

國學基
本叢書
續行水金鑑

一

MG

TU-092

65

1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一)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8 0

潘序

續行水金鑑者。續傳稭君之書。竟黎襄勤未竟之業也。稭君之書。鉅細兼賅。體用悉備。而於黃淮運載之尤詳。蓋昔之治河。祛其害。今且資爲濟運之利。而全局樞機。則在淮黃交匯。誠使河能順軌東趨。淮亦會流下注。斯漕運無阻滯之慮。一治無不治矣。自乾隆中。潰決頻聞。河身益墊。於是闕淮不出。無以收刷滌之效。而河日病。淮既不能暢出。勢不能不增高。堰以積湖。濬守五壩。以防減洩。適遇風力猛盛。危險異常。於是河病而淮亦病。河高則易致倒灌。淮闕則專藉南趨。運河兼受二瀆。委輸滿則易溢。於是河淮病而運亦因之。夫欲治運必先淮。欲治淮必先河。河以海爲歸宿。往者海口近而流行速。又得清口。全淮盪滌。不虞停墊。故河漲非無倒灌。漲消仍復舊觀。惟欲避黃以出淮。移交匯於彭家馬頭。而淮力愈弱。河淤愈墊。河身亦日愈高。故自改移清口之後。而治河之局爲之一變。於是康熙以前之法。遂不可以治乾隆嘉慶年間之河。此續書之不可不亟爲纂輯也。黎襄勤從事河干。肫肫懇懇。深悉夫時近則形勢未殊。事詳則稽核較易。援襲往例。排比成文。於江工附錄如前。於永定更增所闕。而亦於黃淮運載之特詳。則猶是稭君之志。歲月不居。未及竣事。錫與芥航先生。覆加增訂。始竟斯役。既付剞劂。爰志大端。語有之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覽者尙以時近事詳而加之意焉。其於行水之機要。所補裨豈淺鮮哉。時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秋七月涇縣潘錫恩謹序。

張序

續行水金鑑一書。經始於黎襄勤。爲之多年不克成。道光丙戌。吾友潘雲閣宗丞。以學士觀察淮揚。旋奉副總河之命。始躬督其事。汰冗食。核程課。凡三年而後規模大定。及君以憂歸里。復爲郵致其書。多所增刪。逾年而後粗完。可繕寫。校勘數過。又逾年付劄劄氏。至壬辰十月而後歲事。蓋成書之難如此。書迄於嘉慶庚辰。距今十餘年矣。湖河之利害。又異曩時。則其所當措置經營。蓋已非此書之所能盡。語有之。窮則變。變則通。後之視今。或亦難株守成法乎。然自康熙乙卯以來八十餘年。因革損益之蹟。莫不孳然具備於茲編。固得失之林。司河者必當資以考鏡者也。宗丞旣爲之序。而余特紀其成書之歲月。俾後有所考云爾。

道光壬辰陽月膚施張井撰

續行水金鑑略例

續行水金鑑圖一卷。書一百五十六卷。前河督宮保襄勤黎公創稿。中間查校檔案。咨取圖籍。道光十一年秋校訂書成。其與前書相出入者。推排爲略例。

前書止於康熙六十年四月。今續以後事。而各書所載。有康熙六十年前。事關工程。未及備采者。依年月補敘於前。與前書相輔。

前書圖有古今黃河通塞。漢水。西漢水。濟水。五水濟運。洞庭。鄱陽。太湖。郟城。禹王臺諸圖。俱無可續。今惟續圖河水。淮水。江水。有工程者。其前書有清江浦圖。今入運河圖。六衛河圖。今入運河圖。二而續增者。沁水圖。永定河圖。

前書略例。謂河爲四瀆之宗。故先紀河。運河。矯揉造作而爲之。故以此終。亦意爲軒輊。今則永定河有賜名。有官守。有歲修。爲三河之一。必當續增一門。其編次先後。仍首黃河。凡入河之水。皆附之。河既居淮渠。則次淮。凡入淮之水。及淮北水利。皆附之。淮與河共渠。又分淮爲運。故次運河。運河自潞南下。先納永定河。故永定河次之。又凡畿南水利。河北水利。多在運河西岸。仍附運河。運河經永定河水。黃河水。淮水。次及江水。故以江水殿焉。條理如是也。

前書博采古籍。以證各水原委。今續編自康熙六十年以後。原屬無庸遠搜。而聖世稽古核今。著述日盛。其地理水利。切實可據者居多。仍廣輯各水原委。以與前書相輔。次以章牘。以嘉慶二十五年爲止。殿以

工程亦嘉慶二十五年官書也。年來有大異同者。附入夾注。否亦略之。圖載工程。則以現在者爲審。其有校舊工淤閉者。以圖校書。可以知順軌之盛矣。

黃河百年來。自沁口至楊莊。北岸空隄及舊運口閘壩。視前書時隄防加密。南岸分泄餘漲。亦比前書加多。至清河移治河南。考城移治河北。與以漳水之裁魏縣。淮水之併虹爲泗州。皆關沿革之大者。雲梯關外大隄。棄而復守。案牘尤詳焉。

洪澤湖東岸工程。與前書高家堰多屬不同。舊日村鎮。今無所見。由湖面普高之故。黃河守北岸者。以微山湖。荆山橋河。駱馬湖防淤也。而洪湖於上游分黃助清。前後皆同。惟泄湖入江之路。多方疏浚。章牘工程。不能不視前書時加密矣。

浚河器具。前書已詳。而木龍之設。百年來著有成效。其名見宋史陳堯佐傳。又河渠志所言馬頭鋸牙木岸。似係排椿。而云辯約河流。則亦木龍也。今自黎襄勤概用碎石拋護埽根。近又概於工頭工尾。築做柴土石壩。木龍遂可不用。至水底施工。則康熙二十六年設浚船。二十九年裁撤雍正六年議以必水勢可乘駛。若施之平流。則旋起旋沈。船戶舞弊。水中無可稽察。乾隆八年。白莊恪奏復浚船鐵掃帚。而兵夫懸帶不及地。岸上視之。無由確見。嘉慶九年。以混江龍失傳。試造揚泥車。兵夫鑿鐵篋。以齒向上而拖之。十年遂停止。案宋河渠志有鐵龍爪。揚泥車。浚川杷名目。浚川杷木長八尺。齒長二尺。以石壓之。兩旁繫繩。以兩大船置滑車。絞繩而浚。卒乃反齒向上而拽之。以古視今。竟同一轍矣。

往者舂鍤備於民間。自立兵夫。且頒額價。又民隄歸官。不勞徵發。窮黎就食。更給糶殮。永定河工及黃河

上游諸隄。其籌畫視前書時更加詳備。斯在曠代爲殊恩。竟成皇朝之常制。至嘉慶十年三月初六日。南河奉到二月硃筆密諭。河工員弁毫無所得。必另生枝節。關係非淺。旣云密諭。自不敢宣布。而恭載仁宗睿皇帝聖訓治水中。又經刊入南河成案續編。工次皆曉。今亦按年恭載。益知趨事盛時。無在不蒙霽覆。知感在是。卽知惕亦在是矣。

前書記載務詳。而在工失事。多以緣事一語概之。今則有章牘可稽者。備列章牘。有法有誠。所以謂之鑑也。至李敏達陳河工一摺。大有詆諆。亦備載之。自愛者方可以引以爲鑑。正無妨人言之激也。

書籍在官纂修。原期詳備。而清江浦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嘉慶十年十一月。水淹官署八九尺及五六尺。文卷不無徵損。其咨取外省者。胥吏檢寄。不無疎略。及覆校前書。亦往往有交議而竟無議。請復而竟無復者。書缺有閒。今昔皆然。今就有據者列之。或引端而可知其委。或旁攬而確得其證。是所期於通達文書者。

前書有官司六卷。夫役四卷。河道錢糧隄河彙考共一卷。閘壩涵洞漕規共一卷。今官司夫役隄工閘壩涵洞。俱分入各廳工程中。漕規有則例成書。至閘壩涵洞。必宜周知。嘉慶十四年八月。狀元墩事。因下有廢涵洞。不知何年淤入河底。何年洞上築隄。是記載不可不詳。今案工臚列。與前書相輔而行。

原書圖須北向觀之。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廷寄湖廣總督武陵白沙隄工圖樣。南北倒置。不便閱看。嗣後勿再舛錯。今續圖依南向觀之。運河分數圖。自北而南書之。原委工程。例亦如此。

案牘之文。異於辭章。且係編錄案牘之文。尤不可改易。至於恭載諭旨。各書所載。往往多寡不同。蓋用刪

句不刪字之例。刪句者，止采此案所遵行之語，不刪字者，不敢改換句語，卽條陳各條，亦分門各載，其有月日者，依次載，有年月無日者，編是月末，有年無月日者，編是年末，仍原書例也。

河工諸書，如宋人禹元經、水利圖經，見於志傳，而今所行者，明徐氏潞水客談、潘氏河防一覽，爲言水利者，必覽之書。李公之芳作前河督宮保梅麓朱公墓誌序云：欲纂輯河防一書，續潘季馴後不果成。靳文襄治河書云：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面奉諭旨，該著一部治河書，且作速著起。今治河書所由命名也。又張文端有河防志，張清恪有居濟一得，自行水金鑑成，遂爲明於全局，有體有用之鉅製，所載行水之事，原難泥古，然靳文襄書記聖祖在紅花埠，問輔當日舊黃河在何處，從何路入海，回奏前代黃河原從大名府、德州、海豐、利津等縣入海，宋時遷徙往南，由徐州、淮安會淮入海，上笑顧左右云：朕原說是如此，爾等還不信，可知聖人日以行水古事訓迪左右也。又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阿文成在時和驛八堡工次，奉諭以元史河渠志賈魯合龍事節錄一段，寄交閱看，又乾隆五十年再窮淮源，高宗記言：若信初說，後世將笑我君臣不讀書，可知行水一事，杖策行工，亦可暇親古簡，今續輯案牘與前書相輔，經義治事之才，覽此可以知今，卽吏以前事爲師，亦可爲檢查舊案之助。

續行水金鑑纂修職員

總裁

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江南河道提督軍務黎世序
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張文浩
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山東河南河道前江南河道總督嚴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張井
宗人府府丞前江南副總河潘錫恩

提調

江 南 河 庫 道李湘莖
分 巡 淮 揚 河 務 兼 理 漕 務 鹽 法 兵 備 道王貽象
分 巡 淮 海 河 務 兵 備 道文麟
分 巡 淮 徐 河 務 兵 備 道李國瑞
分 巡 常 鎮 通 海 兵 備 道 兼 管 河 務王瑞徵
分 理

淮 安 府 山 清 裏 河 同 知王廷彥

淮安府山清外河同知胡晉

纂修

安徽黟縣辛巳科舉人俞正燮

江蘇武進縣癸酉科副貢生董士錫

候選縣丞江蘇吳縣生員孫義鈞

總校

揀選知縣江蘇陽湖縣庚午科舉人湯錫光

分校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淮安府鹽城縣丞陳廷連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徐州府睢寧縣丞孫德坦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安徽泗州府盱眙縣丞丁壽彭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徐州府碭山縣丞楊鴻彬

大挑南河知縣署徐州府宿遷縣知縣曹文昭

大挑南河知縣南河知縣彭光祥

大挑南河知縣南河知縣鄭世光

監刊

江淮原

安任

南府淮

阜安河

北府

庫河中

務河大

縣通

判萬承紫
丞徐琮
使李士瑛

續行水金鑑總目

圖一卷

河水圖六 附沁水圖一

淮水圖二

運河圖八 附圖三

永定河圖

江水圖

書一百五十六卷

河水 第一卷至第五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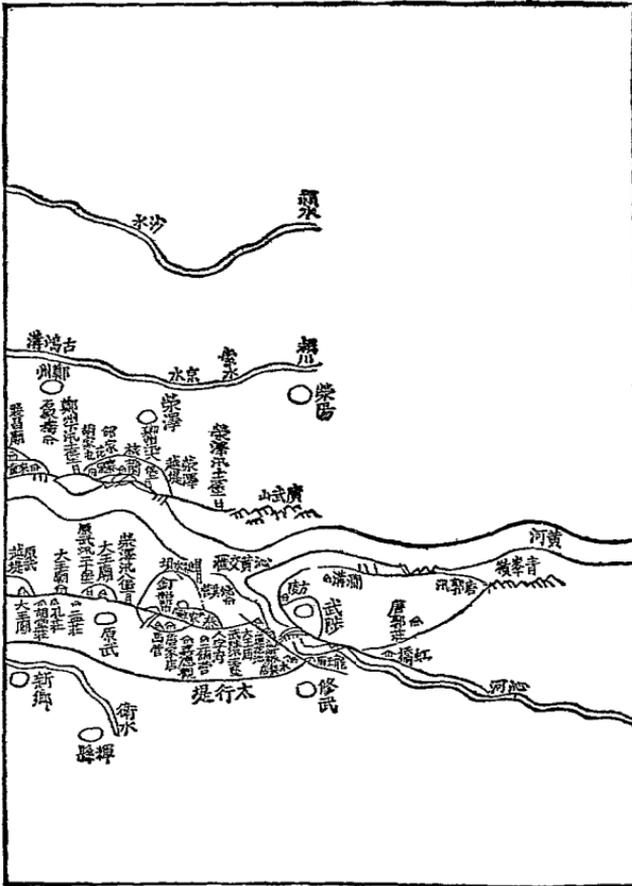
淮水 第五十一卷至第六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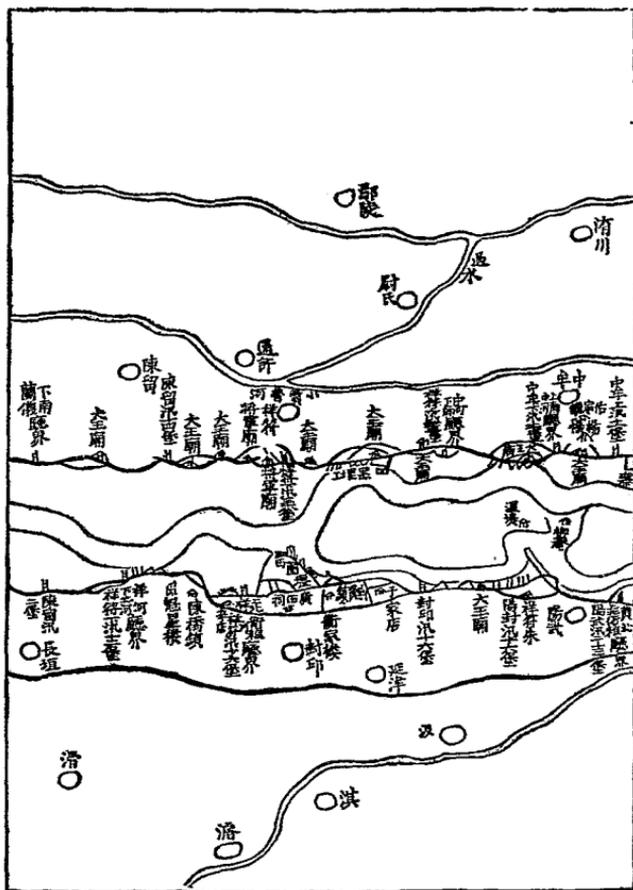
運河水 第六十五卷至第一百三十二卷

永定河水 第一百三十三卷至第一百四十五卷

江水 第一百四十六卷至第一百五十六卷

黄河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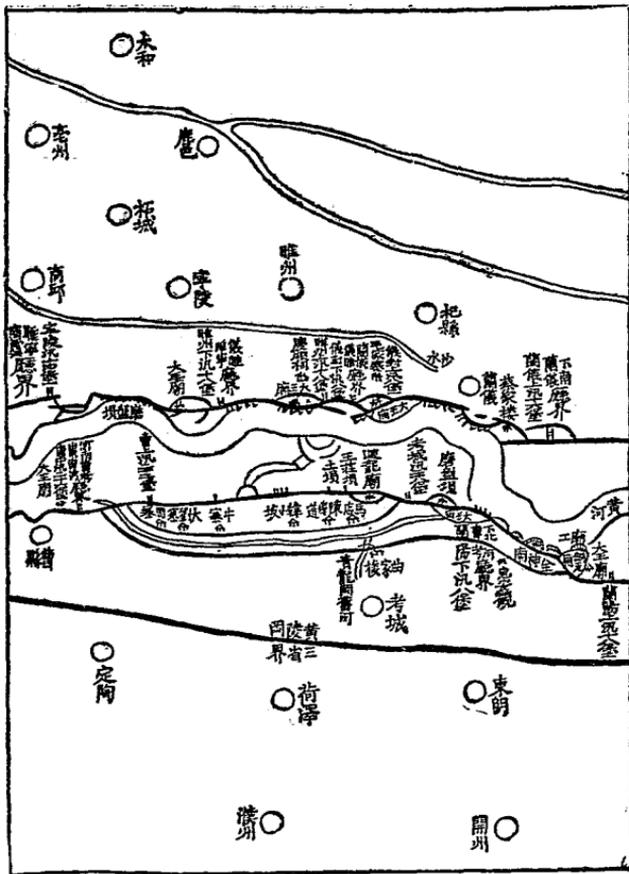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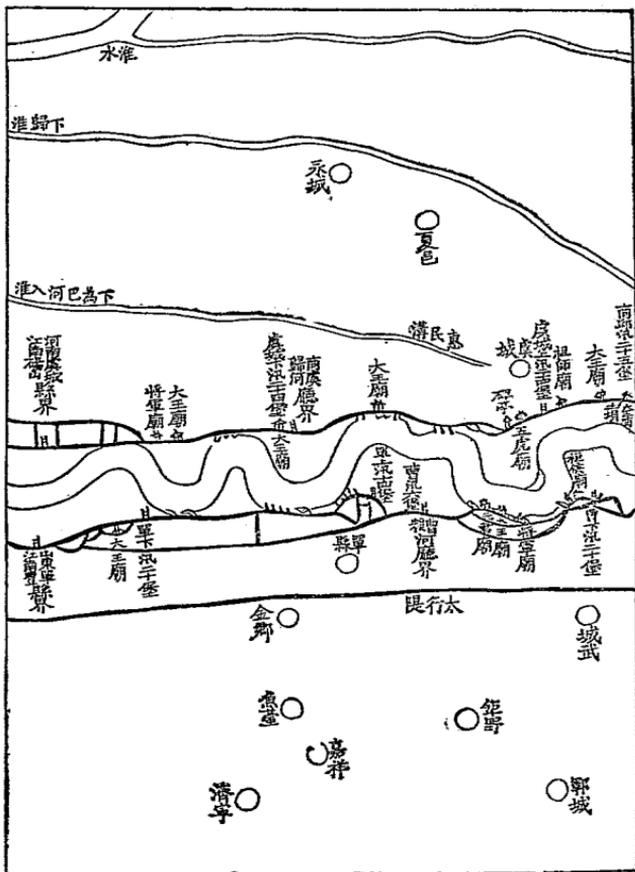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黃河在河南孟津以上。東於羣山中。無衝決之虞。北岸歷孟縣、溫縣。至武陟縣境。南岸歷偃師、縣、鞏縣而下。至汜水縣、滎陽縣境。出險入平。汗漫善決。全藉隄防捍衛。自是以東。歷滎澤縣、鄭州、原武縣、陽武縣、中牟縣、封邱縣、祥符縣、陳留縣、蘭陽縣、儀封廳、睢州、商邱縣、虞城縣、考城縣。及山東之曹縣、單縣、隸東河。

謹按黃河上源。前書圖已具。今自隄工以東。具圖六。右圖一。北爲黃沁、衛糧、祥河三廳。及下北廳之祥陳、汜、隄四萬九千四百八十八丈八尺。南爲上南中河、下南河三廳。隄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六丈四尺。凡圖皆書成後道光十年夏訂。據見在爲圖。從其審也。

黃河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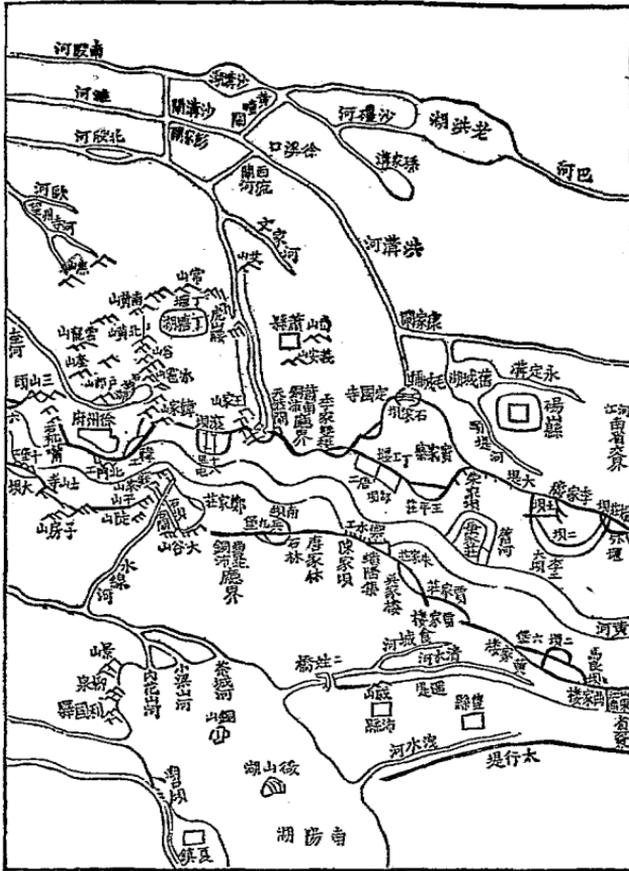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黃河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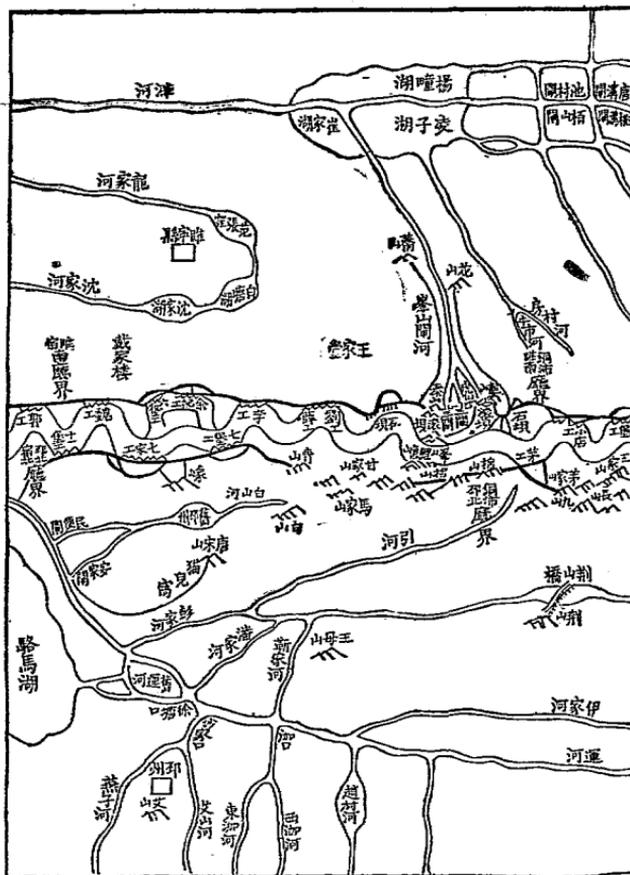




謹按黃河圖二。北爲下北廳、蘭陽上汛、及曹考、曹河、糧河三廳。隄四萬七千七百八十二丈。南爲蘭儀、儀雕、雕寧、商虞、歸河五廳。隄五萬一千二百七十六丈七尺。

黃河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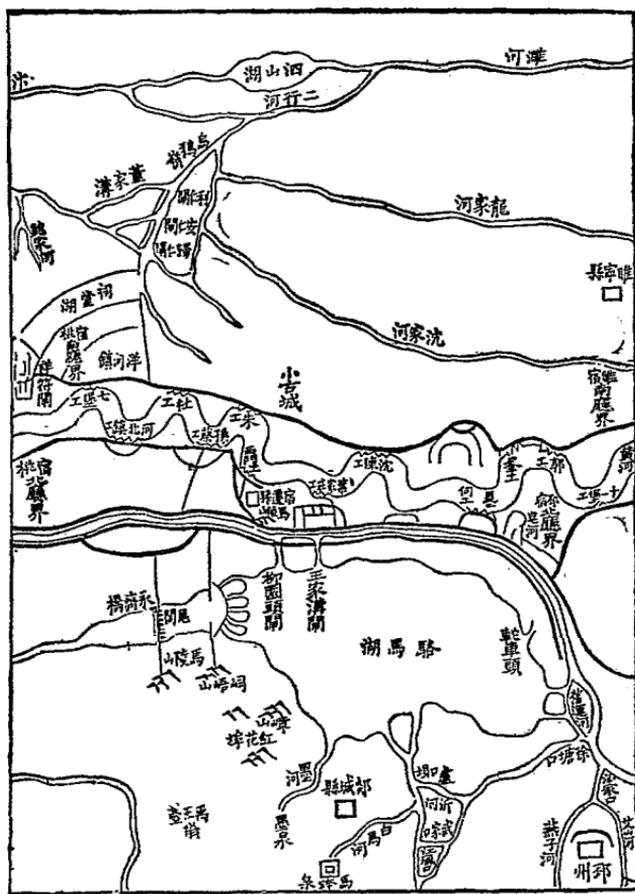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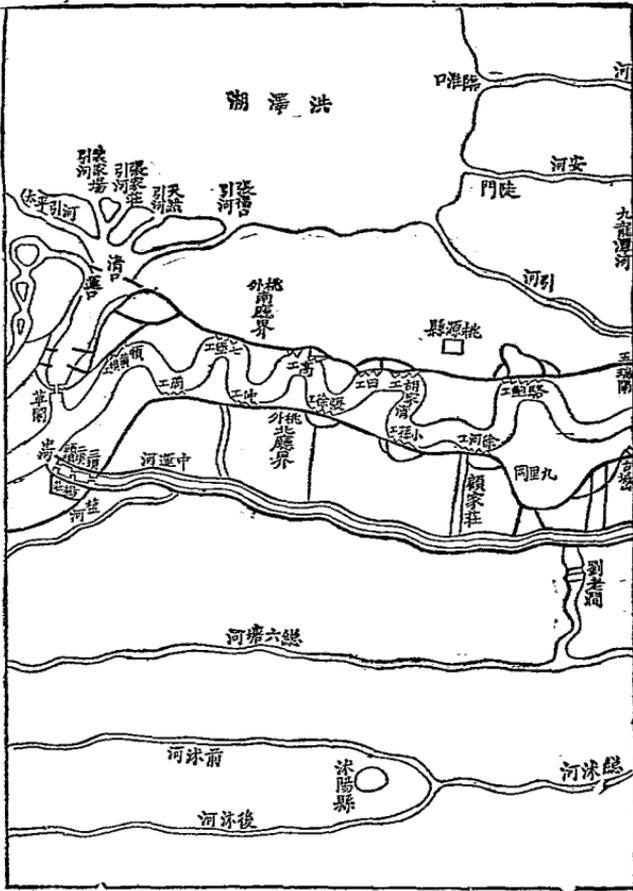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黃河入江南境，歷碭山縣、豐縣、沛縣、蕭縣、睢寧縣、銅山縣、邳州、宿遷縣、桃源縣、清河縣、淮河出清口會之。復歷山陽縣、阜寧縣、安東縣、踰雲梯關二百餘里入海。隸南河。

謹按黃河圖三：北爲豐北、銅沛、邳北三廳，隄四萬八千六百四十三丈二尺，南爲蕭南、銅沛、睢南三廳，隄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七丈一尺，銅沛、邳北均有連山未築隄之處。

黃河圖四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黃河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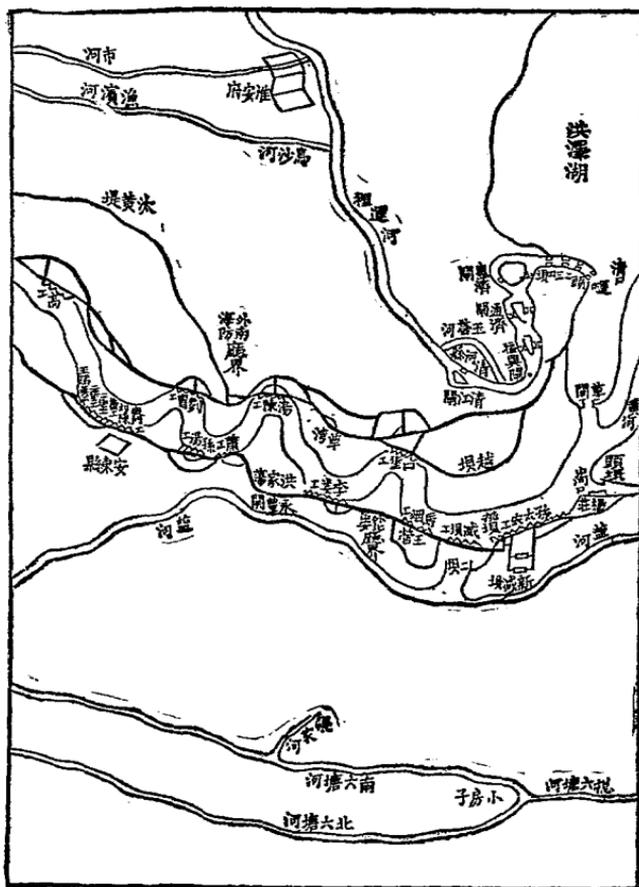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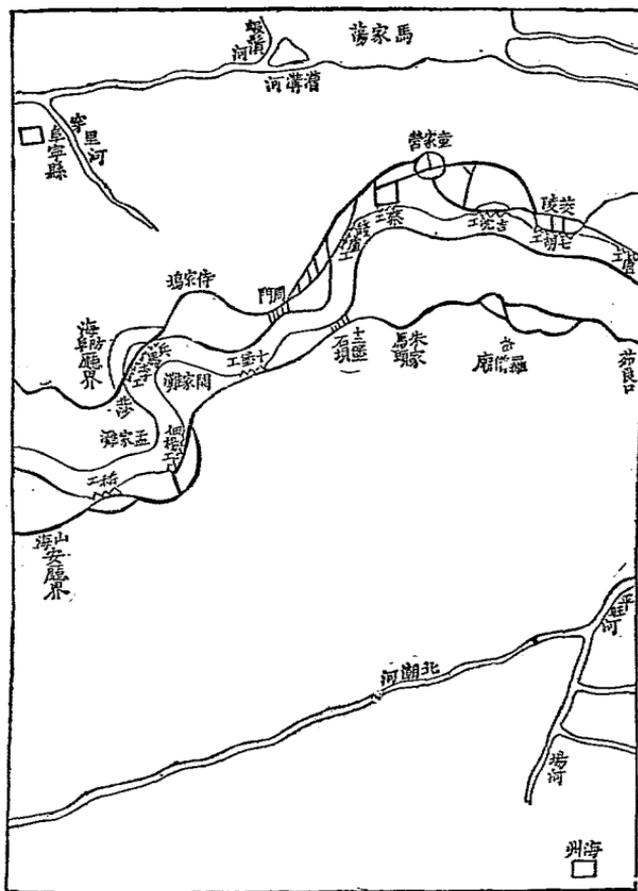


謹按黃河圖四北爲宿北、桃北、外北三廳隄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二尺。南爲宿南、桃南、外南三廳隄四萬九千五百五十九尺。今圖外北外南至楊莊清口止。

黄河圖五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黄河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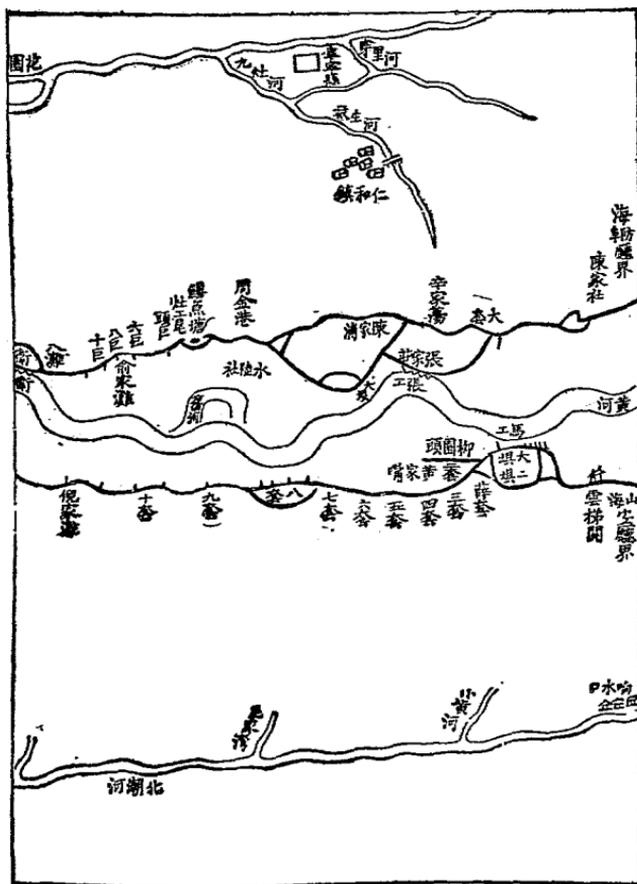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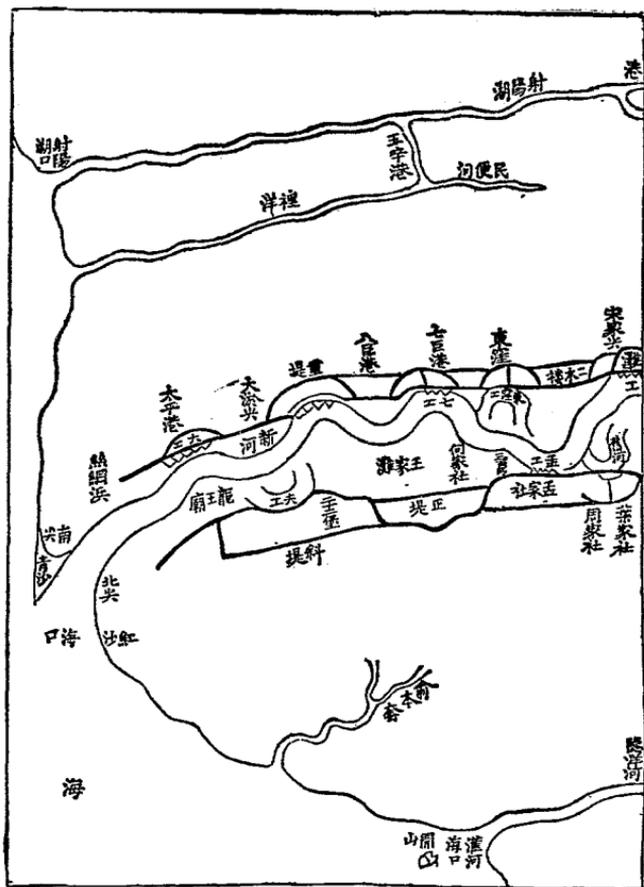


謹按黃河圖五。北爲外北楊莊以東及山安廳屬隄二萬七千丈一尺五寸。南爲外南清口以東及海防廳屬隄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丈七尺。

黃河圖六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黃河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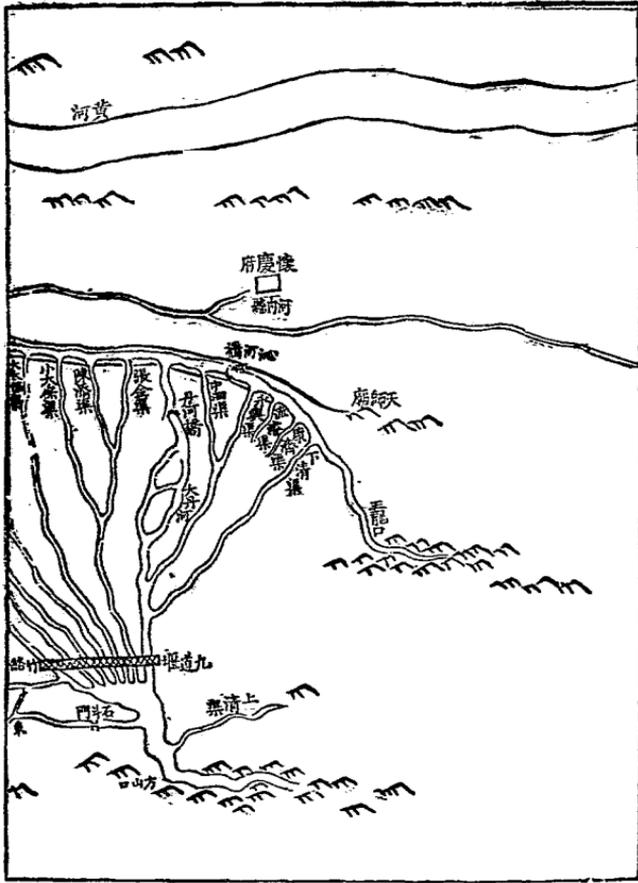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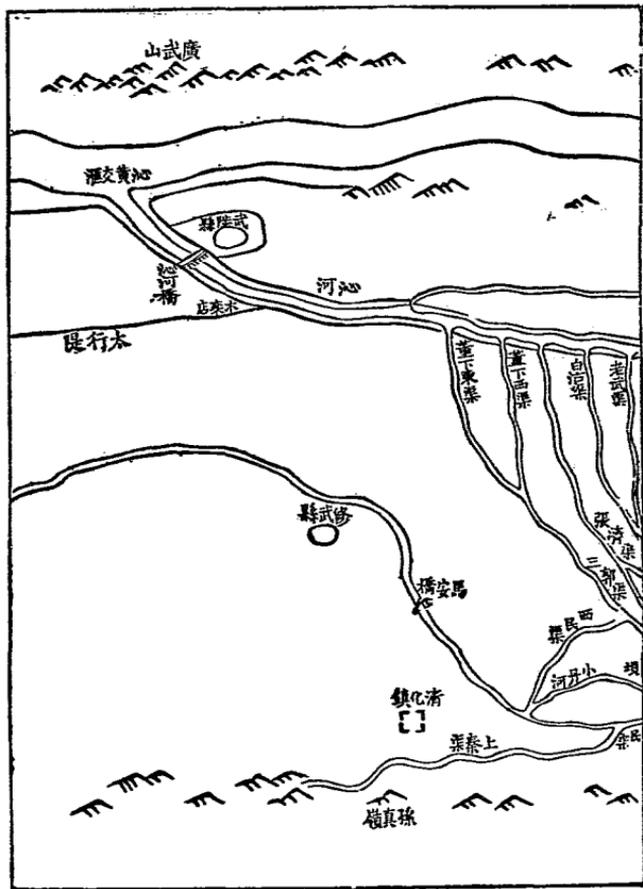


謹按黃河圖六北爲海安廳隄至龍王廟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丈南爲海阜廳隄至大淤尖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三丈

沁水圖

續行水金鑑 卷首 沁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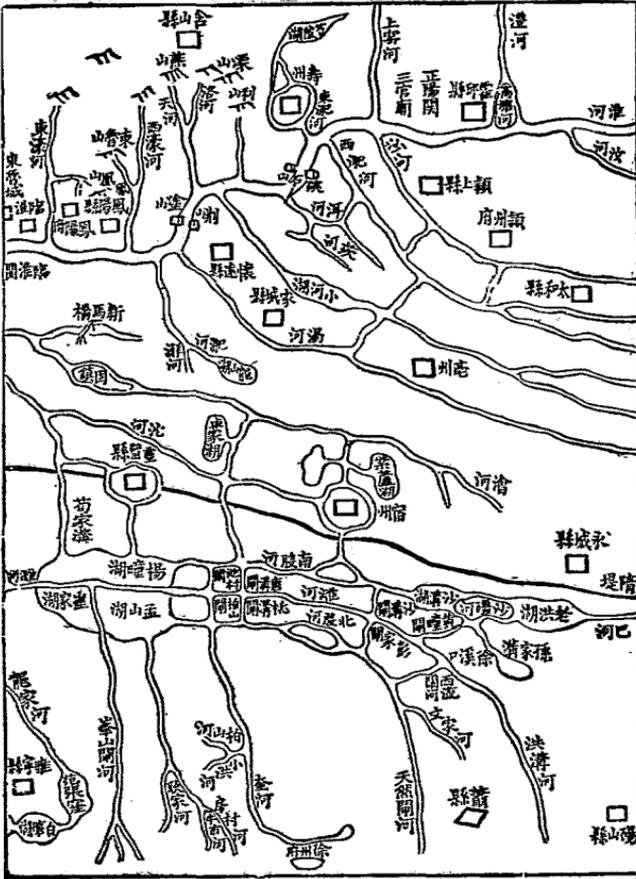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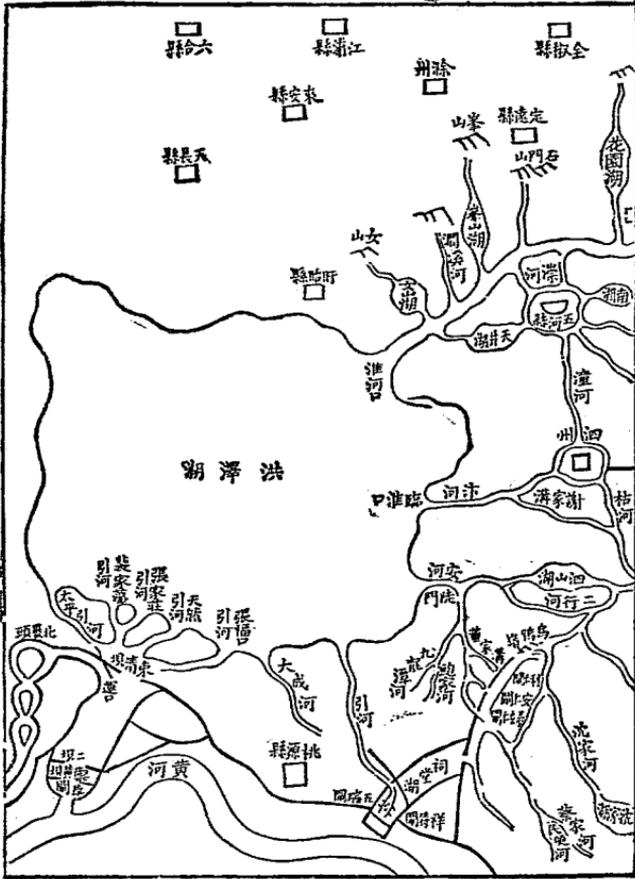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懷慶府沁河。自山西澤州府南流。入府界。折東流。一支津。東南流。爲廣濟河正渠。又東經府治西北。會大丹河。穿府治而東。經武陟縣北。折東南流。注黃河。

謹按濟圖。前書已具。今補具沁圖。會典言廣濟河。乃會溷會濟入河。在沁入河之西圖中。小丹乃入衛水者。其太行隄起木欒店。東北至滑縣。經直隸長垣。東明。至山東曹縣。單縣。江南豐縣。沛縣。爲黃沁及衛河。運河重門保障。

淮水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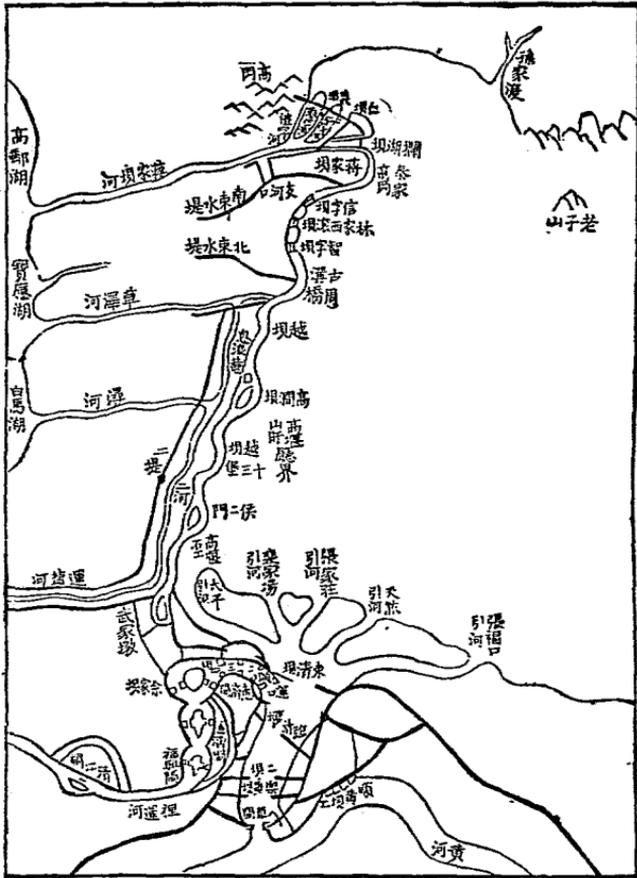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淮河在安徽境。不屬於河員。至盱眙以下。匯於洪澤湖。以高堰障其東南。必高堰鞏固足恃。設誌椿蓄水使足。常以三分入運河。達江。以七分暢注清口敵黃。

淮水圖二 洪澤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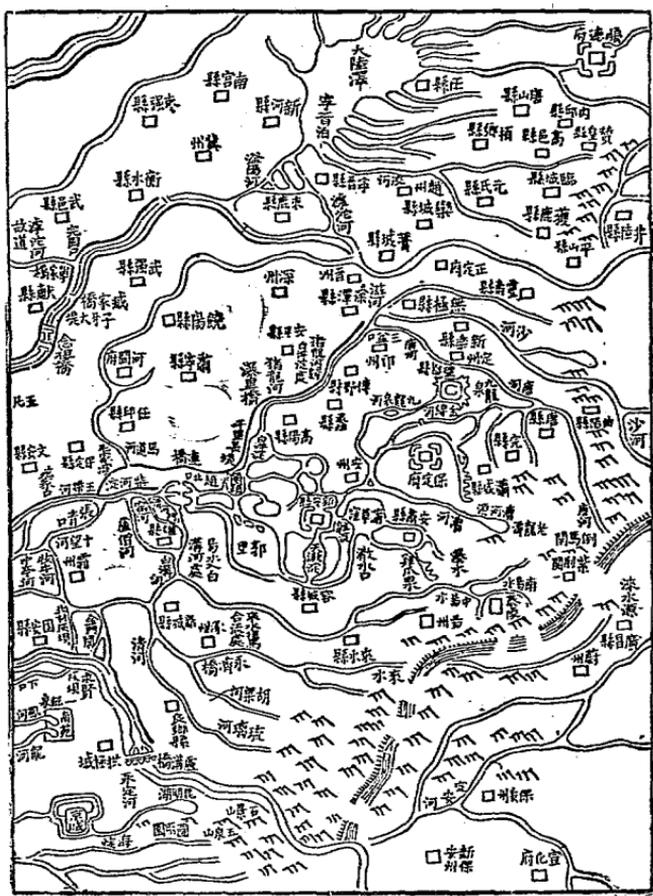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淮水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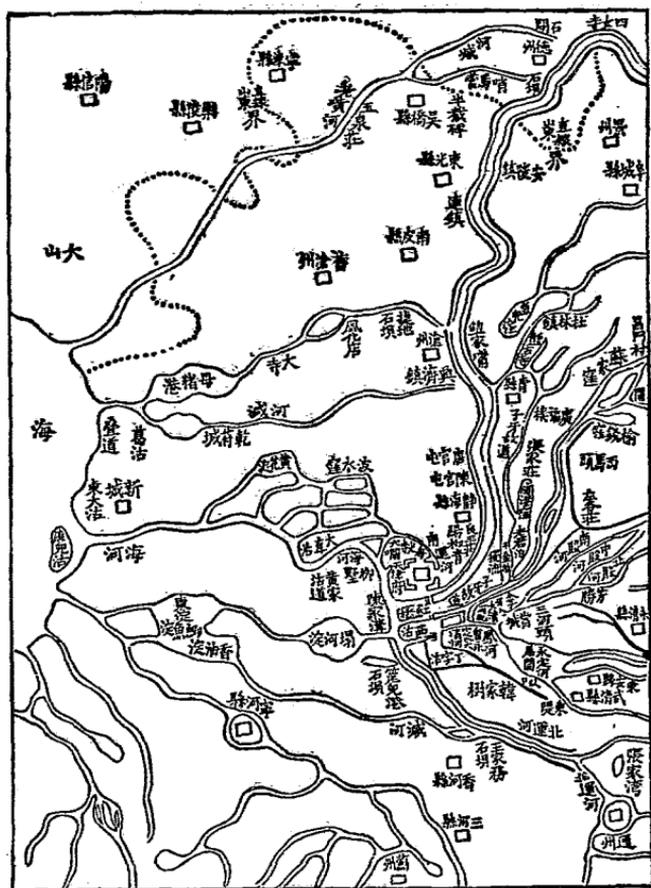
謹按淮水上游前書圖已具今續圖安徽及徐州所納之水及納毛城鋪以下分泄之水爲圖一又展洪澤湖一圖東有二隄北入河南入江水道具焉

運河圖一 直隸



續行水金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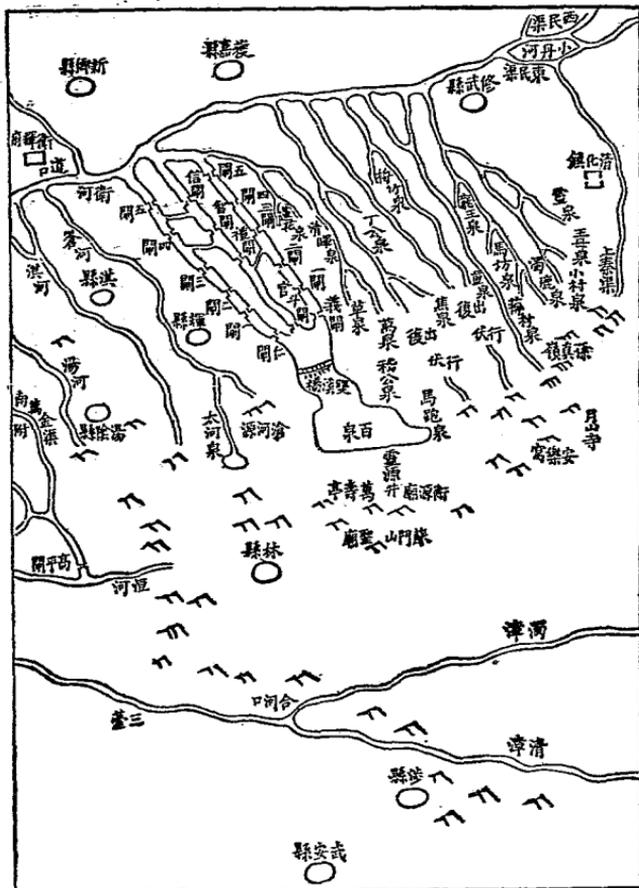
卷首 運河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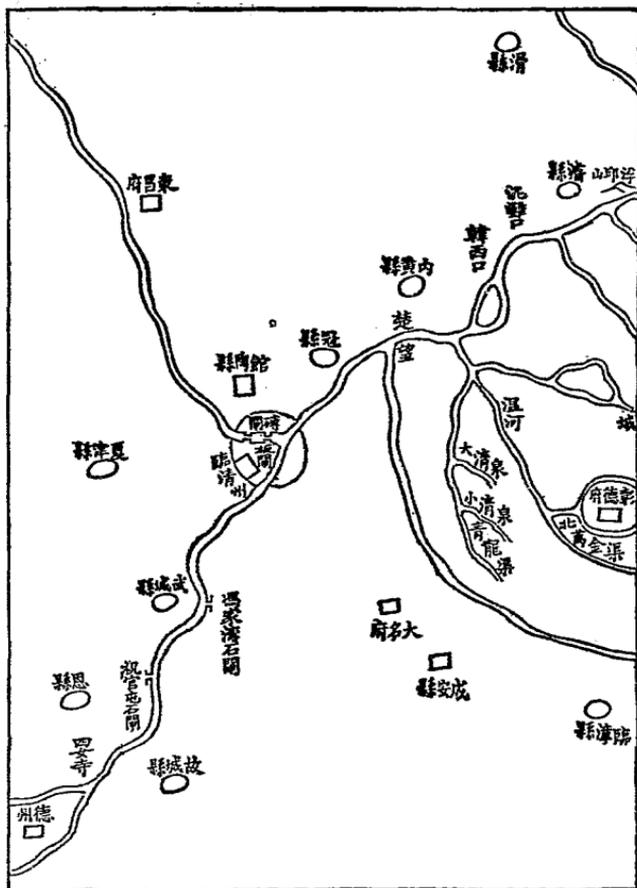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運河自德州桑園鎮北。入直隸吳橋境。四百五十里至天津縣三岔口。東岸滄州靜海縣。泄水有二減水壩。西岸滹沱河。自青縣南東北流。入運河。天津縣二岔口北。潞河自北來。與衛河會。是爲北運河。水源出赤城縣。流經邊牆外。入密雲縣西境。南流經通州城。東南流經故鄆縣。入武清縣境。東岸筐兒港引河。泄水有減水閘。河西務引河。入七里海。泄水有青龍灣壩。又南流西會淀河。經天津城北。直沽南會衛河。東入於海。漕運過津關。溯潞河北上。二百里至通州城東石土二壩。

運河圖一 德州至臨清汝會漳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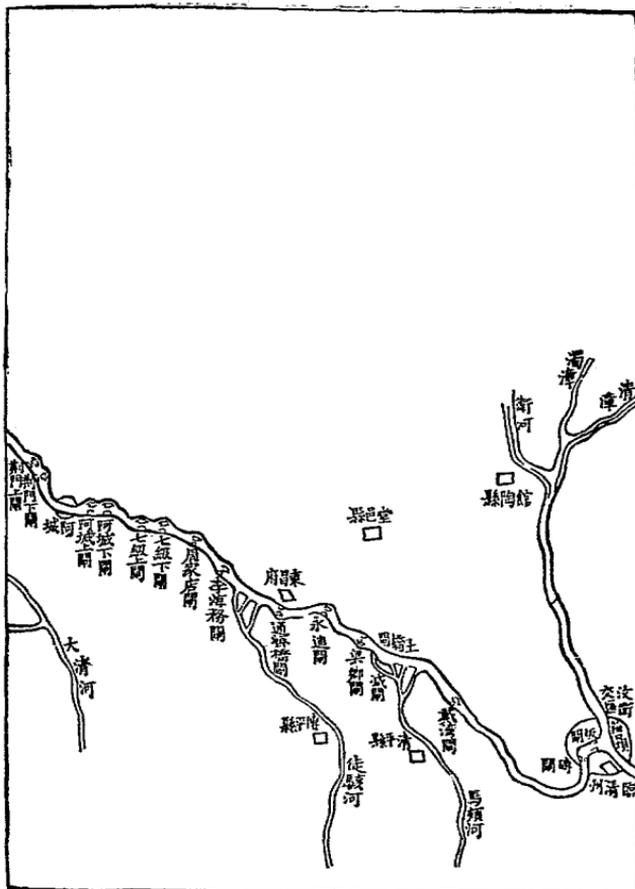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二





大清會典。臨清州城西。衛河自西南來。與運河會。水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水。漳水。過臨漳。分爲二。北流入滹沱河。東流經大名府東。又東北流。至此與會通河會。北流。是爲南運河。由板閘入衛河。三百五十里。至德州桑園鎮東岸恩縣境。四女寺鎮。與老黃河通。泄水有減水壩。又德州城外哨馬營。泄水有滾水壩。山東糧船停泊運河。有漕州縣糧米。陸運至水次上船。濟南府武定府臨清州及東昌府之恩縣。館陶縣。冠縣。漕糧。在閘外兌運。河南派運糧船。在衛輝府衛河水次受兌。東北經濬縣境。又東北經滑縣。湯陰縣。內黃縣。過臨漳。歷直隸大名府境。又東入山東館陶縣境。至臨清州南板閘。與山東漕船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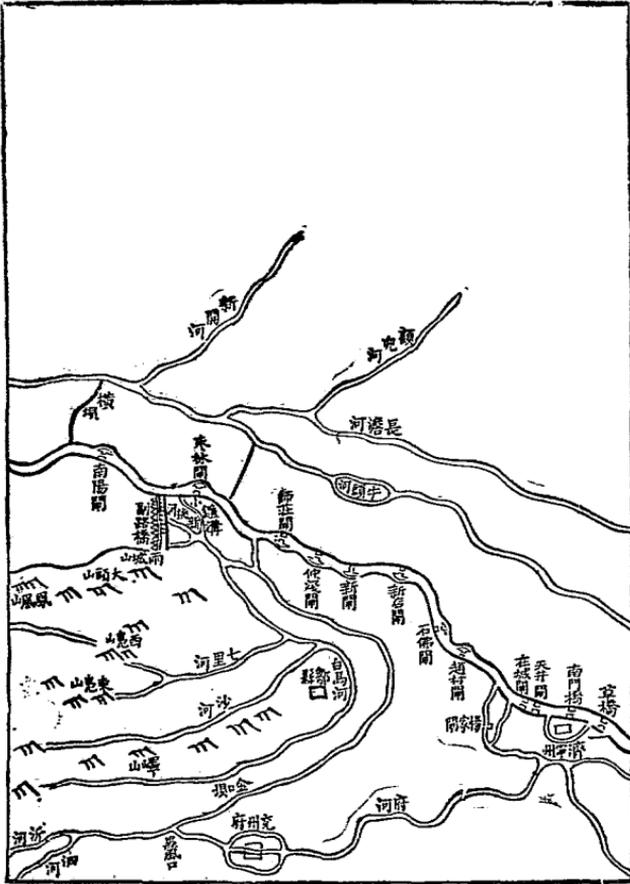
運河圖三 臨清至濟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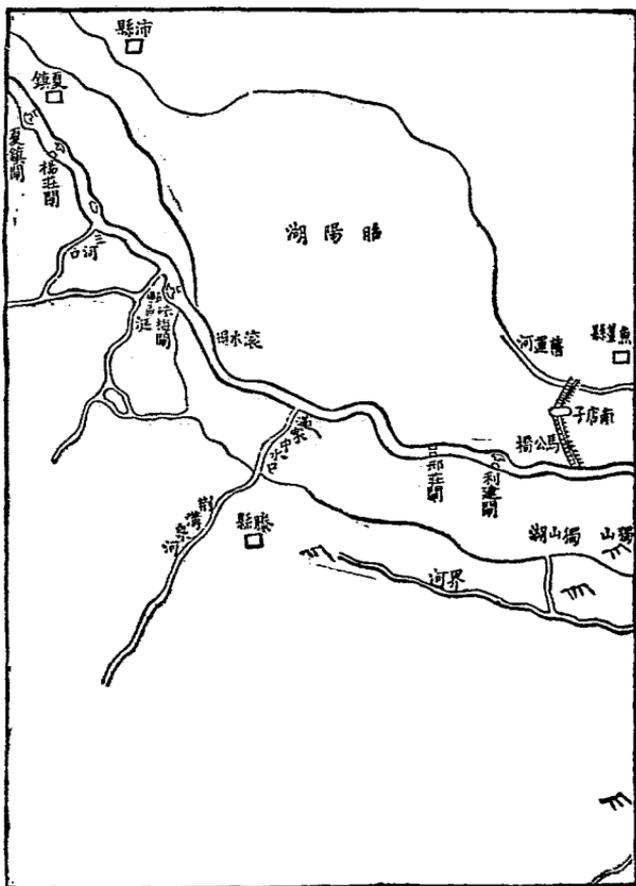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濟寧州城西天井閘八十里至汶上縣西南柳林閘迤北爲分水口汶水自北來入運河水源一出萊蕪縣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南故縣鎮一出泰山仙臺嶺東南流經故縣鎮二水合流西南會牟汶羸汶塹汶小汶衡魚河席橋河諸水至此出口分濟運道四分南流出柳林閘合於泗沂本係三分六分北流出十里閘合於漳衛本係七分受濟運諸泉凡二百十二會汶水出分水口者五十一泉會小汶入汶者五十九泉會牟汶羸汶入汶者二十九泉會塹汶入汶者十六泉由衡魚河席橋河入汶者四十七泉一百十六里至東平州戴家廟閘東鄰蜀山馬踢湖放水有利運等閘西鄰南旺湖安山湖泄水有焦鸞寺斗門關家等閘進水有安濟等口二百五十七里至臨清城東南板閘西岸通黃河故道趙王河沙河進水有新建等涵洞龍灣等閘東岸通大清河馬頰河徒駭河減水有一空二空等橋山東泰安府兗州府曹州府東昌府濟寧州漕糧在閘內兌運

運河圖四 濟寧至夏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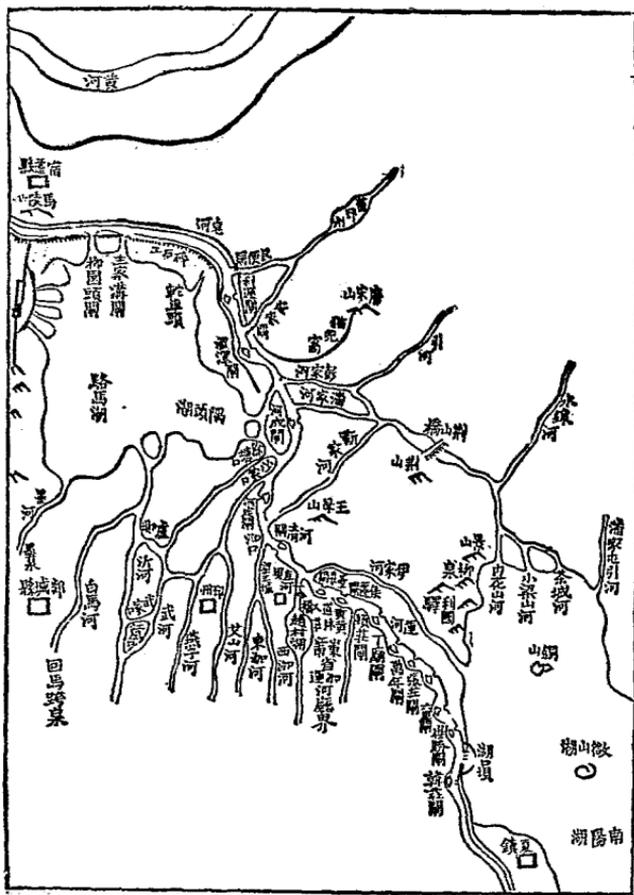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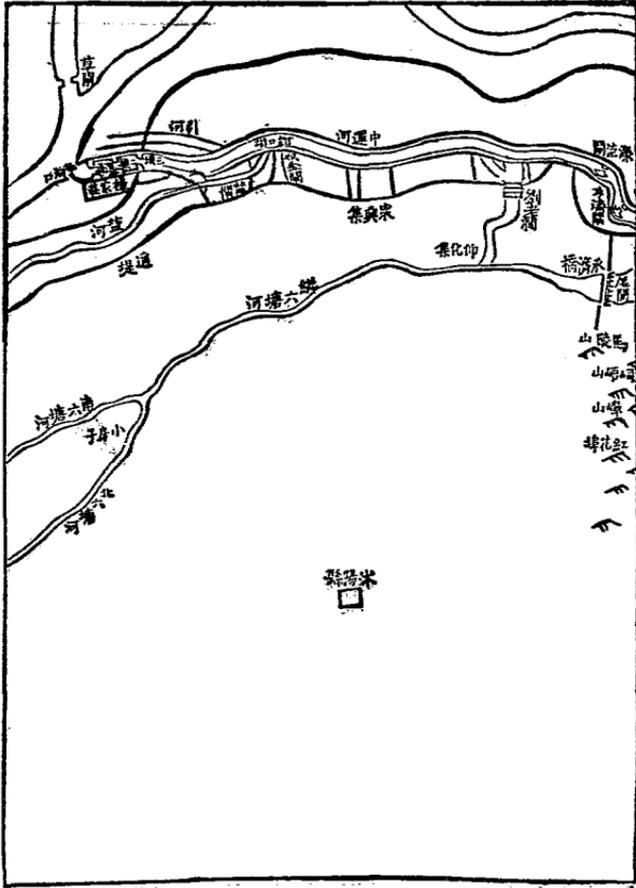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由夏鎮閘入新河。一百十四里。至魚臺縣境。南陽閘。東岸受濟運諸泉。凡五十四。合流入滕縣。出彭口。新支河者三泉。合薛河。出彭口。新支河者七泉。出修永閘者五泉。出鮎魚涎等口者三泉。會南梁河。出滿家口者九泉。會北沙河。出王家口者六泉。注獨山湖。出張家口。趙家口者十二泉。注新河。出棗林閘者九泉。由南陽閘入會通河。二十四里。至師莊閘。泗水自東岸入運河水。有四源。並出泗水縣陪尾山。西南流。經曲阜縣北。又經滋陽縣城西金壩口。分爲二支河。西入洸河。經流會沂河。白馬河。出魯橋。入運河。受濟運諸泉。凡一百十八。會泗水。出魯橋者八十二泉。會沂河入泗者二十一泉。會白馬河入泗者十四泉。出南陽閘者一泉。四十九里。至濟寧州城西天井閘。洸水自東北來入運河水。本汶水南出之支流。出寧陽縣埕城壩。西南流。經滋陽縣西。會漕水南流。合泗水支流。經濟寧州城北。分爲二。北支入馬場湖。南流。由會通橋入運河。受濟運諸泉。凡三十二。會漕水入洸者十一泉。會泗水支流入洸者二十泉。出通濟橋入運者一泉。

運河圖五 夏鎮至楊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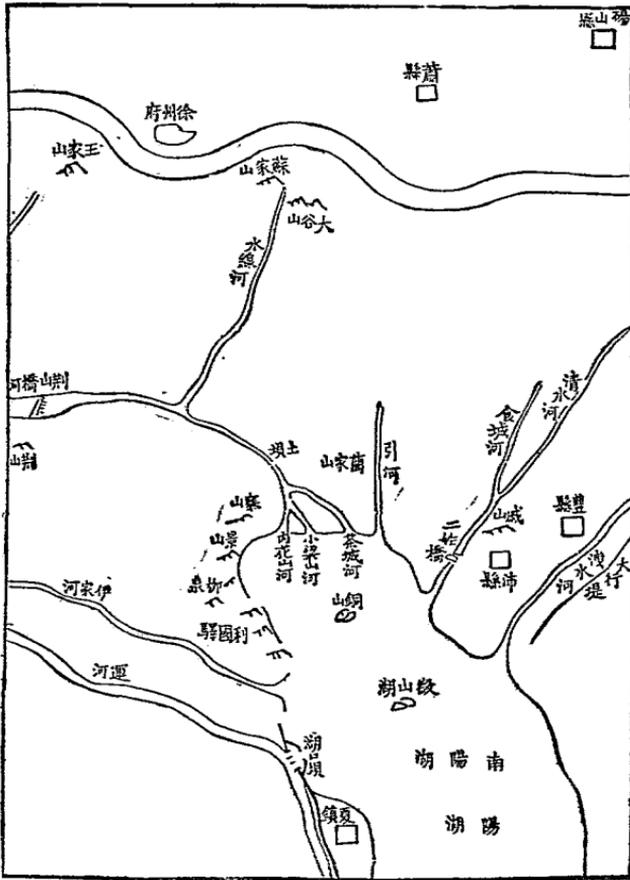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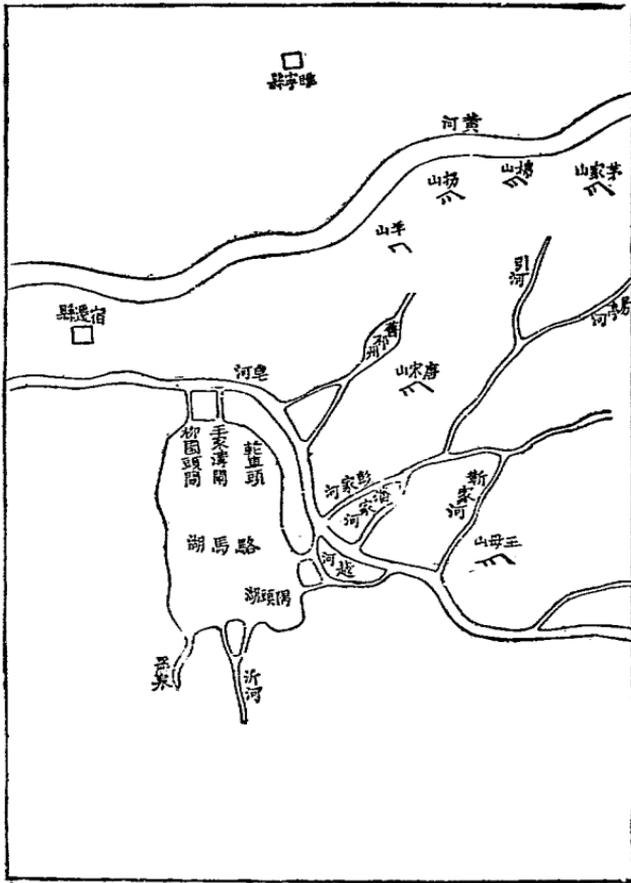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糧運從楊莊進運口，入下中河，三十五里，經宿遷縣境，入上中河，一百十三里，至中河口。南鄰黃河北界駱馬湖，湖上承白馬、芙蓉諸湖之水，南流有竹簍王家溝等閘壩，與運河通。舊謂十字河，四十里，經邳州境，入沭河，水有東西兩源。東源出山東費縣箕山，東南流，經蘭山縣西，西源出嶧縣抱犢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源合流，至邳州西北，入運河。百里至黃林莊，入山東嶧縣境，沂水支流自徐塘口入沭河，一百六十里，至沛縣夏鎮閘，兩岸受濟運諸泉，凡九，會承水出針溝口者三，泉出侯遷萬年等閘者四，泉注微山湖，出湖口閘者二，泉徐州衛江北幫及長淮三四兩幫漕糧，由徐州撥船運至皂河，載上糧船，邳州沛縣糧船俱出沭河。

運河圖五附圖一 西岸湖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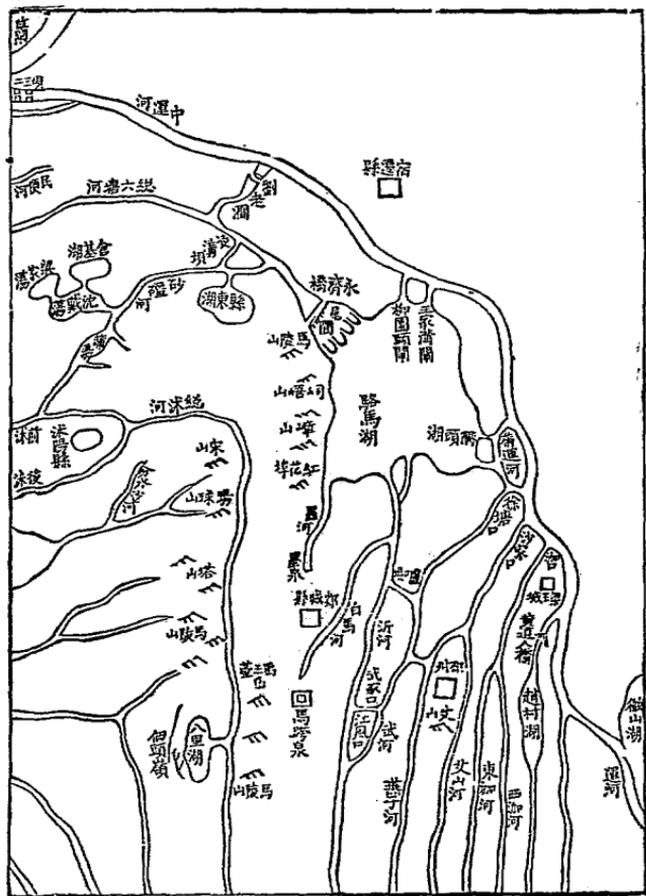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五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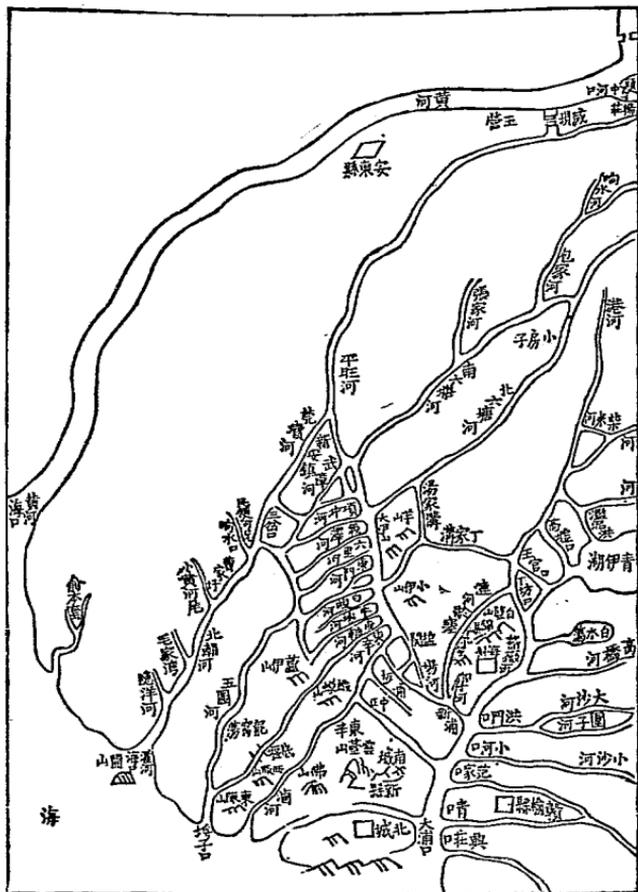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魚臺運河以下及邳宿運河。其水上承會通之水。西藉微山湖蓄水。東受沂、泗、沭之水。並藉獨山湖蓄水。徐州府微山湖在府北境。順隄河自曹州府東流入境。經沛縣南而東注於湖。其自湖東出二支津。曰伊家河。曰荊山橋河。俱注運河。

運河圖五附圖二 東岸湖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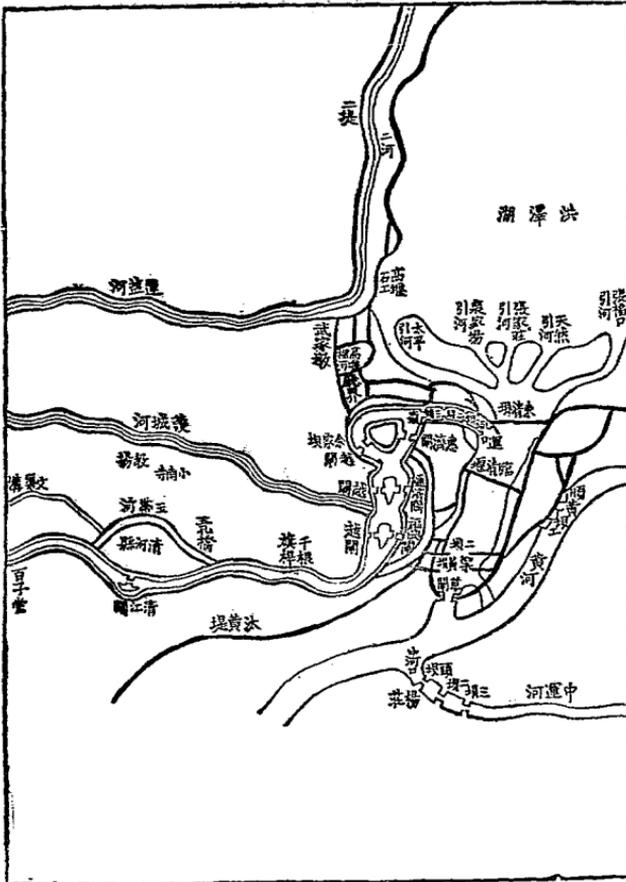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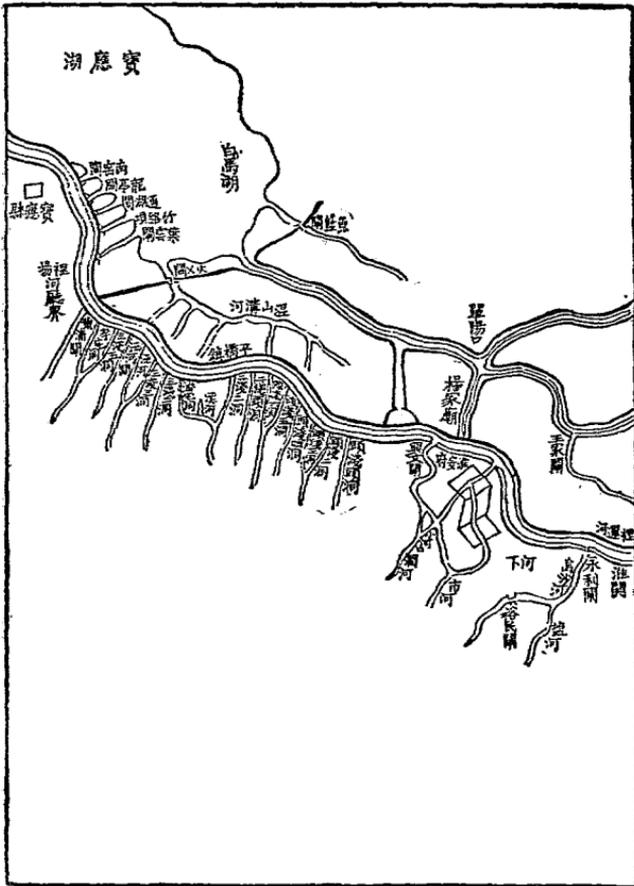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中河上承邳宿運河之水。復藉駱馬湖蓄水濟運。徐州府駱馬湖上源曰沂河。自山東沂州府南流入府界。武河亦自沂州府南流入境。一支津西出。通燕子河。正渠折東流來會。又南潞爲駱馬湖。白馬河。墨河。俱自沂州府南流入境。會焉。燕子河自沂州府南流入府界。一支津西出。匯爲青竹湖。西通芙蓉河。又南經邳州。東會武河支津。又西南芙蓉河來會。又南合隅頭湖北支津。入運河。六塘河亦自駱馬湖東南出。北合縣東湖水。東入淮安府界。淮安府淮北鹽河。卽六塘河。自徐州東流入界。砂疆河自海州西南流來會。又東新鹽河自運河東出來會。分爲二支。曰南六塘河。曰北六塘河。俱東北流。舊鹽河亦自運河東出。經安東縣北來會。南北六塘河至是合流。曰鹽河。東北入海州界。海州鹽河西通碩項湖。水又北入於海。

運河圖六 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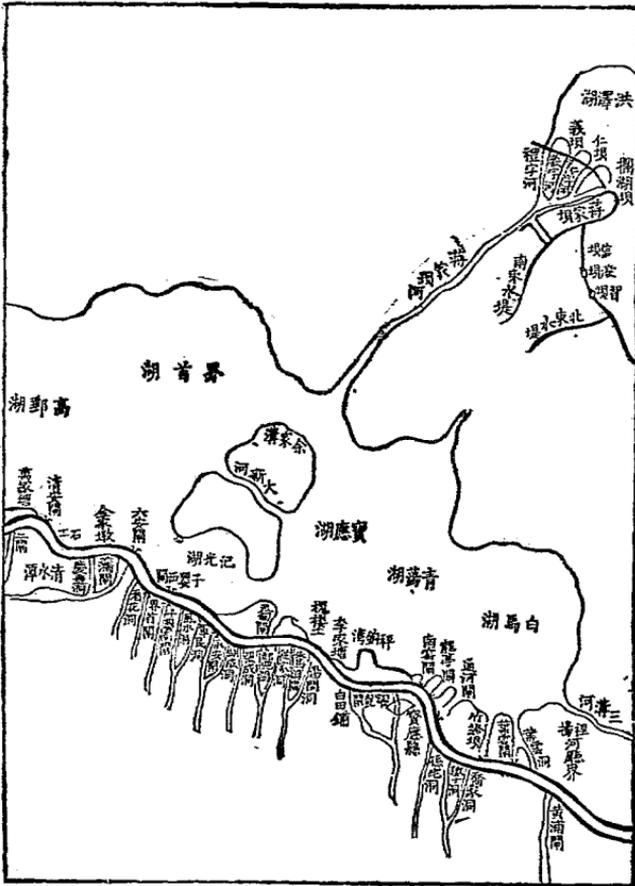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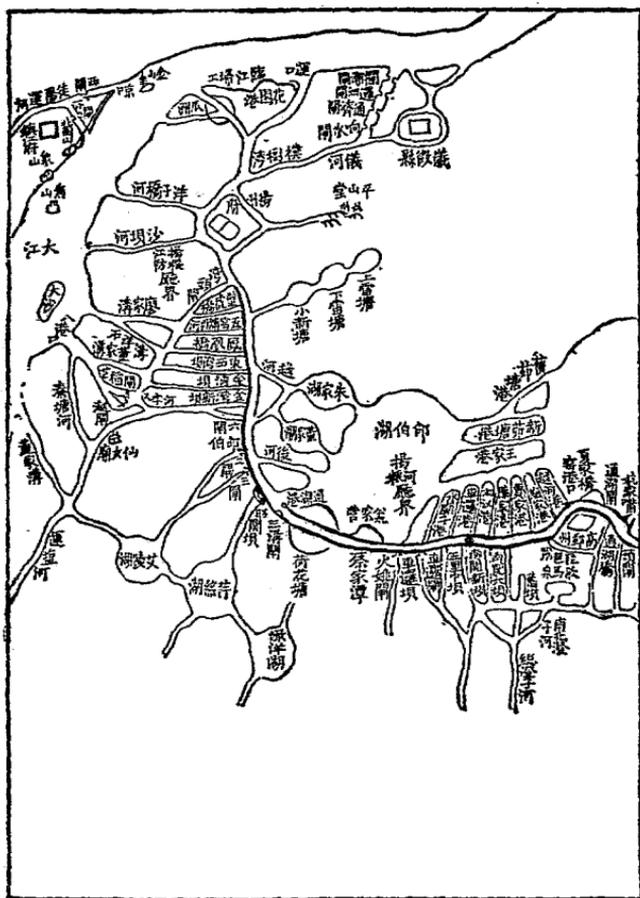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寶應九十五里至淮安府山陽縣北淮關盤糧廳。四十五里經清江浦。過龍王、福興、通濟、惠濟等閘出清口。黃河自邳州東南流。淮水自泗州洪澤湖東北流。會於清口。是爲清黃交匯之處。糧運出口。淮北淮南各州縣漕船俱由淮入洪澤湖入運。

運河圖七 實應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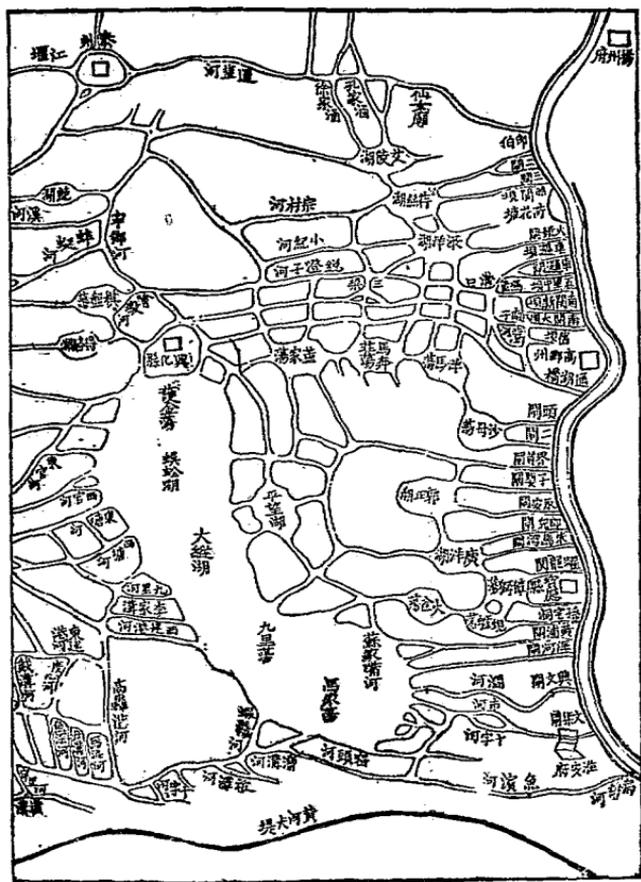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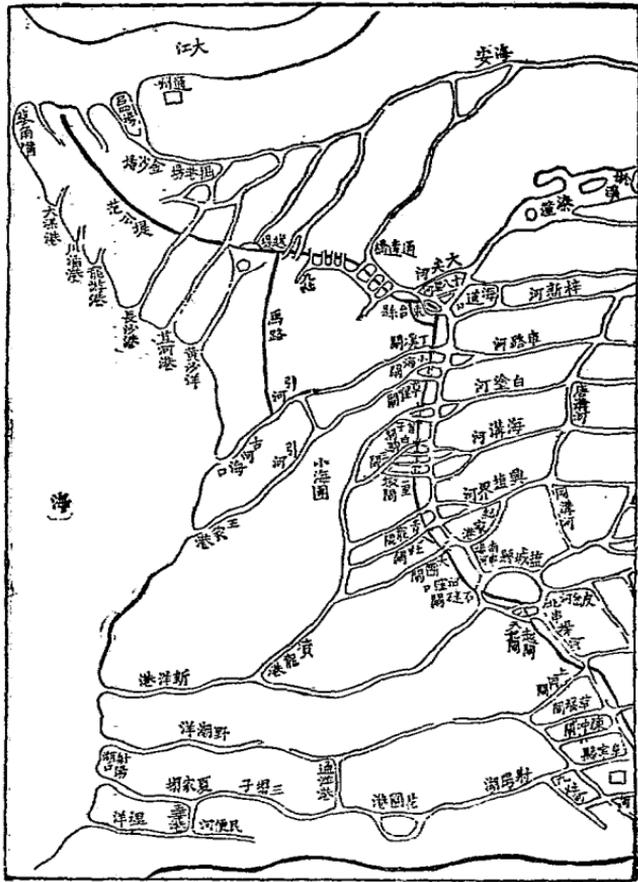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南漕涉大江。入運口。一由儀徵。一由瓜洲。並會於江都縣南之三汊河。二十五里。經揚州府城。一百里。經高郵州城。西岸槐子。邵伯。高郵等湖。東岸鄰芒稻河。艾陵湖。荇絲湖。泄水有車邏。昭關。金灣等。開壩。八十里。經寶應縣城。西岸寶應。界首等湖。東岸鄰廣洋湖。馬家蕩。泄水有雙龍。黃浦等閘。江南江安糧道屬漕船。由各州縣水次開行。出江。歷安慶。池州。太平。各府境。經西梁山之麓。由采石磯。順流入江。寧府之龍江關北。二十里。渡江北。至瓜步。又東北。至北新河。入儀徵運口。江西糧船。自省城南浦驛。大江開行。經揚子洲。歷星子。都昌。二縣境。入鄱陽湖。至湖口縣。出大江。經梅家洲。入彭澤縣境。順流與安徽省糧船會。湖北糧船。由省城將臺驛。大江開行。經小青山。大青山。馬家洲。趙家磯。道士汛營。入大冶縣境。經漳源塘。葛蒲港。歷蘄水縣。烏江廟。迴風磯。入黃梅縣。廣濟縣境。經魯肅港。余家涯。入江西德化縣界。與江西糧船會。湖南糧船。由岳州府巴陵縣洞庭湖口開行。經劉公磯。蓮花塘。至臨湘縣境。經白螺。楊林等磯。入湖北嘉魚縣。沔陽州境。平江順流。經江安塘。王家港。入江夏縣境。至湖北省城。與湖北糧船會。

運河圖七附圖一 下湖運鹽河以北東至海北至黃河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七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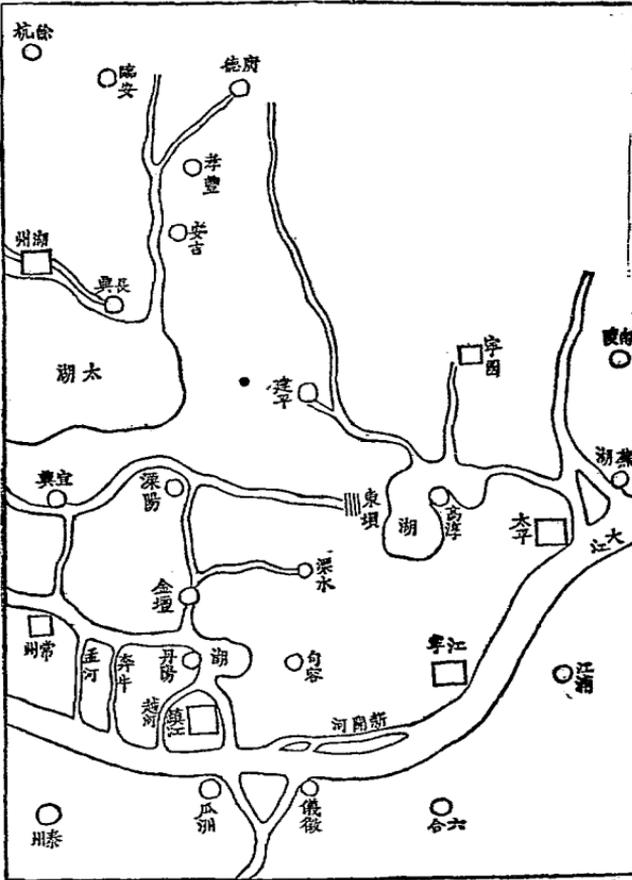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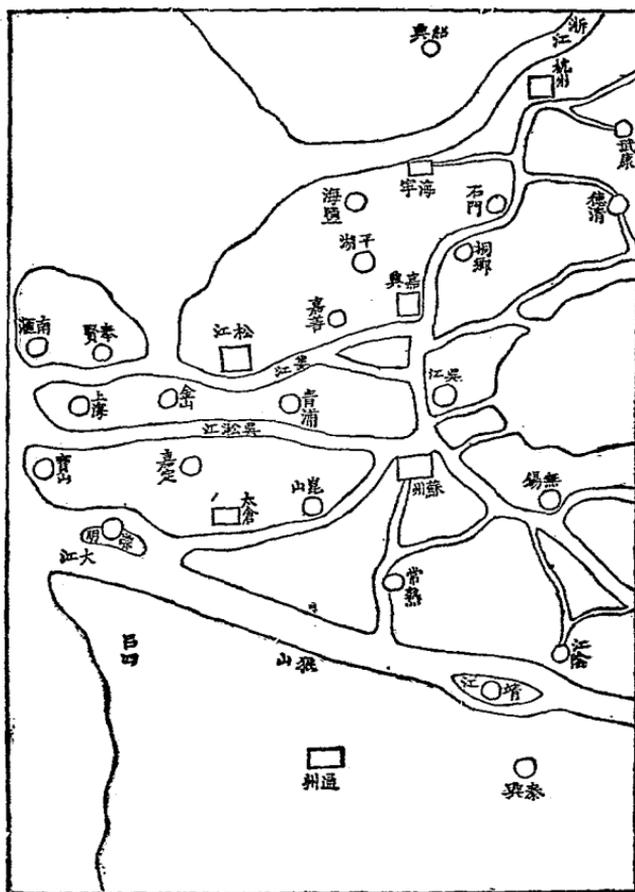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江甘運河。高寶運河。山清運河。東岸爲下河。地勢卑下。倚隄爲保障。於分淮之始。設惠濟、通濟、福興、龍王四閘。俾受水有節。下游設車邏、昭關、金灣等閘壩。遇盛漲。分道宣泄入江。兼於東岸間。設涵洞。以資下河民田灌溉。自淮安府揚州府境東出支津十餘。濬爲馬家蕩、九里蕩、大蹤湖、蜈蚣湖。護金蕩。支渠交錯。皆東入於海。

運河圖八 鎮江至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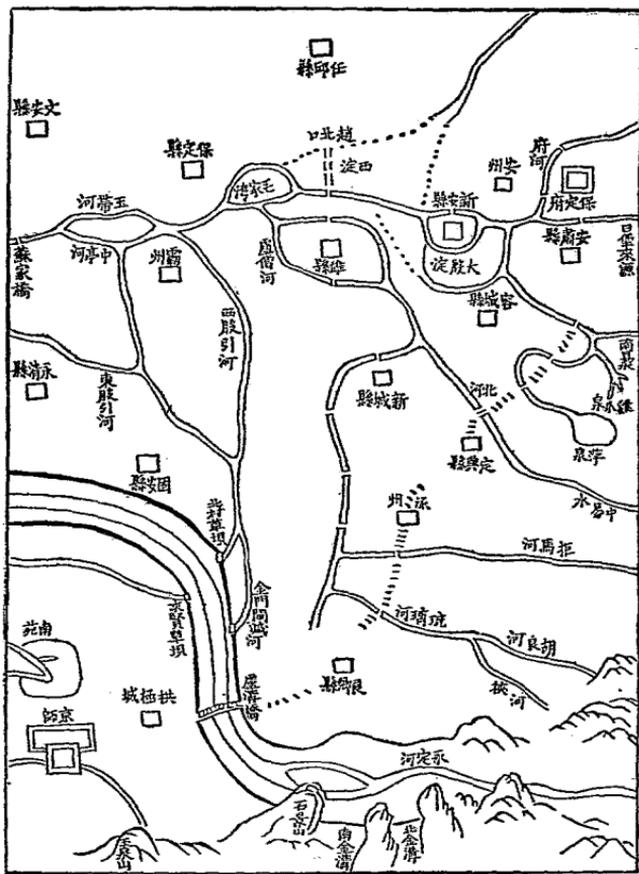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運河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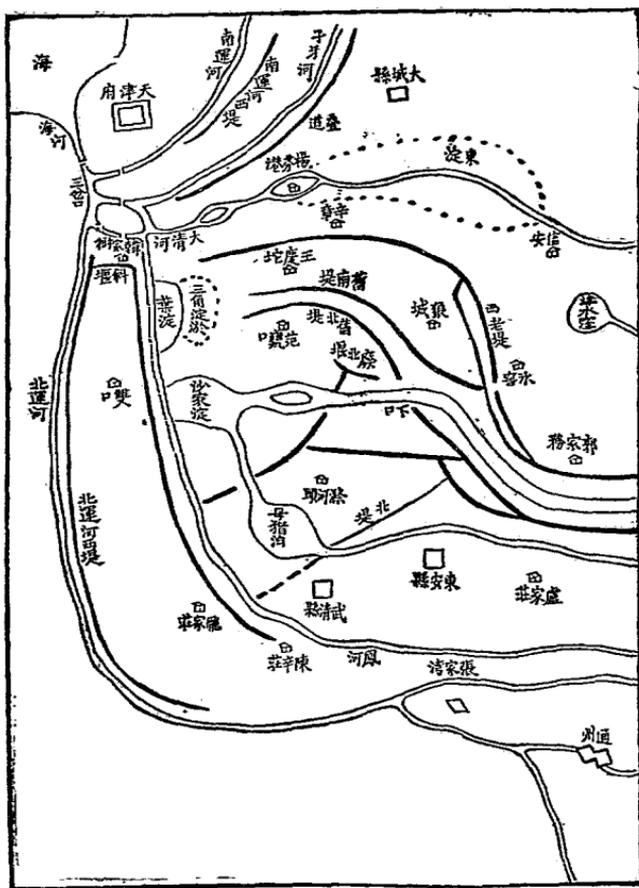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江南蘇松糧道屬糧船。由各州縣水次開行。出運河。自吳江縣西北塘河西行。至蘇州府城閘門。松江府太倉州糧船由婁江來會。出澹墅關北行。會常州鎮江二府糧船。至京口閘渡江。北入瓜洲運口。浙江糧船。杭州府自省城北武林驛開行。歷湖州府德清縣境。東過北陸橋。歷石門。桐鄉二縣境。經嘉興府城西。遠北出杉青閘。會嘉興府糧船。至王家涇。北爲平望驛。東過鶯脰湖。湖州府糧船入焉。又東北會於吳江縣之北塘河。

永定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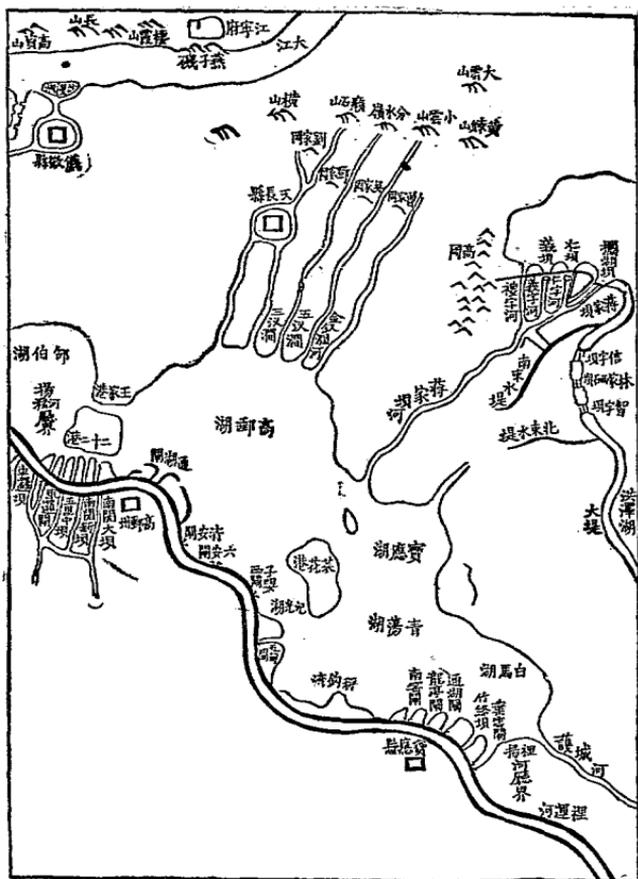


續行水金鑑 卷首 永定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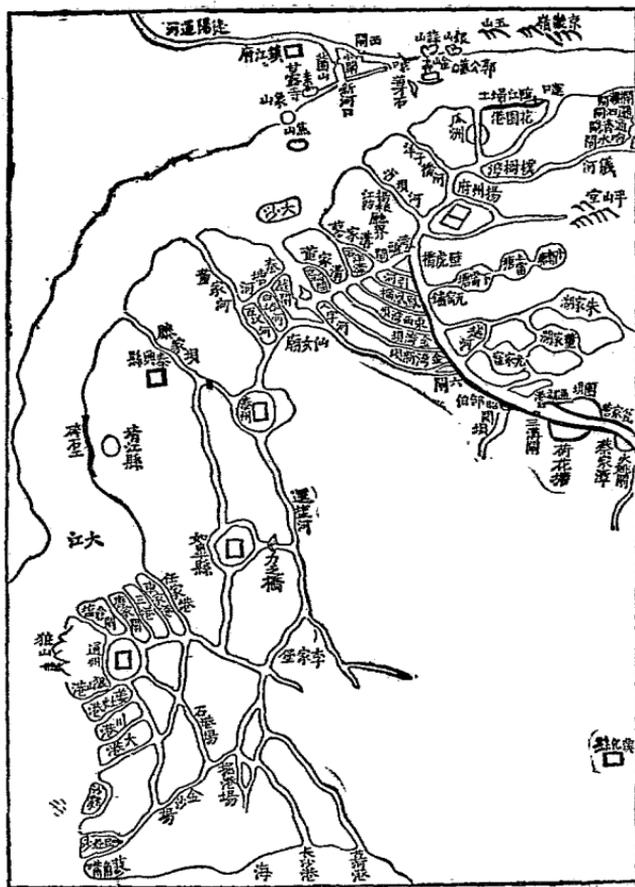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桑乾河踰石景山以下。曰永定。經宛平縣、良鄉縣、涿州、固安縣、永清縣、霸州、文安縣、東安縣、武清縣、靜海縣、天津縣各境。納廣陽河、鹽溝河、合鳳河。匯於清河。爲三角淀。入北運河。

江水圖



續行水金鑑 卷首 江水圖



大清會典儀徵瓜洲一帶江防亦以河員領之。

謹案江水上源前書圖已具今續圖儀徵開以東至海口爲圖一而六開以西諸湖之水或由運河或由芒稻開入江之原委皆在其中。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

河水原委一

黃河源在崑崙山。在今回部極西境。有三源。一爲喀什噶爾河。出喀什噶爾城極西之哈喇庫勒。迤北兩水合流。南注。東會支河。經城東流。計千餘里。皇朝通志。

喀什噶爾河。上源曰雅滿雅爾河。出喀什噶爾城西。南歧爲二支。東經城南復合。曰喀什噶爾河。又東。赫色爾河。哈拉庫爾河。出其西北山。合南流。瀦爲泊。折西流來會。又東。經英吉沙爾城東北。英吉沙爾河。出城西北山。西流。經城北來會。大清會典。

一爲葉爾羌河。出葉爾羌城西南山內。紆折出山。分流。經城左右復合。亦千餘里。會喀什噶爾河。皇朝通志。

河出葉爾羌西南塔爾塔什嶺。三水合東流。折西北。復折東北流。歧爲二支。環葉爾羌城而東復合。的雜布河。出城東南境。北流來會。大清會典。

一爲和闐河。出南山。二源分流。名玉隴哈什河。哈喇哈什河。夾額里齊城而北。合流數百里。與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會。皇朝通志。

河出和闐城南山。北流。歧爲二支。經城東復合。又北。玉隴哈什河。喀喇哈什河。俱出城西。合東北流來會。大清會典。

東流有阿克蘇河。源出北山。名托什干河。經烏什城北。迤南至阿克蘇城南。又南流來會。遂名塔里木河。
皇朝通志。

阿克蘇河出阿克蘇城西北山。東南流經城西及南。烏什河出烏什城西山。二水合。東流歧爲二支。
經城北復合。又東流來會。稍東歧爲二支。注塔里木河。
大清會典。

東流有木素爾河。源出北山。西南流。又東過拜城。又東過賽刺木城。合庫車之赫色勒河。過沙雅爾城北來會。
皇朝通志。

拜河二源。曰哈布薩朗河。曰穆薩爾河。俱出拜城西北山。合於城南而東流。經城南合北來一水。又經賽哩木城西南。東赫色爾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來會。又東南經庫車城南而東。庫車河出城北山。二水合。南流經城東來會。又東南注塔里木河。
大清會典。

又東流有海都河。源出北山之裕勒都斯。經哈喇沙爾城西。匯爲博斯騰淖爾。自淖爾流出。經庫隴勒境來會。又東匯於羅布淖爾而伏。卽古所謂鹽澤蒲昌海也。
皇朝通志。

開都河上源曰珠勒都斯河。出布古爾東北山。數水合。西南流。西納達賴克河。折東流。歧爲二支。復合。南北納十餘水。而東北納瑪爾什河。經喀喇沙爾城西及南。瀦爲博斯騰泊。一渠西南出。曰開都河。經庫勒爾北。折東南流。注塔里木河。
大清會典。

河水伏流千餘里。東南有孔道。斜直青海之西境。重發於巴顏喀喇山。噶達素齊老之上。涌爲天池。水色獨黃。流爲阿勒坦河。三百餘里。入於鄂敦淖爾。卽元史所謂星宿海也。
皇朝通志。

張騫言曰。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拗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闐。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冥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拗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拗澤卽鹽澤也。一名蒲昌海。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史記大宛列傳。

西域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限葱嶺。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漢書西域傳。

黃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顏喀喇山之東麓。二泉流數里合而東南。名阿爾坦河。南流折而東。有小水自西南來會。當河源南岸。有古爾板蒙裘拖羅海山。三峯相並。又有拉母拖羅海山。稍崇峻。北岸有噶達蘇七老峯。高四丈。亭亭獨立。石紫赤色。俗傳爲落星石。西南有阿拉爾巴顏喀喇嶺。又東折而北而東。而東南流。有烏哈峯泉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拉母拖羅海山水。自南有西拉薩山水。自北俱來會。又東有七根池水。自北來會。又東流數十里。折東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卽古星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巴顏喀喇山卽古崑崙山。其脈西自金沙江源。擊石山嶺。

疑東來，結爲此山，以地勢極高爲南北諸山之祖源。虛西二十度，極三十五度也。山石黑色，蒙古謂富貴爲巴顏，黑爲喀喇，卽唐劉元鼎所謂紫山者。又名枯爾坤，卽崑崙轉音也。阿爾坦河，雖元人尋源，但知起星宿海，未知其西尙有本源。蒙古謂金爲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甚急，眞河源也。自此東北至河州界積石關，計二千七百餘里，直路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今按通志，以崑崙爲葱嶺，此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誤。星宿海於羣山圍繞中，平地有泉千百泓，並湧望若列星。阿爾坦河自西南來皆匯。自巴顏喀喇山東北連亘爲布呼吉魯肯山、阿客塔齊欽山、烏藍得齊山、馬尼圖山、巴爾布哈山。東南盤折爲都爾伯特山、哈喇阿答爾罕山、巴彥和碩山、衆山環繞，中間地可三百餘里。泉源大小無數，蒙古謂星爲鄂敦，水灘爲他拉也。阿克塔齊欽及巴爾布哈二山高，大異常，一則兩峯如馬耳，正當其北，一則兩崖壁立，當其東北。蒙古稱爲枯爾坤，與源西之巴顏喀喇同名，以三山皆崑崙也。海在西寧邊外西南一千一百十四里。水道提綱。

賀卜諾爾者，卽世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自關展西至和蘭，四五百里之南，自和蘭南至後藏，四五百里之東，周回萬里，皆星宿之海，渺無人煙，間有途途，非戈壁，卽泥淖，直峯側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或如鏡懸，或如瀑布，或萬點湧地而出，如珠之走盤，或錯落散布而來，如星之躔度，水色赤黃，數其泉不可以萬千計，派流莫考，沮洳無垠，無一非夾淤夾沙，洶湧旋流之水，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溱洄淳澹，旋轉而伏，其東其北，皆峻嶺高峯，以障蔽之，數百里出山，始見黃水一線，自山下湧出如溝渠耳，東北流入中國，卽黃河也。有村二

處俱名賀卜諾爾。各四五百家。其地設五品伯克一員。屬關展大臣管轄。椿園氏曰古云。葱嶺之水。東注河源。西歸洋海。今履其地而驗之。信然。夫黃水之在賀卜諾爾。爲宇內最大之湖。洞庭彭蠡。合而一之。不敵其半。羣山擁遏。伏流千里。而後由積石入中國。亦祇一線耳。寧夏之人。且灌且淤。大享其利。至中州則浸淫瀾漫。爲南北兩岸之害。九河之故道。旣湮隄防。墻壩皆障水之遺法。然亦無可如何耳。西域聞見錄。

東南流。出注於札楞淖爾。皇朝通志。

阿爾坦河東北會諸泉水。北有巴爾哈布山。西南流出一水。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出一水。來會爲一道。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板。索爾馬。東南流注於查靈海。澤周三百餘里。東西長。南北狹。河亘其中而流。土人呼白爲查。形長爲靈。以其水色白也。水道提綱。

又東南注於鄂楞淖爾。皇朝通志。

自海東南流出五十里。有一水合三河自南來會。一曰色納楚河。一曰多河。源俱出查克喇哦山北。俱東北流。合爲一水。又東流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其東南有苦克查池所出之水。西北流百五十餘里來會。又東北流入於河。查克喇哦山勢甚高大。其東南爲雜普通古查哈蘇拖羅海山。即齊齊哈納河所出。又東南折而東北。與東南來之喀拉河並東北爲鄂靈海。喀拉河出東南大山。北流折而西北。又北流折西北。而北合入鄂靈海。行三百餘里。鄂靈海在查靈海東五十餘里。周三百餘里。形如匏瓜。西南廣而東北狹。蒙古以青爲鄂。言水色青也。卽元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刺腦。

兒者。水道提綱。

又折東南流。始名黃河。皇朝通志。

由海東北流轉出東北流五十餘里。方流出海時有一水。南自一巨池中北流來會。又折東南流百餘里。會諸泉小水。南有三池。曰敖博圖噶順。曰多母達噶順。曰查哈噶順。俱東北流入河。東北一小水自東來。南入河。東有敖羅海池水。西流入河。至巴顏圖渾嶺下。東西有水來會。復正南流百五十里。河色始變綠而黃。西來水曰呼藍河。源出盛吞池。西流環折而北而東。北有枯得勒古河。自東南盤旋來會。又北受一小水。又東百餘里。東南流入河。東北一水曰博尺圖河。出阿拉克薩拉山。三源南流而合。西南流入河。東北一水曰哈麻古兒太河。合數小水。西南流入河。西有泉水。小大五十餘泓。曰厄得靈忒得靈。鄂模。俱向白土河。東匯入海。又西一小水。曰厄魯克河。東南流入河。又東北一水。曰哈爾濟河。合一小水。西南流入河。又西一小水。曰薩克河。東流折而東南入河。自厄得靈及薩克河以西。至敖敦他。以東。四五百里中。地皆灘積。藪澤。水泉分合。鉅細不常。黃河猶綠色。卽以衆流奔湊。漸變而黃。亦未全濁也。厄得靈諸泉眼並湧。亦若星宿海。然但小耳。水道提綱。

又東南流。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之南。亦名大雪山。卽禹貢導河之積石也。其南有三昆都倫河。一曰得特昆都倫。一名多木達都昆都倫。一曰道喇昆都倫。三河先後來注之。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屈曲七百餘里。東遶阿木你麻纒。母孫大雪山之南。受小水數十。北來一水。曰多爾吞河。西南來一水。曰呼呼烏蘇河。北來一水。曰燈河。西南來一水。曰巴爾火河。北來一水。曰巴罕薩拉河。

南來三水曰哈拉河曰拜多河曰巴里馬河西北來一水曰衣克薩勒河西南來三水曰他哈拉馬克河曰烏捏河曰布喀河西北來二水無名西南來三水曰西拉河曰衣克巴爾和河曰巴哈巴爾和河黃河至此東北流繞大雪山支阜曰噶海山曰噶拉吉山之麓受北來二小水大雪山即古積石山元史所謂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而誤指爲峴崙者黃河依山南麓東流折而東北有三崑都倫河前後自東南來注之水勢益盛至烏藍莽乃山下始折而西北流古言河遠峴崙之三面如狹然實禹貢導河之積石山非崑崙也積石今大雪山自巴顏喀喇山東來當黃河北岸綵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甚高中峯獨出冬夏積雪百里外即望見之爲西海以南諸山之冠番語以祖爲阿木你以險惡爲麻禪以冰爲母孫猶言大冰山也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在甘州之南二千里星宿海之東千餘里經度西十五至十六度緯極出地三十四度三分大河一折千里至此始著三崑都倫河一曰德忒昆都倫出賴杵山西北流三百餘里入黃河卽元史納鄰哈喇河此始著三崑都倫北流者一曰多母達土昆多倫源出納克多母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數十里入黃河當自白狗嶺北流者一曰多母達土昆多倫源出納克多母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數十里入黃河當河流自南轉東北處卽元史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西北岷山之北北流者一曰多洛昆都倫源出岡出山西北流二百餘里折西流又三百數十里折而北流百里會東來池泉水西北入黃河正當大河子烏藍莽乃山麓折而西北流之處卽元史鵬涉河自鵬涉山西北流七百里過札塞塔失地與河合者右三水溜急而深相距各百里土人總名爲古爾板昆都倫河多母達土及多洛二源所出之納克多母精山岡出山東南百餘里卽四川松潘衛界其山東南麓水二道俱入岷江水道

提綱

折而轉西北流。繞大雪山之北。又折東流。經庫庫淖爾之南。庫庫淖爾卽青海也。有恰克圖河。魁屯西里河。碩爾渾河來會。皇朝通志。

自烏藍莽乃山之北西流。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數。經納林通布諸山。四百餘里。稍西北流。遶大雪山之東北。又百里餘。有齊普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自多洛河會而大河折向西流。又西北流。北岸所受小水有十。其大者曰巴罕哈留圖河。二源西南流百里合。又八十里西入河。曰衣克哈留圖河。出巴罕土魯根山。東流百餘里。折而南。又折而西。百餘里。合二小水。西南屈曲流百數十里。西入河。形如篆文月字。南岸所受小水有十八。皆大雪山支阜澗壑。長者百餘里。短者數十里。惟古爾板烏藍溫多羅山之東北。噶海山之西北。一河會三水東北流。又會南來三水而北入河爲最大。齊普河源出滂馬山。諸山四水合。西北流六十餘里。名圖聲圖河。其西南有哈爾濟嶺水。東流合南北七小水而東北行。曰得爾多河。又東北百餘里。會圖聲圖河。北流繞阿木你麻禪母孫山東。又合四小水。始名齊普河。東北流七十餘里。入黃河。此水受十餘水。最爲深闊。又北有呼呼烏蘇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呼呼烏蘇河源出索諾木達西嶺。北流繞阿木你麻禪母孫山之西麓。折而東北。凡一百五十里。有密喇河自西南來會。繞雪山北。又東有西拉哈卜齊海河自西北來合。阿爾昂水南流而會。東入黃河。亦名察普楚河也。又折而東北流百三十里。有哈克圖河自東南來注之。哈克圖河源出衣克圖爾根山。東北流。折而北。會巴漢圖爾根山之水。折西北流百餘里。有伊西克山之

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入黃河。又正北流百餘里。有滾俄羅濟河會。魁屯西里克諸泉水自西北來會。滾俄羅濟河源出青海西南百餘里之卽里山。東南流七十里。有魁屯西里克地所出諸泉。匯成一河。自西北東流來會。又東南流百餘里入黃河。魁屯西里克諸泉十數泓。地數十里。亦若星宿。

又東北流。有碩爾渾河自東南來注之。亦曰蘇勒古兒河源出古爾板土爾哈山。西流合南來一小水。又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一小水。又西北流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東北入甘肅河州歸德所邊。皇朝通志。

又東北六十里。東流有小水。合二澗自南來注之。又東有烏藍河。合諸水自東南來注之。烏藍河源出他蘇拉海山。西流百里。其南有大成嶺。兩旁二水西北流而合。又西北八十餘里來會。又西流經敖隆臥拖羅海山北。又西北流。共二百餘里入黃河。又東北經古城址北。在南岸南。長五十里。自此爲河州西境。保安堡邊內地河北岸卽青海地也。水道提綱。

臣等謹按。古言河出崑崙。莫詳其地。史記漢書言張騫窮河源。河出蔥嶺。一源出于闐。伏於鹽澤。重出於積石。酈道元水經注因之。但言之未能詳盡。論者疑爲荒邈不經。元篤什窮源。得之於星宿海。反以今大雪山爲崑崙。而以河源爲在崑崙之西。仍訛踵謬。習傳不察。乾隆四十七年。皇上命使告祭河神。務窮真源。始知河之重源在星宿海。西三百餘里。噶達素齊老之上。天池噴湧。水色獨黃。流爲阿勒坦河。爲黃河重發之明證。而崑崙在回部極西。在今實爲版圖之內。故喀什噶爾葉爾羌之西。巨嶺縣。亘千有餘里。卽古之蔥嶺。二源交發。所謂河出蔥嶺也。和闐卽于闐。所謂一源出于闐也。

惠嶺及和闐南山。岡巒橫接。實崑崙之支體。卽爾雅所云河出崑崙墟也。羅布淖爾之伏。阿勒坦河之重見。稽圖勘蹟。瞭如指掌。元人誤以大雪山爲崑崙者。以河經其地。其三崑都侖河來入。因字音之近而妄指之。其舛甚矣。伏讀聖製河源詩。讀宋史河渠志文。河源簡明語切。指前古相傳之誤。並命儒臣纂輯河源紀略。諭旨煌煌。原委秩然。大河靈蹟。至聖代而始論定。謹稟承載述。一洗從前各志之舛略云。皇朝通志。

青海黃河。源出青海之極西境。自西域回部羅布淖爾伏流重發。名阿爾坦河。流入阿敦他臘。挾札楞鄂楞兩淖爾水。東南流。折西北。又轉東北。歷二千七百餘里。至積石關。入陝西河州界。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水經注。河水重源。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又水經。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自東南來流注之。唐書吐谷渾傳。貞觀九年。擊吐谷渾。侯君集。任城王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又吐蕃傳。長慶元年。大理。劉元鼎。爲會盟使。距湟水。出蒙谷。抵龍泉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吐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並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

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劉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摩黎山。然皆經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是。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元至元十七年。命篤什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篤什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至寧河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隆。足舉浸高。行一日。至顛。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篤什弟庫車楚。得其說。撰爲河源志。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斯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漫。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轅。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齊必勒。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與齊必勒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爲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混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斯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八九股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庫濟及克特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東來。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源。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日。至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治。官

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潤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彼地有二折。蓋奇爾穆蘇及貴德州必齊勒也。朱思本河源說。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二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薩斯嘉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鄂端諾爾。又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和羅海圖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瑪拉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隨山足東流。過薩斯嘉庫濟克特地。與伊實巴薩沁河合。又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鄂勒博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奇爾穆蘇河合。又自奇爾穆蘇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彭贊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廬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勒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靈州。凡一千餘里。與蔡納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太華。大山。縣。互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源東

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共計九千餘里。書經地理今釋按地圖。河出今西蕃巴顏喀喇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他臘諸泉源。匯爲查靈鄂靈二海。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都木達都昆都倫河。多拉昆都倫河。自東南來入之。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鳥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哈克圖窰俄爾濟諸水。歷歸德堡。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按元篤什窮河源。至鄂端諾爾而止。今考河源實始於阿爾坦河。又在星宿海之西。自巴顏喀喇山東麓流出二泉。行數里。遂合。名爲阿爾坦河。蒙古呼金爲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急也。阿爾坦河之南。有烏克納峯。拉母拖羅海山之泉。北有西拉薩拖羅海山泉。及七根池諸水。俱匯於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乃至鄂敦他拉。其地在西寧邊外西南一千一百十四里。南有都爾伯津。哈喇阿答爾罕。巴顏和碩諸山。北有烏藍得什。阿克塔齊欽布。呼吉魯肯諸山。衆山環繞。中間地可三百餘里。有泉千百泓。大小錯列。登高眺望。歷歷如星。名曰鄂敦他拉。蒙古謂星爲鄂敦。水灘曰他拉。卽星宿海。元史所謂鄂敦諾爾也。火敦鄂敦音之轉耳。諸泉皆會於阿爾坦河。東北流百餘里。北有巴爾布哈山。南流出之一河。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出一河。合於阿爾坦河。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板索爾馬。匯爲一道。東南流注於查靈海。由查靈東南流五十餘里。入鄂靈海。卽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鄂楞諾爾。

也。查靈鄂靈二澤之間，有三水南來，一爲色納楚河，一爲多河，一爲苦克查池之水，合流入黃河。其東流，又有哈喇河入焉。由鄂靈海流出，轉東北流五十餘里，又折東南流百餘里，至巴顏圖渾嶺下，復正南流一百餘里，其前水皆綠色，至此漸變而黃。又東南流，遶阿木奈瑪勒古木遜山之南，受數十小水，歷七百餘里，至烏藍芒奈山北，又折而西北。烏藍芒奈山之南，有三水，名古爾板昆多倫俱北流，數百里入黃河。卽元史所謂納琳哈喇奇爾穆蘇二水也。自烏藍芒奈山北，轉西流，前後小水奔注，遶大雪山之東北流一百五十里，有呼呼烏蘇及齊普二河，俱東北流，會數水入於河。自呼呼烏蘇入河之水，仍轉東北流三百餘里，受數十小水，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其自鄂靈海流至歸德堡，蒙古名喀屯河，由歸德堡東流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爲中國黃河。自巴顏喀喇山東之阿爾坦河發源，流至歸德堡，回環屈曲，通計二千三百餘里。自星宿海至京師，共七千六百餘里。本朝威德遠布，幅員廣大，邊徼荒服，皆隸版圖。我聖祖仁皇帝屢遣使臣，往窮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凡河源左右一山一水，與黃河之形勢曲折，道里遠近，靡不悉載，較之元人所志，又加詳焉。今依地理今釋，參考輿圖及青海山川冊說，著其大略如此。按舊志序述河源，以阿勒坦河在鄂敦他臘之上，與今日考訂情形，頗相脗合。惟未著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及天池上之黃水，又未悉回部和闐、葉爾羌初發之源，伏於蒲昌海，重發於阿勒坦河，蓋其時回部未定，考驗靡因。今日西域青海編隸版章，大河眞源，近在戶闥，皇上命使窮考，御製詩文，詳晰指示，漢張騫所云二水交流，發蔥嶺于闐，伏鹽澤而重發積石者，爲說是而，其文太略。元篤什所窮鄂敦他臘以下地位，近是而未悉黃河。

眞源及西域之伏流。蓋大河源委。至今日而始備其實焉。今並存元史及舊志原文。而考定其說如此。庫庫楚舊作闊闊出。鄂端諾爾舊作火敦腦兒。鄂楞諾爾舊作阿刺腦兒。齊必勒舊作赤賓河。伊爾齊舊作亦里出。呼蘭舊作忽蘭。伊拉齊舊作也里赤。伊遜鄂羅木舊作也孫幹論。哈喇伯勒齊爾舊作哈喇別里赤兒。納琳哈喇舊作訥鄰哈喇奇爾穆蘇舊作乞兒烏出。必齊勒舊作必赤里。和囉海圖舊作懷里火禿。瑪拉哈舊作郎麻哈。伊實巴薩沁舊作亦西八思。今彭贊舊作鵬樛。鄂勒博舊作阿力伯。達勒達舊作達達。察納舊作赤那。奈瑪勒占木遜舊作你麻纏母孫。今俱改正。大清一統志。

黃河入河州。有青海南境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入河州歸德堡邊界四十里。有枯枯塞河自南來注之。又東五十里。有火涿藍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有烏藍布拉克河。西北自青海南境來注之。烏藍布拉克河。源在青海東南百里。有泉百餘泓。遠望亦如星宿海。會爲一河。東南流三十餘里。有二小水。自北合而來會。又東南七十里入黃河。又東北有也巧雀匣河自南來注之。水出保安堡東南境。西北流百五十里入黃河。又東北百里至蘇魯古山南。折而東南流八十里。有姑楚河自南來注之。姑楚河出古爾板拖羅海山南麓。東南流折而北。又折西北而東。北流入黃河。又東南流五十餘里。折東北流百餘里。又東南流。有小水西南來注之。水道提綱。

過小積石山。經蘭州府西。有大夏河。卽古灘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折而東北。經積石山南。阿木你達拉加山積石關之北。北岸入西寧東南邊外界。南岸入河州內西北界。此唐宋以來所名之積石也。亦曰小積石。西十四度極三十六度。計西南去大積石五百餘里。自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自鄂靈海流至歸德堡。蒙古名喀屯河。小積石即古唐述山。自巴顏喀喇山發源至歸德堡邊。凡三大折流。二千三百餘里。自歸德堡東南又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黃河東北經積石山南。長寧驛北。又東北六十餘里。有小水自西北山來注之。又東北五十餘里。至蘭州西境。有大夏河會。三水西南自河州城來會。大夏河即古灘水。又名白石河。源出西南邊外打城達巴罕山之南。東流二百五十里。南合小水一。又東五十餘里。南合小水一。又東北有二水自西北合流來注之。又北流有五善威河。自東南來會。折西北流四十里。有小水自西來會。又北流六十里。北受一小水。折而東北流。入邊界大夏堡北。又東稍北五十里。有一水西南自邊外來北注之。又東北至河州城南。有洪水河西自邊外東流入。經城南東注之。又折東北流。有廣通河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百二十里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東。有洮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流二十餘里。有洮河南自臨洮府來會。曰洮口。洮河源出洮州衛西南邊外之西傾山東麓。泉湧地十餘。匯爲一道。俗曰巴拉巴河。東南流折而東。其南北受小水十餘。至洮州衛西南入邊界。舊洮州南。有水西南自邊外來會。東流經衛南稍東。衛城左右二水合而南注之。又東經岷州衛西之野狐橋北。有西灣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經衛城北。有疊藏河西南自邊外東北入邊。合諸水繞衛城。

東而北注之。又北流折而西北。又東北流至臨洮府南。有小水二。自西南合而來。一自東南來。俱會。又北經府城西。而北有東結河。南合鳥鼠分水嶺之水。自東南來會。又北有三岔河。西南自邊外入。邊合。而東北來會。始折西北流。經沙泥驛中堡南。又西北。有小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北流。折而東北。至蘭州西境。北入黃河。曰洮口。水道提綱。

又東有湟水來會。皇朝通志。

稍東有湟水。合大通河。西北自西寧府來會。湟水卽洛都水。今番名波洛克河。源出西寧府西北邊外。當青海之東。曰噶爾藏嶺三泉。一名衣克烏拉古兒台。一名土爾根烏拉古兒台。一名查哈烏拉古兒台。南流二十里。匯爲一水。其東有布虎圖嶺二泉。亦南流。曰昆都侖河。會毛哈圖河水來會。又東南流至董郭兒廟南。有土爾根察漢河。自西南來會。水勢始盛。折東流。入西寧邊鎮海營。曰西寧河。至府城西。有北川河。自北來。有南川河。自南經城西而北來。並注。水如十字。經城北而東。又東南。有沙塘水。自北來注之。經礮伯老鴉二堡。南折東北流。經冰溝驛南。又折東南流。至西大通堡之東南山中。與西北來之大通河會。又東南至蘭州西境。入黃河。大通河較湟水尤長。源出青海之西北境。阿木你厄枯山南。有池水東南流。曰烏藍母倫河。東百五十里。有哈爾昏河。自北來注之。又東北曲曲流。南受一水。又東北有滿楚客河。自西北來會。東經甘州府南邊外番大山。東南流八百里。北受小水六。南受小水五。至西大通堡入邊。經堡西。又東南會湟水。又東南至苦水堡西南。南入黃河。卽古浩驪水也。水道提綱。

又東有莊浪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有莊浪河。北自苦水堡來注之。水北出鎮羌營西北。東流循邊城下。南流經岔口。武勝二堡東。稍折經莊浪營南。大通堡。洪城驛。野狐堡西。又南經苦水堡西。又東南入黃河。行三百餘里。水道

提綱。

又東循長城。經金縣境。有浩尾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百餘里。至州西北。有阿干河自南來注之。折東北流。經州城之北。長城之南。又稍東。循長城下。東北流百里。經金縣北境。有水自南來注之。即浩尾河也。浩尾河亦名閃門河。有兩源。一出縣東南。龜山。北流合一水。一出西南。新營諸山。東北流經縣城西。又東北三十里。與東源水會。又東北三十里。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北有會寧。安定二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流循長城而北。至靖遠衛南之虎豹口西北。有十字河自東合會寧。安定二縣水。及消河。西北流注之。十字河出消河堡西山。西流有牛祿河。及一水自東北來會。西流百餘里。至會寧縣西北境。之乾溝驛。西有會寧南玉河。自東南大山西流。合響水。及諸水。經縣城西而北。又合諸水。西北流來會。又西北流百餘里。有安定東西兩河。夾縣城而北合。北流二百六十餘里。來會。其北有消河。源出海都原。東北大山。西南流百里。北合韓家莊水。又西南四十里。南合枯木山水。又西南六十里。經郭家驛北。又西南五十里。來會。又西北八十餘里。於靖遠衛南。西入黃河。在烏藍關北。即古祖厲水也。

出長城。又東南流入。折東北。有清水河。自固原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自長城下。經衛城西而北。二百餘里。至永安堡之西北。關門。折而東北流。出循長城外。其西有大山相接。長城內爲蘆溝堡地。東北二百里。有長流水。自西北來注之。黃河折而北而東。數里復東南流。入長城。其南爲苦水堡。其北爲減井口。又折而東北流。經中衛城南。河自蘭州北循長城而東北。經城內外。地至此計七百里。又東稍北。二百餘里。至鳴沙堡。西折而北流。有清水河。南自固原州北流。合諸水來注之。清水河源出固原州南山張義堡之東。東北流。合兩澗。經開城南。又東北至州城東南。有一水自南來會。經城東而北。又有一水自東南來會。西北流。有州西海子河。北合西來之碛河。須減都河及小大黑河四水。自西南來會。又北經開城東。又北合東來一水。又西北合海刺都水。又東北合東來二水。俗曰甜水河。又折西北流。數百里有惠安堡河。合三水自東來會。又西北至鳴沙堡。入黃河。此水卽蒭蘆河下流。南北行六百餘里。又北六十里。經廣武營東。折東北流。七十餘里。出山。自鳴沙堡以北。河東岸連山相接而不斷。西岸亦有山。至大壩堡南始出峽。水道提綱。

又經靈州北寧夏府境。皇朝通志。

又東北六十里。經靈州所北。有洛浦河。自南流注之。又東北至寧夏府東南境之橫城堡。西當長城斷處。其東南卽清水營及興武營。花馬池邊內地。其西北卽寧夏府境。西北至賀蘭山。其東北卽河套鄂爾多斯諸部地。與寧夏以河東岸爲界。有托蘇圖河入邊。復出。西北流注之。又東北三十餘里。

分爲二派。俱東北流百餘里復合。西當長城斷處。長城西北自賀蘭山鎮北口至河西岸。長六十餘里。此寧夏之北境也。賀蘭之西即大沙磧。水道提綱。

西寧府黃河。在西寧碾伯二縣南。自塞外流入。與河州接界。又東入蘭州界。水經注。河水自積石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桑欽水經。河水又東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北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東逕澆河故城北。又東北逕黃川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又東北逕廣威城北。又東逕郿川城南。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又東左會白土川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又東歷鳳林北。又東與灘水合。又逕左南城南。又東逕赤岸北。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元和志。黃河在廓州化城縣南八十步。又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通志。黃河在西寧縣南一百六十里。碾伯縣東南三百七十里。蘭州府黃河。自西番流入。經歸德所北。又東經河州北。又東經蘭州北。至金縣北。轉北入鞏昌府靖遠縣界。漢書地理志。河關縣。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水經注。河水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逕沙州北。又東過河關縣北。澆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北入西平郡界。又東逕澆河故城北。又東北逕黃川城。又東逕石城南。又東北逕黃河城南。又東北逕廣威城南。又東逕郿川城南。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又東左會白土川水。又東歷鳳林北。又東與灘水合。又逕左南城南。又東逕赤岸北。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南。湟水注之。謂之金城河。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又東南逕金城

縣故城北。有梁泉注之。又東過榆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菀川水北入之。又北過武威。媼園縣東北。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二十八渡水注之。又有赤焜川水北流注之。又東北過安定。祖厲縣黃河過崑崙。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又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州。明統志。黃河自蘭州石墩峽流入金縣。亂山二百餘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多。禹貢。錐指河自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合洮水。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亶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逕州北。又東北逕金縣北。又東北逕靖遠衛北。通志。黃河在河州北八十里。蘭州城北五步。金縣北六十里。寧夏府黃河自鞏昌府靖遠縣流入。徑中衛縣南。又東北逕靈州西北。又東北逕寧夏縣東南。又東北逕新渠。平羅。寶豐三縣東。入鄂爾多斯界。漢書地理志。陶卷縣。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水。經注。河水自麥田山。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又東北逕胸卷縣故城。西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又北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又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又北與枝津合。又東北逕渾懷鄆西。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元和志。鳴沙縣西枕黃河。又黃河自回樂縣流入靈武縣。明統志。黃河西南自靖虜衛來。分流入中衛城。正河在城南。東北注寧夏。又黃河在寧夏衛東南四十里。舊志。黃河自蘭會北流。兩崖皆崇崖峭壁。河狹而水勢湍駛。商市山木而下者。日行可二百里。以其流急也。經中衛西五十里。始落平壤。繞城南。又東

北入峽口。驪爲漢唐諸渠。經鎮東北。過新秦中。出龍門。由延綏南注。通志。黃河今在中衛縣南十里。靈州西北一里。府東南三十里。新渠縣東十五里。平羅縣東二十里。至寶豐縣東二十六里。皆引渠灌田。西河在平羅縣西一里。源出縣西北。流三百五十餘里。入黃河。久淤塞。本朝雍正五年重濬。受漢唐兩渠之餘水下流。合惠農渠以達於河。沿河建橋十六。以通行旅。乾隆五年復濬。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出邊。經河套鄂爾多斯部地。分流復合。皇朝通志。

又東北出邊。波羅營東北自中衛至此。河流又七百數十里。爲河套鄂爾多斯兩翼六旗地。自橫城堡以北。經右翼中旗西境。其西北連山相接不斷。外卽沙漠。俗曰阿爾善山。黃河東北流。有大小託蘇圖河合注。博木池自東南來注之。又北經阿布山。色爾網喀喇山西麓。至白塔之東。東北稍曲折。北流歧爲二派。一東北流。經後旗西北境。一北流注騰格里鄂模。卽古窳渾之屠申澤也。騰格里池。東西甚長。其西北有水。名哈爾哈納河。南流入焉池。自西南迤而東北。周百餘里。又從池東北出。會北來之阿爾坦河。又東北爲庫庫鄂模。始折而東流。其東流之正派。亦自南來會。河自寧夏東北至此。始折。共六百餘里。其北卽陽山。西卽高闕。又北則大漠也。東折處。正當阿爾坦山之南。正派東北流六十里。又分二支。一南支東流。一北支北流。八十里。又分爲二。一北與庫庫池東北流會。一東南流。南北地百餘里間。三渠並東流二百六十里。經後旗北境。卽古朔方河南地也。最北一派。中分復合。東至噶札爾賀邵山之南。大漠得兒山之西南。始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復分而東南。共百三十里。

至吳喇武旗西之墨爾楚克賀邵山北始折而西南流北派自西來會又西南至几爾哈朗圖南南派亦自西來會三派復合自古稱南河北河二派今則三支分合如織河北岸山最高大曰瓮金朔龍山曰巴爾喀山曰噶札爾賀邵山俗言陰山也曰洪戈爾山言陽山也皆吳喇武西北境水道提綱

鄂爾多斯黃河自陝西寧夏府寶豐縣界北流出邊經旗西北折而東流經旗北與吳喇武分界至古東勝州界折而南經旗東與歸化城土默特分界又南流入陝西府谷縣山西河曲縣界鄂爾多斯東西北三面以河爲境通典河水自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自靈武以北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元和志勝州榆林縣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又河濱縣黃河在縣東一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舟楫榆林志黃河在榆林衛北千里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黃甫川東九里其中謂之河套迴數千里大清一統志

折東南經烏喇特部境又東南有黑河自歸化城境來會南流入山西平魯縣邊界皇朝通志

東南流五十里折而東流經左翼後旗北吳喇武旗南古五原郡及三受降城地今惟北岸有巴爾朱罕城址在二几圖嶺之東陰山相接不斷自此蜿蜒而東至歸化城直行五百里南北受小水無數河東南流經左翼後旗西北境有車根木河烏爾巴齊河大小土爾根河陶兌崑兌河布爾哈蘇台河喀賴河西都喇虎河皆自南來注之其北岸大者曰昆都侖河即喀喇木倫也源出毛明安界

內南經諸山。會額古德水及齊齊爾哈納水。與東北雞關拖羅海山水合。南入黃河。餘皆小水。又南岸有虎蘇台河。東北流入河。至大土爾根河入河之處。轉東南流。東岸爲歸化城西南境。其西岸爲左翼後旗古勝州地。大土爾根卽黑河。自東北合諸水來注之。黑河卽古白渠。荒干水亦曰金河源。出殺虎口外。鎮藍察哈爾東北。七十里。海拉蘇台坡。名喀喇烏蘇。西北流。有納札海河。安達河。朱喇馬台河。皆自東北山來會。又西流受北來之德布色黑河水。又西南流。合東來之哲爾德河。始名伊克土爾根河。折正西流。至歸化城南。有巴哈土爾根河。卽小黑河也。自東北山西南流。經城西南會札達海河來會。又西流。有西喇烏蘇河。呼圖克圖河。二水源。自殺虎口北山西北流。合而來會。又西流。有哈爾凡河。黑勒庫河。多羅圖河。察蘇七河諸水。俱自北來注之。又西南至黃河。自西來折向南流之處。匯爲黨山湖。又西入黃河。歸化城。卽古盛樂地。在殺虎口北二百里。黃河東岸二百六十里。黨山河卽古沙陵湖。黑河水卽金河。其北爲白道。過古東勝州境。稍折而東而南。至湖灘河朔渡口。卽古君子津。在歸化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又帽帶渡在城西一百九十里。有烏藍木倫河。東南自邊內北流。西折而西南流注之。烏藍木倫。上源曰兔毛河。出平魯縣西南。北流至殺虎口。西出邊。折而西流。有察漢音圖河。弩銜格爾河。虎虎烏蘇河。俱自察哈爾西南流來會。循邊城而西。舊名神水河。在歸化城南一百八十里。南受一水。又西流至烏藍巴爾哈孫城。西入黃河。卽古中陵。樹類二水也。遂南流百里。入山西平魯縣邊界。自此而南。其東岸爲山西州縣。其西岸爲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又南流。西岸入陝西界。至此爲出套河套地。西自寧夏北托蘇圖河入大河處。東至大河帽帶渡口。

共八百里。南自榆林邊查喀喇山北至毋敦鄂博共七百三十里。爲鄂爾多斯左右翼六旗地。多池澤。有烏藍池。爲西喇木倫河北流所會。在黃河分支折向東處之南百餘里。古朔方郡地。有喀喇莽尼池。廣三十里。爲烏藍托來二水所匯。有只兒喀孫池。有乃馬代池。有者格蘇台池。當大河折向東南之處。有呼蘇台池。套中產鹽池。以喀喇莽尼爲大。卽古郡南金連鹽澤及青鹽澤。唐時名胡洛鹽池者。蒙古以鹽爲達布蘇。水道提綱。

吳喇忒黃河。在旗南五十里。其南岸卽鄂爾多斯界。自鄂爾多斯西北境東南流入。東流經旗南。又東流折而南。又東南流。入歸化城土默特界。水經河水東逕高闕。南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又南逕馬陰山西。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又東逕西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又東過臨沃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又東逕稠陽縣。故城南。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榆林志。黃河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折而南。外藩蒙古統部。黃河自陝西寧夏界北流出邊。經鄂爾多斯西行五百餘里。一支分爲二歧。東注水經所謂南河也。其北河流至阿爾布坦山南。迤西溢爲大澤。土人名騰格里腦兒。卽古屠申澤。自此屈而東流。過古高闕。南行二百里許。稍東南流。又折西南與南河合。乃直向東行。經吳喇忒南。至大土爾根河入河處。轉東南流。過歸化城西界。北至河灘河朔渡口。遂南流。入山西偏頭關陝西府谷縣界。鄂爾多斯駐牧套中。西北東三面以河爲境。大清一統志。

自此而南出河套。東岸爲山西境。西岸爲陝西境。經河曲縣西。府谷縣東。皇朝通志。

當東岸邊城起處。入經老牛灣西。又西南經偏頭所西。有關河自東北來注之。河出五眼井堡。西南流南合二小水。經所南。又西注黃河。又南折而西五十里。北爲河套。其南東爲山西界。其西爲陝西界。循東岸古邊城下。折而南流。經西岸陝西邊城起處。府谷縣東北界之娘娘侯家口。自此山西陝西以河爲界。稍南東岸河曲縣北境。有白應泉水。自東來。經河會營南。而西注之。又南西岸有清水河。自西北邊外來。經黃甫營而東南注之。又南經東岸河曲縣城西。古邊城自關河口南二十里起。折而西。至樓子營。河堡營。折而南。至縣北十里而止。大河正西經其下。有六澗河。自東來注之。河有六水。最遠者出寧武所西之黑莊屯。西流百里。有八角堡水。自北來。林溪山水。自東南來會。又西流六十餘里。有小水自南來。永興堡水。自東北來。又西二十里。有水北自星古驛來俱會。又西南流經河曲縣城南。又西入黃河。西岸卽五虎山也。東岸稍西南經平橋西。又西南有尖山水。自東來注之。西岸經府谷縣城東南。有府谷河。西北自邊外東南流。合數小水。經城西。而東南注之。水出河套左前旗南。東南流入二十三墩口。折而東流。經鎮羌堡南。又東有一河北自邊外南流入西川口。東南注之。又東經孤山堡南。又東七十里。有木瓜園水。自北來會。又東經城西。又東南入黃河。水道提綱。

寧武府黃河。在偏關縣西二十里。自塞外南流入。又南流入保德州河曲縣界。河之西岸。卽蒙古地。大清一統志。

又經保德州西。崑崙州西。皇朝通志。

東岸卽保德州城也。經城西北。又西南。有水自東來注之。水出州東北強梁山。西南流。有葫蘆山水。自東南來會。西流。經叢林溝。秦南。又會龍潭水於北山。又西南八十餘里。經州南花園堡。北入黃河。又西南。有號風溝。自東注之。又南至裴家川口。有嵐漪河。東北自崑崙州來。西南注之。漪河源出州東南鹿經嶺之東山。北流。有黃道川水。自東南來會。又西北流。有走馬嶺水。自南來會。又西北。有三角城水。自東來會。又北。有馬跑泉水。自東來會。西流。經州城南。又西有沙河。自東北來。合東來之崑崙山水。經州城北。而西來會。又西北流。有西豹谷水。自東北來會。又西經青石山。北曰嵐漪水。又西。南流百五十里。入黃河。水道提綱。

保德州黃河。在州城西一里。自寧武府偏關縣南流。經河曲縣西北六里。又南流入州界。又南入太原府興縣界。對岸爲陝西葭州府府谷縣界。邊防考。大河流入老牛灣。過河曲縣西南。經保德州中間有娘娘灘。太子灘。俱在河曲縣北九十里。皆套中渡河處。最爲險要。大清一統志。

又經神木縣東。與縣西。有蔚汾水。自嵐縣經興縣來會。皇朝通志。

西岸卽神木縣東南界宅門塢山也。東岸卽興縣西之黑谷口。又南。蔚汾水東北自興縣合諸水來注之。蔚汾水出嵐縣西北之黃尖山。西南流。會東南來一水之經界河鎮。北者西流五十餘里。折西南流。有黃羊山水。自東南經蛇頭鎮南來會。又西流。經興縣城南。又西南流。有石樓山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有南川河。自東南來會。又西南入黃河。其西岸葭州北境也。迤西南爲紅石灘。當中流西。

岸有禿尾河西北自神木邊外來合屈野河東南流注之屈野河源出河套鄂爾多斯左翼中旗曰
蓋石城東南流與東來之哈楚爾阿布哈河會南流二百餘里入邊城大川口有小水東北來會折
南流經神木縣城西又南折東南流五十里又南流百里有禿尾河西北自鎮川台口流入邊城經
柏林堡北又東南流百三十里東流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入黃河乃折而南有大會
川自西來注之水西出黑龍潭水道提綱

太原府黃河在興縣西五十里自保德州南流入又南入汾州府臨縣界西岸爲陝西界元和志黃
河在合河縣西二里榆林府黃河自塞外流入經府谷縣東又西南經神木縣東南界又南經葭
州東又南經吳堡縣東又南入綏德州界水經注河水自君子津南樹頽水注之又南太羅水注之
又左得浦水口又左合善無水又南過西河圖陽縣東圖水注之又東端水入焉又南諸次之水入
焉又南湯水注之又南過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元和志麟州東至嵐州界黃河一百二十里元一
統志府谷縣東至保德州界黃河五里神木縣東至保德州界黃河一百里葭州東至太原路界黃
河五里吳堡縣東至石州界黃河一里南至孟門縣界黃河五里又曰黃河自西豐州馮家會村入
府谷縣境流一百五十里至神木縣碾谷村又西南流十里至葭州長壽村又南逕吳堡縣東下流
至豐化村出境通志河水自故勝州東北折而南流入塞垣爲府谷縣東境經太子灘唐君匯合黃
甫清水二川又西南爲天橋峽兩岸懸崖攢合河流甚狹隆冬積冰成橋亦謂之冰橋峽又西南經
府谷縣東南百步東岸爲山西河曲縣保德州孤山川東南流入之又西南至盤塘渡入神木界又

西南經縣東南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興縣。屈野河入焉。又西南至棗峪溝。入葭州界。又西南。禿尾河入焉。又稍折而南行。經州東一里。東岸爲山西臨縣。至臥龍灣。葭蘆川入焉。又南合神泉鳥龍諸水。至鳩蜩谷。入吳堡縣界。又南經縣東一里。東岸爲山西永寧州。又稍折而西。至康家峪。入綏德州界。大清一統志。

又經葭州東臨縣西。過孟門鎮。又經永寧州西。吳堡縣東。有白泉河。卽古離石水。自永寧州合寧鄉縣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經葭州城東南。有沙河自州西北來。至城南東注之。水出邊內雙山堡東南流。南北各會一水。又東南百餘里。抱城南。東注黃河。又南東岸臨縣西境。有紫金山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山麓。西南流。經兔兒坂南。又西南入黃河。又東南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至叢羅谷。西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至孟門鎮西北。有河東北自臨縣城。合諸水西南流注之。當永寧州西北境。西岸吳堡縣北境也。臨縣水東出連枝山。三源西北流而合。又西北經黃龍山北。有赤紅山二水。自東北合來會。又西流。有合查山水自東北經白文鎮。西南流來會。又有窰頭河自西北山來並會。折西南流。有太平河自西北。萬安河自西來。並會。折南流。經縣城東。折西南流。有二水自東來。經黃龍山南合。而西流來會。又南流。西南流。有喜港河。清堂河自西北來。前後並會。又西南流。有鍾底河。東自瀟水頭西北流。合一水。至三交鎮南來會。又西南經沙源鎮南。又西南至孟門鎮北。西入黃河。又南稍東。經吳堡縣城東。東岸爲後河底。又南經楊家村東。綏德州東南境。東岸爲柳村鎮。東岸永寧州。白泉河自東北來。合

寧鄉縣諸水西注之。當上平關北。白泉河卽北川河。卽古離石水。源出州北赤堅嶺。一名離石山。西南流。經赤堅堡西方山鎮東。又西南至河莊北。有龍山泉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經石板山。北大武鎮南。有馬跑泉水。東自鳳凰山來會。又西南至州西北。有東川河自東南來會。東川河東出穀積山之石窟村。南流有鐵礮山水自東來會。西南流至吳城西。有一水自三交鎮東南來。至吳城南來會。折西北流。又西經州城北。而西會北川河。既合。南流。有潛水河。南自寧鄉縣合焦山車泉諸水北流。折而西北來會。又西至青龍驛西。有青龍泉水自北來會。又西至上平關北。西入黃河。水道提綱。

汾州府黃河。自太原府興縣南流。入臨縣西。又南流。歷永寧州及寧鄉石樓二縣。入隰州永和縣界。水經注。黃河南逕離石縣。西合奢延水。又南合陵水。又南至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又南合契水。又南合大蛇水。又南右合辱水。又南左合信支水。又南左會石羊水。又南經高奴縣東。元和志。黃河在臨泉縣北二十里。定胡縣西二百步。平夷縣西一百四十五里。石樓縣東九十九里。寰宇記。在石樓縣西一百十里。北從石州界下合吐京谷。至上平關南流。舊志。黃河在臨縣西八十里。縣西北二十餘里爲曲峪村渡。又南三十里有郭家塔渡。又南四十里有堡子峪渡。路皆通陝西葭州。又南二十里有索達安渡。路通陝西吳堡縣。南流至永寧州西一百二十里。有官菜園渡。路亦通吳堡縣。又南流至寧鄉縣。有三交口渡。路出陝西綏德州。又南流至石樓縣西九十里。與陝西清澗縣分界。大清一統志。

折西南。經清澗縣東。有榆林水。合米脂縣綏德州諸水及奢延州來會。皇朝通志。

折西南流。經河西驛華神堡西。又西南。榆林水自西北入邊。南合米脂。綏德。奢延諸水。東南流注之。榆林無定河。有二源。西源曰額圖渾河。古奢延水也。出河套右翼前旗賀通圖山。東南流。有一水自西來。一水西南自蘇海阿魯山來。俱會。東入懷遠堡邊城。爲恍惚都河。又折東北。至波羅營。與北來海留圖河會。海留圖卽東源古黑水也。亦名吃那河。出前旗虎喇虎之地。東南流。與西北來之納林河。出托里泉。及西喇烏蘇河。出磨虎喇虎平地者會。東南入榆林邊。於波羅營北。而西源來會。又受北來之他拉布拉克水。東流曰清河口。又東南經榆林南境。有榆溪西河北。自衛城西。東南流來會。榆溪西河。源曰清活河。源出右翼前旗南平地。南流曰西伯爾河。合克綢及阿爾塞二水。東南入雄石峽口邊城。經衛城西南。曰三岔河。又東南至歸德堡西。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入無定河。無定河又東南經漁河。鎮川二堡南。又東南經米脂縣城西南。又東南圍水自東北來會。折而南流。至綏德州東北。有大理河。西北自山中。合數水。東南流。經州城北。而東注之。又南經州東南。有懷寧河。西自田莊堡。東流。南合九里山水。東注之。又東南奢延川自北來會。又東南經山麓。入黃河。水道提綱。

綏德州黃河。自葭州吳堡縣流入。逕州東。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入延安府延川縣界。水經注。河水自合湯水。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又南陵水注之。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寰宇記。綏州延福縣。有黃河自撫寧縣流入。又綏州東。至石州界。黃河一百三十里。河上有孟門關。州東南至隰州石樓縣西北。黃河爲界。一百五十里。通志。河水自吳堡縣康寧塔入。綏

德州界。又南逕州東一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寧鄉縣。又南至界首渡。入清澗縣界。逕白草原。無定河入焉。又南逕縣東一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石樓縣。又南爲老牛灘。至張家山。入延川縣界。大清一統志。

又經石樓縣西。延川縣東。又經永和縣西。延長縣東。有延水自延安府來會。皇朝通志。

卽清澗縣東北境也。東岸石樓縣。有屈產水西北流注之。屈產水卽土軍川。源出縣東南石樓山。西北流經城東北。又西北一小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經永寧關北。又西有土門鎮水自東北圍圍山來會。又西北折而西流入黃河。又南流經西岸清澗縣東南境老鴉關。東折稍西南。經延川縣東境。延水關東。又正南流。爲老牛灘。當河中。又南有青澗河。合吐延川自西北來注之。東岸卽永和縣西境之烈鳳山、烏龍山也。青澗河出安定縣西北山。東南流百里。有馬兒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經縣城北而東。有一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百里。有水自東北來注之。折而南。經清澗縣城西南。又東南流九十餘里。有青川。西北自安定東南流來會。經延川縣城東北。又東南有崆川。西自縣西山來東注之。又東南流。入黃河。又南經延長縣東北境清水關東。河中有洲曰澗灘。其東岸有永和仙芝河。自東北來注之。仙芝河亦曰榆林河。源北出石樓縣南之翠金山。西南流經坑圪堡西。有一水自北來會。折南流。經馬脊山東。又南至永和縣城北。有索圪川自東北來會。南經城西北。又西南北會。烈鳳山水。曰仙芝河。又西南入黃河。又南西岸。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延長縣東稍南。其水西北出獨戰山者。又南有延水。西北自延安府合諸水來東南注之。延水北出保安縣北境山。南流。東南百餘

里有清水自西來會。又東南經蕭館驛南。又西會一小水。東南流百里。經安塞縣城西南。有一水。西自摩雲嶺來會。又東南經延安府城北。又東流。有清化水。北自鴉鵲山來南注之。又東名灑筋河。有小水自北來會。又東南經延長縣西南。又東南至山麓。有小水。西自雲巖山來會。又東南入黃河。水道提綱。

隰州黃河自汾州府石樓縣南流。入永和縣西七十里。河西岸屬陝西延安府延川縣。又南流至大寧縣西七十五里。河西岸屬延安府宜川縣。又南流入吉州界。水經注。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又南合石羊水。又南合域谷水。又南合溪口水。又南合蒲川。元和志。黃河東去大寧縣六十里。東去永和縣六十里。州志。黃河自石樓縣界六十里。流至永和關。又六十里。至大寧縣界。又三十里。至馬關關。又南三十里。達孟門壺口。接吉州界。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

河水原委二

又南經大寧縣西，有所川，合隰州、蒲縣、大寧縣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爲東岸大寧縣西之馬關關南，有所川，自東合隰州、蒲縣諸水來西注之。所川三源，北源曰隰州北之羅兒溝，出結北山，南流東合一水，南經水頭鎮東，又南有蓬門河及小水，俱自西來會。折東南流，有燕家河及小水，俱自東北來會。南流經州城西，曰柴川河，及西南至件城北，有東源水來會。東源曰義泉河，出姑射山東南之羅雲山，西北流，有聖水山泉自東北來會。折西南流，至義泉鎮東南，有安真村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有蒲州河東南自蒲子山來注之。又西與北源水會於件城北。又西南經大寧縣城南，南源自東南來會。南源水曰第一河，源出蒲縣東北之七佛山，西南流九十里，經縣城南，有南川河自南來會。折西北流，至張村堡北，有縣底河南自翠屏山來會。又西北經翠微山麓，有義亭河自西南來會。又北至大寧縣南，西會北東二源水。曰所川，自城南又西流，稍南八十餘里，至馬關關之南，入黃河。又南西岸山麓，有小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延長縣南境紫雲山南麓者，水道提綱。

又南經宜川縣東，吉州西，其南爲壺口山。又南有汾州水，合銀川，丹陽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爲宜川縣東境，東岸吉州西境之孟門山。山在宜川東北臨河，其東岸卽吉州之西北，山不斷。

南爲壺口山。河中有灘。山在吉州西北。其西岸山。卽宜川孟門山。南壽峯也。又南經西岸老吉堡。東又南有汾川水。自西北來。合銀川。丹陽諸水。東注之。汾川水北出宜川縣西北。進土山及北山。南流合而東。南經縣東南。銀川水自縣西南山東北流。合一水。東經縣城南。而東來會。又東南流。有孟門西山水。自北來會。又東南。丹陽水自西南來。東北流。經郭家村南。又東北合南來一水。又東會諸水。於桃渠村之北。入黃河。水口東岸卽師家灘。又南東岸。有清水河。自東北來注之。清水河源出吉州東境。高天山西南流。北合一小水。折南流。有小水自東南來會。折西流。經州城南。又西。其北合一小水。又西南流。至師家灘。南入黃河。其西岸卽盤古山北池山也。水道提綱。

延安府黃河。自綏德州清澗縣流。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宜川縣東。入同州府韓城縣界。水經注。河水自土軍縣。又南合契水。大蛇水。又南右納辱水。又南左合信支水。石羊水。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合域谷水。谿口水。又右會區水。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又南合黑水。又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又南爲採桑津。又南過皮氏縣。西赤水。東入於河。又南合蒲水。又南丹水注之。又南黑水注之。又南至鹺谷旁。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於河。又南出龍門口。汾水注之。元和志。黃河在延水縣東八里。又在門山縣東三十五里。又丹州汾川縣黃河。在縣東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爲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一千丈。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鼉鼉魚鼈所不能游。寰宇記。黃河在汾川縣東北四十五里。從門山縣界來。經縣界七十里。又南流入鄜城縣。又丹州東至慈州界。黃河岸八十里。自河岸東至慈州六十五里。通志。黃河自清澗縣。又南逕延川縣東七十里。東岸爲山西永

和縣。又南逕延水關。秀延水注之。又南逕清水關。入宜川縣界。濯筋河注之。又南歷石溪。逕孟門山。汾川水注之。又南逕宜川東百里。東岸爲山西大寧縣。及吉州鄉寧縣。丹陽水注之。又南合白小川河。清川入韓城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經鄉寧縣西韓城縣東。其東岸爲河津縣之龍門山。西南流。有汾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東岸鄉寧縣西南境。有羅洛水自東北來注之。羅洛水出鄉寧縣東北山。西南流。合東來二水。又西南經縣城東南。又西經林山北。盤古川南。西南至船篙鎮。北西入黃河。又東南西岸。有小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北池山。西麓。南流經中池山之西麓。折東南至東池山。南入黃河。東岸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鄉寧西南船篙鎮東山。西南流。經青石峽西。又南入黃河。南爲西岸。韓城縣東北境。東岸河津縣西北境之龍門山。兩山對峙。河貫其中。南流。其下曰禹門渡。稍折西南流。至東岸葫蘆灘。西南有汾水。東北自河津縣城南西南流注之。曰汾口。汾水源出靜樂縣北管涔山。南流經寧化所西。又東南流。其左源二澗。出管涔之東山者。合而西南流來會。南流經縣東北。折而西南流。經城西北。又西南有磧河。自東北來。合兩小水。折西北流。來注之。又西南有羊兒河。自西北合二澗來注之。又南稍西。有社干河。自西北來注之。折南流。經石峽山西。有嵐河。西北自嵐縣合。一水東流注之。折東南流。有石樓山水。自西來。合天成泉水東流注之。又東南至天門關西。有小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至向陽店南。有直谷水。合石橋河自東來注之。又東南有小水二。各自東北來注之。南經太原府治陽曲縣西稍南。有韓村水。自西合二澗來東注之。折西南流。經太原縣城東。又南。有管

水自西來會。又南有榆次北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經清源縣東南。徐溝縣北。有洞渦水。東北來合諸水來會。又西南經交城縣南。有祁縣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南有文水。自西北來注之。又西通交水。縣南。又西經平遙縣西北境。汾州府治汾陽縣東境。有馬跑泉水。西北自白虎山來注之。又東南流。折而西。經孝義縣東。有義河。西自狐岐山東流。經縣城北而東注之。又南稍西。經介休縣北。有中都水。東北自平遙合。諸水來注之。稍西有孝河。西自孝義南境來注之。又南經冷泉關西。有景家溝。自西北來注之。又南至靈石縣西南。有澗河。西北自烏雞山來注之。又西南有狐岐山南水。自西北南合。康城礮水。東南流注之。又西南有韓侯嶺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經汾西縣界。折而東南流。經霍州城。西稍南。有水。東自礮台山。西經城南來注之。其西即汾西之轟澗。自縣城來東南注之。又南東受一小水。又南有羅雲山水。自西北來會。稍南有甄水。東北自霍山西南麓。西流注之。又南經趙城縣城西南。有霍水。東北自霍山南麓。西經洪洞縣城北而西注之。又南經洪洞西南。有澗河。東自岳陽北之滲水。西南經洪洞城南而西注之。又西南經平陽府治臨汾縣西北。有滴水河。合諸水。自東南來注之。汾水於平陽西北。分爲二派。一南流。稍西。經襄陵縣城東。一西南流。支渠如織。經城北及城西。曲而東南復合。經趙城鎮西稍南。又分爲二。南流十餘里復合。又西南經太平縣東南。曲沃之北。曰高縣。鎮有小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經絳州城南。有滄河。東自翼城曲沃來注之。又西有馬首山。清濁水自北來注之。又西經稷山縣城南。又西經河津縣城南。又西南流。至葫蘆灘南。榮河縣北境。入黃河。在龍門之南五十里。曰汾口。西岸卽韓城東之周原堡也。又西南經縣南境。有盤

水河自北來注之。河水出韓城西北礫砂嶺南流。有柳溝水。自西北麻線嶺東南流。經柳溝城西而東南來會。又有白馬潭水。自西南麻林山東流。折而東北來會。又東南有西池山水及南池野狐川。俱自北來會。又東南經縣西而南至芝川鎮。入黃河。又有一小水自西來。亦於鎮南入黃河。對岸卽榮河縣城也。汾水古於縣城北入河。明時北徙於河津西南境。而故道遂涸。水道提綱。

絳州黃河。在河津縣西十五里。自吉州鄉寧縣南流入縣西。河之西岸爲陝西韓城縣。又南入蒲州府永濟縣。折而東。歷解州芮城縣。水經。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元和志。黃河一去龍門縣二十五里。卽龍門口也。大清一統志。

又經郃陽縣東。臨晉縣西。又經朝邑縣東。蒲州永濟縣西。有涑水。自絳縣聞喜縣。合安邑。解州。猗氏。臨晉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西南經西岸郃陽縣東境。有小水二。西北自梁山東南流注之。一出梁山南麓。東南流四十里入河。一出其西麓。東南流八十餘里入河。此水河口之南有山。東臨大河。對岸卽臨晉縣西境也。又南西岸有洽水。西北自郃陽城西來南注之。洽水亦曰金河。出縣西北壺梯山。東南流隨山東麓。經縣城西南。又東南數十里。入黃河。又西南經朝邑縣新市鎮東。其東岸蒲州城也。又西南有涑水。自東北來注之。涑水卽絳水也。源出絳縣北山。西南流經城北。又西北會一水。至上東鎮北。有溫水自東南來會。又西至下東鎮。又北合一水。又西南流經聞喜縣城南。有沙淖水自南來會。又西有野狐泉。合諸水自城西來南注之。又西南流。經安邑縣解州北。猗氏臨晉南。曰涑水河。有夏縣水。東南合諸

水西南流經安邑鹽池解州之北至虞鄉鎮北與涑水會爲五姓湖又西南經蒲州南境西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南經朝邑縣南有洛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西岸有洛河西北自同州府至朝邑南來注之。洛水卽古漆沮源出慶陽府治安化縣北境三百餘里之白於山兩源一西南流一東南流合而東南經金塘東分爲二派有一水自東北來會二派復合折而東流又東南經保安縣西南境曰洛河有黑水河自西來注之又東南有周水河北自縣城西南流注之又東南經安塞縣西南境有摩雲嶺南水自北來注之又東至甘泉縣西北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城西南又東南有清水泉自東來注之又南經雕陰山東又南經鄜州城東有採銅川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折而西南流經洛川縣西境有街子河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流至中部縣東北有華池河自西北合清水河來會又東南有葫蘆河東北自洛川來注之稍南有沮水自西來會又南經宜君縣東北境至武莊鎮西折東南流經白水縣東澄城縣西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甘泉自東北來注之又有白水西北自大神山來注之又南有大浴河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稍西經蒲城縣東境同州府之西北境有一水西北自蒲城來注之折而東南流經府城南又東南至朝邑南太白池北於趙渡鎮南東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經華陰縣東有渭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至華陰縣東北有渭水合涇水諸河自西南來東注之曰渭口在西嶽太華山之北五十餘里。

渭水源出渭源縣西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南北兩源。北源發北麓分水嶺。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稍南。南源水自城西南東北流會焉。又東稍南有五竹山水。曰清水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南經鞏昌府沿隴西縣城北。又東有赤亭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鞏昌府西北出桃花峽。兩岸皆山。又南有漳河。西南自漳縣來注之。又東南有山丹河。自南來注之。折而東。經縣城北。又東流。稍折而東北。有桃花山水。自西北來注之。又北折而東。有瓜牛山水。曰南峪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伏羌縣城北。有華川水。北自通渭縣來注之。又東北流。折而東南。經秦安縣西南境。秦州北境。有羅玉河。北自靜寧州莊浪縣合諸水南流注之。又東南經秦州東境。有秦州河。合諸水自西來注之。又折東流。有牛頭河。自東北來注之。經清水縣南境。又東有丁華嶺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折而南。有黃交峪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流經隴州南境。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稍南。有長蛟川。自北來注之。又東經龍盤山麓。至寶雞縣西。有塔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縣城南。有金陵河。西北自吳山來注之。其南卽大散關路也。又東經鳳翔府南境。有汧陽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有伐魚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岐山縣南境。有石頭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扶風縣西南境。有清水。自南來注之。又東過郿縣城北。又東有洪河。南自太白山來。經槐芽鎮西北注之。又東有清湫河。南自秦嶺北流。經橫渠鎮西北注之。又東經武功經南境。青花鎮東。有漳渠。自南來注之。又東經盤匡縣城北。而東有黑水。自西南來注之。其北卽武功。西受鳳翔岐山扶風諸水。北受麟遊。永壽。乾州諸水口也。稍東有赤水。南自終南山北流注之。又東北經興平縣南境。有一水。自南來注之。有二

水自西北來。於馬村鎮東西分注之。又東經鄆縣北境。咸陽縣城東南。又東北有豐水。自西來合諸水北流注之。又東北經西安府治長安縣北境。咸寧縣北境。高陵縣南境。涇水自西北來會。曰涇口。稍東有灊澗二水。自南來。合北流注之。又東經臨潼縣北境。折東北流。有淳化。清峪二河自西北來。合漆沮二水南流注之。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注之。又東稍北經渭南縣城北。有水自南來。經城西而北注之。又東有一水。南自龍耳山崇寧鎮來注之。又東經華州西北。有符囑水。南自少華山來注之。又東北經同州府南境。又東北經華陰縣北。有水南自太華山北流。經城西而北注之。又東北至蒼頭村南入黃河。卽古渭汭地。曰渭口。涇水源出平涼府西北境。筭頭山。兩源並發。東南流至瓦亭南。折而東。有小水四俱自西南。美高山來注之。又東至固安鎮北。折東南流。至府城西北。有橫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府城北。又東南有二水俱西北自北山來會。經華亭縣東北境。崇信縣北境。有潘鑿澗。合二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至涇州城西北。有澗水合諸水。西自華亭崇信來。北注之。又東流稍北。有鎮原縣水自西北來注之。折東南流。至長武縣東北。有盤口河。西自崇信涇州之南境來注之。稍南有馬連河。北自慶陽府合環縣。合水寧州。真寧諸川來會。水勢始盛。又南經長武東南。至停口堡東。有黑水河。西南自靈臺縣來會。又東南經邠州北。又東南有涇涼河。東北自三水縣合汜水來會。其西岸有大谷鎮水自西南來會。涇水自此曰九曲。經永壽縣東北境。淳化縣西境。有姜源河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醴泉縣東北境。依九夢山東麓。至南屯鎮之北。有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經涇陽縣南。又東南至高陵縣西南之上馬渡。與渭水會。曰涇口。水道提綱。

蒲州府黃河。自絳州河津縣流入。榮河縣西。南流經臨晉縣西。又南經永濟縣西。折而東。入解州芮城界。謂之河曲。春秋文公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杜預注。在河東蒲坂縣南。漢書溝洫志。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從之。旣而河徙。渠不利。久之廢。水經注。河水自汾陰迨郃陽城東。又南。潏水入焉。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又東。逕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元和志。黃河在寶鼎縣北十一里。趙簡子沈佞臣變徵之所也。又經臨晉縣西四十里。又自縣界流入河。東縣。又經永樂縣南二里。榮河縣志。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去縣僅七十步。蒲州志。河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歷八年。河決嚙城。磬石障之。漸徙而西。去城十里。本朝康熙三十四年。復徙而東。今去城五里。按黃河由河津入。榮河縣。河在縣西七十步。行縣境六十里。其西岸爲陝之韓城。自榮河入臨晉縣。河在縣西三十里。行縣境四十里。其西岸爲陝之郃陽。自臨晉入永濟縣境。五十里。至府西郭外。其西岸爲陝之朝邑。自府西行縣境六十里。轉而東行。其南岸少西爲潼關。又東行縣境六十里。其南岸少東爲河南閿鄉。凡河帶府境西北。繞府西南。過縣三行地。二百七十里。東達於芮城。同州府黃河。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逕韓城縣東十五里。與山西河津。榮河二縣分界。又南逕郃陽縣東四十里。與山西臨晉縣分界。又南逕朝邑縣東七里。與山西蒲州分界。又南入華陰縣界。水經注。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右合暢谷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又南。崕谷水注之。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又南右合陶渠水。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

卽於此也。又南徐水注之。又南逕子夏石室。又南過汾陰縣西。又逕郃陽城東。又南潏水入焉。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韓城縣志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今名錯開河。同州志黃河舊自郃陽入朝邑東境。南至大慶關。東濱蒲州城。故曰蒲津。禹貢所謂西河也。南至金龍渡。爲河與洛渭交匯之處。世稱三河口。去朝邑縣東南三十里。自明成化中洛水入河。河之害十倍於前。隆慶二年。浸縣東門。萬曆七年。越大慶關。浸涇四出。至十二年。三河口亦在洪流中矣。大清一統志。

折東流至潼關。南岸入河南閿鄉縣境。又東經芮城縣南。又經靈寶縣北。有宏農河來會。皇朝通志。

大河至此始折而東流。南岸自華陰東至潼關。入河南閿鄉縣界。北岸卽山西蒲州南境中條山麓也。中條卽雷首山。蒲州當大河西西南及南三面。故曰河曲。自此以東。山西爲北岸。河南爲南岸。以河爲界。東流經潼關北一里。入河南閿鄉縣西界。有小水三。皆自南來注之。曰玉溪河。出關東南。秦山曰十二河。又在其東曰盤豆河。二水合流。又在其東。皆北流入黃河。稍東。其北岸有小水二合而南注之。曰鳩水。北出歷山。南流。會自東來之泃水。於永樂營西入河。又東南岸有小水二合而北注之。曰湖水。東北流。合自東南來之小河水。北流經閿鄉城西境。北入河。小河南出秦山。河稍東北流。經北岸芮城縣南二十餘里。南岸閿鄉縣城北七里。又東北有稠桑河。自南來注之。又東經靈寶縣西。有宏農河自西南來。合斷密河北流。經城西北注之。宏農河西出陝西華陰縣。東流經閿鄉南境。秦山之南。折東北流。二百里至石子口。有斷密河。東南自乾山西麓來。會又北流於城西入河。其北

岸卽芮城縣東南之陌底河也。又東經縣城北十里。有好陽河自南來。經城東北注之。河出南境嶺山。水道提綱。

又經陝州北。平陸縣南。又東過底柱山。經澠池縣北。垣曲縣南。有清水出絳縣。沈水出王屋山。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至陝州西。有乾頭河自南來。青龍河自東南來注之。有兩水口。乾頭河卽古蘆水。一曰永定。潤出乾山。北流經嶺山東。又北流入河。青龍河出州東南明山。北流折而西。又折西北流。經城西北入河。東經州城北。北岸平陸縣城南。陝州與平陸二城隔河相望。有水自北合二潤。南經城東來注之。二水出北山。一東南流。一西南流。合而東南。經縣城東南入河。又東爲大陽關之茅津口。在茅津鎮東南。又東出三門。過底柱山。山在河中流北岸。平陸南岸。陝州山有三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惟人門修廣。稍可行舟。鬼門最險。又東北經澠池縣北境。白石山北。北岸爲垣曲縣城。有清水及沈水。俱自北來夾城西東而南注之。清水亦曰毫清河。出絳縣南山。南流合西北來二水。經王第鎮西。又南經縣城西南入河。沈水東北出王屋山之西麓。西南流。有歷山水。西合諸馮山水。自西北來會。西南流。經縣城東南入河。水道提綱。

解州黃河。自蒲州東流入芮城縣南。又東流逕平陸縣南。又東流入絳州垣曲縣界。水經注。河水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過底柱間。元和志。黃河在芮城縣南二十里。又在平陸縣南二十步。金史地理志。平陸芮城有黃河。陝州黃河。自陝西華陰縣界潼關折而東流。逕闕鄉縣北。

又東逕靈寶縣北。又東逕州城西北三里。又東入河南府澠池縣界。禹貢導河。東至於底柱。水經。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又東逕闕鄉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又東過河北縣南。永樂澗水注之。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又會槃澗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栢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於此有逗津之名。又右合曹水。又東合蓄水。又東合七里澗。又東合譙水。又東過陝縣北。合棗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過砥柱間。右則嶠水注之。又東千嶠之水注焉。又東至五戶灘。注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中疎石梁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其山雖關。尚梗湍流。激石縈洄。環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禹貢錐指砥柱之險。不滅於龍門。漢成帝鴻嘉四年。使楊焉鑄廣之。而爲害甚於故。魏晉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是時自洛至陝。皆運於陸。自陝至京。乃運於河。開元二十三年。從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二十九年。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山顛爲輓路。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砥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徑爲運道。屬於三門倉。遂罷南路陸運。宋乾德初。詔重鑿砥柱三門。慶歷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按裴耀卿舊跡。以通漕運。不果行。大抵三門之險。不專在砥柱。其下兼有闕流爲之阻。蓋自砥柱以東。夾河羣山之水。並注於河。上激六峯。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但欲鑄廣三門。不惟無益。害且滋甚。則以鑄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闕流故也。絳州黃河。又東流入垣曲縣南五里。河之東岸爲河南澠池縣。又東入河南懷慶府濟

源縣界。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與教水合。寰宇記。黃河在垣曲縣南門五步。從平陸縣東雍州谷口。經王屋山至縣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岸亦入河南界。經新安縣北。濟源縣南。又經孟津縣北。孟縣南。又經鞏縣北。有濟水自北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數十里北岸亦入河南界。自此而東。全經河南省地。南岸爲河南府地。北岸爲懷慶府地。東經新安縣北。北岸爲濟源縣西南境。山河南府治洛陽縣北。河岸山自瀾池西連陝州諸山。東至府西北爲穀城山。爲北邙山。至東北境。而北岸濟源諸山。北自太行。西自王屋。連岡臨河百餘里。又東南流經孟津縣北。北岸卽孟縣西境也。孟津縣西有硤石津。委粟津。高渚。馬渚。陶渚。曾渡河處。陶渚在縣北五里。卽古孟津。亦曰富平津也。至孟縣城南。折而東北。經南岸鞏縣西北。北岸有溟河。自縣西北東南流注之。溟河源曰永利河。出濟源縣西北山。三源東南流。合經縣城而東。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卽濟水南一渠也。又東南流至孟縣北。又東南入河。又東北有濟水。西北自濟源縣東支分經栢香鎮東南流注之。濟瀆東流。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派。一經栢香鎮之南。東南流入河。南岸爲鞏縣西北境。連山。水道提綱。今按永利乃沁水支渠。下分二支入溟。非溟源也。懷慶府志。孟縣志。濟源志。其源有三。一出姑嫂山。南一出五指山。一出秦嶺山。又按濟水南一渠。據懷慶府志。孟縣志。濟水分支入瀾。瀾水入溟是也。

又經溫縣南。鞏縣北。又經沁水縣北。有洛水來會。又東北有豬龍河來會。又東南有沁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溫縣城南。其南岸鞏縣北。有舊洛口。又東至汜水縣西北界。有洛水合伊澗灑諸水。西南自河南府東經孟津偃師鞏縣之南。而東北流注之。洛水卽豫州川源出陝西商州雒南縣西冢領山。有三源合東南流經縣北。又東南南北各受小水一。至靈峪口之南。東入河南界百數十里。經盧氏縣城南。又曲曲東北經熊耳山北。二百七十里至永寧縣城南。又東北經宜陽縣城北。又東北出重山。至河南府城洛陽縣西南境。有澗水合穀水西北自澗池新安來會。又東經府城南而東。有灤水自北來會。又東經孟津縣南境。至偃師縣城南。有伊水自西南來會。洛水既會伊水。又東北流經鞏縣西北而東北。至汜水縣之西北入河。又東經汜水縣北。有汜水自西南來注之。汜水出縣西南緣大戲山。東北流經縣城西。又東北至滿家溝。入黃河。其東曰邙山。其西卽古虎牢關南岸之山。至汜口東而盡。北岸溫縣東之司馬臺也。又東北流經武陟縣南境。有豬龍河。卽濟水支津。西北自濟源東經河內之南。溫縣之北。而東南流注之。濟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接界之王屋山頂曰天壇。有大乙池。淨泓不流。卽濟源禹貢所謂沔水也。東數十里出地。東流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派。一經栢香鎮之南。東南流入河。一東流經鎮北。又東曰豬龍河。經府城南境。又東經溫縣北境。又東南至武陟縣南之澗溝村入河。又東南流。有沁水西北自澤州至懷慶府。合大丹河。東南經武陟北而東南注之。南岸卽滎陽縣北境。及河陰縣北境也。水道提綱。今按提綱注。言濟水經栢香鎮南。一經鎮北。辨見後。

按濟水自縣東南流至栢香鎮。分爲二。一於鎮之東北流至河內縣。穿郡城。經龍澗村。入沁河。一於

鎮之西南流經豬龍河。自小營村入黃河。大清一統志。

按渙水今與沈河並流至溫縣南入河。然數年前則尚與沈水俱在沈河鎮南之賈營南入河。又縣署有乾隆二年東中潭地圖。則渙河在縣城東南數里入河。與沈河鎮中間尚隔十許里。地勢變遷。祇隨河勢難以成蹟論也。河水流入溫縣界二十里。渙水與沈水並流至此。次第入焉。蓋又南當鞏縣之鮪渚矣。孟縣志。今按懷慶府志成於乾隆五十四年。內列濟水河渠全圖。載濟水自濟源縣東北流。分一支過亞橋。入澗河。歸於渙。此自澗入渙。尚非直入渙河。其不能入黃明矣。又東南行上過永利西支。永利東支。豐稔南渠。至河內縣之栢香鎮而分爲二支。一出栢香鎮東北。上過豐稔北渠。大豐堰。大有堰。廣濟河。穿府城而出。上重過廣濟渠而入沁河。一經栢香鎮之西南而東南流。曰豬龍河。合餘濟北渠。豐稔南渠。北渠。及大豐大有二堰水之分注者。而由溫縣南會渙入黃。現在濟水所行之道止此。而溫孟之間別無分濟入河之道。水道提綱不知何據。而云豬龍河在栢香鎮北。且過溫縣北而至武陟境入河。豈當年北支尙未入沁而至武陟入河耶。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之繇山。東南流經縣南。又南經屯留縣西。岳陽縣東。又南經沁水縣東。有海河來會。又東南經澤州府城西北。陽城縣東。有澤河來會。又南入河南界。經懷慶府北境。有廣濟河支津來會。又北有大丹河水自潞安府經高平。陵川。鳳臺諸縣合諸水來會。又東經溫縣北。至武陟縣東入黃河。皇朝通志。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之繇山車家嶺。俗曰水谷河。東南流。其東源出琴谷者自東北來會。

經縣上鎮南。又南經陽城村西南。官軍鎮東。有二小水自東北來會。一香果山水。一馬圈溝水。西南流有五龍川合。浩河自西北來會。五龍川出土嶺西山東南流。有浩河出七霧山。東流經韓洪鎮北。郭道鎮南。與五龍川會。東南流入沁水。又南經縣東而南。有青龍河自東來會。折西南。有西川河自西北來會。南流經圍寨鎮西。有大南川自西北來會。又南經屯留縣西境。岳陽縣東境之高壁村東。有和川自西來會。又南經蘇村東。衛寨西。有邊寨鎮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至端氏鎮南。有邢堡水自西北來注之。其南卽三峽偃月山也。又東流一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沁水縣東境。有海河合諸水自東北來會。海河出沁水縣西之烏嶺關。東流北合一水。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南流有固鎮水。合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碧峯山水自北來會。俗曰大豁溝。又東有友泉村水自南來注之。東入沁水。又東流。有海子河。玉谿河自東北合來注之。折而東南。經澤州西北境。至陽城縣東。有小水自東來。蘆水自西來並會。又南有澤河自西來會。澤河出陽城縣西南境。析城山西北之岳神山。東北流合一小水。折東南流。經濩澤。故城南。又東流有小水西北自西山來會。又南流有桑村河。自西來會。又東入沁。折而東。受東北來之長河水。又南流入河南界。經懷慶府西北濟源縣北之太行山。東南流經窰頭村南。又東南至府西北。有一水自西南來注之。東經府城北而東。有廣濟河支津。自西南穿城而東北流來會。其北受大丹河水。水勢益盛。大丹河出潞安府西南山。南流至高平縣東北。有浮雲河西北來會。南經縣城東。又南許河自西來注之。有耳白水。東北自陵川縣東北之聖宮山。西南流合蒲水來會。又南流。東受白羊河水。又南經澤州東南境。有白河。黃沙河。西北自州

城合而東南會天井關北水東入丹河又折而東南入河南界經懷慶府北境之方山東又東南出山流分爲二其東流者曰小丹河東北經修武獲嘉與衛河合者也其南流曰大丹河至懷慶府城之東北入沁水又折而東經濰縣北境至武陟縣城北折而東南流數十里入河曰沁口在濶溝村東二十餘里南岸卽河陰縣北境也水道提綱

懷慶府丹水穿太行山而南中間分爲溝渠凡十里八道其經流南入沁首尾三十餘里本朝康熙二十九年河臣王新命以丹河發源太行山至丹口分渠九道大丹河直歸沁河其餘六渠民引溉田惟小丹河上秦河二渠所餘水用以通衛每歲三月初塞八河渠使水歸小丹河入衛濟漕至五月盡則開八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至今民稱便焉光溝水在河內縣東北水經注光溝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界溝水在河內縣東北二十五里水經注界溝水上承光溝水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城西而南流注於沁水府志今遺泊尙存淵而不流白馬溝水在河內縣東北水經注白馬溝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波波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爲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注於沁府志白馬湖在府東北二十里今湖流入小丹河按以上諸溝皆丹水支流元和志云丹水分溝灌溉百姓資其利今府城北丹河東岸有上秦渠三郭渠董下渠白沽渠張濟渠老武渠太保渠張金渠陳添渠西岸有郭魯渠流潞渠花園渠上清渠下清渠中泗渠貝澗渠廣濟民渠俱上承丹河尾入沁河蓋卽諸溝故瀆大清一統志丹河在河內縣西北由方山入境出山東南流二十五里爲九道堰分二十三渠堰之北東一水東

出爲小丹河。故土人呼南流者爲大丹河云。河由九道堰下。屈而西。迤南而折東。徑清化鎮西。又東至北金村。匯於沁。上秦渠在諸渠之上。丹河東岸入渠。東至上屯村。長二十五里。東民渠。上秦渠至九府墳。南分水入渠。迤東徑清化鎮南。又東至太師莊西。入小丹河。長十九里。西民渠自丹河東岸入渠。東流至太師莊西南。入小丹河。長十九里。按此二渠卽舊志所云小丹渠者也。董下東渠自九府墳西民渠南分入渠。東南至東界溝村入沁。長三十里。董下西渠自辛莊村董下東渠北分入渠。至陳村入沁。長三十里。案此二渠舊統名曰董下渠。三郭渠自九道堰下東岸入渠。東流。南迤至東南村入張濟渠。長一十五里。張濟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張村匯三郭水入沁。長三十里。白沽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大李園入張金渠。長十五里。老武渠自狄家嶺白沽渠南分入渠。東南至蔣村入於沁。長三十里。大太保渠自堰下東岸分入渠。至靈官廟入沁。長三十里。小太保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劉村入沁。長八里。案此二渠舊統名曰太保渠。張金渠自狄家嶺小太保渠西分入渠。至靈官廟仍入小太保渠。長八里。陳添渠自陳範村張金渠西分入渠。至祭村入大丹河。長三十里。郭魯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東南至祭村入大丹河。長二十五里。流澇河自聖母廟郭魯渠西分入渠。至二仙廟入大丹河。長十五里。上清渠自丹河西岸入渠。西北流折而東。至景明村入於康濟渠。長二十三里。下清南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至楊花村入沁。長十二里。下清北渠自張坡村下清南渠分水入渠。至楊花村入沁。長十里。中泗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至沙灘園入永興渠。長二十里。永興渠自龍王廟中

泗渠西分入渠。至北金村入沁。長三十里。康濟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由閤家斜至邗臺村入潞河。長十里。流浚渠自堰下西岸閤家斜分水入渠。西折而南。至沁陽村入沁。長二十里。以上長三十五里。在東岸者灌地一百餘村。在西岸者灌地四十餘村。按舊志有祕澗渠。廣濟民渠。無永興。流浚渠名。然考之縣圖。則又有永興祕澗。而無流浚。及廣濟渠。大約先後異稱。附志於此。懷慶府志。

沁水至武陟界與黃會合。其湍激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峴嶺。最其衝射要害處也。有舊沁河。在原武縣西北。本朝乾隆二十六年。動帑修築隄防。大清一統志。

沁河自山西沁源縣發源。蜿蜒萬山間。乘高瀉浪。暴漲不常。由山西陽城縣界入濟源境之大坡。建嶺而下。徑東五十里沙溝村入河內縣界。水經注所謂出山過沁水縣北。又東過野王縣北也。東南流徑龍泉村堯池水入焉。又東徑府城西北。貝澗村邗水從之。又東逕沁陽村楊花村北。金村之西。丹河西岸諸堰水。自北入焉。又東逕城東北。北金村之東。丹河水自西迤南匯入焉。水經注所謂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也。又東經靈官關。蔣村。陳村東界。溝村。丹河東岸諸堰水。自北入焉。又東逕古澗村。廣濟渠水入焉。又東逕龍澗村。南尚香鎮。西濟河水從之。又北東至張計村。交武陟縣界。經流河內境七十里。又東逕武陟縣西南之張計村。又東南逕木鑿店。東至南賈村。達於黃河。經流武陟境七十里。郡境通百九十里。懷慶府志。

廣濟河在濟源縣北。東南流經河內縣南。又東經溫縣北。又東南入黃河。本沁水支流。其在濟源縣河內者。即古朱溝水。其至溫縣入河者。即古沙溝水。水經注。朱溝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枋

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洩爲沙溝水。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左出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又東南注於湖。沙溝水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又東逕隰城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陂。元史河渠志。中統二年。於太行山下沁口古蹟。置分水渠口。開後大河四道。歷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五縣入黃河。約五百餘里。溉民田三千餘頃。渠成名曰廣濟。府志。古枋口秦渠。元世祖時始名廣濟。明宏治間。鄉民張志。秦於城西北六十里。開五龍口。萬歷二十八年。河內知縣袁應泰。同濟源知縣史記言。鑿山穿洞。懸閘於兩岸間。啓閘受水。引水由濟源河內。孟縣。溫縣。武陟。至唐郭入黃河。渠長一百五十里。分爲二十四堰。其在永利堰者曰永利河。南入濟源縣界。在永福堰者曰利仁河。東流經府城西北。又東至東關閘口入沁。在廣福堰者曰豐稔河。至府城西南崇義鎮入洩。在永濟堰者曰通濟河。東北流至府城東尙香鎮入沁。又自通濟河分流曰支堰河。至府城東北石澗村入沁。舊志。今之廣濟蓋卽朱溝。永利卽支渠。豐稔卽奉溝也。大清一統志。

利豐河在濟源縣東北。由利豐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東南流九里。逕王寨至程村。溉地七頃有零。西南建天平閘。分爲利仁。豐稔二渠。利仁河由程村天平閘分水。東逕許村。安村。梁莊。曲溝等村。至王韓閘。東上鞏村。西入河內界。東逕南尋村。南魯村里村。至北孔村。西北減水入沁。正河仍東南逕王莊。唐莊。丁家墳。又南屈逕府城東門外。至東郭閘入沁。此故道也。分五堰。頭堰自許村至梁莊。二堰自梁莊至王韓閘。入河內境上鞏村。至南尋村。西內王韓閘。西北分支渠。由覆背村入沁。三堰

自南尋村至南魯村。此堰於魯村郭開分。由蕭家作陰洞進水。至任莊順入利仁河堰。四堰自南魯村至里村土橋閘。五堰自土橋閘至丁家墳。案以上五堰長四十里。溉濟河地。考是河於康熙十六年知府楊廷耀乾隆二十六年知府沈榮昌先後修浚。惟古道於東郭穿古陽隄而下。二十六年沁水異漲。將閘口填實。外灘高甚。勢難重濬。而內河水無去路。故於孔村東橫河築壩。逼水入減水河。下沁。餘水由府北門外洩入城濠。東西兩水口同歸於雙橋澇河入沁。勒石永遵。豐稔河由程村東南流至朱家村。樊家莊。小天平閘。分南北兩支。北支河分上下二堰。上堰自東許村起至沁史村。入河內境。東流至栢香官河橋。下堰自官河橋東朱家莊。金香莊入溫縣境。永興堰在溫縣西四十里。上接河內金香村起。至溫邑于村止。長十里以上。至雙流村入豬龍河。長六十里。南支河分上中下三堰。上堰自水東堡至河內馮橋。中堰自馮橋至王亮村。下堰自王亮村至韓吳村。以上又東流至李村東南。豐樂渠之濟水匯焉。又東逾崇義鎮。入豬龍河。長六十六里。並溉濟河。溫三縣地。案通志載。普濟、永興、利豐、餘濟四渠。俱在河內縣。西接豐利河及永利河之支渠。下溉孟縣田。永利河在利豐河。西由永利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南流折西。架石橋水逾廣濟河。十里入鄭村大閘。東折六里至苗店村。分水石。分東南兩支。南支河分三堰。入於漢頭堰。自分水堰至斗門閘。長一里。閘下有小閘。減水入漢。二堰自斗門閘至瑞村衛家閘。長三里。三堰自衛家閘至西河村馮家閘。長二里。東支河分八堰。頭堰自分水石至范家閘。長半里。二堰自范家閘至李家閘。長半里。三堰自李家閘至牛家社閘。長四里。四堰自牛家社閘至西河村馮家閘。長四里。五堰自馮家閘至梨趙家閘。長二里。

六堰自趙家閘至衛家莊閘長三里。七堰自衛家閘至王家閘長三里。八堰自王家閘至官莊牛家閘長二里。以上長二十三里。自此東南流入河內境楊家墳名玉帶河。逕大小衛村。王亮村。東至葛萬村。長十二里。俱引水灌田。又東南至孟縣趙改村名餘濟河。餘濟河分南北兩支渠。南渠自趙改村逕洪道村北至立義村入洩。長十五里。北渠自趙改村逕羅莊東南至藥師廟入豬龍河。長十八里。以上統計入洩渠河長三十一里。入豬龍河渠長六十五里。溉濟河。孟三邑地。按永利下游。久經失修。乾隆四十八年。知府布顏重爲濬治。而利豐河以下支流。亦於四十八年重濬。舊志。康熙二十九年。知縣劉凡又自立義村南浚其下流。引溉張家莊。韓丈村。段渠等處田。今已廢。廣濟河在永利河西。由廣濟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南逕官莊休昌。折而東。又徑小許村至程村。交河內縣界。長十八里。先於許村東北浚減水河。長一里九十丈。洩入沁河。正河由程村又東逕新莊南尋村。又東至府城西南之七里橋。東南逕住村入溫縣界。逕衛村至許王村。凡五里。復交河內界。至保奉村東。交武陟界。統計河內長八十六里。又東南經武陟之二仙廟。逾溫之平臯鎮。又東至南賈口入河。在武陟境共四十一里。原制二十四堰。今存十五堰。永益堰自北官莊南閘起至許村南閘。長八里。天富堰自許村閘口起。南逕大許村。東許村。小許村至河內辛村。長六里。太平堰上接天富。自河內武家作東至劉家莊。長十五里。萬盈堰分頭二兩堰。自河內七里橋東至彭城村。長三十里。舊廣阜堰自南屯沙岡至辛旺。長十里。以順入萬盈頭堰。用水故不數。又考此水入溫縣界。自薛村起至雙流村。入利豐之永興堰。興復堰自彭城尚香鎮至劉家莊十里。大豐堰自南尋村西分廣濟河水。迤兩

而東至賈村東。交溫縣王太保村。東流入五郡村入於河。在河內境四十五里。在溫縣境四十五里。大有堰自南尋村東分廣濟河水東南流。旋折而東。二十三里至感任村南。交溫縣。又七里至雙流村。匯於豐稔北河。入豬龍河。輿隆堰自任村起。十二里交溫縣郭村。十八里至南張村東。併入長濟。長濟堰自溫縣衛村東北起。至曲河村併入大豐堰。入於河。長十八里。通濟河分永濟上中下三堰。自河內七里橋起。至溫縣二仙廟。仍入廣濟河。長三十里。自護城至南尙村爲上堰。自南尙至祝策爲中堰。自祝策至彭城爲下堰。彭城下舊有堰。今無。支堰河分廣有上下二堰。自河內高家橋分通濟水至龍澗村東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自周家莊至寨村爲上堰。自寨村至龍澗爲下堰。以上共十五堰。各有陰洞堰頭。按時啓閉。河通長一百五十里。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按是河久多淤塞。下游獲利甚微。乾隆三十七八年間。河內令積善。集夫挑濬。以路遠隔境。功未得成。四十八年知府布顏重加修濬。水勢得暢。澆河濟孟。溫田五千餘頃。懷慶府志。

河南府黃河自陝州流入。經澗池縣北。又東經新安孟津鞏縣北。入開封府汜水縣界。書禹貢導河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書秦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水經注。河水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架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其山雖關。尙梗湍流。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五戶灘名也。河水又東。清水注之。又東與教水合。又與眇水合。又東合庸庸之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澁水注之。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又逕臨平亭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河水至此。有盟津之目。又曰富平津。晉杜預造橋於此。又謂之陶河。又

東。洩水濟水注焉。又東逕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渡。爲五社津。又東洛水注之。謂之洛口。又東過成臯縣北。舊志黃河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百里。其北岸與山西垣曲縣分界。又東逕新安縣北六十里。又東逕洛陽縣北五十里。今割屬孟津。又東逕孟津縣北五里。其北岸與濟源、孟縣分界。又東逕鞏縣北十里。其北岸與溫縣分界。河自孟津而上。多循山麓。行至孟津地。平土疏。河勢漸漲。潰溢之患。自孟津始。大清一統志。

又經滎陽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原武縣南。鄭州北。又經陽武縣南。中牟縣北。皇朝通志。

大河自武陟河陰以東。兩岸並無山阜。亦無小水流入者。又東逕滎澤縣北。又東南經原武縣南。古道。河經原武北而東北至直沽。入渤海。鄭州北。又東南經陽武縣南。中牟縣北。水道提綱。

懷慶府黃河。自山西絳州垣曲縣流入府界。經濟源縣南。又東經孟縣南。又東經溫縣南。又東經武陟縣南。又東經原武縣南。流入開封府陽武縣界。水經注。河水西會濞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河水至斯有盟津之日。尙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按河陽有三城。北中城。後魏太和中築。南城。中潭。城東魏元象初築。中有河橋。杜預所造。歷代爲拒守攻戰要津。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潭。太宗幸白司馬坂。觀之。此河決府界之始也。永淳二年。河溢。壞河陽橋。如意元年。河溢。壞河陽縣。大順二年。河陽河溢。五代晉開運三年。河決原武。漢乾祐元年三年。河決原武。宋建隆二年。孟州河決。乾德三年。河溢孟州。壞中潭城。太平興國二年。孟州河溢。壞溫縣隄七十餘步。七年。河決懷州武陟縣。淳化元年。孟州河漲。大中祥符四年。河溢孟

州溫縣。嘉祐三年。原武河決。熙寧十年。河陽河水湍漲。壞南倉。元豐五年。河決原武埽。元至元九年。二十年。河溢孟州。明洪武十四年。河溢原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正統二年。原武河漲。三十年。河決原武。先是河流經原武縣北。至是改經縣南。天順元年。河溢原武。宏治二年。河復決原武。萬歷十五年。原武河溢。崇禎四年。河決原武湖村鋪。本朝順治初。溫縣西北隄場三十里。十年。築原武河隄。康熙元年。二年。九年。二十三年。屢築原武河隄。六十年。河決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尋建壩堵築。六十一年。河水復漲。漫總河陳鵬年於廣武山下王家溝。挑引河一道。水勢始平。雍正元年。秦家廠。馬營口。隄壩工竣。河歸故道。尋以沁黃交漲。由姚其營漫灘而出。經原武。舊河流七十餘里。命大學士張鵬翮同河臣齊蘇勒等協力修築。又各築小隄。接合大隄。以防秋汛。二年。以兵部侍郎稽曾筠疏奏。於姚其營。秦家廠。建雁翅壩一座。挑水壩二座。倉頭對面。開引河六百三十丈。而沁黃頂衝之勢始減。壩工賴以永固矣。乾隆十六年。姚其營增築大隄。大清一統志。今按黃沁廳武陟汛。隄隄九堡。馬營壩。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漫溢。協辦大學士吳璣。侍郎那彥寶等督辦於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合龍。

又經延津縣南。祥符縣北。封邱縣南。陳留縣北。又東南經蘭陽縣考城縣北。皇朝通志。

又東流經延津縣南。開封府治祥符縣北。西北有鹽船。黑岡。柳園三口。東北北岸上有陳橋鎮。又北。則封邱也。封邱縣南。陳留縣北。又東南流經蘭陽縣北。儀封縣北。東北有黃陵岡。考城縣北。水道提綱。

開封府黃河自河南府鞏縣流入。經汜水縣北。與懷慶府溫縣分界。又東經河陰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又東經鄭州北。與懷慶府原武縣分界。又東南流經中牟縣北。陽武縣南。又東經祥符縣。又東經封邱縣南。又東經陳留縣北。又東經蘭陽儀封二縣北。入歸德府考城縣界。自宋以前。由河陰滎澤。又東北經原武。陽武。延津。胙城之北。新鄉。汲縣之南。去府治遠。水經注。河自洛口。又東逕懷縣南。與成臯分水。又逕黃馬坂北。又東逕旋門坂北。又東逕成臯大伾山下。濟水注之。河水南對玉門。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又東逕五龍塢北。又東過滎陽縣。瀆蕩渠出焉。此河陰以上之故道也。又云。濟水與河合流。自廣武東逕敖山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南礮石溪水注之。又東索水注之。又東逕滎澤北。濟水自是分爲南北。濟南濟。又東南逕釐城東。又合黃水。又東入陽武縣。此滎澤以上。濟水合河之故道。亦卽鴻溝汴水瀆蕩渠經流之處也。又云。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又東逕入激隄北。又東逕卷縣北。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又東至酸棗縣。此原武以下之故道也。宋時漸徙而南。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徙。始經蘭陽縣境。於是汲胙之流塞。河益東南。下元至元中。河徙陽武南。始全經府境。奪渦入淮。而新鄉之流亦塞。泰定元年。河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入泗入淮。卽今通行之河也。至正中。以河屢決。命賈魯治之。自黃陵岡達白茅。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府城北五里。南至項城。經潁壽入淮。永樂九年。命尙書宋禮。濬祥符魚王口至中樂二十餘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經府城西南。又東南經陳留入渦口達淮。是時中牟開封遂在河北。景泰初。始復故。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從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于家店經

蘭陽徙縣南三里。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荊隆口。漫祥符。潰儀封之黃陵岡。東經曹漢入張秋。命尙書白昂治之。四年。河決蘭陽。復北徙。經城北十里。五年。復決荊隆口。副都御史劉大夏濬祥符四府營淤河。及滎陽孫家渡口。賈魯舊河。以殺其勢。正德五年。復自儀封北徙。衝黃陵岡。入賈魯河。嘉靖七年。開蘭陽北趙皮寨口。達寧陵。至亳州渦河。十三年。河決流徙。趙皮寨口復塞。十九年。開蘭陽李景高口支河。引河至徐州入淮。既而復淤。萬歷十五年。漣洛沁水泛漲。決劉獸鬻口。銅瓦廂荊隆口。南溢府城隄。十七年。河決蘭陽李景高口。四十四年。河決開封。由護城隄下經陳留等處。入亳州渦河。是冬決口。淤河復故道。天啓元年。河決陽武脾沙岡。三年。開蘭陽曹良口。東至儀封縣界。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圍開封。城中不能支。決城西北十七里朱家寨。引水灌賊。水溢城壞。百萬衆爲魚。額毫以東。皆受其患。本朝順治元年。河自復故道。七年。河決封邱。築荊隆口隄。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從長垣趨東昌北入海。十一年。決口塞。十四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岡。是年。黃河南徙。陳留孟家埠口潰決。知縣張重濶濬河一道。引河北入新河。又浚儀封三家莊河。以殺北來水勢。十五年。河復決陽武縣城南。築慕家樓河隄。康熙元年。開封黃練口河決。屢加堵築。二十三年以後。聖祖南巡。指授治河方略。淮徐入海之道。通流迅駛。開封一帶。隄防益固。間有漲溢。不甚爲害。四十四年。築祥符。陳留。蘭陽大隄。六十一年。於儀封白家樓北岸挑引河。雍正元年。總河齊蘇勒奏。築滎澤以下。陳留以上。兩岸子隄。隔隄。以束分流。乾隆元年。挑濬鄭州一帶河道。自大陵莊至中牟合河口。復爲建築隄堰。又自懷慶府孟津而下。南北兩岸大隄。增高培厚。並填實鄭州南土壩夾塘。加築

祥符、蘭陽、儀封三縣月隄尾隄，以爲重障。四年，又以鄭州之黃岡廟當黃河之衝，加修大隄。又創築月隄，建設壩臺。五年，開蘭陽縣朱家莊引河。六年，修北岸鄭州中牟交界大隄。又加中牟九堡引河。七年，開南岸來童寨對岸引河。又加修儀封縣楊家橋大隄。南面增設壩臺。八年，封邱荊隆口全河水勢自正南趨注西北，大溜搜刷，挑引河以順河溜。九年，挑儀封北岸引河，分順河勢，保護楊家橋埽工。又以蘭陽北岸耿家寨河身坐灣，大溜中激下埽，保護加修月隄。十年，以祥符南岸十三堡臨河埽壩，坐當大溜，挑引河分洩東趨。十三年，修儀封北岸二十三堡大隄北面，搶幫南面，河身坐灣處東西各建挑水壩。又以祥符十九堡河身北趨，大溜側注南面，建築壩臺。十四年，中牟縣九堡河溜坐灣，挑出河心，遏溜南趨，建設木龍開挑大溜。十六年，以蘭陽耿家河道全行北注，造六楞障，排木障，當溜護埽。下柳簾挑溜，開行上游下三楞障以防旁溜。是年陽武漫溢，上特命大臣相度堵築，不日工成。十七年，搶護陽武十三堡隄工。十八年，滎澤魏家莊河道大溜南趨，移中牟九堡木龍以禦。又祥符北岸馬坊村河道，上游南岸坐灣，挑溜北注，搶築埽工夾壩。又祥符平家寨河溜北趨，搶築順隄埽壩。十九年，祥符陳橋等處河勢北趨，加修隄工，建築支河土壩。二十六年，祥符黑岡口等處河溢，楊橋漫水奪溜，上特遣大臣指授方略。於楊橋上游對岸開挑引河，河唇建設大壩，以洩水勢。掣挽大溜，堵築口二百七十七丈，旋即竣工。又於滎澤陽武祥符二十一堡、時和驛二堡三堡、焦橋五堡、灣莊九堡、蘭陽頭堡二堡等處漫溢，俱圍築月隄。四十三年，儀封口決，議於儀封七堡築順黃壩。又於王家莊展開引河以掣溜勢。又接作挑水壩，逼溜北趨。黃水始掣入引河，復歸故道。至四

十五年金門合龍。今按豫省黃河南岸儀封汛於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六堡、十七堡、二十二堡、二十四堡、三十六堡漫水六處。考城汛三堡、五堡漫水三處。惟十六堡漫溢尤甚。四十四年江督高晉督辦十六堡漫工未竣。大學士公阿桂督辦移築十堡未成。改建六堡順黃壩。至四十五年二月堵合。四十六年因青龍岡口屢築屢圯。特命大臣於上游南岸履勘地勢。爲改弦更張之意。尋於青龍岡迤上自蘭陽三堡至商邱七堡一帶南隄外添築大隄。開挑引渠長一百六十餘丈。導河水入渠。下注商邱。歸入正河故道入海。四十八年三月大功告成。大清一統志。今按河渠紀開引大學士公阿桂乾隆四十六年奏改青龍岡河道。稽考成一縣。不得不籌遷移。衛輝府之考城縣本隸歸德。乾隆四十三年縣城湮於河。四十八年撥歸衛輝府。五十一年於儀封罔陽鎮建城。爲今縣治。又按衛糧廳封邱汛衛家樓於嘉慶八年九月漫溢。侍郎那彥寶、戴均元、河督嵇承志等督辦。九年二月將合復墊。三月工竣。又按蘭儀廳蘭陽八堡儀封三堡同於嘉慶二十四年七月漫溢。嗣值上游馬營壩漫口。蘭陽儀封二處河身斷流。旋即先後堵閉。二十五年馬營壩合龍。後三月儀封三堡以下又復漫溢。是年十一月協辦大學士吳璣、侍郎那彥寶等督辦工竣。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

河水原委三

卅

又東入山東界。經曹縣南。又東經單縣南。皇朝通志。

又東入山東界。經曹縣南。其西南黃陵岡。與儀封界。舊決口也。南岸亦曹縣境。又南卽商邱境。又東經單縣南。南岸亦單縣地。又南卽虞城縣地。水道提綱。

曹州府黃河。自河南開封府儀封縣界流入。經曹縣單縣南。流入江南徐州府碭山縣界。府境河凡三徙。自漢至唐宋。河從今直隸開州界流入。經濮州北。觀城縣南。東北流。經范縣西北。與朝城縣接壤。又東北流。入兗州府陽穀縣界。水經注。河水自濮陽東北。逕魏國縣南。東爲郭口津。又東逕鄆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左會浮水故瀆。又東逕陽武縣東。范縣西。又東北流。爲倉亭津。元和志。黃河在鄆城縣北二十一里。臨黃縣南三十一里。朝城縣東二十九里。宋史河渠志。濮州有任村。東西南北凡四埽。北宋以前。河流經府經縣之故道也。金元以後。河自今儀封縣界流入。經曹縣東北流。經定陶縣西南。府治東南。又東北流。經鄆城縣西。東去濮州六十里。又北經范縣西。又東北流。入兗州府陽穀縣界。今定陶縣西三十五里。府治東五里。鄆城縣西三十五里。濮州東六十里。皆有黃河故道。卽其地。明洪武初。徐達於今府治東五里之雙河口。分支流通。運永樂九年。疏河流東北入會通河。宏治八年。都御史劉大夏築塞曹縣之黃陵岡及荊隆口等七處。修建

長隄。黃河始不復北流入運。卽今河流之道。經曹單二縣南俱四十里。曹至單岸長九十里。單至碭山岸長六十里。有長隄護之是也。宏治十三年河溢。曹單被害。正德四年河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遂決陽家口。逕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工部侍郎李鏗治之。八年決曹縣以西天仙廟。孫家口。從曹縣城北東行十年。決曹縣之焦家潭。十四年城武。單縣二城圯於河。改遷嘉靖六年。決曹縣之陽家口。梁家口。衝入雞鳴臺。七年決曹縣胡村寺。分道入運。十四年都御史劉天和添築縷水隄。起曹縣八里灣至單縣侯家林。二十五年決曹縣溢入城武。金鄉。魚臺等縣。二十六年河決。湮沒曹縣城。三十六年城復湮沒。河決北大隄。由城武。金鄉入運。三十八年。四十四年。復大決曹縣。萬歷五年。決曹縣章家樓。十五年決荊隆口。衝潰曹縣白茅村長隄。二十一年以後。連決單縣之黃坳口。三十年。決單縣蘇莊。三十五年。決單縣東南崇禎二年。決曹縣十四堡口。四年。決單縣流河口。五年。至十年。連決曹縣曹家口。本朝順治元年。決單縣柳河口。二年。決曹縣流通口。七年。決荊隆口。朱源口。康熙元年。決曹縣石香爐口。八年。決曹縣牛氏屯及單縣騰龍寺。俱旋決旋塞。三十八年及四十年。屢經聖祖仁皇帝巡視河工。指授方略。加築曹縣之太行隄。河流自是順軌。雍正四年。總河齊蘇勒奏。於曹縣芝麻莊上流築挑水大壩一莊。後舊有月隄。又接築隔隄二百八十丈。北岸魏家樓月隄後。又築隔隄五百四十丈。乾隆四年五月。河決趙家集。從總河白鍾山請。修築隄岸。加增高厚。復築月隄一道。長七百一十丈。並改舊隄爲二隄。以資保障。又添設曹儀通判一員。督率修防。二十二年。復以南岸閻家集折灣北注。因於鐘家窰灣地灣處開挑引河。二十六年七月。河水漫溢。復於十四堡

補築大隄一百九十八丈。二十堡補築月隄三百四十丈。南岸樓家莊復開引河。使河身徑直。溜勢東注。於是洪流益慶安瀾順軌矣。按全河備考。河北決必害魚臺。濟寧。東平。臨清。以及鄆。濮。恩。德。南決必害豐沛。蕭。碭。徐。邳。以及亳。泗。歸。潁。其受決之處。必由曹。單。其決則魚臺。城武。沛縣差多。而亦必連曹。單。是南北之間三省之會。曹。單。爲之樞的也。新志。境內險要諸工。曹縣則史家樓。戴家樓。沈家房。銅奶奶廟。後梁家隄。熊普廟。陳家樓。黃奶奶廟。石香爐。大王廟。高家隄。單縣則趙家莊。鄧家水口。鄭家隄。尤修防所宜加謹焉。大清一統志。

山東曹單廳曹下汛二十五堡。於嘉慶二年七月漫溢。經河督康基田等督辦。當卽興築壩工。是年十二月壩工成。旋卽潰墊。三年八月復興工作。又值上游睢工漫口掣溜。下游河道乾涸。九月挑河築壩。十一月告竣。東河事宜冊。今按曹單廳二十五堡卽今糧河廳之五堡。

歸德府黃河自開封府儀封縣界流入。東理睢州。考城。商邱。虞城。夏邑縣北。又東入江南碭山縣界。禹貢錐指。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南。由渦至懷遠入淮。及泰定元年。改作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卽今河所行也。自蘭陽儀封又東南逕睢州北。河去州七十里。又東南逕考城縣北。河去縣二里。賈魯河在縣北四十里。又東南逕商邱縣北。城舊在河北。自金至元。迄明正德。屢經河決。城或南或北。今河在城北三十里。又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其新集口。丁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又東逕虞城縣北。河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夏邑縣。河去縣二十二里。按宋開寶四年。汴決宋城。此決歸德之始也。太平興國四年。淳化二年。河兩決宋城縣。金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瀾漫至歸德。詔自衛州埽下。

接歸德。南北河岸。增築隄以捍湍怒。遂於歸德創設巡河官。自是河流逕府城之北。正大元年。蒙古攻歸德。決河灌城。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睢水故道。城反以水爲固。自是河流在府城之西南。元大德三年。河決蒲口。漫歸德郡縣。至大二年。河決歸德。隨塞隨決。歸德常在河北。至順以後。河決而北。歸德仍在河南。至正九年。賈魯議疏塞並舉。挽河北行。以復故道。歸德自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水復故道。明正統十三年。河決而南。歸德又在河北。宏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汜溢於考城。歸德以至於宿。乃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從小河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而南。皆浚深廣。又築月河十餘。以殺其勢。自後河復故道。歸德仍在河南。嘉靖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三十七年。河北徙。舊河淤而爲陸。隆慶五年。河決雙溝。萬歷二十五年。河大決山東單縣之黃岡口。溢於河南之夏邑。永城界。次年。劉東星由趙家圈尋賈魯老黃河故道開挑。三十一年。河決歸德。會如春挑北河引水入淮。下流淤淺。水遂四溢。天啓三年。河決睢陽。崇禎六年。北築太行隄。西起虞城界。東抵沛縣。本朝康熙四年。河決虞城。永城。夏邑三縣。十一年。虞城河溢。二十五年。築商邱傳家莊月隄。二十四年。築虞城黃岡壩。隄。六十年。於黃岡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河流自是暢通。又按舊黃河在府境者有三。一在商邱縣北三十里。合賈魯河。沁河諸水流入虞城縣北。又流入夏邑縣北。又流入永城縣北。又東入碭山界。今淤。一在考城縣南三里。明宏治正德間。縣治四徙。屢經衝決。又流入寧陵縣界。正德四年。於寧陵西五里鋪開地四十里。接黃河故道。尋罷。一在睢州北七十里。又東南流入柘城縣界。分爲二。其一南經柘城西。屈而東。經柘城南。入

輓橋。其一名清水河。東南流會於輓橋。渦水二派亦會焉。合流入鹿邑縣界。經縣北二十里賈家灘。東南至兩河口。合渦水入亳州界。又睢州更有舊黃河。自州西北渾子集北分爲二流。一東流經野雞岡。龍箱集北。又東經荆山岡南。始東南流。一南流經秦家店北。又東南經河南集南。又東流至雙冢北。合東水入柘城界。今漚。大清一統志。

河南睢寧廳睢州下汛二堡。於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漫溢。大學士公阿桂。河督李奉翰。蘭第錫等督辦。於是年十一月工竣。睢州下汛十三堡。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漫溢。大學士公阿桂。河督蘭第錫等督辦。於是年十月工竣。睢工上汛五堡。於嘉慶三年八月漫溢。十一月河督司馬駒等督辦。至四年正月工竣。東河事宜冊。今按睢寧廳睢州下汛二堡。於嘉慶十八年九月漫溢。時值滑縣一帶用兵。奏請暫緩堵辦。十九年侍郎那彥寶及河撫方受疇。河督吳璣等督辦。至二十一年二月工竣。

陳州府古黃河在淮寧縣西。本朝乾隆十六年十七年於淮寧縣境之五里口至牛溝口開竣四十里。舊志州舊無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太康逕州東南至潁州。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汴城至州城西。又東南逕項城入淮。三十年河徙入州境。永樂九年。浚入故道。正統九年。又決滎陽。逕州境由項城入淮。宏治中北徙。而州境之河遂涸。沈邱縣志。明洪武初。黃河自通許州之西支分。陳州商水入南頓。混潁水。東流逕項城。入沈邱新治。東過舊沈邱。繞西古城。折而東北。經長灣。又折而南。爲私擺渡。繞北城門外。依黃壩堆而東入舊黃河。宣德五年淤塞。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流入江南界爲碭山縣北。豐縣南。沛縣南。蕭縣北。又東經徐州府城北。又經邳州南。睢寧縣北。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入江南界。經碭山縣北。豐縣南。沛縣南。蕭縣北。縣西北濱河。有大山。岡阜相接爲太山。又東至徐州府西。又東南經徐州府城北。府治在雲龍山。大河自陽武縣東南至蕭縣。皆唐宋汴河故道。自蕭縣東南經府城北。逡轡古泗水道。東逕百步洪。呂梁洪而入邳州界。北岸東岸驛臨河。左右有小山相連。又東南經邳州南境。河北岸西自魏家集東南至舊邳州。尙有小山。舊邳州之南岸亦有岡阜自西南來。大者曰象山。睢寧縣北境。又東南至十字河口。北與駱馬湖連。河近祗數里。水道提綱。

碭山縣黃河。在縣西北五十里。東北二十里。自河南虞城縣流入。又東入蕭縣界。方輿紀要云。黃河舊在縣南三十里。卽元賈魯所開。由虞城縣入境。經縣南狐父聚。達杼秋城。凡九十餘里。又東出徐州小橋入泗。明嘉靖二十八年。河由縣北二十里。戎家口出。徐州茶城入漕。萬曆初。又自縣西陳孟口分流。繞縣之護城隄。達毛城鋪周家口。龍溝一帶。出小浮橋。今陳孟口漸淤。每歲夏秋有泛溢之虞。今按蕭南廳碭下汛毛城鋪減水壩。太石壩一座。康熙十九年建。壩北石壩一座。三十三年建。壩之西石壩一座。康熙二十二年建。乾隆二年添築碎石二壩。三十七年。因毛城鋪宣洩不暢。開放溲家壩。吸動溜勢。已塞復開。數月始克堵合。五十四年。毛城鋪西大河分而爲二。一行張王莊北。一行張王莊南。舊河南岸民堰漫。開寶家寨。五十五年七月。唐家灣漫溢。毛城鋪鋪口西壩後。刷塌二

十餘丈。五十六年修復。嘉慶七年啓放奪溜。旋堵。八年以後。因上分下墊。壩下民田。歲受其患。壩密停開。又按碭汛頭堡楊家馬路。於嘉慶二年七月漫溢。經江督蘇凌阿。河督關第錫督工。於是年八月堵合。又按邵家壩於嘉慶四年七月漫溢。經河督吳璥督辦。於五年十一月堵合。又按唐家灣於嘉慶七年九月漫溢。江督費淳。河督吳璥督工。於是年十一月工竣。又按李家樓於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奏稱急難堵合。十七年二月堵合。工竣。豐縣黃河。在縣南五十里。自碭山縣流入境。明嘉靖四十四年。黃河決溢。其北股經華山南而東。流入沛縣界。西南有秦溝。在河北岸。於是導河入溝。濟運。萬歷六年。築邵家壩。以絕秦溝舊路。又議於華山斜築大壩。東至樓子集。斷秦溝濁河二口。今黃河去縣益遠。水患久息。今按豐北廳豐汛石林口。於乾隆七年七月漫溢。河督完顏偉集夫塞之。又按豐汛六堡。於嘉慶元年六月漫溢。經江督蘇凌阿。河督關第錫等督工。於是年十一月堵合。復開。二年正月合龍。沛縣黃河。在縣南自豐縣流入縣界。又東南接蕭縣境。而入徐州界。明正德以後。河由山東曹單二縣境衝決。而東。縣被災最甚。嘉靖四十四年。河決蕭縣西趙家園。東北流平地。河高七尺。由七山南二里東南入秦溝。入泗河。萬歷五年以後。漸復故道。去縣五十餘里。今南徙益遠。不經縣境矣。蕭縣黃河。在縣北。舊志以爲汴河故道也。自碭山縣入境。流經縣西六十五里之新挑溝。又東五里爲趙家園。又東十里拖繩橋。又東十里至東鎮渡。又東二十里至曲里渡。又東五里至朱珊渡。又東十二里至舊縣北三里之翼門渡。又東五里至兩河口。與山西湖之委流合。以達郡境。宋紹聖中。汴水衝決。縣令張淳鑿汴水新渠。以避水患。

元大德間。達魯花赤馬徹里復開南復道口北鐵窗孔。以洩漲水。其後大河挾汴而東。縣境遂爲大河經流。明嘉靖三十七年。河決秦溝。自新挑溝至朱珊渡俱淤。惟冀門渡以東。尙存舊流。其後潰決不時。萬歷三十四年。河歸故道。自是去縣十五里。銅山縣黃河在城東北。自河南虞城縣流入郡界。經礪山。蕭縣入銅山縣界。又東入睢寧縣邳州界。按明嘉靖舊志。有汴河無黃河。云汴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又云。按漕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北徙。則與沁合。故此河之名有三。今沁水久不達。惟河合於汴耳。蓋其時河初合汴。故人猶呼汴河。今人但知有黃河。不復知汴矣。今按銅沛廳張家馬路。於乾隆十八年秋漫溢。署理河督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尙書秉楞。駐工督辦。是年冬工竣。又按銅山縣孫家集。於乾隆二十一年五月漫溢。二十二年十月尙書劉統勳。河督白鍾山等堵合完工。又按銅山縣南岸韓家堂。於乾隆三十一年八月漫溢。是年十月。河督高晉。河督李宏等堵合工竣。又按銅山縣徐城以上十八里屯。先經河督靳輔。建設東西兩關。久淤廢。嘉慶二十年。江督百齡。河督黎世序。奏將十八里屯兩關中間。剗平。山頂作爲天然滾壩。又於西南虎山腰。因山築作滾壩。重門擊柝。以資分洩。異漲。邳州黃河在舊州城南。自彭城歷呂梁。由睢寧界至五工頭。迤東入州境。流四十里。入宿遷縣界。今按邳北廳縣拐山。於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是年八月。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堵合。宿遷縣黃河。自縣西五十里直河入境。經皂河。磨兒莊。駱馬湖。過縣西。又東南流。經小河口。白洋河。至凌縣故城。入桃源縣界。今按宿遷支河。乾隆三十六年七月漫溢。旋卽堵塞。又按宿南廳周汛三堡。並迤上之郭家房。於嘉慶十一年七月先

後漫溢。江督鐵保、河督戴均元、徐端督工，是年十二月堵合工竣。睢寧縣黃河，在縣西北七十里。

自銅山縣流入，北岸與邳州接界。又東入宿遷縣境。徐州府志：今按睢寧縣朱家口，於雍正三年

六月漫溢，河督齊蘇勒堵合未竣。四年四月復決。廣督孔毓珣奉命協辦，是年十二月工竣。又按

睢寧魏家莊，於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漫溢，經督臣薩載、河臣李奉翰督辦，是年八月工竣。又按

睢寧周家樓，於乾隆五十四年六月漫溢，江督書麟、河督蘭第錫督辦，十月工竣。

又東南經宿遷縣南、桃源縣北，又東南至清河縣南，卽清口。淮水洪澤湖來會，東北流經山陽縣之清江

浦北，經阜寧縣北、安東縣南，又東北過雲梯關入於海。皇朝通志：今按清河縣南今之舊縣南也。水道

綱目：此。

東至宿遷城西南，遂折而南，而東南流至白洋鎮東古城鎮西，又折而東，而東南經桃源縣城北，又

東南至清河縣城南，卽古清口，亦曰泗口。淮濱洪澤湖水自西南來會，既會淮水，折東北流，經淮安

府治山陽縣西北之清江浦北，又東北經阜寧縣北境，至安東縣城南，又東北流過北沙鎮北，過雲

梯關，旋折入於海。自入礪山界至此，東南流徑七百里，又東北二百六十里。水道提綱。

淮安府黃河，自徐州府宿遷縣東流，入桃源縣界，逕縣北百十餘步，又東入清河縣界，至縣西南清

口，與淮水合。東逕縣北，又東入山陽縣界，逕縣北，入安東縣界，逕縣南，又東逕阜寧縣北，過雲梯關

大通口入海。自清口以上，皆古泗水故道，自清口以下，皆古淮水故道也。尙書禹貢：浮於淮，泗達於

河。漢書地理志：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酈道元水經注：泗水東逕陵柵南，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又東

南逕魏陽城北。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於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泊。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胡渭禹貢錐指。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泊。分爲二派。南派由清河入淮。卽泗水之故道也。河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河淮并爲一瀆。自金明昌五年始。又元時河逕徐州與泗水合。至宿遷縣南。又東逕桃源縣北。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爲河所奪者也。舊志黃河自汴梁至徐。經邳。宿。桃源。三義鎮。入口。由毛家溝抵清河縣後。謂之大清口。會淮。流過漁溝。達安東縣界。下雲梯關入海。謂之老黃河。明嘉靖初。三義口塞。南從清河縣前。亦與淮合。謂之小清口。經清江浦。至草灣。轉西南。過淮安新城。北達安東。萬歷四年。開草灣。河成分爲兩道。各四十餘里。復合過安東。總下雲梯關入海。土人謂黃河爲外河。漕河爲裏河。其漕河東岸。涇潤諸河。總謂之下河。本朝康熙十六年。大修河道。河身兩旁。各挑引河。築兩遙隄。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舊清河縣。至雲梯關。長二百里。並塞山陽。清河。安東三縣新舊決口。又於清河。安東及宿遷。桃源一帶地方。建減水壩十三座。二十年。桃源縣煙墩上。渡口雞嘴壩。各挑引河一道。築攔黃土壩。二十一年。各工告成。二十六年。築宿。桃。清。山。安五縣北岸遙隄。五萬四百八十餘丈。皆宿。清。安三縣護城隄。二十七年。中河成。運道改由仲莊閘。三十五年。九里岡張家莊決。旋塞。又決童家營。逾年塞。時家馬頭又決。三十九年。大修黃河隄岸。拆海口攔黃壩。改名大通口。河由此入海。而堵時家馬頭。凡黃

河灣曲處。開引河使直行。又開陶家莊引河。於對岸陳家莊建立御壩。逼溜北行。設減水壩於王家營。以洩黃漲。俾由安東鹽河入海。四十六年。開鮑家營引河。起王營大壩。至北潮河入海。東西兩岸。建束水隄及草壩。相黃水大小。與中河圍壩更互啓閉。雍正元年。於清口兩邊接築大隄各一道。中留口門五十丈。五年。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烟墩月隄。又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十年。建築阜寧縣北岸四套隄。山陽縣南岸龔家營徐家莊月隄。十二年。築安東縣黃河北岸險工。又修築桃源、阜寧等縣月隄。乾隆元年。建築阜寧縣蔡家馬頭盧鋪月隄。二年。修築山陽鄭家馬頭月隄。又築安東縣大飛月隄。四年。改築山陽縣茆家圩壩裏外越石工。又築阜寧縣蔡家馬頭格隄。五年。創築清河縣王家營格隄。並濬陶家莊引河。加修黃河南岸。添設木龍。挑溜北趨。又築桃源縣禦河遙隄。七年。加築阜寧縣馬起營等處越隄。又修清河縣北岸隄。工。創築石馬頭欄黃子堰一道。八年。九年。補築山陽縣新港縷隄。各堡迤下隄。工。十一年。十二年。加築山陽、阜寧、安東、桃源四縣月隄。十四年。加築桃源縣煙墩月隄。十六年。皇上巡幸淮安。命改建城北土隄爲石工。十九年。二十年。修築山陽縣韓莊、阜寧縣陳家浦等處月隄。清河縣周家莊格隄。桃源縣河北鎮撐隄。二十一年。修築安東縣下河汛稻家馬頭月隄。二十二年。臨幸。命修黃河南北兩岸。加築清口東西二壩。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修築山清交界隄。工。阜寧縣陳家浦格隄。錢家馬頭月隄。又安東縣高家莊月隄。二十七年。巡幸駐蹕清口。詔添木龍一架。二十八年。加築桃源縣古城迤下月隄。三十年。巡幸。詔於陶莊對岸添設木龍一架。使大溜全歸北岸。盡刷積土。三十一年。建築陶莊月隄一道。又築安東縣、張家莊月

隄。車家馬頭接隄。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屢修清河縣包家閘。迺下隄工。創築安東縣時家馬頭月隄。加築桃源縣北岸隄工。今按桃源南岸陳家道口。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漫溢。經江督高晉河督薩載堵合。是年十月工竣。三十八年修築清河縣周家蕩隄工。安東縣十堡月隄。今按清河縣黃河南岸老壩口隄工。於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漫溢。經江督高晉河督吳嗣爵搶築。是年九月堵合。四十年重修桃源縣南岸隄工。四十一年命撫臣薩載開浚陶莊引河。俾河流遠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新河長一千六十丈。原挑河頭寬四十丈。河身河尾寬三十丈。至三十五丈。放流後。兩崖刷寬。河頭至七十餘丈。河身河尾至五六十丈。河底水深一丈四五尺。順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會淮水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仍命於陶莊積土外添築新隄。又新壩一道。以爲保障。四十五年臨幸。閱河。命大學士阿桂督臣薩載同勘陶莊黃河及海口河防志。桃源縣黃河南岸。上自白洋河接宿遷縣界。下至駱家營止。計八十二里。屬桃源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煙墩汛。龍窩汛。北岸曰九里岡汛。磯嘴汛。清河縣黃河北岸。上自駱家營接桃源縣界。下至四鋪溝。入山陽縣界。南岸上自吳城接桃源縣界。下至季家淺。入山陽縣界。山陽縣黃河南岸。上自季家淺。下至海口。北岸上自四鋪至顏家河。入安東縣界。安東縣黃河。上自北岸顏家河。下至雲梯關。又入山陽縣界。下至海口止。三縣黃河南岸。共二百六十餘里。北岸共二百四十餘里。分屬山清外河。山安河務兩同知管轄。山清外河同知轄汛四。北岸曰清河北岸汛。南岸曰清河南岸汛。山陽上河汛。山陽下河汛。山安河務同知轄汛五。北岸曰安東汛。上河汛。下河汛。北岸汛。南岸曰南岸汛。今按桃源廳司馬莊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漫

溢。經督臣李世傑、河臣李奉翰督辦。是年十一月堵合工竣。又按山安廳屬黃河北岸之李家莊、湯家莊，均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漫溢。外河北岸之煙墩頭，亦於七月續漫。經江督李世傑、河督李奉翰等會同大學士公阿桂督辦。內煙墩頭一處，是年八月合龍。李湯二工均於是年十一月先後工竣。又按王營減壩，嘉慶十一年六月啓放。正河大溜直注張家河，由六塘河入響水口，從開山歸海者八分。時江督鐵保、河督戴均元、徐端有擬改海口之議。後因減壩下游湖河一片，難以施工，仍由雲梯關海口故道。於十二年十二月堵閉。減壩工竣。又按海防廳雲梯關外陳家浦，嘉慶十二年七月漫溢。河督徐端等擬改海口，由射陽湖入海，嗣以地勢不便，仍議堵閉。陳家浦，挽歸正河。於十三年二月堵閉工竣。又按山安廳六套一帶，嘉慶十三年六月漫溢。黃水旁趨，由灌河入海。時亦籌改海口。經尙書吳璥侍郎、托津會同江督鐵保等，查勘馬港口張家莊各缺口漫水，由灌河入海，不能暢達，仍議修復舊海口。十四年，河督吳璥等奏請緩辦。十五年，尙書馬慧裕會同河督徐端督辦。是年十二月工竣。又按王營減壩，嘉慶十六年五月土隄坐墊漫溢。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督辦。是年十一月工竣。又按雲梯關外之近海南北兩岸，嘉慶十六年淮揚道黎世序議請接築長隄，束黃歸海。經江督百齡奏准，興築土堰二道，以免黃水散漫。又按嘉慶十六年添設海安海阜兩廳，原海防之陳家浦工，歸於海阜廳。山安之六套工，歸於海安廳。

按黃河舊自原武、滎陽分爲三：一自亳州、鳳陽至清河、口通淮，一抵徐州小浮橋，明宏治、正德間屢北徙，其後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東注於淮安府境，當黃淮交會之衝，又爲運道咽喉。黃強淮弱，衝

決靡常。前明諸臣之議。僅以築隄濬河爲長策。甚者至欲委安東以拯全淮。迂謬甚矣。我聖祖仁皇帝神謨廣運。六次南巡。遍行咨度。特授機宜。首關海口。以導黃注海。次關清口。閉六壩。築高堰。以障淮敵黃。改新舊中河。以避洪流。百八十里之險。挑濬黃河各險。工頂溜灣曲處。使水直行。刷沙疏陶家莊。張福口。張家莊。引河。令永無倒灌之虞。又濬淮揚裏河。開人字芒稻涇澗等河。增修諸閘壩。繕新舊隄。俾黃淮南河底績。世宗憲皇帝廡念河防重任。增設大臣。使南北各專其職。敕發帑金。大修高堰。又累年修築桃源。安東。阜寧。山陽等縣黃河南北岸隄。工雍正四年十二月。河清獻瑞。縣亘五省。我皇上軫念河防。屢遣大臣經畫。翠華五次巡閱。親示方略。凡歸江歸海之路。分別緩急。俾河臣得所遵循。其中改紆爲直。移遠爲近。疏淺爲深。極因勢利導之宜。清口爲淮黃交會之區。尤令廣爲疏導。閘壩啓閉。立定水則。備勅御旨於石。以垂永久平成之慶。萬古爲昭矣。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禹貢。舊河道自積石以下。至今滎澤縣。與今水道並同。滎澤以下。自原武縣北。徑陽武。延津二縣北。新鄉。汲縣南。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大伾山在焉。折北行。經內黃。湯陰。安陽。會漳水。經臨漳。大名。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古大陸澤在焉。又北經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直沽口。入於渤海。大清一統志。

禹貢。舊河道自今滎澤縣北。北岸獲嘉縣。東徑原武縣北。陽武。胙城三縣北。北岸新鄉。汲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曰宿胥口。大伾山在其口。東北南岸滑縣。卽古白馬津口。大河自今濬縣折而北行。逕內黃。湯陰。安陽。臨漳。魏縣。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古大陸澤在焉。自鉅鹿又北逕

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直沽口入渤海水道提綱。

黃河故道 衛輝府古黃河舊河。東經延津縣北。又東經故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岸。則滑縣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書孔傳。河至於大伾而北行。黃度尙書說。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里而一曲也。漢賈讓言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遠泛。水經注。河水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有濟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又東北逕滑臺城。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爲長壽津。唐元和八年。以河溢。侵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宏正。征役萬人於黎陽界。開古黃河道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乾寧三年。河圯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爲二河。散漫千餘里。梁龍德三年。段凝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韓村。淳化四年。梁睿請於迎陽村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許之。五年。新渠成。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遣使治之。四年。河塞。熙寧十年。河復溢。衛州王供埽及汲縣上下埽。滑州韓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元豐三年。陳祐甫謂禹故瀆尙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乞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金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

及延津京東埽。舒穆魯和卓言河水失故道。勢益南行。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泛溢及於大名。由是徙州共城以避之。貞祐四年。溫察克計言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不從。禹貢雖指黃河在延津縣北者。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邱界。其流始絕。在故胙城縣北者。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邱而東。其流始絕。在新鄉縣西南者。元至元九年。廣益倉南河北岸決。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其流始絕。在府治汲縣東南者。與胙城分水。舒穆魯和卓舊作石抹輝者。溫察克計舊作溫撒可。喜今並改。大名府古黃河有三道。一自河南滑縣流入。經開州西北。又東北經清豐縣南。又東北經南樂縣西北。又東北經元城縣東。又東北入山東館陶縣界。此西漢以前黃河經行之故道也。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夏。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溝洫志。河至大伾。禹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乃塞之。河道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水經注。河水自涼城。又東北爲長壽津。故瀆出焉。一則漯川。今河所流。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俗名是瀆爲王莽河。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自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元和志。王莽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去貴鄉縣二里。寰宇記。王莽河在頓邱縣北十里。接清豐入南樂縣界。又在德清軍城西南五里。自滑縣流入。經開州西南。又東北經清豐縣南。又東北入山東觀城縣界。此東漢以後及唐時故道。其

自開州又東北出逕大名元城之東者。宋時北流故道也。水經河水東逕鐵邱南。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元和志黃河南去臨河縣五里。北去濮陽縣十五里。又在頓邱縣南三十五里。清豐縣南五十里。宋史河渠志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號。大名府有孫村侯村二埽。景德元年河決橫隴埽慶歷八年決商胡埽。皇祐元年合永濟渠注乾寧軍。是爲北流。嘉祐元年寨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河不能容。是年復決。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爲東流。熙寧二年開修二股河。東流閉北流。十年大決於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溲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元豐元年決口塞。河復歸北。四年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漲水往往東出。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十一月張問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並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四年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舊志金時河徙而南北流亦絕。諸口皆爲平陸。今開州境內有商胡埽在州東北三十里。六塔河在州東北十七里。自商胡東南通橫隴之支渠也。孫村埽在州東北三十四里。橫隴埽在州東。一自河南封邱縣流入。經長垣縣南。又東經東明縣南。又東入山東曹州界。此宋南渡以後黃河改流之故道也。明一統志長垣縣南六十道及廢東明縣南五十道皆有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決陽武。循故道至開州南百二十里。東抵濮州張秋。其流奮激。聲聞數十里。俗名響子口。舊志正統十四年河決長垣朱家口。宏治二年又決封邱荊隆口。漫入長垣。東明嘉靖十五年。

河南徙杜勝集。萬曆十五年。又決荊隆口。由長垣毛家潭直薄東明。本朝順治七年。又決荊隆口。循響子口故道入洪湖。委折東北。凡二十餘里。下通張秋。今有洶北河。一作洶背河。在長垣縣南三十里。東流抵紙坊集入河。又有白家河。在縣東南三十里。自毛家潭東經盛橋入河。又有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皆黃河舊流也。朱家口在長垣縣東南七十里。響子口在東明縣西南二十里。彰德府黃河故道有二。一在臨漳縣界。漢志云。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是也。其時河流已經變遷。今不可考。一在內黃縣界。自直隸開州流入。東北入清豐縣界。水經注云。河水自戚城逕繁陽縣故城東。又北經陰安至昌樂是也。考宋河渠志。元豐八年。梁村上下漲水壅潰。西決內黃。北出關村。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舊志。金初。河道始南徙。不經縣界。今有故渠在縣東十里。有南北古隄。俗謂之黃灘。東昌府古黃河在府境。史記河渠書。禹斷二渠以引其河。注。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漂川。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載。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遂絕。成帝初。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水經注。大河故瀆。又東逕鄒縣故城南。又東逕平晉城南。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鄒縣故城。又東河水自東阿縣故城西東北流。注鄒里渠。又東北過在平縣西。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稿礮城西。又東北流逕四瀆津。元和志。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冠氏縣北十八里。博州武水縣黃河南去縣二

十二里。聊城縣黃河。南去縣四十三里。宋史河渠志。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謂開六塔以披其勢。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明一統志。黃河故道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舊志。王莽河故道在館陶縣西南六十里。遷隄村之南。自元城縣黃金隄。迤邐而北入衛河。又縣西南有黃河故道。廣闊數里。與廣平相接。居漳衛西。又博平縣有新河。凡二派。一自縣西南東北流入禹城縣界。一自縣西南東流入管氏河。又有馮家河。亦在河西。繞城三面。東流至二十里鋪河。皆古黃河餘流也。按黃河自兩漢以迄唐宋。皆經府境。金元以後。南合於淮。去郡始遠。自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而沙灣之流亦絕。今以漢書水經注。元和志。宋史諸書。合近志考之。證以今之輿地。自大名府元城縣入境。東北歷冠縣。館陶。堂邑。清平。博平。高唐諸州縣。以入濟南府平原德州界者。此西漢黃河之故道。水經。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以下是也。其自在平以入濟南府禹城平原縣界者。此東漢以後黃河之故道。水經。河水自鄧里渠東北過茌平以下是也。其在聊城之南以至平陰縣界者。此唐及五代之故道也。宋初東京故道。猶循其舊。慶歷中。商胡埽決。改而北流。合永濟渠。則自大名之元城縣入境。東北歷冠縣之西北。館陶臨清之西。入廣平府威縣之南北。達清河。又逕夏津之西北。武城之西。以至冀州棗強縣界。此宋時黃河北流之故道也。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南北清河分流入海。遂不由府境矣。古漯河黃河支流也。故道自濮州朝城縣流入。逕莘縣東。又東北逕堂邑縣東南。又東逕府城北。又東北逕博平縣南。又北逕清平縣西。又東逕高唐州西。又東北至濟南府

禹城縣界。水經注。漯水東北逕陽平縣之岡。成城西。又北逕莘道城之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北。禹貢雖指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曹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之言耳。水經注所言漯水。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水之源委也。濟南府古黃河德州及臨邑、禹城、陵縣。皆漢平原郡地。爲黃河所經。故道自東昌府高唐州流入。經平原縣西北。流經德州。水經注。大河故瀆自靈縣。又東逕鄆縣故城東。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此西漢時故道。元和志云。王莽枯河在將陵縣西。去縣十里。舊志云。黃河崖在州東南二十餘里。其遺跡也。其一自高唐州流。逕平原縣東。又東北逕陵縣南。又東北逕臨邑縣北。與德平分界。又東北入武定府樂陵縣界。水經注。大河自高唐縣故城西。又北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至般縣樂陵。此蓋東漢以後故道。元和志。臨邑縣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平原縣黃河。南去縣

五十里。長河縣黃河東去縣五里。皆其遺跡也。又長清縣亦有黃河。元和志在縣北。去縣五十里。蓋唐以前河流所經。而寰宇記謂禹城縣之黃河自長清流入。又東北入臨邑界。與桑屬所述順逆。判殊。蓋宋時所經。非漢故道也。按古黃河上承恩縣四女寺。及德州哨馬營。兩支河之水。東北流至吳橋縣之玉泉莊。會鉤盤河。下流經直隸寧津。南皮。及武定府之樂陵。海豐諸縣。至大沽河口入海。山東通志自德州至樂陵縣。本鬲津河故道。今通謂之老黃河。雍正九年。屢加濬治。以洩衛河盛漲。武定府古黃河自濟南府德平縣流入。經商河樂陵二縣界。又東逕惠民縣界。又東逕濱州界。又東逕蒲臺。至利津縣入海。水經注。河水自安德城東北逕般縣。樂陵。枋鄉。厭次縣南。右逕濕陽縣。故城北。又東北爲濕沃津。又東逕千乘城北。又東過黎城縣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水東逕甲下城南。又東南注濟河水。東北流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於海。元和志。黃河在瀆河縣南十八里。厭次縣南三里。蒲臺縣西南七十三里。寰宇記。黃河在渤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今枯。舊志。舊黃河今曰土河。亦曰徒駭。在武定州南五十里。自濟南高橋東北流。入州界。經聶索鎮。又經古城西北。棣州南。又東經濱州霑化入海。其聶索鎮東西河腹高於岸。明成化間。嘗經疏鑿。後漸淤塞。乾隆年間。河決館陶。於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三年。俱動帑挑濬。居民得耕種如故。至聶索鎮河。亦經隨時疏濬焉。按漢紀。成帝建始三年。河決館陶。遂溢入平原。千乘界中。河平三年。河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使隄塞之。東漢永平中。河流合汴。泛入兗豫。明帝使王景治之。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蓋自此遂爲河之經流。歷魏至隋。唐時猶然。雖或少有遷徙。大約不離千乘。

界中也。禹貢錐指自厭次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經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景福以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徑北海縣西北。又東北至棣縣東南。而東注於海。又按陽信。海豐亦有黃河水。水經注云。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渤海之屬縣也。今無水。又東爲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東注於海。金志。陽信有黃河。舊志。海豐縣北有黃河。西抵樂陵。蓋卽屯氏別河北瀆之遺跡也。冀州古黃河在州東南。及南宮縣東南。棗強縣南。水經。張甲河左瀆。又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棗強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廣川縣。與絳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宋史。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縣北。注瀛州。元豐四年。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又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元祐二年。河決南宮下埽。三年。決上埽。四年。決宗城中埽。大觀三年。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舊志。黃路河一名黃瀘河。自廣平府清河縣流入。經南宮縣東南八十里。又北逕棗強縣東三十里。又東北出自河間府阜城縣。合劉麟河。今已涸。廢其地。斥鹵潦水數集。蓋卽古之黃河也。河間府古黃河在府境。西漢時。大河由今山東德州流入。歷景州吳橋。東光與衛河合。又北至滄州入海。水經注。大河故瀆自鬲縣。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此西漢以前黃河故道也。東漢以後。自千乘入海。而故道遂爲漳衛所占。至宋時。復由此。宋史。河渠志。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謂之北流。永濟渠卽衛河。今故城。吳橋。景州。交河。東光諸州縣界中。衛河所經。皆宋時大河北流之

故道也。熙寧二年，河東徙，由二股河，北流始閉，南渡後，益徙而南，北流遂絕。又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阜城下埽，樂壽阜城衛河俱不入其界，而亦被河決之患。蓋其時河流橫決，南合於衛，又北溢於漳也。案今吳橋縣南有老黃河，傳卽古之鬲津。又有鉤盤河，亦在縣之西南。蓋皆唐時河決入之道，非禹河舊跡也。老黃河導山東恩縣四女寺閘之水，北行至吳橋之玉泉莊，會鉤盤河入寧津縣，又北轉東入南皮縣，下游至山東海豐縣大沽河口入海。康熙三十六年，漳水復出館陶，臨清以北，運河驟漲，四十四年，建四女寺減水閘，雍正四年，改爲滾水壩，九年，挑浚引河入九龍口，並疏老黃河故道。十三年，復於哨馬營建滾水壩，開浚引河，由陳公隄至曹家口入鉤盤，達於老黃河。乾隆六年，十三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屢經籌議，凡直隸山東境內老黃河所經，一律浚治，暢流無阻，於是衛河泛漲，得資分洩，運道以安。又宣惠河在吳橋縣西北，本無源之水，乾隆四年開濬，受吳橋東光諸縣瀝水，北至流河莊，古沙河亦由吳橋南來會之。復東北流入於老黃河歸海。天津府大河故道在府南，自河間府東光縣流入，經南皮、滄州、青縣，靜海而達於天津。此西漢時大河入海之道，亦卽宋時河合永濟渠北流之道也。漢書地理志：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故城西而北，與漳水會，又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二縣，西漳水注云：衡漳水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蓋西漢以前，河自東光北至章武，漳衛皆合之以達海，水經注所謂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王莽時，河東徙千乘，其故道爲漳衛所占，至宋皇祐元年，河自澶州合永濟渠，北流入海，卽今衛河所行之道也。宋史

河渠志。黃御河帶北行入濁流砦。東經乾寧軍滄州等八名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濁流砦即靜海北之濁流口海口。今直沽入海之處也。其在今南皮。鹽山。慶雲及山東海豐諸縣界者。乃宋嘉祐中二股東流之故道。宋史河渠志。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至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熙寧初。議者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四年。河復注於御河。於是北流盛而東流閉。元符二年。河大決於內黃。於是併勢北行。而東流遂絕。河間府志。寧津縣古黃河隄。在縣西三十里。東北入南皮界。或謂即鬲津河故道。慶雲縣志。古黃河自南皮由鹽山孟家店至慶雲縣黑牛王店。又東經海豐境達於海。即古無棣河。或謂即宋時二股河故道也。又按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孔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漢書地理志。渤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太平寰宇記。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說者謂迎河即逆河。古時九河至南皮縣界合流。今天津之直沽。爲衆流所歸。潮汐迎之。則逆行而上。疑即所謂逆河。上至滄州南皮。以會九河。蓋直沽即逆河入海之處。東光南皮之間。乃九河會流之始也。九河故道在府南滄州諸縣界。一曰徒駭河。在滄州西。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隄。永徽三年。築宋史河渠志。元符三年。張商英請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是也。一曰胡蘇河。自河間府東光寧津流入。經南皮滄州慶雲入山東海豐縣界。元和郡縣志。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一名赤河。其水赤渾色。在無棣縣西三百步。自饒安縣來一百里入海。舊志。在慶雲縣西南十三里。

流經分水鎮東北十三里與鬲津河合是也。一曰鬲津河。在南皮、慶雲、鹽山三縣界。南皮縣志：河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徑慶雲縣。金史地理志：無棣縣有鬲津河。慶雲縣志：自山東樂陵縣流入。又東北徑鹽山縣崔家口。又東入海豐縣界。又縣西南三里有汶河。即鬲津之支流。縣西五里有紀家河。亦流入鬲津河。又滄州志：有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三里。即鉤盤北派。自阜陵縣入。又東入海豐縣界。又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明一統志：在南皮縣外十餘步。又太史河在縣北。又慶雲縣志：有馬頰河。自樂陵縣流入。經分水鎮。至縣城東南隅。入鬲津河。又有篤馬河。在縣南二十里。即禹貢簡河也。按九河之說。諸家不一。漢書溝洫志：成帝時許商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三河。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漢時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與地廣記又得其一。故昔人以爲皆似是而非。孔穎達尚書疏：據許商言。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餘六者。馬頰、太史、覆釜。在東光之下。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其河填塞時有故道。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于欽齊乘。謂衡漳即徒駭。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數重。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澗。西踰東光。東至海。即胡蘇河。澗南之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即簡河。潔河。東無棣北有陷河。即鉤盤河。濱州北有士傷河。即鬲津河。舊志多採其說。然亦未可盡信。至今慶雲海豐。不過隋無棣一縣之地。近志所載。遂有六七。其附會可知。然徒駭、胡蘇、鬲津。自屬有據。則其餘六河故蹟。相去當不遠。聖祖仁皇帝御製論九河故道。折衷羣籍。謂指在濟南者。過南。指在永平者。過北。當不出今滄景二三百里間。而送河入海。亦在今天津之直沽。昔之聚訟無

續行水金鑑 卷三 河水

稽始有定論矣。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

河水章厥一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河漲漫溢蘭陽縣北岸雷家集隄工二十六丈儀封縣北岸洪邵灣隄工二十一丈水驛隄斷口四十三丈八尺張家莊隄斷口二十五丈巡撫汪顯督官搶築河南通志十一月上諭戶部尙書張鵬翮曰河工雖奏績然不可一日不防儻兩隄稍有疎忽則前功盡棄蓋河源出於崑崙朕曾遣官往視上流水長則陝西河南江南之水俱長知之甚詳爾可宣旨趙世顯令行文川陝總督甘肅巡撫儻遇大水之年黃河水漲卽著星速報知總河預爲修防始得保全也仁皇帝聖訓

是月命張鵬翮爲戶部尙書趙世顯總理南河河渠紀聞

是月上諭戶部尙書張鵬翮內閣學士噶敏圖爾等到河工傳旨與總河趙世顯河工關係緊要加謹修防不可稍有忽略宿遷以下有清水入黃河得以刷沙進行宿遷以上至河南一帶無清水入黃必須將兩岸隄工小心修防令水不出槽導水由槽中行始無淤沙之患至黃河發水由上源寧夏而來著行文陝西總督轉行寧夏同知遇黃河水長時將長水情形作速報知總河河南巡撫約二十日卽報到務期預爲修防江南通志

按黃河發水情形由寧夏馳報以謹預防寧夏報水自此始蘭陽儀封諸州縣決口至五六處之多又當北岸就下之勢不逾年而卽塞者時方以巡撫就近專理河務責任旣專故迅速奏功亦緣成平日久河

槽衝刷底深。水落歸槽。雖有漫出之水。終無奪溜之勢也。河渠紀聞。

是年趙世顯題請於黃岡挑壩上。再建一壩。以助其勢。覆如議行。按河南治河檔案云。趙世顯至官。閱視黃岡挑壩。言對岸沙灘西墊。大溜直衝壩上。須於上水再建一壩。兩壩相比。上下接應。勢大而溜自開行。并將埽臺加幫。裏餞隄內有舊決河口一道。越隄正坐河形內。應用柳束填墊。壓土堅實。越隄外遙隄。及新建挑水壩之隄。工均加修培補。復由慎守黃岡之意。推廣其用。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蔣溝挑水壩二。談家莊礮嘴壩二。黃河北岸九里岡礮嘴壩三。壩上下皆加築雁翅護崖等埽。以固河防。河渠紀聞。

是年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蔣溝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十丈。上水頭護崖埽三十五丈。又築撐隄三十四丈。壩臺五丈。第二座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十丈。又建煙墩扇面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又加幫內餞埽臺。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談家莊礮嘴壩二座。各長二十丈。寬三丈。又半路劉建壩二座。一上水頭礮嘴壩。長七丈。寬三丈。一下水頭扇面挑水壩。長八丈。寬三丈。并樓崖埽長三十六丈。寬二丈。江南通志。

是年因談家壩上。迎北岸七里溝礮嘴壩。陳家樓溜險工。河院趙於是年及五十一、二、七等年。共題建挑水壩五座。又是年及五十一、二、四、六、八、六十等年。河院趙題建九里岡挑水壩共一十三座。護崖埽工共一百五十二尺。撐隄一十一丈。桃源縣志。今按江南通志。是年建九里岡扇面礮嘴壩三座。各長十丈。

寬三丈。

是年建桃源縣大王廟東挑水壩。淮安府志。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部覆總河趙世顯疏，河南虞城縣黃岡壩新建挑水壩一座，甚有裨益，因對面沙灘漸次西墊，大溜直衝挑水壩之上，壩受敵崖土坍卸，須於其上再建挑水壩一座，挑溜開行，其險工迤邐當日原有舊決河口，雖有越隄爲內障，無如隄根正坐河形之內，應用柳束填墊，壓土堅實，越隄之外又有遙隄一道，日久殘壞，亦應修補，至險工埽臺裏戩，宜幫寬厚，又新建挑水壩處，隄工單薄，亦宜加幫，又虞城儀封、蘭陽、祥符、卑薄隄工，俱應加幫高厚，又鄭州至滎澤縣隄工盡處，民築小橫隄一道，甚爲卑薄，恐黃河水長，必至內灌，應加幫高厚，又武陟木欒店承沁黃交會處，隄工卑薄，應幫高厚，再接創三百丈，又荆隆口越隄之外，又有太黃隄，而踐踏之缺口宜補，又蘭陽與長垣交界隄工，應加高子隄三尺，蘭陽子隄當年創築虛鬆，又兼地勢卑窪，應幫築堅實，袁家寨、邵洪灣、水驛、張家莊舊隄，止高七八尺，杜家樓前隄止高七尺，均應加高三尺，又楊家堂、韓李寨隄，應行幫寬，凡黃河兩岸舊有越隄、格隄、護城隄，殘缺之處，均應幫築，以上工程，撫臣鹿祐情願率屬捐俸修築，又河南隄上，柳株寥寥，儻遇險工，憑何取用，應飭州縣河官，凡官地廣栽柳株，務期成活，不許奸民盜竊等語，議得河南隄係巡撫就近料理，如遇水長，即飭管河等官協同地方官合力搶護，如有仍前怠玩，貽誤河工者，將管河地方官照黃河例議處，仍查明年限，著其賠修，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十二月二十日，趙世顯奏，御壩西壩工程，請修築加長，上諭大學士等曰：御壩西壩，關係緊要，甲子年朕南巡時，清流不暢，黃水倒灌，以致洪澤湖上流淤墊，朕指修御壩西壩，清水遂暢，然流出黃水，不致倒灌，淮黃交會之區，始得安瀾，但其地甚卑，濕彼時朕步行閱視，十餘里泥濘沒膝，指授方略，總之治水如治

天下得其道則治，不可用巧妄行。靳輔善於治河，惟用人力，于成龍心計太過。張鵬翮但遵舊守成法而已。張鵬翮係漢人，豈能乘騎在在馳驅料理，惟於朕諭遵行不違，是以河工底績耳。今御壩西壩加長工程，俱如所請，令及時興工修築。仁皇帝聖訓。

是年趙世顯請於南北兩岸當衝之工，添建挑壩，以殺溜勢。按世顯於蕭之徐莊、宿遷之三教堂，及北岸之長樊大壩、趙莊、羊山古城，各建挑水壩，一皆各長十丈，上下雁翅長如之。安東縣東門迤西南門迤東，各建雞嘴壩，一均長十二丈，以化其險急。河渠紀聞。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徐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修砌徐州北門外洪福寺石工，長六十六丈。又建黃河北岸長樊大壩汛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三丈。建邳州黃河北岸趙家莊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又修建羊山寺前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三教堂迤下灣兜挑水壩，雁翅護崖壩工，共長三十丈。又建大古城挑水壩，長十丈，雁翅護崖壩工，共長四十丈。建黃河北岸安東縣東門迤西南門迤東，雞嘴壩二座，各長十二丈。江南通志。康熙五十年，豫撫鹿祐言虞城縣馬家道口新建挑壩，築成已逾一年，固限，請入歲修，以便治防。按鹿祐言新壩當舊壩上流頂衝之勢，更加緊要，請入歲修，祐於滎澤縣隄工盡處，民築小橫隄，加幫高厚，以防內灌，接築武陟木藥店迤南沁黃交會處隄工三百丈，以資攔禦，堅築北岸蘭陽大隄，加培袁家寨、邵洪灣、水驛、張家莊、杜家樓各隄，均捐俸修築。河渠紀聞。

是年建邳州黃河北岸迎水大壩一，桃源縣九里岡下壩尾扇面壩二，宿遷縣黃河南岸朱家莊扇面挑

水壩三。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其制。按張鵬翮面奉聖諭。黃河雞嘴壩太短。不能逼溜。應照永定河修長。並令試做免賠。而人始勇於從事。於是險工爭立挑壩。雁翅護崖諸壩。以次如式。並進河渠紀聞。

康熙五十一年奉上諭。今年清水小黃水大。黃河大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欲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諭總河趙世顯勘明形勢。酌妥即行具奏。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務必導流。仍由北岸而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江南通志。

是年建睢寧縣墨家莊下壩挑壩二。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前式。按墨家莊今之瓦房工。大河自東北轉西南。氣脈長大。直侵瓦房岸。隄形順直。提坐不定。故建挑水壩以扼之。時埽工不過百餘丈。溜亦順勢南趨。東西大灘二十有餘里。昔人於此築壩開河。成河者屢矣。修守無法。不數年。仍復故道。每當大水。洪溜順灘直下。不復轉向西南。水落歸槽。不能久定。迨後挑壩皆廢。溜向裏臥。沿隄退守。隄退一步。溜進一步。遂成大灣。提坐無時。連年生工。同時並建者。蕭縣之田家樓。碭山之定國寺。徐州之張李各莊。宿遷之新莊。老隄頭。卓家莊。桃源之九里岡。均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式。以保河隄。今皆已淤閉。談家壩僅存。拖溜。惟煙墩一工。水深溜急。不異前時。而挑壩不似前之長大得力。加以工段縣長。防守不易。七里溝河溜稍順於煙墩。而漫散難收。建挑壩以束其勢。則不至撞東埽灣。今並無挑壩可守。歲有新生之工。糜費失勢。不可不防其流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共長二十五丈。添建

睢寧縣黃河南岸墨家莊下壩挑水壩二座。並上下雁翅。各長三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新莊扇面挑水壩二座。長二十丈。並樓崖埽工。長五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談家莊扇面挑水壩。長二十一丈。下壩尾樓崖埽工。長二十丈。又建黃河北岸九里岡扇面挑水壩。長十五丈。上雁翅十五丈。下雁翅六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二年創築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越隄。加修山陽縣黃河南岸童家營裏餞築窰灣越隄。按時家馬頭經漫缺後雖已築塞。而衝出之溝槽引溜近隄。大隄著重修千有餘丈之越隄爲重門。童家營亦以新築之隄衝激堪虞。加築後餞窰灣地本低下。爲後障以固之。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以衛田廬。建徐州黃河南岸段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又建李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又築壩尾縷隄長四十丈。又建張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又築壩臺長十丈。寬六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老隄頭挑水壩。並雁翅。長二十丈。又建卓家莊挑水壩。並雁翅。長二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挑水壩。長十五丈。寬五丈。下護崖埽。長四十五丈。又築撐隄壩臺。長二十九丈。談家莊建壩。長十丈。寬五丈。建黃河北岸七里溝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加築山陽縣黃河南岸童家營裏餞隄。長一百五十五丈。五十二年工竣。又於六十年加幫裏餞隄一百五十五丈。創築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越隄。長一千丈。築窰灣越隄。長四百丈。今按童家營南有審頭河。審頭支河。應卽此地。建佃湖迤下大王廟前挑水壩。連上水雁翅。下水樓崖。其長

二十二丈。江南通志。

築桃源縣大王廟談家莊挑水壩各一座。淮安府志。

康熙五十三年。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挑水壩。連築三壩。內加餞隄。外創築越隄。以重修防。按朱家海卽今周工。其地水深溜曲。河底有流沙。自明以來。時有築塞。河溜壅灣。曲注必藉挑壩以殺之。灣大溜緊。一壩不能攏護。連築三壩。上下接應。勢力相比。而濟用。三壩各長三十丈。上下樓崖壩長數百丈。又加後餞。築越隄。誠重之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挑水壩三座。並雁翅。每座長三十丈。上下樓崖壩工。長一百五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陳家灣挑水壩。長十丈。建張家道口魚鱗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壩工。長四十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四年。修築睢寧縣王家堂挑水大壩。時王家堂以越隄作正隄。恐黃流以進。於舊隄頭築挑壩。逼溜開行。迤裏築餞隄。以固其防。按張文端以王家堂大隄決口衝深。棄舊隄。增培越隄。以避衝。外口加築挑壩。至是便加修築。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黃河南岸王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並築壩臺餞隄。長一百三十丈。又建戴家馬路挑水壩。長十丈。並壩臺餞隄。長一百三十丈。築徐州黃河南岸撐隄頭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壩共長三十丈。又建楊家窪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壩各長十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餞隄。長二百七十丈。建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六

七兩壩挑水壩各一座。並上下雁翅護崖埽工。各長五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洋河灣兜挑水壩。護崖並舊壩魚鱗埽。共長四十丈。又建蔡家道口挑水壩。雁翅護崖埽。共長四十丈。又建黃河北岸河北鎮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埽工。長三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北岸九里岡挑水壩。長十八丈。又上水頭雁翅。長十五丈。寬二丈。又築壩臺。長十八丈。寬三丈。又七里溝建壩二座。各長十丈。寬五丈。第一座上雁翅並護崖埽。共長七十三丈。建安東縣黃河北岸齊家馬頭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五丈。第二座長十二丈。又加幫佃湖迤下裏餞隄。長一百五十丈。又築嵇家馬頭越隄。長一百丈。又建單家莊挑水壩一座。又築越隄。長一千三百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窰灣口隄內小越隄。淮安府志。

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初十日。趙世顯疏。管河官員遇有丁憂回籍者。請仍留河工効力。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工告成二十餘年。善後之方。不可不講。在工之人。必年久諳練。方能辦理。譬如行軍。務須曾經出征者。始於營伍熟諳。况黃河之水。遷徙不常。最難疏治。如下埽築隄。建挑水壩。非久於其地之人。不能熟悉。著照所請行。但築隄亦有不同。黃水難於修築。而易於保固。清水易於修築。而難於保固。此又不可不知。清水暢流。可以刷沙。使河水深通。永無倒灌之虞。然欲使清水暢流。必全閉六壩。使盡由清口而出。方能敵黃。朕昔南巡。乘船閱河隄內居民。歷歷可見。今於隄內望黃河行舟。帆檣皆不可見。可知近日河水之深矣。仁皇帝聖訓。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奎山店。徐州府志自七里溝接奎山店至三山頭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

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埽工。長三十八丈。護崖埽工。長一百二十五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彭家堡挑水壩。上水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建黃河北岸古城迤裏越隄。長四百七十一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二座。各長十丈。寬五丈。雁翅各長十丈。又第一座護崖埽。長三十五丈。第二座護崖埽。長十六丈。又黃河北岸九里岡建壩。長十丈。寬五丈。又護崖埽工。長二十九丈二尺。建黃河北岸安東縣南門東挑水壩。長十丈。大王廟前挑水壩。長十一丈。又幫築裏餞隄。長五百一十二丈。幫築柳園頭裏餞隄。長五百七十二丈。建徐家莊礮嘴壩一座。五南通志。

是年築桃源縣半路劉小越隄。建顏家莊挑水壩。築安東縣嵇家馬頭越隄。單家莊越隄。淮安府志。康熙五十六年增築桃源縣南岸煙墩挑水大壩。並築壩臺。修遙隄。以謹防守。按桃源密邇洪湖。一有不戒。淤湖更甚。據高堰更急。而莫險於煙墩。其地負河面湖。下瞰桃源城。如釜底。內塘低。河面二丈。餘隄根有漩窩。湍溜洄洑。埽不能立。康熙六年河決煙墩。嗣決新莊。數年而後。沿濁流攔入洪湖。沙淤成洲。幾三十里。疏七引河而淮始出。其險可畏也。前時築壩以障之。至是非加築挑壩。不足以當其衝。長逾十五丈。寬五丈。上下雁翅加長。護崖埽長逾數倍。埽後築撐隄。內修壩臺。外築遙隄。防護不爲不周矣。河渠紀聞。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迎水領水壩二。嗣又於壩上加挑壩一道。以助其勢。按徐州北門外郭家嘴石岸。因北岸山根挑溜入灣。黃河大溜衝刷。深至三四丈不等。隄根椿木淘虛。石工倒卸。至爲險急。

連建二壩各長十丈。上下雁翅護崖埽加長。以開溜勢。嗣又添建挑壩雁翅護崖如式。皆以水勢激湍。壩灣溜急。建壩以禦之。又添壩以蓋之。趙世顯承張文端治後。河流順軌。數年無事。雖由遭逢之盛。抑遵行挑壩所致也。同時並建者。徐州之黃家莊、楊家窪、奎山店、礪山之王家莊、邳州之董家堂六七兩壩。宿遷之柳園頭、洋河灣、蔡家道口、彭家堡、河北鎮、桃源之胡家莊、七里溝、安東之南門、東齊家馬頭、單家莊。皆築挑壩。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式。均能開溜護隄。今南岸如宿遷之張家口、鍾灣、胡莊、徐州之長樊大壩、狼矢溝、礪山之王莊、北岸如宿遷之河北鎮等工。久已淤閉。而新生之工。隨勢轉移。亦有人力可回者。至築齊家馬頭越隄。並小店汛、九里溝、古城迤裏各越隄。安東縣大王廟前壩後越隄。亦固防之要道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迎水領水壩二座。各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六丈。上下護崖埽共長二十丈。加幫礪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埽臺長二百九十四丈。又加幫楊家窪埽臺長一百五十丈。又加幫小店埽臺長三百一十丈。越隄長七百五十五丈。又加幫黃河北岸長樊大壩迤裏埽臺長三百一十丈。又加幫狼矢溝埽臺長八十丈。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迤裏越隄長三百丈。又修建王家堂迤外樓崖埽工長一百九十八丈。又建築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鍾家灣挑水壩並上水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又加幫陳家灣蔡家道口內越隄長二百丈。又建柳園頭挑水壩並上下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長十五丈。寬五丈。壩尾下護崖埽長三十丈。又築攆隄壩臺長十九丈。又創築安東縣黃河南岸齊家馬

頭越隄長七百五十一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七年加修朱家海埽工。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樓挑水壩。按朱家海沙底之河隨流衝刷土壩不能堅定。伏秋搶鑲不已。歲修尤費經畫。時河自徐州以下。惟蔡家樓工長溜險。故建長十丈之挑壩。雁翅樓崖長倍之。復加二百餘丈之餞隄。以固其防。世顯司河十餘年。所專致不釋者。惟挑壩一法。如宿遷樊莊、蘇莊、葉莊之挑壩。蕭縣順河集、桃源、胡莊、顏莊、半路劉之挑壩。皆同時並建。能盡得其用。無衝激潰敗之慮。河渠紀聞。

是年河溢武陟之詹家店。又溢何家營。經流原武治北。懷慶府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黃家莊挑水壩。上下雁翅護崖埽工。各長十丈。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護崖埽工。長三十九丈。又建築戴家樓樓崖埽工。長八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集樓崖埽工。長一百丈。又幫餞隄。長二百一十丈。又建挑水壩。並雁翅埽工。長二十丈。又建樊家莊挑水壩。並上水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建桃源縣煙墩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丈。又護崖埽二段。共長四十丈。埽後築撐隄。長二十二丈。又築壩臺六十丈。又幫遙隄五百六十五丈。建談家莊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丈。又接雁翅下護隄埽。長二十丈。修安東縣黃河南岸李家馬頭下樓崖順埽。長二百七十六丈。隄內幫築裏餞工。長四百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八年開清河縣王營鎮東引河。分溜趨北。以保老壩車路等工。淮安府志。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順河集引水領水壩二座。共長五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

丈。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挑水壩長十丈。徐州府志作五十六年建。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壩各長十丈。又題淮黃河北岸長樊大壩汛建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壩長三十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迤裏越隄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修建迎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壩下修建攔崖壩工長二十一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蘇家莊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壩工長四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五丈。上水護灘壩長十五丈。又建顏家莊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丈。寬五丈。上水護崖壩長二十丈。第二座長十丈。寬五丈。上水雁翅長三十丈。又建護隄壩工長八十丈。建黃河北岸半路劉魚鱗壩二座。第一座長十八丈。寬四丈。上雁翅長十五丈。上水頭護隄壩長二十七丈。第二座長十八丈。上雁翅長十五丈。又建九里岡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三丈。護崖壩長十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九年秋汛。水長南下。直衝南岸。碭山縣定國寺大隄增築壩臺。加築挑水大壩。雁翅護崖各如式。搶修月餘。始獲平穩。按是時黃流由西北南下。直衝隄根。下壩堵禦。水沿隄橫壩。所在著重。溜壅壩根。不得開行。乃於上流建挑壩以殺其勢。搶修彌月不息。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王家莊挑壩一。徐州熊家窪挑壩一。狼矢溝挑壩一。桃源縣三岔小壩迤上挑壩一。楮桃樹迤上挑壩一。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各如式。挑水得力。大溜開行。各工以次淤閉。按王家莊狼矢溝三岔。楮桃樹皆當年極險之工。挑壩立而溜開。以次淤閉。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上水護崖壩長十丈。又建王家

莊領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建徐州黃河南岸熊家窰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各長十丈。又建黃河北岸狼矢溝迎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戴家樓越隄頭樓崖埽工，長五十八丈。又創築朱家口迤裏越隄，長九百五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墩郎廟樓崖埽工，長一百七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北岸三岔小壩迤上挑水壩，桃源縣志作三岔上迎南岸談家溜險工，河院趙題建挑水壩二座，長十丈，寬五丈。迤下護隄埽工，長七十五丈。又建楮桃樹迤上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江南通志。

康熙六十年四月，山東巡撫李樹德請修太行隄，命吏部尚書張鵬翮往勘。陳鵬年著同前往。國史河渠志。

六月二十一日，河決武陟馬營口，直注武原，自北岸大隄至原武北岸，南北二十餘里，皆成巨浸。護城隄不沒者數寸。河臣親駐決處，役夫數萬，晝夜搶護。至十二月工竣。原武縣志。

八月，河決懷慶府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並流直注滑縣，長垣、東明等處，入運河。將張秋迤南趙王河口對岸漫溢，由五孔橋入鹽河下海。巡撫楊宗義率河官駐工堵築。九月，將詹家店、魏家口塞之。其馬營決口，趙世顯率領江南各營弁，並椿埽手與民夫協同巡撫，并力在李先鋒莊建壩堵築。適欽差都御史牛鈕、翰林侍講齊蘇勒等至傳聖訓，在釘船幫支河口兩岸捲下攔黃埽壩，遂於十一月十二日合龍。卽於南壩尾接築子堰一道，至秦家版止。而李先鋒莊亦於十二日合龍。馬營口於二十九日合龍。河南通志。

是月黃沁並漲。河決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大溜北瀉。直注滑縣。長垣、東明、經開州、習家村。入山東境。分灌濮州、范縣、壽張、隄岸多潰。至范之宋明口。并入清河。又合壽張之沙河。漫過大壩。與趙王河合。出運河。潰曹家單薄。下大清河入海。按是年趙世顯方建徐州韓家山、山陽縣韓家莊、桃源縣顏家莊。七里溝、安東縣南門迤西時家馬頭之挑壩。礙嘴壩。而於孟津之沙淤流滯。詹店之虛鬆引溜。曾未加詳。所謂圖近而忘遠也。聖明廡念中州。每以下流旣治。必固上源。四十一年張鵬翮面奉上諭。河南黃河係處上游。宋元以來。每煩修治。責令勤修堅築。趙世顯但以廣築挑壩爲得策。不爲遠慮。四十餘年之安瀾。至此復發大難。因循廢弛。於足跡不經之地。豈得謂非人事哉。河渠紀聞。

九月初六日上諭大學士等曰。黃河遷徙無常。每有衝決隄岸。淹沒田廬之患。昔黃河會九河。從天津入海。後漸遷徙而南。約計遷徙之地。已千餘里矣。漢武帝塞瓠子口。嗣後代有衝決。朕留心河務。屢行親閱。動數千萬帑金。指示河臣。修築高家堰、石隄。及凡應修築之處。奏安瀾者幾四十年。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前巡幸至湖灘、河朔、保德州、橫城、潼關、孟津、徐州、宿遷、邳州、桃源、清口等處。俱會渡河。自橫城順黃河下流。歷人所未經行之河套。凡舟行二十二日。直達數千里。所至之處。無不詳視。惟孟津渡河時。因淤沙不能直渡。委折而行。彼時朕卽慮沙淤則流滯。隄岸必致衝決。今據報黃河衝決。流入沁河。泛溢至直隸長垣縣。今按山東通志。有至山東三字等處。若今冬將決口堵築堅固。可保無虞。否則自決處以下。勢分沙壅。河水陡長。隄岸之危。非一所矣。昨趙宏燮奏。河決之處。或在瓠子口以上。或在瓠子口之下。並河道情形。著詳問九卿。及在京河南省官員具奏。仁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八日上諭大學士等曰。堵築黃河漫溢工程。此第一緊要之事。著副都御史牛鈕。侍講齊蘇勒。員外郎馬泰。前往監修。其堵築時。宜先於上流建挑水壩。以殺水勢。今按山東通志有其應大應小不可一概九字。俟沙淤後。再漸次加築。則漫溢之勢自平。而堵塞不甚費力矣。朕於清口建築挑水壩時。曾經指示此事。齊蘇勒。馬泰等悉知之。至於前項工程。毋得吝惜錢糧。河南地方河底不凍。今冬宜作速興築。其建挑水壩之時。應挑引河。黃河有曲折之處。卽成洲渚。務詳勘酌量取直。挑成引河。俟黃河決口堵塞報竣之後。再引沁河濟運。分水龍王廟之中八閘。北八閘。春時水淺。船行有阻。應將沁河之水。於此處引入運河。如不能容納。由鹽河瀉其水勢。自於運道大有裨益。分水龍王廟南八閘水多。不需水濟。朕另有旨與張鵬翮。令學士格爾布前往宣諭。再徐州下流黃河。可以無虞。獨徐州上流黃河。多有沙淤。不可不預防衝決。將此旨宣諭該管各官。宜先防備。仁皇帝聖訓。

十一月趙世顯爲屬員訐罷。詔陳鵬年署河道總督。陳鵬年傳稿。

是年築釘船幫大壩。挑廣武山下黃家溝。今按黃家溝河渠。紀聞河南通志皆作王。引河一道。導大溜歸入正河。又築秦家廠壩馬營口。逾年工成。又築曹單等縣太行隄。工時決河至壽張。直趨張秋潰東岸之曹家單薄。由大清河入海。山東通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韓家山迎水領水壩二座。共長七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又修築豐沛二縣太行隄。長四百一十四丈九尺。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張寒二堡謝家潭等處隄。長一千二百三十一丈。修築邳州黃河北岸鄭家壩樓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臧家莊包灘埽。工。

長一百四十丈。加幫截隄長二百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顏家莊護崖埽工長一百一十丈。壩臺長一百二十五丈。又黃河北岸九里岡建壩三座。第一座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丈。填築埽後卑矮隄工長一百五十一丈。第二座長十丈。上雁翅長三十丈。下雁翅長十丈五尺。第三座長十丈。上雁翅長三十丈。與第二座壩連接。又七里溝建壩長十丈。寬五丈。上下雁翅各長三十丈。建山陽縣黃河南岸韓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雁翅長二十丈。下雁翅長十六丈。下首順埽長一百一十丈。建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礮嘴埽壩長十丈。上水雁翅斜長十丈。下水樓崖埽長十丈。又建南門迤西礮嘴埽壩長十五丈。上水雁翅。下水護崖埽。各長十二丈。江南通志。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河冰溢。水復漫漲。釘船幫南壩尾。接至秦家廠子堰。決斷二十餘丈。又將新築越隄場斷。水由李先鋒莊壩下直逼馬營口隄工。至十八日決開二十餘丈。水深溜急。無可堵塞。陳鵬年建議於王家溝挑挖引河一道。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入正河。又於沁河口東建挑水壩一座。水勢始平。於十二月相繼堵塞。又於馬營口築大越隄一道。自決口東滎澤大隄起。至詹家店新築隄頭。止。又築滎澤大隄以爲遙隄。四月於儀封縣白家樓北岸挑引河長七百丈。虞城縣黃岡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河流通暢。六月初四日夜。沁水暴溢。衝塌秦家廠北壩臺八丈。南壩臺九丈五尺。邊埽加鑊場卸六丈。又釘船幫大壩墊陷四十五丈。搶築將成。至初六。今按懷慶府志作四。日復陷。幸王家溝引河汛水刷寬一百餘丈。全河盡注。不浸馬營決口。陳鵬年。楊宗義於廣武山官莊峪挑引河一百四十餘丈。以殺水勢。至九月。秦家廠南壩甫合龍。次日。又將北壩尾決開一百餘丈。大溜歸馬營口。亦漫開八丈。

然底壩未動。至十二月初八塞訖。忽冰凌水積。壩尾後隄壩面漫水二十餘丈。馬營口亦漫開八九丈。遂并力搶築。至二十一日工竣。十二月齊蘇勒奏秦家廠雖合龍斷流。現今細水透露。正在搶救。但地勢卑窪。非建壩之區。况兩岸無倚。孤立於巨浸中。勢甚危急。宜築背後土隄。以斷其流。多下護壩邊壩。以敵其衝。使前後有恃。并力捍禦。隨會撫臣楊宗義帶同管河道等官。議定先將秦家廠攔河大壩加鑲高厚。以捍水勢。將馬營口衝斷之隄於水中接合西東。以絕其流。但時值隆冬。土凍難修。因時迫事急。不得已設法挖凍趕辦。以防春汛。其餘修防。俟春和土化。次第修理。庶保萬全。河南通志。

是月河復決馬營口。下灌張秋。奔注大清河。陳鵬年開王家溝。建挑水壩於沁口東。相繼堵塞。六月沁水暴溢。衝塌秦家廠。南北壩臺邊壩。釘船幫大壩。墊陷。搶築將成。逾日復陷。至九月秦家廠又決。北壩尾馬營口漫開。至十二月塞訖。壩尾後隄漫水復開。至雍正元年正月。搶築報竣。按陳勤恪於六十年與張文端同閱南北河隄。適馬營不守。遂以公代理河務。時凌水驟漲。漫缺釘船幫。至秦家廠子堰。場斷新築。越隄水直逼馬營口。馬營不守。公謂地勢低窪。雖有引河導流。不能暢出。惟有分疏上下。以殺其悍怒。乃請於沁黃交會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由東南榮澤舊縣前入正河。建挑壩於沁口東。以扼之水勢。始平。以次築塞諸決口。又於馬營口築大越隄。又築榮澤大隄。以爲遙隄。復挑儀封縣白家樓北岸引河。虞城縣挑黃岡壩對岸引河。河溜通暢。乃因伏汛沁水暴溢。又決於秦家廠。釘船幫大壩場陷。復以新工未穩。暴流洑至。屢築屢決。此塞彼開。乃於王家溝官莊略開引河。工竣啓放大溜。直趨引河。河流南徙。堵塞可俟。未及竣事而公卒。沂沭諸水之漫湖奪運。而灌邳宿也。公預燭於五年之前。修禹王臺壩。捍沭水使之東。

修宿遷竹絡壩。洩沂水歸六塘。挑徐塘口迤上越河。接入彭家河。濬宿遷王家溝西湖口。正引河及東西支河。以利運行。添修駱馬湖竹絡閘。東西裏頭以遏黃水。內注淤運。所以爲運計者。無不至。開定國寺胡家樓引河。而平徐州礪山積年之險。議疏上流以治下流。鑿南岸逼水大灘。引溜歸入正河。成功之胚胎。宜基於此。功未立而先逝。聞者惜之。謚曰勤恪。良不誣也。張清恪言河南歲有河患。由沁黃合流水盛。議於交會處建閘。更加草壩。重重關鎖。以束其勢。使不致泛濫。其言大而難行。黃河自三門七津奔湧下注。至孟津以下。水尙湍急。加以沁河出山之水。洶湧衝蕩。非閘壩所能收束。河南土性沙鬆。溜至搜根。刷深至二三丈不等。閘下樁木必虛。不能保固。况以黃沁交至之水。內外衝激。勢難屹立。馬營之役。亦以圖近。是月馬營口復決。大河全勢歸北。而故道可揭。至二十七日。漫入護城隄。城下水深丈餘。四門土塞。水浸入城中。四隅稍窪處皆滿。街巷潮濕。學宮官署。城垣民舍。坍塌殆盡。十二月初八塞。是年加幫隄。工底寬十丈。頂寬三丈。高一丈二尺。飭堡夫栽柳護隄。原武縣志。

二月陳鵬年疏言。河南滎澤縣黃河兩岸隄工。止出水面三四尺五三尺不等。一遇水長。漫隄而過。上流散漫。則下流河身日漸淤高。隄岸卑矮。且有殘缺。難資捍衛。官於桃汛前增高培厚。疏下部議。令巡撫楊宗義速行修築。是月馬營隄爲冰凌水衝。漫鵬年疏言。馬營地勢低窪。從釘船幫南壩尾衝開至此二十餘里。已成大溜。撫臣楊宗義培築。上口止剩六丈。下口四丈餘。無如水深溜急。難施人力。惟有分其上流。借沁水逼黃。就王家溝開引河。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正河。用杏葉鐵鈹濬深。釘船幫下首新生。

淤灘。建挑水壩於沁河口東。逼沁水會黃南趨。不使東下。則大溜往南。馬營決口庶可堵築完固。疏下部議行。會牛鈕、齊蘇勒等奏築沁河隄頭至詹家店十八里遙隄。楊宗義以武陟百姓僉言此十八里若築隄。則田畝易淹。且致衝決。鄰邑奏寢其役。詔鵬年確勘。鵬年奏黃河南北兩岸從滎澤縣始築隄。其上並無之。蓋以南岸有廣武山爲屏蔽。而北岸沁水則從此出口。當沁黃交漲時。聽其流入水寨及原武縣之黑羊山沙地。水勢寬平。不致衝溢。前人實非無見。若一并築隄。則暴漲必衝射隄根。工險難以防護。歲修費亦不貲。宜留此無隄之十八里。以備宣洩。從之。又疏言與撫臣楊宗義商。暫停馬營隄決口堵築。以三月初興工。開王家溝引河。並建挑水壩於沁河東。尋奉詔回辦南河事務。八月疏言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險工。須定越隄以資保障。邳州運河徐塘口迤下河道淺滯。應於徐塘口迤上挑挖越河。接入彭家河。是河亦應挑深。山陽縣運河文華寺下引河淤墊。應加挑浚。又高家堰、山盱二汛一帶河隄。風浪衝激。應加培柴土萬四千餘丈。山盱汛天然南北兩壩。原防湖水暴漲。相時開放。今南壩與東水南隄逼近。應築實爲隄。改北壩爲南壩。另於迤北百丈之外建壩。則東水南隄地寬流緩。可免激射之患。疏下部卽行。是月鵬年復至武陟開工。先是馬營決口因桃汛流急水深停工。牛鈕奏於上流秦家廠堵築甫竣。旋決。至是鵬年同楊宗義疏言秦家廠南壩尾刷開一百二十餘丈。入馬營東下。應於南壩臺轉東建扇面壩。挑溜西行。用長椿大埽。建攔河大壩於秦家廠上流。又疏言前因河勢北趨。宜分洩上流。先開王家溝二十餘里引河。嗣因沁黃並漲。河流遷徙。引河口門淤沙移上。接口門至劉家溝水已暢流。衝刷寬深。復因上流沁河接灘二十餘里。隔河溜爲南北兩道。南入引河北仍趨決口。今宜從劉家溝上流無灘隔之官莊

峪開引河一千四百餘丈。庶全河之水俱洩。而秦家廠及馬營決口易堵。疏下九卿等同牛鈕。齊蘇勒議。官莊峪淤灘窄而且長。上流無進水之勢。開引河不若堅修挑水壩。令鵬年同楊宗義酌行。十月疏言。秦家廠之北壩尾隄。向係漫灘。根脚虛鬆。自霜降後。連日西北風。鼓浪衝刷。漫開百餘丈。大溜歸入馬營。前此南壩尾水深三丈有餘。自北壩尾衝開後。漸次平緩。十月初三日堵築合龍。其北壩尾及馬營決口。可以次第堵築。陳鵬年傳稿。

十一月世宗憲皇帝御極。實授陳鵬年河道總督。陳鵬年傳稿。

是月陳鵬年疏言。前議自詹家店起至榮澤縣老隄止。包築大越隄。誠爲重門保障。若俟決口堵塞後。興工。恐土凍不堅。今天氣尙在融和。卽行鳩築。惟中間約有百餘丈。因兩年汕刷寬深。應俟春融積水漸消。另取乾土。夯碾堅實。乃可竣事。尋疏言。前議自沁河隄頭至詹家店無隄之十八里。留備宣洩。今河勢北趨。較前迥異。若留此空隙。亦屬可慮。應如牛鈕。齊蘇勒原奏。自沁河隄頭至詹家店連築大隄。直接榮澤縣老隄。通計三千四百四十丈。俟春融并築。竣工。下所司知之。又疏言。秦家廠北壩尾十二月初八合龍。旋復爲冰凌水衝漫。至二十一日堵閉。其馬營壩埽。亦可刻期堵塞。奉上諭。秦家廠北壩尾漫溢之處。雖經堵閉。但係冬日所築。明春冰融之時。務期預爲加謹。保固。陳鵬年傳稿。

是年武陟縣大壩南尾衝潰。又塌馬營口下首十餘丈淤塞。又裂秦家廠北隄。旋塞。時決水復至。張秋開韋河頭。洩入大清河。至十二月馬營口工竣。始築韋河口。山東通志。

是年挑挖礪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險工。對岸引河長九百七丈五尺。創築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越

隄長五百八十三丈。挑挖徐州黃河南岸胡家樓對岸引河長七百丈。又挑挖黃河北岸長樊大壩對岸引河長七百二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於儀封白家樓北岸挑引河。

又於黃岡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

河水章 順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正月三日。上諭大學士等。前年黃水衝決。皇考特遣牛鈕、齊蘇勒等堵築修理。隄工一切完竣。交與楊宗義、乃楊宗義不能時時加謹防守。致修築之處。又復衝決。經九卿議將楊宗義革職。拿交刑部從重治罪。皇考從寬恕免。將一切河工令其効力贖罪。今被衝決之隄工。俱已合龍。仍著楊宗義加謹防守。不時修築。春日冰融之先。務期預爲防守。堅固斷不可似從前疎忽。又致衝決。果能加謹防護。即可贖其前愆。如將已定隄工。再致衝決。朕必重治其罪。憲皇帝聖訓。

是月河道總督陳鵬年卒。賜諡恪勤。陳鵬年傳稿。以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署理河道總督。尋實授。齊蘇勒傳稿。

是月秦家廠馬營口隄壩完竣。河復故道。河渠紀聞。

二月齊蘇勒奏。前月雖接隄斷流。大溜全歸正河。尤宜於馬營口一帶舊隄。普律加高培厚。於後面添築撐隄一段。格隄一道。以爲重門保障。又將秦家廠前草壩前面下埽。簽椿層層鑲墊。以防頂衝。再於後面築靠隄月隄。俾有倚恃。今已完工。其建築十八里之遙隄。并趙莊、詹家店等處埽壩。現今人夫協力數日即完。但新築各隄埽。應設堡夫防守。河南向無額設椿手埽手。凡遇工程。俱係現雇土人。做法顛倒。徒資糜費。臣於南工。選千總二員。率領諳練河兵八十名。暫駐工所。以防伏秋兩汛。以便教習土人。按法修防。

庶無貽誤。河南通志。

三月築祥符等縣南北岸隄。齊蘇勅上言。河自滎澤以下。陳留以上。長二百餘里。向因武陟決口。大溜趨正河者。僅止四分。水力微弱。不能攻沙。以致河底淤墊。已經二年。今全河下注。兩邊河岸有僅露尺許者。有與水面平者。更有出槽旁溢。直至兩岸。隄根宛若湖淀者。北岸陽武祥符封邱一帶。有岔流三道。各寬十五六丈。深六七尺。逼近隄根。繞行五十餘里。始歸正河。南岸由清佛寺地方。刷成支河一道。寬一百餘丈。深一丈四五尺。沿隄下注。至四十里。始歸正河。伏思黃河不宜兩行。兩行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底淤高。河底淤高。則出槽旁溢。致患侵漫。向年馬營隄原由支河衝刷所致。深爲可虞。臣同撫臣稽曾銜詳加商定。將兩岸應築子隄八段。共長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頂寬一丈五尺。底寬四丈五尺。高八丈。應築隔隄二段。共長七百八十丈。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二尺。一面發帑修築。一面具題。工完聽撫臣將工程錢糧覈實請銷。從之。祥符縣志。

四月齊蘇勅奏。臣前於武陟起程。查看黃運兩河工程。甚屬殘廢。更有預防要地。而河員置若罔聞。必至十分危迫。方行搶救。殊不思少失機宜。則一丈之險。頓成百丈。千金之費。糜至萬金。臣嚴加面飭。飛發道庫錢糧。及時搶修。以防大汛。一面確估核減。陸續題報外。再兩岸年久舊工。較二十年前大相懸殊。臣於康熙三十八年及四十二年。跟隨聖祖仁皇帝閱視之際。如清口御製大壩。爲全河咽喉。並下中河一帶。乃數百萬天儲。經行要地。當年長隄大壩。何等堅固。今隄殘壩腐。僅存舊蹟。其餘殘落之處。難以悉數。可見河工廢弛。已非一日。歷年奏銷。不無虛冒。再道庫錢糧。收發出入。甚不清楚。而各員所領銀兩。核對所

做工程。每不抵半。臣沿工逐一丈量。指示虛冒情弊。各員無詞掩飾。惟哀懇補足賠修。臣思河工廢弛已久。若即執法深究。則參不勝參。不惟株連者衆。而於錢糧工程兩皆無益。謹仰體皇仁。暫爲勒限一月。令其照數賠補。今限已滿。乃竟有愆不畏法。工程仍然廢弛。如淮安府外河同知王德祚。署安清中河通判張增者。斷難一日姑容。除另疏嚴參以儆不職外。其餘各員。現在彌補趕修。臣不時巡察。如有工程不實。賠補不清者。再究參治罪。殊批諭旨。

四月齊蘇勒奏。陽武祥符封邱界黃河北岸有支流三道。逼隄繞行五十餘里。南岸清佛寺邊有支流一道。逼隄繞行四十餘里。不急爲截斷。恐刷損大隄。已築壩堵絕。并接築子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隄七百八十八丈。齊蘇勒傳稿。

六月石文焯奏。初八日酉刻。據把總張朝弼稟報。本日河水驟長。黃河南岸中牟縣十里店西衝開大隄。水向南行。臣卽刻委開歸道陳時夏。督同開封府知府王熹。星夜前往查勘。並於司庫動發銀三千兩。辦料去後。初十日據開歸道陳時夏馳回面稟。十里店西開口二處。一在上流者刷寬十一二丈。一在下流者刷寬十六七丈。臣伏查黃河水勢。因北岸秦家廠等處工程完竣後。水始復歸正河。尙未刷深。茲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二三等日。大雨連綿。沁黃并漲。水勢陡長。一時不能疏洩。遂致衝缺。現委該道等相機堵塞。臣於武闡事竣。卽星馳前往料理。奉上諭。河南赤子黃水爲災。朕心深爲惻然。其應用之項。不限多寡。爾卽一面動用。作速堵築。一面題奏。並報明該部。朕念豫省諸務紛紜。特命稽曾筠率領揀選人員等。前往協助。爾與齊蘇勒料理河務。並察賑災民。均宜盡心籌畫。允妥。毋得少忽。殊批諭旨。

是月十一日夜風雨大作水溢中牟縣十里店大隄漫口十七丈婁家莊前大隄漫口八丈水由劉家莊南入賈魯河遣兵部侍郎稽曾筠會同總河齊蘇勒巡撫石文焯駐工修堵其婁家莊漫口於十月合龍十里店漫口於十一月合龍斷流俱於背後建築月隄靠隄以資鞏固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豫省黃河自秦家廠決口奪流河身淤高一入伏汛在在危險今北岸馬營口等處自六月初一日後沁黃并漲致隄壩多有塌卸蛰陷當即動料晝夜鑲填搶護無虞又北岸桃園口等處有支河三道引溜北趨隄根其勢甚險已經動支庫銀責令北河同知等於迎溜處下埽保護再南岸蔣家寨等處水逼大隄工甚危險隨飭南河同知劉永錫等備料搶護以上各處險工俱已搶修防護其南岸中牟縣之十里店婁家莊二處衝開大隄漫溢之水由十里店西南入賈魯河流至朱仙鎮入洪澤湖惟朱仙鎮人煙湊集河身淺窄遂致出槽泛溢鎮上房屋間被水淹晚種禾豆不免少損已飭該府縣確查撫卹臣武闈事竣親赴衝溢處所查勘現因伏汛水勢時長時消俟漸次消落相機堵閉至奉旨交員外郎祖秉圭等齎到稽曾筠條奏會商武陟工程善後事宜臣經咨商河臣齊蘇勒嗣准咨覆以月隄內不必下攔水埽止應將大月隄靠小尾隄加幫高厚二鋪營迤西應築格隄一體確估興築臣隨轉飭河道發銀辦料興築所有各工銀兩統俟工完日會同河臣齊蘇勒覈減題銷奉上諭閱奏一一皆中肯綮南北岸隄工捍禦有方保護無虞殊屬可嘉凡爲臣子者果有爲國効忠之心其後必昌爾長男石禮哈可謂跨竈之子朕實代爾欣悅之至硃批諭旨

是月馬營口又決以底埽未動至七月塞之按原邑瀕河自古爲患而辛丑壬寅大溜全經治內城門

土屯人以舟行。廢農事三載。民間積逋。累至五年。實從古所未有。癸卯以後。雖幸堵塞。而水去沙停。膏壤變爲不毛。室廬衝沒。其僅存者。亦皆淤墊。只露其半。幸賴皇朝蠲賑頻施。停徵帶徵。借籽種。給牛具。百方拯救。然大創之後。人民凋瘵。至今元氣猶未全復云。原武縣志。

是月築太行隄。又沁黃交漲。由懷慶府地方姚其營漫灘而出。水與隄平。決梁家營二鋪營土隄。及詹家店馬營月隄。接連滎澤之遙隄。格隄漫坍八處。由原武舊河身流七十餘里。遇高阜而止。至二十五日。大溜仍歸正河。欽命大學士張鵬翮前往。會同稽會筭。齊蘇勒。石文焯協力修築。於七月塞之。又各築小隄。接合大隄。以防秋汛。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中牟南岸十里店隄工衝決。臣現在親督河道張杓等。相機堵閉。數日內十里店西口可以先竣。至南岸滎澤縣迤西。原無隄岸。今河身淤高。恐水發泛漲。河臣齊蘇勒臨工親勘。已覈入加幫案內。估計築隄工尙未竣。於六月二十一日夜。黃水陡長。將新築隄工汕開十餘丈。水勢南趨。致朱仙鎮水勢復長。比前更大四尺有餘。兩岸牆屋。被水淹浸坍塌甚多。臣已委布政使牟欽元親往查勘撫卹。再二十七日據懷慶府通判高士鑰等申報。二十二日沁黃并漲。水從姚其營無隄處漫灘而來。至馬營詹家店之西新隄頭。漫溢而過。汕塌十餘丈。又梁家營南二鋪營南。水從隄根漏入。漸塌二丈有餘。又馬營前大壩漫溢。水勢直浸後大壩等情。臣即委管河道張杓等。上緊搶修。並動發司庫銀五千兩。解交應用。臣俟南岸決口工程就緒。卽星馳北岸親督修理。硃批諭旨。

七月十七日上諭工部。沿河州縣。尙有額設河夫。自百名至數十名不等。與工則并力濬築。工停則分遣

巡防損者隨補。塌者隨培。修搶擁護。俱係熟諳夫役。故雖偶有衝決。不能爲患。近聞管夫河官。侵蝕河夫。工食每處僅存夫頭數名。遇有工役。臨時雇募鄉民充數塞責。以致修築不能堅固。損壞不能隄防。冒銷誤工。莫此爲甚。嗣後著總河及近河各省巡撫。嚴飭河道。不時稽查。按冊覈實。禁絕虛冒。儻有仍前侵蝕。貽誤河防者。卽行指名題參。憲皇帝聖訓。

是月修幫陽武縣之大濱。申家潭、朱家潭、趙家潭、琵琶岡、漩池閣、張家莊七處隄工。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上月二十二日黃沁水長。交會泛溢。汕刷隄壩。臣卽親往查勘馬營地勢窪下。水從姚其營等處漫溢。致將馬營等處隄壩汕刷。過水漫及原武。仰賴聖王至誠昭格。河神默佑。大溜仍走正河。此處並未成流。是以秦家廠等處工程平穩。今水已消落數尺。決口悉已斷流。溜出口岸。臣會同臣稽曾筠細加相度。務期補築堅固。其中牟十里店漫口二處正在施工。俟堵閉合龍。奏報。至滎澤新築隄工。漫開處。已據同知劉永錫搶築堵閉。朱仙鎮水已消退。所有被水災民。欽遵上諭。會同稽曾筠徧行查賑。姚其營等處被水田禾村舍。一體查明賑卹。硃批諭旨。

是月稽曾筠奏。臣欽承簡命。堵築河南中牟縣決口。行至彰德府境。聞北岸又復漫溢。隨於七月初四日至武陟縣木欒店地方。初五日閱看姚其營至馬營漫口共十一處。卽於初六日由沁隄頭閱看秦家廠一帶隄埽工程。渡河由滎澤至中牟十里店西。臣查西決口八丈。現在鑲築壩臺。漸次下埽。東決口二十餘丈。亦在鑲築壩臺。其勢湧急。俟水溜稍減。卽便下埽堵塞。派委隨員。在東西二口協同印河各官。晝夜防護。相機堵塞。不得再有汕坍。其決口以下。祥符、尉氏、扶溝、通許等縣村莊田禾。淹沒甚多。又祥符之朱

仙鎮素稱繁庶亦被水衝臣現咨撫臣確查其近處卽行酌賑遠處俟查明到日委員賑濟硃批諭旨
是月又奏臣欽承諭旨堵築中牟縣缺口其西口已於本月十四日卯時合龍現在鑲墊邊埽建築月隄以資保固東口亦在相機進埽俟水勢稍減卽便堵築硃批諭旨

是月又奏臣查中牟縣屬官隄危險之處尙多臣嚴飭印河各官加謹巡防凡有險要卽便加幫修治以爲未雨之防再訪查豫省河工廢弛已久兩岸官隄約長八百餘里河水旁洩則河身漸高河灘淤澱則河隄卑薄一遇伏秋暴漲在在危險斷非糞土束薪略加補葺便可濟事但印河各官因向無額設歲修錢糧未免因陋就簡苟安目前及至衝決則募夫辦料費用浩繁田廬淹沒又不可勝計與其補救於後費多工難孰若豫防於先費省工易伏乞我皇上敕下河撫兩臣確查豫省兩岸官隄估計夫料於秋汛後委員協同辦理普律加幫寬堅實其險要處所應如何分別修築工完後應如何防守詳加酌議務期周備完固縱使汛水漲發有備無患今按河工歲修錢糧始此奉上諭修防各事宜已有旨矣遣張鵬翻來豫正爲此舉硃批諭旨

八月嵇曾筠奏二十一日中書牟灑交到吏部咨文內開十四日怡親王傳旨聖祖指示釘船幫挑水壩旣應保固卽當從此壩尾接至遙隄若從秦家廠北壩尾接至遙隄恐其兜水秦家廠月隄與其在外幫築不如從中填實更覺堅固將幫築月隄與從中填實工價估計著舅舅隆科多大學士張鵬翮會同派一員前往並圖交與嵇曾筠齊蘇勒石文焯議奏欽此臣查釘船幫挑水壩應加保固但建築格隄若從秦家廠北壩尾起誠如聖諭必有兜水之虞應卽從釘船幫壩尾接至遙隄庶河水有所捍禦姚其營一

帶村莊可保。再奏家廠月隄在外。幫築工價似屬稍減。但每年修理。爲費亦多。况兩面皆水龍門口。堵工幾及百丈。沁黃交漲時。不無意外之慮。若從中填實。隄工大有倚靠。人力易施。除建築格隄。並估計月隄從中填實處。容臣會同河撫兩臣詳加勘議。再奏。奉上諭。凡如此等建築之舉。但應各出己見。講求適當之方。期收後效。切勿涉於迎合阿順。非朕所樂聞也。知之。誌之。殊批諭旨。

九月狂風水湧。決鄭州來童寨民隄二處。兼有鄭民誤挖陽武故隄放水。致大溜頂衝。將中牟縣楊橋後官隄漫開十餘丈。於是河撫督官分堵。陽武決口於十月合龍。斷流。楊橋決口於十二月合龍。并建築月隄靠隄。以資捍禦。河南通志。

是月稽曾筠。石文焯奏。二十二日據南河同知劉永錫呈。二十日起北風大作。水乘風勢。漫溢鄭州來童寨民隄。直射南岸中牟縣楊橋官隄。於二十二日子時漫開。又據陽武縣丞謝球報。鄭州知州張鏞。誤聽來童寨居民。於二十一日夜挖陽武民隄放水。致漫溢楊橋官隄。臣等親詣勘視。缺口約寬十餘丈。卽委郎中祝兆鵬。管河同知劉永錫等。率領南工千把總河兵。相機堵築。詳勘情形。來童寨民隄決口之水。自西北順流而下。居十之八九。陽武民隄挖口之水。自東南倒流而入。居十之一二。俱注射楊橋官隄。以致漫決。楊橋在十里店上流。其漫水俱從賈魯河南下。現今秋禾已經收穫。不致爲患。臣等傳訊知州張鏞。據供。鄭州來童寨民隄漫溢。居民楊四郎。義等請挖陽武民隄。洩水入河。勸阻不住。昏夜開隄放水。不料官隄漫開等語。來童寨河水湧決。州民楊四等。雖被淹情急。不合擅挖陽武民隄。該州不能禁止。咎亦難辭。殊批諭旨。

十二月稽曾筠奏。接准工部咨開。爲飛報漫口合龍緣由。奉旨。先聞中牟縣隄口漫決。朕念切民生。深爲軫懷。覽奏。中牟縣十里店東口已經堵築合龍斷流。知道了。但係隆冬所築工程。仍加意防守保固。該部知道。欽此。臣現在率領隨帶各官住宿隄頭。晝夜巡防。月隄已經告成。並於十里店上下隄岸。加幫高厚。鑲墊風埽。以資捍衛。但臣見河身自中牟以下淤澱更甚。有水處僅深三五尺不等。間有竟成平陸者。惟兩旁支河通流環繞。隄根多被油刷。十里店一帶地形低窪。黃水匯聚楊橋。指日合龍。勢更加長。誠須加意防守。臣會商河撫兩臣。必得下流疏通。方可進行無阻。隨委員於黃河正身淤塞處所。挑挖水槽。計長三里有餘。引黃水正流。自然衝刷成河。既有去路。可免逼注隄根之患。爲費無多。似屬有益。殊批。諭旨。

是年於清口兩邊接築大隄各一道。中留口門五十丈。大清一統志。
是年築祥符南岸隄七百丈。北岸隄一千四十三丈。築封邱隄七十丈。築格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三丈。其餘隄工。因水佔停修。又添設千總二員。兵夫二百名。建蓋堡房三十三座。令其駐防巡護。遇有急。均許調撥應役。所食俸餉。在河庫支領。按月給發。河南通志。

是年因黃河北岸陽武祥符封邱一帶有岔流三道。南岸清佛寺渾水刷成支河一道。築壩尾子隄。格隄以斷旁流。又於沁河隄至滎澤大隄。補築十八里遙隄。趙家莊建築挑水壩。又堵塞中牟縣十里店大隄。武陟縣梁家營等處隄岸。山東通志。

是年加幫碭山縣黃河南岸陳家窪起至蕭縣界卑矮隄工。長三千五十七丈。又加幫順河集埽臺。長四百六十一丈。又創築徐州黃河北岸長樊大壩。越隄長四百七十一丈。接築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

迤裏張王廟前越隄長一千一百八十八丈八尺。接築宿遷縣黃河南岸墩郎廟越隄長三百二十四丈。又創築臧家莊越隄長六百一十丈。又築越隄內格隄長一百一十丈。又加幫舊越隄接築新隄共長一百四十丈。又創築五里迤裏越隄長八百四丈。又築格隄長一百五十四丈。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迤裏越隄長九百五十五丈。又築黃河北岸七里溝越隄長八百七十七丈。建築清河縣黃河南岸清口東水壩二座。東壩長二十六丈七尺。西壩長二十四丈。挑挖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迤南象山前引河長九百一十六丈。挑挖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樓汛內王家營引河長一千三百四十丈。桃源縣黃河南岸北對九里岡險工挑挖引河長二千九百九十七丈。江南通志。是年開于家岡引河一道。在九里岡對岸。康熙初年。決口有積水。總河陳鵬年題開引河以洩積水。桃源縣志載長二千一百九十七丈五尺。淮安府志。

雍正二年正月。嵇曾筠奏。沁黃交會。姚其營秦家廠一帶。皆屬頂衝。但此係下流受患。其上流必有致患之由。臣由武陟至孟縣。所屬皆有沙灘。將大溜逼趨南岸。至倉頭對面。又橫長一灘。自北岸伸出。使全河之水直趨廣武山根。以致土崖汕刷。至官莊峪。則大溜又爲山嘴所挑。直注東北。於是姚其營秦家廠遂爲頂衝。臣以爲下流固須堵築。上流尤貴疏通。應於倉頭對面所長橫灘。開引河一道。直接中泓。俾水勢順流。由西北徑達東南。不致激射東北。再釘船幫大壩。甚屬有益。但孤立水濱。惜少輔佐。須鑲建雁翅。以資幫護。更於大壩上下。相度地勢。添建挑水壩二三座。挑溜開行。庶秦廠頂衝之勢可減。河南通志。是月嵇曾筠奏。上年七月初七日傳旨。河南巡撫石文焯奏。黃河沁河之水。六月二十二日長發。漫溢姚

其營無隄之處。衝決詹家店。馬營口隄三十丈。著派出大學士張鵬翮前往河南。會同總河齊蘇勒。巡撫石文焯。侍郎嵇曾筠。將乘秋水減退。永遠保固之處。詳加議定。張鵬翮親身持來具奏。欽此。臣等齊集河南馬營工所。周覽黃沁交會形勢。南岸廣武山高峙。北岸係屬平地。沁水自西來會黃於此。伏汛時。沁黃二水迭長。則循流而逝。若遇二水並漲。南高北卑。易致洶湧。必竭人力以資隄防。其勢然也。臣等遵奉諭旨。會議河南黃河馬營等處保固工程事宜。謹詳具條議。一秦家廠係捍禦沁黃交會之關鍵。修防保固最爲緊要。大壩靠隄並越隄。應再加幫寬厚。均至底寬十丈。頂寬四丈。高一丈至一丈五尺不等。應照南河例歲修。每年聽河南撫臣估計題銷。仍派本管廳員駐工防守。協同千總帶領河兵樁埽手人等住工修防。如三年著有勞績。撫臣會同河臣具題。以應陞之缺。卽用。如或怠玩。不時查參治罪。其修工夫役。仍照例著地方官雇募。如有遲誤。照例參處。一秦家廠大壩北尾隄應築隄一道。接連遙隄。底寬十二丈。頂寬五丈。高一丈二尺。加鑲埽工。以護其衝。庶溢出之水。不致下注詹家店。有頂衝之險。但遙隄尙屬卑薄。應再加幫。底寬四丈。頂寬一丈。與舊隄相平。再於頂上加高三尺。一秦家廠南尾隄應築至榮澤縣所管臨河大隄。底寬十丈。頂寬四丈。高一丈。以資捍禦。一馬營舊有河形。且地處窪下。一遇泛漲。保固最難。應將壩後土隄加幫寬厚。均底寬十五丈。頂寬六丈。高一丈至一丈七尺不等。一詹家店舊隄捍禦沁黃交會之水。亦關緊要。應再加幫寬厚。均底寬十二丈。前面卑窪處加添埽工。以資防護。一沁黃交會之處。長有沙灘。沁水會黃不暢。今冬水落後。該督撫帶領管河道廳及地方官。往度形勢。如係老灘。則挑挖引河。俟水長風順開放。若係淤泥。人力難施。則乘長水半淹之際。用南河鐵篋子舟疏刷。沙灘

水去。如此則沁水暢流。姚其營一帶不致泛溢。卽秦家廠馬營等工。亦可資保固矣。一北岸太行隄。自武陟縣木欒店起。至直隸長垣縣止。係奉聖祖仁皇帝指示修築之工。關係黃沁並衛河運道重門保障。應令河南撫臣嚴催承修各官。作速修築。一律堅固。如有遲延。聽其指參。一隄工既經修築堅固。防守必須能員。臨河各隄。仍令管河廳汛官駐劄本汛近隄之處。早晚巡防。不許仍前遠駐府縣城內衙署。致水發搶護。鞭長莫及。自今河南廳汛官員。應令總河巡撫。不拘資格。揀選熟諳能員。題補保固工程。三年限滿。該督撫具題。准其應陞之缺。卽用。如有怠誤。不時查察。其太行隄。應令州縣照所管之地。不時巡防。遇風雨水漲時。嚴加防護。不許奸民盜決隄工。如有盜決者。嚴加治罪。其失於巡防之地方官。並隱匿不報之道廳等官。俱照例嚴議。一河南黃河南岸臨河大隄。修築年久。風雨淋漓。致有卑薄。應令河臣於冬間會同撫臣親往查看。將卑者加高。薄者加厚。如有頂衝修築越隄。其應用錢糧估計會題完工之日。該督撫查明核實報銷。至河南州縣官員。有兼管河務之責。如遇水發搶修。應令地方官協同雇夫辦料。如有推諉膜視者。照例嚴參。懷慶府志。

四月命兵部侍郎稽曾筠爲副總河。駐劄武陟縣地方。專管河南河務。今按河渠紀聞言副總河專管北河。兼管山東河南河務。就近撥河南撫標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步兵丁一百名。聽其差遣。按季換替。河南通志。

按此東河分治之始也。河南居江南上源。功要於下。非設官分治。有鞭長莫及之勢。地方兼理修守。至緊要機宜。或以未能諳悉。致誤馬營諸口之決。始於秋水驟至。成平日久。老隄無工之處。防守不到。未能燭

於幾先。水得乘隙以攻其無備。是時撥河南撫標守備一千總二馬兵百名。南河營調千總二。把總四。河兵千名。聽候差遣。分派南北兩岸。住隄防守。糧餉由河南藩庫支給。添設開封府上南河。上北河。黃沁。同知各一員。沁河主簿一員。分司協理。規制略備矣。河渠紀聞。

是月添設開封府上南河同知一員。上北河同知一員。懷屬黃河同知一員。沁河主簿一員。并於江南十河營內抽調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河兵一千名來豫。分派防守。一年一換。其所撥河兵應給糧餉。卽於河南藩庫支給。將江南河庫兵餉開除。河南通志。

是月奉旨飭查河工夫料二款。一查河南河工所需草束甚多。俱派各縣辦運。每草一觔。開銷正項一釐。在各州縣買價以及運費。大約秫稽穀草一觔。需費三四釐不等。合計每縣一年辦草數次。每次不下三十萬觔。除正項外。每運約賠五六百金。統計一年約賠數千金。承辦州縣。先猶挪動庫銀。再圖彌補。今則正項隨徵隨解。火耗亦解補虧空。無項可挪。不得不按派里民。押令辦運。此買草之一累也。一查河工搶險。幫隄。築壩。捲埽。在在需人。上司按府分派州縣。州縣派之里民。約計每邑派夫八九百名不等。貧民在工力作。露宿風餐。每夫四名。掘土方一塊。定價一錢二分。除節省外。只給九分六釐。計每名每日所得不過二分四釐。一人赴工。除路費。鐵筐。衣服。州縣捐助外。家中日食。俱本地協助。河工需夫日衆。里下派累日深。此派夫之一累也。上諭有人奏此一二事。覽之不勝駭異。朕如此推心置腹。任用爾等。凡有累民之舉。概令據實入告。而爾等竟若罔聞。政令乖方。一至於此。朕惟仰天淚下。無言可諭。爾等也。石文焯。稽曾筠。田文鏡同看。殊批諭旨。

五月十七日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奏。十三日撫臣石文焯傳臣至署。捧出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慚悚無地。伏查河工所需草束人夫。臣於本年三月赴任。路由工所。留心察訪。知每草摺一劬。原議開銷正項銀一釐。祇因前歲歉收。草價昂貴。加之運脚。每劬實至三四釐之費。迨至去秋收成大有。每劬止費至二三釐許。今歲百姓多有自運至工售賣者。每劬草摺仍止二釐。運脚均在其內。值今二麥豐收。秋成可望。每劬一釐儘可買備。而輓運轉輸。自不得不稍借民力。再先前草束。檄發附近各州縣採買。州縣轉發里民辦運。已經數載。並非因火耗起解。始令民辦。亦非通省百姓均有派運之事。蓋綠草束。糶俱產自民間。既將銀兩發州縣承辦。州縣勢必散之里下。豈有舍現在料物而另向他處購求。又查河工夫役工價。原估乾土每方一錢二分。扣存加一節省。暨夯礮糶辦等項。共銀二分四釐外。每方應領銀九分六釐。又原估水工每方一錢六分。扣存加一節省。暨夯礮糶辦等項。共銀三分二釐外。每方應領銀一錢二分八釐。至需用人夫。分派附近州縣。州縣按照百姓地畝。或頃半。或二頃。出夫一名。論方做工。正與紳衿里民一例。當差之例符合。臣訪聞南河每土一方。工半可以做就。每日每名可得工銀五六分。竟有謀之而不能逮得者。其如豫民向稱惰安。且不諳做法。致每方竟有做至四五工者。其工之多寡。皆由勤惰而分。又非州縣派撥之過也。况做工者。俱係地多之戶。不能親自赴工。卽雇覓貧民代往。除工價之外。尚有幫貼。是無地貧民。正可藉資衣食。原非苦累之事。且豫省隄工。前係里民自行修築。連年仰沐聖祖仁皇帝宏慈。復蒙皇上軫念民生。不惜數百萬金錢。興工築隄。下埽堵塞。特設副總河以專其任。又設河員弁目。分理其事。遂使富戶貧民。均各保全家室。是運送草束之勞。亦屬分所當然。况古來國家工役。差徭動煩民力。

我朝百姓除完正項錢糧之外。毫無一事。較之往古。勞逸不啻天淵相隔。目下因興大工。兼之伏秋在卽。難於雇覓如此之多。因貴州縣領帑給發。暫撥一時。至隄成工竣。而地方百姓卽貽子孫千百年無窮之利。是名雖爲國。實所以爲民。豈可遽謂之累。今按石文焯曾筠均有覆奏。與田文鏡所奏情形略同。奉上諭。所奏甚屬明晰。朕懷爲之頓釋。但小民蒙昧無知。遇有類斯借力之事。當預爲申明利害。將往昔苛政。本朝恩澤。現今不得已暫時派撥各情節。逐一分割示諭。皆令曉然知悉。則此等怨聲自息矣。不然。蚩蚩愚氓。只管目前。昨歲之事。已懵然莫省。奚論往古來今。勞逸天淵相隔耶。就中更有一二不安分之刁頑。衿監出而播弄。將小作大。數白論黑。橫議由此而起。嗣後凡地方上一切張弛政令。與舉差徭總宜預先明白曉示。則若輩奸徒。縱懷不良之志。亦無法可施也。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五日。雲南布政使李衛奏。臣家居河濱。頗知大概。聞黃河入海之口。原設有船夫。不時疏濬。使不致沙淤壅積。下流之脈絡宣通。則上源之橫決自少。此必然之理也。後經河臣爲節省裁革。以致沙填海口。黃河下流之處。聽其散漫。沙日壅而水日淺。所以連年上流決口。前次北岸之衝奪運道。猶可急爲補救。惟去年決開南岸。水無所容。直趨洪澤湖。仍由清口會合黃水入海。但此洪澤湖。乃河南五府及江北一帶諸流總匯。卽此一湖之水。每年伏秋二汛。高堰已屬危險。再加黃河歸并。更當何如。况黃水渾沙一見清水。必然澄落。湖底墊高。再遇水發。則湖愈淺。而受水愈少。高堰之保固愈難。儻有漫溢。則淮浦高寶以東數千萬生靈。皆有可慮。想皇上聖明。久在洞鑑。而未聞河臣言及於此。深爲惶惑。臣幼卽聞前三十餘載。黃河不爲大患者。實賴原任河臣靳輔之力。彼時沿河官地。盡種柳蓄草。壩埽之需。不累百姓。遺

愛未泯。嗣後治河諸臣，莫能改其成規。不過託皇上洪福，循途守轍，仍無大患。及漸次崇尚節儉之議，遂多用不知河務之腐儒，漸至廢弛。迨趙世顯陞授總河，焚財納賄，賣官鬻爵，并不知國計民生，而其所恃者，結納廷臣，年送規例，故窮奢極欲，毫無忌憚。至所用之人，大抵門客幫閒，光棍蠹吏，以寡廉鮮恥之徒，而行夤緣鑽刺之路，尙何事不爲。甚至道廳與堂官，崔三結爲兄弟，微員認爲假子，是以賣官惟論經營錢糧之多寡，以定價值之高低，且題補多係賒賬，止取印領一紙，補缺後勾通開銷，照領全楚，則爲幹員。再有美缺，復又題陞，凡有才能而願品行者，概不援引，所以數年之間，深悉河務之員，縱跡俱絕。將斬輔所遺沿河兩岸出產柳草之官地，盡令成田，分肥納租，而險工動用物料，復派里民，卽所辦工程，不過爲河員打算開銷，而後借稱某處宜築壩，某處宜挑河，然非講明分頭，卽應做之工，亦不准行。及講妥分潤，則彼此掩飾，或報衝場，或報沙塞，累萬帑金，化爲烏有，而別員旁觀者，復援此爲例，又將運河八閘等處，有各州縣地畝所出之募夫，撈淺夫，每年徵比銀錢，上下瓜分，致閘河之寬深丈尺，不能仍照舊制，而蓄水湖之圍壩，俱成平地，遲遲誤漕，職是故耳。其南河一帶，每恐衝決，處分過重，故見水勢既大，則暗令河官黑夜掘開，揀空處放水，希圖借報漫溢，絕不顧一方百姓之田廬廬舍，盡付漂沒，是以黃河上流及高寶一帶鄉民，知有此弊，但遇水長，皆黑夜防閑，恐河兵扒口放水，而私稱河官爲河賊，則民情之怨望可知。至每年開銷帑金數十萬，多歸私囊，爲打點之資，於工程毫無裨益。此皆臣家居時耳聞目見者，目今河干諸臣，自必極力改易，然恐舊習相沿，難以驟除，而効力河員，又多爲功名借徑，求其確知水勢，略有經濟之人，百無一得。卽總理其事者，亦難於甄別無遺。况黃河之性與諸水迥別，非永定北河可比，似宜

急爲整頓。伏乞皇上選擇深知黃河水利。實有經濟之臣。令其秉公用人。以示鼓勵。仍令內外大臣各舉所知河員。調補辦理。疏通海口。濬利下流。遍閱河工形勢。考究水性。因時調度。豫防衝決。丈量運河寬深。仍依舊制。追出歷年夫食。淘挖八閘淤淺。速整蓄水湖壩。以備春月濟運。務使黃淮諸水暢流。庶可以免衝決。且總河一官節制山東諸省。兼以提督軍務。統攝遼遠。待澤者衆。若不令其急振頽靡。遲則更難調劑矣。殊批諭旨。

是月二十九日齊蘇勒奏。據外河同知呂維炳報。七月十九日卯時。海風大作。海潮泛漲。陡高一丈有餘。黃河入海之口。二水相激。近海隄岸。工程危險。當協同各工員弁。嚴督兵夫。上緊保護。連夜修防。至二十日巳時。水勢漸落。隄埽未動等情。臣念近海工程。所關甚鉅。卽星夜親往履勘。幸海潮退速。黃水適行。安東以下近海工程。俱各平穩。海口並無沙淤。在工次又據鹽城縣報。十九日卯刻。海中颶風陡作。鹹潮驟漲。及二十日辰刻。潮頭洶湧。直撼城脚。巳時後水勢稍平。除行查各里各場。責令城內外地保人等。各擇寺廟安插被淹之民。并親赴新興場等處。安輯撈救。臣卽飛飭淮揚道。前往督率該地方官。徧查被淹人民。加意撫綏。其鹽城一帶人民。廬舍漂沒之數。現據該地方官查報。應聽督撫臣具題外。合先奏聞。奉上諭。此番工程得保無虞。皆卿勤勞忠誠。有以感格上天神明護佑之所致。據查弼納黃叔琳等奏報。此次海嘯。光景甚覺洶湧。朕爲沿海一帶工程。正在懸念。覽奏深慰。亦代爾不勝慶幸也。殊批諭旨。

是月因武漢涉決口已修。將守護險工一年滿。限文武員弁題准議叙。河南通志。

是月河決儀封南岸之大寨。蘭陽北岸之板廠。決口各十餘丈。命田文鏡會同嵇曾筠率屬協力堵築。逾

月決口俱塞。按蘭陽儀封之大寨板廠南北相向。決亦同時。地下而水漫也。田文鏡奏。七月十三日夜。南岸大寨地方大隄。漫口十餘丈。至酉刻北岸板廠復漫。決一十二丈。會同副總河嵇曾筠前往確查。大寨決口離黃河十有餘里。先因民隄漫水。復將大隄漫開。內外水平。尙未掣動大溜。決水沿隄往東二十餘里。至儀封石家樓地方而止。往南十餘里。即儀封城外有護隄以止水。東南地勢高於北。繞隄至城南半里而水竭。水深二三尺不等。板廠大隄離黃河十里。隄外舊越隄漫決二口。大隄漫決十餘丈。亦因隄內積有雨水。溜勢平緩。往東二十餘里。至蘭陽之傅家寨而水竭。散漫往北。約寬八里。至洮濱河而水止。初水深二三尺。並未掣動大溜。旋即涸出田地。口門淤塞。當即加工堵築。大寨決口於二十八日先將民隄合龍。大隄隨即堵竣。板廠決口以次築塞。是時大隄漫決已逾旬日。而口門尙未搜刷寬深。固因清水游蕩亦緣下流坡地本高。水未衝出河槽。故溜不掣。而水不大下。而蘭儀之所以同時並決者。由地卑而隄不加高也。築隄必測水平。岸高者隄必卑。岸卑者隄必高。悉從水面測至隄頂。但以水至隄爲準。不以本隄爲準。則我有平水之方。水無得乘其隙矣。地形數里之內。卽有隆窪。高下不等。而隄之丈尺。無異平時。不加審察。水至從低灘漫入。遂至滅頂。非必盡逢異漲。人事固有不齊也。蘭陽儀封之同時並決。病實坐此。昔人言以土測土。不若以水測土。土有隆窪不一。水隨高下皆平。故修防必用之。南北同決。逾月即塞者。水旁漫而溜不移也。河渠紀聞。

八月修築鄭州石家橋迤東埽工一百二十丈。復於埽灣接鑲防風一千一百一十丈。並下水頭接築礮嘴壩一座。又於中牟縣拉牌塞鑲墊工長二百五十丈。下護崖埽長一百六十丈。並建礮嘴挑水壩二座。

又加幫斷隄至大隄長二十五丈以捍大溜頂衝河南通志。

是月修築陽武縣黃河北岸隄工及祥符珠水牛趙二處隄工於釘船幫挖槽下護崖埽加鑊壩以禦沁黃衝刷。又加幫南岸隄工共長七萬六千四百餘丈北岸隄工共長四萬八千一百餘丈河南通志。

是月會同估修豫省黃河南北兩岸大隄。按豫省至徐州一帶臨河大隄年久廢弛亟應修築至是稽會筭沿隄周行審視準地形以定崇卑察水勢以分緩急會計確估量取土之遠近別工程之難易覈實程功南北兩岸動帑四十餘萬工竣豫省大隄長虹綿亘屹若金湯語云振裘必挈其領秦廠諸隄之決於上游而患延於下游之中牟十里蘭儀各隄橫流數年之久而不息者水旁洩而中泓流緩河心墊高南北兩岸東衝西突而其性難馴也惟向無額設修費經理乏人車馬之蹂躪風雨之剝蝕波流之汕刷高者日卑厚者日薄歷年既久工費浩繁難語興舉稽文敏親見秦廠諸口之漫淤十里店大寨板廠之橫決師承遺法修補殘缺誠知淤沙不可留河溜不可洩而束水以固其本根奠安中州爲久安長治之計也河渠紀聞。

是月加修陽武中牟鄭州祥符各險工。按工險必因時地地本低窪又當溜勢轉曲之時非大壩不足以禦之至盤旋不去必開河引溜以殺之而險有明暗明險易制暗險難防如陽武北岸五堡此暗險也地勢外高內窪平時水不至隄水長乘高倒灌而入迎溜當衝土性沙鬆每遇大汛危險異常祥符珠水牛趙隄工埽灣迎溜回回案對岸沙嘴激溜衝射此明險也均關緊要各下大埽堅築大挑引河加築挑壩逼溜開行至鄭州石家橋迤東中牟縣拉牌集一帶之險皆因來童寨十里店埽失引溜生衝石橋迤

東大溜南趨直射隄根於迎溜處下埽簽椿加鑲高厚復於埽灣處接鑲防風并築雞嘴壩挑溜開行拉牌集黃流逼射水勢浩瀚下護崖順埽鑲墊防風仍建雞嘴壩二以挑之再將斷隄一道加幫高厚接至大隄以資鞏固而又於穆家樓隄工之全黃奔注坐當頂衝下埽簽椿堅實以捍大溜衝射以此治事雖險無警矣河渠紀聞

九月初一日稽會筠奏報秋汛安瀾稱入秋黃水壘長臣於兩岸隄工往來巡視查南岸鄭州之藍家屯薛家寨中牟之拉牌寨穆家樓司家口祥符之老君堂瓦子坡一覽臺北岸陽武之大寶雁李祥符之珠水牛趙封邱之小桃源蘭陽之四門堂耿家寨儀封之彌陽隄三家莊等處皆因民隄浸溢流至官隄水勢幾與隄頂相平當飭印河各官竭力搶護惟歸德府屬之虞城縣於八月初四日因黃家莊民隄漫溢將待賓寺迤西大隄漫決丈餘幸內有越隄爲重門保障得以捍禦水勢並無泛溢該縣令錢啓心等捐辦料物率領人夫奮力搶築隨於十五日堵閉硃批諭旨今按河督齊蘇勒同時奏報江南黃河秋汛安瀾

十月十八日稽會筠奏豫省兩岸加幫隄工今天氣晴明人夫輳集臣往來催儻並委廳汛各官及挑選効力人員協同州縣分投幫築現在報竣已多下半年所需歲搶修料物趁此年歲豐收民間秫草堆集及早購辦先事預防已嚴催各廳縣據實估計會題先行管河道酌量給發銀兩乘時採辦以便歲前挽運其倉頭口引河業經汕刷深通水勢順流自西東注而北岸釘船幫秦家廠一帶俱淤成灘地播種麥苗奉上諭引河深通秦家廠一帶淤成灘地各情形誠堪欣幸此奏與在廷王大臣共閱亦莫不羣然稱慶

一應善後之策。勉爲之。殊批諭旨。

十一月三日。稽曾筠奏管見四款。一查豫省修築隄工之定例。每土一方。給銀一錢二分。內除加一節。省外。實給銀一錢八釐。臣恪遵定例。批令管河道照數給發。但細加探訪。平易工程。每方九分六釐。可以敷用。似應於扣存加一節省之外。再扣加一節省。留存河庫。作正項支銷。儻有難做之工。及取土甚遠。並買土搶險者。責管河道親加察覈酌量加增。庶帑項不致虛糜。而工程亦免誤累矣。一河工錢糧。不比州縣。黃流泛漲。呼吸變遷。有昔險今平。今平忽險者。有突遇危急。所用銀兩浮於原估者。亦有不及題估。而亟需償做者。事當倉猝。勢若救焚。不得不多用料物金錢。移緩就急。竭力搶護。以保運道民生。若執一不通。則該管各官。恐有貽累。或致臨事畏縮。貽誤非小。臣愚以爲一切工程。或有昔險今平者。據實扣除。或有今平忽險。及水勢洶湧。搶救銀兩浮於原估者。據實題銷。如有緊急險工。難緩時刻者。一面題估。一面通融接應。惟在臨時相機修防。管河道嚴加察覈。毋許冒濫。庶緊急工程。不致坐失機宜矣。一柳枝荻葦。爲河工第一要料。豫省隄園柳株。歲久癭枯。更兼連年險工。取用採伐殆盡。臣查黃河兩岸濱河處。所多有新淤灘地。儘可種植柳枝荻葦。可否行令地方官。逐一清查。其未經墾科灘地。或有種荻一頃。或有種柳千枝。實能成活濟工者。驗實詳報咨部。官則給予紀錄。民則給予頂戴榮身。則人皆踴躍。二三年間。荻柳蕃盛。而歲修購料銀兩。可以漸減矣。至現今一切隄佔地畝。并取土挖廢坑塘。仰請聖恩。賜照江南之例。俟隄工告成後。行令地方官。逐細查丈。蠲除錢糧。亦留以栽柳種荻。則所產愈廣。在朝廷普寬大之恩。小民免虛糧之累。而物料所出。當不減於正供所入矣。一豫省原額堡夫。因臣上年奉差往來隄

上見蹤跡寥寥有名無實且不諳簽椿下埽是以議請裁去循照江南之例添設河兵駐工防護蒙皇上聖明特諭調撥江南河兵來豫修守隨經河臣齊蘇勒抽調十河營兵一千名千把總六員赴豫當同臣等擇險要之處分派安插但歸德府屬考成商邱虞城三縣不敷分撥原未設兵今值冬季裁去堡夫則兵夫俱缺乏人防守似應再於南工調兵二百名分令駐防庶工程大有裨益矣奉上諭九卿速議具奏其中堡夫一節前議原未周詳再加斟酌妥確奏聞硃批諭旨

是月九日署河南巡撫布政使田文鏡奏豫省黃河南北兩岸隄工設有堡夫九百七十四名住宿沿河大隄堡房晝夜看守誠不可一日乏人嗣因連年黃水泛漲隄工在在危險額設人夫不敷驅使復蒙皇上特調江南河兵一千名協力防護所以今年秋汛水勢倍常隄工堅固是河兵之設以濟堡夫之不足未便因設兵而遽可裁夫也臣前因河臣齊蘇勒請增豫省河員等事原題內有過秋汛裁汰堡夫之語曾向撫臣石文焯副總河嵇曾筠議及後兵科給事中管河道陳世倌到任復與言應將堡夫仍留工所儘遵照部議裁汰不免防守乏人或致貽誤今據陳世倌奏請停裁仰蒙皇上硃批諭旨著臣具題臣查堡夫一項皆係永遠土著水勢緩急隄岸情形無不深知且搜尋權洞鼠穴狼窩蟄陷尤其所長或猝有險要搬運泥土竭力填塞非堡夫不能勝任至於新設河兵雖鑲填釘椿捲埽下埽固所熟諳然風防雨守寒暑無間晝夜巡視不辭勞苦者總不如堡夫况今加幫大隄工程綿長千有餘里又係新築之工正須兵夫兼用協力防禦方有實效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議裁理合奏聞奉上諭覽停裁堡夫情由知道了據稱堡夫如是堪供驅策裨益河隄從前爲何不一奏聞耶硃批諭旨

十二月十五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奏。豫省南北兩岸隄工。仰蒙皇上特發帑銀四十九萬八千三百餘兩。以資興築。今據管河道陳世倬具奏。每土一方。除部議加一節省。并支給工價銀九分六釐外。尚餘銀一分二釐。通省合算。應共該再扣加一銀四萬餘兩。另行題請。以爲各工補修補築等項之用。轉傳硃批。諭旨。命臣酌量。或題或行。遵卽悉心諮訪。原估乾土一方。工價銀一錢二分。除扣存加一節省。應給銀一錢八釐。今止給銀九分六釐者。蓋因河工錢糧。實與州縣不同。水勢變遷。事在呼吸。有昔平今險者。亦有昔險今平者。是無論通省之工程。多有難易。卽一人承築之工。亦各有平有險。在印河各官。自不得不相度水勢大小。工程難易。截長補短。隨時變通。若膠執一定。不特錢糧糜費。抑且苦樂不均。官民畏縮。難免貽誤。查平易之工。每土一方。卽給銀九分六釐。或八分上下。一應修邊打礮。製辦繩索。買土。鑲墊。拖腳等項。均可在內。如遇昔平今險。取土甚遠。難做工程。卽給至二三分外。尚須夯礮。繫索。買土。鑲墊。拖腳等項。有照原估一錢六分。扣存加一節省。再扣加一節省。已敷所用者。亦有帶水泥土。挑運路遠。難做易塌之工。竟有給至一錢七八分。至二錢三四分不等者。是前項再扣加一之銀。原非盡爲部費而設也。若夫奏銷各項錢糧。在部胥不能枵腹辦事。歷來各省皆有發給飯食之陋例。臣訪聞南河工程。凡遇奏銷。每開銷銀一兩。支給部胥飯食銀。自五分起。至七分止。今豫省此案。大隄動用正項錢。至四十九萬餘兩。冊籍繁多。奏銷覈算需時。給發些須飯食。亦似不可少缺。茲臣逐細察訪。查據兩岸隄工。尚可再扣存銀二萬五千餘兩。并令管河道陳世倬。再將難易工程。暨別案隄工。有無一例節省。并節省若干之處。確查詳報。一并具題。所有此案隄工。除原議加一節省外。又節省銀兩。應聽副總河臣稽會。箇查有應行補修補

築之工。題請酌量通融支給。仍飭管河道察覈。毋許冒濫。庶難做工程。不致偏累貽誤。而帑項絲毫均得實用矣。殊批諭旨。

是年加修秦家廠善後事宜。按秦廠諸工。自凌汛而復蹈覆轍。稽曾筠以秦廠頂衝。其源在上流廣武山根。挑溜直注東北。湍激生險。因於倉頭對面橫灘挑引河一道。直接中泓。水勢順達東南。不復激射秦廠工穩。十里決口亦塞。此探本之治也。工竣。堅築秦廠大壩靠隄。又將越隄內填實。加築北壩尾。接連遙隄。南壩尾接榮澤大隄。馬營壩後土隄。及詹店前面卑窪。加培土壩。捍禦沁黃交會之水。釘船幫大壩。孤立水濱。添築上下雁翅。挖槽下護崖壩。加鑲大壩。更於大壩東西。建挑水壩。以開溜勢。又加幫遙隄。自沁河頭起至榮澤大隄。接修馬營口詹家店後格隄二。及太行隄。並築堅實。於是秦廠各工。安如磐石矣。河渠紀聞。

是年始定河工銷料之例。按此河工例銷三十八束之始也。河工銷料。例有定數。江南銷料數目。各廳參差不一。如鑲墊一項。每寬長一丈高一尺。有用葦柴九十束。四十五束。四十八束。三十八束。三十束。不等。多寡懸殊。報銷互異。難以稽覈。至是始定爲準。則議照桃源廳。每寬長一丈高一尺。用葦三十八束。通工一例報銷。河渠紀聞。

是年修築睢寧縣黃河南岸周家樓樓崖壩工。長一百八十五丈。又加幫內餞隄。長一百九十三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五堡魚鱗壩。長四百五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山陽縣張莊東西隄。築高家灣越隄。下接小隄一道。又築上張莊工頭西撐隄一道。工尾東

撐隄一道。淮安府志。

是年加高豫省南北兩岸隄工。北岸自滎澤縣起至山東曹縣各築遙隄。越隄。格隄。又堵塞蘭陽北岸板廠漫口。山東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

河水章風三

雍正三年正月田文鏡奏豫省酌撥江南河兵一案前准部覆除武陟縣仍留堡夫一百名以防要工其餘南北兩岸堡夫盡行裁汰茲據管河道陳世倬詳稱黃河兩岸隄工綿亘千有餘里向設堡夫九百餘名令其按堡修防嗣因黃水連年泛漲隄工在在危急堡夫爲數無多不足修防搶護之用酌撥江南河兵一千名分別各隄共資防禦是河兵之設原以增堡夫之不足今南北兩岸新建埽壩歲搶各工不下數十處若設兵裁夫則防守之人仍不足用難免顧此失彼且歸德府屬之商邱考城虞城等縣並未派列河兵若裁去堡夫則數百里頂衝險隄竟無一人防視查齊蘇勸疏內稱俟過秋汛水落工平盡行裁汰但每年俱有水漲水落之時非一落後竟不長發堡夫甫裁而桃汛卽屆加幫大隄又係新築之工更須巡防保護新來河兵雖捲埽下埽鑲墊打樁固所熟諳然一年一換新舊接替本處地形水勢未必深知至搜索窪洞鼠穴填補水溝浪窩及瞻望水勢風防雨守無分寒暑晝夜河兵又不如土著堡夫之熟悉必須兵夫兼用協力修防方有實效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再堡夫工食係各州縣於額設各役工食內撥給並非額外增加更無庸裁惟給發工食時嚴加確核務令均霑實惠不使稍有虛冒再堡夫中如有學習埽壩鑲填等事試驗得實者准其充補河兵以免淮兵遠涉之勞仍招募土著勤壯預補堡夫勿致額缺庶幾兵夫協力防守得宜矣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三月初一日。稽曾筠奏。祥符縣南岸回回寨。北岸官路李家地方。淤長大灘。直出河心。致河勢盡趨南岸。雍正二年。伏秋水漲。衝射回回寨。老君堂等處。沿河一帶。皆成巨浸。村莊被淹。隄根拖溜。甚屬危險。且係單隄。並無外護。切近省城。關係甚重。臣細看北岸形勢。并訪之士著士民。知北岸官路李家一帶。原係黃河故道。歷年淤塞。致灘嘴日長。河流南射。臣詳加勘視。應由北岸舊回回寨起。至官路李家舊河身處。挑挖引河一道。引溜直走。俾成東西之勢。不特老君堂等處居民。免遭水患。耕鑿可安。而隄工亦得保固。於城社民生。均有裨益。隨飭管河道廳。印汛各官。同丈量計長。三百四十丈。估計土方工價。共需實銀三千二百兩有零。應請於司庫動用題銷。奉上諭覽奏。及所繪圖式。挑挖引河之見。似屬合宜。但不知北岸官路李家一帶。與老君堂等處。地形高下。何如耳。俟齊蘇勒到豫。與之商酌。或應挑河。抑或建築挑水壩。詳籌妥計而行。硃批諭旨。

四月初十日。齊蘇勒奏。豫省祥符縣舊回回寨挑挖引河。經稽曾筠奏。奉硃批諭旨。令與臣商酌。或應用挑水壩。或應挑引河之處。詳定而行。欽此。又准田文鏡咨稱。准工部咨。奉旨。稽曾筠奏稱。汛水長發。以前及時挑挖引河。爲有濟等語。但此引河。曾經挑挖完否。並有無裨益之處。現今齊蘇勒奏。聞前往豫省。著行文問齊蘇勒。令其看明具奏。若齊蘇勒事竣回任。卽著田文鏡看明具奏。欽此。轉咨到臣。看得挑挖引河。必須上口正對頂衝。而下口有建瓴之勢。方可吸引大溜。歸入新河。借其水力。滌刷寬深。以成河道。今回回寨引河。稽曾筠已經興工挑挖將完。但上口地勢。與現在之水向。不相對。臣等因往上首改挖三十餘丈。以對頂衝。以迎大溜。然引河雖挖。非挑水壩。不能開溜。以入引河。臣等欽遵諭旨。於對岸指示建。

挑水壩一座挑溜順行以對引河之口俟水長時相機開放俾大溜全歸新河庶河勢得以直暢東注而南岸老君堂等處隄根可保無虞矣奉上諭朕因慮嵇曾筠或料理不妥所以有前諭今覽此奏方是謂得法矣硃批諭旨

五月初九日嵇曾筠奏豫省兩岸隄工蒙皇上發帑修築臣因慎重錢糧細加採訪知平易工程每土方給銀九分六釐可以敷用前經奏明今接准部文欽奉諭旨嗣後豫省工程每土方給銀九分六釐以爲定例其難做險工取土甚遠者於估計時責令管河道親加查核酌量加增不得浮冒但臣查從前雍正二年加幫隄工雖據領帑陸續報完內有平易之工亦應追繳加二節省現飭管河道逐細查勘分別難易凡有應扣加二節省之處嚴行扣追繳庫以清帑項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六日田文鏡奏查河工錢糧雖力得通融支給然一案有一案之工程一案有一案之錢糧若不及時逐案奏銷一至年深日久用過物料不無蠹爛漂失隄工丈尺難免墊陷淤高工程無憑查驗因而錢糧得以指借雜亂紛紜莫可究詰即欲徹底清查而經手各官又去留無定難以追求如責令現任之員清算又茫然不知遂致經年累月愈積愈多不特一時奏銷艱難抑且新舊交代不易臣查據未銷工程自康熙六十一年起至雍正二年閏四月止不下十有餘案東牽西扯紛如亂絲臣愚以爲各案隄工內除歲搶二修仍令按年奏銷外其餘一切工程如做完一工即將此工用過錢糧暨工程丈尺土方價值椿料數目隨令管河道核算明白立即造冊詳報河臣撫臣勘明工程會合奏銷不得定以次年彙銷之例稽遲時日庶新築工程新添物料一目了然而承辦經手之員亦無從指借冒銷矣至遇有意外

險工急需搶救不及估計題請之項須令河臣檄飭管河道動支錢糧委官搶救一面令管河道報明河臣咨部存案工完卽造册申報委官勘明銀工相抵隨卽奏聞飭部查銷毋得觀望推諉坐失機宜伏乞皇上飭令河臣不得拘定次年彙銷之例竟致延擱務令遵照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所定計銀限日奏銷例依限逐案及時奏銷如有逾限卽賜飭部嚴加議處如此各清各款不致年久牽混而工料現可核驗不致捏造冒銷於河帑大有裨益矣奉上諭內有兩款乃係現行之新例餘俱不可此奏殊欠斟酌矣硃批諭旨

是月挑祥符縣回寨引河長三百四十丈河南通志

六月江南黃河南岸睢寧縣朱家海大隄決口總河齊蘇勒率兵夫塞之未竣明年四月黃水陡長衝激東岸壩臺大埽蟄場九段命廣督孔毓珣前往協辦至十二月決口塞埽土建挑水壩大壩後加築越隄對岸開疏引河分傾下注功於是成按江南黃河工險莫險於朱家口本名朱家海地極窪下土鬆底虛水聚不洩河勢自東北逆轉東南長灣頂溜埽不能立必開引河以順其勢建挑壩以開其溜然非長椿大埽則不能立壩非開寬引河則不能進溜非加長壩頭則不能逼溜歸入新河而正當埽灣急溜洄漩曲注若埽頭挺入河心以攪其怒水逾暴橫而不馴決不易塞塞亦難守是以經營二三年後始獲蕺事合龍後溜仍壅注埽根復於上水建挑水壩挑溜北行大壩前進撲崖埽下水築護崖以固壩壩後加築越隄對岸挖引河五百餘丈分傾水勢緩壩前之溜下尾接挖子河四千餘丈通流匯注工於是成朱家海決後睢寧虹縣泗州桃源宿遷五州縣近河地方多有淤地奏將涸出沃壤增輸錢糧然清口上之

七道引河漫淤止餘一道。清水不得暢出。固難免衆口之囂矣。河渠紀聞。今按朱家海河決。宿遷縣志載入雍正八年疑誤。

七月。命內閣學士何國宗。偕測算官員。攜儀閔河。齊蘇勒傳稱。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今歲伏汛。勢甚洶湧。幸而保固平穩。入秋以來。自七月初四日起。大雨連綿。黃水陡漲。且伊洛沁水。一時竝皆長發。而江南朱家海漫溢。缺口之水。未能暢洩。正河又復淤淺。水不下流。以致上游有長無消。自初六日起。至十四日止。共長水至四五尺及六七尺不等。各處隄岸。高出水面。僅止一尺至二三尺。並有水與隄頂相並者。其餘如祥符之程家寨。鄭州之薛家寨。陽武之金馬張。儀封之南北兩岸。隄工尤爲危險。隨移咨副河臣稽曾筠。相機上緊料理。並委員四路巡查。督催搶護。復嚴飭管河道暨印河各官。率領兵夫。住宿隄上。多備料物。設法捍禦。協力修防。並檄飭管河道。前赴南北隄工。逐細確查。初七日。據管河道回稱。虞邑待賓寺迤西一帶工程。勢亦危險。幸皆鑲墊平穩。初八日。又據鄭州詳報。薛家寨工程危險。臣卽飛飭管河道。星夜詣該地方。督同廳汛印河各官。竭力修防。十三日。據南岸同知劉永錫稟報。祥邑之程家寨。勢甚危急。又嚴飭管河道。攜帶帑銀。前赴工所。設法防護。不期十四日酉刻。據報。儀封縣知縣袁珂。因北岸隄工危險。該縣過河搶救。忽於十三日二更時分。狂風大雨。頃刻水長。南岸大寨大隄。陡被黃水漫溢。缺口一十餘丈。又於十五日辰刻。據蘭陽縣報稱。十三日酉刻。狂雨驟雨。頃刻水長。漫溢北岸。板廠後大隄。缺口一十二丈。臣聞報。悚惕。隨飛飭管河道。並廳汛各官。防護隄頭。多備料物埽箇。立卽搶救。一面飛飭開封府。星詣該地方。多備船隻。接濟災民。加意撫卹。臣隨於十五日親詣

漫溢處所督率搶救並查明缺口丈尺及進水遠近民間田廬臣再另摺具奏並會同河臣繕疏題參

批諭旨

是月奉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今歲立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以爲憂所以從前批發稽會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淮黃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決口各十餘丈朕反躬惕厲夙夜不安其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稽會筠督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卹者卽動正項錢糧賑卹衝沒田地詳加估勘應豁免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會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敘今儀封蘭陽旣被衝決其疎防官吏例應參處今止停其議敘不必參處並從寬免其賠修憲皇帝聖訓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兩岸隄工因原額堡夫不足防禦撥江南十河營兵千名千把總六員分派險要嗣因正副總河議裁堡夫經請題照舊仍留并令堡夫跟隨河兵學習椿埽鑲墊等事但臣伏思堡夫學習椿埽必須責令河兵教導尤須分責河員董率或一月一試或按季一試內有教習勤而成就多者給賞獎勵或有懶於指示怠於學習者責成儆戒方克有濟查撥到河兵雖有千總把總爲之管轄然官小不足以資彈壓况南北兩岸隄長千里耳目難周約束不及至於印河各官則又文武不相統攝勿論其不能令河兵教習堡夫卽遇有險工亦多不服驅使究難收河兵之效臣愚以爲守巡二道舊有兼帶兵備之銜而撥到河兵又無操演營務之事原與堡夫不相上下請責令管河道統率稽查并分責各河同知

董司教習。如有怠惰不服者。許管河道徑行責治。并許各河同知會同千把總究處。如此河兵咸知法度。不敢抗違。而堡夫學習樁壩等事。亦易於成功。不過二三年內。盡皆諳練明白。均可拔作河兵。毋庸再調。南河兵矣。如蒙俞允。惟將管河道敕書內加入此款。便可遵循矣。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是月。嵇曾筠奏儀封蘭陽。祥符三縣所築隄工。因大雨衝刷。水溝殘缺甚多。各員欽奉聖恩。俞允。暫留本任三月。俱爲切己工程。自當竭力補修。臣現在委員嚴催。勒限修理。再江南邳州所屬南岸朱家海。於六月十五日漫溢。聞大溜由宿遷。虹縣。泗州。而達洪澤湖。其缺口迤下。正河淤淺。而漫溢處所。又未成河形。水勢散漫。下流未能暢洩。誠恐上游或有停蓄。現在武陟各處險工。俱經下埽加鑲。臣卽親查兩岸。相機料理。秋汛事宜。凡隄上雨淋殘缺。躬自督催填補。務期一律完固。以保安瀾。硃批諭旨。

八月初五日。山東巡撫陳世倌奏。臣因太行隄工。被黃水衝缺。親往查勘。自曹縣四十里至太行隄。衝斷三十餘丈。地名魏家灣。水由西南東明而來。勢猶不止。卽擬堵築。因上流蘭陽。未經斷塞。下流單縣。地勢高阜。若此口堵築。則夾隄之內。上承黃流。下無宣洩。仍必潰隄而出。隄之內外村莊。勢必盡淹。因暫緩興工。俾潰隄之水。入於舊黃河。下歸南陽昭陽諸湖。雖年久河淤。不能容受。因而漫溢。村莊。然猶有河道可循。得所歸宿。現在已將衝斷處。先行裹鑲。備齊樁料。俟蘭陽斷流。卽便堵築。河臣齊蘇勒。已至蘭陽。親督修築月隄。臣勘至河南交界。委標員前赴蘭陽。據稱決口漸淤。月隄四五日內完工。臣發銀一千兩。委守備協同黃河同知等。覘視蘭陽決口一閉。積水消落。卽便興修。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八日。田文鏡奏。初四日。接准部咨。內開。欽奉上諭。儀封蘭陽兩處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

河稽會筭督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欽此臣伏查儀封缺口已於七月二十八日將民隄合龍今據南岸管河同知劉永錫稟稱儀邑大隄已於八月十一日合龍現在加高鑲墊指日全完關陽板廠後缺口副總河稽會筭正在下埽興築適河臣齊蘇勒到工諭令河員搶築鐵心隄費省工速亦於十二日合龍現在加高鑲厚指日完竣其一帶危險工程業屢飭廳汛印河各官加意修防今蒙皇上軫念民生周祥指示臣復謹遵諭旨會同稽會筭面商查有卑薄隄工立即遴員逐細確實勘估具題 硃批諭旨

是日又奏臣於十一日接准山東撫臣陳世倌來咨內稱據黃河同知牟鏞元呈報蘭陽北岸板廠決口黃水橫流由曹縣衝斷太行隄入城武縣境隨卽親臨查勘自城武沿隄而上至曹縣魏家灣太行隄被衝處所經歷數十村莊平地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田禾民舍皆被淹沒同日又准直隸督臣李維鈞咨據大名府長垣縣知縣梁芑呈稱上月十四日有黃水一道自西南蘭陽地方蕭家潭口流至黃家集等處復差探得陶背河一帶黃流自西而來甚是洶湧自梁家集東北由於李集南水寬一里餘遠流入長垣黃家集等處是日黃河南岸儀蘭兩縣交界地方清凌壩決開口門五十餘丈至十七日汕刷百丈許水流南走黃河北岸板廠等口淤塞斷流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查蘭陽板廠後決口實因天時久雨隄根內外俱有積水上淋下浸又遇狂風驟雨遂致漫溢場陷原非全被黃水衝激漫開決口臣前聞報往勘並未掣動大溜灘已洩出驗其初漫水痕實止二三尺不等隨據委員稟覆沿隄往東計長二十餘里至蘭邑之傅家寨而水竭往北約寬八里流至洮濱河而水止細查田廬雖有被水之處然並未

坍塌。今據陳世倌咨稱。流入曹縣魏家灣等處。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田禾民舍。皆被淹沒等語。則是近隄決口處所。非水深丈餘及二丈之水。不能流入曹邑。如此之深。且豫省近隄民房田禾。非先被淹沒。不能流入曹邑。如是之甚。又必掣動大溜。流成河形。然後淹沒曹邑村莊。如是多。即或水勢已退。地上淤泥。必有數尺餘深。方足憑據。今臣聞曹縣芝蘇集地方。亦因久雨。河水漲發。從隄上漫溢而過。其魏家灣等處。俱係清流。並非豫省流入之水。况中隔洮濱河一道。如果黃水盈溢。則直隸長垣。東明等縣。水勢必更甚於曹邑。何以李維鈞來咨。內雖有黃水流入之事。並未有淹沒田廬之語。豈直隸接壤之水反小。而東省越境之水獨甚乎。再李維鈞稱。清凌塌離儀封大寨漫口。相隔六七里。亦未缺口。如果衝開口門五十餘丈。汕刷一百餘丈。則非惟歸德府屬之虞城。考城。商邱一帶。皆成巨浸。即江南徐州等處。亦俱爲澤國。何以江南撫臣並無移咨。虞考等縣亦俱無恙。且齊蘇勒往來三省。其中有無被水。自必目擊。不知陳世倌與李維鈞是何意見。一任各屬混詳。捏詞誑奏。致上廬聖懷。除一面委員前赴二省。逐一再加確查具奏外。據實先爲奏聞。奉上諭。陳世倌李維鈞來咨所稱水勢情形。既大相懸殊。何不分具覆文。與之辨析。否則即將摺內陳奏之語。竟行具題聲明。此事朕甚疑之。殊批諭旨。

九月初十日。齊蘇勒奏。治河物料。葦柳爲先。歷年捲埽之葦。俱動帑購買。每年費不啻千百萬。束至柳枝一項。產自官園。伐以濟用。例不動正項錢糧。蓋埽以柳爲骨。柳多則工堅而帑省。若柳不敷用。勢必以葦代之。不惟工不堅固。且多費帑金。是柳株之廣爲栽種。誠不容緩也。康熙十五年。立有勸栽議敘之法。然

舉行不過三五年而止。臣到任見沿河兩岸柳株寥寥。歷年雖有栽補之名。每多春報栽植。而秋報枯損。雖近有條陳捐栽議敘之例。至今未見有具呈捐栽之人。若不亟爲整理。將來不惟工料大虧。而糜費錢糧。恐無底止。臣於去歲冬。與道廳各官細加籌畫。勒令各營弁兵。於空閒之地。額定補栽柳秧一百萬株。又勸令文武官員。自通判守備以上。各出己資。栽種柳秧五千株。州同千總以下。各出己資。栽種柳秧一千株。方爲稱職。如果於此額外。有能廣行栽種。爲數甚多者。照例題請議敘。今據各官共報捐栽過柳秧三十萬一千餘株。各營兵弁共報補栽過柳秧九十三萬二千餘株。臣親歷閱視。除枯損外。現在成活者。共有八十九萬二千餘株。再臣往來看工。見山東江南。蓄水沮洳之地甚多。似可布種蘆葦。今春諭令廳員。尋買葦根。試種一二處。物性土脈。果否相宜。現據徐屬同知等報稱。微山湖邊淺水有泥之處。布種葦墩。共八頃七畝零。現今蔓延長發等語。今栽柳葦。既試有成效。是勸懲之法。不得不爲之計。今次道廳等官捐栽之柳葦。係各盡職分。毋庸置議外。請於前後所定捐栽柳秧議敘之例。多寡之中。量爲增減。嗣後附近印河文武員弁。於山東河南沿河空閒官地內。果有各出己資。捐栽柳秧成活八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六千株者。紀錄二次。二萬四千株者。紀錄三次。三萬二千株者。加一級。有能於各湖內種葦二頃者。紀錄一次。四頃者。紀錄二次。六頃者。紀錄三次。八頃者。加一級。至効力各官。有情願捐栽葦柳者。亦照此例議敘。再民人有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照原定議敘例。給以頂帶榮身。但目前工料匱乏。亟宜整理之時。若俟三年後酌量議敘。恐人心退縮不前。請仍照舊例。於冬末春初。令廣爲栽種。於次年春末夏初。查驗成活數目相符者。題明議敘。以示鼓勵。至各處河營目兵。補栽額柳。向無議敘之條。今請每兵每年

栽柳一百株。務期培養成活。若不能如數。將專汛之千把總。罰俸一年。守備。罰俸半年。儻或栽補柳秧成活不及一半者。專汛之千把總。降職一級。暫留原任。戴罪栽補。守備。罰俸一年。以彰懲戒。如此三五年間。柳株成林。徧湖蘆葦。不惟工料充裕。且節省錢糧。不啻倍蓰矣。硃批諭旨。今按十月部議。奉旨准行。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加幫大隄。綿亘千有餘里。其間地勢高下不一。但從前勘估。止論隄面。隄根。估計丈尺。一律加築。臣於今歲。屢赴河干。逐一查勘。見地勢高阜者。水離隄頂。尙有二三尺及四五尺不等。其低窪處。隄工丈尺。雖無減少。而形如月牙。勢甚危險。有水與隄頂相平者。並有漫過隄頂。臨時加築子堰。或下埽搶護者。甚有先年舊隄。前議加幫大隄時。並未估修。卑矮單薄。兼多殘缺。卽如蘭陽板廠缺口。亦係未估之加幫大隄。此等工程。若不急爲加築。難以防禦。且聞江南朱家海地方。自六月十五日漫決後。正河逐漸淤高。一經堵築決口。則水勢不能暢洩。而豫省地居上游。恐明歲桃伏秋汛。黃水加長。無可容受。凡地勢低窪處。更爲可虞。臣於八月初四日。接准部咨。內開欽奉上諭。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欽此。臣遵於初六日。前赴蘭陽工所。卽與齊蘇勒公同。遴委熟諳河務廉幹能員。細勘實估。題請。至所需銀兩。約計十餘萬兩。便可一律加幫。永久堅固。應否動用正項錢糧。分發興修。卽豫省存貯公項內撥用。如蒙皇上鴻慈。允臣所請。卽咨會正副總河。會疏具題。再檄令藩司。動撥銀兩。移解河道。於今冬明春。乘農務閒暇。備料修築。庶隄岸鞏固。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矣。奉上諭。此乃一勞永逸當爲之舉。但須詳細勘估。籌酌合宜。會疏具題。候旨遵行。硃批諭旨。

十月初二日。稽曾筠奏。豫省隄工。年久廢弛。蒙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大加修治。一切明險之工。俱已加幫。

高寬足資捍禦。惟外有民隄。月隄。當時原估之員。慎重錢糧。既有重門可恃。暫緩加幫。俱未入估。卽間有估修。亦不過每丈加土二三方。略補殘缺。但民隄築自民間。卑矮虛鬆。非若大隄之高寬堅實。而月隄亦多年不修。單薄頽圯。均難足恃。查豫省每因民隄成患。如本年儀封之大寨。蘭陽之板廠。皆民隄先潰。致漫大隄。卽前年中牟之陽橋十里店。亦俱因民隄漫開。可見暗險之工。急應爲綢繆未雨之計。又查加幫大隄。原估之時。工程綿遠。俱未測量地勢之高下。每有間段。高低未能一律。今秋水漲。其地本高者。隄亦高。水不能漫。至低處。水平隄頂。危險非常。隨於隄上加築小堰。暫爲抵禦。亦非長久之道。臣仰體皇上慎重河防至意。謹委諳練河員。逐細算估。臣再覆看明確。與河撫二臣會題興修。以期永遠無虞。硃批諭旨。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宿遷以下。因黃河決口。尙未堵成。黃河大溜。不能暢直通流。至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復多沙礫。該地方官。概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船。至此不無阻滯。儻冬底春初。決口尙未合龍。河溜不歸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干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之前。將宿遷決口。修築堅固。其淤淺處。加工挑濬。則來歲糧艘重運。方無遲誤之患。慈皇帝聖訓。

是月。命加副參領。靳治豫工部侍郎銜。協理江南河務。治豫。靳輔之子也。河渠志稿。

是月。齊蘇勒奏。河臣薪水。舊由各廳供應。每年有一萬三千餘兩。臣奏明禁止。並裁革四季節禮。又河標四營。舊有坐糧四十分。每年一千一百餘兩。臣到任後。交中軍爲修造墩臺。製換盔甲器械之用。其鹽商陋規銀二千兩。爲出操驗兵賞功犒勞等費。而每年往來勘估。及伏秋兩汛。駐劄三省適中之地。隨役及

卷案不可減省。凡車馬舟楫日用米蔬之需。遠者數百金。近者一二百金。前此尚可勉強支持。今春由徐州赴武陟。拮据實甚。現據河庫道張其仁言。庫收額解錢糧。向有隨平餘銀四千兩。除道衙日用。及各項工食。不過千金。餘銀三千兩。請支銷看工車船等費。臣未敢擅便。儻蒙恩賞給。則看工之盤費弗缺。益得殫竭心力。辦理河務矣。奉旨。此項通融取用甚好。卿之清勤。朕所深悉。勉爲之。齊蘇勒傳稿。

是年。嵇曾筠。田文鏡。加修南北兩岸危險工程。增培兩岸隄工。加築土埽。預爲之防。按防河急險工而緩視無埽之隄。此恆情也。大溜當前。隄埽震動。不得不爲思患預防之計。人夫料物。以時畢集。而工安矣。聖主廬念河防。不惜金錢。大修南北兩岸縷隄。次及遙月格隄。並增歲搶二修。及秋水泛漲。又令預爲之防。補前估所未及。並前時之未涉險者。至是益加周詳。增築隄壩。加鑲防風。以期永固。增培南岸鄭州。祥符。中牟。陳留。蘭陽。儀封。考城。商邱。二萬三千餘丈之隄。及北岸武陟。原武。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山東。劉家口。曹縣。萬有七千餘丈之縷越各隄。均加培高厚。又填實釘船幫。大壩後月池。南北各隄。臨河當衝。及隄內地勢窪下處。增修埽壩。趙州之薛家寨。來童寨。祥符之陳家寨。蘭陽之河渠。韓陵。儀封之馬家店。汴家莊。周家莊。唐家口。考城之王家道口。十四堡。商邱之楊家營。楊家堂。虞城之張家潭。原武之胡堂莊。朱家莊。蘭陽之管李寨。耿家寨。儀封之雷家寺。宋家營。十九堡各隄。均擇險下埽。加鑲防風。以資鞏固。蓋所以大爲之防者如此。黃河古稱天河。天一所生。爲地之紀。然隨人事爲轉移。禹貢九澤既陂。陂卽隄也。神聖如禹。不能舍隄防河。厥後二十餘年。豫省漫決。罕聞固由如壩之隄。有以防患於未然。與河渠紀聞。是年。豫東南北兩岸增培隄工。報竣。議修月格等隄。按豫省月格等隄。每不如江省得力。江省遇大水。

溢湧。縷隄著重時。開倒溝放水入越隄。灌滿隄內。回流漾出。頂溜開行塘內。漸次填淤平滿。名曰放淤。豫省雖有月格隄。多不啓放。以土性沙鬆。遇水易潰也。然工程緊要之處。備防不可不周。北岸蘭陽雷家新莊耿家寨。四門堂。獨陽等處。水湧溜急。隄後灘地低。大隄二丈餘。空虛無靠。應築月隄。加幫隄堰高厚。以爲外衛。南岸祥符一覽臺等處。大隄切近省城。幫築貼隄。以爲內戩。又姜家莊程家寨月隄格隄。加築高厚。考城胡家道口。石家莊商邱蔚家窪。虞城待賢寺等處。各月隄加幫高寬。並築子堰。以爲重障。選土築實。皆能得用。銅瓦廂古稱極險。加築後月隄。每歲增培。積至五六年。高厚倍前。乾隆乙卯。大溜曲注。危險異常。開倒溝引入內塘。登時灌滿。水仍外出。頂溜開行。此其驗也。未有爲之而無其功者。視其實不實耳。

河渠紀聞。

是年曹縣芝蘇莊築挑水壩一座。長十八丈。每年歲搶加修。山東通志。

是年曹縣黃河大溜北徙。按此卽潘宮保築長隄跨壓之。順隄溝槽引溜成河也。北岸向有隄根水溝一道。寬深引溜。灘高水不至隄。一遇漲發。漫水乘高勢下注。爲時已久。卽能移溜。北大溜之所以北徙也。治溜北徙。惟用前人跨壓溝槽築壩挑水一法。齊蘇勸言。曹縣大隄迎溜著重之處。有四皆切近運道。關係緊要。曹縣芝蘇莊衛家樓大隄。俱迎溜受衝。議於芝麻莊建挑水大壩。挑溜開行。壩前後加魚鱗護壩。後月隄內接築格隄。衛家樓臨河舊月隄。相隔甚近。復於隄後建格隄。選撥江南熟諳河兵二百名。遴委千總一把總一帶領駐守。此地爲黃河上游。隄後灘地低窪虛空難恃。下鄰諸湖。北接張秋。衝運淤湖所關甚大。故必慎其防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桃源縣越隄三百九十丈。今本工淤平。桃源縣志。

是年築桃源縣煙墩月隄。山陽縣尹家莊月隄。淮安府志。

是年安東縣知縣余光祖憂南門一綫之隄難於持久具詳蒙允幫築自便益門經南門至東門計共長

五百九十四丈頂新舊闊八丈底闊十二丈蕩蕩平平屹若天塹及秋汛暴漲特此無恐頭堡險工波濤

洶湧齊公飭委余令代辦工料十日完備頭堡亦獲底安。安東縣志。

雍正四年二月初八日工部咨稱會議得河道總督齊蘇勒疏稱山東巡撫陳世倌奏請東省曹單二縣

南岸開挖引河並勘明估修北岸工程仍撥河兵駐守巡防奉旨陳世倌所奏著交與齊蘇勒卽速確勘

定議具奏欽此臣往看曹縣芝麻莊對過沙灘地面平衍非上高下低難以引溜下趨不宜開挖引河應

請於險工上流處所建築挑水大壩一座挑溜開行以減其勢可免衝刷再今歲所修埽工之前復加魚

鱗護埽一路以資捍禦又芝麻莊大隄背後原有月隄一道甚屬單薄應於此處接築長二百八十丈隔

隄一道以爲重障又曹縣北岸衛家樓大隄離河切近舊有月隄相隔大隄甚遠應於背後建築長五百

四十丈格隄一道以資鞏固共約估料值土方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除飭兗寧道將應修工程丈

尺需用銀兩造冊送部查核至撥兵駐防一項查山東河南隄工平時歲修係用堡夫徭夫遇有大工撥

用民夫其椿埽搶救事宜茫然不曉猝遇緊要工程率多觀望不前今曹縣黃河大溜北徙處共有四工

此地切近運道關係緊要請照河南例將江南熟諳椿埽河兵選撥二百名遴委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帶

領駐守修防但江南工程亦屬緊要請於濱河傭工慣夫內擇年力強壯能登雲梯知曉捲埽者頂補二

百名。以供力作。其山東堡夫。應照河南例。令河兵教習樁埽事宜。該管廳員。時加考驗。別其勤惰。定爲賞罰。如遇兵丁缺出。挑選補額。至二三年。堡夫嫻習。卽充作河兵。將江南之兵掣回。卽將頂補之慣。夫再行裁退。其山東撥夫之官兵。應食俸餉。亦照河南例。在山東藩庫就近支給。奉旨依議速行。東河事宜冊。

先是奉旨飭查河工條奏一款。一、河工險要之處。宜先期備料。以濟急用也。凡河務同知通判。承辦料物。歷年於秋汛後。在道庫領銀採辦。轉瞬寒冬。勢難搬運。俱俟來年正二月間。始往各處採買。但物料產非一處。蘆葦出在海套。檉麻出在河南。椿木又在江寧。搬運維艱。一時難以畢集。以臣愚見。應於先一年開印後。承領次年辦料銀兩。令分頭採買。陸續運工。仍著河營守備。將到工料物。一月一報。定限霜降後運齊工所。總河委員。協同地方印官。查核出結呈報。儻察出徇隱。均治以罪。則料物緩急足恃。而冒銷虧空之弊。亦可除矣。奉上諭。有人條奏此一事。或與河務有益否。觀其所論。亦屬有理。但恐不得其人。錢糧似覺可虞爾。其盡心籌畫。酌妥具奏。

是月初九日。齊蘇勒奏。正月十一日。恭接皇上發下條奏一摺。奉有硃批。諭旨到臣。看得河工備料。每年霜降後。按工程險易。量丈尺多寡。陸續酌發銀兩。分頭採辦。於來年春二月。各料辦齊。或總河親歷驗看。或委員盤查。必令足數。堆貯工所。以備修防之用。若遇新報險工。再量給添買。此成例也。查先年庫道馮佑等。虧帑各案。河員領去帑銀。而物料工程。並無實據者甚多。及至參出。所空已至數十萬兩。歷經前任各河臣。催追二十餘年。多屬人亡產盡。至今毫無完解。臣細察其由。無非指稱辦料名色。將領去帑銀。營私肥己。兼以請銀時。轉詳之道員。批發之總河。各扣十分之一二。致領銀入手。已耗十分之五六。欲其辦

料足數。修工有據。不可得矣。又事已敗露。上司礙難參追。不得不任其開銷。互相掩飾。遂使正項錢糧。咸飽無壓。貪壑。臣目擊河政廢弛。將屬員內有辦料無實。做工無據者。屢經嚴參治罪。勒限追賠。近覺領帑之員。稍知儆戒。臣每遇廳官領銀辦料時。或另差妥役。押催採辦。或另委別員。眼同購買。三年以來。始覺前弊漸除。夫以廳官領銀數月之間。臣尙恐不能防範。今欲於前一年開印後。給發錢糧。令承辦次年之料。則時日太寬。難於稽察。必才守兼優之員。方可委任。誠如聖明所照。臣實難得其人。若照條奏所云。杜虧空之弊。適足開虧空之端。况邳州以上。攙用秫稻。宿遷以下。採買海葦。瓜洲一帶。純用蘆柴。上下相去。俱不過三百餘里。與夫椿麻等項。多係水運。自霜降至清明。五月之限。綽可辦齊。亦不至遲延干咎。奉上諭。所奏是當之至。朕原甚不然其說。但既有此論。其中或不無些少裨益。所以詢汝者此意耳。今覽爾奏。朕洞徹矣。硃批諭旨。

三月。浙江巡撫李衛奏。竊臣蒙皇上面諭。令臣便道由清江浦。與河臣齊蘇勒。將河工情形。議論大概。看伊如何回覆。著到任後奏明。欽此。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至淮安府屬之阜河。適河臣齊蘇勒。在朱家海堵塞決口。因帶領淮徐道張其仁。來請皇上聖安。臣隨同至廟中。問及河工近日情形。據稱。朱家海決口。前已合龍。雖復開少許。不日可以告竣等語。臣復問此番決口。黃河全勢。俱由朱家海歸洪澤湖。當慮沙淤墊高湖底。以爲後患。據稱。勤淤懶沙。不能遠去。其洪澤湖上流。仍有三處小湖相連。沙淤俱就。近處窪地墊高。竟可以添設州縣。增益錢糧等語。臣又問。此三處小湖。旣與洪澤相連。又在上述。乃大湖支派。受水分洩之淵藪也。若已墊高。將來洪澤蓄水漸少。且由近及遠。再遇水發。勢必盈科而進。仍填洪澤湖高。

堰更險。爲之奈何。如果沙淤可以添設州縣。廣益財賦。恐前人久已放水墊平。無俟於今也。尙該留蓄水之處。爲是。伊答云。別無善法。總之時加防範。以期不至開決。臣又問。各處險工埽壩料物。必須蘆葦。今葦蕩營裁汰已三四年。却被鹽商假借民墾名色。暗中分肥。蘆葦漸次缺少。一遇險工。難保無虞。况目下各工俱用秫秸豆秧麥穰等類。入水數月。卽朽爛不堅。何以禦汛。不惟虛費錢糧。且搬運馱載。勞民妨農。苦不堪言。將何以處之。據稱。此係前任趙世顯。因葦蕩營有弊。故爾裁去。如今料物果難辦理。如今要復葦蕩營。雖是目下買用秫秸等物。發價亦甚公道。等語。臣又問。治河之法。還是借河水急湍之勢。以濟洩下流。疏通海口爲要。抑或專顧衝決。以堅牢工程爲主。據稱。海口亦是要緊的。我曾親看過。從前甚淺。我去年將清口打壩攔住。留的口子甚窄。令其敵住黃水。並借清黃二水之勢。將清江迤東河底衝深。目今海口亦深無底。因打此壩。曾蒙皇上賞我翎子等語。據此一段。若果如所言。實與治河之法相符。臣又問。每逢夏秋二汛。防河如同迎敵。不知各汛文武官中。何員可以爲將才。善知水利者。曾得幾人。伊云。實未多得。難以指出等語。臣又問。先言朱家海決口不日合龍之說。定於何日可以告成。伊云。十五日前。後臣說目下止宜保住兩邊壩頭。爲主。立春後再過一。九地凌方開。其色青。下面帶有黃泥。較水面之凌更甚。此凌一出。隨帶有積凌水。同下三五日後。方得水平。凌盡。皆可以施人力。早則河無故道。水不東行。陸地豈能走凌。壩埽恐難支持。必至正月二十日間。合龍未遲。伊云。甚是。遂向淮徐道張其仁云。我自到河工。惟憑己見。並無人講究。及此。再臣探得。河臣齊蘇勒。操守學問甚優。辦事不避勤苦。居心極欲求好。但治理黃河之處。未得其要。更無好官相輔。又兼自負過高。不能納言爲慮耳。所有臣與河臣議論河工大概緣

由據實奏聞。硃批諭旨。

是月。稽曾筠奏報桃汛平穩。奉上諭。凡事每成於難。而敗於易。人情多慎於危。而忽於安。毋因桃汛平穩。遂爾稍涉疎慢。須保固數年。河底日漸刷深。永無出槽之虞。方可釋懷也。硃批諭旨。

是月。修築鄭州等處隄工三千五百二十三丈。祥符等處南岸隄工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丈。考城等處隄工五千九十四丈。武陟隄工二千四百五十三丈。原武等處隄工五千八十一丈。又修祥符北岸隄工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丈。河南通志。

是月。齊蘇勒題請復採葦官兵。葦柴一項。產自河濱。宿遷以下。埽壩工程。皆賴此項葦柴。以濟修防之用。先年河臣于成龍。題准於海口附近。設立葦蕩二營。安駐戰守兵目一千二百三十名。統以遊擊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專管採割海山等處葦柴。每年額定交柴一百二十萬束。以佐工用。後於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河臣趙世顯。以蕩地淤墊。不產葦柴。虛糜糧餉。將此葦兵具題裁汰。每年節省俸餉銀一萬八千兩。淤出之地。卽令裁兵墾種輪租。每年可得銀四千兩。以抵購買額柴之費。於是採葦官蕩。被民侵墾。而工需葦柴。皆費帑購買。致商販頓興。料價日貴矣。查海口地方。一派沮洳。淤泥潤澤。蘆葦叢生。似此河工有用之物。無兵採伐。深爲可惜。况海口關係緊要。其間地勢遼闊。蒙茸稠密。易於藏奸。雖東有登萊。南有正紅。各設重兵防守。俱相隔千里。不能越境巡查。廟灣雖有遊擊一員。亦相距二百餘里。勢難兼顧。今海口止有煙墩木樓戍兵數人。甚非慎重海疆之道。臣細加籌畫。請於海山二州縣海口地方。仍照舊制。復設採葦戰守兵目。除照向年額採葦柴外。再加三十萬束。共成一百五十萬。以佐工用。此項柴

束以官價計之共值銀三萬三千兩。每年除給官兵俸餉銀一萬八千兩外。可節省銀一萬五千兩。其各兵居住窩鋪需用器具。並挑浚運葦河渠等費。統於此項節省銀兩酌量給發。年終查核報銷。二年後如蘆葦更加生發。再查明增額。以充工料。所有守備千總等弁。均照舊制題復。聽淮揚。淮徐二道兼轄查催。舊有遊擊一員。恐不足以資彈壓。恭請皇上欽點。改放參將一員。以專重任。再兵目內。挑選馬兵一百名。給與馬乾。以便於扼要處往來巡視。其各兵每年採割之餘。務令勤加操練。熟習軍械。似此營伍一成。將見河工料物無虧帑項。可省抑且海疆防範有賴。奸宄難容。庶河防與海防皆有裨益。奉硃批。朕覽此奏。甚屬得理。九卿再加詳議。速奏。欽此。兵部會議核准。設立參將一員。統轄兩營。左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戰兵十五名。步戰兵五十名。守兵五百五十名。歲採額柴七十五萬束。內營運柴四十五萬束。係調撥各河營浚船二百五幫運。至王營大壩官廠交廳轉運。又廳運柴三十萬束。係各廳雇船往蕩運工。右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戰兵十五名。步戰兵五十名。守兵五百五十名。歲採額柴七十五萬束。內營運柴四十五萬束。係調撥各河營浚船二百五幫運。至洪福莊廠交廳轉運。又廳運柴三十萬束。係各廳雇船往蕩運工。以上左右二營營運廳運共額柴一百五十萬束。南河成案。

按今之葦蕩營。卽斬文襄屯田之遺也。屯政以疑謗廢棄。而官荒所在。叢生蘆葦。大適工用。于成龍因之於附近海口。奏設葦蕩營。嗣經趙世顯議裁。至是齊蘇勒題請復設採葦。照向額加增三十萬束。以濟工需。河渠紀聞。

四月二十日。奉上諭。昨據總河齊蘇勒奏報。四月初九日。朱家海漫口水勢陡長。致將東壩臺大埽。墊陷

九箇目下正在防守修築等語。黃河水性無定。將來或有漫溢。河水旁引。恐有奪河之患。關係甚爲緊要。齊蘇勒在工年久。歷練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屬無愧。朕所深知。但年已望七。恐精力稍減。河務勤勞。思慮有不及處。兩廣總督孔毓珣。素諳河工事務。伊從前屢請陛見。今准其來京。著先至河工。詳勘水勢。協同齊蘇勒。將河工一切修理事宜。細加商酌。妥議後。請來京。江南通志。

五月二十八日。稽會筠奏。新估增卑培薄等工。其至險至要處。如蘭陽之板廠。儀封之大寨。陽家橋。擱陽隄。祥符之青名堆。瓦子坡。程家寨。商邱之蔚家窪。楊家堂。虞城之劉家口。凡臨河外越隄工。臣俱親督。晝夜催儻完固。已有重門保障。其餘亦不時查勘。嚴飭修築。至考城支河六道。親往外灘相度形勢。率領通判葉光會。知縣高鎰等。駐工督催。盡行堵塞。大隄又用埽鎖護。足資保固。所有歲搶工程。業已分投儻修。仍多積料物。以備低禦。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六日。田文鏡奏。臣於四月內。飭令管河同知。將節年河泓刷深若干尺寸。據實確查。分晰稟覆。今據開封府。上南河同知稟。所屬鄭州。滎澤。中牟。三州縣河泓。自雍正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二尺及四尺不等。又下南河同知稟。所屬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四縣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二三尺及八九尺不等。又署上北河同知稟。所屬原武。陽武。封邱。三縣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四四五尺及八九尺一丈不等。又懷慶黃河同知稟。所屬武陟。縣趙莊壩下。至滎澤縣交界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共刷深五六尺不等。又歸德府河務通判稟。所屬考城。商邱。虞城。三縣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二三尺及六七尺不等。查現在河身漸次刷深。則河面漸次收窄。將來由窄刷深。則崖

岸日高。水行地中。自可永安瀾矣。硃批諭旨。

八月十六日。稽會筠奏。十二日。臣接撫臣田文鏡自閩中所發之書。內云。九日。跪接皇上硃批奏摺。奉旨。覽奏。早晚禾稼豐茂。工程平穩。各情形深爲慰悅。但朕心意之間。只覺今歲秋汛。似有可虞。目下正當水勢長落不定之際。汝與稽會筠。其協力同心。謹防毋忽。欽此。擬卽覆奏。因在棘闈。不敢用墨。祈代爲入告。恭慰聖懷。臣查七月內工程。水勢平穩。已於八月初一日。恭奏。月來秋陽晴皎。雖初五六等日。水長四尺。有餘。旋卽消落。不似上年壅滯。卽此可徵河底深通之驗。今白露已過。水勢日漸歸槽。卽至霜降。可幸無虞。臣細閱水勢。查北岸武陟釘船幫一帶。自蒙聖恩。俞允發帑挑挖倉頭中灘引河。吸引大溜。自西而東。今趙莊壩迤下。悉淤成灘地。釘船幫秦家廠等處。工極平穩。迤下原武陽武封邱支河堵塞。非有大水。不到隄根。其祥符陳留蘭陽北岸水勢。埽灣拖溜。皆有重隄護埽。惟儀封北岸之三家莊。與東省芝蔴莊接壤。大溜滌洄。河形尚有南北頂衝之勢。已經積料。調夫晝夜防守。現在增築越隄。務期有備無患。其南岸自滌澤鄭州中牟。皆係從前險工。連年修守土埽。工程堅固。迤下祥符陳留蘭陽儀封考城商邱虞城等處。內外大隄越隄業已培培高厚。埽工時時鑲墊。兼之今秋豐收。料物雲集。工程修整。足資捍禦。撫臣田文鏡坐鎮省城。遣官查察。臣奔馳兩岸。晝夜催儻隄埽等工。凡明險暗險。俱相機盡力修防。荷蒙聖諭。詳切。臣惟有愈加勉勵。盡心協力。加謹防護。仰副睿慮。憂勤不敢片時稍懈。硃批諭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

河水章 顧四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稽曾筠奏。臣前恭進黃沁安瀾圖。奏事張文彬。傳臣齋摺。家人展圖。指示口宣。皇上聖旨。令於所指之處。或應開挑引河一道。若別處有形勢類此者。俱應相機開河。傳諭到臣。伏查黃河形勢。東西暢流。則勢順而安恬。南北斜衝。則勢橫而激蕩。今河身上自廣武山而下。引河深通。行於兩岸之中。祥符以下。河勢多曲。每遇掃灣轉溜。卽成南北斜衝。兩岸險工。均坐此病。如南岸考城之司家道口等處。北岸儀封之三家莊。其最著者也。細閱河身。自儀封北岸之趙家寨迤西灣環起勢。直走正南。至考城之縷水隄迤北。環向正東。掃逼勾家寨洶作兜灣。每至水長。下行不暢。則橫流旁注。汕成支河分道。南侵。此司家道口一帶受病之源也。又自勾家寨斜趨西北。折行東北。經豫省三家莊。東省芝麻莊等處。繞道而南。至王家樓迤下方斜流東注。此北岸兩省險工受病之源也。今若將南北兩灣。從中挑斷。引水直流。則改南北之形。成東西之勢。兩岸工程。誠有裨益。但從來開挑引河。必須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領之勢。庶可期其必成。至於上下接挑。尤必上段河尾。與下段河頭。吐納相應。呼吸相通。方能一氣貫注。今儀考兩邑河灘。皆係平沙漫衍。並非西高東下。而兩層首尾。亦不能直接順通。且河頭接溜處。去北岸較遠。南隄較近。恐北岸險去。南岸險增。似難必其萬全。臣兩年來。因儀考隄工告險。往來救護。舟楫頻經。再三相度。緣未獲機宜。不敢冒昧陳請。今惟有督率各員。加緊保守。以防明歲汛水。儻河形遷改。機遇

可乘。卽當隨時具奏開挑。斷不敢因循貽誤。奉上諭。覽奏。朕甚嘉悅。如此方是。若不論當否。一味逢迎阿順。我君臣將無貽天下後世笑柄乎。百凡行爲。當以斯事之居心爲準。乃朕所朝夕期望於諸卿者。勉之。朕昨閱圖。不過偶爾之見。聊就紙上商較形勢耳。果有深知確見處。則何不明白批諭。而猶爲此泛泛一詢耶。硃批諭旨。

十二月。奉上諭。齊蘇勒自簡任河道總督以來。謹慎勤勞。操守廉介。實心供職。潔己奉公。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齊蘇勒遵朕諭旨。督率河員。加意堵築。今據奏報。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朕心甚爲慰悅。具見悉心任事。經理有方。使泛溢河流。有安瀾之慶。甚屬可嘉。齊蘇勒著加太子太傅。以獎勞績。江南通志。是月。齊蘇勒題請。以河工人員調補沿河州縣。疏黃運兩河。攸關緊要。沿河州縣。同心共濟。呼應靈而成功。速江南徐。邳。豐。沛。蕭。礪。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桃源。清河。安東。山陽。寶應。高郵。江都等沿河十七州縣。爲黃運兩河必經之地。百川總匯之區。嗣後遇此等沿河州縣缺出。仰請皇上敕令江南督撫。准照東豫兩省例。於所屬現任州縣內。揀選會同保題。引見調補。如州縣內難得其人。卽在佐貳內。揀選保題補授。再查豫省奉旨定例。沿河府州縣。有才嫻河務者。准令河臣會同撫臣保題陞調河工之道廳。其河工之廳汛。有才守兼優者。准令保題陞調沿河之府州縣。通融調補。更於河防有裨。奉旨允行。淮安府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楊橫莊埽。工長三百六丈。又圈築越隄二道。共長二百九十九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下大王廟挑水壩。原武縣志。是年。築高令望莊順水壩。嵇曾筠上增修埽壩防風疏。豫省土脈虛鬆。一切隄工。必須相機修守。保護萬

全仰賴我皇上洞悉河防特頒諭旨將危險工程增卑培薄預爲之防現在另冊估報但連年黃水泛漲兩岸隄根沙停淤墊隄身多有卑矮兼以隄內地勢甚窪一遇汛水長發大溜頂衝甚屬危險亟應擇險要處所增修埽壩鑲做防風保護隄工今據管河道副使修鎮詳上南河廳屬鄆州汛內薛家寨一帶隄工長七百六十丈應鑲防風來童寨險工長一百四十丈應下埽裹隄加鑲防風下南河廳屬祥符南岸程家寨險工長二百三十丈應下埽加鑲蘭陽南岸河渠險工長一百二十丈應鑲防風又韓陵寺險工長一百丈應鑲防風儀封南岸馬家店險工長六十丈應鑲防風又亓家莊險工長一百丈應下埽加鑲又周家莊險工長八十丈應下埽加鑲又鹿家口月隄東壩險工長六十丈應下埽加鑲又鹿家口月隄北壩險工長一百丈應下埽加鑲歸河廳屬考城縣汛內自司家道口起至王家道口止險工長六百二十一丈內應建礮嘴壩二道工長共二十一丈接鑲防風六百丈又十四堡險工長二十六丈內應建礮嘴壩一座順長六丈接鑲防風二十丈商邱縣汛內自考商交界起至楊家堂止工長七百七十丈內擇選處做防風二百丈又楊家堂小月隄險工長七十二丈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虞城縣汛內張家潭險工長二十七丈五尺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上北河廳屬原武北岸胡唐莊險工長六十丈應鑲防風朱家莊後大隄兜灣險工長六十五丈應鑲防風又柳園村前險工長七十丈應鑲防風又劉務村後險工長二百丈應鑲防風下北河廳屬蘭陽北岸管李寨揀隄橫隄共長四百八十四丈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又管李寨圈隄內險工長六百八十丈應鑲防風又耿家寨險工長一百六十丈應下埽加鑲儀封北岸雷家寺迤西險工長一百二十丈應鑲防風並下裹頭埽又宋家營一帶險工長六十六丈應下埽加

鑲。又十九堡月隄險工長五百二十二丈。應鑲防風。通共估用工料實銀四萬三千一百兩五錢三分零。請會核題估發帑興修。統俟本年十月內將用過工料彙冊題報。次年四月題銷。又上增修南岸險工疏。三年八月初五日准工部咨開。奉上諭。今歲入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心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瀾。甚以爲憂。所以從前批稽會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黃淮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封南岸大寨。蘭陽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決口五十餘丈。此皆朕躬不德。或用人行政有缺失之所致。返躬惕勵。夙夜不安。其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稽會筠。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卹者。卽動正項錢糧。衝沒田地。詳細勘估。應豁免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敘。今儀封蘭陽兩處。旣被衝決。例應參處。但朕自念不德。其疎防各官吏。止停其議敘。不必參處。賠修亦著寬免。特諭。欽此。臣等會看得豫省黃河兩岸土埽工程。荷蒙聖恩。估計加幫。并增歲搶二修。業已綢繆未雨。隨經令管河道廳細勘核估。幫築。臣等親勘兩岸隄工。原有暫緩加幫之大隄。並有未經估計加修之遙月等隄。又有雖經加幫。或因地本窪下。未能與兩頭一律平高者。更有兩岸隄根。被沙淤墊。隄身卑矮。亟應加高培厚者。今據該道詳開。封府上南河廳屬鄭州。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估加新土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七方二分。來童寨舊斷隄工長二百四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五方五分。中牟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四百五十五丈五尺。估加新土七萬七千九百四十分。月隄共工長三百六十五丈五尺。估加新土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八方六分。開封府下南河廳屬祥符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七千七百九十

八丈五尺。估加新土三十一萬四千六十方九分。又攔土埽工長十三丈。月隄共工長五千二百六十三丈二尺。估加新土十八萬六千三百五十方七分。陳留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八百八十八丈。估加新土三萬五千四百六十一方六分。蘭陽南岸。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七百五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二方。儀封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四千一百六丈。估加新土十二萬一千四十九方三分。月隄工長二千六百四十九丈。估加新土十五萬六百四方六分。歸河廳屬考城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百三十丈。估加新土一千九百一十方。商邱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千三百四十四丈。估加新土八萬七千八百三十三方五分。虞城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千五百二十丈三尺。估加新土一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六方四分。懷慶府黃河廳屬武陟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二千二百九丈。又填實釘船幫大壩。後月牙池周圍長一百四十四丈。共估新土十一萬四千二百二十方七分。封府上北河廳屬原武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二百六丈。估加新土二萬三千三百四十四方。陽武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三千七十五丈。估加新土八萬八千八百九十九方九分。月隄工長三百四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二千六百方。封邱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四百六十丈。估加新土二萬四百七十七方。開封府下北河廳屬祥符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四十五丈。估加新土二千三百八十二方七分。子隄工長一千四十三丈。估加新土四萬三千一百二十六方。蘭陽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四千一十四丈五尺。估加新土一十六萬八千六百九十九方六分。月隄工長一千九百四十三丈。估加新土一十二萬七百八十四方一分。儀封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七百五十一丈。估加新土十萬

四千五百三十八方七分。格隄工長四千五百三十丈。估加新土二十八萬八千二百七十方一分。又山東黃河廳屬劉家口曹縣外月隄工長七百五十七丈五尺。估加新土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九方七分。以上各廳所屬豫省大隄。通共估用土方銀一十四萬五千五十八兩五錢四分零。月格隄工通共估用土方銀八萬七百九十四兩四分零。二項共銀二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二兩五錢九分零。俱據實估報。臣等復加親核。因係緊要工程。照例行令布政司撥銀擇險完修。業經委員分段儻築。以禦汎水。一面移咨山東撫臣飭令黃河廳將劉家口曹縣隄工一例發帑興築。原武縣志。

是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河嵇曾筠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等先後奏報黃河自陝西府谷縣歷山西河南山東至江南之桃源縣河水澄清上下三千一百餘里綿歷三旬有餘陝西山西始自本年十二月八日至下年正月十三日凡三十有六日河南山東自十二月九日至下年正月十日凡三十有一日山東單縣自十二月九日至二十二日凡十四日江南自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凡七日俱以漸復舊其清自上而下諸王大臣合詞奏稱爲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陞殿受賀上不允所請專遣祭告景陵並遣大臣致祭河神內外大小官員各加一級羣臣恭請宣付史館御製碑文勒石得旨允行皇朝通典

雍正五年正月三日工部咨開奉旨近年豫省河務險工下移隄岸完固平穩山東河務甚屬緊要向係山東巡撫管理但巡撫有地方責任恐不能專理河務山東與河南接壤作何令副總河嵇曾筠兼管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山東與河南接壤皆黃河所經兩省隄工最稱險要查河工事

宜。本係總河專責。今河南既設有副總河。現駐武陟等處。與山東接壤。理應欽遵諭旨。將山東與河南接壤之曹縣、定陶、曹州、單縣、城武等處附近黃河地方。凡一切修築隄岸等工。應交副總河稽會。籌就近管轄。奉旨依議。硃批諭旨。

是月齊蘇勒奏修黃運兩河輒石土埽等工一百十四處。江南通志。

二月諸王大學士九卿會議得。副總河稽會籌奏。豫省大工。以及搶修埽料秫秸。俱係臨時濟急。購運艱難。每百筋實銷銀九分。並穀草椿麻。萬難議減。俱無庸議外。其歲修所用秫秸。應如所請。行令副總河於本年承辦六年歲修。其所用秫秸。酌定足用數目。務於八月內。動支道庫銀兩。給發各廳。勒限十月內。照額辦足。責令管河道查驗。如有限內不完。將承辦之員參處。工完之日。將用過數目核實。每百筋即照七分報銷。至柳束係埽料必需之物。豫省向有柳園若干。現已坍塌若干。應行巡撫。責令沿河州縣等官。將現存柳園。并從前坍塌及新淤地畝。逐一查丈立界。嚴督河員。廣爲種植。二三年間。不惟秫秸可省。抑且埽料足用。又沿河州縣官。有嫻熟河務者。准保題陞調河工道廳。其河工廳汛官。有才守兼優者。准保陞調沿河府州縣。儻狗情陞調貽誤地方河工者。除將該員照例治罪外。仍將保題不實之上司。照濫舉匪人例議處。又豫省隄工。向會調撥江南河兵一千名。分派防守。嗣請將兩岸堡夫。仍留學習埽。如果熟諳。拔充河兵。將南兵發回原汛。今應於堡夫內。逐漸拔補足額。即將南兵逐漸扣除。發回。其撥來之千把總六員。亦應發回本汛。不便久留豫省。應請專設千把總二員。把總四員。分隸開封府南岸河廳管轄。至歸德府通判汛內。應將原設武陟千把總二員內。調往一員。分撥河兵一百名。移駐歸德。各工交與該弁管領。

應如所請。仍飭各廳嚴加約束。又豫省大隄。舊制每二里設立堡房一座。以便堡夫棲身修守。因年久塌毀。十無一二。前次兵到。竟無地容身。仍照舊制。令地方官設立一座。約銀三兩。即於節省項內動支報銷。又臨河月隄。居其大半。堡房未設。防守無人。應如所請。亦如前制。建造堡房。其堡夫既不必另設。即於河兵一千名內。酌量調撥防守月隄。仍將造過堡房。報部題銷。又開封府祥符縣隄。長八十餘里。止有縣丞一員。近日險汛下移。祥符一帶工程。更爲險要。應將開封府南岸。添設主簿一員。於開封府下北河地方。添設巡檢二員。一駐祥符。陳留適中之地。一駐蘭陽。儀封適中之地。如遇險工。協同廳汛募夫辦料。搶護一切。逃盜事宜。令其稽察。其祥符等處北岸。太黃隄一道。并令管理修墊。應如所請。酌量題補。其俸工等項。令巡撫酌議題奏。又江南黃運兩河。凡遇歲搶工程。俱有柳船載料撥運。今豫省上自武陟。下至虞城。歲搶二工。剝運無船。不能濟急。應如所請。照江南浚船寬長丈尺式樣。每汛造船五隻。給發各汛河兵運駕看守。如河兵不勤照管。致有損失。該管廳汛賠修。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是月。部覆議得。河南巡撫田文鏡疏稱。河性變遷。不常。當汛水長發。素稱平易者。忽成險要。宜暫用民力。每歲夏至後。凡有田地村莊相離。大隄一二里者。傳集公所。各照佃戶多少。認夫幾名。偶有急工。隄上鳴鑼爲號。各照所認民數。無分雨夜。赴工搶護。工完立散。若非計日可竣之工。按名給與工食。在搶修項下核實開銷。詢據紳士僉稱。出一時之人力。享萬載之安瀾。並無不便之處。與情允協。儻非汛水長發。亦非忽成險工。河印汛弁各員。藉此冒銷工帑。擾累里民。并令紳士富室佃戶。用錢買脫。派及一二里外無力窮民者。查出題參革職究擬。庶幾行之無弊。於隄工不無裨益。均應如所奏。遵行。河南通志。

閏三月田文鏡請於河北彰衛懷三府復設守道一員統轄三府稽察吏治并責巡防仍照管河道之例加兵備職銜河北一帶隄工埽壩廳汛各員河兵堡夫并一應錢糧令就近督率修防巡查小舟河等水利疏通零星小泉彙流入衛以濟漕運并稽查民間截流盜水之弊部議應如所請河南通志

七月十九日御製黃河澄清碑記朕聞上天孚佑生民日監在下垂示休徵警覺有位凡欲使之懋德勤政無怠無荒而修省加虔用答嘉貺天人感應之理至不爽也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功德隆盛臨御久長厚澤深仁洋溢於薄海內外朕寅紹鴻圖仰承盛烈蒙被福蔭民物阜安數年以來嘉祥疊見乃雍正四年十有二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河嵇曾筠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先後馳奏黃河自陝西府谷縣歷山西河南山東以至江南之桃源冰開水清潏然澄澈其在陝西山西始見於雍正四年十有二月八日乙丑迄於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庚子凡三十有六日其在河南山東始見於十有二月九日丙寅迄於次年正月十日丁酉凡三十有二日山東之單縣亦清於丙寅至癸酉甲戌清澈見底而是月之二十二日己卯漸復其舊凡十有四日其在江南則始於十有二月十六日癸酉迄於是月二十三日庚辰凡八日蓋其清也自上而下及其復舊則自下而上故時日先後遠近漸次如此維時中外臣民僉以河清爲千年罕見之盛事稽諸史冊咸稱上瑞况橫亘三千一百餘里縣歷三旬有餘尤亘古所未覩合辭懇請御殿受賀至再至三朕惟上天之錫福降災猶人君之用賞行罰感召之機分於敬肆一念甫動休咎頓殊朕祇若上天敬恭皇考翼翼小心夙夜罔敢懈怠因得仰邀皇考昭察默顧蒼穹賜茲福慶朕惟慮前此之受貺無因且恐將來之承休不易朝乾夕惕益深謹

凜特命虔告景陵。以申忱懼。專遣大臣致祭河神。以彰靈應。至陞殿受賀。沿襲頌美之虛文。朕所不取。是以堅却不允。而廣推皇考錫嘏宏仁。施恩中外。羣臣有專職者。咸晉一階。諄諭周詳。共加敬勉。爰允廷臣所請。勒石以紀。夫天一生水。實爲天地之氣所流通。而河稱四瀆之宗。上應雲漢。澄潔安流。用昭嘉瑞。天和協應。必有自來。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文王與天同德。而子孫蒙其福澤也。我皇考配天之靈。於昭在上。眷顧啓迪。至深且厚。朕祇承瑞應。恐懼悚惶。嘉與羣臣增修實政。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先王奉若天道。君臣上下之間。無忘戒儆。朕亦惟是嚴恭寅畏。不敢康寧。庶幾求無負於上天皇考。錫予嘉祥之至意。濡毫紀實。鐫勒貞珉。用抒朕祇敬之誠。永自儆勗云爾。南河成奏。

九月二十五日。田文鏡奏。欽奉硃批諭旨。歲功河防兩俱告慶。朕心不勝欣慰之至。自春徂秋。三汛旣暢。流無阻。河泓又復刷深幾許耶。隨便查奏以聞。欽此。伏查豫省黃河綿亘千里。自當查驗確實。今據上南河同知。上北河同知所屬鄭州。滎澤。陽武。中牟。四州縣。河泓現今刷深自五六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較上年加深二三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下南河同知。下北河同知所屬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四縣。河泓現今刷深自八九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較上年加深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歸河通判所屬考城。商邱。虞城。三縣。河泓現今刷深自一丈四五尺至二丈不等。較上年加深六七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其最深處所。竟有刷深至二三丈七八尺及四丈二三尺不等者。九月二十日。據管河道祝兆鵬稟報前來。與臣查勘無異。從此泓河日深。河岸日高。將見水由地中。自可永慶安瀾。此皆我皇上至誠上格之所致。理合據實覆奏。硃批諭旨。

十月二十九日。稽會筠奏。黃河湍悍變遷。其性多曲。每遇埽灣轉溜。非斜趨而北。卽直注而南。致兩岸隄工。或當大河之頂衝。或被支河之汕刷。此南北兩岸各工致險之源也。上年十月。臣恭進黃沁安瀾圖。仰蒙聖慈。就圖指示。將灣處挑直。隄工卽可化險爲平。諭臣查看具奏。臣遵卽來往河濱。詳細審視。今查得儀封北岸雷家寺工。向因大河自南岸青龍港迤下。由西南掃灣起勢。直注西北。致將雷家寺上首之灘。刷開支河一道。沿隄走溜。經宋家營。徐家堂。曲家樓等處。直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騰波湧浪。勢同奔馬。每遇汛水泛漲。上下搶護。救應不遑。曾將支河堵築土壩攔截。以保大隄。而水力甚大。殊難抵禦。現今青龍岡迤下。水勢滌洄紆折。將上灣洶作深兜。與下灣相對。止隔四百一十丈。臣率領道廳汛員。細加看驗。上水河頭已有吸川之形。下水河尾亦有建瓴之勢。亟宜乘機。因勢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則河身順直。水不紆回。大河流暢。自支河勢緩。隨築壩攔截。可以經久捍禦矣。引河旣成。支河之壩旣築。俾黃流全歸正河。自當愈刷愈深。將來河灘漸次淤高。不特雷家寺迤東五十餘里之埽工。可漸次減省。而涸出之灘地。亦得廣爲耕種。實與運道民生。大有裨益。今據道廳詳估前來。臣復勘核。該挑引河四百一十丈。及堵築支河土埽等工。共銀七千餘兩。謹繪圖先行奏聞。硃批。諭旨。

十一月。工部議得河南副總河稽會筠等疏。請議給額設徭夫工食一摺。查東省徭夫之設。原爲重運經臨。遇有淺阻。卽挑濬深通。以濟漕運。今曹州等六州縣徭夫一千三百零八名。副總河旣稱令各州縣於每年正月內。解送黃河廳點驗。派工力作。照價派夫分築。如有險要。卽行調集搶救。應如所題。令各州縣將徭夫花名清冊。如期造送。點驗派工力作。遇有險要。卽搶救毋誤。運行至曹州等各州縣。應解幫

貼銀七千二百一十七兩八錢二分。務於每年三月內解交曹單二縣。查收貯庫。再曹縣原設堡夫一百六名。每名歲得銀四兩一錢四分。城武縣原設額夫二名。每名歲得銀七兩。工食有多寡之別。又曹縣額夫較多。單縣過少。今照豫省堡夫每名歲給銀六兩之例。計額夫二百三十七名。共該銀一千四百二十二兩。內除舊額給發外。尚應添給銀三百七十二兩一錢六分。應如所請。在幫貼銀內找給。仍將曹縣堡夫派撥二十名。赴單縣工所巡防。至曹單二縣臨河各工。遇有搶修。在餘剩幫貼銀內動用。工完照例題銷。如有餘剩。仍解運河廳庫。以爲挖淺疏濬之需。年終將收完給發各數目。一併報部查核。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十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副總河稽曾筠衙門無養廉之項。令河南山東二省。各於公用銀兩內。以三千兩給與稽曾筠。爲伊用度。硃批諭旨。

是年齊蘇勒題定每年撥解河工鹽課銀三十萬。爲辦料修防之用。兩淮撥解河銀。始此。按此撥解兩淮河銀。以補額解之不足也。河工頃刻異變。需用無時。額解之數。不敷應用。移調猶恐後期。奏定撥解鹽課。爲有備無患之道。向例額解之數。多寡不一。兩淮、兩廣、兩浙、長蘆、福建各運司。江寧、江蘇、安徽三藩司。及淮揚二關額解定數。并江寧藩司撥解各州縣。撥補豫東等省河銀。統計爲數三十四萬四千有奇。浙江省仁錢、吳、嘉、海各州縣。江安糧道。揚糧廳。阜清鹽三縣。泰東泰三州縣。淮揚徐海各州縣。額解銀二萬三百有奇。通計南河歲修錢糧。爲數六十六萬五千有奇。此河庫經收之定額。儲備工用者也。河渠紀聞。是年築蘭陽南岸管梁蔡耿四水口隄壩。下長椿大埽。上下接做護崖順埽。加高大隄。創築魚鱗月隄。四

道以作重門。按是時河勢南趨。管蔡梁耿四水口。灣曲生險。大溜壅注隄根。非長椿大埽。不足以捍其衝突。逼使開行。又恐大埽孤立。加幫戾隄。鑲墊堅固。再於梁蔡耿三水口迎溜處。接築護崖埽。以固其勢。大隄之低者高之。增月隄爲後障。防守益密。四水口古稱大險。河勢大而禦之亦力。不爲大患。時祥陳二縣歐潭蓋莊等處民堰。水長漫缺。全河之勢湧進不可遏。搶護缺口鑲填實固。水卽消退。民田涸出。以至蘭陽之二三堡。陳留之八九堡。地本低窪。溜湧隄前。俱能扼其湍悍。使之安流。河南爲黃河上游。治河南之河。難於江南。江南土性膠結。河深水聚。名曰槽河。河底堅實。深至三丈以外。卽得老土。凝結不浮。下流湖水。水頂平緩。順流。偶有漫溢。亦易築塞。爲其底堅水平。而槽深也。故塞決不須挑引。河但斷決口之流。水自循槽而下。浮淤隨之俱去。河南土性浮鬆。河闊水散。名曰坡河。河底沙潰。常時中泓水深。不過一丈以外。遇溜淘刷。則無底。下流建領。水勢湧激。遇有漫溢。正河卽淤。故稱難治。仰惟睿慮周詳。慎重河南河務。專設河東總河。畀以重任。添設道廳。分任其責。以至營汛員弁兵夫。隨宜增設。不惜鉅萬帑金。大加修築。建挑壩以殺其流。開引河以疏其氣。固正隄以大其防。修格越以善其後。蘭陽陳留祥符之加隄固埽。歲無停息。及河勢南徙。治之裕如。而不覺其難者。慮於幾先也。如前時中牟祥符蘭陽諸隄。雖屢告警。不逾時決塞。如故。旋決旋塞。而不覺其難者。未及於難之時也。中牟諸工之易塞。蘭陽諸險之易平。固由人力之齊。抑治河於河工大治之後。其所乘之勢異也。河渠紀聞。

是年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月隄。又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工。大清一統志。
是年修砌徐州北門外黃河南岸胡家巷口石工。長一百四十八丈。東門外小關口石工。長十四丈。下洪

石磯嘴石工長十丈。又創接韓家山南山窪隄工長四十五丈。又建潘家馬頭埽工長二百丈。創築越隄長三百一十丈。又創築牛市口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又創築黃河北岸土山市街隄長二十四丈。創接常山頭隄工長二十四丈。創築睢寧縣黃河南岸清水潭越隄長六百丈。又創撐隄長四十四丈。又建戴家樓挑水大壩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又建朱家口上水頭挑水大壩埽工長四十九丈。又於合龍大壩前面捲下樓崖埽工長九十七丈。又於下水頭下護崖埽工長四十四丈。又加鑲下水頭埽工長二百一十九丈。又創築合龍大壩背後月隄長三百六十二丈。今按徐州府志作三丈。又於對岸挑挖捷河長五百八十丈。又於下尾搶挖子河長四千六百六十八丈。創築靈璧縣黃河南岸墨家莊裏隄長二千一百八十八丈。創建邳州黃河北岸宋家灣樓崖埽工長三百十丈。創築宿遷縣黃河南岸墩郎廟大越隄內格隄長一百丈。又創築蔡家樓越隄內撐隄長六十丈。又創築彭家堡越隄長三百一十丈。又增築陳家道口迤裏月隄長五百丈。又於越隄內創築撐隄長九十五丈。又建臧家莊上水頭挑水壩長二十丈。又接下邁埽長一百六十丈。又創築五堡月隄內撐隄長一百四十四丈。又加築黃河北岸楊家莊越隄長一百三十丈。又補築缺口長十丈。又加築河北鎮越隄長六百六十丈。接築越隄長二十五丈。又越隄中創築撐隄長九十丈。今按徐州府志作五十丈。又添築太古城越隄內撐隄長一百二十丈。又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越隄長三百九十丈。又築胡家莊越隄內小越隄長四百一十丈。又築顏家莊越隄長三百七十丈。撐隄長一百四十五丈。今按桃源縣志云撐隄三道共二百三十一丈。又築談家莊撐隄二道。一長九十六丈。一長九十丈。又築高家灣

撐隄長一百四丈。越隄內撐隄長一百二十丈。又接築黃河北岸九里岡格隄二道。今按淮安府志作月隄一道。東格隄一道。一長一百二十丈。一長九十三丈。又築三岔撐隄長九十丈。半路劉撐隄長八十七丈。今桃按源縣志作題築撐隄三百七十丈。又築徐昇壩越隄長三百二十丈。撐隄長五十丈。又築七里溝壩臺長十四丈。撐隄長三十五丈。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工長六百三丈。又補築黃河南岸清口西壩邊隄長四百六十二丈。加幫山陽縣黃河南岸王公隄工長二千三十丈。又補繷隄頂工長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又加高老壩口外坡隄長一百三丈。大車路口隄長一百九十丈。又加幫尹韓二莊越隄等工。共長二千七百五十一丈。又加幫沈家園越隄格隄等工。長八千五百九十八丈八尺。江南通志。

是年又築單家莊大越隄一道。越隄內撐隄一道。築高家灣吳城繷隄。上張莊至三岔繷隄。柴市至沈家莊繷隄。築大王廟後格隄。壩尾撐隄。築湯董莊撐隄一道。北接越隄。西頭穿二隄。南至汰黃隄。築孫金莊撐隄一道。自埽工起穿二隄。至汰黃隄。加幫董家營越隄一道。築越隄內格隄一道。築羅家莊越隄一道。築陳家莊舊埽工。西砌舊埽工。掌家港舊埽工。築黃家莊越隄。築陳家社南北越隄二道。築佃湖大越隄。淮安府志。

雍正六年正月二日。上諭內閣。從前將江南河兵一千名。撥往河南教習椿埽。原議回日裁汰。但此兵丁既熟悉椿埽。尚可留用。今詢河道總督齊蘇勒。南河仍有需用之處。此一千兵丁不必裁汰。著仍留營差用。河工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每營止有守備一員。管轄亦屬不敷。且缺少武職大員。著添設參將一員。遊

擊二員守備十員令參將統轄遊擊分管名爲河營憲皇帝聖訓

是月命侍讀學士西柱協理江南河務今按八旗通志總督題名河渠志稿均以西柱是年正月任江南副總河是時南北未分番文敏爲副總河餘皆協理查七年四月尹文瑞奏內西柱自閩回工十一年九月番文敏奏內西柱請修築范隄十一年十一月高文定奏內西柱操守尙好不能裨益河工是西柱在工數年隨同學習不會銜奏事今河臣題名碑亦載雍正十年西柱爲副總河均屬未核

二月齊蘇勒奏河南雷家寺一帶堵截支河開控引河臣欽遵聖諭於上月三十日前至工次會同副總河臣稽曾筠沿隄詳勘黃河大溜於北岸雷家寺上首刷成支河三道沿隄走溜直至三家莊埽壩頂衝之處抵其大溜始歸正河我皇上明燭萬里於河圖之上硃批諭旨此支河雖在在險工尙有敵三家莊頂衝之力此支河斷流則此三家莊埽工當著實留心欽此仰見我皇上洞悉河防恐致顧此失彼之虞深合以水敵水之道臣等細度河勢情形今引河一開支河一堵則三家莊頂衝之勢自必增重必須先於三家莊埽壩受衝處添築迎水大壩一座以抵全黃直衝方爲至當再山東曹縣芝麻莊埽工地居三家莊下游正當黃流埽灣水勢甚屬猛悍應於舊埽上首添築挑水大壩一座挑溜開行以順其勢除開挖引河堵截支河已會題動帑興工外其添築之迎水壩現在指明壩基令各該員動銀備料剋期儼竣以資鞏固硃批諭旨

按雷家寺順隄支河河勢自青龍岡迤下埽灣直趨北岸刷成支河沿隄走溜經宋家營刁家樓徐家堂曲家樓楊家橋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激流汕刷上下搶救不遑乃於雷家寺上首加幫高寬接築土

壩一道。跨斷河形。內外下埽鑲墊。以固其勢。其埽灣之處。上灣洶作深兜。與下灣順直相對。上有吸川之形。下有建領之勢。開挖引河。水長溜擁河頭。開壩放水。大溜掣入。陡刷深通。舊河淤平如鏡。又耿寨河溜坐灣。對岸長出灘嘴。逼溜北趨。直注隄根。刷深三四丈不等。洶湧倍常。先於上水裏頭外。邁沈水大埽。簽釘長椿。堅築萬寬。逼溜開行。隄內有積水深潭。釘椿下埽。填實底土。加築內餞。仍增培大隄。用埽撲崖。以禦回溜。刷汕並修越隄。以資重障。河工搶險。惟開引河。築挑壩爲善法。而河長至五十里。漲水坐灣。逼注隄根。順隄行溜。流長則勢盛。而力益大。衝刷迅利。搜削隄根。河刷深一尺。水力大一尺。日久不治。引溜入垣。推之不去。治之無術。不但爲一時之害。且爲方來無窮之隱憂。惟挑引河得勢。吸川建領。引溜分殺。爲效速而且大也。河水遇灣更曲。不得遂其就下之性。愈曲而愈急。非必與隄爲難也。灘嘴旣當其前。溜勢復蹙其後。勢必攻隄。引之使直。以順其性。而力反爲我用矣。第非有挑壩以激之。則不能聚全力於新河。而支河猶得少分其勢。勢分則河不能速成。雷家寺引河之成。成於河頭之得勢。實成於跨斷河形之大壩逼溜入河也。河渠紀聞。

三月。稽曾筠奏。蘭陽北岸耿家寨。臨河險要。必得重門保障。方資鞏固。因議將大隄及臨河縷水隄。並中間土堰一道。亦幫作越隄。共有三重。均酌量估計。於雍正二年三年。陸續題請加幫。近因河勢下移。南岸長出淤灘。黃流北注。漸成頂衝。本年二月間。該廳汛具報。埽工墊陷。歷經鑲墊搶護。嗣於三月二十八日。據下北河同知張近光報稱。二十七日未時。河勢陡湧。大溜衝刷隄根。走埽一箇。連夜捲埽搶護。至二十八日卯時。塌卸隄頂一丈餘。臣隨赴工查勘。見水勢已緩。卽住宿工次。相機修守。如式下埽。簽椿堅實。買

土鑲填業經搶築平穩。伏念桃汛水勢易長易消。尙然報險急應未雨綢繆。以防伏秋二汛。因查第三道大隄久已加幫高厚。其第二道越隄雖經加幫。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二尺。尙嫌卑薄。其臨河第一道縷水隄。近因大溜直射隄根。深至二丈有餘。臣現於隄南迎溜頂衝處。下摟崖埽一路。沈水埽一路。又預備料物。相機下魚鱗埽一路。再查縷隄北面有積水深潭。因晝夜趕築裏戩壩臺。密釘攔土排椿一路。又於險工左右隄頂。盡行酌量加高。則頭門已屬穩固。次將第二道越隄。隨地勢加幫。高至一丈五六七尺。頂寬三丈。底寬十二丈。并估下等埽一路。則二門亦有捍衛。再於第三道大隄上。添貯料物。以備不時需用。多撥員弁兵夫防守。則三門亦有準備。再估從縷水隄北直接大隄。東西建築格隄二道。預爲收束水勢地步。則四面層層有備。雖至伏秋。可保萬全矣。今按是月田文鏡奏報桃汛工程平穩。與番曾筠摺略同。奉上諭覽奏。抵禦機宜。朕懷似可不爲伏秋慮矣。雖然。天下事往往功成於險。變起於平。智或有時。不及施力。亦有時不足恃。心一放。則必至懈弛。故書垂無逸之訓。而詩載戰兢之誠也。要當敬慎日增。斯須。不可去念。期共勉之。硃批諭旨。

四月。命內閣學士尹繼善。協理江南河務。尹繼善傳稿。

五月。挑蘭陽縣雷家寺引河長四百二十丈。河南通志。硃批諭旨。

是月。命左僉都御史徐湛恩。協理河南河務。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八日。齊蘇勒奏。臣前奉命會同廣東省臣孔毓珣。將兩河古隄舊岸。卑薄殘廢之處。勘明通盤修理。仰荷聖恩。以此項工程浩大。恐臣難以親歷周到。欽命工部侍郎臣靳治豫。奉天府丞臣黎致遠。專

司稽察之責。俾臣得以併力巡視。不致周章。所有應行修理石土閘壩等工。次第修舉。今於本年七月二
十七日通行完竣。計幫修過土隄共長十一萬七千餘丈。修砌過甃石等隄共長一千三百餘丈。修築過
埽壩防風排椿等工共長一萬四千一百餘丈。創築過月格等隄共長二萬八百餘丈。疏濬過河道共長
五千四百餘丈。修砌過石閘六座。石礮一座。查黃河自礪山縣以下至海口。運河自邳州以下至江口。縱
橫綿亘三千餘里。兩岸隄防增新補舊。一例高寬平整。全河永慶安瀾矣。硃批諭旨。

是年議近海諸河。設犁船混江龍。以疏積沙。按此宗斬文讓設濬船用鐵掃帚之法也。初郎中鄂禮議
設犁船混江龍。以隨流濬沙。不用人力。一切疏濬之功。皆可節省。文襄前經議行。治河書云。浚河之法。非
船不行。先造船二百九十餘隻。試用。每船一隻。外鐵掃帚二枚。用之有效。再添造三百餘隻。置鐵掃帚二
千箇。以廣洶濬。又云。鐵掃帚揭沙乘流浚深河底之法。較挑河之費。所省實多。與其雇船煩瑣。不如多造
官船。兼可爲守隄官兵平時運料之需。斬文襄治河於大壞之秋。疏歸故道。不能驟刷寬深。下流無可施
治。故設濬船濬蕩之。乘東下之急流。刷未盡之浮沙。需以歲月。假之便宜。以程功。然其事費繁而功不易
得。必得治事之人。水之勢有可乘。駛船之夫役。齊力管駕之弁。兵用命。則易見功也。河渠紀聞。

是年齊蘇勒奏。黃運兩河。蒙皇上不惜數十萬帑金。特命通盤修理。徧將兩岸隄防。一舉全成。但大工縱
橫綿亘數千餘里。其保守之道。尤不可不預爲籌策。從前隄頂之上。愚民私蓋房屋。櫛比而居。其在險工
者。不惟搶護之候。有礙捲埽之地。且久住房內。或鼠穴叢生。或人畜踐踏。其中不無孔隙穿漏。更爲可慮。
臣於上年修理卑矮各工。俱以增高一丈爲度。而淮安府寶應縣城門外居民。佔住之隄頂。更屬卑窪。若

不急令拆房讓地。取平加高。是因隄上之草房數楹。而故留一大缺口矣。彼時按照房數。給以重價。令星速拆讓。隨即買土價築。一律加高。工甫竣而大水至。所長之水。較舊日隄頂高四尺有餘。此時遷移之衆。方知前居隄上。必無生理。而臨湖居民。見此利害。漸有自行避險遷移者。今沿河隄工。凡險要處。所已拆讓加幫。惟遙越等隄。與運河緯道。道里綿長。鄉民佔住日久。一旦盡令遠遷。恐致失所。臣之愚見。嗣後隄頂民房。如遇傾圮。一概禁止重修。令移蓋於隄傍高隙之處。逐漸遷移。數年內。即可除傷隄之患。而河工搶護。亦不致於礙手。民社河防。兩皆有裨矣。再佔住隄上房屋內。有輸納房租者。自徐邳以至江口。每歲徵銀不過百有餘兩。其有益於國課者甚少。而有害於河防者甚大。此項錢糧。應請聖恩豁免。庶可杜私佔之由。而緊要官隄。均得永保鞏固矣。皇清奏議。

是年。單縣諸望壩建埽工八十丈。每年歲搶加修。山東通志。

是年。題准添設河營曹縣千總一員。駐芝麻莊。河兵一百二十名。單縣把總一員。駐諸望壩。河兵八十名。

兩弁分防險工。統歸黃河同知管轄。山東通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曹家壩。今按徐州府志作曹家莊。埽工長一百十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縷隄長四百六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阜河集前縷崖埽工長一百六十丈。建桃源縣北門外黃河南岸護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七丈。又建黃河北岸單家莊護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高家莊舊埽工。淮安府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

河水章履五

雍正七年正月。以齊蘇勒患病。硃批諭旨。命蘇州巡撫尹繼善署理河道總督。尹繼善傳稿。

二月初五日。上諭內閣。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稽曾筠爲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其與稽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內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河務者。詳悉速議具奏。憲皇帝聖訓。

是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卒。賜諡勤恪。齊蘇勒傳稿。

三月。改河道總督爲江南河道總督。調廣東總督孔毓珣補授。改副總河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以稽曾筠補授。河渠志稿。

是月。以副總河稽曾筠爲河東河道總督。將山東境內運河一併管轄。分河道爲三。南河總督駐清江浦。東河總督駐濟寧。又設直隸河道總督駐天津。按此三河分治之始也。明時以界連四省。不相統攝。令格不行。選風力大臣出鎮。仍復紛如。至此畫疆分治。仍咨詢商榷。無畛域之分。所以並治也。北河事簡於東南。二河直督兼理其事。統於一矣。河渠紀聞。今按此條未確。時稱北河即指河南山東對江南言之也。八年十一月。始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後人別於東河南河。稱直隸爲北河。始有三河之目。

五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二麥收成分數奉諭旨今歲直隸各省雖不爲旱大都雨水欠足從來物極必反春末夏初旣苦恆暘夏末秋初或恐霖潦不免也一切河工隄岸之防護俱當綢繆於早加倍慎重將此諭轉傳河臣稽曾筠暨大小河員悉令知之硃批諭旨

是月擢徐湛恩內閣學士仍協理河務凡估修事宜一切題奏准列名連銜硃批諭旨今按此齊蘇勒所謂河東副總河始此田文鏡奏內卽稱副總河可爲依據

七月初八日上諭內閣黃河隄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爲緊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隄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汛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隄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致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隄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故明總河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載在河防一覽卽從前河臣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隄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隄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儻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况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爲未雨綢繆之計也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稽曾筠悉心商酌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并定議具奏憲皇帝聖訓

按此河工定例歲加五寸之始也河隄工段綿長風雨剝蝕兵夫之力勢有所不及予之歲加五寸以紓

其力良法美意。圖慮深遠。河督孔毓珣議隄身去河遠。近高卑不一。分別緩急。將統加五寸錢糧。以次增修。部議以輪流加增。恐承修各官移舊作新。希圖冒銷。仍令照例估銷具題。歲用銀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潘宮保歲加五寸之請。至是始行。其法緩急不分。歲以爲常。河渠紀聞。

是月初十日。尹繼善奏竊查前河臣齊蘇勒。因黃運兩河隄工緊要。嗣後隄頂民房。如遇傾圮。一概禁止重修。令移居高隙之處。以免作踐。隄工經部議准轉行。及署撫臣王夔到清江浦。又傳諭旨。命臣於隄上民房一事。妥協辦理。仰見我皇上愛民如子。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以安土重遷。不忍催迫。直待房屋傾圮。方令移居。復恐奉行不善。或至擾累。令悉心籌畫。此誠恩周蔀屋。澤遍茅簷矣。臣見黃運兩岸。隄上居民。不下數萬餘家。稠密之處。比屋相連。長至數里。實不無踐踏。但細查隄上之民。並非擇地而居。因卑下之地。積水恆多。高阜之田。有主管業。不得已而向長隄托處。子孫相傳。安居樂業。已非一日。若少有損缺。卽不准修葺。勢必擾累窮黎。殊非仰體我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意。若待其房屋傾圮。然後禁止重修。小民樂於便安。明知傾圮後。便需遷移。勢必隨時粘補。百計支撐。是民房常見完整。而官隄無人愛惜。雖歲費無數金錢。終不足供無窮作踐也。臣愚以爲嗣後隄工。或大有衝刷。仍動帑興修外。其餘民房左右。或稍有殘缺。於農事已畢。卽勸率居民各行墊補。略爲培植。不過一舉手之勞。而隄日增高。民仍安堵。雖平素少有作踐。而年年漸次增培。在窮民得地而居。卽微勞亦非苦累。如蒙恩俞允。當備示曉諭。似於河道民生。均爲兩便。奉上諭。此非輕率可定之事。據奏小民樂於便安等語。俟朕廣諮博採。詳細思維。得有主見後。降旨示汝。方可通行曉諭。永久遵行。茲且密之。不宜宣露。殊批諭旨。

閏七月添設懷豫兩河營守備二員。凡一應修築事宜。令督率千把總堵築防護。其所添守備員缺。令督臣於河營千總內揀選。在工年久熟諳河務者。照例題補。河南通志。

八月初三日。田文鏡奏查豫省黃河兩岸隄工。荷蒙皇上疊發帑金。指示修築。是以高堅完固。臣時飭管河各官。敬謹料理。如車馬往來。另有道路。不在隄上行走。不致輪蹄踐踏損傷。其雨淋殘缺。水溝浪窩。令兵夫隨時修補。若新修之隄。頂面兩旁。尙未有草根盤結。風吹雨淋。不免侵削。則於霜降後。兵夫工閒。各就所管之工。擡取細土。填墊豐厚。夯礮堅實。日積月累。由少成多。帑不費而工自固也。况豫省所築隄工。有逾四五年者。二三年者在。工人員。各就土性所宜。種草固隄。現今草蔓叢生。盤結堅固。若加幫新土。須剷去隄面草根。方與舊土膠粘。草根一去。新土虛鬆。又不如舊土草根盤結之爲堅實。臣與嵇曾筠面商。深以爲然。隨令河北道等。各將南北隄工。親加查丈。據稱現在丈尺。較原估相符。是豫省隄工。一律高堅。並無卑矮處。所似毋庸歲加五寸。概議增修也。惟豫省額設河兵一千名。上年添設浚柳船隻。卽經挑選三百四十名。現在河兵止有六百六十名。不敷力作。且河兵簽樁下埽。往來調遣。未能專守隄岸。今豫省現在堡夫一千五十八名。專以守堡修隄爲事。臣擬添設堡夫三百四十名。分派兩岸力作修防。以補河兵之數。臣亦與嵇曾筠商議。所見相同。伏思黃河兩岸。隄工緊要。我皇上不惜帑金。爲未雨綢繆之計。命河臣酌議。歲加五寸。原恐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致損壞。額設兵役。不能修補之故。今豫省隄工。一律高堅。擬請停加修隄工。止酌議添設堡夫。則力作多人。卽偶有雨淋殘缺。修補更易。而隄工日益鞏固。國帑不致虛糜矣。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四日。吏部尙書總督河南山東河道稽曾筠、內閣學士協理河工事務徐湛恩奏。豫東二省黃河入伏以來。臣等凜遵諭旨。所有南北兩岸應行修守處。時飭道廳汛弁將土埽工程增加寬厚。茲於八月初旬。因大雨積水黃沁加長。初七八等日。接連異漲。埽灣迎溜處長至七八尺不等。緣從前汛水尚未全消。而大雨連日。山陝兩省伊洛瀍澗丹沁諸水匯入黃河。並漲遂致平漫出槽。直至隄根。全賴兩岸隄工堅固埽壩防風。俱各鑲築高寬。足資捍禦。間有臨河越隄。逼近黃流水勢沿灘而上。曉夜搶護。並無貽誤。再豫省三家莊原爲首險。黃流自南而北。久成頂衝之勢。上年曾蒙聖諭。於對岸沙灘相機開挖引河。導水東流。因係曠衍平灘。未敢輕舉。後南北兩岸沿隄掣溜之河身。俱爲淤斷。而對岸大灘內。倏汕深渠。中流直瀉成河。大溜離三家莊壩臺。竟有數百丈之遠。伏思開挖引河。非千萬人夫不能趨事。亦非盈萬帑金不能興作。今自汕河泓奔騰浩瀚。百日之工。成於一旦。三家莊壩壩俱見淤灘。化險爲平。藉非神力。何能至此。皆由我皇上愛育黎元。奠安河岳。上格於天。所以水土治平。下孚於地。臣等驚喜之至。愈生寅畏。服膺聖訓。更加敬慎。奉上諭。所奏欣悅覽焉。此乃卿等忠誠敬慎。默有以感格神明之驗。朕嘉與慶。幸筆不能宣。覽愈生寅畏。一語來歲安瀾。又可預卜矣。我君臣期共加勉。以竣硃批諭旨。

按大溜刷灘成河。必待盛漲。走灘勢猛溜急。取直逕下。非兩岸隄堅。束水不洩。則不能逼使順軌。三家莊黃河自南而北。直衝埽前。歲用長椿大埽。晝夜防修。長水後。南北兩岸沿隄掣溜之河。俱爲淤斷。對岸大灘內。倏汕深渠。中流直瀉南趨。亦緣蘭陽耿家水口挑壩得力。自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河勢取直。東西坍透。天然自汕引河一道。河流隨灣而行。南岸蘭陽四水口兜灣之。河勢橫亘數十餘里。水大自爲開

關上流溜勢先變。下流北岸之三家莊隨之俱變。勢使然也。然以蘭儀極險之工。灘亘數千丈之長。無舉手投足之勞。而工成不日。固由防守之功密也。河渠紀開。

九月初六日。尹繼善奏。河道工程。關係甚重。河工錢糧。難容虧缺。查有各項虧空。年久未參者甚多。一面勒限嚴催。經臣奏明。俟逾限不完。卽行參追。隨又逐案細核。通計未參虧空銀八萬兩有奇。或係核減。或係節省。或係認還借欠。或係蕩柴價值。因從前未經參追。承追者視非部案。不肯上緊。虧空人員。遂任意延捱。致數十年積案。不能清結。查此等銀兩。雖與實在侵蝕者不同。但總係庫帑虛懸。豈容怠玩。且多係有著之項。因協力查催。自二月至今。已陸續完過銀四萬餘兩。尚有四萬餘兩。未經完補。各員視爲未破之案。有觀望因循者。有本人已陞遷他往者。且有家口已回籍者。若不定限行催。終必無著。臣現在題參。請勒限一年追完。如再不完。卽革職離任究追。查產抵補。再從前已參各案虧空。臣到任後。追補過銀一萬二千餘兩。查出田房等項。值銀一萬數千兩。咨查各處原籍家產。尙未覆齊。現在逐案辦理。亦照江省虧空一體清查。至各廳歷年庫貯。除桃源廳張充國。署山盱廳鈕天麟。虧空銀兩。已特疏題參究追。其餘委員徹底盤查。已漸次清楚。又責令淮徐。淮揚二道。逐一清盤。不使徇隱。理合奏明。殊批諭旨。

是月內閣進呈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奉上諭。著內閣敬謹收貯。朕惟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廬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不出自宸衷。規畫數十年來。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水利之任者。皆應悉心詳閱。奉爲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孔毓珣。稽曾筠。尹繼善。令其敬謹閱看。必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遷移。或今日情形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

毓珣等三人會同商酌具奏。又當年或有奉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可稽者。亦著查明具奏。江南通志。

是月田文鏡奏。九月二十五日。據下南河同知劉永錫報稱。黃河自蘭陽北岸銅瓦廂。流至朱家莊。又自朱家莊。流至南岸文家寨。東流至四水口。從四水口流至朱家寨。周圍環繞。長四十五里。中隔乾灘二里有餘。河勢兜灣。不能暢行。致上流停壅。屢生新險。蓋因大河形勢。自蔡家水口對面至耿家水口。河勢兜灣。迎溜衝射。鄰近大隄。甚爲險要。連年將耿家水口支河堵斷。不致掣溜向南。今歲伏秋水大。逐漸坍塌。河崖塌去百餘丈。切近耿家水口支河壩工。九月十九日。仍復坍塌。正欲於支河壩頭。下埽裹護。修建挑水壩。以防侵汕。今耿家水口支河壩北頭大溜。是日仍走南崖。於二十日酉時。河流勢緩。自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河流直趨。刷透舊乾灘。竟成新河一道。順勢東流。從前灣繞之大河。淤斷不流。新河面寬百十餘丈。深一丈六七尺不等。大溜東下。往來船隻。行於其中。舊日之河。繞行四十餘里。今新開之河。取直止有數里。舊河淤墊。將成陸地。可供耕種。蘭陽之工。化險爲平。莫不感頌聖德。歡呼載道等情。復據管河河北兩道具報無異。臣查銅瓦廂至朱家寨。河勢兜灣。繞行四十餘里。河流壅滯。易於生險。今不勞人力。不費帑金。天然新開引河一道。一旦成功。實出神助。在工官兵。夫傳爲罕見。此皆仰賴我皇上。庶念河防。至誠至敬。感格天祖。是以神靈默佑。化險爲平。河流循軌。萬年底定。並舊河淤墊成地。將來可供耕種。則藥利攸資。安瀾永慶矣。硃批諭旨。

十月孔毓珣蒞任。尹繼善仍以蘇州巡撫協理河務。硃批諭旨。

是月孔毓珣奏清河南岸御壩工程。臣陛見時面奉上諭。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視河工時。指授修建挑水壩一座。挑溜向北引河得以暢流。兼於清口有益。聞得近日此壩比從前短窄。爾到任時。可細加查勘。仍照從前原修加築。寬長爲是。欽此。臣於十月初八日舟抵清口。查此壩康熙三十八年建築。工長三十丈。寬七丈五尺。嗣後遞年加修。現在壩身共長四十一丈。寬十二丈。又陸續添建雁翅三道。重重包護。較原建丈尺已增。頗爲堅固。相其形勢。壩已逼近中泓。欲再加長。卽越過河心。樁埽難以穩立。欲再加寬。而上水雁翅埽工已斜至隄根土堰。下水雁翅埽尾。又溜避沙淤。現成平緩。此壩寬長丈尺均可無庸加築。臣謹繪圖貼說。恭呈聖覽。奉上諭。據奏壩工情形。乃朕所聞者誤也。旣如此。惟當遵守皇考舊時指授。保固勿失。不必另議加築矣。圖留覽。硃批諭旨。

十二月初二日孔毓珣奏查江南河庫錢糧。原有河庫道專管。經前河臣張鵬翮題請。以淮徐道兼管河庫道事務。歷今二十餘年。茲蒙皇上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加修高堰工程。錢糧繁多。出納匪輕。淮徐道管轄徐屬邳、睢、宿、虹、桃源、黃河工程者四廳。運河、宿、桃、中河一廳。而徐、邳、宿、桃一帶黃河。更屬險要。該道勒佑工程。稽查料物。督催修防。俱須親身往來。且又分巡地方。不能兼顧庫務。仰懇聖恩。將江南河工錢糧。照舊復設管理河庫道一員。以司收支出納。俾淮徐道得以專心經理地方河務。如蒙恩允。請將庫道一缺。卽以現在兼理庫道事淮徐道康弘勳補授。奉上諭。此奏甚是。已有旨諭部照所奏行矣。硃批諭旨。是年尹繼善奏裁專收睢、虹、泗、桃、宿五州縣之衛守備。並減租賦。按齊蘇勒初以五州縣各有淤出腴田。請增輸錢糧。並設立淮安衛守備。專收五州縣增輸之賦。當時議者以睢、虹等處增賦爲淤洪湖之證。

射陽湖涸出田地爲塞海口之證。朱家海塞以三年。訟言紛起。有由然也。沿湖近海涸出田地。坍塌無時。水退則麥秋可穫。水長則一望瀰漫。原難據以爲常。至是尹文端奏裁得事理之正。齊勤恪就現在情形。因時起事。而訾及河工。甚矣河工之好訟也。射陽有淤田。而海口未嘗不可通。睢虹有沃壤。而清口引河未嘗不可開。語云築室道旁。三年弗成。治河難治。訟尤不易。非識力堅定。未足當大事而不搖也。河渠紀聞。

是年大修單縣諸壩臨河大隄。按是時豫東慎重北岸運道。設懷豫兩河營守備。曹縣千總駐芝廡莊。單縣把總駐諸望壩。分防額設徭夫一千三百名。分發各汛派工力作。曹縣沿河大隄二百三十餘里。密邇運道。水長沿隄走溜。近隄低窪之處。水落積水停蓄。經年不乾。風波衝刷。隄身所在堪虞。諸望隄當河勢兜灣。南岸淤出大灘嘴。逼溜北趨。全黃大溜直注邁沈水大埽。上加套埽。鑲勢高寬。簽樁堅實。逼溜開行。再下護崖埽以固大壩。並將埽下舊有支河。建土壩二道。使水不致注入。再於壩後圈築小月隄一道。以資重障。沿隄擇要增培。黃奶奶廟工加鑲。防風防守北岸之道。亦加密矣。東志言曹單密邇運道。爲治黃之要。宋元以來。河患非曹則單。正嘉之間。視他州縣幾十之八。至萬歷之決黃岡。徒蒙牆崇禎之決曹十四堡。單流河口。連決曹家口。幾於無歲不決。至本朝順治元年。決曹流通口。康熙元年。決石香爐。又決牛市屯。及單之隄龍寺。復決黑龍潭黃岡等處。運道民生大受其害。其故緣順隄河沿隄走溜。積水停蓄。河岸高於隄根丈餘。內塘矮隄三丈。是以漲水大至。溜擁隄根。上下二百餘里。猝難搶護。內塘視如井底。隄根不固。風浪撞擊。易至坐墊。治法惟塞斷順隄溝槽。築壩挑溜。爲古今不易之道。潘宮保稱碭山隄。

根水埽順隄成河。另築月隄。以爲保障。塲單接界之所。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隄。捍外衛內。伏水止漫。至隄根。卽順壩歸河。不復浸及。縷隄。今閱二百餘年。壩址尙存。靳文襄亦嘗亟亟於此。稽文敏協理馬營秦廠諸決。築壩挑河。孜孜數年。首事曹單。建諸望大壩。用大埽以逼溜開行。隄前支河。建土壩二道。使水不致注入。不知者反謂留順隄河爲分洩之路。初不計水旁洩則中泓必淤。全河不能下注。南衝北撞。非此卽彼。順隄河衝刷寬深。隄不能守。又或以挑壩遮礙水路。不知挑之使不攻隄。而歸中泓水與隄遠。與河近。隄可保。而河易成。數百年來治河。均因此法。况曹單大隄。南北寬二十餘里。豈百餘丈之壩能遏數十里之河流。觀文敏治曹單制順隄河之法。亦可瞭然矣。河渠紀聞。

是年。河道北趨。議開荊隆口對岸引河。按荊隆口緊接古黃池。內臨舊時決口。下有深潭。形同釜底。南岸河勢從黑堽口直注而北。自南至北三十餘里。大溜頂衝注射。衝塌河崖。密邇運道。尤須先事預防。黃流由古黃池繞灣南向。至柳園口。迤東曲折紆回。激流洶湧。黑堽迤下大灘埽灣之處。刷成兜灣。天然自成河頭。有吸川之勢。下游柳園口。自高而卑。刷成陡崖。得建瓴噴瀉之勢。乘勢開挖引河。長三千餘丈。取直順下。大溜直注中泓。不特荊隆可保無虞。卽古黃池一帶。均得穩固。時又以陳家寨月隄地勢窪下。大溜逼注。水勢上提。下坐奔騰。壩下節次加鑲。仍進邁埽。以資抵禦。險雖次於荊隆。而逼近省城。尤加防護。蓋慮患於未然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馬頭樓崖埽。工長一百七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建桃源縣沈家莊埽。工加清河縣石人溝縷隄。楊家莊王家營隄。淮安府志。

是年桃源縣北門工。河勢由單家莊南下。大溜直衝。離城僅數十武。建護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七丈。桃源縣志。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稽曾筠。徐湛恩奏。豫省黃河全勢。既復故道。則舊時險要之處。必須先事隄防。茲有封邱荆隆口。因南岸淤灘日漸增長。全黃大溜逼注北岸。坐當數十里頂衝埽灣。汕刷塌卸。河崖去隄僅五六十丈。查該工乃舊時決口。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由直隸長垣。越東省運河北注於海。與工堵塞。夫役錢糧。累歲不下數十萬計。今荆隆口與大王廟。古黃池首尾交接。咫尺相連。內臨積水深潭。形如釜底。北面雖有汰黃隄舊隄。卑矮殘缺。難資捍禦。外灘全屬浮沙。隄根之下。又係朽椿腐埽。一遇黃水漫灘。未免氣脈相通。若至伏秋汛長。水勢撞擊。縱有椿埽衛護。難支經久。且埽工必須歲歲加修。需帑繁多。而大溜緊逼。上提下挫。呼吸變遷。終非萬全之策。必須於上游對岸。開挖引河。分洩水勢。則荆隆口一帶險工。便可放淤成陸。洵爲一勞永逸之舉。隨率道廳等官。細加審度。現今上游黑堽口。刷成兜灣。天然自立。河頭有吸川之形。至柳園口。自高而卑。河尾噴瀉。亦得建瓴之勢。形勢旣成。急應迎溜開挑。俾水由中泓暢流東注。南北隄工。俱堪保護。從前武陟之倉頭口。儀封之雷家寺等處。引河至今通暢。舊日河身已爲沃壤。今若於荆隆口上游開挑引河。便得化險爲平。則運道民生。皆沐我皇上胞與生全之德矣。臣等查勘詳確。會商督臣田文鏡。當飭道廳確估工長三千三百五十丈。需用土方銀二萬七千九百二十兩零。一面先動河銀。選委幹員。劃地分工。檄委河北道催儻。乘時挑挖。復嚴催速竣。俟汛水長發。相機開放。以保荆隆口古黃池一帶要工。敬會疏具題。照例請撥藩庫銀兩。還項奉上諭。所見甚是。詳覽圖式。

審度地形，允宜開挖引河，以分洩水勢。務於伏汛前竣工，方爲有益也。硃批諭旨。今按荆隆口引河，於是年五月十五日工竣，即日開放。

四月，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卒，賜諡溫僊。孔毓珣傳稿奉諭，南河總督印務關係緊要，著尙書稽曾筠前往署理。北河總督印務著田文鏡暫行兼管。硃批諭旨。

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大雨，河水陡漲。大溜頂衝，祥符南岸程家寨月隄，漂走四埽。隄工坍塌過半。督臣田文鏡率領各員，役夫萬人，晝夜加幫，裹餞一百四丈。七月二十八日工竣。河南通志。

是月二十二日，田文鏡奏，祥符南岸程家寨月隄地勢窪下，大河水趨南岸，原屬險要。經前河臣稽曾筠題估，適埽加鑲在案。時屆伏汛，又值大雨，時行於六月十四日，驟長水三尺八寸。全河大溜盡注埽外，水深三丈一二尺不等。隄埽墊陷，臣飛飭署開封府知府劉永錫、上南河同知陳儀，下埽搶救，並調河營備弁及別汛兵夫埽手，齊集保護，并差臣標把總及在省試用効力人員，咸赴工所，以備委用。緣十五、十六等日，河水日長，共計五尺五寸，勢湧溜急，新舊埽箇漸次漂走。隄外水深四五丈不等，巨浪洪濤，難以下埽。惟有急加裹餞，以爲後衛。隨於十七日，面委署布政使陳世倬，多帶錢文，赴工分發買土。適河北道朱藻至省，臣因其平日熟諳工程，委令協辦。臣於二十日赴工，督率自十八日起，至二十日辰刻，水已消落三尺。查險工八十餘丈內，舊隄全刷者止十餘丈，汕去十分之六者六十餘丈。其新築裹餞，現今寬有六七丈不等，高與舊隄相等。人夫共有七千餘名，晝夜趕築，加幫高厚，而隄外之水，止深一丈六七尺。護崖埽箇俱已下齊，現在疾儻簽加大椿粗纜工程，可保平穩。其善後事宜，并搶修工料，另疏具題。理合奏聞。

發批諭旨。今按程家寨工程是年七月田文鏡奏大溜北趨塘外淤出嫩灘再遲數日即可淤平。

八月初四日田文鏡奏竊臣猥以菲材荷蒙聖恩掌管北河河道總督印務奉命以來敬謹從事茲查豫省南北兩岸險工臣已嚴飭道廳等官加意修防現在隄埝各工俱保護平穩惟舊口大隄尚有卑薄前雍正三年奉旨增卑培薄彼時因尙非險要暫緩加幫今連年伏秋汛漲隄外漸次淤高隄身漸覺卑矮必須急爲增修與前此增培之工一律高寬臣現飭管河河北兩道擇其應修者親勘確估臣具題動帑興修務於來歲桃汛前完工以資捍禦

殊批諭旨

九月田文鏡奏請以河北道朱藻協理河務奉旨朱藻加僉都御史銜協理河務

殊批諭旨

是月稽會筠題請預備各工搶修料物按河工先籌料物備料首重購稽在登場之時所在皆有價廉用省稽本粗重之物購易運難秋冬初農工已畢車牛空閒取用便宜若遲至春初存稽已少又當農事方興車牛不暇購運價倍於前恐備不如數至遇伏汛搶險用缺近地稽料搜括已盡往往採辦在一二百里外運值不啻十倍又不能及時濟用稽會筠題稱江南河道自碭山至山安海口綿長一千六百餘里險汛鱗集兼邳宿桃中高堰淮揚一帶湖河工程歲費帑數十萬兩用料億千萬束除額運葦蕩營柴一百五十萬外俱於河庫道發辦購料不過十分之二三工多料少分貯難周臨期陸續購辦緩不濟急且自海口轉運蕩柴守候風信更延時日請照豫省例每年九十月內核定各廳用數發銀預備十分之七分貯各工定限十一月運工一半正月全數到工再於歲搶料物外酌發銀三萬兩每年辦料堆貯上游遇有新險即協運濟用如不需入於次年歲搶工程動用均如議行如是緩急有備歲搶無虞矣

河渠紀聞 今按南河辦歲防料始此。

十月擢雲南巡撫沈廷正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殊批諭旨。

是年秋汛異漲。東省山水暴發。匯歸駱馬湖。浮黃溢運。南注洪湖。河決山陽沈家圩。安東陳家社。又決中河劉家灣等子隄九處。時家宰嵇文敏公親歷要害。探行潦來源。策異漲去路。先啟山盱天然南北諸壩。分洩洪湖逆流。以殺水勢。繼塞外河安東決口。使黃水歸槽。徐定善後之策。請築禹王臺竹絡壩。工則蒙沂諸山水不復侵洙河矣。關六塘河故道。則駱湖異漲不致旁溢矣。修建高堰石工。估築山盱隄埽。引淮水暢流。移天妃閘。接清口壩。使漕運利涉。歲加隄工。以捍異漲。挑浚引河。以資宣洩。接築四套月隄。以防漫溢。而大河奠定矣。改淮徐道駐劄之所。調廳員管轄之工。責任專。統轄嚴矣。設立堡房兵夫。定積土章程。預備歲搶。上游料物立稽查條例。而緩急不虞無備矣。河工自張文端經理而後。至此又爲一治。淮安府志

是年秋宿遷縣黃河南岸孟城庵大隄漫水。旋即築塞。加築越隄。固其外藩。按孟城庵築塞未久而即開築未實也。已開即塞者。大溜未掣。水落勢緩而易塞也。大隄不可恃。加築越隄。其要總在得土。潘宮保用固隄束水之法。必遠取真土。車輦駝載於一二十里外。勞費弗惜。隄後加越。率因大工善後而設。向來漫口築塞之地。大溜經行。浮沙填淤。近隄取土。盡是飛沙。用沙築隄。適足誤事。孟城新工後所築之隄。此明驗也。時徐州楊家窪。睢寧劉家樓。皆築越隄固防。若貪取近土。率用飛沙。卒不能善其後。如朱家海大隄衝決。水至越隄。夜半忽由地中潰沙伏流。越出隄南平地如泉湧。須臾隄亦坐墊不可救。可援爲戒矣。

河渠紀聞

是年，稽曾筠奏修黃運兩河善後隄工，以工代賑。按是時邳宿河湖異漲，自徐以下，濱河州縣，頻被水淹。皇仁如天，蠲賑兼施，又於麥未成熟，以工代賑。稽曾筠奏：江南黃運兩河隄工，與豫省不同，地勢本卑，衆流畢集，水高而隄愈險。黃河上自虞城，迄安東海口，兩岸工程二十四萬一千七百餘丈。運河自臺莊至瓜洲江口，兩岸工程一十九萬二千一百餘丈。從前修理不過十分之三。遽逢秋漲，水勢盈溢，徐邳以下，瀕河居民，被水淹浸，雖加賑卹，而當麥未成熟，覓食維艱。黃河隄岸，所關甚鉅。運隄經山水漲漫後，亦當急爲修築，乘此青黃不接，與舉黃運諸工，俾沿河數十萬無食之民，得以力作資生，亦補助賑濟之一法。當經部覆准行，剋日募夫起工。先修黃河隄工緊要處，并將運河殘缺處，次第修築。濱河印官會同河員分段管理，以專責成。因水衝必需之帑，爲拯恤災黎之用，工費僅及二十萬金。活億萬戶待斃之民，自八年十一月始，至九年四月迄工。濱河災民，爭先趨事，積至半歲，兩岸隄防，屹若金墉，而二麥已盈疇矣。

河渠紀聞

是年，築靈璧縣張家瓦房挑溜大壩，并樓崖護埽，以保固隄工。按此因坐灣迎溜，築大埽以逼溜，當衝也。瓦房一工，坐當埽壩，氣脈尤大，水勢由茅家山二十里長河埽灣而來，大溜直射南岸，力大勢猛，埽壩迎溜當衝，初生工時，亦止百餘丈。迨後愈灣愈曲，埽隨灣跟鑲，生工至千餘丈，歲費帑數萬，輾轉相度，對岸沙灘，長十餘里，寬三四里，中有行水故道，若於灘上開寬深引河一道，直至下灣，再於上流視河勢轉灣處，有吸川之勢，按定河頭，順勢建挑水大壩一道，逼溜歸入引河，用長壩由大隄生根，隨灘向東，築

土隄至水涯始用料築至深水。土隄近水處皆鑲防風。待漲發引滿。開壩放水。吸溜成河。則千有餘丈之工皆可閉歇。此以費爲省之道。時蕭縣徐莊壩工當衝對岸。漲出沙嘴。大溜直射南岸。搜刷壩根。加築樓崖護壩。以資抵禦。近時溜移向南。直衝壩根。沿河東下。皆無壩之隄。若上壩不守。水臥入下壩。則沿隄生工。不止大溜逼進。工長費重。一時趕鑲不及。難免疎虞。今於下壩建挑水大壩。長十餘丈。挑溜向北。衝去對岸沙嘴。壩下一帶所生之工。盡皆淤閉。無庸鑲修。此近事之可徵驗者也。河渠紀聞。

是年。創建邳州黃河北岸宋家灣樓崖壩。工長三百一十丈。建宿遷黃河南岸鈔關前樓崖壩。工長一

百五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沈家莊護崖壩。工長一百五十丈。又加高黃河南岸清口東甘羅城

隄。長一百四十六丈。卞家汪隄。長八十四丈。天妃壩隄。長三百二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建伍家營樓隄一道。加高清河縣黃河北岸石人溝樓隄。長五百二十丈。楊家莊隄。長一百一

十五丈。王家營減壩迤東起隄。長二百一十六丈。築徐家莊越隄一道。自東莊至陳家浦。後生大車

路壩工。淮安府志。

是年。祥符閣西決口一段。水直趨馬牙湖。與上游合。衝倒居民廬舍殆盡。知縣睦文煥協同在河員弁募

夫築閉。築半邊店縷隄一道。自高工頭起。至本工頭止。加幫計長一千四百二十七丈。又分築善後

大工。自三壩起。至越隄頭止。加幫隄工計長二百六丈。又迤上自王家塘起。至邵家道口止。計長三百四

十五丈。桃源縣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

河水章 賸六

雍正九年六月。兵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等疏。徐州宿遷二營改隸河標一案。臣查清江至清河縣三十餘里。汛地歸宿遷營管轄。所有汛兵原防。係漕標城守營。不在徐宿二營之內。今營制既分。漕標遂將城守營兵撤回。其一切汛防。於宿遷營分撥安塘。不敷調遣。至隨標一項。復於徐州宿遷兩營弁兵通融酌撥。而徐州地方遼闊。汛廣兵單。若抽調更換。亦非經久之計。經漕臣請將原防清江裏汛把總一員。兵丁七十二名。並清江開上原防兵三十四名。歸宿遷營管轄。至隨標操演防守道庫。亦關緊要。查蕪營內馬步兵一千二百三十名。祇供巡防催糧葦船。原無專汛。尙堪分撥。今酌量抽調馬兵二十名。守兵二十七名。歸弁宿遷營管轄。加以漕臣咨回城守營兵丁一百六名。合之原溜濟標馬兵四十七名。以足二百名之數。除派防外。可供隨標操演防守道庫之用。但清江止有新歸漕標把總一員。不足以資彈壓。請設立守備一員。令其兼轄駐劄清江隨標操演等因。均應如所請辦理。南河成案。

是月。田文鏡奏。祥符南岸程家寨隄工。逼近省城。因北岸淤長大灘。直出河心。致全河之勢逼射。甚爲危險。必得於北岸兜灣處。挑挖引河。引溜直行。則該工不致頂衝。經臣題估。奉旨俞允。發帑興挑。茲於六月初八日。汛水驟長。大溜直注河頭。隨於初九日。已刻。乘機開放。風利溜急。全河歸注。頃刻成河。連日大溜奔注兩岸塌崖。河頭現寬五十餘丈。河身寬二十餘丈。河尾寬四十餘丈。俱深一丈六七尺。至二丈餘不

等重船過行。原有舊河淤出新灘。伏秋汛後。即可淤平。此皆仰賴皇上至誠至敬。崇祀河神。是以引河開關。默相成功。殊批諭旨。今按是年七月。河督沈廷正奏開放程家寨引河通暢工程平穩。與田文鏡摺略同。

七月初七日。沈廷正奏。豫省黃河兩岸。考城縣顏家支河。歷年遇汛水長發漫。灘進水。致田畝屢淹。臣特委濬縣縣丞。並効力人員。該管廳汛。分別搶修。建埽壩。以塞支河。築月隄。以資重障。其顏家莊迤上陳家莊等處隄工。幫築寬厚。復擇緊加鑲。保護周密。本年四月十四五六等日。河水長至五尺。支河並不進水。口門漸次受淤。不但大隄得免浸汕。而向日淹漫之區。盡成沃產。二麥豐收。現在秋禾茂盛。顏家莊迤東約長八十餘里。地三千餘頃。約計收麥數十萬石。沿河數十村民人。僉稱從此可以辦課養家。莫不感戴皇恩。而考城一邑。亦皆比戶安輯。敬奏聞。殊批諭旨。

九月。沈廷正調任。以副總河朱藻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以河南布政使高斌爲副總河。河渠志稿。

十二月十九日。稽曾筠奏。臣接准戶部遞到大學士張廷玉等字寄。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諭。爾等所奏登鎮河標漕標添兵之處。行文各處時。再寫信與總漕兩處總河。登州總兵。官文到日。著卽行召募挑選務擇技勇漢仗可觀之人。充補。毋得延玩。怠忽。虛應故事。一應添設員弁營房事宜。亦作速會同督撫定議具奏。其兵丁召募完日。先行咨會爾等。欽此。又准戶部咨內開。遵旨酌議。請將漕標及兩河標兵各添設一千名。與添設登鎮陸路兵共四千名。精選技勇壯健。一應馬匹。盔甲軍器。務製備齊全。一有調撥。卽可起程。其應加守千等員。及應建營房。會同該督撫詳議具題。奉旨依議。欽此。移咨到臣。當卽飛檄司道標

營籌議。一面召募挑選年力強壯熟嫻技勇之人。方准入伍。其營馬一項。最關緊要。應星速購買。若俟議定。始於司庫領價赴買。誠恐往返稽延。臣遴員暫借河庫帑銀。令速往直隸等處採買。但路途遙遠。隆冬草枯。卽期辦到。餵養需時。復諄諭通工文武官弁。卽在附近地方。領價協辦。一百餘匹。一俟兵丁招齊。卽爲分發。如有調撥。先有協辦肥馬。並添選兩營舊馬。儘可足用。其一切軍裝甲械。行營礮位。在所必需。臣飛檄司道標營隨議隨辦。解送呈驗。至加添守千等員。及營房糧餉事宜。現在督撫各臣。俱集清江會審。臣面爲商酌。妥協會題。硃批諭旨。

是年。稽會筠題請。准照豫省例。每河隄二里。蓋堡房一座。設堡夫二名。住宿堡內。常川巡守。搜巡獾洞鼠穴。修補水溝浪窩。每月挑積土牛。以資工用。淮安府志。

按黃運兩岸大隄。二千餘里。多無工之處。人跡罕到。遇有洞穴。報至已後。時失機。設堡夫巡守。上下相應。遠近互爲聲援。法至善也。其法。每二里設一堡房。每堡設夫二名。歸汛員管轄。住隄巡守。無事搜尋獾洞鼠穴。修補水溝浪窩。堆積土牛。有警鳴鑼集衆搶護。計造堡房千有一百五十餘間。堡夫三千三百有奇。按名月給工食。以資防守。黃河堡夫除寒暑兩月外。月積土十五方。運河堡夫除糧船往返。修補犂溝。概眼外。月積土十二方。責成汛官查報。河兵在埽壩力作。霜降後。工務稍閒。兩月。照堡夫每二名。月積土十五方。黃運兩河。除樁夫埽手。撐駕濬船。并各該將弁。養廉外。力作河兵五千餘名。所積之土。入於該備冊。報立法詳密。然爲堡夫計。守堡憂室家之累。離堡羅曠役之譴。或官查而始來。應名或謀生而時不到。汛皆事勢所必有。有堡夫之名。而無其實。與無堡同一夫數口。日食不敷。勢難迫之安役。惟籌其養贍。使得

安心出力。而後堡不圯而夫可用也。近隄淤出官地。按名量給。以資耕作。黃河日漸淤高。隄前臨河。高者出土六七尺。隄後黃水不至。舊制猶存。高者出土二三尺。低者不及二尺。歲修祇加培隄。前因隄後工倍費。重例不估修。今照隄前較量。六七尺以下之隄。皆爲空虛無用之地。每堡二里。得隄坡三千餘丈。令堡夫自種梨棗果實。數年成活。落實歲可得數十金。堡夫自願生計。挈眷看守。棗結實時。正當伏秋。公私兩得其益。不待驅迫而自赴功也。隄內外十丈。皆屬官地。督令勤種柳枝。照六柳之例。多方培植。空地間種蔬菜。不豆。農食有資。誰不樂赴。然其責任。則在員弁鼓舞善導。不侵其所有。不責其所無。而人皆用命矣。

河渠紀聞。

是年。稽曾筠奏改漕標弁兵。抽撥葦營兵丁。增設守備。歸入河營操防。按河道未分南北以前。河督駐濟寧州。設立中營副將。左右兩營。及城守營。統兵防護。自雍正七年。分任南北。濟寧原設官員。悉歸河東管轄。江南河道總督駐清江。向未設有標營。是以議調議撥。初。署河督尹繼善奏。將漕標之徐州營副將。改爲河標中軍副將。宿遷營遊擊。蕭營守備。俱改歸河標統制。而中營駐徐州。右營駐宿遷。路遠兵單。營制未備。迨後清江浦添設河標中軍副將。徐州營改爲左營。中左右三營。分汛鎮守。江南標營。從此整飭。至是以清江原防汛兵撤回。暫於宿遷營分撥。不敷調遣。移商各督撫。議將漕標原防清江裏汛把總及兵丁。并清江閘上原防兵。歸宿遷營管轄。照舊駐劄。再於葦蕩營抽調馬兵守兵。亦歸宿遷營管轄。加以原防清江汛兵。並原留濟標馬兵。共二百名。以供操防。添設守備一員。將新歸漕標之把總。令其兼轄。仍聽宿遷營遊擊管轄。員缺歸總河題補。所有徐州宿遷二營內。抽調千把兵丁。防守道庫。概行停止。嗣奉

諭旨增設標兵一千名。以六百名留於清江浦。隨營操演。四百名分撥徐州宿遷左右二營。添設副將一員。以爲河標中軍副將。原設守備改爲都司。添設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左右營各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營制始備。嗣因御史蔣炳條奏請裁額外添募之兵。議及河標新兵。中左右三營各裁新兵一百名。中營新舊共留六百九十八名。左營新舊共留八百四十九名。右營新舊共留七百九十一名。以備差操巡防。清江當南北通衢。水陸津要。徐州爲江南全省門戶。白洋河介黃運湖河。催漕巡緝。均關緊要。與河營止管黃運兩河工程者迥別也。河渠紀開。

是年。稽曾筠議定河隄修築土方漕規。分別遠近難易。釐爲八則。按此河工土方定價之始也。河工築隄。選土爲上。近地沙土難用。不妨涉遠。論遠近亦論土色。又以食用米糧之平減貴費。定役值之高下。此須斟酌於臨時者也。若論其常則必予以定規。俾有遵守。分爲八則。一曰近取乾土。二曰遠取乾土。三四曰濇地取土。分遠近。五曰遠越坑塘取乾土。六曰遠越坑塘取濇土。七曰隔隄隔河乾地取土。八曰隔隄隔河濇地取土。方價一錢至二錢不等。至二錢五分而止。計方以高一尺方一丈。方一丈曰方。按方論價造報。嗣以徐屬邳睢宿虹三廳壤地寬廣。取土便宜。方價再減十分之二。桃源外河海防。山安運河桃清六廳貼臨河湖一面。取土方價亦可再減十分之一。奉硃批。朕思所減錢糧不必定爲成例。應於奏銷時仍照例造報聲明所減數目。存貯河庫。以備各項工程之用。仰惟訓諭周詳。不定成例。慎重工程。惟恐價值節減。或致草率。誠鞏固河防永慶奠安之大計。河渠紀開。

是年。移淮徐道改駐宿遷。未幾仍還駐徐州。按此因山水奪運淤河而移駐也。初淮徐道管理黃運湖

河隄岸工程。分巡徐邳二州。兼轄桃源縣及徐州。潼安二衛地方事務。兼轄河庫錢糧。駐劄清江。雍正七年。河督孔毓珣。以該道有工程。地方事務。不能兼轄河庫。仍循舊例。分任職掌。河庫道駐清江。淮徐道駐徐州。至是復請改駐。蓋新經蒙沂山水漲發。匯駱馬湖之水。衝入邳宿。奪運淤河。宿遷界黃運兩河。適當衝要。故移駐於此。然徐州爲江南上游門戶。豐碭銅沛邳睢之工。均關運道。尤爲緊要。故不逾時仍復舊制也。河渠紀聞。

是年大修黃運兩岸工程。按江南黃河兩岸大隄。自虞單起。迄安東海口。運河兩岸縷隄。自臺莊起。至瓜洲江口。歷年修理。不過十分之四。至是通盤修補。仍擇要築治。黃運隄經水漫衝損及剝蝕殘缺之處。一并修補。餘工以次並治。瀕河被水災黎。令其就食資生。兩得利益。需土方銀二十萬三千五百餘兩。動支鹽課銀二十萬。不敷之數。於河庫存銀支給。又加修各閘。移建天妃石閘於二草壩北岸。大隄之內。上下挑通引河兩岸。築以束水。與越河閘互相表裏。重修清江龍王閘。及芒稻石閘。儀徵縣響水。攔水二閘。以資啓閉。河東自嵇文敏建官司。設兵夫。製濬船。以及挑築之工用。出納之冊。查核之宜。鞏然具舉。規制加備。及調任江南。如葦蕩之柴。兵夫之土。住夫之堡。隄河兩岸之柳。皆詳審切究。俾有實用。總制江豫河務十有餘年。未嘗有赫赫可喜之功。其所爲亦無異人之事。而所至成治。遇險皆安。惟不矜才。騁異也。公立法隨宜。行法以實。馬營之役。露坐小船。沿流審視。自三門七津。歷溫孟以東。尋其致患之由。挑官莊山嘴。而秦廠安於盤石。順水性也。其所經畫。如挑水順水等壩。視溜之大小。緩急深淺。以定壩之長短闊狹。築磯嘴厚壩。以禦大溜。壩下更築挑壩。以助之。埽灣勢猛。挑水過急。溜勢盤旋。濳洄油刷。隄根築扇面壩。

以緩之。又宜洩漲水。兼用減水壩。悉依平準法。察土性堅凝。度壩基長短。審水勢淺深。酌口門廣狹。以量出納之多寡。如壩不能挑溜遠行。水不能盡洩。則開對岸引河。以疏其氣。而吸川建領首尾。必得其地。又塞支河以避衝。築壩於河岸高阜。絕其來源。沿隄串溜之水。多置東壩於隄下。壓其溝槽。又於溝水歸河之所。築壩以斷去路。則流行不疾。而淤可停。至築隄以求土石融結。塞漏以防頃刻異變。細及簽椿。壓土盤壩。進埽。具有章程。而探埽聽椿之法。更得其微妙。埽繩皆繫於椿下。有坑窪過水之處。深者椿必顛。聲必大。淺者椿雖不動。亦必聞水聲。傾耳細聽得之。加土重壓。務至毫無聲息方已。或壓至格格作啞咽聲。亦不致汕跌成患。此皆切用之實功。深思之而得其理。自無鹵莽之患矣。河渠紀聞

是年。創築蕭縣黃河南岸徐家莊樓崖埽。工長一百九十八丈。創築徐州黃河南岸楊家窪越隄。長三百丈。創築睢寧縣黃河南岸劉家樓迤裏越隄。長五百五十五丈。朱家壩迤裏越隄。長五百一十六丈。五尺。建築靈璧縣黃河南岸張家瓦房壩臺。并樓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創築宿遷縣黃河南岸孟城庵越隄。長二百五十丈。又建築黃河北岸王家灘挑水壩二座。各長十丈。並上下雁翅護崖埽。長一百一十丈。建築桃源縣黃河南岸蔡家莊壩臺。長十丈。並上下雁翅護崖埽。長八十丈。加幫山陽縣黃河南岸韓家莊縷隄。長三百九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石馬頭一座。淮安府志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稽曾筠奏。新募兵丁已足一千名之數。內以六百名留駐清江。四百名分發徐宿南營收伍。即於兩營舊兵頭目內。考拔技勇優長。弓馬嫻熟者數人。授以外委千把。令教習新兵。勤加

訓練。殊批諭旨。

三月。詔高斌兩淮鹽政。以大理寺少卿孫國璽爲河東副總河。殊批諭旨。

十一月。孫國璽署河南巡撫。以阿蘭泰爲河東副總河。河渠志稿。

是年。建築阜寧縣北岸四套。越隄長一千八百丈。又建築龔家營。越隄長一千一百五十五丈。徐家莊。越隄長二千九百八十丈。按。嵇曾筠疏略。阜寧縣黃河北岸四套。五套一帶。當黃河尾閘諸水匯歸入海之區。地形最窪。雍正八年秋汛。水勢驟長。將四套埽工衝塌。今南岸長出沙灘。溜勢日漸北徙。四套上下。甚屬危險。若再搶築埽工。則臨河地勢虛鬆。旣難保護。且錢糧浩繁。臣赴工確勘。必須寬築隄防。以禦汛水。於三套以下高阜處。建築越隄。庶上下包護。兜灣。俾水勢循軌東注。不致出槽旁洩。又疏稱。山陽縣黃河南岸龔家營。當黃水入海門戶。因舊有縷隄。臨河太近。大溜汕刷河崖。坍塌入裏。致成埽灣險工。若下埽修防。工段綿長。料物浩大。且全黃建瓴而下。衝刷埽根。更難保護。急應在縷隄南圍築越隄。避其激湍之勢。又阜寧縣南岸徐家莊。去海更近。雍正八年。大溜日漸南徙。經前河臣孔毓珣題建越隄。自徐家莊至陳家浦止。計長二千九百八十丈。原估止高八尺。頂寬二丈。底寬六丈。續經臣等題修。迄今復歷三載。北岸沙灘日長。頂衝大溜。直射南岸。該處地形窪下。前次所築之隄。殊屬卑薄。恐汛水長發。黃水下注。海潮上湧。難資捍禦。亟應加幫高厚。以固隄防。請於山陽縣黃河南岸龔家營。自上邵家莊後起。下至吉家莊後止。創築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五十五丈。自阜寧縣黃河南岸徐家莊起。至陳家浦止。加幫越隄。長二千九百八十丈。江南通志。

按。斬文襄築雲梯關至海一萬八千餘丈之隄。引同爲逆河之說。謂河性合則急而沙行。緩則漫而沙積。作隄以束其氣。而急之使攻沙也。張文端旣攔黃壩。而修歪支套。辛家蕩之隄。不如是。則河水漫流。海潮挾鹵以入。歸墟向若之塗閉矣。四套三套一帶。當黃河尾閘。爲入海門戶。雍正八年。秋水暴漲。將四套壩工衝塌。南岸長灘溜勢北徙。四套危險。若搶築壩工。臨河地勢虛鬆。不特壩難保護。且需費浩繁。莫如寬築隄防。因於三套下。建築越隄一道。上下包護兜灣。水勢東注。無出槽旁洩之患。又龔家營舊有纒隄。近河大溜刷塌河岸。致成壩灣急溜。卽在纒隄南圈築越隄一道。避其激滯。徐家莊去海更近。大溜南徙。原築越隄卑薄。加幫高厚。以固其防。蓋當黃河尾閘。諸水入海之區。隄防不固。一有旁洩。淤沙立至。每見清水盛大之年。海口深通。倍於往時。刷沙之力大也。故海無可濬之理。而沙有自刷之勢。蓄清水而沙自去。束河隄而刷沙之水自急。此以水治水。百世不能易也。河渠紀開。今按築山陽縣龔家營越隄。阜寧縣徐家莊越隄。江南通志。淮安府志。誤作十一年。按大清一統志。河渠紀開。均作十年。

是年。築桃源縣李九莊險工。築御壩迤東頭二三壩壩工。並龍亭護崖壩。龍亭前護崖壩工。築小車路口壩工。接築王家莊壩工。接修張家莊壩工。修孫金莊壩工。接築沈家莊壩工。築尹家莊壩工。築韓家莊壩工。築卞家汪護石壩工。築天妃壩石工。外護石壩工。加長惠濟祠前挑水壩工。築祠前臺基下壩工。祠旁護石壩工。加祠西拐角挑水壩壩工。上下雁翅。築山陽縣新港壩工。築五墩壩工。築高家莊裏頭壩工。築周家渡壩工。築唐家堡壩工。築外纒隄壩工。越隄一道。格隄二道。築小菱陵壩工。築何家莊壩工。築大菱陵壩工。築童家營東西裏頭壩工。築左家莊壩

工。范家莊埽工。楊家莊埽工。羅家莊埽工。築安東劉家莊舊埽工。築時家馬頭舊埽工。築周家莊舊埽工。築單家莊埽工。越隄一道。自三套以下起至五套。淮安府志。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大學士張廷玉奉諭。年來稽曾筠辦理河工。甚爲妥協。但黃河工程。關係緊要。除稽曾筠外。欲更覓一明曉河道情形者。不得其人。朕思高斌現在江南管理鹽政。若從此講論河工事務。將來可望熟練。著就近在稽曾筠處學習。並非以稽曾筠不能專理。更須人協助也。爾可寄信與稽曾筠。令其留心教導。並寄字與高斌。令其加意學習。凡有題本奏摺之處。高斌俱不可列名。硃批諭旨。

四月。授稽曾筠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命仍總督江南河道。稽曾筠傳稿。

七月二十日。大風雨。河水漫決。陳留縣七堡九堡。督臣王士俊。河臣朱藻。阿蘭泰。率領各員。募夫堵築。數日內。河崖掛淤。大灘畢露。得以取土施工。因晝夜搶築。於八月初八及十三日。合龍斷流。築七堡越隄一百二十丈。大隄五十五丈。九堡越隄二百一十丈。大隄一百六十五丈。十月初一工竣。河南通志。

按。是時陳留七九堡漫溢。上下並決。不數旬。卽能築塞。至加築大隄。通修越隄。旬時告竣者。由河平日久。河槽衝刷已深。大溜不移。水落挂灘。而施工易也。大河通流不息。水日加深。水深則岸高。逢異漲。始能出岸。汛水長落無時。暴漲暴消。決口雖跌深槽。灘土未經跌透。一至水落。灘水仍舊歸槽。決口之流遂絕。以柴土塞之。自定。此在南岸尤易。南岸內塘地高。未能卽時掣溜。故隨水消歸槽。若北岸河高內塘二三丈不等。建瓴直下。如落井底。浪翻溜急。濤聲遠聞。消落稍遲。卽掣動大溜。不可救治。故北岸之搶修尤急也。治河惟在固隄深河。隄愈固。河愈深。而險可爲平。如江南邳睢南岸王家堂對岸沙灘挑溜。向稱險工。是

年八月水長溜急。忽將灘嘴刷去。中泓衝開引河一道。大溜北趨。通工淤閉。蓋由上下河道深透。長水力大。走灘湧入深塘。頃刻跌透灘土。舍灣就直。自然之勢。若河道未深。雖逢長水。亦止平漫。無塘可跌。跌亦不透。故固隄爲上。修防不可不慎也。河渠紀聞。今按陳留七九堡漫溢。南河通志載係雍正十一年。河渠紀聞作十二年。疑誤。

八月。邳睢黃河南岸王家堂對岸沙灘。天開引河一道。險工永停修防。江南通志。十月二十二日。稽曾筠奏。江南黃運兩河隄岸。祇有河兵看守埽壩。一遇汛水長發。各處調撥。至長隄之上。防護無人。臣於雍正九年八月內。題請循照豫省例。添設堡房。召募堡夫。每名按月給工食銀五錢。卽令常川防守。挑積土牛。以資修補隄工之用。荷蒙皇上恩准添設。欽遵。今臣統計堡夫積土。每年有十五萬餘方。以收費少。工多之效。惟堡夫有勤惰不齊。該管汛官亦賢否各別。設不嚴立章程。則日久法弛。臣請核定成規。以雍正甲寅正月爲始。責令該管汛官。將所屬汛內堡夫。從前積過土牛。逐堡挨查確實。作爲舊土。報明備案。卽於正月起。照依前定數目。每名按月如數挑積。仍將挑過之土。每月造於新土冊內。彙報算入交代。以專責成。若不能如數挑積。將專汛文員罰俸一年。該管廳員罰俸半年。儻或挑積不及一半。卽將專汛文員降職一級。暫留原任。戴罪儻挑。該管廳員罰俸一年。如此則廳汛各員。畏干處分之例。自必上緊督率挑積矣。再河兵舊例。每年霜降後。計算兩月日期。照堡夫積土例。計河兵五千名。共應積土七萬五千方。亦應將所積土牛。查明造冊。入於該備交代項下。以專責成。若該管備弁不勤加督率。亦照前定例。分別查參議處。則兵夫自無閒曠。錢糧不致虛糜。奉上諭。兵夫積土。著爲定例。旣可節帑。又

以護工。足見奉公體國之誠。斯議嘉是覽之。如應題達。具疏題奏以聞。硃批諭旨。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諭內閣。年來江南河工。因總河諸臣。經畫有方。調度得宜。是以湖河奠定。民慶安瀾。但河防關係重大。將來河務。必得通曉熟練之人。遵循分理。斯克繼前功。而全河形勢。非平日講求。親身閱歷。必不能胸有成算。洞曉機宜。卽修防堵築。以及估工查料等事。如非經練熟諳。備悉利弊。必不能隨時損益。有裨工程。是通曉河務之員。不可不預爲儲備也。著每年在各部院揀選賢能。勤慎司官二員。帶領引見。派往南河學習河務。酌量委辦估工查料等事。以二年爲期。出具考語。咨回本任。如有操守才具實堪任用者。卽行保奏留工酌量題補。其不堪學習者。不必拘定二年。於試用數月後。卽咨回原任。另行派員前往學習。如此數年後。通曉熟練者自不乏員。於河工諸務。大有裨益矣。憲皇帝聖訓。

十二月。稽曾筠丁母憂。命高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稽曾筠傳稿。

是月。大學士仍管理江南總河事務。在任守制。稽曾筠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印務。高斌奏海防廳屬南岸辛家蕩。縷隄當全黃尾閘。年來北岸長灘。逼溜南趨。灣油刷河崖塌卸。致成迎溜險工。將來汛水長發。衝射隄根。危險堪虞。臣等相度情形。縷隄南首板荒地內。應圍築越隄一道。避其激湍之勢。順其就下之性。庶幾有備無患。奉旨允行。硃批諭旨。

是年。因房村西北牛市口內。有越隄。外有子堰。中間約長二十里。寬五六里。雨潦無從宣洩。地淹民困。知州石杰議請於越隄設立涵洞。每年九月間開放。以便栽麥。二月堵閉。以防異漲。總河稽曾筠批允。令南岸主簿專司啓閉。數年以來。始無水患。徐州府志。

是年河溢陽武大隄以南。懷慶府志。

是年復生朱家溝埽工。修洪福莊埽工。淮安府志。

是年改宿北同知一員歸徐州府。舊宿虹同知屬淮安府。康熙九年設。至是始改歸徐屬。宿遷縣志。

雍正十二年四月。稽會筠高斌奏增築海口辛家蕩越隄及闌座。稽會筠傳稿。

七月高斌回鹽政任。高斌傳稿。命江蘇布政使白鍾山爲南河副總河。專司河務。硃批諭旨。今按江南

設副河始此。

八月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長一百五十丈。江南通志。

十月二十八日。稽會筠白鍾山奏。河防全在土埽。工程既當修築堅固。帑項又須因地制宜。隨時酌減。臣等見所屬工料。俱比從前豐足堅實。土埽二工。有尙可節省之處。敬爲我皇上陳之。一。土工方價宜分別酌減也。查土方則例。業經酌減。分出水旱遠近乾溼。擬定成規。部覆准行在案。但土頭有厚薄。人夫有強弱。向例各廳土工。漕規畫一。未曾因地分晰。今臣等詳細分別各廳除堰。肝裏河。陽河。江防五廳。或緊臨漕運。或卽比河湖大江。且居民稠密。取土不易。土方價直。無庸再減。外查徐屬邳睢。宿虹三廳。壤地寬廣。取土便宜。方價尙可減十分之二。至桃源。外河。海防。山安。運河。桃清六廳。貼臨河湖。一面取土。方價尙可減十分之一。如此則每年土工方價。酌減報銷。工程不致草率。仍可照估釐修。一。防風埽工用料宜酌減也。查黃運河湖水深處。所下沈水埽筒。與加鑲埽料。水勢湍激。工多墊陷。料物自應照依向定漕規。不能改減。其水淺處。恐有風浪汕刷。於隄根鑲做防風。保護崖岸。舊例每單長一丈。用柴三十八束。或用

草一千一百四十觔。但前項工程雖亦有墊陷，不比頂衝首險。料物尙可減省。今酌定柴鑛防風，每單長一丈，減去柴八束。用草加鑛者，減去草二百四十觔。以省工料。再前項防風工程，向因所用料物與鑛墊之工相同，是以開報防風者，亦有開報鑛墊。今既酌減工料，則嗣後估銷冊內，應將水勢深淺，並防風字樣，逐一聲明。查核報銷，儻不據實聲明，臣等查出參處。以上酌減土埽二工錢糧，請於雍正乙卯年爲始，照例核冊估銷。於帑項可以節省。而工程仍復鞏固。奉上諭：因時因地酌減土埽，漕規具見忠誠任事，自屬節用良籌。然朕以爲不必定作成例。奏銷時仍照舊報冊。惟於題本內聲明情由，將所減銀兩存貯河庫，以備別項工程之用。殊覺妥協。卿意何如？殊批諭旨。今按東河防風工程，雍正十三年經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明，循照南河之例，每防風一丈，節省八束。見河南開歸道事宜冊。

十一月，修築宿遷、桃源、安東、阜寧等縣夏家馬路、陳家樓、王家馬頭、辛家蕩等處越隄。又下埽加鑛埽臺。江南通志。

十二月，朱藻調任。命白鍾山爲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傳稿。阿蘭泰罷。以劉勳爲河東副總河。河渠志稿。高斌仍署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傳稿。

是年，稽曾筠奏：江南葦蕩營原係出產工用葦柴之所。康熙五十九年蕩地淤墊，將葦營裁汰。雍正四年，經河臣齊蘇勒奏請復設葦營，加增額柴，并於額柴外搜採盈餘中柴，折爲正柴。每年供採額餘正柴，統計一百五十萬餘束，俱分派各廳運貯要工。照各廳漕規柴價解繳河庫，以爲發給葦營兵餉之需。立法誠善。但前於各河營濬船內調撥赴蕩，令河兵攆駕運儻，因柴束繁多，止裝運九十萬束，堆貯清江王營。

洪福二廠聽候各廳運回本工其餘額柴六十萬束并盈餘柴束俱令各廳雇船自運遂有不肖之員吝惜運脚延挨推諉遇有要工臨期購料緩不濟急而營柴採完堆貯水口日久不運又有霉爛缺少并海潮漂淌弁兵盜賣之弊及各廳雇船到蕩則又無柴裝運互相推諉是以應繳柴價經年拖欠臣到任後將從前未清柴價逐一查出題參勒限追繳今年海灘一帶雨水調和蕩地葦柴豐茂隨飭令葦營參將黃正元督兵搜採在每年額餘柴束外又多採出盈餘中柴四十餘萬折算正柴二十餘萬束俱令濬船裝至二廠同自運額柴一并勒限令各廳全數償運是以本年柴束不但修防及期無誤且多採正柴二十餘萬束於工料不無小補今葦營額餘柴束若不嚴立章程恐日久又滋弊混臣請葦營額柴自雍正十二年起應加增正柴二十萬束連舊額每年統計一百七十餘萬束永爲定例各廳照舊雇船自運六十萬束其餘一百一十萬束仍令濬船及期償運二廠分撥各工濟用繳價務令按年清楚如有採不足額弁兵盜賣并不速運到工等弊廳員令淮徐淮揚二道查察揭報營員令葦蕩營參將揭報分別嚴參議處勒令賠補至此後再有盈餘按年查實報部設遇風潮損壞及雨澤稀少額柴虧缺之年亦查明報部免其追賠如此則葦營柴束得以年清年額而應繳柴價亦不致拖欠日久矣計派左營加增柴十二萬束右營加增柴八萬束以上葦蕩左右二營共加增出正柴二十萬束南河成案

按清蘆蕩地斬文襄以此召謗稽文敏以此濟工所爲之時同而得用異也蕩地產葦豐茂除原額正柴外又搜採出盈餘二十萬束遵照原題以產柴地歸營不產柴地歸民丈明二營蕩地計萬有二千九百八十頃零除產葦稠密八千頃零剔出民糧窳地一千九百三十六頃外餘出蕩地三千四十二頃零內

有產葦茂密海淤灘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交左右二營。分汛樵採。自雍正十三年爲始。增採正柴并原額。通計一百七十五萬束。按年交工。永爲定例。增葦蕩營戰守兵額。原設戰守兵一千一百三名。馬兵八十名。裁減馬兵二十名。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率採運。稽文敏清釐蕩務。遞增柴額。可謂殫心經營。不遺餘力矣。然運遲則霉爛。惰催則盜賣。或飾言餘柴。反虧正額。或侵蝕柴價。虛報漂流。到工既無實用。柴項經年不繳。有增額之名。無足額之實。是尤在當事實力奉行也。河渠紀聞。

是年山東黃河廳蔣祈年議將曹縣汛內河形。用土填平築實。高出灘面。以斷其流。按此卽河工歲築之土格。以禦漫水。而大汛水發。卽滅頂而過。不足爲恃。爲其四面無倚。水從壩尾汕刷而易去也。每歲兵夫應名築填。汛後蹤跡不存。多難濟用。蔣祈年因本汛內有支河數道。估做埽壩。橫擔河身。三面環水。無收頭接尾之處。焉能穩固。填平加高於平灘之上。難資防禦。曹縣一帶舊有順隄。河形靠隄生根。築壩挑溜南行。則外灘北上之支河自淤。此爲治事之本。若祈年所稱沿灘築塞。名存實亡之道也。時修築桃源宿遷安東阜寧等縣夏家馬路。陳家樓王家馬頭辛家蕩等處越隄。并下埽加鑲。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此修防之實功。與徒以土格浮衍者異矣。河渠紀聞。

是年河溢。大隄以南。水深數丈。陽武縣志。

是年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長一百五十丈。生玉皇廟埽工。生楊家馬頭埽工。淮安府志。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十日。上諭內閣。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所差胥役。卽藉端生事騷擾。及至三汛搶工。則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將重載客船勒令中途起貨。致商船聞風藏匿。裹足不前。查河工裝運物料。原有額設濬船。卽使搶築之時。濬船或不敷用。祇應雇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商旅。著河道總督飭行所屬河員。嚴行查禁。靈皇帝聖訓。

四月。稽曾筠高斌奏。陸路墩鋪與水路巡船。均爲防汛戢匪要務。必須布置周密。聲勢聯絡。方資捍衛。查江南河標所轄水陸營汛。爲南北通衢。差使殷繁。撥護絡繹。空重糧艘。及民船客貨。往來如織。汛防均宜慎重。今查南自王家營起。北至山東交界紅花埠止。計二百六十餘里。係進京大路。其原設墩鋪。遠近不一。除相隔十里以內道路均停者不議外。其相隔十二三里至十七八里者。未免瞭望不及。防禦難周。又南自清江浦起。北至山東交界臺兒莊止。計三百七十餘里。係漕運要道。其沿河原設墩鋪。內有相距十七里至二十里及二十一里不等。路途較遠。策應維艱。臣等詳加籌畫。應將寬遠之墩鋪。各於適中處酌添一座。共計添設墩鋪一十六座。每座撥兵四名。共需兵六十四名。各於本營存汛兵丁內輪流抽撥。令住宿堡房。勤慎防守。又黃河自江南清口淮黃交匯處起。至河南虞城縣交界止。計五百三十餘里。沿河地方遼曠。奸匪易於出沒。巡防尤宜嚴密。但近岸難建墩鋪。必得安設巡船。撥兵常川查緝。至運河雖設有墩鋪。但汛兵僅能防範陸路。其巡哨河面。非船不可。今運河內惟夏鎮汛舊有巡船一隻。黃河內惟銅山睢寧蕭碭等縣舊有巡船八隻。其下游桃源宿遷白洋隅頭湖口清河清江等汛均係緊要。向未設立巡船。應於桃宿等緊要河汛。添設以資巡緝。計黃運兩河。共添巡船十一隻。每船兵五名。共需兵五十五

名亦在本營存汛兵丁內抽撥查照所管河汛往來巡緝勤加稽察務使宵小屏絕河路肅清則商船客貨均得防護安全矣。硃批諭旨。

是月高斌回鹽政任。高斌傳稿。命劉永澄爲江南副總河。硃批諭旨。

六月築程家寨隄。時河溜復如八年頂衝程家寨埽箇漂沒隄工悉壞總督王士俊總河白鍾山率領員役晝夜搶築尋平穩。詳符縣志。

十一月兵部會議得大學士仍管理江南河督事務稽會筭等疏稱蕩地濱臨河海一派沮洳緣淤墊之漲坍無定兼營制之裁復相仍致官民地畝間雜界址混淆不特爭訟抑且曠廢經臣詳察情形移咨前副河臣白鍾山具題委員徹底清查欽奉諭旨敕部議覆准行今據署淮揚道朱定元等詳葦蕩四望平蕩向無魚鱗圖冊可查亦無墩堡烽堆可據兵民爭執均不足憑惟有先行統丈遵照原題以產柴之地歸營不產柴之地歸民將原額剔還則所餘之多寡自然畢露隨遴委陞任海防同知高越等查丈左右二營蕩地共計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頃三十七畝六分零除將產葦稠密地方丈明八千頃九十三畝二分零之數以符葦營原額又剔出現在行糧民竈地一千九百三十六頃五十二畝四分零查明正身業戶給還耕種輸糧相度四至地形畫清官民界址築立烽墩以結塵案實計官民界外丈出多餘蕩地三千四十二頃九十一畝九分零臣等查現在丈多蕩地內有產葦茂密海淤灘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九十五畝零請一并給令左右營分汛樵蘇自本年爲始增採正柴五十五萬束連上年加增柴二十萬束較比原額通計增柴七十五萬束按年交工永爲定例至新增之柴需船裝運請將各廳現在高堰歸工

石船抽撥二十隻。雇募水手。運柴交卸王營洪福二廠。分派各廳轉運濟用。其成造濬船。暨駕船兵丁。均可毋庸添設。以節帑項。惟查葦營舊額。新增幾及萬頃。未免汎廣兵單。應添募戰守兵二百五十六名。以供樵採。查葦營額設巡防馬兵八十名。因葦茂密。馬兵難於馳走。可以裁減二十名。即將應支乾餉。并買補馬匹銀兩。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祇須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率採運。計新舊加增柴七十五萬束。值銀一萬五千餘兩。除添募戰守兵丁。應給餉折等。並雇募駕船水手工食。共需銀三千六百餘兩。外實計每年接濟工柴。可節省河帑銀一萬一千四百餘兩。又查丈多蕩地內。有不產葦柴淤墊灘地一千二百三十頃。九十六畝八分零。除河灘新淤地一百七十六頃九十九畝九分零。係初凝浮淤。難用牛犁。請寬限二年。俟地土堅實。再行招墾。其餘高阜曠衍地一千五十三頃九十六畝八分零。請飭令地方官招民領墾。照中則每頃輸銀五錢。按數徵解河庫。以充公用。統入河銀考成造冊報部查核。嗣後遵照原題。統以二年爲期。查丈一遍。新淤者照例陞科。坍塌者查明豁免。再海灘地畝。本屬漸次淤成。其間距海遠近不同。土脈肥磽各異。現今左營界外海州境內。罟山地方。沿海長有嫩灘約二千餘頃。蘆苗尙未茂盛。斥鹵新淤。不能遵議開墾。未曾彙案查丈。俟下屆清丈時。再行查報。其領墾地畝數目。花戶姓名。俟該州縣招民領完造冊咨部外。相應具題前來。查先經大學士管理江南河督事務稽曾筠奏稱。葦蕩營每年共採額柴一百五十餘萬束。今蕩地葦柴豐茂。每年額採之外。又多採出盈餘中柴四十餘萬。折算正柴二十餘萬束。交工濟用。請自雍正十二年。起連舊額每年統計一百七十餘萬束。永爲定例。續據副總河今陞河南山東河督白鍾山。以葦蕩一片平蕪。向來疆界未定。

段落不分。官民竈地，錯綜間雜。沿海居民，每稱設營之時，圈有納糧民地，希圖侵佔霸墾，訐訟不休。請於本年冬，底額葦採完後，遴委大員，率領地方官，暨葦蕩備弁，徹底清查。如內有不產葦柴之地，即招民間墾。照例陞科。將附近產葦稠密地方，丈明八千頃九十三畝之數，以符葦營原額。即令營兵樵採，其營地之外，海灘地畝甚多，通盤清丈若干頃，儘數報墾陞科。營地內如果圈有民田，查明正身業戶，各年納糧印票核對。四至段落，確有憑據者，即令給還耕種輸糧。嗣後每以二年爲期，查丈一遍。如再有淤墊，不產葦柴地畝，即照例招墾。仍將附近產葦之地，如數抵補等因。經工部俱各議覆，准行。今該督等將前項蕩地查丈數目，并添設兵丁，增廣額柴，及招墾灘地，濟工節帑等項，事宜具題。查葦蕩左右二營，丈出蕩地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頃二十七畝六分零。內將產葦稠密地方丈明，以符葦營原額之處。既經該督詳悉聲明，毋庸議外。其現在行糧民竈地畝，既經查丈明確，應即給還業戶，耕種輸糧。并將給還地畝數目，造冊報明戶部查核。仍令該地方官，將丈過處所，相度四至地形，築立墩堡，烽堆，以清界址。至丈出多餘蕩地，內有產葦茂密淤地，應以本年爲始，責令左右營增採正柴五十五萬束，并同原額加增。各處按年清額，永爲定例。至所採新增柴束，應需船隻，准抽撥該廳歸工石船裝運交廠，儘有堆貯水口，久不運工，霉爛缺少，海潮漂失，及弁兵侵隱盜賣等弊，即將該管員弁嚴參，交部議處。仍將缺少柴束，勒追賠補。儘定額之外，再有盈餘，即令據實報部。其河灘新淤地，亦應准其二年後，招民間墾，無致荒蕪。至現在高阜曠衍地，應將所墾地畝，陞科年分，按照中則輸納糧銀。令地方官照數催徵解庫。所徵錢糧，照例造入河銀考成冊內題報查核。仍將前項地畝，領地花戶姓名，并領墾地畝數目，先行造冊送部存查。嗣後凡遇新

淤之地。農民情願領墾者。卽報該管官丈明頃畝數目。照例墾科。如有坍塌之地。亦卽呈明地方官。查明確實。具結題請豁免。不必拘定二年查丈。致滋繁擾。至界山地方新長灘地二千餘頃。應俟地土堅實。可否開墾之處。再行查勘。據實報部查核。再疏稱請添募戰守兵。裁減馬兵。及雇募駕船水手等語。查左右二營額設採葦戰守兵一千一百三名。巡防馬兵八十名。今葦營灘地既舊額新增。幾及萬頃。汎廣兵單。應准其添募戰守兵丁。以供樵採。於額設巡防馬兵八十名內。裁減二十名。卽將應支乾餉并買補馬匹銀兩。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率採運。仍將裁減馬兵并添募戰守兵花名造冊送部查核。再從前該督等題請加增正柴。俱令營兵濬船裝運二廠。今加增正柴。自應照例責令營兵僱運。何得雇募水手撈駕。請給工食。與例不符。應將該督請給雇募水手工食銀兩之處。毋庸議。其添募戰守兵丁餉折銀兩。俟招募齊全之日起。支入於該年兵馬奏銷冊內。具題查核可也。奉旨依議。欽此。當卽招募戰兵二十九名。守名二百二十七名。內派左營步戰兵十五名。守兵一百一十三名。實在馬戰兵三十名。步戰兵三十名。守兵六百四十七名。兵戰馬三十四名。右營步戰兵十四名。守兵一百一十四名。實在馬戰兵三十名。步戰兵二十九名。守兵六百五十三名。兵戰馬三十四名。以上左右二營。實在馬戰兵六十名。步戰兵五十九名。守兵一千三百名。兵戰馬六十四名。奉添新增柴五十五萬束。內派左營採柴二十三萬束。右營採柴二十二萬束。以上葦蕩左右二營。每歲舊額新舊加增共計柴二百二十五萬束。內派左營三汛共採交正柴一百二十萬束。右營三汛共採交正柴一百五萬束。南河成案。

十二月命大學士稽曾筠總理浙江海塘工程。稽曾筠傳稿以高斌爲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傳稿是年議定東河弁目兵夫照南河例。按月積土。搜治獾鼠洞穴。按河工有事極微細而竟成大事者。莫如老隄之獾鼠洞穴。獾洞尤大。出水尤猛。鼠穴雖小。初出甚微。及至潰大。往往赴救不及。此汛兵堡夫專任搜捕者也。莊敏初蒞官河東。首重防汛。課兵夫積土。又飭令廳營召募獾戶。督率兵夫搜捕獾鼠。其洞穴屈曲穿透之處。務令刨挖到底。填築堅實。所獲獾隻。持耳尾呈驗。給賞獎勵。誠知其重也。東省黃河同知所屬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嗣因汛長照應不及。照標營外委千把之例。添委効用目兵協防。仍照例派定隄河汛地。報部查核。兵夫住宿隄上。挑積土牛。以備不時之需。照南河堡夫河兵積土牛。入備弁交代項下。查驗不足數。將該管廳營汛參處。慎重隄防。工無遺事。人無遺力。久安長治之道也。河渠紀聞。是年秋汛水盛長。山東單縣劉家莊前衝開引河。大溜全歸新河。舊河淤墊。單汛諸望大壩。化險爲平。按黃河頂衝坐灣之處。壩前必衝深潭。對岸雞嘴。隨灣加長。此定勢也。開挑引河。以順其勢。此常法也。然必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勢。始可從容奏功。若不煩疏鑿。天然自成引河。罕有之盛事也。河督白鍾山疏稱。單汛諸望大壩。挺立河心。迎溜頂衝。對岸大灘。寬闊長五六百丈。大河圍繞。東西不能直達。曲折兜灣。形勢如環。極爲險要。伏秋汛水盛長。忽開引河一道。自灘西南劉家莊前。至東劉家莊。五百八十餘丈。初流尚淺。深不一。至八月初旬。水勢奔流。自西至東。條貫直注。河頭寬一百餘丈。河尾寬五十餘丈。大溜全歸新河。舊河口門淤墊漸平。不煩疏鑿。天然自開中泓。水流順軌。壩工鞏固。翁河效順。國家之休徵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楊家馬頭越隄一道。淮安府志。

續行水金鑑 卷九 河水

二二九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

河水章 履七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正月奉。上諭。河南孟縣地方。有小金隄一道。捍禦黃河。向係民築。民修。朕思民力不齊。工料欠缺。則修築多不堅固。卽能堅固。而每歲攤派銀錢。亦未免竭蹶。著河東總河將此項隄工。確實勘估。委員承修。其需用銀兩。統於歲搶項下。動支報銷。毋得絲毫派累。續河南通志。今按前項隄工。隨經估修。防風長五十丈。歷年備料。鑲修。至乾隆十九年。河溜下移。情形平穩。總河白鍾山奏明。停止動帑。仍歸百姓自行修防。

是月。工部覆河東總河白鍾山咨稱。河工埽壩。舊例每單長一丈。准用柴三十八束。惟黃運湖河水深處。所下沈水大埽。與埽上加鑲。湍激墊陷。物料自應照數。其有水淺之處。恐風浪油刷。隄根用柴鑲護。以擋風浪。名爲防風。雖亦有墊陷。不比頂衝首險。其物料尙有節省。上年在河南河副總河任內。會同大學士稽曾筠。請將此等水淺防風工程。每丈節省柴八束。止用柴三十束。誠恐河東形勢不同。未敢輕率議減。每於勘工之時。詢之廳營。僉云。每丈三十束。實已足用。復在工親看鑲。做實。止需用柴三十束。南北修做防風。用料既係相同。自應畫一。每丈節省八束。去浮多之料。以資別工之用。除將節省銀數。存貯河庫。如有別項工程。動用之處。報部查核外。所有節省緣由。相應咨明等因。查先於雍正二年二月內。據前任總河齊蘇勒奏稱。江南各廳奏館案內。用料數目。多有參差。如鑲墊一項。每寬長一丈。高一尺。有用葦柴九十

東有用四十五束、四十八束、三十八束、三十束不等。多寡懸殊，開銷互異，請自今以後，均照桃源廳鑲墊每寬長一丈高一尺，用葦三十八束之例，定爲準則。經本部議覆准行。今據該督咨稱：河東所做防風，止需用柴三十束，南北相同，自應畫一。所有雍正十三年河東歲修案內鑲做防風，循照南河奏准之例，每丈改用三十束，於銷算冊內據實聲明，並知照江南總河、直隸總河畫一辦理。南河成案。

二月，奉上諭：朕聞河南武陟縣木藥店沁河隄工，關係居民廬舍，每年派民夫修築，以防水患。里民接畝派錢，約計二千四百餘兩，頗爲地方之累。若設立長夫三十名，歲支工食銀三百六十兩，即可省民間二千餘金之幫貼。著該部傳諭河南總河白鍾山照此辦理。其設立長夫應領工食，卽動豫省存公銀兩。河南通志。

五月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聞河南永城縣地方，於本年四月內，黃水忽發，從江南碭邑之毛城鋪開口，洶湧南下，將申公隄祝家水口衝坍，並東首古隄亦坍二缺。潘家道口等集一帶平地，水深三五尺不等。雖未損傷人口，而二麥被淹，房屋亦有傾圮者。朕已切諭豫省巡撫等，將被水人民，加意賑卹，毋令失所。查潘家道口一帶地方，年來屢遭水患，自應亟爲疏通，爲又安百姓之計。但此水下流，多在江南蕭、宿、靈、虹、睢、寧、五河等州縣。今若止議挑濬上源，而無疏通下流之策，則水無歸宿，仍於河渠無所裨益。著河南巡撫富德會同江南總督總河，各委賢員，會勘明確，妥議速辦。務令水害永除，閭閻安堵，以副朕爲民防患之至意。純皇帝聖訓。

是月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治河之道，在因其勢而利導之。司河務者，必將全河形勢，熟悉胸中，隄防疏

濬。在在得宜。始可以行所無事。黃河自河南武陟。至江南安東入海。長隄綿亘二千餘里。舊設總河一員。駐劄淮安清江浦。雍正七年。復添設河東總河。誠慮鞭長不及。故俾南北分隸。各有責成。惟是河流日久。變遷。舊險既去。新險復生。其間防濬之宜。有病在上流。而應於下流治之者。有病在下流。而應於上流治之者。必須通局合算。同心辦理。庶無顧此失彼之憂。若河臣於南北形勢。未能洞悉。遇有開河築隄等事。或至各懷意見。彼此參商。則上流下游。必有受弊之處。所關匪細。徐州府當南北之衝。爲兩河關鍵。最爲緊要。現設南河副總河。應著移駐徐州。以專督率。如兩河有應會商事宜。就近可與南北河臣公同踏勘。應開濬者。卽行開濬。應堵築者。卽行堵築。毋得推諉。亦毋得掣肘。於河務似有裨益。著江南總河。河東總河。會同確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六月。高斌疏言。葦蕩左右二營。額採蕩柴。分爲廠運。自運二項。共需運脚萬餘兩。請將蕩柴內給各廳領運若干。照依漕規繳價若干。其應給運脚。卽於應繳價銀內扣除。餘充兵餉。至自運易滋弊竇。應歸廠運。高斌傳稿。

是月。稽曾筠奏。臣於六月十二日。准江南河臣高斌密札內開。欽奉諭旨。咨商毛城鋪迤下河道事宜。令臣悉心妥議。欽此。伏查毛城鋪減水口門。係前河臣靳輔興建。與天然石閘。峯山四閘。俱屬減洩黃漲。保工衛民之要務。歷年既久。水道淺澀。更兼從前朱家海黃河決口。迤下河道淤平。易致散漫。上年曾准兩江督臣趙宏恩會商。臣親率河員。勘估疏濬下游。廣通去路。嗣河臣高斌親往查勘。毛城鋪迤下洪溝河中。多廢橋石塊。塌卸河心。阻遏水勢。應揀撈清理。以疏壅滯。並將河頭挑挖寬闊。順勢過行。又恐洪溝一

河不能容納。再於上首蔣溝河疏通分勢。既有二河通疏。足資宣洩。水勢東注。其永邑祝家水口一帶低窪地畝。自無湧漫之患。又天然石閘。迤下引河。亦有淤塞。并請開通。匯徐溪口下注。查徐溪口以下。係淮河故道。今按碑。或省作唯。詳淮水原委。現在寬深。惟灰谷堆。燕子口等處。間有淤淺窄隘。應行疏濬。下至靈虹境內之五湖。係積水巨浸。上游之水。湧急而來。正賴五湖瀦蓄。又下至宿邑小河。乃諸水經山要津。誠恐淺窄難容。亟應開挑深廣。但內有烏鴉嶺。全係砂礪。河心較高。難於刨挖。且慮諸河之水。全注小河。不能容受。應於烏鴉嶺以上。舊淤之謝家溝。一併估挑引河。入汴河。以分其勢。再利仁閘而下。至安河一帶。間有淤高仰面處。亦應疏濬。俾水由陡門及種家溝。紀家衝等處。歸湖利順。再峯山四閘。引河淤墊。今毛城鋪以下。河形既經通利。則四閘所出之水。亦有歸路。並應疏濬。以備減洩。黃漲一切仍復舊制。如此則上自毛城鋪。經徐宿蕭。礪靈虹。睢泗宿桃等州縣而下。以至安河陡門。周圍曲折。約有六百餘里。中間節節深通。處處利導。容納有地。分洩有路。自不致泛漲旁溢。淹浸民田。仰請天恩。准於冬令水涸。詳勘確估。舉行再上游之水。全歸洪澤。必須暢出清口。會黃入海。但洪湖舊有七道引河。係出水門戶。應委員時加察看。遇有淺澀。隨即撈濬。庶湖流暢出。并力刷黃。有裨運道。更非淺鮮。如遇湖水過大。則滾水壩。既任其宣洩。而天然壩。又必須開放。應并將湖水徑由之高寶。及下河。興化。鹽城一帶水道。豫行籌畫。勿令淺阻。導引朝宗。至毛城鋪。祇可減黃河有餘漫灘之水。其大溜仍歸北岸。又恐下游宣洩。太甚。掣溜南趨。大爲可慮。應於伏秋大汛。審視對岸形勢。如有淤灘阻溜。卽於秋汛後。挑切疏濬。使大溜總歸北岸。正河防微杜漸。亦不得不認總過慮也。南河成案。

六月工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江南河工每年歲修搶修共銷帑銀三十餘萬兩至四十萬兩不等自應遵守大學士嵇曾筠已驗之章程實力辦理但現在辦理互異不敢不據實奏明懇請議定成規載入江南漕規之內所有事宜三條一各廳夫土銀兩宜核定給發據實報銷也查各廳加鑲柴草工程每單長一丈例應壓土半方從前雖於報銷冊內開係河兵挑運不計錢糧其實在於領辦料物銀內通融不肖廳員藉稱買土墊用辦料恆多不足請嗣後歲搶修鑲填工段需用土方責令河兵挑運十分之四用夫土十分之六約計銀二萬數千餘兩與往年酌給之數相符並無多費即於歲搶修估銷冊內據實造報不必入於埽料內通融銷算等語應如該總河所奏據實開報如有不肖廳員藉稱買土名色苟簡物料察出即行指名查參一領運葦營蕩柴應給水脚宜核實分款請銷也查葦蕩左右二營每年額採蕩柴一百五十萬束內以九十萬束調撥各營浚柳船隻運交王家營洪福莊二廠仍令各廳雇船赴廠轉運交工其餘六十萬束分撥各廳自備船隻裝運交工將柴價解繳河庫以充葦營俸餉之需前經大學士嵇曾筠於料價之外每年酌給水脚令各廳雇船裝運交工每年需銀六千九百餘兩又雍正十三年新增額柴七十五萬束亦係廠運約需水脚銀三千餘兩現在遵循辦理但查漕規內向無運脚一款各年仍須通融報銷應將前項運脚銀一萬餘兩在於每年新舊應採蕩柴內分給某某等廳領運若干照依漕規應繳價若干其給發過運脚即於應繳價銀之內照數扣除歸款其餘充作葦營弁兵糧餉之需仍按年造冊具題送部查核再查廠運柴束在廠有查料官給票發運到工有委員按票查收惟自運柴由各廳雇船徑赴葦蕩裝運不肖之員混將蕩柴捏作自購易滋弊竇請將自運柴六十萬束

亦歸廠運。調撥辦石歸公案內船隻。並於應給各廳自運水脚之內。酌量分給葦蕩營。令其雇募水手。運貯廠內。再令各廳轉運交工等語。應如該總河所奏。將各廳應繳柴價。及扣給過運價細數。造具清冊。報部查核。毋得仍前入於歲搶案內。通融報銷。南河成案。

七月。高斌奏。遵旨酌議勘濬毛城舖迤下河道事宜。上諭曰。大學士稽曾筠亦已奏到。殊爲詳備。朕已批令照議矣。至於先後緩急之序。則汝等現在河工。大學士已離一載。河務呼吸變遷。大學士安能遠定。則又在汝等酌量隨時。而不可泥者也。應具題者。仍具題可也。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劉永澄遷去。以德爾敏爲江南副總河。劉勤調任罷河東副總河。不設河渠志稿。

是月。白鍾山奏。河標兵駐濟寧。每青黃不接。無倉儲可資。不得不稱貸貴糴。迨領餉償還。約糧一斗。費二升之價。現有河標生息銀三千七百餘兩。請買穀四千石。設倉存貯。令城守營守備經營。河標副將稽察。春間糧貴。借給兵丁。秋收還補。免加息。白鍾山傳稿。

十二月。高斌疏。江南河工。向因未設河庫道。凡各省州縣外解書夫等項河銀。並關稅。計十八萬五千餘兩。係各廳自行支領。致多弊混。請將此項河銀。自乾隆二年始。悉歸道庫。一切收支。解放兵餉修船之費。俱由河庫道經營。隨時報明查核。高斌傳稿。

是月。白鍾山奏。豫東河防事宜。一、東省管河千把總共八員。河兵六百名。應增河營守備一員。駐要地。巡防聽河道管轄。一、河灘土本虛鬆。漲發漫灘。刷成支河。黃水勢分。則溜緩沙停。正河日致淤高。應責成該管官。於水落時。堵塞支河堅實。違者參處。如式者議叙。一、伏秋水發。搶護險工。購募夫料。刻不容

緩請撥河南司庫存公銀五千貯南岸鄭州及歸德府庫五千貯武陟封邱縣庫撥山東司庫銀三千貯曹縣單縣庫動用仍按數歸款永遠儲備均下部議行白鍾山傳稿

是年高斌奏定各廳夫工運料報銷之例按河工核實報銷爲杜弊之法夫工運脚碎石等項融入庫貯報銷則影射假冒之弊生轉難分晰釐剔流弊至不可言司河者所宜覈實也疏稱江南河工每年歲搶修銷二十餘萬兩至四十萬兩不等定有章程而現在辦理與報銷互異如各廳加鑲柴草工程向係河兵挑運於領辦料內通融請銷今擬定河兵挑十之四夫工十之六核實報銷又葦蕩營轉運柴漕規內向無運脚款目均入歲搶案內報銷葦蕩營額採新增蕩柴二百二十五萬束需運脚一萬餘兩應照漕規於各廳柴價內扣除各廳自運柴六十萬束亦歸廠運以杜弊竇又江工瓜洲花園港查子港等工需用石料每年約需銀一萬數千至二萬餘兩不等而報銷冊內無辦石一款統作椿埽請銷應照京口坍崖江工定例填石護根畫一報銷均如議行河工以實銷杜弊立法固善而欲節流弊宜先清弊源源未清而立法以杜之弊常出於所杜之外弊在法中者以少報多侵冒在錢糧患猶可言也弊在法外者畏難懼累詭避在工程害乃不可問矣河渠紀聞

是年麥黃水漲蕭縣近湖田及永城祝家水口一帶窪地散漫爲患奉諭查詢毛城鋪迤下河道減洩事宜按蕭永爲毛城鋪下游麥黃水散漫窪田通連湖水泛溢爲患也稽曾筠參酌高斌原議疏稱毛城鋪迤下洪溝河疏導壅滯以通水道又恐洪溝河不能容納并疏蔣河以洩蕭永窪地之水而天然閘河峯山閘河皆由徐溪口入宿州之灰谷堆燕子口下注沿路疏導至靈虹境內之楊疇林子土山孟山崔

家等五湖。蓄上游之水。使寬緩散蕩。不致奔騰。而毛城鋪迤下之河道通矣。至宿邑小河口。爲諸水出口。尾閘開挑寬廣。并估挑烏鴉嶺上之謝家溝。引河入汴。以分其勢。再疏利仁閘。至安河一帶。俾水由陡門迤下歸湖。湖口裴家場。張福口等七道引河。以時疏濬。如遇湖水過大。滾水壩任其宣洩。天然壩必須開放。應將高竇。下河一帶水道。豫行疏導。毛城鋪減洩黃漲。伏汛後查視對岸。如有淤灘。卽時挑濬。使大溜仍歸正河。以保萬全。當經覆覈議准施行。毛城鋪迤下河道。洩黃河有餘之水。助清刷黃。爲全河關鍵。靳文襄建毛城滾壩。減洩黃漲。仍以壩節蓄。使下游不致過漫。正河不致過洩。又於王家山建天然三閘。及睢寧之峯山四閘。以洩有餘。皆由徐溪南下。匯入五湖。法至善也。惟黃水挾沙易淤。自朱家海決口墊淤後。南岸間有漫溢。水道漸澀。此疏濬之功所不能已者。然疏淤以洩水。尤必慎洩。以保河。開壩於異漲時。上可保兩岸之隄埽。下足以助淮敵黃。逼使歸海。而又以建領之水。衝刷溝槽。不致平漫。若洩不以時。黃河中泓流緩。河心墊高。水不能下。分流旁洩。不獨徐宿以下之生靈受患。且洩久則下淤。勢必至於不能洩。凡用古法。必準今時。不得時而法反爲害。非法之咎也。定例徐城立水誌爲準。水逾誌九尺。始啓毛城壩。峯山四閘。俟毛城壩啓後。察看水勢。酌啓一二。至天然閘。非異漲不啓。斟酌盡善。節宣有道。斯經國之大計也。河渠紀開。

是年白鍾山奏請添辦上游料物。預撥防險銀兩。以備緩急。按防河搶護險工。呼吸之間。異變百出。非料物人夫應手。鮮不敗事。每當險急。大埽迭墊。搶鑣不已。料物用盡。束手無策。惟上游料物順流而下。足以濟急。銀錢備貯足用。破格加價。人夫踴躍。土料及時到工。化險爲平。搶險樞要。莫切於此。若拘牽常法。

每至失機。莊恪親嘗甘苦。從容敷陳。疏言。豫省向有上游料物一項。於酌辦歲料搶修外。備貯上游。如遇新生要工。卽行撥運。順流而下。可濟急用。豫省黃河兩岸。計長一千餘里。備貯上游料物。萬有餘金。東省綿長三百四十餘里。並無備貯上游之料。請照豫省例。撥存公銀一千兩。豫省再撥銀二千兩。辦料備貯上游。以待撥運。又黃河水性。遷變靡常。歲搶向有定額。新生工段。例應另行估報。常伏秋漲發。星夜搶護。刻不容緩。跑筐買土。壓土搬柴。尤須按筐計支。隨時給發。始能濟急。若待咨行撥解到工。緩不濟急。豫省南岸。與東省黃河。均屬汛遠。工多。宜撥貯備用。請於河南司庫。撥存公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貯南岸。鄭州並歸德府庫。五千兩貯武陟封邱縣庫。並於山東司庫。存公銀撥三千兩貯曹縣庫。非有搶護工程。不得擅動。設有要工動用。按數歸還。仍照例另行題估。實於河防有裨。此備河工緩急之需。常例所不及。惟實力治事。始能悉其艱難。用戒不虞。至今遵守前法。河渠紀開。

是年白鍾山請堵塞豫東黃河兩岸支河。按豫東土性沙鬆。兼河岸寬闊。坡水平漫。向稱坡河。不能束歸槽內。最易漫灘。漲水一發。卽由窪地漫入。刷成溝槽。日刷日深。正河日淤。日高。支河既不能容。中泓流亦不暢。壅高漲水。橫衝南北。隄工漫決。多由於此。至是議堵。疏稱。自古河不兩行。最忌旁流分洩。豫東黃河沙灘土鬆。一遇汛水漲發。漫灘而上。刷成支河。引溜注射大隄。且河溜既分。正河必淤。尤爲隱患。應於水落歸槽。灘地乾涸時。及早堵築堅實。不惟隄工穩固。新生埽工亦少。宜分勤惰。議敘議處。以示勸懲。此先事預防之實功也。黃水之性。專則急。分則緩。急則通。緩則淤。北岸形勢。尤關運道。前明濬宮保近時。斬文襄皆急急於此。單碣之交。築壩至千有餘丈。斷壓溝槽。以防順隄之河。蓋知河不可分。北岸重於南岸。

觀余毅中全河之說。可得其義矣。河渠紀開。

是年。奏定豫省南北兩道分管地方河道工程。按此南北兩道分管分辦之始也。初豫省河道工程。錢糧係管河道經營。雍正五年。添設河北道之初。章程未定。工程需用錢糧一切案件。仍赴管河道衙門支領。彙冊會轉。至是以管河道駐劄南岸省城。河北道駐劄北岸武陟。相去三百餘里。中隔黃河。一切文案支領發辦。輾轉稽誤。河北道所管工程。管河道亦無從稽核。議令河北道所屬應解堡夫工食。並生息銀兩。就近起解。河北道衙門收支一切歲搶工程。官兵俸餉。藩司經發河北道收支。其估修報銷。照南河淮揚。淮徐之例。各自查造。不由管河道彙轉。而事歸畫一矣。河渠紀開。

先是。上以河南永城。江南蕭縣等處。黃河爲患。命高斌會同江督趙宏恩。豫撫富德等。籌辦疏通之策。至是年。高斌等奏。黃河南岸徐州府。碭山縣。毛城鋪。舊有減水石壩一。蕭縣王家山。有天然減水石閘一。邳州睢寧縣峯山。有減水閘四。俱建自康熙年間。誠分黃導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因年久淤淺。水發爲患。查毛城鋪原有洪溝河。巴河。爲減黃故道。因閘下地勢。東北高於西南。是以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請於水涸後。將二河濬令深通。並挑寬河頭百餘丈。再於二河上首。逼近毛城鋪口門處。將舊有之蔣溝河疏通。祝家口。潘家口等。築夾土大壩。攔截南流。務使減下之水。盡入蔣溝。洪溝。巴河。分疏下注。則永城。碭山一帶。無淹漫之虞。至天然閘減下之水。亦會入徐溪口。閘下舊有引河。中自齊村橋。至石欄集。間被淤墊。宿州境內灰谷堆。燕子口等處。亦有淤淺。應一律疏濬。又峯山減水四閘。歷年既久。自閘塘以迄孟山湖。六十餘里。引河多淤。應一并估挑。高斌傳稿。

是年直督李衛奏築毛城鋪減水滾壩。停止開濬引河。按是時議開洪溝。蔣河。疏毛城鋪以下歸湖之路。分黃由毛城鋪下瀉。因李衛居近毛城鋪。并使入議。衛言。今大開毛城以下河道。引使直注。水勢建瓴。必奪溜徑趨洪湖。而高堰以危。穿入天然等壩。橫衝運道。而兩岸以塞。齊蘇勒恐朱家海決久。淤湖病堰。落低天然等壩。洪湖洩出之水。歸湖湖不能容。入運運不能受。開高郵三壩而下河。淹湖水洩多力微。不能敵黃。倒灌清口。利害較然可見。如慮蕭瑒。永城民田受水。祇須將毛城鋪出水之口。圈一減水大石壩。酌其分量高低。修築堅固。水小毋容宣洩。水大則由上滾出。以減暴漲。使黃不分溜。仍在故道。現據高斌奏明。勘議建築。如設置得宜。可期經久。停止開濬引河於河道民生。兩有裨益。此欲建滾壩以節宣黃流。宗文襄之說也。毛城鋪分洩之水。由滾壩出者。足以助淮刷黃。若開河直瀉。則能淤湖益漲。水由壩上滾出。皆散漫有餘之水。中泓溜勢不移。漫流至湖。漸已澄清。反足爲用。若開深引河。外無擊束。建領之水奔騰而來。順勢必奪大溜。橫衝散於江。豫近河州縣。受其淹浸。至洩水之道。亦有不可偏廢者。黃河至徐州。地勢緊東。南岸若不分洩。北岸必至受險。毛城鋪進水支河。原有十餘道。俱屬寬深。以致洩水過多。停止開濬後。支河漸次淤平。僅留倒鈎引河三道。紆回曲折。進水無幾。南岸日漸淤高。北岸日漸刷低。黃河大溜。側注北岸。不數年。卽有石林漫溢之事。又須疏通倒鈎。使洩水適得其中。不致分洩過甚。定例。徐城水誌。長至九尺。開放唐灣引河。霜降後卽閉。歷無差訛。近年河底墊高。水誌長至丈餘。始從容議開。誠分洩太過。正河溜緩停淤。徐州北岸危急。不獨爲洪湖節束也。治河必權首尾。隨時變通。方隅之見。不可治萬里之河也。河渠紀聞。

是年奉上諭江南夏秋天雨連綿淮揚一帶各州縣低田被淹朕已諭督撫加意賑卹宿桃清安高寶六州縣均有應濬河道卽令雇募民夫及時挑濬寓賑於工兩有裨益違舉淮揚應疏應築之工以代賑按工以衛民賑以濟困二者皆保護民生之重務以工代賑一舉兩得欽惟睿聖軫念民艱多方撫卹疏安東舊鹽河及六塘河之舊淺新淤一并加濬移河內輒木長橋於車路口造九孔輒石橋清口三汊引河加濬寬深使湖水暢出高寶湖內之華家灘王家港邵伯湖內之湯家絆尤家窪及金灣滾壩下導水入江之各引河開疏深通董家溝壩底落低四尺俾湖水迅速下行俱由人字芒稻董溝等河歸江一舉而水有歸江之路民無艱食之虞矣河渠紀聞

乾隆二年正月德爾敏奏請於清口出水處加以關鍵啓閉由人又逼近海口三十里外舊隄兩岸應接築新隄束水又雲梯關下馬家港水口應築隄堵閉其高堰大壩至小黃莊舊砌石工亦應修補奉上諭河工非經數年虛心平氣明體達用而且不用聰明不能知其源委也汝甫到任卽爲此奏具見汝留心河務而以爲必可行則朕不敢保也當與高斌悉心妥議緩緩行之純皇帝聖訓

二月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奏查毛城鋪開河一事上煩睿慮不厭詳慎今據督臣李衛稱據河臣等奏毛城鋪減下之水勢雖散漫仍歸洪澤等語夫萬里奔騰之水支河小湖豈能容受勢必直趨洪澤既別無去路而洪澤之水歸於何處自然會合清流泛濫盈溢勢大力猛圩堰危險卽或可保亦必穿入天然等壩橫衝運道豈肯尙如河臣等所奏紆回曲折盈科後進不但淮揚高寶等屬盡爲澤國而濁流一見清水淤沙澄沈由近及遠先填洪澤等湖次及通泰各處與揚州大江下稍并流漸至淤塞入海之口

其害更不可言。在河督諸臣蓋以蕭、碭、永城等處連歲受淹，疏通水道，可得補救，不過分其暴發過大之勢，亦止爲保守徐州以下工程耳。殊不知連年毛城鋪分洩過多，將黃河東去本身之路，河底亦被沙淤高，業經淺塞，灣曲難行。河臣等奏內稱：「洪湖洩出之水，全歸高寶諸湖，湖不能容，又從西隄放入運河，運不能受，又開東隄三大壩，洩入下河，而高寶、興、鹽一帶受淹，其不得已，而東開西放，目前可見一斑。再將黃河全流歸并，更難支矣。推其受病之源，自齊蘇勒因朱家海衝決，沙淤洪澤湖底，誠恐高堰難保，苟且遷就，將天然等壩落下尺寸，致湖水力微，不能敵黃，連年倒灌清口，分溜直趨運道，兩岸沙淤，水發盈溢，四出水涸，僅存河身，而黃流既分入運，因而不能激湍，現在清口以東，下流數百里，如遇汛長，尙見大溜一當水落，惟有河心一脈，豈但海口不能深通而已。洪湖在昔止瀦淮水，尙不能容，今又合全黃而注之，其利害不較然可見哉。若慮蕭、碭、永城民田水淹，莫如將毛城鋪出水之口，圈一大石減水壩，酌其分量高低，修築堅固，水小則無容宣洩，水大則從上滾出，以去暴漲之勢，使黃不分溜，仍在故道。現據高斌奏稱：「勘明酌議建築，如果相度得宜，辦理妥協，則工少費省，民田可保等語。查毛城鋪開濬引河，前經臣等議覆晏斯盛條奏，令總河高斌等再加酌量，復經高斌奏明停止興工，蓋毛城鋪洩水，若另有入海之路，則於洪澤無礙。若別無入海之路，仍歸洪湖，則爲害甚大。今總督李衛與臣等意見相同，請敕下高斌等一并確議，務期於運道民生，實有裨益，謹奏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四月六日，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前因蕭、永等處屢遭水患，應作何辦理，爲又安百姓之計，令該督撫總河等勘明妥議。嗣據該督撫等奏請疏濬毛城鋪迤下一帶河道，經徐、蕭、睢、宿、靈、虹等州縣下至泗州

之安河。陡門紆回曲折。六百餘里。達於洪澤湖。復出清口。仍與黃合。已經該部議行。隨據淮揚京員夏之芳等連名陳奏。以爲未便。朕以爲該員等生長淮揚。所奏毛城鋪引河不便開通。果有所見。是以復降諭旨。令總河會同該督撫悉心籌畫。不可固執己見。亦不可曲徇人言。務期於運道民生。萬全無弊。今高斌趙宏恩來京。進呈河圖。面奏情事。乃知夏之芳等所奏。俱非現在情形。據夏之芳等稱。毛城鋪減水壩。原因徐州一帶。兩岸山勢。夾束河水。屢屢爲患。是以前河臣靳輔於康熙十七年題明建設。減下之水。使歸洪湖。以助清刷黃。六十年來。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等語。是現今毛城鋪濬河。乃因毛城鋪壩以下。舊有之河身淤阻。量加挑濬。使水有所歸。並非開鑿毛城鋪之壩也。乃夏之芳等妄行添入開毛城鋪一語。使朕亦不能無疑。會已屢次批示高斌。不可固執己見。而王大臣遂亦不能定此案。朕披閱河圖。毛城鋪口門外。近年以來。刷深支河十餘道。前經高斌奏明。現將毛城鋪上游洩黃近溜支河。全行堵閉。惟留旁流之郭家口支河一道。與下游倒鈎水之定國寺支河一道。相機分洩。不令過多。則將來毛城鋪所洩之水。較之從前。尙爲減去大半。豈從前多洩之水。不爲淮揚之害。而此後少洩之水。轉爲淮揚之患乎。况今高斌等議於毛城鋪口門中間築亂石滾壩。俾無衝深奪溜之虞。則引河之水勢。自不至奔湍迅疾。從來洪湖之水。蓄以濟運。刷黃水少。則淮弱黃強。水多則高堰可慮。數年以來。湖水微弱。黃水每致倒灌入運。今清口現議疏濬寬深。則清水暢流無阻。正慮清水暢洩。有傷全湖元氣。今益以毛城鋪洩下之水。則足以助清刷黃。而清水不患其弱。且高家堰一隄。聖祖世宗屢發帑金。修築堅固。足爲淮揚保障。而天然一壩。又經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定議。非遇異漲。不得輕開。則淮揚州縣之水患。自由此可免。朕令高

斌、趙宏恩、公同總理事務。王大臣與夏之芳等悉心譁論。而夏之芳等身未親歷其地。徒以惑於浮言。復固執偏見。及王大臣等略爲辯論。卽多遁詞。其原無定見可知矣。毛城鋪斷自朕見事。屬應行著照九卿原議。令總督慶復會同高斌確估定議具奏。並將現在辦理情形有利無害之處。曉諭淮揚士民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罷江南副總河不設。河渠志稿。

十月初八日。奉上諭。聞河營兵丁內有樁手一項。下埽築椿。履危蹈險。較之力作兵丁。更爲辛苦。前江南二十河營兵丁。改爲戰二守八。俾樁手均食戰餉。以賞勤勞。而河南山東兩省河兵。尙循舊例。所當照江南之例一體加恩者。著將河東兩省河兵。亦改爲戰二守八。使用力較多之樁手。得食戰餉。以示朕慎重河防。優卹戎行之至意。河南開歸道冊。

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諭。豫東二道河工所用歲修搶修之柴薪。每觔給價六毫。令州縣採買。交工應用。朕因六毫之價。不敷採辦。已降旨加至九毫。以紓民力。茲聞江南徐州所屬州縣。濱臨黃河。與山東河南壤地相接。雖有蕩葦難。以挽運。藉用秫糶處甚多。採辦之價。亦覺不足。當照豫東之例。一體加恩。著總河高斌詳確查明。將應加價值之處。照豫東之例。加至九毫一觔。報部著爲定例。以示朕體恤民隱之至意。河南開歸道冊。

是年高斌奏。移運口於舊運口迤上。與二汶河相接。以避黃納清。增建運河閘壩。以資節宣。按是時濁流倒灌。移上運口七十餘丈。其時清黃交匯。猶在惠濟祠後也。河乘高遏。淮運口適與相對。灌運淤淮。爲

患甚鉅。移近三汊河。以避黃之暴。使清水外出。全河要領。握樞於此。而議者引宋時南北清水分流。前明開黃壩分黃。以濬海口。束湖水。築滾壩爲言。而不知河之不可分。海之不可濬也。又或言禹斷二渠。疏九河。漢唐屯氏馬頰並行。宋有北流東流。金元有南派北派。皆分流入海。議疏封邱北岸金龍口下。由張秋入大清河。歸海故道。仍復宋之東流。金元之北派。而不計由張秋鎮入大清河之穿運淤運也。高文定籌議大挑運河。先移運口以避黃。而於運口建壩建閘。以次收束。更互啓閉。仿平江伯之制。上下皆有節度。俾水平溜緩。兩利並存。至今遵守其法。河渠紀聞。

乾隆三年四月。兩江總督那蘇圖奏毛城鋪河道情形。上諭曰。毛城鋪工程漸次就緒。但此地至洪澤湖。河湖水道。六百餘里。經歷數十州縣。土壤相錯。若無專員統轄。則各邑丞簿微員。呼應不靈。所有一切隄岸壩座工程。未必經久堅固。况現在修防疏濬。尙須逐年料理。則歲修之費。亦當豫爲籌及。著河道總督高斌。會同江南總督那蘇圖。悉心妥議。於就近廳員內。歸并何員管轄。並酌定歲修之費。若干。於每年冬末春初。河水未發時。相度修治。俾地方永受其益。純皇帝聖訓。

五月。白鍾山奏豫東兩省歲搶修工程需用料物。撫臣尹繼善。請於每年九月發銀。恐致有誤。仍請照定例。每年八月發銀採辦。限於十一十二兩月運送辦足。經工部議准。河南河北道冊。

九月初四日。部議白鍾山奏河防以辦料爲先。務埽工以椿木爲要料。凡歲搶大工。捲下大埽。非密釘長椿。深入老土。無以關束。而資穩固。江南河工。歷來杉檉楊椿並用。豫東兩省。全用楊椿。每年約千百餘株。江南每次委員採買。亦不下一二千株。沿河地方。楊樹殊少。豫省各廳。尙在洛陽。偃師。鞏縣。孟津。濟源。孟

縣、溫縣等處購買。東省則在城武、定陶等處購買。經部按照產地距工里數核定腳價。然道遠運難。到工每遲。且洛陽、濟源二縣已據詳稱。民間楊樹歷經南北兩河採買。及民間伐用。餘存無幾。請另定產地購辦。第思南北兩河不能一歲不用椿木。今二縣已稱稀少。若再年年採辦。必至偃師、鞏、孟等縣相繼告乏。不可不爲早計。是以屢檄廳營購買小楊。令河兵在沿河高阜地內栽植。復採訪培種之法。幸木性土脈相宜。茲據各道委員驗明冊報。已栽成五千二百餘株。長成椿木。即可供二三年之用。若由此年年栽植繁茂。用可不竭。但河兵已有應栽額。柳及積土做工等項。經年力作。並無餘力。栽楊查官民捐栽柳株。康熙十五年定例。議敘雍正二三年。又更定遵行。楊椿較柳株更爲緊要。似應照例。亦令官民捐栽。議敘以示鼓勵。惟柳株所在皆有。價省易栽。所以捐栽之數最多。至栽楊。必須購求小楊。每株圍圍二三寸。高七八尺。約價銀四五六分。至一錢不等。連根移栽。澆灌培護。方能長養。栽楊之難。十倍於栽柳。而楊椿之貴。亦百倍於柳束。如照栽柳株議敘。不免畏難。今約計工本。細加酌量。請嗣後河南山東沿河附近印河文。武官弁於官地內有能自出己資。捐栽小楊。栽成五百株者。紀錄一次。一千株者。紀錄二次。一千五百株者。紀錄三次。二千株者。加一級。其灑河民人有情願在官地或在己地栽成一千株。給九品頂戴。榮身印。河各官不得勒派。此官民捐栽楊樹。俱於每年春栽種。次年秋季查驗栽成數目。取具該道廳冊結。送部題明。議敘。楊樹交汛官收管。如栽成楊樹不及議敘之數。准次年補栽。積算議敘。交汛後如有偷盜及不用心培養。即將汛官參處。其民人在己地捐栽者。地爲樹佔不能耕種。卽令地方官從公估價給買。歸工需糧。如官員希圖議敘。指民田爲官田。強佔栽種。察出嚴參。至沿河官地無多。如將來地內栽徧。或原無官

地之處。卽動河庫銀兩。酌買近河不宜禾稼。堪以栽楊之地。設爲楊園。與柳園一例。留於河工。永遠栽楊。如此則各圖議斂。自必踴躍爭先。數年後。椿木不可勝用。不但每年省數千兩椿價。而椿木可就近濟用。不致臨時拮据於河防。大有裨益。查康熙十五年十月。吏工二部議覆御史魏雙鳳條奏。捐栽柳秧。分別議斂。令管河分司道官。同知。通判。州。縣等官。於各該管沿河地方。栽柳成活一萬以上者。紀錄一次。二萬以上者。紀錄二次。三萬以上者。紀錄三次。四萬以上者。加一級。再增者。照數加級紀錄。雍正三年十月。經齊蘇勤奏。沿河物料。全憑葦柳爲先。嗣後附近印河文武員弁。於山東。江南。河南。沿河官地內。有能各出己資。捐栽柳秧成活八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六千株者。紀錄二次。二萬四千株者。紀錄三次。三萬二千株者。加一級。有能於各湖內種葦二頃者。紀錄一次。種至四頃者。紀錄二次。種至六頃者。紀錄三次。種至十六頃者。加一級。至効力各官。情願捐栽柳葦者。亦照此議斂。再民人栽種柳葦。近亦定議斂之例。如殷實之民。情願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仍照原例。給以頂戴榮身。儻有不肖官員。希圖議斂。估種民地者。查明題參治罪。至各處河營。目兵補栽額柳。向無議斂條例。今請每兵每年栽柳一百株。若不能如式栽種者。將專汛之千把總。罰俸一年。守備。罰俸半年。儻或補栽柳秧不及一半者。專汛之千把總。降一級。暫留原任。戴罪補栽。守備。罰俸一年。自雍正四年始。著爲定例。經九卿等議覆。所請爲數甚多。恐捐栽人員。觀望不前。酌減栽柳成活五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株者。紀錄二次。一萬五千株者。紀錄三次。二萬株者。加一級。種葦一頃者。紀錄一次。二頃者。紀錄二次。三頃者。紀錄三次。四頃者。加一級。其殷實之民。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頂戴榮身。儻印河文武員弁。指民地爲官地。栽植柳園累民者。該督撫題參。交部治罪。

再各處河營。每兵每年栽柳一百株。儻不能如數栽植。及補栽柳秧成活不及半。其專汛之千把總守備等。分別查參。交部議處。奉旨依議。今據該督咨稱云云。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十一月。白鍾山疏。河岸查出灘地。葦地三十餘頃。栽蘆葦備用。造冊報部。至運河南陽。南旺。蜀山。安山湖。隄兩旁。俱長雜草。秋深可刈作埽心。因管河文武汛官。向無養廉。變價資用。未經歸公。請嗣後武汛備弁。照標營給額定隨糧。文汛州同等官。給養廉。採草備公。白鍾山傳稿。

十二月。白鍾山疏。管河州同等官。在黃河則防守隄埽。在運河則挑濬河道。護重儻空。請照江南例。每員歲給銀六十兩。爲養廉。按季支領。白鍾山傳稿。

乾隆四年二月。命大學士公鄂爾泰。閱視江南河工。鄂爾泰傳稿。

四月。鄂爾泰奏。陶莊引河長而稍曲。旋開旋淤。按引河法宜徑直。乃能迅駛刷沙。並須頭迎溜。尾順溜。放水及時。臣擬定河頭於舊河頭之東迎溜處。東北直下四百六十餘丈。尾對惠濟閘。仍係順溜。俟大溜盛時開放。再於對岸上流二壩三壩間。接築挑水大壩。令黃水全勢趨北。倒灌之虞。可免得旨。如所請行。鄂爾泰傳稿。

七月。高斌疏。淮徐所屬黃運河湖隄工。額設堡夫堆積土牛。原以備增卑培薄之用。但土牛虛鬆。雨淋每多坍塌。莫如改築子堰爲善。部議如所請。高斌傳稿。

是年。清口始設木龍挑溜。水勢北趨。按是時初議開引河。築挑壩。使黃水全勢北趨。清水暢出。嗣得木龍挑溜法。試造安設。溜卽北趨。因於壩上下連建木龍五架。大溜盡趨北岸。清水暢流。木龍用後存料。仍

可起拆抵用不計數。便用而費省。木龍之設。始於陳堯佐禦滑州河水。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後世遵用其法。木龍護隄岸。視埽靈便。埽下則引溜曲注。而河易刷深。河深則溜愈大。引溜生工。古人所戒。若木龍則禦水而不與水爭。分溜旁出。隄不受傷。當河水驟漲。汕及隄根。工料猝不及備。亟設木龍以禦之。溜勢坐灣。下木龍以緩之。然其入水僅六七尺。能挑順溜。而不能當急溜。溜急洶底。從木龍下翻出。細繫之。簾木必分散決裂。或漂沒中流。或墜入深潭。沈埋泥中。不可收拾。司事者往往以龍木不能拆貯。致有虧缺。不肯輕用。然亦必審定水勢地形。而後用之。或不得其用。糜費亦與埽等。用得其宜。隨時拆置。惟便所適。修守之常法也。河渠紀開。

是年鄂爾泰奏黃河事宜二條。一、毛城鋪河壩之宜酌復也。查黃水渾漲患多。湖水清流患少。乘其漲滿。導以歸宿。俾洩渾漲有餘。濟清流不足。此實酌盈劑虛。補偏救弊之良法。前河臣靳輔審量地勢。知河溜南趨。漫水爲患。見毛城鋪去黃河不遠。因石砌裏頭大壩。口門寬一百二十丈。令漫灘之水順流而下。經灰谷堆過五湖。周遭數百里。澄清而入洪澤。又開天然壩。口門寬三丈二尺。分洩徐州以上黃漲之水。又開峯山閘河。皆所以導入洪湖。助清刷黃。峯山王家山地勢本高。毛城鋪地勢窪下。年深日久。黃水衝溢。漫口支河太多。而下游河道淤塞。水無去路。致南北遙隄三十里。皆成巨浸。民鮮粒食。而鄰境亦因被患。是以河臣高斌將官莊楊家樓。褚家馬頭等處。迎溜逼隄之各支河。盡行堵塞。僅留旁流之郭家口河。倒鉤水之定國寺河。同入毛城鋪於舊壩口門內。另作草壩。口門寬三十六丈。堆填亂石二尺許。稍作關欄。其下游舊淤河道。如洪溝。徐溪口。燕子口。謝家溝各處。俱挑濬以防阻滯。又築三汊河壩。使水趨洪

溝而永城等處不憂漫溢。此亦因時就事。不得不變通也。今臣相度參酌。現在河身北徙。河涯去毛城鋪不下三十里。較前形勢又有不同。若祇有引河二道。用減黃漲。恐南注水少。助清力微。且或值盛漲。無地爲容。轉成散漫。則一隅墊溺之患。竊恐復見。隨與河臣熟商。除已經堵塞之官莊等引河。俱係迎溜逼隄。不宜復開。擬於郭家口西增挑引河一道。長二千八十三丈。河頭北接黃河灘岸。南穿子堰。再於郭家口東增挑引河一道。長七百六十丈。河頭起清水套內。河尾皆會入郭家口河。就子堰作壩門。每歲麥收後開放。至黃水既已出槽。惟宜導之速往。壩口三十六丈。似覺太窄。亂石壩二尺許。終不如無。應將草壩亂石。悉行平撤。仍復斬輔舊規。其天然閘減水無多。引河現在深通。峯山四閘地甚高亢。非異漲不能減。且由引河下六十里。卽入孟山湖。路近易淤。得失相半。此二處閘祇可備用。惟毛城鋪以下之引河。匯流五湖。始達洪澤。周折淤緩。最易停沙。燕子口謝家溝。雖已疏濬。安河近湖尤關切要。似應挑濬深通。以資灌注。今按毛城鋪請復舊制一條。嗣經廷議。將倒鉤引河開通。撤去壩門亂石。悉如原議。一治黃之法。莫善於挑引放淤也。查江南黃河自碭山至海口。千有餘里。臣詳晰查勘。凡河身通直之處。皆無大溜灣曲之所。必成頂衝。蓋勢不順則溜自激。防益峻則溜愈高。歷來河官於頂衝迎溜。惟以隄埽爲急務。殊不思凡搶埽時。水必頓長數尺。凡加隄後。溜必更逼隄根。一經灣處取直。則大溜自平。窪處放淤。則頂衝立退。今河臣高斌辦理已有成效。如邳睢廳張家瓦房。於十家灣開引河一百七十丈。舊河二十餘里。淤爲平灘。省最險埽工三百餘丈。睢寧房家莊開引河二百九十丈。舊河十餘里。皆成淤灘。邳下北岸趙家莊省險工埽壩二百餘丈。蕭碭廳沿河集新挑引河四百餘丈。近岸河身卽淤閉十餘里。埽壩永可不用。其餘

銅沛楊家窪。河身最曲。擬開引河計六百餘丈。邳睢賈家莊。河流南轉向西。復折而東北。兩灣甚大。其灣河相對處。僅百餘丈。應開引河。亦現在估計。至近海大通口。迤上二十里。地名佃湖。與南岸北沙村相對。河流東行。過北沙。復北折而西。始東下。爲一兜灣。勢甚紆折。此係歸海之路。尤宜取直。當同河臣。至北沙村灘嘴相度。應於迎溜處。斜對南岸佃湖埽尾。挑引河一道。約長七百丈。使水勢直下於海口。更屬有益。此外挺出之沙尖。逼過之旁溜。凡應截應引。可以取直者。聽河臣次第辦理。至審度地勢。引河無所用。則放淤培岸。利與引河等。其法於縷隄後。將越隄幫戩堅固。擇背溜處。開倒鉤槽二。一放入黃水。令其停淤。一放出清水。仍令歸河。及至淤成。則堅實如地。凡大溜頂衝。自行退避。蓋水能衝隄。不能衝地。既不與水爭地。水由地中行。所謂棄縷守越。可保萬全者。亦以水治水。以不治治之之良法。臣與河臣沿河閱看。銅沛廳南岸之七里溝。北岸之茅家山。外河廳南岸之楊家馬頭。皆放淤已成。桃源南岸之顏家莊。外河廳南岸之真武廟。海防廳南岸之大茭陵。龔家營。董家營。山安廳北岸之大飛浦。皆現在放水。尙未淤成。而南北兩岸。應行放淤處尙多。凡一處放淤。皆可省埽工銀數千兩。萬餘兩不等。如力開引河。復力行放淤。則黃河兩岸所省生工。舊工。搶修。歲修。埽壩需費。何止數十萬兩。此二事。因勢利導。不勞而成。實治黃之善舉。果能期在必行。行之務盡。則利益又不止黃河已也。河南開歸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一

河水章廣八

乾隆五年八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河南被水歉收。朕已降旨。多方軫卹。因念該省河工埽料秬稭一項。皆採買於沿河州縣。今歲既罹水災。價值必致昂貴。查舊例。每草十觔爲一束。官價九釐。僅此價不敷採辦。勢將派累里民。著每束增銀五釐。共成一分四釐之數。河官照價購買。不許絲毫扣剋。累及閭閻。此因歲歉加恩。後不爲例。東河事宜冊。

九月工部題。臣等議得。江南總河高斌疏稱。清口北岸陶莊舊漲沙灘。黃溜南趨。上年五月。大學士伯鄂爾泰議奏。復開引河。並於南岸再築挑水大壩。現在遵照辦理。不意大水驟至。引河趕挑無及。築壩亦難施工。俟秋汛水落。相機辦理。經臣奏明。至秋汛後。水落灘現。察看情形。較前低下五六尺。恐水長易漫。開挑引河。難望成功。有効力州同李嗣稟稱。能造木龍挑溜。請於南岸設木龍數架。則大溜自可挑開。多趨北岸。功效甚速。臣隨將現存各廳備用樁木運集。置辦籃纜工料。雇募障師。令李嗣試造木龍一架。卽在清口迤上御壩下。綯紫木龍長三十六丈。又於頭上綯龍盤十七丈。自安設以後。黃河大溜。竟趨北岸。臣見已有功效。審察情形。一龍之力。尙不足以遠挑黃溜。盡使避南趨北。應再設木龍。以相關應。又於前次所做木龍迤上。加造二架。又於王家莊建造二架。共建造木龍五架。龍盤一架。自建設以來。歷經三汛。黃河大溜。盡趨北岸。陶莊沙灘。舊寬一百九十餘丈者。止存九十餘丈。已漸次刷去一百餘丈。其南岸頭二

三壩舊稱險工。今俱淤閉。埽外漲成沙灘。寬三四十丈至一百七八十丈不等。黃河中泓。現行陶莊引河之舊址。清水出口較前甚暢。會黃東注入海。查北岸沙灘。刷去黃流業經北徙。陶莊舊引河已可毋庸開挑。南岸亦不須更建挑水大壩。且頭二三壩險工。每年歲修銀五六千兩。一遇工險搶護。所費更屬不貲。今皆可以節省。但北岸沙灘尚餘九十餘丈。須盡行刷去。南岸沙灘再漲寬長。使清黃交會之處。遠移於清口之下。雖遇清水稍弱。黃流亦難以倒灌。木龍工程始稱告竣。其採辦木料。按照漕規。動用銀二萬一千七百七十兩二錢五分二釐九毫。將來木龍工竣。仍可拆卸。以作另項工程之用。所有鑿纜雜料。夫工銀六千一百四兩九錢六分三釐三毫。應照例題估。至以後相度情形。將來有再需添設木龍工程。仍隨宜酌量辦理。其現在木龍更換鑿纜。備辦雜料。以及雇募人夫防護工食等項。統於此案續估核實題銷等語。應令該總河相度機宜。妥協辦理。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年白鍾山奏。山東直隸兩省。民鮮蓋藏。每於麥穀收成後。家有餘糧。卽赴市糶賣。糧價頓減。一至青黃不接之時。市上糧少價昂。常年如是。歉歲更甚。從前河標四營操防兵丁。因無貯積倉糧。稱貸貴糶。加利償還。約費賤時二斗之價。僅得一斗之糧。甚爲艱苦。自乾隆元年。蒙皇上恩允建設營倉。比年以來。兵丁咸賴以接濟。感沐皇恩。人人頂戴。今黃河南北兩岸。河兵堡夫。終年力作。晝夜在工。較之標營兵丁。尤爲勞苦。向來河營亦未設有倉儲。當糧少價昂之時。不免稱貸貴糶。上年地方偶歉。實覺拮据。臣伏思我皇上愛養黎元。山陬海澨。已無一夫不被聖澤。此等兵夫。皆瀕河貧民。就充力役。河干所得餉銀。工食銀兩。藉以養贍家口。糧價省得一分。卽沾一分之實惠。臣仰體聖主愛民盛心。再四熟籌。必得如標營一例設

倉積貯。庶可通融接濟。而春借秋還。年年出易。亦可垂之永遠。臣查河營生息銀兩。原爲恩賞兵夫之用。今所收息銀。除年例給賞外。現存餘銀六千餘兩。每年所用賞銀無多。尙有應收息銀。可以敷用。此項餘存息銀。與其零星分貯州縣庫內。存爲閒款。易啓挪移之端。似不若採買倉糧。以濟兵夫緩急。移彼易此。可毋庸另動司庫錢糧。至應設倉廩。臣又查有副河臣舊署原係置買民房。空閒已經數載。坐落蘭陽城內。正南北兩岸。上下適中之所。止須擇其高燥者數間。略加修理。即可以作爲倉廩。亦毋庸另行建蓋。致費錢糧。至山東曹單二縣兵夫無多。且與蘭陽對岸相近。撥借易便。不必另設倉儲。查現在二麥豐收。市價甚平。如蒙皇上恩允。臣請即將前項息銀。飭行河南管河河北兩道。乘此麥多易買之時。動支四千兩。遴委賢員。在附近沿河地方。照依時價。公平糴買麥石收貯。爲數無多。採買自易。設或市價稍昂。即行停買。將餘剩銀兩。俟秋收後。再行買穀。此項倉儲。應交蘭陽縣知縣經管出入。管河河北兩道。公同按季盤查稽察。該道等於每年春間。查明糧價昂貴之時。具詳借給兵夫。秋收催令照數歸還。免其加息。如原借麥石。繳穀還倉。即核計穀麥價值抵交。如此循環出納。以陳易新。不致有沍爛耗折之慮。而黃河兩岸兵夫。得有倉糧接濟。可無貴糴艱食之虞。永沐皇恩於億萬斯年矣。皇清奏議。

是年改浚沂曹道爲分巡。充沂曹三府專管黃河事宜。議定兩河効力文員。南河一百五十員。東河六十員。停止武職投効。河渠紀聞。

是年豫省裁改濬柳船隻兵夫。積土改築子堰。酌改籩兵。捕籩固隄。按河工濬船。糜費無實效。豫省坡河尤難見功。汰濬增柳。南北分管。以爲運料救民之需。得其用矣。兵夫積土。往往堆貯於無用之地。零星

不濇應急。改築子堰。隄日高而土可計數。每見大水之年。水與隄平。一二尺子堰當之。不致滅頂。事小而所關極大。至酌改隄。兵捕獾。尤爲防險之大要。疏稱。獾鼠潛藏。大爲隄患。地鼠爲物尙小。行亦不遠。兵夫張弓伏弩。應手而獲。至野獾性狡。善走。宵行晝伏。一窟藏身。一窟貯食。彎環深邃。莫知其處。惟伺其遊行尾追。先驅獾犬逐鬪。隨用鐵叉擒獲。非慣於察捕者。不能。有本汛河兵。不能捕獾。附近居民能捕者。名爲獾戶。應於額設河兵內。每汛酌改捕獾步兵二名。令專司捕獾。俟有步糧名缺。卽令頂補該汛員弁。令在本汛常川實力察捕。民人有察知蹤跡。或新舊獾洞。報知廳汛。另行優賞。務絕根株。不使孳生繁育。延及河隄。永慶磐石之安矣。鼠穴在隄頂二三尺內。穴淺易捕。且必至漲水平隄。始顯其患。卽患旣生。而其穴尙小。猶易爲力。至獾洞。伏於隄根。寬大難治。不待水長平隄。卽足爲患。及患成而後塞之。水已衝刷成渠。往往補救不及。歷來黃河口岸。大半由此。防河賴大隄爲屏障。如雨淋水溝。及支河注汕。風浪衝擊。顯露於外者。猶知防護。惟獾鼠洞穴。隱藏於內。草深地僻。人跡罕到之處。尤易潛伏。一遇水到隄根。卽成大患。所謂千金之隄。潰於蟻穴也。河渠紀聞。

乾隆六年二月。命完顏偉爲江南副總河。完顏偉傳稿。

八月。高斌疏言。黃河自宿遷歷桃源至清河。二百餘里。河流湍急。險工林立。北岸止有縷隄一道。並無遙隄重障。又內逼運河。唇齒相依。運河南岸縷隄。通築高厚。作爲黃河北岸之遙隄。更於縷隄內酌定格隄九道。高斌傳稿。

是月。調高斌直隸總督。以完顏偉爲江南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先是上以黃河大溜逼近清口每倒漾爲患命循康熙年間舊迹開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大學士鄂爾泰往會河臣高斌勘奏議甫定以汛水驟集停止高斌尋去任至是復命完顏偉相度施工完顏偉因奏自清口迤西黃河南岸設木龍挑溜漸向北趨木龍之議倡自高斌完顏偉踵而行之蓋慮引河工不易就圖補偏救弊之爲然自是陶莊引河之議遂寢完顏偉傳稿

乾隆七年三月命刑部侍郎周學健查辦江南水利工程隨據奏明應行興修各工下大學士九卿議令將工段確估造報南河成案

五月白鍾山覆奏所屬廳汛各缺無論舊設新增逐一清查詳議有可以裁減者如河南彰德府管河同知懷慶府沁河通判陽武縣縣丞滑縣縣丞皆係舊設但事減工少當據實請裁至新設各缺如河南河北道係題請復設原非新添今彰衛懷三府俱在黃河北岸與直隸山東山西接壤地方遼闊又當南北孔道必得大員巡守稽查官員勤惰倉庫錢糧盈虧數百里河道防護催辦夫料查工核帑止有該道一員地方河道吏治民生皆其專責未便議裁懷慶府黃河同知經管武陟滎澤二縣黃河二處工程實關緊要况現將武陟沁河埽工歸該同知兼管更爲黃沁兩河最要之缺斷難議裁開封府添設同知二缺係在南北兩岸與舊設之同知二員上下分管各有一百數十里至二百餘里不等其中險工林立在南岸則關省城在北岸則關運道實屬緊要未敢裁并新設儀通判曹儀通判因舊設之曹州府黃河同知歸德府管河通判所管隄工俱黃河下游各管工程二百七八十里相隔遙遠水漲工險之際倉卒奔馳不及是以添設畫地分防責守始專今如裁汰仍歸舊設之員實難周顧添設祥符主簿一缺查祥符

南岸隄工八十六里。汛長工險。舊設縣丞一員。不能照管。是以添設。今縣丞現有要工。如裁并一員。勢必顧此失彼。祥陳巡檢。蘭儀巡檢。雖分管隄工無多。但此二缺。原因地方印捕各官。俱在南岸。北岸地方。毗連直隸。山東。民俗刁頑。自添設以來。地方河工。俱屬便宜。未便裁汰。武陟縣沁河主簿一缺。查沁河水性猛烈。與黃河相等。該縣舊設縣丞。係專管黃沁兩河。工長八十餘里。皆係險要。勢難再管沁河。且現將沁河通判裁汰。則沁河工程。專責該主簿一人。仍裁并縣丞。勢難兼顧。實在不可裁汰。續河南通志。

七月。黃水大漲。衝坍石林口土壩。漫潰成大河。奪溜東趨。衝決沛縣縷隄。河督完顏偉集夫塞之。按。是時河溜雖奪。正河尚有餘溜東下。及時堵閉築壩開河。幫築裏戩。加築越隄。逼溜歸故道。大修沛縣縷隄。以畢工。乘其勢也。斬文襄以河至徐州城垣山根。逼束不能暢流。南岸於毛城鋪建石壩。石閘。北岸留石林。黃村二口。減洩漲水。時下流初治。上流石林。黃村。灘地平曠。內外高低不甚相懸。故爲急則治標之法。流行三十餘年。黃水淤高。近河之岸。內地窪下。漲水北出。建瓴直下。衝成深大溝槽。勢必奪溜歸東。乃築壩以節之。然築壩以爲節宣之道。而壩仍不可恃。伏秋漲水。勢猛力大。河岸高於內地。一洩則排山而入。下跌深潭。潭深而跌愈甚。循舊有河溝。衝激下注。是以卽有石林之潰決。不數年。又有孫集之變。至接築大隄而後已。河渠紀聞。

是月。命直隸總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學健。會同江南總督德沛等。辦理水利事宜。高斌傳稿。

九月十四日。上諭內閣。據白鍾山。晏斯盛會奏。江南銅山境內。黃河北岸之石林。黃村二口。減水濟運。原係舊制。今歲黃水甚大。減洩過多。由石林等處。瀾漫而下。淹及東省滕嶧等州縣。查石黃二口。遠在江南。

隔越東省地界一百七八十里至二百餘里。非會同南河總督協力堵禦。莫能奏效。伏乞敕諭完顏偉。速至漫口。會同相度下埽。使得尅期斷流等語。朕覽此奏。白鍾山頗有推諉之意。今年江南異漲。衝決隄工甚多。今命高斌。周學健前往查勘。在在須完顏偉經理。若因此一處工程。又令其親赴會商。則顧此失彼。能無貽誤他處乎。且隔越東省不過一二百里。何難往彼料理。若云隔屬呼應不靈。朕思公正大臣。以國事爲己事。下吏斷無不聽從者。况同屬河官乎。若如此拘泥。甚非當日分設河臣之意矣。此相度漫口之事。著白鍾山親身前往。詳加確勘。速行堵禦。有應行商之完顏偉者。令其行文咨商。庶免歧視延緩之弊。

純皇帝聖訓

諭高斌、完顏偉、白鍾山會同勘議石林、黃村開築事宜。按自靳文襄分洩徐邳水勢。北岸留石林、黃村二口。以減異漲。減下之水。歸徽山湖。一出湖口。開濟運。一出茶城張谷山。由荆山橋至貓兒窩。濟運。乾隆五年。黃水盛漲。石林、黃村二口內。各刷深溝二道。洩水過多。爲日又久。致徽山湖內拍岸盈隄。湖河交漲。沿河土石。危險堪虞。至冬深水尙未消。東省運河。未能築壩與挑。因將溝槽內加築土壩。鑿做防風。以禦水勢。至是。御史胡定條奏。石林口起。至婁子。黃村兩集。向有三道支河。近年堵築。專由王家山開。歸入雙橋湖。吞納不及。請仍開通支河。俾水分流。旋經勘議。以開通河溝。不但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誤漕運。江南瀕河之銅山、沛縣。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有淹漫之患。仍請堅築土壩。於水未加長之前。以爲節制河工事宜。及其時而後。知親其事而後見。前時之法。不行於後時。局中之事。難謀諸局外。如石林、黃村二口。始以分洩徐邳過盛之水。兼濟邳宿運河之漕。而不及見後時之衝運淤黃。今昔異宜也。

卽當時職河文武員弁親見黃水之衝蕩溝槽愈刷愈大無不切切以爲隱憂而局外者但見分水足以減黃而不及知黃運之變而爲患也河渠紀聞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江南河道總督職任最爲重大必得熟悉情形經練幹濟之人方有裨益今年河湖異漲原非尋常可比而議者皆以不能先事豫防及時捍禦歸罪於河臣甚非情理之平卽條奏之人並非身歷其地輒以臆度之論紛紛陳說及加考查皆必不可行之事其爲害於河工甚大若因議論紛起卽將河臣加以處分則後之膺此任者愈難辦理矣完顏偉由按察使陞任河道總督素未諳練河務且到任未久驟遇如此水災未免措置倉皇此實有之朕思河東河務較之江南尙易料理完顏偉著調補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歷任南河頗稱練習著調補江南河道總督今按此據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到任謝摺所載諭旨

是年白鍾山詳陳河東兩省河工情形按時刑部侍郎周學健奏請裁撤河東總河並添設之廳汛各官効力人員量留數員餘盡裁汰悉歸南河總理一切修防事宜撫臣會同河臣定議辦料撥夫責成地方官專司其事廳道監督工程裁減歲搶修各費山東以上運道專責地方官辦理奉硃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白鍾山奏稱臣委任總河八年於茲河工情形無不身經目覩熟慮深思竊以爲總河可裁也添設之廳汛官効力人員不可盡裁也辦料撥夫責成地方官可也裁減歲搶修各費不可也請以今昔情形言之卽如康熙六十年水決武陟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合流直注山東壽張縣沙灣入運河泛濫四出漕運幾梗黃水經過直隸山東皆受其患費帑不下百萬僅能塞之六十一年又決於釘船幫

由李先鋒莊逼馬營口隄裂二十餘丈。又決秦家廠釘船幫大壩。陷四十五丈。乃於王家溝官莊峪挑引河二道。水勢稍平。始得相繼築塞。至雍正元年正月報竣。而是年武陟縣姚其營。梁家營。二鋪營。及詹家店。馬營口。又漫坍八處。中牟縣十里店。婁家莊。漫坍二處。鄭州亦決來童寨民隄二處。鄭民惶恐。遽挖官隄洩水。衝漫中牟楊橋一帶。二年。又決蘭陽板廠儀封大寨。旋塞旋決。再決再塞。綿延至於四載。爲費已百萬不止。是時尚未分設河臣。未添建廳汛也。至分設添建以後。迄今十餘年。未嘗有連決數處。淹注數省。綿延數載之事。而周學健乃謂衝決未少於前。險要已倍於昔。殊弗察也。從來河決則水分。水分則流緩。沙停爲患無已。故前河臣齊蘇勤疏云。武陟決口。河底淤墊。已經二年。全河下注。兩岸有出水僅尺許者。有與水平者。更有直至兩岸隄根。宛若湖淀者。據此情形。爲患不知何所底止。而十餘年來。安然無恙。向之褻裳可涉者。今則深不可測矣。向之大隄卑薄殘缺者。今數百里一律高厚。屹若堅城矣。向之兩岸灘地。普漫若湖淀者。今則非甚盛漲。不出槽漫灘矣。二瀆安瀾。歷年順軌。而周學健乃謂河愈治而患未除。是於今昔之情形。全未稔悉也。黃河自三門七津而下。地平土疏。億萬生靈。托命於一綫沙隄。非隄何以禦水。非埽何以衛隄。河旣偏趨。趨南則北淤。趨北則南淤。非相形勢。挑掘引河。何以挽溜中行。治河惟。有補偏救弊之法。昔人嘗明言之。周學健乃謂築隄挑引。爲私智穿鑿。是未知治河之成法也。至屬員蒙蔽上司。河員喜事紛更。事誠或有。然如周學健所言。工尙未險。流尙未改。豫爲張大其詞。聳動河臣。不得不爲上請。言亦太過。如果工非險要。何忍以有用之國帑。費於無用之地。况詳題則有該管河道。會題則有兩省撫臣。豈皆漫無稽察。周學健未嘗身履河干。乃以數十年前之情事。論今日之河工。亦已過矣。修

防必須料物。料中秬稭需用最多。歷係地方官承辦。不論遠近。概行派撥。亦不發給現價。料戶送於數百里外。比至工所。人困牛斃。猶且露處守候。交收無期。自設立河幣一莖一束。皆先給價。而後交料。價銀委員。賈交各知府轉發州縣領辦。以杜牽混影射等弊。而周學健猶以爲擾民。視從前不先給值爲何如。至人夫幫築隄工。挑挖引河。皆係按方給價。瀕河貧民情願赴工。力作賴以餬口。並非州縣派撥。搶險皆跑筐買土。不論時日。一夫到工。卽按筐給錢。視從前不給價值爲何如。至東省運河。從前大小挑時。俱係遠近州縣派撥民夫。赴工協挑。今大小挑俱照從前額定募夫。於正項內分別動給雇募。寬其時日。酌其淤沙厚薄。令長夫盡行挑濬。不煩民力。不增募夫。運道自南至北。一律深通。視從前出夫貼錢爲何如。今擾民諸弊。悉已革除。乃反以爲擾。皆言之未得其實也。若謂擾官。殊不知河防民社原屬一體。地方官辦料募夫。非有櫛風沐雨之勞。履危蹈險之難。周學健旣請將辦料責成地方官專司。亦未必不擾也。瀕河州縣。本有河道民生之責。河隄衝決。堵築用項。銷六賠四。定例府縣與道廳營汛分賠。深原例意。蓋以瀕河州縣。遇搶險。運料集夫。呼應較靈。若令優游事外。袖手旁觀。勢必貽誤。至新收工程。例應承修之員。保固地方。河員各有承修。各任保固。從未有河員承修地方官分任追賠之事。此必一二膜視河工之有司。妄生浮議。故其所言。皆與實在情形相左。河工最忌浮言惑衆。今以動帑募夫。創爲擾累官民之言。地方官民。勢必借爲口實。浮議繁興。自此觀望遲延。不至於因循廢弛不已。此周學健所言之失當也。河渠紀聞。是年冬。命大學士陳世倌。同高斌。周學健。會同江南總督。巡撫。總河。覆勘上年兩江河工。水利通盤籌畫。次第興修。南河成案。

是年築中牟十二堡越隄。續河南通志

乾隆八年正月大學士陳世倌奏黃河北岸應於石林口新築壩內加築月隄以資重護大修沛縣縷水隄堵塞缺口加倍高厚以遏黃河內注又於石林迤下對順河集北岸河形灣曲迎溜之處開挑引河一道引溜歸中以避危險至宣洩之宜亦應防範查分洩黃水南岸則毛城鋪壩天然開峯山四開北岸則中河之劉老澗壩外河之王營減壩山安之馬家港口毛城鋪壩河下達五湖幾四百里天然開河亦下達五湖幾三百餘里路遠勢緩淤沙漸停至湖則澄流一泓藉以助清實屬有益無損臣等議於天然開對河北岸挑引河一道使大溜中趨并將迎溜河頭改爲倒鉤河頭以避直衝閘底用亂石填高數尺稍減引水之勢引河兩傍民堰加寬培厚河內淤淺處所挑挖寬深其毛城鋪壩口門水底亦用亂石量爲填高以防將來進水漸多之病至峯山四開距五湖不及百里路近勢直濁流奔注恐致淤入湖內劉老澗壩下接六塘河而六塘河上承駱馬湖之尾來水既多復益以劉老壩減下之水勢不能受遂至漫淹民田王營減壩則去鹽河甚近黃水洩入每至受淤有礙行運况清口以下黃淮二瀆合流其勢甚大一線減壩所洩有限馬家港舊留口門二十丈以分盛漲其後漸次衝寬現在水落歸槽口門挂淤而大通口正河尙寬二百四十餘丈下流入海深通過行無藉旁分應將此四開壩口門必俟非常之漲始令開放尋常不必分洩以慎節宣又桃源縣近城一帶介在黃河洪湖之間東西綿亘百有餘里未築遙隄僅賴平岡高地環繞爲護而陸家壩毛家集二處各長七八里岡阜中斷地勢窪下且湖河相近中無攔格尤爲可虞臣等議於陸家壩岡地接築土壩東抵高家灣越隄又於毛家集岡地接築土壩西抵歸仁大

隄與岡地相屬。勢如一帶遙隄。以爲河湖保障。再於隄內各建涵洞一座。以洩積水。核計善後工程。約需八十五萬餘兩。內急工約需銀六十萬餘兩。南河成案。

二月。命尹繼善署理兩江總督。協理河務。尹繼善傳稿。

五月。尹繼善奏江南河工情形。毛城鋪宜仍舊制。蓋黃河至徐州北係山嘴。南逼那城。以千流萬派之水。納之數十丈之中。下流不暢。則上游必壅。前河臣靳輔於上游南岸毛城鋪立減水壩。下流引河。以洩盛漲。北岸自李道華家樓至蘇家山。不設隄工。聽其漫入微山湖。由荆山口入運。少殺其洶湧之勢。近因毛城鋪進水過多。圈隄築壩。層層堵閉。致南岸淤高。大溜側注北岸石林一帶。處處受險。欽差大臣議於壩口水底。用亂石填高。臣按此處洩水之路。止有倒鉤三河。其餘支港俱已淤平。若再填高壩口。是有隨時啓閉之名。實與緊閉無異。不惟北岸無隄處。受全黃水勢堪虞。而上游山東之滕嶧等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爲可慮。請仍舊制。相機啓閉。開通倒鉤河。使不奪溜。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爲撤平。南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北岸之險工可保。其減下之水。歸入洪澤湖。濁沙停淤。黃澄爲清。更可助清敵黃。轉害爲利。尹繼善傳稿。

是年。白鍾山奏覆胡定條奏河防事宜。按昔人言平河不難。平議河之衆口爲難。自來談河者。皆以河高於地。請分河勢。請疏海口。勦襲舊說。如出一口。至是御史胡定奏河防事宜十條。奉旨交高斌完顏偉。白鍾山。令其各出所見。詳議具奏。覆稱黃河濁沙善淤。惟有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法。有明潘季馴我朝靳輔會禹貢九澤旣陂。四海會同之義。師陂障之法。而爲隄師以海爲壑之法。而不令旁洩。非創論也。至

下埽之法。始於漢武帝塞瓠子。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樵。此卽捲埽之肇始也。至宋時。凡黃河有土之處。卽以埽名。如天臺埽。原武埽。廣武埽。陽武上埽等是也。元至正河防記。始有鋪捲蘊聖之法。迄今行之。黃河沙水相半。水落沙停。不能禁其不淤。但河之兩岸有隄。隄下爲灘。灘下爲中泓。沙止能淤灘。而不能淤水深溜急之中泓。水行中泓。卽所謂由地中行也。水循其道。則治。反其道。則壞。今惟有使溜走中泓。伏秋水漲。漫灘及隄。相機修守。勿令旁溢。其有大溜偏趨。埽灣頂衝。嚙隄。侵崖者。則下埽抵禦。或建壩挑溜。或挑挖引河。挽溜中行。如夫料應手。搶護及時。不致歧趨奪河。則無大患。除慎守河隄之外。別無他策。潘季馴有言。治河無一勞永逸之道。惟有補偏救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守安常處順之休。遵守遺規。便是行所無事。今胡定以黃河沙漸湧高。海口亦漸就淤。恐爲運道民生之患。具奏十條。謹將見聞所及。逐條詳議。如稱黃河之沙多出自三門以上。及山西中條山一帶。破澗中。請令地方官於澗口築壩堰。水發沙滯澗中。漸爲平壤。可種秋麥等語。河流本自渾濁。自出九渡河水。卽渾濁。河南土性疎散。經行六七百里。潘季馴云。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豈能築壩。築堰而遏之。使其汰沙澄源。古未有行之者。如奏稱武陟地方。向有十八里空餘之地。足容黃河汗漫之水。自挑沁敵黃。以致河身逼窄。水勢洶湧。自此防其衝決。請亟改正。以復舊制。險工可平。查雍正元年。前河臣以黃沁交會處。至詹家店十八里。皆無隄工。康熙六十一年。水漲北趨。淹及數村。請接築遙隄。河流不致旁溢。部議准行。其詹店馬營秦廠諸決。皆在未補築以前。決後灌注直隸山東州縣。穿運潰隄。築塞恐後。何敢改拆隄壩。貽運道民生之患。如奏稱自雍正元年。虞城界至碭。蕭等界。壘築小縷水隄二道。北自豐縣境。壘

築小縷水隄二道，層擱重束，使上流艱於宣洩，逆激水勢，屢成橫決，宜亟去四隄，俾宣洩順利。查擱河橫截，逆小阻流，自宜亟去，但云縷水小隄，縷水者順河爲隄，以束水者也，水不束，則勢緩停沙而河墊，束之即所以導之，未可驟改。如奏稱石林口至婁子、黃村兩集地方，向有支河三道，分黃河之勢，趨入微山諸湖，近年堵塞，下游到處生險，請仍開通，俾河水分流。查乾隆五年，黃水盛漲，黃村、石林二口內各刷深溝二道，洩水過多，爲日又久，以致微山湖內拍岸盈隄，湖河交漲，沿湖土石隄工危險堪虞，河臣高斌將溝槽內加築土壩，鑲做防風，以禦水勢，如將水溝開通，不特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誤漕運。江南瀕臨黃河之銅山、沛縣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有淹漫之患，如奏稱近日河工防其衝突，下埽加料，苟安旦夕，糜費不能省，以河身多灣，宜漸改直，內設圈隄，防其漫溢，將所省埽料之費，以開引河，宣洩益易，查黃河水性靡常，形如穿梭，南坍北漲，卽成灣曲，非千里一曲也，河工形勢非處處可圈越隄，處處可挑引河，亦不必於圈隄著效之後，又挑引河，更不能竟棄年久之大隄，專事新築之圈隄，靳輔言治河守險之方，一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所宜，又云護隄之用，莫善於埽，萬恭治水筌蹄云：隄防稍緩者，一年一備可也，若險要之區，椿草等料，宜以一年所備，足兩年之用，今乃謂埽可不用，亦未深考，應請仍循成規，如奏稱河道不宜兼理巡道，黃河險要，河道任大責重，原無餘暇，巡道案牘紛煩，顧此失彼，應專其任，查河道民生，本屬一體，毋庸歧視，河道所管黃河，卽其守巡地方，原可就便查辦，河道不兼守巡，州縣視爲不關緊要之上司，呼應不靈，設遇工程險急，大聲疾呼，而夫料不至，貽誤河防，爲患更大，惟遇入關署印等事，免其派委，伏秋汛內，必令住宿河干，冬春盤查一切，不必再添守巡道，致滋糜

費。如奏稱黃河同知通判。應於河員內選補。州縣初任河務。諸事茫然。豈能奏績。果有熟習河務。能勝任者。豫行保舉。遇有缺出。方許題補。查河員專任修防。州縣協辦夫料。如果同心協力。何險不平。無如州縣中賢愚不一。往往膜視河工。是以歷任河臣。皆以責成州縣爲請。潘季馴疏云。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奈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妨工債事。實因於此。靳輔疏亦云。管河同知通判。佐雜等官。與民絕不相親。於街坊里下。毫無關涉。如撥夫運料等事。安能設施。府州縣正印官。每膜不相關。無同舟共濟之情。掣肘誤工。不一而足。前副河臣裕曾筠。以印官河員。循資陞調。分爲兩途。即辦事同城。亦不無歧視。請將沿河府州縣。陞調河工。道廳河工。廳汛。陞調沿河府州縣。俾印河各官。協力同心。爲地方保障。部議准行。此東豫兩省題補河官之始。江西南州縣調補。亦照此例。如此激勸鼓舞。而州縣中有志向上者。固踴躍奮勉。其好逸苟安者。望陞之心。猶不勝惡勞畏難之念。彼蓋以離衙舍而宿河畔。辭家室而伍卒徒。舍乘輿張蓋之榮。而奔走於炎風暑雨之中。猶且身踐危隄。心駭巨浪。稍有疎虞。卽罹參處。以視州縣之安榮。不肯以彼易此。議者猶謂河員獨膺議敘。州縣徒受參處分賠。若并此而去之。則遷轉無望。其歧視推避。又不知若何。至請預行保舉定例。河工缺出。先行題署。試用一年。經歷三汛果能勝任。方出考題。授如不勝任。立卽撤回。與預保無異。應請仍照舊例行。如奏稱河工効力。請照鹽大使之例。不必殷實印結。凡候補候選。及因公罣誤之員。科甲貢監人等。如有熟悉河務。願往効力者。或本地方官。或同鄉官。出具印結。河臣考核差委。驗其果堪任使。咨部註明。俟三年著有成效。分別補用。查黃河自西至東。運河自南至北。各綿長千有餘里。凡挑河築隄疏泉防險查工。催料等事。需員差遣。是以歷來

願投効者。河臣俱酌量收錄。惟因公望誤之員。例不准收。蓋恐廢員得以藉工混濫也。至効力之員。必須殷實者。則以到工租房攜僕畜馬。以候差遣。日用薪米草料。在所必需。奉差則船馬丁僕盤費更繁。非殷實之家。力不能繼。州縣出具効力河員殷實印結。如不確實。照例議處。請嗣後各省願往河工効力人員。照旗員由本旗都統咨送之例。領取本籍州縣家道殷實印結。徑赴吏部衙門投遞。由部咨發河臣收工差委。到工後。著有勞績。酌量人地相宜。分發錄用。亦無庸概定以三年紛紛咨送。如奏稱黃河營汛立定處分。請嗣後除全河驟漲。一時人力難施。設隄搶護。動用多金。仍照定例外。儘河水原不十分洶湧。備弁平日懈弛。失於檢點。以致漂湍糜費。查照漫溢例。酌量分賠。查黃河同知通判承修工程。出入錢糧。皆其專責。捲埽簽椿壓土。以及濬築搶護。一切履危蹈險。備弁出力佐理。已修埽工。自應聽員不時檢點。豈得委之備弁。設有疎忽。漂湍糜費。惟聽員是問。是以定例。止有陡遇衝決。人力難施者。聽員按股分賠。其平常漂湍料物。著落承修聽員賠補。不便令備弁分賠。啓聽員推諉廢弛之漸。如奏稱南河每年霜降後。廳官領銀辦料。河臣於効力人員內。遣十員分發各廳。名曰常川查辦廳官。一切供應。每月另有餽儀。差員安坐寓所。料物到工。祇令工書開送。蓋用鈐記轉報。至料物多寡。工程利弊。概置不問。請令道員親身查察。停止差委。查河工料物。定例州縣承辦。每年六月發銀。料物到工。派委不管河工之同知通判協同監收。收足之日。責成道員親往秤收。河臣於閱工時。就便抽查。並無分遣効力人員常川查料之事。至原奏內有云。洪澤湖較昔年十墊其三。又云。運口黃流漸灌。漕艘出口艱難。海口亦漸淤墊。尾閘之病。不可不急爲調理。查洪澤湖內。雖有毛城鋪分洩下注之水。然所經之地甚遠。泥沙隨處停淤。及至湖邊。已成清

水斷無渾水直注。入湖淤墊之理。運口乃淮黃交匯之所。淮常弱。濁每強。惟有助清以敵黃。則黃水再無倒灌之虞。濁流既不能倒灌。運口卽不憂淤淺。漕艘出口。亦無艱難之患。至海口。在雲梯關外。尙有百餘里。潘季馴以爲海不可濬。惟黃淮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深。前河臣靳輔。亦師其意。於關外接築纓隄八十里。其近海二十里。因潮大土濕。未經築隄。卽所謂築八十里之纓隄。高亦止六尺。隄底止寬五丈。頂寬三丈。原未高厚。不過約攔黃淮之水。不使漫散。并力奔趨入海而已。今求治之方。亦惟是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則沙隨水去。海口卽不至淤墊。前人已試有成效。舍此別無良法。此疏陳河運淮海之大勢。旁及用人治事之程法。河工機宜。已無餘蘊。白莊敏盡心河事。故其所言。皆有根據。潘宮保靳文襄治河力排衆議。各有因時運用之妙。而大指不出以水治水一語。所謂不鑿也。河渠紀開。

是年調回葦蕩營濬船。疏濬河道。後石林漫口。水北決入徽山湖。正河一線東流。水緩沙停。卽塞缺回流。至伏秋盛漲時。河底不能驟刷寬深。勢必盈隄。拍岸爲患。無已。白鍾山思復濬船刷沙之舊。疏稱黃水挾沙而行。必隨時疏濬淤沙。前河臣靳輔議置濬船。按里設兵。專令濬沙。使船行沙活。沙隨水去。以水治水之法也。迨後蕩柴需船撥運。柴額加增。又請添撥。先後撥濬船五百餘隻。存汛無幾。所存之船。終年泊於河干。雨淋日曬。日久朽廢。或遣發葦蕩。私運柴束。官弁不知督責之任。河兵不習疏濬之事。幾令良法美意。泯然無存。去年石林漫水。南流勢緩。河道紆回曲折。流沙淤澱。須用船疏濬。雇用民船。梁底深大。淺灘沙嘴。不能隨時往來。今酌派濬船八十二隻。除原存在汛船八十二隻外。請從葦蕩營調回一百八隻。計每營船十隻。照舊制。每船撥兵八名。給以篷纜鐵掃帚等器具。一船責成頭目一人。一汛責成該汛千

把董率常川疏濬。其葦蕩所少運船。雇民船補用。所需水脚無多。於節省項下動用。毋庸另籌。亦不必拘定汛地。總以有淤沙處。酌量調撥。當即照議施行。文襄濬船之設。亦爲連年疊決。河淤已滿。引河不能即致寬深。爲濬船以刷之。需以歲月。久而自通。迨後奉行不善。當事知其虛糜而去之。初不計及後之有事而需此也。然必嚴其督率。考察精密。昔王荊公得濬川鉞。謂回河可以力致。又疑鉞輕力少。加重鐵齒。至不能拽。舵手黠者。反齒於上而拽之。卒售其欺。濬船鐵帶。至水淺沙沈之處。須用力抽拽。兵夫惰於執事。船隨水走。懸帶不及於地。自岸視之。無由知見。終日往來徘徊河干。迄無實用。坐糜廩給。終至廢壞而後已。非法不善也。督率無人。不能程效也。河渠紀聞。

是年補築北岸禦水大堰。自李道華樓至黃村壩。接築堰工三千五百餘丈。以禦橫流。按自石林口漫溢後。外灘衝出溝槽。黃村石林旁洩之溝。形勢更大。不得不接築衛護。然黃水之性。散則普漫。聚則洶刷。築堰以抵禦漫水。而水卽與堰爲敵。水大至而土堰不能守。不得不用柴埽以護之。而埽下則水愈激。埽墊則水愈深。往往引溜至隄生工。故接築大堰後。不三二年。石林口卽生工數百丈。水湧溜急。防守不易。是工形勢屢變。自乾隆六年壩下接築挑壩。逼溜南趨。工閉。徐州以上北岸百餘里。無險急之工。閉後十餘年復出。未幾復閉。至四十八年復出。歲事搶修。直至嘉慶五年。壩下築挑水壩二百餘丈。逼溜南歸。引河石林工始閉。黃流遷變無常。黃村之接築固不可已也。河渠紀聞。

是年始定徐屬豐銅二廳全辦秫稻。發州縣承辦。依限交工。按豐銅二廳地不產葦。而遠運葦蕩之柴。勢必虛應故事。葦價原貴於稻。而用稻抵葦。假運葦之名。得銷稻之實。此弊之相因而至者也。白鍾山奏。

稱南河鑲修工程多用葦柴。惟徐屬豐場銅沛二廳界連豫東二省地產秫稻向來購料。稽多葦少。葦柴產自海蕩。距徐郡幾千里。由黃河上水轉運甚難。所辦蕩柴往往不能儻運到工。其修防工程。歷年原不專藉葦柴。與其遠運無多之葦。急切不能應手。何如就地全辦秫稻。俾得速交濟用。應照河東例。令該管河道確核歲用料若干。於七月酌定銀數。詳明發給該府分發各州縣承辦。定限十月完半。年內全完到工。交廳秤收。照式堆垛盤驗備用。經部覆准照豫省交地方官承辦。初豐銅二廳以稽爲正。而兼用葦。部議葦稽兼用。報銷易於朦混。令詳加察勘。至是始定二廳專用秫稻。地方辦料之例。尹繼善據徐州糧捕通判李紳璽條陳。辦料章程。有當堂驗封。滾單行催。聯票交收。花戶扶秤之條。而胥吏陽奉陰違。擾累不免。甚至民有倍收之累。工無半到之稽。工用民瘼俱不可問。當事者亟剔其弊。易民辦爲官辦。民困稍舒。而工程用大庫貯增長數倍於前。蓋緣近歲料價昂貴。漕規不敷。淤閉之工少。新生之工多。輾轉支絀。補苴罅漏。廳員稍有弊混。卽至不可救藥。勢使然也。其始民以有餘之料入官。工用不虧。而官民俱受其益。其繼官以朘民之甚。民不能安。反無交工之實。而工不得用。兩無依據。不得已而變法。求如向日之民。以有餘之料交官。幣不糜而用充裕。何不得也。河渠紀聞。

乾隆九年四月。命吏部尙書公訥親往查江南河務。會同署總督尹繼善。總河白鍾山。徧歷河湖。通籌全局。南河成案。

五月。訥親奏。清口對岸有灘。卽向來開挑陶莊引河處。長六百丈。有奇。寬一二十丈。至四十餘丈。有差。臣與督河兩臣。商將灘嘴挑切。助溜刷去積土。則黃河循岸東趨。允合機宜。臣由清江浦沿河南岸。至老隄。

頭由葦蕩各營抵海口地名七道黃河自三百丈漸寬至五六里大溜直趨朝宗暢順黃水與潮水相接並無所謂橫沙尖沙阻截之勢傳言海口祇寬八十三丈又言淤塞亟須疏濬皆妄也河渠志稿

六月白鍾山奏江南河標四營請照東河建營倉動支閒款銀六千兩採糧遇價貴時出借兵丁白鍾山傳稿

是年河勢南徙築滎澤縣越隄東自胡家屯西至李西莊長三里續河南通志

是年清理葦營積弊以益工需按葦營自齊蘇勒嵇會銜先後加增額柴輪流運交年清年款河工得濟積久弊生左右二營延欠滋多習以爲常至是白鍾山勒限嚴追陸續補還鑒前懲後明定章程議以蕩地一望平蕪官蕩民地縱橫夾雜無界限專管兵民任意混採應將各汛地畝查明立界派兵分管蕩柴自霜降後採起年內採取者質性堅凝工用經久爲上正二月次之至三四月卽有青葦夾雜柔嫩不適工用爲最下不肖弁兵將堅柴先採貴價盜賣削青葦充數以致拖欠應責成該管將備督採定限年內採十分之六來年清明以前採完運交逾限卽將將備參究蕩地距黃河水次遠遠先由溝渠載柴出筏葦營備弁歲領挑溝銀兩挑不如式水淺不能速運出筏船到無柴守候遲誤應委員督挑取結驗報向例各船裝運額柴外艙內有餘地夾帶私柴沿路販賣甚將正柴指稱餘柴隱混盜賣又利裝少不能全運留存售賣虛報漂油霉爛恣其弊混應每幫加裝二百餘束濬柳石三船附帶餘柴以二十三十五十束爲度委員給銀收買資其餘費各船赴廠掛號派兵催儻皆有陋規改捆盜賣嚴行禁革照糧船例編號銜尾而行弁兵侵隱盜賣將該管員弁分別參處并請定採割未完處分該汛千總守備參將按未

完分數。分別參賠。備弁等官。餘柴至五萬束。十萬束以上者。分別記功。報部請紀。以示勸懲。此立法意也。葦營採運積弊多端。弊在盜賣。如不分地界。任意混採。此以盜採資其盜賣者也。逾限夾雜青葦。此以延限肆其盜賣者也。挑溝不力。蝕價之弊小。侵柴之弊大。此以滯運成其盜賣者也。柴不多裝。預留有餘空地。此以夾帶隱行盜賣者也。不編幫次。任意停泊。此賄營汛通同盜賣者也。然弊在顯者易防。在隱者難知。弊在兵民者易治。在委官者難剔。混採稽運。誤限裝少。脫幫。此弊在顯者猶可治也。若假餘柴之名。影射盜賣。此弊在隱者不易治也。影射在兵民。猶可治也。委員收賣。分廳抵料歸帑。此以察弊之故。反爲積弊之源。不易治也。河渠紀聞。

是年清查徐揚二府柳園官地。按自稽文敏清查柳園成熟地三千三百餘頃。責令河兵栽柳。板荒地八百六十餘頃。給堡夫墾種。並招民領墾成熟。歸營栽柳。於雍正十年八月題定。至乾隆八年。南北新淤涸出地畝。歲有增益。於原報外。陸續報涸白鍾山會同尹繼善。檄委候補道府禮部郎中謝升。率同印河各官。履畝清丈。並令自首免罪。丈出徐揚二屬侵隱地一千五百餘頃。照官民捐栽柳株例。令願捐之戶報明存案。聽其栽柳。統俟成活。驗明照例請敘。餘地召民墾種。照例交納籽粒。蘇草等項。以充工用。此清查之實效也。今文案有謝部郎底冊。民間每援爲據。而執冊較對。多係民業。或自領墾後。輾轉價售。近隄居民。日逐侵佔。不肖兵弁。通同侵隱。奸民報墾。虛糧隱射。借影侵佔。年深日久。官弁陞遷事故。兵民輾轉更易。奸民久已物故。現業之戶。皆有買契糧單。驟難究詰。清釐昔靳文襄以兩河復故。淤灘盡出。議幫丁給田。每丁授田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亦約略灘地大數。思查隱佔歸公也。然積弊已久。非一人一

家之事。非一時可理之緒。持之過急。反苦向隅之良民。甚至積嫌構覺。事端百出。雖以文襄之深心大力。而不能行之有成也。今惟守近隄十丈之議。清柳園應有之地。隨時查理。得尺得寸。總期無害於公。爲之以漸。毋輕擾民動衆。斯集事釐奸之大要也。河渠紀聞。

是年豐碭廳梁家莊天開引河刷寬二百餘丈。石林埽前停淤。又邳睢廳王家堂汛張工對岸淤灘橫亘東西。河流旋繞。忽自柏家灣直衝成河。刷寬一百餘丈。大溜全歸新河。對岸三百餘丈埽工淤閉。化險爲平。按自石林埽築後。大河坐灣。側注北岸。先於袁家莊挑引河。引水中泓。而袁家莊引河迤下。老灘橫亘。大河向北圍繞。刷開梁家莊河溜。始歸中泓。張工對岸淤灘橫亘東西。奔騰曲注。忽於柏灣場透成河。寬百餘丈。舊河漸淤斷流。黃水盛漲。則力大不能轉灣。直走灘面。水消力緩。仍循舊槽走灣。石林漫口初閉。下流河淤。未刷深透。水壅高直。出走灘梁莊柏灣之天開引河。卽由於此。然新開之河。究不如舊河之寬深。水大隨溜刷開。水小仍分溜歸灣。舊河嫩淤漸次滌去。而溜復歸原矣。惟在乘勢加工。於新河上流。再建挑壩。逼水直進。新河漸刷寬深。溜不能移。始可常恃。梁家莊新河初成。石林工卽漸淤閉。不數年復開。溜走如故。聽其自去自來。而無人力爲之防護也。不然。如柏家灣場開新河。閉張工三百餘丈之埽。何以旋卽歸原。不數年有張工決口之大變。使先時乘勢保守。加工挑護。止須修防之力。至勢變而爲之防。已無及矣。河渠紀聞。

乾隆十年八月。尹繼善奏。黃河南岸陳家浦以下。向無隄工。本年黃水過大。以致漫隄過水。約有百十餘丈。若仍在此堵閉。是與水爭地。費多益少。臣與河臣白鍾山相度情形。應於上首遠築遙隄。直接老灘高

處。以東水勢。力半功倍。命訥親。高斌酌議。尋奏。陳家浦乃數百年黃淮入海之路。自應仍照舊堵築合龍。不失老隄故迹。方爲鞏固。河渠志稿。

十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稱。本年黃河水勢。伏秋二汛。異常盛漲。較上年長至二尺有餘。徐郡沿河一帶工程。竭力搶護。幸保無虞。而南岸一帶無隄之處。多皆泛溢淹浸。至阜寧縣陳家浦地方。因隄內多係蘆蕩竈地。歷來未曾下埽。聞於前歲。卽已溜逼隄根。河員僅於老隄內築越隄一道。以資保護。上年汛水長發。老隄又已坍塌。止存越隄外餘地十餘丈。本年六月間。雖於上游築挑水埽壩一道。而老隄未經修築。至七月。上游埽壩衝去。大溜直射越隄。河臣臨工。始趕集人夫料物。晝夜儻築幫戩。然已水深溜急。椿埽不能到底。致七月間。河溜下注。海潮上湧。漫決二十餘丈。黃河直由射陽湖。雙陽子。八灘。三路歸海。迨至八月。連日大雨。東北風作。潮汐倒灌。不能下洩入海。漲漫橫溢。淹浸甚廣。陳家浦潰決之口。門竟至二百餘丈。再開陳家浦未決之前。工員四次稟請河臣發帑。河臣只給銀數百兩。以致緩不濟急。蓋河臣係河員出身。工程熟諳。一切弊竇。皆所深悉。綜覈太甚。事務不肯擔承。於錢糧上尤覺過緊。工員含怨。俱有幸災樂禍之意。此朕得之訪聞者。其實中白鍾山之病。夫錢糧固宜節省。但河工關係重大。與別項工程不同。現在南河需費多金。卽刻意節省。亦屬有限。若衝決一口。不但小民流離可憫。而賑濟之費用帑不貲。較之前事豫防。臨時搶護。其所費孰多孰少。耶。白鍾山祇知慎重錢糧。而不能權其事之輕重。朕所不取。至於河員。雖例用家道殷實之人。然孰是挾貲投効者。若過於綜覈。恐皆觀望退縮。不能與上官一心。於事無益。將此並諭白鍾山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尹繼善奏陳家浦漫口合龍。並擬圈築重隄。上諭曰。總河雖係白鍾山。但彼一謹慎而不識大體之人。只可司錢糧出入耳。如陳家浦一事。若早發數千金之帑。以堵築於未然。亦未必致遭衝決。百姓受災。且反費數十萬帑之賑卹也。故河工一事。一以委卿。不可推諉。白鍾山。朕亦知卿不推諉於彼。但不爲之隱飾。斯可矣。純皇帝聖訓。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二

河水章 履九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工部會議得先經原任河南巡撫今升刑部侍郎雅爾圖奏稱豫省錢糧項下額徵河工堡夫等銀九萬九百餘兩在昔河南與江南河工統歸河道總督管轄河督設在江南是以河銀均解江南交納雍正七年後添設河東總督豫省工程專屬河東所有歲搶各修錢糧即於本省動支報銷惟額設河銀仍解江南未經更正。是豫省原有額設河銀因運解江省致工需無出另動別項而江南提解之時起解未克如期銀數亦難照額且兩省相隔千里轉運勞苦往返資費請嗣後豫省河銀免解江南應需歲搶修錢糧亦毋庸另撥經工部查議以向來河南山東工程動用錢糧較江南甚少所有各省徵解河銀仍解江南以濟要工。今該撫奏請以豫省錢糧留爲豫省經費似屬可行。但直隸山東二省各有河道工程其額徵河銀應否扣留免解亦應畫一辦理。至江南河道工程經費浩繁應於何項撥抵亦當定議。應令江南總河會同該督撫將不敷河銀作何撥補並應否將三省河銀扣留免解會議具題再議。並令直隸總督河東總河議覆。嗣據江南總河白鍾山題覆以山東直隸河南三省每年共應協濟銀九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兩七錢三分三釐九毫。今河南省協濟河銀既請留充本省工用則山東直隸俱有河道工程自應畫一將應撥江南河銀亦留爲本省工用。所有該三省扣留河銀應請在下江司庫屬解地丁正項銀兩按數撥解河庫以濟工需。復經工部行文直隸河東總河將每年額徵河銀實數

並應留應解。據實查明聲覆。以便核議。先後咨據直隸總督高斌覆稱。直屬每年額徵河銀二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一分一厘七毫。內磁州清河起解山東曹東道庫銀八百六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九毫。清河起解司庫淺夫工食銀七十二兩。河間、天津、大名三府屬之故城等州縣。實起解江南河庫銀一千七百七十八兩四分五釐七毫。今豫省河銀。既留爲本省應用。則直隸事同一律。請將每年額徵河銀。令各州縣徵解司庫。留爲本省歲需工用。以昭畫一。又據河東總河完顏倬覆稱。豫省額徵河銀四萬一千餘兩。每年支解本省夫役工食修補橋梁等項。共銀四千七百餘兩。下剩銀三萬六千餘兩。酌解江省。又司庫內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亦撥解江省。而豫省本地河工歲搶二修。每年於司庫地丁內題撥銀七萬兩。於新料登場。乘時購辦。如有餘剩。留作次年之用。儻有不敷。卽於額增河銀項下。通融動支。而次年大工銀兩。亦在河銀項下。通融支給。統俟該年歲搶二修准銷之日。將不敷銀兩。仍在司庫地丁銀內動撥還項。是以歷年起解江南河銀。並無將三萬六千餘兩。盡數撥解之案。總俟本省用存。有餘。然後酌解。至新生險工。或應築壩幫隄。或應挑引分溜。俱於所存河銀項下。通融給發。俟工完另題撥還。並不在額撥司庫七萬兩之內。今若將豫省額徵河銀。並撥補荒缺河銀。免解江南。扣解道庫。以抵豫省每年歲搶二修。實不敷用。請嗣後新生險要大工。需費繁多。向係先行通融河銀給發者。今仍於河銀內通融動支與工。俟工完題請動撥司庫地丁銀兩還項。至每年歲搶二修辦料等銀。應將司庫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移解道庫。再於司庫地丁銀內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以足題撥七萬兩之數。儻遇歲搶二修。不敷應用。仍循例在道庫河銀內通融支給。統俟工完。在地丁銀內題撥歸款。又山東河銀。例解江南。

河庫一萬八千九百餘兩。查東省黃運二河，均有歲搶工程。且東省離江南窳遠，批解未便，請解貯本省河庫，留充工用。其東省搶修工程，每年題撥司庫銀一萬二千兩，停其撥解。查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濟協江南河工銀兩，統自下年爲始，各留爲本省歲需之用。其東省每年題撥搶修司庫銀一萬二千兩，亦應停止動撥。至豫省每年歲搶修額撥銀七萬兩，今該總河雖稱免解撥補荒缺河銀，僅止四萬九千餘兩，請再於司庫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以足七萬兩之數。但查豫省額解江南除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外，尚有額徵河銀，內應解銀三萬六千餘兩，統計八萬五千餘兩。雖向遇新生險工，或有築壩幫隄挑引分溜等事，及歲搶二修需用繁多，卽於前項河銀內通融動支，俟工完，仍在地丁銀內撥給還項，用無不敷。應將該省請於司庫地丁項下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之處，毋庸議。所有每年額撥銀七萬兩，應令統行停止。又江南總河疏稱，江南河道工程經費浩繁，所有該三省扣留河銀共九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兩七錢三分三釐九毫，請在下江司庫地丁銀內按數撥解河庫，以濟工需等語。應如所請。在附近各州縣額徵地丁銀內撥給，仍於地丁奏銷案內附疏聲明，冊報戶部查核。再浙江杭嘉湖三府，每年額徵河銀一萬五百二十五兩二錢四分八釐二毫，原係協濟江南工用，應仍解江南，以濟工需。運河道冊。

三月，以御史楊開鼎疏劾河督白鍾山，駁減工費，需索河員，漫口衝刷，匪災不報，命協辦大學士高斌，往江南會同總督尹繼善查辦。尋奏駁減需索等款皆虛，惟陳家浦衝刷淹沒事實，白鍾山坐革職。高斌傳稿。

閏三月，命漕運總督顧琮署理江南河道總督。顧琮傳稿。

四月高斌奏淮黃二瀆每年伏秋水漲其大小總以老壩口水誌爲準則應酌定以乾隆七年最大水誌連底水一丈四尺七寸爲準每年水勢較比尚差若干令河臣明白奏報以便驗度水之大小至各處開壩開閉則應以就近各工一定不易水長之尺寸爲度如黃河則有徐州城外石隄可驗清水則有洪湖山盱石滾壩可驗於此立準定則驗度啓閉在工人員皆得遵循無誤黃河南岸洩水門戶有礪山毛城鋪壩王家山天然閘睢寧峯山四閘毛城鋪壩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七尺爲度卽行開放秋汛過後至九月朔卽行堵閉再壩外引水支河現有四道而蔣家營一河河頭直順迎溜洩水尤多今應止留三道其上流之汪家莊引河應行堵閉蔣家營河頭應改爲倒鉤從前太順之口門堅築草壩堵塞以防引溜過多之患天然閘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八尺爲度卽行開放水落壩閉不拘定日期峯山四閘在徐城下非遇異漲毋許輕開至黃河北岸洩水門戶有宿遷之竹絡壩清河之王營減壩安東之馬家港竹絡壩口門應改窄二丈止留四丈其內外之臨黃束黃二壩亦應一律收小酌定每年十月內東省煞壩後始行開放以濟來歲重運過完卽行堵閉王營減壩馬家港應照八年原議必俟非常之漲始行開放高斌傳稿

是月高斌奏徐州府城河道緊窄易於生險皆因上游河流直瀉而徐州以下七里溝等處接連數折屈曲太甚以致來流迅速去路紆迴應於七里溝青田等處開引河六道庶上下一律通順河渠志稿五月高斌奏黃河自入江南兩隄夾束溜勢逼緊一經兜折最易生險全賴隄埽防護固不可玩工惜費亦不可無故生工糜帑乃近有無故生工名曰包灘下埽水未近隄於河灘接築撐隄近水作壩臺下埽

引溜。甚至挺入河心。其撐隄有接長四五十丈者。下順埽有拖長二三百丈者。此端一開。兩隄在在生工。迄無底止。嗣後止應詳慎妥辦。不得任意生工。下大學士議行。河渠志稿。

八月。顧琮奏。山安廳屬安東縣之西門。因黃河溜勢埽灣。直射隄根。逼近城垣。甚爲緊要。經大學士議於縷隄之後。城垣之外。緊靠縷隄。就地勢圍築小越隄一道。以爲重障。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查西門舊有小越隄一道。自工頭至小西門。長一百二十丈。今就舊越隄。頂底均幫寬一丈五尺。以坡還坡。加高三尺。小西門迤南隄根。逼近城垣。二三丈至七八丈及十丈不等。計長二百二十五丈。且有民房數百間。無處可以遷徙。即靠縷隄之身。加幫頂底均寬一丈。現在上緊辦理。臣思所築越隄。旣限於地勢。不能寬厚。必得一外衛之策。方保無虞。因憶前在韓莊。向高斌諮詢河工機宜。議及安東西門工程。主事何日照。曾有當做木龍之語。嗣因別求無策。即將清口木龍用存。舊有木植。運至安東西門。紮成木筏。挑溜試看。及紮筏旬日。溜勢漸覺外趨。埽壩下亦漸覺停淤。彼時汛水未發。工頭壩外水深三丈五尺。今汛水增長一丈有餘。而壩外水深止有二丈五尺。是紮筏後。挑溜停淤。效驗已見。雖大壩之外。水深如前。但大壩埽工。從前每每墊陷。今自紮筏以來。埽工並未墊陷。此亦木筏之力也。臣現發帑購辦木植。擬於來春在工頭建設木龍一架。以挑大壩之水。可冀化險爲平。一勞永逸。南河成案。

是月。高斌奏。總河顧琮奏辦安東西門要工一摺。奉硃批。與高斌看。據稱安東西門。紮成木筏。挑溜試看。旬日溜勢外趨。埽壩之下。亦漸停淤。現發帑購辦木植。擬於來春在工頭建設木龍一架。以挑大壩之水。可化險爲平等語。查安東西門一工。溜勢湍急。遇伏秋汛漲。埽壩易於墊陷。今顧琮做照清口木龍。紮筏

攔溜。自安設木筏。溜勢漸覺南趨。壩下亦稍停淤。自於險工有益。但現在所紮木筏。在埽工上首。離埽稍遠。埽工尙不能掛淤。應於安東西門大壩之下。埽工中段。再添設木龍一架。以資攔護。俾大溜南行。西門一帶。自可逐漸淤灘。臣同顧琮指交該廳弁等照式辦理。南河成案。

按木龍之設。始於高文定。試紮於清口南岸。挑溜北趨。並將頭二三壩險工淤閉。著有成效。自後踵行。安東西門溜急。埽易蟄陷。是以照例復請安設。嗣宿虹之煙墩。外河之王家營及孟城庵等處。歲有設置。定例安設木龍。窳穉夫工。分年核銷。木料工竣彙核。惟木龍功效。全在停淤。其業經淤起沙灘。著有成效。木已沈陷沙中。深埋入土。一經刨挖。勢必引溜刷灘。前功盡廢。是以題定章程。分別銷存。管收核實。造報然。河工下埽。糜費實多。埽一入水。卽引溜生工。至大汛搶護。費更不支。尙不能無意外之虞。木龍設置得宜。淤舊停新。安如磐石。較築壩幫餞。節省不可數記。在審度形勢。用所當用。而節其所不必用。則效成而費省。否則借端開銷。虛糜工費。或於所不可用者而竟用之。亦能逼水引溜。反增無事之擾。不知其已也。河渠紀聞。

是月高斌奏。今年黃運湖河。諸水並漲。較之乾隆七年最大之日。水加長八寸。各處工程。在在危險。極力搶護。幸獲平穩。善後事宜。正須加意籌畫。查黃河自清口清黃交會以下。衆水匯聚。湖運合流。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隄工。尤屬險要。今年漲水。湧灘侵隄。有僅低一二尺者。有與隄頂相平者。並有水高隄頂。僅賴子堰攔護者。並就各卑矮處所。加高一二三四尺不等。以備捍禦。其豐碭。桃源二廳。亦有間段卑薄之處。俱應酌量增築。併桃源廳之新莊口。貼近運河。應添築月隄一道。海防南岸戴家馬頭一工。危險至極。亦

應加幫寬厚。又外河廳之清口以上。黃河南岸吳城一處。外河內湖。止恃一線縷隄。以爲保障。應將適當湖衝之一千丈。修做甃工。其土工卑矮者。酌量加高。山安廳之黃河北岸雲梯關下。大通口旁之馬家港。近因河身淤阻。隄堰殘缺。應挑濬深通。修補完固。仍留口門二十丈。俾盛漲得資分洩。南河成案。

九月白鍾山奏。今歲汛水盛漲。各工應辦料備用。上諭曰。所奏俱悉。昔禹之治水。未聞備料建隄也。然古今時勢不同。只得行其下策耳。此而不勉。責有攸歸矣。純皇帝聖訓。

是月。命周學健爲江南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是年築鄭州頭堡。越隄。續河南通志。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二日。上諭協辦大學士高斌。據周學健奏稱。七巨以下。海口中泓。水勢最深處。僅一丈二三尺。淺者止七八尺。皆因海口每日兩次潮湧。水緩沙停。所以海口中泓。轉淺於內地等語。海口淤淺之說。自來卽有。不過相沿浮議。無足深信。蓋係彼處之人。欲聳動衆聽。藉與大工之意。黃河會淮入海以來。自宋迄今。已數百年。若果淤淺有礙。何以安流至今。蓋海潮沙汛。不常旋湧旋消。原無定勢。如黃河水勢稍緩。適當海潮湧盛。則停沙較多。一遇汛水長發。仍然汕刷如舊。卽伊奏清河等處中泓。初止四五尺之深。未及半月。已深至六七尺。一丈不等。皆因清口乃黃淮交會處。所以水勢深淺靡定。未必真由疏挖之力。觀此則海口深淺。不足憑信。可以類推。且海防一帶。從前大學士鄂爾泰。曾與爾會勘。乾隆九年。大學士訥親。亦經親往。俱云海口深通。並無淺礙。今周學健復有此奏。未免又爲俗論所搖。大凡河工之事。當以鎮靜爲要。固不可玩工貽患。亦不可喜事輕舉。目下汛水未發。各處工程。俱屬平穩。卽有應行

舉動之處。亦俟爾至。彼再行商酌。妥辦。並寄諭周學健知之。純皇帝聖訓。

四月。命高斌往江南。同河道總督周學健。辦理防汛事宜。高斌傳稿。

五月。高斌。周學健奏。於安東工尾。再設木龍一架。俾溜行南岸。本工可以淤閉。而迤下南門。亦可免再生新工。南河成案。

乾隆十三年二月。周學健奏。徐州府黃河南岸七里溝。迤下。因青田地方。沙嘴挺出。致黃流又折而北。直趨狼矢溝。甚爲險要。上年秋汛時。於青田兜灣處。開引河。現在衝刷寬深。舊河斷流。又山安廳屬黃河北岸。二套地方。引河日刷寬深。舊河日淤。南岸辛家蕩。險工無虞。河渠志稿。

三月。完顏偉內遷。完顏偉傳稿。命顧琮爲河東河道總督。顧琮傳稿。

六月。高斌奏。江南河隄。不如豫東高厚。節省樁埽。加培隄工。於歲加五寸之外。隨宜增築。按。歲加五寸。節省樁埽。增培隄工。隨事所宜。使帑不糜。而隄自固。惟是爲之不以實。則修埽削隄。隄不加而費益鉅。歲加之功。緩削隄之弊。大節埽之用。輕引溜之害。重加以歲加之土。勻加壩臺。使埽有厚靠。水不得內潰。而埽自穩。隄亦倚埽爲護。而土不傷。河工歲修埽段。每以收進爲節省。留堯爲杜弊。初聽似覺有理。及事後驗之。鑲做一次。留堯一尺。數年之間。埽面收進丈餘。埽後壩臺。必須鏟坡順勢。即藉此靠埽之土。鏟鑲埽工。既可就近應手。又可省取遠土之費。不數年間。向之隄頂寬五六丈者。裹鏟外縮。去其大半。不得不加幫壩臺。向後退收。漸加漸退。昔時舊埽根基。竟有讓出河心者。黃河南埽北長。埽收進一丈。則對岸必長。沙灘一丈。灘長挑溜。引水入袖。埽灣迎溜。變成頂衝。非水性不常。抑由人所自致也。埽工之弊。非留堯可

除河工之費。非縮堵可省。而鏟削老隄。引溜生險。敗壞於要害之地。病反入於膏肓。惟將壩臺頂寬丈尺。量定註册。隨工驗收。不得絲毫鏟傷。埽母留筭。遇墊加鑲。以歲加五寸之土幫隄。則隄日高厚。埽益寬大。溜至不能衝動。此河工之實用實效也。河渠紀聞。

閏七月。周學健革任命大學士高斌兼管江南河道總督事。河渠志稿。

八月。命倉場侍郎張師載往江南學習河務。張師載傳稿。

九月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斌所奏。黃河南岸工程。加高培厚。夫工椿埽等項。據實報銷。總不出年例歲搶二修錢糧四十餘萬兩之數等語。此摺現交部議。南河工程。隄岸遼遠。三汛水勢盈縮不齊。是以歲搶二修工費寬裕定數。而在工人員。因定有成額。恣意浮冒。以無爲有。以少報多。不應修而修。不應搶而搶。從事於加高培厚。而河身日漸淤墊。究非長策。總河職司稽覈。以其不出此數。例得開銷。受其蒙蔽。是四十萬之數。乃叢弊之根株。不思國家帑項。事事當歸實用。河工雖定有歲修搶修之名目。果能實心經理。豈竟無可節省之處。卽如永定河。今年那蘇圖並未興工。而河流順軌。安然無事。可見河流平穩。儘有不待修防之歲。此亦平水土者所當留心也。著傳諭高斌知之。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以高斌查辦周學健家產。徇私瞻顧。革去大學士。仍留河道總督。高斌傳稿。

是年。工部議覆河南巡撫頌色疏稱。江南桃伏秋凌四汛。要工不絕。且險要處。甚近河干。無業之民。千百成羣。以做工爲生。一呼而集。豫民散處。務農工程稀少。一年徵調不過二三處。卽地方官按里徵發。猶慮遲誤。而應汛專司抵禦。豈能分營調遣。但工有緩急。夫有多寡。今議凡遇冬春農隙。緩工及零星添補鑲

修照江南令工員自雇。僱遇緊要險工。在四汛內。及創隄開河。搶護緊急。用夫浩繁者。俱飭州縣飛撥赴工。其一縣力不能任者。於鄰邑協濟。調夫之中。向又有里夫。牌夫之分。里夫派之地畝。牌夫按煙戶僉撥。因猝遇險工。僉撥里夫。一時不能雲集。先撥沿河煙戶應役。俟里夫撥到。更替以免偏枯。至到工計。方發銀。須工員按名核給。不得委之雇頭里總。剋扣侵蝕。不致要工有誤。亦不慮小民受累。應如所題。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乾隆十四年十月。高斌奏。竊南省輿情。久望聖主巡幸。臣等會同督撫諸臣奏請。荷蒙皇上諭旨俯允。於辛未年春。恭遇皇太后六旬萬壽之年。舉行盛典。闔省紳耆士庶。莫不額手歡呼。衢歌巷舞。而南河通工之官弁軍民。更切歡忻踴躍。尤覺什倍輿情。伏念河工爲國家重務。歷來談河務者。人各異說。紛如聚訟。莫能折衷。從前仰荷聖祖仁皇帝六次巡幸。翠華所至。勘閱情形。指授方略。數十年間。歷任河臣。得有遵守。卽今一切修防之法。悉皆凜奉成規。循照辦理。我皇上繼統御極。十四年來。繼聖祖愛民之至意。體世宗經國之遠圖。親總萬幾。不遑宵旰。而河防諸務。更皆煩睿慮周詳。是以綱舉目張。已屬盡善無遺。惟是水勢歷久。不無變遷。而修守機宜。難於膠執。如徐州之毛城鋪宿遷之駱馬湖。十字河之竹絡壩。朱家閘之引河。清口之木龍。運口之收束。洪澤湖之山旰。天然二壩。高郵州之東隄。南關。車邏各壩。以及黃河之雲梯關海口等處。皆爲運道所關。民生所繫。臣等仰荷聖主委任。雖竭盡駑駘。不敢稍懈。而知識淺陋。多有未周。其中形勢。或昔平而今險。或昔是而今非。修防蓄洩之方。情形委宛。實有非敷陳章奏所得詳明。繪圖貼說。所能曲盡者。茲欣逢我皇上聖駕南蒞。於御道之所經由。近者順邀睿覽。仰遵指示規模。卽遠

者亦可就便敕委重臣。前往勘度。奏請聖訓。上繼聖祖仁皇帝之鴻休偉烈。於宸遊之順路。抒底定之嘉謨。則南工可以永慶安瀾。此兩河文武官弁與軍民人等。所以倍切歡欣鼓舞。萬口同聲者也。凡河工緊要工程。應恭請聖駕親臨視處。所臣等即敬謹籌辦。其應行遣令大臣閱勘者。亦即預行分晰奏明。臨期候旨酌派。謹先恭摺具奏。南河成案。

是年顧琮奏中牟縣汛九堡大隄對岸灘嘴。挺出河心。逼河南趨。應建木龍挑溜。並土埽各工。議行。河渠志稿。

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縣豆班集北岸大隄漫溢。場寬三十二丈。河溜未奪。即由三岔進堵。二十日堵竣。補還大隄。按是時東省蒙沂山水暴漲。水高滅頂。漫缺豆班集大隄。至三十餘丈之寬。而不掣溜者。內塘不深。外灘高寬長大。驟不能跌透。大溜仍走中泓。三岔一帶。平漫順溜。易於施工也。漫水陡長。必有陡落。及時施工。力少易舉。待其加長而後治。人力緩於水力。缺口衝刷。漸寬有吸川之勢。外灘必抽深溝。引溜直入。暴流湍急。兩岸不能裹頭。雖欲進埽。不得有望。洋而歎者耳。豆班工得機得勢。築不待時。不旬日告竣。溜不變而歸中。河不移而復故。惟有定識。有定力。始能破常格而成大事也。河渠紀聞。

八月工部核定南河修建工程。開工完竣。題估題銷期限。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年命張師載協辦江南河務。張師載傳稿。
是年高斌等進呈河工圖說。共二十條。內隸黃河者計七條。一、朱家閘引河。宿遷縣迤東黃河北隄。舊有朱家閘。前河臣靳輔挑濬運河。緣與黃河逼近。遂廢其閘不用。至今仍循其名。乾隆五年秋汛異漲。

黃河坐灣頂衝直刷隄根。隨水塌卸。隄外運河相隔咫尺。臣高斌率領工員下埽幫隄。上緊搶護。仰賴皇上洪庥。得以保護無虞。當將情形奏聞。鑲做埽工二百一十丈。又經加築越隄格隄。重重保障。迨後水勢下徙。工段漸生。於十一年秋汛。河臣顧琮引水放淤。地勢淤高。十二年。河臣周學健於兜灣處疏挑引河。長二百七十丈。河頭下脣築壩。逼溜以趨引河。順性下注。正河漸臻平緩。現在引河雖未告成。而三年以來。溜勢通行。已分正河十分之六。即冬令水緩。並不停淤。將來大溜全歸引河。朱家閘埽埽工程。即資穩固。而對岸陳家道口。並迤下五堡。舊有埽工之上游。俱可漸次淤閉。化險爲平。一。九里岡埽工。黃河自豫省虞城縣入江南境。奔騰千里。至清口會淮。以達於海。桃源地方。居徐邳之下游。在清口之上首。水勢盈聚。險工較多。北岸九里岡工程。又爲桃源之首工。掃灣頂衝。切近中河運道。尤爲險要。歷今題建埽工。以資抵禦。屢搶屢險。迄無成效。康熙四十二年。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指授方略。於大王廟東水頭。建挑水埽壩。又於四十四年。親臨指示。舊龍門處。建埽壩二段。以挑溜保護安全。現在埽工長七百餘丈。歲加鑲修。以禦三汛。查江南地窄民稠。兩岸縷隄。相去甚近。與水爭尺寸之地。黃河數里一曲。掃灣頂衝。恐刷塌隄岸。淹浸地方。勢不容已。而下埽以資捍禦。有一埽工。則場卸者自應鑲補。墊陷者自應加修。又勢不容已。而有歲搶二修之工程。黃河一灣生一險工。南省黃河容易掃灣。所以埽工亦多。九里岡爲黃河最險之工。自蒙聖祖仁皇帝兩次臨工指示。建築埽壩。歷年河臣遵守修防。漸臻平穩。近年惟工壩頭三百餘丈。尙屬頂衝。其餘溜勢稍緩。較前化險爲平。一。御壩木龍。清口爲淮黃交會實河防第一緊要關鍵。康熙四十八年。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特授方略。親臨指釘一樁。建設御壩。挑令黃溜北趨陶莊俾

黃淮順行而交會。誠千古不易之章程也。嗣因陶莊引河未成。御壩迤下之頭二三壩。俱有險工。清口每有黃流倒灌之虞。乾隆五年。臣高斌奏請添設木龍數架。以挑黃溜。欽奉硃批。且試行之。俟再有效。則甚美事也。欽此。查自設木龍後。挑溜北趨。將頭二三壩險工。盡行淤閉。其陶莊積土。漸次刷去。歷有成效。十四年。復細察情形。清水出口。回溜北趨。木龍迤下。黃流間有沙淤。旋被刷去。不能停留。必須將清水回溜攔隔。不令由南岸上行。其木龍下。再添挑溜木龍。使黃河大溜。直逼陶莊積土。方爲有益。隨經奏明添築順黃攔清壩各一道。俱加幫雁翅。又於木龍下尾。接築攔截回溜草壩一道。今清水回溜已遠。而黃水回溜。漸漫淤新灘。長六百餘丈。寬六七十丈不等。又二層新灘。長五百餘丈。寬八九十丈不等。其陶莊積土。漸次衝刷。此現在之情形也。按黃水自清河縣而下。必須大溜北趨。將陶莊積土。衝刷淨盡。始能順軌。其西壩外灘迤上。木龍須與壩工並進。方能淤灘。日益寬長。挺出沙嘴。使黃水遠趨。清水暢出。清黃劃然分界。直至惠濟祠後。交會並行合流。則黃水永無倒灌之患。與聖祖仁皇帝建設御壩。挑溜順行之本意。始相符合。一、毛城鋪減水壩。康熙十七年。前河臣靳輔所建。蓋因江南兩隄窄狹。非若河東之寬廣。水勢湍急。難免衝突。是以於礪山縣南岸之毛城鋪。創建減水石壩。宣洩異漲。以護徐城一帶隄工。所減之水。由洪溝河至濰溪口。歷楊疇。土山。孟山。陵子。霍家等五湖。澄清而至洪澤湖。匯出清口。以助清刷黃。紓患而兼收其利。法誠善也。迨後黃流衝刷。多成支河。減水過盛。下游永蕭諸邑。屢被偏災。上廬宸衷。命臣等議奏。臣高斌奏請將壩外迎溜支河七道。俱經築壩堵塞。挽流歸正。復於毛城鋪口門內。填築碎石。以防衝深。又於壩外圈築土壩。依時啓閉。使黃水不致減洩過多。其壩下洪溝河及濰河之

灰谷堆、燕子口等處。向患淺阻者。俱疏治通暢。下達五湖。藉以容蓄。由安河入洪澤湖。又將安河上游分
流之謝家溝河挑通。下達汴河。亦歸洪湖。其紆徐曲折六百餘里。均無阻滯之虞。又於乾隆十一年。奏明
以徐城水誌長至七尺爲度。始行啓放。毛城鋪口門。至九月朔。卽先爲堵閉。蓋毛城鋪爲南河第一蓄洩
關鍵。今得節宣有制。蓄洩適宜。而近河諸邑。田稼屢豐。民登衽席。皆我皇上洞悉機宜。指示方略。俾臣等
得以遵循辦理。惟黃河大溜挾沙而行。其上提下坐之勢。變遷不定。所有分洩引河。必相度情形。於漫灘
無溜倒鉤處。所方許引放。若引河口門稍有迎溜之形。卽應堵閉。另挑倒鉤引河。以資宣洩。惟在因時度
勢。酌量查辦。以期悉協機宜。一、王家山天然閘。銅山縣王家山。因山爲閘。故名天然閘。康熙二十三
年。前河臣靳輔。建此減水。以衛徐城。由蕭縣永堽湖入濰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達於五湖。同歸洪澤。
臣高斌於乾隆十一年。敬陳河湖蓄洩機宜。奏明以徐城水誌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啓放。漲水一落。卽爲
堵閉。近年相度情形。伏秋盛漲時。徐城迤上。南岸旣有毛城鋪。及時啓放。北岸石林迤東。又有無隄卑窪
之處。得藉漫灘以減其勢。徐州迤下。又於是年。請挑青田引河。順其就下之性。上減來水。下通去路。徐州
城郭得獲奠安。無須再藉天然閘以減黃水。况金門窄狹。所洩無多。查下游蕭宿諸邑。地勢卑下。山水匯
瀦之區。再加黃水漫淤。淹浸民田。臣等於十三四兩年內。將天然閘口門堅堵未放。附近田禾。得免淤漫
之患。臣等仰體皇上軫恤民瘼。至意。應請將天然石閘永行堵閉。方於民生有裨。一、峯山四閘。黃河
至睢寧縣。南岸有峯山。龍虎山。北岸有鯉魚山。河從中行。兩岸夾束。恐致驟漲爲患。康熙二十三年。前河
臣靳輔。因山鑿建石閘四座。以減洩黃水。由焦管營入孟山等湖。達於洪澤。臣於乾隆三年。循四閘故蹟。

量加修整。近年上游毛城鋪等處。節宣有制。水非異漲。不致旁洩。所以黃河日漸深通。暢流下注。河深則開高。現在二閘三閘。俱仰於河面。其頭四兩閘。雖地勢稍下。然亦過水無多。是以臣於十一年奏明。該閘洩水無多。不過盛漲之年。無庸啓放。河道民生。兩資裨益。一黃河海口。黃河入海之口。在安東縣東雲梯關下。百有餘里。禹貢導淮入海故道。自宋時黃河南徙。與淮合流東注。先是因黃河上游宿遷之徐家灣。蕭家渡。安東之時家馬頭。山陽之董家營潰決。黃既分流。水緩沙停。屢有淤墊。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建築攔黃壩。另挑馬家港引河。導黃由小河口入海。下流既窄。上流愈壅。頻年衝潰。清口淤爲平陸。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堵塞決口。遵奉聖祖仁皇帝諭旨。將攔黃壩盡行拆去。賜名大通口。又命廣關清口。淮水悉出會黃。二瀆合流東注。積沙盡滌。河面寬一百八十九丈。至二百餘丈。深三丈五六尺。至四丈五六尺。自大通口至惠家港八灘入海之處。俱深三四丈不等。海口深通。迄今安瀾。永慶臣等按雲梯關迤下海口。爲淮黃會流入海之路。歷數百餘年。黃水沙居其六。合流則沙隨水去。衝刷深通。分流則水緩沙停。漸至淤淺。此以水攻沙之法。宜以順水之性。必不可易者。荷蒙聖祖洞悉機宜。關大通口。臣等仰遵聖謨。惟完固隄防。使黃水合流。其上游減水諸壩。節宣有制。勿使旁洩。則趨海之勢。自專攻沙之力。益勁。現今黃河萬里滔滔。迅溜並無稍停。實海口深通之明驗。謹備陳原委。將各情形繪圖貼說。伏乞皇

上訓示。南河成案。

乾隆十六年二月。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朱家閘引河。九里崗埽工。御壩木龍。南河成案。

是月。黃廷桂。高斌奏。准工部奏稱。木龍立法。未嘗不善。今業經十有餘載。添設不止清口一處。估用木料。

值銀二十餘萬兩。雖該督聲明俟木龍通工告竣之日。報部查核。但告竣未有定期。恐木植愈久愈多。新舊牽混。且試行已久。有無成效。較之築壩幫餉等工。有無節省。臣部無憑查核。請將各處木龍工程。現在情形。及何如即可告竣。並所用錢糧木植。作何清理核銷。詳查妥議。臣等查江南河工。木龍清口於乾隆五年設立。迄今十有一年。其王營、安東、煙墩、孟城庵。於十一年設立。歷今亦四五年。所有篴纜夫工。雜料。分年核銷。至所用木料。原擬工竣仍可拆卸。另用嗣因功效全在停淤。其已經淤起沙灘。著有成效。業已木陷沙中。深埋入土。一經刨挖。勢必引溜刷灘。前功盡廢。應分別估銷。並請俟通工告竣之日。報部查核。俱經先後奏明。並具題部覆。准行在案。臣等會同確核。如清口爲黃淮交匯第一緊要之區。從前南岸自御壩以下。頭二三壩。俱屬險工。北岸陶莊引河。屢挑未就。乾隆四年。原任大學士鄂爾泰奏請再建大壩。並挑引河。續因水險不能施工。臣高斌請試紮木龍南岸停淤。將新建大壩停止。並舊有各壩埽工。概行節省。今南岸舊壩之外。沙灘淤成數百丈。北岸陶莊引河。已成河身。毋庸開挑。黃水不致倒灌。此則功效之已著者。惟北岸積土。未經刷盡。木龍停止。則南岸漲灘。難免刷動。是以尙未告竣。又安東一工。逼近城垣。內無餘地。溜勢北趨。西門埽工。頂衝迎溜。實屬至險。經前河臣奏建木龍。數年以來。安設處所。業已停淤。埽工平穩。安東城社民生。藉以保障。著有成效。但必須溜勢南趨。方能工竣。現在黃溜未移。尙難停建。又王營、煙墩、孟城庵等工。亦經前河臣奏准。大溜奔激。均有陡生新工之勢。下埽用料。爲數甚大。俱請建設木龍。數年來均得保護無虞。並未另生新工。而大溜尙未遠移。亦仍須相機辦理。此各處木龍。業有成效。未能工竣之情形也。查黃河埽工。每工動需一二萬兩。歲修一工。每年亦數千兩。所有清口御壩並

頭二三壩等舊有各工。並安東、王營、煙墩、孟城庵等工。如築壩下埽。歷年約計爲費數十萬兩。加以大汛經臨。竭力搶護。一切工料。費更不貲。而尙不能必其無意外之虞。今改設木龍。舊埽淤閉。新工停建。雖遇黃水非常異漲。工程安如磐石。其間節省勞費。不知凡幾。較之築壩幫餉。節省實多。惟此項木龍工程。所用木料。詳查歷年案卷。清口、王營、安東十四年以前木龍。並煙墩、孟城庵十二年木龍。已經題銷。及題估者。共用木料銀十三萬餘兩。其已經沙淤。及淤沈水底。不能拆卸之木。有已經題明准銷者。亦有於題估册內將舊木聲明開除者。俱奏於通工告竣日造册送部查核。今工竣之期。尙難預定。歷年愈久。木料愈多。誠如部議。新舊易滋牽混。至煙墩、孟城庵十三四等年。並各工十五年木料。篋纜等項。現在屢行核實。確查尙未題估。所用木料。約五萬餘兩。較前益增。臣等詳加酌議。江南河工木龍工程。除篋纜雜料。夫工原係按年核銷。年清年款。毋庸另行置議。其一應木料。請自五年起。至十五年止。將新舊木植。並淤沈折損者。詳悉分別按年確核。以上年存工存廠之木。爲舊管。以本年添購及別工撥用之木。爲新收。以折損沙淤。及移撥別工者。爲開除。以現在存工木龍。並存廠者。爲實在。將已銷已估。並未題估者。詳悉聲明。一并分年造具四柱清册。先行送部查核。其已估未銷。及尙未題估者。統定限半年內。按照年分。核實分案題估題銷。仍造具四柱册。候部臣查核。庶積年塵案得清。而錢糧不致牽混。至十五年以前。既立法清查。將來如有添建改紮之處。亦應悉照此例。河臣確加查核。將實需工料若干。並新舊木植。分別管收。除在造具清册。統限於本年核實題估。俟部覆到日。卽行題銷。如此則木龍工程。已辦者。既得徹底清釐。卽未辦者。亦可按年稽核。不致稍有糜費。河防既資鞏固。而錢糧益加慎重矣。南河成案。

三月命高斌仍以大學士銜管江南河道總督事。高斌傳稿以張師載爲安徽巡撫。命於伏秋大汛仍赴南河協同防護。張師載傳稿。

六月河決陽武祥符。朱地名。水自十三堡口門。經太平鎮。分爲二道。自口門沿隄東流。分入延津。封邱二縣之渠。復合於封邱之居廂渠。至鐵鑪莊。分爲二股。一股從太行隄之王家隄口入直隸界。一股由太行隄之大柵口入直隸界。由此口入東明縣之魏河。經山東濮州。范縣。壽張。出張秋鎮。梗運河入海。是年七月。興工先築越石隄民堰。以遏其衝。次築玉皇廟大壩。以塞其倒流。凡五閱月。費帑金數十萬。十一月。合龍斷流。水歸正河。續河南通志。

八月命高斌赴河南陽武漫工相度堵築。高斌傳稿。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諭內閣。豫省黃河南岸。大隄之外。舊有古隄。此善制也。歷年久遠。未免殘缺。今秋陽武漫口。黃流灌入。致直屬之長垣。東明。皆被波及。亟宜補築。所有武陟。獲嘉。新鄉。延津等縣隄工。著該撫卽動項修理。被災貧民。亦可藉工作以資餬口。其直隸長垣等處隄工。有無殘缺。並命總督方觀承查明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河南陽武漫口合龍。河渠志稿。

是年秋。大水。河南陽武五堡漫口。水經延津。漫曹濮。入張秋歸海。別由金鄉。魚臺。濟寧至南陽。東流注大清河入海。運道大阻。完顏偉赴工堵築。至冬合龍工竣。河歸故道。按陽武大隄。自明正統三年決後。屢有漫溢。隄內外純係飛沙。深丈餘。皆前時決口隨溜噴出之沙。工竣補還大隄。就近取用。夾入沙土。遇水

則陷河脣高與隄等。隄內窪下一丈有餘。平時水不至隄根。大水漫過河脣一二尺。隄前之水已深及二丈。遇水長風急。往往失事。河工明險易治。暗險難防。明險則近溜頂衝之埽壩是也。暗險則外高內低之沙隄是也。陽武五堡之隄。飛沙徧地。險之尤者。汛水大漲。漫過河脣。即奔湧而下。勢如建瓴。直衝隄根。隄河淘刷。隄坡當水大工多。顧此失彼。夫料遠不濟急。以致成事。五堡漫溢。皆由於此。是在平時遠取膠土包淤。使水不能刷隄。頂隄坡之沙草根盤結堅實。順隄多加挑水土壩。壓斷溝槽。溝內加鑲防風積料。備用大水一至。先搶護挑壩。使不得順隄行溜。衝刷隄根。水落歸槽。自得無事。惟明者能識微見遠。力持於未事之先。若皇皇於迎溜之埽。終日購料集夫。就工鑲壓。而忘暗險之工。每至猝不及防。所謂不躓於高山而躓於平地也。河渠紀開。

是年高斌議閉王家山天然石閘。按銅山縣王家山天然石閘。斬輔築此以衛徐城。奏定徐城水誌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啓放。漲落卽爲堵閉。至是以水淹民田。請永行封閉。河渠紀開。

乾隆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蔣炳查看黃河隄工情形。奏稱河底受淤。向無疏濬之法。惟有將兩岸隄壩加修高厚等語。朕批示。此雖無法。然兩岸益高。束水牆上之策。未有不僨事者。仍應悉心講求。取直去灣。俾自行汕刷之法。爲庶幾耳。究之蔣炳所奏。原非目下亟應辦理之河工。不過因親勘河工。爲此常談之論。而朕之所批。亦不過統論治河之道。加高培厚。不若取直去灣。庶後此遇有應作工處。俾知所遵守。非令其於此時別開取直去灣之引河也。今顧琮、蔣炳乃會奏於祥符汛十九堡對岸。看得引河一千七百餘丈。蘭陽汛耿家寨對岸。看得引河一千三百餘丈。均應開挖。請於霜降後。遴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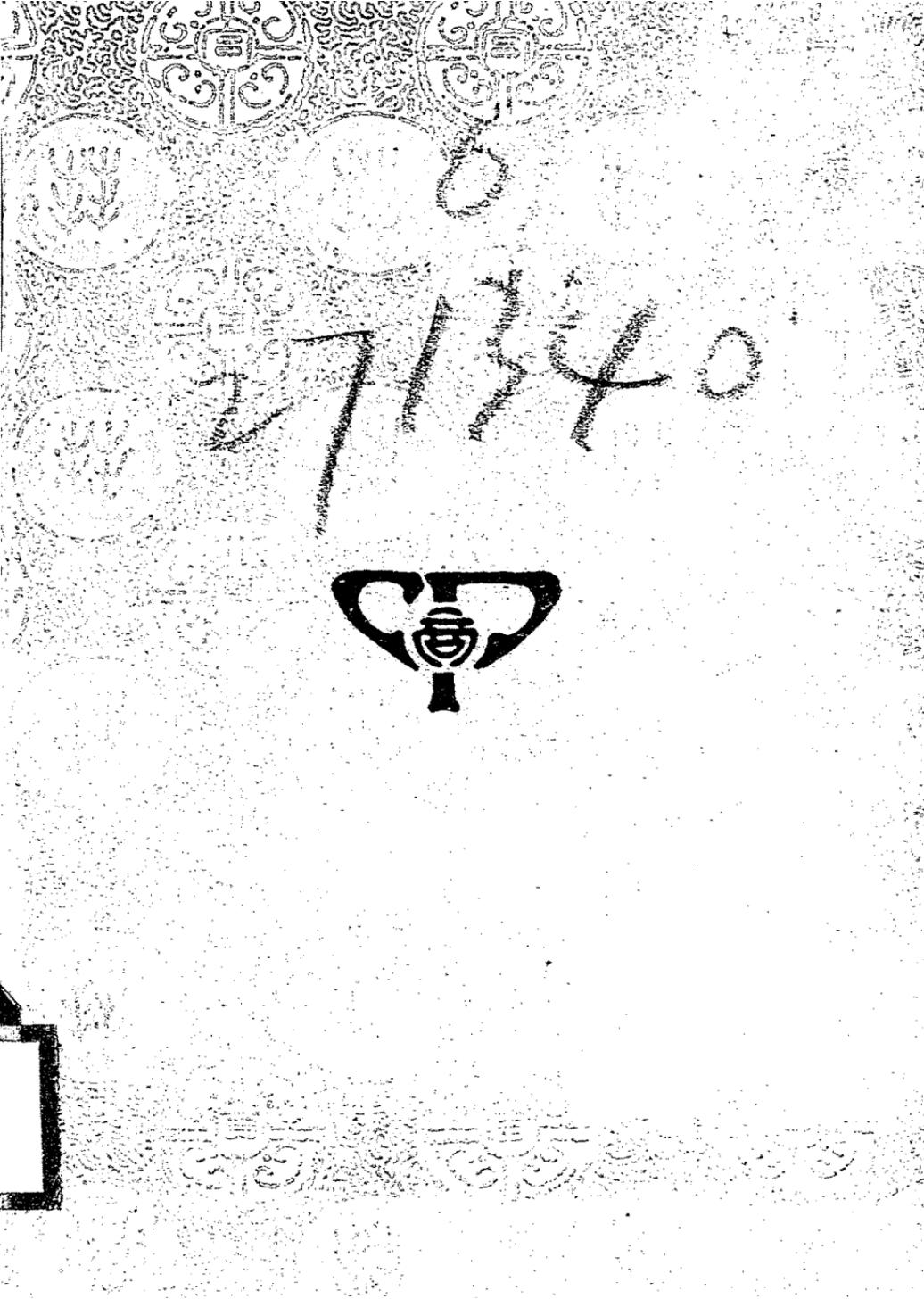
分段僱挑等語。則是因朕批而生新工矣。黃河水勢無常。所謂取直去灣。不過因勢利導耳。若欲於河底開挖引河。以待來年汛水開放。夫引河有幾許寬深。遂能容受全河盛汛乎。汛過卽淤。工費徒爲虛擲。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從來河員。樂於工作。可圖領帑開銷。不講則已。講則非濬卽築。必有當與之工。有如醫者。有疾無疾。診必有方。幸而不爲大害。否則削正引邪。往往竟成痼疾。河工似此無益之費。不知凡幾。高斌近年經朕指示。南河稍知裁制。然如前此奏請改運口。謂可永無黃水倒漾之患。而今歲伏汛。仍不免淮弱黃強。黃流入運。則所改運口。其受益安在。顧琮等所奏霜降後興工開挖引河之處。竟不必行。著大學士高斌。於秋汛過後。河務稍暇。赴豫查勘。是否應行開濬。或不必挑挖。詳悉審度。具摺奏聞。蔣炳等摺一并鈔寄高斌閱看。凡經管河務之該督撫。將此旨一并諭令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斌奏。二月內山東撫臣鄂容安咨稱。准廷寄。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豫省黃河兩岸。大隄之外。舊有太行隄一道。由直隸連接山東。歷年久遠。未免殘缺。其直隸境內。已令方觀承查明動項補築。至東省界內。所有太行隄。有無汕刷殘缺之處。必須及時修築。以期鞏固。著傳諭該撫鄂容安。卽行詳悉查明。動項修理完整。俾民生足資捍衛。貧黎借工餬口。於上年被災之地。亦有裨益。欽此。查太行隄工。上自河南。下接江南。其坐落山東曹單二縣者。計二百三十里。隄南舊有河道。沿隄逶迤。直達微山湖。與江南連界。此河歲久淤墊。必須挑濬。庶隄根不致浸泡。曹屬各處之水。有所容納。現已查勘疏濬。但河道寬狹不等。可否大挑寬深。以防異漲。不致爲害下游。相應咨詢。迅飭下游各縣。一體查勘。議詳咨覆。以便東省辦理等因。臣查太行隄。上自河南。由直隸山東。下至江南豐沛二縣。綿亙千里。實數省之隄防。爲民生之保障。

我皇上軫念民依特頒諭旨令直隸山東動項修理其江南境內太行隄工與東省界址聯接東省既已興修則江省自應同時並舉且隄南舊有河一道由東省直趨豐沛今東省現在挑濬若不將豐沛境內之沿隄舊河一律疏濬上流匯注之水不能容納必有泛溢之虞再黃河北岸遙隄一道亦關緊要均應修理完整以資捍衛臣等隨飛委淮徐道德倫參將蔡長帶同諳練工員查勘確估今據該道等詳稱江南境內太行隄工自山東單縣交界起至沛縣護城隄止長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四丈五尺年久未修隄身甚多殘缺今確估補修一律與舊隄相等共估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隄南舊有洩水河一道直達微山湖長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五尺現在口面尙寬毋庸加寬惟深僅二三四尺且中多淤塞淺阻應於河底一律抽挑共估銀一萬五千兩零再江南境內黃河北岸縷隄後之遙隄一道上自單縣交界起下至銅山縣隄尾止長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丈計一百三十餘里在太行隄之南今太行隄既議修整隄內之河亦復流通豫東兩省之水匯歸下注則此隄殘缺處亦應修補完固共約估土方銀一萬一千九百餘兩以上共估銀三萬七千六百餘兩詳請撥項價辦臣等悉心商酌皆係緊要應修之工必須於大汛前一律報竣方爲有備無患時屆四月未便遲緩現在檄蘇州藩司撥銀解工一面派委工員並地方官分段修築仍委淮徐道德倫淮揚道王德階督催監辦江南通志

是年高斌估修吳城輓工一千二百餘丈以禦風浪工三年不竣按是時羅綸承辦吳城輓工三年未竣經桃源同知張樹玉接辦畢工濱湖禦水工程未有屢經伏秋迄不竣事之理吳城當內湖外黃險要倍於他工加砌輓工原以備防大汛慎重修守若屆汛不完漲水內外衝激保無疎虞新埧應修之舊工

已至九百餘丈。汛水衝激。危險可知。而千有餘丈之工。三年未竣。無以備不虞。而冒大險。改委追賠。猶法外之仁也。河渠紀聞。



7/340



本國學基
叢書續行
水金鑑

二



MG
TU-012
6S
12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二)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7 2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三

河水章履十

乾隆十八年七月，學習河務布政使富勒赫，劾奏南河虧帑事。命署尚書策楞、尚書劉統勳往江南查辦得實。八月，奉上諭：富勒赫初奏時，朕意高斌等爲屬員，朦蔽咎在失察。今策楞等查出浮冒，朦混種種滋弊。如外河同知陳克濟、海防同知王德宣，虧缺皆至二、三萬兩。高斌等豈竟毫無覺察，乃置之不問，竟視虧帑爲應然，彌補爲故智，二人之罪，其可追乎！高斌、張師載俱著革職，留工効力贖罪。高斌傳稿。

命策楞署江南河道總督。河渠紀聞。

尹繼善傳稿。

是月，河南原武一帶漫灘之水，下注陽武，漫過越石隄、三壩、縷隄，將十三堡大隄漫決。河渠志稿。

九月，江南銅山縣張家馬路河水衝決，內隄七八十丈，外隄四五十丈，縷越隄一百四十餘丈。大溜全行掣過，漫水南注靈虹諸邑，歸洪澤湖。由五壩洩入高寶諸湖，過運河東注下河。命尚書舒赫德帶同白鍾山前往辦理。河渠志稿。奉上諭：秋汛已過，何致衝決河隄，其中顯有情弊。該管同知李焯著革職拿問。高斌、張師載身任南河日久，不能留心查察，致該處隄身卑薄疎鬆，一時潰決，浸延數邑，其罪實無可追。著卽赴銅山勒根堵塞，如不能刻期告竣，嚴奏治罪。尋策楞等奏李焯及革職守備張賓侵帑悞工狀，奉上諭：李焯、張賓著卽於該工正法，使在工人員知所懲戒。高斌、張師載負恩徇縱，實無可貸。朕念高斌尚係

舊人不忍卽置重典。張師載因并寬宥。然國有常刑。雖法外矜全。不可不使知儆惕。著將高斌等縛赴行刑處。令其目覩行刑。訖再行釋放。高斌傳稿。

是月上諭軍機大臣等。劉統勳等奏籌酌堵閉漫口事宜一摺。內稱黃水入湖。挾清水東入河道。清江以下河底可冀刷深。此亦無聊之極思耳。黃水下注洪湖。其流漸緩。湖身必且停淤日積。下游河底豈能借以刷深。治河之道。究以多方設法。導歸正溜爲是。固不可使湖河并勢。又不可急於堵塞漫口。蓋當此波濤猛急。苟非正溜順流。卽築壩進埽。亦祇虛糜工料。終屬無益。且工料未集。何能徒手以禦洪流。此時自應廣爲辦料。待水勢稍落。相度機宜。隨方疏濬。使正流仍歸故道。則堵塞之處。奏功亦易。著於圖中硃筆畫處。開挖引河。則離南岸頂衝既遠。去灣取直。乘勢而東。趨下暢洩。使復故道。較之從張家馬路河身迂曲灣繞者。似爲使捷。可傳諭劉統勳策楞鄂容安令其悉心籌畫。妥協辦理。至所奏毛城鋪石林口兩處。果能分減大溜。亦權宜補救之一法。伊等若詳加斟酌。能減大溜。無礙正流。不妨隨宜疏導。純皇帝聖訓。

是月。顧琮奏。陽武五堡民堰。並十三堡大隄。前因大雨。沁黃並漲。以致漫溢。現在搶築斷流。上游進水地方。亦趕築攔河小土壩。又五堡外地勢極窪。灘水匯聚。急應疏通去路。現於壩東開挖引河一千餘丈。以分水勢。顧琮傳稿。

是月。授尹繼善江南河道總督。河渠紀聞。

是月。策楞富勒赫奏。從前堵築口門。興舉大工。一切辦料收料。做工查工。以及物料價值。並辦工雜費。陋例甚多。如在工文武効力員弁兵丁。有薪水飯食之需。有棚廠燈燭之費。辦料收料。有暗中折扣虛出之

弊。種種消耗。總入於工料之中。事竣後。暗照所費。虛捏造冊。以符漕規。工員恃此。得以任意浮冒。積弊相沿。由來已久。竊思錢糧攸關國帑。難容絲毫冒混。奏銷期於核實。何得遷就滋弊。現在公同約估工料大數。酌定章程。專委道協大員總理。錢糧工料。親爲查驗收支。以杜虛收虛發。其日發搬柴運土夫價。錢文亦遴員經手。按日報查。不准假手胥役。並按東西兩壩。分派文武各員。督催執事。俾其各有考成。層層稽核。其雜費應給者。定有限制。工竣另款報銷。不應給者。概行裁革。料物內惟縶筋與時價不符。亦令照依實在時價報銷。總以今日之支用。卽係將來之奏銷。毋庸絲毫假借。致滋朦混。庶錢糧慎重。而積弊可以滌除矣。如議准行。南河成案。

十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銅山縣黃河泛溢。掣入洪湖。雖前據策楞等奏稱。半出清口入河。半由范公隄東注。但湖河相匯。勢必漸緩。豈能疾趨暢洩。將見湖身停淤。日增漲漫。更易其爲下游淮揚一帶患者。奚可勝言。朕日夜焦勞。按圖籌畫。爲今之計。惟有從斷流處所。去灣取直。開挖引河。使正溜由故道而東。庶奪溜之勢稍減。堵閉決口。亦易施工。不然則專勤堵禦。恐徒妄糜工料。未必能當巨浪之衝擊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富勒赫查勘估南河歲搶各工。給發銀兩。採辦物料。一摺。歲搶工程。分別勘估。此常年照例辦理之事。前經降旨。令舒赫德、劉統勳會同尹繼善。或富勒赫。徧歷查勘。但此時銅山漫決。水勢未平。高堰隄工。在在危險。所有工程。孰急於此。目前光景。當並心積力。專以堵築漫口。保護高堰。爲第一要務。至所需物料。稱於附近州縣。及時採辦。現在淮揚一帶。積水汪洋。蘆葦柳栽。淪胥巨

浸何從購覓。地方官辦理不善。或竟將民間薪芻強索充數。更多滋累。但物料不敷。則緩急何恃。應於無災處所。廣爲購備。庶料易集。而閭閻亦不至滋擾。務須實領實辦。方爲妥協。非可規規成例。依樣行文也。
純皇帝聖訓。

是月。戶部右侍郎嵇璜奏陳河工事宜。一。銅山以下。清口以上之河身。及早挑挖深通。多開河溝。可以引口門之溜。而減堵築之勞。又可以待汛水之來。而廣容納之地。一。黃水旣漫隄入湖。則歸仁隄臨湖石工。亦必塌卸。此隄隔斷。唯湖諸水。設有三閘。相機啓閉。應及時修補。一。河流自山東入江南境。由廣而狹。無以減之。則隄工所在皆險。斬輔之用。閘壩減水。蓋卽古人疏分之義。今或日久頽廢。宜酌其可復者復之。一。治水之法。疏之以分其勢。尤必浚之以暢其流。明臣劉天和之浚沙。用平底方船。橫排河中。置三百觔重五齒之鐵耙於船杪。沿流拖浚。則沙不停積。而河底日深。今清口以上之河身。舊日本淺。宜仿其法。以浚之。則水由地中行。而無虞泛濫矣。一。江南黃河之險要。全在上游五廳。大溜所至。非埽無以禦之。一有墊陷。卽須鑲墊。惟料物預備於先時。斯緩急足資於一旦。應於冬間辦運。分儲各工。至來年汛水長發。或有昔險今平。昔平今險之處。俱可隨時接濟。但須於辦運之後。河臣實力稽查。則河員不敢虛冒。而料歸實用矣。一。河工向設堡夫。原令其每日積土。以備雨霖塌卸之用。今或日久廢弛。遇搶險之時。無從覓土。應責令廳汛等官。時加督率。務於遠處取土。不得近挖隄根。致多積水。則歲計有餘。於增卑培薄之道。不無裨益。
河渠志稿。

是月。命加白鍾山按察使銜。協辦南河事務。
白鍾山傳稿。

十一月初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今年淮徐等處。疊次被水。河隄潰決。實乃非常之災。欽差大臣及該督撫總河等。悉心協力。上緊籌辦。將物料湊集。迅速施工。則銅山漫口。自可剋期告竣。其下游各處。積水汪洋。田廬尚在淹浸。朕心深爲懸注。看來明年春收。已屬失望。目今水落之際。正當乘時設法疏消。若及早涸出。俾得播種早禾。以待秋成。則災黎猶可接濟。此實目前第一要務。宜豫爲之計者。至濱湖旁港之地。向來居民墾種殆盡。以致水無所容。非昔人不與水爭地之意。其中或本係湖身。或水所匯集。應乘此時相度查勘。或當開除豁免。竟爲棄地。猶可收蓄洩之益。但恐愚民無知。狃目前所得。仍復潛行占墾。及吏胥舞弊。終於有名無實。此非懸揣所能知。舒赫德等身履其地。可隨處留心。乘機酌辦。著傳諭伊等。令其通盤籌畫。從容辦理。務於地方實有裨益。庶足慰朕懸切之意。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稱。銅山漫口。輒鑲堅固。日進二埽。月餘可以合龍。先開引河二道。試加引放。日來分溜暢流。差人探視。百餘里俱源源接續等語。看來挑河引溜。漸可奏功。但此時北岸大引河尚未穿成。卽行試放。得無過早。所有已成之引河。寬僅數丈。深僅數尺。水勢微弱。不能冀其過迅衝刷。使大溜全歸中泓。不如於將近合龍時。再行開放。俾并力東注。庶可望掣溜歸舊河耳。但此乃懸揣之詞。舒赫德等親在工次。目覩情形。自必籌之已熟。可傳諭伊等。令其悉心妥酌。據實奏聞。再兩壩輒鑲各埽。雖皆堅固平穩。但至合龍時。全河奔注。勢甚湍激。徑直鑲埽。驟加防遏。恐難奏功。不如迂回之以殺其勢。朕意若於合龍時。將東西埽工。左右交互。令口門溜勢稍緩。然後南北斜對進埽合龍。如此辦理。不過多下數埽。多遲數日。而堵禦回溜較之遏截奔流。實爲省力。可將朕硃筆一並寄發舒赫德等。令將

是否可行。及現在是否即係如此辦理。抑或別有成算。可剋期堵閉。卽行奏覆。純皇帝聖訓。今按河工漫口用輟鑿。始見於此。

是月二十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舒赫德等奏銅山漫口進埽情形。朕意當合龍之時。堵禦回溜。與遏截奔流。難易較殊。因殊筆畫出。並傳諭舒赫德等。迄今未見覆奏。茲遣額爾登額。前往賞賚什物。令其順便詢問。現在如何辦理。並將三和回京所進圖幅。畫出指示。亦不過約略情形。初無成見。今思合龍之時。兩埽對面鑿入。則溜走中泓。雖一切受衝。猶易爲力。若交互進埽。則回溜迫束。水勢旋激。左右均有衝動。轉恐不能搶築穩固。伊等現在工次。自必籌之已熟。不必拘泥前旨。稍有遷就。總期悉心相度。務合機宜。俾成功迅速。若稍存附會之見。於要工無益。轉非委任之意。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初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向來治河。有用混江龍之法。臣工中屢有以此爲言。且謂斬輔亦曾用之。朕意前人雖有此法。恐亦紙上空談。未必實能奏效。株守陳編者。或見爲新奇可喜耳。尙書蔣溥。又稱明人亦云。混江龍殊不可行。前河臣斬輔疏。濬河淤之鐵埽帶。似較便捷。其法於二里半一墩。每墩一船。船尾各繫鐵埽帶二。令河兵往來疏刷等語。是二里半之長。以河面兩岸相距之廣。僅船二隻。而一月又僅有二日之期。彼弁兵之用力與否。尙難期必。豈能望其一律深通。看來亦未必大有裨益。卽如今日普福摺內。以秦州之斗龍。王家二港。現在淤淺。委員攜帶混江龍。前往分頭疏導。漸獲通流。此以施之於支河小港。或易見功。非所論於挾沙奔注之黃河也。但亦不妨姑一試之。而效固爲有益。卽行之無效。亦非有大損。不若開濬黃河北流。故道諸說之迂遠難行也。且嵇璜亦主此議。著傳諭舒赫德等。於合龍

後諸事告竣。會同奉命諸人查勘。混江龍、鐵掃帚之法。均不妨試一行之。其適用與否。不過一二日即可立見。如不可行。亦可釋羣疑而息異論矣。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高斌久任南河總督。惟事姑容。受工員欺蔽。虧帑悞工。情狀顯著。經朕特派劉統勳、策楞前往清查。而工員等不思侵冒之當整。轉因畏疑而解體。適二閘疎虞。欽差同總河到工督率堵禦。將銅山兵役撤往。併力搶修。張家馬路隄工。竟委之衰老無能之同知守備。溜勢南徙。坐視不報。以致潰敗不救。河徙雖屬天災。而人事實相湊合。朕之重治高斌之罪者。在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高斌在河工二十年。專以工務爲事。習見熟聞。孰得孰失。究與按圖懸揣者迥異。大學士等雖按形勢定議。但未身歷其境。其於現在情形。是否允協。尙宜與尹繼善、高斌等逐條細閱。其是否悉合機宜。及此外有無未盡。一一指陳。高斌身獲重罪。凡從前經理不善之處。寧無追悔。卽應就此改圖。豈容固執己見。如自謂已經悞工。不過含糊認罪。不能細心參酌。冀贖前愆。則伊從前居心。真不可問。且益滋罪戾。無可復追矣。尹繼善夙任南河。胸中自有所見。且卽伊本任之責務。各屏去成見。妥協詳酌。使黃流淮瀆。從此順軌安瀾。以慰朕懷。又如浮言。咸以開毛城鋪爲高斌之罪。不知毛城鋪乃自高斌而閉。昨劉統勳奏。謂此高斌數年來不白之冤。益可見浮言之不足信。惟身歷者能知之也。今又稱黃河減水。諸閘應修。是遵開毛城鋪之說耳。不知溜勢既分。恐無以刷沙。又有議其後者。從來爲政。不在多言。朕因河患。宵旰憂勤。日召在廷諸臣。詳悉講求。其欲復黃河故道。使北流者。旣遠難行。至謂蓄洩宜勤。閘壩宜固。隄堰宜增。海口宜濬。則河員足任。徒事撫拾空言。無難編成巨帙。昔人云。議禮如聚訟。議河者亦如聚訟。曉曉不已。甚無取焉。河渠志

稿。

是月銅山縣張家馬路漫工合龍。河復故道。用銀三十萬三千六百八十八兩五錢零。河渠志稿。

是年秋大水。銅沛廳屬張家馬路漫口。水由靈匯。宿下注。出小河口。歸洪湖。按是時先以南河工員虧帑誤工。命劉統勳策楞前往南河清查河庫。先後參奏。適邵伯二閘疎虞。同往救護。將銅山兵役撤調二閘。協力搶修。不虞張家馬路溜壅漫口。疎防之同知李焯。守備張賓。并置於法。尹繼善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劉統勳策楞駐工督辦。是冬合龍。隨接做工。餞圈築越隄。加築撐隄。幫寬裏餞。鑲築防風。次第告竣。河流無歷久不變之勢。因其變而安之。如常。變又出於意外。甲寅秋。張家馬路對岸橫生大灘。河流西來。向南旋繞。至東。東西間隔之灘。祇餘一線。秋汛大溜掃灣。由栢家灣場開刷。寬一百二十餘丈。大溜全歸新河。舊河淤墊斷流。張家馬路三百餘丈。埽工淤閉。時皆以爲天幸。而忘其新灘嫩淤。河流易變也。使預備挑溜土壩。稍有塌動。立即裹護。功固不勞。即於其方至。而加壩集料。先築迎水之埽。河雖南徙。相距數百丈之遙。亦不能一蹴即至。非趕辦不及也。今張家馬路之河。已北徙數百丈。舊工久閉。迤上二里餘。即今之孟工。初黃流緊貼王家山東行去。孟工五百餘丈。辛亥夏。忽轉向南。兩日塌至隄根。埽灣湍溜。衝刷隄坡。急於下流灘嘴。開引河以舒其勢。正當料物新舊不接之時。重價收買。分道採柳。民貪重價。星夜僱運。一晝夜堆積如山。於是柴柳並用。先做迎水大埽。挑定溜勢。以次鑲修。五日內搶成埽段二百餘丈。獲保平穩。張工誤於兵夫調往二閘。猝不能備。夫料缺少。搶護不及。而成事實。誤於前時河徙工閉。未能乘時爲徹土之計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鄭州花園越隄。續河南通志。

是年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嘉淦奏。目前黃河事宜。仰蒙聖訓。令臣等詳悉籌畫。此事所關甚大。頭緒紛繁。臣拙於口說。不能達意。故詳書所見。以奏。竊大河者。繞泰山之東北。起東阿而迄利津。乃濟水之正道。伊古以來。與河別流。自宋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卽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卽大清河也。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至正初。用賈魯充河防使。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乃導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時。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河灣東流入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漫長垣。趨張秋。衝會通河入海。按張秋並非河岸。而史屢言決張秋者。以黃河北決。必經張秋。以潰運河。史以運道爲重。故書之也。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卽東阿之山。山下卽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自必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入海。史有詳略。故有書有不書也。金龍口決後。命侍郎白昂治之。塞決口三十六處。而河乃入淮。又以河徙入淮。終非正道。乃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量開減河。以入清河。自白昂治後。河復決金龍口。潰張秋隄入海。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乃濬賈魯舊河。以殺水勢。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築太行長隄三百餘里。用夫十二萬。有奇。鐵木薪芻。不可勝計。而張秋之決塞。蓋逼河使南行。若斯之難也。河用全力以爭之。必欲北入海。人用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及於我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河之決塞。有案可稽。大約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半。不潰者半。凡潰運道者。則皆由大清河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

之基脚。故其道亙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間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由此入海而已。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今銅山決口。不能收功。上下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不能消涸。故臣言開減河也。上游水減。則下游水微。決口易塞。積水早消。但河流急。設漫減河而奪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減入大清河也。大清河能受黃河之半。兼能受黃河之全。從前屢試之矣。况今三冬水涸。即大溜全出。尙不敵秋汛之半。則大清河之必能容受。可以理揆也。自黃河以至張秋。皆平原曠野。恐有漫溢。然今年陽武決出之水。現在張秋境內。所經不過長垣。東明一兩縣。未聞成災也。今於陽武下開減河。其道更近。則爲患更小。亦可以理揆也。今漕舟未上。張秋之運道空閒。開隄使河東流。初無礙也。至於運道。尤易爲力。漕舟北上。即從張秋入河。順河北流。五六日可至利津。去天津之海道。不過四五百里。且在登萊之上。並無隘阻。臣於乾隆三年。由海道運登萊之穀三十萬擔於天津。刻期可至。顆粒無損。此親辦之事。非空言也。即并此不敢。又有策焉。大清河經流在山東之北。運河之南岸。現開減河數處。皆與大清河不遠。又滄州以下之宣惠河。臣所疏濬。計其下游。與大清河甚近。通之以達漕舟。亦非難行之事也。計大清河所經。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州縣。即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而可減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減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減河開後。其至張秋。不過二三十州縣之境。計其漫溢之處。築土堊以禦之。一入大清河。則河身深廣。石岸堵築之處。甚少。約計所費。多不過一二十萬。而所省下游決口之工費。賑濟之錢米。不下一二百萬。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則減河一開。所費甚少。

爲害甚輕。而決口可塞。積水可消。漕舟不誤。其利甚大。臣熟思之。計無便於此者。惟皇上採擇焉。 皇清奏議

是年欽差劉統勳等議准。稽瓚奏堆積土牛一條。查南河額設堡夫。有每月於隄上積土之例。河營兵丁。有霜降後兩月積土之例。又前任總河白鍾山。於冬春之時。酌發銀兩。令各廳募夫積土。推貯要工。以備搶險之用。近年奉行不力。未免有名無實。嗣後應責成文武工員。實力辦理。如兵夫積土。務照例足數。募夫積土。務先期多備。將某某工段積土若干。於正月內造冊聲明。總河委道員參遊查驗。不足者卽行參處。又議准江蘇按察使許松侷奏。廳員交代。宜出結咨部一條。查廳員交代。均係工程料物。向因查核需時。往往任意延遲。應照直隸州之例。由該管道員核實加結。詳請咨部。如工程核減。例應承辦官名下著追。承修大工。當於另案歸結。其餘一切已完未完工程。購買各項料物。均應上緊查辦。嗣後廳員遇有陞調事。俱限三個月內。將一切經手錢糧。並歲搶修工程。統行交代清楚。出具切結費報。如有應需展限者。照州縣例。咨部請展。儻有虧缺逾限。卽行揭參。道員督催不力。一併參處。又原奏添設庫大使一條。查河庫錢糧。向係淮徐道兼管。雍正八年。始分設庫道。凡一切收放。俱臨時詳委佐雜官收兌。究非專管之員。書役人等。難免滋弊。應如所奏。庫道衙門。添設庫大使一員。卽於淮安府首領官五員內。將照磨裁改。並俸廉役食等項。毋庸另爲加增。均如議行。 南河成案

是年。勦工侍郎德爾敏同富勒赫奏。今年逢異漲之水。新做埽工居多。非年例修防可比。酌議明年搶修料物。應准給銀十萬兩。照數備料。臨時應用。 南河成案

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白鍾山奏稱。銅山新工。應修越隄。內有九十餘丈。尚有積水。必須外做防風攔水。方可施工等語。銅山漫工合龍後。現今凌汛已過。工程雖屬平穩。但越隄原以防護正隄。而越隄內積水尙深。自七八尺至一丈八九尺不等。未免浸潤隄根。至夏秋盛漲。仍爲可慮。務宜設法疏洩。導其出路。使積水消退。方無後患。不可但保目前。而不爲久遠計也。至黃河大溜灣曲南趨。新隄受其頂衝。水勢甚爲迅急。應於引河兜水壩以南。自西至東。再開引河一道。分溜直流。庶新工不受衝激之險。儻由此河身北徙。化險爲平。豈不更爲妥善。現在淮徐災黎待賑尙多。俾就引河工作得謀口食。更爾有裨益。恐傳寄諭旨。未能一一詳悉。已命軍機處行走郎中阿思哈。帶圖馳驛前往。可傳諭尹繼善。卽至銅山。俟其到日。按圖詳議。妥協商酌。一面辦理。一面卽速奏聞。並諭白鍾山知之。純皇帝聖訓。

二月。尹繼善富勒赫。白鍾山奏。黃河善後之策。莫要於疏濬中泓。蓋河水裹沙而行。非極湍急。卽致停滯。有停滯則漸淤成灘。灘在南則水射北。而北岸受險。聖祖仁皇帝面諭河臣張鵬翮云。黃河曲處。挑挖使直。水流暢快。則流沙不淤。聖謨垂訓。誠萬世治河之良法。前歲永定河欽奉皇上指授方略。令挑濬中泓。河防鞏固。已著成效。在河工無事之日。猶宜疏濬。况值豫省陽武。並江南張工漫溢之後。間段沙淤。未免淺阻。臣等查勘銅沛。邳睢。宿虹各廳所管河道內。多有曲折大灘。或近南岸。或近北岸。或橫阻中間。沙灘日淤。日積。河道日淺。一遇大汛。盈隄拍岸。爲患匪細。亟宜乘水落灘現時。通行查勘。應切灘嘴者。切去。以順其勢。應開引河者。卽遵照皇上指示。張工引河之法。抽挑引渠。導溜歸中。俟水長開放。則借水刷沙。愈寬愈深。大溜直走中泓。可省兩岸埽壩之費。並免逼溜偏趨。奔突衝激之患。至兩岸土隄。歷經大水衝刷。

單薄殘缺處甚多。前經奏請修補。加高培厚者。原指歲修而言。其最關險要之處。尙須籌計善後。酌量加培。但黃河兩岸。工段縣長。若不分緩急。同時并舉。則所需錢糧過多。臣等偏履各工。悉心相度。丈勘確估。內有不甚險要。尙足捍禦者。概行從緩。統於每年加高五寸案內。酌量辦理。其有縷隄越隄。實關險要。現在隄身單薄。甚不足恃者。必須及時修理。以保無虞。以上各工。臣等約略計算。所需錢糧。不出十餘萬兩。俟勘明核估。造冊具題。於大工餘剩銀內。動撥興工。如有應開引河。繪圖貼說。另行請旨。庶河防穩固。而青黃不接之時。可以寓賑於工。淮徐災黎。沾沐皇恩。永無旣極矣。南河成案。

三月。顧琮因南河任內浮費工銀革職。顧琮傳稿。命白鍾山爲河東河道總督。河渠紀聞。

是月。河南祥符縣北岸平家寨。新開引渠。天然成河。大溜直走中泓。化險爲平。迤下南岸附近各工俱平。按平家寨一帶埽壩工程。因河溜偏趨。衝激生險。秋汛水勢陡長。河心逼溜之灘。忽關引河。溜歸中泓。越十餘日。水復加長。大溜全歸。衝刷兩日。舊河普面露灘。埽前已長大灘。河面寬二三百丈。及四五百丈不等。舊河淤爲平陸。黃河水小走灣。水大走灘。趁其奔湧之勢。直走灘面。衝刷成河。平家寨之改河是也。其以人力補救者。如銅山張工。河勢上流坐灣。西下直出王家山之南。中間由北轉東。再由東轉南。生一大灘。徑直不過數百丈。中挑引渠。水長開放成河。埽工淤閉。至今不移。得引河之力也。平家寨河轉大灣。流行本不舒暢。中間逼溜之灘。東西相距不遠。大汛水長。乘勢穿灘直行。水落後。因衝出之形。切灘撈淤。功未及半。河形已具。秋汛水更加長。直出灘面。順河形衝刷寬深。引溜全歸。而河成矣。中州以上。土鬆易於淘刷。屢有天成之河。雷家寺等工。皆類此也。挑引河之法。於河頭對岸上首。作挑水壩。逼溜入口。河頭

下唇築接水壩約攔水勢入裏河頭河尾得吸川建鎮之勢然必天時湊合適當盛漲漲水消落稍緩待其衝刷成河全溜皆歸然後一成不變否則消落過速水小仍復走灣故暴衝之河不知舊河寬深雖有挑水接水等壩而溜去河淤不得其用故引河成於人事必濟以天時也河渠紀聞

六月十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奏沿河隄壩工程大局似有效驗但原估寬深丈尺不容稍有短少不特未竣者尙應補挑卽已完之工亦須秋汛後通行量驗等語該督等以爲汛後量驗可免偷減弊端不知滋弊之處正在於此蓋工程一經汛後非刷汕較深卽漸多淤墊所有土石各工必全失其本來形迹若於此時查勘工程或以汕刷爲挑深或藏偷減於淤墊弊竇不可枚舉否則以淤墊爲未經挑深以致工員屈抑在不知工程者或可以此言朦混其實至易明曉耳著傳諭尹繼善等令其另行籌辦不得稍有弊混將來徒貽自悔純皇帝聖訓

十月工部議准江南挑河土方分爲八則旱土每方銀八分水土九分五釐淤土一錢三分五釐稀淤小砂礮瓦礫等土一錢五分大砂礮二錢甬撈土一錢七分五釐刊入成規永遠遵循南河成案

十二月部覆總河白鍾山條奏廣栽柳樹如有勸捐無術培養失時致有枯損缺少一千株以上者將廳官一并查參議處庶幾廳官汛員均有考成又監生捐栽楊樹在官地內栽成四千株及自己地內栽成二千株者免其考試給與主簿職銜應如所請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是年劉統勳策楞清查葦蕩營額柴積欠議定章程按葦蕩營經稀會筭兩次增額二百二十五萬束分濟各工歷年積欠滋多至是清查議以葦營前因採柴稀少題請裁汰雍正年間齊蘇勅題請復設嗣

稱曾筭加增柴額。正柴積欠甚多。後採有餘柴。漸次彌補。積至十五年。尙有三十餘萬未經交清。自本年爲始。每年辦出餘柴。抵補舊欠。於正柴報部時。附報存案。隨時查察。以次清理。河渠紀聞。

是年尹繼善議停官民捐栽楊柳。按河工料物柴柳爲上。稽次之。柴柳入水。耐漚而經久。柳質尤重。壓埽沉著有方。入水經一二十年不腐。稽至一二年後。即朽壞。無存栽柳儲備工用。本善政也。雍正三年。齊蘇勒奏准沿河官地內。弁捐栽柳株。分別議敘。農民捐栽。至二萬株。給與頂戴。河兵堡夫。每名歲栽一百株。嗣經完顏偉議。以兵夫額栽柳內。改楊樹十株。抵柳二十株。節年報部冊內。止有種數。並無開除。中多缺額。至是查實。請停官民捐栽。議以黃河灘地。遷變無常。額內坍塌少。報捐之人。出資交弁丁代辦。往往以細小嫩枝充數。倖邀議敘。查驗後。無人照管。漸次枯息。甚將官樹伐種。成株之木。反致損傷。損栽徒滋弊竇。况額柳爲數已多。數千名兵。按年額栽。儘可足用。無藉官民捐栽。應請停止。再豐銅地濕不宜植。楊亦應停栽。仍舊栽柳。以收實用。河工用料。柴亦不如柳。猶勝於稽。惟柴船由黃河轉入內河。淮揚各廳。隨處皆通水路。依期可到。邳睢桃宿。皆沂流而上。挽運維艱。營弁利其省運。中途售賣。廳員利其價重。易柴爲稽。至以柴價抵稽價。而弊滋大。惟使正柴歲足定額。餘柴交官變價。邳睢桃宿。不得以稽抵柴。而弊自除。至栽柳捐濟工用。緣報捐之人。多不諳栽種。假手弁兵。爲數既多。捐戶希倖。議敘純以細枝充數。事過無人看守。牛羊踐踏。十不存五。反將成株大樹。斧斤傷殘。小枝未萌。大樹已枯。得一亡十。何如營兵自種額柳。依期驗收。徵實而利用也。河渠紀聞。

乾隆二十年。命富勒赫署理江南河道總督。河渠紀聞。

是年。伏秋水勢異漲。兼風浪衝擊。形勢險急。幸黃水長於清水落後。下游不致壅阻。水退。大修兩岸殘缺。隄工擇要增培。以重河防。按是年。淮黃異漲。較之八年。水大二尺不等。處處出槽漫灘。兩岸隄工。有祇出水數寸。及與水相平者。隄工坍塌甚多。搶護平穩。修防之力也。水漲至平隄時。浮面之水平靜無波。一二尺子堰。卽足抵禦。緣水大則力在下。不在上也。要在住工有人。不致後時。失機。灌洞鼠穴。填塞如式。沙土坐墊。儻幫後。飲水漫埽。面動料加鑲。至水落工平。而再長之水。有基可守。水長至與隄平。大隄經水浸。泡益加堅實。隄之高低堅瑕。隨地勢高下。平時察看。不能確細。水落後。視水痕所至。形勢瞭然在目。用以增培修補。事半功倍矣。河渠紀聞。

是年秋。汎水大漲。曹縣三堡對岸。衝開大河一道。溜勢歸中。化險爲平。三堡迤下十二堡之崔家壩。河勢坐灣。大溜順灘直下。衝刷成河。險工悉閉。按是時。豫東黃沁並漲。白露後。復長水一丈四尺有餘。較前更盛。兩岸地勢。南高北凹。北岸水勢。與隄頂相平。三堡尤爲險要。先期對岸挑挖引渠。導溜開行。漲水順灘直下。溜勢全趨引河。衝刷寬深。正河淤長新灘。化險爲平。迤下十二堡之崔家壩。連年溜逼隄根。嚙隄侵崖。極爲險要。就向南生灣之形。借勢開挑引渠。冀緩北趨。甫經挑竣。河水加長。風順溜急。頃刻衝刷寬深。大溜全往南徙。崔壩二百餘丈埽工。四載未平之險。一旦得免。衝刷三堡。十二堡。引河大成。得漲水之力爲多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中牟九堡越隄。河南通志。

是年。富勒赫奏修補黃河殘缺隄工。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一年秋。大水。銅山縣黃河北岸孫家集漫口。黃水掣溜東趨。灌入徽山湖。湖河相連。下及荆山橋河。銅、邵、宿、桃、海、沭諸州縣被淹。荆山河身淤爲平地。運河緣道淹漫。糧船回空。設法南下。遣刑部尚書劉統勳查參。不能預防之咎。會同富勒赫。駐工督築。復調白鍾山來工會辦。自閏九月初六進埽。至十月二十九日堵合。劉統勳署南河。籌辦善後。按孫家集向無隄工。留以減洩黃流。保護徐州城社。伏汛大漲。漫灘過水。經歷夏秋。接續增長。刷成溝槽。遂致奪溜。時物料不能濟急。白鍾山以豫東代購秫稻。緩不及事。將曹、單、曹、儀預備歲搶料八百萬觔。先行撥借。并將儀、考、商、虞歲料亦儘數借撥。并南河新舊各料源源到工。料足夫齊。施工未及兩月竣事。孫家集漫溢。即踵石林之故轍。石林漫後。築隄至黃村。而黃村以下七十里之地。仍留以爲宣洩餘水之道。保護下游。前因出水過多。刷成溝槽。尹文端飭令截築防護。連年夏秋過水。冬季挂淤。習爲常事。而不加修治。殊不知遞刷之溝槽。歷久寬深。必致掣引大溜。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非一朝夕之故。孫集之疎防。泄視溝槽。而不虞失事之踵相接也。然自石林工竣。遲至十五年之久。而始有孫集之變者。石林當上游灘水首衝。溜勢坐灣。即至掣溜更速。孫集距河尙遠。灘高土膠。驟難變勢。灘水隨汛往來。至爲日既久。刷出深大溝槽。漲水大至。始乘勢引溜。漫入積漸使然。形勢固殊也。漫後不逾兩月。即能築塞者。由劉文正駐工督辦。法令嚴明。物力人工并到。亦由毛城鋪宣洩有路。蔣家營二十六丈之支河。分其勢也。塞決後。填北岸花莊溝槽。築作碎石壩。復將各處攔截溝槽土壩。改填碎石。並接築土堰。又以黃水灌入徽湖。沛縣首當其衝。魚臺地尤窪下。串入金鄉。自沂以南。汪洋巨浸。急不能消。夏鎮至韓莊一帶。水高隄岸三四尺不等。濬江南下游茅村河。荆山橋下之彭家河。及貓

兒窩墊高處所以洩積水。又疏茶城三引河。小梁山爲中股。茶城爲西股。花山爲東股。皆自北而南。匯流荆山橋河入運。以資分洩。開伊家河。使旁流入運。又虞沂水之由盧口入運者過多。阻運河宣洩。收窄口門壩底填碎石。以資節制。並先築草壩攔截。然後開寬湖口壩。使微湖之水得以暢出。復定地分管。銅沛境內之小梁山、茅村、迄泉河集、歸銅沛同知、邳睢境內之王母山一帶、歸邳睢同知。俾勤濬治。以專責成。餘存積水。由湖達河。分道旁洩。緣道以次洩出。新漕銜尾北上。灑澹平成。河漕共安。樂利危而後安也。河渠紀聞。

閏九月初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白鍾山等奏。因金鄉等處被水。請將黃河無隄之處。設法堵截一摺。看來事屬難行。黃河至江南徐郡銅山境內。河身窄狹之處。向來北岸未設有隄防。今秋因河水盛漲。下游宣洩不及。溢出過多。致金鄉等處被水。當亦勢所不免。然亦祇應於積水處所。講求疏濬。使可卽行消洩。若遽議堵截。則勢須興築隄岸。恐河溜束緊。南岸又不免衝激之虞。徐邳一帶。城池廬舍。關係匪細。是東省一時未見其益。而江南地面轉恐受患。殊非通長計算之道。此時但當設法宣洩。未便於從未有隄埽之處。遽議興築。此奏想愛必達爲東省一時被災起見。於河工全局。未細加籌畫。白鍾山曾任南河。諒應熟悉。現在尹繼善遵旨來京。亦不及與伊等會勸。俟尹繼善到京時。朕面詢情形。或須順道往勘。另降諭旨。著將此傳諭白鍾山。愛必達。並尹繼善知之。純皇帝聖訓。今按是年。命江蘇巡撫愛必達署理江南河道總督。

是月二十八日。劉統勳奏。江蘇銅山縣孫家集漫溢。臣到工詳加體察。此地原係無隄處所。宣洩有餘之

水以保護下游徐城與石林口事同一例。前因出水過多，刷成溝槽。十九年春，督臣尹繼善曾飭該廳修築防護。連年以夏秋過水，冬季挂淤，習爲常事。未加修墊，今黃水盛漲，遂致漫溢奪溜。旣已淹浸民田，糜費工料，管河官員卽應參處。淮徐道錢度於八月盡間到任，勘有漫溢情形，回赴清江，隨河臣富勒赫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工，發帑購料，與工堵閉，其不能先事預防之廳營各員，應令河臣查參。河臣富勒赫不能周察防護，致成漫溢，請旨交部議處。督臣尹繼善不卽參奏，亦應交部察議。十月初八奉到硃批：富勒赫著嚴加議處。尹繼善著察議具奏。南河成案。

十一月，石林大隄開溝放淤，水停淤澄，旋因水大，隨卽閉塞。按放淤率因埽流水急，內塘低窪，積水浸泡，不得已開溝引水，冀水平淤滿，以化其險。其法先用淤土堅築越隄，加防風裹護，開倒餉河於下流，倒引而入，進黃出清。石林內塘氣勢過大，不敢並開二溝，止於東首開一小溝，引黃清水過大黃，不能大進，是以止淤東首一段。中間深水如放淤之法，旣能平險，亦可取土益工。古人往往行之，然履危陷險，老成所戒。或內塘太寬，水不能及時灌滿，以致跌通中泓，大溜壅進，勢不能當，或浸泡日久，暴風蟻穴，皆能穿潰成事。往年蔡家樓放淤，當灌滿內塘之時，忽起東北大風，壅水并注西南越隄，激刷隄身，搶救不及，危在頃刻。副將李永吉急將存壩稽草，千夫齊搬，拋入塘內，隨風飄至西南隄旁，壅護隄根，不能衝刷。始保平穩。若稍緩須臾，則無救矣。卽如石林放淤，冒大險而終歸罔濟，反不如知險預防，早夜勤修，暇時積土，待用堅築越隄，以防不虞，爲有備無患之道。治河疎於修防，盛言放淤之利，倖功輕試，見險不知止，豈可爲常法乎哉。河渠紀聞。

十二月初三日。上諭內閣。黃河兩岸。當夏秋水勢盛漲之時。往往刷成支河。若不於水落時卽行堵築。一遇水發。則就下之勢。必衝突奪溜。於河防農田。均有關係。向時之陽武。近日之孫家集。皆其明鑑也。嗣後該總河等。應督率廳汛。逐一查勘。實力堵築。於次年桃汛前完竣。其有承辦不力者。將該管之員。弁查參交部議處。其作何分別勸懲。著河道總督會同該督撫詳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年。大學士陳世倌奏。本年閏九月。原任蘇州巡撫莊有恭。題報被水州縣十三。如銅山、邳州、宿遷、睢寧、蕭縣、安東、沐陽、連被水六年。清和、桃源、湯山、沛縣、海州、連被水五年。大河、徐州二衛、連被水四年。安徽巡撫高晉。題報被水州縣十。除壽州不成災外。如臨淮、鳳陽、泗州、盱眙、連被水六年。宿州、懷遠、虹縣、靈璧、鳳臺、五河、連被水五年。此特就乾隆十五年以來。被水情形如是。其十五年以前。及本年未報水災者。皆不在內。夫本年上下江固樂歲也。而此二十餘州縣之民。連年獨受其困。我皇上愛民如子。一聞災禱。立卽發帑蠲租賑糶。現今此等被水之區。又蒙聖慈。發帑一百六十萬兩。留貯下江。以備賑濟。但國家賦有常經。若年年被水。歲歲報災。賑乏之典。將何時已。而淪胥之患。何時息乎。欣逢我皇上軫念民依。再舉南巡大典。訪求民隱。此與聖祖仁皇帝聖諭所云。務將被淹州縣之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之意。先後同揆。誠兩江億萬蒸黎。出昏墊而登衽席之時也。臣不揣愚昧。敬求其故而備陳之。查此二十餘州縣之年年被水者。由黃河南北兩岸。創建減水閘壩。分洩河流。致水緩沙停。河底日高。河身益飽。不能容納。伏秋汛至。南岸減下。則場山、懷遠、宿州、靈璧、虹縣、五河、睢寧等州縣田畝被淹。而均未有已也。夫河不兩行。沿河不易之法也。康熙十六年七月。河臣靳輔疏稱。黃河南岸一決。必由邱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澤湖。助

其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隄工。各隄卽堅固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淮流旁洩。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墊。北岸一決。必由駱馬湖後。橫衝邵宿運河。將河底湖底。積漸淤高。一遇伏秋異漲。則濟寧魚臺嘉祥鉅野滕嶧之田畝。必致淹沒。運道隄亦必潰。此南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黃河兩岸之不可開放。以分黃河之勢者。固已言之鑿鑿。無何而二十一年於南岸。則開毛城鋪減水壩一百二十丈。又建減水石壩一座。又建王家山減水石閘三座。建峯山減水石閘四座。北岸則建大谷山減水石閘一座。建蘇家山減水石閘一座。其意以爲減下之水。由小神湖出濰溪口。入洪澤湖。使沙澄湖底。其清水仍出清口。以助淮刷黃。不思黃河斗水。沙居其七。所過無不淤墊。現今小神侍邱白鹿以及林子孟山等湖。早已淤平。其灌入洪澤湖者。沙澄湖內。先已淤墊湖底。湖不能容。方且奔潰四出。正靳輔所云。淮流仍舊旁洩。不能助淮刷沙者。又何從收出清口刷黃之效乎。靳輔當日。豈不計及此。特以徐家灣蕭家渡之決。議以革職賠補。故於兩岸分建閘壩。以分水而保隄耳。夫自毛城鋪一開。而減下之水。奔注入湖。撼擊高堰。勢不能禦。於是開唐埂六壩。貫入高寶諸湖。下淹高寶興鹽等七州縣民田。盡成澤國。而湖水既分清口。刷沙無力。海口漸淤。乃效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於雲梯關外海口之內。築隄二萬二千八百丈。其意又將使水不旁溢。專力攻沙。以通海口。不思以隄束水之法。止可施於內地之黃河。而不可施之於海口。蓋黃河挾沙而來。一往莫禦。故堅築隄岸。使水循隄直下。則勢猛而沙隨水去。海口則每日二潮。若以隄束水。潮至則沙隨水進。潮退則沙留隄根。日積一寸。積數十年計之。其沙日引日長。愈久愈堅。是以靳輔所言。往時關外卽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至今幾七百年。關外淤灘。遠至百二

十里。此言俱在可考。今自關外至二木樓海口。且二百八十餘里。夫以七百餘年之久。淤灘不過百二十里。靳輔至今僅七十餘年。而淤灘乃至二百八十餘里。且此二百八十餘里中。昔年止有六套者。今增至十套。與南岸之十河。上下回抱。形若交牙。兜東河流。至十曲而後出海。然則今日之海口。固不至斷潰截港之爲淤。而亦豈可謂之寬暢乎。此皆由靳輔始則開南北兩岸以分黃之勢。後則築海口兩隄以停黃之淤。節節相因。弊所必至也。若夫李家樓七十餘里無隄之處。在靳輔當時。原係九十里。齊蘇勒加築二十里。今存七十里。相傳靳輔留以分洩黃水。保護徐州城者。及查二十四年九月。靳輔疏稱。北岸李家樓起至大谷山止。應接築大隄約長一萬六千丈。東黃河異漲之水。不使北侵。以救碭、豐、徐、沛四州縣田畝。共在原估築隄三十萬丈之內。因奉聖祖仁皇帝諭旨。令再確議。乃將最緊要之宿、桃、濇、山、安五縣河隄。十四萬五千丈。先爲修舉。而此九十里無隄之處。特緩而未築耳。不然黃河正身。寬不過一二百丈。卽海口亦寬不過四五百丈。計之不及三里。何至洩水之支河。乃留一萬六千丈。且旣留此。豈猶慮不足宣洩。又於蘇家山、大谷山。各建減水閘一座。此必無之事也。特時至今日。黃底淤填日高。水不能下。卽欲加培。而礙於下游之徐城。勢有不可適。有此無隄之處。可以分洩水勢。遂附會其說。相沿至今耳。查乾隆六年。巡漕御史都隆額奏。黃河自石林、黃村二口北趨。衝刷深闊。竟與黃河平接。流入微山湖。湖西向已經淤高。設全湖淤墊。始則爲患於民田。久必有妨於漕運。今自都隆額陳奏。又十五六年矣。河水無歲不由此灌入微山湖。本年孫家集潰決。大溜奔騰而下。魚臺縣竟成水底。蒙皇上特遣劉統勳會同白鍾山、星夜修築。已報合龍。又現議將魚臺縣另建城垣。民生固可無虞失所。但臣於八年。曾帶領郎中明安圖。用儀

器測量徐州城外黃河面闊一百二十五丈。今聞現在河面僅寬四十八丈。則知數年來河身更爲淤墊。夫以數千里奔騰之黃水而束於四十八丈之河面勢必盡赴此無隄之處。灌注微山湖而湖身現在淤平。卽疏濬通流斷不能復前此之寬廣。則湖水已無所容。又加以黃水年年減下。與運河僅隔一綫之隄。勢必又漫入運河。而運道壞。黃河絕運而過山東。河湖水不能順流而下。必致倒流。而魚臺、金鄉、濟寧、曹、單、滕、嶧諸州縣民田盡被淹浸。則山東之民生亦因受病。誠今日所當熟籌而急爲之計者。伏查康熙二十三年聖祖仁皇帝巡歷黃河。諄諭靳輔云。減水各壩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或淹民田。是黃河分洩之水。允宜設法歸海。方免淹浸民田之患也。臣愚以爲欲救此二十餘州縣年年被水之災。當先治黃河之淤墊。當先通海口之紆曲。查海口十套之中。惟二套、四套、六套。其長尤甚。靳輔曾於雲梯關外海口挑挖引河。又於南北兩岸築隄二萬餘丈。皆於此處取土。則知海口未嘗不可施工。况今關外至海口。皆成漲灘板土。尙非嫩沙不能駐足者。可比。應請照靳輔挑挖海口引河之法。於汛水未發時。照河身寬深丈尺。各套直開挖引河。兩面各留數丈。俟汛水漲發。將兩面開通。使二瀆直注出海。則衝刷有力。關外河身不致紆曲。海口日見寬深矣。但套雖深通。而兩隄尙在。能保沙之不再停隄。根乎。今兩隄內城郭營壘。民田廬墓。壤地相接。又設有葦蕩營。每年割取葦草。以資隄埽之用。未便遽議撤毀。請先曉示民間。以此兩隄。遇有衝決。不便繕治。如畏水患。各自遷徙。則不數年而兩隄自潰。十套十河。將復爲海口。二瀆自可暢出矣。至清口以上。至徐州黃河。大有裨益。應請免其賠補。則人自踴躍趨事。而河流旣闊。刷沙有力矣。其濬之之法。若何。治河之具。本有杏葉扒、鐵埽帚、混江龍等器。查杏葉扒齒短而銳。挽以竹篙。輕而無

用混江龍排列鐵齒長至尺許墜以大石始達河底白鍾山曾令廳汛各員施用頗有明效但劉統勳試之。以爲無益。臣因採其意而損益之。請鑄鐵軸一具。約長六尺。上鑄鐵齒長三寸。而銳其角。凡三齒共列五周。兩端貫以鐵鎖。務使直沈至底。用船一隻。夫四名。首橫木樑。將鐵鎖分繫木樑之上。用夫牽挽而行。沿路滾翻。每十船爲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今按此翻泥車之始。先委實心辦事之員。沿途備細測量。兩岸釘立木椿。書明河底高低尺寸。按月核其澹深若干尺寸。以爲賞罰。如果深至一尺。給以紀錄。至五尺。予以加級。多者按此計算。怠玩者分別參處。其已澹深者。將船撥協鄰近淺窄處所。除雨雪日期外。一排之船。每日往回三次。十日可深一寸。積一月計之。可深二三寸。一年計之。可深二三尺矣。此臣所謂疏關海口。澹治河身。爲今日捍災之急務也。皇清奏職。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四

河水亭履十一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命白鍾山調任江南河道總督以嵇璜爲江南副總河白鍾山傳稿調總漕張師載爲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傳稿

二月白鍾山疏言近年有石林口漫溢張家馬路衝奪沙停河淤下流不暢漸成南高北窪之勢迨孫家集潰決河底益高皇上軫念積水未消敕將荆山橋上下洩水河道挑深俾水涸民得播種查黃河受病總由水勢側注北岸衝刷溝槽惟有南北分籌南宜疏而北宜築築則支河不致奪溜疏則使有餘之水勢稍分庶徐郡可期奠安河東河臣張師載由荆山橋一路查勘於二月初至徐謹與商陳管見一南岸長灘則北岸更險必將長灘逼溜生灣處挑成順勢其大灘橫互則挑引河導溜歸中兩岸隄工加高一北岸無隄漫水有梁家馬路徐家莊等處間段支河數十道又黃家莊郭家堂等處間段有溝槽漫坡矮灘宜築土壩但水勢平槽時收束以刷正河盛漲時平漫平消不致衝槽奪溜並將孫家集隄工加築寬厚於河身增土壩二三道以資重障白鍾山傳稿

是月白鍾山會同江督尹繼善安撫高晉堵築毛城鋪進水之蔣家營支河不及一月工竣三月水長堵後復開移基償辦逾月堵合復墊陷過水至四月下旬築竣溜歸正河按毛城鋪支河洩黃河有餘之水由滾壩下注日久衝刷寬深掣動河溜驟難遏塞支河原寬二十六丈水深九尺一丈不等兩岸崖鑿做

至十餘丈。時河底刷深至二丈餘。勢甚湍急。已塞復決。原基塘深沙活。難以施工。復於兩崖高聳。河面稍窄之處。定基價辦撥附近徐家莊存料。並借撥豫東商虞曹單兩廳新舊料物運工。督催進埽。層層追壓。於四月九日堵合斷流。復因水勢湍急。大埽墊陷過水。仍并力搶築。並於埽外價做錯口壩。埽後築夾土鐵心壩。以防汕刷墊陷。至四月下旬始竣。蓋自洪河以上地勢低窪。決水建瓴直下。掣拽更甚。尤難立壩。非前用錯口壩。後加夾土鐵心壩。不能僥倖萬一。然已旋堵旋開。延及長夏水旺之時。而能始終裹成其事。亦由外灘尙未跌透。龍門止深二丈餘。故得竣功。河渠紀聞。

三月二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奏。自三月初旬以來。雨水略多。黃河水勢自初十日至十七日。計其陡長三尺八寸。連桃汛共長水六尺七寸。徐城一帶河北卑窪之處。間或普面漫灘等語。三月中雨水連綿。以致黃河水勢陡長爲今之計。別無他法。儲料自屬第一要務。揚屬四廳及葦蕩營協辦運之葦柴。如或尙有不敷。卽於山東河南沿河各廳再行咨撥。亦無不可。總以多多益善。至該督此時。惟當堅定其志。勿爲一時水勢偶有長發。遂多疑慮。因生畏葸之見。則諸事掣肘於工程。要務反致不能盡心辦理。且今年之水。並非該督辦理不善所致。朕亦自能諒及。著傳諭白鍾山。令其惟於應辦各工。悉心速爲部署。餘俟朕回鑾渡淮時。面奏可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白鍾山會同江督尹繼善。蘇撫愛必達。議覆黃河兩岸灘地。刷成支河。立限堵築。分別議敘議處。河東一體定議。永著爲例。按此因孫家集灘地溝槽掣溜漫工。而爲亡羊補牢之計。黃河兩岸灘地。經伏秋盛漲時刷出支河引溜汕隄。爲患甚鉅。不及時築實。延至次年大汛。黃水趁勢衝刷。寬深遂有奪溜移。

河之患。先於二十一年奉諭。已恭載上年十二月三日。嗣後總河等應督率廳汛。逐一查勘。實力堵築。於桃汛前完竣。仰惟聖主。廡念河防。洞中機要。江南督撫。總河會同查議。覆稱。河工廳營員弁。專司河務。地方州縣。亦有協防之責。每歲水落後。廳營各官。將汛內衝出支河。長寬深淺丈尺。及應築土壩高矮丈尺。勘估移會。地方官覆勘核計。土方數目。先儘兵夫額積。土方分派堵築。如額土不敷。地方官撥民夫堵築。統於霜降後一月造冊。定限。桃汛前完竣。俟經過伏秋。驗無坍卸者。照例議敘。如廳營不即勘估。地方官不即查堵完竣。及堵築不堅。致有坍塌引溜者。照例分別議處。會疏具題。東河張師載。亦照議具題。并稱黃河兩岸內外民田。無論隔省本省。知照地方官一體調撥會同河南山東巡撫具題。部覆如議。蓋以慎重隄防如此。河工保隄衛民。河員地方無容歧視。明潘宮保塞崔鎮決後。首築豐碭北岸。千有餘丈跨壓溝槽之壩。彼時黃村以上。尙未築隄。灘面衝出。順隄溝槽東西直走。形如川字。非築長壩斷截。逼溜歸中壩頭之溝水。仍可串歸隄根。斬文襄亦於補築李家樓大隄後。急治北岸之順隄河。築壩堵塞。今壩子頭村鄉老。猶能言其處。蓋北岸尤關運道民生。漫在下。則灌徵湖。能及豐沛邳宿以下之州縣。漫在上。則踰曹濮歸沙灣。衝運道。另由南陽入大清河。東省胥受其溺。故灘上之溝槽。積微成鉅。沿隄順下。刷成順隄河。爲患尤烈。防患以築壩堵截爲上。願有謂壩不宜長。懼與水爭地。又謂壩不宜高。懼壅溜致急。是未悉情形之大變。今昔之異宜。如隄距大河十餘里。灘寬溝必多。築此遺彼。通一線而全局皆動。溝多則力亦大。匯流歸一而勢愈急。必用長壩以抑其勢。使行溜之溝不能通氣。灘上游緩散漫之水。用以填淤。曩時河深灘底高於內塘不過二三尺。黃水平漫而入壩。高灘面四五尺。即可堵禦。今河心日高。河岸倍加。

淤高水盛則漫壩而過。漸至掣溜。必須加築高寬大溝。掣溜更遠。壩外再加防風。慎重保護。猶不能必其萬全。連年南北有事。皆受此病。棄壩不守。及水至搶救。灘岸內低外高。一吸卽成湍溜。人力難施。始漸知去壩不守之爲非。然已無及。棄舊章弗由。無異開門揖盜。而忘前人立法之苦心。故述往事。以告來者。河渠紀聞

是年春。查辦孫家集善後。籌議疏南築北之宜。按黃河自石林漫溢。張家馬路衝奪。沙停河飽。下注不暢。河勢偏趨。竟成南高北窪。又兼孫家集漫溢。河底淤墊益高。白鍾山調任查辦善後。疏稱黃河至徐北東山嘴。南逼郡城。中夾河道。僅寬六十餘丈。有明二百年間。徐城屢有潰溢。自我朝創爲南北分洩之法。南有毛城鋪。天然閘。峯山四閘。洩水由洪溝河入洪湖。北有數十里無隄之處。洩水入微山湖。一出湖口。開濟入閘之運。一出荆山橋。歸彭家河。至三岔口入運。洩黃濟運。近因黃河屢有漫口。河心墊高。成南高北窪之勢。惟有築北疏南。築則使支流不致奪溜爲害。疏則使有餘之水。稍分其勢。其黃河淤淺之處。應切灘挑渠。增築隄工。以防泛溢。北岸支河溝槽。應堵築堅實。添建土壩。以資重障。駱馬湖隄工。亦應修補完整。而黃河南岸。應加隄工。北岸應堵支河。先行發帑償辦完竣。再將駱馬湖隄工。次第辦理。以爲補偏救弊之道。黃河大決後。下游大溜。旁趨正河。已進之水回流。停沙舊河隄。不卽築壩。餘波漾入。舊河灌淤更厚。漫水上灘。隄身受淤。高者亦矮。淤平隄底。收分厚者亦薄。兼以河身淤淺。合龍後水流不暢。必至擡高。隄之矮者。必漫南岸。各隄所在受敵。支河引水入垣。尤須急堵。蟻孔不塞。至於沈窳。矧可引之入室。此皆迫不及待之事。而應於汛前築竣者也。駱馬湖蓄水濟運。正當新運北上。隄工收拾完固。以防旁洩。下游

州縣界內六塘河隄堰亦應早修以備汛時宣洩其餘切灘抽溝皆隨時查辦之事而惟增隄堵支河爲禦水之先務治水之法有以不治治之者留數十里無隄之灘以資宣洩是也而自黃流屢漫河未復舊必當籌其去路峻其隄防爲東水攻沙之計治之惟恐不速未可以不不治治之此陳文恭所以切切於接築七十里之長隄而因時議治也河渠紀聞

四月聖駕南巡親閱孫家集隄工御製詩集命大臣分辦南河土石工程河渠志稿

是月上諭治水非他政務可比必卓識遠慮明於全局又不執己見廣咨博採而能應機決策其委用河汛員弁則一本大公好惡毫無偏徇備此數者庶或可濟顧安得斯人而授之重任耶且所興建埽壩各工率以意增益一經准建歲歲加修其以險已化平停止者百不一二此或由河臣沿襲因循漫不省視更或故留爲河員養贍計所謂帑歸實用者固如是乎河渠志稿

五月夢麟德爾敏尹繼善白鍾山嵇璜奏江南黃河至徐州漸窄逼近城垣北岸蘇家山一帶又復緊束大溜形勢甚險仰蒙皇上親臨閱視指授方略以近城石壩最爲緊要將從前已有者加幫以培其勢前所無者接築以重其防不惜帑項與舉鉅工臣等率同該道等凜遵皇上指示機宜逐一查勘東門一帶原無石工之處自四大王廟迤東拐角樓石磯嘴至人家頭止應接修石工三段長一千三十丈五尺又西門外奶奶廟迤西至韓家山埽工後止應接修石工長五百三十四丈五尺共增建石工一千五百六十五丈所需石料十一萬餘丈於就近蘇家山王家山等處採取濟用核計各項工料共約需銀二十三萬餘兩但此處河身窄狹溜勢湧急必修建堅固始垂永久應請照十八年堰肝石工例加添汁米石灰

鐵銷並輒後築打灰上。又約估增添銀二萬餘兩。通共約銀二十六萬餘兩。已遴員分頭採辦。剋期價運。俟霜降水落時。開槽興工。一舉集事。其舊石工內。有應收拾粘補者。亦即查明。一併估辦。以仰副我皇上慎重河防至意。南河成案。

六月二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奏。天然開添建閘板一摺。尤屬遷就錯誤。黃河盛漲。豈木板所能堵拒。從古治河。未聞有以建閘爲善策者。就令中造石礮。分爲二門。石礮能爲砥柱乎。白鍾山老於河工。何乃作此童稚之見。此工竟不當作。著將此傳諭知之。純皇帝聖訓。

七月初五日。上諭內閣。豫省河工。埽料皆於沿河州縣採買。舊例每草十束。爲一束。官價九釐。乾隆四年。因歲歉昂貴。每束增銀五釐。今豫屬當積歉之餘。採辦恐有不敷。著仍照乾隆四年之例。增銀五釐。俾官民不致墊累。純皇帝聖訓。

八月十二日。上諭內閣。裘曰修。高晉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辦疏濬事。宜於該處水勢之來源去路。頗爲明晰。所言歷年受病之由。及目前利導之法。已具得其要領。前曾降旨。令在事諸臣。將勘明工程。及時辦理。現奏宿靈虹等處。疏濬各工。應與舉者。即時與舉。不必會商往返。致稽時日。朕爲百姓生計。並不惜費。惟期用之於實。永遠消患而已。總之侍郎裘曰修。夢麟。河臣白鍾山。嵇璜。張師載。并各該督撫。受命同事。祇如一人。原無分此疆彼界。所見既確。即應一力擔承。務期歲前竣事。始於河工有裨。而不誤明春耕種爲要。至毛城鋪爲睢水上游。欲睢河之無淤墊。計惟有堅閉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萬不得已。如今歲之自行漫溢。即當於斷流之後。將黃水淤沙。盡力挑濬。若少因循。則今年淤一尺。明年即淤二

尺河身墊高節節阻礙年復一年其淤更甚故逐年挑濬深通是爲要務河臣當永久奉行其睢河下游皆達於洪澤湖而洪澤湖以清口爲出路前經指授河臣於汛前將草壩拆卸俾得暢流已有成效嗣後卽以此爲成法不待盛漲一遇水勢長發隨時酌量拆卸草壩豫爲洩水之地從前惟恐運河水少故須蓄以濟運今則惟患其多情形迥異此所當因時審度不可執一而論者也向來大員習氣欲保隄工則以開毛城鋪爲長策至於下游之清口則又墨守舊規憚於拆卸草壩以致出水不暢啓閉兩失河工日就敝壞而沿河州縣歲受其災河臣能於此等肯綮處恪遵所示機宜以時蓄洩當無後艱所有現議應開支河趕辦竣工去累年淤阻泛溢之積患不特宿靈虹等州縣漸有起色上游豫東諸積水皆有所歸民生利賴所關甚鉅諸臣其共勉之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師載阿爾泰奏籌辦河湖善後事宜所見頗中肯綮孫家集一帶業經堵築隄工永資防衛但今年伏秋大汛黃水尙未盛漲仍有過水倒洩灌入微湖者此皆該處向無隄岸所致該河督等請照徐郡花莊堆石之法一律砌築亂石滾壩辦理甚善此舉在江南諸臣爲洩黃保隄起見或有所不願但現今徐州已添築石工足資捍禦自可無衝潰之慮所有孫家集溝槽各處一體砌築亂石滾壩以爲節制則黃溜直趨中泓束水攻沙轉可資其汕刷之力於河道實有裨益著傳諭裘曰修夢麟會同該督等悉心查勘妥協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年白鍾山奏徐州境內黃河自孫家集漫溢之後河底復墊必須挑淤切灘引溜歸中使無偏趨側注之患至河身既高兩岸隄工更覺卑薄亟須加幫高厚再北岸無隄洩水之處有支河數十餘道一經汛

長卽衝刷奪溜更宜及早堵築寬厚土壩不使衝成溝槽又孫家集壩工後餒尙屬單薄必得加築寬厚土餒並於河身兩腮添建土壩以資重障奉諭旨特派張師載高晉住工督催陸續趕辦豐碭廳屬幫隄築壩挑河並准砌碎石鑲做防風等工共銀四萬七千三百九十二兩二錢四分六釐銅沛廳屬加築土工共銀五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兩六錢八分二釐九毫南河成案

是年築中牟十堡越隄續河南通志

是年白鍾山議堵支河請定勸懲之法按黃河伏秋漲水出槽漫灘衝出支河引溜傷隄日久遂成大患向例於水落歸槽後查明補築土壩攔截溝水督令兵夫灘民齊力築實驗明結報歲以爲常至是定勸懲之法疏稱秋後堵築支河爲河防第一要務如十六十八兩年陽武漫溢本年江南孫家集之工皆因灘地支河而起其明鑑也水落後卽行堵築河兵堡夫旣可抵銷額土灘地有田農民亦可自衛田疇自應樂爲但不示以勸懲河官以灘地種麥居民獲利視爲無關輕重督修不力誘延貽誤所關匪細應請督率農民兵夫幫築如堵築堅實每年於九月後河道驗明支河所築土壩歷伏秋天汛如果堅實完整者具結詳題議敘如有承辦不力以致衝突塌卸奪溜者卽詳題請參會同江督尹繼善蘇撫愛必達合詞恭疏具題奉上諭嗣後該總河等應督率廳汛逐一查勘實力堵築於次年桃汛前完竣其有承辦不力者將該管員弁查參交部議處欽遵施行江豫兩河一體照辦是時聖主廡念河防臣下遵奉謹守自二十五年後安流幾二十年至四十三年時和驛告警亦因支河引溜成患支河之爲害大而且烈尋常視爲無事久鍊河務者必隱憂於是本爲切近最要之工而承辦之實力與否成敗所由分也堵溝

槽不難斷絕溝槽爲難。灘平地闊溝中築壩。水至由壩兩頭漫過。土壩立時衝去。必相地形使壩尾有可交收之處。或在高灘。或依莊基。水不能越。始可爲用。溝形深闊者。尤必培厚加高。兩面皆鑿防風。灘水平漫。至此不能掣曳。水緩沙停。不逾時淤爲平陸。弭患於未形。無上之良法也。若祇於溝中填土塞責。糜費無益。反致誤事。要在目擊情形。如法估辦。始有實效。不能安坐而遙治也。河渠紀聞。

是年定濬柳石船修造。分賠遲延處分之例。按蕘柴需船裝運。蕘營柴多船少。運不足數。延欠至四五年。陳積纍纍。習慣如常。每以遭風壞船爲支飾。至船不足數。又未能如期修賠。輒以柴多船少。不敷償運。安心缺額。此弊之相因而至者也。葦蕘左右二營。原派濬船五百一十。柳船二十。石船四十四。有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八年拆造之例。修造有四月三月兩月之限。遲延照例議處。未屆修期損壞。承修督修官及勘驗之道員。分賠苦蓋。駕駛不慎。損壞管船弁目。該管守備分賠。而弊非一端。必清其源。如右營柴束。由黃河轉運。左營柴束。由鹽河轉運。而鹽河於四五月漕船過後。始行開放濬柳石船。先赴右營運料。運完始赴左營裝運。左營柴束。存蕘半年。保無偷漏。卽勒限四月運清。右營以正月起限。左營以五月起限。逾期不准裝運。而託故遲延。轉相委卸。葦營柴束。不能及早出筏。船到水口。無柴藉口。延挨。及開船沿途停泊。或到廠不卽交卸。希圖盜賣。卽限以日時。嚴其稽察。而在途藉稱風水之阻。過汛每多通同之弊。雖增催護設簿稽查。填註程途遠近。裝交數目時刻。覈實比對。皆爲具文。乾隆壬午。奏定葦蕘左右船務。採運修船事宜。改歸河庫道兼管。會同該管參將。核對稽考。徹底清釐積弊。以杜備弁通同隱混。嗣又將石船四十四隻。於應行排造時。酌改中濬船一百四十隻。雇夫改募船兵。以便償運。河渠紀聞。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夢麟奏。河工積弊。現在極力整頓。以清工帑一摺。內稱。估計時。諸臣咸以糜費是懼。約略撙節。而銅山之房亭。奎河各處。於工竣後。復議酌加寬深等語。是開工估計之初。所見已不合事理。蓋此次濬築各工。所以不惜帑金。通盤籌辦者。原爲一勞永逸之計。若先期有意故爲撙節。無論工程不固。日後轉滋糜費。卽其草率短估。於前而臨時。又欲加寬加深。一聽工員藉口從事。豈非爲浮冒侵蝕之徒。豫留地步耶。且工竣後。復議酌加。所費勢無底止。若非添費帑金。又將動支何項。豈所以明示節制實力辦工耶。房亭奎河等處。卽其明驗也。至所稱各河。盡到各工。盡量無使尺寸假借等語。必如此始爲實心任事。釐剔積弊之道。在該侍郎固當周歷詳勘。而一切整飭稽查之責。若非地方大員協同悉心督辦。必至呼應不靈。不得因現有欽差。遂致稍有弛懈之見。著將此一并傳諭夢麟。白鍾山。尹繼善等知之。純皇帝聖訓。

二月。白鍾山奏定運葦章程。一。定期限。以便趨運。一。速裝卸。以免停泊。一。增催護。以完工料。一。嚴稽查。以杜盜賣。奉硃批。具見留心。行之以實。可也。南河成案。

三月。白鍾山奏徐城黃河刷深尺寸。河底通暢情形。奉上諭。覽奏欣慰。既有明效。則益當堅守。東水刷沙之策。不可爲保隄放水之庸計。以顧目前而貽遠憂也。若能漸次刷深。則其功亦我君臣二人居之。勉之。莫爲屬員所動。毛城鋪更要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命安徽巡撫高晉協理江南河務。高晉傳稿。

是月。嵇璜。裘曰修。夢麟。尹繼善。白鍾山。議覆陳宏謀奏稱。黃河北岸。自李家莊起。至徐城蘇家山計九十

里向無隄岸。迨後接築二十里，尙有七十里未曾築隄。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其渾水直趨微山等湖。及荆山橋河淤成平地，平來湖水不能宣洩，銅山沛縣俱受淹漫，其患皆由於此。上年特命夢麟等，竭力開浚湖口之茶城、小梁山、荆山橋等河，湖水得以暢流，田地涸出。此後黃水決不可再令東漫，則黃河北岸，再不可任其無隄。利害已明，此隄欽奉上諭，另行辦理。今各河均已疏濬，又徐城南岸已築石隄，石隄對岸有子房獅子等山爲岸，徐城可以無虞。此七十里之河岸，亟宜築隄，以結通河全局。查黃河自河南滎澤以下，河道俱寬至四五百丈，迨至徐州河道止七十餘丈，卽徐州以下，河身亦俱窄狹。城郭田廬，在在受險，是以向來留此無隄之處，聽其漫灘，俾平槽之水，悉走中泓，則河底日漸刷深，可以順流歸海。但北岸漫水，易於衝刷溝槽，若不歲治，恐致奪溜成河，爲患匪細。上年曾奉諭旨另行籌辦，臣等前後至徐詳看，上年花莊所築之亂石壩，已間有被淤，應請照前奏量爲加築。所有溝槽俱補築亂石壩，以資捍衛。其餘地面，概行築壩，與舊有民堰土壩一律相聯，至地勢較窪段落，加築裏壩一道，如格隄之式，務期堅固，使尋常漫灘之水，至此卽可停淤，設遇水大，亦止壩上些微過水，不得北趨成溜，而下游各工，俱不致受險。似此年年查勘，料理漫灘之淤沙停積，河岸日高，而上下湖河均有裨益矣。奉硃批黃河北岸築隄一事，俟遲數年再看。南河成案。

四月二十二日，上諭內閣，河東總河張師載奏，豫東兩省黃河灘地內，有民堰一項，民間租種灘地，惟恐水漫被淹，築壩攔阻，日漸增高，恐不卽禁止，又復增高，於河防甚有關係等語。豫東黃河大隄相隔二三十里，河寬隄遠，不與水爭，乃民間租種灘地，惟恐水漫被淹，止圖一時之利，增築私堰，以致河身漸逼，一

遇汛水長發。易於衝潰。匯注隄根。卽成險工。不知隄內之地。非隄外之田可比。原應讓之於水者。地方官因循積習。不知查禁。名曰愛民。所謂因噎而廢食者也。著交與河南山東巡撫。嚴飭該地方官。曉以利害。嚴行查禁。俾小民知所顧忌。不許再行培築。地方官不實力辦理。及廳汛員弁。明知徇隱。卽行參處。嗣後如有仍沿積習。爲害河防者。惟該撫等是問。純皇帝聖訓。

是月。張師載奏。准兩省河臣。每年或九月。或二三月。先期咨會。乘查勘工程之便。會於連界地方。將應修應濬工程。凡有交涉者。詳加商酌。如應會勘。卽行會議具奏。儻猝遇險工。本汛料物不敷。就近於接壤廳汛內撥用。工平後。撥銀買補。通融辦理。續南河通志。

五月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嵇璜奏。請定河員辦工經費。所見亦是。河員承辦工程。一切雇船。堆料。犒賞等費。勢所必需。向來因未定有章程。輒於領帑辦料銀內通融費用。而河臣等亦因其經費無出。不得不於覈銷時。爲伊等稍留餘地。均非慎重覈實之道。夫工員因公費而糜帑項。從旁挾制者必多。河臣覈工料而恤私情。高下其手者亦所不免。則何如明定章程。於公私皆有裨益。但不肖之員。雖設有公費。安保其不圖弊混。以肥私囊。是在董河大臣。嚴加察覈。有犯卽重治其罪。伊等亦不得更爲藉口矣。其如何悉心酌量。按廳分之大小。工段之多寡。覈其應用實數。定爲章程。著尹繼善。白鍾山。高晉。會同妥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按河工丞倅。向因不敷辦公。一切經費。入於歲修案內。通融開銷。原非政體。河工同知通判。分管黃運湖河汛險工長。需費較多。自不能與地方丞倅一律支給養廉。明定公費章程。以爲杜弊核實之道。經尹繼

善等會議。南河各廳分爲三等。大廳酌經費二千。中廳千有五百。小廳千有二百。均入歲修冊內報銷。又經白鍾山定議。霜後修做工程。并入本年歲搶內。年清年款。奉部核減銀兩。立限追繳。以清錢糧。廳員領帑辦料。通融籌費。預留有餘之地。將成難滿之壑。惟定有經費。使辦公不致竭蹶。無可藉口。皆歸實用。伏讀聖訓。洞燭幽微。周知情僞。於覈實辦公之中。寓釐奸剔弊之用。誠足以服其心而策其力。凡在工員。弁自當激發天良。一洗故習。而勇於趨事也。至每歲搶修有一定成例。違例請銷。致有核減。分所應得。其已經題銷。而經部駁減者。尙有可援之例。幾經核計。而礙難入銷者。實無可倖之條。權其輕重。分別追繳。不獨慎重帑項。亦以杜弊警頑也。河渠紀聞。

是月。劉統勳。裘曰修。尹繼善。白鍾山。奏籌辦築隄情形。四月三十日。奉上諭。據巡漕給事中海明奏。東省水患。由微山湖之漲溢。而微山湖之漲溢。由黃河北岸之內灌。請於微山湖之南。圈築攔黃隄工。卽以取土方塘。挑成順隄河形。導入荊山橋出。貓兒窩入運。並於內華山西。建築通湖閘座。以備宣洩等語。具見悉心籌畫。黃河由豫入徐。兩岸夾束。河身甚狹。不潰決爲銅山諸邑害。則漫衍而入於金鄉魚臺。今徐城已增築石工。足資捍禦。而山東之濱湖州縣。民舍田廬。不免仍成巨浸。孰非吾赤子而忍坐視。果使民生永獲安全。卽多費帑金。朕所不惜。且年年蠲賑。所費不更無已耶。但是否實有裨於東省。而於徐郡兩岸亦不致另生險工。或究不如於北岸無隄處所。接築隄工之爲得計。著尙書劉統勳。馳驛前往。會同尹繼善。白鍾山。逐加閱勘。詳籌妥議。請旨辦理。夢麟。裘曰修。如尙在河干。著一併會同查辦。欽此。臣等查黃河北岸。上年因漫水過多。將花莊溝槽築作碎石壩工。本年春。又將各處土壩。改填碎石。並接築土堰。無非

欲使黃水有所節制。而又恐束之太驟。致生他險也。今海明請於徽山湖之南。圍築攔黃隄工。並挑挖隄引河。導由荆山橋入運。是原爲攔黃起見。但攔之於徽山湖邊。不若攔之於黃河北岸。恭讀諭旨。於北岸無隄處所。接築隄工之爲得計。聖謨廣遠。洞悉機宜。所當欽遵辦理者也。今勘得黃村壩起至大谷山止。計六十里。應築土隄長一萬五百餘丈。高以六尺。底寬八丈。爲率。估需土方銀六萬餘兩。所築之隄。相度地勢之高下。與河形之紆直。總以離河十里內外爲度。庶地面寬闊。得以平行容納。不致衝擊隄工。自大谷山至蘇家山計二里許。逼近河身。恐生他險。且兩山夾峙。地勢高亢。無庸築隄。查舊有石壩基址。應行修整。俾平常之水不致上灘。縱遇異漲漫壩而過。亦止由荆山橋迤下歸運。該處距徽山湖四十餘里。且在下游。可涓滴不入徽山湖內。在東省旣收保障之益。而江省亦可無另生險工之虞矣。得旨允行。南河成案。

是月。命德爾敏督辦蘭州。黃河南徙。石岸衝塌。建挑水板壩七。并開挑對岸引河。河渠志稿。
七月十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高晉所奏查明毛城鋪過水情形。并辦理緣由。據摺內有新築土堰過高。阻遏水勢。口致壅潰不便。仍築土壩之語。似尙未免有藉毛城鋪以減洩黃流而爲保護隄工之計。此與上年堵築毛城鋪。增建徐城石隄。使河流得以挾沙直走之本意。殊未合矣。竇家寨民堰過水。當於蔣家營。傅家窪等處。就其倒鉤之勢。開濬引河。仍導入黃。而毛城鋪之土壩。則必宜高築堅閉。圖內硃筆所指。甚明。慎勿惑於浮議。而苟且將就。祇顧目前。且毛城鋪一處。爲河湖緊要關鍵。白鍾山亦應親身前往。公同相度。妥協籌辦。不可但諉之高晉一人也。至現在毛城鋪之過水。旣多。則下游各河應如何上緊挑濬。

以達去路。不致漫溢爲患。亦宜確按情形。速爲經理。再夾片所奏。徐城水誌。本年伏汛。共淨長水一丈七尺七寸。消長相抵之處。此通計底水而言之乎。抑專就所長之水而言之乎。黃河隄岸。朕所目睹。若除底水。而新長之水。至一丈七尺有餘。豈不漫隄而過乎。想該撫亦未自往閱看。不過就汛員之牽混具報。此乃河工陋習。前曾降旨訓飭者。何以尙不明晰如此。嗣後務將平日底水幾許。新長之水幾許。共計幾許。據實入告。其現在長水情形。卽查明速奏。以慰軫念。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張師載奏。請將河工舊料酌定售賣。出借一摺。內稱河工堆積料物。或有昔險今平。所貯舊料。歷久不用。漸就耗折。請酌量減價出售。再沿河居民。每年例有派辦新料。并請於青黃不接時。將舊料借給。俟新料登場後。令按數繳還。免其再派新料。所奏雖云去弊。恐因此而益滋弊也。河工辦料。自當實用實銷。而料有新陳。本當通融籌畫。但貯料備險之例。不自今日始。而河勢變遷不常。其向稱險工。一旦化險爲平者。亦不自今日始。張師載未奏以前。此等料物。究竟作何辦理。將聽其日就消耗。而得准奏銷耶。抑貯而不用。減損日多。而奏銷時。承辦官員自行賠補耶。若准其奏銷。則國家如許帑項。豈當任其耗費。若河員賠補。則各道廳等。豈能有如許力量。歸還官價。况既昔險今平。何不將所貯舊料。移用他所。卽謂移用多費。鄙價。又何不於年內變價。而必遲之四五年耶。至令沿河居民。領舊易新。秫稻葦草。日久易腐。而欲使之易以新料。此尤不免病民。看來借給舊料之說。亦適以滋弊。張師載非能去弊之人。但恐誤聽屬員去弊之言。轉啓其滋弊之路耳。白鍾山久在河工。此事諒所熟悉。伊曾任河東。向來遇有化險爲平工次。所貯料物。作何籌畫。亦必經辦過。再河東與南河事同一體。若張師載所

奏果足以除弊。則南河自當畫一辦理。著傳詢白鍾山。令其將河東舊日實在作何籌辦。并現在應否准其所奏。及南河應否一體辦理之處。詳悉具奏。純皇帝聖訓

八月初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師載奏。請將河工舊料酌定售賣。出借一摺。降旨詢問白鍾山。今據奏到伊在河東任內。每年秋汛後。即逐工盤查。本年用存舊料確數。酌辦次年新料之多寡。至用料時。必先將舊料儘數用完。再用新料。其有化險爲平之工。即將所貯舊料。就近撥赴別工應用。不令久貯折耗。現在南河亦如此辦理。是與其籌畫於年久折耗之後。種種生弊。何如按年實力辦理。不令折耗之爲善乎。張師載原奏。現在另行議駁。著將白鍾山摺。抄寄張師載。令其循照舊例。悉心安辦。毋爲屬員浮議所動。徒啓弊端。但河員滋習。在在不免。使稽覈不能妥協。即沿白鍾山成法。而有名無實。恐其中挪移虧蝕之弊。仍難保其必無。此又在該督之實心釐剔。毋徒墨守成規。遂謂祛弊之良法也。純皇帝聖訓

十月。白鍾山奏。外河廳屬王營減水石壩內引河一道。年久淤塞。請即挑濬。以運柴鹽。運竣堵閉。上諭曰。此祇可偶一調劑而已。非可常爲之事。總之。黃河不宜分洩。此語當謹守之。不然其利少而弊多。不可不慎。純皇帝聖訓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兵部議准。白鍾山奏。裁革蕩營馬兵六十名。改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二十名。南河成案。

五月。白鍾山奏。因湖水微弱。黃水略有倒灌。屢蒙皇上廬念。臣赴該處勘明。將淮水暢流。清口運口以內水色。俱無渾濁情形。並將遵旨築做之攔黃壩工程。復又加幫寬長。使之挑清敵黃。於清口之東西東水二

壩再行接築收窄束清敵黃不使少有濠入於初六日具奏後卽日由清口前至高堰山盱查看洪湖水勢情形現今黃強清弱運道樞機攸關臣復至清口率同道參廳營將兩岸上下形勢與大溜趨向詳加審察查清口對岸陶莊向有淤灘近復淤長更寬礙阻中流以致溜愈南趨擬於陶莊地方挑切灘嘴以順其勢一面在兜灣處所挖引渠一道導引溜勢少分其南趨之勢現飭廳營督率人夫晝夜相機辦理并將南岸清口以上舊有之木龍再加接紮寬長庶挑溜開行湖流得以暢出助其抵黃之力南河成案

七月部覆張師載條奏一黃河越格等隄內外宜廣爲栽種也黃河兩岸越格隄內外以及沮洳坑塘一體飭令各地方官勸諭民人廣種蘆葦以資工料有願報捐者確查成活數目造冊咨部議敘或不願報捐令自行栽種給價交工至力不能栽願捐爲官地者應汛地方各官或另勸他戶或自行捐栽其捐出地畝額徵丁地錢糧令地方官查明詳請具題准其豁免再民間納糧地畝或不願種葦亦不願捐爲官地者俱聽從民便該督等飭令各地方官不得勒派栽捐一南岸灘地支河宜勸民栽種也壩內支河廣種蘆葦務期實力奉行俾蔓延暢茂盤結隄根既可充裕工料並可藉以禦禦汛水於工程錢糧均有裨益一河工歲辦物料宜葦稽兼收也民間如有應交料物令其葦稽並交各照成規給價仍嚴禁胥役人等剋扣侵肥藉端滋擾儻有短價累民等弊嚴參議處一年遠廢隄宜勸栽楊株也黃河兩岸既有大隄越隄重門捍衛尙有年久廢隄離河甚遠無資障禦均可栽柳以裕工料除兵夫每年栽植額柳外勸諭官民捐栽成活之日驗明咨部議敘一民人捐栽楊葦宜酌示優異以爲鼓勵也民人栽種楊葦如不及議敘之數者准次年補栽地方官先行查驗收管申報河督存案俟三年內統計在官地內

栽成小楊二千株。已地栽成一千株。及種葦四頃者。咨部議敘。給與九品頂帶榮身。間有沮洳。不能栽敷額數。民人在官地栽楊五百株。栽足葦二頃。在已地栽楊二百五十株。栽足葦一頃。果能成活者。該督飭道府廳州縣等官。酌量分別給匾獎勵。其印河各官。捐栽楊葦。仍照舊例辦理。其栽楊種葦。各戶免派差徭。按照多寡。酌定年限。分別辦理。部議應如所請。奉旨依議。續河南通志。

十一月。陝甘總督吳達善奏。寧夏府屬橫城堡。濱臨黃河。漲塌城垣。請於東岸築草壩以禦之。城下堆碎石六十四丈。草防風二十丈。有奇。切西岸淤嘴。俾大溜北行。河渠志稿。

是年。估築大谷山至蘇家山碎石滾壩。按蘇家山碎石滾壩。宣洩盛漲之水。由水綫河入荊山橋河下。達潘家口入運。法至善也。白鍾山議以黃河北岸新築大隄六十餘里。中間空檔。自大谷山至蘇家山。長五百二十丈。地平土鬆。遇漲漫灘過水。易刷寬深。舊有滾壩。淤沈土內。應仍舊修築。碎石滾水壩一道。黃水盛長。徐城水誌至一丈一尺四寸。與蘇家山老崖相平。卽作爲準則。平地開槽。築高四尺。做成壩脊。與地面相平。較比舊有滾壩。裏頭海漫口高四尺五寸。水漲至一丈一尺四寸。始由壩面漫過。水小不能漫壩。藉以束流攻沙。則灘面不致刷有溝槽。此以加高壩脊。爲節宣之道。惟壩上淤高。則壩下落低。可知增高而不增寬。溜水浸入勢必跌成深塘。碎石皆落潭內。轉有掣溜之虞。且於漲水淤高之地。再加四尺五寸。亦恐異漲之年。宣洩不暢。是以三十八年水長。上游受險。將壩底落低。加寬十二丈。分洩黃漲。邳宿運河春夏水淺。引以濟運。年來遵行無誤。惟碎石剝槽入地不深。盛漲力猛。跌塘甚利。經夏歷秋。塘愈跌深。石仍陷入地內。大溜擁進。雖下有天齋廟山根石礎。足以鉗束。不至奪河。而溜急水大。旣恐運隄著重。亦

慮分水過多。下游正河受淤。時有改建整石滾壩之議。長鋪石底。準定尺寸。如運河制度。疏通水綫。河使去路寬暢。今水綫河已刷寬。毋庸再濬。而整石壩工費較大。未易興舉。用碎石填砌。遇有衝損。隨時補修。加寬壩下坦坡。接長坡下之舌。亦可以無患矣。河渠紀聞。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雨水頻仍。黃淮並漲。徐州西門外對岸。長灘逼溜。南趨外灘。場去埧卸石工。二十一丈。河渠志稿。

八月。江蘇巡撫陳宏謀奏。移淮安府清河縣於對岸之清江浦。以避黃河。

九月。部覆張師載奏稱。豫東黃河大隄堡房。責令州縣官修理。因循日久。難免坍塌。不堪居住。雖屢嚴飭。究因向無額定歲修銀兩。延挨觀望。請照東省運河堡房例。每座給歲修銀五錢。應如所奏。豫東黃河堡房。准其自明年爲始。照例每座給歲修銀五錢。以資修葺。所需銀兩。在藩庫存公耗羨銀內支給。該撫將每年動給銀兩數目。於歲底造入存公冊內。報明戶部查核。仍令管河道不時查看。飭州縣官修葺堅固。入冊交代。儻有坍塌傾圮。不堪棲止者。責令賠修完固。仍照例參處。并於年底。將修過堡房座數。支過銀兩。報明戶工二部查核。如有節省。留爲下年之用。奉旨依議。續河南通志。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白鍾山卒。賜諡莊恪。白鍾山傳稿。命高晉署江南河道總督。尋實授。河渠紀聞。

七月。河南武陟汜水等縣。山水長發。沁黃並漲。黑堽口隄工漫溢。蘭陽各堡。多有缺口。田廬被淹。命倉場侍郎裘日修。會同巡撫常鈞。查勘賑卹。山東曹縣。十四堡。二十堡。隄工漫溢。水衝城武縣。並淹范縣。濮州。河南中牟縣楊橋大壩。接連大隄。決口數百丈。黃流奪出。直趨尉氏縣。賈魯河。命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

學士公兆惠督辦堵築河渠志稿

是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大風雨河水陡漲漫溢中牟縣楊橋大隄奪溜成河欽差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公兆惠同河督張師載巡撫胡寶瑛率領各員募夫堵築江南河督高晉亦奉命到工並率領南工將弁一體僱辦於十一月初一日合龍河流順軌築大隄二百七十七丈續河南通志

秋沁黃並漲北岸武陟滎澤陽武祥符四汛漫缺內外隄十五處因南岸楊橋奪溜大河乾涸隨經次第補修完固續河南通志

秋黃沁並漲河南中牟縣楊橋大隄漫口奪溜入賈魯河由渦河南入於淮河南之開封陳州歸德安徽之穎泗等州縣俱被淹發帑賑濟命劉統勳前往堵築未及兩月築竣按黃河南岸外灘高於北岸決水下注散漫四出流平後口門溜不甚急無推掣之勢楊橋地土膠結金門收至三四丈水深不及四丈土堅溜緩易於施工故即堵合當陽橋初漫東西衝寬三百餘丈瀾漫無涯見者色沮及聞劉文正臨工執事人員惶惕不安蓋公之威望足以懾其氣清聲足以服其心矣及公至法令嚴明人不敢逾其期料物源源畢集將弁戰兢從事而公於疑難時必以身先每下一埽親立埽頭旁觀莫不震動而公處之夷然是以萬夫勤力兵將用命趨事如將不及進埽慄慄懼惟恐或失自開工至竣事未走一埽費省而工鞏不數月功成在工弁兵始終無一褫責治河如治軍河之害尤烈於軍任勞任怨蒞以嚴明猶恐不及况敢博寬大之名爲地方貽害聞文正之風其可以興矣河渠紀聞

八月十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常鈞奏籌畫各處決口事宜於河道源流辦理緊要之處全無定見已於

摺內批示。河流奪溜。直歸賈魯河。勢將漸趨東南。爲害匪細。則此時急堵楊橋漫口。爲第一吃緊要務。乃該撫摺內。先請將南岸各漫口逐段補築。方可撤溜合龍。此語尤爲大謬。曾不思各漫口盡行補築。則大溜勢益湍急。全趨缺口。工程更難措手。此尋常情理所易曉。而常鈞於河道情形。既未諳悉。張師載亦臨事茫無端緒。幸朕於初報時。卽命裘曰修。劉統勳。兆惠等。先後赴豫董辦。伊等可乘時會同相度。或不致因循貽誤耳。朕適檢看河圖。賈魯河由尉氏等縣。經江南潁壽各屬。與淮流通。儻上游不塞。勢必直趨洪澤湖。將淤留水壅。其害更可勝言。耶。是河南決口早塞一日。卽杜一日之患。尤其確然無疑者。常鈞等在黃溜初奪時。全局端委。或未及體究。今爲時將及一月。而於河流之起徑歸宿。及現今決口緩急。若何大溜現抵何處。各情形。摺內並未一語割晰。此等大工。其將何以集事。著傳諭裘曰修。劉統勳。兆惠。督同該撫等。加緊速籌妥辦。總以堵築歸槽。爲全河利害關鍵。仍一面將河溜各情形詳悉繪圖貼說。迅速奏聞。

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張師載奏。籌辦堵築漫工。總未達治河緊要關鍵。南北兩岸。各漫口固應隨時修築。然楊橋奪溜之處。所關尤重。如必待各漫工告竣。始議引溜歸槽。其在決口下游者。尙可若勢處上游。而一例急塞。不且愈助大溜之衝。自致棘手乎。看來現在。惟以楊橋大工爲喫緊要務。至於堵築。引導二者。爲治水必需之法。然分疏引河。先殺水勢。以便乘機搶築。其奏功尤爲便利。已於圖內。河身曲處。用硃筆指畫。如該處可以設法挑挖引河。令決口上游。先分急溜。令其徑注舊日原河。則大工既已合龍。而河身逢灣取直。又可免兩岸數處險工。豈不一舉兩得。但不知該處道里遠近。地形高下。若何難以

遽爲懸定。著傳諭劉統勳等。及該督撫速行相度情形。商確籌辦。具摺奏聞。圖并發至張師載。單內數條。并交劉統勳等酌量辦理。此內雇覓人夫一事。現在工程重大。勢不得不資用民力。今做以工代賑之例。令附近被水各州縣。傳集人夫。計工給值。災民既得餬口。工務亦可速竣。於公私皆有裨益。但不得令吏胥人等從中滋弊。致閭閻被水之餘。復以苛派貽累。此事專交與常鈞妥辦。將來如有未協。惟該撫是問。
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高晉等覆奏。高郵甘泉二汛漫工。堵閉將竣一摺。江南現在黃河水勢。因豫省楊橋奪溜。是以徐城一帶水落甚速。但經此番上游漫溢。一路停淤必多。將來南河挑伏大汛。一切隄岸工程。亟應豫爲籌畫。是江南應行先事綢繆之計。不在今年。而在明年。尤當加意周防也。
九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豫省黃河漫水。現入潁郡渦淝等河一摺。江南潁壽等屬。毗連豫省。今漫水既入渦淝等河。自將由淮河匯入洪澤湖。朕前批閱河圖。早慮及此。惟奏內稱湖水加長。必由山盱五滾壩減洩入高寶諸湖。則下河各屬。及淮揚運河。勢必均受其害。此大不可者。閱高晉所奏。亦大略相同。朕意洪湖水勢既盛。惟有大開清口東西二壩。俾湖水暢流。庶爲急則治標之要策。况清口兩壩之設。原以蓄清敵黃。今上游黃已入清。正當就清口擴其去路。而黃河斷流之處。容納尤有餘地。看來必應如此辦理。若聽其由五滾壩宣洩。則不獨洪澤湖已受黃淤。而高寶諸湖及下河一帶。豈不慮在淤墊耶。著傳諭尹繼善。高晉。令其會同商榷。速行妥辦。純皇帝聖訓。今按命展清口。始於是年。
是月二十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高晉奏。南河善後工程。估需銀四十餘萬一摺。已有旨詳諭尹繼善。

令其確覈具奏。今紉思高晉此奏。於事理全無體會。乃係專爲屬員所愚。不獨應行擯節。竟可無容置議也。豫省賈魯河既經奪溜。則上游斷流。下游之勢自減。南河工程。方當藉以節省。前旨所云先事防範者。不過就本河所有額兵。正項豫爲整理。如獮洞鼠穴。如意補苴。以備不虞足矣。儻因此而概議增卑培薄。需用浩繁。若此。則自楊橋而下。遶迤河東兩省。直至雲梯關入海。凡一路隄岸。必須大興工作。勢將無所底止。有是理乎。卽以江省而論。前此若張家馬路等處決口。豈全河隄工皆緣此一例增修乎。向來河員陋習。惟利於有事。可以冒銷肥橐。而水土之工。亦難於稽覈。邇歲安瀾日久。伊等無所施其伎倆。今因此故智復萌。而高晉又初任總河。誤認前旨爲應行大修之意。劣員遂乘間慫恿脅制。乃墮其術中。而不自覺耳。著再傳諭伊繼善。令其將高晉所奏各工。究係如何查勘。如何估計。以致工多用費。並聽何人慫恿緣由。逐一確查。據實覆奏。河工原有歲修定項。應力持定例。屏斥浮言。毋得爲其所動。聊作覈減調停之策。並不得以原奏曾經會銜。稍有游移回護。純皇帝聖訓。

是月。裘曰修奏。黃水至潁毫。已無甚泥濁。自此達泗州。入洪澤湖。愈遠愈遠。洪澤湖可無受淤之患。上諭曰。此論目前耳。若久之必受害。故朕督催必令速築決口者。以此。純皇帝聖訓。

是月。江南河道總督高晉覆奏。現在下游黃水無阻。上游淮水極清。五壩已有兩壩斷流。洪澤湖水勢暢利。清口東西二壩。似可暫緩開展。霜降後當次第收束。上諭曰。總以五壩俱斷流。然後可言束清口。若束清口。令從五壩出水。甚非計。此最易曉者。爾等不可固執前說也。純皇帝聖訓。

十月二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劉統勳等奏。楊橋漫工。因東風倒吹。衝刷無力。漫口溜漸湍急。勢需多

費工力等語。口門愈小。則水勢愈急。若兩頭相對。直接合龍。則正溜湍急下埽。自屬更難。或量避急衝。用參差襟抱之勢。俾水流曲折稍緩。既易於挂淤。而中間夾空隨勢堵斷。將來亦不過添埽填鑲。庶爲妥便。著傳諭劉統勳等。如此時原可計日竣事。則已。否則竟用通變之法行之。可將朕所指硃筆片一併寄看。
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據裘曰修奏。沁水隄堰民工。天師廟尋村二處。及各段大小缺口。皆爲急不可緩之務。現據該府縣估需銀四萬兩。士民額請借領庫項。亟爲動工。分作十年清還等語。此等隄堰。雖係民修。現今被水之後。秋成未免歉薄。若借給庫項。乘時修築。事屬可行。著傳諭胡寶瑛。卽照所奏。速爲辦理。但工程用至四萬兩。雖由士民借領。亦必須專派一地方大員。董率稽查。庶隄堰可期穩固。而銀兩亦歸實用。裘曰修。僅稱知府沈榮昌估計。其將來興工時。應作何派委大員。總司經理之處。摺內未經聲明。著交與胡寶瑛。一面揀員督辦。一面卽行奏聞。隨經添築天師廟斜隄一道。長二百三十七丈。挑水壩長十八丈。河南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五

河水章 履十二

乾隆二十七年二月，聖駕南巡，親閱徐州黃河，河渠志稿。

四月十三日，上諭行在內閣，徐州迤西之毛城鋪石壩，向遇黃流盛漲，隨時啓放宣洩，第司事者經理或未協宜，既恐分洩水勢，難以并力刷沙，且過水太多，有妨民田廬舍。前南巡時，籌度指示，令河臣等慎重封閉，毋得擅啓。比年以來，中泓刷深，現至九尺三寸，成效已著。銅沛各屬生計，亦均改觀。第念水束流深，自屬經常不易之法，其一時偶值暴漲，不無漫灘出槽，積久遂成淤墊。議者欲於北岸新隄，改建石壩，以資減洩，不知有洩則必有淤，其爲微湖荊橋等處之患，尤不可不爲深慮。今回鑾取道，再行規畫，與督撫總河悉心講求。自蔣家營傅家窪等，形勢不宜節宣，當如常堅閉外，惟毛城鋪迤東之唐家灣，向有倒鉤引河，可以酌量分洩，然不詳定水誌，工員無所遵守，應遵洪澤湖開放清口現定之規，於唐家灣引河，亦視徐城水誌，長水一丈一尺，無庸開放。若長至一丈一尺五寸以上，再將引河開放，俟漫灘水落，即行堵閉。仍令該督撫河臣，於按誌應放時，一面奏聞，一面辦理清口，並照此例行。其睢河爲唐家灣下游，如遇減水稍淤，隨宜相機挑濬，俾引河減出之水，無致壅滯。純皇帝聖訓。

閏五月，張師載奏，上北河廳陽武一帶隄工多係飛沙流土，遇水易汕，晴久遇風，亦易飛動，灘面甚高，非盛漲不漫。鑲修旱地防風，稽料無水浸養，最易腐斷。若顧惜工料，不爲豫辦，河水驟至，尺寸皆屬險工。去

歲黃流泛漲。灘面停有淤泥。其性膠粘。非沙土可比。因揀擇紅色淤土。於大隄臨河處。普面包裹。嗣後遇有土工。依此增培。河渠志稿。今按此隄工包淤之始。

八月。高晉奏改州縣額解河銀。歸布政司彙解。下部議行。南河成案。

九月。高晉奏請將葦蕩營改歸河庫道兼轄。以專責成。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四日。高晉奏。清口淮黃交會爲河工最要關鍵。前因陶莊漲出沙灘。逼溜南行。直趨清口。每至倒灌爲患。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親臨指授方略。建設御壩。挑溜北趨。并於陶莊開挑引河。以順水勢。誠千古不易之良模。乾隆五年。臣叔高斌。推廣聖意。奏請皇上訓示。建設木龍。自此南岸各壩。埽工外。俱長沙灘數十丈。至數百丈不等。北岸陶莊積土日漸刷去。已著明效。本年春。恭逢聖駕南巡。臨工閱視。指示機宜。於現存三架木龍。迤下一百二十丈處。添建木龍一架。挑溜直趨陶莊。以期積土盡刷。遵卽委署外河同知克爾圖購辦木料。候補通判馮焜驗收。於九月十一日開工。臣與淮揚河道吳嗣爵。往來稽核查催。茲該員稟報十一月十一日儼辦完竣。隨率同道廳赴工確勘。查舊設木龍三架。保護淤灘。雖甚有益。但三架迤下距清口之西壩。尙有四百六十餘丈。距陶莊積土亦有二百九十餘丈。未免木龍力弱。挑溜不能及遠。黃河全勢尙未北趨。今新添木龍長五十丈。寬六丈。地勢較前移近一百二十丈。陸關挺入河身。挑溜正與陶莊積土斜對。其積土外灘現已刷去三十六丈。寬一丈至一丈二尺不等。木龍之下。新生淤灘長九十丈。寬二丈至三丈有餘。西壩以外。亦已新生淤灘十一二丈。此時水落歸槽。溜勢平緩。新添木龍已得力如此。若明春汛水長發。溜勢湍急。更必大有成效。南河成案。

是月黃沁上北下北三廳因二十六年隄工漫溢水勢過大高於隄堰擇其形勢最要出水極矮之處於善後事宜案內增築縷隄一百一十二段續河南通志

是年挑楊橋上游引河八百一十二丈築祥符縣時和驛二堡三堡焦橋五堡灣莊九堡埽頭十九堡隄蘭陽縣頭堡二堡隄續河南通志

乾隆二十八年三月高晉奏河工以修防爲要修防以物料爲先向來南河辦料有秬稭葦柴二項先期動帑交各廳採辦以備次年修防之用而秬料有交州縣分辦者五月發辦之料名爲鹽河上游七八月發辦名爲頭關九月發辦名爲二關至交工有限十月完半歲內全完者有限十一月完半次年正月全完者更有限正月完半三月全完者款項名目既參差不一到工亦遲速不齊舊料未清復領新帑料未到齊卽以開工致貯工料物挪新掩舊牽混滋弊伏思河防緊要大工需用物料必俟臨時酌量購辦難以預爲計定若各廳歲修工程所需料物同一購柴並無區別與其分立名目多定期限致滋牽混何若隨時發銀早爲採辦統限月底到工概稱購料不但事歸簡易便於稽查而各廳冬收料物春做工程亦可杜其弊混臣於上年各廳州縣領辦物料時卽嚴定章程按限查催統限十二月底全數運工報查並於霜降後水落歸槽兩岸工程底裏畢露之時專諭各道參遊將各廳應修之處逐細核查分別先後緩急多寡豫爲估計冊造核定臣於各廳料物到齊後復親歷稽查原未妥之冊立卽更正并一切舊存新辦正雜各料照數檢點抽堆盤丈不使短少牽混令工歸實估料物齊全將來大汛屆臨亦得專心防守惟河工積習相沿已久若不奏請著爲定例仍恐因循觀望請嗣後每歲搶修辦料統於夏秋核明各

廳工程之險易。須料多寡。酌定銀數。葦柴於四五月間發辦。秫秸於七八月間發辦。俱名爲購料。所有相沿鹽河等名色。悉行刪除。均限十二月底全數貯工。概不准展限。如逾限不完。即將承辦之廳州縣。照降三級調用。嚴行參處。該管道府。罰俸一年。仍將未完料物查明。如實欠在民在蕩。接任之員。押令參員催追完報。倘有侵挪虧空。卽照虧空錢糧例。嚴參治罪。如此督催之道府。辦料之各員。咸知遵守。而各員盡依限到工。一切挪掩等弊。皆各盡除矣。皇清奏議。

按葦柴經各廳採辦。稽料交州縣分辦。日久弊生。至是更定章程。爲剔弊起見。而弊有不出於此者。民間領銀運料交廳。遂有浮收折乾之弊。大爲民累。嗣後改民辦爲官辦。地方州縣。無預料事。陋弊悉除。責成各廳領銀採辦。如期償運到工。逾限照例議處。民困克蘇。而漕規有定則。不能額外加增。承辦各員。自不能如曩時民辦之寬裕。每以例假不敷。堆不足數。用費日繁。庫貯日鉅。患不在民。而轉在官。稽料粗重之物。運值倍於料值。惟值新料登場。料多車閒。僱辦到工。費省而事治。若遲至青黃不及之候。價值必昂。轉運於春初農興之時。脚力更重。先時後時之難。易輕重。不可以道里計。嗣復以邳宿迤南之孟山泗山等湖。產有大蘆。體質尙堅。勝於秫秸。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運河各廳。兼辦大蘆。計束按道里給價。然所產無多。不能接濟工用。仍須辦稽。而人每觀望遲延。不思採運後時。先受重價之累矣。河渠紀聞。

五月。高晉奏定徐屬銅沛邳睢宿虹運河各兼辦料。酌給價值。以濟工需。南河成案。

十一月。工部議河工廳營互相稽查例。南河成案。

是月。張師載卒。賜諡愨敬。張師載傳稿。擢河南巡撫葉存仁。爲河東河道總督。河渠紀聞。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高晉奏。清口以上。宿桃等廳。專管黃水。自清口東壩以下。淮黃合流。計二百餘里。至雲梯關迤東歸海。比年仰遵聖訓。將清口東西壩。豫爲啓拆。大加展寬。俾湖水暢流東注。不由五壩旁洩。已著成效。惟下游山海二廳二瀆之水。合爲一河。兼以伏秋盛漲。或遇海潮相抵。每至平隄拍岸。工程險要。前據山安海防廳營稟。北岸之五套。南岸之陳家浦。溜勢趨逼。漸次坐灣。將成頂衝。入袖之勢。舊有土隄。卑短單薄。請估幫高厚。添築魚鱗越隄。方能抵禦。估工料銀二萬餘兩。臣周歷察看。如雲梯關之內。南岸阜寧縣馬起營。北岸安東縣佃湖等工。均逼近城垣。更多民舍村莊。凡近溜頂衝之處。尺地必爭。自應將埽壩工程。加謹防護。修築堅實。以資鞏固。至關外南岸至竈工尾。北岸至六套。俱蘆葦蕩地。離海甚近。間有樵採漁戶。散處其間。亦遷徙無定。舊制本無隄岸。因一望平灘。水易散漫。曾設卑矮土隄。約攔水勢。與關內緊要隄工形勢迥別。每年汛水長發。海潮倒漾。出槽漫灘。內外皆水。無關緊要。自不應與水爭地。無事生工。查乾隆十年。南岸陳家浦漫溢。因海灘土性浮沙。椿埽旋築旋塌。至水落挂淤。填土補築。其北岸五套。於十八年及二十五年兩次漫灘過水。旋即挂淤。並無妨礙。今若因溜勢坐灣。乃復添築越隄。勢必又將卑矮土隄。加幫高厚。修做埽工。昔年陳家浦前車可鑑。不特虛糜錢糧。而海灘地面。埽工難期穩固。實屬無益。臣與淮揚道吳嗣爵。率同各廳營。詳加相度。陳家浦五套二處。與其築隄束水。致生新土。不若讓地與水。以順其性。現在黃水距隄。尚有八九十丈。至一百二十丈不等。此時可以緩辦。將來伏秋汛內。再看刷崖情形。如溜勢仍然兜灣向裏。則舊有卑薄土隄。不必加幫。亦不必添築魚鱗越隄。第豫於舊隄上首。另做斜長子堰一道。俾地勢展寬。約攔漫灘之水。使匯歸正河。暢達入海。如此則山海二

應雲梯下游不致生工而清口東西壩每年大加拆展湖水匯黃歸海尾閘寬闊就下之勢益資暢達矣
南河成案

是月十五日上諭內閣高晉奏籌辦雲梯關黃河下游情形一摺所見甚是雲梯關一帶爲黃河入海尾閘平沙漫衍原不應設立隄岸與水爭地而無識者好徇浮言或以上流清口洩水分數較多遇海潮盛時或不免意存顧慮因有子堰隄防之議殊不知清口暢洩其收利在下河州縣者不可數計至雲梯關附近不過阜寧安東二邑所轄地面以此衡彼其輕重大小不待智者而知卽令一時偶值盛漲所侵溢者不敵百分之一二耳高晉當守其定見既知下游之制防一切毋庸置議並可信清口之展放無難永遠力持於水利民生實爲交有裨益純皇帝聖訓

六月葉存仁卒河渠志稿命李宏爲河東河道總督李宏傳稿

九月十九日高晉奏宿虹廳屬夏家馬路放淤工程伏汛內新淤尺寸經臣奏蒙聖鑑交秋以來黃水節經加長又兩次飭該廳營等如法開放旋據廳營稟該工中段業已淤平應否接續辦理隨親至該處履勘查該工長四百四十餘丈從前自兩頭進水上段一百餘丈下段九十餘丈兩年來已澄淤八九尺不等中段二百餘丈澄淤二三四尺本年伏汛內改由中段進淤雖又增淤二三尺然較兩頭澄淤尙少一二尺今秋汛內又兩次進淤二三尺已一律淤平測量現在淤高水面三尺是當日埽後深塘已成平地從此頂衝要工得有後靠化險爲平然淤益高則工益固自應接續辦理以期一勞永逸臣隨面交該管廳營督率兵夫在新淤中間接挑溝槽以寬一丈深三尺爲率挖起之土分鋪淤面並將上中下三道倒

鉤引渠。如式修整。今秋汛未過。若遇水漲。仍可進淤。卽水不再漲。亦可爲明歲伏汛放淤之計。臣并在工看定。安設馬頭地方。明春翠華南幸。恭請聖駕臨工。闕視。若得仰蒙指示。臣更知有所遵守矣。南河成案。按河工放淤。工險而效大。河溜頂衝之地。鑲墊不已。或內塘低窪。大隄根脚落空。塘後窪地積水。取土遼遠。放淤以保隄。填塘淤出之土。就地取用。費省而功多。此其效也。南河土性膠結。以放淤爲修守良法。惟淤工旣成。上下裏頭。仍不可廢。每見埽工淤閉。卽停修守。大水繼至。刷新淤如湯泡雪。溜隨灣直進。有入袖之勢。反致淘刷不已。欲省反費。易平爲險。溜灣曲注。生工至千有餘丈。利在一時。害流無底。如銅山之瓦房等工是也。故放淤不棄。工始可防守。籌備周至。於未放淤之前。始可議放。否則引溜入內。目前之險。患在不虞潰淤。坐灣淤後之險。推之不去。不可不慎也。河渠紀聞。

十一月。奉上諭。李宏等奏。豫省耿家寨引渠告成一摺。該處埽工。舊稱險要。今開挖引渠。全河大溜。悉行歸注。衝刷寬深。險工淤閉。甚屬可嘉。李宏。阿思哈。著加恩交部議敘。其在工承辦各員。亦著查明。咨部分別議敘。河南通志。

是年。河督高晉奏准。嗣後有隄岸保固限外。陡然衝決。該管各官。實係防守謹慎。並無疎虞者。錢糧照例銷十分之六外。其餘仍賠四分錢糧。向分四股者。改作五股。道員賠一股。知府參遊賠二股。廳營州縣賠股半。文武汛員賠半股。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年二月。高晉奏。十二日。恭逢聖駕親臨。闕視清口木龍工程。荷蒙聖明指示。應於四架木龍迤下。與陶莊積土相對之處。再添木龍一架。庶挑溜更爲有益。大溜全歸北岸。則陶莊積土。自可衝刷淨盡。

以收清黃並流之效。臣遵卽測量地勢，在四龍迤下相隔一百九十丈，正與北岸陶莊積土緊對，應遵旨添建木龍一架，擬長五十丈，挑溜全趨北岸，實屬有益。南河成案。

三月，高晉奏：毛城鋪碎石滾壩，爲宣洩黃河盛漲之水，啓閉機宜最關緊要。乾隆二十七年，恭逢聖駕南巡，臨徐閱視北門外誌椿水勢，仰蒙睿謨廣運，因時制宜，欽奉諭旨，毛城鋪迤東之唐家灣引河視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以上，開放宣洩，俟漫灘水落卽行堵閉，仍令督撫河臣於按誌應放時奏聞，一面辦理。欽此。臣敬謹遵守。二十七、八兩年，伏秋汛內，徐城水誌加長，逾誌將唐家灣草壩依時啓閉。二十九年，未經漫灘，唐家灣亦未開放。數年來留心察勘，從前漫灘係在唐家灣迤下二十七年漫灘，正當唐家灣引河二十八年漫灘，又在唐家灣迤上，察其上下無定之故，蓋漫灘一次，河脣必高仰數寸至尺餘，不等水性就下，乘低而漫，理勢固然。惟唐家灣漫灘形勢，旣已自下而上，河崖袤延二三十里，地方廣闊，若聽其自然，漸徙漸上，正與蔣家營、傅家窪等處逼近，恐過水較多，致有掣溜之虞。查毛城鋪下游濼河，每年秋汛後，如有淤墊，俱經勘估挑濬。今唐家灣引河外灘旣因沙淤高仰，自應比較欽定徐城水誌尺寸，將該處河灘新淤浮沙剷去，一遇水長逾誌，卽開放唐家灣引河，以資宣洩。方合機宜。臣於上年冬親勘督飭道廳，將河灘新淤測量剷平，地勢高下悉仍其舊，總以徐城水誌爲準，似於節宣下游減洩盛漲，均有裨益。南河成案。

是月，調高晉兩江總督，命仍總理河務。高晉傳稿。命李宏調任南河。李清時由淮徐道擢授河東總河。河集紀聞。

四月十三日高晉奏。臣在常家地方恭送聖駕後。回至韓莊。取道茶城。前赴豐碭廳查工。從驛龍集乘舟由黃河順流而下。各廳要工俱於年內修竣。可緩之工亦於挑汛前一律鎮修完整。惟各工中間有可省之工。而廳營不能留心循例修做者。尙不能免。分別指示停修。如豐碭廳屬孫家集一工。當日原係漫灘奪溜。合龍時將工做於灘上者。在北岸無隄之時。自應每歲修防。以資捍禦。迨乾隆二十三年奉旨北岸接築新隄。此工在於隄外灘上。又當因時制宜。以節糜費。是以近年只就舊有之埽。量爲收拾。不使廳營多用料物。臣率同道廳參遊悉心相度。該工埽後本屬坑塘。深有數尺。以至丈許。若遽行棄置。則水勢跌宕。恐其仍由故道。應照夏家馬路先開倒鈎引河。以備水長進淤。俟淤成。便可停修埽工。設河勢北徙。而地面寬廣。下游何家莊引渠緊靠蘇家山。斷不致有北趨奪溜之患。現督率道廳參遊妥辦。俟辦定另行奏聞。又邳睢廳屬王家堂迤上。黃河坐灣。形如葫蘆。歷年西崖每遇水長。卽行坍塌。現在徑直之處。河崖只存三四十丈。卽可塌透。以成直河。若聽其自塌。未嘗不可。但場在上段。則溜勢下行。場在下段。則溜勢上行。臣查勘王家堂尙有埽工。近年淤閉。若聽其由下段場透。溜勢必直射王家堂舊壩。恐致生工。若於上段順勢開挖引渠。將來水長。自必由引渠場透。則水由下行。不獨與王家堂舊工無礙。且逢灣取直。所費無多。而二十餘里之兜灣。河形淤涸之後。可得良田百餘頃。招民開墾。亦甚有益。已測量形勢。面交道廳照辦。俟塌透後查明情形具奏。南河成案。

是月十五日上諭。內閣。江南淮揚淮徐二道。向係兼理河工地方之缺。嗣據原任兩江總督德沛奏請。將海防道裁汰。改設爲淮徐海道。專管三府州事務。並將揚州一府歸常鎮道管理。而令原設之淮揚淮徐

二道專管河工。久經部議允行。今思河防分巡均屬地方要務。原不應過分畛域。現在淮揚淮徐二道專管河務。而分巡之事。不令兼司於地方官。呼應不靈。遇辦理一切工程。未免掣肘。且山東之兗沂曹河南之開歸河北各道。俱不難於兼顧。江南又何獨不然。著將淮徐二府地方分巡事務。仍歸淮徐河道兼管。其揚州府地方分巡事務。仍歸淮揚河道兼管。俾事權歸一。以資實效。其添設之淮徐海道一缺。卽行裁汰。所有一切裁并應行事宜。及現任淮徐海道。應如何酌留另補。著該督撫詳細妥議具奏。純皇帝聖訓。是月奉上諭。河南按察使員缺。著何焜補授。何焜久任河工。於一切修防事宜。熟悉所有豫省南北兩岸河道工程。仍著何焜兼管。續河南通志。

六月二十八日高晉奏。山安海防二廳屬雲梯關外南岸之陳家浦。北岸之五套。上年伏秋汛內。黃水不溜。走中泓。兩處舊有土堰。俱未漫灘。今歲入伏後。黃水未甚大長。洪澤湖因上游淮水驟漲。逾誌。湖水接續加增。臣遵旨將清口東西壩大加寬展。淮水暢出。會黃東注。山安海防當其下游。水勢盛漲。該處誌椿。連底水長至二丈四尺四寸。比上年水大八尺。比二十五年盛漲。水大二尺六寸。在在平隄拍岸。一切埽壩。俱已平水漫水。其迎溜頂衝工段。時時蟄陷。臣督飭廳營。擇要搶護。鑲修各工。均獲平穩。其雲梯關外五套土堰。較陳家浦尤屬卑薄。臣於水勢尙未大長之前。卽令廳營調集兵堡各夫。普例加築子堰。多採柳草摟護。後因河水愈長愈大。水高堰頂。據山安廳營稟。於本月初九日。五套土堰平漫過水。臣正在河口。督率外河廳營。加創壩底。并有楊家莊料理運口各壩。隨委淮揚道巴靈阿馳往察看。旋據覆稱。該處因連日東南大風。晝夜不息。海潮倒漾。加以淮黃二瀆之水。合流奔注。內外浪湧。五套土堰。始則漫水。

繼則坐卸。堰外悉皆產草蕩地。並無民田。間有樵採漁戶。先因水勢盛大。遷移高阜。並未被淹。又據阜寧縣知縣孟謀所稟亦同。臣恐尙有應行辦理之處。隨親赴該處查勘。正河溜勢湍急。安瀾順軌。其漫灘之水。深一二三尺不等。由五套流入潮河歸海。其勢甚緩。查十八年並二十五年。俱由此漫水。未幾黃河水落。即經挂淤。今所過之水。由舊河形流入潮河歸海。去路通順。兩邊俱係海灘葦地。無關緊要。目下河水日消一尺四寸。自應照前聽其水落挂淤。毋庸另生工作。致糜錢糧。俟水落挂淤。再勘形勢。將原有土堰照舊補築。尋常小水。資其抵禦。并將迤下會歸潮河水道。量爲疏濬。以防水大漫堰。俾水歸河流。免致泛溢。南河成案。

七月。南河總督現管東河總河事李宏奏。竊臣歷經河南陝州。復由孟津渡河而北。至濟源。懷慶。輝縣。各府州縣。審察河勢源流。並歷年水浪大小。查黃河自積石以至陝州之龍門底柱。兩岸崇山高岸。河不爲患。底柱以東。峭壁橫河。水從石出。名曰三門。總計寬不過七八十丈。關鎖洪流。勢甚湍急。至孟縣兩岸。漸無山岡。河面寬闊約數里。北岸之武陟縣。南岸之滎澤縣。始有隄工防衛。北有丹沁兩河。由武陟縣木藥店入河。南有伊洛。漣澗四河。由鞏縣河口入河。源遠流長。河面亦寬。每遇雨多。水挾沙行。勢甚浩瀚。是以南河廳屬之胡家屯楊橋等處。溜勢忽來忽去。最爲緊要。迤下各廳河道。順軌東流。惟因土性虛鬆。逢澇掃刷。究之臨河工段有限。易於修防。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同時並漲。則大河漫灘。兩岸工程。均須防護。上年七月。沁洛等河。長水一二丈。水頭甫至寧夏。又三次報長水丈餘。同時並下。勢若建瓴。兩岸處處受險。職此之故。若沁洛之水。與大河先後長發。儘可容納。工程易於修防。本年夏。伊洛等河。並未長發。六月初

十日寧夏長水至五尺二寸已在沁河發水之後時三門以上陝州城外臨河之萬錦灘亦長水三尺五寸而下游各廳僅報長水數寸至尺餘不等道遠流微又有三門關鎖是以水勢遞減工程堅固又其明證此豫省黃河之情形也伏思黃河來源兩岸山溝洑港匯歸之處衆多俱在三門以下沁洛二支伏秋水發實增水勢之二三是上游長落大小攸關工程平險不可不一體留心以資防衛今查三門係黃河出入之區鞏縣城北洛口爲伊洛瀘澗入河總匯已咨明撫臣飭陝州鞏縣各立水誌每年桃汛至霜降止水勢長落尺寸逐日查記據實具報其沁河水勢雖由黃沁同知查報但水誌不得其地長落尺寸恐難定準並令在木欒店龍王廟前另立水誌按日查報如伏秋汛內各處水勢陡長至二三尺以外該廳州縣卽迅速具報並查寧夏之例一並飛報江南總河今按此沁河報水之始如此上下關會司河之員咸知長水尺寸日期相機修防於工程有益皇清奏議

八月十五日高晉奏孫家集外灘埽工前經奏明放淤本年伏秋汛內如法開放進淤四次埽內坑塘業已澄淤平滿南北約長九十餘丈東西寬二百二十丈淤灘高出水面二三尺不等埽工上首裏頭仍應暫留二十丈以資挑溜其餘埽工從此可以停修每年約節省銀二三千兩其進黃出清溝槽仍交廳營收拾深通再看水勢長落若將來溜勢開行則上首裏頭亦可一并停修矣又王家堂迤上黃河坐灣經臣奏明督飭廳營先將引河開挖工竣於伏汛內水勢初長卽已相機開放始而通流日漸衝刷寬深自伏徂秋正溜全由引河直達正河形勢頗順與王家堂舊工毫無妨礙舊河灣業經斷流丈量灣內已間斷涸出灘地四十四頃二十餘畝積水未涸地九十七頃二十餘畝已行知道府廳縣再加確勘將現

涸之地。應歸河營者。本年冬卽令廣栽柳株。以濟工需。應歸地方者。同未涸之地。交地方官。俟涸出一并招民領墾。照例詳報陞科。南河成案。

是月。高晉奏定總督總河會辦章程一文。武官題補題署。咨補咨署。並由河臣主稿。知會督臣商定。然後題咨。一工程所用錢糧二道。一體詳報督臣衙門查考。一各廳工程。用存料物。各工水勢。責成道廳營汛一體通報督臣。南河成案。自此兩江總督兼河務。遂爲例。

十月。高晉李宏奏。竊臣奉_上諭。據高晉奏。本年大展清口。湖水宣洩甚暢。由五套漫堰過水。流入潮河歸海。兩邊海灘蕩地。今已斷流挂淤。其從前兩次漫水新淤地內。小民圖利。間有種植雜糧等語。海灘淤地。想卽前此大學士陳宏謀所指黃河入海。停淤漸高。以致河流阻塞。此雖地勢使然。非人力所能施效。卽以現在情形而論。亦不虞其遽窪歸墟。但聽其淤漲。不爲經理。恐年復一年。久之。或不能保無梗阻。不可不爲先事綢繆之計。人言固非無稽也。至今年清水宣洩旣暢。足資刷沙之力。何以轉致挂淤。或下游消納稍遲。沙水遂成停淤。該督等應悉心相度。就堰內溝渠所在。或酌開支河。以導其流。似亦因勢利導之一法。至民間耕種淤地。止圖目前微利。而不顧妨礙河渠。若不亟行禁止。則淤地墾藝日廣。必致侵佔河身。岸愈高而流愈窄。於清黃下注形勢所關非小。卽如浙江之西湖。封田直隸之淀河。麥地皆因有妨水利。嚴禁小民佔種。况海口爲南條歸宿。顧可任其侵礙。委輸要地。而不力爲防禁耶。著傳諭高晉。李宏。詳悉熟籌。妥協辦理。仍行具摺奏聞。欽此。遵旨寄信到臣等。伏查黃河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海口數百丈之外。本有橫沙。然從不阻礙水勢。臣等平時體察。每當潮長時。入海之水。不無頂阻。迨潮退。而黃水隨潮下

注海口仍屬通暢。大學士陳宏謀所指黃河入海停淤漸高。河流阻塞。蓋指海口以外之橫沙而言。五套相距海口尙百餘里。漫水挂淤之處。在黃河北岸。因本年伏汛內水漲漫堰。旋經斷流挂淤。黃河海口通暢如舊。正河之內上下並未停淤。無虞阻塞。其北岸五套挂淤處。所補修舊堰土格正在儻辦。日內即可完工。至舊堰內皆係蕩地。現在溝渠二道。一由殷家溝入潮河歸海。一由蔣家溝。一由辣樹溝匯入太平河。以達潮河歸海。河路通流亦無阻礙。我皇上洞悉全河機宜。每年大展清口。湖水助黃刷沙。河身日益深通。已著成效。海口並未停淤。其前奏挂淤之處。實係五套之外灘。茲臣等詳加籌畫。嗣後如遇盛漲漫灘。五套地方自應聽其宣洩。水落後將子堰仍即補還。堰內產草海灘間有種植者。原照蕩地科則徵收錢糧。水過並無妨礙。惟三道洩水溝渠。水退乾涸。小民圖利。難免耕作。當力爲防禁。現在委員將該洩水溝渠寬長丈尺。逐一清丈。嚴行該管地方官并出示曉諭。做照西湖蒔田直隸淀河麥地。禁民不得仍前佔種。有礙洩水之路。如敢故違。嚴拿究治。地方官奉行不力。一併參處。如將來洩水溝渠或有淤塞梗阻。查明挑濬。俾遇異漲之年。漫灘過水。得資宣洩。不致壅遏。南河成案。

按海口淤沙。究其通塞之原。視上源來水之緩急以定。勢上通則下達。海水暢則淤去。疏治上源。而海自治。海無可濬之理。古有定論。蓋衝刷海口。惟藉清淮。每見上游南岸有事。決水平漫。湖蕩行數百里。始匯入洪澤湖。路遙水緩。隨地停淤。比至洪澤已成清水。合淮黃之力。并成清水。迅流東注。山安以下。河身平時水深二三丈者。深至四五丈。海口大通可知。此屢試不爽者。故海口之淤。非自淤也。上流淤而刷沙無力也。海口之通。清水盛而沙不能停也。知治上源。則知治海口矣。河渠紀聞。

十一月高晉李宏奏外河清口今春翠華臨幸仰蒙聖明指示於第四架木龍迤下再添木龍一架以資挑護臣高晉遵卽估定委員儻辦長五十丈寬六丈陞關與陶莊相對工竣時正當大汛挑溜甚爲得力黃流逼近陶莊清黃循軌東注著有成效今查南岸新建木龍迤下陸續淤出灘長一百九十七丈北岸陶莊積土經伏秋大汛刷去十餘丈若將新建木龍再加接長十丈保護南岸新灘汛刷北岸未盡之積土更爲有益臣等面爲商定目下水落歸槽臣李宏率同道參廳營察看新淤刷灘情形應行估辦隨查核該廳現有存工餘木並將舊龍內可以拆用木植選擇濟用所添料物無多除飭道廳確估核實辦理外謹繪圖貼說恭摺會奏南河成案

是年高晉奏臣由山安一帶查工直抵五套并到潮河上下察看查六套迤下卽無隄堰每遇水大黃水倒漾漫灘六套崖岸漸已淤高五套地勢未免窪下本年大展清口湖水暢洩會黃東注水勢盛漲致五套漫堰過水由舊河形流入潮河歸海臣悉心相度該處子堰以內本係蕩地緣乾隆十九年二十二年兩次漫水新淤地內小民圖利間種雜糧然所完錢糧仍照蕩地科則雖被水漫例不成災且均有溝渠以達潮河平行通流亦可毋庸疏濬惟將衝缺舊堰一百六十六丈五尺照舊補還鑲做防風足資捍禦其外灘溝槽修築土格四道俾將來漫灘之水不致由溝槽行溜以免刷衝堰土以上工程估銀七百餘兩卽交該廳營歸入庫貯領銀如式儻辦工完報候驗收又回至清口查勘東西壩工已接築五十丈現留口門十七丈核之高堰誌椿存水三尺四寸較上年此時計小五寸隨飭道廳將已做壩工鑲壓堅實毋使外游蟄陷并屬河臣李宏再看湖水情形如果從此平定則已儻或水再消耗仍應相機酌收三四

尺。以慎節宣。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上諭內閣。前以儀封夏邑考城三處。積水久未消退。諭令該撫相度情形。迅爲宣洩。若實在難以疏導。或酌量遷建城垣。所降諭旨甚明。茲該撫尙未親往查辦。據稱現飭司道督同地方官。另籌擇地重建等語。未能得此事要領。儀封等縣。雖積久沮洳。必非全城盡容水占。竟無居民之理。且據稱城隍堅厚。客水亦不能入。則是該處卽遇夏秋河汛。可無外來漫漫之虞。止將城內積潦。設法疏消。便可免於淤墊。或視積水最低地面。挑挖成湖。俾資瀦蓄。或就城外窪下處。所開引深溝。使水有歸宿。皆爲正辦。若遽議遷徙。匪但工程浩大。一切衙署倉庫。改建爲難。而居民日久相安。一旦驅之他徙。亦未免跡涉張皇。安土重遷。尤非恆情所願。向來江南邳州臨淮等處。另建新城。該地民人。至今仍聚居舊地。不聞以遷居新土爲樂。此固其明驗也。若以另建城垣之費。爲該地宣洩疏濬之用。通盤籌畫。自爲事半功倍。而舉從前積水之區。以次化爲膏壤。於民間尤爲至便。何必輕事紛更耶。著傳諭阿思哈。切按實在情形。悉心籌度。另行妥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八月二十三日。奉旨。據工部議覆。御史鄭廷楫條奏。扣留工程銀兩十分之一二。以備核減追賠一摺。所議未爲妥協。各省修建工程。既經核實確估。自應照數支給。以便辦料興工。承修之員。如果潔己奉公。帑歸實用。自不致有駁減追賠之事。儻不肖官員。浮冒侵帑。貽誤工程。卽當照律治罪。著落追賠。若慮日後賠繳無著。於估工時。豫爲核減起見。酌留以備扣抵。殊非政體。且實估實銷者。旣不應責其先期墊用。而侵冒之員。轉得因此藉口。至以不堪物料搪塞。或短發價值累民。種種流弊。皆所不免。所有該御史原奏。

毋庸議。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四日。高晉、李宏等奏。八月中旬。江省黃河水勢驟長。徐城誌椿長至一丈三尺二寸。實爲異常盛漲。銅沛廳屬南岸黃工迤下無工之韓家堂溜勢汕刷大隄。隨搶隨塌。於十八日亥時。漫溢六十餘丈。過水業經臣李宏將漫溢情形奏聞。臣高晉、臣明德均於二十三日到工。會同查勘。漫溢之處。數日來復刷寬三十餘丈。連前約寬九十餘丈。大溜趨入漫口者。約有十之六七。現今西岸溜勢稍緩。東岸仍在汕刷未定。漫溢之水。下注陵子孟山等湖。匯入洪澤湖。出清口歸海。臣等先已飭淮揚河庫二道督率外河廳營將清口大爲展寬。以資宣洩。漫口迤下經由江省之銅山、睢寧、安徽省之宿州、靈璧、虹縣各境內均不免被淹。然附近居民於初十日以後。見河水盛漲。已將家口糧食搬移高阜處所。及隄頂居住。其草束不無狼藉。房屋亦有漫坍。而人口並未傷損。遠處地方水頭到去。更緩已多。委幹員分投往勘。多雇船隻。濟渡。令遷移高處。搭棚棲止。善爲撫卹。安頓。並查明被淹戶口。先行撫卹。臣明德現仍親往查勘。俟查明另行具奏。至漫口必須早堵。而堵築全藉料物。已將所需概木、光纜等項。分委幹員。並飛飭地方官上緊購辦。務期迅速運工。濟用。惟秫秸、穀筋兩項需用最多。下游州縣辦運潮流而上。緩不濟急。必須上游地方採辦。方可剋期到工。現在漫工上游有銅山、豐沛、蕭、碭五縣。臣等已盡力派令趕辦。但地方出產有限。不敷應用。查向來徐州漫工需用物料。俱蒙皇上恩准。在山東、河南兩省分辦協濟。今工程需料緊急。已飛咨山東省協濟秫秸一百五十萬束。河南協濟秫秸三百五十萬束。穀一百六十萬筋。剋期由水路運工。以濟急需。價值照數撥還歸款。臣等現已調集熟練樁埽官兵。俟料物到工。卽上緊捲埽堵築。務期漫口

及早合龍。仰慰聖懷。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九日。高晉、李宏、明德等奏。韓家莊漫口。臣等駐宿工所。將河庫提到銀兩。發徐州府各縣上緊辦料。並將調到官弁。分派執事。先將附近工所之料。分派多員。催儼撥運。而銅山料物。現已運集工所。臣等於兩壩各設料廠。遴員驗收。經管一切稽查之法。嚴立章程。錢糧務歸實用。不使稍滋弊竇。近日漫口東岸。又刷寬四十餘丈。連口門共寬一百四十餘丈。黃水連日已漸消落。徐城北門外誌椿。現存長水六尺七寸。漫口迤下。正河水勢。尙有十之二三。大溜並未全奪。漫口下流之水。衝刷溝槽。尙不過深。現在黃水止。有七八分歸入漫口。溜勢亦不甚薄。臣等每日往來查勘。水勢漸消。口門形勢已定。正宜裹頭。應將東西兩岸。先行幫築壩臺。以備進埽。已擇八月二十八日開工趕辦。仰賴皇上洪福。連旬晴爽。不獨易於運料辦工。而被水災民。安插撫卹。均易辦理。俟壩臺辦完。料物到有成數。即便捲埽接築。以期要工速竣。

南河成案。

九月初六日。高晉、李宏奏。臣等前將韓家堂漫口開工日期。具奏在案。嗣督率工員。將兩壩壩臺。晝夜加工。儼築寬厚。臨水三面。鑲埽裹頭壩。基修做堅實。進埽方資穩固。九月初三日。已將兩壩壩臺修築完工。徐州府屬並委員就近所辦。正雜各料。現在陸續到工運交。鄰省撥協之料。尙未運到。然旋到旋築。工程亦可迅速。即嚴督兩壩副參遊守。於初四、初五。東壩已進二埽。西壩亦進一埽。各埽俱長十丈。高一丈四五尺不等。均使追壓到底。鑲修穩固。總期正雜各料。運足一埽之用。即捲進一埽。迨各料充足。更可晝夜進埽。查口門之水。散漫下注。其勢甚緩。由陵子等五湖。匯歸洪澤湖。先已飭下游道廳。確查探報。令加謹

防範。茲據淮揚道巴靈阿稟稱。洪湖水勢。八月十五日前。因淮河水發。報長一尺一寸。自黃水漫溢。匯注入湖。又加長九寸。緣清口東西壩。已陸續拆展一十六丈。連舊有口門現寬五十三丈。宣洩甚暢。九月初二日。高堰誌椿已落水二寸。連伏秋汛長水。現存八尺二寸五。滾壩高出水面三寸及八寸不等。查漫水入湖。水勢並未大長。數日後即見消落。此實我皇上指授機宜。平時大展清口。騰空湖面之明效。現飭該道住守清口。察看水勢。水消則停。水長則展。隨時妥辦。不誤宣洩。目下徐城北門外。黃河誌椿存水五尺三寸。較八月中旬盛漲。已消七尺九寸。蘇家山。毛城鋪各滾壩。俱已斷流。唐家灣草壩。亦經堵閉。合并聲明。南河成案。

是月初十日。高晉。李宏奏。圖內漫口對岸。奉硃批。此段引河可開否。欽此。並於應開引河處。奉硃筆指出。仰見我皇上廬念要工。訓示周詳。至意伏查。黃河漫口對岸。開挑引河。分溜掣勢。誠爲堵築漫工第一要務。如近年江省之張家馬路。孫家集。豫省之陽武。楊橋各漫口。均荷聖明指示。在對岸開挑引河。事半功倍。著有成效。當韓家堂漫溢。籌辦堵築事宜。即經公同議及。祇緣該處對岸老灘上首。溜走中泓。開挑引河。河頭不能得勢。難望吸川之效。迤下雖有嫩灘陣水之時。仍普面漫水。難以施工。臣等悉心講求。此次漫口大溜並未全奪。正河之中。現有二三分水勢。船隻尙可行走。此即天然引河。將來兩壩之壩日進。則正河之水可望日多。至合龍時。即以正河作爲引河。較新開引河似更得濟。原擬再看旬日。如形勢已定。即行奏聞。今蒙皇上睿謨遠照。智炳幾先。欽服莫能言喻。隨又率領道廳。并諳練工員。同赴東西兩岸。往來相度。查漫口兩壩。已進壩十四個。長二十一丈三尺。而正河分流形勢。仍然如舊。可望不再改移。惟迤

下嫩灘忽長忽刷尙在未定。臣等復又商酌。此次漫口。既未全河奪溜。正河現在通流。似可毋庸另開引河。俟兩壩各進二十埽之後。確看口門分流水勢。再將對岸迤下嫩灘。或爲挑切順勢。或在嫩灘上多開引渠通流。俾歸入正河之水。不使稍阻。則正河之流益暢。而漫口之勢益分。是正河即可作爲合龍之引河矣。南河成案。

十月李宏奏。韓家堂漫工。於十一日堵閉合龍竣事。會摺奏蒙聖鑒。合龍後。撫臣明德。卽由南岸起身回蘇。督臣高晉。由毛城鋪前往上江查災。順勘灘河一帶。臣住宿韓工。督率道參廳營將邊埽土餞各事宜料理穩固堅實。黃河溜勢。現在暢流東注。查八月中旬。黃水驟漲。徐城誌椿長至一丈三尺二寸。當韓家堂漫溢之先。各廳埽壩隄工。被水汕刷。墊塌殘缺之處甚多。經臣豫飭下游邳。睢。宿。虹。桃源等廳。將塌卸工段。先爲擇緊估辦。並令淮徐遊擊往來督催。以備合龍後水歸正河。足資抵禦。今於十八日由韓家堂起身。上自豐碭。下至桃源。沿途查勘。此番盛漲後。河形溜勢。有無更易。埽壩工程。上提下坐之處。何者應行停修。何者應行添辦。酌分緩急。確切估定。歸來歲春工次第辦理。再本年黃水處處上灘。兩岸隄工。有與水面相平。并有水高隄頂。臨時搶築子堰之處。現在水勢雖消。而水痕正可查驗。必須確勘。酌量加培。俾資捍禦。現在履工籌辦。以期實有濟益。南河成案。

按是時韓家堂漫口。卽估工購料。上游銅沛。蕭。碭。豐五縣。派令趕辦。順流卽至。并分咨豫東協濟河撫阿思哈。將存工料物。由黃河運送到工。東撫崔映階咨覆。東省收買五十萬束。聲明曹屬料物。由黃河直達工所。各屬之料。運至韓莊交卸。口門形勢已定。將兩岸築做壩臺。裹護穩固。正河尙有二三分水勢。卽天

然引河較新開之渠更爲得濟。以次進埽。兩壩埽日進。正河水日增。仍將對岸灘嘴逐日挑切。以順其勢。所下之埽俱平穩得地。每一晝夜。兩壩儘進四埽。未及五旬。堵築竣事。南岸土性膠結。內塘不甚低窪。漫水水平流。衝刷未深。大溜不致全掣。以正河爲引河。計日程功。亦由漫口後急起治事。不踰十日。開工價辦裹護。兩頭穩固。次第就理。得先事之益。故能減省豫東協濟料物。其時之人力更齊也。河渠紀聞。

是月。命侍郎裘曰修。高恆。查勘淮徐支河各河隄。尋奏。隄工完固。裘曰修傳稿。

是月。李宏奏。豐。碭。銅。沛。邳。睢。宿。虹。桃源等廳。一切隄埽工程。上月黃水盛漲。溜勢上提。下坐。汕刷壑場之處。或應補修。或應停辦。必須分別預籌。臣上下履勘。內銅沛廳李家樓埽工。於乾隆十九年。因張家馬路長有淤灘。大溜下移。隨時下埽搶護。工長一百六十丈。每歲修防。現在形勢更易。該埽挺入河心。阻遏大溜。當因時制宜。以節工料。且埽後原有越隄二道。今歲伏汛前。幫築寬厚。甚爲堅實。重門保障。足資捍禦。此段埽工。儘可停修。又銅沛廳小店埽工。長四百一十三丈。宿虹廳蔡家樓埽工。長一百七十丈。每年間段修做。該二工下首俱屬已經放淤。目下河溜下趨。形勢俱改。若仍前歲修。徒費無益。應一并放淤。爲便已令該管廳營將兩工下首尾鑿做裏頭。俾挑溜開行。以順水勢。其餘俱飭停辦。至各廳埽場卸工段。勤估鑲修。未免用料較多。而以此三工停修。節省料物。移辦各廳壑場緊要工程。通盤核算。仍不致過於多費。再各廳兩岸隄工。查驗水痕。本年盛漲時。卑矮之處。有高出水面一尺餘寸及六七八寸不等者。并有水與隄面相平。臨時搶築子堰。搶護者。急應增高培厚。除些小殘缺處所。飭各廳本汛兵夫力作修補。其餘加培工段。添用土方。銀兩無多。來歲各廳歲搶修額銷數內。亦可通融籌辦。毋庸另案辦理。臣現在督率

道參遊等。按段估計。釘立誌椿。估定造冊核準。俟來歲春融。上緊趕辦。桃汛前一律辦竣。南河成案。
是月。高晉奏。勸挑唐家灣老灘之外淤。出新灘一百八十九丈。測量老灘較高新灘二尺。應將老灘挑深。
與新灘相平。挑口寬八十丈。逐漸收分。以達唐家灣草壩。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六

河水章 廣十三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李宏奏。黃河兩岸土埽各工。上年秋汛盛漲後。即分別緩急。確估於桃汛前趕修完竣。臣於四月十三日。前往徐屬各廳。上至豫東虞城。單縣交界。履工查勘。各廳春修埽壩。及加幫土工。均照估定段落。修做丈量。簽試尙無草率苟簡之處。動用物料。按工核算。亦無影射浮冒情弊。用存料物。盤驗相符。隨飭各該廳營。將椿橛繩纜等項雜料。分貯各緊要工所。並酌發防汛夫工銀兩。以備大汛防禦。再查徐城水誌。桃汛後復長水一次。長至七尺。旋即消退。現存長水五尺五寸。黃河上下。形勢如常。無大更易。惟豐碭北岸石林工。於上年六月內溜勢上提。竭力搶護平穩。迨後漸次下移。至八九月間。大溜全注石林。迤下之梁家馬路。形勢兜灣。甚關緊要。細加相度。南岸灘嘴。挺入河心。河灘相對之處。量長二百三十丈。應挑引河。以分溜勢。札商督臣高晉。意見相同。隨飭豐碭通判邊方泰。守備楊國築。巡檢孫鼎祥。督率兵夫。挑挖引河一道。工竣。令水勢長至七尺時。開放。續據道廳等稟報。引河於三月初十日挑竣。四月初六日。河水長至七尺。適即開放。溜漸南趨。茲臣親往查勘。南岸灘嘴。已塌去七百餘丈。大溜歸并引河。河勢順直。其北岸石林并梁家馬路。俱長有淤灘。埽工可全行節省。業經化險爲平。南河成案。

按豐碭石林一工。密邇微湖。關係重要。河勢由西北下注。至此一曲轉灣向北。埽工正當其衝。湍流洄漩。

歲費搶修。至是開河引溜。北岸石林、梁家馬路俱長有淤灘。埽工淤閉。化險爲平。此緣上有吸川之勢。下有歸流之河。故得一舉成事。迨後人事漸疎。不數年間溜勢刷灘。漸趨於北。石林埽工復出如故。嘉慶辛酉。因堵邵壩。東西大開引河。卽於石林工上下築土埽大壩二道。各長二百餘丈。比應相承挑溜南趨。接入引河。大溜直向東。出石林壩前水緩。沈沙旋卽淤閉。至今六七年。河泓愈刷愈深。水由地中岸高河下。徐州一帶歲慶安瀾。豈非得勢使然哉。河渠紀聞。

五月。李清時奏。豫省黃河北岸陽武一帶。土性鬆浮。查武陟汛之丁家菴河岸。經河水漫灘。刷成窪形。四道僅高水面七八寸及一尺三四寸有差。河水稍長。卽由此漫入。今將各道窪地離河三四十丈。修築土格各一道。較寬者多築一二道。均與灘面相平。兩面密釘柳椿。並用柳枝編紮成笆。以攔土格。共築土格八道。將來漸次淤平。隄岸益臻穩固。河渠志稿。

七月。李清時卒。河渠志稿。命嵇璜爲河東河道總督。河渠紀聞。

閏七月。高晉奏。查勘得毛城鋪滾壩。自閏七月初六日過水起。至十九日止。業已斷流。黃河兩岸低窪之處。雖經漫灘。旋卽消落。歸槽北岸之蘇家山滾壩。亦經斷流。其由毛城鋪過壩之水。僅止二尺八寸。由洪溝下達。灘河據下游之鳳陽府并宿州州同等稟報。自毛城鋪過水後。遵照章程。將兩岸閘座下板。使黃水獨走。灘河暢流無阻。並未出槽。兩岸秋禾。均無妨礙。毛城鋪斷流後。現將灘河兩岸各閘啓放。俾清水匯注刷沙。灘河內可期不致停淤。其唐家灣一帶外灘。並引河內。全有嫩灘新淤。經臣上下測量。二壩迤外至河脣。淤高二三尺不等。二壩迤內至蔣家營。倒勾引河。會總處新淤。亦有一二尺不等。又毛城鋪碎

石滾壩二道。水過後頭壩如故。二壩坍陷長十二丈。深一尺三四寸。附近子堰亦間有坍損殘缺。此毛城鋪過水後之情形也。臣查臨河外灘以及倒勾引河。既已淤墊。若不挑挖如式。將來再遇黃水。逾誌開放。唐家灣草壩。則毛城壩即不能過水。惟目下黃水甫經斷流。新淤尙難施工。臣已檄飭道廳。先將唐家灣草壩堵築。并將應挑淤土。應修石壩。逐一分別確估。一俟霜降後。動工辦理。所用錢糧有限。即歸該廳庫貯核銷。仍咨明河臣一體查催。工完後就近驗收。其毛城鋪外灘子堰。向係民修。亦經飭令道府廳縣。董率妥辦。而黃河兩岸。凡有漫水溝槽。均令廳營查明堵閉。隄根並灘地積水。開溝宣洩。使其早爲涸出。不致有誤種麥。臣回至徐州。查勘北門外誌椿旬日以來。共消水六尺四寸。現存長水五尺二寸。上下各廳工程。據報一律穩固。南河成案。

八月初三日。高晉李宏奏。本年閏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李宏奏黃河運河水勢長落情形。自毛城鋪及北岸蘇家山。水勢俱經消退。即日可以斷流等語。覽奏殊慰朕懷。但毛城鋪蘇家山二壩。過水經由之處。不無淤沙存積。若不乘時疏濬。恐將來水勢再大。即難容納。李宏等可督飭工員。及時相度形勢。實力挑濬。務俾一律通利。以資宣導。著將此一并傳諭高晉知之。欽此。伏念本年秋汛。黃水加長。蘇家山滾壩。初以漫灘之水。從上游管粥集一帶。迤邐流至壩根。過壩時水已澄清。過水無多。隨即斷流。迨閏七月初五日。初六日。黃水長至一丈一尺六寸。甫有濁水過壩。初七日至初九日。即消落二尺五寸。滾壩亦即斷流。是以壩下水勢經由之處。尙無淤沙存積。毋庸挑濬。毛城鋪滾壩。閏七月初六日開放。唐家灣草壩後。滾壩之上。止過水二尺八寸。初七日後。漸次消滅。至十九日。即行斷流。閉壩。經臣高晉將查勘唐家灣引河。

二壩內外應行挑挖。奏蒙聖鑒。其毛城鋪迤下灘河內。自滾壩斷流之後。將兩岸倒開啓放。俾清水匯注。刷沙以期不致停淤。今欽奉諭旨。訓示臣等。又專委幹員。前往毛城鋪壩下過水經由之處。逐細查勘。如有淤沙存積。即行確估挑濬。南河成案。

九月嵇璜等奏。查楊橋大壩。爲豫省第一要工。自乾隆二十六年合龍之後。雖未建築越隄。然從前河分兩股。一由北岸順直過行。一由壩外埽灣東注。是以數年俱屬穩固。迨本年春夏以來。兩河大溜。匯爲一河。併力全注。南岸直趨楊橋。埽前水深三四丈不等。閏七月初旬。黃河盛漲。水高埽面五六尺。埽多蟄裂。該工向係稽料堵閉。外當大溜。內有深潭。時虞滲漏。北岸河灘順直。旣不能開挑引河以分溜勢。而大壩迤裏。又係偏地飛沙。亦不能建築越隄。以爲重障。又有龍門深潭。繞越千有餘丈。不特建隄需費浩繁。抑且繞築遙遠。更不能爲楊橋內護。應請將壩身裏戩。再爲加培寬厚。以爲保障。查從前堵築楊橋漫口時。係就鄭中越隄頭盤築壩臺。進埽合龍。遂改越隄爲臨河大隄。該工土性純沙。難資鞏固。閏七月初二日。黃河湧注。衝刷隄身。坐墊三處。幸保無虞。但以沙性之隄。禦黃河之水。實難恃以無恐。應請擇選淤土。幫築裏戩。庶幾可資捍禦。又奏上北河廳屬之陽武七堡八堡。係乾隆二十六年堵築漫工。現在外灘日見淤高。隄根已成窪形。每遇漫灘水至。存貯日寬。沙隄難以抵禦。查本年漫灘水大。該處停有膠淤。應將隄身臨河一面。刮淤土幫培窪形。築順水土壩。以期漫灘半溝之水。漸次受淤。則隄工自固。又下南河廳屬之蘭陽汛越隄。亦係二十六年堵築漫工。該隄一千七百餘丈。形勢過於寬長。挺占河身。阻遏水勢。必須展拓以順河流。該處大隄漫口三處。雖於二十九年奏明補築。而毗連漫口之大隄卑薄。並未加幫隄根。

以外多有支河積水。現飭多築土壩。俾支河之水。逐漸停淤。其隄根無柳處。并令補栽柳株。以禦漫灘風浪。河渠志稿。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李宏奏。初八日奉上諭。朕乙酉春。親臨清口相視。復令於陶莊積土相對處。添建木龍一具。俾益收挑溜之用。迄今已閱四載。未據該督等奏及。不知所建木龍。果否有益。著傳諭高晉、李宏等。將現在情形查明覆奏。欽此。伏查清口木龍。乾隆三十年春。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以各木龍挑溜護灘。著有成效。聖明指示。於陶莊積土相對處。添設第五架木龍。臣高晉遵卽估定價辦。長五十丈。於是年六月。趕紮完工。值伏秋大汛。黃水加長。挑溜甚力。迨秋汛後。臣李宏到任南河。與臣高晉會同查勘。新建木龍。迤下淤出灘。長一百九十七丈。陶莊積土。尾段刷去長十餘丈。復加相度。新建木龍。應再接長十丈。隨於三十年十一月。將挑溜有益情形。及應行接長緣由。奏蒙俞允。旋於三十一年三月。接紮十丈。共長六十丈。挑溜護灘。更爲得力。又將完工日期。奏聞在案。數載以來。不但保護南岸新灘。挑刷北岸積土。而黃流逼近陶莊。清黃循軌並行。東注清口。無倒灌之虞。皆由我皇上臨幸指示。知所遵守。實力奉行。未敢稍懈。本年春。因頭二三。四各架木龍。經歷年久。簾纜鬆朽。復飭該管道廳。加纜細紮。收拾完整。并將新建第五架木龍。加添簾纜。以備伏秋水長。俾資挑護。茲蒙諭旨垂詢。臣李宏至清口查丈。三十一二兩年。南岸外灘。新淤長二百一十丈。上寬十六丈。下寬四十丈。北岸陶莊積土。上段又刷去長十丈。形勢甚順。實爲有益。謹繪圖貼說。會摺覆奏。南河成案。

七月二十一日。高晉、李宏奏。豐碣廳南岸徐家莊。工前經放淤。東西兩壩。均有裏頭。接做防風。以資保護。

上年對岸生灘。河溜南徙。上提下坐。迄無一定。臣等商定。將下段越隄加高培厚。以爲放淤之計。本年六月以來。黃水疊次加長。北岸忽又陡長新灘。挺入河心。逼溜直趨南岸。徐工東壩。卽飭淮徐河道吳嗣爵。遊擊李永吉。督同廳營。加意保護。相機辦理。嗣接稟。該工溜既湍急。勢甚危險。多用物料搶護。固可抵禦。但溜勢變遷。上下莫定。旣虞顧此失彼。且恐多糜錢糧。隨相度形勢。挑挖倒鈎引河。於七月初五日開放水餞。中段塌透。以水抵水。溜勢開行。現已鑲做裏頭。保護無虞。仍在接做防風。以資穩固。茲臣高晉親詣察看。該處本屬險工。自放水餞後。內塘漸已淤平。新做裏頭埽工。亦俱堅實。大溜開行。水勢平定。至旣放水餞。越隄已成縷隄。必得加築外越土隄一道。以爲重門保障。現飭該道委員。確估詳報核定。俟霜降後興修。所需土方銀兩。約計五千兩上下。卽歸該廳庫貯辦理。南河成案。

九月。高晉李宏奏。定河臣於每年四月。赴河庫盤查一次。督臣於防汛時。順便稽查。以昭慎重。南河成案。是月。嵇璜內遷。命吳嗣爵爲河東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十二月十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思哈奏請。將豫省河工。每年歲修節省銀兩。儘數加築隄岸。所見殊於事理未協。河工每年所定歲修之額。不過約略成數而言。其實遇有大工年分。所費何啻十餘萬。若照常工程減少時。卽數萬亦可敷用。至該督所稱。約用十一二萬之數。已屬膠柱鼓瑟。今阿思哈旣以每年約銷十一二萬兩爲劃定數目。又以一二萬兩請儘數加築隄工。按其情形。竟與估計包工無異。卽以埽工而論。所動之十一二萬。豈必盡皆緊要。寧不可覈實撙節。以辦土工。且河兵在汛。每當防守餘閒。又何難令其隨時畚土保護。若必以所餘之數。盡爲每歲加高培厚之用。曾不思隄身綿互甚長。計每十里

加築數寸。費已不貲。此一二萬金所培有幾。又豈按年易竟之功。縱使果有增高。而此數寸浮土。略遇風大。即吹捲無存。亦何足以資鞏衛。是欲盡動歲修銀兩。徒滋河員弊混冒銷。而於隄工仍屬有名無實。阿思哈本未諳習河務。此奏蓋爲何煩所愚。於事殊無裨益。著傳諭吳嗣爵將阿思哈所奏情節。悉心籌覈。是否應行酌辦。逐一確查。據實覆奏。毋得稍有瞻顧。純皇帝聖訓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李宏奏。宿虹廳屬南岸之小三堡。向無埽工之處。外灘原寬二三十丈。去秋溜勢南趨。外灘漸次塌去。將至隄根。甚爲險要。經飭令趕做挑水壩工。搶護平穩。今查溜勢已行南岸。該處僅有縷隄一道。並無越隄。實不足恃。應預籌辦。須添築越隄一道。庶資重門保障。估計越隄長六百六十五丈。需銀七千七百餘兩。歸入來年加高案內彙銷。無庸另動錢糧。隨即遴員與工儻辦。定限大汛前完竣。以資鞏固。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清口東岸平成臺地方。因四月內清黃並弱。致生淤灘。糧艘至此。必須起剝。一面於水淺處所築兜水小壩。以通水勢。並將惠濟等三閘遞相啓閉。使湖水多由清口暢出。以資衝刷。並督率地方官多雇剝船。令重運之船起剝貨物。俾得過行等語。已於摺內批示。令從長詳議。設法疏濬矣。及閱所繪圖樣。則淤淺處所。適當清黃交匯之衝。若聽其淤積日久。必致清水不能暢出。刷黃難免無倒漾之病。於運務河防。所關甚屬緊要。高晉等自當上緊熟籌。極力濬治。以期妥協。至該處現築兜水小壩。逼水不過一時補偏救弊之計。因思木龍一項。於挑溜較爲得力。今陶莊對岸舊設木龍節。年來已資其利。現在似可毋庸多設。或於清口外淤沙之處。相度形勢。將舊有木龍移

建一具以資挑溜之用。自爲有益。且以舊料改作。或擇其材之堅實者。以二、三具改造一具。祇需略用匠工。亦不至於多費。高晉等務卽悉心妥酌。是否可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並將作何設法。濬治情形。一并具奏。純皇帝聖訓。

六月高晉李宏覆奏。清口東西壩外。爲清水匯黃之要路。自蒙聖明指授機宜。視洪湖水勢之消長。以定清口壩工之蓄洩。如清水長發逾誌。則將東西壩以次展擴。使湖水匯黃東注。以達於海。清水一消。則次第收築蓄清。以備抵黃。查東西壩迤下。平成臺一帶河道。每年清水盛時。深有一、二丈。原無淺阻之事。卽黃水過盛。倒漾溜急。亦有五、六尺之深。可通舟楫。惟每至春夏之交。偶值清水微弱。而黃水適與相平。則交匯之處。平抵蕩漾。溜緩沙停。致有淺澀。然皆浮淤。黃水一退。清水加長。暢出抵黃。則淤隨水去。仍復深通如舊。不致淤積。年來屢經體驗。悉俱如此。本年四、五月間。江西重運。喫水較深。適逢清黃相平。沙停淤積。築做兜水小壩。暫閉三閘。以資衝刷。誠如聖訓。不過一時補偏救弊之計。彼時查量平成臺處水面。寬一百七十一丈。其淤淺之處。或上或下。或東或西。本無一定。而長則不過數丈。至十餘丈不等。臣等卽擬於兩岸各紮小木龍一架。以資挑溜。自可刷深。因一時趕辦不及。而數日內重運尾幫。亦卽全渡。是以中止。今蒙我皇上閱視圖中。指出清黃交匯處所。應建木龍。臣等實不勝欽仰。聖明如見。查目下黃水盛長。倒漾溜急。該處業已刷深。非前此情形可比。臣等悉心籌酌。現在雖可無需挑刷。而停淤事所常有。應將木植篋纜備貯兩岸。如遇清黃相平之時。察看淺處。卽於兩岸僱紮小木龍各一具。俾逼溜刷深。以濟漕運。遇水勢長發。仍行拆起。存貯兩岸。所需木植。卽遵旨於陶莊對岸舊木龍內拆選應用。篋纜所費無多。

統歸外河廳庫貯銷算。如此辦理較之兜水小壩實爲得力。至濬治之方。惟有以水治水。而黃水善淤。必使清水常勝於黃。則諸病悉除。本年因清水力不抵黃。致平成臺一帶生有淤灘。前已節次奏明。將通湖引河大加疏治。因勢利導。以資暢洩。近因黃水倒灌經過之處。不無停淤。又經欽遵聖訓。將西壩收束四丈。自可收以水治水之效。而時當伏汛。所停之沙。本屬輕浮。現在湖水日漸加長。黃水一退。清水暢出力足攻沙。亦可滌刷殆盡。南河成案。

是月高晉奏。竊臣接奉上諭。李宏奏黃水驟長。已開放毛城鋪。仍未消退。現赴上游一帶查勘籌辦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今年黃河水長甚驟。唐家灣、毛城鋪既已節次開放。水仍加長。所關甚爲緊要。該處險急各工。有應設法豫防者。務速加意籌辦。毋稍疎緩。至清口築壩防護。自屬要鍵。看來今歲清水稍弱。李宏現已將清口收束五丈。極爲合宜。現在黃水若仍未消落。恐清水勢不能敵防。有倒漾之虞。而平成臺地方所長沙淤。亦恐不無阻礙。自當相度情形。酌量妥辦。務協機宜。今李宏現赴上游查勘。祇留道員松齡參將尙義。在清口料理。於事未能有益。計此時大學士高晉應已赴清江防汛。著將該處應辦事宜。悉心妥速辦理。以期妥協。並將現在水勢情形。若何迅速由驛奏聞。以慰廬念。欽此。並抄錄李宏原奏。遵旨寄信到臣。查此次河水驟長。徐城誌椿於上月二十三日長至一丈一尺五寸。已稟遵欽定限制。將唐家灣草壩開放。毛城鋪石壩過水二尺七寸。河水於二十五日雖又加長八寸。此後日漸消退。據淮徐道巴靈阿報。截至六月初八日。徐城水誌除長落相抵外。淨存水七尺七寸。較盛長時已落水四尺八寸。毛城鋪石壩所過之水。流入濰河。臣行據下游地方官彙報。陸續長水二尺五寸。水流迅速。並無停淤。是日毛

城鋪石壩。僅過水六寸。日內自已斷流。北岸之蘇家山滾壩。外灘業已乾涸。黃河各工。俱經修護平穩。洪澤湖水。誠如聖訓。較往年稍弱。而平成臺地方所長沙淤。前因黃水長時。業已衝刷寬深。並無阻礙。業經奏蒙聖鑒。嗣經河臣。將西壩收束五丈。攔禦黃水。並可束清敵黃。實合機宜。今湖水日漸增長。高堰誌椿。現存水八尺一寸。黃水仍在倒漾。若再消尺許。清水便可暢出。清口抵黃。南河成案。

七月高晉李宏奏。六月下旬以後。黃河水勢。疊次加長。徐城誌椿。長至一丈二尺四寸。爲數年來所未有。上下各工。在在險要。當將毛城鋪峯山閘。先後開放。蘇家山滾壩。亦經過水。臣等於七月初二日。將各工搶護平穩情形具奏。乃次日接據銅沛廳營稟報。徐城誌椿。已長至一丈三尺二寸。下游老壩口水誌。長至二丈一尺四寸。宿遷縣迤上支河口。因漫灘之水。浸至隄根。墊塌十餘丈。現在搶護。接准河南撫臣咨會。豫省武陟縣之沁河。陝州之萬錦灘。水勢同時漲發。上游來水較大。驟難消落。上下河道。普面漫灘。埽工間有出水數寸者。或用料加鑲。或搶築子堰。處處報險。臣等再四籌畫。權其輕重。一面將王營減壩開放。以洩黃河異漲。一面將劉老澗開放。以洩運中河之水。自開放之後。黃水漸見消落。老壩口誌椿。已落水一尺二寸。中河並落水一尺二寸。上下各工。均可保其平穩。支河口漫工。亦可望其掛淤。南河成案。

是月黃河水勢疊長。宿遷支河口無工之處。大隄坐墊三十餘丈。旋即堵塞。兼籌清口宣洩事宜。按是時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三尺餘。桃源南岸之煙墩二堡。北岸之三岔。丁家莊。陶莊。古城等處。隄頂漫水。隄坡坐墊。滲水段落。不一而足。分段搶修。啓放毛城鋪峯山閘。蘇家山滾壩宣洩。而支河口遂致過水。由運中河下注。幸未掣動大溜。當即啓放劉老澗王營減壩。分流暢洩。奔湧下注。下游河道。均出槽漫灘。黃水

陡落二尺餘。王營減下之水。由鹽河入海。運中河之水。出楊莊歸大河。決口漸次斷流掛淤。補築完固。黃水自伏汛異漲。加以秋汛疊長。烟墩上下南北兩岸各隄。皆迎溜頂衝。極險之工。至漫頂坐蟄。滲水危險已極。俱能搶築平穩。支河無工之處。距河尚遠。而反致成事者。人所不經意之處。疎於防守。鼠穴一隙。水至穿引透氣。趁勢衝刷成渠。比至聞救。已無及矣。支河口大隄外灘。距黃河五百餘丈。隄身坐蟄處。與運河相連。運河水勢本大。內外河面。高下相等。決水漫入。水勢相頂。平緩不致引溜。又兼開放劉老澗王營減壩。分流暢洩。是以易於奏功。是時黃高於清。開王營減壩。以分黃水之勢。而湖水仍未暢出。勢甚浩瀚。仍將山盱五壩。加高培築。使湖水不致涓滴旁洩。清口已收至六丈。黃水倒漾之勢。未減。再收二丈。留口門四丈。以節水勢。清水蓄高。力足禦黃。並將淤墊各引河。疏挑旬餘。引河水深四五尺。太平河頭水深九尺。至一丈二尺不等。分流暢出。裏河兩岸。隄工平水。隨將運口頭壩收窄一丈。留口門三丈。束水歸東。湖水奔騰下注。匯黃歸海。湖心尚在飽滿。以次拆展東西二壩。暫開禮字壩。以資分洩。黃淮均得安流。皆合自然之機宜。是以遇險而能平也。河渠紀聞。

八月李宏卒。命吳嗣爵調補江南河道總督。以姚立德補授河東河道總督。河渠紀聞。
是月二十六日。高晉、吳嗣爵奏黃河水勢。上月下旬漸次消落。徐城誌椿。止存水六尺一寸。經臣高晉。於八月十二日奏聞。奏報後。又消水四寸。迨十六日起。至二十一日。忽陡長七尺三寸。徐城誌椿。連前長至一丈三尺。蘇家山滾壩。過水深一尺五六寸。毛城鋪滾壩。於十九日開放。唐家灣草壩。後過水深一丈一尺六寸。峯山閘亦次第開放。以資分洩。此番水長甚驟。銅沛廳屬韓家山小店汛。邳睢廳屬戴家樓。宿虹

廳屬小三堡。桃源廳屬金家莊。九里岡等處。紛紛具報。迎溜頂衝。各工均有蟄陷塌壩。臣高晉隨分委道將參遊等。往各工督同廳營分投搶護。一面往來策應。旋據桃源廳營稟報。桃源南岸陳家道口無工處。所漫灘之水。高於隄頂。又值連日東北大風。竭力搶護。隨搶隨塌。於二十二日。縷隄坐蟄兩段。各長二十餘丈。臣高晉卽馳赴查勘。臣吳嗣爵於是日接印後。亦卽前往會勘。該處係黃河南岸。自烟墩至白洋河計六十里。並無堵工。灘寬七八里至十一二里不等。每年雖有漫灘之水。僅抵隄根。深亦不過一二尺。正河水落。灘水亦卽歸河。本年伏秋汛內。三次盛漲。水與隄平。均經搶築子堰保護。此次因水湧風狂。人力難施。坐蟄隄工兩段。現在一片汪洋。大溜仍走北岸。缺口所過。均係漫灘之水。二十四日。黃水漸已消動。外灘亦漸挂淤。查漫口距正河。有七八里及十餘里之遠。如正河之水。再消二三尺。卽不致有奪溜之患。現在籌備料物。一面督率道將廳營查勘外灘。如露出之灘。刷有溝槽。立卽相機堵築。以截來源。俟挂淤斷流後。便可補還原隄。南河成案

九月初二日。高晉、吳嗣爵奏。桃源南岸陳家道口無工處。所坐蟄隄工。連日黃水已消落二尺四五寸。前之一片汪洋。漸次露灘。臣等上下履勘。其在祥符閘以上坐蟄隄工一段。外灘全露。刷有串溝五道。當卽督率道將廳營。趕築土壩。攔截水勢。業於上月二十九日斷流。現在委員多募人夫。跑牌買土。將原隄補還。夯碾堅實。以期鞏固。數日卽可工竣。惟祥符閘以下陳家道口坐蟄隄工一段。外灘水勢。仍在瀾漫。滌洄。河灘衝刷。溝形甚多。橫衝直達。有順勢下趨者。又有回溜上行者。每道溝寬數丈至十數丈。深三四尺。至丈餘不等。黃河正溜。總無一定形勢。缺口以外露出之灘。均係嫩淤。不能立足。人力難施。臣等相度情

形漫決口門下隄頭著重。應先用料裹護。以免刷寬。俟黃水再落一二尺。形勢有定。或堵截外灘串溝。或儼築裹身口門。現在催運料物。調集兵夫。一面分投上緊趕辦。不致稽誤。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八日。高晉、吳嗣爵奏陳。陳家道口前因坐墊。隄工下段外灘。水勢瀾漫。先將缺口下隄頭裹護。俟水勢情形有定。或堵截外灘串溝。或儼築裹身口門。再行趕辦。緣由經臣等由驛奏聞。嗣黃水日見消落。陳家道口外灘。亦漸顯露。灘上衝刷溝槽。凡人力可以施工之處。俱分投築壩攔截。惟中間大溝形一道。正河大溜。於九月初四日。忽掣入溝內。湍激直注。缺口溝形衝寬七八十丈。至一百餘丈。深七八尺。至一二丈不等。急應動工堵築。俾水歸正河。臣等上下履勘。縷隄漫缺口門。先後共展寬九十一丈。水深一丈五六尺。及二丈七八尺不等。內灘係屬嫩淤。外灘現爲水佔。兩頭一綫單隄。不獨料物人夫無處容留。做工亦難施展。且距正河八百餘丈。水已入裏。堵築口門。難期穩固。惟缺口外灘。離隄五百九十七丈之仲家莊。有老灘一處。形勢稍高。溝形亦窄。土性堅實。灘高水面七尺。溝內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水勢既比口門較淺。而相距正河僅二百一十丈。若於該處下埽堵築。較之口門施工事半功倍。撥運料物。即可舟抵兩壩。甚爲便易。但既在外灘堵築。誠恐進埽後。水勢擡高。復行串漫。必須開挑引河。使水有去路。以免泛溢。查黃河內。現有蔣溝衝成舊河形一道。今擬於築壩之外。開挑引河。以達蔣溝。由蔣溝東趨。以歸正河。形勢甚順。現在督率道將應營開挑引河。一面在仲家莊老灘填築壩臺。即日開工儼堵。所有應需柴稻。檣纜。概木等項。除酌撥就近各廳現存料物應用。其餘即在淮安徐州二府屬沿河州縣分投購辦。儘足敷用。無須鄰省協濟。第陳家道口迤下至高家灣一帶。黃河水淺。船隻難行。凡淮屬購辦柴料。或

由陸路運送。或由中河運至對岸之古城。過壩轉運到工。徐屬所辦稽料。則可由黃河順流而下。直抵工所。但徐州黃河內。本地船隻甚少。且上游來船。聞下游現有漫工。未免觀望不前。已飛咨河南撫臣何裕城。轉飭沿河附近徐州之州縣。代雇船二三百隻。押至徐州。照時給價。運料不致遲誤。今漫工形勢既定。臣等惟有督屬上緊攢堵。以期工程早竣。水歸故道。仰慰聖懷。南河成案。

是月。河東總河姚立德。奏報疏消積水。及儀封八堡十三堡一帶。河分三股情形。加築草壩挑護事宜。按此河道變更之始也。豫東自大修河隄以後。儀封三堡一帶。大溜北趨。水不至隄根。安瀾數十年。汛後漫出溝槽。不即堵塞。地勢北高南窪。一綫漏洩。足回全河之勢。防守疎忽之咎。不能辭也。姚河督初至官。留意查訪。疏稱北岸之曹縣。儀封。蘭陽。陽武。南岸之祥符。考城等汛。大隄以外。皆有積水。若不設法疏消。隄工浸泡。日久風浪撞刷。易致損傷。或有好事喜工之員。希冀修做稽草防風。藉資攏護。轉資糜費。責令河道督率各員。弁撥集有業民夫。挑溝導引。俾徑趨大河。水涸後。溝形內多築土壩。漫灘水至。流滯沙停。逐漸淤成平陸。以資防守。豫東黃河。土性與江南不同。江南河道窄狹。緊束河流。每逢一灣。必有一工。豫東河面寬闊。土性虛鬆。平時水不上灘。祇須修護有埽段落。至汛水漫灘。一望汪洋。兩岸隄身尺寸皆須防護。南北沁洛諸水。匯入黃河。洛水大。則黃流趨北。北岸受險。沁水大。則黃溜趨南。南岸受險。溜勢變遷無常。前時節省可緩之埽工。加幫緊要土隄。是以歷經異漲。足資抵禦。其臨河埽工。如楊橋黑欄等處。統計不過十數段。雖溜勢無常。而工程已定。可以相機修防。惟儀封八堡至十三堡一帶。河分三股。吳嗣爵曾右近隄。一股築壩攔截。未經閉氣受淤。茲當水落之時。宜加築草土夾壩。俾大溜全歸正河。合流東注。

庶近隄一股河身。可期受淤。此仍就病爲醫。而未測全河之大勢。因循至於逾年。河勢日見偏趨側注。祇事抽溝切嘴。爲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計。殊不知黃河大勢已移。枝枝節節爲之。無益於事。非如壩根積水可就地宣洩也。河溜旣洩之後。非一壩所能抵禦。河分三段。橫流之勢已成。中泓之河必淤。淤甚而壅潰四出。不歸南岸低窪之隄根而焉歸也。異時儀考汛內之隄。半日漫缺九道。於此實開其端。當事粉飾遷就。不啻養癰。遲至數年而大變。豈得謂天行之偶愆哉。河渠紀聞。

十月初八日。高晉吳嗣爵奏。陳家道口坐墊隄工。大溜直注缺口。臣等看定形勢。趕緊集夫運料。與工儻辦。並開放引河。已先後奏聞。嗣撥運蕩柴。購辦蘆葦雜料。源源到工。文武員弁晝夜進埽。跟鑲接築。不敢片刻稽延。每日所下埽個。俱屬平穩。開引放河後。口門日窄。溜勢日分。施工更易。茲於十月初七日午刻。合龍鑲柴壓土。立見斷流。大溜暢達東注。至烟墩汛全歸故道。伏查此次漫口。全河奪溜。自九月初九日開工。至十月初七日合龍。計期二十八日。南河成案。

按是時漫口。以黃河內現有蔣溝。衝成河形一道。開挑引河。歸入蔣溝。由蔣溝趨入正河。外灘大小溝槽五道。分股堵截斷流。引河以次疏竣。九月二十六日開放。引溜暢順。水由引河分注。歸入正河漫口水勢稍緩。是時壩臺已做過五十六丈。口門現寬四十二丈。水勢漸深。兩壩一齊進埽。追壓倒底。至十月初七日合龍。凡堵築漫工。若得大溜未掣。事半功倍。陳家壩向無隄工。土性純膠。正河尚有餘溜。又得引河歸入舊有河形。壩進一丈。水增一分。順流歸道。故不勞而自理。然其得手總在施工迅速。水不得逞勢。尚未閱月而歲事也。河渠紀聞。今按陳家道口漫工。共用正雜料工銀十萬七千八百四十三兩三錢九分。

五釐按例銷六賂四見南河成案

是年塔築桃源廳屬陳家道口工竣。皇清文獻通考。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姚立德奏豫東上北河廳屬陽武汛之十七堡等處土性鬆浮爲豫省隄工第一險要積年包培淤土頗著成效臣復於該處築半餞一道堅實足資抵禦至十一堡隄間有近河之所已飭河道於溜勢汕及隄根者止許酌鑿防護毋許輕進大埽招溜生工致糜帑料及奏豫省河面寬闊兩岸長隄皆屬險要向來節省可緩之埽工加幫緊要之土隄以資抵禦現親驗水痕高下隄身崇卑逐段量明密記以杜不肖之員估報興修時暗藏偷減浮冒之弊姚立德傳稿。

八月二十一日高晉奏洪溝河上承毛城鋪之滾壩下接徐溪口之漚河計一百六十餘里坐落碭山蕭縣宿遷三州縣境內必得一體派員經管查蕭碭各有主簿一員及宿州州同原係河員應將洪溝河責成該州同主簿三員各按地界分管南河成案。

是月高晉奏開唐家灣倒鈎引河以緩溜勢。按唐家灣引河爲減洩黃河異漲之緊要關鍵因伏汛內黃河水漲逾誌奏開草壩由毛城鋪宣洩不暢復將傅家窪草壩開放傅家窪逼近大河形勢陡直開放後吸動溜勢已塞復開塔閉數月始獲竣事至是高晉籌議另開引渠疏稱唐家灣引河外灘寬廣河脣業已高仰再遇水漲開放草壩不能過水傅家窪雖可開放河頭形勢太直恐有吸溜之虞擬於傅家窪迤下閉倒鈎引渠引入傅家窪二壩匯歸唐家灣引河中段由毛城鋪減洩並於引河頭築做草壩因時啓閉爲引水避衝之一法倒鈎引河者由下流引水逆流入河迴環灣曲以避直衝鑒於傅家窪陡直引

溜爲倒鉤以紆其勢也。引河得倒鉤之勢，水行稍緩，滾壩足以約束，不致旁衝爲患。然下流衝出寬深大渠灘水，一入渠內，卽能引溜，防守不易。河勢漸次順勢南來，不能由人操縱，卽如傅家窪吸動溜勢，閉而復開者數次。自秋至冬末，春初黃水枯涸，始得堵合。彼時已難爲力，往事可鑒。至今更歷四十餘年，河脣愈高，居建瓴之勢。唐灣引河，愈衝愈大，有吸川之形。河頭一啓，乘高下注，卽至不可收拾。引河不易，而引今日唐家灣之黃河，更不可輕舉，以古準今，猶未盡事之變也。河渠紀問。

十一月十七日，吳嗣爵奏黃河自清口以至山海雲梯關外十套新淤尖地方，逐段測量，中泓水深一丈六七尺，至二丈三四五尺不等。海口一律深通，流行迅速，並無停滯。其河灘積水，前經大學士督臣高晉同臣先後檄飭廳營分別開放宣洩。今查海防廳屬侍家塢，向有積水長十餘里，寬二百餘丈，每遇風浪汕刷，易於生險。該廳縣已刨挖深溝，由穿里河疏通淨盡。業經乾涸。又山安廳屬羅僧廟，積水亦大。今黃水漸消，測量低於內水。隨諭令廳營督率兵夫，乘時將外灘高仰之處，刨溝設法疏通，免致浸泡隄根。仍令沿隄多栽臥柳護崖，以資穩固。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高晉、吳嗣爵奏外河山安海防一帶，爲黃淮入海尾閘，地處下游，入夏後黃河普面漫灘。隄工亦多滲水。據山安廳營稟報，黃河北岸安東迤下之上河汛十堡地方，四月初三日，風狂浪湧，隄工坐墊。臣等馳往查勘，該處本無埽工，一綫縷隄，外灘寬二百餘丈，灘上水深二三尺不等。因漫灘之水，高與隄平，浸泡隄根，滲水屢搶屢墊，而上下游來水勢猛，下游海潮頂阻，驟難消落，致坐墊過水。陸續刷寬二十餘丈，刷成溝槽大小十餘道。現在大溜仍走中泓，缺口所過，均係漫水。若得正河水勢消

落一二尺。將溝槽堵築。則口門可以斷流。挂淤。隨將上游王營減壩開放。以分其勢。一面督率道將廳營。將外灘溝槽分投搶堵。兩日內上下各口溝槽均已堵築穩固。惟稍大者一二處尙未堵竣。自減壩開放後。河水已消落六寸。幸連日天氣晴朗。上緊搶堵。計日即可全行堵築。外灘不致串水。則口門亦可斷流。於乾灘補還原隄事半功倍。俟斷流補築工竣。再行奏報。南河成案。

十三日。奉上諭。據高晉等奏。四月初三等日。黃河北岸安東縣十堡汛地方。隄工坐墊漫水。當將王營減壩開放。業經搶築斷流。其口槽稍大一二處。亦已將次堵住。請查參疎防各員弁。并自請先行交部議處一摺。現已降旨。令將該管員弁查參。照例議處。並將高晉等加恩免議矣。清水盛漲。會黃下注。以致墊隄漫水。該督等隨飭開放上游王營減壩。俾得宣洩分勢。辦理甚合機宜。但漫下之水。經由附近村莊。雖據稱廬舍無多。且因雨水淹浸。早已搬移高處。而瀕河田畝。過水淹浸者。春收恐不免減損。著傳諭該督等。董率各屬。實力確查。如果有成災之處。卽照例妥辦。毋致稍有失所。不得略存諱飾。將漫口曾否堵築完全。及被水之處。大田能否起種各情形。迅速覆奏。南河成案。

是月十五日。高晉。吳嗣爵奏。山安廳屬上河汛十堡隄工。臣等將外灘溝槽。派委多員。廣集人夫。分投搶築。當將辦理情形。由驛奏聞。並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動工以來。人夫雲集。在工文武員弁。晝夜搶辦。外灘上下三十餘里。大小溝槽一十八道。分投搶堵。或專用草土。或細鑲柴埽。次第攔截。於初十日一律堵竣。斷流。外灘不致串水。口門旋即乾涸。卽於乾土之上。照原隄高寬丈尺。照舊補還。層土層礮。儼築堅實。該處地勢低窪。並於隄外圈築子堰一道。長二百四十丈。俾積水不致浸泡隄根。以資鞏固。茲於十五日全

行辦竣。伏查此案。堵築溝槽。並補還原隄。一切料土夫工。臣等詳查確核。約計用銀九千六百餘兩。卽在河庫積年餘存公項款內動支。毋庸另請公項錢糧。仍照例分別應賠應銷。另行造冊具題。聽候工部核議。南河成案。按山安海防。地居下游。灘水壅集。防守不易。至是湖水盛漲。會黃下注。又遇海潮湧阻。漫灘之水。與隄相平。風浪衝激。漫隄過水。高晉等馳往搶護。漫口大工。自四月初三日。至十五日告竣。未及半月。迅速成功。固緣河溜未奪。全河大勢。仍走中泓。易於施功。亦由立時搶堵溝槽。分道截斷。漫流使不致串水衝刷。口門漸至淺涸。一舉而得。若稍稽時。日汛水再長。循新衝之槽。漫入淘刷寬深。勢必奪溜。雖倍加工料。無可下手。安危成敗之分。止爭遲速。搶修先塞溝槽。以防再至之水。不可後時之機。宜也是時。上河汛二塘埽工四百八十餘丈。亦因水盛。搜刷鑲護平穩。至伏秋大汛。衝刷險急。隨鑲隨墊。該處工段綿長。埽後原有越隄一道。先幫築裏餞。審定回溜處所。挑挖倒溝。進黃出清。相機開放。進淤不逾時。水平漸次淤滿。一律穩固。此與搶修十堡事異功同。一得先事截水之益。一得以水抵水之用。非熟於修防者。不能急起奏功也。河渠紀聞。

六月初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護陝西巡撫畢沅奏稱。五月二十一日。朝邑縣黃河水勢暴漲。至二丈五尺。沿河隄岸村莊。盡被淹浸。等語。黃河在陝西地方。似此漲溢之事甚少。向來河南江南等處。每遠探甘陝黃河水誌。以爲修防之候。今上游驟漲如此。恐入龍門以後。水勢更大。或上游已經漫溢。其漲稍減。但河防要務。寧可過爲周備。何煇卽當會同姚立德。查探來水情形。酌量妥協經理。以資鞏固。至南河於今年四月初。因洪湖盛漲下注。黃河隄岸有漫水之處。雖經繕葺。堅完。且近日奏報節次。長水亦在一丈

以內工防自可冀穩固。但今陝西陡漲至二丈有餘。其入江南境後。水勢恐亦未能減小。而徐城一帶。河形較窄。容納尤爲非易。均不可不設法豫防。著高晉、吳嗣爵。卽一面親往籌度。一面探明上游來水多少。網繆先事。期慶安瀾。仍各將奉旨查辦情形。卽速覆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姚立德奏報各工水勢情形。修守事宜。按河工防守隄岸。至溜勢逼近之時。不得已而用埽攔禦。若用非其時。埽下則水激溜湧。反增險急。進埽機宜。惟以溜勢爲權。早則招溜糜料。遲則失事誤工。司河者所宜審也。時議以曹縣六堡溜勢北趨塌崖灘土。已被刷去。下層卽屬膠泥老灘。暫緩下埽。迤上百餘丈。現在著溜。均係膠淤。頗耐淘激。灘外亦有二層土臺。可資抵禦。前此工尾兜溜之柳園。俱已塌卸。河形順直。水勢拖溜。隨時相機而行。又儀考廳儀封汛七堡。前年河分三段。水逼隄根。先後築做埽工六道。將順隄河堵截。靠北之鹿莊河。亦已淤斷。止由柴坡一河下注。河形逼窄。七八九十等堡。壩工甚爲喫重。伏汛水長。河心灘地。衝刷一百餘丈。河形開展。溜走中泓。頗爲平穩。此就現在之情形定議也。而地勢有不可概論者。曹汛六堡。有定勢之舊工也。儀封汛七堡。無定勢之新衝也。六堡地形本屬膠結。溜勢順行。不甚著重。雖有油刷。尙可徐待其變。若七堡以下。大河旁洩。南趨直走。隄根有建瓴之勢。雖有土壩防護。仍由壩頭衝激。推之不去。且分洩日久。大河下流漸淤。水無去路。全溜湧進。非新柴新土所能堵截。固不可恃。以爲安。所以不逾數年。卽有時和驛八堡十六堡之變。至於此塞彼決。患流數載而不息也。河渠紀開。七月。吳嗣爵奏黃河水勢。交秋以後。又復加長。徐城誌椿。連前長至一丈二尺四寸。下游山安上河汛二塘埽工。計長四百八十餘丈。隨鑲隨墊。該處工段綿長。修防未免多費。埽後原有越隄一道。應卽幫築。裏

餓相機放淤。以節工料。南河成案。

是月姚立德奏報山東曹縣汛崔家莊引河天成。水歸新河。河道大成。按曹汛崔家莊乾隆十八九年間險工。久經淤閉。因對岸祥符營長有淤灘。逼溜北趨。旬日間塌崖幾及百丈。全河溜勢已到該工舊埽之前。坐灣入袖。情形險急。東西兜灣。灘面相距五百餘丈。上無吸川之勢。下無建瓴之形。無可開挑。引河亦不敢輕易進埽。招溜生工。忽於入秋後。大河水長兜灣。灘面日夜坍塌。祥符營以東灘面俱行塌透。掣動溜勢。自西而東。奔騰直注。衝出引河一道。一日夜塌寬二百餘丈。深一丈七八尺。及二丈三四尺不等。重載船隻。揚帆徑過。全黃大溜。俱歸新河隄根。舊河已經淤墊斷流。不煩舂鍤。不費金錢。而五百餘丈之曲直兜灣。一旦順直。化險爲平。出於意料所不及。推原其故。舊河灣形過曲。漲水力大勢猛。不能隨灣轉折。直衝而出。刷成大河。天然遷徙。非人力所能爲也。河渠紀聞。

是月吳嗣爵奏。清口舊有木龍五架。臣奏將第一架移於第五架。迤下七十丈。建立新長淤灘一百三十五丈。查第二架溜勢稍緩。今按南河成案。現存之二三五各架木龍。均屬得力。惟四架溜勢稍緩。第二架二字誤。四架木龍原止裁去二十丈。二架木龍。則一并移置。各不相涉也。原長五十丈。應改造減去二十丈。足資捍禦。即將減去之木。於新移木龍四十丈之下。緊對陶莊。再移建一架。新淤更資保護。溜勢更可北趨。敕將舊立第二架木龍。一并移置挑溜。審度妥辦。吳嗣爵傳稿。

八月姚立德議疏。豫東隄根積水。以除隱患。按河防修守。惟隄根積水爲隱患。黃水出槽漫灘。先淤河唇。水落歸槽。隄根積水。不能涸出。汛時難水內壅。反成建瓴之勢。引溜生險。姚河督疏稱。豫東黃河本年

自伏徂秋。水勢疊漲。漫灘由窪處直至隄根。一望汪洋。隄工所在險要。河水消落後。灘面外高內窪。隄外積水不能仍歸大河。北岸自武陟滎澤原武陽武封邱祥符等汛南岸自蘭陽儀封考城商邱等汛隄根以外窪處刷成溝槽。均有積水。不特浸泡日久。易於損傷。卽水占灘地。亦未能乘時播種。當經飭各道督率廳汛查明挑溝導引設法疏通。並調兵夫將應築土壩分段層層儼築。汛前一律完竣。汛後查驗。分別賞罰以示勸懲。此先事豫防之善法也。伏秋出槽之水。非遇溝槽亦止於浮漫。不能引溜成患。河脣高仰。灘水乘高勢灌入深槽。順隄湧下。猝時不及備防。任其衝蕩。分注之力大。勢必引動大溜。溝槽愈刷愈深。單隄汕刷難支。河不兩行。久則有奪河之懼。河工所稱暗險者。此類是也。故爲先事之防。疏通有法。而後不至束手於臨幾也。河渠紀聞。

十月吳嗣爵奏。外河廳王營減水石壩。係減洩清河異漲之水。保護外河山安海防各廳工程。乾隆二年。七年。十年。十一。十八。二十等年屢經開放。二十三年秋汛後。黃強清弱。楊莊清口二處。倒灌停淤。於十月開放。減洩兩處。運口清水卽行暢出。立著成效。今歲四月。因洪湖水漲。大展清口。暢達東注。外山海一帶。盈隄拍岸。勢難容受。安東縣十堡隄工坐墊。當將該壩開放減洩。十堡隄工始得挂淤斷流。搶築穩固。是王營減壩實爲外山海一帶洩水之緊要關鍵。惟是該壩建自康熙四十五年。歷年久遠。節次開放壩口。跌成深塘。壩底樁石俱已衝壞。今年堵閉甚艱。將來再開。恐有吸溜之虞。大學士督臣高晉。在工防汛時。會同查勘。酌定應於該壩下首。另建石滾壩一座。以備開放。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七

河水章廣十四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高晉吳嗣爵奏臣等於十八九日先後到徐二十日辰刻據淮揚道松齡河庫道朱履忠副將徐建功并外河廳營等稟報黃河南岸老壩口迤下隄工緣連日黃水陡長老壩口誌椿連前長至二丈六尺水勢過大與埽面隄頂相平更兼連日大雨風狂浪湧陣水直漫隄頂竭力搶護隨搶隨塌人力難施於十九日子時漫溢過水臣等聞信連夜馳赴老壩口漫溢處所查勘漫缺之處約寬七十餘丈現今西隄頭溜勢稍緩東隄頭仍在汕刷未定大溜全注缺口漫溢之水由山子湖流入馬家蕩下達射陽湖歸海附近之板閘淮安一帶俱被水淹居民房屋間有坍塌人口亦有損傷現飭淮安府並山陽清河二縣查明被水戶口先行加意撫卹不使稍有流離并札會撫臣薩載於監臨文關事竣來淮一體督辦至漫口必須早爲堵閉臣等現在調集諳練椿埽官兵將兩隄頭先爲裹護並將需用柴料及檣纜檝木等項分委幹員並飭地方官協同迅速購運俟料物到工卽上緊捲埽堵築不致延緩

南河成案

是月奉上諭江南黃河老壩口隄工漫溢現在高晉等集料剋期堵築并有旨令何煥於查勘潘家屯引黃入湖事畢順赴老壩口協同堵築以期迅速集事但此次漫缺隄工淹及板閘淮安一帶水勢較大運道民生甚有關係大學士舒赫德河工向爲諳習著卽前往會同高晉等妥籌速辦以副朕懷 皇朝文獻

通考。

九月初三日。高音、吳嗣爵奏。外河老壩口漫口情形已定。口門計寬七十八丈。當漫溢之初。大溜全注口門。正河已經斷流。因上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河水又復加長一尺四寸。漫口對岸之毛家嘴淤灘。被大溜汕刷。塌去三十丈餘。分溜北趨。仍歸正河。下注者已有三分。漫口溜勢稍緩。辦理較易。現在料物源源到工。人夫陸續雲集。兩壩用船軟鑲已做成十五丈。逐日儻鑲。俟料物充足。應手即行捲埽接築。南河成案。

是月。高音、吳嗣爵、薩載奏。竊臣等接奉上諭。據高音等奏。黃河南岸老壩口。於十九日子時。漫缺七十餘丈。附近之板閘。淮安一帶。俱有被淹等語。業降旨將疎防文武工員。交部議處。並將高音、吳嗣爵加恩寬免矣。老壩口隄工漫缺。淹及板閘。淮安一帶。傷損民房。人口關係非輕。高音等應即速確查被災情形。據實覆奏。仍一面妥爲經理。撫卹毋致稍有失所。其缺口至七十餘丈。水勢不小。高音身係總督。現在工次督辦。於調集工料。派董人員。自更爲得力。但堵築缺口。所需秫秸。麻各項料物甚多。從前堵塞漫工。令豫東二省幫辦料物。而豫東循河而下。尤爲迅速。高音雖稱分委幹員。迅速購料。但恐江南所產之料。不敷應用。著傳諭高音等籌酌現在情形。如須河東兩省協濟備用。即酌定某省須辦某項料物若干。星飛咨該督撫。上緊辦運。並諭何燭。徐績。預爲酌辦船隻料物。留心探訪。俟高音等咨到。即速辦齊運往。仍各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勿致稍有遲誤。至缺口情形若何。並著高音等據實覆奏。伏查老壩口漫工。日來形勢已定。兩壩用船軟鑲已做一十五丈。漫口以下被淹處。所水已消落二尺餘寸。被水災民。督飭府縣堵

棚棲止。設廠煮粥。平糶散錢。撫卹民情。俱各安堵。以及清口淤墊之處。疏濬通暢。各情形。臣等於初三日。由驛奏聞。撫臣薩載。現已趕到。一切蠲賑事宜。會商辦理。務期災黎得所。以副皇仁。至於漫工需用料物。仰蒙聖明遠照。令籌酌情形。如需河東兩省協濟。即將應用之料。分咨兩省辦運濟用。臣等恭讀聖旨。更深感幸。竊臣等當漫工之始。已酌定數目。撥運濟用。仍恐或有不足。查本年徐州各州縣。秋收豐稔。又在徐屬添辦秫稻。八九十萬束。以備接濟。其大工需用礮斤。更爲緊要。亦經飛飭徐州府知府。在所屬各州縣分投購買。由黃運兩河陸續運工。可期無誤。今稽料礮斤。可毋庸撥運。若得河東兩省。將黃河船隻撥濟數百隻。就近交徐州府運送。一切料物。並賑濟米麥。必更有濟。現已飛咨河南撫臣何燏。在沿河附近徐屬之州縣地方。代雇船二百隻。山東撫臣徐績。代雇船一百隻。押至徐州。交該府照時給價。分給各州縣裝運料物米麥。源源接濟。實爲大有裨益。再漫口兩壩。旬日來築做。俱各鑲修幫護。得丈進丈。就現已到工。并裝運在途料物計之。初八日即可捲壩接築。探量口門。雖現存六十餘丈。但河底係屬沙土。水深三丈以外。下壩後恐水勢日深一日。每日兩壩止能捲進兩壩。每一壩長十丈。高一丈七八尺不等。入水後鑲壓到底。計寬一丈二三尺不等。一日進壩兩壩。共寬二丈六七尺。以六十餘丈口門約計。十月望即可合龍。臣等與在工文武官弁。自當共圖奮勉。以期早日合龍。即早一日上慰聖懷。斷不敢稍存懈怠。益滋罪愆。南河成案。

十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前因吳嗣爵奏。老壩口漫工合龍。用過正雜銀十一萬兩有奇。俱責令道府以下文武汛員分賠。而於河臣無一語提及。竟欲置身事外。殊堪鄙笑。是以降旨令吳嗣爵著賠二萬兩。兼管

河務之高晉分賠一萬兩其餘令文武各員按股攤賠以昭平允原係就伊等所奏之數而言今據高晉奏漫工所用錢糧仍照往例賠銷實屬錯謬等語未免隱躍其詞既有賠銷之例自應查明辦理隨命軍機大臣查詢工部河工成例係准銷六分應賠四分是此項工程用過十一萬餘兩除應銷六分外實應賠銀四萬四千餘兩前已有旨令吳嗣爵賠銀二萬兩高晉賠銀一萬兩祇餘銀一萬四千餘兩卽著落文武各員照例按股分賠此等應賠之項在道府等廉俸較厚完繳尙易爲力至文員廳佐以下及武職各員均屬俸薄力微若賠數過多完繳未免拮据今照例減定伊等完項自更易爲力著高晉等按例查明妥辦該部卽遵諭行

南河成案

按是時霖雨連朝黃水陡長二丈與隄平風狂浪湧陣水直漫隄頂漫缺老壩口隄工由山子湖流入馬家蕩下達射陽湖歸海復由北水關灌入城內官署民舍倉庫均沒水中板閘一帶地勢尤窪淹沒田廬關署內水長至八九尺不等搶護印信晝夜防守庫貯督河奏稱老壩口隄工漫溢漫水湧急南下板閘地當首衝長水八九尺不等下注之水濊至城邊衝開水關浸入城內東西北三門地勢高窪不等水深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惟南門較高大街一帶水深僅四五寸居民皆由南關上城或暫住城頭或借寓舟中或避水運河隄上倉穀淹浸水中搶撈未淹者不及一半監犯押解清河寄監河下湖嘴居民行走不及者陸續用船渡出淹斃者官爲盛殮照例撫卹迨水勢平定將被水災民購給蓆片搭棚棲止并設廠煮粥資其口食先將山陽清河二縣倉糧分廠平糶復於附近州縣撥運以資接濟照例先行撫卹淮北監掣事務暫移於黃河北岸鹽閘上下擇地紉製裝運以濟岸食淮城巽關內外水勢相平趕築越壩

一道多備水車。屏城內積水。數日內一律乾涸。城內民居安集。惟城外湖嘴及板閘一帶。須俟漫口合龍。始能涸出。剋日堵築。九月初進埽。備辦兩壩。日下三埽。船料濟用。并將葦蕩營運料之船。就便搬運附近各廳存工料物。更爲迅速。晝夜更番力作。五日內連進十八埽。悉得穩固。埽後層土層柴。趕緊追壓到底。至二十八日合龍。閉氣堅實不漏。以奪溜之大工。未及一月蕙事成功之速。無踰此者。蓋由漫口對岸毛家嘴淤灘溜水。刷去三十餘丈。分溜三分北趨。下注漫口。溜勢稍緩。辦理較易。亦由夫料應手。東豫之船。徐州之料。由黃運兩河源而來。羣力共奮。故能成於不日也。河渠紀聞。

是年工部議定漫工分賠例。奏嗣後遇有隄岸保固。限外陡被衝決。查明實係防守謹慎。並無疎懈者。將用過錢糧。除照例准銷十分之六外。其餘應賠四分銀兩。總作十成計算。河臣總理河務一切。董率機宜。是其專責。應著賠二成。督撫兼管河防。責成綦重。應著賠一成。河道係專司河務大員。修防乃其職守。應著賠二成。廳員駐劄河干。工程錢糧皆所經手。應著賠一成。知府州縣均係地方正印官員。例有協守之責。應分賠二成。參遊專司估計。督率防護守備。協辦工程。應分賠銀一成半。文武汛員駐工防守。責亦難辭。應分賠銀半成。如無兼管督撫及參遊等官。省分即將應賠銀兩。在於總河以下文武各官名下。按照應賠成數。分別攤賠。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一日。高晉、吳嗣爵奏。竊臣奉上諭。高晉奏稱。黃水勢盛倒灌。現在收束清口壩。分別挑濬引河淤淺等語。今歲自六七月以來。據吳嗣爵奏報。黃水時長時落。并稱清水暢出。直抵惠濟祠。初不聞有倒灌之事。今高晉所奏。在清口時水勢情形。則黃水倒灌。引河淤淺。似非一日。何以吳嗣爵並未

奏及著高晉吳嗣爵卽速查明據實覆奏。至清口引河淤淺湖水宣洩不能通暢所關非細自當亟爲籌畫分別挑濬著高晉等卽速確勘妥議具奏再從前黃河安設木龍挑溜最爲得力後將西邊者移撤向東年來著有成效現在東邊應否再爲添設木龍俾大溜不致逼近清口并著高晉悉心酌量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洪湖水勢續長業已暢出清口會黃東注歸海通湖引河日漸刷深仍在督飭道廳等設法撈濬因勢利導則黃河安設木龍挑溜最爲得力本年六架木龍迤下長有新嫩灘一百餘丈儘可添設木龍惟因新生嫩灘勢尙未定隨附摺奏明俟霜降水落歸槽後相度酌擬具摺請旨遵行今時逾霜降新淤嫩灘形勢已定臣等督率道將廳營履勘查丈自六龍尾起至清水邊新嫩灘止長一百五十丈又自新淤灘嘴起至清口西壩止長二百九十丈審度淤灘形勢應於第六架木龍迤下相距五十丈地方再添建木龍一架長三十五丈頭寬二丈五尺尾寬三丈五尺牽寬三丈該處挺入河心挑溜北趨與北岸陶莊積土緊對更可得衝刷之益估需木植銀二千四百四十二兩現在發銀飭廳趕辦并將需用筐纜一并預爲購辦料物到齊驗明卽可興工價糶務於來年春汛水勢未長之前辦竣報驗俾黃溜全趨北岸距清口益遠益資利賴矣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八日高晉奏本年秋運黃河水勢疊長遵照欽定限制將唐家灣引河草壩啓放由毛城鋪宣洩因河水盛漲引河分洩不及迤上之丁家集一帶普面漫灘刷開民堰匯注引河毛城鋪石壩過水深一丈三寸下游洪灘二河因減下之水較大兩岸民堰均有漫缺之處適臣在徐防汛卽親至毛城鋪并洪灘二河上下查勘當將勘辦情形於八月二十四日奏蒙聖鑒嗣白露後水勢消落卽交淮徐道韓鏞

參將李永吉帶同廳營駐工防護。一面遵旨前赴濟寧會勘蜀山湖籌議覆奏事畢於九月十五日仍回丁家集查勘。維時黃水復又加長兼且屢值西北大風逼溜南趨灘水日益寬廣毛城鋪壩上之水長至一丈三尺丁家集下灘形勢兜灣對岸日生新灘恐有吸溜之虞復率同道將上下籌度於臨河水灘堵閉而水勢瀾漫過水灘寬八百餘丈無可施工欲就毛城鋪鉗口壩堵塞則漫灘之水勢必擁遏順隄東注與附近之梁家馬路一帶大隄必致生工是搶堵既難措手觀望又慮疎虞再四商酌隨將漫堰之迤下東首攔門灘開挑引渠八道引溜歸河凡有阻礙之灘嘴分投挑切以順其就下之性或用力或調撥兵夫並於漫堰迤上之西首灘內紮挂柳枕排船挑溜歸入正河以節灘水南趨之勢日來水勢漸消灘勢日窄溜歸正河者已有九分大勢平緩轉瞬小雪大局可無妨礙其下游洪灘二河因水勢復長前堵民堰復有漫開之處而水有去路不致散漫被淹地畝仍係從前勘報成災之區水落歸槽堵閉尙易惟毛城鋪過水年甚一年本年尤爲異漲丁家集形勢日漸南趨北岸漸次生灘挺入河心致漫灘之水驟難歸槽幸河面寬闊并未掣動大溜此番若不豫爲勘定次第妥辦來年汛水長發難免全河旁注一致奪溜所關非細擬俟水落歸槽先將所衝民堰收進里許如式補還應就民堰凡有曾經過水溝槽外鑲防風內加土餞并多築土格以資停淤仍於對岸挑引河一道將來再遇水長放開引溜北趨俾全河改由北岸東下庶南岸不致受險其毛城鋪宜洩機宜惟唐家灣引河在丁家集迤下形勢倒鉤甚爲合宜祇因連年過水臨黃一帶河脣高仰引河上截淤墊每遇異漲洩水不暢致上游漫灘之水衝刷民堰亦應大加挑濬深通以備來年分洩但刻下河水尙未大落丁家集灘地仍屬一片汪洋溝槽未露北岸

灘勢亦在未定。勘辦需時。臣現赴清口。勘辦下游湖河情形。往返不過十餘日。彼時黃水自日消一日。形勢畢露。再馳回丁家集勘定。分別緩急。交道將督率廳營辦理。另行繪圖貼說具奏。南河成案。

閏十月二十四日。高晉奏。臣等接到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寄字內開。初六日奉上諭。據高晉奏。現在丁家集防護籌辦情形一摺。此事甚有關係。毛城鋪原以宣洩黃河盛漲。而減下之水。藉有倒鉤河以殺其勢。故下游不致爲害。今既稱唐家灣引河。連年河脣高仰。不能暢洩。而丁家集迤下日生新灘。恐有吸溜之虞。此實不可不早爲籌辦。現據高晉於丁家集對岸。開挑引河。俾溜勢北趨。全河改由北岸東下。並挑倒鉤河。以資分洩。所辦甚是。高晉等務即將應行籌辦工程。確切勘估。實力妥速爲之。並將該處河形。及現辦各工。詳悉繪圖貼說具奏。欽此。伏查丁家集一帶。黃河曩走北岸。因年久河勢兜灣。溜向南趨。北岸河形。漸成平陸。長出新灘。挺入河心。致本年年南岸外灘。民堰被衝。漫水寬廣。毛城鋪過水較大。下游不能容納。臣高晉前因水勢瀾漫。未能施工。當將勘籌情形具奏。茲臣吳嗣爵會同查勘。近日水勢漸次歸槽。南岸漫場民堰。長五百餘丈。若從兩堰頭起。用埽接築。未免工費浩繁。今就臨河灘面。所衝溝槽四道。共寬二百四十餘丈。分投堵築。事半功倍。仍於裏越補還民堰一道。長一千三百六十六丈。以資攔禦。此係民修之工。應照例責成民辦。一俟堵閉斷流。則毛城鋪迤下河灘二河之水。可立見消涸。凡有缺口。均可挂淤堵築。甚易爲力。至來源毛城鋪過水。總須唐家灣分洩。該處係屬倒鉤。且在丁家集迤下。不致掣溜。有礙下游。祇以河頭形勢欠順。河脣高仰。不能收分洩之益。今擬將河頭改正。測量河脣一帶。引渠淤墊者。長一千八百二十二丈。應一律挑深六七尺不等。寬以八丈至十丈爲度。臨黃築草壩。以資收束。卽

遇盛漲亦不致刷寬口門。其北岸外係嫩灘挑挖引河。難以施工。且形勢仍屬兜灣。應於靠裏舊日黃河故道取直。開挑引河。可成吸川之勢。計長一千一百六十丈。挑深七八九尺不等。挑成後。冬底水弱。開放不能掣溜。應於來年汛水長發時。相機開放。俾全河改由北岸東下。則丁家集一帶更可保無旁注之虞。而毛城鋪啓閉機宜。亦可操縱由人。節宣有制矣。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吳嗣爵內遷。吳嗣爵傳稿。命薩載署理江南河道總督。薩載查勘黃河海口沙淤。實在情形。籌議奏覆。按海口沙淤。百餘年來。傳說已久。而江河會歸。滔滔如故。勢力本大。隨流吞吐。未可以人意測。亦從無濬海之理。至是河督薩載奉命往山安海防一帶查勘。直抵海口。察勘測量。疏稱黃河自安東縣雲梯關以下。計長三百餘里。紆回曲折。中泓水深九尺至一丈四五尺。及二丈不等。自二泓起。至南北海口約三十餘里。水中淤有暗灘。與兩岸灘坡相連。係屬硬沙。潮退水平時。自西向東至海水黃水相接處。漸次高昂。灘勢綿互。卽相傳之攔門沙。自南岸新淤尖。至北岸四泓灘邊。橫量寬二百六十丈。水深四五尺。又於南尖頭。至北尖頭。橫量寬一千六百餘丈。水深三四尺。詢之土人漁戶云。從前海口原在王家港地方。自雍正年間至今。兩岸又接生淤灘。長四十餘里。南岸遂有新淤尖。尖頭洋之名。北岸有二泓。三泓。四泓之名。四泓業經淤墊。二泓現寬二十餘丈。潮退時口門水深二三丈。三泓現寬四十餘丈。潮退時口門水深二三四尺。就目下海口形勢而論。河底既已高仰。河脣又復漸遠。卽沙淤之明證。當與道將等講求體察。俱稱該處流沙匯注。潮汐往來淤積日久。人力難施。臣思此時未屆大汛。黃水尙小。而潮退之時。一千數百丈之口門。出水四五尺不等。勢尙湍急。將來黃水加長。出水亦必加多。雖不能建

傾暢流歸海。似亦不致阻滯。奉硃批。此海口自然之勢。似難以人力勝。再詳酌可也。查海實無可濬之理。海口情形了然在目。攔門灘之淤。本無定形也。河渠紀聞。

五月。高晉。薩載。會勘黃運河湖。及海口淤墊事宜。按是時。吳嗣爵奏。黃河兩腮淤高。中間溝槽窄狹。江湖運河。亦因連年黃水倒灌淤墊。欽奉諭旨。令薩載到任後。察看情形。會同高晉。悉心籌畫。如何使黃水暢流。不致倒灌。分晰覆奏。覆稱。考之書誌。康熙八九年間。黃河海口積沙成灘。橫直二十餘里。相傳爲攔門沙。時黃河卽從東北紆回入海。董安國創築攔黃大壩。另闢馬港口。改易舊制。轉致去路不暢。上游易潰。三十八年。拆毀攔黃堵塞。各港口仍由故道入海。今大通口是也。八十年來。黃水滔滔東注。並無阻遏。惟該處潮汐往來。黃水交接之處。淤沙勢所不免。日積月累。兩岸接生淤灘。南岸遂有新淤尖。尖頭洋之名。北岸有二泓。三泓。四泓之名。今海口距從前王家莊海口。已有四十里之遙。灘勢逾長。海口逾遠。水勢散漫。計有二百丈至一千數百丈之寬。若水湧湍急。原可由淺洶深。祇以近年黃水。時有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墊。清水不能暢出。清江。淮安。一帶運道。俱有停沙。並清口以外。黃河兩腮。亦有淤高。上年秋。豐碭南岸丁家集外灘。民堰刷坍。溜往南趨。黃水從毛城鋪滾壩旁流。幾至奪溜。徐州以下。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黃河。未免水緩沙停。此海口與黃河。運河。洪澤。引河。先後淤墊之實在情形也。臣高晉。在工二十餘年。歷經黃流倒灌。河道停沙。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流淺阻。或淤在下而上。游壅阻。一年之內。通塞靡常。數載之中。變遷莫定。不但海口茫茫萬頃。無可施工。卽黃河內東。西。長。東。長。西。兩。欲加疏治。亦無良策。惟有凜遵聖訓。將清口以內之通湖引河。設法挑挖。使清水暢出。與黃水匯流東注。并力刷沙。

則黃水不濬自通。海口不疏自治。此卽補偏救弊之法。前因湖水較大。難以築壩挑挖。與吳嗣爵商定。凡水深五尺以上者。無庸辦理。水深四尺以下者。接續挑挖。現查洪湖誌。椿存水一丈八寸。五道引河。普面漫灘。無可施工。測探引河。淺者五六尺。深者丈一二尺不等。就目下情形而論。清水力足抵黃。自可無虞。倒灌惟向年通湖引河。俱深至二三丈不等。奔騰暢注。抵禦黃流。是以鮮有倒灌之事。湖水亦旋長旋消。高堰誌。椿每到冬令。存底水無多。騰空湖面。以爲伏秋容納之地。今年終。誌椿存水九尺有餘。此卽湖水未能暢出之明驗。湖水出旣不暢。及遇黃水盛漲。力不相抵。一經倒灌。引河復淤。非持不能攻。刷淤沙。卽黃運兩河。淤墊亦所不免。惟有於冬春潮水消落。引河灘現時。大加挑挖。並將清口東西壩基。移下一百六十丈。在平成臺前建築。使清水源遠流長。出口之勢。可期得力。再清口之西。所建木龍挑溜。刷陶莊積土。歷年雖已刷去大半。但根基凝結。驟難刷盡。擬於陶莊迤上積土之北。開挖引河一道。使黃水繞北下注。清水暢行。至周家莊會黃東注。不獨可免倒灌之虞。而二瀆並流。合力攻刷。則黃河南腮浮淤。及海口積沙。均可漸次刷汰。下游深通暢達。上游流行迅疾。不致停淤。洪湖無壅遏之病。堰貯甄石工程。亦得常資穩固。惠濟埽工。更可化險爲平。一舉而數善皆備。所謂治淮卽以治黃。此通論河淮海湖之大勢。明暢透快。脫胎於潘宮保奏議。而指陳時下情形。尤爲清切。河渠志稿。

六月二十八日。高晉、陸載奏。臣等接奉上諭。據陸載奏稱。丁家集北岸灘上。經高晉審度酌籌。估定引河一道。春間亦經挑挖完竣等語。已於摺內批示。將此處繪圖貼說呈覽矣。至高晉等前奏擬於陶莊引河之北。開挑引河一道。使清水亦得暢行。至周家莊會黃東注。可免倒灌之虞。是亦治淮黃之一大關鍵。經

朕殊筆圈出。令將圈處放一大樣貼說來。以便觀覽。何以至今尙未奏到。此時高晉辦理秋審已畢。自應前赴清江防汛。與薩載籌辦防河事宜。著即遵前諭迅速繪圖貼說呈進。臣等遵查前奏擬於陶莊迤上開挑引河。並移建清口東西壩工。奉到硃批。當即欽遵繪圖貼說。繕摺於六月十八日覆奏。恭呈御覽。恭候聖訓。屆時遵辦。至徐州豐碭廳屬丁家集北岸灘上開挑引河。臣高晉與前河臣吳嗣爵於上年閏十月繪圖具奏。隨即督率道將廳營估辦。今春臣高晉赴工查勘。彼時已有四五分工程。又經詳加指示。如法挑挖。嗣報完工。臣薩載親往查驗。均與原估相符。惟引河尾段新生淤灘。應挑水綫。以資暢達。旋即估辦。並委河工効用原任松太道李奉翰。淮徐河營遊擊高聖奇。駐工看守。俟伏汛水勢盛長時。即率同廳營相機開放。又飭淮徐道韓鏞。隨時往來督辦。於六月初二日黃水盛長。徐城誌椿長至一丈一尺三寸。溜勢頗順。即行開放。初時過水甚爲湍激。引河上下水深九尺至丈許。全河大溜。雖未能掣入引河。而分掣得勢。溜行中泓南岸沙澄。河濶挂淤。上下民堰俱各保護平穩。與上年情形迥異。迨正河水落。引河水亦漸緩。河頭生有嫩灘。臣等現飭委廳員將新生灘嘴。上緊挑切。並用鐵篦在河內上下拉撈。毋使停淤。以期秋汛水長分流。若能掣動大溜。全河改由北岸東下。則南岸一帶民堰可保不致生工矣。南河成案八月初三日高晉薩載奏。臣等接奉上諭。高晉等奏覆開挑黃河周家莊引河一摺。並展畫大圖貼說進呈。朕披覽圖內所繪引河形勢。尙覺太窄。已於圖內批示。從來河不兩行。既經開挑引河。則黃水大溜。即應由引河行走。必須開挑寬深。方能引溜全注。細閱貼說。但稱計長一千五十丈。而於寬深丈數均未奏及。恐高晉等因省費起見。是以不肯開寬。朕念切愛民。凡有關民利病及捍衛保障之事。從不稍爲靳費。

况此項引河爲黃淮緊要關鍵。若果能開放深通。使黃流不致停淤。清水得以暢出。實爲最善之舉。即多用帑金。亦所不惜。但須覈實經理耳。國家籌辦要務。若行之有益。縱數逾鉅億。亦不爲多。若爲而無成。雖費僅千餘金。亦屬虛擲。著高晉等悉心籌度。將擬開之引河一律挑挖寬深。其引溜處尤宜寬展。使正溜易於趨注。高晉等即將河身擬挑寬若干丈。較現在河身幾分之幾。底深若干於圖內詳悉貼說覆奏。再圖說內稱。俟引河開就。應於對岸另築挑水壩。挑溜引注新河等語。朕意似可將第四木龍略移向上。在硃筆圈記之處安置。使可借以挑溜。但未知能得力否。又就圖內河流形勢而論。新開引河。似可再移向上。於第二木龍對岸徑直開下。似更便捷。該督等或因彼處大溜趨勢尙未甚急。恐不能引溜直注。如建瓴之勢。是以欲於稍下施工。抑或可照朕所指量爲移上否。並著高晉詳加勘度。據實覆奏。至據摺內稱。東西壩因每年頻拆頻築。歷歲已久。壩底不能刨挖淨盡。或爲柴土壅塞。或爲倒灌淤積。以致清口不能暢出。請將舊壩基址刨盡。以期清水出口得力等語。此係向來辦理不善所致。已於摺內批示。展收清口。實爲緊要機宜。自應將壩根刨盡。使無壅滯停淤。方爲妥善。何竟草率從事。若此。歷任承辦之人。均難辭咎。朕此時亦不將伊等治罪。所有現擬刨挖舊壩基址之費。卽著落乾隆二十七年以後。原辦之歷任總河及該管河道。按年分賠。以示懲儆。欽此。臣等查清口黃河北岸陶莊迤上。擬開引河。使黃水繞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出行。至周家莊而後會黃東注。以期二瀆並行。合力攻沙。海口刷深通順。前此會勘時。因黃水方在加長。陶莊溜勢情形不定。引河頭尾未能遽爲定準。雖經聲明。俟霜降水落後。再行察看。相機酌定奏辦。而前摺及貼說。均未能以寬深丈尺。圖內所繪引河形勢。又過於窄狹。實屬疎漏。

以致上煩睿慮。將來開挑引河。誠如聖諭。必須一律挑挖寬深。其引溜處尤宜寬展。使正溜易於趨注。臣等督同淮揚道松齡。副將徐建功。參將李永吉。遊擊劉德等。上下相度。測量現在河身寬一百四丈。就目下情形。擬挑寬引河頭四十丈。河身三十五丈。河尾三十丈。較現在河身三分之一。其引河底擬挑深一丈。至一丈五尺不等。使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勢。以期引溜全趨至新開河頭。欽奉諭旨。再移向上。於第二木龍對岸徑直開下。不但河口上迎。亦且溜行便捷。較前擬河頭更爲順利。其新河以外正河之內。向來溜勢順行。一時欲舍舊趨新。必當籌畫盡善。茲仰承垂詢。將對岸第四木龍略移向上。在硃筆圈記之處安置。查歷來木龍沿灘斜紮。原可挑溜開行。惟河面寬闊。今於移建木龍之外。仍須於對岸築挑水壩。則兩重挑逼。自更得力。容霜降水落。時覆勘核實確估。奏請辦理。至清口壩基。歷年未能刨挖淨盡。本係向來辦理不善所致。歷任承辦之人。實難辭咎。乃蒙皇上不加嚴譴。僅將刨挖之費。著落原辦之歷任總河。及該管河道。按年分賠。更屬格外鴻慈。查現擬刨挖舊壩基址。核算所費。不過二千餘兩。歷任各院道。按年分賠。爲數無多。尙不足以示懲。自應將乾隆二十七年。起至四十一年止。節年拆撈壩工。共銀一萬三千六百餘兩。一并著落歷任各院道。按年分賠。以爲添補將來築壩應用。庶咸知辦理不善之戒矣。南河成案

是月十五日。高晉。薩載奏。黃河埽壩工程。如係迎溜頂衝。必應相機修護。以資抵禦。若係拖溜順溜之工。後面越隄高厚足恃。可卽酌量放淤。以期化險爲平。旣不與水相爭。亦可節省錢糧。近年查勘各廳。類此工程。均督令隨時放淤。已著成效。茲銅沛廳屬南岸周韓二工。地處徐城上游。內係石岸。外係埽工。周家

莊埽壩，緊靠石岸，韓家山埽壩，離石壩二十餘丈，至四十丈不等，長一百五十二丈，中係深塘，從前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命將深塘填平，以爲後靠。彼時勘估需用挑土工本浩繁，至今尙未辦理。今秋韓工溜勢，或上或下，埽壩屢鎖屢墊，頗費搶護。臣等先後察看該工內係石岸，石岸內尙有越隄，足爲重門保障。與其用料鑲修，莫若放淤，可期一勞永逸。臣高晉督令淮徐道韓鏞，參將李永吉，遊擊高聖奇，並該管廳營，在埽工第三段處，開挑進黃溝槽。工尾挑挖出清溝槽。八月初八日開放，進黃出清，甚爲妥順。內塘已澄淤三尺許。一俟內塘淤平，得有後靠，埽工即可毋庸再修矣。南河成案。

九月初六日，高晉、薩載奏，臣等接奉上諭，高晉等奏勘辦丁家集引河情形一摺。高晉等既欲掣溜北趨，自當就其溜勢引之，方爲得力。今閱圖內所繪引河形勢，逼近老灘，在黃河曲處溜已趨南，自難挽之。東注，故止可分洩河流，未能掣動大溜。且過水既緩，日久漸至停淤，亦勢所必至。高晉前此或因省費起見，恐向北施工較長，是以如此辦理。朕意與其少費而無裨，不如多費而有濟。因於圖內迤北處用硃圈標記。若於其地挑挖引河，正當河溜平來，掣溜較爲直捷，而下注亦甚得勢。但得溜勢暢流，刷去泥沙，引河自不致更有停淤。庶爲一勞永逸之計。且黃流不逼南岸，丁家集一帶可保無虞。卽或此時改挖引河，用帑稍多。若辦成後，可省每年修築隄堰及被水賑卹之費。而瀕近田廬亦皆安堵。通盤核計，其得失利病更屬顯然。著將硃圈原圖發去，令高晉等詳勘籌辦。卽行據實覆奏。欽此。伏查硃圈標記圖內處所，臣高晉初勘時，原擬自彼施工，因計長一千八百餘丈，路遠工長，需費既多。又淤灘稍高，河頭不能得勢，是以在迤下開挑。今蒙諭旨訓示，詳加勘度。近日水勢漸消，溜走中泓，外面復主嫩灘。該處更不得河頭之勢。

即現在之引河。雖經疏濬。因秋汛水勢並未大長。至今亦未開放。就目下形勢而論。丁家集民堰以外。現已生有淤灘。嗣後水勢漸消。不致衝刷民堰。似可保護無虞。只須於淤灘之上。舊民堰處。築木筏一架。以資挑溜。北趨較木龍短窄。所費無多。不但保護南岸。新生淤灘。並可日漸淤廣。而溜走中。泓霜降後。北岸河勢自有一定情形。當再督飭道將等。悉心察看。總於欽奉硃圈起處。得有吸溜河頭。即行改挑。通至舊挑引河之尾。以成吸川之勢。俾溜勢暢流。刷去泥沙。務期引河內不致更有停淤。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南河成案。

十二月十八日。高晉。薩載奏。外河清口北岸陶莊迤上。前經奏請開挑引河。查引河估長一千六十丈。河頭估寬四十丈。深一丈。河身估寬三十五丈。深一丈二尺五寸。河尾估寬三十丈。深一丈五尺。分委裏河外河二廳。山陽清河二縣。四股承挑。隨督飭領銀雇夫。上緊挑挖。於十二月十二日。儻挑完工。僅留兩頭土壩。其河身界埂間有不平。復令起除淨盡。並於引河中心。抽挖溝槽數處。以備開放時。跌塘掣溜。一律完竣。茲臣等於十七日。逐細查丈。面底寬深。均照原估如式。並無偷減情弊。至引河原定挑濬後。將兩頭土壩。即行開放。近因連次得雪。天氣寒冷。黃河內間段凍結冰凌。層疊凝積。較往年爲甚。河面既經凍阻。新挑引河。若遽行開放。恐冰底水溜微弱。難資衝刷。即日內天氣和暖。凍冰甫解。河南又值淌凌。亦恐擁塞。且時屆五九天。寒雨雪無定。設或旋融旋凍。一經阻滯。更有淤墊之虞。再四思維。未便輕開。本年節氣較早。應俟交春後。天暖冰融。相度機宜。乘勢放水。妥協料理。另行奏聞。務期全河大溜。盡歸引河。趨北暢注。仰副聖懷。南河成案。

是年高晉等奏議開放唐家灣引河更定水誌事宜。按唐家灣倒鉤引河減洩黃水盛漲由毛城鋪石壩下注歷洪河達睢河經孟山等五湖匯歸洪澤湖每年伏秋汛期以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開放減洩而下游洪睢二河南岸民修土堰單薄易致浸蟄漫及蕭縣宿州靈璧虹縣臨河窪地歲有衝損至是議定以唐家灣距徐州二百餘里待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輾轉知會水已加長逾誌下游不能容受與其酌減於既長之後莫若豫定於未長之先溯考歷年水勢如唐家灣長至九尺徐城誌椿已至一丈外酌定唐家灣長至九尺五寸開放倒鉤引河初放時過水不過二三尺迨後逐漸增長民堰過水亦祇深四五尺不等循軌安流下注洪睢二河尙未出槽漫灘兩岸隄工穩固行有成效請嗣後水誌尺寸以唐家灣爲準符誌即啓放引河草壩俾由毛城鋪即時分洩不獨循序下注洪睢二河可免驟漲漫灘坍塌之患而黃水亦可隨長隨消霜降水落照例堵閉此因時更定章程宜洩得宜然唐家灣形勢屢變久而生患又當相機設法不能株守一說也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八

河水章廣十五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高晉奏。臣於二十二日接奉上諭。陶莊引河。前據薩載奏。於十五日開放。已傳旨令其於開放後十餘日。查看情形。據實速奏。今高晉在彼一同開放。伊於河務最熟。其水勢情形。大約如何。著傳諭高晉。卽速由驛先行馳奏。欽此。伏查陶莊引河。前經臣於十三日到工。會同河臣督員。起除壩基。卽於十五日開放。溜勢奔騰。暢掣直至周家莊。匯清東注歸海。臣在工察看三日。引河形勢已定。當經會同河臣薩載。將開放成功情形。於十八日繕摺專差齎進。至新開引河。爲全河關鍵。臣與河臣熟商。河無兩行。恐舊河分流日久。難免復歸故道。該處河面計寬一百四丈。兩岸原擬估做挑水兜水壩。共計長七十七丈。其餘河面僅有二十七丈。若留此河面。任其分流。不若一律估築堵閉。核計增費無多。而舊河攔截斷流。以爲清黃界壩。則全河盡歸新河。一勞永逸。更爲有裨。引河未開之前。乘水勢未長。卽陸續接築。昨開放引河時。舊河僅存口門上口七丈。下口五丈。河臣現在駐工督辦旬日內亦可完竣。南

河成案

是月二十六日。上諭內閣。朕從前屢次南巡。閱視清黃交匯處。悉其倒漾之患。因思若能引向陶莊以北而流。則清口通暢。庶免黃流倒灌。因未躬臨陶莊一帶閱視。是以踟躕及詢之歷任河臣。亦未有能任此事者。昨歲薩載赴山東行在。召見時。諭令赴黃河海口上下察看。伊卽奏請。若於陶莊開挖引河一道。使

黃水繞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行。與朕意適相符合。因與再三籌酌。伊果能遵照指示。開挑完竣。今據奏報。於二月十五日將引河開放。過水新河內。大溜暢注。衝刷寬深。形勢甚順。黃河大溜。既由陶莊北行。離清口甚遠。可免黃水倒灌之虞。並收清水刷沙之益。卽就近險工。亦可化爲平穩。薩載辦理此事。實心實力。其所辦引河。實爲全河一大關鍵。非尋常築隄打埽開河者可比。薩載著交部查照。齊蘇勒之例。從優議敘。以示獎勵。其在工出力各員。交高晉、薩載查明。交部議敘。純皇帝聖訓。

三月初一日。高晉、薩載奏。臣於二月三十日。奉上諭。據高晉等奏報。陶莊引河開放成功。大溜暢注情形。覽奏深爲欣慰。陶莊開挑引河。爲治黃一大關鍵。今開放之後。新河內大溜暢注。衝刷寬深。形勢極順。從此清黃分流。直至周家莊。匯歸東注。清口可免倒灌之虞。實爲一勞永逸。非河神默佑。不能成此鉅功。自應於該處立廟。以酬神貺。又另摺內所稱。通湖引河。勘辦情形。此皆其餘事。惟當謹防舊河口。最爲關繫重大。又老黃壩工程。尤關緊要。更宜詳慎防護。以期永遠鞏固。至摺內稱。原估挑水壩工。計長七十七丈。其餘河面。僅有二十七丈。與其留此河泓。旁洩不若一律估築。使水無分注。則全河溜勢。自必盡歸新河。雖所用工料。加增銀八千餘兩。於要工更爲有裨等語。所奏甚合機宜。自應如此辦理。其舊河內未築壩工。據稱旬日內可儻堵告竣。現在會否已經堵築畢工。並著上緊妥辦。至現在河身挑寬若干。及河流暢注之處。自應繪畫全圖。貼說註明。以便省覽。何以伊等見未及此。著傳諭高晉、薩載。速卽詳晰繪圖貼說。並將工所立廟及老黃壩工程如何防護。迅速據實覆奏。欽此。伏查舊河口壩工。堵築斷流之後。臣恐水長搜刷。又經添做邊埽。以爲外護。甚爲穩固。其老黃壩。誠如訓諭。尤關緊要。臣前此查勘新河北岸。舊有

縷越隄工。應分別加培高厚。陶莊積土之外。亦應添築新隄。以防外灘漫水。其南岸木龍後。御椿亭一帶老隄。直至清口。舊西壩止。均屬高厚。外灘甚寬。現在高出水面四五尺不等。并有木龍挑護。東首河灘。今春舊河口築做時。臣相度形勢。卽於灘上斜築攔水隄一道。長一百四十丈。接連舊河口壩頭。俾資攔禦。今按此攔水隄。卽今之順黃壩下隄也。以上善後各工。先經臣與督臣高晉商定。派員分投攬辦。隨於二月二十八日繪圖貼說。同新河刷場寬深情形。由驛奏聞。茲奉諭旨訓示。臣現又劄飭道將廳營。將隄壩工程。加意防護。並將現辦隄工。上緊攬築完竣。務期一律鞏固。仰副聖懷。至建廟地基。擬在新河頭舊河口適中地方。該處現在接築新隄。應俟築竣。再加相度。遵旨建立。南河成案。

是月十二日。高晉奏。臣接奉上諭。據高晉由驛覆奏。陶莊引河開放後情形一摺。此次開放新河。并堵築舊河。爲全局一大關鍵。自應繪圖貼說。方能瞭如指掌。何以高晉等總不具圖呈覽。實屬疎忽。至摺內所稱河無兩行。原擬估築挑水兜水壩。與其留此河面。任其分流。不若一律估築堵閉。所奏甚是。正與朕前降諭旨相合。但所稱僅存上口七丈。下口五丈。薩載現在駐工督辦。旬日內亦可完竣等語。此時會否竣工。向來河工習氣。如上口七丈。下口五丈。雖經堵築。下口五丈內。必尙留罅隙。使餘水仍得走洩。以爲日後做工冒銷地步。著傳諭高晉。薩載等。於堵閉時。務須悉心講求。設法籌築。厚實堅固。務使點滴不漏。方保無虞。不可輕信河員飾詞完局。仍一面詳晰繪圖貼說具奏。俟薩載辦竣後。來京時。再爲按圖指示善後保固各事宜。伏查臣與河臣。前此會奏工程情形。未卽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實屬疎忽。至舊河壩工。所存上口七丈。下口五丈。續經堵築完竣。斷流停淤。全河溜勢。盡歸新河。業經河臣繪圖貼說奏聞。並經臣將善後各

工會同河臣分別辦理情形及遵旨現在度地建廟以酬神貺亦經分晰覆奏均邀聖鑒其已築壩工現又嚴飭道將廳營旁澆厚餞上壓重土務期通體堅固永資攔禦新河兩岸應行接築並幫培隄工亦經委員分投僱辦臣俟琨玉之案辦竣即赴工督辦不容工員草率復爲日後做工冒銷地步一應善後保固事宜河臣薩載進京陛見自必面奉聖訓按圖指示機宜俟薩載回日臣當會同實力辦理南河成案

五月二十三日高晉等奏臣前月會奏陶莊新河迤上添築壩工將從前兩次挖挑陶莊引河原委詳查案卷另行具奏奉御批並當查古有在陶莊迤北河流之事否或自宋明以來卽流陶莊以南之處詳悉查明以便作記也查康熙三十八年以來挑挖陶莊引河原委業經奏明臣復委員檢查書籍二代時河未南行自漢以後屢見入淮旋經塞治仍由北行入海至宋紹熙五年卽金章宗明昌五年是歲河徙陽武而東分爲二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入淮爲黃河南行入淮之始明宏治六年築斷黃陵岡河全南行北派流絕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直抵豐沛自汴城而下徐州經邳宿至桃源自桃源三義鎮入口由毛家嘴繞清河縣舊治後大河口會淮流謂之老黃河接入三義口出清河縣舊治後會淮係在陶莊迤北嘉靖初三義口淤塞河流南徙出清河縣舊治前與淮水交會於小清口按小清口卽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係在陶莊以南敬條晰摘敘繕摺恭呈御覽南河成案

六月二十七日高晉等奏外河南岸節年以來舊存木龍共有七架上年冬挑挖陶莊新河後在第四架木龍處築做清黃界壩一道各架木龍上下間隔當於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會奏五六七三架在新壩之下淤入土中應將各架木植刨挖拆起以爲將來改築木龍之用頭二三架正對新河第四架已在新河

口下應移在二龍迤上紮做。迨臣薩載進京陛見，面奉諭旨，於頭架木龍之上，添紮木龍一架，回任後，卽欽遵御筆圈處，將第三架拆起舊木，如式添建長五十丈，於紮竣後奏聞。茲查新添木龍之下，舊有頭架木龍，現尙堅整，無須移動，其龍尾起至二木龍頭空檔，長一百餘丈，相距較遠，挑溜恐難得力，是以二月內奏請，中間再添一架，仰蒙允准，自紮成新木龍以來，大溜均已挑入中泓，舊有頭架木龍，又屬得力，臣等相度形勢，舊二木龍原長三十丈，正屆拆紮之年，只須將該架移上二十丈，再於龍尾加長二十丈，共長五十丈，陸關往河心稍挺，卽資挑溜護灘，商定後，卽令趕緊紮做，業有五分工程，順黃壩南首一帶，已長新淤，著有成效，所奏二龍迤上添紮一架，無庸再辦。其陶莊新河內南岸河崖，自時家莊對岸起至河尾，共長三百四十一丈，因灘土逼近新隄，春間用木筏攜護，現均平穩，溜往北趨，北岸日見塌坂，灘崖陡立，惟該處河面寬七八十丈及九十丈不等，前紮木筏窄小，恐挑溜不甚得力，若於時家莊對岸將拆存舊木添紮二十丈長木龍二架，分段安設，以資挑溜，直刷北岸，則南岸河崖亦可永資保護，實有裨益，南河成案。

七月九日，高晉、薩載奏，臣等接奉上諭，前據薩載奏，陶莊新河溜勢湍急，河頭、河身、河尾，况加寬闊，形勢較前更爲暢順等語，其摺於六月十二日奏到，距今二十餘日，未據續奏。現在伏汛甫過，已當秋汛之期，黃水自較前加長，不知近日新河溜勢若何，能否暢流無滯，以及清口出水，是否暢出有力，足資禦黃，朕心深爲廬念，著傳諭薩載，卽將該處水勢情形，速由驛覆奏，以慰懸注。欽此。伏查陶莊新河，臣薩載於六月十二日將溜勢暢順情形具奏，嗣並將欽定添建木龍，挑溜得力，及各工平穩緣由，於二十七日繕摺

繪圖。恭呈御覽。臣高晉於二十六日。自省來工防汛。由淮揚一路查勘工程。於七月初三日抵清口。復會同臣薩載。親赴陶莊新河查勘。該河溜勢。直趨北岸。暢流無滯。時家莊對岸擬紮之木龍。現已興工。察看形勢。較木筏更屬得力。現在北岸灘崖。日見刷塌。測量河面。寬七十餘丈。至八九十丈不等。深二丈三尺。至二丈七尺。伏秋之交。黃水雖較前加長。而新河暢順情形。與臣等前奏無異。原築之清黃界壩及添築之順黃壩。工均甚穩固。清口口門。現寬四十五丈。溜勢奔騰。暢出有方。抵黃直至彭家馬頭。迤上會歸東注入海。上游徐城誌椿。存長水一丈一尺六寸。有蘇家山毛城鋪各壩分洩。不致成漲。黃河循軌下注。上下運河水勢。有長有消。黃運湖河各工。仰賴聖主洪福。伏汛已慶安瀾。此後秋汛爲日正長。惟有督率道將廳營。上下巡防策應。如黃河水勢再長。尚有峯山。祥符二閘。均係分洩異漲之路。可備開放。如洪湖水勢加長。清口東西壩。尙可酌量拆展。總期察看情形。因時籌酌。相機辦理。以仰副聖主慎重河防之至意。

南河成案。

是月查勘儀封汛黃河南岸七堡、九堡、十堡、十一堡溜勢南趨情形。以備修防。按儀汛黃河大溜向走南岸。自儀封七堡河分三段。後水逼隄根。汕刷險急。儀封之七堡、九堡、十堡、十一堡各壩埽工。每年修防需費不貲。至是水長普面漫灘。深及五六尺。河溜由北岸蘭陽汛之牛家場。汕刷溝槽。漫灘下注。儀汛大隄一帶隄根。俱有匯注之水。雖河溜去隄尙遠。而隄根有水。卽爲緊要工程。分段防守。險要之處。或幫築裏戩。或加築子堰。或用柳枝。輾草紮把。擋禦嚴密。防範秋汛河勢。由南趨北。儀封之七、九、十等堡土埽。及北岸三家莊埽工。漸次填淤。至十一月覆勘。儀封汛內北至新走之河。水勢歸槽。溜不逼隄。南灘舊有之

河前此雖經受淤，未曾斷流，所分之數不及十之一。原欲留爲來歲分洩，汛漲，茲值水冷沙輕，陶刷河底，十月初長水尺餘，舊河內新淤易刷，現在寬數十丈至百餘丈，深自數尺至丈餘，溜勢歸舊河者，已及十之六。此河勢歷次南趨之情形也。黃河自高而下，水長則漫流出灘，至潦盡水清，洶汕溝槽，尤爲峻利，數年不治，聽其搜刷寬深，猶欲留爲分洩之地，所以踰年即成大患，至不可治也。河渠紀聞。

八月，高晉、薩載奏，豐碭廳屬唐家灣倒鉤引河，洩黃河盛漲之水，由毛城鋪石壩下注，每年以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開放減洩，查唐家灣引河居徐城上游，相距二百餘里，待徐城水誌至一丈一尺五寸，而上游已逾誌，再爲知會開放，水勢更長，是以開放後奔騰下注，洪灘二河，難以容納，臣等再四熟商，與其減於既漲之後，莫若洩於未漲之先。本年以唐家灣水誌長至九尺五寸，即令將該處倒鉤引河開放，毛城鋪過水初不過二三尺，下注洪灘，並未出槽漫灘，堰工穩固，已有成效，應請嗣後水誌尺寸，當以唐家灣爲准，不獨循序下注，可免漫灘塌堰之患，而黃河水勢亦可隨長隨減矣。南河成案。

十月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奏黃運湖河情形一摺，閱進到新舊兩圖，舊圖順黃壩外已有停淤，故大溜趨北，及閱新繪之圖，則河流直抵壩根，嫩灘所存無幾，自係河勢向南略運，刷去停淤，前此朕命添築順黃壩，薩載在京時，意尙以爲可以不辦，朕爲詳悉指示，始遵照辦理，就現在情形而論，若非此壩爲重門保障，河流之南逼者，不且直到攔黃壩根乎？又閱新圖，河北岸長有嫩淤，一帶北淤，則流必南趨，乃一定之理，因於其處用硃筆標記，急宜將此一帶嫩灘切去，使其不復停淤，則南岸新添之木龍挑溜自更得力，河流必日漸北趨，不復搜刷壩根，新河正溜亦當益暢順實，爲目下緊要機宜，著傳諭高晉

薩載。及此時卽速實力遵辦。以期妥善。仍將辦後情形若何。迅速覆奏。純皇帝聖訓。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姚立德奏。黃河南岸近隄處。向有順隄河形。自儀封至考城。縣長百里。河頭舊有土壩攔截。上年漫塌入水。致河流分入。今須改築草土夾壩。方可經久無虞。河渠志稿。

四月二十三日。薩載奏。二十二日接奉上諭。據薩載覆奏。彭家馬頭一帶嫩淤。與陶莊新河及清口。並無妨礙情形。一摺。覽奏稍爲慰懷。已於摺內批示。閱進到河圖。順黃壩內現在盡已填土。但所填止就河形寬窄而止。尙餘壩身一段。未經填實。仍恐不免單薄。因用硃筆畫記一道。自界壩斜抵順黃壩尾。若於此內一律填平。庶更爲穩固。著高晉、薩載卽悉心妥辦覆奏。至彭家馬頭一帶嫩淤。雖與新河清口無礙。但清黃交匯之處。河身兩旁。俱有新淤。舟行實多阻滯。而目下清水勢又不壯。不能卽資其衝刷。且所挑新泓。尙未寬深。現在正當重運北上。渡河最關緊要。因於兩邊嫩淤。用硃筆點誌四處。薩載務須董率廳營各員。上緊撈挖。將硃點處所有嫩淤。速行挖淨。俾河流照前疏通。方爲妥協。其挖出之土。卽可用小船裝載。就近於河內運抵界壩。以爲順黃壩內應添填土之用。薩載務須迅速實力妥辦。以慰注念。薩載卽將作何籌辦之處。及現在河淤會否刷動。糧艘能否無阻。各情形。速由驛覆奏。並諭高晉知之。欽此。臣查順黃壩南岸老灘。現高水面六七尺。上年黃水盛長。灘高水面二尺五寸。並溯查黃水最大之年。灘高水面一尺餘寸。均未漫水。是以本年春估填順黃壩內空塘。臣與督臣高晉細加商酌。卽以老灘爲準。一律填平。奏明在案。茲奉諭旨。以尙餘壩身一段。令一律填土。仰見聖主慎重隄防至意。查壩身一段。老灘地勢本高。與空塘內估填之土。本屬相平。已可無虞。惟臣前奏進圖。未曾詳細貼說。致煩睿慮。實切悚惶。至老

灘上所築土隄。原恐設遇異漲。以防漫灘水勢。但隄面僅寬三丈。誠不免單薄。臣等履勘熟籌。欽遵硃筆。畫記處所。自界壩斜抵順黃壩尾。擬添築撐隄一道。卽異漲上灘。有此重門保障。更可放心。至彭家馬頭一帶兩旁長淤。臣等札商籌辦。業將蘇家山水線河及祥符閘等處。先後開放。減黃助清。並將清口東壩接築。束水攻沙。旋值風轉西南。乘勢疏治。刷出河泓。重運糧船。自四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共渡黃三百八十一隻。茲查該處河泓寬十七八丈。至二十餘丈。深三尺二寸至四五尺不等。漕船量爲起剝。卽可挽渡。自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共渡黃二百六十五隻。陸續過行。可無阻滯。現在清水仍抵至柳園頭一帶。如東北風起。清水兜回。水勢稍耗。兩旁嫩淤亦卽顯露。若風轉西南。清水直抵高家馬頭。河泓水勢加長。嫩淤卽普面皆水。但撈挖灘面四五尺以下均屬稀淤。與老灘乾土不同。兩旬來兵夫儘力爬撈。隨撈隨淤。只可疏治通行。不能將嫩淤挑去。此臣目擊實在情形。不敢不據實陳奏。第目下糧船北上。攸關緊要。惟有督率道將廳營多集兵夫。實力撈挖。以冀逐漸刷動。俾河流仍前疏通。南河成案。

六月河南祥符南岸時和驛隄工。平漫三十餘丈。總河姚立德。豫撫鄭大進。督同官弁晝夜搶堵。進水溝槽漫口。斷流築實。旬日報竣。按此卽河分三股開隙之見端也。大河勢已南趨。待長水始大洩。其氣時和之漫缺。不獨起於萬錦灘。丈有餘之長水。而起於大河之分洩。洩之不已而衝隄。先由外灘刷出溝槽。進水。至搜刷日久。大溜隨勢奔湧。所在破壁。據報漫口後。灘水散漫。並未掣動大溜。水由朱仙鎮歸賈魯。河下達亳州之渦河入淮。水勢漸落。淤灘日大。阻遏來水。不至順流直注。因就淤灘上夯實底盤。圍築外越一道。分堵進水溝槽。捆埽鑲壩。追壓到底。未及十日。外越二百餘丈築竣。漫口斷流。加倍高厚。以資

穩實。越數日河水加長。復漫前工。過水十餘丈。搶築之新工。不能抵建瓴之長溜。此未塞而彼已開。爲患正未已也。河渠紀聞。

閏六月二十八日。豫省黃河南岸。儀封汛十六堡、十七堡、二十二堡、二十四堡、三十六堡。漫水六處。考城汛三堡、五堡。漫水三處。每處約寬三十餘丈。至六七十丈不等。惟十堡地居諸口之上。逼近大河。掣溜湍急。漫缺七十餘丈。陸續刷寬至一百五十餘丈。漫水由賈魯河故道。自豫省考城、睢州、寧陵、永城、達亳州之渦河。入於淮。疏上奉旨。令高晉帶領熟諳下埽之道將等官數員。赴豫協辦。撥兩淮鹽課銀一百萬兩。解工濟用。卽留漕米三十五萬石備賑。派尙書袁守侗前往會同查辦。按河分三股之患。至是始大展其勢也。河分則中泓之流必緩緩。則淤停而下流不暢。上游必旁洩。下注隄根。順隄衝刷。成河者勢也。此爲極險極要之時。治之不力。至將外灘之溝槽。盡刷寬深。湍溜奔湧而下。所在莫禦。此儀、考二汛半日內。漫溢九處所由來也。江督高晉尙書袁守侗。先後到豫。會同勘議。以原擬築做壩臺處。均係嫩灘。一經進埽。恐致搜後。仍在漫水口門。分東西兩壩堵築。因順隄河舊形。自十八堡外灘。至翟家莊。開引河一道。長千有餘丈。達入舊河。並將榮華寺以上舊河內淤沙。間段疏濬。以暢水勢。水落後。自儀封二十二堡。至考城五堡。七工俱挂淤斷流。儀封十七堡。初時稍分河溜。嗣亦漸淤。先將隄之兩頭圈築。並將順隄河築壩攔截。加鐵防風。俾水歸新開引河。惟十六堡漫工大溜直注。汕刷寬深。對岸生出灘嘴。切去一百丈。以順其勢。復因河沁並漲。溜水衝刷。口門寬至二百二十七丈。水深二丈及三丈五尺不等。相機下埽。外鑲邊埽。內澆土餞。兩壩築成壩臺。西長一十六丈。東長十二丈。口門尙寬。水勢平緩。先用船捆纜。輾鑲。隨後

跟鑲邊埽。俟進深水再捲埽前進。晝夜不停。及至埽進水深。輒復走失。已走復進。屢進屢衝。自秋徂冬。埽築至五次之多。悉遭衝潰。未能合龍。新莊八堡繼開。亦復與築。時和驛前工。猶未竣事。雖以高制軍之久練河事。直至智窮力索。計無復之。盡瘁以歿。河分三股之貽患。可勝言哉。河渠紀聞。

七月初三日。高晉奏。黃水伏汛內。徐城誌椿。長至一丈三尺三寸。旋已消落尺許。正望續消。而入秋後。上游河南沁河。並萬錦灘之水。又復陡長。接據道將廳營稟報。徐城誌椿。又長至一丈四尺以上。臣查毛城鋪。蘇家山。峯山。二三兩閘。祥符閘。早經開放減黃。今黃水既又加長。自應再行廣籌去路。以洩異漲。查上游豐碭廳屬。北岸潘家屯壩。工原以分濟微湖之不足。本年微山湖存水未小。而潘家屯壩外。因河南漫灘之水澄清。由順隄河南下。過潘家屯。匯注於蘇家山水線河。既礙蘇家山減黃之路。而北岸一帶。純係清水。致黃流偏趨南岸。若將潘家屯開放。將順隄清水洩入微湖。既不致淤墊河身。而蘇家山水線河減黃可暢。黃河正溜亦可不致南趨。洵爲兩有裨益。再峯山原有閘四座。除二三兩閘開放外。尙有頭閘四閘。若一并開放。更可增其分洩之路。臣等已飛飭道廳。分投開放。宣洩。並咨明河東河臣。姚立德。知照。從此正河水勢。自可望消。臣於初四日起程。過赴河工。與河臣薩載。分投查勘。督率道將廳營。實力防護。務保無虞。南河成案。

先是陝州萬錦灘黃水。長六尺。沁河亦長水七尺。洛河亦長。風雨大作。祥符下汛。時和驛南岸。大隄兜灣。風勢擁激。子堰隨築。隨塌。六月。隄工平漫三十丈。閘六月。儀封汛內。漫水六處。考城汛內。漫水三處。寬三十丈。至六七十丈不等。儀封十六堡。逼近大溜。掣溜湍急。遽刷寬七十丈。場猶未已。漫水由賈魯河故道。

自考城、睢州、寧陵、永城入亳州達淮。命高晉帶領熟諳下埽之副將等官，赴豫迅速堵築。七月十六日，堡漫口刷寬至一百五十丈。由考城匯入商邱之北沙河，下游宣洩不及，漫溢兩岸，隄堰隨處塌陷，低窪村莊水深丈餘，廬舍田禾被淹。高晉到工，相度地勢高下，擬定東西兩壩，施工堵築。開挑引河一千一百餘丈。八月連雨，上游萬錦灘黃水兩次長一丈，沁河亦長丈餘，漫口東壩復壅場寬二百二十丈，水深二丈至三丈五尺。高晉請改挑引河，並將攔河壩移上，又請築東西兩壩臺。因西壩水勢較緩，先輦鑲十九丈。嗣東壩無大溜，亦輦鑲四丈。九月時和驛漫口刷深，全河大溜直注，搶護不及，將已做埽工全行場去。口門約寬一百丈，有奇。溜勢入漫口者已六七分，祇三四分由正河下注。掣溜之水一股由時和驛旁洩，一股由八堡直下。高晉等奏請，在八堡地方迤上斜築東西兩壩，一百五十丈，有奇。就水勢稍緩處，先用輦鑲數十丈，再行進埽。一經堵閉，則八堡時和驛均包裹在內。其東壩迤下，本有衝刷寬深溝槽二百餘丈，再挑引河一千三百餘丈，即達入正河。挑成後兩壩接築，則水勢逼入溝槽，掣溜東趨。漫口自易堵閉。其儀封兩壩鑲做，至口門五丈，即行停工，以通其氣。俟時和驛八堡堵築完竣，再將下游籌辦。河渠志稿。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近日盼望合龍晝夜懸切，昨據高晉等奏，時和驛八堡進埽情形，並繪圖呈進，已於圖內用硃筆標識批示矣。今思口門愈窄，河底愈深，溜勢愈急，若僅照常式進埽，顯與水爭，自不免費時勞力。何不將西壩之埽酌收向北，東壩之埽酌展向南，使爲兜袖之勢，則急溜至此，或成回溜，合龍自應較易。因於做存圖樣內，用硃筆標記圈出，即可合龍之處，著發交高晉等閱看。如此旨到時，已經合龍固佳，否則照朕標記之圖，悉心妥酌爲之。又今年八月間，偶憶裘日修曾言，下埽漸近中泓，

頗難著力。遂每埽繫以大鐵錨八隻，便可直墜到底。其說似爲近理。曾傳詢高晉等是否可行。旋據高晉等覆奏，從前下埽，原有用錨之說，非特多費，抑且耽延時日。近來堵築總不用錨，且河工諺語云：下埽無法，全憑土壓。故每埽惟用繩橛鉤絆，埽既下水，即用層土層柴追壓，自然到底等語。朕以高晉於河工堵築機宜最爲熟練，所言自屬可信。遂聽其辦理。乃時和驛八堡工程，於將屆合龍時，屢有墊場之事。自係所下之埽，根脚不堅，致合龍期日屢展，耽延不爲不久。且昨日奏到之摺云：金門水深七丈以上，一埽落水，隨即加鐵。一晝夜尙未到底，可見層土層柴，追壓亦不能實在得力。今口門不及十丈，需埽無多，而溜緊底深，急切不能到底，或可做每埽用大鐵錨八隻，墜下之法，鐵性沉重，著底較易，且蛟龍畏鐵，古人治水多用之，而所存口門不寬，爲費亦甚有限。姑試爲之，似亦有益無損。朕辦事從無成見，高晉等自亦不回護前說，惟佇盼合龍喜信，以慰廑念。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堵築儀封漫口情形一摺，亦祇可如此辦理。今擬將引河挑深，宜卽妥速爲之。此次引河不能得力，究係原挑過淺所致。伊等本圖省費，而所費愈多，不可不引以爲前車之鑒。據稱現在口門上水十丈，下水九丈，擬將口門收至二三丈時，儘力多壓厚土，俟引河挑深，開放掣溜，再將壩工堵閉等語，自屬正理。但口門收窄後，河底愈深，溜勢愈急，施工自難期速效。昨時和驛將合龍時，曾經指示兜袖之法，若易合龍固佳。若復有變局，或照前說，將此處金門東壩之埽，酌展向南西壩之埽，酌展向北，使爲兜袖之勢，則急湍至此，或成回溜，合龍自應較易而速。因於圖內用硃筆標識，高晉等宜急熟籌妥協辦理，不必拘於遵旨也。再閱圖內，現挑引河之處，距漫口太近，且不得勢，亦係

伊等原辦時止願惜費。未將河形大勢通盤籌核所致。今就圖觀之。引河未當向北施工。因於圖內用硃筆標示。若伊等初時卽就其處挑挖引河。雖工大費多。而事或可早歲。乃專就地近工小起見。所費雖覺少省。今復經淤墊重挑。且屢開屢塞。前工盡成虛擲。恐其費更不止於硃筆所指處與工之多矣。今已辦定。所謂成事不說。然其間孰得孰失。顯而易曉。伊等深思之。能無愧乎。朕因豫省漫工晝夜懸念。今爲日愈久。盼望愈殷。高晉等務善體朕意。悉心籌度。率屬實力速辦。以期及早合龍。必須於驚墊節前辦竣。方爲妥善。純皇帝聖訓。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九

河水章 續十六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三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日來盼望合龍之信甚切。茲據袁守侗等奏。近日斜壩下埽兜溜。及引河引溝。開放情形。閱圖內形勢。西壩頭尙嫌其短。斜挑恐未能得勢。據奏擬於日內往前進埽一兩個。雖較前稍長。究不若於西壩頭再添一埽。使袖勢益兜。加之東壩復下一埽。必成回溜之勢。卽於兜袖中相機合龍。自可期一舉集事。務須妥速爲之。又圖內十七堡。下攔黃壩一道。甚不合理。河身既北高南窪。漫口又在南岸。正當挽令北趨。卽不能。亦當令隨隄內舊河且東注爲是。乃於舊河橫築壩攔截。致大溜益趨漫口。是不能得回瀾之益。轉增激溜之害也。設使河溜或順隄北東注。則南岸漫口之勢必殺。早可施工堵築。而隄北之水徐圖引疏順軌。所謂急則治標。較之與漫口急溜爭功。自屬省便。且正河在北。若溜循隄北而行。卽引河亦近而易就。何故舍易而取難乎。此壩若係舊有。則辦堵口工程時。亦應拆去。或係新築。則辦理之初。殊爲失算。使朕親臨閱視。必不令其爲此。高晉彼時。何亦竟未計及耶。因於圖內壩身。用硃筆標記發往。此旨到時。如已經合龍甚善。儻臨期別有變更。卽當速議改絃。不可仍前株守。朕以爲急則治標之法。莫如就硃筆標記處。將壩拆開一口。以減南岸激溜之勢。俟漫口合龍堅實。再將開壩放出之水。引歸正河。斷不致於費力。計彼時阿桂亦應至工所。按圖審度。必以朕言爲然。可與袁守侗、姚立德等會商妥辦。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晉卒於儀封工次。賜諡文端。高晉傳稱命薩載爲江南總督。李奉翰以河庫道署理江南河道總督。河渠紀開。命大學士公阿桂往河南儀封工查勘堵築並善後事宜。阿桂傳稱

二月初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袁守侗等奏二十八日寅刻東壩門埽忽又蟄塌。直衝西首正壩。水勢愈猛。至黎明時逐段鬆動。共塌開口門四十八丈。此亦無可如何。並據阿桂奏二十八日午刻已抵工次。一二日內即公同商酌。一可望有成之策。再行迅速奏聞。阿桂此行。竟似朕有先見者。大工屢辦未就。多一人心思於事自屬有益。看來此次所辦工程。既用兜袖之法。理應穩固。何以復有蟄塌之處。或兩壩雖如法兜做而所下之埽。本不甚寬。壩身不能厚實。雖層層壓土。而不能逐個幫錢。在急溜中。勢仍單薄。易於搖動。故不能得力。或當於下埽時設法幫厚。不知其事可行否。試詢之南河諸工。將備悉心講求之。至該處屢次施工未就。總由口門之水太深。下埽猝難到底。且聞壩根沙性浮活。水每從根搜汕翻花。不可不思變計。乃於急溜洶湧之中。屢屬菱樵。與水爭勢。徒費工作。而不能收功。實爲失算。蓋漫口下業經大溜跌落刷深。勢不能冀其復淺。而水過沙浮。日久愈甚。亦不能使之堅實。是在彼處施工。終屬無益。朕意或於口門外距隄稍遠。擇水勢平緩處。所另行接隄築壩。較在漫口下埽難易若何。可熟酌爲之。若可行。當於口門收小時。或用兜袖之法。必應兩壩較今壩加寬培厚。雖所費不免過多。但多費而工可速成。較之徒費而事無把握者。其得失利害。曉然可見。現在又諭戶部撥庫帑一百萬兩。解往豫省備用。無虞工費不足。阿桂可即與袁守侗等確勘熟籌。若應如此辦理。即一面興工。一面奏聞。至阿桂所奏漫口之下。水已先由漫口旁溢。引河即不能掣溜。自不如在上游另尋減水之法。其言甚屬有理。朕於上年十二月間。

閱高晉等進到圖樣。覺現挑引河處。距漫口太近。且不得勢。必係伊等止顧惜費。未能將河形大勢通盤籌覈。因於圖內用硃筆標示。傳諭伊等。第因引河既已辦定。成事不說。今阿桂此奏。與朕前此指示處。似覺相合。著即將硃批原圖。仍行發往。令阿桂與袁守侗等詳細體勘講究。將應作何施工。可望有成之處。切實具奏。如果必應更張。似不當仍爲守株之見。阿桂辦事。必不孟浪。袁守侗等現在皆茫無主意。亦不慮其回護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阿桂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於漫口上游十堡郭家莊另挑引河二千六百餘丈。大河內築攔黃壩。兩面進埽。共需銀二十七萬餘兩。阿文成公年譜。初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等奏另籌引河壩工一摺。自應如此迅速辦理。但既已擇地另挑。非寬深不能得力。必須開挑極寬。庶可掣動大溜。其河底尤須挑挖深通。使成建瓴之勢。至所築之攔黃壩。更當倍築寬厚。由西南向東北。令挑溜逼向引河。不可復似從前之單薄。致有閃挫。卽所費浮於原估之數。亦不靳惜。阿桂等自不復存省費之見。總之此次施工。果能一舉集事。所費歸於實濟。雖多亦不爲過。若如高晉等原辦之引河。屢引不就。徒成虛擲。豈非因欲省費而轉成妄費乎。當善體朕意。安速籌辦。純皇帝聖訓。

是月初七日上諭。現在新挑引河。實全河關鍵。必須挑極寬深。方能得益。閱進到圖樣。所辦之攔黃壩。名爲築壩。卽係移埽口之工。於此仍須進埽合龍工程。最爲著重。必俟引河挑成。先放掣動大溜。然後將壩工合龍。方爲萬全之策。阿文成公年譜。

是月十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覆奏。開挑引河寬深丈尺。及大壩寬厚計共二十丈。並擬於東岸

添築子堰一道以防旁溢及引河層鑲築草壩逼溜直趨各事宜所辦俱合機宜惟當董率實力妥辦以期迅速集事又閱原圖內有草壩一道係因舊引河至其處歸入正河築以攔禦倒漾之水今既改從上游另挑引河則河身內不宜復有草壩攔阻自應即速拆去俾得引溜暢達至壩外正河身現在寬深若何較新開之引河尾深淺尺寸若何能否得建瓴之勢抑或正河身亦須挑挖以期暢順並宜詳悉測量豫爲妥辦使臨時得以應手方爲萬全所有硃筆批示原圖及此旨並著發往仍著將指示查辦情形由驛覆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袁守侗在京面詢河務事宜據奏南岸隄工有應行修補者業已具奏核辦其北岸隄工亦多有殘缺之處高晉在時以其尙屬可緩未經議及朕意北岸隄工就現在而論雖似不關緊要但黃河溜勢無常設溜或趨北則北岸又爲著重若不豫行培補堅實何以禦盛漲而保安瀾是北岸隄工亦不宜視爲末務即或所費較多而先事豫防較之事後堵築其費帑多寡奚啻霄壤又不可不就全局核計也但北岸之隄甚長其應補情形非大臣親行履勘不能覈實會面諭袁守侗到工後即同阿桂姚立德前往逐段細勘據實覈估具奏上緊興工第袁守侗甫於今日起程其到豫計須旬日目下正當桃汛而今年伏汛亦較往年爲早旣爲未雨綢繆之計則愈早愈佳現在挑挖引河已有藩司榮柱承辦而開放引河之事尙早此時毋庸阿桂在工坐督阿桂接奉此旨可即會同姚立德親赴北岸將應修補隄工通行詳悉查勘據實確估一面奏聞一面擇日興工儻現發之帑尙不敷用即按應用之數再請續發亦無不可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四日。薩載、李奉翰奏。外河攔黃壩外舊黃河。於上年閏六月二十五日。欽奉諭旨。清水至此。不免散漫減力。用硃筆標記。命於此處築隄一道。逼令清水直注。嗣經黃水蕩漾停淤。冬間水消灘露。直接下首老灘。經臣薩載。挖探淤土乾老。當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會奏。即於灘面估築束水隄工一道。一面派員領銀趕辦。本年正月十九日。奉到上諭。據薩載奏。攔黃壩外添築束水隄工一道。爲陶莊新河重門保障。所辦甚好。自應如此添築。欽此。時隄工已辦有三分四。臣等欽奉諭旨後。又督催工員。上緊儻築。層土層礮。實力辦理。並委幹員住工。監催。臣李奉翰隨時赴工稽察。不使草率偷減。茲於二月上旬。趕緊築成。自新西隄起。至新河南岸。纒隄止。長六百九十餘丈。間有隄面高矮不平。及坡土虛鬆。籤試未能保錐。復令加工加土。收拾堅整。照估驗收。一律如式全竣。察看情形。不但清水由東西壩出口。不致散漫。得有收束。暢流直注。並攔黃壩工。新河纒隄。俱有後靠。益資鞏固。南河成案。

四月十二日。阿桂奏。前月二十九日。開放引河水。勢甚暢。水頭已於初五日。過河南山東境。而總不能掣動大溜。兩壩口門。仍復刷深。初七日。酉刻以後。暴風大作。波浪洶湧。北岸壩工。竟衝塌至二十丈。殊出意料之外。現在另商趕辦。阿文成公年譜。

是月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阿桂等原奏。四月初可望合龍。是以諭詢阿桂。或於合龍後將善後事宜。擇其要者。辦定章程。即先行回京。令袁守侗在彼做照妥辦。乃就前此垂成之局而言。今北壩復衝塌二十丈有餘。現在另籌挑挖引溜溝。及設法進壩。此時應辦之事。關係重大。阿桂自當在彼督辦。冀速蕩工。俟合龍堅固後。再行起程。爲是。至新挑引河。務須極寬極深。方可期掣動大溜。不得存惜費之見。當

以從前之淺窄，後致不能得力爲戒。其現擬另挑之引河，通計不過三百丈，易於僦辦。阿桂等務須董飭承辦各員，弁繼集人夫，上緊趕辦，以期速竣。其壩工進埽，必須較前寬厚，逐步培壓堅實，方可得濟。總之此次辦理堵築事宜，引河必比舊寬深，進埽必加意堅固，以期速收實效。現今河流平緩，上緊僦辦，自可速期歲事。此時惟當以剋期趕辦爲言，使在工人員共知奮勉，斷不可爲萬一不能卽完之說，致衆心懈弛。各懷觀望，或致因循遲緩，不可不慎。亦猶軍營進兵，務爲必勝之說，使將士咸皆用命，不論地之險易，並得成功。所謂事在人爲，阿桂尤所深知也。至於本年節候雖早，然初伏亦在六月初八日，伏汛距今尙有兩月。此時上緊僦辦，斷無至伏汛時尙未能歲工之理。著阿桂等詳悉覈計，若果如法施工，諸事應手約計，何時可以合龍，先行覆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覆奏現在南北兩壩，又復各進一埽，加緊填壓，尙未到底等語。此處河溜已刷深五丈餘，下埽自必費力，但南北並進，仍係尋常合龍做法，日漸逼緊，則口門跌刷愈深，似非善策。朕意莫若專就北壩臺進埽，斜指西南，使成挑溜之勢，可期大溜逼注東北，使引河掣溜順利，方爲妥善。且專就一邊進埽，可不致逼緊口門，自不復慮其有跌深之患。若向西南進埽，漸進漸長，或可接至南岸。計南岸水勢必淺，借挑溜以築壩工，不與急溜相爭，竟於無意中得以合龍，亦未可定。不知可如此行否。著阿桂等悉心妥酌，據實速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頒御製祭文一道，白璧一件，命阿桂於河干告祭。阿文成公年譜。

是月，尙書稽璜、江督薩載奉旨會勘徐城石工，估辦添建加高事宜。河渠紀聞。

是月姚立德革任命袁守侗爲河東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五月十一日上諭連日盼望開放引河及壩工合龍之信甚切。茲據阿桂等奏五月初七日西北風竟日不止。河水驟長三尺有餘。溜勢洶湧。將北壩頭及上下邊埽衝塌十五丈。正引河頭之土堰亦被衝開。仍未能掣動口門之溜等語。覽之深爲煩悶。此次儀封之工屢墜於垂成。實亦無可如何之事。據稱新開引河之西王家莊地方有大兜灣一處。大河溜勢於上游南岸埽灣而來。頂至此處。若於此開挖引河一道。歸入正河。所謂順水之性。因勢利導。現已勘估開引河一道。長九百餘丈。接入原開正引河之第五段。較現在引河引溝更加寬深。俟盛漲卽行啓放。此時自當以此爲正務。阿桂等應卽董率承辦各員。上緊挑挖。迅速辦成。以便相機啓放。阿文成。公年譜。

六月二十二日李奉翰奏山安廳屬雲梯關外三四五六套堰工。月初水大。平漫情形業經會奏。嗣因河水消動。三套舊堰有漫塌坐卸之處。委據淮揚道荆如棠勘明稟覆。現在內外通流。水深三四五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水歸二套。舊河形至南潮河入海。該處一帶民田蘆地。四五月間大雨時行。河水海潮。從六套無隄處頂阻上漾。普面浸漫。今三套所漫之水。又有增益。須過大汛方能消退。其零星散處之樵探漁戶。前見水勢盛長。已搬移高阜。臣查該處本係海灘。地勢低窪。乾隆二十八年欽奉諭旨。雲梯關一帶。爲黃河入海尾閭。平沙漫衍。原不應設立隄岸。與水爭地。命河臣守其定見。制防一切。無庸置議。是以節年來雲梯關外舊堰水小。則藉以約攔。漫灘水勢水大。則聽其自行過水。並無制防。查二套五套等處。從前屢經漫塌。並刷有溝槽。俱係水消後挂淤斷流。照舊填補。今三套舊堰坐卸處所。與前形勢相同。應俟

秋汛水消後。再將殘缺堰工。撥令兵夫填補完整。以免虛糜工料。南河成案。

八月初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等奏。開放王家莊引河。初甚暢順。半日後河水頓落。引河口門一帶仍復停淤等因。深爲可惜。阿桂等現在一面挑濬引河之淤。一面趕築壩工。逼溜舍此更無良法。已諭阿桂等悉心熟籌。迅速妥辦矣。黃河漫口之事。所經已多。速或一兩月。遲亦不過三四月。無不堵築合龍。從無似此次之經年未成者。朕因此煩瀆異常。懸念無時。或釋今開放引河。又成虛望。覽奏徬徨。竟夕不能成寐。因思汛水未經加長。大溜自必稍平。既不能助勢暢達引河。則十六堡漫口之水。應亦不似從前之洶湧。今引河旣不足恃。自應以堵築漫口爲急。但十六堡口門跌有深坎。難以施工。自應即就現做壩工之處。速爲堵築。前阿桂等奏挑水壩。已做成二百丈。北岸之順黃壩。亦做有四十丈。卽係恐河水不能甚長。設法豫辦。以期有成等語。所籌甚當。莫若卽將順黃壩迅速接築加長。步步鑲培厚實。俟與南岸挑水壩相離不遠。卽可相機設法合龍。目今新料已收足。供應用計。無有出於此者。未識阿桂主見與朕意相合否。著傳諭詢問。令速妥酌奏覆。豫省黃河漫已經年。滔滔不止。長此安窮。總之漫口一日不堵。民患卽一日不息。朕心亦一日不寧。今年漫水下游各州縣。幸河流不甚泛濫。田廬未致大受災傷。實賴上天嘉佑。然豈能保其長久。如是思之。深爲可慮。且黃河未能卽歸故道。則由江南入海之路。已失其常。殊屬不成事體。而渾流旁溢。變黃爲淮。以達洪澤。今歲南河宣洩。清水已大不易。幸值來水尙小。猶可以人事經營。若日久黃河沙性淤。及洪湖再遇水大之年。湖必不能容納。雖人力亦無所施。清水溢流。其傷並不止下河一帶。思之益復可懼。是儀封漫口。不獨爲豫省急圖。實爲全河關鍵。阿桂等不可不善體朕意。熟

思妥計，速使河循舊軌，弭患衛民，以副廑念。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六日，薩載奏：臣至徐州，查勘黃河，於七月二十八日後，長水一尺二寸，旋即平定。據聞豫省開放王家莊引河，尚未掣動大溜，而順黃大壩日起有功。計日合龍，臣查江南黃河內，凡有高低不平及桃源、臨河集、陳家樓、李家莊、祥符閘等處，岡土淺灘，於去冬今春，先確估挑挖，俾河底一律相平。今往來查勘兩岸，尚有露出灘嘴，皆由水大時溜勢坐灣所致。溜既坐灣，則灘嘴對岸壩壩，每多迎溜受險。平日或爲水佔，或係稀淤，不能施工。今河底畢露，灘嘴漸次乾涸，臣隨率同道廳上下查勘。若一概挑切，不惟需費浩繁，且河面寬廣，施工匪易。惟有於逢灣灘嘴之上，視其平日溜勢趨向，迎溜抽挑溝槽，寬以三丈爲度，俟水長時，引溜直注中泓，可期順軌循流，俾兜灣壩壩不致著重。似有裨益。查各汛兵夫現直空閒，令分段挑挖，毋庸雇募民夫，以免多費。其挑起之土，即令幫培隄岸，不許拋放河邊。臣與河臣李奉翰面商，意見相同，即責成淮徐道韓鏞會同河營參遊分段履勘，調撥兵夫，剋期僱辦，勒限完工報驗。此外壩壩工程，場卸墊窪者，春間鑲修堅整，自伏徂秋，停止搶修。間有積水浸泡，雨淋殘缺段落，俱令次第收拾，以備水到抵禦。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阿桂等奏，現在趕做順黃南北兩壩口門，祇剩七十餘丈，將來進埽漸多，口門漸窄。約計九月初旬，不過餘存二三十丈。水勢自可蓄高，引河挑淤之事，彼時亦當一律完竣。總可以相機啓放，掣動大溜。其時正屆霜降，施工較易。堵築二三十丈之口門，須搶做十餘日。約九月二十日後，可望合龍。伊等現俱實力速辦，無俟朕再爲敦促。惟冀如期嚴事，以慰廑念。至閱上次進到之

圖順黃南壩尙距大隄不遠將來補接自易其北壩則竟齊河身做起並無隄岸倚靠卽兩壩中間堵合而北壩頭似未靠實地未爲妥善因復闔圖內十堡北岸尙有圈堰一道由十八堡上舊闔黃壩起至十堡對岸而止前所築北壩頭卽接圈堰做就較爲合法今亦應將此堰接長使現做壩工得有所接不致落空方妥因用硃筆標識起止阿桂等可卽速籌妥辦其堰壩等工務須鑲築堅實以期鞏固至順黃壩合龍後並須將十六堡漫口仍行補築完好俾資重門保障尤堪經久無患著將硃筆標識之圖發去令阿桂等迅速妥籌辦理仍詳晰繪圖卽行具放純皇帝聖訓

九月二十四日上諭據阿桂等奏於十五日開放王家莊引河勢甚暢順子時開放卯刻過六十里外之三家莊午刻又過山東連界之和好地方是黃流趨瀉甚駛毫無阻滯大溜業經掣動按日而計河頭應早抵江南境若已過徐州地面則是黃河已歸故道全局大定可無他慮惟當將順黃壩上緊接築及早合龍阿桂卽可起程回京其十六堡漫口補還隄工及一切善後事宜交與袁守侗陳輝祖辦理亦自能妥協也阿文成公年譜

是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高晉奏豫省黃河漫口下注之水均歸賈魯河東注洪澤湖等語賈魯河係元時所開其時黃水卽由此河經行歸入江南必非徑穿洪澤湖下注其後賈魯河於何時梗塞改用今河豫省必有可考著傳諭袁守侗於儀工合龍後將賈魯河經由故道及興廢原委詳細查明奏聞至昨歲豫省漫下之水賴有賈魯河容納黃流不致旁溢是賈魯河未嘗不可留以有備但未知其河現在是否全行淤阻或尙可通流受何處來水消歸何處及元季開河時由何處歸入江南是否於洪

湖無礙。均須逐一查明。或可酌量疏濬。卽據實勘估。繪圖貼說具奏。覈實興舉。以備不虞。亦未嘗非善後之一策。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等奏。順黃壩工口門未施工者。止有七丈餘。現在上緊趕鑲。計日可相機堵合。連日盼望甚切。茲據阿桂等奏。自下大壩後。口門止餘四丈有零。正在督令趁勢搶壓。冀可合龍。乃十一日早。水勢猛洶異常。陡將南壩墊塌二十餘丈。懷慚無地。詢之徐建功等。再上又無可移辦之處。惟有上緊接築軟鑲。雖有埽底。仍屬無礙。計工段亦不致過遲等語。覽之深爲焦急。因思向來衝墊。俱係北壩。此次則係南壩。其壩身尙非頂溜。不致與水急爭。今補鑲補築。似較北壩施工稍易。或可期迅速蒞事。亦惟有全力赴之。一切皆臻妥善。以待天佑神助耳。至阿桂等另摺懇請議罪。議罰之處。俱可不必。伊等在工俱實心任事。百計經營。似此次之功虧一篑。信非人力所能。施意計所能及。並非怠玩誤功。不但阿桂不必引爲己咎。卽袁守侗、陳輝祖、有河工地方之責者。亦不必各請歸罪。若如所見。朕先當引過自認。然朕自昨秋豫省河工漫口以來。軫念民艱。日夕縈望。前後發帑數百萬。以爲工賑之需。復截漕糧十萬。以爲賑濟之用。而且蠲緩頻施。凡有關於民瘼者。無不籌辦實政。止不過如此。朕心不可謂不盡。豈有因此而卽飾爲虛詞。下責躬之詔乎。近因史館進書。偶閱元史河渠志。見賈魯於合龍時所設之法甚多。行之果有速效。或史冊過於溢美。或今昔情形異宜。其各法或有現已做用者。或有難以施行者。亦不可知。但史志既有此言。著將此志節錄一段。寄交阿桂等閱看。詳詢徐建功、李永吉等。或其中有可節取之處。不妨做而行之。如皆不可行。亦不必因此過於拘泥。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覆奏。現在南壩已軟鑲得七丈餘。北壩亦軟鑲得二丈餘。金門又祇剩十丈餘。日內將已做之工。加培填壓。務令益得穩實。俟兩壩再進兩埽。即可爲相機堵合之計。惟在阿桂等實力董辦。以冀速竣。日夕盼合。龍喜音矣。至所稱南壩日逐鑲壓。取用物料甚多。而壩身終覺鬆軟。不知其初因何受病。自係填壓未能堅實之故。向來下埽。惟憑土壓。所用之土。似不過浮加。未能令其到底著實。朕意以爲如壓土加以夯碾。自應堅固得力。不知河工下埽。曾如此辦過否。若從未辦及。不妨以此法試行之。著傳諭阿桂等。卽以朕此旨與徐建功等。諳練之人。詳悉妥商而行。純皇帝聖訓。

是月。命侍郎德成赴河南漫工閱視。旋令回京。阿文成公年譜袁守侗調直隸總督。命陳輝祖爲河東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十二月十一日。李奉翰奏。江南河工。月初以來。各處水勢續消。洪湖高堰誌椿。現存水七尺六寸。外河老壩口誌椿。現存水六尺五寸。清口東西壩。前經次第接築。留口門寬三十丈。本月初旬。已儼辦完竣。就目下湖水情形而論。盈縮合宜。往後如湖水漸消。再爲相機接築。以資收束。其王營減壩。本年水大時。開放減洩。水由鹽河入北潮河。歸海。甚有濟益。秋汛過後。本應早堵。因鹽柴船隻。向藉鹽河開壩放水。濟運。每年一啓一閉。需費浩繁。今歲減壩開放後。鹽河水勢充裕。一切船隻。卽由減壩往來。出入利便。鹽河開壩並未啓放。前曾奏明。先將減壩口門收窄。緩至冬間堵閉。今淮北引鹽左營蕩柴。十一月下旬。俱已儼運全完。臣等卽督飭道將廳營。將減壩上緊堵閉。於十二月初四日。趕辦完竣。計用工料銀五千八百餘兩。又夏間開放時。盤做裹頭鑲做護埽。動用銀三千九百餘兩。均屬專員撙節辦理。南河成案

是年李奉翰奏海口刷滌寬深。山安佃湖加築挑壩事宜。按此卽南岸漫口水入洪湖刷深海口之明驗也。時豫工十六堡未堵水歸洪湖。已及二年。變黃爲清。合並淘刷。清江以下直至海口一律深通。河督李奉翰奏稱。探量黃河。自上清口下至海口。久經清水刷滌。一律寬深。中泓深有三丈二三尺。及二丈五六尺不等。較往年冬間刷深八九尺及一丈不等。兩腮浮淤。消除盡淨。兩岸埽工。根底亦被清水搜刷。多有平墊。山安佃湖壩壩。前此墊塌工段。雖經搶護完整。而當迎溜頂衝。須添做挑水大壩。挑開溜勢。以資保護。此因清水搜出埽根。而爲挑護之計也。清水搜根。無堅不入。若并黃淮之大勢。合而成清。其勢更不可禦。不獨佃湖會經墊塌之舊埽也。每當南岸失守。全河俱入洪湖。合流東注。清江以下埽段墊塌。加鑲殆無虛日。推原其故。黃水由南岸入五湖。歸洪澤。平漫五六百里。而後至地平。則水流平緩。而淤澄矣。及至湖邊。爲大水頂阻。不能直入湖心。所以化黃爲清。乘萬里之高勢。疏就下之尾閘。如湯泡雪。此屢試屢驗者。當冬令木清。尤易徵驗。佃湖築壩。有自來矣。河渠紀聞。

是年薩載奏查江南黃河內。凡有高低不平。及桃源。臨河集。陳家樓。李家莊。祥符閘等處。崗土淺灘。於去冬今春。先經確估挑挖。俾河底一律相平。今臣往來查勘。兩岸尚有露出灘嘴之處。對岸埽壩。每多迎溜受險。平日或爲水估。或係稀淤。不能施工。今河底畢露。相度情形。於逢灣灘嘴之上。抽挑溝槽。寬以三丈爲度。俟水長時。引溜直注中泓。可期順軌循流。俾兜灣埽壩。不致著重。似有裨益。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聖駕南巡。親閱陶莊引河。河渠志稿。是月二十三日。上諭行在內閣。據大學士公阿桂等奏報。自本月初六日。開放引河後。日見暢達。又連值

順風。全河溜勢。掣動八分。因於十一日趁機堵合。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大溜全入新河。其有腰漏挂簾之處。率同帶往司員馮應榴。舒濂。並司道知府等分頭督催。竭數晝夜之力。金門一帶俱已閉氣。從前水深至十一丈者。均已停淤。只剩四丈餘。所有腰漏等處。亦已填壓堅實。從此黃流順軌。永慶安瀾等語。昨據薩載奏。徐城誌椿。長水一丈一尺餘。雲梯關長水四尺九寸。溜勢湍急。全黃已復故道。直達歸海。此次儀封決口。辦理幾閱兩載。特命重臣前往經理。發帑五百餘萬兩。近復將引河大展寬深。接做挑水壩。逼溜北趨。始將溜歸正道。荷蒙天佑神助。幸得成功。朕感謝之餘。益深虔敬。向來河工漫口合龍。例得邀恩議敘。但亦應計時日久。暫如三十九年老壩口隄工漫溢。二十日之內。卽報合龍。在事大臣。自應加恩議敘。至此次則幾閱二年之久。方克歲事。朕惟感謝天恩神佑。而於朕心方深愧歉。卽在事大臣如阿桂等。休戚相關。誼均一體。亦不肯仰叨天功。更邀議敘。至分頭督催之司員馮應榴。舒濂。司道江蘭。王啓緒。朱岐。張有年。沈啓震。康基田等。晝夜催儻。分力宣勞。非大臣可比。著仍交部照例議敘。至前此遣德成前往豫工。閱看。原以其略知工程。而其回京覆奏。乃欲仍於十六堡漫口築壩。逼溜歸入舊引河。彼時以德成甫經到工數日。卽議更張。乃欲於屢經決口處。施工鎖壩。執繆不通。因阿桂等素輕其人。不加禮貌。遂爾意存偏執。甚至奏對朕前。尙復曉曉瀆辯。思用小聰明。故翻成案。且用袁守侗爲證。而袁守侗至京與彼面議。原不以彼爲是也。朕豈肯因德成一人偏見。遽爾輕聽。致阿桂等掣肘難辦。因令軍機大臣存記。俟阿桂引河挑成。再降諭旨。今阿桂等引河放溜。金門合龍已成。若爾時輕信德成。遽議更張。豈不貽誤大事。德成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此次漫工。若照向例。糜費工銀。應著落在事大小官員賠補。但此番辦理。

情形實非從前漫決可比。阿桂等悉心經理，亦不遺餘力。所有用過工料銀兩，俱准其奏銷，毋庸議賠。惟決口究因平時防護不慎所致。前河臣姚立德、撫臣徐績，實難辭咎。鄭大進到任不久，不必議。著阿桂查明伊二人任內所辦隄工歲修等項，分別著落賠補，以示懲儆。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今日因阿桂報到，特令隨營之大學士督撫等與軍機大臣一同召見，明降諭旨，並宣示中外知之。純皇帝聖訓。

按是時堵閉時和驛八堡漫工，以塞治上游，而下游儀封漫工始可治也。然十六堡決裂已久，潭深難以施工。至移築十堡，又以北壩屢被衝塌，形勢不順，不得已商移於上游六堡之順黃壩施工。相度形勢於王家莊一帶挑挖引河，接入舊河，又建挑水壩斜向東北，緊對引河上層，長幾百丈，甚爲得力。南北兩岸正壩之外，接做邊埽，土餞鑲與正壩相齊，以次進埽，追壓堅實。至口門僅寬八丈，北壩更進一門埽，蓄高水勢。於二月六日開放引河，正值順風，大溜奔騰，引河暢達，兩岸塌崖不止，溜勢掣入，已在八分以上。卽於十一日堵合，未逾數刻，金門斷流，大溜全入新河，加工并力鑲壓，直追到底，竭數晝夜之力，金門俱已閉氣，填壓堅實，無腰漏挂簾之病，並將壩身加高，外加邊埽防風。又於貼近餞壩後，加裏餞一道，增高挑水壩，自南壩接至圈隄，十堡十六堡一并補築。十堡口門寬五十六丈，用土填實，加鑲防風。十六堡口門寬二百六十五丈，層土層礮堅築，仍加防風，並補還隄工。復於順黃壩之東百餘丈外，加築二壩，南接老隄，北接圈隄，以爲重門。長四百丈，底寬十六丈，頂寬四丈，以資保固。是役也，阿文成公主其事，避順隄河二百里之險，成於不日，仰慰聖懷，自祥符儀封漫口堵築以來，時和已堵復決，繼以新莊八堡之衝潰，十六堡屢築屢塌，決裂至五次之多，閱日至十餘月之久，官窮於智計，民困於轉輸，高文端亦以驚怖憂鬱。

歿於王事。嗣改築十堡，猶未奏績。復移建順黃壩，加挑寬深引河，接長挑水壩，使全河順軌東下。數年未竟之功，阿文成公臨工蒞事，自是河分三股之貽患以除，黃流復匯歸故道，功亦偉矣。河渠紀聞。

是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報引河放溜，金門合龍已於摺內批示，並另行頒發諭旨。阿桂等俱即遵照辦理。此次漫口屢成復毀，至今始得蒞功，河歸故道，朕心既以爲慰，亦以爲慙。今工已合龍，漫口老隄最爲緊要，阿桂務將老壩口督催堵築堅實，以資鞏固，方可起身。再漫口雖經堵閉，其壩內所存餘水，務令設法除去，使涸現河底，再填築實土，方足以資保護。此時朕已駐蹕蘇州，不日即可回鑾，將來阿桂即於江南途次迎謁，或竟至山東，亦不爲遲。總以河工善後，堵築老壩隄工堅實，及壩內積水盡涸爲要，不必急急前來也。純皇帝聖訓。

三月命陳輝祖爲江南河道總督，調李奉翰河東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三月命大學士公阿桂、兩江總督薩載會勘展覽陶莊引河，履勘雲梯關外黃河尾閘入海情形。河渠志稿。

四月十五日，嵇璜、薩載奏，臣等奉命查勘徐州城外，應行添建並加高石工。於十二日抵徐州，周履查勘緣徐州居江南黃河上游，北岸居民稠密，南岸緊靠府城，黃河至此一束，河面寬八十餘丈，大汛時甚關緊要。城外舊有石工三段，長九百七十三丈五尺。自乾隆二十二年，仰蒙聖駕親臨閱視，指示增建石工四段，長一千五百六十八丈，與舊工相連。徐城一帶深資保障，惟石工頭迤上至韓家山，尙有空檔四百五十丈，向因外灘尙寬，未曾接做石工。只有隄堰攔禦，亦甚卑矮。近年河禦漸向上隄，大汛漫灘之水直

至隄根。該處在徐城上首。外高內窪。汛水長時。既已漫至該處。此一段並無石工。與徐城全局實有關繫。臣等悉心籌度。若一律接築石工。則自韓家山至奎山一帶。全資衛護。再舊石工較之乾隆二十二年新建石工。原矮二三層不等。前年黃水盛漲。舊石工僅出水數寸。間有與水相平者。應分別加高二三層。與新工相平。更可無虞。再石工尾段。自梓檀關爲溜勢掃灣之處。石工外本有柳草壩數坐挑溜。並有石磯嘴一段。長五十九丈五尺。每年拋填碎石。以資攬護。甚爲有益。今碎石漸向外游。亦應加添鞏固。臣等隨檢查二十二年添建石工估冊。用石十七層。下簽椿木。上砌條石。此次添建石工。應照從前辦法。亦以十七層爲度。惟緊接韓家山。山根一段。長二十丈。地勢稍高。祇須砌石十二層。即可與十七層相平。所有現擬添建加高石工。及拋填碎石。加築尾土。臣等逐一勘明酌定。卽督令參將李永吉等詳加估計。共約需銀九萬二千餘兩。理合繪圖貼說。繕摺具奏。兩河成案。

七月初九日。薩載、陳輝祖奏。臣等奉上諭。據薩載等奏。睢寧縣郭家渡漫口。現已塌定。測量口門。寬九十七丈。水深一丈八九尺。至二丈一二尺。掣動大溜十之七八。其漫水三股。分流下注。統歸洪澤湖。伊來工時。經過淮揚。查看運河及高寶諸湖水勢俱小。洪澤湖底水亦小。高堰誌椿存水八尺餘。均可容納。已飭淮揚河庫二道督率廳員。將清口東西壩。大加拆展。如湖水再長。卽將山盱五壩。酌開一兩壩。騰空湖面。容納漫水。其高寶迤下歸江之金灣等閘。亦先後開放。使運河之水。暢洩歸江。高寶之水。次第入運。不使驟長爲患等語。所奏籌辦情形。尙屬妥協。但奏到過於遲緩。朕日夜盼望。此信。薩載等豈不矧之。至此次漫溢。實非意料所及。或因今年春間。朕親謁陶莊神祠。籲禱祈佑。儀封漫口。卽於次日合龍。因此朕心稍

愬。而督臣河臣及文武道將以下。均以儀封甫經合龍。下游自可無恙。不復慮及伏秋汛漲。仍有意外之虞。因此稍存自滿。此卽我君臣之過。自後惟當益加敬慎。並明降諭旨。將該督等交部議處。並於摺內批示矣。至所稱開放金灣等閘壩。使運河水暢洩歸江。並大加拆展清口東西兩壩。若湖水再長。卽將山肝五壩酌開一兩壩。騰空湖面。亦不得不如此辦理。但下河關繫民田。設遇盛漲。亦當慎之又慎。不得已始歸放下河。總之少放一分。則下游少受一分之累。薩載等當慎重妥辦。再閱漫工圖內。有峯山四閘。可以洩水歸盂山湖。若將次合龍以前。可否開放此閘。或將毛城鋪酌量開放。以期金門水勢稍緩。易於合龍。並著交薩載等。臨期詳慎。妥酌辦理具奏。近日工次情形若何。仍著由驛速奏。欽此。伏查今歲黃河伏汛水勢疊長。溜勢上提。下移。變遷莫定。郭家渡漫口後。上游之水。仍在加長。徐城誌椿於七月初四日長至一丈四尺四寸。各工均在報險。臣等因上游毛城鋪蘇家山及峯山頭二三四各閘均已啓放。並無可以分洩之處。僅有天然閘未開。當卽一併飛飭開放。並將下游去路廣籌分洩。業於初六日由驛奏聞。連日據銅沛廳營稟報。徐城誌椿於初五日後。復長水五寸。連前長至一丈四尺九寸。與四十三年最大時相等。今開放天然閘過水五尺。其毛城鋪過水一丈一尺六寸。蘇家山滾壩過水二三尺不等。峯山四閘過水三四五尺不等。是分洩之路。不爲不多。而大河來源旺盛。水勢未見消落。豐碭廳屬兩岸隄工。每多卑矮。在在險要。銅沛廳屬周韓小店。張家馬路等處埽工。多有墊場段落。業令淮徐道韓錄馳往各工。率同廳營。星夜搶護。漸次平定。又邳睢廳北岸之宋家灣七壩埽工。於初七日夜忽報墊塌。該處卽舊邳州地方。在郭家渡漫工上游對岸。相距二十餘里。臣等連夜到工查勘。大溜直射埽工下尾。計長一百餘丈。隨

鑲隨墊場及隄坡存工料物。因節次搶護。業已用完。臣等率同將備及府州各員。搜買舊料。採割青稽。配用晝夜搶護。並幫築後戩。該工現已搶住。可期不致再有潰塌。此上游各工。現在搶辦情形。其下游洪湖水勢。初七日已長至一丈二尺二寸。山旣五壩內之信義二壩。過水三尺二寸及三尺七寸。臣等仰體聖心。不敢多開過水。致礙下河民田。除拆展清口之外。有洪湖東岸之祥符五瑞二閘。並高家灣迤下三堡及雲梯關迤下二三套分洩之路。專委參將高聖奇前往辦理。業於前奏聲明。今思來源既旺。下游仍恐宣洩不及。現飭淮揚道荆如棠。督率外河廳營。將清口東西壩拆展八十丈後。仍將兩壩儘數拆展。以資暢洩。俟宋家灣等工搶護穩固。卽分投查勘督辦。慎重料理。以期通工。別無他虞。南河成案。

是月十八日。河沁並漲。考城汛五堡隄工。漫缺四十餘丈。曹縣安陵汛六七兩堡。蔡家莊一帶隄工。漫溢二處。各二十餘丈。溜尙未掣。總河李奉翰。督率員弁分投堵築。按自儀封汛大壩告竣。未及數月。南北兩岸。又復漫溢者。河未刷深也。儀封堵築數年。閉而復開者屢矣。下流湧出之水。仍復回流。淤停於河槽。合龍未久。不能驟刷。如故積而漫流。南北橫潰不止。奉上諭。李奉翰奏報。曹縣安陵汛地方。因連日晝夜大雨。蔡家莊一帶隄工。漫缺二口。各二十餘丈。同時考城汛五堡。亦平漫四十餘丈。均離大河尙遠。未致掣動。大溜等語。黃河上游發水。以致平漫過隄。亦屬無可如何。幸不掣動大溜。堵築自屬較易。傳諭李奉翰。楊魁。購集料物。董率員弁。上緊堵合。具奏。當查安陵汛漫水。由曹縣清水。白花二河。經城武。金鄉。單縣。各坡河。下注南陽湖。東撫國泰。駐工督辦。先將灘上進水溝槽。次第堵築堅實。口門斷流。補還原隄。化險爲平。至考城五堡漫工。據總河李奉翰稱。五堡西首溝槽一道。水勢稍深。業經堵閉穩實。撫臣楊魁。催州

縣趕辦料物。裹住大隄兩頭。東首與大河接連之溝口。地名芝蔴莊。大河東注之水。倒漾入溝。自北而南。十堡東西北注。東一股由商邱歸大河。西一股由倒溝出五堡漫口。芝蔴莊溝口寬六十餘丈。並未掣動。大溜先從溝口築挑水壩。趕進二十丈。東西盤起壩臺。加緊進埽堵築。俾河水不能入溝。五堡漫口之處。水無來源。補還舊隄。易於歲事。連日施工。口門漸次收窄。水深至四丈以下。不能軟鑲。捲下埽筒。每埽高一丈五尺。入水後鑲至十六七呎。始得穩實。口門收至十四丈。兩壩更番進埽。水深至五丈。每一埽。追壓兩晝夜。始得到底。口門至三丈五尺。始於二十九日辰時合龍。堵閉穩實。更添築二壩。俾資鞏固。此工一舉。漫流之水。仍循窪地。竄進張家油房新刷之溝槽。又爲衆流所歸矣。河渠紀聞。

九月初二日。漲水不消。兩晝夜。西北大風。溜隨風湧。考城張家油房新刷溝槽二道。河分兩股進口。場隄一百四十餘丈。掣大溜七分。未幾。全河俱奪。東河李奉翰。河撫楊魁。東撫國泰。會同盤築壩頭。集料進埽堵築。按五堡各缺之過水。由溝槽引溜。溝槽之吸溜。由順隄河通氣。其病尙自河分三股來也。芝蔴莊壩工合龍時。汛水盛漲。張家油房灘形最窪。刷出溝槽二道。吸溜已有三分。西首一道。分兩股進口。溝外有嫩灘四十餘丈。先做挑水壩挑水。新刷河槽寬闊。掣動大溜。水勢大半歸入新河。於是兩岸盤頭。隄河仍由考城五堡下注。不能築壩挑水。對岸灘嘴。逼溜趨向東南。建設挑水壩數十。集料與工。相度形勢。於溝口迤裏土性堅實之處。僱築壩臺。對岸灘嘴。逼溜趨向東南。建設挑水壩數十。丈使溜勢未到口門。卽挑禦開行。趨往東北。歸入正河。復估引河一道。由西南斜向東北。長二百七十丈。派州縣分段承辦。西岸新築柴土壩一道。接築壩臺。軟鑲前進。至深水下埽。趕緊鑲墊。至九月十八日。壩

門存寬十六丈。兩壩水勢湍急。大河水勢蓄高二丈餘。水面高於引河底六尺。開放後。湍湧下注。由引河直達正河。壩下大溜五分。晝夜僂進。大埽口門。止剩四丈。壩上水勢蓄高七尺五寸。溜勢從東壩上角射注西壩下角。異常湧激。跌成深塘。西壩下首。旋即遊墊。隨鑿隨墊。壩頭陡墊入水。塌去大埽長十四丈。測量西壩外水深僅三丈二尺。埽底未經全走。恐埽底不平。趕緊出占軟鑿。底平後。再進埽追壓。是時壩上冰凌擁結口門。溜勢稍緩。兩壩軟鑿進埽。晝夜僂辦。至十一月二十日。口門剩寬三丈六尺。兩壩鑿壓堅實。卽於次日合龍。追壓兩晝夜。堵閉堅穩。水勢漸次蓄高八尺。引河湍湧下注。匯入正河。循軌順流。直達江境。數經挫折。而後底於成。當嚴冬寒沍。水勢乾涸之時。人力可施。故得乘便蒞事。然下流淤沙未去。河底墊高。遇漲不能容納。未幾卽有青龍岡之變。南岸之患。又移於北岸矣。河渠紀聞。

十月二十七日。陳輝祖奏。睢寧南岸郭家渡壩工合龍。應幫裏戩添越隄等工。業經奏聞。至通工上下河隄情形。平險淤漫。均須勘辦。以期穩固。查徐屬豐。碭。銅。沛。邳。睢。黃河兩岸大隄。本年黃水。節次盛長。徐城誌椿長至一丈四尺八寸。水勢平隄拍岸。並有水高隄頂。槍加子堰。藉資攔禦之處。在在危險。臣前與督臣薩載。往來督率搶護。目擊兩岸。灘水漸高。隄工俱形卑薄。茲臣督同淮徐道韓錄。上下察勘。照依盛長水痕。逐細分別丈量。汛漲時。水多出槽漫灘。迨水落淤停。灘形顯露。將來汛期水長。漫灘甚易。隄工倍爲喫緊。大約徐城上下。豐碭廳爲甚。銅沛次之。邳睢又次之。核其土工衝撞單薄。及漫灘平堰之處。本年仰仗聖主福庇。工皆保護平穩。現在汛期已過。乘此擇要加培高厚。方資抵禦。今估豐碭廳屬約需土方銀二萬九千餘兩。銅沛廳屬約需土方銀一萬八千餘兩。邳睢廳屬約需土方銀一萬九千餘兩。應分派各

廳營汛及沿河附近州縣等官興修礮築堅固不使稍有虛糜草率再徐州城外奶奶廟一帶舊有石工七月內大溜撞擊掣卸其時趕運碎石擁護得保平穩本年動帑加高爲久安之計今舊工場卸並帶動段落估銀六千餘兩所費無多應歸入四月內大學士稽璜督臣薩載會估案內題銷再天然閘本年啓放分洩保護徐城大爲有益是閘上下引河查明如有淤墊應行疏濬北岸大谷山以上舊有順隄河形汛水漫灘下注甚爲洶湧應築壩挑護又徐城石工之外向年修做護石埽工原甚有益今歲塌卸石工之外所填碎石臣悉心體察已有明驗較埽工實有節省徐城一帶本年大汛周韓工溜勢下移往後城外石工未做護石埽工之處如溜勢趨逼應卽拋填碎石另行核銷不必加添柴埽旣可久資擁護又可節省錢糧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奉翰等奏稱擬於五堡九堡四進處築越隄一道長一千五百五十餘丈築高八尺與兩頭隄工一律相平兼得重門保障又擬於十八堡至三十四堡築圈隄一道長五千一百二十餘丈共估銀五萬餘兩自屬應行辦理之事李奉翰等卽派明練州縣分段承築委本管道府來往督催廳營駐工監辦依限早竣務使工歸實用俱著照所奏辦理至張家油房從前所奏挑水壩六十丈在彼時挑溜北趨自爲得力今已經合龍大溜直下覺留此壩根轉於全河暢注之勢有礙朕觀所進河圖自儀封三十四堡起至考城四堡隄外灘寬無容築隄處所恐明春桃汛水發時挑水壩根逼緊或轉致溜勢南趨正當李奉翰等所築東西兩隄之間無重隄之處或近刷隄根尤不可不豫爲籌及今將此處並挑水壩處所俱用硃筆圈出或將挑水壩量行拆短並將自西至東硃筆橫畫出處展寬

河身俾全河足資暢注。且免汛水長發時漫灘之患如何。李奉翰等卽悉心妥酌辦理。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李奉翰仍任江南河道總督。以韓鏞署理河東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是年大學士公阿桂等會奏雲梯關外馬港河復修閘壩奉諭旨所奏修復馬港河西隄殘缺之處及接築無隄處所聯至北潮河西岸民堰以禦倒漾自應如此辦理其二套以下由北潮河入海之處既係路捷勢順適遇漫溢正可分洩盛漲俾尾閘益得暢達轉可不必添建閘壩雲梯關以外原不必與水爭地今二套以下既爲分洩盛漲之區則馬港河隄東灘地卽不能保無漫溢其應徵減則地畝錢糧著交薩載等查明奏請加恩豁免皇朝文獻通考。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

河水章廣十七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一日。薩載臣接奉上諭。據薩載奏稱。徐州城外舊石工。建自明季。上年七月內。撞塌一段。業經奏明。歸於加高石工案內。一律補砌。此項舊工。並未簽椿。因將接連之上下工段。逐細查驗。將上年原塌及兩旁歪斜之工。全行起拆。簽椿修砌。其現在堅實者。不便因無底椿。概行拆修。致滋糜費。自應如此辦理。至所云並未簽椿之處。是否實係建自明季。如果前代工作。或難稽考。若係本朝所作。工程。必有案卷可稽。查係何年月。何人任內所辦。因何不行簽椿之處。著傳諭薩載。卽行詳悉確查。據實覆奏。欽此。臣查徐州城外奶奶廟前舊石工。上年七月撞掣一段。連兩旁石塊。帶動歪斜。共長八丈。據銅沛同知師彥公稟。霜降水落。勘估清出根腳下。有破碎石塊。淤泥甚深。未見底椿。此段舊工。四十餘丈。諒亦俱無底椿。臣親加查勘。屬實。詢之道將廳營。咸稱該工。建自明季。初猶未信。抵浦後。與前河臣陳輝祖。檢查檔案。奶奶廟前舊石工。本朝並無修過案據。隨飭令道廳。將現場應行補修者。簽椿補砌。其餘舊工。現在穩固。毋庸拆辦。惟於工外拋填碎石。以資隈護。茲奉諭旨垂詢。臣復劄飭道廳確查。督令河署書吏。細檢徐城石工檔案。逐一核對。查得銅沛廳屬徐州城外新舊石工。於乾隆三十五年。曾准工部咨查編號。繪圖送部。該處舊工三段。一自奶奶廟至四大王廟止。長六百五十六丈二尺。一自東門外關帝廟至舊拐角樓止。長二百五十五丈五尺。一自梓潼閣至石磯嘴止。長六十一丈八尺。共長九百七十三丈五尺。

編列郭字六號冊內。聲明係明季修砌。內乾隆十三年東門外舊工。曾蟄裂坍塌一段。長一百一十五丈。前河臣高晉題修。又於十八年稅關門外脹裂坍塌一段。長六丈五尺。前河臣富勒赫題修。俱於本內亦聲明係明季舊工。是前項舊工。建自明季無疑。復查二十二年。恭逢聖駕臨幸徐州。指示添建石工四段。一自韓家山舊埽工至奶奶廟舊石工止。長五百三十四丈五尺。一自四大王廟舊石工尾至東門外舊石工止。長二百四十四丈。一自拐角樓舊石工尾至石礮嘴舊石工止。長五百九十四丈二尺。一自石礮嘴舊石工尾至人家頭土隄止。長一百九十五丈五尺。共長一千五百六十八丈二尺。係前河臣白鍾山副河臣嵇曾筠會同欽差侍郎夢麟。遵旨勘估興修。續於四十三年准辦軍機處咨取河工新舊工程情形。纂辦一統志。又經造冊咨送。今以二十二年所修新工段落核之。第一段修至奶奶廟舊工止。則奶奶廟前實係明季舊工。本朝未曾修過。據淮徐道何裕城銅沛同知師彥公查明稟覆相同。今河臣李奉翰到任。復會同詳悉確查無異。據實覆奏。南河成案。

三月。命大學士公阿桂。往江南查勘河工。尋奏沈家窰引河南岸。再展寬三十丈。長一百五十丈。深二丈。又於桃源北岸李家莊至臨河集。開挑引河。長一千一百四十丈。阿文成公年譜。

四月。李奉翰奏。清河北岸王營減水石壩。移下八十五丈。另建石滾壩。金門仍寬三十丈。較舊壩落低四尺。需銀五萬四千餘兩。河渠志稿。

閏五月二十八日。薩載。李奉翰奏。桃源廳屬臨河集地方。舊有岡淺。黃水至此。未免梗阻。前經大學士公阿桂會同勘明。在北岸灘上。開挑引河一道。長一千一百四十丈。底寬二十八丈。挑深二丈。以暢溜勢。奉

硃批宜速爲之。但不可欲速而工不實。欽此。臣等當即遴員僱辦。於閏五月初六日。一律挑竣。因坡底埂界尙應起除。奏明俟黃水再長。相機啓放。茲因河挑完後。各工員加意收拾。口底高寬丈尺。較原估有增無減。河中埂界。挑除淨盡。簽試新挑河底。凡土性堅凝之處。又翻犁虛鬆。俾易衝刷。日來黃水接長。臣李奉翰馳赴查探。壩外黃水。高於壩內河底一丈七尺。全河大溜。直趨河頭。亟應乘時開放。因勢利導。隨率道將等督飭工員。將工頭土壩及臨水防風。上緊挑挖。起除於二十七日開放。黃水建瓴直注。奔騰湍激。形勢暢順。測量新河內。已水深一丈六尺。大溜由西南直注東北。兩岸隄坡。漸次刷塌。並查新河未放以前。上游誌椿存水一丈二尺三寸。下游誌椿存水一丈一尺四寸。放後上游消水一尺五寸。下游長水一尺一寸。此卽河身通暢。銷除梗阻之明驗也。從此長河水勢得以隨長隨消。不致壅遏爲患。實與河工大有裨益。南河成案。

六月初一日。南河邵睢廳南岸魏家莊。大隄漫溢。寬一百十六丈。越隄亦被衝塌。大溜奔注。歸入洪澤湖。河渠志稿。

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等覆奏。河工連年漫決之故。總由漫溢一次。則下游正河淤墊一次。致河底日漸淤高。大溜趨向無定。實非陶莊引河。紆回格礙所致等語。前以陶莊引河開後。轉致連年有河決之事。是以降旨諮詢。今既據奏稱。陶莊新河尙屬寬深。足以容納。且大溜業已經行。此時亦不能復議改歸故道。只可仍存其舊。至大河漫溢一次。下游河身卽不免淤高。自係情理如此。但河工設有隄防。原所以杜其旁溢。若有隄而仍復衝決。則長此安窮。何時可期安軌。况豫省黃河寬衍。沙土又復鬆浮。或尙

可諉之地。勢水性非人力所能抵禦。至江南則河身收束。土情堅實。迥非河南可比。何至連歲有此。其爲隄工之不能鞏固可知。大約該省河員。因連年盛漲漫溢。處分俱邀寬免。分賠又止。照例以致伊等心存疎懈。此皆薩載、李奉翰、管束不嚴。並不實力稽查所致。伊二人卽不能辭咎。著傳諭該督等。嗣後務須嚴行督率文武員弁。加意整頓防護。毋稍懈怠。至現在魏家莊漫口。應卽上緊催集料物。先行包鑲裏頭。其餘以次堵築。迅速合龍。純皇帝聖訓。

是月。南河邵睢汛魏家莊大隄漫水。薩載、李奉翰參革。疎防之遊擊廳營留工堵築。按魏家莊隄工。溜勢往來不常。隄南有大灘。嘴向北坐灣。溜埽隄根。上灣亦有南北大灣。若上灣坐進。漲水漫灘。直走隄前。卽生大灘。遇上灣順轉。至魏家莊坐灣。漲水直擁至隄根。隄前嫩灘。隨水自化。防守不及。然魏工隄埽。卽在郭工之上。外有越隄。郭魏同工。連次漫口。難言人力之齊。疏稱魏家莊漫溢。隄工處所。前時隄外尙有灘寬六七丈。至十餘丈不等。灘邊俱係拖溜。時黃河大溜。直趨郭工。正壩形勢如常。數日間黃水加長。溜勢上隄。隄外灘塌去。順長七十餘丈。直逼縷隄。漫灘過水後。越隄隨亦塌去。殊出意想之外。前此陳家莊溜勢下移。塌隄卽係該廳營遊擊搶護平穩。魏家莊何以不能保守。雖詢之該處民人。咸稱河溜洶湧。非常。隨搶隨塌。勢甚危急。措手不及。但魏家莊緊接要工之上。並在越隄之內。竟致失手。非尋常疎防可比。應將淮徐遊擊韓勝、邵睢同知葉燮、署睢靈營守備包宗堯、革職留工堵築漫口。以觀後效。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魏家莊漫口。塌至一百一十六丈。越隄亦備衝坍。該督等現在工所。當督率趕運料物。以期集事。再陶莊引河。自開放以來。每年俱有漫溢之事。朕心實不能無疑。會降旨詢問該督等。務將實在情形。

據實覆奏。遵將籌辦情形會奏疏稱。河工修防。物料俱於新料登場後發辦運工。至五六月間。民間已無存料。卽該廳存工。舊料亦祇敷伏秋搶險之需。此時甫交秋汛。黃水壘長。在在險要。新生之工。存料不敷。搶辦。必得新料登場。方能應手。上年七月。臣薩載在工搶護。宋家灣埽工。目覩情形。舊料用完。採割青料。應急。雖按畝給銀五錢。在民以穗未結。實不願刈穫。在官以料尙青嫩。不適工用。事屬無可如何。隄工逼近大河。堵築較易。口門寬一百一十六丈。兩壩頭業裹護鑲填。追壓趕緊。加築壩臺。七月望後。新料成熟。卽可晝夜償辦。早爲歲事。至陶莊引河情形。實在順暢。無礙通河。業經據實覆奏。斷不敢稍存回護。以貽河患。至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諭。青龍岡全河奪溜。南河魏家莊漫工。自易堵築。令李奉翰來豫幫辦。魏工交薩載辦理。兼署南河。是時江南黃水日消。連日鑲做。已成一百餘丈。口門僅寬二十丈。以次進埽。一面將漫口對岸。並下首正河內新長淤灘。抽挑引渠。以備豫省合龍。水歸故道後。大溜自此循軌下注。以免兜溜。搜刷新工。至八月十一日。兩壩相距。只二丈口門。水勢平定。正河內所挑引渠已竣。兩壩各進一埽。堵築合龍。鑲柴填土。立見斷流。漫工告竣。魏工之西。不數武。卽郭工。郭工以張家油房奪溜而易堵。魏工以青龍岡掣溜而易堵。適出一時。亦天幸也。河渠紀聞。

七月初五日。萬錦灘長水一丈八尺。沁河長水四尺五寸。黃沁並漲。旣驟且大。南岸祥符汛八堡迤東。焦橋隄頂。漫水二十餘丈。刷寬三十餘丈。是夜北岸曲家樓。漫場隄工二十餘丈。關家莊。朱家廠。牛家場。青龍岡。大李家灘。俱漫場三四十丈不等。孔家莊場寬一百餘丈。至二十一日夜。西風大作。浪隨風湧。青龍岡正當迎溜。衝寬七十餘丈。全溜歸注。水勢并入。孔家莊以下溝槽。悉皆斷流。焦橋漫口。挂淤。總河韓錄。

河撫富勒渾集料堵築。按是時西水異漲，幾及懷山，陝豫山麓，居民房舍材木，盡行衝散，漂浮水面，壅注而下，塞斷三門，水半日不流，遇水高過三門，始衝開堆積柴木，浩瀚東奔，大隄所在漫溢，南岸焦橋漫水，大隄墊陷三處，圈隄漫場五處，各寬十餘丈至六十丈不等，新莊大壩，亦有漫塌，均以全溜并歸青龍岡，次第挂淤，用土築塞，北岸初漫，曲家樓過水口門四處，寬三四十丈及七十餘丈，刷出溝槽七道，榮華寺、關家莊、朱家場、牛家場，均順隄下注，青龍岡、大李家灘，漸刷寬深，惟孔家莊倒鉤成河，方議盤壩堵築，忽以風湧水急，大溜側注，全歸青龍岡，諸缺先後挂淤，陸續補築，漫水奔流下注，急籌分洩，河督韓鏞疏稱，漫口下注之水，分流入運入湖，先將伊家河、蘭家山、疏通宜洩，飛咨江南，起除邳州河清三閘閘板，並開宿遷劉老澗，以便分流漫水，東西分流，東流入南陽昭陽湖者，由西岸各單閘入運，由昭陽遞達微山湖，經蘭家山、伊家河入江，南運河并由劉老澗入六塘河，分道洩瀉，西流由趙王河、沙河入運者，穿運出東岸五空橋、滾水壩，平水三閘，入大清河，并挖通戴村民堰，截入運之汶水，同由大清河歸海，其分洩不及者，由運河下至東昌之魏灣、龍灣各閘壩減入徒駭、馬頰河歸海，其餘下達臨清，入衛河歸海，此黃水入運，南北分洩，大概歸注之情形也。至戴村壩挖開民堰，使汶水全入大清河，恐南陽至張秋三百餘里，清水既已騰空，黃流爭趨入運，清不敵黃，分水口南至南陽，北至張秋一帶，勢必倒漾，易致淤墊，更應籌畫查分水口，南北各湖存水較定誌尙多數尺，汶水既不使入運，應將分水口之蜀山、馬踏、馬場、南旺各湖閘座斗門酌量盈虛，宣放入運，以頂南北黃流，俾免倒漾停淤，俟湖水消減，勢不敵黃，仍堵合戴村民堰，使汶水下達以抵黃水，此又酌放湖水，敵黃流倒漾之一法也。湖水抵敵黃流，不但可減各省有餘之

水。並免黃流倒漾停淤。爲無上要著。黃水乘虛而入。數百里之河。填淤反壤。挑工既難速成。新漕不能久待。機要莫急於此。於所急者治之。先事備防。得節宣之宜。自是水勢一定。而後工可舉也。河渠紀聞。

是月李奉翰遵旨赴豫。會同韓鏞。富勒渾。勸辦青龍岡堵築大壩。開挖引河各工。按是時。黃河北岸孔家莊漫口挂淤。大溜全歸青龍岡。李奉翰赴工協辦。奏稱儀封北岸十堡河灘漫缺各溝槽。周歷勘視。王家莊。榮華寺。孔家莊等處溝槽。俱斷流挂口。分段堵築。其青龍岡溝槽。全河趨注。溜勢洶湧。該處係屬沙土。臨黃外口寬二百四十餘丈。現擬建壩之處。距大河五六十丈。並於壩上建挑水壩一道。使歸正河形勢頗順。俱已盤築壩臺。惟土性沙鬆。宜慎重料理。將大壩後加築二壩。同時並舉。庶彼此相依。內外相制。所有應挑引河。自孔家莊至榮華寺三千六百餘丈。口寬十五丈及十八丈不等。深一丈五六尺。自青龍岡至孔家莊。止二千八百丈。河身尚未淤墊。止須挑深五六尺。下游榮華寺至楊家堂。止一千五百三十丈。口寬十八丈。深一丈六尺。統計估土一百六十八萬六千餘方。分四段委官僱挑。壩分東西。挑槽築實。大壩二壩。各長二三十丈不等。一律堅築。以次進占。上首加築挑水壩。逼溜東趨。其青龍岡。孔家莊引河。兩頭遵旨一律展寬。青龍岡口門寬二百四十餘丈。軟鑲前進。深處始下埽筒。兩壩日進一埽。趕挑引河。使水有去路。并俟大壩二壩。口門築存三四十丈。引河挑至八九分。至啓放時。并力趕辦挑水壩。接築加長。逼溜南趨。直注正河。暢行通達。俾大壩二壩口門。成回溜之勢。不致著重。合龍亦易。是時大壩二壩。一時并進。共築成九十餘丈。江南邵宿。運河長水已消。楊莊。鹽閘。去路甚暢。湖口閘。伊家河。荆山橋。河下注之水。流行順利。回空漕船。引導前行。水勢大定。惟有堵截黃水來源。爲捍禦之大計矣。河渠紀聞。

八月十一日。薩載奏。邵睢廳屬南岸魏家莊漫工。所辦稽糶及一切雜料。經調委河庫道劉錫振。江寧巡道伍拉納。分駐兩壩。督率委員。秉公秤收。淮徐道何裕城。總理稽查。自豫省漫口。掣溜後。下游河水。雖漸消落。而長河底水。悉由魏家莊口門下注。漫口之初。水深在三丈以外。嗣存水一丈七八尺。較行溜時已澄淤丈許。幸係稀淤。易於辦理。惟慮壩下淤沙。鑲做若不到底。一經溜至。難免塌卸。臣與河臣李奉翰。督率道廳將弁。逐占細壩。上加層土層柴。追壓務到老底。更爲堅實。仍按段簽釘長椿。並將外首邊壩。跟鑲接築。至一百丈後。口門中間。水勢湧高。因正河下游。現在挑淺。不便使之東注。致礙挑工。隨將兩壩緩爲進壩。聽由口門分洩。並於正河下游。暫做子堰攔禦。今日兩壩相距。只有二丈。口門水勢平定。正河內所挑引河已竣。卽督率在工文武。帶領兵夫。各進一壩。堵築合龍。鑲柴填土。立見斷流。該壩連邊壩共長十二丈。高與舊隄相平。仍督令加高。夯築。務期一律鞏固。以備歸復故道。足資抵禦。南河成案。

九月。大學士公阿桂。奉旨來豫。駐工督辦青龍岡堵築事宜。按是時。晝夜加鑲。至百餘丈。兩壩前水不甚深。此卽壩未生根。不能穩固之由。阿文成到工。已開工四十餘日。嚴督價築。晝夜不停。疏稱。此次堵築漫工。至十月初十。東西兩壩共做長二百二十餘丈。口門存寬四十餘丈。西壩水深不及二丈。東壩深止丈餘。河底並未刷深。口門漸窄。溜勢湍急。捆鎖船隻。不能存住。難以進占。增長壩臺。一律穩固。卽於是日進壩。每下一壩。層土層柴。追壓到底。然後再進一壩。挑水壩接做長七八十丈。大溜漸掃。至引河頭。口門寬五十餘丈。水勢漸急。將二壩下全河刷成陡坎。初距口門尚遠。數日來愈近愈猛。初一日跌過二壩。十一日卯刻。跌至大壩口門。轉向口門兩旁沿壩跌深三丈。湧激異常。壩根立見行墊。西壩上水壩壩。刷深

懸空。晝夜趕緊鑲壓。隨鑲隨墊。至十二日巳刻。西壩頭上水陡陷長三十丈。口門仍寬七十餘丈。下水深至三丈四五尺。趕緊裹護。並於上首衝去邊埽之處。搶下護埽。又邁一埽。以抵溜勢。至埽經墊場。壩底高低不平。下埽難以穩貼。仍軟鑲進占。爲無可如何之計。凡堵築下埽。必先得深水。工力雖多。而有基足恃。回溜不能衝刷。步步穩實。若水未衝深。埽浮寄沙上。水大卽衝去。不足恃也。西壩墊陷後。補築邊埽。壩底收拾淨盡。仍於原處軟鑲前進。東壩又進數占。長一百三十餘丈。壩前上水止深一丈。下水深至三丈四五尺。後於壩外幫做餓壩一層。以資保護。挑水壩連前做長八十餘丈。挑溜甚爲得力。自十月十九日進占起。至十一月初五日。口門止存九丈五尺。兩壩各進一埽。追壓到底。又各進一埽。口門寬止四丈。追壓到底。增長壩臺。初八日丑時。河水陡長三尺餘。大溜直撞口門。湧激異常。壩工立見行墊。趕緊鑲壓。隨鑲隨墊。搶至卯刻。東壩頭陡墊丈餘。揭去埽上坯鑲十餘丈。入水壩根。尙存水底。西壩亦隨平墊丈餘。口門存寬十四丈。趕緊搶鑲平穩。仍裹護壩身。收束壩底。加長壩臺。以圖再進。此次挫失。仍由壩前水深一丈。溜水搜刷到根。沙隨水去。以致工傾。又未先放引河。以疏其氣。事後之智。難語先幾之哲矣。河渠紀聞

秋薩載奏報。豫省漫水。汕刷沛縣護城隄。水決入城。被淹情形及查辦事宜。按豫省漫水下注。濱臨微山湖之豐沛銅山三縣被淹。惟沛縣尤逼近微湖。護城隄外四面皆水。時爲風浪汕刷。隨時修護。加鑲。至九月初五日。風暴浪高。隄頂城北一帶護城隄坐墊五十餘丈。城垣四門久已填閉。因水勢甚大。更加撞擊。傾卸一處進水。該縣進城查取印信及錢糧卷籍等項。城內水深丈餘。在城居民俱已遷至城上。其遷避不及間有淹斃者。陳令亦沒於水。疏稱沛縣被水圍繞日久。城內居民先已遷移湖西一帶高阜處所。

搭棚棲止。未經搬移者。備船二百隻。往來濟渡。該縣印信。委員貯徐州府庫。監犯七名。寄收豐監。多備乾糧。帶往散給。俾資存活。東豫水患連年。至此更爲酷烈矣。河渠紀聞。

十一月。阿桂等修壩進堵。開放引河。青龍岡已閉復開。按青龍岡壩工。屢次挫失。河底未淨。勢難彌縫。罅漏。以閉其氣。惟有開放引河。使壩前不致著重。爲因勢利導之法。時口門僅寬十四丈。加壓鑲填。兩壩連進二壩。至十六日。口門存寬九丈。隨時奏聞。疏稱堵築漫工。必先開放引河。使水有去路。方易堵合。此次所挑引河。形勢本屬就下。無如數次跌坎之後。河底刷成溝槽。大河水面轉低於引河數尺。灘面縱橫。東流西折。距引河已遠。雖接長挑水壩。無能爲力。萬有餘丈之引河。不能再行加挑。惟冀口門收窄。蓄高水勢。至初六日後。口門止存四丈。水仍未長。不能開放。致上游水至。復有衝失。連日察勘水勢。長多消少。溜勢直到引河頭。堰外原無水處。亦皆有水。現將兩壩追壓到底。水勢蓄高。測量可進水三四尺。先相機開放。掣溜。再進壩。惟引河掣溜。俟河水蓄高。有奔放之勢。方可暢達。若上游客水驟長。一經開放。陡落難繼。則引河必致受淤。一時斷難加挑。仍於壩工無益。然必待至水勢蓄高。又恐壩工著重。其功用固屬相需。而事機又若相反。大要全在機宜湊合。間不容髮。漫工最難籌辦者。卽在於此。前次口門雖僅存四丈。而溝槽太深。未能蓄起水勢。未敢即時開放。數日來。河頭蓄水總有二尺。挑水壩又接築十餘丈。大溜逼近。至十九日。引河頭已有水三尺。隨於午時開放。初開奔騰。下注流行。尤覺暢順。於二十二日。東壩下門壩一箇。次日復下西壩門壩。口門愈窄。壩前水勢頓高。數尺。湍激異常。兩壩門壩追壓到底。卽於二十六日。辰刻。挂纜合龍。層土層柴。晝夜追壓。二十七日。午刻。追壓到底。金門下業已斷流。大溜全歸引河。

場岸洶底。衝刷寬深。測量中泓。已一丈四五尺。流行迅駛。直達江境。是日亥刻。金門一帶。陡墊數十丈。搶至寅時。不能保護。場去五十餘丈。水勢奔騰湍湧。引河遂卽倒流。大溜仍從漫口下注。推原其故。總因數層跌坎之後。河底刷成深塘。自跌坎以上。水深不過六七尺。至一丈不等。迤下至壩則水深八丈。水性就下。至此已成入袖之勢。引河流行雖暢。究因太長。全河之水。一時宣洩不及。金門以上。長至二丈餘。致壩工廠裂。復有墊塌。至塔築漫工。原藉引河吸溜。兩壩口門收窄。河底流沙。日刷日深。開放引河。必俟水勢著高。而蓄水過高。又恐壩工著重。不能久待。且萬餘丈之引河。深者挑至一丈六尺。較壩前河底。總高五六尺。未合龍以前。實難望其全壘大溜。旣合龍以後。雖能暢達。而全河之水。業已趨瀉深塘。宣洩不及。終至衝塌壩埽。此歷次辦理先後奏明之情形。雖無可如何之事。然不敢謂人力旣盡。猶圖後舉矣。河渠紀聞

十二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二十七日合龍後。至亥刻東壩頭及金門一帶。陡墊場寬五十餘丈。大溜全壘。仍從漫口下注等語。閱之甚爲駭異。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阿桂等轉不必驚惶。惟當盡心籌畫。再行設法堵閉合龍。無他計也。至阿桂另摺奏請於內外大臣中。諳習河工者。派令來豫。熟籌妥辦。此可不必。近年諸臣中。經理河務。較有把握者。舍阿桂豈復有人。卽如嵇璜。早有令河流仍歸山東故道之奏。此語豈復可行。無論黃河南徙。自北宋以來。至今已數百年。卽以現在情形而論。其向北泛溢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入海者。祇有二分。其餘由昭陽南陽等湖南下者。仍有八分。甚至江南沛縣城垣被衝。則南下之水勢。較北更大。此時豈能力挽全河之勢。使之盡由北流。且於山東直隸運道往來。

甚有關礙。豈容妄議更張。爲今之計。惟有就事論事。救弊補偏。此外別無辦法。阿桂等惟當安心靜鎮。另籌妥辦。以期天佑神助。早得巖功。現在工次情形。究竟若何。著阿桂等詳晰繪具圖說。據實一并速行覆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昨據阿桂等奏。壩工合龍後。仍復墊陷一摺。業經降旨。令阿桂等不必驚惶。設法另籌妥辦矣。此時阿桂等想仍督率在工員弁。糾集人夫。重起工作。諸凡尤須加意慎重。不可稍存怨尤之心。朕聞阿桂等奏報。未嘗不爲焦急。是夜未能安枕。然此中凜凜。惟有齋心祈禱。敬慎益虔。以期上契天心。默爲垂佑。俾要工得以早歲。災黎不致蕩析。阿桂爲朕股肱。自當仰體朕意。早期集事。此次之墊塌。或由前此築做壩工。未能堅實。及所開之引河。吸溜未能得勢。我君臣當以此返而自省。惟有益加敬凜。竭盡人事而已。至現在墊塌口門。或因壩工原占地勢。尙未合宜。應另行相度。量爲移置。以期妥協。再所開引河。既不甚得力。或當設法再籌。另爲續挑引溜。卽如前次儀封堵築漫口。亦有衝塌重復堵合之事。其如何辦法。與此番情形。是否相同。著阿桂等悉心籌畫。集思廣益。妥議具奏。至稻壩所奏。令河流仍歸山東故道之語。阿桂與李奉翰、韓鏞等。目擊全河形勢。想亦未必以爲然。仍令阿桂等各就所見。據實覆奏。河北道冊。

是月。阿桂等會奏。籌辦展寬引河。加籌壩工事宜。按青龍岡大壩已合復開。孔家莊以下河勢逼束。不能暢流。仍聚壩前。力重推跌成患。自此逐段察視。議展寬引河。疏稱青龍岡壩工復開。惟有疏通引河。爲保壩之根源。連日細察引河情形。自青龍岡至孔家莊十餘里。水已漫灘。河面刷寬有二百餘丈。至孔家

莊田家寨七八里黃流所行。止在新挑數十丈河內並未塌崖。河形僅寬二十餘丈。水勢至此一束。過此至榮華寺楊家堂十餘里。沙土鬆浮易刷。而阻於上段滯流。不能十分迅駛。致水積壩前。衝塌埽工。受病之源。實在於此。伏思此次開挑引河。正河淤與灘平。即在河身挑挖。必須開至舊有河形處。方可接溜。是以長至七千餘丈。查治河書內引河最忌太長。長則水爲逼束。不能迅疾宣暢。治長之病。惟有加寬一法。將七千餘丈引河。按灘之高下。土性之鬆堅。加寬自三十丈至六七十丈不等。其應挑深者。亦并加深。估土一百二十餘萬方。分段派員償挑。計至四十七年正月初十日。即可竣事。兩壩塌去埽工。東壩頭一帶。俱有埽底。已將墊陷處補鑲。進做兩占。西壩亦進一占。口門存寬三十餘丈。俟引河挑成。以次進占。并力追壓。漸做過金門水深處。至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口門寬存十九丈。引河於初十日前陸續報竣。十三日至十六日。兩壩又各進一占。存口門七丈。水勢漸次蓄高。挑水壩復接做數丈。大河正溜逼近引河頭。衝刷崖岸。勢不可遏。隨於十九日開放引河。水頭高四尺。奔騰下注。勢甚迅駛。河頭一帶。即時衝深。趨瀉暢達。掣溜已及三分。兩壩各進一門埽。追壓到底。加鑲土坯。增長壩臺。擬於二十二日挂纜合龍。忽於二十一日丑刻。東壩中門裂縫。立即陡墊。救搶不及。塌去三十餘丈。敗於垂成。變生意外。查視金門一帶。水深三四丈者。已深至六丈餘。推原其故。壩前刷深。搜空壩根。以致陡墊。而塌去之壩工三十餘丈。乾草膠泥。聯成一片。跌在下水深塘之內。往復籌商。不得不稍爲變計。此次壩臺屢經挫失。不無搖動。若但於原處生纜。恐不能得力。因思上水南首。有膠泥灘一處。甚爲結實。即於此外作邊埽。內用膠泥夯碾堅實。自南釘椿生纜。向北進占。每占寬十丈。長二丈。進至七八占。與西壩下水相對。仍向西進兩占。以爲捲下。

門埽之地，其各占於舊壩身，仍自東釘椿生纜，多一層牽繫，加一倍備防。如此丁順做去，較爲穩固。時河撫富勒渾派員乘時儻辦曲家樓一帶隄工，是處地勢窪下，若仍於舊隄修築，隄頂視隄北地面高二丈餘尺，形勢兜灣，逼近順隄河身，難於防範。移就外灘地勢高處，建築外越一道，將舊隄漫口圍護在內，既可攔截順隄河形，又可跨壓灘內溝槽，尙與大隄相平。先從兩頭圍築，俟青龍岡漫口堵合，將過水處趕緊補接，即可一律完竣。南河薩載籌辦潘家屯分洩之道，大隄及鉗口壩口門，各展寬十丈，外灘引渠加展口寬十丈，底寬五丈，以備開放宣洩。俟豫工合龍，卽行儻堵，東撫國泰督辦運河絳道，青龍岡壩工，仍用乾草膠泥鑲墊口門，漸窄水勢尙未刷深。歷過桃汛，至四月十一日，復塌三十餘丈，時已入夏，料物稀少。大汛將臨，屢次墊塌之深坎，土性鬆浮，不宜合龍，只可另覓善地。此歷次奏辦之情形也。自辛丑八月開工，迄壬寅四月九閱月，而功弗成。論者謂壩裂於合龍三日之後，疑鑲壓疏懈，不終所事，不知仍受河分三股之病也。自河分三股以來，中泓大河已淤，噎不能下。由時和驛而八堡、十七堡、二十四堡、三十六堡，所在漫缺橫流，至十六堡而全河俱奪，又移於十堡，改做六堡，功城而考城、安陵、南北告警。至張家油房掣溜南去，築塞於冬盡水窮之日，及汛水大至，南岸焦橋漫頂，北岸曲家樓關家莊、朱家廠、牛家場、李家灘漫水分道四出。孔家莊漫缺百餘丈，至青龍岡奪溜而已漫之水，噴淤反壞於數百十里之內。下游冰碎瓦裂，橫漫直衝，水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壅聚於壩前，力大推壩前去，淌至中流，埽仍整齊，副將李永吉尙立埽上流，至十里而後解散，非埽壩不堅，可知下流無去路，水壅而潰，人功之鑲壓不能勝水力之擁擠，無如何也。引河過長，河工所忌，至數十里外，下游均已淤成高岡，無建領之勢，固有不能不

擇善地者矣。河渠紀聞。

是年大學生嵇璜奏令黃河仍歸山東故道。按山東故道卽東漢王景所治引河入千乘之道。時青龍岡漫水滔滔東下不得已爲因勢利導之策。阿桂、李奉翰、韓鏐覆奏稱治水之道原貴順勢利導難以激使逆行。查青龍岡始漫之時勢甚洶湧是以倒漾北行分入沙趙二河其穿運歸海者不過二分北行不久旋即斷流全行南注。南北地勢高下懸殊已屬顯然若南行極窪之處欲建隄堵截回狂瀾於北注必不能行且黃河大勢河底雖漸淤高而自豫省達江南入海終屬就下未便輕議更張具奏奉上諭本日據阿桂、李奉翰、韓鏐覆奏嵇璜前奏令黃河北流仍歸山東故道其事必不可行各摺已批交該部知道矣。此事前據嵇璜在熱河面奏朕揣形勢以爲其事勢難行是以遲回久之更繙治河諸書及博訪衆論皆稱黃河南徙自北宋以來至今已閱數百年未可輕舉更張卽以現在青龍岡漫口情形而論其泛溢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陽、昭陽等湖匯流南下歸入正河者仍有八分豈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勢之顯而易見者從前孫嘉淦亦曾有此議究以形勢隔礙難行其說遂寢今因漫口復決是以降旨詢問阿桂等令各就所見據實覆奏茲據阿桂等覆奏俱稱揣時度勢斷不能行其詞若合一轍且稱始而南流八分今則全歸南注地形北高南低水性就下惟應補偏救弊以復其安流順軌之常山東地高於江南若導河北注揆之地形之高下水性之順逆斷無是理等語或阿桂等揣合朕意故爲此奏而嵇璜尙爲素悉河務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歸山東故道之語亦必中有所見卽使其事難行而其言爲要工起見究屬因公且治河之策本應集思廣益正不妨博採周諮以期詢謀

僉同折衷至當。著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協會議具奏。欽遵覆議如前。聖明照徹無遺。永遠遵守。宋人回河之誤。挽河東流。歸橫隴及京東故道。皆由大清河入海。卽今所議由山東歸海之故道。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而卒不能行者。勢有不順也。王景河汴分流。引河出千乘。而行之甚久者。其時運道不歸於北。河運自分也。黃河不能遠行生地。今欲返故道於冰碎瓦裂之餘。穿運淤河。不獨格於事勢。抑尙有進於是者。濁河東流入海。必資清水助黃刷沙。此則藉漳衛濬沱桑乾湖淀之水。奔流同歸。南則賴七十二山河歸淮之水。匯流滌沙。若歸大清河。由利津入海。如帶之河。豈能禦隨潮之沙。春冬水弱。力難衝蕩。夏秋漲發。壅泥灌入。水退自停。宋時之通而復塞者。大端亦由於此。况以久未經行之故道。而輕議開關。尤有窒礙難行者。未可勉強從事矣。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一

河水章履十八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內閣。前據胡季堂奏。黃水涸出地畝。多居民村落。並皆耕種麥苗。一遇水發。勢必築圍打壩。填塞自多。且河身多一村莊。卽水勢少一分容納。請勅下河南山東江南各督撫。確查令其遷居隄外等語。河灘地畝。居民開墾日久。必致填塞河身。於河道甚有關係。且居民廬舍。佔據灘地。猝遇水漲之時。勢必淹浸。於民居亦多未便。因特降諭旨。令薩載等確加履勘。其隄外地居高阜者。仍聽照常居住耕種。若佔居隄內。於水道有礙。卽行明切曉諭。俾陸續遷徙。並令該督撫等妥爲經理。毋致貧民失業。昨已據韓鍊等覆奏。遵照籌辦。自應如所奏。卽令遷徙。但此事當爲之以漸。持之以久。因思灘地居民。墾地結廬。已非一日。小民自謀生計。亦必非當衝刷之灘。聚居墾種。若偶然河徙衝刷。是伊自取。卽水退。亦不可復令居住。若其目前無事。安居已久。不免安土重遷。且河隄以外。均屬民田。亦無隙地。可以遷徙。所有舊居隄內灘地。無礙河身者。民人已經築室墾種。仍加恩准。其各守舊業。毋庸押令移居。以副朕廬念窮黎之意。至此後河南山東江南直隸等省。凡屬瀕河隄內灘地。該督撫河臣等。必當嚴切查禁。毋許再行住居佔種。如有仍前侵佔灘地。阻遏水道者。惟該督撫河臣等是問。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本月二十二日。正擬挂纜合龍。二十一日。東壩中間裂開一縫。旋即陡墊。搶救不及。至東壩頭場去二十餘丈。請交部嚴加議處。此意外之變。實屬無可如何。至東

壩中間裂縫。致壩頭場失。則工程究未穩固。其非波浪衝激可知。是否係冬間用凍土堵築。其在工員弁。又未免稍存欲速之意。遂致復有此變。此人事未盡。不得盡諉之於事勢之無如何。阿桂等不可不知。然勢無中止。此時祇須鎮靜安辦。倍加小心。以期必成。况事不過三。已經兩次場失。此後天氣融和。施工較易。再無不成之理。但現在開放之引河。是否得力。其水頭究至何處。前據阿桂等奏。蓄高水勢。開放時頗爲暢注。其河身現在是否衝刷寬深。掣溜究有幾分。若引河暢順得力。則溜勢歸入正河。壩工自然不致著重。前次儀封南岸堵築漫口。曾將壩工改築。始得成功。此次是否可以改築。移上十餘里。再行挑挖。譬如琴瑟不調。甚者解而更張。如此改辦。俾歸入現放之引河。吸溜歸槽。或可得建瓴之勢。阿桂等務期通盤籌酌。悉心妥議。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現距春汛之期已近。必得於汛前趕辦完竣。方妥。再阿桂等在工督辦。現有李奉翰、富勒渾等。彼此商酌。仗助有人。現聞黃河以南運道。俱各深通。而北河運道。未免淤墊。目下正屆重運。陸續北上。不可無大員往來經理。若令韓鏞前往微山湖。北運河一帶查勘。相機往來安辦。較爲有益。著阿桂酌定後。一面奏聞。一面卽令韓鏞前往運河辦理。至阿桂等所奏落水淹斃弁兵。殊可憫惜。業經明降諭旨。照例賞卹。其所請交部議處之處。正可不必。無論降革處分。朕不忍以此加於阿桂等。若不過照例降留。亦屬無謂。且此事之屢經反覆。朕方引以爲愧。現在惟當盡人力。以聽天佑。不可稍涉張皇。以致中無把握。卽如前令阿桂督師金川。其未經歲事之先。誰謂功可必成。而竟得告功振旅。燕喜凱旋。惟我君臣一德一心。勉力慎重。以期有濟耳。純皇帝聖訓。

二月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本月十一日戌刻。壩工加鑲土坯之際。東壩陡向前行。蟄直。

抵西壩。上水邊埽。湊合堵住。金門立見斷流。大溜全入引河。奔騰下注。水頭已過七十里。自戊刻至十二日丑刻。奮力搶鑿。及寅刻。忽又塌陷四十餘丈。引河隨即倒流。大溜全掣。惟有公同酌議。另思設法變通之計等語。此實亦無可如何。然斷無坐視之理。已於摺內批諭矣。又據奏籌辦壩工一摺。內稱現在傳集道廳將備熟商妥議。惟挑水壩一帶。河水尙平地勢亦高。又東岸前築兜水壩一座。以爲兜溜入引河之計。擬卽於此處建築壩基。向西進做。將挑水壩鑿寬加厚。向東進做。計工一百餘丈。上緊趕辦。約須五六十日。尙可於大汛以前完竣。並於東壩後身。加築土隄一道。長二百丈。接至舊東壩根。以防長水搜後之虞。除詳加披閱圖內引河頭。舊有兜水壩處。所似可向東北加鑿寬厚。接至東壩臺。則保護更爲得力。因用硃筆畫出。發交阿桂等閱看。加可照此接鑿做壩。卽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至此次東壩塌失三次。閱阿桂等摺內情詞。不免惶遽。然從前儀封十堡。亦屢有變動。辦至一年有餘。始得歲事。今北岸雖較南岸關係東省運道尤爲緊要。然亦惟倍加鎮定。董率員弁。竭力辦理。以期仰邀天佑神助。不可露惶惶之意。俾在工員役。人人較前加倍奮勉出力。以期於事有濟。方爲妥善。至從前歷次漫決。均係南岸。且由賈魯河。過河。洪澤湖等處。經過水勢。尙可消納歸海。亦屬便利。此次北岸決口。山東運道。河湖一片漕船北上。輓運維艱。民田廬舍。多被淹浸。所關更爲緊要。若照阿桂等所奏改做之法。剋期有成。固爲甚善。萬一事勢難料。豫爲必不得已之計。則與其決在北岸。受害大而辦理較難。毋寧漫在南岸。受害小而施工較易。言念及此。朕實爲之慚愧。然此實無聊之極思。著傳諭阿桂等。務須慎密熟商。卽在事道將等官。如李永吉輩。亦不可稍爲洩露。致衆情疑慮。反覺不成事體。設或阿桂等詢謀僉同。一面奏聞。一面密行咨會薩載。

等。豫將南岸宣洩處所。妥爲籌畫隄防。使下游百姓得早遷移。不致失所爲要。然此次乃避重就輕。無可如何。不得已之變計。阿桂等不可稍存遷就。必須審度機宜。實有把握。再據實陳奏。純皇帝聖訓。

四月十五日。奉上諭。據阿桂等奏。青龍岡壩工。於初十日。丑刻挂纜堵合。至十一日早。金門業已斷流。大溜全入引河。水頭已入江南境。至未刻。西壩復陡。墊場去三十餘丈。大溜仍從漫口下注等語。昨十三日。晝夜盼望好音不至。十五日申刻。始得五百里報。卽知又有變動。及閱阿桂等奏。此情形實爲焦急。目下料物漸短。大汛將臨。當此萬難措手之際。正須盡心推求良法。斷無束手坐視之理。看來此處土性鬆浮。似不宜合龍。只可另覓善地。據奏片內稱。自青龍岡一帶。形勢無可籌辦。惟就上游相度擇其可以避重就輕之處。帶同諸習河員。親履查勘。熟商辦法。朕意亦正如此。應就上游相度善地。改而更張。想阿桂等現在自己商有成局。其如何籌辦之處。卽速繪圖貼說奏來。以慰懸注。至此次所開引河。屢次放溜。不能得手。或應順南岸相近處所。另行籌度地面。別開引河。使大溜得以直趨。暢達南下。庶於事勢有濟。至從前曾經降旨。爲萬不得已之計。目下情形至此。又不得不復申前說。與其漫在北岸。受害大而辦理較難。毋寧漫在南岸。受惠小而施工較易。蓋因南岸尙有賈魯河。渦河。洪澤湖等處。逐漸消納歸海。此實無聊之極思。阿桂等再行通盤熟籌。加果可行。一面奏聞。一面飛咨薩載。譚尙忠等。預爲籌備。庶北岸不致著重。合龍較易爲力。至現在水勢。仍由漫口下注。三湖運河。連爲一片。亟須多籌去路。如潘家屯內外引河。及劉老澗。六塘河等處。凡可以宣洩歸海暢利之處。均須逐節籌畫。加挑寬展。俾資暢注。至阿桂所請治罪并參奏河員之處。情詞激切。然何必爲此奏。朕不忍觀也。又壩工走失時。李奉翰跌入金門。被纜格

傷朕心實爲憐憫。今已全愈否。此時朕實不忍治伊等之罪。且亦無顏治伊等之罪。况此亦非治罪即可了之事。阿桂等惟有與在工員弁竭盡心力。集思廣益。詳籌妥辦。以祈天佑耳。其現在如何查勘。上游地勢。改辦情形。并作何籌辦物料。遵旨妥議緣由。逐一詳悉。迅速具奏。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會議自蘭陽三堡一帶大壩外。另添築南隄。開挑引渠。長一百七十餘里。約四五月竣工。可以導水由引渠下注。正河勢必掣溜。全歸故道入海。已批交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矣。目前籌辦無過於此。大學士九卿等材識見地。俱不及阿桂之明練。亦未必另有善策。此事自即可照議辦理。至所奏現在儀考地形。敗壞無可籌辦。應於蘭陽三堡改築大隄。開挑引渠。既經履勘確實。衆議僉同。即可直陳無隱。乃摺內語氣。似以未能遵朕向南隄另求去路之前旨。故爲委曲宛轉。多爲詞說。不知朕前旨原止通論大勢。宜就迤南一帶相度辦理。非如阿桂等身親履勘。目擊情形也。今披覽所奏圖說。籌畫得宜。其所奏蘭陽三堡改隄。卽係朕前旨所指迤南一帶也。朕於辦理庶務。從無回護。每以此諄誠內外大臣。阿桂侍從年久。竟尙不深知耶。現在改築南隄。開挖引渠。自須數月之久。方能辦竣。阿桂等惟有督率在工員弁。將所築隄根。夯碾堅實。俾資鞏固。毋任草率。至目前既不能合龍。則水勢仍由北岸下注。惟恃下游廣爲宣洩。如潘家屯。六塘河等處。凡可以暢達歸海之路。著傳諭薩載。李奉翰。前往悉心相度。應展寬者展寬。應開放者開放。至李奉翰籌辦事畢。仍卽回豫同辦此事。再上年大河水漲時。有分溜一支。由沙河。趙王河穿運。入經清河歸海。後則斷流。今漕船正當北上之期。此處尤宜留意。茲據阿桂等奏。不使漫水倒漾。北行由沙趙二河穿運。則糧艘北上無虞。所慮亦是。自應如此辦理。著

交韓鑠隨時籌酌。務使糧運過行無阻。設或夏秋漲盛。水勢南下。宣洩不及。仍前分股由大清河入海。此亦不得已減洩之一法。然必須保護糧艘行走平穩爲要。至北運河事務。據奏令道員沈啓震幫同毓奇辦理一切。以專責成。自當如此。阿桂等卽行傳旨遵照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四日。大學士三寶等奏。竊照大學士阿桂等奏籌辦添築南隄。導河歸入故道。二十三日。奉硃批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欽此。據稱豫省自乾隆四十三年以來。祥符八堡。十六堡。張家油房。曲家樓等處。屢次漫溢。將灘面淤高。較之隄頂。僅低數尺。舊河身內挑挖引河。深至一丈五六尺。尙不能與河面相平。此次口門收窄至七八丈時。蓄水三四尺。引河始可進水。總由漫口日益刷深。而河底日漸淤高。萬餘丈之引河。挑至一丈數尺。斷不能再加挑深。現在灘地既一律淤高。實無別開引河之處。且曲家樓一帶。經上年異漲。衝成溝槽坑坎。縱橫無數。縱此次工竣。竭力補救。終不能保一二年無虞。爲先事豫防設法變通之計。惟南隄外尙可更改遷移。於青龍岡迤上南岸隄內。履勘測量。自蘭陽三堡至商邱七堡。地勢就下。較隄外大河水面低三四尺不等。若比河唇灘面。則低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考城。商邱等汛一百七十餘里。大率相同。卽間有高處。亦不甚懸殊。現擬相距南隄千丈外。建築大隄一道。又前次南岸漫水所過。本有沿隄舊河形。再間段挑深數尺。引渠一道。實有就下之勢。此兩隄工程。計長一百六十餘里。工大費繁。非四五月不能竣事。俟渠已挑成。隄築數尺後。卽於蘭陽三堡老隄。創挖寬深缺口。導水進內。由引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隄。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東向。下歸故道入海。其曲家樓漫口。自可堵閉。此事一成。可望數年無患。至隄內民田廬舍。及考城一縣。均須遷移避水。先期示曉。妥爲籌辦。使

安全小民自必樂從等語。臣等悉心酌議，并詳閱阿桂等奏到原圖，自應照所奏辦理。至考城一縣，離河本近，向來漫水經過，淹沒城郭。今議開引渠，令河水穿入老壩，由城南經過，尤無蔽障，不得不籌議遷移。境內一切民田廬舍，俱須酌量妥爲籌辦，毋致失所。南河成案。

是月青龍岡壩工停築，疏黃水去路，以保河運。按是時青龍岡之水，入大清河者甚微，全黃畢注於南陽、昭陽、微山諸湖，由運河直下，不能容納，急籌宣洩之法，分疏殺勢。四月十七日，奉上諭，據阿桂等奏，青龍岡壩工於十一日復塌三十餘丈，目下料物漸短，大汛將臨，看來此處土性鬆浮，似不宜合龍，只可另覓善地，與其漫在北岸，受害大而辦理較難，毋寧漫在南岸，受害小而施工較易。現在水勢仍由漫口下注，湖河連爲一片，急須多籌去路，如潘家屯、外內引河及劉老澗、六塘河等處，凡有可以宣洩歸海暢利之處，均須逐加籌畫，加挑寬廣，俾資暢注。傳諭薩載、韓鏞悉心經理，各諭知之。欽遵。查奏稱青龍岡壩工屢敗垂成，毫無把握，誠如聖諭。土性鬆浮，不宜合龍，只可另覓善地。仰蒙睿謨廣運，指示詳明，權南北之輕重，衡被害之大小，酌施工之難易，實因時權宜。至當之舉。現在東省湖河水勢無可復加，江省運河非淺，即溜糧船經由均費周章。時近伏汛，東省諸河每與黃河同時並漲，青龍岡漫下之水，急應別籌去路。前因豫工復墊，即防下游水勢加增，知會督臣薩載速開潘家屯，以資分洩，並將劉老澗、六塘河、駱馬湖、尾閘五壩展寬疏濬，至東省分洩之處，濟寧以北，如五空橋、徒駭、馬頰、各支河及何家壩、戴村等工，分別修治。濟寧以南，伊家河洩水入運，加工挑濬後，再行展寬，俾資暢注。黃水入微山湖，有遠近逼速之分。青龍岡距微山數百里之遙，地勢平衍，迤邐入南陽、昭陽，至微山湖，去路迂緩，水漸澄清，湖水由蘭家山壩。

下達江境。湖內黃水不能直注。浮沙自少。入運之水。由楊莊鹽開等處暢洩。流行迅疾。湖口開。伊家河。荆山橋下注之水。足資容納。無虞盈滿。凡此籌消注下之水。已無不至。黃水分洩有路。然後可以堵截來源。籌萬全無弊之策也。河渠紀聞。

五月初三日。奉上諭。據阿桂等覆奏。稱青龍岡漫口。屢經變動。形勢敗壞已極。是以遵旨於迎南一帶。另籌去路。自應及時辦理。若於白露後開工。恐水落歸槽。不能掣溜。且既有決口。漫水下注。卽遇伏秋盛漲。不能復有移改。所奏自屬實情。河工關係民生。最爲重大。前此嵇璜所奏。亦屬陳其所見。期有益於事。朕亦以趕辦不及爲慮。是以傳旨詢問阿桂等。令其斟酌該處事勢。果否可行。再行詳議。據實覆奏。今據阿桂等奏。於五六七三月內興工。卽遇雨水。耽延亦可先得兩月工程。又據稱漫工場決處。所現止飭令工員。妥爲保護。不必如堵築時多費物料。並稱現在應用民夫踴躍。卽東省災氓。亦聞風雲集。並可以工代賑。各等語。所籌皆是。均應如所議辦理。總之議河如聚訟。朕於諸臣。並不豫設成見。惟揣度理勢。執兩用中。期於民生實有裨益。阿桂等身親其事。見聞確切。自爲籌酌得宜。現今降旨。令阿桂回京。俟工竣開放引河時。再行前往查勘。阿桂此時。卽可將籌辦事宜。詳晰交韓鏐。富勒渾。妥爲經理。如議速行也。開歸道册

是月。阿桂、李世傑、韓鏐、富勒渾。會同議奏。改河築隄。奉上諭。今日召見大學士。尙書。與軍機大臣等。面降諭旨。詢問現辦河工。除築隄改渠之外。是否別有長策。僉稱青龍岡隄工。屢築未就。自應於南岸改辦。卽目前形勢而論。不得不不如阿桂等所奏辦理。又據嵇璜奏稱。南岸蘭陽三堡。建隄開渠。經阿桂等相機度

地通盤籌畫。實於事勢恰當。惟是大汛將屆。將來伏秋盛漲。上游險工頗多。設其時大溜南趨。情形又必變更。則青龍岡漫口堵築。未易爲力。况時值大雨時行之際。築隄挑工。均未能迅速。或俟白露過後。秋水退時。再行施工。亦無趕辦不及之處等語。河工乃國家大事。關係民生。不獨朕日夜焦勞。凡在廷大臣。均應盡心畫慮。以期有裨國家。嵇璜此奏。亦有所見。其是否可以待至八月後施工。不致趕辦不及之處。著傳諭阿桂等。再行通盤熟籌。據實具奏。至青龍岡壩工。現在旣不能堵合。其所存口門三十餘丈。務須保護完固。不得續有塌失。方爲妥善。總之此事朕毫無成見。惟期於民生實有裨益。阿桂等昨所奏蘭陽三堡。建隄改河。卽係朕前旨所指之迤南一帶。另籌去路。惟前旨係通論大勢。未嘗身親履勘。目擊情形。今覽所奏圖說。阿桂等旣經親勘。籌酌得宜。飭下廷議。衆謀僉同。自應照所奏辦理。至嵇璜所奏。緩至秋間開工之處。亦爲斟酌查辦。慎重要工起見。阿桂等身親其事。見聞真確。果否可行。俟阿桂等奏到。再降諭旨。欽此。查蘭陽迤南。舊有沈隄一道。係明神宗時。商邱大學士沈鯉建築。以衛鄉里者。由蘭陽起。斜向東南。接至商邱。長二百餘里。自儀封以西。距大隄五六里。至十餘里不等。雖已殘缺。基址猶存。自儀封以東。則距大隄遙遠。且經數次漫水。舊基衝失無存。今擬自蘭陽三堡起。至儀封數十里。就沈隄加築。自儀封至商邱十一堡。另行盤築根基。計估築大隄一道。底寬十七丈。頂寬五丈。平地以高二丈爲準。長二萬六千八百餘丈。分工三百二段。估土五百七十餘萬方。派定各員。分股承辦。取土在隄南三十丈外。每坯一尺五寸。築實一尺一寸。如式夯碾。坯土不得過厚。用礮夯築堅實。雖試不漏。至蘭陽引水入隄之李六口。大隄高於隄外灘面八尺。灘高水面一丈七尺五寸。大隄高隄內二丈七尺五寸。水面較高隄內地而

二尺。估挑引渠於李六口隄內挑深五尺。迤下地勢高低不一。挑深七八九尺及丈餘不等。寬三十丈至四十五丈。其河頭尾灘地內挑深二丈餘。寬五六十丈。俾進水外灘成吸川之形。出水外灘有建瓴之勢。自蘭陽汛李六口起。商邱七堡東老河崖止。共長二萬四千五百餘丈。分工一百五十六段。估土六百六十餘萬方。工長路遙。高下不能確準。令工員於應挖渠身內。靠北先挖子溝一道。以水爲平。因其就下之勢。可以一律平順。時行雨水。亦有所歸。插定灰印。出土以三十丈爲定界。築隄挑渠。工程將竣。卽於蘭陽汛李六口進水處。相度地勢。築壩一道。爲逼溜南趨之計。隄內挑深五尺。較大河水面已低七尺。若八九月汛水未甚消落。水面自高四五尺。較隄面必高至丈餘。開放後不患不建瓴。就下大溜自必全掣。但河面既寬。尙有餘溜。未能全掣。北岸建築壩基。逐漸收進。挑溜南趨。以期開放後截溜全歸新河。計慮更爲周密。適協機宜。隄內築隄。開放段落。丈量標記。其有礙民田廬舍。查明應遷廬舍。酌給賞費。應用民田若干。將舊河身灘地撥給更換。其願在新隄外居住者。卽照河灘減則。務期籌畫安全。不使稍有擾累。失所。如此通變咸宜。北岸漕運湖河要地。得免衝墊。而儀考一帶受病之所。概可避去。河渠紀聞。

是月薩載奏覆。豫省蘭陽三堡築隄開河。不經由賈魯河。安省亳蒙境內無庸籌辦。按自時和驛十六等堡。屢經挫失。分流入賈魯河。歸渦河入淮。安省受患已久。尙不知蘭陽三堡在儀汛下流也。奉上諭。譚尙忠奏親查賈魯河。渦河情形。預籌妥辦一摺。此事現據阿桂等奏明。於蘭陽三堡隄內開渠築長隄。引河由商邱七堡歸正河。曲家樓漫口。不堵自合。已降旨依議妥辦。賈魯河。渦河一帶。黃水並不經由。自可無庸辦理。傳諭譚尙忠。使閩閩安堵無事。方爲妥善。將此並諭令李奉翰。韓鏞。富勒渾等一體留心慎重。

毋得稍涉張皇，並諭阿桂、薩載等知之。欽遵。覆稱：豫工改由蘭陽三堡開渠築隄，引溜由商邱七堡歸正河入海。賈魯河、渦河在蘭陽迤南百有餘里，黃水不經之地。安省蒙亳境內自無庸備辦，密札所屬不使張皇。民情照常安堵，並當欽遵諭旨一體留心慎重，以安民集事。河渠紀聞。

六月十三日，李奉翰奏江南黃河地處下游，河形窄狹，今歲黃流歸復故道，恐大汛水長，溜勢或有改移。臣見豐碭北岸石林地方，河勢坐灣，溜往北趨，止存灘寬三十餘丈，即慮生工。當飭廳員貯料，爲有備無患之計。奏聞在案。茲查前月以來，黃水漸次加長，該處大溜趨逼，刷灘迅速，情形喫緊。隨令道將廳營壩築壩臺，加幫裏戩，一面趕緊開槽預備下壩，旋即溜勢刷至隄根，半月內已接續做成新壩七十餘丈，趕緊追壓到底，一律鑲做堅實。壩外水深二丈五六尺至三四丈不等，臣上下相度，大勢已定。專委總兵銜副將李永吉在工督辦，隨時保護新壩，足資抵禦。又邳睢廳屬南岸瓦房工，從前大溜開行，上中下三段舊壩共長二百餘丈，多年淤閉。前歲溜向南趨，下段先已生工。今黃水加長，溜復上提，臣與道將等勘籌。若上段中段同時鑲做，不但緩不濟急，並用料較多，徒滋糜費。隨於上段趕做挑水大壩一道，挑開溜勢。中段即經平穩，可以無用搶辦。動用物料錢糧，現令淮徐道核實請銷，不使稍有浮冒。再外河老壩口至洪福莊一帶，隄長四百七十餘丈，外係壩工，內係深塘，情形既屬單薄，溜勢又當頂衝，不得不早爲籌計。若將後塘一律填平，需費浩繁，惟有將隄工加幫寬厚，以資捍衛，就臨溜之緩急，定幫寬之丈尺，共需土方銀一萬一千餘兩，錢糧不至多糜，而隄工實資鞏固。南河成案。

是月上諭軍機大臣等，開挑引河，從前雖經奏定，在白露以前歲工，但爲期尙緊，今思若寬限至霜降節

邊完竣。則該省人夫亦可以從容集事。辦理更易。而開放引河亦不爲遲。若此何如。再前閱明與奏到圖內。南陽、昭陽、徽山等湖。其水清澈。該處係承受漫口下注之水。自然水泛黃色。斷無澄清之理。若其水既清。則泥沙必致淤墊湖身。將來猝遇盛漲。不能容納。於運道甚爲可慮。從前薩載、韓鏐等奏稱。豫省漫下之水。俱係串湖邊下注。距南陽正西八里之玉皇廟下。達穀亭河。是以清濁不能混淆等語。其所奏情形。未經目擊。不能遽信爲確實。若果如韓鏐等所奏。則下游散漫之水。並不入三湖。自有一路循流順軌。仍匯入舊河歸海。何必又紛紛籌備分洩三湖。如潘家屯、六塘河等處。廣爲設法。疏濬開挑。卽漫口亦無須堵築矣。朕於此處甚疑之。下游及湖身運道。現在情形。實爲慮念不置。總之此事現雖有李奉翰、韓鏐等在工經理。而阿桂係一手督辦之人。其識見自較勝於李奉翰等。此時在京。不過照常事件。非必須阿桂辦理。若能卽赴該處。籌辦一切。朕可放心。著傳諭阿桂。令其自行酌量起程。或由山東運河一路查看。赴工。俟定有日期。卽行奏聞。以慰朕廑注要工之意。著將此一併傳諭薩載、李奉翰、韓鏐、富勒渾、明興、鄭大進知之。仍各將該處河湖運道切實情形。逐一繪圖貼說。詳悉速奏。純皇帝聖訓。

七月初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覆奏。接奉諭旨。赴工遵辦。及奏報起程日期一折。內稱霜降以後。若未能一律完竣。卽奏請展限。據臣愚見。亦斷不至桃汛以前。卽可告竣等語。在阿桂之意。以要工早得竣事。可以仰慰朕懷。但朕前降旨內。所有明年桃汛前開放引河之說。非專爲阿桂等辦理此事寬其期限。向聞開放引河。必當借水長時。刷沙奔壑。方爲有力。若開挑完竣。在冬月水斂之時。放水恐不能得力。未必加凌汛挑汛時。酌量開放之穩。而凌汛水勢。尙帶冰凌。又不如挑汛時之開放。順暢更爲得力。况從

前閱阿桂等開放引河摺內。尙稱稍遲數日。蓄高水頭。則開放時有一瀉千里之勢。可以掣動大溜等語。此一定不易之理。豈可於冬月水落之候。輕易從事乎。阿桂到工後。當與李奉翰等悉心體訪。酌量情形。再行據實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韓臻以憂去。命何裕城爲河東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是月阿桂籌辦商虞曹單一帶河道疏淺事宜。按是時改河由南岸下行。尤當廣籌去路。大學士公阿桂奏稱。豫省南岸新工。導河由蘭陽汛進。舊隄入引渠下達。從商邱汛出。舊隄歸入正河。此事一成。所有儀考受病地方。概可避去。至江南清口迤東歸海之路。連歲清水下注。久已衝刷深通。徐州以下。近又聞潘家屯。張家莊各引渠。流行暢順。亦藉資清水刷沙之力。惟河南商邱以東。江南徐州以西。河身間有淤高。臣李奉翰回江省時。業經沿途察看量估。復公同籌酌。現距挑汛尙早。自當乘大河見底之時。一律疏濬深通。俾黃水歸入故道。得以流行迅暢。因派委道將往勘。據稱商虞曹單一帶。大河俱存有清水三四五尺不等。其淤高之處。間段露出灘面。須加抽挑。又有數處土性膠結。河形兜灣。應開寬取順。估土二十餘萬方。應卽辦理。在商虞境內者。令商邱虞城承辦。在曹單境內者。令曹單承挑。均令於未凍以前挑竣。至江南徐州以西。銅山蕭場大河。札知新任河臣何裕城來工時。順道履勘。加有應加挑切者。估定交督臣薩載派員照辦。庶將來啓放引河。不特新河可一瀉奔騰。卽大河亦可一律暢順。此權通河並治。籌慮在數百里外。益加詳慎。至所稱清口迤東歸海之路。連歲清水下注。衝刷深通。卽南岸漫水入湖。變濁爲清。刷深海口之明驗也。河渠紀聞。

十月李奉翰等奏子溝積有清水自商邱河尾至蘭陽河頭逐段開放清水較準水平極爲條順實有建
飯就下之勢明春挑汛放河可期一舉集事又稱尙有展寬加深應挑土方甚多並有需俟明歲放河以
前再行挑挖之處奉上諭可見此項工程斷非可匆遽集事從前李奉翰等請令鄰省助夫之說實爲無
益徒滋煩擾也河渠志稿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開放蘭陽十二堡新河大溜暢行下注乘時堵築按是時改河由南岸出
商邱五堡歸大河路遙功鉅初開工時秋汛甫逾半月距挑汛尙遠乘霜降水落大河見底之時加功儼
辦先抽子溝開放清水較準水平分段以次開寬加深長百有七十里其自商邱七堡河尾淤高露灘及
土性膠結應行加挑開寬取順之處隨地施治至是年二月挑工告竣因挑汛未發相機進築壩工十餘
丈水勢漸見湍激三月初一日啓放新河寅刻大河水誌徒長八寸辰刻鑿開土壩立見塌寬建領下注
水頭高至八尺有餘一瀉奔騰淘底刷崖勢莫能禦自辰刻開放後至晚河頭一帶深一丈八尺壩前水
立消尺許復轉東北風入夜風力益猛逼溜南趨初二日寅刻水頭卽出商邱七堡河尾未及一晝夜行
一百七十餘里歸入正河河面更寬溜行倍暢初三日入江南礪山縣境河溜旣已分掣壩工不致著重
乘機鋪鑲兩壩並進口門存寬不滿三十丈溜勢掣動十之六七土壩從容就理視水勢之緩急定進占
之遲速步步穩實期於必成有操之在我者矣河渠紀聞

是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阿桂等奏壩工日益穩固並建築二壩一摺覽奏欣慰該處善後
事宜朕中夜思維此次於舊南隄外另築新隄疏挑引渠導河南行歸入正道得以一舉歲工但地勢北

高南下。南隄之外。地勢自當更低。蘭陽十二堡。放水歸入新河之處。形本坐灣。尤屬頂衝。所築新隄。最爲著重。必須加培高厚堅實。庶將來伏秋大汛。足資抵禦。而一經抵禦。其向南之勢。更恐新隄喫重。因用硃筆將河身隄形畫出。並將河灣喫緊處圈記。發交阿桂等閱看。令其熟籌妥辦。務使新築南隄籌辦鞏固。其如何設法防護。永保無虞。著詳晰繪圖貼說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何裕城調河南巡撫。以永定河道蘭第錫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未到任以前。李奉翰暫爲署理。是月。大學士公阿桂。署河東總河李奉翰。河撫何裕城奏報。十三日。挂纜合龍。酉刻金門斷流。追壓一晝夜。閉氣穩固。大工告成。按是時。經青龍岡屢次挫折之後。益加慎重。相機辦理。初以蘭陽十二堡放水之處。形本坐灣。頂衝著重。展寬十一堡河頭。向東斜挑二十餘丈。新隄頂上加築四尺子堰。灘水漾入隄根之處。捆掃鑲護。凡有溝槽。河形與隄根相近處。添築埽壩。加鑲防風。隄後幫築裏戩。至河尾出水之處。挑開舊隄一百二十丈。並於南面挑川字溝二道。以備伏秋分道宣洩。使尾閘益加通暢。大學士公阿桂臨工。欽遵諭旨。加尾舊南隄。於原估一百二十丈外。展河再展寬二十丈。又以河面高寬一百餘丈。放河後。始行築壩。恐不能應手。剋期若趕緊收窄口門。必至刷深河身。於放河無益。議於北岸水淺處。先行進做。俾溜勢益向南趨。俟近水深處。停止。增兵壩臺。追壓堅實。再行前進。至口門約寬四五十丈。底未刷深時。開放引河。溜歸新河。壩工不致著重。然後兩壩並進。口門存寬不滿三十丈。仍恐水湧溜急。小心鑲墊。逐步進做。口門收至四丈。追壓堅實。增長高厚。於三月十三日辰刻。挂纜。兩壩并力追填到底。至酉刻。金門斷流。尙有挂簾透氣之處。用厚土加壓。上水邊埽。趕鑲湊合。至十四日辰刻。閉氣穩固。壩前旋卽澄淤。

壩下行人往來。徒步可涉。十九日戌時。水頭已到清黃交匯處。所從此黃流歸故壩。工益加鞏固。而北岸二百餘里瀕湖臨運之險。工盡得避去。所謂移險就平。雖有改制之名。仍得利用之實。非有大力者。堅任不疑。未易輕舉而集事矣。河渠紀聞。

四月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豫省新工善後事宜。最關緊要。前經阿桂等會商。妥議於河頭東西兩岸。斜挑展寬二十餘丈。並於河尾出水之處。挑開舊隄一百丈。又於南岸挑川字溝二道。以備伏秋大汛。自應如此辦理。但閱圖內所繪舊南隄入新河之處。東面稍覺窄狹。尙恐逼溜向南。應再於東面下層將舊隄破寬。向東取勢。則大汛水長。河形直下。更爲暢順。不致向南坐灣。新隄可免著重。至河尾所挑下層川字溝迤南。亦應一律將舊隄酌量破寬。宣洩下注。使尾閘益加通暢。似更有益。著傳諭何裕城、李世傑、遵照妥辦。並著隨時酌量情形。相機防守。以期新隄鞏固。河流順軌安瀾。純皇帝聖訓。

是月。蘭第錫奏請酌定黃河大隄種柳地界。嚴禁近隄取土。以重河防。按河防恃大隄爲保障。旁留餘地種柳護隄。近隄不得取土。以防損隄引溜。此定例也。日久漸至廢弛。河督蘭第錫疏稱。豫東兩岸。隄旁柳地。有離隄十丈許者。有僅止二二三丈者。緣未劃定界限。民人藉口糧地。每於空隙處侵耕。以致參差稀疎。柳株爲河工要料。栽植宜廣。隄根翻翠虛鬆。衝刷更易。檢查沿河州縣志乘。百餘年來。豁免隄河壓挖地糧。減除沙地鹽礮等項額賦。每處均有數十百頃及千餘頃不等。乾隆元年。豁免河南鄭州武陟等十四州縣山東曹單二縣。隄壓柳佔地糧。卽本年新隄告成。豁免睢州寧陵等六州縣壓佔地五百七十二頃。除糧銀三千餘兩。並將河灘地照灘糧例。分別減額銀八千六百餘兩。是新舊壓佔地畝。俱先後除糧。

何得在柳地內侵種。但積習已久，須立定丈尺界限，明白曉諭，使官民各知遵守。臣前在永定河時，隄旁十丈內皆係種柳官地，黃河要工，自應尤加慎重，請兩岸大隄脚下，均留出十丈餘地，其月格魚鱗等隄，係重門保障，亦各留出五丈爲界。界內令兵夫徧栽長柳，臥柳、俾柳、根草叢，盤結堅實。此外除糧柳地，或有不_十丈五丈之處，並額設楊柳官園地畝，并清查普律，歸工種柳。至河工隱患，莫如順隄窪形。豫東黃河灘面甚寬，南北岸遠者三四十里，近亦十餘里。自河崖至隄根，均有數里及一二十里不等。每伏秋大汛，挾泥帶沙之水，一經出槽，隨處停淤，迨至隄根，漸已澄清。是以灘面積淤常厚，隄根受淤恆薄。溝槽窪形，多由此起。漫水至此，掣跌生險，更有近隄取土之弊。始則間段坑塘，久則大成河形。其害滋甚。查築隄取土，定例去隄數十丈。近因隄旁數丈以外，卽係民人耕種熟地，每逢取土，多方撓阻。工員庸懦畏事，就近挖取，且圖省費。黃河內外除糧之灘地，日久踞佔，自應申明定例，嗣後加培隄工。在臨河一面，內灘取土者，務在十丈以外。如此酌定界限，既不致順隄成河，亦不致藉遠增價，似易遵守。河渠紀聞。

是月，李奉翰奏：江南黃河地處下游，兩年來凡河身淤淺之處，及露出灘嘴，節經督臣薩載隨時勘估挑切，以期寬深順勢。今黃水復歸故道，必須上下相度溜勢之趨，向預爲防範。臣自豫省蘭陽新河查勘回南，督同總兵銜左營副將李永吉，上由虞單交界至清口一帶，沿河探量河水面寬九十餘丈，至一百三四十丈不等。水深一丈一二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一律深通，流行迅疾無阻。大溜仍循軌東注，惟豐碭石林地方，從前溜走中泓，二十年來舊工淤閉，今黃流下達，溜勢稍向北趨，現尙存灘面三十餘丈，恐將來或致生工。已飭廳營運貯料物，爲有備無患之計。至外河順黃壩南岸一帶，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大學

士公阿桂覆奏河工圖內。於御椿亭之西。仰蒙皇上硃筆點記。今詳加籌畫。當經臣與督臣薩載會勘。奏請築做磨盤大壩。以資挑護。今黃水下注。溜勢仍向西南坐灣。臣到彼察看。現在場崖。自應用柴土鑲做磨盤壩工。使河勢不致臥進。有礙木龍。既可保護南岸灘崖。又可挑溜東趨。盛屬兩有裨益。現已督飭道廳確切估計。核實興工。南河成案。

六月初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李奉翰奏稱。黃河內因上游長水。會歸下注。徐城誌椿。陸續長水三尺四寸。連前長至八尺六寸。溜勢湧急。一切埽壩工程。春間豫修堅整。足資抵禦等語。向來徐城誌椿。遇上游水長時。往往長至丈餘。何以此次僅長至八尺六寸。若非水不甚大。即係河底淤墊之故。向來量水。惟從河底至水面爲準。今思應另從隄頂。量至水面爲一量法。方爲得實。著傳諭李奉翰。即親身前往探量。由隄頂至水面。詳悉測丈。如河底至水面。向爲一丈。隄岸出水。有四尺。今河底至水面。八尺。則隄應露六尺。較之從前水誌。爲刷深矣。乃極好機會。若自隄頂至水面。四尺。而河底至水面。祇八尺。則是河底因上年漫口斷流。淤沙墊高二尺矣。此則甚爲可慮。徐城河面本窄。爲入海咽喉。必須河底刷深。使水勢暢行。方爲妥善。李奉翰親往探量之後。如何設法籌辦。著即行具奏。純皇帝聖訓。今按是年七月二十九日。李奉翰奏。交秋後。徐城誌椿。長至一丈三尺七寸。至七月二十七日。共消水二尺二寸。徐城誌椿。現存水一丈一尺四寸。隄頂高出水面七尺三寸。是依聖諭。另一量法。從隄頂至河底。一丈八尺七寸。較前河底。刷深四尺七寸。水勢暢行也。

八月十一日。薩載等奏。竊臣等接奉上諭。據薩載等奏。黃河水勢盛漲。搶護各工。及張家馬路。相機酌放。

水戩平穩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此時伏汛。黃水連前共長至一丈三四尺。大溜奔騰浩瀚。實爲盛漲。上下各廳工程。如夏家馬路。張家馬路等處。在在險要。該督等督率在工員弁。或趕緊鑲護。或酌放水。戩仰賴上蒼嘉佑。河神默助。得以化險爲平。各工保護平穩。以手加額。欣慰覺之。朕感荷之餘。益深虔敬。現在秋汛。卽至。黃河下游。在在喫緊。薩載等尤宜倍加謹慎。督飭工員。晝夜防守。保護各工。俟秋汛奏報安瀾後。再降諭旨。將該督並河東江南兩總河及在事出力員弁。交部議敘。以示獎勵。再閱圖內張家馬路隄後塘內。清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恐傷及隄根。亦爲可慮。此時如能放淤。使水去泥澄。擁護隄根。固爲盡善。否則亦須設法疏通。毋令清水積存隄外。致貽後患。上屆南巡時。閱視河工。亦見數處隄後尚有積水。彼時曾諭設法疏通。放淤。該督等並宜逐一留心查勘。一律妥辦。或放淤隄外。以爲鞏固隄工之計。至薩載等另摺所奏。李家莊口門外黃水漸次增高。恐致濊入。淤墊新河。已於六月二十八日堵閉等語。楊家莊口門出水旣暢。自無須李家莊新河分溜。該督等相時堵閉。所辦甚合機宜。但何以未經奏及。計彼時薩載已赴東省。會勘運河工程。李奉翰何以亦未具奏。直至降旨詢問。始行奏覆。伊等豈未知朕慮念河防。所夕懸注耶。著傳諭該督等。此後凡有關河務事宜。俱卽隨時具奏。以慰廑念。欽此。臣等查張家馬路新淤工塘內。清水較深。誠如聖諭。恐致傷及隄根。聖慮周詳。至明至當。查該工下壩內塘。自清水灌滿後。由五道水溝而出。仍歸正河。進黃出清。遞行灌注。內塘清水。原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者。今測量止水深一二尺至四五尺不等。計已澄淤六七尺至丈許。進黃口門。水勢平緩。出清溝水。深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內塘仍在澄淤。今秋可望淤平。大隄內幫裏戩。外護塘工。均甚穩固。上壩壩外溜勢。

日漸開行。是工可保無虞。至舊隄後有數處積水。或空塘之處。上屆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指示設法辦理。如順黃壩。并夏家馬路等處。已用土填平。其外河老壩口一工。因從前漫水衝成深塘。寬闊。積水過深。放淤既不放。心若將積水放出隄外。而周圍俱屬民田。並無可通引渠。且車水填土。不惟需費浩繁。附近亦無處取土。惟有將隄工加幫寬厚。以資捍衛。估需土方銀一萬一千餘兩。當於本年六月十三日具奏。並繪圖貼說。恭呈御覽。該處加幫隄工。飭加層土層礮。修築堅實。現將工竣。足資穩固。南河成案。

十月初六日。蘭第錫奏。黃水自月初以來。雖未大消。徐城誌椿。尚存長水八尺八寸。而各處現已歸槽。溜勢仍前湍急。臣督飭淮徐道及副將等。將河身河底逐細測量。本年六月。臣遵旨查探。時誌椿存長水九尺一寸。隄頂高出水面九尺六寸。中泓河底水深二丈七尺九寸。上下高深三丈七尺五寸。今誌椿存水八尺八寸。從石岸隄頂量至水面。高九尺九寸。又從水面探至中泓河底。現深二丈九尺七寸。上下合計高深三丈九尺六寸。較六月內刷深二尺一寸。上自豐碭。下至海口。迅流暢注。毫無阻遏。外河清口。爲全河關鍵。今歲淮水隨長隨消。高堰誌椿。秋汛存長水五尺一寸。東西壩工。經臣令廳營鎮高培厚。未經大展。口門止寬三十餘丈。清水出口有力。直抵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歸海。南河成案。

十一月。蘭第錫勘明史村鋪。應挑引河。並裁北灘兜灣事宜。按是時大河自蘭陽十二堡出口後。漸向東南生灣。至蘭陽十五堡岡頭。莊基橫互。逼溜東注。自儀封三堡至八堡。新隄離舊隄僅寬五六里。河灘逼窄。水力湍悍。毛家塞埽工當衝。是以於隄南圈築月隄。將毛家寨包絡在內。以固河防。自是而下。睢州下汛九堡至十堡灘土純沙。議於隄後加築後戩。欽奉上諭。據蘭第錫等奏。酌議新河圈築月隄。並加幫

子堰情形。自應如此辦理。至睢州汛九堡至十堡。土性純沙。隄前拖溜。該督等擬於隄後加築。後餞三百五十丈。以備大汛經臨。迎溜受險。固爲思患預防。但閱圖內河形南趨。直逼隄根。頗爲著重。朕意於史村鋪地方。挑開引河一道。引溜歸北。暢順東注。或相度形勢。放淤俾隄根不致衝刷。圖內硃筆標記。發交蘭第錫閱看。是否如此辦理。於新河更有裨益之處。熟商妥議。據實覆奏。欽遵。勸議覆稱。史村鋪迤北。灘面最爲寬闊。河水自村之西北。胡家樓迤西。分爲二股。北股漸行漸遠。南股分注七堡。壩前對面。有村基橫互。現雖河溜平緩。大汛恐致喫重。自應於村北設法籌辦。以冀化險爲平。詢之老兵土民。咸以向北抽挑引河。於工有益。查挑挖引河。必得上口有吸川之勢。下口有就下之形。方可開放成河。胡家樓西河流分岔之路。溜勢向東生灣。由此安設河頭。至睢州下汛十堡對面。量長一千五百五十丈。其下卽接舊河形。順流下達。現在灘面高水面一尺五六寸。水深七八尺不等。若挑深引河七八尺。卽可引溜東注。七堡至九堡壩前。可冀倒漾停淤。不致著溜受險。惟胡家樓一帶。全係新淤嫩灘。人夫尙難站立。必須土凍後。再加細估。明春興挑。再胡家樓迤北李家樓村南。河勢向南坐灣。應將對灣挑切取直。自李家樓迤西至段家衝。衝長千餘丈。順勢抽挑。俾大汛長水。得以順直北趨。南行一股。自可日就淤墊。河渠紀開。

是年。考城縣舊城湮於河。另於河北創建新城。新城距舊城六十餘里。在張村集迤東。罔陽舊儀封地。新撥考城四十九年。署知縣雷遜創建。衛輝府志。今按四十七年四月。始定開陽三堡。南岸移河。將考城一縣遷移避水。先期示曉。四十八年。河成城湮。四十九年。始興新城。工。河渠紀開云。五十一年。罔陽建城。蓋城工畢也。今依河成之年記於此。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二

河水章 附十九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蘭第錫奏。河工防護機宜。固在大汛。而未雨綢繆。全在平時。隄工之深淺。水勢之變遷。車馬之踐踏。獾鼠之洞穴。必朝夕在隄者。始能目覩親切。况冬末有凌汛。春融有桃花汛。尤應晝夜巡邏。豫河南岸。緣延千里。文武官弁。霜降後輒散居村落。其伏秋汛駐工時。率多晨至暮歸。非慎重河隄之道。請將駐工各員。移住隄頂。禁勿私自下隄。如有曠悞。文武員弁得互舉。如此。各以隄爲家。庶免疎防之患。又請將下北河同知所轄之祥符十二堡。歸上北河同知。蘭陽李六口。歸曹考通判。上北河同知之原。武汛大隄。歸黃沁同知。以期繁簡相濟。蘭第錫傳稿。

五月十八日。薩載。李奉翰奏。今春恭逢聖駕南巡。閱視河工。經臣等將南河豫籌修防蓄洩機宜。辦理工程三處。繪圖貼說。恭摺陳奏。仰蒙皇上臨工指示。并特頒諭旨。命將天然閘下舊有引河。年久淤墊。一律疏濬深通。以備盛漲之年。開放分洩。自當首先辦理。其外河順黃壩隄後深塘。用土填平。迤下估築新隄一道。應次第辦理。所需錢糧。著於兩淮運庫撥用。欽此。臣等隨將徐州南岸天然閘下引河。上自蕭縣。下至宿州靈璧二州縣。直抵洪澤湖陡門。計長六百餘里。首先趕辦。引河間段挑挖。原估銀一十八萬七千餘兩。委令道將等覆加確核勘估。刪減銀一萬二千餘兩。連添築攔水堰工。實需銀一十七萬五千餘兩。派定工段。酌分緩急。遴委幹員。分段承挑。一面咨撥兩淮運庫銀兩。乘時發辦。并專委總兵銜左營副將

李永吉。淮徐道劉錫嘏。往來實力查催。臣李奉翰前赴上游查勘黃河各工。卽親往稽查督辦。務期照估一律深通。以備盛漲時開放分洩。茲據各工員呈報。均於十七日興工。限一月內如式完竣。南河成案。

七月初六日。李奉翰奏。天然閘下引河於五月十七日興工。僱挑該處工程。經蕭縣宿州靈璧一帶。間段應挑新河六十九處。長二萬一千七百餘丈。兩岸應添子堰。并填補舊堰。其長一萬二千六百九十餘丈。派委副將參游廳縣營汛分段承辦。共計一十六分。自興工以來。各工員尙知奮勉趨事。因六月初時遇陰雨。不能依限速竣。臣委員往工查催。并責成劉錫嘏。李永吉往來嚴催。凡原估未經妥協。并挑辦有應添應減尺寸。俱隨時改正。趕辦如式。於二十七日各工全行報竣。因挑河築堰。最易草率。偷減滋弊。又令道將等率同原估人員。先行逐段查丈驗收。分晰開摺呈送。臣於黃河工程搶護平穩後。卽親赴新挑引河。照原估寬深丈尺。按段查驗。尙無挑少報多。墊崖肥腮。捏飾諸弊。間有河底嫩淤。游沙不平處。所堰工土性虛鬆。簽試未能保錐。段落將工員申飭。令加添人夫。一律挑平。翻築堅實。覆勘驗收。均已如式。歲事。南河成案。

是日。李奉翰奏。竊准河南撫臣何裕城咨會。陝州萬錦灘黃河內。六月二十二日辰時。二十三日戌時。陡長水六尺。又沁河內陡長水二尺五寸。匯歸下注。應行防範。臣隨飛行淮徐淮揚兩道。及參遊廳營等分住要工。往來巡查。實力防守。一面前赴豐塲上游察看長水情形。上下策應。查伏汛內。黃水已消存六尺五寸。今交秋後。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二十八日止。黃水亦陡長五尺八寸。徐城誌椿連前長至一丈二尺三寸。溜勢湧驟。甚爲湍急。臣先於二十六日。飭將豐塲廳屬唐家灣引河。卽行啓放。毛城鋪滾壩。過水深

四尺三寸。洩入洪河。以達濰河。循序暢注。二十七日。飭將邵睢。屬南岸峯山四閘。一併啓放。各閘過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尺不等。下注五湖。以達洪澤湖。其銅沛。蘇家山。滾壩。水綫河。久經過水。現深七尺五寸。由荆山橋。迤邐出潘家河入運。得此三路分洩。消滅壅盛之勢。旋即平定。查自二十九日至七月初三日。已陸續消水二尺五寸。徐城誌椿。尙存水九尺八寸。兩岸兜水。迎溜。埽壩各工。春夏以來。豫修堅實。此番長水。足資抵禦。惟邵睢北岸七宋工溜勢。上提下移。去來無定。搶鑲保護。甚費周章。該處內塘低窪。深二丈四五尺。工後越隄。長七百六十三丈。卑矮單薄。急應加高培厚。當即確估計需土方銀一萬四千餘兩。已令上緊趕辦。以爲重門保障。銅沛徐州城外礮嘴壩一帶。溜勢趨逼。甚爲著重。應加填碎石三千餘方。以資擁護。又豐碭南岸徐家舊工。上壩久經淤閉。其中壩下壩因北岸長有淤灘。挺入河心。挑溜南趨。本年五月。經劉錫嘏。察勘北岸淤灘。中間可以挑挖引河。挑溜北趨。當即飭發銀兩。趕緊挑竣。今黃水盛長。徐家壩埽工喫緊之時。乘勢開放。建甌直注。引河立見刷寬。淤灘漸行塌去。溜勢已有七分北趨。徐家莊中壩埽前。水色澄清。可冀淤閉止存下壩。修防省費較多。下游郭家堂上年所放新河。今年更加刷寬。與上下河形一律寬深。南岸田家樓一帶舊河。灣長十餘里。俱經淤墊。銅沛張家馬路。上年放淤處所。不但停淤深厚。高出水面二三四尺。灘外又長新灘。寬三四十丈。至六七十丈。長五六里。大溜北趨。將近山根。形勢改觀。其邵睢。屬魏家莊對岸河灘。春間擬挑引河之處。因大溜趨中。此時仍不得河頭。未經估辦。再銅沛。邵睢。宿虹。桃源。外河等廳。上年險要各工。今歲溜勢。循軌順注。易於搶護。均屬穩固。南河成案。是月二十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蘭第錫等奏稱。睢州頭堡。至三堡。新隄七百九十餘丈。著溜頗緊。經

在工各員鑲護堅實。現在水落工平。安瀾有象。覽奏實深欣慰。但閱圖內高家寨沿南隄一帶。已刷成河身。其迤北舊河。現在淤平。溜勢緊逼南隄根行。走雖經鑲埽防護。仍恐不免喫重。閱圖內舊河淤平處。所相距不遠。段落亦不甚長。自應仍行開挑。再比舊更加寬深。引溜北注。庶新隄不至喫緊。更可穩固無虞。據奏史村鋪引河開放後。淘刷寬深。大溜暢順。七堡至九堡一帶。埽前已有停淤。可期化險爲平等語。若將高家寨現淤舊河開挖寬深。則下游一帶。自更得力。况蘭陽以至商邱。全河尚且成功。想此次淤平之河。重加開挑展寬。所費自必不多。更可無庸靳惜。已於圖內用硃筆批示。著傳諭蘭第錫何裕城會同酌量妥辦。並將如何辦理之處。據實覆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李奉翰奏。外河清口。黃河南岸。積年以來。舊存木龍四架。又陶莊新河內。新建木龍三架。共存木龍七架。四十六年。因青龍岡漫溢奪溜。無水下注。各架木龍俱乾。攔河灘篋繯鬆朽。經督臣薩載令分別排起木植。俟黃水下注。再爲相機紮辦。上年黃水復歸故道。上下相度。溜勢稍有改移。卽勘酌添改。共紮成大小木龍四架。以資挑護。其餘三架。奏明停辦。今歲夏秋以來。黃水節次陡長。清口溜勢。較前又有不同。因北岸清河舊縣溜勢。刷刷坐灣。大溜下移。直射南岸。幸該處上首有磨盤大壩。抵禦大溜。其下首空檔處。溜往裏臥。灘厓刷塌。形勢喫緊。急應添紮木龍一架。藉以護灘挑溜。當卽指示道廳。乘時趕辦。數日來。已紮成三十餘丈。溜已挑開。順黃壩對岸灘嘴。日逐場動。河面愈寬。頗爲得力。現在趕緊接紮。共長五十丈。不但南岸灘崖可保。北岸灘土可冀。盡行塌去。形勢更順。南河成案。

八月初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睢州下汛二堡新隄。因大河長水。塌寬七十八丈。雖據蘭第錫等奏。正河

溜勢尙未全掣。現起緊裹護。不令塌寬。以冀易於堵築。但水性就下。隄工既塌。寬七八十丈。漫口水深四丈餘尺。又恐日跌日深。以致掣動全溜。不可不及早籌辦。恐蘭第錫。何裕城於堵築事宜。未能諳練。已有旨令李奉翰帶同南河將備前往幫辦。昨因秋錄在邇。諭令阿桂趕赴熱河。以便辦理。勾到事宜。但河工關係重大。所有勾到之事。刑部堂官內儘可另派一人前來豫備。著傳諭阿桂接奉此旨。卽速赴睢州督辦堵築事。豫工連年漫溢。自設法在南岸改辦之後。上年始獲安瀾。乃甫閱一載。茲睢州又有漫口之事。下游民田廬舍。屢被淹浸。實堪憫惻。朕反覆思維。維治河之道。隄防與疏宣並重。南河如蘇家山。毛城鋪。峯山。開鹽河等處。皆有豫備盛漲時啓放宣洩之地。豫省隄防而外。並無可以分洩之路。上游水勢暴漲。河自不能容納。遂往往有潰決之患。况賈魯河。渦河。澠河。皆係從前黃河所經故路。若仍照南河於此次堵築工竣時。或在該處就勢建設減水壩。如何當務令堅實。使大汛時有所分洩。以殺其橫決之勢。則隄防或可鞏固無虞。此事關係民生者甚鉅。不可不詳細講求。以期萬安。薩載熟悉河務。著卽會同李奉翰帶領李永吉及諳練河工之文武員弁。亦卽速赴豫省。與阿桂。蘭第錫。何裕城五人會同詳悉履勘。虛心商酌。將添設減水壩是否有益。抑或另有善策之處。據實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蘭第錫等覆奏稱。正河去路並未淤塞。堵築似易爲力等語。正河幸未淤塞。但仍宜慎重辦理。以期妥速集事。不可爲滿足之言。至朕前因豫省隄防而外。無可分洩之路。隄工往往易致潰決。是以降旨令於賈魯河。渦河。澠河等處。詳細履勘。是否可以於倒鉤引河處所。酌建減水壩。以分水勢。今蘭第錫等摺內。未據覆奏及此。想此事關係重大。伊二人未敢遽定。阿桂接奉前旨。自己

迅速赴豫。李奉翰俟南河分洩事宜籌辦停妥，亦必即起程前往。阿桂等一到，自當會同相度熟商。但思河南土性浮鬆，若建立壩座，不能堅固，是欲減水而轉致掣溜，所關匪細。著傳諭阿桂等，務宜詳細履勘，選擇土性堅實，並非頂衝處，所酌量修建，如賈魯河一帶，並無膠泥，或擇其土性稍堅之處，酌建石工一段，即於石工之中，建壩數座，以便相機啓放，自更足資鞏固。朕臨御之初，部庫帑銀只有三千萬兩，現已積至七千餘萬兩。前因浙省海塘爲民生捍衛，是以特發帑項，將柴土各塘一律改建石工。今河工關係民生者甚鉅，苟有裨益，雖費帑金一二千萬，亦非所靳。况修建石工數百丈，所費亦不至一二百萬。又何所靳而不爲耶？但此事竟出於朕不得已之創見，實不肯自以爲是。著再傳諭阿桂等，公同悉心妥商，如建立石工有益，即當奏明辦理。但須十分堅固爲要。如該省地勢實有難於建築石工減水壩之處，亦當據實具奏，不可稍存遷就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九日，李奉翰奏江南黃河水勢，交秋後四次陡長陡消，一切埽壩工程，易於搶護，惟溜勢上提下坐，趨向靡常，致從前淤閉舊工場灘迅速，均須防範。如邳睢廳屬南岸瓦房工，迤上張家莊、桃源廳屬南岸王家莊、北岸徐昇壩等處，從前舊埽久已停修，埽外長有淤灘。去年以來，灘崖漸次刷塌。前月黃水盛長時，大溜趨逼，數日內即塌近隄根，應行搶鑣保護。臣因徐昇壩舊埽雖已刷出，而形勢拖順，尚可從緩。王家莊雖坐灣迎溜，而離隄尚有十數丈，亦無須卽爲搶辦，致生新工。惟邳睢張家莊隄根陡坡，已經塌動，當卽趕做新埽，以資抵禦。半月間，已做工九段，長八十餘丈。因水消停工，惟該工形勢實爲緊要，仍須豫爲籌備，令該廳運集料物防守。其黃河上下河身，察看一律寬深。江南隄內並無停淤，卽豫省境內虞

城、商邱、寧陵一帶。河內存水亦多。較上屆漫溢時。下游淤淺情形。迥不相同。將來睢州二堡堵閉後。黃水歸正。即可暢達下注。不致阻滯。南河成案。

是月。蘭第錫。何裕城奏報。睢州下汛二堡隄工漫水。前後刷塌二百五十餘丈。開河堵築。至十一月合龍功竣。按南岸睢州下汛二堡。在儀封十六堡張家油房之東。連年漫口。下游久墊。河底未刷寬深。水長壅而爲患也。時河沁並漲。伊洛瀰潤同時報長。兼東北風大作。上游之楊橋大壩。中牟九堡。十堡。下南之黑罡。下北之銅瓦廂。睢州之下汛四堡。均報墊塌。尙未過水。惟下汛二堡。河形坐灣。溜逼隄根。新淤嫩灘。水到卽成深坎。加以昏夜大風。船隻捆攔不定。概拔船漂。平漫過水。自亥至寅。塌寬八十餘丈。疏上命大學士公阿桂前往豫省督辦堵築。疏稱抵工後。與薩載。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等籌辦機宜。據蘭第錫等擬於大隄頭堡四堡兜灣處。接築土壩。創槽鑲堵。東西共長九百餘丈。復於東壩加長五百餘丈。西壩加長一百餘丈。斜對引河頭。藉以挑溜東趨。原估開挑引河一千七百餘丈。復增估開挑加深加長。直接河形深處。又陸續增估共長六千餘丈。以原估工段。俱在河身之內。該處河形地勢。北高南窪。引河距南隄尙近。恐水長引溜直逼隄根。是以加估自中段迤下。改移向北。增估取直接至舊河深水。既可免向南偏趨之患。河尾亦爲得勢。並史村鋪舊有埽工。亦可避過。再查前南隄自二堡漫口東壩起。至二十堡止。長三十餘里。因漫水出灘。緊靠隄南東注。以致刷塌隄身。若修復舊隄。內係河槽。外係順隄。河形難以防守。酌於外灘順隄河形之北。地勢高阜。另築新隄一道。長五千二百六十餘丈。新隄距引河二里至四五里不等。河形內添築戩壩。並於戩壩加鑲防風。俾大汛長水。易於防守。至堵築壩工。審度形勢。應從西壩

進占層土層礮。追壓到底。前占穩實。接進後占。並跟鑲邊埽。趕澆餞土。以期鞏固。東壩係迎溜頂衝。盤鑲壩臺穩實。以次進占。做到數十丈。卽暫緩前進。以溜勢俱走東崖。若東壩進占太長。不惟壩身著重。引河亦易受淤。是以先從西壩進占。將近合龍。始兩壩並進。是月二十五日興工。至十月底。東壩築成二十八丈。西壩築成二百五十三丈。口門尙寬三十餘丈。引河子溝已竣。試放清水通順。十一月初。引河工竣。兩壩加築。口門上剩十餘丈。啓壩開放引河。水頭高至九尺。建領直瀉。自辰至酉。金門消水一尺八寸。引河頭水深一丈三尺。大溜流行迅駛。是時已出河尾。入商邱正河。暢達下注。連夜趕進大埽。並內外邊埽。跟鑲接築。并力儻辦。至十四日。口門剩寬三丈五尺。方擬合龍。東壩向西遊墊。直抵西壩底埽。對門湊合。察視甚屬堅實。上口過水尙急。兩壩後身俱有蟄裂。因卽挂繩儻堵。分投填墊。並於金門上首加鑲邊埽。下首趕澆土餞。搶護三晝夜。至十七日。閉氣穩固。壩前原水深五丈五尺。合龍後已停淤一丈五尺。引河暢行。凡堵築必謀萬全。開河築隄至數千丈。使隄與河相去在四五里之遙。不惟遠避衝刷。亦可善後無虞。老成慮事深遠。不獨爲咫尺計安全也。合龍難在收口。至四五丈後。水勢湍急。刷底日深數尺。兩壩不加壓堅實。則恐合龍難穩。若壩面填壓稽時。口底刷深。埽不能待。兩牆必傾。安危在呼吸之間。至遊墊而復能搶堵如式。羣力共奮。人心順而天心亦順矣。河渠紀聞。

是月阿桂、薩載、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會議豫省河道形勢。漫工受病所由。據實覆奏。按此因改河後屢有漫溢。議善後之策也。是月奉上諭。豫工全河形勢。究在何處受病。詳細講求。據實覆奏。大學士公阿桂會同河撫臣議覆疏稱。江豫兩省河底較康熙年間淤高。每大汛水長。南北兩岸漫灘刷成順隄。河形

水勢分流下注。以致生險。加以四十三年祥符八堡。儀封十六堡。張家油房。曲家樓等處。疊次漫溢。蘭陽以下。正河淤墊更高。兩岸衝刷。溝槽如冰碎瓦裂。河形幾不復辨。受病已深。前歲因青龍岡不能堵合。設法變通於蘭陽三堡。迤下開挑引河。南隄改作北隄。距引河千餘丈外。建築南隄。大溜經行後。漸刷寬深。儘可容納。上年伏秋兩汛。水長溜勢。又向南趨。將儀封護城土隄衝開。城中地形窪下。大溜灌入空城。由城東張家林折向高家寨一帶。隄工著重。秋初水長風猛。致有睢州漫溢之事。溜勢變遷無常。上提下坐。迎溜頂衝處。所遇異常風暴。不能保其無事。前歲所挑引河。間段雖有停淤。至河尾達入舊河之處。河內仍存清水。是引河至此。出水甚暢。迤下商邱。虞城境內河道。亦復深通。江南黃河。如桃源之臨河集陶莊。新河迤上之沈家窰。高仰之處。已加挑寬深。迨青龍岡漫溢後。水由微山湖入運。下達江南。邳宿運河。凡徐屬與豫省黃河內有兜灣生灘之處。又經挑切。並於江南下游。廣籌疏洩之路。豐碭之潘家屯。張家莊。銅沛之蘇家山。宿虹之十字河。臨黃臨運各壩。並桃源之顧家莊等處。均開挑引河。分洩入黃。悉皆清水。陶莊迤下。又有洪澤湖之清口。楊家莊之運口。兩處清水。匯歸東注。其時黃水爲清水汕刷者。幾及兩年。上下倍加深通。今年大汛時。屢次陡長陡消。上下呼吸相應。昨豫工漫溢後。南河各廳。水勢同時消落。此卽上下河道深通之明驗。是豫省受病之由。並非下壅上潰。總緣來水驟湧。蘭陽一帶河勢復有變遷。土性純沙。溜水所到。頃刻刷深。濼洄搜掣。復致潰決。此大河通塞實在情形也。河工束水攻沙。清水之力。尤大。連年下流皆清水貫注。無不刷深之河。每見南岸有事。水入洪澤湖清口。下至海口。淘深數丈。歷有明徵。豫工之屢決。病在上而不在下。虛者實之。壅者疏之。却病之善法。無有踰此者矣。河渠紀聞。

九月阿桂薩載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會勘豫省黃河加挑高家寨官亭一帶正河事宜按豫省黃河上自滎澤下至虞城計五百餘里向無分洩之路土性沙鬆不堪立開開渠引河轉易掣溜惟有疏通正河爲善後之策疏稱臣阿桂自陝赴豫即從滎澤鄭州開封一帶順道查勘臣薩載復自睢州漫口循隄而上勘至滎澤與河撫臣公同審度建立開壩如南河之毛城鋪蘇家山天然峯山等處或藉山根爲址或倚土性堅凝外灘寬廣臨黃用倒鉤引渠距隄甚遠可以分洩王營減壩距河雖近內有鹽河橫亘其中過壩之水洩入鹽河以水禦水無虞掣溜豫省隄工滎澤鄭州境內土性高堅距廣武山甚近隄頭至山脚千四百餘丈無隄處所遇河水長至一丈以外即由山脚漫灘漫水歸賈魯河下注無庸再設減壩自鄭州以下中牟祥符蘭陽境內沙土夾雜蘭儀以下儀封考城睢州寧陵商邱等處歷次漫口沙多土少並有純沙之處建壩不能保固至隄南洩水各河濰州久經淤塞惟賈魯河一道係洩水要路是河發源於滎澤縣大周山由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自沙河經商水入江南太和縣境至正陽關淮河歸洪澤湖又惠濟河一道即賈魯河分支是河歷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江南亳州之渦河下達淮河亦歸洪澤湖此二河離黃河自數十里數百里至千里不等現俱窄狹間有淤墊如須減黃必應大加挑浚兩岸築堰攔禦一經築堰坡才無路分洩又須於河之兩旁酌建閘座增挑汊港以資啓閉而洩坡水需費浩繁非一時所能集事臨黃隄工土性浮鬆不能建壩就外灘稍堅處添建恐引水不暢若於大汛分洩得力處建設又恐壩基不固易致傾圮誠如聖諭欲減水而轉致掣溜斷不可行再四熟商蘭儀汛高家寨一工河勢坐灣由儀封舊城折轉東出河道莊基樹根頗

多。一時難以衝刷寬深。溜勢至此。奔騰湍激壅注。高家寨甚爲險要。本年伏秋汛內。經臣蘭第錫於正河淤平處。繪圖具奏。奉硃批指示。仍開此河爲是。現在加挑寬深。若再將上游儀封境內高家寨官亭一帶正河。重加挑濬取直。引溜北注。則上下河道。可以暢行。新隄不致著重。此通計豫省全河形勢。而知其無可分洩也。宋陳敏議云。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賈魯河入沙歸蔡。合潁分支。挾汴入渦。皆達於淮。明初大河南入於淮。數十年未經堵塞。所在噴淤。散漫四出。至填淤日久。直至不能南趨。漫溢於開歸境內。數十年不治。河工分洩過多。正河必淤。尤不宜於中州沙土虛鬆之地也。河渠紀聞。

是年修太行隄。起河南武陟。經直隸山東。至江南沛縣。長八百餘里。河渠志稿。乾隆五十年二月初六日。奉上諭。工部奏分賠漫工銀兩。逾限未交各員。請嚴行催迫一摺。河道工程。該管官員。疎於防範。以致漫溢衝決。若不責令賠補。誠恐工員等心生疎懈。甚或草率偷減工料。以致生事故。定例不得不嚴。以示懲儆。但定例河工賠項。銷六賠四。是以該管官員。竟有應賠銀至十餘萬之多。卽徵未員弁。亦有應賠銀一萬數千兩不等。此等賠項。應與侵蝕者有間。若因逾限不清。遂爾盤追治罪。朕心實有不忍。其應如何分別議賠。及其中有實在無力完繳者。查明徵治其罪。竟予豁免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秉公詳悉妥議具奏。候朕另降諭旨。三月初一日。議上。奉上諭。此案韓鏞應賠銀兩較多。著加恩免其十分之七。其餘銀兩。著照所請以廉俸徐徐完繳。康基田。歸朝煦未完銀兩。亦著加恩免其一半。餘著分限完繳。忠德業經身故。所有未完銀兩。著免其一半。其餘銀兩。令伊弟忠泰。伊子扎拉豐阿。坐

扣廉俸。徐徐完繳。葛其英業經勒休。其未完銀兩亦著免其一半。仍交直隸總督確查原籍。取具保結。據實奏聞。又另單請旨之唐廣善、武士鎡、張際望、汪元英、孫自祥、王可立等六員。均係徵未員弁。所有未完賠項。俱在一萬兩以上。亦著各該督詳細確查各該員是否力能完繳。取具保結。據實具奏。候朕酌量再降諭旨。其千總吳士祥。把總杜克賢。因搶築埽工落水淹斃。其未完銀兩著照所請全行豁免。毋庸咨查原籍。以示體卹。至朱岐應賠銀兩。前據劉義奏。委員查明該家屬名下資產。不敷賠項十分之一。並請將伊子朱玉衡待詔銜斥革。銀兩於原賠各官名下攤賠。朱岐現已病故。除將現在查出資產扣抵外。其餘未完銀兩。竟著加恩寬免。毋庸攤賠。家屬照例免其究辦。至榮桂、王兆棠、穆克登。俱係現任。且銀數無多。張德履已經捐復。非無力者可比。所有未完銀兩。均應令卽行完繳。無任遲延。餘依議。南河成案。

三月。蘭第錫奏挑蘭儀廳。陳福莊引河。河渠志稿。

是月。工部議准。江南河督李奉翰題葺蕩右營新淤蕩地二千六十二頃七畝九分六釐。增額柴十七萬束。以裕工需。南河成案。

八月。以黃水倒漾。清口淤平。詳淮水。命大學士公阿桂查勘。降李奉翰三品頂戴。南河成案。

十月。大學士公阿桂奉旨查勘豫省新河隄壩情形。定議覆奏。按黃河水大走灘。水小走灣。勢之常也。新河抽溝引溜歸北。走灘之水也。高家寨之不能免於分溜歸灣之水也。走灘之時暫歸灣之日長。慎守其常。而河勢自定。阿公相奉命查勘。疏稱。臣前奉諭旨。令至睢州工次。將高家寨北灘抽溝引溜之處。及從前修做挑水攔水各壩。與蘭第錫。畢沅悉心講求。設法辦理。務使大溜日漸北趨。新壩益加鞏固。又接

奉上諭。蘭第錫覆奏。高家寨抽溝情形。稱八月初旬後。該處溜分兩股。一股仍北趨。一股由儀封十六堡。至睢州頭堡。將新淤嫩灘刷去。高家寨十埽上下。現有拖溜等語。大河溜勢。經行固無一定。但現在水落後。該處既有分溜。逼近隄根。自不若豫爲防護。令其歸并一股。較爲妥善。朕意於該處築一挑水壩。逼令歸入正溜。似於埽工。更資保固。是否可行。俟阿桂到工時。酌籌議覆。臣於十月十七日。抵商邱。連日自七堡。河尾直至蘭陽李六口。詳細察核。緣新河經本年伏秋異漲。普律漫灘。高家寨以下。河勢多向北趨。河面寬至二三百丈。流行極爲順暢。形勢已屬大定。中泓溜勢。湍駛向後。冬水洶底。河槽可更刷深。再經一兩次大汛。灘崖逐漸淤高。新隄益增鞏固。河尾川字溝積土。一并除去。灘上凡有溝槽。悉行堵斷。使河無旁洩。漸次停淤。其高家寨一帶。上年冬。河面寬不過六七十丈。維時對岸迤北。河形漸有兜灣。隨與蘭第錫等商酌。於離隄四百餘丈。順勢抽溝一道。備用。今歲汛水長發。衝刷成河。與大河連成一片。河面已寬至四百餘丈。高家寨埽工。停淤四百餘丈。迨八月初。大河水落。走灣溜勢。由睢州頭堡分而南趨。新淤嫩灘。仍復刷去。致高家寨十埽上下。復有拖溜。經行。因思黃流性必坐灣。新河縣長一百七十餘里。勢不能竟無坐灣之處。若高家寨險工全閉。或於該工上下。又復兜灣。生險。反猝不及防。臣連歲在工。留心詢問。知大河溜勢。經行固無一定。而行走既熟。亦易防範。高家寨爲大溜所經。業已兩年。河面現寬。至四百餘丈。又係水落險工。較大汛時。新生之工。轉覺易於防守。惟該處埽工。現有八百餘丈。段落太長。既有分溜。逼近。自不若豫爲防護。令歸并一段。較爲妥善。對岸北灘。另挑引河。斷不能如現在。河形之寬深。仍難望掣動大溜。今年所開陳福莊引河。卽其明驗。聖明指示。添建挑河壩。逼溜北趨。此時防護之法。無出於此。

惟有遺碛筆標識於埽工之上。斜向東北建築。最爲得勢。築長一百八十餘丈。迤西埽前。可冀澄沙。儼慮埽工太長。溜勢不能盡向北挑。彼時察看情形。或於迤下再建挑水壩一二道。以漸進逼。使埽前拖溜。悉向北趨。大溜并一東注。於埽工更資保固。奉硃批。如所議行。此一定不易章程也。河工定法。搶新不如守舊。新河初成。任其分流。別出。修守反無把握。睿謀宏遠。燭照千里之外。碛標建壩處所。確當不易。當時在工臣民。無不傾心誠服。額手稱慶矣。河渠紀聞。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李奉翰奏。臣接奉上諭。前據李奉翰奏。桃汛長發。黃水高於清水四尺餘寸。又復倒漾入口。將攔清壩仍舊堵築。此事甚慮憂慮。已遣阿桂前往。會同熟籌辦理。茲復詢據阿桂奏稱。現在黃水倒漾。恐浮沙漾入引河。是以復將攔清壩堵住。俟黃水消落。清水長發。再行啓放等語。今藉黃水濟運。出於無奈之下策。淮揚一帶運河。日久必致淤墊。實屬不成事體。但目前權宜之計。不得不藉以浮送重運。朕思毛城鋪。王營減壩。俱爲伏秋大汛宣洩黃河盛漲之用。此時若將該二處閘壩啓放。則黃水自見消落。清水即可暢出。於漕運或較爲有益。是否可行。若此時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也。著傳諭李奉翰。先行詳悉履勘具奏。並著阿桂酌量情形。據實奏聞。欽此。伏查清口一帶。前因黃水盛長。倒漾誠恐浮沙漾入通湖引河之內。是以將攔清壩復堵。暫藉黃水濟運。誠如聖諭。淮揚運河。難免淤墊之患。嗣於月初。見黃水陸續消退。兼之數日西南大風。洪湖清水暢注引河。測量水深。又高於黃水一尺三寸。復將大平引河壩工開放。俾清水暢出。濟運抵黃。於初十日奏聞。日來黃水長消無定。清水仍由太平引河暢出。分爲兩股。一股出清口。力雖未足抵黃。一股流入淮揚運河。汕刷淤沙。尙屬有力。臣察看情形。

如遇西南風大。則清強於黃。若遇東北風大。則黃強於清。易於倒漾。職是之故。今蒙皇上指授機宜。酌開毛城鋪。王營。減壩二處。期於黃水消落。清水暢出。以利漕運。洵爲有益。查毛城鋪減水壩。每遇伏秋大汛。宜洩盛漲。由洪灘二河達五湖。匯歸洪澤。而出清口歸海。既可減黃。又可助清。此外如天然閘。峯山四閘。祥符五瑞二閘。并高家灣之三堡。均在黃河南岸。與洪湖毗連。各開壩以下引河。遠近不一。若減洩黃水。迤邐入湖。水已澄清。不致淤及湖身。皆可爲助清之路。其王營減壩。在黃河北岸楊家莊口門以下。僅能減黃。不能助清。此時清水力弱。未能會黃東注。下游山安海防一帶河底。恐不能刷深。若再分洩。其勢不能助清之益。又恐下游水緩沙停。尾閘高仰。是以前於桃汛盛漲時。再三籌及。上下各壩。未敢輕放。臣現在詳悉履勘。并察看嗣後清黃長落之大小。將應行商辦之處。候欽差大學士公阿桂到時。會同熟籌。妥酌辦理。南河成案。

是月。阿桂具奏。察勘河湖水勢情形。酌籌清口二套事宜。按是時黃水歷次倒灌。或疑海口紆曲。出水不暢所致。河督李奉翰。蘇撫閔鶚元。咸以雲梯關下二套隄外。爲北潮河歸海之路。議開二套引河。阿文成至工。博採履勘。疏稱。察視高堰誌。椿存長水五尺一寸。清水由太平引河放出。分流入運。頗爲迅疾。糧艘陸續渡黃。五月內。可全數過竣。惟今年三月。高堰誌。椿陸續加長。共存水五尺一寸。何以桃汛黃水甫長。即行漾入。此時黃水已消。而清水仍不足資禦。推求其故。緣上年七月。黃水異漲。倒灌入湖。維時慮湖必淤墊。兼山海各工。在在報險。啓放王營及各處減壩。救護隄工。無如去年夏秋。湖水竟未長發。是以黃水陡落。而清水不能外出。老壩工適處王營減壩之下。開放抽掣。溜勢未免稍緩。流行不能迅駛。致河底

積墊。河水卽高。清水益低。水爭高下。遂致易於倒漾。但欲治清水之病。必先去老壩工。以下河身之淤墊。欲去河身之淤墊。必先掣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不勞人力而自治。現在清水尙未旺足。不足以資衝刷。太平引河。儘敷浮送重運。所有迤西之張福口等處。四道引河。暫行堵閉。以蓄高清水。再將通湖引河。加挑寬深。俟高堰誌椿淮水長至七尺以上。再開王營減壩。使河水暢洩。掣低。隨將通湖引河。盡行啓放。清水全力出口。逼黃全注老壩工。河身可以大資滌刷。前二十九年黃水倒灌。卽如此辦理。惟是開王營壩。減老壩工。以上之黃水。而老壩工以下河底墊高。亦屬黃河之病。必使順流歸海。溜行迅駛。自可刷沙淘底。無慮頂阻。查從前雲梯關外。卽係海口。百十年來。關外漲成沙地。海口距雲梯關已有三百餘里。黃水至此。再無關束。勢不能如前迅速消納。此數百里浮沙。亦難築隄束水。枉費工力。臣李奉翰。臣閔鶚元。向知雲梯關下二套地方。爲北潮河歸海之路。四十一年。二套隄工。衝開。兩年中。曾由北潮河尾歸海。與現在海口並行。彼時上游各工。頗屬穩順。現在海口亦並未稍淤。因馬港隄工未築。恐淹及安東民田。至四十二年。仍行堵閉。臣阿桂於四十五年奉命查勘海口時。曾親履其地。亦知該處入海形勢。徑擬現在馬港已建隄工。無慮民田淹沒。此時浚治下游。莫若疏通二套。迤下引河。大汛時開放。使多一分洩之路。上游自更暢達下注。若慮河不兩行。新河或至奪溜。舊口恐致淤墊。但奪溜必在河形衝刷寬深之後。若果黃水全掣。由茲東注。該處較現在海口近二百餘里。且並無淤沙。改作海口。更可得久遠之利。是欲疏清口之淤。而由源及委。權其去路如此。海口潮水一日兩至。隨來水之大小。以爲轉移。海沙可刷而不可浚。萬夫之齊力。不敵一潮之驟壅。開渠引水。水大則順。渠直達。水落力弱。仍循故道。餘流平緩停淤。

必至之勢。古人云：海無可濬之理。正謂是也。二套工竣後，開放未能得勢，不能與海爭也。然調劑之苦心，已曲至矣。河渠紀聞。

五月初六日，阿桂、李奉翰奏。初二日接奉上諭。據阿桂等奏：現在清水未旺，所有張福口等處引河，遵旨暫行堵閉。其王營減壩，今歲必須開放，但應在湖水大長之後，方可不煩再舉。並擬將雲梯關下二套地方，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改作海口，更可得久遠之利等語。已於摺內詳晰批示。雲梯關外，卽已漲成沙地，海口距關甚遠，以致下游壅阻，黃水倒漾，勢不能不爲改圖。今關外二套地方，爲北潮河歸海之路，形勢較爲徑捷。若開挑引河，於大汛時開放，或能衝刷寬深。黃水竟行全掣，由茲東注，則相距海口較近，自屬最便。亦祇可如此辦理。至現在二套地方，開挑引河，黃水多一分洩之路，自可暢達下注。但將來衝刷寬深後，若無隄防，關東恐大汛盛漲時，河流散漫，水緩沙停，仍不免有舊時淤墊之慮。阿桂等不可拘泥惜費之見，應詳晰察看該處情形，相機妥辦，以爲久遠萬全之計。欽此。伏查新擬開挑之二套引河，臣等本因現在海口距雲梯關較遠，且關外現無隄工收束，致淤出沙地，水勢散漫，不能如前迅速歸海。是以又於二套分籌去路。蓋黃河以東水攻沙爲上策。善後隄防最關緊要，惟新河必歷伏秋大汛衝刷過後，其寬深丈尺，方可作準。今擬開挑二套引河，原備大汛時黃水多一分洩之路。刷深老壩工以下河底，及上游工程有益。若竟衝刷寬深，黃水全掣，由茲入海，更爲便捷。據道將等稟稱：該處俱係沙淤，易於衝刷。是以原估挑寬，係在十五丈以內。臣等尙恐衝刷未能得力，又加估寬二十丈至十餘丈深七八尺。至丈餘不等。然卽刷寬至數十丈，而大溜未能全掣，亦尙未成河。難以豫定隄防。應俟挑工完竣，開放過水。

如果衝刷寬深。掣溜成河。形勢漸定。則善後之策。自應講求。查此河向在東北邊海灘。地勢較昂。無虞散漫。卽將來需建隄工。止須足資攔禦。不必過高。其西首一帶。地勢較窪。從前未築馬港隄工。安東境內民田。難免倒漾漫淹。自修建以後。不致漫淹。然爲築隄束水之計。則尙嫌其稍遠。今先將挑起河土於西岸堆築子堰。約攔水勢。大汛經過一兩次。察看情形。儻漸見衝刷寬深。大溜有全歸新河之形。再行奏請建築隄防。庶不致虛糜帑項。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三

河水章 履二十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李世傑、李奉翰、毓奇、書麟奏。臣等初六日會奏裏河黃河漫工情形，十五日奉硃批：朕於春間卽慮及此矣。此盈虛消長之理，實在意中。爾等莫驚惶無措，盡力撫卹被災之民，及善後事宜可也。餘有旨諭。同日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清口一帶初三四等日大雨滂沱異常，傾注黃河北岸。李家莊工尾及湯家莊二處先後漫場隄工五十餘丈及八十餘丈。此事本在朕意料之中，已明降諭旨將該督等所請治罪之處加恩寬免矣。該督等此時不必過於驚惶，惟應上緊購備物料堵築各漫口，並實力撫卹被災民。至河水消耗糧艘淺擱，尤關緊要，朕心深爲廬念。該督尤應會同毓奇設法辦理。俾尾幫剋期僱渡北上，以期依限抵通。再上年山東河南安徽等省被旱成災，朕軫念窮黎，加恩賑卹，所費不下千百萬帑金。今湯家莊李家莊等處漫口與工堵築以及撫卹被災處所其費用較之上年不過二十分之一。著傳諭李世傑等將此次堵築漫口約費若干通盤核算據實覆奏。所有本日所降諭旨及李世傑等原摺著抄寄阿桂閱看。於審辦富勒渾一案完結回至清口彼時漫口自己合龍就緒。阿桂當親至該處與李世傑等熟商會勘於善後事宜更爲有益。仍著李世傑等將現在漫口曾否裹住不致塌寬及被災民作何撫卹江西尾幫已經過行無阻之處迅速覆奏以慰廬注。欽此。伏查七月以來湖河水勢異常湧盛，山盱五壩旣全行開放過水，并湯家莊李家莊漫溢之後，河湖仍有長無消。桃源南岸之

司家莊。外河北岸之煙墩頭。又有續漫之事。急溜奔騰。勢莫可遏。現在黃河各漫口俱寬有一百一二十丈。及一百八九十丈不等。掣減分消之路已多。而瀾漫汪洋之勢未減。堰盱大隄。出水僅二尺餘寸。實爲可慮。已派委文武三十餘員。分段防護。務保無虞。其黃河南岸。上自惠濟祠。下至海防等處隄工。仍多平水段落。處處搶加子堰。保護不遺餘力。查山安二套。現挑引河。原以備水大時掣溜減黃。迅速歸海。各工員於雨後加夫僱挑。并經淮揚道師彥公。淮安府伊轍布。住工督催。七月初十日前後。已陸續具報完工。亟應乘勢卽爲啓放。臣等因在上游分投搶護。未能親往驗收。卽責成該道府等逐細驗明。於十三日啓放掣溜。二日來。河水已消一尺三寸。洪澤湖水亦消九寸。現在引河內掣動大溜。暢流歸海。上游湧漲之勢。可望漸次消滅。此皆仰賴聖主指授機宜之所賜。至裏河漫口三處。內周家莊首先僱堵。已有七八分工程。數日內卽可竣事。所費尙屬無多。惟黃河內司家莊。煙墩頭。李家莊。湯家莊。四處漫口。旣寬需料亦多。約略估計。共需正雜料物。夫土銀五十餘萬兩。現在確加核估。飛飭產地分投購辦。與築。臣等仰沐皇上格外殊恩。惟有事事撙節。慎重料理。用所當用。不使稍有虛糜。南河成案。

按是時山盱五壩全開。南關車邏等壩并啓。湯李莊漫溢後。河湖仍在加長。司莊。煙墩。又復續漫。奉上諭。李世傑等奏。河湖水勢續長。初八九兩日。桃源廳屬南岸之司家莊。及外河廳屬北岸之煙墩兩處。又復漫溢。煙墩隄內。逼近鹽河。漫水爲鹽河頂阻。分流無多。桃源之司家莊。與洪湖僅隔一隄。隄內湖水已漲滿。隄工雖漫開。測量黃水。尙高尺許。溜勢平穩。仍走中泓。迅行東注等語。閱圖內司家莊漫口。雖止四十餘丈。而河湖連成一片。勢甚浩瀚。應速行堵閉。該處接連張福口引河。今春甫經疏濬深通。經黃水平漫。

又。不免淤墊。漫工閉後。卽將浮沙疏濬。方不至前功盡棄。淮關對岸之周家莊。分溜阻滯。尤關緊要。應首先堵閉。俾河水充裕。江西各幫。得以次進行。方爲妥善。至黃河北岸李家莊。湯家莊。王營減壩。迤下之煙墩。漫口數處。距海不遠。且有鹽河頂阻。分溜無多。口門水勢平緩。自易堵閉。不妨次第辦理。再萬錦灘於六月底。又長水五尺。昨據蘭第錫等奏報。豫省新隄各工。在在危險。竭力搶護。而下游老壩工誌椿。長至二丈三尺。洪湖誌椿。亦長至一丈六尺三寸。河湖同時異漲。實爲數十年所未有。今李家莊數處。漫溢以殺其勢。上游不致潰決。爲患尙小。高堰隄工。得以保護無虞。未始非不幸中之幸。該督等惟當益矢虔恭。協力共治。以副朕意。欽遵分別堵築。安撫書麟會同駐工督理大學士公阿桂奉命來工。相視疏稱。江省黃河漫口四處。內煙墩口門雖寬二百二十餘丈。而水勢極緩。需料無多。數日內卽可堵合。斷流。李家莊口門雖寬三百六十餘丈。水勢亦緩。逐漸挂淤。口門下深處不過七八尺。較湯司二莊易辦。止須於有水處。用料堵合。無水處。與煙墩漫口均於補還原隄之外。再鑲邊埽。並築挑壩。足資保護。其湯家莊漫口寬二百五十餘丈。水深二三尺不等。斷無虞奪溜。至司家莊漫口寬二百七十餘丈。水深二丈五六尺。該處溜勢流入口門者較多。大河水勢。距口門相近處稍淺。以下正河水深仍有六七尺。至一丈不等。先於對岸顧家灘上。抽挑引河。引溜北趨。並於西壩先行進占。挑溜歸入正河。水勢自見增長。壩工亦不著重。湖水現仍盛旺。彼此相抵。黃流祇能循環。福口引河與湖水相並。挾沙而行。亦不致淤湖。所有湯家莊。李家莊。司家莊口門。均已盤鑲裹住。亦無虞塌。惟司家莊與洪湖毗連。恐湖水漸消。亦難免濁流滲入。自應首先價堵。現在碧霞宮。周家莊已經堵合。五孔橋。二井等處。亦卽分別堵閉。補還原隄。司家莊料已陸續

運工可資接濟。先將司家莊漫口開工興築。俟料物稍充。分築李家莊。至料物敷用。再趕堵湯家莊。水深處先用船捆紮軟鎮。至口門以漸收窄。水勢湍急。再相機下埽。各漫口堵合後。於補還大隄外。並添築月隄。以爲重門。此查辦之大略也。司家莊開工後。晝夜儼辦。至九月二十八日。口門存寬四十二丈。即相機開放引河。水頭高五尺六寸。引溜入河。湍激直趨。漫口水勢已緩。兩壩並進。每進一埽。跟鎮邊埽。晝夜加緊堵築。口門收至四丈外。挂纜合龍。柴土追壓到底。逾日閉氣。其湯家莊在黃河下游。安撫書麟專駐工督辦。司家莊合龍後。料物寬裕。連夜儼辦。亦於十月十六日合龍。煙墩李家莊。先已次第堵合。南河旬日之內。漫工有七。未及三月。以次堵竣。迄功雖由人事齊力。亦由豫省協濟之船葦蕩營浚船。往回轉運。助成其事。得襄贊之力爲多也。河渠紀聞。

閏七月二十一日。李世傑、李奉翰、書麟奏。臣等接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司家莊漫口與洪湖相連。亟應首先堵合。現駐該工督催料物。一俟採運交工。集有成數。即行興工進占。以期剋日竣事等語。採青既於民食有礙。料物自不能即時辦有成數。該督等何不將各工積存料物。先儘撥用興工進占。以俟新料陸續運工。乃坐待採青購料。殊不可解。看來南河各工。豫備料物。恐屬有名無實。儻有虛捏情弊。如浙省之虧空。致派公正大臣往查。恐該督等不能當此重戾。該督等一俟料物備齊。即督率工員上緊堵築。剋期竣事。無致曠日持久。至下河一帶。被災州縣。其情形較重者。撫卹一月口糧。其餘恐不無向隅。前閱鶚元奏到。業經降旨。該督等務須仰體朕懷。實力妥辦。毋使一夫失所。此旨亦著阿桂同看。仍著迅速覆奏。欽此。復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節逾處暑。黃河下游水勢。比前盛長。時雖已消落二尺餘寸。而上游仍在旺。

盛上下工程。猶在險要。所有存工舊料。均應留爲搶護防備之用。實未能轉撥。惟銅沛廳工少料多。前已酌撥三十堆。運赴司家莊。其外河汛內料物。亦就近撥赴王家營。煙墩漫工。以爲裹頭邊埽之需。均已隨時酌撥接濟。今堵築漫口。每處用料需六七百堆及千餘堆。非另行添辦。不足濟用等語。河湖水勢浩瀚。處處既須用料。紮枕撲鑲。而漫口既多。存工料物。止可爲鑲護裹頭所用。且黃河依然旺盛。上游各工。存料尙應留爲搶護。未能撥轉。此亦無可奈何之事。不得不暫爲等候。但該督等屢次所奏。摺內何不詳悉聲明。必俟朕降旨垂詢。始行分晰具奏。耶。此時新料自漸已登場。該督等一俟購辦齊全。卽督率工員。將緊要處所。首先堵築。其餘亦以次辦理。剋期集事。至此次黃運兩隄。漫口較多。李世傑病體尙未全愈。不能赴工督辦。若非朕於春間豫先降旨。令書麟赴清口幫辦河務。則止有李奉翰一人。斷不能彼此兼顧也。現在該督等務須同心協力。上緊督辦。書麟亦不必心存畏怯。當事事留心學習。方爲妥善。又據袁鑿奏查勘淮揚二府屬受水情形摺內稱。此時山盱來源未斷。下河興化泰州等處被淹之寬窄淺深。難以懸擬。統俟水勢大定後。按照災賑章程。屆期確勘成災輕重。分別給賑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淮揚所屬各州縣。上年被旱成災。今二麥甫收。田禾又復被水淹浸。朕南望災民。實堪憫惻。著傳諭李世傑督同袁鑿。務須確勘成災輕重。分別給賑。實力妥辦。並嚴禁吏胥中飽侵漁。俾災民均霑實惠。毋致一夫失所。再阿桂於初三日自浙起程。杭州至清口計一千餘里。七八日可到。何以李世傑等於初十日發摺時。阿桂尙未到彼。或係伊瘡疾發動。不能過行。或係渡江守風耽擱。甚爲廬念。著傳諭阿桂。遇便據實覆奏。欽此。我皇上廬念要工料物。軫卹被災黎宵旰勤求。無時或釋。臣等奉職多疎。自有漫工以後。驚惶恐懼。而

各河水勢仍然旺盛。工程尙須鑲修。一應存工料物。雖經分撥接濟。酌量留爲備防。均未能詳細陳明。致上廬宸衷。屢蒙垂詢指示。感悚莫可名狀。現在黃運河湖水勢接續報消。江西重運尾船於十六日全過周家莊之後。即將前留口門堵合。其餘各漫工自大學士公阿桂於十一日到工後。即會同臣等從清口前往司家莊、煙墩頭、李家莊等處。周歷查勘。相度水勢情形。分別緩急。一面催運料物。一面定期以次堵築。並將黃河洪湖以及清口等處各閘壩接築收蓄。公同籌商善後事宜。現已會摺奏聞。今煙墩一工。因過水平緩連日。乘勢堵閉。溝槽將次挂淤。只須補還原隄。外鑲埽壩。即可鞏固。其各處秫秸柴蘆。數日內即可辦運到工。俟集有成數。亦即次第償堵。至淮揚各屬被災地方。先經臣李奉翰遴員分投確切查辦。撫卹。迨撫臣閔鶚元、藩司袁鑒到時。復往各處履勘。親督辦理。災民先已共沐皇仁。今各處漫水。設法疎消。大局已定。現飭藩司道府等確按成災分數。分別給賑。自當嚴禁吏胥舞弊。中飽侵漁。務使災黎均霑實惠。不致一夫失所。南河成案。

十月。阿桂等奏請清河縣玉皇閣以下。開挑引河。以順溜勢。按陶莊新河既開。黃流北趨。更建順黃壩。以遏其南出之勢。而桃莊迤上。順黃壩西北。生淤灘一道。逼溜向南。阿文成公擬挑引河。以順其勢。疏稱。江省桃源境內河形。前由高家灣折至玉皇閣隄工前。即向東南。直至惠濟祠。會清東注。近年順黃壩北生有淤灘。河溜至玉皇閣隄前。即逼向南岸。抵順黃壩。向北折至桃莊新河。始自西而東。會清歸海。水勢紆折。不能暢利。大河至玉皇閣下有向東坐灣之處。擬於是處迎溜挑引河一道。俾黃流從此直注歸入陶莊新河。較爲徑捷。上年伏秋。黃水長發。惟桃源境內存水較高。今年亦復如此。未必不因此河形勢紆回。

所致。該處估挑引河，俟大汛時開放，河溜全掣東注，順黃壩堵工，盡可淤閉，卽一時未能全掣，而伏秋盛漲，有此分洩之路，桃源以上，可免壅高之病。估河長七百六十餘丈，口寬六十丈，河身河尾寬四十丈，分段委辦，爲有備無患之計。是時玉皇閣進上，水積日高，引河開成，暢流東下，不獨平順黃壩之險，並舒陶莊引河之氣。行之年餘，引河頭純係年遠膠泥，衝刷不開，漸至溇沙。五十四年查勘河湖工程，復經聲明玉皇閣引河，上年大汛時開放，分洩溜勢，順黃壩進上險工，均獲平穩。查引河頭微有淤墊，形勢不順，量爲疏治，汛時開放，自必暢順得力。剋期興工，於汛前完竣，黃流進口更順，不數年間，數十丈寬之河身，向北刷寬數百餘丈，滔滔東下，更無逼束。桃源上下，水無存蓄，老成圖慮深遠，不動聲色，漸消無窮之患，固非矜言機宜者所能躡武矣。

河渠紀開。

十一月初三日，李世傑、李奉翰、書麟奏，臣等接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報湯家莊漫工於十六日堵築合龍一摺，覽奏欣慰。前據阿桂到京時，會面奏二套引河於夏間挑挖完竣，適值上游河湖並漲，隄工業經漫溢，水由湯家莊等處旁洩。後二套引河始行開放，分減異漲，不能大資衝刷寬深，專力東注，應於各漫口合龍後，將二套口暫行堵住，再加收拾，豫備明年大汛時開放。若能黃河大溜并一歸注，則更有益等語。從來河不兩行，且二套較雲梯關入海之路更爲近捷。若大溜能從此直注歸海，自屬極好機會。但現屆冬令，水力綿弱，恐易停淤，以致明年大汛時流行不能暢達，不可不慮。該督等正在辦理善後事宜，務須悉心籌酌，將二套引河築壩堵住，詳悉履勘，應大加展挑寬深，以資暢達，卽行勘估興工。妥協辦理，務俾明年大溜得以全行掣動。由此東注歸海，方爲妥善。仍將作何籌辦之處，先定議覆奏。欽此。伏查黃河

尾閘從前即在雲梯關外。百餘年來。關外漲沙漸遠。現今海口距雲梯關已三百餘里。黃河至此。無所收束。勢不能如前迅速消納。本年四月。欽差大學士公阿桂會同臣李世傑。及撫臣閔鶚元通盤勘籌。奏請在二套地方開挑引河一道。於大汛時啓放。入北潮河歸海。俾多一分洩之路。暢達下注。并望日久衝刷寬深。將黃水竟行全掣。由茲東注。則歸海之路較爲便捷。當即勘估與挑。工完開放。適值上游河湖並漲。湯家莊等處漫溢。黃水先已旁注北潮河。其二套引河洩下之水。爲北潮河漫水頂阻。不能專力東注。大資衝刷。今蒙聖明訓諭。現屆冬令。水力綿弱。二套引河恐易停淤。命臣等悉心籌酌。築壩展挑寬深。以資暢達。誠屬亟應籌辦之工。臣等親往查勘。二套引河原估口寬二十丈及十五丈十丈不等。今測量河頭已刷寬至四十餘丈。水深一丈二三尺不等。流行迅速。迤下各段。亦漸刷寬。蓋自上游司家莊李家莊湯家莊等處堵閉後。黃河歸一下游水勢尙大。雲梯關外正河。較前衝刷寬深。測量現在河面自二百數十丈至三百餘丈不等。滔滔東注。甚屬迅利。二套引河。流行亦暢。但河面寬止四十餘丈。究不及正河十分之二。此時黃水甫經會合東注。力尙不覺綿弱。雖時已冬令。不能望其再爲衝刷。然舟楫往來通行。亦可不致停淤。若於河頭築壩展挑。則河尾通連北潮河之處。亦應接築。攔潮大壩。方可施工。兩壩需料既多。且展挑亦不過照原估加倍。終不抵正河之寬。臣等愚昧之見。現屆冬令。引河尙能如此暢行。若來年大汛掣動大溜。則河面河底不難衝刷寬深。今引河水既暢注。似可暫緩築壩。惟引河頭由西斜向東北。將老灘嫩灘全行挑切。與引河通連。俾引河頭迎向正河。以成吸川之勢。則分洩更爲得力。確估應挑土方。計需銀三千餘兩。見即委員如式挑挖。大汛過水後。再看情形。如全河掣動。由東注歸海。即可無須大辦。

總之雲梯關以外，原卽歸海。四十一二兩年中，黃水由二套入北潮河歸海，與現在海口並行。彼時上游各工，頗爲穩順，祇因馬港隄工未築，恐淹及安東民田，遂仍堵閉。今馬港隄工已建，二套開有引河，卽不能掣動正溜，而於分洩異漲，亦甚有益。惟慮停淤有廢前功，實爲可惜。此後惟有凜遵聖訓，隨時察看，如水緩力綿，卽相機築壩，大爲展挑。據實奏聞。南河成案。

十二月，李世傑、李奉翰請改邳睢同知爲睢南同知，裁六塘水利同知，添設邳北同知。下部議行。南河成案。

是年堵築黃運各漫工，正雜料物夫土錢文，確核共用銀四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兩。按照定例，銷六賠四，計應銷銀二十九萬八千六百餘兩，賠銀十九萬九千一百餘兩。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沁洛並漲，黃河南北岸各工，俱有塌卸。開天然閘，王營減壩，啓放新挑玉皇閣引河，溜勢暢達。河南睢州南岸十三堡無工之處，決口兩處，漫水二十餘丈，分溜二三分，漸次塌寬。值風雨水長，大溜全注口門，正河溜不及一分。水由睢州、寧陵、商邱一帶，從渦肥諸河下注亳州、蒙城、懷遠、鳳陽、泗州，盱眙入淮，命阿桂前往籌辦。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六日，上諭內閣，據蘭第錫等奏稱：睢州漫口，漸次塌寬，已掣溜六七分，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大雨傾注，北風大作，河水復又增長，大溜全注口門，正河存水僅止一分。現在催償承辦之員，竭力上緊堵築等語，是睢州下汛十三堡已成決口，大溜全掣，不可無重臣前往督辦。阿桂於堵築事宜，屢經任使，素爲諳練，呼應較靈，著卽馳驛前往睢州工次，熟籌妥辦。至睢州漫口，現築圈隄挑水壩，固爲挑溜進占而

設但亦須察勘情形。現在大溜全掣。口門必寬。不妨次第進占。若口門漸收。溜勢湍激。遽行進埽。不能堅實到底。徒滋糜費。則不可不相機妥辦。目下已過立秋。節屆處暑。但庚伏未過。又值大雨時行之際。水勢有增無減。恐一時未能堵合。然計阿桂書麟抵工。正屆秋汛末期。伊等商辦一切。雖未免有需時日。不久即過白露。俟水潦漸退。自易爲力。彼時料物充足。兵夫踴躍。合龍可期。穩固至蘭第錫等奏。現需積料等項。幸今歲秋田豐稔。購辦尙易等語。本年秋成尙早。摺內所稱秋田豐稔。自指去歲而言。乃誤寫今歲字樣。已於摺內改正。至採青一事。斷不可行。新料旣不堅實。體又重脆。於壩工旣不能得益。且未經成熟。即行刈割。以致小民不能收穫。甚爲可惜。及至將來築壩急需料物時。轉致短絀。殊屬兩有妨礙。此時自應先儘去歲舊料實用。斷不可存欲速之見。用青苗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蘭第錫畢沅奏報黃河南岸睢州下汛十三堡隄工漫水。籌辦堵築事宜。按豫省自改河後。新河淘刷未深。溜勢南北坐灣。去來不定。兼新築大隄。尙未經伏秋壓實。老靠土性沙鬆。水漬輒潰。是以復有睢州十三堡之漫決。河督蘭第錫奏稱。豫省黃河自六月初三日後。逐日增長。萬錦灘陡長水七尺五寸。洛河陡長水三尺三寸。沁河節次長水八尺。下游各工。據報自初三日至初九日。積長水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李六口以下。新隄兩岸一望汪洋。拍岸盈隄。南岸睢寧廳屬睢州下汛十三堡。原無埽工。至初八日夜。漫灘水勢復加增長。直平隄頂。該廳營竭力搶護。素土性沙鬆。水勢浩大。適值月暗之時。竟夜疾風。猛雨。至初九日寅時。水頭湧高。大隄平漫。過水人力難施。漫開兩處。場寬各二十餘丈。漫水仍由乾隆四十五年及四十九年黃水經行故道。下注安省之渦河入淮。經由歸德府境內睢州。寧陵。商邱。鹿邑。四縣。鹿

邑從棗子河利民溝兩處分流出境。岸高河闊，並未出槽。睢州只經東北鄉一路。寧陵、商邱黃水入境，縣城俱有護隄。水未入城，所過村莊早晚秋禾及民居田舍多有漫淹。幸未傷損人口，照例賑撫。續奏連日督率搶築，將灘內進水溝槽逐一圈築堵截。兩處隄口盤壩進占，西首已搶護斷流。東首水勢甚大，大河分流之處，跌蕩湍猛，直往隄頭。河旋洶湧，隨裹隨墊。又將東壩退讓數丈，創槽下壩，並於分溜之處，在上水一邊酌做雞嘴挑壩，以期逼溜歸河。無如地勢北高南下，土沙水急，汛水正當盛旺，爲日尚長。現在分水河溝已塌寬八九十丈，深一丈一二尺，漫口分溜已有四五分勢，同入袖，不便徑就隄頭進占。辦理議於東西灘面圈築斜隄，以爲壩基。卽於隄頭盤壩進壩堵合，測量地勢，高於隄南尚在一丈以內。正河身水勢尚深一丈餘尺，差查下游直至商邱河南去路亦屬通暢，已派員於十三日與工趕築圈隄，集辦夫料務期迅速集事。河渠紀聞。

七月十五日，阿桂遵旨赴睢州下汛十三堡督辦堵築事宜。按是時睢工盤築圈隄於新淤嫩灘之上，創槽慎辦，鑲築挑壩及盤頭裹護等工。及時搶修，至疏挑引河去路一切堵築事宜，尙待商辦。阿公相到工，會勘定議，疏稱臣奉命赴豫督辦堵築睢州十三堡漫口事宜。七月十五日行抵工次，會同蘭第錫、畢沅逐加履勘。西首已挂淤斷流，現在大溜全由東首漫口下注，口門刷寬二百餘丈，勢成入袖，不便仍就隄頭進占。自應往外就崖岸築隄，進占堵合。蘭第錫等所定壩基形勢尙順，且漫口以內卽係四十九年二堡漫水時黃流故道，堵閉以後曾經受淤，隄外地勢高於隄內不過數尺。此次漫水仍從故道而出，流行不甚湧急，形勢既定，辦理尙易。歲功其東西圈隄已分段委辦，兩岸壩基盤定，東首最爲著重。現在溜

勢側重東岸。應先於東壩進占。不使灘面再有塌寬。西壩亦酌進數占。至水深處。再行察看情形。以次進築。至引河係在河身順勢抽挑。雖不至如四十九年估工之多。但該處究係新河。恐一時未能衝刷寬深。必須正河去路暢順。隄工始不著重。估挑引河除河頭長二十餘丈。俟水勢稍落。續行估辦。計自河頭新築土壩以來。直至商邱河尾。長九千七百六十丈。估土一百八十餘萬方。覆加確核。面詢據稱。開放時可過水七尺。實屬應辦。酌委州縣分段承挑。先令挑出十丈子溝一道。掣放水平地勢。以次就下。俾啓放可掣大溜。大河溜勢緊靠引河頭坐灣。仰蒙皇上指示。於西壩進占。斜向東北接築挑水壩。挑溜逼歸正河。引河必更得力。撫臣書麟於七月二十九日抵工。會同籌商。此次睢州下汛十三堡進東。在大河內。估挑引河。形勢總屬向直。東北歸入商邱舊河。再將挑水壩接長。不惟堪資保障。下游寧陵、商邱一帶南隄。均不著重。連日兩壩分移進占。層土層柴。步步追壓。堅實並於上下鑲做邊埽。大河溜勢。仍由引河頭坐灣下注。河崖日見刷塌。測量內外已有就下之勢。東壩著溜較重。須追壓到底。西壩過溜亦大。並須盤壓堅實。不使稍留罅隙。連日兩壩又進三十餘丈。口門存寬六十餘丈。仍相機進築。候霜降後。水力稍紓。引河將成。卽分投進埽。晝夜加工。不使口門收窄時。衝刷過深。於儻辦之中。倍持慎重。以期一舉集事。河渠紀

聞

是月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睢州下汛十三堡。黃水漫溢。已命阿桂前往河南。會同蘭第錫等。商辦堵築事宜。因思蘭第錫等前奏漫口漸次塌寬。大溜全注口門。正河存水僅止一分等語。是大溜全掣正河。此時早已斷流。固應相度機宜。趕緊堵築。但近年大河溜勢。日趨於南。以致南岸隄工。倍形著重。今

該處李六口引渠。前經蘭第錫等開放時。據稱刷去舊土山六十七丈。則所開引渠。較爲得勢。或從此可引溜北趨。未必非極好機會。現在正河既經斷流。何不趁此時將李六口引渠再行挑挖。倍加寬深。將來睢州十三堡塔合後。俾大溜順勢逼入李六口引渠。形勢既爲徑直。且可引溜北趨。南岸隄工。不致著重。豈不甚善。其舊土山既經衝刷六七十丈。土性自鬆。亦應趁此斷流之時。將未經衝刷者。全行剷去。使將來合龍之後。溜勢直趨。去南岸益遠。更當暢順得力。再南河雲梯關外海口淤高。曾經阿桂、李世傑等酌量情形。將二套地方開挖引河。嗣經開放未能得力。現據李世傑等奏。洪澤湖自睢州十三堡漫溢之後。由淮入湖。日漸加長。現將束清、禦黃兩壩全行啓拆。俾由清口暢出歸海。並將山盱五壩全行開放。此時黃河全係清水等語。洪湖水勢既經盛漲。自應卽令由二套引河歸海。但前次所開二套引河較窄。若能挑挖深通。並照原擬堆築子堰之處。一律展寬。俾資容納。而引河頭亦可展向西首。於就下之勢。較屬順當。使河內清水順注。由二套引河入海。既可宣洩湖水。或能將二套引河漸加衝刷。走成熟路。則將來豫省合龍。大溜仍歸正河之後。清黃匯合。竟可從二套引河下注歸海。更爲便捷。儻溜勢未能全行逼入。或再於三套舊走地方。酌量建築攔黃壩一道。約攔水勢。使大溜全趨二套引河。自更得力。已於二圖內皆用硃筆標誌。此亦先事豫籌之一法。朕偶因想及。隨時指示。是否可以如此辦理。著傳諭阿桂等於抵工後。會同蘭第錫等熟籌妥辦。並著李世傑、李奉翰趁此閒空。親往二套查勘引河。酌量辦理。一併據實覆奏。純皇帝聖訓。

八月初四日。李世傑、李奉翰奏。臣等勘查二套引河。上年原估挑河頭口寬二十丈及十二丈不等。挑深

七八尺至一丈二尺不等。本年盛長時，河頭過水寬七十餘丈，已至堆築土堰之處，河尾過水寬三十餘丈。今水落歸槽，引河照舊深通，由北潮河歸海。今蒙聖明指示，於原擬堆築子堰處，一律展寬，俾資容納。或於正河築攔黃壩，殷殷垂詢，仰見我皇上廩念河工，先事豫籌，以期一勞永逸之至意。查引河前於伏秋盛漲時，普漫皆水，今雖逐漸歸槽，周圍尙屬稀淤。現在測量，係派員乘坐小船，循序挨次量丈，兩岸不能立足，須俟霜降水落，岸上乾涸，方能確估施工。至正河內建築攔黃壩一事，檢查河防志內，載有康熙年間前河臣董安國等創築攔黃壩，走馬港河旋值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流不通，上游潰決，淮揚常受水患，勞費罔效。二十九年，前河臣張鵬翮陳奏堵閉馬港河，攔黃壩盡行拆去，正河下游開浚深通，刷寬百餘丈，滔滔入海，沛然莫禦。荷蒙聖祖仁皇帝賜名大通口，卽今之歸海尾閘。今測量是處正河寬二百一十二丈至三百四十五丈不等，較康熙年間寬至三倍。中泓水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二三尺，及二丈六七尺不等。詢之該管廳營汛弁，盛漲時直至南北兩岸隄根之下，復測量南北岸露出灘面有一千餘丈，合之中泓水面共寬一千三四百丈。臣等察看正河實屬寬深，本年四月，因查勘葦蕩右營新淤灘地，曾至海邊見河流暢達，其爲入海無阻，已無疑義。伏思黃河原不兩行，特是清黃交匯，以下河道本寬，不比上游逼窄。河窄則溜勢湧激，易於掣動全河，築攔黃壩亦尙不致多費。今二套在雲梯關外與海相近，正河既屬寬闊，又係清黃合流之水，溜勢瀾漫，難期全行掣入引河。如上年山安廳屬湯家莊李家莊同時漫口，各寬二三百丈，亦由北潮河歸海，掣溜未嘗不爲湧激，而正河仍照常行溜，直出海口。此卽正河寬深，旁注未能全掣之明驗。此時卽將二套引河大加展寬，亦不過挑至百丈口面，終不抵正河中

泓三分之一似難望其全由引河歸海。况二套河長止五十里。每日海潮兩次上漲。難免頂阻。正河自二套至入海處。計二百七十八十里。源遠流長。歸海之路較二套引河行走實爲舒暢。卽爲海潮上漲。河路寬長。亦無阻礙。上年欽差大學士公阿桂在南會同臣李世傑等開挑二套引河。原爲五十年夏秋乾旱。湖水未曾長發。清口以下河道全係黃水。並無清水合流。致河底墊高。易於倒漾。欲去河身之淤墊。必先掣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是以展挑通湖五道引河。暢洩清水。并籌及歸海尾閘。疏治二套引河。使大汛時多一分洩之路。上游得以暢達。下游河底自可淘刷漸深。兩年來。添此二套引河。不惟分洩異漲。有益正河。實已掣刷寬深。無頂阻倒灌之慮。今上下相度。若正河築做攔黃壩。必須從南北兩岸隄根築起。計長一千三四百丈。如果以經久無弊。卽用帑較多。亦不敢稍存惜費畏難之見。第恐攔黃壩一築。歸海之路不暢。上游必致壅遏。攔黃壩既不可築。則二套引河亦可無容再行展挑。惟有每年霜降水落。卽將引河查勘。如有淤墊。隨時疏治。不使前功廢棄。以備伏秋大汛。常由分洩。實於宣防有裨。儻引河走成熟路。日久漸次掣動全河。由此歸海。自成天然尾閘。當必暢行無礙。臣等察看現在正河歸海之路。已屬寬深暢達。二套內外似可無需大辦。謹據實覆奏。南河成案。

九月初五日。李奉翰奏徐屬豐碭銅沛邳北睢南宿虹桃源各廳埽壩工程。本年伏汛黃水盛漲。歷久不消。屢經大溜衝刷。迨七月中旬。水勢陡消。埽多墊陷。欹斜不整。若俟黃流復歸故道。臨時搶辦。既恐趕修不及。并於水中補拆鋪鎮。更恐不能穩實。不若乘埽底顯露之時。豫爲鑲修。實屬料省工堅。臣查豫省隴州十三堡漫工。霜降前後。卽可堵築完竣。徐屬應修殘缺工段。專委淮徐道師彥公督催料理。務於九月

內修竣堅實穩固。俾黃水復歸故道時。足資抵禦。并來歲經臨桃汛。又免拆鑲補鑲。致多修費。再徐城一帶石工。近年溜勢趨逼。外灘漸次刷去。石工椿脚易於搜掣。向用碎石拋填保護。試有成效。節經奏蒙聖鑒。前於伏汛水大時。碎石間有墊陷。并有外灘刷塌。已近石岸者。仍須一律補填碎石。以資捍衛。確切核估。共需碎石一萬六千餘方。令先於隄上將石塊堆成方數。逐方驗收。應行鑲護之處。挨次專員填鑲護砌。不使少有短少弊混。以收實效。南河成案。

是月十六日。阿桂蘭第錫書麟。畢沅奏報睢州十三堡開放引河水勢暢順。進埽堵築。至十月初十日。合龍竣事。河歸故道。按開放引河。必使壩上蓄水高出下流水面數尺。有吸川之勢。方可一瀉直達。水不壅壩前。是時口門收窄。挑水壩逼溜北趨。日漸加緊。阿公相會同河撫商定。開放暢流。下注疏稱。睢州十三堡引河於九月初十日前。一律挑竣。連日東西兩壩。進四十餘丈。口門逼近。止寬二十丈。溜勢日漸加緊。挑水壩挑溜北趨。甚資捍衛之力。惟全河大溜側注。東壩未免著重。公同商酌。從前壩工合龍。多在冬末春初。水力綿弱。是以引河必待口門收窄至十丈。水勢蓋高。始行開放。目下霜降甫過。水力尙未大綿。現在口門二十餘丈。溜勢已覺湍悍。若不爲變計。恐口門衝刷過深。此次所挖引河。勢既就下。開放自宜略早。俾分掣溜勢。庶引河既得藉以場寬。口門亦不致別有變故。隨於十五日。啓放引河水頭。約高四尺餘。流行甚爲暢順。翼日已出豫境。引河岸亦俱場卸。分溜約有五分。壩前水勢較前平緩。口門水深三丈餘尺。每進一埽。一晝夜。追壓到底。督率趕進。仍鑲盤堅實。金門已在十丈以內。形勢甚屬順遂。至二十七日。口門僅寬三丈餘尺。加高壩臺。卽日挂纜合龍。詎金門收窄。兼連日北風。水力猛悍。至二十八日。壩前

水深卽至五丈。西壩下首，回溜尤大，隨鑲隨墊。至二十八日寅刻，西壩壩臺陡墊，搶鑲不及，衝失兩埽，並往後掣去。坯鑲數層，口門衝寬十餘丈。引河溜勢東注，尙無淤墊。卽將壩頭裹住，鑲做完整。探量埽前水勢，尙無高下懸殊。及河底不清之處，是日塌埽時，引河溜勢驟掣，未免平緩。二十九日，金門水勢稍定，引河卽暢順東注。三十日，引河下游除底水九尺外，復長水二尺，流行迅駛。掣溜約有五分。十月初二三日，兩壩進埽，多進一埽，卽添一分之溜。初四日，兩壩復各進一埽，金門收窄，水勢湍急異常。兩壩上首邊埽，先後陡墊。幾與水平。西壩壩身亦屢經墊陷，立時搶鑲。初六日亥刻，復平墊十餘丈。壩頭出水，原高一丈八尺，墊後出水僅有四尺。連夜搶鑲，至初九日始定。金門存寬三丈餘尺。自初六日後，引河連日長水。又值南風吹送，大溜全行掣入，流行如駛。隨於初十日，挂纜合龍。漸次閉氣。十一日，金門業經停淤。此次堵築漫口，荷蒙聖明指示，於西壩迤上建築挑壩，長一百六十餘丈。挑溜北趨，極爲得力。是以西壩走埽後，引河並未淤墊。嗣金門收窄，大溜仍行掣入。雖兩壩連次陡墊，金門水深七丈以外，幾經危險。而竭力搶鑲，卒保無虞。得以合龍竣事，慶幸之餘，倍深欽佩。至籌善後，止須壩後趕澆土餞。壩內跌塘以下，由東西灘圍築二壩，以爲重門。此治事之大略也。蓋幾經挫折，卒成大功，奏績不踰三月。信人事之足恃也。河渠紀聞。

十一月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蘭第錫將睢州下汛十三堡壩工，及圍築二壩各情形，繪圖貼說具奏。朕詳加披閱，該處大壩跌塘以下，圍築二壩一道，東西兩頭接連大壩，內有停積清水，所辦尙未妥協。該處壩工甫經堵合，其大壩之下復圍築二壩一道，原爲保固隄工起見，但現在金門壩合後，雖已

閉氣。而二壩之中。仍有停積之水。水氣本屬相通。自此積水日久。並無去路。則裏外俱受濕浸。此時冬令水涸。尙屬無妨。設遇春夏汛期。恐壩工內外水勢浸潤。氣脈潛通。壩工或致滲漏。不能鞏固。著傳諭蘭第錫。畢沅。察看情形。卽將二壩往南開一小口。俾圈內停積之水。全行放涸。再於圈內積水處。所用土培壓穩固。純皇帝聖訓。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書麟、李奉翰奏。查立夏以來。黃河徐城誌椿。現存水五尺六寸。外河老壩口誌椿。現存水五尺三寸。桃源南岸王家莊工頭。外河順黃壩上首二處。據道廳等稟報。現在溜勢直趨。刷及隄坡。臣親往察勘。王家莊地方。從前原係舊工。年久淤閉。因河性遷徙靡常。遇水大走灘。水小走灣。近日黃水不大。是以溜勢埽灣上提。現雖刷近崖岸。而將來大汛水長。溜勢可望開行。不致多生工段。督令相機樓護。樽節辦理。不得以目前形勢喫緊。稍事張皇。致多糜費。順黃壩河勢本屬兜灣。前歲冬。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督臣薩載。及臣察看。上自高家灣。下至順黃壩。河形紆折。奏請在北岸玉皇閣之下。迎溜處所。抽挑引河一道。隨於上年春挑挖完竣。迨伏汛水勢盛長。乘時啓放。分掣溜勢。建領直注。頗爲暢達。後因睢州十三堡隄工漫溢。黃水陡消數尺。引河水落。稍有浮淤。臣復將河頭河尾築壩攔截。令原挑工員。照舊補挑如式。以備今歲大汛時水長啓放。所有順黃壩上首。此時雖大溜撞擊。止須量爲樓護。飭該廳將迤上各架木龍。趕緊移紮。以期挑溜得力。俟將來伏秋水長。卽啓放引河。可以立見平緩。此時亦不必多爲搶築。糜費錢糧。南河成案。

八月初九日。書麟、李奉翰奏。江南黃運河湖。七月內。水勢同時並漲。旬日以來。天氣晴爽。黃河水勢。隨長

隨消。徐城誌椿現存水一丈。臣書麟復赴上游。率同藩司康基田及道將等查勘兩岸工程。及搶修各段。逐一指示料理。南岸開壩分洩之路。俱令運集料物。以備乘時堵閉。目下徐屬豐、銅、睢、宿、桃等廳工程。俱屬穩固。邳北之趙家馬路。向無工程。近年溜勢坐濶。外灘原存十餘丈及二十丈不等。久經豫爲防備。近因黃水消落。溜往上提。計長三十餘丈。場至隄根。傷及隄坡。臣等飛飭道將等趕緊鎮護。業已做成二十餘丈。足資抵禦。外河廳屬陳家莊新搶埽工。長一百三十一丈。加鑲追壓。亦已堅實穩固。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四

河水章 履二十一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李奉翰調河東河道總督，命蘭第錫爲江南河道總督。河渠志稿江寧布政使康基田先行署理。康基田傳稿

是月，康基田奏玉皇閣引河、陳家莊老壩工，馬起營各埽壩事宜。按是時，承李河督後，三月初八日接印視事，查勘河湖工程水勢情形，疏稱：河工機宜，清口爲最要關鍵，察看高堰誌椿，存湖水四尺二寸，與上年此時水勢相等。清口東清壩口門已收存十二丈，禦黃壩口門已收存十八丈，束清抵黃，甚爲合宜。此時黃水微有加長，會清東注，形勢甚順。測量外河山海一帶河道，中泓水深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暢達歸海。上年外河廳屬南岸陳家莊新生工段，並舊有之老壩工，逼近淮城，關係緊要。又海防廳屬馬起營埽工，迎溜頂衝，大汛時形勢著重，各處窄狹撻越，隄身卑矮單薄，或應加培高厚，或應幫築裏餞，經督臣書麟與前河臣李奉翰於今春商定確估，令山陽阜寧二縣承辦。汛前可期一律完竣，足資捍禦。又玉皇閣引河，上年大汛開放，分洩溜勢，順黃壩迤上險工，均獲平穩。今歲伏秋水長，仍須開放。惟引河頭微有淤墊，現在量爲疏治，將來開放，更必暢順得力。以上各工，均屬險要，已督令迅速償辦，以備汛防。臣勘過黃河下游各廳事畢，現赴淮徐查勘督辦。至重運漕船，截至三月十四日，已渡黃一千三百二十五隻，頭幫船於初八日，已出黃林莊，入山東境。上下運河水勢深通，各幫糧船均銜尾前進，進行無

阻河渠紀聞

是月奏請挑濬唐家灣引河。並茅家隄鑿臥石。駱家營僱辦月隄事宜。按是時勘過淮揚下流黃河工程。前赴淮徐查驗各廳春工。將勘過情形具奏。疏稱。臣查驗淮徐春工。嚴飭廳營照估鑲築堅實。凡迎溜頂衝之大壩。簽釘長椿。務令到底。大壩穩固。堪資抵禦。則迤下各段。自可無虞。搜刷其隄工內。有必不可緩者。如桃源廳北岸駱家營河勢坐灣。形同入袖。正溜直射下壩。伏秋大汛。單隄著重。今督臣書麟調任河臣。李奉翰佑築以爲重障。委員承辦。臣督令照估上緊僱築堅實。務於伏汛前辦完。至徐屬黃河緊接豫省。汛水長發。來勢甚驟。向例徐城誌椿長水逾誌。先放唐家灣引河。由毛城鋪分洩。如分洩不及。再以次開放天然峯山等閘。以減其勢。查唐家灣倒鉤引河。上年過水後。不無淤墊。應量爲疏濬深通。以期暢洩。又北岸茅家隄石礮。前年臣任淮徐道。相度形勢。鑿深六尺。就石底築成石閘。並下游挑挖引渠。引水濟運得力。且運河勢本建瓴。清水源長。溜急隨溜淘刷。並無停淤。今是閘上下臥石。尙有高凹處。再行鑿去二三尺。引水通暢。重運更資接濟。而伏秋汛時。出槽漫灘之水。分流下注。石幫石底。無虞衝刷。聖溜徐城迤上南北兩岸。有此兩處分洩。可減伏秋暴長之勢。其天然閘。非遇十分異漲。無需開放。似於河工漕務地方。均資利賴。現在督令各員分投趕辦。河渠紀聞。

是月蘭第錫接任南河。河渠紀聞。

四月十四日。蘭第錫奏。奉上諭。前因清口屢有倒漾之患。經朕特命薩載與督臣高晉。親履陶莊測量高下。繪圖具奏。朕復詳酌形勢。以硃筆點記指示。開挖引河。去清口較舊時已遠五里。河道從此安流順軌。

會清東下五十年。黃水盛漲。設非有陶莊引河。幾難免黃流倒灌之虞。可見該處引河甚爲得力。現在已屆春汛。何裕城回任後。諒書麟自己起程至清江料理防汛事宜。蘭第錫亦早經到任。所有陶莊引河。現在水勢情形若何。及如何留心宣洩防範。可以永遠得力之處。著卽熟看情形。據實覆奏。查督臣書麟於四月初四五日內。甫從江西起身。到浦尙需時日。臣當卽傳調副將鄭永泰。參將韓勝。暨該道司馬。龔成汝舟等。同赴陶莊引河上下熟看。逐細測量。河面現寬八九十丈。至百餘丈不等。此時伏汛未屆。水勢已深一丈七八尺。至二丈一二尺不等。據道將等僉稱。較之從前。衝刷甚爲寬深。會清東注。與五十八年黃水盛漲。並無倒灌情形相同。臣復查順黃壩前形勢。雖覺壩灣然。上游木龍三架。挑護得力。對岸玉皇閣引河足資分洩。下游壩尾。又有臨黃壩工。逼溜東趨。實爲暢順。臣甫經蒞任。欣逢順軌安流。實深欽仰。容俟回商。督臣書麟如有應行宣洩防範之處。再行核實具奏。臣卽由該處乘舟。將外河山。安海防各廳土壩工程。挨次查察。自清口以下各河匯注。河面寬衍。中溜水深一丈四五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其近隄之處。間段俱有壩工。惟外河廳屬之老壩工。及迤下陳家莊海防廳屬之馬起營。山安廳屬之佃湖工。形勢兜灣。壩段縣長。臣細驗上年秋汛盛漲水痕。實爲險要。該廳營春修壩工。經督臣書麟。前河臣李奉翰。嚴飭妥辦。臣按段丈量。並測探入水尺寸。尙無偷減草率。所有應修土工。亦俱動項。飭派廳縣分投趕辦。江境土色。比豫省較好。用鐵錐簽試。礮夯尙歲堅實。臣率同參將韓勝。覆加相度。如老壩工之撐越隄。陳家莊之大壩。馬起營之裏戩。按照現在形勢。增減丈尺。並照取土遠近。核定方價。不使稍有虛浮糜費。以期工歸實濟。南河成案。

五月蘭第錫請於黃運各隄。每夫堡兩座間。添設兵堡一座。計四里。派兵二名。以聯聲息。而密巡防。南河成案。

六月黃河上游寧夏萬錦灘。沁河並漲。徐城誌椿存水一丈五尺三寸。初九日夜。狂風驟雨。隄寧南岸周家樓。水漫過隄。刷開隄身寬一百餘丈。南河成案。

是月十三日。書麟蘭第錫會奏。隄南魏家莊各段埽壩蟄塌。搶護挑溜。大埽危而得安。按是時。周家樓業已漫口。隄寧魏家莊隄工在漫口上游十五六里。若魏工不守。隄寧縣城正當頂衝。康基田奉命協理河務。駐工專守。危而得安。江督書麟。河督蘭第錫奏稱。周家樓漫口後。上游魏家莊各段埽壩蟄塌。現在搶護。其第十七段係挑溜大埽。尤爲通埽關鍵。必須加慎防護。十一日晚。溜勢湧激。蟄陷。藩司康基田帶同隄南營守備卓采。及兵役人等。上埽鑲壓搶護。忽大溜直射。將埽衝翻倒塌。時該司與守備卓采及兵役人等。俱站立埽邊。隨埽翻入水底。康基田爲埽所壓。因大溜回旋。埽復衝起。該司亦隨埽上浮。旋經多人撈救得生。現在照舊辦事。惟守備卓采。兵丁胡錦及該司家丁李全。任瑞隨埽浮蕩。當將李全。任瑞。撈起。並於數里外。將胡錦救護。守備卓采。趕救不獲。打撈無踪。奉旨。守備卓采。因場埽落水淹斃。殊可憐憫。著該督等咨部。照陣亡例議卹。康基田翻入水底。爲埽所壓。幸復衝起。撈救得生。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以示獎勵。書麟蘭第錫康基田。奶餅共一匣。隨報發往。其落水救護兵丁家人等。著加獎賞。臣等仰賴皇上洪福。仍將魏工搶修完固。危而得安。亦天幸也。河渠紀聞。

是月十八日。蘭第錫奏周家樓隄工漫溢。自六月十三日起。漫口水勢漸消。兩頭勢漸平緩。臣等督飭將

備。先將兩隄頭趕緊盤護。不令再塌。口門計寬二百三十餘丈。內外水勢高下。不甚懸殊。大河正溜。仍有五分。臣等屢勸商酌。漫口不致奪河。自應仍就兩隄頭盤壩進占。惟河形埽灣。溜勢側趨。須於上游對岸酌挑引渠。計長六百五十餘丈。並於西壩上首。修築挑水埽壩。挑溜多歸引渠。不惟埽築易於爲力。卽明年大汛。藉資挑水壩之力。亦易防守。現將引渠確估。土方卽調派人夫興工。挑挖其挑水壩。並正壩需料甚多。時已立秋。民間高粱漸次成熟。約需二十餘日。卽可刈穫登場。現在豫行發價。派委地方河工各員分投採買轉運。俟料物集有成數。卽行埽築。其口門溢出之水。由睢寧東南鄉。宿遷南鄉會歸桃源縣歸仁隄各閘。遞達入湖。自口門至湖邊百五十餘里。時湖水盛漲。黃水爲洪湖頂托。沙泥隨水澄清。不致穿入湖中。淤及湖身。漫水循湖之東北隅。張福口引河而出清口。流行迅速。惟是清黃交會以下。爲諸水匯歸之所。下游外河。山安海防各廳。水勢現仍盈隄拍岸。外河尹韓莊工。年久淤閉。近又刷出二百餘丈。山安二堡無工處。溜走隄頂。不時刷塌。該道將等分投搶修。埽壩均已鑲護平穩。此時秋汛方長。各工仍關緊要。惟有嚴督道將廳營。倍加防守。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四日。書麟、蘭第錫奏。臣等奉上諭。據書麟等奏。黃河自六月初旬以後。水勢疊長。大溜洶湧。異常。初九日夜間。狂風驟雨。陣水擁溜。高起數尺。睢寧縣南岸周家樓無工處。水漫過隄。搶護不及。致將隄身刷開。口門已寬一百餘丈。水深四丈以外。大河溜勢。已有一半分趨入口。現搶護裏頭。再會商集料。籌堵及疏濬事宜。書麟、蘭第錫自請治罪。該管睢南同知徐光第。請旨革職等語。本年黃河伏汛。水勢疊長。實爲異漲。又值初九日夜間。風雨交作。溜勢湧高。以致周家樓無工處所。隄身漫塌。尙非在工員弁疎於

防範所致。此時該督等。惟當竭力籌堵。並將堰肝石工加意防範。所請治罪及徐光第革職之處。均可不必。事定後。自有成例。維時再行核辦。至江南土性堅實。不比豫省沙土鬆活。難於堵築。且據該督等奏。溜勢分趨入口。止有一半。是大河溜勢並未全掣。施工或易爲力。著傳諭書麟。蘭第錫自行酌量。如該督等可以堵辦完竣。毋須特派大臣則已。如因工程重大。伊二人未能肩此鉅任。必須請簡大臣前往。阿桂屢經督辦堵築事宜。於河務尙爲諳悉。已有旨諭令阿桂在京等候。書麟等卽一面奏聞。一面札知阿桂。以便阿桂卽由京起程。速赴工次督辦。以期妥速。歲事再大河溜勢旣尙存一半。何不於漫口迤西斜往東北。酌建挑水壩一座。逼溜歸入正河口。門豈不易於堵合。已於圖內用硃筆標識。著傳諭書麟。蘭第錫。將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之處。就近會籌。據實具奏。亦著阿桂商酌。先行奏聞。俱不必遷就。仍將近日口門分溜幾分。及如何籌堵之處。隨時具奏。以慰廑注。欽此。伏查周家樓漫口。茲蒙聖諭。以漫口迤西酌建挑水壩。逼溜歸入正河口。門易於堵合。并於圖內硃筆標識。發看。仰見聖明洞燭形勢。先事指訓。周詳。查臣等前次圖內所繪。擬做挑水壩處。距西壩上首稍遠。緣對岸擬挑引渠。藉以挑溜歸入引渠。下達正河。以期口門易於堵合。今復率同道將詳細審度。大溜坐灣南趨。應遵聖諭。在漫口迤西斜往東北。再築雞嘴壩。挑溜多入正河。更爲有益。至堵築漫口。命臣等酌量。如須請簡大臣。卽令札知阿桂前來督辦。伏查近日漫口兩頭裹護。已定。察勘大河溜勢。仍有五分。與從前堵築各漫口情形相似。旣非豫省尙年一經漫口。卽全行奪溜者可比。且江南土性較豫省誠爲堅實。而南河將備弁兵。悉皆樁場出身。堵築素稱熟諳。現在情形。工程尙易堵築。似可無須阿桂前來。臣等業已馳札寄知。至所需正雜料物。已派員分投購辦。藉

穉漸已成熟。計日可以刈穫。俟集有成數。卽督率在工文武。竭力敬慎儻辦。以期妥速。歲事上慰慈懷。南河成案。

是月三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書麟等奏。睢寧南岸周家樓。此次漫水下注。緣周家樓迤上郭。魏二工。曾經漫溢。此一帶隄內地勢淤高。是以周家樓漫溢之初。溜勢頗覺洶湧。嗣漸平緩。皆由內地不甚窪下。所以不致多掣等語。前因該督等奏。漫水爲湖水頂托。緊靠湖邊。張福引河。而出清口。不致淤及湖身。因思周家樓距張福口尙有一百五十餘里。恐沿途不免淤高。曾諭令該督等設法籌辦。黃流挾沙而行。漫水歸入洪湖。卽湖中亦未必全無淤墊。據該督等奏。不致淤及湖身。若果如此。固屬甚好。但水性就下。必使之宣洩有路。方免壅遏爲害。今水勢旣出歸仁隄。而入安河下注。若漸次澄淤。日高一日。設將來又遇盛漲。南隄以下淤高。不能南行。改爲北徙。以致北隄著重。稍有疎虞。關係豈不更重。著傳諭該督等於漫口堵合後。務詳悉履勘。將此次沿途所積之淤。多方撈挖。留出河形。其起出淤沙。或卽以培就近民田。於耕種旣可得肥腴。而水勢亦有所疏洩。豈不一舉兩得。至湖身儘有受淤之處。亦當設法疏濬。不可回護。以致將來不能多爲容納。其五壩以下高寶諸湖之水。若能使漸次入江。不致下河受患。則更妥善。該督等當熟商會籌。次第妥辦。不可畏勞惜費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蘭第錫奏報。睢寧南岸周家樓隄。於初九日夜漫水。陸續塌寬二百三十餘丈。水歸洪澤湖。開放智壩宣洩。江督書麟駐工會同堵築。至十月堵合竣事。按是時黃水異漲。毛城鋪以下洩水各閘。次第開放。復將下游陶莊新河。玉皇閣引河。及王營減壩。並曾經開放得力之李家莊。陸續啓壩宣洩。而水勢加

長不消。周家樓具報漫溢。疏稱六月初九日夜狂風驟雨。陣水擁溜高起數尺。漫過隄頂。搶護不及。隄身刷開。塌寬一百餘丈。大河溜勢半趨入口。該處在睢寧東南。漫水下注。由舊河形入沈家湖。從歸仁隄出。安河之陡門。歸洪澤湖。先將五壩內智壩開放。宣洩趕緊。裹護缺口。兩頭議於上游對岸。酌挑引渠。並於西壩上首修築挑水壩壩。逼溜歸河口。門溢出水。由睢寧宿遷會歸桃源歸仁隄各閘入湖。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尺三寸。清口束清禦黃兩壩。全行拆展。運中河內水勢盛長。開放駱馬湖尾閘。並將雙金閘草壩及頭二三壩。全行啓除。使由六塘河楊莊口門分洩。漫口兩頭裹護已定。遵奉聖諭。在漫口迤西往東北再築雞嘴壩。挑溜多入正河。自郭家渡魏家莊漫溢後。水勢由歸仁隄出。洪澤湖隄內地勢早已淤高。此次漫水。卽由其道平緩無力。未能掣動全河。漫水入湖日久。並開智信二壩。過水二尺八寸。下游高寶諸湖。尙足容納。南關車邏等壩。慎守勿開。白露已過。灘面漸次涸出。卽開挑引河兩壩。相機進占。層土層柴。追壓倒底。自八月十六日開占。至二十七日。兩壩做成三十七丈。至九月初。口門存八十餘丈。溜漸湍急。每進一堵。加鑲追壓。必一晝夜方能到底。邊埽屢墊屢鑲。土餞爲回溜油刷。鑲壓堅實。口門水勢擡高。分歸正河東注。日益加增。兩壩連夜並進。口門日近一日。開放引河。引水東行。適河水加長二尺餘寸。挑壩得力。挑溜全歸正河。至十月初。口門水深四丈者。止深丈餘。挂纜合龍。鑲壓一晝夜。閉氣。蓋以溜歸正河。回溜噴淤墊口。故易歲事如此。周家樓漫出之水。由陡門至洪湖相距僅百餘里。當湖水盛長之時。以水頂水。平其怒湧之勢。而水自平流。內地業已淤高。下行不疾。可知如平江之水。湖海爲之頂托也。水平則埽下不復動搖。大溜由引河歸入正河。到口之水。變成回溜。填淤反壤。立見功成。故行水惟在得勢。

不專藉乎人力也。河渠紀聞。

七月十四日。蘭第錫奏周家樓漫口對岸。應挑引河。前因灘水甫落。泥濘難以施工。豫將派委承挑人員。檄調來工。闕定段落。飭俟灘面漸涸。即督令興工。現已有三分工程。仍在加夫僱挑。務期照估如式。速竣。不使稍有草率。各處料已登場。現由水陸兩路僱運來工。緣河水正在盛長。兩壩裏頭。不時行墊。臣等督令將備隨時加鑲。並一面將兩岸挑水壩。先行築做。以資挑溜。俟河水稍退。料物集有成數。即於東西壩頭。相機進占。層柴層土。追壓堅實。以期穩固。至正河水勢連日加長。接到豫省咨會。七月初三日巳時。萬錦灘陡長水四尺。申時復長水六尺。沁河亦復增長。是以徐城水誌連底水又長至一丈三尺七寸。豐碭銅沛邳北睢南四廳。在漫水之處。臣等分派人員馳往。會同各廳營實力搶護。現俱一律平穩。其周家樓漫口。分溜雖止五分。而水勢甚大。湍急異常。臣等意謂下注洪湖。自必同爲盛漲。乃連日接據道廳營汛稟報。湖水平定。高堰誌椿連底水現存一丈一尺八寸。所開放智信兩壩。每壩僅過水二尺八寸。下游高寶諸湖。長水無多。儘可容納。南河成案。

八月二十八日。蘭第錫。康基田奏。睢南廳屬漫工。前奉硃批垂詢。幾月中。可合龍。當經臣等約計合龍日期。并河水復長。慎重趕辦緣由。於八月十六日覆奏。旋准河南撫臣咨會。萬錦灘河水。於十五日陡長三尺。隨據豐銅各廳稟報。河水復又盛漲。徐州北門外誌椿。於二十日連底水長至一丈四尺一寸。毛城鋪滾壩及天然峯山等閘。過水亦大。兼之陰雨連綿。各廳兩岸壩壩工程。復多墊塌。而魏家莊工。本屬迎溜頂衝。大汛墊塌埽段。經臣康基田督搶。已經鑲護平穩。因此次長水。溜勢上提。該工迤西之楊家莊隄岸。

復有潰場。必須趕緊籌辦。臣等隨卽委員分投用料搶護。仰賴聖主洪福。各處均已補修平穩。至漫工東西兩壩正埽邊埽。不時行墊。督同將備加鎖追壓。一面次第進占。雖水深溜急。追壓柴土層數稍多。然亦不敢稍爲靳惜。惟有多用繩樞騎馬。慎重辦理。必期步步堅實。自十六日起。至二十七日。兩壩又做成三十七丈。連前共百二十丈。外面邊埽裏邊土餉。及西壩上首荷蒙皇上指示之挑水壩。均卽跟鑲澆築。現在兩壩一律穩固。對岸開挑引河。已有八分工程。計日可竣。二十六七兩日。河水已消落八寸。時距霜降不遠。此後自應有消無長。臣等惟有晝夜趕辦。以期早爲歲事。南河成案。

十月二十二日書麟蘭第錫奏。本年伏秋大汛。河水壘漲。上游毛城鋪西首外灘。河勢分爲兩股。一由張王莊之北。新開河道。一由張王莊之南。舊河行走。因漫灘水大。將南岸外灘民堰漫缺三處。水勢滙注毛城鋪。滾壩場損。西裏頭過水較寬。其時壩上水深至一丈七尺餘寸。下游減水。洪河西岸民堰。亦有漫缺二處。以致礪山永城等縣。間被淹漫。當查外灘民堰三處。內周家莊。汪家集兩處。旋卽斷流挂灘。惟存竇家寨一處。過水滙歸下注。於八月內奏明。茲臣等於堵築睢南周工後。卽赴毛城鋪上下。并外灘一帶。周歷查勘。張王莊以北新開之河。現寬一百八十餘丈。水深二丈二三尺。已成大河。較舊河直捷暢順。自應聽其行走。至張王莊以南舊河。轉覺灣曲。現在面寬七十餘丈。深四五尺。至丈餘不等。稍分溜勢。驟難歸併新河。而毛城鋪滾壩。現仍過水四尺餘寸。今外灘漫缺之竇家寨民堰。一股業已刷成溝槽。更恐一時未能斷流。若不卽爲堵截。則來年大汛水發。必又普漫衝刷。於毛城鋪宜洩機宜。漫無節制。當於舊河頭分流處。用料堵截。俾滙歸新河。卽竇家寨溝槽。亦可斷流挂淤。補還民堰。較易爲力。毛城鋪所塌西裏頭。

係甌石工程。應行補砌。唐家灣倒鈎引渠。稍有淤墊。亦應疏濬。均俟斷流後。於明春勘估奏辦。其毛城鋪外灘。以及洪河各民堰。應於春融農隙時。責令民修。以復其舊。惟堵築張王莊以西之舊河頭所需料物。夫工等項。民力不繼。必須官爲辦理。請照乾隆四十年堵築丁家集民堰之例。歸豐碭廳來年庫貯核銷。毋庸另動錢糧。南河成案。

是月周家樓漫口合龍。共用銀二十九萬五千餘兩。河渠志稿。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三日。書麟。蘭第錫奏。臣等自東省跪送聖駕後。兼程回南。先後行抵徐州。會同查勘黃河各廳工程。凡溜勢趨向。工程平險。悉心相度。查徐城北門外誌椿。上冬存底水六尺三寸。桃汛長水六尺九寸。連底水長至一丈三寸。隨卽消落。較往年爲大。該管道將等。分駐各要工。修防無誤。現在誌椿消存水七尺八寸。較各廳春修隄埝。經桃汛汕墊段落。俱經隨時搶鑲平穩。間有卑矮之處。尙須一律加鑲高寬。防禦伏汛。其上年睢南廳屬周家樓大工。最關緊要。經歷數月。雖已墊實。現在高水面六尺餘寸。但伏汛經臨。水勢大小不定。不可不爲未雨綢繆之計。應於壩頂普行加高五尺。并將後身裏餞。再行幫培高厚。庶資捍禦。此外各廳工程。溜勢趨向如常。惟豐碭廳屬南岸徐家莊迤下之嚴家莊地方。外灘水寬。年來日見刷塌。今春河溜南趨。將外灘全行刷去。逼近隄根。又邳北廳屬之七壩埝工。迤上。并趙家馬路迤上。及劉家馬路三處灘面。原寬十餘丈。二十丈不等。今溜勢上提。亦俱將外灘刷去。各處河勢業已坐灣。大汛時難免生工。已飭道將廳營紮枕塘護。不使刷近隄身。一面趕築壩臺儲備料物。堆貯附近處所。派員加緊防守。俟伏汛水長。再看情形。如溜漸開行。不致喫緊。則毋庸遞生工段。儻溜勢緊逼。

即趕下埽個。以資抵禦。南河成案。

五月初二日。蘭第錫奏。臣於上月勘籌黃運隄埽工程。聲明徐家莊迤下嚴家莊地方。溜勢南趨。又七場埽工迤上。弁趙家馬路迤上。劉家馬路等處。溜勢上提。趕築壩臺。儲料防守。嗣臣回至清江。復據道將廳營稟報。各處溜勢趨逼。日近壩根。而嚴家莊一工。情形較重。即馳往查勘。督同署淮徐道永齡遊擊莊剛等。察看隄形。灣曲全河趨注。已於新築壩臺之外。修築埽工十四段。計長一百八丈。溜勢仍在上提。臣正在該工督辦。前奏摺內。趕築壩口。儲備料物。句上。奉硃批。於上游作一挑壩。如何。欽此。查嚴家莊一工。做成。各段埽壩之上。相距二百丈處。原經趕築挑水土壩一道。僅長八十五丈。相距河泓尙遠。今奉硃批。於上游添築挑水壩。應即欽遵。將此壩斜向東北接築。共長一百四十五丈。并於壩上儲備料物。俟塌近壩頭。卽下埽裹護。挑開溜勢。自必得力。下游空檔。似不致接生工段。臣復加細看。該工著重。皆由對岸河勢坐灣。以致逼溜南趨。尙應於坐灣之處。作爲河頭。順勢挑挖引渠一道。量長七百餘丈。俟大汛水發。相機啓放。俾掣溜東趨。南岸各段埽壩。可翼輕緩受淤。至邳北應屬之七壩舊工。連年修做大埽二百丈。今年春汛溜勢上提。兼之回溜汕刷舊埽之上。接做埽工五段。現在形勢已定。無庸築做挑壩。其趙家馬路迤上。劉家馬路。自紮枕塘護。並未再塌。但水勢趨向靡定。應於上游添築土壩一道。長五十丈。如大汛水長溜逼。亦可鑲埽挑溜。以免接生工段。當卽札商督臣。派委廳營及沿河州縣。分投挑築。勒限完竣。以期有備無患。南河成案。

六月。命侍郎韓鏞赴南河幫辦河務。南河成案。

七月韓鏐蘭第錫奏南河各工於七月初六七等日長水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徐州北門外誌椿連舊存長水共一丈四尺五寸南北兩岸水勢浩瀚初七日豐碭廳屬唐家灣引河出槽漫灘湧注毛城鋪滾壩又兼迤上外灘近黃民堰漫缺兩處同時滙注該壩過水深一丈九尺裏頭漫入水中致將西裏頭後鉗口土壩尾刷寬二十餘丈過水仍由壩下歸洪溝河下注臣等馳赴查勘幸不致引動正溜毛城鋪誌椿現已消落二尺八寸外灘民堰漫缺之毛家莊一處業已挂淤尙有王平莊一處未經斷流現在趕緊補築以資節制不日即可完竣南河成案

八月初二日韓鏐蘭第錫奏臣等於初二日在碭山工次接奉上諭據周樽奏安徽宿州地方因雨水過多各處之水會歸下注上游黃水亦不循河路泛溢而下以致該處西北兩鄉各村集秋禾間被淹浸隄堰亦皆漫溢等語此語甚不明白所謂上游黃水係隄內之水平抑係漫隄而出之水平著韓鏐蘭第錫速行回奏韓鏐蘭第錫之事尤爲緊要仍卽迅速覆奏欽此同日又奉上諭韓鏐等奏毛城鋪裏頭壩尾現已補築完竣王平莊民堰漫缺進水之處亦漸淤窄並於碭山縣一帶大隄酌做挑水壩草壩俱一律穩固無虞昨據周樽奏安徽宿州地方因上游黃水不循河路泛溢而下以致該處西北兩鄉各村集秋禾間被漫漫隄堰亦皆漫溢當經降旨令朱珪迅速馳往查勘本日又傳諭福崧令其親赴該處實力察看妥辦朕心正切廛注茲又批閱韓鏐等奏到之摺知大河水落工平毛城鋪裏頭刷寬之處已於二十二日補築完固大河水勢業經歸槽則下游宿州被淹之處自可漸次消涸覽奏稍慰朕懷著再傳諭福崧馳抵宿州後務須遵照前旨督同妥辦勿使一夫失所迅速覆奏並著韓鏐蘭第錫所有補築壩壩必

須堅實完固。其碭山縣大隄及睢南廳屬瓦房工毀汕刷處所亦一律搶鑲結實。倍加敬慎。以期秋汛平穩。不可稍涉疎懈。欽此。伏查立秋後雨水較多。六月二十七八等日。河水盛漲。徐城北門誌椿長至一丈三尺四寸。徐楊各工。在在喫緊。當將天然閘。峯山頭閘。二閘次第開放。嗣於七月初六七兩日。河水續長。豐碭一帶漫灘拍岸。溜勢坐灣。致將碭山縣近黃民堰漫缺兩處。滙歸毛城鋪滾壩下注。水勢浩瀚。壩尾刷寬。過水較大。下游洪。睢南河民堰多有漫缺。附近民田不無淹浸。當將過水情形奏聞。一面將壩尾刷寬之處設法補築。並咨會各撫臣確查辦理。所有安徽護撫臣周樽具奏上游黃水泛溢而下實係毛城鋪滾壩及天然閘等處分洩下注。並非大隄漫溢之水。自二十二日補築後。水勢歸槽。仍循滾壩下注。照常分洩。其碭山縣被水田畝。卽見消涸。下游宿州一帶。自可漸次消退。惟碭山縣外灘王平莊民堰進水之處。河唇甫露。嫩灘正在設法籌辦。於二十七八兩日。又長水三尺餘寸。嫩灘復經普漫。幸連日已漸消落。現在嚴催料物。趕緊妥辦。並將天然峯山等閘。依次收束。以資節制。至毛城鋪補築壩壩業已堅實完固。碭山縣大隄及睢南廳屬瓦房工段汕刷處所。已搶鑲堅實。現在督臣孫士毅。撫臣福崧。先後前赴蕭縣。宿州一帶查勘撫卹。南河成案。

是月初五日。韓鏐。蘭第錫奏。臣等於初四日接奉上諭。前據韓鏐等奏。毛城鋪西裏頭壩尾。被水刷寬二十餘丈。近黃民堰漫缺。該壩過水下注。由洪溝河直下。以致蕭碭兩縣地方被水。並據周樽奏。安徽宿州地方。因上游黃水泛溢而下。以致該處西北兩鄉村集。田畝俱被淹浸。隄陞亦多衝缺。又據景安奏。現因江南碭山縣王平莊。臨黃民堰漫溢。由毛城鋪開口流入。以致永城。夏邑二縣之東北鄉。猝被水淹。各等

語。昨又披閱韓錄等奏到之摺。知大河水落工平。毛城鋪西裏頭刷寬之處。已補築完固。大河水勢業經歸槽。則下游宿州被淹等處。自可漸次消涸。覽奏稍慰朕懷。但細閱圖內毛城鋪過水以後。由洪河下注。該處南北民堰。皆有缺口。河南永城縣界。地居缺口之西南。其安徽宿州。自必在缺口之東北。宿州既係毛城鋪之下游。則永城、夏邑地居西南。自必勢居上游。何以漫溢之水。又漂至該處。令人殊不可解。是否南北之水。左右分析而下。以致宿州、永城、夏邑等處。同時被淹。著韓錄、蘭第錫、李奉翰均各詳晰查明。繪圖貼說呈覽。至河南永城、夏邑東北一帶。既被水淹。所有歸睢以下各隄工。現在正當防汛之時。在在著重。均關緊要。著傳諭李奉翰。將現在豫省河工是否穩固情形。據實覆奏。以慰廬注。伏查毛城鋪壩下洪河。經由碭山、蕭縣、永城三縣境內。下接宿州。靈璧境內之濰河。本年七月初。河水盛漲。漫灘拍岸。毛城鋪滾壩尾刷寬。過水較大。洪河東西兩岸民堰。多有漫缺。各縣地界犬牙相錯。附近田畝。致有淹浸。其宿州一帶。係洪河下游。兼有天然開分洩之水。一併匯注。洪濰等河。民堰漫缺。該州東北各鄉。致有被淹。至永城在宿州之西。而夏邑又在永城之上。永城境內向有減水溝河宣洩。上游坡水。歸入洪河下注。合碭山縣三岔河。紀家窪民堰缺口之水。倒灌而西。減水溝不能容納暢洩。是以淹及夏邑之東北鄉。此夏邑、永城、宿州同時被水之緣由也。目下黃河水勢。隨長隨消。祇在尺寸之間。上下各工。一律穩固。其王平莊民堰進水溝槽。現在趕辦。並將天然峯山各閘收束。各州縣被水之處。自日見消退。南河成案。九月初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步軍統領衙門奏。據江南民人湯乾學呈稱。南北兩河。自四十三年以來。漫缺口岸八九次。上費國帑。總由不遵古法所致。而河員疎防性成。反以黃河有事爲利。開列江南河工。

十病。河南河工三病。赴京呈明等語。南北兩河工程。近年以來。黃流順軌。頻慶安瀾。上年毛城鋪缺口。亦立時堵閉。而本年天然峯山等閘。因減洩黃水下注。低窪田畝。間被淹浸。尙非河水衝決。但自四十三年以後。黃河屢次漫口。其中或有辦理不善之處。而所稱細埽種柳等款。非盡無因。卽遇有汛員缺出。並不秉正拔補。工次稽料不足。河廳包攬草率各條。如果屬實。於河工殊有關係。自應詳查究辦。以杜弊端。而重河務。著將步軍統領衙門原摺。及該犯原呈內所陳十三款內所指情形。逐一分晰查明。如有可以採取之處。務須詳悉妥議。據實具奏。不可稍存回護。如此時韓鏞因節近霜降。該處工程平穩。業經起程回京。於途次接奉此旨。亦卽轉回江南。會同孫士毅等。悉心詳核。俟將各款妥議後。再行來京復命。亦不爲遲。純皇帝聖訓

十月十七日。上諭內閣。黃河南北兩岸。築隄捍禦。原以防河水盛漲時。泛溢爲患。專藉大隄爲之保障。以河流正身而論。則灑河兩岸灘地。在大隄以內者。卽當謂之隄內。在大隄以外者。正當謂之隄外。此一定不易之理也。乃向來河臣等所奏河務情形。摺內轉以附近河身兩岸灘地。指爲隄外。而大隄外之民田廬舍。轉稱爲隄內。殊爲內外倒置。茲偶思及。必係從前河臣等意圖影射。以隄內之民田廬舍爲隄外。儻遇黃水衝缺口岸。卽可指稱在隄外漫溢。以爲掩蓋。其災輕贖混之地。不可不卽行更正。以杜隱飾弊端。嗣後總以黃河正身爲主。附近兩岸灘地。在大隄之內者。謂之隄內。若在大隄以外者。謂之隄外。毋得再有牽混。以致陳奏失實。藉資影射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四日。韓鏞、蘭第錫奏。臣等赴毛城鋪一帶勘籌善後事宜。查外灘連年河勢南越。灘面淤高。減

水石滾壩稍覺卑矮恐有吸溜之虞應行酌量加高前經附摺奏明今與道將等履勘石壩原寬一百三十五丈前督臣高晉因中間五十丈衝成坑塘填築碎石修砌片石壩脊兩壩砌築裏頭本年秋汛過水稍大壩脊及裏頭多有殘缺應將壩脊酌量加高修整裏頭以資節制至唐家灣倒鉤引河距毛城鋪二十五里河頭以外新長淤灘挺入河心形勢較背應於西首酌移河頭八十餘丈仍係倒鉤之勢其河身一律照舊挑挖通暢以備宣洩再碭山民堰六千餘丈臣蘭第錫督率印河各官上緊補還務期夯礮堅實現在外灘溝槽土壩各工俱一律堵截完竣南河成案

是月王平莊民堰缺口合龍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五日韓鏐蘭第錫奏臣等接奉上諭本年夏間黃水盛漲將王平莊民堰漫缺衝刷溝槽由毛城鋪滾水壩下注洪河以致永城宿州靈璧等處田廬間被淹浸而韓鏐等奏報時祇稱唐家灣引河減水出槽漫灘下注毛城鋪其外灘王平莊民堰亦被漫缺鉗口土壩尾刷寬二十餘丈並未將王平莊在毛城鋪大隄之內及衝場二百八十餘丈之處詳悉奏明且稱此次長水賴有各開壩分洩各工一律平穩彼時朕以爲王平莊在毛城鋪大隄之外不過因毛城鋪減下之水間有泛溢實不知王平莊竟在毛城鋪大隄之內黃水漫溢衝決民堰淹及下游並非毛城鋪減下之水也嗣經周楨具奏宿州靈璧地方被災摺內稱黃水漫溢下注朕方謂周楨指爲黃水措詞不明降旨申飭而韓鏐等因朕有此旨節次奏摺總遷就其辭含混聲殺並未言明王平莊在毛城鋪大隄之內而內外大臣率多回護亦未明言及此及至令韓鏐等繪圖呈覽朕始知王平莊在毛城鋪大隄之內衝場民堰並非毛城鋪減下之水也况

閱圖內新築王平莊大壩。長至二百八十餘丈。缺口若此之寬。自係黃流漫溢爲患。從前因韓鏞等所奏不明。誤會其意。伊等復從而掩飾。朕既未親臨其地。亦何由洞悉情形。今披覽河圖。始覺前次之誤。此固由韓鏞等奏報牽混。然朕未經看出。即當引以爲過。斷不肯始終回護。欲實前言。朕臨御五十餘年。辦理庶務。一秉虛公。從不飾非。遂過知而能改。何待伊等代爲回護。即昨因南河秋汛安瀾。特降旨將韓鏞等交部議敘。乃伊等於王平莊漫口一事。始終含混。本當治以應得之罪。姑念辦理堵築工程。剋期竣事。免其治罪。已屬格外加恩。豈可復邀甄敘。所有韓鏞等交部議敘之處。著撤回。至大隄之內。河灘逼近黃河。每遇盛漲時。留爲河流蕩漾地步。原應禁民居住。今江南王平莊一帶。村莊多在隄內。其豫省瀕河之外。及直隸永定河兩岸地方。在隄內河灘居住者。想亦不少。從前巡視永定河。經朕屢降諭旨。飭禁而地方官奉行不力。小民等又罔知後患。祇圖目前之利。以致村莊戶口日聚日多。若不申明禁例。轉非愛護黎元之意。但民人等安居已久。未便令其遷移。轉致失所。著各督撫等。轉飭地方官。將各該處隄內河灘現在村莊。實有若干戶。房屋若干間。查明確數。造具清冊。嗣後毋許民人等私自增添。其有遷去人戶。卽於冊內刪除。以杜影射佔居之弊。並著各督撫於年終彙奏一次。務須認直查禁。毋得視爲具文。以副朕慎重河防。保衛民生至意。欽此。臣等伏念本年王平莊民堰漫缺。無利不上。塵宸衷。臣等在工督辦堵築事宜。自應將一切情形。詳悉具奏。乃因相沿謬見。將王平莊稱爲隄外。今荷聖慈。指出隄內。隄外總以河身爲主。方悔前此所稱內外。實屬牽混。倒置。致奏報不得明晰。咎實難辭。嗣後惟有隨時隨事。核實辦理。再不敢稍有牽混。上負鴻慈。至隄內河灘。不許民間再有侵佔。其現有村莊戶口。先經臣等遵奉諭旨。嚴飭

道府廳縣等官。逐一清查履勘。造冊通詳。茲恪遵聖訓。復催令各地方官。將勘過隄內河灘村莊房屋。速即造具細冊。由臣等核明咨部查核。嗣後有遷去人戶。即於冊內刪除。以杜影射。臣等仍不時嚴加稽察。隨處抽查。不令再有侵佔。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五

河水章服二十二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陝甘總督勒保奏蘭州府城北近黃河石岸脫落應修。並修舊板壩十三座。石駁岸迤西添築駁岸。再建板壩二座。共用銀三萬九千餘兩。河渠志稿。

三月。蘭第錫奏外河廳屬清口順黃壩。共有木龍五架。於五十三年三月。經前河臣李奉翰奏明改紮移置。又老壩工迤下陳家莊。於是年六月。新生壩工。五十四年正月。李奉翰奏請於工頭估紮木龍一架。以資挑護。俱經妥爲照辦。嗣於上年五月。臣因順黃壩頭四兩架木龍淤灘漸長。奏明移置改紮。並於陳家莊壩工迤上。察看形勢。加築挑水土壩一道。用料撻護。挑溜開行。現在俱甚得力。惟順黃壩迤上之二三兩架木龍。及第五架木龍。自五十三年拆紮後。龍身之外。漸挂淤灘。木龍沙墊。不能挑溜。必須起拆。另行移紮。其陳家莊工頭。自築做挑水大壩。挑護得力。木龍漸已被淤。而河勢下坐工尾。隄坡日漸汕潰。應將工頭木龍拆移工尾。改紮長四十丈。以資挑溜護隄。據淮揚道谷廷珍。會同參將韓勝稟請移改。臣現飭道廳盡力起拆。酌添木料。購備篋纜。另爲安紮。位置得宜。務於四月內一律完整。親赴驗收。以備大汛挑禦之用。南河成案。

五月十二日。蘭第錫奏。臣同署道康基田。參將韓勝。遊擊莊剛。均抵蕭碭一帶。查碭山境內王平莊一帶民堰。自築家壩至三岔河止。工長六千餘丈。應行改築補修。經臣會同前督臣孫士毅奏明。借帑培築。據

署道康基田勘酌形勢添築攔截溝槽土堰等工於正月內分派廳營縣汛等官分投辦理報完逐一丈量錐試俱屬如式又毛城鋪滾壩共寬一百三十五丈中間片石壩脊寬五十丈應行加高東西裏頭衝場殘損應分別修整暨唐家灣倒鉤引河河頭不順河身淤墊應酌移河頭挑濬河身王平莊對岸河勢坐灣應挑引河一道均節次會奏辦理當經飭署淮徐道康基田逐細確估督率廳營趕緊全竣茲臣驗得毛城鋪滾壩中間片石壩脊加高二尺西裏頭全行衝塌之處用整石修建高二丈四尺東西片石壩裏頭原高一丈二尺六寸加高七尺八寸與西裏頭相平其西裏頭之西因衝成深塘二十丈四尺用三合土一律填平以及舊壩兩頭大石裏頭並壩下第二道片石壩脊四十丈間有殘損亦俱照舊修整臣按照工程則例做法拆創丈驗尙無偷減情弊其唐家灣倒鉤引河並王平莊對岸引河照原估寬深丈尺量驗並無草率弊混至黃河水勢截至五月初六日徐州北門誌椿存長水七尺八寸初七日至初九日驟長水五尺六寸共存新舊長水一丈三尺四寸水勢甚大臣在碭汛率同道將廳營縣汛分駐各工搶護埽壩凡有卑矮行壩即加鑲高厚查蕭碭南北兩岸河灘之內普律串溝漫水匯注隄根碭汛新民堰之下均有水深二三尺不等幸風色平定一例安穩仍飭弁兵人夫往來巡防不敢稍懈其竇家寨及王平莊以南新堰之內舊有溝槽應築稽壩防風先經臣會奏豫爲備料督員辦理今距伏汛尙有月餘猝逢驟長幸先事豫備督同該道將等晝夜搶辦竇家寨修成稽壩一百一丈王平莊以南圈堰接鑲防風二百四十六丈得以鞏固無虞復委守備前赴王平莊對岸將新挑引河河頭河尾攔水土壩拆除於初九日寅時過水深一丈二尺餘寸甚爲迅暢王平莊大河即消水一尺有餘引河分洩實爲得力其上

下各工水勢。於初十日亦見消動。至十一日戌時已消二尺餘寸。至下游邳睢宿虹桃源各工。先經派委候補同知師彥公。並商同督撫二臣。調派候補同知趙載元。分駐南北兩岸。往來策應。據報各廳工程間有墊鑿搶護俱臻穩固。南河成案。

六月初二日。蘭第錫奏。奉上諭。蘭第錫奏查驗徐屬工程情形。並黃河水勢驟長。各工搶護平穩一摺。所辦俱好。毛城鋪滾水壩工。及王平莊對岸河勢坐灣。應挑引河各工。均關緊要。前經孫士毅會同蘭第錫親往該處查驗。並無草率混弊。足見該督等董率有方。深可嘉獎。現在距伏汛尚有月餘。徐城北門誌椿新舊已長水至一丈三尺餘。甚爲浩瀚。蘭第錫與孫士毅先事預備。料物齊全。俾鑿防工段得以應手。而蘭第錫督同道將等。分投搶辦。各工保固無虞。覽奏深爲欣慰。但未經入伏以前。水勢已如此增長。將來入伏後。尤應加倍慎重。不可稍涉大意。此時書麟甫由京起程。到彼尙需時日。着傳諭蘭第錫。務當督飭在工文武各員。一律留心防護。以期各工穩固。欽此。伏查五月初七八九等日。黃河驟長之水。旋即消落。上下各工。一律平穩。臣於具奏後。卽住適中之宿遷地方。自徐州以西。有署道康基田。及參將韓勝。遊擊莊剛。分投籌辦。其徐州以東。及淮揚所屬。有該道谷廷珍。及候補同知師彥公。趙載元。及遊擊汪德。分駐策應。臣復添派河營出身之中營副將鄭永泰。往來各工。協同防範。查黃河水勢。於六月初一二日。增長尺餘。旋見消落。據甘肅寧夏府馳報。寧夏地方。於五月十七八日。長水七尺二寸。詢之將弁人等。俱稱向來寧夏長水一尺。流至江境。不過二三寸。新任督臣書麟。不日到工。臣惟有矢勤矢慎。會商妥辦。以仰副我皇上諄復誠勉之至意。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書麟蘭第錫奏徐屬蕭瑒一帶工程及銅沛廳屬小店汛孟家莊新生埽工搶護平穩情形業經會奏茲臣書麟由邵睢宿虹桃源外河至山安海防南北兩岸逐一查勘黃水於六月中旬長水二尺餘寸開放唐家灣引河後水勢未見消動復飭將峯山四閘酌啓兩閘水勢漸消徐城誌椿截至十八日共存新舊長水一丈三尺二寸睢南廳屬南岸戴汛二堡久經放淤以越作縷前因溜勢南趨刷逼隄根先經臣蘭第錫令趕築埽工百餘丈溜勢漸已開行宿虹廳屬北岸古城汛十堡與運河僅隔一隄因上游朱家閘埽壩淤閉溜勢下坐刷灘甚急趕築挑水土壩一百二十餘丈鑲做裹頭雁翅等埽六十餘丈又於迤上安繫木龍挑溜護埽現俱穩固外河廳玉皇閣舊有引河一道臣蘭第錫豫行挑浚寬深以備分洩前因黃水加長拍岸盈槽卽飭啓放過水現水深一丈餘尺分洩甚爲得力其餘各工及山安海防各廳工程有游墊平墊段落均經分別加鑲圍鑲繫枕擋護隨時搶護平穩南河成案

是月蘭第錫奏定申明河工舊例八條一文武汛員移住隄頂一堡夫堡房均勻修葺責令堡夫攜眷常住一兵丁堡房均勻建改住堡之兵造冊咨部一大隄兩旁兵地夫地儘種柳葦以裨工用一兵丁堡夫應積額土應交秬稽兵草必須核實查辦一兵丁堡夫應備器具責成廳營隨時查驗一文武官員凡有欠帑不准辦料抵交一築隄取土必在十丈以外挑挖南河成案

是月挑徐州北岸越河加深五尺河尾向東加挑越過徐城長一百五十五丈寬二十丈深一丈八尺用銀九千餘兩河渠志稿

七月二十日書麟蘭第錫奏自七月初九日立秋後黃河於十三四日長水一尺三寸旋見消退嗣接河

南陝州馳報二十日午時萬錦灘長水三尺五寸。南河各工於二十二三等四日續長水二尺一二寸。徐城北門誌椿共存新舊長水一丈四尺一寸。北門一帶石工情形著重。臣等前於徐城北岸估挑越河一道。早經挑浚。茲水勢加長。當飭署道康基田於二十四日將河頭河尾壩基起拆。旋即開放過水。溜勢暢注。測量新河內水深一丈二三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分洩甚利。北門正河水勢消落一尺二寸。民情歡悅。至上下各工壩壩。因水勢湍激。間有平墊。豐碭北岸石林迤上。蕭碭南岸岳家馬路迤下。均經搶築新埽。銅沛廳屬南岸孟家莊新生埽工。時見游蟄。小店工舊埽刷塌之處。前經搶鑲穩固。溜勢今復下移。該道將等督率趕辦。現俱一律平穩。宿虹廳屬夏家馬路前上年因溜勢上提。奏明安繫木龍兩架。今木龍之上。溜勢又復上提。桃南廳屬王家莊埽工迤下。溜勢下坐。臣等察看二處形勢。與道將商酌添繫木龍長二三十丈。藉資挑護。甚爲得力。現在水勢漸消。各工平穩。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五日書麟蘭第錫奏。臣等前於六月二十五日具奏。入伏後河湖水勢情形。摺內玉皇閣舊有引河一道。豫行挑浚寬深。以備分洩。向上奉硃批。具一圖貼說來看。欽此。伏查外河廳順黃壩迤上。玉皇閣地方五十一年。經大學士公阿桂會同前督臣薩載。開挑引渠一道。每遇盛漲。開放分洩。俾順黃壩埽工不致著重。甚爲得力。臣蘭第錫今春查勘該引渠。自五十四五兩年開放分洩。水落後不無淤停。是以督飭道廳。豫爲勘估。疏治寬深。前因黃河加長。即啓放分洩。現在過水頗暢。謹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南河成案。

十月初六日蘭第錫奏。江南黃運湖河閘壩蓄洩機宜。凡遇啓放收束。均應隨時奏明。今霜降已過。水勢

日消。一切開壩。應分別堵築。茲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赴徐屬各工。逐一查勘。所有毛城鋪、唐家灣、引河、河頭寬二十丈。現尙過水四尺五寸。嚴飭廳營。卽行堵閉。又銅山縣蘇家山水線河草壩。及睢寧縣峯山二閘三閘四閘各草壩。先經奏明啓放。迨寒露後。卽令次第收束。今已一律堵築。堅整。至河性善於坐灣。如睢南廳戴汛六堡、鄒家莊埽灣塌灘。距隄止二十餘丈。應於迤上坐灣處所。紮木龍二架。各長三十丈。又宿虹廳蔡汛七堡、王家馬路坐灣。刷隄。已做成新埽八十餘丈。仍應於上游紮木龍一架。長三十丈。以資挑護。均應乘此冬令水小之時。分投安紮。已飭廳營購買木植。暨纜。迅速辦理。此外兩岸隄工。尙有應須加培寬厚。並圈築越隄之處。臣先經會商督臣。飭委同知師彥公、趙載元。分赴各工確估。應俟勘估全竣。另行會奏。請旨遵行。南河成案。

是年孫士毅、蘭第錫奏。准加培豐碭、銅沛、睢南、宿虹、桃源五廳黃河大隄。及創築越隄。其估土四十九萬餘方。需銀七萬一千餘兩。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九日。上諭內閣。李奉翰奏。查勘儀封上汛三堡大隄之後。有月隄一道。工段縣長中間夾塘。過於寬廣。應加築撐隄一道。又七堡河勢近隄。應佑築挑壩一道。以資挑護。朕閱所繪圖樣。儀封七堡河流。逼近大隄。惟恐大汛時。溜勢油刷。自應添築挑壩。以資保護。至三堡月隄。原爲大隄重障。今擬加築撐隄。試思此項月隄。工段縣長中間夾塘。俱係一律寬廣。添此一線之隄。又安能處處撐護。自係工員等思欲藉此開銷。以爲沾潤。謀食地步。殊屬多費無益。此等陋習。不獨東河爲然。卽江南亦所不免。且撐隄字樣。殊不成話。撐隄寬不過五丈頂隄。其餘長隄。何能撐之。竟是冒銷之別名。嗣後河務工程。均

不得仍列此等名目。其李奉翰所請加築撐隄之處。甫經核估。自尙未經開工。竟可毋庸辦理。以杜浮冒。而歸覈實。至該督等總理河工。惟當實力實心。先事籌辦。以期安流順軌。埽壩固無虞。其河員中如果有不辭勞瘁。在工出力者。不妨據實奏明。酌予陞遷獎賞。斷不可任其藉端開銷。興作無益工程。冀沾餘潤。甚或希圖肥己。將險要各工。並不實力搶護。以致貽誤地方。則責有攸歸。惟該總河是問。恐不能當其咎也。純皇帝聖訓。

是年奏准移建淮揚道衙署於清江浦。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書麟蘭第錫奏。查六月十一日起。至十九日止。黃河各廳具報。每日長水數寸及尺餘不等。據淮徐道康基田稟報。唐家灣誌椿長至九尺五寸以上。已符啓放毛城鋪滾壩定誌。當於六月十三日開放分洩。毛城鋪石滾壩過水深一丈一尺。下游洪灘二河民堰。先經飭令州縣修築完整。過水甚爲暢順。第自十三日以後。水勢仍在壘長不消。臣等察看情形。自係上游發水較大。誠恐各工喫重。復命將睢南廳屬之峯山二三兩閘。一併開放。藉資分洩。隨據豫省武陟縣具報。六月初九日。沁河陡長水六尺。又於十一日長水一尺八寸。十二日長水三尺九寸。十三日長水一尺六寸。又據陝州具報。黃河萬錦灘六月初十日陡長水五尺。又據甘肅寧夏府具報。黃河內於六月初九日戌時起。至初十日巳時止。長水六尺零。沁黃二河同時並漲。會流東注。是以江省黃河數日之內。長水六尺七八寸不等。處處出槽漫灘。溜勢甚爲湧激。各廳埽壩工程。多有搜墊平水之處。臣等督令上緊搶鑿。均得保護平穩。洪澤湖內自五月下旬起。水勢陸續加長。高堰誌椿現存水九尺五寸。清口禦黃束清兩壩。已全行拆展。

拉撈到底。清水出口。流行甚暢。至邵宿桃清運河。因東省山水下注。自十一日至十八日。共長水一丈零九寸。中河之雙金閘草壩。及楊莊頭二三壩。俱令全行拆展。俾暢流下注黃河。自楊莊運口以下。清黃並長。外河。山安。海防各工。未免著重。臣等已飭將外河北岸之王營減壩。拆啓分洩。今二十日以後。天色晴霧。黃運兩河水勢已漸消動。臣等仍分投往來督率所屬。敬慎防護。務冀汛水安瀾。以仰副聖主慎重河防至意。七月初四日。奉上諭。本年春夏。江南一帶。雨水稍多。而豫省沁黃二河。亦同時並漲。水勢自必旺盛。前據李奉翰奏。各工防護平穩。今又據書麟等奏。平蟄各工。業經搶鑲穩固。清口楊莊各壩。復令全行拆展。俾暢流下注。自當如此辦理。現在天色幸已晴霧。水勢漸見消動。覽奏稍慰。但伏汛雖過。秋汛方長。著傳諭該督等。務宜倍加敬慎。督率所屬。小心防範。不可稍存大意。俟秋汛安瀾。報到。再當降旨。將該督等及在工出力文武員弁。交部議敘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李奉翰等奏稱。萬錦灘於七月二十二日。長水三尺。二十四日。長水三尺。二十六日。長水四尺。二十八日。長水四尺五寸。沁河於二十七日。長水一尺三寸。下注之勢。較爲旺盛。隨飭令河員一體防護。八月初二日以後。漸見消落。隄埽各工。俱臻穩固等語。所奏未免張大其詞。伏秋大汛。黃沁等河。疊次長水。其勢固爲旺盛。但驟來之水。旋長旋消。迨第二次長水。其初次所長之水。自己早經下注。斷無積而久待之理。是統計長水尺寸。雖有丈餘。其實隨長隨消。所存底水。不過數尺。若如該河督等所奏。竟似河水有長無消。積高至一丈四五尺。一齊下注。有是理乎。且似此建瓴高漲。則下游何以消納。李奉翰等不過欲以水勢甚漲。見其搶護出力。各工得以保固。遂不覺張大其詞。但該河督等在工

督率搶辦。水勢安瀾。朕早經降旨。竄。又何必爲此夸詞。自敍勤勞。以駭觀聽耶。嗣後該河督等。奏報水勢增長情形。務當分晰聲敍。將長水若干。消落若干。二次。又長水若干。除初長之水業經消落外。現存底水若干尺寸。據實奏聞。毋得仍前重疊牽算。過事張皇。致駭聽聞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五日。書麟。蘭第錫奏。奉上諭。前據李奉翰等奏。黃河水勢情形。內稱。萬錦灘於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計七日之內。共報長水一丈四尺五寸等語。所奏未免張大其詞。伏秋大汛。黃河疊次長水。固屬旺盛。但旋長旋消。斷無積而久待之理。是統計長水雖有丈餘。而隨時下注。所存底水不過數尺。當經降旨。諭令李奉翰等。嗣後奏報水勢情形。務將長水若干。消水若干之處。分晰聲敍。毋得仍前重疊牽算。以致過涉張皇。因思江南爲豫省下游。上游所長之水。漸見消落。則下游之水。自必加長。今萬錦灘於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節次長水至一丈數尺。何以並未據書麟等奏報。江南長水情形。可見前此李奉翰等所奏。不過欲自敍勤勞。遂爾詞形夸大。不出朕之所料。李奉翰等奏報之後。迄今已逾數日。未據書麟等奏到。是江南黃河水勢情形。自必仰賴河神默佑。安流順軌。茲特發藏香三百枝。交書麟等於天后宮。清黃交匯處。龍神廟。陶莊引河。龍神廟三處。分供百枝。敬謹收貯。隨時拈香叩謝。用答神庥。至江南水勢工程情形。自爲穩固。但上游河水既經李奉翰等奏報。於七月底。節經長水。江南黃河究竟會否長水。及修防情形。著書麟等查明。詳晰據實覆奏。以慰廛注。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廛念河防。時繫宵旰。禮崇報祀。無處不周。臣等恭費藏香。分赴天后宮。清黃交匯處。龍神廟。陶莊引河。龍神廟。各敬謹供奉。隨時拈香叩謝。以仰副聖主虔答神庥之至意。伏查本年七月下旬以後。疊據河南陝州馳報。萬錦灘

於七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間日長水三尺及四尺五寸不等。江南黃河於七月二十二日以後。次第加長。間日長水尺餘至二尺餘寸。每遇長定之後。卽消水數寸及尺餘不等。前經臣等於八月初十日恭摺具奏後。續據陝州馳報。於八月初四、初七兩日。又各長水三尺五寸。下游水勢仍復加長。豐北、蕭南一帶。出槽漫灘。匯注隄根。經淮徐道康基田搶加子堰。趕鑲防風。得資攔禦。八月十四日以後。水已消落三尺餘寸。亦經臣等會摺奏明在案。查伏秋大汛。黃河水勢雖疊次盛長。所幸南岸毛城鋪、北岸王營減壩等處分洩之路甚暢。且河身較前刷深。歸海暢注。是以上游一經停長。下游立見消退。不致壅積。現在各工已落水四尺一二寸。順軌安流。工程普律穩固。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六日。書麟、蘭第錫奏。本年伏秋大汛。黃水疊次盛長。豐碭兩岸。處處漫灘。水至隄根。當經臣等督率道將廳營搶加子堰。趕鑲防風。藉資抵禦。及水落後。灘面停淤較厚。先後奏蒙聖鑒。嗣據淮徐道康基田稟稱。豐碭南北兩岸。界連東豫。土性沙鬆。本年盛長時。隄頂多有平水。並有水高隄頂之處。幸分投搶做子堰防風。得以保護。現在水落後。灘面停淤甚厚。隄工並形單薄。恐來年大汛上游漫灘之水。下注必須豫爲籌議。請大加幫培。臣等查豐碭一帶。承豫東下注之水。每年一逢汛漲。卽有漫灘之水。趨注隄根。大隄最關緊要。今灘面多有淤高。隄工頗形單薄。而豐北地方。距微山湖不遠。於運道民生。尤有關係。自當將隄工培厚加高。以防大汛。當卽親赴豐碭兩岸。率同該道。逐細覆勘。按盛漲水痕之高。下酌加培之尺寸。分取土之遠近。定方價之多寡。凡稍可節省者。皆已力減。就必不可緩之工。悉心確估。共估土六十三萬餘方。應需方價銀七萬八千餘兩。仰懇聖恩。俯念隄工緊要。准其辦理。如蒙俞允。其所需方價銀

兩查河庫現有屢年扣存平餘銀兩。可以動撥應用。毋庸另請錢糧。臣等卽分委豐、礪、沛、蕭、及銅山等五縣印官領辦。春融照估募夫興築。不任工員稍有侵冒。臣蘭第錫仍親督淮徐道康基田分駐南北兩岸。嚴密監查。令選挑好土夯築。臣書麟俟工竣親往驗收。儻有偷減夯礮。築做不能如式者。立即嚴參治罪。務令工歸實在。帑不虛糜。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十一日。蘭第錫奏。臣接奉上諭。前因海島居民日衆。令各督撫編查戶口。入於年底彙奏。本日據福寧奏。查明原無居民海島六十一處。並無新建房屋居住之人。其長山島三十三處。共有居民三千二百餘戶。男女大小二萬三千餘名。等語。海中島嶼。易爲匪類潛蹤。是以前降諭旨。嗣後毋許民人私自建房居住。以防其勾結滋事。至沿河灘地。居民日多。築隄圈堰。亦於河流有礙。是以一併禁止。今閱福寧所奏。山東一省。海島居民卽有二萬餘名。各省海島住者。想亦不少。此等民人。相沿居住。爲日既久。人數又多。勢難概令遷徙。惟當遵照前旨。不准添建房屋。以致日聚日衆。所有現住民人。仍應留心防察。嚴密稽查。勿任勾結匪徒。滋生事端。其沿河地方。並宜一體飭屬隨時查察。弗令多佔河灘。有礙水道。該督撫等總宜實力奉行。不得以彙奏塞責。欽此。伏查沿河灘地。若聽居民增添村舍。多築圈堰。必致佔礙河流。實與河道民生。均有關係。疊蒙諭旨。飭禁復荷。聖慈俯念民人相沿居住。日久免其遷徙。僅不准再有增添。於籌備宣防之中。仍復體卹民依。厚澤深仁。至優極渥。前於五十五年。欽奉上諭。後卽敬謹。瞻黃。遍行飭禁。並於往來查工之時。隨處稽察。近年黃河兩岸河灘。尙無新添房屋。以及私築隄堰。每年年底。經督臣書麟會同臣及上下兩江撫臣。彙摺具奏。茲欽承諭旨。益當時刻查察。會同督臣等一體。

實力奉行。不敢日久稍懈。亦不敢稍有滋擾。總期居民不敢藏奸。河道毫無佔礙。以仰副聖主諄諄告誡之至意。甯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七日。書麟、蘭第錫奏。接據河南武陟縣馳報。沁河於六月十一日。長水七尺五寸。江境黃河於十六七等日。各工長水二尺三四寸。至三尺一二寸不等。臣等查六月中旬。淮揚一帶大雨時行。清水亦復旺盛。徐揚黃河各工。水勢消落稍遲。隨飭外河廳將王營減壩啓放宣洩。二十一、二兩日。黃水甫見消落。續接河南陝州馳報。萬錦灘於二十一日。已刻河水陡長三尺五寸。又據武陟縣馳報。沁河於二十一日。陡長水二尺三寸。二十二日。又長水三尺一寸。二十三日。又長水二尺四寸。並據河南鞏縣馳報。洛河亦於二十三日。陡長水三尺等情。黃、沁、洛三河同時長水下注。隨飭將毛城鋪減壩、峯山二、三、四各閘。一併次第啓放過水。並分赴南北兩岸。督率道將廳營加謹防護。自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徐屬黃河各工。每日長水一尺餘寸。至二、三尺不等。雖各處減洩之路。次第啓放。而水勢仍在續長。不消處處出槽。漫灘平隄拍岸。據豐北廳營稟報。豐汛四堡曲家莊地方。因漫灘之水。湧注隄根。二十六日夜間。水勢愈大。風雨甚猛。人力難施。於二十七日。寅刻。大隄坐墊過水。臣等聞報。卽連夜馳赴。詳加察看。該處本無埽工。大隄離河約五百餘丈。隄根灘面低窪。河唇比隄根高仰。緣此次長水較上年盛漲尚大五寸。灘水湧注。隄根勢尤浩瀚。以致滲隄坐墊。隄口刷寬三十七丈。並未吸動。大溜時淮徐道康基田在蕭汛督搶埽工。馳赴勸辦。先行裹護。自二十九日後。大河落水三尺。灘面漸次顯露。河灘共刷有大小溝槽十餘道。連夜集夫在灘面圍築越堰。繞過缺口。以東。臣等到工時。僅存七堡灘內進水溝槽兩道。溝形稍寬。河唇多係活沙。

與道將細商。若在灘唇築壩，恐致逼刷愈深。籌於六堡灘內土性膠黏處，就舊有民築土壩，盤築草壩。正對該道所築圈堰，漏夜集夫辦料，督催備辦。於七月初六日堵截完竣，一律斷流。臣等現仍駐工，令將大隄即日補還，並加鎮防風，務臻鞏固，以防秋汛。至該處缺口所過之水，由豐縣清水河歸入沛縣食城河，澗紆停衍而下，逐漸澄清，下注微山湖，不致有壅遏淤墊之患。缺口現已斷流，不日即可消涸。其附近民田間有淹漫，臣書麟已飭徐州府督同碭山、豐沛等縣確查撫卹，不使稍有失所。連日據報下游各廳工程一律搶護平穩。此時伏汛將過，秋汛方長，臣等經此挫失，愧懼惴惴，惟有倍加敬畏，激發精神，竭力防護。務冀工固安瀾，仰副聖慈於萬一。再豐汛灘水漫隄，雖經搶堵斷流，但該管道府參遊廳營縣汛各官疎防之咎，難以姑寬。現在查明照例會疏題參。臣書麟職兼河務，咎實難辭。臣蘭第錫專任河防，不能先事豫籌保護，罪無可追，相應一並請旨將臣等先行交部嚴加議處。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李奉翰奏查豫省黃河南北兩岸十廳額設河兵共一千九百有四名，每廳自一百五六十名至三百一十名不等。惟蘭儀廳僅存八十二名，每當大汛暫於別廳調撥，緩不濟急。今請於各廳兵丁較多，工務稍減之處，添撥河兵六十八名，歸蘭儀廳力作俾敷各工修防之用。李奉翰傳稿。

八月初一日奉上諭福寧奏據單縣知縣稟稱該處河水長至八尺八寸，自十四堡至二十三堡黃水普律漫灘不能暢消，沿隄察看緣江南豐北廳於界首築做南北土壩一道，長三百六十丈，直接灘內劉家莊止。又於莊基南面接長土壩數十丈，以致水無去路，從壩根折向西南繞出壩頭，始經東注曲折紆回，停蓄無際。現經福寧飛咨蘭第錫等查核辦理等語。山東單縣地方黃河勢居江南上游，遇出槽漫灘之

水必使順勢東趨。暢達下注。方不致壅遏爲患。今閱福寧所繪圖樣。江省黃河兩岸所築土壩。各有三十餘壩之多。又於界首築做南北土壩一道。挺峙河灘。而西南復加築子堰一道。幾無隙地。如此層層攔束。無怪上游水勢竟無去路。試思水性就下。其溝槽之水。既於河隄之間。舊有經行故道。自可聽其流注下達。况黃河已有隄堰層層保護。此外尙有遙隄節次關攔。盡足以資抵禦。又何必多築壩堰。橫截去路。轉致壅遏。任其漫溢停蓄耶。且以地勢而論。江南省素稱澤國。江海湖河均足以資容納。即遇上游河水盛漲。無難分導疏消。至山東河南宣洩之處較少。無可旁瀉。今乃於江省築壩堵住去路。則水無歸宿。停積上游。是以丹沁漳衛等河紛紛漫溢。淹浸田廬。設曹單等處致有他虞。運河受害。更復成何事體。是江省所築隄堰。不過藉此爲祇救目前之計。又爲工員開銷地步。於事無益。而轉爲有損。在蘭錫等辦理南河。不過以築做壩堰魚鱗櫛比。一遇東省河水泛漲。即可在上游處所散溢漫灘。分消水勢。江省河工不致著重。殊不知上游之水一經攔截。水無去路。既有漫溢之患。且黃河溜勢水急。則沙活。水緩則沙停。若上游漫水紆回蕩漾。則江省黃河溜勢漸緩。勢必泥沙停積。河底淤高。不能暢注歸海。於南河更爲有礙。又况治河必順水性。今用壩堰橫行攔截。其六壩七壩等處。竟成入袖形勢。又何以使之歸入大河。是蘭第錫等所辦。不但損人。適以自害。是不僅以鄰國爲壑。豈非失算。東南兩河。該河督等雖各有分管界限。而以公事而論。則同係一河。豈可稍存偏私之見。各分畛域。已於圖內用硃筆標抹。所有江省南北新舊隄堰。除被水衝缺處所暫且不必補築外。其餘礙水去路。應行拆去者。竟當拆去。使東省漫灘溝槽之水。順勢東趨。歸入大河。曹單等處。方可不致有壅遏喫重之患。此事著交蘇凌阿會同蘭第錫。福寧親赴該

處確加查勘。蘇凌阿係暫署總督，自可不存成見。蘭第錫、福寧於黃運兩河，本其專管，務須察看情形，熟商妥辦。總當以公務爲重，於上下游水勢一律疏通暢注，兩無妨礙，方爲實心任事之道。現已降旨，令李奉翰酌量豫省防汛事宜，如可以分身，即迅赴江南會同勘辦。但該河督能否前往，尙在未定。即蘇凌阿到彼，亦不無稍需時日。設使曹單地方漫水壅遏，河流過急，該處隄工著重，殊有關係。福寧若俟會齊再行酌辦，未免緩不濟事。爲今之計，所謂急則治其標，著福寧接奉此旨，即先行馳往江境豐北廳地方，將所築壩堰有礙曹單漫水去路，應拆動者，速行拆去，以便上游漫水順勢下注，可免他虞。其餘壩堰，應如何酌量拆展，以資經久。仍俟蘭第錫等到齊，會商籌辦，方爲妥善。至福寧所繪圖樣，內黃河及隄工，自應分爲兩色，庶可一目了然。乃隄河俱一色繪畫，初經披閱，竟似河流分爲二道，殊屬眉目不清，且不吉祥。是欲求細緻而轉涉模糊，殊屬非是。嗣後於繪進圖樣，務宜展寬尺寸，分別顏色，去冗從簡，以便觀覽，不得仍前疎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福寧、蘇凌阿、李奉翰、蘭第錫奏，臣等欽奉上諭，以江省豐碭南北兩岸所築土壩，層層攔束，上游水勢，竟無去路，特降諭旨，前已恭載。欽此。臣等先後奉到諭旨，即星馳起身。臣李奉翰、臣福寧於八月十一日來至江境，先將南北岸頭一道壩工，啓拆具奏。茲臣蘇凌阿、臣蘭第錫，亦即於十三日到工。復會同臣李奉翰、臣福寧，將南北兩岸各壩，逐細察勘，並檢查冊檔，虛衷講求。緣江境豐碭兩汛，界連東豫，河面較寬，南北兩隄之中，寬十餘里，至二十餘里不等。其情形與東省大略相同。每逢大汛，河水長發出，槽漫灘，恐致串刷溝槽，是以築做土壩。今查豐北汛有新舊土壩三十六道，內第一道在交界處爲馬良

壩建自雍正十年。原長一百五十丈。以護隄根。現量該壩長三百六十丈。未免有礙河流。前已查照舊制。拆去二百一十丈。足資宣洩。其二三壩。已經灘水油刷殘缺。酌看形勢。應行廢去。無庸再行補修。第四壩。舊制三十丈。今量有三十八丈。應拆去八丈。至第五壩以下。係本年曲家莊漫墊過水處。所臣等相度形勢。應先行拆去二百五十一丈。以免壅遏。其該處所築圈堰。即係曲家莊就灘堵合之處。但所佔灘地寬廣。儘將來水大漫進。轉致險要。應請退後收進三百餘丈。另築月堰一道。讓地與水。並將大隄擇要加幫。寬厚。俟月堰築成。將圈堰五壩斜開倒鉤聽。其灘水蕩漾。既不致阻遏上游灘水。而於要工亦易防守。其六壩以下。除本年汛漲時。相機拆去並衝刷。共計二十道。現存十一道。最長者不過八九十丈。無礙河流。酌議留以護隄。亦毋庸再行接長。此北岸壩工。應去應留之情形也。臣等復會同過河逐細履勘。查南岸各壩共三十九道。內經臣李奉翰、福寧酌留第一道楊家壩。長二百丈。及第七道蔣家壩。前經被水間段衝塌。存長一百四十丈。今又刷去四十八丈。河勢流行更暢。現在即就塌存之九十二丈。盤做裏頭。已足護隄。無須補築。其餘各壩。內除民堰草壩外。尚有土壩二十二道。長十餘丈至七八十丈不等。察看形勢。與上游灘水。俱無阻礙。應照舊留存兩岸各壩。似此酌定去留。則豫東水勢。得以暢流下注。不致著重。而下游黃河。亦不致溜緩停淤。庶可以資經久。以後遵守。毋庸再有更張。即將來河勢。或有遷移。必須添築壩工。亦應移知豫東河臣。會商籌酌。相機辦理。隨時奏聞。臣等仰蒙聖恩。畀任河防。雖各有分管界限。而同治一河。斷不敢稍存偏私之見。以仰副聖主諄切告誡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前據福寧等奏。江省豐北汛所築土壩。層層攔束。有礙東省曹單漫水去路。彼時

朕卽以江省所築壩堰過多，致上游水勢不能暢速，自係蘭第錫等辦理未善，卽命福寧馳赴江境，將應拆動者先行拆去，並令蘇凌阿、蘭第錫、李奉翰會同籌辦。茲據蘇凌阿等將會勘江境各土壩，分別應去應留，公同籌議具奏。所有南北兩岸各壩，酌定去留，俾豫東水勢得以暢流下注，而下游黃河亦不致溜緩停淤，以資經久。所奏甚爲明晰，卽可照此辦理。嗣後毋得再爲更張。至江省修築土壩，原爲保護隄根，但逐漸接長，以致有礙河流。蘭第錫自不能辭咎。昨於伊奏摺內早已批示。今蘭第錫請交部議處，自所應得。此等接築土壩，皆由工員等意圖侵冒，以修築壩工爲名，稟報開銷，可資沾潤。此係向來河員通弊，而該河督不加詳察，遂致添築壩堰，無所底止，殊非慎重河防通盤籌畫之道。蘭第錫著交部議處。南河

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六

河水章原二十三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蘭第錫奏。二十一日酉刻。接據豐北廳營稟報。豐汛黃河於十八日陡長水五尺餘寸。普面漫灘。汪洋一片。十九日夜間狂風驟雨。河溜擁高數尺。漫灘之水。由五十九年奏明開挖倒鉤之六堡舊圈堰。普漫過水。湧注順隄。河形內大隄登時坐墊。於二十日寅刻漫溢過水。臣隨飛飭道將等將漫口盤頭裹護。不使場寬。一面連夜兼程至該處查勘。此次漫灘水大。由廢堰普漫而入。刷成溝槽三道。水勢湧注。大隄漫塌。口門寬五十丈。時淮徐道述德在南岸蕭汛搶險。聞信渡河。卽會同遊擊莊剛分投搶辦。臣到工察看。上兩道溝槽業經該道等先行趕堵斷流。惟高家莊前溝槽一處約寬六十餘丈。形勢雖不徑直。但距大河稍近。溝槽較深。掣動大溜。又接據馳報。豐汛大河上下。於二十六七兩日。長水三尺。灘面復被普漫。未能卽時堵合。此時距立秋不過數日。新稻卽可登場。臣同該道熟商趕緊購料。俟水勢平定。卽於臨河灘邊。盤壩進占堵閉。至漫口所過之水。由豐縣清水河。沛縣食城河。散漫而下。附近窪地居民。因雨水較多。已移住高阜。是以并未傷及人口。惟地畝不無被淹。已飛咨撫臣。並檄徐州府勘明被災輕重。分別撫卹。以仰副聖主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臣叨沐殊恩。至優極渥。河務是其專責。乃不能實力防範。實屬辜負恩慈。惟有將臣嚴加治罪。所有專管之豐北通判田治豐。北營守備劉兆隆。應請旨卽行革職。仍令隨同晝夜堵辦。俟工竣後。再令回籍。其餘道將汛員。及地方各官。疎防職

名容另疏題參請旨交部分別議處奉諭近年黃河工程經該河督等率屬保護尙爲穩固今豐汛工段因六月十八日陡經長水普面漫灘復於十九日夜間風狂雨驟河溜擁高致六堡舊圍堰普漫過水大隄坐墊該河督及道將廳弁等固有應得之咎但究因水勢陡長兼以風雨交加人力不能施展以致搶護不及且俟工竣後核其功過再降諭旨至閩圖內該工段上兩道過水溝槽業經堵閉斷流惟六堡及高家莊口門各寬五六十丈經該河督等盤頭築壩進占現在已過立秋天氣晴霽水勢自已漸消該河督惟當督率所屬購備稽料趕緊鑲做以期及早堵閉斷流轉不必心存畏懼致誤要工至下游被淹處所費淳現已到工務飭屬勘明被災情形妥爲撫卹毋令一夫失所蘇凌阿駐劄潁州速即回至工所督辦一切至此次漫工不過因水勢較大以致大隄坐墊口門尙不甚寬趕緊鑲築進占自易堵合該署督等務率屬實力認真核實妥辦以期功歸實效費不虛糜儻有工員藉詞侵漁乾沒情事即當據實參奏嚴辦示懲如該督等不能隨時查察致滋弊端則惟該督等是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三日蘭第錫奏豐汛六堡隄工漫溢前經臣奏報後即督率道將等在進水溝槽口門盤住壩基以爲進占地步一面分投趕緊集料綠時未立秋稽料尙未登場當即先運各工舊料並不惜重價搜買民間陳積以期應手乃嫩灘新淤車道不通又兼連日霖雨大風車船轉運維艱雖經多委員弁設法墊道晝夜轉運而到工料物究未能十分充裕大隄口門因水勢疊長大溜湧激裏頭時有墊陷臣漏夜親督搶護今日甫見平穩察看口門內外水勢高下不甚懸殊正河溜勢仍有四五分連日同淮徐道述德河營參將韓勝及遊守各員逐細履勘臨黃口門所定壩基尙爲得宜惟察看河勢埽灣而下側趨湧注

未免著重。須添築挑水壩一道。庶易於堵閉。細按形勢。在西岸上首距壩基一百四十五丈。築做挑水壩。挑溜多歸正河。即督令該將備儘現運到工舊料。先將挑水壩進占鑲築。一面嚴催地方河工各員。分投採購。稽料趕緊運送。俟有成數。即就口門壩基進占堵築。務期步步穩實。及早堵合。嚴事查自口門至徽山湖邊。相距一百六十餘里。臣一面咨會河東河臣。並委員探查漫水下注情形。一面飛飭銅沛廳。將蘭家山壩下引河疏通。俾水由荆山橋水線河串入宿遷之隅頭駱馬諸湖。由南北六塘河歸海。奉上諭。昨因該河督奏到圖樣。未能明晰。以爲大溜尙未掣動。今據奏正河溜勢。仍有四五分。是大溜已掣動五六分。自應察看地勢。於下遊開挖引河。使壩基不致著重。方可進占堵築。前旨擬令於高家莊坐灣處。所開挖引河一道。地勢西高東下。自應引水東注。歸入正河。以便於圈堰處。將漫口進占鑲築。堵閉斷流。今該河督祇於右首築做挑水壩。而河水不能分洩。大溜注入金門壩工。著重恐不易於堵合。著該督等將上次硃筆標出開挖引河之處。是否應行如此辦理。若溜勢湍急。建瓴而下。引河逼近口門。難於吸溜。或將壩基稍移向北。使其在引河之外。藉勢堵合。更可得力。將該河督奏到圖內貼說指示。以便遵照籌辦。計此旨到時。蘇凌阿諒已抵工。著會同蘭第錫。酌不必拘泥遵旨也。又據玉德奏。豐北應漫水下注。淹及東省單縣村莊。率同康基田設法疏通。所見甚是。漫口水勢。北注單縣。金鄉。魚臺一帶地方。歸入微山湖。而湖水今年本大。恐一時不能容納。勢必漫入運河。尤關緊要。現據蘭第錫奏。已將蘭家山壩下引河疏通。俾水由荆山橋水線河串入宿遷之隅頭駱馬諸湖。由南北六塘河歸海。可冀不致穿運。但單縣。金鄉等處。業被淹浸。亟須設法疏通。宣洩。玉德竟當駐節該處。與康基田督率籌辦。妥爲疏通。撫卹。不必急。

於赴浙前因康基田熟悉河務。曾令自行酌量。如東省並無應辦之事。速赴豐汛工所。幫同蘇凌阿、蘭第錫等商辦要工。今看此情形。東省湖河諸務。轉爲著重。康基田竟當在東省與玉德實力妥辦疏消漫水。撫卹災民。務使湖身不致淤墊。運道不致有礙。方爲妥善。康基田已加恩陞授藩司。尤當倍加奮勉。悉心經理。以副委任。至蘇凌阿。昨已有旨。令將防堵事宜。交與定柱。速即回至工所。與蘭第錫熟商妥辦。及早堵合。此爲最要。所有阿桂等覆奏摺。並著發蘇凌阿等閱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九日。蘭第錫奏。豐汛六堡於初三四兩日。長水三尺餘寸。溜勢湧急。全歸漫口。臣查漫水下注。惟豐沛兩縣地勢最低。據該二縣先後稟報。水已入城。深三四五尺不等。並據徐州府知府田自福稟稱。已帶同睢寧縣知縣。銅山縣訓導等官。多備船隻。攜帶饑餉乾糧。分投救護。妥爲安頓。俟撫臣費淳到工。確勘分別賑卹。惟漫口一日不堵。下注之水。一日不能輕減。臣心急如焚。查初五日立秋。高粱遍地成熟。已嚴催委員分投購運。月內定可積有成數。臣嚴督道將等晝夜進占。總期慎重妥速。早爲蒞事。前次差委幹弁乘坐小舟。循流查探漫水下注情形。今於初八日回稟。大隄以北。碭豐沛三縣境內。有遙隄一道。豐沛兩縣均在遙隄之北。因年久卑矮。水至遙隄。溜分兩股。一由隄北。豐縣趙河下注。一由隄南。豐縣清水河。沛縣食城河下注。至微山湖邊。已漸澄清。其蘭家山茶城一帶。湖水漸見增長。已飭將蘭家山壩工開放宣洩。回空漕船頭幫。於六月二十九日入江南黃林莊境。行走迅速。不日可以渡黃。臣查乾隆四十六年。豫省青龍岡漫水下注。邳宿運河。係將王柳二閘先行堵閉。不使駱馬湖水入運。窪灣以上。運河東岸本無隄堰。上游洩下之水。儘可串運入隅頭駱馬諸湖。並查有駝車頭。盧口壩。劉老澗各處分洩之路。已

循照成例。一律拆啓。俾運河多餘之水入駱馬湖。由南北六塘河歸海。臣現專委幹員前往幫同運河廳營分投趕辦宣洩。務使不誤漕船行走。奉上諭黃沁二水同時並漲。溜勢湧急。全歸漫口。以致衝開遙隄。溜分兩股。下注豐沛二縣城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此時蘭第錫不必心存驚懼。轉致中無主見。卽所請治罪之處。亦俟事竣後再行核辦。計此時蘇凌阿自己前抵工所。該督等務須督飭工員速行堵築。以期及早合龍。不必存惜費之見。但前據蘭第錫奏到圖內溜勢係往西北。今閱此次所繪之圖。溜勢又係直往北趨。殊未明晰。現在漫口已掣動大溜。自應速行開挖引河。引水東注。歸入正河。已於前進圖內用硃筆標誌。今又於該處標出引河形勢。是否應行如此。著該督等酌籌妥辦。再所繪挑水壩順流築做。恐不能得力。自應直向東南插入河心。方可得力。亦用硃筆標示。又隄外漫水與其任聽注入豐沛兩縣。及昭陽微山二湖。何若引向東流。使該二縣不致久被淹浸。兩湖不受淤墊。並著該督等察看情形會商辦理。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一日。蘭第錫奏。臣接奉上諭。蘭第錫奏豐汛隄工漫溢一摺。已降旨令該督等督率工員趕緊堵築矣。今又閱所繪圖內現在漫口處所係屬東南。而漫水蓋係敷餘回溜。轉向西北衝開大隄下注。看來大溜並未掣動。朕意何不於高家莊坐灣向東處所開挑引河一道。引水東注。歸入正河。其西北圈堰該河督現已盤頭裹護之處。仍一面趕緊進占。堵閉斷流。已於圖內用硃筆標誌。著發交蘇凌阿。蘭第錫閱看。將是否應行如此辦理之處。詳悉覆奏。欽此。伏查豐汛六堡漫水下注各情形。於初三初九日先後具奏。茲蒙聖訓示周詳。並於圖內硃筆標識。發看恩諭諄諄。令臣詳慎斟酌。不可拘於遵旨。臣查前次所

繪圖內進水口門坐灣處所原有高家莊本係灘地草房不過十餘間自初三日河水長發猛驟異常溜勢直射已全行塌去漫口亦覺徑直趨注大隄之外至初五六日間長水漸消形勢稍定臣等復加細勘口門迤上大河形勢從西南坐灣而下直赴漫口竟係由南向北之勢現在正河水勢甚緩誠如聖訓必須向東開挑引渠一道引水東注歸入正河方可築壩堵合連日同道將等遍加履勘查離漫口西南三百五十丈河溜轉灣處有舊河形一道長六百一十六丈形勢逕直東注仍入正河詢之老年兵民僉稱昔年黃河本由此行走近來河勢北趨是以尙存河形低於灘面三四尺止須再行挑深六七尺即可引溜逕直東趨而壩工亦不致著重實爲事半功倍臣已咨會督撫二臣酌派沿河州縣印官先分段承挑勒限速竣俟壩工收窄時相機啓放吸溜東趨以期易於歲事其高家莊迤東似可無庸再行挑挖至舊圍堰盤頭之處恐刷塌過寬是以用料盤護收束無如大隄以北地勢低窪掣動大溜河底已跌成深塘臣同參將韓勝等逐細測探水勢較進水口門高下懸殊不便再就圍堰堵築惟有在漫口老灘處所築壩施工較易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二日李奉翰奏查初五日以前河水長消尺寸前經具奏初六日陝州萬錦灘報長水一尺五寸各工水勢亦長旋於初九初十等日疊報消落現存長水三尺八九寸兩岸工程修護平穩李六口大壩每當水落溜勢上提於去年九月相度形勢在上首接做埽工三十二丈並添築土壩一道先將壩頭裹護奏明在案嗣因水落走灣復將壩身陸續鑲修護埽二十八丈此次水落察看是壩挑溜得力對岸灘崖刷塌而壩下埽段溜勢亦漸拖順又虞城十七堡埽尾至十八堡挑壩空檔河溜趨注刷及隄根當令

趕鑲堵工四段。以資捍衛。至各處漫灘之水。先經督飭疏通。今灘面半已涸露。間有窪處。尙存積水六七寸至一尺八九寸不等。日來風雨連綿。臣督同司道廳營巡防守護。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蘭第錫奏。豐汛六堡漫口。前於初一日。正河溜勢尙有四五分下注。並未斷流。是以相度形勢。在漫口西岸。趕築挑水壩。以期挑溜多歸正河。卽就灘邊築壩趕堵。無如初三四兩日。陡長水三尺餘寸。形勢頓改。大溜全注口門。情形著重。必須挑挖引河。引溜東注。當在漫口迤上對岸。就舊有河形一道。估挑引河。以期吸溜東趨。壩工易堵。臣連日率同道將廳營員弁等。再四履勘。原定壩基處所。離引河頭三百五十餘丈。尙覺地遠氣寬。此時正河業已斷流。自不便仍在口門處所堵截。應將壩基移上二百丈。並於河勢轉灣處。現挑引河頭對過。築做挑水壩一道。將引河挑浚寬深。庶口門收窄時。逼溜全歸引河。壩工易於堵合。現在河水仍不時增長。俟數日後。水勢平定。料物亦已厚集。卽日開占星夜鑲築。總期步步穩實。迅速蒞事。至大隄口門。現在水勢建領而下。跌成深塘。必俟壩工合龍斷流後。同舊圈堰一併補還。用土夯築堅實。以爲善後之計。奉上諭。蘭第錫等奏稱。此次漫水下注。溜分兩股。豐沛二縣地勢本低。是以被淹較重。東省金鄉。魚臺相距較遠。田禾並無妨礙。惟太行隄外各村莊間。被淹浸。現將伊家河。蘭家山各壩。全行開放。湖水足資宣洩。亦祇可如此辦理。至閘所進圖樣。於正河下游既已斷流。仍用黃色繪畫。仍欠明晰。又據奏。原定壩基離引河頭較遠。今移上二百丈。所辦尙是。惟閱圖內所繪挑水壩形勢。徑直。恐未能挑溜東注。似應斜向東南築做。較爲得力。現挑引河河尾亦覺尙窄。應行酌量展寬。庶可引溜暢注。歸入正河。俱於圖內用硃筆標出。但辦理究屬遲緩。是誰之過。看來蘭第錫未免心緒驚慌。遇事

不能精細。此時蘇凌阿、康基田早已先後抵工。該督等務須會同商辦。斟酌盡善。亦不必拘泥遷就。惟當督飭工員。實力妥辦。能於霜降前後成功。龍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接奉上諭。黃水漫溢。自應開挑引河。引水東注。使壩工不致著重。前因蘭第錫呈進圖樣。所繪黃河形勢。徑直並無坐灣。是以令於漫口之下。高家莊地方。開挖引河。今閱此次所進之圖。則黃河南岸。原有河溜。本身坐灣。向北並有舊河形一道。且比灘面低三四尺。自應於該處挑挖引河。引溜徑直東趨。以合正流。若初進圖內。卽行繪出。自必早經點出指示。乃前次於南岸河溜轉灣處。所並未按照形勢。詳悉繪出。且前旨令於高家莊挑挖引河。曾用硃筆標識。今雖不在該處挑挖。仍應於圖內聲明。又並未將原奉硃筆繪出。再所築挑水壩。會令偏向東南築做。亦尙未據覆奏。看來蘭第錫竟因心緒驚慌。遇事昏憤。諸不留心。著傳旨申飭。此時亦不深加責備。俟事竣核其功過。再降諭旨。蘭第錫務須勉力妥辦。以贖前愆。不可再有遲誤。至堵築事宜。全賴蘇凌阿與康基田幫同辦理。伊二人此時想已早抵工所。務須督率工員。趕緊辦理。以期及早合龍。方爲妥善。再閱此次圖內所繪引河。若依舊河形開挖。恐未能得勢。何不取直向南而東。展寬挑挖。俾河溜直注正河。豈不更爲得力。已用硃筆標出。是否應行如此辦理。著蘇凌阿等會同籌酌。亦不必拘泥遵旨。其蘭第錫前此圖內所繪圖形。如何前後錯誤。並著蘇凌阿等一併查奏。至漫水下注豐沛地方。現在如何設法疏通。其被水居民。亟宜妥爲安撫。並著費淳。逐加查勘。分別賑卹。俾得口食有資。不使一夫失所。此爲最要。欽此。又奉上諭。前次曲家樓漫口水分二支。一由金鄉魚臺下注微山。昭陽。南陽三湖入運。仍經邳宿一帶。出楊莊口門歸海。

一由趙王河至張秋。穿運入大清河歸海。會慮及黃河上游斷流。則楊莊口門以外河道乾涸。有礙往來。船隻。嗣據該河督奏。楊莊口門以外黃河。雖無來源。而運河來水甚清。得由黃河故道暢注歸海。不致淺阻。此次漫水情形。與前次約略相同。楊莊口門以外。是否有運河清水。可以接濟。回空糧艘。及商旅船隻。若果如此。尚無妨礙。甚屬關心。著蘇凌阿等。卽查明速奏。並將引河及壩工趕緊辦理。及早合龍。以免下游被水處。所日久淹浸。方爲妥善。仍卽迅速覆奏。欽此。臣等連日在漫口東西兩岸。上下相度履勘。並詢訪附近居民人等。緣豐汛地方。與東豫兩省接壤。土性沙鬆。黃水易於刷灘坐灣。自六月二十日漫溢後。隄外地勢低窪。溜若建瓴湧注。加以二十六七日。及七月初三四等日。河水驟發。河灘刷塌甚急。徑直下注。大溜全掣。正河斷流停淤。欽奉諭旨。指示。應察看地勢。於下游開挖引河。使壩基不致著重。臣蘭第錫欽遵。遍加查勘。離漫口西南河溜轉灣處。舊有河形。堪以挑挖引河。一面具奏。一面派員與挑。茲臣蘇凌阿等細加查看。所挑引河係在南首河灣處。向東挑挖。徑接正河。頗爲順勢。且開挖舊有河形。亦屬事半功倍。惟河尾未能取直。原估丈尺。亦覺太窄。仰蒙硃批。標示向東南取直。展寬挑挖。俾河溜直注正河。益欽聖明。洞燭於數千里之外。形勢瞭如指掌。現卽欽遵。將引河尾向南展寬二十丈。並加長三十丈。一律加深五尺。務令寬深通暢。以瀉來源盛漲之水。並公同酌議。臣蘭第錫舊定壩基。應仍就老灘築做。再將正河淤墊處。少爲疏通。以分壩前湍激之溜。壩工更易合龍。並於引河對岸築做挑水壩一道。遵旨直向東南築做。插入河心。以期挑溜全歸引河。俾正壩不致著重。臣等核計堵築壩工。稽料糶斤。所需甚多。查向來大工需料較多。例得鄰境協濟。本年曹單商虞各屬。秋收豐稔。購藉較易。現已咨會山東撫臣。並行

知河南藩司在曹州歸德兩府屬先行墊項發價各購糶料三百堆。糶五十萬斤。由黃河順流裝運而下。送至漫口東西兩岸交收。以濟急需。現距白露尚有十餘日。正秋汛長水之時。察看溜勢。尚在推移不定。向來堵閉漫口。總須秋汛後。水力縣弱。方可施工。臣等同歷練工程之河營參將守備等官。慮衷商酌。惟有俟白露後。汛水略定。再爲慎重進占鎖築。以期一舉歲事。漫口旣不能即堵。誠如聖訓。亟宜疏通。漫水使豐沛二縣。不致久被淹浸。昭陽微山二湖。不受淤墊。爲目前第一要務。臣蘭第錫接奉諭旨後。卽先欽遵。殊筆標示原圖處所。分委人員。循漫口隄北迤東一帶。逐一查勘水勢之深淺。地勢之高下。惟有就清水。食城兩河。多爲抽溝。引水東注。徑由茶城繞至荆山橋河暢洩。並將豐沛兩縣舊遙隄漫缺處所。次第堵截收束。使漫水少往北注。以免昭陽微山兩湖淤墊。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九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接奉上諭。伊江阿奏。勘明濟寧魚臺成災分數。並金鄉等五縣續經被水。分別辦理各情形。已於摺內詳悉批示。至江南漫口需用糶穀。不得不幫辦運送。以資要工。據該撫奏稱。濟寧所屬各縣。均被漾水。現於未經被水。收成豐稔之泰安東昌二府屬。上緊採購。自應如此辦理。該撫務當飭屬認真給價採買。不得任聽胥役藉端抑勒。方爲妥善。剋日運至工所。資塔築之用。欽此。又奉上諭。昨據伊江阿奏。採購糶穀。運送江南備用。本日又據吳啟奏。於歸德開封衛輝陳州等府屬出產糶穀之處。上緊採購。接續運送。豐汛工次各等語。豐汛漫口。前據該督等奏。籌辦塔築。展寬引河。迄今又隔多日。於引河挑挖幾成。進占約計多少之處。未據續奏。目下早過白露。將屆秋分水勢日漸消落。且豫東二省均已幫助糶料。剋日運至工所。料物已爲寬裕。著再傳諭蘇凌阿蘭第錫嚴督廳將各

員將引河勒限挑挖。上緊進占。務於霜降以前合龍爲要。欽此。伏查豐汛漫工。東西正壩壩臺前。已做成十五丈。挑水壩做成二十丈。引河挑有四成。自八月二十一日以來。天氣晴爽。人夫踴躍督率進占。鎮築臣等察看情形。東壩溜勢平緩。進占較易。西壩水深溜急。進占稍難。現與道將等熟籌審度。東壩進占後。卽在北面築做夾土壩。外鑲邊埽。中填土心。以防滲漏。西壩後身創槽。接做雁翅邊埽。以防搜後。今截至二十八日。東壩已做長二十五丈。西壩做長二十二丈。邊埽夾土壩亦卽隨占進築。均屬穩固。引河對岸挑水壩又做長二十丈。連前共長四十丈。引河已挑挖五成。有餘。現在嚴催勒限挑挖。總期通身寬順。俾開放時吸溜暢注。壩工不致著重。易於合龍。至本省之料。已源源到工。豫東協濟料。委員陸續運送。已到者。催令堆埽。驗明動用。未到者。咨催趕運來工。以期應手。臣等惟有凜遵聖訓。倍加奮勉。督催道將等官。將壩工晝夜進占。加鑲察看溜勢。緩急慎重。僱辦務期剋日妥竣。以慰聖心。廡注奉上諭。蘇凌阿等奏。漫工進占做成丈尺情形一摺。自應如此辦理。該署督等惟當督率工員。慎重堅固。以期步步穩實。此爲最要。至引河工程。現已挑挖五成。有餘。尤當一律寬通。俾開放時吸溜暢注。庶壩工堵合。尤易爲力。蘇凌阿等當嚴督道將實力妥爲。不可任聽工員稍有偷減草率。務當慎重僱辦。於霜降前合龍。俾下游地畝。早爲涸出。居民得以及早安堵。以慰廡注。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八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接奉上諭。蘇凌阿等奏。豐汛漫工挑水壩做成四十五丈。引河挑有六成。兩壩趕緊進占。據稱東壩做成三十丈。西壩做成二十七丈。而中間口門尙存若干。未據奏明。又霜降以前可否合龍。亦未奏及。著傳諭蘇凌阿等。據實詳晰覆奏。毋稍延緩。再閱圖內挑水壩係由

西北斜向東南進做。此時河面尙寬，自不得不因勢利導。逼溜南趨。朕意將次合龍時，似可將壩向東北接直，以順溜導入引河。則溜勢下趨，壩工不致著重，似更爲得力。已於圖內用硃筆畫出，並著蘇凌阿等一併據實覆奏，勿稍遷就。又圖內所繪河形地名太多，轉致口門與引河未能一目了然。著該督等專將現築東西兩壩及挑水壩，並新挑引河各形勢分數展寬，另繪一大圖，詳細貼說進呈，以便易於披覽。硃筆原圖著發交閱看。欽此。伏查豐汛堵築壩工於初次進占具奏時，臣等逐細測量，除盤築壩基各十五丈外，口門原寬一百六十七丈，截至九月十四日，東西兩壩已做成九十二丈。茲自十五日至十七日，東西兩壩上緊進埽，共做成十丈，連前共築成一百一十二丈。實在現存口門六十五丈。按日計工，約十月初五日以前可以堵閉合龍。現在引河展寬加深，土方較多，臣等嚴督各工員漏夜儻辦，已有八成。限九月二十六七日間，一律挑竣。其引河以東舊河內，凡高仰之處，俱令抽溝疏浚，約計挑竣時，壩工口門亦已收窄，即可相機開放引河，吸溜東趨，俾免壅滯。至漫工口門本在北岸，是以前築挑水壩係由西北斜向東南進做，逼溜南趨，頗有成效。將來口門漸窄，將次合龍時，挑水壩似可無須向北，應即向東接直，順溜導入引河，徑行東注。壩工不至著重，尤爲得力。臣等身任堵築，亟思早日竣事。早一日上慰慈懷，祇因霜降以前，水勢尙未消落。現今口門漸窄，溜勢愈急，壩前水深三丈六七尺，至四丈不等，必須步步慎重。現在晝夜進埽，追壓穩實，務令一舉成功，以仰副聖主諄切訓勉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接奉上諭，李奉翰摺內所稱，增培大隄段落一節，治河之道，本以疏濬爲上策，不得已乃用增高培厚之計。今漲水未消，固難以輕言疏濬，但不籌久遠，惟恃增培。

爲堵禦隄面日加進築。恐河身亦日漸淤高。今若於隄內近河高灘處所取土以爲增築隄工之用。則於培高之中卽寓挑深之道。庶爲一舉兩得。著傳諭李奉翰留心酌辦。弗任河員等舍近取使。任意於隄外取土。總宜疏浚刷深爲主。不當僅恃加高培厚方爲妥善。並傳諭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一體遵照。伏查豐汛漫工前自九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東西兩壩又共做成二十五丈。連前共長一百二十七丈。口門止寬四十丈。工程步步穩實。一律堅固。因口門愈收。水勢愈急。壩前水深四丈四五尺。臣等與在工官弁俱各惕慮。警心倍加慎重。今豫東協濟料糶俱趕辦齊全。陸續價運到工。本省購辦各料亦已到齊。足資應用。約計十月初五日前總可堵閉合龍。所開引河晝夜儼辦。現已九成有餘。兩三日內可以全竣。卽當相機開放。吸溜東行。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六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引河於九月二十八日業經如式挑竣。臣等率同道將察看河頭已有吸川形勢。隨一面將挑水壩遵旨向東接直加長。順勢利導。一面將引河頭相機開放。頃刻奔騰東注。掣溜三分有餘。於壩工甚爲得力。差探引河以下水勢流行暢利。已過徐州北門源源下注。現在東西兩壩趕緊進壩口門僅寬十一丈。一俟堵閉後。大溜自必全入引河。仍循故道。臣等前於口門收至四十丈時。原擬一晝夜兩壩各進壩一個。按日計工。約於十月初五日以前可以合龍。祇緣口門愈窄。溜勢擡高。十分湍激。壩前刷深至六丈有餘。正壩及邊壩處處着重。現在每下一壩。須一日兩夜方能追壓到底。以致稍稽數日。總在初十日以內定可合龍。仍刻深凜畏。倍加慎重。步步鎮壓堅實。不使稍有疎虞。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豐汛六堡堵築漫工。連日督率道將等。漏夜進埽鎮壓。至十四日。口門止寬五丈五尺。將兩壩臺鎮高二丈有餘。正擬再進兩埽。卽挂纜合龍。詎金門洶刷愈深。埽前水勢深至七丈有餘。兩壩下首回溜。亦甚洶湧。十五日卯刻。風大浪急。東壩陡然蟄裂。臣等親督官弁兵丁。竭力追鎮。幸將壩身蟄裂處。所搶護平穩。而壩頭溜勢尤爲湍激。槍鑊不及。登時陡蟄。入水四丈餘尺。有兵丁劉松齡、沈元成二名。隨埽落水。當經船戶楊光德等撈救上岸。並未致斃。伏念此次漫工。自開放引河。大溜已經分掣。暢行東注。兩壩節節平穩。人夫踴躍共翼一舉。歲功乃事。屆垂成。陡見挫失。不能趕早合龍。上煩睿慮。不勝戰慄惶懼之至。此時口門蟄陷。埽段連原。寬不過十丈餘尺。察看引河溜勢。仍屬分流。東注。尙未至於淤墊。現督道將等。將東壩頭盤住。仍於兩壩漏夜進埽。一面將東壩上水邊埽幫寬。作爲蓋壩。以爲外護。計算口門丈尺無多。趕辦十餘日。卽可合龍竣事。現將落水兵丁賞給銀牌頂戴。以示鼓勵。臣等惟有殫竭人力。漏夜僱辦。務期壩工層層追壓到底。穩實前進。剋日合龍。奉上諭。據蘇凌阿等奏。豐汛漫口收至五丈五尺。水深溜急。十五日大風鼓浪。東壩蟄裂四丈餘尺。現在竭力搶護等語。漫工口門漸至收小。自益水深溜急。加以猝遇大風鼓浪。人力難施。以致壩頭蟄裂四丈有餘。此亦無可如何。蘇凌阿等轉不必心存畏懼。以致中無把握。惟當督率員弁。奮勉詳慎。趕緊進搶堵築。現據奏。所開引河並未淤墊。分掣大溜。十餘日後。自卽可合龍竣事。計該督所奏歲功。應在月杪。佇盼喜音之速。至屆期再當敬發藏香。祀謝神庥。並著該督等於漫工告竣後。在合龍處所建蓋河神廟。俾資鎮佑。至因搶險落水之兵丁劉松齡、沈元成二名。並著從優獎賞。拔補。以示鼓勵。仍將於何日堵築合龍喜信。加緊馳奏。以慰廑

注：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十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豐汛地鄰豫境，口門又在北岸，土性鬆浮，易致刷深。開工時，正河業已斷流，形勢甚爲險要。臣等將南首引河及壩前舊河，一律挑挖寬深，以通去路，並欽遵聖明指示，將原築挑水壩向東接直，俾順勢導入引河，掣溜四分有餘，甚爲得力。水勢既分東西，兩壩始得趕緊進壩。雖屢經危險，俱保無虞。嗣因口門愈窄，水勢愈深，隨鑲隨墊。又於舊河對岸近壩處所，添築挑水壩一座，使溜勢分入舊河，金門更免著重。一面嚴督道將及在工員弁人等，相機進壩，慎重追壓，晝夜不遺餘力。至十一月初九日，正壩口門收至二丈餘尺，乘此機會，卽於是日丑刻，上緊兜纜合龍。仰賴聖主洪福，天神佑護，正值連日晴和，兵夫踴躍，層柴層土，一氣并力鑲填，旋即堵合斷流。全河水勢均由引河及舊河分流匯注，循軌安瀾，暢達歸海。該工築成後，臣等逐一丈量，共長一百九十七丈，壩身寬十二丈，一律堅實，加以蓋壩邊壩，足資捍禦。查本年水勢最大，漫口較寬，築壩之初，實深惴悚。幸蒙聖主洞燭機宜，多方訓示，俾一切工程，獲有遵循。更荷至誠感格，日久晴明，得以施工集事。合龍之日，四野歡呼鼓舞，同聲頂頌。皇仁，臣等目擊情形，尤深欣忭。理合由驛馳奏，仰慰聖懷。奉上諭：蘇凌阿等奏豐汛漫工堵閉合龍，覽奏欣悅。漫工口門收窄，水勢逾深，幸值連日晴和，兵夫等始能併力鑲填，合龍斷流，水勢均由引河及舊河下注，循軌安瀾，暢達歸海。此皆仰賴河神佑護，著發藏香二十枝，謹祀謝神。麻前已降旨，令該督等於工竣後，在合龍處所，建蓋河神廟，卽將匾對尺寸進呈，候朕親書，發往懸挂，用昭靈貺。蘇凌阿、蘭第錫各賞給黃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康基田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以示獎勵。至蘭第錫專

司河務。當河水盛漲之時。不能搶護穩固。以致漫溢。本有應得之咎。今因伊辦理漫工以來。督率員弁。培築合龍。免其治罪。已屬格外施恩。毋庸再予甄敘。蘭第錫當益加感激。愧勵將隄工加築穩固。漫水趕緊疏消。以贖前愆。如果始終勤奮。或將來伊名下漫口分賠銀兩。再行酌量施恩。亦未可定。蘇凌阿兼管河務。亦難辭疎防之咎。姑念伊已年老。且係署事之員。著交部照例議敘。康基田係鄰省藩司。幫辦河工。尙屬奮勉。著加恩交部從優議敘。現在漫工已竣。康基田在彼。並無應辦事件。著即回山東本任。至蘭第錫前奏將專管豐北通判田治豐。北營守備劉兆隆革職。其餘道將汛員。及地方各官。即著交部查取職名。分別嚴加議處。以示朕勸懲功罪。權衡公當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豐汛漫工於十一月初九日合龍。追歷一晝夜。業已堵閉斷流。至初十日午後。壩前水已澄清。溜勢全入正河。當經臣等馳奏。祇緣上月下旬。豫東均得大雪。上流河身凍合。嗣於初九初十等日。天氣和煖。河冰頓開。上游凌冰下注。勢甚湧驟。十一日。壩前陸續長水。至一丈二尺。壩前水面高於壩後一丈七尺。臣康基田見水勢頓高。不敢起身回任。仍同臣蘇凌阿、臣蘭第錫督率員弁。晝夜竭力搶護。詎是日晚。東風大作。溜勢奔注壩前。至十二日卯刻。水勢又長三尺。乘風鼓浪。壩身陡墊二處。登時過水。人力難施。頃刻衝失二十餘丈。臣等與在工官弁。急將兩壩各用盤頭裹住。隨督同將備等。探量察看。現在口門雖止。寬二十餘丈。但土性本鬆。自兩經挫失。口門汕刷極深。河底又不平淨。若仍在原處築做。難以施工。復在上下各處細加履勘。查引河迤下。貼江處所。地勢較高。可以盤立壩基。上有挑水壩遮蓋。下有大壩兜束。水勢稍緩。重門攔護。實屬事半功倍。且距引河甚近。易於逼溜束注。形

勢較便，可冀穩固合龍。至水勢驟掣後，引河幸未斷流，但溜已緩弱，不無淤墊。暫將河頭攔截，挑挖加深。俟壩工收窄後，再行開放。又引河南首，尚有張王莊舊河形一道，本係沙土，稍加疏濬，亦可並資分洩。現在集夫挑挖，一面盤築壩基，惟工次正雜，物料所存無幾，須趕爲添購，並飛咨山東撫臣，再協濟稽料三百堆，纔五十萬斤，以應急需。原撥工料銀兩，不敷應用，擬卽於江蘇藩司糧道庫內，酌提銀六十萬兩，解工接濟。統俟工完日，核實銷算著賠。臣蘇凌阿、臣康基田，係奉旨派同辦理之人，咎無可追。臣蘭第錫專司河務，獲罪滋深，惟有仰懇天恩，將臣等交部從重治罪，並查開應參文武各官職名，一併送部議處，以示懲儆。甯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接奉上諭，前據蘇凌阿等奏報合龍，朕心方深欣慰。乃本日據伊等奏到漫工合龍後，因凌水陡長，東風大作，溜勢奔注壩前，壩身陡墊二處，頃刻衝失二十餘丈。懇請交部從重治罪。此次壩工既合復開，自因堵合後，錢壓不能堅實，壩底未經閉氣所致。但適值上游凌水下注，乘風衝擊，以致人力難施，事出不期，何忍治伊等之罪。現在舊築壩基口門刷深，河底不平，自當另行移築。蘇凌阿等於引河迄下地勢較高之處，盤立壩基，從此築做，上有挑水壩遮蓋，下有壩兜束，俾緩水勢，而資攔護。所想亦是。惟閘圖內所築挑水壩，丈尺尙短，不能逼溜直入引河。朕意何不趁此向東接築，挑溜既爲得力，而新壩口門，亦可免著重。又現挑引河，雖係舊有河形，究覺稍窄，何不再往北展寬。若於硃筆所圈處，所斜向東北，歸入前挑引河，以資暢達。如此辦理，則形勢較爲徑捷，而新挑引河，亦可省工段縣長之費。又前挑引河頭，現築土壩，轉恐有礙溜勢，或可不必攔截。俾大溜順由挑水壩東

趨下注。亦可藉分口門溜勢。已於圖內俱用硃筆標識。著發交閱看。著蘇凌阿等酌量情形。妥協辦理。康基田現留工次。該督等惟當與之熟籌趕辦。轉不必心存畏懼。以致漫無把握。該處壩工復開。下游曾經被淹各處。積水是否加長。是春耕有無妨礙。前此給賑。是否足資接濟。已另降諭旨。令伊江阿、費淳查明覆奏矣。明春新漕北上。蘇凌阿等務須上緊將漫口堵合。俾湖河水勢消退。於運道無阻。方爲妥善。該督等當倍加奮勉。剋期堵合。以利漕運。尙可將功抵過也。至所請協濟東省稽料三百堆。穀五十萬斤。已傳諭伊江阿卽速購辦。運往應用。其所請於江蘇藩司糧道庫內酌提銀六十萬兩。亦著照所奏辦理。欽此。並奉到硃筆標識圖幅。臣等查原築挑水壩以下。業已漸長沙淤。實爲得力。現復向東接築。加長洶於新壩口門不致著重。至張王莊一帶。雖舊有河形。究屬稍窄。若再往北展寬。於硃筆圈示處。所斜向東北開通。歸入前挑引河。實可吸溜暢行。謹當遵照辦理。其舊河下段地勢本窪。業已開挖溝槽。足資分洩。自可不必加寬。以節工力。又前因引河已經停淤。是以暫將河頭攔築土壩。以便挑挖深通。俟數日內挑竣。卽行開放。以掣大溜。臣等嚴督道將等。趁此天氣晴和。漏夜價辦。今西首土壩業經築作。兩壩盤頭進占。已共成四十二丈。河面存寬七十三丈。現在料物源源到工。無分晝夜。趕緊鑲築。按工計日。歲內定可合龍穩固。新漕北上。斷不致誤。奉上諭。此次豐汛壩工於合龍後。復有走失深爲慚愧。惟當妥實勉爲。現在江西省有應行審辦陳淮之案。關係緊要。蘇凌阿自當遵旨迅速起程。馳往。李奉翰前經諭令由濟寧迅赴豐汛。著卽會同蘭第錫康基田。將堵築挑挖各事宜。督率在工官弁上緊妥辦。並須倍加慎重。不可稍涉大意。以期歲內合龍穩固。不致有誤。新漕方爲無負委任。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八日。李奉翰、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接奉上諭。豐汛壩工。昨據蘇凌阿等奏挑水壩下業已停淤。引河數日後可以挑竣。此時自己一律挑挖深通。即可開放掣動大溜。李奉翰到工後。務須會同蘭第錫、康基田督率在工官弁上緊趕辦。加意慎重。以期堵閉堅實。務於歲內合龍。毋再遲緩。將此傳諭。李奉翰等並諭。范三綱知之。欽此。伏查臣李奉翰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馳抵豐汛工次。連日會同督率在壩道將文武各員。漏夜慎重儻辦。步步穩實前進。自十二月初至初七日。東西兩壩。又共做長十二丈。連前所進之壩。已共長八十一丈。現存口門寬三十四丈。口門漸窄。水勢漸深。臣等嚴督將弁層層追壓。務令穩實到底。再行出占。以所存口門丈尺核算。每一晝夜進壩一個。二十日外。計可合龍。所有引河頭展寬。及挑挖加深之處。現已挑有八分餘工。計日即可一律完竣。查向來堵築漫工。必俟壩工口門收至八九丈時。開放引河。則水勢擡高。易於掣溜。其引河下游尤須一律深通。以順其暢達之性。臣等遵員分投前往。碭蕭銅沛邳睢一帶正河內。逐細查勘。凡有灘嘴兜灣。停淤高仰。皆挑切深通。以期毫無阻遏。俟兩壩口門收窄。溜勢湧激之際。先行相機開放引河。俾大溜全掣東趨。壩工易於堵合。務期一舉歲功。歲內妥竣。以仰慰聖廬。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李奉翰、蘭第錫、康基田奏。豐工東西兩壩。晝夜分投儻築。至二十日。口門存寬九丈。是日引河一律挑竣。隨於二十一日開放溜勢。暢行頗爲通順。隨將兩壩趕緊出占前進。二十三日。口門存寬四丈餘尺。壩身層層追壓。計已鑲入水深五丈八尺。已經到底。並因西壩壩基係在灘上築起。恐口門收窄。擡高水面不足抵禦。先於西壩上水一面。並下水一面。刨挖深槽。均鑲邊壩。以護壩身。其東壩雖於深

水中進埽。亦一律鎖護邊埽。臣與道將等。上下較量察看。似屬穩實周備。二十四日。正在合龍。乃西壩忽然游墊。直抵東壩口門。天然堵合。與四十九年河南睢州壩工合龍情形相似。而西壩後身陡然墊裂。登時過水十餘丈。所幸引河行溜。照前暢順。壩工口門進水無多。此時稽錄料物。尙有存貯。臣等督率道將等。將西壩基趕緊加築穩固。卽往前進。東首亦卽出占。一齊并力。妥慎趕辦。計旬日內。卽可竣事。惟前定合龍之期。此時又須暫緩。惟有慎之又慎。督率趕緊僱辦。務冀於正月初旬。合龍穩固。以贖愆咎。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七

河水章 版二十四

嘉慶二年正月初七日李奉翰、蘭第錫、康基田奏。初六日接奉上諭。豐汛壩工節經降旨。令該河督等趕緊鑲築。滿擬合龍在即。乃西壩後身又忽裂。此亦無可如何之事。據稱壩基係於灘上起築。口門收窄。水長陡墊。但向來漫工多係灘上起築。此次究係該河督等鑲築未能堅固所致。幸而引河行溜照前暢順。壩工口門進水無多。現在存貯料物足敷鑲用。兵夫雲集。該河督等不可稍存怨尤之念。惟當督率員弁趕緊備辦。倍加虔誠。慎之又慎。叩祝上蒼。河神垂佑。於初十內合龍穩固。尙可將功抵過。此時亦不即將伊等治罪也。仍將趕辦堵築情形及何日合龍迅速加緊覆奏。伏查豐汛壩工自西壩後身陡墊後。臣等分投督率道將等立即於西壩趕緊盤頭。一面將西壩游墊與東壩交接之處。漏夜用軟草鑲填。加壓重土。跟追穩實。並於上下水邊壩之外。又加邁壩節節收拾。嚴密堅固。隨於口門次第捲壩前進。多用騎馬繩橛層層追壓。現在金門存寬七丈餘尺。初十日定可合龍。其西壩後身土隄已加築高厚。並於臨河一面刨槽。豫鑲護壩。以防合龍後水長漫灘。藉資抵禦。再口門日漸收窄。引河行溜較前益暢。臣等疊經挫失。倍加慎重。籌辦以期處處周密。堅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一日李奉翰、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於初七日謹將豐汛六堡漫工金門存寬計期合龍緣由具奏。後臣等趕將兩壩進壩加鑲追壓。高出水面二丈餘尺。正欲挂纜合龍。緣連日天氣和暖。大河上游冰

凌消化。壩前陡長水五尺六寸。該處本係土性沙鬆。金門溜勢建瓴而下。湧激淘刷。壩前水深本止五丈八尺。立見刷深七丈有餘。又值狂風鼓盪。溜勢更緊。至初九日戌刻。東西兩壩同時並蝕。臣等分投督率各員倍加土料竭力趕緊搶辦。東壩甫得搶護平穩。西壩因回溜淘刷更甚。隨鎖隨蝕。搶至亥刻。業經鑄高出水五尺。而壩頭陟然蝕塌。黎明後風勢少緩。水亦漸平。立即兜纜盤護。其舊大壩口門先經進占收窄。僅存口寬八丈。擎托得力。過水無多。而引河水勢仍屬暢順。查量塌壩之處。口門共寬十四丈餘尺。現在連夜盤頭進堵。務期剋日竣事。臣等疊蒙訓示。倍加慎重辦理。迺功屆垂成。西壩仍有挫失。憂慚悚懼。無地自容。仰懇聖主天恩。將臣等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李奉翰、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接奉上諭。李奉翰等奏。豐汛壩工。於本月初九日。東西兩壩同時並蝕。口門共寬十四丈餘尺。懇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究係該河督等鑲築壩工。未能堅實所致。卽據稱該處土性沙鬆。易於墊挫。但向來豫省最稱土性鬆浮。遇有漫口時。亦卽堵合。况南河多係膠泥。非豫省可比。何致屢鑲屢墊。若委諸土性沙鬆。何時始能堵閉。看來該河督等所稱未免藉口之詞。必有辦理未妥處。所或壩工進占。未能追壓到底。或引河高仰。不能吸溜。下注卽使引河通順。其歸入正河之處。久經淤墊。未必一律深通。幸口門止塌寬十四丈餘尺。鑲築尙易爲力。該河督等不可稍存怨尤之念。尤不可諉咎土性沙鬆。藉詞展緩。惟當倍加愧勵。督率在工員弁。趕緊儻辦。慎之又慎。壩工進占。向係層土層柴。此時或將用土處酌減。多用柴石。並於壩後再行加鑲。追壓以期十分堅實。是否應行如此辦理。著該河督等酌量妥辦。使壩工一律穩固。亦不必拘泥遷就。其引河下游有無高仰。及歸入正河處。所有

無淤墊阻滯。並著李奉翰等親加履勘。悉心籌辦。毋得僅諉之工員。並稍存回護將就之見。現在凌汛雖過。卽日便屆桃汛方盛之時。而重運俱已北上在途。若再不速行堵合。以致運河不能疏通。緣路未涸。所關非細。該河督等務須加緊僱辦。剋日合龍。毋得再有遲延疎懈。貽誤要工。自干重咎。此處發藏香二十枝。著該河督等於河神廟敬謹虔祈。叩祝上蒼垂佑。早得合龍成功。尙可將功抵過。此時亦不卽將伊等治罪也。仍著將趕辦堵築。及引河掣溜情形。並何日可以合龍。加緊迅速覆奏。以慰廑注。欽此。臣等連日與該管道將等悉心講求。先將兩壩後身層土層柴盤築十分穩實。並於邊埽接縫之處。添鎖護埽。務使嚴密。然後出占。步步慎重前進。至引河內因壩工口門已窄。且有挑水壩逼溜東趨。流行甚暢。其引河下游。自張王莊以下。至徐州邳宿桃源一帶。凡有兜灣灘嘴。挺入河心之處。先於上年節次委員實力抽溝疏浚。一律通暢。自開放引河分流下注。據報徐城以下。正河內長水四五六尺不等。據外河廳呈報。黃水已直達河口。會合清水東注歸海。並詢往來船隻。僉稱並無高仰阻滯之處。復自引河頭至尾段。迤上張王莊一帶。逐細測量。自七八尺遞深至一丈餘尺。掣溜實有六分。並無停淤阻滯。臣等細按情形。悉心推求。蓋緣引河係就灘地挑挖。過水雖有丈餘。而大壩金門收窄。後刷深至五丈七八尺。水性就下。究未免著重。一面將兩壩儘力加鎖。追壓。一面將舊大壩一併進占收束。擡平水勢。俾掣溜不致過激。現在大壩金門存寬六丈八尺。其舊壩亦收存口門七丈。詢之在工文武將備等。僉稱處處籌辦周密。數日內可以合龍。臣等凜遵恩訓。不敢稍存欲速之見。亦不敢稍任遲延。自干重咎。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李奉翰、蘭第錫、康基田奏。豐汛六堡壩工儼辦情形。臣等節次奏蒙睿鑒。至二十四日。大

壩金門僅存寬三丈六尺。復將兩壩後身再加鑲壓。處處周密。隨敬慎挂纜合龍。倍加料土。上緊趕辦。因口門已合。壩上水勢頓長。高於壩下九尺。壩身更加著重。隨鑲隨墊。目睹情形。益切敬畏。搶辦三晝夜。不敢稍遺餘力。並於龍門之外。又加邊埽。至二十七日始斷流閉氣。臣等率同在工文武。細加察看。壩前水已澄清。黃流全行東注。極爲穩固。其舊壩金門先經收窄。頗得擎托之力。今新大壩合龍後。亦即堵合。以爲重門保障。仍於壩根趕澆上戩。以期毫無滲漏。現在引河大溜奔騰而下。全黃暢注。此實仰賴聖主誠敬感孚。天佑神助。告厥成功。感幸之餘。彌深凜懼。附近濱臨湖河民人。目睹河歸故道。得以安業。感戴皇仁。同聲歡頌。現將善後防守事宜。會商妥酌。臣蘭第錫次第料理。並即會同撫臣費淳。遴委明幹之員。分赴豐沛一帶。籌消漫水。務俾地畝早爲涸復。奉上諭。李奉翰等奏。豐汛漫工合龍穩固一摺。覽奏欣慰。豐汛大壩堵合後。搶築堅實業已穩固。合龍黃流順軌安瀾。全行東注。此皆仰賴河神垂佑。得以合龍竣事。實深欽感。著發頭號藏香二十枝。敬謹祀謝神庥。並即於該處相地建蓋祠宇。恭奉神牌。應照陶莊河神廟內神牌字樣尺寸。查明具奏。並將匾對尺寸一併進呈。候朕親書發往。用昭靈貺。所有在工督辦各員。蘭第錫係專司該處河務。不能先事豫防。以致漫溢。且壩工屢有走失。本有應得之咎。今念業已合龍穩固。姑免治罪。亦毋庸再予甄敘。李奉翰、康基田係隔省派往辦理要工之人。籌辦一切。均屬奮勉妥協。李奉翰著加太子太保銜。康基田著賞戴花翎。仍著交部議敘。並賞給李奉翰、康基田、蘭第錫奶餅一匣。用昭恩獎。現在要工已竣。李奉翰、康基田俱應各回本任。籌辦運河繕道。及地方事務。至此次漫工。應分別著賠之處。即著蘭第錫核實題報。照例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初八日。蘭第錫奏。豐汛大工合龍後。臣復同河東河臣李奉翰。藩司康基田。上下察看。壩身邊埽。均
以出水一丈八尺爲度。稍有不足者。一律加鎖高厚。其西壩後身土隄。亦普律加高。以防挑汛水長。並將
六堡廢圈堰。照舊補還。以爲重障。漏夜儻辦。均已如式完竣。二壩亦鎖壓高厚。足資捍衛。現飭將大隄缺
口。用土層層夯砌。補築完固。務令堅實。不任稍有苟簡。連日察看壩前水勢。由引河奔騰東注。行溜甚爲
暢順。壩外已落水一尺五寸。壩工極爲穩固。仍諄飭該道將等晝夜住宿壩頭。小心防守。至豐碭南北兩
岸。因上年異漲。處處漫灘。兼逢伏秋雨。水過多。大隄淋刷剝蝕。應普律加培。而北岸灘唇。停淤高仰。順隄
河形。益覺低窪。據該道將等勘估。應自六堡圈堰。迤東至朱家樓以上。圈築越隄。將順隄河形。跨壓在內。
以免大汛漫灘分溜之虞。現在修培大隄圈堰殘缺各工。分委地方印官。河工廳汛分投領銀。集夫儻辦。
限汛前一律完竣。夯砌堅實。不任絲毫苟簡。虛冒。所有應辦善後各工。酌定章程。交明淮徐道述德。署副
將田宏謨等。在工敬慎防範。儻催。臣卽暫赴邳宿運河。勘查繕道工程。疏通積水。並查催堰盱等廳補修
臨湖甄石各工。俟查辦就緒。仍回豐汛。親駐督辦。不敢稍任草率。遲延。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十六日。李奉翰。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欽奉上諭。蘭第錫覆奏。豐汛漫工。金門前停淤一摺。內稱。金
門邊埽前。現在水深四丈一尺。東西兩壩邊埽。水深二丈二三尺。計已澄淤一丈四五尺。至一丈八九尺
不等。等語。金門合龍後。黃流由引河暢行東注。壩前須長出嫩灘。壩工方可穩固。今雖據蘭第錫奏。稱漸
已澄淤。但現在壩前之水。尙深四丈一尺。至二丈二三尺不等。未卽消落。嫩灘不能高出水面。將來伏秋
大汛。設遇水勢盛漲。恐新築壩工。尙不足以資保護。此事甚有關係。朕實繫念。因思黃水之性。水緩則沙

自停淤。或於壩前另築挑水壩。引積水下流。全入正河。或使水勢滌洄蕩漾。漸長嫩灘。或另開一小引河。疏消積水。仍引入正溜。俾金門前水退沙停。逐漸淤積。則嫩灘自可日長。壩工益資鞏固。但恐金門前另挑小引河。又於正河有礙。不可不慎重辦理。該處壩工。本係李奉翰。康基田會同塔築。現在蘇凌阿已由江西回任。而東省運道一切。已辦有章程。別無要務。著傳諭蘇凌阿。李奉翰。康基田。卽同赴該處。會同蘭第錫。察看情形。集思廣益。將添築挑水壩。並另開小引河。是否可行。熟商妥辦。亦不必拘泥遷就。儘伊等起有可設法辦理之處。亦卽詳悉具奏。並繪圖貼說呈覽。總期壩前積水日消。嫩灘日長。壩工益資保護。方爲妥善。欽此。臣李奉翰當將起身前赴豐工緣由具奏。茲同藩司康基田到工。見河臣蘭第錫。知接到督臣蘇凌阿來咨。已前往潁州公幹。臣等隨會同履勘。豐工大壩。一律堅整穩固。逐細測量。臣蘭第錫所奏水深四丈一尺之處。於三月初五六等日。河水加長。續又澄淤二丈一尺。現存水一丈五尺。連前共淤足四丈五尺。存淤漸厚。其壩工西首。已有嫩灘露出水面。將來汛水長發。挾沙較重。一經蕩漾。灘形卽可全行顯露。且大壩後已有二壩。二壩後又有三壩。三壩後大隄補築完整。重門保障。足資捍衛。而大壩之前。更有挑水壩遮護。挑溜歸入引河。甚爲得力。詳加商酌。應將挑壩量爲接長。並加幫高厚。以資挑護。無須另築挑壩。臣等乘舟察看。引河頭刷深至三丈餘尺。寬至七十八丈。兩岸現仍塌崖。大溜進行順注。將來大汛。水勢湧猛。自更刷塌寬深。益資暢達。壩前積水日消。亦可毋庸另開引河。臣等固不敢少有拘泥。亦不敢稍存遷就之見。與在工文武等。詳加籌議。據云大河流行暢順。壩工處處穩固。似此層層保護。實可普慶安瀾。臣等諄屬道將廳營。仍須小心敬慎防護。以仰副聖主安愈求安之至意。再臣等正在拜摺。

間接奉上諭。李奉翰覆奏。據稱查看探量。壩前澄淤。俱係清水。黃河溜勢。全歸引河。大壩外。尙有挑水壩。遮護。將來汛水增長。挾沙較重。該處水勢蕩漾。澄淤更速。自必長露嫩灘。前因蘭第錫奏到金門壩前之水。尙深四丈餘。至二丈餘不等。未卽消落。嫩灘不能高出水面。伏秋大汛。恐不足以資保護。是以諭令蘇凌阿。李奉翰等。察看情形。熟商妥辦。今據李奉翰所奏情形。壩前澄淤。俱係清水。且壩工層層遮護。卽使汛水增長。挾沙而行。一到該處。停淤更速。若果如此。將來伏秋大汛。非惟新築壩工。可以無虞。且金門嫩灘。益資停淤增長。豈不深愜願望。著傳諭蘇凌阿等。會同查看情形。是否相同。如何熟商妥辦。並將壩前清水疏消。全令淤泥。以資鞏固。迅速馳奏。並將來伏秋兩汛。現在嫩灘。一有停淤增長之信。飛速奏聞。以慰廬注。朕意。究以急疏消。現在清水爲是。爾等籌之。欽此。仰見聖主垂廬河防。無時或釋。遵於壩前澄淤之處。復加查勘。嫩灘護衛壩根。洵屬鞏固。該處積水。經黃流往來蕩漾。可以一律淤平。誠如聖明洞鑒。將來伏秋大汛。非但壩工。可以無虞。金門嫩灘。益可淤成。除現今情形覆奏外。此後嫩灘。再有增長。立即飛速奏聞。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二十九日。蘇凌阿。蘭第錫奏。臣蘇凌阿承准廷寄。欽奉上諭。蘇凌阿奏。豐工自挑水壩以下。前經露出嫩灘。寬一百餘丈。長一百七十餘丈。於四月初三日。金門外清水尙深四尺餘寸。又澄淤一尺有餘。邊壩前灘面。愈見呈露等語。看此情形尙好。金門壩前之水。漸次消落。嫩灘停淤。增長於壩工。自可益資鞏固。但金門外積水。雖覺漸涸。究尙未盡消。嫩灘水能高出水面。將來伏秋大汛。設遇水勢盛漲。恐新築壩工。尙不足以資保護。著傳諭蘇凌阿等。將所有金門外清水。尙深四尺餘寸之處。迅卽設法疏消。盡令淤

長嫩灘。遮伏秋大汛之時。壩工益可無虞。該督等務須妥辦爲要。至另摺奏江北水利河道工程內稱。宿州靈璧縣境內之濉股河。鳳臺縣之裔溝河。間有淤淺。又豐沛二縣順隄河。食城河。沙淤淺寒。應行疏浚。宿州等處河道淤淺處所。自應卽爲疏浚深通。並著蘇凌阿等督飭所屬詳悉勘估。妥爲辦理。務使工歸實用。毋任不肖官吏等浮冒開銷滋弊。欽此。伏查臣蘇凌阿前奏豐工金門外清水尙深四尺。邊埽前灘面呈露。係四月初情形。臣等以壩工最關緊要。令該道等將逐日水勢灘形。隨時稟報。五月初據淮徐道述德等稟稱。金門邊埽外。全行涸露成灘。壩前已無積水。臣蘭第錫於十五日馳抵該處。見黃河大溜由挑水壩徑直東趨。引河益深。下注甚爲通暢。挑水壩至大壩露出大灘。金門前積水已俱消涸。當經具奏查豐工壩前。前次衝刷極深。防護最宜慎重。今幸挑水壩逼溜得力。壩前邊埽等工亦甚堅實。現在大溜全向中泓。引河日見刷寬。大壩邊埽前一帶已全露淤灘。較前又加寬二十餘丈。並高出水面八九寸至尺餘不等。足資擁護。卽大汛長水亦斷不致著重。現又諄屬道將等時刻留心防範。不可因溜勢開行。稍存疎懈。務冀伏秋大汛咸慶平穩。以副聖主宵旰垂廬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九日。李奉翰奏。七月十七日。後河水盛漲。星夜馳抵虞城工次。督率開歸道馬慧裕。並廳營等晝夜搶護。幸得保護。臣擬前往北岸照料。並查勘上游各工。接據山東兗沂曹道孫星衍稟稱。曹縣第二十五堡無工處所。因河水積長。高於隄頂。加築子堰之後。水復增長。更兼狂風驟雨。隨搶隨漫。於二十四日隄工漫溢。長三十餘丈。其隄北居民俱已搬至大隄。並撥船濟渡。飭查被水村莊。妥爲料理等情。臣聞信卽令該道趕集料物。相機堵築。一面飛咨山東撫臣伊江阿。陸任江蘇撫臣康基田。督飭上緊儻辦。臣

將虞城搶辦各工。交道府廳營等實力修守。務保穩固。奉上諭。李奉翰奏河水情形一摺。初加披閱。係虞城與江南交界之碭山一帶漫灘。水勢經趕緊搶護築戩。得保無虞。深以爲幸。及閱至後幅。則稱道員孫星衍稟報曹縣二十五堡無工處。所因河水積長。高於隄頂。更兼風狂雨驟。隨搶隨漫。於七月二十四日隄工漫溢。三十餘丈等語。前因江南碭山楊家壩一帶。有漫溢之事。曾降旨令蘇凌阿等馳往查辦。楊家壩係屬南岸。且在曹縣下游。該處既有漫溢之事。則上游水勢自應輕減。何以曹縣復有漫口。黃河性不兩行。其故殊不可解。但既有漫工。卽應趕緊勸築。因思楊家壩漫水係屬南岸。且下注之水。有洪澤湖爲歸宿。而曹縣漫水則係北岸。且在上年豐汛漫口上游。關係運道尤爲緊要。若兩處同時進占。南岸堵築。則北岸尤爲著重。未免施工費力。今權其輕重。當先將北岸曹縣漫工趕緊堵築。其碭山楊家壩工程。止須派令道將等。將兩壩頭裹住。勿令再有衝塌。暫緩進占。其中流漫水。且任其下注。歸入洪澤湖。如此酌辦。則南岸下游既有宣洩去路。北岸上游施工自易爲力。此時惟當將曹縣漫工剋期鑲築。勿令妨礙運道。俟此處工程辦竣。再將楊家壩工程并力堵合。庶於運道全河。兩有裨益。現在李奉翰接奉節次所降諭旨。竟當馳赴南陽。帶兵住守。不必分身兼顧河務。此時曹縣一帶。僅有伊江阿一人在彼。兼有查勘災區之事。不能並資照料。碭山漫工既可緩辦。康基田仍應回至曹縣。幫同堵築。新任藩司司馬駒曾任河員。當知河務。於工程應素所諳習。著傳諭康基田。司馬駒接奉此旨。卽各馳赴曹縣工次。同伊江阿趕緊鳩工集料。迅速蒞事。以利運道。而衛民居。曹河廳冊。今按山東巡撫伊江阿於八月初四日奏報曹汛漫工。與河督李奉翰奏報情形略同。

八月初三日。蘇凌阿、蘭第錫奏。上月中旬。黃水盛漲。下游各工。處處著重。臣等前在宿桃一帶搶辦要工。接據蕭南、豐北兩廳稟報。水長工險。卽星夜馳往搶辦。前經奏聞。續於途次。復據蕭南廳稟稱。碭汛頭堡之楊家馬頭及三堡之關家馬路地方。因上月十九二十等日。水勢異漲。不消較五十九年盛漲更大。二尺餘寸。南北兩岸。汪洋一片。兼值東北大風。晝夜不息。先在大隄上。搶加子堰。子堰旋亦平水。復搶築加高。無如自虞城交界下。至趙家隄口。計長二十餘里。於二十一日丑刻。普面漫水。高於子堰尺餘。官弁兵夫。無從駐足。有効用張碩彥兵丁田義二人。被水衝淌十餘里。遇救得生。臣等聞報。隨帶同淮揚道和騰額等。星夜馳赴。適淮徐道述德副將田宏謨。遊擊莊剛等。各在北岸豐汛頭二三堡。及南岸陳家馬路。搶辦堵工。甫經穩固。聞報先趕至察看。漫口二處。一寬七十餘丈。一寬四十餘丈。過水深一丈八九尺不等。灘面刷有進水溝槽數道。幸距河心尙遠。卽在隄內灘面先圈土堰。跨壓溝形。其水深之處。卽僱辦料物。調集弁兵。進占堵截。搶辦五晝夜。正將合龍。忽見大河來水平緩。心甚驚疑。差探上游。知山東曹汛二十五堡已漫溢。過水三十餘丈。該處地居北岸。運道攸關。尤爲緊要。查歷次豫省大工。均需南河熟諳椿埽之將弁前往幫辦。此次曹汛漫工。離江境交界僅止百里。臣等現將碭汛漫口於八月初三日堵閉斷流。止須趕澆後戩。補還大隄。江境已無重要工程。卽令河營參將韓勝帶領熟練備弁兵丁。馳赴東省。隨同進堵搶辦。以期及時堵閉。此次碭汛隄工漫溢。雖經剋日僱堵斷流。而該管之署蕭南通判孫同珉。守備賀清元。並專派防守之遊擊莊剛。疎於防範。實難辭。應請旨交部嚴加議處。並懇天恩。將臣等一併議處。其該管道將及地方各官。另開職名。送部查議。奉。上諭。蘇凌阿奏。碭山汛漫口於八月初三日堵閉斷

流。惟差探上游。知北岸山東曹汛二十五堡漫溢。過水三十餘丈等語。曹縣漫口。業經李奉翰先行奏到。該處漫口祇三十餘丈。非上年豐汛漫工初場時。即寬有一百餘丈者可比。且據奏。微山湖現存水一丈三尺餘寸。漫水潑紆下注。尙不致淤墊。或於運道民田。尙可不致大礙。是否如此。較比上年豐汛情形。著即查明據實具奏。李奉翰節經降旨。令其馳赴南陽一帶。防守漢江北岸。此次伊江阿所奏。有飛咨李奉翰督飭工員。趕緊堵築之語。李奉翰自因未奉到前旨。尙在工次。現在曹縣漫工。已令康基田與伊江阿會同督辦。並飭令司馬關迅速前往。辦理有人。李奉翰仍當遵奉前旨。速往南陽防堵。不必在工會辦。康基田係江蘇巡撫。業已派往東省。江南事務殷繁。河工亦屬緊要。蘇凌阿、蘭第錫俱著毋庸前往。但黃河水性。向不兩行。南岸礪汛既漫溢於前。則上游各工。當不致著重。何以北岸曹縣又有漫溢之事。自係曹單以下。豐沛蕭瑒各工段內。有河底高仰之處。此事著蘇凌阿、蘭第錫詳悉查勘。如有淤高處所。趁此抽溜順勢。以便曹汛漫口合龍後。大河下注。深通無阻。不得稍有回護。此次礪汛漫口。適值上游曹汛漫溢。溜勢北趨。是以南岸斷流。得以即行堵合。本非伊等之功。若該督等於應行抽挑各工。不實力督辦。致黃水稍有阻礙。則惟伊等是問。至上年豐汛漫口。水勢即注微山湖。運道不致梗阻。本年漕船北上。行走轉爲迅速。此次漫口較小。而微山湖底水尙高。清足敵黃。想不致墊及湖心。其微山湖下游荊山橋。伊家河等處。爲疏洩微山湖尾閘之路。昨已有旨。令該督撫等先爲豫籌。必須使漫下之水沿湖邊下注。尾閘不致淤墊。運河有礙。修築緯道。及大挑工程。此爲最要。再下游各州縣。猝被水淹。田廬恐有妨礙。亦即分委大員。詳細查勘。如應行撫卹。即行一面奏聞。一面辦理。不可稍有諱飾。致貧黎稍有失所。至礪山漫口既

已堵合。蘇凌阿、蘭第錫係統轄之員，著加恩免其交部。其該管之道將廳汛各員，疎於防範，咎無可辭。仍著該督查明咨部議處。使工員知所儆戒。至被衝淹遇救得生之効，用張碩彥、兵丁田義二人著該督等加倍賞賚。仍將如何堵築、何時合龍及查辦情形速行覆奏。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五日，李奉翰、伊江阿、康基田會奏。臣李奉翰前將據報曹縣漫工赴東勸辦具奏。臣康基田至工會同勘得漫口水勢尚大，口門寬九十餘丈。現將兩頭趕緊裹護，其露出隄面水痕之處，稀淤浮於新加堰頂之上。詢之土著老民，咸稱今年異漲，實爲從來罕有。至今灘上水尙未消，其刷出溝槽共十餘道。臣等復乘舟往來相度，若於口門堵築，相去大河六七里，已成入袖之勢，必當於隄南就高灘建築跨壓。各溝槽包裹在內，庶爲得宜。已酌擬圈堰基址，俟灘水消涸，卽集夫趕築壩基。所需稽盤等料，臣等會商應於豫東兩省分投採辦。其採自河南並山東上游者，多雇船運順流而下，較爲迅速。不能船運之處，酌撥車輛，由陸路僱運。現將酌購料數分別咨行照辦。予限交工。集有成數，卽興工儼堵。復查上月二十日，江南礮場漫溢，河溜業已旁趨。二十四日，山東曹汛亦有漫溢。先後兩處分流，其正河下游均已淤墊。應自曹汛二十五堡至江南石林工以下，一律挑深，以資暢達。不惟現今堵築壩工不致著重，得早歲功卽來年大汛經臨，更得暢行無虞。壅滯實與豫東江南三省河工大有裨益。臣等遴員前往並咨會江南督臣蘇凌阿、河臣蘭第錫、委員會同確估。俟核定土方數目，卽行興挑。曹工在東境者，臣伊江阿派委山東各州縣分段承挑。在江南境內者，臣康基田與督臣蘇凌阿會商分派江南州縣等官承辦。總期上下普律通順，庶開放後，建瓴下注，去路通暢。將來河頭如須築挑水壩工，再行相機酌辦。奉上諭：此次曹縣漫口。

前據李奉翰、伊江阿先後奏到，節經降旨，令該撫等相機堵辦，並詢問該處情形，比較上年豐汛工程，若何。令其據實覆奏。茲閱奏到圖說，大河溜勢向北直趨，已成入袖之勢。該督等擬於隄南就高灘處所，建築圈隄，跨壓各溝槽，包裹在內，以期相機堵合。就現在情形而論，固應如此辦理。但大溜已轉向西北，又折而從上年豐汛漫水下路，遞達南陽等湖，恐非圈隄所能築禦。兼恐壩工著重，必須相度地勢情形，開挑引河，建築挑水壩，逼引溜勢向東南趨注正河。庶於堵合漫口較易爲辦。今閱河圖形勢，迤南一帶灘面，有向北坐灣之處，以致兜溜北趨。莫若於南灘迎溜處所，開挖引河，而於西壩基之上，斜築挑水壩一道，逼溜趨向東南，將來於開放引河，尤可期於暢注。已於圖內用硃筆畫出，但係大概懸揣情形。南面河灘是否低窪，不致高仰，能否開挑引河，伊江阿、康基田等，尤當相度形勢，斟酌辦理，亦不必拘於遵旨也。至該督等自請交部治罪之處，前因時逾白露，河流順軌，是以將該督等交部議敘。今既有漫工，該督等亦何顏更邀甄敘。著將前旨撤回。俟此次工竣後，核其功過，另降諭旨。其疎防專管各員，仍按例具疏題參示儆。又據蘇凌阿等奏，礪汛漫工堵閉斷流，並將豫東交界之豐碭一帶，河心淤墊之處，趕緊抽挑疏浚一摺，早應如此辦理。前已降旨詳晰指示，今該督等始行奏到，所見已遲。著再傳諭蘇凌阿、蘭第錫，務須趕緊疏挑，俾曹汛合龍後，大河下注，深通無阻，方爲妥善。儻應行抽挑各工，再不實力督工員妥爲經理，致下注復有阻礙，則惟伊等是問。仍著伊江阿、康基田將現辦工程比較上年豐汛情形，究竟若何，何時可以堵合，迅卽據實覆奏。曹河廳冊。

是月初八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查東省漫口迤下數十里，卽係江南地界，河身在在停淤，臣等同

赴沿隄一帶。遂加察看。自徐州北門以下。河道均屬深通。毋庸挑辦。其自山東曹縣符岡集至江境石林工迤下。因異漲之後。上游溜勢驟掣。高仰淤墊之處甚多。現擬測量地形高下。一律抽挖深溝。庶錢糧不致糜費。將來水歸故道。自必刷滌寬深。已派委兩省明練道將各員。公同確估。俟核定土方。即派員立限興挑。至礪汛漫口。連日會同察看。上游有順隄河形長九十餘里。頗爲寬深。向來虞礪交界地方。築有土壩一道。此次漲水。從順隄河直下。衝塌土壩。致大隄漫溢。現在隄內業已堵合穩固。應將土壩照舊補還。攔截河形。以備來年大汛。奉上諭。前自山東曹縣漫口。在江南礪汛漫工之後。卽料及豐沛蕭礪一帶。必有河底高仰之處。是以下游未堵。上游復開。節經降旨。飭諭該督等。勘明妥辦。今據該督等奏。曹縣符岡集至江境石林工迤下。淤墊甚多。實不出朕之所料。現在惟當實力妥辦。抽挑溝槽。務俾一律深通。來年大汛。暢流無阻。至曹縣漫口。昨據李奉翰等奏到。卽經降旨。令該撫等相度情形。於迤南一帶。開挑引河。而於西壩基之上。建築挑水壩。並於圖內貼說。詳晰指示。該撫等接奉後。自應斟酌妥辦。計此時購辦料物。已皆湊集。司馬駒於月內。可抵工次。想已興工進占。現在工程。比上年豐汛工程。是否較易。爲力。下游被災之處。比上年輕重。若何。其合龍之遲速。需費之繁簡。均比較上年。若何。工程有無增減。朕心深爲廬念。著再傳諭該撫等。卽行據實詳奏。仍督率工員。趕緊鑲築。實力妥速經理。以奠民居。而利運道。南河成

案續編。

九月初九日。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奏。臣等先後承准廷寄。八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曹汛漫口。下游正河淤高。若不趁此一律挑深。不特漫口難以堵合。卽來年大汛經臨。亦難以循流東注。著傳諭蘇凌阿等。卽

派委委員。趕緊挑挖。務於曹汛壩工合龍以前。如式挑竣。不可稍任草率。欽此。於本月初二日奉上諭。該督等務當遵照節次所降諭旨。實力督率在工員弁。妥速挑挖。俾正河一律暢順。仍將何時可以堵口合龍之處。先行迅速馳奏。以慰廬注。欽此。伏查曹汛漫口。現在趕緊挑河築壩情形。並約計十一月初旬。壩工可以堵合。業經會奏。此次曹汛漫口。迺下應挑工程。業於上月下旬。一律插鉤開挑。工長一百二十餘里。需費實繁。應用土方。夫價已提運庫銀三十萬兩。星夜僱挑。設有不敷。再於藩運各庫借撥湊用。臣等親督嚴查。按工樽節給發。不任稍滋弊混。惟濬河務求深通。而撈淤厚水。倍費工力。例價實有不敷。臣等公同各屬捐廉津貼。分年歸款。斷不敢任意開銷。現率藩司孫曰秉等。嚴催僱辦。計十月內。東省啓放引河前當一律妥竣。深通暢順。俾漫口早得合龍。奉上諭。現在曹汛壩工業已趕緊堵築。蘇凌阿等惟當董率在工員弁。實力妥爲將下游淤墊處。所星夜僱挑如式。深通暢順。務於東省未放引河以前。普行挑濬完竣。俾漫口早得合龍。方爲妥善。其曹汛漫口。現已堵築幾成。務須依限合龍。不可稍有疎虞。以副委任。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授李奉翰兩江總督。仍兼管南河事務。李奉翰傳稿。以康基田爲河東河道總督。康基田傳稿。十一月。奉上諭。前據康基田等奏。山東曹縣漫口工程。十一月內。可以合龍。今已屆十一月底。尙未奏到。朕心深爲盼望。著傳諭康基田等。督率趕緊堵築竣事。不得藉詞延宕。並將日內。會否合龍之處。迅速馳奏。以慰廬注。尋奏。口門僅二十九丈。正擬開放引河。因嚴冬冰凍。滿河湍凌。恐一經啓放。冰凌推擠。槽內黃水不能暢流。壩身反致著重。應暫緩啓放引河。康基田傳稿。

十二月二十三日。伊江阿康基田會奏東河曹汛壩工合龍。旋即潰。曹河廳冊。
是月。蘭第錫卒。蘭第錫傳稿。調康基田爲江南河道總督。以司馬駒爲東河河道總督。康基田傳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八

河水章 履二十五

嘉慶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東河曹汛漫工堵閉後。西壩後身陡墊十一丈。迨後水湧溜急。竟深至十二丈。豫東事宜冊。

二月初十日。李奉翰、康基田、伊江阿會奏。曹汛壩工堵合斷流後。西壩續有埝墊。臣等搶護鎮辦。業經據實奏聞。臣等親督官弁兵夫。儘力追壓。并將通壩一律加高。出水二丈有餘。已極穩實。祇緣西壩根當築做之初。水勢本淺。土性較鬆。前於壩工收窄之時。溜勢向西側注。壩前淘刷極深。合龍後。即經加鎮邊埝。追壓重土。并趕澆裏外各餞。以期鞏固。及壩前水深處。尙未淤積新沙。正月二十七日。東南風大。水勢直注金門西首。搜刷底土。致壩身側卸。急督工員日夜搶護。二十八日風勢愈狂。浪高溜激。西壩後段陡墊入水。即時過水十一丈。時風沙迷目。在壩官弁兵丁。間有隨埝落水。淹斃兵丁田倫等四名。實係人力難施。臣等見引河暢順。前次堵合金門。毫無滲漏。原冀數日內趕緊堵閉。詎衝失處已成。跌塘深至九丈餘尺。隨鎮隨陷。河底高窪不平。難以施工。若另行改築。不特需費浩繁。且上下相度。並無形勢穩妥之處。臣等悉心籌議。查壩工除過水十一丈。現存壩長一百八十六丈。均極堅固。實可不必另做。現擬將西壩邊埝幫寬十餘丈。向東接築。越過深塘。東壩亦幫寬十餘丈。順勢堵合。不但河底平坦。根基穩實。且可逼溜東行。洵爲事半功倍。已先將二壩口門收窄。僅止六丈。過水已有節制。是以大壩不致塌寬。運道亦無

妨礙。將來同時并合。重門保護。定可穩固。歲工引河過水本暢。不致淤墊。現在委員查勘。量爲撈濬。仍可一律深通。所需添備料物錢糧。仍於藩庫通融支用。工竣分別賠銷。仰懇天恩。將臣等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奉上諭。曹汛漫工於上年臘月合龍後。未及兩月。復有墊失。自係下游江境高仰所致。惟在相度形勢。抽挖溝槽。俾河底一律深通。方能順軌暢達。此時已近大汛。若不趕緊妥辦。剋期堵合。則當盛汛。臨不特運道妨礙。且於徽山等湖均有關係。著傳諭該督等。務於汛前堵合竣事。不可再有遲延。李奉翰本係河東河道總督。康基田。司馬駒。俱係河員出身。今河工屢堵屢墊。皆伊江阿等辦理不善之咎。若欽派大員前往督辦。不但京中現乏諳習河務之人。且恐轉致掣肘。著責成李奉翰。康基田。將江境下游高仰處所。實力趕辦。况正河已經斷流。所有抽溝挑挖之處。自易辦理。李奉翰等務須實力設法疏通。以期曹汛漫工得以迅速堵合。不可仍前玩誤。儻此次合龍後。伏秋汛再有墊失。則是下游不能疏通暢達之故。必將李奉翰等從重治罪。恐伊江阿等不能當此重咎也。曹河廳冊。

三月十三日。李奉翰。康基田。司馬駒。伊江阿奏。臣等欽奉上諭。治河之法。全在因勢利導。若下游河底一律深通。卽遇盛漲時。河流順軌下達。水勢自不致增高。務將河底淤墊之處。設法疏通。以爲一勞永逸之計。所稱將大隄用土鑲厚一層。此則可行。如果兩岸隄工一律堅厚。卽遇水勢盛漲。足資保護。庶不致有衝刷之虞。至曹汛漫工復墊。已及一月有餘。何以未見奏報合龍。殊爲遲緩。李奉翰。康基田。司馬駒。伊江阿。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壩工復墊後。一應費用。俱著伊四人全行賠出。不准開銷。並將何時可以堵築合龍之處。先行覆奏。臣等跪讀之下。感悚惶愧。無地自容。查曹汛壩工堵而復墊。前已將辦理情形。務期

於三月內完竣緣由。於初九日繕摺會奏。連日各壩又復進鑿。祇以水深溜急。每進一占。層柴層土。加鑿至二十四坯。始得追壓到底。現在進丈得丈。尙屬穩實。計期本月內準可告成。東境引河業已疏治深通。一俟壩工將竣。卽行開放。可期建瓴下注。至江境引河。先經前督臣蘇凌阿等派委多員。大加挑竣。上年開放引河水勢。流行甚速。壩工堵閉後。暢注無阻。臣等誠恐續有淤墊。隨復周歷勘查。測量河底。一律通順。並無高仰之處。現又委員分段疏浚。俾開放時。倍資暢達。定可妥速。歲工。南河成案。續錄。

四月十二日。李奉翰。康基田。司馬駒。伊江阿奏。曹汛大工儼辦情形。節經會奏。並督率兩壩將備各員。晝夜進鑿籌辦。原期三月合龍。仰慰聖懷。緣三月中下兩旬連得透雨。上游黃沁二河水勢漲發。匯流下注。曹工大壩金門已跌成深塘。近復水湧溜急。洶刷撞擊。探量口門水深至十一二丈不等。形如鍋底。兩壩隨鑿隨蝕。十分喫緊。前經開放引河。勢若建瓴。數日內黃河直達清口。流行不爲不暢。但向來長河水勢不過深至二三丈。今口門深至十丈以外。水性就下。勢所必然。現在溜勢湍激異常。壩頭時見蟄裂。若株守舊壩。徒費工料。勢難穩固。嚴工。臣等帶同諸練道將。在上下周歷。勘查。移前則距南岸甚近。河面過於逼窄。如退近北岸。又恐水勢入袖。惟二壩前一帶。河勢坐灣。向東側注。距新挑引河不遠。就其灣形開挑。直入引河。甚爲得勢。且止長二百四十餘丈。工費無多。該處水面不深。河底平淨。若另築壩工一道。易於措手。且前有大壩遮護。後有二壩擎托。尤爲事半功倍。將來卽以舊西壩作爲挑水壩。亦甚得力。惟挑挖河頭。添築壩工。至速亦需兩月。今當夏令。不特舊料已盡。無從購買。且轉瞬大汛。萬難於灘上施工。查本年節氣較早。如緩至七月後。水勢漸落。新料登場時。相機堵築。可期一氣呵成。伏思從前青龍岡北岸漫

口因趕緊僱辦欲速轉遲久無成效仰蒙聖明洞燭全河機要諭以另籌辦法酌展限期遂得底定安瀾今臣等再四思維與其僥倖而無濟不若遲久而有成仰懇聖主逾格鴻慈展限數月俾得於秋間興築一舉告成現在上游豫省各廳伏汛將臨工程緊要擬將原調在壩之將備弁兵撤回本汛防守以免他虞奉上諭李奉翰等奏壩工水深溜急另籌堵築一摺此次曹汛漫工總由該督等築壩進堵未能堅實致上年甫築旋開及復經鑲築後又不能督率在工人員趕緊施工曠日持久水性就下致口門日刷日深昨有旨令劉塘慶桂前往查勘即以口門跌成深塘轉瞬大汛經臨辦理費手爲慮今據所奏情形果不出朕所料是李奉翰等疎玩遲延之咎實無可辭伊江阿係屬巡撫有本任應辦事務非專辦河工之員姑從寬免李奉翰康基田原係河東總河司馬隨現任總河厥罪均屬甚重本應革職治罪姑念伊等向於河工尙爲熟習姑先革去翎頂圖功自贖以示薄懲仍俟秋後工竣核其功過再降諭旨至漫口處所現已深至十丈外斷難再爲施工閱該督等所繪圖說二壩迤前一帶河勢坐灣之處向東側注且距新挑引河尙不甚遠若於此處開挑河頭導入引河似尙得力其所稱另築壩工一道及留舊西壩以爲挑水壩之處亦止可如此辦理但黃河之性遷徙靡常亦非可拘執成見已於原圖改挑引河頭處所用硃筆標出該督等務須察看情形如此時尙可施工或酌量所費無多不妨先行試挖加放寬深俾大汛經臨水勢盛漲時或向東坐灣之處漸成吸溜之勢若汛水直注引河歸入正河豈不事半功倍河道關係民生自昨秋漫溢後曹單下游一帶多被淹浸迄今已逾半載該督等辦理堵築事宜爲時已久早應熟籌情形迅速妥辦乃既未實力堵築於前及復行興工時又未查勘此等情形早爲籌及直至此時東

手無策。始議另辦。則該督從前所辦何事。若此時劉墉等審案已經完竣。卽仍遵前旨。馳赴工所。詳悉履勘。現在該督等所籌辦法。是否情形實係如此。將來堵築時。是否可期完善。竣工。及李奉翰等因何因循於前。並不早爲籌辦。據實覆奏。毋得稍有遷就。瞻徇。惟將屆大汛。經臨漫口。旣須緩至秋汛。後方始興工。則下游一帶。多係民田。廬舍。必須廣籌去路。俾水有歸墟。方足以保衛民生。摺內所稱微山湖。伊家河。蘭家山壩等處。凡可以遞達六塘河歸海。及分洩入黃之路。務須一律展拓。俾暢達下注。不致壅遏爲患。該督等亟宜派委委員。分投查辦。毋得僅以紙上空談塞責。致干重咎。其附近漫口。及下游各屬。如有被災之處。該撫尤應加意撫綏。妥爲辦理。使災黎口食有資。毋令一夫失所。至現在糧船正當北上。漫工旣不能依時堵合。運河連成一片。糧船行走。挽運稍艱。亦應照前旨於河內插立標識。導用絳船。俾糧運得以銜尾前進。如再有途次脫空。致遲逾限之事。必當一併從重治罪。仍著劉墉等將查辦漫工情形。迅速據實先行覆奏。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四日。欽差大學士劉墉。尙書慶桂。查勘曹工情形。覆奏。屆臨大汛。料物購運維艱。應請暫緩堵築。奉上諭。據劉墉等奏。查勘曹汛漫工情形。一摺。覽奏俱悉。該處漫口。跌成深塘。斷難在此施工。其改挑之引河頭。旣據劉墉等查明。開放引河。與堵築口門。相資並濟。若先行挑挖。恐大汛時。普漫停淤。請一并緩至七月後興工。其李奉翰等所奏情形相同。亦祇可如此辦理。惟是漫口旣須至秋汛後堵築。而下游江南境內河道。務須趁此時挑挖寬深。將來合龍後。大溜歸入正河。方能順就下之勢。儻稍有高仰。不能暢達下注。仍恐壅遏爲患。所關甚鉅。劉墉慶桂現在已赴下游履勘。著卽詳細逐段查明。是否一律挑挖深

通。如從前實有淤墊高仰。以致口門合而復開。卽行據實嚴參。俾知警懼。毋得稍有徇隱。至漫水下注。廣籌宣洩去路。該督等務須親赴各處。相機開放。俾去路寬廣。大汛時。水有所容。毋得徒以空言塞責。致干咎戾。將此傳諭劉墉。慶桂。並諭李奉翰等知之。曹河廳卹。

是月李奉翰。康基田。司馬駒奏。臣等先後堵築曹工。不能安速歲事。獲咎滋深。欽奉諭旨。已恭載上月十二日。欽此。又奉上諭。細思漫水下注。口門以後。大河溜勢。是否全行北趨。其正河水過沙停。現在是否業經停淤。斷流。抑或尙有水流。積水。接續下注。而自清口以上。至曹工一帶。舊河。曾否淤墊。作何辦理。卽詳悉覆奏。欽此。伏查前此開放引河。數日內。黃水直達清口。竭力儻堵。原期穩固歲功。無如上游壘經。長水口門。跌成深塘。溜勢湍激。異常。壩身不能抵禦。以致陡墊塌寬。難以措手。臣等因大溜仍由金門北趨。引河分溜。漸弱。河頭漸見停淤。當卽暫築土壩攔截。隨赴下游。逐細探量。查自曹汛至江境石林一帶。因溜勢驟掣。後稍有停淤。自應量加挑濬。不誤臨期開放。其自徐州直至清口。河長五百餘里。照舊寬廣深通。並無淤墊。所有改挑引河頭處。所仰蒙硃筆標記開寬。俾河流向東坐灣之處。順勢直達。臣等會同恭閱。並細勘現在地形。河頭一經展寬。吸溜更爲得力。自當遵照辦理。並候欽差大學士劉墉等勘明具奏。惟大汛水長。形勢恐有更易。當隨時相機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八日。李奉翰。康基田奏。自六月初旬以後。連接豫省文報。萬錦灘黃河。並武陟縣沁河。汛水疊次漲發。匯流下注。並據報。東省蒙沂山水陡發。同歸江境。邳宿運河內。汪洋浩瀚。拍岸盈隄。臣等一面督飭將繹道隄工加緊防護。一面覆加遍勘。查邳州以下。洩入黃河之水。一由宿遷之十字河。一由古城之劉

家莊兩處奔流下注。大河已衝刷如舊。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流行迅駛。其徐城上下一帶。查北岸之水線。河離微山湖較近。亦可分洩入黃。隨將灘面高仰處所。漏夜挑挖深溝。俾水由蘇家山分注黃河。並將子房山等處洩水口門引渠。大加展拓。分流極暢。荆山橋一帶。即落水二尺餘寸。自徐城直至清口。五百餘里大河。皆刷滌通順。現在商民船隻。連橋上下。毫無阻滯。所有黃河南北兩岸。上年盛漲時。啓放分洩之天然峯山等閘。並唐家灣引河。王營減壩。先經堵截如式。此次洩水入黃。得收專力攻沙之益。現復自徐城以上。直至東省交界於河底。抽挖深溝。先將雨後積水宣放淨盡。即依水平較量。估挑加深。務期曹汛大工引河啓放時。建瓴直下一舉告成。至洪澤湖自六月上旬以來。正陽關淮水頗大。每日長水一二三四寸不等。高堰誌椿現存水七尺六寸。全湖之水。由清口暢出。自河口以下。湖水既旺。加以上游黃河分洩各口門。並楊莊運口下注之水。皆匯歸外河。山安海防三廳境內入海。是以工程仍不免著重。外河廳屬之上河汛王家莊。山安廳屬之周家渡口。海防廳下河汛之十四堡等處地方。向日無工之所。皆因清水搜刷。湧激場灘。大溜直注隄根。臣等督飭淮揚道和騰額等。分投搶鑲埽段。抵禦無虞。南河成

案續編。

是日李奉翰、康基田奏。曹工尙未堵合。仰蒙聖恩。不卽重治臣等之罪。復欽奉諭旨。七月尙在秋汛期內。止可於刈穫時。趕緊購料。總俟霜降後。施工築壩進占。一舉集事。欽此。臣等疊荷鴻慈。曲加體恤。均各感激思奮。現已派撥員弁。將江境引河先行抽溝。放淨清水。再行確估土方。分段挑撈。擬於八月初一日興工趕辦。至江省應行派赴曹汛堵築之將備弁兵。豫爲遴選派定。俟料物購運到工。卽令赴工所聽候分

派興辦。霜降後趕緊儻築。奉上諭。前因上年堵築漫工。江南、山東兩省督撫。總河俱在工次。江南境內挑工無人經理。致屢有壅遏之事。是以昨經降旨。令伊等分投督辦。各司其事。以專責成。並令梁肯堂、費淳輪流查勘。李奉翰等接奉前旨。各自遵照辦理。今據奏。江境引河先行抽溝放水。即分段撈挖。於八月初一日興工。自應如此辦理。該督等惟當督率工員認真挑濬。並於上游測量水平。務令下游寬深通暢。俾成建瓴之勢。以期依期合龍。至所稱遴選江省將弁前赴曹工。前以隔省之員。人地生疎。轉多掣肘。莫若仍聽河東帶領明練工作之員。在工辦理。較為穩便。至曹汛工程。前經責令司馬駒、伊江阿專司其事。伊江阿係本省巡撫。既有文武兩闡之事。立應親往辦理。但堵築工程。購辦料物。及經手錢糧等事。均關緊要。如伊江阿回省時。即可令藩司先期赴工接辦。俟省城應辦事竣。伊江阿仍即回工。會同司馬駒經理一切。不爲遲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八日。李奉翰、康基田奏。臣等奉上諭。曹汛漫工。自上年秋間堵築以來。迄未竣事。該督等辦理不善之罪。實無可辭。從前江南、山東兩省督撫。總河俱在曹工。而下游疏挑事宜。無以經理。致引河不能通暢。且江南工員前赴曹工。人地生疎。諸多掣肘。此次莫若各司其事。較爲兩便。所有東省曹汛工程。築壩進占。及挑挖東境內引河等事。俱專交司馬駒、伊江阿督辦。其山東交界以下。江南境內下游河道挑挖事宜。專交李奉翰、康基田督辦。仍應測量水平。務令下游一律寬深暢順。俾成建瓴之勢。如此次曹汛工程。壩臺未能堅實。東境引河不能通暢。則惟司馬駒、伊江阿是問。若下游江境內有梗阻高仰之處。則惟李奉翰、康基田等是問。如此分別責成。庶可依期蒞事。至工程屢築屢墊。總緣江南一帶河底淤高。壩堰

攔阻以致引河未能下注。所有江南境內挑浚各工，並著梁肯堂、費淳輪流赴工，履勘測量。如有高仰之處，卽令加工挑挖。僮工員有偷減浮冒等弊，及李奉翰等意存諱飾，卽據實參奏。如梁肯堂等稍涉瞻徇，致要工或有逾期，則梁肯堂、費淳二人亦有應得之咎。該督等務須各矢天良，認真經理，將來進堵堵合口門時，或另派大臣前往察看。僮有工程草率，辦理不善，一經參奏，則伊等身家所關不可不倍加凜慎。欽此。伏查東省曹工至江南石林一帶，應挑工段綿長，河底高下不一。卽如東省挑工六十段，四十分以上積淤最厚，四十分以下至江境工頭，河形窪下，雨後積水頗深。業將江境舊河抽挖深溝，俾上游積水全洩下注，驗明河底之高下，以定應挑土方之多寡。卽加展寬深，不任稍滋弊混。此次積水掣消後，不特江境以水爲平，實有建瓴之勢。卽東境淤沙洞露，挑挖亦易施工。臣等仰蒙聖主矜全，令專辦江境挑工，感激慚奮，惟有殫力僱辦。現在督率道將廳營、廣募人夫，按工計日，依次興挑。務使一律寬廣深通。此有水平可驗，丈尺可量，萬不敢稍涉顛預。自取重譴。至豐碭南北兩岸，因舊有順隄河形，汛水漫灘，恐溜注隄根，向築壩堰，跨壓溝槽，以衛要工。其間有壩身互直過長者，恐妨水道，已於乾隆五十九年，經臣李奉翰、蘇凌阿、福寧等會勘具奏，酌量拆除。現存豐碭河灘，南北寬廣三十餘丈，大汛黃水下注，儘資容納，不致阻礙。奉上諭：現在豫省河工，旣俱穩固，司馬關已前赴曹汛，趕緊挑挖引河事宜。務當挑浚深通，開放時成建瓴下注之勢，使溜勢全趨引河口，門易於堵築。現距霜降不及一月，購料自己齊集，下埽進占時更宜慎重。追壓到底，步步堅實。屆期朕當特派大臣前往查勘。該處漫工關係地方民生甚重，該督等旣經疎失於前，日久未能堵合。此次若再不認真妥辦，或有草率偷減之處，一經查出，必治以應得之罪。

不能再爲寬宥。至江境下游引河，已責成李奉翰、康基田督辦，亦當遵照前旨，將高仰處所一律挑挖深通。將來掣溜東注，若下游稍有梗阻，則惟李奉翰等是問。仍著將引河挑挖現有幾成，及何時擇吉築壩進占，隨時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二日，河南巡撫倭什布奏：臣於二十九日未刻，行抵祥符縣朱仙鎮。據河道彭如幹轉據署儀隴判蔡鑾坡稟報：睢州上汛，大河水勢，於八月二十七日陡長五尺三寸，出槽漫灘數日來，大雨如注。二十八日，河水復陡長三尺六寸，連前共長水八十九寸。時值黑夜，雨勢甚緊，北風愈猛，河溜全擁五堡以上，高於隄頂。該處本無埽工，竭力搶護，趕辦不及，致二十九日丑時漫溢十餘丈，接閱之下，甚爲駭異。現已節交寒露，乃復有漫溢之事。時河臣司馬駒已赴曹工，籌辦料物，距彼稍遠。臣由朱仙鎮進省，僅五十里，由省至睢州上汛一百四十里，可以剋期而至。於九月初一日申刻，行抵睢州上汛，親往查勘。其過水之處，已匯寬一百五六十丈，探量水深四五丈不等。大溜分注漫工者十之八，入正河者僅十之二。其漫水出隄，向南分流，一入睢州城東之十八里河，舊河槽向東南過睢州之東，寧陵之西，南至鹿邑，歸亳州。入洪澤湖。一出隄，向西南流，自儀封廳地方，入杞縣睢州交界之惠濟河，繞至睢州城南，仍歸十八里河。入柘城交界，南至鹿邑，亳州統會一處，細加察訪。該隄土性沙鬆，並無埽工，加以連日疾風猛雨，竟夜滂沱，水勢洶湧，高於隄頂，平漫過水，人力不能展施。隨督率該道廳帶領弁兵，趕緊盤頭，俾免續匯。一面調撥船隻，救護生民，搭棚安置，並捐廉多辦饘餅米麵，委員分投散給難民，以資口食。復分委丞倅等官，周歷被水村莊，確查房屋人口，照例分別撫卹。其秋禾業已收穫，料物易於購辦。現在嚴飭文武員弁，廣辦

料物。河臣司馬驥。不日可到。臣卽協同上緊籌辦。設法堵築。務期迅速。歲事早杼。聖主慈廡。奉上諭。睢州上汛。因連日疾風猛雨。黃河盛漲。水勢洶湧。高於隄頂。平漫過水一百五十六丈。該處本係無工處。所與頂衝迎溜者不同。且曹汛漫工。尙未堵合。何以復有漫溢之事。現據奏稱。大溜分注漫工者。已有八分入正河者。僅止二分。則下游自必卽日斷流。曹汛漫口可以堵築。不大費力。而睢州五堡漫水。有洪澤湖爲之歸宿。較之曹汛工程。轉易辦理。向來北岸漫溢。漫水下注。勢如建瓴。施工較爲費手。南岸地勢較高。且多平衍分洩。湖河較寬。易於堵築。是以從前辦理北岸漫工。曾有飭令於南岸。或酌行開放缺口。分洩水勢。今北岸曹工未堵。而睢州南岸漫溢奪流。未必非天神佑助。轉爲不幸中之幸。特發去大藏香四十枝。著交倭什布二十枝。於睢汛一帶河神廟。敬謹祀謝。其餘二十枝。著交伊江阿於曹汛一帶河神廟。敬謹祀謝。此時司馬驥自己得信。馳抵睢工。卽會同倭什布督率工員。先將漫口趕緊盤頭。勿令塌寬。該省本無工程。且連歲豐收。現當秋禾收割之時。料物更爲購辦。現在漫口一帶。本有舊河溝槽。將來開挖引河。亦易得力。該河督等。惟當相度形勢。悉心籌辦。設法迅速堵築。俟工程辦有就緒。將次堵閉時。卽豫行奏聞。彼時當欽派大臣前往閱視。其睢州一帶。及下游蒙亳等處。被水村莊。著倭什布。朱珪督飭所屬。妥爲撫卹。毋使一夫失所。所有曹汛漫口。著專交伊江阿趁此時。速行堵閉。堅實。此時河流已斷。該處被淹地畝。及繕路隄工。自己漸次涸出。伊江阿亦當趕緊查勘辦理。俾民生運道。俱臻寧謐。至江境下游。現據李奉翰等奏。已分段挑挖。仍當實力督辦。普律深通。以便漫水歸入正河。暢行無阻。儘稍有草率。致有梗阻。則惟伊江阿等是問。仍著司馬驥等將如何籌辦。及曹汛是否斷流。卽日堵合。據實覆奏。開歸道卹。

是月初四日。司馬駒奏。臣於八月初十日。自豫赴曹工。勘辦引河壩工。下旬以來。數晝夜風雨不止。據河南鞏縣呈報。洛河於二十六日陡長水三尺。又據陝州呈報。萬錦灘黃河長水二尺五寸。加以雨水匯流。下注。據各廳稟報。數日內長水八尺餘寸。及九尺七八寸不等。處處漫灘。楊橋儀封。銅瓦廂。李六口等工。埽壩多有漫水。平水之處。分投搶辦。臣於二十九日。正在曹單一帶查勘。忽見河水陡落。不勝驚駭。恐上游豫工有事。隨將曹工一切事宜。交山東藩司陳文緯。署兗沂曹道徐端妥爲趕辦。臣即馳赴上游查勘。途次接據開歸道彭如幹轉據署儀睢通判蔡鑾。坡稟報。睢州上汛五堡。大溜洶湧。直擊隄身。竭力搶護。隨搶隨漫。人力難施。於二十九日漫溢。臣趕到漫口東壩。勘明。聞上游李六口等處。仍在緊要。卽渡河飛往查勘。渡至南岸。於九月初三日。到睢汛漫口西壩。會晤撫臣倭什布。已將查勘情形。先行具奏。查該處係乾隆四十三五等年儀封十六堡等處。漫水經行故道。土性純沙。易於刷塌。口門續刷寬約二百餘丈。東首雖已塌定。溜勢甚激。西首仍在搜刷。現惟趕緊盤頭裹護。其兩壩進占堵築所需正雜各料。查豫省現辦協濟東省曹工。稽麻。今上游既有漫工。曹汛大壩。只須用土堵閉。迎面鑲以護埽防禦。不須多用料物。所有協濟曹工稽麻。毋庸運往。此外所需料物錢糧。現據司道約估。容與撫臣倭什布核明商籌。另行具奏。兩壩需用將備弁兵。豫省各營本屬無多。向來均須調用江南官弁。幫同辦理。查南河參將韓勝及備弁數人。從前原調赴曹工襄事。本已無需。現在開單咨調。來豫仰懇聖恩。勅下江南督臣李奉翰。河臣康基田。調赴睢工幫辦。以冀人手齊全。迅速堵合。所有漫水下注。洪湖亦經飛咨江南督河諸臣。豫爲防範。再睢工正河距曹工二百餘里。現在委員查勘。有無停淤高仰。應行挑濬。俟勘明相機酌辦。其山東

江南境內引河，仍須照估價辦。務令一律深通，俾將來全黃下注，直入引河，以歸故道。惟臣疊蒙聖主殊恩，乃辦理曹工，尙未竣事。睢汛復有疎失，上負鴻慈，下貽民患，悚惶戰慄，實屬無地自容。惟有仰懇聖恩，將臣治罪，其專管兼管之道，府廳營文武汛員，疎防各職名，另行題參。奉上諭：此次睢工，雖有漫溢，而南岸工程較易爲力，且上游既經漫口，則曹汛下游，自可即日堵閉。誠爲不幸中之幸。現在曹汛一帶正河，自己斷流，漫口是否即日堵合，運河絳道會否漸次涵出，何以未據奏及。此處已專交伊江阿，務須趁此時速行堵閉。現在司馬驪已到睢工，惟當會同倭什布速行籌辦。此時新料登場，易於購辦。且豫省本有豫備協濟曹工，稽麻留用尤屬甚便。務須督飭工員，迅速堵築，以期及早合龍。司馬驪所請治罪之處，姑俟工竣後再降諭旨。若睢工能速行堵築，尙可從寬。儻再辦理遲延，必按例重治其罪也。其需用江南官弁著李奉翰等即調赴睢工，以資得力。所有睢汛漫水，現俱下注洪澤湖，並著李奉翰等妥爲設法疏消，不致淹沒爲要。至向來河不兩行，今曹汛下游漫口未經堵築，何以上游睢汛復有漫溢之事。河流下壅，則上決，恐迤下海口處所，別有受病根由，並著該督等詳悉查明，據實具奏，毋得稍存回護。仍著司馬驪等將如何籌辦，及曹汛何日堵合之處，迅速覆奏，以慰廑注。開歸道冊

是月初五日，李奉翰、康基田奏：臣等欽遵諭旨，專辦江境挑河。正在豐碭上下僱催，據署兗沂道稟報：上游豫東境內，於上月二十九日，儀隴廳屬睢州上汛四堡漫溢過水。北岸曹工口門，水勢陡落，溜已漸微。伏查北岸地低土鬆，歷來漫口堵合較難。南岸地勢較高，易於施工。茲河溜陡向南趨，俾曹工易於辦理。自應乘此機會，先將曹汛口門，漏夜趕緊堵合。現在河臣司馬驪已赴儀隴南岸查辦，撫臣伊江阿辦理

文闈已竣。不日到工。惟東河弁兵。恐不能兼顧。臣等已酌派諳練將備。隨同幫辦。所有江境舊河。總應實力儻挑。以備南岸堵合時。河歸故道。奉上諭。現據李奉翰等奏。已派諳練將備前往幫辦。該撫務須即赴工次趕築。速行堵閉堅固。毋得稍有延緩。現在司馬駒已到睢工。該處地勢較高。分洩湖河去路較寬。易於堵築。司馬駒惟常會同倭什布。先將漫口趕緊盤頭。勿令塌寬。此時新料登場。易於購辦。且現據伊江阿等奏。已將協濟曹工稽繇。儘數留豫備用。而江省藩庫原撥銀兩。亦已酌量改撥解豫。該河督等務須督飭工員。迅速堵築。以期及早合龍。至江境下游。仍著李奉翰等分段挑挖。實力督辦。普律深通。以便漫水歸入正河。暢行無阻。毋得稍有草率。致干咎戾。仍著司馬駒等。將如何籌辦。及曹汛河口堵合之處。加緊迅速覆奏。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五日。司馬駒奏。伏查睢工南岸漫水。由洪澤湖出清口歸海。其北岸運河。據道廳稟報。水勢日見消落。繚道漸次涸出。當飭運河道策丹查勘修理。以利運行。曹汛口門業已斷流。堵築較易。臣已節次札致撫臣伊江阿。并藩司陳文緯。兗沂曹道徐端等。務將引河照舊挑挖深通。壩工堅築穩實。外鎮護埽。以備睢工堵合時。全黃下注引河。暢達東趨。已據具報。與工儻辦。向來河不兩行。上游漫溢。下游海口難免受病。幸前此曹工漫水。一路停淤。由微山湖入運。從楊莊口門歸入黃河。已屬清水。今睢工漫水。由各處舊河形始達洪湖。亦漸澄清。兩湖均不致受淤。統全河之扼要而論。誠在尾閘。而曹工堵合之艱難。皆由連年豐汛。礪汛漫水旁流。正河淤沙停積。屢奉諭旨。將高仰之處。責成李奉翰等分段督挑。並令漕撫二臣輪勘查催。定能實力辦理。如式通暢。將來黃河歸復故道。當不致再有壅遏之虞。至睢汛漫口以下。正

河漸已涸露。其應挑挖引渠。並堵築壩工事。宜現與撫臣督同司道等勘籌確估。一面積料。俟大河水勢落定。將備兵夫到齊。即分派兩壩與工進占。隨時具奏。奉上諭。據司馬駒奏。曹汛北岸口門。現在業已斷流。自可即日堵合。但該督等惟當督率工員。慎重迅速辦理。不可以施工較易。稍存大意。致有草率貽誤。自干重咎。至將來睢工堵合後。曹汛新工。尤恐喫重。司馬駒。伊江阿。尤當飭令工員。鑲築堅固。爲先事綢繆之計。其睢汛漫口以下。正河漸已涸露。務須及早抽挑引渠。俾一律寬深通暢。堵合時期。於暢流下注。至江境下游。屢經責成。李奉翰等。詳細測量分段挑挖。惟當實力妥辦。以贖前愆。其蒙城亳州一帶。間被淹浸。朱珪現已回皖。務須實力撫卹。毋令小民失所。仍著將睢工現在是否與工辦理。及曹汛工程。曾否鑲築完竣之處。各據實覆奏。開歸道冊。

是日司馬駒。倭什布奏查睢州漫口兩壩。連日督率工員。趕緊盤頭裹護。不致再爲塌寬。正河水勢。雖全注口門。而時屆霜降。此後有消無長。臣等相度情形。若就東西兩壩進占接築。則無須另開引河。止將正河下游開挑引渠。以翼合龍時。水勢暢入大河。復歸故道。惟現在大溜逼近南岸。西壩上首。須築挑水壩。將溜挑開。進壩可免著重。適藩司吳礪來工。臣等率同司道。將所需料物錢糧。通盤籌計。撙節辦理。約估用稽料二千垛。繇八百萬斤。穀草四百垛。向來堵築口岸。俱由鄰封協濟。以期易於集事。除前擬協濟曹工稽繇留用外。曹工原擬自備稽二千垛。繇三百萬斤。又江南協濟稽三百垛。今曹工斷流。堵築較易。無須多用稽繇。請酌撥稽一千五百垛。繇二百萬斤來豫。其餘正雜料物。俱設廠委員購買。所用錢糧。將來工竣核實。應將例價分別賠銷。其幫價銀兩。按照歷次辦理大工奏定章程。分年攤徵歸款。但司庫所存

銀兩。除支發本省額款外。無多餘銀兩。先行墊用。此時遠處借撥。未能卽到。以應急需。查有兩淮現今解交戶部銀五十六萬五千兩。已經在途。行文山東撥護。尙未入境。仰懇聖恩。將此項銀兩。由東解豫。先爲濟用。又曹工所撥銀兩。除挑挖引河外。壩工無須多費。請分撥銀三十萬兩。并於附近之浙江、山西二省。各撥銀三十萬兩。蘇州藩庫撥銀二十萬兩。陸續解到。以資接濟。此外如有不敷。再在本省藩庫通融動支。統於工竣核實。分別賠銷。攤徵還款。奉上諭。司馬驕等奏籌辦睢工情形一摺。現在已屆霜降。水勢漸綿。且南岸地勢較高。與北岸曹工情形迥異。易於堵築。况豫省料物充裕。足資鑲築。該河督等務常相度形勢。督率工員。悉心籌辦。迅速堵合。毋稍遲緩。所需銀兩。准其撥解應用。但該處漫工。非曹汛可比。經費大可減省。務當撙節辦理。不可稍任工員稽延浮冒。至睢州被水地方。並著倭什布實力撫卹。又奏睢工南岸漫口比曹工堵合較易一節。自係實在情形。此時大溜全注。睢工漫口。曹汛已經斷流。前已責成伊江阿趁此機會。速行堵閉堅固。其洄出絳道隄工。及被淹地畝。該撫當趕緊勘辦。俾民生運道。俱臻寧謐。又據李奉翰奏。亳州蒙城一帶。渦河水勢深通。尙未出槽。淹及民居。覽奏稍慰。但該處低窪地畝。或恐有被淹者。不可不留心查勘。朱珪自應將武闈事宜。交陳奉茲代辦。該撫務須親往查勘情形。妥爲經理。毋得一夫失所。至江境下游。著李奉翰等分投挑挖。實力妥辦。一律深通。以便漫水歸入正河。暢行無阻。開

歸道冊。

是月二十七日。司馬驕。倭什布奏。睢工漫溢。擇吉十月初一日興工。一面挑挖引渠。一面趕築圈堰。奉上諭。伊江阿趕辦曹工大壩一摺。上游睢工業已掣溜南行。曹汛早經斷流。祇須築做大壩。外鑲護埽。將來

睢汛合龍後。溜勢下注。足資抵禦。此係易辦之事。又何必大張其詞耶。又據司馬駒奏。堵築睢汛漫口。已於初一日興工。現交冬令。水勢日綿。料物又復充裕。南河將弁。俱抵工所。惟當督率妥辦。迅速合龍。該處地勢本高。較曹工堵合雖易。但總須鑲壓堅實。不可稍存大意。開歸道冊。

是月二十八日。李奉翰。康基田。費淳。奏。臣等接奉上諭。已恭載月之十五日。欽此。伏查東省曹工。業已斷流。易於竣事。至豫省睢工。堵築機宜。司馬駒等儻辦。自能妥速。歲功。所有江境引河。自插鐵輿工以來。臣李奉翰。臣康基田。親督儻辦。臣費淳。周流查察。工員認真辦理。合計通工。已有四分。工程。臣等時刻較量。口底號概誌椿。不任絲毫弊混。查引河內。山東江南交界處。原有土堰一道。以分界址。七月中。因上游東境河內雨水存積。挖通放水。計東境洩去水七尺五寸。下注江南。由徐州正河直達清口歸海。茲於九月十五六日間。大雨連綿。東境引河。又存積水。難以施工。復將界壩啓放。洩水下注。兩日內。洩水二尺八寸。暢注江境。下達海口。並無停阻。此實地勢西高東下。河底建甌之明驗。現在天氣晴霽。漏夜施工。臣等惟有嚴督各工員。實力挑挖加深。務收吸川之益。俾睢工堵合時。河歸故道。湍流下注。告厥成功。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一日。司馬駒奏。睢工大壩。東西兩岸。共已做成二百一十五丈。現存口門一十八丈。原擬早晚冰凌融化。開放引河。擇吉合龍。乃連日凝寒。初三日至初六日。又復瑞雪疊沛。所積較厚。大河冰凌益甚。引河頭積凌漸高。竊思堵築壩工。全恃引河掣溜。並藉其衝刷淘深。庶流行迅駛。得以復歸故道。壩工合龍。亦可穩固。現既爲冰凌所阻。引河未便遽開。適接山東撫臣伊江阿來文稱。時當二九天氣。亟寒。曹工

一帶。河底通身堅凍。恐放河後。冰凌擠塞。不能暢流。致有漫漾。於曹工大壩。頗有關係。屬俟冰凌解化。地脈宣通。再行放水。是兩省情形相似。凡在壩文武各員。亦以暫緩放河爲便。第當此垂成之際。尙須暫緩。彌深惶悚。惟有督率兩壩官員。將大壩加壓堅實。慎防冰凌。其引河頭攔壩。委員加緊守護。俟天氣和暖。冰凌融化。立即相機開放。引河掣溜。一面僱堵壩工。合龍。奉上諭。堵合壩工。全仗引河掣溜。藉其衝刷。復歸故道。合龍方可穩固。今旣爲冰凌所阻。且曹工一帶。河底堅凍。恐致冰凌壅積。壩工著重。不便遽行開放。引河不妨少緩時日。以期一舉成功。至東省尾段。接連江境處。所積有清水。未經掣盡。必係河底尙有高仰。著傳諭李奉翰等。務當趁此睪工未放。引河之際。將下游一律趕緊疏濬。俾將來黃水下注時。暢達無阻。方爲妥善。開歸道冊。

是年。東河曹汛漫工。於八月復興工作。值上游睪工漫口掣溜。下游河道乾涸。九月趕緊疏挑。引河并築挑水壩。及堵築頭二兩大壩。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竣。共用例幫價銀七百一十九萬七千二百五十兩。零。內銷例價銀二百五十六萬五千三十五兩零。攤徵幫價銀四百六十三萬二千二百餘兩。豫東事宜冊。

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司馬駒。倭什布奏。豫省堵築睪工。臣等一面僱集正雜料物。一面切實勘估。督飭調到文武各員。撥節趕辦。臣等逐日在工嚴密稽察。於上年十一月底。將睪工引河并下游抽溝工程。直至東境。一律挑浚。大壩已築成二百十五丈。存口門十八丈。時值大河冰凌凝結。未敢冒昧堵築。當即具奏。荷蒙聖恩。俯准緩俟春融辦理。凡應築兜水壩。接長挑水壩。並東西圈堰護壩。展寬引河頭及下游

抽溝加深。挑切灘嘴各工。復於大壩之內加築二壩。以爲重門保障。俱趁未放引河以前。一律辦竣。山東曹工。先經堵築堅實。與接壤江境引河。亦經督河撫臣遵旨收拾妥當。處處完備。時交春令。氣候和暖。冰凌日漸融化。臣當即將睢工引河頭攔壩趕緊起除。并飛札移行下游一帶。加緊防備。至正月初七日。大河冰凌全解。消凌之水。陡長五尺餘寸。大壩金門收窄。溜勢湍激。淘底搜刷。水深七丈餘尺。壩工頗爲著重。卽日相機開放引河。大溜奔騰下注。甚得吸川之勢。流行迅駛。旋接山東撫臣伊江阿。江南督臣李奉翰。河臣康基田咨會。水頭於初八日。已過曹汛。陸續長水丈許。壩工穩固。初九日。入江南境。長水八尺四寸。十一日。過徐州城外。長水七尺餘寸。仍在源源加長。湍流東注。暢達歸海。睢工大壩。自開放引河分溜後。兩壩稍輕。適臣倭什布星夜趕抵工次。會同臣司馬駒。督率將備。連夜價築。步步慎重。進鑲。至十六日。口門收至四丈。隨即挂纜合龍。料物應手。官兵齊集。一晝夜。卽將龍門搶堵到底。其上下水邊埽。亦分投鑲護。壩工間有滲水之處。復於上水邊埽挂簾添埽。普面搶鑲。加壓厚土。不任稍有罅隙。至二十日。大壩周身結實穩固。全黃暢入引河。復歸故道。壩前之水。現已漸次澄清。下游北岸曹工。南岸商虞一帶。溜勢暢行。水長至二丈二尺。是皆仰賴我皇上精誠感格。神佑昭垂。理合馳奏。仰慰聖懷。奉上諭。司馬駒等奏。啓放睢工引河。全黃復歸故道。於十六日。大壩合龍穩固。江境下游。一律通暢。此皆上蒼錫福。皇考默佑。覽奏。曷勝感謝。著發去藏香二十枝。交司馬駒敬謹祀謝河神。以答靈貺。此次堵築漫工。司馬駒辦理慎重。諸事周妥。殊屬可嘉。著加恩賞還頂戴。仍交部議敘。所有該河督名下。攤賠蘭第錫官項六千六百餘兩。免其完繳。至倭什布趕抵工次。會同督辦。亦著交部議敘。李奉翰。康基田。疏濬下游。俾大溜暢行無阻。

辦理亦尙妥協。均著賞還翎頂。現在將屆桃汛。該河督等仍當加意慎重保護。以期各工悉臻穩固。永慶安瀾。毋得稍有疎懈。開歸道冊。

二月二十七日。康基田奏。奉上諭。有人條奏黃河淤塞過半。河底日高。隄岸日低。應疏治海口。或修復舊制。如混江龍等類。或裁減攔水壩等語。近來江南豫東各省。黃河屢有漫溢之事。現在雖工業經合龍穩固。此時善後章程。均關緊要。自應妥爲經理。但此條奏內所敘河務受病情形。是否如此。亦難以懸度。遙爲指示。是否可行。悉心妥議。據實覆奏。伏查治河之法。首在束水攻沙。蓋緣河性渾濁。每年大汛時。斗水沙居其六。是以溜急則沙隨水去。勢分則流緩沙停。連年黃水漫衍東下。所在停沙。比至清江會淮。已成清水。得力攻沙。是以海口刷滌極爲寬暢。迥非前數年之比。現在外河。山安海防等廳境內。河身原深一二丈者。已刷深至三四丈不等。海口計寬三百數十丈。實係寬暢。條奏所請疏治之語。應無庸議。自曹睢等工連年漫溢。大河初歸故道。河底餘沙。不無衝刷未盡。照舊制用混江龍調集浚船往來疏刷。以助水力。俟河道衝深。卽行停止。以節糜費。緣混江龍助水之力甚微。若水行不急。則旋渾旋停。究不若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使曹單豐碭一帶。不致由順隄河分流散漫。自收併力攻沙之益。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司馬駒卒。命吳璣爲河東河道總督。

四月初十日。吳璣奏。臣欽奉上諭。御史馬履泰奏黃河全局設法籌辦一摺。所奏自不無所見。著將原摺發交吳璣。令其察看全黃水勢情形。秉公籌議。不得將就迎合。亦不可輕事更張。據實覆奏。以重河務。伏

念黃河浩瀚奔騰。古稱難治。以臣自揣才庸識淺。何能諳悉機宜。而要之河深則勢暢。勢暢則河安。此一定之理。臣週歷豫東兩岸。查驗隄工丈尺。已較前數年加增。復測量高出水面丈尺。仍與前數年相仿。淤墊顯然。計自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但河泓跌深。必自下而上。及至淺阻。亦必下墊上淤。豫東如此。江境更不待言。所有受淤之故。其病安在。黃河宜合不宜分。合則溜急而沙隨水去。分則溜緩而水過沙停。河患自昔不免。一年有事。須數年之力治之。而去病始盡。豐工曹工。雖工。疊經漫溢。勢必淤墊益甚。迨隄工合龍以後。雖已循軌安流。然抽挑引渠。豈能如舊河之寬暢。春汛水尙絛弱。伏秋時溜急力猛。自可大加淘刷。而遽云積年之患。一旦豁除。又臣所未敢輕議也。至於治河之策。不外疏濬隄防兩事。疏濬以暢其流。隄防以束其力。二者本不偏廢。然凡遇淺阻處。所一律興挑。不特需費浩繁。亦斷無水中施工之理。且黃河斗水沙居其六。溜一平緩。即深處亦頃刻澄淤。大溜過行。即淺處亦立見蕩滌。凡挑濬祇以引溜。其刷寬刷深。仍賴水力。非盡人工也。束水攻沙。爲千古不易之論。以水攻沙。則必以隄束水。固知日漸培隄。計非盡善。而舍此更無束水之方。自豫東以迄江南。雖隄長一千數百里。亦非處處必須加培。惟應察其平險情形。分別緩急。節省可緩之埽壩。辦理緊要之土工。不必責效於一時。自可收功於次第。隄皆鞏固。河槽不患其不深。去路不患其不暢。既深既暢之後。自無須再議增隄。此即所謂以水治水。以下策爲上策也。抑淤墊之故。固由於節次漫口。而猶不盡然。漫口之處。其害立見。故顯而易知。旁洩之途。其患漸成。每伏於不覺。豫東河寬。向無洩水閘壩。江南河窄。至徐城而一束。勢難容納。是以建有毛城鋪石壩。並天然峯山四閘。及王營減壩等處。以備宣洩異漲之水。賴以保全者實多。但啓閉之緩急。當日本定有章程。

乾隆二十七年毛城鋪改於唐家灣築壩。定以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始准開放。四十二年又以唐家灣水誌長至九尺五寸。始行啓壩。他如峯山天然等閘。俱有限制。非盛漲不開。亦非同時並啓。故有減水之功。仍免停淤之虞。立法至善。防患至周。迨後偶因搶護險工。不能堅守定誌。啓放較早者有之。始而受淤尙少。繼則漸墊漸高。近年豐碭曹單商虞一帶。往往未屆盛漲。水已到處盈隄。其勢更不得不急於宣洩。甚且各閘壩並啓。恣其分減。以免他虞。在一時濟急權宜。固屬出於不得已。而河身之受病日深。徐城河窄。遂成中埂。上游奔赴之水。至此一扼。求其不壅積爲患也。得乎。河臣康基田培築隄工。極爲認真。諒亦思患預防。欲使抵禦有資。始能力爲固守也。應請勅下該河臣設法妥籌。酌看隄壩情形。如果足以敵水。各閘壩守得一尺。卽有一尺之益。漸能循照舊章。以次相機啓放。庶宣洩有度。正河不復受淤。自可日見深通。建瓴東注。上游之病。不治自除矣。奉硃批。所議甚屬通暢。有須調劑之處。汝同康基田札商妥協辦理可也。伏讀皇考聖製文。河工關繫民命。未深知而認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此誠千古不易之論。我君臣宜敬守之。南河成案續編。

又議覆御史馬履泰淤灘宜挑引渠一條。臣查險工對岸。必有淤灘挺出。如能挑成引河掣溜。去得一處灘嘴。卽省却一處險工。但灘有老嫩。老灘可以挑挖。新灘不能施工。且必須看得河頭有吸川之勢。方能建瓴暢注。若不得地勢。水到卽淤。徒費無益。又須察看兩岸去路遠近。河勢趨向所在。方可興挑否。則此處取直。彼又坐灣。甫閉一工。又生一工。則創新工不如守舊工之爲得也。此非處處可辦。亦非處處不可辦。可辦者不得惜費坐誤。不可辦者亦不得擅修多糜。總在隨時隨地細察情形。相機籌酌。務臻妥善。以

稗河防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費淳、康基田奏。臣等奉上諭。費淳奏素未諳習河務。懇請免其兼管。所奏尙係實情。兩江總督統轄三省事務殷繁。若復兼管河務。勢必難以兼顧。多致廢弛。總河係河務專員。一切隄防蓄洩事宜。自應責成康基田一手經理。但遇有應辦工程事宜。鳩夫集料。籌款撥項等事。必須費淳董率辦理。方期呼應較靈。著傳諭費淳、康基田。即將河務工程應行分別事宜。何項應歸總河管理。何項應由總督會同查辦。俾緊要工程。不致掣肘遲誤。可以永遠奉行之處。詳晰妥議具奏。臣等查江境黃運湖河。土埽各工。一切蓄洩機宜。董率河員駐工修守。此係河臣專責。自應由臣康基田一手經理。惟遇大工大役。動用錢糧。必須督臣會商籌辦。方期呼應較靈。易於集事。其估銷錢糧。亦應會列銜名。以昭慎重。如此分別責成。既無兼管虛名。更收辦公實效。於地方河工。均有裨益。所有妥議應行專辦兼辦各事宜。另繕清單。敬呈御覽。計開應歸總河專管各事宜。一稽查各廳用存正雜料物。一查勘籌辦黃運兩河土埽工程。一巡閱河營官兵。一暫行委員署印及題參咨參官員。一題參武職疎防。一年終甄別河員。一奏報三汛安瀾及漕運空重船隻出入江境。一據道詳批發各廳工料錢糧修造船隻。一河標四營官兵俸餉。一馬奏銷軍裝甲械河銀考成。一河營官兵俸餉。一黃運湖河水勢。應與總督會辦各事宜。一奏撥河工錢糧歲搶另案工程。由河臣衙門主政會同核題。以昭慎重。一遇堵築大工。應行會奏督飭州縣集夫採辦料物。一大計及河營軍政。應行會辦。一河員題請實授及陞轉沿河州縣。一河員文職通判以上。武職守備以上。俱照舊會商題補。文汛州同以下。武汛千總

以下咨補咨署由總河衙門主稿咨會辦理以歸統攝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二十九日康基田奏十九日節交夏至後徐屬沿河地方陰雨連綿二十六七日得雨尤大並接據甘肅寧夏府馳報該處黃河自四月初五至五月二十二日長水五尺又於二十二日子時至酉時長水二尺三寸又據河南陝州馳報萬錦灘於二十六日陡長水二尺五寸是以江境大河水勢日見加長豐碭銅沛邳睢各廳據報每日長水七八寸至一尺三四寸不等旬日內有長無消處處出槽漫灘甚爲洶急臣親率道將各官往來南北兩岸晝夜巡防凡水至隄根處所或趕加子堰或鑲做防風分投竭力搶護溯查從前盛漲之年徐城誌椿水勢至一丈五尺五六寸而止今二十七八九等日誌椿計存水一丈七尺五寸實從來所未有本年春間臣察看徐州城外大石工自洪福寺至東門一帶尙覺卑矮當經委員一律加砌石工二層此次長水幸得藉資捍禦惟北門一帶河面本窄水長易於湧驟向藉上游分洩以平溜勢當飭先將蘇家山石閘天然閘兩處次第啓放得此分洩石工不致著重其餘唐家灣引河及峯山各閘王營減壩仍慎守未開不致分洩過甚自徐城以下睢南廳屬王家堂汛之周家莊宿虹廳屬南岸蔡汛之盛家莊北岸古城汛之韓家房及宿遷西關地方向日無工之所因溜勢側注刷塌隄坡形勢險急均飛飭道將廳營等分投趕爲下埽抵禦獲保無虞現仍督飭幫培壩臺集料備防茲二十九日天氣幸已晴霽大河水勢消動工程一律穩固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七日康基田奏臣接據淮徐道田自福稟報豐碭南北兩岸自上月下旬河水卽有長無消加以大雨傾注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一日又陡長三尺餘寸漫灘之水普面奔匯下注致毛城鋪石壩宣洩不

及將壩尾土隄刷缺。臣卽星夜馳抵查勘。毛城鋪滾壩係宣洩盛漲要區。六月初。照例奏明啓放。水由唐家灣倒鉤引河循軌分洩。漲水頓減尺餘。月來大雨連旬。更加黃水驟漲。河灘普面漫水。奔流泛軌。致宣洩不及。將東壩尾土隄刷缺二十餘丈。所過之水。仍由洪溝河南注。而正河大溜。並未掣動。連日灘面之水。已漸見消。下游隄埽各工。得此一路分洩。亦較輕減。刻下汛水長發靡常。不便遽行堵閉。惟恐洩水過多。卽於毛城鋪迤上灘面進水溝槽總匯處所。趕築鉗口草壩一道。收束水勢。中留口門寬十餘丈。仍令通流。亦不致過洩。而壩下之水。得此節制。可冀漸消。俟過白露水定。相機照例堵閉。現在漏夜趕辦如式。毛城鋪滾壩下洪溝河內。已消水尺餘。此次洪溝河洩水較大。恐附近民田不無淹及。已飛咨督撫諸臣查勘辦理。至毛城鋪雖係常年宣洩盛漲之路。水大漫缺土隄。非人力所能施展。但究未能先事防範。應將該管廳營道將等官。照例題參疎防。並請旨將臣交部議處。奉上諭。黃河因大雨連旬。上游水勢驟長。毛城鋪滾壩口門宣洩不及。將壩尾土隄刷缺。現在所過之水。仍由向來洩水之洪溝河下注。正河大溜。並未掣動。而沿河隄埽各工。得此一路分洩。轉可保護平穩。實爲厚幸。惟洪溝河洩水較大。恐附近民田及下游風泗一帶。有被水淹浸之處。著傳諭費淳、陳大文飭屬查明。如有成災地方。卽行奏明撫卹。不可稍有諱飾。至附參疎防之廳營道將等官。已將原摺發交部議處矣。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四日。康基田奏。毛城鋪東壩後土隄漫缺過水。經臣勘明奏報。一面於迤上之魏家寨溝槽匯總處所。趕築鉗口草壩。鉗束水勢。俾減洩之水。得有節制。臣督同道將等。漏夜鑲壓堅實。小心防守。正擬俟過白露。相機堵閉。自七月十六日後。豐碭、銅蕭一帶。每日雷雨。大風時作。河水日見加長。並據報。萬錦灘

黃水復長發下注。是以豐碭南北岸。水勢有長無消。而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大雨如注。兼值晝夜東北狂風。溜趁風力湧注。南岸陡長水五尺餘寸。自丁工民堰至邵家壩一帶。普漫民堰而過。所有鉗口草壩。原就灘面築做。兩灘普律瀾漫。溜勢猛驟。人力難施。緣此次水長漫灘。高於民堰二尺餘寸。從丁工民堰迤東之張家莊邵家壩一帶。普漫。跌塘而入。刷成溝槽五道。寬二十餘丈。至七八十丈不等。以致溜歸南岸。臣同道將等細勘形勢。亟須就灘面溝槽口門處攔截。當即調集兵夫料物。趁水勢稍落。分投趕堵。連日已將丁家集。高家莊。傅家窪。張家寨四處溝槽口門趕堵斷流。仍即補還土堰。以資跨壓。惟餘邵家壩溝槽一處。過水較爲寬深。大溜分注。與乾隆五十五年王平莊民堰漫缺情形相仿。所幸形勢倒鉤。趕緊盤頭收束。尙易竣事。忽於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一日。河水陡落八尺餘寸。毛城鋪洪溝河之水。亦落七尺有餘。正河水緩露灘。現在設法疏浚。一面於邵家壩趕緊進埽。逼水歸河。務期剋日堵閉。以慰聖廬。至此水漫下之水。仍歸洪溝河下注。間有出槽。現在藩司孫曰秉親勸。分別撫卹。民情甚爲安謐。奉上諭。該省自六月後。黃水盛漲。毛城鋪石壩及豐碭銅蕭一帶。屢因雨大風狂。河水日見加長。溜勢猛驟。節經降旨諭令該河督專駐碭汛。加意防範。茲據奏業將丁家集。高家莊。傅家窪。張家寨四處溝槽口門。趕堵斷流。覽奏幸慰。此次漫水刷成溝槽。幸河水即時陡落。得以趕緊斷流。皆仰蒙皇考在天之靈。默垂鑒佑。曷勝哀感。而河神錫福。保庇要工。益深欽敬。茲發去藏香二十枝。交該河督敬謹於工次河神各廟。分炷致謝。以答麻貺。高堰誌椿。雖據稱現存水一丈二尺餘寸。摟護各工。亦俱穩固。該處關係運道。此時節候。距霜降尙遠。仍應慎重小心防護。將邵家壩一處。趕緊裹頭進埽。以期剋日堵閉。至另片奏葦蕩風潮情形。與

昨費淳所奏相同。其淹斃樵兵船兵多名。並該兵丁家口。殊堪憫惻。康基田現駐碭汛。亦當派委大員。趕赴災所。實心撫卹。毋致一夫失所。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費淳。康基田奏。七月下旬。毛城鋪壩面民堰普漫。刷成溝槽。溜歸南岸。臣康基田分別堵閉。收束節經具奏。臣費淳於十五日到工。會同查看。查毛城鋪滾壩之北。河灘內舊有民堰一道。斜袤長二千餘丈。以爲毛城鋪外護。使大汛分洩時。水由唐家灣引河倒鉤而入。節宣有制。本年六月內。壩後土隄漫缺。經臣康基田在魏家寨地方築鉗口草壩一道。鉗束水勢。頗爲得力。壩下洪溝河水勢。即漸消滅。而河溜仍由正河滔滔東注。迨七月下旬。丁工至邵家壩一帶民堰。普律漫水。跌塘而下。掣動大溜。刷成溝槽五道。水勢俱歸壩尾。缺口下注。臣康基田將丁家集。高家莊。傅家窪。張家寨等處所刷溝槽。趕先搶堵。惟餘邵家壩口門一處。茲臣費淳到工。適十二三兩日。復陡長水七尺四寸。大溜湧激異常。所有四道溝槽壩工。甫經堵閉。尤爲危急。幸賴道將等漏夜搶護。得保平穩。惟邵家壩口門未免漫刷加寬。察看正河內溜勢已微。誠恐水緩停淤。必須將正河疏浚。方能吸溜東注。與其水中撈浚。不若將河頭攔截。大加挑挖。現於正河河頭暫築土壩攔截。掣乾餘水。確估土方。派員分段興挑。一面趕購正雜各料。卽於兩壩相機進占趕堵。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三日。康基田奏。奉上諭。據光祿寺少卿戴均元條奏。河營將備。迴避本省。以杜弊竇。所奏不無所見。著康基田。吳璥。秉公據實具奏。欽此。伏查河營將備等官。專管防守隄壩。鑲做椿埽工程。例不經手錢糧。亦無地方巡防之責。實與綠營水師將備等官不同。是以例不迴避本籍。江南地居黃淮湖海匯歸之

區素稱澤國。險工林立。一切開壩啓閉宜洩。收束工程情形。與他省不同。尤爲緊要。非生手所能辦理。是以設立參將遊擊守備千把等官。皆由河兵次第拔補。蓋自幼土著河干。投營食糧効力。耳濡目染。既已熟悉情形。再擇其人材出色。辦工勤奮者。遞拔千把等官。造就較易。是以江南河營將備辦理工程。亦較他省爲優。往往鄰省遇大工。皆奉旨調派前往。勤助歷有明效。遇有將備等官缺出。勢不能舍熟諳工程。著有勞績之員。而選生手擢用。致誤要工。現在河營中本郡居官。亦復不少。至勘辦工程一切料物錢糧。皆係廳員經理。間有委令參遊勘估工段。俱由道員覆核具詳。臣親加勘明。酌定方准發辦。並非營員所能擅權滋弊。若論遇有添雇幫夫。購取土方兵丁等從中把持包攬。營弁爲之袒護。以及瞻顧情面。互相包庇。此等不肖之員。不特居官鄉里者爲然。卽人非土著。亦能滋弊。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惟有督辦之大員。勤加訪察。嚴予創懲。營制自歸整肅。臣自到任以來。卽嚴密訪查。時刻教誡。現在實無前項情事。若不問人地之是否相宜。概將土著熟諳之員更調。而易以生手。恐於南河水勢情形。未經練習。遷地弗能爲良。貽誤要工。臣再四思維。適督臣費淳在工。公同商酌。意見相同。應請仍循其舊。十月初一日。奉硃批。只論有無弊端。能董率否。不在迴避。不迴避。况向來成例。何必更張。所奏是欽。此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十六日。費淳康基田奏。臣等接奉上諭。朕聞本年夏間。毛城鋪漫口。至今尙未堵合。湖河連成一片。何以該督等並未奏及。該處漫口。究有若干丈。於漕運是否妨礙。現在如何籌辦。有無棘手情形。殊爲慮念。目下正當冬令水涸之時。如有亟須堵築之處。自應乘時上緊興工。免致交春以後。水勢增長。辦理更爲費力。著傳諭費淳將毛城鋪漫口實在情形。速行具奏。毋得稍有回護隱飾。致干咎戾。將此諭令費

薄並康基田知之。欽此。仰蒙垂詢。毛城鋪漫工情形。卽係碭汛邵家壩民堰漫口匯歸下注之水。並非另有要工。所以漫下之水。係由洪溝灘股等河遞注洪湖。並未連成一片。且在黃河南岸。與漕運實無妨礙。自興工儻堵以來。截至十一月初四日。兩壩已築成九十九丈。僅存口門寬二十九丈。引河亦已挑挖如式。臣康基田於初五日具奏。連日兩壩又已捲進六埽。長十二丈。金門僅寬十七丈。現同道將等悉心商酌。俟金門收至十二丈。卽啓放引河。連夜進埽堵合。務期剋日早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康基田奏邵家壩漫工堵築儻辦情形。節次奏蒙睿鑒。自本月上旬以來。天氣晴暖。河內並無冰凌。在壩將弁人夫踴躍。晝夜儻辦。兩壩進埽。極爲穩固。截至二十日。金門僅止存寬十二丈。壩上水勢擡高。甚爲湧激。察看溜勢。直注引河頭。隨將引河頭土壩挖除開放。過水極爲湍暢。連日愈流愈急。大溜掣歸引河。計三晝夜。水頭已直抵清江河口。匯淮歸海。臣漏夜督飭將兩壩捲埽前進。現在口門僅止寬五丈四尺。雖測量壩頭水深八丈有餘。而河溜歸入引河者已有七分。惟三分尙注口門。俟再進一埽。卽可挂纜合龍。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二日。康基田奏邵家壩漫工堵築情形。并開放引河。河歸故道。俱經臣奏報。伏查大壩金門收至十餘丈時。溜勢愈急。洶刷愈深。兩壩頭時見平墊。殊形危險。幸挑水壩挑溜直注引河。而大壩下又得二壩擊托之力。趕下埽個。晝夜加鑲。追壓得保平穩。至上月二十九日。金門僅寬四丈。隨卽挂纜合龍。幸天氣晴朗。在壩官弁兵夫踴躍爭先。趕緊追壓到底。並將二壩同時堵合。十二月初一日午刻。卽斷流閉氣。兩壩均無滲漏。大河溜勢已全歸引河。暢行東注。大壩金門上下水。卽澄清。此皆仰蒙我皇上洞燭機

宜勉以敬慎戒以欲速俾得遵循辦理一舉告成上紓宵旰懸廬奉上諭康基田奏邵家壩工程合龍穩固一摺覽奏甚慰已明降諭旨發交御書匾額並藏香二十枝令其致祭河神虔誠答謝矣至所請將南河總督印篆移交蔣兆奎於歲內來京陛見新正隨謁裕陵一摺該處漫工甫經堵築完竣一切善後事宜正在需人康基田此時惟當將緊要工程加意防護妥協經理俟明歲秋汛後再行奏請來京陛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八日費淳康基田奏邵家壩堵築漫工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挂纜合龍當經奏報臣等因正值凌汛之期仍駐工督同道將等官晝夜加鎖防範並趕籌善後事宜迨合龍已逾七日察看大壩通身滴水不漏忽於初七日亥刻西北風大作狂捲竟夜正逢凌汛水長水壅溜急將西壩尾淺工之處前水深二丈餘者刷深至五丈有餘大壩壑場十餘丈壩下滲漏過水幸二壩束水擊托引河大溜東注兼之壩已墊入深水根基穩實不能大潰現在人夫雲集連夜重土鑲壓數日可以完固務保無虞奉上諭前據該督等奏報壩工堵合朕即念時當冬令土性凝凍工程恐不能十分穩固是以康基田前此奏請陛見即諭令毋庸來京惟當在工督率防護辦理善後一切今該處壩工復有平墊滲水之事果不出朕所料幸而康基田未令來京否則何人在工督辦而工員又須稟知康基田由途次轉回豈不徒費跋涉至壩工堵後復墊自由伊等前次所辦係屬凍土未能堵築完固此時該壩大壩雖已墊塌而壩基尙未大潰尤當實力搶辦務期一律鞏固轉瞬即交春令冰凌消化汛水漲發壩工更爲喫重儻仍草率從事或再有疎虞則需費甚大不可不慎重妥辦現在費淳有交審趙由坤及查辦漕運津貼等事自當前赴淮安與

鐵保會同籌議。毋庸兼顧。其堵築漫工。著專交康基田一人督辦。務須慎之又慎。實心經理。轉不必過於欲速。定於年內辦竣。惟當鑲壓萬穩。以期一勞永逸。卽工竣稍遲。亦屬無妨。至康基田前請陛見。並非要事。竟應在工督辦完竣。俟明歲秋汛安瀾後。再行來京。亦不爲遲。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九

河水章 二十六

嘉慶五年二月初二日康基田奏邵家壩漫工合龍後因凍土滲漏過水臣在壩督同道將弁兵連夜僣修功屆垂成忽於正月二十七日夜半西北狂風大作至丑刻勢更猛烈瞥見大壩上游運料船上失火乘風隨溜漂淌而下直撞大壩隨率令將弁兵夫飛速搶救多用長篙將船竭力抵開無如壩頭料物山積悉皆引火之物登時延燒二十餘丈引溜過水而被燬之船隨溜漂淌壩下陡入回溜迤旋衝至西壩根火乘風勢撲上壩頂到處延燒臣思壩身皆係藉穀築成烟煤串入壩心無從撲救督飭兵夫將壩身趕爲挖斷以期截住火勢不意將土刨開挖見藉穀火燄即從壩心透出在壩官弁兵夫數千人無不效死爭先撲救倉猝之際有銅沛營協辦陳本立蕭錫營目兵張朴等冒火赴救爲烟所逼落水淹斃計撲救兩晝夜之久至東壩挖開深大溝槽直至水面始截斷火勢臣同道將各官於喘息稍定後率同廳營各員上下逐細查勘應於大壩後再築新壩即以舊壩作爲後靠緣壩身雖燬水面迤下埽根深固臨時再加柴土築實雖有大水不能推動新壩亦加穩實辦理較易爲力惟現在餘燼甫熄未敢用料加鑲且近地料物已搜買淨盡轉瞬桃汛水發更難施工臣等虛衷商酌漫水所注毛城鋪滾壩下之洪溝等河面係洩水之區時啓時閉皆有河軌可循即此時堵閉斷流大汛時仍須啓放分洩自上冬至今洪澤湖水勢日漸消減高堰誌椿僅存水四尺二寸湖面空闊儘堪容納將來大汛盛漲亦有歸江各路可以分

洩。臣再四思維。與其補苴於前。勞費無益。不如俟新嵒登場。再行興辦。庶帑不虛糜。工歸實用。不敢不據實上陳。仰祈聖慈訓示遵行。至此次壩工垂成。猝被火燬。出於意料所不及。而臣及在壩之道將文武各員弁。搶救不力之咎。實屬難辭。惟有仰懇天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並請將兩壩掌壩之淮徐道田自福。河庫道葉雲。副將田宏謨。參將韓勝。及守壩辦工之備弁等官。一併開列職名。送部議處。至壩工合龍後。堵閉滲漏所用錢糧。欽遵諭旨。在臣名下全行賠出外。此次焚燬之壩。自應臣率同守壩之文武各官。不拘常例。一體分別全賠。以示懲儆。以昭公允。奉上諭。康基田上年辦理邵家壩漫工。於合龍後。又因凍土不能堅實。以致滲漏過水。已屬玩誤。節經降旨。諭令加倍小心。妥爲鎮壓。以期壩工鞏固。茲據康基田奏購料堵築口門。祇寬三丈。復因正月二十七日。運料船隻失火。乘風隨溜。直撞大壩。將堆積壩頭料物。悉行延燒。被燬之船。衝至西壩。復將該處壩身焚燬。近地料物業。已收買淨盡。難以購用。須俟新嵒登場。再行興辦。是康基田種種疎防。玩誤。辦理不善。實難勝河督之任。康基田卽著革職留工。効力贖罪。所有此次焚燬稽料等項。並著落康基田賠償十分之五。餘著在工該管官員。分股攤賠。統俟該處河工全行辦竣。康基田應賠銀兩。全數交清。再行加恩錄用。其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吳啟調補。所遺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王秉韶補授。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一日。吳啟奏。臣於二月二十五日。接奉廷寄。上諭江南河務。敵壞已非一日。總因徐城一帶。正河日漸淤墊。勢成高仰。黃水不能暢流。下注頻年。屢遭潰溢。吳啟現在已抵工次。惟當實心籌辦。務於大汛前。將漫口堵築完固。斷不可因循遲誤。欽此。又於本日接奉諭旨。工程應需費用。不待吳啟奏請。現已諭

令費淳、書魯等。於江南省存款及商捐各項內。酌量動撥。最多不得過百萬之數。少亦以四十萬爲度。務須樽節支用。勿任承辦工員。稍有浮冒。以期實用實銷。方爲妥善。欽此。仰見我皇上痼癩在抱。籌畫周詳。自應亟籌儉辦。上慰聖慈。以蘇民困。惟現在情形種種棘手。其萬難趕辦者有五。不得不據實上陳於聖主之前。伏查邵家壩漫工。臣等逐細查驗。口門已跌成深塘。測量水深九丈有餘。而被燬之壩。殘缺傾欹。半成灰燼。若就舊壩加鑲。斷難穩實。必須於西壩迤上。另立壩基。越過舊壩。口門形勢方順。始能塔合。核計壩工約長二百餘丈。非月餘所能完竣。此壩工之萬難趕辦者一也。塔合漫口。首在料物。應手不致停工。以待始能一氣呵成。全保雖已奏撥豫東稽料一千垛。蘇三十萬觔。但料數較多。運送非易。臣接全保來咨。已及半月。尙未到境。即使此項撥料無誤。而所缺尙多。臣奉到初次諭旨時。卽飛飭道府廳營等。四處訪覓。據稟本省蕭場等屬。及豫東接壤各縣。近工百里以內者。實已購盡。若遠處搜買。距工二三百里不等。運脚倍增。一垛須數垛之價。兼之來路愈遠。則到工愈緩。一遇陰雨泥濘。更多遲滯。是料物既難多購。又難速到。且價值過昂。亦斷無如此糜帑之理。此料物之萬難購辦者二也。塔漫口須先挑引河。使水有去路。方能杜其旁流。現在淤墊既厚且遠。急辦則不能寬深。而妥辦必多需時日。臣等沿河逐段丈量。除徐城三山頭迤東。至桃源縣境。幾及四百里。俱有河形。毋庸估挑外。自三山頭至邵家壩止。共一百七十餘里。河身淤成平陸。並無河槽。較量舊河身。竟高出水面丈許。水性就下。豈能激之上行。若欲速抽溝丈尺淺窄。不但現今漫口難以合龍。卽勉強塔閉。而正河未暢。梗阻依然。略一長水。卽壅與隄平。處處危險。恐此堵彼潰。又蹈從前覆轍。是挑河乃第一要務。有斷不可不認真疏導之勢。但工長一百七十餘里。

卽倍集人夫。長遇晴明。亦須兩月餘告竣。設遇大雨。便須停俟晴霽後。戽去積水。再挑。則又遲多日。兩月餘尙難蒞事。查三月十二日。節屆清明。卽係挑汛。轉瞬夏令。大雨時行。正於挑河有礙。是以向來大工。從無四月後興工之事。此引河之萬難趕辦者三也。至興舉大工。錢糧尤爲先務。現蒙皇上天恩。不待奏請。已諭令費淳。書魯就近撥項。仰見睿算精詳。先事豫籌。無微不至。但兩淮江寧。距工八九百里。江蘇藩庫。距二千餘里。至速亦須半月彙旬。始得解工。計期已在三月半後。卽趕緊挑築。亦總在夏雨正多。汛水長發之時。貽誤之勢。十居八九。此錢糧節候之萬難趕辦者四也。抑臣更有慮者。此時青黃不接。料物本貴。又須遠處採購。勢必價增數倍。而挑河限緊工繁。夫價亦必昂貴。且恐工未得半。一經雨淋水漲。不得不停。則前功盡棄。又將虛擲金錢。帑項攸關。何可孟浪從事。此經費之大。應慎重籌計者又其五也。臣旬日來。與道將等虛衷講求。並採訪輿論。通盤籌畫。晝夜圖維。竊思邵工一日不堵。災黎一日不安。且速竣則早紓宵旰。緩辦則自蹈愆尤。苟可勉力。又安肯舍功就過。況國用繁多。因緩辦而滋賑費。臣若竟不籌及。豈復具有人心。但冒險僨工。必致半途債事。是已潰之災區。仍無裨益。而現籌之帑項。轉又虛糜。其費愈多。其害愈大。不得不據實瀝陳。仰懇天恩俯准。將邵家壩漫工。緩至秋汛後。再行興築。俟費淳到工。先將銀款會同籌辦。再將一切工料事宜。擗節核實。次第經理。並下游歸江歸海各路。及洪澤湖高堰要工。如何設法防守之處。悉心妥議。另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墩又奏。臣奉上諭。邵家壩漫工。被火延燒。實屬可恨。此事情節大有可疑。卽如摺內稱瞥見大壩上游料船失火。乘風漂淌。直撞大壩。致壩工料物盡行焚燒。料船失火。豈無水手舵工在內。何至乘風漂

濶。卽常川在工次照看料物者。亦不乏員。弁兵夫。竟何以不能搶救。而被燬之船。又何以適撞東西兩壩。俱致延燒。向來河工員役。弊竇甚多。此次料船失火。或竟係該處壩工存料多有虧缺。工次員役等。恐被查出獲罪。私行放火焚燒。裝點情節。以爲掩飾詭避之計。向聞康基田性情剛愎。或待工員苛刻。致伊等心懷積怨。竟將料物焚燒。冀圖傾陷康基田使之獲罪。均未可定。吳璈現係該處河督。若不查明懲治。何以儆戒將來。務須徹底嚴查。如有前項指出情弊。究訊明確。若係兵夫。則一面正法。一面奏聞。若係員弁。則一面鎖拏。一面請旨正法。以示懲儆。至康基田素日操守尙好。此次壩工失火。諒非伊有心裝點。是日伊究在何處。儻竟有爲屬員彌縫掩飾情事。亦卽嚴行參奏。常川在工照看料物。係屬何員。亦應查參治罪。毋得稍有徇隱。其康基田所請交部議處各員。俟吳璈查覆到日。再行核辦。欽此。伏查歷次大工。料廠失火。事所常有。壩身被燬。實所罕聞。茲奉諭旨。指示各情節。誠屬大有可疑。如果竟有前項情弊。實爲理所難容。法所不貸。若非大加懲治。何以儆戒將來。臣恐河工人員。扶同徇隱。詢訪未能得實。查有未經到工之徐州府知府鼇圖。平日聲名正直。可靠。當經密札該府詳細訪查。復密札豫省接壤之商虞廳汛人員。互相印證。現據稟覆。實係料船失火。風大延燒。並無放火別情。稟甚切實。並於沿途遇有商販民人。自工散歸者。卽面爲詢問。亦復相同。臣親赴該壩。逐細查看形迹。燒燼埽工。現俱殘缺焦爛。其撲救時。挖斷溝槽。並燒贖之船底板片。亦有撈存在灘者。且事已匝月。臣在壩上尙親見埽內。忽有冒烟者數處。實屬可怪。隨又摘提常川在工之弁兵居民人等。隔別研訊。衆供歷歷如繪。緣是夜有船一隻。上堆藉糶等物。停泊東壩。因船上燈籠燒著。立時火延料物。風勢狂猛。火頭卽四處飛開。官員兵役。連忙往救。而東壩散

堆料物。並壩身埽心。業已烈焰飛騰。東壩距西壩口門僅寬三丈。西壩有鋪成大埽高七尺五寸。即在臨河壩頭。火焰乘風撲上。其時失火之船。尙未淌至西壩。卽已延燒。隨後此船又打入回溜。靠至西壩。因之壩心亦被烟煤串入。同時焚燬。是晚康基田住在東壩。當率兩壩官兵。多用桶斗厚水澆撲。而風狂火猛。竟如杯水車薪。且壩身被焚。難以立足。更無從著手。此兩壩被燬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此事由船上失火。延燒兩壩。並無虛捏。惟此船本在東壩前。被火燒斷纜繩。隨回溜漂至西壩。並非由上游乘風淌來。適撞兩壩。康基田原奏由上游漂淌而下。因倉皇驚擾之際。未及詳細查明。致起火情形稍有未符。誠如聖諭。豈無舵工水手在內。何至乘風漂淌。又何以適撞東西兩壩。此原奏聲鼓未能明晰之原委也。至工次員役。或因存料虧缺。放火掩飾一節。最關緊要。臣細加查究。若料廠存貯之料。與報買之數。多寡不符。則須燒燬滅跡。使無可查對。此次康基田因錢糧短少。不能豫爲多備。存貯料廠之內。陸續購買。卽堆壩上。隨時應用。是以廠內並無存料。計兩壩僅有料四十六堆。寥寥可數。蘇檄更屬無多。是料數旣無可掩。燬去亦屬無益。其非放火舞弊。實無疑義。至康基田性雖剛愎。不理人口。而皆知其並不要錢。且在工半年。有餘。勞瘁憂憤。屬員亦頗道其苦。尙無積怨。似不至竟有傾陷情事。惟料戶因欠銀未償。怨者頗衆。然臣查是日壩上。官料無幾。而未售之民料。堆積甚多。其時同被焚燬。是料戶又斷無放火自害之理。層層根究。徹底推求。實無別項情弊。且據兵民人等僉稱。是夜風大火驟。頃刻間到處焰起。有無數火球飛出。千人共見。竟有難以撲救之勢。但在壩文武官弁。旣不能先事巡防。又不能卽時搶救。疎懈之咎。實無可辭。所有此次被燬料物。應遵旨著康基田及在工各員。全數分賠外。其康基田原參之淮徐道田自福。副將田

宏謨、參將韓勝俱係在壩督率之員，仍應請旨交部議處。至河庫道葉燾，係本年正月十八日始奉調來工，卽經康基田委赴唐家樓開發料價，不但失火之日並不在壩，卽以前亦未在工辦事。壩工被燬一節，實與該道毫無干涉，臣不敢不秉公奏明，可否免其置議出自皇上天恩。其餘派委在壩照看料物各員，弁容秉公查明，另開職名送部議處。奉上諭：吳璫奏邵家壩漫口已跌成深塘，必須另立壩基，錢糧料物未能應手，轉瞬夏令，雨水時行，難以挑挖引河各情節，皆朕所深悉。若此時冒險僭工，必至半途廢事，豈有將帑項虛擲之理。邵家壩工，祇可緩至秋汛後，再行興築。但壩工堵禦，尙需時日，則全河之水灌入洪澤一湖，豈能容納。而河底淤高，將來大汛時，清黃並漲，高堰石工皆成險要。淮揚一帶所關非細，已節降諭旨，令吳璫留心慎重。此時壩工既須於秋汛後築辦，該河督竟當親赴高家堰查勘該處石工，豫爲設法防護，以期萬分穩固。方爲有備無患。現在徐城一帶，河身高仰，未能及早疏通，並所築壩工失火焚燬，皆歷任河臣及康基田之咎。與吳璫無涉。若高堰壩工稍有疎虞，則係吳璫任內之事。吳璫恐不能當此咎也。其南河下游歸江歸海各路，及一切工料事宜，亦當會同費淳悉心酌議，妥協辦理。又另摺查奏邵工大壩被燬一事，吳璫先令知府鼇圖到工密訪，又親赴該壩逐細查勘，實係料船失火，延燒東西壩頭，並無別故。鼇圖人尙正直，諒不致飾詞捏稟。而吳璫身任河督，經朕密飭嚴查，亦斷不敢稍存隱飾。代人受過，但此事疑竇正多。朕早已密爲查訪，或於出差經過之人，或於該省及鄰境各員奏摺內，批令密查。卽軍機大臣亦不得與聞。想吳璫無從豫訪，若果有燒燬滅迹之事，斷難始終掩飾。吳璫此奏，雖查無情弊，或此後續經訪得確情，不妨據實陳明，不可因有此奏，稍存回護。若無其事，亦不必有意周內。至康基

田身任河督於南河下游高仰之處。不思及早設法疏濬。任其淤塞。及至邵家壩漫口後。康基田不能鑲築。堅實合而復開。茲又疎於防範。燒燬壩工。且其性剛愎。辦事苛細。不理人口。又不將漫工情形據實奏明。致滋貽誤。實屬罪無可辭。本應將康基田在工處所枷號示懲。姑念伊操守尚好。且因現辦軍務糜帑過多。不敢懇請發給帑銀。各處挪貸應用。在工勞瘁憂憤。亦覺可憫。康基田酌加恩免。其枷號著隨同吳璣。實心經理工程。何處緊要。卽令康基田前往承辦。如果認真出力。俟壩工合龍後。吳璣不妨據實保奏。候朕酌量加恩。儻仍前貽誤。必將伊永遠枷號。決不寬貸。此一節著吳璣面傳康基田知之。至摺內稱辦理漫工。晝夜圖維。幾至寢食俱廢等語。吳璣不過承辦一處河工。卽如此焦急。若朕籌辦軍務。繫念河工。且日理萬幾。於吏治民生。在在均關。廩念宵旰憂勞。吳璣試思朕之焦急憂愧。爲何如。該河督總當盡心籌畫。期於河工有裨。轉不必過事悚切也。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上諭內閣。河工省分各設廳汛員弁。專管修防。其地方守令無兼河之責者。原不應派令辦理河務。乃聞近來遇有培築挑濬大工。多藉幫辦爲名。調派州縣。令其貼解銀兩。並將上司應賠工程。亦令州縣代賠。以致派累百姓。挪移倉庫。本任地方職守。且多曠廢。著直隸江南山東河南各督撫。及河道總督等。通行禁止。嗣後辦理河工。祇准調派丞倅雜職等官。不得再派州縣。致滋弊竇。睿皇帝聖訓。六月二十四日。吳璣奏。河工保衛民生。每年需費甚鉅。但用所常用。固不可靳費誤工。而省所當省。亦必應實心慎帑。臣自到任後。往來河干。細察形勢。與淮揚道和騰額。候補道沈啓震。及參遊廳員中之熟練任事者。公同商榷。凡有可設法撙節。而仍於要工有裨之處。謹就管見所及。慎重酌籌。陳請聖訓。查江境

黃河自豫東交界至山安海防以下入海。縣亘八百餘里。河性曲折奔流。每多坐灣之處。埽工衝刷隄身。不得不趕鑲埽壩。以資保護。但每處埽工少則工長數十丈。至數百丈。多則動以千丈計。江南黃河兩岸埽工共九十一處。鱗次櫛比。每年三汛。各段蟄場卑矮。在在皆是。勢不能不拆修加鑲。一遇溜湧勢險。晝夜搶築。費更不貲。工愈多則費愈大。此歷年錢糧多用之實在情形也。臣思欲力求節省之方。必先籌減工之法。因查從前頂衝迎溜之埽工。後有越隄可靠者。即將越隄再爲加築堅厚。於冬春之交。挑挖倒溝。徐徐挹注。進黃出清。使前後兩隄內之空塘灌滿停淤。即可填實。埽工不致喫重。名爲放淤。其次年搶險工程即可減少。如南河之賈家莊七里溝。朱家壩等處。經前河臣具奏放淤。歷有成效。上年山東曹工大壩。危險異常。臣於五月奏明放淤。得保平穩。親身經歷明驗。現在南河之邳北宿虹。睢南外河等廳屬各工內。即有可做照而行者。自應度勢因時。妥爲酌辦。此化險省費之一法。又黃河險工。總在溜勢坐灣側注之處。而溜注於此。則必灘淤於彼。是以凡有險工。其對岸必有灘嘴。挺出河心。若能於對岸灘上挑挖引渠一道。使大溜由彼直趨而下。則坐灣者無灣。受險者即可免於險矣。惟挑挖引渠。必河頭實有吸川之勢。始能引其溜勢。易地而趨。原非處處險工對岸皆可取直。然其中亦有可酌辦之處。現在邵壩尙未堵合。自銅沛至桃源各廳。四百餘里內。河身皆已乾涸。正可乘時相機趕辦。臣曾履勘兩岸。如邳唯桃源等屬。即有可以挑挖河槽。使溜勢開行處所。此又逢灣取直。可期節省之一法。以上所籌辦法。如能妥爲經理。在此時幫築越隄。抽挑河槽。需用尙屬無多。即可於各該處本年修工項內動支。不使格外多費。至此後每年錢糧。皆可節減。其所省奚啻倍蓰。少一處險工。即少一處費用。分計之。所節有限。合計之。則所

節甚多。且屆大汛時。險要之工較少。卽搶護之力愈專。不惟用多樽節。亦且化險爲平。似於河工大有裨益。現在先委道將等。逐細確估。將應行幫隄挑渠各工。切實估計。臣仍當親往覆勘。並會同督臣費淳。詳慎酌定。將必應料理之工。再行遴員。分別先後。慎重興辦。詳奏至將來合龍後。疏導去路。順勢保隄。各事宜。凡有可利益河防之處。正須逐一講求。容與督臣費淳。及道將等。盡心籌畫。隨時陳奏。次第舉行。奉上諭。費淳。吳璥奏稱。清口迤東入海之路。甚爲迅駛。運河亦分洩暢行。五壩石脊上。僅過水一尺五寸。高堰誌椿出水。尙有八尺三寸等語。此皆仰賴上蒼垂佑。河神默助。欣慰之餘。益深欽感。俟該督等奏報秋汛安瀾時。尙當敬發藏香。前往虔答神貺。並將該督等酌加恩敘。現屆秋汛。爲日方長。該督等當倍加敬慎。實力宣防。毋得稍存自滿之念。至吳璥另摺所奏。察勘南河工程。有應行放淤化險。及逢灣取直之處。酌議籌辦一事。黃河水性靡常。全在隨時相度機宜。因勢利導。朕斷不爲遙制。卽在廷臣工。並未身親其境。亦難以懸揣情形。率行擬議。惟在該督等度量地形。博採輿論。妥協經理。毋得師心自用。方爲不負委任。至黃河漫溢。自古爲然。我朝列祖列宗。飭令河臣開挑引渠。加築隄堰工程。不知凡幾。所費金錢。不啻幾億萬萬計。蓋以河防一事。原所以保衛民生。偶遇潰溢。不獨居民漂溺堪虞。卽有遷徙高阜者。其室家田畝。皆已淹浸。仍不免流離失所。是以國家不惜多費帑金。鳩工集料。並設立河工大小文武官員。分防經理。無非爲小民籌及萬全。期於安堵。總司河務者。如果平日加意隄防。河流自然順軌。卽或偶有漫溢之事。能趕緊堵築。俾帑項不致多費。工程克臻穩固。實所深願。卽或費用較多。但能爲小民保護無虞。帑金原所不靳。若河員等平日捏報險工。侵欺入己。而於辦理要工時。又復偷工減料。任意冒銷。以致屢築屢

蟄。如近日參辦河工員弁莊剛、劉普等，爲河工積蠹，既將該犯等案律治罪，其子孫所捐官職，亦一并斥革。是伊等侵冒錢糧，貽害百姓，既爲國法之所不貸，卽爲天理之所不容。嗣後河工大小文武各員，務當滌慮洗心，力改從前陋習，如能各矢天良，認真辦理，爲民捍患，不但身受國恩，子嗣亦必蒙福。儻仍前玩工侵帑，殃及黎民，本身卽倖逃法網，其孽報必在子孫，民命至重，不可不倍加警凜。莊剛、劉普等卽其前車之鑒也。將此通諭知之。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吳璣岳起奏，剔除河工積弊五款：一參遊非奉委不得估工，一營弁不得經手辦料，一歲料價銀早發，須驗後方准動用，一大工正雜料例價不敷，酌加幫價，以免通融報銷，一報銷核減銀，不得找領。南河成案續編。今案四款，議准，其幫價攤廉議駁，詳見下。

八月初五日，費淳、吳璣奏，邵家壩漫口，因霜降前，水力尙旺，未敢遽議興工，而料物引河二事，必須豫爲籌辦。蓋壩工用料繁多，非一時所能畢集，及早綢繆，始得應手。查附近邵工之蕭碭等屬，多係被水之區，稽料不能種植，下游各屬，河路未通，距工又遠，挽運腳費更大。惟邵壩對岸近工地方，尙可採購，但爲數無多，亦不敷用。各料戶大半由附近江境之豫東地方販運而來，居奇勢所難免。臣等熟籌在本工設廠招集外，必得委員於豫東連界處所，分設數廠，庶料戶有各路牽制，尙不至逞其壟斷之計。是以七月間卽遴派丞倅等官，領銀赴豫東之曹單、商虞，並江境之豐沛等縣，分投設廠，講定價值，採購運工，約計八月內，可以陸續運到。總須開工之前，積有五六成，則興工以後，卽可源源接濟。其縶麻、檉木、穰草、繩纜等項雜料，亦係同時需用，缺一不可。而縶麻一項，江境止有邳州一處，零星種植，所產甚少，亦於七月間委

員前往東省之曹單、豫省之西華、扶溝等縣產繅處所分投採買。其餘各雜料並經委員四出購辦。至壩工堵合之難易。尤在引河挑濬之通塞。必須寬深無阻。勢若建瓴。庶舊河易通。而新壩不甚著重。今自邵壩至徐城三山頭止。淤墊一百七十餘里。若一律加寬加深。工費過大。臣等督率道府廳等。樽節確估。其引河頭爲掣溜復歸故道之處。長二千五百餘丈。自須將口底倍加寬深。俾放河時得吸川之勢。迤下至石林工四十餘里。積淤尙高。祇可量爲遞減。石林工至三山頭一百二十餘里。地勢稍低。寬深又可酌減。祇令擇要估挑。如此分晰勘辦。以定淺深寬窄之分。錢糧尙不至多糜。而土方業已不少。以土數按日核算。趕緊辦理。亦須兩月餘方能完竣。間遇陰雨尙須停待。是必須於築壩前先行趕辦。現交仲秋。引河已可施工。先派令道將大員核算土方。劃分段落。共計一百二十餘分。派委河工廳員佐雜守備千把等一百二十餘員。掣籤分段承挑。即令各赴工次。製辦器具。雇募人夫。於是月開工。庶日期寬展。不致草率遲延。此外如總局料廠。掌管兩壩總查。引河一切應辦要務。現在悉心籌酌。次第經理。一俟水勢大定。高堰一帶。實可放心。臣等即赴邵工駐劄。親身督辦。南河成案。綴編。

是月十二日。費淳、吳璣、岳起、荆道乾奏。臣費淳、臣吳璣、欽奉上諭。軍機大臣議覆吳璣等。剔除河工積弊。各款及攤賠幫價一摺。現已依議行矣。幫價一摺。著落漫口應賠各員認賠四成。該工員等平日疎防。以致隄工漫溢。自應照股攤賠。若以六成攤扣江蘇安徽各官養廉。則兩省大小官員等。或虧缺庫項。或派累閭閻。轉得有以藉口。前經降旨。不令地方官幫辦河工。原爲豫防流弊起見。今吳璣等。以目今料物價值較前昂貴。運料愈遠。愈費。而額定九毫例價。連採買運脚在內。不敷購辦。雖係實在情形。然如吳璣等

所奏攤扣上下江兩省官員養廉。與前降諭旨不符。自難據議准行。而現在要工需料緊急。又難刻緩。其應如何設法措辦之處。仍著費淳等會同該河督及上下江巡撫。公同籌畫。速行妥議具奏。欽此。仰見我皇上廑念要工於體恤之中。仍寓防微之意。伏查安省鳳陽。泗州。宿州。盱眙。靈璧等屬。俱係淮河。濉河。洪澤湖。經由地方。亦有河務。每年湖河順軌安瀾。各工穩固。上下兩江並受其福。初無畛域之分。今邵家壩漫口。尚未堵合。時刻上廬宸衷。而南河自禁革地料後。官辦運工。額定每斤九毫之價。連採買運腳在內。實屬不敷。向因工程緊要。但求料物應手。不能再計價值。往往加至二三倍不等。均係設法補苴。非若豫東兩省可以循案奏明。加價三四釐。分別攤徵。攤捐卽雜料。蘇麻。及杉椿。柳概各項。近今市價幾多至兩倍。而南省報銷。亦不能額外稍增。此係實在情形。是以奏請將幫價一項。著漫口各員認賠四成。照股分攤。其餘六成。請於江安兩省督撫司道府州縣。并河道總督。暨河工道員。永倅養廉內。均勻攤扣。茲經軍機大臣議覆。欽奉諭旨。仍著臣等籌畫。妥議具奏。臣等悉心籌酌。今昔情形。迥不相同。現在辦理邵工。採辦料物。最爲緊要。不得不議加幫價。以期妥速集事。而所幫之價。旣斷無報銷正項錢糧之理。江省又不可創起攤徵之例。惟有仿照豫東兩省各官捐廉成案。事尙可行。雖應攤幫價。現在未能豫定確數。然約略計算。除漫口各員認賠四成外。其捐廉六成。分年攤扣。計每年各官所捐。不過養廉十分之一。在道府以上。養廉較厚。固屬分所應然。其州縣養廉。自六百兩起。至一千八百兩不等。每年僅攤捐數十兩。至一百數十兩而止。亦斷不致有藉口虧缺庫項。及派累閭閻之事。設有不肖之員。藉端虧空派累。不難隨時訪查。嚴參治罪。以示懲儆。理合恭懇聖恩。俯念工程緊要。衆擎易舉。仍准將六成幫價。於兩省督撫以下。

各官養廉內。按照多寡。均勻攤扣。於工竣後。核計銀數。酌分年限扣捐。庶報銷均歸實在。而工用亦免虛懸。臣等往復劄商。意見相同。謹合詞具奏。再查挑挖引河。必須深通。方能暢順。撈淤厚水。倍費工力。例實有不敷。向來江南挑河工程。經奏明酌加幫價。於通省分年捐廉歸款。此次邵工挑挖引河。正河俟工竣後。核實土方銀數。除例價仍照例分別賠銷。其幫價一項。應照現議料物幫價之例。亦於漫工應賠各員名下。按股認賠四成。其餘六成。於兩省各官養廉內。分年攤捐還款。爲數亦屬無多。合併陳明。奉上諭。費淳等奏請將河工幫價。仍於江蘇、安徽、及河工各員養廉攤扣一摺。此次堵合漫口。例價不敷。而該督等奏請。以四成著落漫口各員分賠。其六成在於上下江各員養廉攤扣。經軍機大臣議奏未准。原恐不肖之員。或借養廉攤扣爲名。虧缺庫項。甚至擾派閭閻。皆所不免。是以降旨令該督撫等。再行妥議。今費淳、吳璣會同上下江巡撫具奏。約計攤廉數目。每年各官所捐。不過十分之一。在道府以上。養廉固屬優厚。卽州縣以所得之養廉。合之應捐分數。每年不過數十兩至一百數十兩而止。亦屬無多。不致有藉端虧缺派累等事。請仍准將六成幫價。在於江蘇、安徽兩省督撫司道府州縣。及河道總督。暨河工道員丞倅。按照養廉攤扣數目。旣屬無多。且要工緊急。卽著照該督等所請辦理。但仍當嚴察所屬。設有不肖劣員。因此無多捐項。或藉口派累閭閻。虧短公項。必當隨時指參。以示懲儆。其另片所奏挑河幫價一項。亦著照所奏辦理。又據奏。現在購辦料物。及籌辦興工事宜。一摺。所辦俱妥。工次需用料物。旣據委員分投購辦。不特豫省無庸協濟。卽山東原議協撥之料。亦可停止。該督等此時惟當將引河趕緊分挑。豫爲築壩地步。一俟霜降後。水勢繇弱。擇吉興工。務期一氣呵成。工堅料實。早奏合龍喜音。勉之望之。將此傳諭。

費淳、吳璣，並諭岳起、荆道乾知之。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費淳、吳璣奏，臣等欽奉上諭，吳熊光奏協撥南河工料，未能辦理一摺，自屬實在情形。河南原有河工歲需，其幫價銀兩，即係該省官員攤出。現在該省又有軍務，豈能接濟他省？況向來協撥料物，仍將銀兩交至工次，並非由豫省運往。又何必舍近求遠乎？本年江省秋收豐稔，目下又值新料登場，一切料物，自易購辦。以期源源接濟，無誤要工，不必再令豫省協濟也。仍將如何購買料物，何時興工之處，先行具奏，並將湖河水勢情形，一併迅速奏聞，以慰廛注。欽此。伏查本年正月，邵家壩被燬，前河臣康基田，以料物收買淨盡，無可採購情形具奏。經前護河東河臣全保議奏，撥運豫東稽料共一千垛，麻三十萬斤，協濟邵工。嗣因屆桃汛，水勢已盛，漫口難以堵築。臣吳璣奏奉諭旨，緩至秋汛後興辦。所有原議河南山東協濟料物，知會停撥。本末起運，臣等七月間，即豫爲籌議購料。查據道府等稟稱：江境南岸之蕭場等縣，因被水未能種稻，惟北岸尙產稽料，亦屬無多。其邵工下游，轉運維艱，腳價更大。是以上年秋間，康基田堵築邵工，雖在新料登場之候，即係派委丞倅彭應燕、徐章等，在豫省商虞東省曹單等縣，招集買運。現在漫口未堵，本境料少情形，亦與去秋相同。且料販習慣，居奇刁詐，百出。雖在本工設廠收買，仍須於豫東附近江境地方，分投採購，始可敷用。亦可稍杜料戶壟斷之技。是以臣等酌定後，即經遴派丞倅四員，攜帶銀兩，分往本境及豫東交界處，所設法購辦。其糶麻一項，亦已派委熟諳廳員等，前赴出產各路採買。業於初五日，將籌辦緣由具奏。茲奉諭旨，令臣等督飭工員，上緊購辦，不必再令豫省協濟。臣等欽遵聖諭後，嚴飭前派各員，上緊分投購運。可期源源應手，不特豫省毋庸協濟，即山東原議協撥之料，亦可

不必運送。至邵壩開工之期。臣等與道將廳營等。共同商酌。霜降前。水力尙旺。消長難定。若遽議開工。轉非慎重之道。且計算挑河。約需兩月餘。方能竣事。若先行築壩。將口門收窄。以待引河挑淤放水。則需日較多。口門淘刷愈深。壩身喫重。必須籌計挑工。壩工日期。先後湊合。方可一舉成功。是以臣等先將引河段落估定。是月望後。水勢漸減。汛務較少。各文武工員。可以分身往辦。現已派委廳營汛弁一百數十員。飭令月內。卽行分挑。一面趕緊購貯料物。俟霜降後。察看水力。綽弱。卽擇吉興築壩工。詳慎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二十四日。費淳。吳璣奏。查邵家壩下至石林工一帶。係淤厚最要之區。南北兩岸。河面寬二十餘里。河溜向分兩股。其近南岸者。係舊黃河。至蕭南廳屬之嚴工。坐灣東注。其在北岸者。爲順隄河。緊靠豐北廳屬之蟠龍集。唐家林。關家林。石林等工。下注。每年大汛。兩岸均受危險。迨邵家壩漫口後。水由旁洩。不但舊河身全行淤平。卽舊淤老灘。亦普面更加淤墊。臣等悉心籌酌。如由南岸之舊黃河開挖。未免紆遠費大。如就北岸之順隄河開挖。河身偏臥一邊。蟠龍集。唐家林。關家林。石林等處。俱成險工。莫若就中間取直估挑。則南北兩岸舊工。均可避險就平。以收一舉兩得之益。其自石林工下。至三山頭。淤沙漸減。間有河形。自應按淤土之厚薄。定挑濬之淺深。分別擇要。以歸撙節。惟各段挑工。道里縣長。土性亦甚不一。有膠泥沙土。漚淤之別。膠泥沙土。層層相間。尙易施工。其漚淤處。所人夫不能站立。須用括板推板。將稀淤歸入溝槽。方能兜鬪上崖。辦理較爲費事。誠恐各工員畏難。或致草率偷減。臣等督同道府等。往來嚴行查察。務使處處如式。以期一律宣通。至需用正雜各料。內籜草。纜板等項。現已陸續運工。惟稽料需用。

數千堆。非多爲設廠收買。不能迅速。河工武職。及微末汛員。旣不可經手錢糧。而丞倅又僅有十數員。除派委挑河築隄。掌壩等緊要差使外。僅餘四員。分赴豫東境內採辦。而近工亦須收買。以濟緩急。實無可委之人。臣等於附近大工數縣內。遴選一二幹員。幫同就近購買。查本年料物。奏明另加幫價。照民間時值交易。所有價銀。俱隨時由總局各道員現發委員領辦。共見共聞。旣無從影射派累。亦可無藉口虧挪。且臣等駐工。時刻稽查。稍有風聲。無難立時究辦。斷不任其滋弊。乃如此公平核實。而料販刁詐成習。其自豫東境內販來者。旣以道遠昂價。近工民戶。又以產料較少。囤積居奇。河員本呼應不靈。頗形掣肘。臣等因將拯救災黎。保護桑梓之義。以及現定章程。不但不派民間出料。復蒙聖恩。加給幫價。公平現買之處。明白出示。層層曉諭。又經淮徐道田自福。候補道沈啓震。率同碭山縣知縣王逢源。勸令馴善之戶。先辦數塚。以爲之創。遠近民人。目擊價值。俱給現銀。又無短扣。來工堆塚者。始得漸多。此後開風雲集。自可無缺之虞。至壩工首重壩基。旣不可使兜水入袖。並須溜勢直趨引河頭。放河時。始成吸川之勢。茲率同道將等相度。於舊西壩之北。移上三十丈。安設壩基。頗爲得勢。現在引河已挑有四分工程。兩壩料物。亦可漸資應用。擇於九月二十四日開工築壩。必須一占到底。再進一占。務期步步穩實。一氣呵成。奉上諭。費淳。吳璣奏。現辦邵工挑河集料情形。並擇吉興築大壩一摺。覽奏俱悉。現在霜降已過。湖河平穩。該督等趁人齊料集之時。趕緊挑河築壩。所有相度引河地勢。避險就平。及建壩進占。挑淤購料之處。籌辦俱屬妥協。該督等於河工情形。自俱熟悉。朕亦不爲遙制。此時惟在費淳等督率工員。實力妥辦。務期於冬至日以前。合龍穩固。朕必將該督等及在工出力人員。一體加恩。至承辦各工員。自辦理莊剛。劉普後。

諒各知敬畏。不敢仍前營私舞弊。但該督等亦當隨時稽察。儻尙有不肖官吏。因帑項較裕。復蹈積習。偷工減料。及浮濫冒銷情事。費淳等卽當據實嚴參。不可稍有瞻徇。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二日。費淳、吳璥奏。邵工引河正河。自興挑以來。各工員皆奮勉儻辦。計一百二十五分。原估工段。將次完竣。惟原估時。就地勢之高下。定丈尺之寬深。雖已詳細較準。而工長一百七十餘里。亦不能不稍有參差。現已挑成河形。其高矮不平。及寬窄未協處。所顯而易見。臣等復率同道府等。履勘確切。將必應展寬加深之處。分別續估。又各段內。間有膠黏油泥。不能如沙土易於刷動。尤須加展挑淨。俾放河時。得以建甌暢注。現飭工員添雇人夫。上緊趕辦。務於原估長河。統限出月初旬。一律全竣。以備啓放。至壩工已築成九十餘丈。本擬一齊進埽。因察看情形。現今大溜向北岸掃灣而來。向東直趨引河頭。形勢極爲順利。但引河頭在東壩之東北。若東壩過於接長。則正溜挑向西壩。恐與引河頭漸遠。將來放河。不能得勢。必須先儘西壩。向前接築。俟兩壩相近。再行同時進占。則溜勢直奔引河頭。一經啓放。卽成吸川之勢。方合機宜。臣等與道將府廳等。虛心熟酌。衆議僉同。是以先從西壩一面進埽。核計將近東壩。卽行出占。並進趕緊堵合。亦可不至濡遲。現在天色晴朗。尙不甚冷。臣等飭令加做夜工。以補晝日所不及。並多派官弁兵夫。分作兩班更替。庶不致過於疲乏。仍親身督辦。以策勵其力。復時加捐賞。以鼓舞其心。各官兵頗爲踴躍奮興。爭先趨事。所需正雜料物。亦俱源源應手。均無缺乏。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三日。費淳、吳璥奏。查挑浚引河正河。原估續估各工。現已陸續報竣。臣等督同道府等。逐段履勘。丈尺均屬敷足。實無偷減草率等弊。現令將埤界啓除。先行試放清水。察勘河底。如尙有不平之處。隨

卽趕緊收拾。初十日內卽可普律全竣。但大壩口門尙寬數十丈。必須俟收窄時。上游來水。儘力擊蓄。有不能抑遏之勢。然後將引河啓放。則建瓴下注。方爲得力。是以引河仍堅守不令早放。待至勢有可乘。再爲相機啓壩。俾得暢達東行。至大壩工程。前恐東壩築長。引河形勢不順。先儘西壩趕辦。近日西壩已較東壩多築數十丈。足以挑溜東趨。應令兩壩一同進占。以免遲緩。計興工一月有餘。兩壩共已築成一百二十餘丈。而口門愈窄。逼溜愈緊。水勢日見刷深。壩身挺入河心。力與水爭。實爲喫重。必須格外并力。施功。庶可步步穩實。臣等日夕親督文武各員。每一掃。必使層土層柴。追壓到底。至出水後。又將壩臺加高。多壓重土。逐日所進各掃。均屬屹立堅實。在事官兵人等。雖晝夜力作。實無刻暇。凡有出力者。臣等隨時獎賞。以示鼓勵。再向來大工。於正壩後。必須築做二壩一道。兜住壩下積水。則正壩藉以擎托。更可毫無滲漏。現亦趕緊興築。以資重門保障。南河成案積編。

是月十五日。費淳、吳璈奏。邵工引河正河。抽溝各工段。業已一律全完。啓除埂界。試放清水。勢若建瓴。可期通暢無阻。至大壩工程。計興工四十餘日。晝夜僱辦。兩壩共已築成一百七十餘丈。僅存口門十餘丈。臣等前月奏報情形。一摺。欽奉硃批。恐凝凍之工。不能經久。欽此。查十月以來。天氣尙屬晴和。間有凝凍。日中亦卽融化。臣等謹遵指示。督令工員。於日出後。地脈暄和時。多壓重土。皆得融潤。平勻。可資經久。並於正壩上水。跟鑲邊壩。下水。又幫築裏餞。實屬步步堅穩。毫無閃失。原可於望前合龍。惟因上游寒凍較甚。本月初二三日。卽有流澌由豫東下注。漸積漸多。至初七日夜。陡發西北大風。一晝夜。氣候頓寒。冰凌愈聚。自引河頭之西北。至大壩金門之上。壅結一片。雖水底仍復行溜。而築壩更宜詳慎。臣等督飭多雇

船隻派撥弁兵攜帶敲冰器具將引河頭至金門一帶并力敲打俾得漸次疏通並於壩前多挂逼凌椿板益加小心鑲築所進各壩仍極堅穩惟於儼緊之中倍宜慎重連日天氣較寒俟數日內稍覺暄暖即乘時相機一面放河一面堵合俟合龍穩固即行馳奏仰慰聖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費淳吳礮奏邵壩大工因冰壅天寒少爲停待業將慎重酌看情形於十五日奏聞迨十六日午間氣候晴暖臣等察看口門僅存十餘丈正應乘時儼辦即督令兩壩官兵同時進壩連夜趕築至十七日祇存口寬四丈水勢刷深至七丈餘溜急力猛而業經做成之壩工一百八十餘丈屹立堅凝隨往引河頭相度情形水高溜緊即飭將引河頭土壩啓除乘機開放水勢蓄極而通頃刻奔騰直入引河立見金門大溜掣向東趨則口門堵合正在其時臣等即於十八日督同道將等各工員挂纜趕築層土層柴追壓到底龍門即日堵合一面將壩前邊壩並壩後裏餞儼緊趕鑲以資重重攔禦幸天氣暄和土脈融潤大小各員亦俱齊心奮勵并力施工計三晝夜細察大壩兩面封堵堅厚已無涓滴滲漏並有二壩重門擎托實屬穩固查引河爲黃水歸路若稍不順暢則壅滯壩前必致壩身喫重臣等於放河之前豫派弁兵沿河查探水勢茲據接續馳報所挑新河一律深通實有建瓴之勢是以水頭迅駛如箭兩岸旋即塌寬一二十丈河泓刷深丈餘至一丈七八尺不等流漸隨溜邁行亦復毫無阻礙十七日亥時即行過三山頭以下十九日已達清口匯入海之路河歸故道順軌安流至此次引河處處深通壩工步步穩實而約計所用銀料較歷次大工樽節不少承辦各員實爲認真奮勉臣等不敢墮於上聞謹擇其最爲出力者另列清單呈奏奉上諭費淳等奏邵工合龍河歸故道一摺覽奏欣慰此皆仰賴河神垂

佑得以合龍歲事特頒發藏香二十枝交該督等敬謹祀謝用答神庥此次堵築邵壩費淳吳礮督率將弁等晝夜趕築壩工穩實開挑引河深通得力用能掣溜東趨甚爲奮勉除前次奏報秋汛安瀾業將伊二人交部優敘此次毋庸再行議敘外費淳吳礮俱著加恩賞給太子少保銜仍賞費淳吳礮舒綸馬褂各一件黃辮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四個用昭優獎至該工大壩現在兩面封堵堅厚已無涓滴滲漏並有二壩擊托自可一律鞏固而一切防守善後事宜尙須經理盡善費淳吳礮俱著暫留工次督率查察加意慎重俟實在穩固可靠再行各回本任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三日費淳吳礮奏邵工合龍後於前月二十一日察看情形實已堅穩始行具奏復督率文武員弁將正壩加壓重土高出水面二丈四五尺屹立如山並將二壩築成以資重障查合龍之始全黃驟入新河湧注而東下游水勢日見增長迨二十三日以後測量新挑河內水已消落二尺有餘因全黃已達入海之路下游掣動上游漸消此新河業已通暢之明驗且正壩壩前水深本有四五丈不等因大溜全歸新河壩前逐漸停淤水深僅及丈許俱係清水蕩漾並不行溜大壩更爲穩固查邵工以下舊河已乾涸年餘各處壩壩工程多有朽腐雖開放引河之前已令各該廳等將迎溜工段確勘鑲修而黃水初復故道形勢有無遷移壩工是否穩妥非親往勘辦難以憑信是以於大工合龍後料理旬日細察情形實已堅穩卽遴委道員和騰額沈啓震會同該管道將等仍駐工次防守臣費淳從北岸循隄履勘臣吳礮從南岸沿河確查禦水各工俱已鑲修穩實並一路察看溜勢沛然暢注迅駛朝宗沿途官民無不同深欣慶實可上慰聖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二日費淳吳璈奏邵工合龍已逾兩旬惟通河大勢敝壞已久此日初復故道來年各工防守事宜尤須豫籌周密伏查黃河受病之處皆在徐屬一帶綠豐曹睢邵等工連年漫溢前淤未刷後淤復增致徐城上下阻塞幾及二百里河灘日見淤高大隄日形卑矮此次疏濬舊河雖已深通暢注亦止能就河心抽挑勢不能將寬至一二十里之灘面全行啓除必須三汛水長時仍藉水力衝刷始能日加寬深然欲束水以攻沙必先藉隄以束水是幫培南北兩岸大隄最爲要務臣等於合龍後復周歷兩岸細勘已將緊要各隄工估定加培丈尺並豫行遴派幹員俟春和土脈融化卽分段興工趕緊辦理務於汛前完竣俾資捍衛至南岸毛城鋪減水石滾壩係前河臣靳輔所建每年分減盛漲之水由洪濰等河歸入洪澤湖實爲最要關鍵繼因大河河底漸高每一啓放易致掣溜前河臣高斌復於唐家灣地方開挑倒鉤引河並於榮家壩三壩集一帶陸續加築民堰一道以爲外護俾分減之水由倒鉤河循軌而入規制最爲盡善無如近年河灘愈高內地益形低窪而毛城鋪上下大隄因工費較繁未能修復高厚每遇民堰過水浸及大隄遂有岌岌可危之勢臣等悉心籌酌明年盛漲時若不照舊制啓放毛城鋪滾壩恐大河難以容納若藉爲減洩異漲之路又恐建領而下吸溜堪虞因查三壩集三岔河一帶民堰直接至定國寺地勢比大隄較高距邵家壩已退後七八里勢亦舒展不致逼近大河與水爭地將該處堰工加築高寬於舊河形內添築碎石滾壩一座並將唐家灣引河照舊挑挖深通如遇汛水盛漲聽其由三壩集滾壩過水歸毛城鋪下注庶可因地制宜節宣有準則舊隄旣得新堰以爲外護而新建之石滾壩水漲藉以分減水落自能斷流可收宣洩之益亦無奪溜之虞其毛城鋪上下大隄尙應加築石壩亦須加高

數層需費稍多。應俟三壩集堰工辦竣。再爲培修。以資重障。現已委員趕購石料。確核土方。統俟春融。卽行集夫僱辦。限三月內。一律妥竣。臣等仍往來督率稽查。務期修防鞏固。不任稍有浮糜。以冀長保安瀾。奉上諭。毛城鋪減水石壩。原爲分洩大河水勢而設。一遇盛漲之年。自應照舊啓放。但恐水勢建瓴而下。吸動大溜。所關非細。今費淳等欲將三壩集三岔河一帶民堰。加築高寬。於舊河形內添築碎石滾壩。並將唐家灣引河照舊挑挖深通。因地制宜。可收宣洩之益。自當如此辦理。其毛城鋪上下大隄。亦當加高數層。以束水勢。卽需費稍多。亦所不靳。著責成該督等。督飭工員。認真妥辦。於明年三月內。一律告竣。務期工歸實用。費不虛糜。爲一勞永逸之計。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

河水章服二十七

嘉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費淳、吳璈奏。臣等奉上諭。昨據吉慶奏。陛見回粵。道經徐州時。察看府城附近處所。河身漸窄。北岸積有淤沙。必須挑浚寬深。上游無阻。兩岸隄工。方保無虞等語。是否實在情形。著費淳、吳璈詳查妥議具奏。欽此。伏查兩廣督臣吉慶具奏徐州河身窄狹。洵屬實情。所稱上游無阻。隄工方保無虞。亦係一定之理。惟河勢應籌全局。而緩急須察機宜。其所奏北岸淤沙。因吉慶上年渡河時。黃水初歸故道。且值隆冬水小。故露有沙灘。此等客沙浮淤。祇須挑切順勢。水長即可漸刷。而上游隄工保障之計。尙不盡繫於此。蓋豫境黃河灘面寬廣。自十數里至二十餘里不等。江境徐城以上亦然。水大漫灘時。足資泛衍。迨徐城下至雲梯關海口兩岸大隄。相去不過數里。而徐州城外河面。祇有八十餘丈。南則城垣北則山根。限於地勢。無可展拓。自明以前。形勢卽已如此。大河至此一束。上游誠不無壅滯之慮。是以前河臣靳輔於徐城迤上。設天然閘。毛城鋪石滾壩。蘇家山石閘。徐城迤下。設峯山四閘。以備盛漲分減之路。近年來。徐屬一帶。倍形險要之故。由河灘普面淤高。南北兩岸數百里隄工。日益卑薄。實難抵禦。而毛城鋪三壩集。天然閘。蘇家山。峯山等各閘壩。舊制亦多殘壞。昔年內地高於河灘。今則河灘高於內地。以致情形危險。臣等與在工熟練之道將廳等。悉心講求。並詢之年老弁兵。採訪輿論。不得不就現關緊要之處。擗節勘估。以資捍衛。業經據實具奏。仰蒙聖主鑒允。現在趕緊辦理。至正河舊路。臣等去冬查

明自邵壩起至三山頭止共淤墊一百七十餘里。當經奏明興挑。實已上下通暢。黃河始能復歸故道。徐城河身即在估挑之內。其無阻滯可知。所以尙有此淤沙者。緣河形曲折盤旋。總有坐灣之處。徐城外溜勢側注南厓。因而北岸漲出淺灘。若竭力挑去。而溜不能到。則水過仍淤。卽引而至北。而南岸必又生灘。所謂此坍彼漲。徒費無益。現已挑與水平。水長時卽可自刷。且現在河身仍寬有六十餘丈。水深二丈五六尺。及三丈不等。流行並無阻礙。自可無須再挑。以節錢糧。奉上諭。據費淳、吳礲奏。徐城北岸。毋庸再加挑浚。係屬實在情形。自可毋庸挑浚。以節糜費。至現在徐屬應辦隄岸閘壩各工。該督等務宜督率在工員弁悉心妥辦。用資捍衛。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十五日。費淳、吳礲奏。江境自六月二十九日立秋後。接據豫省稟報。二十日及二十二三等日。萬錦灘黃水陡長三尺。沁河長水五尺五寸。洛河於七月初四日陡長水三尺。匯流下注。是以江境黃河於初五日至初八九等日。王平莊邵工。長水八尺三寸及九尺二寸不等。徐城外黃水同時驟長。誌椿連底水共存一丈八尺二寸。滔滔東注。下游各廳水勢亦陸續報長。幸前次伏汛所長之水。已消落殆盡。此次長水尙堪容納。但恐此後舊水未消。新水復至。或有漲滿之虞。臣等因於初七日。飭將蘇家山石閘啓放。由水綫河循序洩入中河。以資分減。徐州北岸之陡山口。子房山南岸之牛市裏隄。及豐北廳之潘家屯。張家莊。蕭南廳之田家樓。郝家集一帶。此次漫灘。水深至四五六尺不等。幸大隄已培築高寬。足資抵禦。間有順隄河形串注隄根。或紮枕塘護。或酌做防風挑壩。均不致過於汕刷。以後水漸消動。現在邵工已消水六尺二寸。徐城外消水四尺。睢宿運下等廳。河水亦以次減消。工程一律平穩。所有天然閘西閘牆。於

嘉慶四年啓放時。衝塌處所。早經補砌完竣。今春臣等相度。尙形單薄。復於開牆雁翅之外。補砌碎石。攔護堅實。並築鉗口土壩。用料盤裹。俾放閘時。水勢更有鉗束。現因察看河水尙可容納。仍未啓放。儻秋水續漲更大。不得不熟籌分減。至毛城鋪減壩。上年邵壩合龍。黃水初歸。故道。臣等較量河底。比毛城鋪高下懸殊。恐地勢建瓴。易致掣溜。是以奏請在三壩集添做碎石壩。爲層層節宣之計。迨本年桃汛後。測量河底。較前漸次刷深。而毛城鋪石壩。業經酌爲加高。補砌石底。俱用灰漿灌足。將來啓放。不致衝深。吸溜復於毛城鋪迤東。補還舊口門處。所將附近大隄王家屯。魏家寨。舊有土堰。補築寬厚。以爲外護。並將各隄堰跨壓河形之處。俱鑲做防風。以資攔禦。其三壩集地方。祇須酌做鉗口草壩。已可收束水勢。前所擬添之碎石壩。毋庸急辦。以歸樽節。又豐北廳之楊家莊。石林工。地居北岸。逼近運道。向來最爲險要。上年堵合邵壩時。臣等同康基田等。相度形勢。在吳家樓。包家樓。退河集等處。豫築挑水土壩三道。用埽鑲護。將大溜挑開。往南下注。不使逼近北岸。甚爲得力。現歷伏秋。疊次盛漲。楊家莊。石林工一帶。數百丈埽壩。化險爲平。已經淤閉。毋庸鑲修。所省工料實多。今交處暑。距白露不遠。洪澤湖存水七尺七寸。輒石隄工。亦俱鞏固。奉上諭。費淳等奏立秋後。黃河水勢長發。現已消減。各工平穩。一摺。覽奏稍慰。今年伏汛。黃水驟長。旋經消落。此次水勢復漲。又卽減消。經該督等將各工晝夜搶護。一律穩固。此皆仰賴河神默佑。實深欽感。該督等接奉此旨。已屆白露。江南地處下游。爲黃淮諸水匯歸之區。仍當督率在工員弁。小心巡防。不可稍涉大意。一交白露節後。再將水勢情形。先行具奏。統俟霜降後。馳報安瀾。再降恩旨。南河成案。

續編。

十二月初四日。工部查得各省修建工程。向據各督撫將用過銀兩造冊報銷。臣部查與做法例價相符。始准開銷。其有與做法未能合式者。有情形不符者。有與例價浮多者。並有上案經臣部駁減而次案仍舊浮開者。均經臣部駁詰。始據查覆更正。部中照例辦理。不得不詳加駁查。而往返稽遲。殊煩案牘。伏思工程做法。雖經刊刻頒行。而辦工之員。未必人人諳習。原難責備。求全至各工情形。又今昔不同。亦難拘泥一定。若料物價值則例。自釐定以來。各省俱經刊刻成書。部中遇有殘缺。尚須行查各省。是各州縣一切物料價值。開編了然。何難逐款核對。致與例價浮多。且經駁減。復照舊浮開。此非漫不經心。卽屬有意朦混。若不嚴立處分。使知所懲。做恐滋弊端。請敕下各直省督撫。嗣後報銷工程。務飭詳晰查明。據實造報。如有今昔情形不同。必須更易做法。卽隨案聲明。至一切料價。俱照各州縣物料價值則例開報。如所開之價。有與例價浮多者。臣部照例核減。卽將浮報不實之員。及扶同牽轉各上司。交部議處。如此嚴定處分。庶辦工員弁各顧考成。不致任意浮開。而錢糧自歸核實。案牘亦免紛繁矣。運河道冊。

嘉慶七年七月十三日。費淳、吳璥奏。伏汛期內。黃河節次長水。自六月二十四日。江境黃水。甫見消動。復據甘肅寧夏府馳報。二十日二十一日。陡長水三尺一寸。連前共長水一丈三寸。河南萬錦灘於二十二日長水四尺三寸。而武陟縣沁河。亦於十八日長水四尺七寸。臣費淳在高堰。外河。山海一帶巡防。臣吳璥卽赴桃、宿、邳、睢、銅、沛等廳。往來策應。是月杪。蕭南廳境內。前水尚未大消。又陡長四尺餘寸。南北兩岸。一望汪洋。大溜奔騰。處處險要。臣吳璥星夜馳抵該境。督同淮徐道田自福。及府廳等將兩岸隄埽工程。分別緩急。調派員弁。防範周密。俱可無慮。其最險者。蕭南廳之田家樓。舊工以下。河流忽分兩股。一由

正河下注。一由姬村溜忽南滾。刷成順隄河。直注王家店。兵九堡。十堡。魯家馬路。丁木集一帶。計十五里。溜勢湍急。掃隄而行。刷去隄坡。並有隄身潰塌數尺。及丈許者。勢甚危險。臣吳璈卽飛集料物。一面嚴督搶護。當率徐州府知府鼇圖。候補知府馮玉。參將張永盛。遊擊姜煥。並該廳營等。趕緊搶築。竭三晝夜之力。撲鎮防風。護埽六百餘丈。並間段築做挑壩數道。挑開溜勢。始得護住隄身。不復塌動。而此次異漲。接踵驟至。灘水一時消退不及。仍復湧注而來。情形著重。查該處與毛城鋪運下之唐家灣。倒鉤引河。相距不遠。藉以減洩。灘水較爲迅捷。臣公道將府廳等詳加察看。該引河臨黃灘。脣於前次長水時。淤高若不挑挖河脣。祇將唐家灣攔水壩啓放。則正河不致分流。而灘水儘可宣洩。因將該處攔水壩酌啓七丈。灘面積水。卽由唐家灣引河歸入毛城鋪減壩。暢流分洩。王家店至丁木集一帶。溜勢立時平緩。新鑲埽壩更易。跟手加壓十五里。危急之隄。遂得保守。仰賴聖主洪庥。河神賜佑。大河旋亦落水五尺三寸。各工更獲平穩。臣酌看漲水既消。險工已穩。毛城鋪仍可堅守。當卽飭將唐家灣引河頭攔水壩。照舊堵閉。毛城鋪亦卽斷流。查該引河所洩灘水。由毛城鋪石壩入洪隄河兩堰之內。循序歸湖。並未出槽。旋卽堵閉。是以下游農田。毫無淹浸。至蕭汛之嚴家莊。田家樓等處。舊工雖已淤閉。而舊河形仍在。水大時漫灘注入。亦恐掣溜。本年春。臣等飭令於嚴家莊。兵六堡。胡家樓。張家莊。田家樓。築做挑水壩五道。用料盤頭。此次普面漫灘。賴以節節攔禦。溜不分行。各該處舊河形。皆已淤成陸地。化險爲平。其自銅沛以下。邳睢宿桃等廳。各工埽段。間有汕刷平墊。俱隨時加鑲穩實。現在毛城鋪。天然閘兩處。仍遵旨得守。且守以待秋汛。察看水勢大小。再行酌辦。奉上諭。此次黃沁兩河發水較大。其蕭南廳之田家樓舊工以下。溜勢尤爲

湍急。直注王家店至丁木集一帶。刷去隄坡。並有隄身潰塌數尺及丈許者。經吳璈督率河員趕緊搶築。竭三晝夜之力。始將十五里危急之隄。得以保守無虞。所辦尙好。刻下正屆秋汛。較伏汛溜勢自稍平緩。然亦不可略涉大意。費淳、吳璈等仍當督同道將廳營各員小心防守。務期各工均臻鞏固。一俟節交霜降。普慶恬瀾。奏到時再降恩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王秉韜卒。命嵇承志爲河東河道總督。

九月十五日。費淳、吳璈奏本年黃河自交白露後。水勢甫覺平定。臣等正擬將減水之唐家灣等處。相機收束。緣水未大消。不敢遽堵。旋據河南陝州馳報。萬錦灘黃河於上月二十六日。陡長水三尺五寸。二十八日。又長水三尺三寸。並據武陟縣呈報。沁河亦於上月下旬。長水四尺一寸。黃沁同時並漲。匯注江境。雖有各閘壩廣爲宣洩。而來水過大。且驟分減不及。九月初二三四等日。陡長水六尺二寸。查上月初盛漲之水。較乾隆五十九年最大之年。復加長三尺餘寸。此次較八月初之水。又大二尺。奔騰洶湧。迥異尋常。數十年從未上水之高灘。無不普漫。江境兩岸大隄。計長一千餘里。處處盈隄拍岸。危於呼吸。臣等當飭該道廳分投搶護。臣費淳在宿桃。外河等屬。臣吳璈在睢南。邳銅各廳。上下策應。晝夜不遑。正在奔馳防範間。接據豐北廳營稟報。水勢愈漲愈盛。高於隄頂。九月初五日丑刻。北岸之賈家樓一帶。大隄普面過水。臣等兼程馳抵該處查勘。緣初二日至初五日。水勢過於漲滿。且值昏夜。大風波濤驟湧。立見普漫。時將備廳汛。皆在隄竭力搶護。主簿張燦。跌折左臂。効用梁燦。早役郭文。落水漂流。實在人力萬難施展。致賈家樓無工處所。大隄過水坐墊。臣等親率道府參遊等。於新灘泥淖之中。詳加相度。幸漫水後。仰叨

神佑兩日內卽陡落水二尺餘寸。缺口前忽挂欄門淤灘。將迎面河流隔斷。並未掣溜。惟缺口之西。有由東省境內順隄河來水一股下注。必須堵截。卽派員前往搶堵。又東首灘上刷成大小溝槽二十餘道。難以措手。復細看至迤南老灘。有大溝槽三道。係進水總路。止須將此三道速行堵住。則其餘溝槽。自皆斷流。當卽酌派文武各官。分作三處搶辦。該道田自福。該府鼇圖。候補知府曹恆。參將張永盛。遊擊姜煥等。分投率領廳營汛弁兵。夫爭先搶堵。並於灘上趕築圈堰。攔禦。臣等親身督辦。嚴催。竭八晝夜之力。於十三日將東西進水各路。卽已一律堵閉。斷流復公同細勘形勢。舊隄土性純沙。而灘土盡係膠泥。不若就灘面現築圈堰處所。加培高厚。作爲大隄。較爲堅實。並酌鑲防風護埽。以爲善後防守之計。其殘缺舊隄。毋庸補還。以節無益之費。現亦派員僱辦速竣。時逾寒露。水勢當不致再漲。惟七月以來。積存長水過大。是以此時雖已消水五尺餘寸。而較上年盛漲時。丈尺尙屬相等。各閘壩引河。尙資分減。未便全閉。唐家灣引河分洩處所。因民堰漫刷。洩水較寬。毛城鋪減壩迤下附近之王家屯。馬昂。封池等里。亦被淹及。應先收束。相機堵閉。再豐北漲水漫隄。雖旋卽堵住。並未成事。但臣等及該管道府參遊廳營縣汛各官。究未能先事豫防。所有搶築進水各路柴土壩。並填堵溝槽所用料土等項價值。臣等率同該管文武各員。全數分賠。不敢請銷錢糧。奉上諭。據費淳。吳啟等奏。秋分後。黃水異漲。豐北隄工漫水。旋卽搶堵。得保平穩。一摺。黃沁兩河同時並漲。北岸之賈家樓一帶大隄。普面過水。經該督等率領將弁廳汛各員。分投竭力搶護。河水陡落二尺。旋卽趕築圈堰。將東西進水各路。一律堵閉。斷流各工均極臻穩固。此皆仰賴河神護佑。感慰之餘。益深乾惕。著發去大小藏香各十枝。於就近河神廟。虔誠祀謝。以答靈庥。其在工大。

小官員所辦尙爲出力。統俟霜降後。奏報秋汛安瀾。再降恩旨。主簿張燦。因在工搶護。跌折左臂。著卽以應陞之缺陞用。効用梁燦。早役郭文。落水漂失。均著咨部照例賜卹。至賈家樓所過之水。經由豐沛等縣。彼時秋稼早已收穫。地畝亦卽涸出。雖不致有妨民食。而村莊廬舍。間被淹浸。且恐低窪處所。積水一時未能消退。著費淳飭屬詳悉查勘。如果有成災之區。據實奏聞。不可稍存諱飾。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八日。費淳。吳璣。奏。蕭南廳唐家灣。九月初異漲時。民堰普漫塌寬。進水較大。致毛城鋪減水壩下隄堰。內外皆水。間有浸泡墊卸。附近之王家屯一帶。被淹處所。雖係常年洩水之路。本有洪灘等河舊軌。可循。但唐家灣引河頭進水既寬。應卽儻堵。曾經附摺具奏。臣等前因賈家樓漫口緊要。親往搶辦。事竣卽回。至唐家灣。率同道將各員。細勘形勢。外灘層進水之處。原係每年開放舊引河頭。因九月初異漲。溜大。將引河頭刷寬。雖有五十餘丈。尙不致吸動大溜。但河身分洩較多。卽須堵築。始因唐家灣民堰根灘上。河槽稍窄。先行築壩收束。迨至口門漸窄。適十月初一日後。水又加長。埽段刷墊。跌塘較深。難以堵合。惟有在外灘層西首。添做挑水壩一道。挑開溜勢。使多歸正河東注。卽於臨河口門。築壩攔截。形勢較順。但此時水勢尙大。灘面新淤。未甚乾老。人力驟難施展。若急於堵閉。轉恐亦加刷深。掣動全溜。祇可先將壩臺盤築堅實。一面趕緊購集料物。俟水落力縣。再相機進占。妥爲堵閉。再查唐家灣因民堰漫塌。致毛城鋪壩下。過水較寬。引河頭未能卽時收束堵閉。其專管之廳營。實難辭咎。並該管道將文武各員。查明照例參處。臣等督率無能。實深悚愧。仰懇聖恩。將臣等一併交部議處。以示懲儆。奉上諭。前經費淳等奏報。霜降後。南河水勢安瀾。業經降旨。將費淳。吳璣。交部議敘。並著將出力各員。查明保奏。茲據費淳等奏。

霜降後黃水復長。唐家灣因民堰漫塌，致毛城鋪壩下過水引河頭刷寬五十餘丈，尙不致吸動大溜，但未能即時收束。現在籌辦堵閉等語。看此情形，唐家灣民堰於九月初間漫塌，至此時竟尙未能堵閉，費淳、吳璥既知本年黃水漲盛，唐家灣漫堰未經斷流，何以前次即奏工程一律鞏固，豈節屆霜降該督等竟不問河工實在情形，徒以秋汛安瀾循例具奏乎？費淳、吳璥著傳旨申飭，並將前次議敘撤回。其自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姑予寬免。此時已交冬令，水落力絀，該督等務當上緊購料，相機籌辦，先築挑水壩，挑溜歸河，再於口門築壩攔截，將唐家灣漫堰堵閉穩固，尙可將功抵過，儻有遲延，必將該督等一併治罪。至道將文武於所屬隄堰未能及早籌辦，咎實難辭。所有前此在工人員，毋庸再行保奏，並著將該管廳營照例參處。嗣後該督於每年秋汛時，務須查看全河順軌安流，工程悉皆堅穩，方可具報恬瀾，毋得拘泥霜降率行陳奏。再唐家灣既有漫溢，其下游一帶自必有被淹處所，並著該督等查明是否成災，據實具奏，不可稍有諱飾。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十三日，兵部侍郎那彥寶奏十月二十八日自京起程，十一月初十日抵江境徐州，十一日即率同隨帶司員誠安、徐寅亮、馳赴蕭南廳唐家灣工次，並毛城鋪王家屯一帶。十二日渡往北岸豐境賈家樓等處，一一履勘。查唐家灣引河在毛城鋪民堰東北，向遇黃水盛漲，開放倒流，引入毛城鋪宣洩，以免奪溜。本年夏秋疊經盛漲，該督等奏請開放原屬照例辦理，固水勢猛驟，致民堰漫塌，引河頭刷寬五十餘丈，毛城鋪開口宣洩不及，遂由王家屯分注洪濰河。此從前漫溢之由，今該督等以民堰根難難以收束，先於外灘河脣添做挑水壩九十一丈，已將溜勢挑開於臨河口門築壩攔截，辦理亦屬得宜。現在水

力驟弱。天氣融和。該督等率道將各員。晝夜搶辦。東西兩壩對面進占。已共築成四十九丈。金門尙存寬七丈餘。計日即可堵合。現在毛城鋪水深二三尺。王家屯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唐家灣引河頭堵合後。自可日就消涸。至賈家樓漫口之水。已斷流乾涸。惟隄工經漫水過後。其匯崖跌塘處所不一而足。若於原處補還大隄。不惟地處窪下。所費工料繁多。形勢亦屬危險。防守維艱。今該督等先就隄南高灘築成土堰。以資抵禦。即擬於堰上加高培厚。改作直隄。自屬事半功倍。查勘各處隄面。其漫水蕩漾之處。現雖水勢消落。而痕跡顯然。可據核與該督等歷次奏報情形。均屬相符。惟唐家灣引河頭。當水大時。自宜相機開放。以資宣洩。水落後。亦應設法鉗束。即時堵閉。乃迄今尙未堵合斷流。辦理殊未妥善。該督等及道將廳汛各官。均難辭咎。除督臣費淳。河臣吳璣。自請議處之處。業蒙皇上格外天恩。姑予寬免。其道將廳營各官。應聽該督等遵旨查參。交部議處。再唐家灣壩工。已有八成。約計旬日即可蒞事。自當駐工數日。俟該處堵閉妥固後。即行回京復命。奉上諭。那彥寶奏。查看唐家灣漫工情形一摺。所奏尙屬明晰。該處壩工。金門祇存七丈有餘。現在水力驟弱。天氣亦尙融和。既可即日堵合。那彥寶自當在工多住數日。會同該督等。飭將場工趕緊堵閉。務使工臻完固。不可稍有草率。俟合龍堅實後。那彥寶即遵照前旨。前赴蕭場一帶被災處。所詳悉履勘成災分數。是否與費淳等前奏六七分之處相符。據實具奏。即行來京復命。其所稱賈家樓漫口之處。原隄地處窪下。今就隄南高灘築成土堰。現擬加高培厚。改作直隄等語。著交與費淳。吳璣等。按照妥辦。以期隄工鞏固爲要。至費淳等歷次奏報情形。那彥寶奏稱。查詢居民。察看水痕。核之均屬相符等語。前因該督等於唐家灣漫工未經斷流。輒行奏報。秋汛安瀾。業將前次議

敝撤回。今既查無隱飾，朦混情弊，自可毋庸再議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那彥寶奏十七日接奉上諭，本年費淳、吳璥奏，唐家灣引河現在趕築挑水壩，挑住溜勢，大局已無妨礙。東西兩壩共築成三十二丈，金門尙存二十五丈，水深三丈餘尺，復於大壩之下添築二壩，以資挈托。約計本月望間即可蒞工等語。那彥寶自前月二十五日派赴唐家灣工次，計此時當已到彼該處工程。現據費淳等奏，望前可以蒞工，如此旨到時，口門業經堵合，那彥寶即當詳細履勘。工程是否一律鞏固，溜勢有無妨礙，勿任草率完事。如尙未堵合，那彥寶即協同費淳等趕緊辦理。務期妥速合龍，以紓懸廬。至唐家灣下游一帶被淹處所，據費淳、吳璥奏，礪、蕭兩縣境內成災重者僅止六分七分不等，餘俱勘不成災。現在分別蠲緩給賑，並著那彥寶前往查察該處下游被災分數，果否與費淳等所奏相符。一併據實具奏。欽此。臣到工後，唐家灣引河頭工程該督等已築有八分，因天氣漸寒，必須乘堅凍之前，迅速堵閉斷流。王家屯一帶積水方能早就消涸，並足以束水刷河。即率同隨帶司員協同該督等督率道將文武各員晝夜搶辦。今於十七、十八兩日，正壩二壩俱已次第合龍。另行會摺具奏。現在河流順軌，溜勢通暢，仍恐新工土料浮鬆，易致墊陷，飭令淮徐道徐端隨時查看加鑲。務期一律穩固。至今歲屢經盛漲，各廳隄埽工程應豫爲籌辦，以備明歲修防。聽該督等另行詳細查明奏辦。惟唐家灣引河頭雖係歷來放水，宣洩盛漲，歸入毛城鋪舊路。但本年開放後，既經大水刷深，將來盛漲時，若仍由該處恐溜勢愈趨愈下，一發難收。莫若於明年春汛後，在左近相度溜勢趨向情形，另擇可以啓放之地，并擇易於鉗束處所，作爲引河。豫行奏明，以備臨時宣洩盛漲。奉上諭：那彥寶奏，唐家灣漫工於本月十七、十八兩日。

正壩二壩俱已次第合龍。覽奏欣慰。此皆仰賴天神垂佑。已頒發藏香。交費淳等祀謝。其所稱唐家灣引河頭地方溜勢愈趨愈下。將來盛漲時不免一發難收。請於該處左近相度情形。另擇一地可以啓放之處。作爲引河等語。所議亦是。已有旨諭令費淳等會商妥辦矣。南河成案續編。今按唐家灣引河。經江督費淳等奏明於舊河頭迤東。唐家土樓改挑距毛城鋪減壩計長六千五百四十八丈。

是日那彥寶、費淳、吳璥奏。臣那彥寶奉命查看唐家灣漫工。謹將漫水情形於十三日具奏。臣費淳、臣吳璥自十月中旬趕將料物購運齊全。督率道將文武各員。漏夜僱辦所築挑水大壩一道。復於壩尾接築護壩四十丈。挑注全溜。實爲得力。正壩每進一占。加用繩橛騎馬層層追壓到底。復於上水鎮做夾土邊壩。下水加築戩壩。步步慎重前進。迨口門愈收愈窄。水深至五丈二三尺。湧刷甚急。十四日午間。東壩壩段陡蟄數丈。臣等當即親督搶護。文武各員奮勇爭先。連夜併力趕築。至十五日。仍即鑲高水面二丈餘尺。因所蟄之壩壓入深塘。更加著實。十七日正壩堵合斷流。十八日二壩亦即堵竣。重門擎托。並無涓滴滲漏。水勢全歸正河。實已隱固。此皆仰賴聖主洪福。河神賜佑。得以僱辦妥竣。至下游天然閘。水綫河峯山閘。王營減壩等處。減洩盛漲之路。均經督飭堵閉。以資束水刷河之益。奉上諭。據那彥寶等奏。唐家灣引河頭壩工於十七日將正壩堵合斷流。二壩亦即堵竣。水勢全歸正河。實已穩固無虞。此皆仰賴上天垂慈。河神默佑。欣慰之餘。尤深欽感。茲發去藏香二十枝。著費淳、吳璥祀謝各處河神。用答靈貺。該督等辦理此次壩工。尙爲妥速。惟另片奏借撥河南藩庫銀二十萬兩。現餘八萬兩。解還外。其已用銀十二萬兩。在江省藩庫撥還歸款等語。向來河工漫口堵築工程銀兩。該河督等例應分別銷賠。此次唐家灣雖

祇係引河頭刷寬。漫水下溢。究因該督等開放時。未能妥協所致。卽不照向例銷六賠四。亦應酌賠三成。乃僅稱將動用銀兩由藩庫撥解。而於伊等如何分賠之處。並未聲敘。殊屬非是。著費淳等卽公同酌核。分別賠銷。妥議具奏。今按唐家灣漫工銀兩。續經費淳等奏請。仍照向例銷六賠四。據那彥寶奏。唐家灣左近。另擇一地。可以啓放之處。作爲引河。所奏甚是。費淳等與那彥寶意見相同。自當妥爲辦理。以資宣洩。但事屬更張。不可不倍加慎重。仍著費淳、吳璣及熟諳河工之員。相度該處形勢。熟籌妥酌。應於河地改易引河之處。先行繪圖貼說。奏明辦理。不可稍有遷就草率。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七日。費淳、吳璣奏。江境黃河。自豫東交界起。至海口南北兩岸。隄共二千餘里。自豐工、曹工、睢工、邵工、壘經旁溢。河底淤高。迨嘉慶五年。邵壩合龍後。擇要加幫。兩年來。得資捍衛。河底亦刷滌漸深。不意本年非常異漲。積久不消。數十年從未上水之高灘。亦皆普漫。當盛漲時。處處水與隄平。且有水高隄頂數寸及尺許者。雖經晝夜搶築子堰。幸保無虞。而千百里長隄。倉猝搶護。實危在呼吸。臣等於漲水消落后。逐細查勘。在大溜奔騰處。所沙隨水去。河身尙屬深通。其溜行稍緩之處。河底不無淤墊。而兩岸漫灘之水。停滯泛衍。流行更緩。是以水長一尺。卽沙淤數寸。宿桃以東。下游各廳。灘面停淤較少。隄工應培處。所尙不甚多。惟豐、蕭、銅、邳、睢等汛。處處漫灘。積淤較厚。本年春。隄高灘面六七尺者。現在僅高尺餘。並有隄與灘平者。隄內之灘愈高。則隄外之地愈窪。形如釜底。岌岌可危。明年大汛。一經水長出槽。無隄攔束。則雖料物兵夫。亦無從著手。臣等公同熟籌。若挑挖河身。不特所費不貲。亦斷無水中施工之理。惟有將大隄量爲加培。庶可攔束漲水。但淮徐淮揚兩道所屬各廳。隄工綿互。需費浩繁。亦祇可先擇緊要辦

理其稍可緩者。將來次第酌辦。現擬按照本年盛漲水痕。分別高矮。除尙可抵禦者。卽從緩辦。其過於卑薄者。酌加四五六七尺不等。並擇隄頂較窄者。幫寬一二丈。撙節約估。共需土方價值銀五十萬兩。上下查河庫存銀。皆係歲有定額。僅敷各廳歲搶修工料。並官兵俸餉役食等項之需。別無可以動墊之項。當此經費較繁之際。工程苟可緩辦。何敢稍事多糜。而此項培築隄工。實勢處於萬不得已。惟有據實奏懇天恩。俯准估辦。容臣等督同道將等。確切勘估。按方計土。按土核銀。於今冬估定。一俟春融。卽遴派誠實幹員。分段儼辦。奉上諭。費淳等奏。本年黃水過大。南北兩岸隄工。請分別加培。以資防守。一摺。江境黃河。本年盛漲非常。豐碭。蕭。銅。邳。睢等汛。處處漫灘。積淤較厚。兩岸隄工。卑薄難資捍衛。該督等奏請酌量加培。以爲攔束漲水之計。自屬實在情形。著卽照所請。於應行培培處。所飭令道將府廳等。確切勘估。分段儼辦。俾隄工均臻鞏固。其需用銀兩。應於何項動支。奏明請旨聽候酌撥。該督等務須督率工員。撙節辦理。勿稍浮冒。南河成案續編。

是年工部查得各省隄工。每年衝損。係照原舊丈尺。將殘損處所鑲墊完整。以資捍禦。各省於報銷時。理應將原舊通長並高寬丈尺。於現修工段丈尺。逐一聲明。方可核算。除去舊存丈尺。現做工段所用工料。是否相符。近年各省報銷冊內。僅將現做工段長寬丈尺造報。並不將原舊通長高寬丈尺開明。本部礙難查核。應行文總河。嗣後辦理歲搶修工程。務須轉飭承辦之員。於報銷冊內。將某隄某段原舊隄身通長若干。頂寬若干。底寬若干。各丈尺。及現在修做工段長高寬各丈尺。逐一分晰聲明。並將舊有各工。先行造冊送部。以憑核對。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一

河水章 二十八

嘉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工部查定例各省修建工程銀數在千兩以內咨部辦理如在千兩以上題估題銷歷年遵照辦理嗣於嘉慶五年五月欽奉諭旨嗣後除刻不可緩之工酌量奏請修理其餘均俟軍務告竣後再行奏明辦理欽此又戶部具奏各項工程動用耗羨匣費銀兩除常例外如有一切動用數在三百兩上下准其咨部核辦如逾五百兩以上奏明辦理各在案但各省估報工程仍須從實核辦方足以昭慎重若將尚可從緩之工仍行循照歲修年例咨部請修於錢糧實不無糜費理合奏明請旨飭令各省督撫如係些小損壞及無關緊要可以從緩並循照年例歲修各工即轉飭各地方官不得動項興修致滋糜費其有年久坍塌必須動項修理者令各省督撫查照戶部原奏詳細確查核計銀數多寡分別奏咨據節辦理不得藉稱大功業已告竣紛紛請修以節糜費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六月二十六日費淳吳璣奏報伏汛安瀾奉上諭費淳吳璣奏各工搶辦穩固現在伏汛已過湖河水勢順軌安瀾工程一律完固覽奏實深敬慰此皆河神垂佑得保安瀾寅感之餘倍深乾惕著發去大小藏香二十枝交該督等於各廟敬謹祀謝以答神庥至此時伏汛雖過秋汛又臨水勢長落不時該督等不可以暫時水勢平減稍存大意惟當倍矢敬慎加意巡防守護以期長慶安恬其山安廳屬海灘蕩地過水之處有無淹及田畝著查明據實辦理至摺內所稱各工搶險之處現築做挑壩八道鑲做防風並無

填塞滲漏幫戩加堰。以及隄身刷缺處所。在外灘趕築圈堰。攔截斷流。復加築大越隄一道。鑲做防風。以爲外護各等語。自皆係緊要工程。該督等不得不相機籌辦。但前據工部奏請。曾經降旨。令河臣等於添築埽壩等工。其實在萬難稍緩者。一面上緊搶護。一面於興工後。即將新工地名段落。及長寬高厚丈尺。共有若干。詳晰奏聞。以備查核。該督等搶修之時。卽不遑詳細核計。迨奏報時。聲明各工一律完固。則是興工已畢。所有地名丈尺。均係確實可查。何難開具清單。隨摺具奏。將來報銷時。始可核實。若祇於摺內含糊聲敘。恐報銷時。不肖工員。有任意浮開。冒銷影射情弊。不可不防其漸。此次搶險各工。卽著該督查明地方丈尺。先行具奏。交部存案。以便題銷時。按款查核。此後俱著隨摺開單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十日。工部查黃運兩河。遇有險工。各河督將搶護情形。隨時奏報。工竣後。分案造冊題估。由臣部核准。令將做過工程。用過銀兩。造冊題銷。此向來章程也。惟查臣部於該督題銷到日。應否准駁。惟以該督原奏情形爲憑。而各該督奏報摺內。遇有搶險。多係約舉地名。或稱某處至某處一帶。或稱某處運上運下一帶。或稱某某等處。或稱某某等十數處。並不確指起止地名。及長寬高厚丈尺若干。迨分案題估時。始將丈尺銀數造冊送部。臣部合對原奏。則一次奏報內。自數案至十數案不等。而一案內。動用銀兩。自數萬至十數萬不等。臣部查係奏明之工。不能不准辦理。但各處險工。該督俱稱親勘督率。道將等搶險平穩。得保無虞。是奏報情形。已在平穩以後。所稱某處添築埽壩。某處酌鑲防風。布置具有成局。其搶護工段。自有畫定丈尺。需用錢糧。亦可約略估計。無難於摺內聲明。卽間有豫籌防守各工。奏明丈尺後。臨時相度機宜。續有更易。抑或水勢起伏無定。奏報時未及勘定丈尺者。亦應於興工時。將丈尺銀數另

摺專奏。蓋具奏時確查丈尺，猶得自該督之親勘。迨詳估時開造丈尺，則第憑廳員之冊報。設有影射浮開，事後增添情弊，無憑稽查。應請旨敕下各河臣，於奏報汛水情形及查勘河道摺內，凡有搶護工程，確指應修處所，起止地名，不得用一帶等處字樣。並將搶護各工長寬高厚丈尺若干，約需銀數若干，確實聲敘。即有豫籌防守各工，臨時更易及奏報時未及勘定丈尺者，亦令於興工時將丈尺銀數另摺專奏，不得仍前虛報。率將未經奏明丈尺銀數之工，遽行估報，致啓廳汛各員影射浮開，事後增添等弊。並請令該督等統計一年內奏過各汛搶險工程，無論已估未估，共用過錢糧數目，於年終彙奏一次，以憑考核。並於年終造具河道起止地名里數總冊，繪畫全圖，將一年內歲修、搶修及奏明搶護新工段落丈尺，統於圖冊逐一分晰粘簽註明，送部查核。庶於工程國帑均歸核實。本日奉上諭：工部堂官等奏河道搶險工程，請敕河臣於奏報情形摺內確計丈尺，約估銀數，以昭覈實一摺，係爲慎重錢糧起見。但黃運兩河遇有險要工程，臨時急須搶護，多係刻不容緩。是以向來各河臣奏報情形，均卽一面興修，迨各處工竣，分案造冊題估。今若令其於估計後始行搶修，轉致於河工有誤。惟是各河督奏報摺內，凡遇搶險處所，往往用一帶等處字樣，並不確指起止地名，恐啓廳汛各員影射浮開及事後增添情弊。嗣後凡有添築埽壩等工，如勘明實係緊要處所，萬難從緩者，仍著各河臣上緊搶護。一面於興工後卽將新工地名段落切實聲明，並各工長寬高厚丈尺若干，約需銀數若干，逐一分明詳晰具奏。以憑交部查核，不得仍稱一帶等處，語涉含混。其尋常各工，仍俟估報後再行興修。庶於國帑工程均歸核實，而杜浮冒。運河道冊。

七月十六日費淳吳礪奏查各廳搶辦新埽經工部奏請令將段落長寬高厚丈尺若干隨摺敘明等因伏查大汛時遇有溜勢遷移刷及隄根搶鑲新埽抵禦皆係事在呼吸刻不可緩之工斷難拘泥貽誤仰蒙聖明洞鑒早邀睿照無遺臣等實深欽服至所用物料錢糧向來工完後先由該管道員查驗高深寬長丈尺核其實用料物數目開報臣等復親往量驗駁飭核減逐款減定始造冊題估本不容工員浮混影射惟當搶險甫定之際察看大局無虞卽先將情形隨時具奏上慰聖懷而大汛期內河水長落靡常溜勢提坐未定往往埽段搶護平穩後溜勢或又上提或又下坐不得不相機接築與初辦時長丈若干卽有不符其寬窄一項埽工鱗次接比與隄工一律相平者不同緣臨河鑲埽總視溜勢之緩急不能拘定做寬若干如迎溜頂衝之埽有寬至六七丈及十丈內外者迤下溜勢稍緩卽漸次收窄埽面寬不過丈餘或二三丈不等迨數段下溜復湧激緊逼埽根搜刷則又須做寬一兩段以挑溜勢且有初鑲時尙窄汕激漸深勢不能不跟鑲漸寬其力始足相敵是以一工之內寬窄不同又入水高深更難豫定蓋大溜初到深祇二三丈者迨日逐淘刷深至四五六丈亦所常有新做之埽不得不追壓到底儻一俄延則埽底刷空陡墊卽潰及隄身患生頃刻及至溜一開行則水勢原深四五六丈之處又復淤存一二丈亦俱不定是以埽工之長寬高深丈尺大汛搶辦時朝夕變遷不一非俟霜降水落歸槽後斷難截數作準故未敢於隨時奏報新工情形摺內約計聲敘至所動錢糧當搶辦時勢關呼吸斷不能拘泥靳惜而所用各色料物零星瑣碎亦必須工完後將稽柴繩纜草概正雜各料夫土等項按工計料按料計銀實非立時所能逐細確核向來每工由廳造冊詳報到後臣等與該管道員必加駁查核刪迨減無可減始爲

核實具題。若於搶辦甫定。卽約略大數入奏。恐轉啓草率浮混之弊。亦不可不防其漸。其築壩加堰。或幫土戩等工。長寬高厚丈尺。非如水中埽工深淺寬窄鑲壓未定者可比。俱係估定興辦。無難卽得準確丈尺。今經工部議請將新工地名段落及長寬高厚丈尺若干。豫爲開單隨摺具奏。自爲杜漸防微起見。臣等謹遵諭旨。將伏汛摺內欽奉硃筆點出各工。並七月初九日摺內臣等奏敘新工。就現已辦成實在丈尺。謹開具清單。恭呈御覽。發部存案。此後遇有搶辦新工。均當遵旨隨時開單。先行附摺具奏。至奏過各工。以後有無溜勢提坐淘深。加築丈尺不符之處。容臣吳璣仍照例俟霜降後覈勘確實。分案詳晰聲明造冊具題。臣等惟當嚴飭稽查確實勘核。斷不轉任工員稍有牽混影射。以仰副我皇上慎重工程務期核實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五日稭承志奏。查豫省黃河水勢八月下旬計存長水三四尺不等。停頓各工。九月初三四兩日。據各廳稟報。復長水三尺六七寸至四尺四五寸。勢甚湧激。仍復出槽漫灘。兼以初九日大雨晝夜。水益加增。倍深凜懼。是以霜降雖過。不敢遽報安瀾。仍卽挨廳巡查防護。初十日下午工次。據河北道稟報。衛糧廳屬封邱汛衛家樓向無埽工之處。外灘原寬五六十丈至一百一二十丈。內係積水深塘。今因河勢忽移南岸。生灘挺峙。河心逼溜北趨。河身擠窄。更值初八九日西南風暴塌灘甚疾。兩日內將外灘全行塌盡。浸及隄根。趕鑲埽段等情。臣因該處隄身沙土浮鬆。北面塘水浸泡。南面全恃外灘保護。今灘崖忽塌。甚關緊要。除飭令開歸道馳赴蘭儀睢寧二廳督搶埽壩。臣卽渡河馳至該工履勘。緣南岸忽生灘嘴。挺入河心。上下十餘里。全河大溜圍注北岸淘刷。不移時水深至五丈五六尺。風湧溜激。塌灘刷隄。片段

甚長危在呼吸。十二日夜風雨交作，溜勢更緊。隄工土性純沙，上淋下泡，愈覺酥鬆。正在上緊搶護之際，於十三日未時隄身忽然蟄陷，埽上繩樞俱斷，外跨細鑲，大船隨埽翻壓，其勢猛烈，人力難施。遂過水三十餘丈，河溜分入，尙在場卸。臣現督令趕備料物盤頭裹護，不任塌寬，並即專委員弁，隨水查看。經由之處，繪具圖說，恭呈御覽。此次漫溢，時在白晝，搶險數日，遠近聞知，居民先已遷避高阜處所。附近村莊未見損傷人口，其被水乏食貧民，臣督同河北道及府縣等先行捐備饘餅散給，至堵築事宜，臣與撫臣馬慧裕會同察看情形，悉心妥籌。另摺恭請訓示，伏念臣河防專責，未能豫籌妥善，致有疎虞，惟有仰懇聖恩，將臣交部治罪，并將該管道府廳縣營汛各員疎防職名，另行照例恭疏題參，奉上諭。嵇承志奏豫省衛糧廳屬衛家樓無工處所，南岸忽生灘嘴，挺入河心，將全河大溜圍注北岸淘刷。於十二日夜間，又復風雨交作，溜勢更緊。十三日未刻隄身忽然蟄陷，登時過水三十餘丈，尙在場卸。趕緊盤頭裹護等語，目下已過霜降，水落歸槽，方期各工鞏固。茲豫省封邱汛之衛家樓無工處所，因風雨交作，南岸灘嘴逼溜北趨，以致隄根刷陷，過水三十餘丈。此雖由溜勢湍激，人力難施，但嵇承志有河務專責，平日未能豫籌妥協，致有疎虞，咎無可辭。嵇承志著交部嚴加議處，巡撫馬慧裕兼管河務，並著交部議處。所有該管文武各員，著查明參奏。其落水弁兵有淹斃者，並著查明賞卹。該處漫口三十餘丈，但現在場卸，恐丈尺尙不止此。馬慧裕於得信後，諒已馳抵工次，自當與嵇承志等悉心籌酌，趕備料物，督率各員，於冬初氣候尙暖之時，上緊堵築完竣，尙可將功抵過。若稍有遲延，則咎難寬貸矣。至此次漫溢時，雖居民先已遷避高阜，未曾損傷人口，但下游地方民舍田廬，自必被淹。著馬慧裕迅派委員前往履勘，即行撫卹。其漫口

經由何州縣地方於運道有無妨礙。並現在如何堵築之處。著詳悉繪圖速奏。河北道冊。

是月二十三日奉上諭。稽承志等奏籌辦衛家樓漫工。並查看水勢情形。據稱該處漫溢之後。因地勢建。領旋掣大溜。東西兩岸汕刷塌卸。逐漸寬至一百八十餘丈。現已稍定盤頭裹護。可以施工等語。覽奏稍爲幸慰。著發去大小藏香共十枝。交稽承志等先將一枝。卽於漫工處所虔心默禱河神。並達朕宵旰悚惕之誠。以冀仰邀靈佑。及早合龍。奠安黎庶。其餘藏香可留存。隨時祈祀。至現在採辦料物最爲急需。昨已有旨交顏檢飭屬多爲儲備。卽速解赴豫工。今又降旨諭令吳礲酌量購辦。以資協濟。本年豫省秋收稍減。但大河以南年成尙好。自可就近購辦。及時應用。較之鄰省採辦究爲便捷。卽將該省約可辦料若干。需用他省接濟若干。先行具奏。向來堵築口門。必須開挖引河。俾河流得歸故道。朕詳閱此次所繪圖內十五堡地方。似可挑挖引河。但必須相度情形。不拘道里之遠近。而在地勢之高卑得宜。該堡與正河身高下若何。朕亦不能懸揣。著稽承志等妥爲籌議。酌定引河處所。並測量引河地勢。較之正河高下丈尺若干。速行具奏。詳細繪圖貼說進呈。至所請撥調南河將備張永盛等員。自係該河督等素知各該員熟諳樁埽做法。業已有旨准行。其請撥銀二百萬兩。除先經撥給豫省存貯銀五十五萬餘兩外。著於山西藩庫撥銀五十萬兩。安徽藩庫撥銀二十萬兩。兩淮運庫撥銀六十萬兩。連前共湊有一百八十萬兩。該督等卽可先儘支用。如通盤核計在二百萬以內。自可不必另爲籌畫。儻尙有不敷。卽照向年河工投効之例。速行奏請。以便及早行知各省。仍一面將要工速籌堵築。其投効銀款。亦須數月後方能湊集歸款。難以遲待也。再據稱懇派大臣來工督辦一節。初次奏報漫口時。朕卽派令那彥寶馳往會同堵築。但

黃河要工。刻不能緩。嵇承志等不必專俟。欽差到豫始行興工。致有遲誤。務宜趁此初冬氣候尙暖之時。趕緊堵築。所有購備正雜料物。及挑挖引河等事宜。著卽迅速妥辦。至埽工進占數十丈。卽由驛奏報一次。以慰廛注。再披閱圖內衡家樓正當頂衝。封邱縣城四面皆水。該處田廬自必衝損。城垣亦恐有坍卸之處。其下游被水各處。災黎應亟爲撫卹。著該撫派委委員。確切查勘。一面上緊辦理。一面據實具奏。河
北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嵇承志馬慧裕奏。臣等查對岸西南孟家莊灘面。就其兜灣之處。開挑引河。直對漫口迤東十五堡。甚爲得勢。其壩基應卽於引河頭迤下相距八十丈處安設。庶氣脈通連。呼應順捷。將來堵築擠進。可期吸溜成河。一舉歲事。臣等公同籌定。諷吉十月初三日興工儻辦。奉上諭。前因堵築口門。必須開挖引河。朕閱該河督等前次所進圖內十五堡地方。似可挑挖引河。是以降旨諭令嵇承志等相度高卑。妥籌酌辦。今據奏於孟定莊開挖引河。直對十五堡。與朕指示之處適合。該河督等自必察看情形。悉心籌定。不可稍存迎合。惟當得地勢之宜。水性之順。趁此天氣和暖。趕緊施工。及早合龍。俾萬民早安。祗席爲要。至壩基安設引河頭迤下之處。所辦甚是。決口已深數丈。焉能施工。自應移近引河頭。以通氣脈。閱圖內自引河頭至舊黃河共有若干丈。引河河身寬若干丈。其東西壩基相去若干丈。深若干丈。均未聲敘。仍屬疎略。且據稱現於初三日興工儻辦。雖堵築工程未可豫必。約計何時可望合龍。並著劉權之那彥寶會同嵇承志等查明速奏。總之漫口一經合龍。則疏通運道。撫卹難民諸事。皆宜辦理。該河督等務當督率工員。實力奮勉。早日歲工。此後堵築若干丈。著卽將工程水勢情形。馳奏一次。並繪圖呈覽。以

慰廬注。那彥寶駐彼與稽承志會同督辦工程。劉權之即可回京也。河北道冊。

是日吳啟奏。臣於九月初五日會同督臣陳大文具奏海口攔門淤沙橫亘情形一摺。奉到硃批。海口淤沙實爲大病。然籌辦之法甚難。須集思廣益。妥協辦理。欽此。又於摺內如有可另爲籌辦之法。再爲慎重詳查。句上奉硃批。須計出萬全。不可徒費工力。欽此。聖訓周詳。莫名欽服。又於九月二十七日。臣在外河工次。承准廷寄。奉上諭。據稽承志馬慧裕等奏。到北岸封邱衛家樓隄工。於本月十三日。鰲動大溜。寬一百餘丈。上游既經漫溢。下游水勢乾淺。轉恐有停沙之患。該督等切勿稍存大意。尤當董飭各屬。加意巡查。隨時疏濬。現在回空漕船。是否全數渡黃。行走有無妨礙。並著據實具奏。欽此。臣伏查豫省北岸封邱汛。係在河南省城迤上。距江省交界約五百餘里。臣在下游外河山海一帶。督率防護。是以相離愈遠。得信較遲。迨九月二十一、二等日。接據蕭南銅沛等廳稟報。陡落水五六尺。中泓溜已微緩。卽慮上游必有旁溢。旋據徐州道府稟稱。豫省封邱汛有漫口之事。伏念江豫同此一河。誠如聖諭。上游既經漫溢。下游水勢乾淺。轉恐停淤。臣查此次封邱漫口處所。離江境較遠。自不至如從前曹工漫口。下游全成平陸者可比。自江境河長一千餘里。亦斷無一律興挑。多費金錢之理。惟河勢兜灣。及向來岡淺。或膠泥難刷之處。未免停淤稍厚。乘此河心乾涸。自應擇要疏挑。庶黃流歸故時。得免壅阻之患。已飛飭各道將選帶誠幹員弁。確按水平測量河身之高下。停淤之厚薄。擇其必應挑挖者。撙節估計。並將隄工卑薄處所。擇要酌估。臣親往覆勘明確。另行奏請訓示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七日。稽承志奏。衛家樓大工勘定壩基引河。擇初三日興堵。經臣會同撫臣馬慧裕具奏。茲於初

二日忽見黃水洶湧。下注西壩一帶。普面漫灘。旋據河北道羅正墀稟稱。北岸黃沁廳屬大河於二十九日陡長水四尺五寸。正值西南風暴。將所屬秦家廠低灘上尾隄民堰刷塌。水入內塘。抵至隄根。現即趕緊搶護各處隄工等情。黃沁在衡工上游。相距一百八十里。臣隨卽星馳前往查勘。大隄以南一望無際。隄根水深一二三四尺至六七八尺不等。間段或係平水。或係花溜。亦有掃灣迎溜喫緊之處。沿途督飭文武員弁。調撥兵夫。於隄根紮枕編柳搶護。並將迎埽處搶溜分派官兵晝夜防守。臣於初三日馳至秦家廠察看來源。緣南岸廣武山挺峙。河勢北臥。二十九日河水陡長。兼之南風擁溜北趨。致秦家廠東首低灘普面上水。串湧隄根。查量大河內。現深一丈一二尺。幸正溜尙由中泓。但上下百數十里灘面汪洋。無從攔截。現惟於迤南擇河脣露灘之處。設法挑溝。引灘水仍歸正河。減其嚙隄之勢。初四日後灘水已漸消動。若從此水落灘露。即可於上游進水灘面。相機攔堰。趕築挑壩。並分投堵截。串水溝槽。衡工西壩灘水自易消涸。伏念大工緊要。上廬宸衷甚切。初不料時已冬令。復有此驟漲。致堵築暫稽。臣倍深凜懼。焦急。惟有一面保守隄工。一面疏導灘水。以期趕辦鉅工。早紓宵旰。奉上諭。前日劉權之那彥寶奏到。黃沁廳所屬水長四尺餘寸。沿河各工。及榮澤六堡兜險之處。業經嵇承志馳往搶護等語。連日正深廬念。茲據嵇承志奏到。保護籌辦情形之摺。據稱秦家廠低灘上尾隄民堰刷塌。水入內塘。抵至隄根。水深一二三四尺至六七八尺不等。此時大河正溜雖尙經由中泓。而秦家廠一帶業已普面漫灘。水抵大隄。深至數尺。甚關緊要。現在溜勢北趨。自因該河督等平素不能相度挑濬。以致南岸河身淤墊高仰。逼向北趨。况此次衡家樓漫口。該河督不能先事豫籌。已有應得之咎。若再不趕緊將秦家廠一帶水勢設法搶

護平穩。則獲咎更重。稽承志惟當督率員弁妥速辦理。勉贖前愆。仍將保護平穩情形。隨時具奏。以慰廩注。至該處水勢稍定後。稽承志仍當速赴衛家樓工次。籌辦堵築事宜。現在天氣漸寒。河溜一日不循故道。生民一日不能奠安。且來年運道關係綦重。該河督等務須趁此小春和暖之時。及早施工。剋期堵合。毋稍遲逾爲要。河北道冊。

十一月十四日那彥寶馬慧裕奏。臣等奉上諭。那彥寶等奏稱旬日以來。氣候暄和。兵夫等俱得儘力鑿築。秦家廠工程已竣。漫口東壩進占十一丈。西壩進占四十二丈。引河工程計得七分有餘。看來那彥寶等辦理要工。已有把握。諸事亦皆順利。覽奏稍慰。惟摺內僅開明東西兩壩。現在已經進占丈數。並未將未經進占丈數。詳細聲敘。殊覺疎漏。嗣後每次奏報。著將已進占及未進占丈尺。逐一註明。朕披閱之下。即可以日計工。少紓懸廑。至東壩係屬迎溜。不宜多進埽工。那彥寶等現以溜勢尙不致甚緊。再往前試進。一俟溜勢回急。卽行盤做裏頭。擬由西壩進占。總應相度機宜。隨時妥辦。朕亦不爲遙制。其引河頭現在形勢雖屬順利。亦必須下游挑挖深通。庶臨期開放。水勢得以暢行無滯。儻未能一律深挑。間有高仰處所。必致下游壅遏。倒灌堪虞。那彥寶等須認真督挑。於迅速之中。勿致稍有草率爲要。現據稱約計桃汛以前。定可歲此鉅工。來年二三月內。方屆桃汛。彼時糧船重運已到。始能辦竣。未免稍遲。能於臘底春初堵築完善。尤爲妥速。再工次所需料物。經馬慧裕等朝夕嚴催。並將遲誤之員。酌加儆戒。刻下辦理要工。正當喫緊之時。該員等運送稽料。若遲誤過多。卽當指名參奏。以儆其餘。其東西二壩料廠。現已派員巡查。並令多貯水桶。刨挖深壕。以資防備。自應如此辦理。又黃沁廳屬秦家廠於初十日堵合。派委之捐

升知府張裕慶等能剋期竣事。尙爲奮勉。統俟全工告竣。與出力各員弁。著那彥寶等據實查明。一并具奏。尙當加以恩獎。現在氣候嚴寒。那彥寶馬慧裕俱在工次。晝夜督辦。不辭勞瘁。甚爲繫念。著賞給那彥寶貂皮馬褂一件。馬慧裕烏雲貂馬褂一件。以示眷注。那彥寶更當倍加感奮。趕緊辦工。及早蒞事。用副委任。至另片奏。咨覆吳墩無須派員前赴豫省幫辦抽溝一節。河身淤墊處所。那彥寶等現經派委熟諳工員前往查勘。俟將來引河辦竣。卽令原辦引河之員。馳赴下游一帶分段抽挑。委員卽係熟手人夫。亦毋庸另集。能如此辦理。誠爲簡便。第恐河身應須挑挖之處。段落較多。該員等不克分身。或有顧此失彼之慮。那彥寶等總當相機籌辦。期於要工有裨。不必心存畛域也。欽此。伏查前奏東西兩壩進占丈尺。本應卽將未經進占丈尺分晰敘明。緣大壩已做之工。原有確數可計。惟兩壩間隔河面工段過長。卽在船上用繩曳量。雖有約略之數。而張弛緊緩之間。恐致前後不符。是以未敢遽爲敘入。茲蒙聖慈垂問。臣等謹仍用船牽繩周圍量算。由東壩臺根至西壩臺根。約共長四百七十餘丈。今計自十一月十五日起。東壩又進占三丈。溜勢漸覺回急。若再行試進。或致喫重堪虞。莫若竟做裹頭盤護結實。不再往前進占。揆諸大局。一經接合通身勢順。並無東短西長之病。其西壩自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又進占四十一丈。每進一占。卽加高幫寬。悉符原定之數。每稽一層。均令去束平鋪。所有加壓之土。亦俱酌其輕重。俾層層追壓。一律堅凝。計連前次。共已進占九十七丈。尙未進占約三百七十餘丈。其夾土壩及外鑲防風。均隨正壩一律辦理。至二壩圈堰。現已趕築。東壩圈堰已築成二百五十餘丈。西壩圈堰已築成二百二十餘丈。有窪形溝槽處。俱隨時填築結實。以期堰工堅穩。至東西壩工。自十一月初四日進占起。屆今兩旬。共已得

九十七丈。是二十日可得一百丈。算至二月中旬。四百七十餘丈之壩工。自可完竣。第西壩再做六十餘丈。即係中泓大溜較之淺水施工情形匪易。必須當慎重於迅速之中。並應留出士凍時日。此臣等約計工期。不得不期諸桃汛。茲蒙垂詢。再當設法催僱獎勵兵夫。務期早爲妥竣。敬慰宸衷。河北道卅。

十一月二十九日陳大文吳礮奏。江境黃河淤墊。臣吳礮前赴徐州上下勘明大概情形。業經具奏。迨籌催回空漕船全竣。即赴桃南桃北外河山安等廳。以次測量水誌。逐細比較。查徐城以上停淤尙少。徐城以下積淤較厚。凡埽工急溜所衝之處。積水尙屬寬深。均可無須估挑。而長河無埽處。所則有存水僅止尺許。或數寸。並露乾灘者。自應抽溝疏浚。以免梗阻。又險工對面。多有淤灘。挺入河心。橫梗爲患。尤宜趁此乾涸。相機挑切順勢。臣等查江境黃河。自豫東交界至雲梯關以下。止共長一千二百餘里。雖其中深淺不一。而河心兩邊淤灘。或寬數十丈。及數百丈。千餘丈不等。若普律挑挖寬深。即數百萬帑金亦屬不敷。是以博考載籍。惟有束水攻沙一策。現當國用繁多之際。何敢率滋糜費。彼此札商。悉心籌計。淤灘雖不能全除。而河槽則必須疏導。其灘嘴挺入河心之處。亦必應酌量挑切。以期順利。臣吳礮率同淮揚徐州兩道。並熟諳工程之員。逐細勘估。除大河現有積水深通。及浮淤易刷者。毋庸估挑。祇將河槽高梗並膠淤岡淺及挺出灘嘴。擷節確估。徐揚兩屬黃河。應挑處所計五十八段。共長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九丈一尺。內抽溝各段。估挑深三四五六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口寬七八九丈。至十丈不等。底寬三丈八尺。至七丈四尺不等。其切灘各段。深三四尺。至七尺不等。寬十丈。至二十八九丈不等。總以形勢通順爲度。按工計土。按土核銀。共估需方價銀十九萬一千九百餘兩。此項工程。急須歲底春初於豫省衝工將放。

引河以前趕爲妥竣。不容稍遲。現已多派誠幹之員。分段承辦。所需方價銀兩。即將前奉諭旨留存河庫之投効捐資項下。餘存銀七萬五百兩。並就近於淮安關庫咨撥銀八萬兩。先爲動用。其不敷銀兩。卽於河庫道通融動墊。毋庸另請錢糧。謹將應挑段落地名。工長丈尺銀數。開具清單。恭呈御覽。至海口去路不暢。實爲全河大病。臣吳礪現卽帶同諳練道將各員。前往查勘。實在情形。通籌全局。如確有妥善之策。另行奏請聖訓遵行。如實非人力能施。亦斷不敢輕舉妄動。致糜工帑。奉上諭。豫省漫口據那彥寶等奏稱。約於來年二月中旬可以完工。朕已節經降旨。催令上緊趕辦。於正月務須合龍。江境下游淤淺處。所挑工斷不可緩。所有徐城以下河槽高埂。並膠淤岡淺及挺出灘嘴。旣經該河督確切勘估。卽當剋日興工。於年內一律疏濬。庶豫省引河於正月開放之時。得以順軌過行。其需用價銀。准將留存河庫之投効捐項銀七萬五百兩。並咨撥淮安關庫銀八萬兩。先行動支。俾得迅速辦理。至海口去路不暢。尾閘壅滯。卽使上游節節挑挖。仍屬無益。前曾諭令吳礪妥爲查辦。茲據該河督奏稱。擬卽前往。自應迅赴該處。悉心履勘。通盤籌畫。如實非人力能施。固不可輕舉妄動。虛糜帑項。但自前明以來。及國初治河諸臣。成法具在於海口。導引事宜。豈無一二良策。卽河工員弁兵丁與地方紳耆。俱有輿論可採。自宜廣搜博訪。合之目下情形。折衷至當。以收集益之效。近日有人陳奏。海口改由安東行走。此事殊非易辦。是否可行。據實具奏。並著該督查勘現在海口。於將來正河歸溜。是否順暢無阻。此次籌辦後。卽未能豫計數十年後。經久無弊。亦須可保十數年不致壅塞爲患。方爲妥善。其如何籌辦之處。著詳晰繪圖具奏。不可一字稍涉虛飾。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八日那彥寶等奏。臣等奉上諭。那彥寶等奏稱。該處東壩此次僅止進占三丈。因溜勢回急。未便再行試進。現已盤護裏頭。由西壩進占旬日。做工四十餘丈。按日以計。至來年二月內可以完竣等語。但思西壩再進占至中泓大溜。施工非易。彼時按旬核計。諒不能及四十丈之數。豈不遲至二月杪三月。初方能歲事耶。現在施工尚係淺水處所。莫若趁此天氣晴和。上緊辦理。於日內多進若干丈。庶可截長補短。依限竣工。且東壩現未做工。所募人夫俱可全赴西壩。并力趕做。自更易於集事。那彥寶等惟當於持重之中。勉加迅速。方爲不負委任。至馬慧裕奏。工次現在錢價並酌定料物土方價值。一摺。馬慧裕知要工需錢較多。恐市價昂貴。先撥銀二十五萬兩。發交附近府州縣。照依月報時值。公平發易。運工備用。所辦尙是。至在工人。夫多係被災窮黎。所得土方價值。既因錢價稍增。易換較少。未免難資餬口。著照所請。於定價三錢之外。增給幫價一錢。俾民夫踴躍從事。更可辦理妥速。欽此。伏查東西兩壩工。前將十一月初四日。進占後兩旬內。已做得九十七丈。業經分晰奏報。茲自十一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二月初七日止。又闕旬餘。昨因東壩距引河頭甚近。工段不宜過長。以備合龍時啓放。易於掣溜。又以溜勢回急。未便再進。當即盤護裏頭。連日加高。及澆築土餞。鑲護防風。俱隨正壩如式鑲做。該壩係下水工程。必須爲一勞永逸之計。至西壩現又續進五十九丈。連前共一百五十六丈。以工次奏報旬餘日之數核算。計多十餘丈。緣天晴水淺。得以竭力趕做。其未進占之三百二十餘丈。逐日督催趕辦。卽做至水深處。仍不遺餘力。設法儘緊辦理。隨時恭奏。前日臣等會議。以東壩現在工作無多。應將備弁人夫酌量移赴西壩。並資力作。俾得更代。略爲休息。以夜繼日。可無倦乏草率之虞。其進占鋪底。最關切要之工。均在日間築做。至

加壓旁護等工。即可夜間接辦。甫經酌定。面諭工員。旋即奉到諭旨。敕將東壩人夫撤赴西壩。并力起做。聖明指示。炳在幾先。無微不至。在工文武各員。更不敢一念稍弛。臣等檢查從前漫工成案。其大壩至長不過二百餘丈。今衛工地居北岸上游。沙土易刷。河面過寬。兩壩工長至四百七十餘丈之多。雖現做壩身寬厚。不致有蜿蜒一綫之形。而工段縣長。更應步步穩固。且必須一舉歲工。方爲萬安。其二壩東圈堰已築成二百八十餘丈。西圈堰已築成二百五十餘丈。至挑水大壩。現亦往前邁做。逼溜東趨。如稍有變遷。隨時酌量籌備。使來源勢順。得以導溜歸入引河。查引河身原定十二月望前竣工。嗣奉諭旨。敕令策丹景安等分段督催。該司等竭力催查。已於初五日。普律挑挖完竣。臣等率領隨帶司員巴哈布趙麟等。次第詳細丈量。所有丈尺數目。均屬如式。查從前漫工挑挖引河。長止一千數百丈。寬止二三十丈。深止二丈。此次引河工程。計長五千數百丈。寬三四十丈。至五六十丈。深二丈五六七尺不等。翕受有餘。屆啓放時。似可暢然順下。原恐時屆深冬。澇淤凝凍。而定限本緊。難以剋期。茲能先於旬日。歲工丈尺有盈無絀。已將承辦首先完工丈尺有餘之員登記。俟通工全竣。再繕清單具奏。此時引河二十餘里。一望寬深。以引河待壩工。則從容不迫。可期一氣呵成。至豫境下游挑淤抽溝工程。已據委員等逐段勘估。現卽委令各廳酌帶引河撤出員弁等。遵式妥辦。俾各自顧考成。不致草率從事。臣等已知會吳璠。豫期一體趕辦。河北道冊。

是月十一日。陳大文吳璠奏。江省黃河本年伏秋盛漲。日久消落較遲。灘面停淤甚厚。南北兩岸大隄。應分別加培情形。前經臣吳璠具奏。欽奉諭旨。若不疏通海口尾閘。河身仍多淤墊。水勢日見其高。僅於各

工增卑培薄。年復一年。伊於何底。欽此。仰見聖主權衡扼要。探本窮源。實爲治河之上策。臣吳璥欽遵。審訓現赴海口一帶。悉心勘查。虛衷籌議。俟通籌全局。另行具奏。臣等伏查本年伏秋大汛。黃水接續加長。久漲不消。致江省各廳境內黃河向有淤灘。本年停積更多。計寬數十丈。至數百丈。千餘丈不等。理在勘估疏挑。只能就河心抽挑。使之通順。斷不能將兩灘之淤全行起除。且亦萬無如許金錢。如許人夫。普律大辦之理。惟有循照古人成法。以隄束水。以水攻沙。總使海口通暢無阻。但水必盈科後進。黃河源遠流長。其一千數百里奔騰遞注而來。仍藉兩隄節節攔束。方能專力直趨海口。使河底漸刷漸深。是培隄卽所以刷河。挑築相資。而不能偏廢。查徐城以上大隄。前於嘉慶六八兩年。仰蒙聖慈發帑培築。現俱一律高鞏。兼之河底停淤無多。將來水歸故道。容納有地。可資捍禦。其銅邳雖三廳前經加培十分之二三。其餘皆未估辦。宿南宿北桃南桃北外河山安海防等廳兩岸大隄。近年止擇其車馬蹂躪剝削殘缺者。略爲修整。久未一律增培。現在淤灘甚厚。隄之高者亦祇高於灘面二三四尺。其卑矮者按照盛漲水痕。皆與隄平。甚至有水高隄頂數寸及尺許之處。今年大汛時。南北兩岸數百里長隄。僅賴所搶子堰攔禦。挂籠撲護。臣等皆所目擊。危險萬分。至今心悸。並據瀕河士庶紛紛懇請加培。情詞迫切。蓋指日大河歸故。汛水長發。一至上灘。無隄攔禦。則在在堪虞。並有迎溜掃灣工段。形勢著重處所。亦必須加築越隄。以爲重門保障。此隄工不得不辦之實在情形也。然兩岸道里緜長。若大爲加培。所費不貲。亦祇可擇萬不可緩之工。擇節估辦。臣吳璥督同徐州淮揚兩道。並遴派誠實之員。悉心勘估。除大隄較灘面尚高者。概不推估外。惟將實在卑薄隄身。統以高出本年盛漲水痕四尺爲度。其隄頂狹窄處。所一律幫寬。再行加高。

其隄頂較寬之處。若通身貫頂加幫。需費較大。亦祇於臨河一面加築寬厚子堰。俾資抵禦。其舊有越隄情形稍輕者。亦俱從緩。惟工段實爲喫重之處。始行酌辦。計實在應培南北兩岸大隄共長十一萬三千二百九十餘丈。估需土方銀四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二兩零。又創築圈越隄八道。加培舊越隄四道。並添築攔水土壩十道。圈堰二道。共長九千一百四十餘丈。估需土方銀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四兩零。謹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奉上諭。陳大文吳啟奏江境黃河隄工亟須加培。請撥項辦理一摺。覽奏俱悉。該督等以河工挑築相資。束隄卽所以刷河。擬將宿南等廳隄堰狹窄卑薄處所幫寬加厚。共估需銀五十八萬餘兩。擇要興工。固應如此辦理。但全河受病。總在尾閘去路不暢。卽如今年秋汛後。江境水勢尙盈。隄拍岸不能驟消。在在危險。自由海口壅滯所致。若非上游漫口大溜北趨。該處工程恐難保無虞。且該督等估勘疏挑。只就河心淤高之處。間段抽挑。卽加築隄堰。亦祇將萬不可緩之工酌辦。俱不過目前補苴之計。設使來春衝工堵築完善。河歸故道。經行無阻。卽多費帑金又何足惜。儻疏濬加培。不過敷衍一時。而大溜經由仍不能暢注入海。必致又生他患。糜耗錢糧。其事尙小。而民生關係綦重。豈可不豫爲籌及。吳啟現已前赴海口。著悉心履勘。通盤籌畫。是否海口高仰之處尙可施工。如人力實在難施。來年豫工堵合。江境經此次挑淤培隄之後。海口一帶是否尙能滔滔無阻。此時卽未能豫計數十年經久無弊。亦不當爲因循旦夕之策。統俟該河督將海口實在情形具奏後酌量辦理。不可稍涉含混。至該督等請撥銀兩。加厚幫寬各隄工之處。據稱於春融始行辦理。且俟吳啟查勘海口覆奏到日。如果於全局有益。再行培築。未爲遲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吳璣奏。竊臣於十二月初九日在海防工次。接奉諭旨。令將海口淤沙及早妥籌設法辦理。不得畏難觀望。臣嘗將親往細勘緣由覆奏。伏查黃河海口淤沙。考之載籍。前明臣潘季馴卽有橫沙停塞之議。我朝康熙八九年因海口積沙橫亘。相傳爲攔門沙。前河臣董安國乃創築攔黃大壩。另於雲梯關外北岸之馬家港開闢新河。而去路愈形壅遏。三十八年前河臣張鵬翮奏明。復將馬港口堵閉。拆去攔黃大壩。仍由故道入海。聖祖仁皇帝賜名大通口。卽今之歸海尾閘。此後七八十年橫沙仍在。河患亦未能免。乾隆四十一年前河臣薩載曾奉高宗純皇帝諭旨。查勘海口。奏海口水中淤有暗灘。與兩岸灘坡相連。潮退時水深八九尺至四五尺不等。河底既有高仰。河脣又復漸遠。卽淤沙之明證。欽奉硃批。此係海口自然之勢。似難以人力勝之。爾等再詳酌可也。欽此。復經前大學士督臣高晉會同薩載覆奏。該處潮沙往來。淤沙勢所不免。歷經黃流倒灌。河道停淤。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游淺阻。或淤在下。而上游壅盛。一年之內。通塞靡常。數載之中。變遷莫定。不但海口茫茫萬頃。無可施工。卽黃河東埝西長。欲加疏治。亦無良策。惟有使清水暢出。與黃水并力刷沙。則黃水不濬自深。海口不疏自治。欽奉硃批。此奏皆合機宜形勢。是治淮黃一大關鍵。屆時妥爲之。欽此。迨五十一年前大學士公阿桂會同前河臣李奉翰。曾於北岸開挖二套引河。冀其衝刷寬深。由南北潮河入海。因地高土硬。旋亦淤閉。仍由原路歸海。此歷來海口淤沙屢經籌辦之原委也。臣現在率同淮揚道曹恆。署參將王福。遊擊包宗堯。同知張鼎。王坦緒。沈朝宗。及備弁等。由雲梯關循河透迤而行。測量水勢。自雲梯關至新淤尖以上。河寬一百數十丈至二三百丈不等。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至新淤尖以下。卽係海口。汪洋無際。臣於十三四

等日卽在荒灘覓草屋棲止。候看潮上時白氣瀰漫。津涯莫辨。潮退後兩岸沙灘始能辨別。口門南首有灘約寬四五百丈。名爲南尖。北首有灘約寬七八百丈。名爲北尖。自南尖至北尖約寬一千五六百丈。卽黃水出海口門水底有暗灘與南北兩灘相連。卽所稱攔門沙也。潮長時南北尖亦浸入水中。潮退後始露出水面。其中間千餘丈之橫灘。仍係河水由此滔滔外注。水深四五尺不等。測探橫灘之外。遞深入海。漸不可測。橫灘之內。水勢自八九尺遞深至一丈二三四尺。此灘形如魚背。與石滾壩相似。以灘內一丈二三四尺之水。僅能於灘脊上過水四五尺。計有七八九尺水爲灘所攔阻。是積沙攔門海口高仰之說。誠非虛語。但灘下之水。雖攔住數尺。而灘上究有四五六尺水可過。將來黃水加長。出水亦必隨之。加多且寬至一千餘丈。以寬抵深。過水亦不爲少。此臣親督道將等乘舟測量。得其備細。並詢土人漁戶所言皆同。口門高仰。洵屬可據。而水仍浩瀚。東流亦顯然可見。尙非竟至阻遏。如傳聞之過。臣與文武各員。虛衷講論。欲使海口深通。惟有疏挑橫沙。及另籌去路兩策。今細察情形。如能將橫沙挑除。自屬大暢。但潮汐往來。每日兩次。人夫固不能立足。船隻亦不能停留。若用混江龍鐵籠子繫於大船尾。拋入水中。潮長則湧之而上。潮落則掣之而下。險不可測。力無所施。自海口非人力所能挑濬。斷然無疑。至改道一說。北岸土性膠結。從前所挑之馬港河二套河。俱未能成。荏蹟具在。臣復從南岸查勘。盡係平灘。亦無建瓴之勢。且附近無通海港口。又屬難行。因思或挑現在之口門。或籌另闢之去路。如果有良法。卽多費鉅帑。聖慈亦所不惜。臣何敢畏難因循。無如細察形勢。實無善策。豈容虛擲金錢。臣思海沙固不能以人力起除。而水力如果湧急。亦未嘗不可刷動。卽如薩載查奏時。已稱口門僅水深八九尺至四五尺。今仍相

做。且康熙初即以橫沙爲慮。百數十年來通塞靡定。若竟存而不去。不知積高若干。是前人東水攻沙之說。究屬不易之論。今查舊海口本卽在雲梯關下。迨後淤出一百五十餘里。至王家港入海後。又接生淤灘四十餘里。至新淤尖以下。始爲海口。淤灘愈長。海口愈遠。且河身節節灣曲。未免兜水。以致出海無力。此乃壅滯不暢之一病。而南岸之黃泥嘴爲尤甚。蓋黃泥嘴紆曲兜灣。形如荷包。周圍長五十三里。而上下口對直。灘面僅四里零。計紆緩十倍有餘。溜行無力。沙卽易停。是以黃泥嘴之上水勢較淺。其下水勢較深。是處兜溜緩滯。可以概見。臣等悉心籌議。應將黃泥嘴兩灣相對處挑挖引河使之取直。自必湍流迅注。又吉家浦于家港倪家灘宋家尖等處。挺出灘嘴。溜行紆緩。亦應挑切順勢。庶可迅流舒展。如此因勢利導。俾無兜阻。則出海奔騰有力。海口漸掣漸深。雖非一勞永逸之圖。尙屬補偏救弊之法。至雲梯關以上直至徐屬各境河身。已飭各該廳將乾灘岡淺一律挑疏。卽可趕辦完竣。其清口之東清禦黃兩壩。及運口頭二三草壩。尤爲蓄清敵黃關鍵。業飭將各壩口門分別收束。既可蓄水濟運。而運口草壩竭力收窄。則河水入運者少。使由河口多一分東注。卽多收一分刷沙之益。昔人所謂治淮卽以治黃。與其於海口汪洋之地徒費工力。似不若守此束水攻沙之法較爲便益。謹就管窺所及。將細勘籌辦情形據實上陳。仰祈聖主訓示遵行。所有雲梯關外挑渠切灘各工段。臣督同道將廳營等摺節估計。需銀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兩零。如蒙俞允。臣卽會同督臣陳大文歸黃河各廳挑淤案內。統在運關各庫就近酌撥。趕緊興辦。奉上諭。前因陳大文吳璥奏到江境黃河隄工亟須加培。請撥項辦理一摺。已諭令俟吳璥查勘海口覆奏到日再行降旨。今據奏稱該河督帶同道將員弁等親往雲梯關一帶測量。口門南北

兩灘之間約寬一千五六百丈。底有暗灘橫攔。兩灘之內水勢遞深。計有七八九尺。爲所攔阻。而灘脊上過水。仍有四五尺。滔滔東注等語。是海口情形固屬高仰。而攔門沙灘。尙可過水數尺。並非竟至阻遏。此外亦更無去路。經該河督逐一勘詢。自係實在情形。現據奏請將黃泥嘴兩灣相對處挑挖引河。使之取直而行。導流迅注。又吉家浦于家灣倪家灘宋家尖等處。挺出灘嘴。一并挑切各工程。均著照所請辦理。計此次估需銀十四萬七千五百餘兩。合之前次奏請培隄築壩等工需銀五十八萬餘兩。現已飭令戶部速行如數籌撥。統計前後撥帑不及八十萬兩。若果經理妥協。所費亦不爲多。但旣發帑興工。該河督等務當慎重妥籌。計出萬全。儻來春豫工合龍。河歸故道。後下游不能暢注。或致別有他患。則惟吳墩是問。至混江龍鐵籠子等項。原非施於海口潮汐往來之地。或雲梯關上下河水。經行有挾沙停淤處。所亦未始不可用資爬剔。此係前人留遺成法。自屬可用。吳墩仍當留心講求。如有可施用之處。如法製辦。究於攻沙不無裨益。其黃泥嘴挑直引河地方。是否有礙民田廬舍。該河督亦當詳細查明。毋使稍致擾累。南河成案續編。



6

271340



本國學基
叢書續行
水金鑑

三



MG

TV-092

65

13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三)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6 4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二

河水章 二十九

嘉慶九年正月初九日吳礮奏。臣接奉上諭。前據吳礮等奏。徐城以下河槽高埂及一切淤淺處所。均已確切勘估。擬於年內一律疏濬。當經降旨撥項。令卽日興工矣。本日召見莫瞻菴。據稱徐城以下高埂較多。推原其故。因二十年前徐州府知府王兆棠遇搶險時不及趕辦。埽工遂多。運山石在南岸堵禦。保衛城池。田廬甚爲得力。嗣後河員等因有成效。每遇搶險時卽如此辦理。歷屆督臣河臣亦深以爲便。而石塊愈積愈多。不免層層下壓。沈至河心。隨流激蕩。其質沈重。易於堆埽。其勢參差。更易挂淤。現今高埂情形未必不由於此。此時動帑挑淤。其舊積石塊自必撈挖淨盡。但思日後搶險時仍不能不如此辦理。若待十數年後再行挑濬。則淤墊較深。且於帑項糜費。應請敕下河臣等歸入歲修項下辦理等語。徐城以下高埂之處。總由海口阻塞。黃河下游不能宣暢。致積淤成埂。莫瞻菴所稱河心積石堆埽。致有挂淤。恐受病之原未必盡係於此。且河工搶險亦未有專用石塊埽塞者。歷屆南河奏報搶險情形。從未及此。但旣言之鑿鑿。自必有所見聞。著傳諭吳礮將莫瞻菴所奏情形詳加體察。該處向來搶險是否如此辦理。河身是否因此受病。若果如莫瞻菴之言。此次疏濬後將來應否歸入歲修項下隨時辦理。俱卽詳查。據實具奏。欽此。伏查徐州城外黃河逼近城垣。是以建有大石工以爲捍衛。石工外卽係大溜。經行其頂衝著重之處。仍用料鑲築埽段以護石隄。每年歸於歲搶修辦理。而石工甚長。不能一律鑲埽。致多糜費。是

以將碎石拋填，俾護根脚，頗資鞏固。臣前在河東，即傳聞徐州城外所拋碎石，衝入河心，致有梗阻之語。嘉慶五年春，調任南河時，邵壩尚未堵合，徐州城外河身淤成平陸。臣見石工根脚拋有碎石，不過護住隄根而止，並未挺入河心，恐或有隨水衝激，滾至中泓填塞之處。當用二丈四五尺長之大鐵簽，在河心逐段錐試，俱深插入土，並無石塊頂住。是年冬，邵工疏挑引河，亦未見起出石塊。始知人言多以意料，每難憑信。迨邵壩合龍，河歸故道後，嘉慶六年，臣察看徐城石工，尚有卑矮之處，而東門迤下石磯嘴一帶，溜勢湧注，石隄著重。同前督臣費淳會商具奏，將石工卑矮者加高一二三層，並於溜急之處酌做碎石挑壩六道，其壩順勢斜長，不過十餘丈，寬五六丈，至十餘丈不等。不特石隄藉保穩固，兼可資挑溜之力。蓋以寬數百丈之河，僅於靠崖處所護此十餘丈之石壩，本無佔礙，且石質沈重，豈能隨流激蕩。洵至河心，現在各石壩皆完整可驗，而徐城河身仍水深一丈數尺，其無石塊坍卸阻塞，確無可疑。至河工搶險事在呼吸，立時下埽搶築，尙恐趕辦不及。若待開採山石搬運到工，即近山之處亦難朝發夕至。其遲誤必矣。是以歷來搶辦險工，誠如聖諭，從未有專以石塊堞塞之事。惟本有埽工之處，若以石塊包壓，實能抵禦大溜，屹立不動。又如溜勢將欲趨注，而尙未緊逼隄根，即趕運碎石砌築，較埽工更可堅固。經久上年大汛時，銅沛廳茅家隄及郭汛兵七堡，臣督同徐州道徐端察看形勢，曾酌用碎石俾護保守，實爲得力。亦並不致阻礙河流。均經陳奏，然亦祇能於近山一帶平時採運，陸續辦理。其堅鞏遠勝埽工，且可歷久不壞，不似埽工時有墊場朽腐，致多每年拆修之費。惟採運工價倍於埽工，以久遠而計，其所需轉省。以一時而論，則所費較繁，是以未能多辦。至黃河源遠流長，自河南滎澤縣廣武山以下，始有隄埽工程。

奔騰二千餘里乃至江境。海口道里縣長。通塞勢難定準。有時淤在上而下仍通暢。亦有上游通順而下游忽形淤淺。歷考書誌所載情形。時有遷移。非可執一而論。卽如嘉慶七年秋汛。異漲。徐城以上豐碭一帶。黃河節節停淤。僅深四五尺。幾無河槽。而徐城以下各廳境內。水勢皆深至一丈七八尺。至二三丈不等。流行甚暢。迨八年伏汛後。上游豐碭等境。河身刷深至二丈以外。徐城上下水亦旋長旋消。而下游宿桃外河山海等廳。忽形淤淺。此又兩年來臣與官弁兵民目所共覩者。不但石塊埂阻之說。杳無其事。卽挖淤挑淺之工。亦難久恃。推原其故。緣黃河挾沙而行。趨向莫測。東坍則西長。此淺則彼深。水性使然。變遷靡定。卽能將淤處挖去。不能禁其水過復淤。卽能將淺處挑深。不能禁其他處又淺。是以向來談河聚訟紛紜。迄無一勞永逸之計。臣數年來參考載籍。虛心講求。黃河宜合不宜分。以水治水。似究屬至當不易之論。蓋正河一經旁洩。勢必溜緩沙停。如果隄埽工程加緊防護。能保數年或十數年無事。不使旁溢。則全溜總在河內衝刷往來。卽有淺處稍阻。仍有深處暢流。且淺處亦可刷透。深處更可加深。以理揆之。束水攻沙。自勝於人力遠甚。而修守之功。節宣之道。要在隨時設法。因地制宜。他如混江龍鐵篦子等項。量爲使用。究可助益。現今製造試行。亦疏通通利之一法。奉上諭。徐城以下高埂總由海口阻塞。黃河下游不能宣暢。以致積淤成埂。莫瞻棗所稱河心積石堆塚。或有挂淤等弊。旣據吳澈查明。徐城河身水深一丈數尺。實無石塊埽阻。塞確切無疑。自係莫瞻棗誤聽人言。妄行陳奏。竟可毋庸置議。該河督參考載籍。虛心訪求。惟束水攻沙一策。較勝於人力遠甚。應卽督同文武各員。刻刻留心籌度。因地制宜。妥爲經理。現在豫省堵築工程。已得十之七八。約計二月中旬。定可合龍。河歸故道。彼時下游一帶。必須暢

注入海。方不致別生他患。務宜將淤墊處所。早爲疏濬。不可稍存畛域之見。儻衛工合龍後。全河下注。稍有壅滯。則惟吳墩是問。至混江龍鐵篋子等項。遇有挾沙停淤處所。用資爬剔。此實前人遺法。該河督現已飭令製造。試行於疏導。自不無裨益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墩奏。豫省衛工以下斷流。江境黃河不無淤墊。臣屢奉訓示。令擇要疏濬。俾得順軌進行。當將應行疏挑各工段。勘估具奏。一面飛飭該道廳等募夫興挑。並令將挑出之土遠送。不許堆積河心。仍致妨礙。臣臆月間。勘查海口事竣。卽由下游各廳沿途查至徐屬。逐段履勘。分別勸懲。復細察形勢。於原估外。尚有應量爲疏濬之處。卽派令各汛兵堡人夫。協力僱挑。總以上下積水。一氣流通爲度。茲已陸續據報工竣。自豫省衛工引河尾以下。直至江境交界。應行挑挖處所。前經派委副將汪德署參將王福等前往幫辦。旋據該省咨會。業委多員。足敷趕辦。副將汪德等卽已回江。而兩省同此一河。通塞相因。臣與那彥寶。稽承志馬慧裕等。仍時相關會籌商。以期同歸順暢。此時豫省挑工。聞亦竣事。現今彼此知會。正月望間。先試放清水。以驗河底是否通順。臣已飭各工員。先將所挑工段內。埂界餘土。起除淨盡。以備上游清水下注。不使稍有阻礙。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二十四日。那彥寶戴均元。稽承志。奏豫省衛家樓漫口。臣那彥寶於上年九月抵工。值上游秦家廠堰工頻頻出險。瀾漫一百數十里。幾成巨浸。當經首將秦家廠險工。趕緊搶築。以截沿隄下注之橫流。一面相度壩基。展往迤南。並酌挑引河。俾得吸川之勢。節經繪圖分晰具奏。嗣奉諭旨。命將引河儘先辦竣。庶免冰凝凍結之虞。查臣等所擬引河丈尺。加倍寬深。藉資容納。即使受淤。亦尚可措手。實由竣工後時。

日較寬。得以疊次收拾。一律通深。臣等每次奏報丈尺。雖奉諭旨飭催。總令詳慎經理。二月以後。屢展旬期。悉荷寬涵。至北岸上游。一舉竣事。本屬至難。在工次且人異其辭。卽臣等亦實難預料。今五百餘丈之大壩。加以上下水邊埽。寬厚凝重。蟄而愈堅。二十五里之引河。自三月二十二日啓放後。日加通暢。當功屆將成之際。大溜由西南全注引河。不惟不趨近壩身。並由金門之外委順而行。乃向來口岸工程所罕觀者。嗣於挂纜後。臣等督率文武員弁。齊集土料。儘力搶堵。其上下水邊埽亦分投鑲護。卽於是日亥刻。一氣追壓到底。金門立見斷流。探壩前已淤五尺。大壩周身並無滲水之處。隨復加壓重土。於金門外趕做攔門大埽。全河溜勢由引河暢然下注。仍循故道。所有下游各廳。已預飭備辦。並飛咨江南山東直隸等省一體知照。從此循流順軌。而糧船銜尾過行。速達天庾。皆皇上恩福所賜。臣等幸得觀成。倍殷歡忭。所有應建河神廟。並補還原隄各工。一切規制繪圖。另行具奏。奉上諭。本日據那彥寶等馳奏。衡工大壩合龍穩固。河歸故道。覽奏實深感慰。豫省衡家樓地方。自上年九月間。因黃水漫溢北趨。特命那彥寶馳往工次。偕稽承志馬慧裕督率員弁。儻辦堵合。半年以來。宵旰縈懷。無時稍釋。節經指示機宜。挑挖引河。相度鳩築。朕日惟齋心默禱。虔籲安瀾。速蘇民困。幸三冬天氣暄和。得以及時施工。迨至本年二月間。壩工進占。將次合龍。適因風力陡急。東壩間有墊塌。事機小挫。朕益深敬畏。不敢稍有怨尤。惟堅持定見。諭令那彥寶等竭力堵築。盡人事以逆天庥。茲據奏稱。引河日加通暢。大溜由西南全注。委順而行。那彥寶等於二十二日挂纜之後。儘力搶堵。卽於是日亥刻。追壓到底。金門立見斷流。隨於金門外趕築攔門大埽。全河暢然下注。仍循故道。此實仰賴昊蒼眷佑。祖考垂慈。始能一舉竣工。萬姓蒙福。朕與中外臣庶。

同茲叩感。曷能言喻。特發去藏香二十枝。著那彥寶等虔赴工次各河神廟。並於口門地方。代朕敬謹申謝。以答靈貺。至那彥寶等在工經理。不遺餘力。勉歲鉅工。自宜特沛恩施。以示獎勵。河北道冊

四月十三日吳璥奏。臣接奉上諭。此次衛工合龍。仰賴天恩。祖考默佑。事機順利。一舉竣工。朕銘感之中。倍深兢惕。敬念天道盈虛。消息之理。非思議所能窺測。此時豫境得慶安瀾。江境下游一帶隄防。在在均關緊要。朕不敢稍存滿足之見。吳璥暨在工各員。尤當倍加敬畏。時時懷有備無患之心。江境一切工岸隄埽。實力修培。小心防守。俾河流循軌暢達。永慶平寧。此爲至要。再雲梯關入海口門。爲全河下注尾閘。吳璥卽派委妥實大員。馳往測探。是否溜勢通暢。駛行無阻。據實覆奏。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初三日奉上諭。吳璥奏。衛工合龍。全河已歸故道。江境水勢暢順。各工平穩情形。一摺。覽奏俱悉。此時全河已歸故道。又將屆夏令水長之期。所有江境一帶隄工。均當察看情形。加壓鑲高。預爲防守。該河督務須嚴飭所屬。擇要妥籌。斷不可因全河均各安瀾。致任防護各員。稍形鬆懈。總宜加倍敬慎。俾伏秋大汛。經臨永臻鞏固。方爲不負委任。欽此。仰見我皇上。廡念河防。敬體天道之盈虛。期於有備無患。訓誡至爲深切。查黃水下注後。江境溜行順暢。並臣歷各工。勘辦籌備。重運各情形。已於四月初四日具奏。伏念黃水初歸故道。溜勢趨向未定。兼值夏令長水之期。均宜慎重防範。而海口爲全河尾閘。尤關緊要。臣前在徐屬上游。督飭徐州道相機防禦。一面卽飭淮揚道確查下游水勢情形。據稟山安海防兩廳境內黃河。於三月二十五六等日。同時陡長水四尺七八寸至五尺。大溜奔騰。並無壅滯。其雲梯關以下黃泥嘴地方。因河勢盤曲兜灣。上年十二月奏明取直開挑。已於三月趕辦完竣。此次黃水到後。卽由新挑引河內徑直

東趨形勢頗爲暢順。臣按上下游各廳水誌長落尺寸。細爲比較。當黃水初至。各工驟長水五六尺至九尺餘寸不等。旬日內各工已消水二尺四五寸至三尺一二寸。按此情形。消落尙速。卽去路通暢之明驗。第河性變遷不定。通塞靡常。且水甚渾濁。倍於平時。自係上下游兩廳所停淤沙。一路隨水衝刷而下。須俟淤漸刷盡。河底亦日漸寬深。斷不敢因河復安瀾。稍任工員鬆懈。已派委淮揚道曹恆親赴海口。並先帶安幹員弁。確切測探攔門灘。上現在過水深若干尺寸。比較上年十二月查看時。有無加深。溜行是否迅駛通暢。俟該道勘明稟到。另行覆奏。至徐州淮揚各屬。應培隄堰。應鑲埽壩。現俱趕緊修築。並察勘溜勢之趨向。漸近隄根處所。飭令預購料物。多積土牛。以資備防。復添派効力候補人員。節節分段巡查。周密防守。其形勢稍緩之處。亦不任輕易鑲埽。致多糜費。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吳璥奏。臣欽奉諭旨。派委妥實大員。馳往雲梯關外黃河入海口門測探。是否溜勢通暢。駛行無阻。據實覆奏。欽此。臣遵卽委令淮揚道曹恆親往測探。茲據該道帶同海防廳營並安幹員弁。卽自外河廳境之老壩工坐船。由黃河中泓。以次測量。順流而下。查外河山安海防等廳境內。長河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其坐灣靠埽處。水深一丈二三尺。至二三丈不等。大溜東趨迅駛。所有上年十二月奏明取直開挑之黃泥嘴新河。河頭河尾。已漸場寬深。吉家浦等處。挺出之灘。俱挑切如式。水勢流行甚順。該道於四月十五六日。在新淤尖海口地方。候潮水落枯時。駕船逐段測探。新淤尖一帶。水深一丈六七尺不等。較上年黃水斷流時。加深三四五尺。河面亦加寬一百餘丈。其攔門沙之上。現在水深六七八尺不等。亦較去冬黃水未到時。水面加增二尺有餘。滔滔外注。甚爲湍激等情。開具圖說呈送。臣悉心覆

按上年十二月臣親至海口查勘時。黃水斷流。僅係清水外出。是以水勢較爲淺窄。今全黃下注。匯淮入海。自應較前寬深。以現在新淤尖一帶水深尺寸核算比較。河身均屬通暢。卽以攔門沙上過水尺寸計算。雖水底之沙未能刷動加深。而以寬闊丈尺抵算。水方去路宣通。溜行迅駛。亦尙不致阻遏。所慮秋汛海潮旺大。則難免頂托漲滿之虞。臣凜遵睿訓。督率各員。堅築隄堰。勤修埽壩。在在周密防守。以期漸收東水。刷沙之實效。奉上諭。吳璥奏。查明黃河海口通暢情形一摺。據稱雲梯關外黃河入海口門。此次派員測探新淤尖一帶水深一丈六七八尺。較上年加深三四五尺不等。河面加寬百餘丈。其攔門沙之上。亦較去冬水面加增二尺有餘。現在水勢滔滔外注等語。海口一帶水勢既已較前增長。去路通暢。目前並無阻遏之虞。但吳璥摺內有慮及秋汛海潮旺大。難免頂托漲滿之語。此則甚有關係。不可忽視。全黃之水。惟恃海門消納。始得順軌無虞。若一經海潮頂托。尾閘不能暢注。則河身漲滿。各工在在可慮。不可不先事籌備。該督惟當督率工員等。將各工隄堰埽壩。加倍小心防範。卽日大汛經臨。海潮頂托之時。所有上游工段務期一律鞏固。束水刷沙。俾得順軌安瀾。不可稍涉大意。又據另片奏江蘭請暫留工次守汛等語。刻下伏汛將臨。自應酌留熟諳之員。幫同防守。江蘭著准其留工協防。俟南河防汛事畢。再令來京。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稽承志內遷。命徐端爲河東河道總督。

六月初四日吳璥奏。臣於初三日接奉上諭。朕因聞本年豫省合龍後。黃流由雲梯關入海不甚暢利。竟有分溜直入洪澤湖及淮揚一帶。運河倒灌。較往年爲甚。此事殊有關係。海口一帶舊有阻遏。上年豫工

未經合龍時。朕早爲慮及。節經降旨。吳璈令其親赴海口一帶詳悉察看。隨機酌辦。務爲一勞永逸之舉。不可惜費畏難。申諭甚爲明切。該督每次奏到。皆言雲梯關一帶出水通暢。惟請再將黃泥嘴新河等處取直開挑。以收束水刷沙之益。本月初旬復據奏稱。各工業經挑切如式。河水滔滔外注。並無阻遏等語。今黃流分溜直入洪澤湖運河。是海口之不能通暢。已可概見。現在未交大汛以前。已形倒灌。將來伏秋大汛。清黃並漲。洪澤湖不能容受。各處工程豈不大形危險。海口阻滯本非一日。亦並非吳璈一人任內之事。但上年有旨。特交吳璈查辦。何以吳璈並不通盤籌畫。意涉因循。以致本年黃水倒灌。甚於往年。該督前此辦理畏難。自不免存惜費之見。殊不知顧惜小費於前。即不免多糜帑金於後。試思海口消納不暢。洪澤湖又遭淤淺。則河身漲滿。濱河州縣在在可危。彼時設有漫溢。工鉅費繁。又將如何辦理。吳璈卽不惜身家。更於國事何益。著傳諭吳璈。卽查明現在河水倒漾情形。究竟有無妨礙。務卽設法籌備。以期汛水順軌無虞。工程一律鞏固。不可遲緩貽悞。仍一面將現在黃河水勢。及何如籌辦之處。卽據實由驛覆奏。欽此。伏查南河清黃交匯之區。乃全河關鍵最要機宜。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時不以清口情形上煩睿慮。指示河臣籌畫。總以蓄清敵黃。暢出刷沙。爲淮黃並治之要策。臣服膺恪守。未敢稍忘。但黃強淮弱。由來已久。每當春令。淮水未長。輒致倒漾。溯查歷年。皆常有之事。其最甚者。乾隆五十年。因久旱水枯。洪澤湖僅存水二尺二寸。是年秋冬及五十一年春。自河口以達淮揚運河。悉係借黃濟運。清口淤成平陸。直至夏秋。淮水長發。始得暢出敵黃。而河勢亦卽復舊。此向來河口倒灌。時塞時通之實在情形也。上年九月。豫省衛家樓旁溢。黃水斷流。河工一帶專仗湖水灌注。浮送漕船。自冬及春。竭力收蓄。截

至三月底。高堰誌椿尙存水六尺。時衛工合龍。全黃驟至。清水力不能敵。遂卽倒漾。與往年情形相仿。經臣及漕臣吉綸節次奏明。查江境黃河長一千數百里。河面寬數百丈。惟徐城及外河順黃壩至窄之處。亦將及百丈。去秋黃水陡落。普律受淤。臣欽遵諭旨。勘估挑濬。祇可將河心行溜之處。擇要疏挑。俾不致阻遏爲慮。其兩灘之淤。萬無如許金錢。如許夫役。全用人力起除之理。亦經陳奏。原期黃流復故。後自能刷深加寬。但向來大工合龍。總在冬底春初。於汛水未長之前。刷滌數月。則河皆復舊。長水時卽可容納有地。今衛工於本年三月下旬合龍。河未刷寬。已交夏令。水在中泓行溜之地。雖無阻遏。而兩灘淤沙。勢不能一時刷去。容水之地較少。是以水面擡高。致形浩大。黃水初到時。較量河口誌椿。黃水高於清水三尺。致驟然倒漾。倍形湧激。漕運商民各船逆流出口。絳挽較艱。遂疑分溜過半。其實正河之水。仍係滔滔東注歸海。蓋緣洪澤湖上游。淮水來源。於三月下旬水卽長發。以後清水日長。湖水充滿。黃水至太平引河卽兩相頂阻。清水雖力難外出。而黃水亦不能入湖。其運口各草壩。經臣督飭道廳竭力收窄。止留口門四丈。以寬至二三百丈之黃河。所分入運僅寬四丈。按水方計算。何能分溜過多。此本年黃水倒灌之實在情形也。自五月下旬以來。清水益旺。高堰誌椿。共存水一丈二尺八寸。已由清口暢出。敵黃東注。現在河口一帶及淮揚運河。悉係清水流行。迥非五月上旬情形可比。此後黃運兩河正可淘刷加深。至海口橫沙高仰。誠如睿訓。本非一日。亦並非臣一人任內之事。何敢稍爲因循回護。臣上年冬親往確切查看。黃河入海之處。水底橫沙。形如魚脊。橫沙之內。水深一丈二三尺。沙脊之上。僅過水四五尺。與乾隆四十一年前督臣高晉河臣薩載所奏情形相同。其沙脊高仰。洵顯然可見。而沙脊所過之水。寬至一

千數百丈，滔滔外出，以寬抵深，過水亦不爲少，實不至如傳聞之過甚。本年黃流歸故後，又專委淮揚道曹恒查勘，比較上冬臣查勘時水面加增二尺有餘，出口甚爲湍激，是海口橫沙如舊，其高仰固屬不免，而不致阻遏亦係實情。均經臣先後陳奏，即如本年四月以來，計已長水四次，共長水一丈五尺九寸，共落水一丈二三尺，目下除底水外，僅存長水三尺上下。如果海口去路不通，則節次長水從何消去，此即海口尙不致阻遏之明驗。至疏治海口，前明河臣潘季馴時，即紛紛聚訟，橫沙乃海口自然之勢，歷年久遠，非人力所能施。潘季馴辯之甚明，若欲另闢海口，恐更不能如舊路之寬暢。前河臣董安國、李奉翰等，另挑馬港河二套引河，旋即廢棄，舊蹟具在，未有成效。臣確察形勢，守舊則尙可安平，更張則徒費無益，又豈容輕舉妄動。虛擲金錢，是以上年冬率同道將各員，虛衷籌商，惟有培築大隄，並將黃泥嘴一帶兜灣盤曲之處，取直開挑，以期束水刷沙，漸臻暢順。復將洪澤湖山盱五壩，封土培築高厚，嚴密堅閉，竭力蓄清，其運口之頭二三壩口門，亦儘力收窄，務令湖水少入運河，多出清口，俾全力敵黃東注，以刷淤沙。昔人所謂治淮，卽所以治黃，臣自揣識淺才庸，萬萬不及前人，何能外此而更圖良策。此臣所以遵守成法，未敢師心自用也。至南河現在形勢，臣將上下游河水長落尺寸逐細比較，徐城以上豐蕭兩廳，上年大汛時，河底卽已刷深丈餘，迥非前數年可比。邳宿等廳，漸覺淤墊，桃源以下，至外河山安海防等廳，河底較上兩年淤高四五六尺不等，而雲梯關以下，直至海口，水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以外，並無淤阻。是上下游悉皆深暢，惟桃源至外河山海一帶，實有河身墊高之病。由去秋黃水陡落，停淤最厚，清水竟至阻斷，河身乾涸。經臣會同漕臣吉綸挑挖引渠，築壩逼溜，清水始能外出，運送回空漕船，而冬春湖水力

弱不能刷滌。入夏以來，中泓行溜之處，雖見刷深，而兩腮溜緩處所，未能全刷。計算容水之地較少，致水面擡高。四五月間，河口黃水倒灌，職此之故。非由海口阻遏爲患，所幸雲梯關以下，勢仍建瓴，溜甚湍激。是以節次長水消落，尙速。其河口以下，至雲梯關一帶，臣時委妥實員弁，上下測探，悉心比較。三月間，黃水未到以前，中泓原深六七八九尺之處，現深一丈二三四尺。計河底已刷深二三四尺不等。惟兩腮尙多積淤，目下清水業經外注，倒灌之患已除。河口以下，正河自可漸次刷滌。以現今水勢長落情形而論，尙無妨礙。其籌備大汛之計，惟有將各處減水閘壩堅守，非十分異漲，不令輕啓分洩，使清黃汛水得以并力刷沙。再將黃河兩岸隄埝各工，及高堰石工，節節添派人員，晝夜防範，並多籌料土，務令處處有備。臣等倍矢敬慎，實力修防，以盡心固守之誠。收束水攻沙之益，自可河底寬深。朝宗順軌，奉上諭。本年三月，衡工合龍，黃流全勢南注。其時河口清水力弱，不能敵黃，以致倒漾。其情形亦尙與往年相仿。自三月下旬，清水長發，五月以後，湖水益旺，河口一帶清水暢出敵黃，已無倒漾之虞。其雲梯關入海口門，經吳墩屢次派員測探，亦尙不致阻遏。刻下收蓄湖水，令少入運河，多出清口，全力敵黃，以收束水攻沙之效。吳墩所奏，自係實在情形。現在伏汛將臨，江境黃河縣亘千餘里，所有兩岸隄埝各工，及高堰石工，務須督率道將廳汛各員，多備人夫，晝夜防範。且近日江南一帶雨水稍多，恐河湖同時盛漲，宣洩匪易。該河督尤應加倍小心，慎重籌畫，以期有備無患。不可以現在河流暢順，稍存大意。此爲至要。南河成案，續編。八月二十一日刑部議，兩江總督陳大文等奏，安東民李元禮等盜決河防，審明治罪一摺。八月初七日，奉上諭：陳大文等奏審擬私挖官隄人犯一案，訊出李元禮因黃水漫灘，淹沒田廬，糾衆盜決大隄，進水。

以圖自便。郭林高教令決隄。僧人木堂極力懇惠。糾人助決。經該督等審明。將李元禮、郭林高二犯問擬發近邊充軍。僧人木堂量減一等。問擬滿徒。係照本例辦理。但大隄以內均係民田廬舍。該犯等以河灘自有之田畝被淹。輒敢決隄進水。設或堵閉稍遲。水勢一經流入。則地內田廬豈不盡被淹毀。以鄰爲壑。損人利己。其居心實屬忤忍。况現當大汛。經臨隄工喫緊之時。非尋常盜決可比。陳大文等所擬罪名尚輕。李元禮、郭林高僧木堂三犯著刑部另行核議具奏。其爲從僧道學等七犯。卽著照所議完結。摺并發欽此。議得據兩江總督陳大文等奏稱。緣李元禮與郭林高等至十三堡。迤下大隄。將隄面挖掘。約寬四五尺。深二三尺。掘口進水流破大隄。聽聞人聲。一齊歇手。維時該汛主簿李師綱聞信馳勘。立即堵築。並未衝開。臣等詰訊各供無異。並究明此外並無同夥之犯。將李元禮、郭盛高擬軍。僧木堂擬徒。道學等擬以枷杖等因具奏。查律載盜決河防者杖一百。故決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以故殺論。又例載故盜決河濱一帶各隄岸。軍民俱發近邊充軍。盜決格月等隄。發附近充軍。因而殺傷人者。照律定擬各等語。查濱河隄岸。一經盜決。不惟有害田廬。亦且攸關民命。誠如聖諭。損人利己。以鄰爲壑。設或堵閉稍遲。其爲害甚鉅。若不嚴立科條。俾愚民咸知凜畏。不但法輕易犯。亦於民命河防均不足以昭慎重。請嗣後凡遇故盜決隄防之案。權衡輕重辦理。如但經故盜決尚未過水者。首犯先於工次枷號一個月。發邊遠充軍。其已經過水。尚未浸損漂沒他人田廬財物者。首犯枷號二個月。發極邊煙瘴充軍。既經過水。又復浸損漂沒他人田廬財物者。首犯枷號三個月。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因而殺傷人者。照例問擬。從犯均於工次枷號一個月。各減首犯罪一等。此案李元禮、郭林高僧木堂均照故盜決隄防。但經過

水尙未浸損漂沒他人田廬財物。枷號二個月發極邊煙瘴充軍。並請纂入例冊通行各省一體遵照。仍行文管河各督撫各於工次將新定條款出示曉諭。二十二日奉旨。李元禮郭林高二犯著照該部所擬新例次條。枷號兩個月發極邊煙瘴充軍。其僧人木堂一犯雖聽從德惠。究非起意盜決。尙可末減。著仍照原擬問以滿徒。所有酌改盜決隄防罪名各條。卽著纂入則例。餘依議。運河道冊。

十月初三日吳啟奏。初二日接奉上諭。據陳大文吳啟奏。河口一帶湖水消落。力不敵黃。漸覺淤淺。漕船不能挽行。已於順黃壩迤下擇乾灘人力可施之處挑成引河一道。以期通順等語。當卽派令姜晟馳驛前往會同辦理矣。本日吉綸奏到。河口水勢如舊。漕船阻滯尙多等語。朕思河口淤淺不能挽運。則糧艘回空。源源踵至。均須停泊守候。船隻日聚日多。不特火燭可慮。而水手人衆難保無偷盜滋事之弊。卽旗丁坐食需時。亦必致有多費。况空船不能陸續進口。誠恐歸次稍遲。有悞冬兌冬開所關匪細。朕心甚爲廬念。現在陳大文等所辦引河。是否挑挖深通。其淤沙處所曾否爬疏暢順。漕船曾否進口。陳大文等卽由驛具奏。欽此。伏查河口之通塞。以黃河之高下爲憑。凡挑渠撈淺。固屬應辦之事。然黃水一灌卽淤。仍須清高於黃。始能流行刷滌。是疏通之法。惟有掣減黃水。或擡高清水。斯爲正辦。前所挑引河一道。已於上月半前告成。因比較黃高於清。不便啓放。又致停淤。而漕船勢難久待。是以先於順黃壩埽工迤下挑通溝槽。爲借黃濟運之計。無如過船將及二百。又復淤塞。九月二十五六七等日。黃河落水七寸。正望再消七八寸。湖水卽可外出。乃水定兩日。至十月初一日後。又長二寸。臣與漕臣吉綸目擊情形。焦灼莫能名狀。雖時逾霜降。黃水萬無不消之理。而回空爲日已遲。豈容束手坐待。因同道將廳營虛衷集議。減黃

蓄清之法。惟酌啓李工口門。可期掣消黃水尺餘。收窄運口各壩。可期擡起清水尺許。而啓放李工口門一層。究宜慎重。雖已堅實盤做裏頭。祇可存爲備著。其收束運口一節。有益無損。實爲正策。現督道將等查看運口各草壩。金門早經收束如制。惟頭壩二壩口門。迤上稍寬。應再進占收窄。更可擊蓄得力。舊有挑清壩。亦須再爲接長蓋護。則湖水少一分入運。即可多一分敵黃。並於惠濟越閘之上。築做鉗口壩一道。先行堵合。惠濟正閘之上。亦有鉗口壩一道。再加培築收窄。祇留口門三四丈。層層關束。清水自可擡高外注。如初十日前黃水大消。清水暢出。則不特李工毋庸啓放。運口各閘壩亦俱可照常放船。儻至初十日前後黃水仍未大落。清水擡蓄無多。則勢處萬無可待。不得不爲權宜通變之計。擬仿照明臣潘季馴及前河臣張鵬翮等閉壩蓄水之法。竟將二壩或惠濟正閘上鉗口壩相機堵合。使湖水涓滴不能入運。自必全力東注。河口必通。即將各幫船銜尾渡黃。挽進清口。暫於太平河一帶停泊。俟清水暢行。刷通形勢既定。卽仍拆通草壩口門放船。此亦萬不得已之一策。而漕船必可通行。不致阻悞。指日欽差侍郎姜晟到工。會同籌辦。如水已通順。無須權宜辦理。卽當奏慰宸衷。萬一必須啓放李工。或竟用堵合草壩之一法。俟屆期公同酌定。亦卽妥辦。一面據實呈奏。奉上諭。清口淤淺。由湖水力弱不能衝刷。而湖水之力弱。實因夏間吳敞等辦理不善。清水宣洩過多所致。現據吳敞奏稱。擬將二壩或惠濟正閘上鉗口壩相機堵合。使湖水涓滴不能入運。自必全力東注。河口必通。即將各幫船挽渡進口。暫於太平河一帶停泊。一俟清水暢行。卽仍拆通草壩口門放船等語。亦祇係一時權宜之計。卽使今年回空船隻可以設法挽行。明年重運北上。設仍有淺阻。又將如何辦理。除現在清口淤塞處所該督等務當上緊籌辦。俾回空

漕船銜尾歸次外。吳璈不可僅顧目前。仍應會同姜晟陳大文等通籌全局。詳察河身受病之處。如何設法商辦。使湖水暢出。清口黃流不致淤淺。方爲經久善策。不必預存惜費之見。日事因循。致全河受病日深。所費益多。更難經理。即著將如何籌辦。需費若干。據實速奏。至日內黃水如已消落。清水擡高外。注漕船通行無阻。毋庸啓放李工口門。堵合草壩。著由四百里具奏。以慰廬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七日。姜晟吳璈吉綸奏。河口回空漕船淺阻。臣吳璈於十月初三日。將籌擬啓放李工口門。以減黃水。及堵閉運口草壩。以擡清水。繕摺覆奏。初四日。臣姜晟馳抵工次。會同臣吳璈臣吉綸在河口上下。逐細履勘。自清黃交匯處以上。至禦黃壩惠濟祠一帶。淤灘甚寬。水深僅數寸。至尺餘。業經於惠濟祠西岸。直至河尾挑成引河一道。長五百六十四丈。深五尺餘寸。已有路可通。惟因黃水尙高。恐內灌澄淤。是以未便啓放。自初二日。長水三寸。嗣後定而不消。較量黃水。仍高清水一尺一寸。似此情形。若靜待黃水大落。竟難定期。臣姜晟因將啓放李工及堵築草壩兩說。復與臣吳璈臣吉綸切詢道將等。官悉心講求。並探訪輿論。俱云事已急迫。除此別無良策。其堵閉運口一說。係仿前人成法。而稍爲變通。固屬穩妥無弊之計。但草壩口門水深五丈有餘。須慎重堵閉。非旬日半月不可。且空船進口。尙須挽至太平河。停待啓壩。始能放船。稽遲時日。似啓放李工。掣減黃水一說。較爲迅速。臣等因卽由黃河坐船至下游山安廳。李工細看。該處舊有口門。可以洩水。由鹽河入北潮河歸海。從前屢經啓放。上年亦曾放過。詢之道將。應營並年老弁兵。僉稱必無他慮。臣吳璈前次奏明。未經遽辦者。因究係旁洩之路。恐李工口門以下。正河稍存停淤。日盼黃水自行消落。自更妥善。是以未敢輕議啓放。臣等公同籌酌。歷年啓放李工。正河尙

不致過淤。刻下急需減黃通船。實有萬不得已之勢。該處口門業經道將督率廳營等盤做裏頭。並鑲邊埽。簽釘長椿。甚爲穩實。祇留口門六丈過水。亦不至太多。現擬於初八日啓放。仍令多儲料物。以備加鑲。小心防守。俟黃水消減。清水暢注。船行通順。仍即趕堵。不任久洩。以免下游河身淤墊。計日內船隻通行。上緊催儻。則十一月內可全數渡竣。尙可不悞。歸次奉上諭。姜晟等會籌掣減黃水。以期河口通順情形。覽奏俱悉。此時已屆十月中旬。回空漕船關係至要。前經疊次諭令姜晟等速行設法籌辦。今據稱公同講求履勘。舍啓放李工口門而外。別無良策。業於初八日啓放。自係萬不得已辦法。數日以來。黃水自己消滅。漕船會否通順。姜晟等當已馳奏在途。如漕船果暢行無阻。著姜晟等嗣後每閱四五日。將水勢情形及挽渡船數。由驛三百里具奏一次。以慰廑注。此時卽上緊催儻。能於十一月內全數渡竣。歸次已不爲早矣。至李工口門。務當隨時察看。一俟清水暢注。卽當趕緊堵閉。毋任下游淤墊爲要。又姜晟奏稱。河流入海。惟在海口通暢。所見甚是。其湖水存蓄情形。據姜晟奏稱。俟糧船通行。卽往勘洪澤湖高堰等處。悉心體驗。再行具奏等語。姜晟係特派前往。自應詳悉履勘。據實入告。此次啓放李工。實爲一時權宜之策。河口爲運道必經之路。轉瞬開春。重運北來。尤不可稍有稽阻。究竟因何淤淺。必有受病之原。姜晟當與吳璣等詳晰體察。籌商據實奏聞。及早辦理。以期濟運。進行。經久無弊。切不可存惜費之見。以致因循貽悞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姜晟吳璣吉綸奏。臣等初八日督飭道將等。將李工口門啓放。寬六丈有餘。至初十日口門刷深至二丈四五尺。兩壩裏頭穩實。過水亦暢。而河口順黃壩一帶。黃水未見消滅。查上年五月初六日

啓放李工。至初十日河口卽落水二尺七寸。會著明效。是以定計啓放。乃此次消水較少。而大河又屢有增長。推求其故。大率夏間水旺力猛。驟長亦能驟落。此時水力已縣。消退亦緩。或係天氣晴暖。海口尙未收水。頂托黃流。是以現在大河上游水轉見增。臣等目覩情形。萬分焦急。今李工旣未奏效。只可仍就運口蓄水一層籌辦。復與淮揚道曹恆副將參游各員籌酌。將向北新做之蓋壩再爲接長。蓋過口門十餘丈。使清水少入運口。自當多向外注。並於惠濟祠西岸原挑引河之上。直至東清壩以下。再爲築壩。厚水接挑引河一道。加寬加深。使放水時跌刷得勢。助其迅注之力。如能刷滌日深。不但目前得濟。卽明春重運過行。亦甚有益。已專委徐州道鼇圖督催工員。旬日挑成。其時蓋壩計已築長。清水萬無不出之理。而黃水亦必減落。但此時究非汛期。何以黃水尙旺。頂阻清水。臣等詳細講論。水勢固未大落。而河底實亦擡高。檢查舊案。黃河變遷靡常。通塞向無一定。河口積漸淤墊。由來已久。卽以近兩年而論。河口順黃壩誌椿。嘉慶八年存底水一丈八尺。九年三月杪黃水歸故之日。存底水二丈三尺。是本年度水高於上年五尺。可見河底已墊高五尺。其故由上年豫省衡工漫溢。黃水陡落九尺有餘。下游河身停淤寬厚。而河口一帶淤灘尤甚。竟成平陸。其時漕船挑挖引渠。始能挽渡。當經臣吳璣會同臣吉綸具奏。嗣奉旨籌勘疏濬。因江境河長千餘里。寬二三百丈。祇可擇要抽濬。切灘勢不能將無限淤沙全行挖除。迨本年衡工堵合。正夏令長水之時。全河驟至。河口又復倒漾。舊淤未去。新淤復增。節經臣吳璣於上年十一月。本年四月六月間先後據實奏明。是以前數年湖水長至八九尺。卽能外注。現在湖水誌椿實存水一丈二尺三寸。較往年尙大三四尺。而不能外注。其爲河底擡高。以致頂阻清水。鑿然無疑。此時所幸者。湖水自九

月至今並未消退。但得黃水大落，即可通順。而所慮者，一則黃水消落，遲速難定。二則河湖並落，清水仍難暢出。臣等虛衷細商，須在河口上游再籌分洩之路，較爲得力。據淮揚道將曹恆汪德張永盛包宗堯及廳員等僉稱，銅山縣境天然閘，乃每年洩黃之處。秋汛後原不應啓放。但現今回空緊要，不得不權宜暫啓，以減黃水。又桃源縣境祥符五瑞兩閘，亦係減黃助清之所。乾隆五十年因回空阻滯，曾奏明啓放。該道將皆在工四十餘年，經歷已多。一力擔承，亦屬急公心切。况回空阻滯已久，迫不能待，勢不得不多方設法，以期有濟。現已飭令前往，趕緊盤做裏頭，並做鉗口壩，慎重啓放。一面仍收束運口各壩，加挑引河。如能黃水多落，則事機即可順利。臣等於初七日較量黃水，高清水一尺一寸，十三日落水二寸十五。六日又長水六寸，計算現高清水一尺五寸，總須落盡此數。方有把握。再查乾隆五十二年回空於十月二十六日渡黃一千餘隻，十二月中旬始行渡竣。新漕仍未致悞。臣等惟有趕緊籌辦，以冀月內通行。雖遲尙可不悞。合併附呈奉。上諭：本日未刻，據姜晟等奏，李工啓放後，河口漕船仍未通行。現在趕辦收束運口，並加挑引河，啓閘減黃一摺。姜晟等於初八日啓放李工，即使河口未能通暢，亦當念朕宵旰焦勞，於一二日後將該處情形據實具奏，以慰廛念。乃遲逾八日始行奏報，仍未能刻期奏效。惟以焦急等虛詞敷衍搪塞於事何益。其熟籌啓放天然祥符五瑞等閘，是否有濟，亦尙係懸度之詞，並未確有把握。伊等尙可謂之實心任事乎。江南河工本係吳璥專責，上年衡工漫溢，下游河身斷流停淤，彼時即當預爲籌備，早行疏濬，乃吳璥一味因循，其意總以衡工未必能即日堵合，下游各工儘可從緩。甚至預存一黃河北徙之見，觀望遲延，置要工於不辦。現在姜晟查勘河口風神廟，西至新開引河頭一帶，節節淺阻。

此卽明驗該督等辦理河工不能未雨綢繆。動以惜費藉口。不知此時糧艘不克歸次。來年重運。一切起剝及疏通淤墊所費。更屬不貲。是吳礮種種辦理不善。咎實難辭。陳大文兼管河防。不能及早妥辦。亦有不合。陳大文吳礮均著先行交部議處。用觀後效。姜晟特派前往會同籌辦。吉綸駐劄河口。亦已旬餘。乃隨同吳礮等遲延不奏。均屬非是。姜晟吉綸均著再傳旨嚴行申飭。姜晟等所擬啓放天然等閘。應否如此辦理。朕亦不爲遙制。惟期於事有裨。姜晟等於開放後。仍著將是否通順情形。由四百里速行馳奏。嗣後每隔四五日卽奏報一次。不可再似此次啓放李工。遷延不奏。全不念朕焦切殷懷也。至吉綸身任漕督。全漕轉運是其專責。伊現同姜晟等駐劄河干。目擊該處淺阻情形。一籌莫展。且於漕運如何預爲籌辦之處。亦無一字提及。惟以焦急萬狀之語。支吾塞責。無論其焦急未必出於真誠。即使果係實情。亦復於事何益。吉綸本不諳河務。所有該處挑淺事宜。竟毋庸在彼兼管。伊惟當專心商辦漕運。通盤籌畫。現在幫船淺阻在彼。旗丁水手守候需時。一切費用。如何設法籌措。並明年重運北上一切起剝。如何預爲料理。俾得過行無滯。均係目前緊要機宜。前日朕早經籌度。令江西兩湖巡撫多備剝船。以便迎前交兌。本日又降旨令汪志伊王汝璧阮元等一體早爲籌備。若一一待伊等籌辦。豈不因循悞事耶。此時吉綸竟不必作河道通順之想。惟當及早熟籌。明年重運。如何北上。多方設法。於恤丁濟運。計出萬全。若天庾正供。稍有貽悞。惟吉綸是問。仍將如何籌辦情形。迅速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姜晟吉綸吳礮奏。臣等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已恭載初七日。欽此。臣等跪誦之下。欽感悚懼。莫可言狀。竊查臣等所築運口蓋壩。及加挑引河。雖係籌濟回空。卽爲預備。明春重運

之計。其酌啓各開。亦係徧加訪詢。均可藉以減黃助清。始敢權宜辦理。各工月內俱可辦竣。如其時黃水大落。清水外注。尙可儻渡。回空不悞歸次。但接據徐屬各廳稟報。十五六七等日。河水又長八九寸至一丈五六寸不等。河口順黃壩於十八日長水四寸。二十日甫消三寸。二十一日又長水二寸。臣等前奏。較量黃水原高清水一尺五寸。今計算轉高一尺八寸。檢查歷年黃水長落檔案。嘉慶六七年俱在十月二十二三日後始有消無長。六年截至年底。共消水七尺八寸。七年截至年底。共消水五尺三寸。是霜降後長水。雖亦向來所有。而本年消退較緩。實所罕見。茲已節近小雪。自再無不消之理。而消水之多寡。與時日之遲早。究難預定。且寒沍冰凌。更難逆料。現雖趕辦各工。務期減黃助清。而就水勢長落而論。實不能確有把握。不敢不據實上陳。伏念趕籌回空。正爲恐悞新運。此時回空業已遲阻。豈可重運。再有愆期。仰蒙我皇上諭令通籌全局。不可僅顧目前。臣等凜遵會商。無論回空能否全渡。必得預籌新運。不致貽誤。方可上紓宵旰。如同空幫船於歲內全數渡竣。固可無悞。儻仍通順需時。亦必當竭力設法。萬一不能全歸水次。臣吉綸已將仿照從前辦過舊章。飛咨有漕各省督撫。預行雇船受兌。迎幫轉運各緣。由具奏。臣等現仍會籌。並將河口竭力疏治。俾新運到工時俱無阻悞。則無論此時回空之多少。時日之遲速。而明歲新漕。總期百計籌畫。務令全數受兌北上。及早抵通。奉上諭。姜晟等奏稱。所築運口蓋壩。及加挑引河各工。月內俱可辦竣。而河口順黃壩。先接長水三四寸等語。前據姜晟等奏。明啓放李工。口門後黃水。仍不能掣減。復籌商啓放天然等閘。以期分洩減黃。已據飭令道將等馳往趕緊盤做。裹頭並錯口壩。慎重辦理。本日奏到摺內。祇係敘述河口情形。是數日來姜晟等竟亦一籌莫展。茫無把握。不過

株守河干。坐待水落。究竟天然等閒。會否啓放。黃水會否大減。如果有效。清水一經暢注。糧船行走通順。即馳奏以慰廬注。並著姜晟等一俟河道通暢。即嚴飭河標弁兵。幫同漕弁等將回空糧船趕緊催挽。無分晝夜。儻程行走。總以勿悞新漕爲要。茲發去頭號藏香二號。藏香各五枝。著姜晟吳璣分赴河口各處。河神廟敬謹拈香。額祈垂佑。以期通流濟運。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諭。姜晟等奏。日內黃水消落。暫緩啓放引河。據稱清口黃水。自將祥符五瑞兩閘啓放後。至本月初一日。已共消落一尺二寸。現在黃水將與清水相平。因冬令北風較大。黃水若不低於清水。仍恐漾入停淤。擬遲一二日俟黃水再消數寸。即開放引河。以期清水暢行無滯。所見尙是。看來事機已順。一兩日開放後。清水即可暢流。幫船自能儻渡。但減黃助清。亦祇係一時權宜之計。今年回空船隻較輕。尙屬易於辦理。明年重運北來。若不熟籌萬全之策。仍恐臨事周章。現在徐端已馳抵海口。相度形勢。姜晟等應會同熟商。如何方可經久暢順無阻之處。悉心妥議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二日。姜晟陳大文徐端吳璣奏。臣等欽奉諭旨。現在河口一帶。因黃水較高。清水不能暢注。致形頂阻。幫船礙難行走。推原其故。自係海口高仰。河水不能滔滔下注。是以當此霜落水枯之候。水勢猶形浩瀚。因思雲梯關海口歷年既久。積漸停淤。此時若議疏濬。未免費鉅工艱。猝難辦理。上年衡工漫口時。即有人條奏。請將江境黃河改道由安東一帶歸海。可期下游迅利。會降旨諭令吳璣等將是否可以另籌改道之處。商議具奏。旋據該河督奏稱。改道一說。在北岸則土性膠結。從前所挑之馬港等河。俱未有成。南岸則盡係平灘。附近無通海港。口。又屬難行。惟有守束水攻沙之成效。將兜灣灘嘴一律挑切。以

期海口漸掣漸深。嗣因衛工卽已合龍。河歸故道。不復再行議及。今姜晟等此次籌辦掣減黃水。業將李工口門啓放。該處亦與安東相近。其流經鹽河一帶前佶山。在京時曾經面詢。據稱運鹽河道本欲與河臣商酌。改由別處。可無妨礙。現在李工口門河水下注情形。姜晟等自己周悉。或竟將黃水改由鹽河一帶入海。抑或於附近上下游因勢利導。由安東入海。暢行之後。仍案照成法。用鐵篋子混江龍等隨時疏爬。較之雲梯關一路施工較易。果能暢達尾閘。經久無患。未始非治河之一策。特諭令姜晟等著於幫船全數渡竣後。再會同察看全河形勢。詳細籌商。將安東入海是否可行之處。據實具奏。總期於河漕實有神益。切勿稍存遷就也。欽此。臣徐端於漕船通行後。卽先赴雲梯關外海口詳細查明。復至安東一帶。閱看臣吳礪因黃河尾閘海口。上年業經帶同道將等詳細勘過。是以於江浙幫船渡竣。卽遵旨由李工鹽河細看安東上下入海情形。茲臣徐端查自雲梯關外至海口。以沿河程途計算。有三百六七十里。河面逐漸寬闊。至新淤尖絲網浜以下。黃水出海口之處。河面約寬二三百丈。至一千數百丈。該處有橫沙一道。攔截水中。以篙試探。其堅如石。卽向來所稱攔門鐵板沙。細詢在彼年久之網船漁戶人等。據稱每日潮長時。黃水卽爲頂遏。秋汛海潮旺大。則頂遏尤甚。是以黃水至此。水去沙留。兼之海水鹽域相凝。遂成橫沙。亦不知起於何時等語。臣徐端細查橫沙形如壩脊。灘內水深一丈數尺。至二丈餘。灘上水深僅四尺餘寸。至五六尺不等。雖水勢滔滔外出。並未阻遏。而以過水丈尺計算。誠不免於高仰。但茫茫萬頃中。潮汐往來。人難駐足。疏鑿之法。斷非人力所能施。臣姜晟初到工時。卽令司員蘭德滋帶同游擊田宏讓赴海口細看。與臣徐端所查相同。至安東上一帶。臣吳礪臣徐端先後分投往看。自李工鹽河至莞瀆。

河響水口計一百七十餘里。河面僅寬十五六丈。兩岸居民村落甚多。響水口以下爲北潮河。灌河至海口計一百十餘里。河面漸寬。自八九十丈至四五百丈。卽係開山海口。當令熟諳水平員弁。自李工口門逐段較量。至灌河海口。計高下五丈八尺。地勢誠屬建瓴。但若由李工導河而下。須開挑寬深引河二百餘里。並築兩岸大隄。約計需費五六百萬兩。且所損村落田廬不少。若由響水口以下導河而行。所損村落較少。而自黃河厓開挑引河以通潮河。再將潮河展寬加深。並建築兩岸大隄。亦有百數十里之長。費亦不小。如果行之有益。可以經久無弊。亦斷不敢存畏難惜費之見。惟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築薛套攔黃壩。另開馬家港引河以通潮河。由灌河開山入海。至二十九年。前河臣張鵬翮奏。自董安國改海口後。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上流潰決。淮揚常受水患。請盡拆攔黃壩。堵閉馬港河。仍令黃水由舊路歸海。是灌河入海之路。曾經改辦。不數年間阻遏更甚。復歸舊路。迨乾隆五十一年。前河臣李奉翰會開二套引河。分減異漲。亦由灌河入海。而引河不久仍淤。臣等詳加履勘。灌河口外有開山。適當海門。高不過數丈。其東南有船山一座。潮枯時水深僅四五尺。其北又有小石山三處。潮大時卽漫入水中。小石山之北。水勢較深。尙無山根橫灘攔阻。惟莞瀆河以下直至海口。凡灘面河身。悉係油泥。性甚膠黏。水力不能淘刷。卽易淤墊。董安國改道未成。大率由此。今徧查安東上下一帶。無論遠近。祇有由莞瀆河出灌河開山一路。此外別無海口。如仍由安東上下。另改黃河。亦總不出董安國悞改海口之路。覆轍具在。斷無踵行之理。臣等復思黃河南岸。或可另覓海口。因查雲梯關外南岸。雖係平灘。若開挑引河。由裏洋民便河入阜寧縣之射陽湖歸海。形勢尙順。但淮揚所屬下河各州縣。地皆低窪。所有支河汊港及坡塘積潦之

水皆藉射陽湖宣洩。此外亦無通海港口。若令黃水由此入海。則下河各州縣水無去路。必至漫淹爲患。上年臣吳璥赴海口查勘。卽會籌及。因該府縣具詳前情。格礙難行。是以未敢置議。此安東上下南北兩岸難以另籌改道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悉心講求。並探訪輿論。現在海口固不免高仰。而淤沙亦非竟無刷滌之時。前明臣潘季馴云。海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其幾。若果年復一年。有增無減。則以千百年而計。橫沙又豈止於此。又云海有潮沙。茫無著足。海口視昔。雖壅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河又非人力可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所謂以水治水。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濬海。前河臣靳輔亦極稱潘季馴以隄束水。以水刷沙。爲自然之理。前臣等奏請將高堰石隄加高。多蓄清水。並培築黃河兩岸大隄。疏通清口。使清水之力常強。以收刷沙之益。卽循照成法。力保隄防。以期有濟。此後豫江兩省上下游黃河。如果頻年無漫溢之患。則水有所束。沙自能攻。以理而論。海口自應漸暢。河底亦必漸深。惟現在雲梯關以下。臣徐端逐細履勘。遇有灣曲處所。河流未免紆緩。其南岸之黃泥嘴。轉折五十餘里。灣曲最甚。上年奏明取直開挑。現在新河已成。對直不過四里許。流行頗暢。而北岸山安廳尙有俞家灘一處。轉折三十餘里。形勢亦甚灣曲。若取直挑挖引河。長不過六里。使水勢徑直東趨。似亦疏通去路之一法。約計需銀七萬餘兩。如蒙俞允。再飭道將等確切估定。由臣吳璥另行開具長丈銀數清單奏辦。臣吳璥臣徐端查明同時。與臣姜晟臣陳大文案圖指畫。反覆講論。意見相同。再臣吳璥臣徐端於查勘海口途次。與道將等虛心籌商。並探訪衆論。查康熙年間。海口在雲梯關。外百餘里。前河臣靳輔以關外河身情形。與關內無異。若不築隄以束之。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

停底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河底必淤。奏請築隄八十里。使河流直注海口。載在經理河工疏內。今所築舊隄。久經殘廢。而海口較康熙年間又遠出一百五六十里。兩岸無隄。盛漲時黃流漫灘。未免散漫。若照斬輔東水隄之法。添築遙隄。南岸至大淤尖止。北岸至海神廟止。兩隄各長三萬餘丈。中寬一千五百六丈。以爲河流盪漾之地。隄頂寬二丈。底寬七丈。高六尺。卽足以攔水。約計需銀三十萬兩。設遇汛漲。刷塌。應照乾隆二十九年高晉原奏。雲梯關外俱係蘆葦蕩地。與有礙城垣民舍者不同。應俟水落挂淤。填土補築。毋庸用料急堵。則每年無須另添修守之費。既不至生工多糜。而於束水刷沙。究屬有益。惟現在各廳歲修春工外。加以河口高堰及裏外河揚河等廳。甄石土隄各要工。河員尙在不敷分派。且現在甄石等工。需費已多。亦應次第籌辦。請俟明年霜降後。再覆勘確估。奏辦。臣徐端於上月二十九日回抵河口。與臣姜晟等復細心體察。此工雖非刻不可緩。而濱河官民僉稱應辦。自屬束水攻沙。有裨全河之一策。謹附摺陳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吳璣病免。調徐端江南河道總督。命李亨特爲河東河道總督。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三

河水章廣三十

嘉慶十年正月十七日徐端奏。南河地處下游。爲衆水匯歸之區。清口乃漕運要道。海口乃全河尾閘。通塞皆關全局。現在全河之病。首在海口不暢。河底墊高。蓋自乾隆四十三年迄今。歷二十八年。其間漫溢頻仍。得保安瀾者。僅止八年。黃河之性。上潰則下淤。下淤則上易潰。而下益淤。查雲梯關以下兩岸。舊有束水隄工。久經廢棄。海口淤沙漸積。較康熙年間遠出二百餘里。致河溜歸海不能暢利。無力刷沙。此全河積久受病之原也。疏治之法。臣溯稽載籍。舍束水攻沙。及用混江龍等疏濬。別無良策。上年冬查勘海口時。已奏明關外添築隄堰攔束。俟今年霜降後。再爲覆勘。請旨辦理。其混江龍等疏濬之法。自裁改濬船後。久已失傳。歷任河臣皆因器具船隻。人工所費甚鉅。而非旦夕所能奏效。是以未敢請辦。前河臣吳璈曾就混江龍之法。稍爲變通。另製揚泥車。在河口一帶試行。臣再當竭思盡慮。刻意講求。俟試行有效。再爲酌定章程。奏請訓示。惟雲梯關外築隄束水。及試行疏濬。雖係正本清源之計。而非急切所能見效。現在河底墊高。汛水長發靡常。必先於上游高固隄防。俾無旁溢。方可漸施疏刷之功。查嘉慶七年前。徐屬河底淤高。灘與隄平。與此時下游情形相仿。所有兩岸隄工。經前河臣吳璈歷年奏蒙聖恩。大發帑金。屢次加培。水資攔束。八九兩年河底漸見刷深。此培隄束水之明驗。現在桃源以下。至外河裏河。山安海防等廳。隄工均形卑矮。必應一律培高。上年冬。經臣與前河臣吳璈會同尙書姜晟。督臣陳大文奏請撥

銀五十四萬七千餘兩應用。除挑河築壩動用外。計加培土工估銀二十二萬餘兩。昨臣復加查勘。原估加高二尺。不足以資攔束。尚須增培高厚。共估需銀三十五萬餘兩。計增估銀十三萬餘兩。仰懇聖恩。並准在安徽江蘇藩關各庫撥發應用。其工段丈尺。容逐工查估造冊咨部。一面先行分別派員趕辦。汛前完工。以資保障。奉上諭。黃水淤阻。總由海口不暢。河底墊高。以致間有漫溢。且積漸使然。亦非旦夕疏濬所能奏效。現據徐端稱。查雲梯關下兩岸舊有束水隄工。久經沙淤。應加疏治。該河督自當隨時察看。俟秋間水落時。再行酌量妥辦。其疏通之法。自以束水攻沙。及用混江龍等類爲良策。該河督所另製揚泥車在河口試行之處。並著徐端悉心講求。妥協辦理。至所稱自桃源以下。至外河裏河山海防等廳土隄工段。必應一律培高。請撥銀應用等語。河底既已淤高。上游桃源一帶隄防。自宜培築高固。俾汛水長發。不致有旁溢之虞。徐端現在派員趕辦。所有估需銀三十五萬餘兩。著准於安徽江蘇藩關各庫撥用。此項銀兩。該河督須督飭河員實用實銷。不得稍任浮濫。務期工堅料實。隄工足資保障。方爲妥善。其高堰石工土隄。應否加高培厚。分別緩急辦理。仍著徐端會同該督撫等悉心妥議具奏。再行降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徐端奏查勘各廳工料。並現辦疏挑清口情形。已於摺內詳悉。批示河道。關係百姓生命。必先加意防衛。其次方計帑項。然慎重帑項之道。並非專惜小費。一味撙節。如遇緊要工程。必當及早動項修築。俾資鞏固。則後來所省實多。設目前稍存大意。以爲暫可從緩。萬一受病日深。別致爲患。辦理轉行費手。往往有應辦工程。其初不過一二萬金。即可敷用。而一時惜費。隨至日後多用。至數十百

萬是欲節省而適以糜費於事何益。至沿河之法。總先疏滌淤沙。使之通順。不致阻遏。方爲上策。譬如醫者能使人身血氣流通。營衛調和。自可百病消除。若平素不加濬治。臨時始行設法補救。則是受病而始服藥。卽參苓補助。已屬緩不濟急。不可不知大本也。該河督特經簡用。全河皆其責成。當與李亨特同心協力。商榷妥辦。不可意存畛域。稍涉推諉。猶人之一身。三焦本相聯屬。若專治上焦而不顧及中焦下焦。有是理乎。現在徐端所奏一切事宜。務須實力奉行。不可徒託空言。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六日。硃諭徐端。河工至要。民命攸關。須悉心講求。務求至當。集思廣益。不可自恃。今河底墊高。清水雖強。尙不能抵禦。故議加高蓄清。使成建瓴之勢。以去淤滯。立意甚善。然淮揚保障。亦須籌算。宜擇險處。用碎石坦坡。以緩水勢。柔能制剛。亦爲上策。他如混江龍木龍等項器具。皆古人之成法。不可不講求也。雲梯關以上。河身宜窄不宜寬。寬則散漫。窄則湍急。散漫則沙必淤。湍急則沙可刷。現挑俞家灘引河。使水勢直下。誠善策也。凡此數端。皆可試辦。總不必存惜費之見。况隨時整理。永除水患。所省實大。若因循不辦。較量錙銖。一朝有患。所費倍多。再察弊去其太甚。不可過於搜求。河工員弁毫無所得。必另生枝節。關係匪淺。汝不可不深思熟慮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鐵保奏。臣查桃汛期內。黃河上游徐屬各工。長水二尺餘寸。而揚屬外河山安等廳。所長之水。挨次遞加。外河廳之順黃壩。現存本年長水四尺三寸。其爲海口去路不暢。已屬顯然。疏通海口。洵爲正本清源之至計。臣同河臣徐端及河工道將等。官反覆辨論。再四講求。海口茫茫萬頃。實非人力所能施展。惟有多蓄清水。抵黃並培隄束水。以攻沙。較爲切實。而有把握。但雲梯關外添築遙隄。必須本年

霜降後方能估辦。至如混江龍揚泥車等類梳淤器具，亦不能旦夕成功。查外河之順黃壩水誌，連底水已存水二丈六尺八寸，較上年盛漲之日僅小二尺餘寸。如果伏汛以前消落數尺，則漲水尙堪容納。所有減洩各路，除上游徐州之天然閘，睢寧之峯山四閘，亦祇能減其來源，未能暢其去路。惟有將河口迤下之王營減壩，及李工口門啓放，庶黃水藉以掣減，清水亦能暢出。刷河臣查王營減壩迤下之鹽河，下通堯濱河，至響水口潮河歸海。其李工口門分洩之水，亦由此下注。歷年黃水經行，停淤較厚。河臣徐端先已委員勘估。臣查該河本係運鹽要道，現飭河工鹽務等員併力興挑，大加寬深，使成建領之勢，以備減洩黃漲，使多一分去路，卽掣減一分之水。此現在預籌洩黃之要著也。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二日徐端奏黃河尾閘雲梯關外俞家灘地方河勢過於灣曲兜束，水勢流行不暢。上年冬，臣查看海口會同前河臣吳璣徧加履勘，俞家灘兜灣之處，取直開挑，使大溜徑直東趨，藉以衝刷。奏蒙俞允與辦。當經前河臣吳璣確切勘估，應挑河長一千一百七十七丈，寬四十丈，深一丈八尺至二丈不等。遴派廳營文武汛員，並効力人員，分投集夫與挑。臣到任後，復細看形勢，加估一律展寬十丈。嚴督各工員實力挑挖，不任偷減尺寸。於三四月之交次第報竣，令將埂界餘土啓除淨盡，逐段驗明。隨於四月十七日啓放過水，目觀河頭勢若吸川，大溜奔騰而下，全歸引河東注。測量河泓水深二丈六七尺至三丈二三尺不等。其雲梯關迤上山安廳佃湖等工，於是日落水一尺一二寸。外河廳煙墩等工，於十八日亦落水八九寸。此次落水較速，自係下游去路通暢之故。查俞家灘至河口計三百餘里，雖相離稍遠，未見同時落水。然從此刷跌而上，亦當日漸加深。現在清黃交匯處，清水仍高黃水一尺八寸，禦黃壩外河尾已

刷深至六七八尺不等。指日江廣漕船經行。足敷浮送。趁此水勢將清。口內東水各壩酌量拆展。使清水暢行外注。以資刷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兵部議准鐵保奏。改河標左營副將爲徐州鎮總兵官。歸總督統轄。仍就近聽總河節制。南河成案續編。

閏六月初四日奉上諭。本日據蔡廷衡由驛馳奏黃河暴漲情形一摺。據稱甘省各屬。自五月以來。雨澤愆期。蘭州省城於六月二十五等日。兩次得雨深透。二十日子丑之間。蘭州黃河驟漲。至卯刻長至二丈有餘。漫溢隄岸。衝斷浮橋。察看情形。似離省不遠。山水驟發。午刻減落一二尺。人心始定等語。此摺係前月二十一日拜發。迄今已閱旬餘。上游河水既有暴漲。來勢甚猛。則下游河南江南一帶沿河州縣。諒已飛報水勢增長。日內該河督等如已接到甘省長水情形。自必竭力保護。各工務臻完固。儻尙未得信。著於接奉此旨後。迅卽通飭沿河州縣營汛。各於隄岸緊要處。所晝夜實力巡防。多積料物。以備不虞。現當伏汛喫緊。河水盛漲之際。務期沿河各工。足資捍禦。獲奏安瀾。不可稍有玩忽。致干重戾。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兩江總督鐵保奏。河防之病。有謂海口不利者。有謂洪湖淤墊者。有謂河身高仰者。茲詳細推求。海口淤高。前明已有此議。潘季馴疏稱。雲梯關外沙積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十里。以至十餘里。若兩河之水全歸故道。海口可仍全復。是海口視黃流爲通塞。黃水藉清水以刷滌。自昔已然。現經河臣徐端屢次親勘。海口寬千餘丈。攔門沙之上。過水深四五尺。實無壅遏。其形

勢尙較勝於潘季馴治河時。且本年黃水六月二十日以前並未倒灌入運。全河俱東趨入海。不見停阻。設果壅遏。何以仍順軌而東。此理至明。一言可決。况從古無濬海口之法。亦無另改海口之處。是此說竟可勿論矣。洪湖淤墊。前河巨靳輔疏載。彼時湖中止存小河一道。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丈不等。今則湖面寬數百里。深至二三丈不等。較靳輔時大不相同。又豈得反諉爲淤淺。况清水之敵黃。所爭在高下。而不在淺深。此說又可勿論矣。惟河身擡高一說。詢之在工員弁兵夫及瀕河紳士。僉稱嘉慶七八九等年。黃河底淤高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是以清水不能外出。河口之病實由於此。但河之通塞靡常。歷考載籍。有時上壅而下通。有時上深而下淺。並有時上下皆通。而中忽淺澀。實黃河自然之勢。卽如徐州一帶。素稱極險之工。動輒泛漲。近年則水不出槽。河底刷深。豈盡人力所致。且大河遼遠。巨浸茫茫。亦萬無水底挑撈之理。是此說亦止可存而勿論矣。臣向因有此三說。以爲有一於此。是以人力與天地爭功。難期奏效。及參觀潘季馴及靳輔等奏議。其治河之法。全不治此三病。而惟專心致志於清口。誠以清口暢出。則河腹刷深。海口亦順。而洪湖不致泛溢。一舉而三善備。因思目下受病之處。與昔正同。雖在河身淤高。亦由歷久之閘壩多傷。各處之支河漸塞。致清口日淤。下游受害。是復清口舊規。疏洪湖歸路。爲刻不容緩之急務也。前歲衛工合龍後。清口大淤。自惠濟祠至彭家馬頭一片淤成乾地。至今仍由引河行船。黃水一長。河口卽淺。病一。惠濟等三閘金門。年久損壞。難下嚴板。啓閉不靈。病二。洪湖義壩掣通。壩底被衝。洩水太甚。現在趕緊購料運工。以期堵閉。其他四壩。亦須大加修理。病三。爲今之計。惟有大修閘壩。全復舊規。去新受之病。收蓄洩之利。則借湖水刷沙。而黃河治。湖水有路入黃。不虞壅漲。而湖水亦治。舍此

別無治法。至洪澤湖面數百里。水深至數丈。一遇西北風。駭浪奔騰。在在危險。欲藉湖水以刷黃。則不能不多爲收蓄。欲多蓄湖水。則不能不保護石隄。尤不可不急籌去路。若不設法宣洩。水長一尺。則堰低一尺。加培有何底止。臣與徐端通盤籌議。湖水固宜收蓄。異漲尤不可不防。今年湖水盛於往年。全賴義壩減洩。是欲守護高堰。先須將仁義禮智信各壩底修砌堅固。以備節宣。俾操縱由人。下游不至泛漲。然後由高郵大壩疏濬支河。以通入海之路。將人字河芒稻河鹽河一律挑通。以疏入江之路。均復還斬輔原開河道之舊制。則高堰可保。而下游州縣亦不至受淹。此又慎重五壩之節宣。以衛下河田廬之至計。而非目前苟且補苴之圖也。伏念古法可遵而不可泥。人言可參而不可廢。一己之見識難恃。鄉人之聞見較真。現與大小臣工悉心籌議。並出示淮揚二府紳衿耆老。有洞悉機宜者。召令來淮。虛心博採。折衷定議。先委委員查看。再與河臣親身履勘。酌定辦法。奏明於秋汛後。同力合作。河員不足。則兼派地方經費不足。則薄藉民力。務求一勞永逸之法。以利漕運。而奠民居。事關重大。不敢不慎之於始。以籌全局。奉上諭。鐵保奏籌議河務事宜一摺。所奏甚爲明晰。海口淤高。已非一日。從古無濬海之法。亦無另改海口之處。至清口之通塞。關係漕運往來。鐵保於此專心致志。洵屬扼要辦理。近年來河水稍有增長。卽至頂阻。清水不能暢出。河口因之阻滯。挽運爲艱。卽遇昨冬回空船隻。歸次遲緩。幾遭凍阻。皆由清水力弱。不能刷黃之故。本年春夏湖水漲盛。重運始得暢行。目今清水消落。黃河水勢漸長。已覺倒灌。卽須起剝後方。能挽渡。此其明驗。若不及早籌畫。將來河口日見淤淺。並此一綫引河。旋挖旋淤。成何事體。是此時治河卽所以治漕。不可稍有稽緩。至洪湖淤墊之說。鐵保謂清水之敵黃。所爭在高下。而不在淺深等語。所論

固是。但湖底不深，則清水焉能多蓄。是必蓄深。然後水力裕如，足以敵黃。鐵保務當會同徐端通盤籌畫。俟大汛過後，將高堰五壩及各處閘壩支河，應如何酌量施工之處，妥爲經理。總之疏清口以利漕運，護石隄以衛淮揚，其分洩清水入海入江之處，固不可不熟籌去路。然亦不可過於宣洩，以期蓄清敵黃。此爲至要。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十四日大學士等議覆鐵保等奏稱：外河廳境之方家馬頭及老壩工迤下之三老壩一帶，前於閏六月初間漲水漫灘，甚爲危險。淮安一帶居民，夜不安枕，竟有移徙奔避者。臣等商酌，若普律鑲做防風，需料過多，且每歲鑲修費亦不貲。惟有俟霜降後將水掣乾，沿隄加高培寬，擇險要處所填碎石，俾資經久。不虞汕刷等語。臣等查外河屬黃河大隄，爲淮揚兩郡保障。方家馬頭至三老壩一帶，尤爲險要。今據奏稱加意修防，但工長三十里，料多費大，且風浪撞刷，鑲埽不如填石堅固。應如所奏，沿隄加高培寬，擇險要處所填碎石，衛護以資永久。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十九日奉上諭：南河受病之由，已非一日。海口疏洩不暢，河身淤墊日高，甚至清口阻滯，以黃濟運。倒灌之病，不可勝言。漕運往來，所關非細。朕宵旰廬念，無時或釋。亟思爲一勞永逸之計，節經降旨，甚爲殷切。徐端專任河防，鐵保係本地方官，又兼河務。伊二人固責無旁貸，卽戴均元亦係特旨派往之員。委任綦重。伊等仰體朕意，總當通籌全局，設法辦理。期於長久完善，不可僅爲目前補苴之計。伊等或自料識解不及，亦當廣咨博採，如應營員弁河營老兵以及本地居民人等，皆當詳細考證，以期集思廣益。如果得有良法辦理，可期經久，卽多費數百萬帑金，亦毫無靳惜。譬如醫家治病，看其病症既深，不得不

投以重劑。庶起沉痾。若畏難觀望。僅時時飲以果餌之藥。焉能望有起色。卒之受病日深。用藥滋費。安能濟事。今河身受病不淺。司其事者。總無久遠之計。不過爲一時補救。而連年所費。積算仍屬不少。究於河工全局有何裨益。且每年重運過後。即預計回空不能南下。及回空僭渡。又慮重運不能北來。終歲皇皇。迄無長策。即如清江浦被淹一事。現在正屆冬令。試思薄冰融化。能有幾何。而漫水遂至過壩。墊隄如就釜底。皆緣河身淤墊過高。致長水四尺有餘。即行衝灌。將來再交春令。上游冰雪全融。黃水擁積而下。其浩瀚之勢。又將如何防禦。戴均元鐵保徐端務當悉心籌度。廣求良法。據實奏聞。請旨辦理。以副委任。南河成案叢編。

十二月初五日上諭。戴均元等奏。查議江南稽料。無庸改爲民辦一摺。據稱向來江南省民辦稽料。祇有徐州一屬。淮揚地方。本無此例。近來夫土雜料。無不昂貴。亦不獨稽料一項爲然。即徐屬改歸民辦。亦於南河全局節省無多。似應照舊免派。惟要工不能撙節。由於市僧之居奇。市僧之居奇。由於錢糧之支絀等語。江南省徐州稽料。自改爲官辦後。迄今十有六年。小民相安已久。今若再歸民辦。閭閻必遭苦累。易滋流弊。自應照舊。仍由河員承辦。至於市僧居奇一節。自係實情。但市僧等即係該處百姓。惟當剴切曉諭。以河工興築事宜。原爲捍衛百姓田廬。保全生命起見。即一切隄堰閘壩之費。若如前代派令小民出資興辦。亦分所難辭。國家惠愛閭閻。一切應用夫料。悉由官給價值。未嘗絲毫派累小民等。共見共聞。具有天良。今當興舉要工。正於爾等身家大有利益。况爾等所賣物料。又皆發價平買。毫無虧短。若再牟利居奇。是直不知天理國法人情。必當按法懲治。毋貽後悔。如此示諭之後。伊等如尚有擡價居奇者。竟當

查拿究辦一二。以儆刁風。惟工員等藉稱市僧居奇。侵漁浮冒。亦事之所有。一經查出。卽當嚴參治罪。不可姑悉。至所稱工員等辦工之時。動輒稱貸。皆由南河另案工程。向於次年報銷請撥。緩不濟急等語。另案工程。須至次年報銷。此係定例。然酌看料價情形。隨時購辦。全在該河督等實心經理。近年南河歲搶修各工。請撥之項。較舊額多至數倍。且有未經奏明。卽行提用者。何得藉稱錢糧支絀。工員等有動輒除貸之事。殊不可信。又另片所奏河工例價不敷。如堰工石料。及淮揚歲料等項。無不價昂倍蓰。現在用銀一千兩。止能開銷三百餘兩。是以徐端欲於陞見時。面求訓示等語。河工開銷。原有一定例價。部中按款准駁。不應稍有假借。至近來百物昂貴。一切工料。於例價自不免加增。但聞各工員等。因例價不敷。往往將工段丈尺。及物料數目。任意浮開。以爲報銷地步。竟似河工支用。必難核實。此則有心欺飾。最爲可惡。卽如軍需報銷。往往有例價不敷。經該督撫等續行據實奏明。朕特加恩准者。河工事同一例。豈可朦混奏銷。該河督等嗣後。惟當詳細核辦。除例價准銷各款外。其有實在不敷者。查明並非工員弊混。著據實查明。朕隨時核辦。或特派大員確勘。量予恩施。亦無不可。但總不得以例價不敷爲辭。致蹈虛捏也。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四

河水章 原三十一

嘉慶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臣等欽奉上諭。據御史張問陶條奏黃河倒灌。由於海口日高。不宜止疏清口。不疏海口。海口不修。清口之工。或歸虛擲等語。所論不無可採。昨歲即屢諭吳璥等籌辦海口。總以不能辦理奏覆。但尾閘不能宣暢。僅於上游施工。究非經久之策。著戴均元會同鐵保、徐端悉心籌度。應如何將海口設法疏濬。俾黃水去路通暢。再將高堰五壩各工經畫完固。庶清水蓄高。不致旁溢。可以儘力敵黃。永無倒灌之患。並此後重運經行。毋庸借黃濟運。致滋流弊之處。詳議具奏。欽此。伏查海口爲黃河尾閘。如果下游通暢。則上游自必安恬。近年來河底淤高。河口動輒倒灌。臣等廣諮博訪。儻有可以籌疏海口之法。安敢不竭盡心力。以期去路通暢。前年臣徐端親至海口察看。黃水雖仍滔滔外出。而口外水中。實有鐵板沙。堅凝如石。該處潮汐往來。茫茫萬頃。人難駐足。偏稽前人成法。實無疏鑿之方。隨會同姜晟、陳大文詳細商議。與前河臣吳璥分往南北兩岸。另籌去路。查北岸止有灌河開山一帶。可以出海。而挑土築隄。需費至數百萬兩。且康熙年間。董安國會由此處改設海口。阻遏更甚。經張鵬翮仍改歸舊路。陳迹具在。歷歷可考。兩岸則射陽湖一帶出海稍近。但下河各州縣皆藉此湖宣洩。若黃水由此奪湖入海。各州縣水無去路。必致漫淹爲患。亦屬格礙難行。即經會同覆奏。今臣等蒙諭悉心籌度。竊思黃河南岸。關係民田廬舍甚廣。自不便輕議更張。北岸灌河一路。如形勢稍順。或可樽節另

籌隨於查勘鹽河之便。同至雲梯關外二套等處。覆加履勘較量。查自現走黃河之佃湖。北至響水口。下注灌河。若由此引黃出海。似有就下之勢。但所費不貲。而去路未能寬展。外灘又係膠泥。未敢輕蹈。前人覆轍。至海口遼闊。從無濬法。臣再四籌思。現擬照前人成規。在清口以下河身內先設濬船。撥兵實力疏導。如果行之有效。再增船隻兵夫。遞至下游疏濬。並俟經費稍裕。照臣徐端前奏。在雲梯關下接築遙隄。量爲收窄。使河流不致散漫停淤。以收束水攻沙之益。仍力籌蓄清敵黃。以期漸復舊制。此後黃水不致倒灌。則漕運自臻暢順。河流可冀安恬。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二十八日徐端奏。臣接奉上諭。莫瞻菴奏河患多。由於停淤。現屆防汛。汛轉漕喫緊之期。專議挖淤。恐未能遽收速效。詳敕下河臣。廣備料物。實貯在工。既須先事相度。補其殘缺。尤須臨時趕搶。防其衝潰。所奏甚是。至所奏洪湖水弱。力難敵黃。不得已而借黃濟運。必致淤墊河身。倒灌爲患。所論亦中肯綮。江省疏治河口。蓄清敵黃。藉以刷沙濟運。最爲要著。疊經降旨。諭令通盤籌畫。凡有減黃去路。一律預備深通。以便於盛漲時開放。至清口刷滌淤沙。尤爲河漕緊要機宜。該督等務當熟籌妥辦。俾黃水不致倒灌。清水得以暢出。勿但爲目前遷就之計。所有莫瞻菴原奏。並著抄寄閱看。欽此。伏查向來黃河形勢。下壅則上潰。上潰則下必淤。江境河底淤高。實緣上游曹睢衛家樓等工。連年漫溢所致。欲期刷滌淤沙。惟在善治隄防。使大溜全力奔騰歸海。則沙隨水去。河底自漸加深。蓋黃河水底之沙。本非人力所能挑挖。今侍郎莫瞻菴所奏。誠如睿訓。皆中肯綮。查治河之策。除蓄清敵黃。束水攻沙之外。別無良法。是以通盤籌計。疏挑上游天然峯山各閘引河。以減其來源。復大挑王營減壩下鹽河。以分其去路。如此上下籌消。則河

口一帶黃水自必落低。清水定能暢出。清水既暢。則河口淤沙自去。高堰大隄亦不致漲滿。著重此。卽昔人所謂治淮卽以治黃。河口刷滌深通。則全黃自皆順軌。臣等現在所挑各工。皆係通籌全局。分減黃水。以期清水暢出。可收刷黃實效。並無於河身專議挖淤之事。其黃河內間有過於灣曲。取直開挑之處。亦止能就灘面抽挑。暢其去路。並非於水底施工。徒滋糜費。至順守隄埽。防其衝潰。乃河工本分。應辦之事。時刻不容稍懈。先經查明徐揚兩道所屬各廳。確按工段之平險。酌備料物之多寡。已飭各廳趕緊添購。勒限運工。務令莖束皆歸實貯。並將南北兩岸大隄。細按上年盛漲水痕。凡有灘面淤高。隄堰卑矮。一律分別培築。加高務臻鞏固。以資捍衛。至河口情形。現在清水日漸加長。比較尺寸。漸能敵黃。計算天然峯山各關引河。及王營減壩下鹽河各減洩之路。四月內挑挖妥竣。相機次第開放。伏汛時當可不致倒灌。臣同督臣鐵保上下勘籌。查河口下游。外河下游之毛家嘴一帶。所長淤灘較寬。河勢至此過於兜灣。擬於灘面抽挑引渠。使大溜徑直東趨。則清水下注時更爲舒暢。惟此時該處灘面水長。卽漫尙難施工。應俟秋汛後細看形勢。再爲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李亨特革任。授吳墩河東河道總督。六月初六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臣等前奏水勢工程一摺。欽奉諭。摺內所稱河水自啓放。王營減壩後。漫過鹽河民堰。由六塘河歸海。該處本係窪地水鄉。是以建甌而下等語。河水由雲梯關一路歸海。近年因海口淤沙高仰。不能暢達。今既有由六塘河歸海之路。藉資分洩。著卽查明此處歸海之路。掣去大溜幾分。較之雲梯關一路。孰爲暢順。再自王營減壩起。由六塘河歸海。計有若干里。較之由雲梯關入海之路。遠近若何。經由何處地方。其海口係何處州縣。均著明白。

繪圖詳細貼說附摺具奏續奉諭旨著將湖河情形另繪圖說分別青黃渲染著色以便披閱了然其自王營減壩起由六塘河歸海及雲梯關歸海之處相距道里若干并遵前旨繪圖貼說進呈欽此查全黃正河自王家營起由雲梯關直至海口計四百九十八里自王營減壩起由六塘河出開山海口計三百七十里比較正河近百餘里六塘河地勢本低是以減壩口門掣溜甚急愈刷愈寬所裹盤頭隨鑲隨墊現在實分大河正溜六分有餘去路暢達已屬顯然竊思國初年間雲梯關卽爲海口近時海口距雲梯關尙有三百餘里正河愈遠愈平漸失建瓴之勢河底之易淤隨工之疊出糜費之日多大率由此今六塘河一路既得就近出海如果形勢已成竟可更定海口卽是全河一大轉機雖於場地民田稍有所棄幸無城郭村落亦稀不得不權其輕重因勢利導臣等業委文武員弁乘船履勘節次據稟黃水漫過鹽河民堰由鮑營六塘項沖武鄆等河入響水口從開山歸海勢甚迅駛口漸刷深惟現當大汛方臨鮑營河以上水勢散漫鮑營河以下亦俱出槽漫灘勢尙未定須俟暢行稍久水漸落槽歸并一路始可定改移之議儻形勢欠順徒糜重帑難見成功臣等亦不敢率議更張至漫水下注之處係在清河迤北經過安東卽入海州本係水鄉窪地間有被水田廬均飭查明撫恤惟減壩迤東逼近王家營係南北衝塗市集稠密此時溜勢日向東趨恐致妨礙現在多鑲護壩並加培隄堰竭力防守奉上諭本年清水甚旺高於黃水數尺由清口暢出將積淤刷淨濬滌深通正是南河一大轉機至正河大溜自啓放王營減壩後由六塘等河入響水口從開山歸海者已六分有餘其由舊路雲梯關一路歸海者計祇三分有餘自因六塘河地勢較低是以口門掣溜甚急得居高建瓴之勢因思黃水挾沙而行大溜遷徙靡常伊古已然

總當順性利導。非可強施人力。現在由六塘河歸海溜勢。已六分有餘。而雲梯關海口是否仍然暢注。現經該督等派委員弁順溜測量。應俟查奏到日。再行酌辦。總之。此事關係重大。應俟伏秋大汛俱過。水落歸槽。再行相度地形水勢。如果彼時黃河大溜。竟因王營減壩暢注。由六塘河歸海。自當順其就下之性。由此一路歸海。該處地方。並無城郭村落。亦稀。即有場地民田。或有時稍被淹浸。亦尚易爲力。惟黃水由雲梯關歸海之路。從前設有鐵篋子。混江龍等項。梭織往來。使沙隨水走。不致淤停。緣數十年來。將鐵篋子等項裁撤。致使淤泥停積日久。成爲鐵板沙。難以刷滌。海口高仰。遂成下壅上潰之勢。此時若果將海口改由六塘河一帶地方。將來必當仍復舊制。用鐵篋子等項。不時疏濬。免致年久沙淤。庶幾河流順軌。可以永慶安瀾。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外河水勢。六月上旬順黃壩。續長水尺餘及八九寸不等。因王營減壩分洩得力。清水仍高二尺餘寸。由河口滔滔北注。臣等間日親赴減壩查勘。掣溜約有七分。急湍奔騰。日甚一日。六月初十日溜勢提上。直趨前次漫口。西首約五百餘丈。衝突民堰。徑入張家河。勢更迅直。惟近水村莊。又滋漫溢。臣鐵保已委委員確勘安撫。現在正河溜勢。稍覺平緩。附近減壩一帶。派員探量。深至一丈二三尺。淺處僅七八尺。微形淤墊。此時黃水由六塘河行走。已有建瓴之勢。惟自六塘河入北潮河歸海。中間武障項冲義澤支河。甚多泛溢平漫。大溜究在何處。非確切探明。難以懸定。現派淮揚道龍圖並熟諳河道之寶應縣在籍主事劉台斗。投効知縣曹約。精於測量之歙縣生員汪萊。分坐河船。依溜順勢前往。按段測量。務將地勢高下。海口寬深。溜歸何處。窮源溯委。逐一查明。再與雲梯關舊路兩相比較。

另行詳細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奉上諭。鐵保奏密陳黃河改道情形。請俟查勘明晰。另行奏明。請旨辦理。本年開放王營減壩。原爲減洩黃河盛漲而設。自啓放以後。河流自六塘河一帶歸海。分溜至六七分。形勢極爲暢達。天心默佑。於此可見。前降旨諭。令將六塘河歸海之路。掣溜幾分。並入海遠近之處。詳細具奏。朕意早籌及此。今大溜分掣過半。且較雲梯關海口近百餘里。該處一帶。並無城郭。正可行所無事。卽合之舊傳謠諺。語多吉祥。自當因勢利導。以期永慶安瀾。鐵保現在派員順溜直下。察勘河形。此事總當俟秋汛後。水勢大定。河形顯露。再行詳細履勘測量。從長定議。其應辦隄工。及應製混江龍鐵籠子等項。均當遵照昨旨。悉心籌辦。不可稍存輕舉。至鐵保奏稱。徐端才識。辦一工則有餘。統全河則不足。又稱碎石坦坡一事。請旨專派大員。次第督辦。其意自屬在戴均元。今已將戴均元補授河道總督。徐端爲副總河。然此並非因鐵保之奏。始降此旨。南河事鉅工繁。責任綦重。朕於三四月間。有欲復舊制。設立正副總河之意。今正值大汛。經臨要工林立之時。是以傳諭宣示。用專責成。該督惟當與戴均元。徐端和衷商確。妥協經理。不可坐失機宜。亦不可急求速效。總以通盤籌畫萬全。經久無弊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竊臣等欽奉上諭。已恭戴初六日。欽此。臣等查王營減壩。分溜日甚。續於六月十三日奏報。茲自初十日。衝開四鋪漫口。西首民堰。大溜直注張家河。會六塘河歸海。形勢更順。現在奪溜已八分有餘。正河日形淤淺。漸露嫩灘。新海口浩瀚奔騰。毫無停滯。雲梯關雖屬依舊流行。溜勢甚爲平緩。臣等查河勢之通塞。以落水之緩急爲準。初六日以後。蕭南豐北銅沛各廳。長水五六尺餘。

寸不等。處處報險。而順黃壩一帶未見長水。其爲王營減壩暢洩無疑。察看情形。竟有就下之勢。若順勢利導。由六塘河入海。河口可冀深通。堰工不致危險。淮揚兩郡。可免水患。惟事關重大。必須籌度萬全。查張家河。鮑營河一帶。河形本窄。現在平漫無槽。尾閘去路太多。未能歸一。容將地勢高下。海口遠近。溜勢緩急。測量回日。就臣等愚昧之見。詳悉核議。奏明請旨。欽遵辦理。以昭慎重。奉上諭。本日鐵保、戴均元等奏。王營減壩近日分溜形勢。並湖河平穩情形。一摺。覽奏具悉。黃河改道大局將定。自係天意轉旋。非人力所能勉強。若果查勘明確。定局改辦。則河口可冀深通。堰工不致危險。淮揚兩郡。永免水患。慶幸何可言。喻而正溜經行處所。又並無城郭市廛。不致有淹浸之累。仰徵昊慈神貺。惟有欽感。但張家河、鮑營河一帶。河形本窄。現在正溜經行。平漫未能歸一。尚須築隄攔截。此外一切應辦事宜。尙多。鐵保、戴均元等。惟當詳細熟商。奏聞妥辦。期於經久無弊。再現在六塘河一帶。黃河掣溜八分有餘。而正河尙有一分有餘之溜。自緣本年清水較旺。是以現在尙未淤塞。將來清水一落。正河全淤。則黃河改道已定。因思改道之後。清水自應與黃水匯合。由新改之道。一并歸海。若黃水業已改道。而清水仍由雲梯關故道而行。則清黃應於何處交匯。著該督等通盤籌畫。將黃河改道後該處情形。若何有無應行酌辦之處。悉心體察。詳晰奏聞。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二日御製黃河改道記。天人交感之理。信而有徵。盡人事者必蒙天佑。敬勤不可稍忽也。歲丙寅。黃河改道入海。非人力也。天也。謹敘其源委。以紀天恩之高厚。東南黎庶。受福無涯。實深慶幸焉。河流挾沙急則通暢。緩則淤滯。此河之本性也。由豫東入江省。至清口則漕運匯歸。利於疏通。最虞壅滯。總宜淮

水出清口。敵黃刷沙。而勿令黃水入清口。淤湖。夫清水小。不足敵黃。清水大。又虞隄工危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保護堰工。加高培厚。以蓄清刷黃。舍是別無良法也。蓋朝宗于海。萬古之水性也。盈虛消長。元會之樞機也。有發源必有歸宿。卽神禹治水。不外導之入海耳。然古今之水同。古今之地異。而今人之才力。又遠不逮古人。斯其所以難治也。何則。古昔九州。地不廣。人不繁。讓地與水。任其流行。雖有九年之水。無大災患也。今則耕桑日闢。戶口日滋。無曠土而多游民。通漕運而籌國計。稍有潰決。其害可勝言哉。予德薄才昧。惟竭誠盡力。疇咨博訪。參古考今。因時順性。與諸臣熟慮敬籌。以迓天庥。而衛民命。是夙願也。今歲春夏之交。河淮高下相等。四月上旬。清水長至一丈三尺餘。遂開引河。使其宣洩。尙高於黃水數尺。刷動淤沙。機已順矣。後連啓三壩。不見消動。仲夏中旬。河流亦盛。並放王營減壩。以掣黃流。清水仍可暢出。不致倒漾。然誌椿至一丈八尺餘。爲從來未有之異漲。一綫高堰。關係淮揚無限生命。思及此。不遑安處。兢兢業業。敬祈天眷。默注耳。幸諸臣上年在隄頂加築子堰六尺。藉資保護。高堰無虞。清水暢行。竟將積年淤成平陸之地。蕩滌寬深。由極危險之中。而轉得大利益。天恩深厚。曷可言喻哉。此淮之大略也。黃水舊由雲梯關入海。日引月長。海口淤墊。皆成鐵板沙。水力不能刷。人工不能施。故常有下壅上潰之大患。議者多有宜引其改道歸海之舉。斯事豈立談之間。而能辦理者乎。今夏開放王營減壩。不過分洩黃流。原無妄想。孰意竟由六塘河一帶入海。已掣動舊河正溜八分有餘。而新河經行之處。幸無城郭村市。俟霜降後。竟可定改道入海之舉矣。大工旣成。則清口深通。堰工安固。淮揚無水患。全河順軌。永免潰決矣。予小子受璽以來。宵旰念我考慈恩。何由言報。惟清心治事。敬天愛民。繼六十餘年未竟之志。以期無負。

叩感上蒼。施非常之鴻禧。成非常之鉅績。使數萬之生民。咸登衽席。實非常之受福也。侍郎戴均元。細心任事。爰命爲正總河。同督臣鐵保。河臣徐端董理大工。築隄引水。導之入海。流行通暢。爲江南黎庶永資利濟之福。常沐安瀾之慶。斯事體大。予與司事諸臣。各殫心熟慮。集思廣益。盡人事以迓天恩。寅承鴻貺。益凜敬勤。曷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哉。茲伏汛已過。敬俟秋汛安瀾。入告。即可次第興工。以期歲事欣悅。感慰不可殫述。是爲記。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八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等接奉上諭。已恭載上月十九日。欽此。伏查六塘河、雲梯關歸海各路。臣等節次奏明。委員分投測量。務求經久之策。現據派往測探之主事劉台斗。知縣曹約等稟稱。自減壩口門。放舟隨溜而下。經張家河三汊口。入南北六塘河。水勢匯爲一片。大溜直衝海州之大伊山。從山之東。穿入場河。平漫東門六里。義澤等河。合注歸海。其尾閘入海之處。有三南爲澁河口。中爲五圖河北。爲龍窩蕩。現亦合而爲一。茫無津涯。大溜則在龍窩蕩一帶爲多。但係平坦蕩地。向無河槽。其灌河則本係海口。較爲寬深。此時溜未歸一。尙多散漫。按以勾股測量之法。計算自減壩至新海口。地勢計低七丈二尺有零。復自王家營正河至雲梯關外舊海口。測量地勢。計低五丈八尺有零。彼此比較。新海口地勢較低。舊海口一丈四尺。實係建瓴。流行頗暢等語。臣等悉心講求。就該員等所查形勢。並呈出圖說。通籌全局。竊查黃河由減壩下注。掣溜已有九分。舊河日漸淤淺。且徐城上游。自伏汛至今。節次長水九尺餘寸。而順黃壩長水不過尺餘。則歸海機勢。較爲順利。此其明證。惟從減壩以下。辦理種種繁難。如張家河河身本屬窄小。兩岸皆民田膠土。數十里內。一片汪洋。尙未知能否刷出河槽。此上段情形也。由張家河

入南北六塘河。則河身寬大。其中尚有碩項湖。黃水至此。一爲停注。下經東門六里義澤。武障等河。共有九道。此時大溜究歸何處。亦望洋莫辨。此中段情形也。從大伊山涉長河入海之路有三。惟灌河口最爲寬深。水行較暢。現在係清水流注。因中路停沙之故。其龍窩蕩五圖河兩處。目下雖黃流奔駛。口門較小。恐日久沙淤。殊不足恃。將來能歸入灌河口一路。方可經久。此下段情形也。南北六塘河上承東省蒙沂各山泉之水。每伏秋。山水驟漲。陡發丈餘。至數丈不等。儻黃河奪其故道。淤阻爲患。必致泛溢。亦須另籌歸海之路。此旁支爭并情形也。據先後派出各員查勘形勢。大概相同。但水中測探究未十分確切。現仍派委淮揚道鼇圖。帶同將弁。駕船分往蹤跡行溜之所。隨時稟報。伏思改移海口。爲河道一大轉機。所關非細。前河臣董安國以築攔黃壩。獲咎。嗣大學士公阿桂兩次議開二套。俱未成功。是以臣等有鑒於前。去年親赴海口查勘。終不敢另生別議。茲河道由減壩直趨。滔滔下注。誠如聖諭。天意轉旋。非人力所能勉強。自應因勢利導。順其自然。如秋汛後。張家河一帶。刷出河身。卽有支流土壩。或堵或挖。大溜能從六塘河歸并。灌河口入海。則事機大順。惟河寬則溜緩。溜緩則沙停。必須築隄攔束。方不致散漫變更。查自減壩以下。鹽河北隄至六塘河。南北約寬六十餘里。東至灌河口。計二百餘里。添築兩岸隄工。約需帑三百餘萬兩。擬分年遞築。非一年數月所能辦理。惟有先將張家河及北六塘河舊隄基址。接築遙隄兩道。直抵海州之大伊山。約攔水勢。逼令東趨。俟明歲試行一年後。順軌歸槽。再就河流之趨向。另築縷隄。將河身收窄。以束水刷沙。此時河流未定。未便率糜工帑。至正河雖間段淤淺。河形尚在。不可遽廢。似應留爲後路。儻新河不能刷成。或成河。復又形淤淺。則將正河大加挑挖。雖勞費不貲。尙不致兩有歧悞。奉上

諭王營減壩一路原以宣洩盛漲本無欲將全河由此入海之議今黃河由減壩下注壟溜已有九分舊河日漸淤淺此實天意轉旋非人力所能勉強自應因勢利導順其自然茲鐵保等查明上中下三段及旁支爭并情形辦理種種繁難頗爲費手因思河流改注一切疏濬修築事宜經理原非易易但此時新海口與舊海口彼此較量新海口地勢實低於舊海口一丈四尺勢若建瓴流行通暢是全河一大轉機亟應盡心籌畫試思黃流歸海之處不惟本朝百數十年未經更改卽前代亦不輕議及此其事原屬重大此時河性遷移全荷天佑神助鐵保等惟當盡人事以迓靈庥不可稍存游移之見摺內稱下段尾閘龍窩蕩五圖河兩處口門較小恐日久沙淤惟歸入灌河口一路方可經久等語灌河口門通暢必須將大溜由六塘河逼歸灌河口入海但恐河寬溜緩致有停淤勢須築隄攔束該督等請先將張家河及北六塘河舊隄基址接築遙隄兩道約攔水勢自應於大汛後卽行籌辦此外應辦事宜卽需帑三百餘萬亦所不惜但須籌酌萬全俾改道後不致再有窒礙慎勿虛糜帑項此爲至要至所稱正河雖間段淤淺似應留爲後路儻新河不能刷成則挑挖正河尙不致兩有歧悞等語此時正河故道祇可聽其自然惟水勢已由減壩一路行走此時卽欲引入舊河紆折歸海亦所不能統俟霜降後水落歸槽顯露河形時鐵保等親往詳細履勘通盤籌畫總須將新河收束大溜歸并灌河口一處入海俾尾閘通暢安流順軌爲一勞永逸之計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等於七月二十二日接據宿南廳通判稟報周汛二堡無工處所土隄漫水當經附摺具奏臣徐端先在上游督率搶護險工聞報卽馳抵該處臣鐵保亦卽於次日趕到

會同上下查勘。緣自初七日至十四日。上游萬錦灘沁河兩處。共陡長水二丈九寸。來源異漲非常。江境自豐碭以下。較歷年盛漲之水。尙大三四五尺不等。宿南廳周家樓汛二三四堡一帶。向日灘面本寬至四百丈。此次異漲漫灘。汪洋一片。河面寬至十餘里。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東北風極大。水勢擁注南岸。周汛正當頂衝。該廳營汛弁等於風雨中奮力搶護。無如浪高隄面數尺。隄身陡墊。人力難施。頃刻過水已刷寬至六十餘丈。幸正河大溜。離口門尙遠。現未全行掣動。原冀在西岸灘面圈築越壩。趕爲攔截。無如二十二三等日。大河又長水數寸。單隄內外皆水。普律瀾漫。無土可取。難於措手。臣等公同商酌。趕緊將兩壩盤頭裹護。不使刷場過寬。一面購集料物。在西首趕做挑水柴壩一道。挑住溜勢。使仍全歸正河東注。以免口門喫緊。俟大河落水數尺。露出灘面。即可施工。細看情形。分溜無多。尙不難於堵築。該處在睢寧南岸。與運道並無妨礙。漫注之水。由周家樓舊河形入沈家湖。從歸仁隄出安河之陡門。歸洪澤湖。逶迤一百五十餘里。隨路澄清。不致淤及湖身。水從洪湖東北隅循張福口引河而出。轉可助清濟運。此次漫水所經。並無城郭。其低窪村莊。臣鐵保已飛飭府縣官親查撫卹。現在上下游黃河各廳水勢尙未消落。平水漫水各壩壩及新生工段。仍在搶鑲。臣等分投率屬加緊修防。一面將漫溢處所。趕籌料物。悉心價辦。剋日完竣。庶於將來減壩工程。不致歧悞。伏念臣徐端渥荷皇上天恩。久任河防。臣戴均元奉命來工。已逾半載。蒙恩特畀總河責無旁貸。乃不能先事防範。獲戾同深。惟有仰懇聖主。將臣戴均元。臣徐端交部治罪。臣鐵保兼司河務。未能督率周防。亦屬咎無可道。並請旨交部一并治罪。其專管之廳營道將及地方文武各員。容查取疎防各職名。照例題參。南河成案續編 今按周汛三堡漫工。因上游郭家房

續有漫溢漸次停淤。奏明築堰鑿壩補還土隄。旋即竣事。

是月戴均元奏。臣自抵浦以來。屢聞督河兩臣商議辦理工程。每以物料昂貴。例價不敷。不能不通融開銷。茲臣接篆後。據承辦物料各員。紛紛稟稱。給發料價。每筋四釐五毫。或五釐五毫不等。臣伏查部定例。價柴料每筋不過九毫。今多至數倍。從何開銷。且公然詳批加價。當經面詢臣徐端。據稱料物年貴一年。增至數倍。衆所共知。是以明白批准加價數目。俾可購辦。卽如夫土石等料物。非例價所能辦理。現在智禮兩壩委員所積土方。隔湖運土。每方需價一千七八百文。由壩頭挑運上埽。脚費亦屬不少。核照例價。每方八分。幾多至數十倍。至報銷時。不能不將所增價值。通融開銷。此皆實在情形。臣伏讀諭旨。例價實在不敷者。奏明量予恩施。仰見我皇上慎重河防。準情酌理之至意。又向臣徐端面詢。現蒙恩施逾格。何不據實陳請。據稱凡工料按例皆屬不敷。焉能逐項加增。亦難請加至數倍及數十倍之多。無可如何。惟有寬估實收。通融冊報。上年曾經據實陳奏等語。臣竊查部例自有一定。今百物無不增昂。自係實情。旣於一切工料。明稟明批。照時價給發。有據可查。乃因不能開銷。遂虛估工段。寬報丈尺。以符部價。移彼就此。已屬顯然。而承辦廳員。卽此又生弊混。勢所必至。伏思臣子事君。惟在以誠。今非增價不能辦工。非虛捏不能報部。則事事蹈欺罔之咎。一經查出。不得以曾經奏明。稍爲解免。臣現查應發之項。酌量支給。固不敢心存畏葸。致悞要工。若因附會例價。核實難行。故循虛冒前轍。知而不言。則是甘心朦混。負罪滋重。惟有仰懇聖恩。俯允按照時價。實用實銷。則所費錢糧。仍止此數。而造報不至虛假。庶稽核轉得有憑。積弊方可釐剔矣。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二日奉上諭。鐵保等奏。宿南廳周汛三堡。迤上土隄漫溢。現籌僱辦情形一摺。本年河水來源異漲。江境自豐碭以下。長水情形。溯查百十年來。未有大於此者。實爲可畏。周家樓汛三三四堡一帶。前據鐵保等奏。本係無工處所。因漫灘寬至十餘里。又加東北風壅注。適當頂衝。至刷開口門六十餘丈。委係人力難施。現在南河應辦工程甚多。至爲繁重。然辦理之法。必須權其緩急。分別先後。次第施行。卽如黃河改道入海。及高堰添築子堰。碎石坦坡等事。雖皆關緊要。但既有周家樓漫工之事。則又當以趕築漫口爲先。據稱正河大溜。現未全行掣動。設或辦理稍緩。溜勢全掣。則王營減壩以下。由六塘河至灌河口入海之路。溜緩沙淤。將來改辦海口事宜。必致費手。現在鐵保等將兩壩盤頭裹護。不使刷塌過寬。所辦尙是。目前工程既多。伊三人當分投經理。所有周家樓堵築漫口工程。著專派戴均元徐端二人在彼督辦。其添築高堰子堰。及先築碎石坦坡最要處所。著鐵保在彼督辦。前有發往工次之顏檢。傅修等各員。亦著酌分兩處。派同經理。至所稱此次漫水歸洪澤湖。有一百五十餘里。隨路澄清。不致淤及湖身。轉可助清濟運。但惟恐湖水加長等語。此則似無足慮。本年湖水宣洩本多。現在智禮二壩尙未堵合。湖水但慮其不足。堰工似不致因此著重。至於漫水所過村莊。未免被淹。小民恐致失所。鐵保務當飛飭地方官。查明災區。迅加撫卹爲要。其鐵保等自請交部治罪之處。該督等身任河防。不能先事預防。自有應得之咎。但本年汛水實屬異漲。而漫口又係無工處所。尙有可原。鐵保戴均元徐端均著從寬改爲交部議處。免其治罪。其疎防文武廳營各員。著照例分別題參。伊等惟當將目前應辦各工。分投辦理。持以鎮定。加倍敬慎。期於迅速妥協。勉贖前愆。所有請將商捐項下先提銀五十萬兩。辦理要工。卽著照所請行。南河

成案續編

是月初三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宿南廳屬睢寧南岸三堡迤上漫溢過水並趕辦盤頭裹護情形經臣等於七月二十二日及二十六日節次馳奏自七月中旬黃河上游萬錦灘及沁河兩處接續陡漲自河南山東以下水勢拍岸盈隄徐州一帶處處危險積久不消臣等督率道將廳營分投漏夜搶護於二十五六等日甫漸平定乃於二十九日東北風大作宿南三堡漫口處所溜忽上提離該處口門迤上六里之郭家房無工處所全河大溜圍注直刷隄根臣徐端當即親率道將馳往竭力搶護無如該處離周家樓工較近土性鬆浮八月初一日子刻值風狂雨驟大溜所至頃刻淘深數丈土隄登時陡墊過水所過之水仍歸三堡漫口河形下注臣等覆勘口門已刷寬至八十餘丈分溜仍止五分其三堡原塌口門內外水已相平應先集料將三堡缺口填堵以通車運一面將郭家房漫口兩頭趕爲盤護不使再塌以使施工現在形勢正河大溜仍未全掣應即就兩壩盤頭進占堵築赴緊多委員弁分投購運稽糶各料節交白露已逾數日水勢自必漸消俟料物集有成數即調集將備兵丁興工儻辦至此處漫口雖較三堡頂衝但全溜未奪水仍由洪湖出清口自減壩入海於現在全局及回空糧船似尙無礙臣等惟有安速辦理務趕霜降前後堵閉合龍以冀稍贖罪戾上紓宵旰奉上諭本年伏汛黃河長水不多自交七月中旬以後上游處處漲發致前月周家樓甫經漫口之後現復在迤上之郭家房地方刷開口門既經奪溜五分惟有趕緊堵閉免致溜勢全移有妨減壩下游由灌河口入海之路鐵保等擬先集料將三堡缺口填堵一面將郭家房漫口兩頭趕緊盤護不使再塌以便施工自應如此但現在兩處工程皆關緊要戴

均元徐端二人必當分投經理。戴均元著專辦周家樓堵口事宜。其郭家房堵口事宜著專交徐端督辦。此時節交白露。水力漸縣。伊二人惟當督飭工員購齊料物。迅速僱辦。務趕霜降前一律堵閉合龍。不可遲悞。其堵築禮壩工程並著飭催工員上緊辦理。迅即堵閉。不致清水再有減洩爲要。南河成案續編。九月初四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等前因郭家樓漫口當即督率工員趕緊雇夫集料。茲於八月二十九日興工。將郭家房漫口實力搶築。無分雨夜。逐日進占。其周汛三堡缺口業經臣戴均元剋期趕緊堵合閉氣。層層追壓。現即補還大隄。以資穩固。臣戴均元暫回清江。催辦料物。接濟宿南漫工。隨即回至郭家房工所。會同臣徐端督率趕堵漫口。以期早竣。再徐州蘇家山外灘漫水。衝開碎石滾壩三十餘丈。致黃水下注入運。王母山一帶河清河定等閘。間有淤淺。現在水深二尺上下。臣等差弁探得。指日回空幫船南下。挽行淺澀。即飛飭廳營各員弁先築草壩。逼溜刷深。以濟空運。並飭徐州道單灑署徐州府吳寬。趕集夫料堵築蘇家山外灘漫水。俾上游黃水斷流。則王母山一帶清水即能暢出。運道可期。仍復深通。合先附摺陳明。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黃運河一應工程。爲民生國計所關。即需帑較多。朕豈肯稍存靳惜。惟國家經費。本屬有常。且度支需用甚多。亦不止河防一事。果工程盡歸實用。則帑項庶不虛糜。河防每年辦理各工。歲需帑項。動逾數十萬兩。果能絲毫皆歸實用。實銷乎。卽如戴均元此次所辦。各工林立。需項已百數十萬。兩堵築漫口及辦理海口碎石坦坡各鉅工。尙不在內。試思此等應辦工程。卽係歷年動項修作之所。如果從前實用在工。則諸臻穩固。卽間遇盛漲。何致各處均形損壞。此其明驗。各省大吏。往往於蒞任之初。

動以徹底清釐。不任絲毫幣混等詞。繕摺具奏。竟成套語。而日久因循。視爲奉行故事。或致屬員胥吏。無所畏憚。玩法營私。百弊叢出。戴均元甫任河督。現據設局清查。正當乘此時發現天良。破除積情。會同徐端將歷年積存未經銷完懸款。逐一清查。如查有侵漁捏冒情弊。當即據實參辦。查明之後。截清年月。務使眉目瞭然。各清各款。不准稍有牽搭通融。使官吏無從弊混。方爲妥善。總之大吏有統轄糾察之責。非徒以潔己奉公。遂爲盡職。設有疎懈。承辦之員得滋弊混。則蹈法者之身家性命。固不必言。而國家政務。已就廢弛。豈公忠體國之道。該河督不可不慎之又慎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銅沛北岸之蘇家山石壩。因漫灘水大。刷塌三十餘丈。洩水下注。運河前經令徐州府督同廳營設法趕堵。正在儻辦間。復值漲水。普面漫灘。難以施工。已飭徐州道單漢星夜前往速集料物。俟灘水略消。卽加緊堵閉。奉上諭。郭家房漫工壩基前據鐵保等奏。盤築完竣。興工進占。今復因上游黃水陡漲。長水三尺八九寸至四尺不等。郭工漫口。溜因風急。全歸金門下注。東壩迤下。正河溜勢微弱。而豐北睢南邳北各工埽段。均有行墊坐墊。其銅沛北岸之蘇家山石壩。刷塌三十餘丈。驟難堵合。是該督等於郭工漫口。既未能堵閉合龍。而現在墊場工段。又復層見疊出。閱之殊爲焦灼。又據另片奏。郭工形勢漸變。必須添築邊埽。疏挑引渠。需項較多。請於兩淮運庫。淮安關庫撥發銀五十萬兩。解工運用等語。南河工程。近年來請撥帑銀。不下千萬。比較軍營支用。尤爲緊迫。實不可解。况軍務有平定之日。河工無寧晏之期。水大則恐漫溢。水小又虞淤淺。用無限之金錢。而河工仍未能一日晏然。卽以歲修搶修各工而論。支銷之數。年增一年。並未節省絲毫。偶值風雨暴漲。卽多掣卸墊場之處。迨至水勢

消落。又復有淤淺頂阻之虞。看來歲修搶修。有名無實。全不足恃。此卽工員等虛冒之明驗。該督等每奏報一險工。必稱他處尚有應辦之工。羅列若干。是報險者止一處。而預爲將來增工之地者卽不止一處。朕固不惜多費帑金。以期設法疏治。但國家經費。有常應支應用者。何止河工一事。若以無數餉銀。盡歸虛擲。伊等天良安在。朕於內外臣工。推誠相與。從不逆料其舞弊營私。然如直隸省官吏。通同勾串。侵冒錢糧一案。迴出情理之外。以徵解有定之款。尙如此任意侵吞。况河工每案支銷。動輒數萬。朕實不能無疑。卽該督等毫無沾染。而任聽工員捏報浮開。又安用汝等爲乎。本年節次請撥之項。較之往歲尤多。今復請撥銀五十萬兩。亦卽照所請於兩淮運庫。淮安關庫撥銀解工應用。該督等摺內旣稱具有天良。此語天實鑒之。若此中稍有浮冒。則是全無人心。恐身家性命不能保矣。至此時正河溜勢微弱。看來海口改道一事。尙無把握。該督等當察看情形。如果礙難辦理。應如何著手之處。卽著據實奏聞。不可稍存回護。致干咎戾。將此諭令知之。仍著將郭家房現在堵閉情形。及蘇家山一帶滾壩曾否堵閉。隨時速奏。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三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郭家房漫口。經臣徐端在工督率道廳。漏夜趕辦。前以溜掣五分。約計百十萬兩可以竣工。嗣因風急。逼溜全歸金門下注。情形較重。萬不得已。奏請添撥銀兩。以資儲備。現在兩壩工程。截至二十八日止。西壩已進第十七占。東壩進第十二占。共築成八十餘丈。現存口門一百餘丈。惟正河平緩。日漸淤淺。兩壩水勢。時淺時深。誠恐有妨埽工。勢不能不估挑引渠。再築二壩。以資肇托。俾合龍時不致著重。蘇家山滾壩。本係舊設。隨時減洩。盛漲前因漲水過猛。衝斷壩底。致瀉入運河。王母

山一帶倒漾成淤。八月間，臣等見水勢稍平，曾派徐州道府先從外灘圈堰堵截漫水。九月初二三日，又遇異漲，復經跌塘串水。該壩不堵，則運河隨挖隨淤。於回空大有妨礙。先經嚴飭道府駐彼趕辦。該壩陸續衝塌三十餘丈。現在趕築口門，僅留十餘丈。據稟初三四日即可完竣。惟運河回空幫數尚多。歷時較長，誠恐黃水既斷，清水又弱，來源不能接續，勢必又形淺阻，不可不慮。似應暫留滾壩口門一二丈，不令斷流，使黃水力弱於清，以清之七，敵黃之三，即可以助清濟運。仍察看清水果旺，無藉於黃，則將此一二丈口門剋日堵閉，亦屬甚易。自當相機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八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欽奉諭旨，仰蒙皇上垂詢海口新河情形，令臣等不必拘定御製記文，惟當通盤籌畫，擇便而行等因。伏念河流遷徙，非人力所能強爲。改道出海，關係尤大。其間工費之繁多，民田之佔礙，以及支河汊港之跨壓更移，皆所必有。臣等深知其難，節經陳奏，惟驗對誌稽，稽查檔案，近年黃河水勢較之乾隆初年，已高至一丈餘尺。盛漲水痕，比舊日老隄相去懸絕，以致處處險工林立，糜帑甚多。查水面之擡高，必由河底之淤墊，而河底之淤墊，總緣海口之不能通暢。今既有改徙之機，儻能因勢利導，暢注歸海，實於河工漕運均有裨益。是以臣等不敢畏難遷就，鑿於上聞，而事體至重，艱鉅倍常。臣等亦萬不敢冒昧圖成，輕於嘗試。前因河頭刷滌深通，以爲霜降後水落歸槽，即可得其底裏。適值本年水勢極大，十月內尚未大消，疊次派員看驗，自減壩以下六十里之內，已有河槽大可施工。惟下游碩項湖淤汙各水匯注之處，尚屬湖河一片。若此處不能施工，於全局大有妨礙。臣等飭令淮揚道鼇圖、候補道李奕疇，復親赴各該處詳悉確勘。茲據該道等稟稱，勘得湖河相聯之處，水勢平鋪至十餘里，三

四十里不等。溜非一處。涸灘甚少。何處築隄。驟難指定等語。是就該道等所稟情形而論。湖河既未劃分兩處。誠如聖諭。水中何以築隄。又無從別商借徑。此處實屬格礙。惟是時屆隆冬。儻新河不能卽冀成功。勢不能不仍用舊河。酌堵減壩。臣等又飭該道等親赴雲梯關上下。查勘舊河究竟若何。疏濬挑挖。可以深通暢注。約需錢糧若干。與新河比較。需費多寡。難易遲速若何。通盤籌畫。務得確有把握。恭請聖訓施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鐵保等覆奏。海口改道事宜一摺。據稱現在減壩六十里以下。碩項湖蒙沂各水匯注之處。尙屬湖河一片。溜非一處。涸灘甚少。驟難施工等語。目下已當冬令。水涸之際。而減壩下游湖尙成一片。豈能於水內施工。看此情形。改道之說。甚覺難行。不必再爲觀望。惟新河旣不能辦。勢不能不仍用故道。而雲梯關一帶。近益淤阻。必當及早疏濬。深通。將來汛水長發時。方免泛溢之慮。戴均元。徐端現。因堵築漫口。尙未往勘。但辦理不可遲悞。此時應如何酌堵減壩。挑挖舊河。卽當趕緊預籌。不可再緩。並著將需費錢糧若干。比較辦理新河多寡難易之處。迅卽奏聞。至另片稱。目下辦工緊要。懇請簡派熟悉河務大臣一員。來工商辦之處。此則近於推諉。殊非任事之道。現在廷臣內諳習河務者本少。鐵保係該省總督。在彼經理河務有年。戴均元本係特派前往。因其留心工程。辦事認真。是以卽授爲總河。徐端係河員出身。於工程更爲諳悉。此時伊三人經理要工。惟當一力肩承。責無旁貸。又何必另請大員。前往督辦。豈伊等之意。預恐辦理不妥。將來派往之人。卽可分任其過。並將任賠款項。一體著賠乎。又吳職現亦有本任。應辦挑淤蓄水。及籌備春汛事宜。豈能分身前往。所請不准行。此外如道府丞倅需員差委。

或須將王念孫調往。隨同辦工之處。俟該督等據實奏明。再行發往。並將來伊等奏報工竣之時。朕自當特派親信大員。到彼查驗。設或工程不能如式。以及屬員中有冒銷錢糧諸弊。伊等不能舉發。一經查出。則惟伊三人是問。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二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戴均元會同臣鐵保。馳赴減壩以下。確切按段履勘。上游五六十里內。兩岸灘勢顯露。間有缺口。無甚斷續。相度隄基。有土可取。陳家圍河窄水淺。下至鮑營河。張家河尾。河面仍窄。水勢漸深。隄形殘缺。舊隄外仍係漫水。各深數寸及尺餘不等。間露嫩灘。不成片段。下接南六塘河。碩項湖則漫水甚爲廣遠。周圍十餘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絕無灘形。難覓隄基。水勢迅激。仍歸武障河。由灌河口入海。自武障河以下。俱有土岸。可以築隄。與淮揚道鼇圖等勸稟相同。臣等親到武障河頭查看。碩項湖與惠家澗相連。湖河一片。約寬四五十里。茫無涯涘。其中雖有深槽。隱在水底。誠如聖諭。何能水中施工。此形勢之極難措手者。且兩岸長隄四百餘里。必一氣呵成。方有收束。斷不能間斷辦理。工非剋期可成。稍不完整。一經大汛。田廬處處堪虞。我皇上籌辦新河。不惜數百萬帑金。亦無非爲保護民居。俾得永叨樂利。儻新河不能計日奏功。百姓致滋水患。上廩聖懷。尤非萬全之策。再四思維。新河可成。而不能於水中施工。必得涸出河道。方可從容辦理。計惟先堵減壩。挑挖舊河。以奠民居。爲目下權宜之法。臣等遂由新安鎮陸路。轉至舊河。探量中泓。水深三四五尺不等。水面約寬二三十丈。近因郭家房漫口。黃水入湖。由清口暢出。轉前又刷深一二尺。再加逢灣取直。抽溝切灘。可期通暢。一面趕堵減壩。借清水刷滌。力半功倍。易於奏效。竊計新河辦成。四百里長隄。必二三年之久。約費三四百萬。挑濬舊河。堵築

減壩爲期不過兩三月。所費亦祇二百餘萬兩。就現在商捐三百萬之項。足敷辦理。仍須收拾鹽河以備減壩。李工宣洩之路。照例隨時啓閉。臣等斷不敢存畏難惜費之見。亦不敢有因循觀望之心。實因新河中段情形。一時無從措手。而舊河尚有故道可循。謹就現在情形。酌量籌辦。將來漫水涸出。河道分明。於乾地施工。較有把握。奉上諭海口改道一事。前經疊降諭旨。令該督等趕緊履勘。如果可以施工。自當即行辦理。今據稱勘得六塘河。碩項湖一帶。漫水甚爲廣遠。周圍十餘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絕無灘形等語。是新河不能辦理。已屬顯然。並非因費用較多。有所靳惜。實因水中施工築隄。萬無此理。况需費既多。又復全無把握。且鹽河一帶被淹。於國計民生。均大有關係。該督等此時竟不必再涉游移。惟應決意將舊河速行挑濬。堵塞減壩。以資暢注。據稱探量舊河中泓。水深三四五尺。約寬二三十丈不等。抽溝切灣。尚可期其通暢等語。是舊河施工較易。即當上緊籌辦。該督等所稱爲期不過兩三月。又稱統限明春桃汛前辦竣之語。尙覺稍遲。總須在凌汛以前辦竣。方爲妥善。且商捐之項。亦屬敷餘。儘可隨時提用。現在徐端督辦郭家房漫工。所有挑濬舊河及堵塞減壩工程。即著戴均元專司督辦。俟郭家房壩工合龍後。徐端再行前往幫辦。堵塞減壩事宜。其往來督察。催運集料等事。著鐵保專司經理。毋稍遲悞。現據該督等確核估計章程。著先將減壩口門共有若干丈。定於何日分投興工之處。迅速馳奏。嗣後減壩每堵塞十餘丈。及舊河挑挖若干。即行具奏一次。以慰廑注。至郭家房壩工。現據徐端奏稱。尙存口門五十八丈。仍著趁此晴暖。督催儘辦。嗣後再進占十數丈。亦即具奏一次。計至合龍日。分作四次具奏。用告歲功。其現辦工程。所用料物。均著遵照新頒諭旨。按照例價若干。時價應增若干。實用實銷。據實奏報。不得稍有冒

濫。又任工員等以少報多。致滋弊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二日御製治舊河記。黃河由雲梯關入海。其來已久。無所謂舊河也。水性挾沙。海門漸覺淤墊。故流不得暢。下游既壅。則屢有上潰之變。此全河之大患也。丙寅夏四月。清黃並漲。不得已啓放王營減壩。分洩洪流。卽掣動正溜八分有餘。而雲梯關故道僅一分有餘之水。舊河之名所由與。而予之黃河改道記所由作也。爰命戴均元爲正河臣。徐端副之。督臣鐵保總司其事。鳩工集料。籌餉百度。具舉原擬秋深水涸次第經理。舍舊圖新。一勞永逸。洵利用厚生之善議也。夫機若失而反得。事涉難而圖易。達權通變。智者之所用也。膠柱鼓瑟。愚夫之所爲也。人事盡則兆民安。兆民安則天心佑。無不可成之工。無不能辦之事。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理以誠求。政以誠治。必能感召上蒼。默春措斯民於衽席矣。新河之不可治者。何也。蓋有道焉。秋間奏報。王營減壩以下。河形稍露。嫩灘尙可築隄。收束水勢。度受刷滌之益。自斯下至六塘河。接領項湖。則浩浩蕩蕩。茫無涯岸矣。智巧無所施。隄堰從何建。焉能於洪波巨浪之中。興建築修造之工哉。河流遷徙。非人力所能勉強。新河旣不經理。舊河亟應疏浚。豈中道而廢。兩無所成乎。河循故軌。免泛溢之患。無與築之煩。堵合減壩。涸復災區。時不可遲。工宜速辦矣。况數百里長隄。豈能一氣呵成。爲時尙須數年之久。挑復故道。爲期僅數月。又免修築之役。事半功倍。何憚而不爲乎。此治舊河記所繼作也。黃河由塞外入內地。至江省匯衆水朝宗于海。經行郡縣。億兆生民。所繫重大。曷敢不上應天心。下籌國計。盡予心力。保衛羣黎。若固執改道之說。勞民動衆。終於無成。明歲春汛。更加泛溢。所患滋甚。予與司事諸臣。負咎益重矣。諸臣勉一誠對予。以一誠告天。必蒙眷佑。永

享安瀾之慶。常沐平成之福矣。經費有常。原從民出。施之於民。何所靳惜。司事者務期工固料實。不失以誠事君之義。願無以身試法之事。所費之多寡。予不問。民生之利濟。實宵旰所勤求。庶幾仰報考恩。永承昊貺。期與薄海臣庶。受福無涯。是予之願。斯事不可遲緩。特命亟籌辦理。以禦春水。而循舊道。故詳悉記述。用誌歲月。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鐵保、臣戴均元。日前據道將稟。郭家房口門未堵。漫水由洪湖下注。轉可衝刷河槽。擬疏舊河去路。先堵減壩。較爲合宜。當經陳奏。並俟臣徐端來浦。將減壩郭工何者儘先堵合。可期得力之處。詳悉面議。再行具奏。茲臣徐端遵旨查勘舊河海口。於十一月二十日自工次起程。二十一日順至清江。會同籌議。並傳集道將熟商。查郭家房地處南岸。漫水漸次澄清。由洪澤湖繞出河口。藉滌淤沙。暫緩合龍。轉可免於倒灌。於來春重運。大有裨益。惟郭家房漫工。連日進占。僅存口門二十三丈。收束既窄。溜勢已緊。若停工一兩月。金門刷深。恐難措手。儻堵合稍遲。春汛偶漲。淮黃並注。洪湖盱堰。未免著重。自應乘此工程隱固。一氣呵成。於旬日內合龍竣事。以便帶同官弁兵夫。并力儻辦減壩。臣等詳加商酌。借清刷淤。原可得力。但郭工既不能停工。勢不得不權宜辦理。臣戴均元即赴郭工。督率儻辦。臣徐端歸自海口。仍即馳赴工次。剋期堵閉。其減壩以下舊河淤墊處。所選派多員。實力加功挑挖。務期一律暢順。以免阻滯。至河口倒灌之患。由來已久。查附近之毛家嘴、陸家渡等處。挺有灘嘴。易遏河流。現飭開挑取直。俾水勢正向東注。亦補救之一術。奉上諭。前據鐵保等奏。郭工口門僅存二十餘丈。擬緩堵郭工。借清水以刷滌舊河。儘先堵築減壩。當經降旨。以該督等聲敘未明。令通籌全局。計算先後。次

第辦理。茲鐵保等又稱與徐端面商。以郭工口門。現在收束窄狹。溜勢已緊。若停工日久。恐金門刷深。難以措手。兼慮春汛偶漲。淮黃並注。洪湖肝堰。未免著重。所關更鉅等語。該督等三人籌辦黃河全局。如果所見真確。即當定議。趕緊辦理。今往返籌商。逾數日。具奏一次。仍係空言。誠所謂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現在時令已屆嚴冬。轉瞬春融。凌汛。桃汛。相繼而來。若如此耽延時日。豈不坐悞要工。現既定議。僱塔郭工。以便趕辦減壩。即當剋期進占。以期早日合龍。其培築減壩。及挑挖舊河。工鉅事繁。尤應上緊興修。派員僱辦。徐端於查勘海口。回日。速趕赴郭工。督辦合龍事宜。堵合後。即馳往會同戴均元。趕築減壩。並辦理舊河抽溝切灘等事宜。不可少有遲緩。至鐵保。戴均元。稱郭工漫口。例應分賠。計及賠款多少。並稱不敢固執。前說致有歧悞等語。尤屬無謂。此事爲期已迫。該督等惟當統計鉅工丈尺。按日興修。剋期蒞事。毋得築室道謀。徒亂人意。仍著遵前旨。每處工程得有二十餘丈。即具奏一次。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六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報。郭家房大工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啓放引河。十二月初二日。辰刻合龍。正在將次閉氣。西壩壩身。徒蟄六十餘丈。臣等督率在壩官弁兵夫。奮勉搶辦。三晝夜。於初五日。酉刻斷流。閉氣。臣等復逐細察看。隄身壩基。一律穩固。現即趕鑲關門埽。並於裏餞之外。加鑲護埽。一面漏夜趕堵二壩。以資重門。擎托。務期倍加慎重。奉上諭。鐵保等奏報郭家房大工合龍穩固情形。一摺。覽奏欣慰。據稱大壩金門。於十二月初二日。辰刻合龍。時西壩復蟄六十餘丈。隨即督率在壩官弁兵夫。奮勉搶辦。三晝夜。現已於初五日。酉刻斷流。一律穩固。並隨即加鑲護埽。趕堵二壩。以資擎托等語。郭家房大工自八月下旬開工以來。該河督等籌催料物。疏挑引河。僱築壩座。步步進占。茲得合龍穩固。實爲幸慰。

南河事務繁鉅。日下先將郭家房一處工程趕辦完竣。其餘各工皆可以次經理。即在工人員亦可酌量歸并差委。鐵保、戴均元、徐端統俟堵築減壩完固之後。施恩一幷甄敘。至此時減壩工程更關緊要。郭家房漫口既經堵合。則黃水全注下游。必須將減壩堵閉合龍。方能挽歸舊河。不致復形散漫。除舊河淤塞處所急須趕緊疏治外。所有減壩工程。據伊等奏稱。約於明年桃汛前可以辦竣。但爲期尙覺稍遲。若能於正月底凌汛以前堵築完固。方爲妥協。現在戴均元、徐端已先後趕回。減壩興工。其料物一切。想鐵保亦籌辦足用。著於進占二十餘丈時。卽奏報一次。不必拘定隔數日一報。總以丈數核計。陸續馳奏。並將舊河挖淤情形。隨報奏聞。伊三人仍應遵照前旨。分投趕辦。爲是至堵築壩工。愈速愈妙。但必須步步穩實。盤裹堅固。築一丈卽得一丈之效。於趕緊辦理之中。又當加以慎重。旣不可意存濡緩。尤不可稍涉草率。工員內尤須隨時詳察。如有偷工減料情事。卽當據實嚴參。勿稍姑息。其另片奏請就近撥銀五十五萬兩之處。已交戶部議令改撥。迅卽解往應用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八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戴均元於郭工合龍後。卽於初七日先行馳回清江。會同臣鐵保督催挑河集料各事。查蘇家山口門。據徐州道單漢稟報。已於初五日堵合穩固。舊河頭應築攔壩。已據錄築完整。由郭工引河下注之黃水。均歸減壩入海。涓滴不令瀉入正河。以便與挑。西壩所築壩基。現已做成。盤頭壩基之前。另築挑水壩。挑開溜勢。亦在趕辦。外河之毛家嘴。山安之陸家渡兩處挑工。已有十之二三。下游裴家窰及雲梯關三套灣港。據報已有八分工程。減壩集料已交廠者約二千堆。派員領辦。在途未到者尙有四五千堆。此現辦之情形也。舊河至雲梯關以外長二百餘里。久經淤墊。當趁此大加挑

挖。臣戴均元、臣徐端前後查勘後，一面札飭道將核實估計，據淮揚道鼇圖、遊擊劉重佑得自減壩以下至雲梯關以東四十里，共二百數十里，統按口寬十一丈，底寬六丈，深六尺挑挖。臣等熟商擬加展口寬十五丈，底寬八丈，深八尺，約共需銀八十餘萬兩，加展寬深，可期通暢。現已分段派定承挑，及總催分催人員，刻日興工。至海口一帶潮汐往來，不能駐足施工，其餘如非鐵板硬沙，人力稍有可施，必應認真辦理，即再多挑數十里，添費土方一二十萬，臣等爲疏通尾閘之計，亦不敢惜小費而貽後患。當親往查勘，奏明辦理。再此次挑河工段雖長，土方可據止，須多分段落，多派員弁，多募人夫，分段合作。兩月間總可竣事，再得減壩料物充足，一面挑河，一面進占。三月內一律完工，尙不致於遲悞。奉上諭：蘇家山口門於初五日堵合穩固，西壩所築壩基現已做成盤頭，毛家嘴、陸家渡兩處挑工已有二三分。裴家窰及雲梯關三套灣港工程已有八分。該督等自應趕緊籌辦，以期迅速竣事。惟所稱減壩集料業經交廠者二千堆，派員領辦在途而未到者，尙有四五千堆等語。河工築壩進占，全賴料物應手，方能剋期趕辦。今未經運到之料，尙有四五千堆之多，必應嚴切督催，勿任延緩。前已將領辦料物遲延之守備韓繼宗革職嚴追，枷號示懲。該工員等自亦聞知儆懼，不致仍前玩悞。其借撥各省銀兩，該督等既經接准部咨，卽應趕緊催解到工，俾得源源接濟，無悞要需。又據摺內減壩以下至雲梯關以東挑挖丈尺，加展寬深，並分段承挑，及總催分催人員，剋日興工，總可於兩月間竣事。再得減壩料物充足，一面挑河，一面進占。期限三月內完工等語。堵築壩工，疏治舊河，總以迅速爲妙。前經諭令該督等於正月底凌汛前將壩工堵築完竣。舊河淤墊處所，亦急須上緊挑濬。今該督等奏稱，期限三月內一律完固，計自本年十二月興工，至來

年二月間已屆三月限期該督等務須依限辦竣不可稍有遲滯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等接奉上諭據吳啟奏現在江境河工必須於減壩未經堵合之前先將舊河大加挑挖寬深不特減壩合龍較易且尾閘通暢清口不致壅遏則重運渡黃瓊盱隄工咸歸順利等語所奏甚是著該督等速行督同幹練之員將舊河詳細審度大加挑挖不可稍有草率及原估丈尺或尚有未盡之處亦不必意存回護惟當核實妥籌上緊興工務使尾閘深暢則減壩合龍較易而河湖漕運咸歸順利方爲盡善仍著於勘估後將應行挑挖工程情形由驛覆奏以慰廑注欽此遵旨並將吳啟原摺抄寄前來仰見我皇上洞燭事機訓示至爲諄切伏查海口鐵板橫沙非人力所能施展前人言之鑿鑿久在聖明洞鑒之中至雲梯關一帶正河經黃水北趨後淤墊實多若不能挑挖寬深則大溜難期暢掣當乘此河底乾涸儘力疏治臣徐端於上月遵旨往勘當經確按情形奏明應加展寬深昨與臣鐵保臣戴均元會同覆勘細籌按時度勢正河受淤固重現在河底雖淤河形尚在並非全成平陸止能在河心挑挖至兩腮灘面所積斷無如許人夫畚鍤所能起除淨盡臣等斟酌熟籌原估在河心抽挑口寬十五丈底寬八丈復一律展寬四丈除舊河形之外挑深一丈及一丈四五尺不等蓋河底既深則水勢跌塘而下吸溜必暢溜形既暢則兩腮自能刷塌加寬此係大河實在情形當即遴員照現估加挑丈尺集夫僱辦俟挑成後再分別擇要抽溝去路足資通暢兩月限內如無雨雪可期趕辦完竣至吳啟所奏黃河下壅則上潰係爲先事預防起見伏思工程平險悉視汛漲之大小若汛漲非常則去路雖暢而一時宣洩不及亦難保無虞惟在沿河廳營刻刻小心處處預防加培隄岸多儲料物盡人力以

迓神庥，東南兩河事關一體，無分畛域，臣等當虛衷商榷，共籌利導，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五

河水章廣三十二

嘉慶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鐵保等於初二日在雲梯關挑河工次。接奉上諭。戴均元徐端會奏黃運南北兩岸大隄。亟須擇要加培。懇請撥項儼辦。河防工程緊要。需費孔多。但辦理總須核實。如係必不可緩之工。朕斷不肯稍存靳惜。若工非喫緊。即需費無幾。不過飽屬員之欲壑耳。總當慎重酌核。似此要工。鐵保身任總督。尤當先事籌議。合詞奏聞。乃此次摺內。該督僅於摺尾聲稱。意見相同。或鐵保之意。竟以戴均元等所辦。爲非常務之急。當向河督等商推阻止。否則各抒所見。單銜奏聞。何以復以意見相同。含混聲敘。摺內又未詳敘究竟應培之工。坐落何處。亦未繪圖貼說。呈覽。所奏殊未明晰。鐵保戴均元徐端著傳旨嚴行申飭。仍著該督等籌商將加培隄工。是否目前必當儼辦。其應培工段。在於何汛地面。丈尺若干。統計實需銀若干萬兩。如何責成。勒限之處。分晰繪圖貼說。迅速覆奏。到日再降諭旨。欽此。伏查江境黃河。經節年盛漲。普行漫水。灘面淤高。大隄日形卑矮。幾與灘面相平。難資防守。緣兩岸大隄。道里縣長。各道廳估報所需土方繁多。錢糧浩大。臣戴均元等斟酌駁減。復遴派誠實之員。往返覆估。迨正月中旬。據徐州淮揚兩道。督同委員。按廳開冊呈送。臣等覆核。實皆必不可緩之工。臣鐵保亦深知大隄必應培築。爲大汛時防守根本。向來派員查勘估計。支發錢糧。俱河臣專責。是以仍由河臣主稿。會列後銜。茲蒙聖明訓飭。曷勝悚懼。謹遵旨將應培應築隄工。按各廳汛地開具清單。繪圖貼說。恭

呈御覽。伏候訓示。再減壩迤東。疏挑舊河情形。及壩工做成丈尺。節經具奏。茲欽奉諭旨。垂詢海口近益高仰。計現在所挑工段。核之大溜現行處所。是否能將大溜全掣。暢注出海。著預爲籌勘測量。詳悉具奏。欽此。臣等查舊河自雲梯關一帶出海處所。西高東下。勢屬建瓴。近年河底淤高。流行迅駛。未能如前。上年屢經查勘。自減壩旁盜後。正河內仍有一二分之水下注。迨十月間。勘估疏挑。當經督飭道廳。在河頭築柴壩攔截。始經斷流。掣乾底水。則下游不致過於高仰。此爲明驗。現在所挑之工。惟毛家嘴。陸家渡。裴家窰。周門。灣港等處。係就乾灘取直開挑。其餘皆就舊河心挑挖加深。自六七八尺至一丈六尺不等。按其形勢。切實疏挑。至雲梯關外四十餘里。潮汐上濤。亦經築壩攔截。然後施工。臣等悉心察看。雖兩腮淤土。未能全去。而中泓行溜處所。實已深通。復將毛家嘴。陸家渡兩處高灘挑切段落。於前估展寬外。又一律再展寬四丈。以期行溜舒暢。其原築攔壩之外。應挑河頭長二百一十三丈。現估挑口寬五十丈。深一丈五尺。另派幹員儻辦。務令寬深。啓放時。跌塘而下。以成吸川之勢。可期大溜全掣。暢注出海。奉上諭。鐵保等覆奏。培築黃河南北兩岸大隄。實係亟應趕辦工程。一摺。並詳晰繪圖貼說進呈。朕遂加披閱。此項培築隄工。旣經戴均元。徐端督同各道挨次查勘。或估加大堰。或幫寬隄頂。擬加子堰。皆係擇要興築。以防大汛。均屬必不可緩之工。應乘春融儻辦。其所用土方丈尺。亦據稱係核實確估。自應卽照所請辦理。戴均元等前次奏請於附近之兩淮。浙江。山東。河南等省。藩庫。運庫內湊撥銀七十七萬兩。著戶部速議具奏。如數撥往。該督等惟應督飭工員。加緊儻辦。所需工料銀兩。毋許絲毫偷減。假冒。經此次培築後。將來大汛經臨。河水盛漲。若此項新工。並無汕刷墊塌。得資保障。卽係承辦之員。認真培築。尙當加以獎勵。

儘一經汛水驟漲。又復掣卸殘缺。致有漫溢。則惟該督等是問。不可不核實督辦也。又據另片奏。舊河挑挖情形。現在報竣者已有二十餘分。其餘俱有七八分工程。漏夜嚴催。務於二十日以前。如式全竣。可期大溜全掣。暢注出海等語。惟願如該督等所奏。從此宣洩疏通。建領下注。爲一勞永逸之計。其減壩工程。現存金門四十丈。並應趕緊進占。約於何時合龍。仍一面先行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王營減壩。正河已竣。擬於二十七日啓放引河。三月上旬將大壩二壩同時合龍。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二十七日辰刻。減壩啓放引河。黃水流行甚暢。已出雲梯關歸海。現在壩工趕緊合龍。奉上諭。鐵保等奏。引河黃水。流行甚暢。現在壩工趕緊合龍。一摺。覽奏欣慰。計日內當已挂纜合龍。喜報諒已在途矣。惟據另片奏。邳宿運河。先經派委徐州道單漢。督率挑挖。據報竣工。業已啓放。黃林莊界壩。并知照東境。開放韓莊湖口壩。鋪水下注。何以中河下注之水。增長較遲。當派同興、裘世璘、星夜往勘。設法補挑等語。此事前據和靜奏及。當經降旨。諭令該督等查明籌辦。本日又據吳璥奏。稱大泛口挑工。因江境馬蹄崖迤北。至黃林莊二十餘里。未經估挑處。間段淤仰。黃林莊界壩起除後。大泛口仍存積水五尺有餘。難以施工。挑辦等語。與該督等所奏情形相合。是則關係緊要。現在重運銜尾。北來。儼挽過行。邳宿運河一帶。前據該督等派委單漢。督率挑挖。何以馬蹄崖一帶。該道竟未一律估挑。仍行淤仰。以致東境大泛口積水不消。礙難施工。實屬辦理草率。轉瞬漕艘經過。亟應設法籌疏。計減壩即日合龍後。著戴均元、徐端公同商酌。於伊二人內分一人。前赴黃林莊一帶。詳細履勘。趕緊督率挑挖。

務使重運勿稍致有稽阻。其原辦估挑未能妥協之員，應卽查明參奏。所有補挑工程，亦應一并罰賠。吳璣摺著抄寄閱看。將此傳諭鐵保並吳璣知之。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三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王營減壩自上年河溜旁趨於十二月內涓吉興工。復蒙賞發同興傅修李奕疇等多員來工。俾資分投派委。所有挑河築壩各情形均經隨時奏蒙聖鑒。茲於上月啓放引河後。大溜旣已吸動。而壩門收窄。壩下之水陡消。兼值桃汛長水金門。溜如懸瀑。勢愈湍激。衝刷跌塘。深至五丈有餘。東西兩壩頭立見行蟄。掌壩之道員鼇圖葉觀潮知府張鼎等及文武官弁兵夫皆竭力搶辦。趕捲大埽。並將兩壩同時進埽。擎托閱三晝夜。未敢一刻稍停。至三月初一日戌刻。金門僅寬四丈。當卽挂纜合龍。儘力追壓。至初二日酉刻。斷流閉氣。二壩亦卽堵合完固。細勘兩壩通身縝密堅實。並無腰漏滲水。一律妥竣。此皆仰賴我皇上至誠感格。天神協應。自興工以至歲工八十餘日。天氣晴和。得以漏夜儻辦。一氣呵成。黃水仍歸故道。災黎共慶安全。感頌皇仁。莫可紀極。所有減壩合龍妥竣情形。理合由驛奏報。仰慰聖懷。奉上諭。鐵保等奏報減壩大工合龍穩固。河流全歸故道。一摺。覽奏實深感慰。王營減壩自上年啓放後。河流順趨。由六塘河一帶歸海。雲梯關故道漸至斷流。彼時督臣等曾有請改海口之議。朕廣諮博採。衆論不一。率以故道難於疏濬。不若改道之易於集事。旋據鐵保等仍以疏濬故道爲請。因思治水之要。貴在行所無事。雲梯關海口由來已久。未可輕易更張。當經詳悉訓示。諭令鐵保等一意挑濬舊河。將減壩上緊堵閉。該督等恪遵辦理。自上年臘月興工以來。雲梯關一帶均經挑挖深通。前月開放引河。大溜奔騰下注。減壩金門水勢頓消。經工員等督率搶辦。三晝夜於初一日合龍完固。從此河流

順軌。永慶安瀾。實仰賴天恩神佑。默相成功。茲發去大小藏香十枝。交鐵保等分詣沿河各神廟。代朕敬謹焚香祀謝。以答鴻庥。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鐵保、戴均元、徐端、汪志伊奏。臣等奉上諭。河工物料。土方運脚例價不敷之處。著江南、河東各河督。及江南、山東、河南各督撫。再行公同詳核。各就地方情形。妥議具奏。總之工程物料。必應實用實銷。方可以杜工員侵冒之弊。而價值必有確據。可查錢糧。方不致虛糜。卽如豫東兩省。歲料有生息。津貼幫價。其中無幫貼者。價值仍屬不敷。江省則並此無之。其應如何籌畫。使工員領購物料。不致賠累。該河督等得以核實查工。俾無冒濫。該督撫等又能設法勾稽。杜絕浮捏。部中有一定章程。可憑考核。議上時候。朕裁酌欽此。伏查南河每年額解河銀六十餘萬兩。除動支官兵俸餉外。仍餘四十餘萬兩。以爲各廳歲搶修工程之用。此係遵行常例。至大汛內遇有搶護新生工段。則視工之大小。勘估銀數。此爲另案新工。而近年南河工用。總在三百萬兩以外。實因黃運兩河隄埝險工林立。需用稽柴礮礮土方。甄石各項。爲數甚多。價值倍昂於前。工程緊要。例價不敷。採辦必須照時價給發。而報銷則仍遵例價造送。以致實用之數。無從開報。不能不以另案新工。及多用椿木通融抵銷。此積習相沿之所由來也。查豫東尙有幫價。稍資津貼。江省先曾派辦地料。藉以支持。嗣緣累及閭閻。革除地料。工員不敷承辦。遂致流弊日深。民間物價。旣早晚不同。黃河工程。復變遷不定。有工之地。未必皆產料之區。卽如徐屬。多用秫稻。其價係上游賤。而下游貴。揚屬多用海柴。江柴。其價係下游賤。而上游貴。例價每觔一釐。及七八九毫不等。與現在時價大相懸殊。前擬責成州縣。以月報價。值爲憑。原冀互相覺察。但報價之日。與購料之時。卽不能畫一定準。河

工丞倅固未可盡信。地方州縣亦未必皆賢。立法之初。可收近效。行之既久。難免扶同。現據各州縣開報時價。有較例價多至五六倍不等者。若據以爲準。誠恐漫無節制。儻過於折減。又屬有名無實。不足以杜絕冒混。勢必日久仍循故轍。至將例價時價。隨案聲敍。未免煩瑣。臣等率同司道各員。通查江省各屬實。在時價。確按物產之盈虛。採辦之緩急。轉運之遠近。以定價值之多寡。其募夫挑土工作。亦按農力之忙閒。以足敷口食爲度。比照向日例價。酌中分別加增。謹逐項擬開清單。恭呈御覽。再南河歲搶修工程銀數。原額四十餘萬兩。從前河深工少。物料充裕。例價足敷辦理。近緣工多料少。購運維艱。時價數倍於例。每年實用。不能實銷。致有以歲搶之工。報作另案。又於另案工內。虛開丈尺。通融勻銷等弊。甚至此廳所用。彼廳融銷。本年所用。次年帶銷。並徐揚隔屬。亦有彼此代銷之事。又查椿木一項。原係下埭所用。如歲搶修等工內。係加鑲軟鑲。即不必盡用簽椿。遇有水深溜急之工。逾例多用繩橛騎馬。無可開銷。另案尙有不能全銷之工。遂藉下埭用椿之例。開報將盈補絀。上司明知外辦之工。與報部之冊。迥不相符。礙於例價難銷。懸款無著。僅據詳冊轉申了事。此皆爲例價所限。不得不虛作收支。以致相率爲僞也。臣等檢査近年報銷冊檔。除土石等工。專案辦理外。其各廳鑲修埭工。如嘉慶八年銷銀二百五十餘萬兩。九年銷銀一百九十餘萬兩。十年銷銀二百七十餘萬兩。內搶修歲額俱各止四十餘萬兩。此外俱於另案中及椿木通融開報。是往年辦理工程。名雖照例價報銷。其實即係時價辦理。於另案工程及椿木等項。內通融銷納。此其明證。惟立定章程。事核實。從此實用實銷。永爲定例。杜牽混之源。而稽核亦較有把握矣。南河成案續編。今案河東總河吳璣等。亦請將東河工料。照南河一律覈實報銷。尋奉上諭。河工

料物例價不敷。近年皆以浮用之數。虛開融抵。該河督等欲杜其弊。奏請按照時價。實用實銷。若以時價比例。價增多。仍責令如前虛報。則廳員融銷朦混。其弊將無所底止。至部臣以例價有常。恐遽增數倍。致涉虛糜。駁令復覈實爲慎重錢糧起見。但未經目覩情形。憑空揣度。駁令另議。該河督等仍不過覆申前說。章奏頻仍。迄難定議。殊非覈實辦公之道。著派英和、蔣予蒲、揀帶工部精細司員。馳驛前往南河。將河工應用稽麻椿木。以及土方等項。均一一親身查訪時價。探試切勿假手河員。將實價詳細開單具奏。候朕裁酌。英和等於南河查覈完竣後。並著順道前赴東河。一併查覈具奏。奉皇帝聖訓。

五月十二日英和、蔣予蒲奏。臣等奉命前赴南河。於四月初一日自京起程。經過沿河地方。卽將物料價值。留心訪問。四月二十一日抵清江浦。隨派員外郎多麟。代主事朱淥前往徐屬之豐蕭、銅沛、邳睢、桃宿各廳。主事錦明、陳啓文前往揚屬之山安、揚河。並常鎮屬之江防。揚糧各廳。不令其假手河員。分投採訪。據該司員等查得各項價值內。惟鐵器、煤、炭等物。價值尙不甚昂。甄石、灰汁、土方等項。尙可量爲節省。其稽料、柴料、麻筋、草柳等項。均較該督等請加之價。有增無減。臣等以現在料價。正當新陳不接之時。又甫經新辦各工。價值自昂。未便援爲比例。復經移取該河督等歷年批准時價原案。詳加查覈。所有歷年批准之價。與現在請加之價。均屬相等。臣等逐一檢查。謹案原奏。分款酌擬。開列清單。恭呈御覽。臣等抵浦以來。將河工利弊。博加採訪。從前之弊。在於辦工之不實。現在之病。又在備料之不豫。每年額備歲料。例於七八月間。卽行給價採辦。近來籌撥較多。未能及時購辦。每遇汛期工險。臨時急購。料戶旣得居奇。而其中不肖工員。又或借急購爲詞。虛擡價值。種種弊端。由此而起。惟於新料登場之際。將歲料全數購辦。

並將另案所需寬爲籌備分貯要工處所則遲早祇爭數月而節省不啻倍蓰且遇緊要工程得以立時搶護其預辦料物查明實貯在工卽以用去之料覈其所辦之工應汛各員無從隱匿虛報應請旨飭督臣河臣將每年實需歲料若干應行寬備若干酌需動撥若干內有節省若干並如何預爲籌撥之處詳細妥籌至河道工程欲其確覈錢糧首在嚴查工段應責成督臣河臣等於報險之初確勘情形辦工之際嚴查做法竣事之後確覈工段並於每年水落歸槽之後派委不兼河務之司道大員將一年辦過各工通勘結報河臣等仍親身分投覆勘如稍有浮冒情弊卽將承辦各工員並扶同出結之司道一併嚴行參辦庶工歸實用弊可漸除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奉上諭工部奏查明南河需用料物例價並鐵保等奏請加價數目及此次英和等所擬增減各價值分晰比較開單進呈河工需用料物全在經手得人自無弊混從前卽未經加價在謹飭辦公者自不敢多有浮開而見利忘害者全借此虧國肥己此時加價之後設或辦工各員仍前糜帑營私其弊又將何所不至是河工杜弊之法原不專在於定價但近年大工屢興物產昂貴一切工料不能悉照舊價辦理亦係實情既據侍郎英和等到彼訪查明確自當酌量准行亦不能不定以限制所有單內增添價值著將較舊價多半倍一倍倍半以及兩倍者均照所議辦理其有兩倍以外至三倍四倍半有零者著減至加兩倍爲止違者工部仍前不准此次定價之後工員承辦料物自更無掣肘之虞不得再有藉口若仍前虛估寬報復有弊混一經查出必當重治其罪不能少爲寬恕矣將來如果辦工較少物價漸平該河督卽當據實奏聞酌量議減設或物價仍復昂貴該河督等亦何妨隨時具奏再行請旨辦

理。總以天良爲本，覈實爲要。朕不時特派大員覈查。如有弊端，惟該河督是問。凜之慎之。南河成案，攬圖。六月初三日，戴均元、徐端奏節，交夏至上游沁水驟漲，江境黃河各工長水，並河口倒漾情形。臣等於五月二十四日由驛具奏。自五月二十三日以後，徐屬豐碭等廳水勢漸見平定，而下游揚屬各工仍未消退。查山安廳吳家莊工尾此次長水，溜勢側注隄根。二十二三等日，將隄坡刷塌六十餘丈，非常險急。臣戴均元親督該道廳文武各員趕築，裏餞幫寬壩臺一面，漏夜鑲埽抵禦，得保無虞。又外河廳北岸汛力家庵地方，外臨黃河，內接運道，兩面皆水，被風浪撞擊，傷及隄身。海防廳下河汛侍家塢灘面，向有民堰，以爲外護。本年培築大隄，土工暫爲從緩。二十五日漲水，猝至刷塌民堰，水漫隄頂。臣等督飭淮揚道龍圖、集夫備料，搶加子堰攔禦，除力家庵一處漫水無多，立時搶堵斷流。其侍家塢民堰漫水較大，湧注隄根，刷缺十九丈。業經過水，該道不分雨夜親督廳營竭力搶護。先將民堰缺口趕堵斷流，並將堰內縷隄，并力補築加高。仰賴河神賜佑，二十六、七兩日大河陡落水二尺三寸，大溜由中泓暢注，得以措手搶辦。現在一律完竣，悉臻鞏固。自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一日，外河順黃壩誌椿共消水三尺二寸。工程俱屬平穩。惟河口一帶倒漾日久，本有停淤，兼之春夏以來天氣晴乾，清水至今未長。是以渡黃漕船皆藉黃水浮送。連日黃水消落，進口力弱。自新禦黃壩至裏河口二三閘，清江一帶間段淤淺，所有重運漕船已渡過八十三幫，計三千九百二十九隻。尙有江西漕船十一幫，湖南漕船三幫，未經出口。查河口雖時塞時通，向無一定。一經水勢加長，即可過行。但四日內幫船未能渡黃，臣等萬分焦懼。現在將邵宿運河之剝船，星夜調回，儘力起剝。一面多集人夫，節節撈挖梳爬，並於禦黃壩外趕築兜水壩。河口內多築束水小

壩逼溜刷沙。以資浮送。奉上諭。戴均元等奏。外河海防等廳。隄堰漫水。搶堵平穩。並河口淤淺情形。海防廳屬侍家塢。因漫水過大。民堰刷塌十九丈。業已過水。實屬危險。適河水陡落。得以搶護無虞。幸慰之至。惟所奏河口情形。尙未明晰。向來黃流倒灌。皆可藉以濟運。何以此次據華連布吉輪奏稱。河口倒灌過甚。軍船攢渡轉難。至五月二十三日。僅能挽渡一船。已不可解。今日戴均元等摺內稱。黃水又已陡落。而糧船行走。較前更形阻滯。竟至四日之內。幫船全未渡黃。似清口停淤。係河水消落之故。况雲梯關一帶。業已挑挖深通。因何停淤更甚於前。其受病之原。究在何處。現在江西湖南二省幫船。尙有十四幫。未經出口。似此輾轉阻滯。豈不有悞正供。伊等現在添調剝船。多集人夫。節節撈挖。又趕緊築壩束水。以爲逼溜攻沙之計。自應如此辦理。此外有無他策。可以刷淤濟運。尙當熟籌妥議。隨宜趕辦。仍將辦理情形。隨時速奏。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六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伏查南河需用物料。最爲煩曠。內如石料、河輒、石灰汁、米、鐵器、煤炭、柳草、湖蘆、江柴等項。價值不一。臣等分別定議。請照例價增添一倍。至二倍半。有零不等。復經侍郎臣英和等次第酌減覆奏。茲蒙諭旨。減至兩倍爲止。不得再有浮多。臣等欽遵。嚴飭各工員。於無可節減之中。力求撙節。不敢再爲瀆請。惟徐屬之秫稻。揚屬之海柴。爲正料之大宗。產地有遠近不同。轉運亦難易不等。價值本難畫一。內徐屬豐蕭兩廳。每劬二釐。二毫。較例價加增不及兩倍。銅沛、睢邳、運河等四廳。每劬二釐八毫。較例價加增兩倍。僅多一毫。其下游宿桃南北。以及中河外河。堰圩等廳。每劬請照三釐三毫。至四釐。則較例價加三倍有零。若概以兩倍爲準。則豐蕭銅沛等廳。購辦可以從容。而桃源以下。路遠各廳。

未免獨形竭蹶。惟有遵照欽定兩倍之價，均勻核派，損此益彼，合計仍不踰兩倍之數。請將豐蕭銅沛邳睢運等廳之價，再爲遞減，即將宿桃中外河堰圩等廳之價，量爲遞增。如此增減相抵，購辦成歸平允。至揚屬葦柴一項，產自海灘，從前例價，每觔只定七毫。自乾隆年間至今，產柴灘地漸遠，轉運日難。現在民間購買燒煙，每觔實需制錢六七文不等。欽差侍郎臣英和等，在工探訪時，實所目睹。今照依例價加增，每觔僅准銀二釐一毫，萬難敷辦。臣等輾轉籌思，若勉強遷就於一時，必致仍前通融虛捏，流弊潛滋。惟有將揚屬各廳葦柴價值，於原請加三倍半至四倍有零之中，酌減十分之二，比較例價約加三倍有零。此係實在情形，未敢因葦柴一宗，牽制全局。仍貽將來通融流弊，不得不瀆陳於聖主之前，謹分晰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再南河每年歲搶修錢糧，定額不得過五十萬兩，搶修之工，每案不得過五百兩。今料價既增，應即照實用銀數開報，未能仍拘舊額，請嗣後搶修，每案不得過一千五百兩。如銀數在二千兩以上者，即專案奏明核辦。仍於每年年底，將各案動用銀數彙開清單，具奏查核。如此酌立章程，勾稽益歸慎密矣。奉上諭：南河料物價值，歷年俱有增無減。經朕特派大臣親往查勘後，已降旨著照例價祇准加至兩倍。茲據鐵保等查明各項料物內，如靛灰、煤、鐵等項，尚可撙節辦理。惟徐屬之秫、稽、揚屬之葦柴，最爲正料大宗。現在各廳借價，尚可損此益彼，增減相抵，不致有逾定價。至葦柴一項，原定例價本輕，節年灘地漸遠，轉運日難，照例價加增兩倍，僅准銷銀二釐一毫，萬難敷辦。再四籌商，於原請加價三倍半至四倍有零之中，酌減十分之二，比較例價約加三倍有零。庶無掣肘，自係實在情形。著加恩將此一項，即照所請，於原加兩倍外，再加一倍有零。俟將來物價漸平，即著據實議減。若以此嘗試，又復瀆請，屢加不

已朕惟執法嚴懲耳。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十三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等接奉。上諭。漕船爲天庾正供。一經逾限濡滯。必致年年遲悞。所關匪細。鐵保等當悉力籌疏運口。務令回空幫船銜尾揚帆。進行無阻。此爲至要。至現在秋汛方長。江境各工。皆關緊要。必須加意防護。據摺內稱海防廳境雲梯關外七十里之天妃廟以下。隄堰過水。刷成缺口。三處等語。該處幸距海口甚近。於正河大溜無礙。但海口一帶。是否有鐵板沙頂阻。此次漫水。自係尾閘未能通暢。致下壅上潰。徐端於禦黃壩堵閉後。卽馳往親勘。務須詳細確查。設法籌辦。欽此。伏查河口清黃水勢長落。乃全河關鍵。本年江廣重運。已致阻滯。指日回空。經臨。尤須熟籌妥辦。臣鐵保。徐端。前於撫州幫重運尾船過竣後。卽將禦黃壩堵閉。將引河內沙淤估挑。一面將束清壩小心加壓防守。竭力擎蓄。自七月下旬以來。洪湖清水。日漸加長。截至八月十一日。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三尺三寸。其力頗旺。自交白露節後。河水消落五尺二寸。比較清水。已低九寸。形勢甚順。此時清水。雖已蓄高。而黃河秋汛。長落尙難預定。且東省臨清開捫口重運。未出閘者尙多。計回空軍船。須九月中旬。方能入境。此時禦黃壩未便遽開。現將束清壩先行拆展。使清水暢注運河。以刷淤沙。所有清江浦以南。寶應。高郵一帶。水深二尺。上下之處。現深四五尺不等。察看禦黃壩外。河溜東趨甚暢。如果不再長水。俟清水高一二尺。卽趁勢將禦黃壩啓放。俾清水暢出刷沙。計回空經臨。定可不致阻滯。至海防廳境雲梯關外南岸陳家浦地方。漫水處所。卽係乾隆年間。前督臣大學士高晉所奏。陳家浦漫水之處。從前離海口本近。歷今五十餘年。海口灘涯漸遠。地勢平衍。七月十八九日間。上游黃水下注。旣湧。兼值秋令。海潮大汛。上漲頂托。致陳家

浦地方平漫過水。由五辛港入射陽湖歸海。其北岸六套地方。亦有漫刷溝槽一處。旋即挂淤。迨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一二日。上游又報黃沁並漲五尺餘寸。下注愈湧。南岸五辛港一帶地勢低窪。吸溜漸多。正河已露淤灘。臣徐端坐船觀看。現在陳家浦口門約寬二百八九十丈。分溜已有七八分。復率同署河營參將劉重履勘。由正河至新淤尖入海約百五十餘里。由陳家浦南岸至海約百餘里。以道里計算。陳家浦較近。查該處本係清水海口。並無鐵板沙。現在水去甚暢。外河一帶數日內已消水五尺餘寸。是其明驗。但由射陽湖入海係奪鹽城阜寧一帶清水去路。是否可以並行無礙。或另籌導引清水之處。此時未敢遽爲置議。俟霜後水落歸槽。臣徐端當親駐該處。周履閱看。或應堵閉陳家浦。仍疏挑正河。或卽順水之性。令由射陽湖尾閘歸海。情形看定。臣鐵保、戴均元再公同履勘。妥商辦理。以昭慎重。而免糜費。奉上諭。陳家浦漫水情形。朕詳閱所繪圖說。陳家浦南岸至海約百餘里。較正河由新淤尖入海稍近。且該處缺口寬至二百餘丈。亦難剋期堵閉。既該督等查明去路通順。並無鐵板沙梗阻。自應順水之性。酌籌引導。但必須將泗汾港正河堵閉斷流。使大溜全歸陳家浦徑行入海。免致分溜散漫。水緩沙停。並須查明射陽湖清水去路。是否並行無礙。抑或設法另籌引導。否則尾閘未能通暢。或致水勢到彼。礙難並行。轉非善策。著鐵保等於霜降水落後。親往勘履。悉心籌酌。若由陳家浦疏濬入海。計可萬全無弊。較之挑挖正河。辦理自易爲力。並可節省帑金。儼陳家浦歸海之路。礙難辦理。卽當堵閉缺口。亟籌疏治。正河鐵保等。惟應體察情形。相機妥辦。總期順水之性。而又不致經費虛糜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此導黃歸海。其北岸佃湖迤下。由灌河歸海一路。雖施工較南岸爲易。但需銀至三四百萬兩之多。兼之曠日持久。一時未能竣事。自不若堵閉陳家浦。挽歸正河爲正辦。鐵保等擬於陳家浦河面較窄之處。建築壩基。進占堵築。使黃水仍歸故道。核計需費在一百二三十萬兩上下。卽著定議疏築。趁此冬令興工。務於新正儻辦完竣。俾尾閘宣洩深通。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海防陳家浦大壩。興工進占。做成丈尺。及疏挑正河分數情形。經臣等具奏。伏查雲梯關外海口沙停。水行不暢。已非一日。此次陳家浦水溢旁趨。正河斷流。亟宜乘此機會。大加挑挖。臣等督率道將文武各員弁。認真儻辦。於原估河長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五丈。至八灘之下。覆勘可以施工處。築壩攔禦海潮。接挑三千八十九丈。臣戴均元。臣徐端往來細勘形勢。尙有灘嘴坐灣之處。不敢拘泥原估。復一律展挑寬深。務臻深暢。以成建瓴吸川之勢。自年前十一月下旬。插鉤開工後。仰賴聖主洪庥。天氣晴朗。人夫踴躍。辦理尙速。間有灑沙地泉。稀淤處所。多方設法。犀利淨盡。不任絲毫草率。茲於正月二十二日。一律完竣。臣戴均元等。自陳家浦引河頭。親赴八灘以下。直至二木樓。攔潮壩止。逐段量驗。寬深丈尺足數。現飭將埂界小壩餘土。起除淨盡。以備啓放。所有陳家浦建築大壩處。河面原寬七十餘丈。自年前十二月二十三日。興工盤頭。築壩進占。臣徐端督率將備各員。慎重鑲築。前進截至正月二十二日。南北兩壩。共做成四十八丈。緝量金門。現寬二十四丈。查前明雲梯關外。卽係大海。自我朝百數十年以來。海口漸淤漸遠。今陳家浦築壩地方。已在雲梯關外五十餘里。是以壩工口門收窄。刷去淤泥。河底卽係灑沙。測量原深二丈二三尺處。今深至五丈有餘。現在多用繩樞騎馬步

步慎重前進。不敢稍存欲速之見。並將二壩趕緊進占。以資擊托。前奏明添築挑水壩一道。亦已做長四十餘丈。溜漸北趨。擬再進數占。相機開放引河。可期得力。奉上諭。陳家浦工程。經鐵保等督率工員。趕緊挑挖。於正月一律完竣。大壩金門。尙寬二十四丈。據鐵保等稱。二月上旬。可以歲事。計此旨到時。自己堵閉斷流。合龍完善。正河故道。經此次展挑寬深。後下注順暢。已成建瓴之勢。尾閘既通。則上游自不致壅塞。設遇汛期盛漲。可無漫溢之虞。而清口亦不致倒灌停淤。此後漕船重運。經臨回空歸次。均可如期僦渡。將來隄河各工。祇應循例歲修。卽有應行黏補搶鑲之處。亦祇應次第舉行。斷無於河流順軌壩工穩固時。預防另有緊要工程。必須多發帑金之理。乃該督等前次籌畫河工經費。何以復奏請暫開捐例。是否於挑浚正河。鑲築壩工外。尙有別項工程。亟須預爲籌費。不妨據實陳明。並將需費銀數。約計若干。一并具奏。候旨施行。切勿稍涉含混。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十二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上年陳家浦黃水漲溢。旁趨正河斷流淤塞。臣等遵旨築壩堵截。挽歸正河。仰荷特發帑金。將海口八灘二木樓一帶河身。加展挑挖。所有挑河築壩各情形。均節次奏蒙聖鑒。自二月初二日開放引河後。當將大二兩壩金門。同時趕緊進占。緣地處雲梯關以外。河底悉係澱沙。金門愈窄。跌塘愈深。自初四日至初六日。兩壩間有裂縫。二壩因溜勢湍激。屢鑲屢墊。大壩更形著重。臣鐵保亦抵工次。會同臣戴均元徐端。分督掌壩之淮揚道齋圖。署河庫道葉觀潮。候補道裘世璘。暨將備丞倅各員等。竭力攙催料土。加鑲搶護。並一面趕將挑水壩再行進占。接長挑逼大溜。全歸引河。而正壩亦藉資蓋護之力。在壩官弁兵夫。經四晝夜。未敢稍懈。仰賴聖主洪庥。河神賜佑。至初九日壩工鑲壓穩實。

當於初十日丑刻挂纜合龍。慎重追壓。至十一日亥刻斷流閉氣。黃水已全歸正河。湍激入海。大溜暢順。現卽趕將二壩一并堵合。以資重障。並將原漫缺口及迤下之周金港鱸魚塘至竈工尾一帶隄堰。分別補還。次第培築。以爲善後之計。俟核明壩工引河及善後工程動用工料錢糧細數。另行具奏。所有陳家浦壩工合龍穩固情形。理合由驛奏報。仰懇聖懷。南河成案。謹編。

是月十六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陳家浦大工現在告竣。一切善後事宜。應次第辦理。查河工修防。以大隄爲根本。徐道所屬各廳地處上游。情形較重。是以首先估築。雖未能十分高寬。藉以稍資捍衛。上年大汛保護平安。現在毋庸籌議。惟淮揚道所屬自外河廳以下。山安海防等廳。上次因核計錢糧過多。且地近下游。僅擇其最要者估辦。未能多爲加培。茲淮揚道釐圖具稟。揚屬之桃北桃南外河山安海防等五廳黃河大隄。自宿桃交界起。至海防十五堡止。亟須再爲擇要加培。細案大汛時隄工出水尺寸。分別估計請辦。臣等前於盛漲搶護各工時。往來兩岸。目覩舊隄卑矮單薄之處。多與外灘相平。僅賴臨時搶加子堰抵禦。雖幸獲安全。而灘面又復淤高。到處有平水漫水之勢。誠恐再經大汛。不免顧此失彼。惟兩岸隄長七百餘里。當此錢糧支絀。勢不能普律培築高厚。以圖萬全。臣鐵保復以錢糧浩繁。嚴札該道再往查勘核議。先擇其必不可緩者。擇節估辦。臣戴均元臣徐端先後親赴各廳。確案河勢情形。逐段勘量丈尺。凡上年已培之隄。內有又經盛漲漫灘受淤。現形卑矮者。應於原做子堰貫頂加培。餘皆細爲剔除。不任稍有重複牽混。至舊隄應培應築處。及應添挑壩加幫越隄撐堰子堰等工。亦擇其必應辦理者。悉心估算。共需土方價銀五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實係情形最險處所。萬難停緩之工。仰懇天恩。俯准

發辦。以資防守。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戴均元徐端奏陳家浦大壩合龍日期。前經臣等馳奏。自二月十一日大壩堵閉斷流。當即慎重追壓。趕做關門大埽。一面將二壩漏夜僱堵。緣地近海灘。河底悉係灘沙。旋鑿旋墊。復於二壩之下水淺處。趕做三壩一道。並在關門埽外。添做寬大邁埽。以爲蓋護。僱辦完竣。大壩得臻穩固。現在毫無滲漏。龍門邊埽外。水深舊有五丈餘尺。今測量僅深三丈七八尺。河底業經澄淤。足以上紓慈廬。查該壩堵築。原係就灘面河身窄狹之處。上年冬底。在兩壩尾圈築土堰。包過缺口。接至舊隄。現距桃汛不遠。應趕爲幫寬加高。以資攔禦。其自海防南岸汛十五堡至竈工尾止。舊有隄堰。經陳家浦漫水。復刷有溝槽。急需填補培築。臣等率同道將等。上下察看。自十七堡至二十一堡。應取直築創新隄。跨壓缺口溝槽。俾臻完固。其十五堡至十七堡。及二十一堡至竈工尾等處。仍將舊隄加培。以歸撙節。統計應需土方銀十五萬二千餘兩。皆屬刻不可緩之工。現即暫於河庫動墊。派員分投集夫僱辦。務令剋期妥竣。仍俟工完。錐試驗收。另行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十八日。鐵保奏黃河根本首重隄防。今河身日淤。日高。河隄益形卑矮。外灘多與隄平。隄身不能束水。水至漫灘。卽不免越過隄頂。自徐城至海口。兩岸縣亘二千餘里。雖屢經請帑培築。總不過間段粘補。現在揚屬請加培土工銀五十三萬兩。亦僅止擇要辦理。仍不能保其鞏固無虞。又雲梯關以下。北岸隄工。僅有十二里。向不修守。南岸隄工。至竈工尾亦止七十餘里。此下全無收束。逐年黃河流注海水。頂托漸淤漸遠。現在雲梯關至海口。已有陸路一百七八十里。勢皆平衍。無隄束水。不能激流歸海。必至下壅。

上潰嘉慶八年間曾經前河臣吳璣會同徐端議請接築兩岸長隄未及舉行是以上年有陳家浦漫工今雖合龍而自該工以下水勢平漫如故蓋黃河挾沙而行急則刷深緩則淤墊淤墊逾多漫灘愈甚如果洪湖清水暢出足以敵黃今清水僅高尺許萬不足恃桃汛伏汛接踵而至勢必倒灌倒灌則河口必淤重運必滯無論剝淺挑淤耗費不少且恐大溜直奔運河南下淮揚一帶患在意中又如洪澤湖堰阡隄工爲淮揚保障且可收蓄湖水以利清口情形最關緊要而近年湖底淤高盛漲時水大至一丈七八尺高與隄平一經風浪撞擊動遭掣場前歲五六月間幾有不能保守之勢萬一有失則淮揚皆爲澤國以上情形臣真知灼見每與河臣等再四熟商作何補救之法據河臣及在工員弁就近紳士等僉稱欲使黃流順軌莫如普律培築大隄接築雲梯關下兩岸長隄至新淤尖而止欲救倒灌以利漕運莫如開放礪山境內之毛城鋪石滾壩及修復減壩以還舊制而備節宣欲保淮揚億萬生靈莫如培築高堰山盱隄後土坡並補修智禮二壩跌損壩底舍是數端別無良法約計所需損之又損必需銀五六百萬兩方可補救南河全局稍除積年病根數端既舉然後得以人力專注埽工並講求前人東水挑水疏浚之法方冀漸臻完善當此經費支絀之時何敢輕議興築臣竊謂河患不止漕運不治而閭閻之累亦無底止與其將就目前不若通籌全局若能妥爲設法預固本根使數年之內獲慶安瀾計算錢糧卽以五六百萬計亦不過將二三年應需之項預提用於一時而所節省於將來者正復不少但不可不慎重辦理以收實效而免虛糜用敢據實瀝陳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三十日奉上諭鐵保奏湖河要工皆不可不及時籌修經傳諭徐端令其妥議昨據奏與鐵保所見

悉符。南河頻年漫工。疊見。河湖受病頗深。關係運道民生。自當妥籌經久之計。惟工程重大。費用浩繁。必須特派大員前往相度。著協辦大學士尙書長麟。戴衢亨馳驛前赴南河。悉心查勘通盤籌畫。據實奏聞。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戴均元有疾。命徐端爲江南河道總督。那彥成爲副總河。

四月十三日奉上諭。前因吳璥曾任南河。於該處情形。自皆熟悉。將鐵保所議各條。及徐端覆奏。發交閱看。如有所見。令卽據實陳明。以備採擇。茲據奏。以毛城鋪可以分洩異漲。亟應先辦。惟須預將河灘進水口門堅做。裹頭鈴束。則水有節制。再將該壩迤東一帶大隄。擇其地勢較低處所。酌鑿防風。卽或水大出槽。可資抵禦。至智禮兩壩。修補石底。須查明仁義信壩。底俱已損壞。方行修理。若尙屬堅整。已足宣洩。則智禮二壩。可以緩修。雲梯關外長隄。亦以爲可緩之工。不必致滋糜費。其餘王營。減壩。高堰。土坡。以及普律。培築大隄。均應次第舉辦。是吳璥所見。與鐵保。徐端稍有異同。將吳璥原摺。發交長麟。戴衢亨。卽與鐵保。徐端熟籌妥議。朕固不爲遙制。而長麟。戴衢亨。亦不得預存成見。務須悉心講求。博加採訪。以期經久無弊。爲一勞永逸之計。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本日據莫瞻棗條奏。河工一摺。以雲梯關外往來潮沙。難以施工。毛城鋪滾壩。近卽有人持不可輕放之議。今莫瞻棗亦稱。僅可藉以減黃。不能專恃助清濟運。前大學士九卿會議。徐端陳奏。南河應辦事摺內。稱五壩規制相同。智禮壩底。何以獨請升高。今莫瞻棗則以五壩底現俱低窪。恐致洩水過盛。須一律加高。用收束水之功。是否與該處現在情形相合。南河成案續編。今案原摺交南

河。

五月初二日長麟戴衢亨奏。臣等奉命查勘南河。馳抵山東境。康基田。曹恆卽先後趕至。臣等一路先據各帶圖說詳加討論。於四月二十三日入江南境。二十四日馳抵毛城鋪。適河臣徐端帶領道廳及各工員等已先抵工次。臣查勘得毛城鋪在徐城上游一百四十餘里。原建滾水壩。以備宣洩黃河盛漲。嗣因啓放日久。河水下趨著重。自乾隆四十年後。傅家窪。丁家集。張王莊。王平莊等處。屢次漫水吸溜。嘉慶四年七年。邵家壩。唐家灣復因開放引河掣動大溜。致成漫口。經年累月。始行堵合。今該壩現存石裏頭二座。東西相距五十丈。將淤土刨挖數尺。下露碎石。壩頂已非前河臣靳輔舊立滾水壩規制。其屢次河水漫口串刷之處。溝渠歧出。該督等議請於各處分築埽壩。節節攔護。使由洪濰河下注。該石壩口門寬廣。一經開放。黃水建瓴而下。恐不能循軌前進。且水過陳梁馬路王家屯一帶大隄。土性疎鬆。設不能抵禦。難保無潰決之虞。再臣等細加查訪。近年徐城以上。河身漸覺深通。因八年後停開毛城鋪滾壩。正河得以逼溜。刷沙所致。竊思河水旁洩過甚。則正流淤墊必多。何以該督等又有復修毛城鋪滾壩之請。據河臣等僉稱。實因近年黃水倒灌。漕運維艱。若不急籌消洩。糧船儻有貽悞。關係匪輕。臣等悉心體察。亦屬實在情形。雖徐城上下有天然峯山等閘。但過水無多。不足分洩。當據康基田告稱。天然閘迤東數里。地名十八里屯。有前河臣靳輔所建石閘二座。猶存遺蹟。一座若能修復。此二閘誠足減黃利運。臣等當即同赴查勘。南岸距正河五十餘丈。有小石山一座。中峯兩旁有山縫二道。每縫寬不過三丈有餘。挖深可得二丈以外。東山縫內尙露舊時壩頂。西山縫內積淤。已與山平。詢之居民。均不能指出舊壩基址。適有

一百三十餘歲之老民張姓。尙能記憶。隨令帶領人夫指認。刨挖現經挖出原壩舊基。臣等公同商議。若即將二閘修復。并開挖引河。築打隄岸。較修復毛城鋪事半功倍。且該二閘每閘過水僅止三丈有餘。閘旁又係山勢夾峙。可保無奪溜衝決之患。適督臣鐵保亦馳至。會同熟商。均稱修復毛城鋪石壩一節。原以宣洩盛漲。急救倒灌。非不知開放時極爲擔險。且不免流弊。因別無分洩去路。不得已籌辦及此。今十八里屯兩閘。形勢旣便。若添修此兩閘。雖寬不過七丈。而深已至二丈有餘。遇有倒灌及大汛盛漲。足敷宣洩。且較修復毛城鋪約可節省銀數十萬兩。自不如辦理兩閘較爲穩妥。請旨飭交督臣、河臣等委員確估興修。於本年大汛後首先辦理。並請嗣後得守則守。非遇倒灌及盛漲危險。不得擅開。以收正河日刷日深之益。其議修毛城鋪石壩。應毋庸議。至南河自交界起。兩岸大隄尙俱堅固。間有單薄應修處。俟勘履全河完竣。再行具奏。奉上諭。長麟、戴衢亨奏。勸明毛城鋪毋庸修復。並另籌宣洩之路。以利漕運。而防盛漲一摺。所辦甚好。其摺內所敘情形并圖說。亦皆明晰。前此鐵保等修復毛城鋪原爲減黃利運起見。但流弊甚多。若竟照所議辦理。不但工費浩繁。且該處勢若建瓴。口門寬廣。將來啓放時。必致一發莫禦。下游潰決之患。何所不至。長麟、戴衢亨於馳詣江境後。同康基田告稱十八里屯地方舊有壩基。足資宣洩。卽至彼確勘。并又訪得一百三十餘歲之張姓老民。令其指引人夫。立將壩基刨出。信而有徵。於此修復舊規。較之毛城鋪工程實屬事半功倍。長麟、戴衢亨能不遷就鐵保等原奏。留心博訪。措置得宜。實爲可嘉。俟工成後。再行優敘。至康基田曾任河臣。近年老改用京員。此次派令隨往。能將十八里屯舊壩基址呈明辦理。可見其平日留心河務。深中窾要。應予嘉獎。康基田著加恩陞賞道銜。並賞戴花翎。其

張姓老民尙能記憶壩座舊基。帶人指認得濟要工。亦屬可嘉。伊從前自必得受旌賞。並著再交鐵保詳查。如無頂戴。卽賞給七品頂戴。再酌量賞銀數十兩。並加賞大緞二三疋。以示獎勵。朕披閱奏摺。欣慰旣恩。非因如此籌辦。卽可省銀數十萬兩。不致糜費帑項。實緣黃流盛漲。在在可虞。下游地方。關係尤重。似此於減放之中。仍寓節制。不致漫溢爲患。則地方生靈。以及漕運均受裨益。所係匪輕。鐵保、徐端二人。前將修復毛城鋪一事。冒昧陳奏。現在據伊等亦自稱開放毛城鋪石壩極爲擔險。且不免流弊。特因別無分洩去路。不得已籌辦。及此等語。試思十八里屯舊閘。規制具在。何以伊等不加籌畫。若謂舊基湮沒。不能勘出。則此時現有張姓老民。足資探訪。該督等並不周諮博採。率爲行險僥倖之舉。豈實心任事之道。此事係鐵保先行奏請。殊屬不合。著傳旨申飭徐端。專司河務。於朕交議時。並不悉心講求。率行復奏。請辦。更屬非是。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十八里屯修復舊閘。並開挖引渠築打隄岸等事。俱卽交該督等確估具奏。於本年大汛後卽行辦理。務須認真督辦。期收減黃利運之益。不可草率。其修復毛城鋪石壩之處。毋庸議。此事朕前若輕聽鐵保等所議。不派大臣前往查勘。遽行興辦。又或長麟、戴衢亨於到彼後。不能悉心講貫。卽照伊等原議。則流弊無窮。不但鐵保、徐端二人將來不能當此重咎。卽長麟、戴衢亨亦豈能辭責耶。可見河工要務。不厭詳求。總須揆度情形。和衷商榷。斷不可稍有成見。此一事已照長麟、戴衢亨所奏辦理。但此外尙有應行籌辦各條。鐵保等又不可以一經申飭。竟爾緘默不言。以爲欽差在彼。可以置身局外。此後盡存推諉之見。致負重任。恐將來獲戾更重矣。勉之慎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長麟、戴衢亨奏。臣等查勘南河。業於初二日將毛城鋪滾壩毋庸修復。另籌十八里屯石閘

以資宣洩覆奏在案。旋於初三日。睢寧途次接奉諭旨。發下莫瞻菴條奏河工一摺。交臣等會同籌議。臣等由徐州南岸河隄一路履勘。於初五日至清江浦。勘得清水暢流。高於黃水一尺數寸。糧船進行無阻。初六日會同督臣河臣查勘王營減壩。該壩在黃河北岸。距清口二十餘里。康熙四十五年。前河臣張鵬翮因外河清口一帶南岸之洪澤湖。北岸之中河。兩路匯水歸入黃河。勢甚浩瀚。不特隄工喫重。而清口亦易倒漾。奏請建造此壩。以分洩黃河異漲之水。由鹽河入北潮河歸海。嗣因舊壩離河隄僅二十餘丈。開放時溜勢湍激。易於衝損。乾隆四十六年。前督臣薩載等復奏請改建。迤下八十五丈。清口得此分減。漲水可以掣消。嘉慶十一年五月。清黃異漲。將裏頭壩底全行衝刷。跌成深塘。堵築後遂無宣洩之路。臣等會勘該壩。關係運道機宜。實屬應修之工。惟舊壩地勢。究竟逼近黃河。且堵閉缺口以後。深塘積水。施工甚難。又舊壩裏頭原止一座。是以一經開放。竟至衝刷。今擬移置舊壩西首土頭乾老之處。查照舊式。作滾壩一座。再於壩下三十丈添做石壩一座。重門保障。庶免吸溜跌塘之患。至沿河南北兩岸大隄。前於嘉慶八十二年。疊經該督臣陳大文等奏請培築。俱蒙恩准。何以目下又請加培。詢之督臣河臣。據稱江省南北隄岸二千餘里。本不及山東河南高寬十分之五。且每年盛漲時。河水出槽。水過沙停。漫灘日高。隄身日形卑薄。雖節次擇要加培。並現辦淮揚道屬土工。估銀五十三萬兩。均不過間段修補。今請普律加培。要期收束得力。水勢趨下。庶可冀河泓日深。臣等查河工漫水一次。即正河淤墊一次。欲河工日有起色。須先將隄工保護萬全。則其餘各工得以次經理。今徐州以上隄岸略爲整齊。而卑薄之處較多。一至淮揚所屬桃南桃北。即多灘高隄矮處所。外河山安海防等廳。更有灘與隄平。僅賴子堰護持。

者。設遇盛漲。險工立見。是以沿河大隄。普律加培。勢非得已。惟隄長二千餘里。估修銀二百餘萬兩。一時難。以猝辦。自應分別緩急。以昭慎重。現在淮揚道屬隄工。最爲喫緊。雖經擇要加培。尙恐未足。深特請旨。於估修銀二百餘萬兩內。先行提借兩淮運庫銀四十萬兩。交督臣河臣等派員將揚屬隄工。卑薄較甚各處。於本年伏秋前趕緊加培。多集料物。務保穩固。其餘可以稍緩處。分定段落。核定銀數。再於霜降後。次第興工。庶後先有序。辦理不致踳蹶。至雲梯關外海口情形。先於徐州途次。卽派隨帶司員敦良。牛坤會同候補道葉觀潮。先往查勘。臣等於勘過王營減壩後。會同鐵保。徐端。由清江一路逐次測量。查至雲梯關外一百五十餘里。將至大淤尖止。凡河流所經深處二丈六七尺。至淺處亦有八九尺。流行極爲暢駛。並詢之濱海漁戶。據稱新淤尖以下。水勢浩渺。海中舊有橫沙。卽俗所謂鐵板沙。此沙名爲龍路。凡近海皆有。乃海之崖岸。現在過水五六尺。不能爲黃河之梗。是海口實屬寬深。並無阻遏。惟雲梯關迤下。舊無隄堰處。河水至彼。平衍散流。現在陳家浦以下數里。至張家莊許家圩地方。卽有旁出溝槽二道。一寬三十餘丈。一寬一百餘丈。雖過水三五尺。不致奪溜。但河身散漫旁溢。久之中泓必形淤墊。尾閘亦因而不能暢達。是以該督等奏請接築長隄。爲束水歸槽之計。前河臣靳輔以治河必始自下游。雲梯關外南岸築隄七十里。北岸築隄十數里。時海口距關較近。今河灘日淤日遠。關距海口已一百八九十里。臣等目擊兩岸禾苗芄茂。村落散布田廬甚多。較乾隆年間情形又復不同。並非如莫瞻菴所奏。雲梯關外專係蘆蕩沙灘潮汐往來之所。其北岸爲安東海州所轄。南岸爲阜寧鹽城所轄。近年河水旁溢。因災賑卹。歲有所費。若接築兩隄。收束水勢。旣可杜河身散漫停淤之病。並可衛護兩岸民田。誠爲一

舉兩得。先據該河督等擬照內地隄工接築。估需銀一百萬兩。伏思近海之隄。究與上游不同。祇期足以束水。不必過於高厚。又續據確估南岸至大淤尖止。北岸至龍王廟止。兩岸接築長隄三萬五千三百餘丈。頂寬二丈。高一丈。足資攔束。其近海數十里之八灘地方。爲潮水所及。擬自八灘以上五里許。即將南北二隄。略仿雁翅形勢。漸遠漸寬。俾海口長潮時。河水毫無頂阻。暢行入海。計關外接築長隄。實需銀八十餘萬兩。較原估仍可節省銀二十萬兩。隄成之後。總須官爲修守。方足以專責成。據鐵保、徐端等籌議沿河廳營兵夫內儘有可以歸并移駐者。於歲帑亦不致增多。應令該督等另行詳議。將如何更設抽撥之處。分別題奏。並將應辦各工。由河臣確造做法。丈尺細冊。咨部查核。奉上諭。長麟、戴衢亨奏。續勘王營減壩及兩岸大隄。至海口一路各工。實在情形。一摺。並繪圖貼說進呈。朕詳加披閱。王營減壩原係掣消漲水。現在舊壩地勢既逼近黃河。且自堵閉決口後。深塘積水。施工甚難。自應量爲改建。著照所擬移置舊壩。西首如式築做滾壩。並添做石壩。以爲重門保障之計。所需工費。應卽令確估興修。俾資宣洩。至沿河兩岸大隄。徐州以上。既間有卑薄處。所淮揚所屬各工。且多灘高隄矮。山安海防等廳。更有灘與隄平。僅賴子堰護持者。勢須普律加培。以昭慎重。所需估修銀二百餘萬兩。著准其先於兩淮運庫內提借銀四十萬兩。交鐵保等派員先將揚屬隄工卑薄較甚各處。於本年伏秋前趕緊加培。務臻鞏固。其餘稍緩之處。仍分定段落。核定銀數。於霜降後次第興工。據鐵保奏稱。伊過揚州時。曾據額勒布告知。該處總商等情願公捐銀三百萬兩。情形甚爲踴躍。俟長麟、戴衢亨將全局勘定。伊再與額勒布會摺具奏。所有此項提借運庫銀兩。應俟鐵保等會奏後。或卽於商捐項下。如數撥還歸款。其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情形。既

經查明海口實在寬深，並無阻遏形勢。惟舊無隄堰處，河水平行散流，兩岸村落散布，民田廬舍甚多。近年河水漫溢，賑卹頻加，應須接築長隄，爲束水歸槽，衛護民生之計。著照所擬，卽自八灘以上，將南北二隄略仿雁翅形勢酌量接築。所有估需工費及移駐修守之處，俱令鐵保等詳議辦理。仍查照長麟、戴衢亨所奏各條，分別各工先後次第核實妥辦，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長麟、戴衢亨奏南河頻年漫口工程疊出，此次議請大加修治，救弊補偏，其最先急務。總須本年伏秋大汛，隄工穩固，河流無漫溢之虞，方能將應辦各工次第興舉。是以臣等前奏先請提銀四十萬兩，將揚屬隄工卑薄較甚之處，於大汛前趕緊加培以固根本。其揚屬兩岸大隄，再令擇要於本年霜降後撥銀四十萬兩加培土工。所有十八里屯閘座及王營減壩，爲減黃利運緊要機宜，亦應上緊修復。又河流順軌，必始自下游雲梯關外接築長隄，使下游水勢得有收束，則上游施工方能得力。以上各款均於本年霜降後儘先辦理。其堰圩大隄後加幫土工，應擇緊要處先修一半，並修復智禮二壩，加高壩底。又加培揚屬兩岸次要土工，均令於十四年霜降後興辦。徐屬兩岸加培大隄及堰圩大隄後次要土工，應令於十五年霜降後興辦。如此區分先後，計本年除先提用銀四十萬兩外，仍約需銀二百八十萬餘兩。十四年應辦各工約需銀一百二十餘萬兩，十五年應辦各工約需銀一百四十餘萬兩。現祇據該河督開送約估清單計算，較原奏節省銀七八十萬兩。其中所開丈尺工料，應令該河督確估開造細數清冊送部查核。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據鐵保、徐端、額勒布等籌議南河應辦各要工經費，擬借商力以治河，卽資民力

以恤商。現在南河籌辦各工均關緊要，不獨民生漕運賴其利濟，即於漕務亦大有裨益。茲總商江廣達等情願公捐銀三百萬兩以資工用。該督等據情轉奏，朕察看商情踴躍甚屬急公，著加恩照數賞收，仍准其於舊捐六限全竣之後，續分四年帶完歸款。先由運庫墊解河工備用，所有捐輸各商姓名，查明交部議敘，以示嘉獎。現在淮商成本較重，營運維艱，誠恐悞運墮銷，此時籌款治河，勢不得不借用商力，但未治河而漕已累，亦非兩全之道。自應妥爲酌劑，著照所請，准其加餘息一分五釐之數，聽各商暫時售賣俾資充裕。一俟河務告竣，該督等再行體察情形具奏，再捐辦土方一節。此次興辦大工，各官生俊秀人等紛紛呈請捐認土方，自難阻其趨事赴功之念，亦著加恩准其捐辦，所有捐出銀數，即令其在工呈繳，其應如何酌定投効章程之處，仍著妥議具奏。

六月吳璣內遷，以馬慧裕爲河東河道總督。

是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黃河各工平穩，摺內奏稱山安北岸之六套一帶無隄處，所往年大汛本皆漫水，此次刷有溝槽，分流由灌河口歸海，應俟漲水消落，霜降後再行確勘辦理。又於七月二十三日白露後，水勢安瀾，摺內奏稱臣等前奏雲梯關外山安六套黃水分流由灌河歸海處所屢經派員往看，八灘以下正海口因秋令潮旺，頂托漸形淤淺，而六套分流之處形勢漸暢，惟所經蘆葦蕩地並無河槽，臣等公商海灘形勢變遷不常，應俟霜降水落歸槽，再爲確勘辦理。南河成案續編，今按六套一帶漫溢，嗣經欽差吳璣托津查勘，即馬港口張家莊等處漫工。

七月十五日奉上諭：此次籌辦培築事宜，工鉅費繁，約需帑金七八百萬，多方籌畫，始有此數，豈可稍有

浮冒。如果全歸實用。則隄堰各工自必一律堅整。何患河務不大有起色乎。加恩將康基田賞給太僕寺少卿銜。專令其稽核錢糧事務。鐵保等惟應督率工員實用實銷。務使帑不虛糜。工臻鞏固。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二十五日吳璥、托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臣吳璥、托津奉命前赴江南會同臣鐵保等確勘海口情形。月之十二日行抵王家營。因黃河漫水缺口俱在北岸。卽循河北由安東至佃湖。先查馬港隄缺口。該處漫水停蓄數十里。無路可通。復由佃湖渡過南岸。繞行五十餘里。由陳家浦再渡過北岸。直至北潮河。灌河一帶。逐一履勘。查馬港口、柳園頭、張家莊等處。共有缺口十二道。馬港隄缺口寬三百數十丈。張家莊缺口寬一百數十丈。其餘各缺口寬七八丈至二三十丈不等。張家莊在馬港口下游。漫水向西北行。由小黃河口入北潮河。分溜無多。其馬港口卽在雲梯關下十餘里。漫水亦係向西北倒流。過佃湖約計寬廣六七十里。始折而東北。分流入堯瀆河及民便河。匯歸北潮河。東注灌河口入海。民便河口門流行較駛。而僅寬十餘丈。北潮河寬五六十丈。漕河海口漸寬至四五百丈。深二三四丈不等。惟察看北潮河溜勢下注不甚湍急。兩崖河底俱係膠泥。此北岸漫水溜勢趨向之情形也。溯查明臣潘季馴時。河決崔鎮。我朝康熙初年。河決茆良口。皆由灌河入海。因不能暢達。卽挽歸舊路。迨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始創改道之議。開挖馬港河。導引黃水由北潮河出灌河口入海。而三十六七八等年。河決四次。高堰隄圯。黃水倒灌淤塞。淮不北流者數載。載在淮安府志。三十九年前河臣張鵬翮奏奉聖祖仁皇帝諭旨。堵閉馬港河。盡拆攔黃壩。仍歸故道。河患始平。是灌河入海之路。覆轍具在。臣等尙以事隔百餘年。或今

昔情形不同。復博訪土人。據稱灌河海口。與海中開山相對。開山南爲船山。迤北有小石山三處。潮落始見。其下難保無山根橫亘。據此而論。若黃水改由灌河入海。亦難免漸次停淤。况現在馬港口張家莊等處漫水。俱西流數十里。始折而入北潮河。如果地勢建瓴。何以轉向西流。且向來漫口處所溜倍湍急。是以漫口以上。正河不能掣深。今山安海防正河流行甚緩。尙積存長水三四尺不等。距缺口愈近。溜轉愈緩。海口去路之通塞。總以黃河水勢之消長爲憑。今口門溜極平緩。上游正河水未大消。北潮河已匯流數月。而數十里漾水壅積。並未大消。其爲去路不暢。尤屬顯見。且掘驗灘土。悉係膠淤。是以水流數月。不能刷出河槽。臣等反覆辨論。以現今壅滯之情形。合之昔年悞改之成案。是黃河改由灌河口入海之說。勢不可行。斷無疑義。而附近左右地勢土性。亦復相同。又別無可以另闢海口之處。臣等查明新河一路。無可籌辦。隨於十八日渡河而南。查勘舊河自各缺口以下。直至舊海口之南尖止。因水盡旁趨。河身遂處停淤。水深不過六七尺。淺處並有顯露灘心者。惟八灘以下。潮退時河水仍順流東注。詢之土人漁戶。據稱上年陳家浦漫口時。口門迤下河身亦經淤墊。本年合龍後。全河下注。仍卽刷深一二丈不等。可見舊河浮沙尙易衝刷。卽其明證。至所稱攔門沙。因潮水西上。黃流東下。兩水相頂。沙積成灘。乃自然之勢。伊等乘舟往來其間。且數十年高下總屬相仿。是舊海口形勢高仰。誠所不免。尙非竟至阻遏。現雖因旁溢停淤。究係數百年熟路。稽之載籍。其中由通而塞。由塞而通。已非一次。而灌河海口屢經黃河行走。有塞無通。且舊海口河形寬敞。沙性鬆浮。迥非灌河海口可比。兩者相較。自以修復舊河尙有把握。惟雲梯關以下南北兩岸。連年疊有漫溢。臣等博採輿論。僉以爲受病之故。在於溜緩沙停。前河臣靳輔曾言。海

口之高。由雲梯關外水勢散漫無力。無力則沙停。因於關外兩岸築隄一萬八千餘丈。使急溜衝沙。海口之壅。不濬而自關。今海口灘面較前又遠百餘里。尾閘愈覺散漫。本年臣鐵保等奏請接築關外大隄。經長麟、戴衢亨覆勘。奏蒙允准原議。於本年霜降後興修。現在未見動工。臣等揆度情勢。誠爲目前必需辦理之急務。若關外兩隄收束得力。歸墟之水。必能迅駛上游。湖河各工。再能節節防護。使無漫溢。則清黃暢注。以水攻沙。河身海口。自必日刷日深。當可收順軌安瀾之效。至修築之費。無論新河舊河。均須挑挖引河。堵截缺口。添築隄工。徐端等曾先委該管道將等分別查估約計需用之數。俱屬相仿。惟新河改由北潮河入海。則六塘沂沭諸水。必爲黃水所壅。不能同路匯流。其所經宿遷、桃源、海州、沭陽、贛榆等州縣。勢必泛漲受淹。必須大挑海州之五圖河、海河等處入海。統計所費更多。費多而爲患更甚。自不若費少而收效可期。查修復正河。除所需挑挖引河堵築北岸各缺口。先據臣徐端等委員估計約共需銀二百萬兩上下。現又委徐州道張鼎會同奏調來江之河北道呂昌會並參將劉重等詳細確估。再行核定外。其雲梯關以下接築新隄。原估銀八十四萬餘兩。今臣等復行核議。關外之隄。取足收束漫水而止。原議隄高一丈。尙可量減。統算以八尺爲度。較原估節省銀二十餘萬兩。卽以補入挑沙堵口之費。其漸近海口灘面較高處。如水能容納。卽可省築隄段。以節糜費。臣等已飭張鼎等將新隄應築至何處爲止。一并丈量準定。統核工程銀數。呈報。臣鐵保、徐端、那彥成另行覆核具奏。奉上諭。吳璣、托津會同鐵保等奏稱。海口改道之說。溯查前明及本朝康熙年間舊案。所有灌河入海之路。覆轍具在。而現在周歷履勘。北潮河匯流馬港口。張家莊等處漫水。業已數月。尙在壅積。可見去路不暢。且又不能刷出河槽。而此外又無

可以另闢海口之路。仍請修復故道。將雲梯關外大隄接築收束水勢。使東注得力。並據鐵保等另片奏請共需撥銀二百九十萬兩。務於歲底春初到工等語。北潮河漫水去路不暢。又無河槽。伊等以現在情形證之。昔年誤改成案。論據確鑿。是由灌河入海之說。斷不可行。自應挽歸故道。至所稱雲梯關外水勢散漫。必須接築兩岸大隄。收束水攻沙之效。並稱較原估丈尺。可以稍減。其十八里屯及減壩工程。均停止緩辦。揆之目前情事。亦祇可照伊等所奏辦理。惟是國家帑項實在支絀。河工連年請撥之項數已不貲。迄未一勞永逸。現在據伊等計算海口挑挖引河堵截缺口。並接築長隄等項。又需餉銀二百八十餘萬兩。現當辦理緊要之時。亦不能不設法應用。惟詢之部臣。此時各省實已無項可撥。不能俯從所請。况天下經費甚多。豈能以天下全力專理一工乎。萬不得已。姑照鐵保等所請。降旨阿克當阿令將商捐項下一百五十萬兩趕緊解往。至河南山東江西浙江四省藩庫。雖亦降旨令其籌撥。但有無尚不可知。伊等祇可就現有餉銀將目前緊要各工內擇其尤急者先爲趕辦。試思撥餉如此之難。而伊等此次請撥之後。果能不再請撥否。河患未除。帑項日絀。勞費無已。是誰之咎。鐵保等惟當激發天良。督飭在工大小各員。實心經理。嚴查弊竇。若稍有浮支混用。辦理不實。則不但王法具在。而天理更屬難容。祇得在工所正法示衆。決不輕恕。伊等身家性命所關。不可不慎之又慎。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六

河水章廣三十三

嘉慶十四年正月。以運河荷花塘漫工堵合。復經墊場。降徐端副總河。那彥成往新疆換班。命吳璣爲江南河道總督。

三月十一日。鐵保、吳璣、徐端奏。伏查海口高仰。歷年已久。黃河倒灌之病。溯自前明以來。皆所不免。近年因漫溢頻仍。河底淤墊愈高。倒灌遂較前更甚。欲除倒灌之病。非河底刷深不可。欲使河底刷深。非海口通暢不可。卽海口復舊之後。尙須刷滌二三年。方能大暢。現在尙未挑復。更別無掣刷河身之法。此倒灌不能急治之一也。蓄清敵黃。尤爲要策。但水爭高下。黃河河底日淤。日高。清水勢難外注。及至湖水長發之時。若過於收蓄。必至又如上年輒工之失。其害更大。勢不得不啓壩保隄。而五壩石底尙未修砌。過水無所節制。何能蓄清敵黃。啓閉兩難。無從措手。此倒灌不能急治之二也。江南河面窄狹。盛漲難以容納。是以以前河臣靳輔於上游徐屬地方。建設毛城鋪及天然閘。峯山、蘇家山等閘壩。以備宣洩盛漲之路。既可減黃。又可助清。皆爲保護隄工。救治倒灌之良法。今毛城鋪業已停辦。蘇家山、天然、峯山等閘四處。共寬僅十餘丈。洩水無多。黃漲難期大減。黃水愈強。則清水力愈不敵。此倒灌不能急治之三也。下游揚屬之王營減壩。距河口不及二十里。向來倒灌時。啓放掣消。其效較靈。現在尙未修復。河口水長。無可掣減。此倒灌不能急治之四也。臣等日夜焦思。何敢不急求實效。但工鉅費繁。數年來無暇辦及。此時斷不能

剋期興舉。近年所辦要工。如郭家房、王營減壩、陳家浦、運口、輓工、余家壩、千根旗杆、百子堂、平橋、三鋪、荷花塘並對岸臨湖缺口、益家營、蔡家潭等處。以工程而論。實已不少。然俱係堵塞漫口。於治河之計。無涉。是以費用祇見其多。而實效仍形其少。直至本年二月初九日。荷花塘合龍。運河各漫工始得全竣。而雲梯關外上年漫缺之馬港口、張家莊等處缺口。尙未堵閉。舊海口不及挑復。其餘各閘壩要工。更無暇籌辦。不得不先就湖河隄埽。現在人力所能施。時日所能辦各工。擇要與修。爲目前補苴之計。但求今年漕運無誤。黃運隄工。處處爲虞。則以後各要工。卽有餘力可辦。亦有餘暇可圖。惟現在實有不能遽復舊規。急求奏效之勢。不得不據實瀝陳。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二十五日。鐵保、吳璣、徐端奏。臣等接奉上諭。鐵保等奏稱。近年河底日漸淤高。無分減異漲之路。一經長水隄埽工程。處處著重等語。河底淤高。乃全河受病之源。惟有束水攻沙。最爲上策。若果清能敵黃。兩岸隄工鞏固。水無旁洩。不但清水可以刷滌淤沙。卽黃水暢行。河泓亦必日漸深通。此事關係國計民生甚鉅。該督等總當熟籌妥議。務得經久無患之策。方爲有益。能將病源除去。勝於逐處補苴也。欽此。伏查江南黃河河底淤高。誠如聖諭。乃全河受病之源。嘉慶七年前淤墊在徐城以上。至八年而河底刷深。八年後淤墊在桃源以下。其淤墊之由。總因漫溢旁流所致。河底旣墊。則水面擡高。一經長水隄埽。在在著重。欲求疏治之方。斷非人力所能挑濬。是束水攻沙之外。別無良策。但黃河底高。湖水何能暢出。欲清水暢出。必須河底刷深。欲河底漸深。必須海口通暢。此又治病之本。現在舊海口未經挑復。黃水由馬港河缺口入灌河歸海。臣等屢經派員測探。雖不致壅遏。而流行散漫。究屬不暢。查洪湖清水。向年長至九

尺以上。卽能外注。現長至一丈三尺六寸。而河口黃高於清尙四尺餘寸。是湖水斷難一時暢出清口。且運口一路亦爲倒灌所阻。儻湖漲過甚。堰旣石隄。更屬堪虞。臣等再四熟籌。祇可將河口之禦黃壩堵閉。不使黃水內灌。則湖水尙可由運口頭壩下注。庶湖內不致過漲。而淮揚運河亦得藉以刷滌。且黃水專力東趨。亦可望其溜行較暢。河泓不致增淤。俟回空漕船入境時。察看清黃水勢強弱。再爲拆壩行船。似屬兩有裨益。然值此極敵之時。病源未能救治。不得不爲補苴目前之計。至經久良策。究以挑復海口舊路爲正辦。其上游毛城鋪減壩。前議停辦。固爲慎重起見。而汛漲究無分減之路。下游之王營減壩。山旣五壩。又俱未修復。目擊河湖漲盛。絕無操縱之方。僅恃隄堰埽壩。儘力防守。誠如訓示。不過逐處補苴。何能病源除去。上年春。臣鐵保博採衆論。分款具奏。並經臣徐端。同前河臣戴均元。平時籌議緣由。遵旨議復相同。無如各漫工堵築不遑。已越一年。舊制無暇修復。本年正月。臣吳璣抵任後。復將全局敵壞遽難補救實情。詳晰奏蒙聖鑒。臣等刻思立除河患。奈全河受病已深。一時無從措手。祇可先其所急。秋汛能保安瀾。方可次第籌辦。如果數年水無旁溢。始能百病漸去。冀復舊規。但能秋汛水落。庶有轉機。卽將臣等原議應辦各工。再行分別奏請聖訓辦理。南河成案。續編。今按伏汛堵閉。禦黃壩。俟回空船至。再啓始此。七月二十四日。吳璣。徐端。奏。臣等接奉上諭。鐵保。吳璣等奏黃河盛漲。搶護平穩一摺。覽奏稍慰。河底淤高。自以束水攻沙爲第一要務。固非人力所能挑濬。但相度河形。察看水勢。必如何方得以水攻沙之效。則又事在人爲。亟須講求良法。鐵保等究有何法。使數年無旁溢之虞。將來伏汛過後。鐵保等自以挑復海口。爲釜底抽薪之計。惟此項工費浩繁。且近日不肖官吏。惟利是圖。但以侵肥私囊爲計。卽法紀亦所

不顧著鐵保等將海口挑工動用銀兩實需若干。詳細覈估。並設法嚴查經手各員。勿令從中冒濫。使工歸實用。帑不虛糜。其如何籌辦之處。著先行奏開。欽此。伏查南河病源。總在河底淤高。倒灌日甚。於是漕運淺阻。隄埽喫重。黃河非人力所能疏挑。惟賴東水攻沙。臣等聞攻沙莫利於清水。蓄清敵黃。乃攻沙至善之策。但今未能專力蓄清者。從前洪澤湖冬間存底水六七尺。即能外注。交汛後長水一丈以外。例應以次酌啓滾壩分減。長至一丈五尺。即爲盛漲。今則河口河底過高。洪湖底水一丈以外。尙不敵黃。以致冬春間卽已倒灌。現在湖水長至一丈四尺七寸。而河口黃水亦加長。增高清水仍不能外注。是以不得已將禦黃壩堵閉。以免倒灌入運。添淤是黃河河底未深。總不能見蓄清之效。爲今之計。不得不先籌以黃刷黃之法。刷黃必須束水。束水全在固隄。固隄又須護埽。雖不及以清刷黃之功。亦同屬束水攻沙之意。自昔談河。必以疏導爲上策。以隄防爲下策。此論誠然。前古地廣人稀。不與水爭地。隨處皆可疏導。聽其流行。迨後城村稠密。豈能移民以讓地。加之漕運往來。尤須多方調劑。地勢旣不能不爭。則隄防又安能不重。今之從事隄防。勢有不得已也。至臣等所奏數年水無旁溢。始能百病漸除。蓋因溯查乾隆四十三年改清口以後。至嘉慶四年邵工失事止。二十年内。漫溢不下十數次。固知下壅則上易潰。亦必上潰而下始淤。受病已非一日。從前病在江境上游。臣吳璣於嘉慶五年到南河時。徐城以上灘與隄平。幾無河槽。是年冬堵築邵壩後。卽奏撥帑金。將徐城以上兩岸大隄培築高寬。始得有防守之地。至八年而徐州城外河身深至二丈餘尺。此卽河無旁溢。束水攻沙之明驗。而束水亦祇在固隄。別無良策。彼時淮揚下游河尙深暢。不意八年豫省衡工失事。下游復淤。而淮揚尤甚。致九年冬回空渡黃。幾至阻誤。十一二

三等年又有王營減壩、郭家房、陳家浦、馬港口等工旁溢之事。正河益淤，海口益仰，倒灌亦因之愈甚。以三十餘年河勢通塞之故考之，其因漫溢爲患，鑿鑿可據。如果隄能束水，水束則沙去，沙去則河深，清水自必外注，而倒灌阻運之病，河湖漲滿之慮，悉可漸除。是隄埽工程，治標正所以固本，亦非僅目前敷衍計也。至河性變遷無定，平險靡常，斷不能就目前形勢豫定日後機宜。自古治河無一勞永逸之策，臣等才庸識淺，更何敢輕議更張。惟有仍守前人良法，以期漸有轉機。上年春，前督臣鐵保博採衆論，僉云非修復毛城鋪減黃助清，不能救倒灌之病。非修復王營減壩，不能分下游異漲之勢。非修復山盱五壩，不能收蓄清敵黃之效。曾經分款陳奏。臣徐端與前河臣戴均元亦曾籌計及此。徐端奉旨將鐵保原奏交議，並垂詢。臣吳璥均經據實覆奏。臣吳璥並另有請築碎石坦坡之議。臣等愚昧所及，何能悉當。而考古證今，如果能補偏救弊，亦可翼順軌安流。無如上年輒工百子堂、荷花塘等處各漫口，堵築不遑。前奏各條皆不及辦。本年臣吳璥到任，公同熟商，以保守大汛爲第一要務。儻秋汛平穩，則力有餘暇，卽事可徐圖。上年奏蒙恩准，各要工似宜分別擇要，次第舉行。至挑復舊海口，誠爲釜底抽薪之計。然去路卽能暢達，來路仍須嚴防。假如海口及各閘壩舊制一一修復，而數千里長隄或防守不善，仍有疎虞，病又踵至。從前河勢完善時，原不至漫工疊出。然亦非竟無潰溢之事。可見舊制固應興修，而每年隄埽各工，仍未可稍存大意。此臣等先以保無漫溢爲急務，而蓄洩機要與修守事宜，未敢偏廢也。上年雲梯關外馬港口、張家莊漫刷缺口，黃水旁趨，由灌河入海。去冬會勘時，深慮散漫壅遏。本年自交伏汛後，屢經委員確查山安海防兩廳水勢，俱較上年盛漲爲小。而上游各廳之水，則較上年盛漲大至二尺上下。臣等細揣

下游水勢之小。自係消落較速之故。則去路未爲壅遏。挽歸舊河一說。尙須霜降水落後詳加察看。如可從西北面舊堰加培攔束。不使泛濫過寬。其東北一路。設法疏導。俾水勢暢注灌河入海。似較順利。則省出錢糧。即可先辦上年奏准各土石要工。未始非權宜之一策。如必須挑復故道。亦不敢畏難因循。工鉅費繁。誠如聖諭。恐不肖官吏。罔顧法紀。惟利是圖。斷不可不嚴行查覈。自當督率道將大員。細勘確估。豫爲具奏。請旨遵行。即此外凡有應辦之工。均盡力嚴查。務令工歸實用。斷不敢稍任工員從中冒濫。爲人受過。自取重咎。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調馬慧裕漕運總督。命陳鳳翔爲河東河道總督。

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吳璣等奏查辦海口一事。意欲不挑復舊河。仍就北潮河去路展寬挑深。將灘面攔束。以爲權宜治標之策。所奏殊不可解。謬誤之至。海口去路不暢。以致上游淤阻。河身逐漸壘高。非將舊河挑挖深通。斷然無益。北潮河一帶溜走兩年。至今不能刷成河槽。佃湖又經淤墊。明年更無容納之地。及今不挑復舊河。將來何所措手。此卽向來不諳河務之人。亦能明悉大局。况吳璣等久諳河工。非憚於籌辦者可比。吳璣上年差往南河。曾主挑復舊河之說。卽近日陳奏各摺。亦以新改海口不能通暢。此時正當籌辦喫緊之間。何容稍有憚難。乃本日摺內奏稱。估計挑河有一百餘里之長。漫口寬四五百丈。又加接築長隄。其費需三百六七十萬。未免過繁。兼恐桃汛前趕辦不及。因請於現在歸北潮河之路。權宜辦理。再行酌看。需費五十餘萬兩等語。舊海口挑河築隄。兼堵築各處漫口。工段誠繁。然每年辦工之時。總不過自霜降至桃汛以前。止此數月。今年既辦不及。明年又將如何趕辦。若云錢糧浩繁。專爲惜費。

起見。尤屬見小。錢糧用度。但論其於國計民生是否有益。卽多至數百萬。亦所應用。若於事無益。卽所費稍省。又豈可虛擲。今吳璥但顧錢糧節省。而不期於事有益。待至明年北潮河之路仍不通暢。而舊海口又未挑深。河水拍岸盈隄。下塗潰。不知該河督等有何把握。恃以無虞。彼時此五十餘萬兩已成虛耗。而估挑舊河之三百數十萬兩。仍不能省。徒然坐失事機。更增後患。下游民田廬舍。以及百萬生靈。所關匪細。一有貽誤。卽將該河督等正法。亦復何益於事。而糜帑一節。猶其小焉者矣。吳璥等於此重大要務。不能堅持定見。欲如此遷就辦理。大屬非是。著傳旨嚴行申飭。前已於十月二十三日降旨。令該河督等卽速親往舊海口履勘。籌議辦理章程。此時不得再有遲疑。著迅速詳查。確實覈估。將應行撥帑興工之處。據實奏聞。及時興辦。至吳璥本主挑復舊海口之說。何目前忽有此奏。如果另有爲難窒礙之處。亦著詳悉奏陳。不得一味含糊諉卸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阿林保、吳璥、徐端奏。雲梯關外新舊海口河形。前於八月下旬。臣阿林保、臣徐端先往查勘溜勢平緩情形。附片陳奏。欽奉硃批。妥議具奏。不可草率。回空事竣再議。欽此。茲於上月二十八日。承准廷寄。欽奉上諭。近年來黃水下游不暢。河底淤墊。水面擡高。致倒灌日甚。清水不能暢出。諸弊叢生。是海口關係全局最爲緊要。自應亟爲籌辦。昨日托津來京覆命。據稱河水現行海口本無河槽。今年盛漲時。係下游普律漫灘旁溢。是以上游消水較速。且有佃湖容納淤沙。現在湖身業已淤墊漸平。恐該處納水之地更狹。設有阻遏。所關匪細。似應將舊海口挑復等語。黃河由新海口經行已闕一載。旣未能刷成河槽。則來年盛漲時。下游不暢。必有壅塞之患。該河督等不必再有游移。著吳璥於堵築狀元墩口門後。卽親往履

勘籌議章程。及早興工。如果挑濬後。河流順軌。永慶恬瀾。卽多費帑金。亦所不惜也。欽此。伏查治河機宜。先論地勢之高下。次論土性之堅鬆。以新舊海口兩相比較。按地勢而言。舊海口高仰已久。灌河海口則地勢較低。以土性而言。馬港口以內灘地。則膠膠淤。舊海口正河多係沙土。沙土易刷而膠土難刷。舊海口爲數百年流行故道。現雖淤塞。疏治自通。是以上年冬。臣吳璣與侍郎臣托津履勘海口。議請挑復舊河。奏蒙俞允。迨本年正月。撥項甫到。計已趕辦不及。兼之黃運中河大隄。在在卑薄。俱未培築。人手亦不敷分撥。而隄工尤爲至要。遵旨先其所急。將海口緩俟。今秋試看情形。再定。當經奏明。至試看海口之通塞。總以黃水消落之遲速爲驗。本年五六月至八月二十日前。汛水長發八次。較上年大二尺餘寸。一經停長。旋即消落。方幸事機順利。自係灌河去路深暢之故。迨八月下旬至九月底。河溜漸緩。消落漸遲。臣等深切焦慮。霜降後。欽差侍郎臣托津、光祿寺少卿臣盧蔭溥回京過此。正值黃水積久不消。較上年存水尙大三四尺不等。與臣吳璣、臣徐端面爲商論。實有必須挑復舊海口之勢。惟因其時未屆冬寒。水涸消長未定。且臣等尙無暇親勘。是以未敢遽行入告。至十月初。霜重天寒。黃水漸消。望後消落更多。較本年盛漲時共消七尺五寸。比上年此時亦小四寸。尙非去路竟至壅遏。是以臣等仍擬先爲疏導之計。於上月二十四日具奏。此自夏徂冬。水勢消長不定。未敢輕率定議之實在情形也。海口形勢。自上年至今。臣等先後履勘。並屢委年久諳練大員。逐細探察。不下十數次。灌河海口一路測量。北潮河水深四五尺。滔滔入海。頗屬建瓴。惟馬港口至北潮河一帶。灘地多屬膠淤。所以水行已逾一載。河槽未能刷深。自應仍復故道。前已委徐州道張鼎、參將劉重等細看舊河淤墊情形。去冬所估引河口寬僅十二丈至二十

餘丈。深僅四尺七尺至一丈六七尺。須酌加寬深。始能暢順。連堵築馬港口。張家莊兩缺口。及接築雲梯關外長隄。共需銀三百六七十萬兩。所費雖甚繁鉅。而事關全河大局。如果刻不可緩。臣等亦何敢畏難。觀望。惟查歷來堵築漫口。總須先挑引河。冬間合龍者。次年必順。春間合龍者。每致他虞。蓋挑挖引河。勢不能如舊河之寬。至數百丈。深至二三丈。必須冬令堵合。則距汛期尚有數月。新引河得以刷滌寬深。汛水長發。始能容納。若春間堵合。河流未暢。而水已旋增。必有壅漲之患。如嘉慶四年。豫省睢工堵閉。是秋卽有祁家壩之失。上年王營減壩堵閉。是秋卽有陳家浦之工。上年陳家浦甫竣。又有馬港口。張家莊漫溢之事。此皆春間合龍。河未暢行所致。其患歷歷可考。今計海口經費。尙存有兩淮兩浙未解商捐銀三百二十五萬兩。如能全數撥用。則所短無多。但此項銀兩。上年經各該鹽政奏明。分綱八年四年起解。今冬明春。斷不能全數撥用。卽使設法籌措。而銀項到遲。以工程扣算。時日至速。亦須挑汛前後辦竣。河身未及刷滌。漲水接踵而來。實不可不預爲籌慮。且此時水勢。如仍似九月間壅滯不消。則勢處刻不可待。亦不得不瀝懇天恩。籌項趕辦。今賴聖主洪福。河水已見消退。較上年此時爲小。則現在灌河去路。尙非竟至阻遏。自未便輕率舉行。轉滋後慮。臣等虛衷講論。莫若於明年八九月間。撥銀購料。霜降興工。計期十一月內。歲事使新挑引河得於汛前刷滌數月。庶可迅駛歸墟。以期尾閭深暢。至大汛之平險。固在去路之通塞。而豫江兩省。統計黃河南北岸工。長數千餘里。仍須隄埽工程。修防堅鞏。方保安瀾。亦非僅恃海口深通。遂能一勞永逸。卽以現今新舊海口而論。從前舊海口暢行時。未嘗無漫溢之患。本年由灌河旁趨。亦可竭力保護無事。是導疏修防。不可偏廢。其黃運中河未辦大隄。前已將應行加築緣由具奏。蒙

恩准撥項興修。惟當認真督辦。大汛時倍加敬慎防護。臣等深知緩辦舊海口並非經久之計。惟經費既須熟籌。時日尤應細酌。且幸近來消水較速。則暫緩復故。尚不至於壅遏。不敢不權其緩急。以歸慎重。至馬港口漫水。由灌河入海一帶。似應酌加疏導。明年或可冀其刷滌深通。謹擬籌辦情形。另片附陳。統祈聖訓。再清水現高於黃三尺九寸。暢行外注。回空漕船已渡黃三十五幫。合並陳明。再馬港口漫水。現由灌河入海之路。臣等先後督同道將廳營等節次履勘。緣馬港口以內。本係湖蕩坡塘窪地。自上年漫口水行。已歷兩年。湖蕩窪地逐漸淤墊。僅存小缺口數道。過水。其佃湖之東水面。仍寬數百丈。中有溝槽兩道。分流至大圩歸總後。又分兩股。一向西北至響水口。入民便河。尾達於潮河。一向正北由金家灣小黃河達於潮河。同歸灌河入海。二處地勢建瓴。流行頗急。惟河槽淺窄。土性膠黏。是以溜走年餘。未能刷寬。刷深。查民便河尾係響水口。鎮市居民稠密。難以展寬。其金家灣小黃河一股。在民便河東十二里。形勢較順。若展挑寬深。則漫水可以多入北潮河下注。臣等公同商酌。擬展寬二三十丈。挑深一丈五六尺。則由北潮河歸海之路。自可較前舒暢。並將馬港隄上年向西泛漫之各缺口。趁今冬水小。一律填築。外鑲護埽。將漫水堵截。使不能統向佃湖西北一帶分趨。俱由小黃河。民便河兩路入北潮河。下注灌河歸海。庶力專勢猛。可冀刷動膠淤。漸臻暢順。而西北一面民田。亦可免泛淹。據該道將廳營等估計。挑河約需銀四十四萬八千餘兩。攔堵各壩堰約需銀八萬六千餘兩。仰祈敕部酌撥銀五十萬兩解工。以便遴員分投興辦。再臣等前因採購明年歲料。須趁新料登場。趕爲購運。恐撥項一時未能接濟。當經循例奏請撥款。一面咨查附近各關庫堪撥銀數。旋准龍江關撥解銀九萬兩。揚州關撥解銀八萬兩。次第解交河。

庫卽先行給發辦料。茲接准戶部議覆前項歲料銀兩。指撥江蘇藩庫收存。土方事例項下存銀九十九萬兩。浙江藩庫撥地丁銀一十一萬兩。漕項銀內動撥銀一十萬兩。現在遵奉咨行蘇浙兩藩庫撥解。俟解到後卽爲發辦各廳歲料外。所有龍江揚州兩關先經解到銀十七萬兩。戶部旣未指撥。自應解還。但現在擬辦海口疏導之工。尙需動撥錢糧。可否卽以此項留存備用。理合附奏。奉上諭。雲梯關舊海口。爲數百年流行故道。自應挑復。以期久遠。據稱疏濬舊河。必須桃汛前後辦竣。現在已屆冬臘。爲時甚促。設河身未及刷濬。漲水接踵而來。新挑引河。未能容納。殊有關係。姑照所請。於來年八九月間撥銀購料。一過霜降。趕緊興工。其馬港口漫水。由金家灣小黃河一路引至灌河入海。著卽展寬疏導。以冀暢行。此不過爲一時權宜之計。該督等責任河防。不可祇顧目前。卽云爲惜費起見。來歲尙須挑復舊河。此時將新河略爲疏濬。黏補缺口。已需費數十萬金。其爲虛糜顯而易見。但旣據該督等揣時度勢。仍欲試行一年。今悉依議。惟責爾等以成效。必須於來年三汛內保護萬全。方爲妥善。所有黃運中河未辦大隄。亦著酌量培築。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吳璥徐端奏。臣等於分赴海口蘇家山途次。接奉上諭。吳璥等奏查辦海口一事。意欲不挑復舊河。仍就北潮河去路展寬挑深。將灘面攔束。以爲權宜治標之策。所奏殊不可解。謬誤之至。吳璥等於此重大要務。不能堅持定見。欲如此遷就。大屬非是。著傳旨嚴行申飭。前已降旨令該河督等卽速親往舊海口履勘籌議辦理章程。此時不得再有遲疑。至吳璥本主挑復舊海口之說。何以目前忽有此奏。如果另有爲難窒礙之處。亦著詳悉奏陳。欽此。臣等正在會商覆奏。月之十二日。又奉上諭。已恭載。是月

初一日欽此。仰見我皇上睿謨廣運，權衡務歸至當。臣等感悚莫能言喻。伏念新舊海口情形，上年冬臣吳啟與戶部侍郎臣托津查勘馬港口以內灘土膠黏難期衝刷，必應仍復故道。定議具奏時，臣徐端會商亦主復故之說。迄今並無異議。所以未敢決計速辦者，舊海口鐵板沙高仰之病，前明潘季馴即以橫沙爲患，其橫亘口門，人難駐足，舟難停棹，萬無起除之法。百餘年來，水行故道，即海口通順時，亦未嘗無漫溢之事。現在所謂疏通海口者，止能挑海口以上之舊河身，而不能挑海口以外之鐵板沙。黃河雖可通行，高仰之病仍在，非竟能一勞永逸也。即如前年陳家浦漫溢海口，正河斷流，祇能挑至二木樓而止。距鐵板沙尚有四十餘里，當合龍放河後，大溜非不暢達。至六月下旬，張家莊馬港口即已旁溢。舊河仍淤，是新海口固屬勢不可行，而舊海口亦難恃以無患。且本年五月至八月初，見黃水積久不消，適侍郎臣托津以北潮河地勢建瓴，或者竟可暢行，未免心存希冀。迨九月至十月初，見黃水積久不消，適侍郎臣托津過清江，面加籌酌，即擬請挑舊河，惟查兩淮兩浙商捐一項，今冬不能撥用，而鹽務加價，有無堪撥之項，又未據各省移知，勢難措手。是以尚在躊躇。適十月初，後黃水日消，上游徐城及順黃壩俱較上年此時大小相仿。下游山海兩廳比上年此時小一尺餘寸，雖未敢遽謂灌河一路足恃，而詳察情形，尚非竟至壅遏。因思國家經費有常，亦不敢不詳慎籌畫。兼之計日按工，又虞迫促，擬緩至明年秋冬興工。庶錢糧時日俱得從容布置。遂於上月二十四日，先有權宜疏導之請。至二十七日，督臣阿林保到浦時，初意亦主趕挑舊河，又經再四講求，馬港口去路未暢，明年防守誠非易易，而舊海口橫沙之病，人力斷不能施。即舊河挑通，亦非萬全無慮。且計時日已迫，錢糧未能速集，萬不得已，仍議緩辦。並請由金家灣小黃河

一路權宜疏導。於初一日會奏。茲復邀鴻慈俯念。揣時度勢。現已冬深。恐舊河辦竣後。河身未及刷濬。漲水接踵而來。未能容納。恩准仍試行一年。並命將黃運中河未辦土隄。酌量培築。以期來年三汛內保護周全。睿慮至周。極備臣等一一得所。遵循。此次設法疏導。灌河一路。本出於萬不能已。誠爲一時權宜之計。查馬港口向西泛漫。各缺口。趁此冬令水小。應即一律堵築。使漫水專注民便河。小黃河兩路歸入北潮河。其力較專。且免西北一面民田受淹。估需銀二萬六千餘兩。現即先行發辦。其馬港口以東張家莊以上舊河內。尚有微流。亦應築壩攔截。以免增淤。至前奏大圩以下金家灣小黃河。應估展寬挑深之處。現飭該道將等先於大圩分岔處築壩攔堵。將溝槽涸出。再確勘深淺寬窄。實在必須挑挖丈尺若干。擇節數估。期於足資通達而止。斷不任稍有浮糜。其黃運中河培築隄工。先經飭令徐州。淮揚兩道。率同廳營等勘估。臣吳璥。徐端。於赴海口及上游蘇家山之便。先將黃河各廳土工。豫爲查勘存記。俟該道將等估到。復覈減。准俟新歲春融。即行僱辦。奉上諭。據吳璥等覆奏。緩辦海口情形。並自陳感悚。一摺。河務關係國家大計。伊等職任總河。原應通盤籌畫。堅持定見。及早綢繆。方爲實心任事。今吳璥等既知新海口之不可恃。即應早爲復舊之計。乃心存觀望。夏秋間並不豫先計算。直至前月按計時日。已趕辦不及。始爲權宜疏導之奏。此等大事。伊等豈可茫無定見。即此時既已耽延。亦只可權宜辦理。昨伊等請撥錢糧。業已准行。吳璥等惟當督率工員。覈實趕辦。不可因時日從容。又滋延誤。其黃運中河應行培築隄工。最關緊要。務先期加培堅實。保守來年三汛。若明歲獲保安瀾。朕仍施恩。將伊等甄敘。設有別故。伊既遲誤於前。仍不盡防護之力於後。其禍不可救矣。凜之慎之。總之伊等身爲大臣。但當爲國爲民。熟計事之是。

非利害。其一切因循觀望趨避推諉之見。斷不可存。若辦理妥善。於國事有裨。伊等必身受其福。如遷延貽誤。豈先於奏摺內預爲地步。卽能諉過耶。朕今惟責汝等以成效。其各盡心策畫。力圖萬全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七

河水章 第三十四

嘉慶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松筠吳璥徐端奏。伏查上年冬。欽奉訓諭。已恭載十四年十一月。欽此。現在回空漕船陸續渡江。其運河狀元墩口門。臣吳璥已派員遵旨趕緊堵築。剋日辦竣。前雖請銀五十萬兩。試挑膠淤。欲使黃水暢入北潮河。尙未動工。茲臣松筠查勘海口。臣吳璥徐端同赴馬港口及舊海口之大淤尖地方。於正月二十二日。敬謹祭海後。細看海口形勢。並質諸該處漁戶張漢才董雲鶴。僉稱海口橫沙。尙非鐵板。如黃水下注。自能入海無阻。臣等往復勘商。自應修復正河。使全黃仍歸海口。故道爲是。雖爲時稍遲。而前估各工。尙可刪繁就簡。設法趕辦。擬將雲梯關以下兩岸長隄。照原議先行趕築。一面將河形應挑之處。酌量挑挖。若能於大汛前將馬港口漫口堵閉合龍。可免安東海州等處田廬受水。今遵旨履勘已定。卽以前請銀五十萬兩。先將現在可辦之處及早興工。其餘應行復估工程實需銀數。較前有減無增。一切章程。容妥籌具奏。奉上諭。松筠奏查勘海口情形。應行修復正河。又與吳璥等會銜具奏意見相同。請卽設法趕辦。前此吳璥差往南河時。曾力主挑復正河。迨至上年冬間。忽以工重費繁。時日緊迫。不能趕辦。請先將北潮河入海之路權宜辦理。試看一年。伊旣籌度情形。力主此說。因亦降旨准行。今松筠到彼查勘會議。又仍請開挑正河。並稱前估各工。尙可刪繁就簡。將雲梯關以下兩岸長隄設法趕辦。一面將河形應挑之處酌量挑挖。期於大汛前將馬港口漫口堵閉。其所需帑項。先以前所請五

十萬兩。將現在可辦之處及早興工。其餘復估工程。亦較前有減無增等語。信如伊等所奏。則海口大局。既歸正辦。可收永遠之效。而前此估需三百六七十萬之數。今又可大加刪減。於帑項又得無糜。豈不甚善。但吳璣等於上年十一月奏到時。已稱趕辦不及。今又遲兩三月。何以又可趕辦。前摺內請銀五十萬兩。本欲於北潮河一帶挑挖膠淤。此兩月何以不辦。又前摺內稱。挑挖正河有一百餘里之長。必須一律深通。方能暢注。而本日摺內又稱。止需將應挑之處酌量挑挖。無須一律大挖。何以前後所奏。自相矛盾。種種互異。似此工用不繁。又可迅速集事。伊等既爲此奏。自應卽照所奏辦理。惟是全河大局。出海最關緊要。吳璣等久練河工。非松筠初到可比。此次既親勘會商。奏聞辦理。自係吳璣等斟酌再四。確有把握。將來總不得以此事係松筠主見爲推諉地步。惟當各發天良。認真督辦。詳慎經理。用收一勞永逸之效。勉之。又據另片奏。現辦河工。須大員分管。請將江寧巡道王象儀。及前任徐州道單灤。迅卽來工。分司堵築。王象儀係本省巡道。儘可遴派辦工。至單灤前在徐州道任內。曾辦挑挖運河等事。聞其聲名平常。頗有貽誤。從前鐵保任總督時。卽曾誤聽該員之言。此時松筠等既經奏請。亦著一并調至工所。責令分管堵築等事。但須隨時留意查察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初二日。松筠吳璣徐端奏。伏查雲梯關以下馬港口張家莊漫缺處所。嘉慶十三年冬。臣吳璣奉命同侍郎臣托津來江會勘時。原議先挑舊河堵築漫口。再行接築長隄。當經具奏。上年正月。欽奉諭旨。以各工同時並舉。自應先其所急。將海口工程暫緩興舉。隨將黃運隄工先行擇要趕辦。以禦大汛。原擬上年秋冬堵築漫口。修復舊河。惟因工程繁鉅。商捐錢糧。去冬未能撥解。核計時日。難以應手。速竣。請暫緩

至本年秋興工。仍歸舊河。茲臣松筠到江。卽與臣吳璣徐端公同復勘。悉心籌酌。自以挽歸故道爲正辦。而緩急輕重。亦必應通盤籌畫。詳慎妥商。方可萬全無弊。查挑河堵壩築隄等工。過於繁重。若秋間各工並舉。不特雇募人夫過多。卽文武工員亦不敷派委。刻下尙在春令。工務稍減。應汛員弁可以酌量抽調。應先儘可辦之工。預爲興舉。擬將雲梯關外南岸竈工尾以下北岸馬港口以下。原估接築長隄之工。先行分段派員興築。逐層夯砌堅實。俾黃水挽歸故道時。得資攔束。卽於前請展挑小黃河膠淤銀五十萬兩內酌撥應用。其漫口以下之舊河身。尙須復加確估。應挑寬深丈尺。俟撥有款項。再行派員接手挑辦。至堵閉漫口。必須一氣呵成。方能完善。非可先築若干丈。再行酌看行止。查馬港口漫塌口門。共量寬七百九十餘丈。此時水落歸槽。兩旁共露乾灘五百九十餘丈。現卽相機先築土堰外鎮護埽。慎重盤築。以爲壩基。使大汛水長時不再刷寬。其中間過水處。尙寬二百餘丈。測量水深自八九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靠東首五十丈之內。深二丈四五尺。一經用料進占。水必刷深。此時雖不能定有確數。而按照現在寬深丈尺。並預備進埽時。遍刷加深。追壓料物。約估正雜各料。需用柴藉四千垛以外。穀麻五百餘萬。該處係濱海地方。向不產藉。惟有蕩地葦柴一項。除各廳本工例應撥給葦營額柴。並購柴之外。所餘本地採購民柴。不敷堵築。必須循照從前大工例案。在豫東兩省。協濟藉料各四百垛。並委員赴徐屬購買秫秸運工。方可足用。穀麻亦產於豫省。須該省就近酌購協濟。並委員分投採運。臣等與道將府廳等公同細酌。如二月內錢糧料物。卽能齊集。應手方可於三月內趕緊堵合。尙恐下游引河未暢。汛水踵至。或有他虞。儘銀料未能及早湊手。遽行輕試興工。至收窄時。一經水長力旺。必致金門跌深。壩工喫重。所關匪

細斷不敢輕率進築。徒致虛糜。惟應預購料物。俟秋汛安瀾後。卽趕緊興工。剋期堵竣。則馬港口旁趨漫口之水。全由舊河入海。自必順軌朝宗。以仰副聖主慎工衛民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吳璣徐端奏。臣等先於初八日。接奉上諭。已恭載上月二十四日。欽此。正在會商覆奏。十四日。又奉上諭。松筠等奏。將河工事宜。和衷商推。並雲梯關外。修復舊河。堵閉漫口工程。分別次第辦理。覽奏俱悉。河工係總河專責。松筠兼轄三省。經管事務繁多。而河工乃其大者。能與吳璣等和衷商推。次第敷施。一則不存欲速之心。一則弗萌推諉之見。方能有裨國計。無誤要工。現在修復舊河。據伊等公同奏請。以挑河堵壩築隄等事。一時難以並舉。分別次第。春間先將雲梯關外南北兩岸。接築隄工。派員趕辦。其漫口以下。舊河身。俟確估寬深丈尺。撥有款項。再行接辦。至堵閉漫口。則擬預爲購集料物。俟秋汛安瀾後。趕緊興工。期於一氣呵成。剋期辦竣。卽照所奏辦理。惟經理大事。謀斷兼資。此次奏定後務。卽照所定章程。及奏請期限。認真妥辦。若再觀望遷延。則太不成事體矣。勉之。欽此。伏查馬港口。張家莊等處。黃水漫缺旁趨。是冬。臣吳璣徐端。屢往覆勘。主復舊之議。上年春。仰荷聖明訓示。黃運隄工。尤爲至急。其海口工程。暫緩辦理。原擬去冬興舉。惟因前撥商捐銀款。未能速解。計時較迫。恐引河未及刷深。轉致壅漲。是以奏請暫緩。俟今秋興辦。亦實出於萬不得已。本年正月十六日。督臣松筠。到清江後。安計修復舊河。正與臣等意見相同。至舊河略爲抽挑漫口。卽可堵合一節。如果速成。誠屬至善。但歷來堵築大工。總須正河中。引河挑挖寬深。俟口門收窄。水勢擡高。使水有去路。壩工方能堵合。尙恐金門溜緊。跌深。間有閃失。從無引河不暢。遂能成功者。蓋水性就下。斷無舍卑就高之理。臣等同往馬港口。測量口門。現在淺

處一丈二三尺不等。其行溜處所深至二丈四尺。而舊河身一百餘里已淤成平陸。卽間有河形。亦僅深一二三四尺。經道將等逐細勘估。就尙有河形及地勢較窪者。挑深八九尺丈餘。其竟無河形及積淤較高者。挑深一丈六七尺不等。計壩工口門收窄時。引河可過水一丈以外。較馬港口門現在水深丈尺尙止及半。且將來口門收束愈窄。則刷跌愈深。恐勢不相敵。若再減寬減深。當水勢驟長時。未嘗不普漫而下。但水不歸溜。溜行必緩。引河必致旋淤。不但挑工徒成虛擲。而壩工喫重。斷難堵合。且去路更形壅滯。上游別有疎虞。所關尤鉅。至馬港口漫口寬七百九十餘丈。現今過水處所寬二百餘丈。用料繁多。亦不能不寬爲籌備。核計錢糧物料人夫。斷非一時所能湊集。臣等與督臣松筠。途次反復講求。公同議定。前於初二日會奏。仍分次第辦理。在督臣松筠急欲求治。實出於一片忠誠。臣等亦復再四思維。並細詢道將府廳等如何設法速成。則事半功倍。豈不深願。無如審時度勢。斷屬難行。臣等歷經堵築大工。深知河性變遷難定。不敢不小心熟計。所議雖未能盡合。實則彼此皆以公事爲重。何敢遷就推諉。自取重咎。茲復疊蒙訓諭。臣等得識所遵循。倍當共矢和衷之誼。現卽將應築長隄。派員與工。務令夯築堅實。一面咨詢兩淮鹽政臣阿克當阿。查明商捐一項。究於何時堪撥若干。以便次第酌辦挑河之用。並恭錄諭旨。咨會豫東兩省撫臣恩長。吉綸。欽遵。預爲籌計。協濟稽縻。俾應用無誤。俟秋汛安瀾後。卽將漫口慎重堵築。以期一氣呵成。全黃挽歸故道。奉上諭。據吳璥等奏堵築大工。總須引河挑濬寬深。俟口門收窄。水勢擡高。使水有去路。方能堵合。馬港口漫口共寬七百九十餘丈。現今過水處所尙寬二百餘丈。用料繁多。核計錢糧物料人夫。斷非立時所能湊集。自應先其所急。將應築長隄擇要興工趕辦。至上游大隄埽壩。

等工及洪澤湖高堰隄工。在在均關緊要。刻下桃汛屆期。而此後伏秋大汛。又復接踵而至。隄工處處著重。所有應行加高培厚之處。必須綢繆未雨。計出萬全。不致稍有疎虞。一面預爲購集料物。俟秋汛安瀾後。將漫口慎重堵築。一氣呵成。俾全黃挽歸故道。不可再有延緩。吳璣等務當相度機宜。悉心經理。無誤要工。庶爲不負委任。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二十九日。吳璣徐端奏。臣接奉上諭。大學士慶桂等奏。會議江南總河吳璣等通籌南河全局。請次第修復舊規一摺。朕詳加披閱。內如惠濟正閘應行拆修。王營減壩應行修復二款。此時實不可再遲著該河督等卽行趕辦。一切照所議辦理。此外請於大汛期內。儻堵禦黃壩一款。該河督等係爲暫救倒灌起見。此於倒灌之弊。誠可暫減。而漕船未經過竣。又將如何飛輓。且重運回空。源源來去。卽暫時堵閉。於河務大局。又有何益。至修復毛城鋪石壩一款。毛城鋪壩。基近日寬至五十丈。已非斬輔舊制。節次啓放。屢有漫口吸溜之事。兼恐經由入湖之路。日漸停淤。非當日情形可比。事關河工救弊之策。不厭周詳。究竟該督等。是否必其啓放。後不致旋生他患。如果確有把握。再行詳細具奏。候旨辦理。伏念河防漕運。皆國計民生所係。至爲重大。王營減壩及惠濟正閘兩工。現卽飭道將等逐細估算。實需工料細數。一面移咨各鹽政。於鹽劬加價項下。湊撥錢糧。俟解到卽行興辦。其暫堵禦黃壩。雖非全河要策。但倒灌最爲黃運兩河大患。少灌一日。卽可少淤一日。似亦稍有裨補。至修復毛城鋪石壩壩。臣等查前河臣靳輔建於康熙十七年。改建於三十三年。迨乾隆十六年。仰蒙高宗純皇帝指授方略。令前河臣高斌。在口門內填築碎石壩一道。長五十丈。並令於碎石壩外。圈築鉗口壩。用料盤護。依時啓閉。實屬節宣有制。五十五

年前河臣蘭第錫曾奏明將石壩加高二尺。該壩金門仍寬五十丈。臣等因淮不敵黃。河口倒灌之患日深一日。而徐城以下河道較豫東境內寬窄迥殊。若非上游多籌洩宣之路。伏秋盛漲。隄工喫重可虞。廣諮博採。僉以減黃助清。非修復毛城鋪石滾壩不能得力。是以據實陳奏。但情形今昔不同。查自五十年至嘉慶七年。啓放該壩。屢有失事。實緣其時豐碭一帶。河底高於壩脊丈許。汛漲時建瓴湧注。是以漫及該壩。迺下土隄。輒致潰塌。自八年後。豐碭境內河底刷深。若將唐家灣引河挑挖加深。所減之水由石壩循軌下注。當不致旋生他患。惟該壩附近土隄。如王家屯。魏家寨。梁陳馬路等處。土性純沙。須用膠土包築。並鑲護埽。始可放心。而近處並無膠泥。購取非易。又壩下洪灘南股等河。年久淤成平陸。亦須大加挑挖。並於兩涯築堰攔禦。庶免泛淹民田。皆應籌畫詳妥。方可定議。現飭徐州道張鼎會同參游前往豐碭。將現在黃河水面與毛城鋪石壩脊。用水平逐細較量高下尺寸。其王家屯。魏家寨附近。有無膠淤之土。可以選取包築。俾得堅固。俟覆到。再加核勘。詳細具奏。奉上諭。本日松筠。吳璥等奏。現在河湖水勢工程各情形三摺。覽奏俱悉。河口現在渡黃漕船。截至五月二十八日。已挽過九十三幫。其餘未渡十五幫。六月二十以前。必可渡竣。以後時日寬裕。各項工程。正可及時興作。松筠。吳璥等。惟當振刷精神。乘機趕辦。現屆大汛。經臨。除先將禦黃壩上緊堵合。俾免倒灌貽患。其惠濟正閘及王營減壩。皆係不可再緩之工。又海口工程。雖據奏稱兩岸長隄次第辦竣。而堵築漫口挑挖引河工段正多。非可一時集事。若不分投並舉。及早開工。又復輾轉稽延。坐失事機。將來愈形棘手。該督等應先行購備料物。分派工員。事事早爲布置。俟糧船渡竣。河口一帶更無他事。卽專議辦工。愈速愈妙。此三事屢經該督等陳奏。詳議再三。經

朕降旨允辦。若再臨時猶豫。又待奏報施行。卽摺奏往返。已動逾旬日。豈不有誤要工。爲政之道。不必煩言。惟求實事。近年以來。皆因推諉怠緩。是以遲至今日。切不可再蹈前轍。該督等惟當卽刻將何日與工及辦理工段情形隨時具奏。以慰廑注。至毛城鋪修復石壩一事。現在該督派道員張鼎等前往核勘。與工尙早。可俟議定辦理。非比前三項工程尤爲目前要務也。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二日奉上諭。本日松筠吳璥等奏趕辦要工。請撥銀兩。覽奏均悉。應需撥給銀兩。已諭令各鹽政趕緊撥往。並交戶部議奏矣。國家經理大事。總要握其要領。專心一意。方克有濟。卽如醫家治病。遇有棘手之症。若不究其受病之根。率行下藥。雖多方療治。其病不除。從前辦理教匪。則以堅壁清野爲要。其初游牧不辦。領兵將帥。惟知一味散漫追捕。以致數年不能集事。迨後修築堡寨之議行。而大功旋卽告竣。又如辦理洋匪。則以杜絕接濟爲要。閩粵等省水師。日久無功。一經陸路將米水火藥認真斷絕。賊勢頓形窘迫。首夥各犯。悉皆殲斃。其投誠者亦皆安插。海疆寧謐。實爲明效大驗。因思辦理河工亦然。其全河扼要之處。全在海口暢流。近年河工多事。皆由海口淤塞。下壅上潰。百病俱生。若果海口疏通。則河湖之水。皆有歸宿。何至漫決爲患。朕數年來屢次降旨。飭辦海口。而伊等相率泄泄。總不認真疏導。其節次挑挖。亦皆有名無實。徒費帑金。致尾閘不通。漫溢如故。甚至見旁趨漫溢之水。輒妄希更改正河。因循觀望。徒致耽延。本年朕已照伊等所請定議舉辦。現在糧船已全數渡黃。又大汛時。河湖一切工程。幸臻平穩。天時人事。極爲應手。實不可再有游牧。伊等若謂帑項不敷。則本日已照伊等所請之項。全行撥給。卽日可期到工。無虞支絀。更有何棘手之處。該督等惟當立心堅定。加意奮興。勿聽浮言。勿萌怠志。和衷協力。

共成大功。現在松筠回省審辦案件。吳璣在河口堰肝一帶督辦宣防。徐端已馳赴海口。覆行查勘。所有應行挑挖之處。及籌辦料物。著卽迅速妥定章程。立時興辦。務將引河挑濬深通。則將來漫口堵閉之後。全河水勢順軌暢行。南河自永慶安瀾矣。勉之。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一日。吳璣徐端奏。臣等接奉上諭。海口工程不可遲緩。屢降諭旨甚明。現在料物將次齊全。工員亦均分派。惟值大雨時行之際。不能施工。亦屬實情。此時祇可暫緩。但一俟秋汛安瀾。水勢綿弱。則不可再有稽遲。此事經朕往復熟思。並詳細諮詢衆論。如一實屬治河正辦。且目下餉銀充裕。頒發足數。卽日可以到工。伊等惟當執持定見。振刷精神。奮勉一心。矢用全力。儻辦。如果將河身挑挖深通。隄工堵築堅固。則尾閘通暢。全河順軌東趨。必能仰沐天庥。功成事定。諸臣不可不勉之。又勉也。至海口工程浩大。伊等如酌看人數。實在不敷。不妨據實奏請。但必須賢能素著。爲伊等平日深知之人。方可預行奏請。若徒爲他日乞恩地步。瞻顧私情。紛紛奏請發往。不過令其於到工後安坐待時。幸邀甄敘。則又於公事奚益。經朕查出。必重治伊等之罪。如伊等酌看情形。現在工員足敷辦理。不必另行請員。亦卽據實奏明。欽此。伏查海口大工。疊奉訓示周詳。且撥餉陸續解到。臣等何敢稍有因循。停待。除接築長隄業經辦竣外。所有應挑舊河寬深丈尺。亦已估定。並遴員劃分段落。俟秋分前後。雨水漸少。可以施工。卽剋日插鑿。僱挑。此次舊河工段。誠如聖諭。必須挑挖深通。方可尾閘通暢。順軌東趨。臣等屢飭道將等詳細勘估。二木樓以下至海口數十里。潮汐較大。不能施工。今自二木樓以上至馬港口門以下。共九十九里。必須估挑。計河長一萬七千八百五十餘丈。查舊河已淤成平陸。若以灘面較比馬港口門河底。高下懸殊。勢難挑挖。

相平。且二木樓以下既不能挑。如將二木樓以上挑挖過深。則形勢轉成高仰。徒費無益。是以十二年堵築陳家浦時。祇能挑至二木樓爲止。深淺亦以二木樓以下河底爲準。至舊河淤灘甚廣。亦不能過於挑寬。致多浩費。今再四籌計。以面寬十八丈八尺至二十二丈四尺底寬十六丈爲率。其深淺則就地勢高下。自挑深四五尺至一丈六尺不等。已與二木樓以下河底相平。共應挑土四百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八十餘方。照此寬深丈尺。俟馬港口門收窄時。啓放引河。可以掣動溜勢。然已屬撙節估計。亦斷不可再減。致難吸溜。工垂竣時。有應行展寬加深段落。須臨時酌看辦理。其河頭一段。應俟馬港口收窄。再看溜勢趨向情形。相機價辦。以成吸川之勢。該舊河工段綿長。共需二百三十餘員。分段承挑。臣等於現任廳汛內酌派四十餘員。此外就通工候補及土方事例來工投効各員。並前次奏請留工人員。一體秉公遴派。已可敷用。其正雜各料。已咨催豫東兩省協濟。稽察迅速運工。並遴員分投採辦。務期足用。惟馬港口過水寬至三百數十丈。兩頭淺水處。擬外鑲護埽。用土填築。至深水處。必須捆埽前進。撙節核計。已約需用料四千餘墩。東省協購四百墩外。尚須採購三千六百餘墩。採購既多。則價必增昂。嘉慶十二年。奏定山安海防兩廳。料價每筋銀二釐五毫有零。蘇麻價每筋銀三分九釐。茲大工興舉。民間市價增昂。各委員具稟例價。實不敷採辦。有各料戶領票爲憑。密飭該道府訪查屬實。查前定料價章程。內聲明。設遇漫口大工事。非恒有准臨時。據實陳奏酌辦。十一年堵閉宿南郭家房及外河王營減壩大工。均奏明確。按時價加增採辦。此次馬港口大工。採辦葦柴。水陸盤剝轉運。方能到工。而上游添購稽料蘇麻。相離路遠。運脚加多。臣等體察情形。原定山海兩廳料價。實係不敷。不得不量爲加給。公同核算。酌中定價。柴稽兩項。

每筋須給銀四釐。蘇麻每筋須給銀四分五釐。方可敷用。仰懇聖恩俯准照辦。庶明定章程。可免商販裹足觀望。亦不致販戶居奇。以歸核實。臣等仍嚴密訪查承辦之員。如有絲毫侵扣。立即嚴參究辦。斷不任稍有糜冒。至堵閉馬港口。掌管壩工及查催挑工。皆須幹員。現在南河道廳將備雖不乏人。而分遣調派。尙屬不敷。從前東南兩河遇有要工。皆准遴選調派。通力合作。臣等就東河工員。內平日深知之人。遴選數員。擬調赴工。以資派委。謹將銜名開列清單。恭呈御覽。仰懇敕下東河臣陳鳳翔將所調候補丞倅。即令來工。其將備兵丁。俟豫東秋汛安瀾之日。即飭起程前來幫辦。洵於要工有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八日奉上諭。修復舊河口。實爲治河正辦。昨已派馬慧裕前往。會同經理矣。朕思海口爲全河尾閘。前人相度經營。皆屬因地制宜。立法至爲周備。黃河千里一曲。本天地自然形勢。非人力所能強。總之下游通暢。則上游方無壅塞之虞。後之治河者。自應遵守前規。勿參私臆。現在物料將次齊全。工員亦均分派。一俟秋汛後。徐端即會同馬慧裕。虛衷商榷。督率在工員。弁照所估寬深丈尺。將舊河挑挖深通。以成吸川之勢。俾正河復歸故道。永慶安瀾。爲一勞永逸之計。切勿妄議紛更。致滋流弊。爲要。將此諭令徐端。並諭松筠知之。欽此。又奉上諭。吳璣徐端奏稱。馬港口大工採辦葦柴。水陸盤剝轉運到工。而上游添購稽料。蘇麻。相離路遠。運脚加多。麻每筋給銀四分五釐等語。此項所定價值。是否應增。著工部即查明舊案。具奏請旨。至所請調東河各員。內候補同知呂昌會一員。前經直隸總督溫承惠。因永定河漫工。奏請來直。已降旨駁斥。况該員籍隸江蘇。南河工竣。仍應回避本省。現在又豈乏此一人。差委。設陳鳳翔此時又欲奏留。成何事體。所奏不准行。其張協鼎王仲澆費漣熊奎楊克榮盧貴陳安瀾七員。著照所請。令

即赴工聽候委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二日徐端奏。臣接奉上諭。本日據松筠奏籌辦海口一摺。內稱黃河受病之田。總緣嘉慶九年十年間。吳璈徐端等將黃泥嘴俞家灘二處逢灣取直。致水性紆緩。轉致停淤。此時辦理之法。仍須將舊時灣曲處所修復如式。此外祇須間段挑挖。毋庸大挑引河。致需帑過多等語。黃河下壅。自因尾閘不暢之故。今據松筠察看情形。以爲大溜不應直趨。當聽其隨灣就灣。深以當日所辦爲非。言之甚力。昨已降旨將徐端補授河督。並派馬慧裕前往督辦海口。除俟馬慧裕來至行在。面行詳詢外。徐端久任河工。現在總理全河。責無旁貸。松筠所言是否實在情形。著即據實奏聞。不可稍涉回護。如事多窒礙。亦不必存附和之見。松筠所管事務較多。於海口事宜。不能兼顧。此事全責成馬慧裕。徐端二人會同經理。務當虛心講求。以期歲工完善爲要。所有松筠原摺並硃諭。著抄寄閱看。欽此。並恭錄硃諭。松筠原摺寄閱前來。仰見我皇上至聖至明。於黃河水性情形。洞燭無遺。莫名欽服。伏查黃河溜勢。趨向靡常。因之曲直無定。曲則紆折而行遲。直則迅捷而流急。此一定不易之理。臣恭讀康熙三十八年三月聖祖仁皇帝上諭。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欽此。是年四月。前河臣于成龍奏稱。徐州楊橫莊一帶已遵旨挑挖。其各險灣曲之處。容臣陸續挑挖。奉旨是凡有灣曲之處。俱各挑直。欽此。是灣處取直。使之刷沙。聖諭煌煌。久已昭垂。勿替。今敬誦我皇上硃諭。此論近是。北河形勢則不然。若河太直。慮其一洩無餘。若以入海之情形而論。河道似宜直。直則建瓴而下。曲則停淤。欽此。具仰睿照如神。片言居要。誠與聖祖仁皇帝同符合撰。洵當永遠欽遵。垂萬年之法守。臣查黃河自豫東至江境海口千數百里。其間曲

直相間。隨時變遷。不知凡幾。乃河流自然之勢。固不能使曲者皆直。亦不能使直者盡曲。然此千數百里中。或數里一曲。或十數里一曲。不過掃灣而行。形勢仍屬舒展。並不兜裏。惟黃泥嘴俞家灘兩處。則回環屈曲。東流者折而向西。乃復南北周轉。然後東行。此數十里內。幾經轉輾兜裏。不能迅駛暢行。因有米囤之名。言其囤積停滯也。嘉慶八九兩年。吳璣與臣先後奉命勘籌海口時。廣諮博訪。皆以黃泥嘴俞家灘灣曲太甚。入海紆遠。水落較遲。因率道將等測量。兩灘以上。水緩而淺。過此即溜急而深。其爲兜阻顯然。是以奏請取直。使徑捷東趨。計黃泥嘴周圍長五十三里。對直挑通。僅長四里。於九年二月挑成。俞家灘周圍長三十餘里。對直挑通。僅長六里。於十年四月挑成。時引河甫挑。並未將舊河築壩攔截。而大溜即全歸引河。水深二三丈不等。舊河盡淤。在工官民。皆所共見。此水性舍曲取直之明驗。若謂改挑徑直。旋濬旋淤。則初放引河時。大溜即應仍走舊河。何待三四年後始壅遏爲患。此又不辦自明也。至松筠所奏。自黃泥嘴俞家灘改挑後。始有陳家浦等處漫工。其先未聞雲梯關外有漫決之事。查乾隆十年。海防南岸陳家浦漫溢。十八年及二十五年。北岸五套兩次漫灘過水。二十九年。陳家浦五套兩處坐灘頂衝。其時該處河身低而內地高。不致奪溜。水落即可挂淤。前河臣高斌勘籌議奏。讓地與水。毋庸急堵。又四十四年。北岸二套漫水刷缺。至四十二年秋後始堵。四十四年山安之三四五六等套堰工平漫過水。皆在雲梯關以外。黃泥嘴俞家灘未經取直之前。成案具在。並非因兩處河形取直。始有陳家浦馬港口之漫溢也。本年春。督臣松筠查勘海口。見舊河有長灣積水。即欲就此疏挑。向臣等面商。當以該處河形兩頭淤高。故水有存積。並不甚深。若有疏通。仍須大加挑挖。詳晰告知。迨六月下旬。催漕事竣。預籌興辦海口。

大工。松筠復論及河形有水之處。即可不必挑挖。祇就淤墊處所略爲挑濬。汛漲時自能掣溜下注。工旣易竣。而錢糧又大可節省。臣與吳璣因其爲樽節工帑起見。常慮衷籌酌復。同松筠商委。明白估算之。參將劉重等復加逐細較量。河身之高下。酌定應挑之丈尺。確切估計。旋據開單稟覆。黃泥嘴舊河形。周長七千六百六十丈。窪處僅深一二尺。兪家灘舊河。周長六千一百四十丈。兩頭淤平。中間低窪。積水處寬二三十丈。深二尺至七尺不等。較現估所挑河底。高至丈餘。若不一律挑深。則過水實難通暢。如照原估取直開挑計算。土方共銀一百四十九萬六千三百餘兩。若就黃泥嘴兪家灘舊河灣曲處開挑。計增估土方銀九十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兩零。連正河挑工。共估銀二百四十萬六千六百餘兩。如果就舊有河形處間段挑挖。即可放水通暢。而錢糧又能節省。臣等具有天良。何肯固執回護。必不欲照依辦理。今再四籌維。旣須增費多金。且又兜灣不暢。是以令原估之員。親赴江寧。詳細面稟。嗣稟稱松筠仍未見允。吳璣與臣復詳細作札。請其通盤籌畫。此與督臣松筠先後議商之原委也。查逢灣取直。傳自前人。非由今始。靳輔治河方略云。開挑引河。必酌地形。若正河身曲如弓。背引河身直如弓絃。則河流自必舍弓背而趨絃。是靳輔亦以取直爲得勢。又河防志所載。張鵬翮黃河取直論云。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故河雖善淤。無停滯之患。假令寸寸而爲曲折。則水阻沙停。河之潰決。不可勝言。於是有楊橫莊等處灣曲取直之奏。蓋黃河坐灣處始成險工。取直本屬良法。雖千數百里奔湧而來。隨溜勢爲曲直。亦必不能處處取直。盡去險工。若云河宜曲不宜直。此語則未之前聞。况雲梯關外地。已近海。誠如聖諭。以入海之情形而論。直則建瓴。曲則停淤。實爲不刊之論。且黃泥嘴兪家灘盤旋兜裹。更非尋常灣曲可比。無論紆折太甚。其勢

不能建領直注。亦斷非有此兩處大灣曲。卽能將海口橫沙刷深。一勞永逸。而現在挑工轉須增估銀多。至九十萬兩有零。似未便率滋虛擲。至所稱凡有積水處。卽不必大挑。自能掣溜等語。從來水性就下。縱能使之舍直就灣。斷不能使其舍卑就高。舊河高仰之處不挑。而欲其吸動漫口。大溜入海。斷無是理。必致馬港壩工金門著重。難以堵合。此臣等反覆籌商。博採衆論。實未敢隨同附和也。計九月初開工。爲期已迫。不便再有游移。八月初一日。將原定挑河土方丈尺章程及採辦料物情形。會同吳璣具奏。所有舊河形勢及淤高丈尺。皆目所共覩。現在蒙恩令尙書馬慧裕前來。計期九月初到工。自可細加覆勘。臣現將應分段落。應雇人夫。預爲齊集。俟馬慧裕到工勘明。卽飭普律興工。限六十日完竣。不致遲誤。奉上諭。徐端覆奏黃河形勢。隨灣取直各緣由。並繪圖進呈。覽奏俱悉。已於圖內。俞家灘黃泥嘴舊河灣折相對之處。用硃筆攔截。卽照徐端等原議。取直挑挖矣。隨灣取直之論。自聖祖仁皇帝時。已明頒訓諭。卽前任河臣如靳輔張鵬翮等。亦皆敬謹遵辦。並非吳璣等創爲此論。松筠自係聽他人德惠。未經熟悉全河形勢。亦未詳查舊案。率爲此奏。不獨挑復舊河灣曲處所。虛糜帑銀九十餘萬之多。且舍直取曲。亦斷無此理。已諭令松筠不得干涉河務機宜。惟當幫同督催料物。如有應行調派之員。卽飭令前往。以期迅速。集事。此事專責成馬慧裕徐端二人。一面催集料物。一面上緊挑挖。務令引河得勢。方可掣動全灣。挽回故道。切勿稍有游移。仍將何時動工挑挖。何時可以開放引河。隨時具奏。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吳璣有疾。命徐端爲江南河道總督。裁副總河缺。欽差尙書馬慧裕督辦仁復海口工程。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九日馬慧裕奉命督辦海口工程。於上月二十九日僱抵王家營。卽同臣徐端馳赴海口履勘。由黃河放船。先至馬港口。以北灌河入海處所。詳細閱看。漫口迤下。水仍泛衍。馬港隄西首佃湖蕩業已淤平。民便河尾亦已停淤。水過大圩分爲二股。向西一股水面寬闊散漫。深僅一二三尺。並未歸泓。其向東一股。自韓家蕩斜向東北。新刷河泓一道。水深五六尺至七八尺不等。寬不過十餘丈。窄處僅六七丈。因係膠淤之土。未能衝刷寬深。將來水大漫灘。仍致淤墊。且檢查各廳報案。近年黃河底水及盛漲水。比較從前約大數尺。是新海口並非通暢。已屬顯然。臣等履勘之下。益仰聖明定識於千里之外。洞燭如神。必應挑復舊海口。挽歸故道爲正辦。臣等復由張家莊以東。直至二木樓以下。將挑正河逐段履勘。所估形勢。頗直合宜。查前河臣吳璣督飭道將等原估。以面寬十八丈八尺至二十二丈四尺。底寬十六丈爲率。其淺深則就河形之高下。自挑深四五尺至一丈六尺不等。共估挑土四百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八十餘方。需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奏明俟挑挖將竣時。尙有應行展寬加深之處。臨時酌看辦理。其河頭一段。則俟壩工口門收窄。再看溜勢趨向情形。相機價辦。查黃河中泓大溜經行處。總約寬四五十丈。其力方能衝刷。現在估挑正河。應欽遵睿訓。加展寬深。以期吸溜舒暢。惟道里綿長。土方過多。臣等再三籌議。應卽酌量展挑。以底寬二十丈計算。深冬之水。足以暢行爲度。其積淤較高處。並卽擇要加深。未敢拘泥。原估現飭工員。改照加估挑辦。卽令調派到工之文武員弁。及投効留工各員。並河營弁目二百三十餘員。分段興辦。約需雇募人夫二十餘萬。地居荒僻。須四路招徠。現在上游徐州淮安各屬農田秋收。刈穫已畢。民夫應募漸次雲集。限本月十五日一律插餉。並遴派幹員分段稽查。臣馬慧裕復派隨帶司員岳山

朱謀往來督催。因現估加挑剋期六十日全竣。不任遲緩。其馬港口堵閉壩工。先就兩岸築做土壩。並盤做壩基。俟霜降水勢落定。卽上緊進占。上游不致壅漲爲患。現在緝量水面。計寬二百十五丈。水深自一丈六尺至三丈二尺。第兩頭一經進埽。則淺處必卽刷深。購備料物。仍應照深水估算。加以添築二壩。擊托並相機築做挑水壩。挑逼大溜全歸舊河。皆屬必不可少之工。核計所需正雜各料。原估柴稻四千墩。糶五百萬觔。尙不敷用。必須添購儲備應用。庶不致臨期停待。現卽遴員分投購運。剋日到工。以期應手。臣徐端前同吳璣估購工料。係按動撥商捐錢三百二十五萬兩之數。從至省處計算。今同臣馬慧裕細按形勢。事機不得不加估添辦。原撥錢糧。未免不敷。不敢再存惜費之見。據實陳請。仰懇皇上天恩。敕部查明。在鄰省各藩關庫湊撥銀六十萬兩。剋日解工。俾資接濟。奉上諭。海口挑復舊河。必須引河寬深。方能吸溜舒暢。今馬慧裕與徐端會同覆勘。請照前此吳璣所估。再行酌量展挑。其馬港口堵閉壩工。亦因進埽後。中泓水勢日深。且尙有二壩挑水壩等工。恐料物不足。現均續行購備。自應如此辦理。均著照所請行。至原撥錢糧。現既核算不敷。並著交戶部在江南鄰近省分各藩關庫內湊撥銀六十萬兩。剋日解工。俾資接濟。此時帑項充餘。員弁人夫悉皆齊集。開工後自必一切順手。可以剋期蕙事。著馬慧裕等每隔半月或二十日。卽將挑河分數並進占丈尺情形。具奏一次。以慰廑注。馬慧裕雖擢放湖廣總督。此時署印有人。不可稍存諉卸之見。惟當專心在彼。督辦河工。與徐端悉心經理。俟壩工合龍後。引河掣溜暢行。全河順軌。屆時再行奏明。前赴新任。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二十六日馬慧裕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三日奉上諭。海口工程交馬慧裕一人在彼督辦。徐

端卽回至高堰山盱一帶專辦新場各工。又於十八日奉上諭。海口各工馬慧裕專駐督辦。務令按照奏定挑工丈尺疏挖寬深。逐處認真稽查。不可令辦工之員稍有絲毫偷減。國家不惜如許帑金。若不實用。在工挑成後仍不能通暢。恐承辦各員不能當其咎也。欽此。臣仰荷鴻慈委任。兢惕愈深。敢不奮勉督工。慎重儻辦。前與河臣徐端會勘。明定章程。現在河臣駐劄堰盱。所有馬港口工次錢糧料物。仍飭原派各員妥爲經理。臣卽專率司員岳山朱淥暨道將等分投查催儻辦。查引河縣長百有餘里。估挑土方較多。易致稽遲。尤恐偷減疊經逐節查催。嚴立期限。俟完工後。逐段按照原估丈量寬深驗收。不任稍不如數。並將引河頭加挖寬深。以備啓放時吸溜跌塘暢達歸海。近日引河工段已挑至五分有餘。大壩於十月十一日東壩築成四十丈。西壩築成三十五丈。今自十二日起截至二十六日止。計東壩連裏頭築成五十丈。西壩連裏頭築成七十丈。現存口門寬一百十五丈。東二壩連裏頭築成六十四丈。西二壩連裏頭築成四十八丈。中間水面存寬一百二十八丈。現在以次進占層層追壓堅實。晝夜儻辦。務期妥速。歲事仰感宸衷。奉上諭。馬慧裕督辦馬港大壩。旬日以來。晝夜儻辦。口門漸次收窄。事機極爲順利。惟當督率在工員弁。卽將口門挨次進占層層追壓。並將引河一律挑挖寬深。將來啓放時吸溜暢達。歲工更易妥速。再該處工員經徐端分調前往堰盱工次。現在辦工人數較少。務須嚴飭各員弁。趁此天氣尙未嚴寒。上緊趕辦完工。毋有延緩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十一日馬慧裕奏。自十月二十六日起截至十一月十一日止。東壩暫停進占。仍止長五十丈。西壩連裏頭已築成一百十五丈。復又緝量現存口門六十丈。東二壩連裏頭築成八十丈。西二壩築成七

十六丈。現存口門七十六丈。引河已有九分工程。限於二十日以內一律照估挑竣。南河成案續編。是月十三日奉上諭。徐端不勝河督之任。著革職仍留工次。督辦義壩及一切緊要工程。以觀後效。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蔣攸銛補授。欽此。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朕雖未博覽治河之書。每閱聖祖世宗高宗三朝實錄。百餘年內。黃河亦屢有事。故列聖垂訓。指示機宜大旨。總以清水不可旁洩。使之盡力刷黃。黃水毋令倒灌。使其迅流歸海。其法以隄東水。以水攻沙。黃河無旁趨之路。則入海自能通暢。其河湖交匯清口處。所多蓄清水。使力足敵黃。併勢東注。以收刷滌深通之效。斷不令黃水涓滴入湖。致水過沙停。河湖交受其病。維時諸河臣。遵循辦理。河治而湖不爲患。河湖並治。而漕亦安常就理。歷經辦有成效。此卽我朝治河之成憲也。必應永遠遵循。不可更張。妄逞臆見。近則黃河屢有漫口。河水旁溢。而河底日高。黃水高於清水。清水不能暢出。轉受倒灌之累。迨漕船至此。淺阻不能挽渡。又輒以黃濟運。借黃一次。河口淤墊一次。河口愈高。清水愈不能暢出。是與開門揖盜何異。如此年復一年。清口恐成梗塞之患。雖海口挑挖深通。而咽喉阻塞。尾閘安能暢達乎。松筠蔣攸銛務常通盤籌畫。能使清水出口之處。常高於黃水。則河底必能漸深。至來歲漕艘北來。但得不借倒灌之黃水浮送。卽河湖均受其益。縱不能責效旦夕。亦當漸除其患。河口漸通。再將兩河隄岸認真保固。凡有險工。卑薄處所。擇要培築。盡心防護。俾河水數年無旁溢之患。自可化險爲平。轉難爲易。河治而漕亦治。其所裨於國計民生者甚大。松筠蔣攸銛皆受朕深恩。其悉心經理。勉副朕望。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命戶部尙書托津順天府尹初彭齡赴南河清查庫帑。

是月吳璈奏本月二十三日撫臣蔣攸銛親實諭旨宣示上諭據徐端奏高堰山旰兩廳於本月初二三日風暴大作巨浪激盪致將義壩舊埽壩通過水仁智兩壩封土護埽亦皆壩通共計高堰廳屬壩場石工長一千七百餘丈山旰廳屬壩場石工長三千餘丈等語現在該處潰決情形想吳璈在浙自早已得有信息高堰爲淮揚保障要工今甌石工多至四千餘丈越隄過水固由湖水旺發風暴猛烈實在人力難施而其受病根由諒非一日究竟因何潰決至此吳璈久任河督年來親歷河干定能悉其原委現據徐端奏稱先將下游歸江各閘壩並高郵之車邏大壩悉行開放俾免壅漲一面擬將仁智兩壩先行起堵其義壩壩通處所擬將兩壩盤護仍留口門減洩隨後再爲償堵一切隄工俟春融續辦但全河大局吳璈較徐端自爲熟悉應否卽照徐端所奏辦理或吳璈另有所見著蔣攸銛傳旨詳詢吳璈病勢如已就痊卽令緩程於歲內來京以備詢問先將近年河湖受病緣由及目今應如何籌辦之處據實具奏臣受恩深重司河有年未能補救萬一捫心已切慚惶迺猶荷聖主鴻慈垂詢諄切更何敢稍存隱飾伏查南河河患其病不在洪湖而在黃河黃河之病又在海口蓋從前黃河底深湖水易於外注定制高堰誌椿存水九尺或一丈以上卽可酌啓山旰石滾壩量爲減洩湖內自不致過漲而河口亦尙能敵黃迨後漫溢頻仍河底日淤日高勢不得不堅守五壩竭力蓄清以救倒灌而蓄水過大則石隄著重風力因湖漲而倍猛湖漲因河高而難消是以患在湖而病實在河也至於黃河底高又由海口高仰所致湖自前明潘季馴及國朝靳輔治河時卽屢以橫沙爲慮非人力所能起除潘季馴靳輔大功雖成而海口

仍時塞時通。亦未能一勞永逸。然彼時雲梯關外。卽係海口。距清江尙近。清水匯黃之力較強。刷沙之效亦較速。是以漫口尙稀。受淤亦少。此後海口漸淤漸遠。距雲梯關幾及二百里。河水出海之力。不能迅捷。尤易停淤。前人反復講求。惟束水攻沙爲治病握要之論。而以水攻沙。必先以隄束水。如能溜無旁趨。自可全力刷滌。防守之功。卽屬疏導之策。迨至乾隆四十二年。改建清口以後。河勢一變。漫工不可枚舉。旁溢一次。卽增淤一次。河流無刷沙之暇。海口安能免壅遏之虞。誠如聖諭。受病已非一日。積至近年。淤墊益甚。河病而湖亦病。運河淤墊。漕運維艱。其患皆相因而至。此全河受病之實在原委也。至於高堰石隄舊工。歷年久遠。根脚多有鬆朽。新工灰漿未老。浸泡深水之中。力量俱不能堅足。况此次風暴過猛。且至兩晝夜之久。亦向所罕聞。舊損新補之石工。何能相持抵禦。遂至潰決。若此。臣前請包砌碎石坦坡。庶可假護石隄。亦萬不得已之計。業蒙恩旨准行。惟因工鉅費繁。曠日持久。勢難剋期興築。爲今之計。祇可先其所急。徐端所奏。先將下游各閘壩。悉行啓放宣洩。係照舊章辦理。以救運河兩岸隄工。皆屬應辦之急務。但三壩過水太大。旣恐各支河宣減不及。兼慮洩水過多。倒灌愈甚。堵閉自不可緩。徐端因湖濱購運料工甚艱。不得不分先後。與工。仁智兩壩俱有石底。堵合稍易。請先償辦義壩。隨後再堵。惟義壩於十一年已跌成塘。仁智兩壩堵後。勢必義壩水力更湧。堵築更難。似亦不宜過遲。其高堰石隄。塌至數千丈。需用石料甚多。一時尤難趕辦。但大隄刷塌已窄。情形喫緊。明年大汛前。必須補砌全竣。方資捍衛。應於冬間卽籌項。趕緊採辦石料。已須春融與工。遲則大汛前。恐不能辦竣。攸關匪細。惟現在海口興舉之時。銀料人手未免籌畫稍艱。惟盼大工速竣。雖舊河祇能挑至二木樓而止。未能竟除海口橫沙之病。而究係

數百年河行熟路。如果沛然東注。漸次刷滌寬深。自可望黃水多消。清水暢出。洪湖無暢滿之虞。河口少倒灌之患。則各工較易措置。諸病亦可漸除矣。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七日馬慧裕奏。馬港口黃水旁溢北趨。舊海口淤塞斷流。已經數載。臣面奉指示機宜。來工董役。業將疏挑築堵事宜。節次奏陳。查馬港底土。本係淤沙。壩工收束後。日漸淘刷。水深二三四丈。至四丈五六尺不等。臣督率司員。道將及文武官弁等。將正二兩壩及隨壩邊埽逐節跟鎖。步步穩實前進。一面進築挑水壩。逼溜東趨。口門收至十丈以內。水勢擡高。亟須開放引河。時逾冬至。冰凌擁積。正慮凍土凝結。衝刷不開。適十二月初五六日連晨大霧。天氣轉和。冰凌消盡。即於初七日啓放引河。值西風大起。挾溜東趨。奔騰下注。至次日辰刻。大河水面已落三尺餘寸。僉稱向挑引河。從無如此暢利。當即乘機晝夜進占。不敢稍懈。初十日察看情形。兩壩均極堅實。十一日寅刻。正二兩壩同時挂纜合龍。上緊追壓。至十二日辰刻。堵閉斷流。兩壩以下。涓滴不漏。黃水全入正河。湍流入海。極爲通暢。此皆仰賴聖主洪庥。河神賜佑。事機順利。晴霽日多。官弁兵夫。爭先踴躍。興工三月。黃水復歸故道。從此下游通暢。全河順軌。永慶安瀾。臣與阿克當阿及通工文武遠近人民。無不同深叩感。查挑工尺寸。業會同鹽政臣阿克當阿。逐段查量。並無弊混。臣於合龍後。將壩工循隄丈量。正壩長二百二十四丈五尺。二壩長二百四十丈。俱一律穩固。所有正二兩壩上下水邊埽及挑水壩。並雁翅護埽。各寬深丈尺。臣查明移咨河臣蔣攸銛。另開清單。察核題奏。再原備馬港工用銀三百二十五萬兩。業經康基田按數交工應用。其續撥銀六十萬兩。現僅動支銀二十五萬餘兩。尙存銀三十五萬兩。又工竣用存稽縻等項。約值銀三十餘萬兩。移咨河臣預

備善後工需及抵各廳歲料。以歸節省。謹據實由驛奏報。仰慰聖懷。並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奉上諭。馬慧裕奏馬港口大工合龍穩固。黃河復舊歸海。湍流順暢。一摺。覽奏欣慰。雲梯關外北岸馬港口。於嘉慶十三年黃水旁溢。舊海口淤塞斷流。致尾閭不能暢洩。經朕降旨定議修復。發帑施工。特派馬慧裕前往督辦。自九月十五日開工後。將引河認真挑挖。口門陸續進占。於本月初七日啓放引河。大溜東趨。奔騰浩瀚。順利非常。隨於十二日將壩工堵閉合龍。黃流全由正河歸海。從此恬波順軌。暢達尾閭。慶普東南。民生永奠。此事係馬慧裕一手經理。宣力可嘉。著加恩交部從優議敘。並賞給御筆親書福字。用錫春祺。所有在工出力人員。亦應量加鼓勵。南河册稿。

是月十九日。命蔣攸銛仍回浙江巡撫任。調陳鳳翔江南河道總督。以李亨特爲河東河道總督。是年以海口增築長隄。馬慧裕松筠蔣攸銛請添設淮海道員缺。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八

河水章 履三十五

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陳鳳翔奏。臣於二月初十日自清江起身。前赴海口。由王家營渡黃循隄而東。河流順軌。均未出槽。沿路將山安廳所估拆鑲加鑲埽段。並加培土工。核實刪減。嗣至馬港口。周歷上年所辦大隄二壩各工段。並詢問在工員。弁據稱冬間水小。西壩臺原在灘上。創槽鑲做。東壩臺係在水深處築成。臣察看正溜悉歸引河。頗爲順暢。東壩本係跌塘。現在測量水深二丈九尺。惟西壩係就淺灘進築。一經汛期。誠恐大溜刷墊。且察看大壩。挺峙河心。雖經築有挑水蓋壩。尙不足恃。臣與廳營悉心籌畫。先將大壩並邊埽挑水各壩。加鑲高厚。追壓大土。以資鞏固。並將二壩澆築土餞。再於二壩之西補築土隄。六百數十丈。與雲梯關下老隄接連。加培老隄三百二十餘丈。以爲重門保障。方資抵禦。而錢糧亦可撙節。已飭廳營迅速估辦。限大汛前完工。臣復查看二木樓自七套以下。皆有漫水。上年前河臣接築新隄。原可以資攔束。緣隄內外悉屬漫灘。自係下游尙有窒礙。現在河水並未漲發。自王家營至二木樓三百數十里。測量中泓水勢。均有一丈二三尺至一丈五六尺。至淺之處。亦深一丈。此時何至漫灘。臣復委山安同知師兆龍。山東通判張協鼎。乘舟詳細測探。據稟自大淤尖一帶測量。約三十餘里。水深三四尺至六七八尺不等。形勢紆回。過此以東。卽深至三四丈。望見海船。再東行十餘里。卽係海口。一路俱係深水。臣查攔潮壩外。原因潮汐往來。難以施工。上年未能挑挖。是以淺深不一。現將鐵篋子鐵掃帚混江

龍疏淤各器。籌款雇船。押赴大淤尖一帶。往來梭織疏濬。趁桃汛水長。藉溜勢刷滌。已嚴飭上游廳營汛。堅守大隄。加意保護。則伏秋水漲。自能衝刷深通。暢達歸海。又南岸自竈工尾以下。北岸自七套以下。地勢低窪。雖有隄工。向不鑲埽。自應遵守舊制。以杜工員冒銷之弊。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二十五日。勒保陳鳳翔奏。臣接准廷寄。恭奉諭旨。據原任安徽盱眙縣知縣黃嶠條陳河工事宜。飭交臣等詳查議奏。並將黃嶠原呈發交閱看。仰見聖主慎重河防。邇言必察。至意當將原呈詳細查閱。內稱海州近海一帶。本屬砂磧不毛之地。較現在河身低至一二丈不等。今若改由宿遷境穿運河過隄。經沭陽海口至贛榆一路入海。順而導之。有建瓴之勢。則河流順軌。自無停淤之患。查黃河自漢唐以來。雖入海之路屢改。總之日趨於南。未有能挽之使北者。近年有改歸鹽河入海之議。相距尚不甚遠。而黃水不能順軌。終屬難行。今欲從宿遷所屬之皂河橫穿運河。經由沭陽海州贛榆入海。是欲棄故道而就新途。查皂河相距入海處甚遠。其間築隄鑲埽。工程浩大。非數千萬帑金不能辦理。改成後黃水能否由新路入海。尚難預料。設水不循軌。所用盡屬虛糜。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以有金錢。姑爲嘗試。况今生齒繁庶。州縣並無曠土閒田。卽海州迤東近海一帶。或有砂磧不毛之地。而由宿遷以至沭陽海州。皆在腹地。今欲將各邑田廬墳墓悉付洪流。百姓必非所願。儻別生事端意外之虞。亦不可不慮。是黃河改由海州入海之說。斷不可行。至贛榆在海州北。非所經由。更無庸議也。此外尚有各條。皆因黃河改道海口起見。今黃河不可改道。餘可無庸置議。今日治河。祇可率由舊章。以潘季馴斬輔之深明河務。尚不敢多所變。更如臣等自問才識萬不能逮前人。惟將向來辦過章程。實力奉行。有補偏救弊處。當隨時酌量情形。奏

請聖裁訓示遵行。至非常舉動。實非臣等所敢議。奉上諭。所議甚是。黃河改道入海。原非可輕議之事。不但工程浩大。所費帑金。動以千萬計。若所試不效。盡成空擲。且經過之地。民田廬舍。遷徙匪易。豈可輕舉妄動。現在沿河之策。惟率由舊章。盡心竭力。隨時補救。自可日起有功。若妄議更張。正所謂徒亂人意也。至其餘糧船裝運土石各條。既格礙難行。亦均無庸再議。前有旨將黃嶠發往江南。以沿河知縣補用。看來該員係多事之人。並不能通曉河務。不宜補用。沿河知縣著留於江南。以距河較遠之缺酌量題補可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三十日陳鳳翔奏。臣接奉上諭。陳鳳翔奏運河水勢平穩。糧艘行走順利一摺。覽奏俱悉。至所稱海口淤淺處所。現經派員在彼疏濬。此非旦夕所能奏效。但該處甫經大加挑濬。何以卽形淤淺。著該河督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並嗣後將糧船行走情形。每隔七八日由驛具奏一次。以慰廑注。欽此。伏思兩岸隄工平險無常。總以嚴守不潰爲要。關外尾閘遷徙無定。總以東注入海爲歸。伏讀乾隆二十九年高宗純皇帝諭旨。雲梯關外一帶。爲黃淮入海尾閘。平沙漫衍。原不應設立隄岸。與水爭地。所以舊制修防。南岸以窺工尾而止。北岸以六套而止。臣於二月上旬赴海口查勘回浦。卽與前河臣等議論。上年所築新隄。地勢窪下。土性沙鬆。高寬丈尺。又屬卑薄。冰凌融化時。兩面均已漫灘。前經奏明海灘上本難築隄。且下游束窄不能容納。則上游水滿更爲可虞。若欲使全河之水由一徑歸海。其勢有所不能。黃水趨向靡常。固不可導之使分。亦不可強之使合。因其自然之勢。則下不致壅。上不致潰。所謂行所無事也。桃汛河水疊長不消。新隄根脚汕刷。迨尾閘分溜而行。則上游長水立見消落。海口大溜一股仍走中泓。一股由北

岸漫越倪家灘新隄。與外灘水面相平。歸入俞本套。該套原係海汊入海之路。一股由南岸七巨港低窪處所繞至大淤尖。仍歸正河入海。溜勢暢達。微分漫水。歸射陽湖入海。前此測探至淺之處三十餘里。係上年未經估挑。並非工員偷減。昨據淮海道稟。一經桃汛。已刷深十餘里。尚有十餘里淺處。仍在疏濬。臣與鹽政臣阿克當阿前河臣徐端相商。將糧船趕緊催渡。能於大汛前完竣。即將禦黃壩堵閉。使全河黃水并力刷沙。則海口自可一律通暢矣。奉上諭。勒保等奏。頭進幫船全數渡黃一摺。本年漕船自開壩以來。行走順利。比上年開渡之日較遲。而所渡幫船。轉多七百餘隻。辦理尙爲妥速。該督等當趁此水勢平穩。督飭所屬上緊嚴催。務期全漕於四月內掃數渡黃。若能如期趕渡。該督等籌辦迅速。朕當加之恩獎。設屆期不能全行北渡。仍遵前降諭旨。將江廣幫船截留剝運。該督等惟當盡力催儻。以副委任。至陳鳳翔所奏。現在海口溜勢分股入海一節。目下黃水分流。雖覺暢達。但水性合則溜勢勇猛。刷沙有力。分則渙漫停淤。必致壅滯。此時海口中泓大溜之外。又分二股。恐將來汛水漲盛。水勢散渙。轉致中泓力弱。不能并力攻沙。該督等自應詳細籌設法。妥辦爲要。從前雲梯關外。卽係海口。黃水尙可任其蕩漾。現在入海之路甚遠。旣經束以隄岸。自不應仍令分流。致中泓或有淤淺。今昔情形不同。該督等相機早爲籌辦。勿致臨時掣肘也。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十九日勒保陳鳳翔奏。本月初二日全漕渡黃完竣。隨將鉛船四幫全行催渡。卽於初四日酉刻動手。挂纜捆鑲。先堵禦黃大壩。其鉗口壩亦接續興工。適連日大雨如注。黃河水勢。初一起疊次長水。查驗外河廳順黃壩誌椿。水深三丈三尺八寸。與上年盛漲時相等。金門溜勢湍激異常。臣等飭在工官弁

兵夫無分日夜。加緊鑲築。茲於十七日酉刻。將兩壩工程堵閉。合龍斷流。層土層料。重重追壓到底。甚爲堅固。臣等正在籌議修防疏濬各事。欽奉諭旨。以黃水濟運日久。運河不免停淤。趁此黃壩堵合之時。查看挑挖。以待回空。欽此。仰見皇上睿算先幾。周詳指示。臣等現俟運河黃水消盡。卽詳加查看淤墊之處。趕緊挑挖。以便糧艘回空。至海口兩岸新隄。創築本不高厚。難禦汎水。現在南岸已酌量加高培厚。鑲做防風。以資護衛。其北岸盡屬海灘。並無人煙。桃汛時業已隄裏隄外兩面皆水。低窪處所水高於隄。該處工程應俟秋後黃水消落時。再相度形勢。熟籌辦理。惟有恪遵聖訓。總期工歸實用。帑不虛糜。所有堵閉鉗口御黃兩壩。並搶護工程平穩。及現在湖河水勢情形。理合恭摺具奏。以慰聖慮。奉。上諭。勒保等奏稱海口北岸並無入煙之地。現在隄裏隄外。面面皆水。低窪之處。水高於隄。所有該處工程。應俟秋間黃水消落時。相機辦理等語。黃水并力東注。方能刷沙。海口始不致阻滯。豈可任其漫溢旁趨。上年堵築馬港口工程。南北兩岸新隄。係一律培築。况北岸地勢較高。何以轉有漫溢之水。明係北岸隄工疏於防範。又有缺口。該督等前此諱匿不奏。此時始漸於摺內透露。殊有粉飾。黃河形勢。全在海口深通。方無他病。今該處散漫若此。雖上游各處隄工。目前尙不妨礙。而海口正河。必致日形淤阻。去年挑挖工程。豈不全歸虛擲乎。究竟該處過隄之水。係由何處漫越。現由何處經行。是否別有歸海之路。抑仍繞歸正河入海。其經由所在。雖據稱並無人烟。亦當有確實地名。著該督等俱卽確實奏聞。勿稍含糊聲敘。現在黃河入海之路。舍正河外別無他途。應如何趕緊堵築。將水勢挽歸正河。使不致海口受淤。著卽妥籌速辦。勿再觀望遷延。致滋他患。兩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陳鳳翔奏。臣赴上游徐州一帶巡防伏汛。二十五日戌刻在桃南工次。接據淮揚道廳稟報。二十四日夜大雨如注。河水增長。普律上隄。外河廳各險工。均經搶護穩固。惟王營減壩土隄於二十五日丑刻陡然坐墊。並漫過遙隄。溜勢由鹽河一帶舊路行走。臣漏夜馳回。二十六日辰刻趕至減壩工次。帶同道將廳營詳細查看情形。測探水勢。口門場寬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四五尺不等。黃河底高於壩外一丈數尺。水由東北舊河形直下。經由清河沭陽安東海州境內入海。查減壩原係分洩盛漲去路。誠恐分溜過多。正河又形淤墊。臣當即分派員弁。將工次料物趕緊鑲築裹頭。一面進占收窄。仍照嘉慶十一年辦理章程。口門空二十丈。以洩漲水。臣查本月初一日長水起。順黃壩誌椿長至三丈四尺一寸。各廳具報皆比上年盛漲較大。遲至二十三日之久。一寸未消。徐州淮海各道屬亦紛紛具報出險。臣嚴飭各道將廳營務宜加意堅守兩隄。爲東水攻沙之計。相持二十餘日。水勢有長無消。兩岸嚴守堅固。禦黃壩亦經緊閉。則全河大溜。正可并力刷沙。乃上游疊次增長。下游總不消落。實由海口未能通暢。而下游馬港口消水之路。又爲堵閉。此時若將王營減壩堵塞。汛期方長。河水必漲。海口既不能暢消。則兩岸險工在在可慮。或別工失事。則運道鹽場均有妨礙。自應先將減壩兩裹頭盤護。中空三十丈口門。以資分洩。舊路經由傷損田廬亦少。而於運道鹽場居民均可無虞。且糧艘即日回空。必須開放禦黃壩。黃流不致擡高。則運道亦無倒灌之患。俟秋汛後再爲相機辦理。似於漕運河務均爲有益。查十一年正河大溜已掣八九分。現在約掣六分。兩壩裹頭進占後。將大溜仍可擠入。正河尙不致淤墊。第秋後必須設法將海口疏濬通暢。方可堵合減壩。否則此合彼開。徒滋糜費。卽如十二年減壩閉而陳家浦開。嗣後陳家浦

合而馬港口決。此皆由海口之壅遏。現在水由減壩。而各工具報水勢消落。更足徵海口之未能暢也。臣與道將再四相商。惟有於秋後辦理。則料物充盈。工程堅固。而海口得以認真測探妥辦。於全河實爲有濟。奉上諭。本日據陳鳳翔奏海口漲水不消。王營減壩土隄坐壑過水。據稱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如注。河水增長。王營減壩土隄於二十五日丑刻陡然坐壑。口門塌開八十餘丈。水由東北舊河形直下。經由清河沐陽安東海州境內入海。王營減壩於嘉慶十一年衝決後。堵閉口門。接築越隄。以爲保障。卽與大隄無異。此次壑塌至八十餘丈。該河督陳鳳翔不能督率廳汛員弁。先事防護。其咎甚重。且向年河工隄岸。遇有缺口。該河督於奏報時。卽自請處分。并將廳汛文武員弁嚴參辦理。陳鳳翔豈不知之。仍僅以一奏塞責。並不請處分。又不將廳汛員弁嚴行參辦。實屬辜恩溺職。本應革職治罪。姑念陳鳳翔到南河未久。著先革去翎頂。交部嚴加議處。該壩雖係分洩黃水盛漲去路。但壑塌口門八十餘丈。大溜已掣六分。於清口固無妨礙。惟減洩過多。正河必致又形淤墊。自應趕緊設法。相機籌辦。勒保現已回省。辦理地方事件。著卽星夜馳回工次。查辦一切。徐端在南河較久。於河工情形最爲熟悉。前因迴避陳鳳翔。改赴東河候補。此時且暫留南河。卽著勒保陳鳳翔帶同該員親赴海口。將漲水因何未能暢消。現在如何淤墊。其減壩壑塌口門。約計何日可以修復。大溜始能仍歸正河之處。逐一履勘明確。據實覆奏。至前次勒保等具奏海口北岸並無人煙之地。隄裏隄外。面面皆水。俟秋間黃水消落。相機籌辦一節。明係北岸隄工疎於防範。致有漫溢。該省等諱匿不奏。曾有旨令該督等據實查辦。勒保係該省總督。陳鳳翔專司河務。著一并詳細查奏。不可稍涉回護。儻再意存瞻顧。別生枝節。不惟陳鳳翔不能當此重咎。卽勒保亦難

置身事外也。所有此次減壩墊塌之疎防。應訊文武員弁。均著革職拏問。專交勒保研審。此次決口。係何緣由。嚴參定議具奏。其清河沭陽安東海州一帶被水處所。著勒保遴派明幹大員。前往查勘。有應行撫卹加恩之處。卽行奏明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八日勒保陳鳳翔奏。臣等欽奉諭旨。已恭載上月十九日。欽此。伏查臣勒保向來不諳河務。本年蒙恩簡任兩江。二月接印任事後。卽在清江浦留住匝月。與臣陳鳳翔將南河水利反覆講求。覺從前南河諸臣請築海口新隄及堵合馬港口等事。皆非長策。緣黃河舊日工程至雲梯關而止。關外卽瀕海沙灘。不復築隄建壩。伏讀乾隆四十五年純皇帝諭旨。有二套以下。由北潮河入海之處。路捷勢順。設遇漫溢。正河分洩盛漲。俾尾閘益得暢遂。不必添建閘壩。雲梯關外原不必與水爭地。欽此。煌煌聖訓。實屬思深慮遠。可爲萬世之法。當時大學士阿桂會同河臣薩載。卽將二套以下馬港河東灘地。應征地畝錢糧。奏請豁免。是雲梯關以外皆置爲閒曠之地。以爲河尾宣洩之路。無所用其隄防保護也。當時聖旨所謂北潮河入海之處。卽係馬家港下注之水。是馬家港支河亦留爲分洩黃流之路。無所用其堵閉也。近年籌河諸臣。皆執禹貢同爲逆河之說。謂海口之水宜合而不宜分。又請將旁洩之路。皆行堵閉。又執靳輔束水攻沙之說。請築新隄逼溜入海。但禹貢同爲逆河之上。尙有播爲九河一語。可見黃河入海處。非一路可容。而向日王家營減壩馬家港支河。皆合於播爲九河之義。非可概行堵閉。至上年所築海口新隄。尤未妥善。查雲梯關外之地。盡屬沙灘。土性不能膠固。且築隄時並未將隄之根脚刨土夯實。又未立椿挂埽。止於沙上加沙。堆成長隄兩道。隄又低矮。高僅七尺。海灘地勢窪窪。去年馬港口未合。大溜分注正

河歸槽之水較小。不致漫灘。故隄工牽高七尺。不覺其有高矮之異。今年水勢全歸正河。漫水侵隄。水勢平而隄之高矮。遂見高處尙未平隄。而矮處已經漫溢。此海口新隄無益之實在情形也。又新隄南岸至宋家尖止。北岸至張家社止。其下仍無隄防。而大淤尖三十里之積沙。正當其衝。夫以黃河數千里。下注之水。既出雲梯關。束在兩隄之間。又爲積沙當其去路。其不能宣洩可知矣。本年桃汛黃水漲發。卽從北隄之倪家灘溢出。汎濫隄外。葦蕩而注入。俞本套支河入海。查倪家灘卽北隄之尾。黃流旣盛。隄內勢不能容。因從隄尾繞出隄外。由是隄之兩面皆水。而隄根亦受衝刷。嗣伏汛黃水益大。於是上十套下十套二處皆有漫水。蓋隄高七尺。漫灘之水但深八尺。卽可漫隄。是以地勢高處。隄尙高出水外。低處卽沒入水中。夫他處河隄立椿挂埽。加土夯礮。尙有蟄刷之處。今以無椿無埽之一綫單隄。兼之沙性粗鬆。而欲其與水力爭。必不可恃。自新隄旣築。馬港口堵合。束水攻沙之法。可謂極矣。而海口之淤如故。可見築隄束水。以水攻沙之效。實未能操券。五月初黃水增長。較去年之水大至五尺一寸。積至二十三日不消。遂由王營減壩旁注。推原其故。由海口逼緊。水無他路可行。生此漫溢之患。臣等刻刻以此爲慮。而所以不敢早陳於聖主之前者。實因臣勒保初至江南。河務素未閱歷。臣陳鳳翔亦甫調南河。於宣防利害不敢自信。且大工甫竣。未便遽生異議。竊冀本年伏秋汛幸保平安。萬一海口漸有疏通之機。卽不必又議更張。今就減壩漫水情形而論。則海口新隄及馬港口之堵閉。實未盡善。臣等受恩深重。豈敢因循瞻顧。致誤要工。就愚昧所見。將來秋深水落。減壩係在雲梯關內。且該境有民居鹽埠。皆須保護。此處工程。不得不加修築。然港口堵合後。仍須修減水石壩。以備將來分洩盛漲之路。其海口新隄。則請但保護南隄。以

衛居民田廬。其北隄竟毋庸修築。以免逼水之患。蓋該境東北均係沙灘湖蕩。竟可任水所向。不必拘定更令擇路而走。總期下流通暢而已。至馬家港支河。仍須啓放。俾黃河盛漲時。分溜下注北潮河入海。以復乾隆四十五年之舊。章臣等連日籌議意見久同。然採訪羣議。有以爲然者。尙有不以爲然者。惟是河工要務。爲民生國計所關。既有所見。不敢不據實直陳。爲此繪圖貼說。合詞具奏。奉上諭。勒保等覆奏。王營減壩旁注。實由海口逼緊。水無他路可行。故有漫溢之患。將來秋深水落。止須修築王營減壩。其海口新隄。請但保護南岸。以爲居民田廬之衛。其北岸竟毋庸修築。以免逼水之虞。詳加披閱。摺內援引乾隆四十五年皇考高宗純皇帝諭旨。雲梯關外不必與水爭地。欽此。從前雲梯關外。盡係瀕海沙灘。並無居民村落。此時馬港口外。現有大廣莊小尖集響水口曹家圩張家莊等各村落。已非從前之盡爲沙灘可比。至引禹貢同爲逆河之說。尤屬荒遠難稽。今昔情形不同。不但此時海口已非禹貢所言故道。卽近來數年之內。情形屢更。豈能泥古而不知變通。若如勒保等所奏。將馬港口北岸毋庸修築。任其廢棄。是使上年挑濬工程。盡歸虛擲。北岸居民。盡付波臣。且北岸旣廢。水勢旁洩。設南岸又不能保護。豈復任其廢棄。置民田廬。舍於不問耶。况水勢散漫。不惟海口更淤。卽全河亦必勢緩沙停。爲患更大。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卽如束水攻沙。亦前人疏濬之一法。又豈可以盡廢。且雲梯關外正海口及灌河海口情形。前於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內。曾派吳璫托津等前往查勘。繪圖貼說。呈覽。朕復加閱看。馬港口以外村落。瞭如指掌。此圖原係徐端眼同繪。呈豈徐端亦未憶及。乃本日該督等所繪之圖。止有小屋數椽。又無村落地名。其馬港口至小黃河形勢。舊圖甚爲灣曲。此則故爲取直。顯係心存朦混。希冀掩飾。不能先事防護之咎。

看來陳鳳翔竟有恃才妄作。輕視要務光景。如果雲梯關外無須疏挑築隄。陳鳳翔何以前此不行具奏。並稱溜勢暢達。上年未經估挑處所。刷深至十餘里。可見海口並非高仰。勒保於北潮河一帶。本未親往查勘。惟遷就陳鳳翔之意。扶同入奏。卽陳鳳翔亦並未身歷其境。實因北岸業經漫溢。致令海口淤墊。現在束手無策。故反以從前挑河築隄皆屬非計之言。相爲抵塞。此時若交廷臣集議。其該處情形均未目擊。亦礙難懸擬。著交百齡會同陳鳳翔親赴海口及北潮河等處。詳細履勘明確。應如何辦理之處。另行繪圖貼說。據實奏聞。再降諭旨。所有十三年吳璣等進呈舊圖。著發交閱看。仍附報繳回。以備披覽。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六日陳鳳翔奏。臣接准廷寄。奉上諭。巡視南漕御史朱澄來京復命。召見時奏及前在南河與鹽政阿克當阿會晤時有淮海道黎世序向阿克當阿敘說。上年挑復正河後。海口極爲通暢。並無高仰處所。其二木樓以下未經挑挖地方。因海潮上湧。潮退時黃水隨之消落。刷深十餘里之遠。可見前此海口本屬通暢。且陳鳳翔於閏三月初。曾具奏桃汛期內河水疊長。新隄根脚汕刷。迨尾閘分溜而行。上游漲水立消。海口溜勢暢達。測量至淺之處。三十餘里。係上年未經估挑處所。據淮海海道稟稱。一經桃汛。已刷深十餘里。現尚有十餘里淺處。仍在疏濬。是海口之並非高仰。卽陳鳳翔亦已奏及。昨因王營減壩漫口。溜勢旁洩。海口頓形淤墊。情形顯而易見。何以陳鳳翔前奏減壩衝塌摺內。轉稱該壩衝塌。由於海口未能通暢。明係歸咎海口。以飾其不能先事防守之咎。先後所奏。自相矛盾。此時惟有將減壩口門迅速堵閉。以期大溜復歸正河。方爲妥善。欽此。二十八日又奉上諭。黃河疊次長水。現在桃南廳屬之王駱鮑等

工又有出險之處。陳鳳翔以該處情形緊要，已星馳前往督率搶護。將減壩工程交淮揚道胡克家督辦。現在桃南險工據稱已保護平穩，所有埽段應行加鑲高厚，追壓堅實，自應一氣趕辦，不可濡緩。陳鳳翔即著經理妥協，俾資穩固。至王營減壩缺口，亟應堵合。陳鳳翔於桃南險工辦竣後，應即馳回該工。上緊辦理該處口門。前據伊奏稱係八十丈，伊欲先堵數十丈，存留三十丈口門，以爲洩黃之路。但閱伊續奏之摺，東壩業經盤裹，而西壩裹頭尙未辦理。該處奪溜已逾旬日，現在口門丈尺有無加寬，工料曾否預備。此處壩基石底久已無存，全無把握，恐存留三十丈口門，而大溜奔趨兩旁，仍致汕刷，彼時茫無節制，必致又生邪說。且正河淤淺，尤恐日甚，自應一律堵築，合龍斷流，方爲正辦。著百齡馳抵該處，詳察情形奏聞。一面卽會同陳鳳翔速籌堵辦，勿任游移。約計何日可以合龍，並著先行奏聞，以慰廑注。以後每隔十日將所做埽工丈尺具奏一次。總期大溜速歸正河，刷通海口，使河身不致壅阻爲要。此等大事，惟斷乃成。朕言不再，欽此。適督臣百齡馳抵清江，復傳旨飭令臣速行堵辦，勿稍游移。仰荷聖主訓誡，於全逾格優容。至於此極，寧不思迅速藏工，稍贖疎失之罪，無如察看現在口門水勢，合之上下游壅滯情形，通盤籌畫，實有不能不略爲從緩者。緣減壩漫溢時，口門場寬八十餘丈，掣溜祇有六分。彼時趕緊盤築，裹頭原擬次第進占，卽將大溜逼歸正河，暫留三十丈口門，以資分洩。俾正河不致淤墊，而上游險工亦不致著重。詎壩工裹頭正在盤築，不逾時而大溜已掣八分。臣不敢回護，前奏旋於六月初一日據實陳明。請築做攔水壩，免致淤墊正河。荷蒙聖明洞鑒，臣自桃南搶護險工平穩，卽馳回減壩督率鑲築。此時東壩裹頭早已盤築堅實，惟大溜側注，水深三丈有餘，隨蟄隨鑲，甚爲喫重。現在竭力追壓防守，以期穩固。

西壩裏頭亦已盤就。水淺溜緩。可保無虞。緝量口門尙存七十五丈八尺。若遽行收窄進占。必致水勢擡高。轉礙已成工段。且二十六七兩日。河南陝州黃河又陡長水六尺。上游豐北廳之六堡二壩石林南壩。銅沛廳之小店下壩。睢南廳之鄒家莊迤下魏工郭工。邳北廳之綿拐山宋家房舊七壩。宿北廳之五任工。桃南廳之田工劉工。外河廳之吳城七堡孫太東苗各工。先後報險搶護不遑。此後秋汛方長。正河去路不暢。設堵閉後致有他虞。則臣之罪戾益重。而辦理愈爲棘手。不得不倍加慎重。此時惟有趕集壩工料物。俟秋汛後趕緊進占堵合。一面先行隨同督臣前赴海口。詳細查勘。以期因勢利導。奉上諭陳鳳翔奏請將減壩口門暫緩堵閉。先詳勘下游尾閘情形。黃河大溜全勢。由減壩缺口下注秋汛方長。若遽將缺口堵閉。正河下游水停沙壅。溜勢不能復歸故道。則水無去路。上游徐州一帶。隄岸處處著重。其患亦不可不防。但口門尙存七十五丈餘尺。不將裏頭盤護收窄。日塌日寬。將來堵合時。豈不愈形棘手。此時應趕集料物。相機進占。以期稍有把握。至東清壩現已啓放。清水暢出。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洪湖誌椿存水一丈一尺有餘。回空糧船。看來或可無阻。惟減壩以下。黃河舊道淤墊情形。不知究竟若何。是否尙易疏濬。將來堵築壩工時。應否先行挑挖。方能逼溜入河。百齡平日辦事明決。著會同陳鳳翔詳細履勘。應如何籌辦。先行據實覆奏。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陳鳳翔奏本年黃水異漲。爲近來所未有。邳北廳營稟報。綿拐山無工處。所水勢漫灘。風浪湧注。當飭徐州道張鼎遊擊孔成星。夜馳往督率搶護。臣隨同督臣前赴雲梯關外。查勘海口。適臣於佃湖途次。接據該道將稟稱。連日上游河水又復加長。該處隄工搶救不及。於七月初九日刷塌二十餘丈。

現在趕築圈堰。該處係綿拐兩山夾峙。不致跌塘刷深。無難剋日堵閉。又據蕭南廳營稟報。所屬礪山汛。昔律漫灘。隄高水面數寸。初十日夜。西北暴風大作。溜勢直撞圈堰。深夜昏黑。冒險搶護。人力難施。於子時。由關莊壩迤西李家樓漫溢過水。坐墊二十餘丈。該處距大河尙遠。灘寬八九百丈。分溜不及十分之一。現在趕緊籌辦。惟該處年久無工。各項料物皆須遠處購運。一時不能應手。臣接閱之下。驚懼愧恨。莫知所措。查綿拐山徑毗連。趕築圈堰。易於堵閉穩固。至李家樓下注之水。由毛城鋪宣洩舊路入湖。此總由臣督率防範。未能周密。該管道將不及時搶護。疎失之罪。均屬難辭。應請旨將專管蕭南同知陳熙守備管友仁。邵北通判朱楹。守備鄭慶瑤。及該管文武汛官摘去頂戴。並將兼管道員張鼎遊擊孔成。交部議處。飭令督押廳營員弁星夜堵築。戴罪自贖。臣仰蒙委任深恩。自恨庸闇無能。當河務極敝之時。值大汛異漲之日。譽尤重疊。上虞宵旰焦勞。負疚辜恩。咎無可追。應請旨交部嚴加議處。臣現由海口馳回清江。先赴邵北綿拐山趕緊督辦。以期立時堵閉。蕭南廳李家樓漫工。已飭徐州道張鼎馳往料理。復與督臣商酌。先委徐端前行查看情形。臣俟綿拐山工竣。亦即馳赴該處。並將減壩工程。相機次第辦理。以冀稍贖前愆。於萬一奉上諭。據百齡奏稱。查勘海口上年未經挑挖處所。尙俱深通。卽馬港口以上河身。雖經減壩奪流。存水亦仍及丈。惟中段挑濬之處。轉涸成平陸。詢之河兵土人等。僉稱去歲挑河所挖之土。卽在河灘堆積。並未遠移隄外。今春黃水漫灘衝刷。土山坍塌。仍淤河內。又挑工盡處之攔潮壩一道。放水時壩根起除未淨。以致阻梗水中。黃水泥沙。俱爲壩基攔阻。停淤特甚。本年凌汛。淮海道黎世序卽屢將漫水汕開土山。必致河身淤墊之故。稟明河督陳鳳翔。批令俟秋汛後再行籌辦等語。上年特派馬慧

裕前往南河督辦挑工。費帑數百萬。乃壩根起除未淨。又堆積土山逼近河灘。致水過沙停。淤塞幾同平陸。馬慧裕係駐工專辦之人。實難辭咎。著交部議處。陳鳳翔身任河臣。本年三四月間。倪家灘一帶既有漫溢之處。卽應親往相機籌辦。乃該管道員屢稟請。伊轉視爲緩圖。以致河流不暢。上游漫口。實係該河督因循貽誤。且現據奏稱。綿拐山李家樓復有兩處漫口。陳鳳翔著交部嚴加議處。其疎防之蕭南。同知陳熙。守備管友仁。邳北通判朱樞。守備鄭慶瑤。及該管之文武汛官。俱著先摘去頂戴。戴罪堵築。仍交部議處。兼管之徐州道張鼎。遊擊孔成。一併交部議處。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兩江總督百齡奏。臣抵任後。將王營減壩漫口情形具奏。卽於初七日自清江起程。會同河臣陳鳳翔。帶同徐端及淮海道黎世序等。一路查勘。自減壩至雲梯關一百九十里各工。河身經減壩奪流後。間段淤墊。其存有底水處。深者尙有八九尺。淺處尙有二三尺。至雲梯關外上年所築新隄。南岸自竈工尾至二木樓止。長六千八百五十九丈。共三十八里。北岸自馬港口尾至葉家社止。長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四丈。共八十餘里。該處地勢。向本南岸低於北岸。因陳家浦漫口。南岸河灘淤墊。是以現在地勢南岸較高。再查詢南岸新隄。曾被風浪擊撞。間有殘缺。業經河臣飭令加幫。並鑲做防風紮枕掩護。尙屬完全。北岸自馬港口至七套止。長六千八百七十九丈。亦經鑲做防風隄。工完整。惟自十套至倪家灘止。計大小缺口五處。現在漫水已涸。其餘隄身。亦有殘缺。並內外俱被沙淤。又查看北隄外俱係蕩地蘆灘。並無民居。其正河上自俞家灘起。下至八灘止。計淤墊三千餘丈。竟同平陸。又自八灘以下。查勘河身水深二三四尺及八九尺不等。又查至東窪以下七巨港八巨港大淤尖龍王廟絲網浜等處。水深均一

丈內外及二丈不等。又至海口南尖。看得河口尾闊寬約三百餘丈。向東直出。海水瀾漫。一望無際。南尖灘勢較高。形像稍圓。其北尖舊時老灘較南尖稍短。近來長有新沙。東西橫亙十有餘里。詢之該處漁戶。向來水到海口。向東北衝出。故北尖老灘上有頭洪二洪。新灘上有三洪四洪五洪六洪各名。近年新灘接長。其三四六洪已經淤閉。惟五洪潮長尙可通舟。潮落即涸。其南尖沙灘。被水漸次刷消。故今河流轉東南趨注。臣詳查該處水勢。深一丈有餘。至二丈不等。因即繪圖查對。與舊日圖形不符。即徐端久在南海。亦從未親至其地。履勘故向日相傳。海口高仰及攔門鐵板沙之說。均非灼見。御史朱澄所奏。淮海道黎世序自東窪至海口。現尙深通之語。固屬實情。當詰以淤墊之處。既不在海口。而在倪家灘一帶。當時何以不將北岸新隄與南岸一體防守。據該道稱。本年三月初。前赴海口。探量水勢。攔潮壩外。未經挑挖之處。水深四五尺。至七巨港下抵海口之十餘里。深至丈餘。二丈不等。其大淤尖已刷去十餘里。雖漫灘之水由隄尾分流。而正溜仍走中泓。當將水勢情形稟明總河附奏。嗣於桃汛期內。據報倪家灘新隄漫缺。隨往履勘。見口門已刷寬七十餘丈。當時稟蒙總河批示。俟秋汛後。勘辦。四月二十七八等日。中十套下十套等處。又有漫缺。及王營減壩坐墊過水。下游河身水落。河底涸出。淤墊三千餘丈。均經稟報有案。臣當即詢問河臣。倪家灘等處既有漫口。何以不早修築。據稱。上年開放引河後。凌汛期內。即已報有漫灘。及伊到任查勘。見新隄尾水勢三股分流。南岸由二木樓隄尾流至射陽湖。歸海北岸由葉家社隄尾流至俞本套歸海。隄外並有倒漾之水。上年所築南北新隄。地勢高者出水尙有數尺。卑者出水無多。兼之該處土性沙鬆。不勝風浪衝擊。若照前堆築。恐徒費錢糧。仍難經久。是以批飭秋汛後。查看情形。籌度

辦理並非廢棄新隄。臣因思去歲已大費帑金，將二木樓以上河身挑濬，自應一律深暢，乃今探量水勢，下游海口未挑者反甚深通。卽馬港口以上河身雖經減壩奪流，亦尙存水近丈，獨中段大施工作之處，轉涸成平陸。此理殊不可解。因傳詢該處鄉民及河兵等，僉稱去歲挑河出土，卽在河灘堆積，並未遠移隄外。今春黃水漫灘衝刷，土山坍塌，仍歸河內停淤。又挑工盡處之攔潮壩一道，放水時壩根起除未盡，致阻梗水中。黃水挾泥而來，漫壩而過，其泥沙俱爲壩基攔阻，所以新挑之河停淤更甚。臣察其所言，並檢查黎世序五月所稟，亦有漫水汕開河中土山致河身淤墊之語。此臣目睹，正河海口上下之實在情形也。臣又從馬港口至佃湖，見湖中半爲黃淤填塞，舊有東北下注之小黃河，亦經壅阻。由西北分流之響水口，尙復繞經北潮河出灌河海口，但該處積沙高下停滯，並無河槽，兼有葦蕩蘆灘，縱橫縈結，詢之士人，云下係膠泥，前黃水漫注兩年之久，不能衝刷深通。因地勢寬廠，聽其散流入海。此馬港口至灌河一帶水路之情形也。臣溯查前明潘季馴治河時，河決崔鎮，我朝康熙初河決茆良口，皆由灌河入海。或一二年，或三數年，俱因不能暢達，旋卽挽歸舊路。迨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創議改道，打築攔黃壩，開通馬港河，導黃水由北潮河出灌河入海，而三十六七八等年，河決四次，致黃水倒灌淤塞，運河淮不北流者數載。大爲下河州縣之患。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命河臣張鵬翮堵閉馬港，盡拆攔黃壩，挽歸故道。復將裏河清水諸工大加修濬。數年後，河患始平。載在諸書，班班可考。且灌河一路，爲山東蒙沂諸水下游，而海州之五圖河、六塘河及沭陽、贛榆、安東之水，俱從此入海。若使黃水串入其中，諸道河渠皆爲淤墊。安東迤下水無節宣，沿河諸邑勢必匯爲澤國。臣初至清江，聞主馬港口之說者，咸稱入海之路較正。

河近百餘里。因勢利導。易於成功。且自嘉慶十三年六月。黃河漫開馬港。由灌河入海。後十四十五年。各工平穩。因追思馬港未開以前。如十一年之蘇家山郭家房。十二年之陳家浦。屢有漫工。覺康熙年間。河走馬港。頻年漫決。今則河走馬港。而兩年無事。似今昔情形不同。且吳璣始奉欽差查看時。以爲應修復舊口。嗣奉命總督南河。又有試行馬港口一年之請。後復議修灌河。估工入奏。並稱該處勢若建瓴。是以臣與勒保陳鳳翔籌商。自馬港口開後。既有成效。且比正河入海之路較近。更可節省錢糧。並詢之徐端。亦云近理。維時臣等竊以爲如此辦理。未始非救弊補偏之一策。今臣身履其地。親見馬港以下積有淤沙。凸凹高下。與上年壩工未堵時情形又復不同。若重議挑挖。其費更鉅。且北潮河入海路窄。不及正海口之深通寬廣。可以容納洪流。是以數百年來。雖正海口通塞不常。而治河之臣必堅持弗改者。蓋有所見也。乃上年興工疏築挖河之土。輒置河旁。致漲水汕衝。仍淤河內。又未將攔潮壩基起除淨盡。任令水過沙停。是在工各員辦理未免草率。又查海口去路之通塞。總以黃河水勢之消長爲憑。檢查去年臘月放水後。海防廳摺報。逐日長水一二寸不等。時甫經放河。上游自應減水。何以轉報加增。是改歸正河之時。去路卽不通暢。其故或係原估丈尺未敷。或係挑工偷減滋弊。亦可想而知。不能代爲曲諱也。臣又尋繹成書。規畫全局。竊謂黃河之利病。亦不全係於海口。夫南河之勢。海口是其尾閘。海口譬諸腸胃。必腸胃梗結全消。斯尾閘暢行無阻。臣查閔減壩見新築攔黃壩以下。老壩工以上。河身淤墊。可以褰裳徒涉。論者謂淤墊之由。係減壩奪溜。然查減壩漫口後。數日卽築攔水壩。以免下游之淤。何致近壩處遽行淺阻。若果溜奪沙停。何以老壩工迤下。現在測量。猶有丈餘之水。可見該處蓄淤日久。向皆習而不察。該

處逼近清口。既有壅滯黃水。焉能順軌下行。似應從此根求。始可得全河關鍵。臣因復由禦黃壩惠濟祠查至運河口門。歷觀頭二三壩。轉至東清壩。察看五道引河。並瞭望全湖形勢。溯查從前治河諸臣。總以蓄清敵黃爲要術。夫黃必得清水從中刷沙。始不停淤。淮水必得暢出清口。始不虞汎溢爲害。蓋淮水自西向東入湖。與周橋五壩遙對。黃河在洪湖之北。淮流入黃。其勢不順。是以靳輔疏濬五道引河。長至一千五六百丈。直插湖心。欲接其勢。順向北行。使迤南之周橋五壩高堰山。肝不致喫重。又恐湖水力不敵黃。復於運河口門外築磨盤埽。分溜敵黃濟運。又設立東清壩。鉗逼清水。使之奮迅衝黃。以資得力。良以黃水具數千里之源。挾沙而走。其力甚勁。淮水僅百里之流。歸湖之後。停蓄成淵。非有諸引河以領之。並加諸壩以激之。恐其力紆緩。不能敵黃而出也。又遇清水過大。則將東清壩口門拆寬。黃水過大。則將王營減壩封土啓除。務令黃水減而不決。清水漲而不溢。由是黃水下行。得清流爲之盪滌。滔滔入海。暢流無阻。乃今河工弊壞。其誤於前者有三。誤於後者有三。磨盤埽爲湖河樞紐。曩時歲歲加修。迨後在事諸臣。視爲無用。甚至謂其阻塞清水。廢而不修。致漸次衝損無存。誤於前者一也。五道引河導全湖之水。順勢北趨。乃二十年來。止太平引河尙復興挑。餘則未能疏濬深通。致黃流頻年倒灌。幾至淤成平陸。誤於前者二也。黃河自山陽清河而下。直至海口。靳輔舊設濬船三百餘隻。常川爬梳。故無積淤之患。後竟廢而不用。誤於前者三也。豫省衛工漫口。幾及一年。時南河受病未深。若及早於清口上下大加挑濬。使河底深通暢流。便可漸復舊規。乃在事者遷延愒愒。坐失事機。誤於後者一也。嘉慶十年五月。清黃並漲。彼時不卽開王營減壩。減黃出清。轉將下游二十餘里之李工開放。黃水不消。清水逼入運河。頭壩口門跌

深四五丈。黃水卽躡後倒灌。湖河均受其害。誤於後者二也。黃水倒灌後。至十一年。清口外淤積成灘。河流逼趨北岸。是夏復開放減壩。黃水猛注。刷成漫口。是十年可放而不放。十一年不可放而放。誤於後者三也。方今老壩工以上淤灘已經出水。係就臣所見者而言。恐上游如此類者不少。如一段稍有梗阻。卽一段之流不能通暢。現在減壩奪溜旁洩。而上游尙節節報險。竊謂全河之勢尙須從上游講求。臣悉心籌畫。現在減壩以下附近淤沙。不趁此時設法疏挑。將來放水後更難著力。再迤下一帶積淤之處。亦須分段確估。仿照靳輔川字河之法。於河身兩旁抽深溝二道。務期一律深通。不容再有弊混。至海口去路既無。攔門沙及高仰形迹。又寬廣可納洪流。自應堅守正河故道。惟去年挑濬之河內。有三千餘丈。悉成平陸。仍須大加挑挖。其竈工尾至二木樓。原估挑一丈六尺。及估挑八九尺處。現在約計俱淤高七八尺不等。並應比照去年所估至深之工。再加二尺。庶河深溜駛。可冀刷通。又據道員黎世序稟稱。二木樓以下河身尙須挑挖。應卽酌添工段。挑至八巨爲止。至兩岸新隄。應於隄尾接做土堰。南岸酌加十里。北岸酌加十餘里。俱令如法夯礮。務臻結實。至黃河漲水。靡常海口。匯總之區。設遇大汛盛漲。亦須酌籌分洩之路。臣察看地勢。應請於北岸七套地方。建設減水石壩一座。上封浮土。每遇盛漲。卽令開放減洩。其減出之水。由俞本套入海。不致有礙民居。至減壩以下老壩工淤沙。已經露出者。可以竭力深挑。其攔黃壩以上淤在水中。不能挑挖。應俟放壩後。多用濬淤之器。派委幹員設法爬梳。總期隨溜刷深。使河底日低。淮流得以暢出爲要。再王營減壩石工。爲全河緊要樞紐。須乘此時修復。將來大汛節宣。始有把握。臣擬令於引河工竣時。卽由西裏頭接圈越壩。逐步進占。將大溜挑入引河。金門溜自緩弱。合龍易於爲力。迨

合龍後。將積水厚乾。卽打椿砌石。兩旁添築石牆。上封堅土。石壩做成後。圍壩仍毋庸起除。作爲疊鎮重關。更資堅固。奉上諭。本日百齡具奏查勘海口情形及審度全河局勢。各緣由一摺。朕詳加披閱。所奏甚爲明晰。百齡親赴海口查勘。現無高仰形迹。亦無攔門沙阻壅。其受病之處。在去歲挑挖河身工段內積淤三千餘丈。又親至馬港口以下。見該處積有淤沙。挑費更鉅。且入海路窄。從前試行數年。總不能通暢。兩相比較。仍以修濬正河爲便。所見甚是。並擬將窰工尾以下河身。加挑寬深。兩岸接築新隄。夯礮堅實。再於七套地方增減水壩。及修復王營減壩。復建磨盤埽等工。所議均有條理。摺內以事關重大。請派親信重臣。前往江南。公同查勘酌定。目下在京各大臣。惟托津曾派往南河查勘數次。於河工情形稍爲通曉。今據伊奏稱。閱百齡摺內。與伊從前履勘情形。大略相同。卽派令前往。亦不過仍照百齡所奏。公同會銜定議。百齡係本省總督。現經逐處履勘。既言之瞭如指掌。必辦理確有把握。此時卽責成百齡。盡心籌畫。朕亦不再派大員前往。至伊摺內。請帶素曉河務之員。吳璣久任河督。於南河情形素爲熟悉。已降旨令其前赴南河。隨同百齡辦理一切。惟百齡陳鳳翔奏應辦各工。事繁費重。恐一時難以並舉。且河員得力者少。或於要工不能兼顧。著百齡再酌量緩急先後。目下以何處最爲緊要。應儘先修舉。何者應以次籌辦。通盤計算。其需帑項若干。何時可將全局辦理完善。條分縷晰。詳悉奏聞。百齡受恩深重。且素能辦事。此時責無旁貸。務勤思熟計。以副委任。又據稱去歲挑河所挖之土。卽在河灘堆積。並未遠移隄外。以致黃水漫灘衝刷。土山坍塌。仍將河身淤墊等語。挑河積土堆積遠處。所需土方工價。自不無加增。然以重淤再挑計之。則所省所費。相去懸殊。將來再舉挑工。百齡等務相度地勢。令堆積遠處。不可再循故轍。

因惜費而轉致多費也。再據另片奏。邳北綿拐山及蕭南李家樓二處隄工漫溢。本年王營減壩漫口。河水旁洩。現在上游又有二處缺口。河流分溢。其受弊必致加甚。著該督會同陳鳳翔嚴飭道廳迅速堵築。據稱綿拐山兩山夾峙。不致跌塘。堵合尙易爲力。一俟綿拐山堵合。陳鳳翔卽親赴李家樓工次。督同徐端率領各工員等。將漫口上緊攢辦。刻期堵合。毋得稍有延玩。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陳鳳翔奏。臣接奉上諭。本日百齡將王營減壩漫口。上下游水勢情形繪圖奏呈。朕詳加披覽。減壩口門之東有新築攔黃壩一道。黃河大溜由減壩缺口下注。若正河尙有分溜。將來堵築漫口。自易爲力。該河督前於掣溜六分時。曾奏稱擬卽趕緊堵築。將大溜逼歸正河。暫留三十丈口門以資分洩。今溜勢掣至九分有餘。正河內又有此壩攔阻。是減壩以下河身業已斷流。下游淤墊。將來堵閉缺口後。使全河之水將何所歸。陳鳳翔前此摺內雖曾經附奏。有於口門之下築攔水壩一道。免致漫水淤墊。正河之語。但未將現在該處情形添築此壩於濬水施工。有無妨礙之處。詳悉聲敘。恐機宜錯誤。將來又多窒手。著陳鳳翔卽行明白回奏。毋稍回護。欽此。臣查減壩隄工甫經坐墊。過水時口門掣溜祇十之六。臣督率趕緊盤築裹頭。原擬迅速進占。將大溜逼歸正河。詎正在搶辦不逾時。而口門溜勢愈刷愈急。奔騰北注。其歸入正河者。不過涓涓細流。勢難將口門收窄。逼令全河湧注之水。挽向東趨。若一任其紆徐蕩漾。則水緩沙停。又徒令淤墊河身。轉須大興挑工。所費甚鉅。因思從前歷次堵築漫口。皆將口門以下正河煞壩攔截。始能濬水施工。今若於未經斷流之前。早爲築壩。則正河少一分漫水。卽省一分挑工。將來堵閉缺口時。間段抽溝。卽可啓壩放河。順流下注。不致徒滋糜費。道將廳營等衆議僉同。始將籌辦緣

由入奏。現已督飭道員胡克家。率同廳汛築做完竣。實爲節省挑灌錢糧。俾將來易於施工。不致辦理窒手起見。是以循照成規。早爲攔築。惟前摺聲敘未能明晰。上煩聖明垂庇。惶懼實深。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十九

河水章廣三十六

嘉慶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陳鳳翔奏。臣前於海口途次。接據徐州道將稟稱。邳北廳縣拐山土隄。刷塌二十餘丈。現在搶辦。臣參奏後。卽馳往。經由邳宿運河。查看水色微渾。詢係縣拐山漫口之水。由花山湖歸順隄三岔等河。下注入運。測探水勢。甚屬深通。並未淤墊。適揚州二幫回空南下。詢問頭舵水手。據稱。入江南黃林莊以來。毫無阻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上月二十四日。馳抵縣拐山。道將廳營已於灘上鑲築圈堰一百六十餘丈。尙有水口五十餘丈。該道將因南岸蕭南廳漫溢。均往搶護。查縣拐山隄工。因上游萬錦灘黃河異漲。水過隄頂坐墊。刷塌老灘寬七十餘丈。深一丈八九尺至二丈二三尺不等。形勢甚爲喫重。若不迅速堵築。與運道大有關礙。臣星夜添派委員。就近購料。多集人夫。並札調鄰工弁兵。分班徹夜趕辦。一面挑挖。引河引水下注。俾易堵合。茲於八月初三日。申刻合龍。臣晝夜駐工督辦。該廳營愧懼交加。旬日內。搶辦完竣。尙爲迅速。而該管廳營。究屬防守不力。咎無可辭。其堵築工料。夫土錢糧。應令邳北通判朱檀。賠繳十分之八。守備鄭慶瑤。賠繳十分之二。分限繳還道庫。歸款不准報銷。奉上諭。縣拐山缺口。因上游李家樓洩水較多。該處溜勢平緩。現已堵築合龍。所有工料錢糧。卽照所請。著落防守不力之廳營各員。按數分賠。陳鳳翔現奏。明馳赴蕭南查看情形。昨據吳璣等奏稱。李家樓漫口。不必急於堵合。已有旨諭。知百齡詳查妥議。此時李家樓缺口。已塌寬五十餘丈。水勢甚盛。急切亦難施工。陳鳳

翔到彼後。勘明情形。卽回至清江。協同百齡。先將挑濬王營減壩以下河道。並堵築減壩漫口各事宜。妥速籌辦可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百齡陳鳳翔奏。臣陳鳳翔將縣拐山口門堵閉合龍之後。於八月初七日馳抵李家樓。察看該處缺口。在大隄圈堰之旁。隄外漫灘寬六七百丈。水勢漲盛。漫溢過水湧注。並將大隄坐墊刷開。口門原寬五十餘丈。又於上月二十八九日。西北風大作。水爲風激。擡掣更猛。復致塌寬。臣到彼丈量口門。寬一百一丈。水深二丈八九尺。外灘已刷成河槽。亦寬一百餘丈。水深一丈八九尺不等。察看河流。係倒鉤形勢。奪溜已至八九分。其露出之灘。皆係新淤。尙難駐足。祇能於大隄外繞遠圈做土堰。接築東西壩基。再用料盤做裹頭。以爲進占地步。惟河身旣經奪溜。下游淤墊必多。前在邳北堵築時。查看峯山閘之東。河道淤成平陸者三千餘丈。而迤上之蕭南銅沛一帶。尙屬深通。迤下之宿南北桃南北四廳。亦間段露出乾灘。須先爲挖濬抽溝。始敢合龍放水。正在籌辦具奏。又接臣百齡知會。恭奉諭旨。以吳璫馬慧裕先後奏稱。李家樓漫口。不必急於堵合。其水歸入毛城鋪下游。由孟山等湖灌入洪澤湖。匯出清口。轉可以黃助清。藉資刷濬。惟恐下游州縣淹浸過多。令確切查明。更籌兩全之策。仰見皇上軫念河務。惠愛黎元。臣等尤不勝欽感。因徐屬情形。臣百齡不能懸揣而定。至全河局勢。臣陳鳳翔亦須會籌。以期計出萬全。李家樓口門。現在不致刷寬。卽交徐端將該處裏頭盤做結實。並令築攔河壩一道。俾免分注停淤。督同在事文武。小心防守。臣陳鳳翔遂由宿南宿北桃南桃北一路再查看河身淤墊之處。令各廳員豫估候挑。十五日馳回清江。與臣百齡公同規畫。伏查蕭南漫水。自李家樓而下。首歷碭山縣之舊城湖。紀家窪。

小神湖。再由薛家湖經河南之永城邊界。又由崔家橋之南股河至宿州北境。入靈璧縣之楊疇湖。匯入孟山土山崔家等湖。歷安河陡門。歸洪澤湖。與毛城鋪減水之由洪河濰河歸入孟山湖之路。略有參差。而其匯入洪澤湖澄泥助清。則無二致。近年黃河底高。清水不能暢出。屢煩聖廬。目下蕭南漫工。既經奪溜。藉可將河身騰出。并力挑疏。俟雲梯關內外挑工完竣。減壩合龍。維時黃水澄清。到湖轉得助清。匯注清口。盛出刷河。自倍見深通之效。再將徐州以下淤墊處所。逐段挑濬。咸使寬深。庶李家樓堵閉。挽溜歸河。下則清水久刷。而大關尾閘。上則挑去積淤。而深資容納。轉失爲得。可冀順軌安瀾。吳璫馬慧裕所奏。與臣等籌議情形。適相符合。惟碭山一帶黃水所經。紆回數百餘里。恐散漫四出。民田廬舍。久在巨浸之中。大非我皇上治河安民之意。已派委徐州道張鼎。前赴河南安徽被水各州縣。周歷察看。計漫水之匯入洪澤湖者。約有幾分。旁溢淹及民田者。約有幾分。並飛札切屬安徽撫臣錢楷。將宿州靈璧泗州等處入湖之汊港溝渠。相機先行疏濬。以冀水無汎濫。藉收因勢利導之功。奉上諭。百齡等奏李家樓漫口。急難堵合。並會同商酌辦理緣由一摺。覽奏俱悉。李家樓漫口。急切難於堵合。該督等擬於大隄外繞遠圈築土堰。接築東西壩基。盤做裹頭。以爲進占地步。並築攔河壩。以免停淤。目下亦祇可如此辦理。昨已據百齡奏。將現辦各工區分次第。此時惟有先將王營減壩以下河身淤墊處所。上緊挑挖。以便將減壩漫口及早堵合。俾河溜歸入正路。則黃水繞湖出口。尙可稍收刷滌尾閘之益。隨後再將李家樓以下河道。逐段抽溝挑竣。方能將全河挽歸正流。復還故道。至李家樓以下漫水。紆回數百里。四散旁溢。江蘇安徽兩省。被淹各州縣民田廬舍。悉在巨浸之中。朕宵旰焦急。實在於此。著百齡章煦錢楷。委員逐處查勘。加

意撫卹。毋令災民失所。應如何分別蠲緩施恩之處。迅速據實馳奏。其安徽靈璧泗州附近洪澤湖一帶。並著詳勘舊有河渠溝港。設法疏濬。導令漫水多入洪澤。被淹民田。亦可早行涸出。俾小民及時耕種。各安生業。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八日。百齡陳鳳翔奏。王營減壩漫口下游。河身逐節淤墊。應挑挖深通。經臣等將辦理次第章程。先後奏蒙俞允。茲飾委淮揚道胡克家。淮海道黎世序。帶領文武各員。分赴汛屬估計寬深丈尺。臣陳鳳翔重加核定。內除南岸竈工尾以下。北岸馬工以下。隄身加增幫餞工程。估銀八萬五千餘兩。可以緩俟歲底明春。再行辦理。自減壩以下。至八巨止。所有抽溝切灘挑河各工。共估土二百二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三方九分。工有難易。方價不一。估銀九十五萬八千八百二十三兩九錢三分一釐。又南北岸海安海阜二廳屬。接壤培隄填補溝槽缺口各工。共估土六十萬六千八百八十七分八釐。估銀十八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兩二錢七分二釐。並攔潮壩一道。料土銀一千八百十二兩八錢。共現需銀一百十四萬四千一百八十八兩零。派委文武員弁。分段承辦。惟出土較遠。鋪作縷隄形勢。未免更費人工。然亦不敢稍存惜費之見。俟臨時察看。再爲酌加。茲臣百齡會同臣陳鳳翔。並與吳璣。悉心商酌。照前奏章程。上一段自減壩至李工止。派淮揚道胡克家總理。中一段自李工至馬港止。派新任江寧鹽巡道朱爾賡額總理。下一段自馬港至八巨止。派淮海道黎世序總理。並添調候補道府。委充總巡總局及幫辦各事。又派丞倅州縣等官。分段彈壓督催。庶以地方人員稽查河務。不致再有瞻徇。如有草率偷減等弊。稟明參辦。務令照原奏工限。不使稍有懈怠。其老壩工上巨灘一塊。挑挖較難。尤須儘先辦理。現據胡克家已督工員

領銀插鐵起土。查此時清水旺盛。從禦黃壩順清河並新開之吳城七堡三路刷出。滌盪河淤河中。向深四五尺者。一月以來。俱深至一丈數尺及二丈有餘。是清水刷河得力。已屬明效。若通河挑工及早告竣。減壩合龍。早一日放水。即早受一日攻沙之益。惟有嚴督各員。趕緊妥辦。毋使苟簡稽延。其上游徐州以下正河。除縣拐山下淤成平陸三千餘丈。其餘淤墊之處。自銅沛以迄桃南。尚應擇段抽溝。前經派委丞倅詳悉勘估。現據劃段查明。造冊稟送。臣陳鳳翔覆核。俟減壩工竣。再行相機舉辦。奉上諭。百齡等奏查明李家樓漫水。安豫兩省被災情形。籌議辦理。緩急次第。又與挑減壩以下河身淤墊各一摺。本年江境兩開漫口。現有王營減壩李家樓兩處鉅工未堵。其被災地方亦廣。朕宵旰焦勞。時時軫念。普天之下。未有重於此事者。百齡等所奏。欲堵減壩。必須大挑雲梯關內外河身。欲堵李家樓。必須大挑邳北上下河身。減壩不能遽堵。李家樓口門亦不能即堵。此乃事理之自然。原不待煩言而解。惟有設法趕緊辦理。成功愈速。則人事盡而災患可弭。現在減壩以下挑工業已分段興挑。若如百齡等所議。俟減壩工竣。再籌辦李家樓濬河築口之事。則實不能待。朕已通盤籌畫。惟有將王營減壩以下挑工與李家樓以下挑工同時並舉。可以將時日儼前。於全局補救甚大。在該督等之意。不過以帑項不足。工員不敷。二事爲詞。昨不待奏請。已發給長蘆備辦直隸水利銀五十萬兩。茲又降旨令粵海關撥銀五十萬兩。迅速解工應用。儻仍有不敷。據實奏請。朕不少靳惜。其需用工員。奏請到日。亦即發往。想該督等亦更無掣肘難辦之處。至若仍執借黃助清之說。遷延觀望。此則太不權利。害輕重大。甚屬非宜。非大清之臣僕矣。從古治河。重在宣防。皆以河決爲患。未聞有言河決轉受其益者。刻下安豫十餘縣災地。盡在洪濤巨浸之中。民情

急迫。其可虞之處。昨降諭旨。已言之甚明。且該督等。此次摺內。並言洪湖已日形漲滿。開放智禮二壩後。又須啓放仁壩。是黃水入湖。不但無益。且恐有害。現值霜降水落。湖內尙不能容。若李家樓漫口。不及早堵合。明年伏秋大汛。漲水日增。安豫被災之區。益形泛濫。而以全黃之勢。直注湖河。設堰圩不能保守。其患尙可言乎。彼時不但河工無從措手。漕運又將如何籌辦。百齡等豈可輕聽曲說。而不遠慮及此。至該督等現欲於蕭南工次。搭蓋棚廠。姑示剋期進堵。以安民心。此說亦非長策。民不可欺。指日汛水方來。漫口未築。何忍將數十萬良民。盡付洪水。不思援救。朕承天考付託。豈肯爲此暴虐之事。朕銳意速辦。以贖己咎。著百齡等。卽遵照昨降諭旨。剋日興挑李家樓以下河身淤墊。其所需人夫。不患短絀。王營減壩以下挑工所用者。係海沐一帶民夫。李家樓以下挑工。切近安徽河南被災各縣。一聞興舉大工。數十萬之夫。可以一呼而至。旣可以工代賑。使災民藉資餬口。並可曉諭該處紳士。使知國家不惜重帑。同時償辦鉅工。用以救災卹患。恩意傳播。民情自必大安。其李家樓以下挑工。亦著分爲三段。吳璣雖不能奔走河干。若專駐一處督辦。伊力所優。爲著伊承管一段。徐端承管一段。張鼎承管一段。百齡等卽酌分派定。並每段各撥給委用員弁。示期一同興挑。愈速愈妙。但不可稍有草率。挑工一竣。王營減壩合龍後。卽將兩處熟諳工程員弁人夫。并力堵築李家樓漫口。如此同時興工。而次第自在其中。可冀明年桃汛前。河歸故道。以拯災黎。以釋朕憂。百齡等卽勉力籌辦。以副委任。若再飾詞推諉。必將倡議之人。正法示衆。凜之。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百齡陳鳳翔奏。現在興辦挑築各工。所有檄調當差之候補試用文武員弁二百餘員。旣

無廉俸可支。而濱海地方荒寒僻陋。一切薪水日用。賄措維艱。塲工所用兵夫尤衆。飯食更屬必須。給發之項。向來辦理大工。此項委員薪水。及隨塲彈壓巡防築做樁埽兵夫犒賞飯食解銀盤費。及添設塘站。夫馬棚廠窩舖各廠油燭紙張。並造冊繪圖等類。雜費較繁。不得不於工段內通融津貼。或取給於工員。以致儉減草率。流弊滋多。難以稽核。此次力除積習。嚴爲飭禁。各工員等亦俱謹慎奉公。惟察看情形。實有例不准銷而必須支用之費。若不酌定章程。示以限制。徒有嚴慎之名。適啓朦混之弊。乾隆五十一年。堵築司家莊漫口時。經大學士公阿桂奏明。例外支用准銷銀二萬二千餘兩。此時要工林立。經費繁多。難於定數。未敢援照辦理。請於各工員應領項內。每兩酌扣二釐。作爲例外支銷之用。在工員既不受需。索擾累。辦工無由藉口。而工段亦不致虛浮。此以公濟公。人所共曉。可以永杜流弊。所扣二釐。工竣如有盈餘。仍令繳庫充公。如尙不敷。亦聽各工員自行捐辦。理合附陳。南河成案。綴編。

十月初二日奉上諭。百齡等奏接奉諭旨。將籌辦堵築緣由。趕緊辦理。並湖河水勢及被水地方情形。各摺覽奏俱悉。李家樓漫口。前此伊等惑於減黃助清之說。欲暫緩堵閉。經朕剴切指示。百齡等接奉諭旨。悉心籌議。現已將該處挑工派員設法集夫。以期與減壩以下挑工同時並舉。必應如此辦理。毫無疑義。試思李家樓漫水下注。即使實能減黃助清。於河工有益。而下游災區甚廣。尙當權其利害輕重。迅即趕堵。况李家樓漫水現在匯注洪湖。不能容納。堰肝諸工亦皆著重。是於地方有損。而於河工亦覺無益。豈可尙存觀望之心。百齡等此時銳意速辦。以期紓朕廬注。著即剋期興工。李家樓一帶毗連災區。數十萬人夫可以一呼而集。務於今冬將挑工料理完善。一俟減壩工竣。即進占李家樓漫口。能於明年正月內。

合龍。桃汛以前。黃水不至加堵。則於災區河工。均有裨益。若果如期歲事。朕必加以重恩。減壩上段挑工。現已辦有四分。一經挑竣。趕緊將減壩口門堵閉。彼時用清水刷滌河身下游。計有兩月之期。亦可以盪滌深通。所有上下游兩處挑工。著於每一處完竣之時。卽行具奏。其兩處堵築工程。著於進占之後。每隔十日具奏一次。將進占若干丈尺。尙餘若干丈尺。詳細敘明。但必需工堅料實。詳慎辦理於迅速之中。又不可稍涉草率。又據稱此次工員及兵夫飯食。並一切雜項甚多。請於應領項內。每兩酌扣二釐爲例外支銷等語。該工員等旣無廉俸可支。日用無出。其餘一切雜費。亦均無開銷。與其暗中影射浮濫滋弊。自不如核實加以津貼。著卽照所請於應領項內。每兩扣二釐作爲例外支銷。分別酌給。俾伊等無所藉口。但旣准有此扣項。若於此外再稍有剋扣。卽係侵蝕。一經察出。必當重治其罪。並著百齡等隨時訪查認實。稽核。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三日。百齡陳鳳翔奏。臣等接奉上諭。昨據長齡奏河南永城夏邑虞城三縣被水情形。當卽降旨。令百齡等速籌挑挖李家樓以下河身淤墊。以期及早堵合漫工。朕復詳加體訪。河南三縣係漫水經過。被淹已如此深廣。所傷人口亦復不少。其江南碭山。地處頂衝。安徽宿州以下。爲全流匯歸。其被災情形。自必更重。朕軫念災區。宵旰焦勞。未嘗暫釋。百齡甫任兩江。此次河工貽誤。於該督無涉。皆由陳鳳翔玩視河防。及各工員平日辦工草率。以致漫口疊開。本應將伊等斥革。從重治罪。但伊等轉得脫身。事外置要工於不問。爲今之計。惟有將李家樓以下淤墊處所。與王營減壩以下各工。同時並舉。庶減壩合龍後。李家樓漫口亦卽接手堵築。早一日合龍。則災民早一日安堵。朕亦可早贖一日之咎。總須於明年桃汛。

前將全河挽歸舊路。方可使十數縣災區稍甦重困。所有王營減壩以下挑工堵築事宜。及李家樓以下挑工。著陳鳳翔徐端二人分任其事。其何人在何處專駐督辦。著百齡等公同酌定奏明。以專責成。至鉅工難以猝辦。不過以帑項不足。及工員不敷差委二事藉口。昨不待該督等奏請。已於長蘆運庫存貯直隸水利銀內。撥銀五十萬兩解赴南河應用。伊等前次籌撥各款。亦可陸續解到。設或再有不敷。不妨據實奏請。朕必設法撥給。不可又因惜費一誤再誤。至於工員不敷差委。儘可據實奏請降旨。速令赴工。該督等卽決意速撥。分投僱辦。不可再存觀望之見。事關重大。務須妥速經理。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百齡陳鳳翔並諭吳璥徐端知之。欽此。臣等正在繕摺覆奏。又奉諭旨。已恭載上月十八日。欽此。並臣奏摺批回跪讀之下。戰慄恐懼。莫可名言。伏念治河本以安民。每遇漫口大工。卽蒙賞發數百萬帑金。速爲疏築。實恐一夫不獲其所。上廬宸衷。茲荷聖慈指示。所有上下游挑工。亟宜剋期並舉。臣等連日公同籌畫設法。抽調員弁人夫。分派布置。旣不敢以上下兼顧分次第。而少有稽遲。亦不敢以工作同與因急促而稍涉草率。所有李家樓以下直至桃南北挑工。已飭委徐州道張鼎參將劉重確切勘估。臣陳鳳翔卽日馳赴上游覆勘核定。卽一面派員與挑。查減壩以下引河工員人夫。先到者已有四五分工程。後到者亦俱插鋤起土。臣百齡察看下游何段挑竣。卽撤人手前往上游幫辦。查李家樓至河口六百餘里。較減壩以下直至海口。雖挑挖之工。不比下游增多。而道路更爲遼遠。現將李家樓以下築壩開河抽溝切灘各工。遵奉諭旨。分爲三段。自李家樓攔河壩以下。開挖引河按段抽挑。至徐州止。爲上一段。令徐州道張鼎總理。該道係本管地界。其漫口東西兩壩及料廠總局各事宜。卽就近督率委員認真辦理。較爲妥便。並添候

補知府邱樹棠。幫同稽察收發錢糧事件。自徐州下至宿遷止。爲中一段。令徐端總理。此段道路最長。中間縣拐山下淤成平陸者三千餘丈。開挖最爲緊要。並派候補道毓岱知府昌懋並同知通判等官。幫同催儻。自宿遷至河口爲下一段。令吳璣總理。中間抽挑淺阻及酌看祥符五瑞二閘內外開挖深溝引水。亦屬最要機宜。計程二百餘里。亦添派候補知府周有聲及丞倅等官。隨往差遣。惟上游工程既屬縣長。而下游挑河築隄接堰堵壩等務。又屆萬緊之時。未便掣現在承辦各員。舍此就彼。臣百齡已檄調沿河州縣正佐文武等官。隨時上下幫同照應。以期無誤。又徐端於堵合漫口工程最爲熟諳。計十一月。中下游挑工屆竣。其所管上游中段工程。亦將辦竣。卽令徐端前來減壩。會同胡克家料理堵合龍。臣百齡在工督辦。自可妥速堵竣。俟合龍後。李家樓漫口卽須進占。臣陳鳳翔再帶同徐端馳往李家樓。並同該道張鼎辦理壩工。亦可卽時集事。又現在順清引河已刷寬九十餘丈。吳城七堡亦展寬四十餘丈。原爲目下藉以暢消湖漲起見。今旣趕堵李家樓。一經合龍。則全黃挽歸舊路。必須將順清河吳城七堡兩工。與李家樓同時堵合。庶使清水收蓄。專由禦黃壩口門并力外注。方能衝敵黃流。而該二處口門業已刷注寬深。核與堵築漫工並重。此項工程亦甚關緊要。臣陳鳳翔及徐端彼時俱在李家樓。臣百齡自應仍駐河口。儻催料物。調撥人員。一面卽督同胡克家妥籌興辦。計彼時吳璣所管挑工可竣。仍卽馳回。公同詳察機勢。分投迅速搶閉。臣等查南河統轄河道一千餘里。此時上下挑築各事宜。自交界以至海口中間。與辦要工之處。十居其八。派委官弁五六百員。聚集人夫四五十萬。工長事鉅。臣等初念實恐照應難周。是以不得不分別次第。先後舉行。臣百齡亦久已出示曉諭。皖境被水村莊。卽日挑河堵口。並委員四

出購辦料物。原定計於明年桃汛前。將李家樓漫口築合。實未敢因通刷河身。妄冀借黃助清。存因循不培之念。竟至如長齡所奏。安豫民人。明年春秋收成均已失望之語。特未將堵合時日。先期聲明。致煩聖慈。慮切。今凜承聖謨。兩處挑工。上緊並舉。總期仰符諭旨所限。桃汛以前一律完工。並冀叨賴聖主洪福。垂庇。天時晴霽。疏濬得力。或即趕於春初竣事。亦不敢稍有苟簡。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十日。百齡陳鳳翔奏。臣等前以李家樓漫口急籌堵合。需用料物浩繁。請於東豫協濟。糶料麻。蘇嗣臣等飭派江蘇州縣河廳購買。勒限交工。並准令候選人員。領價承辦。多方設法購濟。以期工用有裨。查知東豫兩省。本年秋稼登場。收成稍歉。價值實覺增昂。又麻蘇一項。產自河南。本年亦以歉收稀少。臣等查料價定例。各廳多寡不同。而前定章程案內。聲明設遇漫口大工。事非常有。仍准臨時據實陳奏。酌辦。前於嘉慶十一年堵閉宿南郭家房及外河王營減壩工程。均確按時價加增採辦。又查上年馬港口堵合大工。經前河臣吳璣徐端奏請。糶料每筋增爲四釐。蘇麻每筋給銀四分五釐。嗣經欽差馬慧裕核明。正料每筋減去三毫。定爲三釐七毫。麻蘇每筋減去四釐。定爲四分一釐。奉旨准行辦運。臣等查上年江蘇東豫秋料收成。不似今年歉薄。其時價亦不至如今歲增昂。尙以用料稍多。頓增價值。刻下李家樓漫口堵築爲期急迫。已防料戶居奇。而各省收成。又復遜於去歲。且黃河斷流數百餘里。設法盤運。愈覺艱難。辦理拮据。係屬實在情形。臣等若拘執成案。實恐貽誤要工。轉令辦工各員。得以藉詞諉卸。可否仰懇皇上天恩俯准。比較去年馬港口馬慧裕所定料價。加增一釐之數。酌定爲每筋四釐七毫。其蘇麻一項。本年河南所產甚少。現在王營減壩逐日進占。採運備用。已屬十分費力。應請每筋給銀四分五釐。

以便迅飭各該員速購運工。庶正雜料物應時湊手。可以迅速集事。歲功。南河成案。續編。今按此奏得旨允行。

是月二十九日。百齡陳鳳翔奏。王營減壩漫口。歷經臣等遵奉聖慈。指授機宜。督率文武各員實力興辦。業將疏挑堵築各事宜。節次奏陳。前因風雪嚴寒。河中冰凌凍結。新河放水。恐致壅礙正流。臣等於收驗挑工後。未敢即時開壩。飭令工員將引河頭一帶鑿冰展寬。一面將攔河壩身逐層拆卸。因沍寒凍結。特甚。水土堅凝。二十二二十三兩日。連起西南風。日朗天和。河中冰凌漸化。水勢稍增。於二十三日酉刻。試放引河。溜勢東趨。頗覺順暢。旋據山安同知婁青稟報。戊刻溜過李工。至二十四日。天復嚴寒。李工以下。至湯陳工等處。冰凌凍結。河水鋪冰而行。不能迅下。臣等即同吳璣並各道員等馳赴下游察看。緣中段之河。地勢本低。估挑時注有積水。是以取平河底。自上而下。間段抽溝。今積水普結冰凌。放河之水。自上游挾碎冰遞下。溜勢由寬入窄。以致壅積。一時不能暢瀉。臣等督率工員。將凡有冰凌處。打開。用竿探量。積水稀淤。俱深七八九尺不等。當即集夫打凍挑溝。二十五六兩日。天氣回暖。冰漸融化。河溜迤遲歸槽。旋即據報通行無阻。勢若建瓴。臣等因思仁壩於二十四日業已合龍。水勢歸入正河。其溜自長。亟應趁此將減壩堵閉。庶溜歸一處。刷滌新河。更爲湍急。隨於二十七日未刻。正二兩壩同時挂纜合龍。臣等與吳璣及胡克家舒明阿等。督率在工。文武各員奮力進埽。層柴層土。上緊追壓。卽於是日亥刻堵閉斷流。兩壩以下。涓滴皆無滲漏。次日察探水勢。旋卽擡高。滔滔直下。隨遣人馳馬沿隄查看。自山安海防二廳以達海口。兩晝夜間。河底刷深有至四五六七尺者。所有冰凌凍淤。悉由中泓帶走。毫無阻隔。壩工合龍。

後，循隄丈量大壩連裏頭，並拆舊鎮新，共埽工長九十九丈三尺五寸，東裏頭寬十一丈，其餘壩身寬八丈至八丈三尺不等。上邊埽連拆舊補新，共埽工長一百六十七丈三尺五寸，寬四丈至六丈三尺不等。壩外水深二丈五六尺至三丈以外二壩共做埽工長一百三十三丈五尺五寸，寬五丈至五丈四尺不等。上邊埽共做埽工長一百四十丈七尺七寸，寬三丈至四丈五尺不等。又東壩頭做土心壩十四丈，西壩頭做土心壩十八丈，各寬一丈，以防清水串滲。二壩外水深自一丈五六尺至二丈八九尺不等。隄壩各工皆甚堅實，現派淮揚道胡克家督率廳營，卽於壩後澆築土戩，使更臻鞏固，以護隄根。其原估之挑水壩亦毋庸築做，以歸節省。連日順清河亦已收攏，暫留口門，俾清水暢出，庶益收刷盪長河之力。所有減壩堵閉放水順暢合龍穩固緣由，謹由驛奏報，仰慰聖懷，並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奉上諭：百齡等奏長河放水暢行減壩合龍穩固，下游諸工一律完竣，一摺，覽奏欣慰。王營減壩自五月間坐蟄以來，下游直至海口一帶，逐段淤淺，經朕節降諭旨，催令挑濬堵築。百齡等欽遵辦理，厚集人夫工料，先將下游河身一律挑通，一面將口門趕緊進占，開放引河，溜勢順暢。茲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挂纜合龍，追壓穩固，其洪湖仁字壩先於二十四日堵合，清水全出，河口現在溜歸一處，沿沿東注，直達海口，毫無阻滯。而核計工料所需較之歷屆大工，復節省孔多，辦理實爲安速。百齡自補授總督以來，經理河工，不辭勞瘁，前此各工漫口，皆非伊任內之事。茲督率通工員弁，奮迅趨公，調度有方，勞績懋著。百齡著加恩，先行交部議敘。現在李家樓工程緊要，該督當倍加奮勉，務將挑工趕緊督催，一面相機進占，期於明年正月奏報合龍。屆時再膺懋賞。陳鳳翔身任河督，疎於防範，當工程報險之時，經道廳等稟請施工，該河督一味節省銀

兩坐失機宜。致漫溢頻仍。災及數省。惜小費而貽鉅患。厥咎甚重。前革去翎頂。姑念河督職分較大。伊現無頂戴。無以資統轄。而肅觀瞻。著加恩賞給四品頂戴。以觀後效。欽此。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六日。百齡陳鳳翔奏。臣等昨於王營減壩堵合後。先後起程。前赴李家樓。會查李家樓以下挑挖。正河自開工以來。各工員尙屬勤勉。力作踴躍趨公。惟十一月十七八日及十二月初四日以後。風雪交加。長河水土。盡皆凝凍。始猶督夫兼用椎鑿打冰開挑。繼因朔風過猛。人夫手足僵凍。不能存站。臣等先後逐段查驗。目擊情形。實未便督之過峻。致有草率。而沿途悉心量計。各分工員。俱挑有八九分。工段及五六分。工程不等。並有已告竣者。通計已在八分之一外。雖因冰凌凍結。風雪嚴寒。稍爲停待。而逆計二十日前。可一律完工。復令通判陳式平。攜帶水平。沿途測量。凡工頭工尾。始有積水。後經涸出。未及估挑者。俱令加估溝槽。務使河底抽平。以期放水時。建瓴下注。臣等於初十日及三十日先後。至李家樓壩工。察看漫缺口門。距河心尙有八九百丈。河流由北岸自西而東。至攔河壩灣向西南。繞過西壩。裹頭復轉。正南過二壩口門。由大隄缺處下注。現在全河皆凍。堅冰積厚數寸。所灣之地。冰凌之下。皆係嫩灘。人夫料土不能存駐。前此張鼎與徐端所定大壩基。亦在外灘之上。以大河南北隄適中而計。已屬挺出河心。壩基下刨挖。皆係稀淤。詢之道將等。皆稱稀淤之下。係屬鬆沙。鬆沙之下。仍係淤泥。實不能知堅土所在。二壩設立壩臺。亦在稀淤之上。刨挖一丈二尺以外。則有堅土。臣陳鳳翔前於十月間。在此測探水勢。大壩下丈竿到底。皆屬軟淤。二壩前以竿試測底土。似皆堅硬。又大壩口門中泓。現在水深二丈七尺。二壩口門中泓。止深二丈二三尺不等。因思河溜折灣。流出缺口。跌塘而下。隨地界刷成河槽。自應上游稍淺。

下游稍深。今水勢自攔河壩前兜灣處以至大壩。長六百八十餘丈。俱深一丈六七尺至二丈六七尺不等。大隄缺口之下。更係跌塘極深。二壩居大壩大隄之中。水勢何以獨淺。自由土底有堅鬆之別。故刷盪亦有深淺之分。臣等思辦理堵築壩工。下埽盤土。逐層追壓。全仗底土堅實。始能乘載。卽如王營減壩山。肝仁壩。皆裏高外低。極難措手。而底土甚堅。進占搶鑲。不虞游蝨。今所定大壩之下。全屬稀淤。實恐不能存站。因詢之道將等。何以不就二壩之地。定設大壩。較爲穩實。據覆稱。二壩在大壩下二百餘丈。恐河流入袖太長。將來進占收攏。溜難退出。反致著重。臣等查大壩距兜灣之所。六百八十餘丈。亦有入袖情形。且於淤泥之上。重柴重土。逐步進占。設當收窄口門。溜勢湍急。擡高愈形險要。若僅走去一二占。尙易補救。萬一河溜搜動底淤。將已經做成之占。全勢游走。則竟束手無策。况大壩挺入河心。勢如圈堰。卽使竟能堵合。漲水大至。三面汪洋。勢亦斷難堅守。隨又詢道將等。是否做工時。可保無虞。據稱。進鑲堅固與否。實亦毫無把握。卽做成後。漲水大來。亦惟有退守二壩等語。竊思大壩口門。現寬一百六十餘丈。除盤做裏頭外。計工料錢糧。動以數十萬計。豈可以毫無把握之事。冒昧輕嘗。且黃河水性。悍猛難制。歷來堵築漫工。每籌畫萬全。尙變多意外。今道將等官。一無堅定之見。何敢以僥倖之舉。妄冀成功。臣等數日以來。周歷察看。實屬萬分焦灼。因思現在李家樓全局形勢。無論大壩二壩。進占總不能十分得力。惟有將引河頭加寬加深。早日放水東注。以期掣動大溜。歸入正河。若能挽過五六分。則二壩進占。亦不虞其入袖難退。臣等卽赴兜灣處。打開冰凌。測探水勢。尙深一丈七尺。引河頭一段二段。因在攔河頭壩二壩之中。一經挑挖。卽成深塘。恐頭壩難以久支。向來辦理。均須於放水前搶挖。今三段以下河槽。業已竣工。查核

原估一二段皆除舊河形外挑深一丈上口寬三十二丈下口寬二十八丈計完工後以挑河之底比較現在水面業已低至丈餘然尙恐掣溜不能建瓴則壩工進鑿終難穩固似不可以惜費誤工隨督飭將備各員將第一段至第六段引河加估挑深一丈五尺至一丈三尺五寸加寬至四十丈漸收至二十餘丈共估土方銀五萬餘兩計挑成後連舊河形比較灣處河底可深數尺維時兩壩收進再於河壩南首相機加築挑壩河溜又必擡高數尺庶開放攔河壩定能吸溜下行挽河歸正而壩工趕鑿進築亦不至再有疎虞伏查本年漫缺大隄時河溜倒鉤尙不至如此之甚後因其勢走近北岸直向東趨致將攔河頭壩塌穿而灣處又接生嫩灘始至如此是河之本性原欲東注可知今就灣處開深引河亦因勢利導耳雖刻下滿河堅冰無從察看溜勢諒不致大有懸殊且道將等既稱大壩做成後亦不能守則二壩尤爲緊要此時卽先將二壩裏頭盤築追壓堅實卽一面打冰捆船挂纜進占再於退下一二百丈之外設立二壩創槽鑲築以資擎托惟須加倍小心進占時晝夜竭力撲護以冀迅速歲工惟灣處嫩灘之中於十二月初五六日間積水長水又刷成溝槽行溜一日仍復凍合此時鑿冰探試深自數尺以至丈餘而現在溜勢有無鋪滿堅冰無從察驗設將來大溜移從此處注入大壩口門則河溜稍正再於大壩進鑿更將引河挑工一路接上搶挖亦不虞其濡滯且此時二壩口門寬止六十六丈易於收窄臨時改築工料亦不致多糜已委文武員弁將引河頭刻日趕挑統限正月上旬完工以便及時放水掣溜奉上諭百齡等奏稱李家樓上下挑工已在八分以外統計二十日以前准可一律完工惟從前所定大壩基址創挖皆係稀淤鬆沙不知堅土所在恐不能存站二壩壩臺亦在稀淤之上創挖一丈二尺以外則有堅土

擬先將二壩裏頭盤築，追壓堅實，卽打冰捆船挂纜進占，再於退下一二百丈之外，設立二壩，創槽鑲築，以資擎托。且恐壩基不能得力，先將引河頭加挑寬深，能於放水時掣動大溜，挽過五六分，則進占不致疎虞等語。該處從前原定壩基之下，全屬稀淤鬆土，將來進占追壓時不能擎托，設做成之占全勢游走，所關匪細。該督等與道將各員詳細熟籌，就二壩之地，定設大壩，再設立二壩，擎托自係相度情形，有不能不如此辦理之勢。此事關繫重大，寧可慎之於前，惟有相機妥辦。督率在工各員，一面將續估加挑引河工段認真挑挖寬深，以期放水掣溜暢行無阻。一面將壩工進占鑲築層層堅實，追壓務遵原定限期。於正月內堵築合龍，以慰廑注。至另片奏海口龍王廟廟工頽圯，現飭估計重修，請頒給御書匾額一節，此時廟工甫議興修，該督亦未將匾額尺寸奏明。著於修工將竣時，將匾額丈尺開明具奏。彼時朕御書頒往，再鐫刻懸挂，以安神庥。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三日，百齡陳鳳翔奏，臣等前此沿途查看挑工，其已報完工者，業隨路驗收，其未畢者，俱有七八分工程。出土皆在五十丈外，通工並無草率。臣等馳赴李家樓，一面知會吳璣徐端督率分催各員，勤爲僱辦。茲接據稟報，完工者已居十之八九，不日可一律竣工。稟候收驗。臣等查李家樓攔河壩以下頭段起，至桃南廳屬之尾段止，長六百五十餘里。臣等分赴下游驗收，往返日期約半月以外。現在壩工籌堵及催僱物料正值緊要之時，實未便遽離工次。致各員稍涉疎懈。卽咨會吳璣於下段挑工完畢後，卽督率諳悉工程人員，按照信樁攜帶丈竿繩，由下而上，將中下二段挑工逐分量測驗收。自桃南至徐州爲止，其徐州以上至李家樓止，上段挑工，臣陳鳳翔俟引河頭加估工程挑有成數，卽赴徐州將銅沛

豐北蕭南各工。親爲收驗。計往返五日。可以竣事。不致顧此失彼。惟李家樓堵築口門。自初七日以後。頻遇風雪。氣候嚴寒。滿河堅冰凍合。凝厚尺餘。人畜踐冰。往來如織。實無從察看溜勢。懸定機宜。臣等前以該道將回稱。大壩以下。皆係稀淤夾沙。不知底土。即使做成後。亦止退守二壩。則二壩更爲緊要。是以加深引河。並於二壩盤築裏頭。以備進占鑲堵。奏明在案。連日復於兩壩壩臺之下。刨挖淤泥。計東二壩挖長四十餘丈。深至一丈以下。尙屬凍土。西二壩前亦有淤灘。泥土堅凍甚厚。先以鐵鍬釘穴。再用長木簽樁。尙多斷損。其爲底淤冰結過深可知。因思挂纜進占。全仗裏頭結實。方可逐占接做。必纜概無搖動之虞。斯占埽收穩固之益。今盤做裏頭。若於凍土中費工釘概。恐雪消凍解。概纜或有游走。彼時河溜日增。占埽皆難著力。與其趕緊爲僥倖之舉。不若持重爲穩實之圖。且目下不能捆船進鑲。惟有鑿冰下埽。設遇凌又割損纜繩。反致閃失。現已節交立春。不過數日。東風解凍。冰凌必立見消融。維時察看溜勢所趨。相機扼要。或應於大壩進占趕緊鑲堵。或竟可於二壩進築。則更料省工速。易於辦理。現飭大二壩壩工員。督夫刨淨凍淤。先用軟草填築。再用重料重土。追壓到底。先期裏頭堅實。以備刻日進占。至正雜料物。所有本省各委員。購辦者。日來雲集。其河南協濟糶料二百堆。已全數交工。檣麻亦皆運到。逐日秤收。山東協濟料陸續交廠。均可無誤。朕天氣略爲和暖。便可逐步進占。奉上諭。王營減壩業經合龍。現惟李家樓工程。百齡親往督辦。其挑工已報完八九分。日內籌堵壩工。適值連遇風雪。氣候嚴寒。堅冰凍合。厚至尺餘。挖深一丈以下。尙屬凍土。若一味趕緊辦理。卽於凍土上草率施工。恐根脚不堅。一經天暖凍融。概纜游走。轉非慎重要工之道。現在立春已逾數日。計此旨到時。在正月上旬中。若沍寒未解。卽暫緩施工。

南方氣候較早。上元前後，東風解凍，自必冰泮泥融。彼時察看溜勢趨向，穩築壩基，鼓勵人夫，趕緊進占。定能一氣呵成，堵合金門，全河順軌也。勉之望之。其引河續估挑工，尙末一律辦竣，正可趁此時督率，認真挑挖。將來口門收窄，放水時掣溜順暢，進占得力，於合龍更爲有益。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

河水章廣三十七

嘉慶十七年正月初九日百齡陳鳳翔奏李家樓漫口河勢本由西至東復折而南再折而西仍轉向東南衝出口門下注其紆折之狀於河勢則成倒鉤而頭壩距溜勢兜灣處長六百八十餘丈其形又屬入袖太深夫黃流健悍非他水可比既已倒鉤西向則難挽入引河頭使之順勢東趨既已入袖過長則兩壩收攏時更難擠水使之退出且恐擡高溜勢壩基墊塌可虞歷來堵合口門必大壩與引河頭挑水壩三者緊連呼吸相通辦理方能應手蓋大壩爲堵築之法而引河爲疏導之方挑水壩係攔護大壩而佐其堵築又藉以挑逼正溜歸入引河以利其疏導誠能三者功兼則事無不集若使一端偏廢則效有難成今李家樓河勢既已倒鉤入袖是引河與大壩消息迴不相通而滿河嫩灘人夫難以站立無可設立挑壩之處前此目擊情形茫無可恃不得已加深引河頭擬先放引河掣溜東注庶壩工差免喫重又因道將等咸稱大壩下皆屬層淤層沙不知底土所在故就二壩口門水勢稍淺底土稍堅之處擬即改爲大壩後因風雪嚴寒河冰厚結又不敢不審機持重業將籌辦情形節次陳奏自上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後督率工員將大二兩壩壩基之下挑挖凍淤刨深至一丈五六尺見大壩之下亦漸有底土可以填築前進即飭將兩壩裹頭接長以便勾纜進占歲前協辦大學士臣松筠到工與臣等詳加察看亦謂俟冰解後相度溜勢辦理方有把握本年元旦雪霽天晴東風乍起鼓盪吹噓滿河冰凌全行解泮至晚驟起

西北大風將上游所解河凌全湧注於河形兜灣倒鉤之處積高丈餘及七八尺不等阻住水路竟將大溜逼向嫩灘中段河槽內行走一日夜間即將河槽刷寬四五十丈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餘尺數日來溜勢全由新刷河槽南注日益衝滌寬深直抵東大壩之前全無倒鉤入袖情形機勢大順其原趨東北之河路現已長成灘面臣等連日察看溜勢已成斷不能再有遷變竊思數日間消凍回瀾不假人力而化逆爲順實有神助此蓋由我皇上至德感孚天心默佑是以河神助順風伯効靈特於元日令辰聿昭瑞應各掌壩工員咸謂溜勢旣如此更改亟宜先從大壩鑲築可以得手復詢之通工員弁衆論僉同自應卽從大壩施工以圖扼要未便拘泥前議致失機宜查東大壩裏頭現已做成二十三丈隨壩邊埽十三丈西大壩做成二十六丈邊埽二十四丈緝量兩壩臺相距寬一百六十餘丈從此挨占繼進自可逐日見功惟查現在溜勢直趨東南則引河頭必須改與相接始能就近吸引今定於東大壩之下二百丈外重挖河頭準對大溜使之順勢計長一千三百丈俾放水時可以湍急直注而屆時口門收窄更易逼溜歸槽乘機堵合現在按段勘估漏夜僱挑限二十日完竣如臨期須做挑壩再行酌辦總期機括通靈上下聯貫可以一氣呵成至原定引河頭業已挑成留備分洩之用均屬有益再河灘私築民堰與水爭地遂致阻遏河流伏汛黃水漲發勢不能容難免漫溢乾隆五十五年欽奉高宗純皇帝諭旨嚴行飭禁上年秋臣等會勘海口見山安海防兩廳所屬大隄之內皆有民堰嗣赴蕭南李家樓督辦大工沿隄察看如桃南桃北宿南宿北睢南銅沛等廳所屬亦多有私築民堰之處於河道實有關礙必須嚴行禁止臣等當卽會銜飭地方河工各官詳細查明分別辦理如或阻隔河流卽當押令村民平毀或歷年久

遠於河道尙無妨礙。亦不准培厚加高。嗣後如再有私築民堰。卽將該管地方官與管河廳營據實參辦。並將私築之民人照湖北峇金洲蕭姓之案重治其罪。此事所關甚鉅。特鄉民罔顧利害重輕。祇知爲耕種之私圖。而不知爲河道之大患。前經疊飭地方官明切曉諭。於沿河村莊嚴示查禁。昨松筠赴李家樓亦言及此事。須認真查辦。現復委候補通判沈鎬。自蕭南工頭至海口止。查共有民堰若干。或阻礙河流。亟須拆平。以順溜勢。或尙無妨礙。可從緩起除。造具細冊核送。以憑分別辦理。合併奏聞。奉上諭。李家樓河工。年前據百齡等奏到。形勢倒鉤入袖。措手頗難。須俟冰解。再行籌度。本年元旦。雪霽天晴。東風鼓盪。冰凌全行解泮。是晚西北大風。將冰凌全行湧注於兜灣倒鉤處。積高阻住水路。將大溜逼向嫩灘中段。河槽刷寬四五十丈。深一丈五尺。至二丈餘尺。日益寬深。直抵大隄之前。全無倒鉤入袖情形。覽奏實深欣慰。朕廑念河務。於本年元旦。祇叩天神。虔誠默禱。願李家樓早就合龍。河流順軌。奠乂民居。乃是日該處冰泮風回。卽將大溜改移。形勢順暢。此實仰賴天恩神佑。非人力所能致。京師歲除。渥沛祥雲。新正人日及十二日。復連得瑞雪。豫兆豐登。現在河工又膺此靈貺。休徵疊見。看來不但李家樓早報合龍。今歲全河大局。當可普慶安瀾。從此平成。奏績叩感之餘。彌增寅惕。茲發去大藏香五枝。二號藏香五枝。著交百齡等於沿河靈應河神廟宇。先行敬謹祀謝。百齡等惟當趁此機會。督率通工員弁。迅速妥辦。一面將改挑引河趕緊挑挖。勒限完竣。其大壩口門。現在尙寬一百六十餘丈。從此挨占繼進。若能於正月內合龍。固屬甚善。卽稍緩數日。於二月初旬內合龍。亦不爲遲。總當於迅速之中。倍加慎重。工程穩固。永保無虞。是爲至要。百齡等著仍遵前旨。每隔六七日。卽將進占丈尺具奏。以慰廑注。至另片奏查辦民堰一節。

各廳屬大隄之內。築有民堰。阻遏河流。遇汛期盛漲。易致漫溢。自應嚴行禁止。但卽委該管之地方河工。各官查辦。恐該員等辦理不善。胥吏得以藉端誦索。擾累村民。遂其圖索者。卽有礙河道之隄。並不押令平毀。或圖索不遂。雖於河道無礙。亦必強押拆平。是於河道無益。適足滋生事端。該督當先行出示曉諭。沿河各村莊。以隄內私築民堰。曾欽奉高宗純皇帝諭旨嚴禁。爾等違禁私築。已干重咎。况祇圖耕佔自利。不知河流被遏。一有壅潰。淹及地方各處田廬。尤爲貪小利而貽大害。惟當各自猛省。急將私堰拆毀。則一身既可免罪。而地方亦同受其福。儻敢抗延不拆。必當從重治罪。如此剴切曉示。百姓等自必各自凜遵。一面再遴派明幹大員。前赴各村莊。詳加履勘。其實在有礙河道者。卽押令拆毀。或歷年久遠。於河道尚無妨礙。暫行存留。亦不准加高培厚。並嗣後不准再有添築。如竟有刁民抗拒不遵。卽照湖北甯金洲之案。奏請嚴辦。庶積患漸除。隄防永固。再另摺所奏河口各工。據稱順清河及吳城七堡。均已堵閉。其東清禦黃等壩。亦以收窄。以資蓄清敵黃等語。現在該處清水尺寸。約有若干。糧艘儘運出口。是否專資清水。足敷浮送。高堰一帶工段。是否一律堅固。將來李家樓合龍後。清水全力能否敵黃。其河口處所。黃水能否不再倒灌。著查明一併附便覆奏。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二十六日。百齡陳鳳翔奏。二月初十日以後。天氣晴朗。新引河三十一分。均已竣工。按分丈量。皆有數餘尺寸。兩壩日漸收窄。水勢益見擡高。隨與吳墩督同胡克家舒明阿等。分駐各壩。嚴催刻無停晷。金門愈收愈窄。溜勢日見湍急。測量水深五丈七八尺至六丈八九尺不等。情形已覺著重。卽於十六日未時。開放引河。掣溜跌塘。沛然下注。壩前水勢已落數尺。臣等卽督率工員。乘機進堵。至十九日。大壩金門

止剩五丈。因上游春漲發生，水又旋長，溜勢倍猛，壩工喫重。當將門占壩臺，用大土追壓高厚。於二十日亥時，大壩挂纜。二十一日寅時合龍，層料層土，趕緊鑲做。至亥刻業經斷流，惟是夕陰雲密布，旋作風雨。至二十二日辰刻，北風暴起，大雨如注，河水陡長數尺，巨浪洶湧，撞擊壩前。西大壩上水邊埽並正壩一時陡墊長四十餘丈，墊矮至二丈五六尺。當即督率員弁，冒雨奮力搶鑲。至戌刻始墊定，而東大壩復墊長六十餘丈，墊矮二丈餘尺，亦即并力分投鑲築。至二十三日晚間，甫一律平整，而是夜風雨尤爲狂猛，天氣驟冷，無異嚴冬，且兩晝夜之久，官弁兵夫，衣裳濕透，寒顛難禁。是時北風益勁，巨浪直撞大壩，水愈洶深埽眼，竟有滲水翻花之處，甚屬危急。臣等與吳璉並胡克家、舒明阿、署道王逢源等，於風雨黑夜中，督率文武各員弁，俱在壩前頂衝處所，激勵弁兵，夫役優加賞賚，無不冒雨爭先，雲集蜂擁。其時急需跑買柴土，僮運送稍遲，即不能應手趕搶。所有經理錢糧物料稽查發錢，隨筒並由各廠分路催運柴土，赴壩之道將，以及廳縣佐雜備弁數百員，齊集趨事，漏夜奔走泥淖中，毫無遲延，退縮各盡乃職，奮不顧身。所以大壩雖屢見陡墊，並未游走一占。自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計四晝夜之久，片刻不停，始一律搶護平穩。此皆仰賴聖主誠孚蒼昊，念切烝黎，遂得事遇艱而轉順，工屢險而化平，訓示機宜，剋期告蒞。臣等與在事諸臣，並億萬民夫，無不同聲歡頌。現在壩工甫堵，尤宜倍加慎重，仍督令道將廳營等，添壓重土，培厚加高，以期益臻堅鞏。查引河頭已刷深三丈以外，並據下游各廳稟報，全黃挽歸正道，奮迅東趨。從此可期安瀾順軌，永慶平成。敬由驛馳奏，仰祈聖鑒，奉上諭：百齡等奏李家樓大工合龍，長河放水暢行一摺，覽奏實深敬慰。該處壩工於上月二十一日挂纜合龍，據稱自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連日風雨交

集。河水增漲。邊埽陡墊。經該督等督率員弁兵夫。晝夜冒雨搶鑲。始得一律保護平穩。此皆仰賴吳蒼默佑。神祇協應。化險爲平。剋期蒞事。欣慰之餘。倍深感惕。發去大藏香十枝。二號藏香十枝。交百齡。陳鳳翔。及在工大員。分往壩工。左近河神廟。敬謹祀謝。用答靈貺。百齡督率有方。蒞工妥速。深堪嘉獎。該督歷荷恩施。業經賞戴雙眼花翎。給予世職。並賞加太子少保銜。至爲優渥。無可復加。著交部從優議敘。陳鳳翔身任河臣。屢經獲咎。此次與百齡同在工次。奮勉出力。著加恩賞給三品頂戴。仍交部議敘。其在事出力文武各員。著該督等擇其尤爲奮勉者。據實保奏。候朕施恩。並著阿克當阿。購備五絲緞一百件。就近解交百齡等分賞出力員弁。並發去九錢重銀牌二百面。五錢重銀牌二百面。分賞出力兵夫。以示鼓勵。所有搶鑲二壩落水受傷之守備王林。著加恩以應障之缺。卽行陞用。現在大工合龍。其一應善後章程及修防各事宜。該督等當倍矢敬誠。加意經理。以期全河順軌。永慶安瀾。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五日。百齡。陳鳳翔奏。二月二十六日。李家樓合龍以後。天氣晴和。督率工員。將大壩前此陡墊之處。層柴層土。普律加鑲。高厚復於壩頂加壓重土。實屬鞏固整齊。已於三月初四日。一律完竣。察看壩根。並無涓滴滲漏。查大壩之下。水底稀淤甚深。前於合龍後。驟經疾風猛雨。巨浪撞擊。東西兩壩。先後陡墊。幸料物充足。兵夫踴躍。隨墊隨鑲。追壓到底。高深自十七八丈至二十餘丈不等。壩愈墊而愈堅。現在屹然矗立。十分穩固。高出水面二丈以外。卽伏秋異漲。儘足以資抵禦。至二壩本爲擊托大壩之用。前因大壩合龍後。內塘積水甚大。猝遇北風猛烈。墊場二壩門占連日。接做穩實。亦於初四日堵竣。查二壩距大壩二百餘丈。又恐將來夏雨連綿。積水過多。一遇北風。二壩較爲喫重。卽與各工員商酌。於二壩之上加

築土堰一道。以爲重疊保障。既收外托大壩之力。又得內護大壩之功。均於初四日竣工。現在惟有將大二兩壩後餞。趕緊澆築。已派員分辦。勒限報完。其補還大隄及舊圍隄缺口。亦卽飭委署徐州道王逢源督率廳營攢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六日。百齡、章煦、錢楷奏。黃河自豫省而來。由寬而窄。伏秋盛漲。必須啓放南岸減水各閘壩。以消水勢。前經臣百齡將徐州一帶減水各閘壩。俱應以次修復。詳細條奏。茲查各閘壩修復需時。所有向年常放之天然、峯山等閘。斷不可再令廢棄。奈該閘下引河及兩岸土堰。自嘉慶十三年奏明借帑挑築後。歷年啓放。不免受淤。上年李家樓漫溢後。堰工爲水所衝。更多殘缺卑矮。河身亦間段受淤。必得重加挑濬。臣等當卽會飭江、安兩藩司及徐州、廬鳳二道委員。會同各該州縣逐細勘估。由該司道等覆核具詳。計銅山縣境內需土方銀二萬一千二百四十七兩八錢二分九釐。蕭縣境內需土方銀七萬六千九百八十一兩一錢五分一釐。睢寧縣境內需土方銀五千二百四十四兩五錢四分二釐。內有邳州境內堰工銀八百一十兩五錢。向係歸睢邑承辦者。宿州境內需土方銀五萬六千八百一十九兩三錢九分七釐。靈璧縣境內需土方銀九千一百五兩二錢三釐。該縣自靈宿交界至朱家莊止。漫水尙未消盡。又泗州地居下游。積水未消。約計旬餘卽可全涸。現經臣錢楷委員前往等候。一俟涸出。卽行估報補奏。一面發銀趕辦。總期於大汛前一律完竣。驗收以便啓放外。查此項工程。向係借帑辦理。於各該州縣民田內分年按畝攤徵歸款。此次挑築兼施。應請將江寧屬之銅、蕭、睢三縣所估銀一十萬三千三百七十三兩五錢二分二釐。安徽屬之宿州、靈璧二州縣所估銀六萬五千九百二十四萬五錢。又睢邑峯山閘下有

西堰一道。係保衛靈邑田廬。估修土方銀一千五百七十三兩七錢三分七釐。向例由睢邑赴安省領銀辦理。歸靈邑徵銀歸款。核計共銀六萬七千四百九十八兩三錢三分七釐。照例在江安兩藩司庫貯地丁正項錢糧內借撥與辦。攤徵歸款內邳州境內堰工銀八百一十兩五錢。應歸邳州攤徵。俱照向例辦理。現查江寧藩司庫內。因淮揚等郡連年災緩。存銀無多。未能借撥。查得龍江西新關有徵存商稅銀六萬兩。江安糧道庫內有本年春撥報存鳳陽倉正銀三萬一千三百三十一兩七錢二分六釐。常鎮道所管揚由二關有徵存稅餉銀二萬三千九百二十兩四錢三分八釐。俱堪撥用。應請即以龍江關與江安糧道庫存銀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一兩七錢二分六釐。儘數撥用。尚不敷銀二萬二千四十一兩七錢九分六釐。於揚由二關存銀內湊撥足數。以資撥領與辦。如蒙俞允。現將交夏。去大汛不遠。當分別咨行各關庫。迅速解交徐州道庫。飭領趕辦。並飭徐州廬鳳二道。往來督催。以期帑不虛糜。工歸實用。奉上諭。百齡等奏。南河自李家樓合龍。河歸故道。大溜暢順。現在黃水日消。湖水日長。糧艘行走迅速。覽奏實深欣慰。此後惟有將隄堰卑矮頂衝之處。勤加防守。自可永慶安瀾。茲據該督等委勘天然峯山閘下引河間段淤阻。兩岸土堰因上年漫水被衝。亦多殘缺。亟應重加挑築。以洩盛漲而保隄工。著照所請。將勘估各段。落即日興工。一律挑築。所有估需銀兩。宿州靈璧二州縣並睢邑西堰等工。估銀六萬七千四百九十八兩零。准照向例在於安徽藩庫地丁正項錢糧內借撥。其江寧屬之銅蕭睢三縣所估銀十萬三千三百七十三兩零。江寧藩庫不敷借撥。並著照所請。將龍江關徵存商稅銀六萬兩。江安糧道庫存鳳陽倉正銀三萬一千三百三十一兩零。儘數撥用。並於揚由二關徵存稅餉銀內湊撥二萬二千四十一兩零。

以資與辦。統俟工竣造報。照例於各該州縣民田內。分年按畝灘徵歸款。該督等惟當飭令各工員趕緊核實辦理。勿任偷減遲延。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諭。與辦大工委用人員。應明定章程。以昭體制。嗣後工員。非奏請發往者。不得擅行委用。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百齡陳鳳翔議覆黃河治法四條。一黃河挑水壩一條。既可挑溜使入中泓。而大隄可護。又能挑逼水勢。使之奮迅急流。流急則自能攻沙。洵爲治河保隄之要術。其法行之已久。惟徐城以上河灘尙寬。以下灘窄隄近。恐此岸避險而彼岸又復生工。是以築壩不宜過長。向來祇於埽工頂衝迎溜處所築做。大壩一二段。謂之邁埽。使之遮蓋迤下各埽。免致段段著重。卽前人挑水壩之意。俗所稱當家壩是也。現在各廳俱已照此辦理。臣等仍隨時相度形勢。指示安設。方可挑溜護隄。務使位置得宜。斷不使有益於此岸而貽害於彼岸也。一切灘抽溝以逢灣取直一條。原係前人挽險保隄之要法。但抽溝取直。必須挑挖新河。寬深過於舊河。方能挽之舍彼而就此。江境河長千里。險工林立。若能處處抽挑。固爲至善。而所增繁費未免過多。現在祇可擇兜灣最險之處。相機抽切。以引其流而殺其勢。所費無幾。亦可漸收挽險就平之益也。一多備料土。嚴查鼠穴。穰洞一條。實爲修守至要之務。查束水攻沙。爲治河第一善策。然攻沙必須束水。而束水先在保隄。大汛搶險之時。料土不能應手。往往易致失事。均應於有埽險工。預籌正雜防料。寬爲堆貯。並多積大土牛。以資防守。其無埽長隄。不能處處備料。而兵夫積土亦必須多備。以防漫灘水油刷滲漏。得以立時搶護。並須分段派員率領兵夫。梭織巡查。節節有人。聲息相通。方可防

守周密。至搜捕獾鼠。並應申明舊章。實力稽查。分別懲勸。以除隱患。運河湖隄。皆應照此。一體認真籌辦。一黃河修復減水各閘壩一條。實屬減黃助清之第一善法。查前河臣靳輔。因江南徐城以下。河窄隄危。若非於上下游分減漲水。勢難容納。是以南北兩岸。多建各閘壩。以弭漲溢之患。現在祇有天然閘峯山二三兩閘。每年尙照舊啓放。以資分洩。而該閘下引河淤墊。必須估挑。方可暢流。靳輔所建徐州上游之毛城鋪石滾壩。向寬五十丈。減黃助清最爲得力。前經欽差長麟。戴衢亨往勘。恐開放時奪溜。奏明停辦。惟查該壩建設百餘年來。每至汛漲。卽行啓放。由引河循序漸進。並無漫溢之事。迨後王平莊邵家壩。唐家灣係因民堰塌開。大溜湧入。致將毛城鋪運東之陳梁馬路大隄。沙土虛鬆。必須遠取膠土。包淤一二尺。再事。似不得歸咎於毛城鋪滾壩。惟該壩運東之陳梁馬路大隄。沙土虛鬆。必須遠取膠土。包淤一二尺。再鑲防風護埽。方可抵禦穩固。如詳慎籌備。既可無虞。閃失。而盛漲得此分洩之路。下游隄埽工程。均可輕減。且減黃助清。又可漸除倒灌之病。實於全河大有裨益。如黃水不致過大。清水力足敵黃。仍堅守不准啓放。使黃水全力由正河刷沙。則流弊悉除。而收效甚廣。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二日。百齡陳鳳翔奏報江境黃運兩河伏汛安瀾。工程平穩。奉上諭。本年江境黃河甫經挽歸故道。伏汛疊次長水。仰荷昊天默佑。各工平穩。現在大溜奔騰東注。悉走中泓。自係海口通暢之效。惟伏汛已過。秋汛正長。該督等摺內所稱險工林立。雖係習見之詞。但大河兩岸工段縣長。其迎溜頂衝。應行防護之處。自必不少。該督等務督率道將廳營文武員弁。倍矢敬勤。小心防範。趁此溜勢安穩時。將一應隄防埽段認真培築。以期有備無患。本年秋汛。再得保護平穩。則河底刷滌日深。從此年復一年。瀾安工固。

即可永慶平成也。勉之慎之。再沿河之道。本係順水之性。乃天地自然之利。如清水之於黃水。因勢利導。以水攻沙。水行地中。歷來胥資其益。後因措置失宜。人事不盡。拂其就下之性。始分流旁溢。以利人者害人。目下黃河尾閘通暢。大有轉機。惟洪湖爲清水總匯。其節宣橐籥。前人妙用。全在五壩啓閉得宜。今五壩已壞。其四應以次修理完整。亦不必拘定次序。相度形勢。何壩扼要先修。何壩務斟酌妥善。全復前人舊規。使湖水啓閉由我。可以放心收蓄永資。以清刷黃之利。則湖治而河益治。其理本一貫。其效亦相因者也。該督等卽悉心妥籌。速辦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百齡奏。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曾將馳抵清江。查看湖河水勢緣由具奏。臣因近日海口情形。雖據委查之員稟報。較前深通。究不敢遽信。卽由清江浦起身。由外河南岸。一路履勘至海防海阜三廳。帶同淮海道楊龍。沿隄按視。工程均屬整齊鞏固。隨登舟親測水勢。自雲梯關至八灘而下。直到海口南尖。俱深二三四丈。至五丈餘尺不等。循軌暢行。毫無停滯。瞭望海中。見黃流亘起。直由南北尖之外衝出。甚長。捕魚船隻。帆檣往來。距海口似甚遼遠。與去年所見南尖之下。卽有漁船泊聚。情形迥異。詢據漁戶等云。向年黃河入海。自出南北尖而下。不過數里。與海水不能復辨。捕魚之船。卽在海口施網。自本年黃流挽正後。氣力猛盛。衝注海中。約四五十里。始與海波合色。漁船須避過黃溜。至數十里外。始可捕魚。二十年來。未見黃河如此奮迅。且其勢猛急。海口兩旁積沙淤土。跌蹋深寬。南岸絲網浜。以下舊灘。民住草房。均被衝塌。遷居遠岸。北岸龍王廟舊基。亦塌入河中。等語。臣察其所言情景。屬實。似此尾閘宣通。全河東注。誠爲大好氣象。上年仰蒙聖明。指示修濬舊海口。俯允於近海之南北兩岸。接築土堰二道。夾束黃

水一氣入海。不使倒漾於舊隄尾之外。旁流漫瀉。而各廳營員。弁加埽絮枕。并力捍護。用能於伏汛大漲時。約攔水勢。直走中泓。是以愈刷愈通。沛然莫禦。足見前人束水攻沙之語。實屬信而有徵。臣隨乘潮渡過北岸。至新建之龍神祠。虔謝神庥。卽由北岸沿隄而上。一路測量。較春間探試時。加深八九尺至一二丈不等。其爲跌通底淤。自下而上。已有明徵。惟馬港口對岸舊有攔河壩一道。係從前馬港決口時所築。嗣於合龍後。止拆去一半。尙留數百丈。挺逼河心。未免稍攔盛漲溜勢。使上游漲滿。臣與淮海道及廳營等。相勢籌度。再行拆去前半。祇留後半。以護大隄。並將河中拆除未盡之民堰。全行起除。俾灘面展寬。庶大漲之水。足資消納。自交秋後。河水漸消。比較上月二十日盛漲。已落四尺餘寸。兩岸隄埽。俱出水高五六尺至八九尺不等。現雖接據東河臣咨會黃沁兩河。於上月二十五日。各有驟長之水。日內可到。南河臣察看情形。並詢之在工年久河兵。皆稱卽使再增長二三尺。全河隄埽。亦可資捍禦。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百齡奏。七月初八日。臣於查看海口途次。接奉上諭。朕恭閱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二十三年八月諭旨。據白鍾山奏。中河水淺。將臨黃臨運二壩開放。引黃濟運。恐不免利少而害多。引黃入運。雖權宜之法。但黃水多挾泥沙。一入運河。易致淤墊。非甚不得已。不可輕爲此遷就之計。聖訓煌煌。至明至確。實爲治河緊要關鍵。允宜久遠遵循。近年清口因河底淤高。清水不能暢出。運河水小。漕艘經行。卽取助於黃。久之不但借黃。竟係以黃濟運。遂至倒灌。並運河亦淤。百弊叢生。皆由於此。本年河流順軌。糧艘遊行。來往臣工。皆言運河內全係清水。並無黃流浸灌。爲數年來罕有。實全河轉關極好機會。該督等務當恪遵聖訓。謹守成規。趁此清黃分注。安瀾循軌之時。一應啓閉防守。盡心修治。不可復循故轍。仍思

借黃濟運。能自今年以後。總令清水暢出運口。黃流迅赴尾閘。則河漕並治。從此可永慶平成。欽此。臣跪讀之下。服膺心感。莫可名言。伏查黃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水並流歸海。二瀆來源。本不相同。源既不同。則水勢情形。即不免有此強彼弱。此細彼贏之異。必長使清高於黃。乃可衝敵黃流。免使挾沙內灌。此潘季馴、靳輔、張鵬翮等俱以蓄清敵黃爲要務。而後之治河者。得此則河平。失此則河壞也。近年南河失於宣防。遂致河底淤高。填塞清口。倒灌運河。每值糧艘經行。多借黃水浮送。始猶知爲事非得已。繼則視爲分所應然。以弊承弊。遷就相循。幾至以蓄清之言爲迂闊。推原其故。緣河底日高。湖底日下。蓄清原較往日爲難。堰一綫長隄。所砌甃石。各工不能如昔堅固。而蓄水倍於昔時。一經風浪。則防守爲艱。如嘉慶十三年、十五年。俱以清水過大。致有衝決。頭壩臨湖甃工。及掣開山盱義壩之患。嗣後遂以蓄清爲畏途。以借黃爲長策。苟且偷安。殊不知河以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日澱。迨至汛漲。經臨禦黃壩閉後。大溜壅遏不下。泛溢旁行。遂有上年倪家灘、王營、減壩、縣拐山李家樓之漫決。災延數省。工徧全河。上煩宵旰。焦勞下致閭閻蕩析。撫心追咎。能不憤然。今幸仰仗神謨。塞平諸決。又秉承睿指。疏濬正海口。接壤束水。本年尾閘深通。明賴洪麻瀾安伏汛。現屆秋汛大漲。自應竭力周防。惟河身因上年各處漫溢。受病愈深。則禦黃之計。旣難而蓄清之方尤急。是以臣前至清江。聞山盱禮壩塌穿暢瀉。卽往勘驗。飭先堵智壩。並將禮壩攔護。收蓄湖水。備禦黃流。而在工各員。意猶觀望。謂湖水過於蓄多。隄工著重。似不若借黃濟運之安穩。蓋不蓄湖水。借黃濟運。旣便於臨運各工。免致防險。而外河得有分流。則臨黃南北山海各工。亦不虞漲盛。便可稍弛守護。似此苟安便己之私心。實爲敗壞事機之大弊。臣所菴結憤悶而不能自己者。查現

在壩外黃水。祇高清水三尺餘寸。計回空漕船行抵河口之日。已在八月中旬。秋水漸落之期。且海口業已深通。自必消納益速。此時即將禮壩堵閉。俾開放禦黃壩後。清水高出於黃。方爲得要。卽或不能蓄高。猶可施夾激挑逼之功。使之頂黃外達。克收成效。臣竊謂不敢必者。天時所當盡者。人事斷不敢曲從。臆說坐聽。黃流倒灌。復循故轍。今荷聖明。剴切指示。實足以振聵發矇。臣遵卽恭錄。綸言徧諭。在工之道。將應營等。使觸目警心。益勤修守。以冀淮黃並治。糧運遄行。仰副聖主。慮注河防。提撕策勉之至意。奉上諭。百齡奏查明海口。實在通暢。各緣由一摺。覽奏欣慰。之至。其另摺覆奏治河機宜。尤爲至當。不易黃河之性。總在去路通暢。則其流迅猛。大溜直注中泓。河身刷滌日深。使水勢不致擡高。自無旁趨漫溢之患。所謂束水攻沙。其效莫捷於此。現據百齡查奏。河水自雲梯關至八灘而下。直至海口南尖。俱深二三四丈。至五丈餘尺不等。而瞭望海中黃流。亘起直由南北尖之外。衝入海中。約有四五十里。此卽黃流迅注尾閘。明效大驗。百齡現復擬將馬港口對岸之攔黃壩。拆去一半。並將河中拆除未盡之民堰。全行起除。使灘面展寬。俾資消納。所辦俱妥。目下秋汛方長。臨黃兩岸隄埽。尤當嚴督各廳汛。加意防護。不可稍存大意。是爲至要。至全淮匯入洪湖。以清刷黃。尤爲治河良藥。惟清水非豫爲滯蓄。則力弱不足以敵黃。而蓄清之道。全在保護高堰。欲保護高堰。則必須復修五壩。使宣洩得宜。燥縱在我。方能收湖水之益。而不使爲害。今五壩已壞。其四惟徐智字一壩。而禮壩跌穿之後。洩水過多。下游高寶一帶。已受其患。現在該督擬將禮壩速行堵閉。收蓄清水。所見甚是。昨已有旨諭令該督等。修復五壩。卽使工費浩繁。不能同時並舉。本年當先擇何壩最要。先行修整完固。其餘再以次遞修。務令全復前人舊規。然後治河關鍵。得有把握。

提清水治而黃水益治實係全河至要機宜也。至引黃濟運無利有害。從前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諭至明。所當永遠遵奉。近日河工各員仍以借黃濟運爲詞。此等劣員並非關心河務漕運。其意總欲使黃河爲患。則大工屢興。伊等不但可以侵帑肥橐。並可以爲陞遷捷徑。其從前獲咎之員亦藉以開復。而國計民生之貽誤。概置不顧。卽百齡摺內所謂以苟安便己之私心。爲敗壞事機之大弊。嗣後若再有倡爲此論者。卽應鞫問治罪。方足以息妄言。該督現在籌辦各事宜。俱有條理。謂當盡人事以俟天時。尤爲確論。該督等惟力持定見。勿惑浮言。竭力盡心。敬慎不怠。人事克盡。則天佑必加。從此全河順軌。永慶安瀾。勉之望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百齡朱理奏。阜寧縣境內東坎鎮。舊有水利河一道。名救生河。河頭緊靠黃河。南隄有戴家社。李家社。陳家社。至獐溝河入射陽湖歸海。計程三十餘里。該縣東北鄉糧田。旱則賴以蓄水灌溉。潦則藉以疏消。免致滄浸爲憂。該處農民大資利益。且近黃河南岸。凡隄外積水。皆由此河宣洩。得免隄根浸泡。汕刷受傷。而葦蕩右營蕩柴。亦藉此河裝運。直抵隄下。再分投盤運各廳。更爲捷近。自嘉慶十二年。陳家浦漫溢。遂爲黃水所淤。阻塞不通。據阜寧縣詳據士民呈請挑竣。飭據江寧布政使胡克家。淮海道楊謹詳。委署山陽縣知縣韓慧均。會同署阜寧縣知縣陳玉成。署海阜同知周以輝。親詣確勘。該河舊跡。本自東坎起。計長三十餘里。自黃水漫溢後。已從西坎衝出河形。今改就西坎隄根起。至獐溝入射陽湖。照舊河可近數里。約長二十餘里。間段淤塞阻礙。積水不能分消。而南岸隄根。亦因久雨連綿。不免汪漬。葦蕩右營之柴。少此運道。又須繞越而行。諸多未便。必須一律挑竣。逐段估計。需土方銀三萬二千九百

十五兩零。由淮安府知府岳山覆勘無浮。實爲有益河工。地方應辦之舉。請動撥司庫正項錢糧與挑等情。此河旣利民田。復於隄埽工程。大資裨益。自應及時挑復。惟該境自嘉慶九年以來。疊被水災。民情困苦。若借帑興挑。灘徵歸款。民力實有不逮。臣等往返札商。該河雖屬利濟在民。而洩水保隄。添渠運料。實於河工有裨。可否請旨於河庫存款內。先撥銀三萬三千九百餘兩。委員挑辦。其所撥銀兩。臣百齡現在查辦蕩務內。有增出餘柴。應行作價之款。請卽以此項分年陸續歸還河庫。庶帑項不虛。而地方河工均有利益。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十三日。奉上諭。國家度支。自有常經。取民亦有定制。昨據百齡等奏。籌辦河工善後工需。援引靳輔舊議。於江南江北。按畝徵銀。可得銀三百餘萬兩。朕以事近加賦。雖靳輔當日辦有成案。然自康熙年間至今。百有餘載。久未舉行。小民難以家輸戶曉。恐辦理諸多未便。當卽降旨停止。至本日所奏。阜寧縣境內挑挖河淤。此等河渠水利。向係應用民力之事。卽使民力一時不逮。先行借項興挑。事後攤徵還款。已屬國家惠民之舉。遽請支用帑項。雖此一處渠工。不過需銀三萬餘兩。而該省河渠水道。似此應修者甚多。若此例一開。將來他處土民紛紛援此呈請。又將何辭飭駁。若概予准行。國家焉有如許帑項。足供支用。所謂惠而不知爲政矣。所有阜寧縣挑河一款。仍應照例借項興修。其如何分年攤徵歸款之處。著該督等另行酌議奏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百齡參奏陳鳳翔遲堵禮壩。貽誤全河。革職。卹示河干。命黎世序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七日百齡黎世序奏黃河自秋汛盛漲後兩月有餘旋長旋消而各廳甫經報消又復報長截至九月十三日止順黃壩誌椿尙存水三丈三尺四寸而山旰禮壩自堵合後湖水因宣洩過多一時驟難著復臣等前將運河頭二閘下板並將束清壩收窄僅存口門三丈餘尺原以時逾寒露可冀黃水大減湖水蓄高詎自九月以來天氣仍復暄暖時作東風黃水長落無定而湖水亦未能驟增揆計目下機宜實不得不多籌減助之法查徐州道屬峯山閘迤下引河久已挑成入湖之路毫無阻滯且上游各該廳稟報秋漲尙盛自應亟爲減洩隨飭徐州道將峯山閘先行啓放既可減漲保工並可澄沙歸湖以助清水至桃南廳屬之祥符五瑞二閘工程臣等親赴查勘閘外所築鉗口壩三道閘內托壩一道及河旁倒鉤引渠五百餘丈引渠兩岸土堰格隄俱已辦竣復慮減水時或致猛疾掣溜又於頭壩外加築鉗壩一道該處河面雖係外高於內而得此數壩層層鍵束復將河頭開成倒鉤形勢俾開放時水有節制紆折入湖又令於隄外紮做木把排列大船俾溜勢迎木把船隻而行即可挂淤平緩庶啓放之際更爲穩當並撥給備防料物以便臨時跟鑣俟峯山閘啓放後再行察看徐徐開放以昭慎重臣等又查湖水低窪灘地李家樓合龍後以夏雨連縣間存積水可以疏引歸湖亦於助清有益誠如聖諭清水多蓄一分即多敵黃水一分此時湖水旣已洩多益不得不廣覓來源用資酌劑且窪地積水全行疏導歸湖則近湖地畝涸復亦可資民人耕牧之利臣等現已分委員弁前往相機設法辦理查回空船行入江南境已四十餘幫時屆霜降開壩過船未便再遲測量黃水現高湖水九尺有餘誠恐開壩後高下懸殊倒灌勢猛致生他慮現飭該廳營於御黃壩外鉗口壩之西接築蓋壩一道旣可攔護壩門并可挑逼黃水東注使

開壩時大河回溜。舒徐入口。不致挾淤。全灌運河。現擬於十八日啓壩過船。彼時湖水卽不能頂黃。亦可與黃水串雜同流。免致裹河淤澱。况本年裏河一帶。經清水衝刷。河底較前深通。現在壩高水面一丈數尺。而存水尙有八九尺及一丈二三尺不等。足資容納。奉上諭百齡等奏黃河水勢未能消落。籌畫減黃助清。訂期啓壩一摺。本年李家樓壩工合龍之後。河流順軌。海口深通。黃河兩岸大隄。又俱保護平穩。再能清水暢出。刷黃。則全河積病漸除。實爲極好機會。乃陳鳳翔不知以蓄清爲要。於湖水並未旺長之時。輕率自用任性妄爲。卽開放智禮兩壩。迨禮壩土舌椿木俱已衝動。又因循怠玩。不上緊堵閉。以致湖水旁洩過多。下游民田廬舍。均被淹浸。河員職任宣防。若天時風雨隄埽搶護不及。已有應得之咎。此時開放禮壩。實因人事之乖。失誤機宜。既於河工有礙。復災及數郡。貽害生民。陳鳳翔之罪甚重。實堪切齒痛恨。上致君憂。下貽民禍。卽正法亦不爲枉。前經降旨。在工次枷號兩個月。示衆。陳鳳翔著再枷號兩月。俟限滿疎枷。請旨再辦。並傳諭通工大小員弁。陳鳳翔係河道總督。貽誤事機。尙如此嚴懲。若以下河員。再有似此貽誤者。更當較陳鳳翔加重治罪。俾各悚目驚心。共知悚惕。現在節候已交霜降。開壩過船。不能再遲。而黃水尙高。湖水九尺有餘。恐倒灌勢猛。不能不多籌減助之法。除峯山閘業已啓放外。其祥符。五瑞二閘。著相機妥爲開放。並疏導低窪灘地積水歸湖。稍資挹注。該督等務各慎重辦理。俾回空糧艘。不致遲滯。而河湖亦不致受淤增弊。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五日。奉上諭。國家修治河防。以衛民生。一切事宜。皆係發帑經理。絲毫不假民力。其所需柴薪料束。亦用帑銀市購。而奸商囤積。高其價值。轉利於河工。有事。以遂其三倍牟利之心。揆之情理。實爲可恨。

聞從前河工廳員所領歲修銀兩。係於年前秋冬間。早爲按成給發。廳員等乘新料將登之際。預先訂買。其價所省甚多。而料物充足。應手亦不致別生他工。近年則給發較遲。至春工將舉之時。料價日益昂貴。往往以數筋之價。購料一筋。層層虧折。積累日多。且每年所發歲修銀兩。由河庫支撥時。先儘另案工程之用。各廳員既不能及時承領。而素與料販交易。積有欠項。轉不能不受其挾制。種種弊端。實爲河工之蠹。著百齡黎世序設法籌畫。當令復還舊制。及早實發實領。俾得乘時購料。不致爲奸商抑勒。至河防間有險工。非例備料束所能敷用。不能不倉猝購買。或能設法查禁奸民。不得從中包攬漁利。令不擾而事易集。則更爲妥善也。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命協辦大學士松筠、戶部侍郎初彭齡往江南查訊陳鳳翔呈訴各款。百齡以劾奏不實。降二品頂戴。革太子少保。發陳鳳翔烏魯木齊効力。黎世序入覲。初彭齡暫署江南河道總督。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一

河水章廣三十八

嘉慶十八年五月十一日百齡、黎世序奏。四月初九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百齡等奏稱。徐州府護城石工內東門一帶。逼近城牆。擬於石工外灘估築越隄一道。包砌碎石坦坡。共需銀九萬八千餘兩。又清江浦汰黃隄。係一綫單隄。若遇大汛。水勢直抵隄根。勢甚危險。擬於外灘築做越隄一道。估需銀三萬六千餘兩。又禦黃壩至風神廟一帶。河身向寬一百餘丈。現淤存十餘丈。至二十餘丈不等。擬另挑引渠。以備宜放湖水等語。南河水勢情形。遷徙靡常。應辦工程。亦不一而足。朕亦不爲遙制。但河工關係國計民生。必所辦工程實於河防有益。其所建置皆扼要之區。則所費帑金或數萬或十餘萬。而化險爲平。不致患生意外。其所省不啻千萬數。百萬計。此等工程。方可與辦。若新增工段。不能確有把握。或尙非刻不可緩之處。則目今庫帑支絀。其情形皆該督等所深知。卽十餘萬金。該督等勿遂視以爲少。以通工積算。其所費已屬不貲。百齡等皆受恩深重。務當加意撙節。實心經畫。河防必應圖保萬全。而國計亦應兼籌並計。此三處工程。是否亟應興修。該督等再詳審酌辦可也。欽此。臣等仰沐聖恩。祇聆睿訓。竊念工程之緊要。首重隄防。每思經費之有常。力求撙節。是以每遇道廳詳估工程。無不嚴加考核。非刻不可緩之工。不敢輕議估辦。徐州護城石工。實係郡城保障。因近年河底漸高。河灘亦漸淤高。石工卽形卑矮。乾隆四十六年。嘉慶二年。七年。節次間段加高一二三層不等。自七年至今。又淤高數尺。現在石工高出灘面。

僅二三層不等。十六年徐州水勢較大。高出石工之上。當經搶築土堰。鑲做護埽。一經風浪。危險異常。不足以資抵禦。據該管道府廳縣等議請加高。爲保衛郡城起見。臣黎世序親往查勘。必須辦理。計估辦石工長二千五百七十九丈。加砌二三四五層。一律高鞏。需銀八萬九千餘兩。其東門一帶石工長二百餘丈。緊靠城牆。今石工加砌。高出城上。實屬單薄可虞。設大河溜走隄根。無從展手鑲埽抵禦。是以再四察商於石工外添築越隄。長二百六十丈。包砌碎石。以作重門保障。隄內得有防守地步。方可放心。計估需銀九千餘兩。亦係護城必不可緩之工。連加砌石工。共計用銀九萬八千餘兩。至清江浦汰黃隄外築做越隄。因隄外灘地高於隄內。民居街市幾及二丈。每遇盛漲。水勢漫灘。深五六七尺。雖汰黃隄歷年加高。以資攔禦。而內外高下懸殊。伏秋大汛。隄外灘水擁注。日久隄內處處窰潮滲水。情形甚爲著重。連年搶護。所費錢糧不少。且隄外既有灘水瀰漫。隄內又係民居叢集。每遇搶護時。竟無資土可取。尤屬艱虞。萬狀。惟該處外灘尙寬。久擬於灘水消落時。隄外再作一隄。爲保衛清江之計。使新隄之內。水不能到。庶取土較易。防守有資。轉瞬將屆伏汛。實屬必不可緩。此兩工均係保衛城民緊要工程。雖所費甚多。可以化險爲平。是以臣等具奏後。卽發銀派員興辦。以期汛前完竣。奉上諭。百齡等奏。詳勘徐城等處工程。趕辦以資保護。一摺。該二處臨黃土石各工。查明情形扼要。不能不趕緊興修。該督等務督率工員認真修築。俾工堅料實。用資捍衛。惟是摺內聲稱。徐城東門一帶石工。本高出城上。汰黃隄外灘面現高於隄內。民居街市幾及二丈。該二處形勢。若此甚屬危險。緣河底日高。隄防亦隨之增長。以目下情形而論。加高培厚。亦係不得不然之勢。但似此逐歲加增。將來伊於何底。該督等總當探本窮源。盡心講求。能使河底刷

灘日深。則水由地中一切隄堰。倍增鞏固。卽修防之費。亦所省實多。較之隨處補苴。不啻事半功倍。現在重運已全數渡黃。卽日將禦黃壩堵閉。令黃流全勢東趨。兩岸固守隄防。正可收束水攻沙之益也。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五日。奉上諭。朕思目今全河之弊。在於河底高仰。治河之法。惟有將兩岸隄堰。修築鞏固。並防守料土。貯備整齊。一遇盛漲。官弁兵夫。實力保護。使水無旁溢之患。則溜逼中泓。河底逾刷逾深。海口溢出。逾暢。三年後。河病悉除。卽可永底安瀾之績。至言治河者。議論歧出。皆娓娓可聽。其實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未必皆切於實用。如疏通下河水利。及減水閘壩。亦本之靳輔治河各書。不知今昔情形不同。斷難墨守舊說。卽如醫士引用成方。本皆古人經驗良劑。而施之所治之症。寒熱虛實。不能合宜。非特不能奏效。且至有損。非古方之不善用之者。不當耳。現在經費支絀。該督等惟當師古人之意。而酌以今之時勢。凡河務應辦工程。須擇其至當至要者。方議修舉。不可輕爲浮言所惑。亦不可專爲成法所拘。治病者。期於病除而止。治河者。期於全河順軌。卽永慶平成之效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工部奏。查葦蕩左右兩營。額柴三百十六萬束。原以備河工歲料搶險之用。總期有濟工需。不在虛增柴額。卽如十六年增採柴束。該督奏稱多至三百餘萬束。經欽差協辦大學士松筠侍郎初彭齡查明柴束內蒲草夾雜。劬重不符。實短三百二十餘萬束。殊無實濟。現據奏稱十七年報採額餘柴六百餘萬束。足見近年蕩地產柴甚旺。不止僅如從前額定之數。自應據實增採。將正柴仍循舊額。餘柴俟臨時具報確數。應如所奏辦理。至奏稱酌定官船津貼。民船腳價。歸入刀本雜費。統於廳收餘柴。各接現行漕規。

作價。查船兵疲累。每屆長途挽運。易啓盜賣改捆之弊。自應加以津貼。其增採餘柴既多。亦不得不添雇民船。但船兵每名酌給津貼若干。添雇民船亦應各按程途遠近。裝運多寡。酌定價值。應令該督逐一核定銀數。其葦柴交廳作價。向例俱照各廳舊行例價核算。緣以官採之柴。濟官工之用。必照舊例作價。方足以昭節省。今該督等請照現行漕規作價。竟與購買民柴無異。殊難核准。應令該督仍照舊行例價開報。又增採餘柴。必須將每柴一束。須用刀本若干。加以運脚及各項費用。較之購柴時價。實在節省若干。通盤籌畫。方不致有名無實。應令該督逐一奏明辦理。查葦蕩營參將一缺。前經該督以蕩兵率皆草野粗笨之人。祇可供操作。斷難責令騎射。洵屬有名無實。該處既經添設淮海道。責令督率備弁管轄營務。足資整飭。所有葦蕩營參將一缺。應准其裁汰。其船務營額設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前經該督以所管浚柳船隻分隸各河營管理。將船務營守備等裁除。復經松筠等議奏。船兵額設已久。官爲約束。實勝雇工駕駛。未便輕議裁撤。應如所奏。准其仍循舊制。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二日。奉上諭。李亨特奏。沁黃二河水勢異漲。南岸睢州下汛二堡無工處所。大隄坐墊過水。現在竭力搶辦。自請治罪。並請將該管各道廳等分別懲處。李亨特本係棄瑕錄用之人。上年微山湖蓄水。短少以致本年邳宿運河不敷鋪放。糧運稽緩。皆由伊辦理不善。茲又有睢州下汛二堡漫口之事。可見其平日漫不經心。疏防貽誤。怠玩已極。不能再爲寬貸。李亨特著革職。留於工次効力。其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戴均元補授。卽馳驛前赴工次。接印任事。戴均元曾任江南總河。於南河工員內。有素知諳練堵築者。一面奏聞。一面調撥差委。至該工督辦緊要。現在廣厚陞見來京。並著於途次接奉此旨。亦卽馳驛赴

工會同戴均元督率妥辦。迅就合龍。俟工竣後。廣厚再來京。陛見回湖南巡撫之任。睿皇帝聖訓。是月十四日。奉上諭。昨因豫省睢州二堡。有漫溢隄工之事。已有旨將戴均元補授河東總河。令其馳驛前往。會同廣厚督辦矣。該處堵築漫口緊要。戴均元與廣厚會勘後。著先將漫口塌寬丈尺若干。現在掣溜幾分。下游漫淹何處。趕緊繪圖貼說呈覽。並著通盤籌畫。計需帑項若干。先行請撥若干。詳悉具奏。一面即購辦料物。鳩集人夫。趕緊修築。嗣後再將挑挖引河下埽進占口門。每半月具奏一次。以慰廑注。再徵山湖上年存水短少。以致重運稽遲。諸形掣肘。目下正當收水之際。亟須儲蓄充裕。現在戴均元督辦大工。恐不能兼顧。若俟大工辦畢之後。再行籌辦。及此恐緩不及事。著戴均元與廣厚相商。如李亨特在工効力。堵築漫口事宜。須伊幫同辦理。即留在豫工差委。如工次無須伊幫辦。即派令前赴山東。專辦收蓄湖水之事。責令勉力自贖。設來年再有貽誤。並當治伊之罪。此時大工固屬緊要。來年湖水濟運。亦所繫匪輕。戴均元職任河督。務兼營並計。如李亨特不能前往。亦必遴派熟識情形之員。前往會同東省地方廳員。及時經理。將湖水收蓄寬裕。足濟糧運。俾來歲不致周章爲要。再朕聞徵山湖附近居民。向有偷放湖水之弊。利於湖旁涸出地畝。私行墾種。並著戴均元知會同與。飭知地方官。留心查禁。南河冊稿。十月。廣厚戴均元奏。臣等於初五日。將睢工購料集夫情形。及擬請緩辦緣由。繕摺馳奏。後接奉上諭。此次漫口工程。自應剋期堵合。但與舉大工。必須鳩集人夫。目下河北賊匪滋事。地方距工次不遠。難保無竄逸零匪。溷迹其中。現在該處購料維艱。工次料塚最關緊要。該匪狡計多端。設潛往焚燬。或乘勢擄掠。所關匪細。著戴均元抵任後。與廣厚會同籌酌。現在先將漫口裏頭做好。從容購料。工次人夫無須太多。

擇附近村莊樸實可信者。量爲雇募。不可大意。務須萬分留意。勿墮賊計爲要。此時祇可先築壩基。俟水落歸槽後。彼時河北賊匪。如已掃除將淨。再多集人夫。剋期進占。並可將失業難民。以工代賑。該河督等斟酌緩急機宜。妥協辦理可也。欽此。又於初六日。接奉上諭。昨因睢汛工次。與河北賊氛滋事地方相距不遠。諭令將漫口工程。停緩辦理。不必多集人夫。茲朕再四熟思。該處與賊氛甚近。設所募人夫中。潛匿賊匪。或有乘間焚掠之事。所關匪細。看來現在工程。竟以停辦爲是。著戴均元督率在工員弁將已做裏頭鑲護穩固。毋任復有塌卸。其應備料物。暫停採辦。如已採運到工。妥爲安置。或派撥兵役。嚴加防守。勿稍疎虞。所撥工需銀兩。陸續解到。實貯開封藩庫。毋任存留工次。該處此時既無應辦之事。廣厚卽著來京陛見。自回本任。現在徽山湖蓄水短絀。亟應豫爲籌辦。戴均元或先回山東。將湖水設法滙蓄。糧運亦關緊要。不可再有缺誤。欽此。仰見我皇上睿慮周詳。先機燭照。實深欽服。伏查睢工漫口兩壩裏頭。先已鑲築穩固。嗣因兩壩溜激水深。時見行墊。又加鑲壓土。現已穩實。其時需料甚急。當委員就近購辦。並令各廳將所存歲料。先行運工應用。至堵築大工。所需稽麻各料較多。購買維艱。先經李亨特派員分投採辦。此時皆於四鄉購定。尙未到工。現飭停待。俟將次開工時。再爲行運。至引河因積水未放。亦尙未估挑。東西兩壩基。甫經興築。土方無多。集夫尙少。并飭暫停。卽日匪徒殄滅。壩工引河。同時並舉。不難鳩工集事。臣等察看河勢情形。自霜降以來。日益消落。不致再有變更。現飭開歸道陳啓文。督同廳營員弁駐工看守。如裏頭或有墊動。隨時鑲護。毋致續塌。其備存稽料數槩。仍派撥兵夫。嚴加防守。所有前撥工需銀六十萬兩。尙未解到。已知會撫臣方受疇。俟解送到豫。實貯開封藩庫。以昭慎重。奉上諭。戴均元等奏。接

奉諭旨。暫停漫口工程。所辦甚是。此時兩壩裏頭。均經鑲築穩實。所需稽料。於四鄉購定者。俱暫停運。即日匪徒殄滅。再多集人夫。壩工引河。同時並舉。亦可無慮。稽緩目前。最爲緊要者。惟徹湖蓄水一事。現在戴均元同李亨特前赴東省籌辦。務當盡心設法。瀦蓄寬裕。俾來年重運。不致阻滯。是爲至要。南河冊稿嘉慶十九年正月。命侍郎吳璥。馳赴江南。閱勘清口海口江工。至河南睢工督籌堵築。是月。戴均元內遷。授吳璥河東河道總督。

二月。吳璥方受疇奏。臣等疊奉諭旨。仍令將睢州漫口。能否於伏汛前趕堵。通盤計畫。迅速奏聞。欽此。茲臣吳璥於二月十八日。行抵睢工。臣方受疇亦於十七日。先期趕到。公同籌議。堵築漫口。固宜豫籌料物。尤須計算節候。蓋水勢夏強冬弱。限於天時。此次辦理大工。築壩挑河。即使趕集夫購料。總須以三月爲期。現已二月下旬。距桃汛不遠。而三月十七日。節屆立夏。現據在工各道府稟稱。壩工用稽料約需七八千塚。雖已分投採買。因連年歉收。料既瘦短。價亦過昂。蘇麻產於陳州。距工亦遠。車載船運。斷不能於閏二月內。全數到工。則興工已交立夏。水勢日旺。水力日勁。難以趕辦。臣等仰蒙聖慈委任。如果汛期尙遠。人力可施。斷不敢畏難推諉。但刻下爲期過促。購料愈難。若率議輕舉。一經汛水長發。埽段不能抵禦。儻有疎虞。所費錢糧。盡成虛擲。而被水災區。仍難涸復。事關國計民生。不得不慎之又慎。再四熟商。現在實難趕辦。惟有先將料物籌備。俟秋汛後。水消溜緩。立即興工。庶埽壩可期。穩固帑項。不致虛糜。至睢工既暫緩興築。災黎口食。亦須設法妥籌。臣吳璥前與兩江督臣百齡會議時。卽籌及睢工旁溢豫江兩省。正河水落停淤。大隄愈形卑薄。亟須加幫。此時壩工未動。若將應辦隄工。先行培築。不惟錢糧人手諸事。

從容兼可以工代賑。而於經費並無增減。曾經附片陳奏。如蒙俞允。即督飭道廳。剋期估辦。並咨會百齡。黎世序。將江境應行培隄處所。一體豫行勘估。奏辦俾兩省窮黎。均得趁工謀食。於災區更爲有益。奉上諭。本日吳璣方受疇奏到。會籌隄工漫口。因購料維艱。時日已遲。勢難興舉。請先培大隄。以工代賑等語。堵築漫口。全資料物。隄工需用稍麻。爲數甚多。現即趕緊採買。而節候已遲。距汛期不遠。實難趕辦。看來亦祇可豫爲布置。待秋汛以後。再行堵築。惟是全黃奪淮下注。盡歸洪澤。轉瞬大汛。經臨。水勢增長。淮揚一帶圩堰運隄。在在喫重。百齡黎世序必須相度該處情形。及早籌備。爲未雨綢繆之計。洪湖受黃。淮兩濱之水。惟有疏導口門。俾之暢流入海。去路甚疾。則滯蓄之處。消落自易。再能照顧全局。使下河宣洩。地方不致過受淹浸。方爲盡善。將來汛水長發時。百齡等將該處情形。隨時由驛馳奏。以慰廩注。至豫江兩省正河。因隄口奪溜後。水落停淤。大隄愈形卑矮。自應趁此時壩工未動。先行培築。即可以工代賑。該督等履勘確切。據實估計。並飭承辦工員。實心經理。如有侵冒偷減情弊。立即嚴奏懲辦。南河冊稿。

閏二月十七日。奉上諭。黎世序奏。察訪南河料價稍平。除徐屬豐蕭等六廳。現在市價未賤。毋庸議減。其餘各廳柴稻。照現行例價酌減一成。購辦近日南河柴稻。市價稍平。自應將原增例價隨時酌減。以歸核實。惟所奏酌減一成之處。殊未明晰。著將該處料塲。現行例價若干。應議酌減若干。詳晰查開具奏。該省按所減之價。發辦部中。按數核銷。以杜浮冒。上年豫省被旱。購料昂貴。將來堵築隄工。需用較多。此時南河市價既平。料物自屬充裕。著百齡等與吳璣。劄商。如合計運脚。可以節省錢糧。此時即可多爲購備。以爲協濟隄工之用。該督等察看情形。會同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百齡、黎世序奏黃淮兩瀆並注洪湖。誠如聖諭。惟有疏導口門。暢流入海。以期湖水易消。仰蒙聖明鑒悉。特派吳璥來工。會同勘籌。於清口一帶。加挑引河。減壩對岸。毛家嘴南岸等處。挑切淤灘。以暢洪湖出口歸海之路。臣黎世序於奉旨後。即親督趕挑。已次第報完。僅餘數分。不日告竣。刻下正當桃汛期內。俟湖水略長。即當啓放引河。以資暢出。其山肝仁義兩道引河。展寬加深。三月上旬亦可完工。以備分洩。堰肝石工。上年場卸各段。現均分投投砌。汛前皆可完工。以資抵禦。至江境黃河。上年睢州漫口時。河水非常異漲。兩岸大隄。或僅出水一二尺。或水與隄平。或水高隄頂一二三尺。僅賴搶築子堰攔禦。正當水勢浩瀚。上游忽然奪溜。下游立見溜緩。沙停積淤甚厚。河心及兩灘全行墊高。兩岸隄工。更形卑矮。計秋汛後。睢州漫口堵合斷流。復歸故道。河底淤沙。祇能於河心酌量抽挑。切難使水勢挾沙下注。其兩岸隄工。亦不得不普律加培。庶無平漫旁趨之事。但挑河培隄工程。豫省自睢工口門以下。至江境交界止。不過二百餘里。籌辦較易。江境上自豐碭下至海口。兩岸隄工。各長一千餘里。實屬工大費繁。籌辦匪易。臣等飭令各該管道將先將籌節查估。以高出上年盛漲水痕四尺爲度。除隄頂有險工之處。另行估寬外。其餘一律估寬。以一丈五尺爲度。計已需銀一百三十餘萬兩。臣等逐一查核所估幫培情形。及所定方價。均已籌節無可再減。再四籌商。當此經費未充。似應先其所急。查培築兩岸大隄。以工代賑。即應趕辦。擬請旨飭部於就近江西、浙江及江蘇等省藩關各庫。先行籌撥銀六十萬兩。速解河庫。臣等於估辦隄工內。先爲擇要與築。俾就近各處貧民藉傭工餬口。其餘隄埽。應行修培者。統俟秋後挑濬長河時。一并籌請撥帑與辦。南河成案。權擬。

是月吳璣方受囑奏堵築大工。先以購料挑河爲要務。本年氣候較早。九月十二日霜降。節後水力漸弱。壩工即可由淺水進占。步步跟進。必須料物充足。該工應築正壩。二壩挑壩。需料繁多。七八月間。卽應設廠採購。稽麻等項。於興工前一律到齊。始能應手趕辦。至引河抽溝。自口門下估至江南交界。工段甚長。尤須挑浚寬深。俾放河時。建瓴迅注。壩工方易於堵合。應於開工前。趁人夫閒暇。按段興挑。旣不致匆忙草率。並免臨期趕緊。以致人夫擡價居奇。臣等前已詳勘。擬築各壩處所。並引河段落情形。卽將需用正雜料物及土方夫工等項錢糧。與在工各道約估。茲復行據署布政司諸以謙。署開歸道唐仁植。及原任開歸道陳啓文。原任江南徐州道張鼎。原任淮揚道葉觀潮等。照現在情形。按款估計。稟需銀四百萬兩以外。臣等查該司道等所估各款。雖俱切實無浮。惟稽價每段銀二百兩。麻每筋銀四分五釐。係照上年冬前河撫臣奏定價值。彼時稽麻歉收。各價較昂。今秋新料登場。如果豐收。自應減少。儻收穫未甚豐足。亦須臨時再酌。是料價貴賤。尙難遽定。而所估稽麻雜草。概木夫工需用數目。並挑河抽溝長寬高深丈尺方價。現在形勢未定。亦祇大概估算。總須興工時方能增減確切。茲復再四撙節核計。約共銀三百八十萬兩。似屬必需之數。臣等於二月內。先請撥過銀六十萬兩。尙需銀三百二十萬兩。仰懇皇上天恩。敕下戶部查明附近省分。撥發銀三百二十萬兩。請於六七月內。先解到工八成。以便陸續發辦。購料挑河各項之用。其餘二成。請於八月內。一并解到。俾得應手無誤。仍俟興工時。察看河勢。有無遷移。工料有無增減。如所請銀兩。尙可節省。斷不敢稍任多糜。卽將所餘之數。扣存司庫。核實奏明。儻或稍有不敷。亦必復加確核。據實奏聞。南河冊稿。

五月命李鴻賓爲河東副總河。睿皇帝聖訓。

六月吳璥奏臣由曹單商虞查看培隄工段十三日行抵睢工適撫臣方受疇正在督辦鎮埽卽同赴大壩履勘查該工上年漫溢之初前河臣奏報口門寬一百四十餘丈本未量準迨二月間臣同陞任河臣戴均元撫臣方受疇復加量實口寬一百九十五丈當經奏明並與道廳等議及河面局勢較窄恐流行不暢東壩頭正當迎溜汛漲時宜稍爲退讓以順其勢今接續場寬二十丈氣已舒展形勢較前暢順現已裹護穩定其托壩磨盤壩護崖各埽及西壩裏頭護埽亦俱鎮壓堅實足資抵禦又去秋漫口時溜由口門直下是以東壩迤東一片清水稀淤距溜二百餘丈安設引河頭恐難吸溜本年四月大溜由北岸坐灣越過口門東趨然後折回金門下注前存清水處所因溜到沙淤已成乾灘如堵築壩工時溜無更移則將來開挑引河頭頗爲得勢此睢工現在機勢較順之情形也至上游各工長水雖驟消落亦速近年伏汛長水無多往往秋汛轉多異漲此次甫經交伏卽已陡長陡消河身藉得刷滌河面仍卽騰空以後水勢續長已可識其趨向豫將喫緊埽壩加壓備防較有把握均堪上紓聖慮奉上諭吳璥奏查勘睢工東壩頭從前正當迎溜今續場寬二十丈形勢較前順暢又本年四月間大溜由北岸坐灣越過口門東趨然後折回金門下注將舊存沙淤涸成乾灘將來開挑引河頭頗爲得勢現在東豫各州縣新稽暢茂工需價可輕減自易購足等語睢工口門前據該河督等量寬一百九十餘丈今續又場寬二十丈計已有二百十餘丈此時東西兩壩裏頭旣經鎮壓堅實必須加謹守護不使再有場卸將來興工時口門窄一丈卽可省一丈進占之工至豫東兩省本年新稽豐足購料較易吳璥應就此時會同方受

疇飭令工員等早行購定俟成熟時一經刈穫即可起運約計何時可以運貯工所一面知會薛大烈帶兵看守九月間擇定上吉日期即可興工吳璣等籌畫定期先行詳悉奏聞朕簡派大員並隨帶諳悉工程司員總令於開工旬日前到工以便協同經理也南河册稿

八月命侍郎那彥寶赴睢工督辦堵築事宜

是月吳璣奏調南河同知通判遊擊五員咨調守備千把總及佐雜十五員河兵三百名赴工聽候差委停協濟稽料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年正月吳璣內遷仍督辦睢工命李鴻賓署河東河道總督

二月初五日吳璣那彥寶方受疇奏臣等於正月二十三日將大河冰凌漸解即日趕緊進占緣由奏陳聖鑒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兩奉恩旨指授機宜至周極備不勝欽感伏查自正月二十五六等日天氣日漸暄和上游冰凌亦將盡解連日督飭員弁兩壩進占共十七丈二尺惟事屆垂成施工深水尤須步步追壓穩實不敢存欲速之見是以所做工段皆俟盤壓到底方敢前進日來口門收窄溜勢愈緊東西兩壩及上下邊壩間有墊動及回溜兜刷之處均隨時加鑲搶護穩固至二月初三日口門僅存十丈八尺測量壩前水深七丈二尺而上游河水已高丈餘所有河心灘面一律普漫緣二百餘丈之河面盡收束於十一丈之口門溜勢奔騰非常湍急壩工對峙屹立不搖察看正河形勢大半向引河頭東注折而南趨惟蓋壩上游分溜處所前摺呈進圖內本有分溜四股經臣等設法排椿編柳將迤西三股截止歸入正河已見挂淤其最寬之一股尚有分溜四分由蓋壩前直趨口門並將蓋壩趕進兩占一并將分溜挑

向東趨。臣等細加體察。壩工業經收窄。上游水面蓄高。趁此啓放引河。可收其效。當卽於初三日午刻啓放。旋見河水建瓴而下。電掣風馳。沛然莫禦。瞬息間數十里引河。全行鋪滿。兩岸場崖。初起土埂。時全河奮迅下注。如飛瀑怒濤。實不能詳察分溜之多寡。直至初四日黎明。河形漸成長川之勢。奔駛稍平。察看溜勢。已入引河六分。又有蓋壩。前分注金門之溜。亦掣動三分。由東壩上水邊埽。折入引河。統計掣動大河溜勢。實已六分有餘。並據睢寧商虞二廳稟報。黃水於初三日亥刻。水頭行抵商虞汛九堡。未及六時。已逾百里。暢流東注。故道復循現在壩工。僅餘五丈二尺。尤當晝夜趕緊進占。計初八九日。可以挂纜合龍。俟追壓穩固。卽當馳奏。上慰宸衷。奉上諭。睢工金門。前餘二十八丈。正月二十五六日後。天氣暄和。那彥寶督飭工員。又進占十七丈二尺。正河全力。皆向引河頭東注。於初三日午刻啓放引河。水勢建瓴而下。掣動大河。已六分有餘。事機實爲順利。據稱壩工僅餘五丈二尺。晝夜進占。可於初八九日挂纜合龍。計此時合龍喜報。當已發遞在途。此旨到後。著那彥寶等將在工尤爲出力人員。會同秉公據實保奏數員。候朕施恩。毋得徇私濫舉。致干物議。那彥寶於工竣後。將善後事宜。籌辦周妥。卽來京供職。吳璣、李鴻賓。工次事竣。卽遵前旨。同回山東。方受疇亦回省。經理地方事務可也。南河冊稿。

是月初九日。百齡、黎世序奏。江境豫備。惟工合龍。挑挖引河。於上年十二月完竣。業經驗收。試放清水。一律深通。兩岸埽工。朽墊段落。應行拆鎖補鎖。抵禦黃流下注。亦已分別督飭估辦。葺工探聞。睢工先因河凍暫停。正月下旬。冰凌融解。後業已進埽趕堵。臣等彼此相商。黃流下注。先到徐州。次及淮揚。淮海上下均關緊要。而道路縣長。必當分投照料。接東河臣知會。二月初三日。開放引河之信。臣百齡卽由江寧馳

抵清江。臣黎世序由清江馳赴徐州。分督各道將廳營等。小心防備黃流下注。茲接據徐州道稟報。二月初七日未時。黃流行入江境。陸續長水五尺五寸。仍在加長。臣等現即分投往來察看水勢情形。督率防守。本年節氣較早。二月二十六日。已屆清明節。爲桃汛長水之期。恐黃流挽歸故道後。即值汛水續長。且冬雪甚大。春暖融化。來水必多。尤應豫籌抵禦。於正月內。即飭各道將春汛應行加高埽工。確爲估計。飭廳鑲做各廳歲料。均於年前撥項解到後。分別發辦。現在春修加鑲之外。各工均有存貯。俾黃流下注後。溜勢或有變更。埽段或有墊動。得以隨時搶護。天然峯山各閘。前年啓放後。旋值黃河斷流。即留爲控消積水。挑挖引河之用。現在黃流挽復。業飭令堵閉堅實。以免旁洩。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那彥寶方受疇奏。臣等將啓放引河水勢通暢情形奏報後。隨將東壩趕緊進占。追壓堅實。於初五日復將西壩接進一占。上游水勢日見蓄高。引河驟長水三尺餘寸。流行迅利。據歸河廳稟報。黃水於初七日行入江境。並據江南蕭南同知稟報。入境後暢流東注。至大壩金門。自冰融開工以後。水深七丈餘尺。收束愈窄。溜勢愈猛。每進一占。倍形喫重。當此功屆垂成。料物錢糧。尤須寬爲籌備。方免臨時缺誤。臣吳璣。臣方受疇。復經飛劄藩司。不拘何項銀款。提撥二十餘萬兩。解工添購正雜料物。並易換錢文。以備夫工急需。一面督率各員弁。慎重鑲辦。令其多壓重土。跟追堅實。方敢再行進築。步步穩固。並無一占閃失。至初八日。口門僅存寬四丈有餘。搜刷更深。必須趕緊堵閉。即於初九日卯刻。兩壩同時挂纜。層土層柴。儘力堵築。至初十日寅刻。將次鑲壓到底。溜勢益形激怒。從壩底淘刷加深。金門大壩陡墊丈餘。帶動西壩門占墊矮六七尺。長十餘丈。當即轉運土料。連夜加鑲。至十一日辰刻。金門大壩並西壩緊

靠口門之接連四占。亦帶動墊矮丈餘。長五十餘丈。情形危險。幸壩身寬厚。已高出水面三丈六尺。雖疊經陡墊。並未平水。亦無走失。臣等親駐壩頭。督率文武員弁。分投催運料土。加鎖追壓。片刻不停。隨墊隨鎖。并力搶築。並趕做關門大壩。竭五晝夜之力。至十三日。大壩周身更爲高厚結實。上下水邊埽。亦普律加築穩固。金門斷流閉氣。毫無涓滴滲漏。十四日壩前已停淤丈許。仍令追壓重土。堅益求堅。全河悉歸故道。惟因去冬十一月及臘月下旬。兩次冰凌凍結。人力難施。又以上游分溜四道直趨門口。大溜距引河頭漸遠。幾至無所措手。迨冰泮後。將蓋壩接長一百六十丈。挑溜東注。一面收率兩壩。連得西南風七日。始見全河大溜。仍轉向引河東趨。形勢順利。迨堵築時。金門刷跌愈深。疊次陡墊。竭力搶辦。幸免疎虞。至此次大工。各料廠堆積稽埭。鱗次櫛比。火燭等事。防範實非易。屢奉諭旨。諄切訓誡。臣等分派文武多員。梭織巡查。河北鎮臣薛大烈。專司彈壓。引河督查料廠。各員弁兵役風雪寒宵。往來徹旦。半載之久。並無疎失。且引河兩壩力作人夫。聚至數十萬之多。各官弁實力彈壓。民情安貼。所有在工文武大小員弁。四百餘員。臣等量其才具。分派執事。斷不敢市恩濫保。而目擊各員冒險衝寒。晝夜勞瘁。亦不敢壅於上聞。茲擇其始終奮勉。尤爲出力者。繕具清單。敬呈聖鑒。可否量予鼓勵。出自皇上天恩。其次出力各員。另容分別咨部議敘。謹將大工合龍穩固情形。遵旨馳奏。仰慰聖懷。並繪圖貼說。恭呈御覽。所有大工善後事宜。如後戩二壩。均關緊要。臣等現在會同確勘。另行奏聞辦理。奉上諭。雖工自漫口後。全河下注。洪湖下游被淹。時值邪匪滋事。河北用兵。無暇辦理。閱一載有餘。朕宵旰焦勞。特派那彥寶前往工次。會同吳礪。方受疇等籌辦。自上年九月興工。冬間值冰凌凍結。暫停工作。本年正月。冰泮後。接續進占。於二月

初三日啓放引河。溜勢掣動六分有餘。那彥寶督率各員弁。上緊堵築。層層進壓。至初八日金門僅寬四丈。遂於初九日卯刻。兩壩同時挂纜。儘力鑲壓。因金門大埽蟄矮。帶動兩壩。隨蟄隨鑲。竭五晝夜之力。至十三日金門斷流。大工合龍。此皆仰賴天恩神佑。剋期歲事。朕心實深欽感。著發去歲香十枝。交那彥寶恭詣河神廟。敬謹祀謝。在工大小官員。特沛恩施。獎其勞績。南河冊稿。

三月初二日。黎世序奏。睢工合龍。江境黃河初歸故道。兩岸隄防倍宜慎重。臣於去冬至今。因督辦挑河培隄工程。迎候黃流下注。上下往來。凡有情形關係緊要處。均飭各道廳勘籌妥辦。以期周密。查徐州城外石岸溜勢趨向之處。最易搜動底樁。向用碎石拋護。現在泰山廟後一處。正當迎溜。應估築碎石壩三道。以資挑護。各工埽段。凡有蟄鑲不已處。據該道廳具稟。向用碎石於埽外拋護。頗資得力。既能頂托溜勢。又無朽蟄之費。較鑲埽可以經久。臣均隨時確估准辦。以固要工。而歸樽節。睢南廳薛家樓。前年九月漫水搶塔之處。應行澆築裏餞。臨黃一面。鑲做護埽。以資防守。桃北廳丁家莊。前年九月漫水各處。雖經搶塔。而該處上下一帶。隄身地勢過於低窪。裏身多係水塘。大汛時無土可取。應於外灘創築越隄兩道。以資重障。豐北廳六堡二壩。宿南廳邵工二壩。均從前堵築處所。歷年既久。埽工朽腐。土性又復沙鬆。均應加意修守。現在或於外面包築圈堰。或就舊隄酌量加培。邳北廳繇拐山。係嘉慶十六年搶塔之處。內地低窪。舊隄及圈塔之工。均難防守。應築新隄一道。以資捍衛。而保無虞。此五處皆舊時險地。應豫爲防範。該道廳等再三勸稟。必應修理。現均飭令趕辦。其兩岸大隄外。凡有順隄河形。易於行溜刷隄者。均飭酌築土壩。以資攔截。外河王營減壩。係豫備大汛分洩異漲。嘉慶十三年奏明於舊壩西首。改建滾壩一

座並於壩下三十丈處添築二壩一座以資擎托經前河臣發帑辦理新添二壩原估距正壩三十丈尙嫌太近水勢易於衝掣復增長十丈相距四十丈業經完工據該道及工員勸稟自正壩至二壩石底外必須補築三合土以防衝跌係爲慎重壩工起見應准照辦現在估築壩尾以及束水各隄並於臨黃添築替壩以便盤鑽鉗口壩豫備將來啓放減洩異漲海安廳葉家社上年秋汛內河勢坐灣北趨刷至隄根奏明退後搶築圈堰以資防守嗣將越隄搶成據該道廳等稟稱仍恐河勢裹臥必須於圈隄後復築大越隄一道以爲重障並將東西舊隄頭鎖埽裹護再於上首酌做挑壩挑溜開行自河口以下山海等廳兩岸隄工比較前年盛漲水痕與上游一律幫培方資抵禦現均估辦臣專司修守總期於緊要工程用所當用省所當省不任工員絲毫偷減以期工歸實際帑不虛糜仰副皇上重工慎帑之意甯河成案

續編

是月初九日百齡黎世序奏河防舊制閘壩與隄防並重如應常年修守則賴隄防束水以刷沙如遇汛漲非常則賴閘壩減水以保險二者互用兼資不可偏廢而情形今昔不同尤當因地制宜於河防有濟錢糧不致多糜方爲妥善黃河來源浩瀚豫省河身皆寬二三十里江境豐碭河身亦尙寬一二十里至徐城一帶南係城郭北盡山岡河身僅寬八十餘丈較上游容水不及十分之一平日歸槽之水尙可流行一遇淫潦不時非常汛漲卽有壅遏擡高之患徐州郡城岌岌可危自徐城下至邳宿桃清山海一帶河身亦僅寬二三百丈至五六百丈不等加以清口中河南路來水匯歸頂托江境防守之難實數倍於上游考之歷代河渠諸書及前明潘季馴經略兩河各疏無不多建減水閘壩爲防險保隄之計康熙年

間。前河巨靳輔。在徐城以上。建設毛城鋪滾壩一座。天然閘一座。於十八里屯。又建設兩閘。北岸又建設大谷山滾壩一座。蘇家山閘一座。徐城以下。又建設峯山四閘。王營減壩。盛漲時相機啓放。水落即堵。是於東水攻沙之中。並用防險保隄之法。奈近年河道情形。日久更變。毛城鋪以下之洪濰河。大谷山。蘇家山以下之水。綫河。均已淤成平陸。黃河亦漸淤高。閘壩口門。有建瓴掣溜之虞。減洩之水。無循序分洩之路。十八里屯兩閘。久經淤廢。王營減壩。衝跌無存。僅存天然峯山兩處閘座。洩水無多。至大汛水長。壅積不消。黃河兩岸。節節生險。屢屢漫隄。上游漫缺一處。則下游淤墊一處。隄工歲歲加高。仍形卑矮。輒石堵壩。處處著重。未得平謐。久煩宵旰憂勤。多耗國家經費。其病皆由有隄防而無減洩。不能保守異漲也。歷任督河諸臣。無不以籌議修復閘壩爲事。並蒙欽差長齡。戴衢亨。臨工查勘。因毛城鋪情形難恃。經費過大。未易辦理。議請修復十八里屯舊閘。並移建王營減壩。嗣要工疊出。籌款維艱。僅將王營減壩擇地移建。十八里屯舊閘。至今未修。臣等到處勘查。悉心籌計。大抵黃河閘壩。因山創建者。終久可憑。平地創建者。易致衝跌。必得另求山勢。可惜又有現存引河可用之處。庶錢糧可歸節省。而啓放可以無虞。因飭通工道。將廳營府縣。會同籌議。茲據詳稱。黃河北岸舊有閘壩。恐運道受淤。不敢置議。至毛城鋪減壩。雖屬得力。而原建處本無山勢。可憑。壩之上下。土性沙鬆。從前啓放。屢有王平莊。邵家壩。唐家灣掣溜之事。近年河底更高。辦理益難。且挑河培堰。及鑲做鉗口各壩。需帑百萬。工費過鉅。十八里屯東西兩閘。原借山根建設。金門僅寬三丈五尺。減水無多。不足專恃。且閘底太低。亦難再放。惟該處西南一面。衆山環繞。中有丁塘湖。湖濱有虎山腰地方。兩山對峙。中間凹處。寬二十餘丈。山根石脚相連。可作天然滾壩。不費人

工北面臨河，卽係十八里屯舊有山岡，淤入土中，議將該山頂剷平，改作臨河滾壩，卽以虎山腰作爲重門，擎托有此兩處，因山形勢可期穩固，因卽將十八里屯山岡上淤土起除，查看兩閘中間，山岡較高之處，長三十餘丈，低於灘面三四尺，比舊閘底高一丈六七尺，比黃河盛漲水面計低七八尺，可以就勢鑿平於山岡上，另建金剛牆兩座，中留口門寬三十丈，作爲天然閘底滾壩，俱較比高低適得其中，斷無衝跌加深之患，其減下之水，由丁塘湖出虎山腰，歸天然閘下引河，匯流宣洩，自十八里屯至虎山腰，中隔縷隄一道，縷隄外挑挖引渠，添築東西束水隄工，縷隄內各山環接，西面王家山舊堰，應幫培高厚，俾護碎石，東面黃山一處空檔，亦須築做攔堰，俾護碎石，縷隄刷開之處，砌大石裹頭，用碎石鋪底，以資鉗束，且免刷深，至天然閘下引河，河此滾壩減洩之水，不免漫灘，該處西岸，本有攔堰，上自天然閘下至艾山，長九十餘里，舊堰卑矮，土性沙鬆，且有離河較近之處，必須培築堅厚，方資保障，應將攔堰距引河遠者，就舊堰幫寬加高，距引河太近者，另估退後接築新堰，再將閘河下游淤淺處，間段疏挑，蕭縣城外，再築護城隄一道，以爲重障，統計各工，共需銀四十餘萬兩，較從前估修毛城鋪需銀一百二十餘萬兩，十八里屯需銀九十餘萬兩，用未及半，辦成後，不但徐城以上，得有寬大滾壩減洩盛漲，卽下游隄埽亦免生險，搶辦計其節省實多，現據通工道將廳營，並該處府州縣等會勘，衆議僉同，具詳請辦，當此東南兩河各工多用之後，經費實不易籌，惟通盤籌畫，河工大要，既須隄防保護於平時，必須閘壩救急於臨事，近年南河之病，實由於專事隄防而不修閘壩，現在睢工業已堵合，黃流挽歸正河，本年大汛，驟臨難保，必無異漲，若不豫備減洩閘壩，竊恐從前之險，卽在目前，與其補苴於事後而費愈多，莫如籌備於事前而

工實省。且辦成後。水小之年。原可堅守不放。以收束水攻沙之益。水大時。即啓放。亦期速堵。不致有溜緩沙停之虞。壩成原可以數年不用。但不可一日無備。反覆思維。若將該處壩工辦成。每年大汛。減水有方。工程平穩。現在雖費。將來所省實多。是於前人成法之中。師其意而不泥其迹。就其地而略變其制。既有可辦之法。何敢因循貽誤。相應將籌辦情形。繪圖貼說。據實具奏。仰懇天恩。俯准辦理。所需銀兩。臣黎世序現在另摺奏請撥還河庫平飯銀一百五十萬兩。原爲大汛修防各工之用。可以通融支應。如大汛工程能於減省。則此款錢糧。即可毋庸另撥。如或不敷。再隨時奏請。臣等恭候命下。即派員趕辦。務於五月內完工。以備大汛之用。再該處堰工。向例於民田攤徵還款。第思現辦工程。爲全河減洩機宜。並非爲民田水利起見。况徐屬積歉之區。從前攤徵各款。遞年請緩。即攤徵亦恐一時完納。不前此次估辦。比從前估辦毛城鋪及十八里屯所省費業已過半。仰懇皇上天恩。俯准作正開銷。以速要工。而紓民力。至辦成後。每年防守。仍應照例歸地方經理。其退後築堰。如有佔廢民地。飭令地方官查明。照例准其豁免錢糧。另行題報。奉上諭。百齡等奏請於徐城以上。因山改建減水滾壩一摺。沿河之法。隄防與減洩二者不可偏廢。近年南河減水各閘。日漸淤廢。遇大汛水長時。驟難消減。南北隄岸。在在可虞。該督等議請將十八里屯兩閘中間剏平山。俱留口門三十餘丈。作爲天然滾壩。以虎山腰作爲重門。擎托。並於引河兩岸。加培隄堰。以資宣洩。異漲。尙爲因地制宜。工歸節省。著照所請辦理。即行按估興工。務於五月內一律完竣。其估需銀四十餘萬兩。即於此次請撥銀一百五十萬兩內動用。事竣核實造冊報部。作正開銷。其改隄作堰。有佔廢民地之處。查明照例題豁。該部知道。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吳璫李鴻賓奏竊臣等於三月十七日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初八日奉上諭李鴻賓簡放總河尙未陛見著准其來京請訓即日離工合龍該河督先與吳璫將河工善後事宜籌備妥協再與吳璫同回山東將新漕事務商酌料理李鴻賓即將河督印務交吳璫署理先行來京陛見俟李鴻賓回任接印吳璫再來京供職可也欽此竊念臣李鴻賓膽懸情殷仰荷恩准赴京請訓俾一切識所遵守實爲欽感倍常臣吳璫奉命暫署篆務尤當振作精神勉力籌辦伏查睢工合龍後大壩復加壓重土已極穩固所有善後事宜臣吳璫復蒙准令幫辦現在會同欽差侍郎臣邢彥寶撫臣方受疇妥籌確估另行會奏一面與撫臣飭令開歸道唐仁植候補道葉觀潮候補知府王世臣婁青等督率應營汛弁並遴派誠幹之員分投趕築臣李鴻賓並赴南北兩岸將應辦土埽工程及各廳歲料查明嚴飭各道廳認真趕辦至南漕現已陸續渡黃北上東境三月初卽應啓放汝河大壩並酌啓湖水鋪灌運河接濟新漕濟寧距睢工甚近臣等酌量更替往來料理俟善後工程新漕事宜籌酌妥協臣李鴻賓卽交卸起程趨詣闕廷跪聆聖訓臣吳璫接印署理俟臣李鴻賓回任再行交卸赴京供職

南河冊稿

四月初三日黎世序奏海安葉家社地方上年南岸生灘溜勢北趨退後築做重隄以資防守惟舊隄日漸場寬經督臣百齡臨工查勘恐伏秋大汛難以抵禦會臣具奏請將從前不知豫籌防守舊隄之道廳營弁撤任責令在汛協同修防臣卽一面馳赴該工察看情形妥籌辦理接准督臣百齡咨會欽奉上諭海口兩岸築隄束水爲全河尾閘要工葉家社北岸坐灣該管道廳營弁自應於水勢未及隄根之前設法保護乃意存退守惟知趕築大小越隄致原隄日益塌寬大溜裏臥漸成頂險實屬玩誤該督僅將從

前承辦各員撤任。不足以示懲創。前護淮海道宿北同知孫茂承。調任海安同知黃炳。海安營守備王統業。千總張松年。俱著即行革職。留於工所協同修守。俟過三汛後。如果平穩無虞。卽由該營奏請開復。設有疎虞。從重治罪。所有前此創築大小越隄。及埽壩裏頭等項銀兩。卽照所請。著孫茂承賠繳四成。黃炳賠繳六成。不准開銷。現在該工溜勢。應如何相機抵禦。著該河督迅速妥籌。務期修防穩固。保守安瀾。欽此。遵卽飭令各該員。遵照赴工。協同防守。臣於前摺具奏後。卽赴海口北岸葉家社。督同署淮海道張文浩。淮揚游擊盧順。並廳營各員。詳加查勘該工。因對岸土首宋家尖。生長新灘。河勢坐灣北臥。上年前任道廳。先搶築小越隄一道。退後又築大越隄一道。該處離海三十餘里。小越隄外臨黃一面。尙露存灘寬三十餘丈。至二十餘丈不等。海潮小時。並無水至隄根。當大潮時。灘面水深。僅止尺餘。小越隄外。鑲有防風塘護。惟查舊隄潰塌之處。河溜埽灣而行。東西舊隄頭。均已盤頭鑲埽。作爲挑托各壩。查東壩旣屬迎溜。下首復有淤灘。不免兜遏。溜勢雖小。越隄外存灘尙寬。恐其再爲裏臥。臣等再三講求。惟有將小越隄外灘面所築土壩二道。用料鑲做挑壩。逐節頂托。俾灘面不致再塌。而下首淤灘。可漸刷去。河勢卽暢。其各挑壩上下。如有應行接鑲包灘護埽之處。再隨時察看。酌量辦理。現在情形。雖河勢坐灣。而小越隄外存灘尙寬。後面復有重隄。均已培築寬厚。足資保障。伏秋汛內。可期防守無虞。於全河尾閘束水攻沙之義。亦斷不致分流貽患。臣與道將等細籌意見相同。已撥發料物。督飭道廳鑲修。責令孫茂承、黃炳、王統業、張松年等協同現任廳營竭力防守。以保安瀾。臣不時臨工察看情形。督率修守。以期仰副我皇上水土平成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李鴻賓乞養命李逢亨爲河東河道總督。

八月二十二日黎世序奏白露後黃水復漲豐北廳陳家壩下溜勢直趨第三壩至第四壩空檔之處宿北廳夏家馬路工溜勢下移刷及隄根均搶鑲新壩海阜廳東窪地方河溜南趨塌灘二百餘丈該處係十七年接築新隄距海口僅二十餘里本係新淤一經淘刷頓深四五丈先經淮海道張文浩游擊盧順督率廳營於隄外間段趕築土壩用料盤頭挑護而隨鑲隨墊頗爲費手臣接稟馳赴督令趕集料物搶鑲大壩以資保障海灘平衍之地無難趕築而於全河尾閘束水歸海機宜益爲利便據該道估稟前來臣現已飭令趕辦桃北廳楊工迤上春汛內溜勢上提塌灘間段築做土壩十道用料盤頭挑護此次長水全河大溜北臥各挑壩刷深游墊跟鑲不已河營參將劉重先赴該工臣於海阜得信卽星馳到工督率晝夜搶鑲淮海道張文浩亦自海口趕到又各壩空檔埽梁護壩得以平穩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外北廳屬黃河北岸舊有于營減壩一座每遇清黃水勢異漲相機開放減洩水勢由鹽河入北潮河歸海實爲減漲保隄最要關鍵因嘉慶十一年啓放減水溜勢猛湧致將裏頭壩底全行衝去跌成深塘堵閉之後遂無宣洩之路節經前督臣鐵保前河臣徐端奏請修復約需銀五十萬兩嗣於十三年五月內經欽差協辦大學士長麟戴衢亨來工會勘該壩關係運道機宜實屬應修之工惟衝跌之後壩基已成深塘難以施工又舊壩裏頭原止一重一經開放易致衝刷應挪置舊壩西首土乾老之處查照舊式作滾壩一座並於壩下三十丈添做石壩一座以爲重門保障奏准在案繼因

擇要先辦之工甚多。未及撥項興築。至十五年四月內。經前河臣吳璣、徐端條列奏請。欽奉硃批。大學士會同該部議奏。准其在於兩淮鹽餉加價項下。動撥應用。前河臣吳璣等督飭道將確估請發銀兩。派員購料興工。臣蒞任後。復據道將具稟。詳加查勘。所添二壩。原估距正壩三十丈。尙嫌太近。水勢易於衝擊。復增長十丈。相距正壩四十丈處建築。自正壩至二壩石底之外。補築三合土。以防衝跌。自臨黃大隄起至二座石壩。兩岸築東西東水隄。並正二兩壩東西石牆後壩尾。一併估築。均經飭發銀兩。趕辦完竣。茲據淮揚道將另建王營減水正二兩壩各項工程。造具工料細冊呈送前來。共估用銀四十萬六千四百六兩零。臣按冊逐一覆核。正壩雖係挪地照舊建設。其舊壩全被衝失淤沉。並無舊料可選。與新創無異。二壩及隄工等項。均係創建。按工計料。以料計銀。均屬相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百齡、黎世序核定採運蕩柴用款具奏。一、核定採割餘柴刀本銀數。一、葦營兵力。僅能採割正柴。其餘柴束均應歸於刀本項下辦理。一、核定船兵裝運正柴。酌加津貼。並雇船裝運餘柴。酌給水腳銀數。一、各廳設廠查收船兵運交正柴。雇船轉運各工。應一律加給津貼水腳。核實銀數。以示平允而期速運。一、查明挑挖溝渠實用銀數。酌加嗣後辦理章程。一、各水口墊路並修築埭基。酌定用銀數目。以示限制。一、蕩柴筏運水口埭碼候裝需用工費。核定銀數。一、核定浚柳各船補造拆造大修小修。舊例工價不敷。加給津貼銀數。一、葦營備弁。廉俸不敷。辦公酌定津貼銀數。一、核定委員盤飯銀數。一、核定紙張銀數。一、刀本採辦餘柴運交各廳工用。仍應請照現行漕規作價。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一

河水章原三十九

嘉慶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奉。上諭。朕召見吳璣。據云。此次河底淘刷漸深。可保十年無事。百齡等在彼目擊情形。自亦相同。但不可因此遂心存自滿。天道戒盈。當常存敬畏。思全河大局。關係國計民生者甚鉅。刻刻加意修防。方能有備無患。現在河口海口。俱各通暢。湖水高於黃水二尺有餘。足收敵黃之效。重運首幫。早已渡黃。事機極爲順利。此時要務。惟當將兩岸隄堰。逐處留心察看。如有單薄殘缺之處。卽時補築。務令一律鞏固。雖無工處。所亦不可大意。防患未然。自能永慶安瀾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百齡黎世序奏。南河河身。自徐州以下。漸形窄狹。較豫省隄防兩岸。相距不及十分之五。每至伏秋。大汛盛漲之水。奔逸出槽。自河南以達徐州。由寬入狹。實有不能容納之勢。是以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於黃河兩岸。上自豐碭。下至清江。節節建設減水閘壩。不下十餘處。故能保守隄岸。相機啓閉。永慶安瀾。嗣因北岸挑開中運河。後糧船得以對渡。遊行而黃河北岸閘壩。恐減落黃水。串入運河。遂將北岸減水之區。悉行廢閉。全賴南岸閘壩宣洩。以爲大汛分消。數十年來。河底日漸淤高。尋考往日閘壩基址。或淤沒已久。不可復開。或口門過低。防其掣溜。率多不能舉辦。惟賴上游天然峯山二閘。稍分黃漲。每當汛水猛盛。旁消路少。隄單河窄。深以湧溢爲虞。臣等遞年相度情形。亟須多籌宣洩。以保隄岸。上年奏請於徐州十八里屯舊基。添建滾壩。適秋汛異漲。開放減水。上游廳汛始保無虞。彼時下游淮揚一帶。

清黃並漲。爲十餘年來所未有。霜降節後。猶復拍岸盈隄。非常危險。仰賴皇上洪福。河神顯佑。風浪不起。漲水漸消。臣等驚怖之餘。慶幸出於意外。推原其故。實由下游無路分減。故徐州一帶。雖報落水。而清江以下。仍復壅積不消。且十八里屯滾壩。及天然閘峯山閘。減落之水。仍由引渠一路。澄清歸入洪湖。黃漲雖分減而少衰。湖漲則因增而日盛。清江爲清黃交匯之處。淮黃彙注。浩瀚異常。加以中河承受東省蒙沂之水。或值同時並漲。則清江一處。吸引三股大川。卽令海口十分暢通。亦虞受納過多。一時宣洩不及。數百里隄岸處處皆形著重。實堪惴懼。必須於下游籌畫減水之區。始足以保隄工。上年霜降後。卽督同道將廳營。悉心講求。惟有外河北岸王營減壩。減洩黃流。引疏清水。最爲得力。而洩黃漲。卽所以洩湖漲。洩湖漲。卽所以刷河身。實係導黃導淮第一機括。減壩於嘉慶十一年。衝塌壩底。經欽差前大學士戴衢亨等。會勘奏請移建。並添設二壩。前河臣吳璣。請銀興辦竣工。第壩身雖已堅固。可放而盛漲之水。由壩減入鹽河。勢必猛驟。鹽河兩岸隄工。日久未修。皆形卑薄。必須加高培厚。方可攔束水勢。其河勢逢灣迎溜之處。亦須鑲做護壩。以禦溜勢撞刷。尙有間段淤淺。尤應估挑寬深。並相地添築格隄。以爲攔約。至減壩外臨黃隄埽。亦須豫爲啓拆。盤做裏頭。庶啓放時得資鉗制。臣等詳細商酌。此處爲最要關鍵。且從前改建石壩。已費銀四十餘萬兩。若久廢不用。則前此帑項。竟屬虛糜。况全河要機。斷難坐失。反覆籌酌。衆議僉同。臣黎世序。卽飭道將等核實查估。計各項官辦工程。需銀六十萬餘兩。其鹽河兩岸官隄。以下民堰培築工程。係爲護衛民田。估需銀八萬餘兩。例歸民修。應由藩庫借款攤徵辦理。第恐藩庫輟轉撥解遲延。而民辦工程。未能堅實。亦請歸并減壩挑築工程案內。發銀派員修辦。仍由藩庫撥還。分作十年攤

徵歸款。以速要工而紓民力。以上總共需銀六十八萬兩。仰懇聖恩俯准。於就近藩關各庫撥給解工。趁此春融。趕爲挑築購料鑲做。於三四月內完竣。以備減洩伏秋盛漲。如蒙俞允。則全河上下游挹注機關。得以操縱由人。卽遇異漲驟臨。宣防亦稍有把握。至鹽河亦爲運鹽運柴要道。或恐減黃後稍有停淤。亦無難隨時挑挖。且漲水有此分洩。不致倒灌運口。則清水長可暢出。刷黃亦永無溜緩沙停之弊。實爲有利無害。敬將籌辦情形。分別繪圖貼說。恭呈皇上訓示遵行。再徐州以下峯山四閘。歷年減黃甚爲得力。惟頭閘四閘一半因山。一半建於平地。現在河身較舊時淤高。恐啓放後水勢過陡。卽有塌寬掣溜之虞。是以歷年止啓二三兩閘。其頭閘四閘未敢輕放。以致洩水無多。臣等再三勘籌。頭二閘之間。有龍虎二山。兩山之間約長二十餘丈。係平岡石脊。彼此相連。較高黃河灘面三四尺。稍加剗削平正。卽可作爲天然滾壩。盛漲則聽其漫壩而過。水落則自然斷流。可抵頭四兩閘分洩之水。而所費僅需數千餘兩。已飭該管道廳妥爲辦理。特另行繪圖貼說。附呈御覽。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十六日。黎世序奏。蕭南廳李家樓壩工。嘉慶十七年堵築合龍。該工係在河灘圈築。距大隄八九百丈。挺入河心。壩內均係從前掣溜之處。塘深數丈。大工甫竣後。不得不堅守大壩。歷年加鑲。費已不貲。今閱數年。舊壩柴質漸加朽腐。恐有墊塌空虛之處。均在壩底水中。無從察看。設有滲漏。難以搶辦。不可倚恃。現在壩外雖尚有灘。而河流無定。若忽然坐灣溜。至壩前難以防守。不可不思患豫防。查大壩內有越堰二壩。三壩正隄。重重保障。而二壩僅爲堵築時擊托之用。越堰僅爲大工竣後急切搶辦之工。均係挺立河心。不可退守。惟三壩立於老灘之上。正隄係防守舊基。歷年來已次第幫培。可以倚恃。但大二兩壩

內悉係深塘。若河流驟然灌入，力猛勢險。三壩正隄，亦難抵禦。再三籌度，惟有放淤之法，可逐漸辦理。但化險爲平，關係重大，非實有把握，不敢冒昧從事。該道將等確切勘籌，三壩可爲退守之地，留正隄爲後靠重門，再爲加高培厚，外鑲護埽，可期穩固無虞。一面於大二兩壩上首開挑倒鉤，進黃引渠，下首開挑順清溝渠，刷開各壩尾盤做裏頭，以資節制。趁大河水勢尙未盛漲，相機開放引黃內灌，水無猛驟之力，淤有停積之功。將正二兩壩內各處深塘，逐漸淤平，兩壩即可棄而不守，似此慎重辦理，可無意外之虞。據徐州道嚴煥等具稟請辦，適督臣百齡在浦，臣詳細熟商，并詢之通工各道將，及練習河防之文武員弁，皆以爲必應辦理。現卽復加勘估，發銀興辦，謹將籌辦情形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又銅沛廳天然閘，淮南廳峯山閘，上年盛漲，水高於閘背，急應加砌，以資節制。現將天然閘估加高三層，峯山二三兩閘加高四層，以備盛漲啓放堰。旣兩廳石工，本年正二三月節次風暴，又接掣八十餘丈。現在連上年秋冬節次掣倒工段，分別新舊督飭賠修，估修揚河揚糧二廳兩岸甄石工，歷年風浪掣卸，段落較多，僅止隨時擇要修砌，未能全辦。去冬今春，復有續掣處，所現在通行查估，共計一千二百七十餘丈，亦均分別新舊督令賠修估修，均乘此湖水未長，勒限趕辦，以期一律完固。至王營減壩下挑河培隄，山旣禮字引河挑辦工程，現均督飭趕辦，統於汛前勒限完工，不致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戴均元吳璥奏，江南河督黎世序奏請，將李家樓大壩挑挖引河放淤，及天然閘峯山二三閘揚河等廳，加高修砌甄石等工一摺，奉旨戴均元吳璥會議具奏。欽此。臣等將原奏詳細閱看，悉心籌議，伏查李家樓漫工，堵築合龍之後，迄今已閱五載，大壩之內，有越閘二壩三壩，最後方爲正隄，以資

重重保障。而每年汛水長發時。仍恃臨河大壩。加鑲防守。但大壩離隄太遠。挺立河心。究形著重。每歲加鑲。倍糜工料。現在歷時漸久。舊柴難免朽腐。近年溜走北岸。自無妨礙。儘河流南趨。逼注大壩。恐致壑陷。滲漏。亦應防患於未然。從前與辦李家樓大工。臣吳璉曾奉命前往幫辦。其壩堰情形。猶歷歷在目前。在彼時圍築大壩。原取其逼溜外趨。是以距正隄頗遠。迨尋常汛防之時。自可倚靠老灘舊基之隄。壩較爲得力。今該河督議以三壩爲退守之地。正隄爲後靠重門。做照逐漸放淤之法。俟壩內深塘淤平後。即將大壩二壩棄而不守。亦係因時變通。先事預防之道。惟撤去大二兩壩外護。則三壩正隄尤當高厚堅實。方足抵禦。而大二兩壩內深塘。未及淤墊之前。亦慮溜勢坐灣。致水漫三壩。壩根驟形喫重。是三壩正隄。亟應趕緊堅鞏。今既據該河督奏稱。三壩正隄。歷年已次第幫培。現在再爲加高培厚。外鑲護壩。可期穩固。其開挑倒鈎。進黃引渠。及下首順清溝渠。剛開。各壩尾盤做裹頭。俾資節制。斷無意外之虞。而將來免滋後患。且商之百齡。詢之通工。練習河務文武各員。皆以爲應辦。臣等再四酌議。應如所奏辦理。但放淤關係甚大。不可不倍加詳慎。如所稱幫培三壩正隄。必須選用膠土層土層碾。其外鑲護壩。尤須創槽加深。築做堅固。亦可倚靠。至大二兩壩上首開挑倒鈎引渠。下首開挑順清溝渠。及各壩尾盤做裹頭。均關緊要。進黃引渠。務令灣曲。不致吸溜。順清溝渠。應使直順。以便出水迅暢。各裹頭亦必得盤築結實。力能鉗束。則進水始有節制。並趁水未盛漲時。相機啓放。可免猛驟之慮。而各深塘漸次淤平。以後堅守三壩正隄。自可日久穩固。如蒙俞允。請令該河督務須督率道將廳營等。慎重辦理。加意認真。並嚴查料物錢糧。樽節妥籌。工歸實用。是爲最要。又所請天然開應加高二層。峯山二三兩閘。應加高四層。俾啓放時得

資攔束亦應如所奏辦理。至堰盱兩廳掣卸石工。揚河揚糧兩廳掣卸石工。應令該河督分別新舊。責令賠修估修。趕辦完固。以及王營減壩。下挑河培隄。山盱挑挖禮字引河等工。統於工竣後分案造冊。咨送戶工二部查核可也。二十四日奉旨依議。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旨。戴均元等議覆。黎世序奏請將李家樓大壩挑挖。引河放淤。及天然等閘揚河等。應加高修砌。甄石各工一摺。已降旨依議行矣。此時李家樓壩工。既以三壩正隄爲重。自應亟爲趕築。惟所稱逐漸放淤一節。最關緊要。必須倍加詳慎。該河督飭令工員。將三壩正隄。再爲加高培厚。並外鑲護壩。務使後餞築做堅固。用資抵禦。其大二兩壩。開挑進黃引河水勢。須令紆曲。庶不致有吸溜之患。至順清溝渠。應使直順。以便出水迅暢。各壩裏頭均令盤築結實。俾資鉗束。其啓放引河。並於水未盛漲時。相機辦理。俟壩內深塘。以次淤平。再撤大二兩壩。堅守三壩正隄。以期日久穩固。所有此次應辦各工。該河督務督率工員。慎重經理。並將料物錢糧。核實摺節。勿任浮糜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九日。黎世序奏。李家樓工籌辦放淤。臣到工查勘時。適奉到上諭。李家樓工逐漸放淤。最關緊要。必須倍加詳慎。將三壩正隄。再爲加高培厚。並外鑲護壩。務使後餞築做堅鞏。開挑進黃引河。須令紆曲。不致吸溜。順清溝應使順直。以便出水。各裏頭均令盤築結實。俾資鉗束。啓放引河。於水勢未盛漲時。相機辦理。欽此。臣遵卽督同徐州道嚴煊。及游擊廳營等。恪遵諭旨。詳加勘估。三壩正隄。幫培高厚。以爲堅守之基。進黃引河。多佑紆曲。以束進水之勢。其護壩裏頭工程。均以堅立爲主。固不可稍事虛糜。亦斷不敢但求節省。致滋他患。除現估工程結實鑲辦外。恐放水後。尚有隨時應行增修跟鑲。再當酌添料物貯。

工以爲備防之計。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百齡黎世序奏。竊照南河每年歲修工程。並大汛搶辦。另案新工。啓閉閘壩。近數年來。臣力求撙節。每年必需用銀三百數十萬兩。始敷支發。蓋緣河湖各工。辦理甫就安恬。隄防尤應周密。海口已暢。河底日漸刷深。掣溜更急。掃底刷去從前浮淤。卽坐墊倍形喫重。更須加壓鑲修。本年工用錢糧。先後奏請撥發歲料銀一百二十萬兩。又撥還河庫墊款銀一百五十萬兩。連各處額解銀兩。除上年預提支用外。尙有銀二十餘萬兩。共計銀二百九十餘萬兩。照每年需用之數。本尙不敷。臣因錢糧籌撥非易。原思可省卽省。非至萬不得已。不敢煩瀆聖聰。現在時將交伏。黃水逐漸見長。督臣百齡來至清江。與臣將各廳險要工程。比照近年水誌情形。約估需用錢糧。通盤籌計。茲據河庫淮揚淮海徐州常鎮各道聯名稟稱。本年河庫撥到銀兩。以每年用數核計。本尙未敷。復因山旰禮字引河。仁字滾壩。原估續估現共需銀二十九萬餘兩。各廳擇要幫培隄工壩臺。共用銀二十六萬餘兩。又蕭南廳李家樓工放淤。高堰山旰揚河揚糧等廳修砌輓石工程。皆非常年所有。係屬格外增出之工。共撥用銀幾及七十萬兩。是以庫項更爲不敷。現在各廳備防大汛。料物尙不寬裕。業已具稟。尙未給發錢糧。約計不下九十餘萬兩。前次撥發銀兩。雖尙有三十餘萬兩。未經到庫。卽陸續解到核計。不敷尙多。而本年閏六月伏秋汛期正長。水勢大小無定。設遇異漲。險工隨時搶辦。河庫必需存款備防。庶免臨事周章。應再請撥銀一百二十萬兩。以七十萬兩補還山旰禮字引河等工。各專案支用之款。以五十萬兩添備本年大汛之用。且查上年下游官民蕩地。產料稀疎。現在下游各廳。均遠赴徐屬辦料。到工未能迅速。尤須及早發銀購運等情。臣與

督臣百齡查各道所稟均屬實在情形所添撥銀兩實係現在卽需應用不敢但存惜費之見期於步步穩實辦理仰副我皇上軫念河防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八日黎世序奏蕭南李家樓工大二兩壩逼近河心內塘深窪情形險要臣籌請放淤奏蒙恩准督飭徐州道嚴煇並派候補道張鼎幫同慎重辦理將退守之三壩培築堅鞏外鑲護壩並進黃順清引渠鋪口各壩工程分別如式妥辦完竣該道等於閏六月十五日乘大河水勢見長相機啓放引黃內灌申注大二兩壩內塘仰叨皇上福庇卽見澄淤墾壩工程一律堅實平穩內塘最深之處原有八丈餘尺淺處亦有五六丈現查深處已淤三丈餘尺淺處亦淤丈許業已著有成效大河水落時澄清之水暢出俟內外水勢相平仍將引渠堵截俟水長再行如法啓放隨時妥辦以期逐漸淤平該工培隄挑河鑲做壩壩等工共計用銀五萬三千餘兩此後尙可隨時疏通引渠防守壩壩等工統俟淤成之後核實造報斷不敢任聽工員稍滋糜費該工隱患可期自此頓除堪以上慰慈廬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二日奉上諭百齡等奏黃運兩河水勢消長情形及各工修防平穩一摺本年江境上游雨水較多秋汛來源旺盛黃水壘次長發幸旋長旋消不致停留壅滯隄壩間有墊動之處亦經該河督等督率趕鑲悉臻穩固此實海口通暢之效惟現在時過白露距霜降尚有月餘水勢長落無定不可不加意防護該督等務督飭道將廳營倍加慎重務保平寧俟節交霜降多過十餘日再行奏報安瀾彼時將在工員弁擇其尤爲出力者保奏數員候朕加恩不可冒濫運河道冊

是月十一日奉上諭據李逢亨奏查勘曹河五六堡壩工籌計添備稽麻一摺曹河廳魚鱗頭二壩及蓋

壩順二三壩堵工。搶險初定。工程緊要。遇有應行追壓跟鑲及添接堵段之處。皆須趕緊辦理。著照所請。再添備稽料六百垛。麻五十萬斤。其例幫價銀。准在山東藩庫內動撥。先於道庫墊撥。著即知照。預迅速撥解前往。一面催辦料物。務令刻日齊全。隨時應用。務保無虞。其有餘存稽麻。即留作該廳明年歲料之用。勿任浮糜。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李逢亨奏。查曹河廳工。緊要用繁。先飭兗沂道於道庫墊發銀兩。飭廳按廠購料。除鑲堵動用外。現已積有三百餘垛。仍在趕緊購堆。一面將刷深堵段。逐層跟壓穩實。並擇要添接堵段。現在水落溜順。工用之外。足資備防。仰蒙恩准添料六百垛。麻五十萬觔。其例幫價銀。臣即知會撫臣趕緊籌備。委員咨解。除歸還道庫墊項。並飭該道斌良照數辦理。核實動用。如有餘存。留作明年歲料。不准絲毫浮糜。運河道冊。

十一月諭。以李逢亨未諳河務。仍爲永定河道。以葉觀潮爲河東河道總督。

是年御製徐州新建壩工紀事碑文。黃河源遠流長。自塞外而來。經甘肅陝西河南江南四省。紆折數千里。匯合諸水入於海。上游易治。愈下愈難。古時民戶稀少。儘可讓地於水。不修隄堰。今則耕桑日闢。戶口歲增。豈能不保衛城邑。防守隄工乎。然固隄工者。祇防其潰決耳。若不籌宣洩之良法。與水力爭。拂水之性。爲害滋甚。宣洩得宜。事半功倍矣。是以徐州虎山腰石壩所由建。而其緣起。則自前明始。考明臣潘季馴有言。黃河宜合不宜分。然伏秋暴漲。當任其宣洩。故於河之北岸。肇建崔鎮口陵城諸壩。迨我朝則有毛城鋪王家山十八里屯大谷山諸閘壩。暨峰山四閘之制。先後河臣因時措置。往往著效。惟是河水挾

沙而性又湍急。故行之既久。壩前則衝刷日深。而址基易蟄。壩後則退流阻遏。而淤墊堪虞。乃事理之必然者。往時河漲。恃毛城鋪閘諸處爲宣洩。其後多不可用。則專以毛城石壩爲關鍵。又其後壩亦日損。瀕河之民。屢被其害。嘉慶十三年。特令長麟戴衛亨前往相度。乃以毛城石壩廢壞已非。斬輔之舊制。不堪啓放。因議修復十八里屯之減水二閘。以備節宣。昨歲據督臣百齡等言。復以十八里屯東西兩閘減水無多。不足專恃。其西南衆山中。有湖曰丁塘湖之濱。有地曰虎山腰。兩山對峙。中間凹處二十餘丈。不豐疏鑿。不憂衝決。其北面臨河。卽十八里屯舊有山岡淤入土中。議卽剗平山頂。改作臨河滾壩。而以虎山腰爲重門擎托。其水下注王家山舊閘。達於艾山九十餘里。則又逐節增培隄堰。使其足資保障。予亟允所請。發帑鳩役。凡數月訖工。是歲秋漲異常。竟以無患。予旣幸荒度之得宜。而又念斯事之興。殆亦有歎相焉。蓋予於往歲。特建河神廟於御園之東南隅。歲時升香展禮。罔敢不虔。或者神實佑予。俾此邦之民得永有寧宇歟。旣感且惕。猶願在工諸臣之相與懋勉。庶幾德水安流。承天庥於無斁也。因勒石以誌顛末焉。繫以銘曰。大哉河工。攸關民命。千里黃流。質最剛勁。衆水匯滌。奚能力競。隄堰時修。防其漲盛。宣洩良猷。順其本性。因地制宜。收放相應。誕告河臣。存誠主敬。常沐天慈。安瀾永慶。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奉上諭。御史謝崧奏。河漕員弁。議敘太多。請核實辦理。又地方候補。不由河工出身人員。請停止改補。河工所奏。俱是河工設立文武員弁。保護安瀾。是其專責。其沿河各員。於漕運過竣。催餉迅速。亦係分內之事。近來河漕保舉出力人員。本屬過多。並有捐陞降革兩項人員。旣非現在河工。亦一體保列奏留。本省及捐復原官。實爲冒濫。河工人員。儘數差委。又何庸於地方人員內。紛紛撥

用。不過爲該員等補缺陞遷地步。亦屬取巧。嗣後每歲防工。催漕人員。均不得率行保列。或將捐陞降革人員奏留。本省及捐復原官者。除不准行外。仍將該督撫河督漕督等交部議處。以杜奔競。而肅官方。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三日。黎世序奏。河工每年春修工程。爲一歲防守根本。最關緊要。須認真辦理。各廳辦到料物。並須嚴查實貯。以期有備無虞。臣於上年冬發給各廳歲料銀兩。督飭趕辦。勒限到工。並飭令各道。將黃運湖河春修應辦各工。先爲確細估計。臣於本年正月望後。卽先赴上游徐州一帶。次及下游堰盱等處。周歷各工。查驗料物。覆勘春修應辦各工。督臣孫玉庭。適自邳州到工。查閱各處情形。卽會同察看各廳料物。均已購辦到工。堆垛亦皆認真。不敢虛鬆。短少。間有未經堆齊者。均在趕運趕堆。可期無誤。春修埽工。查照上兩年盛漲水痕估計。均在分投鑲辦。桃汛內。可期一律全完。各處隄工。間有單薄。及現在河勢趨向有關緊要之處。均酌估加培。足資抵禦。高堰山盱兩廳。上年秋冬間。風浪掣卸。石工除新工照例賠修。共估修舊工五百二十丈餘尺。揚河揚糧兩廳。東西兩岸。甄石工。上年水大之時。間被風浪掣塌。殘缺。除新工照例賠修。揚河廳估修舊工八百七十七丈餘尺。又補修腰洞海漫共長七百四丈餘尺。揚糧廳估修舊工二百四丈。又補修腰洞海漫二百五十五丈餘尺。均限於大汛前完工。各工料物。於春修完竣後。均有存貯。以備春汛後隨時需用。現在節屆清明。已交桃汛。黃水於二月初十日。後陸續見長二尺餘寸。旋即見消。湖水仍高黃水二尺九寸。暢出刷黃河口一帶。水勢深通。重運漕船。截至二十二日。已渡黃十九幫。後來之船。隨到隨渡。邳宿運河撈淺築壩。各工均已完竣。東境定於十五日。啓壩鋪水。在前幫船。

即可銜尾上行。儻挽出境，奉硃批：敬慎防守，切勿疎懈，勉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黎世序奏定南河各廳採石方價。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十日，孫玉庭、黎世序奏：邳北廳董家堂汛之夫七堡迤下，溜勢又復下移。五工頭汛之十一堡溜勢上提，刷近隄根。均於隄外趕築土壩二道，用料盤頭外拋碎石，空檔內鑲做護埽，以資挑護。海安廳海北汛夫十七堡至二十二堡，係北岸隄工尾段，兩年來因海口漸次衝刷寬深，溜勢北臥，將近隄身。若鑲埽抵禦，不特錢糧過大，且於入海處遏逆水勢，轉非所宜。經淮海道張文浩、河營參將盧順並廳營等勸籌，惟有將隄尾讓遠，因勢退後，另築隄堰。自夫十七堡起至海口止，工長二千二百丈，以資防守。舊隄尾聽其刷去，以暢全河歸海之勢。錢糧亦歸節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奉上諭：大挑舉人原以疏通寒峻，近來各省分發人員漸覺壅滯，朕思南河東河北河三處需員差委，若於大挑一等人員內分發試用，俾之學習河務，既可策勵人材，亦可疏通額缺。應如何酌定員數，並試用甄別限期，及補用缺分章程，吏部詳議具奏。尋議：照地方一時無相當之缺，准以原銜借補。佐貳之例，先以管河直隸州州同、州判府屬州州判府經歷縣丞等項補用，仍照原銜陞轉。擬定南河發往三十員，東河二十員，北河十員，給發執照，令其赴工差委。俟一年期滿，照例甄別。奉旨：此項大挑一等分發河工人員，著定為試用二年，經歷六汛後甄別。該河督秉公察看，其能通曉河務者，留工照新定章程，分別補用。如河務不能練習，而才具尙堪膺民社者，改撥地方，仍以知縣補用。其才識迂拘者，以教

職改補。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十八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蕭南王平莊本係險工乾隆五十五年漫決堵築嗣後溜勢開行久經淤閉現在河勢復坐灣裏臥體察情形未便聽其入砌現於舊大壩外創築外越隄工一道並先築土壩數道以備河溜刷及搶築埽工挑溜開行不致多生工段又海阜廳七巨港至八巨港河勢坐灣將及隄根該處灘勢平衍現於大隄後趕築越隄一道以爲重障銅沛廳十八里屯石滾壩東首因河勢裏臥將及東水隄工若鑲埽挑護歲修不免多費該處離山最近現在估築碎石挑壩數道又自石壩起至苗家山二壩止兩岸束水隄工每逢河水上灘兩面俱受汕刷現均於兩坡包砌碎石以期經久錢糧亦歸節省

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十八日黎世序奏江境各工自六月初六日至十三四日接續長水七尺餘寸至五尺餘寸不等徐州上下比上年盛漲尙大尺餘勢甚浩瀚業已出槽漫灘臣飛飭徐州道將銅沛廳之天然閘十八里屯滾壩睢南廳之峯山閘龍虎山腰滾壩趕爲啓放分洩水勢甫見消動旋又加長幸年來河底刷深迅駛東趨極爲暢速兩岸埽工早爲鑲修高鞏足資抵禦此次大溜淘刷間有墊動亦卽搶鑲穩固上自銅沛下至山海兩岸緊要埽段用碎石拋護者經大溜衝刷均穩立無虞惟溜勢間有遷移之處銅沛廳大壩汛之夫十堡宿北廳古城汛之張家莊外北廳北岸汛之宋家莊向者均無埽工因河勢坐灣溜刷隄坡趕爲鑲埽抵禦而夫十堡一處搶鑲護埽後卽令趕拋碎石又山安廳上河汛之吳家莊係淤閉舊工因溜復至將舊埽全行刷去現在趕鑲新埽睢南廳王家堂汛之劉家莊溜勢坐灣未便聽其刷近隄身多生工段飭於隄外趕築土壩六道用料盤頭外拋碎石各空橋鑲做護埽以期挑溜開行兩岸漫灘行溜

犯風之處。鑲做護埽防風。其餘各工溜勢。均趨向如常。奉上諭。黎世序奏。伏汛期內。河湖水勢。同時並漲。啓放閘壩減洩。搶鑲隄埽平穩一摺。本年入伏以後。黃沁兩河。同時長水。匯流下注。徐州上下水勢浩瀚。業已出槽漫灘。經該河督相機將天然閘十八里屯滾壩。峯山閘虎山腰滾壩。趕緊啓放。並因湖水盛漲。先後將義字河。智字壩。芒稻閘。人字河。啓放減洩。年來海口通暢。河底刷深。漲水得以應手操縱。即時消落。此乃河工極治之時。但不可因此稍存大意。以期法益求治。安益求安。現在秋汛方長。該河督務督率道將廳營等。共矢慎勤。刻刻小心。處處周歷。其隄堰有卑矮處所。早爲加高培厚。以資抵禦。俾修守合宜。通工永慶安瀾。用副委任。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四日。黎世序奏。臣於十一日。接據徐州道及蕭南廳飛稟。碭上汛王平莊迤下河勢。於月初漲。水消落後。忽然坐灣。變成南北頂衝之勢。該處隄外原存灘寬一百七十餘丈。兩三日間。塌去數十丈。現仍時刻坍塌。甚爲迅速。臣即提帶錢糧兼程起行。沿途又連接該廳稟報。逐日刷塌數丈。及十餘丈不等。徐州道嚴煇。已就近提帶存貯府庫防汛銀兩。赴工趕集正雜料物。豫備搶辦。臣於十六日到工查看。王平莊係乾隆五十五年漫口堵築之處。土性沙鬆。久經淤閉。本年四月內。河勢漸形南臥。恐復生險工。於舊隄外估築越隄。以備鑲埽抵禦。前經奏明。並酌發銀兩。購料備防。自伏汛以來。溜勢開行。未經鑲做埽工。今因秋水長落。河勢更變。忽於該工迤下對岸坐灣。直射南岸。旬日內。場灘長三百七十餘丈。寬八九十丈。至一百三十四丈不等。隄外至窄之處。僅存老灘寬二十餘丈。土性較爲堅實。刷塌稍緩。而存灘無幾。正迎大溜。徐州道嚴煇。已先派員將隄工。星夜幫寬。趕集正雜料物。參將遊擊亦先後到工。臣與該道

將等妄籌抵禦。該處上首緊接王平莊。係昔險工。今下首亦斷不可任聽河勢裏臥。應即就隄外現存老灘。趕鑲包灘大埽。挑溜開行。埽後趕築土靠。與大隄脣齒相依。後身較爲堅實可恃。星夜分投搶辦。仰叨皇上福庇。天氣晴霽。得以放手趕做。已鑲成埽工五十三丈餘尺。埽外水深二丈餘尺。至三丈餘尺。挑溜護灘。不致再爲裏臥。惟河勢甫經變遷。情形未定。時近霜清。此後水勢漸消。更恐溜勢上提。下移。仍當多貯料物。以資備防。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一日。吳璣奏。臣於十一月十九日。欽奉諭旨。查勘蕭南廳王平莊邵家壩隄堰工程。於本月初七日。行抵碭山縣境。河臣黎世序亦先期來工。臣連日率同隨帶司員。將官堰民堰。逐一履勘。並提取卷案核對。查蕭南民堰。自碭上汛榮家壩。下至蕭汛大王廟止。長五十四里。前因民堰漫缺。潰及大隄。若在大隄堵築。勢成入袖。是以歷次大工。不得不就民堰堵閉。既經堵成。卽不能不以民堰爲防守之地。惟舊隄久未加培。日形卑薄殘缺。且毛城鋪上下。及陳梁馬路王家屯等處。土性全係飛沙。屢經漫缺。後衝成河形。甚爲寬深。不特修復舊隄。需費浩繁。卽使培築高厚。亦不足以資退守。現在王平莊邵家壩一帶。民堰一律寬高。已防守二十餘年。獲保穩固。並查民堰距北岸大隄。尚有十餘里。至二十餘里不等。汛漲儘足容納。並無偪仄之虞。此該督等所奏。就民堰防守。毋庸復修舊隄之實在情形。應行照辦也。至王平莊新生工段。詢之河臣黎世序。及徐州道嚴煇。緣王平莊自乾隆五十五年。民堰漫缺。堵閉後。至嘉慶五年。河勢北趨。埽工久經淤閉。本年四月。河勢忽又南臥。恐大溜驟逼。堰根先估築外越隄一道。以作壩臺。並築土壩七道。購料貯工。以備臨時搶辦。至八月內。王平莊舊工下首溜勢坐灣。將及堰根。河臣黎世序來

工督同道將幫寬堰身趕築埽靠搶鑲新埽八段長五十三丈餘尺業經奏蒙聖鑒迨霜降後河水消落溜復上提又經道廳接鑲新埽九段長五十一丈餘尺因未經完工截數是以尙未具奏計先後土埽工共用銀三萬八千五百餘兩臣查勘所築土埽各工一切布置均屬妥協復率同司員等逐細量驗工段丈尺與所開銀數俱屬相符工程亦甚穩固該工河勢尙在未定將來溜勢或再上提下移接做埽段應隨時酌辦現在存料寬裕足資備防此王平莊搶築新工之實在情形辦理甚爲得力也至該督所請民堰改作官隄工用錢糧作正開銷查王平莊邵家壩一帶雖因大隄殘損已就民堰修守二十餘年但究係民間創築未便竟改官隄既非官隄則雖歸官辦工而錢糧仍應照例攤徵江省攤徵款項非僅王平莊一處他如豫東省河工用項例應攤徵者尤不一而足若如該督等所奏以例應攤徵之款作正開銷儻各省紛紛效尤國家經費有常豈容多糜帑項且應徵各款或遇災歉之年力難輸納或帶緩積欠較多難以同時並徵一經該督撫查奏無不仰沐恩施准予展限遞緩民力即可紓展民心久已相安其工用錢糧向係先借庫款接濟要需亦無慮不能應手是各省濱河地方向定章程本無窒礙未便輕議更張本年王平莊新工所用土埽錢糧已於河庫借動應仍由江寧藩司撥還照例於徐屬六州縣分年攤徵還款此後如溜開工閉卽奏明停修儻復有續用之項亦卽照此辦理該督等請將王平莊民堰改作官隄錢糧作正開銷之處應毋庸議惟民堰辦工用款舊例相沿已久該河督未能妥籌率行陳奏應請旨將江南總河黎世序交部議處兩江總督孫玉庭會同具奏亦有不合並請交部察議奉上諭蕭南民堰防守多年較之修築官隄防守保護更爲得力仍就民堰防守其王平莊一帶搶築新工均著照吳勳

所勸辦理。至該處民堰工程。雖歸官辦理。而借帑興修。仍應照例攤徵還款。該督等率請將民堰改爲官。隨錢糧作正開銷。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例外多糜。黎世序未經妥籌。冒昧陳奏。著交部議處。孫玉庭會銜具奏。著交部察議。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工部奏檢查河工。額請加價。原奏稱部價自有定例。一切工料。按照時價給發。不能開銷。遂虛估工段。寬報丈尺。移此就彼。而承辦廳員。卽生弊混。仰懇聖恩。俯允按照時價。實用實銷。則所費錢糧。仍止此數。而造報不至虛假等語。本爲核實辦公起見。惟查十一年未經加價以前。南河歲搶修每年額定用銀五十萬兩。加價以後。每年用銀幾及一百五十萬兩。自加價至今已越十年。費用銀數。卽就歲搶修一項核計。已加至千萬兩之多。如果實用在工。則歷年另案搶辦壩壩。以及隨時堵築挑培各工。自宜量爲減少。乃自十一年加價之後。當年另案挑培建砌各工。用銀至四百六十萬餘兩。十三年用銀至五百九十三萬餘兩。十五年用銀至五百六十六萬餘兩。十七年用銀至五百六十一萬餘兩。其餘用銀較少年分。亦俱報銷至三百六七十萬兩不等。臣等邇查十一年加價以前工程。自乾隆五十九六十年等年起。至嘉慶八九等年止。除嘉慶十年另案用銀四百六十七萬餘兩爲數較多外。其餘十數年內。用銀最多年分。不過三百十九萬及二百九十一萬兩。其最少年分。有八十一萬及七十萬兩不等。而加價以後。十數年內。另案用銀最多年分。有五百九十三萬及五百六十六萬餘兩。其最少年分。亦不下三百六十三萬及三百六十六萬等數。臣等通盤核計。自乾隆五十九年起。至嘉慶十年止。南河除去豐北六堡蕭南二次邵工等處漫口大工。銀三百七十九萬餘兩不計外。實在另案挑培建砌各工。

用銀二千六百九十九萬餘兩。自嘉慶十一年加價起。至二十一年止。除去郭家房王營二次減壩。蠶家營百子堂千根旗桿平橋陳家浦大壩馬港口義禮二壩等處漫口大工。銀一千二百四十九萬餘兩。不計外。實在另案挑培建砌各工。用銀至四千八百九十七萬餘兩。其間多寡相殊。爲數竟至懸絕。核之加價原奏。所稱費用錢糧。仍止此數。而造報不致虛假之語。實屬大相矛盾。是價值雖已增加。而工程仍未核實。已可概見。十九年欽奉諭旨。近日南河柴稽市價稍平。自應將原增例價。隨時酌減。以歸核實。欽此。該督等欽遵查辦。將淮揚淮海二道屬。及宿北柴稽酌減一成。合之例加二價計算。纔及十分之一。卽止。在加價中計算。亦止及七分之一。爲數甚爲微細。而其中徐屬六廳。常鎮二廳。柴稽尙不在議減之例。其餘用工需用之縑。筋柳束湖蘆雜草杉樁石料河輒土方夫匠等項。款目繁多。數載以來。並未議及。查南省連歲料價漸平。自係物力稍豐。各項物價。亦應一律據實查訪。有可減省之處。卽當盡心籌畫。以期不致虛糜帑項。若任聽報銷。年復一年。經費有常。於何節止。臣部職在工官。專司考核。不敢因循常例。坐視浮糜。請旨勅下河臣。會同兩江總督。詳悉查核。據實裁減。列款奏明。伏候欽定。勿任河員浮開捏報。虛有查辦之名。實無節省之效。奉上諭。工部奏南河自嘉慶十一年加價以後。卽就歲搶修一項。核計已加用銀一千萬兩之多。其另案搶辦及隨時培築挑培各工。加增銀數。仍屬不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如此浮糜。著將工部原摺原單。發交孫玉庭會同黎世序。將單內所開各款。逐一確查。據實核減。不得率聽工員浮開捏報。致滋弊混。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二十六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徐州府城逼近黃河。地勢低窪。形同釜底。對岸又悉係山岡。河身僅寬

八十餘丈。黃流至此一束，最爲險要。保護郡城，全恃臨河大隄。自明迄今，於臨河一面，陸續建築石工二千九百七十六丈六尺。百餘年來，河身日漸淤高，石工漸形卑矮。乾隆四十六年，嘉慶四年、七年、十八年，節次加高，以資攔禦。現在隄頂已與城堞相平，並有高過城堞者。石工北面壁立，石後土隄，緊靠民居，鱗次櫛比，毫無餘地。積年以來，不能幫寬，而但行加高，致隄頂漸收漸窄。現在窄處僅寬一丈餘尺，且有因不能再爲加高，較上下隄頂，特形低矮者。石工歷年久遠，底樁朽壞，又復不免損動。水大時石後土隄，多有窘潮滲水之處，每值報險，閩郡皆驚，並有紛紛遷避者。不可不急籌保衛。臣孫玉庭上年春赴徐州查勘隄工時，卽與臣黎世序累次籌商。本年三月內，臣黎世序赴徐督同道將府廳營縣確勘妥籌。除現在隄頂寬有三丈餘尺之處，可以毋庸加幫，其頂寬僅止一丈餘尺至二丈餘者，必須加幫寬厚。計長二千三百八丈。若一律於後身加幫，靠隄民房，盡須拆去，方可施工。未免人衆事難，未易辦理。查石工外間段，尚有存灘，可以鋪底幫寬之處，逐段較量，計有一千三百八十二丈。惟將石工包築在內，仍屬可惜。但石工歷年久遠，底樁朽壞，已有損動。本不足資捍禦，惟有在外用土幫寬，照三收築成坦坡，外再包砌碎石，足以抵禦汛漲，并石工損動，隄身窘潮滲水之病，可以全除。其石工外無灘之處，長九百二十六丈，則必須拆去隄內民房，方可加幫寬厚，爲保護郡城起見，未便畏難苟安。茲飭令徐州道府，剴切曉諭，附隄居民，咸知舍危就安，俱各樂從。隨確加勘估，應一律加幫頂寬，以四丈爲度。現在隄頂較高，足資攔禦之處，止估幫寬。其隄頂較矮者，幫寬後復行加高，在隄內幫寬者，坡照二五收，在隄外臨河一面幫寬者，坡照三收。計需土方銀四萬七千七百餘兩。臨黃一面隄坡，用碎石包砌，均厚三尺。計需碎石銀一萬五千三

百餘兩。共計需銀六萬三千餘兩。其拆除民房。查明間數。分別瓦房草房。計值之多寡。公捐銀兩。按戶分給。俾小民遷移有資。而工程即可興辦。所有此項工程銀兩。即請於撥到防汛銀兩動支。毋庸另請錢糧。臣等因工關險要。反覆籌商。將詳細情形具奏。並繪圖進呈御覽。南河成案續編。今按此摺開經職均元吳墩會奏議准。

六月初二日。奉上諭。前據工部奏。年來江南河工。順軌安瀾。料價漸平。請降旨令江南總督河督。將各廳柴稻。未經減價者。及蘇勛甄石夫工等項。核實議減。茲據該督等奏。除海柴蘇蘇麻杉樁甄灰土方夫匠等項。實難議減外。請將上下各廳柴稻料。未經減價者。酌減一成。已減者。免其再減。江柴湖蘆雜草。亦酌減一成。高堰山盱裏河外河外北五廳。採辦潤溪石料。俱酌減一成。其餘各廳。仍循舊例。著照所請。即自本年霜降後爲始。照所減之價辦理。並著工部查核。照現減價值通計。一年約可掙節錢糧若干。自行具奏。該督等仍當隨時體察。凡遇豐收年分。不論何項料物。價賤即據實奏明。核減價值。以省帑項。不必顧慮一減之後。即不能復增。如適值料價昂貴。減定例價。實有不敷。據實奏懇。朕仍可俯允所請。總當實用實銷。嚴查浮冒。要工無誤。國帑不糜。方爲不負委任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蕭南廳王平莊迤下。上年新生埽工一百四丈三尺。本年春汛以來。水長則溜勢下移。水落則溜勢上提。場及隄坡。又於工頭接築新埽四十六丈三尺。工尾接築新埽二十二丈。以資抵禦。所用錢糧。先於河庫墊發。睢南戴家樓汛余家堂工迤下。因溜勢下移。外灘場盡刷。及隄坡徐州道嚴煇。督率廳營。搶辦新埽一百餘丈。並因溜勢過急。於新埽外間段拋護碎石。桃北黃家嘴汛包

家房。因河勢坐灣。溜近隄根。淮海道張文浩督率廳營。趕爲撲護。長九十餘丈。海防下河汛錢家馬頭。舊有埽工。久經淤閉。現復因溜勢南臥。刷去淤灘。舊埽業已朽腐。隨水塌去。溜近隄根。長一百二十餘丈。海阜海南汛兵十三堡。河溜南趨。刷及隄根。長六十餘丈。各廳營分投搶鑿。埽工抵禦。臣黎世序因徐屬各工。年來拋護碎石。甚爲得力。是以此處長水情形稍輕。下游山海各廳。碎石較少。新舊埽工。處處喫重。卽由外北廳前赴下游。督率搶鑿。並至海口。查勘兩岸新接長隄。一律鞏固。察看河流入海。迅速東趨。比上游河道寬深。不啻數倍。實爲暢達。堪以仰慰聖懷。南河成案。續稿。

是月奉上諭。吳邦慶奏查勘古樊村沁河漫溢之處。初時水面高於隄頂。約計口門寬一百餘丈。連日長水消落丈餘。兩頭隄頂涸出。業已盤頭裹護。口門實寬六十二丈。水深一丈四五尺。至一丈八九尺不等。現在酌籌堵閉等語。前吳璣於召見時。奏稱沁河缺口。此時汛水長落靡常。未能卽時堵閉。此係吳璣未經親勘。懸揣之詞。現在口門寬止六十二丈。兩頭隄頂盤裹已定。自可逐漸進占。堵閉合龍。其情形又與吳邦慶初奏時不同。若不乘此漫水消落之時。速爲堵合。以沁河全勢趨併缺口。下游民田。旣受淹浸之害。且沁河正道。現已斷流。沁黃交匯處。所無沁水。擎托恐黃水盛漲。吸入沁口。乘勢下注。此亦不可不慮。著吳璣馳抵該處。確勘情形。如水勢可以施工。卽督率工員。趕緊堵築。約計何時可以合龍。一面先行具奏。又據葉觀潮奏。黃河南岸虞城九堡。隄身過水之處。竭七晝夜之力。現已搶築穩固等語。吳璣將沁河工段情形。籌畫妥協。再前赴九堡地方。逐一察看。該處搶築柴土圈堰。及加鑲跟築土餞各工。是否一律堅固。足備大汛。據實具奏。睿皇帝聖訓。

七月初九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奉上諭。據工部奏。南河現減料價一成。計算每歲僅省銀二三萬兩不等。請仍飭該督等。將歲搶修款內各項料物。普律大加節減。土方夫工大宗項下。確切刪除。按成議減等語。南河近數年來。工固瀾安。年穀順成。該督等遵照前旨。如各項料物。夫工。實有可以節減之處。務激發天良。隨時奏明。不可浮冒。但總期將全河工程。永保安瀾。用所當用。減所當減。實能通工鞏固。護衛民生。而帑項亦不至虛糜。方爲兩有裨益也。工部摺著發交閱看。欽此。臣等查河工用料之多寡。全視工程之險平。而物價之低昂。又視年歲之豐歉。原非可以稍存拘執。致滋弊混。周章在部。臣職司綜核。共期慎重。帑項自不得不分明指飭。而臣等稽核錢糧。尤其專責。凡可以稍籌節省之處。節一分浮糜。卽盡一分職守。經部臣將歷年用項情形。並將來有可節減之方。備細指陳。俾臣等得以提撕警覺。益於全河公事。有裨臣等實深敬服。况蒙皇上諭令臣等。遵照前旨辦理。並未飭令再行議減。臣等凜遵籌辦。本不容再行剖陳。惟查內外臣工。共辦一事。凡有下情。應行上達之處。無不當備陳聖主之前。如工部原摺所稱。就十八十九兩年用數比較。現減一成例價。每年止節省銀二三萬兩。以通工銀款核計。不及百分之一等語。臣等查嘉慶十八年現議減價各廳。歲搶修秫稽江柴等料。用銀四十五萬餘兩。另案各工秫稽江柴等料。用銀二十九萬餘兩。以一成減銀比照。共節省銀七萬四千餘兩。與工部摺開僅省銀二萬九千餘兩。數目微有不符。至嘉慶十九年江境黃河斷流。無從比較。臣等照工部比較之法。將嘉慶二十年各該廳歲搶修另案工程用料計算。可省銀六萬五千餘兩。復將嘉慶二十一年各該廳歲搶修另案工程用料計算。可省銀六萬四千餘兩。且未減料價以前。每年歲搶修用銀一百五十萬兩。自減價以後。每年止用銀

一百三十餘萬兩。是前次減價。就歲搶修一項。每年已省銀十餘萬兩。再加另案工程。及此次續減。每年總可省銀二十餘萬兩。不止百分之十。至臣等前奏工用錢糧。分爲三項。查與工部原奏分別歲搶修另案及大工三項。名目雖殊。用項則一。卽如十九年豫省堵閉睢工。江境挑河培隄。並鑲辦禦水壩工。與睢工事同一例。並非常年工程可比。其餘創建虎山腰滾壩。王營減壩。山旰挑辦減水引河。及大案土工。並修整開壩。皆爲久遠之計。悉非常年所有之工。是以有常年另案。專款另案之分。非敢多立名目。藉圖牽混也。又如原摺稱加價以後。河工多故。七年之內。另案各工。用銀三千三百餘萬兩。若扣除加價。止需銀一千數百萬兩。實因料價增長。方至多開加倍等語。查未經加價以前十年之內。上游疊次漫決。長河下游。八年無水。尙用銀至二千六百餘萬之多。而十一年至十七年。南河各工疊出。最爲多故。似不能用銀轉少。自邀聖明洞鑒。至臣黎世序任內。所辦常年另案各工。十八年用銀二百一十餘萬兩。加以歲搶修。亦不過三百餘萬。十九年僅止用銀八十餘萬兩。二十一年兩年。因黃河甫經挽復。長河尙未刷滌深通。用項稍多。計請發現銀。亦止三百餘萬兩。至二十二年。現在奏送清單。統計歲搶修另案。亦止三百餘萬兩。溯查嘉慶十一年。奏請加價之時。摺內聲明。近年南河工用。總在三百萬兩以外。可見未經加價以前。與既經加價以後。南河每年用銀。總須三百餘萬。惟未經加價以前。例價不敷採辦。而實用無從開報。不免通融虛捏之弊。既經加價以後。銀數實用實銷。而工程毫無虛冒。一祛從前朦混之風。是因加價而開報核實。並未因加價而用項轉多也。近年以來。仰蒙皇上如天之福。河工漸次平安。用項力圖撙節。自加價至今。歷十餘年之久。而歲用銀數。總不逾原奏三百餘萬之數。固不能因加價而節用錢糧。實不至

因加價而多開加倍。近日各處開墾業已修理齊全。專款另案工程絕少。但期全河從此安恬。卽常年另案工程亦可逐漸省減。臣等惟有欽遵諭旨。隨時體察。凡料物土方工匠價值。無論已減未減。遇有某項可以酌減發辦者。卽行據實奏明辦理。可省卽省力。除浮冒。仍不敢拘泥出納。貽誤修防。轉滋糜費。上負逾格恩慈。自干咎戾也。奉硃批。工歸實用。帑不虛糜。視國事如家事。以百姓爲子孫。保衛民生。永期鞏固。天不可欺。財不可貪。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大小臣工。戒之在心。守之在志。將此硃諭。通諭知之。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十一日。孫玉庭黎世序奏。銅沛九里溝河勢南臥。刷及隄身。該處在十八里屯滾壩迤下。必須堅守。經該道督率廳營。趕將隄身幫培寬厚。長一百五十丈。搶鑲護壩。長六十八丈五尺。該工距山較近。並採辦碎石。於壩外拋護。免致壩段跟鑲不已。工程旣資經久。而錢糧亦不多糜。其長河溜勢。間有坐灣。上提下移處。如徐州道屬銅沛小店汛之兵十四堡。宿南蔡家樓汛之朱家莊迤下。宿北皂河汛之兵十九堡。淮揚道屬桃南龍窩汛之趙家莊。淮海道屬山安上河汛之孫家莊。海安海北汛之周家社。或向無壩工。溜抵隄根。或淤閉舊工。復經刷出。經各道將督率廳營。動撥備防料物。搶鑲新壩。抵禦。又桃南胡家灣迤上。劉工迤下。田工挑壩迤上。夫二十一堡迤下。外南吳城七堡。工尾夫八堡。兵四堡。工頭及外越隄尾等處。俱係溜勢側臥。若接鑲壩段。未免生工不已。轉致多費。現俱於隄外酌築土壩數道。用碎石拋護。挑溜開行。以免多生工段。至兩岸隄工幫培包淤處。均已完竣。臣黎世序於督防之便。逐處查驗辦理。均尙如式。此番盛漲。深資抵禦。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九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南河大汛。盛漲時必須籌備減洩之路。嘉慶二十年。蒙皇上天恩。准添建徐州虎山腰減水滾壩。二十一年於睢南峯山四閘之外。龍虎二山中間鑿作天然滾水石壩。均備大汛應時啓洩。皆係就山開鑿。石根堅固。底高口寬。啓放得力。宣洩有制。查峯山四閘。係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所建。嗣因頭四兩閘。掣水過猛。患其奪溜。自嘉慶元年以後。閉而不啓。祇放二三兩閘。俾資減洩。所有新鑿龍虎山滾壩。卽以抵頭四兩閘之用。其二三兩閘外向。各築鉗口柴壩。柴壩外又築臨黃土壩。爲重門保障。然料土築成。非有山根石脚者可比。恆恐掣溜過大。閘身稍有蝕失。追溯四閘創建之始。河身尙低。卽遇盛漲漫灘之水。由壩入閘。僅過水數尺。原與滾壩無異。迄今百餘年。河底日漸淤高。大汛開放時。兩閘金門水深至二丈有餘。致外壩內閘過水之處。無不十分喫重。又從前河勢北灣。距閘座有五、六、百丈之遙。由倒鉤形勢分注二、三兩閘。路迂溜緩。尙覺稍有把握。近年河身南臥。逼近壩門。因將閘牆隄埽。疊次加高培厚。乃本年啓放時。水勢湧注閘牆。止出水尺許。若非前此加築四層。勢必漫出閘牆之上。設有閃失。奪溜堪虞。於全河關鍵匪細。幸經廳營等竭力搶鑲鉗口壩埽。防守閘隄。克保平穩。總因河身高下。今昔懸殊。節宣啓閉。難合機宜。但下游各工。皆藉此處減水護隄。又未便堵閉不放。欲別籌宣洩之路。非得天然形勢。亦不敢輕議興作。臣黎世序與徐州道嚴煇及參游廳營等。周回揆度。查得峯泰兩山間。山坡石脚相連。中間空橋。約寬二十餘丈。可以就勢剗鑿。作爲滾水石壩。將臨黃土壩幫寬。外鑲護壩。卽以鑿山之碎石。將臨黃壩兩面包砌堅固。永不開放。俾水由滾壩下注。達於二、三兩閘。旣於前人舊制無所更張。而閘外添此一層天然滾壩。鉗束進水。得有節制。水退自然斷流。不致抽分大河。底水仍可并

力刷滌下游河身。而開座亦無閃失之患。實屬一舉而數善兼備。臣黎世序與道將等。籌計萬全。無逾於此。因飭令詳勘確估。計鏟鑿山根土石。及幫寬臨黃土壩外鑲護埽兩面包砌碎石。又加高開牆開後土隄。及頭開堰壩加培高厚包護碎石。約共需銀三萬餘兩。查該開常年啓閉。每年需用銀一萬四千餘兩。及一萬六千兩不等。今就山勢鑿成滾壩。以目前而計。費用未免增多。但滾壩旣成。每年可無鑲修啓閉之費。此後樽節實爲不少。於遵守成式之中。稍爲變通經久之法。統計帑項工程兩有裨益。臣孫玉庭日前到浦。反覆籌商。意見相同。仰懇皇上天恩。俯准飭辦。臣等卽於歲修項下。給發銀兩。督率道將廳營。妥速辦理。務於來年大汛前完竣。俾長河盛漲時。得以有備無患。南河成案續編。今案此摺開經數均元。

吳敬覆奏請准。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三

河水章 廣四十

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朕於嘉慶十七年六月間。因大內及御園向未供奉水府諸神。特命兩江總督百齡。於祀典內所載天后惠濟龍神封號神像。敬謹繕錄摹繪。並將清江浦殿宇規制。繪圖貼說。進呈於御園仿照建蓋。以妥神靈。隨時瞻禮。爲民祈福。迨次年九月。黃河南岸睢州下汛。忽有漫口之事。朕心方以建祠展祀。以迓神庥。豈誠意未孚。不能上邀鑒佑。當諭在工各員。趕緊堵築。旋以滑縣教匪滋事。密邇睢州。不能不暫停工作。直至十九年大汛後。始再議興工。此一年內。黃河由漫口經行數百里。澄清後灌入洪湖。暢出清口。直達尾閘。將一路河身海口。全行刷滌深通。自此以後。睢工既合。閘今數載。軌順瀾安。民生永奠。此實轉禍爲福。神力斡旋。有不可思議者。朕仰承福庇。歲時瞻禮。倍切誠恭。茲特敬述佑助之靈。宣示中外。著將此旨發交南河。勒之貞珉。俾大小工員。同知欽感。虔修祀事。永荷平成。欽此。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黎世序奏。遵部議酌定葦蕩左營。每年增採柴八十萬束。連舊額共柴二百三十三萬五千束。右營增採柴一百二十萬束。連舊額共柴二百八十三萬四千八百束。作爲常年定額。不容短少。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二十二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臣等奉上諭。近年海口通暢。湖河順軌。朕每次詢之。經過南河來京之

員皆稱清水暢出敵黃。何以此次黃河一經漲發，卽有倒灌停淤之事。幸海口消落迅速，已形減退。該督等卽督率道將廳營於河口淤淺處所，設法疏浚，並加意防守兩岸隄壩各工，務臻穩固。本日吳璉奏，東南兩河各廳有存水較大產料較少之處，應分別預籌，以重修防。又附片奏，南河虎山腰石滾壩，以及天然峯山等閘，原爲分減黃河盛漲之良法，但旁洩過多，則正河溜緩，應早爲堵閉等語。南河啓放閘壩，著孫玉庭、黎世序相度機宜，慎重節宣。其東南兩河各廳存水較大，工多料少處所，須寬爲籌備料物，情形是否如斯，著黎世序、葉觀潮詳細察看，各自妥議具奏。臣等查南河關鍵首在蓄清刷黃，而汛期有早晚之不同，天時有旱澇之互異，是以清黃之高下不能操必於人謀。遡查前數年海口未暢，河底日高，黃水倒灌之日居多。經年引黃濟運，是以河病日深。近年海口深通，清水外出之日居多。雖間有倒灌之時，而爲期不久，尙不至於爲患。本年入春以來，清水高於黃水三尺餘寸，暢出刷黃。桃汛黃河長水，始與清水相平，旋即消落，清水仍高黃水一二尺，暢達外注。至閏四月下旬，豫皖一帶雨水較多，湖水尙未加長，而黃河累次漲發，致形倒灌。臣等督率道將疏築兼施，將重漕尾幫趕緊攬渡，後卽飭將禦黃壩堵閉。當此大雨時行，淮源日盛，俟湖水充足，高於黃水，卽可啓壩俾清水暢出刷黃。現在之偶然倒灌，並無妨礙。至蒙頒示尙書吳璉條陳所言，皆未雨綢繆之計。臣等伏查南河惟上游豐蕭銅沛各廳購料較易，下游山海安阜四廳有海柴足恃，其餘邳睢宿桃裏外河各廳介於黃運洪湖之間，素不產料，購運維艱，必須早爲預備，寬爲給發。因先於上年霜降後請撥銀兩發給購貯，堆垛堅實，報驗足數，以供春修動用。桃汛後又按照工程之多寡，水勢之平險，請發防汛料物，每廳於春修完竣之後，配足四五百堆不等。近年南河

險要各工間段埽外拋砌碎石。工程較前穩固。是以籌發料物。漸有章程。現在累經盛漲。各廳間有加鑿及新生埽段。並無搶辦險工。非如從前之一遇汛漲。墊鑿不已。用料至數千百堆之多。似現在各廳存料已足敷用。現仍酌量添貯。以備不時之需。是臣等現辦情形。與吳璣所陳脗合。又河南啓壩減洩盛漲。本有奏明定誌。必水勢長符定誌。方准開放。歷年開壩。總在長逾定誌以後。水落卽行堵閉。並無多洩。論者每謂治黃之要。惟在束水攻沙。開壩之用。意在旁洩。似乎相反。惟查靳輔成書。每稱河溜歸槽。始能逼刷中泓。若大汛盛漲。水勢上灘。兩岸相距數千百丈。一片汪洋。河流散漫。中泓轉致停淤。故開壩之設。減其散漫有餘之水。既可保護隄工。而河溜歸槽。逼刷中泓。愈爲有力。是減水與束水。不知河者以爲相反。而知河者以爲相成。且臣等查滾壩之用。尤較勝於閘座。蓋閘座口門不寬。而其底甚深。當盛漲減水之時。過水無多。而水落歸槽。又不免抽分底水。轉致中泓溜緩沙停。至若滾壩。口面稍寬。壩底較高。當盛漲啓放之時。洩水旣暢。可以化險爲平。迨水落歸槽。自然斷流。不致抽分底水。愈得東溜刷沙之用。近年南河情形。減水開壩。旣已布置齊全。有備無患。險要工段。又已拋砌碎石。保護埽工。而應用錢糧。又蒙聖恩先期飭發。應手趕辦。揆之人事。已屬不遺餘力。惟有敬慎修防。以期仰副我皇上水土平成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日。孫玉庭黎世序奏。黃河自立秋後。陝州馳報。萬錦灘於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初八日。長水七次。沁河長水一次。共長水一丈七尺八寸。奔騰下注江境。黃河自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四日。各廳長水五六尺不等。初五六兩日。上下各工消水三四尺。初七日。水勢復漲。幸前水業已消落。騰出河槽。續

漲之水有所容納。各工一律平穩。間有搶護之處。如銅沛九里溝。工尾兵十二堡。前築土壩上下。溜近隄根。各拋護崖。碎石長三十丈及六十餘丈。夫十堡埽工尾段。亦拋護崖。碎石長七十餘丈。得資抵禦。邳北十一堡迤上。溜勢刷近隄根。搶築柴土壩三道。外拋碎石。各壩空檔。酌鑲護埽七壩。工埽段行墊。擇要拋護碎石。挑溜開行。宿北河北鎮迤下。卓家房。向無埽工。因溜勢北趨。刷及隄身。搶鑲新埽。葉家莊迤上。埽段游墊。揮拋碎石二段。以資抵禦。又外南小新莊工尾。夫九堡無工處所。因河溜南趨。搶鑲新埽。其餘自銅沛以下。山安海防以上。凡兩岸有迎溜頂衝埽段。均酌拋碎石。立見平穩。湖水自立秋後。日見長水。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七尺一寸。當黃水消落時。湖水較高一二尺。迨高水加長。又復高於湖水。臣與道將等時加體察。時當秋汛盛漲。若禦黃壩。卽爲啓放。黃水秋汛方長。恐有異漲。倒灌堪虞。而湖水又已長逾定誌。若不量爲減洩。則西風司令堰。肝石工喫重。臣等隨時察看。將仁禮兩引河。並智壩先後啓放。其餘壩河。仍可守且守。交八月後。如黃水大消。臣等卽將禦黃壩。大加拆展。俾清水暢出。以收刷黃之益。奉上諭。本年黃水異漲。長河隄埽各工。處處著重。該督等此次奏報。南河水勢情形。尙在東河蘭儀漫口之前。現在黃河上游。旣已奪溜旁趨。江境隄埽各工。自必一律平穩。惟蘭儀漫口下注。全黃灌入洪澤湖。前此湖水已經長逾定誌。若再驟添盛漲。堰肝臨湖各工。在在堪虞。著孫玉庭。黎世序。先事豫籌。其湖口束清禦黃兩壩。急應大加拆展。俾清水暢出。減洩盛漲。旣已保護高堰。兼可刷滌河身。暢達尾閘。至清口以上黃河。必有斷流停淤之病。俟應行抽溝之時。該河督相機先期辦理。以便黃河歸復故道。順軌東流。南河

是月二十九日琦善奏。臣前因下南祥符上汛六堡漫水場隄。地當險要。當將趕緊搶築。及委員查勘。下游各廳漲水緣由馳奏。本日接據蘭儀同知張壇等稟報。蘭陽汛大河盛漲。拍岸盈隄。甚爲危險。正在分投搶護間。二十三日。刻西北風大作。水勢騰高。致十堡西小土壩無工處所。水溢堰頂。夾塘灌滿。水復暴長。兼之驟雨傾盆。八堡大隄立見過水。勢若建瓴。隄身坐墊數十丈。二十四日申刻。奪溜成河。臣接閱之下。心膽俱驚。此次河水積長。各廳紛紛報險。而蘭陽汛漫口。竟至奪溜。不勝惶懼。臣現因祥符上汛六堡地處上游。逼近省城。若不行堵築。有關全省大局。連日督率員弁。晝夜搶辦。幸值長水見消。陰雨稍止。趁此趕購稽料。跑買筐土。圈築越堰。並委員溯查上流進水溝槽。分頭攔截。俟大局粗定。卽專交護理。開歸道王仲淮督率廳營堵築。務臻穩固。保障省垣。臣卽趕赴蘭陽。會同河臣葉觀潮。悉心籌議。奏明辦理。奉上諭。據琦善奏。蘭陽汛十堡水溢堰隄。夾塘灌滿。八堡大隄。登時過水。隄身坐墊。於二十四日奪溜成河。又據另片奏。據報陳留汛七八堡交界處所。隄頂過水二處。隄身墊場各十餘丈。中牟上汛八堡迤下漫水場隄約三十丈。均未致掣溜等語。蘭陽漫口。旣已掣動大溜。與葉觀潮所奏情形。迥不相同。著吳璣李鴻賓。迅卽馳驛。速赴蘭陽漫口處所。查看情形。口門共有若干丈尺。現在大溜全歸。此處緊要。大工卽專交伊二人在彼商辦堵築事宜。應如何盤護裹頭。設法搶禦之處。相機妥籌。先行奏聞。以慰廑注。其祥符六堡及陳留中牟三處漫場漫工。俱交琦善一手搶辦。該撫察看何處緊要。先辦何處。琦善本於河務素未諳習。昨已寬免議處。此次自請嚴議之處。仍著加恩寬免。該撫惟當倍加奮勉。將三處漫工迅速堵合。尙可以功抵過。此係交伊專辦之事。若不能經理妥善。不能再邀寬貸也。至北岸考城舊南隄漫水。

著吳璣等卽飭知葉觀潮令其專司堵築効力贖罪一經堵合葉觀潮卽趕赴南岸聽候吳璣等差委其被水地方應行撫卹各事宜琦善卽督率藩司認真妥辦勿令災黎失所南河冊稿

是月葉觀潮奏七月二十三日接據河北道趙麟稟報曹考廳屬搶築子堰水復增高兼之風雨交加子堰隨築隨塌是日丑刻過水數處現在添派員弁協同搶辦臣卽連夜趕到詳細體察緣大河水勢二十二日見落旋復接長北岸最大之處積存長水一丈三尺餘寸連底水共二丈五尺餘寸較上年盛漲大至五尺餘寸考城舊南隄普律平漫刷有溝槽多段後面北大隄地勢較低亦有平漫之水並未分溜先經河北道親率廳營汛員并力搶辦甫將西首溝槽一道堵合河水復落五尺餘寸隄頂立見涸露遂將未堵各溝槽專交河北道督率補築並飭考城縣查明隄北附近被淹村莊妥爲撫卹疏消臣見河水陡落自係上游失事立卽飛飭西行探查經過下北祥河均落水一丈餘尺北岸各廳幸俱平穩竊恐南岸上游必有漫缺隔河瞭望遠莫能見正深惶惑聞祥河下北水復驟長五尺至九尺不等殆由上游漫口業經挂淤或已搶堵臣復沿河隨水東下於二十五日至下北蘭陽汛下交界河面較窄處所遙望南岸現有漫口掣動大溜約在蘭儀廳境內迤下河流較微亟欲馳赴確切履勘詳悉奏聞無如日來大風暴雨溜激異常河中上下並無船隻往來南岸文報已七日未通疊次差探查無復信實不勝惶悚焦急臣查漫口處所雖未探真而河溜南趨目擊屬實萬不得已謹先將情形據實具奏現已設法覓船到後卽盤淤過渡細查口門處所丈尺盤頭裹護並查明蘭儀以上挂淤漫口係在何處晤商撫臣琦善籌議集料趕辦事宜再繪圖貼說恭呈御覽查黃河向來伏秋長水最大之年積長至七丈七尺餘寸卽爲盛漲

本年截至七月十八日各來源已積長至八丈八尺一寸較往年多至一丈有餘而日內接長不已自係來源仍有續漲實爲從來所未有雖料物錢文節經添備搶護而異漲不消上游向未漫灘之處無不拍岸盈隄加以數日夜大風鼓浪上湧間段平漫子堰隨築隨塌人力難施惟臣渥荷鴻慈超擢專司河防未能豫籌妥善以致河流漫溢上負主知下貽民患悚惶戰慄無地自容惟有將臣交部治罪以昭炯戒奉_上諭本年黃河盛漲較往年多至丈餘現在東河南岸既有漫口掣動大溜看來情形較重著吳璥即帶同張裕慶并於發往差委之滿洲司員內酌帶一員一并馳驛前往東河漫口處所會同葉觀潮琦善相機籌堵其永定河漫口本係方受疇該管地方著那彥寶即會同該督妥協籌辦張裕慶於河務素爲熟悉著吳璥酌量如北河緊要將該員留於北河另帶滿漢司員各一人前往若東河情形較重仍帶張裕慶前往東河以期得力總以公事爲重不可稍存私見也南河冊稿

八月葉觀潮革任仍留工効力命李鴻賓爲河東河道總督東河事宜冊

是月奉_上諭據葉觀潮奏查明南岸儀封上汛三堡大隄現有漫口一百一十餘丈中間水深四丈餘尺掣溜約五六分蘭陽汛八堡大隄水由東首小土壩漫入灌滿內塘大隄刷成缺口七十餘丈掣溜約三四分中間水深三丈餘尺距儀封上汛三堡僅二十餘里又據另片奏下北廳蘭陽汛十一堡東隄頭舊埽三段接連迤上各舊埽五段先後墊塌匯及隄身情形極爲險要幸隄北灘地尙高尙無刷通跌塘之患等語儀封蘭陽大隄刷成缺口二處均已掣溜自來河不兩行計兩處口門總須歸於一處著吳璥李鴻賓接奉此旨立即馳驛星夜兼程趕赴蘭儀工次詳加履勘大溜究竟歸注何處口門約寬若干丈尺

奪溜實有幾分。其舊河尙存正溜幾分。並祥符陳留中牟三處漫隄過水情形。一併繪圖貼說。先行由驛具奏。其祥符陳留中牟三處漫口。昨已交琦善在彼搶辦。著吳璥等卽飭知葉觀潮前往南岸。幫同琦善將漫隄迅速堵築。又奉上諭。葉觀潮奏黃沁廳武陟汛縷隄九堡。於初六日河水陡長。兼之沁水匯注。水高隄頂二三尺。縷隄九堡子堰。隨築隨塌。該處向無埽工。隄身已刷寬一百餘丈。幸距正河一千七百餘丈。僅係灘水漫缺。並未分溜。其漫隄處所東首及南面黃河進水溝槽五道。西首沁河進水溝槽二道。趕將通黃溝槽堵斷三道。餘仍漏夜趨堵。可無掣溜之虞等語。前此黃水盛漲。黃河南岸漫隄。除蘭儀兩處掣溜外。其餘過水溝槽甚多。茲因沁水匯注武陟汛縷隄九堡。又復漫缺。該處地當北岸上游。現雖不致掣溜。若一成漫口。河北地方又被淹浸。且下注衛河。有阻運道。吳璥等現在籌辦蘭儀漫口。其北岸武陟汛縷隄漫口。著卽飭知葉觀潮專責成。伊趕緊搶辦。務期堵築穩固。不致又成口門。俟工程完竣。可保無虞。葉觀潮再赴南岸。將過水漫隄各小口。以次堵合。葉觀潮務當奮勉辦理。以贖咎愆。此是暫免治罪。其蘭儀大漫口。吳璥李鴻賓現在俱可到工。著遵前旨。會同琦善妥辦。並通籌全局。次第經理。無負委任。欽此。

皇帝聖訓。

是月。調南河參將遊擊備弁十員。河兵四百名。續調備弁四員。弁目十五員。河兵二百七十五名。赴河南漫工。聽候派遣。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奉上諭。吳璥等奏黃河北岸王家溝地方。溜勢驟向北趨。刷通沁溝。匯注九堡馬營壩口門。一摺黃河南岸蘭儀漫口。尙未歸注一處。今北岸王家溝地方。又復將河脣高厓刷塌。蓋灘北注。刷成溝槽。直通

沁溝。匯注九堡馬營壩口門已塌寬一百六七十丈。掣溜五分有餘。前派葉觀潮專辦北岸武陟漫口。乃甫將溝槽五道堵合。王家溝又復刷通。實屬辦理不善。若不嚴行懲治。何以示儆。著吳璣等即傳旨將葉觀潮先在北岸工次枷號。北岸工竣再移至南岸工次枷號。俾通工人員皆知儆畏。俟大工合龍再發往伊犁効力贖罪。該革員誤工糜帑。此時姑免籍沒。著伊自矢天良。先竭力措交銀兩。以助工需。現在北岸漫口雖已掣溜五分餘。正河尚有溜三四分。著吳璣李鴻賓即在北岸上緊設法搶堵。能使北岸不成大工。則南岸漫口尙易於爲力。吳璣等務勉力辦理。不可稍懈。琦善此時先回南岸。集料鳩工。察看蘭儀二處漫口現已歸併何處。督辦盤築裏頭各事宜。俟北岸工竣。吳璣等再赴南岸會同辦理可也。○睿皇帝聖訓

是月吳璣李鴻賓琦善奏武陟汛縷隄九堡馬營壩本係沁水漫溢口門。旋經葉觀潮堵斷通黃溝槽五道。正在挑渠引沁歸黃。一面築堰堵截。不料上月二十八日沁溝南首黃河長水溜勢北趨。忽將灘層高厓刷塌。漫灘下注。刷成溝槽。通連沁溝。由九堡原口門匯流東注。臣等於九月初二日接據河北道趙麟稟報。即馳抵工次查勘。業已掣溜五分勢難堵截。於初十日馳奏。臣等帶同葉觀潮等連日赴墊路攢運料物。猶冀設法搶堵。無如大溜全注溝口。無從搶堵。口門前寬一百六七十丈。現已二百餘丈。水深一丈四五尺。至二丈餘尺不等。臣等焦急凜懼。莫可名言。馬營壩向無埽工。地居北岸上游。與南岸蘭儀漫口相距三百數十里。今馬營壩已成漫口。則蘭儀口門定即斷流。止須築堰堵閉。外鑲護埽防禦。毋須多用料物。隨將原派蘭儀大工之料物分飭承辦各員迅速購買。運貯馬營壩。復添派北岸廳縣領銀購料運

工。遴委諳練大員。隨同勘立壩基。趕緊盤頭。一面委員勘估引河。以期迅速興工。仰副聖諭。桃汛前合龍之期。不敢稍緩。至馬營壩口門前。經沁水下注。居民已遷移高阜。人口並無損傷。現在下游被水各地方。水勢自必增長。臣琦善先已委員查勘。今又添派人員。隨同臬司德奎。妥爲撫卹。至漫水經行地方。據該府縣及委員探報。水勢出口門後。一小股由武陟獲嘉新鄉汲縣流入衛河。勢甚微細。其大股由原武陽武及輝縣邊界。至延津封邱等縣。下注山東張秋。俱係衛工漫水所經舊路。臣李鴻賓飛咨山東撫臣程國仁。並飭運河道前赴張秋。查勘水勢。設法疏洩。不令回空。船隻稽阻。其馬營壩堵辦事宜。現即次第籌議章程。具奏奉上諭。馬營壩溜口居北岸上游。遠在蘭儀之上。此時已掣溜成河。正河僅有微溜。則蘭儀兩處溜口。卽日必當斷流。自應將原派蘭儀料物。飭令承辦各員。迅速購買。卽行運貯北岸。並添派北岸廳縣購料趕運。以便尅期興工。吳璣李鴻賓著卽駐劄北岸。催辦料物。一面勘立壩基。上緊盤護。裹頭并委員勘估引河。通籌大工全局。督率趕辦。期於桃汛前堵築合龍。其南岸蘭陽儀封口門。河已斷流。易於堵合。著琦善酌帶明白工員一二人。前往先堵蘭陽口門。次堵儀封口門。俟兩處缺口堵築堅實。該撫一面具奏。一面仍至北岸。會同吳璣等辦理。至李鴻賓等。自請交部議處。無謂之至。馬營壩漫口之時。李鴻賓尙未到任。琦善本不諳河務。俱著毋庸交議。其另片所奏。豫省辦理大工。現不乏員。差委吳璣等卽督率各工員。奮勉趕辦。葉觀潮債轅覆轍。豈可復行委用。仍遵前旨。枷號工次。俾各河員觸目驚心。共知儆懼。大工現既改歸北岸。南陽相距窈遠。其工次巡邏彈壓。著就近令河北鎮馬濟勝。酌帶兵四五百名。來工巡防。南陽鎮呢嗎善及所帶官兵。卽飭停止。至豫省進京文報。山東一路現被水阻。卽照所奏。改由懷

慶府屬之武陟修武衛輝府屬之輝縣淇縣歸入安陽磁州正站將遞可也。南河冊稿。
是月吳璥李鴻賓琦善奏馬營壩漫口已成及酌請續撥餉銀核定稽麻土方價值業經臣等先後具奏。
查堵築大工必須先將東西兩壩基勘定始能勘估引河分段承挑一面趕辦料物集有成數大壩方可
進占臣等連日督同道府廳營等於王家溝迤東進水溝口起至馬營壩大隄漫口止上下履勘此處漫
口即係康熙五十九年前河臣陳鵬年任內漫工舊地因地處北岸上游形勢建瓴土質沙鬆屢築屢潰
彼時料物夫工俱用民力辦理已費經營今難辦情形迥非當年可比自應倍加慎重妥籌以期上緊集
事查自王家溝進水溝口至馬營壩大隄漫口計三十餘里溝口一帶盡係新淤嫩灘斷難建壩其相近
馬營壩一帶河唇過遠亦不宜建壩因擇於適中之東岸尤菴西岸張菴老灘上土性尚好擬立壩基旋
因河溜尚勁忽東忽西東岸時見塌卸壩基未能遽定現又督同以河道陸用之同知張協鼎原任都司
楊克榮及廳營等詳細察看使酌定大壩二壩基址即行盤頭一面將料物引河等事以次趕辦至大壩
開工總須料物辦有成數引河工程有十之二三方敢逐漸進占而購料挑河又須發給銀兩始能辦理
現查初次請撥各省餉銀已閱四十餘日雖據山東山西安徽湖北等省咨報起解尚無一處到工江省
所調道員張文浩參將盧順游擊張兆等亦尚未到豫節屆立冬爲時已促無如本年黃沁兩水至今尚
旺溜勢未平馬營壩奪溜十餘日而河水尚涓涓下注不能即時斷流皆向所罕見之事致料路尚多阻
遏遠近引河未能一律勘估是大壩進占之期更未敢草率定議種種棘手勢處萬難再四籌思倍常凜
懼不得不據實直陳於聖主之前俟初次餉銀解到立即分給購料挑河各員趕辦但銀少用多仍須續

撥之餉解到。方可陸續應手。惟有仰求聖恩。敕催續派餉銀省分。星夜趕解。庶免停工。以待臣等仍晝夜籌計。凡發銀購料挑河。並調派人員等事。就可先辦。即隨時上緊辦理。以期竭力堵築。再臣琦善節奉諭旨。令即前往蘭陽儀封堵築二處缺口。查儀封三堡口門。現已斷流。易於堵辦。其蘭陽八堡缺口。尚有分流下注。口門若遽行堵築。恐收窄刷深。轉多糜費。擬先於王家溝迤東正河分流淺窄處所。相機築攔河壩一道。俾黃水全歸馬營壩。則蘭陽漫口。即可斷流。不特施工較易。錢糧亦多節省。已飭委該道廳籌議。先將蘭儀二處缺口需用料土。實數確估。到日臣琦善即前往督辦竣事。仍趕回武陟大工。會同辦理。奉上諭馬營壩漫口已成。溝口一帶新淤嫩灘。自難建壩。然亦須設法辦理。從前北岸亦屢有漫工。無不應期堵合。若似此守株坐待。明年桃汛前豈能竣工。著吳璥等相度情形。或由外圈。或由裏越。擇土性堅實處所。及早建立壩基。以便興工進占。勿再觀望遲延。其前次撥解工銀二百萬兩。本日復經降旨嚴催。續撥工銀四百八十萬兩。昨已諭知該督撫等趕緊起解。不日即可陸續到工。吳璥等惟當鼓勵在工員弁兵夫。剋期興辦。務於明年桃汛前合龍。方爲不負委任。至所稱馬營壩地方。即係康熙年間漫工舊地。從前俱用民力辦理。但今昔情形不同。此時安能按畝派斂。若勸諭捐輸。或尙可行。著琦善出示曉諭豫省各府州縣。以該處漫口。康熙年間辦理大工。俱資民力。此時黃河南北兩岸漫口數處。皇上軫念災區。不忍令豫省黎庶。比戶輸將。但大工需用浩繁。國家經費有常。爾等紳衿富戶。誼關桑梓。如能急工好義。捐資助工。即各報明銀數。解工應用。將來大工合龍。必將爾等姓名及捐輸銀數。據實奏聞。仍可邀恩賞給官職。如此愷切曉諭。或可於工用有裨。該撫當飭屬妥爲辦理。不可強行抑勒。或從中侵蝕。致滋弊端。爾

是月黎世序奏十六日奉上諭前因豫省南岸蘭儀兩處漫水下注黃河匯淮全入洪湖高堰隄工危險節據該督等奏報將禦黃東清及三河兩壩並吳城七堡王營減壩全行啓放以保隄工現據吳璈等奏豫省北岸武陟馬營壩地方刷塌口門二百餘丈業已掣溜成河正河僅有微溜馬營壩距蘭儀漫口三百數十里北岸旣已奪溜成河則蘭儀兩處漫口即日定當斷流洪湖之水自必日就消落此時機宜亟應將所啓各閘壩及時堵閉收蓄湖水勿令暢洩明春豫省合龍時方能暢出敵黃不致又生倒灌之患該督等即相機籌辦先期經理是爲至要欽此查九月初十日湖漲甫見消動至二十日止共落水一尺五寸方且私心慶幸以爲保護萬全今知豫省北岸掣溜成河蘭儀漫口斷流洪澤湖僅有淮水來源前啓各壩河自應趕爲堵閉當經飭行道將廳營卽委各員集料鳩工分投經理伏查山盱三河兩壩及束清禦黃並揚河之車邏南關等壩係常年啓閉不敢另請錢糧而本年黃流忽注水勢異漲宣洩不及節經奏明添啓蔣家壩順清河吳城七堡王營減壩堯濱壩以及揚糧廳之昭關壩均非常年啓閉之工現應趕緊堵閉所需料物土方用項較多摺節估計現在應堵壩河較多亟須預爲籌備應請發銀四十萬兩專辦堵閉收蓄事宜至黃河歲修埽段雖飭照常鑲修而黃河挽復之時溜勢上提下移行墊跟鑲必須隨機抵禦伏查嘉慶十九年睢工合龍江境禦水工程共用銀四十五萬兩今仿照前案更從節省請撥銀四十萬兩爲禦水必需之用連堵閉各工共銀八十萬兩仰祈天恩俯念要工敕部撥解臣等仍相機摺節發辦斷不敢稍任糜費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吳璣李鴻賓琦善奏大工全局總以壩基得地引河得勢最爲扼要之計必須詳慎審度而馬營壩一帶土質盡係純沙尤應細勘妥籌臣等前數日督率諳練道廳等上下察看東岸尤庵西岸張巷尙係老灘可以建壩旋因土性沙鬆東岸時見刷塌且河勢入袖恐難站穩又另行履勘自溝口至馬營壩口門兩岸俱係沙灘並無膠土壩基實難率定溝口以下地勢建領愈往後退則入袖愈甚壩身過於喫重難期穩定溝口土性雖鬆稍爲收進溜勢尙平究係力爭上游祇可於溝口切近大河處所擇定東西壩基較爲穩妥且引河頭亦頗得勢將來放河時可期暢順惟沁水在壩基之下須將舊沁河先挑一面將原村漫口堵合使全沁由舊道歸黃則大工合龍時兩無窒礙至大壩工未能堅結必須立二壩一道以資擎托現於大壩迤下相距一百七十丈之處擇定壩基俟大壩進占二壩亦逐步跟進得此擎托之力庶大壩不致過形喫重合龍後更資重門保障現量大壩基中間河面寬三百二十七丈深二丈三四尺不等東壩頭溜勢較緊已派委署河北道張協鼎等趕緊盤護不使再有刷寬西壩頭亦即創槽鑿埽盤築以防河溜趨刷一面於東西兩壩尾量準長丈估定土方數目即派員分投趕築其引河頭於東壩基迤上八九十丈河溜圈注之處斜向東南開挖接至舊河長八百三十七丈並於西壩迤上估築挑水壩二道挑溜南趨俾大溜緊對引河頭可得吸川之勢現在舊正河尙有微流即委員於舊河切近東壩處築做攔河壩正河即可逐漸乾涸以便將引河頭上段及下游中段下段舊河分別抽挑一面酌發辦料銀兩嚴催購運再酌定壩工進占之期查外省撥餉近日湖北山東兩省已各解到銀十萬兩山西省亦解到銀十萬兩又鹽課銀八萬兩其餘亦漸次可到現已酌量分給購料挑河及築壩尾各員領辦計初

次發銀二百萬兩到齊亦不敷給發。須待續撥之餉。先後解到。卽陸續給款接濟。立限嚴催。俟東西兩壩料物先積有^或一二千垛。引河挑有二三分工程。大壩卽可擇吉興工。進占奉天諭。馬營壩一帶土性沙鬆。吳璣等相度情形。就溝口稍爲收進。擇定東西壩基。較爲穩妥。且於引河頭得勢。將來開放可期。順暢。著卽照此辦理。現在壩基已定。各省撥餉亦陸續解到。日內天氣晴和。水土不致凝凍。亟當趁此興工。一面挑築引河。一面進占大壩。其舊沁河挑挖引渠。導令歸黃。更當及早興辦。此時正河內已築攔黃大壩。蘭儀缺口業經乾涸。無庸琦善親往辦理。著卽前往督辦原村沁河漫口各工。俟引沁歸黃。該撫再赴馬營壩會辦大工。吳璣李鴻賓先督率在工。文武各員。剋期興築。每進占四五十丈。卽由驛奏報一次。總期於明年桃汛前合龍。不可稽遲。吳璣李鴻賓琦善三人務各奮勉前力。果能妥速蒞工。必當渥沛恩施。勉之。

勉之。南河冊稿。

是月命協辦大學士戴均元侍郎那彥寶查勘河南漫口情形。留那彥寶駐馬營壩工。督理堵築事宜。是月吳璣李鴻賓琦善奏武陟汛溝口業經勘定壩基。築做壩臺。卽應趕築壩尾。現估西壩尾自壩頭至秦家廠靠隄止長一千八十六丈。東壩尾自壩頭至原武十二堡止長三千八百四十丈。已派員趕辦。而切近東壩頭之上段引河及下游之蘭儀兩處口門以下河身淤墊。必應開挖引河。尤須通盤籌計。較量高下。估定與挑。俾得一律寬平。將來啓放引河。暢行無阻。臣等查東壩迤南上段引河估長八百三十七丈。現已派定各員弁分段承挑。其導沁歸黃之引渠並堵築原村缺口。挑辦沁河引渠亦已遴委府廳營汛分投趕辦。是馬營壩上游各工已有頭緒。惟下游河身去路尤關至要。在上南中河下南等廳。自馬營

壩溝口掣溜以後。河身已多受淤。而秋水挾沙較少。俟攔河壩堵竣後。量定淺深。抽挑尚不甚費力。惟關陽漫缺。正值異漲之時。自八堡口門至儀封三堡二十餘里。淤墊比上游較厚。其儀封三堡至睢州上汛九堡以上河身五十餘里。因彼時三堡口門掣溜甚猛。正河水勢陡落。上游隨溜泥沙不能下注。盡行壅積。遂至灘與隄平。並有灘面高於隄頂一二尺者。先經派委汝寧府知府王世臣。帶同熟諳文武工員。前往勘估。計土方挑費甚大。臣等以引河關係全局。固不可不力求通順。第以五十餘里之河身淤成平陸。挑濬需費不貲。現復飭令諸練道廳各員。即同江南游擊張兆等。再行確估。其實在不能減挑處。所不敢惜費。致有阻遏。如有可酌減之工。亦不敢稍任多糜。務期量準河底。確核算深丈尺。俾將來下游水勢。可以暢行。而工用仍無浮濫。奉上諭。吳璣等奏。武陟大工。現已盤護壩基。估挑上段引河。並趕辦導沁歸黃等工一摺。本日已傳旨。派戴均元。那彥寶。前往武陟查看壩工引河情形。吳璣等現在趕築壩臺。接築壩尾。不日料物應手。即可興工。進占是大壩工程。已有端緒。惟開挖引河。關係大河全局。必當一律暢順。若少有高仰之處。壅遏堪虞。據稱蘭儀漫口以下河身淤墊較厚。且有灘與隄平者。雖估計挑費較重。然總須設法挑使寬平。將來啓放引河。方能順流下注。現已諭令那彥寶留駐武陟。與吳璣等會辦大工。所有挑挖引河事宜。著即專交李鴻賓前往確勘妥辦。將來引河通暢。是伊之功。如有阻遏。是伊之過。其大壩工程。進占丈尺。每隔旬餘。吳璣等將已得若干。未得尚有若干。奏報一次。挑挖引河分數。著李鴻賓亦每隔旬餘。知會吳璣等會同具奏一次。以慰廑注。吳璣等即督率在工員弁妥速辦理。務於明年桃汛前合龍。勉副委任。至另摺所奏。豫省南北兩岸各漫口。因本年黃水異漲。普律平漫。高過隄頂。各缺口均在無

工處所自屬實在情形。葉觀潮業已革職枷號，仍發伊犁。其攤賠漫口例價銀兩，於應賠二成外，再加賠一成。著卽照所議辦理。其餘疎防文武各員，弁照例分別參處可也。南河冊稿。

是月奉上諭，朕聞向來興舉大工，每於工次搭蓋館舍，開廛列肆，無物不備，市僧等趨之若鶩。其所取給，皆工員揮霍之資，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此種惡習，歷次皆有。此次吳璥等務當嚴禁浮靡，將所發帑項實歸工用，勿以國家重大工程爲伊等漁利之地。如有違背，小者枷示，大者正法。法在必行，朕言不再。又奉上諭，御史蔣壽寬條陳河工積習一摺，所奏俱是。國家興辦大工，不惜鉅萬帑金，以衛民生。一切工料均應覈實。如該御史所奏麻料攪雜沙土，稽塚外實中空，實難保其必無。著吳璥等卽責成李鴻賓，並由京帶往司員等認真查驗。如有前項弊端，卽行嚴參懲辦。再朕聞本年豫省除被水之區，俱屬豐收，產料甚多，不過距工較遠，運費增多，前已准其量加例價。吳璥等務飭廣爲購運，勿使工用缺乏。如有盈餘，亦可留備歲修，不致虛糜。其堆料廠座，並嚴飭文武員弁晝夜巡查，防範火燭，勿稍疎懈。至在工人數衆多，一切需用什物，不能不資商賈販運。該御史奏稱工所玩好充牣，甚至元狐紫貂熊掌鹿尾，無物不有，河員等隨意購置，爲鑽營饋送之資，亦係從前陋習。琦善係本省巡撫，著嚴行查禁。此次工所除尋常衣服食物外，如有珍奇玩飾，開廛列肆者，立卽驅逐，毋准停留。該御史又稱向來河工事竣，所保人員多係親舊，甚至有身未赴工，名列薦牘者，殊不足以服人心。此次務當覈實辦理，將來大工合龍，保奏人員不得稍有瞻徇冒濫。其投効人員內，如有曾經奉旨永不敘用者，著卽行駁回，不許留工委用。儻有朦混保奏者，一經查出，不特將本員黜退，仍必將吳璥等治罪不貸。該御史又稱在工各員領有帑金。

任意挪移捐升。希冀工竣。照新銜議敘。實開巧捷之門。著明定章程。凡辦工出力人員。祇准照現在官職。奏懇恩施。不得以捐升階級。請邀議敘。以杜倖進。奉皇帝聖訓。

是月。李鴻賓自陳不勝河督重任。降郎中留工。經理錢糧。宥葉觀潮罪。命仍爲河東河道總督。

是月。吳璣李鴻賓琦善奏。豫省近年歷有漫工。惟嘉慶八年。衛工地處上游。土性沙鬆。壩工喫重。兼之引河縣長。是以彼時引河抽溝。例幫價銀。用至五百四十餘萬兩。連大壩挑壩等工。已共用銀一千餘萬兩。尙有建築二壩工銀。係工竣後所用。不在數內。本年馬營壩漫口地方。土性純沙。與衛工相同。又在上游二百餘里。引河更長。自王家溝上段舊河起。至中段之上南中河。下南等廳。節節停淤。分別挑河抽溝。土方已屬不少。下段之蘭儀曹考一帶。淤墊較厚於中段。其尤甚者。儀封三堡以下。至睢州上汛八堡以上。淤灘高與隄平。有高過隄頂。與子堰頂相平之處。計長五十餘里。挑挖最艱。土方甚多。至睢州上汛九堡以下。因蘭儀兩處漫口。全行旁洩。陡淤積厚之土。至八堡而止。是以九堡以下。至江南交界。受淤漸薄。止須間段擇要挑挖。其餘不過抽溝導引。並查明河身低窪處所。即可毋庸抽溝。以歸撙節。然自馬營壩至江南交界止。計河道縣長八百餘里。雖將無須挑挖處。概行刪除。其受淤較薄者。亦僅止抽溝。而淤墊高厚處所。道里已長。土方已多。必須河底一律深平。將來開放時。方能迅駛暢行。卽至省。至減總較估挑銀數。更有加增。至馬營壩溝口。建立大壩。實屬得勢。而灘土沙鬆。須倍加築做堅厚。並恐進占收窄。刷跌過深。隄身擔險。尙須添建二壩。以資擎托。兼之蘭陽儀封兩處漫口。雖已乾涸。而衝刷深塘。補隄錢埽。亦須築做寬高。放河時始足抵禦。是種種情形。較之衛家樓工程既多。卽需費更繁。計前兩次請發銀數。實屬

不敷。仰懇鴻慈。再行敕撥附近省分銀二百八十萬兩。迅速解送來工。庶得工需應手。奉上諭。本日據吳
啟等奏。請續撥大工銀兩。已交戶部速議具奏。其另片奏開投効之例。已降旨准行矣。武陟大工。前已據
吳啟等奏。勘定壩基。盤頭裹護。正當趁此天氣晴和之時。趕緊進占。何以兩次奏報。俱未奏及。此時吳啟
等當已擇日開工。進有丈尺。著接奉此旨。再隔旬餘。將所進丈尺。即行具奏。聲明已進若干。尙未進若干。
嗣後每屆半月。俱照此具奏。至進占一百丈後。繪圖具奏一次。二百丈後。繪圖具奏一次。口門僅留數十
丈時。再繪圖具奏一次。即以此計算合龍日期。務於桃汛前大工告歲。勉副委任。南河冊稿。
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戴均元等奏。馳抵武陟。查看壩工引河。及購運料物情形一摺。本年馬營壩漫口。
自奪溜以來。已一月有餘。兩壩運貯稽料。僅有一千餘垛。是大工辦理遲緩。竟由購料稽延所致。吳啟等
因屢經降旨飭催。始奏於十月二十七日開工。現在所購料物。不過十分之一。即使儘數動用。進占至五
六十丈時。料物不能接濟。勢必停工以待。所關匪細。吳啟係欽差駐工。其購料乃巡撫專責。現在撥發帑
項。已將及千萬。陸續到工。無虞缺乏。朕於來往河南大臣官員。時常詢問。僉稱該省本年未經被水地方。
秋成俱十分豐稔。是產料不爲不多。雖距工較遠。總當設法趕緊購運。歷年與辦大工。原不盡在附近地
方採辦料物。豫省本係產料之區。尙謂轉運艱難。豈鄰省購運。轉能捷於本省耶。琦善本有疎防之咎。今
督辦料物。又如此延緩。著先革去頂帶。暫留河南巡撫之任。戴罪圖功。即嚴飭所屬。於鄰近府州。廣爲購
買。無分晝夜。轉運赴工。如再有貽誤。吳啟等即行嚴參。定將該撫革職治罪。不稍寬貸。吳啟等一面督催
挑挖引河。一面剋期進占。務期明年桃汛以前合龍。全歲大工。不可遲延。睿皇帝聖訓。

是月初三日命侍郎文孚查勘河南馬營壩引河督催工料。是月初四日命直隸山東江南協濟馬營壩工稽料。

十二月初七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江境黃河本屬深通自豫省蘭儀漫口漲水陡落未免停淤今豫省既分段興挑江境地處下游必須較豫省格外加深庶成吸川之勢臣孫玉庭陛辭回任時便道查勘臣黎世序亦馳至徐屬兩岸分行逐段探量勘得徐州一帶黃河積淤雖不甚厚而河勢曲折多有灘嘴挺出之處必須挑切以期順勢且蕭南王平莊邵家壩一帶河勢坐灣特甚將成入袖之勢來年並恐續生新工莫如乘此河乾水涸之時逢灣取直量爲抽挑以免兜溜生工臣等與道將等悉心查估茲據徐州道周以輝游擊劉俊帶同熟諳工員逐段勘估造冊呈送前來臣黎世序又覆加查核總以地勢之高下定丈尺之寬深上與豫省引河機勢相承下與江境尾閘氣脈相貫務使馬營壩合龍後水勢建領毫無壅遏除王平莊邵家壩等處另行查估外計挑長河長九萬三千餘丈挑深四五六七尺不等較十八年睢工漫溢江境挑河所用銀兩有減無增估定後卽派員分段承挑俟興工後親詣督催如有續露淺灘應行增減之處隨時核實酌辦務使工歸有濟帑項無糜以仰副聖主水土平成之盛治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四

河水章 四十一

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吳璈那彥寶葉觀潮琦善奏。全河大溜。自開放引河後。卽掣動六分。至初七日。已有九分。惟時金門僅存十丈五尺。因口門甚窄。兩壩捆鑲。船隻不能並容。隨於西壩先進一占。至初八日。甫經做成。竭力追壓。忽見西壩門占連後占。平墊長二十餘丈。卽趕緊搶鑲。尙未穩定。東壩門占連後占。亦平墊長三十餘丈。幾與水平。晝夜搶築。始得高出水面二丈七八尺。初九初十兩日。復平墊不已。兩壩上下水邊埽。亦同時並墊。東壩下邊埽回溜搜刷。兩次大墊入水。臣等督率兩壩文武。分頭趕搶。以次鑲高。漸臻平穩。察看各占屢墊後。埽段外游兩壩擠近。僅存口門四丈餘尺。水勢愈加激怒。搜刷更深。必須趕緊塔閉。卽督飭壩各員。盤壓壩臺。於十三日寅刻。挂纜合龍。正在層土層柴。儘力堵築。又見東壩門占接連後五占。陡墊長二十餘丈。墊矮二丈七八尺。上邊埽亦跟墊入水。長二十餘丈。幾至鑲築不及。當令西壩官兵。俱往東壩。幫同搶辦。幸壩身寬厚。疊次盤壓堅實。俱無走失。而情形實爲危險。臣等親駐壩頭。督率在工文武員弁。併力搶鑲。一面將金門大埽。追壓到底。竭七晝夜之力。至十四日。大壩周身高厚結實。金門已漸斷流。全溜悉歸引河。惟壩前雖係止水。而土性太鬆。水深至十二丈有餘。實難放心。至十五日卯時。東壩上邊埽忽有埽眼漏水。壩下翻花甚大。幸兩正壩並未墊動。然現未閉氣。形勢仍屬可危。查馬營壩地居北岸。上游土性純沙。水深至十二丈餘尺。引河抽溝。縣長八百餘里。需用稽料。二萬

數千塚之多。艱鉅情形。爲從來大工所未有。臣等及通工官兵。皆不敢保其必成。今竟得堵築合龍。已非意料所及。迨合龍後。忽又有此驚險。更深悚懼。惟有將東壩上邊埽。及正壩儘力加壓數日。一面趕做關門埽。統俟穩固。閉氣再行馳奏。至引河自開放後。奔騰下注。據糧河廳稟報。黃水於十二日戌時。行入江境。方幸河道通順。乃於十五日。接據蘭儀廳稟報。十二日戌時。見大河分溜。圍注隄身。適值西北大風溜勢。擁高丈餘。極爲湧猛。將儀封三堡以下。無工處所。乘風撞擊。坐墊隄身三十餘丈。掣動大溜。新河挂淤斷流。臣等聞信之下。心膽驚裂。臣葉觀潮。卽應迅速前往。惟馬營壩水勢。仍未消落。壩工合龍後。尙未閉氣。正在搶鑲十分緊急之際。而儀封究在南岸下游附近。上年缺口。水有刷成河槽。不致過於泛溢。其下注江境。仍由洪湖出清口歸海。自應先其所急。暫留馬工搶辦。商之吳璣等意見相同。當卽飭令總理馬工東壩之開歸道謝學崇。帶同文武員弁兵丁。星夜馳往。趕緊盤護裏頭。俟馬營壩搶鑲穩固。臣等卽馳赴查看。再行奏聞。臣琦善已飭管理總局藩司。糜奇瑜委員馳往漫口下游。濟渡撫卹。毋俾失所。奉上諭。馬營壩大工。雖已合龍。壩下仍有漏水翻花之處。未能穩固。吳璣等應卽督飭在工人員。晝夜趕壓堅實。再行馳報。現在南岸儀封三堡以下。隄身又坐墊三十餘丈。掣動大溜。亟應趕緊盤築裏頭。免致汕刷日寬。吳璣那查寶在北岸督辦壩工。尙未蒞事。自應先其所急。著仍駐北岸經理完妥。葉觀潮琦善均有河務之責。既未能豫爲防範。致南岸隄身又復坐墊掣溜。咎實難辭。葉觀潮現無頂戴。琦善著卽行摘去頂戴。飭令伊二人戴罪圖功。現在南岸已刷開口門。掣動大溜。葉觀潮琦善自行酌量一人。卽日馳往南岸。一面督率員弁。趕緊盤築裏頭。勿令刷塌日寬。一面購料鳩工。趕行堵築。現屆桃汛期內。水勢漸增。卽當

迅速興辦。務於四月以內。堵合完工。勿稍稽遲。本日已降旨。令該關差鹽政等。將商捐各款銀兩。迅速撥解。儀封工次備用。先行給辦工料。將來工竣。即著落葉觀潮琦善二人分賠。不准開銷。其北岸合龍後。如料物尙有盈餘。即趕運南岸。以濟要需。至南岸漫口。上年八月。據葉觀潮奏。係在儀封三堡。茲據奏。此次漫口。係在儀封三堡以下。是否即係上年補築新隄。輒添以下二字。冀圖含混遷就。著吳璥那彥寶查明。此次儀封漫口。如係上年補築新隄。將承辦此段工程各員。即行革職。枷號工次。並查明彼時督辦大員。據實指名參奏。勿稍回護。所有疎防之該管員。汛備弁。著查明嚴參革職。其餘協防員弁。亦一并先行革去頂戴。再此次漫口。必因引河未能通暢。以致下壅上潰。並著查明儀封三堡以下。係何段引河挑挖。未能如式。將承辦各員。據實參奏。以便懲辦。文孚德奎二人。係何人所辦。查明速奏。南河冊稿。是月。吳璥那彥寶葉觀潮琦善奏。臣等於十六日。將馬營壩大工。於三月十三日合龍。並壩下翻花甚大。尙未閉氣。趕緊追壓。緣由奏報在案。臣等親駐壩頭。督率文武員弁。將東西正壩及上下邊壩。竭力搶辦。隨墊隨鑲。一面趕做關門壩。鑲壓到底。自十五日卯刻。至十六日戌時止。又竭兩晝夜之力。壩下翻花漸次平減。至十七日戌時。已毫無滲水。計三百數十丈壩身。及上下水邊壩關門壩。一律高鞏穩固。通身閉氣。涓滴不漏。壩前已澄淤二丈有餘。伏查馬營壩土性純沙。水深至十二丈餘尺。引河至八百餘里之長。購料至二萬數千垛之多。艱鉅情形。實爲從來所未有。而合龍前後。又復疊生大險。幾於措手不及。臣等同文武各員。雖竭盡心力。而凜懼難。以名狀。茲竟搶護堅穩。危而復安。斷非臣等心思才力。所能到實。皆仰賴我皇上至誠感格。昊貺丕昭。神庥顯應。始能鉅工告成。欣忭之餘。尤深寅畏。此次大工挑辦。引河抽

溝及承辦物料巡查各料廠諸要務事艱任重臣等分派文武各員時刻嚴行訓誡河北鎮臣馬濟勝親率各營員兵丁彈壓稽查半載有餘片刻無暇計在事文武大小員弁共七百餘員奮勉爭先皆無貽誤臣等萬不敢市恩邀譽亦不敢沒其微勞擇其始終不懈尤爲出力者繕具清單敬呈聖鑒可否量予鼓勵之處出自皇上天恩其次出力各員另容分別咨部議敘謹由驛馳奏仰慰聖懷奉上諭吳璥等奏馬營壩工合龍穩固保奏出力人員並請撥銀兩籌備善後工程已另降諭旨將吳璥那彥寶加恩獎擢矣其另單保奏各員並未將壩工引河兩項人員分晰開單現因引河未能通暢致儀封三堡又成漫口如係挑挖下段引河尙當查參治罪豈能一體復邀甄敘著吳璥等查明兩壩出力及儀封三堡以上承挖引河各員另行分晰具奏再降恩旨其儀封三堡以下挑工員弁卽照昨降諭旨查明開放引河後黃水流至何段卽不能下注以致上潰指名參奏至文孚德奎係何人督辦之工挑不如式河流不能通暢亦一并查明速奏毋稍隱諱現在北岸大工合龍後壩身邊埽俱臻穩固一切善後事宜祇須葉觀潮琦善二人內酌留一人在彼經理吳璥那彥寶等卽日馳赴南岸一面將儀封漫口盤築裹頭勿致塌寬一面查看口門丈尺及水勢漫注情形繪圖貼說迅速覆奏以慰廑注所請善後工程銀八十四萬兩昨已於兩淮兩浙粵東商捐各款內飭撥銀二百萬兩速解工次卽於此二百萬兩內撥出銀八十萬兩還款其所需稽料及土方價銀俱著照所請撙節辦理其餘銀一百二十萬兩留於南岸工次速行給發購料興辦北岸大工所存稽料如有盈餘卽運赴南岸備用至上一年南北兩岸缺口甚多蘭陽儀封而外尙有祥符中牟陳留考城等處皆係甫經補還新隄著吳璥等逐一親往履勘是否堅鞏如有虛鬆之處趕緊礮

築堅實，勿致再有疎虞。其補修工料，著落上年承辦員弁，照數賠繳。南河冊稿。

是月奉上諭：豫省南岸儀封三堡復刷成漫口，續塌至一百三十餘丈。吳璥等於北岸合龍後，遲延十餘日，並不趕赴南岸，迅速籌辦，均難辭咎。吳璥著革去太子少保銜，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署理河東河道總督。那彥寶革去都統，降補內閣學士。署理河南巡撫均撤回議敘。葉觀潮著革去河東河道總督，留於工次，効力贖罪。琦善著革去巡撫，賞給主事銜，隨同吳璥等辦理大工。俟合龍後回京，以刑部主事用。

睿皇帝聖訓

四月，吳璥赴江南查勘高堰水勢，命張文浩以道銜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其山東運河事務，仍著李鴻賓署理。東河事宜冊。

是月，御史葉繼燾奏：沁黃交匯之處，形勢尤要，應豫籌捍禦，以護隄防。奉上諭：所奏是沁河入黃，其勢迅而且猛，該處地形又係南高北卑，北岸隄防尤爲緊要。聞武陟大工合龍之後，沁水仍復甚旺，轉瞬大汛經臨，沁黃二水自必日漸加增，隄工處處著重。上年蘭儀漫口時，吳璥等專在南岸辦工，並未慮及上游北岸，以致武陟猝成鉅工。現在北岸大工甫竣，其隄堰卑薄，河身淤墊處所，必應先事豫防。著那彥寶、張文浩，即遴派曉暢河務形勢之員，速赴沁黃交匯之處，悉心查勘，或應加培隄堰，或應疏濬支流，奏明先期辦理。將來伏秋兩汛，沁黃長發之時，再專派幹員，加意防護，保守萬全。那彥寶、侯桃祖同到任時，將此旨詳細告知，令其一體欽遵辦理。睿皇帝聖訓。

五月，奉上諭：張文浩、姚祖同奏會籌防護大汛事宜一摺，上年黃水異漲，豫省南北兩岸，河隄漫缺頻仍。

始而南岸繼而北岸迨北岸之馬營壩將次堵合而南岸之儀封三堡又復刷塌河防潰壞未有甚於此者皆由前任河督等玩愒因循狃於惜費之見平日不加意修培以致臨時無從措手今張文浩姚祖同會籌全局凡所稱著名險要之區有應先事防護者務當設法修守並多備料物斷不可靳惜小費致誤事機即無工處所一經大汛漲發亦難保不臨時生險總當處處派員無分晴雨晝夜時刻小心防守以保萬全至河工防險以備錢爲最要遇有搶險之時縱庫貯銀兩有餘一時不能濟急惟錢文充裕則人夫一呼而集土料均可應手而至一經搶護平穩其所省實多矣該署河督等當於瀕河州縣豫發銀款令其多換錢文實貯實存有缺即補免致臨時拮据

睿皇帝聖訓

六月奉上諭張文浩等奏會勘沁河隄工請借項修築一摺豫省河工北岸倍要於南岸而沁黃交匯處近年尤爲險要茲據張文浩等會勘沁河兩岸隄工及攔黃民堰卑缺處所甚多現距大汛爲日無幾工限緊迫止能擇要與修著照所請准其借帑修辦工竣後於懷慶府屬各縣地糧內俟前數案攤徵完竣之日接續攤徵分作五年歸款該河督等即當督率工員趕緊辦理限於大汛前一律完竣仍嚴密稽查務令修築堅實其現在估修各段之外雖因大汛前不及施工至大汛經臨時亦應飭令該道廳等一律周密防護毋稍疏虞再黃河南北兩岸分段設立文武工員專司防汛其所管境內有工處所固應慎重保護即無工處所亦當一律防範河形溜勢遷徙無常歷來漫口多在無工之處皆因汛官平時大意視為無關緊要一經大溜奔趨遂至措手不及該河督等當通飭防汛各員弁隨時隨處周遍巡查務保萬

聖睿皇帝聖訓

八月張文浩姚祖同奏。儀封大工興舉。首須購料挑河。前於請撥銀兩摺內。卽經聲明。新料登場。核定價值。並攤路稍乾。委估引河半月以來。臣等往來兩岸。搶辦險工。乘便隨處察訪。詢商司道。會同籌核。正在酌定分派間。承准廷寄七月初十日。奉上諭。儀封大工。霜降後卽須興辦。所需料塼。新料一經登場。卽派員購運。工次務令儲備充裕。至大工合龍。全在引河通暢。須於興工一月前分段興挑。其引河內所出之土。加遠運送。欽此。臣等查豫省本年雨水調勻。秋成豐稔。七月望後。新稻新穀。漸次刈穫。以產料多寡。運工遠近。通計價值。與十九年睢工約略相等。查睢工。稽料。吳璫等原議。每塼一百五十兩。嗣購辦不敷。復經奏明。每塼一百六十七兩。至二百餘兩不等。是以前後通計。每塼銀一百九十兩。擬每塼給銀一百八十兩。其糶麻一項。仍照睢工定價。每斤給銀四分。約計壩工需用糶麻。已分派河廳州縣。酌發銀兩。趕緊購運。寬爲儲備。稽料一項。雖甫經先後登場。應俟月盡後。曬晾稍乾。方可堆塼。以免朽腐。臣等已於地方州縣。河工丞倅中。擇其誠實勤幹者。分赴兩壩挑濠插廠。收買民料。緣歷屆大工。稽料派員領辦者居多。本期各路分投收買。工用易集。無如各處販戶。遇有大工。每先囤積。以圖射利。辦員旣多。限期復緊。或以數員而買一處之料。其價本屬易昂。迨至迫於嚴催。加價購買。一路之販戶得利。則各路之販戶居奇。由是辦理棘手。工程喫緊之際。每有停待之虞。臣等再三籌議。與其分路採購。而遲累滋多。不如在壩招收。而遠近歸一。民戶急求得值。自必聞風趨赴。不爲囤販把持。卽時有陰晴。運有難易。通長計價。似可不出現定之數。而臨時相機收放。仍可由廠員設法招徠。不致貽誤工需。臣等仍時赴各廠查驗。以防弊混。至挑河抽溝土方價值。睢工每方銀四錢。惟上年馬工每方加至五錢。今以錢價糧價科計。每方四錢原

可敷用。但此次引河出土。歷奉聖諭。加遠運送。計每夫終日往返。耽延出土較少。所得即恐不敷。仰懇天恩。准照馬工挑河抽溝。每方給例加價銀五錢。其壩工及各項土工。每方仍照向例給例。加價銀三錢。所用例價照例銷賠。加幫各價攤徵還款。臣等查有在工防汛之即用道婁青熟諳河防辦事精細。現經委令帶同幹練廳營各員等。自口門迤東至江南交界。逐段丈量。分別挑河抽溝。確估寬深長丈。於向例出土丈尺外。加遠運堆核估土方銀數。造冊稟送。並一面調集挑河員弁。俟估到核定。即派往與挑。另行詳晰具奏。總趕壩工。一月前插鑿與辦。不任遲誤。奉上諭。歷來與舉大工。購備料物。挑挖引河。最為先務。儀封口門。本定於霜降後興工。現已節逾白露。為時不遠。亟須豫為籌備。著照該河督等所估。每料一垞。給錢一百八十兩。每繖麻一斤。給銀四分。督飭委員。趕緊購買儲備。該河督等仍不時親赴各廠查驗。以杜弊混。其挑河抽溝土方。每方准給例加價銀五錢。壩工及各項土工。每方給例加價銀三錢。例價照例銷賠。加幫各價攤徵歸款。並著該河督等飭委諳練之員。將口門迤下至江南交界。逐段較量。分別挑河抽溝。確估寬深丈尺。核計土方銀數具奏。於大壩興工前一月。豫行挑辦。不可稍有草率遲延。南河冊稿。

九月。張文浩姚祖同奏。儀封四堡漫口迤東斷流處。所正當上年新挑下段引河第四十六分內。現估挑工。本應就該處重挑。惟引河頭須與壩基相近。方能吸溜東趨。現在壩基應於大隄裏頭處建立。切近南岸。而四十六分之河頭。偏於向北。地遠勢背。將來放河難期得力。查上年所挑引河。土山本在河口三十丈外。迨河口刷寬。土山益近。此時若循舊重挑。其新出之土。逾山遠送。固已曠日多費。而舊積土山。既高且寬。礙難搬徙。其河身自今春啓放後。灘崖刷塌。及儀工斷流中泓。已多淤墊。加以伏秋時雨。衝淋兩

臆積沙更厚。茲欲重挑如式。較之平灘挑河寬深。抵算勞費相等。查舊引河南。本係嘉慶九年以前黃河故道。今春放河後。又刷有河形。西高東下。頗得建瓴之勢。較去秋受淤後。一望平衍。情形迥異。就勢另挑引河。實爲合宜。據該道等摺節確估。應留河頭一百五十丈。於壩工合龍前。相機搶挑。自儀封上汛五堡迤上。至睢州上汛十一堡迤下。止共長七千二百四十丈。挑口寬六十丈。四尺至二十一丈。二尺。底寬五十丈。至十八丈。深二丈六尺。至八尺不等。計估土三百七十餘萬方。需銀一百八十餘萬兩。至現估河尾迤東。接江南交界。河身間段淤淺。積水佔礙。有無高仰不平之處。須俟清水宣放。屆時察看搶挑。現在先行擇要酌估抽溝。所有溝工及引河頭土方銀數。統俟挑竣核數彙同引河繕具清單具奏。歷屆挑河。例於河口三十丈外出土。今與諸練挑工各員詳細講求。僉稱向來興工之始。已須於六七十丈外。循例以次而近。至三十丈爲止。勢難於例外過爲運遠。臣等悉心籌計。擬於例定出土丈尺外。南北各加十丈。以距河口四十丈爲度。務使河身寬展。不致坍塌。阻遏爲患。適欽差協辦大學士尙書臣吳璥侍郎臣那彥寶到工。會同復勘。意見相同。惟引河改近南岸。其大隄間有距河較近處所。應加幫高厚。並酌做挑壩數道。以備來年大汛溜到時鑲堵護隄。俟勘估核定後。再行奏明辦理。南河冊稿。

是月吳璥那彥寶張文浩姚祖同奏。臣吳璥那彥寶於八月二十七日到工。即會同勘定壩基。籌辦引河。並嚴催料物各事宜。於九月初一日具奏。茲於十一日奉上諭。儀儀封漫口東西兩壩裏頭。經伏秋大汛。疊次搜刷。較原場丈尺並未加寬。兼之豫省本年秋收豐稔。產料頗多。易於購備。此皆仰賴皇考在天。仁德所感。覽奏以手加額。欽感彌深。大工挑挖引河。爲全局最要關鍵。旣據張文浩姚祖同勘明。現定壩基切

近南岸。上年所挑河頭偏於北向。地遠勢背。且近經雨水刷坍灘崖。積沙淤墊更厚。其舊引河以南。本係黃河故道。西高東下。勢頗建瓴。擬從此改挑引河。吳礲等親往履勘。亦以爲甚合機宜。自應就此時所勘之處。照估興挑。葉觀潮素於河務諳悉。所有應挑各段引河。著吳礲等即飭令葉觀潮專司其事。督同派出員弁。趕緊挑挖。務期寬深如式。所出之土。即照張文浩等所議。以距河四十丈爲度。毋得稍有偷減。草率。其所勘西壩裏頭。向北移築二十餘丈。並將距河較近之南隄。加幫高厚。酌做挑壩之處。俱著照所議辦理。吳礲等當督飭在工員弁。奮勉集事。務於迅速之中。倍加慎重。以期早歲大工。保衛民生。欽此。伏查儀封口門。水深四丈餘尺。溜勢較前稍緩。霜降在即。自必日見輕弱。應及早興工。現在全河大溜。圈注東壩。水勢較深。西壩雖係淺水。一經進占。勢必刷深。若驟行用埽鎮築。恐水力尙勁。埽段喫重。應先將新築西壩頭。加幫高厚。創槽盤底。裹鑲穩固。並將東壩原做裏頭。加壓高鞏。幫寬壩尾。俾根基堅固。然後以次進占。方能步步穩實。茲擇於九月十七日卯時興工。即令東河道府及南河調到將備廳汛兵丁等。分撥兩壩專管工作。先將兩壩基妥慎鑲築。趕緊完竣。其時稽麻各料。存積日多。即當接進埽占。所做丈尺。容陸續奏明。計口門寬止二百丈以內。總可按日程工。不致延緩。現方所估引河共一百三十三分。日內即可普律插鉤。引河尾以下抽溝各工。已飭各廳領銀興辦。茲蒙恩准。就此時所勘之處。照估興挑。臣等當遵旨傳知葉觀潮。速赴挑工。督同派出員弁。往來攬辦。務期寬深如式。所出之土。以距河四十丈爲度。毋得稍有偷減。並明定賞罰章程。通行挑河官弁。以及辦料築壩文武各員。俾知做懼奮勉。早歲大工。仰慰宸廑。奉上諭。本日正交霜降節候。吳礲等擇於今晨吉時興工。黃流平緩。事機甚爲順利。前已勘定壩基。

茲據稱引河即可普律插觚。料物亦源源運送到工。吳璣等即督率道將廳營。催僱兵夫人等。及時趕辦。挑挖引河。務須深通如式。鑲壓裹頭。接續進占於迅速之中。仍當倍加慎重。以期步步堅實。早歲大工。南河冊稿。

是月孫玉庭黎世序奏。江境黃河兩岸長隄。年來間有幫培。並未一律增築。上年秋汛。黃河盛漲。豫省漫口。正河斷流。是以江境長隄。尙高出水面四五尺不等。而漲水落後。淤灘甚高。本年儀封四堡。剋期堵築。豫省隄工。現已加高培厚。江境長隄。自應一體照辦。庶黃河挽復。足資保障。臣等春間督飭道將廳汛各員。周歷履勘。自豫東交界下至海口。計兩岸隄長二千餘里。查照上屆水痕。分別高下。酌量幫寬。加高攔節。估計共需土方。夫工銀七十六萬餘兩。即擬奏請興辦。因豫省蘭儀復有漫溢。江境上游工程停修。是以尙未具奏。茲豫省大工即日興堵。江境隄工亦應及時興辦。且據徐州道府稟稱。所屬州縣。濱臨大河。地瘠民貧。向恃工作資生者。十居其五。本年黃河斷流。工程停止。貧民無處傭食。加以五六月間。大雨連旬。豐沛邳睢等處。積水尤深。秋收歉薄。而收成在五分以上者。又例不給賑。恐至歲暮。小民生計維艱。查培築隄工。早經估定。若能歲內興辦。貧民傭工有資。即可代賑。臣等公同商酌。徐屬本年陰雨過多。收成歉薄。固係實情。而培築隄工。本應乘時趕辦。與其另爲設法撫卹。莫若乘此秋深農隙。早爲興工。俾丁男自食其力。不致流離失所。實屬一舉兩得。惟查此項隄工。共需銀七十六萬餘兩。河庫現存。止有收貯海州等三州縣灘地變價銀十八萬餘兩。可以支用。尙少五十八萬兩。仰懇皇上。敕部就近指撥解工。俾得乘時發辦。不獨防守有資。而瀕河億萬蒼生。悉荷聖主生成之德矣。南河冊稿。今按此摺奉旨允准。

是月孫玉庭黎世序奏本年黃淮二水匯注洪湖雖徐州上游工程停修而防守堰盱長隄及下游黃運各工倍爲喫重五月內仰蒙欽派吳啟那彥寶前來江境會同勘籌將禦黃束清各壩全行拆展大開清口又於吳城七堡高家灣臨黃隄工啓放宣洩俾湖水由河入海藉以刷滌下游河身兼免湖濘湧漲迨夏秋間黃淮並漲加以大雨時行山泉匯集淮揚各屬工程倍形著重臣孫玉庭馳詣清江會同臣黎世序督率修防並相機啓放湖運減水各壩隨時鼓勵員弁兵夫晝夜巡防不敢稍懈入秋汛後上游來源稍減各處宣洩口門愈加深暢仰賴皇上洪福天時晴霽浪靜波恬清口湖水暢行外出由河入海海口較常年滌刷倍深白露節後湖漲漸消卽將減水壩次第趕堵收蓄湖漚其禦黃束清各壩亦趕緊收窄察看湖水數日始消一寸現存水一丈一尺六寸足資敵黃濟運邳宿運河自回空漕船過竣飭將各閘越壩照例堵築駱馬湖尾閘及中河楊莊頭二三壩大汛時會啓放拆展現飭照舊收蓄以備來年重運現逾霜降十日黃運湖河通工平穩洵堪仰慰聖懷其在工防守尤爲出力各員可否仰邀天恩量加鼓勵出自皇上逾格鴻慈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訓示遵行再江境黃河上年曾經挑浚並豐蕭境內周家庵邵家壩丁工堰等處河勢坐灣另挑引渠以順河勢節經奏明迨至馬營壩合龍啓放引河黃水流入江境未及半槽復由儀封旁洩江境河身續有停淤茲蘭儀漫工業已興堵臣等現飭道將廳營上自豫省交界下至清口逐細勘估現據稟稱分段查探停淤無多毋庸一律興挑惟上年所挑引渠尙有膠淤之處應須展寬長河內間有兜灣露淺及淤嘴挺出者亦應量爲挑切交界處仍築攔河壩一道以控水勢摺節估計共須土方工銀十一萬餘兩卽於上年挑工節省項下動用發辦無庸另請錢糧南河冊稿

今按此摺奉旨允准。

十月吳礮那彥寶張文浩姚祖同奏。儀封大工。自九月十七日。節交霜降。天氣暄和。河溜尙勁。二十三日。後氣候漸寒。工次初見微霜。河水漸形消落。前經奏明。先將新築西壩頭。加幫高厚。刨槽盤底。裹鑲穩固。並將東壩原做裏頭。加壓高鞏。幫寬壩尾。隨時察看水勢。以次進占。茲開工後。督飭掌壩文武。逐一照估。興築計東壩基北面邊壩迤東壩身。應幫寬加高長三十一丈。接幫壩尾長一百丈。西壩基築長七十丈。接築壩尾長九十八丈。以上俱係土工。嚴督工員。夯築堅實。俾根基鞏固。寬敞方可容納。人夫力作。並於壩基迤西築做格壩一道。長三十丈。又於南北兩面。各添做雁翅壩兩段。南面長二十七丈。北面長三十八丈五尺。亦係土工。既可幫護壩身。且運送土料。人夫往來。較爲便捷。俟工竣後。再將高寬丈尺。開單奏報。至口門自新築西壩頭。量至東壩頭。寬一百九十六丈。估築東西正壩壩工。寬十五丈。上水邊壩寬七丈。下水邊壩寬五丈。共寬二十七丈。茲已將東西壩基盤築堅實。即應接續進占。層土層柴。加意追壓。截至十月初二日止。東壩做成八丈。西壩做成二十四丈。共計做成三十二丈。尙存口寬一百六十四丈。惟有督率工員。恪遵聖訓。務於迅速之中。倍加慎重。其各分引河。葉觀潮督同總催道員。婁青往來。竭力嚴催。茲據總催分催等稟報。截至九月二十日止。通計已及二分。引河迤下。抽溝工段。業分派下游各廳承挑。並檄委歸德府知府邢承祖。就近專司催辦。限於引河前竣工。以便試放清水。如有高仰之處。再搶挑溝綫。務使一律通暢。日來東西兩壩。料車雲集。並有上游料船。水運來工。足以源源接濟。其麻斤一項。因辦理馬營壩大工。所用甚多。積年陳麻。收買淨盡。本年豫省產麻之地。所產較少。已委員四處採辦。總期

不致短絀。南河冊稿。

十一月吳璥那彥寶張文浩姚祖同奏。臣等於十二日奉。上諭。據給事中周鳴鑾奏。挑挖引河。爲合龍緊要關鍵。必須寬深如式。臨時方能得力。向來辦工。或應大挑。或應抽溝。分段酌估。派臨河州縣承辦。州縣委之幕友長隨。包於辦工之人。往往扣剋銀兩。偷減土方。應大挑者。止於抽溝。應抽溝者。略加挑挖。寬深多不如式。風聞馬營壩下游引河。多屬草率。隨復有儀封漫口。茲當趕辦引河。請令河道總督。於引河收工時。會同欽命大臣。親身勸驗。照估查收等語。與辦大工。以引河爲最要機宜。本年儀封估挑引河。前據吳璥等奏報。截至上月二十日。通工牽算。計已及六分。吳璥等當飭葉觀潮。督同承辦各員。認真辦理。務令寬深如式。將來挑工報竣時。吳璥等四人。自行酌量奏明。或一人或二人。於未經放水之前。前往各工段。逐一核實查驗。如有辦理偷減。及出土遠近。不及原估丈尺者。查明承辦之員。指名嚴參懲辦。務期一律深通。俾啓放時。順軌東注。永保安瀾。欽此。又奉上諭。豫省儀封大工。前據吳璥等酌定。期於十一月內合龍。茲據奏東西兩壩。截至本月初三日止。先後進築。共已得一百三十三丈。尙存口門六十三丈。計工已及三分之二。其挑挖引河。截至十月三十日止。連前已及八分。現在天氣晴和。正當趁此趕緊督辦。於迅速之中。加倍慎重。期於月內。依限合龍。所奏督挑引河。將出土最少。次少之員。分別責懲。記過。其先報完工者。存記。以俟獎拔。俾知畏懼奮勉。所辦俱好。所有領過四次工銀。其工段內存土尙多之通濟。閘官孫浩。著卽革職。枷號。工次。俾通工員。弁咸知儆惕。再大工將次合龍。必先啓放引河。迨引河吸溜暢注之後。兩岸工程。最關緊要。本年春間馬工合龍時。開歸道謝學崇。因調赴武陟。總理料物。其本管儀封。

地方復有漫口。至今言者尙以本管道員不在本任爲辭。此次吳璣等於合龍前。卽將下游兩岸實缺工員俱飭令先回本任。俾各小心防護。以專責成。欽此。伏查挑挖引河大工全局攸關。督辦大員千係甚重。何肯任聽工員以大挑減爲抽溝。以抽溝略加挑挖。自取誤工重咎。向來俱係特派熟悉挑工之員分段認辦。並非沿河州縣承挑。卽如此次引河分派挑工一百四十餘員。悉於河工實缺候補文武內酌量派出。亦未派及沿河州縣。其派挑各員均朝夕駐工。不能片刻暫離。總催分催等每日梭織。查催稟報。一有遲延不如式者。或飭摘去頂戴。或予棍責。均將本員懲辦。其所挑工段有丈尺可查。所出土方按奏定方價發給。縱有不肖工員。或剋扣銀兩。或偷減土方。無難立時查出。亦不至聽工員委任幕友家人。從中漁利。况大工以引河爲最要機宜。必須深通。水有去路。方能堵合。臣等節經嚴飭各工員。竭力經理。儻有草率遲玩等工。隨時懲處。未敢稍縱。茲欽奉諭旨。飭令臣等四人內自行酌量奏明。或一人或二人於未經放水之前。親往各工段核實查驗。臣等公同商酌。驗收引河溝工。直至江南交界。往回計須數日。現在口門逐漸收窄。水深溜急。長河冰凌晝夜不絕。二十日前後。水必蓄高。兩壩工程正當喫重。臣吳璣臣那彥寶必須常駐壩頭督辦。臣姚祖同現擬先赴引河。嚴催工員趕辦。俟屆開放引河前。臣張文浩再同葉觀潮親往。將引河及抽溝各工逐段驗收。如有辦理偷減及出土遠近不及原估丈尺者。查明據實嚴參。其下游禦水土埽各工業經勒限放河前報竣。臣張文浩再細心查勘。務令一律堅實。將來水勢蓄高。上游各廳亦應一體防護。並飭南北兩岸實缺各廳於合龍前悉回本任。俾各小心防守。務保穩固。以期仰副我皇上諄諄訓勉之至意。南河冊稿。

是月吳礮那彥寶張文浩姚祖同奏。初三日將進占丈尺。並引河挑工。成數具奏。後復嚴飭掌壩文武。鼓勵兵夫。并力儻辦。惟夜間工作。遇有搶鑲等事。恐人夫散處。或畏寒冷。不能一時雲集。又於附近各縣添雇常夫四千名。分赴東西兩壩。擡土運柴。俾免臨時短絀。初四日後。天氣嚴寒。大河冰凌甚多。而初四日已刻。上游冰凌驟下。將東壩擔纜船刷斷。篋繩衝走。二十餘隻。幸人夫俱無傷損。卽飭令添雇夫船。於口門迤上凝聚處。所儘力敲擊。隨溜下行。不致凍結。並設法攬護壩壩。一面仍晝夜進築。西正壩下首接連後占復墊十餘丈。隨即搶鑲平穩。挑水壩已做成八十五丈。溜勢直射引河頭。折回圈注東壩上邊壩。逕赴口門。察看情形。尙須再進兩占。於開放引河。更爲得勢。其東壩尾回溜壩灣。應於裏頭壩迤東接鑲護壩三段。並於上邊壩第一占後。鑲做磨盤壩。托溜歸注引河。以免壩身汕刷。連日時見濃陰。幸無雨雪。在壩員弁兵夫。見功在垂成。無不踴躍爭先。自十一月初三日至十二日止。東壩續得十二丈。西壩續得二十六丈。兩壩共續得三十八丈。連前共已得一百七十一丈。尙存口門二十五丈。計口門原寬一百九十六丈。今收束於二十餘丈之內。水勢洶深。溜益湍迅。加以冰凌漂淌不絕。尤應步步堅實。以期妥速。功成至各分引河。除前經奏明王宗鏊等四分完工外。截至十二日。陸續報完者甚多。統計已得十分之九。其未完各分。因土厚工多。上下舂運。已屬費手。兼之稀淤翻沙。旋挖旋長。不免多需數日。經葉觀潮督同總分催等分派。先經完工。各員帶同本段人夫。幫同搶辦。臣等又疊次嚴催。計十五日前後。可以全竣。引河頭原留長一百五十丈。先經分段核估。派員搶挑。限十五日完竣。引河迤下。估挑溝工。溝綫。先經各廳具報完工。已委員馳往確驗。自下而上。先將清水試放。查有露灘高仰者。仍立時抽挑。務期一律通順。伏查

向來堵築大工。口門收至十五六丈。將上游水勢蓄高。卽應將引河啓放。惟現在大河冰凌甚多。冬至將屆。儻天寒冰沍。一經啓放。壅積河頭。以致壩工著重。或新挑之河。冰塊兼行。溜勢不能迅暢。不可不慮。臣等悉心酌議。現在口門所存丈尺無多。固應迅速歲事。又不敢不圖及萬全。如十八日後。天氣晴和。可以試放清水。冰凌亦無阻礙。卽於二十日前後。將引河啓放。一面趕緊堵合。奉上諭。儀封大工。工屆垂成。惟現在金門日漸收窄。水深溜急。又值天氣嚴寒。河冰驟下。吳璥等尤當加倍慎重。督飭在工員弁。時刻留心保護。步步追壓。堅實期於月內。依限合龍。毋得草率遲玩。其南北兩岸隄工。務於開放引河前。飭廳汛員弁。晝夜防守。保護萬全。至引河挑工。卽照所奏。先令姚祖同馳往嚴催趕辦。勒限完工。俟開放引河前。再令張文浩督同葉觀潮前往各工段驗收。務期寬深如式。一經啓放。循流順軌。永保安瀾。南河冊稿。

十二月。吳璥那彥寶張文浩姚祖同奏。前因大河冰凌凝積。暫緩放河。進占緣由。恭摺奏聞。並聲明一有可乘之機。仍卽迅速趕辦。臣等隨時親到壩頭。察看口門以上。結成一片。冰上行人不絕。並有小車推挽行走。復查大溜由積凌下趨行。並未連底凍合。因思數千里長河。來源甚遠。旣未全行結凍。惟引河頭至挑水壩一帶。實因口門收窄。後冰凌漂淌不及。以致凝積日多。若將河面設法鑿通。得見溜勢趨向。或可相機開放。當卽添雇人夫數千名。督率道將文武。東壩由引河頭起。西壩由挑水壩起。多帶打凌器具。站立冰上。東西相對。盡力開鑿。並於口門迤上。分派船隻。先開冰路。俾冰塊隨溜下行。逐漸展寬。所鑿冰塊。厚有三四尺至七八尺不等。俱係碎塊凝積而成。層疊堅厚。時值北風凜冽。日間甫經鑿開。夜又凝聚。復督率員弁人夫。無分晝夜。竭力趕辦。迨至初一日。竟全行鑿通。細看大溜。仍由引河頭折至東壩上邊壩。

從積凌下斜注口門形勢極順。臣等悉心籌議。現屆嚴冬。上游冰凌業已凝積。其大塊厚凌。日內尙不能陸續下注。如再稍緩時日。不惟兩壩人夫紛紛散去。驟難招集。且以一百九十六丈河身。收束於十七丈口門之內。若守至春融冰泮。更恐上游積聚大塊冰凌。同時下注。致有意外疎虞。揆度情形。正有可乘之機。不可遲疑貽誤。其引河抽溝。實已驗明一律深通。測量河面。高於引河底二丈有餘。必當乘勢開放。即飛咨江南山東一體防守。一面先將挑水壩趕進兩占。連前共做成一百一十七丈。俾大溜逼往東趨。於初一日。東西兩壩同時進占。真重鑲築。甚爲穩固。連夜追壓。至初二日。壩前水已蓄高二尺。遂於巳刻啓放引河。申刻河頭已刷寬七十餘丈。挾凌奔注。勢若建瓴。卽派員隨水查驗。據稱引河兩厓坦坡。漸見刷場加寬。自己初一刻放河。至午初三刻。已出引河工尾。並據下游各廳稟報。黃流入境出境。均屬暢迅。至初三日午刻。大溜掣歸引河。已有七分。大壩誌椿落水二尺。似此萬分棘手之時。放河克臻暢順。實非臣等計慮所及。現在口門僅存八丈。溜益湧猛。而壩工極爲穩實。嚴飭兩壩文武。將新做之占。儘力盤壓。務令堅固。再接再進。一占。祇留金門四丈。一經門占加鑲堅鞏。計旬日內外。卽可挂纜合龍。功屆垂成。惟有益加小心。詳慎堵築。奉上諭。儀封大工。前因河冰凝積。引河頭至挑水壩一帶。全行凍結。暫緩施工。現經吳墩等添雇人夫。盡力開鑿。將積凌全行鑿通。東西兩壩同時進占。鑲築堅穩。於初二日開放引河。自己至申。刷寬七十餘丈。挾凌奔注。勢若建瓴。普律暢迅。大溜掣歸引河七分。現存口門八丈。當此天氣嚴寒。人力難施之處。設法冒險。克成厥功。總賴天祖垂佑。皇考在天之靈。默助。覽奏實深敬慰。現值功屆垂成。吳墩等益當小心。慎重熟籌。萬全計。此旨到時。已擇吉合龍。朕齋心敬禱。佇盼佳音。一經合龍穩固。卽馳奏

以慰廛注。南河冊稿。

是月吳啟那彥張文浩姚祖同奏。臣等前將鑿冰疏通水道。乘機啓放引河。通暢掣溜。於初三日具奏。惟時細加體察。口門中門並未凍合。溜勢湍悍異常。雖間有碎凌。隨溜漂洶。亦甚細小。口門以上。復結層冰。聚成一片。不能下注。大溜仍在冰下趨行。其形勢尙可施工。並查驗引河兩厓。亦見刷寬。中泓水深一丈七八尺不等。下游各廳及沿河州縣。陸續報到。黃流挾凌下注。駛行極暢。已據江南蕭場同知施雲梯具稟。初七日戌刻。河水行入江境。臣等即嚴飭各廳。加意防守。一面督率司員道將等。齊心努力。專注壩工。慎重鑲築。初三日又將西壩接進一占。溜勢倍加洶湧。搜刷更深。隨見東正壩陡墊。將原高水面三丈七尺壩頭墊矮。僅出水五尺。正在加緊搶鑲。西壩自初五日至初六日。又先後墊長十丈。矮一丈六尺。時兩壩人夫。約有數萬。料土並進。片刻不停。即寒夜凜冽。無不賣勇爭先。均仍鑲出水面三丈七尺。堅穩高聳。屹立如山。僅留金門四丈。溜激勢猛。傾瀉奔騰。揆度情形。必須即行堵閉。遂於初七日申刻。兩壩同時挂纜。層土層柴。慎重鑲築。至初九日丑刻。將屆到底。因金門外回溜。從東壩下邊壩直搜壩根。東正壩及下邊壩一同墊矮一丈六尺。長二十餘丈。竭兩日夜之力。復搶鑲穩定。仍追壓大土。上下邊壩。亦一律跟進。隨即趕下關門大壩。金門立見斷流閉氣。毫無涓滴滲漏。連日察看。實已堅固。全黃悉歸故道。沿沿東注。下游兩岸禦水隄壩各工。均臻穩實。伏查豫省黃河。連年水患頻仍。由河南安徽以達江南。淹浸民田。廬舍毗連三省。而洪湖受全黃之水。伏秋盛漲。高堰一帶。倍形喫重。臣等節次欽奉仁宗睿皇帝諭旨。飭令秋間興辦。並蒙我皇上燭照機先。頻頒訓誨。指示周詳。臣等感服遵循。得以竭力奮勉。惟上月中旬。壩

工已收至十七丈。因冰凌凍結，不敢冒險從事。奏明暫緩放河進占。叨蒙聖慈寬以時日，旋以氣候回和，鑿開冰路，機有可乘。儘力趕辦，雖兩壩占埽，屢經刷墊，而隨墊隨鑿，愈加穩固。仍得一舉成功，慶幸之餘，益增寅惕。至此次大工，兩壩料物，櫛比鱗次，分派文武嚴密巡查，毫無疎失。壩頭及引河人夫，不下四十餘萬，俱極安靜。其被災貧民，即可漸次歸業。現已設廠散賑，入春後就有善後土工，並可備趁餬口。均堪上慰宸廑。謹將大工合龍、黃河復歸故道，奏慰聖懷，並繪圖貼說，恭呈御覽。至善後一切事宜，現在會同確勘，另行奏明辦理。奉上諭：本年三月內，馬營壩大工合龍，南岸儀封復刷成漫口，引河初放，仍卽斷流。時值大汛經臨，未能施工。至秋間，遵奉皇考成命，派吳璈、那彥寶二人赴工督辦。自霜降開工以來，集料鳩工，儻辦不遺餘力。嗣於引河竣工，口門收窄時，適天氣沍寒，冰凌層積。吳璈等督率在工員弁兵夫，設法鑿冰，疏通水道，遂乘機啓放引河。堵築口門，當此嚴寒凜冽，晝夜接進，隨墊隨鑿，竟能鑿築穩固。金門斷流，全黃東注，兩岸各工俱臻堅實。此皆仰賴天祖默佑，皇考仁慈，河神助順，得以迅歲大工。朕感謝之餘，倍增敬畏。特發去大藏香十枝，著吳璈等虔赴工次各處河神廟，代朕敬謹祀謝，以答神貺。現在時值大寒，所有合龍後一應善後事宜，吳璈等務妥協經理，倍加詳慎，以期隄防鞏固。永慶安瀾。南河冊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五

河水工程一

北岸河南河北道屬黃沁廳。今按沁河向設通判一員，專管丹沁諸河。康熙年間，懷慶府屬武陟縣黃河，尚無專員管理。雍正二年，副總河雷曾筠奏，添懷慶府黃河同知，專管武陟滎澤二縣境內黃河北岸河務。乾隆七年，總河白鍾山請裁沁河通判，將原管武陟河內二縣沁河兩岸民修隄工及丹河等水利泉源，歸於該府糧捕通判。其武陟木藥店埽工，改歸黃河同知。就近兼管。名黃沁同知。五十二年，與南岸睢寧通判互易，仍改同知爲通判。嘉慶十年，復與睢寧互易，仍改銜爲同知。乾隆四十九年，將上北廳原管之原武汛隄三十七里零，撥歸黃沁廳管轄，並添協辦守備一員，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協備一員，管理武陟縣境內沁河水藥店埽工，並武陟滎澤原武三縣境內黃河北岸隄埽工程。除沁河隄工向係民修外，其黃河隄工，西自沁河北隄尾黃河遙隄頭起，東至上北衛糧廳屬陽武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五丈，設兵一百八十六名，堡夫二百三十一名。又武陟縣乾隆十七年所築攔黃民堰內唐郭莊處所，嘉慶二十一年搶築埽壩，奏將有工之處，交黃沁廳修守。其餘土堰，仍令該縣督民經理。爲汛三，曰武陟汛，曰滎澤汛，曰原武汛。今按沁河發源於山西沁源縣，穿太行山，出濟源縣，至河內縣東，始有隄堰。歷係民築，民修。下經武陟縣東，以入於河。在河內縣境長七十里，有大小丹河水來合，歸河內縣縣丞經管。在武陟縣境北堰，西自河內界起，東至黃河遙隄頭止，長七十里。南堰至

魏城隄止長五十五里歸武陟縣主簿經管雍正四年添設專管沁河內北岸木欒店埽工長四百九十六丈於乾隆元年二月奉上諭將武陟縣木欒店沁河隄工官爲修守沁河入黃之處向在馬營迤上釘船幫嘉慶二十四年武陟汛九堡樓隄漫缺水由馬營壩東注遂建攔沁壩挑渠引沁歸黃現在仍由釘船幫地方入黃孟縣在溫縣之西河內縣之東距黃河不遠而無隄防有名小金隄者乃民築民修之工乾隆元年正月奉上諭將孟縣地方小金隄勘估委員承修至十七年仍歸百姓防守皆詳章履

武陟汛縣丞一員今按舊管沁黃二河工程乾隆七年改令專管黃河隄工武滎汛把總一員武陟分防外委一員今按兼管攔黃壩專管武陟縣黃河隄工西自沁河北隄尾起東至滎澤汛上界止隄長六千三百三十四丈今按遙隄至樓隄頭止長三千三百五十一丈樓隄頭至滎澤界止長二千九百八十三丈雍正元年創武陟縣沁河隄頭起至滎澤大隄止遙隄十八里大清會典今按行水金鑑載黃河北岸樓隄起於滎澤然則滎澤以西武陟境內康熙年間尙無修守隄工而康熙六十年八月河決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夫曰決口則有隄矣或本有民堰而非官守耳雍正元年創築遙隄武陟境內始有修守武陟縣之西南有乾隆十七年民築攔黃堰一道西接青峯嶺起東抵沁河南堰尾止長四千六十一丈向係民修嘉慶二十一年河勢北趨唐郭莊一帶刷灘潰隄搶築埽壩總河葉觀潮護理巡撫吳邦慶奏准改歸黃沁廳營督汛修守該隄四千六十一丈除鎮埽之處土埽工程歸廳管理其餘無工處所土堰仍令官爲設立長夫分堡巡防照舊民堰民修此工不在縑隄之內而歸該汛修防故另列敘攔黃壩嘉慶二十一年原築裏頭護埽挑壩埽工三段長一百四十五丈二十二年接鎮空檔埽工

三百六十七丈五尺。又築六壩一道。長四十四丈。二十三年。五六壩並空。檣壩長七十丈五尺。又築七壩一道。長四十一丈。鑲壩長三十一丈四尺。二十四年。補鑲各壩。檣壩長一百二十丈七尺。仍在修守。河南通志。康熙六十年八月河決。懷慶府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並流直注滑縣東明長垣等縣。入運河。將張秋迤南趙王河口對岸漫溢。由五孔橋入鹽河下海。巡撫楊宗義率河官堵築。九月九日。塞詹家店魏家口其馬營決口。總河趙世顯率領江南各營弁椿埽手。與民夫協同巡撫。在李先鋒莊建壩堵築。適欽差都御史牛鈕。翰林院侍講齊蘇勒至。傳諭聖訓。在釘船幫支河口兩岸捲下。攔黃埽壩。十一月十二日合龍。卽於南壩尾接築子堰一道。至秦家廠止。而李先鋒莊亦於十二日合龍。馬營口於二十九日合龍。六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凌漲。釘船幫南壩尾新堰漫決二十餘丈。又將新築越隄衝斷。水由李先鋒莊壩下直逼馬營口。隄決開二十餘丈。水深溜急。無可堵塞。署總河陳鵬年建議。於廣武山下王家溝挑挖引河。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入正河。又於沁河口東建挑水壩一座。水勢始平。於十二月堵塞馬營口。大越隄一道。西自詹家店新築隄頭起。東至滎澤大隄止。又築滎澤大隄。以爲遙隄。六月初四日。沁水暴漲。衝塌秦家廠北壩臺八丈。南壩臺九丈五尺。釘船幫大壩墊陷四十五丈。幸王家溝引河刷寬一百餘丈。全河盡注。不侵馬營決口。總河陳鵬年。巡撫楊宗義。於廣武山官莊峪挑引河一百四十餘丈。以殺水勢。至九月。秦家廠南壩甫合龍。次日。又將北壩尾決開一百餘丈。大溜歸馬營口。亦漫開八丈。底埽未動。至十二月八日。塞訖。總河齊蘇勒奏。秦家廠雖合龍斷流。現今細水透露。正在搶救。但細看情形。地勢卑窪。非宜建壩之區。况兩岸無倚。孤立於巨浸之中。勢甚危急。故必恃前後有助。方能善。

後宜急築背後土隄以斷其流。多下護壩邊壩以敵其衝。使前後有恃。併力扞禦。此一定之法也。臣目覩危急不敢遽赴新任。隨會撫臣楊宗義帶同管河道等官先治其急。星夜將秦家廠攔河大壩加鎮高厚。將馬營口衝斷之處於水中接合兩頭。因時迫勢急設法挖凍趕修以防春汛。餘俟春和次第修理。雍正元年二月總河齊蘇勒奏前月雖接隄斷流大溜全歸正河尤宜於馬營口一帶將舊隄普律加高培厚。於後面添築撐隄一道格隄一道以爲重門保障。又將秦家廠前草壩前面下壩簽樁層層鎮墊以防頂衝之患。再於後面築靠隄越隄俾有倚恃之固。今已完工。其建築十八里之遙隄。今按是隄卽武陟縣境起於沁河隄尾止於滎澤大隄。並趙莊詹店等處壩壩。現今人夫協力數日卽完。但新築各項隄壩應設堡夫防守。河南向無額設樁手埽手。凡遇工程俱現雇土人做法顛倒。臣於南工選千總二員率領諳練河兵八十名暫駐工所以防伏秋兩汛。以便教習土人按法修防庶無貽誤。六月沁黃交漲由姚其營漫灘而出水與隄平。決梁家營二鋪營土隄及詹家店馬營越隄。接連滎澤之遙隄格隄漫塌八處。由原武舊河身流至七十餘里。遇高阜之處而止。欽命大學士張鵬翮前往會同侍郎稽曾筠巡撫石文焯總河齊蘇勒協力修築。於七月塞之。二年於釘船幫北壩尾直對姚其營北首接築隄工一道長八百七十五丈。秦家廠越隄內填實。周長三百七十丈。加幫秦家廠北壩尾隄長七百一十三丈。加幫秦家廠靠隄並南壩尾隄長九百九十一丈。幫詹家店並馬營口隄長二千六百餘丈。幫馬營口格隄長一百九十三丈。又加幫樓隄自沁河隄頭起至滎澤大隄止長五千八百六十一丈。又馬營口詹家店後接築格隄二道。共長七百四十三丈。兵部侍郎稽曾筠奏沁黃交會姚其營秦家廠一帶皆屬頂衝。此係下流受患。其上

流必有致患之由。臣由武陟至孟縣，所屬皆有沙灘。將大溜逼趨南岸，至倉頭對面，又橫長一灘。自北岸伸出，使全河之水直趨廣武山根，以至土崖汕刷。至官莊峪，則大溜又爲山嘴所挑，直注東北。於是姚其營秦家廠，遂爲頂衝矣。應於倉頭對面所長橫灘，開引河一道，直接中泓，俾水勢順流。由西北徑達東南，不至激射東北。則姚其營秦家廠可免頂衝之患。再釘船幫大壩，甚屬有益。但孤立水濱，惜少輔佐，須鑲雁翅，以資幫護。更於大壩上下，相度地勢，添建挑水壩二三座，挑溜開行。庶秦家廠頂衝之勢可減。壩工賴以永固。遂築姚其營秦家廠雁翅各一座，東西挑水壩二座，倉頭對面引河六百三十丈。幫今按釘船以下各隄工，懷慶府志所載並同。乃於四月，以兵部侍郎嵇曾筠爲副總河，駐劄武陟縣，專管河南河務。

馬營壩堵工，長一百六丈。秦家廠堵工，長一百八十丈。皆乾隆二十六年築。旋於嘉慶九年，至十四年，秦家廠堵又復出。旋又淤閉。今按馬營口秦家廠釘船幫等處，雍正初屢溢屢堵，復漸平穩。乾隆二十六年，復於馬營壩秦家廠修築堵工。考之續河南通志載：是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大風雨，沁黃並漲。北岸武陟滎澤陽武祥符四汛，漫缺內外隄工十五處。因南岸楊橋奪溜，大河乾涸。次第修補完固。嘉慶二十四年，馬營壩溢缺。凡附近舊有隄壩，全爲衝刷無存。現在情形，有就舊隄復繕完固者，有從新創建者，非復曩時形跡矣。又按嘉慶二十四年八月，沁黃並漲。先因沁河南岸原村民堰漫缺，旁洩沁黃交匯處淤成平陸，致漲水不循舊道。南注黃河，轉就河灘低處，沿隄東下。繞隄九堡馬營口，遂於十七日漫開。時下游蘭陽八堡，先已漫缺。尙書吳璥巡撫撫琦善，駐彼籌堵。於是總河葉觀潮，專駐工堵築，並浚沁水入黃之路。九月初黃水復漲，漫灘由低窪溝槽刷深成河，通達沁溝。由九堡口門匯流東注，黃流全奪。關隄

缺口遂得斷流。經協辦大學士尙書吳璣侍郎那彥寶總河李鴻賓巡撫琦善堵築勘定。在進水河口安立壩基盤頭與堵。因河口至馬營壩口遠至三十餘里。地窪土沙。形成入袖。乃爲力爭上游之法。於切近大河處築做大壩。且於啓放引河。可期順暢。於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合龍。計此案工程。用料二萬數千。梁。浚河八百餘里。爲歷來堵築漫工所未有也。堵築漫工案內築大壩三百二十七丈。西壩尾土堰至壩中。間止。長一千二百五十二丈。東大壩尾土堰至十二堡下。纒隄止。長三千八百四十九丈。二壩長二百六十八丈。東壩尾土堰二百十三丈。西壩尾土堰三百九十六丈。挑水壩長九十丈。壩基並壩至西壩大壩尾堰止。長三百七丈。攔沁壩長七十九丈。善後案內補還馬營口纒隄。又於南面築越隄一道。西自六堡上起。東至十二堡下止。長一千三百三十六丈。南面河身。內鑲護埽二百九十丈。又築秦家廠越堰九百十丈五尺。迤東接築越堰長一千十四丈。現均修守。又按堵築馬營大壩。在於進水河頭建立。北距馬營口三十餘里。南距南岸廣武山根。僅四百餘丈。

滎澤汛主簿一員。把總卽武陟汛。兼管汛地。西自武陟汛下界起。東至原武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一千五百三十七丈。今按滎原越隄三千三百三十九丈。自頭堡至原武八堡止。道光元年創築。六堡嘉慶八年鑲埽。長四十丈二尺。又二堡至八堡鑲防風。長八百九十三丈八尺。旋淤。

原武汛主簿一員。分防外委一員。汛地。西自滎澤汛下界起。東至上北衛糧廳屬陽武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六千七百四十四丈。十三堡胡唐莊舊有埽工久閉。朱家莊東越隄埽工久閉。迤東大挑水壩一道。胡村鎮在今十五鋪之北。迤東隄頭村埽工久閉。劉務村在今陽武三堡。埽工久閉。小灘谷

堆在今陽武五堡。掃工久閉。今按以上各處舊壩，皆雍正時所建。照河南通志圖繪錄敘。黃沁廳冊。今按黃河南北兩岸工程，皆據各廳等冊並河南山東江南各志書分別載入。下同。

衛糧廳。今按開封府黃河北岸。康熙時止設同知一員。管理河務亦無河營守備。雍正二年添設同知一員。分原管之汛地爲二。曰上北河。下北河。同知分管原武陽武封邱三縣境內隄工。七年設懷河營守備。統運北岸工程。乾隆四十九年。部議覆准。四十六年。大學士公阿桂。總河韓傑等。請添豫省都司二員。協辦守備二員。隨廳分地管理。上北始有協辦守備五十年。將原武汛隄三十七里等。撥隸黃沁廳管理。以下北河所屬祥符汛隄三十里等。改隸上北。經管陽武陽武封邱祥符四汛。嘉慶八年。總河營承志奏准。以陽武陽武封邱三汛隄工。改歸衛輝府管糧通判管理。名上北衛糧廳。以祥符汛地。專令上北同知管理。改名祥河。復改上北都司爲祥河都司。裁睢州上汛千總。添設陽武協備。專管上北衛糧所屬工程。至今因之。

通判一員。協辦守備一員。經管陽武封邱二縣境內黃河北岸隄壩工程。西自黃沁廳屬原武汛下界起。東至祥河廳屬祥符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九丈八尺。額設河兵一百七十名。堡夫一百四十五名。婦夫二十名。爲汛三。曰陽武汛。曰陽封汛。曰封邱汛。

陽武汛主簿一員。分防外委一員。分管陽武縣境隄工。西自原武汛下界起。東至二十三堡止。隄長六千七十三丈。雍正元年七月。修幫陽武縣之申家潭。大濱。朱家潭。趙家潭。琵琶岡。靛池閣。張家莊七處隄工。河南通志。乾隆十六年。河決。陽武汛之祥符朱地名水。自十三堡口門。經太平鎮。分爲二道。自口門

沿隄東流，分入延津，封邱二縣之渠復合於封邱之居廂渠，鐵爐莊分爲二股，一股從太行隄之王家隄口入直隸界，一股由太行隄之大册口入直隸界，由此口入東明之魏河，經山東濮州范縣壽張，出張秋鎮，梗運河入海。是年七月興工，先築月石隄民堰，以遏其衝，次築玉皇廟大壩，以塞其倒流。凡五閱月，費帑金數十萬。十一月合龍斷流，水歸正河。十七年正月，十三堡口門大隄築成，又增築縷隄格隄等工，數百丈。續河南通志：今按陽武汛現在十六堡至十八堡縷隄，向南越高灣，內有小隄二道，一長八十丈，一長一百五十丈，係十六年漫工堵閉後創築。乾隆十八年九月，河水驟漲，漫開陽武汛內五堡三壩，及格隄橫壩，衝決十三堡大隄四十二丈，隨經補築完固。續河南通志：乾隆二十六年秋汛，沁黃並漲，北岸武陟滎澤祥符四汛漫缺，內外隄十五處，因南岸楊橋奪溜，大河乾涸，遂經次第補修完固。續河南通志：陽武汛內，河南通志圖繪臨河縷隄，外有埽工，如金馬莊，在今十九堡南地，名張莊，越石係隄河挑壩，申家潭在今二十一堡內外埽工，迤下祥符朱家潭，詭池閣等處，至交界，皆有埽工。查通志成於雍正十三年，乾隆三十年以前，又有續葺通志，未經敘有何處埽壩，自三十年以前至今，亦未生工鑲埽。惟於隄南間築土壩，攔截順隄支河，創廢不常，各汛間有。現在該汛有十七堡土壩一道，長二百七十丈，二十一堡土壩一道，長一百七十丈，二十二堡土壩一道，長六十丈，其沿隄支河，則自原武以下，直至封邱汛，荆隆工丁家莊之東，始歸正河。考河南通志載：雍正元年三月，總河齊蘇勒，商同撫臣稽曾筠，詳加勘定，應築子隄格隄，今按支河分洩正河之水，沿隄而行，卽俗所謂順隄河也。此患惟豫東兩省及徐州以上有之，綠灘面寬闊，近河之灘，易於淤高，外高則裏窪，而隄根爲甚，一經水長，先由低處溢出，串至隄

模漸刷成河，甚至盛漲，漫灘分溜，或刷隄成險，或漫隄成缺，最足爲患，亦最易忽略，而隄根之窪，率由培隄取土所致，取土留格，順隄築壩，不惟攔截滄申之水，更可藉以澄淤，洵爲良法。至徐州以下，兩隄相望，灘面不寬，雖外高內窪之形勢所必有，而分溜成河之事，在所罕見。縷隄之北，自十四堡起，至陽封汛五堡止，有舊越隄一道，年遠殘廢。

陽封汛縣丞一員，今按縣丞隸封邱縣。乾隆四十六年，裁汝獲嘉縣丞，添設是缺，分防外委一員。今按本係把總。乾隆五十年，改爲祥封把總，以封邱下汛外委改爲陽封外委，分管陽武封邱二縣境內隄工。西自陽武汛下界起，東至封邱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五千五丈五尺。嘉慶二十五年，於頭二三堡隄南築攔截順隄支河土壩三道，內頭堡壩長一百六十五丈，二堡壩長八十丈，三堡壩長一百二十五丈，七堡縷隄。乾隆二十六年，漫缺於南，面圍築越隄一道，作爲縷隄，移六七八堡於上，以資防守。十四堡前，嘉慶二十五年，創築外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丈，外鑲護埽，該處支河逼近隄根，河勢寬闊，故築越隄鑲埽塘禦，越隄之西，十三堡之東，又築土壩一道，西面鑲做防風。今按陽封汛分管陽武東境封邱西境臨黃隄工。考乾隆三十年間，續葺河南通志載，陽武縣北岸沿河大隄，自原武縣界起，至封邱縣界止，順長四十五里三十五丈，封邱縣北岸沿河大隄，自陽武縣界起，至祥符縣界止，順長三十七里一百四十六丈五尺，核計兩縣河隄，共長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一丈五尺。嘉慶八年，總河裕承志奏添撥上北下北隄汛摺內，聲敘陽武主簿經管隄工六千七十三丈，陽武縣丞經管隄工五千五丈五尺，封邱主簿經管隄工五千三百五十二丈五尺，共長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一丈，改隸衛糧等因。比之通志之數，計多隄長二

千四百八十餘丈。或係以越爲纒，至有多出丈尺也。

封邱汛主簿一員，分防外委一員。今按嘉慶八年添設管上汛千總一員。今按嘉慶九年添設管下汛分

管封邱縣境隄工，自陽封汛下界起，東至祥河廳祥符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五千三百五十二丈五尺。

雍正八年五月挑封邱荆隆口引河，長三千三百五十丈。河南通志。今按續河南通志載荆隆口一作

金龍口，在封邱縣西南二十里。河水自龍門砥柱而下，至此最爲險隘。歷代是口累決，因築隄數重以禦

之。沁翟二河及曹濮張秋淤決者，是所泛溢也。宏治六年河溢，捲荆埽以塞豐隆而起。故云。蓋河壩要害

南北使者乘傳所必涉之區也。續志又載古潭口俗名古潢池，在荆隆口格隄之東，一名九家潭。又名汪

家潭，在縣西南二十里于家店北，大可七八畝。潭水恆不竭，相傳其下有泉。每黃河水盛漲，問隄數里通

激，泉下潭水湧出，北合西來之水，流至封邱，亦一浸潭也。然大雨旬日，流水輒至，淹害民禾。識者滂一小

河，東水入渠，合之東注。又議修築董家舊隄以禦之。迨嘉慶八年，衛家樓在荆隆口東決口，此潭淤爲平

陸，著名險隘，遂化爲夷矣。荆隆鎮纒隄之南，六堡東起，至九堡下止。乾隆年間創築越隄一道，長七百

三十二丈。十三堡纒隄之南，乾隆年間創築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四丈。二堡起至祥符汛之八堡

下止。遠年舊越隄一道。今按行水金鑑載，荆隆工後越隄，西自蘿菹鄭家門首大埠口起，東至祥符界止。

長四千三百四十二丈。祥符汛內，接前至王魯集東頭止，長五千八十丈。與河南通志圖繪情形相符。似

即現在所有越隄。惟金鑑載祥符汛內越隄，出陳橋之後，直至王魯集東而止。現在圖繪越隄，至祥汛八

堡之下，陳橋之西，已接纒隄。情形稍有不符，而陳橋前面，纒隄向南挺，越後面並無越隄，亦與金鑑所載

及運志圖繪情形有異自係乾隆年間另有變易情形。五六兩堡之中，中藥城迤東，北抵越隄，南抵縷隄，中有遠年格隄一道。三堡縷隄北面起，歷于家店至格隄止，有舊大越隄一道，南首縷隄，北面又有魚鱗越隄三道。荊隆鎮東九堡下，縷隄至越隄，有遠年舊格隄一道。十四堡迤上，廣祐祠南，乾隆年間築外隄一道。嘉慶八年九月十三日，十三堡衛家樓河忽北趨，刷灘潰隄，坐蟄過水，遂致奪溜，於臨河灘面建壩堵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合龍，用帑九百六十四萬餘兩，堵塞案內築大壩長五百二丈，西壩尾土堰至十堡迤西，縷隄止，長一千五百九十三丈，東壩尾土堰至十六堡東止，長一千一百六十二丈，挑水壩長九十五丈，九年在口門之南，圈築越隄長三百九十八丈八尺，作爲十四堡縷隄，其衝斷縷越二隄，缺口未經補還。是年夏，總河徐端巡撫馬慧裕以衛工大壩挺立河心，三面防守，形勢險要，內塘周寬二十餘里，水深面闊，奏准放淤退守，越隄十一年，總河吳璣又請放淤，至八月淤成，龍門以北水深八丈餘尺，四五丈之處，俱成平陸，至險要之工，遂成至穩，淤成後，刷存西壩尾堰，長一千一百五十八丈，形如挑壩，又存東壩尾堰，長一千三十三丈八尺，均在修守十四年。於西壩後身肘灣，建挑壩五道，頭壩長六十八丈二尺，二壩長四十八丈二尺，三壩長三十七丈二尺，四壩長二十七丈六尺，五壩長三十丈，鑲壩長三十二丈，又自縷隄十三堡下起，斜向東南，至東壩尾隄止，創越隄一道，長一千四十二丈，十五年於西堰尾支河塘內，鑲壩五段，長六十三丈，十七年接西堰之東，築土壩長一百丈，十九年於新築兩越隄中，築格隄二道，西長一百九十丈，東長一百六十二丈，二十三年在西堰新接東首土壩一百丈之南面，鑲壩四段，長六十四丈，二十五年又接鑲二道，長三十四丈五尺，抵挑河溜，不使北臥，又於西堰後身

挑壩五道之後，築順壩二道，皆長八十丈。衛糧廳冊。今按：河南通志圖繪，封邱縣境自西而東，有小荆園前壩工，王家潭壩工，尚家埠前壩工，羅荀鄭南壩工，三李家西首壩工，荊隆口壩工，所繪荊隆口舊河，自南而北，直衝該工，沿壩而行，至工尾，復由北而南，形勢如環。其行溜新河東西徑直，自保雍正八年所挑引，河引溜直行使，著名險工，得以淤閉。至嘉慶八年，河忽北趨，倉猝無措，衛家樓遂成決口。現在荊隆工距河甚遠，惟河勢遷變靡常，前車可鑑，慎勿處安忘危也。

祥河廳。今按：祥符北岸一汛，雍正二年分設下北廳後，原隸下北。乾隆四十九年改隸上北。嘉慶八年，以上北所屬之陽武陽封封邱三汛改隸衛糧通判兼管，以祥符汛內十二堡至十六堡險工疊生，乃將頭堡至十七堡隄壩工程專令上北同知管理，改名祥河同知，添設陽封協備，改上北都司爲祥河都司，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都司一員，所屬祥符主簿一員，把總一員。今按：嘉慶八年改祥封把總爲祥符上汛把總，專管黃河北岸祥符縣境上截臨河隄壩工程，西自衛糧廳屬封邱汛下界起，東至下北河廳屬祥陳汛上界止，計長五千四百十丈。管堡夫六十五名，壩夫二十名，兵夫九十八名。今按：行水金鑑載祥符北岸隄工長五十里，陳留縣北岸隄工長一百十丈，而續河南通志載祥符北岸隄長三十二里九十丈，陳留北岸隄長十九里九十丈，比之金鑑祥符少隄三千一百五十丈，陳留多隄三千四百丈，而通志及現在圖繪陳留汛隄僅有二堡，其祥符上下二汛共有隄長五十五里，雖與金鑑所載之數較多，而與續志所開隄數則大相懸殊，續志似有錯誤。頭堡起至三堡下止，外越隄一道，長九百六十五丈，雍正三年築。今按：

河南通志圖繪封邱祥符交界處縷隄之南有越隄一道跨於兩汛距古黃池不遠隄之上截在封邱境內兩面鑿有埽工迤下接越隄起斜向東南有挑壩一道註祥封埽工字樣今圖繪越隄乃在交界之東起於頭堡與通志跨越兩汛情形不同陳橋迤東魁星樓前十堡後起至十二堡止縷隄北首有遠年越隄一道長五百三丈今按行水金鑑稱前隄爲夾隄長三百八十丈魁星樓前舊有埽工久閉今按河南通志圖繪有魁星樓前埽工不知何時興閉魁星樓在陳橋東今十堡縷隄後通志圖繪埽工建於外越隄前後有縷隄縷隄北復有太黃隄今僅有一線縷隄外挺似即昔年越隄其北面則並無重隄已與通志所繪情形不同矣頭堡內乾隆五十一年築土壩一道長一百六十五丈嘉慶二十五年頭堡越隄建土壩二道一長七十丈一長一百十丈二堡越隄前嘉慶二十五年建土壩一道長六十丈十堡至十六堡乾隆四十一年後河勢北臥上提下移築壩鑲埽歷年隨地修守現在十二堡迤上河勢外開埽工淤閉十三堡至十六堡河溜側注歲須修防茲將歷年修過埽壩臚列開敘十堡東即魁星樓前嘉慶四年建挑水壩一道長六十丈九年又於迤下隄灣建挑壩一道長三十五丈二十五年又建頭挑壩一道長五十丈二挑壩一道長四十丈十一堡東乾隆五十四年建頭壩一道長七十丈五十五年又於上首建挑壩一道長十四丈十二堡乾隆四十一年建二壩一道長五十八丈三壩一道長五十四丈五尺四壩一道長四十五丈嘉慶九年迤東又建挑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十三堡乾隆四十四年建五壩一道長一百四十丈鑲埽長九十二丈七尺又建六壩一道長七十丈鑲埽長六十九丈六尺五十七年建七壩一道長六十丈在上首空檔鑲埽長一百七丈嘉慶九年堡西建挑壩一道長三十三

丈十六年七壩下首鑲埽長六十八丈四尺。二十五年堡西建順水土壩一道長二十丈。迤下鑲埽長三十八丈三尺。十四堡嘉慶十二年築南戩長一百丈鑲埽長五十八丈四尺。二十年於戩尾接鑲埽長七十一丈。二十五年又於迤下建挑壩三道一長四十丈餘皆長五十丈。十五堡嘉慶十八年於上首順隄鑲埽長一百六十九丈五尺。十九年建魚鱗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長四十六丈。又建挑水壩一道長四十丈鑲埽長三十三丈四尺。又建人字壩一道長六十丈鑲埽長六十一丈五尺。二十年於順隄埽下首空檔接鑲埽長四十六丈。又於人字壩下首建挑壩一道長六十丈鑲埽長六十九丈一尺。二十一年於魚鱗壩下空檔鑲埽長三十四丈七尺。十六堡東嘉慶二十一年建挑壩二道一長三十三丈鑲埽長三十八丈四尺一長五十五丈鑲埽長二十九丈一尺。二十二年迤下又建三四兩道挑壩三壩長六十丈鑲埽長二十三丈二尺。四壩長七十丈鑲埽長二十一丈。祥河廳冊。

下北廳。今按雍正二年北岸添設上北廳後下北廳原管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四縣境內隄工。下至山東曹縣交界乾隆五年總河白鍾山奏添曹儀通判將儀封一汛撥交管理。四十九年總河蘭第錫奏准將祥符汛地頭堡至十六堡下止隄長五千一百四十丈撥歸上北廳管理。又將蘭陽汛地分而爲二以下汛隄長二千七百餘丈改隸曹考下北廳止管祥符汛十七堡起至蘭陽上汛隄埽止守備係雍正七年所設懷河管原缺惟昔係統轄河北各汛後則隨廳分析汛地漸促。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分管祥符陳留蘭陽三縣境內黃河北岸隄埽工程。西自祥河廳屬祥符上汛十六堡東交界起東至曹考廳屬蘭陽下汛上界止隄河隄長九千二百五十九丈堡夫九十七名兵一百九

十名爲汛二。曰祥陳汛。曰蘭陽上汛。

祥陳汛巡檢一員。今按雍正二年添設。分防外委一員。今按本設祥陳把總。嘉慶八年改爲分防外委。汛地西自十七堡祥符上汛下界起。東至蘭陽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四千五百四十四丈。河南通志圖繪祥符境內有邵王寨埽工。迤上又有挑水壩工。隄隄後有大小越隄數道。並各有格隄。今按行水金鑑載祥符北岸隄工第十一。段。西自十八堡西起。東至十九堡東隄頭止。長四百三十丈。在邵王寨正南。考現在圖形。祥符下汛起自十七堡。其十八九堡隄隄之北。有重隄一道。中有大王廟二所。與通志金鑑所載均符。是現在之十七八堡。卽昔之邵王寨地方。久無埽工。邵王寨西卽王虛集。以金鑑所載隄長計之。邵王寨在王虛集東六里。河南通志載雍正三年四月。挑祥符回回寨。引河三百四十丈。回回寨在祥符陳留交界之間。十七堡馬坊前嘉慶二十二年。河勢下移北臥。建頭挑壩一道。長三十七丈五尺。壩長三十七丈二尺。二挑壩一道。長三十七丈。鑲壩長三十五丈四尺。三挑壩長五十六丈五尺。二十五年於三壩下建四五挑壩二道。各長五十五丈。十八堡嘉慶二十五年。建頭挑壩一道。長五十五丈。蘭陽上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汛地西自祥陳汛陳留下界起。東至曹考廳屬蘭陽下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四千七百十五丈。河南通志載雍正三年七月。河決蘭陽之板廠。命巡撫田文鏡會同副總河稽會筠率屬搶築。今按河南通志圖繪板廠在楊家莊後銅瓦廂之東。銅瓦廂爲蘭陽第二險隘。距交界九百餘丈。雍正三年。板廠漫堵後。乃自頭堡起。至七堡止。依舊有隄形。創臨黃越隄一道。長二千六百八丈。而以舊隄爲後越隄。藉作重障。其越隄頭堡至二堡。長四百七十一丈。卽銅瓦廂險工。修防年久。乾隆五

十四年溜刷潰隄乃於中間放水餞刷塌隄身一百八十丈存上首長二百五十一丈作爲上壩下首長四十丈作爲下壩其舊日隄壩或廢或改已非乾隆三十年前情形矣。越隄上壩長二百五十一丈乾隆五十四年鑲埽長一百四十八尺後淤嘉慶二十五年復生鑲埽長一百七十丈一尺下壩長四十丈乾隆五十四年鑲埽長四十四丈一尺上下兩壩之中嘉慶二十五年建雞嘴挑壩長一百五十二丈迎溜之處鑲埽長三十六丈八尺二堡內嘉慶九年建新二壩一道長三十五丈鑲埽長四十四丈二尺新三壩長三十九丈鑲埽長四十二丈七尺現淤三堡內嘉慶九年建新四壩長五十丈鑲埽長四十七丈八尺迤下於十二年建順壩長三十三丈鑲埽長三十二丈九尺又建挑壩長十七丈五尺鑲埽長二十五丈四尺十三年又於挑壩之東建挑壩長二十一丈鑲埽長三十一丈七尺現淤四堡內嘉慶十三年建順水壩一道長三十三丈鑲埽長三十丈今按越隄頭堡至四堡壩壩相聯皆名銅瓦廂上下壩在新莊集東南二三堡地名管寨該處河溜上提下移或開行或逼隄或倉猝而來或旋踵而去勢不可測防守之法未可稍忽也。九堡內嘉慶二十二年建頭挑壩長七十五丈二挑壩長七十丈十堡內嘉慶二十年建頭挑壩一道長七十丈二十四年鑲埽長三十九丈四尺又建二挑壩一道長三十七丈二十五年鑲埽長二十一丈五尺十一堡在崔家莊前東至十三堡東止嘉慶十九年溜刷潰隄乃於北面建越隄一道長四百丈二十年於越隄之南築壩靠一道長二百七十一丈五尺作爲臨黃大隄鑲埽長二百五十八丈五尺二十四年於堡東壩靠迤西隄前鑲順壩四十七丈八尺二十五年接上鑲埽六十五丈七尺十三堡西接壩靠尾嘉慶十九年建挑壩長五十丈二十五年鑲埽長二

十九丈八尺。又於迤東建挑壩，長五十丈。二十一年，又於迤下建頭挑壩，長八十丈。接下建餞壩五十丈。十四堡。嘉慶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三十丈。二十一年，鑲壩長四十九丈六尺。迤上二十年，建頭挑壩長五十丈。二十三年，鑲壩長三十二丈八尺。接下建餞壩長三十三丈。又建二挑壩，長五十丈。二十二年，鑲壩長二十二丈。二十三年，連上首餞壩共鑲壩長六十一丈。又於二挑壩下建餞壩三十二丈。十五堡。嘉慶十九年，建頭挑壩長六十丈。鑲壩六十丈五尺。二十一年，建順壩長七十丈。二十二年，建挑壩鑲壩共長一百三丈五尺。又建二挑壩一道，長五十丈。三挑壩長五十五丈。今按河南通志圖繪，蘭陽汛銅瓦廂工之東，耿家寨之西，中有雷家新莊壩工。通志又載雍正六年，挑蘭陽雷家寺引河四百丈，自係蓬灣取直，欲閉壩工之意，而其地之屬蘭陽屬考，亦難分晰。至耿家寨亦有壩工，雖非現有工名，而以金鑑隄工長丈計之，當在現在蘭陽下汛舊北隄頭堡之內也。乾隆四十八年，堵築青龍岡漫口，改易隄河，自蘭陽北隄六堡起，斜向東南，至李六口大壩北止。創隄長一千九百九十六丈。卽作臨河大隄。迨後分改應汛，於四十九年三月，部覆內言：北岸新築隄壩，自蘭陽六堡起，改築新北隄。至李六口大壩迤北止。爲北岸正隄。准其撥歸蘭陽上汛主簿千總同管。舊北大隄，自新北隄頭六堡起，東至蘭考巡檢交界止。准令該汛帶管。此蘭陽北汛分而爲二之始。蘭陽上汛現管隄長四千七百七十五丈。內六堡以上隄長二千七百九十九丈。仍係北岸舊隄。六堡以下一千九百九十六丈。係四十八年所創新北隄。再李六口堵築漫工，建二壩，長八百二丈。在上汛界內三百二十七丈。其下長四百七十四丈。屬下汛管轄。下北應冊。

曹考廳。今按山東曹縣黃河北岸隄工，原隸曹單同知。河南儀封黃河北岸隄工，本隸下北河同知。續河

南通志載乾隆五年二月總河白鍾山請於曹州添設曹儀通判一員專管曹縣曹家莊起至儀封縣與蘭陽縣交界止河道工程聽山東河道河南河北道各行督察其原設之黃河同知改爲曹單同知四十八年儀封曲家樓決口屢堵未成大學士公阿桂等奏移黃河於南隄之南另闢新河改南隄爲北隄移考城縣治於北岸張村集屬衛輝府將南岸考城之地全歸睢州北岸儀封之地全歸考城乃改曹儀通判爲曹考四十九年以下北河廳所管之蘭陽下汛分隄長十五里改歸曹考管轄初設曹儀通判之始本無營備在山東者隸黃運守備在河南者隸懷河營守備四十六年大學士公阿桂總河韓傑請添豫省河營都司二員協辦守備二員隨廳分地管理於四十九年部議覆准添設曹考遂設都司名懷河營都司五十三年與上北對調乃改都司爲協備至今因之

通判一員協辦守備一員分管河南山東黃河北岸蘭陽考城曹縣隄埽工程西自下北廳屬蘭陽上汛下界起東至山東曹上汛止臨河隄長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丈堡夫一百四十二名兵一百四十二名又管曹上汛隄東至曹河廳屬曹中汛上界止長八千五百七十丈四尺堡夫六十四名兵五十名爲汛三曰蘭陽下汛曰考城汛曰曹上汛

蘭陽下汛巡檢一員今按雍正五年添設名蘭儀巡檢乾隆四十九年添管考城汛頭堡至八堡新舊隄工名蘭考巡檢分防外委一員今按原設蘭儀千總乾隆四十六年改爲儀封北岸千總四十九年裁千總改爲分防外委專管蘭陽下汛汛地自蘭陽上汛下界李六口大壩迤北新北隄尾起至八堡迤下考城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二千七百四十七丈又自考城汛頭堡起至八堡馬店迤東止臨河隄長三千二

百四十丈。共管隄長五千九百八十七丈。今按乾隆四十八年未改隄河以前蘭陽下汛本隄下北河廳汛尾與儀封接壤。改後移考城縣治於北岸。將北岸儀封之地撥歸考城。而蘭陽下汛遂與考城聯界。曲家樓決口。本在儀封境內。而建壩堵築。則在蘭陽李六口。其地在現今蘭陽下汛。考題鉛冊載青龍岡改辦隄河善後案內。接築新北隄一道。由舊北隄築至舊南隄。以資攔截。舊河自舊北隄南際六堡起。至大壩北尾止。工長一千九百九十六丈。現屬蘭陽上汛。又接前起。至土山止。工長四百八十九丈。又接前自新大壩南尾起。至儀封七堡舊南隄順黃壩迤西止。工長二千九百八十三丈。共長五千四百六十八丈。又四十九年分撥廳汛。部覆自李六口大壩迤北起。至土山止。又自大隄北頭起。斜向東南。接連二壩。至新圈隄根止。屬蘭陽。又自大壩南頭起。至馬店迤東止。屬考城。准其分撥。蘭考巡檢同蘭陽北汛分防外。委經管。其原管舊北大隄越隄。並舊南隄。准其均照所管段落。帶管文武。不必分汛。在蘭陽汛內者。准其歸下北河廳管轄。在儀封歸併考城。並考城汛內者。准其歸曹考廳管轄。河南通志圖繪蘭陽之下。儀封之上。臨河縷隄之北。有越隄一道。上建堡房界牌。書名直隸長垣縣界。考行水金鑑載。直隸長垣縣隄工。康熙三十一年。蘭陽儀封會同長垣三縣。共築越隄一道。在城東南黃家集。西自蘭陽交界起。東至儀封交界止。長五百五十一丈。又長垣縣志稱。縣境不臨黃河。止管防黃越隄一段。核其縣境圖繪。南面有越隄一段。是長垣所轄。止有蘭考交接處之隄。北越隄五百五十一丈。並無臨黃大隄。惟通志金鑑以及大清會典各書。皆未明晰列敘。易滋後惑。今表而出之。以清疆界。至遠年越隄。已多殘廢。無復通志所繪情形矣。頭堡隄勢斜向東南。尾復轉向東北。形勢挺越。嘉慶二十年後。河由上汛十三堡迤下北臥。致

本汛頭堡隄工之斜向東南者，全行迎溜，乃築魚鱗大壩數道以禦之。二十五年於魚鱗頭壩之上，建頭挑壩長七十丈，二挑壩長五十丈，鑲壩長二十九丈，又於魚鱗二壩之上，建三挑壩長七十丈，鑲壩長三十五丈，壩下又建挑壩長四十五丈，鑲壩長四十丈，又建順水壩長六十丈，此下則隄轉東北，河向東南，無事掃壩防護。頭堡中間偏東，有昔年舊河形一道，由西南向東北，即四十八年以前黃河正身，東抵曹縣曹中汛而止。頭堡大隄後二隄一道，西抵上汛十六堡以上，鑲隄東抵二堡大隄，長八百二丈，在上汛者長三百二十八丈，在下汛者長四百七十四丈，係四十八年堵築決口善後案內建築。

考城汛主簿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八年，隨縣移駐北岸，分防外委一員，汛地自蘭陽下汛下界起，至八堡下橫壩山東曹縣曹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丈**。今按考城縣移於河北後，將北岸儀封汛地，改屬考城，其舊日北隄止作重門，以舊南隄爲北隄，臨河修防，皆在於是，惟儀封汛隄舊有掃工，應先列敘，而書曲家樓漫堵改易隄河，并現今創守各工於後，俾明今昔情形，以備參攷。河南通志圖繪儀封北岸，邕陽集東有雷家寺支河壩一道，壩頭及後身西面鑲做掃工，迤下朱家營，現對考城汛六堡，坐落新莊，徐家堂，現對考城汛九堡，坐落陳埠道，各有掃工。曲家樓現對考城汛十堡，坐落蜚莊，有挑壩掃工，迤東有丁家莊掃工，再東狀元口，在小宋集西，現對考城汛十九堡，有掃工，汛尾三家莊，現對考城汛二十四堡，坐落丁寨，有掃工。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五日，河決，儀封北岸曲家樓青龍岡，擊溜成河，欽差大學士公阿桂、江南總河李奉翰，帶領南河將備會同河東總河韓鑾、河南巡撫富勒渾塔塞，在河頭進水處蘭陽李六口，建築大壩，屢堵屢決，漫注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者二分，由南陽昭陽

等湖，散注運河，分入黃河，下達者八分，妨礙運道，尙書喬瑛議令河流仍歸山東故道，僉議地勢北高南下，事勢皆屬難行，山東運道，又將如何措置，遂奉指授方略，於青龍岡距南隄十丈外，建築大隄一道，又前次南岸漫水，所過沿隄，舊河形，再間段挑深數尺，引渠一道，俟渠已挑成，隄築數尺後，卽於關陽三堡老隄，刨挖寬深，缺口導水進內，由引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隄，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東向，下歸故道入海，其曲家樓漫口，自可堵閉，考城一縣，須遷移避水，於四十七年四月，奏請辦理，遂卽興工，於四十八年三月朔日，開放成河，十三日合龍告竣，青龍岡先後堵築，改移隄河，用帑一千一百九十餘萬兩，內改築南隄自關陽三堡迤東新隄頭起，至商邱十一堡止，工長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五丈五尺，另闢新河自關陽十二堡外灘李六口河崖起，穿舊南隄，至商邱七堡，歸入正河止，工長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三丈，其新隄在關陽境者，自三堡下起，至儀封界止，長三千五百五十四丈，在儀封境至睢州界止，長四千六百七丈，在睢州境至寧陵界止，長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六丈，在寧陵境至商邱界止，長四千二百六十丈，在商邱境頭堡至十堡止，長三千五百二十八丈五尺，分屬關儀廳，自關陽三堡迤東新隄頭起，至儀封上汛八堡迤東止，隄長五千八百五十七丈五尺，分屬儀睢廳，自儀上汛下界起，至睢州上汛十八堡迤東止，隄長七千九百七十九丈五尺，分屬睢寧廳，自睢州上汛下界起，至寧陵汛十四堡迤東止，隄長一萬七十丈，分屬商虞廳，至十堡止，長三千五百二十八丈五尺，此分廳事宜冊載之數，其南岸舊隄之改歸北岸者，自關陽三堡迤東起，至商邱十堡止，照原隄長共二萬七千四百六十九丈八尺，內自關陽三堡迤東至儀封界，長三千二百七十一丈，自儀封至考城界，長九千八百七十三丈，自考城至商

邱界長一萬八百丈。自商邱頭堡至十堡長三千五百二十五丈八尺。此開歸道檔冊所載舊南隄改歸北岸之數。又按舊南隄改歸北岸。照原管汛隄自蘭陽三堡迤東。至商邱十堡。應長二萬七千四百六十九丈八尺。仍就舊有之數而言之也。其實改歸北岸修防。並無此數。考改易隄河原奏。雖稱於青龍岡迤上蘭陽三堡迤東履勘。又稱自蘭陽三堡老隄。創挖寬深。導水進內。從商邱七堡出隄。歸入正河等語。而改易隄河。題銷冊載。另闢新河。起自蘭陽十二堡。又新築北隄。止於儀封七堡。是南隄之改歸北岸。起於儀封七堡之下。止於商邱七堡之上。其蘭陽十二堡以上舊南隄尙在。守而不廢。蘭儀廳屬蘭陽汛。現在三堡以東。有斜向東北斷隄一道。地名蔡家樓。歷年修防者。卽係舊日南隄。此南隄之改歸北岸。未能盡如舊有之數之可憑者也。至其分廳修防。考四十九年分撥汛地部覆內稱。自馬店以東。接蘭考巡檢交界起。至新築橫隄中間山東交界止。准其均歸考城主簿同考城千總經管。橫隄係改易隄河時所築。以截舊河者。該處地屬考城。隄屬曹縣。行水金鑑載。依康熙二十五年分撥。至今因之。原管舊北大隄。並舊南隄。自蘭考巡檢交界起。至考城三十三堡止。准其亦令帶管。堡房俱由舊處移建。兵丁堡夫。仍循其舊。此考城主簿汛地。又自新築橫隄中間。接考城主簿汛交界起。至舊北隄曹單廳屬曹縣主簿汛交界止。准其歸曹縣安陵巡檢同曹縣上汛分防外委經管。至賈家莊攔水土壩。准其一併責令專管。其原管舊北大隄頭堡至七堡。准其照舊帶管。舊南大隄。均係考城地方。准其仍歸考城汛帶管。俱屬曹考廳管轄。其山東曹單廳屬曹縣主簿汛。原管北大隄。上接安陵巡檢汛交界頭堡起。至二十六堡下汛交界止。本係正北大隄。准其仍與武汛照舊管理。其舊南大隄。自商邱頭堡起。東至七堡河尾止。隄北原係曹縣

地方准令該汛文武員弁帶管細釋分汛管隄語意新築橫壩迤西重防改歸臨河南隄橫壩迤東重防歸於北隄故自橫隄以東歷曹上汛至曹中汛萬餘丈南隄中間隄尾並不另爲創壩以接北隄也其所稱舊南隄者蓋舊日南岸自回龍廟以東至曹縣境內臨河隄後復有重隄迨至改易隄河則以南岸舊日重隄爲北岸臨河隄而昔日臨河南隄轉爲北岸重隄故有舊南隄之稱檢考城縣圖繪情形橫隄以東舊日南隄二重注稱皆屬廢隄而現在橫隄迤東曹縣巡檢汛內所存舊日南隄則已十不及一其在曹中汛之二千餘丈更久坍塌此又南隄改歸北岸後不皆修守情形也自改易隄河後舊日北隄皆未修葺考汛隄工距河甚遠惟嘉慶十二年王莊壩溜至生工二十一年韓小坡溜近隄根舊修壩壩旋淤嘉慶二十四年異漲漫缺十三堡牛寨迤西縷隄搶堵穩固二十五年於缺口南面圈築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丈河形內鑲壩長一百七十丈二十六堡樊寺迤東爲舊南隄尾下皆刷塌嘉慶二十五年接隄尾至舊北隄創築斜隄長三百四十五丈作爲縷隄

曹上汛巡檢一員今按即安陵司外委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六年以曹下汛外委改爲上汛外委管堡夫六十四名兵五十名汛地西自考城汛下界乾隆四十八年所築橫壩中間起東至曹中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五百七十丈四尺今按曹州府志載安陵巡檢分管隄工五十二里行水金鑑止稱五十里內歸併考城縣臨河隄上自儀封縣交界起下至戴家樓後止長三十里今屬考城又自戴家樓起下至主簿分管交界高家莊後止長二十二里金鑑言曹縣黃河本自考城縣入境康熙二十五年以考城北岸隄工三十里與曹境相連應歸曹縣就近修防故所管隄工自河南儀封縣交界起自改易隄河遷考城

縣於北岸，將儀封北岸之地，全歸考城，而所歸曹縣修防之考城境隄三十里，未經改正，仍名曹上汛。至今地屬考城，隄屬曹縣。現在所管隄長四十七里有奇，比府志計少四里。曹州府志載：雍正二年，曹縣芝麻莊在今二堡內築挑水壩一座，長十八丈，每年歲搶加修。府志載：隄工段落，芝麻莊上距儀封交界五百七十六丈，當在四十八年所築，橫壩今已作爲縷隄。四年，總河齊蘇勒奏於曹縣芝麻莊險工上流處所，建築挑水大壩一座，挑溜開行，又於所修埽工之前後，加鑲魚鱗護埽，又於大隄背後越隄之中築格隄一道，長二百八十丈。芝麻莊共建埽長二百三十二丈，工在舊北隄久閉。塔兒灣在今四堡隄北五里，即舊大隄六堡地界。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九日，漫溢二處。九月初埽閉。李家館在今五堡隄北，土名和好館，昔年有工時，院道駐此，故名。舊有全神廟，今廢。唐家水口在今六堡，山東通志載：舊有護隄五百九十三丈，久廢。回龍廟在今七堡隄北坡下，地名崔楊壩。乾隆十六年漫口，旋即掛淤，乃建此廟。流通集在今十一堡隄北，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漫溢，九月初埽閉，其漫口舊龍門，至今尙有大潭，在十堡隄北，即從前舊十四堡，該處隄北有防風埽，長一百三十丈，現仍修守。史家樓在今十二堡隄南，戴家樓在今十六堡隄南。沈家店在今十九堡隄北，山東通志載：史家樓至沈家樓一帶，地形窪下，河流漲漾。雍正九年，總河朱藻加築子堰，鑲埽防風，今久淤閉。紅山廟在今二十堡隄上，山東通志載：紅山廟有支河掣溜，侵齧隄根，總河朱藻塞之。曹考廳附。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六

河水工程二

山東兗沂曹道屬曹河廳。今按曹單二縣隄河工程。康熙年間原設管河同知一員。屬兗州府。雍正十三年。陞曹州爲府。遂屬曹州府。原管汛地。上自河南儀封交界。歷考城曹縣單縣。而及江南之礮山。乾隆五年。總河白鍾山奏准。曹州添設曹儀通判一員。專管曹縣曹家莊起。至儀封縣與蘭陽交界止。河道工程。其原設之黃河同知。改爲曹單同知。專管單縣與江南交界起。至曹縣曹家莊止。河道工程。雍正六年。原設黃運河營守備一員。統理山東運河黃河。又設曹縣千總一員。單縣把總一員。乾隆二十六年。裁德州衛南汛千總。添設協辦守備一員。四十七年。改黃運守備爲運河守備。專管運河。改協辦守備爲黃河協備。專管曹單黃河工程。嘉慶四年。奏准。分廳爲二。改曹單同知爲曹河同知。專管曹縣隄河。改曹州府管糧通判爲糧河通判。專管曹縣下境。自縣丞汛二十一堡起。至二十六堡止。隄長二千五十六丈。及單縣隄河。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協辦守備一員。分管山東曹縣黃河北岸隄河工程。西自曹考廳屬曹上汛下界起。東至糧河廳屬曹單汛上界止。隄河隄長一萬七千一百三十二丈。爲汛二。曰曹中汛。曰曹下汛。

曹中汛主簿一員。分防外委一員。管堡夫五十二名。兵六十名。汛地西自安陵巡檢所管曹上汛下界高家莊後起。東至曹下汛上界劉家樓西止。隄河隄長九千四百四十八丈。乾隆四十八年。堵閉青龍岡

漫口改南隄爲北隄。內分商邱舊南隄。自頭堡界牌集起。至隄尾辛家集止。原長二千二百四十八丈。其隄尾並不接連北隄。雖經帶管。並無修防。仍守舊日北岸大隄。其舊日南隄。已久坍塌。曹州府志載。雍正四年。總河齊蘇勒奏。曹縣黃河大溜北徙之處。共有四工。此地切近運道。關係緊要。請將江南熟諸椿埽河兵。選撥二百名。遴委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帶領駐守備防。其堡夫責令調去。河兵教習椿埽事宜。如遇兵丁缺出。挑選補額。二三年後。堡夫嫻習。即可充作河兵。將江南之兵撤回。五年。總河嵇曾筠奏。准黃河廳屬之曹州等六縣。額設徭夫一千三百八名。每年正月內募足。道廳點驗。分發各汛派工力作。復立稽查之法。令廳汛每歲豫爲估計。詳報核實。派夫分工。按方給價。以杜虛冒。六年。添設河營曹縣千總一員。駐芝麻莊。今按地在曹上汛。領河兵一百二十名。單縣把總一員。駐諸望壩。今按地在單下汛。領河兵八十名。府志又載。乾隆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天雨連縣。趙家集西。今按在銅奶奶廟之東。火神廟之西。即今四堡地段。黃水漫溢過隄。衝決臨河大隄。寬九十丈。水由二隄三隄涵洞而出。總河白鍾山暨河道王鴻勳。臨工興堵。六月二十四日合龍。乃築越隄一道。長七百十丈。六年。題准添設曹儀通判一員。駐楊家橋。分管自儀封交界起。至曹縣主簿汛王家廠前止。臨河隄工五十二里。今按。即安陵巡檢所管隄內。自儀封交界戴家樓起。東至主簿汛上界止。隄長二十里。本在曹縣境內。其西即考城。并歸曹縣。府志又載。汛內有陳家樓。歲修埽工長三百三十七丈。黃奶奶廟。歲修埽工長六百五十九丈五尺。今按。兩工相連。距縣丞汛地三百二十丈。久閉。黃奶奶廟。乃里民黃氏所建。先在上汛工尾。以祀碧霞元君。後因河徙。移建今處。曹下汛六堡鄉人。仍稱爲黃奶奶廟云。今按。行水金鑑載。安陵巡檢分管隄工。自儀封

交界起。至戴家樓止。長三十里。地屬考城。隸曹縣修防。又自戴家樓起。至主簿分管李家樓東止。長七十里。本曹縣地。又主簿分管隄工。自巡檢汛高家莊後起。下至縣丞分管李家樓東止。長七十里。縣丞分管隄工。自主簿汛李家樓東起。下至單縣交界止。長五十里。計曹縣修防隄工。共長一百七十里。內除考城改歸修防者三十里。實在曹縣境內者一百四十里。今曹州府志載曹縣黃河。上自河南儀封縣界起。下至單縣龍寺止。計長一百六十里。安陵巡檢分管隄工。長五十二里。比金鑑多二里。起止地名則同。主簿分管隄工。長六十四里。上自高家莊後起。下至劉家樓西止。比金鑑少六里。縣丞分管隄工。四十四里。上自主簿汛界起。下至單縣界止。比金鑑計少六里。共計隄長一百六十里。內除考城境隄三十里。實在曹縣境內者一百三十里。比金鑑少十里。又現在曹河所屬安陵巡檢經管曹縣境內隄工二十里。應長三千六百丈。又撥歸糧河廳屬曹單縣丞經管曹縣境內隄工二千五十六丈。計十一里。等共長一百二十六里。零。比府志又少三里。零。閱年愈久。隄工愈少。揆厥所由。臨河大隄本名臨河隄。又名三隄。康熙時就民間所築攔水壩。卽今之民堰。蜿蜒接培而成。其形屈曲。迨後修防。或逢灣取直。或以越爲纜。里數遂短。而各書載記。皆因當時之數。以故隄工長短。先後參差。凡工皆然。不獨曹境也。府志又載曹單太行隄。明宏治十年。都御史劉大夏所築。起河南武陟。直抵江南碭沛。在曹縣境自芝廡莊起。至馬家潭東止。長一百六十里。在單縣境自單縣界起。至江南豐縣界止。長七十里。向按三里設一堡。今以臨河大隄爲重。舊制遂廢。又載太行隄離縷水隄約十里。始時未有攔水壩。恐縷隄不足恃。故又築此。卽所謂遙隄也。又以其聳峙蜿蜒。屹然如山。故名曰太行。亦劉大夏所築。嗣後屢次修補。永資保固。又

載。縷水隄俗名二隄。離臨河隄近者四五里。遠者七八里。係明時所築。向爲河防首重之隄。嗣將攔水壩接連築成。臨河長隄。則門戶之捍禦。已在臨河隄爲重。縷隄爲次。然防守不敢或懈。一有殘缺。卽督令修補。爲重門之障。今按縷隄爲東水要務。隨時修築。不自明始。臨河隄乃因河底漸高。灘面漸矮。水易上灘。卽民築攔水壩。而連接成隄者。此則始自明季。至康熙年間而日多。此等隄工。高矮情形。康熙以前宿遷之上皆所同。然不獨曹單而已。府志附載。明臣劉健所撰黃陵岡河工告成碑。茲節錄附載。宏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於淮。一自荊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橫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命官往治。時運道尙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荊隆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於海。由是運道淤涸。運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旣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俾銜命以往。三臣者。遂乃同心協力。以祗奉明詔。遂自張秋決口。上溯所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形事宜旣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擁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以通漕爲急。乃於決口西岸。鑿越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旣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荊隆口又爲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蔡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浚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靖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旣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卽以其方面統之。荊隆黃陵岡諸口。各選大員分統。與銳大夏往來總統之。博採羣議。

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壘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屢決，爲最難塞。之後特築隄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尺，厚倍之，又築長隄，荊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恆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千二百萬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有奇，鐵生熟以勛計一萬九百有奇，廡以勛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工以宏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興等遂具工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特易張秋鎮爲安平，賜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仍從典等請於塞口各立廟賜額，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儒臣各以完工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健以次撰黃陵岡謹撫拾其事，撰次如左。

長垣縣志載明史河渠志，宏治六年，以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八年正月，築塞黃陵岡及荊隆等口七處，河勢復歸蘭陽南流，故道以復，而大名府之長隄起，胙城、歷滑縣、長垣、東明、曹州、曹縣、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又引一統志，長隄在長垣縣南，黃河之北，緜互二百餘里。今按長垣境內太行隄，長止百里，今云二百餘里，自係併胙城東明言之耳。又載雍正二年，撥歸山東曹縣太行隄一段，自東明交界起，至曹縣止，長一千六百一丈五尺。現在太行隄延袤一百六里，西起滑縣，東抵杜勝集，入東明界。河南通志載太行隄自武陟沁河隄起，至滑縣東界止。今按下接直隸長垣界，長三萬九千三百四丈六尺，內武陟縣隄長七千四百六十五丈八尺，獲嘉縣隄長五千五百四十九丈，新鄉縣隄長一萬九百七丈八尺，延津

縣隄長七百五十一丈。又歸併胙城隄長一萬二千四十一丈。今按雍正五年省胙城縣并歸延津滑縣隄長二千五百九十丈。河南通志載雍正元年六月築太行隄。曹州府志載康熙六十年築曹單等縣太行隄工。江南豐北廳冊開縷隄之北有遙隄之道長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三丈。自山東單縣界起至江南沛縣華山止。明季建隄南洩水河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丈。宣洩山東華家山之水入微山湖。又遙隄之北有太行隄一道長九千六百六十一丈五尺起山東界止江南銅沛界。明季建隄南洩水河長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丈。洩東省曹單二縣之水。下注微山湖。今按太行隄本名長隄各志所載起止不一。長短各殊。或言起於大名。或言起於武陟木藥店。莫能究其所自始。要皆防黃衛運之意。隄之在河南直隸山東者。志皆載其丈尺道里。其在江南豐沛者。志書不載。惟豐北廳冊載有遙隄太行隄名目。而曹州府志又言太行隄即遙隄。是以一隄而二名矣。其實遙隄自遙隄。太行自太行也。臨河隄北之隄。在東省名縷水隄。在江南爲遙隄。兩境相接隄河相連。太行隄在縷水隄之北。府志圖繪甚明。其以太行隄爲遙隄。亦猶豐北之以縷水隄爲遙隄耳。行水金鑑於太行隄。僅記單縣境內六十九里。餘皆未載。今就所見志乘爲之列敘。以備將來考鏡。自雍正元年修築以後。未聞修葺。垂今百年。多殘廢。臨河大隄之北。西接安陵巡檢汛隄起。至三堡下止。有越隄一道。又自越隄尾起。至四堡下。有小越隄一道。又自五堡上起。至十堡下。取直越隄上首止。有越隄一道。越隄南五堡下起。至取直越隄上首止。又有中越隄一道。十堡下起。至十八堡上止。有取直越隄一道。今按該處臨河大隄形勢南高。由十堡南向。至十二堡轉東。及十六堡始轉北向。抵十八堡上。復轉而北。十六堡至十九堡。縷隄之南。嘉慶二十三年。築外越堰一道。長三百九

十丈十七堡起。自隄北跨取直越堰尾段。卽轉向東。至十九堡對過。斜向東南。抵二十六堡交界。大隄之後。南北越堰中間。止有大越隄一道。今按是處臨河大隄。形亦南高。視十堡下南高之勢爲甚。隄自十九堡卽斜向東南。至二十四堡轉東。抵下汛二堡桓侯廟東。又東北越。復折而北。至四堡下始轉而東。

曹下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今按原係曹單千總。乾隆四十七年。改爲曹下汛千總。以下汛外委改爲曹上汛外委。屬曹考管堡夫四十名。又城武縣撥協看隄堡夫二名。兵八十名。汛地西自曹中汛下界起。東至糧河廳屬曹單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七千六百八十四丈。今按原管自主簿汛界起。至單縣界止。隄長九千七百四十丈。嘉慶四年。分下截二十一堡。至二十六堡。隄長二千五百六丈。隄河。曹州府志載。雍正四年。總河齊蘇勒奏。曹縣北岸衛家樓大隄。距河切近。舊越隄相隔甚近。於背後築格隄一道。長五百四十丈。今按衛家樓當在今十九堡內。五堡內魏家埠道。嘉慶二十一年。河溜上提築頭順壩一道。長三十五丈。鑲埽長三十五丈八尺。迤東又築順壩三道。一長二十五丈。鑲埽長三十四丈八尺。一長三十丈。鑲埽長二十八丈八尺。一長三十丈。鑲埽長二十七丈四尺。迤下又築魚鱗頭壩一道。長六十丈。鑲埽長五十丈七尺。現淤。六堡碧霞元君廟前。嘉慶十一年。新生險工。鑲埽長一百十七丈五尺。十二年。廟東築護壩一道。長四十一丈。鑲埽長三十丈二尺。下首又築順壩一道。長三十五丈。鑲埽長四十六丈四尺。十三年。順壩東首接長四十五丈。鑲埽長五十丈四尺。二十四年。又接埽長十丈。二十一年。築魚鱗二壩一道。長五十五丈。鑲埽長七十一丈。又築三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長六十六丈六尺。六堡迤東。嘉慶十四年。建挑壩一道。長一百五十丈。七堡下。嘉慶十四年。建挑壩一道。長一百六十丈。石香鑲。

康熙元年決口處。在今十二堡內。縷隄之北。自上汛界牌起。斜向東北。至四堡止。有越隄一道。又自前堰下首起。向東北過魏家埠道之北。轉而東。至九堡。迤下越隄後止。大越隄一道。隄南自三堡上起。至四堡下止。嘉慶二十二年築外越堰一道。長二百六十丈。五堡下起。至七堡上止。隄北越隄一道。今按五六堡隄勢外。擬自六堡碧霞元君廟東。隄勢轉向東北。至十二堡始轉而東。九堡至十二堡越隄一道。又接隄尾起。至十七堡。越隄上首止。越隄一道。十一堡至十三堡。隄南取直外越堰一道。長三百五十丈。嘉慶二十二年築。十三堡後隄北小越堰一道。十七堡至十九堡止。越隄一道。又十九堡止起。接前越堰尾至二十堡下止。越隄一道。曹河廳冊。

糧河廳。今按單縣隄河七十里。本隸曹單同知管轄。向無埽工。雍正六年。諸臺塌生工。乃設弁兵。嘉慶四年。分廳爲二。以曹州府管糧通判兼管河務。名糧河通判。分曹縣下汛隄長二千五十六丈隸之。並添協備一員。又設上汛員弁。兼管曹單二境隄河。至今因之。

通判一員。協辦守備一員。今按嘉慶四年。裁考城千總。改設管理曹縣下截並單縣境內隄河工程。西自曹下汛夫二十一堡起。東至江南豐北廳屬礪山縣上界止。臨河隄長一萬四千六十五丈。今按在曹縣境內。夫二十一堡。至二十六堡下單縣界止。隄長二千五十六丈。在單縣境內。唯龍寺起。至礪山界止。隄長一萬二千九丈。爲汛二。曰曹單汛。曰單下汛。

曹單汛縣丞一員。今按嘉慶四年。裁河南修武縣丞。改設曹單縣丞。分防外委一員。今按嘉慶四年添設。管堡夫四十名。今按曹縣十二名。單縣二十八名。兵三十九名。汛地自曹下汛夫二十一堡起。至單下汛

上界止隄長七千九十六丈。今按曹汛隄長二千五十六丈。單汛隄長五千四十丈。曹下汛二十五堡。今按即今五堡。嘉慶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漫溢奪溜。在外灘築壩。堵而復潰。至次年。春水發生。未能施工。秋後正議復堵。八月豫省睢州上汛五堡漫溢。下游河涸。遂堵頭二兩壩。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竣工。築壩濬河。二十五堡漫工堵合。以大壩挺越河心。有礙河道。奏明退守二壩。即以二壩爲臨黃縷隄。計二壩西起二十三堡。今按即今三堡。迤下東至單汛四堡。下止長二千二百六十二丈。今按隄自三堡以下斜向東南。至單上汛二堡。轉東抵三堡。轉而東北。以接舊日大隄。二壩之北。漫口河形之內。有三壩一道。單上汛峨眉殿。今按在三堡隄北。山東通志載。自峨眉殿起。至四堡西越隄頭止。臨河隄長三百四十五丈。現於臨河已另有大隄。乃曹下汛堵築漫工二壩作爲縷隄者。郭家堰。今按在十堡隄北。今名郭家壩。朱家堰。今按在十二堡隄北。今名朱家隄口。山東通志載。郭家子堰西頭起。至郭家防風壩尾止。臨河隄長三百九十五丈。鑲防風壩長三百三十七丈。自郭家防風壩尾起。至朱家堰西頭止。臨河隄長五百七十丈。內朱家堰鑲防風壩五百十丈。皆雍正年間工。久淤閉。鄧家水口。今按在十一堡。趙家莊。今按在十三堡。山東通志載。自趙家莊後起。至李家樓前止。臨河隄長三百六十一丈。雍正五年。修昔有壩工。久淤閉。單汛二堡。嘉慶十五年。河溜北臥。築魚鱗頭壩一道。長一百丈。迤下又築魚鱗二壩一道。長一百三十丈。迤下又築魚鱗三壩一道。長一百十丈。又築魚鱗四壩一道。長八十五丈。十六年。鑲三壩壩長四十六丈六尺。又鑲四壩壩長五十二丈三尺。十七八年。接鑲三壩壩長五十八丈。三堡嘉慶二十年。河溜刷隄。鑲順壩隄長七十七丈三尺。二十一二年。又於上下接鑲壩長二十二丈三尺。迤下二十年。築順

壩一道長五十三丈。鑲壩長五十五丈七尺。二十一年又於迤下建挑壩一道長六十五丈。鑲壩長四十七丈三尺。二十二年下首接鑲壩長十三丈二十三丈。又於迤下建挑壩一道長八十三丈。鑲壩長二十九丈八尺。四堡嘉慶二十五年建魚鱗壩一道長八十丈。迤下又建挑壩一道長六十五丈。十三堡嘉慶五年建挑壩一道長一百二十丈。鑲防風壩長六十丈。六年下首接鑲壩長三十八丈旋淤。曹州府志載單縣縷水隄自第一堡起至江南碭山界止長五十四里。府志載明臨河大隄長七十里。今縷水隄長止五十四里。比臨河隄少十四里。今按縷水隄在臨河大隄之北。現今起自曹下汛新三堡之下。以抵碭山交界。自係二十五堡漫溢後。另有更易至曹工堵後。以二壩爲臨河大隄。原有大隄雖未補還。而缺口東西舊隄應有餘存。今自曹下汛三堡以下。卽二隄分岔。南卽所築二壩。西尾作爲臨河大隄者。北卽所謂縷水隄身。一向東南。一向東北。兩隄之中。河形之西無廢隄。惟東首尙存東西舊隄一段。上有大王廟。似係舊日縷隄。三堡以東所謂現在縷水隄者。卽係舊日大隄。其縷水隄西至頭堡一截。爲漫水刷棄。遂爾連接舊日大隄。并爲一隄矣。二壩至縷水隄斜隄一道。起二壩單汛三四堡之中。斜向西北。歷舊隄頭至縷水隄而止。又斜隄一道。起五堡東。斜向西北。距縷水隄不遠。至前項斜隄尾而止。兩斜隄之中有格隄一道。格隄之北起格隄中間斜向西北。至東首斜隄尾南坡止。又有小斜隄一道。六堡西起至七堡下止。隄北越隄一道。八堡上起至九堡下止。隄北越隄一道。十堡西起至十一堡下止。越隄一道。自越隄中間起至縷水隄止。南北直隄一道。十四堡下起大隄至縷水隄。南北直隄一道。府志載長三百九十丈。內有涵洞一座。

單下汛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原管單縣境內隄河。嘉慶四年添設曹單縣丞。將汛內自頭堡至十四堡止。隄長五千四十丈。分隄縣丞名單。上汛以主簿所管之汛爲單下汛。管堡夫三十九名。兵四十名。汛地西自單上汛下界起。東至江南豐北廳屬豐上汛交界止。臨河隄長六千九百六十九丈。曹州府志載。雍正六年單縣諸望壩建埽工八十丈。每年加修。又諸望壩有歲修埽工長一百七十六丈。今按諸望壩在十五堡隄北。山東通志載。雍正六年諸望壩建埽工八十丈。八年壩後建小越隄長八十八丈。今按諸望壩在孔家集西。以府志隄工段落丈尺計之。距下界一千六百丈。府志所載皆乾隆二十一年以前所有之工。現在河溜開行。久無埽工。三堡嘉慶二十年築挑壩一道。長三十六丈。鑲埽長四十丈二尺。二十四年淤閉。一四堡嘉慶二十年築頭挑壩一道。長六十六丈。鑲埽長三十四丈一尺。二十一年迤下築二挑壩一道。長四十九丈。鑲埽長三十四丈四尺。二十五年淤閉。十堡嘉慶五年築挑壩一道。長一百五十五丈。又接長五十丈。鑲埽長一百五十五丈。十四年又於上首接鑲防風長一百丈。已淤。十一堡上起。至十三堡下止。隄北有越隄一道。十一堡中間起。至十四堡下止。臨黃越隄一道。現作縷隄。建堡修防。越隄中有南北格隄一道。十五堡自縷隄北起。至越隄止。有小越隄一道。十五堡下起。至江南交界。有隄北大越隄一道。越隄之中。十八九堡之間。有南北格隄二道。兩格隄之中。大越隄南又有小越隄一道。大越隄北至縷水隄。又有格隄一道。今按十一堡以下至交界越隄。連接重疊。以府志圖繪考之。卽諸望壩一帶。有工之處。今河勢南趨。久已化險爲夷矣。太行隄一名長隄。一名黃河隄。在大名府長垣東。明二縣界。長垣縣志。長隄自縣西北三十五里新豐起。迤東南八里。出常村十五里。至速報司。趙家店。

有遠報司二十里至周村口十二里至板邱集牛家口北有三尖口十里至油房集三里至蘭通集十五里至朱家口七里至閻家潭三里至大岡三里至春集即明之三春柳隄五里至大營十二里至杜家集經東明縣地即舊管河通判駐劄處十五里至紙坊仍係長垣縣地延袤一百三十里隄高一丈五尺寬二丈東明縣志長隄縣南六十里杜勝集南關外西入新垣新豐長村等隄東入曹州界縣互二百餘里此合長東二邑而言屬本縣者三十三里自大營起迤東三里爲靳家口二里至魏家口三里至玉皇廟三里至劉皮口一里至勝家口一里至杜勝集三里至何二莊四里至柳林六里至凡埠六里至胡家廠四里至紙房屬長垣隄高一丈五尺寬二尺謹按太行隄西接河南滑縣界東入山東曹州界中歷長垣東明二縣境其南爲陶背河蓋即古黃河所行之道也明宏治七年劉大夏築南河全考劉大夏治河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長隄互三百六十里今太行隄也漕運復通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觔有奇竹木薪芻不可勝計方輿紀要杜勝隄在東明縣南六十里南濱大河志云長隄屬縣境者三十三里而長垣爲要口嘉靖十三年因舊址增築有杜聖譽亦曰杜勝集長垣縣隄肇自前代其壩堰鋪舍俱宏治六年知縣杜啓增修萬歷十五年河由荊隆口決城南廣糧集轉東將害張秋運河命科臣常居敬齋帑金通補舊隄高一丈五尺寬二丈復置十九鋪僉夫一百九十名防守又廣糧集即大杜集在城南東明縣志長隄蜿蜒數十里爲洪濤巨障置七鋪僉夫七十名防守詔以府通判縣丞董其事萬歷十八年知縣區大倫內外植柳榆十四萬株二十九年三十年河連決特此無恐河防一覽長垣東明二縣舊有長隄一道萬歷十五年河自荊隆口決入挾陶背河衝決本隄之

大杜口考廣糧隄亦名大杜口隄與新豐營村杜勝大岡等隄皆長隄之隨地易名者也。畿輔安瀾志。單縣志載太行隄南順隄河明宏治時創隄所挑長與隄等自豫省武陟縣木欒店發源歷原武陽武延津封邱入東省曹縣由曹單交界高家柳樹行入單境至盧家隄口出境下達豐沛入微山湖在單境行七十里乾隆十七年奉旨挑濬二十四年又濬糧河廳冊。今按太行隄南順隄河豫省志皆未載曹州府志載曹縣北隄河自長垣縣陶背河匯水東流至魏家灣入曹縣境經城武入單縣界其來源去委與單志所言不同而隄南隄北之名亦各有異且太行隄由豫省滑縣入直隸之長垣東明以達曹單隄河何以起自長垣及入曹縣何以又達城武始抵單境殊難明晰而單縣順隄河實又上承曹縣下達江南原委井然。是曹州府志所言曹縣順隄河似有未確。即單志所言太行隄河由武陟原武陽武延津封邱以入曹縣亦與河南通志所載由武陟獲嘉新鄉延津滑縣以入直隸之長垣東明而達曹縣者不同。單志未經考核。應以河南通志爲確。此項隄河歷年久遠。疊被水衝。乾隆以後。未聞續有修葺。固有今昔情形不同。亦由需費過鉅。隄身殘塌斷棄。河流湮塞分支。名實不符。事有必至者矣。

江南徐州道屬豐北廳。今按豐沛蕭碭四縣黃河兩岸工程舊隸徐屬同知管轄。北岸止有豐碭一汛。乾隆二年。總河高斌題設蕭碭通判。自銅山縣王家山以上兩岸工程。分歸管理。五十六年。總河蘭第錫奏裁徐州鹽捕通判。添設豐北通判。分管北岸。嘉慶八年。總河吳璥將豐汛分爲上下二汛。至今因之。

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碭山豐縣銅山三縣境內黃河北岸工程。上自山東單縣糧河廳馬良交界起。下至銅沛廳大壩汛大谷山止。纜隄長二萬七千四百丈二尺。爲汛三。曰豐上汛。曰豐下汛。曰銅汛。今按。

徐州以上黃河北岸。康熙二十年創築隄。自東省交界起。至豐縣李道華家樓止。長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四丈。以下至大谷山。計九十里。地勢高阜。空而弗隄。爲分減漲水之區。以護州治。乾隆九年十一年。自李道華家樓起。至銅境黃村壩止。接築隄。長三千五百二十七丈二尺。二十三年。查辦上下兩江河道水利尙書喬琿。侍郎裘日修。夢麟。總督尹繼善。總河白鍾山。議覆。陞任江蘇巡撫陳宏謀。奏陳河工未盡事宜。摺內開載。一據陳宏謀奏稱。黃河北岸自李家莊起。至徐城之蘇家山。計九十里。向無隄岸。迨後接築二十里。尙有七十里未曾築隄。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其渾水直趨微山等湖。及荆山橋河。淤成平陸。年來湖水不能宣洩。銅山沛縣俱受淹漫。患皆由此。上年侍郎夢麟等竭力開浚湖口之茶城。小梁山。荆山橋等河。湖水得以暢流。田地方得潤出。自此以後。黃水決不可再令東漫。則黃河北岸不可再任無隄。利害已明。查黃河自河南滎澤以下河道。俱寬至四五百丈。迨至徐州河道。止有七十餘丈。卽徐州以下河身。亦俱窄狹。城郭田廬。在在受險。是以向來留此無隄之處。聽其漫灘。留此平槽之水。悉走中泓。則河底日漸刷深。可以順流歸海。但北岸漫灘之水。易於衝刷溝槽。若不每年收拾。恐漸致奪溜成河。爲患匪細。又是年五月。尙書劉統勳。侍郎裘日修。總督尹繼善。總河白鍾山。奏籌辦築隄情形。奉旨。著尙書劉統勳。會同尹繼善。白鍾山。閱勘詳籌。妥議辦理。夢麟。裘日修。一併會同查辦。勘得黃村壩起至大谷山止。應築土隄一萬五百餘丈。高以六尺爲率。自大谷山至蘇家山二里許。逼近河身。恐生他險。且兩山夾峙。地勢高亢。原可無庸築隄。查舊有石壩基址。應行修築。俾平常之水。不致上灘。縱遇異漲之時。漫壩而過。亦止由荆山橋逶下歸運。該處距微山湖四十餘里。且在下游。斷不涓滴。復入微山湖內。報可。遵經。接築

隄長一萬五百九十九丈。添設汛弁一體防守。縷隄南順隄。河形一萬四千餘丈。由山東姜家套洩淺灘之水。至石林迤南入黃。遙隄一道。在縷隄之北。自山東單縣界起。至沛縣華山止。長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三丈。明季建。隄南洩水河。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丈。宣洩山東華家山坡窪之水。下注微山湖。太行隄一道。長九千六百六十一丈五尺。起山東界。止銅沛界。明季建。隄南清水河。長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丈。洩東省曹單二縣之水。下注微山湖。

豐上汛縣丞一員。今按乾隆五十六年添設。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名。兵八十八名。汛地自山東單縣界馬良集起。至豐下汛毛家馬路界止。縷隄長八千六百十六丈。屬碭山縣境。今按豐上汛縷隄。嘉慶七年九月異漲。漫場買家樓隄長一千七百五十丈。總河吳璫奏明。於外灘圍築隄長一千八百四丈。作為縷隄修守。其衝決舊隄。無庸補還。馬良交界處土壩一道。長一百五十丈。雍正十年築。吳家寨起。至賈家樓止。外越隄一道。長七千二百七十六丈。嘉慶二年並七年。兩次創築。今作縷隄。六堡二壩。今按嘉慶元年漫工堵合處。越堰長八百七十九丈。嘉慶二年築。又築二壩外越堰一道。長一百三十三丈。外鑲埽長一百五丈。旋淤。賈家樓外搶修埽長六十八丈。嘉慶十一年建。旋淤。吳家樓越隄一道。長九百四十三丈。康熙三十九年築。在上汛三百九十六丈。在下汛五百四十七丈。內有舊涵洞一座。寬高各一尺六寸。今按行水金鑑載。有吳家莊谷家莊埽工。今以越隄計之。即係賈家樓吳家樓地段。豐下汛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七十八名。兵九十名。汛地自上汛界起。至銅汛黃村壩尾止。縷隄長八千一百八十五丈二尺。自上界至兵七堡。隄長二千二百七十三丈。屬碭山縣境。接前至

夫十一隄止。隄長三千六丈二尺。屬豐縣境。接前至黃村壩尾止。隄長三千九百六丈。屬銅山縣境。楊家莊越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丈。乾隆二十五年築。蟠龍集外越堰一道。起吳家樓鐵厰。迄禦水壩。長九百七十二丈。嘉慶十二年築。十四年於堰頭築磨盤堰一道。長二百五丈七尺五寸。堰外間築挑壩二道。壩頭並各檔內。皆鑲護壩。今淤。蟠龍集堰外迤上挑壩三道。用柴盤頭旋淤。又迤下柴壩土挑壩五道。各壩空檔。歲修護壩一百五十八丈三尺。十二年後建。陳家壩下至禦水壩柴土壩八道。各壩檔內。歲修壩工長一百四十六丈二尺。嘉慶十三年二十年先後建。唐家林柴土挑壩五道。歲修壩工長四十丈。嘉慶二十一年建。于家莊挑壩五道。嘉慶八九年築。包家樓挑壩一道。長二百八十丈。嘉慶六年築。石林南壩即退河集挑壩頭。圈堰一道。長一百五十六丈。嘉慶十五年築。現有歲修壩工四十四丈三尺。石林工後越隄一道。長八百三十丈。乾隆八年築。隄內格隄一道。乾隆五十五年築。接下梁家馬路越隄一道。長四百六十丈。乾隆二十二年築。接下二越隄一道。長四百八十五丈。乾隆三十二年築。隄南兵九堡越隄一道。長四百六十丈。嘉慶二十年築。外有壩工。今淤。今按。石林工在未接隄以前。本爲減水之區。乾隆九年築隄以後。每遇盛漲。猶然啓閉。致河勢側注。遂成險工。嘉慶元二三年。豐北六堡東省曹工。兩次漫工。疏浚大河。將該處河身取直。越過石林後。又於退河集挑壩。接築圈堰鑲壩挑壩。而石林舊工外。悉成平陸。化險爲夷矣。胡家馬路挑壩。長四百八十一丈八尺。嘉慶十二年築。在石林工下。黃村土壩一道。長三十丈。嘉慶十二年築。

銅汛巡檢一員。今按。即關虎司。乾隆十一年裁銅山東岸驛丞。改爲銅汛巡檢。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

夫四十八名，兵八十三名。汛地自豐下汛界黃村壩尾起，至大谷山銅沛大壩汛地止，纒隄長一萬五百九十九丈，屬銅山縣境。徐家莊挑壩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嘉慶十二年築。今按：以下挑壩類皆攔截順隄河水，並非藉挑大河溜勢。五兵堡挑壩四道。嘉慶八年築。潘家屯，乾隆三十九年秋，河東總河姚立德，以是年天旱，微山湖存水較少，不足濟運，奏請於徐州北岸潘家屯開隄引黃入湖，特命大學士仍管兩江總督高晉勸辦。當即勘覆，江南黃河上游別無旁洩之路，只有毛城鋪與蘇家山二處，而蘇家山滾壩，因有大谷山兩相夾峙，壩建山根，天然節制，不能照辦，惟有做照毛城鋪做法，量爲收小，於潘家屯建立碎石滾壩，寬以二十丈爲度，兩隄頭築椿砌石裹護，仍於滾壩外建束水隄，並鉗口草壩，酌留口門六丈，以爲金門關鍵。應於潘家屯東南米家莊地方開挑進黃引渠一道，長二千一百十丈，深九尺，與新建壩底相平，勢成倒鉤，不致吸溜。壩內舊日衝刷河形，名歌河，長五千九百三十丈，量爲疏浚，兩岸各築子堰五千一百餘丈，俟徐城水誌消至六尺時開放，俾過水二尺入湖。徐城誌椿長至七尺以上，卽行堵閉，奏奉硃批：既有益無害，自當上緊興工，遵照辦竣。四十年復又啓放，迨後黃河漸高，未敢再啓，已久培築大隄，一律修守。壩下河堰，四十七年，微湖水發，均爲刷墊。夫十四堡土壩四道，嘉慶八年築。謝家馬路，許家馬路，張家莊，劉家馬路，田家馬路，李家莊，各土壩一道，嘉慶十二年後築。夫二十堡起，至大谷山南面，嘉慶十二年包砌碎石，長一千八百四十丈。張家莊，因乾隆四十六年河南青龍岡漫溢，黃水東注，南陽微山等湖開挖隄工，分洩入黃，四十八年堵閉，豐北廳冊。

銅沛廳，今按：康熙六十年以前，豐、獨、蕭、沛、銅山五縣黃河兩岸河道工程水利，設有徐屬河務同知管理。

乾隆二年添設豐碭通判專管豐蕭碭及銅山北岸大谷山迤上隄河而改徐屬同知爲銅沛同知五十六年裁汰徐州府鹽糧捕水利通判改設豐北通判而以鹽糧捕水利之事歸并銅沛同知管理。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銅山縣境黃河南岸工程北岸自豐北銅汛交界大谷山起至邳北廳屬董汛邢家樓交界止隄長一萬二百九十一丈連山順計共程一百八里零爲汛一曰大壩

北岸大壩汛主簿一員今按原係徐州州判雍正十一年升州爲府改設管河主簿呂梁司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五十二名兵一百七十五名汛地上自豐北廳銅汛界大谷山起中歷各山至邳北廳董汛邢家樓交界止縷隄間段共長二百九十一丈有隄無隄計程一百八里零今按內大谷山至王家山隄長六千七百五十三丈屬主簿管王家山至邳北界隄長三千五百三十八丈屬巡檢管

大谷山至蘇家山康熙十七年築隄長四百四十七丈乾隆二十四年卽隄頂建碎石滾壩長五百二十丈壩上臨黃挑河長三百丈以洩黃漲後因河勢徑直四十六年改於蘇家山根挑河長七百九十六丈引黃入壩積久漸淤並將滾壩南長三百十丈淤沒止存北長二百十丈嘉慶三年過水太暢跌塘堵合於壩外加砌碎石六年復於壩上由大谷山至蘇家山築縷隄一道長六百十丈外拋碎石又自大龜山至小龜山築格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係外辦未奉奏報又自小龜山至鳳凰山築縷隄一道長三百四十五丈亦係外辦爲大谷山新築縷隄重門之障蘇家山石閘一座康熙二十一年修建金門口寬四丈南牆石高一丈二尺北牆石高二丈四尺嘉慶八年兩牆各加石三層十四年南牆上雁翅上接築石工長八丈計石十二層今按道光二年加石八層本爲減黃濟運隨時啓閉水同大谷山滾壩減下之水由

開下水線河達彭家口河，入荆山橋河，入運。嘉慶十三年後，至今未放，開上已築縷隄，鳳凰山天齊廟之東，嘉慶十二年築碎石挑壩，長三十四丈，以逼水線河下注之水，亦係外辦。

荆山橋河一道，自微山湖邊起，至邳州界止，長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二丈。上承昭陽微山二湖之水，經蘭家山出荆山橋下，至邳州貓兒窩入運。乾隆二十三年，水利案內，復加疏浚。嘉慶十二年，大谷山開壩洩黃，過大河開淤墊。今按道光二年，浚至邳州界一萬五千十五丈。蘭家山爲微湖尾閘總匯之區，向築攔河壩，長一百二十三丈。乾隆四十八年奏明，中築柴壩，長四十三丈，以蓄湖水，隨時啓閉。荆山橋石橋一座，康熙三十年，里人張某捐修，三長三百六十二丈，歲久傾圮。乾隆十一年，河臣白鍾山，以該橋爲南北通衢，中大路驛遞要道，奏請重建石橋，長四百九十二丈，內中間大橋十九孔，每孔口寬一丈一尺，高一丈六七八尺，西首平橋九十五孔，每孔口寬七尺，高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四五尺，東首平橋四十五孔，每孔口門寬七尺，高六尺至九尺一丈二三尺。陡山至子房山縷隄一道，長一千四百二十六丈。康熙三十八年築，隄下有鎮口閘一座，卽明時舊運口，久淤。此縷隄行水金鑑載，長一千三百十五丈。

今按陡山至子房山，緊對南岸郡城民居稠密，河面逼窄，黃流至此，每爲遏束。道光二年，於北灘取直挑河二百七十丈，於南岸上游築挑水碎石壩三年，大溜入新河，又牛猛山土壩四十一丈，李家山土壩七十丈五尺，皆道光三年建。黃山至駱駝山止縷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五丈。內康熙五十八年原建，長九十丈。嘉慶十二年接長一百三十五丈。華家樓起至長山頭止縷隄一道，長二千五十二丈。康熙三十八年幫民堰爲縷隄，行水金鑑載，原長一千九百六十丈。隄北邢家樓越隄一道，長八百丈。康熙二十五年

築嘉慶四年。黃山壩漫溢。並水線河歷次倒漾。黃水淤平。又土山寺前土壩一道。長三十丈。土山寺至時家山土壩一道。長一百八丈。皆乾隆十五年築。邱家山前土壩一道。長一百二十五丈。嘉慶二十三年築。係外辦未奉奏報。今按時家山至朱家山格隄一道。長二百六丈。道光三年築。鳳凰山東關帝廟起至王家山止。縷隄長二千四百四十丈。係明季築。行水金鑑載。是隄長一千八百九十五丈。卽長樊大壩隄北有明季所築越隄一道。長二百九十丈。接下越隄長四百九十丈。康熙六十一年築。下越隄長三百丈。雍正三年築。接下越隄二道。一長一百七十丈。一長三百八丈。皆五年築。接下越隄至白馬泉迤東山根止。長四百二十四丈。乾隆八年築。內有民修涵洞一座。宣洩白馬泉水。由出頭山裏頭閘。達房亭河入運。又自九山頭起。至出頭山止。遙隄一道。長一千六百八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築。爲大壩。險工重門之障。內有民修涵洞二座。一雍正十年建。一乾隆九年建。裏頭閘一座。康熙二十二年建。隄南碎石盤頭土壩十道。並各壩空檔。及工尾護崖碎石。共長四百八十五丈五尺。嘉慶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建。又夫十堡搶修埽工五十九丈六尺。王家山至閻家山縷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名天生壩。本係民堰。乾隆四年。官爲幫培。現長二百丈。以下皆山。至茅家山始有隄防。茅家山至秋山頭縷隄一道。長一千六百三十四丈。本係民堰。原長一千五百五十四丈。雍正三年。官爲幫培。嘉慶三年。又越接長二百六十三丈五尺。內以下首作爲越隄。長一百八十三丈五尺。餘爲縷隄。今按。茅家山工。乾隆五十年。因運河水勢微弱。在該處挑挖引渠。宣放黃水。由房亭河下注濟運。五十二年。在距山二百三十七丈處。鑿深六尺。就其石底建片石束水閘一座。以資洩黃濟運。五十三年。又於閘下挑引渠。長一千四百二十丈。以達房亭河。

現淤隄南茅工埽工長一百十七丈埽工上下碎石盤頭土壩五道各壩空檔並包坡碎石長一百七丈嘉慶十七年建董家山至陸家山土壩一道長二百四十丈康熙十九年建行水金鑑載長一百八十二丈西面包砌碎石今按陸家山至龐家山縷隄一道長五十五丈道光三年建龐家山至邳北廳屬交界止縷隄長一千五百三十七丈康熙十九年建行水金鑑載一千四百八十二丈現在臨河隄坡均包碎石房亭河長二萬一千五百丈四尺銅沛廳冊今按房亭河銅山縣志並未收載惟府志載稱在府東境舊州志云不知淺自何時蓋用以宣洩河北諸山泉積滂者由出頭山石關歷蘇家等莊受茅家山諸水至岔河遞達賀家口至大墩入邳州境歸貓兒窩濟漕康熙四十六年州人曹警旭叩關請淺乾隆九年復挑二十二年復加疏浚

邳北廳今按邳唯靈壁三州縣黃河南北兩岸原設管河同知一員爲汛三在南岸者曰靈壁縣汛曰睢寧縣汛在北岸者曰邳州汛乾隆五十二年總河李奉翰題裁六塘同知改爲睢南同知專管睢靈南岸河務而以邳唯同知改爲邳北同知專管北岸隄埽嘉慶五年改蕭南通判爲同知而改邳北廳爲通判

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轄睢寧邳州兩境黃河北岸工程上自銅山縣銅沛廳屬大壩汛界起下至宿遷縣境宿北廳屬皂河汛界止縷隄長一萬九百五十二丈又無隄山岡長四千七百四十六丈爲汛二曰董家堂汛曰五工頭汛

董家堂汛今按屬睢寧縣境州判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二十四名兵二百三十一名汛地自

銅沛大壩汛界起。至五工頭汛宋家灣工界止。隄長五千二百二丈。自交界起。至廟山止。縷隄長二百五十九丈。康熙十七年築。廟山起。至縣山止。縷隄長五十八丈。嘉慶十七年築。縣山起。至虎山止。縷隄長三百五十四丈。隄後有康熙二十六年所築縷隄一道。起縣山止。拐山長二百七十六丈。現作越隄。嘉慶十六年。該處漫溢。旋即斷流。鯉魚山起。至黃山止。康熙二十六年創格隄一道。長一百三十八丈。

蛟龍山起。至馬家山止。縷隄一道。長三百四十三丈。康熙二十六年築。馬家山中間空檔。縷隄一道。長五十一丈。嘉慶十五年築。馬家山至小峯山止。縷隄一道。長三百九十九丈。康熙十七年築。小峯山起。至青羊山止。縷隄一道。長二百一十丈。康熙十七年築。青羊山起。至五工頭交界止。縷隄長三千三百九十九丈。康熙十七年築。內青羊山下。乾隆三十三年。趙工放淤。刷塌以越爲縷者七百八十五丈。趙家莊舊遙隄一道。長二百七十丈。又趙家莊後越隄。長八百六十三丈。五尺。康熙四十四年築。內上長四十四丈。五尺。已塌入河中。長一百九十九丈。連上首遙隄作爲縷隄。下長六百二十丈。現爲宋家房越隄。又乾隆三十四年所築外越隄。長一百三十六丈。又乾隆二十一年創築擗隄。長二百丈。內上長一百八十丈。連上首作爲縷隄。劉家馬路埽工。在青羊山東。乾隆五十五年。建長四十九丈。旋淤。趙家莊埽工。乾隆五十七年。建長一百十二丈。嘉慶七年淤閉。彭家莊埽工。乾隆五十一年。建長九十八丈。嘉慶二年淤閉。宋家房埽工。嘉慶十二年。建後漸下。移接生共長二百十二丈一尺。今全淤閉。夫七堡埽工。嘉慶十四年。建後漸下。移工長七十七丈四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迤下歷次間檔。築做碎石土壩十道。檔內各鑲護埽。今按宋家房夫七堡兩工。卽前所載塘池趙家莊地段。因河勢變遷。情形改易。是以

塘工淤復不常，名目互異。塘池越隄一道，下抵羊山越隄，長四百七丈。康熙三十八年築。接前至羊山止。越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一丈。康熙二十四年築。羊山起往南抵縷隄止。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七丈。康熙十八年築。張王廟東越隄一道，起格隄至七壩越隄止。長五百丈。康熙六十年築。七壩埽工，即董家塘。雍正五年建。歷年推移，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三百二十八丈九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越隄至五汛宋家灣工尾止。今按宋家灣埽工與七壩毗連，長七百五十七丈一尺。雍正四年築。內在董汛二百四十八丈一尺。在五汛五百九丈。

五工頭汛州同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名，兵二百名。汛地自董汛七壩尾起，至宿北皂河汛界直河止。縷隄長五千七百五十丈。宋家灣埽工，雍正四年建。現修工長二百五十四丈一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戚家堡越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七丈。康熙三十七年築。沈家堂埽工，乾隆十二年建。五十九年，上移於袁家莊七堡。嘉慶八年，又上移於侯家房。十一、二年淤閉。工後原有雍正四年所築越隄一道，長五百八丈。因乾隆十二年沈工放淤，刷去縷隄，即以越作縷。接下魚鱗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八丈。乾隆十九年築。鄭家馬路埽工，嘉慶十三年後建。長一百丈七尺。十六年，蕭南李家樓漫工。案內挑浚下游河道，將該處河身取直，於河內築壩攔截，上遂淤閉。十一堡埽工，嘉慶二十一年後，接建埽長一百四十七丈八尺。各埽檔內，歷築碎石盤頭土壩十五道。工後三官廟越隄一道，長六百四十四丈。康熙三十六年築。邳北廳冊。今按十一堡埽工，即行水金鑑所載青墩管姚家莊三官廟地段。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七

河水工程三

宿北廳。今按康熙三十八年，設立宿虹河務同知，管理宿遷縣境黃河南北兩岸，並歸仁隄工程。其汛四：南岸曰蔡家樓汛，陳家道口汛，北岸曰攔黃壩汛，大古城汛。嘉慶八年，總河吳璣題准添設宿南通判，以南岸隄埽分歸管轄，改宿虹同知爲宿北同知，專管北岸。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宿遷縣境黃河北岸隄埽。上自邳北廳屬五工頭汛界起，下至桃北廳屬崔鎮汛古城界止。縷隄長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三丈七尺，爲汛二。曰皂河汛，曰大古城汛。

皂河汛，劉馬司巡檢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五十名，兵一百七十二名。汛地自邳北五工頭汛界起，至大古城汛吳家墩界止。除北山無隄，山坡六百六十一丈七尺，實縷隄長八千五百四十一丈。

自交界起，舊縷隄長二百三十七丈。接前嘉慶九年創築外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五十四丈。現作縷隄，其舊有縷隄自兵頭堡至兵五堡止，長一千六百十丈，作爲越隄。隄後臧家莊越隄一道，長六百丈。隄內格隄長一百十丈。皆雍正元年築。接下朱家莊後越隄一道，長五百十三丈。康熙三十八年築。兵五堡至兵六堡，舊縷隄長二百四十八丈。接前兵六堡至兵七堡，嘉慶八年創築外越隄一道，長二百三十二丈。現作縷隄。接前雍正五年創築外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二丈。乾隆五十九年作爲縷隄。隄南張家窰埽工，嘉慶九年建。二十一年淤閉。接前以越爲縷隄起，至夏家馬路工頭止。外越隄長一百五十

八丈。乾隆四十七年築。嘉慶十六年作爲縷隄。隄南苗家莊埽工。嘉慶十六年建。二十一年淤閉。接前夏工頭起。雍正十年築壩臺。長四百五十二丈。並建埽工。現修工長四百十二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該處南黃北運。相距僅數十丈。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臨閱視。指示放淤。遂化險爲夷。自兵六堡至夏工尾止。舊縷隄長一千七十丈。嘉慶十一年作爲越隄。先於雍正五年於工頭工尾各築格隄一道。工頭長二十三丈五尺。工尾長四十五丈。今按張家審隄埽工後。卽舊日皂河運口。康熙十年移運口於支河口。三十八年建築欄黃隄。夏工尾起。至兵十堡止。舊縷隄長三百七十五丈。接前至岔路口止。外越隄一道。長八百二十六丈。嘉慶九年築。十一年作爲縷隄。接前外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五丈。乾隆五十五年築。現作縷隄。接前外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五丈。嘉慶十年築。現作縷隄。接下何家莊外越隄一道。長六百七丈。乾隆二十六年築。隄南何家莊劉家莊埽工。共長三百七十七丈。二尺。嘉慶七年建。十七年下移劉工埽外間段拋護碎石。自兵十堡至兵十五堡。劉工尾止。舊縷隄長一千九百五十丈。嘉慶十一年作爲越隄。兵十五堡起。至兵十八堡下止。舊縷隄長一千二百九十三丈。何工後越隄一道。長九十丈。嘉慶十八年築。接下支河口越隄一道。長三百丈。康熙五十八年築。又築隄內格隄一道。長四十丈。舊葉家莊工後越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三丈。康熙五十八年築。接下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丈。乾隆五十八年築。兵十八堡下起。至北山根止。舊縷隄長一千六百四十八丈。現作越隄。兵十八堡下外越隄一道。長六百六十丈。康熙五十八年築。乾隆五十八年溜走隄根。作爲壩臺。壩埽名葉家莊工。現修埽長三百三十四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現修葉家莊工後。卽張家房竹

絡壩十字河口築有越隄。一長一百丈。一長四十三丈。餘詳江南運河廳工十字河口門。接越隄下首起。至縣西葉家林止。嘉慶十七年築。外越隄一道。長八百四十三丈。現作縷隄。又接長二十八丈。又北山南首張家橋起。至交界止。嘉慶十五年築。縷隄長九十丈。

古城汛。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一百七十八名。汛地自西門外吳家墩皂河汛界起。至桃北廳崔鎮汛界止。縷隄長八千六百四十五丈。西門埽工。乾隆五十六年築。五十五年先創外越壩臺。長二百丈九尺五十九年。又築工頭橫堰。長二十丈。現修埽工。長一百九十四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朱家閘。係舊閘。康熙間挑浚運河。因與黃河逼近。遂廢其閘而不用。至今仍循其名。埽工。乾隆五年建。工長二百一十丈。旋河流下移。淤閉。工後創築越隄一道。長八百六十丈。嘉慶八年放淤。刷場八十丈。現存一百八十丈。又格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一丈。乾隆八年築。四十八年放淤。刷場一百十六丈。現存七十五丈。孫家房埽工。乾隆五十六年築。現修工。長八十六丈七尺。蔡家莊埽工。嘉慶八年建。現修工。長一百六十五丈二尺。孫蔡兩工。埽段毗連。在朱家閘工尾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韓家莊。越隄一道。長二百十丈。嘉慶六年築。內以下長一百五十五丈。作爲縷隄。舊五堡埽工。雍正元年建。後淤。工後創築越隄一道。長八百五十丈。雍正五年築。乾隆四十九年放淤。下首刷場六十五丈。現存七百八十五丈。隄內上格隄一道。長一百五十四丈。雍正元年築。下格隄一道。長一百四十四丈。五年築。接越隄尾。上套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丈。乾隆五十二年築。下套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二丈。五十五年築。

今按朱家閘至五任工止。舊日縷隄多有刷場。現皆乾隆十四年後。至嘉慶年間歷次所創越隄。以作縷

隄再五堡以後行水金鑑載有温州廟舊減水壩三百二十七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其是築是石未經
敘明迨後隄河情形改變湮沒無存惟存其名而已 五任工埽工雍正二年建今按嘉慶年間名艾趙
馮工嘉慶二十五年淤閉今按道光元年復生工埽一百三十八丈外間段拋護碎石 河北鎮埽工康
熙五十四年建雍正十年淤閉乾隆十二年復生逐年下移現修工長五百六十三丈七尺埽外間段拋
護碎石 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九十八丈八尺康熙三十八年築小越隄一道長六百丈雍正五年
築又築格隄一道長九十丈 王家莊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越隄尾接下大古城
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一丈康熙五十六年築隄內格隄一道長六十丈雍正五年築隄南昔有埽工久
淤宿北廳册

淮海道屬桃北廳今按桃北廳本隸淮徐道嘉慶七年奏歸淮揚道管轄其徐州道止管徐州一府所屬
河務地方嘉慶十六年添設淮海道遂將桃北中河山安海防海安海阜六廳分歸管轄

同知一員今按乾隆五十四年改設詳桃南守備一員管理桃源縣境黃河北岸隄河上自宿北古城汛
山邊起下至清河縣外北廳界止隄長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丈五尺爲汛二曰崔鎮汛曰黃嘴汛
崔鎮汛今按即九里岡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一百六十六名汛地上接
宿北古城汛界起下至黃家嘴汛界止隄長八千三百五十九丈五尺 古城減水壩康熙二十四年建
久閉 古城埽工建於乾隆三十八年嘉慶十年溜勢開行淤閉本工後大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丈乾
隆二十八年建越隄內格隄長一百一十丈嘉慶二年建小越隄長五十八丈直隄長八十四丈乾隆三

十七八年建。喬家房埽工。長一百三十七丈。嘉慶十年建。二十二年淤閉。下移於趙家房建埽。長九十八丈。今淤。九里岡埽工。乾隆三十六年。對岸稍上。陳家樓漫缺。河勢開行。迨陳工堵合。而九里岡最險。後竟淤閉。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七十二丈。康熙四十二年建。東格隄一道。長一百二十丈。西格隄一道。長九十三丈。皆雍正五年建。今按。九里岡埽工。淤閉後。河走臨河集。下有山岡橫亘。河心。乾隆四十六年。大學士公阿桂會奏挑浚。五十四年。睢南周家樓漫工。該處露灘。總督書麟。總河關第錫復奏疏浚。與上下河底一律相平。崔鎮石閘一座。康熙九年建。今按。淮安府志。稱現久湮沒。半路劉埽工。康熙四十二年建。迨後上下提移。或淤或出。乾隆年間。名陶家莊。嘉慶年間。名黃楊工。今名楊工。皆因民居地段。而名工。後越隄一道。長二百二丈。乾隆三十一年建。二越隄一道。長四百五十丈。康熙四十三年建。隄內岔隄一道。長九十三丈。乾隆五十二年建。三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丈。康熙五十五年建。隄內岔隄一道。長四十五丈。乾隆五十二年建。四越隄一道。長二百丈。乾隆八年建。五越隄一道。長二百八十八丈。九年建。今按。見桃北廳冊。此工行水金鑑未載。單家莊埽工。迎南岸胡家莊沈家莊下注之溜。雍正六年。總河齊蘇勒題建。並於工後築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丈。攆隄一道。長五十丈。乾隆八年。又築越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二丈。淮安府志。桃源縣志。所載同。徐昇壩埽工。今按。縣志載在劉家莊前。康熙四年。缺口處。七年築塞後。移滿家灣。建石閘五座。仍名徐昇壩。雍正六年。築護崖埽。長一百五十丈。府志載。乾隆十年。大溜下移。逼近纒隄。十一年。署總河顧琮題建。現修工。長一百二十九丈。又接下首埽工。長六十九丈。名河北鎮工。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乾隆十九年。於工後越隄內。築下格隄。長八十五丈。五十二年。又築

上格隄長四十三丈。今按單家莊徐昇壩二工毗連。單工河溜下移於徐昇壩。是以上淤下生。徐昇壩石壩一座。康熙二十五年閉塞。今按淮安府志稱現久湮沒。

黃家嘴汛。今按府志載即礮嘴汛。亦名三義汛。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六名。兵一百五十四名。汛地上自崔汛界起。下至清河縣外北廳屬北岸汛交界止。縷隄長六千四百八十丈。顧家莊埽工長一百九十三丈。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今按顧家莊與河北鎮工毗連。工後上格隄一道。長八十二丈。乾隆八年建。下格隄一道。長一百十四丈。二十年建。又越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丈。五十四年建。今按乾隆四十七年。豫省漫工。奪溜中河水大。曾啓顧家莊迤下黃運河隄。洩運河之水以入黃河。旋復堵還。兵四堡。下外越隄一道。長六百丈。嘉慶二十年築。現作縷隄。七里溝。大越隄一道。長八百八十七丈。雍正元年建。又建撐隄二道。共長一百二十五丈。今按縣志載礮嘴壩七里溝陳家樓三工毗連。康熙五十二四六十年。總河趙世顯題建埽工。小八堡埽工。長五十三丈五尺。孫平莊埽工。長一百七十二丈。兩工相連。嘉慶初年。七里溝河流下移淤閉。而小孫二工接連生險。建作埽工。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工尾嘉慶八年築。外越隄長一百七十丈。現作縷隄。今按盧家塘爲順治初決口處。道光二年以其地近中河。築外越隄四百十五丈。今作縷隄。新莊舊越隄一道。長七百五十丈。乾隆十三年建。今廢。

新莊口排椿工。長一百四十丈。康熙二十七年建。淮安府志載。明萬曆十三年。挑新河四十五里。由五港口入海。以分黃水之勢。崇禎十年淤塞。康熙七年河決。黃家嘴七里溝陳家樓俱通。此河十年以改。季太減水壩。建石閘於此。名支河壩。卽新莊口。後開中河。遂建排椿工。至三十二年。石閘閉塞。椿工遂廢。

此條行水金鑑未載。三義舊減水壩。明萬歷七年建。康熙六年後。時開時閉。十年改建石閘。三十五年閉。今按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稱現久湮沒。夫十二堡下。外越隄一道。長五百五十丈。嘉慶二十年築。現作縷隄。三岔橫隄。長二百五丈。嘉慶十二年築。現作縷隄。三岔埽工。長五十二丈。迤下張工埽工。長六十五丈。又徐家莊埽工。長九十七丈。三工間段不遠。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工後大越隄一道。康熙四十四年築。格隄一道。長九十丈。雍正五年建。魚鱗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五丈。乾隆二十二年建。三越隄一道。長二百八十丈。五十四年建。桃北廳冊。

淮揚道屬外北廳

通判一員。嘉慶十六年分設。詳外南。守備一員。管轄清河縣境黃河北岸隄河工程。上自桃北廳黃汛路家營界起。下至四鋪溝山安廳屬安東汛界止。縷隄長八千六百四十二丈。爲汛一曰北岸汛。

外北。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兩員。管堡夫四十八名。兵一百六十名。廣濟石閘一座。在縣西三里仲家莊左原。係行漕之口。康熙二十六年建。名仲莊閘。二十三年修改。名廣濟。四十二年改挑中河。出楊家莊口。閘遂閉廢。閘東撐隄二道。一長三十三丈。一長二百四十六丈。康熙三十六年建。淮安府志。仲家莊埽工。長二百八丈九尺。嘉慶十八年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玉皇閣埽工。在舊縣前。康熙二十二年建。原長六百九丈。雍正三年沙淤。九年復出。乾隆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後。埽工淤閉。嘉慶十一年復出。以後淤出不常。現修工長二百九十丈。埽外間護碎石。玉皇閣引河一道。長七百六十二丈。因陶莊新河坐灣壅溜。乾隆五十一年。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總督李世傑。總河李奉翰。安徽巡撫書麟。奏開

此河遇大汛盛漲。開放分溜。直至順黃壩下對岸。仍入新河。形勢徑捷。並幫玉皇閣後。舊有越隄。長六百丈。中間又接築新隄。長四百九十丈。又幫撐隄一百八十丈。以作引河。南隄長接中河。縷隄節次開放。沙淤。現存河形。舊縣後護城隄一道。自許家馬頭起。至陶莊閘止。長一千四十二丈八尺。康熙二十六年。民築又縣東護治隄一道。長二百八十四丈四十二年築。後歸民修。廣濟石閘。在舊縣東二里陶家莊右。康熙三十四年。建以備運行。因地窪未啓。今按見淮安府志。此閘行水金鑑未載。陶莊閘西縣東。撐隄尾起。至縷隄止。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丈。乾隆七年。建又自縷隄起。至中河二南壩止。接築縷隄。長二百九十丈。四十二年。建陶莊引河。淮安府志載。廣濟閘外引河一道。長六百二十三丈。康熙三十八年。部臣范承勳等。開以分洩黃水。後淤。五十一年。復開。又淤。乾隆七年。開寬復挑。共長七百二十二丈五尺。旋放旋淤。今按外北廳册。開乾隆四十一年。總督高晉。總河薩載。以黃河溜抵惠濟祠前。易灌漑口。奏開陶莊新河。長一千六十丈。挽河北注。而於舊黃河。建築柴壩土隄以截之。名順黃壩。四十二年二月。放河。至今暢行。

李家莊壩工。在楊莊運口之下。臨黃縷隄。貼近鹽河。乾隆十一年。總河顧琮題建。今淤。淮安府志。太平莊壩工。現長五百二十五丈。建於乾隆嘉慶年間。河溜上下提移。時淤時復。壩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工。頭縷隄空檔內。撐隄一道。長八十丈。乾隆五十七年。築工後。至撐隄止。越隄一道。長五百九十五丈。六十年築。大壩壩工。康熙五十年。建。原長三百九十九丈。雍正三年。沙淤。乾隆年間。復出現。修工長一百七十三丈五尺。壩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三十三丈。嘉慶九年。建。王營迤西。新

減水石壩一座。康熙四十五年移建。在舊減壩西八十丈。減黃河盛漲。及中河下注之水。以免倒灌。而護山海各工。壩下引河一道。與舊壩洩下之水。同達鹽河。乾隆三十八年。總督高晉。總河吳嗣爵奏請。又移於下首另建。口寬三十丈。四十七年。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以前壩止離黃河二十餘丈。壩底過高。啓放之時。溜勢直下。跌塘。堵閉之時。甚費周章。奏明又移下八十五丈。另建。口寬三十丈。壩底較舊壩落低四尺。嘉慶十一年五月啓放。掣溜湧猛。衝缺中河廳屬鹽河北岸遙隄。致將該壩。並臨黃裏頭。全行衝塌。跌成深塘。十二年堵閉後。遂無宣洩之路。十三年總督鐵保。正副總河吳璉徐端。奏請建復。大學士長麟戴衢亨。勘議。移建舊壩西首。土頭乾老之處。並於壩下四十丈。添築二壩一座。以爲重門保障。十七年與辦經總督百齡。總河黎世序。奏准。於頭二壩中間。補築三合土。以防衝跌。十八年完工。現在頭壩在太東工第十四段埽工之後。今案太東工。即舊名太壩工。距舊壩八十五丈之西。石滾壩二座。每座金門各寬三十丈。兩牆各長五十二丈。高一丈六尺八寸。砌石十四層。壩底各長十八丈八尺。比舊壩底陞高一尺。以嘉慶十六年盛漲。太東工存水三丈一尺一寸。該壩可以過水八尺一寸。滾壩兩邊。至縷隄止。二壩尾攔堰各築東水隄。西長一百五十六丈。東一百三十丈。五尺。又兩壩壩尾至東水隄。各築土堰。共長二百六十二丈。每逢啓放。拆除臨黃埽工。盤築裏頭。隨時辦理。並無一定。該壩減下之水。鹽河經平旺河達北潮河。入海。淮揚道橋册。王營減壩下。嘉慶十六年。坐墊過水。堵竣。臨河鑲築邊埽。長一百六十七丈三尺。五寸。正壩之後。繞築土戩壩內。又築二壩。長一百三十三丈五尺。煙墩埽工。生於乾隆年間。河溜歷次。上提下移。時淤時復。現修工長三百八十二丈六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王營東壩。北格隄一道。

長二百三十八丈。乾隆五年民築。內有石涵洞一座。今湮。王營迤東隄南引河一道。長八百二十丈。康熙五十八年挑。與南岸老壩口車路工相對。今淤。淮安府志。王營迤北越隄一道。長四百八十丈。乾隆三十七年築。外北廳冊。

淮海道屬山安廳。今按行水金鑑載山安同知轄汛五。除北岸四汛至海口六套止。尙管南岸。自陳家社迤下外河廳界起。至海口陸家社止。曰南岸汛。又淮安府志載。明萬歷二十六年。設山清桃鹽河務同知。康熙十一年分設安海同知。十七年裁。仍歸山清同知管理。改爲山清安海同知。十九年仍分設山安外河同知。管山安阜三邑。黃河南北兩岸隄河。雍正九年總河番曾筠題准。將南岸大套一汛分屬海防。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清河安東兩縣境內黃河北隄河工程。上自清河縣外北廳四鋪溝界起。下至海安廳雲梯汛交界止。縷隄長二萬七千丈一尺五寸。今按山安廳原管隄工至六套止。長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二丈六尺五寸。乾隆二十九年總河高晉奏明。將二套迤下隄工棄而不守。遂無修防。嘉慶十六年添設海安廳。將山安廳屬之北岸汛隄八千一百四十二丈五尺改隸海安爲汛三。曰安東汛。曰上河汛。曰下河汛。

安東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五十二名。兵二百七十名。汛地自外北四鋪溝界起。下至東門工上河汛界止。縷隄長九千三百五十五丈六尺。內四鋪溝起至陳家莊西止。隄長三千六百七丈。係清河縣境。今按此隄原屬山陽。自清河縣移駐清江。遂劃隸清邑。陳家莊西起。至上河汛界。隄長五

千七百四十八丈六尺。係安東縣境。李家馬路埽工。康熙五十五年建。原長五百四十二丈六尺。乾隆三十五年及四十年陸續淤閉。三百二十九丈二尺。五十一年七月。工尾漫溢。埽閉。外鑲埽工。迨後上堤下移。旋淤旋出。現至婁工。共修埽長五百八十七丈一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今按。李工之後。即係鹽河。乾隆五十一年後。屢於該工下段。啓拆隄埽盤頭。以洩黃漲。至嘉慶十九年後。未經啓放。周家莊現修埽工。長八十七丈三尺。今案。在李工尾。李工頭隄北越隄一道。長一百五十六丈。越隄內斜隄一道。長四十四丈。越隄尾格隄一道。長四十五丈。皆乾隆五十二年築。于家馬頭埽工。乾隆十九年。建三十八年淤閉。礮嘴壩埽工。乾隆三十一年。建四十二年淤閉。齊家馬頭越隄一道。長七百五十一丈。康熙五十六年築。于家馬路越隄一道。長三百六十丈。接下張家莊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丈。皆乾隆二十二年築。接下魚鱗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丈。三十一年建。洪家舊外圈堰一道。長四千四百八十八丈。嘉慶十五年築。唐家莊王家莊劉家莊埽工。雍正八年。建久淤。淮安府志。時家馬頭。康熙三十六年。決三十九年堵閉。乾隆四十一年。又出。五十八年。迤下傳家莊。又生埽工。一百七丈。旋即淤閉。蔣莊埽工。乾隆五十二年。建高莊埽工。乾隆二十五年。建久淤。工後越隄一道。長一千丈。康熙五十二年築。接下越隄一道。長三百六十丈。乾隆二十五年。築兩隄相連。現作縷隄。又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丈。五十二年築。湯家莊。乾隆五十一年。漫缺。水由北滷溝入北潮河。歸海。是年堵閉。外鑲埽工。旋淤。嘉慶十三年。復出。以後下越於蕭家莊孫家莊。淤復無定。現修埽工。共長四百三十三丈六尺。埽外間段。歷年拋護碎石。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一十一丈。乾隆五十二年築。接下至鹽河越隄一道。長四百八十六丈。乾

隆六十年築。西門外臨河越隄一道。長一百五十八丈。乾隆十一年築。今案舊有埽工久淤。東門外現修埽工。共長三十八丈一尺。

上河汛。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八名。兵九十二名。汛地自安東汛界東門工起。至彭家灘接下河汛界止。縷隄長八千九百三十三丈。工頭外越隄一道。長四百五十丈。乾隆十四年築。劉家莊埽工。長二十二丈一尺。乾隆二十二年建。陳家莊埽工。長一百二十三丈三尺。乾隆二十三年建。董家莊埽工。長八十二丈七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二塘工埽工。長八十一丈六尺。康熙三十九年建。四工相連。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工後格隄一道。長五十五丈。乾隆五十二年築。陳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七丈。乾隆四十一年築。工堡埽長三十五丈四尺。工後越隄一道。長五百九十丈。康熙四十一年築。乾隆三十八年作為縷隄。王家莊埽工。長七十六丈七尺。接下孫家莊現修埽工。長一百四十七丈二尺。兩工毗連。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今按該處原名段家莊。乾隆五十二年生。後淤復出。工後魚鱗越隄一道。長一百五十七丈。乾隆十一年築。後遂作為縷隄。又越隄一道。長九十三丈四尺。五十八年築。吳家莊埽工。長二百六丈六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隄北民便河起。自北門通衢橋下。至嚮水口止。長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三丈。雍正十三年挑。乾隆五十一年湯工漫溢。淤塞五十九年復浚。今又淤。十堡越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丈。乾隆三十八年築。隄南大越隄一道。長二千八百十四丈。嘉慶十年築。窰灣越隄一道。長四百丈。康熙五十二年築。又小越隄一道。長四十丈。康熙五十四年築。

下河汛巡檢一員。今按五港司康熙二十年改管河務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八名。兵八十八名。汛地自上河汛界起。至海安雲梯汛阜寧縣界止。縷隄長八千七百一十一丈五尺五寸。龍潭口老隄頭壩工二處。皆康熙四十年建。久淤。七堡下越隄一道。長五百三十五丈。乾隆二十一年築。八堡下越隄一道。長六百丈。乾隆二年築。四年放淤。以作縷隄。二十堡張家莊外越隄一道。長五十八丈五尺。越隄外圈堰一道。長二百九丈二尺。皆嘉慶八年築。佃湖壩工。長四百八十七丈九尺。康熙三十五年建。乾隆二十一年工尾放淤。現修工長五十六丈四尺。壩外間拋碎石。楊家莊壩工。長二百三十六丈八尺。壩外間拋碎石。佃楊兩工相連。工後越隄一道。長一百二十五丈。乾隆四十六年築。隄南木涵洞一座。雍正九年建。洩隄內積水。又越隄北首木涵洞一座。乾隆五年建。洩隄內積水。皆久淤塞。車家馬頭。攆隄一道。長一百四十五丈。乾隆十三年築。嵇家馬頭壩工。長一百八十二丈六尺。工後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一丈。乾隆二十一年築。山安廳冊。

海安廳。今按黃河入海尾閘。康熙時設立山安海防兩廳。分管兩岸隄壩。南岸隄止七巨周金港。廳工尾北岸隄止六套。迤東。泗汾港。自雲梯關外起。至隄尾。隄長八千一百四十二丈五尺。屬山安北岸汛。乾隆二十九年。總河高晉奏。將雲梯關外縷隄廢棄。毋庸修守。迨後海灘漸長。海口漸遠。嘉慶七年後。海口亦漸淤墊。九年。河東總河徐端來江勘辦清口。議接海口長隄。爲東水攻沙計。十三年。欽差大學士長麟。戴衢亨視河。以是議入奏。十五年。署總督松筠。正總河吳鏗。副總河徐端。奏准接築北岸隄。長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四丈。起馬工東壩尾。至葉家社止。十六年。總督百齡。又奏准接前至龍王廟止。築縷隄。長六千十

丈並奏設海安海阜同知分管兩岸隄工兼司理蕩撫民又設兩營守備添改汛員兵夫劃地分守將山安所屬之北岸汛改歸海安廳管轄自尾閘兩岸纒隄築成水不旁溢歸墟之勢一往莫禦至今海口深通無復下壅之患矣接築兩岸隄添設兩廳管汛各奏具載章程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阜寧縣黃河北岸隄工上自山安廳下河汛雲梯關交界起下至海口龍王廟隄尾止纒隄長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丈內雲梯關下舊隄一千三百八十六丈四尺接前至馬港工東二壩尾止嘉慶十六年新築纒隄長一千一百二十四丈又接前東二壩尾起至東正壩尾止嘉慶十五年創築作爲纒隄長一百九十五丈六尺迤下至海口隄長二萬一千七百七十四丈皆十五年所築新隄十五年初奏止設二汛曰北岸汛曰海安汛十六年添築新隄後於十八年奏改三汛曰雲梯汛曰十套汛曰海北汛海州州同專管海州河道捕務原隸海防今改隸海安

雲梯汛今按卽山安北岸汛所改巡檢一員今按卽羊寨司把總一員今按新設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八名兵一百十九名汛地自山安下河汛尾雲梯關界起至十套汛界止隄長八千六百四十八丈馬港口乃昔年減洩黃漲之地隄北舊有引河水達南潮河歸海日久淤墊乾隆六年總河高斌題請疏浚河長四千七百二十丈八年總河完顏偉於口門之外建越壩一道長一百八十丈十二年總河顧琮復浚河長五千二百丈四十五年大學士公阿桂總督薩載奏准於馬港口北纒隄起至曹家圩北潮河止築格隄一道長六千六百五十丈攔禦廢隄漫灘黃水馬港口下廢隄張家莊地方嘉慶十三年漫缺黃水旁分由北潮河入海歷議移改海口未定遷延年餘海口益墊而馬港隄北上下百餘里內之支河汶

港。悉成平陸。惟北潮河有海安沫三州縣。滙注清水。不致淤墊。嘉慶十五年。特命尙書馬慧裕。會同正副總河吳璉。徐端勸。明定議。堵築缺口。疏浚正河。九月興工。十二月告成。馬港口壩工。卽堵築壩埽。歲修數年。嘉慶二十三年淤閉。西壩尾堰。長一百四十五丈。大二壩內西格隄一道。長一百四十三丈。東格隄一道。長一百二十五丈。柳園頭起至六套下止。嘉慶十四年築順水隄一道。長三千九十九丈。攔截黃泥嘴舊河。二套引河。乾隆五十年夏秋乾旱。各處水源不旺。洪澤湖水未曾長發。清口以下。全係黃水。並無清水合流。致河底墊高。易於倒漾。特命大學士公阿桂。勘辦清口。五十一年春。議以欲去河身之淤澱。必先墾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會同總督李世傑。總河李奉翰。勘奏。開挑二套引河。長八千八百二十丈。減黃水入北潮河達海。使大汛時多一分洩之路。俾上游得以暢達。下游河底自可淘刷。漸深。奏准辦理。開放五十二年七月。高宗純皇帝諭。洪澤湖水勢既經盛漲。自應卽全由二套引河歸海。但前壩所開二套引河較窄。若能挑挖深通。既可宣洩湖水。或能將二套引河。漸加衝刷。走成熟路。將來豫省合龍。大溜仍歸正河之後。清黃匯合。竟可從二套引河下注歸海。更爲便捷。儻溜勢未能全行逼入。或再於三套舊走地方。酌量建築攔黃壩一道。約攔水勢。使大溜全趨二套引河。自更得力。是否可以如此辦理。着李世傑。李奉翰。親勘覆奏。遵經勘覆。臣等檢查河防志載。康熙年間。河臣董安國等。創築攔黃壩。走馬港口。旋值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流不通。上游潰決。淮揚常受水患。勞費罔效。後於康熙二十九年。前河臣張鵬翮。堵閉馬港河。盡拆攔黃壩。正河下游開浚深通。刷寬百有餘丈。滔滔入海。奏奉聖祖仁皇帝。賜名大通口。卽今之歸海尾閘也。今該處正河。現寬二百一二十丈。至三百四十五丈。較之康熙年

間深至三倍。中泓水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二三尺。及二丈六七尺。兩岸露出灘面。計千餘丈。合之中泓水面共寬一千三四百丈。正河情形實屬寬深。伏思黃河本不兩行。二套在雲梯關外。與海相近。上年山安廳屬之湯家莊李家莊同時漫口。各寬二三百丈。亦由北潮河歸海。掣溜未嘗不爲湧激。而正河仍照常行溜。直出海口。此卽正河寬深。旁注未能全掣之明驗也。此時卽將二套引河大加展寬。亦不過挑至百丈口面。終不抵正河三分之一。似難望其全由引河歸海。况攔黃壩一築。則歸海之路不暢。上游必致有壅遏之虞。具奏遂停復浚。自馬港口旁洩二年。此河亦成平陸。今按嘉慶十年後。海口淤墊。漫溢頻仍。曠徙海口。有議從減壩開河。由北潮河歸海者。有議從陳家浦入射陽湖歸海者。有議從馬港口並俞本壩入北潮河歸海者。或以道遠費繁。或以不可必定。終無定論。卒之接築長隄。仍主束水攻沙之法。海口不浚。自深誠未可輕言改易也。

十套汛新設阜寧北岸。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皆新設。管堡夫四十四名。兵九十五名。汛地自雲梯汛六套下界起。至海北汛倪家灘下界止。縷隄長七千九百二十丈。今按道光元年。築八套大越隄一千三百九十五丈。喻家灘河勢灣曲。嘉慶十年。總河吳璣題於北岸取直。開挑引河。長一千一百七十七丈。大汛開放。溜走新河。舊河淤閉。

海北汛新設阜寧北岸。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一百名。汛地自十套汛界起。至海口龍王廟隄尾止。長七千九百二十丈。葉家社小越隄一道。長五百十丈。又隄後大越隄長一千二百五十三丈。皆嘉慶十九年築。又接大越隄後身下首起。至夫十四堡止。直隄長二千六百六十丈。

嘉慶二十三年築。葉家社歲修埽工。長四百六丈七尺。嘉慶二十年後建。夫十七堡以下。至海灘止。斜隄向東北。一道長二千二百丈。嘉慶二十三年築。因舊隄南向。故築此隄。以爲重障。設河溜趨刷舊隄。毋庸鑿埽。即可退守此隄。以越爲縷。隄尾南北兩灘。乃葦蕩。右營北汛官蕩。地名二三泓。西有民界官溝。東北兩面皆抵海灘。南抵黃河。海安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八

河水工程四

河南開歸陳許道屬南岸上南河廳。今按雍正二年添設同知乾隆四十七年改設守備原管開封府屬榮澤鄭州陽武中牟四縣境內黃河南岸隄埝工程嘉慶十一年添設中河通判將中牟下汛撥隸中河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現管隄工上自榮澤縣廣武山迤東民堰頭起至中牟下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一萬二千六百八丈四尺爲汛四曰榮澤汛曰鄭州上汛曰鄭州下汛曰中牟上汛

榮澤汛縣丞一員榮澤把總一員今按原設把總管榮鄭陽中四州縣隄工乾隆四十七年改榮鄭協防爲把總分管榮鄭二汛其陽中二汛改爲千總嘉慶十一年將陽武南岸隄工奏隸中牟縣遂改中牟上汛千總十四年分鄭州爲上下汛以上汛歸榮鄭把總管轄管堡夫二十三名兵十五名汛地上自榮澤縣民堰頭起下至鄭上汛上界止隄長二千三百六十二丈十一堡東乾隆九年建埝長五十六丈二七八年加長二十丈三十三年淤閉工後越隄二道一自李西莊至胡家屯止長三里乾隆九年築一西自九堡起東至鄭上汛三堡止長一千六百四十丈三十二年築十堡至十一堡原存舊隄頭長一百四十九丈嘉慶十一年河勢南趨刷塌五十九丈二十一年建挑壩長三十二丈二十四年又接長二十丈鎮埝三段長三十丈又於舊隄頭鎮埝八十九丈

鄭州上下汛州判一員今按原管鄭州境內隄工後雖分汛隄河統管管堡夫五十名兵七十名汛地西

自滎汛下界起。東至中牟上汛上界止。隄長六千五百二十丈九尺。鄭上汛頭堡核桃園。本名斬家寨。乾隆十九年建雞嘴壩。並鑲埽長九十三丈七尺。二十年淤閉。二十八年建埽工長七十二丈。二十九年三十年。又接長四十五丈。三十三年淤閉。四十年復生。鑲埽長九十九丈三尺。次年淤閉。四十五年復生。鑲埽長四十四丈。五十一年淤閉。嘉慶十一年建挑壩一道。長十四丈。連順隄接鑲埽工長七十二丈三尺。十二三年上首接鑲埽長六十四丈七尺。十八至二十一年。又接鑲埽長十六丈。頭挑壩之下。十一年並建二挑壩一道。長十一丈。連鑲順隄埽長十八丈三尺。頭堡內。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建埽工長二百六十八丈五十三年淤閉。頭壩內邵家寨。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七年共建埽工長二百二十九丈。三十三年淤閉。四十六年復生。至五十一年淤閉。嘉慶五年建順壩一道。長三十二丈。九年復生。建頭挑壩一道。長二十三丈五尺。鑲埽長二十八丈一尺。十一年上首接鑲埽長四十八丈。九年並建二挑壩。長十五丈。至十九年共接鑲埽長五十七丈三尺。迤下胡家屯。乾隆二十五年建埽長三百六十六丈。五十二年淤閉。嘉慶三年復生。鑲埽長四十三丈。二十一年接下至二堡東。鑲埽長二十九丈。工尾築魚鱗壩。長二十三丈。核桃園邵家寨胡家屯。三工相連。工後。西自滎鄭界起。東至邵家寨壩臺止。乾隆十二年築越隄。長三百二十四丈。又接前隄下首起至二堡下止。十八年築越隄。長六百九十一丈九尺。五堡東。嘉慶二十五年建頭挑壩。長三十一丈四尺。二挑壩長四十四丈。迤下鑲埽長五十丈三尺。鄭下汛。九堡東。嘉慶二十二年建順壩一道。長四十五丈。鑲埽長三十三丈。迤下十堡。嘉慶九年建頭挑壩。長二十丈。二十二年鑲埽長四十四丈。九年又建二挑壩。長二十五丈。十三年鑲埽長七十丈三尺。十

六年接下至三壩。鑲埽長四十八丈。二十一年接上鑲埽長二十丈四尺。九年又建三挑壩。長十八丈。十二年鑲埽長三十七丈。十三年接下鑲埽長三十九丈。迤下嘉慶七年建斜壩。長十三丈六尺。並鑲順埽七十一丈。十八年接下鑲埽長二十五丈。七年又建斜二壩。長十八丈五尺。並鑲順埽五十丈。十五年接下鑲魚鱗埽。長五十丈。二十年刷塌搶補。七年又建斜三壩。長八丈。鑲順埽長二十四丈。二十一年下首鑲埽長二十五丈五尺。第十一堡石家橋。雍正二年建埽長一百二十丈。又於埽灣鑲防風一千一百十丈。下水築雞嘴壩一座。嘉慶三年建頭挑壩。長十二丈五尺。鑲埽長二十四丈五尺。十七年上首接鑲埽長二十三丈二尺。三年又建二挑壩。長十丈。六年鑲埽長三十六丈五尺。旋淤。二十二年復生。鑲埽長六丈五尺。三年又建三挑壩。長十二丈。六年鑲埽長三十六丈五尺。十二堡嘉慶五年建頭順壩。長三十七丈五尺。鑲埽長三十三丈二尺。五年又建二順壩。長三十五丈九尺。鑲埽三段。旋淤。迤下嘉慶十年建頭挑壩。長七丈三尺。並鑲埽工旋淤。又建二挑壩。長八丈。鑲埽四段。旋淤。十五堡來童寨。舊有埽工。雍正五年接鑲埽長二百六十丈。乾隆元年淤閉。今按河南通志載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來童寨民隄漫開二處。並有鄭州民人誤挖陽武隄放水。將中牟楊橋後官隄漫開十餘丈。是冬均堵合。十七堡裴昌廟。雍正五年建埽工二百八十丈。旋淤。十一年建埽二十一段。乾隆二年淤閉。九年復生。至二十一年。共上下接鑲埽長一百五十七丈五十一尺。淤閉五十六年。復生連及十八堡。鑲埽長三百三十五丈八尺。嘉慶三年淤閉。二十一年建挑壩二道。現淤。十八堡。地名西小莊。雍正十二年建埽工一百丈。旋淤。乾隆二十二年復生。鑲埽長一百五丈。三十四年淤閉。四十四年復生。五十二年放淤。嘉慶三年淤。

閉。迤下舊越隄。雍正十三年建埽工五十一丈。乾隆三年加鑲迎面埽長六十二丈。九年加長一百七丈。十八年淤閉。二十七年復生。鑲埽長四百二十丈。三十七年淤閉。五十二年復生。鑲埽三百丈。五十六年淤閉。工尾嘉慶二十一年建挑壩二道。各長四十丈。工後黃岡廟北越隄一道。西自十六堡起。東至十七堡止。長五百丈。乾隆四年築。又自前下段裴昌廟工頭起。至中牟界止。越隄一道。長六百八十八丈。乾隆二十二年築。

中牟上汛。原設中牟縣丞一員。分管中牟境內隄工。乾隆四十七年。分汛爲二。別以上下。裁陽武縣丞。添設下汛縣丞。原設縣丞。改爲上汛。兼管陽武南岸隄工。嘉慶十一年。將陽武南岸之隄。改歸中牟縣。遂隸上汛縣丞管理。千總一員。乾隆四十七年添設原管陽武中牟二汛隄工。嘉慶十一年。改爲中牟上汛千總。十四年改鄭州爲上下二汛。以鄭下汛歸并管理。名鄭中汛千總管堡夫三十名。兵一百十五名。汛地。西自鄭州下汛下界起。東至中牟下汛上界止。隄長三千七百四十三丈五尺。頭堡楊橋。舊有埽工。久閉。雍正十三年復生。鑲埽長三十五丈。乾隆三年接長五十丈。九年墊陷補鑲埽長一百五十九丈。十八年淤閉。二十二年復生。鑲埽長六十丈。二十四年接鑲工長三十五丈。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漫缺。寬二百七十丈。十一月朔堵合。歷年搶修。嘉慶八年淤閉。陽和今按。已改中牟上汛四堡。二堡。乾隆五十五年建挑水壩。鑲埽一百七十一丈三尺。五十七年淤閉。嘉慶二十一年。又建順隄挑壩。長七十丈。三堡。乾隆五十二年建順隄土壩。長三十八丈。小潭溪。乾隆十八年建埽。長一百三丈。二十年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九十三丈。雍正九年築。許家莊。乾隆七年建埽。長三十丈。九年淤閉。十里店。舊有埽工。久

閉。雍正五年復生。鑲埽長一百四十九丈。十二年淤閉。今按河南通志戰雍正元年中牟十里店隄工。六月十一日漫缺十七丈。是冬堵合。又婁家莊亦漫缺八丈。亦於冬間堵合。八堡即十里店。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異漲。漫隄刷成缺口。寬五十五丈。旋堵於隄北創越隄一道。自上汛六堡東起至十一堡東止。長一千五百丈。上南廳冊。

中河廳。今按嘉慶十一年由開封府糧捕通判裁改。並添設協辦守備。中牟縣丞。外委各一員。

通判一員。協辦守備一員。中牟下汛縣丞一員。外委一員。分管中牟下汛隄工。西自中牟上汛下界起。東至下南河廳屬祥符汛上界止。計長六千八百六十一丈。爲汛一管。堡夫四十八名。兵一百名。頭堡劉家寨。乾隆七年建埽長四十丈。九年淤閉。二堡嘉慶十三年建埽六段。十四年又建六段。十九年又接建二段。二十一年又接建四段。二十四年又建十四段。現皆淤閉。三堡今按即舊十堡。嘉慶十五年建埽十二段。十六年又接建十四段。旋淤。二十二年河溜下移。建埽七十二丈四尺。二十三年接鑲埽長四十二丈一尺。四堡嘉慶十六年接三堡工尾。鑲埽長三十丈。二十一年又鑲埽長六十丈。五堡嘉慶二十二年。在舊頭壩下建新埽五段。十九年在二壩下建埽二段。皆淤。十六年在三壩上首建埽十丈八尺。十八年三壩下建埽三十一丈二尺。迤下。二十五年建挑水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又順水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六堡嘉慶二十五年建順水壩一道。長三十丈。頭堡至三堡遠年越隄一道。又自三堡接上越隄尾起至四堡下止。越隄長二百四十丈。乾隆七年築。又自頭堡起至六堡止。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五百丈。嘉慶十七年築。七堡尾。嘉慶二十五年建魚鱗埽。長六十丈。迤下。又築頭斜壩。長四十丈。鑲埽

三十二丈八尺。八堡嘉慶二十五年建魚鱗壩。長二十五丈。鑲埽長二十三丈八尺。迤下。又築二斜壩。長二十丈。鑲埽二十九丈八尺。迤下。又築頭挑壩二十五丈。鑲埽三十丈一尺。又築二挑壩長十七丈。下首魚鱗壩長三十丈。鑲埽三十二丈七尺。迤下。至九堡上首二十四年。鑲順隄埽一百五十一丈四尺。九堡安家莊乾隆三年建挑水壩。鑲埽長三十五丈一尺。二十一年鑲藏頭樓崖挑水迎水築埽一百五十三丈六尺。四十年淤閉。四十八年復生。鑲埽長四十丈。四十九年接鑲埽長四十八丈。五十六年淤閉。六十年復生。鑲埽長二十三丈。嘉慶三年接鑲埽長四十丈。十堡乾隆二十一年建埽長一百二十二丈。二十九年淤閉。三十七年復生。鑲埽二百丈。嘉慶元年接鑲埽長一百十五丈七尺。十二堡官亭門乾隆三十一年建埽二十丈。三十三年接鑲埽長十丈。四十二年接鑲埽長四十四丈。嘉慶元年接鑲工長四十六丈二尺。五年建挑壩一道。鑲埽長七十丈三尺。十年淤閉。工後十二堡起。至十四堡下止。有越隄一道。長七百七十八丈。雍正二年築。十三堡太平莊舊有埽工久閉。十九堡西起。至祥符界止。嘉慶二十五年築外越隄。長三百丈。中河廳冊。今按河南通志載。雍正二年八月。中牟拉牌寨鑲埽長二百五十丈。又鑲護崖埽。長一百六十丈。雞嘴壩一座。拉牌寨地名。現無可考。

下南河廳。今按雍正二年。分南河同知爲上下河廳。原管祥符陳留蘭陽三縣境內河務。乾隆四十八年。南岸改築新隄。添設關儀通判。將蘭陽汛撥歸管轄。下南河廳止管祥符上下二汛。並陳留汛河務。乾隆四十七年。添設協辦守備一員。

同知一員。協辦守備一員。管理臨河隄工。西自中涉廳中牟汛下界起。東至蘭儀廳蘭陽汛上界止。計長

一萬九千七十七丈爲汛三。曰祥符上汛。曰祥符下汛。曰陳留汛。

祥符上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原設分防把總。乾隆四十七年改管堡夫九十九名。兵一百七名。汛地。西自中牟下汛下界起。東至下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一百二丈。頭堡內馬家莊。乾隆九年建防風埽。長四百丈。十八年淤閉。二堡內。乾隆五十二年建埽。長三十三丈。五十三年接長八丈。五十五年淤閉。六堡青谷堆。乾隆四年舊埽墊陷。建新埽長一百四十丈。十八年淤閉。二十年復生。鎮埽長二百十丈。二十七年淤閉。六堡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異漲。平漫刷缺。寬七十餘丈。旋堵。頭堡至七堡嘉慶二十四年。因漫溢缺口於臨河灘面。建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七百三十三丈。作爲縷隄。嘉慶二十五年。自中牟下汛十八堡東起。至本汛頭堡下新建越隄頭止。又建外越隄。長六百三十七丈。內在中牟下汛。長三百丈。在本汛。長三百三十七丈。又自六堡大越隄尾起。至八堡東止。建外越隄一道。長四百八十三丈。十四堡內馬家莊。乾隆十九年建埽。長二十四丈。歷年加長二百五十三丈。久淤。十九堡內沙門。舊有埽工。雍正五年墊陷。埽長二百丈。十二年淤閉。二十二堡清佛寺。乾隆七年建防風埽。長一百三十七丈。二十七年淤閉。黑堤。今按黑堤一工考之。河南通志圖繪大勢。卽昔年之李家寨清佛寺等工。乾隆七年。舊埽墊陷。鎮埽長六十丈九尺。五十八年接鎮埽長一百八十丈。今按黑堤爲著名險工。河灘上下推移。靡有定所。現自十九堡至二十三堡。皆鎮埽防範。嘉慶十三年。十九堡建蓋埽一道。長一百三十丈。臨河舊埽淤閉。二十堡於嘉慶八年建魚鱗頭埽一道。長二十二丈。鎮埽長十九丈七尺。又於迤下建挑水壩一道。長十四丈。鎮埽二十六丈六尺。二十一堡。嘉慶二十年建頭挑壩一道。長二十三丈。

鑲墼二十六丈。又築二挑壩。長二十二丈。鑲墼長二十九丈六尺。又築三壩。長二十九丈。鑲墼長四十二丈。二十二堡。乾隆二年建二壩。長九十三丈。嘉慶二十年建四挑壩一道。長四十八丈五尺。鑲墼長七十九丈七尺。二十一堡李盤莊。乾隆七年舊壩墊陷。鑲墼長六十七丈五尺。歷年加長七十三丈。嘉慶六年淤閉。舊越隄一道。自十堡東起。至十九堡起之。越隄南面止。長一千七百四十三丈。又自十九堡東起。至二十六堡下止。越隄一道。長一千五百七十七丈。皆順治十三年築。越隄內二十二堡處。乾隆五年築南北格隄一道。長五百六十丈。二十六堡東起。至二十九堡止。順治十三年築。越隄一道。長四百九十六丈。三十二堡起。至下汛十一堡止。乾隆四十四年築。越隄一道。長二千六百十丈。作爲縷隄。內在上汛隄長四百五十丈。下汛隄長一千一百六十丈。

祥符下汛主簿一員。外委一員。管堡夫九十九名。兵八十名。汛地自上汛交界起。至三十八堡陳留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二百四十二丈。六堡今按卽時和驛內嘉慶八年七月十九日漫缺十餘丈。旋即挂淤斷流。遂建外越隄一道。長三百八十丈。作爲縷隄。起自五堡往東而南。至舊六堡止。又經二十四年漫水。將下截刷塌。先於九年接前越隄尾起。至八堡下止。築外越隄。長三百八十丈。作爲縷隄。二十四年六七堡衝缺二處。未經補還。時和驛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漫溢外越隄。堵而復潰。十一月二十九日合龍。六七堡內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異漲。將乾隆四十四年所築越隄。今作縷隄之一千一百六十丈下截刷缺二處堵竣。後遂於北面築越隄一道。自六堡上起。至八堡下止。長五百七十七丈。作爲縷隄。舊隄之上。原有六七八堡房三座。將軍廟一座。並移建於新隄之上。二十五年。六堡西首接

工後越隄起至西首纒隄止。又築越隄長六十丈。八堡。乾隆五十二三年在圈堰建防風埽長三百九十五丈。五十五年淤閉。五十八年復生。鑲埽長二百二十丈。已淤。十六堡。乾隆十九年鑲防風埽長九十七丈。二十四年淤閉。十八堡福神祠。舊有埽工。乾隆三年加鑲防風埽長三十六丈。九年淤閉。十八年復生。鑲埽長六十一丈。十九年淤閉。二十堡槐圪塔。舊有埽工。久閉。二十八堡陳家寨大王廟前舊有埽工。雍正四年墊陷。加鑲埽長八十五丈。乾隆十一年淤閉。二十一年復生。鑲埽長九十八丈。二十四年淤閉。今按河南通志載。雍正八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大雨河漲。祥符南岸程家寨源走四埽。隄場過半。七月二十八日搶穰。三十三堡西曹家埠道。乾隆九年建防風埽長二百八十四丈。二十年淤閉。十三堡起至十九堡止。遠年舊越隄一道長九百三十五丈。二十堡起至二十七堡止。遠年舊越隄一道長一千六百六十六丈。二十七堡起至三十三堡止。遠年舊越隄一道長一千二百丈。陳留汛縣丞一員。分防外委一員。今按嘉慶九年裁汰祥陳縣把總。改爲外委。管堡夫三十二名。兵三十二名。汛地西自祥符下汛下界起。東至十四堡蘭儀廳屬蘭陽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三千五百三十三丈。今按河南通志載。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陳留汛七堡九堡水漲。漫缺數日。後水落。掛淤搶堵。合龍。乃築七堡越隄一百二十丈。九堡越隄二百十丈。八堡。雍正十三年建埽長四百十二丈。久經淤閉。八堡東郝家莊。雍正十三年建埽工長一百六十九丈二尺。久經淤閉。七八堡內。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異漲。漫缺大隄二處。西寬四十丈。東寬五十餘丈。遂卽堵合。並於隄北灘面自七堡上起至九堡上止。築越隄一道長五百九十丈。九堡地名三仙廟。舊有埽工。乾隆元年建埽長七十丈。九年淤閉。

二十年復生。鎮埽長一百五十丈。二十一年淤閉。八堡起至十一堡止。遠年舊越隄一道。長六百八十二丈。十一堡遠年舊越隄一道。長一百十丈。劉家埠雍正十三年建埽。長一百五十五丈。久經淤閉。下南廳册。

蘭儀廳。今按雍正二年。分開封府屬之南河廳爲二。曰上南河。下南河。歸河廳本管歸德河務。乾隆四年改歸河爲儀考通判。管儀封考城兩縣境內河務。四十八年南岸改築新隄。將下南河廳屬之蘭陽汛。撥歸管轄。改爲蘭儀通判。五十一年添設儀睢廳。分儀封汛爲上下二汛。改蘭儀通判爲同知。管蘭陽及儀封上汛河務。又乾隆四十七年。設儀考都司。四十八年改爲蘭儀都司。道光五年。併儀封廳地入蘭陽縣。爲蘭儀縣。其儀封廳管河經歷。改爲儀封司管河經歷。仍分汛。屬蘭儀儀睢二廳。

同知一員。都司一員。經管蘭陽儀封境內。黃河南岸隄工。西自下南河廳屬陳留汛下界起。東至儀睢廳屬儀封下汛上界止。計長七千三百八十九丈五尺。爲汛二。曰蘭陽汛。曰儀封上汛。今按乾隆四十七年。北岸曲家樓漫口。大學士公阿桂臨工堵築。屢敗垂成。乃奏改河道於南隄之南。河北道橋册內載。新築南隄一道。自蘭陽三堡起。至商邱十一堡止。工長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五丈五尺。另闢新河一道。自蘭陽十二堡舊隄外灘李六口河崖起。至舊隄南面止。工長七百四十二丈。又接前自隄南起。至商邱七堡河尾老河崖止。工長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一丈。共挑河長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三丈。其舊隄之在三堡迤下。至儀封汛者。長三千二百七十一丈。十二堡以下全廢。儀封至考城。長九千八百七十三丈。新北隄接至七堡。七堡以上隄皆廢。守考城至商邱。長一萬八百丈。商邱頭堡至十堡。長三千五百二十五丈八尺。共

改隄長二萬七千四百六十九丈八尺。所有雍正初年至乾隆四十八年隄河未改以前。蘭陽儀封考城三汛。南隄各處鑲築隄埝。應先開敘備查。後再列敘新築南隄修守工程。以明今昔情形。舊蘭陽汛三堡東。乾隆九年建防風埝。長六十五丈。九年淤閉。梁家塘土壩。在舊二堡。乾隆七年建埝長五十五丈。九年淤閉。十八年復生。二十一年淤閉。河渠在舊四堡。乾隆三十一年建防風埝。長三百一十一丈。三十二年淤閉。梁家水口在舊五堡。雍正五年建埝。長二百三十丈。旋淤。考行水金鑑所載約去上界一千丈。荀朱土壩。在舊六堡。乾隆二十一年建埝。長八十丈。二十七年淤閉。蔡家水口在舊七堡。雍正五年建埝。長八十丈。旋淤。此卽行水金鑑所載之蔡家樓。距上界約二千丈。儀封汛劉家大寨。雍正五年加鑲舊埝。長八十一丈。旋淤。今按河南通志載。雍正三年七月河決。儀封大寨並開陽板廠。是冬堵竣。此加鑲舊埝。自保堵築漫工之舊埝。十六堡岑家樓。雍正十三年建埝。長二十丈。旋淤。乾隆七年復生。鑲埝長一百八十七丈五尺。久淤。董家莊。乾隆三年鑲埝。長二十丈。旋淤。周家莊。雍正五年舊工復生。鑲埝長八十丈。旋淤。劉家樓。雍正十三年建埝。長二十丈。五堡。乾隆四年舊埝墊陷。鑲防風長八十一丈。十八年淤閉。二十年復生。鑲防風埝。長三百一十一丈。二十三年淤閉。六堡。乾隆三十三年鑲防風埝。長二百丈。三十七年淤閉。七堡。乾隆十八年鑲防風埝。長二百七十五丈。十九年淤閉。二十六堡。乾隆三十七年復生。鑲埝長八十一丈。二十八年淤閉。三十五年復生。鑲埝長一百丈。四十三年淤閉。八堡。乾隆三十七年鑲埝。長一百八十丈。四十年淤閉。九堡。乾隆三十七年鑲埝。長二百六十丈。四十三年淤閉。十堡。乾隆三十七年鑲埝。長二百九十丈。三十九年又建挑壩一道。加鑲裏頭護埝。長五十丈。四十年又

築斜壩一道。加鑲裏頭護壩防風。長一百五十九丈。四十二年淤閉。十三堡。乾隆二十六年建挑水迎水護崖壩。工長一百二十九丈二尺。四十年淤閉。十六堡馬家店。雍正五年舊工復生。鑲壩長一百二十丈。旋淤。乾隆七年復生。鑲防風壩長一百丈。十九年淤閉。二十一年復生。鑲壩長二百丈五尺。二十七年淤閉。四十三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漫缺。衝失縣城。堵而復潰。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堵合。十七堡。乾隆三十年鑲防風壩長六十丈。三十二年淤閉。十八堡至十九堡。乾隆四十二年鑲防風壩。長三百六十丈五尺。四十三年淤閉。考城汛三堡。乾隆四十六年鑲壩長一百丈。四十七年淤閉。五堡。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漫溢。在河灘芝麻莊堵築。八月二十九日合龍。九月初復將張家油房漫缺。十二月十三日堵合。七堡。乾隆三十三年鑲防風壩長一百二十丈。三十四年淤閉。九堡。乾隆四十六年鑲壩長八十丈。四十七年淤閉。十二堡。乾隆四十六年鑲壩長四十丈。四十七年淤閉。十三堡。乾隆四十六年鑲壩長四十丈。四十七年淤閉。二十五堡。乾隆七年鑲防風壩長五百五十丈。旋淤。十九年復生。三十九年淤閉。二十六堡。乾隆三十三年鑲防風壩長三百丈。三十七年淤閉。四十六年復生。旋又淤。二十六堡至二十八堡。乾隆二十一年鑲防風壩長六百七丈三十一寸。淤閉。二十七堡。乾隆十八年鑲防風壩長一百七十丈久淤。二十八堡。乾隆九年鑲壩長二十丈久淤。迤下王家樓。乾隆七年鑲防風壩長七百四十四丈。又顏家壩。乾隆七年鑲防風壩長三十一丈。旋淤。十九年復生。鑲迎水裏頭雞嘴等壩。長一百丈。二十年加鑲防風壩長五十七丈。二十二年淤閉。二十九堡。乾隆二十年鑲防風壩長一百六十二丈。旋淤。三十堡。乾隆十八年鑲防風壩長五十丈。十九年淤閉。二十年復生。鑲壩

長二百四十三丈旋淤。以上隄埽原屬儀考通判經營。乾隆四十八年改歸北岸。

蘭陽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今按原設陳蘭分防外委。隸下南河廳。乾隆四十八年改爲蘭陽外委。屬蘭儀廳。五十一年裁汰。以濟寧衛千總改爲蘭陽千總。專管蘭陽縣境南岸河務。管堡夫五十四名。兵六十五名。汛地西自陳留下汛界起。東至儀封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五千八十六丈。內頭堡至三堡。新隄頭止長一千五百三十二丈。係遠年舊隄。自三堡迤東新隄頭起至十六堡下界止。長三千五百五十四丈。係乾隆四十八年創築新隄。陳留下十三堡下起至蘭陽汛五堡新隄止。遠年殘缺廢隄一道。自三堡迤下斜向東北斷隄一段。係昔年縷隄。隄頭卽乾隆四十八年開挖處。後鑲裏頭。歷有興廢。地名蔡家樓。五十四年舊隄迎溜。上首鑲挑水壩一道。並鑲雁翅邊埽。長五十二丈。迤下鑲防風埽長一百十丈。五十五年又於挑水壩上接埽長三十丈六尺。於邊埽下接埽長六丈。又於下首防風之下。接埽長六十九丈。嘉慶十年幫舊隄北餞長一百八十八丈。鑲埽八段。十一年接鑲護埽八段。並於工尾築壩一道。長四十三丈。鑲埽二段。十二年又建挑托各壩九段。鑲護埽二十段。至嘉慶二十三年。歷有鑲補埽段。以上現在淤閉。是年工尾鑲魚鱗壩一道。長二十丈。接連鑲埽十六段。十三年在魚鱗壩迤東。鑲埽五段。迤下戚村建挑壩一道。長三十丈。鑲埽三段。十四年幫戚村舊隄長七十六丈。並築挑鑲壩一道。長三十八丈。連上首共鑲護埽十段。以上皆淤。二十四年刷塌。嘉慶二十五年。鑲舊隄裏頭。並護埽長二百二丈五尺。六堡今按南面地名河渠。至九堡。乾隆四十八年溜逼隄根。鑲防風埽長一千六百九十丈。五十六年淤閉。八堡今按南面地名薛樓。十堡。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漫水刷缺八堡口長一百九十餘丈。十

堡口長四十餘丈。嗣上游馬營壩漫溢，兩處缺口挂淤，乃自八堡起至十堡東臨河圈，築越隄一道，長一千五十丈，作爲縷隄。內八堡東二郎廟地方，臨河鑲柴壩，長一百七十丈。柴壩外築磨盤壩三段，長三十七丈。迤西鑲防風長五百丈。柴壩迤下，並築餞壩二道，挑壩三道。十堡，今按南面地名揭莊，乾隆四十八年鑲防風壩長二百丈。五十一一年淤閉。十一堡，今按南面地名蘭北關，乾隆四十八年鑲防風壩長二百二十丈。五十一一年淤閉。十二堡，今按地名豐廣店，嘉慶二十五年築挑壩四道，一長五十一丈，一長二十九丈，又一長二十九丈，一長六十九丈。十三堡，今按地名票莊，乾隆五十年鑲防風壩長六十八丈。五十三年淤閉。十四堡，今按地名賈莊，頭壩，乾隆五十一年鑲壩長一百六丈二尺，又鑲頭壩迤上壩，長五十四丈六尺。五十三年淤閉。迤下二壩，五十二年鑲壩長三十三丈四尺。五十三年築雞嘴壩一道，又鑲護壩長六十三丈五尺。五十四年接二壩，護壩長二十二丈一尺。五十五年淤閉。嘉慶二十五年築頭挑壩一道，長九十五丈。十五堡，今按地名蕭莊，三壩，乾隆五十四年鑲壩長一百十四丈七尺。五十五年淤閉。

儀封上汛，經歷一員。今按原係儀封縣管河縣丞，乾隆四十九年改爲儀封主簿。五十一年改爲儀封經歷，把總一員。今按原管儀封一汛，乾隆四十八年添設下汛千總，把總止管上汛工程。管堡夫二十名，兵七十二名。汛地自蘭陽汛下界起，至儀隄廳屬儀封下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二千三百三丈五尺。頭堡四壩，乾隆五十三年鑲壩長四十四丈九尺。五十六年淤閉。二堡五壩，乾隆五十三年鑲壩長八十丈三尺。五十五年淤閉。三堡，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大隄平漫，刷成缺口，長一百四十八丈。嗣因

上游北岸馬營壩。漫缺奪溜。該處挂淤。遂於臨河灘面圈築越堰。自二堡西起至五堡西止。長七百丈。作爲大隄。二十五年春四堡漫溢。衝缺下截長一百十二丈。是年冬堵合。三堡之內。舊有六堡。乾隆五十三年鑲埽長四十二丈八尺。五十四年接鑲埽長十八丈。又鑲七壩埽長五十五丈。迺下又鑲埽長二百三十三丈七尺。均已淤閉。又毛家寨二壩。於五十八年鑲埽長四十六丈六尺。亦淤。三堡至九堡。嘉慶六年築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五百五十五丈。二十四五年兩次衝缺。惟五堡對過西起及以下尙存。四堡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隄身坐墊。刷缺長一百七十八丈。十二月初七堵合。築東大壩磨盤壩。長十四丈。又壩尾護埽八段。長八十五丈。挑水壩長一百七十七丈。下首又築挑水壩長五十丈。四堡東。乾隆五十六年築護埽長一百二丈。現淤。五堡至六堡。乾隆四十九年鑲防風埽。長二百五十六丈。五十年淤閉。嘉慶二十五年築挑壩一道。長四十七丈。又於東首築挑壩。長四十二丈。六堡。乾隆四十九年鑲防風埽長一百六十丈五尺。五十一年接長六十丈。五十三年淤閉。七堡。乾隆四十九年鑲防風埽長二百三丈一尺。五十三年淤閉。八堡。乾隆五十二年鑲防風埽長一百三十八丈五十三年淤閉。蘭儀廳册。

儀隄廳。今按乾隆五十一年。因圍儀隄寧兩廳。所管新隄工程較多。奏明將蘭儀通判。改爲同知。另設儀隄通判。五十六年。因蘭儀都司所管隄工縣長。奏明添設儀隄守備。

通判一員。協備一員。分管儀封廳境。及睢州境內。今按睢州本無河工。乾隆四十八年新築南隄。始在睢州境。黃河南岸隄工。西自蘭儀廳屬儀封上汛下界起。東至睢寧廳屬睢州上汛上界止。原長七千九

百七十五丈九尺內。睢州上汛於嘉慶三年五堡漫工案內。越隄增長六百三十三丈。現長八千六百八丈九尺。爲汛二曰儀封下汛。曰睢州上汛。

儀封下汛。經歷一員。今按合管上汛隄工。並隸蘭儀廳轄。分防外委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八年添設儀封下汛千總。屬蘭儀廳轄。五十六年裁汰千總。改爲分防外委。撥隸儀唯通判管堡夫十八名。兵三十二名。汛地自儀封上汛下界九堡起。至睢州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二千三百三丈五尺。十六堡。今按隄南地名大里村。乾隆五十二年鑲防風埽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十三年淤閉。

睢州上汛。州同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八年南岸改築新隄。添設把總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八年原設睢州上汛千總。與州同同隸睢寧廳屬。五十一年添設儀唯廳撥屬儀唯。嘉慶八年裁汰千總。改爲把總。管堡夫四十三名。兵一百四名。汛地自儀封下汛下界起。至睢州下汛上界止。臨河隄工原長五千六百七十六丈。嘉慶三年汛內五堡漫溢堵築案內。增長六百三十四丈。現長六千三百十丈。今按睢州上汛乾隆四十八年設汛之後。本屬蘭儀廳管轄。至五十一年添設儀唯廳。始隸儀唯。四十九年以後。該汛鑲過埽場。今仍順列本汛。不列蘭儀。以歸畫一。頭堡至四堡。乾隆四十九年鑲防風埽長六百五十五丈三尺。五十年淤閉。五十二年頭堡至三堡。鑲防風埽長八百五十四丈三尺。五十四年又接鑲五丈八尺。五十五年頭堡內。又建挑水壩一道。鑲埽長五十六丈二尺。五十七年淤閉。四堡。乾隆五十三年於土壩鑲埽。長十三丈七尺。五十四年接長十三丈。迤東又築新挑壩。鑲埽長二十四丈。五十六年淤閉。五堡。嘉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大隄漫缺。長二百餘丈。四年正月十三日堵合。係在隄北灘面圍築。中建大壩。壩

尾西抵頭堡縷隄，東抵六堡以上縷隄，共長二千九十三丈，作爲臨河大隄，立堡修守。大隄之南，又築二壩，一道西自新堰二堡下起，東至新堰四堡上，止計長五百七十六丈，並補還舊隄。新隄三堡，嘉慶三年築迎水壩一道，長四十七丈，鑲埽長六十三丈三尺。二十年溜勢上提，刷塌補鑲埽工三段，現淤。嘉慶七年又建順水壩一道，長四十四丈，鑲埽工五段，又建挑水壩一道，長四十七丈，鑲埽工三段，皆淤。閉七年建魚鱗頭壩一道，長八十丈，鑲埽長六十丈，於二十二年刷塌，乃沿隄鑲埽十六段，長一百六十丈。七年又鑲魚鱗二壩一道，長七十丈，鑲埽四段，長六十丈。二十一年刷塌，存長十五丈，鑲埽長二十三丈四尺。三堡隄南，嘉慶二十年築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丈，又三堡下首，二十二年建磨盤壩，長六十丈，鑲埽長三十二丈四尺。新隄四堡，嘉慶二十年，河溜下移，築戩壩一道，長四十丈，鑲埽長三十丈。二十一年接下築魚鱗壩一道，長八十丈，鑲埽長七十七丈三尺。又建挑水壩一道，長三十丈，鑲埽三段，長二十九丈。又建挑水二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長四十四丈二尺。又建挑水三壩一道，長二十丈，鑲埽長二十七丈五尺。又建挑水四壩一道，長十八丈，挑水五壩一道，長十八丈。二十四年鑲四挑壩埽三段，長三十二丈。新隄五壩，嘉慶二十二年建挑水六壩一道，長二十八丈，又於下首建磨盤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又建挑水七壩一道，長三十八丈。二十五年又於下首建挑水八壩一道，長五十丈，挑水九壩一道，長六十丈。八堡，乾隆四十九年鑲防風埽長五十三丈五尺。五十一年淤閉。十三堡，乾隆四十九年鑲防風埽長一百五十丈。五十一年淤閉。十四堡，乾隆四十九年鑲防風埽長五十丈。五十一年淤閉。迤下於嘉慶二十一年建挑水頭壩一道，長二十五丈，鑲埽長五十五丈。又建魚鱗頭壩一道，長六十丈。

挑水二壩一道長三十丈。鑲埽長二十九丈四尺。魚鱗二壩一道長七十丈。挑水三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長四十四丈八尺。魚鱗三壩一道長五十丈。挑水四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長五十五丈。魚鱗四壩一道長六十丈。十七堡。乾隆四十九年鑲防風埽長二十六丈七尺。十八堡。鑲防風埽長一百七丈一尺。五十一年淤閉。五十二年又鑲埽長一百七十一丈。旋淤。六十年復生。鑲埽長二百丈。儀隴廳冊。

睢寧廳。今按乾隆四十八年南岸改築新隄。裁南陽府通判。改設歸德府睢寧通判。原管睢州寧陵兩境內黃河隄工。五十一年添設儀隴通判。將睢州上汛撥隸儀隴。五十六年改通判爲同知。嘉慶十年復改同知爲通判。乾隆四十八年添設協備一員。

通判一員。協備一員。分管睢州寧陵兩州縣境內黃河南岸河務隄工。西自儀隴廳屬睢州上汛下界起。東至商虞廳屬商邱汛上界止。臨河縷隄原長一萬七千丈。內睢州下汛隄長五千八百十丈。因乾隆四十九年二堡漫溢衝廢。奏明自二堡東壩起至舊二十堡下界止。於北面建築縷隄長五千二百六十七丈。又自頭堡至二堡東壩止接隄長八百四十七丈。共隄長六千一百四十五丈。二十二年十三堡大工案內。又增隄長三百十丈八尺。現在連寧陵汛隄工共長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四丈八尺。爲汛二。曰睢州下汛。曰寧陵汛。

睢州下汛。州判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八年改考城縣丞爲睢州下汛縣丞。五十二年改爲州判。分防外委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八年改考城汛分防外委爲睢州下汛分防外委。管堡夫四十二名。兵八十六名。汛地自睢州上汛下界起。至寧陵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六千四百二十四丈八尺。二堡。乾隆四十九年八

月初二大隄漫缺。刷寬二百五十餘丈。十一月十四日堵合。五十年鑲西壩尾埽工長二百丈。又加鑲挑水壩埽長一百五十丈。五十二年淤閉。嘉慶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大隄坐蟄。刷寬二百十五丈。於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堵合。建蓋壩一道。長一百六十丈。鑲埽長二十五丈五尺。柴挑壩二道。一長十六丈二尺。一長二十二丈五尺。又建二壩一道。西至頭堡。東至四堡之中。長六百九十五丈。三堡。乾隆五十年建挑水壩一道。長一百四十丈。鑲埽長十八丈。五十三年接鑲埽長六十丈。五十三年接鑲埽長五十丈。五十五年淤閉。嘉慶二十四年築順水壩二道。一長四十丈。鑲埽長二十六丈。一長二十丈。鑲埽長三十六丈。四堡。乾隆五十三年建新三壩埽工長四十丈。五十六年淤閉。迤東於五十五年鑲防風埽長五百六十五丈。五十六年淤閉。嘉慶二十一年建挑水壩三道。一長六十丈。鑲埽長四十一丈八尺。一長七十三丈。鑲埽長二十五丈五尺。一長六十丈。鑲埽長二十五丈。五堡。乾隆五十三年建挑水壩一道。長一百三十丈。鑲埽四段。旋淤。嘉慶十三年建西挑水壩一道。長八十六丈。刷存七十一丈。鑲埽長三十九丈四尺。又建東挑水壩一道。長二十八丈。鑲埽長三十六丈一尺。二十年於東挑壩下築餞壩一道。長十九丈八尺。鑲埽長二十七丈三尺。迤下又築餞壩長一百丈。鑲埽長八十四丈九尺。六堡。乾隆五十四年建挑壩一道。長四十丈。鑲埽五段。旋淤。又於迤東史村鋪建挑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六段。旋淤。嘉慶二十年又建挑壩三道。一長三十丈。鑲埽長二十六丈。一長四十丈。一長一百丈。七堡。史村鋪。乾隆四十九年鑲埽二百五丈九尺。五十三年淤閉。又於下首鑲埽長五十一丈五尺。旋淤。五十四年建餞壩長一百四十五丈。鑲埽十三段。後淤。迤東鑲護崖埽一百五十丈。五十八年淤閉。五十五年建挑水壩上下鑲

壩一百七十丈。後淤。嘉慶九年建挑壩三道。一長二十五丈。鑲壩五段。一長二十五丈。鑲壩七段。一長十五丈。鑲修六段。後皆淤。十一年又築攔水壩一道。鑲壩四段。久淤。八堡。乾隆五十一年建挑水壩。鑲壩長五十四丈。五十五年淤。西首鑲壩五十丈。旋淤。九堡。乾隆四十九年。溜逼隄根。鑲壩長三百六十七丈。五十一年淤閉。十三堡。今按隄南地名孫六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九。漫溢刷缺二百餘丈。十一月初十堵合。原舊縷隄淤沒一千八十丈。乃就堵築大壩。圈築堰工。西至十一堡下。東至十五堡上。計長一千三百九十丈八尺。作爲縷隄。立堡修守。又築二壩。一道長四百八十丈。以作重門。五十三年挑水壩。河勢坐灣。鑲壩長一百六十丈三尺。五十五年建小挑壩。長三十六丈。鑲壩四段。又鑲壩長五十丈。次年淤閉。五十九年復生。鑲壩長三十丈。皆於六十年淤閉。嘉慶九年溜又南趨。於舊龍門建柴壩。長六十五丈。十四年刷塌二十丈。補壩三段。後淤。十四堡。嘉慶八年建小挑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壩三段。旋淤。二十一年復生。於挑壩上首建磨盤壩一道。長二十四丈。又建挑水壩二道。一長二十三丈。鑲壩長二十四丈。一長三十三丈五尺。鑲壩長三十丈五尺。二十三年又建順水壩一道。長六十丈。鑲壩長三十一丈七尺。二十四年挑二壩。上首建餞壩。長四十五丈。鑲壩長三十九丈五尺。又建順水壩三道。一長十五丈。一長十五丈。鑲壩長二十五丈。一長四十五丈。十五堡。乾隆四十八年。溜趨隄根。鑲壩長八十六丈。五十二年淤閉。嘉慶二十二年建挑壩二道。一長四十丈。鑲壩四十一丈三尺。一長四十五丈。鑲壩長四十二丈四尺。二十三年又建餞壩。長一百丈。鑲壩八十四丈七尺。十六堡。乾隆四十八年鑲壩長八十五丈。五十一年淤閉。嘉慶二十三年建順水壩二道。一長四十丈。鑲壩長二十六丈五尺。一長五十丈。十七

堡。乾隆四十八年建挑壩。鑲防風埽長一百五十丈。十八堡。乾隆四十八年鑲防風埽長三百六十丈四尺。五十一年淤閉。

寧陵汛。主簿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八年裁儀封北岸主簿。添設寧陵主簿。分防外委一員。今按乾隆四十八年原設把總嘉慶十六年改寧陵把總爲商邱千總。而改寧陵爲分防外委。管堡夫三十二名。兵四十二名。汛地上自睢州下汛下界起。至商虞廳屬商虞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四千二百六十丈。頭堡。今按隄南地名黃道口。乾隆四十九年建挑水壩。鑲埽長九十四丈。五十四年淤閉。五堡。乾隆五十一年鑲防風埽長一百三十丈。是年淤閉。睢寧廳冊。

271340



本國學基
叢書續行
水金鑑

四



MG
TV-092
6S
=4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四)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5 6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九

河水工程五

商虞廳。今按乾隆四年添設通判分歸河廳管商邱虞城兩縣河務乾隆元年添設協備隨同豫河營守備管理通工河務乾隆四十七年改爲商虞協備。

通判一員。協備一員。原管臨河隄長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丈八尺。內商邱汛改築南隄。增長二丈七尺。除撥隸歸河廳八千五百六十丈。現管商邱虞城兩縣境內黃河南岸。西自睢寧廳屬寧陵汛下界起。東至歸河廳屬虞城下汛上界止。計長一萬六千三十三丈五尺。爲汛二。曰商邱汛。曰虞城上汛。

商邱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今按原設考商虞千總乾隆四十七年改爲商邱千總。管堡夫五十六名。兵七十六名。汛地自睢寧廳屬寧陵汛下界起。至虞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九百十六丈五尺。內頭堡至十堡止。乾隆四十八年改築新隄。長三千五百二十八丈五尺。餘係舊隄。今按乾隆四十八年。未經改隄以前。頭堡至十堡歷年鑲築埽壩仍列本汛開載。以歸畫一。不入北岸。至涉歧錯。其乾隆四年未經分隄之工。本係一汛。亦不分別。頭堡考。商交界楊家堂。雍正二年。河勢南趨。鑲埽長二百丈。旋淤。二堡。雍正十三年舊工復生。鑲埽長二百丈。旋淤。四堡朱家莊。雍正十三年舊工復生。鑲埽長七十五丈。旋淤。乾隆二十年復生。鑲雁翅魚鱗。裏頭等埽。共長五十一丈。三十年淤閉。六堡西。乾隆十九年鑲埽長三十三丈。迤下又鑲埽長五十二丈。二十年淤閉。二十一年復生。鑲順水挑水。護崖。裏頭等埽。長一百四十

三丈。三十三年淤閉。河夫營。今按在新南隄十堡之北。雍正十三年。鑲埽長二百七十二丈。旋淤。乾隆二十三年。七堡至河夫營。鑲埽長二百六十四丈。迤下。又建魚鱗等埽。長九十六丈。二十六年。又鑲邁埽二十一丈。三十四年淤閉。九堡東。嘉慶十九年。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又於十一堡。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又於十二堡。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丈。十四堡。辛集。乾隆二十六年。建壩臺三道。二十七年。鑲護崖。裏頭挑水。順水等埽。一百五十四丈五尺。三十三年。二壩東。鑲埽長八十二丈。三十四年。三壩。鑲埽長九十六丈五尺。迤東。於三十三年。鑲埽長七十五丈。均於四十年淤閉。十五堡。雍正三年。鑲防風埽。長一百二十丈。乾隆九年。鑲裏頭等埽六十丈。二十年淤閉。二十四年。復生。鑲埽長六十丈。二十九年。淤閉。十六堡。乾隆十九年。鑲迎水裏頭挑水等埽三十丈。旋淤。劉家埠口。新并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五十六丈。旋淤。十九堡東。嘉慶十四年。建隄北土圈堰一道。長七十丈。十五年。接土堰下築土壩一道。長七十丈。二十堡。乾隆五十九年。建土壩一道。長一百丈。

虞城上汛。主簿一員。分防外委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六十四名。汛地上自商邱汛下界起。東至虞下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七千一百七十七丈。會議館。新并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一百三十九丈。祖師廟。新并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七十八丈八尺。旋淤。乾隆四十六年。復生。鑲埽長三百六十八丈。四十九年。淤閉。五虎廟。新并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九十丈。旋淤。今按該處地屬山東曹縣隄。於康熙時改隸虞城。故有新井之語。九堡。嘉慶二十三年。盛漲。刷塌隄身。搶護穩固。卽於四堡上首起。至十堡下止。隄北建築越隄一道。長七百二十八丈。與大隄一律修守。十四堡。乾隆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三

十五丈。鑲埽三段。久淤。嘉慶二十年建挑壩三道。一長五十四丈。一長三十八丈。一長三十二丈。二十一年於三壩下空檔建磨盤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五段。又建四壩。鑲埽長四十一丈。又建五壩。鑲埽長四十三丈一尺。十五堡。雍正五年鑲埽長六十丈。旋淤。乾隆五十九年復生。建挑壩一道。長四十四丈。鑲埽六段。六十年鑲埽長九十八丈。旋淤。嘉慶二十四年。鑲埽二段。長十七丈。又建二挑壩一道。長十五丈。鑲埽長二十二丈。又建三壩一道。長十一丈。鑲埽頭長二十四丈。二十五年。三壩下空檔。鑲埽長六十六丈。十六堡。乾隆六十年。鑲埽長一百二十九丈八尺。旋淤。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四十五丈。鑲埽五段。後淤。十八堡。乾隆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二十七丈。鑲埽三段。六十年。鑲埽長一百五十四丈六尺。旋淤。嘉慶二十三年。迤東建魚鱗壩二道。一長五十丈。鑲埽長三十一丈八尺。一長五十丈。鑲埽長四十四丈四尺。旋淤。二十四年。迤下建順水壩一道。長十八丈。鑲埽長二十一丈。十九堡。嘉慶二十三年。鑲埽長九十二丈七尺。二十五年。下首建魚鱗壩一道。長四十丈。鑲埽長三十九丈八尺。又建挑壩一道。鑲埽護埽長三十丈二尺。商虞廳冊。

歸河廳。今按嘉慶十六年添設通判。裁商邱汛千總。改歸河協備。

通判一員。協備一員。分管黃河南岸。虞城縣境內河務。西自商虞廳屬虞城上汛下界起。東至江南蕭南廳場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五百六十丈。爲汛一曰虞城下汛。

虞城下汛。縣丞一員。分防外委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六十名。汛地與廳同。嘉慶二十一年。咨部將十五堡以下。至江南界隄北圈堰。改爲縷隄。原編之二十五堡起。至四十八堡止。改編爲頭堡。至二十四堡。

今按圈堰，創於何年，未詳所自。二堡，舊二十六堡，衛家潭，舊有埽工。乾隆七年於東首鑲埽，長一百三十丈。二十五年淤閉，迤下劉家樓，舊有埽工。乾隆七年接鑲三十丈，後淤。十八年復生，接長七十丈。二十年淤閉，迤下王家營。乾隆七年鑲埽，長四十丈，後淤。十三堡，舊三十七堡。乾隆二十五年河勢坐灣，鑲埽，長二百九十丈。三十四年淤閉。六堡，嘉慶二十五年建順水壩一道，長七十丈。挑水壩二道，一長四十丈，一長六十丈。十四堡，舊三十八堡。乾隆三年鑲埽，長六十丈。旋淤。十八年復生，鑲埽，長八十五丈。二十年淤閉。二十五年復生，鑲迎水、順水、挑水等埽，長三十七丈五尺。三十一年淤閉。十六堡，今按臨南地名蔡家樓，舊四十堡。嘉慶十四年鑲圈堰上首埽工，長四十一丈二尺。又將圈堰加築壩臺，鑲埽，長九十九丈六尺。迤東連十七堡。先於十三年建蓋壩，戲壩，順水壩，共鑲埽，長二百四十六丈。九年停修。十七堡，嘉慶十七年鑲順隄埽三段。十八年接鑲七段。二十年又鑲九段。迤東又鑲埽四段，皆淤。是年迤下，又建魚鱗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長十九丈五尺。又建順水壩一道，長四十丈。鑲埽，長五丈七尺。又建魚鱗二壩一道，長三十七丈。鑲埽，同壩，長十八堡。嘉慶二十一年，建挑水壩二道，一長三十丈。鑲埽，長三十三丈。一長四十丈。鑲埽，長三十八丈七尺。二十二年添築挑水三四五壩三道，一長三十五丈。二十四年鑲埽四十七丈六尺。一長四十五丈。二十五年鑲埽三十二丈四尺。一長五十五丈。自十七堡新堰至舊隄，嘉慶十八年築格隄一道，長二百八十八丈。又十八堡內格隄，長一百八十五丈。嘉慶十七年築。十九堡，舊四十三堡。嘉慶八年建挑壩三道。鑲埽，長二百四十六丈。九年淤閉。黃岡舊有埽工。雍正五年鑲護崖，雁翅等埽二百五十五丈。後淤。歸河廳冊。今按河南通志載康熙四十九年，總河趙世

顯疏稱河南虞城縣黃堦壩新建挑水壩一座甚爲有益須挑水壩之上再建挑水壩一座。

江南徐州道屬蕭南廳今按徐州以上豐蕭碭銅四縣黃河南岸隄壩工程乾隆二年分設通判一員管理五十五年添設通判一員將兩岸工程分廳管理嘉慶五年改蕭南通判爲同知名蕭碭南岸同知八年又分碭汛爲上下汛添設員弁二十五年又分銅沛所屬銅山縣境郭汛隄長一千八百五十七丈屬蕭南蕭汛經管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碭山蕭縣銅山黃河南岸隄壩工程上自河南商虞廳屬虞城縣界起下至銅沛廳屬銅山縣郭汛界止隄河隄隄長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四丈四尺爲汛三日碭上汛曰碭下汛曰蕭汛今按乾隆三十二年所修碭山縣志載黃河原在碭山縣南因明大學士沈鯉奏稱黃河水經鳳陽入海遙遠議將黃河自虞城東之黃堦壩堵塞改開新河於碭城之北兩岸築隄現有黃河舊形在碭之鼎新集東智家集回龍集等處可稽也又載老黃河卽減水河在縣南自豫省夏邑縣涌子河起至永城界減水河止計長二千八百九十五丈水由蕭境歸離河達洪澤湖乾隆二十三年濬考南河舊圖碭境南岸隄隄之南接河南境起至毛城縣迤南東水隄止有大隄一道隄南又繪有河形一道注老黃河下達洪河行水金鑑及府志皆未載述縣志所言舊形可稽似非虛謬前項隄河經嘉慶二年楊關兩馬路及十六年李家樓漫溢隄衝河墊形跡少存今昔情形又不同矣。

碭上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皆嘉慶八年分汛添設管堡夫四十名兵九十五名汛地自河南虞城縣界起至關家馬路碭下汛界止隄河隄隄長七千二百丈虞碭交界處土壩一道長一百二十

八丈。嘉慶二年築。楊莊土壩一道。長二百丈。嘉慶二年築。自交界起接楊莊壩外堰一道。東西長一百五丈。嘉慶三年築。楊莊壩內圈堰。長三百五十七丈。嘉慶二年築。又外圈堰。長六百五十四丈。嘉慶四年築。今按皆在隄北。嘉慶二年四年隄工漫缺。先後圈築。李家樓。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十七年三月於隄北灘面越築堵合。二十一年於大壩後放淤。現在歲修邊埽長二百九丈。原築西大壩尾堰長一千一百五丈。上抵楊莊圈堰東大壩尾堰長六百九十二丈。下接縷隄西二壩尾堰長九百三十五丈。亦抵楊莊圈堰東二壩尾堰長三百五十三丈。下抵大壩尾堰二壩。金門北面圈壩二百九十六丈。二壩迤南。縷隄之北圈。隄長八百八十六丈。現作縷隄。迤下順水土壩一道。長四百五十丈。嘉慶三年築。吳家集。康熙十七年築越隄。長一千三百丈。嘉慶十七年淤沒。隄北自榮家壩縷隄起。由東北折而向東。至王平莊三壩尾下交界止。民堰長三千三百九十八丈。乾隆二十二年築。王平莊在毛城鋪北三十里。乃河灘民堰地名。乾隆五十五年夏。民堰漫塌數處。水擁毛城鋪漫壩而過。將西裏頭後隄身刷通四十餘丈。王平莊溝槽掣成寬深。官爲堵閉。築大壩二百八十五丈。上挑水壩九十五丈。築二壩。長五百五十六丈。又築三壩。長一千五百七十丈。並普修民堰。又於北岸河勢坐灣處。挑渠引溜東趨。未成。王平莊遂有迎溜埽工。是年又於工尾築下迎水壩。長五十五丈。所用錢糧。以在民堰施工例。應民出奏。准於場。蕭。銅。睢。邳。宿各州縣按糧攤征。其後此議攤州縣。雖經改自上江。而王平莊用項攤征之例。由此而定。嘉慶四年邵家壩漫工之後。河行北岸。埽遂淤閉。二十二年八月。河復南趨。先自上挑水壩起。至下迎水壩止。於北面灘上築圈堰。長三百二十一丈。又接越隄築埽靠。長二百七丈。旋又幫寬越堰三百七十

丈。爲壩臺。建埽長一百四丈。二十三、四年。上下接築埽壩。共埽長三百四十餘丈。埽外拋護碎石十三段。二十五年。豫省儀工漫缺。下游濬河。於王平莊對岸。取直挑河。後遂溜行新渠。埽工淤平。

礪下汛。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名。兵八十五名。汛地自上汛界關家馬路起。下至老隄頭。蕭汛界止。縷隄長七千二百七十七丈六尺。今按關家馬路至毛城鋪。西開牆隄長二千七百十五丈六尺。又自東開牆起至蕭汛界止。隄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毛城鋪減水壩。今按行水金鑑。祇載毛城

鋪小石閘一座。大石壩一座。俱康熙三十三年建。伏秋黃漲。減水出小神湖。三十九四十年。河身漸深水。不過閘四十一。年。異漲出閘等語。其壩之寬高丈尺。並原建年分。未經載明。該壩原建似無石底。故乾隆初。有推築玲瓏碎石之議。蓋初建時。河底尙深。漲水出槽。漫灘由壩順洩。其勢平行。故壩上灘面無抽跌之虞。壩下河道無泛溢之患。非若後此河底日高。動須啓閉。觀其初建壩門之寬。從可知矣。該壩在昔爲利。在後爲害。謹考志乘。爲之臚敘。以見今昔情形不同。因時制宜之法。大石壩一座。口寬三十丈。高一

丈一。二尺。康熙十九年建。三十二年。倒卸。乾隆二年。復修。兩頭鑲築柴裹頭。中砌片石。二十三年。又修兩裹頭。五十六年。兩頭各展寬五丈。共寬四十丈。中填碎石已淤。壩北石壩一座。原口寬一百三十五丈。東裹頭高一丈八尺二寸。西裹頭高一丈三尺二寸。康熙三十三年建。今按因舊壩倒卸。於北首重建。洩漫灘漲。水由壩下小神湖。入洪河。達濰河。經孟山等五湖。出歸仁隄。以達洪澤湖。今按康熙時尙可出祥符閘。雍正後。徑遠洪澤湖。五十五年。石壩衝塌。五十六年。復修收窄。改口門寬一百二十丈。乾隆二年。中鋪片石。二十三年。又將口門收窄。止留寬五十丈。中鋪碎石。頂寬二丈。底寬十丈四尺六寸。厚三尺。爲滾

水壩東西石牆各周長十四丈高一丈二尺六寸五十五年漲水衝跌五十六年重修加高碎石二尺加牆石高七尺八寸新舊共高二尺四寸今碎石淤沒惟兩牆尙高出灘面六尺已淤沒一丈四尺四寸矣

舊壩之西康熙二十二年建石閘一座乾隆二十三年拆今按乾隆元年總河高斌以開下河道日久淤淤應將洪溝巴河二道疏濬之外並疏蔣溝崖河七十餘里仍會洪巴二河達徐漢口其壩上各支河漸深分洩稍過應加築隄壩而京官王安國晏斯盛孫遵孫夏之芳連章條奏利害河不果濬是秋工部尚書趙去羣河高斌等議毛城鋪壩上近年刷深支河十餘道洩水過多應全行堵閉惟留離壩外郭家口支河一道相機分洩不令過多並於壩門中間堆砌亂石玲瓏滾壩俾無衝深奪溜之虞又與下游倒鉤水之定國寺支河同爲分洩二年四月奉上諭著照九卿原議令總督慶復會同高斌確估定議具奏是月高斌奏堵支河並修石壩又修創碎石二壩兩頭用柴鑲做防風中留口門三十丈拆用遠年塌廢石閘卽康熙二十二年所建壩西之開壩上又築鉗口壩以時啓閉附請分設豐碣通判三年修築毛城鋪迤裏三汊河口夾土大壩挑浚洪溝河上自毛城鋪起下至徐漢口止間段挑浚並切灘四年大學士伯鄂爾泰勸奏毛城鋪壩北支河郭家口之東西增挑引河二道圍壩並碎石底議撤十一年總河高斌奏徐城誌椿長水七尺准放毛城鋪二十二年八月奉上諭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是時大河河底已漸墊高故須啓放攔束非復康熙時之止洩出槽之水流行平行也二十三年築蔣家營鉗口大壩在臨河灘面並南北土壩尾又築傅家窪汪家寨王家莊賣家寨榮家壩各處支河攔河土壩又修築蔣家營二三壩是年秋總河白鍾山奏修毛城鋪壩改口門爲五十丈鋪碎石厚三尺修二壩鋪碎石厚二尺

後以蔡家營傳家窪引河，逼近黃河，乃改挑引河於傳家窪之下。唐家灣形勢倒鉤，則毛城鋪溝槽既填，復有亂石壩抵禦。壩南又有重障節宣，有度不致橫流四溢。濼河淤墊之患，可大減矣。二十七年奉詔，毛城鋪迤東唐家灣引河，視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開放。俟漫灘水落，卽行堵閉。六月，總河高晉奏，六月十八日開放唐家灣草壩，水歸引河，壘深二尺一二寸，流入毛城鋪碎石壩根，水深一尺四五寸，水由碎石縫滲過，深五六寸，壩脊高出水面二三寸。按乾隆元年，至是年，毛城鋪屢有更改，其先後題奏，諭旨成案，皆未載入。茲於碣山縣志查出，臚敘創改工程，以備後來查考。其全稿已載章履三十一卷。總河高晉奏，濬唐家灣，並請修洪河內西流黃壘二閘。四十一年，丁家集民堰刷開毛城鋪，過水一尺三寸，壩下洪河漫缺多處，是冬堵丁工民堰。濬唐家灣引河，又於北岸舊河取直挑河，長一千一百六十丈。引溜北行，四十二年，總督高晉奏，唐家灣引河，原定以徐城誌椿長至一丈一尺五寸開放，俟長符定制，上游水已逾誌，應改徐城水誌，長至九尺五寸。知照啓放唐家灣引河，五十三年伏汛，啓放毛城鋪過水三尺餘寸。五十四年，毛城鋪西大河分而爲二，一行張王莊北，一行莊南。舊河南岸民堰漫開，寶家寨過水較深。用料堵閉。五十五年七月，漲水，唐家灣河漫灘民堰，又開二處。毛城鋪上鉗口西壩後刷場二十餘丈，該壩過水一丈九尺，壘頭漫入水中。王平莊民堰刷場成河，築壩堵閉。五十六年，加高頭壩東西壘頭七尺八寸，連舊工共高二丈四寸，又加高碎石壩脊二尺，並修壩下二壩，留口門寬四十丈。壩脊壩牆雖皆加高，而河底日高，一經盛漲，卽已漫壩掣溜。皆由乾隆五十一年後，道廳視該壩爲分洩祕訣，遂致上分下墊。下墊則正河水不能容，而分洩益甚。壩下永鴉蕭宿靈睢之民田，歲受其患，而河高隄矮漫溢，類聞

矣。嘉慶四年漫開民堰五處，下注之水漫壩而過，刷潰壩東陳梁兩馬路，繚陸總河康基田在邵家壩堵築未成。五年正月壩燬於火，至冬總河吳瓊堵竣，除臨河大壩刷塌外，現存二壩六百五十九丈。嘉慶七年啓放奪溜，旋堵現存二壩連土尾長一千一百六十二丈八尺，又築東尾南北壩長七百四十丈。八年奏改唐家灣引河於舊河頭東，濬河長六千五百四十八丈，灘面較高，毛城鋪石脊一丈二尺五寸，視乾隆二十七年平灘過水河底高一丈五尺餘寸。十年因唐家灣迤下，唐士林黃流紆阻，開挑引河以順溜勢。十三年大學士長麟戴衢亨以毛城鋪自乾隆四十年後，傅家窪丁家集張王莊王平莊屢次漫水，吸溜嘉慶四年七月邵家壩唐家灣復因開放引河，掣動大溜，致成漫口。經年累月，始行堵合。今該壩現存石裹頭二座，東西相距五十丈，將淤土刨挖數尺，下露碎石壩頂，已非前河。臣靳輔滾水壩舊制，查訪近年徐城以上河身漸覺深通，係因八年後停開毛城鋪滾壩，正河得以逼溜刷沙所致。現查出十八里屯舊有靳輔所建二閘，應請修復宣洩，其修復毛城鋪石壩之處，應毋庸議。奏奉諭旨嘉獎，准照辦理。十七年總督百齡總河陳鳳翔議請修復，以資減黃助清。經協辦大學士松筠戶部左侍郎彭齡議恐淤墊正河，並淹壩下民田，奏准停辦。現在尙存東西石裹頭高出灘面六尺。毛城鋪滾壩改建後，金門寬五十丈，中砌碎石壩頂寬二丈，底寬十丈四尺六寸，高三尺。東西裹頭由身各直長二丈，上迎水各斜長三丈，下分水各斜長六丈二尺，上下水四裹頭各橫長二丈。二壩石裹頭久淤。洪河西堰一道，現長四萬八千六百八十七百五十九丈，自毛城鋪壩下起，至宿靈交界李家莊止。洪河東堰一道，現長四萬八千六百九丈，自毛城鋪壩下起，至宿靈交界止。乾隆二十三年安徽巡撫高晉奏明派員分管濬河，自徐溪口

至符離集止。派宿州州同管兼理西流黃腫沙溝三閘。符離集至霸王城止。派宿州州判管兼理蒿溝挑溝。唐溝北山河四閘壩。王城達陵子湖河道四十餘里。派靈璧縣主簿管。是年又濬南北股河於河頭各建閘一座。南河成案。毛城鋪東牆起至老隄頭蕭汛界止。舊縷隄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年築。定國寺越隄一道。長一千九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隄北王平莊迤下三壩尾上汛界起。至蕭汛徐嚴工迤上止。乾隆五十七年民築。臨河大越隄一道。長六千四百九十七丈。內在礪下汛。隄長五千二百九十七丈。蕭汛隄長一千二百丈。現作臨黃縷隄。中有唐家灣河缺口。缺口之北。本有鉗口壩。久堵。隄北有邵家壩二壩。唐家灣二壩。皆堵閉。漫工所築。兩壩土尾相連。中有南北直堰。長三百四十一丈。于家集攔水堰一道。長四百三十丈。南起舊縷隄。北抵臨黃縷隄。嘉慶八年築。三岔河東西攔河堰一道。長二千一百二十三丈。西起三壩集。東抵定國寺前舊縷隄。嘉慶六年築。中有唐家灣河缺口。長三百丈。魏家寨攔水壩一道。長三百九十五丈。東抵舊縷隄。八年築。今按以上三堰在舊縷隄之北。新縷隄之南。分管洪溝河兩岸子堰。至蕭縣界止。西長三百八十六丈。東長五百七十七丈。乾隆十二年築。礪山縣志。蕭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七十八名。今按內有銅沛改來十四名。兵一百三十二名。今按內有銅沛改來二十二名。汛地上自礪下汛界起。至銅沛廳屬郭汛止。原管蕭縣境內。隄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九丈二尺。嘉慶二十五年。分銅沛郭汛縷隄。自北辰起。至胡家樓止。銅山縣境內。隄長一千八百五十七丈。屬蕭汛管轄。共有縷隄長一萬三千五百四十六丈八尺。徐家莊埽工。康熙四十五年建。雍正二年淤。八年復出。乾隆十四年淤。二十年復出。五十年淤。工後越隄一道。長五百七十一丈。康熙

四十七年築。接下越隄長二百七十五丈。雍正二年築。現作縷隄。接下越隄長二百七十五丈。乾隆八年築。現亦作縷隄。接下越隄長四百四十丈。二十一年築。接下越隄長五百丈。三十三年築。現多坍塌。嚴家莊埽工。今按在徐家莊之下。乾隆五十五年建。工長二百丈。五十六年於對岸挑河。長七百十四丈。引溜未成。嘉慶四年淤閉。李家樓埽工。今按即舊日順河集。康熙四十四年建。乾隆十年於對岸挑河。引溜入渠。工遂淤閉。嘉慶四年復出。鑲埽長三百二十餘丈。五年於對岸梁家莊挑河。引溜北趨。埽遂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一千四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內有涵洞一座。寬高各二尺。洩隄內積水。嘉慶六年加幫。越隄將洞堵閉。二十二年重修。田家樓埽工。康熙四十八年建。乾隆七年淤。四十二年復出。四十八年淤。嘉慶七年復出。接生工長二百三十餘丈。工尾又築挑水壩四十丈。十二年下首淤閉。溜勢上提。於工頭之賀家莊鑲埽長二百六十九丈。十八年於北岸郭家堂取直挑渠。引溜渠行走。埽前溜即輕減。現在修工長一百十丈一尺。田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丈。康熙六十一年築。任家壩。今按在郝家集西。嘉慶十一年建。埽工長七十八丈八尺。十三年廢。今按蕭汛。徐殿工。順河集田家樓埽工。皆建於康熙年間。行水金鑑未載。今照府縣志所載。參考補入。再田工。迤下至交界縷隄北面。嘉慶八年以後。築有土壩多道。皆係暫截順隄。河水淤廢不常。茲不備載。分管蕭縣縣境內洪濰河堰。長八千五百十丈。乾隆十二年築。蕭南廳冊。

二年築。蕭南廳冊。

銅沛廳。見前。

南岸郭汛。縣丞一員。今按本係直隸徐州同。雍正十二年陞州爲府。改設管河縣丞。把總一員。協防一

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一百四十八名。汛地上自蕭南蕭下汛胡家樓交界起。下至三山頭小店汛界止。南隄一道。間山湊長七千三百二丈七尺。今按郭汛本自蕭縣汛。北辰三官廟起。汛內所屬之天然閘向歸蕭南廳經管。啓閉隨將天然閘以北縷隄。並歸防守。嘉慶七年。河臣吳璣奏准。仍舊改歸銅沛。二十五年。添設蕭下汛協防。將天然閘迤北縷隄三千五百五十八丈。查明分半與蕭下汛協防。而以一千七百七十九丈。仍隸該汛。自蕭下汛胡家樓起。至天然閘止。縷隄長一千七百二十九丈。內隄北灘面。嘉慶二十三年。刷有順隄。河水入天然閘。二十四年。於侯家樓築攔水滾壩一道。長五百六十丈。兩頭用土。中長一百七十丈。築成碎石滾壩。較准北門誌。椿存水二丈三尺五寸。該壩過水二尺。俾有節束。以免天然閘喫重。又於迤東七百三十丈處。河形內築土壩。長一百五丈。又於迤下二百八十丈處。築土壩。長七十丈。係外辦。未奉奏報。天然閘西臨河築順水壩一道。長二百五丈。嘉慶七年建。天然閘西隄南越隄一道。長二百九十二丈。乾隆三十四年建。天然閘一座。金門寬三丈二尺。閘牆原高二丈二尺。康熙二十二年建。歷年加高十六層。現高四丈一尺二寸。閘上東西鉗口壩一道。土尾柴頭。東長一百八丈。西長七十五丈。中長三十一丈。每年啓閉。西鉗口壩之南格隄一道。長四十九丈五尺。又自縷隄至東西鉗口壩。各築攔堰。臨水一面。護以碎石。皆嘉慶六年建。閘下河堰。起銅山。經蕭縣。歷安徽宿州。靈璧。泗州。以達洪澤湖。嘉慶二十年。創十八里屯滾壩。其水由虎山腰洩入天然閘。河隨培堰。濬河將近。開東岸王家山至趙家山築堰一道。長一千七百三十七丈。兩面包護碎石。又培兩堰。起自閘下。經蕭縣宿州。艾山止。工長一萬五千六十一丈。內銅境堰長三千九百四十一丈。蕭境堰長九千四百六十丈。宿境堰長一千

六百六十丈。又自宿州史家山起，至彭家關止，培堰長五千八百二十丈。銅蕭境內，間段濬河，長七千四百九十九丈。宿州靈璧境內，間段濬河，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九丈。泗州境內，間段濬河，長六千四百九十九丈。該處河堰，向係地方州縣修理，所用錢糧，歸民攤征還款。此次需用較多，民情拮据，經督臣百齡、河臣黎世序奏准作正開銷。苗家山至冰雹山，卽十八里屯，縷隄一道，長一千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建，歷年幫加，現長一千一百三十九丈。隄之東西兩頭，康熙二十二年，各建有天然石閘一座，年久淤沒。十八里屯，嘉慶二十年，創建滾壩，以洩黃漲，而護徐州郡城。內縷隄之北，鑿山爲底，就山建頭石壩一座，兩牆砌石，金門寬二十八丈，東牆高二丈四尺，計石二十層，兩牆高一丈八尺，計石十五層。二十三年，又加石二層，閘尾至縷隄，建東東水隄，長三百六十丈，西東水隄，長二百八十丈，臨水一面，均護碎石中挑河，長三百五十四丈。較準北門水誌，存水一丈七尺五寸，與該壩石底相平。二石壩一座，西距苗家山十丈，坡隄就山，金門寬三十丈，兩牆砌石，中鋪碎石爲底，東裏頭高二丈四尺，計二十層，西裏頭高一丈九尺二寸，計石十六層。閘下卽丁塘湖，今按徐州府志，丁塘山在城西二十五里，其東有丁塘，故名。其下有拔劍泉，東西南三面皆山，洩下之水，向西出虎山腰，兩山對峙，中有窪槽，東西長一百十丈，南北寬十六丈，山根石腳相連，可作天然滾壩，水入天然閘，河湖之東面，有黃山，築隄長一百七十七丈，西包碎石，又閤家山至尖山，築隄長九十六丈，攔禦入湖之水，不令旁洩，自虎山腰起，至宿州艾山止，河長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九丈。二滾壩迤東，縷隄北面，碎石挑壩五道，嘉慶二十年築，迤下，又築碎石盤頭土壩十道，二十四年建，迤下九里溝埽工，長六十八丈五尺，迤下，間段碎石土壩五道，各壩檔內，皆砌碎石，包護隄陂，南山窪

至韓家山纒隄一道長一百二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築七十三丈。雍正五年接長四十五丈。餘皆後加。韓家山起至梁山口止。纒隄長四千五百八十丈。內隄北自山邊起。至石磯嘴下柳園頭止。新舊石工長二千九百九十一丈七尺。查徐州護城石。明季間段創建。乾隆十六年。翠華南幸。親臨閱視。指授方略。以近城石隄最爲緊要。令將從前已有者加幫。以培其勢。從前所無者。接築以重其防。遵建工長一千五百六十八丈二尺。四十六年。又補築韓家山東石工四百五十丈。內韓家山起長二十丈。計石十二層。接前神廟起長四百三十丈。計石十七層。皆四十六年建。接前周家莊起。至泰山廟止。長五百三十四丈五尺。計石十七層。乾隆二十二年建。自泰山廟起。至四大王廟止。長六百五十六丈二尺。計十七層。明季建。接下至東門外止。長二百四十四丈。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接下至拐角樓止。長二百五十五丈五尺。計石十七層。明季建。接下至梓潼閣止。長五百九十四丈二尺。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接下至石磯嘴止。長六十一丈八尺。明季建。接下至石工尾止。長一百九十五丈五尺。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內四十六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層。嘉慶四年間段加高一二層。七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層。十八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四五層。今按道光二年。又間段加高三四五六層。前石工外。韓家山迤下大王廟。黃樓等處。二十三年幫土作隄。包坡碎石石工。長一千三百八十二丈二尺。外包碎石。嘉慶十八年辦。又泰山廟後。碎石挑壩三道。嘉慶二十年建。又北門外搶修埽工。長二十四丈。又東門外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六丈。北坡包碎石。嘉慶十八年建。現已作纒。又自火星廟起。至石磯嘴止。長三百七十六丈七尺。乾隆四十六年後。歷年於石工外。拋砌碎石。俱護石工。係外辦。未奉奏報。石磯嘴迤下七百六十餘丈處。乾隆

四十年築小越隄一道長一百丈隄南楊家樓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四丈康熙三十八年築 接下段家莊越隄一道長八百九十二丈康熙三十八年築 今按隄內有格隄長一百三丈 蘇隄一道長七百九十二丈南起雲龍山 今按府志山在城南二里又名石佛山 今建雲龍書院爲生童肄業之所北至段家莊越隄中有涵洞一座乾隆二十三年建洩石狗湖之水 今按府志湖在雲龍山西北地卑下南山之水盡匯於此稍久不消昔人作石狗鎮之故名亦名石溝又名簸箕筐經戶部山 今按府志山在雲龍山北卽項羽戲馬臺明天啓四年河決移戶部分司署於此故名北以達奎河 石磯嘴隄南逼近奎河嘉慶二十五年建石工長五十五丈石高十層 係外辦未奉奏報奎河一道 今按府志奎山在城東南四里橫枕河曲與北岸駱駝山相對爲徐門戶山麓有水名奎河水達宿州在銅境者長一萬九百三十九丈五尺明季挑乾隆二十二年水利案內復加挑濬以洩郡城之水

南岸小店汛主簿一員 今按原係直隸徐州州判雍正十一年升州爲府改設管河主簿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八名兵二百五十六名汛地上自郭汛界三山頭起下至睢南廳王家堂汛交界止南隄一道長一萬八十六丈 隄北距山根三十七丈處順水土壩一道長八百四十五丈乾隆十一年築黃工韓家堂張家房爲昔年險要埽工張工後塘乾隆四十八年放淤今埽皆淤閉 又魏工埽工除歷年拋護碎石停修外現修工長六十五丈 又埽工迤下築碎石土壩四道嘉慶二十年建迤下孫家灣又築碎石土壩六道二十一年建迤下又築碎石土壩三道二十四年建 小店埽工除歷年拋砌碎石停修外現修工長二百四十一丈七尺隄南楊橫莊大越隄長三千六百五十五丈康熙三十一年建

原長三千四百三十六丈。內有潘家馬路越隄二道。一長三百十八丈。雍正五年建。一長三百十五丈。雍正四年建。迤下楊橫莊小越隄一道。長二百八十四丈。亦四年建。接下黃家莊越隄一道。長四百二十七丈。康熙三十八年建。接下韓家堂大越隄一道。長八百十九丈。乾隆二十五年建。內有格隄。長一百八十三丈。四十六年建。接下張工大越隄一道。乾隆十九年建。原長七百五十丈。內上長四百六十丈。嘉慶十二年後。作爲縷隄。接下全家樓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丈。乾隆四十八年建。內有附縷隄李家樓越隄一道。長三百七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建。又孫家灣越隄一道。長三百八丈。乾隆九年建。小店工越隄一道。長五百丈。乾隆三十二年建。又接下康熙三十六年原築越隄。長七百九十二丈。現作縷隄。今按銅沛廳冊圖。有牛市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雍正五年創築。未詳起止地名。而圖註則以舊縷隄頭起。至睢南交界止。臨河縷隄一段。爲前項隄工。考之乾隆十年所修徐州府並銅山縣志。並未載有前隄名目。惟稱小店迤東起。至靈璧縣止。有民築臨河子堰。長四千五十三丈。其語與行水金鑑相同。蓋府縣二志所列河渠各條。類皆引欽行水金鑑。故於雍正元年以後。乾隆十年以前。河渠應載各事。未盡詳細。但府志載牛市口在房村西北。內有越隄。外有子堰等語。則牛市裏隄。當在現今小店埽工迤東。房村迤西。而不當在舊縷隄之北。惟小店埽工迤東。現在止有臨河縷隄。後首既無越隄。前面亦無子堰。以雍正五年創築之隄。而在後之府志縣志。並未查列。則非就舊隄頭迤下。臨河子堰幫築可知。該隄之應在何處。無從查悉。圖以待查。房村牛市河一道。長萬二千七百五十八丈。乾隆二十三年水利案內。挑濬以洩澇年積水。入孟山湖。下出歸仁隄。達洪澤湖。宿州州同一員。本駐宿州。雍正十年移駐州城西北徐溪口。彈壓地

方。因徐溪口水利河道爲毛城鋪下游。乾隆十七年題改河缺。屬銅沛同知轄。分管濰河閘壩工程。上自蕭宿界起。下至宿州符離橋止。計九十七里有零。又分管南股河。上自永宿交界翟家橋起。下至符離集九孔橋止。計五十六里有零。又分管北股河。上自蕭宿交界土型橋起。下至符離集七孔橋止。計五十三里有零。銅沛廳冊。

睢南廳。今按邳州靈璧睢寧三州縣黃河兩岸隄掃閘壩工程。原設同知一員管理。乾隆五十三年裁汰。六塘同知添設邳北同知專管北岸隄壩。改邳睢同知爲睢寧同知專管南岸隄河閘壩工程。嘉慶八年添設宿南通判。將本廳所屬睢寧境內戴家樓汛地。自兵十堡起。至宿遷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二丈。分隸宿南。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靈璧。今按屬鳳陽府睢寧兩縣境內黃河南岸隄壩工程。上自銅沛廳屬銅靈交界小店汛界起。下至宿南廳屬周家樓汛界止。隄長二萬二百九十四丈。爲汛二。曰王家堂汛。曰戴家樓汛。

王家堂汛。靈璧主簿一員。今按管靈璧縣境隄壩。自小店界起。至睢寧衛工頭界止。長三千九百四十八丈。睢寧縣丞一員。今按管隄隄。自衛工頭起。至戴家樓汛界止。長八千二百二十五丈。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六十六名。今按靈璧主簿管二十二名。睢寧縣丞管四十四名。兵二百十八名。汛地上自銅沛小店汛交界起。至戴家樓汛界止。隄長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三丈。裏隄一道。長一千八十丈。雍正五年築。上接小店隄尾。現作縷隄。劉謝工埽工。長二百五十丈九尺。乾隆五十一年復生。嘉慶十

五年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丈。乾隆三十二年築。又撐隄一道，長二百九丈。乾隆五十六年築。小三堡壩工。乾隆三十二年復生，原修工長二百三十丈三尺，四十三年淤閉，四十九年復出，修工長一百五十一丈。嘉慶十五年淤閉。工後西撐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七丈。乾隆十九年築。東撐隄一道，長七十八丈。乾隆元年築。工後墨家莊善後裏隄，長一千一百八丈。雍正五年築。張家瓦房壩工，長三百八十八丈四尺。雍正八年生。乾隆三年對岸挑河引溜直趨工，遂淤閉。十七年溜復南趨，工又出。十二年七月，總河白鍾山放淤，分爲東西兩壩。四十五年又分爲上中下三壩。嘉慶十五年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四十五丈。雍正五年築。迤東小撐隄，長三十二丈。乾隆元年築。雙溝迤西越隄，長八百八十丈。康熙四十五年築。接越隄尾縷隄北縷水隄一道，原長七百五十丈。乾隆八年築。二十六年衝廢三百丈，存長四百五十丈。今按劉謝小三堡等工，卽雍正以前之謝家樓墨家莊，行水金鑑已列有隄工地名，而無壩工。徐州府志載：靈璧縣墨家莊，雍正五年築裏隄，長二千一百十八丈。又雍正九年築張家瓦房壩壘，並接崖壩工，長一百五十丈。因徐州境內茅家山，二十里長，河大溜，直射南岸，致新生險工。築此以資捍禦。乾隆三年，於對岸挑引河一百七十丈。舊河二十餘里，淤爲平陸，有最險壩工三百餘丈。靈璧縣志載：張家瓦房壩壘，在雙溝集西五里，其地與墨家口相近，明萬歷中總河潘季馴，謂此處縱隄，正當黃溜之衝，河狹水激，必不可守。因而築縱守遙，築格隄於單口之上，雙溝之下，使橫流過格而止，水退，仍復歸槽，立法甚善。康熙二十三年間，靳文襄公治河，修築子縷二隄，遙隄則未之及也。然其書言，以大興經理之日，正河道敞壞之時，惟奪河阻運是懼，故隄防北岸，不遺餘力，南岸未遑及之，乃稱遙隄。

之利有四。是南岸遙隄，靳公固已計及矣。嗣後司河者，慮其工費浩繁，竟未修，而遙隄之舊存者，且令居民領種納租數十年來，遺迹蕩然矣。雍正中，總河齊公於墨家莊臨河築隄一道，此卽所謂河狹水激必不可守，而棄縵守遙之處也。今遙棄而守縵，縵之外又加一縵，則水逾急，大溜直刷隄根，遂成險工。此總河縵公所以有張家瓦房壩壘之建也。往年於北岸間挑引河未成，忽一夕鼓浪衝開，大溜東趨，南岸之險頓平。乾隆十七年伏秋盛漲，大溜仍復南趨，其險如故。據此則劉謝小三堡等工，在雍正時已爲墨家口險要，埽工迨後溜勢下移於張家房，而墨家口之工遂開。乾隆九年後，張家瓦房埽又閉，十七年復又刷出，厥後上下提移，因地立名，遂有劉家莊謝家莊小三堡張家莊之名，而埽工之長亦倍於昔年。墨家口張家瓦房二工，三百餘丈之數矣。又行水金鑑載，自銅山縣界撐隄起，至龍虎山止，臨河子堰長二千六百八十四丈，康熙二十四年築。徐州府志載，墨家莊裏隄長二千一百十八丈，雍正五年築。靈璧縣志載，前隄長二千一百八十丈，比府志計多長七十丈。靈璧縣志房村引河條，言明時黃河縵隄，由徐州房村集東南入靈璧縣境，東至謝家樓，東北至雙溝集。本朝靳文襄公以此處地勢甚窪，隄形兜灣，慮其壅水，因於瀕河高處築子堰以禦漫溢，此卽康熙二十四年所築臨河子隄也。嗣後增築高厚，遂以新隄爲縵隄，而以舊隄爲月隄。月隄之內，東西十五六里，南北四五里，除柳數墩頃屬官外，餘悉銅靈兩縣民地，舊時河灘皆成沃壤，惟雨潦中積，無處宣洩，往往被淹。五十年張某具呈總河，請於房村東設涵洞一座，以洩數十年積水，批鳳盧淮徐二道會勘，隨經勘明，水無出路，詳覆銷案。張某又乞邳睢廳詳請疏濬水道，由涵洞通運料河，每年霜後啓放，靈邑士民訟之，不勝志。又載，運料河康熙中墨家口防險，淮

徐道潘尙智於謝家樓起首開小河一道南至練灘入潼河運致孟山湖毛蘆乾隆十八年黃水南來淤爲平陸不可開濬矣此涵洞河之所由開也據此是康熙二十四年所築臨河子隄後已培爲縷隄而相距月隄南北遙遠故雍正五年又於縷隄之南越隄之北創築墨家莊裏隄以爲重障惟裏隄長止一千一百八丈並無如府志所載二千一百十八丈之多細加考校府志所載之數乃係連工頭一千八十丈之裏隄並爲一數耳又考銅沛小店汛事宜冊內有雍正五年所築牛市臨河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上接小店越隄下接靈壁縣境工頭裏隄餞築旣在一年上下復又連接似係原創一隄分隸兩廳兩汛者但裏隄在縷隄之後乃小店則稱臨河靈壁則稱現作縷隄似又乾隆初年以後棄縷守越者無從確考矣

耿家河隄南越隄一道長四百五丈乾隆二十三年築耿家河碎石餞工長二千二十五丈乾隆二十三年善後案內建砌雙溝迤上至朱家馬路止縷隄北面嘉慶二十一年包砌碎石坦坡長二千三百十三丈以上屬靈壁主簿汛地峯山石閘四座康熙二十四年建就山開鑿天然限制以洩黃河異漲之水本無啓閉迨後河身漸高乃於閘外築壩以時啓閉乾隆二十二年奏定以徐城北門誌椿長水至一丈一尺開放頭閘水再加長以次啓放五十五年後黃水過大頭四兩閘久閉不啓頭閘原建由身長四十三丈金門寬三丈五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二閘原建由身長四十七丈金門寬三丈二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嘉慶十五年拆建二十一四兩年加高現在金門寬三丈四尺由身長三丈高閘底三丈四尺八寸除崖石高六尺實砌牆二丈八尺八寸計石十四層三閘原建由身長六十二丈金門寬三丈二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嘉慶十五年拆建二十一四兩年加高現在金門寬三丈四尺

由身長三丈。牆高開底三丈四尺八寸。除崖石高六尺。實砌牆高二丈八尺八寸。計石十四層。四開原建由身長四十三丈。金門寬三丈四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峯泰兩山峯山居北。泰山居南。間山坡石脚相連。中間空檔約長二十餘丈。就勢鑿作滾壩。將臨黃土壩幫寬。外鑲護埽。即以鑿山之碎石。將臨黃壩兩面包砌堅固。永不開放。俾水由滾壩下注。遞達於二三兩閘。嘉慶二十四年建滾壩。南北寬二十五丈。爲壩口。東西長八十六丈。爲壩身。名曰峯泰滾壩。進水由東而西。流入二三兩閘。南達閘下引河。二三兩閘之北。西自虎山根起。東至峯山止。築臨黃欄壩一道。長一百六十七丈。兩面包石。永不啓放。二三兩閘後身土隄。加培高厚。兩面並包碎石。共長一百十六丈。頭閘外。嘉慶二十四年添做柴挑壩三道。又於壩外包護碎石。長三十六丈六尺。閘下康熙年間所挑洩水引河。由焦官營下達孟山湖。其跡已無可考。乾隆四年。總河高斌疏挑河長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七丈七尺。水向西南。入靈壁縣境之孟山陵子等湖。達小河。即濉河。下注洪澤湖。西堰自閘下起。至魏家橋止。長九千四百三丈。皆乾隆三十七年創築。閘河堰工。歷次淤墊。刷殘。隨時培濬。皆係民辦。民守。乾隆四十二年。督河院議設堰長。修守巡防。今按靈壁縣志。載賁震所輯河防錄言。河防志稱毛城鋪王家山閘壩。康熙三十九年以後。河底漸深。水不過閘。而於峯山四閘。則未言其過水否也。乾隆三年。總河高公。既經理毛城鋪。復於峯山閘下。開引河一道。由嶺寧馬家淺。焦官營西南。至靈壁之枕頭山。入魚溝。歸孟山湖。圖說所謂。將故蹟量加修整者也。四年河成。五年啓閘。僅開頭兩閘。壩崩裂。黃水散漫。淹溺田廬。河形旋失。蓋此處地勢東北卑而西南亢。水行不順。故汗漫四出。流緩而沙停也。震於上年八月。登峯山南望。見九頂山。東有直河一道。循通舟楫。歸而按之。

黃河舊圖，乃知此卽斬公時峯山開河也。又重修睢寧縣志載：峯山石開四座，開下引河四道，尾上總引河一道，例係歲夫挑濬。益信峯山開引河，在睢寧而不在靈璧矣。此河路直而近，勢順而捷，可以經久。司河者不深考，而別開新河於馬家淺之西，致旋放旋淤。乾隆十一年，河湖蓄洩機宜摺內，有不過盛漲之年，毋庸啓放之語，蓋懲於往事而云然也。往年張家馬路決口處，河員復議開峯山淤河，震力爭之而止。總之三處開壩於河有益於民，有損於峯山四開尤甚。毛城鋪王家山減洩之水，先入小神馬廠永壩諸河，然後由洪溝濰河而下，流遠而沙漸停，其水出槽，不過淹及窪地，且或幸其積淤變爲膏腴。若峯山則壤接雙溝，睢寧交界處，田廬錯錯，四開高據山岡，伏秋黃流奔猛之勢，向內一洩，又不順其就下之性，欲其不橫溢爲害，烏可得哉。且不獨民受其害也，靈壁五湖向稱水櫃，歷年黃水經過，湖底墊高，湖濱水涸，地畝漸可耕種，每歲冬春水涸，濰河一線之流深不逾尺。孟山以下歸仁集以上，淤墊尤甚。蓋因雍正四年，睢寧朱家海決口三載始塞，虹泗睢宿連界處，諸湖具飽一也。乾隆五年，峯山放開，導入漁溝，孟山崔家兩湖淤高數尺，二也。十八年銅山張家馬路決口，全河直趨孟山，與清相抵，泥沙悉停，三也。濰河故道本由孟山北過潼郡集，繞睢寧縣治後，東至宿遷山河口入黃，自有明天崇閭河決，睢寧故道湮塞，乃由孟山前至睢寧縣南，經找溝入祠堂湖，百餘里間，俱係湖溝，並無河道。黃水至此，遂散漫停蓄矣。若復開峯山開，則孟山以下歸仁集以上，去開最近之地，將成平陸，鴉蕭永宿之水，由濰河而下者，何塗之從而歸於洪澤，明白昂治開封之決，濬宿州古濰河以達泗，劉大夏治張秋之決，開四府營淤河，由符離集出宿遷，其出口之地，俱在小河口白洋河二處。潘季馴築歸仁隄，以捍濰水湖水及黃水，使不得南會於淮。

又過諸水，盡從小河口白洋河入黃，助其衝刷。是明時濰河之水，無入淮之路，蓋恐害及高堰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濰湖諸水，悉由決口入淮，不復入黃。刷沙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倒灌淤成陸地，斬文襄公建黃河南岸開壩九座，減水俱由歸仁隄五堡壩開入洪澤。此河道之一變也。至雍正四年，朱家海決口歸仁隄五堡開壩，俱爲衝塌。泗虹宿挑之交，諸河俱飽從前容水之地，十存一二。且烏鴉嶺砂礮被水衝刷，聚於歸仁集，如門限然。此濰湖諸水所以不下，而靈虹雖宿同受其病者也。旣不能減黃水以助淮，且不能洩清水以刷黃，河道民田將有交受其害者矣。靳公創建開壩於今七十年，未有黃水行之七十年而不加高者，今旣未有變通之法，則隄子以下之濰河，不可以不開。烏鴉嶺之砂礮，不可以不鑿也。又按道光二年於開河內自開下起，至吳家壩取直浚深二千四百十丈，培東西堰添設千總一員，協防二員，効用二人，兵一百名，官爲修守，不復攤征。清水潭迤南遙壩一道，長四千三百八十丈，係遠年古隄，久已殘廢。清水潭越隄一道，長六百丈，又撐隄一道，長四十丈，皆雍正五年築。今按清水潭行水金鑑並無其名，亦未載有四千三百餘丈之遙隄。徐州府志雖未載有遙隄丈尺，而黃河圖內則繪前項遙隄，自峯山開迤西衛工頭下起，跨越開河至王家堂止，註稱遙隄長四千三百八十丈，是否清水潭即在峯山四開之下，存以備考。官莊越隄一道，長五百六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武官營大越隄，長三千三百五十六丈，府志載康熙二十四年築，久已殘廢。今按武官營在康熙時爲險要之工，河防志言曾於越隄之中創築重隄，未幾河溜北徙，工遂閉，至今未嘗生險。賈家樓迤西越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丈，乾隆四年築，現作縷隄。朱家樓小越隄一道，長一百四十丈，乾隆七年築。賈家樓迤南越隄一

道長六百七丈。乾隆元年築。現作縷隄。王家堂大越築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五十八年加築。又小越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三丈。乾隆三十五年築。皆爲嘉慶十八年漫工衝塌。今按王家堂本有埽工。最爲險要。康熙三十八年。曾經漫缺。載在行水金鑑。徐州府志載。王家堂對岸河灘。雍正十一年八月。天開引河一道。險工遂平。總督河道大學士嵇曾筠入奏。詔祭河神。據此。王家堂埽工。至雍正十二年後始閉。房家莊埽工。長二百丈。乾隆三十四年建。四十八年淤閉。五十四年復生。名房辭工。建埽長一百三十七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頭。劉家莊工尾。李家莊各築柴土挑壩八道。外護碎石各壩檔內並鑲護埽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四十八丈。撐隄二道。西長五十八丈。東長四十四丈。皆雍正四年築。已衝廢。

戴家樓汛。主簿一員。今按並管宿南廳屬周家樓汛。千總一員。協防二員。今按嘉慶二十年添設一員。管堡夫三十八名。兵二百二十五名。汛地原管自王汛界起。至宿南蔡汛界止。縷隄長一萬一千七百十四丈。內於嘉慶八年。將兵十堡迤下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三丈。分屬宿南。改爲周家樓汛。外實存縷隄八千一百二十一丈。戴家樓埽工。康熙十八年建。原長五百五十六丈。乾隆五年放淤。分爲東西兩壩。十六年放淤。分爲四壩。三十年三十六年兩次放淤。工遂閉。四十年於中間復生。工長一百九十三丈四尺。名陳家莊。五十一年又於上首生工。長二百六十七丈三尺。五十六年又於上首二堡生工。長一百二丈。以後河溜上下提移。淤復不常。兼又接生。因居民之姓以立名。現在有余家堂埽。長二百七丈四尺。紀家房埽。長二百二十七丈三尺。馬家房埽。長一百四十九丈八尺。程家莊埽。長八十五丈三尺。鄒家莊埽。長一

百五十七丈五尺。夫六堡埽長七十三丈。或毗連。或間斷。共工長九百餘丈。埽外皆間段拋護碎石。工後戴二堡。迤南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八丈。嘉慶七年築。陳家莊西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七丈。乾隆四十一年築。迤上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八丈。乾隆四十四年築。又越隄長四百丈。乾隆二十二年築。現作縷隄。又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丈。乾隆四十四年築。又斜格隄長七十五丈。乾隆四十七年築。戴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康熙四十一年築。現作縷隄。又小越隄一道長三百八十八丈。雍正五年築。鄒家莊後越隄一道長四百五十五丈。乾隆五十七年築。又外越隄長五百十丈。乾隆七年築。江家房圍堰長四百四十丈。嘉慶元年築。韓家壩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八十八丈。康熙十八年築。魏家莊埽工。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一日漫溢。堵合。遂成迎溜埽段。現修工長二百二十四丈五尺。迎溜埽外間段拋碎石。郭家渡埽工。乾隆三十九年建。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漫溢。堵合。修工長一百五十七丈。四十八年淤閉。四十三丈三尺。後又溜勢下移。續生。現修工長二百二丈一尺。迎溜埽外間拋碎石。魏郭二工上下毗連。考其地。即在昔年韓家房工之下。其工不知閉於何時。而於乾隆三十九年移生下首。郭工後。乾隆四十年築。越隄長二百六十八丈。四十五年漫口。衝塌。四十六年另築。越隄長五百五十丈。是年魏工漫口。衝塌。合龍後。補築二百四十七丈。現長五百三十七丈。越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二丈。已殘廢。睢南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

河水工程六

宿南廳。今按宿遷縣境。南北兩岸。黃河隄。及歸仁隄。開工程。本設宿虹同知一員。管轄嘉慶八年。總督費淳。總河吳璣。奏准添設宿南通判。專管宿遷南岸。並歸仁隄工程。其北岸工程。專歸宿北同知管理。又將睢南廳屬。睢寧縣境之戴家樓汛。兵十堡。迤下。隄長三千三百九十三丈。分歸宿南廳管轄。至今因之。

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睢寧宿遷兩縣境內。黃河南岸隄埝工程。上自睢南廳屬戴汛。兵十堡。下交界起。至桃南廳屬煙墩汛。洋河交界止。縷隄長一萬七千五百五丈五尺。爲汛三。曰周家樓汛。曰蔡家樓汛。曰洋河汛。

周家樓汛。主簿一員。今按與睢南廳分屬。協防一員。今按嘉慶八年。設管堡夫十八名。今按由睢南戴汛改撥兵八十二名。今按由睢南戴汛改撥六十二名。嘉慶十二年。咨添二十名。汛地上自睢南戴汛。兵十堡。界起。至蔡汛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三丈。歷年加培添接。及以越爲縷。現在實長三千九百七丈。屬睢寧縣境。周家樓埝工。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九日漫缺。十月堵合。遂成埝工。嘉慶十四年淤閉。郭家房埝工。嘉慶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漫缺。十二月堵合。遂成埝工。今按郭工在周工之下。周工閉而郭工生現。修工長二百二十六丈四尺。埝外間段拋護碎石。峯山樓埝工。長一百一丈四尺。今按在郭工之下。周郭二工。上下毗連。考之乾隆初年。所修徐州府志。圖繪隄埝形勢。似即昔年之朱家埝工。爲雍正四

年決口之處俗名朱家海者。府志載朱家樓格隄五百三十五丈。康熙二十四年築。月隄九百五十丈。五十九年築。雍正四年。河決朱家口。十二月堵塞。五年增築。越隄三百六十三丈。又於對岸挑直河五百八十丈。開子河四千六百六十八丈。九年又加築。越隄五百十六丈六尺。現在所存康熙雍正年間之隄甚少。自係後此河勢變遷。棄縷守越。因居民之地名。以定工名。其舊有縷越隄工。兩遭沒衝。率多坍塌。現在情形。不惟與乾隆初年不同。卽與嘉慶初年亦各互異。茲就現有隄埝。明白開列。並附遠年所創越隄。載明坍塌爲縷字樣。以明今昔情形。惟府志圖繪朱家口。在王家堂戴家樓兩工之下。而志內列敘縷越隄工。在王家二工之上。似誤以王家堂迤上之朱家樓爲朱家口矣。其埝外間段拋護碎石。係道光二年新土工。朱家壩後越隄五百七十六丈。雍正五年築。已坍塌。接下圈隄。長一百七十丈。嘉慶十年築。現作縷隄。後越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久坍塌。上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二丈。乾隆四十年築。現作縷隄。格隄一道。長一百八丈。乾隆四十六年築。現作縷隄。下越隄一道。長三百八丈。乾隆四十年築。久塌入河。朱工壩臺上護灘隄一道。長一百丈。乾隆四十年築。又下護灘隄。長一百十六丈。四十六年築。皆塌入河。小越隄長二百五十五丈。雍正九年築。龍門壩臺前格隄。長一百二十丈。雍正九年築。外越隄長五百十六丈五尺。乾隆二十三年築。皆塌入河。周工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四丈。又下越隄一道。長三百丈。五十四年築。郭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五十丈。嘉慶十二年築。蔡家樓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六名。兵一百三十名。汛地上自睢寧縣境。周家樓汛右隄頭界起。至張王廟洋河汛界止。縷隄現長七千三百八十二丈。墩郎廟迤上越隄一道。長三百

四十三丈。雍正元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三丈。雍正元年築。羅家莊。乾隆二十三年建埽工。四十三丈。三十一年放淤。停修。墩郎廟。康熙五十九年建埽一百七十丈。乾隆二十三年放淤。停修。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五丈。康熙三十八年築。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刷塌。又撐隄一道。長一百三丈。雍正五年築。乾隆三十九年放淤爲縷。老隄頭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築。雍正七年放淤爲縷。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刷塌。田家房埽工。長三十一丈五尺。嘉慶二十四年生。工後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五丈。嘉慶二十三年築。蔡家馬路。雍正七年建埽長二百三十丈。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停修。小三堡埽工。今按卽昔年之蔡家樓。乾隆三十三年復生。原修工長五百四十丈。三十九年放淤。廢工。五十三年復生。歷年接築埽長三百四十八丈三尺。嘉慶八年。下首放淤。停修。工長一百四十二丈三尺。後於下首接修埽長九十一丈。上首又接修埽長一百五十五丈。現修工長四百五十二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六十五丈。乾隆三十四年築。三十九年放淤爲縷。又越隄一道。長四百二十丈。乾隆五十七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五十六丈。嘉慶七年築。八年放淤爲縷。彭家堡越隄一道。長九百十五丈。康熙十八年築。今按行水金鑑載蔡家樓老隄頭。兩工相連。下卽彭家堡工。工後有康熙雍正年間創築大小越隄。今多無存。自係歷次放淤。棄縷守越。卽以越爲縷。後復建築越隄。其形勢已與昔年互異。今惟有舊越隄。九百十五丈。云係康熙十八年所築。彭家堡越隄。然其丈尺與金鑑所載不同。是否未能斷臆。臧家莊。乾隆二十年建埽五百八丈。三十三年放淤。廢。王家馬路埽工。今按卽臧家莊。乾隆五十六年復生。工長三十丈。歷年接生。工長一百五十四丈七尺。嘉慶二十四年淤閉。移生於下。

首兵九堡處。工長二百一十一丈一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乾隆十九年創築越隄一道。長五百十丈。三十三年放淤爲縷。又越隄一道。長六百丈。乾隆三十一年築。三十八年放淤爲縷。臧家莊上首魚鱗越隄一道。長二百七十二丈。乾隆四十二年築。迤下小古城圈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嘉慶六年築。現作縷隄。朱家莊埽工。嘉慶八年生。現修工長三百五十四丈七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孟城菴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丈。雍正九年築。嘉慶八年放淤爲縷。洋河汛。主簿一員。巡檢一員。今按管歸仁隄。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二十八名。兵一百五十名。汛地上自蔡汛。張王廟界起。至桃南廳屬煙墩汛。洋河鈔關界止。縷隄現長五千七百六十六丈五尺。自張王廟起。至徐家灣下。縷隄止。臨河隄長一千一百三十三丈五尺。康熙二十一年重築。久爲縷隄。遙隄一道。自張王廟起。至縷隄頭止。長九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年築。陳家壩埽工。康熙三十八年生。歷年接修。工長四百三十丈。乾隆三十九年。下首放淤。棄工止修。工長一百七丈四尺。嘉慶五年淤閉。八年復生。埽工於陳工之下。名杜家莊。現修工長二百一丈七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小越隄一道。長五百丈。雍正五年築。撈隄一道。長一百丈。乾隆五十六年築。格隄一道。長二百三十三丈。乾隆十九年築。三十九年放淤爲縷。工尾魚鱗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三丈。乾隆四十年築。五十一年放淤爲縷。趙家莊埽工。長三百六丈。乾隆五十九年建。迤下化村鋪埽工。現長一百四十四丈。乾隆九年建。埽外間段皆護碎石。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十丈。嘉慶四年築。吉祥菴埽工。今按在趙化工之下。長一百八丈七尺。乾隆四十七年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越隄

一道長五百八十丈。雍正五年築。夫十二堡埽工。今按在吉祥卷之下。長一百五十三丈五尺。嘉慶二十二年建。埽外皆護碎石。工後撐隄一道長九十五丈。雍正五年築。鈔關埽工長一百八十五丈。雍正十一年建。乾隆九年淤閉。四十三年復生。旋又閉。嘉慶八年又生。名兵七堡。現修工長九十三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兵尾舊草壩。今按在康熙時爲險工。越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二年建。嘉慶八年放淤。下首刷場僅存上長一百三十丈。作爲縷隄。遙隄一道。自便民閘起。至桃源界止。長九百十五丈。康熙十一年築。今按此隄。行水金鑑未載。又按洋河汛。卽舊日之陳家道口汛。徐州府志載。汛內有徐家灣龍門搶修險工圖繪。其工在張王廟之下。又載臨河隄長一千一百十三丈。遙隄九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二十一年築。皆起自張王廟。下接縷隄。考金鑑註引河防雜說。宿遷縣南岸險工四。曰蔡家樓彭家堡。曰徐家灣。曰白洋河草壩。是徐家灣爲昔年著名險工。閉於何時。無可查考。歸仁格隄一道。自便民閘起。至五堡火星廟止。長二千七百九丈三尺。康熙十九年築。內北首有便民閘一座。二十二年建。今按徐州府志載。前項隄閘皆靳文襄所建。導西水以入洪澤湖者。與奏疏所言不符。乾隆四十三年。總河薩載以閘已久廢。令拆石料。運辦外河順黃壩。石工無存。南首有石涵洞一座。康熙二十一年建。今按行水金鑑。無此涵洞。照徐州府志補載。年久坍塌。乾隆二十二年水利案內。修砌石裏頭。以洩西來之水。四十六七年。郭魏工漫溢。淤澱廢棄。歸仁隄一道。北接五堡土隄起。南至泗州。今按昔屬鳳陽府虹縣。境烏鴉嶺止。長三千五百九十七丈六尺。內自烏鴉嶺至歸仁集石工頭止。土隄長五百九丈。又自歸仁集起。至五堡格隄止。石工長三千八百八十八丈六尺。建自明萬曆九年。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九年

至四十一年屢修。雍正四年，睢寧朱工漫溢，隄石多有衝缺。乾隆四十六、七兩年，郭魏工漫溢，復間段衝塌淤沒。現存間段隄石工約長二千七八百丈。前隄之中，有歸仁、安仁、利仁、雙金門、石閘三座。康熙三十九年，建各口寬二丈二尺，各高一丈八尺。雍正四年，朱工漫溢，衝塌安仁二閘，惟有歸仁閘宣洩西來之水。並蔡家等處，民便河水。乾隆四十六、七兩年，郭魏工漫溢，並皆衝塌淤廢。今按歸仁隄，康熙十九年以後，止有五堡舊減水壩，並便民閘兩處洩水之路。迨後隄工衝缺，五堡減水壩亦爲衝塌，便民閘亦淤墊無用。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修治歸仁隄，於五堡迤東接涵洞口舊河之下，開挑引河，至桃源之老隄頭建閘，卽祥符五瑞二閘，爲洩水入黃之路。遂於四十一年築塞五堡舊減水壩缺口。歸仁隄五堡之東，接涵洞口起，至九龍廟止，舊引河長一千二十七丈九尺。又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境老隄頭黃河邊止，河長三千七百丈四尺五寸。康熙三十九年開濬，在宿遷境內，河長三百五十七丈七尺五寸。在桃源境內，河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七尺。南東水隄，自五堡起，至桃源界止，長三千七百五十七丈。明萬曆九年創築。康熙三十九年修，內自五堡迤下起，至九龍廟止，石工長一千一百丈，並桃源境內南堰接宿境隄尾起，至老隄頭黃河邊止，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北東水隄，自格隄三堡起，至桃源縣黃河邊止，長三千七百七十六丈七尺。在宿遷境，長六百八十三丈。在桃源境，長三千九十三丈七尺。皆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內宿遷境內有小石閘一座，俗名小閘，洩洋河積水，由運料小河出閘，以達引河，並歸黃河。康熙四十一年建。今按南東水隄，雍正四年朱工漫溢，間段衝塌，石多淤沒。現存隄長一千五百六丈。迨乾隆四十五、六、七、年，敦魏二工，五十四年，周家樓，並嘉慶十一年，郭家房等處漫溢，隄皆

衝殘河悉淤墊歸仁隄之東西舊有民河數道亦爲歸仁隄之源流附載於後並錄乾隆年間水利案内
奏辦宿靈虹三縣河道由歸仁隄達洪澤湖以備後之開津者 便民河一道上自蔡汛李家莊起下至
五堡迤下止長八千三百六十丈宣洩宿境黃河南岸積水並分蔡家河水由歸仁閘入安河達洪澤湖
乾隆四十六年以後歷被漫口之水淤爲平陸 林子河卽陵子河一道上自找溝集起屬睢寧縣境下
至涵洞止長六千六百九十四丈宣洩睢邑沈家湖並泗山湖之水由鮑家河入安河達洪澤湖亦淤成
平陸 鮑家河一道自涵洞起至桃源界止長一千二百十丈上承林子等河之水入安河以達洪澤湖
亦淤平 羅家河一道自楊家湖尾起至歸仁閘止長三千三百三十五丈五尺洩楊家湖之水由董家
溝入安河以達洪澤湖亦淤平 董家溝河一道自歸仁隄起至安河止長二千七百三十丈洩歸仁隄
羅家河諸水入安河以達洪澤湖亦淤平 宿南廳冊 今按涵洞以東引河乃康熙三十九年所挑洩西
來之水出祥符五瑞二閘入黃河以西刷黃者兩岸築有束水隄並建石工於南東水隄之上段向不入
鮑家河今稱穿入自係雍正年間漫工衝隄成河考淮安府志載桃源縣九龍潭河在治西南六十里洩
林子等湖之水入泗州境達洪澤湖長九千一百八十丈口寬三四丈底寬一二丈深三四尺乾隆八年
濬等語查九龍潭在五堡東涵洞引河之南乾隆八年所濬之河或就舊有河形而濬之耳此河已久淤
平林子河亦淤爲腴地矣 又按歸仁隄在雍正以前爲高堰之屏障明時黃河南岸洋河以下未曾建
隄總河潘季馴乃創此隄捍禦黃水離水湖水使之并入於黃助其衝刷不令東注入淮爲高堰患康熙
年間斬張兩總河師其遺意因地制宜先後經理創新培舊改隄濬河建立閘壩視黃水之強弱遞互啓

閉雖係因時定規，要亦仍主導清入黃之法。迨後河底漸高，雍正四年朱家海漫工，隄閘衝損，河多淤墊，而上游毛城鋪天然峯山等閘，每年減漲之水，遂由隄河直注洪湖，不僅清水不能再由涵洞引河出，詳五二關以刷黃，轉將隄河墊高，漲水四達，於是宿州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泗州桃源，歲罹水患。乾隆八年，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濬治隄水，並入湖諸河，而未論及入黃之道。修復歸仁隄閘，蓋維時黃河已高於民地，非若康熙時之尙可引清水以入於黃河也。考徐州府志載：宿遷白洋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卽小河之下流，東出者小河，卽隄水。至此合於黃河，俗謂之小河口。上流自徐溪口合蕭縣永壩姬村諸湖水，由宿州之符離溝，經隄河又合埠子白鹿等湖，匯爲白洋河，從東西兩溝，以入黃河。巨浸彌漫，望之如洋，故名。順治間，黃河決入小河，白洋河口皆淤，是洋河在昔本爲澤國。今則桑田遍野矣。乾隆四十六年後，睢宿兩岸四次漫工，昔年兩境大小諸湖，如孟山陵子楊墮土山崔家找溝埠子白鹿等湖，悉爲淤平。歸仁隄河將成平陸，毛城鋪議不再啓，其十八里屯，天然峯山等閘，每年減漲及隄河之水，皆由歸仁隄缺口，下達安河，以入洪澤湖。至隄河節年疏濬，並於兩岸創建束水隄堰，而土性沙鬆，易致刷缺。下游安河亦多淺狹，故每年夏秋間，近河民田，易逢水患。歸仁一隄，乾隆以後已無關緊要矣。

淮揚道屬桃源廳。今按桃源南北兩岸隄河工程，原設同知一員管理。乾隆五十四年裁鎮江府水利通判，改設桃源河務通判管理南岸隄埭各工，而以原設同知改爲桃北同知，專管北岸桃源廳舊隄淮徐二道，以距徐甚遠。嘉慶七年奏，隸淮揚道。

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桃源縣境黃河南岸隄工。上自宿南洋河汛，白洋河鈔關起，下至清河縣外南

廳南岸汛交界止。計長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四尺。爲汛二。曰煙墩汛。曰龍窩汛。

煙墩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一百六十六名。汛地上自宿南洋河汛界起。下至龍窩汛止。纒隄長八千二百五十六丈六尺。隄內涵洞四座。淮安府志。今按前項涵洞。志載並無地段。今久淤沒。無可查考。祥符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四尺。高二丈八尺八寸。計石二十四層。康熙三

十九年建。中格礮心。又建五瑞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由身直長十二丈。高二丈四尺。計石二十層。閘南東西東水隄二道。東長一千四百六十三丈二尺。西長三千九十三丈七尺。皆西接宿南洋河汛屬。歸仁隄東。東水隄堰。中有河一道。上接歸仁隄三閘下。抵閘。共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亦屬兩汛。此二閘與歸仁隄內三閘。互相爲用。以洩灘水。並睢宿境內諸湖之水入黃。并力刷滌。免注洪澤湖。以護高堰。行水金鑑。業已詳載。迨後黃河底漸墊高。諸水不能出閘。而歸仁隄上下諸河。亦爲屢次南岸漫口淤墊。隄中三閘。亦爲衝塌淤沒。於是西水盡入洪湖。不由祥符五瑞二閘。出而刷黃矣。乾隆四十年以後。遇黃水盛漲之年。酌啓祥五二閘。以資減洩。自後率以爲常。於是築閘。北至河邊。東西東水二隄。並築頭二土壩。又築閘下南北東水土堰。南堰起自西東水隄。北堰起自半邊店。迤上。勢向東南。攔東洩下黃水。以達洪湖。今按道光三年。移建兩閘。稍北。堅灘上。金門各寬二丈四尺。由身各直長五丈高二丈八尺八寸。砌石二十四層。底比舊閘底高一丈七尺三寸。閘建礮心。東西築鉗口壩。加培碎石。閘下東水堰。南長五千三百九十丈。北長二千二百三十丈。隄北于家港引河一道。淮安府志載。在九里岡對岸。康熙初年決口。舊有積水。六十一年。總河陳鵬年題開引河。長二千一百九十七丈五尺。以洩積水。今久淤廢。伍家營

隄隄一道。淮安府志載：地近半邊店東連蔣溝南接房家湖。雍正八年，總河雷曾筠題建長一千四百二十七丈，今久淤廢。胡家莊沈家莊埽工，縣志載：二工毗連，上迎北岸半路劉之溜，康熙五十五、六八年，總河趙世顯題建挑壩，雍正元年工後築越隄，長九百五十五丈，越隄之內又有小越隄，長四百一十丈。雍正五年建八年總河稽曾筠題建護崖埽，一百五十丈。乾隆初溜勢開行淤閉，今按此工建於康熙年間，行水金鑑未載，今據府縣志補入。煙墩險工，順治十六年生，最爲險要，雍正年間溜勢開行淤閉，乾隆五十一年後復生，名王家莊，至今修防，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煙墩埽工，以現在隄勢而論，似在現修埽工稍西處，胡沈二工之下。府縣志載：隄南有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七十一丈，康熙四十一年常築內加幫煙墩工，東舊有護城隄，長五百七十丈，接築新隄，長六百一丈等語，據此則是年以後，至雍正年間烟墩埽工已漸下移，在此時王家莊工頭尙非今日情形也。北門護崖埽工，雍正七年總河尹繼善題建，工長一百四十七丈，旋即沙淤，工後築越隄，長三百九十丈，內隄南一段長二百二十丈，隄北一段長一百七十丈，今按烟墩汛隄尾現在王家莊工之下，北門地段去龍窩汛隄頭有三百數十丈，而北門護崖埽工，府縣志皆列入烟墩汛尾，今仍志載之舊，以待參考。

龍窩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一百五十九名，汛地上接煙墩汛界起，下至外南廳屬南岸汛交界止，隄長八千六十四丈八尺。盛家莊埽工，長一百六十四丈四尺，緊接王家莊工尾，乾隆五十一年後時淤時出，迤下灘面土壩一道，長四十丈，嘉慶十二年築，以攔漫灘順隄之水，今按王工下盛工上嘉慶間尙有駱家莊工，鮑家莊工，今淤閉。張家莊舊埽工，並舊隄，乾隆初淤閉。

顏家莊埽工。康熙五十八年。總河趙世顯題建挑壩埽工。雍正五年。總河齊蘇勒築越隄一道。撐隄三道。十年淤閉。十三年復出。乾隆四年。總河高斌令葉縷守越旋淤。八年。總河白鍾山復建越隄格隄。今久淤廢。以上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司家莊乾隆五十一年漫缺堵閉。工後築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丈。五十二年埽工淤閉。胡家灣因河南臥嘉慶二十一年築碎石盤頭土壩。以挑河溜。李家口卽李義口。康熙年間數受水患。所謂豁口者也。今年久隄外已長淤灘。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談家壩埽工。乾隆五十一年以後。葉縷守越隄埽淤閉。劉家莊埽工。在談工下里許。乾隆五十一年以後。生今淤。本工縷隄長七百三十丈。卽乾隆五十六年所築越隄。嘉慶八年。舊隄汕刷。今按卽康熙四十一年所築越隄。六百十六丈。後卽以越隄爲縷者。復又以越爲縷。田家集挑水壩埽工。長一百八十七丈六尺。嘉慶九年。築挑壩。迤上灘面。碎石盤頭土壩。三道。十七年築。田袁工埽工。共長一百九十七丈六尺。嘉慶九年。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本工後。大越隄一道。長八百七十丈。越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丈。皆是年。建馬廠陂。舊斜隄一道。明萬曆六年築。八年。又建閘一座。康熙四年。後閘口屢漫。縷隄潰決。淹沒民田。後築隄禦水。今久淤沒。女兒隄在馬廠東北。舊有險工。派及婦女搶築。故名。乾隆初遺址猶存。今無可考。今按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行水金鑑未載。今據志補入。高家灣埽工。康熙四十二年。總河張鵬翮題建。又築越隄一道。長五百丈。越隄下。接小隄一道。雍正二年。建又撐隄二道。共長三百二十四丈。五年。建該工。現修埽工。長一百四十九丈九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埽工。迤上。嘉慶十三年。築外越隄一道。長一百五十五丈。夫二十一堡埽工。長三百二十丈五尺。在高工下里許。嘉慶十三年。建埽

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工尾碎石盤頭土場二道。二十二年築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五十丈。嘉慶八年築十四年越隄內又築格隄一道長一百七十丈。又小越隄一道長八十七丈。二十二年築。桃南廳冊。外南廳。今按外河同知於康熙二十四年分定後所轄黃河北岸自駱家營至泗鋪溝止南岸自高家灣下起至陳家社止其汛五在北岸者曰清河北岸汛在南岸者曰清河南岸汛山陽外河汛上河汛下河汛雍正九年總河曾筠以廟灣海防同知兼管河務將下河汛新港工頭以下隄工分屬海防廳管乾隆五十四年分添桃南通判又將南岸汛內頭堡隄長三百六十丈對歸桃南嘉慶十六年添設海阜同知又將海防之南岸汛對歸海阜而以外河廳屬之上河汛地歸海防十七年總督百齡總河陳鳳翔奏添外北通判將北岸一汛分歸管理改南岸曰外南同知。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清河山陽二縣黃河南岸工程上自桃源縣桃南廳屬龍窩汛高家灣界起越清口下至山陽縣海防廳上河汛界三岔隄止縷隄長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五丈爲汛二曰南岸汛曰外河汛。

南岸汛巡檢一員馬頭司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二十八名兵一百五十名汛地自桃南龍窩汛界起越清口至外河汛李家淺止縷隄長五千四十丈吳城縷隄自高家灣界起至張福口止長三千五百五十八丈五尺北臨黃河南臨洪湖吳城七堡埽工長三百六丈五尺嘉慶十一年後歷年接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石工尾下首碎石土壩八道二十三年建今按道光二年有接建夫八堡上自縷隄起至御椿亭上止臨河越堰一道長五百七十丈嘉慶十二年築今按康熙年間黃河直抵惠濟祠前始

折而東下，逼近清口，易於倒灌，屢於北岸疏濬陶莊引河，引黃北趨，未能奏效。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臨視，指授方略，令侍衛肩椿訂立，卽於其處建築挑水壩，挑溜北趨。土人至今稱爲御壩。壩尾土堰，直抵南首，纒隄長三百四十六丈，四十二年，又自挑壩至禦黃西壩止，接築順水隄，長四百八十丈五尺。迨乾隆初建木龍於壩之上下，河漸北行，壩下漸長淤灘，四十二年改挑陶莊迤北新河，創築攔黃壩，河途北行，越過惠濟祠，遠避清口倒灌，垂今五十年，淤灘漸長，清黃交匯之處，愈往下移。雖因河底比昔墊高，倒灌在所不免，而清口西岸一帶，昔爲黃溜經行之地，近久居民稠密，今昔情形不同矣。御壩上下，木龍五架，乾隆五年建，迨後歷有添移，其多寡地段，因時而殊，並無一定。淮安府志載，乾隆四年，奏大學士伯鄂爾泰巡視南河，相度清黃交匯形勢，擬於舊壩外添建大壩挑溜北趨，並擬疏濬陶莊引河。是年冬，總河高斌奏請用効力州同李嗣條陳，試建木龍挑溜，數年黃溜中泓，現行陶莊引河舊址，南岸頭二三壩險工盡淤閉，誠良法也。李嗣木龍說略云：木龍之制，創始於宋，史載天禧五年，陳堯佐知滑州，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橫木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曾鞏爲堯佐立傳，且載木龍事。元賈魯塞北河口，亦用木龍，其初法不傳。今所建木龍，用以挑截黃流，輒能化險爲平，且力能移河，左右惟其所指，謹按清口，上關漕運咽喉，下係徐揚命脈，誠爲河防第一要工。向因北岸陶莊一帶，淤灘沙灘，挑溜黃流，南射清口，每當淮水稍弱，輒以倒灌爲虞。屢挑引河，迄無成效。康熙三十八年，於南岸建築挑水大壩，經理六年始竣，所稱御壩是也。前後費帑數十萬，嗣因北岸漲沙日寬，大溜益復南趨。雍正八年，於壩下接築頭二三壩，並於碑亭後，鑿埭護隄，節年歲搶修費，亦復不貲。乾隆四年，大學士伯鄂爾泰奏請開復陶莊引河，更議於南岸

添築挑水大壩。總河高斌下採末議，委喇建造木龍，挑開大溜，北刷陶莊沙灘，南岸淤漲，工閉，試有成效。於五年正月，備陳入告，奉硃批，且試行之，俟再有成效，則甚美事也。後隨諦審形勢，加增木龍，歷今數年，前北岸清口舊灘，原寬一百九十餘丈，長八百丈，今已衝刷無餘，南岸挑壩，原出河心，四十丈，當全河頂衝者，今已環漲沙洲，寬五六十丈，至百餘丈，長九百餘丈，現在黃河大溜，循行北岸，向之所議引河壩工，均可毋庸挑築，而清水出口順暢，會黃東注入海，此數年來建設木龍之本末，與清口南北兩岸坍塌漲之情形也。攔黃壩，順黃壩，今按自攔黃壩南壩頭起斜，至御壩順水隄止，築攔堰一道，長一百四十丈，又自攔黃壩後起，至順水隄尾止，創撐隄一道，長二百丈，又自攔黃壩北尾起，至河尾止，於新河南積土之北，築東水隄一道，長八百九十一丈，時家莊對岸新河尾，添築木龍二架，河臣薩載遵旨於攔黃壩外，添築土壩壩工一道，名順黃壩，以爲重門保障，歷年提移淤復不常，現修壩工，長五十丈七尺，壩外間段拋護碎石，攔黃壩順黃壩中間空塘，四十三年填與灘平，四十五年，聖駕南巡，臨視，指示全填，與隄面相平。今按攔黃壩後塘，周長四百十丈，南北寬一百二十五丈，四十九年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請填與灘平，近壩之處，填與壩平，經大學士公阿桂覆勘照辦。又自攔黃壩北首起，至新西壩迤上，東水隄止，築斜隄一道，長二百四十六丈。陶莊引河南岸，臨黃東水隄尾起，至新西壩迤上止，乾隆五十年，因清水甚小，黃水倒漾，漕船阻滯，經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督河院奏挑倒鉤引河，長四百十五丈，借引黃水，以濟空運，旋即堵還。清口以下，西大王廟前，裏河交界起，至舊東壩止，乾隆四年築，纒隄長七十丈，接下至惠濟祠後大營房止，纒隄長六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七年築，又自大營房起，至外河交界季家淺止，纒

隄長六百八十九丈五尺三十八年築。卞家汪石工長八十四丈。康熙四十一年建。接下天妃壩石工長三百四十七丈。康熙三十年建。乾隆十九年石上加甃長三百二十丈。接下惠濟祠前起至大營房止石工長一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建。以上石工於嘉慶十年自卞家汪起至惠濟祠後止。間段加甃共長五百三丈二尺。後因隄日卑矮十四年加高隄工將所有石工通行包築淤土坦坡而石工遂埋於隄內矣。東西東水壩今按康熙三十七年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湖各引河尾四百二十餘丈藉以束清瀾黃後廢雍正元年奉旨仍建俾清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篇年伏秋淮水盛漲酌量拆寬霜降後照舊補築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後奉諭清口原淮水故道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乃定水制秋冬收蓄春夏拆展盛漲時山圩三壩過水一寸將東壩開寬二丈過水二寸開寬四丈二十七年又定每年拆展收束口門長丈爲溯源黎委釜底抽薪之策後於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挽黃流至周家莊與清交匯清水出口路長奏准將該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臺處建築連壩基共長八十二丈四十四年湖水盛漲將東西壩全行拆除迤下河面寬闊水勢迂緩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明將該壩又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長一百六十八丈五十一年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總督總河勘明以運口外現有之兜水壩於束清相宜應照舊存留以爲束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禦黃水如遇黃水過大將口門收窄不使濊入如清水過大將迤上兜水壩相機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擴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過黃水回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築黃內有兜水壩束清無論湖河水大小相機拆展收束均可應手得力奏奉批諭再無過此法

者矣。道卽建築兩頭。先築土壩基。共長九十丈。接前各築土心柴鑊壩。長三十丈。接前兩頭各築柴壩。長五十丈。中留口門八丈。道後順黃壩河尾淤灘漸長。清黃交匯之處。亦漸遠。嘉慶九年秋。黃水倒漾。清口河道淤墊。特命尙書姜晟。河東總河徐端。會同總督陳大文。總河吳璥。勘辦通河全局。議於清黃交匯處。距舊禦黃壩三百八十丈。高家馬頭西岸河尾斜築挑壩。挑逼黃溜。使之北趨。兼遏倒漾。再於東岸築對頭柴壩。次年辦竣。名新禦黃壩。兩壩共長三百六十丈。每年視清黃水勢之大小。相機拆築。如遇黃水過大。亦卽堵閉。禦黃二壩。今按嘉慶十六年。因湖弱黃強。於新禦黃壩之南一百九十丈。添築二壩。旋廢。三十二年。因新禦黃壩口門水深至八丈。收束不易。奏准就二壩舊基。添建重壩。以資擊束。共築壩長一百三十丈四尺。以後每年展寬接築。或有時堵閉。皆就該壩施工。其新禦黃壩盤住兩頭。以爲外障。現存口寬六十丈。順清河。嘉慶十六年以後。遇有南岸漫工。洪湖水大。開挖禦黃西壩後身。以資暢洩。隨時堵閉。禦黃壩外東岸。嘉慶二十五年。築迎水壩一道。

外河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二十六名。兵二百十名。汛地自南岸汛界季家淺起。至海防廳屬上河汛界三岔隄止。縷隄長一萬一百九十五丈。自季家淺起。至周家莊下十一堡上止。隄長四千五百六十二丈。屬清河縣。又接清河縣界起。至二十五堡迤下止。隄長四千二百二十七丈。屬山陽縣。又接山陽縣界起。至海防三岔兵工隄上止。隄長一千四百六丈。屬安東縣。陳家馬頭起。至小新莊止。臨河越隄一道。長二千五百二十六丈。嘉慶十八年築。今按清江浦居黃河之南。明季河逼隄行。總河王宗沐捐建石工。自海神廟至老壩口。長五百九十五丈。民德之號曰王公隄。康熙時張文端公治河書。

云前隄歲久淤墊，乃築外越隄，長六百二十丈，護以椿埽，又行水金鑑，載河防雜說云：近年河運故道隄外沙灘盡行洗去，前此居民築室之處，水且深二三丈矣，然則張文端所言之越隄，不久已爲刷去，溜復及於隄前，今查淮安府志載：王公隄埽工，康熙五十八年淤，至今河溜北徙，對岸王家營，而南岸隄外，久現寬灘，老壩口險工，在清江浦之東，毗連市廛，嘉慶十二年堵築減壩漫工，挑竣以下舊河於老壩對岸，取直開河，險工遂閉，十八年復於隄之北，創築越隄，繞過清江，直抵老壩工下，以爲外護。石馬頭一道，南北長十八丈，寬一丈五尺，雍正六年建。老壩口，小車路，大車路，朱家溝，洪福莊，玉皇閣，周家莊，七工相連，舊有埽工，老壩工下，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漫溢堵合，嘉慶十二年，於對岸取直挑河，並在舊河頭，築做柴土壩攔截，工遂淤閉，十八年工外，創有越隄。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十五丈，乾隆四十年築。周家莊工下，撐隄一道，長二百五丈，乾隆十九年築。兵四堡埽工在老壩工北，新築大越隄之尾，嘉慶二十一年建，歷年提移淤復，有徐家莊，小新莊地名，現修埽長四百九丈三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頭碎石土壩一道，嘉慶二十三年築，又於越隄尾築碎石土壩三道。三老壩又名草灣，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五丈，嘉慶十一年築。湯董莊埽工，今按行水金鑑載有柴市湯董莊埽工，四百三十五丈，淮安府志載有柴市湯董莊，王家莊，孫家莊，孫金莊，沈家莊六工相連埽工，現修工長五百五十三丈，歷年提移，有潘湯陳高張等莊地名，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尾碎石土壩七道，道光二年築，又於兵二十二堡築碎石土壩五道。湯董莊工後越隄一道，長二百十丈，康熙十八年築，雍正三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丈，今按淮安府志載，北接縷隄，穿越隄南，至汰黃隄，又築上撐隄一道，長二百八十三丈，下撐隄一道。

長一百八十七丈。上張莊埽工。今按行水金鑑載長五百十九丈。淮安府志載雍正二年上下築有隄一長四十九丈。一長六十四丈。久淤。汰黃隄。行水金鑑載自車路口起至上河汛大茨陵止。長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九丈八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外南廳冊。今按汰黃隄當張文端治河之時。止言修築。則非初創可知。而淮安府志載汰黃隄一道。下註舊係民築。順治初。巡按秦世楨題令官修。一名大荒隄。亦名太行隄。十六年御史何可化奏稱長亘三百餘里。爲下河各州縣保障等語。又於海防廳章下二汛內皆載汰黃隄一道。下註詳外河縣丞汛內。皆未載明起止地名。查大茨陵在康熙年間。尙屬外河廳上河汛地。行水金鑑所言汰黃隄至大茨陵止。與府志所載下河汛。仍有汰黃隄之語未符。惟修築二字。與府志民築官修之語相合。但府志註長亘三百里。又與盧載及行水金鑑止於大茨陵之言有異。黃河兩岸創築纒隄。始於康熙十七年。汰黃隄本係明季民築。初築之時。或實長亘三百里。張文端於康熙三十八年修築。起於車路工。止於大茨陵。就舊有之工。擇要而修。亦未可定。今查外南海防二廳圖繪。現在隄河情形。外南所屬外河汛內纒隄之後。並無另有汰黃隄形。惟接老壩工後。乾隆四十年所創大越隄。下首起至湯董莊下二十堡止。有重隄一道。長六千七十八丈三尺。又自二十一堡下起。至海防界三岔止。亦有重隄一道。長二千三十九丈。行據汛弁覆稱。卽係汰黃隄。康熙年間。建柳圍頭石閘。是以圍抵纒隄爲止。歷年已久。隄皆坍塌。所覆亦未確切。柳圍頭閘。建於康熙三十一年。原擬減水。由運料小河下達。汰黃隄修於三十八年。運料小河在汰黃隄之北。起於清江之下。斷無在後修隄。轉將以前上下洩水去路築隄隔截之理。現在海防廳自上河汛界起。至董營汛大茨陵止。有汰黃隄一道。長三千二百四

十二丈，在上河汛者，一千五百七十丈，在董營汛者，一千六百七十二丈，惟外河中間自二十堡上，至二十一堡下，並無汝黃隄名，或因年久誤記，或因坍塌，或因以越爲縷，無可細查，闕以待考。淮安府志載：柳園頭石閘一座，註稱減水，由運料小河沿縷隄直出雲梯關下，掌家港專爲運料而設。康熙三十一年建，並未開放。今按雲梯關在黃河北岸，佃湖之下，今南岸縷隄以南之河，而云出雲梯關，似有舛誤。至掌家港則在陳家浦之上，其石閘於乾隆年間拆除還隄。又按淮安府志載：運料小河一道，註稱西至清江浦，新開下起，東經湯董莊上張莊，真武廟鄭家馬路至海防各汛，達入灘入海，長三百餘里，其在外河汛境內者，長五千三百五十七丈二尺，自康熙二十五年以來，屢經挑濬，皆未成功。此河開成，各套運料船沿縷隄而上，二三日可抵清江。前河尙有南堰，長與河同，今已歷年久遠，隄坍塌，外河汛以上至清江浦則并形跡無存，其清江新開已於雍正十二年拆毀矣。

淮海道屬海防廳。今按海防同知設於明萬歷年間，建城於廟灣，專管海防軍務，與遊擊協守，以備倭寇。康熙三十七年，兼管海州鹽城兩境下河水利。雍正四年，以葦蕩左右兩營陞科地租，飭令經徵，至復設葦蕩營而止。九年，總河喬曾筠題以外河廳屬之上河汛以下工程，一百五里六分，並山安廳屬之南岸大套一汛，六十一里，分歸海防廳管理，改爲河務海防同知。乾隆二十六年，兼管山阜水利原管隄工。上自外河廳屬上河汛新港頭界起，下至阜寧縣陸家社窰工隄尾止，計長三萬一百六十五尺，分董營下河南岸三汛。嘉慶十六年，兩湖總督馬慧裕兩江總督松筠，總河蔣攸銘，以海口兩岸接築新隄，需添廳營員弁修防，乃添設海安海阜二廳，將海防舊管之南岸一汛改歸海阜廳管轄，而以外河廳屬之上

河一汛改歸海防廳管理。是年添設淮海道。海防廳原隸淮揚道。途改隸淮海道屬。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山陽阜寧。今按阜寧。於雍正十年分山陽鹽城兩縣地添設。兩縣境內。黃河南岸河務。上自山陽縣外河廳外河汛三岔界起。下至海阜廳仁和汛陳家社止。纓隄長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丈七尺。爲汛三曰上河汛。曰童營汛。曰下河汛。

上河汛。今按淮安府志載。上河汛舊管至海防下河汛界。計隄長五十里。雍正九年自新港迤東。另設童營司管汛地三十三里。屬海防廳。主簿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十八名。兵六十名。汛地自外南廳外河汛三岔界起。至童營汛新港止。纓隄長二千八百六十九丈七尺。屬山陽縣境。楊家馬頭埽工。雍正十二年築。久淤。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九十二丈。雍正十三年築。乾隆元年開纓隄。放淤。今按淮安府志載。黃河挾數千里泥沙。直下注海。經流之處。河身易致淤墊。乾隆元年春。高公再蒞南河。創放淤之法。於河隄卑薄處。圍築越隄。將舊隄斜穿二小口。開倒鉤河。引濁流由上口入越隄。水勢既平。泥沙盡澄。越隄之內。清水由下口大河衝刷河身。而越隄之內。積久墊平。大隄既厚。埽工可停。誠創制也。按放淤。洵爲保險。其法若放淤廢埽。則溜無抵禦。必致裏臥。恐有南北坍長。改移河勢。另生險工之弊。是當察看形勢。未可概言廢埽。而在今日。尤當加意。

二堡。下至尹韓莊越隄中間止。乾隆二十年創越隄一道。長三百四十二丈。現廢。尹家莊韓家莊兩地毗連。雍正十年建築埽工。十一年淤。嘉慶三年。迤上王家莊生工築埽。後於七年十二年先後生工築埽。名劉家莊曹家莊。現修埽工。共長二百九十八丈九尺。工後大越隄一道。長八百八十八丈。康熙十九年築。越隄內格隄二道。一長五十五丈。一長七十二丈五尺。皆雍正五年築。

又真武廟起。至鄭家馬路止。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丈。乾隆二年築。又接下至七堡下止。越隄二道。一長二百十五丈。乾隆七年築。一長四百十七丈五尺。八年築。汰黃隄一道。上接外河汛三岔界起。至董汛界嚴家馬頭止。長一千五百七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

董營汛。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二名。兵九十二名。汛地自上河汛界新港工頭起。至下河汛界葉家營止。纒隄長五千九百十丈。皆山陽縣境。新港伍墩兩工相連。名新五工。雍正十年築。有埽工。後淤。乾隆四十七年復出。嘉慶二十三年淤。高家莊埽工。雍正十年建。後淤。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停修。以後旋出旋淤。現修埽長二百四十八丈二尺。唐家堡埽工。雍正十年建。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停修。以後時出時淤。現修埽工二百五十丈四尺。新港工頭格隄一道。長五十六丈。康熙四十二年築。新港工頭至伍墩越隄一道。長三百八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伍墩格隄一道。長五十丈。四十六年築。現爲纒隄。伍墩格隄尾起。至唐家堡格隄頭止。越隄一道。長一千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下長六百丈。於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場卸。現存四百丈。作爲纒隄。接下周家莊。今按雍正十年埽工。後淤。南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丈。乾隆十一年築。內下長五百二十七丈。現爲纒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丈。十一年築。接下唐家堡越隄一道。長七百三十七丈。康熙四十二年築。現爲纒隄。今按新伍高唐四工相距甚近。遮下卽七胡吉沈等處埽工。七堡卽小菱陵埽工。雍正十年築。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一百六十六丈五尺。胡家馬頭卽何家莊埽工。雍正十年築。以後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二百七十丈。吉家莊卽大菱陵埽工。雍正十年築。以後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一百十四丈。埽外拋護碎石埽工。迤上嘉慶二十四年築。碎石盤頭土壩三

道。沈家圩埽工與吉工相連。乾隆四十六年築。五十八年放淤停修。嘉慶十四年復生。現修工長二百二十三丈。工後大菱陵格隄一道。長五十七丈。乾隆二年築。今爲縷隄。接下格隄頭起。至舊隄頭止。越隄一道。長五百三十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今爲縷隄。隄內格隄長八十二丈。乾隆十一年築。七堡格隄一道。長七十五丈。又小菱陵格隄。長一百八丈。又大菱陵南越隄一道。長八百四十丈。隄內顧家馬頭格隄。長一百二十丈。皆乾隆十一年築。接前沈家圩魚鱗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二丈。乾隆八年築。今爲縷隄。又猷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丈。康熙三十五年築。又裏越隄一道。長七十八丈。雍正八年築。又外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一丈。雍正九年築。又臨黃外越隄一道。長八百七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又裏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八丈。五十二年築。今按沈家圩各越隄。皆入下汛。與董營各越隄毗連。隄南遙隄。內塘嚴岡蘇家嘴。舊有民建涵洞二座。汰黃隄一道。接嚴家馬頭起。至大菱陵工尾止。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

下河汛。馬邏司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七十二名。兵一百九十一名。汛地自下河汛界葉家營起。至海阜廳屬仁和汛止。縷隄長一萬二千六百九丈。屬阜寧縣境。童家營東西裏頭埽工。雍正十年建。後淤。蔡家馬頭埽工。乾隆二十二年建。漸淤。現修工長六十九丈七尺。錢家馬頭埽工。乾隆五十三年建。現修工長七十八丈一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盧家莊埽工。嘉慶十一年建。現修工長一百七十丈九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錢盧二工。埽段毗連。盧家莊埽工尾道光元年築。石盤頭土壩六道。左家莊范家莊楊家莊埽工。康熙年間建。羅家莊埽工。雍正三年建。四工相連。久淤。童家營越隄

一道長六百七十七丈康熙四十一年築隄內格隄一道長九十丈雍正四年築蔡家馬頭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六十一丈乾隆元年築內下長五百七十丈今爲縷隄接下斜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乾隆二十一年築又下格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丈乾隆四年築錢家莊越隄一道長八百五十三丈乾隆二十四年築又盧鋪越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二丈乾隆元年築左家莊越隄一道長九百八十八丈又上格隄一道長八十丈下格隄一道長七十五丈皆雍正五年築接下董家莊越隄一道長三百三十一丈乾隆十一年築兵十四堡埽工嘉慶三年建現修工長一百七十丈五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馬起營埽工乾隆五十二年建現修工長一百四十七丈二尺李家莊埽工嘉慶八年建現修工長一百六十九丈四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兵十四堡馬起營李家莊三工毗連工後越隄一道長九百丈乾隆二十三年築又中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五丈乾隆七年築又魚鱗越隄一道長三百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涂家莊埽工長一百六十六丈乾隆二十二年築久淤陳家莊越隄一道長四百八十丈康熙四十年築又上下越隄二道一長八十丈一長六十丈皆康熙四十年築海防廳冊海阜廳今按海阜廳於嘉慶十六年添設康熙年間南岸隄止鼈工尾自陳家社至隄尾設汛曰南岸汛屬山安廳雍正九年改隸海防乾隆二十九年總河高晉奏明自陳家堡迤下工程棄而不守嘉慶十五年接築海口長隄初自鼈工尾至二木樓接隄長六千八百五十九丈繼自二木樓至大淤尖止接隄長四千八百三十九丈添設廳營員弁兵夫復將海防廳屬南岸改歸管理

同知一員新設守備一員管理阜寧縣黃河南岸隄工上自海防廳屬下河汛界陳家社下起下至大淤

尖隄尾止。縷隄長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三丈。內陳家社至竈工尾。舊隄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丈。迤下至海口。隄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八丈。皆嘉慶十五年所築。新隄十五年初奏。止設二汛。曰南岸汛。曰海阜汛。十五年添築新隄之後。於十八年奏改三汛。曰仁和汛。曰十巨汛。曰海南汛。添設河兵一百九十二名。添設堡夫六十四名。

仁和汛。巡檢一員。卽大套司。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八十八名。汛地自海阜廳下河汛界起。至岔隄尾止。縷隄長八千三百五十丈。陳家社裏越隄長五十五丈。雍正八年築。又外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五丈。雍正九年築。辛家蕩滾水壩一座。淮安府志載。康熙四十一年建。未淤。今久湮沒。乾隆十一年創裏越隄一道。長八百六十丈。越隄一道。長三百六丈。黃泥嘴南岸。挺向北岸。河勢灣曲。嘉慶八年。在南灘取直挑河。長一千三百丈。大汛啓放溜走新河。舊河遂淤。自五堡上起。至陳家浦南圈堰止。嘉慶十四年築。臨河圈堰一道。長四千一百七十五丈。陳家浦卽行水金鑑所載。地名陳家莊。西礮。掌家港三處相連。險要埽工。淮安府志載。乾隆十年七月十九日。陳家浦漫缺二百餘丈。九月水落。始塞築重隄。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後河溜開行。該工淤閉。嘉慶十二年秋汛。異漲漫缺。以前所創越格等隄。皆爲刷塌。十三年春。在北首灘面築壩堵閉。內自夫十五堡。縷隄北面起。至大壩尾止。築南壩圈堰。長一千二百二十二丈。又自北隄尾起。由東轉南至夫二十四堡。縷隄止。築北壩圈堰。長二千七百三十六丈。中間堵合柴壩。連壩基長一百五丈九尺。又自南壩圈堰。于家莊前起。至南三壩尾止。築圈堰。長七百丈。又築南二壩尾圈堰。長二百七十丈。中築柴壩。連壩基長一百十五丈。又自三北壩尾起。至北圈堰

止築壩尾隄長二百三十八丈。又於南園堰之西築挑水壩長二百七十六丈。嘉慶十八年自三南壩基東至北園堰築重隄長三百四十七丈。又自挑水壩至北大壩後築攔水隄一道長二百九十七丈。陳家浦三北壩外上下園堰嘉慶十七年後歷年鑲築埽工一百六十餘丈今皆淤閉。

十巨汛縣丞一員以阜寧縣丞移駐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皆新設管堡夫三十八名兵七十名汛地自仁和汛界岔隄尾起至海南汛十巨以下于家港止縷隄長六千八百五十丈。自上汛夫二十四堡新隄尾起至窰工尾止嘉慶十三年築外越隄一道長六百六十丈。

海南汛縣丞一員以鹽城縣丞移駐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皆新設管堡夫四十二名兵七十八名汛地自十巨汛尾于家港起至大淤尖隄尾止縷隄長七千六百二十三丈。衛灘越隄一道長一千四百五十丈嘉慶二十四年築。越隄下首二十五年又接築套隄一道長七百八十丈今接前越隄下宋家尖

至東窪直隄一千四百七十丈又宋家尖上下碎石盤頭土壩十八道又衛灘埽工四百二十三丈皆道光二年築。東窪埽工嘉慶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節建埽長三百七十五丈二尺上首九十二丈已經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九十四丈嘉慶二十年築今按越隄下首起至七巨港越隄止道光二

年接築直隄一道長九百二十五丈。七巨港至八巨港下止越隄一道長一千六百五十丈嘉慶二十二年築。隄南衛灘迤下即葦蕩右營官蕩西界衛灘南界後洋北界縷隄東抵海灘海阜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一

淮水原委一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之桐柏山。皇朝通志。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桐柏山。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其南爲太平嶺。接連而東。西接棗陽縣界。大復胎簪。皆桐柏之支峯也。有淮井。水道提綱。

東南流。經湖北隨州北界。皇朝通志。

東南流。曲曲經湖廣隨州北界之出山司。水道提綱。

又折而北。經桐柏縣東折。東流經信陽州北。正陽縣南。羅山縣北。有澗河。自信陽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折而北。依翠屏山麓。經桐柏縣城東。始折東流。曲曲一百九十里。經信陽州北境。又九十里。始出重山。有明港河。自西北來會。明港河。出信陽州西北境之回龍山。東流經州北境。至明港驛。北折而

東南流。至山麓。與淮水會。東經正陽縣南。羅山縣北。有澗河。西南自州城東北流來會。澗河。出州西南界山。三源。一出平喜關。北流。一出東南。一出其西者。並會北流。數十里。折而東流。經州城南。又東北至五里店。南折而北流。又東北至羅山西北境。北流入淮。水道提綱。

澗水。自湖北隨州。流入信陽州南。環抱州城。又東北至羅山縣界。入淮。舊志有黃土河。在州西南七十里。卽澗源也。大清一統志。

經息縣南有小黃河自羅山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息縣南有小黃河西南自羅山縣城東北流合竹竿河來注之。小黃河出羅山縣西南境武勝關之北盤山東北流百餘里經縣城東南又東流數十里竹竿河自南來會竹竿河出九里關東操山北流百三十餘里竹竿鋪東又東北會小黃河東北流經濮公山西麓北入淮其口正對息縣。

水道提綱。

小黃河在光州治前源出湖廣麻城縣分水嶺北流合恨溝入淮。河南通志。

竹竿河在羅山縣東北三十里源出窟壩山北流入淮。河南通志。

又東分二派合於光州西北。皇朝通志。

息縣稍東水分二派一東南流有光山縣北水自西南來會折東北流與一派之東北流折而東南者會於光州西北分五十里復合也。光山水出縣西南山東北流經縣北又東北至埠子口與淮水南派合又東北與北派合。水道提綱。

淮河在光山縣北九十里。河南通志。

又東經固始縣西北有南汝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百三十里經固始縣西北境汝水北自新蔡西北合舞陽西平上蔡遂平確山汝寧諸水東南流來會曰汝口水道提綱。

南汝水源出遂平縣西南境之洪山龍陵兩源即泌陽北界山也。汝水舊從舞陽縣北而南入西平。

界自元末於渦河塌斷其流，使東歸潁，於是西平靈莊諸石二山之水，明時亦塞，今水道與古全異，即名稱亦隨時不同，所謂濯灑瀦汶洙濬，亦難確鑿指證，但據時俗所見，彼次源流耳。北源出華山，扶予山，南源出中陽山，其山南之水，皆流入泌，東流九十餘里，至沙河店，東南合東北流六十餘里，經遂平縣城南，又東北五十里，折東南流，經上蔡縣南境，至汝寧府治汝陽縣北境，有斗河自西來注之，又東折東南流，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有小沙河，西南自確山縣北來注之，小沙河自確山縣西境山，東流經城北，又東南流折而東北，經府南境，入汝，又東南有吳塞河，西南自確山縣西南境來注之，吳塞河出泌陽縣東南境，東流經天目山北，東北流又曲折東經確山縣南境，山麓又東北經真陽縣北界府東南境，入汝，此水源長與南源北源相似，又東南數十里，折東流，至新蔡縣之東南，有洪河，西北自西平上蔡來會，洪河出舞陽縣東南界之筆尖山，東北流百餘里，至西平縣城北，折東南流，經上蔡縣東北，折南流，有朱里河，西北自西平南境，東南流，經上蔡南境來注之，又南經府治東北境，又東南經新蔡縣城東北，又南入汝，自元以前即汝水，又東流，經固始縣西北境，東入江。

南有光山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其南，即光州南水，西南合光山諸水，東北流來會，光州水曰小黃河，源出光山縣西南界山白沙關北三源，北流數十里而合，又北數十里，折東北流，經縣城南，有一水自東來注之，又東北分爲二派，經光州城南，又東北復合，有小水曰白露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有春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入

淮其水口正對汝口。汝口之北，卽潁州界。水道提綱。

自元末，因汝水泛溢，爲蔡害於舞陽，塌斷。故汝遂以灑水及西平縣西諸山之水爲汝水上源。縣志謂汝源出舞陽縣黑龍泉，下入八里河，東至西平縣，合水鎮北與雲莊諸山水合流。東經西平城北，又至城東十餘里，分爲二：一東南出，會流堰河入汝陽縣界；一北出，會周家泊水，東入上蔡縣界。明嘉靖中西平水斷，汝水祇上承遂平濯觀諸水，流繞府城而東下。郡人指流堰河及朱里河濯觀爲汝源，又非雲莊舊流，蓋汝源凡三易矣。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曲河，自商城縣史河，自固始縣來會。皇朝通志。

淮水勢大盛，卽折東南流，經老關巷南，又折東北流，有曲河。西南自商城縣來，史河，南自固始縣城，合石槽河來，俱會。曲河出商城縣西南湖廣麻城縣界，東北流入境，經黃蘗山，東北百餘里，經縣城西北，又東北經固始縣北，又東北與史河俱入淮。史河出商城縣東南境，松子關北山東北，曲流二百餘里，折西北流，至固始縣東南，有石槽河自南來會。石槽河出商城縣南境，長嶺關東北流百餘里，折而北，至固始南會。史河又北經縣城東，又東北經大山西麓，又北百里，與曲河俱入淮。曰三河尖。水道提綱。今按河南省歸淮諸水，歸德府陳梁沙河自鹿邑縣入渦河，下達江南亳州。以入於淮。古谷水亦入渦河。豐樂河自永城入江南境，出碭河以達洪澤湖。刺河卽茨河，自鹿邑至江南潁州府，由潁河入淮。濯水，今謂之黑河，入於刺河，以達淮。明河棟溝河皆入颍河。達淮。陳州府之大澗水，沛水皆合潁入淮。南陽府之瀾水，濠水，汝寧府之瀘水，濯水，溱水，溱水，澗水，汝州之颍澗。

水澁水皆合汝入淮。又汝寧之油水谷水，光州之柴水，申陂水，青陂水，泱水，谷河，則皆徑入於淮者也。統計河南省與淮會者共二百七十餘道。

又東北入江南界，經潁州府阜陽縣南，汝水支津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入江南界，經潁州南境南照鎮，汝水支津自西來會。水道提綱。今按淮水合汝水東注固始縣，至朱臯鎮入江南阜陽縣境，距潁州府城南一百二十里。又繞老觀港、安舟岡等村，至南照集入潁上縣境，其南岸皆霍邱縣境。

東南流，經霍邱縣北，潁上縣南，有澧河來會。皇朝通志。

乃東南流，經霍邱縣北，潁上縣南，有澧河自西南來注之。在霍邱西北。水道提綱。
澧河，霍邱縣西十里，源自棗木河，北流入淮。潁州府志。

又東南有淠河，自霍山縣經六安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有淠河南，自霍山北流，經六安州而北來注之。淠河出霍山縣南潛山縣西北境山北流，經天堂鎮西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北有曼水，河西自湖廣界山，東北流經上土司南而東北合一水東來注之。又北經霍山縣城西北，又折東北流至石埠口，有一水自東南來注之。曰兩河口。又北至蘇家埠，西折而東北流，經六安州城西北，又東北出山，北流經單家集東、馬頭集西、錢家集東。又北至霍邱縣東境，有城西河南自下，落山東北流來注之。又有清河東南通芍陂水，又北入淮。水道提綱。今按兩河口在霍邱縣南六十里。

溧水，卽泚水。一名白沙河。源出霍山縣南境。北流經縣西，繞城而東。又東北流經州城西，又北入潁州府霍邱縣界。注淮水。大清一統志。

溧水在壽州西七十里。源出霍山。東經霍邱縣至州境。北流入淮。方輿勝覽云：溧有蛟害。楚芊乙射之，遂絕。江南通志。今按水在潁州府入淮者，阜陽縣境則汝河谷河，潁上縣境則沙河、清河、大澗

河、小澗河。霍邱縣境則史河、澧河、被河、東河。沙河下接鳳陽府壽州境，被河達東河入淮。

折東北經壽州西有沙河合汝水潁水來會皇朝通志。

淮水折東北流，經正陽關北，壽州西境。有沙河上承伊陽汝州郟縣襄城之汝水，登封禹州長葛許州臨潁之潁水，滎陽以東開封以南之賈魯河雙泊諸水，自西北來會，曰潁口。水道提綱。

淮水自州西南正陽關入壽境六十里，至州城西北入鳳臺境。壽州志。

淮自桐柏縣至壽州東南流，凡八百餘里，自壽州西南正陽關東北，屈至魯家口入縣界。正陽關至此十五里，城西南五十里，南岸屬壽州，北屬縣。自此四十里，至賀家澆直城西，兩岸俱屬縣。淮自霍

邱以上，其流未盛，至壽州受兩沙河之水。土人以溧水爲南沙，河潁水爲北沙河。至鳳臺又挾兩泥而浩瀚極矣。數百里之來源，挾南北翼注之衆水，而洩之以八十丈之硤石口，其勢不暢，故每遇夏秋霖潦，萬水俱匯，則泛溢爲害。包岡阜敗田疇，壞房舍，浸城郭，往往而是。鳳臺縣志。

澧水，源出魯山縣西沒大嶺，東流經縣南。又東經寶豐縣南，又東入南陽府葉縣界，亦名沙河。漢書地理志：澧水出魯陽縣東北，至定陵入汝。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楚救蔡，與晉師夾泚，而軍注泚水。

出魯陽縣東。經襄陵。定陵入汝。與漢志源流符合。是泚水卽澠水也。大清一統志。

沙河卽古澠水。俗曰沙水。源出魯山縣西境之堯山。卽伊陽南界山。曰沒大嶺。東流合西南來之波水。又東南經縣城南。又東有達老河西來注之。魯山在縣東北。河自山西麓東南流入沙。東經寶豐縣南境。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水自縣東南之香山西南流入。又東南經葉縣。北有昆水注之。縣北有昆陽關。又東南流。有輝河西自葉縣城南來。東流注之。又東經舞陽縣東北境。汝水西北自襄城來會。又東南流至郟城縣南。曰大澠水。其上流卽故汝水也。俗總稱爲沙河。河有澠河。西自舞陽之北。東流來會。澠河亦曰澠河。首引舞陽。西界魯山。南界裕州北境之三里河水。三里河本南流入唐河者。於山中分其支津。東流出山。經葉縣南境。舞陽北境。又東至郟城。南與沙河會。共行二百八十里。按元人揭斷。故汝使東歸潁水。過其南由舞陽以達西平之路。致汝寧府所名之汝水。全非古之出天息山者。沙本入汝。又得澠河自西南來會而東。於是南北汝水。遂判然不相涉也。東經城東南。又東稍北。曲曲流經上蔡縣北界。東至商水縣西北。潁水自北來會。俗曰沙河。口水道提綱。

汝水自河南府嵩縣東北流入伊陽縣界。經縣南。又東經汝州城南。又東南經寶豐縣北。又東經郟縣南。又東南入許州襄城縣界。大清一統志。

汝水源出嵩縣西南境。南陽府北界山南源。南源曰播鼓山。東北流。北源曰老君山。東流。播鼓山西南水。卽南陽湍水之源也。老君山西。卽杏花山。又西。卽熊耳山。伊水之源也。數十里合而東北。經嵩縣南境之伏牛山北。卽古天息山也。源至此已百餘里。又東北百餘里。經伊陽縣城南。又東北五十

里折而東南流。經汝州城南。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寶豐縣北境。郟縣南境。又東南經襄城縣城西南。又東南八十里。沙河西自葉縣來會。源至此曲折已六百里。又東南經舞陽東北境。郟城縣城南。會西來之澧河。又東北經上蔡縣北界。東至商水縣西北。會北來之潁水。自會沙水以上。皆仍古道。水道提綱。

潁水源出登封縣北。中岳嵩山西南之少室山。南流經城西。有二水自西南來會。一出玉寨山。一出其南。折而東南流山中。經密縣南境。又東南經禹州城北。又東南分爲二派。一東北流。經新鄭縣南界。折而東南。經長葛縣西南。又南經許州城東北。又東南至臨潁縣東境。其南一支東南流。曰石梁河。經襄城縣東北界。又東南經許州城西南。又東南經臨潁縣北境。東南流與分支復合。凡二百三十里也。又東南有渚河。自西南來會。渚河出汝州東北境山。在登封東南。禹州西北。水東南流山中。經州南。又東南經襄城縣北境。又東南經臨潁縣西南。又東南入潁水。又東流數十里。折而南流。於商水縣西北。會西來之汝水。俗曰渚河口。又貞稍北至周家口。有滎陽東南諸水合爲一河。自北來會。水道提綱。

北汝水與潁水沙水合者。今入淮處。曰潁口。而經流概名沙河。水道提綱。
三水既會於商水縣北。折而東南流。至陳州府南界。分爲二派。一支南流。爲項城北。沈邱南之澠河。一支東南流。爲沈邱北之沙河。澠河自商水東南境南流。有支渠西達縣南境。與西北來之汾河合。其正流東南經沈邱縣西北境。汾河自西北來。東南流經項城縣城北。而東會焉。又東南經沈邱縣

城西南又東南入江南界。經太和縣西境。朝陽鎮。沈邱集之南。又東南至潁州城北。其北支自北來。會沙河。東南流。至沈邱北境。槐坊店南。折東北流。入江南太和縣西北境。折東南流。經界首鎮。稅子鋪南。輒橋集北。舊縣集西。又東南經縣城東南。鎮至州北境之茨河埠。有茨河自北來。會。又東南與颺河會於州城北。又東折而南。至八里塚西。又東南經潁上縣城北。又東南至正陽關之東北。淮水自西南來。會曰潁口。沙澗分流三百里。復合。實汝潁也。俗於潁州而下。概曰沙河。沙河澗河之名。彼此紛然。以時俗稱呼相沿已久也。水道提綱。今按鴻皇朝通志及各志。均省作澗。

潁州沙河在城東門外。東南流入淮。卽潁水也。按唐會要云。元和十一年。置淮潁水運揚子等諸縣。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邱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澱河。三百里。輸於鄆城。得米五十萬石。考之臨潁志云。楮河在縣東南十五里。卽潁潁水源出。登封縣潁谷。流經本縣東南。至清水鎮。入沙河。達於淮。鄆城志云。澱江渡在縣西一里一百步。卽沙河也。是則沙河卽潁水明矣。江南通志。

滎陽水出縣南境諸山。山脈自鞏縣汜水南界相連。而東有無數小水。北流合爲一。東北流經滎陽縣城東。又北流十餘里。折而東曰索河。卽古京索地。東經河陰南境。有京河西南自瓦礫泉來。會。又東經滎澤南。有須河南自山中數源合而來。會。折東南流。經鄭州北。有東京河。西南自山中東北流。合一水來。會。水勢始漸盛矣。自汜水以東。凡南岸諸山泉。並無北注大河者。隔於河隄。引流成渠。自滎陽有索河。北流東折。經河陰滎澤南境。會南來之京河。須河。又東經鄭州北。會南來之東京河。又

東南會南來之磨河。卽古溱洧諸水。今總名小賈魯河。又東南有欒河。自南來會。又東南經中牟縣北。自此以下。俗曰賈魯河。又東南至開封府西南境。朱仙鎮之西。十餘里。折南流。經通許縣西境。尉氏縣東境。又南流。折而東南。至扶溝縣北之李家潭。西南有洧川縣。雙泊河自西北來注之。雙泊河源出密縣南山。東南流。經禹州北境。東至新鄭縣城南。稍東有黃水河。西北自山中東南流。經新鄭縣城東來會。折而南流。至長葛縣西北境。又東流。經城北。又東流。經鄆陵縣北境。又東南。經扶溝縣城北。東入賈魯河。又東南八十里。折而西南數十里。又折而東。經西華縣北而東。又南流九十里。至周家口西南。潁汝自西南來會。水道提綱。

按元賈魯所開河。在儀封縣黃陵岡南。故道湮沒。今所云賈魯河。卽宋時之蔡河。故道府志云。沙河一名賈魯河。又名小黃河。受京須索鄭諸水。經朱仙鎮。呂蒙潭。至扶溝者。是也。大清一統志。

惠濟河。卽汜水也。自中牟縣西十里鋪。出賈魯河。經祥符陳留杞。入歸德府睢州柘城。至江南亳州。下達於淮。乾隆六年。命查勘河道。開濬兩岸。賜名惠濟。二十二年。復挑濬深通。永資利賴。按河道舊在中牟縣十五里堡。二十六年。因黃水漫溢。淤成平陸。二十七年。西十里堡。改建滾水壩。二十九年。因壩底高出水面。河身淤塞。不能分洩。賈魯河之水。改建石閘。大清一統志。

惠濟河上承鹿邑賈魯灘。自安家溜入境。東流三十里。入渦。卽今之兩河口。乾隆二十三年。奉文。委桐城縣縣丞高偉疏濬。亳州志。

又東北有東肥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淝河自西北來會。水道提綱。
又東北有芍陂沿河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壽州北有芍陂沿河水自東南來注之。芍陂塘在壽州東南周數十里其西南支津西南流合清河西北入淝水其西北支津西北流曰沿河經州城東北又西北經兩山入淮。水道提綱。

肥水在鳳臺縣北自廬州府合肥縣界西北流入至肥口北入淮。俗曰東肥河。大清一統志。

夏肥水任鳳臺縣西北自潁州府潁上縣界東南流又東南入淮亦曰西肥水。大清一統志。

淝河爾雅同出異歸曰肥後加水旁爲淝其在潁郡者二一北淝河在蒙城縣渦水之北宿州龍山湖之水也東流過懷遠縣入淮一西淝河漢書地理志所謂夏淝水也自河南鹿邑之孟家橋入亳州境橋以上西北來者爲練溝河直北來者爲清水河上流同出於渦河而統會於孟家橋自橋以下始名淝東南經太和之淝河口又東南經亳州之龍德寺阜陽之苗家集潁上之金溝紆回曲折於潁郡之四邑而後至鳳臺縣硤石口西入淮淝水濼繞處卽爲村疇居人皆植柳積柴養魚方言謂之魚滬卽詩潛有多魚之潛也水不能直流漸致淤塞雨潦輒泛溢爲患乾隆十三年發帑疏濬並將通於淝河之宋塘河通於宋塘河之茨河及北淝河茨河一並深通卽以土積兩岸築隄禦水沿河之水患始平又有東淝河不在潁州境發源合肥縣之紫蓬山分水嶺西北流二百里繞壽州城北西至八公山下入淮潁州府志。

淮東北流至城西北肥水合衆水自東南來入之謂之兩河口卽東肥河至壽唐關西經烟龍山

下。屈而西七里。至硤石口。屈而北。夏肥水合衆水自西北來入之。卽西肥河。乃北出兩硤間。謂之硤石。過硤石一里。曰新河口。左合夏肥水支津。殺硤石之湍流也。鳳臺縣志。

艾東北有廬州府北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水。東南自廬州府北來注之。水二源。出六安州東南龍穴山。一出大尖山。皆東北流。經官亭鎮西。曲曲出山。經廬州府西北境。二百餘里而合。北流經伊家集東。又北至北鎮鎮南。有清洛澗水。東北自定遠來會。又西北流百餘里。經兩山。又西北入淮。水道提綱。

又東北經懷遠縣城南。有天河自南來注之。水道提綱。

濠水。今謂之天河。出鳳陽縣歷山西之雙尖山。猴尖山。謂之大澗。按濠水之源。方志皆無確言之者。今特就目驗者。悉之大抵源之大者。惟大澗。其遠者則十里溝。溝水出歷山之北。西北流五里而合三澗。二澗水俱出歷山西。合流後又北流三里而合十里溝。又西北流八里。過胡家橋。而水始大。自大澗以東。皆鳳陽境也。又西北會金家澗。其下流則皆在縣境矣。懷遠縣志。

天下名勝志。懷遠縣入淮之水。自渦而外。有天河洛河等。凡十二所。按此則天河之名。自明已然。懷遠縣志。

懷遠縣志。又有潁河在縣西六十里。亦自蒙城縣流入。至縣南歐村入淮。大清一統志。

潁河源出鳳臺縣西北境之王家集。曲折東行九十餘里。會黑濠河之水。至縣境之七步嘴。入湯魚湖。湖水東行十四里。至尹家溝。折而南行一里。注於淮。按潁河入淮。在洛河之上。懷遠縣志。

洛水自廬州府合肥縣界北流入經定遠縣西九十里與壽州接界謂之接澗水又北流至懷遠縣西南七十里入淮又謂之洛澗大清一統志

洛水在懷遠縣南七十里自定遠之清洛澗流經壽州至縣境入淮亦曰洛澗注淮處曰洛口江南通志

洛河源出定遠西境之莫邪山西南行三十餘里其流始大折而北行二十餘里至北鑪橋鎮又北流七里而入縣境懷遠縣志

沙水在懷遠縣西南十里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經荆山之麓南入淮俗曰沙河亦曰茨河又名黃河大清一統志

茨河在蒙城縣南五十里源自潁上諸湖回繞邑境東注於淮江南通志

欠河在城東南八十里首受清游湖水東南流經花溝集公雞寺至輒橋寺入蒙城縣界東南流入淮案水經注言沙水分爲二水其北流者至譙城側入渦矣其東南流者有章水矣於章水下又云一水東注俗謂之欠水其卽此欠河歟亳州志

欠水亦曰茨河經蒙城縣棗木橋入境河之南爲蒙城鳳臺境按欠水見水經注乃沙水正流而古志書無及之者蓋沙水分歧出者多遂致迷謬懷遠縣志

經懷遠縣南有渦河亦名西肥河自河南太康縣鹿邑縣經江南亳州分二支一經太和縣潁上縣至壽州來會一經柘城縣鹿邑縣過亳州蒙城縣懷遠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澠河自西北來注之。此澠河與前澠河由一水而分流也。澠河出河南太康縣東南東流數十里。一支南流二十餘里。又分二支。俱東南流七十里。經鹿邑縣南境。又東南入江南界。經亳州南境。又分爲二。一東北至州東南之義門集西。東會澠河北派。俗曰十字河是也。一東南流。經太和縣北境。又東南經潁州北境。曰澠河。又東南流。經潁上縣北境。至壽州西境入淮。一支自太康東流。經柘城縣南境。分爲二派。南派東南經鹿邑北折東北流。北派至柘城東南。有舊黃河起睢州西北。東南流。合西來州南一渠。又東南折而南。經歸德府西南境。南經柘城東境。又南來會。此澠河之上源也。又東南與南一支復合。而東經鹿邑東北境。入江南界。東南經亳州城。北折東南流。至儀門集。南支有支津。曰十字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曰澠河。至雒河壘北。有雒河。自北來會。又東南經蒙城縣城北。又東南經懷遠縣北。又東南入淮。雒河上源曰澠河。水道提綱。

渦水。卽蔡水分流。自太康縣北。東南流。經淮寧東北。入歸德府柘城縣界。渦水。自陳州府太康縣流入。經柘城縣南。又東經鹿邑縣北。又東入江南亳州界。渦水。自河南鹿邑縣流入。經亳州北。又東經蒙城縣北。又東入鳳陽府懷遠縣界。三國。魏黃初六年。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渦水。俗曰渦河。在懷遠縣北一里。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又東入淮。謂之渦口。大清一統志。

蒙城縣渦水。自亳州東流。入縣西境。經狼山。過禮城。至縣城北二里。又東出懷遠縣渦口。至荊山口入淮。渦河。爾雅曰。澠爲洵。郭景純注。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也。本作澠。省文爲渦。義取旋流也。源於豫省通許縣。南至太康鹿邑。睢州之舊黃河。繞柘城而來會焉。東流入亳州境。又東南遶蒙城。過懷

遠入淮。許氏說文以爲出狼湯渠。水經注陰溝始亂。狼湯終別於沙。而灑水出焉。灑水受沙於扶溝。縣漢志爲狼湯。南曰狼湯。北曰浚儀。卽汴河也。今汴河不通。渦河考元大德間黃河泛溢。自通許分流。一支由陳州合潁。一支分渦河。則通許而上。必有流可通。故引黃而南注也。至賈魯疏汴。自朱仙鎮至周家口。合於潁水。渦河與汴河遂各爲一支。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又經陳留入渦口。宏治二年。命侍郎白昂導河。由渦入淮。六年。平江伯陳銳鑿孫家渡。及賈魯河。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潁壽諸州邑。合渦入淮。正德四年。侍郎崔巖濬孫家渡。引水達渦。以殺水勢。八年。侍郎趙璜疏亳州河渠。崇禎十五年。河決入渦。終明之世。渦時爲黃所奪。國朝順治元年。黃河復故道。嗣後沿河隄防。歲加修築。亳州蒙城之間。黃流始絕。而渦河遂爲安流。潁州府志。

渦河上自河南省鹿邑縣入州境。懷家溜東流。經城北北門。又東經釣魚臺。又東南經白龍王廟。至雒河集草橋。出州境。入蒙城縣界。在境內一百四十五里。按渦水之源。出於陰溝。陰溝源出於河之濟陰溝。又首受大河。則渦水本與河通。又自鹿邑賈家灘至州。兩河口亦係黃流故道。亳州志。渦河自蒙城縣之雙澗集。古渦陽城也。南行十七里。至宜村集。又東行四里而入縣境。懷遠縣志。

又東北有北肥河。自宿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肥河。自西北來注之。肥河自宿州西境兩渠會。東南流二百六十餘里入淮。水道提綱。北淝河在蒙城縣北三十里。東流入鳳陽府懷遠縣界。北淝水源出宿州西南龍山湖。與潁州府蒙城縣接界處。東南流經懷遠縣北十里入於淮。按水經注。淝水本入渦。而今水自入淮。蓋其流

變矣。大清一統志。

北肥河自蒙城之烏家集南。古瑕城也。東南至小瓦埠集東。而入縣境。至沫河口入淮。懷遠縣志。

又東有龍子河。自鳳陽府鳳陽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至長淮衛小蚌埠之南。有龍子河。自西南來注之。龍子河二源。出鳳陽西山中。合北流入淮。水道提綱。

又東經鳳陽府北。皇朝通志。

折東北至衛城北。折東南流。經鳳陽府城外北境。稍東有濠水。自南來注之。水出府城東南山北流。經府城東北山入淮。水道提綱。

東濠水。在鳳陽縣東北二十里。匯縣界之西濠水。南濠水入於淮。按東濠水凡三源。其出於陽亭。

北者。元和志府志皆云出濠塘上。其一與西濠同出鳳陽縣之莫邪山。東流至昇高橋入東濠水。縣志亦謂之西濠水。其一出鳳陽縣之離山。東流與諸山之水會於射子口。入東濠水。縣志亦謂之南濠水。又按舊志。臨淮縣初爲東西二城。東濠水自縣西南入城。自縣東北出城入淮。所謂經小城而

北者也。宋時連南夫作守。決濠水自城西徑入於淮。今水道復淤。改由新石橋入淮。大清一統志。

今按水至鳳陽府入淮者。壽州境則清河。鳳臺縣境則東澗河。西澗河。濕泥河。黑濠河。懷遠縣境則簪河。天河。黑河。再河。茨河。渦河。北澗河。澗河。鳳陽縣境則龍子河。西濠河。東濠河。石燕湖。花園湖。下

接五河縣境。泥與再音同。濕泥河當卽再河之訛。

又經五河縣南。有滄河水自河南永城縣。分支經宿州來會。皇朝通志。

經臨淮縣城北。又東北流至小溪口。西折而北。經五河縣南境。有南湖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至縣城南。滄河水自西北來注之。滄河自河南永城縣西南境。奮鄆縣城西北之渾河集。東南流。經蕪城西。又東南至縣南境。分爲二派。其南派西南流入江南界。經亳州東南境。爲雒河。至雒河集入颶河。又東南經蒙城北。又東南至懷遠東入淮。其一北派。東流入宿州西北境。東南流經南平集北。宿州南境。又東南經固鎮驛南。又東南有潞河。自西來會。潞河自宿州南境。東南爲長湖。又曲曲東南流。歧爲二派。又東流復合。東北流入滄河。滄河又東南流。至五河縣城西南入淮。水道提綱。

漢書地理志。沛郡浹侯國垓下。高祖破項羽。應劭曰。浹水所出。南入淮。後漢書郡國志。沛國浹。有垓下聚。蓋卽西漢浹夷侯周舍之所封。見漢書王子侯表。東漢許慎爲浹長之所治也。見後漢書儒林傳。江南通志載。浹水在靈璧縣東南。入於淮。循名考實。靈璧南鄉。無所謂浹水者。今案水經注。究其源委。乃知古之浹。卽今之滄也。酈注言。浹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浹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浹水又東南入於淮。通志云。蘄縣在宿州南四十里。秦置。陳勝起兵於蘄大澤鄉。卽此。又云。穀陽故城在靈璧西南七十五里。漢置縣。又云。連城舊縣在靈璧縣南。魏收志。穀陽郡首領連城縣。齊周時廢。據此諸說。今宿州南蘄縣集。卽古之蘄縣也。靈璧固鎮南土城。卽古之穀陽城也。魏收地形志。穀陽郡治穀陽城。太和中置鎮。穀與固北音相近。固鎮當是穀鎮之誤。而靈璧舊志謂固鎮卽固陵。考史記高帝紀。晉灼及師古注。皆以固陵爲固始。漢地志

屬淮陽國今屬河南光州固鎮東南連城集。卽古之連城縣也。滄河從蘄縣集東南流七十里至固鎮土城北。又三十里至連城集北。又十五里至濠岡。濠岡當是洩岡。其地高阜。正臨滄河南岸。地名與水道如合符節。則滄之爲洩也無疑矣。獨其所謂洩縣故城者。未知所在。通志載洩縣故城在靈璧縣南五十里。又引魏收志云。穀陽郡連城縣有濠城。卽漢洩縣地。遂以今之濠城集爲漢洩縣故城。誤矣。酈注言洩水東南流。至洩縣故城北。則洩城在汝水之南可知。今濠城集在滄河北四十餘里。與酈注既不相應。且以洩城與垓下并而爲一。亦與漢志洩有垓下聚一句文意不相似也。今之濠城集。卽古之垓下聚。是無疑也。漢志言洩有垓下聚。水經注亦言縣有垓下聚。玩有字之意。則垓下與洩城自是兩地。不得并而爲一也。且今濠城集四面並無土城。惟東北有土臺高丈許。周圍不過一里。其非洩縣故城。益可知。已竊疑今連城集北有兩土城相比。正在滄河南岸。其東南濠岡亦北臨滄河。連城則有城可據。濠岡則因洩得名。所謂洩縣故城二者。或居其一。大抵淮北州縣。每當割據之世。城郭邱墟。人烟斷絕。兵燹而後。文獻無徵。以譌傳譌。相沿失實。卽如洩在淮北。濠在淮南。濠水有二源。並在今鳳陽縣南山中。東源在濠塘山。西源出莫邪山。至昇高橋合流。東至臨淮縣城西。有石絕水。謂之濠梁。卽莊子觀魚處。北流入淮。雖相隔祇此一淮。而水之源流判然各別。何乃南北相混。以洩爲濠。穢史已然。無怪後世矣。魏收地形志。連城縣有濠城。洩水。濠卽洩也。濠卽滄也。收北人。此地。在南北邊界考之。弗詳耳。又按張文端河防志云。滄河源出河南永城縣馬腸河。東流經宿州。過靈璧固鎮橋。至五河縣南入淮。此據鳳陽府志也。所謂馬腸河者。蓋卽蘄水上流。洩首受蘄。

斬首受雎。永城睢河久淤。故斬無所受。然志載宿州以下。澮河之源流。與水經注洩水無異。安得謂其有兩水乎哉。夫洩之譌爲濠也。聲之似也。猶濡水之譌爲灤。漢志遼西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讀若難。後訛爲灤。以聲相近也。邳水之譌爲汭也。洩之變爲澮也。義之通也。交與會一義。康熙字典。澮又音滑。兩水合也。猶黑水之變爲瀘。禹貢錐指云。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橋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漢中山盧奴縣有黑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充盧水爲黑水之切證也。引洩水之變爲長蘆也。水經注。衡水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洩水注之。又云。衡水自堰分爲二。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洩之名也。按長字之義。與引相通。蘆卽葭耳。雅俗異音。古今異趣也。澮河自固鎮以下。寬二三十丈。深二三丈。不等。境內河道之最通暢者。上至蘄縣。寬深減半。再上至永城境。淺窄不能過舟矣。明萬歷間。河決單縣之黃岡口。歷久不塞。復決其上流。蕭家口。全河奔潰南下。繇澮河趨固鎮入淮。今澮河兩岸高灘中。有沙洲數處。皆黃水經過所致。父老猶有知其故者。每歲夏秋水發。淮漲於下。則澮漲於上。固鎮橋面水深三四尺。河灣窪地被淹。下流順河集一帶。漸進五河口。淮水倒灌。受害尤甚。然無法可治。惟俟其消退而已。靈璧縣志。

澮河在縣治南門外。源出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馬長河。東流經宿州。過靈璧縣固鎮橋。至縣南。入於淮。舊在縣治南一里。兩岸陡峻。嘉靖二十二年。水漲沙淤。徙於北澮。五河縣志。

鳳陽府志。澮河源出宿州之仁義鄉。東流經靈璧縣入淮。通志同。今境內澮河。西自宿州界之喬家。

莊東至周家渡。又東至新馬橋。東入於滄。不見其入淮也。考張文端河防志。凡淮河南北之水之入淮者。雖小必錄。亦並無懈水入淮之文。蓋府志誤也。河身久淤。夏秋雨集。水面寬二三里。至新馬橋匯爲巨浸。風濤相激。舟渡甚險。蓋懈水入滄。滄漲則懈不能消。若冬春之間。固可褰裳而涉耳。靈壁縣志。

宋咸淳置五河縣。以沱滄濳潼四水合派於淮。故名。五河縣志。

又東有沱河。自羊城湖來會。皇朝通志。

於城東南有沱河。自北經城東來會。沱河自虹縣北境。羊城湖南流。曲。東南分爲二派。夾縣城東西。至南復合。又南至五河縣北境。東南爲沱河。又至東南。於城東入淮。水道提綱。

沱河。自鳳陽府靈璧縣。流入至五河縣西北。合滄水入淮。大清一統志。

沱河在靈璧縣流。至五河縣西北。合滄水。東入於淮。江南通志。

沱河在縣治北二里。源出宿州紫蘆湖。經靈璧縣東南。至縣西北。合滄水。東入於淮。五河縣志。

分二支。一東北爲潼河。一東流復合。皇朝通志。

淮水東北分爲二派。一東北爲天井湖。南北五十餘里。其東南爲二支渠。曰潼河。一東流至朱家莊。北與二渠復合。水道提綱。

潼水在州西。俗曰南潼河。縣志。南潼河源出羊城湖。環縣西門。東南流。經五河縣入淮。有響水潭。潼汴合流於此。大清一統志。

潼河在五河縣治東三十里。源自虹縣通沱河。經天井湖。南至鐵嶺嶺入淮。江南通志。

潼河在縣治東三十里。源出虹鄉羊城湖。通沱河。經天井湖。南至鐵嶺嶺入淮。北至虹鄉石礮子。亦入淮。五河縣志。

天井湖在五河縣東北二十里。與州治界。江南通志。

天井湖在縣治東北二十里。源出舊虹羊城湖。經界溝集石蠟子。南匯於湖。西即天井岡。岡傍武家莊。前有井。南爲淺湖。北爲深湖。二水相連。均爲天井湖。西與沱河通。東爲鐵嶺嶺。屬泗州地。東西長十三里。南北約九里。湖水向從東南鐵嶺嶺石山麓。由峯山湖東入淮。今湖口淤塞。南灣玢嶺衝開一口。水直至浮山脚下入淮。五河縣志。

濼河在縣治南三里。是南湖東流入淮處。昔年低凹。南大壩卽坐其上。黃水淤後。地轉高平。湖水出入俱行黃家溝。而濼河無跡矣。五河縣志。今案濼河及南湖二水。均於嘉慶年間淤塞。

有池河自定遠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爲女山湖。至雙溝鎮西折而南流。有一水西南自上店鎮來注之。又南六十餘里。有池河。西南自定遠來注之。池河源出定遠縣西北喜羊山。南流折東南。經縣城西南。又東流百數十里。至池河驛北。折東北。流經三界鎮北。又東北有潤溪。自東南來注之。折西北。流百餘里入淮。水道提綱。

池水在定遠縣東南六十里。自廬州府巢縣流入東北入泗州界。大清一統志。

池河在盱眙縣西。自定遠縣界流入。北注於淮。江南通志。

又東經盱眙縣北。泗州南。皇朝通志。

淮水又折東流五十里。南岸迤東尙有小山。經盱眙縣城北。泗州城南。淮水自五河縣以下。廣闊同黃河。至盱眙縣北。更闊十餘里。爲洪澤湖。首泗州。宛在水中。四面皆水。盱眙與南北相望。但隔一渠。其西南及縣東南。尙有小山耳。水道提綱。

淮水自鳳陽府鳳陽縣流入。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州南。與盱眙縣分界。又東北入淮安府清河縣界。大清一統志。

東北匯爲洪澤湖。皇朝通志。

自泗州東北爲洪澤湖。有老子山在湖口。當泗州之東。近南岸。水道提綱。

洪澤湖在山陽縣西南九十里。洪澤鎮西長八十里。淮河匯入其中。毗連清河桃源。與泗州盱眙境相接。湖之東岸卽高家堰。爲兩河之關鍵。宋史神宗紀熙寧四年。開洪澤湖達於淮。又馬仲甫爲發運使。自淮陰經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漕運考。洪澤湖在山陽西南九十里。自東北而西南。迤邐滂湃於山清桃泗。天長高寶之間。此湖往代三之二。皆民田。自黃河潰決。全淮壅注。不得暢流入海。漫衍四及。遂爲淮鳳間一巨浸。其中猶有洪澤村。寥寥民居數十。浮沈於洪濤之中而已。其廣袤約數百里。西北隄曰歸仁。所以障黃河。睢河及靈芝諸湖水之北入。東南堰曰高堰。以障淮流之東出。務使之全注清口。以匯黃入海也。大清一統志。

洪澤湖在山陽縣界。合泥墩諸湖爲一。上承鳳泗諸水達清口。會黃河入海。又引入運河。濟漕注於江。乾隆四年。奏准洪澤湖發源桐柏淮泗及七十二谿等處。問歲冬春。河臣會委大員。將河形水勢。通塞衰旺。以及分支合流。可引可截。各情事。詳細勘明。豫爲酌定。大清一統志。

洪澤湖在府西界。山陽清河桃源盱眙四縣。本名洪澤鎮。當淮水下流。左右有數十湖。匯而爲一。土人統名曰洪澤湖。泗州城陷於其中。其東南爲淮揚兩郡。高堰之設。所以障此水也。江南通志。

洪澤湖治西南九十里。山陽清河泗州盱眙四界相連。本古淮浦縣地。淮水經其旁。當未成湖時。爲洪澤鎮。自淮陰達濠泗之官路也。有洪澤館。士大夫停驂之驛舍也。有洪澤村。洪澤橋。市廛商旅所輻輳也。東北通富陵湖。卽古富陵縣。後漢書稱。於明帝時。淪爲麻湖。南通白水塘。有三堰。以障水護田。堰不治。則洪澤沿淮受害。宋魏勝守淮。運糧至此。出閘。元初置洪澤屯。田萬戶。府引塘水以灌民田。明初因之。自白水塘不修。水無所制。匯成洪澤湖。民田盡付汪洋。又自元迄明。黃河往往潰決入淮。久之遂成巨浸。於是會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總爲一湖。幾與雲夢震澤相埒。西風一吼。波撼長隄。故高家堰迤南。最爲險工。漕糧運道所關。淮揚民命所係。而田之沈廢。又無論也。康熙初年。間湖水壞堰東趨。潰清水潭。淹沒七州縣。後雖高堰加築。建減水壩。以殺其漲。使正流仍出清口。然黃屢決入湖。並受黃河減壩之水。湖身墊高丈餘。又豫省祥符七邑之水。導入湖。湖非昔日之湖。而水日增。况黃淮有時。並漲清口。宣洩不及。則高堰危。自清水潭決後。繼此而潰者。古溝凡四。茆家圩一。夏家橋一。唐埂壩一。善乎張檢討之言曰。黃淮強弱不定。終難保其無事。必俟河淮分流。清口永無。

倒灌。方能復當年之舊也。山陽縣志。

康熙十二年。泗州知州李德燿修城及隄。其後淮湖泛漲。隄不能支。城遂淪陷。寄治於盱眙山。江南通志。今案據河渠紀聞。淮水西壅。壞泗州城。在康熙十九年。迨乾隆四十二年。巡撫閔鶚元奏裁鳳陽府虹縣。以泗州移治之。初改名泗虹州。旋復舊名。

湖之西北。有淮河自礪山。蕭縣。宿州。靈璧。睢寧來注之。皇朝通志。今案一統志。水道提綱。河南通志。江南通志等書。淮河俱省作睢。惟此加水旁。今皆仍原書之舊。

其西北。有睢河自礪山。蕭縣。宿州。靈璧。睢寧。東南流注之。湖自泗州之北。迤東折而北。有管公店前水東流注之。又折而西北。至鮑家集東。又西北乃折而東。而東南爲睢河口。睢河自礪山縣南境東。南流入河南永城縣界。東南經蕭縣西境。曰龍溝河。又東南有齊村河。自東北來。會齊村河。出徐州府西北。蕭縣北境。黃河南岸。大山。兩源南流。合西南流。至蕭縣東南山下。爲小湖。又西南流。東匯二泉水。又西流。合南一小水。又西入睢河。蕭縣之西南境也。睢河又南流。至餘溪口。有小水自西山來注之。又東南經宿州北境。有一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經靈璧縣北境。又東南經虹縣北境。睢寧縣南境。青陽驛南。又東南百里。入洪澤湖。自睢口而東南五十餘里。南與老子山相對。湖南北徑五十里。自此而東北。南北益廣。遂至徑百六十餘里矣。水道提綱。

睢水故汴水東流也。自陳留東至杞縣北。又東入歸德府睢州界。寰宇記。睢水在陳留縣東南五里。其後開通濟渠。而此渠廢。乾隆二十二年。修濬河南河道。大加挑濬。過流無阻。大清一統志。

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又名隄河。睢水在睢州北一十一里。州之得名以此。按睢水在梁郡。受汴入泗。漢軍爲楚所擠。睢水爲之不流。此卽其上流也。夏邑縣南二十里有睢水。經永城縣。合沙白水達於宿州。河南通志。

睢水在宿州北二十里。自河南夏邑縣白河。經州之符離。會泗入淮。其上流之支爲瞿溝。亦曰曲溝。

今案黃河自宋元以後。奪泗達淮。皆爲河。茲猶言會泗入淮。乃沿舊志之誤。睢水在府南六十里。自蕭縣流入境。又東接宿州界。江南通志。

禹貢曰。濼沮會同。南河志曰。睢水出陳留縣西狼湯渠。東北流。又東經杞縣北。又東經寧陵縣南。又東經商邱縣城南。又東經蕭縣南。又東經宿州北。又東經靈壁縣東南。流入於泗。按泗爲黃河所奪。睢水舊由宿遷縣小河口入黃。今淤塞。由孟山等湖出歸仁隄。達洪澤湖。河防志。

睢河俗稱小河。亦稱行河。屬靈壁境內者。上自霸王城西宿州界。下至板橋。睢寧縣界。約長七十餘里。中間陵子里以上。至宿州徐溪口。河形尙在。徐溪口以上。久已淤成平陸。陵子里以下。至宿遷歸仁隄。一片湖泊。不見涯涘。蓋久矣。今之睢水。非復古之睢水矣。古之睢水。來源甚少。而下流甚暢。今之睢水。來源愈多。而下流愈澀。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徐豫間。岡原陂澤之水。分流於汴泗。汴水引河。其初未有隄也。睢特汴之支流耳。自漢修汴渠。隋開通濟。於是隄以防之。宋以後黃水入泗。衝突爲患。又隄以防之。向者汴泗所受之水。悉爲橫絕。淤蓄無所。畢湊於睢。而睢乃大矣。明白昂濬歸德。飲馬池而下。劉大夏濬祥符四府營而下。引黃入睢。是時所濬。猶是睢河故道。本朝靳文襄公治河於

南岸建閘壩九座。減洩黃水。匯於靈璧五湖。流清而停濁。是時徐溪口以上。久經淤塞。斬公於閘壩下。各開引河入睢。上游置不講矣。則睢又分黃之委。而睢更大矣。古者睢河至靈璧。由孟山後東趨。小河口才百里耳。而宿遷境內。尚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俱係宣洩埽子。諸湖入泗之路。小河一口不足。以洩睢之漲。則賴此以分之。故其流暢。雖大不爲害。明萬歷間。河決單縣之黃堍口。數年不塞。總河楊一魁言。歸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入運河。勢如建瓴。可見當時睢河諸水入泗之路。不專恃小河口也。康熙中。張文端公治河。尙議開胡家溝。引睢水入黃。因其地亢。故改至老隄頭。詳見河防志。明季河決。睢寧孟山以東。睢河之故道悉淤。楊鹽陵子等里。瀦而爲湖。今楊鹽陵子諸湖。皆明時有糧之地。睢河淤斷。蹠而爲湖。國初。賸糧民不堪命。鄒平馬驢宰是邑。始以水洗拋荒。詳請豁免。於是睢水漫溢於靈虹。睢宿之境。然其下游。仍由小河口白洋河而入黃也。迨至歸仁。決而睢水南。睢水南而黃水入宿境。河溝悉爲淤墊。睢水不得不常假道於歸仁。以趨洪澤矣。夫導水之法。取道宜直。不宜紆。宜近不宜遠。孟山之至歸仁也。百里而遙。歸仁之至洪澤也。又百里而遙。其道里已倍於小河口。且睢出小河口。則以泗爲壑也。至洪澤則不得以淮爲壑也。何也。夏秋暴漲之時。淮旣挾汝潁肥渦濠池諸大川。以匯於洪澤。而東則障於高堰。北則東於清口。方且震盪衝激於其中。而不得逞。而睢適當其怒勢。不能與淮抗衡。而出故睢之以淮爲壑者。在清口之外。而不在清口之內。則其去孟山也。四百里而遙。且朱家海決口。而宿虹諸湖飽矣。烏鴉嶺之砂壘聚於歸仁。集如門限矣。夫睢合豫徐岡陂澤及黃河之水。行千里入淮。而一阻於歸

仁再阻於清口。靈壁安得不病。或曰睢之害。宿州以下並受之。奚獨靈壁然。靈較他州縣尤窪。故治河者以爲水櫃。宿居上游。睢河之寬深過於靈壁。愈下愈窄。愈窄愈淺。宿州又隄其兩岸。東西百餘里。東水歸靈。至靈而散漫四出。匯爲巨浸。其又甚則南至汴。埂北至河隄。洞庭波濤之險。起於平陸。此宿虹諸邑所未有也。故特詳其原委如左。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縣下云。睢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取慮入泗。浚儀縣今開封府祥符縣。取慮音秋慮。今徐州府宿遷縣。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狼湯渠。東流至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入泗。謂之睢口。陳留縣西卽祥符也。下相故城在宿遷縣。今一統志。睢水汴水之支流也。今自河南陳留縣東北。與汴河分流。經永城縣南。而入徐州碭山縣界。下流至邳州宿遷縣東南。而會於泗。謂之睢口。亦曰小河口。以睢水亦兼小河之名也。河南通志。開封府下云。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東流經杞。睢寧。陵。達於徐。又歸德府下云。睢水在夏邑縣南二里。經永城縣合沙白二水。達於宿州。沙水卽蔡河也。源出狼湯渠。睢河上源亦名白河。此二河今淤。鄭元慶小谷口會叢云。歸德府商邱縣南有古睢水。自寧陵縣流入。東入夏邑界。今湮。其曰穀水者。卽睢水也。江南通志云。睢水東出者曰穀水。南出者曰蘄水。鳳陽府志。睢水在宿州北二十里。源出河南夏邑縣白河。經州境東流至清河縣。會泗入淮。明嘉靖間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其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則睢河兼白河之名。由來久矣。按府志。修於康熙二十三年。曰源出夏邑。紀其近也。彼時小河口已塞。睢水過歸仁集入淮。故曰至清河縣。但不應仍言會泗耳。

睢寧縣志。睢水自宿州靈壁東流而下。入睢寧界。歷孟

山、潼郡。二里名，並屬靈壁。睢志誤也。至子仙鎮，經攔頭過廟灣，繞縣治後，再東抵高作、耿車兩地名，而盡於小河口入黃河。自天啓二年崇禎二年，黃河衝決，淤爲平陸，故道遂湮。今小河自孟山東下，歷縣治南界，由找溝而東南入祠堂湖口，俗之所謂小河者，卽昔睢水也。鮑斐英治河說曰：睢水受商邱、寧陵、永城、夏邑、豐、碭、宿、靈、虹無源之水，從宿遷白洋河、小河口入黃。前人防其入淮，築歸仁隄以捍之。順治時河決入小河口，而白洋河入黃之道遂淤。靳文襄公開民便閘，導之入淮，淮不能容，而旁洩六壩，遂爲高寶、興泰七邑之災。張文端公建安仁、利仁諸閘，束水入黃，去白洋河、小河口僅數里，地勢高仰，不能入河。今莫若相形勢，開引河，使永遠入黃，水小則助淮出清口，以刷黃水大，則清口以上，淮不能刷沙，睢爲之刷，是謂助淮刷黃之法。靈璧縣志。

睢水在宿遷縣南十里，俗名小河，自睢寧縣流入境，至此合於黃河，謂之小河口。明萬曆初，河臣潘季馴於縣南築歸仁隄，以束睢水湖水，並由小河口入黃河，以護高堰。縣志：其水易淺狹，故名小河。順治十六年黃決沙淤，遂爲平陸。徐州府志。

睢水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南有徐溪口，睢水由永城縣流經此，又東南入蕭縣界。明嘉靖中，自徐溪至永城，俱成平陸。碭山縣志。今案睢河分爲南北二股，相沿卽以南北二股名，不復稱河之本名，更有以天然開下洩水河，亦名北股河者，不知開河下水，昔南流自徐溪口入睢，乾隆八年後因形勢不便，將尾閘改由大山頭折而東南，至高皇山，出彭家溝入睢，迨睢河由徐溪口下分爲二股，開下河亦由大山頭下入北股河，由開下洩水入北股睢河，非天然開河上游，均可稱北股河也。又毛

城鋪下洩水河。本名洪河。自壩下達徐溪口入睢。洪自睢。後並稱爲洪。睢河。漸致混淆。今更以洪河爲洪。睢河皆誤也。嘉慶七年。後毛城鋪停止啓放。二十年。改於十八里屯。建滾水壩。減黃漲水。久天然開河。達於睢河。所謂洪河者。又淤成平陸矣。

其西北爲桃源縣境南岸。迤東北爲高家堰。皇朝通志。

自睢口東南折而西北六七十里。又折而東。其嘴正直睢寧東南。東徑高家堰百七十里。而東北經桃源縣南境。有小水四自北來注之。自桃源南至南岸。徑百三十里。南自老子山南岸迤東北百五十餘里。爲高家堰。水道提綱。

高家堰城西南四十里。漢廣陵太守陳登築。是時廣陵太守治射陽。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地之宜。盡灌溉之利。堰宜是時所築。宋史李孟傳。孟傳爲楚州司戶參軍。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卽高家堰也。自韓信城五里。至青墩二十里。至武家墩。又南至管家莊堰。西爲阜陵泥墩。諸湖湖西爲淮。本不相通。當日築堰以利灌溉。非以捍水患也。自河與淮合。河淮並高。於是淮水東浸。諸湖并而爲一。洪水直抵堰下。衝蕩激射。堰始危險。加高增厚。屹若長城。明世堰圯。七邑罹災。隆慶六年。漕撫王宗沐知府陳文燭始議修築。郡人丁侍郎士美爲文記之。國朝康熙初。又決。十二年。靳輔大加修治。歷數十年不壞。雍正八年。發帑金百萬重修。高廣堅固。防守倍嚴。山陽縣志。今案高堰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建石工。自武家墩至唐埂。共七千二百餘丈。雍正七年。發帑金一百萬兩。令總河孔毓珣協理河務。尹繼善加修石工。一律高堅。

爲久遠計。始於八年十月至十年六月。總河稽曾筠題報堰圩石工告成。乾隆十六年。總河高斌請將堰圩土隄一律幫寬十丈。二十二年後。至嘉慶十四年。又歷次改建。輒石工。臨湖並無土隄矣。

康熙四十二年。命於山盱汛建南北中滾水石壩三座。其天然北壩一座。仍前設立。至乾隆十六年。復命增二壩。以前三壩爲仁義禮。新增二壩爲智信。定爲五壩。并欽定開放機宜。必俟湖水十分漲。盛始於仁義禮三壩。酌開一壩。以次相度。情形酌開。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則開智壩。水勢不減。乃次及於信。其天然壩立石。永禁開放。揚州府新志。今按嘉慶十五年後。仁義禮三壩跌成深塘。不能修復。兩江總督百齡總河黎世序。因奏請於蔣家壩南山坡之地。創挑仁義禮三河。改築滾壩。一如舊制。將舊壩三處補築。土石隄工。其洩下之水。仍由舊壩引河匯入高寶湖。

乾隆七年六七月大雨。河淮漲溢。淮決高堰之古溝。千里渺然。巨浸郡屬。田禾沈沒。人畜漂溺無算。淮安府志。今案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因風暴掣卸堰圩石工。總河蘭第錫奏聞。旋命尙書慶桂。侍郎韓鏞履勘估修。應加應拆各工。並因禹王廟及侯二門兩處石堰。挺入湖心。甚屬緊要。請於隄後。圍築越堰。以作重門保障。於六十年三月告竣。今侯二門越隄一道。在高堰廳十堡長隄後。

北界爲清河縣境。爲全湖之委。皇朝通志。

其北岸。卽清河縣南之御壩。始爲全湖之委。水道提綱。

北流至清口。黃河自西來會。皇朝通志。

北流至清口。黃河西自清河縣城南來會。水道提綱。今案清河縣。今改治河南。則來會處。在縣治

西北。凡舊籍稱清河城南者皆視此。

淮河在清河縣南。自泗州流入。匯爲洪澤湖。至縣西南清口。黃河自西北來會之。又折東北。經山陽安東。阜寧三縣境。入於海。其下流今通謂之黃河。樂史太平寰宇記。淮水在淮陰縣西二百步。又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計距海甚遙。淮何得於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也。清河縣志。淮水自盱眙縣龜山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阜陵泥墩萬家諸湖環匯於東岸。又東北至縣東南五里。爲運河口。折而北五里。合大河。爲黃淮交會之衝。河自北而來。河身比淮爲高。故易以遏淮。淮自西而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故易以嚙運。病淮必至於病運者。莫如河。禦黃卽所以利運者。莫如淮。黃運兩河之樞機。實皆自淮操之。大清一統志。

與河合東北流。東分支渠。南爲運道。水道提綱。今案。明平江伯陳璘鑿清江浦河。通淮達黃。以通漕運。其運口在三里溝。百餘年後。爲黃所淤。乃別開三里新河。移運口。萬歷六年。潘季馴爲總河。遷運口於甘羅城南。然距黃淮交會處。不過二百餘丈。阻塞時告。康熙十年。以天妃開塞。乃於清河縣東腰鋪界內。支河之達張福口者。疏浚通舟。十九年。總河靳輔。又移於爛泥淺之上。乾隆二年。總河高斌。又移於舊口南。與三汊河相接。以避黃。納清運口之南向。有引河七道。上承洪湖來源。下至運口外。張家莊前會流。三分入口。濟運七分。東注敵黃。今天賜引河。及爛泥淺引河。均久已淤閉。惟存引河五道。曰張福口引河。張家莊引河。天然引河。裴家揚引河。太平引河。而全河關鍵。尤在東清架黃二壩。創於康熙戊寅。距引河尾四百二十餘丈。重建於雍正癸卯。至乾隆丙申。己亥。乙巳。屢次移。

建初皆爲東西二壩。乙巳之後始定以運口外之兜水壩爲束清壩而移東西壩於福神庵前爲梁黃壩。迨嘉慶年間先後增築新梁黃壩梁黃二壩又建重壩以資擊束皆詳見於後。

東北並流入於海。皇朝通志。

東北經清江浦淮安府山陽縣阜寧縣北境安東縣南境又東北經北沙鎮北又東北至雲梯關入於海。水道提綱。

淮肇源桐柏經信陽羅山息縣光州新蔡固始霍邱挾豫皖上游山水至正陽關與汝水合又經壽州與肥水合歷懷遠臨淮與渦水合至五河與潼濼沱滄合始由浮山礮石之間入泗州境過盱眙下至龜山北匯歸洪澤湖與睢汴二水合又經古淮陰縣西出清口歷山陽安東雲梯關歸海淮固自有淮之道未嘗與河合流也邱濬曰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則自西而東而南矣據此則舊志所稱自朱仙鎮而東南經留城趨徐邳挾泲沂直下乃元明以來河入海之道故淮運兩河從清口來與河會而河遂與淮同趨斷自有明始河防志云漢元光河溢入淮宋太平興國八年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河凡四入淮然旋復故道淮自淮而黃自黃也元泰定初河始離故道南與淮合然亦時有通阻自賈魯力捍入淮而河不復北明洪武四年河決原武南由項潁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北衝張秋入海南至懷遠東北入淮又泗州舊志云國朝康熙五年河決歸仁隄水勢衝突直逼泗境與高堰平此河決入淮之本末也而其淤清口則自明隆慶始考隆慶六年河水漲挾沙闌入清口逼淮水不得直下沙隨

波停。清口淤塞。所謂門限沙者是也。後運口亦淤梗。運道者數年。萬歷二十三年。河大溢。清口久淤。淮倒灌泗城。至國朝康熙十九年。城竟淪陷。三十八年五月淫雨。黃淮交漲。潰高堰。澱清口。淮水東注。高寶運河隄岸多壞。此黃奪淮趨病。淮卽以病運之端委也。淮雖挾七十二山河之水。到海不及二千里。其源短。河來自萬里。控引百川。其源長。長則強。短則弱。其勢常虞不敵。明之治河也。疏濬壅兼用之。始未嘗不善。而後陵夷也。故清口通塞不常。及隆萬之際。大壞。總河潘季馴謂河未易以人力導。惟以水治水。則導河卽所以濬海也。沿淮卽所以導河也。故築高堰諸決口。而淮遂出。久之復壞。楊一魁主分黃導淮之說。而淮亦出。久之愈壞。康熙三十年至四十二年。大司馬遂寧張公。秉承廟算。總理河務。築高堰。閉六壩。關清口。開七引河。凡所爲揚清抑濁者。視季馴加密。而淮遂大出。此蓄淮所以刷黃濟運之由來也。五河縣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二

淮水章履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一年奉諭。今年清水小於黃水。黃水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著趙世顯。勘明妥辦。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導流仍由北岸暢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按是時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疏濬深通。清水東注。陶莊引河水仍北流。惟黃水過盛。則溢出之水。洄旋於清口。而有倒灌之處。卞家汪以下。創建挑壩。內蓄清水。外禦黃流。使回溜遇壩而散。其勢不能上出。而清水得壩之力。暢注禦黃東下。陶莊引河不濬自通。此皆聖主親臨閱視。區畫精詳。至今守法。永賴平成也。河渠紀聞。今按下汪下挑壩。蓄清禦黃。卽兜水壩之權輿。而兜水壩又束清壩之始基也。

康熙六十年。加修自山清交界武家墩西隄。至土地廟大隄頭。攔河壩。臨湖一面隄工。長七百六十六丈七尺。江南通志。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始建清口東水壩於風神廟前。東西各一。東壩長二十六丈。西壩長二十四丈。以禦黃蓄清。按洪湖水出清口。會黃注海。分流入運。全河關鍵。在東西兩壩。黃河乘高過淮。淮不能禦。而內灌。卽以病運。黃水必使其有抵。始可抑黃以助淮。淮水必使其有餘。始可制黃而利運。權衡制宜。西壩

宜慎守以抵禦黃流。東壩但視水勢消長。以時修拆。爲蓄清禦黃之道。然其時清黃交會。猶在惠濟祠後也。迨挑陶莊引河。黃流下注周莊。乾隆丙申。移建東西壩於平成臺。又以河面寬闊。水勢行緩。至己亥年。復移下二百九十餘丈。添築兜水壩於風神廟前。以爲重門。復以黃流下注。相距尙遠。濁水直灌入運。至乾隆乙巳年。將東西壩復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加鑲兜水壩。以爲束清。如黃水過大。收窄禦黃壩口門。不使濠入。清水過大。束清禦黃一體展拓。俾資暢洩。接長東壩。以攔回溜。收短西壩。使清水直出抵黃。操縱由人。應手得力。定議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節宣有制。遵行二十餘年。黃淮各得所宜。安流無害矣。河渠紀聞。今按束清禦黃兩壩。創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謂之東西兩壩。雍正元年癸卯重建。是時亦祇謂束水壩。而無所爲束清禦黃也。乾隆乙巳之役。始以運口外之兜水壩爲束清壩。移東西兩壩於福神巷前。爲禦黃壩。

雍正三年六月。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據楊文乾轉傳聖諭。飭開賈魯河一事。伏查此河前據楊文乾在布政司任時。卽與臣商議。欲行開挖。臣思此河如果工竣。可以永遠通行。敢不亟爲奏請。隨查閱舊案。自鄭州滎陽縣起。至陳州沈邱縣止。共計十一州縣。紆回不下千里。於康熙四十五年。曾經開挖。雖題銷議捐俸工銀二萬九千餘兩。然至四十七年七月內工完。合計派之里下及通省各屬公捐。實動用銀二十餘萬兩。迨後駕船試探。其中或淺或深。不能暢行無阻。蓋豫省土性鬆散。略被風雨吹刷。兩岸所挑沙土。仍歸河道。旋濬旋淤。是亦地土使然。故不待河水衝決。而數年內深者尙有河形。淺者已爲陸地。我皇上至誠感格。河靈助順。斷無漫溢之事。然臣所慮者。新開河道。兩岸流沙。勢必漸次淤墊。而各處交通支河一

遇山水漲發。盡歸合流。又不免水去沙停。不時挑挖。而每年錢糧糜費。且查鄭州屬之楊對橋。地勢高下不等。難循故道開挖。必須另開四十餘里。方免阻隔。若向民間買地開河。已得數萬金。再加備料雇夫。建閘築壩。一切動用等項。費甚浩繁。况查康熙四十五年。費銀二十餘萬。均係派之里甲。今蒙皇上愛養黎元。諸弊盡革。若俱照民間價值。雇募採買。所費更恐不貲。此臣所以再三熟計。而不敢遽爲入告者也。今既蒙聖諭。容臣再行確查。可否開挖。另摺奏聞。殊批諭旨。

十二月十五日。總河齊蘇勒奏。洪澤一湖。乃全淮水櫃。藉以濟運敵黃。爲河防第一要區。查攔湖石岸土隄。綿長一百餘里。昔年恐湖水泛漲。隄工不能容納。是以設有滾水石壩三座。口門各寬五六十丈不等。以備宣洩暴漲之水。又查此滾水石壩以南。舊有天然土壩二道。各寬六十餘丈。亦係洩水之口。原因此地土脈甚堅。雖遇大溜奔騰。不能衝其硬底。傷其土岸。故以天然得名。此係全湖關鍵。必俟異漲時。石壩宣洩不及。不得已而始行開放者也。乃今歲夏秋。淮黃大漲。周橋一帶。攔湖石隄。出水只剩一層。工程危險。無如石壩門檻太高。不能過水。及至周橋一帶。水勢幾平隄頂。而石壩滾出之水。不過五寸。各工告急。臣念勢迫事緊。隨飭道廳各官。將天然土壩二道。盡行挖開。以資分洩。詎意此壩雖開。而異漲仍未甚減。不得已。又將天然二壩。兩邊土岸挖寬一百六十餘丈。以洩其盈滿。當時湖水平岸。儻稍有風浪。則全湖幾至不保。幸經月之久。西風從未一作湖水漸次消減。工程得以平穩。伏查滾水石壩三座。乃宣洩之要工。當此湖水大漲。不能分洩。尺許幾至誤事者。皆因創建之時。未審地勢情形。水面高下。安砌門檻太高。故臣近見皇上頒發儀器。測度地勢。於河工高下之宜。甚有準則。曾將此滾水石壩。原立門檻太高。不能

隨勢洩水緣由。請諸臣代奏。仰懇聖主。勅令諸臣。於明春查閱海口膠河之便。就近繞至湖隄。將此石壩口門。動用儀器。測度地勢。俾臣得以合高下之宜。改落石壩門檻。庶全湖宣防有準。水大聽其自洩。水小聽其自蓄。運道民生。萬年永賴矣。硃批諭旨。

是年總河齊蘇勒議稱。洪澤湖滾壩三座。安砌門檻太高。每遇湖水大漲。不能暢出分洩。將三壩門檻各落低二尺五寸。以爲宣洩之道。按是時李衛言。齊蘇勒因朱家海衝決。沙淤洪澤湖底。恐高堰難保。將天然等壩落下尺寸。致湖水力微。不能敵黃。連年倒灌清口。分溜直趨運道沙壩。水發盈溢兩岸。水涸僅存河身。其言切中事理。朱家海貼近洪湖。堵築遲以二年。下流離虹桃源州縣。多有淤地。七道引河漫淤過半。湖水不能暢出。高堰自必著重。落低三壩之檻。以洩湖水。爲一時救急之計。而忘水之愈落。而淮愈不得出也。此所謂救湯揚沸。而不計釜底之薪也。固堰盱臨湖石隄。亟疏引河。以通其流。清水奔流暢出。淤沙自去。不追原受病之由。力救其弊。而輕於一洩。塞數百萬正。供轉漕之道。豈計之得哉。河渠紀聞。

雍正四年八月。上諭。高家堰加修隄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致遲緩。著即動正項錢糧。作速估計興修。江南通志。

雍正五年。修理高堰大隄。頂上前面柴工。并加高背後土隄。一律取平。上年十月題估。是年八月工竣。江南通志。

八月河南總督田文鏡奏。豫省所屬之賈魯河一道。臣於雍正三年覆奏。欽奉皇上硃批諭旨。此事原非朕所亟欲爲者。爾之意見甚是。又奉諭旨。試再加籌度。如得便捷良法。費既不致浩繁。又可一勞永逸。自

應奏聞舉行。否則且暫止耳。欽此。臣隨卽飭行布政使會同管河道委員逐細勘查。今據布政使費金吾管河道祝兆鵬詳稱沿河一帶若一概興修未免工程浩大。况於民田無礙無庸疏濬。惟中牟縣屬天廡堡至孔家莊止地勢低窪每至雨水過多民田間有淹沒。又復環繞城邑一時難以就涸。此亟宜疏濬以資宣洩者也。據委員上南河同知劉永錫會同中牟縣知縣章兆會逐一查勘舊河身長共四千七百四十丈內除五百二十丈並無阻塞不必疏濬外實應開挖四千二百二十丈再從新河添開八百九十五丈共應開挖五千一百一十五丈則中牟縣之水可以直達祥符無阻塞之患矣。共計土十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方每方價銀八分八釐共需銀九千四百一十二兩其所挖新土均分兩岸建築小隄每方應加平鍤夯碾工價銀八釐共需銀八百五十五兩零二共需銀一萬二千六十八兩零。又士民冉克明等出具承辦認結河成之後如或淤淺情願各照河岸地畝段落丈尺多寡每歲自行疏濬繪圖造冊轉詳臣覆查開濬水利原爲民田起見况所費不及從前二十分之一又可一勞永逸自應急請興工可否照依所估銀數動撥司庫耗羨銀一萬二千六十八兩零。臣遴委熟諳河務廳汛各員協同該縣領給銀兩著於今冬農隙速卽雇夫挑挖俾水有所歸民資其利奉上諭此議甚好允係應興之役從來水利爲農民第一要務不獨中牟爲然舉凡類斯宜疏宜濬河道逐處周詳籌畫具奏以聞切毋惜費如爾地方上方有未逮朕自發帑修治。硃批諭旨。

是年大濬汝南一帶溝洫。按汝南百川濬洄上達汴洛下航吳越。縮穀九州四方輻湊。豫南一大都會也。郡國書云汝水源出舞陽黑龍泉西平棠溪雲莊山澗諸水合流入潁卽俗名洪河者也。南受仙女池。

五花澗留堰瞿瀧之水。黃酉河水注焉。汝合黃酉。上下如玦如環如蛾眉。由城西遠北轉東而南。形若垂瓠。東南受練泥方泉之水。英水溱水自西注之。逕安城入正陽縣境。東南受溧水入息縣境。澗頭曲呂西港諸水入焉。經新蔡縣官津店。北爲三岔口。南逕固始縣朱臯鎮。北入淮水。屈曲周流於汝南諸屬之境。所在溝引灌漑農田。大沾利益。自漢以來皆治之。至是大加疏濬。照業食佃力之例。勸民各依田頭開挑。初濬汝陽縣北之攔馬常溝十里十二里等溝。縣西南之魚陂馬常老官新輿除水洪河。青龍上官王莊。麥北伍屯。及古堰界汝黃宋焦秦等溝。次及縣東南大小柳魚林六乾。及桂魏楊周鳳泥官古各溝。並商尹郭楊四大溝。又次及縣東北之螞蝗六里五龍羊蹄上下柳小紫積谷黑漆陶台。及姜田焦張馬楊黃陳于張劉伊熊任葉倪等溝。自五年迄六七兩年。分年浚治。俱一律深通。加修汝河東岸蒼陵荆河黃邱各隄堰。增培高厚。以防汝漲。並及上蔡之朱馬石洋柳堰黃莊仙女茅界包葦直龍草樹蔡汜白水洪枯等河。及洋子河源官橋白馬青龍桃花南北洪各溝。以次疏導。又加修六堰。以節水勢。確山南北關郭店駐龍吳秦桂橋普濟高黃龐樓索莊等溝。正陽南北東西各路大溝。同時施工。新蔡之青陂葛陂綱陽皆瀧水之地。自漢爲富水分流。蘇港古港小岔柳林紅花馬常龍江化莊七岔樑亭及張趙李馬伍谷各港。深濬修防皆如之。至西平二十四陂。卽鄧艾築以溉民田者。茲復按保遍治。坊郭留册重渠永豐仙侶安撫王秦范二郎雲合里仁十保之上下三十六渠。義亭新豐輿賢大堰。崇教儀封樂業撫治常濟師靈洪村十一保之上下五十五渠。皆按畝計夫。均役齊力。並城南城北數十里之官道溝。一體浚治。而又疏漲盛之水。使有去路。遂平之菱角湖。周五十里。瀧水以備旱潦。境內沙河黃濟猛虎黑龍黃莊冷溝石洋萬

全龍泉秦家老戴龍潭君章岔溝陽奉劉昌三岔泥河上渠等溝渠。分別疏濬寬深。以洩兩崖之水。信陽之五里溝。土門基屯長臺馬廠等溝。皆疏濬寬深。引水入淮。凡此河溝隄堰。疏修以利農。通水尺寸。皆有法度。各工並舉。逾年悉治。顧寧人汝南水利論云。唐虞首開水土。禹軫溝洫。周蓄蓄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水。列舍水。滄瀉水。以水殄草。以涉楊芟。詳矣。鄧晨鴻郤陂。四百里。殷饒他郡。鮑昱力梁石洫。歲省費二千餘萬金。何敞銅陽舊渠墾田三萬頃。召信臣開泉瀆。起隄。關作均水約。刻石田畔。此四君者。勳銘漢鼎。血食汝水。皆治陂之力。唐張紫陂。宋高黃陂。並爲時利。自明以來。歷皆有事。翟方進決鴻郤陂水。而民失利。漢安帝以陂與貧民。日就湮廢。秦觀言汝南之陂。非特資灌溉。實一郡瀦水處也。陂廢水無所歸。遂散漫爲患。汝南溝洫同時並治。宜民之盛事也。河渠紀聞。今按汝南溝洫。實淮水上游。故備錄於此。

雍正六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稱。改修山盱滾水壩三座。卽令河兵將沿河舊存廢石運用。不須另動錢糧。今工程俱已告竣等語。此皆齊蘇勒平日實心任事。倡率屬員。而白鍾山又能遵其教令。核實辦理。甚屬可嘉。若以從前之總河官員處此。不知又冒開多少工費矣。白鍾山著交部議敘。齊蘇勒疏。洪澤湖滾水石壩三座。其北首二壩。門檻現高水面五尺。南壩門檻現高水面五尺五寸。周橋一帶石隄。現高水面止有六尺。若遇水漲六尺。卽與隄頂相平。而北壩僅能洩水尺許。南壩止能洩水五寸。所洩無幾。則周橋一帶石工。甚屬危險。臣等測量全湖形勢。若將滾水三壩之門檻。各落一尺五寸。庶尋常之水可蓄以敵黃。而暴漲之時。又得以暢洩。再先年沿河兩岸。建有閘壩等工。因未審地勢高下。多有壩身太高。不能過水。而廢棄者。其廢棄之閘壩。石塊甚屬堅厚。今若改落石壩門檻。儘可拆取添

用。不過需用搬運修整之價較赴山採辦錢糧大有節省。至甄灰等項除上面兩層之工所費無幾。江南通志。

雍正七年上諭河道總督孔毓珣天然等壩洩出之水恐其溢浸民田爾可相度動帑於壩下修築束水隄工務令各壩所洩之水悉歸湖內毋致民田被患孔毓珣遵旨勸議疏臣抵任後親往湖隄五壩之下逐細詳勘查三滾壩口門共寬二百丈湖水加長約過水一二尺至三四尺不等天然二壩口門共寬一百二十丈開放過水約至六七尺不等而原挑壩下引河二道止面寬十二丈底寬八丈深三尺至陳家莊匯合一河止面寬十二丈底寬十六丈深四尺是來源廣闊去路窄狹止可引溜歸泓不能盡爲容納全賴兩隄束水下趨以防旁溢而原築隄身止頂寬二丈底寬五六丈高六七尺不等本不高厚且陳家莊南甸等處兩隄相距闊者一百三四十丈窄者八十餘丈若止放滾水三壩隄內雖然窄隘尙可容納若值五壩齊開以三百餘丈之水下遏上壅勢必泛濫臣循隄細看若竟疏浚引河亦可引水下注但天然二壩一開水即緣隄湍逝必致河沈水底閉壩之後又虞高竇二湖之水逆湖而行轉致倒漾是疏浚引河亦非洩水之長策伏思壩下隄河原備束水欲使壩下循軌誠如我皇上聖明洞鑒必應修築隄工以束水勢俾來無漫衍去有匯歸方足固湖隄而衛田畝應請將南甸隄徑窄狹之處自南岸王家庵起至趙家莊止取灣就直改闊二三丈長三百丈另築新隄一道卽將舊隄之土挖築新隄其隄尾距湖尙有二十餘里向無隄工應於南岸隄尾馬家圩至應家集約十七里接築新隄一道北岸隄尾自周家圩至李良橋約十五里接築新隄一道再將南北兩岸舊隄按其段落平險遞爲增減一律加高培厚

庶兩隄夾束水勢。湍流無旁溢之患。自應家集李良橋迤下。去湖尙有六七里。地勢窪下。土性虛鬆。本難築隄。况此處成熟田畝無多。無庸議築。以上應築隄工。約需帑一十一萬一千餘兩。實於湖隄民田。兩有裨益。此隄向係民修。隄成之後。請飭令地方官。於附近有田之家。按田畝多寡。秉公選擇殷實老成之人。令爲隄長。凡遇放壩時。率領居民。輸流赴隄。晝夜巡邏搶護。閉壩後。如有浪窩水溝。於農隙卽爲修補。按是疏下閣臣議。准覆奏於八年正月。奉旨依議。江南運志

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諭。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堰隄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慮。是高堰隄工。關係最爲緊要。從前齊蘇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爲不若多費帑金。於隄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以爲久遠之計。庶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前孔毓珣在京陛見時。朕以此諭之。伊亦深以爲然。又曾將治河之道。降旨詢問田文鏡。而伊之所奏。與朕意不謀而合。可見高堰隄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著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有應豫備物料。卽於歲內採買。早爲豫備。再著汪隆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悉心辦理。河道總督嵇曾筠等。疏高堰山。肝廳一帶石工隄工。捍禦洪澤全湖巨浪。保護淮揚民生。蓄清敵黃。利漕濟運。最爲緊要工程。仰賴我皇上聖神天縱。洞悉全河關鍵。特發百萬帑金。加修高厚。以爲久遠之計。臣查修砌石工。必須於工外建築越壩攔水。然後施工。今小黃莊迤南。湖面寬闊。若建立一線孤隄。安能抵禦。再四思維。惟有借舊石工。連土留寬二丈。暫爲外障。俟新土築定根基。再將舊工拆起。選石添建。方資捍禦。查高堰廳屬。自六堡起至

小黃莊止。又自小黃莊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前止。應幫餞隄工。共長五千九百七十一丈六尺六寸。山旰廳屬自高良澗禹王廟前起。至古溝東壩北止。又自古溝東壩南起。至滾水壩北止。應幫餞隄工。共長三千九百三十七丈六尺三寸。又疏臣等勘核題估。除石工內現在完整者。止須每年照例於石上鑲柴搶修。足資捍禦。無容加修。其有間段底椿腐朽。石塊欹斜。每屬順砌卑矮。應建越壩。拆修加高一律堅實。又有年久風浪撞激。灰縫剝落。椿朽歪斜。脹裂傾圮者。其中雖間有完整。但向係順砌之工。襯裏甄石單薄。若於舊石之上。再加新石。上重下虛。勢難撐立。應通身全拆。重修另換馬牙梅花等椿。丁順間砌。始能垂久。至舊工根基椿空之內。向經填滿碎石。今舊椿難起。新椿難下。徒費人力。不能施工。惟有借舊石工。留寬二丈。暫爲外障。於後身開槽。釘椿砌石。俟新工築定根基。再拆舊工。選用其舊工底石。因新工灰汁未老。應留二層。以防風浪撞激。保護新工。再清水潭一壩。裏越未建石工。今應一例剝建。通共工長六千三百四十二丈九尺四寸。江南通志。按自大修串場河道。開北岸高老壩黃婦橋等渠。疏下河入海之路。濬南岸董溝白塔諸河。導運河出江之口。所以爲下河計安全者至矣。然下河流也。上河源也。上河治而下河自治。上河之扼要在高堰。睿謀宏遠。發帑大修。先經孔毓珣估定幫修土餞。陸續告竣。至是復飭淮揚道白鍾山勘估。內有間段椿朽石欹。原屬順砌卑短者。應建築月壩。拆修加高。其年久風浪撞激。灰縫剝落。底椿腐朽歪斜者。向係順砌之工。襯裏甄石單薄。應通身拆修。另換馬牙梅花等椿。丁順間砌。始能垂久。當起工伊始。大水汪洋。無從立脚。法先於工外築壩攔水。湖寬浪擊。一壩難禦。必外加椿埽。組索攏護。爲費更鉅。舊工填滿碎石。舊椿難起。新椿難下。惟借舊石工連土留寬二丈。暫爲外障。以當越壩。即

於後身隄面開槽釘椿砌石。俟新工築定根基。再拆舊石選用。其舊工底石因新工灰汁未老。應留二層以防風浪撞擊。清水潭裏越石工一例創建。以期鞏固。仰惟聖明軫念淮揚。發帑百萬。經營措置。以一堰障七十二山河之水。增一尺之高。等尋丈之用。壘丁順之石。比萬仞之牆。綢繆事先。用以成一勞永逸之大計。不獨淮揚七邑仰戴生成矣。河渠紀開。

十二月初二日。孔毓珣奏。查清口迤上。舊有引河七道。匯全湖之水。同流出口。用以濟運敵黃。關係甚重。昔緣湖水下注。直逼高堰。是以自武家墩起建築石工。而高堰與武家墩俱係迎溜頂衝。危險最甚。嗣因清水時弱。以致黃沙倒漾。武家墩下灘地漸長。外而周家灘地亦漸增淤。日積月累。高堰之頂衝移在山。肝汎內。工程險要。又非復昔日情形矣。臣乘舟溯清口而上。將各引河逐細詳勘。查天然引河與爛泥淺引河。俱已淤淺。帥家莊引河。竟淤阻難流。惟張福口與張家莊。裴家場三處引河。尙屬深通。但臨湖河頭亦覺微淺。其三岔引河一道。以周家灘嘴。節年迤邐南淤。武家墩之外。黃水灌入。沙淤成灘。此河亦漸淺窄。臣思欲求清口暢關。全在引河深通。而興工挑濬。工程浩大。輾轉思維。竊擬做照前河臣靳輔挑濬清口沙淤之意。相度上下。離河身二三丈。各挖深槽一道。俾分頭衝洗。漸次刷開。前河臣行之有效。自應做照而行。但現係水落之後。淤淺雖多。或汎水長發。勢能衝刷。臣俟來年水汛之時。再詳看黃淮交會之勢。引河出水若何。如果挖槽有益。相度舉行。詳悉具奏。奉上諭。相度妥確。然後試行。朕意謂猶非探本尋源之策。若能使淮強黃弱。勢可相敵。卽不行挑濬。亦必暢流無滯。不然徒恃此數道引河。恐湖水未必能應手濟用也。惟速將湖南一帶石工加高加厚。一律修砌堅固。俾湖水無涓滴漫溢之虞。其勢自強。自當從

清口暢流而出。可免淤淺之患矣。朕向未留心河務。據理而論。沿河方略。莫善於此。宜急爲斟酌籌畫者。毋因慎重錢糧區區小見。貽悞河防要務。殊批諭旨。

是日又奏稱。高堰山盱一帶臨湖石隄。外而抵刷黃溜。內而保障淮揚。實河工第一關鍵。臣抵任後。欽遵諭旨。帶同河員。由陸赴工。相度又乘舟沿隄上下。將隄根椿石逐加相視。查此隄南屬山盱。北屬高堰。西面臨湖。隄長一百六十餘里。自康熙三十九年興築後。至今年久。不無椿朽縫裂。根脚空虛。是以常有坍塌。臣擬將此隄。除現在石工完整高固者。無庸加修。其工雖堅實。而隄身卑矮者。卽就上。面用石加高。其椿朽石欹。鼓裂損壞者。若再加新石。上重下虛。更難經久。莫若全行拆起。另換新椿。重爲修砌。至石工原有十三層九層及七八層不等。高矮不齊。地勢不一。俱應以武家墩地勢爲準。用水平逐段測量。不拘層次。惟視南北形勢。加石一律平整。務期堅固。臣又查湖隄自北而南。共有埽壩十一座。向因內隄險要。故特包過石工。越築埽壩。以資重障。獨有清水潭一壩。外係埽工。內係石工。外壩稍有疎虞。壩內土隄卽不能抵禦。應於壩內一體加築石工。以資鞏固。又大隄背後雖經加幫。但此處土隄與石隄相爲表裏。尙有單薄之處。應爲加寬加厚。永作全湖屏障。奉上諭。此事俟汝等會同相度。詳勘妥議。摺奏到日。再降諭旨。殊批諭旨。

是月初六日又奏。高堰加築石工。欽蒙我皇上發戶部帑銀。交臣與撫臣尹繼善相度。並欽差侍郎汪漣。內閣學士張坦麟對琳。通政司右通政吳昌祚來淮協同辦理。惟是此隄工程浩大。隄身甚長。欽差四人。應否分開工段查督。抑同臣一總辦理。奏請皇上批示。奉上諭。朕命四人來意。令其監工。自當分段管理。

以專責成。其如何興修事宜。悉聽卿與尹繼善指示而行。伊等陛辭時。已曾面諭。况伊等於河務皆茫無所知。卿二人亦無可與之商酌處。但留心訪察。其行爲少覺不妥。卽行奏知。莫待貽悞後。藉口委卸於欽差二字。朕不專罪伊等也。將此諭亦令尹繼善知之。祿批諭旨。

是日又奏高堰加築石工。欽奉聖諭。令將應用物料歲內豫備。臣籌酌辦理。候撫臣尹繼善到日。再行會商。但撫臣來淮遲速未定。今將臣所擬辦理緣由臚列。先行奏請皇上指示。一石料應先採也。河工石料向來採覓於徐州山中。與盱眙縣潤溪地方。臣擬先行分委幹員前往採辦。又恐石多匠衆。委官未能彈壓。在徐州採石者。擬添委淮徐道往來查催。在盱眙者。擬令河工學習內閣學士西柱督催。一運石船應打造也。民船艙深板薄。不能載石。必須另造。臣擬於道庫內先動銀兩。給發辦石之員。卽令一面打造船隻。雇募水手。以資裝運。統於辦石項內銷算。一裹輒宜豫燒也。石隄裹石之內。例用襯輒。臣擬委員先往備貯。至石灰一項。恐先燒走性。俟將用之前。委員燒運。一葦柴宜豫備也。石隄損裂外塌者。勢須拆砌。另釘椿木。但必於湖內捲埽築壩。厚水乾後。方能興工。臣擬先期委員購備柴料。一椿木鐵具宜豫購也。臣擬委員於蕪湖乍浦等處採買椿木。又擬委員於山西等處製造應用鐵錠釘銅汁鍋等項。一石匠宜豫募也。石料陸續採取運工。而石工鑿鑿需時。臣擬有石到工俱先開鑿。平整堆貯。以便臨時取用。一興工宜相時也。隄工需石甚多。一時不能運齊。轉瞬桃汛水發。築壩修隄。壩身不能穩固。儻石工一經拆動。關係匪輕。臣擬將各料物豫備完整。於明年霜降後。一齊動工。儻庶汛水可以無虞。而一例興工。亦免曠日持久。一委官應擇人也。此隄工大費多。必得殷實之員。實心任事。臣已另摺奏請。

皇上揀發其効力官員中。臣亦現在分別選擇。惟經管黃河工程廳員。本有汛地修防者。臣擬一概不行調委。一甃灰椿木并雜料宜委總催也。辦理石料已擬委員。其椿木甃灰雜料等項。與招覓夫匠。不可無大員督催。臣擬委淮揚道白鍾山綜理其事。以上各條。是否有當。奏請聖主指示欽遵。至戶部帑銀。諒即可到。但料物應早豫備。臣擬於河庫內先借銀十萬兩。分給委員。早爲採辦。俟帑銀到日。卽行還庫。合並奏明。奉上諭。朕已有旨。命於江南鹽藩二庫撥銀百萬交卿等採辦物料矣。庫帑解到時。卽分委能員採辦齊備。於來年霜降後興工。覽一齊動工。儻竣之議。甚是。至選擇河員一款。將汝另奏之摺。抄發該部查議。奏覆降旨。其總催之員。照卿所奏。專委白鍾山綜理。甚屬妥協。硃批。諭旨。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孔毓珣尹繼善奏。高堰石工。臣等籌度修理。於正月初三日。同赴高堰一帶。細加相度。自武家墩起。至小黃莊止。地高工固。無庸加高。惟內有脹裂欹斜者九段。應行拆修。又查自六堡至小黃莊止。大隄背後土隄。應加幫高寬。以資堅厚。內有侯二門等四壩。舊有石工原屬卑矮。年遠椿木朽腐。應行拆修。比照高堰石工。一律加高。又自小黃莊至山盱古溝東壩止。現今石工地形低窪。且歷年既久。底椿朽腐甚多。必須通身拆起。換椿加石。高與隄面相平。第修砌石工。必先建築越壩。以攔湖水。然後可以施工。今議做照從前高堰修砌石工成例。將舊有石工。連背後土隄。共寬二丈。俱留不動。以代越壩。於此二丈後。開槽釘椿砌石。俟新工立定根基。再將外護舊石。逐漸拆起。攙搭選用。但退進二丈。則舊日隄身較他工單薄。是隄頂挖槽。更須慎重。查土隄之後。有應加幫裏戩工。亦宜加築高寬。以資內護。內有清水潭裏越隄。原係土工。應用石改建。使一例完整。又自古溝東壩以南。至滾水南壩。石工地勢本高。現

在堅實。無庸拆砌。亦不用加高。內有椿歪石欹處。共計八段。應一體修固。其大隄背後土隄。自古溝東壩起。至滾水北壩止。亦應幫築高寬。以資堅厚。以上各石工。約估銀八十二萬餘兩。應幫土工。約估銀十五萬餘兩。通共約估銀九十八萬餘兩。自宜協力趕築完竣。但所用石料。採辦需時。且三汛內。水勢長發。亦未敢輕拆舊工。再四斟酌。與其動工待料。不如料足興工。已經選擇幹員。各處開山覓匠。上緊辦料。於秋汛後。併力開工。至土戩急宜先築。現在委員於開印後。分段修築。土工務期夯礮堅實。一律寬厚。幫護石隄。捍禦波浪。奉上諭。朕不惜百萬帑金。以衛民濟運。工程當務久遠堅固。一勞永逸。此外即再增數十萬兩。亦不爲多。若因省小費。致誤大計。則所費百萬。仍屬虛用也。隄工卑矮之區。固應增高。而單弱之所。尤宜加厚。可再詳加相度勘視。切勿胸存小見。凡有卑薄。以及傾圮處。悉將隄身拆砌。務令自頂至底。一律堅實。期於永久獲益。所需錢糧。不必限定此數。切諭至囑。至所奏查估工段採辦石料築土代壩等項。事宜俱屬妥協。照所議行。硃批。諭旨。

四月十三日。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江南清口淮黃交匯。有關運道民生。上年秋汛極大。清不敵黃。深厯聖念。仰蒙頒發帑金。加築高家堰石工。瀦蓄清水。逼溜刷黃。誠爲萬年底定之計。臣因淮水出湖。既須激射衝流。以壯其勢。而上源諸水。亦必暢匯入淮。以成其大。然後奔騰直注。所有歸淮各河。自應逐處勘明。經臣覆摺奏聞。當於雍正七年十月內。分委同知通判各員。分往南汝開歸四府六州等屬。將所有歸淮河道。一一細查。有無淤淺阻塞。確勘明白。卽飭地方官疏浚具報。茲據該同知等勸覆。臣謹按淮水發源於桐柏縣之胎簪山。伏流三十里。泉源湧出。是爲淮井。又伏流二十六丈。成渠東注。歷信陽。正陽。羅山。息縣。

光州固始入江南霍邱縣界。濳河豫省計長五百八十里。其全豫之水來與淮會者。共計二百七十餘道。羣趨競赴於淮。惟其遠近匯歸之多。皆有助清敵黃之力。故必一律通流。方能奏效。今查明上源各處。悉屬暢達。其間偶有淤淺。各該地方業已疏濬深通。但豫省上源循流貫注。而下源之在江南境內者。亦必支支暢達。始能匯湖蓄勢。併力抵黃。臣聞洪澤湖出口處。有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爛泥淺。三岔河。并天然天賜引河七道。其天賜引河。聞已淤淺。自三月來。又復流通。然不甚深闊。此皆淮水出口之處。所關甚鉅。若臣移咨江南督河各臣。誠恐地方各官。視為鄰省咨行之事。未必實力疏濬。仰請皇上。敕下江南河督各臣。將淮水出湖處。並境內一切歸淮各河。委官查勘。如有淤淺。立即疏挑。并引河亦設法速治。務俾暢流匯注。如此則上源水盛。出口勢強。以之制黃。而河流順軌。以之刷口。而積墊咸除矣。謹將淮河自桐柏發源起。至清口。淮黃交匯處。繪成總圖。並將歸淮各河。按照各州縣繪爲一冊。恭進御覽。奉上諭覽奏。窮源竟委。究派尋支。分合上下。籌畫無遺。具見卿慎重河防。實心任事之意。朕深爲嘉予。但專力助淮。主見固是。儻淮水過甚。其間亦恐有不虞。非經督河諸臣詳查妥計。何可草率施行。蓋言利尤宜先慮其害也。候交河臣議覆。有旨。硃批。諭旨。

六月二十五日。稽曾筠奏。江省清口。爲淮黃交匯南河第一要區。必須勢均力敵。二瀆合流。方與運道民生有益。臣於六月初十日到任之始。當詣清口。看得東西東水二壩。高峙整齊。中間水勢深通。自洪澤湖滔滔暢出。併力敵黃。二水濳洄。交會東注於海。臣因閱視高堰工程。復由清口迤上。查勘引河七道。俱已刷通。逐一探量。現在張福口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裴家場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三四尺。

不等。張家莊水深六七八尺不等。爛泥淺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三岔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天然引河水深六七八尺不等。天賜引河水深四五六七尺不等。不須疏濬。在在通利。誠如聖諭。如果淮強黃弱。便不引亦必暢流。况蒙恩指示。發帑修築。現今高堰山肝一帶。土餞工程。業已高寬堅厚。即緊閉各壩。蓄清專力敵黃。亦可萬全無慮。奉上諭。屢戒卿等大言肆志。不啻三令五申。迺此慰朕之摺。尙未齋至。而馳驛報災之本。已先呈覽。不但朕懷無由而慰。卿顏能不赧然。爲因今歲北地雨澤歉少。恐至夏秋霖潦。頻諭慎防汛水泛漲。言猶未已。今果如是矣。善後事宜。若不能會商詳計。區畫萬全。則何面目對靳輔齊蘇勒之祠堂乎。悉心竭力勉爲之。殊批諭旨。

十一月初八日。稽曾筠尹繼善奏。高堰石工。經孔毓珣會同臣尹繼善勘議奏陳。並委員領帑各處辦料在案。臣曾筠到任後。屢詣該工。逐一查勘。竭力督催。以冀早竣。上副宸衷。懸注。今幫築土餞已經修整一律完竣。其石工各料。現在立限嚴催。乘此水落星飛。趨運以濟修築。臣曾筠前往該工。加謹先做樣工一段。開槽至一丈九尺。底土乾燥。人夫得以立足。簽樁。放心墊砌。臨湖築工。得此土頭。誠爲希有。惟是承修各員。領工遲早不同。則辦料亦先後不一。而各料之中。惟石料最多。或辦自江南。或辦自山東。今秋陰雨連綿。在山之石。旣難開採。湖河水大。已採之石。復難運送。是以不能依限運足。若不按工科料。概令拆砌。恐六千餘丈之長隄。普律開挖成槽。萬一砌未及半。料不接濟。轉瞬春汛。全湖風浪。關係非輕。再四思維。惟有令承修各員。按現到料物。陸續開工。做照樣工程。未完之前。仍留外面舊隄。以爲保障。旣築之後。漸次拆砌舊石。以作全隄。兼工分築。嚴督趨運。庶已砌者。各料應手。計日可完。未砌者。原隄具在。風浪無

虞奉。上諭此議甚善。如是修砌。庶免意外疎虞。硃批諭旨。

是年會同協理河務尹繼善。估築山盱東水隄。工建清口挑水三壩。案沂沭山水暴漲。入洪湖。得山盱諸壩宣洩之力。而尤宜保護下河。築壩下東水隄。以範淮南趨清口挑水壩。以助淮東出。皆河淮之樞要。初孔毓珣議將南甸以下王家庵等處。另築新隄一道。南北兩岸隄尾。各築新隄一道。舊隄加培高厚。俾兩隄夾束水勢。不致旁溢。蒙沂水漲時。啓放山盱各壩。壩下新築隄。工藉以束水歸湖。順流東注。已收先事豫圖之效。至是加修完竣。又清口對岸。長出淤灘。逼溜南趨。大壩迤下。直接清口。西壩悉成頂衝孔。毓珣相度未及興築。乃於大壩雁翅下。接築埽工九十五丈。護埽衛隄。增建挑水壩一座。長十丈。下雁翅長三十丈。又恐回溜衝。再於所建頭壩下。離數十丈。建挑水二壩。仍恐壩下之溜不能遠去。更建挑水三壩。至順勢開行而後止。三壩中間雁翅連比挑溜北注。陶莊引河。剋期竣事。皆善政之可紀者。河渠紀聞。今按沂沭諸水。在今黃河北。蒙沂水漲。與山盱無涉。蓋黃既奪泗會淮。則黃河以北之水。無越河入湖之理。此由衝擊溜逼。互見運河章程中。

是年濬河南陳許二州溝洫。按豫志言。陳州地勢早下。夏秋霖雨積潦。許蔡汝鄧及開封諸河之水。下注。並由陳州沙蔡同入潁河。不能容受。境內瀦爲陂澤。開八丈溝。分決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入淮。沙河不致壅遏。嗣以新河去淮尚遠。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邱。入項城。達於淮。使猷澮陂澤各有所歸。年久沙淤。故道漸失。至是疏古蔡河故道。一入沙河。一經沈邱。項城縣境內。入沙河。又疏濯河故道。至鹿邑縣境。入沙河。以次疏濬。自陳州迄西商。項沈許臨襄鄆。長葛之境。分年並治。初疏陳州之柳涉。清水枯

狼龐橋各溝河。商水之青龍青泥護城等溝。粉枯二河。項城之老萊十字高張閘。秦李王孫石等溝。及南北新河。沈邱之黍洋老萊三里八丈柳皂盧新等溝。許州之洗眉斜河黑河。白龍草店薛陂官坑洪山孟坡蔣店古溪蓮池等溝。臨潁之藕河。土路清陽烏江黃龍連尖青泥黃花等溝。襄城之山店洛子房村等溝。郟城之泥河。洪渠裴城曹店及城外村莊田間溝渠。長葛之汪陂。長明胡陂寺耳謝柳周陽各溝。此皆五年所濬之溝河也。其施功次第。以時遞及。陳州之外河。戴留黃道清水河溝。濬於六年。左村明河艾坡。並州南五溝。及西華之柳窪二郎韓灣柏家各溝。濬於七年。西華之關清鹽場高郭劉河各溝。濬於八年。蓋皆引灌農田。而因民所利。如此陳許窪地。大雨時行。多屬水鄉。惟恃溝洫旁通。爲野潦所歸。藉以曲達於沙蔡灌粉等河。通流溉田。昔孫叔敖鑿驛馬溝。以洩潦水。賈逵開運渠。以通餉道。曹魏屯田許下。北接潁水。南抵泥河。臨潁之棗祗灌河。皆資引灌。鄧艾宗其法。西華之鄧門。陳州之翟王。廣漕諸渠。故蹟猶存。自唐以來。不廢經營。大旨以洩水而役水。水爲人役。利不棄地。又得分洩其勢。害去而利無窮。所謂盡力於溝洫。待人以行者也。河渠紀聞。

是年開南陽屬內一帶溝洫。按南陽古稱沃野。渠道周通。資灌漑。漢晉唐宋遺蹟可考。而知南陽召渠馬仁高陂鄧州之六門二郎鉗盧楚堰。皆澤及後世。年久失修成廢。至是勸民疏浚。在南陽則浚林水安塚樹窪石橋許房新店夏晌博望等渠。或引入白河。或引入栗河。或引入潦河。分流灌田。在鎮平則開縣東柳泉三塚溫程等營之二十五渠。縣南沙河柳莊王黃等營之二十二渠。縣西蘇莊曹劉等營十八渠。縣北郭岡土寨趙魏等營十五渠。在內鄉則開東路溝。引水入界河。西路南路溝。引水入刁河。小江河北

路溝引水入螺螄長城山溝等河。在新野則孟渠。余林馬槽水字小侶紅沙石羊東渠桐柏黃趙諸渠。疏其東。趙莊黃渠方楊各渠。疏其北。龍潭堰子大小黃官溝吳溝河渠徐馬孟渠。疏其南。在浙川則引全灣五龍岫山柳林秦廟白亭高祠孫鋪石門大溝小渠。入丹江。福前南路長村李官石渠龍廟許灣劉梅大溝。渠引入浙水。馬蹬紫旗盪堰下淤三大溝。閘峪三渠。引入小河。在裕州則浚州東之惠港朱莊馮莊吳莊陳直五渠。州南之孟莊譚莊石莊下河口四渠。州西之維摩金店袁店三渠。州西南趙河花莊吳灣賈樓程店官道六渠。在舞陽則疏夏橋雁張沙女乾柴胡岡馮岡雁李之水。入唐河。疏連寺潘岡馬村姚莊澧北之水。入泥河。疏路莊卸店泥溝棟樹呂店之水。引入八里河。疏梁潭東關楊莊賈灣之水。引入三里河。疏劉秀廟水。入茨河北舞渡之水。疏入鄆城渠。東官道羅寺溝之水。疏入西平渠。南官道北官道溝之水。疏入乾江河。西南官道溝水。引入滾河及搭連河。尙店界溝水。疏入赤河。縣東北百尺溝。北通潁水。南通汝河。潁盛則南播汝溢則北注。修沙灰澧三河兩岸之隄。以禦水患。在葉縣則有昆水上中下三堰。東西二陂。蓄黃城山之水。以溉田。分流各出之支所在。導引縣東南萬家渡紅雁五龍祁寨等十一渠。縣東孫莊台劉雁頭等十四渠。縣南柳莊官路焦廟吳莊等二十一渠。縣西任店閻村大林王莊等七渠。縣東北焦莊龍窩董湖等十四渠。縣西南輔君花莊等七渠。皆隨地疏導。以盡其力。可謂無遺利矣。河渠紀聞。

是年幫築高堰壩下河隄。江南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三

淮水章續二

雍正九年大修高堰石工。江南通志。

雍正十年高堰石工告成。江南通志。

是年河督嵇曾筠題報堰盱石工告成。

按自堅閉六壩。建置滾水。留南北天然二壩。敵黃有力。宜洩得宜。而洪湖風浪激石。震撼時間。皇上洞悉形勢。機宜以高堰爲南河第一險要。特頒諭旨。發帑興修。凡工

之卑矮殘缺者。概修石工。一律高堅。以垂永久。經始於雍正八年十月。至十年六月告竣。由是收束淮流。暢出敵黃。而黃治。黃水循軌。永無倒灌。而運亦治。河渠紀聞。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趙宏恩奏。鳳陽府屬宿靈虹三州縣。及泗州各屬。水患疊見。固由於溝洫未通。

隄隄未修。更由於河道淤塞。臣檢查檔案。宿州靈壁。現議築隄。虹縣則請濬謝家溝河道。而泗州又以壑

鄰詳阻。委鳳陽道李如蘭查勘議修。安仁等閘。又據糧道王恕稟稱。開通小河。疏隄入黃。則四邑永無水

患。所見各異。臣查此事。旣爲鳳陽一帶百姓田廬所關。亟宜辦理。但非勘驗確切。未便舉行。卽專就四邑

情形定論。亦未穩妥。正在籌畫擬議。三月二十六日。大學士臣嵇曾筠祭掃祖墓。親至江寧。臣以宿靈虹

泗水患之事。籌慮嵇曾筠詳晰講議。俟河工事務少暇。親身查勘。通加相度。期於地方民生有益。以廣皇

仁。應俟勘明商定。另行奏聞。硃批諭旨。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會議。監察御史夏之芳奏。一湖水宜堅束也。淮水外障。全在高堰。而借清刷黃。尤仗全湖之水。前明至今。皆以束湖水出清口爲治河良策。康熙三十六七年間。屢挑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等處。導水出口。卽古人築隄束水。借水攻沙之意。今高堰堅築。而淮水出口。勢終不暢者。聞近來黃水倒灌。漲入洪澤湖口。堰外地淤成坡。不但湖水出口無力。并湖口受水之地。亦漸狹隘。將來黃水盡占淮界。逼淮四溢。何所底止。似應相度湖口淤澱處。從現在天然引河。下至清口。并加挑浚。再於堰外餘地。幫築長隄。繇亘清口。障水北流。其運河口之天妃閘。或循舊制添設閘板。以時啓閉。使淮水之勢不分。庶迅流直達。而海口益得暢洩矣。一滾壩宜高墊也。高堰自漢陳登築後。不聞有閘。壩洩水之說。自明時因泗州陵寢起見。又中於守陵太監并奸商偷渡之計。於堰外築周橋翟家等壩。放水入湖。以洩泗州之水。然不久卽閉。明河臣潘季馴論六壩宜築不宜開。利病甚悉。康熙三十六四十等年。堵塞六壩。堅築武家墩一帶隄工。束水刷黃。舊有明驗。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皆云水不可令分洩也。前河臣齊蘇勒欲保高堰隄工。竟將天然等壩底。改低三尺。與下河水平。以便啓洩。會不知古人建壩。原以洩異漲之水。非以洩平槽之水也。高堰隄身高於高寶興泰等處。二三丈不等。故水大自壩上滾出。水小則由湖身出清口刷黃。今則隄高壩低。蓄水少而洩水多。淮水未發。下河先已盈溢。一遇水漲。無地可容。旣不免於衝溺。而清口水弱。益難刷黃。似應將各壩壩底。仍照舊墊高三尺。且嚴禁輕啓。必有異漲。乃爲宣洩。其餘應塞者。塞之不必多留水門。分刷黃之勢。則束水攻沙。旣有專力。而下河亦不致沈溺等語。查洪澤湖水。原以油刷黃流。其出水之處。名曰清口。必寬闊深通。方得暢流無礙。據御

史夏之芳所奏。以近來黃水倒灌。漲入洪澤湖口。堰外地淤成坡。不但湖水無力。並湖內受水之地。亦漸狹隘。是現在清口狹隘。難以敵黃。雖如高斌所稱。海口果係深通。而上流壅滯。恐下流亦未必疏暢。其如何開闢深廣。應令總河高斌回任後。會同大學士稽曾筠。並副總河劉永澄等。詳加相度。妥議具奏。再查御史夏之芳奏。內有滾壩宜高墊。支河宜並疏尾閘宜暢洩。三條。似於建築閘壩後。亦應次第酌籌。是否應行。一並酌議具奏。南河成案。

乾隆二年。奉上諭。朕聞河南之葉縣。西平。遂平。襄城。鄆城等縣。今年俱遭水患。河南土地平衍。河流不能盈尺。向來故有渠道。率多淤填。一遇山水驟發。不能宣洩。廬舍田禾。遂遭淹浸。著尹會一。白鍾山。悉心計議。如何疏導河流。加增隄岸。以防暴水漫溢。定議辦理。覆奏。南陽府屬之葉縣。許州屬之襄城。鄆城。二縣境內。有澧河一道。俗名沙河。發源於汝州屬之魯山縣。沒大嶺。經襄城。鄆城。葉縣。東入江南境。歸淮河。又有汝河一道。發源於河南府屬之嵩縣。天息山。至襄城。與澧河合流。又有澧河一道。發源於魯山縣之貴山。經葉縣。至舞陽縣。入澧河。此葉縣。襄城。鄆城。三縣舊有之河渠也。再汝寧府之西平。遂平。二縣境內。有小汝河一道。發源於西平縣。螺翅坑。入汝河。又有洪河一道。發源於西平縣。雲莊。諸石等山。至新蔡。東入汝河。又有小沙河一道。發源於南陽府屬之泌陽縣。老雅山。至遂平。入汝河。又有大石洋河。發源於遂平縣。蒼峯。嶽。亦匯入汝河。此西平。遂平。二縣舊有之河渠也。五縣河渠。總由澧汝達於淮。俱發源崇山峻嶺。自高而下。來猛去速。現在河身深二三丈。至七八丈不等。河面寬十餘丈。至六七十丈不等。冬春涓涓細流。伏秋山水暴漲。匯聚傾下。湍激洶湧。葉縣。西平。遂平。襄城。四縣地居上游。水過即消。不爲大害。惟鄆城。

地勢低窪。被水成災。查明賑卹。其應行修築之處。郟城縣沙河。應幫築隄工四段。葉縣沙河。應幫築隄工一段。西平縣洪河。應幫築隄工一段。酌給飯食銀兩。使力役就食。寓賑於工。此查辦事宜。濟民實政也。河渠紀聞。

乾隆三年。豫省查勘賈魯河道。疏通積水。按豫省土地平衍。宋時四大漕河。均已就淤。坡水無歸。多聚窪地。遂成廢壤。至是查勘賈魯河故道。相機疏通。賈魯河發源於開封滎陽縣。歷河陰。滎澤。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淮寧。商水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縣長五百餘里。先於雍正十三年。河督王士俊奏。賈魯河鄭州一帶淤塞。山水陡發。不無汎濫。請濬築河身隄堰。並於大辛莊河口。添建滾壩洩漲。幫築子堰束水。經豫撫富德會同白鍾山。將鄭州大凌莊起至中牟合河口。挑挖三千七百餘丈。築堰四千一百三十餘丈。嗣鄭州張家橋至乾柴李家莊土堰。經伏秋汛水油刷。豫撫富德創築圈隄。加築土堰。鄭州花家莊等處。多年積水。涸出。悉成膏腴。其高莊。劉莊。馬家樓一帶。民田水不漫及。歲得收穫。別有賈魯新河。在賈魯河北岸。自中牟縣十五里鋪分流。至祥符紅沙灣入沙河。洩開歸迤南。陳州迤北之水。開封城內積水。由東南水門放出。穿護城隄。亦至紅沙灣歸入沙河。下流會渦入淮。皆分洩。坡水無礙。江南賈魯河。下通周家口。沙河爲南北商賈往來津要。洩開封以下一帶。潞水最爲捷便。惟遇山水漲發。重載往來。通利。至水涸後。不無淺澀。上源鄭州中牟等處。專資洩水。保護田疇。年久淤淺。分別疏治。其尉氏以下。至陳州一帶。亦加宣導。中州四達之地。宋元以來。河道久涸。惟賈魯河下接沙河。通南北之氣。農田水利攸關。鄭州中牟以下。經管水利之丞倅牧令。加謹防護。毋使歲久填淤。不可以非要工而忽之也。河渠紀聞。

乾隆四年大學士鄂爾泰奏。一天然二壩之斷不宜開也。查天然壩之名始於明河臣潘季馴。因彼時湖底甚深。此處地形稍亢。且爲山旰尾閭。而高家堰石隄僅三千餘丈。又不足恃。故用以減水防決。然亦止令漫溢而出。初未聞掘壩至地。而一洩無餘也。今湖底既高。水面隨長。形勢迥異。所賴以瀦清會黃。濟漕運而保淮揚者。實惟高堰一隄。束水之力。或遇異漲。藉以減水。則又有三滾水石壩。南壩北壩。寬七十丈。中壩寬六十丈。且前河臣齊蘇勒恐其減水無多。復經將三壩各改低一尺五寸。是半槽之水。湖本能容。過岸之水。壩已足洩。天然土壩。原不須開。乃河員舊習。但遇湖水盛漲。三滾壩尙未過水。卽將天然壩掘與地平。俾全湖注東。以高寶邵伯諸湖之巨浸。地勢低於高堰數倍。而又益以洪澤全湖之水。諸壩不能受。勢不得不開。高郵之南關五里車邏等三壩。以洩入下河。而興鹽等七州縣。田禾盡沒。廬舍漂蕩。此等情節。河員非不熟知。所以忍於爲此者。不過爲隄工考成計耳。殊不思以幾人之考成。較諸億萬人之田廬生命。孰輕孰重。以數十丈隄工未然。或然之需費。較諸數州縣被災應免數十萬之錢糧。與夫散銀賑米。又數十萬之帑項。孰寡孰多。况湖水全洩。則元氣大虧。應請敕下河臣。將天然二壩。永不許開。俾洪澤湖水得以常蓄。至有爲天然壩不開。高堰隄危險之說者。查高堰石工共長一萬二千九百二十餘丈。計七十餘里。且隄頂寬四五丈。貼隄土工靠實。坦坡如法。而葦草蟠結。過隄之浪。不能擊背。而撼隄。此萬無可慮者也。或又有爲湖水甚盛。壩減無多。歸入運河。可慮之說者。不知湖水卽使暴漲。正可用以刷黃。但將運河正越各閘壩。暫俱封閉。大開清口。令湖水暢出。料不過數日卽平。若令歸入運河。始籌消受。則是旣招之入。又逐之出。凡所經由。皆屬危險。誠不如截其上流。不令洩入。俾專力趨黃。一舉兩得之爲愈。

也。河南開歸道冊。今按此奏。廷議令總河酌議。嗣總河覆奏。所有滾水石壩。仍照原議建築。以備宣洩。乾隆五年。浚河南之賈魯河。先是豫撫尹會一奏。請與豫省水利。並浚賈魯河下游。入渦會淮。而安撫陳大受復言。上游之水奔騰下注。渦河淺窄。恐不能容。工部議令總理水利大臣暨兩省督撫。河臣會議。務使有利無害。上從之。至是汪澂等奏。豫省自開封府以南。沿河七州縣之水。俱歸江南之渦河。見議所開河道。雖有沙河挑河水利。溝老黃河諸名。其實本屬一河。所濬者。即舊有之水道也。惟賈魯河原係入淮之河。因水勢善溢。故議於北岸設閘開河。以分其勢。洩水本自無多。况行四百餘里。方入於渦。自不致江南有礙。查豫省地居上游。其水以江南爲歸。而入渦入淮。稍有區別。賈魯河入淮之水。旣分洩入渦。則渦水亦當分洩入淮。庶上下游兩得均平。亳州迤下六十里。渦河南岸有分流之水。漳河一道。由乾溪溝歷淝河以入於淮。今應將漳河疏浚。遇渦水盛大。可以分洩。大學士工部議。應如所請。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乾隆八年正月。工部題。會議得大學士陳世倌等奏稱。分洩下游水勢。若不多方區畫。設復有漲水。湖不能容。高堰全隄受險。則淮郡全城可慮。臣等再三籌酌。山盱滾壩之南。天然南北二壩處。添建二滾水石壩。今按此議。改三壩爲五壩之始。口門各寬六十丈。由身量高一尺。儻遇異漲。旣可分洩。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一經平壩。便已斷流。於全湖蓄水無損。與天然之徹底開放。致清水受虧者。迥別。况壩身旣比山盱舊壩稍高一尺。是必舊壩過水一尺以上。新壩方能過水。若僅止一尺。猶無水可過。即遇盛漲。過水旬日。無不消退。兼之循序漸下。必不致奔濤直衝。爲高寶諸湖之患。黃河南岸之大川。上江鳳泗二屬。則南

有滄河。中有沱河。北有睢河。滄河現在深通。無庸置議。惟睢河上受毛城鋪天然閘。引河減下之黃流。與濉溪口諸山之水。下入五湖。南有小河。北有潼河。俱由歸仁閘入安河。後開謝家溝。分入汧河。俱歸洪澤。每遇久雨。霖潦山水驟發。沿湖窪地。不免淹浸。議將潼河下游之林子河挑深。下接安河。並謝家溝下游。浚深以通積潦。至沱河一帶。經宿靈虹泗各境。久已淤塞。一加開浚。則下游五湖。一縣衆水灌聚。勢難容受。臣等議將宿靈鳳等處大道。兩旁官溝。疏浚寬深。挑溝之土。培築大道。添橋以通積水。宿境之水。導入滄河。靈鳳等水。導入濉河。分塗宣洩。不使仍入沱河。泛溢。此南岸各屬之大川。應行興修者也。自應悉如所奏辦理。

刑部侍郎周學健奉命往江南查辦水利。於七年三四等月。陸續具奏。又請遷移臨淮縣城。并泗州州治。查臨淮縣城逼近淮水。累遭浸灌。半屬傾頽。今歲異漲漫淹。倍加危險。亟應遷建。以奠居民。今勘定縣屬周樑橋地方。高敞平坦。向來並未被淹。以建縣城。洵可永弭水患。泗州州治。寄居盱眙縣境。本境居民。隔越河湖。聲息難通。在官有鞭長莫及之虞。在民多跋涉風濤之苦。公私實多未便。臣周學健原奏所請。裁撤五河縣。改爲州治之處。查五河爲衆流彙聚入湖之地。現在屢遭水患。浚及城池。改爲州治。終非一勞永逸之計。今勘定州境雙溝地方。地居適中。衆山環繞。俯臨淮水。以建州城。旣便民情。且弭水患。二處城垣。與本境水利甚有關係。相應行令該撫。將泗州臨淮應建城池。衙署倉庫。應辦各項事宜。以及各州縣應豁水佔地畝額糧。並灘派丁糧等項。作速造報。吏戶工三部。查核辦理。南河成案

六月二十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尹繼善奏。淮水爲洪湖上游。現淮水陡長丈餘。儻續長不消。有必須

宣洩之勢。自當權其輕重。相機妥辦。斷不敢將就因循。以貽百姓之累。朕已經批示矣。今白鍾山亦奏稱。淮水僅續長不消。洪湖難以容受。有必須宣洩之勢。自當酌量情形。相機妥辦。是伊二人異口同聲。如出一轍也。開放天然壩。原係異漲無可如何。不得已之下計。豈有別無籌畫。惟恃此爲長策乎。且滾壩原以過水。今水尙未過壩。卽蓄意掘壩放水。是竟以下河州縣爲壑。可以自免干係。如此則河道總督。人人僣爲之。又何難辦之有。况下河州縣。每年被淹。湖水日弱。縱可遮掩目前。恐將來爲害甚遠。甚大。亦不可不慮及也。從前完顏偉任南河時。因與德沛不合。以致債事。今尹繼善與白鍾山。又未免有意扶同。亦恐於事無濟。爾等可傳旨訓諭之。純皇帝聖訓。

七月白鍾山奏覆。御史都隆額條陳。據都隆額稱。淮水以清口爲正經門戶。凡遇湖水微弱。則於清口西壩下埽收束。蓄清敵黃。設遇湖水漲大。將西壩拆令寬廣。以洩清刷黃。一俟水減。仍將西壩下埽收束。廷議以因時制宜。果否有益。令臣等詳勘。遵查清口實爲淮水門戶。前河臣齊蘇勒相度機宜。於清口兩岸。設東西東水二壩。如湖水微弱。將兩壩接長。以蓄清敵黃。如湖水盛漲。將兩壩拆寬。俾水勢暢達。以保湖隄。法甚善也。歷年俱係遵辦。卽如上年五月。上游淮水陡長丈餘。致洪湖亦驟長六尺餘寸。當飭廳營將清口束水壩展寬。故湖水得以暢出。消滅甚速。所有山盱之三滾壩。雖經過水數寸。旋即斷流。已有明驗。是清口束水壩。應如該御史所奏。因時制宜。相機辦理。實屬有益。南河成案。

是年御史都隆額條奏。一宣洩洪湖水口。宜加修整也。洪澤湖與淮河之水。浩瀚縣亘數百里。而僅由清口流出。會黃入海。水勢洶湧。則沙隨水去。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勢微弱。則黃水逆流。而運口淺阻。其形

勢宜鎮定。而不宜分張。再天然壩係防水盛漲而設。原屬權變之道。不宜輕啓。所以前人有言。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開此。乃沿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之工。將天然壩啓放。則水勢即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之水微弱。而黃水逆流矣。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隄保固。使清口之水洶湧。以禦黃流。則由傍口向南宣洩愈多。而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况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勢。故至微弱。黃水本非逆流。因清水微弱。故至逆流。去歲洪湖盛漲。應將水口修理寬闊。使淮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工程。將清口東西二隄固守。此卽如喉閉胸脹。由腰背破裂者也。是以古溝之潰決。實由清口水不暢流所致。非關天然壩啓與不啓也。臣愚以爲淮河之水。以清口爲正。其東西二隄。乃雍正年間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埽修築。故可損益。非甄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之要道。亦係乎此。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卽於清口西隄下埽。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卽將西隄拆去。使之寬闊。以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二隄無固守之愚矣。至西隄以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皆入於海。而所洩之水雖多。亦無過於宣洩之憂。惟俟水勢平時。仍將西隄下埽東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己。而黃淮兩河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山陽安東海州工程料物。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將淮河正口置之不問。惟以修理旁口爲務。則甫除一弊。又滋一弊。恐非萬全之策也。皇清奏議。

乾隆九年七月。大學士九卿議奏。吏部尙書果毅公訥親奏稱。天然二壩石工。高堰以下二隄。俱可停止。

修建也。天然二壩原議徹底開放，必致清水受虧。若永行堅閉，又慮出格之水，湖不能容。請將天然二壩改建滾水石壩，照山盱三滾壩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覆准遵照，尙未興工。查洪湖地勢，儘南之天然二壩，儘北之武家墩，俱較古溝六安溝高七尺餘，較高堰高六尺餘。淮水入湖，正溜先至古溝六安溝低處，然後分溢武家墩高堰外灘，其浸及三壩天然壩外灘者，乃其回溜倒漾，如遇異漲，老子山溢注之水，亦倒漾及此。其上游來水，如清水溝蔣家閘以南，約二十餘里，天長盱眙境內瀝水，並聖人山前淮漲分流，俱由此入湖。凡此皆於湖內爲餘水，宜令早洩，否則合正溜餘水，全湖漲滿，三滾壩宣洩不及，則武家墩一帶，運河開壩僅隔一隄，危險堪虞。而上游廬鳳諸水，不能卽下，並患淹漫，况水出清口交匯之地，河寬四百餘丈，清水過盛，佔流四分之一。逼黃路窄，不能暢下，毛城鋪王家山減下之水必多，又復歸入洪湖，以助漲勢，來源多而去路少，清水盛漲，大率如此。自乾隆七年水患後，天然壩有不便永閉之勢，相機開放，又恐臨時徹底過水爲患，因議改滾水石壩，與三壩並資宣洩。壩身比南滾壩高一尺，是於開放之中，仍寓收蓄之意。但水由北壩滾出，卽係應減之水，復經南壩，然後於天然二壩過水，則爲應洩之水。可知，今若將二壩加高，水去仍遲，恐淮河上游及武家墩運河等處，清水壅積，並阻遏黃河爲患。臣愚以爲應將天然二土壩，改與南壩相平，於南壩過水時，亦令過水，庶可宣洩，以免上下游壅遏。至此處地亢灘高，回流勢緩，且係水長自過，應仍土壩之舊，無庸改建石工。向來相傳，二壩土性堅實，過水不刷，因名天然。臣看壩土雖屬膠凝，加以夯碾堅實，然過水之後，難免衝刷，但使刷有槽溝，隨時堵築，尙易爲力。臣見洪湖水決二丈餘之坑坎，未至堵閉過難，則此三尺之土工，操縱亦儘可由人。若如向來所聞，過水不

刷。設遇異漲開放。而自壩而西。至隄根。不過三尺餘深。所洩之水。亦屬無多。且與從前屯積多水。然後開放。水勢緩急。迥不相同。况下游去路。業經通順。亦不爲害。二壩既不用石工。其沈家西林家西甄石等工。俱應停止。再高堰舊有二隄。現議加築高厚。以資重障。臣查所加尺數。遠不及大隄之高。而兩隄之相去甚促。二隄之下。在在坎窪。取土尤難。萬一大隄疎虞。乃恃二隄捍禦。已成大患。且上游天然二壩。果能經理妥協。及時減洩。不致下游壅遏。周橋以下。豈有他虞。二隄工程。儘可停止。以省糜費。臣將此條商之完顏偉。據云天然壩改與南壩相平。俾及時減洩。事屬可行。惟土壩過水。不若用石足資鞏固。商之高斌。據云洪湖水宜多蓄禦黃。不宜多洩。致清水受虧。開放天然壩。固爲高寶諸湖之患。若滾壩出水五尺以上。勢雖稍緩。患仍相等。前議將天然壩改爲石滾壩。高南滾壩一尺。乃不得已用減異漲。於蓄水尙無虧損。今於三壩外。又令多洩。似未相宜。且土壩雖堅。過水不免衝刷。等語。查乾隆八年正月。大學士陳世倌等。於查勘江南水利案內。奏將高堰大隄內。舊有二隄。加培高厚。接築隄尾。又議於山盱滾壩之南。天然南。北二壩處。添建二滾水石壩。由身量高一尺。儻遇異漲。既可分洩。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與徹底開放者。迥別等因。今尙書公訥。親會同督河二臣。詳勘各處異漲之水。俱由此北入河內。凡此皆於湖內爲餘水。宜早爲減洩。請將天然二壩。改與南壩相平。無庸改建石工。自屬分洩合度之法。又據商之河東總河完顏偉。以土壩過水。不若用石足資鞏固。商之直督高斌。以洪湖之水。宜多蓄禦黃。不宜多洩。致清水受虧。查天然二壩地亢灘高。所受之水。原係淮漲分流。及老子山等處漫注。倒漾餘水。與敵黃之水無涉。應及時宣洩。以免上下游壅遏。自應如尙書公訥親所奏。行令該督等將現在土壩。改與南壩相平。但河臣完

顏偉以土壩過水。不若用石。直督高斌。以湖水不宜多洩。應請仍敕該督等再加詳酌。或土性浮鬆。酌用灰土夯築。不使衝刷。抑或遇水大之時。嚴飭該管員弁。加謹防範。有應行堵築處。即行堵築。不致上下游受患。並將前估之沈家西林家西甄石等工停止。再天然二壩。既經辦理妥協。則下游周橋以下。自鮮他虞。所有高堰舊二隄。應行停止修築。亦應如所議辦理。南河成案。

乾隆十年九月。大學士公訥親。吏部尙書高斌奏。廣東巡撫準奏。請開濬濰河一摺。奉旨。大學士訥親。尙書高斌。會議具奏。欽此。據稱。上江宿靈虹等處。頻有水災。固屬天時難必。而每年夏秋間。無論高卑地畝。多有被淹。最重者實因毛城鋪減下黃水。去路淤塞。以致橫決。臣六月進京。即因驛路雨水積聚。屢乘野渡。經過小河一道。問名濰河。係毛城鋪減下黃水經由之處。兩岸平曠。村莊禾稼無際。而河旁淤沙成灘。幾與岸平。河心甚窄。臣竊疑之。八月十六日至此。則徧地濁流。莫辨遠近。村莊禾稼。盡在水中。不勝駭異。細詢原委。知濰河發源於河南夏邑。入江南界。納毛城鋪減下黃水。經蕭縣宿州靈壁虹縣。紆回數百餘里。歸宿於洪湖。舊時河身原寬三十餘丈。至六七十丈不等。積年黃水停淤。宿州則僅存河心一二十丈。深不過五六尺。丈餘而止。至靈虹則淤灘更大。並有居民。因淤佔成湖蕩。稱菱藕者。是以黃水未發。舟楫不通。一經長發。即四散漫溢。宿靈虹咸受其災。臣查毛城鋪分減上游黃水。以保徐州郡城。歸於洪湖。助淮敵黃。立法至善。則毛城鋪以裹引河。即不便不疏濬寬深。爲容納減水之地。今濰河原形寬廣。而現淤至於如此。則挑濬濰河。以復原形。誠萬不可緩。上江水利案內。鳳潁一帶未完各工。經督臣尹繼善定議。俟洪湖下游河道開壩大工。規制已定。再行勘籌。奏請舉行。此上下江水利之次第。今濰河一道。原係

年年減納黃流。歸於洪澤。不能因洪澤下游各工未定。而卽不納黃河之水。是今日先濬濉河。實有益於宿靈虹億萬生靈。於水利全局。仍並行不悖。仰懇特諭督河兩臣。委員會同各地方官。將濉河相度估計開濬。俾減下之水。順軌以達於湖。拯此災黎。登於衽席。均沐皇恩。浩蕩惟是黃水紆回數百里。雖經開濬。濉河勢必水去沙停。若無經管河員。隨時挑濬。則數年之後。仍歸淤墊。可否專交邵睢靈壁河務同知管轄。責成疏濬。仰令委河員管轄。及歲修或應動帑。或用民力。並請交議。查濉河二股。俱發源於河南。一自永城。一自夏邑。至濉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由符離集灰谷堆入五湖。再由小河口下達安河。匯歸洪湖。紆回數百餘里。經江南蕭宿靈虹等州縣。卽古所謂浪蕩渠也。其濉溪口以上。本係清流。自會毛城鋪蔣溝等河減下之黃水。沙停易淤。臣高斌曾將五湖上下之燕子口。謝家溝等處挑濬。乾隆七年。又經大學士陳世倌等。奏將宿靈虹等處通濉溝渠濬深。並請將符離集橋路修整等因。乾隆九年。臣訥親至毛城鋪。勘視洪溝蔣溝等河。向督河二臣商及迤下一帶河道。該督等以洪湖下游。規制一定。卽行次第挑濬。並擬於兩旁增築子堰。以防漲溢。今巡撫準泰。目擊情形。又復奏請挑濬。應如所奏。濉河經由之處。凡有河身淤淺窄狹者。令該督等委員詳勘估挑。其應分員管轄及每年歲修。俱請交總督尹繼善會同總河白鍾山詳議。請旨施行可也。奉硃批。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乾隆十一年三月。工部會議。江南總督尹繼善等奏稱。江南地方爲淮黃二瀆。經由歸宿之所。衆水匯聚。洪澤一湖。實爲滯蓄之區。而上江鳳潁泗下江淮徐海等屬。濱臨湖河。地勢低窪。一遇汛水霖潦。易滋滄漫。乃上年七月內。雨水過多。河湖並漲。淮徐等處低窪田畝。復致被災。仰蒙旨詢問。經訥親等議將被水

河道隄堰。應行修築事宜。妥協辦理。又廣東撫臣準泰條奏。濰河應疏一摺。一併交辦。臣等親往各處查勘。有因河道淺窄。不能容納。致被滄漫者。有本無隄堰。或隄堰卑薄者。亦有前經修過。而河欠寬深。隄欠高厚者。細加勘丈。洪溝河現在寬深。毋庸議挑。惟毛城鋪起。東至蕭縣之張家灣。西至宿州界止。應於兩岸離河崖稍遠處。堅築子堰各一道。夯礮堅實。並將舊有之沈家隄殘缺處。所修補完固。仍於堰內酌建涵洞閘座。使民田積水宣洩入河。過此則爲濰河。崖高河低。毋庸議挑。惟河形灣曲紆回。兩岸多有淤灘。以致阻遏。水勢不能暢注。應急行挑切。以順河流。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地愈卑窪。崖高不過一二尺。且有與水面相平者。汎水一至。即便泛溢。今擬於兩岸各築子堰一道。相地形高下。定築堰高低。總期堅實。以東水勢。至兩岸內地。若窪若溝。若坡若渠。不可悉數。或上接豫省永夏等邑來源。或旁納下江銅蕭等邑支流。並本境各路泉渠之水。均匯聚於濰。但通河口門皆塞。致民田積水不消。自應亟爲疏濬。並視口門寬窄。分建涵洞陡門。相機啓閉。則兩岸坡水。俱得暢達入河。其北則蕭縣之王家山天然閘河。亦由濰溪口入濰。前因形勢不順。每虞倒灌。於水利案內。將閘河尾閘。另於大山頭南挑河。出彭家溝入濰。今查大山頭下地係礪石。河底高仰。出水不暢。仍致倒灌沙淤。水從窪地東漫。若再加挑。則河身盡屬礪石。難以開鑿。今擬於閘河舊尾。向南改挑。使水由濰溪口會流下行。將舊尾口門築壩堵截。以免倒灌。大山頭下河頭與漫水東注窪地。並築壩堰。彭家溝入濰口門。亦應疏通。以洩山水。並將天然閘河朱家祠堂。上下新淤。一律疏濬。則水得暢行無阻矣。其下則揚腫陵子土山。孟山。崔家等五湖。原爲受水之區。現在寬深。間有淤淺。亦斷無煞壩挑挖河身之法。似應照舊聽其承納來源。容蓄衆水。毋庸置議。又睢寧之峯山四

閘。其減納之水。亦歸五湖。所有閘下引河。由小朱營至富家窰。以入孟山湖。年來因河勢灣曲。多有淤墊。水從小朱營漫刷溝槽。直趨崔家湖。形勢頗爲直捷。今擬就漫刷溝槽處。再挖寬深。卽以挑土培築兩岸。子堰。并將閘下舊堰一律修築。至五湖迤下之謝家灣。由汴河出臨淮口。而歸洪澤。勢最順直。從前水利案內。雖經挑浚。今底尾仍高。未能全局通暢。應將謝家溝挑挖寬深。使入汴順利。則五湖之水。下趨於洪湖者益暢矣。於潁州府境內。挑河一道。河出太康花子坡。由鹿邑。歷上江。亳州。太和。蒙城。潁上。阜陽等州縣。以入於淮。年久淤塞。秋水發。往往漫溢。今細加查勘。自豫江交界之孟家橋起。至宴兒汪一帶。民間俱於河中填築土壩。設立魚斷。加以橋座低矮。遇水不能下注。易於泛溢。今擬擇其淺窄處。間段挑挖寬深。改建高大木橋一十七座。其土壩魚斷。有礙河道者。悉行拆除。并將分洩淝水入茨河之宋湯河。一併挑濬。其挑河之土。卽築土堰。以衛民田。遇有田間積水。聽民開放。隨令堵築。又蒙城縣南鄉。有茨河一道。北鄉有北淝河一道。乃通縣坡水所歸。河身淤淺。應亟挑挖深通。以洩積潦。則蒙亳太和等處。庶免被淹之患。此上江水利宜辦理也。南河成案。

四月二十二日。工部會議得高斌等奏。上下兩江。衆水匯聚。地勢低窪。每遇伏秋汛漲。一時宣洩不及。歷年屢有水患。尹繼善等議挑各河。及隄堰閘壩等工。務期水有歸宿。臣高斌至各處查勘情形。如毛城鋪之洪溝河一帶。於離河稍遠處。堅築子堰。並將舊有隄堰修補。酌建涵洞。濉河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兩岸。築堰。並疏通湖窪溝渠各口。分建涵洞口門。相機啓閉。天然閘河。挑浚河身。改順河尾。并於大山頭築壩。不使東注。疏通彭家溝。以洩積水。皆亟應興辦。但原奏濉河自灰谷堆起至霸王城兩岸築堰。今相度形

勢。應自灰谷堆迤下之符離橋。一律接築。方爲妥協。至原奏五湖以下之峯山閘河。挑直河身。培築子堰。謝家溝挑挖寬深。分洩濰河入汴。與濰河南北兩岸黃腫橋等處。疏河建洞。及潁州泲河。宋湯河。蒙城茨河。北泲河。挑淺築埂。建設橋座。應列爲緩工。均如所議行。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九月。工部議得協辦大學士高斌奏。洪澤湖山盱廳之沈家西林家西等處隄工。一千六百餘丈。原議建築石工。於乾隆九年議停。今查石工費多。不若於此二處。改建甌工。以免風浪衝激之險。又高堰廳之六安溝舊石工。卑矮處所。一千餘丈。亦應加寬甌工等語。查沈家西林家西二處。相接天然壩之南北。在三滾壩以上。地勢高亢。迴流水緩。並非頂衝險要之處。乾隆七年。清黃並漲。因上游諸水匯注。天然二壩緊閉。清水宣洩不及。以致湖水滿盈。不能容納。古溝有衝決之患。沈家西林家西等處。受倒漾之水。是以彼時相度。似屬險要。議令興修。今年湖黃勢較乾隆七年更大。而臨河隄岸。未致潰決。及漫溢者。緣遵照開放天然壩之議。湖水得以宣洩。而下游亦不似七年受古溝衝決之患。是從前險要頂衝之處。尙可防範。則此二處地勢水勢。均非險要。可以無容建築甌隄或土工。有應行培築處所。令該總河等隨時培補。奉旨依議。南河成案。今按七年古溝衝決舊案。無存。此條部議所述較詳。足備參考。

是年顧琮總理南河。會同估辦上下江河湖水利工程。按上江水利。惟疏潁州渦水。出河南陳州太康花子坡。由鹿邑。亳州。太和。蒙城。潁上。阜陽等州縣。導之入淮。浚宋湯河。分泲水入茨河。疏蒙城縣坡水。匯流歸於南茨河。北泲河。卽以挑土。兩岸築成土埂。各工分別緩急。次及洪濰河疏築事。經大學士高斌會議。由部覆核。如原奏。毛城鋪迤下之洪溝河一帶。堅築子堰。修補隄堰。酌建涵洞。濰河自灰谷堆至霸王

城兩岸築堰，疏通湖窪溝渠各口，分建涵洞，天然開河挑浚河身，改順河尾，並於大山頭築壩，不使東注，疏通彭家溝，以洩積水，皆屬亟應挑築。原奏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兩岸築堰，應自灰谷堆迤上之符離橋，一律接築。河渠紀開。

乾隆十二年五月，大學士高斌、總河周學健奏：山盱廳屬蔣家閘一座，於乾隆九年定議修理開放。今上年湖水盛漲，山盱三滾壩過水六尺，天然壩亦經開放，因實應湖受水既盈，未能全下，遂注入高郵湖，致滾壩洩水平緩，實應運河西隄受險，極力搶護，方保無虞。而蔣家閘開放宣洩，直注高郵湖，建領甚暢，是該閘遇盛漲，資其宣洩，已有明驗。今因大汛經過，衝擊損壞，應行拆修。查原金門寬一丈八尺，今應加寬四尺，照惠濟閘金門二丈二尺，以資暢洩。其閘底全壞，下塘衝深，應移下五十餘丈，庶於地勢合宜。查舊閘爲盱邑通衢，今移建於下，行旅未便，應於舊閘以上，建木橋一座，以資利涉。但該閘惟洩盛漲之水平，時臨湖口門，堅築草壩，勿使輕開。其閘下河長五十餘里，兩岸民田，需水灌溉，應於草壩西偏，建石涵洞一座，口門寬方三尺，俟湖水長後，不必盛漲，即可開放，以利農功。閘工約計共需銀一萬八千餘兩，容臣等再加確核，另疏題估興修，奉硃筆旁批：既利民之舉，具題來，若緩不及待，則一面興工。南河成案。

乾隆十五年四月，高斌奏呈河工圖說，恭候來春聖駕時巡指示方略。洪澤湖、洪澤湖在山陽縣西南清河縣東南，盱眙縣東北，周環三百餘里，發源河南桐柏，經信陽、羅山、息縣、光州、新蔡、固始、霍邱，至正陽關與汝水合，又經安徽壽州與淝水合，歷臨淮懷遠，定遠五河、泗州、盱眙，合豫皖諸山河水，匯爲洪澤湖。由清口會黃入海。隄工自武家墩至秦家高崗，長一萬七千餘丈，查洪湖地居淮揚數十州縣之上游。

堰。肝隄工所以障全淮之水。使不分流旁出。併力北趨。以與黃會。復分入運口。以通運道。乃黃運兩河關鍵也。先是隄身單薄。石工間段幫築。屢致衝潰。淮揚頻告水災。淮水勢分力弱。黃水倒灌入湖。運口淤墊。運道民生。均爲可虞。歷蒙聖祖仁皇帝南巡。親臨指示。堅築高堰。堵閉六塘。使淮歸故道。暢出清口。雍正八年。荷蒙世宗憲皇帝。特降諭旨。以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滯。必須保固高家堰隄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以助其暢流之勢。發戶部帑金一百萬兩。將隄工險要之所。及單薄處。俱加修石工。以爲久遠之計。捍禦巨浪。保護二郡民生。蓄清會黃。利漕濟運。誠千古不易之章程也。臣等查高堰石壩。現今完固。惟土隄尙有未能一律之處。緣湖水浩瀚。兼之西風鼓浪。汕刷尾土。自武家墩至秦家高岡。有寬十餘丈者。有寬七八丈者。且有僅寬五六丈者。雖土隄外俱有甃石工程。可以無虞。而萬全之策。必須將尾土培厚增高。惟是隄長一萬七千餘丈。工費浩繁。臣等再三籌畫。通計隄身幫寬以十丈爲率。約需土方銀五萬餘兩。若卽於堰肝二廳。歲搶修柴埽工內。分年節省。妥辦土工。則數年可一律完整。不須另請錢糧。該處土堅。足資捍衛。將來俱寬至十丈。則既有石工。以爲外捍。復厚其土隄。以資保障。高堰一帶大隄。益增鞏固。正以仰體世宗憲皇帝。大修石隄保固高堰之至意。而淮揚十州縣民生。咸底安全矣。三滾壩。天然壩。蔣家閘。洪澤湖三滾壩。於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翮題建。一北壩。一南壩。均寬七十丈。一中壩。寬六十丈。因其時六壩既經堵塞。大汛水漲。若專恃運口爲尾閘。則高堰瀕危。於是議設減水三石壩。以洩溢槽之水。其翟塘原有天然南北二壩。仍留以備異漲。各壩滾下之水。俱由草子唐漕等河。分洩入白馬寶應諸湖。歷高郵邵伯入運。以達江。乾隆十一年。臣高斌奏准。將滾

壩迤南之蔣壩石閘修建。每年相機啓放。查洪澤湖會黃濟運。必須多蓄。使之常盛。方能暢出清口。不致黃水倒灌。伏秋盛漲。有餘之水。又必早爲分洩。高堰一帶。方能容受。現在南北中三石壩。總以高堰水誌長至八尺五寸外。聽其過水。如未及誌。水已低於壩脊。當收蓄以會黃濟運。既可洩溢槽之水。而仍能留平槽之水。則減洩之法。誠莫如滾壩爲最善也。至天然南北二壩。係屬土壩。並無石基。一經啓放。則全湖之水。奔注高寶邵伯諸湖。勢必將運河東隄南關車邏等壩啓放。下河各州縣田廬受淹。且分洩太多。湖水受虧。卽不能會黃濟運。是天然二壩。誠未可輕易啓放。臣等謹按洪湖爲全淮委注之地。天然壩旣未可輕放。若專恃南北中三滾壩過水。其蔣家閘分洩亦屬無多。設遇水溢。湖不能容。則淮揚二郡深爲可慮。臣高斌曾於乾隆八年。奏請添建二滾水石壩。估銀一十一萬餘兩。嗣經廷議。以天然壩地亢灘高。所受者原係淮漲分流漫注倒漾之餘水。今將現在土壩改與南壩相平。過水。停其建石。十年南滾壩過水二寸。卽啓天然土壩。汕刷廣深。仍係澈底開放。隨經搶護堵閉。十一年。臣高斌復奏。俟南滾壩過水三尺。再相機啓放。臣等細加籌畫。十四年。湖水加長。自六月初一日。滾壩過水後。至七月十二日。水勢有長無消。滾壩過水。已至三尺。一時不能消退。高堰全隄可慮。急須啓壩分洩。臣等因下河民生關係。是以慎重未放。幸水勢漸退。保護無虞。據此試驗情形。若再添兩滾壩。則減洩旣多。水退自速。應請仍照八年原議。相度地勢。添二石壩。其天然舊壩照舊堵閉。庶異漲旣可多爲分減。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一經平壩。便已斷流。於全湖應蓄之水。毫無損礙。與天然壩之徹底啓放。致清水受虧者迥別。兼之循序漸下。下游不致驟漲。而高堰一帶。可無危險之患矣。南河成案。

是年河南巡撫鄂容安奏。豫省惠濟一河。自中牟西十五里鋪起。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淮寧、鹿邑等處。至江南亳州入渦河。以達淮。雖爲分減賈魯河異漲之水。而各州縣溝坡雨水。亦皆賴以宣洩。自乾隆六年。議請每年動支耗羨銀四千兩。爲歲修疏復支用。其挑河之土。分積兩岸。修築子堰。并建築涵洞。仍於下游鹿邑地方。每歲秋分。築壩蓄水。立夏開壩放水。奏准辦理。迄今九載。而河身淤墊之處甚多。檢查歲修卷案。遞年所領銀兩。雖屬無多。終恐不歸實用。是以臣於十四年。卽令動支專委熟悉河工之員。詳細勘估。臣復加履勘核計。土方工價。若同時興工。原設歲修。恐不敷用。經臣聲明詳酌另奏。隨委管河道。世表前往。逐一確勘。復令布政司富明親勘核議。今據司道勘議。臣與當面詳籌。從前估挑工段。或淺或深。原不一律。遞年挑淤濬淺。亦僅照原估而止。未能深通暢注。若急加挑浚。必致漸積漸淤。轉使前功廢棄。查河勢西高東下。除下游之柘城、淮寧、鹿邑等境。河身通暢。毋庸挑濬外。其上游之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五邑。或較原估淤淺。應行開挖寬深。或因地勢居高。再加挑濬。但原議內應行酌改者。如兩岸原經築有隄工。而又以挑河之土。臨河加築子堰。無論土性浮鬆。遇雨卽卸。卽使加功堅築。逼近河身。大溜直衝。子堰勢必坍塌。其水全力直注大隄。堰不可保。而隄亦隨之。子堰之築。非徒無益。實爲有害。應將挑河之土。運至大隄。加高培厚。俾得永固。前議加築子堰。應行停止。又如兩岸涵洞。率多卑薄。而所建亦非其地。徒有涵洞之名。未收啓閉之益。應於沿河坡窪地方。便於出水歸河處。將隄身酌留口門。用石包裹兩頭。以防激流衝刷。平時仍於口門內堆築小堰。一遇積水。聽民開放入河。水過仍前堵閉。則蓄洩咸宜。可免坍塌。前議涵洞之處。應行改建。再如鹿邑河尾。於秋分築壩。立夏開放。原爲蓄水濟舟而設。查商船

由亳州而入惠濟。建壩則舟楫難通。况柘城、鹿邑交界。現有沙壚足資攔蓄。此即天然蓄水之壩。前議分時蓄洩。地勢既非。且於水利無益。鹿邑、河尾應停其建壩。所有惠濟河開挑工程。共需銀三千九百八十九兩零。尙在歲修四千兩之內。應卽動支。乾隆十五年歲修銀兩。於霜降後。委員分段及時挑浚。仍責成該管道府查催。務使如式深通。以收實效。統俟工完核報。至改建涵洞。加培大隄等項。約需銀二三千兩。應於來年歲修項下確估動用。工竣照例報部核銷。再惠濟河來源。出賈魯河。由鄭州至中牟分洩。而鄭州窪下之區。係賈魯河經由之地。匯成大湖。伏秋湖河並漲。鄭中二邑民田。年年被淹。今議於鄭州唐雷莊起挑挖一道。直接至惠濟開。迄北入湖。則上游之水節宣有資。鄭中二邑被水處。所均可涸出水旱田地數百頃。需費無多。而爲利甚溥。鄭州居民無不踴躍。情願自行開挖。現在雖未完竣。已於農隙興工。頗有實效。此臣與司道等相度情形。將應改之處。悉心計議。務使民田廬舍。均有裨益者也。皇清奏議。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四

淮水章廣三

乾隆十六年二月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臨堰盱諭天然壩永禁開放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啓智壩仍不減次及於信又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壩用石基輒斲以期首尾完固按仁義禮三壩舊制高下一律總以高堰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爲度欽遵勘估舊建仁禮二壩寬七十丈義壩寬六十丈新建二壩寬六十丈壩基石脊高下與舊壩同其舊築土工俱改建甄石工程林家西改建石工沈家西清水溝秦家甄工及建蔣家閘鉗口石壩剋期築竣黃淮清濁異勢自淮奪於黃而淮之清者亦濁洪湖地勢亦稍變異潘宮保護築高堰時周家橋迤南一帶地勢亢於高堰淮水大漲從此漫入白馬湖渙旬不雨仍爲陸地故於此地空而弗築留以洩異常之水曰天然減水壩也迨後黃入於淮洪湖底亦受淤至今二百餘年向之高者亦平若任其減洩則諸湖不能容淹及下河聖慈廣覆永禁開放天然壩增智信二壩以節蓄之議者以高郵三壩上應堰盱五壩復益昭關諸壩以足其數實則增智信以爲永閉天然之地而五壩仍不常洩也卽當南岸漫工全黃入湖助清刷沙自清口以下河道寬深大汛水長僅開一二壩卽足濟用蓋刷沙之力大而河深也常年水不大漲五壩堅閉不開湖河節宣以時安流順下仁義禮三壩亦皆備而不用不獨智信二壩也有智信二壩而堰盱有長安之勢不開五壩而下河無沈窳之憂職河防者宜常思減水之去路毋輕於一

試也河渠紀聞

是月初十日。上諭內閣。洪澤湖上承清淮。汝潁諸水。匯爲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隄。天然壩。乃其尾閘。伏秋盛漲。輒開此壩。而下游諸州縣。胥被其患。冬月清水勢弱。不能刷黃。往往濁流倒灌。在下游居民。深以開壩爲懼。而河臣轉藉爲防險祕論。二者恆相持。朕南巡。親臨高堰。循隄而南。越三滾壩。至蔣家閘。周覽形勢。乃知天然壩斷不可開。夫設隄以衛民也。隄設而民仍被其災。設之何用。若第爲掣流緩漲。自保上游搶險各工。而鄰國爲壑。田廬淹沒。勿顧此。豈國家建立石隄。保護生靈本意耶。爲河臣者。固不當如此存心也。天然壩當立石永禁開放。以杜妄見。近者河督大學士高斌。副總河巡撫張師載。於開天然壩之說。亦深以爲非。而請於三滾壩外。增建石滾壩。以資宣洩。朕親臨閱視。謂增三爲五。卽以過水一二尺言之。向過三尺者。卽爲五尺。向過六尺者。增而至丈。是與天然壩名異實同。人必有議其巧避開壩之名。而陰襲其用者。是當爲之限制。上年滾壩過水三尺五寸。天然壩仍未開放。應卽以是爲準。俾五壩石面高下維均。以仁義禮智信爲之次。仁義禮三壩。一如其舊。智信二壩。則於石面之上。加封浮土。必仁義禮三壩已過水三尺五寸。猶不足。以減盛漲。則啓智壩之土。仍不減。乃次及於信。斯爲節宣有度。較開天然壩之一。往莫禦者懸殊矣。再高堰石隄。至南滾壩以南。舊用土工。石隄有首無尾。形勢不稱。應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閘。水勢益平。則石塞輒整。如此方首尾完固。屹如金湯。永爲淮揚利賴。至洪湖束水。藉以刷黃。而上游宿虹鳳潁諸邑。歲被水患。議者謂洪湖盛漲。諸邑先被其災。洩洪湖仍於上游無補。自朕觀之。漲減則上游之漫溢者亦減。此固在封疆大吏先事綢繆。而

司水土者亦未可以閭閻休戚非職掌所在而專以東水保隄爲得計也。河工宿弊不可枚舉無益之費尤多或明知無用而因循不廢或陰以爲利而妄事興修高斌張師載於此雖能持正如荊家圩頭二草壩固已廢所當廢而此外無益之費即以朕巡視高堰一壩之內已不勝屈指數然屬員已議其不發帑不興工矣朕觀河臣筦領河漕數千里民命所繫視督撫綏輯一二省者爲難冒涉風雨守護隄防亦視督撫坐辦案牘者爲勞歷來河臣不乏表表尸祝之輩而糜帑養患有罪無功其識機宜得關鍵實著功效者幾人哉果使全不興工則置民瘼於不問河臣幾於虛設故無此政體如其糜脂膏以擲虛牝則蠹弊之最巨者總之河不可不治而勿循虛名工不可不興而必歸實用斯爲至要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屢幸南河躬親指示平成睿略萬世永賴朕何能仰企一二即經臨視有所籌畫亦不敢自信爲必不可易惟愛養黎元揆理度務崇實敦本兢兢業業之衷可共白耳將此詳悉宣諭中外臣民其庀材興工一切應行事宜河臣會同督臣按例確估具題

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高堰山旰土隄幫寬十丈爲率需用土方銀五萬餘兩卽於堰旰二廳歲搶修柴埽工內分年節省妥辦南河成案

六月初三日高斌等題稱洪湖隄工爲淮揚保障會黃濟運實南河第一關鍵欽奉皇上親臨閱視全隄周覽形勢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相機節宣天然壩則永禁啓閉其舊用土工形勢不稱處一律改建甄石工程隨卽欽遵諭旨率同道廳委員前往堰旰隄工詳勘確加丈量查舊建仁禮二壩寬七十丈義壩寬六十丈今新建二壩亦應寬六十丈其壩基石脊欽遵諭旨五

壩高下一律維均。總以高堰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爲度。內新建智壩一座。估銀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兩五錢零。信壩一座。估銀五萬九千二兩一錢零。林家西改建石工。估銀四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兩零。沈家西改建石基。估銀三萬五千三百八十一兩三錢零。清水溝。秦家高岡。改建石基。估銀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兩七錢零。又接下石基。估銀四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零。蔣家壩。改建石基。估銀一萬八千五百五十兩三錢零。蔣家閘。工銷口石壩一座。估銀六千九百一十兩七錢零。通共估需料物。夫工銀二十三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兩八錢零。造冊題估。再此項工程所需。石木灰等料繁多。採運稍稽時日。須早爲發帑購辦。庶可及時修築。臣等移咨江蘇撫臣於藩庫內撥款。解交河庫動支。給發委員分投採辦。料物到齊。本年秋汛水退後。剋期興工。限乾隆壬申年伏汛前一律完竣。奉旨該部速議具奏。十四日工部議准具題。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乾隆十八年四月。高斌奏。山盱廳洪澤湖工。古溝東壩石工一段。長九十八丈。係乾隆八年堵閉漫口後。建於深塘之內。砌石二十層。隄高三丈。工竣以來。迄今十載。雖石工未露脹裂。而該處較兩頭工程。逐漸卑矮。上年八月。臣到工查勘。令該道廳加高土工三尺。與上下相平。今春融凍。解二月二十八日。中段倒卸石工一段。長二十丈。兩頭脹裂二十六丈。共計四十六丈。係從前漫口衝刷最深之處。緣下係深塘。根土淤鬆。而石工高峻。故難經久。查此處迎溜受風。亟宜補修。以資捍禦。一面照估採辦料物。一面先用柴草撲護。外餞長五十五丈。中填土樁與舊工尾土交接。一律相平。夯礮堅實。以防大汛。料物一齊。照舊石工基址。退進二丈。挑槽簽樁。修砌石工。長四十六丈。兩頭越灣。添估石工二丈五尺。共新修石工四十八

丈五尺。砌石二十層。上加輓工五層。將舊工根基。留爲外護。根底既得堅固。而石工加輓。則下重上輕。可免垂頭外仰。自獲經久。再該處隄工長一百五十丈。上年已幫頂寬至十二丈。後因加高三尺。收頂只寬十丈。今估新砌石工。退進二丈。應於補築石工後隄。身長五十丈。幫寬四丈。南北兩頭工長一百丈。仍幫寬二丈。均足十二丈之數。則工堅隄厚。永資鞏固矣。南河成案。

接大工合龍後。龍門下必有深潭。古溝漫工。就隄接築。漫水自高而下。衝激更深。補還石隄之中段。卽漫口衝刷之深潭也。凡水衝至極深。其下多係活沙泉眼。椿不能立。必須隄外築壩攔截。厚盡內塘水。始可施工。而隄外水深浪湧。壩不能固。惟將舊隄收進爲基。下椿鋪底。此移步換形之做法也。深潭不獨不可下石。卽下土亦不易。如合龍後。龍門澆戲。深至五六丈外者。所下之土。每衝出二十丈外。必俟填滿深潭。土不外游。至出水後。始可計方估土。工費甚大。或於壩下本淺處。償築土壩爲重門。以閉其氣。工用輕省。便於防守。全在臨時審察機宜。補還古溝漫工石隄。下虛上隆。築實不易。非老於工者爲之。不能經久也。

河渠紀聞

十月二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湖水情形一摺。高堰各工已俱危險。經舒赫德等晝夜搶護。雖間有汕刷。然大勢已可無虞。惟閘圖內所繪情形。似於蔣家閘及東水隄等處。若早求一宣洩之方。或積水尙可稍減。不致衝刷隄身。如此之甚。蓋洪湖未復故道。則漫溢之水。必當使有所歸宿。若更壅阻。則潰決滋甚矣。其石工衝汕之處。應於桃伏大汛之前。急爲修理完固。已如所請。著嵇璜德爾敏揀派司官。帶同馳驛前往督辦。此時已發帑購辦石料。務先期催集。俟欽差到日。卽可星速鳩工。早收捍禦之益。

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嵇璜德爾敏鄂容安尹繼善富勒赫奏高堰隄工捍禦洪湖爲淮揚保障今歲伏秋盛漲加以全黃歸注風浪洶湧致輒石各工倒卸甚多仰蒙聖恩念切民瘼興修以資捍衛臣等於月之十五日馳赴高堰查勘洪湖水勢武家墩沿隄深三尺六寸南至高堰水深八尺一寸又南至蔣家閘水深三尺六寸五壩已經斷流今歲水勢雖較往年旺盛而現在逐日消耗尙爲平穩自武家墩至蔣家閘止隄工共長一萬六千餘丈內有康熙三十九年修建石工乾隆四五等年續加輒工者有雍正八年興修通身石工者有乾隆十六年及十八年修建通身石工或通身輒工者工程輒石不同年分亦新舊各異因今年水勢甚大風浪衝擊新舊輒石工倒壞者三千六百餘丈現未倒壞而齧裂應行拆修者五百四十餘丈二共四千一百餘丈必須及時興工修砌其修築之法又當因地制宜詳加分別如修砌石工應於隄外先築攔水壩以便施工水深處難以築壩惟有退進一二丈於隄身開槽修砌且留舊隄石基以爲外護俟新工砌至過半再拆舊石層層添砌至舊有輒工原難經久前經臣舒赫德等奏明將倒卸輒工盡行改石則凡輒工內通身全倒及半倒脹裂者自應全拆改築石工而石工較輒工其勢倍重應將下面椿木酌量加添其下石上輒工內有止倒上半輒工而下截石工未倒者卽於上面改石椿脚年久未免虛鬆頭重難勝仍不免傾圮亦應通拆到底另行加椿修砌方能穩固如石工年分未久止倒一半其根脚尙固者只須加砌上段不必全拆以免糜費至輒石各工有通身完好全未倒卸者自應存留雍正八年所修工程現俱堅固毋庸置議其餘新舊工內上面雖屬整齊而下面及根脚有無搖動殘缺現在水勢漫

蓋不能詳閱。俟興工時水涸，逐一查勘。如有應修補處，另奏續估辦理。再查高堰石隄，向來做法止用石二進。石後用軛二進，即與隄土相連。軛石與土不能固結，一經風浪，則湖水浸入，搜空易致坍塌。必須於軛石背後築打灰土三尺，以禦衝刷。今按堰疇軛石工後，加灰步土，始此。南河漕規雖未載此項，而石隄大工應請照京城各工例興作，並請嗣後舊有工段，遇坍塌應修者，亦照此辦理。此臣等現在分別籌辦之情形也。工段縣長必得多員分修，方能速竣。今於附近府佐州縣及河員內，擇才具可用者二十餘員，分派工段。委淮揚河庫二道催查，趁此冬令，將水中舊石上緊撈取，儘數選用。所需新石已奉旨令江南山東兩省採辦。所需軛樁石灰糯米等項雜料及雇募匠工，皆須豫備。現在發銀定限，飭承辦各員分路採辦。俟運石到工，先儘險要處即行儻砌，但工段縣長需石甚多，洪湖水險轉運維艱，石工未竣之前，風暴時有，其倒卸殘缺處，非鑲做柴工，難以保護。其海漫石必須鋪柴一層，名為馬鞍，方免風浪汕刷。今按馬鞍壩始見此。石後尾土急應多備柴束，以免臨時周章。臣尹繼善已酌發銀兩購辦物料備用。入於歲搶修案內核銷。石工固須鞏固，而土隄爲石工後戩，亦屬緊要。現在土隄歷年加高培厚，其頂足十丈，底足十餘丈者固多，亦有被浪衝掣，隄頂殘缺，更有年久未幫，隄身卑薄，皆須一律加培。其隄工海漫石殘缺者，一併補修完整。再五滾壩過水甚大，壩身石塊間被衝損，應須修補。五壩迤下東水土隄，在在殘缺，亦應補築。均請歸大工內一體報銷。蔣家石閘衝壞，應行拆修。工程尙可稍緩。另案估計辦理。以上各工共約需新石十六萬四千餘丈，銀五十九萬餘兩，再幫修土隄約需銀十餘萬兩。此係約計之數。容臣等將石料新舊隄身高矮及裏外層次逐一算明，詳細估計題奏。南河成案。

按此因張公漫口。全黃歸注洪湖。衝損石工。修補殘缺也。漫水下注。又加風浪淘湧。倒卸隄工。自武墩至蔣開萬有六千餘丈之工。倒壞巖裂八千餘丈。河督尹繼善等勘估修築。更將土隄一律加培。隄頂海漫石補修完整。五滾壩及壩下東水土隄。一律補築完固。河隄修砌石工。爲費甚鉅。非當湖河風浪撞擊之所。及蓄水開減水壩攸關運道民生者。不敢輕舉。先審山陵岡麓。土性堅凝。始爲建築。尤重根基。根基不實。石必下陷。前人於底樁。每用大木方梁。橫亘其上。長釘關穩。上鋪二尺厚板。簽釘縫連。合而爲一。板縫用油麻加捻。船法綵密。方砌底石。灌以灰汁。融結如一。灰漿不能由樁頂漏去。底樁必須到地。馬牙梅花。株株實在。方能著力。一有虛鬆。則力難勝重。漕規估計樁木。雖有二截三截之分。而測量地勢。以入地深穩爲主。然後層層加砌。不致傾側倒墜。至裏石之後。復襯河輓。土石性殊。難以聯屬。以輓貼土。輓土易於融洽。輓石後再築灰土三尺。更加穩固。如法施治。以費爲省。萬有餘丈之堰。鞏若金壩矣。河渠紀聞

乾隆十九年十月。工部題。議得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等疏稱。外河廳屬。清口南岸汛。吳城縷隄。內臨洪湖。外係黃河。中僅一綫單隄。每遇汛水長發。風浪汕刷。甚屬險要。曾於乾隆十二年。修建輓工一千丈。今所建輓工。自五堡迤下。間段塌卸不堪。隨飭據淮揚河道吳嗣爵詳稱。遵卽逐細查量。應補砌塌卸舊輓工。長九十五丈。共估需工料土方銀二千九百六十四兩三錢一分九釐五毫。造冊請題。再吳城縷隄。於乾隆十一年。修砌輓工一千丈。十七年。續請接築輓工一千二百二十丈。內有已經完工者。亦有未經修竣者。伏秋風浪衝刷。新舊多有殘缺。應拆修補築。查十一年所做工程。已在保固限外。十七年新工。內羅繪等承辦。尙未完竣。例應賠修。此外舊有土隄一千二百九十丈。應加幫寬厚。今加幫舊隄土工。已奉欽

差於詳勘黃運等事案內勘估。應彙入彼案造冊請題。至羅綸等新做未竣衝刷應賠。工已委桃源同知張樹玉等接辦。俟工完照例取結造冊請題。查吳城縷隄。該督既稱所建。工自五堡迤下間段塌卸不堪。題請急爲補砌。應如所題辦理。以資捍禦。仍令該督俟工完日。將工段銀兩照例核實造冊題銷。至加幫舊隄。並新做未竣衝刷。工應速飭償辦完竣。照例核實具題查核可也。商河成案。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上諭內閣。據白鍾山奏。洪湖水勢長發。仁義智三壩過水甚多。現將清口東水東壩。量行展寬。俾清水暢流。會黃入海。白鍾山此舉已遲矣。清水原淮水故路。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所爲淮流力弱。資其堵束。逆力刷黃。至淮水既當盛漲之時。西壩不動。東壩當早爲宣洩。以減其勢。此固操縱由人。非可膠柱。至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欲洩水勢。當在清口。清口洩一分。尾閘便減七八分。清口壩不早爲展拓。無怪乎水勢全注五壩。而高竇諸邑。行被水患矣。此朕今春親臨相度時。所欲言而未及言者。可傳諭白鍾山等。嗣後清水東口東壩。當秋冬淮弱時。仍照舊修築。束清敵黃。春夏之交。一遇水漲。卽展拓開關。至盛漲時。三壩等處過水一寸。則東壩可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俾得疏洩通暢。不致奔赴尾閘。此最要之著。所當永遠遵行。又黃河水勢。於五月下旬陡長。其力既盛。自能刷沙。現在徐州一帶沙淤處。所可衝刷加深否。亦著白鍾山查明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上諭內閣。淮黃並稱二瀆。向來黃河水勢。寧夏一經長發。卽將長水尺寸馳報。下游河東江南等省。豫爲防範。立法甚善。淮河水報。自應亦照黃河之例。其上江正陽一關。爲淮水上下關鍵。水勢尤易查驗。大汛時著白鍾山酌委委員。在彼探報。庶上下游呼吸可通。而淮水匯聚之洪澤高竇諸湖。得以先事豫

籌著交南江總督安徽河南巡撫飭行所屬沿河各州縣一體遵照將水勢長發情形隨時報明江南河道總督查覈如有遲延沈擱責成各該管道員挨查究處以重河防純皇帝聖訓

七月工部咨明河南撫院覆稱淮水發源於南陽府桐栢縣西境之胎簪山伏流三十餘里至淮井而始顯寬止丈餘深僅尺許有時竟無勺水雖當春夏水亦如斯自淮井至縣治東北之固縣鎮河身漸寬流亦平緩至花蕊店出境共長六十餘里入汝寧府信陽州之申新村東北曲流一百里至長台關如遇水發河流寬廣又七十里至陡溝出境計在州境濼回一百七十里支河汝港山澗溪流俱入於淮而水勢滋大從兩河口入羅山縣西北境東流由江家埠至周家渡口下至青龍寺孫家店出境從揚名埠入光州息縣境其北岸係正陽縣界距縣治九十里仍由羅山入息境其南岸係光山縣光州界各距城六七十里不等俱入息境自息境之揚名埠下至縣治南關外十里大埠口轉東過臨河店長陡店烏龍集淮汝集計二百五十里出息縣入固始縣境亦距縣治七十里惟經過往流集東流三十里至三河尖入江南霍邱境彙於正陽關此豫省淮水經由之情形也其在豫省境內各州縣情形雖逐漸不同然每有上游之水未長而下游已長者亦有上游略長而下游已盛長者止可就其長發尺寸具報不能以上游之形勢悉符於下游惟江南正陽關挾七十二道山河之水彙成巨浸是以淮水之長發尺寸惟正陽關測量始爲明確今就豫省情形細加酌議查黃水發源於星宿海而設立水誌在甘省寧夏大壩地方一遇水長填註滾單限行六百里馳報河院沿河俱有守汛員弁兵夫查探驛遞飛報今淮河一帶惟信陽州設有驛站餘俱塘馬數匹又無守汛員弁兵夫則填單飛報爲難且淮水在桐栢縣發源水勢未大卽正

陽縣、光山縣、光州。雖有淮水經過。不過沿邊少許。又各距城甚遠。若令逐程轉報。恐致紆遲。此四州縣均無庸設立水誌。填單飛報。應請於信陽州屬之長台關河口。插立水誌。今按淮水報始此。責令地方保長鄉約輪日看管。該州每月派役巡查。一見淮水比尋常水勢長至五寸以上。飛報該州印官。一面填單飛移下游之羅山縣。一面具文通報江南河院暨本省司道衙門查考。其羅山縣應於周家渡口。息縣應於大埠口。各照式設立水誌。一例看管。巡查水長通報。一面填單飛報下游。如羅山縣則報息縣。息縣則報駐劄烏龍集之光州州判。至息縣之烏龍集。既有州判駐劄。固始縣之往流集。現有巡檢駐劄。三河尖現有汛弁駐劄。應於烏龍集往流集三河尖三處。各照式設立水誌。亦令地保鄉約輪日看管。令州判巡查。每月派役巡查。令汛弁每月派兵巡查。如遇水發。該州判行知息縣通報。該巡檢汛弁報明。固始縣通報。挨次填單。飛報下游。其正陽關通判衙門。以三河尖駐劄之汛弁飛報爲便。正陽關通判逐程轉報江南河院察核。其設立水誌各州縣。如有上游未及。移知下游。應聽下游徑將本境水長尺寸填單。飛移下汛後。仍將上游遲誤。稟報本道衙門。以憑查究。請參。如或各有遲誤。互相狗隱。或本道察出。或別經發覺。均應一體查參。再羅山。息縣。固始三縣。祇有塘馬數匹。路徑亦頗崎嶇。若州判巡檢衙門無馬。應差祇能雇。用民馬。令各縣於公費內酌撥價值。均恐不能。如黃河馳報。定以六百里之限。可否以日夜行四百里爲限。毋許遲延。其水誌式樣。用四方直木一株。粉白。蓋油。上刻黑塗。丈尺寸分數目。插立河畔土中。以便識認。具報。其滾單刻印。填寫下汛。接得此單。卽同本汛滾單一併飛遞下汛。逐程傳遞。則馳報不致遲延。而下游得以豫備等語。當查日行四百里。必致貽誤。應照寧夏之例。日行六百里。餘均如議辦理。甯河成案。

是月蘇撫陳宏謀奏請通盤籌辦疏洩之宜。奉上諭。今日召見陳宏謀。詢及各省水災。據奏。皆因上游爲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當會同通盤籌辦。其言頗中肯綮。江南山東河南壤地相接。數年以來。頻罹水患。而今年爲最。朕早見及此。於閱河時。卽已諄切訓諭。並分命欽差及督撫。河臣相度籌辦。而時已首夏。不及措施。竣事者。荆山橋上下百餘里。及清河積水而已。豫兗之境。被災較廣。人戶田廬。撫卹者不下數十州縣。南望爲之惻然傷懷。轉瞬秋冬。工作可施。若不先事亟圖。坐視其年復一年。橫流四出。直至臨時補苴。何所底止耶。山東之水。匯於淮徐。河南之水。達於鳳潁。該督撫等。雖各守封疆。要不得各分畛域。况此噉噉災黎。皆朕赤子。人臣公忠體國之謂何。而忍稍存分別見乎。在今日言之。會三省之全局。而川滄以疏之。隄防以禦之。工費仍屬浩繁。然一舉而使千百里內之田疇民舍。可以永獲安全。則民生之利。孰大於是。卽多需帑金。所不當惜。况統屢年賑卹所用計之。爲數果孰多孰寡耶。在國家蠲賑。未嘗不動盈數百巨萬。而小民已受蕩析之苦。卽使爲督撫者。皆能體朕愛民之心。郡縣之吏。又悉良有司。撫卹極周。經理極善。而災黎所得。日纔以升合計。度命而已。何如無災而得終歲。蓋藏之爲能自樂其生耶。且水非旱比。赤地千里。待澤上蒼。非人力所及。有吁嗟籲禱而已。水則專藉人工。所難者。治之常得其要領。及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大臣耳。前曾以此諄切傳諭尹繼善。伊於地方情形。非不熟悉。其才力亦非不能辦。此特惜費省事之意。膠固於胸中。而又恐辦之或無成效。動曰地處窪下。治之亦不能保其不被水患。夫治之而仍受水患。此則未得治之道耳。豈終不可治耶。乃以是藉口。而委之不治。是正因噎而廢食矣。爲地方與大利。除大害。詎可沾沾爲一身功過計。是豈朕委任意耶。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

晉山東巡撫鶴年。河南巡撫胡寶瑋等。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彌水患之處。著該撫等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同籌辦。侍郎裘曰修。夢麟。往來查閱。隨時商酌。其有應會兩總河者。亦著會閱詳議。陳宏謀著即由河南歸德一路。前赴江蘇。沿途逐一先行省視。與高晉等會奏請咨。諸臣膺茲委寄。務各以實心和衷共濟。以慰朕念切民瘼。宵旰憂勞之至意。欽此。尙書裘曰修。安撫高晉議。以濰河宣洩。虞夏商永之水。自徐溪口至符離。又自符離集至靈璧之霸王城。俱間段淤塞。又自徐溪口南北分爲二股。卽就現在兩路衝出河形。因勢利導。一律加挑深通。以暢去路。至濰河之入五湖者。東南一路趨謝家溝入洪澤湖。東北一路由烏鴉嶺入洪澤湖。應將謝家溝展寬。烏鴉嶺下沙礮挖淨。以免阻礙。餘如宿州靈璧虹縣之溝河。併一律疏浚。以暢分流。虹縣潼河受水極大。舊有林子河歸入安河之路。已淤。應從徐家衝開通。達董家溝歸安河入湖。最爲捷徑。至烏鴉嶺董家溝安河間段淤阻。金鎖鎮劉李埂田家集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爲入洪湖之咽喉。皆須逐段挑挖深通。上游濰河一帶之水。順流直下。施功次第。當由此起。現在行查江省委員及時辦理。至徐州城外六十餘丈之河。難容萬里長流。又築塞九十里旁洩之路。專恃毛城諸河宣導。濰河雖治。每歲仍須減洩一洩。則宿靈受淹。勢不能免。固無一勞永逸之法。疏濬後歲加修治。日以爲常。至乾隆甲辰。大挑闌下河道。自蕭縣下至宿靈。直抵洪湖陡門六百餘里。間段開挖。工費至一十七萬五千餘兩之多。而不數年後。仍未免於填墊。緣毛城各壩開洩無已時。宿靈以下之淤。無止息也。河渠紀聞。

八月上諭。裘曰修高晉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辦疏濬事宜。於水勢來源去路。頗爲明晰。所言歷

年受病之由。及目前利導之法。俱得要領。見奏疏濬各工。應與舉者。卽行興舉。不必會商。往返致稽時日。朕爲百姓生計。並不惜費。惟期用之於實。永遠消患而已。至毛城鋪爲濉水上游。欲濉河之無淤墊計。惟有堅固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萬不得已。如今歲之自行漫溢。卽當於斷流之後。將淤沙盡力挑濬。若少因循。則今年淤一尺。明年卽淤二尺。河身墊高。節節阻礙。年復一年。其淤更甚。故逐年挑濬深通。是爲要務。其濉河下游。皆達於洪澤湖。而洪澤湖以清口爲出路。前經指授河臣。於汛前將草壩拆卸。俾得暢流。已有成效。嗣後卽以此爲法。不特盛漲一遇。水勢長發。隨時酌量拆卸草壩。豫爲減水之地。從前惟恐運河水少。故須蓄以濟運。今則惟恐其多。所當因時審度。不可執一而論也。所有現議應開支河。趕辦竣工。去累年淤阻泛濫之積。不特宿靈虹等州縣漸有起色。上游豫東諸積水。皆有所歸。民生利賴所關甚鉅。其共勉之。時襄曰。修等言。宿靈虹諸州縣被水。緣豫省商虞夏永之水。畢滙於宿州。所恃以宣洩者。惟濉河一道。查濉河自徐溪口至符離集七十餘里。上年毛城鋪諸閘減洩黃水太多。沙淤平岸。河形全失。濉河旣不能容。則豫省諸水及宿州諸山水漫流。遂於徐溪口南北分爲兩股。南股自張家溝至豬羊山衝斷驛路。下至時村。由唐溝歸入濉河。北股自牛家樓至大頭山高皇壩。於時村迤下三村歸入濉河。濉河上段已成平陸。難以施工。擬就兩處衝出河形。因勢利導。分一河爲兩河。至符離集以下。仍入濉河。俾上源散漫之水。順軌分流。自符離集至靈璧之霸王城百數十里。河身間有淤墊。應加挑通。以暢去路。至霸王城以下。卽靈璧之五湖。從前楊疇王山陵子崔家孟山五湖。今則連而爲一。其地最窪。卽多開溝渠。亦屬無益。不若捐之於水。以爲蓄蓄之道。其水沈地糧。題請豁除。至虹縣之板橋各小河口。則濉河

之入五湖者。至此復露河形。分爲二支。一由謝家溝經古汴河。一由烏鴉嶺經歸仁閣下安河俱入洪湖。此兩支亦宜開浚。以免阻礙。其他支河在宿州者。有彭家溝。濳河。栢山河。在靈璧者。有斗溝。拖尾河。沱河。在虹縣者。有荷家溝。岳家河。皆須挑濬。以暢分流。虹縣又有疇河。年久淤塞。宜改從潘家山南。達於董家溝。歸安河入湖。最爲徑捷。此三州縣應修之水道也。惟下游洪湖以清口爲出路。前蒙聖明指示。河臣將草壩拆卸。以暢其流。若每歲應期開放。俾上游之水。隨來隨去。則來多去速。亦不致壅闕於一時矣。巡撫高晉又請浚治潁州府屬之兩河口。急三道河。茨河。明河。淝河。武家河。宋湯河。鳳陽府屬之栢家河。裔溝。河。黑濠河。濕泥河。俱報可。皇朝文獻通考。

十月欽差侍郎夢麟等奏。宜洩洪湖去路。並請補修堰。一。帶石工。又柴工。改砌輒工。及補築子堰各事宜。上諭曰。及早宜洩。疏通去路。乃要務。保護隄工。終屬下策。爾等宜知之。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裘曰修夢麟白鍾山陳宏謀高晉奏。全淮俱入洪湖。而去路又以清口爲咽喉。疊奉訓旨。令每歲及早多拆東西草壩。以暢其流。臣等遵奉。面加商酌。今值冬令。應照例東壩蓄水之期。但向來口門只留十八丈至二十丈不等。未免收束太緊。臣等今擬酌留三十丈。較往年多寬十丈至十一二丈。則現在湖水可以暢出。其湖水多出一分。則來年可多受一分。似於宣洩之道更爲有益。明歲正二月春汛未發之前。卽仰遵聖訓。相機早行大爲拆放。所有臣等會籌緣由。理合奏聞。南河成案。按運口爲漕艘經由要道。必使清強黃弱。不致倒灌入運。黃水乘高而來。勢力強悍。正溜足以截淮。回溜足以倒灌。噴淤。仰承指授方略。令於頭壩北壩外。建壩攔截黃水。工竣挑水北趨。回溜一激自散。不能倒轉。及遠清水直抵黃水。

於惠濟祠下無復內灌挑護實爲得力不獨運河無虞淤墊清水會黃歸海之勢益盛海口日通迎流一壩真有回瀾障川之用是時大興水利疏通漕河虞夏商永蕭碭諸水由安河歸入洪湖去路以清口爲咽喉議拆東西草壩放寬尺寸以暢其流向來口門止留十八丈收束太緊酌留三十丈俾湖水暢出湖水多出一分來年多受一分之益清水出口暢盛力足禦黃又有大壩挑流既可消上游之水更可得敵黃之力一舉而兩益矣河渠紀聞

是月裘曰修夢麟白鍾山陳宏謀高晉奏上江地方諸水開通後皆歸安河以達洪湖安河計長一百二十餘里金鎖鎮劉李埂陡門間段淤淺業經奏明挑挖今從歸仁集以下逐段測量至陡門出口之路此段蘆葦叢生深止尺許淤墊較前段更甚上游數百里東下之水至此皆爲門限所格連年受害由此惟是長二千一百餘丈寬七八百丈之水面無從扎壩若概用鬻工不獨天寒艱於入水亦且蘆根糾結器具難施若坐待水涸又恐交春新水復生臣等擬將蘆根先行刨取則淤泥一併帶出水流泥活便可疏通沿河一帶漁船頗衆用錢雇募四五百隻并打造鐵耙等器人夫站立小船之上用鐵耙刨取蘆根兼撈淤土俟一船裝滿載往近河坡上拋棄仍復回船刨取較之扎壩鬻工難易大相懸殊且現在即可施工舍此無可著力惟計船給值計日算工不能照土方成法銷算須擇誠實勤力之員專督其事庶工可速竣而帑不虛糜查廬鳳道寶善驛道蔡長溎現有穎亳宿靈虹等處工程不能兼顧今專委江安糧道錢度總領其事董率試用同知富琦色卿額等協同泗州知州陳詔剋日趕辦以專責成尾閘一通則上游水有去路而安河河尾壅遏之患可減矣安河河頭亦有應行籌計者查歸仁集外漕奎河潼河栢家

湖、林子河、羅家河、諸水俱入安河。來水既衆，而咽喉尙狹，業經奏請開濬董家溝一路在案。今查歸仁隄迤下舊有涵洞穿入鮑家河，以入安河，年久淤塞，擬再開通此河。又分林子河一支，由此經行，則安河進水之地，亦有所分，可減河頭壅遏之患。奉硃筆旁批：何須扭於奏銷之常例耶？但期工歸實用，百姓受利，朕不惜費也。南河成案。

是年疏濬河南幹支各河。裘曰修胡寶瑛等言：豫省自滎澤以下，北阻大河，南則南山橫亘，諸水所經，惟以正東及東南兩面爲去路。正東則宿州之濉河，向因徐溪口等處梗塞，致豫省之巴河、響河、豐樂河，皆無去路，下阻則上淤。此夏虞商永被水之由也。東南則以潁州府之阜陽太和亳諸州縣爲出路，淮水之大本能宣洩，而兩省犬牙相錯處，淺阻亦多。豫省之水濡滯不下，則豫省先受患，漲極而潰，奔流四溢，其患又及於上江。此開封陳州迤下歸德之柘城鹿邑汝寧迤下西平夏蔡水患之由也。今濉河已奉旨興挑，而潁亳一帶，亦次第疏導，則去路可以無阻，而後水之在中州者，可得而治也。豫省東面之幹河，在商邱則爲豐樂河，在夏邑則爲響河，在永城則爲巴溝，實則一河，而旁受惠民溝、陸鄰溝、毛家河、虬龍溝、岐河諸水，河身既窄，深不過四五尺，亟宜大挑。東南一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爲大，卽古之潁水，見在深通，毋庸疏治。其他則賈魯河、歷祥符、尉氏、扶溝、西華、淮寧五縣入於大沙河，自尉氏以下，宜加挑濬。又有惠濟河在開歸陳三府之中，分賈魯河之水以達淮，向皆淤阻，宜通身浚治。又有渦河，經通許、太康、柘城、鹿邑諸縣，入亳州界以達淮，下游淤阻，自鹿邑以上，漫口甚多，亦當挑濬。此外如永城漕溝、夏邑毛家河、小引溝、觀音閣引河、白河、三汜河、虞城惠民溝、商水北沙河、大澗溝、鹿邑清水河、汝寧府洪河、汝河，均間段窄

淺亦宜徧加疏濬。如此由引河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幹河。其不能歸河者。或田間多作溝渠。以爲導引。或窪地聽爲藪澤。以資停蓄。總使有源之水。既得下注。而潢汙野潦。亦有所約束。而不至散溢。則水道治矣。疏入得旨報可。皇朝文獻通考。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五

淮水章疏四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吏部題。臣等會議得安徽巡撫高晉奏。安省鳳、潁、泗各屬一切工程次第告成。所有善後事宜，分別酌擬。一、奏稱請定水利兼銜以專責成也。地方農田水利，凡督撫藩司知府直隸州並州縣正印等官，均爲職分應辦之事。惟正印官事務殷繁，不無顧此失彼。若將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等官，兼以水利職銜，協同正印官稽查辦理，實爲有裨。現准部議，調任河南布政使劉懋陳、秦水利兼銜案內，行令查議。今上江現修河道，均在廬鳳道所轄鳳、潁、泗三府州地方。請將廬鳳道並鳳陽府同知通判、潁州府通判、直隸泗州州同，均兼水利職銜，另行分別鑄給關防，以重職守。嗣後將所屬各州縣舊有河道，並本年新修各河，及隄堰橋閘，即責成各該員協同地方官加意經理。至冬令水涸，各於境內查勘，如有淤阻、汕刷殘缺，報明道府，一面勸諭附近有業村民，出夫修浚補築，一律寬深堅實，出結呈案。如有工費浩繁，民力不繼，亦即詳請臣與督臣再加親勘酌籌，請旨辦理。如果各道府丞倅州縣實力奉行，河道溝洫完整，隄堰橋閘堅固，分別記功獎勵。三年內始終不怠，或保知府，或於計典內卓薦，以示優獎。儻有玩忽捏報，或藉端擾累，一經發覺，嚴參治罪等語。查籌辦水利地方各官，事務殷繁，若令巡道府州佐貳等官協理，則責成更專，可收實效。應如該撫所請辦理。一、奏稱濰河宜加保護，以垂永久也。宿靈虹上承豫省永夏及江蘇蕭碭清黃諸水，全賴濰河宣洩。嗣因濰河淤塞，水分南北兩股，致泛溢爲

患。臣尋源溯流。體訪查勘。既將濰河開挖閘座。以備啓閉。又將南北兩股。一併疏浚。以分其流。更於南北兩股河流匯歸濰河處。所各設閘座。以備啓閉。平時則上下各閘啓板。聽清水分流。儻遇盛漲。毛城鋪漫灘水至。則上下各閘隨時閉板。俾清水各歸南北兩股。本河將濰河空出。以讓黃水獨行。一俟斷流。仍將各閘啓板。放入清水。以資刷沙。此現在辦理之形勢。啓閉之機宜也。夫水利河道。雖與河工有間。要其利害。則一河工因設專員。是以隨時相機保護。水利河道工竣。一交地方官經營。遂致有名無實。今新修各河情勢。既具機宜。講若不派員分管。一二年間。仍歸廢棄。殊非仰體皇上永垂利賴之至意。查宿州有州同一員。州判一員。靈璧縣有主簿一員。請將自徐溪口起。至符離集止。所有河道。再西流黃疇沙溝三閘。應交州判分管。該州判向住州南臨溪集。今請於伏秋兩汛。移駐村落適中之地。以便往來照料。冬春仍駐臨溪。以資彈壓。又自霸王城以達陵子湖口。並一閘座。有河道四十餘里。應交靈璧縣主簿分管。仍將各員所管河道閘座。統責成宿州知州總理。不可因有分管之員。稍爲歧視。但既設閘座。必得閘夫以司啓閉。應請每閘各設四名。所需工食。照例咨部支銷。如此立定章程。則濰河可資保護等語。查宿州所屬濰河。經該撫挑浚。并將原有閘座修整。又添設閘座。以備啓閉。第不派員分管。恐歸廢棄。請自徐溪口起。至符離集止。河道並三閘。交宿州州同分管。自符離集起。至霸王城止。河道並四閘。交州判分管。自霸王城以達陵子湖口。河道四十餘里。交靈璧縣主簿分管。俱責成宿州知州總轄。應如所奏辦理。一奏稱毛城鋪應責成河員與地方官一體稽查也。濰河淤墊之故。實因毛城鋪減洩黃水過多所致。則毛城鋪

實爲濰河之關鍵。嗣後環遵聖訓，堅閉不開，并照奏准之案，將口門衝深溝槽填平，上建亂石壩，其口門以北之鉗口壩，並口門以南之亂石壩，一律修復，以節水勢，卽責成蕭礪廳營加謹守護，設遇盛漲漫灘之水，仍不能不洩入濰河，令蕭礪廳先期知會宿州，俾得豫爲防範，如有漫灘水發，蕭礪廳營不立時知照，或知照而管閘各官啓閉失時，俱嚴加參處，務期上下關會，聲氣聯絡，則濰河縱有停沙，亦易疏濬等語。查水性靡常，必得責成河員協同地方官一體稽查宣洩，方爲有備無患，應如所奏。毛城鋪漫灘水發，令廳營臨期知會宿州，俾經管各官豫爲防範，如並不知照，或知照而經管各官啓閉失時，卽據實查參。

一、奏稱新修水利河道，隄堰閘座宜分別官辦民修，以示遵守也。鳳潁泗各屬新開並疏浚修整各河，大小三十餘道，長者二三百里，短者亦不下數十里，其間土性不一，有老土，有淤沙，有砂礫，河道工成之後，底岸堅實，可望經久。縱每年雨淋水衝，不無坍塌，而工程有限，又新舊各子堰或有殘缺，均請俟冬令水涸後，交兼管水利丞督率各地方官查明勸諭附近有業居民，一律修築查報，不許混行動項。惟宿州之洪河、濰河，前因黃水淤墊，全是淤沙，今在淤中開挑成河，土性終屬虛鬆，雨淋則岸土坍塌，風起則浮沙飛揚，將來伏秋兩汛大雨時行，上游水發兩岸被水匯歸河中，難免坍塌淤墊之患。若兩岸坍塌原可聽其寬展，而河底淤墊，則水勢恐有阻礙，必隨時疏浚，庶合機宜。伏讀上年八月欽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明洞鑒，誠永宜服膺遵守者也。今濰河挑淤工費既繁，民夫不繼，應歸官辦。第疏濬挑挖要在隨時估修，必得豫撥銀兩收貯道庫，以備急需。查江寧藩庫有匣費一項，原係歸入耗羨案內，以充公用，每年請撥銀三千兩，解貯廬鳳道庫。如遇盛漲，毛城鋪黃水漫溢，或雖無漫水，而每年清水過

後。於冬初水涸時。飭令該州將洪濶二河。有無淤墊。逐一查明。如有應挑工段。具文申報道府。親臨勘估。督州雇夫。如式開挑。一面通報督撫委員查察。再加勘驗。核實報銷。所撥銀兩。如有餘剩。存爲下年之用。儻不足數。在司庫匪費內找領。或水過未淤。不許藉端糜費。儻有冒濫情弊。查出嚴參等語。查鳳、潁、泗各屬。新開並疏浚修整各河。及新舊子堰等工。每年雨淋水衝。不無坍塌。自宜隨時勸民挑築。以節錢糧。應如所奏。如有前項些小工程。於冬令水涸後。交兼管水利之員。率同各地方官查明。勸諭附近有業居民修築。至按年疏浚洪濶二河。工費浩繁。民力不繼。應准其仍歸官辦。請項興挑。所需銀兩。在江寧藩庫匪費項下。每年豫撥銀三千兩。解貯廬鳳道庫備用。仍令該撫將前項銀兩。俟工部核明准銷日。於年底彙奏案內造報戶部查核。一、奏稱河道既已興修完工。而民間溝洫。一應次第講求也。凡安省上承豫徐。下達洪湖之正河支河。開挑疏浚。俱經一律籌辦。從此可望水勢暢流。無阻。惟每州縣之溝洫小河。多者百餘道。少亦不下數十道。現在潁屬各州縣。及鳳屬之鳳臺縣。因正引支河已經開通。而附近士民。有將田湖溝洫。自行開挖。以達正支河者。又有修堰設橋者。此蓋勤力之士民。不待勸諭。而能踴躍從事者。至宿、靈、虹、併泗州。歷年被災。民多貧惰。人心不齊。現准部咨議覆。御史吳鵬南條奏。宜修水土之政一案。令酌量查議。又議督臣陳宏謨陳奏。下江水利案內。上江一體照辦。臣參酌各議。悉心體察。應就安省地方。酌擬章程。以期立法必行。今鳳、潁二府地多平衍。宜開溝洫。靈、虹二縣及泗州。潁臨湖河。地勢低窪。可築圩圍。一州一縣中。應開溝洫若干。應築圩田若干。某處先辦。某處嗣舉。查明造冊。由道府核詳立案。卽交兼管水利丞倅協同地方官。多方勸諭。次第興舉。如有本地慕義急公。捐資勸事者。請照樂善好施例。分

別獎勵。既不可派累滋擾。更不可因循怠忽。務期士民踴躍從事。庶可行之無弊。仍令年終。各將辦過溝洫圩圍若干。由道府勸報。將地方官歸入前條兼銜案內。分別勸懲等語。查興修水利。首務固在經理幹河。其次則疏支渠築圍堰。使水潦有備。而沮洳皆成沃壤。本年正月。臣部議覆御史吳鵬南條奏。各省督撫。如有水利農田。應行修舉者。均令酌議具奏。又侍郎裘曰修等議覆。督臣陳宏謨條奏。上下兩江水利。事同一體。其有應行上江照辦者。奏准在案。今據奏鳳。潁二府。宜開溝洫。靈。虹二縣。及泗州。可築圩圍。將辦理先後。查明造冊。由道府核詳立案。即交兼管水利丞倅協同地方官。勸諭次第興舉。均應如所奏辦理。一奏稱嚴禁居民阻水之弊。以免河道淤墊也。河底通利。則下注迅速。一有阻遏。則上面浮水。雖過而河底泥沙漸積。甚有關礙。乃有沿河無知村民。水發時。或豎立木椿。拴繫葦箔。捕取魚蝦。名曰設籬。又有於河水消落。或用草土。或用輒石築埂中流。厚水取魚。且爲往來行人捷徑。河底層層阻隔。迨次年水發。無人收拾。衝蕩滿河。歷年既久。雖有寬深河道。亦必阻遏淤淺。臣現飭地方官示禁。倘再違犯。枷責痛懲。仍押令將阻礙處所。如式修整。以儆愚頑。併飭道府丞倅。有水利之責者。一體查察。務期惡習盡除。河無阻礙。儻地方官奉行不力。一併參處等語。查東南澤國。小民多傍湖河溪港。而居農隙時。或施罾布網。或下籬安籠。以收自然之利。本難禁其取攜。况間遇水潦之食。貧民臨流採捕。亦足以資餬口。儻一概禁止。不特有妨生計。且開胥役勒索之門。應飭令地方有司。及兼管水利之員。親往詳察。因時因地。善爲奉行。凡官河大港。關係蓄洩機宜。如有築埂立椿。實係阻礙河流者。應設法嚴禁。其餘溪灣汊港。無關蓄洩處所。仍聽民便。毋得委之胥役兵丁。藉端需索。恭候命下。工部行文該撫。併兩江總督。江南總河。一體欽

遵辦理可也。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白鍾山奏。初三日，臣覆奏湖口出水微弱，黃水略有倒灌摺內。欽奉硃批。運口以內雖清，而清口以內亦不可使其常渾也。清口以內，今復如何。明白奏來。此等情形，若非身歷其地，何由深悉。欽此。仰見睿慮精詳，無微不至。伏查本年桃汛以來，淮水未發，湖水未長，致湖水出口微弱，又值東北大風，將黃水濛入清口，因而運口以內，略有倒灌，風色停止，淮水暢出清口，黃流仍即抵回。臣前奏內止將運口以內水清奏聞，並未將淮水暢出清口，黃流抵回情形詳悉陳明，致上廬宸衷垂詢，不勝惶悚。隨赴該處查看。現在淮水暢達清口，水色俱清。第目下大汛將臨，淮水尙未加長，誠恐清水有去無來，仍不免黃強清弱。臣率同道廳營審度形勢，將前歲遵旨所築之攔黃壩，恪遵聖訓，加幫寬長，挑清敵黃，并於清口之東西束水二壩，再行相機接築。務期束高清水，抵禦黃流，使清水常強，不致黃水濛入成淤。以仰副聖主慎重運道之至意。南河成案。

六月，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安徽巡撫高晉奏。宣洩湖水情形。奉上諭曰。此不過豫爲洪湖盛漲之計。然須思及去路太多，恐清口致弱有倒濛之虞也。誌之。純皇帝聖訓。

十月，白鍾山等奏。洪澤湖全賴堰盱一帶隄工保障全淮。蓄清敵黃最關緊要。自武家墩以南，至蔣家壩計長百餘里，俱係甄石工程。其武家墩迤北至湖口濟運壩，向係土隄。每遇水大，搶修柴土塘護。乾隆二十二年，聖駕臨臨閱視，陞任副總河嵇璜、同尹繼善隨侍。面奉聖訓指示。應建石工。並奉諭旨。將來做工當先儘此石料。現在徐州石土各工併舉。俟將來次第辦理。欽此。仰見我皇上慎帑重工，安愈求安之至。

意。兩年以來，徐城兩岸，與舉土石工程。淮揚徐海各處，有急辦續辦水利大工。臣等欽遵聖諭，俟各工告竣，於秋汛工平後，臣白鍾山親赴該處，率同各道等詳勘。查武家墩迤北至濟運壩止，隄長一千六丈。正當洪湖下游，每汛水長發，風浪撞擊，原舊土隄易於汕刷塌卸，自不若改建石工。可一勞永逸。惟工段綿長，需料繁多，入山採取，路遠運艱，而堰旣各工所存乾隆十九年分大修石工案內，餘剩石料，除陸續撥用，並於二十二年秋堰旣風暴案內，補修石工，儘數選用無存。茲復於沿湖一帶，搜尋吊撈，計得面裹石塊四千餘丈。臣等與各道商酌，如普例建石，實不敷用。再四審度，武家墩南首原係輓工，擬請於該處接做輓工。其面底蓋鋪石塊，並將搜尋之石，儘數估砌。少辦河輓，通共估需銀五萬八千餘兩。旣可經久抵禦，且與南首輓工接連，更得節省錢糧。從此洪澤全湖大隄，一律鞏固，永資保障。實於河防大有裨益。南河成案。按自武墩迤北至湖口濟運壩，正當洪湖下游，向係土隄。水漲時搶修柴土塘護，風浪撞擊，易於汕刷。議將武墩至濟運壩，千有餘丈之隄，改建石工。武墩迤南石工，改做輓工，即以存工之石，蓋面鋪底。全湖大隄，一律鞏固，防禦非不周密。而至爲通堰權萬全之善策。莫如於石工外，再加碎石坦坡。洪湖石工砌高十九層至二十一層，高二丈二尺八寸至二丈五尺二寸不等。每當伏秋汛漲，風浪撞擊，動經塌卸。雖就缺處補還，究非一氣渾成。新舊不能融結。石工陡峻易傾，惟碎石坦坡足以禦之。蓋水至汕刷椿土，土漏則椿虛，工危浪拍石牆，往來掣曳，牆高則孤危難立。坦坡漸次遞下，制水而不與水抗。水來平漫而上，水退順緩而下。水卽洶深，搜刷椿土，碎石隨水滾入填護。雖遇巨風大浪，可無撞卸之虞。坦坡始於靳文襄，是時止用土加椿，其實碎石工費雖鉅而耐久。視用土反省，高堰高澗，侯二門古溝舊大壩諸

處水深溜湧。先年皆外加埽工。今已不用。險更甚於前。應先擇要加碎石坦坡爲外護。卽如高澗外深潭。前經白莊敏奏築碎石坦坡。迄今無事。已有明效。無踰此矣。河渠紀開。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豫省黃河漫水。現入潁郡渦、淝等河。江南潁、壽等屬毗連豫省。今漫水旣入渦、淝等河。自將由淮河匯入洪澤湖。朕前批閱河圖。早慮及此。惟奏內所稱湖水加長。必由山盱五滾壩減洩。仍入高寶諸湖等語。則下河各屬及淮揚運河勢。必均受其害。此大不可者。閱高晉所奏。亦大略相同。朕意洪湖水勢旣盛。惟有大開清口東西二壩。俾湖水暢流。庶爲急則治標之要策。况清口兩壩之設。原以蓄清敵黃。今上游黃已入清。正當就清口擴其去路。而黃河斷流之處。容納尤有餘地。看來必如此辦理。若聽其由五滾壩宣洩。則不獨洪澤湖已受黃淤。而高寶諸湖及下河一帶。豈不慮及。在在淤墊耶。著傳諭尹繼善、高晉令其會同商確。速行妥辦。純皇帝聖訓。

十月。尹繼善奏。高堰大隄捍禦洪澤全湖。爲淮揚兩郡之屏障。關係至重。本年七月內。陡起風暴。浪若排山。致將甌石等工。掣卸二千五百餘丈。石後土工亦間段掣卸。此係臨湖緊要。急應修做之工。必須及早備料。上緊儻辦。於來年汛前完竣。方資捍禦。並非善後可比。除將倒卸之舊石。儘數吊撈選用。不得拘用三四之常例。多糜帑項。其在保固限內。倒卸應賠修者。責令賠修。已經剔除外。臣嚴加確核估計。甌石工程。實需銀十一萬兩零。幫築土工。需銀三萬二千餘兩。是堰盱二廳之高堰大隄。所當急辦者也。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上諭行在內閣。朕閱視高堰隄工。自武家墩迤北。於乾隆二十二年命建甌工以來。

整繕完緻。足資保障。惟由濟運壩至運口五百餘丈許。尙仍土隄之舊。未免間有汕刷。自宜一律接建。輒工。至燒造甌塊。尤宜較前寬厚。以期鞏固。俾全湖均藉安瀾。副朕軫念民生至意。河道總督高晉。卽遵諭行。純皇帝聖訓。

六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高晉奏伏汛水勢情形。所稱嗣後洪湖水長。卽將清口東西壩以次拆寬。此係遵朕今春諭旨辦理。但今夏黃水倒漾。勢又不同。此因江南雨澤較少。湖水不能盛旺所致。此時雖力量充足。可以敵黃。而黃流一經倒漾。流沙運河。卽不無淤滯。朕意與其拆東西壩。莫若於天妃閘入運之水。相機多爲節宣。令積淤盡滌。乃現在應行相機辦理者。可傳諭高晉。勘明實在情形。熟籌辦理。總期運口淤沙既毫無停壅。而湖水勢益暢流。庶爲兩有裨益。純皇帝聖訓。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宏奏高堰山圩二廳臨湖大隄。係淮揚保障。最關緊要。比年來仰蒙皇上智炳幾先。酌定洪湖水勢。豫展清口壩工。俾湖水東注。會黃歸海。高寶一帶下河民田。歲獲有秋。今臣赴堰盱沿隄查勘。臨湖石工。均屬堅整。惟石上眉土及隄頂隄坡。間有殘缺卑窪。當卽丈明段落。確核土方。分段補填。夯礮堅實。再石工以根脚爲主。周橋一帶。臨湖石工。每年經湖水撞掣。梅花樁木。間段顯露。恐洶刷日久。底樁搖動。有礙石工。查湖邊就近。現在廢棄碎石甚多。若搬移露樁處所。密砌塘護。則以無用之廢石。置諸有用之地。事不煩而工資鞏固。隨將露樁段落。逐一查明丈尺。卽指示廳營遵辦。又仁義禮三壩。壩面石塊鐵錠。及三合土舌。亦有年久剝落者。並令及時修補完整。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江南銅沛廳南岸韓家堂。河水漫溢。高晉李宏奏查口門之水。散漫下注。其勢甚緩。

由陵子等五湖滙歸洪澤湖。臣等先已飛飭下游道廳確查探報，并令加謹防範。茲據淮揚道巴靈阿稟稱：洪澤湖水勢八月十五日以前，因淮河水發，報長一尺一寸。自黃水漫溢之後，滙注入湖，又加長九寸。緣清口東西壩已陸續拆展一十六丈，連舊有口門，現寬五十三丈，宣洩甚暢。九月初二日，高堰誌椿已落水二寸，連伏秋汛長水，現存八尺二寸。五滾壩高出水面三寸及八寸不等。查漫水既入洪澤湖，而水勢並未大長。數日後，即見消落。此實仰蒙我皇上指授機宜，平時大展清口，騰空湖面之明效。臣等現飭該道住守清口，察看水勢，水消則停，水長即展，隨時妥辦，不誤宣洩。南河成案。

十月，李宏奏：韓家堂漫溢之後，黃水流注洪湖，高堰誌椿僅長水九寸。滾壩並未過水，迨漫工合龍，湖水旋即消落，存長水七尺一寸。臣與督臣高晉飛飭外河廳營等，將東西壩續拆之一十六丈，復行接築，留口門寬三十七丈。旬日以來，湖水又消一尺三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二尺七寸及三尺二寸不等。臣自徐州查工於二十六日，回至清口，察看湖水情形，往後有消無長，將東西壩復接做一十七丈，留口門寬二十丈，將來仍看洪湖水勢，如消落過甚，再行酌量收束。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令視五壩水誌，展拓清口，以資宣洩，使洪湖異漲，不致漫溢爲災。邇年頗收其效，但啓放固當始於未然，而堵築亦不可不以時消息。蓋洪湖上承淮北諸山，水易長易落，而黃流迅駛，歲以爲常。若湖水暢消，以後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流力弱，勢不足以刷黃，恐致倒灌停淤，不可不防其流弊。著傳諭高晉等嗣後，遇應展清口時，仍照舊定章程，及時妥辦，如略覺清流平緩，即速爲收堵，勿稍濡滯，以符蓄清敵黃之制。高晉等務實心經理，並將現在清口情形，若何，勘實奏

聞。純皇帝聖訓。

五月二十六日。高晉李宏覆奏。清口東西壩工。啓閉蓄洩。爲全河關鍵。乾隆二十七年。仰蒙欽定。拆展水誌。並屢奉硃批訓示。臣等遵行。已收實效。至湖水暢消以後。誠如聖訓。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水力弱不足。刷黃恐致倒灌停淤。近年臣等俱於秋汛一過。察看上游淮河并洪湖內水勢消退。山旰五滾壩高出水面。卽行接築。湖水以次遞消。清口亦以次遞收。總視湖水大小。定口門寬窄。每年隨時酌辦。上年秋汛。湖水漸消。高堰誌椿存長水七尺六寸。山旰滾壩高出水面九寸及一尺四寸不等。清口寬七十二丈。察看情形。應行收束。卽於七月十八日及二十二日。將東西壩接築一十五丈。至八月初三日。湖水又消一尺二寸。東西壩又接築二十丈。留清口寬三十七丈。迨十八日黃水驟漲。銅沛韓家堂漫溢。過水滙歸洪湖。復將東西壩拆展一十六丈。至十月初韓家堂堵築合龍。湖水日落。高堰誌椿存長水七尺一寸。隨將東西壩接築收束。清口寬二十丈。蓄清抵黃。本年湖水長發較遲。至五月初七日。長至四尺二寸。臣等卽將東壩豫拆六丈。清口連前共寬二十六丈。俾資宣洩。茲蒙諭旨垂示。將來收蓄機宜。臣等益知遵守。如略覺清流平緩。卽爲收堵。以期永杜淮弱黃強之患。目下洪湖水勢。自拆壩後。消落四寸。山旰五滾壩高出水面四尺七寸及五尺二寸不等。清水暢出。抵至惠濟祠。迤下滙黃東注。此後仍看湖水情形。再行督率道廳相機拆建。隨時奏報。南河成案。

閏七月。高晉奏。臣到清口。察看洪湖水勢。因上游淮水盛大。下游仍在陸續加長。據報山旰仁義二壩。過水二尺二寸。禮壩過水一尺七寸。東西壩工業已拆寬七十二丈。宣洩甚暢。東壩留臺十丈。西壩留臺十

丈。保護崖岸。無可再爲拆展。但湖水旣在旺盛。而清口已拆口門深處。雖有六七丈淺處。尙止二三丈及一丈八九尺不等。仍可再加撈深。以資宣洩。臣卽暫駐清口。督飭道廳營汛。用錨撈挖。一律深通。俾清口多洩一分。則三壩可望少過一分。臣料理數日。卽赴堰。旣一帶查勘。南河成案。

八月李宏奏。洪澤湖水勢。八月初旬漸次報消。各滾壩止過水一尺二寸及七寸。緣由業經具奏。茲山旣廳營稟報。洪澤湖內自八月十三日起。至十八日。陸續落水一尺三寸。各滾壩俱已先後斷流。查本年秋汛。上游淮水。節次加長。正陽關誌椿連底水長至四丈三尺九寸。旣盛且久。乃滙歸洪澤湖。不致驟壅爲患。山旣滾壩過水至三尺三寸卽止。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得以堅閉不開。此實仰賴聖明指授機宜。豫爲大展清口之明效。再清口東西壩。本年欽奉諭旨訓示。湖水暢消以後。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流力弱。勢不足以刷黃。恐致倒灌停淤等因。臣謹查本年拆壩最爲寬深。洩水甚多且暢。今洪澤湖內每日消退一二寸不等。山旣滾壩旬日以來。卽經斷流。則清水易消情形已見。清口兩壩卽當收束。臣現在督飭道將廳營等。先將西壩於八月十九日開工接築。隨時查勘水勢情形。相機僱辦。以收蓄清。抵黃之益。南河成案。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李宏摺奏。本年清水未長。水有容納。是以清口東西壩。仍存口門寬十六丈。未經拆展等語。洪湖水小。不更展拓口門。固得之矣。但前經奏及黃河微有倒漾之象。此則清水力弱。不能敵黃之故。朕前次南巡時。令視五壩水誌。開清口以洩尾閘。專爲洪湖異漲而設。今黃強清弱。則又當收縮清口。以爲抵禦。如果黃水較盛。卽將清口量收五六丈或七八丈。俾得併力刷黃。方爲有濟。此等消息機宜。河臣自當隨時籌酌。以期妥善。朕豈能一一料及。豫爲指示。而爲河臣

者。又豈可膠柱鼓瑟。必待朕指授機要。方爲辦及耶。此時將清口收小禦黃。將來洪水或復長發。原可按度情形。再行展拓。若慮收展之間。工用需費。此又拘泥小節。而不知通盤籌畫之計。收拆縱資費用。爲數無多。若讓黃水濠入勢。必淤遏清口。漸及運河。不至大費挑濬不止。工用之孰多孰少。事體之有益無益。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著傳諭高晉李宏。卽速酌視現在情形。妥協辦理。嗣後清口收展事宜。務須時刻留心。隨宜措置。毋得稍存沾滯之見。致誤河防。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晉李宏覆奏。伏查外河清口。六月初十日。後黃水盛大。清水未長。先有一二分進口。因大汛清黃水勢長落未定。是以止將挑清御壩加鑲。接築運口頭壩。相機改窄。嗣於下旬。洪湖加水一尺六寸。可望抵出清口。迨交秋後。黃河又驟長四尺五寸。清水力弱。黃水進口更多。當將清口東壩接築三丈。止留口門寬一十三丈。於七月初六日。會摺奏明。初八九等日。黃水復長。臣等正在商酌。再加接築。乃蒙諭旨訓示。臣等更知遵行。隨將新築之東壩督飭參將廳營。上緊又加鑲三丈。連前共接過六丈。口門現在僅寬十丈。日內黃水倒漾勢減。實爲有益。奉硃批。此等機宜。當刻不可緩。千里之外。必待朕指示乎。爾等所可何事。南河成案。

九月。高晉李宏奏。洪湖救生椿銀兩。宜核減以歸實用也。洪澤一湖。汪洋巨浸。商販連橋。陡遇風濤。每虞覆溺。康熙四十七年。仰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於江寧蘇州兩織造。各解交河庫銀五百兩。分發高堰山盱二廳。購辦椿木。在於湖邊排列簽釘。以廣救濟。於雍正八年。改歸上下江藩司庫。各在耗羨項下動支應用。節年辦理造冊咨部有案。查自建設以來。已歷六十餘年。每年照額動支。遞加簽釘。其年久木植

朽爛者已無可查考。卽近年新釘椿木，每遇風濤排擊，冰凌剗削，亦有損折漂淌。臣等詳加體察，從前救生椿設立之始，其時湖水多有旁洩，周橋及南北天然等壩尙未全閉，浩瀚散漫，舟行危險。近則全湖俱歸清口，中泓順直，湖濱多有淺灘汊港，及裴家場太平等河，在在可以停泊，就現在情形而論，惟東岸石工尙有一二緊要之處，應仍其舊，其餘俱可節減。請嗣後救生椿工，照歲搶修工程，飭委該管道員查勘，將無關緊要之處，俱停其修建，其必須存留者，將應備木植，并修費若干，核實豫行確估，具詳發辦。工完報驗，據實核銷。如該年舊存椿工尙屬完整，亦卽詳明停辦。如此則每年可節省銀數百兩，存貯道庫，咨部歸於充公。項下動支，庶錢糧不致虛糜，而工程亦歸實用矣。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李宏奏黃河水勢徐城誌椿，現存長水六尺三寸，較上年此時計大四尺二寸。下游外河山安海防一帶，因清口湖水抵至惠濟祠迤下，會黃東注，老壩口誌椿仍存水一丈六尺五寸。洪湖內上月下旬，正陽關淮水長發，連日湖水加增五寸。高堰誌椿長至八尺四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六寸及一寸不等。清口因上月二十七日黃水漾入東壩，是以暫緩啓拆。今湖長黃消，清口東西壩應須啓拆。臣卽於月初九初十二等日，督飭該管道應將東壩拆去十三丈，連前口門共寬三十五丈。俾資暢洩。再目下湖水雖多，而外河黃水尙大。臣細加籌畫，山盱智信兩壩尙俱封土。仁義禮三壩水至聽其過水。現在桃汛甫過，水勢長落未定。臣凜遵皇上訓示，時刻留心體察，不敢拘泥舊制。應於仁義禮三壩暫築子堰，攔禦湖水，不使旁洩。仍由清口下注，以抵禦黃流。往後酌看水勢如何，再行開放。南河成案。

五月十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宏奏。洪澤湖水勢。日有增長。已將清口東壩陸續開拆。至四十七丈。宜洩甚暢。其山盱仁。義二壩。現矮水面七寸。智禮信三壩。現矮水面二寸。因壩上俱有封土。未經過水等語。清水勢旺。其方足以敵黃。且有清口壩可次第展拓節宣。原不虞其加長。惟有隨時相度機宜。妥協經理。自於河務有益。至五壩原以障禦洪湖之水。不令溢出。所關於下河者甚大。但現在水勢較壩頂轉高。特有封土遮攔。若水再加長。以土障水。恐不足當風浪。朕意與其年年加土。不如將壩頂石工酌量加增。令其高出湖面。似亦一勞永逸之計。著傳諭高晉李宏悉心籌度。如果可行。亦不必亟於鳩工。俟將來或有以工代賑之時。酌量辦理。於事自屬兩便。若封土之制。或以防洪澤異漲。卽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宣洩。留此備臨時暫啓。以殺壅盛之勢。五壩石工。不便復再加高。又當詳查歷年水勢。策及萬全。該督等務卽熟籌妥酌。將該處實在情形。詳晰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五日。高晉李宏覆奏。查洪湖當夏秋水勢浩瀚。往往長至一丈四五六尺。平隄拍岸。全藉高堰一隄爲障。故從前建設山盱仁。義。禮三壩。天然南北二壩。並蔣家閘。以資減洩。以衛淮揚。迨後天然二壩。因洩水過多。遂永行堅閉。又慮出路之水。不能容納。復添建智。信二壩。以洩餘水。向年仁。義。禮三壩。水至八尺五寸。聽其過水。其智。信二壩。仍於壩頂封土三尺。察看水勢。次第啓除。於洩水之中。復寓節宣之制。近年仰蒙聖主指授機宜。大展東西二壩。使湖水全由清口暢出。會黃歸海。山盱之蔣家閘。亦行堅閉。遇水大之年。止此五壩過水。洩入高寶。邵伯諸湖。循序歸江。其高郵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數載未開。下河數州縣民田受益。本年洪湖桃汛。水長至九尺二寸。五壩計矮水面七尺二寸不等。其未封土之仁。義。禮

三壩原應聽其自行過水。次第宣洩。因上年湖水長發較遲。黃水倒灌日久。臣等不敢拘泥舊制。是以仁義禮三壩亦一律加築子堰。暫爲蓄清禦黃。本屬權宜。至壩頂土堰。水勢若僅高一尺數寸。尙可攔護。儻長水過大。不足以當風浪。茲欽奉諭旨垂詢。壩頂石工。應否酌量加增。高出湖面。臣等悉心籌度。洪湖內每年霜降水落。壩頂原高出湖面八尺五寸及九尺不等。一交大汛水發。陸續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方與各壩壩頂相平。如再增長。卽屬有餘之水。應早減洩。歷查從前乾隆七年。十一年。十八。二十等年。俱長至一丈五六尺。近於三十年。三十三年。湖水長至一丈二尺。一丈一尺五寸。東西壩加展六十七丈。七十二丈之寬。清口全行啓拆。而五壩過水三尺餘寸。下注之水。由高寶河湖分洩入江。高郵一帶。尙可容納。南關。車邏等壩未開。下河各州縣屢獲豐收。今若將山盱五壩壩頂加增。令其高出湖面。尋常水勢。原無他慮。設遇伏秋大汛。清水異漲。或值黃水同時並長。卽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宣洩。則高堰一線縷隄。難以容受。再四熟籌。似應留此備用。臨時暫啓。以殺壅盛之勢。其壩頂封土之外。臨湖一面。酌添柴柳。防風以當風浪。每年所費無幾。如水高壩頂一尺數寸。則藉以搪禦。若再增長。則聽其分洩。仍相度啓除。庶蓄洩由人。節宣有制。水勢中小之年。固可資其收蓄。卽或異漲。清口宣洩不及。亦得備以分洩。而逐漸過水。如在三尺上下。則高郵各壩。可以不開。下河一帶。總無妨礙。臣等札商相同。嗣後惟有稟遵皇上指授機宜。將清口東西壩工。以時展拓。若湖水不致異漲。但由清口宣洩。會黃東注歸海。斷不任其輕由五壩旁流。

南河成案。

十一月初四日高晉奏。外河廳清口東西壩工。前因洪湖水落。陸續接築。共長五十丈。中留口門十二丈。

經河臣李宏會同臣節次具奏。嗣河臣李宏進京陛見。臣接管總河家務。駐劄蘇州。雖河工已過霜降。水落。而一切防守機宜。均關緊要。當經飭道廳參遊。加意巡防。並將黃運河湖水勢。隨時具報查核。旋據淮揚道巴靈阿稟。上月初十日探量運口黃水增長一尺三寸。正溜七分。由惠濟祠一帶東注。回溜約有三分。由清口東西壩口門倒漾入湖。湖水亦長數寸。其由惠濟祠東注之水。至中河口門亦微有漾。入臣查時已冬令。湖水日消。今黃水稍長。清口既有倒漾之勢。自應將東壩再行量爲接築。收窄口門。俾清水力資。抵禦。隨飭該道暨河營參將尙義。遊擊田玉等。督率廳備上緊接築。并調撥弁兵。將通湖各引河分投疏濬。一面飭飭河庫道嘉謨。催僱鹽河運柴船隻。剋日完竣。堵閉鹽河閘壩。使中河清水。悉歸楊莊。運口暢出。抵黃。今據該道將等覆稱。清口東壩接築四丈。裴家場天然等引河。疏濬深通。於上月二十五日一律完工。卽於是日全出清口。東注歸海。裏河全係清水等情。除飭該道等將已做清口壩工。加謹保護。節逾小雪。黃水從此有消無長。而洪澤湖水應爲蓄蓄。以備來春濟運。今清口東壩收束四丈。只留口門八丈。正合機宜。其各廳辦運來年料物。並飭估春工。現在次第辦理。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高晉奏。洪澤引河例應隨時挑挖。以期宣洩通暢。緣乾隆三十三年黃強清弱。倒灌三月之久。各引河不無淤墊。迨後湖水長發。將張福口天然河。張家莊三道引河積淤。衝刷殆盡。其太平河通湖河頭。冬春時雖淺無礙。惟裴家場引河淤成平陸。上年冬勘明。經臣與李宏派委參將尙義承挑。據報完工。今臣自東向南查勘。該河雖照估挑挖。因湖水正在消耗。所挑河頭尙未與湖通連。必須接續挑通。方爲有益。臣已諄飭淮揚道松齡。督同原委參將尙義。多撥兵夫。極力僱挑。以暢水勢。以

復舊制南河成案。

六月高晉李宏奏查東西壩迤下平成臺一帶河道每年清水盛時該處水深有一二丈原無淺阻之事卽或黃水過盛倒漾溜急其河形亦有五六尺深可通舟楫惟每至春夏之交偶值清水微弱而黃水適與清水相平則交匯之處平抵蕩漾溜緩沙停致有淺澀然皆浮淤黃水一退清水加長暢出抵黃則淤隨水去仍復深通如舊不致淤積年來屢經體驗悉俱如此本年四月底五月初正江西重運渡河喫水較深適逢清黃相平沙停淤積築做兜水小壩暫閉三閘以資衝刷誠如聖訓不過一時補偏救弊之計彼時臣等查量平成臺處水面計寬一百七十一丈其淤淺之處或上或下或東或西本無一定而長則不過數丈至十餘丈不等卽擬於兩岸各紮小木龍一架以資挑溜因一時趕辦不及是以中止今蒙皇上閱視圖中指出清黃交匯處所應建木龍臣等實不勝欽仰查目下黃水盛長倒漾溜急該處業已刷深而停淤事所常有應將木植篋纜備貯兩岸如遇清黃相平之時察看淺處卽於兩岸僱紮小木龍各一具俾逼溜刷深以濟漕運至於濬治之方惟有以水治水庶事半功倍而黃水善淤必使清水常勝於黃則諸病悉除本年祇因清水力不抵黃以致平成臺一帶生有淤灘臣等前已節次奏明將通湖引河大加疏治因勢利導以資暢洩又將西壩收束四丈自可收以水治水之效而時當伏汛所停之沙本屬輕浮湖水日漸加長黃水一退清水暢出力足攻沙亦可滌刷殆盡臣等性有隨時留心察看設法講求妥酌辦理南河成案。

八月洪湖水長不消江督高晉奏開禮壩洩水按是時五壩久閉下游各河底水俱小洪湖水勢盛滿

議開禮字壩保護堰工疏稱秋汛八月以後。洪湖水長無消。清口東西壩共寬八十二丈。除兩頭留壩根二十丈餘。全行拆除。水深二三四丈不等。溜勢奔注。匯黃歸海。洩宣甚暢。而湖心尙在飽滿。高堰誌椿存長水一丈四尺一寸。全湖水勢堪虞。再四籌酌。清口東西壩業已拆足。不便再開。查山盱五壩封土原爲蓄清抵黃。且恐高郵邵伯諸湖不能容納。致爲下河州縣患。今五壩數年未開。下游諸河底水甚小。此時若開放一二壩。不但儘可容納。且分入揚屬一帶河道。亦足濟運。當將禮字壩開放。壩上過水五尺一寸。寬六十丈。循序下注。下游湖水加長。無多湖水日消。蓋五壩久閉未開。下游湖面皆空。又得芒稻歸江之路。故開壩行所無事。亦惟不輕開。而開可以濟用。貴統全局審所宜也。河渠紀聞。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高晉奏。臣等於月之十五日。在山安工次。接奉上諭。據高晉吳嗣爵同日奏到。現因湖水盛長。酌將山盱五滾壩內義智兩壩封土啓除。聽其過水。高寶諸湖等語。洪湖驟漲於清口暢開之後。勢仍未減。自應酌啓滾壩。以資分洩。但洩下之水歸於高寶諸湖。未知尙能容納有餘。不致溢及下河一帶否。甚爲廬念。至湖水宜洩過多。亦恐勢弱不足以敵黃。於河務機宜尤關緊要。今天氣旣已晴定。連日湖水並未加長。又當酌量情形。豫爲節蓄之計。即將義智兩壩築土封門。勿令宣洩。方爲合宜。著傳諭高晉吳嗣爵相機妥辦。仍將啓壩時高寶諸湖形勢若何。及現在作何辦理之處。迅速覆奏。欽此。伏念本年洪湖驟漲。至一丈四尺八寸。較歷來水勢最大之年。伏秋盛漲尙大四寸。堰盱一帶隄工風浪堪虞。卽清口暢開之後。勢仍未減。隨將義智兩壩封土啓除。洩下之水歸高寶諸湖。由邵伯湖至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等河。循序以達於江。下游各河底水本小。自開壩後。已及二十餘日。節據廳營稟報各湖

僅長水尺餘至八九寸不等。容納有餘。其高實運河亦未加長。南關車邏等壩。歷年築壩。高與隄平。尙出水五六尺不等。甚爲穩固。現在下河各州縣安堵如故。二麥仍可豐收。臣等業已附摺會奏。茲查旬日以來。洪湖每日消一二寸不等。高堰水誌現存一丈二尺三寸。共落水一尺六寸。智義二壩過水亦止四尺二寸。仍有日消之勢。減洩無多。下河更可無虞。所有智義二壩過水高。實諸湖容納有餘。於下河並無妨礙。至湖水宜洩過多。恐勢弱不足敵黃。欽奉諭旨。令臣等酌量情形。豫爲節蓄。查歷年水勢。洪湖存水八尺內外。其力即足敵黃。向設五壩。水勢在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原係有餘之水。聽其減洩。水平壩春即行斷流。近年因湖弱黃盛。易於倒灌。是以一律封土。如遇盛漲。仍酌啓一二壩。以資分洩。本年湖水長發甚早。既驟且大。臣等前於初次會奏。啓拆東西壩口門四十丈一摺。欽奉硃批。所辦是。但長水既早。恐夏秋反致黃盛而清弱。此在人時刻留心。隨時啓閉。總以清口。朕所定水誌爲準。想不致大差。欽此。臣等恪遵聖訓。時刻留心。緣目下湖水仍存一丈三尺二寸。水勢尙大。凜遵睿謨。清口所定水誌。擬俟再消一二尺後。即將智義二壩相機封築。並將東西壩酌量收束。以禦黃流。儻伏秋水長。亦即隨時啓拆。總期宜洩合宜。湖水俱由清口暢洩。既可保全下河。亦不致有清弱黃強之患。南河成案。

十月二十八日。吳嗣爵奏。查吳城一帶臨湖。因本年洪湖水勢浩濶。經歷伏秋風浪。坍塌較多。盱堰二廳。石工間有塌損。經大學士督臣高晉。於上月奏明。同臣委員確估。俟冬令水落。另行題請一律補修。以資捍衛。查吳城石工。創建多年。該處內湖外黃。一線縷隄。甚關緊要。今歲湖水異漲。自伏徂秋。歷經半載。風浪撞擊。計坍塌工長五百九十餘丈。其堰盱臨湖大隄。石工程。爲淮揚保障。夏秋以來。塌卸十

餘段並有零星殘缺段落，共長三百五十餘丈。又義智二壩衝損壩底，均應乘時修整，以資捍禦。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六

淮水革履五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高晉奏上江鳳潁泗下江淮揚徐海等府州屬濱臨湖河地處低窪從前屢被水災自乾隆二十二年叨蒙聖恩發帑興修水利工竣奏定章程責成專管兼轄各道府直隸州每歲於秋冬水落後勘明各境內河道溝洫隄堰如有淤墊殘缺督民疏築歷年遵行查上年秋冬水落後臣通飭各道府直隸州逐一查報嗣據陸續勘明稟詳臣復加確核所有些小淤淺殘缺俱經各州縣督民隨時疏築惟上江潁州府阜陽縣境內新河等八道潁上縣境內濟河霍邱縣境內東鄉等河五道亳州境內急三道河等九道太和縣境內茨河等九道蒙城縣境內東大路等處溝洫四十三道均各間段淤淺請照業食佃力例撥夫挑挖當卽飭令確估督辦務期一律深通旋據具報於正月十五日二月初二日次第興工陸續報竣仍飭該管道府驗明此外尚有宿州境內濉河爲毛城鋪減洩黃水必經之道歲有淹浸兼承夏永蕭碭諸河匯流下達衆水所聚易致淤淺議定按年加修動用司庫匣費銀三千兩若遇毛城鋪過水較大淤墊過甚歲修不敷酌用民力茲以開放毛城鋪草壩減洩業經五月濉河自石澗溝漫缺分洩下游正河淤塞先於石澗溝築攔河草壩截水歸入正河又南北股二河亦間段淤淺南岸沙河承豫東來水加以黃腫開堰工被衝黃水串入將巴河尾段及砂礮河淤爲平陸又沙溝開外引渠及宿境沱河均有淤淺請一律疏濬徐溪口以上符離集以下兩岸殘缺子堰並須補築謹會同撫臣奏

請借項疏築分年帶徵還款仰蒙聖恩俞允並經委員照估辦理責成道府查催勒限三月內一律報竣
南河成案

九月高晉吳嗣爵奏外河老壩口迤下隄工漫溢清口黃水陡落東西壩以內淤墊斷流緣本年自伏距秋黃強清落倒灌日久湖唇淤灘墊高二三尺不等舊日五道引河或微有河形或平墊成陸以致湖水不能外出竊思清口爲運道咽喉南北往來官民船隻要津且回空漕船已到宿桃境內兼之目前撥米賑濟運料交工所關匪細若必就舊日河形挑挖倍費工力臣等相度情形卽現在衝刷各溝槽分段挑濬其有嫩淤不能施工者卽多紮木筏安設鐵籠站立其上拖拉疏治因勢利導數日以來湖水漸次暢出一股由運口入於裏河一股由清口出東西壩抵黃裏外兩河水勢現俱深通舟楫往來無阻今高堰誌椿湖水已長至一丈零七寸本屬充裕此後引河日深湖水自必益加暢注足資濟運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九日高晉吳嗣爵奏臣等接奉上諭據高晉等覆奏估辦堰圩倒卸石工務於來歲汛前一律完竣一摺自係斷不可緩之事高晉等當遵旨妥速經理惟是本年該督等節次具奏洪湖水勢情形俱稱夏秋湖水微弱因將清口草壩東西止各拆展三十丈嗣因白露後黃水消落清水亦未加長至八月間外河老壩口漫溢時該督等亦稱因湖水力弱不能敵黃清口致有倒漾是今年洪湖水勢總未見有加長之時較每年應倍爲安鞏何以高堰山圩一帶臨湖甃石轉有波濤撞刷致多塌卸之處其故甚不可解著高晉等將洪湖水勢何時增長及高堰石工因何刷損緣由詳悉查明卽速據實覆奏欽此臣等查洪湖內上年原存底水七尺清口東西壩留口門寬二十丈本年春漸落九寸四月內陸續長水一

尺一寸，連前長至七尺二寸。當將清口先爲起拆十丈，俾湖水循序宣洩。豫騰湖面，以納大汛。詎伏秋汛內，淮水並未長發，而黃水續長，倒灌入湖。八月初間，湖水積存八尺九寸。臣等將清口東壩，仰遵聖訓，接築十丈，以期東清抵黃。無如黃水過盛，計高湖水三四尺不等。清口仍倒灌不已。洪湖內轉因灌入之黃水停蓄，加長數日。間湖水又增一尺四寸。高堰誌椿連前共存水一丈零四寸。此淮水未長，而湖水加增。實由清弱黃強之緣由也。迨八月十八九等日，大雨狂風，外河老壩口隄工漫溢奪溜。時清口黃水陡落六尺。口門內外及通湖各引河，均致淤墊。湖水不能外出。當將各引河設法疏濬。旬日後，清水始能暢出。濟運而十八九日之風暴，堰肝輒石舊工，間被風浪掣卸。所掣工段，臣等於培築漫工時，卽飭堰肝廳營逐段撲護。祇以前掣工段甫經收拾完備。九月初二日，又遇異常風暴，輒工石工復又倒卸。並皆一律撲護穩固。迨月底漫工合龍後，黃水仍大。而正陽關淮水適又加長。匯注洪湖，長水八九寸。高堰誌椿連前存水一丈一尺四寸。臣等於上月初旬將清口東壩復又拆展口門十丈，仍寬三十丈。俾湖水多出清口刷淤。其如黃水頂阻，宣洩不暢，而東西壩又未便再拆，致滋倒灌。十四五日，洪湖內連遇西北大風，輒石舊工又多塌卸。維時臣吳嗣爵在徐查工，臣高晉在淮審案。因工關緊要，卽就近專委淮揚道松齡遊擊劉德，督同該管廳營上緊撲護平穩。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五日，高晉奏上江鳳陽府宿州、靈璧、虹縣境內，濰河尾閘南北股河、灑邵等河，因伏秋汛內，毛城鋪減下黃水過多，散漫停淤。又下江淮安府山陽縣境內，山子湖、漁濱河、市河，又山陽鹽城二縣境內，分轄之澗河，因去秋老壩口隄工漫溢，黃流灌注，各河間段淤墊，皆緣工程浩繁，民力不繼。經

臣會同各撫臣勘估具奏。或請動支歲修積存匣費銀兩。或請動支入官充公之款。官爲挑竣。均蒙聖恩。俞允。現在分委委員。領銀興工。照估辦理。責成各道查催。一俟辦完。臣再驗收奏報。此外各州縣境內。一切水利。幹支各河。及溝洫隄堰。間有淤淺殘缺。俱經各牧令。督民照業食佃力例。隨時疏築。臣仍爲順道查勘。督飭官民加謹保護。南河成案。按自大興水利後。民間溝洫渠道。並照業食佃力例。以時疏治。官爲督理。惟毛城鋪石壩減下之水。溜勢湍急。下游濼河不能容納。時有漫缺。地方有司。協同河員修理。安撫裴宗錫到工會議。疏稱伏汛水勢。徐城誌椿總在一丈二尺以上。久未消落。毛城鋪引河驟難堵閉。黃流下注。歷經數月。漫缺濼河子堰。下游凌子湖尾閘。間段停淤。又漫入南北股河。及西流灤邵等河。均有淤墊。兩岸堰工。亦多殘缺。亟應挑築。以備減洩。異漲查濼河各工。原定章程。歲修匣費不敷。酌用民力。十餘年來。士民隨時疏築。並未請帑。近因黃水盛漲。各河淤墊。兩岸子堰刷坍。地方被淹。民力不濟。借帑興修。分作八年帶徵還款。俟徵完。前項始得再撥。茲議修築除兩岸堰工。仍照業食佃力外。其挑浚各河。仍於節省匣費項下支給。事既易集。民力亦舒。至修築後。仍應節束毛城鋪減洩之水。水勢稍定。卽將引河草壩收窄。毛城鋪引河連年所開之唐家灣。形勢倒鉤。祇因河頭淤高。不能進水。挑挖深通。由此開放。可期循軌處。亦虞吸溜。惟向年開放之唐家灣。形勢倒鉤。祇因河頭淤高。不能進水。挑挖深通。由此開放。可期循軌下注。使濼河得以容納。當不復有衝漫之患。惟是大河底日墊。日高。下游河道日刷。日深。近時每經開放。建瓴直下。掣溜堪虞。是以不輕議啓放。河勢隨時變遷。治法亦須更易。毛城鋪河頭既不可用。又當別求善地。另開引河。多加鉗口壩。層層收束。否則溜水大下。毛城鋪滾壩不能截流。卽旁衝四出矣。河渠紀聞。

四月初七日，高晉、吳嗣爵奏。臣等接奉上諭，據高晉覆奏，高堰、山盱一帶，輒石各工，其深水坍卸到底者，必須築做排椿越壩，將水戽乾，方能打椿修砌，水深壩高，偶遇風暴，即被汕掣，因輒石未能辦運迅速，現在嚴加催儆，約計四月底可以完工等語。同日，吳嗣爵覆奏，亦大略相同。高堰、輒石各工，所關甚鉅，據稱二月間，始行購料，且必須築壩戽水，方可興工。安能於四月內全完。高堰、界格、河湖，爲淮揚一帶保障。上年黃水漫隄，淮安、板閘等處，民舍田廬，已多受患。若高堰之工，或有疎失，民何以堪。若不及早修築，堅完。遇夏秋雨大，漲盛衝嚙，恐有未便。又或工員因迫於期限，潦草趕完，致工段有名無實，其爲弊更大。著傳諭高晉、吳嗣爵將應辦之高堰、山盱一帶工程，上緊董催，實力如法修砌，務期經久鞏固。永衛民生，方爲妥善。設或工程艱鉅，需費較多，轉不妨確實勘估，奏明動帑，朕愛惠閭閻，惟冀瀕河億兆，咸資安堵。卽或因要工，稍有費用，亦所不靳。若高晉等不能實力奉行，惟憑工員估作草率報完，雖存隄堰之名，而不能得捍禦之力，倘有疎虞，恐高晉、吳嗣爵不能當其罪也。將此由五百里速傳諭知之。仍將如何核辦情由，卽速奏覆。欽此。復查堰、盱、輒石工程，爲淮揚數郡保障。去歲秋冬，屢遇風浪，撞擊間，段掣卸。經臣等先後督飭廳營，接護穩固。於十一月內，遵旨確切估計。高堰廳屬，估需銀三萬七千餘兩。山盱廳屬，估需銀二萬六千餘兩。遴委諳練工程之副將徐建功、參將李永吉、遊擊劉德，及廳營知縣共十一員，領銀分段承修。以期易於集事。祇以歲底新正，雨雪連綿，運料維艱，而坍卸到底之工，必須築做排椿越壩，將水戽乾，方能露底。簽椿修砌。其選用舊石，亦須水中吊撈，無如湖水因引河未暢，春間高堰誌椿計存水九尺二寸，致越壩屢被汕掣。幸自三月至今，天氣晴和，湖水消落數寸，越壩補築穩固。灰水輒石到工。臣等督飭

淮揚道松齡先將到工料物隨時點驗並將舊椿起盡底土夯礮堅實然後簽釘新椿修砌石塊丁順如法務使層數無減灰漿滿足不容減率臣吳嗣爵於月之二十六日親赴查勘工員尙知踴躍茲臣高晉於四月初三日到工復會同前往堰盱各工敬宣聖訓曉諭工員實力辦理各工員均在工年久明白作法分投趕辦臣等逐加查驗各工內有輒石砌完未上海漫者有石已砌完未加輒者有甫經清底釘椿砌石者統計核算實有五六分工程四月內可期完工足備伏秋趕禦至堰盱輒石工程通長共有一萬六千四百餘丈今間段坍塌者不過六百餘丈所需工料銀兩久經覈實估定現在毋庸復請增估惟本年湖水較大防範宜慎臣等現將通湖各引河仍行疏治使湖水暢出清口則伏秋大汛更易防守俟輒石工完驗收後臣等通盤相度將善後防護事宜另爲妥籌入奏南河成案

五月初二日高晉吳嗣爵奏堰盱大隄防禦洪湖去歲秋冬臨湖輒石工屢被風浪撞擊間段掣卸仰蒙諭旨妥速確勘上緊籌辦當經會勘確估堰盱二廳先後倒卸舊工五十五段共長六百餘丈估需輒石灰木匠工銀六萬四千餘兩臣等奏蒙俞允一面委員分段承修勒限汛前完竣嗣因春初雨雪連綿未能速辦復蒙兩次降旨垂詢既恐遲延貽誤又恐迫於期限潦草趕完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等往來工次分投稽查其不如法者隨時指示改辦茲兩月以來天氣晴明工員踴躍人夫雲集工程日起有功山盱廳屬所修輒石工二十四段先於上月二十二三四等日報完高堰廳屬所修輒石工三十一段亦於二十五六七八九等日一律完竣臣等率同淮揚道松齡逐段驗收所做高寬丈尺悉照原估輒石層數並新舊工接頭處均屬修砌如法灰漿米汁飽滿眉土尾土堅實如式並無潦草偷減驗收後復加相度

各段工程雖經修整，但新完之工，灰汁未老，此時臨湖排椿越壩，應暫留外護，俟灰石牢固，然後起拆。查洪湖諸水匯歸，平時長至九尺以上，每遇風浪，撞擊堪虞，水過隄頂，人夫不能站立，風浪過後，石上眉土多致汕掣，隄面浪過，間有停積，兵夫堡夫，雖隨時收拾，未免有名無實，現飭道廳營汛，嗣後平時修防，固應慎重，若湖水長至九尺以上，一遇風浪，無論晝夜，務期謹守查勘，凡有眉土被汕，隄頂有水，立即修補疏消，不使稍有殘缺存積。至堰肝隄工，現在頂寬十丈至十二丈不等，無庸再議加幫，惟山肝廳屬之夏家橋一帶，五滾壩之內，該處從前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外，各壩任其次第過水，減洩，因在南北東水兩隄之間，是以該處隄工，不過寬五六丈至八丈不等，較別處稍窄，隄身亦覺卑矮，臣等面議，現在五壩每年堵閉，遵旨慎重，開放則五壩內之卑薄隄工，自應一體加高培厚，再四籌酌，應自本年起將堰肝二廳庫貯錢糧酌量節省，逐年幫培卑矮隄工，更可永資利賴，南河成案。

同日高晉奏，洪澤湖引河五道，因上年黃河倒灌日久，繼以老壩口漫溢掣溜，黃水陡落，引河淤墊不通，經臣與河臣奏明設法疏治，旋即通流，嗣復隨時挑浚，現在太平河、張福口、天然河三道水深五六尺至一丈不等，已屬深通，惟裴家場、張家莊兩道引河淤灘寬廣，疏治較難，前將辦理情形，於督辦堰肝工程摺內具奏，奉到硃批，此實目今要務，今暢出否，欽此。查各引河內，裴家場、張家莊兩道水深僅一二三尺不等，尚欠通暢，正在多募人夫，上緊疏浚，前因道廳辦理春工，並僱修堰肝一切工程，尚未得法，嗣經面加指示，近來日著成效，緣時值農忙，應雇人夫較少，臣與河臣商酌，各廳春修壩壩業已辦完，河兵稍閒，乘此伏水未長，在於汛簡工平，各營內抽調河兵堡夫數百名，酌給飯食，此項兵夫熟習工作，一名可抵

民夫二名。屢行有益。將調到各夫。交淮揚游擊劉德。率同該管廳營。分別段落。如法撈浚。照依河營深以四尺爲度。臣等現遵聖訓。將清口東西壩。嚴飭廳營。刨挖到底。掣動湖水大溜。不獨力能敵黃。卽上游之五道引河。均可一律刷深。更爲要緊關鍵。引河交淮揚道松齡督挑。壩工交河庫道朱履忠督刨。廳營倘敢玩忽從事。立即嚴行參處。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高晉、吳嗣爵奏。初九日奉。上諭。據高晉等奏。高堰、山旰一帶臨湖甃石隄工。並力補修。俱於四月二十五六七八等日一律告竣。其排椿越壩。此時應暫留外護。俟灰石牢固。然後起拆。所辦甚是。至所稱洪湖水勢。若長至九尺以上。每遇風浪。搏激堪虞。水過隄頂。人夫不能站立。風浪過後。石上眉土多致汕掣。隄面浪泊之水。不無停積。現飭道廳營汛。加謹防守。上下查勘。隨時修補疏消。不使稍有殘缺等語。高堰隄工。原以防抵洪湖爲淮揚一帶保障。所係綦重。若湖水過長。卽虞撞擊汕掣。則此一綫危隄。尤關險要。高晉等雖嚴飭在工員弁防查。遇有被汕之工。立即修補。亦不過補苴罅漏之計。未能一勞永逸。且恐工員等修補之段。仍屬有名無實。設遇湖波增漲。隄堰難以抵當。不可不先事周防。期無疎虞。如所稱夏家橋一帶五滾壩之內。從前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外。各壩任其次第過水。減洩分勢等語。是該處湖水原不容長至九尺。但據稱從前如此。近日是否仍照前辦理。他處是否與此相同。未能明晰。咸可酌定減洩水誌。勿使長至九尺。自不致因風汕掣。抑或洪湖蓄水不宜過弱。九尺以上。尙係應存之誌。又不便輕議過減。莫若將高堰隄工加高尺餘。則雖遇夏秋盛漲。不虞水長衝刷。自可永資鞏固。朕愛民念切。凡有保衛閭閻之事。從不稍爲靳費。此項隄工。加高培築。果於瀕水居民有益。卽用至數十萬或

百餘萬，亦所不惜。况現在無需復撥軍需，於籌辦湖隄之事，尤易爲力。著傳諭高晉、吳嗣爵，卽速將洪湖高堰情形會同通盤計畫，如何方爲盡善，永無後患之處，據實覆奏。該督等固不可游移遷就，亦不可畏事因循。若此時不實心籌酌，將來稍有疎虞，惟高晉、吳嗣爵是問，恐不能當其罪也。如果應加築隄，卽一面先行具奏，一面勘估奏聞，候朕降旨撥帑。欽此。伏念堰圩大隄，攔禦洪湖，所關綦重，惟洪湖爲諸水匯歸，每遇盛漲，勢甚洶湧，而治湖之法，全在蓄洩得宜，則隄工足資利賴。是以從前建築仁義禮三壩，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任其過水，又有天然二壩徹底開放，以資減洩。乾隆十六年，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欽奉諭旨，以天然二壩洩水過多，下河難以容受，應行永閉，指授機宜，添建智信二石壩，以洩有餘之水，仍於新建石壩上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再行次第啓放。此從前洪湖原定水誌辦理之章程也。乾隆二十七年，復蒙睿謨廣運，大展東西二壩，使湖水多由清口暢出，會黃歸海。其五壩仍循舊制分洩。自三十年後，因黃強倒灌，將仁義禮三壩亦倣照智信二壩之制，酌加封土，以期蓄清禦黃。上年九十月間，洪湖誌椿雖會長至一丈一尺四寸，仍係黃水倒灌，並非淮河來水過大。冬間陸續消落一尺餘寸，尙存九尺二寸。今春藉以禦黃濟運，而臣等又慮洪湖底水過大，將來伏汛，淮河水長，下注難容，故於通湖引河五道內，又將水淺之張家莊、裴家場二道復加撈浚，並將清口東壩展寬，刨挖到底。湖水已消落一尺三寸，現存水七尺九寸，暢流下注。此現在隨時辦理之情形也。今奉聖訓垂詢，或可酌定水誌，勿使長至九尺。如洪湖蓄水不宜過弱，不便輕議過減，或將高堰堰工加高尺餘，自可永資鞏固。臣等通盤計畫，竊思洪湖來源甚多，夏秋上游漲發，水勢大小難以懸揣。歷年水小，則在一丈以內，水大

則長至一丈三四五尺不等。勢不能豫定水誌。勿使長至九尺。唯仁義禮滾壩石脊。原係洩八尺五寸九尺以上有餘之水。水平壩脊而止。近年封土。本屬權宜。嗣後應仍恪遵乾隆十六年欽定水誌。止將智信二壩封土。如遇盛漲。酌量開放。其仁義禮三壩。毋庸封土。俾洪湖有餘之水。聽其以漸分洩。即可稍減其勢。而下游高寶諸湖三壩。過水如在三尺以內。容納有餘。亦不致爲患。下河至高堰大隄。數十年來。仰荷皇上不惜百十萬帑金。石工修整鞏固。土隄亦加高培厚。現在足資捍禦。其夏家橋一帶。在五壩以內。間有單薄之處。原係可緩之工。前經奏明於庫貯內逐年幫培。且此項臨湖輒石工。綿長百餘里。每年舊工或被風浪撞擊。塌卸數段。歲所常有。亦不過百分之一二。因大隄寬厚。土性堅凝。護護即可平穩。設再高尺餘。遇有風浪。亦不免撞擊。似可毋庸通體議加。惟有將各引河疏治流通。俾湖水暢出清口。並將清口東西壩刨挖到底。使之暢注。力足抵黃湖水不致過減。設遇盛漲。清口宣洩不及。卽循照舊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以資宣洩。臣等仍督飭工員將堰盱大壩實力防守查勘。偶有塌卸段落。隨時修補。以固隄工。以衛民生。南河成案。

閏十月十一日。高晉、吳嗣爵、薩載奏。上月十一日。奉上諭。據薩載奏到江省被旱地方情形。內如高郵、寶應等處。地屬瀕湖。易資灌溉。何亦一例。被旱歉收。前因下河地方低窪。易致淹浸。是以令將五壩堵閉。不輕宣洩。勿致有礙民田。若當夏秋缺雨之時。稍減洪湖之有餘。以濟下游之不足。於事實爲兩便。與其令湖水暢出清口。徒爾滔滔歸海。何如酌計尺寸。分潤下河之爲愈乎。高晉等平日但視洪湖爲敵黃之資。而不知其可爲濟旱之用。故未嘗計及於此。自屬缺略。著傳諭高晉會同吳嗣爵、薩載。留心籌核。嗣後或

遇下河高寶等州縣。稍旱之年。應如何酌計分寸。開放開壩。以資灌溉之處。悉心妥議。豫定章程具奏。欽此。查高寶一帶。運河東岸。設有開座涵洞。西岸設有出水港口。每年於四五月間。西岸港口雖不輕啓。而重運漕船過後。東岸開壩涵洞全開。以資下河民田之灌溉。卽重運正行之際。如河水浮送有餘。下河田疇需水。亦皆酌量滬注。此向來辦理之章程也。至洪湖五滾壩。應以石壩脊爲準。加高堰誌。椿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壩脊與水面相平。其石脊以上有餘之水。始能滬注於高寶諸湖。由運河達江。乾隆十六年。仰蒙皇上指授機宜。將天然壩永閉不開。添建智信二石壩。仍於壩脊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以外。再行啓放。自三十年後。恐其旁洩過多。力不敵黃。將仁義禮三壩亦倣照智信二壩酌加封土。攔著。惟大展清口。使之會黃歸海。本年五月內。因上年秋冬風浪掣損。輒石舊工。復蒙降旨垂詢。經臣高晉、吳嗣爵、欽遵籌議。每年湖水大小難。以懸定。請仍照乾隆十六年欽定水誌。止將智信二壩封土。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由漸分洩。奏蒙俞允。此洪湖五壩先後酌定過水之限制也。從前河工習氣。遇水大之年。止知宣洩。不顧淹沒民田。水小則又拘泥蓄清。抵黃不顧禾稼受旱。久在聖明洞鑒。臣高晉、吳嗣爵、仰蒙皇上諄諄訓誨二十餘年。於河工地方。斷不敢稍存歧視。祇以本年夏秋雨少。淮水未發。白露節前。洪湖水誌尙在九尺以上。不能過壩。抵黃無從分潤。下河高寶一帶運道。六七月間。悉係清口倒灌之黃水。其時下河農田需水灌溉。亦曾酌開東岸開洞分注。而一經分洩。運河重載船隻。卽多淺阻。臣高晉來工。經由高寶。目擊情形。當將各開洞輪流啓閉。期於運道民田兩有裨益。無如細流不能及遠。凡附近開壩涵洞低田。皆車厚灌溉。得以有收。其被旱成災之田。實係東西兩鄉高阜。車灌不及之區。又如常州

鎮江江寧府屬地方支河汶港最多。今因雨澤稀少。經兩岸農車戽水。河道並致淤阻。其離河稍遠。並高阜之田。亦不免被旱。此又本年被旱較廣之情形也。伏思河工地方相爲表裏。臣等屢奉聖訓。欽承法守。茲復仰蒙諭旨。訓示周詳。臣高晉、薩載均赴清口。會同吳嗣爵面商議勘。應請嗣後洪水水勢。如高堰誌椿長至九尺以上。仁義禮三壩應聽其過水下注。高寶諸湖以爲儲備。遇稍旱之年。洪水小誌椿在九尺以下。石脊不能過水。而寶應湖水充裕。沿湖西鄉地畝足敷沾溉。卽先將西岸各港口酌開數處。灌注入運。其運河東岸除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大壩。非遇異漲。不令開放。其餘各開壩涵洞均須相機啓放。分潤下河。總以運河存水五尺爲度。以濟漕運。多餘之水。則儘歸下河灌溉。如雨水調勻。卽無庸開放分洩。則灌溉濟運無慮不足矣。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高晉、吳嗣爵奏。初四日奉上諭。據吳嗣爵奏。引河五道內。惟張家莊河尾水深二尺一二寸。又裴家場河水深二尺二三寸。應卽先爲挑挖等語。洪湖全賴引河深通。方足以敵黃水。運今張家莊、裴家場二引河。僅水深二尺一二三寸不等。必因黃水倒漾致淤。儻聽其愈積愈深。於清口甚有關係。不可不亟籌挑挖。雖據吳嗣爵派委副將徐建功駐工督催。尙恐未能妥協。高晉自京回程。道經徐州。前往籌辦甚便。著交高晉卽至該處。會同吳嗣爵悉心籌辦。上緊設法疏浚。務期一律深通。暢達。切不可稍存遷就。因循之見。致有貽誤。仍將如何籌辦情形。先行覆奏。欽此。伏查清口以內。通湖引河五道。上年伏秋汛內。黃水盛大。倒灌日久。不無沙積。迨白露節後。湖水加長。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尺。清水暢出清口。各引河淤處。水勢刷滌漸深。冬間隨時測探。淺者五六尺。深者七八九尺不等。其時黃水較

小堪資抵禦。而湖水尙大。普面漫灘。難以施工。臣等商定。俟誌椿消至一丈以內。卽行疏治。今歲正月初旬。湖水消存九尺五六寸。時臣吳嗣爵親往各引河探明淺深段落。擇其水淺人力可施者。發銀督飭道府廳營實力疏浚。次第妥辦。一面奏聞。茲復上廬宸衷。恐臣吳嗣爵委副將徐建功督催未能妥協。特頒諭旨。命臣高晉自京回程。至該處會同吳嗣爵悉心籌辦。臣高晉勘過上游丁家集工程。卽遣赴清口。臣吳嗣爵於裏河墊工。搶辦完竣。亦至該處會同察勘。將五道引河細加查探。內張福口天然引河。太平引河水深五尺四五寸至八九寸不等。總會處水深一丈一二尺。其張家莊河尾。裴家場河身。前此水深二尺一二三寸者。經疏浚後。河尾現深四尺五六寸不等。較前寬深。惟河頭尙有二三尺之處。臣等協同道將悉心酌議。除現在各引河水深五尺以上者。難以施工。毋庸辦理。其張家莊。裴家場引河水深四尺以下者。仍應接續疏治。多添器具。或下水刨挖。或用船拖拉。或繫筏爬撈。總以水深五尺爲度。愈寬愈深。爲得濟。往後時時察探。如有淤淺。隨時卽辦。務期一律通暢。以收禦黃濟運之益。設該管道廳營等並承辦工員。稍有因循誤工。查出嚴參。以示懲儆。南河成案。

三月十六日。薩載奏。據淮揚道松齡稟。三月初一日。在山盱查工。是日午後。陡起西北風暴。堰盱一帶。輒石工程。間有掣卸。現在確查另稟等情。臣等飛飭淮揚道松齡查明堰盱二廳。輒石工程。共計掣卸若干。督率廳營汛弁。上緊摟護。去後。復據該道稟。初一日風暴。直至初二日酉刻方息。臨湖輒石各工。間有掣卸。尙不甚重。高堰汛內零星掣卸。舊工一百三十六段。長二百八十一丈二尺。山盱汛內零星掣卸。舊工三十段。長一百三丈五尺。各止一二層不等。其餘各工。僅刷去尾土。盾土。輒石尙俱穩固。現將掣去輒石

段落另行估修。臣查洪湖風信靡常，前項掣卸輒石各工，亟應一律接護修整，刷去眉尾土，亦應補還。以資抵禦。現飭道廳估報，臣俟審案事畢，卽親赴該二廳查勘督辦，不使稍有貽誤。南河成案。

五月初九日，薩載奏：臣前於山海防查勘黃河海口回浦，復往堰肝一帶察看輒石各工。業經奏蒙聖鑒，茲查半月以來，洪湖內因上江壽州之正陽關，淮河節次長水，會歸洪湖，日來高堰誌椿陸續加長數寸，連前長至一丈八寸，通湖引河五道，現在水深六七尺，及一丈一二尺不等。外河清口東西二壩，先於二三月內拆展十丈，口門共寬三十五丈，清水出口有力，直抵惠濟祠，後會黃下注。臣與督臣高晉察看情形，清口東壩應遵欽定限制，再起拆五丈，連前共寬四十丈，俾湖水騰空，以容納秋水。往後臣仍督同道廳等，留心察看，如湖水續長，再將清口相機展寬。隨時奏聞。南河成案。

是日高晉、薩載奏：臣薩載前於東省行在，面奉諭旨，以吳嗣爵奏黃河兩腮淤高，中間溝槽窄狹，洪湖運河亦因連年黃水倒灌，致有淤墊。現在清口開挑引河，係帶水撈挖，恐於事無濟。又開海口亦復淤，令臣薩載到任後察看實在情形，會同高晉悉心籌酌，如何能使黃水暢流，不致倒灌，分晰奏覆。欽此。遵於三月二十七日到清江任事。時因高晉在省辦事，臣薩載遵旨先赴黃河海口察勘，將看過情形繪圖貼說，奏蒙聖鑒。茲臣高晉於五月初二日到淮，與臣薩載公同籌議，以近年黃水時有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墊，引河淺阻，則清水不能暢出，清江淮安一帶運道俱有停沙，並清口外之黃河兩腮，亦有墊高。且上年秋間，豐碭南岸之丁家集外灘民堰，刷灘溜往南趨，黃水從毛城鋪滾壩旁流，幾至奪溜。徐州以下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黃河，又未免水緩沙停。此黃河運河、洪湖引河先後淤墊之實在情形也。臣高晉在工二

十餘年。歷經黃流倒灌。河道停沙。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流淺阻。或淤在下。而上游壅盛。通塞靡常。疏治亦無良策。惟有將清口以內之通湖引河沙停淤墊。人力可施處。所設法挑挖。使清水暢出。清口與黃水匯流東注。迸力刷沙。則黃水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歷年臣高晉奏明辦理。雖未能一勞永逸。此卽補救一法。本年二月內。臣高晉自京回南。欽奉諭旨。引河甚有關係。命臣上緊勘籌疏治。彼時湖水較大。難以煞壩。當與吳嗣爵商定。凡水深五尺以上者。毋庸辦理。其水深四尺以下者。接續疏浚等情。奏覆照辦。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一丈零八寸五道引河。普面漫灘。無可施工。但臣等測探五道引河內。淺者已在六尺外。深者俱有一丈一二尺不等。就目下情形。清水力足抵黃。可免倒灌。惟查向來通湖五道引河。俱各深至二三丈不等。抵禦黃流。是以鮮有倒灌。而湖水旋長旋消。高堰誌椿。每到冬令水落。所存底水無多。蓋騰空湖面。以爲伏秋納水之地。今則年終誌椿存水九尺有餘。此卽湖水未能暢出之明驗。湖水不能暢出。遇黃水盛漲。力不相抵。必致倒灌。一經倒灌。則引河復淤。非特不能攻沙。卽黃運兩河淤墊。又所不免。臣等熟籌探訪。必須於冬春湖水消落。引河灘現時。照各引河寬長丈尺。兩頭煞壩。大加挑挖。並將清口東西壩基趾移下一百六十丈。在平城臺處建築。今按移兩壩於平成臺始。此使清水源遠流長。出口有力。再清口之西。所建各架木龍。原以挑溜北趨。冀刷陶莊積土。使黃水不致逼近清口。歷年以來。雖已刷去大半。著有成效。但積土凝結。驟難盡刷。相度形勢。若於陶莊迤上之積土。北開挑引河一道。使黃水遠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行。至周家莊而後。會黃東注。不獨可免倒灌。而二瀆並流。合力攻刷。黃河兩腮浮淤。及海口積沙。均可漸次刷深。下游深通。則黃河上游流行迅疾。並可不致

停淤。且洪湖無擁遏之病。卽堰旣輒石工程。亦得常資鞏固。惠濟祠之埽工。更可化險爲平。如此一舉。數善備焉。所謂治淮卽以治黃。舍此別無良法。奉硃批。此奏皆合機宜形勢。是治黃淮一大關鍵。屆時妥爲之。圖內奉硃批。將所圍處。放一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此時尙未興工。正好相商也。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又奏。各廳埽壩工程。每年歲修搶修。需用柴稻木纜等料。俱於年前發銀購備。歲內到齊驗明。次年動用。惟堰旣二廳。輒石要工。因非常年應修。偶遇風浪掣塌。係隨時勘估購料興工。歷年相沿辦理。無誤。第查石料木料。向在蘇州江寧等處購運。到工動經數月。卽輒料厚薄尺寸。與民用大小各異。必須另行脫坯燒辦。到工亦需時日。是以輒石工程。掣缺後不能及時修補。止能暫將柴草先爲撲護。設撲護不堅。復遭風浪。續掣堪虞。臣前詣堰旣查工。見臨湖輒石工程。因三月初一日風暴。掣卸零星一百三十餘段。雖經該管廳營逐段撲護。由道將等勘估請銀辦料。現在尙未到工。臣隨將撲護單簿。稽木稀疎之處。嚴諭再加收拾穩固。仍令先行築壩厚水。俟料物購到。卽行修砌。並將勘過緣由奏聞。因思江省華亭寶山等縣。沿海石塘。均豫辦存工料物。以備臨時動用。今堰旣輒石工程。綿長一萬六千餘丈。攔禦洪澤全湖。甚關緊要。臣愚昧之見。若將輒石椿木等料。豫爲酌辦貯工。遇有風浪撞掣。料物應手。卽可隨時補修。不致稽遲時日。又虞續掣。且輒石木料。存貯在工。比之柴料。更爲經久。無慮朽壞。除將前掣工段。現辦各料。嚴催運工修砌外。應請在庫貯項。下酌發堰旣二廳。豫備石料銀各三千兩。輒料銀各一千兩。椿木銀各一千兩。勒限四個月辦運到工。查丈驗明。以備將來應用。如逾限採辦不全。照例參處。所貯各料。將來如有動用。准其就款開銷。仍照數買還。以足額貯。如此立定章程。則緩急有資。而錢糧仍無多費。似於要

工不無裨益。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高晉奏查清口迤內之通湖引河，今春業已疏治深通，並非清水不能暢出，而此時未屆大汛，黃水亦不甚強，祇因本年春夏以來，黃河水勢屢次加長，而洪澤湖水並未長發，以致黃強清弱，然湖水誌椿現存六尺六寸，亦不爲小，是以惠濟祠以下彭家馬頭一帶黃水，雖在蕩漾淤墊，尙不致倒灌入運，臣與河臣薩載往復札商，在此時疏治之功，固應上緊辦理，而減黃助清，以水刷沙，更爲目前之要務，是以將蘇家山水線河並祥符等閘，次第開放，以減黃水之勢，又將清口收東三閘暫閉，以助清水之力，漕船已通，船以水行，沙隨水去，則嫩淤自可漸次刷清。查彭家馬頭一帶與楊家莊口門相對，春末秋初，往往淤墊，亦常有之事，獨今年淤墊較甚於前，臣春間在京，所以有改移楊家莊口門之請，蒙恩允准，臣回任後，業經會同河臣商定，勘估現在開工辦理，將來工完，則清黃三道並行，匯黃入海，當不致再有頂阻淤墊之事。南河成案

閏六月朔，高晉、薩載奏，臣等接奉上諭，據薩載奏高家馬頭一帶淤淺，因河面寬闊，水勢渙散，施工較難，現於該處紮枕築壩，收束水勢，一面分段派員率領兵夫，上緊撈挖，竭力趕辦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薩載此摺於六月二十一日拜發，距初四日糧船竟阻滯未渡之期，已逾半月，尙未得挽運通行，雖今年遇閏，亦不宜過於稽緩，致誤期程。薩載務須董飭所屬多集人夫，設法上緊挑濬，使江廣重運及早渡黃北上，銜尾過行，方爲妥善。至所稱淮河陸續長水三尺三寸，洪澤湖長水五寸，自係初長水時情形，未知近日湖水復得逐漸加增否，再據稱湖內連前存水七尺，較上年此時尙少四尺六寸，似上年湖水尺誌即

係最小之時。若盛漲亦不過若此。無藉高堰五壩之減水及酌量水誌展拓清口矣。是否如此情形。著薩載查明覆奏。又清水不能暢出。因係湖水淺少之故。抑或因改開新河。未能經理妥協所致。然清黃交匯處。較前移下數里。清水尙不能敵黃暢流。若似從前未改時黃河形勢。則今年必致倒漾侵運。不可問矣。並著薩載將實在情形詳悉具奏。又該處自祈雨以來。曾否得有透雨。河淤挑挖。若何糧艘。曾否陸續挽渡。並著薩載迅速具奏。並諭令高晉、楊魁、鄂寶等知之。欽此。伏查高家馬頭一帶停淤。臣高晉到工。與臣薩載同至清黃交匯處所察勘。緣今年清水弱小。黃水節次加長。是以高家馬頭上下蕩漾停淤。與新挑陶莊引河毫無干涉。並查向年遇此情形。不但清口內外亦有淤淺。而黃水倒灌。必致直達淮揚運河。今不致倒灌入運者。實係陶莊新河離清口較遠之明驗。當將實在情形。並築壩疏濬緣由。於六月二十七日覆奏。至臣薩載前摺內。洪澤湖水連前共存七尺較上年此時尙小四尺五寸。祇就上年六月內水勢比較。湖查上年六月下旬。洪澤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六寸。雖較乾隆七年異漲時尙小四尺。而核之近年湖水。已屬旺盛。其時黃河徐城誌椿存長水一丈一尺二寸。清黃水勢相等。清水暢達出口。直抵至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歸海。並無蕩漾停淤之事。並查清水旺盛之年。黃水不大。祇將東西壩遵照欽定限制。相機拆展。以資暢注。如遇黃水並漲。清口宣洩不及。臨湖石工風浪堪虞。則將五壩酌量啓放。此歷來辦理之成規也。今歲洪湖底水原存六尺五寸。至上月中旬。上游淮水報長三尺三寸。湖水陸續共長八寸。臣等正望其源源而至。日漸加增。昨二十九日。據壽州報。淮水於十八日後。仍復消落二尺八寸。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七尺三寸。並未加長。清水仍未能暢出。而黃河上游寧夏萬錦灘。並沁河節據報長。匯流下注。

徐城水誌。仍存長水一丈二尺。尙未消退。臣等因駐河干。督率道將廳營。於南岸築做東水草壩。並用木筏挑溜。晝夜僱辦。使衝出河泓。復調集人夫一千餘名。儘力撈挖。並幫同挽洩。河泓水勢漸有二尺七八寸。湖南幫船於二十八日渡黃三隻。二十九日渡黃六隻。三十日渡黃三十隻。現在陸續挽渡。該處雖仍係黃水蕩漾。清水未見暢出。而河泓日深一日。糧船可期無阻。仍督飭工員竭力爬撈。務期重運。銜尾前進。南河成案。

是月初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清口每經黃水倒漾。是以酌開陶莊引河。使黃水迤北而行。不近清口。而移清黃交匯處。向下數里。以避其患。自引河開成後。黃水不復有倒漾之事。第因豫省自去秋至今夏。缺雨。淮源漸弱。不能暢出。刷黃致高家馬頭一帶。屢長嫩淤。糧艘亦爲阻滯。恐係新開引河未善之故。曾諭詢高晉等據實直陳。及覆奏。則稱向年若遇此情形。不但清口內外多有淤淺。而黃水倒灌。當直達於淮揚運河。今年祇在清黃交匯處蕩漾停淤。不致倒灌入運。皆賴上年開挑陶莊新河。離清口較遠之明效。所奏雖屬實情。然現在既有淤阻。不可不爲之籌計。且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害。今既令黃河遠避清口。不慮倒灌。其爲利賴固大。但黃河迤北直下。駛流暢行。其旁即不免有停淤之處。又值清水力微。不能衝刷。遂致淤滯難疏。亦屬一定之理。但既知有此病。自宜設法早治之。向來清口出水。原係蓄其勢使敵黃有力。今清黃交匯處。移下數里。清水出口後。其流漸緩。則力微。且昨據薩載奏。高家馬頭一帶水勢散漫。挑挖未能有效。先於灘上築壩束水。並紮木筏挑溜。是清黃交匯處。河身太寬。以致溜平波緩。不能衝刷深泓。豈能復資禦黃刷淤之力。其病似在於此。與其事後築壩紮筏補救。而無速效。何如豫爲籌辦。使

清水至此東流有力之爲盡善乎。著傳諭高晉薩載就該處情形悉心籌度。將如何妥辦之法繪圖具奏。此時且不必急辦。俟秋汛過後再行擇期興工。妥協經理。以期日久無弊。純皇帝聖訓。

八月高晉奏臣在儀封工次接奉上諭以薩載奏稱清水出口直達黃河中泓會黃東注之語不解其故。黃河自儀封十六堡漫口奪溜。舊河現已斷流。安得復有東注之水。著薩載查明覆奏。至儀封漫水由賈魯河達淮。由淮以達洪澤湖。雖經行之路甚長。而河流濁勢不能驟改。是賈魯及淮必有受淤者。若更淤及於湖。則所係甚大。著高晉悉心籌勘。急酌量疏濬。以爲善後之計。斷不可稍事因循。致滋貽誤。伏查黃河漫溢奪溜。則水歸漫口下注。舊河勢必斷流。卽有兩岸灘水歸入正河。亦必無多。薩載所稱會黃東注字句。必是因湖水暢出。拘於河工成語。未加檢點。以致錯謬。至儀封漫口奪溜下注。始則普面四散。繼必刷成溝槽。經數州縣地方。由賈魯河入海。經行之路既長。則泥沙隨處停積。迨入淮河以達洪澤湖。已非濁流。從前豫省楊橋奪溜。卽由賈魯河下注淮河。洪湖並無淤墊之處。此其明驗。惟自漫口而下。經由之數州縣境內。凡有關於水利之支河。汶港溝洫。難免淤墊。臣現委員循流查勘。何處淤墊阻礙。立卽疏導。儻無阻礙。不過漫水淤墊。一俟大工告成。則入於歲修水利河道案內。勘明照例妥協辦理。南河成案。是年諭高晉奏。查時和驛漫口下注之水。歷陳留杞縣睢州柘城境內之黃河。康家河。南沙河。老黃河。均歸賈魯新河。下達江南亳州之渦河。儀封漫口下注之水。一由考城之盤馬寺溝入北沙河。至商邱縣之鄧濱口。由歸德府之陳兩沙河。會入渦河。一由寧陵縣之馬三河。亦會歸德之陳兩沙河。入渦河。是豫省漫水均以亳州之渦河爲總匯。如有停淤。歸歲修水利案內。一律疏濬等語。所辦未爲妥善。其疏濬工程。

斷不宜照常籌辦。復滋派累。著高晉於祥符儀封合龍事竣。會同鄭大進閱鑿元沿途親行確勘。將應挑之河核實估計。具摺奏聞。候朕發帑興工。皇朝文獻通考。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七

淮水章履六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先後接到廷寄。欽奉上諭。以豫省漫工未能速竣。伏秋大汛。下注清水。必更盛長。尤當實力豫籌。今將清口東西兩壩。及早展拓。不必拘定六十丈之誌。又高家灣。旁有澗河一道。不礙田廬。儘堪分洩。淮河盛漲。或於其地建設閘壩。以資啓閉。向聞歸仁隄。左近可資宣洩。未知卽其地否。並命臣薩載。前往高家灣。悉心履勘。如有可以分洩淮黃之水。使不入洪湖。不致加長。下河得免漫溢。卽當切實估計。由驛加緊奏聞。迅速妥辦。欽此。適臣薩載。赴鎮江常州一帶閱兵。途次接奉諭旨。卽經來淮。查勘臣李奉翰。亦卽督率道將。測量地勢。展拓清口壩工。俱經覆奏。茲臣薩載於四月二十四日。抵清口。與李奉翰。帶同道將。廳營。前赴高家灣。並歸仁隄等處履勘。查淮河爲衆水所歸。由盱眙。泗州等處。入洪湖。而出清口。會黃歸海。淮河之內。本無支河分洩。其歸仁隄。在洪湖西北宿遷。桃源境內。隄上建有利仁。安仁。歸仁三閘。爲宣洩烏鴉嶺。林子民便等河之水。入安河。而歸洪湖。又桃源境內。舊有祥符五瑞兩閘。地勢北高南窪。止能減黃。不能出清。均非分洩淮水之路。至高家灣。在洪湖之東北隅。下距清口僅二十餘里。內湖外河。中間止隔一隄。兩面皆水。本無田廬灘地。當黃水盛漲時。河水高於湖面。自上年黃水斷流後。河漸乾涸。所謂澗河者。或卽此。近因清口暢出。水勢上漲。高家灣一帶。黃河內已有清水停注。且向上十餘丈。卽屬高家灣埽工。若於此處挖隄分洩。則河湖相連。黃水復歸故道。一

經下注。恐難堵閉。且致黃水入湖。臣等上下相度。惟高家灣迤下。吳城輒土迤上。三堡地方。隄外有灘。離黃河邊計寬二百九十餘丈。測量河內灘水。高於河內積水三尺七寸。若由此分洩。則洪湖多一去路。今按開高家灣三堡。分洩湖漲。始此。但豫省漫水。由淮入湖。原屬偶然。今開放黃河隄工分洩。止可爲權宜之計。既不便過寬。亦可毋庸建設閘壩。臣等酌擬將隄工挖寬二十丈。兩頭用料裹護。中以竹絡鋪底。以免跌塘外。挑引渠形如倒鉤。達於河內。暫資分洩。上游豫工合龍有信。該處卽應堵閉。以二十丈之隄面。施工尙易。所有開隄挑渠等工。臣等現督道廳確估價辦。惟洪湖周圍三百餘里。每年伏秋大汛。淮水長發。其去路總以清口爲咽喉。五壩爲旁洩。自乾隆二十七年。仰蒙聖明指授機宜。酌定水長尺寸。拆展清口壩工。釜底抽薪。宣洩暢利。其山盱五滾壩。非遇盛漲。未敢全行啓放。上年因清黃並漲。又值豫省漫水。由淮入湖。清口宣洩不及。始將山盱五壩全開分洩。今按山盱五壩全開。分減盛漲。自此始。原屬萬不得已。苟能來源日減。分洩有路。在五壩當以不開爲愈。今豫省漫工。若於伏汛前合龍。黃水不致由淮入湖。現在大展清口。毋庸多籌去路。儻豫工不能速竣。伏秋大汛。清水必更盛長。自應實力豫籌。清口東西壩。連壩基共寬八十二丈。臣等已陸續拆修六十丈。其餘二十二丈。亦在拆創。以資暢洩。第儘數拆展後。湖水若仍加長。又不得不籌及山盱五壩分洩之路。況各壩地處上游。淮水入湖。先經五壩。由高家灣出清口。今高家灣三堡雖已開隄。不能過寬。止可二十丈。較之五壩共寬三百二十丈。出路尙不及十分之一。目下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二尺三寸。此後大汛。難免續長。臣等酌議山盱五壩。與其於盛漲時。全行開放。莫若豫開一兩壩。使湖水循序下注。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四十一年曾經開放三壩。下流儘可

容受。今開放一兩壩，尙無妨礙。如洪湖水勢由此平定，則山盱五壩內所餘三壩，即可毋庸再開。設洪湖有長無消，五壩尙須酌放一二壩，以資宣洩。抑或下游歸江不及，則運河東壩，又必喫緊。臣等即將車運昭關等壩酌開一二處，使之歸海。下河州縣不致漫淹，此皆有備無患之計。若洪湖未至盛漲，臣等亦斷辦不及。此再清口大展後，迤下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黃河內清水較上年此時已大六七尺不等。將來再增以高家灣三堡分洩之水，則清口上下水勢亦甚可虞。是黃河下游並應豫籌去路，庶爲萬全。臣等悉心籌計，如雲梯關迤下舊有之馬港六套等處，旁洩之路，早經淤高，不能開放。惟王營減壩，向遇河水盛漲，開放分洩，由鹽河入北潮河歸海，頗著成效。現擬將該壩一體豫備於盛漲時酌量開放減洩，以免臨時周章。南河成案

七月李奉翰奏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黃河內因清口出水溜急，暢流東注，河底日益刷深。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日，又消水一尺九寸，連前共消三尺八寸。老壩口誌椿現存水一丈五尺九寸，兩岸壩壩工程，鑲護平穩。其洪澤湖水亦續消一尺五寸，連前共消二尺四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二尺三寸。山盱智信二壩壩脊止過水三尺三寸。仁義禮三壩封土防風，實力保守，加培高厚，足資攔禦。臨湖甃石工程，雖間遇風浪撞擊，而隨時收拾，一律穩固。至高家灣迤下三堡引河，往後湖水續消，應即先爲堵閉。即清口東西壩工，俟湖水消存一丈時，亦須相機築做，以資收束。今歲兩岸壩基，俱已挖除淨盡。將來或在原處辦理，或須另行移建。俟會同督臣薩載察看情形，細加籌酌。南河成案

是月薩載、李奉翰奏請將清口東西壩再移下二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奉上諭：細覽繪圖，正合形

勢自當乘時爲之。薩載傳稿。

是月李奉翰奏。查半月以來。洪澤湖內又消水一尺五寸。連前共消三尺九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八寸。山盱智信二壩壩脊止過水一尺八寸。目下時屆白露。雖距霜降尙遠。而水勢日就消落。一切壩工應卽次第堵閉。收蓄清口東西壩籌酌移建之處。於本月二十四日先經會奏。其山盱智壩信壩。俟湖水再消一尺餘寸。水與壩面相平。卽照舊封土。外鑿防風俾資攔禦。至高家灣迤下三堡地方。分洩湖水。引河過水日減。臣察看情形。先令興工堵閉。補還原隄。月底月初卽可儼辦完竣。南河成案。

是年江督薩載奏。請動項疏泗州境內謝家溝。及汴河淤淺。以資宣洩。以利農田。按毛城鋪峯山開減下之水。下游濰河承受。及楊疇等五湖之水。均由汴河尾出臨淮口。入洪澤湖分洩之路。直捷無礙。年久水過沙停。不無淤積。兼睢寧境內黃河先後漫溢。由此分股入湖。經過之謝家溝汴河。積淤成窒。此亟應疏治者。江督薩載會同安撫農起。委員勘估詳報。謝家溝因上年雨水過多。兼黃水漫溢。由該處一路入湖。淤停沙壅較甚者。一千八百餘丈。又汴河尾淤淺四百五十丈。聲明籌款發辦。當查前項河道。爲宣洩河湖要路。既經淤墊。原應照業食佃力例。督民挑濬。該州疊被災傷。民力拮据。卽以社倉餘息變價發給。息價原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之用。以民間積餘爲農田工用。不勞而理。此因利之道也。

河渠紀聞。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二日薩載陳輝祖奏。今春恭逢聖駕親臨高堰武家墩。閱視洪澤湖輒石工程。令臣薩載將石工卑矮段落。確估加高。其原舊輒工均用石修砌。俾濱湖大隄。通改石工。以爲淮揚數郡捍

衛查武家墩地方爲高堰廳工頭。裏河廳工尾。裏河自濟運壩起至高堰廳交界一帶。亦係輒工。但湖水至此由太平引河下注。並非臨湖要工。亦非犯風之所。且輒工係乾隆二十二二十七年兩次恭逢聖駕南巡閱視。指示新建。工尙堅整。又洪湖北岸吳城一帶。舊有輒工。係外河廳所屬。攔禦張福口引河漫水。此二處輒工。非湖內要工。無庸改辦。以節糜費。今蒙聖駕臨幸。指示處所。應自高堰廳工頭起。至山盱廳蔣家壩工尾止。凡有石工。酌量加高。輒工改石。以爲全湖保障。臣等隨督道將等逐一確估。茲據河庫淮揚兩道暨副將等會稟。洪湖輒石工。自高堰武家墩汛至山盱蔣家壩南工尾止。共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八丈。內石工應行加高者。九千一百三十六丈一尺。輒工改砌石工者。五千七百七十一丈七尺。連山盱廳屬潤徐二汛隄身窄矮處。加估幫培土工。共估需工料銀三十三萬二千餘兩。臣等覆勘確覈。所估尙無浮多。復再三籌酌。堰盱二廳臨湖石工。仰蒙皇上不惜重帑。大加興修。必須慎重辦理。以期永資利賴。查現在擬辦各工。工段綿長。若同時興修。不但購運石料一時不齊。並恐趕辦工程草率。且輒工內尙有完好者。一概拆改。亦覺可惜。擬將已經朽壞。應先拆改之輒工。及正當湖心卑矮應加之石工。並隄身卑薄應加高幫戩之土工。均列爲急修。計需銀十四萬三千四百餘兩。卽於本年購料動辦。至輒工內雖間有朽壞。而根脚尙未搖動。及卑矮石工之不甚犯風者。均列爲次修。需銀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兩。留於明年動辦。其餘應行改石尙未朽壞之輒工及石工。稍爲卑矮。並應一律加高者。約需銀六萬四千餘兩。統俟後年修砌。如此分作三年。則修理舒徐。而工程亦得實在。臣等商定後。隨酌派委員。將本年應辦工程土工。卽領銀趕辦。石工則先行領銀購買灰石椿木各料。限十月內到齊驗明。上緊修砌。如至冬寒冰

凍灰漿凝滯。修砌恐有不堅。即暫停工。俟開正接續。續辦。統限二月內完竣。臣等俟開工後。仍督同各道往來查催。務期如式堅實。以仰副聖主保衛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

八月初二日。薩載、陳輝祖奏。上月二十七日。奉上諭。薩載等奏辦堰盱二廳。加高改建石工。酌量緩急。分作三年辦理情形。所辦好。已於摺內批示。薩載等務即督飭各員認真修砌。以期工程堅固。俾得永資捍衛。至披閱圖內。洪澤湖水由張福口。天然張家莊、裴家場、太平等五處引河歸入清口。上年及今年。湖水漲盛。清口暢注。各處引河自宜汕刷較前益加深通。何以外間每有洪澤湖引河淤淺之說。若引河果淤。清口又如何暢出。卽嵇璜。今春亦有添設船隻疏濬湖底之奏。其引河是否果有淤淺。該督等摺內既未奏及。而圖內貼說。亦未明晰。卽如太平河。今年朕經閱時。又實無水。已於圖中圈出。著發交薩載等。將各該處每年是否尚有淤淺之處。詳悉據實奏聞。並著將現在睢寧漫口水勢。及辦理工程情形。若何。一併速行覆奏。欽此。並奉發硃批。圈出原圖一幅。臣等伏查洪澤湖水。由張福口。天然張家莊、裴家場、太平等五道引河。匯出清口。從前遇清弱黃強時。常倒漾致各引河積淤。而引河頭接連湖邊之處。淤墊尤甚。前督臣高晉與臣薩載。每年冬令水落灘現時。俱經勘估與挑。展寬河身。並將湖邊積淤盡力挑除。至水深處而止。以備水長暢注。此向年辦理情形。迨後遵旨開挑陶莊新河。並將清口東西壩移下。至惠濟祠前。源遠流長。黃水鮮有倒漾。又兼近年湖水漲盛。大展清口暢洩入海。誠如聖訓。各引河較前汕刷益加深通。今春恭逢聖駕臨幸高堰時。高堰誌椿僅存水三尺九寸。爲湖水極小之時。五道引河兩岸各露河灘。內張福口。天然張家莊。三道引河。水深各二尺餘寸。裴家場引河。亦有水一尺七寸。惟太平引河河頭。

僅水深一尺三四寸。是以聖駕閱視時。河內水淺見灘。仰蒙皇上指示挑濬。嗣經臣薩載告知陳輝祖。於五月內將太平引河淺窄處。逐一估挑展寬。於是月二十八日具奏河工情形摺內。聲明奏聞。此段句上。奉硃批亦將不日長水矣。防之欽此。臣等奏辦堰盱二廳加高改建石工一摺。其通湖引河。係屬一事。摺內未經敘及。圖內貼說亦未明晰。實屬疎漏。查通湖引河淤淺之說。係從前黃水倒漾時之事。近年裴家場太平引河二道。較各河雖淺。觀清口暢出情形。及冬春湖水所存無多。卽引河不甚淤墊之明驗。總之當湖水盛漲時。普漫而出。一片汪洋。引河已在水底。原不藉其分洩。水落歸槽。始由引河洩出。惟霜降水消後。察看情形。酌量挑浚。方爲有益。今冬臣等當凜遵聖訓。留心察看。如有淤阻。再行切實勘估。奏明辦理。臣等斷不敢稍有忽視。致誤宣洩機宜。南河成案。

十月初一日陳輝祖奏。上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據福崧奏。亳州蒙城等處。因豫省考城漫口。黃水下注。田廬被淹。現已星馳前往。親加履勘等語。亳州蒙城等處。前經被水淹浸。今因張家油房漫口。未能合龍。黃水下注。田廬復有損傷。殊堪憫惻。已傳諭該撫。逐細查明。照例撫卹。毋致一夫失所。又據福崧奏稱。壽州鳳臺各屬。稟報七八月間雨水過大。加以上游水發下注。淮渦等河泛漲。洪湖不能容消等語。從前郭家渡漫溢時。朕卽慮及洪湖水勢。不能容納。屢經傳諭該督等。廣籌水路。庶不致壅遏爲患。嗣據陳輝祖等陸續奏報。酌開五壩。並拆展壩工。足資宣洩。目今水已消落。何以福崧又有洪湖不能容納之語。况上年儀封十堡漫工。河已斷流。一年有餘。全黃水勢。皆由渦河淮河下注。洪湖彼時。尙未聞有不能容消之語。此番並未壅動大溜。何以轉盛於前。致有壅遏。其故殊不可解。著傳諭陳輝祖卽行詳悉查明。洪湖實在

情形妥協籌辦。現在郭家渡已經合龍。善後事宜。辦理亦將完竣。洪湖本係南河專責。陳輝祖著即親往詳悉查明。並將湖身是否實有淤墊。及如何設法辦理之處。據實由驛速奏。以慰廛念。查本年安徽省泗州靈璧。宿州壽州盱眙鳳臺鳳陽懷遠等州縣。或因睢寧郭家渡漫水下注。淹及田禾。或因雨多。淮黃交漲。濱河窪地被淹成災。先經恭摺具奏。嗣因豫省考城縣張家油房。新刷溝槽。水由永城商邱一帶漫衍而下。接壤之亳州境內。東北西北兩鄉。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秋禾雜糧。俱被淹沒。蒙城境內。渦河亦陡長水四五尺。尙未出槽。其淝河南岸。間有漫水。悉係河灘。並無妨礙。臣體察情形。亳州被災較重。即督率該府州等速查妥辦。並恐上游來水自淮而達洪湖。勢必甚大。自應豫籌宣洩。臣即馳赴高寶一帶。查勘湖河水勢。酌開車邏。昭關二壩。以資分洩。於上月二十五日繕摺奏聞。今蒙諭旨垂詢。臣覆查洪湖內於七八月間。淮水長發。並郭家渡漫水匯注。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尺三寸。當將山盱五壩內義智信三壩。先後啓放。洩入高寶諸湖。並將清口東西壩。展寬至九十丈。暢達歸海。水勢卽定。是以仁禮二壩。封土未開。此湖水尙能容消之明驗也。至上月初旬。上游來水漸少。湖水已落一尺五寸。今考城縣張家油房。溝槽刷寬。分溜下注。洪湖水未加長。臣因高郵邵伯兩湖水勢較盛。恐上游來水加增。是以酌開高郵車邏壩。邵伯昭關壩。亦豫爲騰空。湖面起見。非目下洪湖竟不能容納也。臣遵旨馳赴堰盱一帶察看。湖水現存一丈一尺八寸。較四十二年水大時。長至一丈五尺一寸。已小三尺三寸。臨湖大隄石工。高出水面四五六尺不等。卽再長水二三尺。儘可容納。湖身周圍二百餘里。水勢寬深。無須急辦。其太平等處引河頭。接連湖邊處所。從前間有沙停。臣於五月內。欽遵諭旨。將太平引河淺窄之處。逐一勘估。展寬

挑深。此時湖水暢流東注。引河俱在水底。如有淤墊。須俟冬令水消。再行勸辦。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臣在邵隄工次。因六月十八九日。一晝兩夜。異常風暴。並大雨如注。揚屬各工。具報掣場危險。當與督臣薩載商定。薩載留邵隄催料。防護上游險工。臣馳赴下游各廳查勘。業經附摺奏聞。茲臣於二十五日。由外河馳赴堰旴。查洪湖水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四尺一寸。臣率同副將李永吉。逐細履勘。臨湖甄石工程。場卸三百三十一段。長三千五百六十餘丈。其場卸甄石之處。有隄頂場去五六丈。僅存後身。隄頂寬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從隄坡後身坐塌。頂寬五六丈。僅存臨河隄頂寬二三丈者。隄工廟宇。民房。掀刮倒卸甚多。隄工雖掣場殘缺。幸得保全無虞。詢之本地老民。咸稱此次風暴。從來未有。臣查看場卸工程。段落過多。勢甚緊要。急需摺護。雖經道將等督同廳營縣汛分投搶辦。目下正當秋汛。風信靡常。猶恐緩不濟急。臣又添委幹員。多撥山清兩縣人夫。就近刈割隄草。趕運料物。將應行摺護處。所上緊儻。限兩三日內。一律辦竣。以禦風浪。至石工倒卸層數。並修砌年分。現在查明。如係遠年舊工。俟水消另估。奏請補修。儻在保固限內。即嚴飭原辦人員。著落賠修。另起保固年限。並有上年加高案內。所估次修緩修段落。未經興工者。即歸本案。確覈辦理。又外河廳吳城甄石間。段場損二百餘丈。亦經摺護。山旴義智信三壩。先經次第開放。今仁禮二壩封土。亦被風暴掣通。高寶邵伯諸湖半月來。已長水三四五尺及二三尺不等。臣與督臣薩載。前將車邏。昭關二壩。令酌啓一壩。以資宣洩。今山旴五壩。全行過水。將來高寶諸湖水日加增。恐非一二壩所能分減。臣又專委幹員。住宿該處。會同廳營。於車邏。昭關二壩開後。察看水長情形。如果宣洩不及。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量啓放。一壩俾

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以減壅盛其清口東西壩前已拆寬八十丈撈挖到底十八九日風暴湖水湧出清口東西壩又衝塌二十三丈共寬一百三丈清口以內兩岸土隄亦被撞塌殘缺兩日來水漸消退各處工程俱已平穩南河成案

七月薩載李奉翰奏臣李奉翰前奏查勘洪湖高堰隄工被風暴撞擊保護平穩情形於本月初七日奉到硃批覽奏稍慰餘有旨諭欽此摺內隄工雖墊塌殘缺幸得保全無虞句上奉硃批既云壩塌何又云保全無虞殊未明晰欽此又摺內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量啓放一壩俾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句上奉硃批此亦不得不然之計今水勢亦定否南關壩未開否欽此並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寄字內開初三日奉上諭據李奉翰奏稱誌椿長水至一丈四尺臨湖輒石各工塌卸三千五百六十餘丈並有隄頂塌去僅存後身隄頂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從隄坡後身坐塌頂寬五六丈僅存二三丈者輒石各工雖聖塌殘缺幸得保全無虞等語看來前月十八九日風暴高堰一帶情形實屬危險今幸得平穩覽奏爲之稍慰但浪勢旣從隄頂而過何以臨湖隄工無妨而隄坡後身轉至坐塌且堰肝隄工旣云聖塌何以又得保全無虞是否臨湖輒石雖有塌卸而隄身尙屬堅實李奉翰摺內所敘殊未明晰著傳諭薩載等再將該處切實情形詳悉覆奏以慰懸注至所稱五壩全行過水恐高寶諸湖水日加增非車邏昭關一二壩所能分減現在察看情形如果宣洩不及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放一壩俾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等語此亦不得不然之計第閘壩洩水過多下河民田被淹者更復不少不知目下水勢已定否南關一壩尙未開放否此時伏秋雖過而秋汛又屆正當緊要之時該督等務須督率工員加意防護毋

稍疎懈。至魏家莊漫口工程。並著卽籌辦堵築事宜。以期迅速合龍。至保護高堰之道員及河員。宜加恩敘。著查明奏來降旨。欽此。臣等查上月十八九日風暴。時值洪水勢盛漲高。堰誌椿長至一丈四尺一寸。初係東北大風。繼轉西北。又兼大雨如注。湖浪洶湧。高於隄頂。搏擊過隄。致堰肝大勢。兩面受敵。石內土隄。爲風浪汕掣。致隄坡後身坐墊塌陷。外面臨湖。甄石旣多掣卸。裏面隄身又經坐塌。間有僅存隄工一綫。寬至二三丈處。幸此等段落。外面石工所掣。不過數層。尙資搪護。隄身未致掣通通水。故得保全。臣李奉翰親到該工查看情形。詢之官民。咸稱幸二十日早風平浪息。儻再逾數時。斷難抵禦。一應殘缺段落。現據道廳等稟報。均已用料撲護。堅足抵秋汛風浪。至二十日風息後。水勢平定。數日來漸次消動。今據報。截至本月初五日止。已消水一尺二寸。從此可望有消無長。山盱五壩過水。從高寶邵伯諸湖。陸續長水六七尺及三四尺不等。循序流注運河。因歸江路暢。不致壅遏。昭關壩前已高出水面九寸。近因河水稍長。該壩過水三寸。其車邏壩仍止過水一尺五寸。下游儘可容納。行據高郵州查稟。下河本在望雨。得此一壩之水。下注引河內。長水不過數尺。尙未出槽。與民田無損。早稻業已收穫。中晚二禾。現在長茂。不致淹浸。其下游與化等處。雖未具報。而水勢較緩。更可無虞。臣等察看洪水旣漸消。南關五里等壩。竟可毋庸開放。前於初四日覆奏情形。摺內已經聲明奏聞。臣等現又諄飭該管廳營。堅守保護。仍留心察看。如洪水消至一丈時。卽將山盱五壩內風暴掣開之兩壩。仍行堵閉。以節其源。下河民田。自可一律有收。南河成案。

十一月十六日薩載奏。高堰山盱二廳。臨湖甄石大隄。及外河吳城甄工。本年六月十八九日風暴。撞塌

段落。經李奉翰親往勘驗奏聞。督率上緊撲護。高堰廳屬護過工二百一十九段。長二千四百餘丈。覈實動用排椿料土銀二萬九千七百餘兩。山旰廳屬護過工一百一十二段。長一千一百五十餘丈。覈實動用排椿料土銀一萬二千七百餘兩。外河吳城甌工撲護工二百餘丈。動用料土銀一千八百餘兩。茲臣自清口至堰旰一帶。逐段履勘。所做撲護柴土工程。現在一律如式穩固。目下湖水消落。高堰誌椿存水四尺二寸。各工間有露出根脚者。臣復加查驗。高寬長丈均屬相符。尙無短少不足。其場卸甌工石工內。有上年加高案內。估定次修緩修段落。仍歸本案辦理。其餘有修做未久。因舊工場卸帶動者。仍著落原辦人員照例賠修完固。另行報驗。如不在次修緩修。實係遠年舊工。必須動項補修者。臣督令淮揚道王問羹確估。分晰造冊詳報。不使稍有混捏。俟估定另奏。至應用面石裹石及灰木等料。先已發銀豫辦。今已運工。各工現在清底。次第築壩開槽修砌。臣嚴飭各工員。務須灰漿滿足。照估如式妥辦。一經冰凍。卽行停工。俟春融趕辦。以期堅固。又山旰仁義禮智信五滾壩。本年水大時。全行過水。壩底俱有衝損。現亦分別估覈補修。再裏河廳屬裴家場。張家莊。張福口。太平。天然等處。引河五道。爲洪湖洩水尾閘。最關緊要。屢奉諭旨。疏濬深通。以資宣洩。今水落灘見。臣逐道查勘。各河雖俱通流。而河頭緊靠湖邊一帶。無淤滯。此內太平河爲洩水入運。及舟楫往來要道。上年雖經間段挑浚。此時湖水力弱。又露淤淺。臣現飭該廳營確估。將各河頭設法撈濬。一面將太平引河煞壩挑浚。務期一律深通。俾湖水暢注。以濟運。南

河成案。

十二月初二日薩載奏。本年六月十八九等日風暴。撞掣臨湖甌石各工。當經河臣李奉翰親勘。運料先

行據護。繕摺奏聞。俟湖水消落後。再行細查倒卸石工層數。並修砌年分。分別賠修估辦。嗣臣自上游徐屬料理運河洩水事宜。辦定回至濇口。即赴堰盱查驗。該二廳所做據護工段。均各一律如式穩固。並經奏蒙聖鑒。其塌卸輓工石工。於湖水消落後。即飭淮揚道王問羹逐一查明。內有上年加高案內。豫估欠修緩修段落。未經興工者。仍歸本案辦理。毋庸另行加估。其修做未久。因舊工場卸帶動各段。覈其固限未滿。估需工料銀二萬九千一百餘兩。仍著落原辦人員照舊賠修。不准開銷。其餘實在遠年舊工。按其塌卸層數確估。高堰廳屬共計二百一十九段。估需吊撈並添辦石料樁木灰漿夫工等銀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山盱廳屬共計一百一十二段。估需吊撈並添辦石料樁木灰漿夫工等銀三萬八千三百餘兩。又山盱仁義禮智信五壩。壩底衝刷石塊樁木。共需銀一萬八千四百餘兩。臣親率該道按段查覈估計。均屬急須修做之工。應同上年豫估。次修緩修各段。一律修整。以資捍禦。臣與河臣先已分委將備廳縣。派定段落。所需石料樁木。在河庫先行發銀。飭令採辦。現在運工。應需灰勛各工員。亦俱在就近盤窰燒做。今工程估定。督令各工員趕緊清底開槽。俟春和即行興工修砌。限四月前一律完竣。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陸載奏。安徽泗州之謝家溝。爲毛城鋪峯山閘等處下游承受濇河及楊驢等五湖之水。由汴河尾出臨淮口。而入洪澤湖分洩之路。素稱直捷。自乾隆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案內。動項挑浚後。歷年久遠。水過沙淤。近因睢寧境內。黃河先後漫溢。由此分股入湖。經過之謝家溝汴河。復有淤墊。致濇河五湖之水。宣洩不暢。亟應疏治。上冬淤灘乾涸。據藩司劉峨。前任廬鳳道基厚。稟請派委熟諳估計工員。會勘籌辦。並准前撫臣農起札商。應行挑浚。當委署淮徐河營遊擊藍珠。前往會同護廬鳳道事。安

慶府知府江恂、泗州知州張佩芳、靈璧縣知縣徐嘉祿等周歷各河，逐加勘估詳報。茲據該員等稟覆：謝家溝因上年雨水過多，兼之睢寧境內黃水漫溢，由該處一路入湖，水過沙停，測量積淤較甚者一千八百餘丈。又汴河尾淤淺四百五十丈，估需土方銀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六兩。繪圖具稟，臣復檄行司道會覈議詳。據稱該二河自動項與修以來，遇有淤淺，例歸民辦。此次淤墊較甚，且該州積歉之區，連年被災較別州縣爲重，民力拮据，卽循例借項與挑，而該州正項新舊錢糧現在蠲緩尙難催徵。若加攤挑河之費，勢難完納。細加籌酌，查司庫屬解社穀變價銀兩一項，原係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作之用。現計各屬解存司庫銀一十五萬餘兩，今泗州謝家溝及汴河尾所需開挑工費銀兩，可否在社穀變價銀內動撥，以舒民力。詳請覈奏。臣查前項河道攸關宣洩，河湖要路，今旣淤墊，原應照業食佃方例，督民挑浚。第泗州地方連年被水成災，民力拮据，卽借帑挑浚，亦恐力難徵完。安省社倉積餘息穀變價一項，係乾隆二十九年，前撫臣裴宗錫奏准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之用。今謝家溝汴河挑工，估需土方銀，仰懇聖恩俯准，在社穀變價內動支給辦，以公濟公。民力寬舒，農田利益。臣與調任撫臣農起札商相同，因目下已值春融，現在飭司派員雇夫分段承挑，勒限完竣，並委護廬風道江恂督催工完。由司驗收具報後，臣仍親往覆勘，以期工歸實在，帑不虛糜。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李奉翰奏：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惟太平河與運口最近，不但洪湖水藉資分洩，並上江鳳泗等處漕艘鹽船由此出入，甚關緊要。從前黃水倒漾，未免淤淺，近年清水暢出，漸次刷深，但每年經臨大汛，各處山水挾沙而來，匯注洪湖，流行迅疾，尾閘一帶，普面漫灘，水行至此，下有

灘土刷動。上有浮沙蕩漾。是以河內不無停滯。雖經隨時勘辦。而水勢佔礙。不過量爲挑撈。未能大加疏治。現今洪湖誌椿。止存水二尺五寸。爲湖水極小之時。臣親往堰盱二廳查勘。臨湖石工。順道查看。五道引河。淺深不一。內張家莊。天然河二處。水勢稍淺。張福口。裴家場二處。水勢較深。以上引河四道。將來水長。自能暢流。無滯。此時毋庸估挑。惟太平引河。爲湖水入運要路。緊靠武家墩石岸之旁。現在河形淺窄。積淤顯露。乾隆四十五年。聖駕南巡。閱視該處。引河欽奉諭旨。挑浚寬深。是年冬。雖經前河臣陳輝祖分別疏浚。但其時洪湖誌椿存水六尺一寸。較此時計大三尺六寸。止將中段河身酌量展寬。未估深挑。去冬自豫回南。薩載與臣商議。及此。今水小灘現。必須一律挑深。俾湖水暢達。下注當即督同淮揚道師彥公。參將鄭永泰等。逐細確估。計河長三千三百八十五丈。就現在河形高下。定挑挖淺深。自三四尺至七八尺不等。實需土方銀二萬八千餘兩。除委員分段趕辦。務期工歸實在。不使草率偷減。以仰副聖懷。再武家墩一帶隄工。外係太平河。內係二河。兩面臨水。取土艱難。是以隄頂尙未十分寬厚。今臣在工。再四相商。此番卽以太平河身挑起之土幫培。臨湖隄頂。旣不使餘土存積。灘面易得停淤。又可使隄頂高厚。足資捍禦。亦屬一舉兩得。南河成案。今按挑濟太平引河。於是年四月八九等日完工。十九日奏報。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初十日。李奉翰毓奇奏。初二日。臣李奉翰於常家口行在。面奉諭旨。現在清口淤淺。如在楊家莊以外。應將李家莊新河開放。以濟漕運。若係清口東西壩。清黃交匯之處。卽設法疏濬。使重運通行。命臣李奉翰前往該處。會同臣毓奇勘籌料理。欽此。臣李奉翰旋卽起程回南。經過徐邳一帶。順勘黃河壩壩各工。並運河水淺處。所逐細查探。初八日行抵外河清口。會同臣毓奇察看。因清口東西壩

外清黃大小相等。致有沙埂。又因東北風鼓盪。浮沙間有停積。先經臣毓奇督同河工廳員。設法料理。集夫撈浚。現已漸次深通。重運。不過量爲起剝。即可儻渡。所有二進幫船。自閏三月二十四日起。陸續出口。渡黃進楊家莊口門北上者。已有八幫。共船三百七十七隻。其在後各幫。亦俱尾行。不致遲誤。嗣後儻遇風色不順。稍有淤淺。臣等仍隨時相機辦理。至楊家莊頭壩外。清水暢出。水深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重運進口便易。並無阻礙。李家莊新河。目下可以無庸啓放。奉硃批覽。奏俱悉。竭力妥爲。總之得雨諸事皆順。想彼處亦未得霑足雨澤也。普爲憂望。欽此。南河成案。

十二月十一日。李奉翰奏。高堰山旰大隄臨湖石工。已於乾隆四十六七等年。遵旨改建加高。而石後子堰尾工尙矮。今春仰蒙皇上親臨閱視。令將隄頂加高培厚。工程入次修辦。理嗣於八月。豫省睢州漫水下注。匯歸洪湖。應乘時加培。以資捍禦。曾經臣奏明督飭道將等。分別緩急。次第興築。隨轉飭乘時趕辦。茲查該處隄頂。應幫尾土。應加子堰。共六十一段。長一萬三千八百餘丈。派委廳營汛員二十分。按段加培。自八月下旬興工以來。各工員均多雇人夫。實力趕辦。淮揚道師彥公駐工催督。均令照估趕築。旋於十月底。十一月初。先後報完。並經淮揚道李同原估人員。先行逐段驗收。分晰詳報。今臣自豫回南。卽親赴堰盱。照原估高寬丈尺。按段查量。簽試。均屬寬厚堅整如式。尙無草率偷減情弊。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八

淮水章服七

乾隆五十年四月。薩載、李奉翰奏。奉上諭。朕恭閱實錄。康熙四十年五月。泗州等處被水。諭大學士等曰。六壩堵塞。其水必然注彼。治東則西。卽被災。兩方之民。俱同一體。朕閱河工時。見高家堰之水較隄旁平地高三尺。淮安之水較地高九尺。今高家堰之水高於地。已至一丈六七尺。豈不可危。朕日夜念此。甚切憂懼。高家堰隄作何保守堅固。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欽此。煌煌聖訓。仰見宵旰勤思。爲澤國民生求保障安全之計。疇咨深切。朕思高家堰工。自雍正年間改建。輒工較前。已爲整贍。朕屢次親巡閱視。規畫講求。命一律建築石工。以期堅緻鞏固。並酌定五壩水誌。以時宣洩。俾盛漲時湖水不致闕壅。爲患。立法已極周詳。而自陶莊挑放引河以來。河勢趨北。今昔情形不同。現在高家堰之水較地尚高若干尺。淮安之水又高於地若干。是否因隄工堅固。及宣洩機宜。周備妥善。湖水不致爲患之處。著傳諭薩載、李奉翰詳悉查明。據實具奏。並繪圖貼說呈覽。欽此。臣等督飭道將廳營。前赴高家堰。武家墩。并淮安一帶。逐細查探較量。目下洪湖及運河水勢。正極小之時。高家堰誌椿。此時存水二尺四寸。大隄高於水面一丈六尺六寸。高於平地一丈七尺六寸。內外比較。現在高家堰湖水。計高平地一尺。淮安運河中泓。現深一丈四五尺。尺不等。大隄高於水面一丈三尺四寸。高於平地一丈五寸。內外比較。現在淮安隄內平地。地計高運河之水二尺九寸。查洪湖上承七十二山泉之水。匯爲巨浸。高家堰大隄爲淮揚兩郡保障。從

前隄身單薄。淮揚頻罹水患。康熙四十年修築高堰。堵塞六壩。雍正八年增修輓工。自乾隆十六年至今。仰蒙聖主親臨閱視。指示機宜。於十八九二十三及四十五六九等年。不惜帑金。修築石工數次。改輓工爲石工。並將土隄子堰增培高厚。其天然壩永禁開放。仁義禮智信五壩相時宣洩。並欽定水誌。於伏秋湖水盛時。大展清口。俾湖水暢出歸海。少由滾壩洩入高寶諸湖。節宣有制。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免於啓放下河。數州縣沮洳之區。盡成沃壤。再四十二年間。挑陶莊引河後。黃水不復倒灌。運河全係清流。河身較前刷滌寬深。洪湖卽遇盛漲。不致驟壅爲患。淮揚士庶共慶安全。而臣等身任河防。實深欣幸。惟有凜遵節奉諭旨。指示機宜。永遠遵守。以期萬年鞏固。南河成案。

七月李奉翰奏。奉上諭。洪澤湖所存底水太少。自不免湖底淤墊。萬一秋雨不時。淮水長發。恐不能容納。所有高堰各工。務宜加意防護。其清口東西壩。著照所定水誌。如應開壩時。卽行酌開宣洩。總應先事講求預備。斷不可因此時水勢消耗。稍存疎忽大意。仍著迅速覆奏等因。伏查洪澤湖上年僅存底水二尺四寸。本年春夏以來。因雨澤稀少。湖水漸消。湖身早已騰空。足資容納。前據正陽關委員稟報。淮水於七月初六日起。至十二日止。已陸續長水四尺二寸。下注洪湖。又因黃河水長。逾誌。臣等照例將毛城鋪峯山開次第開放分洩。由濰河五湖下達。亦歸洪澤湖。是以洪湖內高堰誌椿。於七月十八九日以後。已陸續長水一尺五寸。現雖尙未暢出。而通湖引河。臣等業已派員疏浚。預備如水勢加長。迅卽將清口東西壩酌量拆展。以資暢洩。既可保護堰肝工程。更可刷深河渠。再爲隨時奏聞。南河成案。

八月初十日。薩載李奉翰奏。初四日奉上諭。據毓奇等奏。分派截留漕船事宜。所辦甚是。著卽照所請分

撥截留俾漕艘及早歸次受免。以免長途牽輓之勞。至摺內稱淺滯在清口之饒州。永建等幫。現有圈堰厚水。設法推拉。擬將米船全數起空。俟推活得水。再將米石復載原船。挽回三閘守候。齊幫南下等語。看來現在清口糧艘淺擱。來往俱不能行動。殊屬不成事體。清口阻滯。乃淮水微弱。停沙淤淺。乃偶然之事。自六月二十八九等日。至今已逾一月。何以尙形淺滯。况前據薩載等奏報。七月初四日以後。黃水盛漲。淮水亦陸續增長。下注洪湖。而清口仍然淺滯。殊不可解。該督等專司河務。目擊情形。豈竟一籌莫展耶。薩載、李奉翰不早建開座貽誤於前。若再不設法辦理。將清口疏浚深通。致誤新漕。恐該督等不能當其咎也。著薩載、李奉翰將清口何以淤阻如此之久。究竟作何籌辦之處。迅速明白回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等跪讀之下。不勝惶悚。伏查清口一帶。前於六月下旬。黃水陡落停淤。江西幫船渡黃濡滯。江西漕船一十三幫。計六百二十八隻。內饒州永建等幫一百二十七隻。實因六月內挽出運口於東西壩內外。及太平河內。靠崖停泊。守候渡黃。不意水勢陡長。陡落。兩腮沙淤。各船被阻。攔灘。中流水勢尙深。大小船隻仍屬通行。是以後來各幫仍出運口。陸續渡黃。迨至上月二十三日。奉到諭旨。以江西漕船於是月中旬尙淺滯清口。月內必不能全行攢入東境。令卽截留黃河以南。其時江西船內已經渡黃者二百三十六隻。未經渡黃者三百九十二隻。內二百六十五隻。原在水深處停泊者。先令挽進運口。順流南下。於沿途各水次交卸回空。其淤滯饒州等幫船一百二十七隻。臣等帶同道將廳營等。并多募人夫。在兩岸灘上圈堰厚水。推拉。刨挖溝槽。推至深水處。加夫挽洩。計已挽進運口。南下船七十九隻。僅存江西幫船四十八隻。此外尙有杭州四幫船二十隻。因米石截留安省。以爲賑糶之用。現於裴家場引河內停泊交卸。

亦有淤淺。仍設法辦理。不使久停。其清口淺阻。緣本年自伏徂秋。淮河僅於上月初旬後。長水四尺二寸。迨後有消無長。惟藉上游啓放毛城鋪天然閘峯山閘等處。洩黃助清。匯注洪湖。近日高堰誌椿始陸續加長至二尺八寸。較上年此時湖水尚小七尺餘寸。是以不能由五道引河暢出刷沙。伏思臣等前於邵宿運河內。未能早建閘座。業已貽誤於前。再不設法籌辦將來。致誤新漕。獲咎更深。惟先將所剩淤淺之船。全行推拉。入於中泓。開行南下。俾得早回水次。此時清口一帶。水勢尚深。往來舟楫。如常浮送。惟兩岸淤沙較厚。督令兵夫相機挑切。並將通引河頭煞壩。再加挑浚深通。以備湖水增長。蓋高卽行啓放。以濟回空。以利新漕。而兩腮積淤。亦可滌刷淨盡。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等又奏。臣等正在繕摺覆奏間。復奉上諭。昨因清口淤滯。漕艘淺擱。來往俱不能行動。甚屬不成事體。已有旨諭。令薩載、李奉翰查明據實。明白回奏矣。前據薩載等奏報。洪湖內高堰誌椿於七月十八九日以後。陸續長水一尺五寸。現雖尚未暢出。而通湖引河業已派員一律疏浚。如水勢加長迅速。再當遵照欽定水誌。將清口東西壩酌量豫爲拆展。以資暢洩等語。淮水既有日長之勢。該督等方將拆展清口東西壩。以資宣洩。何以漕艘往行淺滯如此之久。殊不可解。至清口自本年三月以來。屢行淺阻。朕展轉思維。推求其故。或係清水微弱。不能暢出。或又因黃水倒漾。水退沙淤。以致舟行滯擱。均未可定。該督等從未奏明。是何故也。朕於此事深爲懸注。該督等斷不可稍存回護。著卽將清口究竟何以如此淺阻。及作何設法籌辦。俾一律深通之處。據實迅速具奏。欽此。仰見聖主廬念湖河。垂詢殷諄。至意伏查洪澤一湖。每年伏秋大汛。淮水長發。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四尺。最小亦有八九尺不等。卽至冬間。誌椿存

水總有四五六尺。力足抵黃清口一帶。久無倒漾之事。去年秋冬暨本年春夏。因各處雨水稀少。淮河總未發水。洪湖內誌椿上所存底水二尺四寸。亦漸次消落。然六月以前止於彭家馬頭清黃交匯之處。少停梗阻。黃水未經漾入清口。直至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始行內漾。數日間兩腮卽有停淤。并驟長驟消。江西幫船竟至淺攔。裏河內亦經黃水漾注。臣等勘明糧船淺滯情形。一面奏聞。一面因淮水未長。每日親詣淮濱廟虔誠祈禱。并委員前赴洪湖中。盱眙縣所屬龜山淮濱廟。敬申祭告。虔求嗣於上月下旬。淮水陸續報長四尺二寸。流入洪湖誌椿上。僅長水一尺五寸。臣等因淮水既有加長之勢。湖水或至盛大。一經暢出。則清口一帶浮沙卽可刷滌淨盡。臣等所夕盼望。湖水加增。而於歷次摺內。並未將黃水倒漾。致淺實在緣由詳細陳奏。實屬愚昧。今蒙降旨垂詢。曷敢稍存回護。伏念淮水未發。湖水之小。實爲近年罕有。臣等廣集衆思。竊計黃水霜降後。自必退落。清口以內。及運河兩腮浮沙。無礙行舟。止須量爲挑切。毋庸大辦。臣等往來查勘。所有通湖各引河。一律築壩挑浚。俟湖水長發。蓄高。然後開放。俾得暢注。敵黃刷沙。惟湖內來源不旺。現存之水。止有此數。若秋雨無多。上游淮水不大。則來春重運。仍恐不敷。浮送尤關緊要。再四熟籌。洪湖之西。桃源境內。臨黃有祥符五瑞二閘。亦屬分洩黃水入湖之路。本年伏秋黃河盛漲。已將毛城鋪等處開放分洩。此二閘尙未啓放。該處入湖較近。現已一體開放。在黃河此時。水勢尙大。添此一路分減。秋汛旣可無虞。洪湖內增此一處來源。又可望其助清濟運。所謂急則治標。此外別無入湖之路。惟盼上游水到。由淮達湖。則二瀆合流。諸歸順境。南河成案。

是月十六日阿桂奏。本日由驛遞到。欽奉諭旨。據薩載。李奉翰覆奏。稱六月以前止於彭家馬頭清黃交

匯之處。沙停淤阻。黃水未經漾入清口。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始行內漾。清口兩腮。皆有停淤。江西幫船。竟至淺擱。裏河內亦經黃水漾注等語。是清口淤淺。竟係黃水倒漾。薩載等前此節次摺內。並未具奏。直待朕降旨詢問。知不可掩飾。始行奏聞。此豈皆能瞞人之事。何愚至此。已於摺內詳晰批示。又據稱現在酌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以爲濟運地步等語。黃水挾沙而行。今引黃入湖。豈能使之停沙別處。而獨流清水。以助湖水之不足。恐將來未必能收濟運之益。而湖底先受淤墊之害。看來薩載。李奉翰於此事。竟毫無主張。智識昏聩。幾於手足無措。必須阿桂迅速前往。代爲主持。以期補救妥善。現在清口。已因黃水倒漾淤淺。今歲漕運遲滯。若不力爲籌辦。明歲新漕。又將貽誤。且該督等啓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設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所能挑挖。關係甚大。著傳諭阿桂。不必俟秋審事竣。於接奉此旨後。即行東裝。速行啓程。直往江南清口一帶。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此事務期事事盡善。以資利濟。欽此。臣前於初十日接奉諭旨後。細思江南清口淤淺。關係漕運最爲緊要。且轉瞬新漕。尤須預爲籌辦。正擬奏明先赴江南查勘辦理。茲接奉諭旨。令臣即行東裝起程。直往江南清口察看情形。臣現定十八日由京起身前往。查清口究係因何淤淺至此。薩載等久任河防。親身督辦。豈得諉爲不知。若該督等此時尙不陳明。則臣初到工所。一時不能驟得其緣要。措辦仍恐未能周妥。上勞宵旰。慮捫心何以自安。仰懇皇上先行嚴切飭諭。令該督等激發天良。將清口究竟因何受病之處。盡行向臣告知。如薩載等詳悉言明。臣不能和衷商榷。私心自用。其咎在臣。若薩載等始終隱瞞回護。以致查辦舛誤。則該督等之咎。更無可追。如此則該督等接奉嚴諭。不敢復存掩飾。庶臣得其關鍵。即可從此講求。設法熟籌妥辦。以資利濟。

是月二十二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前奏時。逾白露。黃河異漲。漸消。各工搶護。平穩情形一摺內。如湖水盛漲。屆應拆展時。相機辦理。旬上奉硃批。若非盛漲過誌。不可輕拆。湖水之短。或舊年爾等收壩略遲。所致乎。不可諱飾。據實奏來。况阿桂去。必能查出也。欽此。伏念本年南河運道淺滯。有誤漕艘。過行。臣等業已獲咎。而清口黃水倒漾。臣等又未據實奏聞。上廬聖主南顧之憂。智識昏憤。實屬無以自解。至清口東西壩。荷蒙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丈尺。查四十八年。東西壩於十月十六日。興工收築。十一月十七日。築竣。比時洪湖高堰誌樁。存水三尺七寸。至年底誌樁。上消存水二尺五寸。舊年收束壩工。臣薩載於九月下旬。自豫回南。察看湖水有漸消之勢。即督令廳營趕緊收築。做成壩工一百一十三丈。時因豫省睢州壩工。尙未完竣。酌留口門三十丈。以備宣洩。并將襄河運口。迤外兜水壩工。照舊補築。十一月底。臣李奉翰在豫堵築要工事竣。回至清口。復加審核。業將東西壩及兜水壩。俱令接築收窄。各留口門寬二十丈。使層層關束。俱於十二月二十三。辦竣。此時高堰誌樁。存水三尺九寸。俱經奏明。迨至年底。春初誌樁。上消存水二尺四寸。與四十八年存水尺寸相等。俱有道廳報案可查。臣等斷不敢稍有諱飾。自蹈欺罔之罪。祇因本年春夏以來。各處雨水稀少。洪湖未曾長水。高堰誌樁上所有底水二尺四寸。又消落無存。迨後淮河長水四尺二寸。高堰誌樁長水一尺九寸。嗣又陸續長水九寸。連前共長水二尺八寸。臣等於八月初十日。奏聞。原冀湖水接續加長。即可暢出刷淤。乃至今並未加長。比上年水小四尺餘寸。秋令方中。湖水未發。實由淮水來源較少之故。其清口倒漾之處。今蒙欽差大學士公阿桂來

南查勘一切實在情形。目所共見。伏念漕運爲國家重務。臣等惟有盡心會商。熟籌妥辦。斷不敢隱諱。貽誤。有干罪戾。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四日。薩載等奏。奉上諭。黃強清弱。亦從前所有之事。卽今歲黃水漲發。較盛常年。然清口亦何至倒漾受淤。若此之甚。節經降旨詢問。該督等總未切實奏明。清口淺阻。關係明歲新漕。若不將受病源委。盡行指出。從何得其受病根由。薩載。李奉翰。久任河防。清口淤墊。卽伊二人。始終回護所致。安得謬爲不知。著將阿桂原奏發交閱看。該督等務須激發天良。將清口淤淺根由。據實直陳。毋得再存回護。一面迅速據實奏聞。一面抄錄原奏。迎赴途次。知會阿桂。俾阿桂得以洞悉受病之源。從此講求設法辦理。薩載等於此事含糊掩飾。業經貽誤於前。此次降旨詢問。若再不剴切陳明。和盤託出。尙欲隱瞞回護。以致阿桂查辦時。不能得其竅要。貽誤新漕。或別經阿桂查出受病緣由。另行具奏。恐該督等不能當其咎也。欽此。臣等查清口爲淮黃交匯關鍵。從前易於倒漾。自開挑陶莊新河以後。黃流直趨北岸。並將清口東西壩移下數十丈。在惠濟洞下建築。足以東清抵黃。且於運口外復築兜水壩。使之層層關束。抵黃有力。是以近年鮮有倒漾之事。本年洪湖內因淮河自春徂夏。並未發水。交秋後共長水四尺八寸。現在正陽關淮河據報除消落外。淨存長水一尺六寸。是以洪湖內高堰誌椿。僅存水二尺八寸。湖水既小。自未能出口抵禦黃流。以致倒灌入運。直達淮揚。是本年湖水極小。實爲清口淤墊之病根。此在高堰反河口一帶。一望而知。該處又爲南北往來要道。臣等旣不能掩飾。亦不敢回護。臣等雖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等處通湖引河。多派人員上緊疏治。但核計湖內尙須長水二尺餘寸。方可下注引河。抵出清口。前經奏

請開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助湖原屬一時不得已之舉而黃水入湖誠如聖諭難免停沙竊查行水金鑑載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引河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岸腰鋪地方開放支河通連湖內張福口引河等語查清河縣舊縣卽今之玉皇閣工南岸腰鋪卽今之黃河南岸高家灣迤下亦係引黃助清再查乾隆三十六年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湖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祥符五瑞二閘本在一處由引河入至湖邊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停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湖水浩瀚時卽可刷盡臣等前奏未曾分晰聲明致蒙聖恩訓飭伏思此事原非善策然舍此別無增益湖水之處統俟欽差大學士公阿桂到時再行詳細面商聽候妥酌辦理南河成案

九月初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桐柏山爲淮水發源特諭畢沅詳晰查勘支流或有淤塞卽應設法籌辦茲據畢沅覆奏該處發源之地河身不甚寬廣易於疏濬儻有須開挖之處卽勘明興工又賈魯惠濟二河卽係淮水支河現在一律疏濬其淮濱廟已令藩司江蘭虔修祀事等語江南洪澤湖向藉淮水挹注今淮水發源之處經畢沅勘明疏濬將支港小河一律濬導該處賈魯惠濟二河其下流歸併渦河入淮現在亦加疏濬俾就通暢并於淮濱虔申祭告自當仰邀靈佑泉源湧發衆水會歸下游湖水日就充足得以助清敵黃至淮濱廟如果歲久未修或形傾圮卽應覈實勘估動項興修俟廟工告竣時朕當親書匾額用答神貺將此傳諭阿桂等並諭畢沅知之純皇帝聖訓

河南巡撫畢沅奏賈魯河卽古汴水發源滎陽之大周山會京索等水經鄭州中牟祥符至朱仙鎮下達

尉氏、扶溝、西華、淮寧之周家口、商水、項城、沈邱、至安徽之潁州、正陽關入淮。又賈魯河自中牟西十五里，分支爲惠濟河。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淮寧、鹿邑，至安徽亳州、金陽河入淮。各計四百餘里。此河淤塞，爲開封等府屬商販民食攸關。今久經淺淤，自應及時開浚。且於水旱年時兼資蓄洩。從之。皇朝通典是月初四日阿桂奏，臣奉命徑至江南清口，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臣於八月十八日自京起程。九月初二日行抵桃源。初三日清晨由楊莊運口渡黃，入清口一帶察看。因黃水倒漾日久，東西兩岸淤沙闊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中泓止存數丈。河溝一道，水深三尺餘寸。輕舟往來，尙無阻滯。現在黃水日落，而測量尙高湖水五尺餘寸。就下之勢，不論遠近，此黃水倒灌，清口淤墊，實在情形也。至清口微弱之故，實緣春夏以來，河南安徽雨澤稀少，淮河並未發水。正陽關淨存長水一尺六寸。洪湖內高堰誌椿僅存水二尺八寸。本年湖水之小，爲從來未有。不但黃強清弱，至六月後清水竟涓滴無出。黃水又值盛漲，以致倒灌入運。下達淮揚，是淮水未發，湖水極小。實爲清口淤墊之由。臣沿途察訪，到後目覩，委無他故。查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三年、清口、彭家馬頭等處，均經淤梗。或遇湖水漲發，暢注敵黃，或減黃出清，抑強扶弱，浮沙卽衝刷淨盡。現在湖內來源不旺，存水止有此數。急切難望暢出，轉瞬回空。南下明春重運經臨，若不亟爲籌辦，必致貽誤。臣殫心竭思，實深焦灼。但自清口以達淮揚，停沙數百里。若與工挑竣，則旋疏旋淤，徒費帑金。卽薩載等所籌引黃入湖，以爲濟運地步，此亦急則治標，止可取便一時。豈可行之數月，誠如聖諭，恐將來未必能收濟運之益。而湖底先受淤墊之害，設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能挑。現在薩載等所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寬不滿五丈，深止四尺，不能大有裨益。而自引河入至湖邊。

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或不致淤湖。且任其權時開放。俟黃水消落。即時堵閉。惟有急圖收蓄。以利新漕。稍有實濟。至此外。或尙有隨時設法調劑之處。容臣再行酌籌辦理。據實奏聞。南河成案。

是月初八日阿桂奏。臣接奉諭旨。據薩載等覆奏。清口淤淺緣由。稱從前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澤湖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祥符五瑞二閘。由引河入至湖邊。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停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等語。所奏殊屬自相矛盾。從前陳家道口漫水下注洪湖。既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是以漸次澄清。湖中不致淤積。今祥符五瑞二閘離洪湖不過四十里。相距甚近。所挾之沙。焉能即行澄清。不致淤墊湖底。是引黃入湖。未必能助湖濟運。而停沙淤滯。恐轉足爲淤湖之害。薩載李奉翰不過因此時別無善策。爲此無聊之極思。恐伊二人竟茫無主見。以致洪湖重受淤墊。所關匪細。著傳諭阿桂前抵清口後。務將伊等所奏情形。悉心籌酌。爲之主持定議。方爲妥善。欽此。仰見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抵清口以來。業將察看淤淺情形。實因湖水極小。未能出口。抵黃。致倒灌入運。及現在築壩攔蓄各緣由。奏蒙聖鑒。臣初到此間。詢商薩載李奉翰及河工員弁等。多主引黃灌湖之說。查行水金鑑內所載。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引河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岸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考其時並未言清水來源微弱。故略資挹注。即可利濟。至乾隆二十六年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澤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蓋南岸漫溢。黃水俱歸洪湖。既有大溜下注。即挾沙而行。不能停積。况當夏秋。淮亦漲發。二瀆並行。浩瀚有力。沙隨水去。是以不致淤湖。本年淮水未發。湖水極

小爲從來未有。現在引黃濟湖，亦非善策。臣受恩深重，荷蒙委任，殫竭心思，力求目前補救之法。與薩載等酌籌爲今之計，惟有借已灌之黃水，以送回空，蓄積弱之清水，以濟重運。查本年二進糧艘，行入淮河，全藉黃水浮送，方能過淮渡黃。今按借黃濟運，始此則回空時，雖值黃水消落，而空船喫水無多，設法調劑，似可銜尾過行。至此時湖水既不能出，自應築壩紮住，使之停蓄，不復消耗，又免黃水入湖淤墊。現奉諭旨，令畢沅派員疏濬淮河各處泉源，薩載等亦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等處通湖引河，派夫上緊挑挖，約計明春重運北上，彼時湖內自必積水稍多，即可啓壩下注引河，抵出清口，刷沙敵黃，庶爲有益。臣與薩載、李奉翰詳商大局，無過於此。總之清水一經旺盛暢出，不過數十日內，諸凡妥順，皆復舊觀。無如清水既乏來源，將屆冬令，湖水止有此數，斷難望其旺盛暢出。若廣求引黃之路，俾灌注入湖，待至湖水長發，尙有半年安保，不遂漸停淤，誠如聖諭，未必能助湖濟運，而停沙淤滯，轉爲洪湖之害。薩載等亦知此事，原非善策，特不得已而爲此舉。此時所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寬不滿五尺，深止四尺，以周圍數百里湖面，不致爲些微黃水所淤，迨至霜降水落，即不堵閉，亦不能過水矣。臣等籌議藉黃以送回空，蓄清以濟重運，詢訪河工大小各員，弁僉稱此事稍有把握。現在銅鉛船隻陸續出口，回空糧船渡黃進口，銜尾南行，毫無阻滯，即使黃水消落，或慮口門淺阻，已相度形勢，於陶莊河尾迎溜，另開口門，過水較深四五尺，並築兜水壩以蓄其勢，現飭工員妥辦，豫備臨時調劑。至湖水出路，自築壩攔截後，日內高堰誌椿已長水尺餘，距明春重運到淮，尙有五月之久，冀日漸停蓄，再長水二尺餘寸，即可啓壩下注，抵出清口，刷沙敵黃，設或不能長至四尺，臣揣度事理，亦足浮送新漕，不致貽誤，可以稍舒宵旰廑注。南河成案

是月十五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臣阿桂自抵清口後，察看黃水倒灌，雖由本年淮水過弱，但豫省南岸連年漫溢，黃水悉由淮入湖，究恐湖身未免墊高，並聞盱眙、金家岡一帶，淮河內有淤淺處，或淮水因之不能下達，亦未可定。當即會同薩載、李奉翰前赴堰盱一帶詳勘。查洪湖自西南斜向東北，周圍四百餘里，由清口至高堰關帝廟以北二十餘里，湖灘本高，又因六月內黃水倒灌，五道引河普律受淤，不見湖面。迨由關帝廟以南，直抵蔣家壩一百餘里，則汪洋無際。高堰誌椿係前任河臣李宏奏定，維時湖內底水存有二丈，椿底與湖心水面相平，椿高一丈八尺八寸，與堰工尺寸相等，爲湖水消長之驗。上年年底誌椿所存長水，已消落淨盡，湖水尚深一二三丈不等，並非湖高不能蓄水，猶之正陽關誌椿上現報長水消落無存，而河內尚水深丈餘。自七月後，淮水稍長，近復將湖水築壩煞住，今高堰誌椿已長水三尺一寸。太平河、張福口、裴家場各引河，亦漸次挑竣，再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到，即可開壩，下注清口。濟運、又金家岡至大王廟二十餘里，因上年七月後，上游一帶未得大雨，今歲春夏久晴，該處河水止深一尺一二寸，水下均係稀淤。臣薩載委員往勘估挑，因水底難以撈濬，擬於沿河南岸灘上估挑引河一道，長三千八百三十餘丈，以備水小時重運，經行濟用。適淮水旋長，未及興工。茲細加測量，金家岡迤西至打石山河水俱深丈餘，大王廟迤東至龜山水深至三丈以外，惟金家岡至大王廟中間，水仍止深四五尺。水底稀淤，深至六七八尺不等，其何以此處水勢較淺，並底有稀淤之故？臣等體察遍訪，緣淮河河身寬窄不一，所以水勢各有深淺。金家岡雖係淮河舊身，而河面寬至十餘里，久成湖汊，又值安徽省連年雨少，今夏更加旱曠，該處河水僅深尺餘，致重運經臨，必需起剝，而現在該處河內之水，已有四五尺，普面

皆過重運足資浮送。即從前估挑引河灘上。現亦水深二三尺不等。無從挑挖。復詢土人。僉稱淮水盛漲。往往漫過岡頂。比此時水勢相懸二丈。今年五月間淮水之小。實所罕見。然彼時金家岡河水深尙尺餘。空船仍可行走。是淮水斷不因此阻遏。其河底稀淤。用篙探試。係青灰色。並不膠粘。臣阿桂前在豫省見開挑引河。多係沙土。膠泥甚少。皆係金黃色。間有稀淤。性柔且粘。窺探不能到底。今金家岡一帶。河內稀淤。深至七八尺。而一竿直可到底。隨手起竿。淤即淌卸。竿上僅存青色。爲豫省黃河所無。即詢之南河將弁。俱稱江省黃河內亦無此等稀淤。其非黃流淤墊可知。所有金家岡一帶。南灘上。前估引河一道。原爲利漕起見。此時高堰誌椿長水三尺一寸。湖水又煞壩閉住。該處河身現有水四五尺。重運儘可過行。毋庸亟籌挑辦。但該處河身爲淮水入湖門戶。鳳潁各屬漕艘必由此經行。今夏已形淺滯。設日後偶遇水落灘露。自應仍舊開挑引河。庶水小之年。重運到此不致起剝。亦屬有益。至盱眙以上。淮水情形。適廬鳳道王懿德查災前來。臣阿桂面加詢問。據稱今夏因淮河水小。慮及商船阻隔。又經臣薩載委令履勘。時正當淮水極小。河內偶露一二淤淺。或中間稍淤。兩旁可以行船。或此岸微淺。彼岸仍屬深通。是以不必挑挖。目下臨淮關河內水深丈餘。即前露淤淺各處。亦已水深四五尺等語。是淮河現在水勢一律深通。並無阻滯。毋庸大興工作。致滋勞費。儻將來水勢又形消落。露有淤淺。臣薩載即飭地方各官隨時勘報。趕緊辦理。斷不使入湖之路稍有妨礙。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臣等接奉諭旨。現在清口既已淤墊。祇可借已灌之黃水。俾回空得資浮送。俟回空過完。即當築壩。令黃水不復倒灌入湖。庶湖水日漸停蓄。以濟明年重運。阿桂即當相度機宜。迅速

妥辦。俾明歲新漕有益。欽此。臣阿桂卽與薩載等商酌主持。定議將通湖太平各河築壩攔截。不令黃水倒灌入湖。俾湖水日漸停蓄。專藉黃水浮送回空船隻。俟回空船過完。將黃水築壩煞住。不使入運。亦卽酌辦。臣等稽考舊法。惟應藉水刷沙。以省人力。卽有疏治。亦不至大煩工作。現在上緊趕辦。陸續奏聞。俟湖水漸高。重運經行。先行啓壩。下注刷沙。敵黃。以資利濟。至截留山東回空糧船渡黃進口者。已有二百八十餘隻。銜尾南行。並無阻滯。而高堰誌椿又已長水寸餘。共存水三尺一寸。逐次收蓄。可利新漕。稍紓聖主廕念。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奏。臣前奉諭旨。本年洪澤湖水短。或因上年清口東西壩收閉稍遲。以致洩水過多。不能存蓄。阿桂到彼。應查察實在情形具奏。欽此。十四日接奉上諭。本年春夏以來。旣因雨澤短缺。湖水甚小。六月後清水至涓滴無出。薩載等卽應先事豫籌。將清口兩壩酌量收束。以爲蓄水地步。何以並不籌及。亦並未奏及。伊等之意。不過以築做壩工。未免需費。遂爾因循不辦。不知彼時築壩。所費尙屬有限。今黃水倒灌。淤沙梗墊。始議煞壩蓄水。已屬遲誤。漕運將來清挖非易。所費更屬不貲。豈非因小而失大乎。是薩載李奉翰於此一事。實難辭咎。著阿桂查明據實參奏。欽此。查清口東西壩向蒙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上年豫省睢工漫溢後。洪湖誌椿原長至六尺以上。九月下旬督臣薩載自豫回江。察看湖水漸消。督令廳營收築趕成壩工。一百十三丈。留口門三十丈。至十一月底。河臣李奉翰在豫堵築壩工事竣。回至清口。又將東西壩接築收窄。留口門寬二十丈。均經奏明。雖本年淮河上游處處被旱。湖水異常淺少。固非意料所及。而上年薩載飭令收築壩工時。在九月湖水已見消落。卽不應尙留口門三十

丈。而李奉翰自豫回江時。誌椿存水祇有二尺四寸。彼時接築收窄。亦不應仍留口門二十丈。所以誌椿存水。至上年年底已消落無存。是薩載、李奉翰並未於現在情形相機豫籌。將清口兩壩再加收束。以爲蓄水地步。惟翼湖水加長。即可暢出引河濟運。及至春夏缺雨。淮水並未長發。六月以後。湖水遂涓滴無出。黃水倒灌。運道淤淺。又不隨時實奏。恭候聖明指示。其因循貽誤。辦理不善之咎。實所難辭。請交部嚴加議處。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阿桂奏。奉上諭。從來治河之道。惟有導清攔黃。不使倒灌。今轉引黃水入清口。以資浮送。自屬下策。但該處既經淤沙梗塞。舍此別無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然其事究屬可暫而不可久。必須設法疏治。俾清水日漸旺盛。以期暢出刷沙。於事方有裨益。仍將現在洪湖清口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廬注。欽此。查引黃入運。以資浮送。不但下策。究係無策。但當浮沙梗阻。清水弱小之時。卽多費錢糧。多集夫力。盡心挑挖。亦隨挑隨淤。徒費無益。卽如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三年清口等處。均經浮沙梗阻。連開背淤平。較目今爲尤甚。彼時亦有議施工挑浚者。而隨挑隨淤。終俟湖水長發。暢出敵黃浮沙。卽衝刷無存。臣等相度機宜。惟應將湖水蓄高。俟明春重運將臨。啓壩下注。所謂清水刷沙。如湯沃雪。不難盪滌盡淨。槩復舊規。就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三尺而論。亦未嘗不可引出清水。以濟運道。其所以仍擬俟重運將到時。再行啓放者。則又以自目下至桃汛以前。皆非淮水加長之時。若此時卽行開放。計至明年夏間。尙有數月。恐至或形短絀。故不得不如此慎重辦理。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查洪澤湖水自築壩攔截後。高堰誌椿現存水三尺餘寸。通湖引河又次第估

挑。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臨。即可開放濟運。惟舊設清口東西壩工。蓄清敵黃。爲全河關鍵。該壩原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河各引河尾長四百二十餘丈。自乾隆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後。黃流直至周家莊下注。匯清歸海。清水出口路長。將東西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臺處建築。至四十四年因湖水盛漲。東西兩壩全行展拓。迤下。河面寬闊。水勢紆緩。又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以逼清抵黃。迨四十六年冬。洪湖水小。清口口門收窄。後湖水仍見消落。又於風神廟迤上。奏添兜水壩工。以爲重門關束。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四十七八九年。將兩層壩工相機拆築。尙屬得力。本年湖水過小。黃水盛漲。清不抵黃。致黃水灌運。雖爲近年僅見。但黃強淮弱。由來已久。自不得不因時制宜。於黃水未經倒灌之先。設法抵禦。查從前清黃交匯。卽在惠濟祠前。今黃流北趨。由周家莊下注。自通湖引河尾至清黃交匯處。河長一千三百餘丈。所設清口東西壩。雖較從前已移下四百五十丈。現居適中之地。但相距清黃交匯處。尙有五百餘丈。似應量爲改移。臣等相度現在兜水壩。在通湖引河以下。運口以外。於束清相宜。應照舊存留。加鑲寬厚。卽以此壩爲束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如遇黃水過大。卽將口門收窄。不使濊入。如遇清水過大。迤下兜水壩。相機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遏黃水回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束清。今按束清禦黃分設兩壩。始此。無論湖河水大小。相機拆展收束。均可應手。似屬兩益。其惠濟祠前。現有東西壩。今歲本未拆展。查風神廟惠濟祠前一帶。從前爲黃淮並行。是以該處河面寬有二百餘丈。今黃流北趨。專係淮水由茲東注。河面過寬。清水益覺無力。本年因黃流倒濊。清口兩腮俱長。淤灘現

在河泓寬不過十丈內外。將來即遇淮水長發，亦不過刷寬至五六十丈。儘敷行舟，是惠濟祠前之壩，不妨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庶清水多一關束，更覺有力，足以禦黃刷沙。再東西二壩，每年恪遵審定機宜，酌視洪水勢大小，隨時拆展，辦有成規。惟從前止定湖水加長拆壩限制，其湖水消落，應如何按照尺寸收束，留存口門若干，未曾酌定。雖蓄洩機宜，原在隨時變通，而尋常收蓄，亦當議有定制。臣等籌酌東西壩口門水深溜激，所留不能過窄。嗣後應按照高堰誌椿，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庶節宣均屬有制，更可永資利賴。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奏奉諭旨，阿桂籌辦清口情形，據稱擬於陶莊河尾迎溜，另開口門過水較深四五尺等語。清口既經淤淺，又若引黃灌湖，自非善策。阿桂等相度形勢，於陶莊河尾另開口門，並築兜水壩以蓄其勢，即使黃水消落，口門不致淺阻。此亦調劑補救之一法。著繪圖貼說呈覽。查陶莊新河勢既收束，是以新河內水面比迤下散漫處較高。臣與薩載、李奉翰酌量相度，擬於順黃壩尾稍上另開口門，挑倒鉤引渠一道，引黃入運，較高家馬頭口門可多過水四五尺。即冬令黃水消落，總可過水二三尺。為臨時調劑補救之一法。而現在回空船隻仍由原口門行走，並無淺阻。現在新做口門業已工竣，尙未啓放。南河成案。

今按：下年六月諭旨內，所稱迴龍溝即此。

十一月十二日薩載、李奉翰奏外河廳屬清口東西壩為全河最要關鍵。本年因湖水甚小，黃水倒漾日久，荷蒙欽差大學士公阿桂來工查勘籌辦，與臣等公同相度，因時制宜，詳晰勘籌，以運口外現有之兜水壩為東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如遇黃水過大，即將口門收窄。如遇清

水過大。將迤上兜水壩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並將東壩做長。以禦黃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束清。無論湖河水大水小。拆展收束。均可應手。舊有之東西壩。因黃流倒漾。兩腮長淤。應聽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繪圖具奏。奉到硃批。再無過此法者矣。又移建東西壩。分別做長收短。向上奉硃批。此法是極。欽此。欽遵。當即督飭道將等詳細確估。查乾隆四十四年移建東西壩於惠濟祠前。河面計寬一百六十八丈。水深四五六七丈不等。除兩頭築做鐵心柴土壩基。三十三丈。並留存口門十六丈。外計做埽工一百一十九丈。共用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今移建於福神庵前。河面計寬二百五十八丈。較舊壩基址多寬九十丈。但現擬於兩頭先築柴土壩基。共長九十丈。寬以十丈爲度。兩頭再接做鐵心壩。共長六十丈。兩面鑲柴。中心填土。共寬九丈。酌留口門八丈。兩壩中間止須築做埽工一百丈。是河面雖寬。而兩頭多做柴土壩。中間少做埽工。以之相抵。約略估計。所需料土。土工錢糧核與上屆所增無多。惟清口一帶。向係行溜大河。築做東西壩處。水勢較深。本年因黃流倒漾。該處僅存河泓。兩邊俱長嫩淤。現在移建壩工。原資禦黃。今兩壩築於淤灘之上。將來清黃盛長。內外汕刷。恐有走塌之虞。非創槽鑲築。不能穩實。然此時積淤甚厚。亦不能創。如向日河底之深。若俟水長刷沙。始行築壩。則於束清禦黃。均屬不及。自應乘此水勢未發。豫爲辦就。以資攔禦。臣等現即酌發正雜料物。銀兩。督令購集運工。驗明動用。派委員弁承辦。東西壩各卽開槽。照舊壩做法。僱築所用料物。逐日稽查。儻水勢長發。刷動積淤。一有墊陷。卽令隨墊隨鑲。俟墊定工完後。再將所做工段丈尺。用過錢糧核實確估。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八日。薩載、李奉翰奏。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爲洪湖出水尾閘。因本年淮水未發。湖水極小。六月後。又值黃漲。各引河內俱有淤淺。經大學士公阿桂勘籌料理。先於引河匯總處築壩。以禦黃蓄清。復將通湖各引河。派夫上緊挑挖深通。使明春重運北上時。放水下注。以資利濟。奏蒙俞允。茲查五道引河內。張福口、裴家場、太平河三道。阿桂在工時。卽經接續趕辦。掣放水平。均屬通順。後復加展寬深。先後核計張福口引河共用銀九千八百三十七兩零。裴家場引河共用銀八千九百十兩零。太平引河共用銀一萬四百二十三兩零。業於十一月初旬一律辦竣。其張家莊天然引河。並經阿桂奏明隨後估挑。臣等留心察勘。兩處未挑引河停淤之處。漸可施工。當委淮揚道師彥公。參將鄭永泰、遊擊田鴻謨等。丈量確估。張家莊引河需土方銀三千六百四十三兩零。天然引河需銀四千五百一十三兩零。臣等督飭工員於月之十日內。已趕緊挑竣。其攔湖壩外。太平河尾至裏河運口。抽挑溝渠一道。以便清水直入運河。刷滌浮沙。又攔湖壩外迤北下接舊東西壩。并由新東西壩直抵黃河。抽挑溝渠一道。以備來春開放清水。暢注敵黃濟運。臣等又督率道將等勘估需銀二千五百五十五兩零。挑起之土。卽以幫培束水隄工。業俱與辦統限年內一律辦竣。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九

淮水章第八

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奉_{上諭}清口東西壩朕從前南巡親臨閱視所定水誌原爲平時湖水滿足而設至蓄洩機宜理應隨時通變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分數如遇湖水盛漲則亟應拆展以資宣洩湖水消落則口門收束一丈湖水卽得一丈之益操縱在人節宣有制最爲良法前年九月以後湖水日漸消落薩載李奉翰卽應將清口兩壩酌量倍加收束預爲蓄水地步乃意存惜費且不攔截收蓄致清水益弱黃水倒灌停沙梗阻運道竟成淤淺不得已將湖水築壩閉住借黃濟運乃係一時權宜可一不可再之舉此皆薩載李奉翰因循貽悞屢降諭旨甚明今清口東西壩旣經酌量移建並將口門按照高堰誌椿酌定收束尺寸現在洪湖清水已據該督等具奏蓄至四尺二寸日來是否續有增長所蓄清水較黃水高有若干重運經臨啓壩放水時能否足以衝刷淤沙敵黃濟運著傳諭薩載等卽將現在情形據實詳悉覆奏至將來湖水長落該督等務須隨時察看一遇清水漸消卽應將口門收窄以資蓄蓄毋再惜費貽悞河渠紀聞

三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洪湖水自二月二十六日啓放攔湖壩後一出清口會黃歸海一入裏河運道歸江兩路分流順利核計放壩以來已經匝月湖水無長無消高堰誌椿仍存水四尺六寸較上年此時清水已大數尺臣意謂可以敵黃且淮揚運河於開壩啓放清水後兩邊浮沙日刷河面河底較寬已屬

極好機會。乃三月十五以後。黃河桃汛水發。連日加長。徐城誌櫓長至六尺八寸。外河老壩口誌櫓連底水長至一丈五尺四寸。清口新建東西二壩。原留口門寬八丈。臣因黃水盛長。漸次內漲。欽遵睿訓。將兩壩壩頭各接築一丈五尺。止留口門寬五丈。以期束清禦黃。奈口門愈窄。黃水愈高。復將接築壩頭拆去。仍留口門寬八丈。以緩其勢。查春初洪湖清水原高黃水二尺五寸。今湖水未增。黃水加長七尺餘寸。測量黃河水面。轉高於清水四尺三四寸。外高內低。致黃水復行倒漾。勢必漲至五道引河以內。臣相度形勢。惟有將攔湖壩工。照舊暫堵。不使灌入洪湖。俟黃退清旺。卽行開放。如上年九月間。阿桂在工察看。黃水倒灌情形。公同講求。別無補救。暫藉已灌之黃水。浮送回空漕船。本屬不得已之舉。今重運正在北上。值此黃水旺盛。亦祇可仍前暫藉浮送。溯查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及四十三年亦俱如此。後經黃水消落。清水盛長。暢出清口。旋卽復舊。蓋每年桃汛長水。沙性本輕。且易消落。今春連得透雨。四五月間。淮水必然加長。其時桃汛已過。黃水定消。湖水一旺。清黃卽可相抵。奉硃批。覽奏卽遣阿桂前往。汝等熟籌而行。南河成案。按是時河督李奉翰將攔湖壩照舊復行堵閉具奏。奉上諭。據李奉翰奏。桃汛長發。黃水高。清水四尺餘寸。又復倒漾入口。將攔清壩仍舊堵築。此事甚慮憂慮。已遣阿桂前往。會同籌辦。詢據阿桂奏稱。現在黃水倒漾。恐浮沙淤入引河。是以復將攔清壩堵住。俟黃水長發。再行啓放等語。引黃濟運。出於無奈下策。淮揚一帶。運河日久。必致淤墊。實屬不成事體。但目前權宜之計。不得不藉以浮送。重運。朕思毛城鋪王營減壩。俱爲秋伏大汛。宣洩黃河盛長之用。若將該二處閘壩啓放。黃水自見消落。清水卽可暢出。於漕運或較有益。是否可行。此時若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也。著傳諭李奉翰先

行詳晰覆勘具奏。並著阿桂酌量情形。據實奏聞。尋覆奏稱。清口一帶。前因黃水盛漲。倒漾進口。誠恐淨沙漾入河內。是以將攔清壩復堵。嗣於四月初西南大風。湧送清水。暢注引河。測量清水。又高黃水一尺二寸。復將太平引河開放。俾清水暢出敵黃。日來黃水長消無定。清水仍由太平引河分流。入運。刷沙有力。察看情形。如西南風大。則清強於黃。若東北風大。則黃強於清。易於倒漾。職是之故。今蒙指授機宜。酌開毛城鋪王營減壩。期瀉黃助清。於漕運有益。查毛城鋪減水壩。在徐州以上。每遇伏秋大汛。宣洩黃河盛漲。由洪濰二河達五湖。匯歸洪澤。出清口歸海。可以減黃助清。此外如天然閘峯山四閘。祥符五瑞二閘。並桃源境內高家灣之三堡。均在黃河南岸。與洪湖毗連。各閘壩以下引河。遠近不一。若減洩黃水。迤邐入湖。水已澄清。不致淤湖。皆可助清。其王營減壩。在黃河北岸。僅能減黃。不能助清。此時清水力弱。未能會黃東注。下游山安海防一帶。河底恐未能刷深。若再分洩。既不能得助清之益。轉恐黃河下游。水緩沙停。尾閘高仰。是以未敢輕放。敬釋諭旨。若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啓放。全河要領。已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先行詳悉履勘。察看黃水長落大小。將應行商辦處。俟阿桂到時。再行會籌。妥酌辦理。另奏。此因時移變。亦不能執一者也。河渠紀聞。

四月李奉翰等奏。十六十七等日。欽奉上諭。二道。臣等正在會籌覆奏。復接奉上諭。以盧鳳道王懿德到京引見。面奏安徽鳳潁等屬。雨澤優渥。現在祈晴。該處爲淮河上游。淮水更當旺盛。太平河迤西之裴家場等四引河。攔湖壩工。尙復堵閉。恐致高堰各工。著重令臣等將該引河酌量於何時啓壩。現在洪湖水勢較前是否增長。與高堰各工有無妨礙之處。查明據實覆奏。伏查洪湖尾閘引河五道。原以濟運抵黃。

水大全開宜洩。水小酌量攔蓄。本係隨時相機辦理。自啓放太平引河後。清水外出。已足濟運。因其力未旺。是以迤西之裴家場等四道引河壩。未即啓放。原以留待湖水盛旺時。開放分洩。以爲敵黃之計。今洪湖內高堰誌椿前。經長至四尺九寸。臣李奉翰已附摺奏聞。嗣又加長二寸。自係上游雨水加增所致。但連日淮水尙未大發。堰貯石工。計高出水面一丈三尺餘寸。即較向年五壩過水時。亦尙少三尺四寸。無虞風浪撞擊。茲復籌酌。目下湖水已蓄存五尺一寸。向後若再加長至七尺以上。方足抵黃刷沙。即應將裴家場等四道引河。次第啓放。以資宣洩。若所長尙在七尺以內。五壩未至過水。仍應遵照先奉諭旨。將裴家場四道引河。暫行堵閉。俾清水力旺。一放不可遏抑。於敵黃濟運。兩有裨益。兼可藉以攻沙。刷深河底。臣李奉翰惟有凜遵訓諭。隨時察看。相機妥辦。以期仰副聖懷。南河成案。

是月。阿桂奏江省清口。因三月望後。桃汛黃河水長。高於清水。致復濊入。臣阿桂奉命前來。與臣李奉翰會同籌辦。四月初八日。自京起程時。值黃水漸次消落。仍清高於黃。臣李奉翰等於阿桂未抵江省時。已將太平引河壩工開放。俾清水外出濟運。臣阿桂於二十日。馳抵桃源。次早渡黃。由清黃交匯處所。直至通湖五道引河。各處詳勘。目下高堰誌椿。存長水五尺一寸。清水由太平引河放出。分爲兩股。一股出清口。會黃。清水力弱。未足抵禦。一股流入淮揚運河。流行頗疾。本年重運糧船。共三千六百六十二隻。扣至月之二十三日。已渡黃一千五百四十七隻。按日核算。五月內。可全數渡竣。不復阻滯。但溯查四十八九年。高堰水誌。三四月分。止存水四尺以內。前年底誌椿長水。已消落無存。上年五月以前。湖水尙能外出濟運。迨五月下旬。黃河水長。始形倒濊。至七月河水異漲。直灌入湖。又值湖水過弱。五道引河普律

受淤。清水涓滴不出。今年三月高堰誌椿存水四尺六寸。嗣陸續加長。共存五尺一寸。何以桃汛黃水甫長。卽行濬入。此時黃水已消。而清水仍不足資禦。臣阿桂悉心體察。並與李奉翰及各道將等。將上下游水誌逐一比較。現在徐城水誌。僅存五尺八寸。迤下邳睢宿虹各汛。存水亦不過八尺上下。至桃源卽有九尺二寸。老壩工竟有一丈五尺餘寸。雖向來大河水勢。下游深於上游。而臨黃迎溜處所。壩前之水更深。老壩工誌椿。係在壩前。然亦不應該處獨多至七尺餘寸。推求其故。緣上年七月黃水異漲。倒灌入湖時。臣李奉翰等慮及湖心淤墊。兼之山海各工。在在報險。不得已將王營減壩。及各處減壩。啓放。原爲救護隄工起見。無如去年夏秋湖水竟未長發。是以黃水陡落。而清水無出。老壩工適處王營減壩之下。開放抽掣大河溜勢。未免稍緩。致河底稍墊。河水既高。清水益低。水爭高下。遂致易於倒漾。是以臣阿桂前在途次。業將此時王營減壩。未便啓放。緣由具奏。但欲治清口之病。必先去老壩工。以下河身之淤墊。尤當掣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不勞人力。而自治。目下清水尙未旺足。不足以資衝刷。現在太平引河。儘敷浮送重運。所有迤西之張福口等處。四道引河。應遵照諭旨。暫行堵閉。以蓄高清水。其通湖引河。雖於上年挖挑展寬。尙當再加挑挖。俟至淮水大長。高堰誌椿存水七尺以上。彼時再將王營減壩。開放使河水掣低。隨時將通湖五道引河。盡行啓放。庶清水全行出口。逼黃東注。老壩工一帶河身。可以大資滌刷。前乾隆三十九年黃水倒灌時。卽係如此辦理。可以踵行。南河成案。

五月二十七日李奉翰奏。清口自開放太平引河後。清水暢注。力雖未足。抵黃而流入淮揚運河。現已衝刷寬深。重運足資浮送。惟自風神廟至惠濟祠一帶。黃水內漾。長落靡定。糧船至此。遇風平水長。則渡黃

甚速。風逆水落。則渡黃較遲。查洪澤湖水。前經阿桂會奏。俟長至七尺以上。再將通湖五道引河。盡行開放。俾清水全力出口。逼黃東注。原爲大汛抵敵之計。臣隨時查看。如黃水消落。開放清水力足抵黃。卽不拘尺寸。酌量開放。浮送重運。倘清水力不相抵。仍當藉黃水以資償運。至通湖五道引河。經阿桂奏請展寬。以十丈爲度。會總處展寬以二十丈爲度。并將河身一律挑深。當卽派委裏河同知陳太初。守備周永及幹練汛員。分段趕挑。專委河庫道司馬駒。就近催辦。自五月初八日。興工以來。已辦有六分工程。南河成案。

六月十四日。李奉翰奏。本日奉上諭。據李奉翰奏。數日來清水尙不能抵出黃河。而黃水時長時消。更兼風勢靡常。幫船未能進行。上年十月。因回空幫船難行。會開迴龍溝浮送。但彼時曾否續行增長。現在作何籌辦情形。據實迅速覆奏。欽此。伏查上年開放迴龍溝。借黃浮送回空漕船。因值冬令。清水難期加長。黃水亦在沙輕溜緩之候。與運河尙無妨礙。然亦不得已權宜之計。誠如聖諭。以黃濟運。無異引賊入室。今當伏汛。清水可望加增。黃水正在盛長。是以未敢復開迴龍溝。致滋淤墊。茲蒙聖明垂鑒。臣益知遵守。至太平河張福口兩道引河。已次第開放。水勢雖暢。奈黃河相頂。清水未能直出抵黃。風神廟至惠濟祠一帶。黃水蕩漾停淤。適安徽撫臣書麟來工。臣會商籌辦。每日添夫撈浚。挽拽漕船前進。終非常策。茲自初六日以來。淮安清口一帶地方。大雨時行。初八日至十二日。霽雨如注。遠近霑足。上游安徽河南二省。得雨自必相同。淮水定然長發。洪湖水現在逐日加長。高堰誌椿已長至七尺三寸。淮揚運河水勢較前倍暢。兩岸浮沙刷深。江廣重運足資浮送。緣通湖五道引河。現已加倍挑深。已開之太平河張福口兩道。

引河宣洩頗暢。但黃水日加增長。頂阻清水。遂致出口少而入運多。數日以來。糧船渡黃甚少。臣再四籌維。清水刻下已旺。欲其暢出。抵黃刷沙。必須先將黃水減掣。覆查前經阿桂奏明。清水長至七尺以上。應開引河之時。黃水亦必加長。即應將王營減壩同時開放。減洩黃流。庶清水可期暢出。今正當其時。臣現將王營減壩開放。使黃水由鹽河減掣。併遵現奉諭旨。再將裴家場、張家莊、天然等三道引河次第開放。既減黃水之勢。復助清水之力。清水自必乘勢暢出。刷沙重運。即可過行。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八日。李奉翰等奏。奉上諭。前據李奉翰奏。清口一帶大雨時行。洪澤湖水逐日加長。高堰誌椿已長至七尺三寸。通湖五道引河已倍加展寬。刷深已開之太平、張福兩道引河。宣洩頗暢等語。是清水未嘗不逐漸增長。乃本日毓奇奏到。重運渡黃情形。一摺內稱。連日甘霖疊沛。淮揚運河水勢深通。惟河口仍屬黃強清弱。淤沙梗阻。會同李奉翰等督飭員弁。提集人夫。及各幫水手。併力疏通。隨控隨行。并將船上所有篷桅器具。盡行起剝。自初八日起。至十七日止。僅拉過台州前幫船十隻。渡黃北上等語。若以船計算。是一日止渡一隻空船。此外尚有二十七幫計船一二千隻。如此挽渡。伊於何底。况此時清水既長。仍不能暢出。敵黃刷沙濟運。推原其故。究係上年借黃水以送回空。朕即以爲無異。引賊入室。浮沙淤墊。河底漸高。清水頂阻。不能暢出。其受病實由於此。現已六月下旬。重運未渡黃者尙多。李奉翰等現將王營減壩開放。洩黃引清。以資浮送。未知是否有濟。且恐水分則流緩。不能衝刷浮沙。轉致河底愈覺淤高。朕心甚爲焦慮。此次富勒渾等已將次解送。到浙阿桂於審辦完竣後。即速回程。至清口一帶。與李奉翰等詳悉講求。爲之主持。定見於事自更有益。現在作何設法籌辦。俾重運不致稽遲之處。著傳諭阿桂

熟思審計。據實奏聞。至本年有閏七月。爲期究竟。李奉翰等惟宜同心協力。設法催儻。不必心存惶懼。以致茫無主張。並將上年此時已渡黃者若干幫。未渡黃者若干幫。計算日期。比較遲早。是否無誤。抵通之處。據實覆奏。不可回護。再從前陳世倌會奏設立混江龍。爲疏浚浮沙之需。海口雖無用處。現在河口淤沙梗阻。或依照此法。用小船往來。帶犁爬沙。令其活動。以便隨水衝刷。似亦疏通之一法。著李奉翰酌籌辦理。覆奏。欽此。查漕臣毓奇前奏河口水勢。及重運渡黃情形。就六月十八日以前。王營減壩甫經啓拆。五道引河次第開放。水勢尙未暢順之時。迨十八日後。仰賴聖主洪福。黃水漸消。湖水日長。每日長有四五六寸不等。自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共長水三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清水日旺。河底日深。重運日益暢利。共過漕船一百一十六隻。業經臣等節次奏聞。茲二十六七兩日。又連遇大雨。洪湖復長水一尺三寸。連前長至一丈一尺八寸。清水出口。更爲有力。直抵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東注。前此慮清水之弱。今又慮清水之多。臣李奉翰書麟在河口一帶查勘。復將新建禦黃東西壩展寬三十餘丈。其山肝五滾壩。水高壩頂。已有三尺三寸及二尺八寸不等。壩頂封土。俱經加培高厚。但湖心尙屬飽滿。仍有加長之勢。臣等商酌高寶邵伯諸湖。兩年來天旱水小。存水甚少。洪湖分洩下注之水。儘可容納。現由五道引河暢出之水。頗大。清江一帶運河水。已充裕。與其日後湖水湧漲。開放不及。似不若乘此未盛之時。先啓一壩。使循序洩宣。以免風浪。又免下游驟湧。隨委河營參將鄭永泰馳赴山肝。將五壩內義字壩先行啓放。以資減洩。其清口內外淺滯之處。荷蒙皇上諭用混江龍。最爲得力。臣等於六月上中兩旬。因清黃相抵。是以即用混江龍。及杏葉爬鐵篋子等項器具。拉浚爬撈。亦屬有濟。今清水旺盛。暢流刷滌。河身河底。日見

寬深。臣等在東西壩內外，逐段測量，淺處亦深有一丈五六尺，深處二丈八九尺，至三丈一二尺不等。水力日盛，河底日深。現在水勢溜急，只須多用障錨划船，帶領漕船，即可出口渡黃。從此沙隨水去，可期迅復舊觀。仰慰聖懷。日內阿桂自浙回程，經過履勘，如尙有應行籌辦，自當會同悉心籌商料理。南河成案，是月李世傑等奏報，洪湖驟長水一丈五寸，拆展束清壩五十餘丈，禦黃壩二十餘丈，以暢其流。按清江河口，初以水勢陡耗，力弱黃流倒灌，水緩沙停，隨挖隨淤，糧船不能前進，開張福口引河，並將五道引河酌量開放一二，以暢其流。嗣於六月十三、四等日，湖水陡長至八尺二寸，至是又加長至一丈五寸。先後具奏，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二十二、三等日大雨如注，洪澤湖內雨後復長水一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水勢浩瀚，山盱五壩封土，現仍實力堅守。其運口以外束清壩，已展寬五十餘丈。新建之禦黃東西兩壩，共展寬二十餘丈。俾清水暢達，刷沙敵黃，漕船剋日可以渡竣等語。前因黃水盛漲，清水弱小，悉盈虛消長之理，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曾諭令李奉翰等於高家堰一帶隄防工段，先事熟籌，慎之又慎。今湖內現已陸續增長，高堰誌椿長有丈餘，果不出朕所料。該督等更宜時刻留心，應將禦黃東西壩，再加展寬十餘丈。俾清水暢流有力，既可刷滌浮沙，而又不致壅遏生患，方爲妥善。不可膠柱鼓瑟，第拘泥束清之說也。至山盱五壩，雖應堅守，但上年亢旱日久，高寶諸湖俱經乾涸，足資容納。朕意若將智信二壩開放，俾清水宣洩入湖，豫備將來水少時濟運，足資儲蓄，似更有益。著傳諭該督等相度機宜，酌量辦理，不可固執，亦不可遷就也。再阿桂在浙，諒必因河口水淺籌慮，著將李奉翰等節次奏到清水長發各摺，及現降諭旨，抄寄閱看。欽此。遵卽加展禦黃壩，熟籌辦理。復於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二日，陸續

加長至一丈三尺餘寸。奔流下注。運河水亦驟湧。復加展禦黃壩五十餘丈。開義智兩壩封土。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欽奉諭旨。謹守仁禮等壩。將清口東西壩再行拆展。俾清水暢出。刷滌泥沙。其運河東岸之車邏等壩。亦加土謹守。不可令其過水。淹及下河民田。天語煌煌。軫念民瘼。保護下河七邑百姓之生計。至再至三。有加無已矣。河渠紀聞。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工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等疏稱。太平、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天然五道引河尾閘。上年因湖水過小。築攔湖大壩。本年因新建禦黃東西壩中間抽挑引渠之後。當飭將張福口大壩開放寬六尺。使清水由新挑引渠。至臨黃壩根。以備比較清黃水勢高低尺寸。旋於水勢落平後。仍即堵閉。蓄清濟運。嗣因重運漕船入境。又飭將張福口太平河二處攔湖大壩啓放濟運。乃於三月內黃水加長。清水未發。恐漾入五道引河。復飭將攔湖壩工。照舊暫行堵閉。不使漾入洪湖。俟黃水退後。清水力旺。即行開放。經臣先後奏蒙聖鑒。今據淮揚道師彥公詳稱。前項工程共估用料物夫工銀二千八百四十六兩二錢七分六釐。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除冊圖送部查核外。謹會同督臣李世傑、安徽巡撫書麟合詞恭疏具題。查裏河廳張福口太平河二處。啓閉攔湖壩工。據該督將估需工料夫土銀二千八百四十六兩二錢七分六釐。造冊具題。臣部查係奏明之工。應准其辦理。但查五道引河口。原築攔湖大壩一道。共長二百五十丈。至張福口太平二道引河。啓閉壩工。自應照依河寬丈尺開報。查張福口引河原挑口寬七丈八尺。底寬三丈。牽寬五丈四尺。啓閉壩工。何以開長三十六丈。太平引河原挑口寬六丈六尺。底寬三丈。牽寬四丈八尺。啓閉壩工。何以開長二十四丈。冊內並未分晰聲明。應於

副冊內粘簽鈐印發還該督轉飭查照於報銷案內據實另冊具題核銷可也南河成案

是月初五日止諭軍機大臣等從前下河一帶年年被水田廬淹浸小民生計可憫高斌任總河時總以
護守五壩爲最要而未思及拆清口之東水壩是以有二閘之決裂也朕於壬午年南巡指授機宜立定
水誌山盱五滾壩非遇盛漲之年不可啓放以保下河民廬田畝上年因五十年春夏亢旱日久高寶諸
湖俱經乾涸是以令該總河等酌量情形或將智信二壩啓放俾清水宣洩入湖以備將來水小時濟運
之用嗣因湖水盛漲各處隄工漫溢經該總河等將五壩全行啓放洩水此係萬不得已之計本年江南
各屬春夏之間雖雨水稠密河湖水勢俱有增長情形朕意應將清口東西壩口門再行拆展俾湖水東
注暢達歸海其山盱五壩仍應謹守今據李奉翰奏豫啓一二壩使湖水循序下注由高寶諸湖入運歸
江等語啓壩後若湖水果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上游自可免驟壅之患此雖一時權宜之計但萬一淹
及下河民田其害甚大非所以仰體朕軫念民依之意著傳諭該督等此時應再將清口禦黃東清二壩
大加拆展以資暢注山盱五壩封土究以不可輕易拆動爲是如果湖水盛漲宣洩不及實有不可不啓
放一二壩之勢該總河等臨時再行酌量情形奏聞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四日李世傑李奉翰覆奏查山盱五壩分洩湖水與下河民田實有關係從前只知啓放五壩並
未思及拆展清口全湖多爲旁洩運河東岸南關車邏等壩又復常開致下河州縣年年被淹自乾隆壬
午年恭逢聖駕南巡立定洪湖水誌如湖水盛漲大展清口使會黃東注歸海不令旁洩二十餘年以來
下河民田豐收成效屢著實出聖主睿謨廣運臣等欽遵恪守上年初因五十年被旱高寶諸湖乾涸暫

洩湖水分注。繼因洪湖異漲。各隄漫溢。下河不保。遂將山盱五壩。全行啓放。誠如聖訓。實爲萬不得已。本年湖水加長逾誌。臣李奉翰遵照限制。先將束清禦黃二壩展拓。因湖水有長無消。復將兩壩全行拆除。并委員住工。會同廳營將壩身一律刨挖深通。俾湖水全由清口暢出歸海。其山盱五壩。原令謹守勿開。下游運河東岸之南關車邏及五里中壩昭關等壩封土。更令倍加防護。迨五月望後至今。大雨連綿。各處山泉暴發。匯歸洪湖。水長未已。恐其驟壅。不得已將五壩內之智字壩開放分減。臣李世傑書麟到工。察看湖水未定。高堰誌椿漸長。至一丈二尺七寸。湖心猶在飽滿。由運口而入裏河水。大勢不能容。復將禮字壩開放。核計兩壩過水無多。下游高寶諸湖。尙可容納。現由邵伯以下。入運歸江。甚屬通暢。其南關車邏五里昭關等壩。封土未動。并嚴飭廳營。加謹保守。不使分注下河。此實一時權宜之計。就目下情形而論。五壩雖開兩壩於下河。民田實無妨礙。今蒙聖明嚴切指訓。臣等惟有將仁義信三壩。加謹保守。若湖水從此平定。卽或再長。不致盛漲。亦斷不敢啓放。務期下河民田免淹。以仰副聖主念切民依之至意。

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五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李世傑等奏。洪湖因十五日西北風暴較大。兼之大雨如注。湖中浪如山湧。信壩已被風浪掣動。過水仁義二壩尙未刷通。風息雨止後。趕緊補築等語。湖水驟漲。下游高寶諸湖。雖尙可容納。但山盱五壩。封土不可輕動。今既將智禮信三壩先後開放。所有仁義二壩及車邏等壩。務須敬慎保護。尙或湖水盛漲。宣洩不及。實有不能不啓放之勢。須隨時酌量。相機啓放。下游一帶民田廬舍。所關甚大。不可不豫爲籌及。或先行曉諭該處民人。早爲遷避。並將秋禾及早收割。以防淹

設該督等務實力妥辦。以副朕軫念民依至意。純皇帝聖訓。

七月十一日。李世傑奏。洪湖湖水自豫省睢州下汛漫溢後。由淮入湖。日漸加長。前經遵旨將束清禦黃兩壩。全行啓拆。刨挖到底。清水由清口暢出。歸海甚速。此時清口以下。黃河全係清水。雖兩岸舊壩。時有刷塌。均已鑲護平穩。外河之湯董莊。山安之莊家莊。海防之馬起營。迤下新工。外鑲壩。壩內澆裏。俱已修做全完。一律穩固。惟湖水逐日增長。前將山圩五壩內之智禮信三壩。開放以來。湖水未能消滅。連日據安省亳州。蒙城。鳳陽。五湖。盱眙等州縣稟報。豫省漫水下注。初尙安流。近漸出槽漫灘。濱河卹莊被淹。幸早准備。居民已遷高處。不致傷損。並淮河東河臣蘭第錫。撫臣畢沅。札知豫省黃河。因上月上游節次長水。又兼異常風雨。睢州漫口。日漸刷寬。大溜全注口門。正河內僅存水一分。是漫水來源較大。安省亳蒙一帶。水勢難望驟消。由淮河以達洪湖。亦必有增無減。臣等察看湖心飽滿。節經風暴。堰圩一帶石工。已有掣卸段落。現在派員會同各該廳營分投撲護。此後西風當令風浪堪虞。仁義二壩。實有不得不開之勢。臣等謹遵聖訓。不敢拘泥。現即相機開放。以保堰圩工程。至下游高寶諸湖。較上年盛長時。水小二尺餘寸。俱由三溝開以下。金灣。東灣。西灣。鳳凰。壁虎及灣頭。芒稻等處滾壩。閘座。暢達歸江。其運河東隄之南關車。遷五里中壩。新壩。並昭關等壩。俱已加高培厚。臣書麟於七月初六日。親查各壩。封土。現在高出水面者。尙有三尺餘寸。是高寶湖河內。多此洪湖兩壩分洩之水。尙可容納。其下河各州縣。早稻現在刈穫登場。惟晚稻雜糧。尙未成熟。臣等督率各該廳營。並委員分段巡防。將南關車。遷等壩。加謹保護。不輕開放。諄飭下河州縣。再行遍諭農民。俟晚稻雜糧成熟。即趕緊收割。其安徽鳳潁等屬。臣李世傑。書麟

前委藩司陳步瀛馳看情形。量加撫卹。俟該司勘報到日。臣書麟卽親赴各屬督同辦理。決不使一夫失所。以期仰副皇上懷保如傷之至意。南河成案。

十月十三日書麟李奉翰奏。外河廳禦黃壩。裏河廳東清壩。每年啓閉機宜。爲全河關鍵。本年六月。因淮水盛漲。并豫省睢州漫水。匯注洪湖。當將東清禦黃二壩。連兩頭壩基。全行啓拆。撈深。俾暢洩入海。迨八月下旬。睢州漫口收窄。來源日減。湖水漸消。臣等將東清禦黃壩。督飭廳營早爲趕築。俟口門收至三四十丈時。再行相機辦理。節經奏聞。茲查禦黃壩已築二百餘丈。現存口門寬四十餘丈。東清壩已築八十餘丈。現存口門寬三十丈。臣李奉翰前往清口。相度湖水。高堰誌椿。雖現存七尺六寸。較往年充裕。而冬春湖水。多蓄一分。明年抵黃濟運。卽多受一分之益。隨又督飭裏外兩廳。再加儻築。將東清壩留口門寬十二丈。禦黃壩留口門寬二十丈。以資收束。南河成案。

十一月阿桂李世傑李奉翰奏。查高堰山盱二廳工程。曾於乾隆四十五年改輒爲石。間段興修。該工已在保固限外。嗣後惟五十年擇要修補一次。所修之工。高堰止七十丈。山盱一廳止二百九丈五尺。此內現共塌卸四十三丈。因保固未滿。業經臣李奉翰等著落原辦之員賠修。均已於請修冊內開除。卽行派員分段承辦。限於明春桃汛以前。一律報竣。俾資抵禦。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書麟李奉翰奏。洪澤湖前因水勢接續加長。將清口東清禦黃二壩。先後拆展。騰空湖面。而上游正陽關。淮水雨後復發。湖水每日加長。勢甚旺盛。臣等屢蒙聖訓。不使湖水由五壩旁洩。以衛下河民田。今湖水盛大。清口東清壩一百一十五丈。已全行拆去。而禦黃壩展寬一百六十丈之後。尙

有兩頭壩基九十丈。未經全拆。隨督令廳營一併啓除。刨挖到底。俾湖水暢達出口。數日來湖水仍長無消。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二尺六寸。湖水仍前飽滿。不惟臨湖大隄。風浪堪虞。卽由清口暢出之水。會黃東注。滔滔歸海。勢甚湍激。下游外河。山安海防各廳。兩岸埽壩工程。亦俱著重。臣等復加籌酌。山旰五壩。從前全放過水之年。高寶一帶。致難承受。若酌開一壩。下游增水無多。而洪澤湖湧盛之勢。實可稍減。今年高郵寶應邵伯諸湖。存水較上年計小六七尺不等。儘可容納。臣等當此萬不得已之時。又不敢稍存粘滯之見。現將智壩封土。啓放過水。其餘四壩。仍加培高厚。委員住宿巡防。實力保守。不敢輕議開放。現在天氣晴爽。湖水已有消動之勢。一切工程。搶護平穩。南河成案。

十月二十九日。李奉翰題。外河廳清口禦黃東西束水壩工。水大拆展。以資宣洩。水小收束。以濟漕運。每年酌看清黃水勢大小。隨時相機拆築。上年六七月。湖水盛漲。奏明將禦黃東西兩壩。次第拆展。共寬三百五十丈。後因水消。隨飭道廳相機接築。兩壩共築成二百三十丈。留口門二十丈。以資收蓄濟運。今據淮揚道成汝舟詳。前項壩工。共估夫工料物土方銀九萬九千六百七十七兩五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八日。蘭第錫奏。外河廳禦黃壩。裏河廳束清壩。每年啓閉。爲全河最要關鍵。秋汛後水勢漸消。臣督飭廳營。早爲接築收束。十月初旬。禦黃壩做成一百餘丈。束清壩做成六十餘丈。業經奏報。嗣又察看水勢。次第接築。口門寬四五十丈。時因空漕船銜尾渡黃。恐兩壩金門。過於收窄。水勢湍急。難以挽曳。過壩。是以暫停。至本月初間。空運全數渡黃。又督飭廳營。儘辦。茲於二十二日。禦黃壩連前做成二

百三十丈。口門寬二十丈。東清壩連前做成一百三丈。口門寬十二丈。洪湖內高堰誌椿存水五尺八寸。較上年此時存水大小相等。來年抵黃濟運。盈縮合宜。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臣從清口前往堰。肝履勘臨湖大隄石工。一律鞏固。其年遠舊工。間有面石脫落。石縫歪斜。處所乘此水勢未長。卽令補砌。不使糜費。其隄頂眉土尾土。風浪搏擊之處。俱隨時修填完整。至仁義禮智信五壩。封土所加防風。尤關緊要。若鑲做不堅。易於掀揭。臣指示工員。務令鑲修堅實。以資抵禦。洪澤湖水。去冬臣將清口禦黃束清兩壩。恪遵聖明。指授機宜。早爲接築。收束禦黃壩口門。留寬十八丈。束清壩口門。留寬十二丈。多蓄湖水。以濟新漕。高堰誌椿。現存水三尺五寸。較之上年。盈縮合宜。清水出口有力。直抵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歸海。情形暢順。南河成案。

四月初六日。蘭第錫奏。臣赴高堰石工。至盱眙縣蔣家壩。逐細察看。大隄計長一萬七千餘丈。臨湖石工。仰蒙聖恩。不惜帑金。加高修砌。現俱鞏固。內有遠年舊工。或面石脫落。或石塊掣卸殘損。先經河臣李奉翰。勘明。同督臣書麟。飭令補砌。臣按段查驗。均係亟應修築之工。嚴飭該廳趕修。以禦風浪。并飭營汛督率兵夫巡防。其石後尾土。遇有掀揭。隨時填補。至仁義等五壩。例有封土防風。查驗春修。高寬如式。臣令該管廳營。加意修護。非遇盛漲。不得開放。以保下河民田。目下高堰誌椿。存長水四尺四寸。較每年大小最爲合宜。湖尾五道引河。均極深通。出口甚屬有力。南河成案。

閏五月初九日。蘭第錫題。外河廳清口禦黃壩工。每年酌看清黃水勢大小。隨時拆築。上年伏汛。因湖水加長。河臣李奉翰奏。將禦黃東西兩壩拆展。共寬二百五十丈。嗣因水勢漸消。隨飭道廳接築兩壩。共築

成二百三十二丈，口門寬十八丈，以資收蓄。先後具奏，抄摺咨部。嗣據淮揚道成汝舟詳稱：前項壩工，共估料物夫工土方銀九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兩二錢。詳請題估。河臣李奉翰調任，未經具題。將估册移交臣復委員查文勘驗，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七日，蘭第錫奏：南北運河及清口以下黃河，河身今年大水後，衝刷甚深，流行甚速。臣等將束清禦黃各收束如式，復於高堰通湖五道引河匯總處，添築攔湖壩二道，以期儲蓄充盈。今誌椿存水四尺六寸，較上年此時所存底水，尙屬充裕。今得雪澤，各處倍加灌輸，明春濟運，更可有盈無絀。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蘭第錫題：高堰山盱二廳臨湖石工，奏請補修。據淮揚道趙載元詳稱：高堰廳應修石工二十二段，長四丈三尺。估需料物匠工土方銀一千三百八十七兩三錢零。山盱廳應修石工二十四段，長七十七丈九尺。估需料物匠工土方銀六千一百七十七兩九錢零。細核無浮。造册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四月十五日，蘭第錫題：高堰山盱裏河三廳，因上年湖水盛漲，七八月內疊次風暴，堰盱石工，並裏河運口臨湖輓工，時被風浪掣塌。經臣督令道將廳營分投撲護，得獲平穩。並先後具奏，抄摺咨部。今據淮揚道趙載元詳：高堰廳撲護高堰汛，堰字第九號石工，共用料物土方銀九十八兩三錢。山盱廳撲護潤徐二汛，盱字第二號等處石工，共用料物土方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兩二錢。裏河廳撲護運口汛，臨字第三號臨湖輓工，共用料物土方銀四百二十五兩三錢。各工程動用銀兩，勘驗確核，委無浮冒。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八月十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福崧奏查明靈璧宿州被水情形。及籌辦撫卹疏消各事宜。所辦俱好。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至福崧奏稱。濉河隄岸民堰漫缺之處。地方官以爲民修之工。迄今尙未堵築。現今親往查出。勒限知州姚繼祖等。星夜賠修。上緊補築。所需工料。不許攤派閭閻。所辦亦是。濉河民堰漫缺。寬至十餘丈。及二十餘丈不等。分溜下注。勢尙湍急。自當及早堵築完竣。俾下注之水。斷流堵塞。則下游田畝。即可早爲涸出。以便趕種春麥。此係緊要工程。乃該知州等視爲民修隄堰。並不上緊築辦。甚屬玩誤。所有應需工料。卽著該員等自行出資補修。毋許攤派小民。以示懲儆。但濉河一處如此。恐此外民修隄堰。地方官從而效尤。亦漫不經心。不能及早堵塞。所關非細。孫士毅務須悉心履勘。如有似此玩視之員。亦卽割賠速修。不可稍爲姑息。又據韓鏐蘭第錫奏。往來蕭碭一帶。目覩被水田畝。俱已涸出。惟毛城鋪滾場。因外灘王平莊臨黃民堰漫缺過水之處。未能卽時斷流。現在五壩內。智字一壩。卽行拆啓等語。王平莊臨黃民堰漫缺之處。尙未斷流。該處雖係民修之工。但現在被災之區。民力不繼。自應官爲經理。俾得卽時施工補築。以期堵截下流。惟此處隄堰。向係民修。由來已久。若因此次官爲辦理。卽援以爲例。國家經費有常。其端亦不可長。所有補修隄堰各工。事竣後。仍將所用工料銀兩。覈明數目。分年帶徵完款。但不可使官吏藉此浮冒開銷。若該處民力。實因被災之後。不能稍有蓋藏。無力分年完繳。屆期該督撫等。卽行據實奏明。候朕降旨。加恩寬免。又高堰誌椿連舊存長水。已至一丈三尺。東清禦黃兩壩。早經全行拆除到底。而洪湖水勢未消。自不得不於五壩內。酌開智字一壩。以資減洩。但高郵寶應等湖。是否足資容納。關係下游一帶民田。不可稍存大意。務須敬慎辦理。若有淹及田畝。卽予賑卹。且旣開放智字

一壩將湖水分洩。高郵等湖務須導令歸江。不使稍有阻滯。其南關車邏等壩亦須嚴飭工員加謹防護。毋使稍有疎虞。以保下河民田。此爲最要。純皇帝聖訓。

九月初十日。蘭第錫題。裏河高堰二廳。洪湖尾閘。上年十二月。將束清壩接築收束後。復察看機宜。河身衝刷甚深。流行甚速。當經飭將張福口太平引河二道。各築柴壩一道。以資收蓄。今據淮揚道趙載元詳。築前項束水壩工二道。內張福口引河兩壩。共築長四十六丈。中留口門寬四丈。太平引河兩壩。共築長二十九丈。中留口門寬二丈。據實確估。共需料物土方銀七千七百九十三兩七錢零。細核無浮。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蘭第錫題。裏河廳頭壩外束清壩工。乃重門收束。兜攔湖水。利漕濟運。實爲最要機宜。本年伏汛。內湖水盛漲。隨經奏明。飭道將廳營將束清壩次第拆展。口門共寬一百一十五丈。至秋汛後。湖水漸消。隨飭道廳相機接築。兩壩共築長一百三丈。留口門寬十二丈。以資收蓄。今據淮揚道谷廷珍詳。接築前項壩工。共估需料物土方銀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兩二錢零。並無浮冒。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恭疏具題。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書麟。蘭第錫奏。洪澤湖水。因上游大雨時行。五月以後。逐日增長。一二三四寸不等。截至六月二十日。高堰誌椿共存水九尺五寸。山旰廳屬周橋地方舊石工。因初八十七等日。西北風暴。掣卸兩段。高堰廳屬九堡舊石工。亦掣卸一段。臣等當飭該廳營。摺護穩固。應俟秋汛後。再行補還。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蘭第錫奏：河口東清禦黃兩壩，先於十月內，即經接築完竣。臣復親加量驗，禦黃壩共築長二百三十二丈，留口門寬十八丈，束清壩除壩基外，計築長九十二丈，留口門寬十二丈。其臨湖引河內各壩，亦俱築做如式，層層收束。洪澤湖高堰誌椿，現存水四尺五寸，較往年有盈無絀，足資敵黃濟運之用。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書麟、蘭第錫奏：臣等於七月十三日，接據淮揚道谷廷珍稟：堰肝石工，因六月二十九、三十兩日風暴，多有潑損。甫將石後土隄撲護，又於七月初七日亥時起，至初九日戌時止，兩晝夜異常風暴，堰肝臨湖石工，風浪掣卸更多。其裏河、外河、揚河、蘄石等工，亦有掣卸。臣等趕抵河口，及堰肝一帶，會同查勘。高堰廳屬掣卸石工，六十八段，長一千四十六丈零。山肝廳屬掣卸石工，五十九段，長八百七十三丈零。有將面石掀揭，石工掣去數層，根脚未動者，有石工全行掣卸，並石後土隄塌去五六丈，僅存後身隄頂，寬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隄坡後身亦被淋塌，僅存隱身一綫者。詢之官弁兵民人等，僉稱初七日晚間，先起東北大風，頂過湖水，湧注西南，迨至初八日寅刻，陡轉西風，猛烈更甚，全湖之水復湧注東北，至高堰及運口誌椿，陡長四五尺。湖內浪高二三丈，潑過隄頂，是以石工既被掣卸，隄頂廟宇兵堡房屋亦多淋塌。風暴既大，且爲時稍久，實近年未有。幸石工後土隄堅凝，未致掣通過水。所有山肝五壩，雖被浪掀衝塌，該廳營委員竭力搶護，得保無虞。臣等查看之餘，悚惕莫名。查現在高堰誌椿湖水存一丈一尺九寸，秋汛風信靡常，亟須撲護。該道將廳營等雖已分投搶辦，但工段過多，臣等又添派幹員，並飭山清兩縣，多撥大船運料。臣等駐工，漏夜督催，現已撲護堅實。至裏河廳運口臨湖石工，

掣卸六十一丈四尺。外河廳吳城軛工。並惠濟祠一帶。臨湖軛石工。掣卸七百四十五丈。及掀掣海漫腰洞。淋刷土隄。亦俱分投督飭摺護。現督道廳逐細確查。分別舊工新修。俟霜降後。另估具奏辦理。南河成案。

八月初十日。奉上諭。據蘭第錫等奏。高堰山盱地方。於七月初七等日。晝夜風暴。臨湖石工多有掣卸。湖水潑過隄。頂廟宇兵堡房屋。亦多淋塌。幸石工後土隄堅固。未致掣通過水。所有山盱五壩護隄。雖被掀揭。該廳營委員等。竭力搶護。得以保護無虞。覽奏。以手加額。本年夏間。雨水較多。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均有被水地方。今高堰清口一帶。幸得保護無虞。此皆仰賴神明默佑。化險爲平。特發去藏香五十枝。交蘭第錫等於禹王廟。關帝廟。天仙廟。湖神各廟。敬謹祀謝。至該河督等。前因防護伏汛工程穩固。業經降旨。俟奏報秋汛安瀾。一併交部議敘。今據奏。此次高堰山盱等處。工程情形。係屬湖水湧注。該河督等。分投督飭搶護平穩。甚爲出力。可嘉。蘭第錫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工出力之文武員弁。亦著該河督等查明。一併咨部議敘。南河成案。

九月蘇凌阿。蘭第錫奏。會看山盱滾壩。及臨湖軛石各工。掣卸摺護處所。查自白露後。湖水已漸消動。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二尺四寸。所有七月掣卸石工。摺護各段。以次查勘。簽釘排椿。鑲築護壩。尙俱如式。間有因風汕掣處。工次儲料充裕。該廳營等。隨時修護。至風掣石工。欽奉諭旨。令卽勘估興辦。此時湖水尙大。石隄半在水底。所塌之工。究係若干層數。無從確核。必俟霜降水消。在場卸處所。圍築排椿。越壩屏乾塘水。露出石工根脚。再行按層估計。庶工料得歸核實。惟所需石料。軛灰等項。採購程途較遠。自當先

行發銀購辦。此次堰盱兩廳計場卸之工。長一千九百餘丈。加以裏河、外河、揚河等廳。掣損應修之工。需用銀兩較多。河庫歲修錢糧。不敷支放。請照乾隆五十二年補修甌石工程例。仰懇聖恩。在淮揚兩關庫就近撥用。如蒙允准。臣等酌定豫辦物料銀數。先爲撥給承辦人員。趕緊購運。仍俟秋深水落後築壩。岸水。吊撈石塊。按實在場卸層數丈尺。確核估計。需銀細數。另行具奏。並分案造冊送部查核。再此次補修石工。工程較大。河工人員不敷調派。臣等酌擬委附近洪湖各州縣印官分段承辦。以期呼應較靈。工程迅速。臣等仍督同淮揚道駐工查催。務令石料寬長堅厚。灰筋明亮膠粘。全數貯工。由臣等驗明。再行興工。剋期如式完竣。不任工員稍有草率冒混。以仰副我皇上保衛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今按此摺。部議照准。

十一月初四日上諭內閣。蘭第錫奏。高家堰一帶。本年風損石工。段落較多。委員勘估。而石工下數層皆在水中。是否根脚整齊。抑或間有蟄裂。未能確切估計。現飭將應築越壩。卽於此時先行圈築。趕辱底水。俾石工根脚顯露。以便驗明確估等語。此非深知河工之言。甌石各工。體質沈重。如果根脚損壞。則上面甌石。必有閃裂陷下不平。或致傾倒之處。何待根脚顯露始能查驗。若如蘭第錫所奏。先行圈築越壩。辱水。高堰石工數十里。皆築壩乎。必無是理。若築壩至底。根脚並無蟄裂。則此項築壩辱水之費。豈非虛擲。况湖水浩瀚。非一二尺淺水。可以車辱者。彼水中築壩。又從何處安椿立脚施工。此不過河員因無可開銷。故慫恿興工。以爲冒銷地步。或南北情形又有不同。著派慶桂韓謙前往。會同督臣蘇凌阿。確切履勘繪圖貼說。據實速奏。若果應修。卽時興工。以歸核實。而杜冒濫。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四日慶桂、韓鑾、蘇凌阿奏。臣等奉命會同履勘堰旴兩廳。本年風損石工。自高堰武家墩起至山旴蔣家壩止。共計石工長一萬七千三百十四丈。高十層及十六七層不等。每石一層計一尺二寸。今歲湖水異漲。風浪間段掣卸。共塌損一百二十七段。其間相距有一二十丈者。有四五里至十餘里者。塌甚之處。隄頂現存二三丈不等。詢之居民及防工人等。僉稱實數十年來未有。幸西北風暴止。息得以乘時用埽撲護。臣等察看誌椿存水七尺。較上年十一月分水大一尺四寸。較臣蘇凌阿等委淮揚道等勸估時已消六尺有餘。所塌石工。根脚俱露。今查應行加高者共五十二段。塌卸倒底者共七十五段。其應加應拆各工形蹟顯然。無需屢水打壩查驗。河臣蘭第錫所奏。委員勸估時。水勢尙大。估計恐有不實。因將先行築壩。再爲確估具奏。不思築壩屨水。原爲做工而設。非因估工起見。誠如聖諭。如果根脚損壞。則上面甃石必有閃裂傾陷。何待根脚顯露始能查驗。若如蘭第錫所奏。則此項築壩之費。豈非虛擲。在工文武員弁僉稱。凡臨湖拆修到底。石工自應先築越壩屨水。但係春融。方可動手。未便太早等語。河臣蘭第錫亦稱。前奏實不明晰。惶悚難名。臣等細勘。風損各工。屢經委員估計。高寬丈尺。及工料銀十八萬二千八百餘兩。按冊確核。尙無浮捏。內除年遠保固限外者。應令動帑興修。其在保固限內者。計工四十八丈。責令賠修。再查禹王廟前侯二門兩處石堰。挺入湖心。甚屬緊要。臣蘇凌阿前會商河臣蘭第錫。委令淮揚淮徐二道籌辦。嗣據稟請於隄後擬築越堰。以作重門保障。估需銀二萬餘兩。臣蘇凌阿奏明。俟揭曉後。會同河臣履勘。再奏。今復與臣慶桂、韓鑾、暨河臣蘭第錫會勘該道康基田等。原估越堰共長五百一十丈。今相度情形。尙可收小。實應築長三百五十丈。較原估減去一百六十丈。足資防禦。計減去銀五

千二百二十餘兩。實估需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餘兩。以歸節省。如蒙俞允。卽令及時興工。督河二臣。現在催令打撈塌卸石塊。趕運各料。臣蘇凌阿、蘭第錫。卽照冊親驗。俟春融。勒限開工。至河臣蘭第錫前奏。並不將該工塌卸打壩。係間段情形。分別聲敘。致上煩宵旰。咎有應得。應請旨交部議處。以爲陳奏不明者戒。南河成案。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八日。蘇凌阿、蘭第錫奏。堰圩等廳。應修風損臨湖石工。前經欽差尙書臣慶桂。侍郎臣韓鏞。會同臣蘇凌阿等。逐細勘估。奏明飭辦。經臣蘇凌阿、蘭第錫遵照。撥用淮安揚州兩關庫銀兩。酌派河工地方丞倅州縣人員。先行購料。勒限運工。俟春融。與辦節次奏明。自上年十一月中旬。臣等嚴催工員。購運木植。甄石各料。卽據報源源開運。嗣因時屆沍寒。河口一帶。船行阻凍。而揚州江口迤南。購辦太湖石塊。石灰等項。仍可次第僱運。臣蘭第錫上下提催。不任延緩。茲正月下旬以來。春融冰泮。所運各料。已接續到工。臣率同淮揚道。逐一查驗。均照估如式。現在湖水有消無長。石工根基復顯露。亟宜乘此春初水弱。將應行修砌到底之工。照例趕築。越壩攔住水勢。及時清底。剗槽。簽釘椿木。立定腳根。然後逐層修砌。以期堅實。現飭承辦各員。於二月初十日。普律開工。臣蘭第錫卽親駐高堰工次。周巡查看。每砌一層。驗明甄石尺寸。務令豐厚。灰漿尤期飽滿。儻有絲毫偷減工料。立卽嚴懲。押令翻築。不任稍有草率。南河成案。

四月十五日。蘇凌阿、蘭第錫奏。高堰山圩等廳。修砌石工分數。并湖河水勢情形。節經臣等奏報。自上月初旬以來。仰賴聖主洪庥。天時晴霽。土石各工。均得乘時僱辦。臣等親赴各工。催查。并嚴立勸懲。加之鼓

勵工次料物。既已應手。人夫又復踴躍。自二十日後。次第報竣。所有堰盱兩廳屬補修石工。一百二十七段。同應築石後尾土。應補大隄後坡殘缺。及侯二門禹王廟前兩處圈築越堰等工。於二十八日普律修築完竣。其揚河裏河外河等三廳補修臨湖甃石各工。委員分投督催。屢次親赴查驗。一律認真修砌。亦俱報全竣。臣蘇凌阿現赴安徽寧國一帶查閱營伍。並會辦江蘇省秋錄事竣。卽由彼赴工。會同臣蘭第錫再行挨工驗收。至洪湖水勢。自桃汛後並無長落。高堰誌椿仍存水三尺四寸。由清口暢出。黃河自桃汛後。水勢旋長。旋消。隄埽工程。一律平穩。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

淮水章廣九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六月，蘭第錫奏：洪澤湖水，因上游河南、安徽，五月以來，得有大雨，高堰誌樁自六月初一日後，每日長水一、二、三、四寸不等。臣當經飭令將河口之束清、禦黃兩壩，全行拆展，拉撈深通。俾湖水由清口暢出，直抵彭家馬頭以下，匯黃東注。所有山盱五壩，封土護埽，均培築高厚。前因五月二十九日暴風大雨，高堰廳境之七堡、山盱廳境之高良澗、越隄，及六堡、沈家西等處地方，風浪掣卸，輒石舊工。五段長二、三丈至二十二、三丈不等。臣接據報文，親身往查，實係遠年舊工，已飭令隨時撲護，穩固足資抵禦。應俟秋汛後，再為勘估補砌。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蘭第錫奏：洪澤湖水自七月初八以後，漸次消動。旬日以來，消水一尺七寸。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三尺三寸。七月初六、七兩日，西南風暴較大，臨湖石工多有掣卸之處。臣已飛飭該道廳，先行趕緊撲護。俟秋汛後，確切查明，新舊工段，分別著落賠脩，不任稍有冒混。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蘭第錫奏：臣赴高堰，山盱一帶查看，高堰誌樁現存水二尺四寸。由清口暢出，直抵彭家馬頭以下，敵黃有力。漕船隨到隨渡，甚為過速。所有堰、盱兩廳境內，上年六、七月風掣石工，前經節次奏明。又山盱五壩內，智、信兩壩，壩底因節年啓放過水，衝刷樁木，衝淘底石，脫落損壞，有跌成坑塘之處，亦應一律修砌。臣率同該道和騰額，及淮安府王秉韜，逐細勘驗，風暴掣卸各工，內除五十九年

新辦工程。在保固限內者。原辦之員多在江省。俱已自認賠修外。其遠年舊工。查明原建年分。實在保固限外者。按工計料。逐細核算。以杜虛冒。欽遵諭旨。嚴飭委辦。各工員所用石料。務按定例。寬厚一尺二寸。長至四尺以上者。方准入用。不准以短小者充數。專交淮揚道駐工督辦。並派委誠實之員。監視灰漿。總期灌注飽滿。次第晾乾。再砌上層。以期凝結鞏固。不任稍有草率。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四日。蘇凌阿。蘭第錫。費淳奏。臣等奉 上諭。向來湖水盛漲之時。清口拆展丈數。並無一定。曾於南巡時。親臨閱視。於壩口定立水誌。每水誌增長一尺。即令清口拆開十丈。展拆丈數。悉令准此爲式。以誌椿水勢之長落。驗湖水之贏縮。從此節宣有度。藉資敵黃洩漲。至今永慶安瀾。近年以來。拆展清口。是否仍照舊定章程辦理之處。查明。即便據實覆奏等因。伏查清口爲湖河關鍵。壩工收束拆展。最爲緊要。機宜。乾隆二十七年。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測驗洪湖高堰五壩。高於水面七尺。及七尺五寸不等。清口口門現寬二十丈。以此酌定成算。如再增長三尺。清口不必議展。如由三尺長至四尺。即將清口拆展十丈。以後水勢每長一尺。拆展十丈。以次遞展。總以上壩增長一尺之水。下口加開十丈之門爲準。聖謨洋洋。實爲千秋金鑑。近年俱係違循辦理。各衙門均有報案可稽。是以清口並無倒灌之虞。本年三月內。高堰五壩存水五尺四寸。正值江西重運糧船。將次渡黃。當經臣蘭第錫。飭令道將等。按照舊定章程。將東清。禦黃兩壩。分別拆展。大加拉撈。湖水流行愈暢。敵黃有力。既使重運糧船暢順。渡黃兼可騰空。湖面以資容納。茲江西尾幫渡黃全竣。毫無停滯。嗣後湖水再長。自當恪遵欽定章程。經理以期清黃順軌。永無倒灌闕壅之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三年十月李奉翰康基田奏豫省睢工漫下之水匯歸洪澤湖遂漸加長尙不猛驟據報截至十月二十二日高堰誌椿共存水八尺七寸臣等已飭令將河口束清禦黃兩壩相機拆展沿湖甄石隄工不致著重十月初五六等日偶因風暴掣損舊石工數段亦已即時撲護一律穩固河南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間因風暴掣卸石工數段共長三十九丈二尺實係遠年舊工業經該道將等搶鑲撲護一律穩固溯查從前豫省南岸漫水歸湖之年盛漲時高堰誌椿會長至一丈三尺餘寸酌將五壩分別啓放洩水歸江現在高堰誌椿存水只八尺四寸差查上游正陽關一帶睢工漫下之水漸次消落二三寸現屆冬令正水勢歸槽消減之時洪澤湖水既由清口暢達歸海自可毋庸啓放五壩以衛下河農田河南成案續編

嘉慶四年七月十九日康基田奏初四初五等日高堰山盱一帶陡起西北暴風陣雨傾注繼轉西南狂風湖中巨浪如山潑過隄頂官弁兵夫不能駐足至初六日酉刻風勢始息計高堰廳掣卸石工三十五段長二百十三丈九尺山盱廳掣卸石工二十二段長八十七丈五尺並有將石工下層撞塌搜掣尾土之處其五壩護埽封土及隄頂廟宇碑亭戲臺多有被浪淋坍臣聞報當飭淮揚道和騰額星夜往督廳營分投動料先行撲護仍俟秋汛後勘估補砌茲據該道稟所掣石工已撲護完竣並據報是日湖中風暴陡作商民船隻多遭覆溺幸賴救生樁扶救得生並經該道廳撥船救起男婦三十二名口卽於大隄搭棚棲止已捐廉撫卹未致失所現在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一尺五寸查向來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卽應

於山盱五壩內酌啓一壩分洩俾循序歸江臣察看五壩下游之高郵邵伯等湖底水不大而金灣等閘壩歸江之路亦俱通暢如果湖水加長再行相機酌辦洪湖來源既減水勢漸消摟護各工不致著重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八日康基田奏洪湖堰盱一帶石工於七月初三四等日晝夜暴風掣坍石工三百一丈五尺摟護穩固業經先後奏報茲臣費淳會同臣康基田勘明碭汛漫工情形具奏後正在分投督辦撫卹堵築各事據淮揚道和騰額稟洪湖自啓放魯信兩壩以來已陸續消水二尺高堰誌椿仍存水一丈三尺雖水勢漸減而風信靡常八月十一日寅刻陡起西北暴風徹夜連朝至十二日酉刻始止湖中浪如山擁直拍石隄堰盱兩廳又坍甌石工五十二段長三百五十四丈一尺仁義禮三壩埽戩及前經摟護之工多被風浪掀掣督率廳營連日搶護深更風急兵夫倉忙落水計淹斃堡夫張有得張宜二名當飭將淹斃堡夫從重賞恤一面將掣坍各工段星夜用料摟護密釘排椿並添委葦蕩營參將汪德前往幫辦臣等商酌現值西風當令湖水來源未截必須廣籌分洩查乾隆四十四年大汛期內因豫省黃河南岸漫水匯歸洪湖會將桃源縣高家灣迤下之吳城地方洪湖與黃河一隄相隔處所開通宣洩入黃此次自應照辦已飭該道廳卽相機開放導清入黃俾湖水分洩而淮揚一帶歸江各路輕減下河農田不致有礙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三日奉上諭據費淳等奏洪澤湖於八月十一日陡起西北風暴浪如山擁直拍湖隄山盱高堰兩廳境內又掣坍甌石工五十二段計長三百五十四丈一尺現已將掣坍各工段用料摟護密釘排椿

並將淹斃之堡夫二名。從重賞卹等語。洪澤湖高堰山盱一帶。前有暴風掣坍石工之事。正在籌辦堵築。茲復因風暴掣坍石各工三百五十餘丈。經費淳。康基田星夜趕緊撲護。自應如此辦理。該督等務須加意慎重。倍臻鞏固。毋得稍有草率。惟所稱從前曾將桃源縣境高家灣迤下之吳城地方。洪湖與黃河一隄相隔處。所開通宣洩入黃。此次仿照辦理之語。固爲分洩水勢起見。但上游多籌洩水之區。下游即多有被淹之處。今該督等既有此奏。想不肯以鄰國爲壑。貽害田廬。此時水勢漸消。如高家灣地方。可以無需開通。固屬甚善。儻必資分洩。該督等自能經理。各處一律熟籌。此係朕思慮所及。該督等自能經理。妥協。兩有裨益也。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吳璣奏。查從前黃河漫工。如豫省之楊橋。馮家店。張家油坊。睢州下汛。十三堡。五堡。及江境之陳家道口。周家樓等處。皆係南岸漫溢。歸并洪湖。其時尙在秋汛盛漲。經前河臣等啓放山盱五壩。並疏導歸江。各路宣洩。旣暢。淮揚獲保無虞。此次漫水所注。雖係昔年舊路。但南岸漫口不下十餘次。今距高斌任河督時。已相隔六十餘年。湖底漸淤。勢所必然。防守尤宜慎重。若不早計。淮揚一帶。所關非細。查黃河漫水。經由宿州。靈璧一帶。孟山。崔家等湖。淤紆而下。始入洪湖。由清口暢出。專力攻沙。海口轉收刷濬之益。惟聞歸江各路。多有淤墊。亟宜疏浚。石工尤須修築。其黃運兩河。下游隄埝工程。亦關緊要。因各廳辦工銀款。俱經康基田借動提赴大工。現在料物等項。尙未購齊。均須趕緊籌辦。督臣費淳。仰蒙聖恩。仍令兼管河務。臣諸事旣得會商。而一切呼應較靈。現在費淳已赴高堰查勘石工。臣卽兼程前往。惟有會同費淳悉心籌畫。以保安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費淳、吳璉奏高堰石工。臣等先後到彼會勘，並與道將等虛衷籌畫。查洪湖周圍四百餘里，輒石工長一萬七千餘丈。湖邊存底水三尺二寸，石工高出水面十一、二、三層不等。湖查歷年盛漲時，湖水長至一丈二、三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石工即出水無多，全藉一綫長隄捍禦。淮、揚兩郡，去秋邵壩漫口，全黃歸湖。本年尤須設法豫防。臣等察看湖底，雖不免淤墊，而比較石工出水層數，尙堪容納。前河臣高斌所議浚船梳爬淤沙，固屬補救一法。第湖面寬闊數百里，祇可逐年緩辦。况水中施工，亦恐費多無益。此時自以廣籌疏導，使分洩既暢，則漲滿自消，似爲要策。查洪湖設有山盱石滾壩五處，壩脊高九尺。向來上加封土攔禦，盛漲時始啓除開放。由高寶湖洩入下游各支河，歸海歸江，以減湖漲。臣思五壩全開，下游恐難容受，祇可於五壩中酌啓兩壩。但俟盛漲水高，再啓封土，過水未免湧驟。莫若將封土豫行啓除，俟水長至九尺以上，聽其於石壩脊上自行過水，則循序漸進，下游既免湧注，而湖面豫爲騰空，亦不致漲滿。再桃源縣境內吳城七堡地方，湖河僅隔一隄，前遇湖漲，會開引渠二、三十丈，使洩入黃河東注，亦可分減暴漲。今擬照辦，將引渠酌爲展寬加深，使由黃河故道歸海，則入黃之水多一分，即存湖之水少一分。而桃源至順黃壩一帶，河身轉可收清水刷滌之益。且湖內不至過漲，即五壩不必全開，又可保護下河農田。如此廣籌疏導，高堰石工似不至過於著重。至補砌石工，已做五六分不等。臣等創挖查驗灰漿，均屬飽足。復據道將等稟，脫落一兩塊舊石之腰洞甚多，又廠裂舊石工長八丈八尺。續卸舊石工十六丈五尺，並智信二壩石底尙有殘缺二十八丈。估工時尙在水中，是以俱未估辦。嗣因長水落盡，始行露出，均應修整。臣等沿隄細看，所稟屬實。但處處拆修，未免多費。現令分別補砌，用灰鈎抵，可無妨礙。至

隄頂量寬八、九丈十丈不等。間有寬六、七丈者。須加幫培。其隄上子堰殘缺。亦應加足。庶可抵禦。並擇緊要處所。購貯柴料。以備臨時搶護。臣等現赴下游。再將歸海歸江各支河查明挑浚。務使暢流下達。如此層層籌辦。既固其隄防。復導其去路。似不致有壅漲之虞。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十二日。奉硃批。河工之事。朕實不知。全在卿等盡心籌畫。以衛民生。湖內既難施工。止須下游各支河實力刷沙。莫使淤墊。下不壅。則上不潰。自然安瀾順軌。朕乃據理而言。未知是否。卿等審地度勢。妥協慎重爲之。南河成案續編。

閏四月初三日。費淳、吳璣奏。查洪湖石工長一萬七千餘丈。上年塌卸。奏明補砌各段。共長七百餘丈。其仁、智、信三壩。石底衝刷損壞。亦經奏明補修。自開工以來。臣費淳屢經往查。飭各員認真修築。臣吳璣到任後。復經會勘。查催茲據各工員具報。已於四月一律完竣。由該道和騰額查驗。轉報臣等。即往驗收。丈尺敷足。刨挖軋石內所灌灰漿。亦俱飽滿。軋後尾土。拌用石灰素土。潑水行碾。均辦理如式。沿湖舊石工內。另有脫落腰洞。並齧裂續卸及塌底續有殘缺等工。亦經分別補修。鉤抵完整。再堰肝大隄。臨湖一面。俱係石工。堅實可靠。但偶遇風暴。巨浪撞擊。難保無間段掣卸。所恃隄身高厚。土性膠粘。急切斷難塌透。惟查丈隄頂寬窄不一。自五丈、六丈、五尺。至八九丈、十丈、十一丈不等。臣等率同道將等察看。五壩以南。隄邊漸見淤灘。卽盛漲。水亦較淺。風浪至此。其勢漸輕。該處隄工。雖有二百餘丈。頂寬僅五丈者。而形勢不甚喫重。自可無庸多幫。以節糜費。至五壩以北。湖寬水深。內除隄寬十丈、十一丈者。固極寬厚。卽八丈、九丈者。亦足捍禦。均可不必加幫。其間有不及八丈者。究覺單薄。現俱逐段估幫。總以頂寬八丈爲度。又

高堰以北。裏河廳臨湖隄工。係湖尾引河。水面窄狹。情形較輕。祇擇其卑矮處所。酌爲加築。如此分別籌辦。工費不多。而全隄可資捍衛。再隄上舊有子堰。風浪撲上。隄頂時賴以攔護。頗關緊要。內多卑薄殘削。並應加築襯平。俾一律完固。其石工面上眉土。係蓋護石縫。以免浪湧灌入。歷經風浪掣刷殆盡。現亦確估興修。臣等督同淮揚道和騰額。並委候補道沈啓震。往來工次。嚴督工員核實妥辦。臣等亦時往查驗。凡一切工程。統於大汛前普行完竣。俾資保護安全。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吳璫奏。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京師自入春以來。雨澤稍稀。交夏至後。甘霽連綿。極爲深透。因思南省正值大雨時行之際。河湖水勢自必增長。現在邵壩漫口。未經堵合。大溜全注。洪湖高堰石工。最爲險要。節經降旨。令該督等豫爲防護。不啻至再。至三。吳璫現因查審河工積弊一案。在清江浦會同岳起辦理。但此案有岳起督同孫曰秉在彼。足資審辦。吳璫係河道總督。自當以河工爲重。著即親赴高堰。於洪水未漲之前。妥爲辦理。實力守護。以期一律穩固。至洪湖宣洩盛漲。向來全恃開放五壩。惟五壩旣開。則下游民田。必多淹浸。亦非萬全之策。費淳與吳璫。總宜彼此熟商。設法疏浚。俾湖河之水。去路暢順。高堰石工。不致十分著重。方爲妥善。不可徒恃開放五壩。置下游民田於不顧。以鄰爲壑也。著將該處石工情形。及近交大汛。如何宣洩防守之處。卽行迅速具奏。以慰廝夕廑注。欽此。臣查江省自春至今。連縣多雨。臣於料理黃河上下游各隄壩工程之外。卽專心以籌辦高堰爲要務。三四月間。臣會同督臣費淳。並與淮揚道和騰額。悉心商議。凡隄工卑薄處。均酌爲幫培。隄上子堰。又經加築。歸海歸江各路亦俱疏浚。並於隄上多設堡房窩鋪。繡錫雨具。巡籤等項。遴派文武員弁。二十餘員分段率領兵夫。晝

夜駐守。又添委候補道沈啓震幫同該道和騰額常川赴工經理。並委副將許世德、參將汪德、協力守防。臣仍不時親赴查勘。節經於月之十三日及二十六日奏聞。茲查正陽關稟報。自閏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月之十五日止。淮水日逐增長。較上年六月水大五尺七寸。又據豫省稟報。萬錦灘黃河長水二尺。沁河長水三尺。俱匯注而下。現在湖內截至二十八日止。共存水七尺八寸。較上年今日水大一尺九寸。是來源不能禁其加增。而去路必須使之暢達。查湖水去路有二。一由東清壩。禦黃壩入黃河。出雲梯關歸海。計洩水十之七八。一由運口折東。經三壩三閘。入淮揚運河歸江。計洩水十之二三。此湖水常行之正路也。至山盱五滾壩。前人創建以分減盛漲。查五壩俱係石底。即過水亦不能刷深。且所減之水。由高寶湖穿入運河。一出瓜洲口歸江。一出金灣六閘。由下河歸江。均有水道攔束。而行原不致泛淹民田。惟五壩石脊。計高湖底九尺。向來上加封土。俟異漲時水高。始行開放。轉致湧驟泛漫。臣與費淳暨道將等籌議。五壩中只可酌啓智。信兩壩。竟無庸封土。俟湖水長至九尺以上。即聽其於石脊上陸續過水。則下游無暴注之虞。而湖水可資漸減之益。亦經會同費淳奏明。臣現復遵旨通盤熟籌。湖河洩水去路。總以東清禦黃兩壩爲扼要之區。交夏令後。即督飭道廳等。將該兩壩大加拆展。現在測量水勢。東清壩刷深幾及四丈。禦黃壩深至六七丈。由此入黃河故道。直達海口。實屬深通迅駛。其由運河歸江一路。河身亦甚通暢。是以夏至以來。長水雖驟。而高堰新舊石工。尙高出水面九層十層十餘層不等。每石一層計高一尺二寸。是堰頂高於水面。尙有一丈以外。五壩石脊尙高出水面一尺二寸。並未過水。各工穩固。但目下已屆伏汛。兼之風雨時作。水勢必更增長。臣實朝夕凜畏。現又親往該工。督飭該道等。添紮埽枕。以防風浪。

或竟撲及子堰。可資攙護。一面購土添料。以備臨時搶護。並飭分派駐工各員。勤率兵夫。按段巡查。再清江至高堰。僅二十餘里。自高堰至蔣家壩。工尾亦不過百餘里。臣時常赴工。現雖會同岳起辦案。而高堰一帶。仍不時就近往勘。河務係臣專責。斷不敢顧此失彼。聞督臣費淳。已由江西安徽回抵江寧。即日可抵清江。臣當再與熟商一切。惟有倍加敬慎。實力防範。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九日。奉上諭。吳璥奏。湖河水勢加長。高堰石工現俱穩固。並宣洩防守各情形。覽奏稍慰。本年湖河水勢增長。比上年較大。高堰石工。最爲險要。節經降旨。令吳璥等加意防護。設法疏通。今據稱夏至以來。長水雖驟。堰頂高於水面。尚有一丈以外。五壩石脊。尚高出水面一尺二寸。並未過水。但現在正當伏汛。大雨時行。下游水勢稍長。尚易爲力。若黃沁上游暴漲。匯注下趨。則該處石工。必至十分著重。吳璥惟當倍加小心。督率河工員弁。實力隄防。隨時疏濬。以期固工衛民。萬全無弊。不可稍存懈忽也。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費淳。吳璥奏。伏查洪澤湖平險情形。全視風信。緣湖面寬至四百餘里。無風則波平如鏡。遇風則浪湧如山。而新舊石工。俱在湖之東面。是以西風尤爲著重。本年自夏至以及交秋。雖風雨連綿。所幸多係東南風。尚於石工無礙。迨立秋以後。金風司令。六月二十三、四及二十六、七等日。風勢較大。浪亦較猛。七月初三半夜間。忽起雷陣。風烈異常。屋瓦皆震。浪乘風湧。直撲隄頂。臣等督同道將。並分段守隄之文武弁兵。無不虔敬悚慄。益加竭力巡防。數刻間。暴風漸息。臣等遍查湖隄。一萬七千餘丈。內高堰廳所管石工。一律鞏固。毫無掣動。山旰廳屬湖心寬闊之處。石工亦並無衝激塌損。惟徐壩汛楊家灣蔣壩工尾。有

乾隆十六年所築舊石工四處，椿底朽壞，間段被風掣卸，計共長三十三丈二尺。該工在洪澤湖之西南隅，本係沿邊淺水，並非湖心喫緊處，所當即督飭廳營用料撲護穩實，隄身仍寬有七八丈不等，不致再爲風浪刷塌。俟冬令水消，運石補修，需費亦屬無幾。旬日來，洪澤湖共落水一尺九寸，現祇存水八尺八寸，天氣亦已晴爽，極爲風靜波恬，節近白露，可冀水消工穩。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六年五月，費淳、吳璣奏，據正陽關稟報，洪澤湖上游之淮河，自五月初旬以來，陸續共長水七尺七寸，臣等已將河口之束清等壩，預行拆展暢洩，湖面騰空，儘足容納。高堰石工現尙高出水面十一二三層不等，惟山盱廳境之徐壩汛黃堰寺古溝等處，遠年舊石工底椿已朽，因五月十八日風雨撞擊，坐壘數段，該處地居湖尾，尙不著重，業已撲護穩固，應俟秋汛水落，再爲拆修。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七年六月，吳璣奏，查洪澤湖因淮河上游冬春雨雪甚稀，僅存底水二尺五寸，而本年黃水長發，較早且大，以致倒灌淤滯，迨至五月下旬以來，各處澍雨渥沾，據安徽正陽關具報，淮河長水六尺九寸，匯注洪湖，高堰誌椿亦即每日長水一二寸不等，無如河口黃水五月二十以前之長水，尙未全消，復於五月二十七、八、九及六月初三、四、五等日，又長水五尺餘寸，是以仍前頂托，清水不能下注。臣等日夕籌勦，焦急倍常，復經率同淮揚道和騰額，並廳員將備等，公同熟商，清水已有日旺之勢，必須將河口一帶，凡有淤沙停聚處，所先行抽溝疏浚，庶清水到時，導引有路，始能衝刷得力。因即多集人夫，或用鐵勺撈挖，或用混江龍鐵籠子爬梳，將河泓內淤淺之處，逐段疏浚，以待清水下注。至初八、九日，黃水漸見消落，高堰誌椿湖水長至七尺五寸，臣等察看情形，清水已可敵黃，復令將運口三閘，全行閉板擊著，並將運口

各草壩收束。不使湖水多分入運。清水得以蓄高。立時外出。刷沙暢注。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費淳、吳璫奏。安徽正陽關前次稟報長水六尺二寸之後。復據報六月初三四至十一日。淮水共長二尺四寸。連日洪澤湖復長水一尺七寸。高堰誌椿已存水一丈一尺一寸。山盱五滾壩內之智、信兩壩。前於嘉慶五年。經臣等奏明毋庸封土。俟湖水長至九尺以上。聽其逐漸自過。則潮漲既可分減。下游亦無虞湧驟。今智、信兩壩壩脊過水二尺。由高寶、邵伯等湖循序歸江。甚爲平順。高堰石工。尙出水七八尺不等。均極穩固。其河口之禦黃、束清等壩。及三四月間漕船渡黃時。所築高家馬頭挑水壩。俱已拆除。撈盡使清水會黃。甚爲迅暢。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八年九月初五日。陳大文、吳璫奏。洪湖因八月初二三等日。西南大風。晝夜狂猛。湖中浪湧如山。撥過隄頂。將高堰、山盱境內石工。掣塌二十五段。並將伏汛期內原經掣塌石工。撲護壩段。全行掣去。其山盱五壩護壩封土。亦俱掣動。臣等督同該管道將廳營。逐段勘明。分投用料撲護。計高堰廳六堡至十二堡。掣卸石工十五段。共長八十九丈三尺。山盱廳高澗汛頭堡至禮壩南。掣卸石工十段。共長二十一丈五尺。又撞掣腰洞。尾土墊陷。共二十八處。五壩護壩壩平墊。共長一百七十七丈五尺。業經分委各員。瀟夜補鑲填築。現已完固。足資抵禦。查高堰誌椿湖水。現在一丈九寸。此時雖距霜降不遠。而湖水尙大。仍應酌備料物。小心防守。俟湖水再消二三尺。另行勘估。補砌石工。不任稍有混冒。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吳璫奏。奉上諭。封邱隄工。墊陷。掣動大溜。上游既經漫溢。下游水勢乾淺。轉恐有停淤之患。回空漕

船行走有無妨礙等因。臣查河口清黃交匯處。自八月下旬以後。黃河盛漲。積久不消。倒灌沙停。清水不能外出。當經多用混江龍鐵籠子。竭力梳爬。無如旋挖旋淤。漕船難於過竣。迨九月十六七八等日。黃水消落三尺餘寸。清水甫經外注。方冀通順。過行至二十一二日。黃水復陡落五尺六七寸。共落水九尺餘寸。水係陡落。沙亦陡淤。以致清黃交匯一帶。悉成乾灘。外層高仰。清水愈不能下注。臣等督率道將廳營等。調集弁兵。多雇人夫。晝夜挑挖。自禦黃壩以外。直至彭家馬頭。計長九百餘丈。將淤沙挑去五六丈。一面將運口各草壩口門。盡力收窄。各閘亦全行封閉。擡蓄清水。逼令全力衝刷。並於新挑河槽內。酌看形勢。築做大小草壩十一道。逼溜刷泓。始得通流下注。惟清水微細。且係建瓴直瀉之勢。不能擡蓄長河。水深處尙有二三尺。其淺處僅止一尺四五寸。幫船仍未能暢渡。所幸洪澤湖。目下尙存水一丈一尺三寸。可敷接濟。臣等復察看河身廣闊處。水面鋪寬。更易淺澀。飭令趕緊築壩收束。則水勢旣可擡起。而溜行遄急。自必刷滌漸深。即可暢行無阻。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九年二月十四日。吳璥奏。洪湖水勢因竭力收蓄。不致過於消耗。現存底水六尺七寸。較往年尙大三尺餘寸。足資濟運。惟洪湖存水較旺。去冬今春。西風時作。於上年十月初二三日。及初十一二十四等日。並二月初二三等日。山盱廳境掣卸舊石工二十九段。原長八十八丈八尺。又牽連帶卸長三十丈六尺。並高潤頭堡至蔣壩工尾止。間段倒卸舊石工二十二段。共長七十四丈四尺。計石十一層。至十七層不等。又高堰廳境掣卸舊石工二十四段。原長一百二十三丈五尺。又牽連帶卸長十四丈。並於六號至十八號止。間段倒卸舊石工十四段。共長六十一丈六尺。計石十二層。至十五層不等。又脫落腰洞石

塊二百二十六處共長一百二十五丈五尺五寸均在保固限外其宣洩漲水之智信兩壩因湖水較大
汕激日久上年十一月間衝損智壩石底長六十八丈九尺八寸信壩石底長四十八丈二尺並零星缺
石寬六尺至十丈二尺不等去冬已飭該道廳購料現在上緊補築另容核明長寬高深銀兩再行開單
具奏現在河口一帶水勢充裕漕船過行如再有消落卽將湖尾五道引河口門酌量收窄俾資蓄水南
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高堰一帶石工關係緊要聞年來因湖水汕刷竟有倒塌之處其智信兩壩基亦被
衝損甚爲可虞吳璣旣已查明丈尺購備料物務卽認真經理趕緊補築總須於伏秋大汛之前一律齊
全永臻鞏固其石工長寬高深銀兩各細數並卽一面開單奏聞以備查核不可稍有不實南河成案續
編

六月十一日吳璣奏清口湖水較大力足敵黃並未倒漾惟向來湖水長至丈二尺外卽將山盱五壩酌
啓一兩壩減洩因今歲情形微有不同正需清水全力刷河未便輕議分洩是以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
三尺八寸仍竭力防守收蓄尙未啓壩並將河口各束水壩展拓寬深俾清水暢注現抵彭家馬頭以下
匯黃歸海可資攻刷淤沙近日雷陣較多雨勢尤大六月初一日初二日及初九日陡起風暴高堰廳境
內掣卸石工十五段共長四十四丈六尺山盱廳境內掣卸石工十一段共長二十五丈六尺內有高堰
廳新工共四丈六尺山盱廳新工共七丈二尺緣修築甫竣灰漿未甚乾老卽遭風暴所致又七年分所
修保固限內工七丈五尺照例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並責令先行購料撲護不准動用工料以示懲警其

餘所製遠年舊工。飭廳動料分頭搜護。山旰五壩封土護埽。爲風浪所掣者。亦照舊補鑲如式。臣派委中軍副將汪德。督同搶辦。均已一律完固。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七日。奉上諭。吳璫奏高堰廳境內。因風雨猛烈。間有掣卸石工。飭令分投搜護。其在保固限內者。並責令原辦之員。賠修示儆。覽奏殊爲幸慰。向來黃水倒漾。總因清水力弱之故。今清口湖水力足。敵黃不致倒漾。河水得以順軌安行。而運河亦無淤墊之虞。最爲安瀾吉兆。此時伏汛盛行。轉瞬卽屆秋汛。各處水勢旺盛。吳璫尤當加意敬慎。會同陳大文督率將備工員。奮勉巡防。協力守護。其高堰境內掣卸之工。速令補鑲如式。應銷者准銷。應賠者著賠。務期工堅料實。該督等俟伏汛過後。著先將各工平穩情形。奏報一次。俟秋汛安瀾後。再行飛章奏報。朕當發香虔祀河神。以答靈佑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一日。陳大文吳璫奏。洪澤湖水由清口分注入運。自清江以達揚州。是爲淮揚運河。其實應汜水汛以下。至江甘汛金灣六閘。計一百八十餘里。運河之西。卽係寶應。白馬。汜光。高郵。甓社。邵伯諸湖。僅以一隄爲隔。其運河東岸。下通興化。泰州等七州縣地方。建有南關。五里。車邏等五壩。與山旰之五滾壩。上下相應。蒙高宗純皇帝。欽定機宜。視山旰五壩過水大小。分別啓放。俾水由興化。鹽城。東臺等縣境內。各閘分洩歸海。將原奉諭旨。勒石永遠。欽遵辦理。本年洪湖水長至一丈五尺。甚爲浩瀚。臣等與道將等。公同籌議。先後酌啓山旰信義兩壩。以資分洩。七月初五日。復因異常風暴。將仁智二壩。亦掣通過水。由高寶諸湖泛漲入運。七月二十日以前。臣等察看運河水勢雖大。尙堪容納。且下河農田。將屆成熟刈穫。是以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堅守未啓。而山旰各壩。湖水稍落。卽應堵築。以截來源。臣吳璫帶同江蘭。並

候補道田自福、中軍副將汪德前赴堰盱查勘籌辦。臣陳大文率同淮揚道曹恆、遊擊包宗堯、赴高寶一帶相機防守。正在分投酌辦間，接據安徽正陽關呈報：淮河於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又長水三尺。洪湖水復加長，寶應以下運河西岸湖河相連，東岸隄工節節危險。兼以七月二十三、四日兩晝夜，西北大風揚河，廳永安汛之清水潭、蔡家堰、小二堡、張家溝、九里鋪等處，揚糧廳江甘汛之周家溝、蔡家潭、夏家直等處，或水潑隄頂，油刷殘缺，或隄坡蟄塌，滲水當經。臣陳大文督率道將廳營並府州縣等分投幫戩，加高趕鑲護埽防風，漏夜搶辦，幸俱保護無虞。而河水仍有長無消，溯查運河水勢，以乾隆五十一年爲最大，長至一丈三尺七寸。曾將南關車邏等四壩全啓洩水。今本年河水已長至一丈六尺九寸，較是年尙大三尺二寸。其勢斷難容納，儻西風大作，必致他虞。而下河早稻中稻業已刈穫，晚禾亦將收割。且各壩下本有各支河，可以循軌入海，是以公同熟酌。於七月二十八、九兩日及八月初一日，循照舊制將南關車邏等五壩內酌啓三壩，並飛飭將下河范公隄沿海各閘全行啓放，俾河水暢注歸海，以免壅遏漫淹。自啓壩後，河水漸消，百數十里隄工得以保守平穩。至山盱各滾壩，因湖水過大，溜勢湧猛，將壩底石塊衝擊，翻起刷成溝槽數道。臣吳璈察看情形，不能徑直鑲埽，必須由壩內越灣進築，而兩面皆湖，購運料物，倍費周章。因酌派廳縣汛員分投購料，並令江蘭設法督催雇船，由外湖及二河轉運，始得到壩。一面督率道將廳營等趕緊進築。於七月二十九日，先將智壩堵竣，隨即趕築信義兩壩。於八月十三、二十等日，亦即堵合斷流。僅餘仁字一壩過水。現在跟手趕辦，亦可尅期堵閉。南河成案，繳編。

十月十二日，陳大文吳璈奏：洪湖石隄長一萬七千三百十四丈。本年五六月間，淮水疊次長發甚大，兼

因風暴時作高堰。山旰兩廳石隄。間被掣場。至七月初四五日。又遭異常風暴。浪湧如山。掣場工段尤多。並有場及隄身丈餘。及二三丈處。又外河廳屬吳城臨湖軛工。裏河廳屬運口臨湖軛工。均因疊遇風暴。掣場當經分投用料撲護保守。至揚河廳屬運河西岸。卽係寶應。白馬。汜光。高郵。甓社等湖。臨湖一面。亦係軛石工程。本年洪湖異漲。山旰各場減洩之水。歸入高寶諸湖。西岸湖河連成一片。隄工浸泡水中。風浪掀掣。坍塌較多。軛後土隄。亦皆油刷殘缺。節經臣等具奏。查各廳掣卸軛石工程。關係緊要。均應補築。向須霜降後估定。先行購料。一亦春令卽起。緊與辦於汛前一律早竣。始得灰漿乾老。足資堅鞏。本年掣卸臨湖工段既多。所需石料灰軛等項。採購程途較遠。尤須早爲估辦。臣等於湖水消落時。卽飭淮揚道曹恆。參將張永盛。遊擊包宗堯等。逐段測探樁腳。細查應修丈尺層數。確切估算開單。臣等復加勘驗。細核所場工段內有新修尙在保固限內者。卽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不准開銷錢糧。其實係遠年舊工。久在保固限外者。方准動項辦理。不任絲毫新舊牽混。並飭令弔撈石塊。照例湊用。以節工帑。其遠年舊工內。有因風浪擊撞。皸裂者。並應確估拆修。免致塌卸。又外河吳城軛工尾迤下。舊有土隄單薄。本年河水盛漲。掣泡隄身。油刷堪虞。亦應接築軛工。並將該汛卞家汪一帶舊工酌量加高。裏河運口汛軛工。亦有應行加砌之處。俾資抵禦。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諭。本日姜晟等。由四百里馳奏。運道已通。糧船挽渡一摺。覽奏欣慰。本年江南清口一帶。間有淤淺。回空糧船。在彼阻滯。前後已屆兩月。朕心時切焦慮。節經降旨。令尙書姜晟。會同該河督等。設法疏通。朕於宮內齋心望空叩禱。仰祈神佑。特親頒藏香。前往令姜晟等。分往各處河神廟虔禱。茲

據奏稱初三日禱祀之後。是日申刻至初四日卯刻。黃水頓消。清水高出五寸。旋即啓放引河。適風轉西南。清水乘風外注。大形通暢。一面督令幫船趕緊挽渡。至本日戌時。已過船一百零八隻等語。叨沐神庥。如響斯應。朕叩感之餘。倍深兢惕。特發去大小藏香各十枝。著姜晟等卽虔詣各處河神廟祀謝。以酬靈貺。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姜晟等奏治河之法。以蓄清敵黃爲上策。此語誠是。至以減黃助清爲中策。朕看來。竟係下策。清水所以敵黃。自應蓄蓄深暢。方足以資刷沙之益。若恃減黃以助清。必致洪澤湖底逐漸停淤。久且成爲黃水瀉注之所。成何事體。若將來淮黃不分。又借河水衝刷淤墊。凡事須念及久遠。不可祇圖目前。朕聞今年春夏間。黃水盛漲。灌注入湖。湖底本已淤高。不能容納。是以當清黃並漲時。高堰隄工。幾致危險。陳大文等乃始議開信。義等壩。權宜補救。今姜晟等籌辦各工。欲請加培高堰。試思湖底若未淤墊。又何必將堰工增高。卽此可爲黃水入湖之明證。至祥符。五瑞兩閘。摺內稱距洪澤湖四十餘里。瀉水建瓴。逐漸澄清。無慮流沙墊及湖身。兩閘金門。不但無庸堵閉。仍於西閘牆迤上土隄。展寬五六丈盤做裏頭。另挑引渠。俟明春察看情形。再爲啓放等語。祥符。五瑞二閘。若長時間開放。不行堵閉。設水勢建瓴而下。黃河大溜。或爲所奪。湖身豈能容受。且黃水經由之處。亦豈能悉行澄清。不使挾沙入湖。設此四十餘里內。泥沙停滯。漸將引渠淤淺。填爲平陸。則水仍無處消納。况兩岸皆有民田廬舍。亦豈能無被淹受害處所。伊等此議。自係專爲明春重運經行起見。但朕意此二閘長時間啓放。究屬不妥。仍著姜晟等慎重籌畫。妥爲經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大學士慶桂等奏。據欽差尙書姜晟、兩江總督陳大文、江南河道總督吳璣、護理河東河道總督徐端等奏。詳察河身受病之原。會籌應辦各工情形。開單呈覽等因。臣等查洪澤一湖。係江南水櫃。臨湖一帶。輒石土隄。爲淮揚兩郡保障。最關緊要。其運口及束清、禦黃、順黃等壩。賴以蓄清敵黃。爲利濟運漕最要關鍵。今該尙書等。請將清口大挑疏浚。以備重運。經臨清口河寬處。所添束水壩。逼溜刷沙。清黃交匯處。所於順黃壩河尾。接築柴壩。挑溜束注。運口頭壩外。現築挑清蓋壩。收蓄清水。永爲定制。高堰、山盱兩處石隄。請再加高高堰、山盱石工後土隄。請一律加培。山盱五壩壩底殘損之處。請一律修補。並將封土培築。高寬各等款。查係爲收束洪湖水勢。濟運敵黃。及捍禦黃流束水。刷沙起見。應如該尙書等所奏辦理。其高堰、山盱石工後二隄。一道長百餘里。需費五六十萬。旣經奏明。緩商。應毋庸議。南河成案續編。十二月初二日。陳大文吳璣徐端奏。臣等接廷寄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諭。本年河口淤淺。漕船阻滯。仰賴河神默佑。通流濟運。目前幫船得以暢行。自可無誤。歸次。但清口之淤實由六月間。陳大文等因湖水長發。先將信、義兩壩啓放。至七月內。仁、智兩壩。又被風暴掣通。每壩約開寬六十丈。共有二百數十丈。似此奔騰傾注。宜其一瀉無餘。且壩工若果堅實。何至一遇風暴。卽被掣動。可見壩根必有鬆浮之處。是以未能捍禦。又禦黃、束清兩壩。所以蓄高清水。抵禦黃流。不使倒灌。設法最爲良善。近來黃水浸入清口。清水未能暢注。刷沙。黃強淮弱。看來該處壩工。竟不能得力。自係歲修工程。有草率偷減情弊。著陳大文、吳璣實力妥辦。務使一律堅固。能資蓄清敵黃之用。况上游淮水。今年並無異漲。何以洪澤湖身不能容納。輒至泛溢。自因黃水灌注停沙。以致湖底淤高。而倒灌清口之弊。尤顯而易見。總由海口一帶。尾閘不暢。下

游高仰。乃全河受病之原。陳大文、吳璫、徐端等。尤當設法熟籌。爲一勞永逸之計。切勿再有因循。致有貽誤。至啓閘減黃。係權宜辦法。前月姜晟等籌開天然閘。朕聞銅山縣民人環籲關阻而止。其有礙民舍田廬可知。今所有祥符五瑞等閘。是否業已堵閉。該處下游有無被淹處所。昨已降旨查詢。該督等遵照查明。如有應行撫卹者。卽據實具奏。毋稍隱飾。欽此。查洪湖周圍四百餘里。波濤洶湧。惟賴一綫長隄。爲淮揚兩郡保障。關係甚鉅。康熙以前。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向本無隄。前河臣靳輔始行補築。仍留減水土壩六處。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翻因六壩堵塞。題建南北中三石壩。其天然南北兩壩。仍係土壩。乾隆十六年。奉高宗純皇帝諭旨。天然二土壩。永禁開放。另建石壩二座。並南北中三石壩。共爲五壩。以仁義禮智信爲次。仁義禮三壩。照康熙年間舊制。高堰誌椿長水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聽其由石脊過水。惟智信二壩。於石面上加築封土。嗣後仁義禮三壩。一併封土。高不過四尺。寬一二尺。仍照向定章程。長水至九尺以上。以次相機啓放。至今永垂法守。本年洪湖上游。淮河據正陽關報。自三月二十三日。起。日見增長。至八月間。共長水二丈七尺八寸。高堰湖水誌椿。長至一丈五尺。較比十數年來水勢。實爲異漲。先於六月十四日。湖水已長至一丈四尺以上。臣陳大文、吳璫據道將稟。水勢久逾。向來啓壩定制。隄工在在危險。亟請宣洩。始令酌啓信壩。而水勢尙在加長。迨七月初三日。長至一丈五尺。不得已。又將義壩啓放。水僅平定。至初四五兩日。忽起異常風暴。浪湧如山。潑過隄頂。遂將仁智兩壩封土壔通。水始漸消。彼時堰下村民。及淮揚土庶。咸以風掣兩壩。方得保全高堰爲幸。至請加石隄。實因湖水現存一丈二尺三寸。比盛漲時僅落二尺七寸。而較上年底水。已大三尺。現在已形旺盛。明歲汛水長發可虞。不得不請

幫寬土隄。並請加石工一層。庶可多收尺餘之水。以備敵黃。而長隄亦藉資保護。至洪湖承受七十二山河之水。年久必有沙淤。但湖身甚大。波流甚湧。亦非一時所能淤高。卽歷來黃河南岸漫口如豫省之楊橋宋堂大壩。雖工。江南之魏工。陳工。司工。周工。邵工。皆全黃歸湖。而湖身未見甚淤。蓋因漫水紆回。數百里。泥沙沿路停留。及至入湖。其色已清。是以未甚停淤。至徐屬毛城鋪滾壩。天然閘峯山四閘。建設已閱百數十年。每年必啓放兩三處。以洩黃漲。而洪湖亦未見淤。其故因各閘壩分減之水無多。且自上而下。與湖水順流而行。沙隨水去。非如倒灌之兩相頂阻者可比。現在所開之祥符五瑞兩閘。雖距湖較近。亦係順流並下。是以不致受淤。惟歷來黃強淮弱。河口倒灌之患。黃水一高。卽勢不能禁。且與清水相頂。故易停淤。然亦祇能淤至太平引河武家墩一帶。湖尾二三十里而止。其數百里之湖身。斷無灌滿之理。自前明迄今。河口倒灌次數。難以更僕數。而太平河一帶。清水得出。卽通歷來從未淤斷。水年四五兩月。倒灌之水。亦漾至武家墩以南。至六月初一日後。清水暢出湖尾之太平引河等處。卽已刷深。現委員弁測量湖水。其近隄湖邊湖灘。存水六七八尺。至丈餘不等。湖身則深二三四五丈不等。龜山一帶。湖心更深。遼難測。湖中鹽米商船。以及漁船往來甚多。並經確切詢問。所言相同。是現今湖底尙不爲淺。如果實在淤墊。臣等自當據實入告。至祥符五瑞二閘金門。僅寬三丈六尺。且土性堅凝。臣等前於啓放時。復在閘外築鉗口壩二道。兩閘並做裏頭。皆用料盤護。十分穩固。不致有奪溜之患。惟減黃助清。究係一時權宜。誠如聖諭。長時啓放。究屬不妥。現在回空過竣。自當欽遵諭旨。將該二閘堵閉。來春重運到時。清水尙旺。黃水未漲。亦可毋庸啓放。儻淮弱黃強。不得不藉以減洩。再當奏明。暫行啓放。以資浮送。至東清禦黃兩

壩爲蓄清敵黃緊要機宜。查未改清口以前。原祇有束水東西壩一道。定制視湖水大小。以定口門寬窄。如湖水加長一尺。則拆展十丈。湖水漸消。亦漸次收束。自乾隆四十一年。移改清口後。勢遠氣寬。清水外出無力。束清壩一道。不足以資收束。於五十年。前大學士公阿桂奉命查勘。添建禦黃壩一道。亦視黃水大小。遞相拆築。以禦黃流。頗爲得力。但水勢總爭高下。各該壩雖能節宣。亦難免倒灌。惟有設法節節收束。使之逼溜刷沙。不致過於寬緩散漫。再十一月十九日。西北大風狂猛。湖水勢大。波浪掀騰。石工復多掣坍。臣陳大文吳璣督飭道將等查勘。高堰廳境內掣卸石工長十四丈四尺。山盱廳境內掣卸石工長一百四十四丈七尺。除保固限內新工十六丈八尺。著落賠修外。其餘皆係遠年舊工。均應一律補砌。又揚河廳境內臨湖甌石工。亦被風浪掣卸二丈。查本年秋季汛風暴掣卸甌石各工業。經勘估奏明。派員分段承修。所有此次續掣工段。亦應勘明丈尺。一併俟春融派員補砌。統俟工完併案。這冊具題核銷。南河

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一

淮水章願十

嘉慶十年正月二十二日。陳大文、徐端奏。臣等奉上諭。據汪志伊馳奏。請將高堰石工。循照舊規辦理。一摺。加築堰工一事。前據該督等奏到時。朕本以爲於蓄清濟運事宜。無相關涉。卽欲加培增築。似非目前急不可緩之工。據奏採辦石料運工。如此艱難。自屬實在情形。徐端著卽迅速馳赴新任。會同陳大文、汪志伊悉心籌度。究竟高堰石工。是否可以緩辦。其採辦石料。應如何酌量辦理之處。卽行據實妥議具奏。勿稍回護。欽此。臣徐端前在東省。奉到諭旨。當將高堰石工。亟須加高。蓄水濟運緣由。先行奏覆。臣陳大文旋卽赴工。因撫臣汪志伊未見該工情形。商同徐端。屢次咨會汪志伊前來會勘。方可遵旨籌度。以期利運衛民。茲准汪志伊咨稱。以諭旨無會勘字樣。現在催漕搭運。難以分身。札復。若再往返咨商。急切難以定議。臣等復赴堰。肝一帶履勘。實緣淮揚兩郡。全憑此隄保障。兼需蓄水濟運。從前黃河較深。湖水誌椿存水八九尺。卽能外出。現因黃河底高。湖水需一丈以上。方能暢出。刷黃目前湖水尙蓄存一丈一尺數寸。百里長隄。已形單薄。卽再消一二尺。一經伏秋盛漲。水過隄頂。勢未可定。臣等前同尙書姜晟。議請將石工原舊卑矮者。加高一二三層外。復普律加砌一層。原爲蓄水。不得不加隄之故。至採辦石料。檢查乾隆十八年舊案。係購辦石料二十萬餘丈。是以分三省採辦。此次估工。止需石六萬一千四百餘丈。河員俱已委辦要工。勢難令其分投購石。且石匠船戶亦呼應不靈。是以議令本省產石各府屬地方官分

辦。易於集事。並照例價。加倍津貼。不致賠累。因上冬會議。爲期已促。未及與撫臣往返熟商。致上煩聖慈。訓飭曷勝惶悚。茲臣等欽遵諭旨。公同悉心籌度。現距桃汛不遠。爲日已遲。斷乎趕辦不及。惟有卽照徐端前奏。先將卑矮舊石工補砌一二三層。首先僱辦。計需石七千餘丈。爲數既少。購運亦易。現再咨明汪志伊。卽飭屬趕緊購辦。於三月內交工應用。並將石後土隄原議加高幫寬土工。遴派多員。卽行僱辦。並購儲柴料。以備伏秋盛漲。藉資撲護。仍一面將仁義等壩壩底衝損之處。趕爲修補。如果水勢長至一丈五尺上下。卽相機啓放減洩。庶洪湖不虞漲漫。而清水常旺。河口可收刷淤之效。至普面加高一層石工。且至本年大汛時。臣等察看水勢。確按隄面出水高低。如可無庸加砌。自當就勢節省。不敢糜費。僱實在需辦。當於霜降後。再購運石料。次第興辦。俟屆期另行具奏。再現辦土石各工。已據投効人員來工踴躍。呈請領辦。除另摺請旨外。毋須調派州縣。其輒灰米鐵等項料物。爲數雖多。仍責成工員就地購辦。如此各任其事。庶要工易舉。於地方官亦毫無苦累。緣撫臣汪志伊未經來工會同籌議。不便列銜。謹就臣等所見。據實會議具奏。再查河口另挑引河。經臣徐端奏明。再普律展寬三丈。加深二尺。督令僱辦。一。二日卽可全竣。臣陳大文到工。查看形勢。頗爲順直。挑挖亦俱如式。現在清水高黃水二尺五寸。計日重運行。抵運口。亦經開放。可期暢行。並藉以衝刷積淤。幫船浮送。裕如無虞。阻滯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徐端奏。河口疏挑引河一千七百餘丈。經前河臣吳璥奏辦。臣到任後。悉心籌度。復普律展寬加深。業經具奏。旬日以來。臣督率道將各員。駐工嚴催。加夫漏夜僱辦。工完。臣復逐細量驗如式。於正月二十七日啓壩放河。清水暢行外注。自交春令。黃水雖略長數寸。而洪湖所存底水本大。仍高黃水二尺。足以

敵黃衝刷。測量新河，中泓水深八九尺一丈不等。大江以南之鎮江，後幫漕船業於二月初七日行抵河口，卽由新河過渡，挽進楊莊。其後幫各船，已派委員弁，照料督催，務令隨到隨渡，不任稍有停滯。仍將仿照混江龍另製之揚泥車多雇夫船，在新河尾清黃交匯處所，上下梳爬，更可刷滌深暢。至清口一帶河面本寬，湖水至此溜緩無力。上年冬，臣會同姜晟等議奏，應於裏河束清壩以下，至外河惠濟祠以上，兩岸各築束水壩二道，藉資逼溜刷沙。現飭道廳等分投集料，照估築做，以資收束。其束清壩工，本爲收蓄湖水關鍵。去冬因湖水過大，經吳璣奏明，俟湖水消動，再爲接築。茲啓放新河後，湖水宣洩既暢，計算重運經行，爲日方長，亟當力圖逼束。查舊壩固能擊蓄湖水，但建在運口迤北，相離不遠，未免兜溜入運。臣與吳璣率同道將廳營等，於清口上下細勘形勢，不如於運口迤南，湖水匯出之處，建築較有節制。擬於挑清壩外，築做束清東壩。其束清西壩，在對岸張家莊地方，盤基築做。今按改束清壩於運口南，始此該處湖面量寬一百七十餘丈，兩壩進占舊制束清壩口門收窄至十二丈，係專束入黃之水。今連入運之水一併收束，未可仍照舊制收窄時酌留口門寬二十丈，仍俟湖水大小隨時收束拆展。如此量爲移建，則筭束湖水更爲扼要，不致入運者多。敵黃者少，並可爲挑清壩外護，實屬兩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二日，徐端奏高堰大石隄原議普律加高一層，因石料運辦不及，同前督臣陳大文會議，奏蒙允准。將幫培加高土工，先爲趕辦。臣當卽確估土方，劃分段落，遴委投効人員，雇夫漏夜興辦，並細按工程做法，示以規條，督令按坯行砌，實力夯築。旬餘以來，儻辦已有二三分工不等。隨時簽試，尙俱堅實。汛前定可全竣。其舊工卑矮，應擇要加砌一二三層處，亦已派員購集甄灰各料，所需石塊，經撫臣嚴催採購。

已報起運。臣現委員迎提。趕緊到工。次第砌築。不任遲誤。至上年秋汛期內。高堰、山盱、裏河、外河、揚河等。應臨湖。甄石各工。風暴掣坍較多。經吳璣勘估。派委廳營五十餘員。分段承辦。臣即嚴催購料。陸續運工。乘時儻辦。惟洪湖存水既大。所有掣坍應修工段。下數層俱浸水中。現督各工員按段趕築。越壩、厚水清底。然後施工。務令根腳穩實。以資經久。仍俟灰漿乾老。逐層慎重加砌。不准簡率。查山盱五壩。下游高郵、邵伯諸湖。現存底水亦大。必須豫籌宣洩。以爲大汛容納地步。臣現將高堰土石工程做法。交明江蘭及檄調來工。督催知府譚祖綬等。上下查催。臣即由高寶運河。前赴邵伯。迤下湖水歸江之人字河。芒稻開等處查勘。如有淤澱壅遏。設法疏濬。以期宣洩通暢。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六日。奉到硃筆密諭。徐端知悉。河工至要。民命攸關。須悉心講求。務求至當。集思廣益。不可自恃。今河口淤沙。竟至千餘丈地面。去年雖挑引河。不過濟目前之急。非久安長治之策。總由河底墊高。清水雖強。尙不能抵禦。故議加高蓄清。使成建瓴之勢。以去淤滯。立意甚善。然淮揚保障。亦須籌算。宜擇險處。用碎石坦坡。以緩水勢。柔能制剛。亦爲上策。他如混江龍、木龍等項器具。皆古人之成法。不可不講求也。聞汝新製揚泥車鐵筓子。親身試演。果能如此。用心朕復何憂。實蒼生之福。束清壩改於河口。可收七分禦黃之效。所辦甚好。又聞禦黃壩去秋被淤。似應向下游稍移。更爲得力。此係朕偶見。及此。是否可行。不必遷就。雲梯關以上。河身宜窄不宜寬。寬則散漫。窄則湍急。散漫則沙必淤。湍急則沙可刷。現挑俞家灘引河。使水勢直下。誠善策也。凡此數端。皆可試辦。總不必存惜費之見。况隨時整理。永除水患。所省實大。若因循不辦。較量錙銖。一朝有患。所費倍多。再察弊去其太甚。不可過於搜求。河工員弁。毫無所得。必另

生枝節，關係匪淺，汝不可不深思熟慮也。勉力爲之，毋忘朕諭。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鐵保、徐端奏。三月二十一日，臣等正在河口，催儻漕船。是日卯刻，陡起西北暴風，河內水勢湧高數尺，督飭河口催漕將備各員，將待渡漕船，多加錨纜防護，幸俱平穩。至二十二日丑刻，風勢稍息，旋據淮揚道暨堰門廳營稟，是日湖中浪湧如山，直潑高堰大隄，浪高隄頂丈餘，將石工掣掀數十段。山旰義字一壩，護壩掣通十餘丈，兵夫搶護落水。臣鐵保先赴高寶下游，查辦歸江各路。臣徐端馳赴高堰，直至山旰五壩，逐細查看。高堰廳境，上年秋汛及冬令，原因風暴掣坍石工七十五段，長四百七十一丈四尺。山旰廳境，上年原掣石工八十七段，長四百八十三丈七尺，俱經吳燾勘估奏明，派委通工各廳員分段承修。今此次風暴，高堰廳境又掣坍舊石工三十段，長二百七十五丈六尺。山旰廳境掣坍舊石工三十九段，長三百一十二丈四尺，不但輒石掣卸，並塌及石後土隄，有僅存寬二三丈者。兩廳境內掣卸海漫腰洞，脫落石塊甚多，計有二百餘處。隄工舊有堡房及承辦工員搭蓋棚廠，並加高之土工，多被浪淋殘塌。其補修石工，所釘排樁越壩，全行衝刷。木植漂散無存，隄頂所貯石塊，亦多掣落入湖。山旰之義字壩護壩，掣去十一丈。該汛弁兵在壩奮勇搶護，有目兵趙鳳鳴被浪擊入壩後，跌傷腰腿。又防壩力作夫被浪掣去二名，撈救未護。詢之附近居民，僉稱是日湖心浪高數丈，沿湖停泊之鹽米商販各船，及工員裝運輓灰船隻，碰損沈溺四十餘隻，實爲非常風暴。幸石後土隄土性堅凝，未致掣通過水。而山旰各壩護壩，經該廳營等竭力搶護，亦掣坍無多。湖水未致過於旁洩。臣查義字壩本係減洩漲水，此時掣通過水無多，壩下邵伯等湖容納有餘，並未淹及民田。現在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二尺四寸，雖洪湖飽滿。

而河口一帶正藉以抵黃刷沙。未便遽議減洩。所有義壩護埽。應先漏夜補築。其餘掣卸各段石工。亦亟須撲護。已添派幹員。並飭山陽、清河、盱眙等縣。撥船購料。協力趕辦。務臻穩固。惟此次掣坍石工五百八十餘丈。需料較多。計算購石燒輒。爲期已迫。勢不能於大汛前趕砌。且恐灰漿未會乾老。遇浪卽坍。臣等會商並同道將等虛衷籌酌。惟有多備柴料。樁木妥爲撲護。堅實派員防守。俟過大汛。從容補砌。以期經久。其上年風暴所掣各段。工員原辦石料業已到工者。仍令補釘排樁越壩。趕緊砌築。不任藉詞延緩。至原坍段內。此次有續掣丈尺加寬之處。並飭淮揚道逐段量驗。補給工價銀兩。一手領辦。亦不使過於苦累。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二十八日。鐵保、徐端奏。洪湖高堰石隄。應須加高。蓄水濟運。本年正月。臣徐端同前督臣陳大文。欽遵諭旨。悉心籌度。分別緩急。會議具奏。仰蒙俞允。將卑矮舊工應砌一二三層者。首先辦理。並將石後土隄。普律幫培。准令候選人員投効承辦。又堰盱等廳境內。上年秋冬風暴。先後掣坍各段石工。經前河臣吳璣、暨臣徐端節次奏明。派委通工承倅各員。僱辦。臣鐵保嚴飭各工員。分投僱緊砌築。查該工段落既長。而由湖轉運石料灰輒。節節盤壩。挽運維艱。二月下旬至四月初。風雨不時。湖水驟長。大隄內外無土可取。辦理尤爲棘手。臣徐端嚴立期限。分別勸懲。竭力催僱。並經江蘭晝夜在工督僱。自六月初旬。陸續據報完工。臣等會同親赴堰盱。逐工勘驗。查此次修築各工內。間段加高一二三層石工。共長二千六百五十二丈。劃分十一段。又普律加幫大隄土工。長一萬六千三百六十九丈。劃分四十段。遴派投効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州同等官五十二員領辦。又補砌風掣石工八百一十八丈四尺。自三層至十七層不

等係調派通工各廳員承辦。臣等揆段查驗。簽試石工灰漿。尙俱飽足。土工亦俱夯礮堅實。除山盱義壩幫培土工。因該壩過水較大。隄坡水佔。應俟堵閉後。另行補築。其餘各工。俱已完竣。至原議高堰普律加高一層石工。前經臣徐端會奏。俟大汛時。察看水勢。再行酌辦。數月以來。悉心訪察。江寧蘇州所屬各山石料。實係採鑿維艱。而淮揚京口一帶。運河大汛時。逆流挽運。耽遲。迨秋末春初。又值重空漕船往來。擁擠。勢不能不封雇民船轉運。封船過多。則商販裹足。亦多未便。本年所辦間段。加高僅採石七千丈。於列價外。加倍津貼。各州縣辦理。已甚竭蹶。今統計普律加高。需石五萬四千四百餘丈。購辦尤爲不易。臣等再三商酌。並檢查冊檔。高堰一帶。從前本有輓工。能資攔禦。若將加高一層之工。改用河輓砌築。上加石塊。以爲海漫。則需石較少。採購稍易。而土堰仍得包護。計可節省工價銀數萬兩。臣等體察既確。不敢因具奏在前。拘泥辦理。應請將此項石工。改砌輓工。所需添購海漫石料。毋庸再令地方官採辦。致滋藉口。賠累。應卽同河輓石灰等項。一并責令工員採辦。仍照依姜晟等原奏。加給津貼。俾資購運。於霜降後。興工。限明年春汛時。砌築完竣。再臣徐端。前蒙諭旨。令將高堰大隄。用碎石坦坡法。擇險處試做。臣欽遵籌辦。當查外河廳吳城輓工。尾舊有土隄。經吳璣覺摺奏。請接砌輓工。二百八十丈。該處外臨洪湖。若將該工。改填碎石。僥護既足。驗坦坡。是否有益。且毋庸格外多費錢糧。隨飭工員。如式拋填。月餘以來。湖水鼓盪。未見激動。已有成效。所用錢糧。亦較原估輓工。價值爲省。惟該處湖水較淺。不若高堰之深。現在委員採購碎石。擬在高堰深水處。所試辦一段。如果僥護得力。容臣等通盤籌計。另行具奏。南河成案。續編。閏六月初十日。奉上諭。現在洪湖水勢減落。各工平穩。但秋汛方長。更須加意防護。不可稍有懈怠。高堰

加高石工及補砌石隄。加幫大隄土工。均經鐵保等督催各廳官及投効各員。上緊修築完竣。遂段查驗。工程堅實。其新修之工。仍責令投効辦工人員協力防守。俟秋汛後。察其勤惰。再分別河工地方。咨部掣籤。加捐分發。所辦均屬妥協。至高堰普律。加高石工。鐵保等以江省採運石塊。辦理踴躍。請改用輓工一節。此事鐵保等既稱體訪確實。著照所議。將加高石工。改用河輓砌築。上加石塊。海漫一應料物。俱責令工員分投採辦。並加給津貼。以資購運。勸限興工修築。但須嚴飭各工員認真辦理。輓料務極堅實。日久不至酥城。灰漿照依做法。一律飽足。毋令衝刷脫落。方能抵禦洪流。該督等不時留心察訪。秉公勸懲。使人知奮勉。工不虛與。此爲至要。又高堰大隄。用碎石坦坡之法。徐端已於吳城土隄。試做有效。著再擇深險處。所如法拋填。如果更試一二處。於隄身僥護得力。該督等據實具奏。做照辦理可也。南河成案。檄編。七月十七日。鐵保徐端奏。臣等先後接奉上諭。鐵保等奏全漕渡黃。比較遲滯。自請議處各摺。已明降諭。旨將鐵保等交部議處矣。但總須將湖河受病之源。設法疏治。以期利運速漕。方爲有濟。否則徒請議處。亦於事何益。看來蓄清敵黃。刷沙濟運。最爲要著。該督等惟當酌量情形。會同速辦。以期河流暢順。不惟漕船挽運迅速。卽往來商賈船隻。亦不致淺擱阻滯。方爲妥善。現在該督等因重運渡黃遲延。交部照例議處。不過稍示薄懲。若再不及早籌辦。或致回空船隻。到彼停阻。不能依期歸次。必將該督等治以貽悞之罪。欽此。伏查河口爲咽喉重地。漕運要津。年來因河底淤高。倒漾爲患。受病本非一日。上年回空阻滯時。已淤成平陸。中挑引河。始得行船。實屬權宜補救。若清水不能旺注。雖多挑引河。亦復無益。誠如睿訓。惟蓄清敵黃。刷沙濟運。最爲要著。臣等博訪輿論。海口旣非人力能施。黃河又萬無挑挖之策。惟有慎閉

五壩。加培高堰。以蓄湖水。修復惠濟等各閘。節宣有制。使湖水少入運口。並補築中河之緯隄。使運中河之水。亦全力外出。助以刷黃。凡此皆爲疏治河口起見。於上月二十八日。分別各條具奏。現在河口淤高河底。按順黃壩誌。樁丈尺計算。較乾隆五十八九年間。實已淤高丈許。現自七月初十日至十二日。河水復長二尺餘寸。比清水較高四尺。是以由禦黃壩倒漾而入清江運河。悉係黃水流行。深四五尺。至二三丈不等。官民船隻。通行並無阻滯。現飭將禦黃壩口門。趕爲收窄。慎重防守。不使過於內灌。並將各閘義壩。漏夜懼堵。斷流以蓄湖水。敵黃。實緣河口受病已深。設法疏治。非旦夕所能奏效。須俟明春將各閘壩。修建如式。方能漸復舊規。目下籌濟回空。爲第一急務。臣等籌計。指日回空入境。如果黃水未消。則藉黃流濟送。萬一秋深黃水消落。清水可以外注。卽設法導引。使之暢出。並啓放祥符。五瑞二閘。以助其力。彼時秋水沙輕。亦不致有淤湖之病。總期於回空無悞。仰慰聖懷。奉上諭。本年自閏六月後。水勢旋長旋消。各工極爲平穩。茲於七月十六日。節交白露。水勢漸消。各廳埽壩工程。一律安恬。覽奏甚爲欣慰。現距霜降。雖尙有數旬。計接奉此旨後。爲期已不及一月。鐵保等不可因刻下秋暑已退。水力益縣。稍涉大意。仍當督率廳汛各員。倍加敬慎。實力防護。俟霜降後。奏報安瀾。再行降旨。加恩。又據另摺。奏籌辦疏通河口。並現在黃河倒漾情形。據稱。現在河底淤高丈許。自七月初十日以後。黃水復長。比清水較高四尺。由禦黃壩倒漾而入等語。黃水高於清水。雖船隻暫資浮送。究恐清水淤墊。殊有關係。至借黃濟運。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實非常策。此時總以疏治清口爲第一急務。若清口不能通暢。雖多挑引河。亦屬無益。至多備剝船起運。更不足恃矣。目下糧船陸續回空。銜尾南下。鐵保等務當趁此水勢消落。各工平穩之時。

迅速設法。蓄高清水。使其方足以敵黃。俟黃水消落。清水外注。河口暢行無阻。方爲一勞永逸。切勿僅事目前補苴。以致每屆漕運往來之時。辦理棘手。此爲最要。至義字壩現在是否業已堵閉。清水誌椿所存之水。究有若干丈尺。並著隨時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大學士慶桂等議覆。鐵保、徐端原奏兩條。一奏稱。山盱義字壩。本年三月。洪湖風暴猛烈。壑通過水壩底掀掣。跌塘寬深。應須圍築越壩。攔截水勢。方能堵築。該壩內外皆水。取土維艱。已於六月內遴派幹員。豫於有土處。用船裝運。並分投購運正雜各料。堆積備用。臣等現在親督道府。趕緊築壩堵閉。所需錢糧。卽於河庫動墊等語。臣等查洪澤湖周圍幾及四百里。勢甚浩大。向設五壩。減洩盛漲。原屬保障。淮揚最要機宜。但盛漲時固須酌備分減之路。以保隄工。而水落時尤宜早籌收蓄之方。以利清口。本年二月間。風暴掣通義壩。衝跌寬深。不特下河農田被淹。亟應堵閉。俾得及早涸復。而回空漕船。現已陸續南旋。若宜洩過多。或致清口淤阻。所關非細。該壩早堵一日。則蓄水多一日之功。湖水多蓄一分。則刷黃多一分之益。所有錢糧。應如所奏。於河庫內動支。工完奏撥還款。一奏稱。洪澤湖之水。蓄多則石隄著重。不能不籌減洩。以保高堰。查仁義禮智信五壩。建自康熙二十九年。及乾隆十六年。皆歷年久遠。每遇啓放過水。或衝跌殘損。不過零星粘補。並非普律全修。上年冬間。雖經前督河二臣會議。奏明修補。亦祇就殘損處補砌。而通體灰漿脫落之處尙多。除義字壩壩底本年衝揭過甚。俟堵閉之後。另爲補建外。其餘仁智禮信四壩。應請一并另行勘估。普律拆修。臣等核明實需工料銀兩。於原估外。酌量加增。以期鞏固。惟查五壩。必須於湖水勢難容納後。方議減洩。水高則力猛。若不大加防範。究恐難免衝跌之虞。臣等率

同道將各員悉心籌議。應請在五壩下游。南北束水隄之中。添建碎石滾壩一道。爲重門擊托。庶啓壩時。水有節制。不致宣洩猛驟。則壩底無虞。掣刷而下。游高郵。邵伯一帶。循序歸江。亦免於漲滿等語。臣等查上年十一月。臣姜晟在江南時。曾會同前任督臣陳大文等奏明。五壩壩底。惟禮壩尙屬完整。其智義二壩。灰漿脫落。石塊殘缺。仁信二壩。衝跌坑塘。石塊掀揭。應一律修砌完固。今據奏請另行勘估。普律拆修。自更可期堅實。至五壩下游。南北束水隄之中。添建碎石滾壩一道。爲重門擊托。則宣洩之中。仍有節制。洵屬兩有裨益。均應如該督等所奏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三日。鐵保。徐端奏。本年三月風暴。高堰。山盱兩廳。掣卸石工。閏六月風暴。高堰廳。山盱廳。掣卸石工。均經隨時查勘奏報。茲大汛已過。應卽勘估分段派員領辦。常飭淮揚道閻學淳。署河營遊擊劉重等。逐段測探樁腳。細量應修丈尺層數。確切估算。開單呈送。臣等復親赴堰。盱。公同勘驗。細核所塌工段內。有新修尙在保固限內者。仍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不准估報錢糧。惟實係舊工。在保固限外者。方准動項辦理。並飭吊撈石塊。照例湊用以節工帑。其遠年舊工內。有因年久。隙裂者。並確估拆修。免致塌卸。實計高堰廳。應修掣卸舊工。長三百一丈八尺。應拆修隙裂工。二十丈七尺。又應補海漫腰洞。共三百二十四處。山盱廳。應修掣卸舊工。五百八十一丈一尺。應拆修隙裂舊工。三十八丈八尺。又應補海漫腰洞。共二百六十七處。確按層數。據節估計。共需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三兩。派委通工各廳丞。俸分令承辦。向來估砌石工。總須於霜降後。購辦石料。燒乾。豫運貯工。一交春令。卽趕緊興辦。於汛前完竣。方能灰漿乾老。一律鞏固。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諭。本日據戴均元奏到。履勘運口水勢情形。繪圖貼說。甚屬明晰。而自禦黃壩迤南。至迤東一帶。滿幅皆係黃水。可見倒灌益甚。據稱自八月堵築義字壩後。迄今三月有餘。清水較高。黃水未及一尺。距明春啓放。僅有兩月。盡力收蓄。諒不能及二尺。初放時。或可暢注。日久勢弱。兩水頂阻。或遇汛水漲發。仍恐不免倒灌。所慮甚是。但據稱再四商酌。如遇兩水相抵。不能不暫開峯山等閘。用減黃助清之法。此則非是。蓋清敵黃。原係治河良法。乃自上年回空阻滯。經姜晟吳璉等籌啓祥符。五瑞等閘。掣減黃水。權宜濟運。本年回空。則全係借黃濟運。似此年復一年。黃水所到之處。在在停淤。日久竟成平陸。全河受病。關係非輕。今若再開峯山等閘。仍係上年掣減黃水辦法。必致淤及下游。殊非正辦。仍著鐵保。徐端會同戴均元。悉心商酌。熟籌良法。務使來年重運。可以通行無阻。而黃水不致仍前倒灌停淤。爲一勞永逸之計。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前日戴均元奏。查勘義字一壩。因本年風浪。蹴開壩底。全行掀揭。此時跌塘之水。深至三丈。勢難車戽修復。若僅恃柴壩。又難保護。請改建隄工等語。經降旨。允行。連日再四思維。五壩之設。由來已久。溯從康熙年間。聖祖仁皇帝創建之後。乾隆年間。復屢蒙皇考高宗純皇帝。親臨相度。指示機宜。設立誌樁。以時啓閉。命河臣永遠遵守。誠以敵黃刷淤。全賴洪澤湖之水。而湖水盛漲。不能無所節宣。今若減去一壩。既與定制不符。且近來湖水盛漲時。高堰隄工處。處著重。而義字一壩。過水之處。竟至壩底。俱被掀揭。跌塘水深三丈。看來該處地勢較底。水惟趨下。是以連年以來。此壩更爲喫緊。此時改建隄工。將來盛漲時。新築之工。恐未足資抵禦。且跌塘之處。總需填實。隄工方免汕刷。亦未可輕率從事。著

再公同相度。通盤籌畫。或照舊築建義壩。如勢難復建。祇能改造隄工。亦當於大隄之外。另行添築月隄。坦坡之類。爲重門保障之計。較爲得力。計其工費。又共需幾何。時日又共需幾何。是否於明年大汛以前。均可完畢。卽行會商妥議。迅速奏聞。候朕酌奪。皇帝聖訓。

嘉慶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戴均元奏。湖河水勢已定。各工撲護平穩情形一摺。覽奏。益深凜畏。此次清水長至一丈八尺四寸。爲從來所未有。幸黃水開放。減壩後。消落至三尺餘寸。清水得由河口暢出。現高黃水四尺有餘。宣洩順利。自十四日後。亦已消落二寸。漸見平定。又連日並無西風。各工得以搶護平穩。此實仰賴天恩神佑。寅感之餘。倍增乾惕。看來清口淤沙刷滌。竟是南河一大轉機。不可思議。然人事必當籌其萬全。前經該督等。將堰肝大隄。加築子堰。並將各處湖河消落。預爲疏浚深通。此時得資宣洩。卽伊等盡心人事之效。至智。禮二壩開放之後。水勢已定。所有信字一壩。既可暫緩啓放。自當力爲固守。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伏查洪湖水勢。追溯百餘年來。惟乾隆五十一年爲最大。高堰誌椿長至一丈六尺二寸。其次則乾隆四十三年及嘉慶九年。會長至一丈五尺一寸。本年五月初旬。長至一丈八尺四寸。實爲從來所未有。臣等驚心駭目。博訪周諮。如湖水淤墊之說。傳聞已久。從前豫省及豐。碭等處。黃河南岸。屢有漫溢。濁流蕩漾。徑由洪澤湖下注。其迤西一帶。自多積淤。但湖面周圍數百里。甚爲寬廣。詢問年老弁兵。及附近士民。漁戶人等。僉稱湖心及老子山等處。水尙極深。足資容納。又積年黃水倒灌。沙噴湖口。向抵武家墩而止。此二十餘里內。本有淤淺。今自清水奔流暢出。至淺處已刷深八九尺。

至丈餘不等。並無阻遏。細求異漲之由。實緣上游河南。安徽山水大發。正陽關來水。據報長至一丈四五尺。湍流匯注。又值大雨連綿。晝夜不止。以致湖水擡高。非常暴漲。若非此大水。亦不能將湖口河口多年淤積。刷滌一空。洵爲遇險得濟。此時清水尙高黃水三尺有餘。河口下注既暢。又開各壩分洩。上游水勢一定。湖水不患不消。茲查截至二十八日止。高堰已落水一尺二寸。卽二十五日以後。連日風雨。每日仍落寸許。已見消動之機。似不致再虞增長。惟二十七日子時。風轉西北。勢甚猛烈。湖浪捲高。掀擊隄頂。高灣汛頭堡禹王廟前。臨湖外越隄工。掣卸八丈。幸越隄後本有大隄圈攔。水勢灌平卽止。現已加築子堰。培固堅厚。卽將越隄補還。以資重障。前因湖水消動。已飭將信壩停止開放。同日風雨鼓浪。致將信壩護埽封土。掣通過水。計寬十丈。惟前放兩壩已足分洩。再開一壩。恐下游難以容納。現趕集稽料。將信壩先行堵閉。俾有節制。至撲護各工。此次風浪撞擊。續有蟄塌。已飭各員迅速補行撲護。俟查明丈尺。另行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奉上諭。據御史徐寅亮奏。近年洪澤湖底淤。高堰工卑薄。一遇淮水漲發。極爲危險。及今之計。應於堰頂殘缺。甄工內外。鑲砌石工。卑矮處所。再加數尺。並卽加築碎石坦坡。以資護衛。趕在明春桃汛前。一律完竣等語。所奏不爲無見。本年湖水盛漲異常。僅恃數尺子堰。保護平安。安知明年大汛時。湖水不又似此浩瀚。關係甚鉅。此時當先辦碎石坦坡。培護堰工。爲最要等因。伏查碎石坦坡作法。係將碎石拋護隄根。斜鋪水中。底寬十丈。逐漸出水。頂與堰平。約計護隄一丈。需石一百方。此項石料。須在皖省涇溪等山。隔湖採辦。用船裝運。每船一隻。僅裝石一二方。候風渡湖。不能剋期而至。又工段

袤延分屬高堰。山盱兩廳共長一萬七千餘丈。計程九十餘里。湖水盛漲時不能施工。小船貨船俱不能運石。計冬春二季往返裝運。竭一歲之力。計可辦成坦坡三千丈爲率。亦非二三年所能集事。是以臣等酌定分作五六年次第辦理。若必於明春桃汛前一律完竣。勢所不能。至堰。盱現在情形。舊有石工十數層不等。上加輒工。輒工之上。加海漫石一層。海漫之上。外加眉土。內襯槽土。隄面寬八尺。上加子堰。子堰舊高四尺。新加二尺。頂寬四尺。本年甚漲。得力在此。今擬用碎石坦坡。幫護隄身。則堰工益臻鞏固。是碎石坦坡。靠臨湖石工之外。而非在石工之上。該御史稱桃汛前一律竣工。及輒工內外鑲砌石工。再加築碎石坦坡。實未灼見。與現在情形不符。礙難照辦。臣等公同熟議。應請將輒石各工掣損之處。嚴催工員。於限內補築完竣。即在商捐項下。先提銀五十萬兩。擇其頂衝最要處所。先作坦坡。以備盛漲。其餘工段。仍歸明年接辦。查本年既得子堰之力。應請於舊築子堰六尺之外。再加高二尺。共高八尺。加寬培厚。高堰土性堅實。足以防意外之虞。成功亦易。不虛糜帑項。轉致顧此失彼。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鐵保等奏籌議碎石坦坡章程。據條款內稱。高堰五堡至工尾止。長一萬四千餘丈。三面當衝。應全行拋砌碎石。以資培護。又稱分限六年辦理。本年先擇其地勢尤險。最爲犯風之處。先爲拋砌。儘五十萬兩爲率等語。坦坡工程。原非隄岸可比。但亦必有憑藉施工之處。若竟於洪波巨浪中。將碎石拋落。不獨將無限料物。輕於一擲。且亦無從稽核。偷減草率。諸弊易滋。斷無此辦法。條款內。卽稱水中施工。易於滋弊。可見該督等亦自知查察爲難。究竟應築坦坡處所。是否靠隄水底。舊有坡形。可以順勢依傍。漸次施工。抑竟憑空堆塚。從前自必辦有章程。該督等當詳細檢查。酌核辦理。以期工歸實濟。並

繪具圖樣呈覽。至所稱另派大員分定界址。駐工督辦。分段稽查。並酌給薪水飯食銀兩之處。統俟將辦理章程奏定。再照議行。睿皇帝聖訓。

十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伏查黃運湖河隄工。凡用土築做者。皆有坦坡。底寬頂窄。惟輒工石工。則係層累築砌。並無坦坡。形如壁立。洪澤湖高堰大石工。每遇風浪撞擊。易於坍塌。從前河臣靳輔。卽有應築坦坡之議。因工鉅費繁。迄未築做。乾隆年間。前河臣蘭第錫、康基田。因徐州城外石工險要。間用碎石俱護根腳。並砌做碎石挑壩。抵禦著有成效。臣徐端前在徐州道任內。體察情形。在於銅沛南岸之郭汛。北岸之茅家隄等處。按其迎溜處所。依隄拋填碎石。層層加高。以護隄工。均經詳報有案。上年籌議保護高堰石隄。奏明試做坦坡。當於高堰石隄之外。淺水處築成土坦坡二段。深水處築成砌石坦坡二段。並試做中填土心。外包砌石坦坡一段。經臣戴均元、勸明會商在於最險之處。添築較長坦坡數段。查所築之坡。俱頂寬五尺。底寬八丈。高一丈五尺。計五收。歷經本年伏秋大汛。節次暴風巨浪。並未掣動。已有明驗。臣等公同察看。中心用土。易於蕩滌。漸至低窪。不如純用碎石。較爲穩實。先按四收拋築。如果水深處根腳塌寬。隨時加展。以期節省。其做法係靠隄根。將碎石拋下。漸壘漸高。則下腳自然漸寬。並非棄石湖心。灑空堆垛。蓋緣高堰石隄。係層層直砌。壁立二丈之高。是以一經風浪。擊撞坍塌。今將壁立之長隄。護以斜鋪之碎石。石隄與坦坡互相倚藉。表裏爲用。石碎則水到無力。坦坡則浪激不高。夷險頓殊。足資永久。現在浙江海塘。亦間用碎石以爲坦坡者。臣等公同熟籌。實止此一法。可資保護。惟工員偷減浮開之弊。不可不嚴定章程。預立丈量測探之法。擬飭將所購碎石。先貯隄頂。驗明方數。然後填入水中。編記號數。

於未拋之前。查量丈尺。於既拋之後。並專派大員駐工督辦。先就易衝處施工。有弊必懲。總期工歸實濟。俾高堰長隄。萬年鞏固。南河成案。續編。今按此籌議碎石坦坡之始。

嘉慶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江境堰盱長工。爲淮揚保障。上年該督等屢經籌議。砌築碎石坦坡。並分限動項興修。藉資捍衛。曾經降旨諭令分限十年。陸續築做。該督等自己遵照辦理。但此項工程。其說不一。有謂坦坡勢本欹斜。碎石非整段完堅者可比。適遇湖河盛漲之時。風浪擊衝。轉可因坡形平衍。石勢蕩漾。不致湍激。迨至水勢消退。坦坡穩固如舊。而隄根永保無虞。此拋砌有益一說也。有謂碎石本不堅實。一經湖水汕刷。便易拆卸。及水落後。而碎石已濺入湖中。不惟湖底淤墊。難以疏浚。兼恐鑲築隄樁。無從安置。此又無益有害一說也。該督等親詣河干。目覩情形。自有定見。究竟於堰工。是否有利無弊。現在已做若干。未做若干。所做之工。係在何處。約於何時可以完竣。業已動用帑項若干。尙計需費若干。若果無益。不妨中止。不可迴護。前奏若實有益。卽銳意辦理。勿爲浮言搖惑。一一詳細據實覆奏。

七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奉上諭。看來坦坡。竟未必有益。且洪湖工段。縣長。又焉有如許經費辦理。此等工段。仍著鐵保等查明。現在已做坦坡若干。未做若干。如果無甚大益。竟須中止。切勿迴護。前奏等因。伏查碎石坦坡。本係前人成法。臣徐端前經委員。在於淺水深水及險要處所。屢次試作。累經風浪。並未掣動。是以臣等會商具奏。以商捐銀三百萬兩。作爲經費。分限六年。又因各工林立。欽奉諭旨。酌籌緩急。將坦坡擇要施工。分作十年陸續辦理。自議辦以來。外間利害之說。實不一其辭。臣等審度情形。以壁立單隄。有此斜坡外障。果能剋期完工。則根腳假護鞏固。石隄可無掣坍之虞。惟查此項工程。原指商捐銀兩。

分年興辦。今商捐三百萬兩。已作減壩挑河。及堵築郭工之用。此時無款可動。卽或籌有款項。仍如原限完工。亦必十年之久。始可一律觀成。茲當錢糧緊要之時。以數百萬金錢。責效於十年之後。已屬緩不濟急。且此十年中。風信靡常。仍須隨時補苴。不能靜待坦坡。權其緩急。實有不能中止之勢。查現在於險要處所。已做成並應補填完竣者。共二十一段。計已發過銀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兩。臣等悉心妥商。既知曠日難成。何敢迴護前奏。勉強興辦。惟是洪湖之險。人所共知。坦坡既不能猝辦。則必須幫寬大隄。加高子堰。以爲保護之計。本年湖水甚小。可保無虞。容臣等於秋汛安瀾後。相度機宜。另籌簡便易行之法。再奏請皇上訓諭遵行。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長麟戴衢亨奏。臣等前赴高堰。山盱一帶。逐處履勘。查洪澤湖周圍數百里。水面寬廣。僅恃一線長隄。爲之捍衛。現在湖內誌椿存水一丈二尺四寸。勢已浩瀚。再值伏秋長水之時。風坡掀騰。隄工處處著重。高堰舊工。閱年久遠。嘉慶十年接築。輒工已多酥城脫落。據該督等議請。於隄後加築高坡。查堰盱隄工。內石外土。頂寬八丈九寸。丈不等。從前遇有風浪。將石塊掣卸。遂將土工刷進六七丈。設有疎虞。淮揚一帶保障。關係匪輕。今石工既不足深恃。自不得不加築後戩土坡。以資抵禦。爲暫救目前之急。原估加寬頂四五丈。底十二三丈。需銀一百五十餘萬兩。工費未免過多。臣等會同履勘酌量情形。加寬頂二三四丈。足資防守。計需銀一百零五萬餘兩。可以及時培築。至欲保護石隄。以添砌碎石坦坡。爲上策。前於十一年曾經議辦。用過銀四萬餘兩。拋成數段。後因工鉅費繁。奏明停止。臣等詳勘湖堰形勢。洪湖匯汝。潁。渦。汴。衆川之水。乘勢東趨。從前初建高堰時。聞堰下現有灘地。今則洪流直逼。

堰根。水石相擊塌卸。歲所不免。且遠年舊工。並間有欹向湖心形勢。若非加以假護。實難穩固。查十一年所拋碎石段落。已歷二年風浪。石塊並未漂淌。蓋緣坦坡迤邐漸低。雖怒濤衝擊。可以盪之使平。其碎石亦多係尺許石塊。並非若零星石子。隨水漂流。以之保護石工。可期永遠得力。惟是坦坡工段縣長。計運石拋成。爲期總須七八年。核計工費。總需銀三四百萬兩。一時難以猝辦。此項工程。應暫從緩議。又山盱五壩規制。自周橋沿河向西南。依次排立仁字。信字二壩。久未啓放。壩基均尙完好。義字壩於十年跌成深塘。不能簽樁修復。現於外層圍築柴壩堵閉。其智禮二壩。十一年啓放後。將壩基壩底俱已衝損。現該督等議請修復。並請將壩底加高。欽奉諭旨。以各壩規制相同。何以必欲加高壩底。著臣等詳細籌度。考五壩舊制。原係滾水石壩。水漲聽其自洩。水落則止。厥後黃河之底日高。必須加著湖水。方能暢出敵黃。原設壩基。遂形卑矮。於是將壩基封土。蓄水愈高。一遇開放。建瓴下注。輒將壩底衝壞。而下游之被淹浸。尤不可阻遏。今請修智禮二壩。若仍因其舊。恐啓放時一洩無餘。不得不加高壩底。使水有節制。臣等悉心籌議。應統較數年水勢。酌中定制。加高四尺。仍於其上略爲封土。察看湖水漲滿。卽以時宣洩。不至一往莫禦。而壩基既高。蓄水有力。苟非堰工危險。總令固守勿啓。使清水蓄洩合宜。下游州縣亦不至頻年被浸。查向年諸壩。同時並啓。事所罕有。仁信二壩。既未損動。仍令固守。從緩修治。南河成案續編

閏五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查洪澤湖本年底水較大。自五月下旬以後。又值皖省雨水過多。潛山發蛟。各山漲水。悉歸淮河。據壽州正陽關馳報。共長水二丈餘尺。奔注洪湖。而沿湖一帶。連日濃陰陣雨。湖心益見飽滿。雖將信字壩啓放。而湖面寬廣。一時不能見消。閏五月二十六、七兩日。又長水九寸。高堰誌格

共長水一丈七尺五寸。較嘉慶十一年非常異漲之水。僅小數寸。高堰、山盱、石隄舊工。皆浸水中。湖尾山盱、蔣家壩之隄工較矮者。水上隄面僅賴一綫子堰攔禦。一遇西風。倍形危險。在工之廳營將弁等。無不人人凜懼。竭力搶護。臣等復添派候補道葉觀潮率同幹練廳汛多員分投。一面將子堰幫培鞏固。一面於隄面趕做馬鞍埽工。以資擋護。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諭。運口臨湖輒工。係嘉慶九年。姜晟會同吳璣、徐端籌辦。今猝遇盛漲。壘通至一百餘丈之多。自係當日籌畫。未能周妥。除疎防之道將廳營。由該督等查明題參。照例分賠外。其加砌一層輒工。係姜晟、吳璣、徐端會議。不必專令徐端一人認賠。卽著三人分賠。以示懲儆。現在河水雖旋長旋消。但秋汛方長。江境地處下游。各處隄堰埽壩工程。均關緊要。鐵保等當督率道將廳汛各員。加倍小心。晝夜防護。務保安瀾。至刻下儻辦各工。需費孔急。所有兩淮運庫。應行解京之湖北罰項銀四十萬兩。准其移知兩淮鹽政。先行解工應用。仍於商捐項下。趕緊催交。如數歸款解京。毋得遲延。致涉牽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查嘉慶十一年。洪澤湖非常異漲。高堰誌椿長至一丈八尺四寸。是年淮水來源。僅長水一丈四尺二寸。今年因潛山等處蛟水驟發。正陽關淮水陡長至二丈二尺八寸。來源本極旺大。是以自山盱信字壩啓放後。湖水並未見消。二十九初一等日。又長水一尺。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八尺五寸。較嘉慶十一年非常之漲。尙大一寸。彼時因清口賴有減壩掣消。故落水較速。今自河口以下。別無旁洩之路。是以倍形漲滿。吳城一帶。臨湖隄工。汕刷殘缺。趕鑲護埽抵禦。如萬不得已。卽於禮、智等壩

內再啓一兩壩宣洩以保隄工。查智字壩口門較寬，素爲得力，惟一經啓放過水，下河難免滄浸之患。昨與康基田等面商，皆以得守且守爲宜。正在封摺間，高堰湖水因本日風雨頓長五寸，連前共一丈九尺。石工處處漫水，勢甚危險。臣等不敢拘泥，已劄飭委員，卽日開放智字壩，以資分洩。南河成案續編是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奉上諭：此時南河全局，高堰最爲著重。前長麟、戴衢亨奏請將加培堰、旣隄後土工於明後兩年分段興辦，今先其所急，著改於本年堵築各工完竣時，儘先興辦。再碎石坦坡，旣係保護高堰，必應辦之工，亦當早爲籌備。其如何分年償辦，約計幾年可以辦成，並撥節估計，實需銀若干之處，並著妥速籌議奏聞。伏查保障淮揚兩郡生靈，以高堰、山旣隄工爲最重，自應及早籌畫，多得一段工程鞏固，卽多收一段捍衛之益。此次洪湖異漲，危險情形，萬分惴懼，惟有將此項工程儘先趕辦，擇其最窄最險之處，不必拘定山旣高堰，總以明歲大汛前辦成一半，較可放心。又五壩中之智、禮二壩，應加高壩底，以免過水跌損，漫無收束。原請加高四尺，仍於其上略爲封土。今臣等悉心籌議，湖水高至一丈四尺，已極充足，應將該兩壩規仿舊制，通作大石滾壩，俟水長至一丈四尺，卽令過水，水落卽止，竟不必再爲封土。庶節宣更合機宜，而水力由漸而出，不能衝跌，可期久遠穩固。至碎石坦坡，僅護隄根，固屬應辦之工。惟因工段縣長，需限至七八年，計費三四百萬，且與各鉅工同時並舉，非惟採運石料，併另籌款項，皆非一時所能猝辦。臣等查高堰以五壩爲重，該處隄身單薄，取土維艱，而距老子山產石之地，湖面較近，今欲爲未雨綢繆之計，莫如俟智、信兩壩堵合後，卽將該處甄石各工先用碎石偎護，以昭慎重。迨計不過三四千丈，尙可剋期就緒。容臣等招商採運石料，議定價值，酌派大員按方收驗後，如法拋砌，以免

弊混。其餘長隄工段。俟土工辦竣。如有別款可籌。再分年擇要陸續辦理。庶籌款不至竭蹶。而要工亦無歧悞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四年正月。吳璫奏。河湖現在情形條款。一洪澤湖水不能多蓄敵黃。由於山盱五壩石底未修。大隄石工亦未能一律鞏固也。山盱五壩原爲分減湖漲。以保堰盱大隄。立法至善。但舊制係滾水石壩。高九尺五寸。上有封土。湖水長至九尺五寸以上。始酌啟分減。而過水仍有限制。由高寶邵伯諸湖。循序宣洩。是以民田不致受淹。而湖水亦不過耗。其力仍足敵黃。近年壩底衝成深塘數丈。一經啟放。下游必淹。黃水亦必乘虛倒灌。然堅守不放。必致湖水漲滿難容。堰盱大隄設有潰溢。其害更大。是本年盛漲時。勢不能不仍行酌啟分洩。先救大隄。而下河受淹。運隄受險。皆在所難免。且宣洩過多。則敵黃不足。倒灌亦係必然之勢。不但連河恐致淤淺。其清口以下。黃河河底必更加淤高。是修砌五壩石底。實爲節宣至要之務。但連年無暇籌辦。現在爲時已遲。卽有經費。而石料亦採購不及。祇好秋冬再爲籌辦。辦成後尙須俟灰漿乾老一年。方可於次年啟放。現今一兩年內。總不能卽還舊制。旣無啟閉之方。安有善全之道。至保固石隄。惟碎石坦坡。可期一勞永逸。如果石隄堅鞏。始能儘力蓄清。現亦未暇籌及。應行先將軋石工場卸段落。趕築補修。並加築子堰。備料攔護。以爲目前防守大隄之計。此洪澤湖五壩機宜。及臨湖石隄。現無力保萬全之策。實在情形也。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鐵保吳璫。徐端奏。分別未能卽辦要工各款。一山盱五壩壩底必應加高修整。以收啟閉節宣之益。五壩本係石底。湖水九尺五寸以上。始能過水。向來大汛時。啟放可免漲滿之虞。而水有節制。不致多

洩湖水之力仍可敵黃原屬最要機宜上年經欽差協辦大學士長麟戴衢亨覆勘議定應再加高俾得多蓄清水秋汛後確估興辦無如上年六月以後運口運河漫工疊出至本年二月荷花塘合龍後各處堵築工程甫竣所餘錢糧祇可先儘運口隄壩堰圩甃石工及黃運河隄工之用且石料樁木皆須赴遠地購辦不能剋期集事須俟本年秋汛後趕緊先修兩壩以備明年啓閉而現在尙不能籌辦之實情也

一堰圩碎石坦坡本屬經久良策然須俟有餘力方能分年辦理查高堰石隄年久根腳鬆動一遇風暴動輒倒卸每年修補所需不下一二十萬兩以一年計之數已不少若以十年數十年計之則所費不貲臣等數年以來試驗體訪凡有碎石偎護之處雖經風浪並無掣塌前經奉旨飭令籌辦何敢再事因循惟統約需銀四五百萬兩之多且連年各工費用已繁實無暇兼顧及此應請俟本年秋汛後工帑稍有寬餘每年酌撥銀數十萬兩次第辦理爲得尺得寸之計約計十年之內亦可一律告竣而現在尙不及籌辦之實情也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吳璫徐端奏竊照洪澤湖大隄用大石層累砌成形同壁立創自前明加修於我朝康熙年間迨雍正乾隆年間又經加高補砌但歷年久遠椿木斲朽灰漿脫落根腳旣鬆下層石塊卽不能穩實一經風暴輒多倒塌每年掣卸自數十丈至數百丈千餘丈不等所需修費一二十萬兩及三十餘萬兩不等年復一年工費竟無底止臣吳璫前在南河任內卽與文武各員悉心講求並採訪輿論僉稱碎石坦坡實堪經久無患惟緣該隄長一萬七千餘丈工鉅費繁且須隔湖採取石料用船裝運按工計日須至七八年之久方能普律辦竣未免曠日持久迄未定議興工茲通查堰圩兩廳臨湖石工實難持久惟有填

築碎石坦坡沿隄保護。則雖遇西北暴風湖浪隨坦上下。水力不能撞擊。以柔制剛。良法無以逾此。所有試辦築成坦坡各段。已閱數年。屢經風浪。皆屹立未動。此即明效大驗。洵爲一勞永逸之策。况近年黃河河底日高。非大蓄湖水不能敵黃外注。而湖水收蓄愈大。則石隄愈爲喫重。不得不急籌保護之計。以免事生意外。再四思維。與其逐歲補苴。何如計圖經久。該工需費固繁。而分年修砌尙易籌畫。現有各鹽務加價一項。似可每年酌量盈絀。多則撥銀五六十萬兩。少則撥銀三四十萬兩。另款存貯。專辦此項工程。雖計期似覺紆緩。然辦成一段。即護一段之益。得尺則尺。自可日起有功。擬先儘湖心著重之處。趕緊填築。以次辦至兩三年收效。已可過半。此後再逐段興修。統計六七年亦可一律告竣。則石土永無坍塌之慮。以目前工價計之。所費雖多。而以數年後石工無需修費合算。則節省不可勝計。該工既關淮揚保障。且石隄鞏固。始能儘力蓄清。實於河防全局大有裨益。嗣大學士慶桂等議覆。應如該河督等所奏。將湖內著重之處。先行築做。其餘酌量情形。以次興辦。仍令將堰圩境內臨湖隄工。統計若干丈尺。編列字號。以一百丈爲一字號。以十丈爲一段。先行造冊送部備案。其每年做過工段。卽於估報冊內。聲明字號。段落丈尺。以憑查核。所需銀兩。應令該河督在於附近之兩淮鹽斤加價項下。按年將需用銀數。專摺具奏。俟覆准後。再行動撥。並將用過銀兩。於工部准銷之日。報明戶部查核。奉上諭。此事工鉅費繁。時日又久。該河督等務當認真經理。以期按年修築堅實。爲一勞永逸之計。切勿輕聽工員虛糜帑項。爲人受過也。

慎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五年四月。吳璉、徐端奏。修復舊制條款。一洪澤湖原議填砌碎石坦坡。應改辦培築二隄。以收

速效也。查河口欲除倒灌之病，必須儘力蓄清，而儘力蓄清，又必須堅守高堰大隄，及山盱五壩，但非妥籌堅守之策，則大汛盛漲，高堰石隄岌岌可危，勢必不能儘力多蓄，且該處石隄建築年久，根腳鬆動，一經風浪，動輒掣卸千百丈，實屬可虞，迥非數十年前可比。是以臣等仿照前河臣靳輔築做土坦坡成法，填砌碎石坦坡，以資保護，分年砌做，以爲得尺得寸之計。現在兩淮撥項未到，尙未興辦，因思此項工程需費過繁，且工程約需八九年，勢難久持。查高堰大石隄之後，舊有二隄一道，長一百餘里，係前河臣靳輔築做未完之工，現高五六七八尺不等，較大隄尙矮丈餘，惟有將此隄幫寬加高，與大隄一律相平，再加高三尺，則大隄雖遇非常風浪，有此二隄，以爲重障，淮揚兩郡士庶，俱可高枕無憂。卽湖水盛漲時，亦可儘力收蓄，毋庸輕啓山盱五壩矣。此項工程約計需銀二百萬兩上下，如次第趕築，剋期兩三年卽可告成，較碎石坦坡工簡而效速，如蒙兪允，容再確估需用實數具奏。一大汛期內，儘堵河口禦黃壩，亦可暫杜倒灌也。查黃水少一日倒灌，卽少一日淤墊，上年重運渡黃後，卽將禦黃壩堵閉，使黃水專力歸海，清水暢注運河，頗得其益。惟近年江廣重運幫船行抵清江，已交大汛，且船身重大，挽運維艱，全數渡黃，往往在六月以後，堵壩甚遲，受淤已厚。臣吳璥前任倉場侍郎時，曾有全漕盤壩剋運之請，因需費繁重，勢不能行。若專剋江廣漕糧，似尙易舉。現在會同督臣漕臣，催儘全漕趕早渡黃北上，儘彼時清水高於黃水，聽其暢出敵黃，固屬甚善。如黃水高於清水，卽將禦黃壩相機堵閉，俟回空南下，再行開放數月內，以黃刷黃，以清刷運，則黃水全力趨海，不致溜緩沙停，清水暢達歸江，運河藉資刷滌，是亦暫杜倒灌之一法也。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八日徐端奏十月初二三兩日陡起西北大風甚爲猛烈工次棚廠悉被掀揭查本年洪湖存水旺大堰盱石隄最爲著重當卽多派員弁飛馳前往協力防護旋據堰盱兩廳營稟報自初二日子刻陡起西北大風狂猛異常至初三日辰刻尙未止息洪湖巨浪直湧過隄石工處處危險高堰隄上之禹王廟關帝廟廊房圍牆已被衝倒山盱之義壩舊埽亦掣通過水臣連夜兼程馳赴高堰督率搶護於途次復又據廳營報初三日酉刻風仍未息山盱仁智兩壩封土護埽皆已打通臣加緊前進初六日到工逐細查勘緣本年湖水來源本旺前吳磯遵旨專駐巡防堅守五壩並經督臣松筠派員協力防守高堰誌椿水勢長至一丈七尺二寸秋汛期內西風未作獲保平寧自八月初將河口禦黃壩啓放後清水暢爲宣洩迨節交霜降洪湖消水四寸高堰誌椿仍存水一丈六尺八寸大石隄僅高出湖面二尺餘寸一遇西風鼓盪浪卽上隄臣令在隄頂擇要鑲做馬鞍埽以資抵禦前經奏明在案十月初二三兩日西風過猛至初三日亥刻始行停息經歷兩晝夜隄頂浪如山湧官弁兵夫不能站立致掣場工段甚多並刷及石後土隄查該處隄頂節年培築寬至九丈此次巨浪掣刷窄處僅存二三丈不等高堰廳之六堡山盱廳之夏家橋古溝等處長隄尤爲危險高良澗之外越隄掣通四十餘丈該處尙有裹越圈隄一道廳營等分投竭力搶護俱保守無虞僅將仁壩護埽及義壩舊埽掣通過水該處本係減洩之路下有南北東水隄攔束匯注竇應高郵各湖容納有地得以藉資減洩於大局無礙其智字一壩本年加高修砌甫將完竣尙未加築封土所有圈堰護埽經此次風浪湧注普漫而過不能搶護壩脊亦登時過水臣逐一查勘仁智兩壩皆有石底擎托過水究屬無多惟義壩前於嘉慶十年衝廢跌有深塘現在掣場口門寬五

十餘丈。過水較大。已飭下游揚河。揚糧兩廳。速將金灣六閘以下歸江各閘壩。並高郵車邏大壩。豫行開放。俾水勢循序下注。以免壅漲爲患。臣現同道將等商酌。權其緩急輕重。洪澤湖現存水一丈六尺四寸。義壩壑通處。應將兩頭盤護。不使塌寬。暫留口門減洩。一面先將仁智兩壩。起堵斷流。俟湖水消至一丈五尺內外。其時料物齊備。再將義壩相機攔堵。惟冬令西北風多。所有壩場石工。所存土隄窄狹處。亟應用料首先撲護。計高堰廳屬。共塌石工長一千七百餘丈。山盱廳屬。壩場石工長三千餘丈。段落繁多。現於海口工次調員星夜來工。幫同該廳營分投撲護。並逐段查明。內有保固限內新工。仍著落原辦人員賠修。其實係保固限外舊工。估定工料銀數。容臣另摺具奏。撥項購料。春融卽行補砌。其隄上衝塌之禹王廟關帝廟。廊房圍牆。需項無多。臣同該管道員捐廉修葺。現卽專交淮揚道葉觀潮。同原派駐防之候補道裘世璘。督率妥辦。臣仍赴海口工次。會同臣馬慧裕。催催挑河築壩各工。俟辦有分數。再回高堰工。往來督儻。不任稍有草率。遲延。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奉上諭。本日徐端奏。高堰山盱兩廳。風暴壩塌石工。兼仁義智三壩。壩通過水。現在勘明。備辦緣由。高堰爲淮揚保障要工。今衝塌石各工。多至四千餘丈。越隄過水。固由湖水旺盛。風暴猛烈。人力不能救護。但其受病根由。總非一日。此時運船回空。爲第一要務。前日因實應王家莊隄岸衝決。不得已繞湖行走。今徐端又恐白田鋪南窰兩處口門。湖水由此入運。飛飭先行堵閉。仍令回空。由正河行走。是否正河實可行船。無虞耽滯。其河口禦黃壩一帶。日內有無淺阻。回空能否照常渡。著卽據實奏聞。現在該河督已將下游歸江各閘壩。並高郵之車邏大壩。悉行開放。俾免壅漲。其衝塌壩工。擬先將仁智

兩壩趕堵。將義壩暫行裹護。兩頭仍留口門減洩。相機再行儻堵。其餘一切隄工。春融補砌。此時工段繁多。處處緊要。自應權其緩急。次第儻辦。但工程浩大。一切撥帑購料。俱屬不易。是否如期。均可應手不誤。徐端祇委之道員葉觀潮等辦工。殊不足資經理。著將海口工程。交馬慧裕一人在彼督辦。徐端應即回至高堰。山盱一帶。專辦新場各工。此次隄壩衝溢。非尋常疎失可比。本應將徐端革職治罪。但伊轉得置身事外。姑念伊究係熟手。暫從寬交部嚴加議處。責令辦工。若伊再不知愧。知奮。盡心籌辦。或致漕運貽誤。各工草率遲緩。必從重懲治。恐伊不能當其罪也。凜之。至其餘疎防各員。著即查明參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徐端奏覆。伏念高堰。山盱兩廳隄工。爲淮揚兩郡保障。本年湖水收蓄過旺。臣未能先事妥籌。致隄壩猝被風暴掣塌。自問罪無可逭。仰蒙皇上逾格姑容。不卽革職治罪。僅交部嚴議。感激涕零。倍增愧奮。前於十月初七日。將堰。盱兩廳風掣各工。勘明後。卽調派文武員弁。將所掣智壩。趕先儻堵。隄工分別摟護。飭將寶應東岸廟灣缺口。趕緊進占收束。啓放正河。以利空運。常派淮揚道葉觀潮。淮安府知府胡克家等。分投經理。臣馳至海口工次。會同臣馬慧裕。將挑河築壩。催有分數。復馳赴堰。盱督辦。於十四日。先將智字一壩。搶堵斷流。其餘應行摟護。軌石工段。四千餘丈。各廳營汛。及委員等。共知工關險要。無不奮勉。將緊要處所。漏夜趕辦。已摟護十之六七。惟柴土須由湖運。遲速難定。現在加緊籌催。俟料物齊集。卽將仁。義兩壩。次第儻堵。至寶應之白田鋪南窰兩處口門。因恐湖水下注。猛湧。由此入運。則寶應上下隄工。著重。是以飛飭趕先堵閉。一面飭令將東岸廟灣缺口。進占鑲築。據報截至十三日。口門僅存

寬五丈餘尺。正河水已壘高。隨將攔河壩啓除。放水行船。所有行次寶應之鳳常等幫回空糧船。卽由正河邁行南下。並無阻滯。仍將寶應上下隄埽補鑲完固。計旬日內。卽可將口門堵閉。至高郵之車邏壩。業已啓放。據報壩脊過水一尺有餘。似此循序下注於下河地方田廬。尙無大礙。連日高堰湖水消落。現存水一丈四尺六寸。河口禦黃壩黃水漸形內漾。尙不致於淤淺。回空幫船照常挽渡。銜尾過行。可期無誤。

歸次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徐端奏。河口禦黃壩黃水已漸形內漾。俟回空幫船。全行渡竣後。自應仍將禦黃壩堵閉。免致倒灌日久。河口受淤。明歲清水又不能暢出。其堰旰各工。智壩現已堵合。湖水落至一丈四尺六寸。著卽剋期將仁義兩壩。上緊堵築完固。並將掣場甄石各工段。一順撲護平穩。毋得再有疎虞。該河督係獲咎之人。務宜知感知愧。勉圖自贖。盡心籌辦。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徐端奏。臣承准廷寄。內開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馬慧裕徐端奏報。海口疏挑堵築各工。分數一摺。海口與辦各工。固屬緊要。現在山旰仁義智三壩。掣通過水。下游民田。均被浸灌。其情形尤爲著重。昨已有旨。令徐端馳回高堰一帶督辦。徐端雖尙未奉到。獨不思海口工程。尙有馬慧裕在彼督理。伊將三壩新工。僅委道員葉觀潮等。豈能應手經理。殊屬不知緩急。徐端著卽遵前旨。速赴堰工。籌辦一應事宜。不可遲誤。再前據徐端奏稱。先將仁智兩壩。趕堵斷流。俟河水消至一丈五尺內外。再將義壩相機儻堵等語。本年三壩齊開清水所洩必多。朋歲刷黃濟運。恐又形力弱。並著徐端作速籌畫。究竟義壩何時可以堵閉。不致多洩清水。奏明妥辦。欽此。伏查三壩猝被風浪掣通。臣親履勘。督飭先將智壩趕緊

堵合。連日催集料物。率同在工各員。將仁壩進占築做工程。已有五分。約計旬日。即可堵閉。至義壩口門較寬。已無壩底。水深溜急。較仁智兩壩。辦理稍爲費手。現已盤住裏頭南岸。已先出占鑲成埽工二十丈。俟仁壩堵合。更可全力注於義壩。一面籌催料物。剋期應手。務於十一月二十日。內外堵閉斷流。至本年湖水收至一丈七尺二寸。過於旺盛。原翼刷黃濟運。自八月下旬。啓放禦黃壩後。源源外注。漕船經行順利。運河刷滌深通。迨霜降後。湖水已消落七寸。今三壩雖減水較多。現在高堰誌椿尙存水一丈三尺二寸。但壩工未經堵合。再有消落。誠如聖訓。恐來歲刷黃濟運。又形力弱。豫應籌計。溯查向年洪湖存水。總在一丈以內。嗣因黃河河底墊高。湖水亦因之擡蓋。如十三年冬。洪湖存水僅一丈三尺。次年漕船。仍照常儻運。就現在情形。較十三年水勢。尙屬充餘。而先事豫防。自當熟籌儲蓄。臣已飭裏河廳將束清壩口門。大加收束。俟回空漕船。渡黃完竣。卽將禦黃壩趕緊堵閉。使清水全注運河。黃水不致內漾。庶於漕運河務有益。現在禦黃壩內外至淺處。尙有二尺七寸。回空幫船。足資浮送。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徐端奏。儻堵仁義兩壩。並豫籌明歲濟運事宜一摺。洪湖壩工爲蓄清緊要關鍵。前日正降旨。催令趕辦。今據徐端奏。仁壩已有五分工程。旬日內可以堵閉。其義壩現在籌催料物。俟仁壩堵合後。更可全力注於義壩。務期十一月二十日。內外堵閉斷流等語。義壩口門較寬。又無壩底。現在水深溜急。自較仁智二壩。措手爲難。但口門一日未經堵閉。則湖水一日不能存蓄。此時存水祇一丈三尺二寸。若再有消落。恐來歲刷黃無力。清口又致倒灌。辦理不可刻緩。徐端請俟仁壩堵合。再辦義壩。須本月二十日。內外方可竣工。已覺耽延時日。該河督自應分飭工員。趕堵仁壩。一面先將義壩儻辦。能於

本月十五日以前堵閉斷流爲妥。若因趕辦過急。工料不能堅實。則又貽誤將來。所繫匪淺。又當於迅速之中。認真經理。至工員等若再於此等要工。忍心害理。偷減工料。希圖侵蝕帑銀。則是喪盡天良。必遭天譴。其弊自斷無不破之理。任伊等多方掩飾。而上蒼默牖朕衷。必能隨處覺察。彼時大加懲辦。恐伊等不能當此重咎也。慎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徐端奏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諭。前因山盱三壩。掣通過水。石工場卸數千丈。河工處處著重。特降諭旨。詢問吳璣。茲據吳璣縷悉覆奏。其所論甚屬切要。朕詢問在廷諸臣。卽不諳河工者。所言亦大略相同。此時自應以速堵義壩爲緊要之務。據前日徐端所奏。仁壩日內自己堵合。水勢專注義壩。該處塘深水急。堵築斷不可再遲。徐端前奏期於本月二十日內外堵閉斷流。已有旨令其趕早數日。務當上緊儻辦。尤須工堅料實。若再有滲漏湖水外洩日多。河口倒灌益甚。明歲刷黃濟運。將何所恃。徐端不可不慎之。又慎。勉力辦理。至高堰石工場至四千餘丈。隄身狹窄。情形自爲著重。總須於明年大汛前一律補砌全竣。以資保障。其隄工石料。被風浪掣卸。仍不過沈落湖濱左近。損失不致過多。著卽著落該廳員等。按段打撈核計。不足應行購補者。今冬卽上緊採備齊全。毋誤春融興工。剋期歲事。其海口挑工。吳璣以爲黃水暢出。則洪湖河口之病悉除。徐端隨時咨會馬慧裕。嚴飭工員實力挑挖。寬深。毋得稍有偷減。吳璣覆奏摺。著抄寄閱看。欽此。伏念近年黃河河底淤高。非竭力蓄清。不能敵黃。而洪湖蓄水過多。則又隄壩著重。每遇風暴。卽易於掣卸。患實相因。現蒙諭旨。務令堵閉義壩。尤爲目前收蓄湖水最要機宜。臣駐工。漏夜儻辦。該壩所掣口門。原寬五十餘丈。除先做成二十三丈外。本應存寬三十餘丈。惟因金門跌

有深塘。施工匪易。必須圈越築做。雖壩工稍爲加長。而工程穩實。欽遵恩訓。慎之又慎。固不敢片刻延緩。尤不敢因求速草率。計自仁壩堵合後。卽以官弁兵夫。全力專注。又經築成二十九丈。連前共築成五十二丈。截至十五日止。緝量金門尙存寬二十五丈。雖現當西北風。司令間遇風勢較大。兵夫未能著力。一經風色稍定。卽督飭儻辦。不遺餘力。務趕數日內堵合斷流。得早一日堵竣。卽早一日上紓聖廑。至洪湖水勢。自堵合仁壩後。續消無多。高堰誌椿現尙存水一丈一尺四寸。較十一二三年所存底水相等。其堰。肝兩廳掣卸石工段落。臣於撲護工完後。就近督飭廳營逐細量驗。此次風暴所掣工段。丈尺雖多。而掣卸層路到底者少。所掣沈石塊。在湖濱左近。臣查定例補修石工。所用石塊。俱係選用舊石。四成添用新石。六成現飭廳營汛弁。雇夫吊撈。務令儘數撈起。擇其未經跌斷破碎者。全行配用。統計堰。肝兩廳補砌石工。添購石料。並河輓灰漿錠。鑄夫工等項錢糧。除保固限內新工。仍著落承辦之員賠修外。共約需銀十五萬餘兩。又裏河廳臨湖輓工。並揚河。揚糧等廳。輓石工段。前此風暴亦間有掣卸。均應於春融一律補砌。所需錢糧約在五萬兩內外。此項工程。應購石料灰輓。必須年前採辦齊全。歲內爲日無幾。所需錢糧亟應早撥。溯查向年修砌高堰石工。皆奏明動撥淮關。及兩淮運庫之項。仰懇皇上俯准。就近在關庫運庫撥銀二十萬兩。次第解工。以爲修砌各廳石工之用。俾歲內派員趕緊購石燒輓。俟春融卽行興砌。趕大汛前一律完固。以資捍衛。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一日。松筠。蔣攸銘奏。臣等接據徐端來信。山肝義字壩工。自初一日後。趕將北壩上下水加鑿。邊壩盤壓。並於南壩捲下大壩前進。漏夜補築。現於初十日已刻合龍。加緊追壓。是夜卽已斷流。堵築穩。

固。現趕做二壩。以資擎托。查該壩工程。水深溜急。儻堵極難。徐端感激鴻慈。勉力儻辦。茲已堵築完固。水無旁洩。上紓宸廑。所有該壩善後。應接做二壩。填築深塘等工。現仍札屬徐端盡心籌辦。妥爲儻築。以期一勞永逸。俾資鞏固。至河口之禦黃壩。先經臣松筠督催儻堵。運口通湖各道引河。應行疏挑處。督飭廳營分段挑挖。現俱將次竣事。容再與臣蔣攸銛。公同籌商妥辦。務令挑濬兼施。以備宣放湖水。接濟重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此時扼要機宜。全在蓄清敵黃四字。湖水得蓄高之效。始能全力敵黃。黃水無旁洩之時。自必迅速達海。如此不但以清刷黃。並可以黃刷黃。將來湖水匯黃東注。奔流湍急。河槽愈刷愈深。則黃水永無壅滯之虞。湖水永無泛濫之慮。卽運河之淤墊。更當不挖自除。而其辦法全在隄堰堅固。多蓄清水。實爲至要關鍵。陳鳳翔惟當力遵朕訓。勉之望之。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初九日。陳鳳翔奏。上月二十九日。奉上諭。陳鳳翔所奏急辦各條內。加陪高。堰二隄一事。前經吳璣條奏。發交廷臣集議。未經准行。高堰保障淮揚。自須加意籌辦。從前碎石坦坡一事。屢經議辦。並曾試做有效。祇緣臨湖取石甚難。錢糧不無多費。是以有分年辦理之說。今欲改築二隄。該隄形制。本屬單狹。近年來又殘缺過多。恐一時取土更難。尤非可迅速集事。著陳鳳翔再詳悉體訪。是否應仍辦碎石坦坡。抑二隄籌辦土方。尙可不致棘手。通盤籌畫。奏聞定議。欽此。伏查河口蓄清敵黃之策。首在堅守高堰大隄。惟大隄年久。一經風浪鼓盪。動輒掣卸。是以吳璣等疊經奏蒙恩准。仿照前河臣靳輔土坦坡之法。填砌碎石坦坡。以資保護。並擬分年次第辦理。緣此項工程。需費旣繁。且曠日持久。自嘉慶十年。創議今逾六

載。迄無端緒。上年春吳澈徐端等復同道府各員議改辦二隄。以收速效。經大學士等議駁。臣調任南河。卽先赴高堰詳悉查看。將風浪掣塌工段逐細丈量。分派員弁趕緊購料修砌。俾得蓄清敵黃。並同道將各員虛衷諮訪。僉稱填砌碎石坦坡。隔湖連石。按工計日。非十年不能竣事。且拋石中水稽查既難。易滋弊竇。每遇風浪撞激。碎石亦不免掣塌。加以歲修。則經費更大。前經試做碎石坦坡處所。大隄上年亦曾坍卸。自應因靳輔之二隄加高培厚。以作高堰重門。淮揚保障。而錢糧亦省費三百餘萬。且可剋期成功。按土量驗。易於查察。亦不致有假冒之弊。較爲切實。而有把握。臣查洪湖寬廣。水勢本平。惟遇西北大風。浪如山湧。撞擊堪虞。萬一大隄過水。則淮揚兩郡皆成巨浸。是以靳輔創築二隄。法至善也。儻湖水至二隄。河面不寬。其勢已弱。風力卽不能鼓盪。如乾隆五十九年嘉慶十一年及上年十月高澗汛之禹王廟前大隄。曾被風浪掣卸三次。因後有越隄攔截。均未場通。此卽二隄足資抵禦之明驗也。臣遵旨復加體察。現在二隄高四五六七尺不等。殘缺單簿。緣大隄節次加高。二隄愈形卑矮。且近年高堰誌椿湖水收蓄。至一丈二尺以上。方能由清口外注敵黃。洪湖收水愈大。則高堰大隄愈形著重。非將二隄一律加培。方資捍衛。該隄附近土性甚堅。取土亦易。辦理不致棘手。除加培外。尙須接築千有餘丈。共約需土方工價二百萬兩上下。酌分二三年築做。則稽查易周。錢糧亦可應手。又不致冒濫侵肥。較之碎石坦坡。實屬工簡效速。此隄若成。則洪湖之險無足慮。淮揚士庶可以安枕無憂。而蓄清敵黃之策。實惟萬世永賴之利矣。南河成案續編 今案此停辦碎石坦坡籌議增築二隄之始。

是月十八日奉。上諭。陳鳳翔覆奏。體訪培築高堰二隄情形一摺。高堰大隄。一經風浪鼓盪。動行掣卸。必

須熟籌經久之策。從前吳璣等先請建築碎石坦坡。嗣又請加培二隄。迄未定議。今閱陳鳳翔所奏。其云加培二隄。比之碎石坦坡。錢糧可以節省之說。尙在其次。朕因保障民生。年來頒帑已至四千餘萬兩。若果碎石坦坡有效。豈復惜此區區。惟所稱現在有坦坡處所大隄。仍不免塌卸。而有越隄之處。大隄可以無虞。是二隄之勝於碎石坦坡。具有明驗。朕面詢初彭齡。伊亦稱在清江時。曾親履閱看。採訪與情。皆云修築二隄。比碎石坦坡更爲得力。此次若發交廷臣集議。懸揣臆度。仍未能定議。勢必往返詢問。徒延時日。既據陳鳳翔所奏如此。該處衆論僉同。著卽照該河督所奏辦理。惟二隄在大隄之外。該處保障究恃大隄。若大隄不能得力。則二隄又豈復可恃。此時欲辦二隄。自應將大隄殘缺之處。一律補築齊全。使屹然爲金湯之固。然後再將二隄築辦如式。使可收重門保障之益。該河督尤當認真辦理。至培隄必須好土。摺內稱附近土性甚堅。取土尙易。此二語是否確實。全在該河督留心查察。勿任工員等朦混塞責。其估辦二隄事宜。著該河督詳悉查明。妥議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八日。勒保奏。臣由東清壩前赴堰。各工查勘。望見湖口一片淤灘。實因連年黃水倒灌。又上年仁義智三壩塌卸。湖水耗洩太甚。是以水勢弱極。雖太平等引河挑挖深通。此時不過涓涓細流。須俟夏間湖水漲發。方能暢達清口。臣與河臣連日相商。應將張福天然張家莊裴家場等引河展寬加深。俾將來水發時。勢若建瓴。其力猛盛。而後可以敵黃。彼此意見相同。現已派員趕辦。臣復沿隄細察。堰圩塌場石工。形如鋸齒。或數丈或十數丈。或數十丈。雖層數深淺不一。均須補砌完整。方能捍衛洪湖。收束清之效。河臣陳鳳翔前於到任後。分派員弁。發給經費。購運料物。並委候補道裘世璘專駐堰。查料監辦。以

專責成。其賠修工程。均係承辦之員。自行購料。現已次第開工。汛前均可完竣。臣當經面諭各工員。必須辦理堅固。儻有草率偷減情弊。定行據實嚴參。臣又同原任河督徐端。赴五壩詳加履勘。仁智兩壩。均已妥辦。惟義壩尚在澆築土餞。查該壩上年合龍。係用柴土鑲埽堵閉。復加土餞。更資結實。第石土壩基業已衝刷深坑。礙難修復舊制。而柴土工程。究難經久。臣與陳鳳翔商酌。擬於秋後相度形勢。補築石隄。庶一勞永逸。今案義壩改隄。始於是年。此時尚有仁智禮信四壩。足資宣洩湖水盛漲。意見相同。臣卽由堰肝二隄。回至清江。看得二隄較正隄矮至一丈數尺。高下懸殊。若將此隄加培高厚。實爲淮揚保障。且該處土性膠粘。取土亦易。再於二隄以東。開一便河。卽以挑河之土補足隄工。河內運料運鹽。各得其便。且向時鹽舫運至盱泗。皆由湖心行走。一遇風浪。損壞船隻。漂沒鹽舫。事所常有。今一開此河。俾鹽運免風波之險。更有裨益。將來辦理時。不過將所挖民田。給發價值。豁免錢糧。爲數亦屬無多。二隄之舉。較碎石坦坡實爲事半功倍。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陳鳳翔奏。奉上諭。著清敵黃。係前人一定之法。但隨時啓閉。機宜亦應酌量辦理。該處設立五壩。原爲宣洩盛漲而設。上年湖水過旺。因堅守五壩。未經稍爲啓放。以致湧漫。壑場多工。從前余家壩。千根旗杆等處。漫工亦因各壩未經早放所致。設使早爲酌起一壩。俾水勢稍減。或不致別生工段。是宣洩正所以資儲蓄。該河督惟當相時酌辦。無得膠執成見。致有貽誤。爲要。臣查著清敵黃。固爲古今不易之論。然當時設立五壩。原爲啓閉而設。水大則啓。以資宣洩。水小則閉。以爲儲蓄。是以定有誌椿。總以蓄水一丈三尺爲度。如逾定誌。則啓一壩。或再增長。則啓兩壩。以湖水之淺深。定啓壩之多寡。並非專主堅守之說。

也。若俱堅閉不放。則五壩竟成贅旒。古人又何必多此一舉。上年湖水長至一丈七尺數寸。而一壩不開。遂至齧裂三壩。清水耗洩過半。湖水悉露淤灘。是意在儲蓄。而轉致消耗。不獨不能敵黃。仰且不能濟運。誠如聖諭。設使早爲酌啓。一壩俾水勢稍減。或不致別生工段。宜洩正所以資儲蓄。天語煌煌。實爲萬世不易之準則。臣等惟有敬凜恪遵。相機啓閉。斷不致膠執成見。以蹈前轍。南河成案續編。

閏三月十九日。陳鳳翔奏。臣於月之十五日。由河口察看水勢情形。甚爲平穩。糧船行走順利。卽赴堰。按段查察。修砌坍塌。甄石各工。共長四千二百七十餘丈。均已砌出水面四五尺至六七尺不等。以後湖水增長無礙。現在加砌上層。易於辦理。大汛前一律可完。或坍塌層數無多。原估祇就坍塌處估計。臣細察根腳浮鬆。卽令其將未坍一二層折卸。築做越壩。厚水清理根腳。簽訂木椿。其承辦之員。有能認真出力者。根腳結實。石料方正。灰漿充足。背後戩隄。層土層礮。可期鞏固。亦有一二員。積習未除。雖不敢減料偷工。而辦理草率。究未能免。臣卽令拆卸另砌。總以堅凝爲要。如蹈前轍。定當嚴參治罪。臣復乘小舟沿湖查看。未坍舊隄。根腳整齊者固多。而破損露椿者亦復不少。亦尙不至傾欹。若概行拆修。經費浩大。祇將空虛之處。填塞結實。殘缺海漫。收拾整齊。中間腰洞。補砌鈎抵。以資抵禦。至水深處。隄腳難以查看。而隄間石料平正。灰縫不裂。自屬穩固。又查石工。雖未坍塌。而背後土戩掣刷甚多。若不補還。再遇風浪。必致淘刷深溝。單隄壁立。殊於可慮。現飭候補道裘世璘。將應行補砌補築各工。核實估計。仍令辦理石工各員。就近分投趕辦。限汛前完工。經費尙屬無多。而於要工實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奉諭。陳鳳翔奏。查催修砌洪湖石工。並補砌腰洞海漫。及補築掣刷土隄一摺。覽奏俱

悉。本年糧船行走尙爲順利。但藉黃水浮送。究非正辦。總須將湖水儲蓄充盈。得能暢出清口。刷黃濟運。方爲妥協。而蓄清機宜。全在高堰。現在陳鳳翔查催上年坍塌石工。俱次第補修外。復據查有土隄掣刷之處。請一并派員趕辦。欲便石工。後有倚靠。自應如所請辦理。但金湯之固。全在大隄。該督等總當隨時查勘石工。如石工有須補築之處。立加修砌。勿稍怠慢。庶保障更爲得力。可以多蓄清水。不慮旁洩。至近日該督等奏報漕船度黃摺內。總未將清水蓄高幾何奏聞。殊爲慮念。前經降旨飭查。著即將清水增長情形。隨時奏聞。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三日奉上諭。南河關鍵。總以清水暢出敵黃。不使黃水涓滴入運。方爲全善。本年漕船。仍係黃水浮送。目下雖已全數挽出江境。但黃水經過之處。河身不無淤墊。是於漕船目前有益。於河工轉多妨礙。恐來年漕船。未必能如今年之迅速也。且現在伏汛經臨。一切隄岸。在在均關緊要。該督等不可存自滿之見。出自滿之言。以全漕業已出境。遂可安然無事。如該督等所稱。從此禦黃壩。年年得於汛前堵閉。豈年年必須用黃水浮送耶。若將來併黃水亦不受節宣。豈竟束手無策乎。此時禦黃壩業經堵閉。所有運河淤塞處。所卽宜趕緊疏濬。以備空運經由。切勿又致淺阻。其黃河兩岸及海口一帶。亦須加意保護。無少疏虞。至洪澤湖清水節次增長。誌椿現深一丈二寸。固可儲蓄清水。但本年春夏之交。雨澤稀少。恐伏秋汛內。雨水較多。湖水過盈。亦足爲患。該督等尤須於啓洩機宜。隨時斟酌。不可稍存大意。河渠志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二

淮水章順十一

嘉慶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百齡陳鳳翔議覆清水治法條款。一移置東清壩一條查舊東清壩在運口之北相機收拆以爲節宜機宜嗣因黃河之底漸高清水不能暢出恐一經收窄湖水入運更多而入黃轉少是以嘉慶十年移建湖口若湖水盛漲不若仍建於運口之北克收挑逼之功而上年因湖水過弱曾將該壩堵閉蓄水濟運本年亦將該壩收窄湖水始得蓄高目下黃河之底未深此壩未可遽行廢棄惟舊東清壩亦應修復庶清水出湖層層關鎖外可攔黃內可蓄清俟清水旺盛時兩壩俱應拆展使清水暢出刷黃似宜兩存其制隨時相機以收操縱之效。一堰盱士坦坡一條前河臣靳輔行之有效載在成書惟現今湖水必須蓄至一丈數尺始能敵黃則概於深水施工辦理殊非易事誠如聖諭風浪衝激不能經久轉恐坡土卸入湖心日久淤墊應毋庸議臣陳鳳翔曾於嘉慶十六年奏請補還堰盱二隄以爲重門保障恭奉上諭該處保障究恃大隄若大隄不能得力則二隄又豈復可恃此時欲辦二隄自應將大隄殘缺之處一律補築齊全使屹然爲金湯之固然後再將二隄築辦如式始可收重門保障之益等因臣等公同酌議二隄旣以費用浩繁一時驟難辦理坦坡復以蓄水過大急切難以施工而堰盱兩廳恃一線之長隄爲淮揚之保障風浪撞掣刻刻堪虞莫若將築做坦坡之土移之加培大隄添做後戩需土不及坦坡之半所費較省旣可藉資捍衛又能經久無虞風浪刷衝如蒙俞允再行確估奏辦

南河成案續編 今按此以土坦二隄均非善策籌議幫培大隄。

六月二十八日百齡奏近日洪湖水勢自開放智禮兩壩後仍復有長無消禮壩於初八日衝損三合土舌漸次衝壞關石木椿將石脊跌損加以連日大雨水勢愈猛至二十三日將壩脊塌穿臣即馳往閱看所塌石脊缺口約二十餘丈洩水甚爲湧激當飭道將等於兩頭盤裹撲護作爲蓋壩以保兩面之金剛牆及未衝之石脊庶水有鈐束不致潰塌過大洩枯湖水並往勘智壩見壩下浪花翻濺恐土舌亦有損傷臣思五壩關係節宣爲洪湖橐籥仁義信三壩久已廢壞未修今禮壩復被塌穿惟餘智壩爲分減之路若不趕緊保全明年設遇清水盛漲卽無可籌策且近接揚河揚糧廳營稟報高郵甘泉一帶湖面水勢增長自應速將智壩封閉既免洩枯湖水並杜下游水漲當與道將等籌商刻下禮壩業已塌損過水已多卽封閉智壩洪湖亦不虞漲滿隨督令在工各員將智壩用料土封堵皆時惟有力蓄湖水留以敵黃計回空糧船七月內卽可抵江南維時河口黃水如再消落清水蓄高卽啓放禦黃壩俾得并力外出刷黃方爲正辦近年每以借黃濟運爲長策殊不知河以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底墊南河痼疾莫甚於此本年黃水順軌暢行已大有起色若任聽洩枯清水仍以倒灌回空是經歲籌畫底定之功廢於一擲臣不諳宣防涉歷河工未久雖不敢言必有成效斷不敢稍存苟且遷就之見現駐清江察看河湖水勢增減情形隨時酌量奏明辦理

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八日百齡奏洪湖清水自禮壩塌穿石脊後洩水較多亟須堵閉以期蓄水敵黃前經具奏飭令趕辦乃自六月下旬河臣陳鳳翔派令淮揚營遊擊陳岱督率備弁等進占鑲塔計圍越石壩外測量

口門寬一百餘丈。截至七月二十二日。動工月餘。該遊擊僅令備弁等捲做小占小埽。尙留四十餘丈未堵。經臣嚴劄疊催。仍以水急做工費手爲詞。不肯多進占埽。加增丈尺。現在回空糧船已報入境。陸續南下。若再不將禮壩速堵。任聽湖水久洩。不但下游農田被水。且瞬息開放。禦壩過船之時。必致黃流攔入清口。諸多窒礙。屢奉聖謨指示。以蓄清爲緊要機宜。而南河大小文武。總以洩枯清水尙可借黃濟運。沿循滷習。河臣陳鳳翔。前自山旰回浦。又遠赴海口。查看水勢。臣隨於二十二日。復馳赴山旰。將聽從遊擊陳岱遲延之守備等。在壩前棍責。並將陳岱撤回清江。另派參將劉重。及河標中軍副將汪德。在工督令捆下大埽。晝夜趕鑲。限月內完工。據淮揚道黎世序稟。於二十三、四兩日。兩壩趕進六埽。已成十丈。現在漏夜堵築。剋期完竣。查該壩做工。現已收窄口門。水勢猛急。自撤回遊擊陳岱各備弁等。卽能較前多做丈尺。可見從前淺水易於做工。祇用小占小埽。耽擱時日。並非力不能爲。實由陳岱不認真辦理所致。似此玩延糜帑。若不嚴參示懲。實無以挽南河工員詐肆之風。應請旨將淮揚遊擊陳岱革職。以爲玩誤要工者戒。再臣往查時。據報高堰誌椿。存湖水一丈三尺一寸。親自測量。僅存水一丈二尺七寸。不勝詫異。當卽面詢看守誌椿之效用王如。據呈出該廳營諭單。令其每日少報消水。是以自七月初六日。至二十二日。共少報四寸。復詢問該廳通判唐文睿。守備劉俊。據稱恐報水消落過多。上司著急等語。查各工設立誌椿。原以驗水勢消長。隨時籌辦。最關緊要。若不據實查報。必致失機誤事。今該廳營竟敢有意朦混。諭令兵丁短報消水。使上司知存水尙多。冀緩堵口。以附和該管遊擊陳岱遲延做工。實屬欺玩。查諭單雖係守備劉俊所寫。而通判唐文睿扶同弊混。咎亦難辭。應請旨將署高堰守備之千總劉俊革職。署高

堰通判唐文睿摘去頂戴。以示炯戒。該二員均在禮壩掌管進埽。現當堵築緊急。未便令其置身事外。仍請責令在壩効力。俟工完後。再行奏辦。臣與道廳各員籌商。現將運口頭壩外之鉗口壩。及束清壩。俱行收攏。並於三閘相機下板。以資擡托。計禮壩合龍後。清水尙可多蓄。並設法挑逼。且每年節交白露。卽黃水漸消。將來開放禦壩過船時。或不致黃流倒灌。以冀仰副蓄清刷黃之睿訓。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一日奉諭。全淮匯入洪湖。以清刷黃。爲治河良藥。惟清水非豫爲滲蓄。則力弱不足以敵黃。而蓄清之道。全在保護高堰。欲保護高堰。則必須修復五壩。使宣洩得宜。操縱在我。方能收湖水之益。而不使爲害。今五壩已壞。其四。惟餘智字一壩。而禮壩跌穿之後。洩水過多。下游高寶一帶。已受其患。現在該督擬將禮壩速行堵閉。收蓄清水。所見甚是。昨有旨令修復五壩。卽使工費浩繁。不能同時並舉。本年當先擇何壩最要。先行修整完固。其餘再以次遞修。務令全復。前人舊規。然後治河關鍵得有把握。清水治而黃水益治。實係全河至要機宜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五日奉諭。百齡奏報秋汛後各工平穩。及勒限堵築禮壩緣由。內將玩誤要工之遊擊陳岱等參奏懲處。所辦甚是。已明降諭旨。分別照所請辦理矣。南河文武官員。欺詐成風。冀圖興工糜帑。藉以漁利飽橐。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試思河工設立官弁兵夫。歲給俸餉。原責其實力防守。俾河工安全無事。乃伊等視俸餉爲故常。轉冀大工屢興。不但可以侵肥獲利。並藉爲陞遷捷徑。甚至援引親友。濫邀官職。種種惡習。不可枚舉。非如百齡之大破顏面。不避衆怨。不能力挽頹風。但百齡旣將各劣員嚴參懲治。尤當加意防閑。恐伊等不得遂其牟利之私心。懷恨怨。或陰謀詭秘。計圖報復。甚至私挖隄埽。以爲陷害地步。

百齡等當存之於心。密派妥幹可靠之員。隨時查訪。如查有偷決私挖等事。立即嚴擊。從重辦理。不可稍有疎懈。至堵閉禮壩。爲蓄清敵黃。最要關鍵。該督現派員趕緊堵築。可以刻期完竣。俟堵合後。將湖水認真收蓄。將來開放禦黃壩時。不致黃水再灌入清口。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百齡奏。臣前奏河湖情形一摺。會附驛將禮壩堵閉遲延。勒限完工。并將玩誤遊擊陳岱參奏。嗣因接據淮揚道黎世序稟報。八月初一日。連值風浪。壩工難以著力。致占掃游走。河臣陳鳳翔前往督辦。又經附片奏明。茲於初六日。復據黎世序稟。該壩於初三日。將走失之掃補還。初四日。黎明。即督率弁兵鋪捲大壩重下。而壩工日漸收攏。口門溜激非常。忽然繩纜全斷。所補之壩又走。現在趕緊搶護。臣因連日秋汛盛漲。各工報險。河臣復在山盱。不能不親住清江。督率防守。並接據桃南通判沈植蕃稟稱。該廳所屬王家莊等工。自七月二十七日。後至八月初四日。共長水三尺一寸。照上年伏汛盛漲。已大五寸。現在竭力防守等語。因思禮壩。現有河臣駐工。而黃河秋汛漲水。大於伏汛。各工緊要。必須該管道員往來策應。隨遣標弁札調道員黎世序回浦。以便督飭廳營。防禦秋汛各處險工。並派令熟悉工程之外。河北岸通判嚴煇。及原任裏河同知繆雋。前往禮壩幫同堵辦。旋據該道黎世序來浦面稱。禮壩口門尙存寬二十丈。因收窄後。愈見刷深。現在測量水勢。已在五丈外。初七日。又走一掃。壩門之水。上下高低一丈二三尺。陡急異常。壩臺稍狹。占掃纜概。難以舒展。經河臣與在工文武各員商酌。幫寬邊壩。再行趕堵。須遲數日。始得竣工。查清水因禮壩分洩。過甚。現止存一丈有零。今復不能堵壩。自必日漸消減。轉瞬回空。定不足以資濟運。而河臣坐視清水大耗。曾無一札與臣籌及。查黃水連日大長。順黃壩誌椿。已至二

丈六尺餘寸。爲數年所未有之盛漲。各工員全力守禦。雖有危險之處。而全河捍衛無虞。現已於初七日。兩日消水尺餘。白露汛期。已經搶過。實賴聖慈福庇。河神効靈。黃河南北岸千里臣民。無不同聲感頌。若清水不致如此過洩。則海口通利。黃水日見消退。計至本月下旬。開放禦黃壩。挽回渡空軍船。定可暢出。敵黃河身大資刷滌。如此至順至美之氣機。誠爲十餘年所未有。今以禮壩之失。至敗全局。凡在官吏士民。罔不歎惜。臣實不勝愧憤悚惶。查禮壩跌穿。洩水莫制。若果因湖水過大。風浪撞掣。尙可委之天時。今查智禮兩壩開放時。係在四月下旬。湖水僅止一丈四尺餘寸。何須亟亟開壩減洩。乃河臣並不先商之。臣遂爾開放。已屬失算。迨放後一月有餘。河臣近在清江。亦並不親往察看。迨道廳稟報。跌動土舌。及關石椿木。猶不馳往督令堵閉。仍復安坐遲疑。不解何意。若謂開壩之後。恐湖水漲滿。致堰石工涉險。如嘉慶十三年。衝開余家壩。十五年。掣通義壩之患。其勢實不相侔。案查十三年。安省上游大水。淮河源旺。湧注入湖。兼之徐州屬天然峯山二閘之水。乘盛漲汛期。分減歸湖。更增兩路添水之源。又未開放山肝一壩。爲之宣洩。湖水但增無減。安得不致潰決。十五年。亦係淮河長水。天然峯山二閘。直至十月未堵。亦不開一壩分減收水。至一丈八尺餘寸。彼時秋盡冬初。西風猛競。始有掣壩義壩之事。本年五六月間。淮水僅長五六尺。鋪至洪湖。不過增水數寸。且天然峯山二閘。又未開放。更少兩路添水來源。迥非昔比。若卽堵禮壩。止留智壩宣洩。則水勢來路既少。宣洩有門。當盛長之時。並無西風。何所顧慮。卽使收水至一丈八九尺。亦斷保無虞。乃急於開壩於前。復遲於閉壩於後。以致全河大局。辛苦經營。一年有餘。極好氣象。變爲棘手情形。實堪痛惜。至此時回空軍船。行入中河者。已有十餘幫。此月下旬。卽須開壩挽渡。而黃

高於清丈餘。卽逐日消退。恐禮壩堵閉過遲。清水益難收蓄。臣現雖督同裏外河同知。設法挑逼。並將頭二閘下板。終難擡高頂黃。查黃河歷年受病之由。實因倒灌。斷不可蹈前車。仰蒙皇上指示周詳。屢頒睿訓。臣久已宣示通工。豈敢復踰此戒。且本年情形。非往年可比。往年下游揚河一帶。水勢不大。故黃水灌入運河。尙能徑下。然已不免停淤。今高郵迤下。河水猶形漲滿。設使黃水倒灌。下游頂托難消。必致淤塞。運河不久卽成平陸。而本年運河經清水刷深至二三丈。大爲順利。儻被黃淤。匪僅回空難渡。而明年重運。又恐無策圖維。此臣所以謹守蓄清之見。萬不敢輕爲搖惑者。爲今之計。惟有籌畫減黃助清之法。以濟回空。查減黃之途。有天然閘。峯山閘。祥符五瑞閘三處。天然峯山二閘。下游河道久已挑濬。卽可啓放。惟查徐州一帶黃河。本年於李家樓未經堵合之先。已大加疏濬。該處土性沙鬆。此次歷經大汛。刷盪深通。大溜迅急下注。若下游之桃南。桃北一帶。土性膠淤。難卽刷盪。汛水流行較上游稍緩。是以現在徐屬水誌較之桃源迤下轉小。若開放天然峯山二閘。係由水小處分減。必致分掣正流。黃河正流分減一分。則河底少一分攻刷。卽停一分淤泥。自徐屬以至河口。河長三四百里。若停淤而下。實爲全河增病。且該處分減。距湖太遠。非二三十日。不能使清水增高。不若開放祥符五瑞之近捷。向來河水盛漲。至桃南始大。卽從大漲處分洩。止普漫之游水。不致分動正流。而過閘十餘里。卽入洪湖。可期朝發夕應。查嘉慶九年。回空糧船及十一年。辦理重運。俱增開放。見效甚速。所慮者黃流灌入湖內。不免停淤。然該閘下卽近張福口引河之尾。縱有淤澱。亦止在此河之中。來年清水蓄高。卽可刷去。設或未能全刷。將此河重爲挑濬。費亦無幾。第查該處外高於內。幾及三丈。勢若建瓴。必須於閘東另開引渠百十丈。於渠外加築鉗口。

柴壩三條。俾資約束。斯減水始有節制。現在閘內入湖之引渠。亦皆淤塞。必須開挖深通。臣已委員勘估。約需銀五萬餘兩。辦理二十餘日。可期竣事。此閘係南河分減要地。黃水盛則減以助清。清水漲則洩以刷黃。最爲便捷得力。原屬河工善後應辦之事。儻禮壩即日堵合。黃水大消。毋庸分減。則修理此壩。亦係有備無患。不爲虛費。臣因慮黃水倒灌。力籌助清濟運。與熟諳之文武各員。悉心籌酌。均屬意見相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奉上諭。百齡奏禮壩急難堵合。現在清水宣洩過多。籌備減黃助清一摺。據稱禮壩口門。連日收窄。後尙存寬二十丈。壩口水勢陡急。堵閉尙需時日。惟有籌畫減黃助清。以濟糧艘回空。河臣陳鳳翔。急於開壩於前。遲於閉壩於後。以致辦理棘手。請旨嚴加議處。並自請議處。將不能匡正之河道。黎世序。一并議處等語。本年李家樓壩工合龍之後。河流順軌。海口深通。黃河兩岸大隄。又俱保護平穩。溜勢直走中泓。再能清水暢出。刷黃則全河積病漸除。實爲南河極好機會。乃陳鳳翔不知守蓄清定見。於本年四月下旬。湖水並未旺長之時。卽開放智禮兩壩。並不商之百齡。迨開放至一月有餘。禮壩土舌椿木俱已衝動。猶不親勘堵閉。自李家樓回署之後。數月安坐衙齋。直至百齡前赴山旰工次。始往察看。行至高堰。距禮壩咫尺。仍不親督籌辦。僅委之遊擊陳岱。在彼堵築。而陳岱任意遲緩。以致清水大洩。下游被淹。禮壩口門愈刷愈深。亟難堵閉。此事陳鳳翔怠玩乖舛。貽誤全局。殊堪痛恨。前日百齡具奏壩工情形。並未將陳鳳翔直參。經朕看出。降旨將陳鳳翔革職罰賠。續又責令查辦災務。今伊罪狀昭然。被革尙不足蔽辜。著百齡於奉旨之日。卽傳旨將陳鳳翔在禮壩工次。枷號兩月示衆。如禮壩剋期堵合。再

移住他工。限滿疎枷，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俾通工大小員弁，共知總河大員，一經貽誤，尙如此重懲，庶悚目驚心，羣知炯戒。已革遊擊陳岱派辦要工，心存延玩，著在工次枷號四月。滿日發往伊犁，充當苦差。百齡辦理河工事務，盡心籌畫。此次自請議處，原可寬免。但伊不早將陳鳳翔參奏，至事機已誤，始行查參，究屬遲緩。百齡著交部議處。黎世序在淮揚道任內，見總河開放禮壩錯誤，不能力爭匡正，亦著交部議處。伊現在署理河督，當以前任爲鑒，於一切河工緊要機宜，認真講求，知慎知懼，勉副職守。至此次回空糧船業已南下，黃水高於清水，卽趕緊堵閉禮壩，設法挑逼，亦未必能使清水暢出敵黃。所有百齡奏請開放祥符五瑞閘，以資減黃助清之處，著卽照所請，會同黎世序迅速妥辦。其下游被淹各處，並著百齡迅速派員查明撫卹。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臣等以禮壩堵閉之工，已經五十餘日，尙未合龍，甚關緊要。臣黎世序前在山肝工次，馳回河北岸，督搶險工完竣後，仍卽趕往山肝，接印辦理。臣百齡以河臣甫經更換，恐在壩文武少有懈弛，亦卽親往督辦。查該壩自六月下旬塌穿之後，過水猛急，又因陳岱等堵閉遲延，以致壩門愈刷愈深，溜勢日加湧急。嗣於八月初一、初三、初六等日，連走三埽。在壩文武各員，惶懼莫能措手。臣等卽選派素諳工程之外河北岸通判嚴煥，及已革原任裏河同知繆雋，前往該壩督率弁兵，相機辦理。據該員等到工察看形勢，實由壩工圈越太遠，致逼起湖溜，刷汕壩門。壩前水勢已深至五丈以外，且高下懸殊，竟至一丈五六尺，湍流倒傾陡急，是以占埽入水不能穩實。臣等商酌，惟有於壩內幫寬邊埽，加長壩臺，卽於邊埽之上，捆下大埽，庶得讓過深水，易於著力。卽飭各該員趕辦。自八月初十日，至十二日始

將邊埽做成。十三日後。兩壩對捲大埽。相機下壓。仰仗皇上洪福垂庇。進埽並無游走。至二十三日。兩壩僅存金門。寬四丈餘尺。正在跑買柴土。加高壩臺之際。是夜驟起西風。湖浪如山。直撞壩前。甚是危險。經該員等督率弁兵。連夜搶護。壩工竟無損動。至二十四日午時。風緩。卽乘時挂纜。追壓柴土。於二十五日午刻合龍。並無涓滴滲漏。又於壩內。督令趕澆土餞。以期堅久。現查山旰黃璽寺前誌。歷僅存湖水九尺四寸。已飭裏河同知徐承恩。將束清壩早爲收攏。並將運河頭二兩閘。下板攔蓄。又將越河築壩堵斷。庶使湖水毫無去路。計餘日後仍可增長。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松筠初彭齡奏。臣等欽奉上諭。百齡等奏籌辦河湖全局善後緊要工程。據稱現在河底尙高。必須收蓄清水。以期暢出敵黃。而高堰石隄。不如從前之可靠。惟有先行趕築二隄。以資重門保障。其二隄之外。請另挑二河一道。以通鹽柴運行之路。事關重大。此時是否能一律興辦。辦成後啓壩放水。下游州縣。能否全免淹浸。著松筠初彭齡二人前往該處訪察民情。與論一并奏聞。再行降旨飭辦。臣等遵卽先由清口至高堰。山旰一帶。詳加履勘。復向年久河兵王德榮。及沿途土著年老文生陳芳。老民張國富等。虛衷訪問。據稱高堰大隄。實爲根本。臨湖建砌石工。隄身年久。土性膠堅。本屬穩固。若再培厚加高。添築後飲。栽柳蟠根。隄土更可堅實。若另築二隄。土性不如大隄。儻或大隄不固。卽有二隄。亦不中用等語。是土人所言情狀。已先在聖明洞鑒之中。臣等曷勝欽佩。查高堰。山旰兩廳。所屬大隄。縣亘百餘里。臨湖石工。自上年陳鳳翔督修以來。尙俱完整。間被風浪衝刷。隨時補砌。並無妨礙。現在海漫高出。洪湖水面八九尺不等。惟大隄子堰東首土坡。年久殘損甚多。迤東隄頂。低於海漫石者。一三三四尺不等。俱應加

築修理。督臣百齡等先請臨湖築做坦坡。旋請將坦坡之土移之。加培大隄。添築後戩。茲又稱先行加築二隄。以防意外。臣等現與署河臣黎世序公同履勘。悉心籌酌。惟有將大隄子堰東首卑矮單薄之處。分別加高培厚。以資鞏固。計新加隄頂高。於現在水面一丈三四尺。以湖水最大之年而計。隄頂尙高水面六七尺。以之捍禦盛漲。較爲得力。並於子堰前後栽種排柳。即可蟠根護土。設遇風浪上隄。亦得以資保護。其百齡等原奏。請於五壩兩旁加築束水土壩。原爲保護壩工起見。自應一律築做。所有幫築大隄。自束清壩尾東首起。至信壩迤南東水壩根止。估計土方。總於二隄迤東十丈之外取土。一切夫工等項。通共需銀七十九萬八千四百餘兩。栽種排柳價值夫工需銀一萬四千二百餘兩。核計該督等原奏。加築二隄。格隄。銀一百七十餘萬。可節省銀八十餘萬兩。二隄格隄俱毋庸築。其二河亦毋須另爲挑挖。奉上諭。高堰以大隄爲根本。大隄堅實。則二隄無庸添築。二河更無須挑挖。著照松筠等所議。將大隄子堰東首單薄之處。分別培築。並將子堰栽種排柳。蟠根護土。以資保護。至五壩急需修復。卽著以次估修。俾清水得有關束。不致泛濫爲患。黎世序遵照妥辦。不可再爲浮言惶惑。輕議更張。南河成案。續編。今按此停止增築二隄。定辦加培大隄後戩。

嘉慶十八年三月初十日。百齡黎世序奏。山盱五壩收蓄湖瀦。東出清口。刷滌黃流。南洩盛漲。保衛淮揚。洵爲南河最要關鍵。近年黃河因河底墊高。清口不能暢出。曾將智禮二壩擡高壩脊。以期多收湖水。俾與黃河形勢高下相等。方可東注刷黃。乃以壩身陡立。水勢擡高。危險更甚。屢經開放。衝缺頻仍。壩外既有深槽。壩基愈多損壞。上年疊蒙睿訓。飭令趕緊修復。實爲至緊至要之工。臣等督同道將廳營。並在工

年久熟諳情形之原任徐州道候補通判張鼎河營參將劉重確加履勘親爲諮訪知仁義禮三壩不惟石底無存卽底土亦跌成深塘而塘之上下又皆刷有深槽若就原處修復工鉅費繁且舊基受病過深卽使修復亦難經久惟查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地勢較高土質堅實以之移建費省工倍堪以經久該處臨湖均係坦坡若開挖引渠建立滾壩其壩底與內外渠底相平既免懸溜衝刷而相離舊壩引河亦復不遠仍可引合一處匯達高寶諸湖形勢極爲穩便應請將仁義禮三壩均於該處建立計三壩齊築並挑挖引河三道今按此改仁義禮三河之始通共約估需銀七十餘萬兩而現在桃汛已屆同時興工非剋日所能竣事臣等再三籌計必須不誤本年大汛之用方爲周妥惟有先挑三壩引渠一面派員辦料將仁義兩壩儘先改建並將應行移建之禮壩暫爲緩辦俟引河挑竣先將禮壩地基築做草壩以備本年宣洩仍俟仁義兩壩建成灰漿堅結再將禮壩一律補建如此次第辦理卽遇汛水漲發亦可有備無患刻下先建兩壩並挑渠三道計需費五十餘萬兩一時籌撥難以應手查加培堰圩大隄尙可擇要與辦擬於原估隄工八十萬兩內先行分撥應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百齡等奏確勸仁義禮三壩必須移建一招並繪圖貼說朕詳加披閱當卽召見扈從之軍機大臣及松筠指畫酌商山圩五壩爲宣洩洪湖盛漲保護堰工而設康熙年間靳輔原議建仁義禮三壩乾隆十六年皇考高宗純皇帝特命建智信兩壩迄今歷有年所其地形水勢自必斟酌盡善今該督等奏稱仁義禮三壩近年屢經開放衝跌壩基損壞刷成深塘難以修復卽修復亦難經久擬於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之處移建三壩並挑引河三道儘先改建仁義兩壩將禮壩地基築做草壩以備

本年宣洩計需費五十餘萬兩等語。三壩既不能就原處修復。該督等斟酌情形。奏請移建。但詳閱圖內。舊壩之下。所繪民莊相距甚遠。現擬移建之處。界畫引河三道。兩旁民莊鱗次。則其間田畝廬墓。自必繁庶。所挖引河淺狹。水必泛溢。若挑挖寬深。恐所傷實多。且該處地勢既高。啓壩放水。究能宣洩若干。引河須挑至若干丈尺。若干里數。原摺亦全未敘明。難以懸斷。其舊有三壩。既不開放。則與堰隄無異。必須填砌堅實。與石隄聯爲一體。方足以資捍禦。隄頂處所。並應添建鋪房。派駐弁兵防守。方可保無疎失。合計各項需費。恐該督等所估銀數。以之興辦。尙不敷用。事關謀始。不可不詳細酌核。朕意或於蔣家壩地方。先行改建一壩。本年試爲啓放。若水勢順利。足以消滅盛漲。並於附近田廬無傷。再議續改二壩。著該督等。再行詳議。是否可行。並統計引河寬深丈尺若干。工費若干。另行籌度。繪圖貼說具奏。再降諭旨。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三日。百齡、黎世序奏。伏查山旣五壩舊制。其西則對隔湖之淮河口。遠接來源。其東則入寶應之白馬湖。順利直達。在從前建設時。地形水勢。誠爲斟酌盡善。臣等何敢議改。舊章輕率興舉。惟因時因地。旣形勢之不同。而籌著籌宣。實今昔之迥異。從前湖水收至八九尺。即可外出敵黃。嗣後盛漲。竟長至一丈二三尺。是以誌椿一丈以外。卽須啓壩。以免堰旣工著重。近年黃河底漸淤高。湖水卽收至一丈四五尺。亦不能暢出。禦壩衝刷洪流。迨盛漲長至一丈七八尺。不能不亟爲啓放。而水面既經擡高。一經放壩。勢如懸瀑。猛力下注。壩下河底。跌成深塘。跌塘過甚。堵閉遂難。操縱無權。傾瀉有弊。下游水患。實由於此。儻全湖無分洩之門。則堰旣百里長隄。在在危險。設有疎虞。淮揚兩郡。先受其害。是分洩之路。必不

可少。然舊日三壩跌塘皆深至三四丈不等。原思逐一修復。再四講求。不但錢糧浩大。所費甚鉅。且用土填實。卽加以夯礮。而新舊土性相參。必不能膠凝堅固。勢難經久。殊屬無益。此臣等察看情形。不得不亟圖移建之原委也。查設立滾壩。首重壩基。必須地高土堅。方免刷滌寬深之患。卽如徐州天然峯山等閘。皆就山脚建設。至今開放。並不跌塘。此其明驗。五壩一帶。臨湖東岸。在前明時並未建築石隄。緣其地亦係蔣家壩以下山岡。餘氣所結。比周橋迤北。土性稍堅。地勢亦覺稍高。我朝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因淮泗水發。湖源過盛。始於周橋以南。接築石隄。以資捍衛。並議建滾壩。定制蓄水至九尺以上。卽聽其滾洩。今洪湖蓄水較從前益增。必須隨時由壩減洩。始保隄工。若壩座地勢不高。既恐水溢旁潰。基土不實。又恐力猛跌深。舊壩難於修復。則臨時啓閉之機括。竟無把握。此又臣等詳核形勢。不得不移於蔣家壩山坡以下地方建設之實情也。臣等復先後親詣蔣家壩以南。建壩之處。逐細覆勘地勢。由西南老子山一帶。向東南迤邐而下。甚爲高亢。建壩可期穩固。現在估建三壩。內仁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過水。義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外過水。禮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三尺外過水。均係照舊壩近年過水丈尺。分別核定。壩身各寬六十丈。合計三壩過水。已寬一百八十丈。將來按誌次第開放。分洩自屬靈便。其壩下引河三道。各按地勢挑挖。長自七百餘丈。至八百丈不等。計四里有餘。底寬自三十丈至四十丈不等。深自四尺至一二丈不等。河底均與壩底相平。洩水至大。不過數尺。其引河下洩之水。仍匯入舊壩引河所洩之叉河內。統歸高寶等湖東注。且順勢平瀉。不似舊三壩下之直掣水。以紆徐而溜緩。河身足資容納。斷不致湧溢出槽滋患。並於北面地勢稍低之處。接築攔堰一道。隄頂一律相平。更足防護。

該處南北村莊。半在高阜。距引河兩岸尙遠。並無妨礙。雖頭二道河身內。間有民塚。爲數無多。該處居民。亦因移壩可免水患。情願遷避。臣等均酌量捐給遷費。並無抑勒。其兩岸不必遷移之塚。地勢甚高。河槽之水。不致漫及。所有河身佔用之荒熟地畝。仍卽勘明。照例題豁。咨部查核。臣等竊以如此斟酌辦理。所有湖水宣洩之機宜。引河匯流之處。所均與舊制相符。屢經詢之南河年久文武員弁。及山盱一帶老民。亦皆稱爲穩便。惟本年大汛屆臨。信壩現未完工。僅有智壩一處。接長石底。雖可啓用。究不能十分放心。此時亟宜豫籌宣洩之路。但現擬移壩處所。事屬創始。計須萬全。誠如聖諭。先建一座。試看本年過水情形。以昭詳慎。臣等酌議。將義壩趕建石壩一座。挑挖引河一道。以備宣洩。復思洪湖水勢難。以懸定。並將擬建仁壩處。盤做草壩。其壩下引河一道。亦乘時挑出。多一路洩水。庶盛漲時。更覺有備無患。一面備集料物。俾資臨時應用。臣等未敢拘泥。現卽委員分投挑築。其改建之禮壩。及壩下引河。均暫緩辦理。俟秋汛後。察看該壩洩水情形。再行奏請訓示遵辦。至舊有三壩。既不開放。自應填砌堅實。現在各該壩均加有柴土。後餞尙爲寬厚。可資抵禦。從前本有弁兵堡房。督令加意防守。此時毋庸添設。俟新壩建成後。再爲補築石工。與通工石隄。聯爲一體。益增鞏固。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一日奉上諭。百齡等奏。遵旨覆議移建山盱仁義禮三壩一摺。山盱三壩。近年疊經啓放。跌塘過深。計有三四丈不等。勢難修復。卽修復亦必不能經久。自不能不議改建。蔣家壩地勢高亢。逼近山根。土性堅實。壩基可期穩固。新挑引河。仍可歸舊壩引河宣洩。於該處民居。亦無妨礙。該督等旣覆加履勘。審度情形。力稱穩便。著卽照所請改建。本年先將義壩。趕建石壩一座。挑挖引河一道。並將仁壩地基先行

盤做草壩。挑出引河。以備宣洩盛漲。所有趕做壩工。務須於大汛前一律辦竣。引河尤須挑挖寬深。俾水勢無旁溢之慮。如本年節宣得力。則三壩分年遞修。可以永資保障。而工費從容措辦。亦不致形支絀。至舊壩既不開放。尤須填砌堅實。該處爲歷年水勢所趨。經行已熟。且外有數丈深塘。根脚不固。必須夯礮堅實。使與石壩聯爲一體。大汛時仍須多派弁兵。不分晝夜。住宿防護。勿稍疎懈。是爲至要。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百齡、黎世序議覆御史程贊清陳奏一條。查堰盱石隄。歷年久遠。下層石塊不能穩實。皆由底椿均已朽爛。加以近年湖水較從前收蓄既高。遇有倒卸。石工難於清底。卽就水中摸砌。根脚不堅。前河臣吳璫等。試做碎石坦坡數段。俾護石隄。經歷風暴。比石工壁立之處。水淺波平。實爲籌維保護起見。然碎石工。宜於黃水。而不宜於清水。緣碎石拋擲水中。不能用灰漿抵砌堅結。於黃水俾護埽段隄身。凡有空隙之處。泥沙灌入成淤。頗爲得力。且止須照二五收分。足資估辦。亦可久站。卽如徐州銅沛廳近山之處。前河臣蘭第錫、康基田、吳璫、徐端、戴均元皆用碎石。於埽前拋護。經歷數年。尙多完整。較之埽工歲歲加鑲。所省實多。至堰盱大隄之外。皆係清水。拋填碎石。不能合縫。一經風浪掣刷。易於卸動。溯查從前曾試拋數段。坦坡係照五收估辦。比黃河所做坦坡。寬至加倍。爲時未久。業已塌入水中。卽不能久站之明證。雖現在根底尙存。擁護未嘗無力。而歲歲加修。所費甚大。如須拋築堅實。則必加寬七收八收。計每隄一丈。須用碎石一百餘方。卽以一百里。長一萬八千丈計之。已須碎石一百八十餘萬方。每方例價。照三兩至四兩不等。計算。卽須銀六百餘萬兩。所費實屬繁鉅。且隔湖採運。全憑風力。不能剋期到工。例價旣恐

不敷。完工又難豫定。况於水中拋擲。若放坡過寬。其分收之丈尺。用石之多寡。丈量驗收。殊難考究。即使石料到工。先行委員點驗。而工段太長。經時太久。查察難周。迨拋砌完工之後。每年風浪擊卸之處。尙須添補。增用錢糧。仍非一勞永逸之策。是以雖經奏奉諭旨。而再三計議。不敢輕易興工。現在奏明幫培大隄。以資堅守。所有碎石坦坡。並非無所裨益。實屬不易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十三日。百齡、黎世序奏。山旰仁義禮三道減水石壩。經臣等勸議。在蔣家壩迤南。地亢土堅處。所另行改建。奏奉諭旨。已恭載五月朔日。欽此。臣等欽遵。審訓。即經派委文武員弁。分投趕辦。並因所挑引河地近山岡。土帶砂礪。雖挑挖工鉅。將來啓壩放水。可免跌塘之慮。惟河底土性。既如此堅結。原估寬深丈尺。恐分洩未能通暢。祇承聖明指示。機宜引河。尤須挑挖寬深。復將仁壩河底。加深一尺。義壩河身。展寬十丈。俾減下之水。不稍旁溢。再查兩道河尾形勢。尙有平衍之處。並經接估抽溝。以資通順。其兩岸應築束水攔水土隄。俱經派員分辦。即專委淮揚道徐承恩。住工督催。節據各工員具報完竣。臣黎世序親詣該工。將各員承辦之引河。並束水攔水隄壩等工。逐細勘量如式。並無偷減。仁字壩盤做草壩。亦已鑲成。仍用重土追壓。義字壩石底工程。現亦上緊趕辦。查洪湖水勢。自交夏至節後。陸續共長水一尺一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三尺三寸。較上年盛漲。計小三尺餘寸。察看現在情形。湖面寬廣。足資容納。無須啓壩減洩。即續有長發在一丈五尺以內。總擬極力堅守。以收蓄清敵黃之益。兼使下河普慶豐登。儻長至一丈五尺外。再有續長。即行相機酌啓壩工分減。計時已在秋成之後。於下游可無妨礙。本年黃河水勢。較上年盛漲。亦小至三尺有餘。仰托聖主洪福。河底日刷日深。秋後水落。則清高於黃。湖水可冀暢出刷。

黃濟運。以除倒灌之患。漸復舊制。實爲臣等至願。至舊減水壩五道。內仁義禮三壩。上年已將埽戩後內塘填築寬厚。足資抵禦。智壩接長石底之工。現已砌竣。信壩陞高壩底工程。亦已興砌。臣等飭令照估趕辦完工。五壩外首護埽。間有風浪掣蝕段落。節經隨時補築完整。現俱一律堅鞏。堰圩兩廳臨湖大石隄。亦俱平穩。石隄後尾土。因連次風浪。間段掣刷溝槽。均已勘估填補。其加幫土工。現亦擇要派員分段興辦。務期處處籌備。續密上慰聖心。庶念南河成案。緘編。

九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洪湖水勢。本年交秋後極力收蓄。存水一丈五尺。底水本旺。自月之初旬。豫省睢州漫工奪溜。全黃南注。由安省鳳潁渦淮等河。徑達洪湖。來源湧急。並據河南具報。萬錦灘及沁河南處水勢。月初仍在加長。甘肅寧夏府。於九月初四日至十一日。接續共長水九尺一寸。各處長水匯流下注。添波助流。是以洪湖水勢。於十九日起。至二十八日。連接增長。高堰誌椿。現長至一丈六尺八寸。極形浩瀚。前經拆展禦黃束清兩壩。並將外南廳吳城七堡啓放。原冀清水暢出。刷黃連日以來。湖水仍屬增長。尙不足以資分洩。督臣百齡。於帶領各處官兵。赴徐防禦前。自浦起身時。臣卽將湖水接長。現屬西北風當令。必得多籌減洩之路。以保平穩。向督臣面商意見相同。並據淮揚道具稟。啓放山盱壩工。分洩漲水。臣卽於二十二日。督飭道廳。將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並智字壩先後啓放。查蔣壩迤南仁字壩引河頭柴壩。業於七月間鑲盤堅穩。義字壩石底工程。亦經委員趕集料物。尙未興砌。現將該壩引河頭鑲做柴裏頭。以資鈴束。一體啓放。至智字壩底接長石舌。亦經工員於五月間辦齊。灰漿已老。茲各該壩啓放過水。均極平穩。不致跌塘。山盱舊仁義禮信四壩護埽。前因風浪撞掣。雖已隨時補鑲完整。但湖

水日長。現又一律加高。俾資抵禦。裏河廳臨湖隄工。逼近湖面。風浪堪虞。臣飭該廳。趕加子堰。並酌鑲馬鞍埽。埽後填築土坡。務期高大堅實。運口蓋壩接長之工。亦已鑲成。現仍將頭二三壩及各護埽。一并加鑲高厚。其運清平三汛隄埽工程。及揚河廳兩岸各工。均經分別鑲修。凡有掃灣處所。添鑲護埽。隄身窄狹段落。並卽估幫餞工。裏河雙孔涵洞。柳園頭。草閘。揚河竹絡壩。白田鋪。俱經相機啓放水。勢匯注高。寶諸湖。由鳳凰橋等處水口。循序歸江。高郵車邏等壩。仍在竭力防守。非十分緊要。不肯輕放。南河成案。綴編。

十月十三日。黎世序奏。洪湖水勢。自分啓各壩後。仍日逐加長。截至十月初七日。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七尺九寸。緣本年湖水。收蓄充足。加以豫省睢州漫口。全黃下注。來源過盛。是以雖經啓放減水各壩。仍有長無消。堰肝兩廳石工。高者僅出水一二層。卑者將與水平。情形喫重。九月三十日。及十月初七。初十日。西南西北風大。湖浪撲隄。勢甚險要。堰肝石工。間段塌卸。各一百數十丈。各舊壩護埽。亦間有掣塌。臣督率道將廳營。竭力搶鑲。摟護。幸保平安。惟湖水尙在有長無消。勢難容納。堰肝隄工。爲淮揚兩郡民生所繫。往後西風正多。急應分洩。以資保護。據該管道將廳營等。逐細查勘。稟稱減洩之路。除已放各壩外。惟有舊仁義禮信四壩。而四壩之內。仁壩石底已經跌通。南金剛牆。亦經塌卸。且該壩逼近北東水隄。設有衝損。關係亦重。義壩底後前跌塘深至四五丈。久經填塘封閉。斷不可啓。信壩修砌尙未全完。難以啓放。惟禮壩石底。雖亦跌損。而僅寬三十餘丈。刷深不過三丈。比仁義兩壩。情形較輕。且係上年新堵之工。埽壩尙多完整。於中間啓拆四十丈。南北兩壩。尙可盤頭裹護。以資錯束。將來堵閉較易。錢糧較省。臣以

禮壩亦經跌塘。上年堵閉。頗爲費手。未可輕議啓放。與道將等再三辯論。復據稟稱。若尋常湖水長發。來源計日可消。跌損之壩。自不敢率行啓放。今豫省睢州漫口之水。全黃匯注。洪湖患其漲滿難容。不患其宣洩過甚。情形不同。臣復帶同道將廳營。查勘現在湖水盛漲。前經拆展禦黃東清兩壩。並啓放吳城七堡及智字壩。并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分路減洩。不爲不暢。無如黃淮兩水。並注歸湖。來源過大。實非尋常湖漲可比。不可不再籌分洩。而合禮壩外別無分洩之路。自應權其利害輕重。相機啓放。未便稍遲。臣於勘定後。知會督臣。卽令啓拆。於初八日啓放過水。壩身並未掣動。洪湖添此分洩之路。連日水勢雖未見消。已不復見長。可期漸次消減。堰盱裏河等處隄埝工程。可期平穩。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九日。黎世序奏。上月二十三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本日召見吳璉。據奏睢州漫工。此時卽趕緊興辦。已恐明春桃汛以前。不及合龍。桃汛後水勢日增。卽不能施工。從前江南邵工。卽係嘉慶四年漫溢。因是年趕辦不及。於次年秋季後興工堵築。旋即合龍。此次睢工堵築事宜。亦祇可於明年秋汛後興辦。惟是漫工未經堵築之前。全河匯入洪湖。恐湖心不能容納。關係綦重。邵工亦係南岸漫口。彼時全黃入湖。賴清口通暢。黃河灌湖出口。得以暢達尾閘。此時清口情形。非嘉慶五年可比。亟須豫爲疏濬。寬深。以防明年盛漲等語。睢汛堵築工程。此時辦理已遲。不得不俟之明年秋汛以後。但漫口一日未經堵合。則黃流一日不歸正河。以全河之水悉注洪湖。清口去路不暢。隄堰必愈形喫重。月餘以來。據黎世序奏。將減水各壩悉行啓放。堰盱工程。尚有塌卸者。當此水落歸槽之時。情形尙然險要。况明年汛水長發之候。堰盱工程。豈可不慮。著黎世序趁此冬令閒暇之時。速卽履勘清口一帶。應如何開展口門。或挑挖

引河啓除淤墊俾湖水得以暢出衝刷河身直注海口不致旁洩該河督卽遵諭妥籌先事綢繆務保萬全欽此伏查全黃匯歸洪湖惟有導之全出清口歸海則下游長河得資滌刷之益山旰各壩得免旁溢之虞實爲至當不易本年睢州漫口湖水陡長臣督令道廳先拆展束清禦黃兩壩隨又啓放吳城七堡原期水勢全出清口無如現在情形誠如吳璫所奏迥非昔比雖竭力展闢湖水未能暢出速消不得已遂開放山旰新挑引河智壩水仍有長無消復奏放禮壩乃一時權宜之計若睢州漫口來年汛前不及堵合大汛水發淮黃並注一湖其漲滿尤非本年九月內情形可比若不豫爲籌計必致堰旰增險臣等溯查從前湖水出口入黃河道寬有二百餘丈下游出海河道比今低至丈餘以故湖中不致漲滿自豫省衝工江境郭家房等處節次漫溢河底墊高湖水卽不能暢出運口一帶倒灌日甚不但下游長河較前高至丈餘卽湖口以外清水入黃之處兩岸漸淤高灘現在河身窄處僅存寬二三十丈比舊日河身不及十之二三是以嘉慶十六年李家樓漫口黃水歸湖清水不能暢出另於清口以上開放吳城七堡而洩水仍不暢速復開放山旰仁壩以資分洩是年吳璫在工目擊深知實非嘉慶五年可比現在清口情形仍與十六年相似至下游長河自李家樓堵合以來雲梯關下至海口雖漸刷深而關以上舊淤尙存本年上游漫口不免又淤所以禦黃束清兩壩及吳城七堡悉照十六年全行展闢而湖水仍未暢消臣焦慮萬分已將禦黃壩迤上順清河一道挑挖深通並將去冬於惠濟祠前挑挖新河一道一律啓放分洩茲復與道將等再四體察但於清口關展而大河高仰自雲梯關以上至清口以外計二百餘里卽水勢攻刷得力亦難旦夕奏效挽救實無全策爲今之計惟有將清口一帶河身淤窄之處加挑引河使

湖水多出一分。則湖中少一分。漲滿之虞。大河卽多一分刷滌之力。遂處估計。自束清壩起。至禦黃壩外。大河邊止。估挑引河三道。共長一千二百四十餘丈。底寬十二丈。至十六丈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並將束清西壩。再行拆展。口門寬至八十丈。連吳城七堡。口門寬七十丈。共計出水口門寬一百五十丈。其禦黃正二鉗口各壩。亦一律闢展。趁此水小。妥爲挑挖。來春早爲啓放。以期湖水多出清口。刷滌大河淤墊。得能漸臻深暢。卽有吸川東下之勢。湖水亦可速消。但恐來春大河尙待刷深。而汛水已先長發。當淮黃分道之時。尙難容納。况兩水同歸一湖。若遇匯流並漲。卽清口深通。亦恐不及宣洩。必須妥籌分減。庶可有備無虞。查舊仁義兩壩。已斷不可開。禮壩石底衝塌。跌塘。本年開放。出於萬不得已。現在趕堵。來年亦斷難啓放。惟智信兩壩及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可爲分洩之路。其兩壩石春。因籌蓄湖水。比舊壩擡高二三尺。兩處引河。因創始時不敢過求寬深。恐致衝跌爲患。昨經啓放。過水兩月。現已水落斷流。土性極堅。分毫未動。惟洩水無多。尙應加估寬深。趕爲挑辦。以備來年之用。此四處分洩。均有節制。如明年汛水不大。卽此四處亦應得守且守。不輕啓放。俾湖水專注清口。以收刷河之益。如水勢盛漲。但期就此四處。次第分洩。卽能平減。則堰盱大隄。不致著險。高寶等處。亦無虞洩水過大。至堰盱二廳。石工倒卸段落。現在確估。於明春水小時。趕爲補砌。以禦大汛。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三

淮水 乾隆十二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奉諭。吳璣奏查勘清口引河工程。據稱黎世序擬將束清、西壩、順清河、吳城、七堡、禦黃正二壩一律闢展。並於河身淤窄之處。估挑引河三道。共長一千一百十六丈。原估自底寬五六丈。至十六丈八尺不等。今又量加酌減。計需銀三萬二千餘兩。此外尚有闢展各壩。切灘抽溝。零星各工。所費僅數千兩等語。清口爲宣洩湖流正路。本年睢工不能早堵。全黃注湖。前經黎世序奏請於河口淤窄之處。估挑引河。當降旨交吳璣覆勘。茲據奏稱。均係必應辦理之工。需帑計祇三萬餘兩。著照所估。剋期興辦。早一日辦竣。即早得一日之益。百齡等務當督飭工員。認真經理。將應挑處所。一律疏挖深通。俾湖流暢出。不特汛水長發時。藉減洪湖盛漲。兼可增刷河之力。如查有草率偷減情弊。即行嚴參示懲。此外闢展各壩。切灘抽溝各工。一併核實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閏二月二十八日。百齡黎世序奏。南河本年情形。黃淮二水。匯於洪澤一湖。高堰誌椿。上年十二月底。存水一丈八尺。自本年正月至今。陸續長水一尺六寸。誌椿現存水一丈二尺四寸。清口以下黃河及淮揚運河水勢。漸長二尺餘寸。至三尺餘寸不等。湍流消洩。歸海歸江。而湖口所出。總不敵湖中之所長。是以不免停積。現在時交桃汛。已屆汛水長發之時。急需暢洩。方無漲滿之虞。仰蒙聖明。恩准加挑清口一帶引河。及禦黃壩下減壩。對岸毛家嘴南岸等處。挑切灘嘴。俾資湖水暢出。臣黎世序於奉旨後。遵即派員

分工發銀趕辦。茲於月之二十五日，業已一律完工。親爲查驗，均屬照估如式。查宣洩之路，早放一日，則湖中之水亦早消一日，而大河刷滌之益，可早得一日。是以卽於二十六日，將各引河全行開放。湖水外出，頗形順暢。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六日奉上諭。百齡等奏清口一帶挑工完竣，啓放宣洩，並湖河水勢情形一摺。覽奏俱悉。洪澤一湖，本專注淮瀆之水，今加以全黃匯注，勢益浩瀾。此時甫屆桃汛，而高堰誌椿長水尺寸，已日見加增。計湖口所出之水，不敵湖中所長之多。此後伏秋大汛，長發更甚。時日又長，豈不更虞漲滿。下游百萬生靈，朕心垂廬綦切。且淮南爲財賦所出，儻致商民失業，又將何以撫綏。此事關係甚大。現在引河雖已開放，伊等又於南窰等處，修建閘座，以資宣洩，其隄工保障事宜，尤屬緊要。更當加意講求。朕今以淮揚百萬生靈，付交汝等一切應行籌備之處，皆當未雨綢繆，思患預防。此時國帑不能寬裕，自應力爲撙節，但實有應辦之工，亦不可因小失大。欲省轉費，所有籌辦修守事宜，該督等盡心擘畫，務保萬全，仍隨時具奏，以慰廬注。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初六日，百齡、黎世序奏查勘東清壩以下新挑引渠，探量水深一丈一二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較前已刷深一二三尺，並刷寬一二丈不等。其吳城七堡、順清河等處，溜勢亦極通暢。局勢大覺開展。旬餘以來，湖水僅長一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三尺五寸。時屆夏至，而湖蓄轉不見增盛，自係出路漸暢，是以隨長隨消，不致多爲停積。並查據下游廳營稟報，山清、海安一帶長河，按旬測探，水深一丈一二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其雲梯關外，自八套以至海口，均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灘高水面，尙有四五尺。

大溜歸槽。日刷日深。較上年已深三四尺。指日大汛屆臨。水力增旺。刷滌自更深透。而湖水東注。亦必倍暢。臣等仍卽由高堰至山旰查勘。上年歷次風暴。壟塌各段石工。修砌多已完竣。其稍有未竣者。亦剋期可完。舊仁義各壩埽工。間被本年風暴。卸之處。均經該道廳補鑲完整。信壩修砌石底。亦已竣工。灰漿漸次乾老。大汛時卽可啓放。至智信二壩以下深塘。均一律填平。盤築堅實。其上年堵閉禮壩後餞。亦將次完竣。惟壩壩外水面寬深。恐被風浪掀揭。且南北壩尾。均與石工交接。恐不能合縫。已飭令添築撐壩二道。並於撐壩內塘用土填實。益期穩固。所有蔣家壩仁義二道引河。續估展寬加深。亦經趕辦完竣。俟至大汛時。湖水長至一丈四尺。卽將新挑仁義二道引河。先行啓放。以漸舒其勢。如再長至一丈五尺以上。續將智信二壩次第啓放。則各壩下注之水。循序有節。下游揚河一帶。或不致陡漲滋患。南河成案續編十一月九日。百齡黎世序奏。自九月二十七日立冬後起。至十一月初八日月餘以來。湖水又續消一尺三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四尺二寸。山旰智信兩壩。奏明俟湖水消至一丈五尺。卽行堵閉。臣等督令該道廳等。如期進占。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一月初三日。先後堵合。現在趕澆裏餞。以期堅穩。其仁義兩引河。卽次第興堵。山安啓放。李工於九月下旬。水勢漸消。而海屬存鹽。亦經運完。卽令照舊堵合。現在趕澆裏餞。俾水勢全力刷滌。正河揚河廳屬水勢。自智信兩壩堵合後。業已漸消。車邏南關等壩。現令堵閉。河口一帶。自霜降後。至今水消溜急。刷滌益形深闊。順清河口門。逐漸刷寬六十餘丈。水深四丈餘尺。至六丈不等。堵閉需時。臣等督飭道將廳營。先爲興辦。現已兩壩進占。吳城七堡。隨後亦卽趕堵。禦黃東清兩壩。收束工程。臨時察看趕築。上月內。西南西北風較多。堰旰兩廳石隄。間有卸之處。五壩護埽。亦

間被掣墊。現飭各該廳營分投撲護補鑲。本年啓放智信兩壩。均屬平穩。惟信壩近土舌處。不免損動。今於堵閉後詳看實緣壩底比舊制擡高。下注之水勢如懸瀑。以致易於衝跌。查前年智壩土舌衝損。當經奏明接寬石底。本年啓放所接石底並未損動。已有成效。今信壩情形正與智壩相同。自應亦照智壩辦法將石底接寬。現令確估趕辦。以期無誤。來年啓放。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年三月百齡黎世序奏。自外河廳境起。本有清水流行。黃水到後。報長四尺餘寸。下至海口。僅據報長二尺餘寸。臣等猶以爲初放引河水未全注。俟睢工合龍之後。水勢必更加長。迨經數日。各工水勢不但未報續長。並據報陸續消水一二尺不等。探聞睢工合龍業已穩固。黃流全歸正河。暢行入海。愈至下游。長水愈少。而流行愈駛。自係下游河道及海口通暢之故。外河廳順黃壩誌椿爲南河水勢考較最準之處。現存水二丈四尺九寸。較比嘉慶十七年二月內蕭南李家樓合龍後順黃壩誌椿。長水至三丈三尺。計小八尺餘寸。以節氣水勢而論。均當桃汛以前。現在黃河下注之水。並非比嘉慶十七年二月較小。實緣河口以下。經兩年清水暢行刷滌。河底比前寬深。此爲明驗。現在洪澤湖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一尺二寸。計高於黃水數寸。暢出敵黃。清黃交匯之處。直射至彭家馬頭以下。足徵湖水勢強。尚可敵黃。在工官民人等。目覩情形。均稱近年罕見。積年淤墊。現在已刷去十之三四。從此再能愈刷愈深。即可全復舊規。平成永慶。所有河口禦黃束清兩壩業已趕爲收窄。以期箝束。順清河口門。趁此黃水頂托。溜勢稍平。卽督飭上緊堵閉。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百齡黎世序奏。竊照黃河自交夏至後。卽屢次長水二三尺不等。尙屬旋長旋消。不致漲滿。惟淮水

於五月二十三日。起至六月初六日。洪湖陡漲水四尺一寸。藉以敵黃濟運。甚爲得力。初六日後。至十四日。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七尺。接據正陽關水報。該處自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三日。共長水二丈四尺九寸。緣淮河上游。大雨連旬。各山泉匯歸擁注。實爲多年未有之事。此後來源多少。尙在未定。不可不速籌宣洩。查河口禦黃壩。從前舊制。湖水長發。卽行拆展。以洩湖漲。而助黃刷沙。自近年河底墊高。雖湖水盛大。亦不能外出。徒有倒灌之害。是以於重運全行渡黃之後。卽行堵閉。本年清口以下。河底比前刷深數尺。現在黃水雖在增長。而清水尙在暢流出外。自當因時制宜。將禦黃東清兩壩。並行拆展。以減洪湖盛漲之勢。而助黃河刷滌之功。如此後湖水漸消。黃水較大。再將禦黃東清兩壩。相機收束堵閉。期於宣洩。錯制機宜。均無貽誤。至山盱仁義兩引河。智信兩壩。專爲分洩湖水而設。現在湖水雖然暢出。清口一經黃水見長。頂托卽宣洩無多。所有山盱引河滾壩。卽飭令全行啓放。本年五月以後。陰雨連綿。高寶濱湖。及下河各州縣。前已據報低窪田畝被淹。再益以壩水下注。誠恐田畝被淹稍重。臣等與道廳等。通盤籌計。現當洪湖水勢長發之際。堰盱長隄。關係甚重。與其坐視漲滿。設有疎虞。爲患滋深。不如預爲啓壩宣洩。究有節制。其歸江歸海各閘壩。均飭令早爲啓放。使水勢循序分消。不致過於壅積。南河成案。續編。五月二十三日。百齡奏。臣自十七日到浦。察看黃水。節次長發。漲至禦黃壩內。清水僅存一丈三寸。雖能頂托黃水。不能衝黃直出。現在禦黃壩。及新築之鉗口壩內外。因清黃相抵。水無溜勢。漸至停淤。測量壩上下水深。自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尙有至淺一段。僅深一尺九寸。至二尺二寸。計三進漕船。尙有江西湖南各幫六百餘隻。未經渡黃。現雖押令全行起剝。而船身笨重。卽全行卸空。猶喫水二尺三四寸。刻下

節逾夏至。大汛已臨。黃水難期驟落。湖水向於此時。亦從無大長。似此內外頂托。平衍無溜。若不設法挑逼。必致河道愈墊愈淺。恐難即日暢通。或致稽延重運。所關甚鉅。臣察看情形。十分焦急。隨督同道將廳營詳悉籌議。查向來河槽淤墊。惟有築壩逼刷。呼應較靈。今已於壩內外添築接長至五十餘丈。並又起槓木把逼溜。而溜勢仍屬遲緩。緣禦黃壩內外從前本窄。故行溜易形迅駛。自上年大關清口宣洩湖漲。致將河身刷盪過寬。水即緩而無溜。所以黃水稍爲內濠。卽形溜淺。而壩內河面闊大。竟同止水。前雖築壩。亦難見功。現在重運急須渡黃。惟有急則治標之計。速分其頂托之勢。庶克收挑逼之功。現又將禦黃壩以內兩岸相度形勢。於寬闊處所加築挑束各壩二十餘道。先澆土尾。用柴裹護。無分疎密。務期刷出水泓。並將該處兩道分汊河形堵合。免其分溜。仍飭用鐵篋船隻。在淤淺處往來爬疏。俾令沙鬆易行。一面將束清壩進占收窄。使湖水溜勢掣動。自能刷出河槽。設或黃水意外多消。清水格外加長。亦可循壩外出。刷黃實於河身有益無損。臣與河臣相商。亦稱舍此之外。別無善策。業已飭令趕緊築做。剋日告成。

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五日百齡奏。臣於上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年洪湖盛漲。爲近年罕有。現在清水暢出。會黃東注。原屬最好形勢。但大汛正長。黃河亦值漲盛之時。恐黃清並漲。一切宣洩修防。均關緊要。其各閘壩啓放後。察看情形。應堵之時。卽迅速堵閉。勿令宣洩過多。下游州縣低窪田畝。被淹百齡亦卽委員確實查明。奏請撫卹。欽此。查湖河自上月望後。同時並漲。全工無不危險。臣與河臣督率文武。隨機策應。竭力搶鑿。幸黃水漸退。各工俱臻平穩。惟湖水雖連日報定。聞日亦或報消。而漲滿情形。驟難卽減。洩水各壩。此時

尙不能議堵。已嚴飭山旰廳。俟湖水消至一丈六尺五寸。卽行堵閉。庶完工後。尙可蓄水一丈五尺餘寸。以備回空抵黃之用。一面先期貯料。以備臨時辦理。應手現在各藩庫關庫奉撥之銀。均已陸續到工。臣已諄屬河臣。隨時發給各廳趕辦料土。以資險工防禦。庶大迅雖長。有備無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初八日百齡黎世序奏。山旰五壩。宜洩洪湖盛漲。保衛淮揚。爲南河最要關鍵。而值黃河水長。必須多蓄湖水。方能暢出敵黃。湖中水勢擡高。由壩身陡瀉。其勢過猛。是以屢經開放。衝跌頻仍。舊仁義禮三壩。不惟石底無存。卽底土亦跌刷成塘。深至五六丈不等。若就原處修復。勢難經久。是以於嘉慶十八年。臣等奏請於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地勢較高。土性堅實之處。另建仁義禮三壩。先爲挑挖引河。是年將仁義兩引河挑成。原估先築仁字壩底。嗣因錢糧支絀。經欽差吳璉到工。會同察看。土性尙堅。可以將壩底暫緩築做。先行啓放宣洩。亦經奏明。自十八年以來。洪湖疊經盛漲。隨時啓放引河。宣洩俱保平安。是山旰新挑引河。甚爲得力。較之啓放舊壩。已有明效。惟查仁字引河。歷經過水。河底堅土。有衝刷之處。堵閉頗難。且恐年年開放。愈刷愈深。則堵閉錢糧。益滋糜費。亟應遵照原擬。建築石壩。以爲經久之計。第仁字河。建築石壩。工程繁重。非計日可成。辦成後。亦須俟灰漿乾老。始敢啓放。本年湖水漲發。卽少一宣洩之路。設湖漲大汛。經臨堰旰石工。益增危險。必須先將禮字引河。於大汛前趕挑。以備異漲節宣。庶蓄清敵黃。機括順利。而全湖汛水。亦克無虞。計現挑禮字壩引河一道。先築仁字石壩一座。約估需銀二十五萬餘兩。至義禮兩壩石底。仍可暫緩。俟將來隨時察看情形。如必須添建。再爲具奏辦理。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二日。奉上諭。百齡、黎世序奏請將改設山盱滾壩引河工程。擇要挑築。并懇將本年修防工需未撥銀兩。照數撥給。各一摺。此項改設引河滾壩各工。既據該督等奏稱。自新挑引河以來。連年啓放。著有成效。著照所請。准其將禮字壩引河一道。仁字石壩一座。趕緊興修。以爲本年節宣之備。所有估需銀二十五萬餘兩。卽於備防工需款內動撥。核實報銷。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九日。黎世序奏。洪澤湖水勢。自義字河智信二壩啓放之後。卽漸見消落。下游高寶諸湖。因本年早啓歸江各壩。是以長水不致甚驟。比之上年盛漲。尙小尺餘。臣與各道將籌商。下河正當早中稻收穫之時。晚稻尙未登場。若早堵山盱壩河。能使高郵車邏南關二壩無需啓放。實於民生大有裨益。而現在河口清水。比黃水較高數尺。外出之勢甚暢。能於多留湖水。專出清口。衝刷下游黃河。亦實爲最好之事。是以於湖水消至一丈六尺餘寸。卽督飭道廳。將山盱洩水較多之信壩。先行堵閉。於七月二十八日斷流。現在湖水尙存一丈六尺。俟再有消動。卽當將智字壩。義字河次第趕堵。俾水勢全注清口。敵黃刷沙。東清禦黃兩壩口門。亦先爲籌備料物。俟水勢大消。隨時收束。以資瀦蓋。堰盱兩廳石工。及各壩護壩。交秋以來。疊經西北風暴。間有掣塌。並刷去尾土之處。均經隨時撲護。鑲填一律堅固。高寶揚州一帶。湖水勢自山盱信壩堵合以後。來源減少。近日已報消落數寸。車邏南關二壩。竟不可放下河晚稻。可獲全收。實爲歷年少有之事。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一日。百齡、黎世序奏。山盱各壩河啓放之後。卽飭發錢糧。預備堵閉料物。迨高堰誌椿消存湖水至一丈六尺以外。卽將信字壩。先行堵閉。次卽堵閉仁字河。跟手將智字壩。義禮兩河。分頭趕堵。數日

之內一律完工。現查誌椿尙存水一丈五尺二寸。止由清口一處暢出敵黃湖。儲實爲充足。黃河水勢自七月下旬以來有消無長。現在外河順黃壩誌椿僅存水二丈六尺八寸。河口清水現高黃水三尺餘寸。束清禦黃兩壩口門均趕爲收窄。以資蓄蓄。惟清水外出過暢。壩門愈窄。刷滌愈深。現在束清壩口門刷深至五丈以外。禦黃壩口門刷深至七丈以外。禦黃東壩舊埽本已黲朽。並因淘刷過深。掣動淤漲。不能存站。以致壩身墊塌。而束清壩亦因禦黃壩掣溜過急。隨見游墊。並卽隨時趕緊補鑲。以資收束。現在河口清水暢出。河底日益刷深。溜勢奔騰。下注疾如建瓴。海口去路十分通暢。惟束清禦黃兩壩隨時拆展接築。不無需費。但關係全河機要。自應用所當用。不敢圖省目前勞費。致失宣洩之宜。臣等惟有督同該管道廳。妥籌撙節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八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奉上諭。前據孫玉庭等奏。禦黃壩口門。因本年清水暢出。刷深至八丈餘尺。若仍就該處進占收束。不特錢糧過大。壩工難期穩固。且口門過深。卽去水較多。難資收蓄。從前禦黃壩。本在裏首。逐漸移出。今清水暢出。遏黃仍應內移。改建於舊二壩地方。庶工程穩固。錢糧不致多糜。等語。朕披閱所奏。因思近年河工平穩。甚賴清水出口有力。足以敵黃。若將禦黃壩口門內移。恐致水勢出口散漫。或滋黃水倒漾之虞。當交戴均元。吳璣。會議具奏。本日戴均元等覆奏。亦以舊二壩地平。距清口尙有五六百丈。清水出壩。行至清口。會黃處所。已屬強弩之末。恐入黃之力較弱。議准將禦黃壩另建於舊二壩地方。仍請將現在之禦黃壩基。裏頭守護。中間酌留口門三四十丈。以資逼溜。刷黃。禦黃壩。爲清水敵黃。最要關鍵。近年向外移建。已漸見成效。該督等仍欲內移。不過因節省錢糧起見。恐誤聽工員之

言欲興工作一有失誤所關匪細卽治汝二人之罪事已壞矣况汝二人皆非河員出身何所見而必欲改移殊屬輕率冒昧戴均元等所議亦不免調停兩可現在禦黃壩基旣爲得勢自不如仍其舊貫不必改弦更張著孫玉庭等仍就原壩跟鑲進占務期堅固得力以收一勞永逸之效事關全河大局不可靳惜小費也臣等查南河最要關鍵惟在蓄清敵黃而清水之能否敵黃惟較湖水面之高低不關築壩之遠近前此禦黃壩之設專爲攔禦黃流倒灌宜於外挺俾內河少停淤之患壩閉時亦無入袖之處若清水外出之時則以收蓄湖水爲主禦黃壩卽與束清壩爲重門攔束宜於口門不深兩壩可以收窄庶鉗蓄得力使清水常高於黃方能出口敵黃利運也湖查乾隆四十一年以前黃河由順黃壩直至惠濟祠前爲清黃交匯之處是時風神廟前束清禦黃共止一壩嗣陶莊引河告成順黃壩壅閉之後於乾隆四十四年始建禦黃壩於惠濟祠前五十年因黃水倒灌又移建於福神庵卽今之黃大王廟前所謂舊禦黃壩也嘉慶九年冬間黃水倒灌漕船淺阻奏明於順黃壩迤北清黃交匯之處接築柴壩挑溜次年卽就挑壩接長築作對頭柴壩名爲新禦黃壩離福神庵之舊禦黃壩三百八十丈每年漕船過竣卽行壅閉十六年因洪湖水枯黃水愈灌復於該壩裏首添築二壩外首添築鉗口壩逐層擊托抵禦迨十九二十年後河底漸深黃水倒灌之勢漸減清水外出之日居多不但漕船過後禦黃壩無庸壅閉且清水常年暢出大汛時與束清壩一同拆展俟秋後水落與束清壩一體收窄作重門關鎖名爲禦黃實亦爲蓄清之用迨至去歲湖水外出益暢將禦黃壩內外多年淤沙灘嘴一洗殆盡實爲極好情形惟束清壩口門刷深至五丈餘尺禦黃壩口門刷深至七丈餘尺收束之時東鑲西墊大爲費手所用錢糧已屬不

費。隨復上緊搶鑲。並於壩工上下。趕幫寬大邊埽。幸免燬失。本年清水外出之勢。比上年更暢。各壩口門。均比上年又刷深丈餘。東清壩口門。現深六丈有餘。禦黃壩口門。現深八丈有餘。臣等原擬均就該壩進占收束。於八月後。即將禦黃西壩。就水勢稍淺處。先爲接築。茲又竭力進占。現已收存口門。寬二十二丈八尺。無如東清、禦黃、東西各壩。新舊埽工。紛紛墊塌。跟鑲補鑲。日不停手。臣等查淮揚道徐承恩、淮海道張文浩。均由河員出身。於工程素稱諳練。河營參將盧順、遊擊張兆。向稱椿埽能手。歷次堵築大工。均合機宜。何至常年收束壩工。竟至棘手。臣黎世序與道將等。推求考究。據稱歷次堵築大工。止於口門收窄之時。河底刷深。均卽晝夜搶築。合龍斷流。卽得穩固。今係鉗束壩門。非堵閉大工可比。須於水深流急之中。日久屹立。該壩從前外移。本係舊日河唇。底土鬆浮。當黃水倒灌之時。到處停淤。愈灌愈淺。不患其深。今清水暢出。數年積久。刷深至八丈餘尺。該工捲埽約寬二丈。捆鑲進占。亦不過寬三丈餘尺。以二三丈寬之占埽。直下於八丈餘尺急溜之中。形同壁立。簾纜繩樞。均難得力。追壓未能到底。必至走失。徒費錢糧。於事無益。是壩門旣不能再爲收窄。復不能禁其不深。所洩之水。倍於尋常。難資收蓄。本年山肝各壩。堵閉較早。收存水一丈五尺餘寸。不爲不多。至霜降日。尙存水一丈四尺六寸。乃自霜節至今。每日消水寸許。現僅存水一丈二尺餘寸。此後凌汛。黃水日消。湖水無所擎托。出口更速。目前距來年重運。尙有四五五月之久。勢必大爲消耗。且洪湖情形。非東省微湖可比。微湖有閘洞。可以關閉。洪湖則全恃壩工收束。現在東清、禦黃兩壩口門。均刷滌過深。此時有出水過暢之虞。來年必有清水不足之患。設至漕船淺阻。關係非輕。是以再四勘籌。惟禦黃內二壩地方。河面較窄。水勢稍淺。土性堅實。就該處重壩一道。將口門

收窄。過水即可較少。束清禦黃兩壩之間。添此一層鉗束。內可擎托束清壩。緩其掣溜之勢。外可節制禦黃壩。減其暢洩之流。兩壩工程。均免著重。庶幾節宣應手。緩急無虞。此臣等籌請另築一壩之源委也。因未經詳細上陳。致蒙聖明指飭。臣等實深慚悚。總之清水原貴暢出。惟冬令又不可使之太暢。恐如高屋建瓴。一洩殆盡。轉致無力敵黃。如果就原有之禦黃壩。可以設法收束。臣等何敢靳惜小費。另作他圖。實緣過於刷深。不能施工。束清壩。亦因掣溜太急。難期穩立。不得不添建重壩。以資擎束。實係廣詢博採。所見皆同。不敢少爲拘泥。致悞事機。所有原設之禦黃壩。現已收窄。照舊修守。並非聽其廢棄。謹將籌辦會議緣由。據實瀝陳。奉上諭孫玉庭等奏。新禦黃壩口門刷深至八丈有餘。捆埽進占。難以施工。自係實在情形。著卽照所奏。迅速興工。妥協辦理。惟是該督等既再四酌籌。移建此壩。務期於蓄清敵黃。機宜實有裨益。儻建壩之後。或不能收效。則錯誤之咎。惟伊二人是問。彼時不但將所用錢糧全行著賠。仍必嚴懲不貸。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二十日。吳璣奏。臣查明蕭南廳王平莊民堰情形。業於十一日具奏。十六日行抵河口。連日詳加履勘。臨黃之舊禦黃壩口門。現存寬三十丈五尺。測量水深六丈餘尺。至八丈餘尺不等。新添之禦黃壩口門。現存寬二十丈。測量水深三丈七八尺不等。東西兩壩身。計各寬八丈。仍於下水幫寬邊埽。益資穩固。較量清水。現高於黃水五尺有餘。迅駛東趨。極爲暢順。臣細詢河臣黎世序。添建新壩之故。因嘉慶十九年後。清水暢出。積年淤沙。刷滌殆盡。本年清水外注。比上年更暢。臨黃舊壩。刷跌過深。八月間收窄至二十二丈八尺。溜勢愈急。新埽復經整塌。該廳趕緊賠補。而愈刷愈深。斷難再行進築。徒資糜費。當與道

將等熟商。不得已於舊二壩地方。添建新禦黃壩一道。方可鉗束清水。免致多耗。十一月。奏蒙俞允。趕緊興工。現已收存口門二十丈。尙可再爲收窄。清水自不致宣洩過多。舊禦黃壩。亦已遵旨盤頭裹護。仍照舊修守。以資重門擎托。不特清水得有節制。卽或大汛時。偶值黃水倒灌。仍可將舊壩相機收窄。藉以攔禦。臣親加查勘。均屬實在情形。委係添建重壩。尙非輕改舊章。所添新壩。鉗束頗爲得力。至束清壩。乃湖水蓄洩關鍵。最爲緊要。十九年後。清水暢行。清口刷深。海口通暢。爲十餘年所未有。惟時屆冬令。該壩正應儘力收蓄。方可爲來歲禦黃之計。臣緝量口門。尙存寬二十六丈五尺。水深五丈。至六丈餘尺不等。湖水尙難多蓄。因向河臣細詢。未能收窄之故。縣本年湖水流行更暢。日見刷深。且河底衝跌。高低不平。十一月間。口門已收至二十丈。掣溜愈急。新壩走失。口門復塌。寬至三十餘丈。所塌新壩。河臣已令該廳賠繳。仍竭力補進。兩占。趕幫寬大邊壩。收口門二十六丈五尺。形勢稍定。因該壩衝跌愈深。河底又不平整。新壩尙須盤壓。未敢急於再進。轉致閃失。但湖水現存一丈一寸。自此時至四月以前。俱在湖瀦消耗之時。束清壩口門。尙未能趕緊收窄。湖水仍不免多洩。將來黃水長發。恐難抵禦。必須另籌收蓄之法。以備敵黃。庶可稍有把握。因思湖水由五道引河。匯注束清壩。滔滔外出。若得來源稍減。則去路自輕。詢之河臣黎世序。引河頭設法堵截之計。亦曾與淮揚道徐承恩。並參遊等籌議。及此。茲復會同詳勘。束清壩旣不能剋期收窄。自應從上游設法。以減來源。俾清水存蓄稍多。卽可預爲敵黃地步。此係全河最要機宜。所關甚鉅。尤須廣思集益。詳慎妥籌。臣查徐州道嚴痕。淮海道張文浩。並原任河南下北同知張協鼎。俱係在工年久。最爲諳練。明幹之員。臣札委各員。先赴河口。一面會同河臣督率各員。逐細履勘。湖內引河。

五道共寬一百二丈。流行湧盛，匯歸東清壩外注。是以該壩倍形喫重。今擬將張福口、太平河、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共寬五十五丈，悉行堵住，祇留天然引河一道通流，僅寬四十七丈。則匯注東清壩之水，計可減少一半。上游既減其來源，而禦黃新壩再酌爲收窄，又得節其去路，湖內出水較少，自可存水較多。蓄清多收一分之功，卽敵黃多得一分之力。且東清壩來源輕減，壩工亦不致過於著重，尙可相機再爲收束。臣等再四講求，目前急圖收蓄之計，舍此更無良法。各引河水勢較淺，易於堵截，僅需料一百餘墩，費尙無多。而東清壩新壩可期跼穩，卽再進築，亦可無衝塌之慮。所省實多。來年湖水長發時，卽將引河壩壩起拆，亦不費事。仍可暢流無礙。事關緊要，未可稍有稽遲。河臣已督令道將廳營等迅速集料興工。旬餘卽可趕竣。臣暫住工次，俟引河堵截後，察看湖水壩工大局安定，再據實具奏。起程回京，恭復恩命。奉硃批，依議辦理。蓄清敵黃實屬最要，勉力籌畫，毋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黎世序奏：河口新添禦黃二壩工程。臣奉到諭旨，飭令趕辦。後遵卽兩壩分投晝夜進占。至上月底，趕辦將完。適蒙欽差刑部尙書吳璥來工，臣迎赴蕭南，會同查勘。王平莊隄埝工程後，卽同至河口，查看情形。新添禦黃二壩業已完工，照向來定制，收窄口門二十丈，探量壩門水深三丈七八尺。比舊禦壩口門深至七八丈以外，尙不及半。過水減少，鉗束甚爲得力。其舊禦黃壩霜降後收窄口門至二十二丈八尺，兩壩尙屬穩立。東壩因水勢過深，新壩復經墊塌。臣責令該廳賠補，趕緊盤頭收存口門三十丈五尺，以資重門擎托。東清壩霜降後收束口門至二十丈，因水勢過深，掣溜愈急。西壩新進占壩走失，亦責令該廳賠補，再爲趕緊幫寬進占。欽差尙書吳璥到工時，收窄口門存二十六丈五尺，形勢稍定。

但該壩衝決太深，河底高下不平，新壩尙須盤壓，急切未能進占。經吳璉詳查遍詢，均屬實情。因與臣奉同該管道將，並吳璉檄調在工年久各員，悉心籌商，擬將束清壩內五道引河酌堵四道，以減清水之來源，並將新添禦黃二壩口門再爲收窄，以減清水之去路，使不致多洩。卽與收窄束清壩口門無異。一切籌辦緣由業經吳璉奏聞，臣卽督令道將廳營星夜趕集料物，將張福口、太平河、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分投興築。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悉皆堵截斷流，止留天然引河一道，通流出口，並將新禦黃二壩接前一占計長四尺，現存口門寬十六丈，亦一律完工。現在洪湖高堰誌椿存水一丈，比上年冬底存水尙大數寸，較高黃水五尺餘寸。臣查高堰湖水十一月內，每日消落一寸，自新添禦黃二壩收窄之後，至今兩旬有餘，僅消水三寸，鉗束尙爲得力。轉瞬交春，正冰融水長之時，湖水有所擎托，不致再爲消耗，似足敵黃濟運，堪以仰慰聖席。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吳璉、黎世序奏查蓄清敵黃爲全河第一關鍵，而蓄洩機宜總在束清禦黃兩壩，互相節制。自嘉慶十九年後，湖水暢出，匯黃東注，并力攻沙，清口深至七八丈，海口亦深至三四丈。大河一律加深，實爲大好氣象。惟從前水淺溜緩，兩壩易於施工。近年衝刷日深，倍形著重。禦黃舊壩，因水深難以鑲築。業經臣黎世序會同督臣孫玉庭奏蒙恩准添建二壩一道，足資擎束。但黃水倒灌，則以外禦爲先，清水暢行，尤以收蓄爲急。束清壩首當湖水匯出之區，更爲喫緊。查該壩自嘉慶十年建築已歷十餘載之久，近年金門水勢愈刷愈深，河底高下不平，致壩工屢鑲屢墊。現將湖內引河堵截四道，並將天然引河收束二十二丈，以減來源。湖水無虞多洩，惟思該壩現在水深六丈餘尺，進占已甚棘手。迨

至大汛。勢必衝跌更深。恐秋冬鑲築。尤非易。因與諳練之員講求。僉稱束清壩。於水深溜急中。孤懸力薄。若專靠該壩收束。不特費多。且難穩固。必須添建二壩一道。鉗束水勢。鑲做工程。方有把握。查束清壩迤北。運口蓋壩迤南。相距五十丈處。河面寬一百二丈。水深三丈。上下形勢。頗爲扼要。擬請於該處建設二壩。雖新壩另需土料錢糧。而水淺底平。進占得占。費用較省。且舊壩得此擎托。祇須量爲盤築。所省亦多。合計銀數。仍與往年用項相做。不致格外多糜。等語。臣等親勘熟籌。現在之束清壩。衝跌過深。實難倚恃。儻收束不能得力。必致湖水不能敵黃。所關非細。自應添建二壩。以作重門。多一鉗束之工。即多一收蓄之效。至所擬新添二壩。如春間趕緊做成。一交大汛。即須拆展。轉致兩次勞費。應待春融。鑲盤裏頭。酌進數占。留存口門七八十丈。以備湖水漲發。暢行宣洩之路。俟秋冬察看湖水大小。再爲接長收窄。如此層層關束。若能清水長高。則禦黃兩壩。卽同爲束清之用。設黃水偶漲。而束清兩壩。亦可助禦黃之力。彼此相爲表裏。宣節得宜。似於蓄清敵黃。大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璉奏。臣暫住河口。籌辦收蓄湖水事宜。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先將大概情形具奏。查張福口等處。引河四道。經河臣飭道將廳營。分投趕辦。於月杪先後堵閉。並澆築裏餞。甚爲妥實。因所留天然引河一道。水面尙寬。復於東西兩灘崖。築成柴土壩二十二丈。祇留河面寬二十五丈。新禦黃二壩。前已收存口門二十丈。今又收窄四丈。僅存口寬十六丈。該兩處工程亦俱以次辦竣。臣會同河臣親往各工。逐細查看。一律穩固。並較量引河各壩。上水高於下水五尺。是湖水擡蓄。已有明驗。高堰誌椿。旬餘並未落水。其爲外注水少。顯然可見。查嘉慶二十年冬底。湖水較高。黃水二尺八寸。次年伏汛。黃水倒灌三次。每次

不過三四日。黃水見消。清水仍卽暢出。二十一年冬底。湖水較高。黃水五尺八寸。次年伏汛。黃水倒灌一次。僅止二日。黃水見消。清水旋卽暢出。茲查二十二年冬底。湖水高存一丈。近日黃水又落數寸。清水較高。黃水六尺有餘。以此計算。比前兩年。黃水底又加深。清水勢更建瓴。且引河既減。其來源。禦壩又節其去路。湖外出水較少。湖內存水自多。不特桃汛時。黃河長水不大。固無慮。其倒灌迨大汛。黃水旺盛。湖水亦必加長。卽偶有倒灌。祇須黃水略消。清水卽可暢注。似不致有淤淺之虞。運河亦經清水刷深。兩岸隄高水面丈餘。土埽工程。俱屬穩實。臣留心察看。全河順軌。由於海口刷深。而海口深通。又由於清水暢出。河順則漕行亦順。其利相因。是束清禦黃兩壩。實爲全河最要關鍵。必須蓄洩合宜。並將上下游各工勤慎修守。自可永慶安瀾。江境各府屬。臘雪頻霽。豫卜豐收。民情歡忭。均堪上慰聖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吳璥等奏請於束清壩外添建二壩。以資收蓄。一摺。束清壩爲湖水匯出之區。近年湖水旺盛。溜勢湍急。壩口河底。衝刷過深。以致壩身著重。自應先事綢繆。著照所請。准其於該壩迤北。運口蓋壩迤南。添建二壩一道。俾作重門鉗束。先於春融。鑲裹進占。俟秋冬間。再將口門收窄。以收蓄清敵。黃之效。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十八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河口束清禦黃兩壩。近數年來。湖水暢出。該兩壩金門刷深至六七八丈。收束難以施工。上年霜降後。經臣等奏蒙恩准。添建禦黃二壩一道。以資擎托。而束清壩首當湖水匯出之區。收蓄尤關緊要。進築埽占。屢鑲屢墊。經欽差刑部尙書吳璥來工。會同臣黎世序。並調集年久諳練。道將等勘籌。先將湖內五道引河。堵截四道。並將天然引河。築壩收窄。以減來源。再添築束清二壩一道。

以資重門鉗束。並勘定建設之處會奏。飭令於春融鑲裏進占。俟秋冬再將口門收窄。欽遵在案。茲臣孫玉庭自蘇來至清江。復會同臣黎世序、率同道將等勘估。查該處河面寬一百二丈。東岸陡崖。西岸灘寬十八丈。水深自一丈至三丈八尺不等。應於西岸先築壩尾。然後兩壩盤頭進占。除將來收窄時。應留口門二十丈外。兩壩共築長八十二丈。水深溜急。進占後河底難免刷深。壩身應築寬十丈。方可跟鑲穩立。今先就目前水深估計。共需料六百餘堆。現已酌發錢糧。督令該廳集料興工。先進數占。留口門七十八丈。以備湖水長發。暢行宣洩。俟秋冬間。應行收蓄時。再爲收窄。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山旰廳屬舊設減水五壩內。仁、義、禮三壩跌塘太深。不能修復。另於蔣家壩迤南。挑河三道。築壩以資分洩。所有舊仁、義、禮三壩。已屬無用。應與長隄一律補還。石工。查山旰舊仁、義兩壩。從前堵閉。均於臨湖一面外越圈築。現在補築石工。應與兩頭石隄一律取直施工。內仁壩金門。原寬七十丈。於嘉慶十六年啓放。將裏頭衝塌。並帶塌後身石工二十餘丈。今連北裏頭。迎水斜長。改直接築。共長九十七丈。義壩金門。原寬六十丈。北首石工。從前啓放時。塌卸四丈餘尺。今連南北兩裏頭。迎水斜長。改直接築。共長七十四丈。至禮壩金門。原寬七十丈。嘉慶十八年啓放。復堵。因外面跌塘已深。係舊壩下圈越堵閉。現在埽外。卽係深塘。難以取直補築。該壩南北舊金剛牆。尙皆堅整。就勢退後。圈越補築。與兩金剛牆下裏頭相接。計長九十七丈。統計三壩補築石工。共長二百六十八丈。惟各壩金門。均有衝跌深塘。辦理實屬不易。臣等督同道將。反復籌估。各段高深不一。在老土未經刷深之處。者砌石十六七層不等。在刷深跌塘之處。雖經填築新土。究恐未能堅結。酌估加深層路砌石。自十九層至二十四層不等。面

石均與上下大石隄，一律相平。其石層加深之處，裹石襯輒，亦遞行加增。輒石灰步，尾土之下，多用長大椿木簽釘，以期新填底土，克臻堅實。並將各舊壩不堪選用石塊，在於石工外塘深之處，疊砌擁護。其石塊毋須估用錢糧，惟護石之外，酌釘關石木椿，所費無幾。而工程倍臻穩固。其補築石工，及接連舊壩裏頭之後，應行補築土隄，地勢河身深淺不一，除填補窪塘外，築高自一丈八尺，至二丈三尺餘寸不等。與上下大隄相平，一律頂寬九丈，底寬照收分估築。從此捍衛無虞，一勞永逸。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懷遠縣知縣孫讓稟懷遠，依淮爲縣境內諸水皆入於淮。淮治則水患悉除，淮不治則水之入淮者，淮不能受，遂汎濫爲患。而莫有治淮之策者，以黃河南徙，與淮爲敵也。治黃者藉黃以濟漕，且藉淮以刷黃。於是高堰不免多爲閘壩，以資收束。淮之下游，不能暢遂，則上游濱淮州縣之水，無所歸。而淮不可治。歷稽往歲，自夏徂秋，淮水長多，消少自霜降，以及冬盡，日就消落。水之入淮者，時或高出於淮，方得相機議浚。邑境諸水，現在情形，渦河最爲恬靜，所患淮水倒漾。若淮漸歸槽，卽無需人力。洛河、窪河、茨河，被淹處所，尙與淮平。若欲疏浚，須俟淮水消退以後，其卽日可以施工者，惟天河入淮處之禹村溝、淝河入淮處之抹河口，計天河斜長四十餘里，漫淹之處，積水寬一二里，至三四里不等。水深四五尺，其入淮故道，舊由葫蘆繫，現經黃水淤塞。今春集夫挑挖，乾淤未盡，役夫已不能容足而止。而禹村岡北，天河南岸，尙有水溝。月前尙作涓涓細流，請於該處築壩，挑引河一道，長不過四里許，已接天河。抵淮，引河成後，俟淮水消落，啓壩以洩天河之水，仍於口門築壩，以防淮長倒灌。趕緊辦理，縱二麥無及，尙可播種秋糧。其經費，天河兩岸居民中下之戶，有丁壯者出夫，中戶以上，按照地畝出錢，以錢給夫食，及購料築壩等用。

擇鄉人之有才具者理其事。不經胥役之手。不出三月。可以集事。北淝水入縣境。行一百三十里。最爲綿遠。其源出宿州之龍山湖。入淮。在鳳陽之抹河口。本年來源不大。居民於抹河口築壩一道。是以淮水雖長。未至倒灌。而自懷遠之大三岔以下。至抹河口五六十里之間。迄今一望瀾漫。以淤塞不能挑挖之故。查抹河口外。水深一丈八尺。口內半里許。有土壩一道。壩內之水。高於壩外一尺。計自抹河口至朱家臺。二里許。水勢順遂。自朱家臺至蔣家岡。三里許。水深一二尺。淤深四五尺。又自蔣家岡至陳家橋。長九里。寬二三里。至七八里不等。水深二三尺。淤深五六尺。又自陳家橋至靈璧之八塔集。長十五里。寬二三里。至八九里不等。水深三四尺。淤深四五尺。又自八塔集。至懷遠之大三岔。長二十里。寬二三里。水深五六尺。淤深二三尺。以上各處水面。寬窄不一。而淝河原身。寬不過十餘丈。外盡民田。鳳陽陶令。曾在朱家臺集。夫挑挖。乾淤未盡。人夫已不能容足。而止。情形正與挑挖天河之蒞蘆繫相類。是該處人力旣不能施。而又無從改道入淮。龍亢主簿屠慕曾。商陳蓄水刷淤之法。請於抹河口內。將土壩暫行堵閉。而於蔣家岡。陳家橋兩處。各築攔河壩一道。留金門以逼溜。雇集人夫船隻。於船尾曳帶揚泥車。船傍人執伐泥器具。在淝河原身內。往來梭織。務使乾淤活動。與稀淤攪成一片。俟淮水較所蓄之水。低至五六尺。然後將口內之壩。與蔣家岡所築之壩。同時並啓。人夫船隻。乘此建瓴之勢。用以排淤。無難通暢。再於八塔集。大三岔上下各築壩一道。亦如前法。便可一律深通。查屠主簿係河員出身。其言似合事宜。如以爲可用。即飭該主簿專司其事。所有工役舂搗之需。惟各處守土之員。是問事。亦可成。惟是購買工料。打造成器。及雇集人夫船隻等費。約需五千兩。又須於一月前。預爲籌畫。惟抹河口以內五六十里。自十八年。至今

六載顆粒不收。民力拮据。非請帑不辦。合併陳明。懷遠縣冊。

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孫玉庭奏。安省鳳陽縣抹河。係洩淝河之水。又懷遠縣天河。葫蘆繫。係洩東南諸山之水。匯歸淮河。遞達洪湖。該二河年久淤塞不通。每遇山水長發。散漫無歸。淹及民田。前據該二縣以各該處農業人等。屢籲勘估興挑。以資利導。飭據鳳陽府知府倪思淳。督同確勘。實在河淤。幾成平陸。必須及時挑挖。俾上游來水暢行。匯達洪湖。庶免漫溢。摺節估計。鳳陽縣應挑河道。需用土方工費銀七千五百五十二兩六錢一分五釐。懷遠縣應挑河道。需用土方工費銀三千四百六兩四錢七分五釐。請於本省水利工程典息銀內。發項趕挑。造冊由該管廬鳳道惠顯核勘加結移司。經安徽布政使嵩孚覆核。實係應挑之工。現在收貯工程典息銀兩。原資疏導水利之需。所估工費。應請卽於此款動用。因民瘼攸關。必須及時趕辦。已先酌發銀兩。飭令上緊興挑。詳請具奏。臣等查沫河、天河、葫蘆繫年久淤塞。必須挑濬深通。俾水利民生。大有裨益。所估土方工費銀兩。節經該司道府核勘無浮。應如所請。卽於水利工程典息銀內動用。事竣覈實造銷。該司因工程緊要。先已發銀領辦。除飭趕緊挑濬。務期一律深通。俟工竣報委驗收。不使稍有草率。虛冒。懷遠縣冊。

八月十一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豫省黃河漫溢。大溜趨注洪湖。臣黎世序。馳回清江。督辦減洩湖水事宜。於初六日奏明。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初三日奉。上諭。昨據葉觀潮奏。東河黃水異漲。舊隄普律平漫。南岸蘭儀境內。現有漫口。掣動大溜。等語。本年黃水盛漲。較之往年。多至丈餘。現在東河既有漫口。該處地當上游。已經奪溜。南河各工。自必平穩。惟東河南岸漫水下注。必係歸入洪澤湖。湖內驟添盛漲。恐

高堰甚爲著重。著孫玉庭、黎世序預爲籌備。應如何宣洩水勢。保護高堰之處。會籌妥協。先行由驛覆奏。以慰廬注。欽此。查臣黎世序自開闢儀漫溢之信。星夜馳歸。督率道將廳營。拆展禦黃東清兩壩。該處夏初。因黃水倒灌。兩壩上下均有停淤。當即集衆與挑河道。拆展壩身。於初三日過水。至初八日溜勢漸暢。湖水消落一寸。臣黎世序察看形勢。咨商臣孫玉庭。必須將該壩再行展寬。方洩盛漲。因將原估拆展四十丈外。再展寬二十丈。共計六十丈。又將嘉慶十六十八兩年曾經啓放之順清河。亦挑挖寬深。以備啓放。庶洩水更形得力。此時洪湖誌椿存水一丈六尺五寸。比十六年李家樓漫溢之先。湖內存水一丈二尺。計大四尺五寸。比十八年睢工漫溢之先。湖內存水一丈四尺五寸。計大二尺。是本年洪湖收蓄底水本大。不能多納。現據安徽州縣來稟。黃水由渦河下注。於二十七日行至亳州。二十八日。即至蒙城。長水一丈餘尺。至三丈餘尺不等。計旬日內外。水頭即當由淮達湖。以全河不能容納之盛漲。專注一湖。且距霜降尙有月餘。難保來源不再加長。是本年高堰之著重。較之前兩次上游漫溢情形。更爲喫緊。所幸山肝五壩業已修齊。現經啓放仁禮二河。並智字壩。湖水前已消落六寸。正陽關淮源亦報落水。並未同時並漲。山肝尙有壩底最深。洩水最暢之信壩。及義字引河。現在堅收未放。臣等趁此湖水尙未見長。先儘河口極力疏洩。以期湖水多由禦黃壩外出。俾下游黃河藉此清水。多收刷滌之力。如將來湖水接長不止。清口宣洩不及。再將山肝信壩及義字河啓放。以減湖漲。而保堰肝石隄。且節令已過秋分。下河一帶早稻已收。所種晚稻無幾。即啓放歸江歸海各河壩。於民田無所損傷。臣等現已飭行下河各州縣。出示令農佃早爲收穫。並增培圩堰。以期有備無患。並隨時察看斟酌啓放。俾水勢紆徐下注。不致過猛。民間

圩堰亦易於防護。至堰旣石長隄。臨湖壁立。西風司令。時刻可虞。已飭廣貯土料。遇有風暴。掣場隨時撲護。加派幹員分段修守。裏河揚糧。江防各廳。隄埽工程。亦趕緊加鑲培築。以資抵禦。此臣等會籌宜洩湖漲。保護堰旣工之情形也。臣孫玉庭料理地方。應辦諸事。卽馳赴清江督同修守。臣黎世序現駐清口。督辦挑浚拆展事宜。此時全河專注洪湖。形勢最爲緊要。臣等身當其任。惟有竭力保全。以冀仰副皇上衛護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查洪湖水勢。自十二日報長起。每日計長一二寸。並有長至三寸者。截至二十五日止。已增長一尺九寸。連底水長至一丈八尺四寸。勢極浩瀚。堰旣石隄。高者出水尙有尺餘。低者已與海漫石岸相平。目覩情形。不勝慄懼。束清壩前。已拆展六十丈。復又展寬二十丈。共計八十丈。深至四丈四五尺不等。過水極暢。禦黃壩。並順清河兩處。已刷寬至一百餘丈。水深二丈餘尺。至三丈不等。山旣信壩。義字河亦同時啓放。過水七尺。至八尺不等。加以智壩。及義禮兩河分洩之路。不爲不多。而湖水猶逐日加長。尙未平定。緣自七月二十三日。蘭儀漫缺後。豫皖二省水勢。鋪寬數百里。同時下注。已屬浩大。現又接據正陽關馳報。淮水於八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亦陡長五尺八寸。淮黃二瀆。同時漲發。是以洪湖雖數處分洩。水勢仍積長難消。臣孫玉庭趕至清江。會同臣黎世序。督率道將廳營。分駐堰旣長隄。加派兵夫。廣集料土。分段防護。石工平水之處。趕鑲馬鞍埽。其隄身單薄。趕幫裹戩。又加築子堰。計現在土隄高出海漫石面。尙有四五尺。如果西風不作。現在尙無妨礙。八月二十一日午後。陡起西北大風。登時浪潑土隄。石工卽有掣塌數段。幸旋卽風止。查保守土堰。必須先護石工。臣等現派留工防汛。熟悉

河務之知府閣學淳知州許乃來等會同文武委員晝夜巡防遇有掣卸立時撲護統俟水勢稍定查明新工舊工分別賠補石後汕刷溝槽分用土石隨時填築夯杵堅實庶石工後靠免致空虛一面多集人夫分投積土間段堆貯並分貯錢文雨具油燭礮石以備臨時搶辦裏河揚河揚糧江防各廳承受運口及山圩壩河下注之水飭將迎溜埽段普律加鑲幫培隄堰高郵南關壩亦啓放分洩江防廳回瀾壩徐家牆等處係減水入江之處酌拋碎石以免塌卸其湖水由禦黃壩順清河歸海之處清水尖利埽前尤易刷深已飭山安海防海安海阜各廳加緊修防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四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自八月二十六日起至九月朔日止湖水仍日長一二寸不等誌椿積存一丈九尺二寸浩瀚汪洋實從來未有八月二十七八兩日晝夜西南大風石工間段掣塌石後槽土爲風浪擊衝隨填隨卸情形十分險要臣孫玉庭黎世序親督員弁鼓勵兵夫分段趕鑲馬鞍埽加築子堰裏戩竭力搶護幸仗聖主洪福二十九日風靜波恬克保平穩伏思現在東清壩已拆展八十餘丈過水深四丈餘尺禦黃壩順清河共刷寬一百餘丈過水深二三丈不等暢注入河是去路實爲通暢無如來源日盛據安徽省蒙城太和等縣稟報黃水自八月初十日至十四日續長水五尺餘寸又據懷遠縣具報淮水八月初五日至二十日積長一丈三尺餘寸是淮黃二瀆同時並漲致湖水有增無減臣等悉心籌議十八年湖水盛漲曾啓放吳城七堡以資分洩本年雖禦黃及順清河關展而湖水積長不已因即派員將吳城七堡趕緊挑通數日以來水注黃河已刷寬四十餘丈過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仍逐日加展溜勢所注日就深通多此一路分洩湖漲可期漸減惟入黃之路雖多而黃河舊身已形漲滿順黃壩

誌椿現與伏汛相仿。逐節頂托。湖漲仍屬難消。臣等再三籌畫。趕將王營減壩啓放。俾河水由鹽河下注。以期分洩。至山盱兩壩。三河業已全行啓放。洩水不爲不多。而湖漲尙不能減。臣等親詣山盱。與道將逐處履勘。查有蔣家壩。舊開河一道。卽與三河相近。地處山岡。土性堅實。係昔年洩水古制。惟與蔣壩街市民居切近。現飭淮揚道趕築盱堰。以衛居民。又將壩門豫做裏頭。刻日啓放。水由開河下注。數百丈外。卽與三河之水會合。下達高寶諸湖。添此數處分洩。九月初三日。洪湖水勢始定。臣等查嘉慶十三年。洪湖水勢長至一丈九尺。已敞開臨湖輒工。衝倒余家壩。運口一帶。卽致普漫。南北兩岸。決口十數處。本年湖水已長至一丈九尺二寸。比十三年水勢更大。每一思及。憂惕萬分。所幸近日隄工。較之十三年。培築堅厚。卽埽壩碎石等工。亦積年籌補堅實。是以湖漲非常。工程尙可支持。現距霜降。不過數日。淮黃來源漸減。而分洩之路。較前加增。自可望其日漸消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七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豫省蘭儀漫溢。匯入洪湖。積長至一丈九尺二寸。實爲從來未有。經臣等先後拆展束清。禦黃新舊兩壩。挑展順清河。吳城七堡。並啓放各壩。河分途宣洩。至九月初二日。水勢甫定。當經會奏。臣等因淮黃並漲。匯注洪湖。堰盱石工。已有平水入水之處。節經添派員弁兵夫。廣貯土石。稽料。晝夜修防。卑矮石工。趕鑲馬鞍護埽。加築子堰。隄身單薄處。所趕幫裏餞漲水。幸未平漫。初六七兩日。西北大風。激浪上隄。石工間有掣塌。在事廳營。並各委員。奮不顧身。分投搶護。幸保平穩。惟山盱壩河。分洩之水。下注高寶諸湖。匯入運河。揚河。揚糧各廳。水勢日長。兩岸隄工。十分喫重。現經淮揚道徐承恩。常鎮道王逢源。親督廳營。於西岸卑矮石工。趕鑲馬鞍護埽。東岸隄埽各岸。卑矮單薄之處。分別加鑲。培

築堰餞臣等查揚河廳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揚糧廳之壁虎鳳凰各橋壩及人字河等處均已啓放而水勢猶有長無消固由來源太盛亦由各壩河下注之水不能暢洩歸海致壩下之水僅低大河數寸及尺餘不等緣下游高郵甘泉鹽城興化等州縣因近年洪湖水勢不大下注之水無多止開南關車邏一兩壩並有未經開放者壩下居民培築圩岸將近河兩旁圍佔並有將分流支河堵截者本年水勢盛漲節節爲民堰攔阻不能通達下注是以高郵啓放三壩未能分減漲水查民間築堰保護田廬原屬地方應辦之事但正河已形逼窄並將支河堵截水無去路亦不能不酌量拆除以利宣洩現已劄飭府州查勘分別應啓應存妥爲經理務使水道田廬兩無妨礙並又將揚河廳之南關新壩揚糧廳之昭關壩一概啓放中河廳屬鹽河兩岸舊壩多年未修經減壩水勢下注間有刷整均經隨時酌鑲完整隄頂卑薄處所亦酌量加培並啓放莞瀆壩河以期洩水益暢自初二日至初七日雖未見消亦未見長茲於初九日水落一寸似各路分洩與來源足以相抵今節令甫逾霜降漲水已消以後來源自應日減可期消落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孫玉庭黎世序奏洪湖非常盛漲九月初十日甫見消動揚河揚糧又形漲滿業將防護宣洩各情形於初十日會奏臣於十一日躬詣揚河一帶率同淮揚常鎮兩道會督廳營將各閘壩存留封土趕緊拉撈兩岸隄工分別鑲築十三四日西北大風輒石各工間段掣卸當即撲護平穩南關壩下舊有官河名馮蠻子溝向係洩水河道年久淤閉經淮揚道督同府州查明挑浚啓放壩水由溝下注分途歸海盛漲日落高郵寶應城市保全下游田禾早經收割登場村堡圩圍修防堅鞏車邏五里南關昭關各壩需

做裹頭外餞等工。均經臣親歷確估。分投趕辦。洪湖水勢日落一寸。截至二十日止。消存一丈七尺。石工已高出水面尺許。卽遇北風。不虞平漫。揚河。揚糧湖河水勢亦日消二三寸不等。自裏河運口。以致高寶運河。前因黃水倒灌停淤。今經清水刷滌。悉已深通。空重漕船。益得過行。順清河已刷寬百餘丈。束清壩展寬八十餘丈。均過水深四丈餘尺。禦黃壩。吳城七堡。過水深二丈餘尺。至三丈餘尺不等。湖水暢注。入河海口。益形深暢。俟洪湖再消水尺餘。卽將王營減壩。堯瀆壩。並山肝蔣壩。趕緊堵閉。俾清水由大河入海。以收刷滌之益。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二十五日。黎世序奏。本年七八月間。洪湖蓄存底水本大。加以豫省蘭儀漫溢。全黃匯注。湖漲非常。高堰危險。節經奏明。關展束清。禦黃等壩。啓放吳城七堡。順清河。並山肝兩壩。三河及蔣家壩。分途宣洩。湖水甫見消動。嗣因黃河北岸。武涉縣漫隄。掣溜奪河。洪湖來源驟減。仰沐聖明指示。趕將減水各壩。河堵閉。收蓄湖水。以濟來年重運。並蒙添撥工需銀兩。臣當卽飭派人員。集料鳩工。分投趕辦。查山肝廳智信兩壩。仁義禮三河。歷年啓閉。辦理無難。惟本年因來源過盛。一時宣洩不及。添啓蔣家壩。河係數十年來未經啓放之處。壩下河身最深。堵閉不易。此時趕辦。自應先其所難。臣親駐工次。督率淮揚道徐承恩。及參游廳管等。相度形勢。向外圈越。立定壩基。捲埽進占。逐步收窄。並鑲邊埽。於十月十四日。合龍穩固。其智信兩壩。並仁義兩河。亦於二十日前後堵閉。尙有禮字河。接手趕辦。數日亦可完竣。外南廳吳城七堡。洩水口門。亦經堵閉斷流。並將束清。禦黃各壩。照舊收窄。湖水外出。已屬無多。惟查順清河土性沙鬆。現已刷寬至九十餘丈。深至四五丈不等。前兩次堵閉口門。均刷深至八丈以外。所用料物錢糧不貲。本

年下游大河。經清水刷滌深通。又無黃水擎托。堵築尤爲不易。且束清壩仍須收窄。是因一處工程。而兩處用料。糜費較多。且查現在湖水消存一丈二尺九寸。雖不爲少。然距來年二月重運。尙閱三四月之久。卽將束清禦黃各壩收窄。而冬令水枯。上無來源。下無黃水頂托。湖水仍不免虛耗。誠恐明歲桃汛前。武涉大工合龍。黃河挽復。不免倒灌。臣與道將等。悉心籌酌。莫如乘回空漕船全數渡黃後。趕將束清壩堵閉。順清河用土堵築。外鑲護埽。並將禦黃壩外。亦築堰攔截。再將束清壩酌啓口門。放水下注。以通淮揚運河。俟明春重運經臨。始將禦黃壩啓放。以利船行。如此辦理。旣免水勢虛耗。而節帑實多。施工亦易。理合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十日。奉上諭。黎世序奏。洪湖減水壩河。次第堵閉。並籌堵束清壩。以備漕運一摺。武涉漫口。全擊黃河大溜。江南境內黃水斷流。自河口至楊莊運道。全資黃河出口之水浮送。必當預爲濬蓄。現在馬營壩口門業已興工堵築。期於桃汛前合龍。但正二月間。重運卽源源北上。其二三進漕船。跟蹤前進。該河督不可心存其時業已合龍之見。總當預爲部署。屆時俾令挽運。綽如不致稍有阻滯。方爲妥善。此時冬令水涸。正當擔節湖流。不使虛耗。所有束清壩。俟回空全數渡河後。卽照所奏。先爲堵閉。再將順清河用土填築。亦可節省帑項。俟禦黃壩外築堰攔截後。再酌啓束清壩口門。以通淮揚運河。至明年重運經臨。再行啓壩放船。務各籌備周妥。以裕河濬而利漕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奉上諭。吳璈等。奏查勘洪湖水勢工程。及運河隄岸。會籌宣洩事宜一摺。上年豫省北岸馬營壩漫口。黃流下注。不及江境。本年北岸堵築合龍。而南岸儀封。又奪溜南趨。全黃水勢。匯注洪

湖雖湖面寬闊。每年夏秋之間。淮水漲發。尙形盛滿。今又納全黃之水。自必倍常浩瀚。該督等現與吳璉那彥寶會籌。將束清禦黃各壩。拆展寬深。並將吳城七堡。於啓放四十丈外。再加展寬。以八十丈爲度。又於桃源高家灣地方。啓放洩水溝六十丈。就此時汛水未大。自足宣洩。轉瞬伏秋兩汛。經臨。爲日方長。該督等總當慎之又慎。刻刻留心。事事周防。萬不可恃。爲有備無患。稍存自滿之見。其山盱兩壩三河。及蔣家壩等處。得守且守。若能停止減洩。保護下河田廬。固屬甚善。然亦不可拘執。設遇湖心湧漲。則又當以保衛高堰爲重。其緩急機宜。該督等隨時相度。亦不能豫存成見。務期保護萬全。是爲至要。此後湖水偶有增長。宣防悉臻平穩。不必頻頻入奏。若值盛漲之時。或又須拓展開壩。分籌歸江歸海之路。該督等分別輕重。再行具奏可也。答皇帝聖訓。

十月孫玉庭。黎世序奏。河口爲淮水匯黃要區。空重糧船必經之地。裏河應設立束清壩。外河廳設立禦黃壩。嘉慶二十二年。又奏准各添二壩一道。遇伏秋湖水漲發。則兩壩一同拆展。以資暢洩。冬令水落。一同進壩收窄。多蓄湖水。爲來春敵黃濟運之用。機宜最關緊要。惟從前黃河底低。冬間洪湖存水二三尺。即足敵黃利運。是以壩工不甚喫重。迨後河底。逐漸淤高。湖水亦因之擡高。盛漲之時。高堰誌椿。率長至一丈八九尺。即冬令水落。亦必收存一丈外。方能敵黃。水高溜大。壩門易至刷深。壩壩難期穩立。是以近年收束壩工。較之從前。難易迥殊。歲費亦較前增倍。且收束壩工。較之堵閉大工。情形尤難。堵閉大工。口門收窄時。日夜進壩。一氣呵成。不致過於刷深。至收束壩工。則口門收窄。日夜淘刷。壩頭屹立水中。經歷半年之久。一經跌有深塘。則壩壩因之墊塌。自上年秋後。豫省蘭儀漫溢。黃水匯入洪湖。歷今兩年。淮黃

俱由河口暢出。兩壩口門衝刷日久。實較從前深至一倍。本年春夏之交。惟以籌洩湖漲爲要。臣黎世序卽慮秋後水落。收蓄壩工。大爲棘手。因思近來黃河險工。遵用成法。於壩前拋護碎石。工程立見平穩。且石質堅重。歷久不壞。一掃拋石。上下各埽均倚以爲固。實爲河防經久良策。南河自埽工拋石以來。頻歲安瀾。錢糧撙節。已著成效。歷經奏明。因思碎石既可用於壩前。卽可用於壩底。壩門刷深至五六丈外。先以碎石拋填深塘之內。以後不致再爲淘深。所進占埽。立於堅石之上。較之立於沙土者。自屬穩固。臣黎世序當與臣孫玉庭。面爲講求。並劄飭道廳。早爲籌備。該道廳以壩前用石。雖有成效。而壩底用石。事屬經始。所議未能合一。臣等以該道等。爲慎重起見。亦不便相強。迨至七月下旬。湖水日消。該道廳請發收東壩工錢糧前來。臣等業已照例批發。該道將督同廳營。趕爲進占。十月初旬。臣等正以湖水日耗。壩工趕進不前。時切焦思。乃據裏河廳稟報。束清壩收窄口門至二十餘丈。溜勢益大。口門刷深至六丈餘尺。該西壩塌去十二丈。臣黎世序趕至工次查看。並同該道將廳營。再四講求。據稱清水頻年暢出。迥非向年情形可比。雖該壩擇於底平之處。另行築做。然二壩水勢刷跌過深。非用碎石拋填。斷難存立。且拋填碎石。每壩須費不過二萬餘金。以後年年築壩。俱免淘深之患。所省實多。且占埽不至墊場。工員亦免賠累。再碎石拋填深塘之內。石上留水。仍深四丈。亦不至阻礙湖流。反覆籌商。有益無弊。衆議僉同。合詞具稟。請奏。臣等查南河情形。清水力能敵黃。則百事俱順。若收蓄湖水。不能應時。黃水倒灌。則百病日增。欲籌經久之良法。旣於收蓄應時。又得歲費撙節。則除壩門拋填碎石之外。別無良策。今據該道等合詞請奏。臣孫玉庭。臣黎世序。又復反覆札商。意見相同。除束清壩已失占埽。著令裏河廳張棟照例賠出。不准

開銷外。謹將束清禦黃各壩現擬拋填碎石緣由。合詞具奏。南河奏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四

淮水工程

外南廳吳城縷隄自高家灣界起至張福口止長三千五百五十八丈五尺北臨黃河南臨洪湖乾隆四十四年河南儀德漫工黃水由亳州懷遠達渦河歸洪澤湖湖水盛漲在舊三堡迤下開隄寬二十丈宣洩湖水入黃兩頭用料裹護中以竹簣鋪底旋親補缺還隄嘉慶十年於北面隄尾斜至舊西壩築隄長五百六十丈隄南舊四堡至七堡乾隆十二年協辦大學士高斌總河顧琮勘建輓工長一千丈十八年又自舊七堡至十堡接建輓工長一千二百二十丈俱高八尺四寸嘉慶十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層經歷年久輓多酥碎十三年湖水異漲間有撞塌十四年於輓工外首間段包築五段淤土坦坡仍存輓工一段長三百六十三丈輓工尾嘉慶十年接築碎石坦坡工長二百八十丈十二年又接上至夫九堡築碎石坦坡長六十二丈

吳城七堡埽工長三百十六丈五尺嘉慶十一年後歷年接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尾下首碎石十壩嘉慶二十三年築

張福口縷隄尾起至舊西壩止在風神廟前對岸臨清隄一道長五百二十八丈康熙三十七年築接下自舊西壩根起至新河南岸隄尾止乾隆四十四年築

臨清束水隄一道長六百九十二丈嘉慶九年又於前隄之東自舊西壩起至河尾止重築臨清束水隄

一道長一千五十丈。外南廳冊。

裏河廳運口之南。向有引河七道。上承洪湖來源。下至運口外張家莊前會流。三分入口濟運。七分東注敵黃。天賜爛泥淺引河二道。久經淤閉。現存張福口引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三十五丈。張家莊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天然引河一道。長一千九百三十八丈。裴家場引河一道。長一千七百六十丈。三岔今名太平。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四十丈。以上引河。歷經淤淺疏濬。乾隆五十三年奏准。每冬令湖水消落。於各河內築壩攔截。收束湖水。或酌留口門。或徑行堵塞。隨時察勘辦理。

臨湖隄一道。自運口頭攔壩起。至濟運壩止。長一千四百七十八丈。乾隆八年築。又於二十四年。自濟運壩東。臨湖撐隄頭起。至高堰交界止。隄長七百七十丈。臨湖一面建輓工。長七百五十丈。高一丈八寸。又於二十七年。自濟運壩西起。至太平莊止。翠華南幸臨視。諭令接築輓工。長五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寸。又於三十六年。自輓工尾起。西接築輓工。長九十三丈。嘉慶九年奏明。於卑矮輓工之上。間段加砌。長八百五十三丈。並普律加高二層。與高堰石工一律相平。十三年六月初三日。輓工三壩後掣通兩段。長四十餘丈。奏准與臨湖一面鑲築柴土圈堰。長四百七丈。外拋碎石坦坡。俟議。連輓工頭。共長五百八丈。二十一年。及二十五年。又接前。南至裏堰交界止。北至東清壩尾。於輓工外拋砌碎石坦坡。共長一千六十四丈。

東清壩。乾隆四十六年築。在運口北。本名兜水壩。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東壩長四十三丈。西壩長四十一丈。中留口門十二丈。每年大汛拆展。以洩湖水。冬初接築。蓄水濟運。五十年。改名東清壩。每年收東。應

留口門大學士公阿桂、兩江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明。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五十七年，奏准移建於裏外交界處所。嘉慶十年，又移建於運口之南。挑清壩之外，湖水會出之處，築東壩長七十一丈，西壩長七十九丈。中留口門寬十二丈，每年相機展東。西壩並無一定丈尺。因東壩逼近頭壩，不行拆展，以爲蓋護。二十一年，於東壩臨湖一面，拋護碎石長五十丈，以禦風浪。襄河廳冊。

高堰廳管清河、山陽兩縣境內洪湖高堰隄工。北自清河縣裏河廳屬運口汛界武家墩起，南至山旰廳屬高良澗禹王廟前止。隄長九千九丈一尺八寸。乾隆十六年後，一律幫培，頂寬十丈。嘉慶十年，復加幫原建臨湖甄石工，長八千九百二十五丈二尺。於乾隆四十六年，在二號工內越灣甄工外首，取直建築石工，長七十五丈。計圍進甄工長一百十二丈。附隄臨湖石工，長八千八百八十八丈二尺。爲汛一，汛半。白高堰汛曰高澗汛。

二隄一道，自武家墩南接鹽河隄起，至高良澗山旰界止。長八千四十五丈。內七堡隄後，高堰迤南，涵洞一座，寬高各三尺六寸。乾隆十二年民建。

連料河俗名二河，一道北起武家墩後，與鹽河通。南至周橋，在高堰境內者，長八千三百九十七丈。淮安府志載在大隄之東，二隄之西。自武家墩而南，至山旰周橋，共長一萬一千六百餘丈。二廳運料船隻，悉由楊家廟進口，直抵工所，可免洪湖之險。康熙二十五年，總河靳輔題請挑濬。四十一年，總河張鵬翻率河工大小臣工捐挑。六十一年，又挑。乾隆十九年復濬。

舊運鹽河。淮安府志載接運料河。在武家墩之東。水出單陽口。

鹽壩一道。在武家墩大隄東坡。以石鋪成。淮安府志載。康熙三十四年商建。

高堰汛。汛地北自裏河運口汛界。武家墩北起。南至十四堡高澗汛小黃莊界止。隄長六千三百八十五丈。臨湖附隄石工。長六千三百九十七丈六尺。自裏堰交界。至二堡顯王廟戲樓後止。隄長四百八十五丈。屬清河縣境。

自顯王廟戲樓後。至高澗汛。隄長八千五百二十四丈二尺。屬山陽縣境。

按堰。肝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建石工。高堰自武家墩南首起。至小黃莊止。長五千八百四十七丈四尺。山肝古溝至唐埂一帶。間段建石工。長一千三百五十五丈三尺三寸。雍正七年。欽奉諭旨加修石工。始於九年正月。至十年六月告成。又按雍正七年。修建堰肝石工。起止段落地名丈尺成案。府志皆未載。明惟成案載。十年御製高堰石工告成碑文。內有六千三百四十餘丈之語。今照廳冊核計。高堰所屬。自小黃莊下高澗汛。接康熙年間所建石工尾起。至禹王廟止。工長二千四百九十丈六尺。接下入山肝境。徐壩汛七堡內第一段止。工長三千八百十八丈六尺七寸。計創築石工。共長六千三百九丈二尺七寸。比碑載之數。幾少四十丈。自係年久。或由越灣取直之處。致有不符。乾隆十九年。及二十五年。又自石工頭往北。至裏堰交界舊有埽工之處。改築輓石工。長四百三十八丈。於是高堰廳臨湖大隄。並無土隄矣。

一號石工。長二百九十一丈。乾隆二十五年。改埽工爲輓工。高一丈二尺。四十五年。改輓爲石。又加石二

層共十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輓爲石

隄後東隄一道長二百五十八丈七尺淮安府志載係明季運口東隄

山清交界大隄至東隄中有攔河壩一道長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築

二號石工長四百六十八丈內一段長一百四十七丈乾隆九年建輓工高一丈二尺四十六年輓改石工加石一二層一段長三百二十一丈康熙三十九年砌石十三層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一層工長二百十六丈加石二層工長四十丈嘉慶十年又加石一二層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四十丈九尺

三號石工長五百二十六丈四尺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十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輓二層四十五年改輓爲石又工長二百六十五丈加石二層又工長八十丈加石三層四十六年改輓爲石工長一百七十一丈嘉慶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輓爲石一二層

四號石工長五百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十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輓二層四十五年改輓爲石又工長三百九十四丈加石二層四十六年改輓爲石工長九十六丈嘉慶十年加石二層工長四十二丈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輓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十五丈九尺

五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十三層乾隆七年加輓二三層四十六年改輓爲石工長三百九十二丈九尺又加石一層工長七十七丈嘉慶十年加石一層工長四十五丈十一年配平輓工高八寸至一尺四寸十四年改輓爲石一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三十八丈

六號石工長四百六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層。乾隆七年、二十三年、輒加二三四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工長一百十丈。又加石一層。四十六年加石一層。工長一百九十九丈七尺。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一層。工長一百四十八丈。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一二層。七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二三四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工長二百八丈。加石一層。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一層。工長三十四丈。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一尺八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二層。工長二十四丈。

隄後高堰裏越壩一道。長一百四十九丈二尺。康熙三十四年建。西面建石十三層。輒八層。乾隆十九年修砌。改輒爲石。共十九層。此項越隄石工亦在大隄石工數內。高堰大壩外越壩工。長一百九十四丈。乾隆三十七年停修。

高堰關帝廟前誌椿。原高一丈八尺八寸。嘉慶十一年增高一尺二寸。現高二丈。查正陽關水報於乾隆二十八年定式。水勢長發時。由正陽關巡檢隨時填單通報。其所管之鳳臺縣、壽州亦一體填報。單內言正陽關淮河水勢。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內。三官廟石岸前奉立大誌椿。高一丈七尺。與石岸相平。又於河邊立小誌椿。高七尺。與大誌椿根底相平。此時中泓水深二丈。共高深四丈四尺。

八號石工長五百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一二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工長七十六丈八尺。加石一層。嘉慶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一二層。九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三層。乾隆四十五六年改輒爲石。又工長八十三丈。

五尺。加石一層。又工長五十丈。加石三層。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二段。一長二十五丈。加石一層。一長六十五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三十丈。

十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十二年。加甃一二層。四十五年。改甃爲石。又工長八十三丈三尺。加石一層。嘉慶十年。加高二段。一長八十一丈。加石一層。一長二十六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十四丈五尺。

隄後侯二門越隄一道。長一百二十八丈。乾隆六十年築。

十一號石工。長四百九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十二年。加甃二三層。四十六年。改甃爲石。又工長七十一丈七尺。加石一層。嘉慶十年。間加一層。工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一尺八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二十四丈。

十二號石工。長四百八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七年。加甃二三層。四十五年。改甃爲石。又工長一百丈八尺。加石一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一尺五寸。十四年。改石一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二十二丈。

十三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六年。加石一層。長八十二丈。嘉慶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一二層。

十四號石工長二百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六年。加石一層。工長八十七丈八尺。嘉慶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十四年。改石一層。

高澗汛。汛地自高堰汛界小黃莊十四堡尾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山盱廳界止。隄長二千四百七十四丈九尺八寸。附隄臨湖石工。長二千四百九十丈六尺。屬山陽縣境。

十五號接堰汛井計。石工長六百六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十年。間加二段。一長六十丈。加石一層。一長四十五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一二層。

十六號石工。長六百二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十年。加二段。一長一百十丈。加石一層。一長八十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石一二層。

十七號石工。長五百九十丈六尺。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一層。工長一百十丈。嘉慶十年。加石二層。工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輒工。高一尺二寸。至二尺。十四年。改石一二層。

十八號石工。長五百五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六年。露椿落低一層。工長七丈八尺。上又加石一層。共十六層。十年。加石一層。工長六十丈。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八十丈七尺。

十九號石工。長七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

禹王廟後裏越石隄。上首接至大隄。乾隆六十年築。越隄一道。長九十九丈。乾隆三十五年編堰字一號。至十九號。造冊咨部有案。

堰澗兩汛。康熙四十七年，仰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令沿隄建設救生椿。在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各解交河庫銀五百兩，分發高堰、山盱兩廳購木簽釘，以廣救濟。歲以爲常。雍正八年，將應解銀兩改歸上下江藩庫，各在耗羨項下動支應用。乾隆十一年七月，高宗純皇帝諭旨：朕聞洪澤湖周圍寬廣五百餘里，一遇風起浪湧，船隻每有漂溺之患。康熙年間，蒙聖祖仁皇帝特設救生椿，釘於石工之外，使被溺之人得以攀援而上，全活甚多。今夏家橋地方有舊葦壩一座，並高堰迤南有順水壩一座，俱有口門，爲遭風船隻躲避之所。於行舟甚屬有益。著再於高堰廳屬之老隄頭、山盱廳屬之高澗壩迤南，又徐家灣、周橋等四處，各添設護隄救生壩，俾沿河一帶人船特以安全。該部卽行知河道總督顧琮，令其遵照妥協辦理。欽此。遵建高堰救生椿，計七堡、八堡、九堡、六安溝壩左右十堡，至十七堡，共十三處。嘉慶十二年後，湖水蓄高，柴壩木椿難於存立，至今未辦。高堰廳冊。

山盱廳管山陽、盱眙兩縣境內洪澤湖高堰隄壩工程。北自高堰廳屬高澗禹王廟交界起，南至盱眙縣境蔣家壩止。臨湖隄長八千三百五十五丈二尺。乾隆十六年後，一律幫培，頂寬十丈。嘉慶十年，復加高幫寬。西面附隄石工，長七千九百八十七丈六尺。爲汛一，汛半。高澗一汛，與高堰廳分管。曰高澗汛，曰徐壩汛。

按山盱隄工，原管至秦家高岡而止。迤南至蔣家壩，地勢高阜，未創隄工。雍正以後，湖面漸高，因就岡爲隄，直抵蔣家壩山，而山盱之汛地亦隨加長矣。澗徐兩汛，康熙年間石工之外，如高澗壩、龍門壩、清水潭、古溝、茆家圩頭壩、茆家圩二壩、夏家橋、唐埂等處，各有外越埽壩，節年搶修。至嘉慶十一年，裁減停修。

又按山旣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年間。歷次建徐壩汛古溝。至唐埂一帶石工。長一千三百五十餘丈。雍正八年。欽奉諭旨。特發內帑。修建堰旣石工。山旣自高澗頭堡起。至七堡徐壩汛一段止。建石工長三千八百十八丈六尺七寸。乾隆十六年。聖駕親臨閱視。允總河高斌之請。將堰旣土隄。一律幫寬十丈。特頒諭旨。添建智信兩壩。仍加封浮土。五壩以仁義禮智信爲次。壩底高矮維均。以高堰誌椿水深八尺五寸平脊。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以次啓放智信二壩。信壩以北。輒改石工。信壩以南。石基輒整。於十七年完工。計改建接築。共長一千八百九十二丈五尺。北起禮壩。南迤蔣家閘。並建工尾蔣家閘上。鉗口石壩一座。

高澗汛。汛地自高堰廳禹王廟界分管起。至徐壩汛周橋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五丈。內臨湖石工。長三千三百六十二丈。

頭堡石工。長五百五十六丈八尺。內一段長三百六十九丈二尺。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二層。一段長一百八十七丈六尺。砌石十五層。輒四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十八年。倒卸補修。長一百七十七丈一尺。內有外越埽工。改直補築石工。長一百八丈。改輒爲石。餘長十丈五尺。乾隆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嘉慶十一年。加輒配平。高八寸至一尺。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石二層。長四十九丈。龍門壩一段。隄長一百五十四丈。隄頂寬四丈。按道光二年。又加石二層。長一百四丈。

頭堡內高澗裏越石工。長二百三十三丈。砌石十三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輒四層。又自高澗壩南起。至龍門壩止。以下建龍門壩裏越石工。長一百八十六丈五尺。計石十五層。十九年。改建。加石四

層外越埽工二百三十三丈。乾隆十六年停修。

二堡石工長五百五十三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二層。長八十三丈。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七丈。加石一層。十一年加輒配平高一尺五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卑矮工長二十七丈五尺。計石二層。按道光二年又加石二層。長三十五丈。

三堡石工長五百七十二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六年加卑矮工長一百六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一十一丈。計石一層。又長四十八丈。計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一二尺。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又加卑矮工十丈。計石一層。

四堡石工長五百七十三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卑矮工長一百二十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四十五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卑矮工長七十二丈。計石一二層。

五堡石工長六百二十四丈二尺。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六年加卑矮工長三十八丈。計石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輒工高一尺至二尺四尺。十四年改輒爲石。按道光二年又加卑矮工石二層。長一百八丈。

六堡石工長四百八十三丈。已抵周橋汛尾。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卑矮工長九十七丈。計石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輒工高一二尺。十四年改輒爲石。

大隄東二隄一道上接高堰界起下至周橋止長三千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五年築。

大二隄之中，運料河一道，長三千二百丈五尺。康熙二十五年挑，乾隆十九年復濬。

灣河一道，長五千四百丈。在高良澗東，卽昔年高良澗開水下注河道，現通運料河水入岔河，歸白馬澗，以達寶應湖。

周橋迤東順水隄一道，長一萬二百五丈。上自周橋二隄起，下至萬家集止。按行水金鑑載，周橋順水隄，至仁和集西止，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淮安府志載，長一萬餘丈。

隄南草澤河一道，長五千五百四十二丈。水達寶應湖。淮安府志載，明嘉靖間，水淹泗陵，於周橋建閘，以洩湖水。康熙十九年，改建減水壩。二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開壩築隄，補建石工，草澤河，卽周橋閘下之河。

乾隆九年濬。

高澗、窪灣，並周橋護隄救生壩工二處。乾隆十一年，奉特旨建，現無。

高澗壩南，龍門壩南，厲家西五壩，瓌家灣，清水潭，救生椿五處。康熙四十七年，奉旨建設，現停。

徐壩汛，汛地自高澗汛周橋界起，至蔣家壩止。臨湖隄長四千七百六十二丈二尺。西面附隄石工，長四千

六百二十五丈六尺。又智信兩壩，金門長一百二十丈。自周橋至智壩止，隄長二千一百七十六丈五尺。屬山陽縣。自智壩至隄尾，長二千五百八十三丈七尺。屬盱眙縣。

大隄東，運料河一道，北接澗汛河尾起，南至東水北隄止，長一千二百二十七丈。乾隆十八年挑濬。

七堡石工，接澗汛六堡順計，長一千三十六丈八尺七寸內一段，長四百五十六丈六尺七寸。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雍正八年接建石工止。此乾隆四十五年，加高三十四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八十一丈。

計石二十一層。乾隆十九年改建。四十五年，加石二層。又一段，長三百三十四丈三尺。計石十五層。乾隆十九年改建。四十五年，加高長十一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一百五丈六尺。計石九層。及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四年，加輒三四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一段，長五十九丈三尺。計石八層。至十一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十六年，加輒四層。四十六年，改輒爲石。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一丈。計石一二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二十五丈。計石一層。八堡石工，長三百七十五丈四尺。內一段，長一百八十二丈二尺。計石九層。至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四年，加輒三四層。四十五、六年，改輒爲石。又一段，長七十六丈三尺。計石十二層。至十五層。又一段，長一百十六丈三尺。計石十二層。皆乾隆十九年，建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二百四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四十八丈。計石一層。東水北隄一道，長九千四百五十丈。康熙四十五年，建束各壩，減下之水，合流長五千七百六十七丈八尺。至普利寺，達汜光湖，入寶應湖。南注高郵諸湖，分入運河。由東岸開壩，邵伯以南者，歸江。邵伯以北者，歸海。乾隆九年，復加築。嘉慶十年，又加築。

仁壩，卽北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壩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壩。嘉慶十六年，啓放，跌成深塘。堵閉後，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臨湖建築石工，長九十五丈八尺三寸。內北長四十六丈八尺三寸。砌石十六層。南長四十九丈。砌石二十四層。石後築隄，長九十四丈。又於西面拋築護樁碎石，長六十丈。

九堡石工長三百六丈七尺內一段長一百十六丈五尺計石十一層。輒三四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一段長一百九十丈二尺計石九層十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間加輒高二二三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加高工長八十五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四十二丈計石二層。又長九十一丈加石一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一尺二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又間段加高工長一百十丈五尺計石一層。按道光加石二層長一百十六丈。

義壩即中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石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壩。嘉慶十年十五年兩次過水跌成深塘。堵閉後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臨湖建築石工長七十三丈五尺七寸內南北長三十三丈五尺七寸。砌石十六層中長四十丈。砌石二十層石後築隄長七十丈。西面拋築護樁碎石長四十二丈。

十堡石工長二百二十三丈五尺石高九層至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二三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六十八丈計石二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輒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三十四丈計石一層。

智壩一座。金門南北長六十丈石底面寬二十丈四尺。牆高一丈二寸。乾隆十六年建。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壩。嘉慶十五年將壩底加高四尺。每年堵閉。在壩脊上加築埽戩。

按堰盱境內。康熙初年湖水不能暢出清口。湖面漸高。十九年創築伍家墩。高良澗。周家橋。古溝。東西夏家橋。唐埂等。減水壩是爲六壩。屢經衝缺。洩水過多。三十九年特命尙書范承謨等堵塞。而設南北中減

水三石壩。卽仁義禮三壩。迨乾隆八年，總河高斌，以三壩未足，減漲議請添建兩壩，格於部議。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乃具南河緊要各工圖說二十條呈閱，聖駕親臨，閱視全隄，周覽形勢，特頒諭旨，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相機節宣。舊有之天然壩，則立石永禁啓放。欽遵辦理。垂六十年，遵守弗替。嘉慶十五年，後仁義禮三壩衝成深塘，未能修復。於蔣家壩南山坡之地，以次創挑仁義禮三河，築成滾壩，一如舊制，以操節宣，而將舊壩三處築土石隄工。

十一堡石工，長四百七十六丈二尺三寸，內一段，長一百七十七丈二尺三寸，砌石九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二三層。四十五年，改輒爲石，又一段，長一百四十二丈五尺，砌石十一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三四層。四十六年，改輒爲石，又一段，長一百五十六丈五尺，砌石九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輒一二三層。四十六年，改輒爲石。康熙時歷次所築石工止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二百六十八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輒工，高八寸至一尺九寸。十四年，改輒爲石。禮壩，卽南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壩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壩。嘉慶十五年，加高壩底三尺十七。八年啓放，跌成深塘，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建築石工，退後圍越。新石工與南北兩金剛牆下裏頭相接，共工長一百四十七丈，內中長五十三丈。砌石十九層。南北長四十四丈。砌石十七層。又兩金剛牆，舊石工，長四十八丈，亦作臨湖石工。石後築隄，長一百四十一丈。西面拋護椿碎石，長四十五丈。

十二堡石工，長四百四十丈。砌石九層。乾隆十六年，建乾隆年間，接長石工自此起。四十六年，加高工，長

十一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五十五丈。計石二層，又長二十六丈。加石一層。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一尺九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七十一丈。計石一層。

信壩一座，金門南北長六十丈。壩底東西寬二十丈四尺，牆高一丈二寸。乾隆十六年建。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壩。嘉慶十七年，加高壩底一尺，每年啓放。在壩底上築做壩餞。

十三堡石工，長一千四百五十二丈五尺。乾隆十六年建。內一段，長一百六十八丈。砌石九層。四十五年加高工，長八十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七百九十七丈。計甃五層。石三層。四十五年，改甃爲石。又底椿露脚，長二十三丈三尺。添加一二層。又一段，長二百六十四丈。砌石十層。四十五年加高工，長六十一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二百二十三丈五尺。砌甃四五層。石三層。十九年，改甃爲石。工長一百二十二丈二尺。計石七層。四十五年，加高二段。一長六十九丈。計石二層。一長五十五丈。加石二層。底椿露脚。添石二層。四十六年，全改石工。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四百十三丈。計石一層。又長十四丈。加石二層。又長十六丈。加石三層。十一年配平甃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甃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二十二丈。計石二層。按道光元年，加石三層，長五十六丈。

東水南隄一道，起十三堡，長一萬二百六丈。康熙四十五年建。乾隆十九年復修。將謝家涵洞處，開挖支河，以暢洩五壩下注之水。兩岸建築堰工，東長一千五十丈，西長九百八十丈。其水匯歸寶應湖。二十一年，將口門建竹絡壩，長五十丈。嘉慶十年，又改建碎石壩，長八十丈。兩頭砌片石裹頭。蔣家壩，護街堰一道，長一百六十三丈。嘉慶二十四年築。

蔣家閘，石閘一座。乾隆十一年建。蔣家壩臨湖隄尾，鉗口石裏頭。乾隆十六年建。洩湖尾之水，由蔣家民便河下達寶應湖。壩上築有攔湖壩，年久未啓。嘉慶二十四年，啓放減漲，旋堵。

仁字河減壩，嘉慶十八年挑。河長七百六丈，以抵仁壩減洩湖漲。後恐刷深，二十二年，於河頭創建滾水石壩一座。金門口寬六十丈，兩牆各高八尺四寸，砌石七層。壩脊橫寬十丈，以湖水長至一丈二尺以外過水。

義字河減壩，嘉慶十八年挑。河長七百八丈，以抵義壩宣洩湖漲。按道光三年，河頭建滾水石壩，金門寬六十丈，兩牆高九尺六寸，砌石八層。壩脊橫寬十丈，以湖水長至一丈一尺以外過水。

禮字河一道，長八百丈。嘉慶二十一年挑濬，以抵禮壩宣洩湖漲。河頭築有攔壩，以時啓閉。十八年，原奏仁義禮三河並建滾壩，以符舊制。奏定禮壩以湖水長至一丈三尺以外過水，現尙未建。

新挑仁義禮三河洩下之水，匯入舊壩汊河內，統歸高寶等湖東注。山旰廳冊。



271540



本國學基
叢書
續行水金鑑

五



MG
TV-012
65
5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五)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4 9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五

運河水白河 原委一

白河，卽古沽水。源出赤城縣東邊外。皇朝通志。

白河，源出赤城縣東邊外。五郎海山西麓。其北隔重山，卽上郡河源也。水道提綱。

白河，其上游沽河也。源出宣化府赤城縣北，獨石口邊外。一曰隄頭河，一曰獨石泉。謹按北方諸水，惟沽河源流最混，其名稱亦亂。以其下至通州，合東西二潞水，故謂之潞河。以其與潮河合，故謂之鮑邱水。亦曰潮河。又以其與白馬關入之白河，合流於石塘嶺，故又謂之白河。要皆非其本名也。說水者當以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爲據。漢志水經注，惟有沽河之一名，別無他號也。其合潞處在下尾，安得卽以追被上源，且其與潮河合處，舊在順義縣北一十里之牛欄山之東麓，今改於密雲縣南十八里，明嘉靖中，遏絕之，不使入順義縣，欲水勢盛漲，以通密雲餉道故也。或以爲於口外霧靈山與潮河合，非也。畿輔安瀾志。

西南流入邊城，有獨石水，自赤城縣南，龍門水，自龍門縣南來會，又東出邊外。皇朝通志。

西南流入邊城盤鹽口，經寧遠堡東南，有獨石水，自西北來，龍門水自西來，合而東會於寧江堡北。獨石水，出獨石口，南流百里，經赤城縣東北，又東南有一水，西北自鎮寧堡東南流，經縣城南，而東南會獨石水，又東南五十里，龍門水，自龍門縣城南東流來會，入白河，又屈曲經靖安堡西，又東出

東河口邊外水道提綱

沽河在赤城縣東其源有二皆自塞外流入一曰獨石水由獨石口逕獨石城西爲西河一曰紅山水由紅石山口逕獨石城東爲東河俱流至城南而合又南逕龍門山下名龍門又南逕書川堡東又南逕縣東門外又南逕龍門所南曰揚田河又南與陽樂河合爲南河又東南經滴水崖堡南亦曰白河又南逕延慶州靜安堡又東至東河口由邊外達順天府密雲縣之石塘嶺關此通州白河之上源也畿輔通志

又南流六里逕龐家窯又南流四里逕滅虎溝又南流四里逕北柵口入邊城又南流五里逕獨石城西北則有西柵口之水自西北來注之又南流五里逕獨石城南之獨石神廟前與東柵口水合卽大碧溝河也又有紅山水自口外流入之二水合流而南十八里逕頭堡子西又南流十里逕半壁店西又南十里逕三山堡西又南流十里逕貓兒峪西則有清泉堡之水自北來注之又南流十里逕站堡西出龍門峽是爲龍門川有君子堡水合松樹堡水會於羊房堡與暖泉合流自西北來注之又南流八里逕關門口則有鎮安堡之水自北來注之又南流七里逕黃土嶺則有夏家村乾河自北來注之又南流十五里逕赤城縣東繞城而南則有大石門之水東南流逕左右二所堡合水泉又合湯泉水流逕城南曰赤城河又南流十三里逕老幼屯則有翦子嶺之水合浩門嶺水自西來注之又南流七里逕柳林屯東又南流十里逕樣田堡則有樣田河自龍門所合紅石井水西水泉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流十里逕上馬鞍山又南流五里逕下馬鞍山又南流十五里逕合河

塞東則有龍門河。自龍門縣西來注之。卽古陽樂水也。有乾河八道。曰黃草梁河。三賢廟河。北柵口河。金家莊河。翦子嶺河。浩門嶺河。周家溝河。長安嶺北河。皆入焉。通名之曰南河。折而東流。逕河西堡北。則有白龍潭水。南來注之。又東流十五里。逕青羅口南。又東流十里。出滴水崖下。又東流逕堡南門外。又東流二十里。逕寧遠堡北。寧遠堡南。則有長伸地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流五里。出境屈曲流逕延慶州屬之靖安堡。出邊牆外。共長二百一十五里。畿輔安瀾志。

又東南入邊南流經密雲縣西。有潮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折而東南流。有三小水自北來俱注之。南直懷柔縣正北。又東南入邊古道谷口。經高家莊北。折而南流。有一水自北來會。水北出邊外。兩派合。東南流入白馬關西之白崖谷口。又南而西南入白河。又南一水自西來注之。水出邊外。東流入小水谷口。入白河。又南經密雲縣城西。而南與潮河會。水道提綱。

又東流入二道邊垣牆之白河口。塞垣東盡之口也。迤西接長元口。迤東則四海冶口。又東從石塘路。與白河支分。邊外之一支。會其支分之一支。亦出獨石口邊外。流逕鎮安堡東北。一名白遼河。轉爲白嶼河。亦曰激水。又名白狼河。俗稱自在河。亦謂之白漕。又謂之北河。或云水從白馬關入。或云兩岸不生青草。故名。對惠河而言。又呼爲外河。或以爲對黑河而言。故曰白河。其以爲卽古孟廣礪水。及以爲發源滴水崖。及霧靈山。爲潮河川者。非也。其水南流與黑河川水合。折東流與延慶州之溪水合。又有四海冶。海子溝之水。合珍珠泉水入之。又東流逕十道河。千家店。又東流與湯河合。又

東流入喀喇河屯屬之寶山寺折西東南流逕白馬關合白馬關河馬家峪河水峪河入石塘路與沽河正流合於石塘嶺自下沽河兼得白河之稱矣屈而西流逕渤海所西又南流逕密雲縣西則引河入焉又南流逕密雲縣南與潮河合畿輔安瀾志

潮河源出古北口外西北御馬廠地南大山兩水東南流而合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至近邊有鴿鶉溝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有巴克井水自東北來合一水注之南入邊古北口之西折而東南流有一水東北自土牆入邊來注之又折而西南流經南臺西南有一水自東來會西南逕石匣營南又西南至密雲縣城東北有一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經縣城東又西白河自北來會水道提綱

順天府潮河其河舊無恒流上受通州三河兩潦之水泛溢而下下流淤塞香河寶坻二縣輒受其浸雍正四年疏通窩頭河自百家灣起鮑邱河自魚樁起分道挑濬或循舊流或取直逕皆會於王補莊以八門城口淺窄自林亭口別開直河入薊運河由是故瀆通流二縣始免泛溢之虞按潮河入口密雲首當其衝明嘉靖時雨潦爲患築隄以衛城歲久頽廢本朝乾隆十年以南山碎石填墮故道填淤河流改衝北岸於是築荆圍壩以護古北口提督營署十六年壩復爲夏漲衝刷乃疏濬舊河又於菜園高灘築石壩一道總督高斌恭奉聖訓於就近徑直處別濬一河長一百三十三丈以導水勢由是上流通順徑達懷柔十餘年來隄固河安民賴其利畿輔安瀾志

西南流經懷柔縣南又經順義縣東又南至通州東北有沙河來會沙河出昌平州之居庸關卽溼餘水

亦曰榆河。經大興縣北。合清河水。又東南入於白河。皇朝通志。

既會潮河西南流。經懷柔縣東南。有七渡河。自西北來會。七渡河西北出四海冶。東南流經懷柔縣西南。又東南流。有二水自縣東北來注之。又東至牛欄山東入白河。乃折而南。經順義縣東。又南至通州東北。有沙河。自西北來會。沙河出昌平州西北之居庸關。即溼餘水。亦曰榆河。東南流經南口東。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至州南之沙河城。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流有一水北自州城之東北。東南流注之。又東一水自北來會。又東南至宛平北境。海澱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至通州北東入白河。水道提綱。

又南流逕懷柔縣東。又南流逕縣東南境。則有鴈溪河。自西北來注之。白河之支。又爲疊道洩水溝。又南流逕靈蹟山。則有黃花鎮川。合小泉水。亦自西北來入之。又南流逕順義縣東北境。則有東府村泉入之。又逕牛欄山。舊與潮河合流處也。又南流逕縣東門外。有清河。會沙河入焉。畿輔安瀾志。稍南。玉河水來會。玉河源出宛平縣玉泉山。匯爲昆明湖。東南經長春麥莊二橋。過廣源閘。至高梁橋。分流經德勝門。入西水關。匯爲積水潭。入皇城爲太液池。環繞紫禁。經金水橋。出玉河橋。達正陽門東水關。至東便門東水關。下注大通河。東南流。設五閘。儲水濟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自大通河以下。亦名通惠河。皇朝通志。

稍南。玉河水西南自都城來會。水道提綱。

白河南流入通州北境。自此以下。通得潞河之名矣。今謂之北運河。又南流逕通州舊城北關石壩。

外。則有富河之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有通會河之水。自北流合焉。亦曰通濟河。畿輔安瀾志。

南經張家灣。東有涼水河來會。涼水河出右安門西南鳳泉。東流經萬泉寺。分爲二支。一自南經草橋。一自北經廣恩寺。皆曲折東注。至永勝橋。復合東南流。循南苑繚垣而東。至小紅門西入苑牆。東南流經沙底橋。折而南。歷頭閘至二閘。一畝泉之水。自西來會。又南而東。至鹿園村。三海子以上之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至五空橋。出苑牆。經馬駒橋。迤東至張家灣。來入白河。皇朝通志。

南逕通州城東而南。折而東而南。俗稱古潞水。至張家灣東。南海子中。舊有桑乾支水。於此東北注白河。水道提綱。

又南流逕舊城東。穿城而出。又南逕新城東。環城爲濠。又南流逕張家灣城東。則有涼水河之水。自西南來注之。謹按此河自南海子流出。逕牛壁橋。出馬駒橋。東至高各莊分流。一北入張家灣。舊道也。一南入鳳河。新開河也。雍正三年。怡賢親王請自高各莊導入鳳河。以清京西南瀝水。近時永定河東截鳳河之尾。下入天津。此河下稍已爲河所奪。畿輔安瀾志。

經舊灤縣北折東北。香河縣東。又東南經武清縣東南。又東南至天津府西北之西沽。永定河合拒馬水及子牙河。皆會。皇朝通志。

又折而東而南。經舊灤縣北折而東。稍北經香河縣西。又東南經河西務東。又東南經武清縣東南之南蔡村。又折而東而南。而西至楊村東。又東南至天津府西北之西沽。桑乾河自西北來。合拒馬。灤。易。南。及子牙河。皆東流來會。水道提綱。

又東流逕舊潮縣東，則有灑河，亦曰泗河，來注之。又南流逕牛牧屯，則有窩駝河支分之水，會板營口，運河入之。又南流入香河縣境，則有紙務河，又有牛家河、駱駝港河，新開河，又南流入武清縣東北境，其支分一爲新引河，一爲王家務引河。雍正九年開，又南流逕河西務城，又南流逕南北蔡村，直縣治東三十里，又南流逕楊村務，又南流逕渾溝新莊，西南流逕馬家口，又南流入天津府天津縣北之桃花口，又南流逕孤雲寺西，值丁字沽，合西沽，直沽爲三沽，又南流逕西隄頭，則有永定河之水，北出鳳河之尾，合大清河水，自西來會之。又南流逕紅橋，又南流逕小紅橋，則有子牙河水，自西南來會之。又南流則有賈家口引河，乾隆十一年開，挑二十九年重濬，陳家溝引河，合筐兒港引河，導場河，浞北流入焉。又南流逕獅子林，與南運河合於三岔口，畿輔安瀾志。

按白河會潮，沽榆沙，通惠諸河之水，源高勢峻，有如建瓴，而西北諸山泉流匯聚，每伏秋之際，積雨未歇，怒流已至，頃刻尋丈，非堤防所能捍禦也。康熙三十八年，決武清縣筐兒港，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親臨視閱，命員外牛鈕等，於衝決處，建減水石壩二十丈，開挖引河，夾以長隄，而注之場河，浞由賈家沽道洩入海，河楊村上下百餘里，河平隄固，有御製碑文誌其事。康熙五十年，以河西務工程險要，親臨指授，命牛鈕開挖引河，一統志作開河西務引河，復以河西務城東有舊河形，對新河下口，至三里屯，長四百餘丈，特命開直河一道，直河，一統志作引河，以上一統志，均作五十四年，次年工成，於是新河之溜，移流於西，而東岸大隄之汕刷，以免，要兒渡之衝險無虞矣。雍正三年，大水隄岸塌壩，多有衝潰，四年，經怡賢親王奏請，北運河一切工程，歸通永道統轄，河西務設同知一員。

楊村設通判一員分界管理增設縣丞主簿等官以專防修五年河水泛濫東西岸漫決者四六年怡賢親王奏拓筐兒港舊壩闊六十丈展挖引河改築長隄七年疏濬賈家沽道分減既多消洩亦暢故壩門以下河水安流而河西務一帶距壩稍遠山水暴至遂復漫決上廕聖懷發帑遴員授之方略於河西務上流之青龍灣建壩四十丈開引河而注之七里海仍展挖寧車沽河導七里海水而洩之北塘口上下分消區畫盡美運道民生均獲安謐而所費帑金已不下六十餘萬矣畿輔通志

乾隆二年移青龍灣石壩於王家務十八年將兩引河大加疏濬又歷年建築月隄草壩護壩板工凡十餘處以資防禦三十二年聖駕自天津回蹕巡視運河以筐兒港壩身陡下夏秋盛漲減水過猛易致成坑特命於石工之外貼築灰土坦坡一十五丈使漸流勢緩壩身永固其減水引河命與王家務一律疏通俾無淤滯按王家務引河南至七里海計長一百十五里筐兒港引河南至場河淀計長六十四里其下流並至北塘口入蘆運河歸海大清一統志

乾隆三十五年北運河東西岸河水異漲決西岸之王甫汛張家王甫隄及東岸之周家莊等八處樓隄先後漫溢次第堵築三十七年請以王家務滾壩落低筐兒港修築灰土疏濬減河兩處培築南北兩隄四十年以楊村廳險工林立工程倍繁於務關以儘北之王家務長七十五里有奇改隸務關同知四十三年復以王家務至筐兒港之六十里河身彎曲遇漲不能宣洩於上游吳家窪添築草壩以分其勢中開引河斜接王家務減河以導其分而以吳家窪壩壓河隄改歸要兒渡縣丞

經管。并以王家務外委，撥歸汛內，協力修防。四十五年，王家務隄漫溢，旋堵塞之。四十九年，石壩南壩臺雞心草壩，改築灰土護壩。嘉慶七年，開挑河溝六處，計一千五百餘丈。培築隄岸十三處，計二十餘丈。八年，於楊村北汛，添設護崖草壩。十一年，復於馬家工壩西，接建草壩，俱得旨允行。嘉慶八年及十一年，自工部稅局至流水溝蒞廠以下，均加挑濬，並於東岸挑引河，筐兒港減河，北運河支流也。首起武清縣東南北運河東岸隄起，中分二支，限以長隄。北支起西屈河，東流逕大石橋朱家馬頭，張家官莊，梅廠郭家莊，周家莊，蔡家莊，陳家莊，楊家河出境，入寶坻縣韓勝莊，注於塌河淀。南支起費家莊，東流逕豬家莊，章家莊，梁家莊，陳彪莊，北王平張五家莊，注於麥子淀，由腰河入於塌河淀，穿隄而出，爲陳家溝，賈家口，兩引河，以入於海，長一百里。康熙三十九年開，又賈家口引河，首起天津縣塌河淀之高家嘴，逕宜興埠，燕家口，賈家口，共長二千七百九十丈，入於海。乾隆十一年開挑，二十九年重濬。陳家溝引河，首起天津縣東北之運河東岸，入於塌河淀，長二千九百丈。塌河淀，畿輔通志云，一名大河淀，卽北運河筐兒港，藉以蓄洩者也。舊隄天津縣，在城東北四十里，周百里，此淀上無來源，下通潮汐，以陳家溝，賈家沽二河爲出納焉。南北廣十五六里，東西長二十餘里，南有小河一道，出西隄頭，逕城兒上，出七里海。畿輔安瀾志。

永定河，別見。

清水河，卽會同河，今名玉帶河，俗曰中亭河，西南自任邱趙北口，東北經保定北，霸州南，由苑家口東北，經永清東安之南，桑乾河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流至西沽，卽拒馬，淶易，滹，唐諸水之委匯也。支

流甚多。其最巨者。一曰拒馬河。卽涑水。古桃水也。源出山西代郡廣昌縣北厓古塔。當廣昌城之東。東北流至長城浮圖峪北。有一水南自城南北流來會。又東經長城北。至塔厓驛南。又有一水南自山中北流出城來會。又東流至紫荆關北。入長城。又東北經易州北境山中。折而東南流。經涑水縣北境始出山。又東南至涿州西南。折而東北。經州城北。而東南流。有胡良河自西北來會。又東琉璃河自北來會。又南流經州東。又南稍西。經固安縣西南境。又西南經新城縣城東南。又南有北易水西北自易州定興來會。俗曰白溝河。拒馬。又東南經雄縣城西。而南而東南入泊。又東北經保定縣城北。壩州南。出苑家口。又東北經永清縣東南。東安縣南。桑乾河自西北來會而東也。一曰長流河。徐河。長流河。卽古南易水。一名雹水。一名鮑河。源出易州西南山兩澗。合東南流。經安肅縣城北。容城縣西南。又東南至新安縣西南。徐河合曹河諸水。自西南來會。徐河。卽古大册水。源出易州西南之五回山。曰雷溪。東南流百餘里。出山。經滿城縣北。又東流經保定府治清苑縣北。又東南經安州城西北。有府河。方順河合慶都河。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州城北。而東至新安縣西南。長流河自北來會。東入泊。經縣城南。又東爲趙北口。又東與拒馬河會於雄縣。又東北自泊流出。爲清水河。一曰豬龍河。有三大水。曰唐河。沙河。滋河。唐河尤大。唐河卽古澧水。源出山西渾源南翠屏山。卽恒岳西麓也。東南流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流有溫泉水自東北來會。又南有嘔夷水。自西自槍峯嶺東流來會。又東流經太白山北。爲唐河。經靈邱縣城南。又東折而東南。經三山隘門。廣昌縣南境。入直隸界倒馬關之北。又東南爲曲陽北境。唐縣西北境羣山。有二小水自北來注之。至唐縣北。折而

西南流至大羊店，又折而東南流出山，經曲陽縣北，又東南經定州城北，又東南經祁州南，又東沙河，滋河二水自西南來會沙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界巖頭山，東南流穿長城入直隸界茨溝營北，又東南有小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至阜平縣東南，有一水自西界龍泉關東南流，合一水經縣城而東來會，又曲折東南流經王快鎮西，又東流經宕城西，始出山，經曲陽縣西南，又南經行唐縣東北，新樂縣城南，又東經定州南，無極縣北，深澤縣北，又東至祁州東南，滋河自西南來會，又北與唐河會焉，滋河源出山西五臺縣東界烏牛山北麓，東流穿長城入直隸平山縣西北界山中，合數小水東南流，經靈壽縣北，行唐縣南，又東南經真定府北，又東經無極縣南，折而東北流，經晉州西北深澤縣北，又東北至祁州東南，與西來之沙河會，而北合唐河也，唐河既會沙滋二水，東北流爲豬龍河，經博野縣，蠡縣南，俗曰楊村河，又北稍東經肅寧縣北，高陽縣南，又北至安州之東南入泊水道提綱。

淀河在天津縣北五里，永定、子牙、清河之會流也，自河頭至丁字沽，入北運河，長四十里，淀水滂淼，至此始有崖岸，故名河頭，東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東安、靜海之境，東西互百六十餘里，南北二三十里，及六七十里不等，蓋七十二清河之所匯潏也，永定河自西北來，子牙河自西南來，咸入之，清河卽淀池之經流也，其派有三分，自會同河之三汊口，徑臺山而北，出紀家淀而東入勝滂河者，此西派也，由趙家房，徑托蓮泊，出郭家窪，會勝滂河者，此東派也，由下馬頭，徑崔家房，入張家嘴，過任家莊，逕左家莊，歸石溝河者，此南派也，沿大隄而東，逕西馬頭、堂頭、左家莊，會石溝河，則

其支流也。勝滂、石溝二河總歸臺頭。一河經揚芬港而出揚家河。今按揚芬港、畿輔通志作羊冀安。關志前作楊芬，後又作羊芬，而注中一作揚芬，又名揚芬，又作羊冀，二書皆經進呈，擇名宜雅，故從揚芬。揚家河至三汊口，計長一百四十里。自永定下流入淀，勝滂河淤，而東西二派無下口。張家嘴淤，而南派無正流，唯沿隄一支，寬不過二三丈，深不過五六尺，何以容西來之巨浸乎。雍正三年，自崔家房以東，決隄九處，各數十丈。文安城郭，宛在水中。怡賢親王奉命查修水利，開勝滂河十七里，而東西二派下口遂通。挖張家嘴河五里，而沿隄一支分流北注。又於上流疏濬中亭河四十餘里，自口頭對岸之下河門，分引玉帶河水入臺山河，其下流石溝臺頭，淤淺之處，概行撈挖，數載以來，清流湍駛，隄防晏如。霸、保、文大之間，黍稷稻熟，民享樂利，皆聖主勤卹之德，賢王治淀之功也。按以上諸河，經由泊港蘆草叢生，壅溜停汛，易致淤淺，舟阻不行，復成斷塞。雖分隸河道統轄，而該管汛員，唯知保守隄工，至於淀之通塞，河之淤暢，俱在積水中，考成不及，誰復過問，殊不知淀河一塞，分消無路，西來之水，并注隄下。一遇雨漲，頃刻尋丈，人力安施，故隄防而不濬，河非計也。今中亭河苦淺，趙家房河苦淤，張家嘴未達於淀，泊沿隄一河，自堂頭以下至壩嘴頭，亦苦淺。石溝通勝滂一河，苦隘。勝滂至臺頭一河，苦淺。計其丈里，非水涸興舉大工疏濬不可。會同河一統志，在霸州南十三里，又名苑口河，本玉帶河也，自保定縣流入州界，又東北曲折行可十里，爲善來營，北岸有渾河口，又東可五里，爲苑家口，又東五里，爲蘇家橋，河流至此，分爲三道，卽所爲三汊口也。冊說玉帶河至本州境，會渾河東下，名會同河，分二支，俱流經文安縣境，散入石城等淀。本河正派至州東無

梁闕名邊家河。又分一支入永清縣界。名信安河。其正流曲折而東。入文爾諸淀。又東逕東安縣界。爲呂公河。按會同爲玉帶之下流。出自西淀之茅兒灣。至霸州。而拒馬、桑乾、胡良、霸水皆會焉。故名會同河。今諸河俱已改流。唯栲栳圈一河。南北相望。卽中亭河也。首尾皆淤斷。而會同河身寬不逾二十丈。或十五六丈。總會順天保定。正定三府。西山一帶三十餘河之水。勢不能容。則決何家道口。決鹿腫。決下武各莊。決保定縣。幾無虛歲。雍正五年。中亭河開通。分流北去。玉帶之水十減二三。但河身本淺於正流。而新開之牯牛河。自西栲栳圈會入。攤沙復淤。則浚治一日不可緩。其會同下流之信安河。已成陸地。卽勝滂至辛張。逕褚沽、東沽、達王慶坨之一支。名呂公河者。亦無河形。唯餘臺頭一派爲正流。則上自石溝。下至楊家河。通塞淤暢。所關最鉅。此河道全局之利害也。中亭河亦名新挑河。一統志在霸州南八里。綿亙數十里。按此卽古中亭河也。亦曰栲栳圈河。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命河臣王新命開挑。上接十望河。下入臺山河。分減玉帶河水勢。發帑築隄。上下各六工。上六工距河稍遠。以護州治。下六工縷河爲隄。以護田廬。增設州判一員管理。每歲按里出夫。隨時修補。後渾河淤。至勝滂下流遂塞。而十望河自張青口來者。爲白溝。流沙淤斷。上流自是隄工淺廢。而下六工無復遺址。與積淀相連。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奏開中亭。十望二河。四年。中亭河工竣。十望河以積水未開。五年。又大水。遂罷十望之役。自口頭對岸之下河門。挑引河一道。分玉帶河水而注之。中亭河增設吏目一員。分汛防修。七年。州判陳起唐捐貲修築下六工。隄長四十里。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旣廣且深。西北諸山之水皆匯焉。北自雄縣來者曰白溝河。拒馬之下流也。拒馬發源易州。

廣昌之涑山。至房山鐵鎖崖。分爲二派。一派東入涿州。過新城而南。挾河。琉璃河。廣陽。鹽溝諸水。白玉塘。西域寺。甘池諸泉皆入之。一派南入涑水。經定興而東。易州之濡水。武水。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遼欄河。女思。澗子。莊溪諸水。俱來會之。二派合流爲白溝河。入柴火淀。西自安州來者曰依城河。曹河。徐河。一畝。雞距。方順。龍泉諸水之所會也。徐水。出五回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一畝泉。出滿城東南。餘小泉。以百數。雞距。紅花。名最著。流經清苑城南。至糧河橋。而方順水來會之。方順卽曲逆河。祁水之下流也。五雲。石白二泉。流爲放水河。五郎河入焉。逕石橋村。至糧河橋。與一畝泉河會。流逕新橋。而滿城之龍泉河自南來入之。至善馬廟。與徐河合流。爲依城河。入雜淀。西北自安肅來者曰雹河。源出石獸岡。灌河入之。由新安之黑龍口歸雜淀。新安三面皆水。唯城北爲乾土。而城處容城下流。雨潦南下。則大澱淀一帶。盡爲鄰壑。地最貧瘠。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奏請於三台村。開引雹河。逕小王營。尙村之北。至南河頭。入燒車淀。南岸築隄。建閘。以裨節宣。隄內大澱淀數百頃。皆引流種稻。屢獲豐收。南自高陽來者曰豬龍河。唐沙。滋三水之所會也。唐河原名澆水。源自山西靈邱。入唐縣。爲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之鎮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謙。王樞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入曲陽界。合平陽河南流。阜平之當城。臙脂二河行唐之郃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新樂。歷定州。沿流多資灌溉。滋河發源山西之枚回山。經靈壽爲慈水。七祖塞岔頭大明川。逕流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孟社而復出。遼縣北旋。經深澤之龍泉壩。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

也。三水頗稱鉅流。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爲豬龍河。逕博野、蠡縣、高陽而入白洋淀。豬龍河水性湍急。奔騰最難捍禦。雍正三年。決柴淀口而東。潰蠡陂口古隄。直衝鄭州驛路十里。浸爲巨澤。怡賢親王親歷相度。疏通豬龍故道。決口始塞。驛路復通。然下流歸淀之處。河紆沙停。壅溜易決。復令清河道王紘於出岸村開挖引河十里。至孟仲峯出口。東岸築二壩以防其軼。西岸截沙嘴以順其流。然後安流入淀。又於放水口斜築長隄。以禦倒漾。蠡陂口殘隄數十里。亦一例加修。以爲重障。於是豬龍順軌。瀕河田疇。比年豐稔。但自祁州以下。岸土挾沙。最易坍塌。岸坍則隄無所附。宜於頂溜壩灣。建築挑水。迎水等壩護岸。以固隄根。其下口歸淀之處。近有淤沙漲起。抵闕河流。亦宜開挖。以順水勢。趙北口居西淀之中。舊有石橋八座。白洋諸淀之水。皆由橋下東流。實西淀之咽喉也。而石橋畢隘礙流。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奏請易之以木。升高加闊。又增建三橋。俾積淀之水。暢然東注。但白溝濁水自北而下。出河門而橫截清流。至藥王行宮前。河形拗折。土人謂之鵝鵝。所謂咽喉已通。而芻膈未利也。雍正四年。委員挑挖。經汛而其淤如故。蓋白溝漲時。近自諸山而下。所至沙淤。四十里之柴火淀。變爲桑田者。什三四矣。不加浚治。則西來諸水。泛溢無歸。若歲歲撈挖。又勞費無已。渾流入淀。害常如此。欲一勞永逸。必不使之入淀。而後可查白溝故道。行於淀外。自龍灣而東。逕道務馬務頭洪城。出張青口。河形宛然。宜疏濬深通。導白溝之流。復於故道塞其入淀之口。然後將河門淺阻。鵝鵝拗折之處。盡行挑挖。如此則清濁分流。淀清而河亦暢矣。畿輔通志。

清河、東西兩淀之經流也。首起河間府任邱縣西北隅。上接新安縣之溫義河、長流河、三岔河、四角

河、安州、高陽、容城縣之水，匯於西淀。明時謂之西河，又謂之清河。謹按溫義河，又有淀頭渠。東西渠水入之，淀頭渠在新安縣東南十五里，淀頭村首起，大淀頭北五里之龍頭關，西南流五里，會端村。東西渠渠在縣東南二十里，端村西北流八里，合焉。又西北流一十二里，由太平關入溫義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又曰梁頭河。方輿紀要，卽長流河下流也。明景泰中，磁河引流自城西，西南隅過南門，至東門外三里，卽梁頭河。東流達於瓦濟河。新安縣志，謂景泰間，縣尹張勉以舟不通，縣城關民無貿易，遂疏此河向北，俾長流河自城而西，而東過東關，接梁頭河，流入瓦濟。然則梁頭河雖爲長流河下流，其實新安縣城河之別名矣。考長流河爲府河下尾，府河自石橋河而下，梁頭河之名，蓋亦通稱也。又按清苑河，至安州爲依城河，又東過西安入淀，爲長流河，又東至西淀爲四支河，又東至淀中爲四角河。高陽河入焉，蓋四角河乃四支河之下流，而爲西淀中泓，大小溝渠悉注此，有容受涵蓄之功，濁流皆澄，由此導引也。東流逕雄縣孫家莊，又東流逕楊家莊，入任邱縣西北境，又東流七里餘，其分支爲大港引河，出徐家橋下，下流穿大港，淀仍入於本河。謹按大港引河，清河支流也，在清河南一里，往時同上游豬龍河之水入清河，不能容納，故開此河分洩之，又因下流白溝河，匯永定河，橫溢於清河門，清河水勢寬平，濁流漲入，尤易潰決，由清河分入此河，以殺其勢。河首起任邱縣西北五十六里，趙北口之西，分清河一支南出，東流二里，逕趙北口，出徐家橋下，穿大港，淀。又東流三里，逕邢家溝，又東北流入雄縣之南境，清河分支南流入之，所以分清河門之水勢也。又東北流五里餘，逕孫家嘴，仍入於清河。雍正四年重濬，乾隆九年、十一年、二十八年，三次開濬，其正

支東流二里餘，逕趙北口，出廣惠橋下，分爲二。其分支爲岔河，今名馬道支河。謹按清河出廣惠橋下，正流爲馬道正河，乾隆二十八年濬，其分支爲馬道支河。乾隆二十九年濬，往時清河出廣惠橋下，稍折而北，又折而東，流至史家口，復折而東南流，又折而東北流，別有一道，自廣惠橋東，分支至史家口，仍合流，俗名岔河。自乾隆二十九年濬後，忽名清河爲馬道河，岔河爲馬道支河，又因支河復於馬道河加一正字，皆俗稱也。東流四里，逕史家口，仍入於本河。其正支東流，屈北，又折而東，流十里，入雄縣東南境，是爲清河門。白溝河自雄縣城南東南流入焉。謹按陳儀闕雪齋集，白溝故道，自新城之王祥灣東行，至王槐而南，經涑河村而東，至望駕臺，逕遯東南，過胡各莊神機營，而入茅兒灣，河形宛在，橋座猶存者，若於水涸時挑濬深通，則白溝全流，必改由東注，而西來之清水，過行東注，則濁水受刷，亦補救之一奇也。闕雪此說，通志取之。然白溝之水本清，自永定河決入，故濁。今永定河改口，久不與白溝通流，所入者惟金門關以下減水河之水耳。而西淀之淤如故，蓋唐滋沙之水，自西南來，府河之水，由西而下，亦多夾壟沙泥，若僅以爲塞白溝，俾循故道，而淀水可清，河流得暢，恐屬一偏之見。然其所言故道，歷歷足爲講水利者考鏡焉。又東流一里餘，則有龍灣河，自瓦濟門東南流入之。謹按龍灣河，白溝河支流也，長八里，其入清河之處，有村名龍灣，其名舊矣。乾隆二十九年挑濬後，忽名簪河，俗稱不知何取也。又有鄭州五官淀之水，北流出里，長闌入焉。謹按五官淀，卽五蓋淀，在任邱縣東北三十五里，鐵燈竿口，二水由此而東，入於柴火淀，自萬壽橋起，至王村口隄岸，約長三十里，任邱與雄縣南北中分，在任邱曰五官淀，在雄縣曰蒲淀，饒陽、安平、河間、獻

縣。肅寧一帶之水與柴火淀相爲接連。後以積淤居民墾種。遂致涇廢。里長開引河在任邱縣北三十里。首起鄴州橋。一出城南雙關橋下。一出東城橋下。一出北城橋下。三支會流於鄴州城北。又北流出里長閘。又北流逕柴火淀。入清河。乾隆二十八年開。又東北流五里。逕孫家嘴。與大港引河合。又東北流四里。逕冰窖。則有盧僧河。會王克橋引河。東南流入之。謹按盧僧河。涑水支流也。拒馬河。會胡良。琉璃。廣陽。道爾諸河。及中北二易水。南流逕新城縣東。分支南流而成是河。東南流逕百家池頭。入雄縣東北境。又東南流逕王槐村。涑河村。大步村。葛各莊。會王克橋引河。又東南流逕道家務。又東南流至茅兒灣。入清河。長八十一里有奇。乾隆二十七年。王克橋引河。白溝河支流也。白溝入雄縣東北境。分支東流出橋下。又東流入盧僧河。長二十里有奇。乾隆十年開。又東流三里。逕茅兒灣。是爲神機營淀。則有史各莊溝。自古藏糧河分支流入焉。謹按神機營淀。在茅兒灣北。與相接連。前明神機營也。史各莊溝。卽藏糧河支流。首起雄縣東南六十里之史各莊。西北流二里。又折而東北流八里。入於茅兒灣。又東流二里。入順天府保定縣西北境。又名玉帶河。其分支爲月河。下流仍入於本河。其正支東流五里。逕張青口。則有維柳河之水出焉。下流仍入於本河。謹按維柳河。首起保定縣張青口南岸之馬家莊。風南流逕小聖廟。又東流逕潘家莊。又東流折北逕何家道。與古藏糧河合。入於玉帶河。長四里。乾隆十年。因古河道重開。張青口引河。名月河。卽清河支流。在保定縣西北十二里。自玉帶河北岸。分支東流逕喬家灣。又東流逕張青口北。又折而東南流逕王各莊。合於十望河。乾隆十年開。又東流三里。逕何家道口。則有古藏糧河。自任邱縣西南來注之。又東

北流二里。逕王各莊。則有王各莊引河出焉。卽古十望河也。下流仍入於本河。又東流三里。逕擺渡口。又東流二里。逕張莊。直縣城北十里。又東流南轉。折而北流三里。逕于家莊。又北流四里。逕盧各莊。其分支爲中亭河。東北流入霸州西南境。下流仍入於本河。謹按十望河。今名王各莊引河。卽清河支流。在保定縣東北六里。王各莊之北。上接張青口引河。自王各莊東流十里。至霸州。入於中亭河。乾隆十一年。因舊河重濬。二十九年。再濬中亭河。一名新挑河。卽玉帶河分支。在霸州南。首起保定縣東北六里。分玉帶河之水。東北流六里。逕六郎隄。入霸縣西南境。之老隄村。則有蜈蚣河。自固安縣東南流入之。蜈蚣河。在霸州西。永定河支流也。自固安縣西北金門關流出。南流分支入霸州西北境。逕葉家莊。高家莊。凡八里。復入固安縣西南境。又東南流五里。復入霸州東南境。又東南流逕杜各莊。中各莊。穿六郎隄。入於中亭河。乾隆十七年。於固安縣分流處。橫接攔水壩一道。後遂絕流。今存舊槽而已。又東北流三里許。則有牯牛河。自固安縣南南流入之。牯牛河。本名潏流河。又名莽牛河。在霸州東。亦永定河之支流。自固安縣金門關流出。逕縣西南之牛坨河。又分支東南流入霸州北境。又東南流逕北窪村。又東南流逕埕上村。南孟鎮。金各莊。范家莊。關王堂。凡三十三里。至西栲栳圈。入於中亭河。大清會典。以爲白溝支津。由良鄉。涿州。固安。霸州。涿治。以洩白溝暴漲。至高橋而下。後因淤廢。乾隆十年。開永定河金門關。用其舊槽。洩永定河之盛漲。河流既改。河名亦訛。今永定之流。分注時濬河槽而已。又東北流三里。逕栲栳圈。又名栲栳圈河。又東北四里。逕魚廠村。又東北流二里。逕高各莊。又東北流八里。逕臺山村。又名臺山河。入於清河北支。雍正三年。因古河重

漕乾隆十年二十九年三漕其正支東流三里逕口頭村又東流二里逕太保莊又東流二里穿魚津窪又東流三里逕善來營又東南流三里逕苑家口俗又名夾河又東流是名通濟河西北流入於霸州城濠又東流五里逕蘇家橋入文安縣西北境舊與渾河合流名曰會通河又曰會同河陳儀閣雪齋集會同河出自西淀之茅兒灣三十餘河之所會也逕保定曰玉帶河至苑家口曰會同河闊者二十丈狹者十五六丈每秋濤西漲怒浪東來一川不足以容萬派之流則挑濬之工誠有不可緩者查中亭河隄上下六工係舊里甲民夫修補伏修防汛動逾兩月亦與文安大陸之例同然上六工隄並無衝阻且支河平穩無汛可防不若於水涸時令隄夫挖河底免防汛以速易久民必樂從但令河成與正河齊平則分水愈多不惟玉帶安流而下六工隄內之田皆可引灌也分南中北三派亦曰三岔口其北接自三岔口東北流逕皇恩亭東又北流逕孫家房復入霸州東南境又名通濟河又東北流四里逕賈家莊分支東流入於中支河又東北流一里逕臺山村與中亭河合則有韓家溝之水出焉謹按韓家溝首起臺山東南自劉南莊東流六里許逕辛家鋪又折而東流入於中支河又東北流逕花蓬墓又東北流五里逕十間房分支南流入於中支河又東流五里逕王家莊其分支爲劉家河東北流入於舊永定河東支河其正支折而東南流復入文安縣東北境逕王家泊其分支爲王家泊河東北流入於舊永定河東支河其正支又南流三里穿郭家窪又東南流五里穿磨磨淀分爲二其一南流逕大寺東與南中二支合其一東流穿落波淀又東流五里逕勝澇鎮又名勝澇河今按勝澇畿輔通志作勝澇安瀾志作勝芳查勝字出山海經今據畿輔

志作滂，亦名運鹽河。則有舊永定河東支河，自霸州高橋村東南流入之。謹按郭家窪在紀家窪東南半里許，磨磨淀在文安縣東北石溝村之西北，西南爲新步淀，東南爲慈姆淀，西北爲郭家窪，東北爲扣浪泊，清河中支北支之所會，直勝滂西南二十里，洛波淀卽扣浪泊，在勝滂西，勝滂引河在文安縣北七十里之勝滂村，南清河北支分流起村西，至村東，仍入於北支河，長五里有奇。乾隆二十九年開，又東流逕勝滂東二里，分爲二：一東南流穿蓮花淀、紫草泊，入大城縣北境，合於南支入於臺頭河；一東流十二里，逕大城縣之辛張村，又名辛張河。謹按辛張河一名照直河，以逕大城縣辛張村而名，又東北流入霸州境，又東北流逕策城，舊作折城，又東北流逕寨上，又東北流入靜海縣境，又東北流入楊芬港，長三十一里有奇。乾隆十年濬，二十九年重濬，又東三里餘，復入霸州極東境，又東北流穿小淀、鴨鴻淀，入靜海縣西北境，合於揚芬港，其中支自三岔口分流，東南流五里許，逕趙家房，入霸州東南境之趙家莊，爲古運糧河。謹按運糧河在霸州東南二十里，相傳元漕河故道也，北接清河北支，首起王家房，東南流入文安縣境，逕趙家房入清河，中支長四里有奇。乾隆十年重濬，分支西北流入於北支河，又東流折南轉北，凡四里，逕崔家窩，又分支入於北支河，又東流三里許，仍入文安縣東北境，又東流十二里，穿托蓮淀、鴻鵠港、筆筒泊、沙尖淀，逕南澗，又分二支：一南流入於南支河，一北流入於北支河，又東流穿磨磨淀，逕大寺東，與南北二支會於石溝村，其南支自蘇家橋沿千里長隄，東南流四里，逕下馬頭，分爲二：一東流穿蒼耳淀，逕任家莊，會張家嘴河，謹按下馬頭引河，分清河南支，首起蘇家橋東，下馬頭，東穿蒼耳淀，曹家泊，至石溝村，仍入於南

支河長十八里有奇乾隆二十九年開濬張家溝河在下馬頭東南首起陳家窰分清河南支之水東北穿張家窰逕任家莊東流長七里有奇乾隆十年開又東流逕王家圪塔又東流五里穿曹家泊逕左各莊仍合於本河謹按左各莊引河首起左各莊分清河南支之水北流逕左各莊北分爲二一北流五里許至南溝入清河中支一東流折南三里許入清河南支一東南流二里逕崔家莊又東南流四里逕張家嘴則有張家嘴河出焉下流仍入於本河又東南流逕西馬頭堂頭折而東北流逕石城淀又東北流凡十八里逕左各莊又分爲二一東北流爲左各莊河下流仍入於本河其正支又東北流八里逕石溝村亦曰石溝河逕大寺下入磨磨淀與中二支合謹按南派一支逕下馬頭穿蒼耳淀由任家莊王家圪塔至左各莊者此其正流也其由下馬支頭沿千里長隄東而出自崔家莊以至左各莊仍與南派合者乃其另支也嗣因雷派正流淤塞遂以另支爲正流乾隆二十九年重濬始復舊迹其正支又東南流四里逕傅官營則有子牙河自大城之王家口西北流入之今已斷流營北又有支河出焉北流入於中支河又東流十里入大城縣西北境又東流四里逕臺頭村名臺頭河往時子牙河自靜海縣之莊兒頭東北流入焉今已斷流其分支曲折南流至於莊兒頭逕隔淀隄而止勝勞河東南流與正支會謹按會同河爲東西兩淀之樞紐西淀諸水惟懸會同一河傳送而至東淀康熙中永定河決於新城之九花臺南里諸口繞霸州城西而南入濁流浩瀚時或南潰三十七年改河由固安東流入淀而會同河得以安流但衆派合匯每遇淫潦苦難容納雍正四年又濬中亭河分減其勢正流始順乾隆十年子牙別爲一河而會同入淀之經流

至壘頭而下達者，更無哽咽之處。今自三岔口以下，統名曰大清河，又爲東淀之經流。勝沂石溝二河，總歸壘頭一河，經揚芬港而出楊家河，至三流河，下流爲淀河，河身橫亘一州六縣，霸州、保定、文安、東安、武清、靜海、天津當南面之巨浸，自西迄東，納受諸河，而達之海。長隄巨防，障其潰決，清流急湍，資以轉輸，支幹雖移，會歸則一也。又東流折北一里餘，分爲二：一東北流穿蓮花淀、紫草泊，入大城縣西北境，穿西灰窩、東西張窩、泥鰕港，入於臺頭河；一東北流穿車道泊、東西叉子泊、團泊、廬地泊，入大城縣西北境。逕臺頭，又名臺頭河，則有子牙河支流，逕黃汊北流，入焉。又東北流四里，穿灰窩，入靜海縣西北境之大水套。又東流折北，穿蛤蜊泊，又北流折西，逕揚芬港，又名揚芬港河，與辛張河合，又分爲二：一北流逕癩柳樹，其下流直入武清縣之王慶坨，匯爲三角淀，今淀淤，而河亦遂絕。東安縣志：雍正三年，興修水利，今引渾河別由一道，於清河之郭家務，改河東行，由冰窖、武家莊，逕東安之狼城，宋流口、東沽港，至武清縣之王慶坨，歸長淀河，入三角淀。渾流容衍淤淀，而大清河遂得湍駛歸津，十餘年來，頭道二道等河，月城黃花等套，自南而北，日漸淤平。三角淀盡成沃壤，葉淀亦淤其半。武清縣志：雍正四年，所挖青光引河，五年所開長洶直河，與三角淀俱爲渾泥淤噎。頭道河、二道河，盡成斷港絕流。謹按清水爲洶水之經流，自西淀東出雄縣茅兒灣，逕保定縣張青口、霸州三臺山，過文安縣石溝，逾大城縣壘頭，入灰窩大水套，陳家坑蛤蜊泊，第六鋪泊，支流錯出，所在不一，而總匯於揚芬港，則靜海乃淀河並東處也。宋時與契丹分界，惟恃塘泺，所謂界河者，卽此矣。至獨流一帶，當未築隄堰之時，南北水俱可通流，在金又謂之天津河，其照直河，則勝蓂舊

河在文大保直四州縣界。乾隆十年，以大清河流由勝勞抵臺河，遠揚芬港，長七十里，而勝勞之東三里許，舊有駿河，在辛張之南，東行抵揚芬港，渠形逕直，達沽甚捷，與役開挑，迄今順流舟行甚便。其正支東北流八里，穿膏浪泊，入天津縣西北境，是爲八里河口，又分爲二，東分支，東北流沿隔淀大隄，凡三十里，逕韓家樹，仍入於本河。其正支屈曲東流，凡二十一里，逕楊家莊，又名楊家河，則有線河、顛兒河入之，又有楊家引河出焉。又東北流四里，逕三河頭，又名淀河，謹按八里河、揚芬港河下流也。楊家河在天津縣西北四十里，卽清河正流，以經楊家村而名，是爲東淀下口。楊家引河，因楊家河形灣曲，水流不順，別開此河，以殺其勢，長二里有奇。乾隆八年開下流，仍入於楊家河。又楊家支河，在清河之南，沿隔淀隄而東，與清河南北分流，僅通小艇，民間取道近便，多由此河。水大可行巨艦，向無名稱，今因其與楊家引河並首起楊家村，故以楊家支河別之。又東流三里，逕青光，又東流五里，則有鳳河之水，自西北來入之，卽今永定河下尾出口之道也。謹按青光以村而名，引河、清河之支流水也，在青光之東北，西接顛兒河下流，雍正四年開，乾隆十年重濬。鳳河自南苑東流，逕武清縣，又南流入天津縣東北境，合永定河。四十二年疏濬圍河，水源旺盛，藉滌永定之濁。圍河者，鳳河之源也，南苑亦名圍泊，在黃村門內六里許。又按畿輔通志：一統志皆以淀河爲永定子牙合流，自乾隆十五年築隔淀大隄，子牙已不與清河會，而永定河逕徙不常，年來直至西沽，入鳳河，合清河，非復諸志所云之水道矣。迤南又東流五里，逕韓家樹，又東南流七里，則有王家河，自子牙河分支，穿隔淀隄北流入焉。又東南流八里，則有于家河，自子牙河分支，穿隔淀隄北流入焉。謹

按王家河在天津縣西北八里。于家河在王家口東三里。乾隆十年，建築隔淀大隄，改導子牙河，俾清渾各不相侵。復緣子牙河下流，建飯逼急，特於天津縣西北王家地于家村開設二口，建橋其上，汛大，則引子牙濁流入淀，以洩異漲。汛退，則導東淀清水入河，以刷泥沙。又東流二里，逕礮臺。又東流出西沽浮橋，與北運河合流於天津府城東北隅，而入海河。畿輔安瀾志

西淀，跨保定府之安州、新安、雄縣、高陽、河間府之任邱縣境，起自安州、高陽、新安、任邱四縣之白洋淀。東迄任邱縣之柴火淀。西北迄新安縣之燒車淀。自白洋淀東北爲端村，又東爲郝淀。在白洋淀東，新安縣東南二十里，直白洋淀東北，端村東南，又東爲小郝村淀。東南曰前潭淀，後潭淀。在任邱縣西北四十里，俱南北袤二里半，東西廣二里。前潭至後潭，水路半里。新安任邱兩屬，新四任六，又東南曰奧隆淀。又東北曰范車淀，張家淀。又東北曰虎皮淀。南北袤一里，東西廣二里。水路二里。至平陽淀。南北袤四里，東西廣三里。水路二里。至池魚淀。南北袤二里，東西廣三里。水路二里。西北至絲窩淀。南北袤二里，東西廣二里半。水路一里。東至江水。南北袤一里半，東西廣二里。水路一里。東至王家港。南北袤二里，東西廣一里半。東北至趙北口二里。又東南爲十方院。又東北曰邢家溝大港淀。又東曰柴火淀。又東曰五官淀。蒲淀。掘鯉淀。柴火淀之北曰茅兒灣。又北曰神機營淀。又西曰清河門。又西曰黑洋淀。在雄縣東南。又西南曰趙北口。在任邱縣北六十里。北至雄縣十二里。跨西淀之中，南去十方院二里。又北曰高家港。在新安縣東四十里。距趙北口五里。又北曰窩羅淀。一名絲羅淀。在高家港北，屬雄縣境。又西蓮花淀。勞家淀。蔡家淀。石白淀。又西北曰梁大淀。直蔡家淀西。

北在新安縣東北三十里。又西北曰通流淀。一名流通淀。在雄縣西十里。方二十里。又西南曰燒車淀。匯於郭里口。聖祖仁皇帝水圍行宮在焉。郭里口之東曰雙淀。又南三里曰河洛淀。南北袤一里半。東西廣一里。新安任邱兩屬。新七任三。水路一里。南至光淀。直郭里口。東南一十二里。在任邱縣西北五十三里。南北袤三里。東西廣二里。水路半里。南至龍王淀。新安任邱兩屬。新三任七。南北袤一里。東西廣二里。又西一里爲洛注淀。新安任邱兩屬。新三任七。南北袤二里半。東西廣二里。匯於圈頭。聖祖仁皇帝水圍行宮在焉。圈頭之西曰大麥淀。在任邱縣西北四十里。南北袤一里。東西廣一里。小麥淀。在新安縣東南三十里。中麥淀。又在小麥淀西北。皆相連接。又大麥淀西。小麥淀東。曰萋子淀。萋子淀東爲石猴淀。又東卽郝淀。又鴨圈淀。俗訛爲雅圍淀。直燒車淀南。在新安縣東八里。其東南爲光華淀。西南爲楊家淀。楊家淀北爲王家淀。匯於端村。聖祖仁皇帝水圍行宮在焉。計東西袤一百二十里。南北廣二三十里。至六七十里。周圍三百三十里。中爲趙北口。西自安州來者曰。依城河。府河。下流也。凡會十三水。曰滿城縣之滄水。魚水。完縣之濡水。蘇水。蒲水。五雲水。流九水。唐水。望都縣之博水。九龍泉水。清苑縣之沈水。安肅縣之曹河。易州之徐河。西北自安肅縣來者曰雹河。卽南易水。凡會五水。曰易州之孔水。滌水。安肅縣之曲水。河。雞爪河。萍泉河。合之本河。共六河。西南自高陽來者。豬龍河。滄沙三水。下流也。凡會二十三水。曰廣昌縣之倒馬關水。溫泉水。亦名湯河。曲陽縣之恒水。漱玉泉水。三會河。靈河。唐山縣之唐河。一名逆涿河。蠶水河。灣里河。定州之荻水。盧奴水。清水。阜城之北流河。鶴子河。班峪河。騰脂河。平陽河。當城河。唐縣之曲河。郃河。汶河。新樂縣

之木刀溝、水浴河、合之澱、滋沙、共二十六河。北自雄縣來者曰白溝河、拒馬河下流也。凡會二十七水曰涑水。縣之涑水、范水、檀山水、石泉水、白澗溪水、清水、清水河、道關河、易州之易水、中易水也。濡水一名北澗、卽北易水。源泉水、子莊溪水、白楊水、軍士川水、灌河、五里河、宛平縣之丹陵泝水、房山縣之防水、良鄉縣之琉璃河、廣陽河、鹽溝河、涿州之桃水、胡良河、挾河、涼水河、新城縣之斗門河、紫泉河、共爲七十二河。故曰七十二清河總匯也。東澱跨順天府之保定、霸州、文安、大城、東安、武清、天津府之靜海、天津八州縣境。西自茅兒灣、過張青口、至保定縣。曰玉帶河。至苑家口。曰會同河。過蘇家橋。曰三岔河。凡西澱之水悉匯焉。西自蘇家橋、東抵楊家橋、三河頭。東西袤一百四十餘里。往時子牙河由王家口入澱。永定河由柳岔口入澱。北自東安之東沽港、南至靜海之獨流坑。南北廣一百餘里。後永定改由三角澱入河頭。子牙另爲一河。築隄分隔。澱水所至。南北相距僅五六十里。周圍四百餘里。地雖廣而澱多淤。其名亦不可悉數矣。今其可考者。在保定縣曰張青口、荷花澱、糧料澱。在霸州者魚津窪、苑家口、田家套、楊家套、郝家套、長港窪、金水窪、高橋澱、堂二澱、佛堂澱、小澱、鴨鴻澱。在東安曰琅川澱。在縣南七十里。往時清河北派由之入磨泮港。在文安縣曰蒼耳澱。文潭縣東北七十里爲勝滂澱。古武平亭也。蒼耳澱東南爲張家窪。縣東北四十里爲石城澱。又東北爲曹家泊。東二里許爲秋麥澱。北爲托蓮澱。托蓮北爲鴻鵠港。又東爲筆筒泊。又東爲沙尖澱。縣東北石溝村之東南爲黑母澱。黑母澱東爲蓮花澱。亦名蓮花泊。蓮花泊南爲車道泊。東爲西叉子泊。又東爲團泊。又東爲東叉子泊。與麻地泊相接。東北爲紫草泊。石溝村之西北爲磨磨澱。磨磨澱東

北爲洛波淀。一名扣浪泊。東南爲慈姆淀。西北爲郭家窪。又西北爲紀家窪。紀家窪東北爲小淀。又東爲蔡家淀。與霸州之長港相接。石溝之西南爲小東泊。又西南爲大港。大港東南爲丁字淀。東北爲汪家淀。汪家淀南十里許爲荷葉淀。縣東北之宋口里南爲趙家泊。卽趙淀也。縣東南五六里許爲牛臺淀。東北七八里許爲火燒淀。今淤。縣北三十里爲白龍淀。在朱雀房南。西北直蘇家橋三里許。謹按白龍。火燒。牛臺。荷葉四淀。今皆在千里長隄內。不與東隄相通。在大城縣曰李子淀。在縣北稍東五十里。東距子牙河東隄數里。縣北四十里爲麻窪淀。與文安接壤。其西數里卽牛臺淀。又臺頭村西南三里許爲韓家泊。黃又村東爲大槽子泊。大槽北里許爲傅家莊泊。又北爲泥鰍港。泥鰍東接蓮花泊。又東半里許爲東蓮花泊。東蓮花北三里許爲灰窩。西灰窩在麻地泊北。西灰東爲西張窩。又東爲東張窩。西灰東北爲小清泊。東灰西南爲台蒲淀。又三家淀。在縣東北。今溼。在東安縣東南曰褚河港。往時清河北支。由高橋信安。下入褚河港。東沽港。歸三角淀。今淤。在武清縣東南曰東沽港。今淤。縣南八十里曰三角淀。古雖奴水也。一名筍溝。亦曰葦淀。東西袤六七里。南北廣十餘里。往時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咸入之。今皆改流。惟清河經此。在靜海縣西北曰大水套。與大城之東蓮花泊相接。大水套東里許爲陳家坑。陳家坑東北四里許爲四角淀。又東北四里許爲閻家坑。又東北爲揚芬港。又縣西北爲蛤蜊泊。蛤蜊泊東北里許爲第六鋪泊。後泊東北里許爲烏龍泊。又東北爲蒲泊。在天津西北爲蒿浪泊。俗名郝浪泊。縣東北五里爲丁字沽。卽西沽也。上納三角淀之水。會南北二運河入於海。卽清河入運之處。在青縣西南曰蛤蜊泊。又名蛤蜊河。與靜海之蛤

剡泊，同名異處。謹按許氏說文，不載淀字。廣韻，淀，泊屬。韻會，淀，洩泉也。劉淵林魏都賦注，淀者，如淵而淺也。水經注，鮑水篇，南至泉州，東極於海，會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澗。新唐書地理志，瀛州鄭縣九十九澗，皆不詳其目。一以爲雍奴，今武陵縣也。一以爲鄭縣，今任邱境也。大抵由東迄西，與今東西淀不相懸殊。宋史河渠志，載塘灤緣諸水自清苑迄於滄州，特以爲險，要限制契丹。元時亦嘗濬治。元史河渠志，大定三年，都水監言，河間水患在險河，自北門外，依舊疏通至大城縣界，以洩上源水，引入鹽河，即漳滏入淀之路，今已斷流。古陳玉帶河，自軍司口，濬至雄州，歸信安縣，以導淀灤積潦。注之易河，黃龍港，自瑣井口，開鑿至文安縣玳瑁口，以導灤水，經火燒淀，轉流入海。尋以歲旱罷，明人以爲渾河所決入，故西北則開中亭十望等河，而東南則築長隄，竭力捍禦。迄今吞納畿西巨川，有翕受含蓄，淤衍積宣之功，當其潦時，千頃無涯，民居高阜，宛在水中。若至大旱，各淀分區，如釜，星列，碁布，僅通細渠，相爲纏絡，然而菱芡蒲葦，魚蟹蛤之屬，仰食其利者，不可勝計。淀以四角河爲翕受，以清河爲統率。趙北口橋，其門戶也。大港引河，其輔導也。玉帶河，其總歸也。茅兒灣，張青口，則其尾閭也。總號曰西，以對東而言也。西淀爲七十二清河之所歸，諸志之言皆然。而究無所考實。文安縣志，據明統志，順天水匯會通河者十五，保定水匯瓦濟河者三十，河間水匯易水者四，正定水匯漳沱者十四，匯瓦濟易水者，經縣之西北，匯漳沱者，經縣之東南，俱達於武平。即勝游淀，雍奴，卽三角淀，下直沽入海。水自霸州注者，霸州已非復西淀所經矣。爲廣陽水，涿水，范水，盧溝河，拒馬河，胡良河，挾河，琉璃河，沙河，龍泉河，玉帶河，滋河，汶河，霸水，霸水，乃涿陽寔滋諸水。

行至霸州因名無別列爲一水共十五水惟桑乾最大自雄縣安州注者爲白溝河即拒馬下流梁河即清苑下流土尾河即澧水支流徐河方順河即蘇水下流長流河即清苑下流溫義河高村河紫泉河五里河拒馬河白澗河沙河唐河滋河滹沱河雄河即易水雅兒河逾關河祁水即方順河上源易水女思谷水濡水涑水即拒馬河雷溪子莊溪清苑河即長流河上源石橋河即方順河下流一畝泉雞距泉二泉即清苑河上源共三十河惟白溝最大自河間任邱注者爲滹沱河澧水即唐河西韓河甘洵河綿蔓河松楊河衛河濊河派河臙脂河當城河郟河濁漳河清漳河夾河恒水倒馬關水曹河高陽河長豐渠五官淀共二十一河惟滹沱最大志成於康熙四十二年迄今百餘年矣然其中水道多有不合所數諸水或一河而分爲二或二河而並爲一又或即泉源所起以爲名或因支流所在以指數未能一一悉當明時又有南六水北九水共十五水之說南六水謂黑洋淀一畝泉方順河唐河滋河沙河北九水謂盧溝拒馬挾活琉璃胡良桑乾烏流白澗白溝蓋指其大者而言然南六水不舉徐曹雹而指黑洋一畝北九水不舉易水而稱白澗皆爲失倫至白溝爲拒馬之下流烏流河今已不能指其處亦非確論今皆略爲考定詳著於篇又會雹河者尙有安肅縣之梁門陂水會豬龍河者尙有高陽縣之高河會白溝河者尙有易州之擔石水紫石溪水女思谷水柳亭溝水礮石水涿州之范陽陂水督亢陂水雖志乘羅列其名而源泉久廢亦不復列東淀爲西北羣川之下游而天津又爲東淀之委輸子牙永定二水至此亦復通流道注達於海河天津府志東淀即清河子牙河之會流永定河本歸東淀今歸三角淀伏秋時強潮抵恬俗有勃海經白

露乃納衆水之說。各道汛漲。爭趨駢會於三岔河。不至倒漾橫決者。既賴南北各減河分洩。而東淀以寬綽鍾受。俾七十二清河。長津巨派。順流無患。皆其力也。淀中支津交錯。隨地易名。潦水翻漫。則南以格淀隄爲限。北以永定河老隄爲限。而鳳河會入所在。迤東以北一帶。則又以韓家樹橫限。丁字沽壘道爲限。永定河舊由臺頭勝滂等處入淀。自雍正五年。改流王慶坨。勝滂以東。始無哽咽。乾隆十年。子牙河挾南北泊之水。逕出獨流村。而臺頭以西。益無阻滯。惟大清河統匯淀中。支渠安流東赴。合南北運河至三岔口。歸於海河。迄今文安大城以東。南北縷河隄堰。免於決突。皆濁流不入之功也。然歲久淤淺。而蘆葦叢生。大汛轉礙河流。夏秋之交。霖雨擁沙。積墊水底。非開展河身。修固隄防。不能永保無患。壘船淺夫之設。在當日有深意焉。陳篋閣雪齋集。淀民以船爲業。船一隻。長一丈二尺五寸者。可業三人之力。撈取壘泥。日可三方。一月之內。十日撈泥。二十日營業。盡可度日。每一船。月撈泥三十方。自三月至九月。每一船撈泥可二百一十方。十船二千一百方。船五千隻。可撈泥一萬五百方。計淀河一百四十里內。淤淺者未必及半。可設船五十隻。每船募稅夫三人。共一百五十人。卽以船與之爲營業。不必復給工食。一船每月責令撈泥三十方。應撈之處。官爲測量。計其丈尺。釘椿標記。旣撈之後。核數收工。所撈之泥。運送附近村莊。或墊作房基。或堆壘園圃。任從其便。不許阻礙河流。所募之夫。必淀內居住之人。入水取壘。素所習慣。取具互保。免其雜徭。給以腰牌。登之冊籍。雖分工段。務令各近其家所用之船。不必制造。隄內積水新涸。民船盡皆陸置。每隻不過三四金。稍加修葺。卽可乘駕。若將孳獲私鹽船隻。毋令變價。揀擇取用。亦省採買。如此措置。人不勞而

帑不費。淀河日深，清流倍暢，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然須添設專官一員督理，或縣丞，或主簿，駐淀池適中之處，往來稽察，仍令廳員兼轄河道，統轄備有淀河淤塞，悉照隄工漫溢例，分別參處。庶上下不敢玩忽，隄河兩有裨益矣。東西兩淀河渠圖說，東西兩淀，廣袤數百里，爲衆水所會歸，淀必有河，以爲水道，河必有支流，以暢疏通。但支流河身淺狹易淤，今詳查分疏要道，急宜挑濬者，如藥王廟之前引河，因西淀豬龍河諸水壘趨趙北口，東注柴火淀，淀當白溝之衝，每遇泛漲，夾帶泥沙，阻截上游諸水，倒漾而西，爲患近淀各村。乾隆二年，在任邱雄縣兩縣境內，專闢此河以行西淀之水，不與白溝爭路，今用方夫汶夫，分別疏濬，以除淤填，保定縣之張青口，爲東淀咽喉，因約束太緊，傳送多阻，南岸舊有雜柳河茅兒灣，並民人自開村北小溝，皆以分洩張青口漲勢，又於支河下口王各莊，挑挖支河，歸入中亭河，上口長十里，維柳河，長四里，茅兒灣下口淤處，長三里，均展深寬，以資分洩，其中亭河，自下河門，上口起，至三臺山村止，長二十九里，與玉帶南北相對，約五里許，每遇汛發，則二河合一，上口近復淤塞二十里，愈無分洩之路，附近村莊，每被淹浸，今將穿處展寬，河底抽挑，引河均深七尺，以資暢達，西北之六郎隄，長十餘里，今增卑培薄，淀水不北漫，爲霸州新城田廬保障，又河北岸栲栳圈魚廠村，高各莊，三臺山四處，地勢平衍瘠薄，今於隄內，各建涵洞一座，引水內灌，四村田畝，均收其利，臺山趙家房，兩河之中，有古運糧河，長四里許，河口淤斷三百餘丈，今挑通，以分兩河水勢，且兩河引灌文霸民田多頃，臨河圍地，多成沃壤，玉帶迤東，會同河之支流，有張家嘴河，長十八里，自河口至王家坨塔七里許，河面僅寬一二丈，深一二尺，今挑展寬深。

分減沿隄水勢，又免堂頭上馬頭，千里長隄之險。又文安縣之蒼耳淀，舊築圍堰管田，日久湮廢，今於圍內南北渠，長五里餘，添建南北涵洞二座，以資宣洩灌注。又霸州十間房圍堰內，共地五十餘頃，建有水閘，引水灌溉內稻田十餘頃，雜糧地二十餘頃，葺藕地八頃餘。現在民種官分租利，而圍內溝渠，尙未周修。今於稻田四面，再挑小溝，以便高下節次引灌，並開蓄水渠一道，即以挑渠之土，幫築東隄，以資捍禦。自壺頭以下七十里，至揚芬港，入大清河，由楊家河青光並鳳河下口，以入於西沽，而壺頭河水受子牙濁水壅淤，歲需挑濬，以行漕艘。河身既因淤益狹，河流更迂曲不順，傍淀各村，每有水患。查勝滂舊河，上承臺山趙家房二河之委，逕辛張策城之南，入揚芬港，長四十里，較壺頭遠揚芬港之路，近三十里，東北直注形勢，逕截故土人名爲照直河，河身僅窄二十四里餘，今開濬寬深，使東淀全局之水，悉得迅注，其下楊家河莊西，至下河頭，長三里許，展寬挑深，自莊東北至中河頭，裁灣取直三里許，以順其勢。又於宋家河分支之頭道河淤斷處，開挑四里許，接入楊家河，並將下淤青光之西至蛤喇河口，開拓約長四里許，俾匯入大清河，一路皆順流無阻，而兩淀之尾閘爲暢適矣。謹按東西兩淀之中，支渠汊港，互相纏絡，不可悉數，然而旋開旋塞，直隸諸水，惟此爲甚，皆由永定子牙兩河，悉歸東淀，以濁流入止水，隨即淤塞故也。逮不具論，卽自康熙四十年以來，迄今諸河，已有淤爲平陸，不可濬治者。今皆附錄於左。邊家河，清河北支下流也，往時清河北支，逕霸州東無梁閣，入文安縣東田家口，又名邊家河，入於文爾淀。今淤。信安河，邊家河分支也，清河自無梁閣分支，逕霸州東信安鎮，又名信安河，下入於永清縣界。今淤。呂公河，邊家河下

流也。邊家河穿文爾淀，入東安縣南境，又名呂公河。今淤。積河港，呂公河下流也。在武清縣境，下入王慶坨，今淤。長子河，積河港下流也。清河北支，自信安穿文爾淀，分爲二支。一支東流爲長子河，東北流三十里，合於王慶坨河，今淤。東沽港河，亦積河下流也。積河港分流東出者，爲長子河。東北出者，爲是河，又曲折東北流八里，亦入於王慶坨河，今淤。王慶坨河，積龍港下流也。積河港合東沽港河，逕武清縣之王慶坨，又得名，又東流與長子河合入楊家河，今淤。頭道河，二道河，三道河，皆清河北支之支流，在霸州境，今淤。長洵河，在武清縣界，雍正五年開，今淤。陳儀關壘齋集，三汊河者，東淀之上口也。玉帶河全納西淀之水，至此分而爲三。一汊自壘山村北流，逕高橋淀，入信安鎮，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勞淀，爲勝勞河。逕辛張策城，至積河港，分爲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流曲折入爲東沽港河，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汊自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嘴河，北流逕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勞河會，一東北流至壘頭，而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合流至揭芬港，又爲二支。一北流逕藕柳樹頭，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逕蕩浪泊，出楊家泊，抵河頭，而臺山趙家房二汊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壘頭，入左家莊，逕傅官營，入石溝河者，則鹽河之故道，非三岔之正派矣。自永定河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勝勞淀淤，而辛張河絕。楊家河者，東淀之下口也。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謹按此乃敘康熙間之三派，與今三派河流上源則同，而下流已異矣。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六

運河水白河 原委二

唐河故道支流。皆在三河合流之後。因滋沙二河俱入唐河。故皆從唐河。其一支自安平縣西北二十五里之院西口。爲院西口河。俗名古滋河。亦曰岔河。東南流入饒陽縣北境。南流與滹沱河會。按唐滋沙三河。自祁州合流。逕安平縣北之院西口。今河徒而北。其在院西口者。河形雖存。河流已失。其入饒陽北境。南會滹沱者。河形湮沒。不可尋矣。自饒陽縣之岐河村。東行十里。逕河頭村。又東行十六里。逕劉家莊。折而南。又折而東北。流十二里。分爲二支。一支東行十里。入河間府獻縣西北境。俗名古唐河。東北行八里。入肅寧縣東南境。又東北行八里。復入獻縣西北境。又東北行十餘里。入河間府西南境。又北行十里。逕河間府城西。遶城而東。爲儉河。河間縣志爲潤河。云卽徐河。此從元史。北流十里。逕徐家口。古洋河自獻縣北來會。又北流十餘里。逕雙塔村。又名半截河。謹按古洋河不見他書。河間縣志。鐵燈竿水。源出漳水。自冀南逕博野。踰滹沱。過洪沙港。入河間城南。通濟橋。東北流至百姓橋。北行數百里。入直沽達海。其支流一自蘇家口。一自徐家口。並入滹。今河間縣南乾河二道。自饒陽東北流。獻縣西北。又逕肅寧東南。入河間縣西南。轉城北者。爲古唐河。按城南者。爲古洋河。洋唐音近。或卽古唐河支流。抑或自上游洋東五千二淀流出。遂以洋名之。皆不可考矣。又北流十里。逕左家灣。入任邱縣南境。又北流十餘里。逕相子口。分爲二。一西北流十餘里。逕縣城。

南爲鏡河。亦曰玉帶河。謹按保定河間二府舊志。滋沙澧之水。舊自蠡縣引流而東。歷肅寧之五干澆。而達於雄縣之瓦濟河。中堡玉帶二河。皆其經流處也。後自蠡縣北入高陽。歷新安雄縣而出。任邱之趙北口。於是故道多湮。而玉帶之名。亦移於順天府之保定縣矣。考鏡河之名。於大學士李時記。據通志所云。其上游當是肅寧縣中堡河。分爲白龍河。下爲趙王河。與鏡河無涉。蓋水道變遷。無從悉考矣。相傳明嘉靖間。漳沱泛漲爲害。遂南塞相子口。北塞順子口。水不旁分。故道就湮。本朝雍正四年。修建順子閘。以洩邢家泊積水。村民利之。近亦漸淤。至玉帶河之展轉遷移。尤無確據。固不獨移於保定縣而已。又任邱縣玉帶河。當卽肅寧縣之玉帶河。特中間淤斷。遂兩地共此一名。志乃以環城如帶爲言。則城濠孰不如帶。獨此云然耶。又東北流十五里。逕邢家泊。仍合於古唐河。一東北流二十里。逕東莊爲東莊河。折而西北流十里。合於鏡河。又北流八里。入於五官澆。一支北流十里。入肅寧東南境。合馬窪洋。東澆五千澆。流爲中堡河。東北行五里。逕肅寧縣城南十五里。又名玉帶河。謹按中堡河。上接饒陽東北境之王聖口。由縣南子由口稍北。東行十五里。逕古增城之南。卽舊肅寧縣治也。一統志以唐河下流爲中堡河。中堡下流爲玉帶河。玉帶河下流爲鏡河。今中堡如故。而玉帶河之名已隱。其下流爲趙王河。入河間縣境。河身淤廢不可識。入任邱縣境。河形復著。却在今鏡河之西。鏡河上源。則爲古唐河。洋河合流而入任邱縣者。一東一西。與中堡截然爲兩。水道遷徙。源流固難悉辨也。又東北行八里。逕百道口。謹按百道口。在肅寧縣東南十里餘。畿輔通志謂在府城西。今肅寧縣白龍河。爲中堡河分支。其南爲百道口。往時以百道屬之府城者。以肅寧嘗廢

爲鎮屬河間也。又分爲二。一北流爲白龍河。逕豐樂堡。折西轉東。又北行凡二十里。逕朱家窪。在肅寧縣北二十里。入河間縣西北境。又北行五里。逕大城縣境。又北行五里。入高陽縣東南境。是爲廢瀦龍河。河流已失。微有河形而已。謹按廢瀦龍河。卽古高河也。其上游卽肅寧之白龍河。自河間縣流入境。北至高家莊。又北行至瀦龍河東岸。隄而止。高河未詳其源。漢書地理志。涿郡高陽。應邵曰。在高河之陽。水經注。引春秋杜預注。瀦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鄆縣。入易水。是瀦水與滹沱。隨易互舉通稱矣。方輿紀要。高河在河間府西南。郡在高河滹沱之間。故曰河間。今源流斷續。非復故迹也。考高陽故城。在今高陽縣東二十五里。廢瀦龍河在東南。正與應氏縣在高河之陽。合明洪武三年。高河溢。遷治於今農家口。自縣遷而高河漸淤廢。瀦龍河亦不可尋求矣。又山海經郭景純注。瀦水過博陵。入易。蓋至此與瀦水同入之也。而方輿紀要。於高河下云。瀦水在城。卽易水支流。隨豈源於易水耶。且云亦自安州高陽縣境分流。逕北。又北流入任邱縣界。仍合於易水。瀦又何嘗出於易而復入於易耶。考河間府獻縣西北之古唐河。卽是瀦水。古唐河一分。至任邱爲鏡河。還復合於古唐河。紀要。或因此而誤也。一東北行二十里。逕中堡村。又曲折東北行十五里。入河間縣西北境。下入高陽縣東南境。爲趙王河。謹按趙王運糧河。保定一帶。是處有之。皆宋時轉漕之河。俗名相沿。實則古陳玉帶河下流也。又北行約二十餘里。入任邱縣西南境。又北行二十里。逕蠡王廟。又折而東北行三十里。逕鄭州南。文獻通考。鄭有易水。瀦水。熙寧間。省入任邱。又東北行三十里。逕王村口。合古洋河。入於柴火淀。謹按安平縣西口河。本滋河故道。合唐河。舊入肅寧縣境。名玉帶河。入河間。

縣境名儉河。二河皆見元史。但志未言其源所自。玉帶河或以形似得名。儉河則源沱泛自饒陽縣鐵燈竿口。與唐滋沙合者也。以水味鹹爲鹽河。儉則疑爲潏聲之轉也。河渠志謂引儉河入鹽河。是以下游之稱被之上游也。河間縣志更名澗河。或以現爲澗。又或因舊志誤爲徐河。而水經注有徐水三源。齊瀉一澗之文。遂誤爲澗耳。至鏡河則以邑令王鏡堂得名。中堡河東莊河則以村得名。白龍河則以會伏龍河得名。趙王河則以漕運得名。古洋河則以唐洋聲近而訛。其實皆唐河也。又院西口河。一統志在安平。縣北上流。謂卽派水。自祁州三岔口。與唐滋二水合流。入縣界。又爲沙河故道矣。今以三水合流。皆以唐河概之。以省繁複。一支自祁州西境之韓村東行。逕辛安村。名辛安渠。東逕祁州城南。又東逕祁州東境。合東滄渠。又東入博野縣西南境之南陽村。名南陽村河。東北行入蠡縣西南境之王家店。名王家莊河。飲牛池水入焉。池在蠡縣東南梁家莊。東逕縣城南折而北。遶縣城東。又北至楊家莊。合小陳村河。又北逕古靈山。名古靈山河。又北入清苑縣東南境。名土尾河。下流入於保定府府河。一支起祁州西北之西照村。名西照渠。東合黃臺渠。東南入博野縣西境之大西章村。名大西章河。東北入清苑縣南境之段家莊溝。亦名舊唐河。其下流入於府河。一支起蠡縣東南之齊家莊。名齊家莊河。河身在蠡縣境者。淤廢不可復識。東北入高陽縣西南境。名楊村河。瀦爲延福淀。又東北逕高陽城南。遶城而東。又名馬家河。瀦爲蟹子窪。牛蹄窪。小澇淀。大澇淀。又北行入安州東南境。又名邱家道口河。又北行逕馬家棚淀。又東北行逕相口村。入於白洋河。謹按高陽縣志。唐滋沙三河水合流。逕博野縣東。入河間。明正德十二年。闕家口北決。遂出玉田。緒口北

入邑。逕延福村。滌爲淀。又北逕圈頭。更今名。方輿紀要。馬家河。滹沱支流也。自晉州饒陽縣鐵燈竿口。導流而北。逕蠡縣境。又東北至高陽縣南延福村。楊村河。土尾河。俱流合焉。滌爲馬家河。淀。復東北流入安州界。注於易。與高陽縣志不合。一統志。東南三岔口。沙滋二河合入博野縣界。名蟾河。自此而折。北流。逕縣東南二十里。入蠡縣界。又名楊村河。舊入河間府境。明正德十二年。北決。逕縣東。入高陽縣界。馬家河。逕縣東三里。東北入安州界。爲邱家道口河。至州東南三十里。滌於白洋淀。此蓋河間古唐河之徒於此者。而以爲滹沱支流。或馬家河本有滹沱分支。而上源久斷。自唐河徒入。遂又以爲縣水下流也。今則自三岔口而下。統以滌龍河名之。復徙而東。馬家河故道亦淤矣。馬家河。自康熙四年滌龍河決。入布裏河而流淤。至三十七年斷流。今河形雖存。河流多涸。前此暢流。居民引以灌溉。天津百貨。俱由淀達於城南。且由明以來。科第不絕。李文勤父子相繼。時稱極盛。故民間謂之爲富貴河。自斷流以後。大非昔時矣。邑民紳士。嘗思開濬。而馬棚一淀。久成陸地。水廢無所受。邑之舊城。安州之相口兩村。地勢窪下。復恐淀水倒灌。河水建瓴。卽蠡縣之齊家莊。上承滌龍河。故瀆久淤。亦慮衝決。由是議格不行。蓋河之通塞。係俗之盛衰。皆時爲之也。又按漢書。滌水入河。水經謂入易。山海經謂入河。郭璞注謂入易。明史地理志謂下流合南易。是入易之水。已非復入河故瀆矣。河間以東。大河故瀆。渺不可考。滌水入河之道。又烏從識之。畿輔通志謂滌水故瀆。多在河間任邱二縣界者。乃入易舊流也。今可考者。任邱縣東北之古唐河。西北之趙王河。高陽縣西南廢滌龍河。縣東馬家河。皆入淀故瀆。其自祁州博野。高陽獻縣。河間任邱入淀者。始流也。自祁州博野。

肅寧河間高陽任邛入淀者初遷也其分支東爲趙王河西爲白龍河下流爲滌龍河自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入淀者再遷也今則不由馬家河西由布裏河矣自明正德中決由馬家河入淀肅寧之流遂廢本朝康熙四年決由布裏河入淀馬家河上流亦淤雖同一運安州入淀而一徙於馬家河則由相口村再徙於布裏河則由馮村與運任邛入淀之故蹟凡三遷矣禹貢錐指以今輿地言之渾源靈邱廣昌曲陽唐縣定州望都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新安任邛文安諸州縣界中皆古澧水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成平中何承矩興塘梁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歸北而文安之潰遂空考文安爲漢時澧水入河之道至郭景純酈道元時已改而入易蓋河自東漢王景治汴之後改由千乘入海不復北流故郭酈皆以澧爲入易與漢志入河之文異也畿輔安瀾志溇沱河源出山西代州繁峙縣太戲山流經太原孟縣北始入直隸平山縣北又東逕靈壽縣南入正定縣界按溇沱水急流濁所至填淤自入寧晉泊滏澧水道俱受其壅塞雍正三年東徙決周頭村直衝東鹿環城而流彌漫四野四年怡賢親王奉命查勘東邑官民籲請障歸故道仍入寧晉泊賢王以泊爲三郡河流匯歸之地有翕受節宣之功豈可復聽濁流淤塞致衆水無歸乃親行相度得舊河一道由木邱南至焦岡入滏河委員自第四溝開挖一路疏通於周頭築壩障其東下而導之南流自是東深無虞衝潰泊水免患淤塞矣按溇沱之在山西本非鉅川至平山合冶河而始大冶河一名甘洵河源自山西平定州之松嶺流至平山初不與溇水相通元初鑿而合之其勢遂猛延祐間引關冶河害已減半後冶河下流漸塞復入溇沱歲有潰決皇慶中議復之而未果怡賢親

王於敬陳畿輔西南水利情形疏內奏請塞治河入潯之路。循其故流。加以挑濬。引入洩河。誠爲一勢永逸之計。子牙河在大城縣東。亦名沿河。大城縣志沿河自河間縣之龍華橋。轉入縣西南二十五里之馬村。東北流徑十里灣。自南而東。徑白洋渡四里口。至縣東二十五里。匯黑龍港河。亦名交河。從而北折。繞縣東十二里趙扶村。又北逕子牙村。故名子牙河。亦名鹽河。冊說鹽河在縣南十里。自河間流入。分二支。一西北流入文安縣石城淀。一北流。又分三支。西一支入文安黑母淀。東一支入大小窩口中。一支入霸州文爾淀。匯於武清縣三角淀。入白河。按子牙河。總會南北二泊。滄滹諸水。終以滹沱爲經流。其湍悍迅激。渾濁衝墊。性與餘河異。水經所云。右出爲澱。北爲澁。口者是也。伏秋汛發。奔騰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其害。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親閱河工。特授方略。發帑於獻縣河間。東西兩岸。高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青縣。靜海。各二百餘里。又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一道。東北至賈口入淀。特設分司一員。董其事。令河間府同知分轄。增置縣丞主簿等官。專汛防修。自是河大青靜之民。始獲安居矣。嗣後雍正三年。分司不得其人。河員怠於其職。隄多潰決。怡賢親王奏准動帑修築。又奏請撤回分司。歸天津河道管轄。按子牙河。至王家口入淀之處。分爲二派。一派西流。徑文安土橋村。至趙家莊。又分二支。西支抵文安大隄而北。至龍塘灣。北支徑三灘里。至張官營。抵石溝河。往往橫截清流。兼害隄防。一派東北流。徑瓦子頭。斷隄村。岳莊。莊頭村。過王家泊。抵臺頭。會清河而東。雍正三年。經怡賢親王奏請。障其西流。約束歸一。四年。令清河道王紘相度工費。及汛水過後。西支自淤。正流俱由瓦子頭一支。而莊頭村南。舊有私河一道。東由陳家泊。

歸獨流大坑。急溜衝刷。遂通舟楫。此亦水自遂其東下之性。非人力所爲。然順而導之。再加疏濬。俾全河勢歸大坑。則臺頭一河。無渾濁之擾。清水可暢流矣。再子牙河新河入淀之處。東西相距二十餘里。兩河之隄。南連而北缺。兩隄之間。村落數十地皆肥美。但北面無隄。每遇二河漲溢。淀水倒漾。則數十村落。皆在水中。而河員猶謹守兩隄。幸獲無虞。則自以爲功。此如防盜者。守牆垣而開後戶。盜入肘腋已去。垣牆守者猶巡警徹夜。此何爲也。故北面之隄。斷宜接築。查王家口村南東岸有古河一道。名三家淀。河緣東隄出瓦子頭橋下。迤邐東北與新河合而入淀。雖已淤淺。河形宛然。若挑挖深通。亦可分正流之漲。挑土即以築隄。補缺成圍。圍內之地。分別高下。疏列溝塍。於西南建閘引溉。東北洩而出之。一舉而河隄兩成。營田亦就矣。再查新河形勢。由西南而趨東北。從高就下。直注獨流大坑。甚爲徑捷。但河身淺狹。隄岸殘缺。若深濬堅築。於焦家口分流之處。建挑水壩。逼子牙之溜。移入新河。衝刷愈深。則王家口以上。無羨溢之虞。則臺頭一帶。亦免墊淤之患矣。畿輔通志

溥沱河。卽惡池也。源出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之秦戲山品字泉。西南流合玉斗泉。又西合老泉。又西合華巖嶺水。逕縣城南。又西入代州。則有三里河。七里河。西峩河。東關河。羊頭神河。九龍河。諸水入焉。又西南流逕崞縣東南。則有龍泉。南橋河。陽武河。銅河北橋河。板橋河。諸水入焉。又西南流逕忻州北之忻口。逕蝦蟆石折而東。逕定襄縣北。忻川水合沙河。南河。金水河。一滴泉。前山泉。海滿泉。注之。牧馬川。合石代橋溝。嵐水。綠水泉。三會泉。諸水入焉。又東南流逕代州五臺縣西南。合聖阜水。又華巖河。東峪河。野馬溝。注之。又清水河。合射虎川。盧鹿水。虎陽河。入焉。又東南流逕平定州孟縣

北。則有烏河、溫泉注之。又有龍化河、匯興道村泉注之。又東流至直隸正定府平山縣西北境惡石口。一名臥石口。細水河自孟縣來注之。又有沕沕水自西來注之。又東流五十里。則有兩小水出自縣北山。南流注之。又東流八十里。則有冶河自井陘縣合甘洵河、綿蔓水。東北流注之。謂之合河口。又東流十里。逕平山縣城北。又東流四十里。逕王角村。又東流入靈壽縣西南境。又東流二十里。逕忽凍村。則有嵩陽河、合溫泉水。東南流注之。又東流七里。逕木佛村。有衛水自縣東北南流入焉。又東流逕縣東南界。又東流逕白莊村。入正定縣西北境。又東流四十里。逕其城南。有冶河舊渠。西南自獲鹿縣界入。今已不通。又東流十里。逕縣東南。則有周泉、韓泉、大小鳴泉、白雀泉。自西北東南流爲相棠河。南分爲清水河。又東繞城東出爲東大道河。又東逕林濟村。爲林濟河。南流入焉。城北有旺泉河。合閻家溝水。東流折而南轉。分流與林濟河合注之。又東流十里。逕張家莊。入藁城北境之故營村。歷隄裏社九門南。又東流十八里。逕只照村。旺泉自正定縣東南流爲只照河注之。又東流十四里。逕縣治。又東流二十二里。逕縣東南。又東流五里。入晉州西南境。又東流三十里。入東鹿縣西境。又東南流逕衡水縣安濟橋。又東北流逕深州南。自武強縣之東南境。東北流五十里。逕完固口。至獻縣臧家橋以下。爲子牙河。謹按乾隆五十年。漳沱河決廣陽隄。河流南徙。自趙州寧晉與滏陽河合。計程一百里。向由晉州東鹿深州衡水。入滏陽河。計程一百六十餘里。又按河流善徒。不但與唐宋以來云在正定縣北十三里者懸殊。卽順治十二年南徙自州頭村。經釣魚臺東南流入東鹿縣百尺橋。與清水河並行之道亦殊。雍正乾隆年間。自晉州西界之西趙莊、韓莊之道。亦不符合。

乾隆二十四年，改由河頭村下入東鹿曹家莊，逕寧晉好古村曹谷莊，段家莊，四芝蘭，紀家莊，分東西兩股，由冀州營，圪塔村，歸舊道入滏陽河，長四十里，河身已淤爲平陸矣。蓋或南或北，迄無定所，千支百派，任其所如。歲月遷移，大勢總趨於清水河，約略固可得而言也。又按廣陽隄廢，難以修復，障沱漸向南趨，嘉慶四年，將寧晉縣渡口衝決，大營上村等河槽，俱被淤塞，雖經挑濬，旋即淤阻。近年來因冀州新河，寧晉隄工，俱有漫口，通連寧晉泊，商艘民船，皆由冀州之柏牙莊，新河縣之大田莊，寧晉縣之侯家口等村，挽入寧晉泊，河泊相連，積潦難涸，改道之議，所由來已。滹沱故道，滹沱未徙之前，其故道自藁城縣東南入晉州，流逕州城南，爲新河道。又東流三十里，入東鹿縣西境之東岔口，二派分流，而合於縣東南之石千村，回生村，凡二十里出境。謹按滹沱逕徙衝突晉州東鹿，當其下流，被患尤切。一由晉州河頭村之西，張岔口東，接縣境之東，張岔口，繞城南而東，抵深州之西南界，入衡水縣，此即晉州志所謂新河道也。一自東岔口分流，東逕鄉井回生村，下流與新河道合。此雍正四年所決之河也，改由西曹家莊，則仍康熙五年由彭六莊，東抵東曹家莊，入冀州隄北村，歸滏陽之舊道也。新河道之北，昔有支流二道，交纏入正河，或漫入深州，亦皆涸。視明代以前晉之水道，迥不侔合矣。又東南流自東鹿縣舊道入深州衡水，與滏陽河合。其自東鹿舊道之南境，入寧晉縣東北之白木村，合滏陽河者，南流東轉西北境，入冀州，爲滹沱合流河。滹沱故道，在正定縣南者，爲元明時所開濬，今已涸。南泛於藁城，晉州入趙州之寧晉縣，曰蠡河，又南入寧晉胡盧河。其北自晉州流入東鹿縣，以達於冀州衡水縣之清水河，即滏陽河，曰新河道。近復南移，此道遂淤。

謹按東鹿縣漳沱乾河。上自晉州之東南西張岔口村起。由縣之西南東張岔口村。木邱村。傾井村。西城村。孟觀村。棗營村。歷縣正南趙古營。回生村。下入深州西南徐家屯村。長四十二里。歸滏陽河。自乾隆二十四年七月間淤斷。水勢南徙。又有引河一道。自晉州東南之石碑莊起。至縣西南東張岔口村。木邱村。彭六莊。劉家莊。新興村。東城村。耿虔寺。張光村。至縣正南之花里村。三樹村。溫朗口。孟家莊。入冀州之隄北村。雍正九年。河流北徙。枯斷矣。乾河溝一道。上自晉州東南河溝村起。由縣之正西八里莊。傅家莊。田家莊。張家莊。新截。歷縣之西北劉奴營。月營。駁士營。通士營。寶家莊。蔓延至縣之東北里順井村。下入深州西北之馬蘭井村。如遇水勢大漲。由此溝流注武邑之龍治河。又自網子村。岔流東北。逕迢家莊。又北逕墩台。白龍邱。貓兒營。屈東與八里莊之支流。合於田家莊。乾隆二十三年六月。水勢漫決。乃築三壩禦之。其水又北屈近城西關外。遶城西南隅之南莊。歷城東南合於新河道。又晉州城北漳沱河故道。微有河形。自藁城縣兩河村。入州屬之北辛莊起。至東曹村止。長四十三里。其越河而東南出者。爲鹽河。則有枯降水。舊自南宮縣流入之。其自藁城縣東泛於晉州。暨東鹿縣境。又東流衡水之西。又東流南轉。逕張家園。分大小二支。南逕焦旺村。小支東北至河溝村。逕石橋上下。沿注於滏陽河。謹按漳沱自二十三年南徙入冀州。遠去深州百餘里。至是乃復北出。而衡水上下並當衝道。起州之徐家屯。東流逕丁家屯。李家屯。孫老人屯。朱老人屯。復屯。陳家口。逕花里村出境。南入衡水縣之橋頭村。又南逕柳林村。趙家園。張家園。而分大小二支。大支東南流逕野頭。又折而南流境三溝。又南逕焦旺村。在衡水縣之東南境。小支亦自張家園北。

逕李家鋪折而東轉逕胡家堂至河溝村下入石橋在縣之東北境並滙流於滏陽河北起平山靈壽縣而東匯滋水出於行唐無極新樂深澤四縣之境爲石白河危渡口神渚水下入保定府博野縣境與唐沙滋三河會其自晉州北泛於深州河間天津之境曰鴉兒河或東北逕深州安平饒陽二縣界或東北逕冀州衡水武邑二縣界或東北入武強縣之清水河曰白馬河曰交津口又有龍冶河門家溝駱駝灣謹按龍冶河係漳沱岔支上接深州三龍堂自武邑縣屬柳家莊後入境起至羅家莊後出境止長三十八里寬八丈入武強縣城西南鄭家林大村廢岔河村歸入漳沱滹流河長三十五里又有牛村溝在武邑縣長十里入龍冶河乾隆四年開又東流入深州西南境自深州南溢下入冀州之清水河謹按深州漳沱正河由束鹿縣回生村流入州境之西南由孫老人屯朱老人屯至陳家口出境入衡水縣之橋頭村長三十里乾隆二十四年秋汛水發時由上游束鹿界南遷州屬無水又故河一道自束鹿縣木店村流入州境之西南由孤城村吐露口出境入衡水縣西之浪子橋長四十八里久經淤平間有微跡百姓布種禾苗又岔河一道由束鹿縣理順井流入州境之西南由馬欄井村至趙劉高張園卽行分股南股由州屬郭錢屯大屯王寧北股由州屬陳二莊護駕池同至三龍堂出境會入武邑縣之西北崔家龍堂久經乾涸其北逕安平縣南境又北逕饒陽縣南境又東自饒陽縣分支入肅寧縣東南境下逕獻縣河間二縣境曰饒河呂漢河岔河乾河崖又東北逕任邱雄縣文安保定縣境歸五官淀滙流入海曰洋河卽唐河故道也謹按饒陽縣志饒陽水北去縣四十五里寰宇記舊在縣南光武所渡處魏武帝因饒河故漬決令北注新滹

所以在於縣北。後刺史楊真改爲清寧河是也。通志於安平院西口河下云。西通祁州沙滋灤三水。分流入饒陽界。注於漳沱。今考舊志所云。滋河距魯口故城正西十五里。院西口河。即滋河下流。而通志直云。注於漳沱。則是河爲魏武決後之漳沱故道的矣。其名爲滋河者。或因漳沱南徙。故受三水下流。因據其首一水而名之耳。至舊志云。黃河故道。在縣南八里。今絕流。其故道闊十里。兩崖俱有古隄。見水經今考。水經及注並闕此文。而古之黃河不入縣境。意亦漳沱徒流之故瀆也。又據魏武因饒陽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是饒河在漳沱以北。漢縣以南。今縣境南自白馬河以北。別無河形。或黃河故道。即古饒河故瀆。後爲漳沱所徙。遂沒其實。舊志於饒河云。在縣西南三十里。豈亦得於傳聞。而非別有考證歟。又饒河下接獻縣古洋河。流經河間縣城。東與古唐河合。此即鐵燈竿口之水道也。其乾河一道。即寰宇記下博縣之傅家池。今獻縣西北有傅家屯。明史地理志。深州。漳沱河在東北。有傅家池。畿輔通志。傅家池。舊受漳沱河水。自河北徙。池久淤。今名乾河崖。蓋其地界相接也。乾溝。上承安平縣來。西起耿家莊。則安平縣西南正西之所會也。逕劉家莊。又分爲二支。一逕田家莊。東流爲李家池。白家池。朱家池。一逕東西支窩。圈子裏。傅村。羅家屯。東流爲張家池。復合爲一。東流至縣北之梁村。與安平縣之西北一支會。自後毛營起。入縣境。俗呼爲牛截河。即岔河。又東流與西南正西二支。總爲一派。東流逕大小草廬。小劉家莊。小李家莊。范安莊。逕呂漢村。名曰呂漢河。又東流。風西。則有小屯溝。水入之。小屯溝。起自縣西南之聖水村。俗呼爲古黃河。東逕橫頭影林村。小屯村。合房。又南有古饒河。下合乾溝。而同入於河間縣之古洋河。長三十二里。東北流至縣城。

東與古唐河會。又按安平縣乾溝三道，皆滹沱之支流，西南一支，上接東鹿界，入縣境東河驢角邱村，劉家店，劉驢村，其南岸爲大轉村，杏貢村，野營村，新莊店，下接深州刁家馬禪院村，復東入本境之莊窠頭，南廟頭，徐家驢，敬思村，正西一支，上接深澤縣界，入縣境之崔安鋪，白駝羅，林家鋪子，文店，平頭，北黃城，東黃城，別駕村，郭西村，路家莊，王家莊，天齊廟，二支合流於縣城西南隅，又東逕槐林店，王官屯，寶家莊，而東北折，逕西南逸家莊，北張家隅，南護家村，曲家莊，薛哥莊，王哥莊，東呈千，毛家莊，東廟頭，而入於饒陽之西境，西北一支，亦接深澤縣界，入縣境香官莊，羽林莊，何家莊，崔會村，劉吉口，新營村，辛店村，南蘇村，傅哥莊，欽石村，東西牛具村，油子村，石家莊，夏里村，寶家口，侯家口，前中後毛家營，入於饒陽縣境，又洋河爲滹沱分流，亦曰洋河，以上游有洋東五千二遊之目，故以洋名之，實卽唐滋沙三水競由之道也，今唐河之流，旣非故道，而滹沱復南徙，其別支之下，由單家橋，歸青縣鮑家嘴，入運者，不復與此合矣，**乾河**，今曰**新開溝**，自饒陽寶店東北，入獻縣之傅家屯，**百道溝**，**逕橫頭**，**留鉢**，**小河屯**，**閻家莊**，**耿家莊**，**馮家橋**，而流絕，謹按饒陽新開溝，共有七溝，俱乾隆五年知縣侯珏新開，以洩各村雨後積水，獻縣古乾河，自縣西鄉稍南，接武強東北境入，又東北行經元昌樓之北，過馮家橋之東，長五十六里，以下湮沒，不可尋求，河身寬廣，尙堪疏引，瀝水，土人呼爲古乾河，上游在武強縣者，則有滹沱乾河之稱，當卽滹沱故道也，其東南一支，入交河縣，曰**交河**，**俗名高河**，謹按交河縣有高河一道，上自獻縣呂家莊東，入縣屬姜家莊境，由吳家潘村，入獻縣境，與古滹沱河交，因下流宣洩，瀝水不暢，乾隆年間，於紅廟潘村北，開許家溝，長十里，至西柏舟市村。

引入清河。高河本非大水，卽高陽之高河，亦非漳水可比。交河似應以漳河、滹沱二水相交而得名。不當舍大水而取小水也。其稍西北出，逕獻縣河間，二縣曰鐵燈竿河口。謹按鐵燈竿口，舊號四水。大約以唐滋沙與滹沱並稱者。至唐滋沙三河之水，自祁州合流，經博野縣爲楊村河，引而東南流，入河間府境。滹沱之水，魏武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河間。此四水之由饒陽入獻縣者也。今滹沱別徙，唐河由蠡縣逕流，自饒陽以下，皆成枯渠矣。其自河間縣逕東，流入任邱、文安，二縣之境，曰黃龍港河，卽古長豐渠也。謹按河間縣志：黃龍港河在縣東北，上流平漫，已枯斷矣。自當境臥佛堂，流逕柴家莊、中樂村，入任邱縣之汪家莊、杜家莊、長豐鎮、邵家屯、楊子屯、閻家務、韓家莊、插莊，約長七十里，下入文安之大窪。今涓，今河在長豐鎮之東，淤塞既久，通流形跡無從確考。寰宇記：滹沱在縣西北三十里，又東溢爲趙淀。今川原改易，滹沱經縣東，未嘗經縣西也。又黑龍港在河間東，又有白龍河在西，黃龍河在中，疑皆一時並流分洩之渠，而以類名者也。寰宇記：灤洲河間縣下云：大浦淀，又名大廉淀，在縣西南四十一里，水經注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畿輔通志：百道口在河間府城西，今肅寧縣百龍河與中堡河分支之南爲百道口，繫之府城者，以肅寧營廢爲鎮，屬河間也。其東起自獻縣，逕河間縣境，下入順天府之大城縣，而東北入天津府之青縣，曰黑龍港河。其斜出者曰王淋口支河，下流入於靜海縣之鹽河，爲子牙河。謹按黑龍港河有三支：曰東黑龍港河，曰中黑龍港河，曰西黑龍港河，係疏消上游獻縣河間一帶瀝水，並無來源。會歸子牙新河北流，由靜海縣新河一帶，直達獨流老淀。三支惟西支最長，首起獻縣東南之

雙隄口。東北流逕小屯。楊家園。拋莊。各莊。疊頭。沿莊。入河間縣之東柳村。苑各莊。邢各莊。孤莊頭。曹家務。留堰。石佛寺。寶店。牙兒莊。則有王湫口支河。自縣東北引注。流入大城縣。長六里有奇。又東北逕孔家務。白塔務。下入大城縣東南之遠南頭。其東岸則青縣之邢家務。自此大牙相錯矣。又東北逕長蘆灘。周家莊。大木橋。紀莊。任前莊。前流莊。蓋益莊。下抵空城村。與中南二支會。中支首起河間縣之崔莊。東北流逕賈村。古家庵。向新屯。與東支合。又從向新屯分支。東北逕馬家墳。入青縣程村。吳趙下。分流十里。仍歸本河。逕辛莊。曹家寺。白廟。胡家店。抵空城村。與西支會。東支起至河間縣西河頭。逕向新屯。與中支合。又東北流逕本門店。金家堂。下有涵洞二。又東北逕李豹家莊。王鎮莊。西爲空城村。與西中二支合。其下名岔河村。合流而入子牙河。西支長一百四十餘里。東支長七十餘里。中支長六十里。又青縣東支黑龍港河一道。南由獻縣盧家莊。流入本境之西南。由西河頭。萬瓦寺。木門店。馬家橋。至東空城會。又總支出境。入大城縣界之西北段家莊。子牙新河。長七十一里有奇。又中支黑龍港河一道。南由獻縣向新屯。流入本境之西南。由程村。大曲頭。趙官東白廟。均家店。至東空城會。入總支出境。入大城縣西北之段家莊。子牙新河。長五十九里有奇。西支黑龍港河一道。與大城縣管理。大牙相錯。青邑所屬四段。第一段。由西南河間遠南頭。流入本境。東入大城縣界。長三百四十三丈。第二段。由大城縣界。流入本境。白塔務。至邢家廟出境。入大城縣。長六百二十丈。第三段。自大城縣界。流入本境。至長蘆灘出境。入大城縣界之北大木橋。長七百五十丈。第四段。自大城縣界之西南蓋益莊。流入本境。由西空城。至東空城出境。會入總支。流入大城縣界之東北段。

家莊子牙新河長四百二十四丈，四段共長十一里有奇。大城縣黑龍港河一道，自青縣潘家窰，遶南頭起，至青縣界新河口止，長五十一里有奇。辛張村前運河一道，上接文安縣界崔家窰起，下接霸州界豬頭地止，長八里有奇。北大隄，自河間交界起，至縣屬三岔口止，接文安縣柴溝村界，長八十一里有奇。又按臧家橋迤西爲滹沱河，迤東爲子牙河，自楊家口分支，繞蔡家窰，至西子牙橋，歸入正河。嗣因支河流暢，以支作正，又因歸入正河處形勢不順，乾隆二十九年，水利案內，於東子牙村，接挑新河二十里，至瓦子頭，匯入舊河，以挑河之土，築爲東隄。水大之年，新舊合爲一河。東北自天津府靜海縣之王家口，西北入順天府文安縣之東南境，繞縣北流，與霸州永清武清二縣交界。會大清河入淀，其自獻縣完固口東流，逕交河縣界，至青縣杜林木村，與漳河匯流，入衛，卽漢志所謂別水也。又東至靜海縣，下入滄州天津縣，合衛河。此卽漢志之別河也。謹按滹沱逕徙無常，跡其所行，南趨晉冀，北擾深瀛，其流自北而南，趨清河水，奪滄陽河之道，而北河別水，依舊下合漳御，上合潮白，以海爲歸宿也。其故道支流，自正定以下，不獨川瀆改移，卽名稱亦亂，而瀛莫之間，其東南中間相距數百里，所有乾河，以漳河爲總支，西北中間亦相距數百里，頗多湮廢，而以唐河爲古瀆，以是推尋，則昔時水道，尙可約略其大概也。畿輔安瀾志。

接子牙河故道，其上流從獻縣西之完固口，出單家橋，經杜林鎮，至青縣鮑家嘴，入南運河，嗣以濁流淤運，且運河當盛漲時，水不能下，於雍正四年塞完固口，使由獻縣之臧家橋，循張家莊，至王家口入淀，淀又被淤，於乾隆十年築格淀隄，隔別清渾，使子牙別由一道，循隄東下，至天津紅橋，匯運

河及大清河入海。其張家莊以下，分爲正支二河。支河繞蔡家窪，至西子牙橋，歸入正河。旣而支河流暢，其歸入正河處，形勢稍有未順。二十九年，興修水利，皇上命改支爲正，並於東子牙村，別濬新河二十里，至窪子頭，匯入舊河，合流至莊兒頭而東。三十二年，聖駕巡幸天津，臨視河工，復命接築格淀隄，自莊兒頭西至三灘里，屬於千里長隄，俾清淀濁河，永無浸溢之患。大清一統志。

中堡河，滹水故瀆也。首起深州饒陽縣，東流十里，逕五聖口，入河間府肅寧縣西南境之子由口，又東流逕肅寧縣城南十五里，又名玉帶河，又東流五里，逕垣城，分爲二，其分支爲白龍河，由河間縣西北境，入高陽縣東南境，又名趙正河，又由高陽東境，入任邱縣西南境，逕王村口，會古洋河，入於柴火淀。白龍河，中堡河分支也。中堡河逕肅寧縣南十五里，分支北流，凡二十里，入河間縣西北境，又北流五里，逕大城縣境，又北流五里，入高陽縣東南境，微有河形，自下河流久失，故瀆無存矣。趙王河，卽中堡河下流也。古唐河，滹水故瀆也。首起深州饒陽北之劉家莊，東北流入河間府獻縣西北境，又東北流入肅寧縣東南境，又東北流復入獻縣西北境，又東北流入河間縣西南境，又東北流逕河間府城西，繞城而東，又名儉河，又東北流會古洋河，下入於五官淀。儉河，卽古唐河下流。畿輔安瀾志。今按滹沱滹水相通，舊道頗多，今大半難考，摘其略可見者錄之，非稽古實存今也。

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在任縣，土人謂之張家泊。元和志，大陸澤一名鉅鹿，在縣西北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卽南泊也。百泉，牛尾，野澧，沙洛，劉累，程二寨，聖水，順

水、蔡馬、柳林等河，咸入焉。北有穆家口，洩之於北泊。東有雞爪、張滋等五溝，洩之於滄河。本朝順治十八年重濬，日久湮塞。而五溝亦淤，其三祇有雞爪、張滋，不絕如縷。有所受而無所洩，伏秋漲溢，爲瀕澤居民田廬害。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奉命查勘，委員開穆家口河，長四十里，挑河之土，卽以夾築長隄，導澤水而注之北泊。其雞爪等溝，亦加疏濬。於是水患旣除，水利亦興。邢家灣南，邊家莊北，引流種稻，營田數百頃。按南北二泊，正定、廣平、順德三府之水會也。西帶重山，二十餘河之水，建領而下。每遇伏秋，急流飛雨，若無二泊爲之翕受節宣，其奔衝橫溢，爲何如哉！故南之有南北二泊，猶北之有東西兩淀，皆治水者所當加意也。漳水嘗入北泊，塞河口，而環泊州縣，受漲溢之害者多年。漳河合滄，滄入南泊，而穆家、雞爪等河，塞遂至中滿旁溢。任縣、隆平，坐受其浸。今幸漳漳遠徙，然二水故瀆尙存，濁流遷徙靡定，旣可不祛而去，詎難不引而來。且前明之世，有障漳沱而歸寧晉以爲故道者，有請濬穆家口，俾漳溢會流者，或暫免一方之害，或微規目前之利，而不知統計全局之利害，其貽患不僅在一時也。故僅著之。又接入泊諸水，自洩、澧、牛尾、百泉、聖水等河，恒流不竭，外其餘春夏每多枯涸，然前人載之圖誌，設有橋座，蓋以攝水歸泊也。雨集山漲，由此脈分縷晰，而注之大泊，田無宿潦，其爲功也大矣。有司不知浚治，反聽民估種。一旦山水暴來，奔騰四野，大爲田害。雍正四年，怡賢親生奏明，委員查勘，酌量疏通。五年，復檄地方官隨宜濬治，毋任湮塞。而有司不知奉行。八年秋，雨多水溢，環泊十餘州縣，皆罹其災。上廬聖懷，發帑賑濟。過後官民晏然，不以爲事。昔陸隴其爲靈壽令，令民挖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以爲開無水之河，徒勞民力。隴其不顧，卒成之。已而

霖雨。水大至。賴此河宣洩。至今民猶懷之。此賢達之遠見也。畿輔通志。

大陸澤。在順德府任縣東北二十里。卽禹貢所謂大陸既作者也。古廣阿澤。亦作廣河澤。一名泰陸水。一名鉅鹿澤。一名大麓澤。亦作大鹿澤。一名大阿澤。一名沃洲。俗名張家泊。又對寧晉泊而言。則名南泊。以其在縣之東。又名小東湖。南北袤三十五里。東西廣十三里。洺河源出山西遼州太行山中。東西流。逕河南武安縣。入邯鄲西北境。二川雙導。遶紫山之北。一名易水。一名南易水。一名漳水。一名千步水。蓋古寢水也。二川合而東北入永年縣西北境。又東北流。逕狗山北。又東流十里。逕臨洺關北。又東流十四里。逕龍泉村。又東流二十里。逕茹佐村。又東北流二十里。逕辛莊堡。入雞澤縣西南界。又東北流。逕浮屠店。得沙河故津。折而北流。逕雞澤縣西小韓固。入南和縣東南界。又北流十里。逕善友村。又北流二十里。逕高村。入任縣東南界。又西北流三十二里。逕尼家莊。入於大陸澤。劉累河。以逕劉累村得名。滏陽河支流也。一名小漳河。一名舊滏河。一名牛尾河。滏陽河。東北流。至廣平府治西南。其北岸爲閘九。九閘之水。渙流散積。滙爲大川。東北流。繞府城而東。折而北流。逕下堡店。入雞澤縣南境。又北流。逕雞澤縣城西。又北流。逕馬坊營。入南和縣東南境。折而東北流。二里。入平鄉縣西境。又折而西北流。二里。逕辛塞村。復入南和縣東境。又折而東北流。二十里。逕史家村。入任縣東南境。又東北流五里。逕劉累村。又折而西北流。二十二里。逕尼家莊。合於沙洺河。入大陸澤。沙河源出山西遼州境。一名羈水。自遼州分流。入直隸順德府沙河縣西北。一自大嶺口東南流十里。一自黃背口東北流十里。會於縣西。曲折東流於山谷中。凡六十里。逕廣陽山下之渡口。

村又東流二十里，逕左村，邢臺之野河來會，合流而東，凡三十里，遇大沙磧，分爲二，其一繞磧東南流二十里，逕縣城南，又東流十五里，逕段家莊，狼溝河入焉，又東南流十五里，逕宋村，入南和縣西南境，爲澧河，其一繞磧東南流三十里，逕普通鋪，俗名普通河，又東流二十里，逕田村，入永年縣西北境，又東流逕鄭歷村，入雞澤縣西南境，屈而北流，逕浮屠店，分爲二支，左支名岔河，右一支名小裏河，俱北流入焉，東北流逕韓固營，入南和縣東南境，俗名乾河，一名沙浴河，又名新沙河，又名程寨河，東北流十里，逕宋家莊，又北流二十里，逕郝橋鎮東，又入任縣東南境，又屈而西北流六里，逕駱莊，又北流十里，逕東盟壘，入於大陸澤，澧河其上流沙河也，在南和縣西南，東北流二十里，逕縣城南，又東流十五里，逕大趙鎮，屈而北流二十五里，逕郝橋西，入任縣東南境，又北流十里，逕壘南村，殷陳溝水東流入焉，支流又北流二十里，逕東盟壘，入於大陸澤，按近古之勢，滏陽河爲大陸澤，灌注通衢，澧河爲大陸澤節宣要道，本朝順治中，任縣知縣吳懷忠，尋得河身，再爲開濬，雍正中，怡賢親王大加修治，濬北澧河以達寧晉，泊民咸賴之，今澧河淤高，水反倒灌，奪澤去路，澧河亦日淤塞，在南者不足容，諸河之水在北者不足洩，大澤之水旱則成陸，潦則汪洋，卽不旱不潦，而民不獲利，常被水患，任民耕植，難以豐收，今欲復其故，非治澆澧不可，而其功甚鉅，蓋難言之，百泉河源出郡城東南十二里之百泉村，從地涌出，不可數記，故以百泉名，卽古灑水，或云便水，一名鷲鷲水，滙而爲澗，廣周十餘畝，其清可鑑，分流爲二，其一北流數百步，折而東流二里，又分爲二，俗名葫蘆套，自套而北者，北流一里，又分爲二，一北流過沫耳關，入於七里河，一東流逕孔橋，又屈而南

流，逕王快東市，入於七里河。自奎而南者，折而東流，又屈而北流，逕西樓下村，又折而東南流，逕北屋村，又分爲二，入沙河縣界。一南流，逕潘莊，合於狼溝河。一東南流六里，逕下善村，亦入狼溝河。其一東流一里，逕小廠村，又東流七里，逕前樓下村，過石橋，亦分爲二，自橋而東者，折而北流三里，入於七里河。以下百泉七里，互受通稱矣。又折而南流七里，逕河會村，又屈而東流一里，入南河縣西境，又折而東北流八里，逕河郭村，又北流五里，逕小胡村，又折流七里，逕賈家村，又東北流七里，逕王家村，入任縣南境，又東北流十五里，逕臺南村，又北流十五里，至王路村，入於大陸澤。順水河百泉支流也，源出邢臺縣之東汪，大賢、廣闢、永濟、重興等十八閘，閘中散水積以成川，東流自邢臺以及南和，河身散漫，不復可考。自南和縣北之賈宋村，北入任縣西北之南甘蔡村，河流始顯。東北流三十里，逕大宋村，達活河，支流自河頭村東入焉，是名河頭溝，又東北十五里，逕齊村，又北流二十里，逕路村，入於大陸澤。達活河，源出順德府治西北五里之達活泉，一名蓼水，西一泉曰瓦甕，東流二百餘武，匯爲池，廣周數百步，深可一丈，澄泓鑑澈，東南逕郡城北上，俗又名牛尾河，又東流，逕海會橋，野狐泉水注之，又東流，逕高莊橋，沙底河入焉，一名響泉河，以下互受通稱矣。又東流四里，逕張村，又東流十八里，逕小呂村，百泉河支水，北流入焉，一爲關家灣閘渠，一爲永濟閘渠，又東北流十二里，逕河頭村，入任縣西南境，又東流十八里，逕任縣城西，其支流東流二十里，抵縣城環城爲濠，又自西水關入縣城，東流逕縣治，又東流逕縣文廟，又北流出北水關，又於城濠匯入正支，其正支東北流逕縣城北，又曲折東北流二十里，逕南留寨，入於大陸澤。蔡河，其上流有二，皆無

泉源在邢臺縣境者。首起縣北三十里之蘭陽岡。東流岡下。有小橋跨其上。卽往來驛路也。東北流五里。入內邱縣界。逕下屯村。而東南流五里。復入邢臺縣境。又東南流五里。逕羅馬村。復折而東北流十里。逕陳家屯。又東北流三里。逕東時村之後。有小泉二。滙流入焉。又東北流與內邱縣之蔡河合。其在內邱者。首起縣西南十里之狐狸村。常時無水。爲西南山水及各村澀水之總道。東行一里。逕馬村。又東行八里。逕縣南二十五里之梁原店。店與邢臺縣蘭陽岡對。相去五里而近。又東南二十里。逕太平村。入邢臺縣境。又東流十里。與邢臺縣之蔡河合。又東北流入任縣西北境。逕張霍村。又東流河形漸微。又東流二里。河形復顯。又東流合於聖水河。又東流八里。小馬河自唐山縣東南流入焉。又東流十里。逕馬河橋。入於大陸澤。李陽河源出內邱縣西北五十里之且停山。兩源並發。合而東流三十里。逕石河村。分爲二。雙導並屈而北流二十里。逕內邱縣城西。復合爲一。折而東南流五里。逕李陽村。又東流十三里。逕河渠鋪。入唐山縣西境。又名馬河。又東南流五里。逕高村。又東南流二十里。逕景福村。入任縣東北境。又東南流逕牛村。羊村。入於大陸澤。雞爪河在大陸澤東北。源出大陸澤中之環水村。東流七里。在邢家灣歸滏陽河。其北有溝。名小雞爪。皆洩水之路。穆家口河。雞爪河下流也。雞爪河逕穆家口分二支。一東流逕邢家灣入滏陽河。一東流入新澧河。新澧河卽澧河下流也。一名北澧河。在大陸澤北。起自穆家口。亦名穆家口河。北流五里。逕崔家莊。入隆平縣東南境。又北流四十里。入寧晉泊。全澤之水。所由以歸此泊者也。謹按新澧河。卽舊滏陽河所行之道也。往時澧河至穆家口。會滏陽河北入寧晉泊。直下天津。明嘉靖間。發夫修濬。

自萬歷二十六年漳溢入滏，滏亦東徙，此河遂淤。於是全澤之水，惟憑雞爪一河，瀉入新徒之滏，而新滏又日淤，爲害滋甚。雍正四年，乃復修浚，蓋自元郭守敬至此，滏河凡四治矣。夫治滏不入澤，入澤之水，惟滏爲大。滏治而大陸澤無不治者，今新滏之入隆平界者，農人多爲開蓄水以灌田，河身日狹，其流不暢，隆民復築長隄於穆家口北，水發無去路，大陸澤遂長爲任患云。又按北滏河，乾隆二十八年估挑，因勘入緩工而止。原奏略云：北滏河長四十七里，爲兩泊轉輸要道，間段淤淺，各加浚治，以暢下注。估挑面寬六丈，底寬三丈，深八九尺不等，約需銀五千六百五十一兩零。謹按大陸澤，舊時所謂九河八水者，蔡馬二河合聖水，以歸滏陽，百泉合達活，以歸滏陽，滏合百泉，以歸滏陽，沼沙俱由石家渠，以歸滏陽。滏河入馬河，牛尾河入順水河，順水河入達活，程二察，殷陳溝俱入滏，牛家口河入滏，是則十七水者，罔不歸滏陽河。故滏陽河又爲大陸澤之尾閘也。

畿輔安瀾志

寧晉泊，一名胡盧河，在寧晉縣東南，自隆平縣流入，又東北入冀州界。舊志在縣東南二十里，東西徑三十里，其上流卽漳水與滏水合流，會大小羣川注此。土人稱爲寧晉泊，卽北泊也。浚河、冶河、沙河、滏河、槐河、午河、李陽河、七里河、滏陽河，咸入焉。自濬沱河南徙，由賈口而入，淤塞滏河，故道三十餘里，水無所洩，遂衝決浚口，營上等村，而東注水口，河身亦多淺溢。雍正三年，濬沱東徙，不復入泊。四年，怡賢親王奏請開挖，自黃兒營，至營上村，一路展寬濬深，泊水始得暢洩。畿輔通志。

寧晉泊，在寧晉東南二十五里，亦卽大陸澤也。一名胡盧河，一名北泊。新滏河出順德府邢臺縣之

百泉河。卽南澧河北澧河也。其名新澧。由明嘉靖中。重爲濬治故也。自大陸澤北流五里。逕崔家橋。入隆平縣東南境。又北流五里。逕舊城村東。又北二十二里。逕羊毛坑塔。入於寧晉泊。氾河。其源有二。一出臨縣西七十里之數與山下。東流二十里。逕三峽村。與臨城之水會。二水合而東流三里。逕東堅村。則有天臺寨水入焉。又東南流四里。逕柏暢村。是名三斷綠楊河。則有乞了山水入焉。又東南流逕臨城西。又東南逕城南五里。則有八里溝水入焉。又東南流逕鈎盤山。又東南流逕西尹村。仍入於內邱縣東南境。逕東尹村。俗名尹村河。又東北二十二里。入唐山縣西北境。俗名船溝。又名沙河。又東北流逕小千言村。又東流逕唐山縣城北。又東流逕宣務山。又東流逕官莊。入隆平縣北境。又東北流五里。逕隆平縣城北。又東北流二十里。逕王家莊。入寧晉泊。午河。源出臨城縣北五里。泥河村之北岡。亦太行支山也。東流二十四里。逕鎮內村。入柏鄉縣西南境。東南流五里。逕柏鄉縣故城南。又東南流十里。逕柏鄉縣城南。又折而北流一里。環城爲濠。又折而東流十二里。逕南滑。北滑。入隆平縣西北境。又東流二十里。逕黃家莊。入寧晉縣東南境。入於寧晉泊。涉河。出贊皇縣西六十里之小石門。贊皇山別阜之麓也。一名石濟水。一名白溝水。一名沙水。北流十五里。逕胡家庵。又東南流二十五里。逕贊皇縣南十里。又東流四十里。逕王俄府。入高邑縣西南境。又東流四里。逕房子故城北。又東流四里。逕千秋臺北。又東流三里。逕高邑城南。又東南流十二里。逕莊頭村。入柏鄉縣西北境。俗謂之槐河。其分支自莊頭村東。逕光武廟。白社村。營兒村。中黃泥。入於隆平縣之西南境。其正支又南流十二里。逕柏鄉縣城西北。其分支南流會於城濠。其正支。又東流逕柏鄉

縣城北，又東流十二里，逕共滑村，入陞平縣西北境，又東流二十里，逕黃家莊，入寧晉縣西南境，則有新挑河，自高邑縣西北，東南流入焉，又東流至北魚村，入寧晉泊。槐河，古沮水也，源出贊皇縣西北七十里黃沙嶺，亦名渡水，亦名濟水，亦名黑水，亦名白溝河，亦名野河，亦名槐武河，亦名沙河，亦名氾河，自黃沙嶺下至黃沙嶺口，東流至堵戶村，河形湮廢，幾不可識，自堵戶而下，合野狐泉泥橙口、段嶺口諸水，河流始顯，東流逕贊皇縣城北五里，又東流十里，逕東高村，入元氏縣西南境，又東流逕紙屯村，氾水自封龍山東南流來會，自下槐水壩水，俱得通筏矣，又東流逕元氏縣城南，逕大陳村，入高邑縣西北境，又東南流逕高邑縣城南十四里西北，南流逕河頭村，入趙州西南境，土俗名之沙河，又東南流逕野雞鋪，又東南流逕南封村，入寧晉縣西北境，是名槐武河，又東流逕寧晉縣城南，又東流至大曹莊，入寧晉泊。洩河，源出正定府獲鹿縣西南五十里井陘山，一名童水，東流逕封龍山北，則有金河會新渠水，東南流入焉，又東流逕高遷村，北沙河東流入焉，又東南流逕牛家莊，入欒城縣西北境，又東南流逕趙莊，元氏縣之南沙河東南流入焉，又東南流逕新莊，元氏縣之金河、泥溝河東流入焉，又東南逕龍門村，入趙州西北境，又東南流四里，元氏縣之豬龍河東南流入焉，又東南流二十里，逕邢村，井陘縣之冶河東南流來會，又東南流二十里，逕趙州城南五里，又東流二十里，逕洩洋村，入寧晉縣西南境，又東流十二里，逕寧晉縣城南，其分流寧晉渠，古名新渠，又東南流十四里，逕東汪村，入於寧晉泊。七里河，在寧晉縣南二十五里，河身在寧晉泊內，上下源流不可考，志以爲槐午諸河之下流，蓋洩泊水而注之，滏陽河者，自滏陽河東徙，七里河

與泊混而爲一，僅有其名矣。新挑河，雍正五年起，自寧晉泊南泊口爲澧河出泊之路，亦浚河入泊之路也。引泊水達於滏河，東北流十二里，逕東侯高村，入於滏陽河。乾隆二十八年估浚後，勘爲緩工而止。謹按寧晉泊在滏陽河之西岸下游，由七里河新挑河入滏，自乾隆五十三年，廣陽隄廢，滏水南來，挾沙而行，將滏河下游正身淤塞，連年南徙，遂將北泊淤爲平地。嘉慶六年大水，愈淤愈高，泊水漫溢入滏，滏河下稍不通，無路宣洩，遂將東岸隄堰衝決，水趨東岸民田，自六年以後，連年汕刷，已成河形。總督溫承惠奏請將已成河路之處，就其深淺，分別挑挖，使水有歸宿，民業乃安。

畿輔安瀾志

滏陽河亦名滏水，源出磁州神農山，東北流經邯鄲縣東三里，會渚沁二水，一統志。舊滏河在雞澤縣西，自永年通水閘，北流逕此，又北達平鄉縣，入寧晉泊。舊道紆曲，不能容常潰決爲民患。本朝康熙七年，知縣姜照挑濬新河，以導其海。自馮鄭村至亭泊頭，長二里許，六方等村，永無水害。按滏陽河舊合漳流，故多衝溢。今漳水東徙，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遂不與滏合。滏水獨行，貫寧晉泊而出。至衡水縣界，滏沱河出焦岡合流，徑冀州、武強、獻縣、河間、青縣、大城，入淀。名子牙河，其支流自完固口，徑杜林鎮，抵青縣之鮑家嘴，入南運河。近已淤淺，唯子牙一支爲巨津焉。自寧晉泊以上，滏水所經州縣，引流種稻，沿河閘座甚多，而磁民欲專水別，以致下流稻田多廢，爭訟不休。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奏稱：查廣平府舊志，磁州屬廣平路，領成安。今成安現隸廣平，則磁州本非豫屬明矣。請將磁州改歸廣平府，則滏陽一河，全由直隸統轄，均水息爭，同安樂利矣。奉旨：怡親王奏請將磁州改

歸廣平府管轄。以收滄陽水利。稽考志書。相度地勢。援古證今。俱爲符協。似於廣郡一帶民田。大有裨益。著九卿會議具奏。嗣經戶部議覆。應如所請。行自是廣平以下。均沾河潤。各州縣營田多至二千餘頃。從前斥鹵盡爲稻鄉矣。按滄河隄岸。例係灤河村莊修築。工多力寡。難免潰決。應照千里長隄之例。將該州縣隄工丈尺查明。按通邑里甲攤派。均修造冊存案。永著爲令。工少人多。自成鞏固矣。出泊以下。水勢倍增。會以溥沱悍流。民堰難資捍禦。雍正八年。衡水隄決。溢流直犯青縣。應將臧家橋以上。直至衡冀一帶民堰。令地方官查估動帑增修。工竣仍照千里長隄例。令民間常年修補。畿輔通志。

滄陽河。本名滄水。在磁州境。其源有二。一出州西南四十里之神麇山。一出州西北四十五里之鼓山。其出神麇山者。東北流二里。逕臨水村。與鼓山之水會。其出鼓山者。東南流三里半。則有八字澗。在州西北七十里。自山西分流東南流入焉。亦至臨水村。與神麇之水會。流合一。有廣盛泉水東流入焉。又東南十五里至九龍口。則羊渠河水入焉。又東南流十八里。則泥河水入焉。又東南流四里。逕西關。播爲五爪渠。玉泉之水入焉。又東南流十六里。逕州城南五里。遶而東。折而北流。逕州城東。又北流凡三十六里。逕東關。分支爲西東北三渠。又北流二里。逕屯莊。則有牯牛河合。賀蘭河水。自州西北東流入焉。又北流五里。則有澗河。自州西北東流合波水溝入焉。又北流四里。逕張家莊。入邯鄲縣南。又北流東轉十四里。又屈而西北流十二里。又北流東轉十六里。逕羅城頭。則有渚河。自縣西東流入焉。又北流十六里。逕邯鄲縣故城東。又北六里。逕蘇曹村。則有沁河。自縣西合牛照河。

東流入焉。又北流東轉十六里。又屈而西北流十里。又折而東北流十里。逕馮村。則有輸龍河。自縣西北東流入焉。又北流三里。則有柳楊河。自縣西北三十里之雨岡村。東南流二十里。逕蘇里閘入焉。又東北流十二里。逕唐家屯。入永年縣西南境。又名柳林河。又東流十二里。逕永年縣西境。其分支爲小滄河。一名舊滄河。一名牛尾河。一名劉累河。又東流十五里。逕廣平府城南。其分支環城爲濠。又折而北流。逕郡城東。凡十里。又折而東北流二十里。逕于家寨。入曲周縣西南境。又東流八里。逕滄陽集。得漳河支流故跡。又東北流二十里。逕曲周縣城南。折而北流。繞城東八里。又北流十八里。逕舊城營。入雞澤縣東南境。又北流十六里。繞雞澤縣城。分爲二支。南爲文明河。北爲興隆河。皆東流入於城隍。其正流又北流十里。逕東於自口。入順德府平鄉縣東南境。又北流十二里。逕平鄉縣城東七里。又東流十四里。逕油臺閘。折而東北流十二里。逕豆店橋。又屈而西北流十八里。逕龐家莊。入任縣東南境。逕新店橋。又北流三十里。逕邢家灣。則有縣東北大陸澤之水。自雞爪河東流入焉。其東岸入鉅鹿西北境者長一百里。又北流三十里。迄范家莊。入隆平縣東南境。又名清水河。又北流五十三里。逕歌家莊。入寧晉縣東南境。又北流三十五里。逕洩口村。則有縣東寧晉泊之水。自新挑河東流入焉。又北流十里。逕小河莊。則有鹹河。自正定府藁城縣東南流入焉。又折而東北流十五里。入冀州西北境。舊自保定府束鹿縣南之百尺口。合滹沱河入冀州西營圪塔村。爲滹沱會流河。乾隆二十四年。滹沱改流。由晉州魯家莊入寧晉縣東北境。分東西二支。東由冀州營圪塔村入滄。西由縣境營上村東入滄。自冀州而北。皆爲滹沱所奪。不復名滄矣。嘉慶六年以後。冀州新

河寧晉隄工俱有漫口。河泊相連。民船商艘。徑由冀州之柏牙莊。新河縣之大田莊。寧晉縣之侯家口等村入泊。連年汕刷。河形已成。則又非曩時故道矣。畿輔安瀾志。

千里長隄。起清苑縣界。訖獻縣之臧家橋。周回於順天保定河間三府之境。長千有餘里。沿河繞淀。爲數十州縣生民之保障。康熙二十五年大水。多漫決坍塌。我聖祖軫念郊圻。頒發帑金。命河臣王新命徧行查勘。一例加修。增設縣丞主簿等官管理。隄固河平。民享樂利者二十餘載。雍正三年大水。漫決尤甚。存者亦大半殘缺。四年上命怡賢親王委員領帑。畫地修築。加厚增高。統於是秋告竣。奏隄河道統轄。董理責成。工程日以堅固。迄今六十載。高下豐稔。瀕河近淀州縣井閭。皆歌樂土焉。畿輔通志。

又東南運河合漳水滹沱河水來會。詳下衛河又東南至大沽北。入於海。皇朝通志。

又東南運河自南合漳水滹沱。東北流來會。經府城北。又東南至大沽北。新河南。入於海。府東北有大河。由西南流入直沽。自天津而東百餘里。水經靳家窰。鄭塘莊。雙港。新莊。南陽。馬頭。鹹水沽。葛沽。郭家沽之北。其東卽大沽海神廟也。水道提綱。

謹按海河受直隸全省之水。輸之於海。南流逕大直沽。則有陳家口引河入於賈家沽。道引河南流入焉。又東南流逕賀家口。則有賀家口引河。逕何家園。則有何家園引河。逕雙港。則有雙港引河。南逕白塘口。則有白塘口引河。又東流北折。又屈曲東南流。又折而東流。逕鹽水沽。則有鹽水沽引河。俱東流入焉。又東流折北。逕泥沽。則有泥沽之水入焉。又東流折北。屈而南流。逕盤沽。則有盤沽之

水入焉。又東南流逕葛沽，則有葛沽之水入焉。又東流逕盧家莊沽，則有盧家莊沽之水入焉。又東南流逕黃家園沽，則有黃家園沽之水入焉。又屈曲東南流逕鄧善沽，則有鄧善沽之水入焉。又東流折南，蘄運河西南來會。又東南流逕大沽。又東南流逕東沽，入於海。畿輔安瀾志。

蘄運河古鮑邱水，合洵、洧、庚、灑、巨、梁諸水以成者也。自西迤東，水源不一。明嘉靖二十四年，遏潮河不使入順義縣境，由密雲縣合白河爲北運河，其下自白河支分，循其故道，以入於海，亦謂之潮河。鮑邱河在三河縣西南，上接順義縣境，上無來源，至縣東青陽屯，始有河形。東南流逕陽店鎮，東泥窩鋪西，又東南流逕料馬莊出境。又東南流入寶坻縣北境。又東南流逕王甫營，則有窩頭河之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流逕龍虎莊。又東南流逕張司馬莊。又東南流逕林齊口。又東南流逕王山莊。又東南流逕郭家莊。又東南流抵寬江村南，八門城北，則抽針河之水，自西來入之。東南流合於洵河。洵河發源蘄州黃崖口外，名黃崖川，古廣漢川也，俗名頭道河，南流入黃崖關。又西南逕平谷縣南，舊有獨樂河，合馬莊河，逆流河，盤山水入之。又南流逕三河縣東北境，則有周村河，合石河，願現河，芮家營之水，自西來注之，卽洵河也，名之曰洵口，俗又謂之錯河。又南流逕緜城東。謹按一統志云：緜城在三河縣舊志云：今有英城，在城西北三十里，此卽緜城之訛。又謹按緜城，水經注誤作緜，又誤爲英。三河縣志遂以爲元耶律英公之城，更誤矣。則有五百溝水，靈山泉水，東流注之。又南流逕縣城東。又南流逕石牌鋪，直縣治東南隅，有水注之，蓋錯河之分支，俗稱七渡河水，非也。又東南流逕四河村。又東南流逕料馬房，入寶坻縣白龍港，則有沽河水，自北來合之。沽河古庚水，亦謂

之溲水。一名雲溲水。亦曰梨河。以下流入沽。故名沽河。或以爲林河音訛而爲梨。或以爲唐水。庚水。俗又謂之還鄉河。皆非也。源出遷安縣界之鹿兒嶺。西流入遵化州東境。則有大水峪。小水峪之水。自北來注之。又西流則有松棚河水。自北來注之。又西流則有三小泉。南北夾注之。又西流則有雙泉寺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流逕龍潭。又西流逕牛門口。又西流逕蔣家莊。迤西南流則有南岡之水。自北來注之。折西流逕李家莊。又西流逕賈家莊。又西流逕水門口。而西曰合河。則有沙河。合諸水。自水門口注之。沙河在遵化州西。古灑水也。以其出自口外。諸山谷中。衆水所匯。故名。十河折東流。又屈西。逕藥王廟西。又西南流逕州城南關。環城爲濠。又西南流逕十里鋪。又西南流出水門口。河則有湯河。馬蘭峪河。大安口河。冷嘴口河。清水河。五里河入之。口外爲石門峽。灑水所從出也。又西南流折南。逕柳貫莊西南。下合於梨河。曰合河。又西流逕蒼山鎮。又西流逕孫家樓。又西流逕張子村。曰張子河。則與龍口河入焉。有淋河之水。自馬伸橋北來注之。自發源至此。長一百一十里。西南與玉田縣分水。又西流入薊州東南境之南三岔口。則有黑泉水注之。又西流逕六百戶莊。于家橋。楊各莊。十百戶莊。則有老廟泉。下莊泉。高家窪泉。桃花山泉。神仙泉水注之。又西流逕館驛前。直薊城南五里。名之曰沽河。則有陽河。合白馬泉。西來注之。折南流逕五里橋下。又南流逕西河套。又南流逕蔡家莊。又南流逕激流店。又南流逕窩頭。又南流逕周各莊。又南流逕上倉店。東直別山。又南流逕程子口。又南流逕王家淺。又南流逕堰頭莊。則有隅頭泉。合黑泉。黃泉。大駝泉。排源泉。天心泉。景家泉。龍泉。定福泉。龍王泉水入之。又南流逕消流店。又南流逕老曲莊。又南流逕楊各莊。西對

白塔鋪。又南流逕康各莊。又南流逕下蒼。又南流逕嘴頭莊。則限渠泉。合盤山泉。龍口泉。瀑水泉。白澗泉。沙河溝諸水入之。與洵河會於白龍港。計自南三岔口至嘴頭莊長一百三十里。沽河洵河既會於白龍港。東流逕柳林口。又東流逕北潭。又東流逕龐家場。又東流逕新安鎮。又東流逕高家莊。又東流逕樓家莊。折南流逕小河口。入玉田縣境。則有紫金泔水。合螺山水。采齊橋河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流逕丈二窩。則有小泉河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屈曲南流逕楊家套。又南流逕大沽。又南流逕畢家莊。又南流逕灘沽莊。又南流逕凌眼莊。又南流逕魯沽莊。又南流逕石白窩。西長亭莊。東。又東南逕芝蘇窩。又南流逕寬江村。則有鮑邱河。窩頭河水。合流自西來注之。又南流逕八門城。又南流逕託床沽。又南流逕楊家莊。又南流逕走線莊。又南流逕張窩頭。迤東。南流逕盛家莊。則有還鄉河。西岔支入焉。又東南流逕寶坻縣屬之豐臺。則有還鄉河。東岔支入焉。又東南流逕寧河縣江潰口。爲潮河。潮河卽洵河。梨河。還鄉河。諸水所匯。古鮑邱河入海之故道。自寶坻縣之白龍港。抵寧河縣之江潰口。屈曲南流逕落波亭。又南流逕幫道沽。又南流逕清泥沽。又南流逕岳旂莊。又南流逕江石沽。又南流逕小楊莊。又南流逕田家莊。又南流直縣北之板橋莊。遶城東流逕東窩莊。又南流逕南窩莊。迤西流逕西園。又南流逕果園。又南流逕米廠。又南流逕木頭窩。又南流逕大挺莊。又南流逕蘆臺鎮。又南流逕北澗沽。則有七里海之引河。西來入之。又南流逕田家莊。又南流逕漢沽莊。又南流逕寨上莊。又南流逕南澗沽。又南流逕營城莊。又南流逕場洵莊。又南流逕避風嘴。則有曲里海之水。自寧車沽西北來注之。又南流逕北塘口。計自江潰口起。至此長一百五十里。有新引

河之水自天津西來橫入之。又南流入於海。謹按新河在寧河縣北。明天順二年開。西起天津直沽。東至北塘口。與蘆運河合。以通漕艘。長四十里。後廢。本朝康熙三十四年重開。寶坻縣志。康熙三十四年重開新河一道。長二千一百八丈。底寬二丈。面寬二丈五尺。深五尺。每歲徵鄰邑協修。雍正十年分設寧河縣。其河則寶坻承挑一千一百丈。寧河承挑一千八丈。乾隆元年發帑歲修。專歸寧河。謹按一統志。新河故道自寶坻縣東流。逕豐潤縣南。又東逕灤州南。又東至樂亭縣入濡水。舊志有湖河在灤州南一百三十里。海水蕩滂。流延百餘里。乃黑洋海口東派北運會家灣。流至濟民場東。距蘆沙口二十里。亦名林裏。疑卽新河餘流。畿輔通志。渤海在寶坻縣東南二百里。西南接天津。東卽豐潤界。豐潤縣志。海在縣東南二百里。東際遼海。西抵直沽。南達登萊。浩瀚千有餘里。爲還鄉河。隄河歸宿之所。魚鹽蜃蛤居民利之。樂亭縣志。新河在縣西三十里。夾於清灤之間。卽古新河也。自雍奴而達海。會灤水。雍奴卽武清鮑邱水。卽潞河也。蓋新河橫亘於南北。而灤潞得以交通。故饋運相接。自此渠廢。而東餉遂由海道。風帆浪泊。時日靡定矣。水經注濡水篇。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自雍奴縣承鮑邱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場頓。與洶口皆導也。世謂之新河矣。陳壽魏志。以通河海也。新河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洶渠之水。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南至新河。又東分爲二水支瀆。東南入新河。至支渠。東出合村大水。謂之交流合。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又東至九過水口。又東逕海陽故城南。又東與清水會。又東木究水出焉。又東左迤爲孔陽孤淀。又東會於灤。詳其水道。蓋西起天津。東盡灤河以達海。古新河橫

互道里之長如此。明時所開僅四十里。起武清迄寶坻。未及古水道十分之三。猶仍舊名。而謂之新河。非謂至此新開也。樂亭縣志之言。爲得其實矣。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七

運河水 衛河 原委三

衛河源出山西潞安府南經澤州東南入河南懷慶府北入于沁水皇朝通志

衛河以地名本出百泉水及淇泉也其源遠而水盛有小丹河與五峪口水爲百泉之上源有浙壑盈盈三水爲淇泉之上源小丹河卽丹水分支也由山西潞安府南山發源南流東合陵川西合高平諸小水經澤州東南入河南懷慶府北境之方山南流入沁水者此經流也俗曰大丹河水道提綱

其分一支經溫縣北武陟縣北修武縣東南皇朝通志

其分一支自方山東南流經清化鎮南折而東流經溫縣北武陟縣北又折東北流經修武縣城東南又東北有一水合二泉水自西來會靈泉水出修武縣西東流經縣城北合二泉水一曰馬方泉一曰五里泉自縣西北山東南流注之水道提綱

按丹水之名見於水經今考自九道堰北東分水入河東經清化鎮南又東徑太師莊二十五泉水入焉又東至薛莊村交武陟縣界計四十九里兩岸子堰自太師莊至薛莊各長二十九里武陟交界東逕寧郭城南至南謝橋交修武界計三十五里兩岸子堰各長同修武接界東逕馬廠又東至司家橋交獲嘉境新河水入焉計六十二里半有零兩岸子堰各長同小丹河丹河水分支在九道

堰之北，東一水，東出設石斗門，以分水入衛河濟漕者也。徑清化鎮，又東逕太師莊，二十五泉水左右入焉。薛家泉在太師莊北，長三里。王家磨東入河。王家泉在太師莊東北，長二里入河。史家泉在薛家屯，入楊家泉。楊家泉在薛家村北三里入河。沙泉在甄井村五里入河。以上俱在小丹河北。四府泉在界溝東北，匯杜家泉入河。朱家泉在東界溝村東南，匯杜家泉入河。老牛泉在白馬寺西五里入河。杜家泉在王保村南六里入河。斜泉在老牛泉東，匯杜家泉入河。周家泉在斜泉東之東張趕村三里，匯楊家泉入河。白馬泉在白馬寺前長里許入河。孫家泉在蘇莊東三里入河。岳家泉在煙粉莊，匯白馬泉入河。又楊家泉，匯岳家泉入河。新泉，匯楊家泉入河。李家泉，匯新泉入河。葦園泉在東張趕村四里，匯吳家泉入河。吳家泉在東張趕村三里入河。官泉在東張趕村二里入河。蘇家泉在蘇家屯北三里入河。騷狐泉在蘇莊三里入河。漂布泉在諸葛莊二里入河。又孫家泉，匯吳家泉入河。以上俱在小丹河南。按小丹河爲九道堰之一，取口在諸渠之上。邑民設渠溉田，故亦曰小丹民河。後以小丹河濟漕運外，餘水聽民灌用。康熙二十九年四月，於大丹河口橫河築壩，阻水南流，致十八渠不沾餘瀝。知府劉維世知縣李樛爲民請命，於是巡撫閻公興、那飛、咨總、河王公新命相繼親勘，題定每歲三月初用竹絡裝石橫塞諸渠，使水歸小丹河，入衛濟漕，留涓滴之水以灌地。至五月盡，重運過完，則開諸渠，用竹絡裝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士民稱便。其小丹河徑修武，獲嘉，以達合河鎮之處。若有淺阻，責令印河各官量爲疏濬焉。懷慶府志。

又東北經獲嘉縣北會一水，曰竹林泉，出西北山，東南流注之。又北五峪水，自西北來會。五峪水，源出山西陵川縣東南馬武山，南流曰平田水，有小水二，西南自黃圍山來會，又東流入河南輝縣西界之五峪口，又東南百餘里，會小丹河。水道提綱。

又東北有百泉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至合河鎮之北，有百泉水，自北來會，始名衛河。百泉水，北出輝縣北蘇門山，南流經仁義二關，至縣城西，分而復合，有卓水泉，自西北來會，又西南經禮智信三關，又南與小丹河會。古百泉在北淇水在南，此百泉水在淇水南，非詩所謂百泉也。水道提綱。

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之百門泉，亦名拗刀泉，方池二十畝許，泉出其中，不可數計，南流至新鄉境，漸深廣，通舟楫，蜿蜒而東，經汲縣、淇縣、湯陰、安陽、直隸濬縣、滑縣，內黃、大名、元城，至山東館陶縣北，入臨清州，與汶水會，自發源至汝河合流處，共計九百二十三里零。山東運河備覽。

衛河古清淇，二水所導也。漢爲白溝，亦曰宿胥瀆，隋爲永濟渠。宋元曰御河，明曰衛河，其源導自河南輝縣城北蘇門山之百泉，衆源所匯，亦謂之北門陂，亦曰百門泉，亦謂之拗刀泉，距城西北隅五里，南流枝津右出爲三渡河，則有蓮花泉入之，又南流入新鄉縣之合河鎮西北，則有卓水陂，於輝縣城西十里，東南流注之，西則清水、小丹水合流注之，又有峪河，合天門山諸泉，亦自獲嘉縣流入之。畿輔安瀾志。

又經新鄉縣北，衛輝府西南，至淇縣東南，有淇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經新鄉縣北。又東北至衛輝府城之西南。折而北流抱城西。及北折。而東流至淇縣東南境。淇水自北來會。淇水上源出山西平順縣南陵川。縣東之高山。浙山。二澗。合曰浙水。東北流有花鈺山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有壅水。西北自抱犢三壑柴園三山來會。又東至玉峽關之南合澗口。有盈盈水。西北自平順東南來會。遂東流入河南林縣南境。又東南經六嶺山北。又東南經淇縣西北。有淇泉。自西南來注之。又東流至高村北。折而南流經淇縣東境。又東南與衛河會。水道提綱。按衛河經新鄉。汲縣。而東抵臨清。與汝河會。流行九百二十三里。其間水之入者六。曰小丹河。蘄脛河。淇河。湯河。安陽河。漳河。自臨清州板閘以北。賴衛水濟運。康熙二十九年。河臣王新命。以衛河在輝縣境內。民間設立仁義禮智信五閘。蓄水灌田。例於五月朔封板。以水濟運。有妨農務。請用竹絡裝石。量渠口高下堵塞。使各渠之水自盈。而所餘水得長流濟運。自此漕民兩便。乾隆二年。隄岸衝缺數處。三年。勦帑修築。自曲里封至雙河頭。計一百四十五里。大清一統志。

又東流逕汲縣城北。卽衛輝府治也。右得沁水決入故津。又東流入濬縣境。則淇水自林縣西南流注之。卽宿胥瀆也。其西岸爲淇縣。又有陽河之水。陽河。斷脛河。一水異名。會馬溝水。美溝水合焉。畿輔安瀾志。

沁河故道。自懷慶府武陟縣。流入獲嘉縣南。又東南經新鄉南。又東北經汲縣北。入清河。按沁河支流。自懷慶府武陟縣紅荊口。經衛輝。入衛河。隋大業中。開永濟渠。嘗引以通涿郡。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衛之故迹也。明初。河逕入淮。不與沁合。乃鑿渠引之。令河

仍合沁。後沁全注黃河，而入衛。故道盡涸。萬歷十五年，沁決武陟，東岸新鄉，獲嘉，被淹。時議引沁入衛，因沁河多沙，不可漕，遂止。大清一統志。

流經滑縣西南，濬縣西，又經湯陰縣東，有湯河來會。皇朝通志。

衛河既會淇水，東流經滑縣西南界，又東北經縣城西道口，又北流經濬縣城西，大伾山在濬縣東，一名黎陽山，又名清澶山，衛河至此名黎河，又名濬河，又東北經湯陰縣東界，有湯河自西來注之。湯河，卽羸里河，出湯陰縣西山中，東流經縣城北，又東入衛河，又東北經彰德府治安陽縣東南界，有洹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卽直隸內黃縣西境也。洹水出府西南山中，北流合珍珠泉水，折而東南流經府城北，又折而南流，東入衛河。水道提綱。

按乾隆三十九年，總河姚公，奏引洹濟運，令四月初一日，啓板濟運，五月十五日，封板灌田。山東運河備覽。

又東北流逕滑縣界，又東北流逕內黃縣北，湯陰縣西，則有蕩水，受羸水，防水，長沙溝，永通河，洹水，受黃水，羸泉水，雙泉，陵陽河，合流注之。謹按運河以濟東南之漕，關係尤重，有衛河以爲輸灌，始無阻礙。左會漳河，右納汶水，上游則清淇，蕩，洹，諸水佐之，其水千渠萬澮，交流合注，尙有淺涸之虞，從事北河者，必加之意焉。惟沁水濁而湍悍，與黃河等間，嘗泛濫入衛，於是築隄置壩，以堵塞之。隋紀，有開永濟渠引沁水事，元明以來，屢有引沁入衛之說，通知水道者，所不許。惟丹河亦然，故爲詳列諸水，以見衛河之或當引以資其利，或當禦以杜其害，且濬，滑，內黃，本屬直隸大名府，今割入彰德。

衛輝二府土壤毗連利害共之湖厥源流尤不得而略也。畿輔安瀾志。

按明代諸臣於引漳之外復有籌及引沁入衛者嘉靖間左都御史胡世寧言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派通衛宜遣官踏視北達衛水萬歷間參政范守己言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奔流入衛守土諸臣塞其決口仍導入河而隄外遺有河形直抵衛辭宜於原決築隄處建一石閘分沁一派東流入衛爲力甚易又楊一魁張國維先後皆有此說而潘季馴河議辨惑則曰黃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漳衛暴漲魏元二縣田每被淹民已不堪况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堙塞泰昌中侍郎王佐亦言沁水之闢新汲一帶地方郵署相連廬舍鱗次必開渠以受沁此地不爲邱墟乎迨國朝乾隆二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復請作滾水壩於武陟境內分洩沁漲以殺黃河水勢總河白莊恪公議曰臣等將沁衛兩河細加丈量沁河寬一二百丈不等衛河寬八九丈至四五丈不等衛小沁大勢難容納武陟境內沁河長一百九十餘丈沙底虛鬆不能築椿下石難以建壩懷慶以下俱有大隄障護今建壩分沁必挖開大隄另開河道但大隄一開自徹屏障沁水穿隄奔注黃水隨之而入一往無阻不惟分沁而且引黃其可慮者一衛河淺隘不能容沁又必開闢寬深兩岸民田廬舍不可勝計兼汲新濬三縣城垣遷徙爲難濬邑境內兼有一十八里山根石底人力難施其可慮者二衛沁合流水勢浩瀚又必堅築高厚隄岸且新淇等縣依近太行山水長發全賴歸宿若因束心築隄則阻山水歸路橫流爲害其可慮者三沁水歸黃衛水歸運其來已久卽導沁入衛之議元明以來

屢議屢止，亦非一次。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衛輝路總管董文用，因漕司議通沁入衛，文用言衛郡浮屠最高者，僅與沁水平。若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又明萬歷十六年，漕臣楊一魁，請引沁通衛，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窪河窄，狂流灌注，容受爲難。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孟。府城不遠，衝決可慮。我朝康熙六十年，尙書張鵬翮查勘黃沁兩河，奏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南窪，沁隄內平地較沁河涯低一丈，從此而東，地勢愈低。且此處沙底虛鬆，將來建閘築壩，難以堅固。若引水時從高直下，建瓴之勢，牽動全沁，灌入內地，黃水隨躡其後。又云引沁必由小丹河入衛，此二河身皆極淺窄，勢難容受。奉旨張鵬翮等查河回奏，甚明極好。卽令照依所奏，不得稍有更改。欽此。歷觀從前諸臣奏議，利害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於衛輝浮屠，則害在衛輝。且及直隸之大名長蘆，如常居敬言，沁水沙多善淤，入漕淤閘，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三十五年，沁決入衛，致臨清逆流上擁，運河七十餘里，泥沙沈積，輒板二閘，淤塞二千餘丈，則害又在漕運。如張鵬翮言，牽動全沁，黃河躡其後，則黃河之水勢分溜緩下，流勢必淤墊，泛濫四出，其患又在黃河。而懷衛一帶，爲害更不可勝言矣。抑臣等聞之，明河臣潘季馴有言曰：黃河防禦爲難，而中州爲尤甚。自漢以來，東衝西決，未有不始自河南。明河臣萬恭亦言，河南沙鬆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正河必淤。小穿則水性不趨，過則平陸。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由是觀之，以原歸黃河之沁水，改歸衛河，穿渠則土疎之地，難保無奪河之患，而順其水性，仍歸黃河，則力全流急，不無收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詳察地勢，博詢耆老，歷考前人諭說，分沁入衛之議，有害無利，斷不可行。則張清恪公引沁入衛之

議其可嘗試乎哉。山東運河備覽。

衛河在縣西北七十里草坡。上自湯陰縣河界起。下至內黃縣河界止。舊河道計長九里。中隔湯陰河道四段。乾隆四年。雨水過多。河流稍溢。將河身東西衝直。舊河淤塞。新河計長五里。滑縣志。

又東北經安陽縣東南。內黃縣北。入大名縣南。南樂縣北。又經元城縣東北境。入山東冠縣西界。有漳河支流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內黃北之楚望集。又東北經大名縣城南。南樂縣北。正當北張鋪之北。又東北經大名府治元城縣東北境。入山東冠縣西界。又北流有漳河支流自西來會。水勢益盛。水道提綱。

又東北流自內黃縣之菜園村。入直隸大名府大名縣西南境之龍王廟。又東北流逕小張二莊。則有留固溝之水入焉。其上流卽稍河也。東流西轉。折而北流。又東流南轉。折而西流。凡二十餘里。其形若環。又折而東北流。逕西長興。東長興。則有長興溝之水入焉。又東北流。逕東樓底。西樓底。則有樓底溝之水入焉。又東北流。逕南巨疇。白水灣。又折而東流。逕舊大名縣城南之五里鋪。謹按大名縣在府城東南十里。乾隆二十二年。因漳水泛魏縣城。并及大名縣。經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請廢魏縣。而移大名縣治於府城內。爲首屬。又東折而東南流。逕岔河口。則有岔河溝之水入焉。南流東轉。又折而北流。逕花二莊。入元城縣西境之大小王莊。又東北流。逕胡家莊。爲胡家灣。其東岸入山東冠縣。又東北流。逕房家莊。又東北折而西流。又南流西轉。而東北流。凡十六里。逕橫隄村。又東北逕大小常家莊。其西岸則有廣福溝之水入焉。又東北流。則有漳河溝之水自西入焉。卽三里引河。

漳河故道也。又東北逕樂善營。其西岸則有漳河故道。行善溝之支流入焉。又東北入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境。與漳河合流。至臨清州。與汶水會。又東北入於運。畿輔安瀾志。

漳河有二源。曰清漳。曰濁漳。清漳又有東西二源。東源出山西樂平縣西沾嶺之大隄谷。南流至和順縣西北。有小水自西北來會。又南經縣城西。又南折而西南流。至南安驛。有清河自東北來會。又西南至遼州東北。有小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至州南。與西源會。西源出西北賦嶺。東南流。一小水自東來會。南流經橫嶺鎮。西義成鎮。東又東南經長城鎮。西過松樹坪。有武鄉嶺水自西來會。又東南經州城西南。又東南會東源而東南流。有箕山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有水自東來注之。又南至桐谷鎮。有千畝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入河南涉縣西界之遼城村。又東南經縣城西南。折而南而東而西而南。至林縣之交漳口。濁漳水自西來會。漳濁又有西北二源。西源出山西長子縣西南發鳩山。一名鹿谷山。東北流。折而東南流。有小水自南來會。東流逕縣城南。折而東北流。有梁水自南來會。有藍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北至潞安府北境漳溝鎮。府西水及石子河自南來會。又東北經屯留縣東。潞城縣西有嶽水。自西來會。又北有絳河。自西來會。又東北有潞水。自東南來注之。濁漳亦名潞水。又北至襄垣縣城南。與北源會。北源出沁州西北伏牛山北麓。東南流有聖鼓山水。自東北來會。又南經州城西。又東南左右俱會一水。又東南有銅鞮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經虜亭驛。西有水自東北來注之。南至襄垣縣西。一小水自北來注之。又東與西源會。二水既合。東北流經縣城東南。有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至黎城縣西北。有榆社水自西北來會。又南流至洺河鎮。北折而東流。

經黎城南境。有水北自縣城來注之。又東入河南林縣西北界壺關口之南。又東經牛魯村南。又東至交漳口與清漳會也。二漳既合。東流經彰德府治安陽縣北。磁州南。又東至臨漳縣城之西。折而東北流。經城西北。北入直隸成安縣西南界。又東北經縣東南。又東至廣平縣西南境。分爲二派。東流者經魏縣北。大名府治元城縣北。又東北入山東冠縣西界。與南來之衛河合。而東北經館陶西北。又東北至臨清州入運河。水道提綱。

漳河有清濁二源。清漳周職方之漳水也。濁漳周職方之潞水也。清漳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西北二十里之少山。東流入遼州和順縣。逕州東南。梁榆水入之。轅水入之。又逕潞安府黎城縣東北。又東逕河南彰德府涉縣境。亦名沙河。與濁漳水合。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五十里之發鳩山。與陽泉水散蓋水合流而東。過其縣南。則有堯水。梁水。陶水注之。又東北流逕長子縣西。則藍水入之。又東北流逕壺關縣。黎水石子河水入之。疑卽陳水也。又東北流逕襄垣縣北。則銅鞮水合。專池水。葦池水。公主水。榆交水。皇后水入焉。一名西漳河。又東北流逕潞城縣北。又名潞水。又東北至黎城縣西南。則黃須水入之。又東北流。則涅水合。武鄉水入之。又東逕河南林縣北。則蒼石溪之水注之。又東左合清漳水於涉縣東南之交漳口。又東南至田家嘴。而入直隸廣平府磁州西界。又東流逕羊城。爲吳家河。又東流逕冶子村。又東流逕漳村。又東流逕柿園。又東流逕岳城。又東流逕屯頭。又東流逕武吉村。又東流逕講武城南。南與安陽縣之豐樂鎮中分。是爲官道渡口。又東流出州界。入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北界之務本村。又東自臨漳縣東界之羊羔村。分爲二。一曰南漳。

河由臨漳縣之鄺家莊、賀兒集、至李家岡，入直隸大名府魏縣之中三家村，亦名魏河。由中三家村而東，又東流逕漳神廟，又東流逕羅兒莊出境，入元城縣西境之段家莊，至東西店，合於北漳，其長四十七里。一曰北漳河，由臨漳縣之杜油房，入廣平府成安縣南境之鄭家莊。廣平府志成安南鄰於鄺，故於漳爲近。元致和二年，河決自臨漳入縣，明成宏間，輒泛濫爲患。至正德中，徙入魏縣，萬歷十六年復來，始由李彪郭坊寺，經洛固、東河等村，達肥鄉，遷徙不一。本朝順治十一年大雨，水注城，源公私廬舍殆盡。康熙七年復然，自是每年水發輒淹漫，去則淤停城外，愈高內愈下。四十三年以後，河漸定，復徙而南。六十一年，自臨清羊羔村入縣東南重村，雍正五年，自臨漳油村入縣西林疇，自范疇下，起趙三家村，分爲二支：一由魏縣南，一由魏縣北，均至館陶入衛。乾隆五年大水，盡趨南支，北支遂涸。其趨而南者，當元城之上流，慮衝決爲城郭患，嘗議於趙三家村築壩，引使歸北支，故道水至衝壩不成而罷。近更南遷，惟由魏縣一支，府屬諸邑，舊爲漳河所經者，大抵皆與糧沃產，略辨河形而已。謹按南北二支，本由明宏治二年羊羔村決口而成：一南入魏縣南，一北入成安縣南，逕魏縣北。今府志云：自趙三家村分支，殆非也。又東流入魏縣西北境之馬豐頭，又東流逕劉河下，又東流逕梁河下，又東流逕朱河下，又東流逕羅兒莊出境，入元城縣西境之邵村，其南岸爲元城縣之西店，共長四十里。乾隆二十二年，漳水浸魏縣城，居民遷徙避害十之七八，直隸總督方觀承乃採賈讓，不與水爭地之說，奏請分并入大名、元城二縣，又請將大名縣治移入郡城，改大名爲首縣，得旨允行。謹按康熙三十八年，巡撫李光地奏開支河一道，西起廣平縣之李家莊，東至元城。

縣之楊兒莊長二十里。今漚乾隆九年分南漳河水勢開行善村支河。自本村逕王辛寨之北。歷五龍廟至高兒寨出境。入元城縣之申家橋。長四十里。亦漸淤廢。二十二年。又於北漳河之朱河下對岸。別開支河。歷廣平縣趙兒寨西南入魏河之町上村。至元城縣相公莊出境。歸老漳河故道。長十二里。又有南支溝。在舊魏縣西南。今縣之正西。上自臨漳縣羊羔村南分流。東北流逕李家岡入境。首由中三家行善村入於南漳。今行善村淤塞。卽南趨六座樓。李大磨。仕望集。西家莊。蔡小莊。四劉屯。亦至李家口合流。東北行八里許。復分兩支。北支經大屯村。北拐村。南支逕大屯村前。亦入北拐村。源流而東。逕前屯村出境。接元武縣萬家隄。其長八十餘里。又李家口南分岔支。直趨南柏村。東大韓道。入府城濼。乾隆二十三年。於南柏村築塲。今斷流。二十四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因漳水河道改流。奏請濬治。南北漳既合於元城縣之西店。東流逕楊家橋。至趙鴨寨。入山東東昌府館陶縣西界之李鴨寨。長三十六里。抵秤鉤灣。全漳入衛。其行善村支河。自申家橋入元城縣境。由南馬頭。西馬頭。至鄒兒莊。仍穿大名縣境。後入元城縣西北境之馬寨。又東流逕迺兒莊。南支溝之水。由萬家隄繞三岔河口。合爲一流。至齊固村。出元城縣境。逕館陶縣西之鱸隄村。徐家倉。入衛。又縣東三里引河上接金家潭。漳河故道之流。逕王家莊。何家莊。入漳。漳衛合流。至山東臨清州。則有會通河水自東南來注之。其經流則是。而名稱則非也。畿輔安瀾志。

漳河舊分三支。其由磁州。邯鄲。永年。曲周。北趨河間。入漳。沱河者。爲北支。由肥鄉。廣平。東光者。爲中支。由魏縣。大名。至山東館陶入衛者。爲南支。康熙之末。北中兩支漸絕。而南支獨受全漳。至乾隆中。

魏縣、大名、兩城俱被衝廢。後遂自河南臨漳之三台地方南決過安陽、內黃、兩縣地，挾洹水入衛，而漳衛交匯之迤上北竇公莊正河受淤，衛力本弱，又以竇公莊淤墊，溜更不暢，每從內黃之袁村壩向南旁洩，漫行經直省之南樂、清豐、大名三縣境百餘里，乃有新開引河過潭坑，至大名之岔河嘴入衛。岔河嘴在大名郡城直南十五里，大南清三州縣民田積年被袁村壩漫水浸沒，又以竇公莊淤墊十餘里，漕鹽兩運俱行阻滯，議以鹽六漕四，每年合攤銀八千兩於水落後撈淺，至嘉慶十九二十年間，程前道奉文議復漳河南支故道，會同山東河南道員勘得故道共長二百一十里，其山東之三十餘里，河形尙好，直省之百餘里，亦有河形，惟河南臨漳之五十餘里，地勢北高南下，遍地沙埋，難以施工，議仍聽其南流合衛。至竇公莊一帶淤墊之處，亦未議疏濬深通，仍由該商等自行挑挖，較前量增銀數，會稟在案。大名道稟稿，今按漳河自道光三年北徙，已不與垣合流，竇公莊一帶亦無淤墊之患矣。

又經館陶縣、臨清州、入運河。皇朝通志。

又東折而北，經館陶縣城西，又東北百餘里，至臨清州城，與南來之運河會。運河自是不復用閘，水道提綱。

山東通志會通一律，全以各閘節蓄，而臨清以北，則環曲而行，不復置閘。世遂有三灣抵一閘之說，而不知前人用曲之意，全爲漳水而設。漳水之濁，雖減於黃，而易淤與黃等，然治漳之法，與治河又有不同。黃河來源甚高，建領而下，澈底翻掀，順其所趨，則沙隨水去，絕無壅阻。遇曲則勢逆，勢逆則

脈滯水過之處。餘沙易流。漸留漸長。路愈曲而勢愈逆。脈愈滯。迫之使怒。橫決隨之。故以逢灣取直。爲上策。蓋循其性而行。所無事也。漳水濁滓稍輕。而來源平坦。無奔激振盪之力。若津道徑直行緩。則水浮沙沈。隨路澱積。疏之不勝疏矣。今多用灣曲。使之左撞右擊。自生波瀾。鼓動其水。而不使之少停。則沙亦挾之而去。是紆折之。正以排淪之耳。豈僅以此爲節蓄之方哉。若知其防淤。而概以黃河逢灣取直之議施之。則求通反滯。大失曩賢規畫之精意矣。山東運河備覽。

北流

經夏津縣西。直隸清河縣東。東北流經武城縣西南。皇朝通志。

運河。卽衛河。一名御河。一名永濟渠。亦曰南運河。亦曰北河。亦曰漕河。又名衛漕。又名清河。漳河之水自西南來合流注之。又名漳御河。又東北至臨清州西境。合於會通河。又北流逕臨清州北渡口。直隸山東兩省交會之區也。又東北流入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東南境。循縣東北流。復入山東夏津武城二縣境。謹按運河自清河縣東南二十五里。接山東臨清州鹽店村界。循縣南二哥營起。東北行二十里。至孫家園油房集。復入山東夏津縣界。至郭家屯。亦二十里。下入武城縣界。古淺四處。曰半壁店。曰何家墳。曰沙窩裏。曰土龍頭。此爲運河入直境之始。自板開以北。東接會通河之派。西合衛河之水。滙流順下。水性較北運爲稍平。康熙五十四年。因運河水弱。盡逼全漳於館陶。以濟運。遂汎頗虞暴溢。復於四女寺。增建減水壩。各一座。約令運道水深七尺。過此則減之。嗣是潁河州縣無患。河道屬清河者。自北宋時。旣與夏津分水。長四十里。相因日久。南自臨清州界鹽店村起。北至孫家園止。又自油房集起。北至夏津縣界郭家屯止。均長二十里。其合井東西。截分南北。爲二

十里不知始自何時。康熙三十一年，總河靳輔奏請以清豐縣丞爲清河縣丞，又以清河故城二汛河道與山東錯雜，奏請歸山東道廳考察催備疏濬事宜，悉由東省職掌，而河道更屬，所以與昔時里數異也。雍正四年，以事關隔省，一官兩屬，究非體制，奉文改歸直省，屬河間府同知管轄焉。清河縣舊有黃盧河、疏水渠、蔡河、一字河，東接武城縣界。今漚，又東北流復入直省河間府故城縣南，漢爲廣川縣。謹按此東直二省河道最交錯處也。水勢屈曲回環，多所衝刷，故里數較長於舊，河面寬三十三丈至四十丈，深二丈二尺至二丈八尺。東岸屬山東，西岸自武城縣界冷家墳十四里有奇，舊長十二里，至白馬廟交德州衛恩縣兩汛，又東北二十六里，至焦姑寺復交故城縣汛，經南關外，東至孟家灣，凡六里有奇，舊長四里。畿輔安瀾志。

又東北經直隸景州東境。皇朝通志。

又東北流復入山東恩縣、德州境。又東北流，復入直隸河間府吳橋縣西、景州東。又東北流七十里，爲吳橋縣連窩驛，俗呼連兒窩也。謹按景州運河，東岸屬吳橋，西岸自羅家淺，至徐家莊之對岸，凡三十九里，其河廣二十八丈，至三十丈，深二丈一二尺。吳橋縣運河，東岸自半截碑，至連窩鎮之對岸，凡二十七里，其河廣十三四丈，縣西南三十里，曰白羊窪，運河全入直隸省，自吳橋縣始。東岸接德州衛交界，西岸接景州交界，入縣境，屈曲東北入東光縣，其西岸之白草窪，高馬圈，東岸之羅家口，於乾隆八年，總河白鍾山奏以兩汛隄工錯雜，歸并德州衛白開、四女寺、哨馬營兩減水壩引河，分洩有資。吳橋一縣首獲其利。景州河道南至清河入直隸境，後與山東邊界交錯，逕德州西，迤北

至德衛第七屯河之西岸。交景州屬屈曲而北。東行交吳橋縣安陵把總汛。二十四年。總督方觀承。奏請歸并東省。拓圍鎮迤北河道。隄工分歸州判管理。舊與東省以河心爲界者。亦統歸景屬矣。
畿輔安瀾志。

按南運向苦淺滯。故額設淺夫。以供挑挖。兩岸隄工。隨時補苴而已。自漳河南徙。於館陶入運。湍急浩翰。每羨溢爲災。雍正四年。經怡賢親王奏請分道蒞轄。增汛員。設歲修。始以隄防爲務。乃隄日增高。而水亦隨長。伏秋汛漲。各州縣往往於隄上加堰。以防漫溢。蓋以漳水泥濁。河形曲折。墊淤於下。則泛溢於上。勢固然也。計惟於德州上流與古黃河相近之處。度地建壩。廣三四十丈。引而注之。古黃河。不惟直隸河隄。永免漲溢。卽德州一帶工程。亦獲謐安矣。但地隸山東。在此則爲切己。在彼未免視爲秦越。雍正八年七月。德州第九屯隄決。直隸景州以下十餘州縣。禾稼盡沒。水利衙門。屢行咨會。而決口未築。蓋其地處上游。水過正堪藝麥。而此間形如仰釜。有受無洩。縱竭力修防。隄工鞏固。亦何救於田廬之湮沒耶。若將臨清以北河道。并歸直隸總河管轄。則一河首尾。修濬自如。上下不致阻格矣。
畿輔通志。

四女寺滾水壩。舊爲減水閘。明嘉靖十四年建。按雍正三年。閣學何國宗。奏請改建滾水壩。計寬八丈。壩身高出河底一丈七尺。自恩縣至德州。引河共五百四十八丈。於雍正七年挑濬。又自德州至老鹽河口。引河計一千八百七十六丈。於雍正九年挑濬。是年大學士朱文端公軾。請將四女寺之壩口河身。一概落低二丈。口門開寬三十丈。引河開寬三十四丈。總河朱藻議以運河口面止寬

十九丈五尺。若將引河開寬三十四丈，遂成本小支大，恐有奪河之患。十一年，山東巡撫岳濬奏，德州境內衛河漲發，漫開哨馬營、老虎倉、第三店、桑園鎮等口。次第堵築完固，第念衛河溢水，雖在德州，而州北灌入直隸之吳橋、寧津、東光、南皮、滄州等處。前此雍正八年，有第九屯漫開，淹及吳橋等縣。今次泛溢更甚，漫口在於東省，而災害及於鄰封。臣雖竭力堵塞，然止可爲一時捍災之計，而非經久銷患之圖。因查衛河發源於河南輝縣之百泉，東流旁納盜、淇、垣、漳等水，入東省之館陶縣，達於臨清州。歷程九百餘里，並無支河旁洩。至臨清輒板，又與汶水合流，折而北行，計二百六十餘里。至恩縣之四女寺東岸，始有減水閘一座。由引河及老黃河歸海，又行二百四十餘里，至直隸滄州之輓河，有減水壩一座，又行七十餘里，至青縣之興濟，有減水壩一座，俱由引河東流入海。有此三壩，衛河小有漲滿，足以宣洩無虞。一遇衛輝上源積雨橫溢，河水陡發丈餘，千里洪濤，大溜直注，雖有四女寺之滾水壩，而建瓴之勢，一時疏洩不及，在輓河興濟二壩口，相隔尙遠，又有溲沱橫擁，下流不能迅達。惟德州一區，距四女寺三十五里，河流至此，奮湧欲洩，而運道紆折，正當回流頂衝，兼之東北一帶，地漸低窪，更遂其趨下之性。於是前衝後激，直潰東隄，罅漏偶開，全河側瀉，實非尋丈土隄所能抵禦。查德州上游衆流所匯，總以老黃河爲要津。河在德州城南二十里，自西南而環於東北，經吳橋、寧津、東光、南皮，以至海豐大沽口入海。其河之北岸，有陳公隄，橫障河濱，縣互數縣，凡溢水穿過此隄，卽能循路以達老黃河。若不及穿過，而隄繞以行，則轉爲高阜所阻，不得不灌入吳橋以北之東光等縣。直至滄州入海，則是德州之隄岸，揆之地形水勢，斷不能使之不衝不溢。若因

其漫決之路。開挖成渠。與老黃河相通。俾水至有歸。免致橫泛。此則人力當爲。而急宜酌議者也。但事關河道。又地係兩省接壤。容移會兩省總河。並直隸督臣。公會勘。將德州各漫口水道。逐一查驗。但有可以引過陳公隄。導入老黃河之處。卽應於此建壩開渠。分路宣洩。實於灑州縣有益。命下直東兩省勘議。于哨馬營另開支河。穿陳公隄。經鉤盤河故道。入老黃河歸海。二十七年。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等。奏請將口門展寬四丈。共寬一十二丈。壩面準哨馬營尺寸。落低一尺六寸。一切修防事宜。交德州糧道就近督率。二十八年。復加展寬十二丈。共寬二十四丈。添礮心五座。哨馬營滾水壩。在德州城北。雍正十一年。衛漲漫溢。哨馬營。老虎倉等處。巡撫岳濬。請因漫決之勢。開挖新渠。以資分洩。經直東兩省會勘。卽於哨馬營開挖新河。東至陳公隄。由曹家決口放水。通鉤盤河故道。東北流至吳橋縣之玉泉莊。入老黃河歸海。壩寬三十丈。頂高一丈六寸。中建礮心十二座。兩岸遙隄相距百丈。動帑至九萬九千餘兩。山東運河備覽。

又經東光縣西。又北經南皮縣西。又東北經滄州西北。皇朝通志。

又東北流逕東光縣界。又東北流逕下口。亦曰夏口。又東北流逕交河縣。又東北逕天津府南皮縣西界泊頭鎮。又東北流逕馮家口。入滄州南境。謹按東光運河。自縣南鄉少西。接吳橋縣縣丞汛入境。向北屈曲行。大小龍灣。過縣城西關外。距關廂三里。逕北直行三十里。東岸入南皮十二里口。西岸入交河楊家園。河身寬二十六丈。至二十八丈不等。河底均深二丈。長六十里。自大小龍灣外。舊名直河。大汛順流安赴。縣丞所屬東岸。逕北入南皮縣界。濱河高阜十餘里。有老土嶺之目。交河運

河南自楊家園北至黃古隄，東北行二十里，舊云八十二里，今大半入南皮滄州分轄矣。白洋橋之北，下爲好漢墳，此交河與滄州交界處也。又東北流，逕南皮縣西北境。又東北流，逕滄州南境之甄河驛。又東北逕捷地，則有南減河之水出焉。又北流，逕州城西。謹按南皮縣逕河自縣西二十二里黃古隄，接交河縣界入境，東北流六十六里，闔家墳，接滄州南界。逕甄河大寺，屈曲東北流，踰捷地。逕州城西，接青縣界。諸官屯，長六十里有奇，河身均寬二十丈，深二丈有餘。縣志有南路甄河堡，西路甄河鎮，甄河鋪，在捷地之南，地向名紹隄，今改。嘉慶九年，減河淤淺，興工挑挖，卽此。又北流，逕千屯，入青縣東南境。又東北流，逕興濟鎮，則有北減河水出焉。謹按興濟故縣，本朝順治六年，并入青縣，興濟鎮，在青縣東南三十里，卽故縣也。嘉慶九年，河流淤淺，興捷地減河並濬。畿輔安瀾志。

衛河卽南運河也。出河南衛輝府自山東武城縣流入直隸故城縣界。又逕東山東德州界。復入直隸，逕景州東，吳橋縣西。又東北逕東光縣西。又東北逕交河縣東南七里口。又東北逕泊頭鎮，入南皮縣界。又東北逕滄州城西。又東北逕青縣城東，靜海縣城西，天津府城北。至三岔口，與白河會入海。計長八百餘里，皆漕運所經也。有減水河二，一在滄州南十五里絕隄，一在故興濟縣，皆明宏治中開，以備衛河泛濫。久而堙塞，甌石猶有存者。雍正三年大水，衛河溢，決十三口，怡賢親王奉上帝查修水利，奏開減水二河。建滾水石壩一座，挑濬舊河，分達海港，滄青水勢，藉以消洩，居民賴之。

畿輔通志

又東北溇沱河，合漳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流逕縣城南。舊有漳沱河。合老漳河。自西南來注之。今已斷流。東北流者。經廣平縣東南。東北經肥鄉縣東。東北入山東界。經邱縣南。又分爲二派。一自邱縣城。東北流入直隸威縣南境。又東北經清河縣城北。又東北經故城縣西。棗強縣東。又東北經衡水西南。景州西。武邑西。阜城縣西北。交河縣城東南。又東北逕南皮北。又東北至滄州西之杜林鎮。東滹沱東派。自西來會。又東北至青縣城。南運河自東南來會。又北達直沽。一自邱縣城。西北流至直隸界龍堂。折而北流。經廣宗縣城。西。又北經鉅鹿縣東。又北至新河縣西南。北流入北泊。自泊東北流會滹沱。經冀州衡水。武邑之北。武強之南。交河之西。至獻縣。復分爲二。至天津。俱會而入東海。漳河入直隸界。移徙分合。自昔不常。舊名葫蘆河。爲滏沼諸水之委。所經州縣。今與前明不同。此水之最益清河者。則魏縣東至臨清一派耳。水道提綱。

漳河故道。一支自磁州東南二祖村分爲二。一自州西入邯鄲東境之南大屯。東北流逕沙河堡西。張萊入永年縣西南境之裴家堡。又東北流逕孩兒寨。關兒寨。吳良寨。與東一支合。一自州東入邯鄲縣東境之史家莊。東里堡。西里堡。又東北流逕北漳村。又東北流逕賀家東里堡。李家東里堡。那家東里堡。小賈莊。高里堡。辛安鎮。入肥鄉縣西境之呂家堡。又東北流逕毛演堡。謝家店。入永年縣東南境之吳良寨。與西一支合。又東北流逕西關寨出境。又屈逕肥鄉縣境之西北隅。復入永年縣東境之王呂寨。甄家莊。入曲周縣西南境之白灘店。逕滏陽集橋。入於滏。謹按此二支雖云支流。然地逼西南。與磁州切近。三壘口決。患首及之。敍於諸故道支河之前。循是而東。成安其次矣。一支自

廣平府成安縣亦村，首受河南臨漳縣東北之水，東流逕柏寺營，又東流逕西抹疇，又東流逕艾東村，入廣平縣西南境之南溫村，又東河逕北高曲，李家高曲，又東北流逕紫荆山，入大名府魏縣北之義井村，則有朱家河下之支水入焉，又東流五里，入廣平縣西南境之西堡，又東流逕四寺莊，又東流入大名府元城縣西南境之李寧村，又東流復入廣平縣西南境之杜村，又東流四里，逕婆留村，又東流入元城縣西境之沙圪塔，而入山東館陶縣西境之孟兒寨，又東北流至南館陶鎮，俗名秤鈞灣，入於衛謹，按此一支，乃漳河之決而東流者，非北流正派也，成安縣志漳河在縣南，卽此是也，今故道猶存，又寰宇記，所稱滏陽縣，卽今磁州，隋書地理志，後周置一統志，明洪武初省，一支自成安縣亦村，折而東北流，逕縣城東馬頭，又東北流，歷吳家灘，固子村，而入肥鄉西南境之吳家堡，又東北流，逕城南伏邱山，折而東北流，逕三里隄，又東北流，逕西張寨，東張寨，入曲周縣東南之北高村，又東北流，逕老營村，河固村，安兒寨，分爲二，一支自河固村西之李莊，逕四夫人寨，北馬遂，新陽莊，第四疇，蔡上寨，五間房，而西北入雞澤縣東境之羅官營，經韓甯村，復入縣境，於口之北，以達於平鄉西南境之長河鎮，下入鉅鹿縣南之賈莊，而絕流，謹按此河，明成化十八年東決，自麟家莊，至蘇家莊，入廣宗界，而舊漳河無水，廣平縣志，馬鹿村在縣北十五里，久不行水，古岸猶存，平鄉縣志，順治九年，鉅邑於賈莊前築橫隄一道，平邑受害，則知其流已斷矣，一支自河固村東北流，逕小新寨，小連寨，小第，入北龍堂，又東北流，逕張遂村，則有自山東館陶縣北出，至縣東北王固村之支河流入焉，又北流入順德府平鄉縣南境，逕麟兒橋，是爲小漳河，謹按方輿紀要，漳河在南和縣東北，

自平鄉縣合沙沼諸流入縣境，又西北會於澧河而入任縣。澧河上源，卽百泉水，自邢臺縣流入任縣境。漳水及沙沼諸川俱流合焉。又東北入隆平縣之大陸澤，明黃錄：武宗正德元年，濬滏陽河，景泰間，漳水并入漫流，衝曲周等縣地方，沿河各築隄以防泛濫，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爲新河，合沙沼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隄備之。宏治初，漳水徙入御河，民棄隄不修理，近年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皆淹沒，任縣人高陽等以爲言，下巡撫官勘處，至是具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口，請從此先濬，乃并濬舊河，新河分流以殺其勢，隄岸亦漸加修築，一統志：漳水舊在平鄉鉅鹿之東，廣宗之西，有大小二河，亦謂之新舊二河，新河爲大河，在舊小河東，小漳河亦名劉累河，皆注大陸澤，明天順中，漳河徙入運河，北流之道幾絕，萬歷三十年，漳河徙入滏陽，自是折而西北入任縣界，二河漸成平陸，本朝康熙中，又東徙，自邱縣北逕廣宗之西，鉅鹿之東，注寧晉泊，所謂新漳河也，近年上游逕由館陶入魏，不入滏陽矣，劉累河首起永年縣，滏陽河八閘之水，往時漳河決入滏陽，故土俗亦號斯河爲小漳，其與廣宗鉅鹿之小漳河判然二水，大小不侔，又北逕麟兒村，董固村，蘇家莊，入廣宗縣南境，其東岸上自曲周陳家莊，北入廣宗縣之南三周村，又北流逕鋪上小莊，霍城寨，五里莊，陳村，洗馬村，靛村，又西北流逕尹板臺村，其西岸自平鄉閻家莊正北，入廣宗縣之燒窰莊，折而東北流逕太平臺，小柏社，東臺村，又折而西北流四里，逕尹板臺村，北入鉅鹿縣南境之花窩村，又北逕張王町，王六村，馮家寨，蘇家營，又曲而西北逕臺頭，紫城，北屋，伏君廟，謹按方輿紀要引舊志云：縣北十里，有鉅鹿城，縣本治此，唐垂拱初，因漳水爲患，徙縣於東南隅，卽今縣治，劉煦

志貞觀初，鉅鹿縣治東府亭城，嗣聖初徙今治，垂拱卽嗣聖之明年，舊城當在東府亭城，宋國史云：元豐以後，大河益徙而北，大觀二年，河決陷鉅鹿，遷縣於高地，而志不載，今城蓋大觀中所徙矣。考宋史河渠志，大觀二年五月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詔遷縣治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宋志未嘗失載也。入冀州南宮縣南境之杜家常路，又東北流，逕小周家村，大周家村，入新河縣境，又北至隆平縣，與滏陽河會，入於寧津泊，其下流則今新漳河，胡盧河所行之道也。川渠旣斷，非復纏絡矣。謹按漳河分支，起自磁州東北，歷廣平府之邯鄲，永年，成安，廣平等縣，下至冀州新河縣止。自元泰定帝致和二年，卽明宗之天歷元年，已入境，迄本朝康熙五十五年丙申而流絕，凡三百八十九年。明實錄，英宗正統三年，直隸廣平順德二府，奏漳河決，蓋三府之境相連屬也。水經，漳水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東，酈注以衛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地理志，廣平有南曲縣，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縣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酈元注，命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潞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此漳水與大陸澤相關之明驗也。但今大陸澤在鉅鹿縣之西南，小漳河之東北，注者則寧晉泊耳。泊澤本相連，通典，元和志，皆云邢趙深三州爲大陸澤地是也。今取諸邑志，破水故迹，并記於下。成安縣志，元致和二年夏六月，漳水決自臨漳，入成安境內，始自鄭家莊北，重村南，呂彪東，郭坊西，甘羅東，漳河西，野莊西，嚮義東，路固東，東河東小陸，入肥鄉境，明成化宏治間，其餘派入陽寺，北陽，連途等溝，正德間始入魏縣成安，惟故道存焉。萬歷十六年，水復北徙，入本縣。

境隄外辛寨，宋南寶公等村。二十三年，由隄東呂彪故道，甘羅、吳家、臚、東河小隄等村，入肥鄉境。二十八年，洪王林隄，由金山、陽寺、西馬頭、化兒店、隄西等村，入肥鄉境。三十年，洪寶公隄，由辛義、霍村、南魚口、說法臺、城南郭分流，東一支，由郭轉小門北，道東堡、王固村，入肥鄉境。西一支，由西園、范兒莊、曲村、姚家堡、西南莊諸村，入肥鄉境。四十二年，連送、陽寺諸村，夜半河決，水薄城下。至十月，兩支始涸。大河由徐村、連送、彭留、北漳、姚家堡，入肥鄉境。崇禎十四年秋，由連送口，至城下，抵南隄而東。由水門浸入城，學宮水深丈許。適年始涸。本朝順治九年，由連送徒南魚口，經說法臺，抵南門而東，至馬頭隄、小隄、西沙窩村、龐村、園村店、小隄諸村，入肥鄉境。十年冬十二月，稍徙而南，去城里許。十一年夏霖雨，水湧入城。康熙元年八月，雨五晝夜，由馬頭隄，徙道東堡大隄，西入肥鄉。七年七月，自說法臺，衝南鄉，潰西隄，由南門入城，決城西北隅而出。十年八月，十一年六月大水，較往年入城者高數丈。知縣王楷始峻其隄，迄今完固。廣平縣志：肥鄉縣自唐以來，類苦漳溢，縣令章景駿築隄障之。其故道已不可考。明成化間，由成安東北流入境，距城東六里。嘉靖十七年，徙入於衛。隆慶三年，決鄆米隄浸城，數年復南徙。萬歷間，又徙縣西。本朝順治九年，徙縣東。康熙四年秋七月，水注城，遂僑治郡城。皇華館後移舊店營。水既久，據縣境，惟西北余公河洩水得無恙。舊有護城隄盡圯。雍正九年，知縣王建中營城浚隄，築隄其上。漳去無患。蓋自乙巳後，垂七十年，至是始復舊業。曲周縣志：漳水自肥鄉縣界，由趙固、安兒寨、公城堡、馬蘭、相公莊、胡近口、韓家莊，流上寨，入滏河同流。明嘉靖甲子七月，潰城西門。天啓丙寅水至城下深丈餘。崇禎庚午夏，決南隄浸城，後歲以爲常。平鄉

民築橫隄於下流，水怒無所洩，輒溢。本朝順治間，會勘毀隄，立石。康熙十年後，漸徙而南。二十九年，由廣平之平固店，入本縣三塔下，流至邱縣與滏分，而城東之河遂濶。今距縣百有餘里，衝噴不及，略辨河形。平鄉縣志：萬歷壬寅，漳河入滏，禎崇乙亥，東徙，水尤散漫靡常。知縣江衍汶，就舊漳河之右，濬小漳，以分水勢於鉅鹿。本朝順治九年，漳河水漲，陞任傳令，在賈村前築東西橫隄一道，西自大宋岡，地勢高阜，迤西相隔三百九十步，又有南北斜隄一道，往南半里許止，西北至府君廟，其賈莊前橫隄，北係鉅鹿地，南係平鄉地，每遇漳水泛漲，北有賈莊之橫隄壅塞，西有大宋岡，地勢高阜，故水有來源，無洩路，至平民田產淹沒，故士民私築橫隄，以洩水勢。儻鉅鹿復築橫隄，則平鄉必致受淹。廣宗縣志：漳河故道，由平鄉東魏家莊來，縣西北十五里馬鹿村，入鉅鹿界，是爲老漳河，久不行水，古岸猶存。小漳河由平鄉縣東董沽村來，縣境南五里，繞城西折而北，至板壘，入鉅鹿境。謹按自鉅鹿下至新河，志皆不記漳水。明實錄：宣宗宣德五年九月壬子，直隸鉅鹿縣奏，六月苦雨，漳河泛溢，潁河被災，命復勸除其租。鉅鹿縣志：天順間，城東二漳河上流決，趨入運，二河途溼，又隆慶三年大水，遶城，自任縣至鉅鹿，舟楫相通，又萬歷二十五年水漲，田舍漂沒，今絕不聞有水，蓋其流久斷也。又有漳河故道，或云南枝溝漫水也，上無河形，由四劉屯、雙井集、逕中橋村、前馬河、後歸元城縣之三里引河。老漳河，漳河正流故瀆也，自成安亦村，東流至沙圪塔，入山東館陶縣西河寨，折而北，復入直隸廣平府廣平縣東，上無河形，蓋其流久斷矣。自廣平縣東蘇兒莊，逕張凍村，平固倉，而入曲周縣之東西三塔村東，與館陶之小沙窩接界，又北逕西陽固、蔣莊、土路村，分爲二

一出山東邱縣之東北。一出邱縣之北。其北流入曲周縣東境。由陳家莊與張遂村之流合。下流卽平鄉縣之小漳河也。其東北流者。入曲周縣之黃河套。逕香城固。又分爲二。一支東北流。逕威縣南之蔡家寨。司新莊。小油房。入山東冠縣之梨園頭。復入縣境之東堂村第三口。而絕流。謹按舊時漳河由此合。其入衛之道。必經清河縣之南。而志略之威縣之第三口。下至邵固集。卽接縣隄。今河流已斷者。明宏治中。清河民宗安等請築堰水隄。以障衛河。在新集洪河南。去縣三十里。東自御河厓西至縣隄。長五十里。漳河之流。惟由西北一支。所謂洛河故道者。是一支西北出。曰洛河故道。亦曰黃河枯槽。實漳水支流也。土俗稱之曰趙旺河。上起曲周縣之北劉村。斜入冠縣西南之梨園頭。北逕威縣之河窰村。又北逕廣宗縣之油布村。丁家莊。復入威縣之小高廟。又逕鹿臺村。于隄村。宋家寨。徐家莊。至趙村而下。入冀州南宮縣之河溝村。其下曰開河渠。始有黃盧河之名。亦曰清陽江。其在清河縣者。自山東臨清州之牛家寨。西接廣宗縣界。東北入縣西之梨坑村。逕漢信成縣故城南。又東流。逕王家莊。又東逕疏水渠之石碑口。又東北折而北。入冀州南宮縣之亭上村。東派別出一支。曰蔡河。下入山東武城縣。又東北流。至張寬村。入南宮縣界。今澗。謹按冀州志。漳河渾濁。所過輒淤。舊河旣難復循。而性又濇悍奔激。不就約束。故或南或北。遷徙時月之間。便已改易。安能與現在形勢相合。自此而下。亦姑舉其大略而已。其正流自南宮縣東南之馬村北。謹按古漳河在南宮縣東南七十里之和生社。自清和北界流入。縣志云。濁漳貫南宮。入冀州海子。葉恆菴曰。南宮夷曠。無高山大河。故老稱澤濱濁漳。下流必達信都。今皆墜闕。治作田禾。水無所出。旣已沈溺故城。滙爲大

跋恆雨卽平陸化爲巨浸南宮交困營觀地形自高家莊孟家莊抵冀州王村左折新河窰上村東入鹽河一帶七十餘里皆順流卑陷故道依然有善爲鑿策者度工用準高下索遺蹟而穿之不特免害利亦興矣。逕棗強縣之東北與河間府故城縣接界北入武邑縣之東南又北逕景州西。謹按一統志張甲故瀆在故城縣及景州界舊志在景州西七十里東北入阜城界考此卽老漳河所行之道也。又云漳河李家河樊家河俱在城東北導水入窪之路考張甲河由棗強縣東南來至州東北順政鄉合於漳河今棗強縣志無張甲河有黃盧河是卽古黃河之所遷河去而漳循其故道景州則猶存張甲之名一統志所云漳河爲導水入窪之路則其岔支也。又北逕吳橋縣東又北逕東光縣西又東北逕阜城縣西北則有土平河之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逕交河縣南。謹按此卽古漳河所行之道縣志謂之涿水漳澤本同稱也志又云涿陽唐名未知何據一統志此漳河自邱縣分流獨行歷故城景州阜城交河諸境與武邑縣西之胡盧河絕不相涉舊志謂卽胡盧河誤。又漳河未入交河之先別有岔支一道自阜城蔣家莊入縣之常家庵由田家廟至夾河村東歸正河正河至佟家莊分出一支逕邈東南卽志載沙河而正河至三岔河又分一支逕邈東北卽志載倒流河考漳河現在形勢自阜城分支入境行六七里合流東行可二里許復分二支其一稍南東行與東光縣西北接界亦名沙河自縣東南歸於漫河長三十里其正支稍北經縣城南東北行逕城東之八尺高村張大窪之水入焉復東北行至西濟橋倒流河之水入焉復東行卽許曰三岔口漫河之水入焉又東北七八里小營河之水入焉又東行四里許青縣之東北隅新挑溝之水入焉自此與

漳沱河脈絡相通。又並東北行至高家莊。入青縣。長一百餘里。今涸。又東北至天津府青縣之杜林木村。與漳沱河合。謹按李光地勘漳河覆疏。老漳河至青縣之林木鎮與完固口之支流合。支流卽漳沱別河也。新漳水自衡水縣下合漳沱。會流於獻縣。其下爲子牙河。雍正四年。怡賢親王慮運河水漲。堵塞完固口。而漳沱支流。不與老漳河合矣。又東北至鮑家嘴。入於運河。其合處曰岔河口。亦曰汭河口。此漳水之經流也。謹按地理志。清池縣西四十里。有衡水障隄二。顯慶元年。築寰宇記。衡水在慶乾符縣西六十里。皆在今滄州界內。舊志謂今漳水自支河東北入青縣。不經州界。以州西至衡水青縣界。僅一百步。故屬青縣。非水道有改也。考唐書循吏傳。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疏長蘆障漳三渠。蓋卽胡蘆河一也。衡水卽漢志滹水。二也。漳卽濁漳。三也。新漳河。漳河之支流也。一名小漳河。自山東邱縣北出。入直隸廣宗平鄉鉅鹿縣境。又北至趙州隆平縣。爲清水河。入寧晉縣之寧晉泊。謹按新河縣志。清水河。在縣西十里。由鉅鹿出寧晉縣界。遠舊城西北。又東北流至衡水縣。達獻縣。單家橋。入青縣。與御河合。又名小漳河。亦曰滏水。考漳滏合流於寧晉泊。故或以漳爲滏也。然諸水多名。漳爲清水河。不與新河志同者。以昔年新漳挾滏北出。後爲漳沱所奪。名之曰漳沱。會流河貫泊。而出南宮縣南。又東北逕束鹿縣南。深州西。又東逕冀州王家莊。與漳沱河合。又東北逕冀州隄。謹按冀州志。漳河在州西北二十五里。此新漳河也。又云胡蘆河。此漳滏之會流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志所云二河。其方隅道里皆同。強列爲二。非也。畿輔通志。漳滏貫泊而出。達於冀州。自冀州而下。漳滏之名。爲漳沱所掩。而漳沱之目。亦與胡蘆互舉。此言得之。今考冀州境內。城西南有乾河一

道。上接南宮縣之韓家窪。自州境內南王村起。出新河縣之窩上村。又入州境。下至衡水縣止。長七十里。俗名小漳河。卽濁漳分流也。又東北逕衡水縣之浪子橋。與胡蘆河、長蘆水、互受通稱矣。又東北逕衡水縣之石橋。又東北流逕武邑縣之圈頭。又東北流逕武邑之趙橋。又東北流逕武強縣之小范店。又東北逕獻縣完固口。分爲二。以下皆漳沱別支所行之道。蓋挾漳而東北出者。一由單家橋至淮鎮。經高川。至青縣之杜梨木。與老漳河會。又至青縣南鮑家嘴歸運。一由臧家橋。至河間縣之沙河橋。又逕龍花橋。至大城縣爲子牙河。出王家口。歸三角淀。雍正九年。怡賢親王奏請堵築完固口。新漳二流皆絕。今所有者。惟漳沱下尾耳。謹按新漳河所行之道。其來已久。自冀州以下爲漳沱所亂。然在武邑武強二縣間。酈道元已歷歷言之。水經。漳水又東北至昌亭。與漳沱河會。注經敘阜城於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於事爲同。渤海阜城。又在東昌之東。非也。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北魏所置也。又東逕武強縣北。而東逕武隧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承漳沱。東逕樂鄉城北。饒陽縣南。又東北逕武邑縣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水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右會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灑灑之西南。有武強縣故治。故澗得其名焉。灑水又東南結而爲澗。又謂之耶君澗。灑水北通。謂之石虎口。又東北爲張平津。澤水所泛。北決隄口。謂之張刀溝。北注衡河。謂之張平口。亦曰張平溝。水溢則南注。水耗則輟流。衡漳又逕東昌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俗名之曰東相。蓋昌相韻合。故致誤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爲東昌矣。又東北左會漳沱。故漳。謂之合口。又東北分爲二。當其水決處。名之李聰澳。此衡漳之在深窩間者。約略如此。今以漳沱會流。而完固口又斷。

不復有漳之目矣。又按漳河自明萬歷二年北溢。由魏縣肥鄉入曲周之滏陽河。而館陶之流絕。迄本朝順治九年。又自廣平縣之杜村。經元城賈家莊。復達廣平之平固店。直注山東邱縣。分爲二支。一折而西北。由廣宗平鄉。鉅鹿。抵寧晉。會滏陽河。至冀州合滹沱。俗曰新漳河。一折而東北。由威縣清河。南宮。棗強。故城。武邑。景州。阜城。交河。至青縣。出鮑家嘴。入於運河。俗曰老漳河。康熙三十六年。漳水復至館陶與衛河合。此後北流浸微。四十七年。入邱縣。上流盡塞。而全漳歸衛。五十年。復於曾陶築隄以逼之。而邱縣之東支途涸。上游日就涸。廢。惟故城以下。形蹟尙顯。猶有滌水。氾洩也。

畿輔安瀾志。

北流經青縣東。靜海縣西。皇朝通志。

又北流五里。逕縣城東。又北流逕流河鎮東。謹按青縣運河東岸。南自滄州積官屯擺渡口起。入縣境于官屯。周家屯。馬廠止。北入靜海縣之唐官屯。長五十九里。西岸南至滄州積官屯擺渡口起。入縣境。戴家莊。胡家嘴。少西過鮑家嘴。齊家園。流河鎮。林家莊。翟家園。北入靜海縣之趙家窪。長一百二十一里。河面寬二十三丈。至二十七丈。深一丈四尺。至一丈九尺不等。又滹沱河。自河間府獻縣分。流逕交河縣。抵青縣南七十里。杜林鎮復合。康熙三十六年。漳水自大名府元城縣。流逕山東東昌府館陶縣西南。入衛五十四年。築隄遏之。全漳入運。惟在館陶。而鮑家嘴之流。途涸。雍正九年。堵完固口。而滹沱之流已斷。漳河自河間府交河縣界來。至杜林鎮與滹沱河合。又北至青縣南二里鮑家嘴。合於衛河。其合處曰汭河口。水勢洶湧。闊數十丈。子牙河即滹沱河下流。自青縣西南來合。

漳河者，乃樂成之潞沱別河。舊志以子牙爲支水，而入漳者謂之正流，非也。又東流逕唐官屯，靜入海縣境。又北流逕縣城西。又北流逕當城寨。又北流逕礮坨嘴。謹按靜海河故道，東岸南至唐官屯，接青縣界。歷呂官屯、東釣臺、陳官屯、長屯、雙堂、增福堂、南關、北關、五里莊、李家院、白楊橋、善義庵、于家鋪、夏王莊、木廠、西岸南自趙家窪，接青縣界。歷古城窪、西釣臺、花園、河灘、劉家營、王家營、與賈口橫隄接。連獨流下園、胡家村、當城村、辛口，並轉東至礮坨嘴。北入天津縣界，計長一百一十六里。河身寬十丈，至十六丈，深二尺。畿輔安瀾志。

又東北至天津府城北白河，與桑乾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北至天津，會白河諸水，東入海。俗稱運河自臨清以北，總曰衛河。水道提綱。

又北流迤而西，入天津縣境。又東北流逕大小稍直口。又東流屈逕其縣北，是爲天津關。又折而東北，逕縣東北，會白河，同入於海河。土俗名之曰三岔河口。通典所謂三會海口者也。畿輔通志。三岔河，本名三岔口，亦名三汊沽。衛河西南自靜海縣來，逕縣北而東，其流濁。白河西北自順天府武清縣來，亦逕縣北而東，其流清。各流自縣東北二百步許而合流，謂之三岔河。海河南北，運淀河之會流也。自天津東北三岔口，迤大沽口，長一百二十里。禹貢所謂逆河者也。每伏秋之交，二運井漲，淀水爭趨，駢注三岔一口，而強潮洄旋不下，倒漾橫流，上游隄岸田廬，皆受其浸。所謂尾閘不暢，胸腹俱病者也。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莫如減入口之水。雍正三年，命怡賢親王與修水利，親授方略，於南北運河，各建壩開河，減水分流，別途歸海，豈僅爲運河計哉。入

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來之永定河，南來之子牙河，中間七十二清河，乃得綽然入三岔口。

而東注。朱子云：治水先從低處下手，正此意也。畿輔安瀾志。

又東南至大沽入海。皇朝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八

運河水 汝河北 原委四

臣等謹按運河以汝水南旺爲上源。北至天津。南至黃淮。近地水泉無數。無不引爲便漕之用。茲謹敘載河道經由之州縣。及所引之諸水。用誌大略。皇朝通志。

汝水。源出萊蕪縣東北。西流經縣城西北。有牟汝水來會。又西有會河諸水來會。又西邊泰山支麓。經泰安府南。有泮河水自濟南府來會。折南流。有小汝河自新泰、蒙陰、經泰安縣來會。經寧陽縣北。又經汶上縣北。有淨泉水自東平州來會。又西南至汶上。西南境之南旺。分流南北。置二閘。南並蜀山湖。北貫馬踏湖。爲運河水。香皇朝通志。

運河以汝水爲上源。汝水源出萊蕪縣東北之原山。亦名馬耳山。又名岳陽山。在萊蕪東山七十

里東。接章邱。北接淄川縣界。西南流經縣城西北。又南而西。有牟汝水。合羸汝水。自東來注之。牟汝出萊蕪東南海眼泉。合諸泉水於盤龍莊。又西合孝義河水。又西羸汶自南來會。羸汶出富山。即古新甫山也。北流會牟汝水。又西受司馬河水。水出縣東北大屋山。西南流注汝水。又西至董家集南。有方下河。合會河諸水自東北來。南注之。會河源出縣東北分水嶺西麓。其東即青石關。漚河之源。其北即顏神鎮。長山孝婦河之源也。西南流至土子口。有小水自北山來會。折而西流爲方下河。又西有小水自西北來會。折而南流。經董家集西。又南注汝水。又西有董家河北自泰山來會。董家河

源出泰山東南麓。東南流五十餘里。南入汶水。卽古柴汶。又西繞泰山支麓。流經泰安府南境。又西南有泮河水自北來會。卽北汶水。源出岳西北桃花谷。亦曰漆河。泮河源出泰山之北。濟南府南山。南流繞泰山西麓。折而東南。經泰安府城之西。又西南。屈曲南入汶水。始折南流。有小汶河自東南來會。小汶河出新泰縣東北四十里。龍堂山下。大小二龍池。會諸泉水。南流入蒙陰界。復西流入新泰界。合平陽河。杏山澗。西周河。廣寧河。廣明河。諸水。又西流。羊流河自北來會。又西經泰安縣界。受濁河泉。經徂徠山南。故梁父城。又西南至大汶口。與大汶水會。水勢始盛。俗稱大汶河。折而西流。經寧陽縣北境。又西南至汶上縣北之戴村壩。有淨泉水自北山來會。汶水舊自寧陽西流。至東平州東六十里之戴村。又西經州城南。至安也湖。合濟水。自戴村築壩。遏其入濟。遂西南流八十里。至南旺。又西南有小水自東來會。又西南。經汶上西南境之南旺。分流南北。南置閘。曰柳林。並蜀山湖。北曰北閘。貫馬踏湖。當汶水口之西。爲分水龍王廟。汶水本西會濟水。東北入海。明永樂九年。尙書宋禮用白英策。以南旺當水脊。於戴村壩。遏汶西注。建閘分流。至今猶享其利。水道提綱。

泰安府志。汶水有數源。其經流曰大汶。一自萊蕪縣東北原山之陽發源。西南流。逕普通莊。麻塔莊。又西。逕危石莊。雪野莊。折而南流。又逕大舟山。東合長城嶺。南匯夾溝水。河芹泉。逕新興堡。會新興諸泉。又西南。逕舊寨堡。合魚池等泉。至板橋灣。入泰安縣界。又西南。至故縣鎮。又一自泰安縣泰山之北仙臺嶺發源。東南流。逕祝陽集山口。集。至故縣鎮。二水合流。是爲大汶河。一名塹汶。又西南。逕焦家店。與萊蕪之牟廬二汶會。牟汶有二。一自縣東南塞子村海眼泉發源。合湖眼蓮花等泉。西流。

逕顏莊。至盤龍莊。一自縣東古牟城東響水灣發源。會鵬山趙家諸泉。西南流至盤龍莊。二水合流。又西有孝義河水入之。又西至瀘馬河。合於贏汶。贏汶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宮山之陰石漏河發源。北流逕安仙寺。至瀘馬河。會牟汶。又西逕縣城南坡草窪。至嘶馬河。一自縣東北大小龍潭發源。南流逕垂楊堡。受垂楊烏江等泉。逕鎮里堡。受鎮里諸泉。至方下集。爲嘶馬河。又南流會牟汶。並南瀛汶水。合爲一流。又西逕新莊堡。南宮堡。魯西集。半壁店。復會南北諸泉。入泰安縣界。至集家店。合於大汶。自此北納范家灣諸泉。南受北滾順河諸泉。逕無鹽山西。與北汶會。北汶本名泮水。自泰山西桃花峪發源。水經注云。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出分水溪。又云。溪一源兩分。半水出由莊縣西北流。半水南出泰山入汶。卽此水也。東南流逕石拉村。新莊。火樓莊。粥店。至高里山南。又逕舊鎮南。又東至郡城南。有潦河水入之。又東南至郡城東。有環水入之。又東南流有石汶水入之。又東南至無鹽山西。合於大汶。自此又西南流。循徂徠山西麓。南逕龍堂村。香城村。至大汶口東。與小汶水會。小汶水自新泰縣東北龍堂山南麓發源。會諸澗水。南流逕密陽店。由蒙陰縣之汶南莊。至南鮑莊。西復入新泰界。有龍池河水入之。又西流逕大峪莊。有平陽河水入之。有西流逕西都莊。右受杏山澗水。又西至古河堡。有西周河水入之。又西流逕劉官莊。又西有廣寧河水入之。又西有廣明河水入之。又西有羊流河水入之。又西流逕靈查堡。至安家莊。新泰縣境內。行一百二十里。入泰安縣界。右受濁河泉。爲溜水。逕徂徠山南故梁父城。又西南逕故柴城北。世謂之柴汶也。又西南逕韓家莊。又西至大汶口。卽古靜封鎮。合於大汶。汶河自大小二水合流。又西南逕大汶口橋。甄舍集。又西有濁河。

水入之。又西逕沙河，有沙河入之。又西至道溝，入東平州界。又西流逕楊郭口，至東西出水口，有衡魚河水入之。又西逕坎河之戴村壩，溢水北出，與大清河會。戴村壩所以遏汶南流濟運，制甚堅。乾隆十四年，以大學士高斌議，落低三尺，溢出者倍於前。東平患之，其經流屈而西南逕劉家口，東平州境內，共行四十八里，至孫家村，入汶上縣界。西南流逕四汶口、新河口、草橋鎮、白馬河、鵝河、黑馬溝，至南旺分水口，始南北分流入運河。其北流者歷三空橋、五空橋，仍分派東北流入大清河。

山東運河備覽。

泰安府汶水，源出萊蕪縣東北八十里原山之陽。西南流經泰安縣東，左合牟汶、羸汶，西流。又北合柴汶水，經泰安縣東南，泮水河自北來注之。南流至大汶口，與小汶水會，合流而西入兗州府寧陽縣界。又西流經東平州南境，又西南流入兗州府汶上縣，俗呼爲大汶河。牟汶，在萊蕪縣南，西流經泰安縣東，徂徠山北，南至靜封鎮，入汶水。新志：牟汶有二，一自萊蕪縣東南寨子村海眼泉發源，合諸泉水西流，一自縣東古牟城東響水灣發源，合諸泉水西南流，至盤龍莊而合。又西有孝義河水入之。又西至瀘馬河合羸汶。按舊志：孝義河在縣東北十二里，源出萬福山，南流入汶。新志：瀘馬河在縣東南三里，一名遠馬河。羸汶，自萊蕪縣南三十里宮山之陰，石瀘河發源，北流至瀘馬河，合牟汶。新志：羸汶有二，宮山之陰其一也。又一自縣東北大小龍潭發源，南流合諸泉水，至方下集，爲嘶馬河。又南流會牟汶，並南羸汶水，合流至泰安縣焦家店，注於大汶水。按舊志：萊蕪有司馬河，在縣西十里，源出大屋山，西南流至縣西南入汶，而圖表有嘶馬河，蓋司嘶音同而訛也。柴汶在

府治東北四十里。源出嶽旁仙臺嶺。南流經府治東北三十里入汝。按圖表，泰山東有董家河南流入汝，卽柴汝也。今按此卽趙一清五汝考中之天津河。北汝卽泮河。源出嶽頂西北桃花谷。流逕府城西二十里轉東南。流經府城南。受捺河水。又東受環水。又東南受石汝水。又東南至無鹽山西合大汝。淄水，俗名濁河泉。源出府治東南泉河集。於平地石縫中湧出。齊乘，泰山南亦有淄水。按此泰山之淄水入汝者也。今按此卽趙一清五汝考中之柴汝。小汝水，源出新泰縣東北三十里龍池。西南流百里。經泰山縣東南。繞徂徠山南麓。西流合汝水。所謂大汝口也。新志，小汝水自新泰縣東北龍堂山南麓發源。會諸澗水。南流出蒙陰界。復西流入新泰界。合龍池河。平陽河。香山澗。西周河。廣明河諸水。又西流合羊流河水。又西逕泰安縣界。受濁河泉。經徂徠南故梁父城。又西南逕故柴城北。俗亦謂之柴汝。又西北大汝口。按新泰諸水並會於小汝。平陽河。源出縣東北狐山。西南流逕縣東。亦曰東河南。流入小汝。廣明河。源出縣南關山。北流入小汝。廣寧河。在縣西三十里。源出周家泉。蘇莊河。在縣西北四十五里。羊流河。在縣西北六十里。亦名楊柳河。俱源出新甫山。疇里河。在縣西六十五里。俱南流入小汝。舊志謂廣明河以下五河俱入汝誤。大清一統志。

萊蕪縣泉六十有四。其上泉曰朧山泉。縣東二十一里。今按泉河廳冊作朧山泉。湖眼泉。縣東三十里。上莊泉。縣東三十里。郭娘錦泉。縣西南十五里。牛王泉。縣西南二十八里。今按泉河廳冊作牛王山泉。烏江岸泉。縣北二十六里。北海眼泉。縣北二十五里。中泉曰悠久泉。縣東二十里。連珠泉。縣東南六十里。海眼泉。縣東南六十里。寺前泉。縣西南十五里。靈泉。縣西南十五里。楊流泉。縣西南

十五里靈寺泉。縣西南十五里櫻桃園泉。縣西南十五里湧珠泉。縣西南十五里噴玉泉。縣西南十五里半壁店泉。縣西二十五里永通泉。縣西北四十里魚池泉。縣西北四十五里垂楊泉。縣北二十里廣潤泉。縣北二十六里尼山泉。縣北二十六里瑞渠泉。縣北三十五里湍泉。縣北二十五里河泉。縣北二十三里涼坡泉。縣北六十里涵碧泉。以上二十八泉。其曰盈蓄泉、玲瓏泉、朋山新泉、雙龍泉、斜里泉、蓮花泉。今按泉河廳冊化蓮花池泉、張家灣泉、朱家灣泉、清泥溝泉、坡里泉、坡草泉、東靈泉、西靈泉、芝泉、韓家港泉、盧家莊泉、清洋港泉。今按泉河廳冊作清陽港泉。有本泉、西夾溝泉、星坡泉、辛冷泉。今按泉河廳冊無此泉。有辛興泉、噴珠泉、青礮泉、鎮里泉、片家泉、龍興泉、沙灣泉、助沙泉、北夾溝泉、恩波泉、雪夜泉。今按泉河廳冊無此泉。有薛家莊泉、李家灣泉、靈源泉、老龍泉、大龍灣泉、小龍灣泉。則皆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四十七年新浚出泉三。曰新涵碧、新上莊、新盤寺。共六十七泉。

新泰縣泉三十有五。其上泉曰南陳泉。縣東南十五里劉杜泉。縣西南四十里西都泉。縣南二十里柳溝泉。縣南二十里張家溝泉。縣南十里東柳泉。縣西南四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作東劉泉。賢令泉。縣南三里位家泉。縣北十八里。今按泉河廳冊作魏家泉。舊西周泉。縣西北十五里黃水灣泉。縣西南四十里靈堂泉。縣西南七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作靈查泉。紅河泉。縣西北五十里釣魚臺泉。縣西南五十里名灣泉。縣西南四十里中泉曰萬松泉。縣南三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作萬歲泉。北流泉。縣西南二十五里孫村泉。縣西南十五里泉里泉。縣西三十里曹家泉。縣南三里名公泉。縣

東南三里。太公泉。縣東北三十里。南師泉。縣東北十五里。賈家泉。縣西十五里。今按泉河廳冊作賈周泉。古河泉。縣西南二十里。以上共二十四泉。其曰鳳凰泉。哨泉。路踏泉。周家泉。崖頭泉。金溝泉。新西周泉。公家莊泉。里橋泉。構溝泉。和莊泉。則皆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三十八年新浚出一泉。曰東都。共三十六泉。

泰安縣泉六十有九。其上泉曰廣生泉。縣西北二里。鐵佛堂泉。縣東二十五里。匯泉。縣東六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作會泉。風雨泉。縣東二十五里。狗跑泉。縣西南五十里。上泉。縣東南五十里。龍王泉。縣西南一百里。滄浪溝泉。縣東南四十五里。今按泉河廳冊作滄浪泉。羊舍泉。縣東南九十里。石縫泉。縣東南一百里。水泊泉。縣東南一百里。今按泉河廳冊作水坡泉。白土崖泉。縣東南七十里。明堂泉。縣東南十五里。神泉。縣東南一百里。泰應泉。縣東南二十五里。光化泉。縣東南九十里。新辛泉。縣東南九十里。中泉曰張家泉。縣南五里。梁子溝泉。縣南二十五里。鳳凰泉。縣東四十里。早泥溝泉。縣東四十里。鯉魚溝泉。縣東五十里。范家灣泉。縣東六十里。搬倒井泉。縣東六十里。順河泉。縣東六十里。北滾泉。縣東六十里。雲臺泉。縣東五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作雲潭泉。報恩泉。縣西南五十里。坤溫泉。縣西南一百里。龍灣泉。縣東南十八里。方溝泉。縣東南八十里。韓家莊泉。縣東南一百里。鄉城泉。縣東南七十里。皮狐泉。縣東南一百里。針鉤泉。縣東南一百里。今按泉河廳冊作針溝泉。嶽錫靈泉。縣東六十里。南梁泉。縣南三十里。白坡泉。縣南三十里。以上共三十八泉。其曰周家灣泉。陷灣泉。靈應泉。臭泉。水磨泉。馬黃泉。龍王泉。今按泉河廳冊無此泉。有海連。梁家泉。今按泉河廳冊。

作梁家莊泉。馬兒溝泉。木頭溝泉。龍堂泉。斜溝泉。濁河泉。二柳泉。今按泉河廳冊作東西二柳泉。大興橋泉。涼泉。新旺泉。今按泉河廳冊無此泉。有海旺。黑虎泉。興泉。水泉。清泉。坡里泉。湖港泉。今按泉河廳冊作湖港溝泉。新查出泉。梁父泉。今按泉河廳冊作夏甫泉。鬪泉。小柳泉。海潤泉。利運泉。廣濟泉。王莊泉。則皆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同。

蒙陰縣泉五。其上泉曰官橋泉。縣北一百里。卞家泉。縣北一百五里。海眼泉。縣北一百十里。其中泉葛溝泉。縣北一百十五里。卞西泉。縣北一百五里。今按泉河廳冊同。按舊圖說蒙陰五泉相距不遠。皆流入萊蕪大汶河。以達南旺。惟官橋一泉入新泰小汶。

肥城縣泉十有六。其上泉鹽河泉。縣西南四十里。董家泉。縣西南四十里。臧家泉。縣西南四十五里。吳家泉。縣西南四十五里。王家泉。縣西南四十五里。托車泉。縣西南五十里。馬房泉。縣西南六十里。清泉。縣南四十里。以上凡八泉。曰開河泉。清安泉。福川泉。聖惠泉。震澤泉。引兌泉。書城泉。衡魚泉。皆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同。

平陰縣泉二。太液泉。縣南四十里。爲上泉。柳溝泉。距太液泉六十九步。爲中泉。今按泉河廳冊同。

東平州泉四十有七。其上泉曰大黃泉。二黃泉。州東五十二里。北蓆泉。蓆橋泉。州東五十五里。吳家泉。徐家泉。州東南五十二里。浮文泉。三眼泉。安圈泉。單眼泉。州東五十八里。坎河泉。州東六十里。其中泉曰神瀆泉。州東五十二里。源遠泉。半畝泉。勝水泉。大成泉。張貨郎泉。口頭泉。以上共泉一十有八。其曰小王泉。有本泉。靜深泉。淨泉。扒頭泉。今按泉河廳冊作芭頭泉。源泉。都家泉。今按泉河廳冊。

作郝家泉、獨山泉、烈泉、大黃北泉、大黃東泉、新旺泉、永旺泉、東蓆泉、冷河泉、近匯泉、王老溝泉、孫泉、遊龍泉、湧泉、饒饒泉、南饒饒泉、安宅泉、卷耳泉、河邊泉、雙鳴泉、高莊泉。今按泉河廳冊作高家泉、鐵鈎嘴泉、高泉。今按泉河廳冊作高嘉泉。皆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四十六年、新發出泉三、曰新永旺、新西蓆、新近匯、共五十泉。按東平諸泉、以蓆河爲總領、有東西二出水口、自肥城衛魚河、經本州官橋、蓆橋、蓆河、又經坎河、戴村壩、南流入會通河。

汶上縣泉十有一、其上泉曰龍鬪泉、白沙泉、中泉曰老源頭泉、雞爪泉、灤瀋泉、西灤泉。以上共六泉。曰西龍泉、趙家泉、薛家溝泉、新灤瀋泉、皆下泉也。並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又南馬莊泉、凡二十四眼。涓流微細、抑下之下者。山東運河備覽。今按泉河廳冊、司馬莊泉、由蜀山湖入運、又按廳冊、寧陽之龍魚、魯姑、龍港、溝、灤、瀋、左、從龍六泉、皆由汶河入運。

戴村壩、在運河之北、距靳口閘五十里、安山閘八十里、受汶河下注之水、入於大清河、大清河即古濟水、一名鹽河、禹貢導沈水、東流爲濟、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北會於汶者是也。汶水自陶泰而來、就鹽河、博興、車瀆、入海、明永樂間、尙書宋禮、在坎河口、西築戴村壩、截汶南流、至分水口、南北濟運。山東運河備覽。

泰安府沙河、東平州城南、明永樂時、築戴村壩、以道汶水、其逸而西出、從州南折而北流者、謂之沙河。宋禮言、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比年流沙淤塞河口、請及時開濬、從之、今引爲城池、大隄環之、方三十里。州志、沙水之源有二、南沙河、即汶水故道、由戴村西出、至州城東、謂之鹽河、雨水大

發潰而旁出。皆成巨浸。民不得田。又西至州城南。循隄而西。繞城北流。至城西北。與北沙河會。北沙河亦乘汶水西北流。經州東三里。亦曰鹽河。又西北流至州西北。與南沙河會。又西北經東阿東南。入大清河。按沙河即大清河之上流。非二河也。坎河在東平州東北五十里。有坎河泉。南流六里入汶河。舊志坎河即汶水下流。洩入鹽河處。自戴村壩築。而汶水不復由此入濟。明萬曆七年。築滾水石壩於此。以時蓄洩。而汶水無泛溢之患。大清河即古濟水。今日大清河。自東平州東南戴村壩。分洩汶河之水。西北流經州城西北。至盧家村。與七里河會。古濟汝合流處也。又北流經東阿縣西。東北流經平陰。肥城。二縣西北。又東北流入濟南府長清縣界。俗亦呼爲鹽河。按濟水故道。自曹州府鄆城縣流入東平。與汶合。自元人開會通河。爲之引汶絕濟。使不得東。而清河之流中斷。舊志大清河上源。與會通河合流。至東平安山。開漸分流。而西北會東平州之沙河。及張秋黑龍潭。與小鹽河之水。北流經魚山下。又北過縣城西。東阿諸泉之水入焉。又東北經艾山滑口鎮。入平陰境。明成化九年。以大清河壅塞。自張秋濬至滑口鎮。本朝乾隆十四年。河臣因汶河下流。爲汶上縣患。請以戴村壩坎河口。落低三尺。五十二年。復修隄堰數十處。於城東馮家口。李家樓。各建迎水壩。以資捍禦。又於城西大清河支流東岸馬家口。建減水閘一。以洩陂水。而東平始無水患。濟南府大清河。自泰安府肥城縣流入。逕長清縣西。東北流逕齊河縣東。又東北逕歷城縣北。又東北逕濟陽縣南。又東北逕齊東縣北。一里。與武定府惠民縣分界。又東流武定府青城縣界。自長清至歷城。皆濟水故道。其在濟陽齊東者。漯水故道也。今謂之鹽河。小清河源出歷城縣西。東經章邱。鄒平。長山。

新城入青州府高苑縣。至博興。合時水入海。歷城縣志云。明永樂以後漸堙塞。成化九年。參政唐源潔嘗濬治之。嘉靖十二年。又塞。乃復濬博興以西。達於歷城。幾三百里。久復淤。蓋小清河惟恃濬水爲源。堰東有阻。則濬水仍自華不注山東北入大清河。屢濬屢塞。職是故也。今小清河之在章邱者。已經堙淤。而鄒平以下高苑以上。兼受諸山壑之水。會於鴛鴨灣。青州府小清河。自濟南府青城縣流入府境。逕高苑縣南五里。又東逕博興縣南會時水。又東逕樂安縣北十八里。又東北由馬車瀆入海。卽古濟水故道。本逕高苑博興之北。金皇統中。改由縣南。自博興以東。皆時水經流也。府志小清河。河身狹小。不能容受鄰縣諸山之水。而河岸復低。尤易衝決。本朝康熙五十七年。開支脈溝。分其勢。乾隆六年。以年久淤塞。復發帑疏濬焉。時水一名彰水。一名如水。俗名烏河。源出臨淄縣西南平地。西北流逕濟南府新城縣界。又西北至博興縣南。合小清河東入海。大清一統志。

何家壩。在上游汶河西岸。一由開河閘下劉老口入運。一由袁口閘下石頭口入運。明萬曆十四年。築乾隆三年。改建涵洞口寬一丈。高一丈八尺。十七年。仍改爲滾水壩。脊高一丈。寬二十丈。二十五年。總河張懋敬公師載。以汶水漲發。無處分洩。奏請落低壩脊一尺。奉旨竟應以二尺爲度。欽遵施行。二十八年。汛水衝塌。復經拆修。添築雁翅。山東運河備覽。

何家壩。在分水口內上游。洩汶河異漲。一由開河閘下劉家口支河入運。一由袁口閘下石頭口入運。此支河今已淤廢。該壩原長二十丈。除兩頭各長五丈外。中間十丈。壩脊高三尺二寸。乾隆四十七年。因南行湖水盛漲。未便使汶水多往南注。以助其勢。奏明落低一尺。壩脊現高二尺二寸。今濟

寧以南、湖河開壩。概復舊制。此壩亟應加高。以符蓄洩舊制。東河事宜冊。

運河自山東汶上縣南旺北流經鄆城縣東北。東平州西南境。西北流有魏河自直隸開州。經清豐縣。入山東濮州。經范縣。壽張縣。來會。皇朝通志。

運河自南旺北流爲十里閘。又北流下開河閘。袁家口閘。西望見梁山。卽古梁山梁也。其西南卽郛城。又北流過張八老口。爲靳家口閘。安山閘。其東北爲東平州境。折而西北流。有魏河自西南來會。魏河源出直隸開州東境。東流逕清豐縣南境。東入山東界。經濮州城南。東北流經范縣東南境。壽張縣南境。又東至東平州西境。入運河。又西北爲戴家廟閘。其西卽壽張東境。水道提綱。

按歷來治河諸書。皆就水大之年。及有水之年而論。故曰淺於南。則令汝南流。淺於北。則令汝北流。又曰南邊淺阻。則多放水往南。北邊淺阻。則多放水往北。不知水小之年。天時亢旱。汝河幾發斷流。南北閘河。塘塘有船。處處皆淺。當如之何。此非江南水車斷不濟事。昔主事王寵。嘗謂旱乾之甚。則當行水車之法。試以百船論。每船漕卒十人。至南旺盤剝。當費百也。此法行。則每船止用一人。給車二十輛。什二守船。什八踏車。以挽湖水。每車用四人。二十車用八十人。一車加水七寸。二十車則加水一丈四尺。逮五十里之湖水乾。則天雨必至矣。又嘉靖中。都御史王廷奏。臣近親歷各湖。河高於湖。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借各湖之水以濟漕河。况各湖原設水車各三百五十輛。若遇盛旱。亦令車水以濟。是則水車之法。自昔行之。不知何時竟廢。無論每湖各三百五十輛。爲數太多。卽通省運河。豫備百輛。亦可以用之不盡矣。乾隆三十九年。汝河水小。江南邳宿一帶。需水尤急。余請於河憲。

嘗試行於獨山、徽山兩湖。後之司事河干者，幸毋忽諸。乾隆二年，直隸總督朱公藻奏分水口南、北柳林二閘基，南高北低，水分北六南四。嗣後修建閘底，以漸鑿低加高。今北柳林高於南柳林三尺，南下水多，北下水少，竟成南七北三之勢。應請速復舊規。山東總河白莊恪公鍾山議曰：明永樂間，尙書宋禮用老人白英計，築戴村壩遏諸泉水，由此入運。汶水南北分流之勢已定。成化間，郎中楊恭始於南旺之南五里，建一閘曰柳林，北五里，建一閘曰十里。此又楊恭爲南北分流之水，增一關鍵，非宋禮分水初制也。康熙四十八年，修過十里閘。六十年，修過柳林閘。不過照舊增修，並無鑿低加高案據。今用較準水平細心測量，自分水口水脊起，按筥量至柳林閘閘底，低於水脊一尺一寸五分。自分水口水脊起，量至北十里閘閘底，低於水脊二尺二寸。現係南高北低，並非南低北高。朱藻所奏，或係傳聞之誤。毋庸另行改建。逮乾隆二十二年，運河道李公清時，始以汶水分流南多北少，議將分水口南岸東沙壩轉灣處，接築雞嘴壩工，挑水北行，俾減南流。北岸東沙壩轉灣處，挑切沙山，收進壩口丈餘，展寬河口，以益北注。然每年南仍有餘，北仍不足。汶流分數，究不分明。因思春初開壩鋪水，向來兼啓馬場之十里安居，以助南流，無由分別汶水幾何。今應於開壩之時，堅閉以南各湖，專令汶水分注。計自南旺，北至臨清三百四十四里，南至韓莊三百三十九里，遠近相等。先看水頭，何處先到。次看逐塘鋪灌六尺，何處先足。則南北分數可明矣。三十八年正月，稟院試行。當於正月二十五日，開放大壩，水頭於二月朔日，南抵韓莊，二日北抵臨清。南先於北一日，逐塘鋪灌。自下而上，挨次閉板。二月十五日，南行者先至柳林，十九日北行者方至十里閘。南先於北四日。

蓋以地勢高下論。自會元開北至臨清。四百十四里。元揭傒斯記云。地降九十尺。南至沾頭二百六十六里。地降百十六尺。今自南旺分水口起。北至臨清。僅三百四十四里。則所降之數。已不及九十尺。南至韓莊三百三十九里。則又不止一百十六尺矣。水性就下。故宜南疾於北。而以一月三十日計算。是爲南行多得四日之水也。然地勢雖有一定。調劑要在得人。故居濟一得。亦謂利運開。相傳以爲濟南運而不濟北運。予亦信以爲然。後乃堅閉寺前閘。啓柳林十里開河各閘板。開利運開北注。而從前停泊之船。遊行無阻。是誠南北兼濟之術也。况今金線一閘。復移建於柳林之上。何患北水之不足乎。山東運河備覽。

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由徐建李家二口。收蓄汶水。重運經臨。出新河頭洪仁橋二閘。宣洩濟運。定誌收水六尺七寸。山東運河圖說。

安山湖。按雍正三年。內閣學士何國宗查勘運河。議將安山湖復設水櫃。重築臨河並圈湖等隄。修通湖似蛇溝二閘。并建一石閘。名曰安濟閘。又請開柳長湖。奏准動帑興修。嗣因柳長湖內隔金線嶺。不能通。巡撫塞公楞額請從金線嶺北開河下注。又從金線嶺南開河東出兼濟閘入運。十三年。巡撫岳公濬。以湖水無源。不堪復作水櫃。遂給民墾種。於乾隆十四年。陸科納糧。而湖內無隙地矣。山東運河備覽。

東岸三空橋。明景泰五年建。洩運河異漲之水。三十里至東阿縣之鬪雞山。又五里至斑鳩店。入鹽河。歸大清河。國朝乾隆三十二年。總河李公清時奏明。改爲五空橋。落低三尺。西岸老黃河口。今

廢。東岸曹家單薄雞心壩。長八十一丈。又沙灣子壩。貼心埽壩。長六十一丈。又接連雞嘴壩。長十九丈。康熙六十一年。河南武陟縣黃水漫溢。建築斷流。該壩頂衝迎溜。兼以沙趙二河。汎水異漲。危險堪虞。歷年加鑲。高厚不一。又平水三閘。乾隆二十年建。按是時山東巡撫楊公應琚請於運河東岸添建閘座。並酌開水口。分洩西岸積水。經總河白鍾山議請添建減水閘三座。相機啓閉。以資暢洩。每座出水金門。各寬二丈。閘底高連河底一丈。高鹽河底五尺。利浚涵洞一。在南閘之北。中間之南。八里廟滾水壩。乾隆二十三年。以五空橋底高宣洩不暢。創建此壩。寬十二丈。上設木橋以通行人。五空橋。明宏治十年建。面寬十一丈五尺。底高一丈二尺。國朝乾隆二十七年。總河張懋敬公奏明落低。現在底高七尺。趙王河。自積水閘起。至曹縣紙房集止。長三百七十八里。上通鄆城曹州等八州縣。坡水合流匯聚。由積水閘入運。伏秋坡河並漲。沙灣埽壩。俱屬頂衝。甚爲險要。沙河。自沙灣大壩起。至東明縣之李連莊止。計長三百五里。通范濩等五州縣諸窪之水。合流匯聚。由引河入運。每遇伏秋水勢浩大。山東通志。沙河大壩。明之廣濟渠口也。景泰中。徐有貞治沙灣決口。先爲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西南至於竹口。又西南至大瀦潭。踰范暨濩。上接河沁之水。出通源閘濟運。蓋導上流有源之水。以瀦之爲渠也。自築黃陵塞斷河流。祇藉各坡水灌注。運長則長。運消則消。水所經由。類皆沙石。下無滋灌之益。而有淤墊之虞。成化中。於沙河建築土壩。引入支河。由道人橋入運。今循厥舊。修築勿墜。張秋志。安平以西諸州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澶淵等坡。而入濮者。爲魏河。其源自澶淵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者。爲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

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達月河。其溢出者。則由通源閘。俱入運河。又有源自曹濮。逕范縣回龍廟而來者。爲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新集而來者。爲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爲壞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隄岸。扼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開濮曹濟之間。遂苦水患。溢之於東。則范縣。壽張。陽穀。爲壑。溢之於北。則清豐。南樂。觀城。朝城。莘縣。聊城。爲壑。溢之於南。則鄆城。定陶。曹縣。鉅野。爲壑。蓋譬之身乎。曹濮諸州邑。其腹也。張秋。其尾閭也。下壅而欲腹無中滿得乎。先是司河者。執拘攣重。爲運道慮。而不敢量爲疏通諸州邑之患。遂計畫無復之矣。愚謂前此之決河爲患耳。自黃陵岡一築。則河害永絕。而運河之東。又設有諸減水閘壩。可恃節宣。即使鄆濮諸水溢而東出。由鹽河入海。豈遂有妨於運乎。余初承乏安平。值大澇後。鎮西諸水不得外瀉。率鍾爲汙澤。余謂盡啓沙灣諸堰。聽其常流。諸邑沮洳。得見土可蕪。卽漕河亦稍資其灌輸。此已事之一驗矣。今州邑長吏。若能就故道。準高下。開濬成渠。上下通利。無阻旱則遏流。股引資其灌溉。潦則疏湮。導滯任其東趨。下不病民。上不妨運。斯亦兩利之術也。山東運河備覽。

趙王河。卽古灘水。在運河之西。上源爲賈魯河。本黃河決口故道。自築黃陵岡之後。止有鄆城濮州等八州縣坡水。起自曹縣紙房集。至壽張縣積水閘。入運。計長三百七十餘里。此河原自儀封。入東省曹縣境。至荷澤之雙河口分流。一由鄆城入牛頭河。一由濮州鄆城。汶上。入壽張。爲趙王河。又經

陽穀復入壽張。至積水閘。乾隆五十二年。疏濬曹濟水利。挑挖封邱縣境之陶北河。引至紙房集上源。又挑鄆城之南清河。直入牛頭河。於雙口河築柴土壩。遏絕北行之路。夏秋水勢盛漲。仍令漫壩而北入趙王河。東河事宜冊。

西北流經壽張縣東。陽穀縣西。北流逕聊城縣南。皇朝通志。

又西北過安平鎮。折而北流爲荊門閘。爲阿城閘。阿城在東。東阿縣又在其東。閘自荊門阿城至七級。皆陽穀縣東北境。又北爲七級。周家店。李海務。三閘。周家店爲聊城縣南境。水道提綱。

泰安府運河。自兗州府汶上縣北界流入。逕東平州西南。汶濟二水合流處也。有閘一。曰安山。西北流入兗州府壽張縣界。又北逕東阿縣西。又北流入兗州府陽穀縣界。元史至元二十六年。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二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河渠官張禮孫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賜名會通漕河考。由南旺至臨清。亘四百里。惟藉安山一湖以濟漕河。府志。東平州自靳家口汶上縣界起。北至戴家廟閘下。三空橋。壽張縣界止。河道長六十里。東阿縣。自沙灣鋪。壽張縣界起。北至五里鋪。陽穀縣界止。河道長一十五里。共長七十五里。其閘六。在東平者曰靳家口。安山。戴家廟。在東阿者曰通源。減水。平水。其壩不在運道。而關於運者甚鉅。曰戴村。坎河次之。今皆設有河員兵弁。以時啓閉。利漕運焉。大清一統志。

張秋跨河爲城。周世宗時。遣宰相李穀治隄。自陽穀至張秋口是也。宋改爲景德鎮。元有景德鎮都

水分監。明劉大夏治沙灣，功成，賜名安平鎮。按自黃陵岡築壩之後，東省運河，藉爲外蔽。張秋一帶民田廬舍，庶幾可以無憂。然當順治七年，河決荊隆口，衝潰隄岸，由大清河入海。東兗濟北皆罹其害。九年，又決大王廟口，沙灣復潰，阻絕運道。總河楊公方興修築隄岸，又至西岸河邊起，至八里廟河邊止，開引河五百丈，至順治十三年，工始告成。康熙六十年，又決武陟縣之詹家口，馬營口，魏家口，合流直注沙灣，泛溢四出，漕運幾梗。費帑百萬，僅能塞之。六十一年，又決於釘船幫，出李先鋒莊，逼馬營口，隄裂二十餘丈，水深溜急，不可塞。六月，又決於秦家廠釘船幫大壩，又陷四十五丈，乃倍費帑金，廣派人夫，於廣武山下王家溝，官莊峪，開挑引河，水勢稍平。雍正元年正月，築塞方竣，是年武陟縣姚其營、梁家營、二鋪營及詹家店、馬營口，又漫坍八處，駸駸有下注沙灣之勢。近數十年，雖號安瀾，但金鄉、魚臺、徐州沛縣等處，地勢下流，特有太行隄，隔絕昭陽、微山等湖，可免黃水淤墊，而張秋沙灣地居上游，荊隆上下，適當黃河南折之初，隄防疎懈，至易生事，保運之道，又在豫工廳汛加意綢繆矣。山東運河備覽

東岸減水閘二，一爲明景泰年建，國朝乾隆四年修，一爲明成化年建，國朝乾隆十七年修。龍灣滾水壩，明正統六年建，本係減水閘，國朝雍正六年，改爲滾水壩。乾隆二十三年，改鋪石底，俱洩異漲入徒駭河。山東通志：龍灣減水壩，明徐有貞所作，有五空等橋，今用第一空橋爲滾水壩，第二空橋爲減水閘。徒駭河在運河之東，由聊城東岸龍灣減水閘，滾水壩，洩汶水，並陽穀莘縣積水入之。東北逕博平、高唐、茌平、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至靑化之久山口入海。按此河雖

在運河東岸。而於西岸東昌曹州一帶州縣最關緊要。蓋聊城運河之西。上受陽穀魯家隄之急流。並接濮范觀朝等州縣之坡水。每遇伏秋大汛。水勢日增。運河頂阻。疏洩無路。必俟運河水落。方能開西岸之閘。放之入運。使由運入河。歸海。若運河消落稍遲。則數州縣之淹浸不免矣。乾隆十九年。河道水利工程案內。曾自聊城至臨邑等八州縣。衛挑濬淤墊河身。凡三萬六百一十三丈。使水由減水閘。滾水壩。暢流入海。山東運河備覽。

又東經東昌府城東。又北經堂邑縣東北。又經博平縣西北。清平縣西。皇朝通志。

又北經東昌府城東。稍北爲通濟閘。又西北爲永通閘。又北爲梁家淺閘。堂邑縣東北境。又北爲土橋閘。博平縣西北六十里。過清陽驛西。折而西北爲戴家廟。清平縣西境。水道提綱。

魏灣滾水壩。山東通志。徐有貞作減水閘於魏灣。舊有六閘。今用第四空爲減水閘。第五空爲滾水壩。又石涵洞一。按減水閘。一卽土橋上三教堂。一卽魏壩上。馬頰河在魏灣。由博平東岸減水閘。滾水壩。洩汝水。並馬頰上源之水入之。東北逕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德州。德平。樂陵。慶雲。海豐之沙河。口入海。按乾隆三十八年。以馬頰河淤淺已久。運河橫梗中間。每年伏秋運水盈滿。洩放不及。以致莘冠堂三邑被災。議將馬頰河挑挖寬深。使各處坡水有容。俟運水稍落。糧艘過完。開閘洩放。經上河通判洪世儀。覆勘議稟。馬頰河來自直隸開州。清豐。南樂。元城。經曹州之觀城。朝城等。綿亘數百里。至莘冠堂三邑境內。復一百三十餘里。積淤年久。有僅存河形者。有竟成平陸者。每伏秋水溢。寬至十餘里。深至數尺。至霜降後。由中閘口。及迤南迤北里許。二閘通啓。洩放尙未及時。

乾澗有妨播種。若照議開挑。則河歸一泓。水勢全注中閘口出運。伏秋水發。建瓴而下。源遠流長。彼時運水盈槽。涓滴難消。兩水夾隄。衝激堪虞。卽運水消耗。可望宣洩。顧欲以丈餘之閘口。疏導數百里之積水。勢必擁擠。閘座汕刷隄岸。關係運河匪淺。查西岸中閘口。係馬頰河上游歸運之所。現在該閘石底。高運河底五尺。馬頰河底。較運河底高九尺五寸。應將中閘口一帶舊隄。加倍幫築。以備攔禦。再將馬頰河上游長河通挑深。與運河底平。口底加倍寬闊。所挑之土。堆積兩涯。順築隄堰。俾水有歸宿。或該閘兩旁接建兩空。或左近添設閘座。各開金門。深開板槽。照例清明後。通下閘板裏面靠板。堅築高厚土壩。至伏秋時。視運河水勢強弱。爲起閉板片之多寡。以酌量節宣。縱水潦不時。無虞倒灌。亦不至積水久停。淹浸逾時。至馬頰河下游。在東岸魏家灣水壩入口。逕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等。共一百六十餘里。現在河身寬窄深淺不齊。向來只能洩運河異漲之水。若西岸上游開通。添閘宣洩。運河必加漲滿。苟不導其去路。水滿堪虞。東岸亦應添設減水閘數座。接挑引渠。導達馬頰故道。併將博清等馬頰下游。疏濬寬深。以暢全流。則承受有門。消納有路。隄岸莊田。各無妨礙矣。至接恩縣界。爲平原。禹城。陵縣。慶雲。海豐等地。居該河之尾閭。尤須通會。一律挑挖深寬。俾入海之道。不至湮塞。方爲萬全之策也。山東運河備覽

東昌府運河。自兗州府陽穀縣。流入聊城縣界。又北逕堂邑縣。東北四十五里。博平縣西南二十五里。又北逕清平縣。西南三十里。入臨清州境。大清一統志

又北逕臨清州城。有衛河來會。河勢始盛。自此以下。不復置閘。皇朝通志

爲板閘，輒閘，又北貫臨清州城，城左右如斷環，西會衛河水如丁字，河勢始盛，順流而北，遂不復置閘矣。衛河西自衛輝大名東北，流經冠縣北，與西來漳水會，又東北至臨清州入運，右自南旺至臨清凡十九閘。水道提綱，今按運河不復貫城以西城廢。

臨清州運河自東昌府清平縣境北流至臨清州城南，貫城而北，衛河自西來會爲一。又東北逕夏津、武城、恩縣之西，入濟南府德州界，自陽穀縣官窪口鋪入府境北，至臨清州鹽店，自兗州府陽穀縣至此長一百七十七里，卽元明以來會通河舊道，皆汝水也，是爲上河閘，凡九。自臨清州鹽店北至直隸吳橋縣降民口長二百二十七里，皆衛水也，是爲下河，不設閘，今皆謂之運河。本朝康熙六十年，黃沁並決，修東昌各屬隄岸，以衛運河。乾隆三年，修建聊城縣防家口進水閘，以洩白家窪匯聚之水入運，又修博平三教堂減水閘，洩運河之水，由引河入馬頰河十八年，重修聊城縣十里鋪進水閘，以洩曹州府鄆城縣西南諸邑之水入運。三十二年，增建臨清月河單閘，以洩運河之水入衛，凡皆先事綢繆，相機防護，而歲修之工不與焉。此運道所以深通無滯也。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九

運河水汶 河南 泗河 沭河 原委五

運河自南旺南流，自蜀山湖隄，經嘉祥縣東北境，又南至濟寧州，西北有府河，卽泗水支流，自兗州府合汶上縣之洗河來會。皇朝通志。

運河自南旺分流爲柳林閘，其東隔岸卽蜀山湖也，諸閘中此爲啓閉最要，又東南流，並蜀山湖隄，爲寺前鋪閘，又東南爲廣濟閘，嘉祥縣之東北境，閘東當蜀山湖之尾湖，自柳林至此，長五十餘里，北爲汶上，南爲濟寧，又南經蜀山西麓，至濟寧州西南境，折而東流，爲天井閘，在州城西南，經州城南，有府河會諸水，自東北繞城來會，南爲在城閘，又南爲趙村閘，爲石佛閘，府河卽泗水支流也，自兗州城東穿城西出，俗曰府河，西南流六十餘里，至濟寧州，東有洗河，會寧陽諸水，自東北來，有馬廠湖水，自西繞城北而東來會，經城之東，而南入運河，洗水出汶上縣東北，曰龍鬬泉，東南流至寧陽南，滋陽北，有灑河會諸泉水，又東合一水，自東北來會，又折西南流百餘里，至濟寧東北，與府河合，寧陽諸水在縣城東北者，曰蛇眼泉，曰張家泉，合而南流，經城東有井泉，自東南來會，在縣城西者，曰古泉，曰五里泉，合而南，與井泉會，東南流，有一水，自東自九項山西南流，經曲阜北境來會，又西南至滋陽北境，與西北來之洗水合，俗總曰洗河，水道提綱。

南旺湖東岸臨運，洩運河異漲之水入湖，按南旺湖圈隄之築，舊案無存，萬歷十九年，幫築西北

南三面湖隄長一萬二千餘丈。國朝康熙四十年間。汶上縣知縣重修。雍正九年補修。悉資民力。至乾隆十一年。伏秋汛漲。水與隄平。發帑搶護。得保平穩。十二年。動帑補修。三十七年。復奏明借動司庫銀兩修築。自汶上縣甘公碑界起。至嘉祥縣天仙廟止。實共長九千一百八十三丈。西南有芒生閘。洩水入牛頭河。今廢。山東運河備覽。

南旺湖周圍九十三里。定誌收水五尺。遇伏秋盛漲。開放臨運各斗門。分洩收蓄。以保運限。重運經臨。出鉅嘉汛各單閘。宣洩濟運湖水。過大出芒生閘。由牛頭河入南陽湖。山東運河圖說。

南旺湖湖西南。舊有芒生閘一座。久廢。乾隆五十二年。奏明將芒生廢閘改修雙涵洞。并開挑引渠。通入牛頭河。伏秋盛漲。收水入湖。卽由涵洞分洩。遞達南陽。昭陽等湖。東河事宣冊。

蜀山湖由永定卽徐家壩永安卽田家樓永寧卽南月河三斗門收蓄汶水。出金綫利運二閘濟運。

按蜀山湖圈隄坐落濟寧汶上嘉祥三州縣境。舊有隄長六千九百七十八丈。建築年月無考。乾隆三年。題請動帑幫修。而東面濟寧州境內蘇魯橋起。汶上縣北界顏珠隄止。向無隄岸。湖坡相連。四年。題請增築二千五百九丈於汶上境內。添建涵洞二。濟寧境內添建涵洞三。洩民田坡水入湖。又有楊家河亦洩民田坡水。遇伏秋多雨。則汶上馬莊泉蒲灣泊水。由此河歸湖。四十年。以東南隄岸單薄。經河督姚公奏請鑲砌石工。並碎石坦坡。共長二千三百四十一丈。山東運河備覽。

東岸金綫閘。本在寺前閘之南。創建年月無考。乾隆二十五年。運河道李公清時。議蜀山一湖。從前進水出水。止有臨汶三斗門。原屬簡便。其利運金綫二閘。相傳爲運河廳任璣重建。使湖水多向南

流以防本境水勢不足利運。在寺前之北金綫。在寺前之南二閘齊開。水盡南行。南運苦多。北運苦少。而魚臺窪地亦因有水溢之患。康熙四十五年間。張公伯行在濟寧道任。閉寺前開利運。使水北走南旺。以濟北運。歷年行之有驗。但尚有金綫一閘。鉅嘉汛員年年開通。以濟本汛。重運既過。開放以洩湖水。蜀山湖水北去少而南行多。南旺馬場二湖之水。又爲此水頂阻。積年彌月。不得暢洩。既於運道無益。而徒爲瀕河民田之害。今議將金綫閘移上十餘里。建在柳林閘之北。重運到時。使寺前與利運此閘。與柳林互相啓閉。則水不南下。盡爲北用。一轉移間。其利有四。以蜀山湖補安山湖之涸。而北運有賴一也。蜀山旣不南灌。馬場可以出水。白嘴一帶年年不淹。二也。重運來時。騰空馬場湖身。秋汛驟漲。府泲有所容納。而龍王口不衝濟寧運隄。南鄉不致被淹。三也。每歲尾幫既過。暢放利運。封鎖寺前。差民船隻。守候甚苦。今令柳林上下啓閉。水不濡漏。船可通行。四也。總河張愨敬公奏准。改建金門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一尺三寸。山東運河備覽。

馬場湖周圍四十里。三分。濟寧州志。周圍六十里。舊承蜀山有餘之水。由馮家壩入湖。今堵築馮家壩。東承泗沂府泲之水入運。全河備考。濟寧之西湖曰馬場。又名任湖。在漕渠北岸。上受蜀山湖水。北岸爲減水閘三。卽五里營十里鋪安居閘是也。東岸爲隄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湖之西口爲馮家壩。按乾隆四年。自田宗智莊起。至火頭灣北運隄止。增築圈隄二千五百七十九丈。五里營舊閘已廢。山東運河備覽。

馬場湖周圍四十里三分。收蓄府泲之水。重運經臨。由十里安居二斗門宣洩濟運。定誌收水五尺。

五寸。山東運河圖說。

牛頭河在州西南二十里。漕河南岸。卽耐牢坡。上有永通閘。洩出漕渠之水。至魚臺縣塌場口。入舊運河。蓋黃河之故道也。全河備考。牛頭河西自耐牢坡口。東至魚臺縣之塌場口。九十里。係明初徐達所開。不惟可以通運。而濟寧以南窪地之水。由之洩入昭陽。實濟寧以南之水道也。自穀亭淤而塌場口塞。濟寧南鄉。遂歲受水患。仍應浚牛頭河。使達昭陽諸湖。以通蓄洩。而濟寧南鄉一帶窪地。儻能築岸分圩。效江南插秧種稻之法。以獲水田之利。卽可轉荒瘠而變膏腴。亦存乎其人之興舉也。山東運河備覽。

牛頭河在州西南二十里。上源卽耐牢坡。洩漕河之水。至魚臺縣塌場口。入舊河。蓋黃河之故道也。由是洩入昭陽湖。舊河久廢。乾隆五十一年。於漕濟水利案內。將該河疏浚。上引南旺湖。宋家窪。趙王河諸水。入南陽湖。東河事宜冊。

府河係泗河分支。由兗郡黑風口分流入馬場湖。山東運河備覽。

兗州府泲水。泲水支流也。自寧陽縣東北堽城壩分流。西南逕寧陽縣西三里。又南流逕滋陽縣西南。又西南流至濟寧州界天井關。入運河。寧陽縣志。元初于堽城左作斗門。遏泲水入泗。於是泲流始盛。至元六年。以奔流衝激泥沙填淤。乃議濬之。自閘口至石刺。以通其源。又自石刺至高吳橋。南至王家道口。凡五十六里有奇。以達其流。而泲河復治。二十年。會通河開。北至奉符爲閘。以導泲水。盡入於泲。東會泗水。出於任城之會元閘。而始分明。永樂九年。又築堽城壩。以遏泲水。惟壩南官莊

河入洗。洗流始微。成化十一年。主事張盛復爲壩城石閘。稍分汝水支流。以入於洗。逕寧陽西南兩崖之間。有東西兩崖。以備蓄洩。南匯蛇眼諸泉。流入滋陽。於是洗水入漕之流。滔滔不絕矣。大清一統志。

滋陽縣泉十有四。其上泉曰闕黨泉。惠泉。旣濟泉。蔣翽上泉。俱在縣北一里。驛後泉。城西附郭。其中泉曰三義泉。縣東北附郭。照星泉。縣北一里。古溝泉。縣北一里。蔣翽下泉。縣北一里。今按泉河廳冊作上蔣翽泉。下蔣翽泉。西南新泉。縣西北附郭。以上共十泉。曰東北新泉。元對泉。負瑕泉。紙房泉。則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同。又按十四泉俱歸府河。由馬揚湖入運。

寧陽縣十有三泉。其上泉曰龍港溝泉。縣東北五十里。魯姑泉。縣西北三十里。左從龍泉。縣東北五十六里。右從龍泉。縣東北五十五里。中泉曰三里泉。縣東北一里。張家泉。縣東八里。龍魚泉。縣東北六十里。濼溝泉。縣西北四十里。以上共八泉。曰蛇眼泉。古泉。日澗泉。井泉。古城泉。則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同。內龍港溝。左從龍。右從龍。龍魚四泉。魯姑。濼溝二泉。皆歸汝。餘歸洗。由馬揚湖入運。

濟寧州泉六。曰托基泉。蘆溝泉。爲上泉。馬陵泉。南馬泉。兩城泉。爲中泉。浣筆泉。附會李白。無益於運。山東運河備覽。今按泉河廳冊同。南馬。馬陵兩城。蘆溝四泉。由新挑河入運。托基由泗河入運。浣筆徑入運河。

兗州府灤河。今按灤河入運之流已涸。今山東河南全圖。尙行繪入。水道提綱。注作遷河。一統志亦載入。其下游皆府洗也。在寧陽縣東南五里。匯東北蛇眼諸泉。環城而流。卽今城河也。南流至滋陽。

入漕西流。同古城泉。由高吳橋南入洗。明統志。漕水源發寧陽縣治東蛇眼泉。北流至府城北三十里。入洗水。大清一統志。

楊家壩在濟寧州城東。全河備考。泗河之水。貫兗州府西流。合洗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嘗設壩。正德間。因劉寵之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爲濟城外護。始有壩基。然事平卽開。仍得通運。自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動。於是復築此壩。障水護城。此特一時固圉之計。至今未改。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河兩岸民田。大受淹沒之害。且泗洗之水。爲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而後濟運。其道反迂。不若改壩爲閘。時啓時閉。急則借以濟運。緩則儲以待用。民田可無淹沒之虞矣。按楊家壩。總河楊方與堵築。康熙三十四年。開通建減水閘。乾隆二十二年。改建雙槽石閘。伏秋水漲。啓板宣洩。由韋馱棚通心橋。觀瀾橋。西小門草橋。五股分洩。而其議實始於備考一書。蓋閱四十年而其策方行云。按楊家壩以上十里。爲吳泰閘。又東十里。爲宮村閘。皆元至元中建。又東十里。爲孫時閘。又東十里。爲杏林閘。俱廢。山東運河備覽。

又東南泗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爲新店閘。爲新閘。爲仲家淺閘。爲師家莊閘。又南爲魯橋。泗水東北自曲阜滋陽來會。河勢始盛。南爲棗林閘。自此置閘稍稀。自柳林至棗林。置閘如織。水道提綱。

泗水源出泗水縣東陪尾山。數源並發。俱西流。合靈寺泉北。東南有雷澤湖水溢亦西北來會。又西有二小水。自南來會。又西有三小水。合自南來會。又西有二小水。自西南來會。以上小水。皆出南山。

又西經縣城，北折西南流六十餘里，至曲阜縣，東北有嶮河，自東北來注之，嶮河出泗水縣西北境之石門山，西南流與泗水合，西經孔林北，曲阜城西北，又西南至兗州府城東北，分爲二支，其西穿城爲府河，西南至濟寧入運者，支津也，正派經城東，而南有濤河，自東來會，濤河卽浴沂之沂水源，出東南之尼山下，北流數十里，折而西北，六十里，有新安泉，自北來注之，又西流，經曲阜而橫溝泉水及諸泉，皆自東北來會，又小水一，自縣城西南來會，又西南至府城，東南注泗水，折西南流六十餘里，又南流五十里，有白馬河，東北自鄒縣來會，白馬河源出滋陽南境，鄒縣北境羣山匯諸泉水，最東者曰黃港泉，曰馬山泉，其北曰白馬泉，南流而合西南流，合北來之鱗眼泉，又西南合西北來之新泉，又西南合東來泉水，始稱白馬河，經鄒縣西境，而南嶧山水自東來會，又西南注泗水，又西南至棗林，北入運河，水道提綱。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并發，西流至兗州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捲里河出師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德水至濟寧，出天井閘，山東運河備覽。

洙水在曲阜縣北四里，泗水分流，按關里志，今洙水與泗水不通，上源在聖林之東，止一溝瀆，似古魯城之隍也，穿聖林而橫流，過先聖墓前，出林，復西南流入於西沂，其故道不可考，按今洙水上源，旣不遠，而下流卽入西沂，與水經注故道迥殊，其分流之處，轉出泗水之南，亦與水經注南泗水注之說異，或以爲今之濟河，自府城東金口閘分流，貫城而西出，至濟寧州界，會洙水入運河，疑卽

洙水故瀆。又以府城北二十五里有沙河。三十里有漕河。九折而下。矯若游龍。亦名九龍灣。皆自寧陽縣流入。又西入洸。疑卽洙水枝津也。西沂水。源出曲阜縣東南尼山之麓。西北流經曲阜縣南二里。又西流入滋陽縣境。至府城東。合於洸。按此沂水。齊乘謂爲西沂。其岱麓之沂山出者。別見沂州府。大清一統志。

白馬河。自鄒縣九龍山下發源。會陳溝。白馬山。孟母四泉。合爲一渠。西南逕屯頭橋。復會諸泉水。至崇義橋。南有蓼水入之。又南逕平陽橋。至故夏社。有大沙河。水入之。又西南逕徐鎮。濟勝橋。又逕黃路橋。永濟橋。至兩川橋。會洸水。由魯橋入運。今按東河事宜冊。今由孟家橋逕歸獨山湖。金口壩。在兗州城東五里。洸河經由適中之地。此處地勢最高。每逢異漲。下游宣洩爲難。且沂河會入洸河之處。洸強沂弱。卽泛溢民田。下浸運河東岸。是以設閘箝束。自前五代北朝。至元延祐。明成化。嘉靖。屢次修築。凡爲閘門者五。北卽黑風口。爲閘門者二。冬閉。金口導水入黑風口。西流府河。至馬場湖收蓄。以濟天井等八閘之運。若下游水淺。仍開金口。閉黑風。使南出魯橋。以濟棗林等八閘之運。山東運河備覽。

泗河源出魯橋。乾隆三十七年。奏將泗河內董家石壩拆除。展寬孟家橋石橋。俾泗水逕入獨山湖。并減濟寧新店東坡水患。東河事宜冊。

泗水縣泉八十有二。其上泉曰大鮑村泉。縣東八里。小鮑村泉。縣東八里。龍澤泉。縣東八里。東巖石縫泉。縣東十五里。趙家泉。縣東十五里。雙石縫泉。縣東五十里。瑀泉。縣東五十里。今按。泉河廳冊。

作瑞泉。西巖石縫泉。縣西南二十里。珍珠泉。縣東五十里。趵突泉。縣東五十里。黑虎泉。縣東五十里。
濤糜泉。縣東五十里。響水泉。縣東五十里。其中泉曰蔭出西小泉。縣東八里。城南珍珠泉。縣南五里。
醴前泉。縣南五里。今按泉河廳冊作醴橋泉。龜眼泉。縣東十五里。龜陰泉。縣東十五里。龜尾泉。縣
東十五里。曹家泉。縣東十六里。溢津泉。縣東十六里。蔣家泉。縣東北十七里。老泉。縣東北十八里。
石井泉。縣東北十八里。小黃陰泉。縣東南四十里。大黃陰泉。縣東南四十里。石露新泉。縣東南四十
里。激雪泉。縣東南四十里。石液泉。縣東五十里。石豆泉。縣東五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作石簪泉。石
壑泉。縣東五十里。膏湧泉。縣東五十里。珠澤泉。縣西南十二里。豐潤泉。縣西北二十五里。馬跑泉。縣
西北二十六里。雪花泉。縣東五十里。甘露泉。縣東五十里。甘露新泉。縣東五十里。西甘露泉。縣東五
十里。淘米泉。縣東五十里。涓涓泉。縣東五十里。醴橋泉。縣東五十里。東奎聚泉。縣東五十里。三水泉。
縣東五十里。湧珠泉。縣東五十里。以上共四十五泉。其曰蔭出東小泉。醴泉。太來泉。今按泉河廳冊
作泰來泉。合德泉。四勝泉。今按泉河廳冊作泗勝泉。天津泉。杜家泉。岳陵泉。吳家泉。今按泉河廳冊
作吳老泉。潘坡泉。變巧泉。大黃溝泉。小黃溝泉。三角灣泉。太玉溝泉。小玉溝泉。蘆城泉。璧溝泉。馬莊
泉。位莊泉。今按泉河廳冊作魏莊泉。石河泉。新開一泉。紅石泉。琵琶泉。新開二泉。天井泉。西奎聚泉。
卞橋泉。卞莊泉。三台泉。石下泉。井邊泉。地震泉。近鮑泉。東窪泉。南玉泉。南壁泉。則皆下泉也。今按泉
河廳冊同。

曲阜縣泉二十有九。其上泉曰達泉。在縣東南三里。中泉曰兩觀泉。近達泉。車鞞泉。橋上泉。俱在縣

東南三里洙泗泉。新泉。曲水詠歸泉。浴沂泉。渥聲泉。今按泉河廳冊蒙上作浴沂渥聲泉。濯纓泉。俱在縣東南二里。城南新開泉。縣南半里。通沂泉。縣東南七里。溫泉。今按泉河廳冊作溫水泉。西阪泉。運珠泉。俱在縣東南十五里。映安泉。新安泉。在縣西北三十里。以上共十有八泉。其曰柳青泉。雙泉。茶泉。曲溝泉。文獻泉。近溫泉。黑虎泉。橫溝泉。城北新開泉。變巧泉。蜈蚣泉。則皆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泉二十八浴沂渥聲井爲一泉。

鄒縣泉十有七。其上泉曰鑾眼泉。縣西北三十里。聯珠泉。縣南十八里。益運泉。縣西南十八里。淵源泉。縣西南七十里。三角灣泉。縣西南八十里。其中泉曰陳家溝泉。縣北二十里。孟母泉。縣北二十五里。程莊泉。縣西北三十里。崗山泉。縣北二十里。濟運泉。縣西南十八里。合璧泉。縣南七十里。以上共十一泉。其曰白馬泉。馬山泉。新泉。屯頭泉。倉山泉。稻屯泉。皆下泉也。山東運河備覽。今按泉河廳冊同。合璧一泉。自由獨山湖入。運餘十六泉。由白馬河會泗河入運。

經魚臺縣東北並昭陽湖隄。有界河自滕縣來會。經滕縣西。有荆溝河來會。又東南有灑河來會。又東南經江南沛縣東北界。又東經沛湖口。有玉花河來會。皇朝通志。

運河自棗林閘南行獨山湖中。兩岸皆隄。至魚臺東北境。爲南陽閘。折而東南。流過趙家口。南爲利建閘。又東爲邢莊閘。過石家口。有界河龍山河。自東北滕縣西入昭陽湖。界河出嶧山東南山中。西南流經界河驛。又西南入湖。龍山河出滕縣東北龍山南流。折而西南。經縣北境。又西南流至界河口之南。入湖。卽獨山湖。其西南曰昭陽湖。實一水。以運河貫其中。隄岸所隔故爲二名耳。今按界

河卽東龍泉聖母池泉等河。龍山河卽東龍泉廉家潭泉等河也。又東南經徐家營南。北岸獨山湖。至此而盡。自叢林迤而東南。計百餘里。東西廣處在滕縣西四十餘里。又東南有荆溝河。自東北來注之。荆溝河出滕縣東北境。有荆水泉合柳泉及壽聖泉水。西南流經縣城東。而南而西南至徐家營南入運河。今按荆溝河今如故。又東南爲珠梅閘。西岸昭陽湖至此而盡。自叢林迤而南。東百十餘里。珠梅南岸卽江南沛縣界。又東南有郭河。自東北來注之。郭河卽古沛水。出滕縣東南高山西流。有三水。自東北來會。折西南流經縣南境。又西至常家口。北入運河。今按郭河卽鮎魚涎河。又東爲常家口閘。又東南爲江南沛縣東北界之楊莊閘。又東經沛湖口至夏鎮閘。有玉花河自東北來注。玉花河出澤縣西北。牛山西南。流五十餘里。分爲二派。北派西南經戚城。北注運河。沛湖在夏鎮西南。自沛縣西北境迤而東北。周圍百數十里。其支津南合縣城南之水。又東有支渠二。南流合而東南。通微山湖。水道提綱。今按玉花河北派由戚城北注運河。其故道卽三河口。

東岸水口二。曰新挑河。受黃良等泉之水入運。曰磨鑿溝。受白酒二河并魯橋東坡水入湖。在獨山湖上游。山東運河備覽。

南陽湖周圍九里五分。受金單曹武等縣坡水入湖。按南陽湖各閘門。只可於冬間開放。使獨山湖水穿運入湖。以資收蓄。春夏宜嚴行堵閉。運河之水。方不旁洩。獨山湖今亦低於運河二三尺不等。湖口若開。能入而不能出。是以春秋之間。亦俱堅閉。惟冬間運河乾塘。方能開放。使穿運入於南陽收蓄。山東運河備覽。

獨山湖在運河之東。周圍一百九十六里。水無定誌。承受泗河、白馬、潞河之水。並濟魚鄒滕等州縣山泉坡水。雍正九年。設有臨湖水口十八處。該湖水面低於運河。每年春夏。堅閉水口。重運過完。開放。西岸十四單閘。俾獨山水串運歸入昭陽湖。霜清水落。即將水口陸續堵閉。並魯橋泗河。築橫壩。以資收蓄。山東運河圖說。

昭陽湖周圍一百八十里。上承南陽湖水。並濟魚金單曹定等州縣坡水。下達微山湖。山東運河圖說。

東岸水口十四。王家水口。今廢。傅家水口。徐家南水口。徐家北水口。滿家南水口。滿家中水口。滿家北水口。王家水口。張家水口。馬家北水口。孟家南水口。尤家北水口。石家水口。邱家水口。俱明隆慶年間建。山東運河備覽。

辛莊橋滾水壩。乾隆二十七年建。長二十丈。高一丈四尺四寸。西岸單閘七。俱明隆慶元年建。曰徐家下單閘。徐家上單閘。滿家單閘。王家單閘。邵家單閘。邱家單閘。乾隆二十三年。俱加高石面二層。山東運河備覽。

兗州府界河。在鄒縣南五十里。亦名白水河。出滕縣北。龍山西。流入鄒縣境。過界河驛。仍出滕縣界。徑染山前。又西南。瀦爲郁郎淵。一名溫水湖。又西。受聖母池水。入運河。大清一統志。

北沙河在滕縣北十五里。俗訛爲白沙河。源出鄒縣嶧山。南流。逕龍山後。繞出其左。又逕龍山南流。至縣西。分爲二。一出休城。南至馬家口。入運河。一趨休城北。又西。受北石橋水。又出會白水河。入運

明統志北沙河源出滕縣北龍山。西流逕魚臺縣界入昭陽湖。按魚臺縣志有沙河在縣東南五十里。逕沙湖鎮。流入昭陽湖。蓋運河改道也。昔與滕縣沙河爲一。自夏鎮河改在昭陽東畔。此河不與滕通。明志所言舊道也。大清一統志。

郭水在滕縣南十五里。卽南沙河也。源出縣東北一百里。述山西南麓。南流會黃約山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河入運河。按齊乘云。滕州南有薛水。卽古灑水。出州東高山。春秋魯取洙田自灑水。杜注。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蓋北水也。縣志以爲水經注梁水南鄰於灑。卽今灑水也。薛水去南梁遠。中隔石橋。泉河安得鄰之。以薛水爲古灑水。誤矣。且縣東北述山前。有分水嶺。直南至嶧山東。水皆東流。自崆峒山西至鳳凰嶺北。水皆北流。東海合鄉之水。何從而入。杜注亦謬。齊乘亦云。有沙水。河出鄒嶧山。皆西南至山陽湖。與南梁相合。同入於泗。名三河口。縣志亦辨其不然。以爲源自嶧山者。此北沙河也。西南流入泗者。則南沙河。乃灑水也。舊入三河口。初不與南梁會合。不復入三河口矣。大清一統志。

南梁水在滕縣東北十五里。源出趵突荆溝二泉。合而爲一。西會灑水入運河。按南梁河舊不與灑水合。而入徐州沛縣界。自明嘉靖間。運河東徙。又遏灑水。導之北出趙溝。與南梁會。而同入於漕。齊乘明統志所言。與今河流皆不合矣。大清一統志。

石橋河在滕縣南三十里。源出縣南官橋東北平地。西流過故薛城北。又繞其西。西南流至三河口。入運河。按石橋河本與灑薛爲三河。灑既遏而北。薛又遏而南。今入口惟石橋河耳。大清一統志。

薛河在滕縣南四十里。源出寶峯山東諸泉。匯而爲淵。名西江水。又西逕薛山。名薛河。又南合東江水。東江水自湖陸山西流。至雲龍山入薛河。又西南入微山湖。大清一統志。

東岸三河口。發源馬蹄泉流水入運。鮎魚涎。又名鮎魚泉。發源滕縣玉花泉白家口涵洞。無來源。坡水入運。南河全考。三河口在滕縣西南五十里。以上源薛河沙河趕牛溝三處之水。俱由此會。故謂之三河口。本年三河淤。乃於薛河則築王家口豸裏溝等壩。開支河引水。由呂孟湖出地濱溝。於沙河則築皇甫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出滿家湖坡。入南陽湖。全河備考。薛河距縣南四十里。其西江出寶峯山。南過青蓮步將軍步。左過高山亭。而永豐鳳凰二泉。出薛河南岸山麓者。流入之。西至薛山。入悟真巖。茶泉南過雲龍山。其東江出胡陸山。西至吳山。伏不見。至鐵脚山。柳泉湧出。至觀山前。匯爲濯筆泉。亦至雲龍山入之。會西江。南江爲薛河。其地卽靴頭城處也。南至斬蛟臺。折而西。經昌虛城南陶山下。瀦爲刁潭。納玉花義河三山三泉。南經豐山。東過官橋。經薛城。至東邵。爲壩。逼入微山湖。舊逕山陽湖。從金溝入泗。自新河開漕。東徙。恐沙爲漕害。故築石壩於東邵。逼之。又恐水爲壩害。開河於奚公山西。導入南明河。開泃河以後。仍由新河故道入運。又泃水卽沙河。距城十五里。出寶峯山南。經嶸峒山。鳳凰嶺。東過祝其城。會黃約山諸泉。過鹿山。鳳凰山。而龜步水。發連珠山。過歐家谷。來入之。南至華蓋山。而石溝水自巖山瀑布。東南至寶峯馬山。經石溝。來入之。西至梁山村。南過滄浪淵。而明河水。馬山前繞樓山。過全義。來入之。西至沙河店。爲皇甫壩。所遏。稍北趨趙溝。由獨山湖入運。閩廷謨北河續記。南石橋河。卽俗稱趕牛溝水。南流與沙薛爲三河。

及沙遏而北。薛遏而南。惟此河改從佃戶屯入漕。而滕縣黃溝泉亦匯焉。南自沛縣之珠梅閘。北至魚臺之南陽閘。長八十里。皆新河也。而魚臺之泉。凡十有五。合流而至硯瓦溝。由南陽入於漕。全河備考。至鮎魚澗。又作弦濟運。山東運河備覽。

按韓莊閘起至珠梅閘上王家水口止。計一百十里。北高南下。遞卑六尺七寸。水勢平緩。近來夏鎮楊莊珠梅邢莊利建等閘。俱不下板。然水小之年。毫無關束。上游南陽棗林。每一啓板。洩瀉過多。致令迤北各閘。行走艱澀。而下游彭口暴漲。水過沙停。夏鎮迤上。水頭平坦。不能衝刷新淤。反虞倒漾。乾隆三十九年。汶水微弱。專藉南旺蜀山南流。因議於邢莊夏鎮。下板肇蓋。運弁幫丁。卽有議其未便者。至獨山湖底。卑於運河底數尺。當運河水足浮運之時。河面高出湖面一二尺不等。張清恪公所言獨山湖水助之說。非所施於今日。又云邢莊一啓板。放船五六百或七八百。更非情理所有。蓋一塘之船。積至兩幫。三幫而止。不過一二百隻而已。安能待十數幫。始一啓板耶。山東運河備覽。魚臺縣泉二十有二。其上泉曰青山泉。卽黃瓦泉。河頭泉。陳家泉。高家泉。今按。泉河廳冊作高家東泉。高家西泉。俱在縣東北七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以上五泉。由新挑河入運。聖母池泉。今按。泉河廳冊作聖母泉。西龍泉。俱在縣東北九十里。仿古泉。縣東北一百一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以上三泉。由獨山湖入運。其中泉曰廟前泉。縣東北七十里。勝水泉。縣東北七十里。滕家泉。新滕泉。中益泉。俱在縣東北七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作中溢泉。以上五泉。由新挑河入運。聖裔泉。六小泉。西六泉。俱在縣東北九十里。平山古泉。縣東北一百一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以上四泉。由獨山湖入運。以

上共十七泉。曰有本泉、小龍泉、東龍泉、何家源泉、廉家泉、皆下泉也。今按：泉河廳冊，以上五泉，由獨山湖入運，數同。

滕縣泉三十有三。其上泉曰玉花泉、鳳池泉、馬勝泉、魏莊泉、武興泉、西魏莊泉、趙溝泉。俱縣東南四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以上七泉，運入運河。中泉曰荆溝泉、五花泉、大沸泉、小沸泉、伏玉泉、趵突泉。俱縣東十五里。北石橋泉、涼水泉、嶧莊泉。俱在縣北三十里。大烏泉、永清泉、西永清泉。俱在縣西北四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作四清泉。以上十二泉，由獨山湖入運。黃溝泉。縣南七十里。柏山泉、馬蹄泉。今按：泉河廳冊，以上三泉，運入運河。龍灣泉。俱縣南八十里。溫水泉。縣南九十里。仰珠泉、大勝泉、雙勝泉、東雙勝泉。今按：泉河廳冊，作東勝泉、蓋珠泉、三山泉。俱在縣東南四十里。今按：泉河廳冊，以上八泉，由十字河入運。以上共三十泉。南石橋泉、雙泉、三重泉。則下泉也。山東運河備覽。今按：泉河廳冊同。南石橋泉、雙泉，徑入運河。三里泉，由獨山湖入運。

又東經山東嶧縣西界，有盤龍河來會。又東南經微山湖口北。又東經嶧縣南境，有巨龍河自費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入山東嶧縣西界，北受玉花河南派水。今按：此河卽修永閘河。又東折而南，有盤龍河自東北來注之。盤龍河出嶧縣北黃家泉，西流數十里，折而南，又西南經臨城驛西至彭口西入運河。今按：此河卽彭口山河，南至沙溝營西折而東南，經微山湖口北。微山湖南自徐州府北境，北至運河，長百五十里，東西廣五十里，沛縣支渠，其上源單家集水，自東南西流，至魏家集北，折而西北流，爲

兩頭湖經石山驛西湖水廣闊又北湖心有龜山銅山黃山其西受沛縣水又北有微山皆江南界其北爲山東界湖心有呂孟山西北自沙溝東南至韓莊皆湖心也又東南爲韓莊閘又東經嶧縣南境爲得勝張莊萬年丁廟頓莊五閘有巨龍河北自縣城來南注之巨龍河東北出費縣西南境山中西南流六十里折而西而南經嶧縣城西南會諸小水又折東南流五十里至頓莊東大泛口西入運河嶧縣西北有石池泉十里泉滄浪泉皆合此河又東爲侯遷閘臺莊閘嶧縣南境自韓莊東南至此僅七十餘里置閘凡八其密如此水道提綱

北岸修永閘引山泉入運南岸雙減閘宣洩運河異漲冬令挑工於彭口西灣修永閘三處築壩引水歸閘收入微湖過減閘卽劉昌莊南爲沛縣境有民便閘寨子下涵洞上涵洞俱洩坡水入運北岸彭口山河發源費縣分水嶺距河二百餘里內有仰珠大勝雙勝盞珠三山龍灣等泉之水入河濟運本在種家渡南今謂之舊彭口雍正二年改挑於此南岸有三洞橋明萬歷年建今廢按今彭口對岸有引渠一道名十字河每遇山水驟發令其直衝引渠以備鑿沙然山河口門斜衝引渠西岸沙岡隨水傾卸尤易淤高乾隆三十九年於口門兩岸加鑿草工水勢取直浮沙入引渠餘波屈曲可達微湖或謂亦宜取直與湖相通則山水挾沙而來直至湖中彭口上下可免歲歲加挑不知微山湖水下灌八閘邳宿必須上源水深乃敷滙注如令河沙滂至必至墊高湖底蓄水愈少濟運愈難歲挑雖有小費在所不免又彭口閘未建之先河水直抵韓莊每以水去沙停爲患乃自建閘以後又倒灌至夏鎮以上故近年彭口至夏鎮挑工較昔倍多按雍正四年總河齊勤恪公

以彭口噴沙爲害。宜在彭口南岸開運河三里餘。如月河形。借舊河以壘沙。運河始無淺阻。部議三里正河。壘沙有限。而數十處噴沙無窮。不一二年卽致盈滿。非惟糜帑。更恐礙運。竊謂部駁是矣。然開此月河。使盛漲之時。舟從月河行走。一面將舊河新淤。照例撈挖。不且彼此無礙乎。至回空又可令其全走月河。將正河大挑。改爲九月興工。十月竣事。如明萬恭之議。不更便乎。山東運河備覽。

又因彭口山河口門斜向北趨。每致倒漾北流。乾隆四十一年。奏彭口徐家橋以下。孟家莊後。改挑新河一道。直出口門入運。並堵築舊山河尾閘。藉作壘沙。以免淤墊。東河事宜冊。

微山湖周圍一百八十里。隸江南者十之七。隸山東者十之三。全河備考。在郟山之南者爲郟山湖。又東南爲呂孟湖。又東爲張莊湖。名雖不同。實無限隔。自東北南陽壩。至西南徐境利國監。彌漫幾二百里。俱隔運河。西岸運道。從韓莊閘至夏鎮閘。計七十里。皆逼臨諸湖。僅隔土壩一道。寬窄不齊。其韓莊之北。建有郟山減水閘。韓莊湖口閘。及護閘石壩一道。以障諸湖之水。並資蓄洩。濟運。歲應修治。而微湖之西南。切近黃河。每慮有漫瀉之患。苟不堅禦。濁流一入。不特滕縣爲巨浸。而運道必至梗阻。保運者所宜加意也。按乾隆二十三年。總河張慤敬公師載。山東巡撫阿公爾泰奏。徐城逼近黃河。前人千里金湯。無不築隄防衛。何獨留此數十里無隄之處。蓋緣當日河低岸高。且有毛城鋪大壩。互相節制。苟遇盛漲。則分洩以保徐城。一至歸槽。則收束以刷河底。今河身日高。遇漲卽盜。盜卽衝刷溝槽。分洩正溜。不特徐邵民田廬舍。在在堪虞。卽東省微湖。被其挾沙倒灌。每多墊溢之患。請將孫家集一帶數十里。凡有溝槽未堵之處。逐一探量。照依花樁做法。一體堆砌亂石壩工。

不惟湖水免致盈溢，而河底日就衝刷，借水攻沙，無虞淤墊，於是一律築壩，永無黃水倒灌。乾隆三十九年，徵湖水弱，不能濟運，於江南潘家屯議建壩十丈，於秋冬水落沙輕之時，引水入湖，一屆桃汛，先期堵築，卽於是年冬間開挖試行，湖中增水尺餘，於清明堵閉如常，湖河水勢操縱由人，防險利漕，法制斯備。湖口舊閘，明萬曆三十二年建，國朝雍正七年修，乾隆十六年拆修，金門寬二丈一尺五寸，高一丈一尺七寸，乾隆十七年議定閘口之水，以深一丈爲度，一丈以內開壩挑河，一丈以外，民田有礙，毋庸堵閉，仍聽洩放，將應挑淤淺改爲撈濬。湖口新閘，乾隆二十九年建，金門寬二丈二尺，高二丈四寸，在滾水壩以南，舊閘以北，仍照舊制，以水深一丈爲度，水大則雙閘俱啓，水小則雙閘俱閉。

滾水壩，乾隆二十四年建，長三十丈，兩頭各修裏頭五丈，共長四十丈，準湖口開金門，水深一丈爲度，建高二丈四寸，寬一丈四尺四寸，中砌石垛十四座，上搭橋梁，以通緯挽。乾隆三十年，總漕楊錫紱，以徽山湖內之水一丈爲度，不足濟運，請於石壩添設石槽閉板，多收水一尺，以水深一丈一尺爲度。按徽山湖上承昭陽、南陽以及魚臺、金鄉、滕、沛各縣坡水，由湖口閘宣洩，以濟嶧縣八閘，並江南邳宿運道，每遇水大之年，湖水浩瀚，僅恃湖口二丈口門，不足以資暢流，是以乾隆二十二年，江南總督尹公繼善，請於湖口迤上築滾水壩三十丈，又堵截下游邳州境內盧口入運之水，使徽山湖自小梁山茶城，經荆山橋河成閘，分洩入運，運河道李公清時，又請挖伊家河，使自江南之梁山城分洩入運，民田始能涸出，然二十四年，因江省太行隄外順隄耿家二河，開通入湖，而小梁山

茶城二處。原挑河頭。露出淤灘。相去八九百丈。至一千餘丈。河頭高仰。湖水不得東下。胡口開。滾水壩。伊家河三處。仍屬宣洩不及。二十八年。運河道李公清。時復請大挑小梁山。茶城內華山。以達荆山橋。山東巡撫崔公應階。准欽差大學士公兆公惠等。大加挑濬。計動帑金六七萬餘兩。而水流石罅。挾沙帶泥。不一二年。仍淤高脫。遇盛漲。仍恐淹浸民田。爲山東州縣之害。乃水小之年。湖無上源。惟恃雨水調勻。上游九州縣坡水。下注收蓄湖中。以濟新運。若天時稍旱。卽不能敷。總漕楊錫紱所言一丈一尺之水。卽江南運河如隅頭駱馬等湖。積年淤涸。無水濟運。專仰微山湖灌注。四百里之遠。途長流弱。難期浮送。自二十四年挑浚小梁山。茶城。伊家河等處洩水之路。湖水消退。漸恐不敷。濟運於湖口開迤南。開挖引渠一道。使湖水三路入運。頗爲暢利。然當時滾壩之上。過水尙六七尺。則湖中存水尙在一丈之外。今三十八年天時久晴。湖水僅收一丈。自三十九年二月開壩。用至四月下旬。湖水僅存八尺餘寸。雖開挑引渠。仍慮不足。議於郝山馬蘭二處。引水入運。如湖河相平。不能出水。並用江南厚水之法。以資接濟。迨至五六月間。湖水止存七尺餘寸。復慮來歲水勢不敷。不得已而遂有潘家屯之議矣。按。自臺莊至韓莊。計八十五里。地勢建瓴。高下相懸。計四丈二尺餘寸。乾隆二十七八年以前。湖水消至七八尺。濟運無多。閘開啓閉。尙虞水淺。三十年後。湖水皆至一丈三尺。每患水多。通漕暢放。習爲故常。三十九年。水勢又小。酌議八閘啓閉。而運丁輒爲口實。不知水淺下板。自昔已然。否則閘座竟爲虛設矣。山東運河備覽

乾隆五十二年。以湖水微弱。不敷濟運。欽命刑部右侍郎明興督辦濟漕水利。挑濬牛頭趙王等河。

工完之後，奏明微湖應加收一丈二尺爲度。東河事宜冊

兗州府承水在嶧縣西，一名承治河。本出縣北東車梢峪，源曰滄浪淵，南流會許池水。今滄浪淵水微細，獨許池爲正源矣。南逕縣城西門外，折東流。至縣南三十里，納金注水。又東納義河水。南合滄河入運河。元和郡縣志：承縣以西北承水得名。寰宇記云：承治水出縣西北方。王莽改承縣爲承治，故水有此名。又訛名承治水。大清一統志

伊家河在嶧縣西南，微山湖引河也。微湖上承南旺蜀山諸湖之水，其尾閘有二，一由湖口閘入漕河，一舊由張谷口出荆山橋，而南其逕流也。乾隆二十一年，荆山橋淤塞，湖水暴漲，奉旨開伊家河以洩水勢。上起微山湖，下至邳州黃林莊入運，其長六十九里。由是諸湖匯流，無泛溢之虞，而有灌蓄之利。大清一統志

乾隆四十六年，豫省饑，封曲家樓漫溢，黃水由南陽湖西之穀亭一帶，澄清下注微湖，水勢盈溢，入閘宣洩不及。於四十七年重浚伊家河，以資分洩。東河事宜冊

水口十二，德勝閘上坡水入運，有石橋無來源。西山平水溝坡水入運。濶牛山泉溝距發源處四十里，寬三丈，微流入運。疊路口寬三丈，時有坡水。西岸雞心洲無來源，有石橋。濶雞爪溝朱家溝十一里，溝十里，溝俱寬四丈，坡水入運。今濶九里溝八里溝，俱坡水入，無來源。東岸乾溝坡水入運。按：

舊牛山泉流入張莊閘者，卽此牛山泉之分流也。山東運河備覽

水口三。西岸張莊閘迤上鉅梁橋。源出鉅河二十餘里。今由伊家河歸黃林莊入運。橋下仍有坡水。微流四里溝。東岸一里溝。俱涸。全河備考。侯孟泉距縣西南五十里。東北流至張莊入運。山東運河備覽。

六里石閘。按雍正二年。總河齊勤恪公蘇勤。以該閘河形甚直。兩涯陡峻。每遇水小之年。不能存蓄水勢。奏准建築石壩一座。中留金門。較比上下兩閘。減矮六尺。至乾隆二年。總漕張公大有。以閘面太低。議令加高。經運河道王公鴻勳覆稱。加高閘牆。恐山河驟漲。宣洩不及。阻礙漕舟。請於壩面鑲草六尺。總河白鍾山據議。奏准原鑿雙槽下板實土糧船。由月河行走。近年幫丁貪由金門徑過。且上面鑲草。啓閉不便。閘板雖設而罕用矣。山東運河備覽。

欽差大學士公阿文成公桂履。勘較舊閘落低二尺四寸。加石四層。并將金門放寬六寸。節宣有制。益臻完備。東河事宜冊。

水口四。萬年閘上人家。西岸水溝。無來源。有石橋。東岸舊牛山泉水溝。寬四丈。坡水微流入運。無來源。西岸張家林水溝。微水入運。有石橋。裏莊溝。涸。張莊人家東頭水溝。坡水入運。不能長流。寬二丈。山東運河備覽。

水口六。西港溝無來源。涸。東岸賈家溝。無來源。坡水細流入運。寬四丈。西岸花石廠溝。涸。又龍王泉。從黃邱山下。由靳家莊。王家莊。伊家河。出黃林莊。濟運。東岸水口。一無來源。西岸水口。謂之對溝。亦無來源。山東運河備覽。

水口四。西岸鐵鉤口。向有潦泉。由橋下入運。金溝口寬四丈。微水不能長流。東岸黃家河寬四丈。縣西諸泉發源之水。冬日大挑。大泛口則於泥溝築壩。遏水西流。始由馬蘭屯折橫河頭。西向而出黃家河。平時則微水細流入運。榆樹溝一處。涸。山東運河備覽。

水口六。西岸朱家橋。微水長流。向有潦泉。由橋下入運。東岸大泛口。自縣西滄浪許池石室十里等泉。距河六十里。發源入運。現有水口二。寬七丈。噴河激溜。時有淤澀。又龍家溝。微水長流。西岸李家溝。寬二丈。孟家溝。寬三丈。俱有潦泉。微水長流。張家溝。寬二丈。涸。山東運河備覽。

水口三。東岸金家橋。無來源。有石橋。西岸花山溝。無來源。東岸巫山溝。發源巫山泉。距河六十里。由興福院迤北。微水入運。寬三丈。山東運河備覽。

東西兩岸水口四。俱有石橋。無來源。山東運河備覽。

嶧縣泉十有三。其上泉曰許池泉。縣西北十里。今按泉河廳冊。此泉由大泛口入運。許由泉。縣西北四十里。今按泉河廳冊。此泉由十字河入運。牛山泉。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按泉河廳冊。此泉

逕入運。石室泉。縣西北十里。今按泉河廳冊。此泉由大泛口入運。其中泉曰滄浪泉。縣西北九里。

今按泉河廳冊。此泉由大泛口入運。龍王泉。縣南五十里。巫山泉。縣東南四十五里。侯孟泉。縣西南五十里。今按泉河廳冊。此三泉逕入運。南山泉。縣西北十里。十里泉。縣西北十里。今按泉河

廳冊。此二泉由大泛口入運。陳郝泉。縣西北四十里。搬井泉。縣西北六十里。溫水泉。縣西北五十里。山東運河備覽。今按泉河廳冊。此三泉由十字河入運。數同。

又東南入江南邳州西北境。有泲河。自費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入江南邳州西北界。折而南流。有引河北自山東來注之。卽西泲河也。西泲河源出費縣東南山兩源。合而南流百三十餘里。入江南邳州界。又南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入運河。此道自萬歷間始開以通運。由直河口西北至沛縣夏鎮長二百六十餘里。避黃河之險者三百餘里。水道提綱。

直河在邳州南一百十里。卽古沫水也。自山東鄒城縣南流。入至宿遷縣司吾山。東南流入海州沭陽縣界。漢書地理志。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水。經注。沫水舊瀆。逕東海厚邱縣。西南出會新渠。逕宿豫縣。注泗水。舊志。直河在州東四十里。山東蒙沂諸山之水。匯爲沫。纓河分派。而南至州東南六十里。入於泗。謂之直河口。明萬歷十五年。濁流倒灌。河口遂塞。諸山水俱由駱馬湖出大河。二十九年。分黃開泲之議定。運艘皆由直河達於泲河。而直河之南遂淤。大清一統志。

黃道人橋支河。邳州志載。卽礮石河。在州治西北。源自山東沂州石城岡。由陶溝橋入趙村湖。歸道人橋入運。江南運河廳冊。

馬蹄崖邵家口劉家口水口三道。在河清閘之下。泲口之上。嘉慶二年。黃水入運。衝缺之口。至今每年伏秋。洩運河漲水入湖。冬間堵閉。江南運河廳冊。

汶河邳州志作引河。亦名營河。源自東省沂州抱犢岡諸山之水。下至泲口入運。江南運河廳冊。
徐州府舊漕河。自靈璧縣之雙溝。又西北五里爲徐州之栲栳灣。又西北二十五里至呂梁洪。出州

城東北大浮橋。又西北至茶城。舊爲北接開河口。又北至留城。入沛縣界。又西北至金溝。開昭陽湖及沙薛諸水。皆入於此。又十五里至沛縣。又西北三十里曰廟道口。開又十八里曰胡陵城。開入魚臺縣界。此明漕河舊道也。又有新河。西去舊河四十里。明嘉靖四十四年。黃河橫決。運道大阻。工部尙書朱衡。開新河。自留城北至南陽。開凡百四十一里。有奇。又濬舊河。自留城至境山之南。凡五十三里。有奇。凡新河之爲開。九減水。開二十壩。十有三。薛河口石壩一。南湖口隄三十餘里。又開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澇則洩之昭陽。而運道盡通。所謂夏鎮河也。萬歷九年。中河郎中陳瑛。以茶城逼近黃河。因移河口於茶城東八里。創建古洪內華二閘。十六年。科臣常居敬復於古洪。開東南二里餘。增築鎮口閘。十七年。河臣潘季馴。又於搭山牛角灣。增築隄壩。以衛之。黃河始無從逸入。於三十三年。泲河成。漕道由直河西北至夏鎮。始合於正河。不復由徐沛東。大清一統志

泲河以東西兩泲得名。泲源發費縣箕山。經沂山下莊而南。西泲出嶧縣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泲合。又南合武河。至邳州入泗。謂之泲口。嶧之南有中心溝。受白茅山泉水。下流爲彭河。又東會承水入泲。山東運河備覽

兖州府西泲水。在嶧縣北六十里。亦名泲河。卽粗水也。源出縣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邳州界。會沂水入黃河。水經注。偃陽縣西北有粗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北。南亂於沂。而注於洙。謂之粗口城。齊乘。東泲河出沂州西北之箕山。西泲河出嶧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泲合。又有魚溝水。出浮邱山。亦合於此。故名三合。南貫四湖。又合武河入泗。謂之泲口。按唐

書地理志。承縣有陂十三。蓄水溉田。皆貞觀以來築。齊乘言。今沂嶧二州。仰泲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坡之遺跡也。明萬曆三十二年。總河李化龍開泲口。自夏鎮李家港至黃林莊。名曰泲河。以此水得名。二年改泲河爲運道。大清一統志。

北岸沙家口。在河定閘之下。源自東省蒙沂諸山之水。入州境。武河、艾山、燕子等河。經盧口壩。出新治南。西達沙家口入運。年久淤淺。嘉慶八年。間段挑浚。長一千二百三十丈。江南運河廳冊。

徐塘口。河上承盧口沂河。分派來源。由官河橋達徐塘口入運。年久淤淺。嘉慶八年。總河吳璣。總漕吉綸。奏請間段挑濬。長一千一百二十五丈。江南運河廳冊。

舊運河自徐塘口起。至東隄頭。迤上河尾止。河長三千六百丈。因山水噴注。浮沙停墊。康熙六十一年。總河齊蘇勒。題請另挑新河。長一千八百五十丈。留舊河爲囊沙之地。每逢春旱。堵截舊河。抵水由新河行走。江南運河廳冊。

二郎廟水口。洩隅頭湖水。濟運。坐落舊河內。康熙六十一年。改挑新河。於此築壩。每歲秋閉。春開。嘉慶十一年。淤閉。江南運河廳冊。

馬莊萬莊。減水礮心石閘二座。康熙十九年建。備洩運河異漲之水。入隅頭湖。以達駱馬湖。此二閘。歷被山水衝刷。閘石礮心。均經塌卸。江南運河廳冊。

貓兒窩。馬莊萬莊三處。康熙二十七年。建竹絡壩三座。宣洩隅頭湖水。濟運。歷久衝廢。無存。江南運河廳冊。

窰灣竹絡減水石壩一座。洩沂河之水。歸河濟運。江南運河廳冊。

乾車頭壩工一道。導駱馬湖之水濟運。江南運河廳冊。

南岸荆山口河。在銅山縣二十里。廣數百丈。有長橋跨其上。上流與徽山昭陽相通。下合諸山溪房亭河。流至邳州境。入漕河。本朝康熙中屢濬。乾隆二十三年濬。二十九年又濬。大清一統志。

靳家河上承荆山橋河。由汴塘迤下。分流東北行。經王母山前入運。乾隆二十二年水利案內。侍郎夢麟題請挑浚。歷久淤墊。二十九年復浚。四十二年。在河頭汴塘築壩攔截。俾水由潘家河入運。江南運河廳冊。

潘家河上承荆山橋河。來源由汴塘集。下至張家土樓止。乾隆二十九年。大學士公兆惠。因彭家河淤廢。題請接挑。河長九千三十丈。引水由宿羊山北達河成閘。下入運。如遇銅沛北岸蘇家山黃水下注。亦由此河入運。江南運河廳冊。

房亭河在銅山縣東。洩河北諸山泉。積澇分二支。一通吳家窰荆山河口。一由王家林東西灘。過賀家口入邳州境。歸貓兒窩濟漕。本朝乾隆二十三年濬。大清一統志。房亭河上接銅山縣境河道。歸家河入運。年久淤淺。乾隆二十二年水利案內。間段挑濬。江南運河廳冊。

彭家河即黃墩河。在邳州運河西南。自微山湖下游。從荆山口至全河汴塘。入州境。蓮教社分城子河。歸沙溝湖東流。至新河口入運。本朝乾隆二十二年濬。大清一統志。彭家河上承荆山橋河。房亭河來源。匯歸達運。久淤。江南運河廳冊。

蔡家水口爲舊城湖河水尾閭分支。江南運河廳冊。
黃墩湖上通舊城湖受銅山北岸邳州諸山匯注積潦之水由安家民便二閘入運。江南運河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

運河水沂河 分淮水 原委六

又南有沂河支津二來會。又東南沂河東派。匯駱馬湖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至徐塘口。東有沂河支津二道。俱東至州城之南。並西流來會。又南至貓兒窩。北有二水。自西南合而西流注之。水出河北岸山。東北流六十里。有小水出舊邳州西北者。自南來會。東入運。又東南經馬莊集西。又東南經窰灣口南。自馬莊集以下。南去黃河僅三十餘里。至窰灣。又不過二十里矣。迤南迤近。又東南經九龍廟南。又東爲十字河。卽沂河東派。匯駱馬湖南出之口也。水道提綱。

沂河卽古沂水。源出沂水縣西北之東鎮。沂山西麓曰大弁山。與雕崖山亦曰芟山。東南流有永福山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流有寶山水。自東北來注之。折而南。經縣城西。又折而西南流。經蘇村集北。又折而南。又西南流至葛溝集。西南有東汶河自西北來會。水勢益盛。東汶河卽沂水西源也。亦名桑泉河。出蒙陰縣西南巨圍山。西曰五女山。東流經縣城南。又東折而東南流。經蒙山東麓。又東南百五十里。與沂水會。旣而南流。經太平集西折。稍西南至沂州府。東北有劄河。西自費縣東流來注之。稍南又有涑河支津。亦西自費縣東流來注之。經府城東而南。又折而東。又折而南。經李家莊驛西。又西南經郟城縣西之馬頭集西。又西南經西村集張家集西。入江南邳州東北界。有涑水支津自北來會。又西南行數十里。派分爲三。其二皆西流。稍南經邳州城南。又西入運。其一南流數

十里。匯爲駱馬湖。於湖之南入運河。水道提綱。

沂州府沂水。源出蒙陰縣北。東南流徑沂水縣西。又南流徑蘭山縣東。又南流徑郯城縣西。又南流入江南徐州府邳州界。明知州何格議治沂有二難。一隘於石溝。一隘於廟山。自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溫泉入沭之故道。廟山以下。有馬兒灣。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邳之故道。實又沂之故跡也。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隘。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廟山之隘。石溝在蘭山縣東北。廟山在縣南八十里。乾隆十三年。以河臣高斌言。沂河兼受諸水。夏秋盛漲。易致泛溢。命動帑修築兩岸長隄。又於江風口。建迎水滾水各壩。歷久漸圯。乾隆二十二年。特遣侍郎裘曰修。與河臣張師載。相度重修。江風口各壩。並增築隄一百八十丈。其壩外支河及淤泥河。又上流武河及其西之燕子芙蓉二河。並加濬治寬深。自是沂屬永無水患。徐州府沂河。在邳州東。自山東沂州南流入境。至州東分爲二支。西南流入運河。其正流南入駱馬湖。乾隆八年後。又修沂河西岸梅家道缺口隄。十一年十二年。加築沂河兩岸長隄。三十二年。又修馮家等莊隄。工。大清一統志。

沂州府小沂水。源出費縣西北。聽山東南。至蘭山縣。入於沂。古名治水。亦名武水。又名沒河。漢書地理志。南武陽冠石山。治水所出。注。應劭曰。武陽縣武水所出。水經注。洛水出南武陽冠石山。卽應邵所謂武水也。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徑顯與城北。又東南徑費縣故城南。俗亦謂之小沂水。又東南徑訪城南。又東南注於沂。齊乘。小沂水出蒙山西。東過費縣神山。納訪水。南至沂州西。又分爲涑水。涑水自州城西。小沂自城北。入沂。宋慶歷中。沂州修城碑云。大小二沂。環流外轉。而小沂尤湍於西。

北。平日波紋清淺可愛。及山水至。如百萬障馬。摩壘而來。謂此水也。大清一統志。

徐州府武河。在邳州南。自山東嶧縣流入。卽古治水也。由米湯湖會沂水。經艾山。繞城西南入運河。乾隆二十二年浚。昉河東入於小沂水。其支分曰涑水。皆沂州西入於沂水。涑水支分曰陳河。亦名元孝河。亦名池頭河。在郟城縣西四十里。南流至江南邳州。徐州府艾山河。卽柴溝河。在邳州北。自蘭山縣芙蓉河分流。而南至州境高塚社。西繞艾山。從城西入武河。乾隆二十二年浚。燕子河在州東北。源出蘭山縣。屈從郟城縣西。入州境高塚社。由米湯湖南流至湯家樓。入武河。乾隆二十二年浚。沂州府白馬河。在郟城縣西五里。源出九龍山下。至縣西北。又南入於沂。沂州府皂河。在郟城縣東南。源出縣舊城。東北縣志。一名墨河。源出墨泉舊河。通舟楫。南至宿遷縣。今湮塞。

嘗開此以通漕。乾隆二十九年浚。大清一統志。

駱馬湖在運河隄北。北受蒙沂之水。西受昭陽微山諸湖之水。匯爲巨浸。周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丈。南北長七十里。東西寬三四十里。南有王柳二閘。洩湖水以濟運。東有雍正八年創挑尾閘。引河五道。內順隄河壩長二十六丈。南小壩長十六丈。正引河壩長二十七丈。北小壩長三十丈。甯家河頭壩長五十三丈。均有壩尾。土隄相連。南接縷隄。北抵馬陵山。乃雍正五年總河齊蘇勒所築。攔湖三合土壩。連兩頭土壩。共長六百丈。以上五壩。同王柳二閘。秋冬堵閉。收蓄湖水。重漕入境。開放王柳二閘。引河濟運。過竣之後。開放尾閘。預騰湖面水。由六塘河下注入海。江南運河廳冊。

十字河口門北通湖南通黃運河橫貫於其間故名十字河康熙二十八年在南岸臨黃縷隄建竹絡石壩一座爲湖黃出入之節宣後經衝塌修整雍正五年總河齊蘇勒因黃溜直逼竹絡壩口門灌入十字河淤墊駱馬湖將通湖隄口堵塞另於王家溝建造五孔石閘備洩湖水入運於臨黃口門築西撐隄長一百六十丈乾隆五年總河高斌重修竹絡壩留口門寬六丈東壩長三十一丈西壩長十二丈竹絡壩外臨黃向東挑支河長四百六十丈六年將支河臨黃臨運各築一壩內臨黃壩橫長三十丈臨運壩橫長二十八丈以後相機啓閉以利漕運迨二十二年以後未啓四十七年豫省青龍岡漫水入運復啓該壩宣洩後閉至今不復啓放每年止開王柳二閘引湖水以濟漕運

江南運河廳冊

又經宿遷縣東北其東分一派爲鹽河經沭陽縣入碩項湖至海州入於海皇朝通志

運河又東經宿遷縣城北折而南經城東順河集即東岸也又東南經仰化集西北其東分一派爲

鹽河東北至沭陽縣東南境入碩項湖東至海州東南境入海水道提綱

鹽河有北有南北鹽河受運河水於宿遷東南之仰化集西東流經集北又東分爲二支一支東北流折而北而東一支東南流經王家集南折而北流經里仁集東又北復合折而東流入碩項湖經安東縣北境南鹽河受運河水於清河縣東曰大壩東北流經王家營北又東北經安東縣城西北又東北至新安鎮西與碩項湖水會東北分二口入海即出河港灌河口也水道提綱今按北鹽河即劉老澗分減之水下游注六塘河蓋未開駱馬湖尾閘之先此河道名鹽河因以南北之名別

之。今南鹽河徑名鹽河，而北鹽河改稱六塘河。

淮安府六塘河，上承駱馬湖，南通劉老澗，由桃源縣經清河安東，分爲南北兩股，並趨申場河，注北潮河入海。正流至板浦，趨漣河入海。乾隆八年，加築子堰。十一年、十三年，於南北兩岸，並築甌隄，挑浚河身。二十七年，皇上南巡，命疏河身下游，以通淤塞。海州六塘河，上自桃源縣經清河安東，沐陽，分爲南北兩股，沿河至海州境。一洩沐河之水入鹽河，歸武障河入海。一洩陵溝十字橋諸河之水入鹽河，歸項家沖入海。乾隆八年，疏通淤塞，並修隄堰。二十二年，復加疏築。二十七年，南六塘河修築北堰。北六塘河修築南堰。三十年，復修北岸丁家溝等處隄工。三十八年，又修湯家道口等工。六塘河原以宣洩駱馬湖水，自宿遷永濟橋東行，逕桃源清河安東境內，至沐陽錢家集分支。南六塘河由高家溝東入場河，出武障河歸海。北六塘河會湯家溝丁家溝，亦東入場河，出龍溝河歸海。當兩六塘河之中，有碩項湖。康熙中，靳文襄公築有屯隄，而六塘河未分支。以上皆有子堰，其後惟南股築堰。北股至乾隆初，州牧衛哲治請亦築堰，專設六塘同知董其事。自二十二年後，水有統束，民樂安堵。三十一年，高文端公以六塘河綿亘六州縣地，雖設同知專管，而隄河修防，臨汛保護，須佐雜分司。移海州惠澤司巡檢駐張家店，沐陽縣縣丞駐錢家集，伏秋大汛，會同地方官購料集夫，加謹搶護。迨四十六七年，黃水衝潰，隄岸傾圮，無可措手。於是六塘同知廢，仍歸中河通判兼理矣。

官河長一百三十里，闊八丈，鹽課所經，官舫估泊，帆檣相望，故曰官河。卽今場河，上通清河之鹽河。

關。下通板浦。爲淮北三場鹽課通道。西受六塘河諸水。東有武障項沖義澤六里東門牛墩六河。以洩其泛漲。皆有石壩草壩。惟牛墩滾壩。無關蓄洩。其五河壩脊。皆低民田一尺。高河底五尺。水溢於石壩。則開草壩。使水平壩而出。舊有誌椿。立龍溝河岸。卽項沖壩也。厥後河底淤高。石壩頽泐。秋冬運鹽築草堰以蓄水。非復誌椿舊式。西岸庫下。爲水所浸。土民輒往奪壩。嘉慶九年。轉運使出數萬金以濬之。無如六塘無隄。泛而易涸。引黃濟運。水退沙停。計今河身幾與壩脊相埒。苟非束六塘清水。藉其力以敵黃刷盪。雖歲挑河修壩無益也。海州志。

包家河在清河縣西。上自桃邑遙隄竹絡壩起。及清邑永豐金城等鎮。民田積水。由包家河間。趨注達海。乾隆二十三年濬。民便河在清河縣西。上承桃邑。民便河水趨安邑南股。六塘河達海。又西北小民便河。亦宣洩清桃二邑民田積水。注響水河。歸包家河。下注南六塘河達海。俱於乾隆九年濬。二十三年又濬。屠家河在清河縣西。宣洩桃邑隴溝一帶民田積水。至響水河。入包家河。下注南六塘河達海。乾隆二十三年濬。周家河在清河縣西北。接洩桃邑民便河之水。至響水河。入包家河。匯注南六塘河達海。乾隆三十三年濬。大清一統志。

鮑營引河。在清河縣南鮑家營。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南巡。命於王家營迤下鮑家營。疏引河。洩黃河漲水。由張家集范家河三岔口。歷石項湖入五丈河。今按石項湖卽碩項湖。又名碩濰湖。五丈河卽武障河。下潮河入海。兩岸築隄。於河口建壩。以時宣洩。乾隆八年二十七年屢濬。大清一統志。

六塘河之名。始於何時。永濟橋之建。又係何年。無可考證。按徐州府志。宿遷縣茅家河。在東南五十

里爲夏秋雨水匯歸處。上接西寧橋。卽駱馬湖尾閘之橋。下經仰化集。桃源。清河。安東。諸縣。分二支。一自安東入潮河達海。一自安東入海州達海。正與六塘河現在經由道路相合。又按前書載。康熙二十七年。總河王新命。覆奏攔馬河三壩。毋庸堵塞。張玉書等議於中河往東蕭家渡等處。有黃河漫溢入海。舊河形之處。建減水壩三座等語。意者六塘河本係駱馬湖東洩水民河。康熙已前。駱馬湖所受之水。足以濟運。是以聽其東洩。無須收蓄。故於西岸建設閘壩。用則啓。不用則閉。迨後湖漸淤淺。春不濟運。夏復泛濫。蓄洩之機。由此而起。徐州府志。宿遷縣茅家河。在縣東南五十里。爲夏秋雨水匯歸處。上接西寧橋。下逕仰化集。桃源。清河。安東。諸縣。分二支。一自安東入潮河達海。一自安東入海州。達板浦。大伊山入海。又云。劉老澗。在縣東南四十里。洩中河水。下至仰化集。與茅家河水合。又云。宿遷縣連支河。在縣北。康熙中。總河靳輔。旣開中河。又於河之兩岸。別開六塘河。以洩黃河駱馬湖之水。建橋其上。總名連支河。宿遷縣志。連支河卽十字河。在縣北六里。康熙中。總河靳輔。旣開中河。又別開六塘。設尾閘五壩。以洩駱馬湖之水。按府志言。於河之兩岸。別開六塘。以洩黃河。語有舛誤。縣志言連支河卽十字河。亦未確云。靳輔別開六塘河。亦非靳輔於康熙三十一年。復任總河。未幾病篤。陳奏河工善後事宜。有言於運河之北。另開一河。建開備減運。蓋有是議而未之行也。桃源縣志。六塘河在治北三十里。現今疏濬。內有香子莊一段。卑窪。歷年水浸。河北王家集一帶。田禾受淹。雍正十年。知縣陸文煥。詳奉河院勘准。會同桃源廳胡紹芬。中河廳王機。築壞。淮安府志。桃源縣六塘河。分洩駱馬湖。劉老澗。泛漲之水。至清河界止。長一萬六千一百三十

五丈。又至朱家莊，分爲南北二股。經安東，南股由武障河入海，北股由龍溝口入海。河在縣北五十里。乾隆八年，築南岸子堰，長一萬二千九十三丈。北岸子堰，長一萬二千三十二丈。頂寬八尺，底寬三丈，高六尺。十一年，修築堰工。北岸自永濟橋起，至北股河止，工長三萬五千餘丈。南岸亦自橋下起，至南股河止，長二萬四千一百四十餘丈。頂寬一丈二尺，至一丈五尺，底寬四五丈，高八尺，至一丈二尺。建閘壩涵洞數十處，以資宣洩。又清河縣六塘河，自宿遷經桃源，至清河，分南北二股。北股由沐邑之錢家集、沈家集、謝家莊、楊家莊，繞安東，領項湖北之湯家莊、丁家莊，由海州龍溝出。義澤河入潮河，歸海河，共長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二丈。南股河由清邑之劉家莊、韓家莊，歷安邑之古寨、華家口、蘇家蕩，至沐邑之孟家渡、武障河、潮河入海，河共長一萬六千四百五十八丈。雍正九年，挑濬兩河，淺狹。北股河間挑六千七百九十四丈。南股河間挑六千八十七丈。乾隆八年，奏請加築兩岸子堰。南股河北堰，長七千五百八十八丈。南堰，長七千四百八十七丈。北股河北堰，長三千九百七十二丈。南堰，長三千四百八十八丈。十一年，濬兩股河，培南堰，工長一萬九千二百餘丈。北股河北堰，長一萬八千二百餘丈，皆頂寬一丈二尺，至一丈五尺，底寬五六丈，高八丈，至一丈二尺。建閘壩涵洞，以資宣洩。按南股河北堰，北股河南堰，久已無存。乾隆十一年，僅修南股南隄，北隄已廢。南股北隄，北股南隄，於不顧矣。運河廳冊，宿遷縣境內六塘河隄，起永濟橋下，至桃源界止，北長一萬四百九十一丈五尺，南長九千一百九十三丈五尺。派宿遷中河縣丞管，每年由司庫發歲修防工銀三百兩，並按年僉報堰長，至今遵辦。桃源縣古城巡檢冊，六塘河向無隄堰，俱係民間自築。

圩堰。以禦汛水。乾隆八年。大興水利。准士民呈請。動帑將六塘河兩岸。添築土堰二道。桃源自劉老澗交界起。至清邑甄井工交界止。南岸堰長一萬三百九十三丈。北岸堰長一萬二千三十二丈。寬三丈。高六七尺。十七年。北岸開築展隄。自因河面窄狹。故展寬北岸。另爲築隄一道。長八千七百四十二丈。寬六丈。高六七尺。每年遇有水溝浪窩殘缺之處。由縣撥民修築。十三年。奉行六塘河隄係動帑建築。無專員管理。每年在河工効力人員內。遴選二員。派令巡防。並於兩岸居民內。僉報堰長四十四名。每一名管堰二里半。內南岸二十一名。北岸二十三名。二十三年。奏定六塘河每年酌撥司庫銀數百兩。遇有險要工程。隨時購料搶護。事竣報銷。桃源汛歲請三百兩。二十七年。經欽差查勘。動帑將兩岸隄工。加幫加高。於北岸張家莊。費家莊。徐家莊。盧家莊。加築越隄四道。共長一千三百七十七丈。又添設六塘河同知。爲六塘河經由六州縣之總將。桃源境內之堰河。派令古城司巡檢專管。五十二年。裁汰六塘廳。後未奉續發。歲修銀兩。亦未奉飭。仍舊兼管。其每年僉派堰長。於嘉慶十一年。詳由桃源縣飭派。中河廳冊。清河縣境內六塘河。自桃清交界止。王家莊起。至小房子分岔止。河長四千九百七十二丈五尺。兩岸子堰北長二千二百八十六丈。南長四千九百七十二丈五尺。內有王家莊。蔣家莊。于家莊。涵洞各一座。又包家河。乾隆十二年。建順隄石閘一座。包家河上自七孔橋起。下至南六塘河止。長五千八百丈。在桃邑境內。長一千一百十丈。在清邑境內。長四千六百九十丈。皆洩積水入六塘河。現均淤塞坍塌。南六塘河自分岔起。至清安界止。河長三千六百一十一丈五尺。堰同河身。北六塘河自分岔起。至清汰界。錢家集止。河長四百七十丈。堰同河身。南北

兩河中間圈堰長四千八十一丈五尺。乾隆十二年民築。自清安交界起。至安海交界止。南六塘隄河各長九千四百九十四丈。內上段安洙兩境。犬牙相錯。隄河各長三千三百四十丈。間段犬牙相錯。內安邑接清河界。至伊家莊止一段。長一百丈。接下至鄭家莊止。長一千九百八十丈。在洙邑境內。接下至朱家莊止。長一千二百六十丈。在安邑境內。下段在安邑境內隄河。各長六千一百五十四丈。內岔廟之上。有張家河。水自西南來會。接前入海州境。至運鹽場河止。隄河各長三千四百七十丈。南岸有朱家閘一座。年久損壞。又北六塘河自清洙交界起。至安邑界張家莊止。洙邑境內隄河各長三千九百八十丈。接前至洙邑界沈家集止。安邑境內隄河各長三千一百二十丈。接前至海州界丁家溝止。又屬洙邑境內隄河各長四千九百三十丈。接前至運鹽場河海州境內隄河各長三千六百二十一丈。兩岸河堰皆設堰長。並未裁汰。清河縣境內隄河每年由司庫發歲修銀五百兩。給清汛主簿領辦。六塘河兩岸隄堰。自宿遷縣永濟橋下起。至清河縣小房子分岔南北兩股止。爲總六塘河。南堰長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九丈。接下至海州場河止。爲南六塘河。堰長二萬六千五百七十五丈五尺五寸。北堰長二萬四千八百九丈五尺。接下至海州場河止。爲北六塘河。堰長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一丈。統計南堰長四萬一千一百三十四丈五尺。北堰長四萬九百三十三丈五尺。六塘河考。

沭陽縣六塘河。雍正八年開。乾隆七年。因淮徐海三屬瀕臨黃運。兩河士民。呈請浚河築隄。奏請次第興挑。八年。邑令袁枚領帑銀四千八百兩。有奇。承挑前山河下游淤淺官溝口。嗣因東流下保居

民呈稱不便。卽將此銀抵辦六塘河子堰工程。然十二年四月。總河檄稱。沭陽縣境內八九兩年。承辦急緩水利工程。並上年續與補水利工程。皆有未領書工銀兩。照例給發。蓋八九十十一等年。均有濬築。特卷牘無存耳。又十一年。沭陽典史沈應蛟。承築官莊子堰缺口。是年安東縣民王瑒等。請開港河。以殺六塘河之水。而沭陽士民周謐等。呈稱港河一開。利於宿桃清安。大不利於沭。經邑令魏廷會申請。以業准部覆。何能停止。惟議以挑河之土。卽築河岸。可資抵禦。如開河而不築隄。則六塘河。沭河子堰。均爲虛設矣。民華呂懷等。復以節帑止疏爲請。十二年春。制府批飭妥議。然港河濬築冊卷。均無明文。而六塘。沭河子堰之工。興焉。是年。沭邑委員承辦兩河堰工。共五十六分。宿沭二邑。總沭河子堰殘缺工段。別爲一分。前沭河龍王廟南北兩岸共二分。前沭河南岸子堰共十四分。前沭河北岸共十二分。後沭河南岸堰工共三分。後沭河北岸堰工共四分。六塘河南岸堰工。自第二十七分起。至三十七分止。共十一分。六塘河北岸堰工。自第二十六分起。至二十九分。又自三十四分。至三十九分。共十分。均派委佐貳効力人員。於正二三月開工。四五六等月完竣。是年冬。制府檄淮徐海道。會同淮揚道。赴工履勘。將六沭兩河子堰受衝險要。及次衝與窪處。分別培厚。加高確估造冊。乘時興工。十三年春。續辦兩河加幫工程。又頒發善後事宜六條。此案冊卷頗多。略舉梗概。以備考核云。海州志。

大湖卽碩項湖。一名碩濶湖。在州治南一百四十五里。其界安東沭陽共得三分之一。海州得三分之一。南岡鎮居湖西。新安鎮居湖東南。湖坊鎮居湖北。惟西南一角。安東沭陽共之。康熙十六七年。

黃河決湖地稍淤。二十四年。總河靳輔。將湖地丈入輿屯案內。增湖糧二百九十二頃。後又加一百五頃。派入各里。連歲地卑苦澇。民納空糧。貽累無窮。湖廣一萬五千餘頃。康熙中。靳文襄公於輿屯案內。加地糧六百三十頃。又籌餉案內。加地糧二百四十頃。又踏勘案內。陸糧一百三十二頃。凡一千餘二頃。然湖底積水。淹沒靡常。四十七年。聖駕南巡。命總河張鵬翮。察看得實。改爲下則。湖田每畝科銀二釐八毫。民累得寬矣。今按湖糧卽改下則。又改一麥。若遇麥熟秋晴。豈惟無累。靳文襄公與屯時。築有屯隄。故耕作無虞。南稅可供。今湖隄與六塘隄皆廢。雖一麥亦不可恃也。海州志。

洙河卽古洙水。亦曰術水。源出沂水縣西北之沂山。在大岷山之東。曰大弁山。百尺崖。沂山卽古東大山也。其北爲彌河源。其東南爲濰水二源。其西南爲沂水源。東南流繞寶山北。又東折而南。凡二百數十里。經莒州城東。又南折而西南流。有小水自東來注之。水出古墩山西。西流經朱陳村北。又西稍南入洙。又折而南。經大興鎮。西入江南贛榆縣西北界。又西南經鄒城縣東北境。馬陵山東。又西南經縣東南。南至紅花埠。東南入江南界。經邳州東境。沭陽縣西北境。至司吾驛。南折而東流。至縣西分爲二派。東經城北。又分爲二支。一支東北注青伊湖。一支東注頌項湖。其南派東經城南。又東南入頌項湖。青伊湖自沭陽縣東北受洙水支津。匯爲湖。周圍四五十里。南有二渠。南注頌項湖。又西北受洙水二支津。西受鹽河北派水。東南六十里。襟安東縣北境。廣大倍青伊湖。其北流一支。渠東行。又受鹽河支渠。北流至大伊鎮。東折。東經南山麓。又東受鹽河支渠。北匯爲出河港。入於海。頌項湖東南。會南來之鹽河於新安鎮西。又北分爲二派。北派見前。東北派流六十餘里。又分二支。

一支北流見前。一支東流入海。俗曰淮河口。水道提綱。今按淮河口當作灌河口。
沂州府沭水。源出沂水縣北。東南流經莒州東。又西南逕蘭山縣東。又南徑郯城東。又東南流入江
南沭陽縣界。海州沭水。自山東莒州南流。入經贛榆縣西北境。又南自郯城縣界流入。經沭陽西
南歧爲前後二支。一繞城北。一趨城南。俱東入碩漢湖。城北又分一支。東北入桑墟湖。亦南與碩漢
湖會。自湖東北出。經州境東南入海。舊志。水自郯城合馬脊固諸澗水。折而東。入沭陽縣界。至縣西
北。分爲新挑河。又東至縣西五里張家溝。分爲後河。又東逕縣南曰前河。又東至上市鎮。分爲上市
河。折而東南入大湖。乾隆八年。修築南岸堰工。二十二年。前沭河加築南北兩岸堰工。後沭河加築
東西兩岸堰工。大清一統志。

沭水自州西北來。行數百里。繞出西南。入沭陽境。爲總沭河。分爲分水沙河。北合青伊湖。其經流至
沭陽城西。分爲二。出城南者爲前沭河。出城北者爲後沭河。前沭東北流。宿遷之濠溝口。沙疆河注
之。逕韓山東。後沭逕其西。合於州境之湖東口。入漣河歸海。與酈注所稱兩瀆及至胸入游水。千餘
年猶如故也。惟漣河旋疏旋淤。夏秋雨漲。兩沭與青伊氾濫。大爲州境西南患。所當急謀宣洩者矣。
後沭河自張家溝分流而北。至王家莊鎮。二里許爲陳村河。又北爲札下河。又東爲漢坊河。又東
北入於海。爲邑之主河。前沭河卽馬坊河。自張家溝分流東下。由城南折入東南。會老鸛汀大湖。
冬春則涸。於張家溝築堰。使支流不入後河。而舟楫可通。官民便之。右二河爲沭水經流。新挑
河自太平橋分流廟頭鎮。逕儀鳳蕩。通漢坊湖。下桑墟湖入海。蔡家莊河。自漢坊河分流。經桑墟

湖通海州。右二河分沫水之上流。上寺鎮河自沫湖分流而東。通下埠橋入大湖。冬春則涸。

十字河。蒲溝河二河俱自南河分流。東入大湖。今塞。右三河分沫水之下流。海州志。

砂礪河由宿遷經桃源縣入沭陽縣張開河口。歸前沭河。達漣河入海。係分洩六塘河之幹河。乾隆二十二年浚。大清一統志。

青伊湖。趙志州西南九十里。其源自馬嶺山西而來。沭河由桑墟湖流注此湖。夏日山水暴漲。爲西南諸鄉之害。近湖淤塞。水無所洩。爲害更甚。所望良有司疏通之。按舊志有桑墟湖。蓋由桑墟灌浸而成。勢更大於桑墟。且桑墟在沭陽境。故別繫之沭陽也。青伊之害。乾隆間司牧嘗請灑澹之。開漣河。疏薈薇河。皆爲洩青伊計。二河旋淤。青伊亦汎漣河。糜費累萬。竟成平陸。薈薇尙可修濬。薈薇治則西南水患可漸弭矣。海州志。

漣水卽沫水之下流也。舊志自沭陽縣北桑墟湖東北流。經州南二十里之石湫鎮。又經州東南三十里之黑土灣渡入海。按漣水卽游水也。水經注。淮水自淮浦縣枝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經朐山西。又北逕利城東。又北逕羽山西。又北逕祝其城西。又左逕卽邱城西。又東北經贛榆縣北。又東北逕鄆城南入海。今漣止自海南入海。則古今異流矣。大清一統志。

志。

水經注。游水爲淮支津。所經贛榆海州。類今所指漣河。然人不知有游水。而漣河亦爲潮所淤。海州

運河經桃源縣北。又經清河縣北。其東又分一派。經安東縣北。會碩項入於海。皇朝通志。

運河又南折而東。經集之西南及古城驛之北。又東南經桃源縣北境之衆興集南。又東南至清河縣城北。漁溝集南。又東分一派。東北經安東縣北。會碩項湖而東北入海者爲鹽河水。道提綱。

中河乾隆四年修築。中河隄岸。八年大浚淤塞。並建涵洞十座。十一年修築竹絡壩口門。引黃入運。十六年疏浚閘下引河。二十三年修築清河縣鹽河石閘。以資蓄洩。舊志自清河縣楊莊運口起。至桃源縣交界三岔止。計一十七里。安清中河通判所轄。自桃清交界三岔起。至宿遷境內張莊運口止。計一百四十里有奇。宿桃中河通判所轄。大清一統志。

鹽河有二。一在清河縣中河北岸。康熙二十六年開浚。分中河水。東北歷山陽縣朱元莊。至安東縣界毗連海州。趨串場河。達葦蕩入海。每年六七月開放。建築大隄。以衛田疇。遇有阻塞。隨時疏浚。以濟鹽運。大清一統志。

海沭向不爲黃水所經。惟中河自駱馬湖入運河。至鹽河閘。爲王營減壩。與黃水相接。每歲漕運既竣。啓壩減黃水入鹽河。至州境之莞瀆入海。場鹽則由場河至武障河。沂鹽河而南至永豐壩登岸。其葦蕩營柴運。亦由鹽河而行。往時境內場河疏暢。六塘清水足資浮運。黃水由莞瀆歸海。不入場河。近則清水不足。仰藉黃流。直達大伊以北。而場河易淤。鹽運維艱。年來黃河盛漲。清口淺阻。亦不待漕艘全行。已有減壩洩黃之舉矣。且聞雲梯關外。海道高仰。議者欲引全河由響水口入海。經兩河總督會勘。察其形勢不便。寢其議。海州志。

行水金鑑。鹽河自清河縣中河北岸鹽壩口起。歷山陽縣朱元莊。今按。朱元莊舊屬山陽縣。自清河

縣移至清江浦，即改屬清縣。至安東縣迤下平旺河止，長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丈。又載安東縣北岸遙隄一段，上自山陽縣交界起，下至平旺河止，長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丈。隄河丈尺，止差百丈。惟河起清汛鹽壩，隄起安東汛界，自鹽壩至安汛交界，尚有河長七千餘丈。金鑑統謂起自中河鹽壩，或有錯誤。現在河長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四丈，則又以鹽河以下之平旺河至武障壩止七十餘丈，統作爲鹽河矣。該河遇有淤淺，皆用商捐銀兩疏濬。淮安府志：鹽河淤淺已久，康熙二十六年，河院靳題浚，並築兩岸束水隄，至平旺河一洩，中河盛漲之水，一以爲運鹽之渠。當時商人捐銀八萬餘兩，每年仍捐銀四千兩，交中河廳修補河隄，又行水金鑑。康熙六十一年，淮揚道傅澤洪詳請商人捐修鹽河隄埽銀四千兩，請解河庫，每年由道勘明應修工段，估請給發，敍有詳稿。至今因之。據此則鹽河止至平旺河，已無疑義，而現在平旺河下兩岸子隄，尙屬民修，則又可爲鹽河不抵武障之確據也。清汛鹽河，內新王營減壩迤下攔河格隄一道，南起外北越隄，北抵遙隄，長二百三十五丈。中留河泓八丈，以通鹽閘下注之水，如遇啓放減壩，黃水上漲，即爲堵截。安汛鹽河南岸護城隄一道，自縣西大關山安縷隄起，至平旺河止，長九千四百五十九丈。康熙二十六年築。鹽河南岸逢灣迎溜之處，現有南岸大關高家莊、徐家莊、蔡家莊、北岸老隄頭、周家莊、陶家馬頭、朱家灣、黃家灣、朱家莊等處埽工，每年酌量鑲修，並無一定長丈。嘉慶二十一年，備啓減壩兩岸隄埽，通行加培修整。平旺河兩岸子隄，均係民修民守。南隄自護城隄尾起，至武障壩止，長六千六百二丈。北隄自遙隄尾起，至南股河尾止，長六千二十丈。每年啓放鹽閘，由淮海道檄行該管州縣，飭民修守。

堯瀆壩爲鹽河下達堯瀆河至北潮河關鍵。每年啓放鹽閘。進水無多。必須緊守該壩。令鹽河之水。由武障義澤等壩河下達。如遇啓放減壩。始可拆展。暢達壩下。堯瀆河至三岔口止。長七千四百二十五丈。乾隆八年水利案內疏通。二十八年。以舊河灣曲。在單家港取直挑河。長一千九百二十丈。堯瀆壩以北河勢。由南轉北。卽淮北引鹽出運場河西岸無隄。乃六塘河及宿遷沭陽諸河下達水口。東岸有堰排列。曰武障。曰項沖。曰義澤。曰六里。曰東門。曰白蜆。曰牛墩。各石壩壩下。各有河道。旁各有草築越壩。越河分達北潮河歸海。每屆伏秋。諸水長發。匯注場河西岸民田。防其漲浸。利早啓壩。而淮南又虞膠舟。乾隆二十九年。鹽政吉慶奏定水誌於武障壩。惟武障壩緊接鹽河尾閘。如每年西水下注不多。武障壩切宜緩啓。以蓄上游河水。而利鹽柴重船。場河啓閉各壩。乃海州分司經理。事屬淮海道所管。隨時查辦。志之以俟考證。今按項沖壩水誌道光元年會定。六壩之北。又有車軸河。爲葦左營南北兩汛蕩柴出運要津。上承場河分流。下達五圖河尾入海。蕩尾入五圖河之處。築有底堰。以杜偷漏。江南中河廳冊。

運河卽於清河縣東南入黃河。其西南卽清口黃河淮水交會之處。東入於海。皇朝通志。今按清河縣治。今移黃河南清江浦。

運河卽於清河縣東南入黃河。其西南卽清口淮黃交會處也。運河西北自駱馬湖口。東南屈曲至清口之北。三百餘里。與黃河相隔僅八九里。一線之地。南北皆隄。宿遷縣城。舊清河縣城。實北臨清運。南襟大河。自運河而北至宿遷十字河之西。始南與黃河稍遠。又北至邳州西北。入山東嶧縣

之台莊始名上閘。又西北至南旺柳林。皆上水也。北至北閘。則又下水。出閘西北至臨清。而閘始畢。乃東北流至天津。以緯度直計。祇一千七百里。因水道紆曲。候閘啓閉。故數加增。其遲速不可以郵程定也。自汶而北得巨川之助。曰衛河。曰漳水。潁沱自汶而南。曰泗水。曰沂水。山東一省。運河實其南北。東昌泰安。兗州曹州。沂州五府之山泉藪澤。支渠小水。悉引以利漕。運河水東合河。淮東北至雲梯關。入於海。水道提綱。

運河分淮水一支東流。折東北。經清江浦前。東南流。經淮安府城西。其東岸洩水支河口。爲潤河。爲射陽湖。又南流。東岸爲涇河。爲廣洋湖。又南。經寶應湖口北。東岸。又洩水支河。入廣洋湖。皇朝通志。

自淮以南引支渠。因古邗溝南注大江。以通漕舟者。運河爲大運河。西岸卽寶應高郵二湖。東岸洩水爲鹽運串場諸河。北至鹽城阜寧。南至通泰。港汊縱橫。今記其略。運河於清口黃淮交匯之南。分淮水一支。東流出御示閘。折東北流。分爲二支。以節水勢。經清江浦前。出龍王閘。折向南。而東南流出板閘。又南流。經淮安府城西稍南。東岸有洩水子河口。子河東爲潤河。東至廟灣。爲射陽湖。東入海。又南流。東岸有涇河閘。涇河東南至寶應。東匯諸水。爲廣洋河。又東。西岸爲寶應湖。北口有黃浦閘。西北去洪澤湖之高家堰僅六十里。湖水漲。卽南下寶應湖。東岸有支河。以竹絡壩捍之。洩湖口水。支河東南入廣洋湖。水道提綱。

淮安府運河。在府城西。自揚州府寶應縣北。至府城南六十里。黃浦入山陽縣。又北至府城西清江浦。折西北。入清河縣界。達清口。踰黃河。由縣東入楊家莊口。爲中河。在府城南者。卽古邗溝。亦名山

陽濱。明初以來之舊運河也。自清江浦達淮入黃河者。明永樂中。平江伯陳瑄所開名清江浦。卽宋沙河故道也。乾隆二年。於運河南岸天妃閣以下。開新河一千餘丈。中建正閘二座。迤南開月河一道。建月閘二座。將舊運河南隄。改作北岸。另開南隄。展寬地基。三年。大浚運河。並築運口挑水壩。四年。加培桃源縣運河東西隄岸。七年。於山陽縣護城隄尾。接築遙隄。下建涵洞。以資蓄洩。十年。十一年。疏文華寺閘引河。又築清河桃源運河東西兩岸隄。工十六年。大修運河隄岸。自漂母祠迤北石馬頭。至北角樓。建石工四百五十丈。二十二年。皇上南巡。親示機宜。於運口頭壩外。建築攔黃壩一道。二十三年。挑濬桃源縣運河。二十七年。修築惠濟通濟福興正越六閘。以洩洪湖清水。河防志。運河自山陽縣黃浦起。北至甘露城。迤西山。清外河交界清口止。九十六里有奇。自黃浦至季家淺。八十一里有奇。係山陽縣境。自季家淺至甘露城。迤西十五里有奇。係清河縣境。其汛三日。裏河下汛。裏河上汛。今按。乾隆二十六年。清河縣移駐清江浦。以山陽西界臧家馬頭以上之地。屬清河。改裏河上汛曰清江汛。裏河下汛曰平橋汛。運口汛。屬淮安裏河同知管轄。大清一統志。

清口大小清河。卽泗水之末流。源出泰安府。經徐邳。至縣西北三汊口分流。一由治東北入淮。爲大清河。今久淤塞。一由治東南入淮。爲小清河。卽今河道。但舊以泗流清於淮。故名清河。宏治初。黃河入小清河。其水遂濁。至今猶名清口。淮安府志。今按。此亦以清河縣舊治言之。

南壩上磨盤墩一座。乾隆四年。大學士鄂爾泰奏定。淮安府志。今按。裏河廳冊。乾隆二十六年。接築挑清蓋壩一道。五十五年。接長。嘉慶九年。又接長十三年。全刷無存。十四年。補築蓋壩。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二十年均經接長。

運口明平江伯鑿清江浦河通淮達黃以濟漕運其運口在三里溝百餘年後爲黃所淤乃別開三里新河移運口萬歷六年潘季馴爲總河遷運口於甘羅城南然距黃淮交會處不過二百餘丈阻塞時告康熙十年以天妃閘塞乃於清河縣東腰浦界內支河之達張福口者疏浚通舟十九年總河靳輔又移於爛泥淺之上淮安府志 今按裏河廳冊乾隆二年總河高斌奏移運口於舊口之南建築鉗口草壩三道謂之頭二三壩擊托入運之水。

北岸舊運河在惠濟正閘之下張王廟前乃雍正年間運道乾隆二年於舊河迤南開挑新河建造通濟福輿正越四閘四年經大學士伯鄂爾泰總河高斌奏定春初水緩將新河各閘墜閉重運仍由舊河行走重運過堦將舊河堵閉船隻均由福輿通濟二閘行走三十六年停走舊河築壩攔截三十九年於隄東建進水涵洞一座今廢按舊河南岸文華寺前康熙四十五年建有洩水石閘一座名曰永濟洩運河之水入護城河乾隆二年於南首建閘開河此閘途隔絕湮沒裏河廳冊。

南岸濟運壩原建於康熙四十一年引三岔河之水由文華寺河入運河迨後河水漸高皆由運口分入隨做甃工惟乾隆十五年奏開洩水濟運旋卽堵閉裏河廳冊。

護城河自文華寺閘下起至青蕩湖長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三丈五尺兩岸俱有隄工萬歷十年開天啓三年浚以通漕康熙三十八年建板工八百餘丈以障湖水雍正八年浚河四千餘丈培隄一萬六千餘丈乾隆十年又浚河頭淮安府志。

護城河起山清交界文華寺，袤八十餘里，注入白馬湖。康熙年間開挑，分洩運河異漲。嗣緣民田數千頃，歲被淹沒，經河督高公斌改挑運河口時，於閘外築隄堵閉，民以爲便。乾隆九年，復建雙孔涵洞，遇異漲方開，惟是清水入運，建有四閘，重重關鎖，不致泛漲。况有竹絡等壩，足資宣洩，自有此洞，往往並非異漲，遽行開放，漂沒田禾，知縣金秉祚詳請遵循原議，非異漲不開。范公河、清江浦有古河，宋乾道時所挑，其跡湮矣。明末鳳泗流寇熾甚，淮安戒嚴，船政同知范鳴珂循故跡挑河，劃守土人感之，因以名河。遠普應寺前，抵寺西南楊家廟。康熙十六年後，因河口水勢太盛，欲減水保隄，乃從文華寺下建五孔橋減水壩一座，壩內挑河二道，一達楊家廟，一抵清江浦船廠。運河范公隄，皆范公河故跡。然運河底高，水不能出，又南阻永濟河，宜於永濟建閘，開浚洋信港，引水下白馬湖，以免泛溢。山陽縣志。

裏河南岸兵三堡上首，舊有文泉洞一座，分洩運河水，由文渠溝達玉帶河。裏河廳冊。

五孔橋石閘一座，康熙三十五年建，上自五孔橋起，下至雲曇壩，運隄止，名玉帶河。裏河廳冊。

五孔橋西石涵洞一座，康熙五十九年民建，引運河之水灌溉民田，其水由護城河下達此洞，久經

閉塞。裏河廳冊。

永濟河一名新河，治西南二里，自運河西岸楊家廟起，達武家墩，明萬歷九年，漕撫凌雲翼開挑，以備清江浦黃河嚙隄之虞，未幾清江隄石運艘，仍由正河行，此河徒費民力無用，而湖西民田水不得出，終歲淹沒，經前邑令孫肇興建伏龍洞以洩之，卽地洞口是也。久之亦湮。康熙二十五年續

題河工善後事宜。復循故道增挑。以運高堰大工物料。此河既不可廢。宜於西南接洋信港故道。開浚建閘。以備蓄洩。蓄則閉閘。以運工料。洩則開閘放水。由洋信港入白馬湖。而引五孔橋新挑河之水。入於永濟河。亦建閘以備蓄洩。兩邊多設涵洞。以時啓閉。則百餘年之害可除。而此一隅之水利可興也。山陽縣志。

伏龍洞。明運河以西。田皆膏腴。自開永濟新河。由楊家廟達河口。東西築隄。積水無所洩。田沈釜底。邑令孫肇興乘挑河之隙。穿漕河底。使漕隄以西之水。從澗河東洩於海。遂爲木洞。中空高廣。各三尺。長三十五丈。橫掘漕渠而達之。名曰伏龍洞。西出西隄。以吞。東出東隄。以吐。洞上甃石。石上皆土。穿漕渠底。浚隄東爲渠。引水入寶帶河。達澗河。於是湖西千頃之疇。復爲良田。山陽縣志。

運河西岸狀元墩草閘一座。嘉慶十五年春。總河吳璣副總河徐端奏建。備洩運漲。卽十四年漫工。堵合大壩。改爲鉗口壩。以二壩改爲草閘。隨時啓閉。十九年。堵塞閘下挑河。築堰引草閘所洩之水。入護城河。下達白馬湖。裏河廳冊。

運河西岸涵洞五座。山陽縣志。今按。在沙家莊者。程宅洞。在二舖者。劉宅洞。在平橋者。圍宅洞。在大溼河者。劉宅洞。在戴家灣者。楊宅洞。俱由溫山河出火叉閘。歸白馬湖。

白馬湖。治南六十五里。南河志略云。去寶應北十五里。與山陽接壤。昔受洋信港之水。今高堰減壩水下。若高郵車邏等壩不多開放。入下河。則高寶湖逆漲。入白馬湖。而西鄉岔河一帶田畝。盡被淹沒。山陽縣志。

東岸永利開鹽河。本名故沙河。今名烏沙河。起開口。分運河水。運鹽由漁濱河入馬家蕩。淮安府志。故沙河。俗訛烏沙河。南河志略云。在郡城西。通智信二壩。以備車盤貨物入外河。久湮廢。蓋由東至北轉。西達於運河。其故迹也。今烏沙河在郡城西。引運河之水。從永利開進水。北至利濟橋。西分一支西北去。達三壩。曰鹽河。一支東去。逕利濟橋石橋。抵三孔石涵洞。曰烏沙河。猶故沙河遺迹。此河之西岸。有山子湖。靈雨積潦。亦藉此河宣洩。乾隆八年。奉旨挑濬。起自永利開。下至三孔石涵洞。長一千一百七十二丈。面闊六七八丈。底寬二丈五尺三丈不等。深一丈至一丈七八尺不等。開座重拆建。用銀三千六百六十九兩零。鹽河治北大河故道也。明宏治後。河淮交會。下清江浦。衝相家灣西橋。遠過新城北門外。逕仁義禮智信五壩。有嘴隄薄城之患。萬歷四年。兵備副使舒應龍建議。由草灣開河。以殺其勢。屢塞屢開。行三十里。復與正河會。厥後南灘水緩沙停。逼大流盡歸草灣。新河去城甚遠。於是故道悉淤。三城恃以無恐。河灘變爲鹽廠。尙存舊河形如溝。長二十餘里。自鉢池山後。抵新城北門外東壩止。爲今日鹽薪要道。土人呼爲鹽河。本來無壩。因蓄水運鹽而設。乾隆八年。因奉旨挑浚烏沙河魚濱河。灌漑民田。而鹽河底仰走水。鹽船難行。於是彙入水利工程。南自烏沙河分流處。西北至草灣三壩。曰鹽河。長二千五百丈。濬河面寬六丈。底寬三丈。深八九尺不等。用帑九千三百八十一兩零。魚變河。俗訛魚濱河。在郡北運河東岸。有永利開引運河之水。入烏沙河。東爲魚變河。經鳳谷村。達青溝夾河。注馬家蕩。長百里。前明兩岸皆稻田。號爲膏腴。自鹽分司移駐河北。掣鹽於是。從烏沙河尾西北鑿河一道。抵草灣三壩。名曰鹽河。以運鹽艘。緣鹽河底高於魚

變河三尺。難以蓄水。商人於魚變河頭。砌石涵洞三孔。鹽河無水。則將三孔堵塞。灌滿鹽河。開三孔放水。柰洞流微細。魚變河漸淤填淺狹。兩岸無活水。乾隆八年。據士民浦之致等呈請。題准挑浚。自鳥沙河三孔石涵洞起。至馬家蕩。長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五丈六尺。兩次用帑銀十二萬兩。零永利閘亦重拆建。十一年。三孔石涵洞建裕民閘一座。下板三層。蓄水入鹽河。餘水從板上滾下。入魚變河。灌漑民田。長川開放。十三年。府衛通詳長川開放。河院批。山邑永利裕民二閘。每歲重運。經臨。即便堵閉。尾幫完竣。啓板放水。勒石閘旁。永定章程。不必預定期限。令裏河主簿專司啓閉。毋得後時。淮揚河道轉飭遵照。山陽縣志。

市河上承舊城西門與文下閘。今按。與文下閘。今名文渠閘。分運河一線之水。貫文渠。經南市橋八字通便等橋。兼洩城南積潦。出北門。轉東繞夾城內。出阜城關。明代下澗河。通城外市河。蜿蜒東去七八十里。下注馬家蕩。入射陽湖。乾隆八年。知縣金秉祚詳請開挑。起東門阜城關。至馬家蕩。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八丈。面寬四丈至六丈。底寬一丈五尺至二丈。深三尺五寸至一丈五尺。建木橋三。跨河上。用帑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兩零。十年。又詳請於小河口建石閘一座。因澗河隄高。開放之時。水湧溜急。礙難啓閉。將南門外太平小石閘。修建開放。分洩澗河之水。由護城濠河會入阜城關市河。得以灌溉。山陽縣志。

寶帶河。明萬歷間。邑紳張世才請開濬。城南寶帶河。形如環帶。三折回抱。起自楊家廟與文閘。承運河分流之水。至巽方轉北行。又往西過小弔橋馬福橋。北行轉東。過大弔橋龍王閘。抵龍光閣下。長

流北。鶩過韓家橋。至聯城東門外。接澗河。澗河相傳宋時所開。古名菊花溝。上承諸閘洞之水。由新城東關至北澗南澗。經十塘。至黃浦之澗河。下接壽河。出涇口。歸射陽湖入海。此古澗河也。自淮黃衝決。故道堙淤。明嘉隆間。漕撫王公宗沐。環城築隄。磬石岸四十餘里。以防再決。而郡城內外積水。不能宣洩。乃另闢澗河。起聯城門外龍王廟。東盡於壽河寺。長三十里。闊六丈。深一丈。直下壽河。名曰大澗河。卽今澗河也。又建閘於郭家舍。以備蓄洩。後因范家口決。河復湮汨。萬歷二十一年。總漕李公戴。委知府馬化龍。濬治深闊如前。未數年。知府劉大文。重加挑浚。天啓四年。知府宋祖舜。復浚。國朝初年。深通如故。自黃流分入。澗河淤高。反閉水關。以防倒灌。康熙三十二年。漕督與永朝。大挑澗河。工甫半。公蒙召還。其中輟。三十九年。奉旨挑浚。六十年。起民夫挑濬。此河上承城南楊家廟。與文閘引運河之水。經寶帶河。下接聯城東門外澗河。經車橋。至流均溝。下馬家蕩。蜿蜒百里。兩岸支渠無數。皆股引澗河之水。以溉田。舊有龍王閘。以洩三城積水。入澗河。乾隆八年。挑浚市河。深通澗河。身反仰龍王閘。洩澗河之水。十之七。乾隆十年。十一月。知府衛哲治。知縣金秉祚。力持堅閉。龍王閘之議。東鄉頻年大稔。故城河古壽河也。唐楚州山陽境東。有壽河。景福初。楊行密遣將張訓。李德誠。敗徐州兵於壽河。遂取楚州。卽此。舊在治東南五十里。西南接黃浦澗河之水。東射入陽湖。明宏治間。嘗挑濬。以達興鹽高寶等處。萬歷二十一年。漕撫李公戴。浚澗河。次年。復自壽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開浚深闊如前。今車家橋以南。有小澗河一道。分流溉田。以達於湖。亦壽河支派。昔涇口淤淺。澗河幾至斷流。水曾從小澗河而去。山陽縣志。

涵洞河運河東岸。舊有頭淺涵洞六座。二淺涵洞三座。三淺涵洞五座。今按淮安府志。三淺涵洞閉塞已久。又風水涵洞二座。每洞下有渠一道。引運河之水。從溪河入射陽湖。但需水時。卽糧艘過盡。猶閉洞。聲言刷河。雨潦暴漲。開洞稱爲洩運漲。滄洲陳公爲河督。飭十三涵洞分上下截。五日開。五日上下遞互。著爲例。洞下各渠。向例數年一浚。近數十年不浚。渠身淺窄。旱則水不足。澇則易溢。北溪河上承各涵洞之水。過高壩橋七孔橋。東鶩下蕩。入於射陽湖。淤淺已久。一遇霖潦。水難驟洩。前知府朱奎揚。詳請起民夫挑浚。但七孔橋以上。田皆上腴。兩熟。利於浚溪河。七孔橋以下。多圩田。另有洩水河。不用此溪洩水。十一年。知府衛哲治。復加疏浚。詳請十年一大挑。五年一撈淺。爲例云。山陽縣志。

涇河運河東岸。有閘分運水。通塔兒頭金吾莊。趨射陽湖。東北入海。殺運漲。溉田畝。長八千二百五十丈。面寬五丈。底二丈五尺。深六尺。明正統五年。修涇河壩。以通舟楫。景泰初。知府邱陵。建牖置倉。交兌鹽城諸縣漕糧。久之。倉廢牖存。厥後時塞。時開。萬歷二十二年。河漕都御史徒建雙牖。南河郎中李之藻。重修康熙初。同知王同春。改建一閘。其工極堅。後因運河淤墊。每閉牖蓄水濟運。及夏秋運河泛漲。則開版盡啓。水勢瀾漫可患。二十八年。閘因圯。暫閉水不行者十年。三十九年。總河張鵬。奉旨挑浚河。成閘亦另建。乾隆五年。發帑興浚。山陽縣志。

南溪河卽黃浦溪。在涇河閘南十里。爲山陽寶應交界。原無溪。明時高家堰潰決。此地當其衝。屢塞屢壞。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旣築高堰而壩黃浦。水竭根見。一夕雷雨。忽見穴有首骨齒角。僉曰龍

也。遂名其地爲蛻龍潭。後於隄上建雙閘。以洩運河異漲。屬寶應縣管。溪之下爲河。半屬寶應。半屬山陽。自黃流淤墊。河心日高。曲防加隄。爭訟不已。康熙三十六年。運河水漲。閘傾。溪河不能容。三十七年。將閘永閉。而溪河淺狹。難洩。田中積水。後復修閘。以備運河宣洩。近則閘圯。河淤。乾隆八年。估勘入緩工。未浚。運水漲。則開運河西岸竹絡壩。西鄉民田多。付波臣。山陽縣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一

運河水分淮水 原委七

又經寶應縣西。西岸濱寶應湖。東岸皆有洩水支河。又南經高郵州城西。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西岸去寶應湖僅數里許。經寶應縣城西。有支河東入城。東入廣洋湖。又南流有支河。東

入廣洋湖。又南流。西岸濱湖有朱馬灣閘支河口。又南有小九甸閘支河口。又南有狼兒閘支河口。

即泥水鎮也。又南有越河閘支河口。又南有永安閘。有七里閘。俱有支河。又南東岸爲界首鎮。又南

西岸濱高郵湖。東岸有支河。東出爲三王溝。以上諸支河俱匯爲廣洋湖。北注澗河。又濱湖而南經

永安工。西有二閘支河。又南有頭閘支河。又東合注興化。東北至鹽城入海。又南經高郵州城西。折

而東。經城西南。稍與湖隔。相去半里一里。東岸有支河口二。俱自州南合流來趨興化。又南爲火姚

閘支河。以下河俱東匯爲綠洋湖。水道提綱。

揚州府運河。即古邗溝水。舊曰官河。北自淮安府山陽縣界南流。入經寶應縣高郵州西。康熙五十

九年。修築高寶江都三邑。西隄石工。雍正五年。總河齊蘇勒。加築江都寶應東西二隄。九年。總河稽

曾筠。修築高寶江都東西二隄。土工各數千丈。乾隆三年。總河高斌。請帑疏濬。並築隄工。上自河口。

下至瓜洲。閘長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六丈。五年。重修東隄。自高寶至邵伯。計二百餘里。十年。大浚高

郵官河。二十一年。東隄添建石壩。歷加修築。大清一統志。

運河西隄。自淮安裏河廳與揚河廳交界處。南爲葉雲洞。又南爲葉雲雙閘。又南爲竹絡壩。又南爲王爺洞。今按揚河廳册。有梁淮洞。通河開水。通白馬湖。在縣北十五里。東西長十五里。南北闊三里。西連三角村。北接黃浦。北出有溫山溝。又西有河名護城河。北入鹽河。又西有魚籃閘。又稍西當湖之尾。有灣河水。亦入鹽河。縣西五里。又有蒲塘溝。接白馬湖。三里溝。在縣西三里。又接焉。今按揚河廳册。有北西中南四港。俱通青蕩湖。縣西北十里。有張大夫溝。白馬湖與青蕩湖匯爲一。今按揚河廳册。有龍亭閘。南審閘。又東爲秤鈎灣。運隄。又南爲北宏濟大閘。今按揚河廳册。無。又南爲南宏濟大閘。卽瓦甸閘。又南爲通湖小閘。又南爲減水壩。隄外爲清水湖。在縣之南。東西長十二里。南北闊十八里。南連汜光湖。湖在縣西十五里。東西長三十里。南北闊十里。東北連清水湖。南會津湖。西通鹽火湖。湖在縣南四十里。西通衡陽湖。衡陽湖在縣西南六十里。西抵衡陽鎮。東入鹽火湖。有金釵澗。由縣南七十里入焉。有忠心澗。自縣南八十里入焉。其南則高郵界矣。此澗南接安宜溪。東北入汜光湖。有赤水澗。自縣西南七十里入焉。有魚池澗。自縣西南八十里入焉。津湖在縣西南六十里。東通運河。西北會汜光湖。南接高郵界。此湖三國志作精湖。蔣濟傳。黃初六年。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道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脈。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卽此處也。凡此諸湖。統名寶應湖。今按汜光以南。今統名界首湖。由草子河西北接高堰。又迤南行。有南北東水隄。上承五壩。又通洪澤湖。蔣家壩。河諸湖之西。有陰隲河。明萬歷十九年。知縣耿隨龍所開。以灌西北高家壩。閘頭橋等處高阜之田。并使舟行者。不復由湖。免風

澗之險。白水塘更在諸湖之西。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在縣西北十五里。闊二百五十里。北接山陽。西
南接泗州。盱眙縣界。亦曰白水陂。魏鄧艾所作。與盱眙破釜塘相連。開八水門。立屯溉田萬二千頃。
宋元嘉末。嘗決此塘。以灌北魏軍。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北入淮。於是塘亦涸。唐證聖中始修。開置屯
田。長慶中復修。今縣西南有徐州涇。青州涇。西南五十里有大府涇。蓋是時發青徐揚三州民鑿涇
灌塘。因名大府。謂揚州也。又縣治西四里有竹子涇。亦長慶中所開。周廣順三年。南唐楚州刺史田
敬洙。請修塘溉田。以實邊。不果成。宋嘉定六年。獻議於朝者。謂白水塘東至浮圖莊。南至褚廟岡。脊
大堰。廢而不治。今脊猶在。若復之。實應高郵諸湖相接。游波所及。如衡陽阜三角村等處。皆浸淫至
城。形勢日張。筭本州委官相度。司法尤愔。議未及行。寶應縣志云。元初置洪澤。屯田萬戶。府引塘水
以溉屯田。又有羨塘。亦在縣西南。與白水塘合。唐會要證聖中。開置白水塘。羨塘。屯田是也。今按揚
河廳冊。永安汛西岸。南有子嬰西閘。運隄。又南至界首西岸。入高郵州境。自山陽縣交界以來。五淺
西隄。稱鈎灣。康熙三十八年。創石工一段。長二百二十八丈。四淺。宋家尖。創建石工一段。長九十六
丈。六淺。五淺。四淺。一淺。西隄。舊石工殘缺。四十二段。康熙三十五年修築。又加高石二層。界首西隄
石工。長一千七十五丈七尺。三十八年。與砌陸漫閘。西隄石工。長一千六百二十五丈。四十年。修建
永安西隄石工。九百七十丈。四十一年築埝。又南爲通湖閘。又南爲通湖港。二十有二。其石港曰萬
家塘。口門五丈五尺。曰杭家嘴。口門十二丈。曰通湖橋。口門十二丈。曰夏家橋。口門一丈六尺。曰姚
港口。口門十六丈。其土港曰越河頭港。長六丈。曰施家港。長十三丈。曰思賢港。長十二丈。曰柳園港。

長三十四丈。曰賈家港。長十二丈。曰陳家港。長二十丈。曰何家港。長二十丈。曰四汊港。長二十五丈。曰孫家港。長六丈。曰車邏港。長三十丈。曰舊越河港。長十二丈。曰新越河港。長十七丈。曰水廟子港。長十三丈。曰南陳家港。長十一丈。曰南孫家港。長六丈。曰薛家港。長六丈。曰秋子港。長八丈。以上土石各港。平時俱用草土實閉。湖水漲發。始開放入運河。以資宣洩。隄西爲高郵諸湖。北連汜光。白馬。而通洪澤。凡天長以東諸水。盡匯此湖。長闊一百五十餘里。湖之名目繁多。然皆無畔岸。莫可主名。今據舊志。列其名目。方向言之。蓋當時猶未會爲一也。曰新開湖。在州治西北三里。曰璧社湖。在州治西三十里。通鵝兒白湖。曰平阿湖。在州治西八十里。通天長縣桐城河。曰珠湖。在州治西七十里。曰張良湖。在州治北二十里。通七里湖。曰石白湖。在州治西北五十里。通璧社湖。曰姜里湖。在州治西五十里。通塘下湖。曰七里湖。在州治北十七里。西通鵝兒白湖。鵝兒白湖。在州治南二十里。通張良湖。武安湖。在州治西南三十里。通露筋河。曰塘下湖。在州治西四十里。通璧社湖。一名赤岸湖。舊志有云。三湖者。在州治西五里。蓋本繫年錄。有樊良等三湖。縣亘三百里。宋紹興初。張榮聚衆擊敵。於此。大抵卽新開壁社。而樊良據其中耳。不得有方向的所也。又云有五湖。在州治西六十里。蓋本將之奇詩。三十六湖水所轄。其有大者爲五湖。是五湖亦統別湖而成名。亦不得有方向的所也。其天長水道入湖之路。有秦蘭河。在州治西六十里。自冶山發源。入武安新開等湖。其河過天長縣。至秦蘭鎮。大橋以北。屬高郵。有石梁山河。發源大雲山。過天長縣。入新開等湖。有三汊澗河。五汊澗河。皆自天長縣北入新開等湖。其由高郵諸湖北通寶應諸湖水道。有華家澗。又東有相家澗。又東有

菜花港。其諸湖附近溪灣溝蕩之可名者。曰石梁溪。在州治西北。自天長縣發源。入新開湖。曰平阿溪。在州治西。亦自天長縣發源。入湖。曰樊良溪。在州治北。自天長縣流入珠湖。卽古之樊良湖也。樊良湖見徐堅初學記云。山陽縣有樊良湖。射陽湖。津湖。今樊良在高郵。射陽半屬寶應。津湖在寶應。其初則俱屬山陽也。曰曹莊灣。在州治西南十五里。康熙六十一年曾濬之。曰父子灣。在州治西五十里。通珠湖。曰落帆灣。在州治北十五里。曰柳溝。在州治西北。通平阿溪。曰觀溝。在州治西北四十里。東接聶里黃林諸蕩。曰拗溝。在州治西北十三里。南入新開湖。曰展溝。在州治西北九十里。南屬高郵。北屬寶應。曰新溝。在州治西十里。東南抵運河。西接塘下湖。曰夾溝。在州治西二十里。昔人開築以避武安湖曹莊嘴風浪之險者。又有北夾溝。在黃林中村鎮。西屬泗州衛。東屬高郵。曰馬灣蕩。在州治西北三十里。黃林村。東通新開湖。曰黃林蕩。在州治西北三十五里。東通馬家蕩。曰聶里蕩。在州治西三十里。沛城村。南通七里湖。東至新開湖。曰三里蕩。在城西七里。曰欸兒蕩。在城西七里。曰燒香港。在州治西北十里。通鵝兒白湖。蓋宋南渡後。晝淮爲守。燒香者不得之泰山。皆至高郵東嶽行宮。故名。曰茅塘港。在州治西十五里。雍正二年曾濬。曰羅家港。在城西二里。曰楊絲港。在州治西十七里。曰洋洋港。在州治西。曰四汊港。在州治西南五里。曰五汊港。在州治西南十里。曰王家港。在州治西南五里。引高郵各湖之水入邵伯湖。乾隆元年濬。揚州府新志。

運河東岸黃浦閘二座。在黃浦鎮南。金門各闊一丈二尺。水入黃浦溪。東入凌溪。又東入黃昏蕩。匯爲馬家九里等蕩。由九里溝。李家溝。西建岡河。東至鹽城縣。北串場河。出范隄。由石礎天妃等閘入。

海運隄又南有徐家小閘。今廢。今按揚河廳冊無徐家小閘。有喬家洞。運隄又南有李家涵洞。今按揚河廳冊無。有儒學涵洞。運隄又南有孫家小閘。此閘明開暗洞。金門關二尺四寸。運隄又南有七里溝。在縣北七里。首受運河水。東入黃昏蕩。今按揚河廳冊圖說俱無。此溝運隄又南有躍龍閘。原係木涵洞。改建石閘。金門關一尺八寸。水入城南門。下望直港。入章思蕩。通蜆爐火盆諸蕩。亦入九里蕩。出九里河。經鹽城北串場河。出范隄。天妃石礎等閘入海。今按揚河廳冊有湯問洞。運隄又南有朱馬灣閘。金門關六尺六寸。水入章思火盆諸蕩。匯入大縱湖。出東塘西塘等河。經鹽城縣北串場河。出范隄。天妃石礎等閘入海。運隄又南有杜陽涵洞。今按揚河廳冊無。有從家洞。運隄又南有狼兒閘。金門關六尺六寸。水入廣洋湖。有長沙溝。水亦入廣洋湖。經平望湖。入大縱湖。出西官河。經鹽城縣南串場河。出石礎閘入海。運隄又南有邱家涵洞。有范家涵洞。有從家涵洞。今按揚河廳冊。此三洞無。有張成洞。有汜水閘。今按揚河廳冊。此閘無。有胡成洞。金門關六尺六寸。又南有永安閘。金門關三尺五寸。水入郭正湖北匯廣洋湖。經平望湖。入大縱湖。出西官河。經鹽城縣南串場河。出石礎閘入海。運隄又南有成張涵洞。有成家涵洞。又南有減水石閘。內設礮心二座。計三門。每門闊二丈。有喬家涵洞。王家涵洞。軍河涵洞。張家涵洞。王家涵洞。今按揚河廳冊。以上一閘七涵洞俱無。有軍民洞。風水洞二座。又南有子嬰閘二座。今按揚河廳冊。此閘已改滾壩。今廢。在縣南六十里。子嬰鋪北。水入子嬰溝。經時堡鎮。入護金蕩。蜈蚣湖。出東官河。由紀家港歸串場河。出范隄。由青龍入竈大團等閘入海。河防志載。子嬰溝開水六十里。至時堡。入郭正湖。東北由西塘河建陽河至老鶴

尖亦會蝦鬚夏梁水濛隴河。與此不同。但下河歷次大水之後。水道自亦遷徙不常。茲乃就現在南河隄埽開壩全圖言之。護金蕩者。在興化縣北。合蜈蚣湖大縱湖九里蕩等湖。匯爲一。其東北出鰓鬚溝。經阜寧縣。出射陽湖口入海。從鰓鬚溝迤南。如西建岡河。李家溝。九里河。東西塘河。東西官河。與鹽界河。海溝河。白塗河。皆其通串場河之水道。由串場河各按水道出范隄。自南至北。由丁溪。小海。草堰。葦子。白駒。一里墩。青龍。八窰。大團等閘入海。其自丁溪閘出海者。由王家港海口。小海草堰閘出海者。由鬪龍港海口。葦子。白駒。一里墩。青龍。八窰。大團等閘出海者。由野潮洋海口。運隄又南。至高郵州界。有界首閘。在界首鎮。金門寬四尺六寸。水下馬覓河。亦入護金蕩。運隄又南。有看花涵洞。門寬一尺八寸。水下郭家大河。時家蕩等處。運隄又南。爲陸漫鎮閘。今按揚河廳冊作六蒲閘。又南爲慶豐涵洞。門寬高一尺八寸。又南爲清水潭。又南爲二淺閘。金門寬四尺八寸。水下洋馬蕩。東匯馬莊蕩。董家蕩。入護金蕩。出海溝河。白塗河。歸串場河。出范隄。由草堰閘入海。運隄又南。爲一淺閘。金門寬四尺八寸。水入北官河。下洋馬蕩。與二閘水道同運隄。又南爲攔河金門閘。金門寬六丈五尺。今按揚河廳冊作二開頭閘。又南爲通湖橋涵洞。口門寬高一尺八寸。舊係通湖閘。改建。水下運鹽河。又南爲南水關涵洞。口門寬高一尺八寸。水由南水關入市河。出北水關。流入通湖橋。引河匯入運鹽河。高郵運河爲南北孔道。西受湖水。東入開河。然治高郵河渠者。不得僅言高郵。須通籌全河。全河關鍵。北在清口。南在運河。清口爲淮水經流。會黃刷沙。以趨海。運河爲淮水支流。分淮水三分。濟運以入江。關係甚鉅。而高郵受全河灌注。地又最窪。運河繞城而行。城南四壩。鱗次櫛比。運

河不治則高郵先受重災故高郵河渠首重運河運河事宜前志詳矣惟自乾隆二年大挑以後歷今七十餘年未挑加以黃水灌注河日淤日淺隄日高日危近因上游東西隄屢有漫口又寶應運河湍激開白田鋪竹絡壩洩水入湖上流掣則下流緩而沙愈停故界首以南訖郵之境節節淤墊澇則泛濫旱先乾涸關係運道民生者亟亟也高郵州志又南爲琵琶閘涵洞口門寬高一尺二寸水下城濠入通湖橋引河匯入運鹽河又南爲南關舊大壩長六十六丈係草壩康熙十九年建乾隆二十年永閉又南爲南關大壩卽舊五里滾水壩長六十六丈係石壩康熙四十一年建乾隆十一年加高底石一層牆高石脊七尺五寸水年南澄子河歸總澄子河經棋盤蕩出梓新車路諸河歸串場河出范隄由丁溪閘入海運隄又南爲南關新壩長六十六丈係石壩乾隆二十二年建牆高石脊一丈一尺水入南關大壩引河此壩地勢最卑壩底較諸壩亦爲獨深尤不可輕易開放其引河亦入澄子河與南關大壩同今按揚河廳冊有五里中壩卽舊八里鋪滾水壩又南爲柏家墩舊大壩長五十四丈係草壩康熙二十年建乾隆二十年永閉今按揚河廳冊有八里鋪涵洞又有車邏閘又南爲車邏大壩長六十四丈係石壩康熙四十一年建乾隆十年加高底石一層牆高石脊七尺七寸水下菱絲溝由澄子河與南關大壩同又南爲車邏耳閘金門寬一丈二尺乾隆五年建水入車邏壩引河今按揚河廳冊無又南爲火姚閘金門寬四尺八寸水入淩洋湖又南爲三十里鋪揚州府新志

又南經邵伯湖東又南東岸并有洩水支河皇朝通志

又東南與湖連岸。爲露筋祠。開支河口。又南爲稽家閘支河口。其西邵伯湖也。又東南至金灣。東岸有支河口四。俱東匯滌洋湖。經邵伯鎮西。又南爲三閘。東派爲八字河。見後。又南至灣頭鎮。西北有支河口。又南有夏家溝口。皆洩水東南爲芒稻河。皆入江。水道提綱。

運隄西岸。又南入甘泉縣界。有小河口。又有露筋閘。今按揚糧廳冊無有黃泥港。外爲邵伯湖。舊謂此湖東接艾陵。西接白茆。南通新城。北接璧社。自築運隄之後。邵伯湖在上河。艾陵乃在下河矣。邵伯湖與黃子等湖。通黃子湖。在府城北六十里。東通邵伯湖。赤岸湖。又在黃子湖西。朱家湖。在府城北五十里。其湖與邵伯湖相連之處。名湯家絆。新城湖。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白茆湖。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萬歷志云。此六湖皆在官河上。水相接連。邵伯湖西南。有楊壽壩。大儀等處之水入焉。又西南庇豐庵。有支河。甘泉山後老壩。橋諸處之水入焉。運隄又南爲荷花塘。今決口堵築處也。又南爲三溝閘。今按荷花塘三溝閘均在東岸。此誤。又按揚糧廳冊南有通湖港。又南爲鯽魚港。爲菜花港。爲廟港。爲陳家港。爲木排港。爲紅橋港。爲鐵牛港。爲梁家港。爲毋家港。自毋家港以次而北。諸港俱匯爲後河。北接邵伯湖。後河又西南匯爲董家湖。西北則入朱家湖。朱家湖之南口。南流爲王家河。西有梅家莊。閻家莊。田溝。東有胥家莊。田溝。王家河又南流至孔家橋。與董家湖水合。東南行爲尤家窪。引河。流入尤家窪。王家河。又於尤家窪引河稍西。分一支河。亦西南行。有錢家莊。葛家莊。謝家墳。卜家嘴。西卜家嘴。東田溝五處。與尤家窪俱入越河。越河在運河西北。對東岸金灣。北開起。田運河分出迤南。與東岸西灣壩相對止。歸入運河。縣境運河西隄石工。自露筋起。至三溝止。長二

千六百十五丈。康熙四十一年修補。南皆土隄。運隄又南有懷子河。匯小新塘上下雷塘之水。達槐家河入焉。雷塘在府城西北十五里。上塘舊長廣六里餘。下塘長廣七里。卽雷坡。其名始見江都王傳。小新塘在上雷塘之東北。水注上雷塘。轉注下雷塘。舊長廣二里餘。南宋趙范殪巨賊李全處。此三塘與句城塘及儀徵縣境陳公塘。號爲揚州五塘。閱千餘年。修築疏濬。因時制宜。各有成效。逮明嘉靖中。五塘爲豪權佔廢。國朝雍正六年。議復。不可復成。止令將烏塔溝接句塘口。計長二千八百七丈。槐子河接小新上下雷塘口。計長一千八百四十五丈。挑浚其儀徵縣帶子溝至陳公塘。見今接連運河。毋庸挑浚。揚州府新志。

運隄東岸。南接甘泉界爲露筋鎮。又南爲荷花塘。又南爲昭關壩。今按。舊三溝開在此。現傍輒工。設立誌。稽定揚糧廳水勢。爲昭關壩啓閉之節。在邵伯鎮北五里。乾隆二十二年。與高郵州南關新壩同時建。合南關大壩。五里中壩。車邏大壩。定爲運河五壩。上與高堰五壩較準。尺寸相爲表裏。此壩下開支河。流入苻絲湖。北入淥洋湖。經總澄子河。東入棋盤蕩。由梓新河歸入串場河。出范隄。由丁溪閘入海。串場河者。南自泰州海安首受。運鹽河水。此卽灣頭壩下之運鹽河。東北至通遠橋。少折而西北。淤溪秦潼之水。上自泰州城北來。匯經東臺縣。北行直抵鹽城縣。爲南串場河。又北抵阜寧縣。爲北串場河。所受之水。自興化以南。如梓新、車路、白塗諸河。興化以北。大縱湖以東各支河。皆受焉。又南爲二閘三閘。今按。揚糧廳冊作三閘二閘。俱有引河。歸入苻絲湖。又南爲邵伯鎮。又南爲毛家橋支河。閔家橋支河。匯入南塘。歸艾陵湖。艾陵湖在邵伯鎮東。阮昇之記云。齊高宗建武五年。遏

艾陵湖水立裘塘屯，卽此處也。其水正東出者，直至泰州，以北入淤溪泰蘆，歸串場河。其東南出者，經仙女廟入運鹽河。此亦灣頭壩下之運鹽河，以下皆同。其東北出者，分爲二支，一爲宗村河，稍南入官河，一爲小紀河，經淥洋湖，東入總澄子河。運隄又南爲北閘，又南爲中閘，又南爲金灣新壩，與南中二閘水俱匯爲金灣新壩河，至人字河頭，分爲越河，俱穿運鹽河，南出江都縣境之芒稻河，東西閘歸江。運隄又南爲金灣舊壩，其水亦穿運鹽河，南出江都縣境之董家溝，會芒稻河歸江。運隄又南爲東灣壩，又南爲西灣壩，兩壩水匯爲東西灣壩河，穿運鹽河，南出江都縣境之石洋溝，會廖家溝入江。運隄又南爲鳳凰橋河，亦穿運鹽河，南出江都縣境之廖家溝，會石洋溝入江。運隄又南爲壁虎橋河，亦穿運鹽河，南出江都縣境之廖家溝，會石洋溝入江。運隄又南爲灣頭閘，閘下水東行爲運鹽河，傳爲吳王溝所開。通海陵倉，自灣頭閘起，東行七十里，至斗門，入泰州境。又東過姜堰海安，入通州如臯境。東抵通屬各場，自灣頭閘下起，其北岸來水，壁虎橋水，鳳凰橋水，東西灣壩水，金灣新舊壩水，及江都境之高家壩，孔家涵，徐家涵，楊家渡，顧家圩，五里廟，景鐵溝，宜陵涵，龍耳河，以次而東，諸水皆通焉。其南岸則廖家溝，石洋溝，董家溝，芒稻河，秦塘河，白塔河，或分或合，皆入江之路。河防志：金灣三閘并滾壩之水，十八里至人字河，分小支，由蕭家口入艾陵湖，鳳凰壁虎二橋及灣頭閘水，流至董家溝小支，下芒稻河，正流三里，會人字河，水勢七分入芒稻河，三分由運鹽河東流，經宜陵鎮，抵泰州城，又東流經姜堰海安，由律法橋下海。揚州府新志。

折西南，經揚州府城東，分二派：一南流，又分支津，先後由瓜洲入江；一西南流，經儀徵縣東北，又經城南。

西南流入於江。皇朝通志。

稍折西南流。經揚州府城東。折而西南。於城南南流。分爲二派。曰三岔河。一南流。經頭閘。今按江防廳冊無。又分支津。東南經瓜洲城。南入江。其正派稍西南。經四閘。今按江防廳冊無。南入江。爲運河口。南對江南之京口。一西南流。數十里。有帶子溝。北自陳公塘來注之。又西南經儀徵縣城。東北爲響水閘。又南經城東。爲通濟閘。稍南爲羅口閘。經城南而西南入江。南對句容北境之炭渚驛及河口鎮。當江近岸。有北新洲。水道提綱。

又南經府城東北。繞城而南。至揚子橋三汊口。分爲二支。一支西南流。經儀徵縣東。又分爲二。一南流。至舊江口入江。一西南流。至下江口入江。爲上江運糧入河之口。一支南流。卽伊婁河。至瓜洲鎮。西南入江。爲江南糧運入河之口。大清一統志。

運河西岸。又南至高橋橋。以外有壩橋。以內爲柴河。亦名草河。迤西而南。出長春橋。合保障河。保障河北至蜀岡下。又南有廿四橋水來注之。又南出紅橋。經硯池口。至南門外。二道溝入運河。方輿紀要云。保障河在府西四里。城北三里。舊有柴河。東連官河。西接市河入城。而城西一望平原。別無壑。崇禎十年。始自柴河口。引城東運河繞西郭。復折而西南。接城南二里之寶帶河。仍合運河。延袤十六里。時又於近河東岸。緣壘爲城。上爲敵臺。因名保障焉。運隄又南。有黃金壩水。西行過升溝廟。經迎恩橋。又南行至郡城北水關。與北門城濠水合流。亦入保障河。運隄又南至那城東北隅。便濠門。有城濠首接運河。濠口亦有壩。壩內水西經便益門。又西經廣儲門。又西經拱宸門。卽天寧門。又

西經北門折而南過西門又折而東過南門入運河其穿城市河一自新城拱宸門水關入南經大東門弔橋又南經小東門弔橋至挹江門水門出鉞橋接運河此新城未建以前城東面之濠河也一自舊城北門水關入至南水關出響水橋入運河舊志云明嘉靖間巡鹽御史吳悌同知府劉宗仁開濬市河并開水關歲久淤塞萬歷間知府吳秀重濬至國朝康熙十三年知府金鎮重濬後舊城市河全涸新城市河僅通而不能與運河相接雍正九年知府陳宏謀請將水利餘銀興工開濬十一年知府尹會一復濬深保障河一帶以瀆內河之水不致外泄今保障河一帶俱屬深通新城市河亦可通舟楫惟舊城市河歷北門水關橋至開明橋過文昌樓下水洞南至通泗橋太平橋新橋出南門水關橋兩岸民居稠密河道淺窄當嘉慶二三年間郡中紳士聯金開濬不旋踵而復涸今止一線溝渠此河於本郡文運極有徵驗現在當事者籌議疏濬運隄又南至對岸文峯塔前北折而西名寶帶河明萬歷間濬以挽河直流運隄又西南爲新河亦明萬歷間浚自南門二里橋入西折而南又折而東運隄又西南至三汊河又西南至烏塔溝句城塘水從此出焉此溝與江都縣分界儀徵縣志云此外更有潮溝八曰張家溝成家圩湯家圩倉壘圩天寧莊鴉鵲莊徐家圩帶子溝八者皆通漕河以入於江運隄又西南行有戴子港陳公塘水從此出焉運隄又西南行至儀徵縣經四關入於江揚州府新志

東岸運隄又南經郡城東關對岸有沙壩河入江運隄又稍折而西南有楊子橋水入江又西南至三岔河南行其對岸亦循高旻寺南行經頭關此河遂分支津東南經瓜洲城南入江其正派稍西

南經四閘。今按此承水道隄網之文。今無。有由閘闕南入江。是爲瓜洲運河口。又三岔河西南行經儀徵縣響水閘等四閘。西南入江。是爲儀徵縣江口。揚州府新志。

史爽河防議曰。江都河渠。有關於河防水利者。惟運河爲大。北接高郵。南至大江。一線漕隄。與河俱長。而最險要者。則自邵伯金家灣起。北至露筋界牌止。計隄四十餘里。隄以西曰上河。自朱家湖黃子湖迤西。隄勢漸高。常憂旱。隄以東曰下河。自隄迤東。勢漸低。常憂澇。昔晉謝太傅始築邵伯隄。以界之。隄以西無旱憂。隄以東無澇患。民皆便之。至明季高堰失修。翟壩衝決。水勢直灌高江。此江都漕隄所以屢決而民膏爲魚也。然患雖中於江都。而所以受患之故。則有來源去路。不僅在江都也。試約而言之。須分三路治水之法。上流中流下流是也。上流不治。則來水無窮。雖日治中流無益也。中流不治。則蓄泄無方。雖日治下流無益也。下流不治。則水無去路。雖日治中流亦無益也。上流者高堰周橋翟壩是矣。高堰宜幫閘也。周橋不可開也。翟壩宜堅築也。則淮水不致旁泄。得以全力衝出清口。上而清口不淤。下而高江不溺矣。再高堰之上有歸仁隄。又宜照舊制實築也。歸仁堤築而洪澤湖來流減半。高堰翟壩俱爲易守。則來源既少。而上流治矣。中流者。自淮至揚運河漕隄是也。舊制十里設一小閘。旱則蓄澇。則泄以濟漕運。以衛民田也。又隄西諸河。霖雨非常。及清江浦之上通濟閘水下注。與盱眙天長高良澗水陡發。運河不能容受。於是在山陽則開涇河黃浦二大閘。在寶應高郵則開子嬰溝大閘。在江都則開金灣三閘。及新河十四里芒稻河東西兩閘。自邵伯至江。不過三十二里。泄水則爲直捷。康熙年間。河院王光裕又於西閘之西開閘三門。亦因此地洩水最

易也。但金灣開門尙窄。開下新河孔家灣南北淤沙淺窄。宜開通廣闊也。再將陸漫溝以北。開一二大閘。使運河水勢南北分洩。則蓄洩有方。而中流治矣。下流者。則范隄各場之海口是也。雲梯關在昔止爲淮水尾閘。故能容受。而無沙淤之患。自宋神宗熙寧間。黃河南徙。黃始入淮。濁流夾沙而行。稍一旁決。則勢緩沙停。沙停河塞。愈塞愈決。愈決愈塞。且黃家嘴七里溝。相繼旁決。而雲梯關大淤。正坐此病。是雲梯關爲黃淮兩水之尾閘。乃第一要緊海口。不必言矣。其外若山陽之廟灣海口。鹽城之石碓天妃廟海口。興化之劉莊青龍橋口。白駒之鬪龍港口。草堰之滄河口。小海之小海圍口。泰州丁溪之龍開港口。河埭車兒埠之滔子壩口。皆以洩隄東七邑之水者也。年來非不開放。而田廬不免淹沒。人民不免漂溺。雖破格蠲賑。而仍不免於水患者。有二說焉。一則各海口離漕隄俱三四百里。而遙紆回曲折。不能直達也。一則下河七邑。四高中窪。地形如釜。沿隄減開之水。譬之由釜邊而入。范公塘各場口地勢反高。譬之由釜邊而出。夫水由釜邊而出。則釜底之田廬已宛在深淵矣。昔輿志有云。沿隄三十餘減開之水。滔滔東注。非民田受之而焉往也。又王文通云。隄東下河之水。旣不通江。又難到海者。誠有見也。故運河之水。導之入江入海者。上策也。不得已而洩之下河。則當準漕隄開口之水。與各場海口之數相等。庶來源去路。足以相當。而其中之行水河路。積年淤塞。尤不可不亟爲深浚者也。在涇河黃浦之下。則射陽湖一路。子嬰溝之下。則鹽城舊官河一路。清水潭之下。則泰山廟東河一路。以及興化之海溝河。白望河。車路河。邵伯之下。則顏家莊。楊家莊。以達樊汶。及秦州西溪河。并各場之串場河。與范隄東達海河路。俱開通深闊。則水有去路。而下流亦治。

矣。江都縣志。今按淮揚下河水利。與堰盱洩水各壩。相爲表裏。堰盱諸壩爲來源。范隄各閘爲尾閘。而下河高寶興泰東鹽境內各河。爲洪湖減漲趨海之要道。循軌則爲利。泛濫則爲害。前人所論。固已盡之矣。然古今形勢。遷變不同。康熙年間。業已歷次濬治。節洪湖來源。開歸江去路。民獲稍安。不數十年。淪胥仍告。蓋非治之未周。實守之未善也。山陽寶應地居上游。凡開洞減下之水。入海較捷。泰州東臺雖處下游。而地勢高亢。惟高郵西承各湖。並山盱洩下之水。由湖入運。由運以達州東。各河與化居高郵之東。范隄之西。泰州東臺之北。鹽城之南。不僅高郵各壩之水。須由縣以達范隄。卽泰州東臺之水。亦半由縣經行。故淪胥之患。與化獨甚。高郵次之。泰州無虞。而東臺又次之。鹽城則又次於東臺。大濬之後。地方鹽務有司。果能一守成規。歲加修治。雖未能益令寬深。亦可不致涇塞。乃地方七屬。各守一隅。鄉民惟利目前。罔顧鄰境。爲壑旋通。旋塞。實由於此。不獨此也。東臺縣志言。高郵泰州與化東臺下注之水。皆入串場河。分流各閘及小閘。下射陽湖入海。如果各閘支河深通。原屬建瓴而下。何致終年積水爲患。實緣定例每逢三月。卽將各閘堵閉。不使洩水。以利鹽行。至九月方許起除。迨至伏秋盛漲。閘內田皆被淹。一遇洪湖水大。開放車運南關諸壩。水全下注。該五州縣俱成澤國。閘外入海之各支河。在昔未嘗不通。無如自三月閉閘之後。旣無清水下注。又兼夏秋海潮盛漲。沙淤口門。及九月開閘後。清水下注。其勢已弱。不能刷深。日久積高。水無去路。能不泛濫乎。若再將串場河及上游各支。淤較高之處。復加挑深。勢必倒漾。儼大爲開道入海之渠。不使三月閉閘。又恐有礙運鹽。凡治下河水利者。不能不籌畫於商與民也。雍正六七年間。開浚下河淤濬。

湖河設立涵洞開座。乾隆四年特派大理寺卿汪澹，總辦淮揚水利。經營三四年而竣事。九年又命尙書勦親勘，復又浚治。二十二年又命侍郎嵇璜總辦其事。三十四年蓋自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十六年三十餘年之間，於洪湖則改建五壩，酌定啓壩水誌，以節上源。於高甘則增改開壩。與山圩相應，大開歸江之路，不令多注下河。修建范隄十八閘，以暢去路。其疏浚七邑支幹入海各河，不啻至再至三，乃皆旋通旋塞。鹽務及地方有司，不知率由舊章，而下河七州縣，遂有水而無利矣。乾隆三十年後，雖小有補苴，未嘗全局十八閘已多圯損。鹽務歷久未修，惟石隄天妃二閘，每當壩水下注之時，尚可通流。而自高郵至鹽城計六百餘里，以建甌奪迅之來源，而紆回屈曲，始則自西而東，繼則由南而北，流行數州縣，而出十數丈之閘門，即使海口寬深，各屬河皆通利，而來多去少，壅漲之患，不待智者而始知矣。自雍正迄今，其間創建改易，或經震斷，或採羣言，謹就徐景曾下河水利考，爲之臚列。首敘運隄開壩涵洞下注之水分達各河之路，次敘各州縣上承下達各河，終敘范隄各開入海之道，其成案則編年以入，章履焉。

淮安以下運河，東岸至灣頭開，各開壩洩下之水，歸海河道。山陽境內頭洞起，至李宅洞止，水達北溪河，入馬家蕩，由射陽湖入海。迤南寶應境內黃浦開水，入黃浦溪，東入凌溪，黃昏蕩，達九里蕩，與馬家蕩相連，由九里溝西建岡河，東至鹽城縣，北串場河，出范隄，由石礎天妃等閘入海。迤南喬家洞，學洞，孫家洞水，入蜆蠶蕩，達馬家蕩，同前入海。縣南躍龍開水，下望直港，入獐獅蕩，由火盆蜆蠶蕩，達馬家蕩，同前入海。獐獅蕩之東，亦有河道，北通馬家蕩，迤南湯閘洞，朱馬灣閘，從

家洞、郎兒開各水。下獐獅、火盆諸蕩。匯入大縱湖。出東塘西塘等河。由北串場河同前入海。迤南張成洞、胡成洞、永安開、軍民洞水下。廣洋湖、達平望湖北入蜈蚣大縱湖。出西官河。經鹽城縣。南串場河。出石磯開入海。亦可由大縱湖之東。達興鹽界河。以出范隄。青龍八竈二開入海。迤南子嬰開水下。子嬰溝。經時堡鎮。達護金蕩。蜈蚣湖。出東官河。由紀家港歸南串場河。出范隄。青龍八竈大團等開入海。亦可由護金蕩。達北官河。分入越河與鹽界河。出范隄之前三開入海。迤南高郵境內界首開慶豐洞二開頭開通湖橋諸水。下洋馬蕩、沙母蕩、馬奔莊蕩。入護金蕩。出海溝河。白塗河。歸串場河。出范隄。由草堰開入海。迤南南水關涵洞、琵琶洞水下。運鹽河。達棋盤蕩。同下三壩之水。並入於海。又南南關大壩南關新壩五里中壩水下。南澄子河。歸總澄子河。經棋盤蕩。出梓新車路諸河。歸串場河。出范隄。由丁溪開入海。亦可由棋盤蕩向北。通得勝湖。東經白塗河。出范隄。小海開入海。又南車邏壩開水下。新泰興港。達棋盤蕩。同前入海。又南火姚開水下。淥洋湖。達棋盤蕩。又南甘泉縣境邵伯以北昭陽壩三開二開諸水。下苻絲湖。北入淥洋湖。經總澄子河。東入棋盤蕩。由梓新河同前入海。以上各開壩下注之水。出范隄各開入海者。照歷次奏圖所繪。敍列下河各州縣境內。上承下達河道。山陽縣境。涇河。淮安府志。乾隆五年。總辦水利大理寺卿汪澂。副都御史德齡。題准疏浚。自開口至南簷。長八千八十一丈五尺。接南簷下分挑支河二道。一入安豐河。長一千六十六丈。寬三丈。一入太倉支河。長一千五十五丈。寬三丈。俱入馬家蕩。嘉慶二十年。普律挑浚。自開口至南簷。河長八千一百四十五丈。在山陽縣境六千一百二十六丈。在寶應縣

境二千十九丈。又南經至梁社。凌支河長五百四十九丈。在寶應縣境。又北岔至碾子社。凌支河長二百七十四丈。在鹽城縣境。共用銀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五兩零。民捐官辦。涵洞河。見前。北溪河。見前。南溪河。見前。鹽城縣境。新官河。淮安府志。治西七十五里。其水由大縱湖東北流出。天妃關新河。洩水最捷。七邑民命攸關。康熙二十六年。侍郎孫在豐監修下河水利。挑浚海口。乃西由江官港至岡門東五十餘里。挑挖深闊。直達新洋港入海。東西界河。淮安府志。治西南一百里。與興化縣分中流爲界。其水自大縱湖入口。東流七十里。至劉莊關。今名大團圍。歸關龍港入海。又自海口北流。經岡溝入串場河。出石碓口入海。雍正七年。大學士陳元龍開浚下河。由五龍口挑至劉莊。計五十里。乾隆三年。巡撫許容。奏准首開界河之未開者。俾興泰之水。注於大縱湖。未入新河。先入界河。興鹽之民賴之。九年。再浚。嘉慶十八年。自寧灣起。估浚河長九千五百六十丈。南串場河。淮安府志。治東南二里。其水自秦州海安壩。至劉莊場。入鹽境。出石碓口。雍正七年。浚。乾隆十年。又浚。以上新官河。出天妃口。東界河。南串場河。俱出石碓。而縣境內西南一帶之支河。又俱入此三河。東官河。淮安府志。治西南六十里。其水南接興化。西接界河。由界首鋪入口。合西官河。至涇口入新官河。乾隆九年。挑紀家港河。淮安府志。治東南自興鹽界起。迤東至串場河。盪頭角。長二十八里。乾隆九年。浚。西官河。淮安府志。治西南五十里。其水接溱澱河。計十五里。合流於東官河。乾隆八年。浚射陽湖。淮安府志。治西北一百四十里。西北抵山陽界。分中流爲界。由故晉至噓口入海。今分阜邑。康熙十三年。勘浚下河海口。特命按察司于成龍董其役。侍郎孫在豐繼之。自宋家舍至岡門。凡浚通

四十餘里。三十五年童營決口，並鄰湖之支口亦塞。三十八年，上諭下河現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場河射陽湖蝦鬚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歸海。四十五年，欽差督浚蝦鬚溝，由是射陽湖出路始開。**北串場河**，淮安府志治西北三里，其水由汶河分支，經新興場上岡鎮，復繞范公隄東北流七十里，至阜寧縣入射陽湖。舊串場河，劉端浦南有河不通，其北並無河道。乾隆三年，廷尉汪澂副憲德齡總辦水利，挑浚深通，一以洩汶河之水，直達射陽湖，一以灌一百二十里，從古無河之高田。七邑窮黎漁樵於海，其利甚溥。嘉慶十八年，自皮岔口起，至阜寧境劉莊止，估浚河長一萬六千九百八丈五尺，商辦。**東塘河**，淮安府志治西北五十里，其水西南接西鹽河水，西北入射陽湖。西鹽河爲東塘河之上流，二河久淤。乾隆四年浚，**西塘河**，淮安府志治西北九十里，其水由沙溝北流一百十里，會東塘河，由油葫蘆港入射陽湖。**馬家蕩**，淮安府志治西北一百里，山寶鹽三邑分界，東西三十里，南北五十里，水入射陽湖。**西鹽河**，淮安府志治西北八十里，其水由西塘河黃土溝入口，東北至新河廟，轉北入東塘河。乾隆五年浚，以上三河一蕩，俱入射陽湖下海，而縣境內西北一帶之支河，又俱入此三河一蕩。**廖家港**，淮安府志治西北六十里，其水自東塘河東流至上岡鎮，入北串場河，出范隄。乾隆五年浚，今改名上岡河。嘉慶十八年浚，河長四千五百四十丈。**草堰河**，舊名院道港，淮安府志治西南七十五里，其水由東塘河東北流，至草堰口，入北串場河，出范隄。乾隆五年浚。**新洋港**，淮安府志在縣北門外二里，承天妃石碓兩路之水，東會關龍港入海，港寬十五六丈，至二三十丈，深二三丈，自康熙二十六年大開新官河，暢流入海，此港不待疏浚，而深寬逾於舊

時三倍。以上兩港一河，皆在范隄之東，爲入海之路。阜寧縣境。串場河，淮安府志在射陽湖南岸，南接鹽城北，串場河在阜境者長六十餘里。嘉慶十八年浚，此河北通射陽湖。按阜寧串場河之東，有陳家衝開河，在北草堰開河之北，其東與鹽城之上岡草堰二河匯注野潮洋入海，並有分支，北入射陽湖。寶應縣境。黃浦溪，揚州府新志在縣北二十里，黃浦鎮南，西通運河，有開，東入凌溪，會射陽湖。乾隆二十一年浚，此即山陽境內之南溪河。按嘉慶十八年，疏浚下河河道，奕圖黃浦開下注之水，達蜆蠓蕩，北入馬家蕩，以入射陽湖，並無凌溪之名。至馬家蕩，淮安府志言舊郡志載，射陽湖在府治東南七十里，山寶鹽三邑分界，則馬家蕩即射陽湖之一隅，止因湖日淤，歷次請開，但稱射陽湖，後遂以入海之河爲射陽湖，而湖身之猶存者，均名爲馬家蕩云。據此，則馬家蕩之與射陽湖，乃一而二者也。凡寶應境內運河東岸開洞，東注之水，折而北趨，有稱入馬家蕩以達射陽湖者，有稱竟達射陽湖而不及馬家蕩者，皆無不可也。蜆蠓蕩，揚州府新志在縣東北四十里，南通火盆蕩，西北入馬家蕩，火盆蕩，揚州府新志在縣東三十五里，南通獐獅蕩，北達蜆蠓蕩，西北接黃浦溪，由東而北，入馬家蕩，獐獅蕩，揚州府新志一作章思蕩，在縣東南四十里，南通廣洋湖，北接火盆蕩，西接城子河，由東而北，入馬家蕩，廣洋湖，揚州府新志在縣東南五十里，東西十里，南北三里，南通子嬰河，北通獐獅蕩，西接潼河，承運河各開洞之水，東北會三王溝，入射陽湖，東南通沈梁港，三王溝，揚州府新志在縣東六十里，西南通廣洋湖，中貫箕山，東北入射陽湖，子嬰溝，在縣南六十里，西通運河，北通廣洋，南達洋馬蕩，東入海陵溪河，海陵西自泰州北界起，由南而北，以

至寶應在縣東九十里，俗呼琵琶頭，高郵與化以此河中流爲界，嘉慶十八年浚，子嬰河尾長一千九百三十六丈，又自闌下起至海陵溪河止，兩岸築隄長七千六百三十一丈，民捐官辦。按子嬰闌在寶應境，其東注之河，則在高郵境內。高郵州境。洋馬蕩卽清水潭之上游，揚州府新志作羊馬兒蕩，寬二里，長三里，在州東北十五里，南有仁字等支河二道，通運鹽河，北通子嬰河，西承界首，以南州城以北運河闌洞下注之水，東達沙母蕩，馬奔蕩，入海陵溪，沙母蕩，府志在州東北四十五里，南有頭二三溝，通運鹽河，北通子嬰河，西通洋馬蕩，東達馬奔蕩，入海陵溪，馬奔蕩，揚州府新志作馬踏港，在州東北七十里，南有支河三道，通運鹽河，北通子嬰河，西通沙母蕩，東達海陵溪，運鹽河，揚州府新志名闌河，又名東河，在州北遐觀橋下，南有寶帶等支河七道，通總澄子河，北通洋馬沙母蕩，馬奔三蕩，西連市河，東達海陵河，河之南爲南上河，河之北爲北下河，南北田地，以此而辨，宋元祐間，郡守毛澤民於此置斗門石闌，以時蓄洩，隄之南北皆爲良田，嘉慶十八年，間段浚河長三千八百丈，又培兩岸隄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丈，民辦澄子河，揚州府新志名城子河，西有南北二河，南承南關大壩新壩五里中壩三壩之水，北承運鹽河，由新河南注之水，匯爲一河，南有菱絲溝，南山陽河關河，以達泰興港，北通運鹽河，東達海陵河，嘉慶十八年，間段挑河長六千九百十丈，又培兩岸隄長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九丈，民辦菱絲溝，揚州府新志在州東二十五里，南通泰興港，北通澄子河，泰興港，揚州府新志無此河名，而嘉慶十八年奏浚下河河道圖內，繪有此河，在城子河之南，西承八里堡涵洞車邏闌壩火姚闌下注之水，東入海陵河，南通淶洋湖逍遙河，北通澄子

河嘉慶十八年浚河長二千五百五十二丈又培兩岸隄長三千四百七十丈民辦。按泰興港府州志中皆未開載惟嘉慶十八年奏圖之內有此名目考府州志載輿圖八里堡洞車避開壩火燒關四處洩下之水皆入南澄子河而奏圖則繪南北澄子爲二小河其東匯爲一河名總澄子河與府州地圖及舊有河圖互異。淶洋湖揚州府新志在州南三十里半屬甘泉縣水經注作陸陽湖西接運河隄蔡家潭東河形東通迨遙河紀家河南通菱絲湖北通泰興港海陵溪河揚州府新志在州東北七十里興化寶應二縣俱有海陵溪其實一也江南通志載亦名橫京河。按海陵溪由泰州西北界尖接淤溪北尾起北流至寶應東南界折而東趨興化境內之蜈蚣蕩止河亘南北高寶興化以河之中流爲界自北而南首承子嬰河之水穿溪以達平望湖次承洋馬沙母馬奔三蕩之水穿溪以達護金蕩又次承運鹽河之水穿溪經興化縣南趨得勝湖東南入車路河又次承泰興港之水穿溪趨喻墩河達棋盤蕩東南入梓新河。甘泉縣境。葑塞湖揚州府新志在城東北五十里北通淶洋湖南接艾陵湖。按現在淶洋湖之南艾陵湖之北有湖名葑絲而府州志內並無葑絲之名以所處之地計之似卽葑塞近又呼爲恆子湖西承昭關壩下注之水南入艾陵北達淶洋。艾陵湖揚州府新志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邵伯鎮東西接運河二三閘東南趨江都縣之孔家涵河入鹽河東北達山陽河山陽河江南通志載在府城東北六十里北經高郵州東四十五里又北自三梁橋入運鹽河。興化縣境。大縱湖揚州府新志在縣西北四十五里自湖心與鹽城分界。按圖載鹽城之南山寶雨縣之北有湖橫亘南北北曰馬家蕩南曰九里蕩再南曰大縱湖再南

曰蜈蚣湖名目各殊其實則一蜈蚣湖。府志乃吳翁湖。昔有吳高尙隱於此故名。在縣北二十三里。湖在興化境內者。西通葦蕪蕩。廣洋湖。東通興鹽界河。南通平望湖。西南通海陵溪。平望湖。揚州府新志。在縣北二十里。南通護金蕩。北通平望湖。西通海陵溪。護金蕩。揚州府新志。名烏金。興化縣志。作烏巾。在縣治西半里。西通海陵溪。東通北官河。府志又言護金蕩合蜈蚣大縱九里。馬家等湖。隨爲一河。其東北出蝦鬚溝。經阜寧。出射陽湖入海。南官河即運鹽河。縣南四十五里。接泰州之寧鄉河。北流至縣南。轉東。又北流爲北官河。又北入鹽城。此河南北橫亘。凡高郵境內。西水之達范隄。各河者。皆穿此河。東注。府志言。南接高郵州河口鎮之豐樂橋。似有未確。河口鎮在高郵鹽河之尾。入海陵溪處。且在興化縣治之西也。得勝湖。揚州府新志。即率頭湖。在縣東十里。廣袤皆二十里。西通運鹽河。東達車路河南。通棋盤蕩。棋盤蕩。揚州府新志。作旗干蕩。在縣東十三里。西接劄墩河。達鹽河。東南入梓新河。東塘港。西塘港。揚州府新志。在縣東六十里。南通泰州運河。北通鹽城。南北橫亘。按。東西塘港。南北橫亘。南抵東臺。蚌蜒河。北抵興鹽界河。凡西穿鹽河。東注范隄。各河之水。皆穿此河。下達。南抵泰州鹽河。猶係未分。東臺以前之言。串場河。揚州府新志。在縣東一百二十里。舊志所名。興鹽河是也。河沿捍海堰。即范公隄。經各場。北達鹽城境內之南串場河。按。興邑串場河。南自東臺界起。北至鹽城界止。河之東。即范公隄。自北而南。有大圖八窰。青龍一里墩。並北中二開。再南。有白駒。葦子草堰各閘。以上皆興化縣之經河。南北橫亘者。以下皆東西河。上承西來之水。東出范隄。以入於海者。興鹽界河。揚州府新志。在興化縣之東北。爲興鹽分界之處。水入場河。出范隄。

青龍八窰大團三開海溝河。揚州府新志在縣東北四十里。在界河之南。西達運鹽河。東入揚河。出范隄自駒一里墩等四開。嘉慶十八年。浚河長八千五百五丈。前七開並運南葦子開洩下之水。各有引河。匯入鬪龍港。東北趨入海。開下各引河。嘉慶十八年。浚。共長二千一百九十一丈。商辦。白塗河。揚州府新志在縣東十里。又在海溝之南。西達鹽河。東入東臺縣境。串揚河。出范隄。小海開。嘉慶十八年。浚。河長八千五百二十七丈。民辦。開下引河。達王家港入海。十八年。取直挑河。長四千二百四十丈。商辦。車路河。揚州府新志在縣東三十里。在海溝河之南。西經得勝湖。以通運鹽河。東南入東臺縣境。串揚河。北折出范隄。丁溪開。嘉慶十八年。浚。河長五千二百三十八丈。民辦。開下引河。達古河入海。十八年。浚。最淺之戴家古淤河。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丈。商辦。梓新河。揚州府新志在縣東南十五里。在車路河之南。東通塘港。西達得勝湖。通志言。梓新河在興化縣東四十里。按。輿圖河在車路河之南。東達河梁合串揚河。乾隆十一年。二十八年。屢浚。河東南入東臺縣境。串揚河。北流出范隄。丁溪開入海。嘉慶十八年。浚。河長六千三百十丈。民辦。蚌沿河。揚州府新志。河防各書作蚌艇河。在縣南三十五里。在梓新河之南。西接亭陵鎮。與泰州分界。東下一百二十里。入東臺境內。串揚河。乾隆八年。二十八年。屢浚。嘉慶十八年。又浚。河長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丈。泰州境。運鹽河。揚州府新志。有西南北三河。西運河自江都灣頭鎮而東。經州西二十五里。斗門鎮入州境。卽漢吳王濞開。以通運者。南運鹽河自州治南折而東。抵通州。以及各鹽場。入於海。北運河在州治北。通十二鹽場名串揚河。一統志載。運鹽河自灣頭開洩。邵伯運河之水。東流經泰州西三十里。斗門

鎮。又東至城南北通城濠。貫城爲市河。中經運河壩。又東行一百二十里。至海安鎮。入如皋縣界。此府志所稱西北二運河也。自城南運河壩。分支南流。爲濟州河。三十里至廟灣。二十里至泰興縣之紫墟鎮。西南達揚子江。商舶多由此入。此鹽河之支河。又北運河自秦州城北一里之東西二壩南。接市河水。北至新城。分爲三。一自新城東北流十五里。至於祈河。府志一名淤溪河。在州東北三十里。又東四十里至秦潼鎮。又東六十里至西溪鎮。卽晏溪河也。舊志謂之西溪。一自新城北行經港口鎮。又北經寧鄉鎮。又北達興化縣之運鹽河。亦曰浦汀河。府志在州北。自魚行壩直抵興化高郵寶應。卽海陵溪也。一自新城西北行八十里。至樊汶鎮。亦曰運鹽河。西溪又分爲二。自西溪東出。歷梁黎安豐富安三場爲闊河。又南行四十里至海安鎮。鎮南卽運鹽河也。一自西溪東北出者。經東蘆河梁二場。謂之串場河。與興化縣之運河會。興化運鹽河自高郵州西接新開河。東流八十里。抵河口鎮。一名閘河。亦曰東河。匯下河。匯州東南白塔澄子山陽諸河水。入興化縣界。南通蚌蜒河。又東至縣城南。分流爲城河。經得勝湖。又東爲車路河。東流九十里。入秦州界。今屬東臺。匯串場河。歷丁溪草堰諸場。北流至縣東十里之白駒劉莊二場。又北達鹽城縣界。石礎天妃二閘入海。通志雍正九年。濬秦州鹽河及串場車路海溝諸河。築堰建閘。工程告竣。按輿圖府境自運河以東。鹽河最大。秦州之鹽河。所以洩邵伯水查秦州之西。有江都芒稻石羊諸河。已在上游先爲分洩。不僅恃秦州入江。高郵之鹽河。所以洩新開湖。一南從秦興通州入海。一北從鹽城入海。二河支分派別。屈曲相通。而邊海之串場河。橫絡南北。其東入海之路。有四。一曰天開河頭。在河梁場東西。承梓新河。

水。一曰苦水洋在天開河頭北。丁溪場東。西承車路河水。一曰闕龍港。在苦水洋草堰東北。西承白塗河及海溝河水。又北則爲劉莊海口。入鹽城縣界。雍正九年。濬泰州運鹽河二萬五千七百八十八丈。串場河一萬一千餘丈。又浚車路海溝等河。凡入海各處。建閘宣洩。乾隆九年。浚南北串場河。十二年。河底開深五尺。二十八年。重浚。並各閘外引河。嘉慶十八年。浚泰州斜豐河。此河西通甘泉之艾陵湖。東通興化蚌蜒河。長五千八百七十三丈。兩岸築堰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六丈。又浚漢河長一千二百六十丈。兩岸築堰長二千五百二十丈。民辦。東臺縣境。梓新河。蚌蜒河。揚州府新志。興化東臺兩縣。皆載有此二河。乃兩縣分屬之故。已詳興化縣下。運鹽河。揚州府新志。在縣西南。自海道口起。西南由時堰鎮。出青蒲角。經秦潼淤新。抵泰州。一百二十里。又自秦潼西入思賢港。一經喬樹。抵邵伯。一百八十里。一出孔家涵。由六閘。抵郡城。二百七十里。上承上運河。各壩減下之水。由祿洋。艾陵等湖。經秦州小溪河。入運鹽河。歸串場河。出丁溪閘。下古河海口。入海。乃各場運鹽總匯。兼利民田灌溉。行水金鑑所謂下運河是也。又名北運河。雍正乾隆年間。屢浚。嘉慶十八年。自秦潼起。經海道口。北連串場河。至草堰閘止。估浚河長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丈。又培築秦隄長九千九百丈。商辦。縣志載。本擬二十年夏興挑。會大雨不果。串場河。東臺縣志。衆水匯歸之河。故曰串地。繞鹽場東。以范公隄爲環。故曰串場。自泰州海安徐家壩起。歷富安等十一場。至阜寧射陽湖出口。爲秦州串場鹽河。今自海安徐家壩西百子橋涵洞。至富安場通遠橋。五十里。北經安豐梁垛二場。至縣城。又五十里。自縣城南門。經河梁場入海道口。在縣治西門外。舊分海大口。未築范公隄以

前之海口也。今爲串場蚌蜒梓新河出入門戶。由丁溪草堰白駒劉莊伍佑各場。至鹽城縣一百六十里。自鹽城縣北由廟灣場至阜寧縣一百六十里。上承下運河蚌蜒梓新車路白塗海滄界河之水。由丁溪小海草堰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石礎天妃正越各閘。入古河口王家港鬪龍港新洋港射陽湖等海口歸海。爲各場運鹽通津民竈田疇灌溉之資。且爲七州縣洩水下游要道。自河梁至富安。爲南串場河。自廟灣射陽湖南岸入口。歷鹽城縣。至河梁。爲北串場河。雍正乾隆年間。歷次疏浚。嘉慶十八年。浚北串場河。自海道口起。至草堰南閘止。計長四千一百丈。二十年挑南串場河。自富安通遠橋起。至安豐南石橋止。計長三千三百九十丈餘。安豐梁梁東壘河梁四場。因雨暫停。至今未辦。原估東壘境內串場河。自秦潼起。至草堰北閘止。應挑河長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丈。幫築秦隄九千九百丈。今鹽務止浚長四千一百丈。十八里河。東壘縣志。在治南十八里。自梁梁串場河迤西。至殷莊十八里。又自殷莊至縣城南門十八里。故名。嘉慶十八年。估挑連支河共長四千二百丈。鹽務未辦。大尖河。東壘縣志。名六十里河。又名三汊河。在縣治南二十五里。自安豐串場河之李家港迤西南六十里。出青蒲角。由秦潼抵秦州。嘉慶十八年。估挑至富安界止。河長九千九百三十丈。鹽務未辦。

范公隄。卽捍海堰。起自阜寧縣之廟灣射陽湖。南經鹽城東臺。折向東南。沿如臯通州至呂四場。天后宮止。延長六百一十一里。有奇。內自廟灣至丁溪場。隄長一百九十二里。八分。自丁溪至富安場。隄長九十九里。二分。自富安至呂四場。隄長一百五十三里零。李世祿南河圖說。按行水金鑑引河

防志言。范公隄一名捍海堰。宋天聖間。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時所築。從廟灣沙埠頭。歷鹽城興化泰州如皋。至通州界止。共長五百八十二里。比圖說所載六百一十一里之數。計少二十九里。沿隄墩臺四十三座。開洞八座。此隄束內水。不致傷鹽。隔外水。不致傷稼。乃濱海一帶之屏障也。淮安府志言。范公隄即捍海堰。安東志名古淮隄。隄在鹽城自東北直抵通泰海門。唐大歷中。黜陟使李承爲淮南節度判官。謂海潮漫爲鹽漭。雖良田必廢。請自楚州鹽城南抵海陵。修築捍海隄。綿亘兩州。潮汐不得浸淫。宋天聖中。張綸刺泰州。專圖修復。時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悉力贊之。謂當移隄勢而西。稍避其衝。仍疊石以固其外。紆斜逶迤如坡形。不與水爭。天聖五年功成。因名范公隄。長一百四十三里有奇。脚闊三丈。面一丈。高一丈五尺。元詹士龍爲興化縣尹。請發九郡人夫併築。十有六月成。延亘三百餘里。明萬歷十年。總漕都御史凌雲翼。題准修築。建洩水涵洞水渠十七處。石閘一座。洩捍兩得。十五年。巡撫都御史楊一魁。以黃淮交漲。舊閘洩水不及。山鹽六邑。田沈水底。挑浚廟灣射陽湖等處河道。水有所洩。范隄乃固。今考乾隆十二年。淮安府知府衛哲治所修府志載。鹽城捍海堰。治東一里許。宋史河渠志載。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延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其功甚偉。歷時既久。傾圯不存。至天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請於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工。乾道八年。提舉趙伯昌。復請隨時修葺。從之。元詹士龍爲興化令。修築。明景泰三年。知府邱陵委千戶馮祥主簿袁敬重修。宏治間。都御史張敷華。委官陸本修。嘉靖十七年。縣丞吳翥修。萬歷十一年。清河尚書凌雲翼。巡按御史姚士觀。巡鹽御史任

養心會題委知縣楊瑞雲運判宋子春修建洩水涵洞水渠十七座石閘一座十二年四十三年又修至國朝乾隆三年總理水利汪澂德齡暨諸河道同時鳩工修築趾三丈二尺面一丈二尺高一丈又考東臺縣志載范公隄一名捍海堰當縣治東西之中綿亘各場隄之東屬龜隄之西屬民街市閘閘多處其上隸縣境者二百十里南接如阜北接興化鹽城晏溪志唐大歷元年黜陟使李承任淮南節度判官憂海潮漲漫田疇盡廢乃自楚之鹽城入揚之海陵綿亘百餘里築堰以捍海民獲奠居宋開寶中知泰州事王文祐增修之後漸圯頽天聖元年范仲淹監西溪驛倉條其工役程度白運使張綸酌量移堰稍近西溪以避海潮衝擊仍壘土以固其外延袤迤邐如坡形不與水爭雖有洪濤不能爲患綸陳其事請以范仲淹任興化令二年遂與斯役起自海陵東新城至虎墩越小淘浦以南值隆冬雨雪連旬潮勢洶湧兵夫在泥淖中死者二百餘人會朝廷遣使按視將罷之後命胡令儀爲兩淮都轉運使以察可否令儀常宰海陵熟知其利害乃抗章請必成之時仲淹丁母憂去任猶遺書堅綸志綸自請兼知泰州以總其役自五年秋越六年春堰成長二萬五千六百九十六丈六尺計百四十三里趾厚三丈面三之一崇半之版築堅固輒發周密潮不能侵自是流移復業者三千餘戶人呼爲范公隄以仲淹力贊之也虎墩卽今小海越小淘浦卽今安豐宣和中水勢奔衝淹沒田地周三百餘里乾道七年海湖復衝擊二千餘丈蓋堰雖跨三州而在通楚界者少故泰之損者獨多知州徐子寅興工修治因議請置鹽場官分治其境場大使之設始此淳熙元年諸司復料工役以知泰州事張子正請也就舊基形勢修築其鹽場窰又別爲隄岸以避潮汐

而防廢壞。卽今馬路。二年冬。張子正以修繕勤勞。喪於河口。知州魏欽緒接任。竟其工。八年。擢舉趙伯昌奏請修葺。紹定七年。風潮逆猛。又損四百餘丈。適年乃克修築。不能如天聖中鞏固矣。元至正二十七年。提舉朱冠卿。以堰損於湖。檄官同視。復集兵夫。節修五千餘丈。迨詹士龍令興化。請發九郡人夫並築。十有六月而成。時獲一方石。上刻逢齋再修。景祐二年八月仲淹記。十三字。人多異之。新舊鹽法志。明洪武二十三年。潮發。捍海堰壞。死者三萬人。朝命起蘇松淮揚四郡人夫修築。成化七年。潮發。死者二百餘人。又命起淮揚二郡人夫修築。十三年。巡鹽御史雍泰。正德七年。巡鹽御史劉士縉。嘉靖十九年。海門令汪有執。先後修築。萬歷十年。都御史凌雲翼。題准修築。建洩水涵洞。水渠十七座。石閘一座。十一年。分司蔡文範。十五年。巡撫楊一魁。四十三年。巡鹽御史謝正蒙。兵備道熊尙文。先後修築。至國朝康熙間。令臺使重修。雍正十一年。詔以范公隄爲沿海藩籬。鹽場屏障。急應修築。命總督魏廷珍勘修之。十二年。河督高斌奏准。於柘茶角斜等處。先後動支運庫銀。陸續築固。又隄頂修開車道。埭口。每里設堡夫一名。計程三百五十六里。共設堡夫三百五十六名。每名每月給工食銀五錢。於運庫商捐項下支給。卽募沿隄附近居民充當。毋庸建造堡房。朝來暮返。每日挑積土牛。修補殘缺。責成該地方河員查核。乾隆五年。大理寺卿汪澹等疏。柘茶角斜二場。范隄殘缺。加築格隄。建設涵洞。十一年增修。二十二年。還築開洩。河湖異漲。缺口。二十四年。鹽政高恒。奏明通泰。二州范隄修築工程。踰於鹽務。分別緩急。分年商捐辦理。嘉慶四年。富安安豐等場。海潮倒灌。巡撫岳起。飭范隄各場。加築堅固。毋許開放。十年。河湖異漲。十一。十二。十三年。漕隄屢決。照乾隆七

年十八年例開隄宣洩積水後皆還築以防海溢查范公隄起於廟灣廟灣昔屬鹽城雍正十年析山陽鹽城兩縣之地添設阜寧縣廟灣遂屬阜寧止於通州延袤六百餘里自唐迄明接築起止志乘所記亦復大同小異卽府州縣志各敘本境詳略不同如揚州府新志敘興化泰州東臺東臺本泰州地乾隆三十六年析泰州西北之地添設東臺縣故東臺縣志所敘遠年之事皆稱州而三州縣之范隄開壩置而弗論於此知文獻之無徵康熙以後以范隄爲山圩五壩尾閘於是趨開培隄疏浚河道壘煩答慮屢派重臣創爲經久良謀自乾隆二十七年以後垂今六十年雖因時補苴大概規模並無更易至雍正乾隆年間興辦下河水利修治范隄不過節修故無段落長丈可記今就志乘所載有關蓄洩之沿隄開座北起鹽城之北草堰開南迄東臺之丁溪開創建裁改逐一臚列以備參閱一本淮安等府鹽城等縣志並鹽城等縣丞天妃等開官事宜冊自丁溪開南至通州隄間亦有開壩事屬水利鹽法無關河工故省不錄

鹽城縣境 **北草堰開** 在縣治北七十五里草堰口雍正七年建乾隆五年總理水利汪澹德齡委官移建劉端浦隄門一按開在范隄之東草堰河內草堰河本名院道港乾隆五年改名**上岡開**在縣治北四十五里上岡鎮雍正七年建於串場河西岸乾隆五年移建今處隄門一按開在范隄之東上岡河內上岡河本名廖家港乾隆五年改名河北流與草堰河合並入海**天妃開**在縣治北門外二里舊河寬二十七丈爲七邑洩水要口每秋潮水越口而上苦不可飲鹵不可灌甚則漫溢民田土不可耕屢議建開率以河身甚寬土患浮濡而止乾隆三年撫臣許容治河疏內請於此建開總理水利汪澹德齡親往相度其議

遂定，乃建立斗門五磯，心四，闊九丈，雖上流暴水驟至，不無阻束之虞，而鹽邑斥鹵之患，庶乎少免。開建於乾隆五年，五孔四磯，心高二丈四尺，砌石二十層，每孔金門寬一丈八尺，嘉慶六年修。天妃越閘，在縣治北門，距正閘百餘步，乾隆十二年，知縣黃垣詳建，閘三孔二磯，心高一丈九尺二寸，砌石十六層，每孔金門寬一丈九尺二寸，嘉慶六年修。石磯閘，在縣東門外一里，明萬歷四年，知縣杜善教，請浚河建閘，河通海潮，擁至壞，開傷田廬，八年，巡鹽御史張璧，奏請築塞，仍於石磯南，別置閘備潦，雍正七年，大學士陳元龍鄂爾泰，奉命閱視水利，仍請立閘，乃與上岡草堰二閘，先後建築，以禦鹹潮，閘二孔一磯，心高一丈六尺八寸，砌石十四層，每孔金門寬一丈六尺，該閘地勢較高，天妃開七尺，洩水有限，乾隆六年修，嘉慶六年又修。按天妃石磯二閘之水，皆由新洋港入海。查東臺縣志載，乾隆元年，總督趙宏恩題准，石磯口一閘，歸鹽城縣丞管理，廖家港草堰口二閘，歸新興場大使管理，新洋港海口，設犂船二隻，混江龍二具，每歲春秋二汛，拖刷二次，每次以十日爲率，實成鹽城縣丞，五年，吏部覆准，總辦水利汪濬德齡，以新建之天妃閘，並上岡北草堰二閘，距該場司窻遠，請於天妃石磯二閘，設閘官一員，上岡北草堰二閘，設閘官二員，十年，總督黃廷桂奏准，將鹽城上岡草堰兩閘官裁汰，改爲丁溪海堰閘官，又天妃閘官册開，現管天妃正越石磯三閘，額設閘夫四十名，皂隸二名，每名每月工食銀四錢八分四釐二毫五忽，在鹽城縣庫支領。興化縣境大團閘，距劉莊場北二十五里，在治東北，乾隆十二年建，兩孔一磯，心高一丈三尺二寸，砌石十一層，金門各寬一丈八尺，板皆雙槽，八窻閘，乾隆十二年建，兩孔一磯，心高一丈三尺二寸，砌石十一

層金門各寬一丈七尺二寸，板皆雙槽，開距劉莊場署一里，又名一里墩開，青龍開，距劉莊場署南半里，雍正七年建，兩孔一磯，心高一丈三尺二寸，砌石十一層，金門各寬一丈八尺，乾隆二十三年拆修，板皆雙槽，向亦安豐巡檢經管，雍正十一年改歸場大使管理，管范公隄南北長五千五百九十餘丈，計三十一里零，前三開宣洩高郵各壩減下之水，由南北官河海溝河與鹽界河歸申場河出開，由開下引河至鬪龍港，計程四十里，又自鬪龍港至大洋，計程一百五十里，該三開共設開夫二十名，每年除閘額給工食銀一百二十兩，係於地丁項下由縣分季支領，開係劉莊場大使專司啓閉，河係安豐巡檢兼理，各開金門向設開板雙槽，禦潮蓄運，迄今年久失修，板繩朽爛，節詳請修，未蒙鹽務發辦，開下引河於嘉慶十八九年挑浚，現在深通，各開年久失修，開底形如釜底，開牆倒卸，磯心動搖，滲水，經劉莊場大使於二十三年在開下築土壩啓閉，該場南至白駒界十二里，北至大團開二十五里，開北三里，至鹽城伍佑場界，按大團八窰青龍三開坐落劉家場，八窰青龍二開向歸場大使經管，大團開係安豐巡檢經管，乾隆二十六年總督高晉以該開去巡檢駐劄處相距九十餘里，難以遙制，將大團開歸併劉莊場大使就近兼理，一里墩開在治東南，距白駒北開一百十丈，北距青龍開十七里，乾隆十二年建，五孔四磯，心高一丈三尺，砌石十一層，每孔金門寬一丈八尺，磯心各寬一丈四尺，板皆雙槽，白駒北開建於明季，雍正十三年重修，乾隆五年移建，開一孔，高一丈四尺二寸，砌石十二層，金門寬一丈八尺五寸，板雙槽，白駒中開距南開二百六十丈，建於明季，雍正十三年重修，乾隆五年移建，開一孔，高一丈三尺五寸，砌石十二層，金門寬二丈板

雙槽白駒南閘。南距東臺境草堰閘三十里。建於明季。雍正十三年重修。乾隆二十二年改建。兩孔一磯。心高一丈四尺五寸。砌石十二層。每孔金門寬一丈九尺五寸。磯心寬一丈五尺五寸。板皆雙槽。前四閘東禦海潮。西洩上游海溝等河。並串揚河之水。由閘入引河。達馬港口牛灣河。經鬪龍港。歸海。計程一百八十里。各閘年久未修。已將損壞。閘下入海河道。亦間淤淺。乾隆五年。設立閘官一員。管理白駒三閘。二十二年。一里墩開成。並令兼管白駒三閘。額設閘夫二十二名。一里墩閘額設閘夫十四名。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在興化地丁項下支領。四十七年。奉督漕撫三院刊立石碑。每年三月朔日。各閘下板。雙槽填土。蓄水運鹽。九月朔日。啓放洩水。東臺縣境。草堰越閘。亦名葦子港閘。在縣治北二十八里。葦子港。乾隆十二年改建。三孔兩磯。心高一丈三尺二寸。砌石十一層。每孔金門寬一丈六尺。磯心各寬一丈二尺四寸。板用六槽。分洩草堰正閘之水。亦入鬪龍港。歸海。閘久未修。草堰正閘。在縣治北二十八里。雍正七年改建。兩孔一磯。心高一丈四尺七寸。砌石十四層。每孔金門寬一丈六尺。磯心寬一丈二尺五寸。板用四槽。東禦海潮。西洩高郵興化湖河之水。由閘入鬪龍港。歸海。計程二百十里。小海越閘。在縣治北二十五里。乾隆十二年建。兩孔一磯。心高一丈四尺四寸。砌石十四層。每孔金門寬一丈六尺。磯心寬一丈二尺七寸。板皆雙槽。分洩正閘之水。亦入王家港海口。歸海。年久未修。閘已塌壞。小海正閘。在縣治北二十五里。雍正七年改建。兩孔一磯。心高一丈二尺八寸。砌石十二層。每孔金門寬一丈六尺。磯心寬一丈二尺。板皆雙槽。東禦海潮。西洩泰州東臺串揚河。並興化車路河。烏金蕩諸水。由閘入王家港。歸海。計程一百二十里。閘久

未修。丁溪閘在縣治北十八里。明萬曆十一年。巡按姚士觀疏。與小海閘同建。舊係二孔。雍正七年。修乾隆十二年。改建五孔。四磯。心高一丈三尺二寸。砌石十一層。每孔金門寬一丈六尺。磯心寬一丈二尺五寸。板用十槽。東禦海潮。西洩泰州。興化。蚌。艇。梓。新等河。蕩之水。南洩富安。安豐。串場河之水。由閘達古河口。歸海。計程一百八十里。閘久未修。查東臺縣志載。乾隆元年。總督趙宏恩奏准。草堰小海。丁溪三閘。各歸場大使管理。王家港海口。設犂船二隻。混江龍二具。每歲春秋二汛。拖刷二次。每次以十日爲率。責成泰州州同。經管十四年。總督黃廷桂奏准。將鹽城上岡北草堰兩閘官裁汰。改爲丁溪海堰閘官。三十九年。總督高晉奏准。裁丁溪閘官。改設富安司巡檢。所有閘務。歸併海堰閘官兼管。丁溪閘原設閘夫四名。改建五孔後。添設十一名。小海草堰正越四閘。原設閘夫二十七名。內裁十一名。爲富安巡檢弓兵。共計閘夫三十名。每名每季給工食銀一兩五錢。在地丁項下支給。又閘官冊開。乾隆四十七年。奉督撫鹽三院刊立石碑。每年三月朔日。下板填土。築壩蓄水。運鹽。九月朔日。啓板。五十五年。奉分司東臺縣興化縣議。詳司道督撫鹽院批准。監立石碑。草堰正閘正孔。援照鹽城石磯閘之例。仍留一孔。用雙槽閘板啓閉。以濟鹽運。再查舊圖所繪。下河范公隄閘河情形。如阜縣境角斜場起。范隄之東。由北而西。止於古河東岸。有土隄一道。註稱馬路。此即東臺縣志所謂其鹽場窰所別爲隄岸。以避潮汐。而防廢壞。註稱卽今馬路者也。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二

運河水江以南七郡運河 原委八

運河自鎮江府丹徒縣西北之京口，經府城西南，有支港入於大江，又東南經練湖，東經丹陽縣西北，分繞城之左右，而南分一支入於大江，又南有南運河，自溧陽金壇，合長蕩湖支津及太平河來會，又南有丁義河白鶴溪，自金壇縣來會，皇朝通志。

江南運河自鎮江府治丹徒縣西北之京口，正北對揚州府之瓜洲，西口江心有金山，山之南卽渡舟所經也，口西南岸卽銀山，亦曰蒜山，運河經其麓，南經府城西，稍南入閘，折而東，經城南，又東十餘里，經丹徒鎮南，又東折而東南，有支港北流至大江，支港在丹徒鎮東，其入江之口在府城東北十餘里，又東南經新豐鎮，西上下練湖之東，練湖自北而南，長數十里，形如葫蘆，腰綑在運河西岸，北曰上練湖，當新豐鎮之西南，南曰下練湖，南至丹陽城西，運河之西岸，至丹陽縣城西北，分絡城之左右而南，其東經城北者，東北分一支爲九曲河，東北至包港鎮，北入大江，包港口在丹陽東，稍北七十餘里，口對岸正北爲泰州境，正東爲泰興縣西境，運河至城南，有南運河，南自溧陽金壇北流，會長蕩湖支河及太平河來會，南運河原出溧陽西南之胥河，西北至舊縣，上與河，縣南之戴埠河者，會於縣城，實東南至宜興，東入震澤，爲荆溪之上源，見後太湖卷，運河自縣城北，西連上與河，東連徐舍河，北流數十里，會東北來之崑崙河，卽長蕩湖西南支津也，又會西南來上與支津之南

渡河。又北流三十里。會西南來上興支津之北。渡河。又北流。有金壇西境之茅山水。自西北來。會而長蕩湖正西支津。亦自東南湖溪鎮來會焉。又北至金壇縣城西南。分經城西南二面。其東經城南者。於城東南有長蕩湖西南支津。亦曰運河。自東南來。會折而北。經城東。有直塘河南通常州府城。稍北分一派。東北流。又分二派。西曰丁義河。東曰白鶴溪。其正支北經城西。又折經城北。會東支水。北流。爲南運河。經延陵東鎮之西。又北數十里。分爲二派。一東北流。正支西北流。至丹陽城南。有太平河西南。自延陵西鎮東北流來會。又北入運河。長蕩湖亦曰洮湖。在金壇東南。宜興西北。其水亦東南入震澤。見後太湖卷。又東南流。會南運河東北出之支津。又南數十里。會南來之丁義河。又東南會南來之白鶴溪。丁義河白鶴溪。卽金壇城東北分南運河一派東北流。而又分爲二派者。水道提綱。

鎮江府運河。自常州府武進縣界西北流。入經丹陽縣城南。又西北流。經丹徒縣西。又北踰大江。入揚州府江都縣界。雍正三年。詔發帑修濬運河閘壩。自江口至奔牛閘一百六十里。其歲修則以江浙原編修河銀協濟。乾隆七年。撫臣陳大受奏請每歲撈淺。責之丹陽丹徒二縣縣丞。六年大挑。專責鎮糧廳承辦。以爲定例。大清一統志。今按。乾隆五十四年。裁鎮江府水利通判。改歸江防同知兼管。隸淮揚道。嘉慶七年。奏明與揚糧廳改隸常鎮道。又按。六年大挑後。改爲三年大挑。每年歲修至今因之。

漕渠舊志不載渠所自始。今謹按王志而參考之。秦鑿丹徒曲阿。見吳錄輿地志。齊通吳會。齊志丹

徒水道入通吳會。隋大業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按舊志，引唐孫處元所撰圖經云：雲陽西城，有水道至東城而止。建康實錄：吳大帝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中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楫。號破岡瀆，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船楫不復行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溝。在句中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三十六里五埭，注句中容界，西流入秦淮。至陳霸先，又湮上容瀆，而更修破岡瀆。隋既平陳，詔並廢之。則知六朝都建康，吳會漕輸自雲陽西城水道，徑至都下。故梁朝四時遣公卿行陵，乘舫楫自方山至雲陽。隋大業中，煬帝幸江都，遂東遊吳會，始自京口開河至餘杭。此說不然。京口有渠，肇自始皇，非始於隋也。蓋六朝漕輸，由京口泛江，以達金陵，則有風濤之險，故開雲陽之瀆，以達句中容。而京口固未嘗無漕渠也。詳諸實錄，所謂東郡漕艦，不復行京江之語，可見輿地志。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爲水澗，奏請於丁卯，港立埭，又齊志：丹徒水道入通吳會，皆六朝事。尤爲明驗。則是煬帝初非創置，不過開使寬廣耳。及觀京口詩集，宋乾道庚寅郡守蔡洸，濟渠河成，郡人顧致堯作詩記之，有曰：兩岡相望山壁立，地形脊高勢回。稍練湖寸板，雖得尺，慶亭泄去如昆閩。自從秦鑿興藉徒，大業廣此肆遊娛。歲久不治成廢廢，下視一線皆泥塗。觀此則渠始於秦明矣。宋天聖中，開新河，宋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兩浙轉運副使言潤州新河舉工，降詔獎之。慶歷中，疏蒜山河，慶歷中，鄭向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渠，抵於江。治平中，修夾岡河道。治平四年七月，都水監言兩浙相度。

到潤州。至常州界。開洶運河。廢置堰閘。乞候。今年住運。開修夾岡河道。從之。政和中。開西舊河。政和六年八月。敕鎮江府旁臨大江。舟楫往來。每遇風濤。無港可容泊。以故三年之間。溺舟船凡百餘艘。訪聞西有舊河。可以避急。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計度。深行浚治。委官處畫。早令告功。乾道中。自丹陽濬至夾岡。自利涉門浚至江岸。乾道六年。郡守蔡洸。自丹陽之南。濬河至夾岡。八年。郡守宋自利涉。門之北。濬至江岸。郡倅陶之真。有記。今不存。淳熙中。自京口開濬至江口。淳熙二年。郡守張津。自京口開以北。濬至江口。文惠錢良臣。記在府治。今亦不存。嘉定中。自江口濬至城南門。嘉定志。嘉定癸酉時。史彌堅領郡事。與運副吳鑑。總領錢仲彪。沿渠按視。通行打量。自江至南水門。共長一千八百六十九丈。約總用濬渠修閘三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二工。又慮農事將舉。役民非宜。官軍健捷。器用利便。宜委戎司。庀其役。規模先定。條列上聞。明年報可。乃決渠水。立表識程。功作越四月。連渠底。縱閘至十餘丈。深至丈餘。禮部侍郎李璽。及彌堅。皆有記文。多不載。元至元大德間。屢募洶淺。泰定間。復加濬治。泰定元年正月十七日。庀役。三月四日竣事。每夫日給官米三升。中統鈔一貫。凡費米三千一百一十八擔五斗。鈔一十萬三千九百五十貫。鎮江府志。明洪武初。京口閘廢。東南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所阻。鎮江府劉辰。乃於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作壩修閘。運道乃通。永樂間。浚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達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澗則改從孟瀆。右趨瓜洲。抵白塔。以爲常。永樂二年。浚丹徒通湖舊河。景泰元年。築丹陽甘露等壩。天順中。重濬。復鑿社稷壇西隙地。以通濠塹。達於漕河。正德二年。復浚白塔河及江口四閘。自鎮江裏河開浚。漕舟出

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崇禎間。張國維巡撫江南。十一年築鎮江漕渠。報竣。崇禎初。知縣石確重浚漕河。極其寬廣。此後民得休息二十餘年。本朝順治九年開濬。康熙六年重濬。丹徒縣志。

漕渠在丹徒界者四十五里。在丹陽界者九十里。地勢如建瓴。上置京口閘。下置呂城閘。每冬閉閘。蓄水以濟漕艘。不足則以湖水助之。又去呂城十八里。設奔牛閘。水利官親臨閘上。俟漕艘畢入。先閉奔牛閘。後啓呂城閘。以防水洩。嘉靖之季。此制漸弛。冬運河水淺阻。輒驅百姓開濬。隨濬隨淤。歲以爲常。知府吳擢謙曹一鵬范世美始修復舊制。鎮江府志。徒陽兩邑民挑京口一帶運河。歲竭財力。至雍正二年。特諭督撫漕河四臣。悉心籌畫。或令地方官支用地丁錢糧。或令河員專司其事。於河帑內開銷。再浙省蘇松向有協濟之例。或令六郡共襄工費。以濟運道。妥議以聞。是年會議大挑物料人工。動用國帑。其歲修仍令六郡協濟。而責之徒陽二邑。疏上。敕部議報可。其浚河人夫。比照淮河之例。官爲雇募。豁除徒陽民累。至每年撈浚。動支樂生洲租息。徒陽二縣河工。向係水利廳經管。雍正二年後。請發司庫匣費。動用報銷。乾隆二十三年。徒邑有樂生洲入官田灘租息。經巡撫莊有恭奏准。抵充撈浚運河之用。五十四年。水利廳奉文。裁汰河工。歸鎮江府管理。如租息不敷。仍請司庫撥項湊辦。丹徒縣志。

元天歷二年。重建漕河分渠道。通江各建石閘。以引蓄江水。丹徒縣志。今按。此卽橫越二閘之始。練湖在縣北。周回四十里。新唐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里數多寡不同。輿地志。晉時陳敏

爲亂據有江東務修耕織令弟詣遏馬林溪以溉雲陽號曲阿後湖世說新語謝中郎經曲阿後湖曰故常淵注停著納而不流卽此一曰練湖一曰練塘在縣治北一百二十步唐時近湖居民築隄橫截一十四里取湖下地作田遂分上下二湖永泰中轉運使劉晏刺史韋損狀請重開下湖南唐昇元中浚治之復作陡門以通灌漑宋紹聖中蘇京重浚紹興七年向子誼增二斗門一石礎淳熙中增置陡門礎函記略曰自長山合八十四流而爲辰溪自辰溪而爲湖湖又自別爲重湖隄環湖四十里而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半殺其上舊疏爲陡門者五爲石礎者三爲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蓄洩也今加板於礎者十有二加函之管數倍之而易陡門之柱以石者抵函之數景定中修築岸埭元初居民占租爲田至元三十一年仍濬爲湖大德九年重修海陵陳膺記泰定元年復加修築至治二年總管毛莊言練湖淤淺宜依灤山等湖農民取泥之法用船十艘以五千料爲率每船用夫三名以竹罾撈取淤泥日可取泥三載十船計三十載三月通計二十七萬載令附近田多上戶驗糧出備船夫每夫官給米三升鈔一兩如此於民甚便監工丹徒縣主簿馬榮祖言上下二湖別無上源正藉高麗長山八十四岔山水入湖近年湖底狹蓄水不及一尺若依灤山取泥之法恐地利與彼不同徒費工役不若就湖取泥修築陡埭令其高闊卽可澆水灌田計料合修埭長四千七百八十二丈計九千五百六十四步下廣三丈六尺上廣一丈二尺加土不等共一十七萬五千六百八十尺每工挑土四十尺計用二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二工并築打一萬八千工共二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二工每日三千工九十日可辦自泰定元年正月十七日至三月四日

官給備直，修築完具。知事翟思忠作記。明洪武辛巳，知府劉辰，知縣董復，重修埭閘。正統辛酉，知縣陳誼，令耆民督役，築埂植柳，及修東埭二陡門。景泰中，巡撫都御史周來學，又加修治。成化初，知縣蔡實召民修築坍塌，加修陡門函管。宏治中，知縣高謙復修築之。萬曆十三年，知府吳擢議重立湖禁。知府吳擢議條議練湖受長山八十四岔之水，下通運河，周回四十餘里，分上下二湖界以中埭。見有石閘三座，蓋引上湖之水，以漸達之下湖。更有石閘三座，石礎一座，則引下湖之水，以漸達之。運河又有涵洞十二處，則引上下湖以達之。田間涵洞，以時啓閉，則民間之旱澇無虞。閘座以時啓閉，則運河之蓄洩有備。行令該縣水利官，每年春初，督修湖隄，以防衝決。著爲令。其費取之湖中漁課，不足，則以修河米銀益之。本府水利通判，不時查閱，一應啓閉事宜，悉聽經理。若有勢豪侵業撓法者，參呈究治。撫按會題下部覆奏，依擬行外，仍議每年八月初旬，兵備道呈請撫按巡江，行委各府理刑官一員，到湖查勘。庶法在必行，利垂永久。鎮江府志。今按：順治九年，巡按秦世楨開復康熙十三年，撫院馬祐續修。十九年前，撫幕將上湖分撥一千餘畝，給京口投誠之人墾種。餘聽徒陽二縣民上價開墾。四十九年前，撫子題請下湖，仍留蓄水。嘉慶十五年，知府黎世序重修。鎮江府人有練湖志。

九曲河在丹陽縣北，首起漕渠，尾距江口，委折七十餘里。鎮江府志。

又東南分一支曰孟河，入大江。至常州府西北分二支曰橋河，曰新園河，入大江。有長蕩河支津，自宜興縣來會，分一支經江陰縣，入於大江。又東分一支曰曹港河，通江陰、常熟、崑山、太倉諸境，連河經無錫縣。

西北分一支。經江陰。會諸水入大江。又南有湖隸鎮水。自溧陽、宜興、金壇來會。經無錫縣城。又南分一支。爲二派。通常熟崑山諸境。皇朝通志。

又東經呂城鎮。鎮在丹陽東南六十餘里。又東南經奔牛鎮。鎮在武進西北五十里。稍東南分一支。曰孟河。北流百餘里。入大江。口在孟河城之西北。卽包港鎮之東南也。又東至常州府西北。分一支。曰橋河。卽得勝港。東北流九十里。入大江。口在孟河口城東南三十里。又東至府城西北。隅分一支。曰新園河。東北流百里。入大江。口在連江橋河口之東南十餘里。圩塘鎮之西北。其北岸卽泰興縣南河口也。運河分爲二派。其一經城西而南。有直塘河西。自金壇城東來會。卽南運河支津。東西長百二十里。折而東。經城南。有長蕩湖東北出之支津。自南經舊塔鎮北流來會。卽宜興城北之運港也。自宜興城北北流。分數支。港東入太湖。其北流者爲運河北數十里。又分支津。東南入太湖。其北流者。經鐘溪司西北。會長蕩湖東北出之支津。又東分一道。東通無錫。其北流者。經舊塔鎮西。又北曲。曲流五十餘里。至常州府城南。與運河會。其一東經府城北而東。分一支。爲山塘河。通江陰縣南諸河。又分爲二。一北于君山。入大江。口在江陰城西北之君山西。正北對隔江之靖江縣。一東曰橫河。東入大江。口在江陰東六十里。正東岸對隔江通州。西南黃泥山。其南經府城。東會城西。南水。東南流。又東分一支。曰曹港河。東至四河壩。北達江陰。東通常熟。東南連崑山太倉者也。又東南經橫林鎮西。又東南至無錫縣西北境。東分一支北流。曰亭塘河。東北會諸渠於四河壩。以北達江陰。東流匯爲聞莊崇村西坪三蕩。北會黃泥港。泰和塘二河及嚴塘河。東北至楊舍鎮。東入大江。口在江

陸東南百里，東北岸卽通州狼山，而東南支渠曰長涇白湖，直接常熟。見前。運河又南，有湖隸鎮北一水，自西接溧陽，西南接宜興，西北接金壇，東流來會湖隸，在宜興東北百里，其水西北分長蕩湖支津，西南分宜興東北下邳鎮諸水，東流至無錫西北，入運河。又東南至無錫縣城，分絡左右，而南有太湖北口，於城西南相會。太湖在無錫城西南十餘里，凡支渠分洩湖水者，皆見後。運河自城之東南，東南流經蕩口鎮西南，東分一支爲二派，北曰蕩口河，東北會白湖水，東南曰白瀆河，東北會昆城湖於常熟之南，東會元和塘水及新河塘湖於崑山之北者也。水道提綱。

常州府運河自蘇州府吳縣界西北流入，經無錫縣城東，又西北流，逕武進縣城南，又西北流，入鎮江府丹陽縣界。通志：運河在府南，自望亭入無錫縣界，流經郡治，西北抵奔牛鎮，達於孟河，行百七十餘里，吳夫差所鑿。隋大業中，自京口穿河至餘杭，擬通龍舟，此其故道也。自唐武德後累濬，遂爲江南之水驛云。河渠志：望亭北爲常州府無錫縣境，又北二十里曰新安，又北三十里經縣城南，引而西北十里至高橋，合江陰縣運河，又北二十里經洛社，又北二十里經橫林，爲武進縣境，又引而東北十里經戚墅堰，十里經丁堰，二十里達常州府城。大清一統志。

江陰運河自邑南迎無錫五瀉之水，過青陽崇市，而會於九里河，從九里河屈曲而北，抵朝宗門南水關入城。宜興荆溪運河由慶源門抵鍾溪，六十里爲武進界。常州府志。

剩銀河在縣西北六十里，南通得勝新河，北流十八里，入揚子江。明洪武二十五年疏鑿，臨江置閘，永樂九年堙塞，閘官傅文達以聞，命廷臣按視，謂非要道，閘與官俱廢。常州府志。

洞子河在縣西十里。南枕運河。北入澡子港。常州府志。

得勝新河。舊名烈塘。在縣西十八里。連江橋。南枕運河。北行四十三里。入揚子江。宋紹熙間。郡守李

嘉言嘗浚臨江置閘。即魏村閘。明洪武二十四年重浚。深二丈。廣十二丈。改今名。常州府志。

孟瀆河。即古孟瀆。在縣西三十里。奔牛鎮東南。枕運河北流六十里。入揚子江。風土記云。七里井有

孟瀆。漢光武初嘗潛宿井旁。民爲指途。達江。潞卽位。命開此瀆。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浚。延袤四十一

里。溉田四千餘頃。南唐保大初。修水門。宋慶歷三年。令楊輿諭民。疏治復通江流。祥符圖經引巴州

刺史羊士諤記云。此瀆以近孟城山得名。或云孟嘉僑寓之地。又云孟簡初浚。未詳孰是。明洪武二

十七年重浚。止通輕舟。閘官裴讓。陳江南漕運之利。永樂四年。命通政趙居任等。率常蘇松三府丁

夫。濬導。僅十晝夜。訖工。比舊倍加深廣。宏治八年。復浚。命工部侍郎徐貫疏。淪浹月。告成。嘉靖初。跨

孟瀆築城。備倭。河復淤。二十五年。知縣楊巍丞。吳文泮重濬。萬歷五年。御史林應訓。募夫再濬。深廣

併及支河。國朝順治十六年。議沿江列戍。凡通江支河。悉閉塞。西北諸鄉。屢告旱災。康熙二十年。巡

撫慕天顏疏。請重浚。募夫挑堰。三月復故道。江潮灌輸。水利之大益也。常州府志。

又南經潞墅關。有光福河。自太湖來會。又東南至蘇州府城。分絡左右。而南有木瀆河。自太湖合石湖諸

渠來會。城東南北三面。支港縱橫。屬縣並達。皇朝通志。

運河。又東南經潞墅關。有光福河西自太湖東流。經木瀆鎮北而東來會。又東南分爲數汊。正派東

南經虎邱山麓。又東南至蘇州府城西北。分絡左右而南。於城之西南。有木瀆河西自太湖東流。經

金墅鎮。北合石湖諸渠來會。城東南北三面支渠縱橫。屬縣並達。東北爲元和塘。北通常熟。東爲官塘河。東通崑山太倉。東南通嘉定及松江各縣。南爲呂淞江。西洩太湖之水。以東注大海。運河於府城南。稍東而南。又有太湖諸水。支汊相接。又南至吳江縣北。又南經城東。有太湖支津。東南流爲吳淞江。吳淞江見後。又東南並太湖。經八拆鎮。又東南有松江府河。自東南來會。又南經平望。又南經梅堰。有溪河。卽湖州府運道也。西南經震澤鎮。東北流來會。水道提綱。

蘇州府運河。自嘉興府秀水縣。流經震澤縣。南平望鎮。曰南塘河。亦曰上塘河。與荻塘河合流。曰官塘河。西北行四十里。至吳江縣城東。曰北塘河。亦曰古塘河。凡三十里。至夾浦。入長洲縣界。又西北入吳縣界。爲胥江。爲南濠。又北繞白公隄。出望亭。入無錫縣界。明統志。運河在府城西十里。南連嘉興。北接無錫。又有新開河。在府西三里。南濠。其水由閘門運河轉西北。入楓橋運河。大清一統志。

吳縣長洲元和三縣運河。在府城西漕渠。考自吳江縣南平望鎮。接嘉興府界。引而北。四十里抵吳江縣。又北五十里。經府城西。又北三十里。達滄墅。西又十五里。至望亭。接無錫縣界。水利書云。運河自嘉興石塘。由平望而北。繞府城爲胥江。爲南濠。至閘門無錫北來。水自望亭而南。經滄墅。楓橋。東出渡僧橋。交會於閘門。絕灣湍急。故釣橋爲第一洪。崑山新陽二縣。運河曰至和塘。在城南。舊名崑山塘。北納昆城湖。南吐松江。風濤馳突。爲舟楫田廬患。宋至和二年。縣主簿邱與權。修築隄防。橫絕巨浸。積土爲塘。因以紀年爲名。自是相繼修浚。今自府城婁門而東北二十里。經沙湖。又東經唯亭及真義浦。至縣治。一南繞城爲濠。東行轉北。一北行而東。橫貫城中。又東入太倉州界。常熟昭

文二縣運河。在縣城南。又南十五里。歷華蕩。又南二十五里。爲吳塔與長洲接界。又南爲永倉敵樓。經蠡口陸墓。抵郡城齊門。凡九十里。折而西。合於楓橋運河。舊名元和塘。唐元和三年。郡守李素所開。今呼爲常熟塘。蘇州府志。

經吳江縣北。而東貫吳淞江。又東南有松江府河來會。皇朝通志。

吳江震澤二縣運河。在城東。自嘉興府王江涇而北。凡三十里。至縣境之平望鎮者。曰南塘河。亦曰上塘河。自湖州府南潯鎮而東。凡五十里。至平望經鴛鴦湖。與南塘河合者。曰西塘河。亦曰荻塘河。二河旣合。曰官塘河。西北行四十里。至城東。又引而西北。曰北塘河。亦曰古塘河。凡二十里。至夾浦。入元和縣界。蘇州府志。

吳淞江自太湖分流。出吳江縣。東南經吳縣。合龐山湖。經崑山縣西。又經青浦之澱山湖。入華亭縣境。合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五浦水。入上海縣。西北至黃浦。合嘉興平湖縣水。及蘇州澱山湖。滙爲三泖湖。東北入於海。皇朝通志。

吳淞江古名笠澤。亦曰松陵江。自太湖分流。出吳江縣城東南之長橋。東北流。合龐山湖。湖在蘇州府城南二十里。又東南爲黎湖。菱湖。葉澤湖。新湖。皆曲折旁注。與吳江境地相接。又東北經唐浦。折東南流十餘里。爲舟直浦。卽古角里。在崑山城西四十里。又東南流經澱山湖。湖周二百里。北爲崑山。東北爲青浦。東爲松江府。入松江府境。合趙屯。在松江府西北七十里。大盈在府西北六十里。顧會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崧子在府北十五里。盤龍在崧子浦東。五大浦流。入上海縣西北境之宋家

橋。又東南流。至縣東北三十六里。與黃浦合。又迤邐爲吳淞口。入於海。水道提綱。

松江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亦曰松陵江。自吳江長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又東合崧子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至宋家橋。轉東南流。與黃浦會。而入海。松江府志。

黃浦亦曰春申浦。在松江府城東南十八里。既會吳淞。俗因稱吳淞江爲黃浦江。其上游卽嘉興府秀州塘水。與蘇州府澱山湖水滙爲上中下三泖湖。三泖湖闊十八里。其西岸達澱山湖十里。其東岸達松江府城三十五里。爲數郡衆流之滙。凡嘉湖以東太湖以南諸流並會。平湖縣北境水亦北流注之。至黃浦。又折而北。經上海縣城東二里。又折而東北。與吳淞江合。水道提綱。

黃浦在郡南境。或稱春申浦。其首曰橫潦涇。受黃橋斜塘及秀州塘水。東流至詹家滙。爲瓜涇塘。濱池而東。凡南北兩滙之水。皆入焉。至鄒家寺。折而北。流趨上海縣。東西兩滙之水。皆入焉。明洪武間。吳淞江淤塞。永樂元年浚江通海。引流直接黃浦。遂名黃浦江。今橫闊六七里。折東北入海。松江府志。

婁江今日劉家河。自太湖分流。經吳江縣西北。至蘇州府城西。入運河。又東受陽城巴城諸湖水。經崑山縣南。又經太倉州城南。諸水悉會。至劉家口。入於海。其別支爲七鴉浦。自崑山合常熟諸水。至太倉州。北入於海。皇朝通志。

婁江今日劉家河。自太湖分流。於吳江縣西北十八里之鮎魚口。北流至蘇州府城西三十里之木

瀆口由胥門外日暉橋入運河。經城東爲婁門湖。又東至瀆墅湖。在城東南二十里。又東爲陳湖。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又東受陽城崑山西三十五里。巴城崑山西北二十里。二湖之水。經崑山縣城南一里。又東四十里。經太倉州城南。自州西南諸水悉會。又東稍南七十里。曰劉家口。入於海。自此浮海至崇明百二十四里。元人海運由此入海。七鴉浦在太倉州北三十六里。本婁江之別支。自崑山至和塘。而北合常熟諸水。爲七浦。經州西之直塘市。又東三十里。經沙頭市塗松鎮。至七鴉口入於海。水道提綱。

薛澱湖一名澱山湖。在府西北七十二里。南接三泖。東由大盈浦。北由趙屯浦。以洩於松江。三泖曰圓泖。曰大泖。曰長泖。爛路港長十八里。界大小連湖之間。北接薛澱。南通泖湖。爲華亭奉賢婁縣金山青浦五縣糧艘入湖運道。水勢寬深。湖口近起沙帶。糧艘自泖來者。多由清水港轉入爛路港。松江府志。

婁江西受震澤。東逕蘇州府婁門東下。又東至崑山。爲至和塘。又東至太倉州境。爲太倉塘。太倉塘自崑山縣治東三十六里。至太倉州城。又大西門出東水門閘。吳淞江西受震澤。東逕夏駕浦。又東至嘉定。又東迤北至寶山。太倉州志。

又南有溪河。卽湖州府運道。東北流來會。皇朝通志。

太湖諸水。荆溪在宜興縣城南。其在城西者。曰西溪。東曰東溪。凡廣德州溧陽金壇諸縣水。皆來會。東北流至百瀆口入太湖。金線泉河出長興縣西北境。東南流至夾浦港入太湖。合溪卽簪溪。

亦名茗溪。出長興縣西。東流。有南溪來會。經縣北。運河支渠來會。至大沈灣港。入太湖。茗溪出孝豐縣南之天目山。經縣城東北。流經安吉縣東南。分二支而合。會諸水。又分二支。一經長興縣東南。合運河。又分二支。一支仍入運河。一支與正流合。至湖州府城西。有餘不溪來會。又分二支。一爲小梅溪。入太湖。一會府城東諸水。至大錢湖口。入太湖。餘不溪卽東茗水。其上游曰北溪。出臨安縣西北。與孝豐界之東天目山東南流。一源曰南溪。出臨安縣西。與於潛界之化龍鎮東流。與北溪會。經餘杭縣南。分二支而合。有武康縣水來會。北流有小山河。自錢塘縣北界來會。經德清縣南。有封溪及後溪。自武康縣來會。分爲三派。一東塘河。自德清經歸安石門縣。至湖州府城南。一西塘河。行德清縣境。一正流。經武康縣東。至湖州府城西南。並合。又分支津。一經嘉興府西北境。又經吳江界。入運河。正流會茗溪水。至大錢湖口。入太湖。七十二澗。在烏程縣者。三十有八。在長興縣者。三十有四。並入太湖。太湖卽古震澤。亦名具區。又名笠澤。五湖環二省。常州、蘇州、湖州三府。宜興、荆溪、武進、陽湖、無錫、金匱、吳縣、長洲、吳江、震澤、長興、烏程、歸安十三縣。地下流入海。最大者曰吳淞。江曰婁江。皇朝通志。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在江南常州府城東南百里。蘇州府城西南三十里。浙江湖州府城北二十八里。湖之上源在西。曰宜興百瀆。在西南。曰吳興茗諸溪。宜興荆溪。在縣城南。其在城西曰西溪。東曰東溪。凡廣德、溧陽、金壇及縣西諸水。俱匯流於西溪。貫城繞郭而東。是爲東溪。又東北四十五里入太湖。曰百瀆口。又有竹山港。在縣東北六十五里。湖州府水。俱入太湖。其港最大者。府治烏

程縣東北之大錢湖。正北之小梅湖。二口爲西南孝豐安吉州之苕溪。及南臨安、餘杭、武康、德清之餘不溪。二水之匯。而長興縣在府西北。其東入太湖。有三港口。大錢港口在府城東北十八里。馮水之口二十有八。其支港口黃泥港。在城北四里。趙小梅港。以入太湖。在府城北十八里。馮水之口有八。長興北境水曰金線泉河。出西北境顧渚山。南流。有金山水自西界來會。東南流。經水口鎮南。又東南折而東流。至縣東北境之夾浦港。入太湖。水長百餘里。港口東北對湖中大雷山。西境水曰合溪。出縣西東流。至合溪鎮。南有南溪支津。自南來會。又東流。經城北。又東運河自東南及南溪正流。自西南來會。而支渠北來相通。又東北至大沈灣港。入太湖。港南又有新塘港。卽南溪。自縣西南來。東北流入太湖。苕溪源出孝豐南天目山。北流折而東北。俗曰龍溪河。七十餘里。合南來一水。折正北流。經城東。又北流七十里。經安吉城東南。有東溪河自東南來會。北經城東。又北二十里。分爲二派。一正北流。有橫溪。西南自龍潭山東北流。經安吉西境。而東北來會。又東北經小市鎮。北梅溪鎮南。又東北流。其一派東北流。會東溪支流。經小市鎮南。又北經莫干山西麓。而二派復合。總曰龍溪河。亦曰梅溪。東北至和平鎮。北受南一小水。又分爲二派。一正北至長興縣東南。合運河。又西北。而長興縣南之南溪來會。南溪出長興西南四安鎮。東北流數十里。分二支。一北流。經縣西境。與合溪會。其正派東北流。經縣南境。又分二支。其正支北流。與運河北經縣城東。又分三渠。一東南通小梅河口。入太湖。一東北至大沈灣港。入太湖。一北合合溪。東北於夾浦港。入太湖。其東南流會苕溪。又北於長興縣東分二支。一東南於小梅河口會正流。一東北入大沈灣港。而一派東北流。合運

河東至湖州府城。西有餘不溪。自南來會。又北於城西北分二派。一正北流。爲小梅溪。數十里。折而西。會南溪支津。北入蔡浦港。入太湖。卽小梅湖口也。一東抱城北而東。會城東諸水。又東北至大錢湖口。入太湖。是爲最大水口。東北六十里。卽湖中小雷山。又東分一小支。於新涇港入太湖。餘不溪卽東苕水。其上游卽臨安縣之南北溪。北溪出縣西北天目山。東南流經縣北。又東南至青山鎮。南。南溪出縣西化龍鎮。東南流。合西南一水。東流經縣城南。又東流。折東北。與北溪會。經青山鎮。南。又東北。經餘杭縣城南。稍東分爲二派。一北流經城東。又東北至安溪鎮。東。又北會東南來支津。又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北而小山河。東南自錢塘北界西北流來會。卽安溪一派東流者也。又北受西來下渚湖水。又北至德清縣南。曰霽溪。河有封溪。西自武康縣前來會。卽前溪也。又北至縣城南。而武康前後溪。自西合而來。會環城而北。分三派。東北曰東塘河。北曰西塘河。其西北正流。俱北流九十里。至湖州府城南。復合。循城東。分支津二。東南曰澗溪河。東通連市烏鎮。正東爲運河。至南潯鎮。南折而東。北經嘉興府西北境。又東北經吳江界。入運河。餘不溪正流於湖州府城東北。會城北。苕溪。又東北至大錢湖口。入太湖支津。又東而北。至新涇港。入太湖水道提綱。

入浙江界。經秀水縣。北有水自烏鎮南通桐鄉。西通湖州府來會。其東有支渠。達嘉善縣及松江府。又南至嘉興府城北。分絡左右。而南有支渠。通屬縣境。經桐鄉縣東南。有長水塘。接海寧、海鹽二縣。又西南有桐鄉河來會。經石門縣城南。有河自德清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入浙江界。經秀水縣北境之王江涇鎮。東。又南有水。西南自烏鎮南通桐鄉。西通湖州府分潯。

溪東北流來會。其東有支渠。東通嘉善及松江府運河。又南至嘉興府城北。分支夾城。左右而南。其西有支渠。西北一支。西自湖州府烏鎮東流。一西南一支。南自桐鄉東北流並會。其東有支渠。二一東北流。通嘉善北境之崇福河。一東流。至嘉善城南。曰華亭河。松江府舟由此入運。嘉善縣東之魏塘河。東北之清風涇。北之章練塘河。俱流合華亭河。東達華亭之御湖。會於城南之南湖。東南有支渠。東通平湖。此渠東北通松江。北通嘉善。南通海鹽。西南及海寧。又南經桐鄉縣東南境。有支渠曰長水塘。東南接海寧。東接梅鹽二縣。又西南桐鄉城河。自北來會。又西南經石門縣城南。縣西北有河。自德清流入。東北有石門塘。北達烏鎮。南接運河。水道提綱。

嘉興府運河。自湖州府德清縣界。流經石門縣西北。穿濠北出。受左右諸涇之水。經石門塘。入桐鄉縣界。東北流二十里。至斗門。又東二十里。至嘉興西水驛。亦曰西漕河。又東分三支。南出者瀦爲鴛鴦湖。東流者貫城東出而爲市河。其北流者爲運河正道。東北出杉青閘。受穆溪水爲北漕渠。又東北流三十三里。爲王江涇。接江蘇吳江縣界。本朝康熙四十六年。經撫臣王然奏請疏濬。旁有土石塘。石塘起杉青閘。至王江涇二十七里。土塘起西水驛。西至語兒九十里。唐建。歷明屢修。本朝康熙十二年。水溢塘圯。加石培土。雍正五年六年。撫臣李衛增築。大清一統志。

漕渠自餘杭而來。穿石門縣。出受塘左之涇。十有八。楓樹。南陽。縣學。黎兒。茅家。朱港。吳隄。石人。瓜塔。李莊。排頭。沙木。徐家。張涇。福殿。黃絳。游屯。北沈。塘右之涇。十有三。石門。邵家。柿林。同門。羔羊。狄家。雙排。周門。烽火。上莫。新橋。南界。包角。至石門塘。折而東。彎環如帶。曰玉彎。入桐鄉境。受塘南之涇。五。唐

涇蔡野陸野永新南界塘北之涇六石門新涇大姚東溪永新北界東經皂林入秀水境經學繡塔白龍潭瀦爲鴛鴦湖分爲三支東流經五龍橋南合長水東南入海鹽塘水匯爲澎湖由鹽倉橋鱣橋過雙溪橋出會龍橋中流入通越門一由焦家園東流東引南宮浜西引范蠡湖出澄海門一由老人橋東北經郡治南經嘉興縣南縣橋東出春波門一由大悲橋北流經府學前爲鳳凰池東至韭溪橋又分爲二支一東流南引府治左右二水繞嘉興縣四面出春波門一北流東引浣花池水西引秀水縣前水繞秀水學前後東引禪杖橋天妃浜水出望吳門其澄海望吳兩門出水總會於春波門由天馬駟馬兩橋出會龍橋一北流過西麗橋繞郡城而東過北麗橋東由鉏家橋經石條街南相家湖東北爲麟湖官蕩陳盛蕩天荒蕩祥符蕩夏墓蕩長蕩許家蕩水月蕩入汾湖北由杉青閘出王江涇東爲聞湖西爲雁蕩由平望入吳江亦自黃浦入海其大概如此嘉興府志

嘉興府長水塘源自杭州海寧諸水北流入嘉興境東通練塘東南通橫塘橫塘在府東南五里其流匯爲澎湖轉馬塘堰而上南至海鹽縣練塘在府南二十五里與橫塘長水塘通長水塘正流至府城南爲鴛鴦湖府城東十里有雙溪松江漕舟由嘉善至此又西北合運河水道提綱

嘉興府城東有鳳凰洲以南水入平湖縣界洲以北水曰華亭塘入嘉善縣界嘉善魏塘河自華亭塘分出東流繞城而東卽秀州塘俗呼官塘南合白水塘東合大雲塘諸水又東至松江府城西南六十里之交界處曰風涇鎮又東十里過白牛塘絕長泖而北流又東合黃橋門及斜門以東諸水至沈涇塘入松江府城西水門貫城東出與俞塘諸水合流入黃浦松江運舟由此水以達運河

水道提綱

秀州塘俗呼爲官塘。在府西南。其源出杭州西湖。歷嘉興而東。至楓涇鎮入界。由鎮而東。過白牛塘。絕長泖。至萬安橋。北流合滕港。又合黃橋門。合邪塘東流。入橫潦涇。爲黃浦。斜塘自大泖來。與黃橋門水東入橫潦涇。爲今金山縣糧船入泖運道。松江府志。

又西南至長安鎮。有支河通海鹽平湖。嘉善達於杭州。又經德清縣東境。至仁和縣北。而海寧、德清、餘杭諸水皆會。過北新關。至杭州府城之北。皇朝通志。

又西南海寧河。東南自長安鎮來會。此河東通海鹽。北通平湖嘉善。於長安鎮之南南流。折而西。經臨平鎮。又西南達杭城。又西南經德清縣東境之大麻村。又西南經仁和縣北境之塘棲鎮。又西南折而東南。又南而東西支渠皆會。東自海寧。北自德清。西自餘杭。諸水並合。過北新關南。至杭州府城之北。杭城北至嘉興府城一百八十里。又三十里入江南蘇州府吳江縣界。又北至鎮江府京口。古稱八百里平江。水道提綱。

杭州府上下塘河。在仁和縣北。自武林水門接城內大河西湖諸水。過清湖上中下三閘。東與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河諸水合。分爲二派。一派由東北上塘至長安壩。曰上塘河。一派由西北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又餘杭塘河亦西來會焉。又出北新關橋。曰下塘河。西北接新開運河。至塘棲鎮。入石門縣界。元末張士誠以舊河窄狹。自塘棲南五杖港開河。至江漲橋。因名新開運河。亦名北關河。本朝康熙四十七年重濬。雍正五年。又濬上塘河。自艮山門施家橋至施湖堰止。長七千七百七十九

丈濬下塘河。自驛橋至清河。開長三百二丈。大清一統志。

上塘河南自天宗水門餘杭水門二河合於北。

務前由清河堰開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

市河泛洋湖水相合。分爲二派。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嘉興。曰運河。咸

淳志。南宋運道。俱自長安入艮山水門。抵東新河而止。此其故道也。讀史方輿紀要。上塘河舊名運

河。一名長河。一名夾塘河。西自德勝橋。抵長安壩。南通外沙河。前沙河。後沙河。與蔡官人塘河。東連

赤岸河。施河。材河。方輿河。兩岸田土。何止千頃。嘉靖仁和縣志。下塘河一派。由西北過德勝橋。上

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咸淳志。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成

化舊志。子塘河在江漲橋稅司北。爲斷河頭。北行經米市橋。入清水潭。過左家橋。西達餘杭塘河。

北達新開運河。其源則自清湖南北斗門爲多。成化舊志。今自江漲稅司落陡門橋。陡門閘。經望佛

橋。進范婆橋。南至新河壩。夾河。北流入清水潭。舊志。新開運河。見前。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

務至鎮江。江口闊。六百四十一里。宋史。河渠志。在北新橋之北。通蘇、湖、常、秀、潤等河。凡諸路網連及

販米客舟。皆由此達於行都。咸淳志。自北郭務至謝村北。爲十二里。洋爲塘棲。德清之水入之。踰北

陸橋。入崇德縣界。明史。河渠志。其源有三。一自城西北三里西河壩。上承西湖之水。一自城北三里

德勝壩。上承上塘河之水。俱匯於府北之江漲橋。又餘杭塘河之水。亦由江漲橋西北以會運河。出

北新關。至塘棲。鎮接嘉興府界。此河卽江南河也。隋大業中。將巡會稽。乃發民開江南河。自京口至

餘杭。八百餘里。後代因而修之。以通漕運。讀史方輿紀要。地有三里漾。十二里漾。蘆葦水。灤。向爲盜

賊淵藪。正統七年。巡撫侍郎周忱。相度便宜。築隄岸一萬二千餘丈。水陸並利。行旅無憂。嘉靖仁和縣志。杭州府新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三

運河水章廣一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先是上以每年漕運遲滯。命大理寺卿貝和諾往漕河封閘蓄水。故糧艘抵通較速於昔。至是貝和諾回奏。上曰。濟寧以南各閘止賴一嶧山湖之水。以濟其流。豈可令其啓閘不時耶。此法既於漕運有益。著每歲遣官行之。仁皇帝聖訓。

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上巡視武清縣隄岸。衆民跪奏曰。粟兒渡地方。自蒙皇上修築。迄今永無水患。此地隄岸正當水勢衝射。請於隄岸之外。另築一隄。上諭曰。此隄岸之外。若另作一隄。爾等田畝豈不多致占廢。衆民奏曰。原非一家田畝。卽稍築入隄。於小民亦無大損。儻河水一決。其患更甚。上諭曰。轉盼間雨潦將屆。今歲不及修築。暫立木椿。堅護隄岸。另開小河。以殺水勢。今歲田畝可以無虞。俟明年春雨水前。另築重隄。爾等田廬俱得安固矣。仁皇帝聖訓。

十二月初七日上諭大學士等曰。運河一帶。惟黃水清水交匯之處。甚屬緊要。此處得宜。則他處易治。前日子成龍亦謂大墩地方緊要。此處修築堅固。始可無慮。此言極是。夫河務深微。不訪土著之人。不可而全聽其言。亦不可如向日天妃閘。以版阻水。啓版行船。須五六百人。擗挽。方得過閘。今已平緩。船隻不需擗挽。坦然而行。以此觀之。乃時候之不同也。仁皇帝聖訓。

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上諭直隸巡撫李光地等曰。漳河與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雨水合流。

所以其勢氾濫。爾等往視。如漳河故道可尋。即可開通。引入運河。如慮運河難容。卽於運道之東。別挑一河。使之赴海。其可否修濬情形。爾等閱後。再奏。仁皇帝聖訓。

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親閱指示。築隄濬川。開焦家口引河。自廣福樓東南分洩濬沱水勢。爲子牙新河。大修欽定民堰。共長一千五百二十里。畿輔安瀾志。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河道總督張鵬翮。疏報秋水情形。上諭大學士等曰。覽奏。挑水壩築成。逼黃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黃水從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淮水從清口暢流敵黃。絕無黃水倒灌之患。高家堰隄工完固。加謹防守。經伏秋大漲。俱獲無虞。運河水由涇河澗。河人字芒稻等河。分洩各處。工程亦皆保固。觀此。河工大有望矣。又諭曰。今所開陶莊引河甚善。朕巡視南河時。曾令員外郎黑碩色。將引河之椿。加意深築。其疏濬人字芒稻二河亦佳。得此二河。運河甚爲有益。朕觀明朝治河。俱自徐州以上。在河南地方修築。我朝自康熙元年以來。俱在徐州以下修築。然治下流。須預防上流。若上流潰決。下流必至壅滯。嗣後徐州以上地方。河臣亦當留意。再黃河之水。遷徙無定。朕前在寧夏之時。見黃河大溜。每年更移。其性如此。况九河故道。原在河間地方。後漸移向南。歷代以來。果能每年防禦。相機修理。則河道何至如此大壞。皆因時常多事。或十年。或五年。不修築。不開濬。所以漸難治矣。明朝三百年間。嘗講求河工治法。彼時措置。亦得其宜。如山東微山湖。將水蓄聚山中。澇則蓄之。旱則洩之。皆深有益於治河者也。仁皇帝聖訓。

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上諭內務府郎中齊蘇勒曰。裏兒渡東旺西旺等處。運河兩邊。向來皆沙。其

隄工係沙土築成。故不堅固。且敵數處山水兼之海潮。一日二次倒灌。所以逼回運河之水。不及流行。常漲滿。盈出於隄者。因不能容受之故。朕前閱楊村相近。有舊河形迹一道。卽於此間。建減水石壩。以分水勢。甚爲有益。此處近海。疏通甚易。所分水。不可使通百靈港。寶坻縣。香河縣。此三處地勢低窪。難以抵敵。至建造減水壩。須口寬四五十丈。以石鋪之。使尾長而斜。堅固修築。若水長不至四尺。不能越減水壩。可將見存舊河形迹。挑寬十丈。將土卽築兩邊之隄。爾會同直隸巡撫李光地。前往驗看。丈量具奏。仁皇帝聖訓。

是月初二日。上諭大學士等曰。曩日要兒渡等處隄岸。常被衝決。是以朕親臨遍視。見楊村原有一引河。去海尙近。卽欲疏此引河。建滾水壩。水長開閘。使河水入海。因需餉浩繁。又恐無益。故不輕舉。朕今遣李光地等往估。欲仍開此引河。大都天津海潮至時。一股向王慶坨。一股向楊村逆流。故河水長時。卽相觸旁流。以致隄岸衝決。今將楊村舊引河挑濬建壩。自必有益。再子牙河廣福樓。亦有引河。昔開引河時。文安大城百姓。謂開河於彼有益。而青縣等處百姓。則稱開河於彼不便。互相爭論。皆集河干。各控其情。及朕諭以挑此引河。不獨便於文安大城。而青縣亦自無虞。民始各退。後果兩處皆便矣。仁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六日。上巡幸畿內。臨閱齊蘇勒等所勘薛家莊擬築減水壩處。諭大學士等曰。此處迎溜頂衝。若築減水石壩。遇水漲時。石壩雖不妨。而兩邊土壩可虞。如水漲過四尺。由減水壩流出。視其流高幾寸。可算知一晝夜水洩幾分。如能流洩水之三分。則大有濟矣。此處河勢南岸露出磯嘴。北邊暗被衝刷。今已近北岸矣。朕向巡幸西塞之外。見黃河一邊露出磯嘴。則一邊必然衝刷。水性原如此。朕故知之。此處

斷不可築減水壩也。因問之土民，皆云三十年前，河原近南岸，衆皆驚服。仁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七日，上閱視筐兒港隄工。諭齊蘇勒等曰：昨日踏勘之處，迎溜頂衝，彼處若築減水壩，甚爲可虞。儻水發時，衝刷其東，則所築減水壩，反在河中，徒費人工矣。其楊村以南河岸，離隄雖遠，而相其地勢，亦難修築。此筐兒港近處，有磯嘴，與河隄相去不遠，且河路又直通舊河，取道甚順。况東邊原因修築堅固，屢經大水，並無妨礙。此處修築減水壩甚好。朕製木樁式樣與之，減水壩兩邊雁翅，須令加高，與隄平。其外邊流水之處，盡用石鋪，預鑿兩路柱眼，其上則搭橋，以便行人築減水壩時，須令其尾長如此，則下注之水，可無妨礙。若欲保減水壩之水溜，當於東邊酌量修築數處挑水壩，以分頂衝水勢。俟後再定。至新挑河兩邊築隄，則兩邊田地之水，爲隄所阻，不能流出，或恐不利於田地。若使通於新挑河，及分減大河之水，令入漯河淀湖內，則水集而滿，必致泛溢，恐民田地淹沒。可將湖邊丈量，圈築小隄，使水不至漫流，以保護田地。修築大河兩邊隄工，附近民居，俱請加高。朕看此隄加高，大有裨益，可將此隄先修。俟工部堂官到日，爾會同前來，將舊隄加高之處，丈量估算，需用錢糧幾何，具題之日，再將修築減水壩之處，定奪。仁皇帝聖訓。

康熙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巡視河工，泊土橋閘。諭大學士等曰：河道總督張鵬翮，昨日來，問以河工形勢，彼云：河已治矣。從前駱馬湖口，設竹絡壩，湖水大則從壩流入黃河，河水大則溢流入壩內。今竹絡壩止有湖水暢流，黃水並無浸灌，則黃河之深通可知。聞下河等處地方，連年皆大熟，亦從前所未有也。仁皇帝聖訓。

三月十一日。上諭張鵬翮曰。河工已經告成。善後之策。更爲緊要。朕今親臨閱視。修建天妃閘。甚當。儻黃水長至五六尺。而清水不長。則勢弱不能敵黃。黃水倒灌。亦必致之理。豈可因此卽謂治河失策乎。若遇倒灌。卽將天妃閘暫時下板。蓄清水全力以敵黃流。不過數日。黃水卽退。遇糧船過時。卽起板開放。若黃水不灌入。不必下板。其惠濟祠一帶。雖建有石工。但運河與黃河止有一線之隄。若黃溜衝刷。石工恐不足恃。可於上下適中之處。相度形勢。建挑水壩三四處。挑溜開行。其王公隄亦應相度形勢。修建挑水壩。其運河東隄。保守最爲緊要。隄岸應行加幫。其高郵迤南湖河水勢。相平界首。迤南河水。高於湖水。東西兩隄卑薄。應加幫修。可量建石工。淮安近城隄尾卑薄之處。亦應相度形勢。修建石工。黃河南岸隄工。關係緊要。應加謹修防。至於直隸山東之河。與河道總督相距甚遠。應照河南例。各交與該省巡撫。就近易於料理。其楊村通判。並無經管之事。應行裁去。爾會同行在九卿。速議以聞。仁皇帝聖訓。

是日。上諭張鵬翮曰。惠濟祠前植標杆處。可建挑水壩。嗣後掃灣處。亦宜建挑水壩。以保淤灘。但此二處挑水壩。俱不宜太長。恐逼水盡向北岸。有礙楊家莊河口。至卞家舊壩。修建甚佳。再略加寬長。甚善。仁皇帝聖訓。

是月十八日。上諭張鵬翮及河工官員等曰。今河工雖已告成。不可不預爲修理防護。以圖善後之策。朕見淮揚一帶。隄岸卑薄。未甚堅固。儻不加保護。以致衝決。則淮揚地方百姓。何以能堪。爾等宜急籌之。仁

水倒灌之虞。今清水敵黃水有餘。運河清水甚大。反流入高郵湖。設高郵湖水長溢入運河。則運河東隄受險。少有疎虞。雖堵塞不難。而生民田廬不可問矣。應加謹防護。以保無虞。清口湖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今應將大墩分水處西岸草壩。再挑寬大。使清水多出黃河一分。少入運河一分。則運河東隄不致受險。又於蔣家壩開河建閘。引水由人字河芒稻河入江。新修五里滾水壩。由下河及廟灣等處入海。不惟洪澤湖之水可以宣洩。而盱眙泗州積水田地亦漸次涸出。水小則下板蓄水。以敵黃水。大則啓板洩水。且便於商民舟楫往來。其祥符閘口門甚窄狹。趁此黃水不甚高之時。將歸仁安仁利仁三閘。委幹員改寬洩水。則徐州一帶民田可無淹沒之虞。仁皇帝聖訓

白河會潮。沽榆沙通。惠諸河之水。源高勢峻。西北諸山泉流滙聚。伏秋積雨未歇。怒流已至。頃刻尋丈。非隄防所能捍禦也。康熙三十八年。決武清縣筐兒港。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親臨閱視。命員外郎牛鈕等於決處建減水壩二十丈。開挖引河。夾以長隄。而注之塌河淀。由賈家沽道洩入海楊村。上下百餘里。河平隄固。有御製碑文誌其事。五十年。以河西務工程險要。親臨指授。命牛鈕開挖引河。以河西務城東有舊河形。對新河下口至三里屯。長四百餘丈。特命開直河一道。次年工成。於是新河之溜。移流於西。而東岸大隄。免於汕刷。要兒渡之衝險無虞矣。畿輔安瀾志

康熙五十五年。開微山湖西引河一道。宣洩山東諸湖之水。下入江境。按此因大水之年。湖水泛溢。開河洩入江境也。鑿玉皇廟至班家山三千四百餘丈之長河。引水南下。去路不可不審。微山諸湖之水。由湖口出者。入運濟漕。水大。開伊家河。洩入江境之駱馬湖。由六塘河下海。若於微湖之西。開河洩水。舍荆

山橋別無去路。荆山本屬溝河。容水不多。下游地窪。山東諸水下洩。銅、邳、宿、桃窪地。皆成澤國。此甯家山壩所以常封也。微湖蓄水濟運。下流亦謹漫溢。若分流入運。運不能受。宜導入黃。勢必尋洩水之故道。破潘屯大隄。引黃倒灌。關係尤鉅。不可爲法。河渠紀聞。

康熙五十七年。河道總督趙世顯。題奉旨該部議奏。議得趙世顯疏稱。沛縣地方積水。作何疏洩。於民田有益。漕運不致有誤。准部咨令勘議具題。臣等查沛縣地勢低窪。水性就下。山東金鄉、魚臺等處之水。由沛縣昭陽湖歷微山湖。從荆山口出。貓兒窩入運。濟漕近因荆山口之上。茶城十字河一帶久淤。兼之雨水屯積。低田被淹。應將十字河酌量濬深。俾有餘之水。暢流下注。期免淹沒民田。再於十字河之上。築草壩一座。若運河水小。則堵塞不放。俾水歸微山湖。出湖口閘。以濟下八閘漕運。其東省運河南岸之徐家營房邱家壩一帶。隄工單薄。臣等會移東撫設法幫築。寬厚。今自關帝廟起至班家山止。挑河築隄。工長三千四百五十七丈。并築攔河草壩。共估工料土方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三兩零。臣等公議無庸請帑。將所得兩淮鹽規公費。捐用興修等因。應如所請。速行奉旨依議。山東運河道冊。

康熙五十八年。巡撫李樹德題請。濟寧道准改爲兗寧道。統轄兗州府屬各州縣地方事務。山東運河道冊。

康熙五十九年。議芒稻開啓董家壩。以備分洩。按揚屬湖河交錯。衆水滙歸。全在宣洩得宜。芒稻二閘。董家大壩洩水最近。惟不能先期開放。預爲宣洩。以致潰隄。淮揚道傅澤洪。詳稱揚屬湖河北接淮流。西受天長盱泗之水。上游水漲。天然各壩放水。建領直下。西風鼓浪。運隄在在危險。溯查康熙四十年。欽遵

聖訓挑濬金灣三閘。迤下人字河、芒稻河及鳳凰橋引河。修砌芒稻東西二閘。董家溝壩。因時啓閉。水勢隨長隨洩。隄無潰決。田不淹沒。糧艘鹽船亦運行無誤。祇緣建係商捐。築砌不堅。以致閘壞。不能下板。反於二閘上築壩堵塞。並將董家溝壩堵閉。必遇水長盈隄。始行開放。往往猝不及洩。甚至旋開旋塞。汎濫益甚。去年伏秋水漲。破隄東出。下河七邑俱遭昏墊。實因不先分洩所致。現在底水較去年高二尺餘。挑汛將至。請速放芒稻河董家溝閘壩。補修閘座。民鹽兩益。河渠紀聞。

康熙六十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諭。直隸總督趙宏燮奏稱。河南黃沁隄岸衝決。水勢泛濫。至長垣等處。朕卽遣官查視所決地方。據司官傅爾寨回奏。河南武陟縣黃沁隄岸潰決。由長垣流入山東張秋鎮。又據山東巡撫李樹德奏稱。河水汎溢。自直隸開州習城流入山東張秋鎮等處。由鹽河入海。以致運河隄決。漕船阻滯。其衝決隄岸。現今修築。可略加修防。使漕船無阻。始竟行堵塞。水無歸洩。他處必又被衝決。斷乎不可。開州古黃河故道。今黃沁泛濫。由開州至山東地方。已成河道。現今決處堵塞完日。不使沁水入黃。直引至山東。或有裨益。亦未可定。俟朕另有諭旨。朕留心河務。各處黃河渡口。俱會親臨詳察。適遣往看河司官所呈圖樣。及李樹德所進河圖。朕俱詳覽。知之最明。著張鵬翮所審事完。卽速會同總漕施世綸。至張秋鎮等處。詳細查勘。使漕船不致遲誤。如張鵬翮已經回來。卽於接旨之處。作速前往。至於修築決河。甚屬緊要。朕至京中。另遣專官。著總河趙世顯。將熟諳河務官員。工役派出。並修築所用下埽料物。多爲捐助。作速發往河南衝決地方。嗣張鵬翮等會勘具題。俟河南上流堵塞合龍。先動藩庫銀兩。塔築曹家單薄。挑挖臨清月河。以洩水勢。於十二月二十日合龍完竣。山東運河道冊。

十月二十五日。欽差吏部尙書張鵬翮。奉上諭。黃河決口堵築報竣後。引沁濟運。時分水龍王廟之中八。開北八開處。春時水淺。船行有阻。將沁河之水。於此處引入運河。如不能容納。由鹽河瀉水於運道。有益分水龍王廟南八開。水多不需水濟。張鵬翮差主事吳爾登摺奏。十月二十二日。奉旨著吳爾登告訴九卿面奏。又傳吳爾登在九卿前奉上諭。你速去著張鵬翮由張秋隨溜而上。看至河南決口。今畫來三圖各異。決口果係何處衝決。離黃沁交滙之處。隔有多遠。如引沁水東下。其間地勢高卑。有無阻礙。一并明白查勘。其沁水入衛一支。亦著查勘。大約十一月內。可以前來。嗣於十二月張鵬翮回京。十九日奉上諭。朕原意引沁入運河。今看張鵬翮所奏。甚是著依伊行。山東運河道冊。

是年總河趙世顯。修築高寶江三邑西隄。補砌輓石。以資防禦。按是時方濬徐塘之淤。以利運行。修清口小壩三城壩等處隄工。以保運道。而高寶一帶之隄。尤爲河湖關鍵。溯自三十九年。西水盛下。西隄盡淹。河湖一片。經張文端奏請興修。已閱有年。唐埂等六壩堵閉。高寶江都西岸隄根。漸次涸出。所有殘缺石工。應加修築。至是與築東省運河隄岸。移咨東撫。修築功鉅未舉。南河補築張家對河至白田鋪下。及秤鉤灣殘缺之隄。並高郵護城隄。加埽幫護。東西隄補砌輓石。以次並治。河渠紀聞。

康熙六十一年。黃水復發。東撫李樹德奏稱。前因黃水漫入運河。請暫將曹家單薄新隄。開口洩水。并赴工料理。業經具奏。茲於二月十三日。到張秋。見水從西南來。一望汪洋。卽刻到曹家單薄。查看水勢。其新築埽頂。高出水面。僅有二尺。隄外地勢窪下。若於此處開洩。恐水建瓴而下。附近鹽河一帶田房。或有衝漫。更慮運河洩水過多。致虞淺阻。况去年新下之埽。鑲築堅厚。不但難以挖掘。且恐埽去而衝刷益深。是

以臣復沿隄細勘。見曹家單薄一帶老隄。西首相隔里許。葦河頭地方。與運河相等。不甚陡峻。距運河邊約百餘丈。老隄外卽入鹽河之葦河。去鹽河止四十里。河身通暢。於民間田舍無礙。在此開口放水。則田間漫溢之水。立卽宣通入海。而運河濟漕之水。亦不致多洩。事急不及請旨。遂於十五日在葦河頭之單薄老隄處。督工開掘二十餘丈。是夜卽放水出口。由葦河注入鹽河。十六日早閱視運河及平地之水。消落三尺有餘。民心已定。而沿河隄岸。可免危險矣。若河南上流決口堵塞一畢。則濮州。范縣。壽張等州縣被淹之地。立卽涸出。仍可及時耕種。再查南旺塘河。已經煞壩。大挑二月內可以完工。惟恐臨清塘河。因水勢湍急。攔河難以築壩。仍由開河宣洩。以致不能洩入月河。今葦河頭老隄。既經開口放水。俟運河水勢稍平。臨清便可築壩挑濬矣。奉旨該部知道。運河道冊。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上諭山東巡撫黃炳。山東運河淺阻。舊例派撥民夫挑淺濟運。切思東省連年薄收。百姓困苦。未必堪此重役。將來流亡日多。民生日蹙。深爲可憫。古人救荒之策。有大興役以濟民食者。不若覓動正項錢糧。雇募民夫。給以工食。挑濬運河。則應雇既多。散者復聚。民資工食。稍延殘喘。民心鼓舞。工程易就。運道早通。於興役之中。卽寓賑濟之意。莫便於此。已有旨命修吉圖署理。按察司速赴河南。與總河齊蘇勒商定。回任料理運道。俟其到任。爾與竭力料理。務使小民得沾實惠。三月初九日。黃炳疏稱。皇上軫念窮黎。諭令開倉賑濟。茲因運道淺阻。復以百姓困苦。未堪重役。令動正項錢糧。雇募民夫。給以工食。挑濬運河。務使小民得沾實惠。現屆二月。重運將臨。挑淺工程。刻不可緩。今署按察司修吉圖。由河南而來。尙需時日。臣先動支藩庫銀二萬兩。前赴張秋。查明運河淤處。揀選能員。給銀

雇夫晝夜挑挖。務期一律深通。不誤漕運。如銀兩不敷。當再酌量動支。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四月十八日。直隸巡撫李維鈞。奏修築太行等隄銀兩。請公同捐助。奉上諭。修築甄家莊等四處漫缺隄工。用過銀兩。俱因緊要工程動用。不必捐補。著以正項錢糧奏銷。畿輔通志。

五月二十日。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山東巡撫黃炳。歷年漕船遲滯。皆由運河淺阻。運河全賴山東諸湖蓄水。以資灌注。近歲諸湖漸淤。附近居民。或侵占耕種。致水小不能濟運。今宜乘夏秋水稍落之時。預爲蓄水之計。爾諸臣應各留心相度。凡沿河近地。已經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經耕種者。當湖水稍落。速宜嚴禁。不可仍令侵占。至諸湖隄防。務須修築堅固。引河閘座。務須啓閉得宜。則湖水深廣。運道流通。將來漕艘。更無阻滯之虞矣。憲皇帝聖訓。

六月十一日。黃炳奏據兗州府通判陸允欽報稱。六月初八日。山水驟發。運河水勢急溜。沙灣子隄。被水衝開一處。查此隄原係運河絳道。前因黃沁水決。曾開此口放水。水退即經堵築。今因水發。隄復衝開。由鹽河歸海。幸於民田無害。目下天氣晴明。便可興工堵閉。聞河臣齊蘇勒。布政使修吉圖。俱詣沙灣缺口處所。查看應用工料銀兩。臣已行知修吉圖。令於挑河存剩銀內。動支修築。奉上諭。河工修築。機宜不可自作聰明。一切俱聽齊蘇勒調度。但將錢糧及夫料等項。預備充足。不致遲誤。汝即可告無過矣。硃批。諭旨。

七月。齊蘇勒等奏。遵旨謹查東省湖淀。可以蓄水濟運者。在汶上則有南旺馬踏蜀山等湖。在東平則有安山湖。在濟寧則有馬場湖。在魚臺則有南陽昭陽獨山等湖。在滕嶧二縣。則有微山鄒山等湖。水長則

引河水入湖。水涸則引湖水入漕。隨時收蓄。以濟運河之淺。古人名曰水櫃是也。查昭陽湖。因昔年黃河水淤。積有肥土。盡爲豪戶占種。雖借升斗虛名。實奪河漕大利。而安山、南旺等湖原有隄界。近因附近居民覬覦湖地。私種開墾。與昭陽無異。致湖乾水少。見今一望皆爲禾黍之場。臣等遵奉皇上愛民至意。除湖邊已經成田者不追究外。其未經耕種者。俟湖水消落。嚴行丈量。樹立封界。永禁侵占。將現在入湖之水。設法收蓄濟運。至馬踏、蜀山、馬場、南陽諸湖。原設陡門閘座。須加王壩。方資收蓄。已委兗寧道、濟東道、運河同知等。分途加意節蓄。仍派歷練河務効力人員。協同料理。務期湖水收納深廣。以備來年濟運。而獨山一湖。濱臨運河。一線小堰。且多缺口。每遇山泉漲發。河湖相連。及水勢少落。仍然隨河而洩。毫無關束。現檄魚臺縣知縣駐工相度。如遇河水長時。聽其灌注湖中。一見湖水水平。卽築堰堵截。河水既落。不許湖水走洩涓滴。待後次長水。再灌入湖。漸蓄漸高。以備重運回空。經行。或遇運河淺澀。則引湖水從高下注。庶幾接濟便捷。至諸湖築隄栽樹。統聽山東撫臣就近酌撥錢糧料理。務期秋杪完竣。俾湖河不致虛洩。再閘座應照舊例灌塘積水。俟其盈滿。必上開下閉。下開上閉。啓閉以時。庶湖水深廣。運河流通。漕艘無阻滯之虞矣。已嚴飭司閘各官。永行遵照。謹會同總漕臣張大有、山東巡撫黃炳炘、詞具題。隨委兗寧道徐湛恩、會同副將因文繡、遊擊楊枝遠、公同查勘。並飭運捕泲三廳。將所蓄湖內之水。加意節蓄。東撫黃炳炘。又於八月初四日題稱。准河臣齊蘇勒會稿內開。諸湖築隄栽樹。聽山東撫臣就近料理。務期秋杪完竣。等語。竊思湖水之蓄積。全賴隄防周密。閘座完固。方無洩水之虞。今各湖隄防頽廢日久。沿河閘座殘缺頗多。若欲整飭清理。恐非朝夕所能猝辦。况錢糧攸關國帑。動用正項。必須修築堅久。請將蓄水

一事。應如河臣所委之寬寧道徐湛恩等。並派來効力。歷練河務之員。分途節蓄。以備將來。其諸湖隄防。現行有湖州縣查明及時堵築。務使蓄水不致走漏。所需錢糧。酌撥接濟。俟修築堅固後。統於大工案內。一并題銷。再估修隄岸閘座。已交沿河各官分任估修。以專責成。其雇夫備料。交沿河州縣辦理。并令署布政司須溯親臨督率。以總其事。至一切事宜。皆與河臣商酌舉行。其告成之遲速。實難刻期懸定。已令各員造冊具題等因。部議該撫雖稱造成遲速。難以刻期懸定。但事關河道行文該撫。仍照總河所題。務於秋杪完竣。俟工完。該督撫親勘將工程丈尺物料銀數。據實造具清冊具題查核。奉旨依議。運河道冊。八月二十一日黃炳奏。致治務在得人。敬陳管見。仰請聖裁。奉上諭。已有旨矣。修濬蓄洩各務。雖係河員專任。其夫料等項。一切皆取辦於地方。全賴爾地方各官戮力同心。共襄厥事。以河漕二臣呼應不靈也。爾當悉心辦理。稍有閒暇。親赴看視。盡力督催。若至明歲。事不齊備。則疎慢諉延之罪。百隊難辭。與齊蘇勒。張大有。再四會商。妥協而行。朕另有旨與張大有。令其面諭於伊將到時。爾迎至中途聽旨。凡關係河運諸務。不時訓飭屬官。必勤敏從事。毋得累民。毋得草率塞責。貽誤是虞。儻河漕屬員。暨奉差督察各員。如須洲等有騷擾地方有司。以及借端苛求者。爾察明款據參奏。若爾地方官內有怠玩遲誤工程者。致被河臣等題參。則修吉圖。余旬。卽是榜樣。爾其加意料理。慎勉毋忽。硃批。諭旨。

十一月十二日黃炳奏。獨山湖一帶土隄。係運河之東岸。長八十里。俱卑陷不堪。茲據寬寧道徐湛恩等。公同確估。共需銀二萬五千餘兩。前已奏明。是以動支庫銀。委官二十員。分投僱修。剋期告竣。至此處運河之西岸。舊有減水閘十四座。盡皆坍塌。急應興修。於來歲重運未到前。務期完工。再馬場湖爲運河蓄

洩之區。隄岸殘缺應修。但目下天寒。難以動土。俟來春興工。又兗州府河道。臣亦詣勘。其金口壩之上流。悉係沙土。每易淤塞。必須不時疏濬。又東平州戴村壩。實爲全河屏障。今因年久。亦多坍塌。設有疎虞。則水勢直洩鹽河。何以濟運。所關甚重。應否修整。謹奏。奉上諭。覽奏。河湖情形甚明。查勘屬實。詳悉周到。照爾所議。修理。卽行具題。硃批。諭旨。

是年。濟寧漕河水涸。重運稽阻。至八月初。大雨水發。始得通行過濟。按張清恪言。治河之法。水之小者。可治之使大。其法在蓄水。量塘放船。若水力不聚。何能浮送。儼行漕船。至八月。始得過濟。南來河道。建瓴直瀉。分水甚微。自春徂秋。艱難拮据。水小之極也。時議開府河。引水入馬場湖。形勢淺狹。瀦水無多。國初楊方。興築楊壩。遏泗洗之水。濟運。然由夏家橋入馬場湖。而後入濟河。其道反迂。若使泗洗之水。挾沙并流入天井。開建瓴。下注溜急。水湧。重運逆挽而上。稽運糜費。猶未盡善。乾隆丁丑。改壩爲雙槽石閘。以時啓閉。急則借以濟運。緩則儲以待用。伏秋水漲。啓板五路宣洩。兩利無害。是在臨時變通利用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獨山湖。東水土隄。留水口十九。各築壩以備隄防。按獨山湖周圍百餘里。受濟寧鄒滕諸山泉坡水。由隔隄水口入運。張純陽記云。獨山地勢平衍卑窪。自朱宮保奏鑿新河。始蓄爲湖。以資灌注。每遇伏漲。則奔濤傷隄。用石護隄三十餘里。留口引水入運。各引渠閘不過十餘丈。水溢河漲。無宣洩之道。則隄必潰。於是有減水閘十四。築王家口等壩。障薛水。使南趨。由豸裏出地濱溝。以洩之。築皇甫等隄。導沙水北流。入南陽湖以蓄之。閘與隄壩次第畢舉。水得湖以爲容。湖恃隄以爲固。所謂治之以不治也。前人

用意深遠。至是踵而行之。春夏開十八水口以濟運。伏秋啓昭陽湖。單閘滾壩。俾獨山水。穿運入昭陽湖。下達微山湖。收蓄由韓莊湖口開壩。廣爲宣洩。先期騰空各湖。以容納汛水。預籌修防事宜。蓄洩有法。河渠紀開。

是年大開府河。引泗沂由金口壩入馬場湖。蓄水濟運。按兗州城東之府河。泗河之分支也。由黑風口分流。穿城西流。至濟。舊由林家橋繞濟寧州北入馬場湖。城東舊有壩。曰金口壩。之上西偏有閘。卽黑風口也。堰沂泗二水。導入閘口。抵府城東門。繞城南復折而北。經西門。會闕黨諸泉。西流七十里。抵濟寧。東與洸合。出天井閘。蓋元人遺跡也。壩初築以土。隨築隨毀。後易以石。年久失修。山水衝激。壩石圯頽。水瀾原野。田禾盡淹。蓋利於漕者什一。而貽患民田。不啻千百也。至是從張伯行之請。亟爲濬治。明時築壩於戴村。遏汶水分流。汶不入洸。濟寧之南河漸衍。地漸平。分水亦甚微。不得不截沂泗以合流。居濟一得云。沂河之水。原合泗水。由黑風口入府河。濟運數十年來。舊制不修。有淤至五六尺及七八尺者。河淺不能容水。散漫田間。失其故道。沂水遂不復合泗。入黑風口。竟由金口壩下直趨魯橋。應亟修復。大加挑濬。卽以挑土築兩岸隄堰。使水不由金口壩南泄。引至長溝。入運。汶河口移北十里。南旺大挑。旣易開河無慮淺阻。夏鎮一帶。亦不至湖河相連矣。此法常行。民運兼受其益。河渠紀開。

是年濬治泉源。通流濟運。按山東漕渠。向以五水濟運。汶泗爲大源。諸泉散布於兗泰十七州縣。滙流歸河。運道地勢中高。南北迤邐。就下水洩不收。易致缺乏。濟水伏流齊魯。隨地溢出爲泉。凡二百八十有奇。各就其近。以入汶。泗。沂諸水。伐石起壩。遏注漕渠。分流南北。非濬泉無以廣其流。而濟運泉在山溝

泥穴中。最旺者萊蕪大汶之源。次則新泰爲小汶之源。次則泰安蒙陰肥城。再次平陰東平汶上萊蕪泉六十四。新泰二十五。泰安六十九。蒙陰五。肥城十六。平陰二。東平四十七。汶上十一。皆分流入大小汶。由分水歸運者也。泗源出陪尾山。其陰有河曰雷澤。左右有泉數十。互灌合流。經卞城橋。橋西南有泉二十一。北流入泗橋。西有泉十三。南流入泗。泗水西流與沂合。入金口堰。又會洸入濟。泉源泗水距運最遠。次則曲阜。次則鄒縣。滋陽。次則寧陽。迄濟寧。泗水泉八十二。曲阜二十九。鄒縣一十七。滋陽十四。濟寧六。與滕、嶧、魚三縣之泉。分流入運。諸泉皆濟之伏流。濬則溢出。廢則沙沈。運道以徐兗開河爲咽喉。開河以諸泉爲根本。泉源修廢。係運道之通塞。故必歲修無間。河防一覽云。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州縣入爲五派。濟運。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爲分水派。泗水。曲阜、滋陽、寧陽、邗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爲天井派。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爲魯橋派。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爲新河派。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爲邳州派。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渭河命脈。疏濬通達。俾源源不絕。山泉砂磧頗多。汶河每虞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并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河渠紀聞。

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六日。上諭兩江總督查弼納署江蘇巡撫何天培。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等。京口一帶運河。爲南北漕運咽喉。歷年以來。挑濬淤淺。皆係丹徒、丹陽兩縣百姓派辦工役物料。俱出民間。殊屬偏累。此運河乃杭嘉湖蘇松常六郡共濟之河。而獨累兩邑之民。其何以堪。朕深爲軫念。今後須確估每年經費。悉心會商。或令地方官支用地丁錢糧。或令河員專司其事。於河帑內動支開銷。

無致累民。更聞六郡向有協濟之例，抑或共襄工費，以濟運道。爾等確議奏聞，以副朕愛惜黎元之至意。

憲皇帝聖訓

五月初三日，張大有奏河工挑淺一事，奉硃批諭旨：令據實核奏。欽此。臣到臺莊，往來八閘，查韓莊以上至彭口，有淤淺數處，現築草壩三座，下板蓄水。韓莊以下各閘，俱有淺處，得勝閘以上雞心洲築草壩一座，張莊閘以上六里石築草壩一座，俱下板蓄水。糧船始行，緣三閘地高水瀉，河底砂礫，雖加挑挖，不能深通。自萬年閘至臺莊五閘地勢稍平，雖有淺處，而蓄水既足，船行無阻。再八閘內所挑工程，上年挑挖二次，深一尺至二尺不等，有挑至三尺者。臣謹遵諭旨，據實核奏。硃批諭旨。

是月初六日，山東巡撫陳世倌奏：山東運河在臨清以北者，則資衛水接濟，雖有淺處，隨時撈挖。昨漳河水發，已可通行。至閘河之內，全資汶水，是以閘河每年一小挑，間年一大挑，現不至淤。臣意若汶水流微，即加挑濬，而無源水接濟，亦不能通。如其流盛，即不開挑，亦可通達。故此時挑挖閘河，徒屬糜費。於運道無益。臣於初一日在東平州遇雨，濟兗東三府附近州縣，俱報得雨三四寸不等。將來大雨時行，似不必募夫更挑。惟馬踏諸湖宜設法蓄洩，至韓莊以東八閘，全恃微山湖水接濟。聞年來湖水甚細，容詢河湖御史須洲，再爲奏聞。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六日，陳世倌奏：臣於濟南府接奉聖諭，前往催價糧艘。於往平縣阻雨一日，見河已發水，未知沙灣隄岸若何。隨於十二日繞至沙灣，河水長七尺餘，隄岸亦有衝刷。隨檄壽張縣知縣齎銀星夜赴工。又檄布政使堯寧道迅速發銀，河官詳豐多備椿料，以防不虞。現在平穩，可以上慰聖懷。惟沙灣對岸一

爲沙灣。一爲趙王河。自開州曹州而來。其上源甚遠。至此會一衝入運河。而運河水漲。自上而下。勢如建瓴。與沙河趨王河水相搏。故沙灣工程最爲危險。臣看沙灣北五里許有五空橋一座。原洩運漲入於鹽河。若將沙河口改移於此。對五空橋。使水直洩鹽河。則此段工程易於保固。彭口地方上會玉花泉諸水。出以濟運。挾沙而來。兩岸山積。對岸設有三空橋。使沙隨水衝直出橋外。年來壅積亦甚。糧艘至此。每苦阻滯。上年撫臣河臣會商。移此口於北二百四十餘丈。上築大壩。攔塞舊河。另開支河一道。以避淤沙。但上源流沙。勢不能免。而支河入運處。又折迤北七十餘丈。方始入運。臣愚以爲水折則行緩。而沙停。且對岸無處出沙。恐停積運河。若將支河口直出運河。勢更湍急。沙可隨行於支河對岸。做前人遺制。築三空橋。使沙衝入對岸湖內。則運河無虞。沙墊再韓莊。德勝。張莊三閘。河底俱係沙石。挑濬費力。或於秋冬開挑。或於德勝張莊兩閘間。添建一閘蓄水。再前任撫臣黃炳估修閘座二十五處。橋心中塚一處。添建閘一座。臣沿河閱看。有應急修者。有應緩修者。俱未領帑興工。至幫築隄岸。止聊城。博平。堂邑三縣。共領過銀九千九百九十八兩零。現在修築其餘。亦未領帑興工。臣將原估銀數。一并具奏。但兩岸隄工。應幫丈尺若干。舊工若干。須逐段丈量。此時河內水滿。無從核估。所修閘座丈尺料工。亦須逐層核算。而閘內裏石一層。更須乘修築之際。不時查閱。方能責其實在。若待工完查勘。則難再拆驗。臣意上年奉旨設立湖河御史衙門。稽核工程。是其專責。可否交御史督同道廳印河各員。詳加確估。卽責令領帑興修。工完造冊報部核銷。硃批諭旨。

六月十二日直隸巡撫李維鈞奏。據通水道高鑛呈報。通州武清縣二處運河椿土各工。原係侍郎牛鈕

領帑辦修。與地方官無涉。但今大雨時行。河水驟漲。武清縣屬運河東西兩岸。河西務。棋子淀等處。俱各漫開。皆因向修隄岸。單薄虛鬆。朽裂圻陷所致。臣查運道關係重大。一面飛飭高鑄。親驗各隄。衝決若干丈尺。有無損壞。村莊田禾。俟覆到另奏。合先行奏聞。奉上諭。牛鈕所修工程。朕謂斷不致如高鑄所報之甚。伊受恩深重。諒非木石。何忍如此負朕。今歲雨水。原係異常之大。所以致有衝決。其爲人猶屬直率。頗稱歷練。加之訓教。尙可委用。非棄材也。硃批諭旨。

九月二十三日。陳世倌奏。臣於十三日。自曲阜前赴南陽。查勘湖隄。又直抵臺莊兼勘閘座。臣同須洲。遂節。策驗。因於運河西岸取土。值糧艘回空南下。一日之中。時復掣拽浮橋。故各員雖竭力興築。不無虛鬆。臣飭令重修堅實。一面會同須洲具題。令再查勘。現在拆修加幫。容另疏題覆。其運河水五尺有餘。回空糧艘。可以通行。惟彭口支河一處。路淺。而現無停阻。至前撫臣黃炳會同河臣所估。應修閘座隄岸。共需銀二十七萬兩零。臣以爲宜酌緩急。陸續興修。今先將最圯陷之二閘。令兗寧道備料核估。造冊具題。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八日。李維鈞奏。玉田縣還鄉河。於康熙四十二年間衝決。被淹民田四千三十一頃。其地千有餘頃。臣仰體皇上軫念民瘼。至意備發銀兩。委武清縣知縣等修築。並不費民一錢。勞民一力。據報。自運河頭起。至牛見莊止。計六十二里有奇。寬十一丈至三四丈不等。疏濬深闊。兩岸隄堰。培高添厚。其莊前決口。建月牙大隄一座。隄前臨水。又築滾水壩一座。莊南決口。亦俱堵築。水歸故道。暢流入海。舊淹旗民之地。盡已涸出。臣念還鄉河南岸地土。有淹有涸。今河濬隄築。此後地盡可耕。糧皆有著。謹奏。奉上諭。修

濬還鄉河計日成功甚屬可嘉該撫並委員陳良襄等朕已諭部議敘矣硃批諭旨
是年改造江廣漕運船式以十丈爲率開河蓄水以四尺爲限按江廣糧艘頭闊丈六七尺底深七八尺非比江浙東豫諸船由內河轉運也是議定加長船式十丈爲率其餘五省之船仍如舊式開河必水深四尺但運河水勢全在蓄洩得宜勢難責以定數豫東宣防錄云准工部咨漕督補熙奏江廣糧船改造十丈爲率開河之水務足四尺行令沿河官弁實力挑挖水勢不足據實查參查挑河在乎人力人力不至固難寬貸然水勢消長不時深淺無定東省開河無源之水從山泉石罅泥穴中尺寸細流會於汶河出南旺分濟南北流經千餘里歷四十八閘層層灌輸晝夜不息不能有長無消加以地勢高下南旺分水之處南高臺莊百十六尺北高臨清九十尺前人設閘蓄水以防傾瀉上閘閉而下閘啓遞相爲用不能兩閘俱深者勢也至長河雖上下閘十餘里至三四十里七八十里以十餘里之水輸於最長之河其必不能如十里之深者亦勢也河水源本山泉春夏雨澤愆期水有去路而無來源其不能不淺者又時也今夏天旱水少嚴下捱牌倒板並依潘季馴偶淺急疏之法多築逼水草壩竭力資送南漕重運並未停滯亦未起剝並無待如數挑深朱之錫治河書載運船正米不過四百石入水深不過六捺六捺者三尺也故水力必與船力相勝若船不足數而徒搭運省船致水力不勝而漕大困不能歸咎於無源之河也自江廣船式改長以來未聞年年淺阻良以水源無幾節宣有制故多不至溢少不至涸惜水正所以利運若概以四尺爲度二月頭幫入閘至五六月尾幫出閘開放四月之久前去後空恐涓滴如金之水消耗於無用之時至江廣重船到時水已告竭反無接濟是因增水以耗水而誤重運也况運軍藉

水不足。借端逗留。沿途貿易。閩閩生事。亦從此起。運河歷年大小輪挑者。止有汶上。南旺。臨清之輓板。濟寧之天井塘河。並滕縣彭口四處。長各不過七八十丈。通省運河千有餘里。未嘗並治。有不能全疏者。二不可過深者。一南旺等四處。爲運河關鍵。淤沙倍積。是以定二年大挑。一年小挑之例。接夫挑土。計工限日。夫少限迫。不能通行挑挖者。一挑河必先築壩。戽水全挑。則河內之水。無處收蓄。不能通挖者。二汶水挾沙而來。汛水發時。開東岸常鳴等八斗門。將浮沙掣入南旺湖內。若河身過於挑深。而斗門之底。高於河底。勢不能掣沙入湖。河內積淤更甚。此不可過於挑深者也。若執水聚則深之說。全河之水。盡歸河洪。兩岸俱係乾灘。河形壁立如溝。漕船亦難掉頭回尾。回空南下。江廣北上兩船。必致頂阻。卽南北差民船隻。亦無路可通。前明蘇惟霖云。山泉之脈。止有此數。河身高則高受。低則低受。水之多寡。原不係河身深淺也。朱之錫疏云。因重運而積水。因倍載而起剝。皆運河不得不然之勢。是從前已有此例。江廣糧船載多起剝。所費無多。酌起剝與通挑增水之費。所省實倍。東省與各省運河不同。不必另定水則。照例挑挖。卽可濟事。此權通河之大勢。而條陳詳明如此。然不能深挖之形。易見。不可深挑之說。難明。蓋運河自高而下。勢若建瓴。挑不如式。一處過深。則上下之河必淺。法貴能蓄。尤貴能留。問水集云。南旺上源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廣愈淺。治水者。慎毋病其狹。而務爲廣大也。余濬河至三柳灣。八里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於此。余猶病其淺。一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閘間須留少淺之處。余恍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十餘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卽可越之直上。此卽不必過深之說。治運之機。宜深思而自得也。

河渠紀開。

是年張大有等奏稱。臣陛見時。面奏山東運河八閘內之德勝閘。至張莊閘。係十二里直河。水難停蓄。易致淺阻。似宜於兩閘適中處六里石地方。添建一閘。蓄水濟運。隨奉俞旨。命與河臣撫臣商議具奏。欽此。臣等會勘得德勝閘至張莊閘。河勢甚直。岸峻地高。每遇水少。不能存蓄。該管印河各官。每於六里石地方。修築草壩一道。以爲關攔。今若於此再添一閘。則三閘相近。或恐山水暴漲。勢如建瓴。旁無宣洩。閘座難以撐持。細度情形。似應於此草壩處所。再築石壩一座。較比上下閘頂。減銜六尺。水小則收蓄濟運。不致淺澀。水大則漫壩順流。可免漲裂。似於運道有裨。奉旨。此議甚妥。該部照奏施行。運河道冊。

是年。總河齊蘇勒建六里石閘。按自臺莊至韓莊八十餘里。地勢建瓴。高下懸殊。以閘爲節。使不致直瀉。而張莊至德勝。形勢更直。兩崖陡峻。不能蓄水。是以齊勤恪奏定於適中六里。建閘收蓄。又恐三閘相近。溜勢湍急。山水暴漲。宣洩不及。金門較比上下兩閘。減矮六尺。嗣以閘面太低。漕運不便。漕督張大有議加高閘牆。用以草代石之法。於閘面鑲草六尺。水發聽其漂失。水仍暢流。總河白鍾山復議於閘之雙槽下板實土。漕船由月河行走。水勢紆曲。不令直瀉。蓋爲蓄水計。下板則可議節。宜鑲草。卽不便啓閉。爲船運計。則利由金門逕過。而厭月河之紆曲。居濟一得云。爲湖河接濟。運河不足。故八閘常宜閉板。蓄水。至水不足用。則啓板接濟。若湖水盛漲。則啓閘不下板。開月河放之。是八閘以啓閉爲節也。而運丁輒爲口實。故在漕言漕。則有鑲草六尺之議。而閘不能啓閉。竟爲虛設。相時所宜。使水大由月隄旋轉。無礙運行。閘仍啓閉如法。又得疏洩漲水爲兩得也。河渠紀開。

是年始建邳州運河清定成三閘。按張伯行言濟寧至臺莊相去四百里中間設閘二十座臺莊以下至淮黃交匯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宜於臺莊以下徐塘以上增建閘座其時言之未行至齊勤恪始用其議創建三閘一曰河清兩牆長二十二丈四尺高二丈八尺八寸金門寬二丈二尺閘旁月河一百二十尺二曰河定金門兩牆高寬丈尺與河清同閘旁月河丈尺亦同三曰河成兩牆長十六丈四尺高二丈七尺金門寬二丈二尺月河百三十八丈工竣三閘東下瀉之水月河佐以行運永爲漕利然自河成至楊莊運口三百餘里並無關束河流直瀉淺運乾隆乙巳奏建閘於貓兒窩迤下之八堡曰利運宿遷關以下之王莊曰亨濟嗣奉諭旨兩閘恐不足資擊蓄乾隆丁未議於河成閘下馬莊亨濟閘下坡墩各添一閘奏覆如議工竣賜名滙澤激流自黃林莊以南層層關鎖啓閉由人重運經臨足資淨送嘉慶癸亥衡工漫口水注張秋臺莊以下運道水淺賴諸閘擊蓄空重如期往還貽謀深遠流澤孔長矣河渠紀聞

是年改恩縣四女寺減水閘爲滾水壩。按此分洩運河有餘之水易閘爲壩以暢其流也閘建於明嘉靖時洩漲水入老黃河救山東直隸水患制之最善者年久閘壞引河淤塞至是修舉以舊閘洩水不暢改建滾壩寬八丈壩身高河底丈有七尺壩南修砌輒工自壩口挑支河五百餘丈嗣經侍郎趙殿勛勸議下流尚淤奏請從壩口起至德州九龍廟入老黃河估挑河泓二千三百餘丈又將輒工迤西至三義廟幫築土隄估辦完竣後朱文端公軾復請將壩口河身概落低二尺口門開寬三十丈引河開寬三十四丈總河朱藻議以引河寬於運河本小支大恐致奪河而當時引河半淤路遙費鉅工久不舉張清恪

言復開壩易復引河難。此通達之論也。數千里長河。僅開數丈之渠。民力已懼難支。卽勉力竣事。而水長沙壅。岸平流緩。無急溜淘刷。不數年輒淤。其事在當事之調劑矣。河渠紀聞

先是磁人於東閘北十里閻家淺建閘攔河。名第三閘。由是下流邯鄲永年二縣。當春耕時。不得沾澆水涓滴之利。是歲奉旨兩省勘議。割磁州入直隸廣平。毀第三閘。刻日分水。始得均利。部議得總督李衛議覆張廷勳條奏。磁州攔河三閘一案。疏稱。據河道趙國麟詳據磁永邯曲雞五州縣覆稱。澆河一水。向因磁州築閘。任意啓閉。以致水利不均。今會議磁州東西二閘。仍循例自三月至八月止。定限十日。輪流啓閉。竊思三月至八月。正田禾長養成粒之時。儻雨澤稀少。必待十日灌注。恐磁永上下失水澤之利。且澆爲商船往來之道。若必十日始放。則商船坐守一句。必將有斂金買水之事。應以五日爲限。留水灌漑磁州。則東西兩閘五日俱閉。放水灌邯永等縣。則東西兩閘五日俱開。永杜爭訟。州議按磁州縣閘有七洞。每洞下板八塊。每塊一尺三寸爲度。積水至板六塊。卽可分注溝渠。至八塊而各田充足。請自二月三十日將閘板全下。每月啓閉六次。啓閉之法。水底留板六塊。水面去板二塊。使本地溝水常存。而下游餘波不絕。旣不閉水以病鄰。亦不竭上以益下。東閘止一洞。下板十三塊。每塊以一尺爲度。使與水閘同日啓閉。水底留板九塊。水面去板四塊。每遇啓閉。委官看視。俟水與板平。卽啓一啓以五日爲率。由東閘而下。閻家淺第三閘拆毀不許復建。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四

運河水章原二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李維鈞奏。文安、大城兩縣交界之艾頭莊。至灘里村等處。被水地方。經都統額爾金奏請挑河築隄。奉旨前往查丈之日。會同勘明。詳議具奏。臣遵於十五日。會同額爾金。並率同子牙河分司霸昌道文安、大城兩縣等。勘得子牙河隄東有艾頭莊支河。長二十餘里。闊四五六七丈不等。其河南抵子牙河大隄。北通淀河。水大之年。淀河水灌支河。河邊十九村莊。往往被淹。臣等會商於艾頭莊前築一小堰。攔截淀水。不入支河。可以保衛十九村莊。而艾頭莊百姓。又以東北風大。則淀河水勢直衝艾頭。若將支河口堵截。則艾頭莊之受害。比十九村爲更甚。因從支河口。泝流而南。地名張昆口。向有民堰一道。高出水面二尺。其址猶存。擬照舊堰基址築堰一道。仍高水面二尺。則水小之年。十九村可以保守。水大之年。艾頭莊亦不受衝激。奉上諭。卽照所議行。硃批諭旨。

七月初七日。九卿議奏。先經原任大理寺少卿須淵條奏內開。山東運河。額設淺溜壩。等夫。以備隨時挑淺。但挑淺人立水中。難於施力。豈能濬之使深。且所用之夫。俱由各州縣派送。由是有幫貼之錢。比額設工食更多。在州縣則取之百姓。在河官未必散於夫役。查各汛夫食額銀。約二萬四千餘兩。運河自北而南。長一千二百餘里。俱有應轄州縣衛所。若令印官不時巡查。如有淺澀。卽用正項錢糧。挑濬報明河道。歲終稽核奏銷。計終歲各州縣衛所。其費不過數千餘兩。而幫貼竟可停止。至大挑小挑。亦係各州縣

照田派錢送於河官雇夫名爲酌補夫。今若以挑淺工程責之印官。則每歲額銀二萬四千餘兩。必多餘剩。可以隨時雇募。不必再從民派。况大挑原有恩賞銀兩。即添入額銀之內。雇夫更無不足。於河工無損。而民免苛派。似亦公私兩利等因。經九卿覆令該督撫據實確查。妥議具題。今據齊蘇勒疏稱。東省運河云云。應如所請。其巡防疏濬。仍責令河官專司其事。至需用夫役。責成濱河地方官。將幫貼工食銀錢酌量雇募。呼應得靈。工不貽誤。如有印河各官多派短給等弊。該撫卽行指參。年終仍令該撫將所收若干所給若干造冊報部。再查挑淺一事。有關運道。該督既稱大挑小挑。乃歲修定例。臨期挑淺。乃至急之搶工。似應循舊爲便。應如所請。仍令每年一小挑。間年一大挑。至臨期或有淺阻。務令立即挑濬深通。使漕艘進行。運道無阻。儻有捏稱淤淺。希圖冒銷情弊。該撫卽行查參。交部從重治罪。八月初八日奉旨依議。此議內稱幫貼工食銀錢收給數目。該撫年終造報等語。此項銀錢。巡撫無憑稽察。卽交與河道總督造冊報部。運河道冊。

是月十一日。陳世倌奏。據溫文桂條奏。疏濬平度州境內膠河緣由。奉旨著臣查明具奏。臣因委原任膠州知州馮景夏。會同該地方官。將膠河確勘。今據稱平度州南鄉並非膠河。溫文桂所奏。乃膠萊之運河也。此河自膠州海口之麻灣入口。由平度。高密。昌邑三州縣。至掖縣海倉口入海。長一百九十九里零。係元時運糧之河。中間有分水嶺。形如龜背。水至此東西分流。不能合一。今就地勢作兩截。疏濬東半截。一十六處。西半截六十五處。河身窄淺。止須挑挖寬深。惟掖縣海倉口。乃全河洩水入海之處。現今沙積計長五里。以致水散無歸。淹及地畝。此處應加開掘。俾河水暢流入海。則莊田均有裨益。但須於三四月間。

無大北風捲潮入口時施工爲便。此溫文桂條奏之河。應行疏濬者也。至膠河發源膠州鐵嶺山外長城嶺南。由膠州境五十七里。經高密縣境九十六里。入平度州南之膠萊運河。此河患在上流寬闊。下流窄狹。而歸入膠萊運河之處。淺不成河者。四里有奇。淤如平陸者。一十五里有奇。水勢散漫。兼有百脈湖。五龍河。張魯河。會流泛溢。各州縣雖築隄堵塞。而水無去路。難免潰決。今應將淺窄積淤處所挑深。引水歸河。自無淹沒之慮。此溫文桂條奏所未及。應並行疏濬者也。計兩河共估挑土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方。擬於農隙舉行。謹奏。奉上諭。凡一切條奏地方事宜。朕概發與爾等督撫。勘酌可否。非朕所真知灼見。必欲舉行之事也。此所奏膠河如確乎有益。則亟宜興工疏濬。無益則止。總在爾審定之耳。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日。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閱視河道。諭曰。運河關係重大。言者皆是近理。而議論多有不同。今蔣廷錫條奏款項。爾等前往詳加閱看。凡泉源湖身。與各水源地。地方形勢。務須身到測看。方得確準定議。不可苟且草率。意爲揣度。以致後日勢不可行。河道總督。凡黃河所經。皆其管轄。豈能處處親到。卽河屬官員。偶有所見。亦未敢輕易舉行。爾等將儀器與圖。一并帶去。再有算法館行走。明白測量人員。著何國宗指明。舉奏二人。帶去詳加測量。或蔣廷錫條奏款項之外。有關係運道。應查看修理之處。亦逐一審視。會同該督撫詳議具奏。務期一勞永逸。總河齊蘇勒。現在堵築決口。爾等此去。先看漳河衛河後。到濟寧。則總河隄工事完。便可會同閱看。儻該督撫有緊要事務。爾等或稍候數日。或躬往就之。勿致貽誤地方。憲皇帝聖訓。

先是戶部左侍郎蔣廷錫條奏。查浙江。湖廣。江西漕船。過淮而北。自淮安關至臺莊。爲江南運道。長四百

二十里。自臺莊至李家莊爲山東運道。長九百里。自李家莊至天津關爲直隸運道。長七百六十里。淮安至臺莊爲新運河。爲裏河。爲黃河。爲濟運中河。爲皂河。爲泇河。會沂泗沙肥之流。益以淮徐諸湖之水。漕艘歲無淺阻。其自臺莊至濟寧天井閘。惟資沂泗洸三水。天井閘至臨清會通閘。則獨藉汶水一支。計此四水源流微弱。或遇雨澤短少。運河水往往不能濟運。地方有司及押運官弁。惟議挑淺以濟起剝。竊思水源不充。徒事挑挖。但見河身日深。河水究無增益。籌畫似未爲善。又自會通閘至青縣。惟有衛水經流。年來亦漸微緩。恐將來泥沙壅滯。有妨運道。查明代漕政河防諸書。於泉湖節宣濬蓄之道。講求甚備。而本朝立制。亦極詳盡。良法美意。載在方策。又前人有分漳濟衛之說。似亦可採。臣引舊聞。謹條奏五事。爲我皇上陳之。一、廣濬泉源。以裕灌注也。查山東漕河資汶洸沂泗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賴泉源輸助。明肇域誌云。山東之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今按五派已詳載雍正元年河渠紀開所引濬治泉疏一條內。茲不載。皆所以濟漕也。各州縣俱設泉夫。不時疏濬。又慮泉水泛漫無歸。以相近之泉。或五或三。引委歸一。滙爲小河。同出一道。謂之泉河池口。我朝特設管泉分司。以董其事。後雖裁分司。而泉夫至今仍設。但各州縣以事非己責。或不經心。而本地豪強有力。遏泉灌田澆圃。甚者引爲池沼。以致泉政多弛。通流無幾。伏請敕下河道總督。山東巡撫。嚴飭有泉州縣。按誌考圖。親率泉夫。力爲疏濬。其有盜遏者。照律治罪。庶使灌注易盈。於漕渠定有裨益。又明于欽齊。乘載歷城縣金線等七十二泉。後復濬得天鏡等新泉五十七處。萬歷時。濟南道呂坤以濟汶之泉無幾。重濬得曲阜等州縣新跑諸泉十八處。於是汶水流旺。漕舟通行。蓋濟竟爲濟水伏流之地。隨處發見。今廣爲濬導。安知砂礫草莽中。不有奮湧出地者。是在

地方官勤爲勤勵。如泉夫濬出新泉。官立賞格。賚以銀米。其各州縣亦於年終將開疏舊泉若干。搜濬新泉若干。詳報總河巡撫。如果泉湧暢達。運道通利。題請議敘。或將舊泉廢棄。運道淤淺者。卽指參交部議處。庶人心奮勉。泉政不弛。再有泉各州縣泉夫。多寡不同。如磁陽平陰二縣。僅十名。濟寧州僅九名。嶧縣僅五名。恐不敷疏濬之用。應否添加。請并交總河巡撫酌議具奏。一開復湖地。以預儲蓄也。山東運河。旣賴諸泉灌注。而泉源有時微細。尤賴諸湖積水。以濟輸輓。查諸泉所滙爲湖十五。分水口之南曰南旺。東西二湖。其北曰馬踏。又北曰安山。南旺之南曰蜀山。曰蘇魯。又南曰馬場。皆所以資汲水之不足也。濟寧州之南曰南陽。亦曰獨山。又南曰大小昭陽。又南曰武家。曰郝山。曰微山。曰呂蒙。曰張莊。皆所以資沂洗泗水之不足也。諸湖連注。各建長隄。陡門爲減水閘。以時啓閉。漕溢則減漕。以入湖。漕涸則放湖。以濟漕。故謂諸湖曰水櫃。當時盜決占種有禁。每年一大挑。至明萬歷時。諸湖積淤成陸。又百姓壅水自利。私塞陡門。所建隄閘。逐漸湮廢。然是時巡撫李戴開挑湖地。疏所記諸湖低窪蓄水之處。較宣德時尙存十七之七。一經修復。漕運大利。今又百六十餘年矣。聞安山南旺獨山昭陽等湖。大半爲人占種。低窪之地。亦生麥草。其積沙處高。與漕河隄岸相等。是蓄之無處蓄也。及水潦之時。湖身旣高。不能存貯湖水。反溢入於漕。是減之無所減也。而陡門閘壩。恐亦湮塞坍塌。請敕下河道總督山東巡撫。查勘諸湖耕種升科之地。若干。其已經佃種徵租。久爲民業者。仍聽耕種外。將低窪麥草處。悉行挑深。復古水櫃之法。以貯積泉流。卽將挑出之土。築爲高隄。以約束水櫃。每湖開小支流數道。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每支河口建減水閘壩。以時減放。庶蓄洩得宜。運道有賴矣。一嚴定築壩開壩日期。以撙節水泉也。查漕政。考山東

運河每歲十月築壩遏流。分洩諸湖。候來春冰泮。開壩受水。冬則以漕水滙於湖。春則以湖水放於漕。故會通開南至臺莊。既得乘時挑濬。不致淤阻。又得素有蓄儲。不致淺涸。法至善也。但法久玩生。築壩之期。每至十一月中。未免過遲。開壩之期。每至正月初旬。未免過早。夫時至十一月。河水將冰。已不能約水。越湖則遏流之壩。實爲空築。又天寒冰凍。乃驅河閘之夫。裸體跣足。鑿冰挑淺。詎有益乎。藉令鑿見河身。可以挑土。然挑去一擔之沙。其中必雜冰三四斗。是挑淺十分。已消去河水十分之三矣。及來年冰解。正宜封固以蓄春水。乃於正月初旬。卽放水行舟。且將上下諸閘。通行啓板。一任船隻往來。夫三冬歸壩。水蓄幾何。節省尙恐不繼。而以建瓴地勢。聽其南北放注。欲長流不缺。難矣。設或三春無雨。運艘方至。將何以濟。請敕下河道總督山東巡撫。轉飭管河各員。每年築壩之期。務於十月十五日前。開壩之期。必至二月朔日後。其大挑之年。則於九月終。卽行堵築。有過期者。該督撫題參議處。夫河水多蓄一日。卽可裕一日之用。且河冰未合。易於遏流歸湖。使河身露底。則施工亦便而淺。夫免嚴寒凍圻之苦。似於河政有益。或以築早開遲。於商船有礙。第思河水若得充盈。則漕船通行無阻。計五月入臺莊閘。六月盡出會通閘。其春二三月。秋七八九月。皆商船來往之時。春水既有蓄儲。及七八月間。正當雨澤時。行河流盛滿。行舟可計程而進。臣愚竊謂不惟無礙。而且甚利也。一修築坎河灘壩。以防滲漏也。山東運河。自臨清會通開。至濟寧天井閘。長四百二十八里。惟賴汶水一派。分流南北。以成漕濟運。是汶之涓滴。皆當護惜。而戴村壩西北有坎河口。爲汶水北趨大清河入海之道。其勢就下。奔注甚易。明宣德時。築戴村壩於汶水南。以遏汶之入流。建坎河石壩於汶水北。以節汶之入海。嘉靖時。總河侍郎萬恭。復堆集石灘水溢。則縱之歸

海。水平則流之入湖。後雖歲修。久恐頽廢。萬一汝水北注。挾湖泉而盡趨於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小。請敕下河道總督山東巡撫。遣諳練河員。相度形勢。將舊時石灘。有無毀廢。作何修復。及應否。改建滾水石壩。以爲蓄洩。會同詳議具奏。一。分漳資衛之故道。似可復也。衛水出輝縣百門泉。其流甚細。雖東引淇湯洹之水。而三水亦弱。故河南漕艘。自衛輝水次受兌。至於館陶。每苦淺阻。又北九十里。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河身稍寬。然每當豫漕北上時。會通河諸閘。正當封閉蓄水。以待南漕。其流入衛者。不過於南船放閘時。順下分寸之水耳。其自臨清至青縣。仍僅衛水一流供運也。考元河渠諸書云。衛水至山東館陶。漳水合焉。北與會通河合。北歷德滄諸州。至青縣合滹沱河。北達天津。會白河入海。故衛河充足。運道無阻。今青縣以北。猶是昔日故迹。而漳水北徙。則在明萬歷時。先是永樂中。漳水入衛之道。湮塞。宣德八年。御史林廷舉。按元時舊迹。於廣平縣大留村。鑿通故道。置閘遏水。轉入於衛。嗣後衛河水增。漕舟便利。至萬歷二十八年。漳溢滙流而北。入衛之道。遂廢。給事中王德完上言。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是以細緩不能刷沙。宜塞高家口。漳水合溢之道。導漳入小屯河。達衛。費小利多。實爲上策。時議不果行。自此漳與衛分而爲二矣。夫衛水自輝縣至大名。有淇湯洹三流。足以濟漕。雖盤剝多費。幸道里尙近。自大名至青縣。六百餘里。若得漳水以廣其流。誠七省漕運之大利也。臣嘗考地圖。今廣平南至冠縣。西有地溝一道。長五十餘里。俗所稱古屯氏河也。每漳水盛長。常有漫水溢入。通流於衛。卽林廷舉所開故跡。今若於此處施工。因淺加深。因狹加廣。開引漳之口。導入衛之流。所費諒不甚鉅。可以復先時之利。但漳大衛小。恐有泛溢。宜於所開之河。多置閘座。衛盛則閉閘。約漳北趨。衛弱則開閘。引漳濟衛。似於衛河運道。

甚有裨益。請敕下直隸總督會同河道總督委員詳勘定議具奏奉旨著九卿看並問九卿目今現任官員內平日明白河道之人可舉出或候選官員內有知河道者亦著舉出該臣等會議得將廷錫條奏運道五款似屬周詳但臣等於運道情形未能周知伏乞皇上將原奏敕發河道總督直隸總督山東巡撫詳悉定議具題都察院舉出御史尤清王之錡吏部舉出郎中喬世臣工部舉出員外郎馬泰具奏奉旨著派出學士何國宗護軍參領翟葵御史尤清王之錡員外郎馬泰將蔣廷錫條奏摺內款項逐一詳看巡撫管轄之處會同巡撫看閱詳議具奏係河道總督管轄之處會同河道總督看閱詳議具奏運河道

冊

十一月初十日豫撫田文鏡奏欽差學士何國宗等於上月二十三日到臨漳縣查看衛河臣適因閃跌隨知會副河臣嵇曾筠會同閱看今何國宗等查看到省與臣會議臣查據條奏所請引漳濟衛及分沁入衛之處俱因水性極暴難以建閘不便輕開無庸詳議臣查有輝縣之蘇門山百泉河內縣之小丹河安陽縣之洹河雖均係入衛之水現各通流應再開深廣以濟漕運又湯陰縣之湯河源輝縣之蓮花泉紫微觀泉萬泉焦泉丁公泉重泉梅竹泉修武縣之五里泉馬方泉淇縣之淇泉安陽縣之珍珠泉并洹河源善應山泉亦現飭各地方官估計再加挑挖使泉水盡入衛河濟運除將各河泉源會議並一應開挖工段丈尺數目繕冊疏題理合具奏奉上諭此係專差何國宗等會同查議之事總俟伊等奏到再定殊批諭旨

十二月十六日陳世倌奏臣會同學士何國宗等沿途測量安山湖現有積水止須修築閘隄不必更濬

南旺湖亦尙有出水之處。可以達運。又戴村壩壩底椿木。年久朽損。壩石亦有坍卸。應行修整。經何國宗等會同河臣齊蘇勒及臣詳議。現在會題。今何國宗等將已勘之處。先行繪圖定稿。於十二日起程回京。奉上諭。何國宗等到京。朕自有裁奪。殊批諭旨。

是月二十九日奉旨。何國宗等所奏運河情形。甚爲明晰。但督理工程。若委之地方官。恐因循遲誤。若特差官員前往。又恐呼應不靈。且不得其人。反滋煩擾。朕意欲將沿河應修工程之州縣。俱著揀選賢員。補用果能實心任事。朕自加恩議敘。如此似於地方工程。均有裨益。著九卿速議具奏。該臣等會議。得內閣學士何國宗等奏稱。東省濟寧天井開以北。惟賴汶水一支。春夏之交。必藉湖水。以濟輪輓。非蓄以水櫃。則無由積其有餘。非束以隄岸。則無由防其旁洩。但湖水必須蓄高。方能入漕濟運。應於河高湖低之處。建閘減水入湖。放水入漕。庶蓄洩得宜。運道有賴。安山湖久經廢棄。南旺湖北濟運閘壩。又復淤坍。惟仗馬踏湖一流濟運。今安山湖現有積水。請因其窪下。將周圍湖隄。循照舊址。再加修築。所有湖內民居。並地畝錢糧。作何安置。豁免聽撫臣查明具題。再南旺馬踏蜀山馬場等湖隄。並關家壩。俱應加高培厚。修重建板石閘。則啓閉易而蓄洩以時。其分水口南北積沙成山。請於兩岸沙山之下。各築束沙壩一道。每年估修。則河不致淤挑。淺亦便。至山東運河。例係冬則築壩挑淺。春則開壩濟漕。惟開壩閉壩。俱以糧船來去爲期。築壩太遲。則冰堅水涸。不惟挑挖難施。且河水亦多消耗。請敕諭該督。嚴飭押運。催漕文武官弁。及沿途印河各官。於重運開行之際。嚴催抵通倉場收兌。催儘回空一過。卽行築壩挑淺。如不行築壩。仍聽商船往來。或糧船未及過淮。先行開壩等弊。該撫卽將該管各官查參。又修戴村壩於汶水之南。建

坎河石壩於汝水之北。請敕下河道總督山東巡撫。遣諳練河員往度形勢。將舊時石灘有無坍塌。作何修復。及應否建滾水石壩。以資蓄洩。會同詳議具奏。但舊壩地平椿多。若盡行起拔換新。則土鬆不能堅固。若用舊椿。恐年久朽壞。必致坍塌。請於舊壩內添築滾水石壩。即用舊壩裏頭添砌。中實以土。再將舊石壩椿間刷空。石塊虛懸之處。重加填實安砌。并中間亂石壩跌水衝深者。俱用亂石填平。以爲坦坡。以上各項工程。撫臣現飭印河各官確估另奏外。臣等合詞具奏等因。應令總河並山東巡撫轉飭諳練河員逐一查明妥議。又奏稱准漕運總督張大有咨稱。南旺迤北現在濟運之水。止有馬踏一湖。但日久淤高。應築隄蓄水。安山一湖。因民間升科納糧。此湖盡廢。今中間尙有空闊低窪處。所似應圍隄數十里。以時蓄水。實於運河有益。再開河之西。舊有關家大壩一座。原爲南旺湖水濟運。因淤久闡廢。今應仍挑引河修復。此閘引水濟運。則開河以北無虞淺澀等因。臣等現於何國宗等所奏內。議令該撫將各項應修應建工程。查明具題。此項毋庸再議。其沿河有應修工程之州縣。令該撫會同總河等揀選賢能熟諳河務者。保題引見調補。如果實心任事。該督撫等將該員功績造冊具題。請旨議敘。則人皆鼓舞。而於地方工程均有裨益矣。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奉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宿遷以下。因黃河決口尙未堵成。黃河大溜不能暢直通流。至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復多沙礫。該地方官槩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船。至此不無阻滯。儻冬底春初。決口尙未合龍。河溜不歸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干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之前。將宿遷決口修築堅固。其淤淺處加工挑濬。則來歲糧船重運。方無遲誤之

患憲皇帝聖訓

是年。怡親王朱軾會奏查勘直隸之水。總會天津。以達於海。其經流有三。自北來者曰白河。自南來者曰衛河。而淀池之水。貫乎自衛之間者。曰淀河。白衛爲漕艘通達要津。額設夫役錢糧。責成河官。分段歲修。而統轄於河道直隸總督。年來白河安瀾。無汛溢之患。惟飭河道官員加謹防護。衛河發源河南輝縣。至山東臨清州。與汝河合流東下。河身陡峻。勢如建瓴。德棣滄景以下。春多淺阻。遇伏秋暴漲。不免衝潰。查滄之南有甄河。青縣之南有興濟河。乃昔年分減衛水故道。今河形宛然。開石現存。請照舊疏通。於舊建閘處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靜海縣權家口潰隄數丈。衝溜成溝。直接寬河。東趨白糖口入海。河亦應就現在河形。逐段開疏。於決口築壩減水。均與運道有益。白糖口入海之處。舊有石閘二座。甄河與濟二河之委。應開直河一道。歸并白塘出口。澇則開閘放水。不惟殺運河之漲。而河東積澇亦得消滅。且海潮自閘內逆流。早則引流灌溉。溝洫通而水利溥。滄青靜海天津數百里斥鹵之地。盡爲膏腴之壤矣。至沿河隄工。大半低薄。應飭修築高厚。仍令總督將玩忽河官參處。至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廣袤百餘里。畿內六十餘河之水。會於西淀。經霸州苑家口。會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匯爲東淀。蓋羣水之所儲蓄也。數年以來。各淀半淤。惟憑淀河數道通流。一經暴漲。不但淀河旁溢。凡上流諸水之入淀者。皆潏決奔溢。總緣東淀逼窄。不能容納之故。故治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之尙能存水者。均應疏濬深廣。并多開引河。使諸淀相通。其已淤成田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洫達於渠。渠達於河於淀。而以現在淀內之河身。疏濬通暢。爲衆流之綱。經緯條貫。脈絡交通。不竭不盈。而後旱澇有備。生息日滋。小民享浚。

池之利。自必隨時經理。不煩官吏督責。而淀可常治矣。周淀舊有隄岸。加修高厚。無隄之處。量度修築。其趙北苑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隄長七里。板石橋八座。俱應升高加闊。并於易陽橋南。添設木橋。隄身加高五六尺。橋空各濬深丈餘。每橋之下。順水開河。直貫柴火淀。而東苑家口。北新開中淀。河近復淤塞。亦應疏濬。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爲十望河舊道。應自張清口開通。由老隄頭入中亭河。會蘇橋三岔河。達於東淀。庶咽喉無梗。尾閘得舒。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淀廓而河有歸。亦必河治而淀不壅。此治二河之法所當計也。子牙爲漳漳下流。清濁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流。經廣平。正定。而漳沱。滏陽。大陸之水。會焉。蔡沈禹貢注云。唐人言漳水。獨自達海。請以爲瀆。可知天津歸海之水。以子牙爲正流。其餘諸水。皆附之以達海者也。夫以奔騰注海之勢。蔽以數百里紆曲之隄。河淤高於平地。兩岸相距。不過數丈。舊時支港。概湮。欲不衝決。安可得乎。考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同趨於淀。今宜尋故道。開通分注。以緩奔放之勢。永定河俗名渾河。其源不大。所以遷徙無定者。緣水濁泥多。河底逐年淤高。久之。洪流壅滯。必決於窪下之地。其流既改。故道遂湮。今應於每年水退後。挖去淤泥。俾現在河形。不致淤積。庶將來不復遷徙。二河出口。俱在東淀之西。淀之淤塞。實由於此。臣等面奉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此聖謨遠照。經久無弊之至計。今應自柳坨口。引渾河稍北。繞王慶坨東北入淀。子牙河現由王家口。分爲二股。今應障其西流。約束歸一。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隄。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河身務須深濬。使淀水高於河水。仍設淺夫。隨時挑濬。毋令淤塞。兩河淀內之隄。至三角淀而止。蓋三角一淀。爲衆淀之歸宿。容蓄廣而委輸疾。但照舊開通。逐年撈濬。二河之濁流。自不爲

患矣。此郭清浚池調劑二河之大略也。再各處隄防衝潰甚多。應俟隄內水洩。興工修築。其高陽河之柴淀口。河身南徙。舊河淤斷。應速挑復。其故道新河之南界。連任邱。有古隄一道。亦衝潰數段。至任邱西北村莊盡淹。鄭州一帶通衢。宛在水中。今任令詳請開挑浚隄消洩。亦應俟水退後。照舊修築。墊高行路。以便往來。又新安之雹河。自西折東。繞縣治南入淀。而徐河會入漕河。復至劉家莊。泛濫而下。新安正當二河之衝。每患漂沒。應於三台村南開河一道。引漕河水會入雹河。由縣正北入應家淀。南岸築隄。以護縣治。凡縣屬之大小澇淀。俱可以埽田稱樹。凡如此者不少。尙須逐一查勘。并天津海口京東畿南等處。統俟來春查明具奏。奉上諭。直隸地方向來旱澇無備。皆因水患未除。水利未興所致。朕宵旰軫念。莫釋於懷。特命怡親王及大學士朱軾。前往查勘。今據查明繪圖陳奏。所議甚爲明晰。且於一月之內。衝寒往返。而能歷勘周詳。區畫悉當。具見爲國計民生。盡心經畫。甚屬可嘉。著九卿速議具奏。至於工程應用人員。若交與九卿揀選。恐有掣肘。卽令怡親王及朱軾揀選請旨。其從前差往修城修隄之員。俱著於水利工程處一同辦理。畿輔通志

是年何國宗議開安山湖復設水櫃。按運河分水。迤北自南旺下至衛河。四百餘里。無支河泉源。昔以安山湖爲濟運水櫃。自順治七年河決金龍口湖口淤填。聽民墾種。康熙十八年墾田起科。徵解河庫。至是何國宗議將安山湖復設水櫃。重築臨河圍湖等隄。修通湖似蛇溝二閘。於八里灣十里鋪兩廢閘之間。建閘曰安濟閘。閘下各設支河。通入湖心。其湖南六隄口。亦各建閘挑河。以納坡水。開柳長湖。引魚營陂。宋家窪兩處積水入湖。議定施功引二水入湖。中隔金線嶺。不能相通。沿河方略云。自明許民佃田百

里湖地盡爲麥田。然湖形如盆碟。高下不甚相懸。湖水隨風蕩漾。西北風則流入東南。燥地未及濟運。消耗過半。西北地卑勢散。不能儲水。昔人言安山湖。但稱水壑。不可稱水櫃。且湖已淤平。前河使曾議挑濬。費二十餘萬。無可設法而止。實則不爭此無源之水也。河渠紀開。

雍正四年正月十九日。張大有奏。淮安一帶運河。因朱家海決口。堵築未竣。宿遷桃源中河水勢。間有淺澀。其清江浦以上運河亦淺。臣於十二日。查看黃淮交匯之處。既無黃水敵清。湖水大溜。奔注黃河。致入運水弱。河臣齊蘇勒。現飭河官挑濬。又於十五日。開放濟運閘。引湖中支河濟運。再大雪後。水勢增長。淮安大河等幫重運。業經開行。其揚州一帶運河。亦有一二淺處。因高寶湖水接濟。船可通行。至徐州幫船。現在催令由朱家海引河開行。赴次如有稽阻。即飭糧道設法兌運。不致有誤。硃批諭旨。

二月。工部議覆副總河稽曾筠疏言。豫省衛河水勢奔瀉。河底俱係浮沙。隨挖隨淤。創淺無益。請於汲縣濬縣湯陰內黃等處。築草壩二十六座。其直隸大名縣張兒莊。亦建築草壩一座。首尾接應。以濟漕運。應如所請。奉旨依議。河渠志稿。

是月。怡親王等請定營田四局。兼設河道官員。疏言。臣等查修水利。徧視諸河。隄埝河塞。蓋由事權不一。稽核難周。統轄總河。既有遙制之艱。專隸分司。不無因循之弊。致錢糧不實。工程苟且。衝潰泛溢。率由於此。臣愚以爲直隸之河。宜分爲四局。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應設一道員總理。查天津道駐劄天津州。與二河相近。控制甚便。舊有天津同知。泊頭通判。及各地方管河同知。通判。州判。縣丞。主簿等員。悉令受其統轄。永定河爲二局。應設一道員總理。永定河舊有分司。及都發

効力筆帖式。此等人員。既非地方專官。於民事漠不相關。採買收受。未免胥役擾累。而該州縣之於分司。體有尊卑。權無統轄。卽分司實心任事。亦呼應不靈。請將永定河分司。改爲河道。駐劄固安縣。總理永定河事務。其沿河州縣。各添州判縣丞主簿等官。以資分防。所有同知一員。照舊管理。將向來効力人員。一概發回。則地方既有專員。工程必無貽誤。北運河爲一局。舊設分司。亦應撤回。一切河務。令通永道就近兼轄。其管河州判等官。俱聽統轄。又苑家口以西各淀。及畿南諸河。縣互五六百里。經由州縣二十餘處。亦應爲一局。目今挑挖。計費不貲。若不特設河員統理。恐工程旋修旋廢。請將大名道改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畿南諸河。舊有管河同知通判州判縣丞主簿等員。悉聽管轄。至天津道衙門。向來止管河間一府。大名道止管廣大二府。所屬州縣錢糧命盜案件。原聽直隸藩臬臬考。道員甚屬閒冗。今既定爲河道專官。應將所屬州縣事務。總歸知府考成。省無益之案牘。勵有用之精神。而河道事務。可以悉心料理矣。至通永道所屬除永平一府。應不屬管轄外。通州等八州縣。本無知府統轄。該道有稽查錢糧之責。應照舊管理。再各河道除錢糧舊有歲修處。仍照舊額設外。其有未設錢糧。與雖設而不敷修理者。應酌議增設分貯各道庫。以憑給發。其各處水田溝洫。須每年經理。令各道督率所屬州縣官。按時修濬。定爲考成。其道員錢糧。有無虛冒。工程有無修廢。皆歸直督考核。抑更有請者。凡茲河道之員。必久任熟練。方於工程有益。其河道大員。應聽直督揀選。具題引見。簡用。同知以下各員。俱照南河例。總於河工員內揀補。則事皆熟悉。卽丞簿微員。亦有遠到之望。無不砥礪自奮。且官久習諳。駕輕就熟。人人爲知河之人。百世享平成之利矣。十一日。經吏部議准。得旨。速行。議輔水利四案。

是月怡親王奏京東之水白河爲漕運要津農田之蓄洩不與焉然河西曠野平原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自南苑流出蜿蜒而東至武清之墩上村斷流而河身淤爲平陸此外行水無溝澗水無澤一有雨潦不但田廬瀰漫卽運河隄岸亦宛在水中矣查涼水河源自京城西南由南苑出宏仁橋至張家灣入運請於高各莊開河分流至墩上循鳳河故道疏濬由大河頭入仍於分流處各建一閘以時啓閉庶積潦有歸既可溉田亦可通運也運河之東則香河其下爲寶坻沿河隄岸坍塌屢災二邑應飭河官及時修築高厚並於牛牧屯以上斜築長隄一道以障上流東溢則香河寶坻無運河之患矣畿輔水利四案是月怡親王奏通州烟郊以南之水皆匯於窩頭分爲二股一股南入運河一股東流經香河縣吳村匯於百家灣入七里屯達於寶坻查七里屯以上沙淤地鹵難以開鑿若將南流一股疏通則窩頭經流歸於運河分入吳村者無多稍加濬導可免衝溢又夏店之箭杆河經香河東北入寶坻溝頭河漫流入淀應從溝頭疏濬導流於寶坻南會七里屯水東入八門城達於大河庶水有攸歸不致漫溢且潮水自八門逆流入河於農田亦有利寶坻之西北壤接薊州薊州運河自三臺營會諸山之水東南至寶邑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潤合漚水達海河身深闊所謂棄之則害用之則利者也請先築河隄務須高厚然後於下倉以南建石橋一座橋空下閘壅水而升之注於兩岸以資灌溉又多開溝澮遠近縱橫用之不乏矣漚水又名還鄉河發源遷安之泉莊懸壁而下既入平地則委折蛇行土人有九曲三灣之稱自康熙四十二年決運河頭奪流而西至雍正元年始塞決口挑引舊河然河狹隄卑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田二邑士民請展狹爲廣改曲爲直其說近是然建領直瀉恐下流益患衝潰似應酌量於甚曲之

處。如劉欽莊王木匠莊各開直河一道。其舊流勿令壅塞。俾得兩處分瀉。隄堰之逼近河身者。拓而廣之。加以高厚。可免衝決。至沿河一帶。建開閘渠。地皆沃壤。土人動言硬水湍急爲患。不知敗稼之洪濤。卽長稼之膏澤。凡潰而爲害者。皆分而爲利者也。玉田本屬稻鄉。藍泉河出藍山西南流入薊運。夾河澹水爲湖。伏秋山水暴發。河與湖平。應將河身疏通深廣。東以隄防西北另開小河一道。引山澗之水入河下流。使湖無泛濫。而河得安瀾。仍於曲河頭建開渠引水繞東湖而南。湖內外田也。均沾灌溉。仍於湖心最下處作圩爲水櫃。以濟泉水之不足。又泉河發源小泉山東流會孟家泉。逵於薊運河。現在引流種稻。所當搜滌泉源。以廣水利者也。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誌乘所謂潤澤豐美邑之得名非虛也。臣等歷勘所至。如城東之天宮寺。牛鹿山。鐵坎。及沿河沮洳之處。或疏泉。或引河。皆可種稻。惟縣南接連大泊。平疇萬頃。土膏滋潤。內有王家河。汶河。龍堂灣。泥河。共四道。皆春夏不涸。王家河。汶河。流入大泊。龍堂灣。泥河。流入薊運河。而田疇不沾勺水之利。深爲可惜。請滌源疏流。塡以壅之。隄以蓄之。東北引陡河爲大渠。橫貫四河。中開溝洫。滌河。阡陌數十里內。取之逢源。潑則田之水達於溝。溝達於渠。渠會於河。河歸於大泊。大泊廣八里。長方十餘里。若於東南穿河。導入陡河。以達海。而泊內可耕之田多矣。陡河。卽館水源。自灤州館山東流繞縣境而南。傍河村莊。曰上稻地。下稻地。南曰官渠。蓋昔年圩田種稻之處。溝塍遺址。尙有存者。宣各莊以下。至今稻田數百頃。村農以此饒裕。若推而廣之。沿河墾築隄防。多設閘壩。以時蓄洩。則兩岸良田。不可數計。至板橋。狼窩鋪等處。東連榛子鎮。一帶流泉。大概入灤州境矣。灤州爲永平屬邑。永平之水。灤河爲大源。遠居高。推壅沙石。旣難東以隄防。亦難資其灌溉。然各屬支河。藉以匯歸。故少

漲溢之患。如灤州近城之別故河。淤漫數十年於茲。若照舊疏通。不惟城闈不受浸嚙。而西南負郭之田。皆得浸潤。城南則有龍溪。出五子山東。大泉騰沸。流至五官營。伏入地中。至閻家莊復見。卽清河之源也。按此係遷安縣之清河。城西則有沂河。經芹菜山南流。折而東。又轉而南。二河之間。地勢平衍。土岡環之。東南皆可播流而溉也。西南則游觀莊之靳家黃坨河。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處。引河可田。西北則自沙河驛之東。榛子鎮之西。龍溪黃崖煖泉。會於牯牛河。按此係灤州之牯牛河。經雙橋而圍山。瀑水入之。流清而駛。地平而潤。沿岸建閘開溝。無處非耕耨之地矣。灤州之北。爲遷安。城北徐流營。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陽蠶姑廟泉河。與灤河相接。龍王廟之泉頭。流爲三里河。經十里橋而南。夾河皆可爲田。黃山之麓。浮沫如珠。西濊入石渠。渠岸泉湧。卽還鄉河自出也。自泉莊至新集五六里。兩岸地與水平。可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還鄉河上流之勢。灤河經府治之西。青龍河會焉。青龍河卽盧水。縣以此得名。境內岡巒起伏。地高水深。難以汲引。惟縣北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至張家莊。皆可挹取。爲樹藝之利。他如撫寧。昌黎。樂亭。及遵化。三河。等州縣。雖臣等未歷。然按圖考誌。水澤之利居多。伏念京東土壤膏腴。甲於天下。祇緣俗玩因循。人有遺力。地多遺利。臣等查勘所至。宣揚聖德。明白曉諭。民情踴躍。今春融凍解。正動工修築之時。臣等分遣効力人員。逐一確估興工。惟地廣工鉅。高下隨宜。容有變通之處。抑或委員經理。未合機宜。圩田多寡。奏效遲速。統俟工完彙齊送冊。飭下工部。於三月初四日。議准。諭令速行。畿輔水利四案。

三月二十七日。田文鏡奏。彰衛懷三府所屬各道河源。據欽差學士何國宗等。業俱勘畢。同副河臣嵇會

筠至省。與臣會議。欲將彰衛等府所屬百泉等水。分別改造。通流濟運。其說於國計民生兩益。故隨卽畫題。臣准咨委員。分往百泉等處。勘估工料。沿河士民。始知議挖改河。無不陳說利害。當據地方各官轉稟到臣。隨札致何國宗。未敢冒昧具奏。茲臣接准部咨。知何國宗等。卽將臣書內情節具奏。蒙恩飭九卿議覆。令再確勘。臣於三月初五日。自省赴彰德府。當據沿河士民。俱各稱從前欽差勘時。並未傳集曉諭。作何更改。及委員來估工料。始知定議。但洹河百泉。如照依前議改造。名雖分水。實無涓滴灌田。至小丹河水勢。每年伏秋。極爲洶湧。今斗門止寬一丈四寸。尙被水淹。查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山水漲發。由斗門閘直至清化鎮。西門勢甚迅猛。今若再加寬。民命田廬難保。臣會同查勘。安陽縣洹河。自善應山發源。至高平村。河上有石橋一座。內除東西兩頭無水橋空外。餘計四十三空。現在流水長三十三丈。河面寬百餘丈。橋之東北一百四十丈。緊靠東崖。建有進水灌田石閘一座。口寬一丈。河灘上有順水斜向西南石壩一道。長四十丈。內沙淤二十丈。出土微高者。止二十丈。並非攔河築壩。截水斷流。再現今河水通流濟運。田高水低。並無涓滴入閘。每年農民需水灌田。於橋東第一洞至第十洞止。沿河東邊壘石引水。八分之一。已足灌溉。餘俱暢流濟運。若通行遏入地畝。盡爲巨浸。此前議拆去石壩。另築挑水壩座。實於漕運無益。徒費錢糧。毋庸議改者也。臣與何國宗查勘。如民間需水之時。東岸仍照舊給民橋空十洞。聽民順河壘砌石子引水灌田。西岸橋空三十有三。疏濬深通。俱歸運道。實屬官民兩便。再輝縣百泉之南。兩旁各有石堰。開有小口。稱爲仁義禮智信五閘。各閘旁皆有還河閉住閘口。泉水卽從還河而入。民間借水灌田。後餘水復由還河歸入大河。仍濟漕運。前議於池南建石壩一道。開三口門。分爲三渠。官渠口門寬一

丈六尺。民渠口門東寬三尺六寸。西寬四尺四寸。共寬八尺。渠內仍照舊各建五閘。分灌民田。但臣查水勢就下。官渠居中。中泓寬深。勢必建領直瀉。且仁字閘逼近分水之口。非惟不能遏水使灌民田。並恐一經閘住。官渠洩瀉勢急。去不復回。是仁字一閘。已萬難灌注。何況以下之田。今議將民渠兩處水口。共加寬二尺。仁義閘座。從分水渠口下移。聽民自便。地勢漸低。便可引水灌漑。舊存五閘。並皆堵塞。舊堰內各另築石堰。使官渠之水。不能旁洩。俱通流入衛。於漕運大有裨益。臣遵卽會詞具奏。惟是河內縣之小丹河。臣察勘地勢民情。其進水石斗門有斷不宜加寬者。不如將小丹河之水。盡入衛河。以濟運道。而小丹河內東西民地。查有秦董二渠。均可量爲加寬。分水灌漑。不特上與漕運有益。抑且永無後患。民情俱安。副總河稽曾筠。亦深以爲然。而何國宗堅執前議。臣止能另議。同稽曾筠合詞。與何國宗等一并彙疏具奏。奉上諭。爾等第各抒所見。秉公籌議。朕自有審擇。兩端取中之道。硃批諭旨。

六月十六日。直隸總督李紱奏。四月二十一日。恭蒙皇上將大理寺少卿吳隆元一摺交臣。茲據大名府轉據魏縣知縣查稱。漳水遷徙不常。向從廣平府成安肥鄉等處分流。嗣於康熙五十四年間。流至魏縣護城隄北。水發時。俱如巨浸。年甚一年。已成河身。會詳前院。但批漳水無定。望其他徒等語。未經題豁。今於雍正三年十月。詳請已蒙勘明河流地畝。造冊申送。又隄南羅兒莊被淹地畝。俱已造入。請豁河流冊內等因。核與吳隆元所奏相合。至別查涸出之地。以抵豁免之糧。臣細查漳水。向由廣平府成安廣平等縣東行。其經由魏縣。因康熙三十八年。於魏縣北路開挑支河一道。大勢日漸南徙。遂至魏縣護城隄北。是魏縣原無舊淹今涸之地。無可查抵。容臣另行廣平府勘報。以抵豁免之糧。硃批諭旨。

七月初六日工部議得河督齊蘇勒等疏稱東省運河改夫爲兵一案奉旨交與總河及山東巡撫俟何國宗等到日會同確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山東河道計長一千二百餘里其間額設淺溜閘壩備鋪夫共二千餘名專司挖淺幫隄挽溜啓閉之事若遇緊急工程並大挑小挑額夫原不敷用是以動用州縣額解幫貼銀錢添雇人夫均係撈泥挑土之役原無住守防險釘樁下埽之工毋庸改夫爲兵再運河自奉旨動帑興挑後彭口添有截沙埽工沙灣有護隄埽工微山湖有新設防風等工獨山湖有攔湖草壩等工前歲興修因東省額夫不諳樁埽俱調遣江南河兵又雇募江南河兵年老解退者來東教習修理今此埽壩工程若交不諳額夫修守必致廢弛應改設河兵住守修防以保永久查此四處原有四百三十八名應將額夫內揀選改設河兵二百名仍撥江南老練樁埽手每處各二名隨工教習又安山南旺馬踏蜀山馬場五處水櫃新修隄工閘座有關蓄洩且有應修防風埽工之處亦應於該廳額設夫內揀選改設河兵二百名仍撥江南老練樁埽手每處各二名隨工教習分汛修防各兵所需糧餉即以前改之額夫工食內撥給其不敷餉銀在額解幫貼銀內補給令其居住舊有窩鋪不必另造營房統聽寬寧道管轄毋庸另設專管庶兵夫得宜而河工運道有裨均應如該督等所題行令山東巡撫再查各省有壩夫徭夫淺夫名色所給工食有三分三分三釐至四分不等今所改河兵係在何項額夫內揀選至不敷工食銀兩於額解幫貼銀內補給若干應令該撫分晰報部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十四日九卿議覆何國宗條奏一河南百泉洹河丹河之水民資其利惟三日濟運一日灌田之舊制實屬有名無實查百泉原分三渠中爲官渠東西爲民渠東口門寬四尺四寸西口門寬三尺六寸

請將東口加寬一尺一寸。西口加寬九寸。其洹河請自石橋東第十洞。許民於需水之際。自築石壩。開渠引水。其西三十三洞。盡行疏濬。則灌田濟運。均有攸賴。應如所請。至小丹河斗門。何國宗等請加寬一丈六尺。副總河稽曾筠河南巡撫田文鏡議稱。恐山水直下。一時瀉洩不及。不便拆造。惟將小丹河上下之秦董二渠口門。量爲開寬。使小丹河出水分灌民田。其在內之三十六口門。並皆堵塞。俾水勢盡入衛河。於漕運有益。應遵旨照稽曾筠田文鏡所議。一。山東運道。全賴泉源輸助。請令州縣官時加疏濬。其額設泉夫。因地酌加增減。有能濬出新泉者。酌給銀米。以示獎勵。又獨山湖東水土壩。南陽湖石閘。張穀山草壩。皆以蓄水濟運。宜加謹修防。一。徒駭馬頰二河。乃東省運道蓄水之支河。宜相機挑濬。高津趙牛等支渠水道。係民間溝洫。宜於農隙之時。令地方官督率民夫挑挖。均應如所請。一。恩縣四女寺。請建滾水壩一座。博平縣運河西岸。修復進水閘二座。東岸建滾水壩一座。濮州境內。舊於沙河會趙王河之處。築有土壩。向北開引河。以分其勢。請將土壩修築。並開濬引河。其河西州縣聽民開通水道。匯入沙河。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武城縣運河北岸。恩縣運河北岸。請各挑引河一道。均應如所請。河渠志稿。奉上諭。九卿據何國宗等條奏河道事宜。河南小丹河一件。何國宗等與田文鏡稽曾筠兩議具奏。何國宗等乃一己之見。田文鏡稽曾筠身在地方。所見必確。著照田文鏡稽曾筠所議行。其山東疏濬泉源一件。何國宗等議設管泉通判一員。甚是。著照所請行。山東挑濬馬頰徒駭二河。前經陳世倌差委道員徐德倬辦理。此處工程緊要。徐德倬不稱此任。著御史尤清王之錡各管一處。聽陳世倌調度。不得自立意見。其高家堰加修隄土。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致遲緩。著照何國宗等所議。即動正項錢糧。作

速估計興修著九卿會議具奏憲皇帝聖訓

九月初一日工部會議得何國宗等奏山東運道實賴諸泉輸助然石泉常通沙泉易淤且泉池易濬泉河難疏應令該督撫嚴飭有泉州縣督夫勤濬其沙土泉池或用石甃砌或用笆圈攔并疏泉河池口使其一律暢流有泉州縣泉之通塞向無議敘處分請飭該管各官勤爲勸勵如泉夫有濬出新泉卽酌給銀米示獎州縣各官將開濬舊泉搜濬新泉數目年終詳報總河巡撫如果泉流暢達題請議敘有廢棄者指名題參有泉州縣道廳各官不能徧察請添設管泉通判一員駐劄南旺分司舊署有泉州縣泉夫多寡不同除東平汶上滋陽濟寧泰安萊蕪新泰泗水肥城蒙陰平陰毋庸議增議裁外其寧陽縣額設九十三名應裁三名曲阜縣額設二十六名應增十四名鄒縣額設二十四名應增六名滕縣額設二十九名應增十一名嶧縣額設五名應增十五名魚臺縣額設十一名應增九名其各泉夫工食俱於幫貼項內給發泰安州海旺泉南岸淤灘內俱有泉源應行開挖取名海闊泉馬溝泉西有深溝一道應行開挖取名泰運泉又萊蕪縣靈泉寺郭娘錦泉東南有土泉應行挑挖取名靈泉郭娘錦泉迤西櫻桃園下有沙泉應加開挖取名櫻桃園泉又烏江山石泉西數畝俱有泉噴湧應行開挖取名廣潤泉又泗水縣泉林寺南徧地泉湧現今有二十二泉池泉河回繞每年疏濬總取名寺前泉各立石碣以垂永久南陽關以下運河東岸有獨山湖雍正元年築束水土隄一道內留水口十九座各築草壩應歲加修築秋冬閉壩蓄水春夏放水濟漕又運河西岸南陽關下有南陽湖東卽運河西岸原有長隄雍正二年建石閘十二座三空橋三座運河水大則開洩入湖但一線長隄每遇湖漲單薄堪虞近年歲修較前稍爲高厚

嗣後應仍督率額設夫役加意修防。又昭陽等湖長九十二里水大汪洋一片水小一綫相通惟東南張穀山口爲湖之尾閘雍正二年創築草壩以防耗洩請飭加謹防守如疎忽誤運卽指名題參等語。應如何國宗等所奏至疏濬溝洫係地方專責應將所請議敘之處無庸議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日工部等會議得何國宗等奏恩縣四女寺運河東岸有減水閘係明靖嘉十五年創建後河淤閘廢康熙四十四年照舊修建今河道東山開翅半入河身而支河久塞河水不能東洩臣等測量得四女寺舊閘底比老黃河底高二丈二尺地勢甚便自四女寺至黃河涯兩邊現有隄岸開挖之費亦不甚多請於四女寺建滾水壩一座口門寬八丈兩邊用石裹頭上作板橋以爲絳道下將支河照舊開挖面寬十丈至十四五丈不等底寬五丈至七丈不等深一二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各隨地勢一例深通又博平縣境內運河東岸舊有減水閘五座西岸有進水閘三座後開壞河淤請於西岸修復進水閘二座各寬一丈五尺河西諸縣聽民自尋故道開渠洩水東岸建滾水壩一座口門寬八丈兩邊用石裹頭上作板橋以爲絳道再於引河頭作一涵洞以便挑淺時築壩洩水下開引渠歸馬頰河以下淤淺處並爲開通又東昌府境內自運河開後南北橫穿西岸設進水閘三座東岸設減水閘四座以資宣洩今淤久閘廢東岸僅餘一空橋洩於運河西岸修復進水閘二座各寬一丈五尺河西州縣聽民自尋故道開渠洩水流入運河東岸建滾水壩一座口門寬八丈兩邊用石裹頭上作板橋以爲絳道下開引渠歸徒駭河以下淤淺亦爲開通又濮州境內有古魏河今河西一帶尙有河形西岸有進水閘一座已經傾圮現在估修但雨大水盛不足宣洩故舊制於沙河會趙王河之處築一土壩向北開引河以分其勢今土壩衝坍

引河淺狹，請將土壩修築，加以椿埽，每年歲修，並將引河開濬深廣。河西州縣聽民開通水道，滙入沙河，至利津入海。至於滾水壩頂上下，通計河身，除足淨送重運外，再留三尺，與壩頂相平。如此則河水既可蓄以濟漕，而異漲亦有所宣洩，運道民生均有裨益。以上各工程，現飭該管印河各官確估另題等因，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日工部等會議得何國宗等奏，東平州有柳長河一道，係洩魚營宋家窪民田陂水，入安山湖，去歲議開估銀五萬餘兩，曾經奏明。今濮州等處之魏河、聊城、博平等處運河，西岸之洩水河，民間自願挑挖，柳長河亦屬一例。臣等酌議應聽民自挑挖，則濮州、聊城等處居民亦免觀望。再武城北運河北岸淤出沙嘴，挑水南逼城隅，議於北岸挑引河一道，並將沙嘴挑去，使水循北岸，則城垣可保。又恩縣四女寺運河西岸淤出沙嘴，挑水頂衝，現今動帑搶護，議於西岸挑引河一道，並將沙嘴挑去，使水循西岸，則東岸無虞。等因。查聊城長河，據估銀五萬餘兩，工程浩大，民間果否自願挑挖，並未聲明。應行總河東撫妥議具題，到日再議。至魏河洩水河，應聽民自挑，其武城縣運河北岸，恩縣運河西岸，各挑引河一道，並將沙嘴挑去之處，行令總河並該撫作速估計造冊，送部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十月，怡親王奏各工告竣。一、京東州縣工程甚多，臣等歷勘具奏。今武清縣鳳河，自高各莊分流，至墩上村而歸故道，遂段疏濬，引入淀池，野水藉以消涸，而武郭沮洳之區，盡成沃壤。香河縣之牛牧屯，以上舊無隄堰，運河泛溢為災，今斜築長隄一道，不惟除香河之患，而寶坻亦免波及矣。寶坻為衆澇所歸，通州之窩頭河、夏店之箭杆河，為害尤劇，今俱疏濬分流，各依縣治南北而會於八門城，達於薊運，河積漲

全消。還鄉河源峻流紆。屢年衝決。今已於劉欽王木匠莊曲處。各開直河。俾與舊流分瀉。而沿河隄岸。展闊築堅。從此無復衝潰。灤州之別故河。疏滌淤沙。導自廟山繞城南而入灤水。不惟免城闈侵蓄。且負郭皆腴田也。畿輔水利四案。

十二月十五日。稽曾筠奏。豫省糧船。全資丹衛二河濟運。而丹衛合流。又需各處山泉匯集。查衛輝府輝縣蘇門山。有百泉池。臣於上年九月。親履審視。見泉池西首。伏有泉眼。因另鑿一池。源源滾滾。與百泉無異。當經奏聞。叩請敕封衛河源神。蒙御書靈源昭瑞匾額。懸挂廟庭。今年二三月。臣復鑿竇築崖。盡力疏濬。泉源渙發。其餘各道山泉。當此冬涸之時。俱皆暢達。滙入丹衛交流。茲據河南糧道楊夢揆具報。於十二月初八日。豫省糧船。盡數開行無誤。硃批諭旨。

是年。齊蘇勸議於彭口南岸。開月河三里。以濟淺。按彭口噴沙。爲害最大。齊勤恪改種家渡南之舊彭口於十字河。而彭口沙仍堆積。又以下游無關束。復建閘以束之。而壅塞如故。蓋緣滕嶧薛沙。滙諸泉出沛之河口。以入運河。開湖後。築東邵壩於薛河中。退水使盡入沙河。由彭口入運。而水挾沙行。歲必挑濬。初築大壩於兩頭。以攔河水。又必逐段築出壩十餘道。以隔兩旁之水。又須就岸築龍溝百餘丈。以厚挑濬。時流聚之水。事竣必去淨。始可通行。歲以爲常。勞費如此。故河防志有改挑引河。使山水歸呂壩入微湖居濟一得。有輪挑三河口彭口。並疏石壩上下河之說。然引山水入湖。墊高湖底。蓄水愈少。濟運愈難。輪挑亦費。輾轉石壩上下之河。仍不免停積。不得已而議於彭口南岸。另開新河三里。餘如月河形借舊河以囊沙。期運無淺阻。部議三里正河囊沙有限。數十處。泉河噴沙無窮。不一二年。卽致盈滿。非惟糜費。

亦恐礙運。誠爲通達事理。陸朗甫謂開此月河。使盛漲時舟從月河行走。仍可撈正河之淤。並令回空全走月河。正河大挑。改於九月。如明代萬恭議。以爲於事有濟。然山河百泉壅至。仰珠大勝。雙勝蕊珠三山龍灣等泉。滙沛滕諸泉分流之水。俱入彭口。所至停沙。惟有歲勤疏濬。無一勞永逸之道也。河渠紀聞。是年東河增設管泉通判於寧陽。按汝泗交流入運之水。復覓秦十七州縣。泉源分布於山溝泥穴中。或一地數十泉。或發一二泉於百十里外。泉夫分地疏濬。必專員督率。前明設管泉分司於寧陽。康熙十四年。裁歸濟寧運河同知兼管。至是以何國宗言。復增設焉。明初開會通河。命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泉濟運。後王孜史鑑侯暉等。相繼開導。正統中。參將湯節大加疏治。諸泉盡出。山東漕渠。雖名有五水。其濟運則專賴汝泗。泉源湧出山穴。互相灌激。合而成渠。南北交流。分派泉河。設官督率。曷可少哉。河渠紀聞。

是年何國宗於戴村三壩內。增築石壩一道。石工橫互。水涓滴不行。按戴村壩。遏絕汝流。開河引水。至南旺。分流濟運。水過沙停。大挑歲勞民力。水漲漫淹。南北數十州縣。議者謂戴村應建閘。如堰城舊制。中作斗門。視水消長爲啓閉。仍建二閘。引水由閘至南旺。以節宣運。河茲於三壩內。增築石壩。汝河挾沙入運。淤積日高。雍正辛亥。田文鏡拆修舊壩。沙壅如故。嗣後屢有更制。均不能疏。伏秋盛漲。過壩之水。時有衝塌。明萬恭以石爲灘。潘季馴以石爲壩。因時異建。罔弗合宜。陸朗甫運河備覽云。戴村三壩。通長一百二十六丈八尺。此爲瓊壩。高七尺。長五十五丈七尺。中爲亂石壩。高六尺二寸。長四十九丈一尺。南爲滾水壩。高五丈。長二十二丈二尺。滙流濟運。所以水大不泛。沙走不淤。前人於此。幾經斟酌而出。未可輕

續行水金鑑

卷七十四 運河水

議改制矣。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五

運河水事 履三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署理江南江西總督印務都統范時繹奏。二月初八日。通州知州李世裔到省。轉傳上諭。爲通州水口建閘一事。臣卽會同撫臣陳時夏。於二月二十九日抵通。連日率同該知州等。赴各水口查看。通州水口雖多。惟觀音壩鹽倉壩唐家壩三處最關緊要。但觀音壩地係流沙。難以建閘。鹽倉則係廢壩。不若仍將舊壩修築。早既可蓄澇。亦可開至唐家壩離城不遠。若修閘濬淤。以時啓閉。則水旱皆可無虞。適臣等有公同赴淮之便。歸途順赴通州。勘明建閘築壩情形。繕摺奏聞。硃批諭旨。

四月十七日。諭營田水利官員等。朕以畿輔之地。水患未除。水利未興。宵旰焦勞。修建大功。欲登民生於安阜。爾等官員。皆情願効力。經朕引見命往者。自當仰體朕心。朝夕匪懈。方爲稱職。將來朕自加恩。今聞在工人員。多有因循怠忽。不肯實在出力者。揣爾等之意。以爲信任怡親王大學士朱軾。而爾等在怡親王朱軾蔭庇之下。可以免於過愆。遂耽逸偷。安苟且塞責。或有見從前議敘人員。効力未久。俱得邀恩。遂各存僥倖之念。而無誠實辦事之心。此等意見。愚昧已極。朕信任怡親王朱軾。而怡親王朱軾所用之人。朕豈深信。而宥其過愆乎。况怡親王朱軾。公忠體國。若爾等不肯盡力工程。豈肯徇情。稍爲容隱乎。嗣後痛加峻改。勉力急公。儻仍前怠玩。遲悞公事。必從重治罪。若係已經議敘之員。先勤而後怠。其罪更不可追。再怡親王朱軾。不能親身到工。凡督率在工人員。稽察勤惰。分別優劣。實係段如蕙張燦之專責。段如

蕙爲人柔善。張燦涉於浮夸。不能整飭。甚負朕擢用委任之意。亦著改除舊習。儻瞻顧情面。苟且姑容。朕嚴加議處之時。悔之不及矣。畿輔通志

五月十六日。大學士馬爾賽等奏。沿河方略內。載有原任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州水利一疏。五月初五日。奉旨著問揚州府在京官員具奏。臣等傳問揚州府在京之通政使繆沅。右通政申大成。編修王安國。御史夏之芳。郎中唐繼祖。主事朱瀋等。據稱揚州舊有五塘。漢陳登守廣陵。築塘溉田。今名陳公塘。唐李襲譽築句城塘。又有上雷塘。下雷塘。小新塘。皆以蓄蓄天長六合上游之水。及盱泗壽春支流洩澗諸水。接於高寶各湖。漢唐以來。爲利甚久。其端有五。山水得所蓄蓄。不致泛溢入湖。河隄免至潰決。一也。五塘在運河上流。歷代資以濟運。前明直運河驟涸。開放塘水接濟。有功漕運。二也。自灣頭引入運鹽河。兼濟鹽運。商民利賴三也。江都儀徵山田數十萬頃。咸取塘水灌溉。四也。五塘匯入城壕。氣脈通暢。居民有益。五也。昔人建立閘壩。由保障湖入城河。自龍頭關而出。建閘啓閉。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南入運河。濟運。歲設塘夫守閘。專司旱澇。自明季豪強侵占爲田。五塘湮塞。其遺址尙可考。今蒙皇上天恩。以許承宣一疏。下詢臣等。據實上奏。至三十六鹽場有串場河道。在五塘下流。運鹽出場。卽爲揚州諸水入海之徑。淮南向會挑澇。但工力未齊。日久淤淺。得邀詢旨。照舊開修。衆商尤必踴躍趨事等語。奉旨著交與總督范時繹。總河齊蘇勒。巡撫陳時夏。定議具奏。南河成案

六月二十九日。山東巡撫塞楞額奏。徒駭馬頰二河工程告竣。臣於初六日。自省起程。以次查勘。深寬丈尺。俱各如式。至齊河。禹城。高唐。樂陵。武定。濱州等州縣。向多積水難消。今適成禾黍之場。惟兩河舊有橋

梁俱淤後所築。今河已挑挖深通。橋梁根基多有浮露。衝刷日久。必至坍塌。臣酌動公費。轉飭修固。以爲經久之計。奉上諭。爲政以大德。不以小惠。修築橋梁。務宜永久堅固。使民實享其利。若苟且塞責。以圖一時美觀。則猶夫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也。硃批諭旨。

七月初九日。塞楞額奏。聊成縣龍灣鋪河隄漫決。臣經奏明。今於本月初九日。據東昌府印河各官報稱。自初三日後。連朝晴霽。河水漸消。所有衝決隄口。於初七日堵築完固。民廬並無被淹。卽低處田禾稍浸。幸際成熟。不致爲害。奉上諭。近日畿甸以內。秋雨連綿。朕甚憂慮。爾宜飭諭各屬於一切隄工。小心防護。毋致疏虞。慎之。硃批諭旨。

八月初六日。塞楞額奏。據東昌府知府金啓洛報稱。七月二十六日。大風驟雨。城北護城大隄。衝開二十餘丈。幸二十七日晴霽。後水勢漸消。城郭無虞。隄內居民三千餘口。俱用小船載入城內安置。房屋雖被淹沒。人口無傷等情。臣卽委濟南府知府張體仁。前往會同金啓洛。酌動銀米。將被水窮民。加意撫恤。并將護城大隄。作速搶修。硃批諭旨。

是月十六日。塞楞額奏。前以東昌城北護城被水衝決。令張體仁協同料理。今已晝夜搶築完固。其被水人民。各有生理者。已各歸本業。外尚有無衣貧民。男婦大小一千四百餘口。內大口給銀五錢。小口給銀二錢。以資餬口。俟隄內積水涸盡。再按戶酌給搭蓋房屋之費。再連河隄岸漫溢處。應卽鑲墊。但目下水未消落。隄內隄外水面相等。取土維艱。現飭印河各官相度。一俟水退。卽便興修。奉上諭。觀爾前後摺奏。光景衝決勢大。淹沒或不止於此。凡地方水澇之患。亦所時有。但宜講求撫恤之方。斷不可絲毫隱諱也。

殊批諭旨。

十二月和碩怡親王奏一切工程保守防護必有一定年限方能專其責成查定例黃河工程保固一年運河工程保固三年若直隸河道工程子牙河則係民力修防天津以南運河則係淺夫修防永定河北運河則係分司歲修皆無保固年限臣等酌其水勢平險工程難易清將子牙河及天津以南運河新修工程俱照運河例定限保固三年永定河歲修工程照黃河例定限一年北運河工程較永定河稍易較南運河爲險請定限保固二年儻限內衝決照例著落承修官賠修至歲修工程現今四道各有額設銀兩其應增應減之處俟一二年經試汛水後酌量定數另行具奏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年諭自古治水之法在順其自然之勢而利導之蓋水之爲害者大抵由於故道湮塞使水不得徑直暢流以致泛溢爲患但徑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間既已蓋造室廬開墾田畝或且安葬墳墓人情各顧其私不知遠大之計今見欲於此地開濬河道則百計阻撓而司其事者未免惑於浮議遂使遷就紆回苟且從事而不能成一勞永逸之舉昨據岳鍾琪奏陝西現在興修漢渠但開濬之處不無礙於墳墓故爾遲回朕諭之曰果係民間墳墓所在當給與買地之價令其遷葬民自樂從今江南興修水利著該督撫與欽差官員照此辦理皇朝文獻通考

是年范時繹等奏臣等欽遵諭旨前經會勘地勢水利情形並應挑應建河道開座涵洞隄壩等工飭行兩淮運司張燦等確估於十二月初八日會疏題覆該臣等會勘得揚屬高寶興泰並淮屬蓋城等州縣地勢卑窪常諸湖下流爲洩水入海之尾閘因開座廢弛海河淤墊水漲宣洩不及兼遇鹹潮內灌瀦壅

停蓄漫溢田禾商民交困。臣等細加查核。惟江儀兩邑之五塘塘內各溝。毋庸議挑。並飭地方官曉諭田主。將塘內現有溝洫各築壩洩水。以備乾旱。已備陳前疏。其塘外帶子溝。至陳公塘口。現接連河。足資灌溉。亦毋庸議挑。查烏塔溝接句城塘口。長二千八百七丈。槐子河接小新上下雷塘口。長一千八百五十四丈。均屬淤淺。應濬深通。引入河水。以資民田。共估銀五千二百三十六兩一錢二分五毫。又江都運河自灣頭閘下起。至泰州止。計一百三十里。現在衆商捐挑。無庸議濬。惟北岸高家老壩。徐家涵洞。楊家渡口。黃婦橋四處。爲分洩下河諸水孔道。南岸董家溝。白塔河。董家油房。潘家堰四處。係宣洩運河出口。向設土壩水柵。防匪通流。年久損壞。不但阻礙河流。更多販私出沒。今於董溝估建滾水石壩一座。白塔河估建石涵洞一座。徐家涵洞估建木涵洞一座。並於董家油房。潘家堰。高家老壩。楊家渡口。各築木涵洞。黃婦橋圈添砌橫木。旣便蓄洩澆灌。又可妨奸杜私。共估銀一千六百七十八兩八錢一分六釐八毫。又泰州迤東並如臯河道。均有淤淺。亦應間段挑濬。以利鹽船運道。計長一萬八千六十四丈。其估挑銀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八兩八錢八分。又泰州興化鹽城串場河道。自泰州富安場通遠橋起。至鹽城伍估場徐家港止。計三萬四百丈。均應分別挑深。以資容蓄。而利鹽運。內自泰州東臺場三里灣起。至興化劉莊場止。一萬一千丈。地窪岸薄。今以挑土加幫。近河范隄。其離隄寫遠處。增築子堰。以期束水便舟。共估銀六萬五千一百三十三兩三分。至場河閘座。依時啓閉。利商便民。最爲緊要。查丁溪場雙門石閘一座。並白駒場南北中閘三座。尙屬堅固。止須加高補修。便可留用。至小海場草堰場二閘。年久坍存。閘基今酌量採用舊石外。改建雙門石閘二座。以備節宣。又如臯之苴河洋。興化之青龍橋。鹽城之石磯口。慶

家港草堰口等處均係入海要區最爲便捷今增建大小石閘五座其鹽城之天妃口河寬三十丈八尺洩水雖暢但鹽潮倒灌茫無所禦民田多淹今相度地勢估十洞金門石閘一座設板啓閉以資關鍵又如臯之黃沙洋係洩水入海要道因地係浮沙難建閘座今勘舊范隄內鄭家廟地方土性堅實估建單金門石閘一座並築子隄二道直接范隄以資保障以上石料土方夫工共估銀六萬五千五百一十五兩七錢六分七釐五毫二絲六忽八微查閘下海河除草堰場白駒場二閘海河俱各深通毋庸挑濬惟丁溪閘下自麻墩起至智家港東口接小海閘河內萬應墩止共六千二百七丈小海閘下起至王家港海口止共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丈青龍橋改建雙金門石閘一座閘下河一道至牛灣河止共五千七百二十丈均係場河達海捷徑年久失挑河淤成陸亟應挑濬寬深共估土方銀三萬四千八百八十一兩六錢九分又泰州運鹽河自北門新城店起至何垛場止長二萬八百八十丈係由州城直達臨海各場要道向無隄岸束水至湖河相連舟行多險商民不便今應挑河一道卽以河土加築北岸長隄一百二十里直接海道以分湖河以利挽運庶田廬不致被淹於商船亦有裨益共估土方銀六萬一百五兩三錢三分五釐又興化地勢最窪諸水下注該邑然後分疏入海有梓新車路白塗海溝界河等五河上受諸湖奔注下爲各場海河門戶梓新白塗二河地勢稍平水尙無阻車路河下尾接丁溪閘七千七百四十丈海溝河下尾接白駒場閘九千丈地高河淺界河長一萬八千丈爲大縱等諸湖洩水要區現今淤淺亦應分別疏濬庶上源迅速下流無阻共估土方銀五萬五千七百三十七兩以上各工共估銀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六兩六錢三分九釐八毫二絲六忽八微茲據兩淮運司張燦等會估臣細核無

異除將料估細冊送部查核外。並繪圖恭呈御覽。再此項工程需用銀兩。已據淮南公捐業經另題。其河道東西南北約計八百餘里。非刻期能竣。議將部發効力人員。並遴選河員分段督修。先將海口要處興工。一交農忙暫行停止。俟秋成後再爲興作。庶水勢消落易於告成。南河成案。

是年范時繹齊蘇勒等議辦運鹽河道水利。修通海各閘事宜。按淮揚二府。泰興鹽三州縣。西受高寶運河各閘下注之水。北通車路梓新白塗海溝。由興化漫入場河出海之道。在泰州則有丁溪下海閘。爲宣洩要津。閘下之水。達萬盈墩。合小海河出伍家港以入海。在興化則有南白駒。北白駒。通牛灣河。卽龍港。丁溪。草堰。小海。皆會流於此。在鹽城則有石礮口。天妃廟。唐家港。通流入海。此下河諸水出口大勢也。先緣許承宣繆沅等先後議開揚州五塘。並及串場水利。奉旨交范時繹。齊蘇勒。陳時夏定議。大抵串場河經流之地。率南高北下。故自丁溪以北。可資宣洩。而與鹽瀆水窪地。必由石礮。天妃諸閘宣洩。疏濬之功。信不可少也。河渠紀聞。

是年修臨清板閘。按汶水分流至臨清板閘。西南與衛水會。運艘過此。爲出閘。閘下卽外河。更無附著水。當此接續之際。惟恃閘爲節宣。閘之上下。每有淤沙。定例閘年一大挑。衛水力大勢猛。衝激日久。閘易損傷。至是拆修金門寬二丈。高二丈七尺。餘。規制之廣狹長短。悉如常度。閘水集云。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卽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阻。宜增閘面。旱潦俱須。下板啓閉。蓋啓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閉則衛河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張清恪言。板閘啓放時。將板閘之板多下。滴水不洩。俟板閘啓完。將板閘板酌放一二三塊。使足送船出口而止。又視

糧船可以盡出開口。卽將輒開板依舊嚴下。毋使洩水。如此則水不空洩。而船資浮送。尤得緊要。至閘之歲修宜勤。或撤舊板而易新。或仍舊開而易金門。閘底操縱由人。無激射之險矣。河渠紀聞。

是年齊蘇勒建五孔石閘於王家溝。分洩湖水入運以濟運。按駱馬湖承東省蒙沂白馬諸河之水。由運河北隄入中河濟運。而湖底不深。蓄水不富。漲盛則滙爲巨浸。潦盡則乾涸。時形於十字河。建竹絡壩。爲通黃之口門。正對湖水入運之口。引以濟運。然遇黃水盛漲。直灌湖口。日漸淤墊。至是齊蘇勒將通湖口門堵閉。另於上游王家溝建五孔石閘一座。分洩湖水入運。既不受黃衝。亦得濟漕之涸。嗣閘底較高。不能暢流。復將石底起深。以資宣洩。中河重運經臨。須藉湖水接濟。固當預爲收蓄。以濟運。行冬春常慮不足。每年霜降後。將尾閘正引河寧家河等處。一律堵築。蓄湖水不使外出。春間糧艘盛行。啓板分洩。以濟漕運。至夏糧船過完。二麥收穫後。啓放尾閘。由六塘下注王家溝。閘一併啓放。由中河分洩駱馬湖。冬春水小。堵壩滲蓄。夏秋水大。相機啓放。迨王家溝立閘。更有節制矣。河渠紀聞。

是年諭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江南戶口繁庶。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澇。我皇考念切民依。康熙四十六年。巡省江浙。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潮之處。條分縷晰。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港。以資灌溉。修建閘座。以便啓閉。動用帑錢糧。不使絲毫出於民力。恩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能實心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而無實效。深可痛恨。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卽可成功。著副都統李淑德。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會同巡撫陳時夏。總河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心踏勘。詳加酌議。凡建立閘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杜泛

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灌溉之益。其一應公費。俱動用庫帑支給。又諭蘇松地勢稍下。特遣大臣會同督撫。開濬水道。太湖之水歸海者。經劉河白茆河居多。圖誌載二河形勢。數十里一徑直趨入海。年久潮沙湮塞。悉成平陸。太倉常熟之紳衿土豪。估種報科者十無二三。今既開濬。必盡去新漲地畝。以復故道。該督撫等當竭力秉公詳勘。務爲一勞永逸之策。是歲陳世倌疏請先挑吳淞江白茆河孟瀆德勝九曲河。其餘諸河俟完工日。以次開濬。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是年命李淑德陳世倌陳時夏齊蘇勒孔毓珣踏勘江浙附近太湖及通江潮之處。概行築浚。又諭太湖之水歸海。劉白二河爲要。必徑直深廣。方能順下暢流。其潮沙湮塞之處。居民占耕日久。亦當盡去新漲地畝。以復故道。李淑德等奏言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水道。並藉太湖爲吐納。西北承宜興荆溪百瀆之水。西南承杭州苕霅諸山溪之水。而皆由婁江吳淞江黃浦江以入海。是三江實太湖之尾閘。疏其下流。自不致泛濫。請行挑吳淞江白茆河孟瀆德勝九曲河。從之。皇朝通志

是年議疏揚州五塘。按江以北水利。世皆盛言揚州五塘。潦則有蓄蓄而不致泛隄。旱則資灌溉而兼可濟運。明初平江伯資塘水濟運。成化間侍郎王恕請帑疏上下雷公鉤城陳公諸塘。各築石閘水碓。以儲水。旱則由淮子河烏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舟。厥後湮廢。塘之利不聞。至是通政司繆沅等言揚州舊有五塘。漢陳登守廣陵。築塘溉田。名陳公塘。唐李襲譽築鉤城塘。又有上雷下雷小新諸塘。蓄蓄天長六合盱泗壽春諸水。接高寶各湖。在運河上流。自龍頭關出建閘啓閉。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入河。濟運。又自灣頭引入鹽河。兼濟鹽運。山水得所。蓄蓄不致泛濫。兼灌江儀數千田疇。滙入城壕。氣脈通暢。爲利甚溥。

明季豪強侵佔爲田。淤成平陸。廢壞不復疏入。命督撫會勘定議。經江督范時繹、河督齊蘇勒、蘇撫陳時夏勘議。五塘淤殿日久。相傳始自仇鸞佃塘爲田。山水由天長六合東下。阻遏淮水。不得南來。逆走高寶邵伯諸湖。爲患下河。萬歷中。與復小新上下雷塘。然塘民隨修隨決。竇穴滋多。修復不易。後遂盡變爲綠野青疇。難以復還故址。五塘築自漢唐。陳公鉤城二塘。地形高阜。水無來源。惟藉雨集。陳塘隸儀徵鉤塘。去揚郡三十里。水由響水閘出江。小新與上下雷公相接。去揚郡十餘里。受西北高田所下之水。淤蓄成塘。水由槐子河入漕河。漢唐以來。築以蓄水。溉田資運。歲久民佃爲田。輸價納糧。難盡償復。卽築隄修閘。費亦不貲。五塘內隄有溝汊。毋庸議挑。各築土壩。截留雨水。以備旱乾。其塘外葦子溝。至陳公塘。接連運河。足資灌溉。惟烏塔溝。接鉤城塘口二千八百餘丈。槐子河接小新上下雷塘一千八百餘丈。本屬淤淺。均挑濬深通。引入河水。以資民田灌溉。所謂因勢利導者如此。顧亭林引李文定復塘議云。治水之法。築高堰使西水不入。固漕隄使中水不洩。濬海口使東水不留。三者皆治水之要。然十四塘不復。而所謂三要者皆不能久也。蓋高堰因山陽之高阜爲堰。以排黃淮之水入海。水大漲入湖。則由堰而南。自葉城而下也。葉城者寶應之西塘。乃十四塘之首地也。儀徵之塘四。江都之塘五。高郵之塘三。寶應之塘二。其中五塘爲大。在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在儀徵者曰鉤城陳公。舉其大者曰五塘。壩閘上通漕運。下利民田。上游形勢。自壽州盱眙天長六合一帶。其地高。水注而東之。則衆河爲之壑。故於界水之處。爲塘閘以防之。各塘之東爲甃社珠湖。新開邵伯馬黃寺朱家赤岸等湖。其勢中洩而東下。則興鹽爲壑。故於河畔之東。築漕隄以蓄之。若遇水年。則西山之水。高不過閘。南浮於江。遇旱塘水不洩。山澗俱通。西田得熟。至

於大旱。漕挽不通。乃東塞茱萸灣。閉漕隄閘。決塘水而灌。則水道不阻。漕運以濟。古人之制善矣。磬石爲斗門。設塘長塘夫。以司其事。明洪武永樂間。軍器商鹽材木資塘之便。宏治以來。日漸倒塌。正嘉之際。奸民盜種。先有薛劍。繼則仇鸞。佃官承領時。值倭寇之變。築造瓜城。將各塘之石。移建修城。而塘之故址。不復存矣。遂有勢家土豪。佃塘爲田。官派其租。民獲其利。而不復再議興復之計。致西山之水。無塘可蓄。遇旱則赤地千里。水漲則泛濫盈河。不得已增隄以防之。隄愈高。則水愈漲。隄高則東空而下危。水漲則勢湧而易決。新培客土。日洗於河。隄岸日高。河底日積。一朝潰決。上阻運道。下沒民田。欲爲經久計。惟以復塘爲本。卽費重難舉。始於塘口。做其舊基。取土實而築之。又不然。如小新二雷。由槐子河而洩。則實槐子之上流。鉤城陳公。由烏塔溝帶子溝而洩。則實烏塔帶子之上流。他如北山水樞。茅家劉塘。茅柘白水。羨塘。東塘。柳橫塘。鴨塘。亦皆如是。尋其水口。以便築塞。相其隘阜。易於成功。俟有力則加石制閘。如舊爲費比高。寶每年錢糧不及十分之一。而利倍之。不惟運道挽輸有資。湖隄防守亦固。湖之沮洳涸出。民田益增。利莫大於此。顧亭林留心水利。其所引證。切於事理。世皆知五塘水無來源。瀦水爲利。然聚西山萬派之水。自高而下。立閘堰以束之。西山之水。高不過閘。南浮於江。此卽保高堰固漕隄濟運舟之根源。諸議皆未及此。五塘地廣水闊。蓄水而不虞泛濫者。大江爲之尾閘也。當水大之年。西水盛下。閘洞隨地宣洩。不逆走高郵邵伯諸湖。而運隄常安。洪湖洩下之水。騰空湖面。足以容納。併分洪湖之勢。塘水亦得瀦蓄。洩有餘以濟不足。民田灌溉之益。沾利無窮。是皆行之有效者也。潘季馴言。五塘不可卒復。年遠故蹟久湮。民田佔種。轉相授受。固有難復之勢。然謂古制不宜於今。猶未深原古人立法之意。窺其分湖濟漕。

之妙用。得顧亭林之說而論定矣。河渠紀聞。

雍正六年二月初八日齊蘇勒奏。雍正元年奉特頒諭旨。大興挑濬。令臣等疏泉蓄水。作爲水櫃。以濟糧艘。是以歷年運行無阻。此皆我皇上首重漕運預籌之成效也。今臣由山東運河一路踏勘各汛大挑工程。除臨清南旺濟寧彭口一帶泥沙積處。現在挑濬。其餘河道因去歲水勢充足。俱各深通。沿河測量計其水深之處。可節省幫貼火食銀二萬餘兩。已插標立記。以杜河員指深作淺。冒銷之弊。再運河一帶向挑泥沙。不行遠送。近堆岸上。間有壁立如山。每遇雨淋。卽坍入河內。致河底仍淤。其南旺彭口噴沙之所。雖建束沙壩工。亦不過包裹口門而止。其餘堆貯泥沙高處。亦應修築護崖攔沙。以免坍卸入河。復於臨河一面釘椿鎖板。中間填土。作爲緯道。庶河崖不致坍卸。積沙不能入河。而挽緯夫衆。得行平路。此項排椿工程。較諸束沙壩壩。不惟費省工堅。且於輓運有益。又運河岸隄。年久風雨剝蝕甚多。從無修項。其中有逼近城垣。關係水櫃者。亟宜擇段增修。查定例山東運河當大挑之年。共幫貼夫食銀六萬餘兩。經臣題明於歲底核有贏餘。存爲下年之用。除雍正三年分節省幫貼銀兩。已經題修禹王臺工程外。所有前項應修排椿隄岸等工。請將上年分節省挑淺銀二萬餘兩。動修庶歸實用。奉上諭。具題到日。有旨。硃批

諭旨

是日。又奏黃運兩河。年久殘廢之工。仰蒙皇上。不惜數十萬帑金。通盤修理。將兩岸隄防。一舉全成。但此項大工。橫亙數十里。保守尤須預籌。查從前隄頂之上。愚民蓋房比居。竟有坐臨險工者。不惟地礙捲帶。且鼠穴叢生。人畜踐踏。其中不無孔隙穿漏之虞。上年遵旨通盤修理。卑矮各工。增高一丈爲度。而淮安

府寶應縣城外居民佔住之隄頂更屬卑窪若不拆房讓地取平加高是因隄上草房故留一大缺口矣。臣按房給價令其星速拆讓晝夜買土僱築一律加高詎意工甫就而大水至所長之水較舊日隄頂高四尺餘此時遷移之衆方知前居隄上必無生理而臨湖居民見此利害漸有自行遷避者今沿河隄工凡係險處已經拆讓加幫惟遙月等隄與運河緣道里數綿長鄉民住久一旦盡令遠遷恐致失所嗣後隄頂民房如遇傾圮概禁重修令移蓋隄傍高隙之處逐漸遷移數年內可除傷隄之患而河工搶護亦不致有礙再佔住隄上房屋內有輸納房租者自徐邳以至江口每歲徵銀不過百餘兩於國課益少於河防害大此項錢糧應請聖恩豁免庶杜私佔之由而緊要官隄均得永固矣奉上諭忻悅覽之有應具題處具本題來降旨飭行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一日工部議得山東巡撫塞楞額疏稱柳長河在東平汶上之間日漸淤淺田遭水患近地居民亟欲挑挖但河身雖屬相連而中隔金線嶺一道北高南下即將北嶺開鑿成河水勢亦難逆注今議一從嶺北州境柳長河魚營陂開河一道北注安山入湖一從嶺南縣境南旺北岸宋家窪自西而東開河一道由兼濟開濟運庶利國便民亦有益州縣再原估銀五萬六千九百三十二兩二錢今就現在形勢高下改估應該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三兩三錢九分零惟民雖願挑力有不逮若非動項難與大役應請動正項錢糧興工挑濬其所需銀兩在上年地丁銀內動支應如該撫所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三月初八日工部議得江南總督范時繹等具題查江儀兩邑之五塘現有溝洫各築土壩以備乾旱臣部已議覆具題其董家溝白塔河徐家涵洞董家油房潘家堰高家老壩楊家渡口黃婦橋並富安場丁

溪開、白駒、苴河、洋、青龍橋、石磯口、及天妃口、黃沙洋、麻墩、新城店、車路河等處。應挑應建河道、閘、壩、涵洞、隄壩等工。該督既稱非刻期所能完竣。先從海口要處興工。一交農忙。暫行停止。俟秋成後。興作。應如所題。令該督撫將前項工程。動支淮南商捐銀。作速遴選賢員。於農隙分段修築。務期堅固。工完日。該督親臨查看。造冊題銷。如有草率浮冒。即將承修各員指參。錢糧著落該員賠補。再兩淮商捐銀三十萬兩。臣部業於上月十四日。遵旨行文該督。詢問商捐實情。再行具奏。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九月初五日。工部議得齊蘇勒等疏稱。山東運河。應修排椿隄岸各工。足以護隄利運。均應修竣。但估需銀五萬六千一百二十九錢零。除動用上年分大挑幫貼節省銀二萬三千餘兩。尚缺銀三萬三千餘兩。暫動東省藩庫銀兩給各廳。於今秋農隙時。辦料募夫興修。俟每年幫貼節省銀兩陸續解司。照數還項具題。應如所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三日。工部議得署理山東巡撫布政使岳濬疏稱。六里石閘。在萬年閘塘內。似應令設閘官。就近管理。以司啓閉。其閘夫應照各閘例添設三十名。每名每年支給工食銀十兩八錢。共應給工食銀三百二十四兩。每名幫小錢七千四百文。共應幫貼小錢二百二十四千文。其工食銀兩於運河廳庫河銀內支領。歲底報部核銷。其幫貼小錢。於嶧縣地畝內徵解。相應具題等因。應如所題。再會典開載。東省各閘額設閘夫三十名。向例每名每年給工食銀十兩八錢。並無另有幫貼小錢。所請應毋庸議。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十一月初七日。工部議得范時繹疏稱。申場河等處與修水利。伏查建築閘壩涵洞。及挑濬河道海口。并

加築子堰長隄工程數十餘處。酌其緩急。分爲八大段。次第修竣。惟工段旣多。須人綜理。查淮揚道白鍾山係地方大員。所有各工。應派令監督。責令催儻効力。刑部員外郎程夢暎。應令協同監督。遇有該道工程不及分身。代其督催。再購辦料物。必得現任印官交辦。查揚州府知府楊繼椿。身任地方。捷於呼應。應令該員照估及時採辦報銷。此項銀兩旣交運庫。令該運司朱一鳳節慎出入。詳細查核。再部發効力支本固等三十一員。河臣移送効力劉永鑰等十二員。共四十三員。除修築海塘挑出數員分管外。餘俱派交白鍾山程夢暎。相度工段。分別人才酌量派委。儻工段迤長。不敷撥用。應於揚屬印佐雜職等員。選其閱歷河務者。協辦分修。候命下日。將分定工段人員造冊送部。再有請者。河臣有全河之任。而臣與撫臣有地方之責。又皆距工遙遠。深恐兼顧莫及。再四籌畫。刑部郎中鄂禮原任山東巡撫。陳時夏現在各處河道。將次告竣。可否仍留管理揚屬工程。庶得綜理有人。抑或聖恩簡員督理。至臣等荷蒙恩眷。諭交水利重務。不敢諉卸。復仍不時稽察。身往履勘。等因。查江南興修水利。經臣部議。令農隙分段修築。工完題銷。如草率浮冒。即將承修各員指參。奉旨依議。今該督既稱興作須人綜理。應如所請。飭該道白鍾山員外郎程夢暎。於現在修濬處所。一力督催。不時察勘。儻有草率糜費。即詳督撫指參。如該道等不實心催查。有誤工程。該督等查出題參。所用錢糧。俱照原題著落賠補。再稱購辦料物交揚州府知府楊繼椿採辦等語。但工浩料繁。若僅交楊繼椿一人辦理。惟恐有誤。令該督再遴委地方幹員一人協辦。完工將用過銀兩。會同淮揚道造冊詳報。督撫據實題銷。儻選料不實。浮價短給。遺累小民。即行指參。交部治罪。再前項銀兩。據稱交貯運庫。應如所請。飭該運司朱一鳳專司出納。詳慎查核。不得稍有措剋。致誤工用。仍

將收支銀數造冊報部查核。再稱効力支本固等。應交白鍾山、程夢暎分段詳請督撫酌量派委。儻不敷撥用。亦詳請督撫在揚屬印佐雜職等員內遴選勤慎熟練河務者令協辦分修。仍將分定工段人員造冊送部查核。再該督雖稱河臣有全河之任。臣與撫臣有地方之責。但修申場河道係督撫地方事務。不得以督理有人致疏稽察。應仍於修理工程處所不時周流查勘。儻有草率浮冒等弊。該督撫會同總河據實題參。如該督撫等不行稽查工程未及年限。卽行坍塌。將承修督催各員及該督撫等一并交部分別議處。至郎中鄂禮革職。巡撫陳時夏乃皇上命往督理蘇松水利之員。今申場河道應否仍令稽察綜理。抑或皇上簡員督理。恭候聖旨。奉旨依議。申場河道工程著鄂禮、陳世倌、陳時夏稽查督理。南河成案

是月范時繹等奏。丁溪小海青龍橋等入海三河。上承河運。爲各河尾閘。必使勢若建瓴。方能導洩高寶興化各邑之瀦澤。查三項河道原估開寬河面五丈。河底二丈五尺。應加挑深。或二尺三尺。至六七尺不等。水小之年原可暢流無阻。若水大時湖水暴漲。由湖及運。瀉入下河。儻水口稍狹。消洩不速。猶患漫入運道。淹沒田疇。臣等度勢測量。擬將海河三道照原估河面加寬一丈。河底加寬五尺。每河量分四股。自開下至海口六尺以至一丈。逐段加深。務使順水就下。大其會歸。以期下河諸邑。可免漫溢。卽湖運上流亦得疏洩。公私兩濟。永固隄工。丁溪海河。今估銀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一兩零。較原估增銀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兩零。小海海河。今估銀四萬四千三百七十兩零。較原估增銀二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青龍橋海河。今估銀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兩零。較原估增銀六千八百五十兩零。再秦州南門高橋起。至如皋丁堰止。前年帶水量估。間段開挑。將淺者連水面濬深四尺五寸。深者原屬寬通。鹽漕船隻足資輓運。今

通河厚水。見有不挑段落。或河底積淤。或兩岸勢歇。此時雖無礙行舟。但既與新濬之處。不能砥平。誠恐異日停沙傾卸。有梗全河。今亦擬稍爲施工。一律開深五尺。泰州運河。今估銀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兩零。較原估增銀八千四百三十六兩零。共銀一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零。再串場通河。自泰州富安場至鹽城。共一百六十餘里。橫互各場。爲鹽船濟運。西水經流之道。原估通河開濬。今逐段測量。自興化白駒場。至鹽城伍佑場。北段七十里。現在水淺。仍照原估開挑。自泰州富安場。至興化白駒場。南段九十餘里。流急刷深。河底水深六七尺不等。行舟洩水。寬然有餘。儘可停挑。查照原估。應節省夫工銀三萬二千八百五十兩。再勘出興化車路等河。有於原估丈尺內。現以爲水刷深。無庸開濬。工段及河身灣曲。開挑徑直。內核減丈尺。界河省銀一萬四百五十兩。車路河省銀二千九百五十兩。海溝河省銀一千五百七十兩。再如臯宜河。洋洋黃沙。洋二處。前議建閘。欲以遏潮蓄水。今審度地勢。外既高仰。內又水弱。外高則潮常內灌。內弱則無力下達。是內水不能刷沙而出。外潮反得擁沙而入。淤淀頻仍。無濟宣洩。與丁溪小海青龍三處。爲洩水要區者不同。地勢水性不同。施工自宜權變。今擬改築土壩二道。外可禦潮。內可蓄水。濟運漑田。均有裨益。卽遇水大。可以開壩宣洩。且爲費無多。而受益勝於建閘。可省開濬工料銀一萬二十兩。其所省子隄銀兩。卽爲改築土壩之用。築壩需用銀兩。現飭白鍾山。程夢暎料估。統於冊內聲明。再鹽城縣天妃海口。前估建築閘座。原爲捍潮蓄水而設。今掘看河底。土性鬆浮。卽設閘座。恐難持久。且又形勢細小。此處水口。特以堵禦海潮者。其利小。賴以宣洩內水者。其利大。若遇水大。正可留爲消水門戶。是前估閘座。無庸建築。應節省銀二萬二千八百兩零。又現在開挑各工。核減丈尺。扣除銀七千二百

二十二兩零。以上共省銀八萬七千八百六十二兩零。除增出銀數外。仍省銀二萬八千九百九十六兩零。至應用錢糧。查較原題估計。裒益抵補。原足敷用。無庸請帑。現將酌改工程。乘此東作未興。改估丈尺土方。發銀嚴飭。承修各員。上緊懺修。造冊送部查核。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十日。齊蘇勒奏。請除河工積弊。以固運道。東省河道定例。一年一小挑。間年一大挑。所有額設淺溜泉壩等夫。不敷應用。遂派民夫協濟。續經山東撫臣佛倫題明。酌令民間按畝出錢。幫貼雇夫。以均徭役。並不妨農誤工。歷年稱便。無如奉行不善。法久弊生。地方官以少派多。就中漁利。管河官捏淺作深。希圖分肥。臣查大挑之年。各州縣幫貼之銀。約六萬餘兩。小挑約四萬餘兩。俱係地方官徵收雇夫發價。案查此項幫貼銀錢。年年全收全用。從無餘剩。亦無不足。夫歷年水勢。豈無大小。河底泥沙。豈無多寡。而皆處處一例挑濬。年年一例銷算。毫無分別。明係地方官與管河官通同冒銷分肥。無惑乎向年運道淺阻。以致如是也。自雍正元年。荷蒙諭旨。寓賑於工。大加挑濬。河道賴以深通。糧艘進行無阻。但東省河道噴沙易淤。其每年挑濬之工。必不可少。此項幫貼銀兩。自雍正三年奉旨。令臣稽查後。每年挑濬時。仍恐河官作弊。俱令探量河底深淺。積泥多寡。標記擇段興修。淺者務令深通。深者無庸挑濬。至五年共節省幫貼銀二萬七千二百餘兩。今年小挑。按工估算。又節省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又有存剩黃河廳屬五六年分。徭夫幫貼銀一萬一千四百餘兩。共節省銀六萬一千三百餘兩。現令貯庫充用。恐此外又有別項隱瞞。一面密訪。一面敬宣上諭。令其自首。今據運河同知及東昌上河下河張秋瀋河各通判等首出。每逢大挑小挑。各州縣俱有餽送陋規。又有每年餽送漕糧規儀。河銀隨平等銀兩。伊等有收過者。亦有

自行裁革者。又有新任未收者。查各河員所受陋規。俱係出自地方官餽送。而地方官斷非出自己囊。必有藉公費之名。加派民間。理宜禁革。又訪得臨清州知州。除正項淺夫銀兩外。每於大挑派徵銀三千六百餘兩。小挑派徵銀二千四百餘兩。及查該州歷年報冊。大挑止額收銀一千九百餘兩。小挑止額收銀一千三百餘兩。計算所剩之銀。爲數甚多。明係該州多徵私用。以一州計之。其餘額有幫貼之四十州縣。其多派銀兩。更不知凡幾。似此指工漁利。更當嚴行禁革。總之嗣後保守修防。要在實力奉行。方可持久。一切事宜。難容絲毫弊竇。容臣查明。一并具題。永行禁革。奉上諭。朕嘉悅覽之。向來河官之積弊。不止此一端。其餘未協處。總賴卿一二次第釐剔之耳。硃批。諭旨。

是年議近海諸河。設翠船混江龍。以疏積沙。河渠紀聞。今按河渠紀聞。說見黃河。

是年開皂河攔黃壩。通運挑月河一道。以資行漕。按自靳文襄開通皂河運道。漕船抵皂河口。攔黃壩入運。嗣以皂河地勢高仰。黃流乘高而入。倒灌淤運。皂河迤南二十里之張莊。低於皂河二尺餘。內外水高低相準。遂開皂河攔黃壩。挑河直達皂河而上。運船改由張莊進口。自中河開而張莊亦閉矣。惟徐屬漕船向由徐州鎮口閘。歷茶城達夏鎮入運。康熙二十八年。中河開挑。後鎮口閘故道淤塞。徐淮兩幫漕船於徐州水次受兌。卽由黃河至竹絡壩入運。嗣竹絡壩受淤。漕船不能進口。勢必由楊莊繞道。復開皂河運口。以利徐淮之漕。然皂河地勢本高。黃河底日漸淤高。若建領直下。雖利徐漕。而兩河安危所係。利害大奪。溜則河湖並淤。是以不久卽閉。仍將黃運兩隄填塘築實。斯經久不易之道也。河渠紀聞。

是年修泲河廳韓莊閘。以束水勢。按自臺莊至韓莊八閘層層關束。韓莊首接微湖水口。十二東西坡。

水入運。平山、牛山、疊路、雞心、朱家等溝泉，皆引坡水入運者也。微山湖接濟運河之不足，首嚴啓閉。自韓莊迤下，德勝六里、張莊、萬年、丁廟、頓莊、侯遷，至臺莊，地勢以次遞降，雖有湖口及山泉坡水濟運，而建瓴直寫，必有壩以束水勢，水小下板，收蓄不洩，爲運計也。水大開不下板，開月河以放水，居濟一得云。韓莊以下八閘月河，皆宜挑挖寬深，使微山湖之水有所洩，則濟寧南鄉及魚沛徐邳之田，不致淹沒。八閘月河皆淤，微湖水出荆山，洩入彭家河之道亦淤，不能宣洩，須將月河挑深，以備分洩湖水。濟寧魚臺一帶，始不泛濫，此爲伏秋盛漲言之。春月微湖水小，自宜蓄以濟運。如乾隆乙亥，孫集漫口，渾水直趨東南，入微山諸湖，荆山橋等河淤爲平地，湖不洩水，銅沛皆受淹浸，多方疏濬而始通，此不可爲常者也。河渠紀聞。

是月，改龍灣減水閘爲滾水壩。按龍灣舊閘在運河東，洩汝水並聊城、陽穀、莘縣坡水，逕博平、高唐，在平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至霑化之久，山入海。明正統中建，徐有真作一空二空三空四空五空等橋，第五空橋分支入小鹽河，歸大清河，大鹽河故道已湮，餘四橋俱洩入土河，卽霑化故溝，俗所謂徒駭也。今用第一空橋爲滾水壩，第二空橋爲減水閘，閘壩在運河東岸，而於西岸東昌曹州一帶最關緊要，西受陽穀魯家口急流，並接濮范朝觀等州縣之坡水，汛時水勢加長，運河頂阻，疏洩無路，必候運河水落，方能開西岸閘，放入運河，由運入大清河歸海。若運河消落稍遲，則數州縣不免淹浸，嗣通聊城至臨邑八州縣淤墊之河坡水，俱由減壩洩出，張清恪言壩底高不能暢洩，宜易壩爲閘，故有改鋪石底之議。河渠紀聞。

是年修臨清州輒板二閘更番啓閉以爲防沙通運之道。按河道自臨清南至徐州千餘里地形高下不啻數丈置閘蓄水而舟始通迨後衛河益深閘益高水勢衝激益險改深與河相等水勢始平舊閘草創輒以堰之名曰輒閘板以閘之名曰板閘繼復改爲石閘名仍其舊運道至是爲會通河盡境卽爲閘河盡境衛河歷館陶至臨清與汶合流而北糧艘過此卽出閘矣汶清而微衛濁而盛倒灌卽沙壅故衛水漲時嚴禁擅開二閘互相啓閉以防壅沙爲內外河樞紐輒閘寬二丈高二丈四尺板閘寬二丈高二丈七尺六寸上下高寬相等東西相應用以節宣塘水加金板閘一啓內外一洩無餘外河無閘蓄水每致淤淺須於輒閘灌塘板閘放船時輒閘多下板塊使之滴水不洩視船將淺攔酌量啓輒閘之板無不濟事否則塘水建瓴直下船未過盡而水已涸矣居濟一得云灌塘時必使糧船在民船前以民船喫水小而糧船喫水大也糧船至淺澀時民船猶可行若先放民船比及水小糧船卽不能行潘季馴謂宜於閘口百丈外用椿草再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閘制將啓閘板先閉活板使外有所障水勢稍緩運艘出口易放若衛水大發則從拆卸亦權宜之術然在臨時相其所宜或草率從事稽延時日則障衛而患更大不可不慎也河渠紀閘

是年條奏運河挑淺舊係河官之事沿河州縣供億夫役而已夫河官原係家道殷實之人効力河工故另設大計以年之久近職之修廢定其黜陟以其各有攸司也今皆責之州縣領帑挑濬則河官將何所事乎且巡撫總河查勘又多帶河官以察州縣之能否所至地方供億費已不貲一不當意則持其短長是前之河官黜陟操之總河而今之州縣進退操之河官前此查勘供億止一巡撫總河而今此查勘供

儻且數十巡撫總河矣。又豈非山東官虧空之一端乎。伏懇皇上勅諭總河。凡一切河工。仍責之河官。不得他諉。則州縣官得責職守。或親臨委官查勘。勿得多帶官吏。借端需索。則供億不繁。而州縣之虧空可杜矣。諭齊蘇勒。有人條奏此事。爾宜留心。若不令州縣官協力相助。又恐河官呼應不靈。有掣肘之虞。若據此奏而論。在地方官實爲難堪。而其嚴飭屬員。慎毋仍前擾害地方。儻朕訪出連爾等上司。一併治罪。亟當嚴加誡飭。不可稍有疏懈。殊批諭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六

運河水章廣四

雍正七年二月十七日。范時繹奏。京口運河。乃蘇杭八府州漕艘經由要道。自丹徒江口起。至丹陽三板橋一帶。河身歲淤。年需撈浚。雍正三年。欽奉上諭。題議建閘挑濬。續以胡連冒帑誤工。題參另行修估。上年十一月。據鎮江道王之琦詳估。緣臣曾經親履備悉。此河接近江口。水之深淺。唯視江湖之來去。又兼岸高土鬆。沙隨潮墊。縱加開濬。仍需歲修。業經備陳情形。請免動帑大修。唯照歲修之法。及時撈深。漕運即可無阻。會題隨飭測量撈浚去後。業據該道等具報。僉稱於十二月十九二十等日。開工撈深。糧艘通行無阻。現仍隨時量浚。又據差委催漕守備次第報稱。自正月十二日起。業經催過浙江江南二省各幫糧船。共二千五十三隻。平穩渡江。奉上諭。欣悅覽之。硃批。諭旨。

四月二十一日。吏部尚書總督河南山東河道嵇曾筠奏。東省運河。上自德州起。下至江南邳州止。長一千一百四十三里。為漕艘經由要地。河則年挑隄則歲補。所有運河捕河泃河東昌上下河五廳汛內。共額設淺溜橋閘兵衛酌墻等夫三千三百三十三名。歲領工食銀三萬二千兩零。至冬春大挑。不敷力作。加募夫五千四百七十名。幫貼銀六萬二千二百一十三兩零。小挑募夫一千二百四十一名。幫貼銀四萬四千一十三兩零。俱係州縣徵解。交河官散給。例沿已久。其中加派多徵。扣剋浮冒等弊不一。臣現嚴查。令各屬自首革除外。至幫貼一項。前河臣齊蘇勒於雍正五年節省銀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二兩零。六

年節省銀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六兩零。但去弊務盡立法當久。若不定有成規。恐將來此弊又起。且既經節省。廳汛各官無所浮冒。遂將各項夫役應領工食銀兩。肆其剋扣侵漁。窮民經年力作。取微利以養贍家口。今有名無實。則裹足不前。大挑小挑呼應不靈。甚至掩飾草率。殊非經久之圖。臣現在檄行東省司道費金吾等酌議。將運河各廳所管汛內通盤核算。每年額設夫役若干名。應給工食若干兩。逐一派定。飭令道廳各員點數查工。不許絲毫虛扣。其餘幫貼銀兩。竟行藩司禁止多派。祇照舊額徵收。解貯河庫。遇有挑淺築隄要工。再行詳請加募。按工雇夫給價。則應徵之夫食悉歸實用。多派之規費徹數革除。所有幫貼羨餘銀兩。全以歸公。不特有裨國帑。無累民生。而河道隄工歲修月浚亦無虞矣。單薄淺澀一應條分縷悉之處。尚在詳加妥議。方敢恭疏具題。奉上諭。朕御極之初。卽有人條陳此一節。經發廷臣會議。咸言不便更張。朕意如果有利無弊。諒齊蘇勤必早奏聞矣。不可邀一時虛譽。任意增減。臨期束手無策。挪西補東。翻致弄巧成拙。田文鏡老成練達。權量得宜。不涉偏執。朕所信任。弗疑者。當與之密相妥商。會摺具奏。硃批諭旨。

六月。稽曾筠田文鏡奏。月之十六日。臣稽曾筠接奉皇上御批。仰見睿慮周祥。無微不至。臣緣查勘豫省隄工。卽馳至汴城。與督臣田文鏡會議。查東省運河額設淺溜橋閘等項。長夫共計三千三百三十三名。歲支工食銀三萬二千餘兩。在各州縣地丁項下動用報銷。冬春小挑不敷。力作則於長夫外添設酌補夫一千四百二十一名。間年大挑則於酌補外又加募夫五千四百七十名。所需工食往例在民間地土按畝輸錢。名曰幫貼。小挑之年計幫貼銀四萬四千餘兩。大挑之年計幫貼銀六萬二千餘兩。此酌補加

募之由也。總因運河水勢靡定。水小流緩沙停。水大噴沙淤積。是以大挑小挑。乃運河一定工程。長夫募夫。係河工必需力作。此項幫貼銀兩。惟當察除額外浮費。不便議減定例。但從前毫無稽察。經徵州縣。多派濫徵廳汛員役。需索陋規。扣短冒銷。雖逾年以來。在工員役冒銷之弊漸除。其他仍然如故。臣等留心查察。以期民免浮派。帑歸實用。惟各夫工食。舊額多寡不同。有已支工食而重索幫貼者。其應添跨夫器具。又令長夫自行雇覓購辦。不但影射侵漁。浮冒分蝕。難以究詰。且有同一夫役。而工食互異。臣等按其力作。通盤核算。酌定工食。以爲常則。請將淺溜軍橋銜壩等夫。每名每歲給工食銀一十二兩。量給器具銀八錢。閒夫啓閉辛勤。每名每歲給工食銀一十四兩四錢。器具銀八錢。兵夫仍照兵餉例。每名每歲給工食銀一十四兩六錢四分。亦量給器具銀八錢。以上各夫。共需銀四萬六千五百六十餘兩。除各州縣額編工食銀三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外。其不敷銀一萬四千三百二十餘兩。在幫貼項下照數找足。至酌募等夫。自築壩戽水。至啓壩放水。內有需工三十日至六十日者。每日量給工價銀六分。每名量給器具銀二錢。亦於幫貼項下照數支給。仍令各濱河州縣雇募。交發河員。將到工名數冊報道廳。轉報到臣。卽遴員分投查點。務使名數著實。按工計夫。給價工程。既有定限。夫役亦難虛冒。其節省銀兩。俱令解交運河廳庫。報明存貯。以爲河工要用。臨時奏明動用。報部備案。至水勢大小。淤沙厚薄。酌補募夫多寡。原難豫定。設有應添應減。臨期令道廳詳報。以憑酌核。務期無誤。運行所有一應夫工確數。盈餘銀兩。統於冬春挑河竣事後。臣等核實。題明造冊咨部。如有扣短侵冒等弊。立卽據實糾參。庶帑不虛糜。工收實效。夫食無偏枯。運道有裨益矣。奉上諭。所議甚屬妥協。照此會疏具題。硃批。諭旨。

七月十二日。山東布政使費金吾奏。兗州魚臺縣濱河地窪。又爲濟寧、嘉祥、濮州、鉅野、曹縣、單縣、城武、金鄉、定陶、諸邑出水咽喉。一遇大雨。上游諸邑之水。建瓴而下。莫可遏禦。且下游江南沛縣之荆山口等處。久淤。水無所歸。致魚臺頻年被水。是魚臺水利亟宜講求。唯慮是邑淤河一開。則東省十餘州縣之水。全注於江南沛縣。夫江南山東。豈可異視。將欲開魚臺淤河。必先開沛縣淤河。欲開沛縣之淤河。必先查沛縣出水之處。臣已於本年二月。嚴諭魚臺縣關會沛縣。查議疏濬。四月。據魚臺縣詳稱。准沛縣覆稱。沛邑昭陽湖迤東。有張穀山、十字河等處。可達荆山口。引水入運河。因河形久廢。現在詳請開挑。未蒙批示。到縣轉詳。臣隨詳請河臣嵇曾筠。咨催江南河臣撫臣會同疏濬。未奉回咨。於七月初五日。據魚臺縣報稱。六月初七初八日十六等日。天降時雨。咸慶甘霖。而魚臺爲聚水之區。致兩岸窪地。翻被水淹。除飭該府縣加意撫卹。并勸諭補種雜糧外。伏思濟寧州、嘉祥縣等處。應開河道。亦在江南上流。必須江南查明出水處。所會同疏濬。臣均於五月間。詳請河臣嵇曾筠督臣田文鏡咨商。惟俟江南覆准之日。會同辦理。奉上諭。覽奏已悉。疏濬事宜。命廷臣現今詳議。候另有諭旨。硃批。諭旨。

十月。嵇曾筠奏。豫省漕河。惟資丹衛二水濟運。自衛河源蘇門山新泉湧出。經臣奏聞。奉旨。欽賜靈源昭瑞匾額。嗣後每歲泉源暢流。漕艘利涉。然皆於十二月內開船北上。今年糧船回空。卽豫飭疏濬。務期一律深通濟運。茲據糧道張建德河北道朱藻報稱。庚戌年起運糧船。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全出豫境。總由

各道泉源濬發。運河深暢。是以糧艘過行。理合奏聞。硃批。諭旨。

十二月初二日。孔毓珣奏。臣於陸見時。欽奉上諭。淮安府城逼近河濱。爾到任時。可詳細相度城外隄工。

舊有石工單薄者。加修高厚。無石工者。建築石工。欽此。臣查淮安府城西門一帶。乃係兜灣頂衝。素稱險要。康熙三十八年。建有石工長三百六十丈。現在堅固。西門至南角樓止。隄長二百丈。水勢平緩。非迎溜之處。是以當年止築柴土工程。邇年歲修。臨河添埽。隄身培固。現在高厚足資保障。若議改石工。轉滋糜費。且不能剋日告竣。似可不必改築。查淮郡城西舊有護城河一道。自運口迤下文華寺閘起。至白馬湖止。計八十里。原屬分洩漲水。以保淮隄。并備曠乾之時。分濟西鄉田畝。實屬緊要。因年久淤墊。隄埂坍塌。一遇開閘。水無收束。西鄉田疇。悉被淹浸。且暴漲之水。宣洩不暢。仍歸運河。細勘形勢。請將此護城河挑深。並修寬兩岸隄堰。凡值汛水異漲。即將文華寺閘啓放。俾一水分而爲二。以六分入運河。四分歸湖內。河身深通。水去循軌。隄工自固。不特淮郡三城永資屏障。而西鄉民田。既免淹浸。且獲灌溉之利矣。奉上諭。此奏亦命抄發。廷臣會議。覆奏之日。有旨。硃批。諭旨。

是日孔毓珣奏。淮揚高寶江都等七邑。凡河湖之水。上游來自洪澤。下游達至串場等河入海。皇上念切民生。恐洪澤湖天然等壩洩出之水。溢浸民田。諭臣相度修築壩下束水隄工。又淮安運河之水。臣請疏濬文華寺閘護城一河。現經另摺具奏。其串場等河。先蒙欽差郎中鄂禮等督工。將次告竣。是尾閘業已深通。上流又復條暢。若中間支河。稍致淺阻。則下遏上壅。隄工民田。均有妨礙。臣勘高寶諸湖情形。查天然等壩宣洩之水。俱入寶應湖。由傅家嘴唐溝港等處。以達界首高郵等湖。隨逐處探測。惟傅家嘴入水處淺窄。應加疏濬寬深。其實應運河東岸之范家舍橫溝。馬家埭哈隘溝。清口水口蟹兒溝。蛻子灣等處。皆間段淤淺。其界首高郵諸湖之水。由運河東岸。從高郵南關大壩。五里中壩。車邏大壩分洩。今各壩口門

外俱有淤淺。其南塢五里塢之水。入於南橙子河者。自河頭起。至十里尖地方止。約七八里。間段淤淺。車運壩下橫河。亦屬淺窄。均應疏導。又淮安運河東岸。舊有澗河一道。自興文關起。下達馬家蕩。專洩淮郡三城積滂。兼洩運河漲水。緣年久河底墊高。蕩口淺澀。一遇水漲。即患盈溢。亦應疏濬。以利宣洩。以上各支河。若加疏治。則上下源流全體通暢。自無漫溢。惟現在黃運河工。在在緊要。往來查勘。不克分顧。伏乞勅下江南督撫。并水利諸臣。會勘興工。速儻完竣。奉上諭。此奏。議論通暢。深中肯綮。現命廷臣議奏。候旨遵行。硃批諭旨。

是月初六日。孔毓珣奏。河庫向例。發辦物料工程錢糧。每平一百兩。較庫平短一兩八錢。謂之平餘。蓋民間買賣。皆用市平。故也。每年河庫繳送臣總河衙門銀三千兩。與鹽商規禮銀二千兩。同作養廉。俱經前河臣齊蘇勒奏明。臣思此項銀兩。係往來日用所需。相應奏請。仍准存留。今我皇上發帑興修高堰等大工。此係特頒曠典。凡辦料等項。應仍照民間買賣市平給發。所有平餘。臣令存貯河庫。俟工完銷算錢糧之日。一併歸公。合行奏明。奉上諭。凡有需費處。一面取用。一面奏聞可也。硃批諭旨。

又奏。前署山東巡撫布政使費金吾。奏請開挑東省河渠。以洩濟寧等州縣。滙入魚臺之積水。因各州縣應開河道。俱在江南。必須查明出水處所。會同疏濬。經部議覆。令費金吾會同田文鏡。稽會筠。尹繼善。詳議具奏。奉旨依議。經前署河臣尹繼善等。行文兗寧淮徐二道會勘。今據兩道勘覆。臣細查勘議情形。雖據稱徧勘諸水。皆有歸宿。但江南地居下游。稍有不慎。所關匪細。查徐州黃河北岸李道華家樓起。至蘇家山止。約七十餘里。向不築隄。每值異漲。漫溢之水。從十字河。岡頭湖。荆山口。輾轉入運。今議開挑荆山

口迤下河渠入運之水挾帶濁沙恐仍淤墊又三岔河迤下運河窄狹今議修建閘壩水大時運河宣洩不及泛漲堪虞至駱馬湖添納諸水自必倍加漲湧又恐運道一綫隄工難資捍禦湖水既盛其三合土壩恐滾洩不及湖水滿盈反高於運上游之水從何宣洩再自三合土壩起由五花橋合劉老澗之水導入龍溝經宿桃等六州縣地方綿亘長七百餘里其間挑築工程浩大而劉老澗乃宣洩中河之水多係濁沙更恐挑後復淤於宿遷桃源清河沭陽安東海州六州縣民田有礙事關重大若不區畫萬全不惟糜帑且有關漕運民生除飭會同再行詳議外臣卽往各處詳看測量如果宣洩暢流無傷運道民田自當據實奏聞請旨恭候命下臣再會同田文鏡等詳議具題奉上諭前據費金吾摺奏云與卿等議同所以有命陳世倌等之旨今覽此奏所見甚屬周詳慎重與費金吾原奏大相逕庭事關重大卿會同稽會筠等議妥具奏到日候朕再加詳酌降旨

硃批諭旨

是月大濬淮安澗河疏修淮郡護城河隄宣洩河漲利濟田疇按淮安經大水後求疏洩之道於下流澗河最爲扼要宋時疏納三城積潦首接運河尾入射陽湖與涇河皆由廟灣入海射陽深廣去廟灣更近澗河入之爲宣洩要道明時屢勤疏濬自童營不戒黃水漫淤張文端濬淤由通濟橋達劉行溝入射陽湖一萬四千餘丈沮洳始去至是年久湮塞尹文端尋源竟委疏興文開運下至葫蘆套一萬五千餘丈創開湖邊新河使其暢入瀕河沮洳易爲平疇又疏築郡西護城河隄亦利益民生之大計也河渠記

是年疏濬賈家沽道分減既多消洩亦暢故壩門以下河水安流而河西務一帶距壩稍遠山水暴至遂

復漫決。上廬聖懷。發帑遴員。授之方略。於河西務上流之青龍灣。建壩四十丈。開引河而注之七里海。導七里海水而洩之北塘口。上下分消。區畫盡善。運道民生。均獲謐安。畿輔安瀾志。

是年秋高堰大水。堰隄幾決。山陽寶應高郵田廬淹沒。城郭危險。人遷高阜。幸西風未起。獲保平安。按高堰爲淮揚門戶。束淮敵黃。刷沙歸海。衛高寶興鹽七州邑之田廬。黃運之關鍵也。河淮並漲。堰隄幾決。石傾土虛。危而復安。洪湖風湧浪激。非石莫禦。而當西風鼓浪。水激浪湧。隄石著重。往往不畏水而畏風。不畏滿槽而畏半槽。不畏激而畏掣。水無風助。雖滿槽之水。一子堰足抵滿槽。水力平漫。半槽水力直衝。隄身石後有土。激則尙可倚土爲靠。激而後掣。石前空虛。隨水傾欹。一往一來。水力甚重也。洪湖石工。舊制旣卑草窳。終難經久。非大修固防。約束狂瀾。使盡出清口。敵黃東注。則無以障淮揚而衛漕隄。下河州縣難免胥溺。南河險要工程。莫急於此。河渠紀聞。

是年重修靳家閘。接修安山閘。勻調水勢。按北河自荊隆決後。安山湖已淤平。聽民墾種。何國宗議請重濬濟運。日久淤高。不能蓄水。安山一湖皆歸禾黍之場。靳口迤東之關家大閘。五里鋪閘。張伯行所謂放水由開河出兼濟北運者。今皆淤閉。不能引水入運。靳口東岸之石頭口。分受何家壩水入運。安山西岸之通湖閘。引湖水濟運者。亦皆淤廢。惟時靳口安山諸閘。節宣內塘之水。浮艘北上。自南旺分水以來。水勢自高而下。南旺至開河爲北運來源。再下爲袁口閘。必下板以洩之。懼其過洩也。至靳家口。地勢過峻。安山閘乘其下流兩閘。兼權緩急。相繼爲用。歲修以時。靳口金門寬二丈。高二丈四寸。安山金門寬二丈二寸。高二丈尺有三寸。以符舊制。居濟一得云。安山少下板。則靳口地勢太峻。閘上之水。一洩無餘。袁

口開河上下立淺。此理之必然者。再下爲戴廟閘。四十里至荆門閘。此運水門之大關鍵也。與輒板天井在城諸閘。機要略同。又爲安山靳口諸閘之總束。設鎖如天井制。嚴筦其鑰。一啓一閉。繳上領下。使船皆可出。而水不大洩。東昌一帶水勢。亦有存蓄。此以閘節水之常道也。至當大汛時。沙潮驟長。灌安山靳口而東。出運河北岸戴村壩。受汶河下注之水。入大清河。壩內之水。分注開河。又當統全局而權疏洩之宜也。河渠紀聞。

是年拆修徽山湖口石閘。定議水深一丈一尺。開壩蓄水濟運。按湖口閘宣洩徽山湖水。及魚臺金鄉滕沛各縣坡水。以濟嶧縣八閘。並江南邳宿運道。閘建於萬歷三十二年。年久剝損。至是拆修。寬二丈一尺五寸。高一丈七尺七寸。啓開放水。以水深一丈一尺爲度。水長逾誌。民田有礙。仍聽放洩。自孫集漫後。廣籌分洩。尹繼善始於湖口迤上。增築滾水壩。又堵截下游邳州盧口入運之水。使徽湖水自小梁山河茶城河內華山河。經荆山橋洩入運。運河道。李清時濬伊家河。使自江南之梁王城。分流殺勢。一時濟變非常道也。湖口閘收蓄徽山諸湖之水。節宣濟運。水小之年。湖無來源。惟恃上游九州縣坡水下注入湖。由湖口入運。嶧縣八閘地勢就下。水易洩瀉。江省隅頭駱馬等湖。積年淤涸。專仰徽湖灌注。四百里之遠。途長流弱。難期暢達。湖口閘惜水如金。更番節宣。浮北上之舟。如河湖相平。不能出水。猶用江南厚水法。以資接濟。不得已更引黃水。由潘家屯北出。爲急不暇擇之計。湖口通湖之閘運道之大關鍵也。平時疏引坡水。嚴下通板。蓄高湖水。至符誌而後。用則無憂消涸。設有異漲。湖口荆山伊家河三路宣洩。亦不淹及民田。爲兩得也。河渠紀聞。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孔毓珣奏瓜洲由閘運口乃漕船出入咽喉雍正六年前河臣齊蘇勒因先改運口逼近城垣而遶城一河又復甚窄題請復開舊時運口建壩挑河使糧艘商船經由故道於漕運城社大有裨益查瓜洲由閘下向有石閘名爲四閘與由閘次第啓閉賴以蓄潮濟運今流北徙四閘場久無存而退潮大溜既無四閘以制其洶湧之性又無支河以分其勢兼之淮水灌注閘下之水勢若建瓴運口商民船隻往來艱險且不日重運經臨臣於上年十二月委員赴勘擬挑越河一道以利漕商又行淮揚道議估今據該道詳稱應自由閘以上青蓮菴起至尤家碾止挑挖越河一道長三百六十七丈寬十二丈仍於河頭上築束水草壩一座收束水勢現飭廳造冊竊思此項要工目今重運將臨隨飭河庫道速發帑銀四千五百兩委員挑河築壩限一月內完工一面會同蘇撫尹繼善赴工督催完工一面飭令淮揚道將工段丈尺及需用銀數造冊另疏具題奉上諭挑築此河甚有裨益會題到日再降諭旨圖留中殊批諭旨

是月二十八日上諭內閣北運河青龍灣修築減水壩並挑濬引河工程據怡親王等奏請交與侍郎何國宗督修朕思原任侍郎牛鈕在北運河管工年久於地方情形甚爲熟練著與何國宗協同辦理其一應錢糧工程等項令都統莽鵠立耿化祚副都統佛保副都御史二格會同何國宗辦理稽查其減水壩金門及所開引河或應寬二十丈或應寬四十丈及運河西岸可否另開減水壩並何國宗查議各條是否妥協有裨河工之處爾等可詳詢牛鈕會議辦理憲皇帝聖訓

二月十四日何國宗奏壩工河道於二月十二日興工臣偕莽鵠立等由引河向海口查勘其間有應舍

灣取直。無礙民居者。悉心商辦。其餘修濬各工。大學士公馬爾賽等議令臣同牛鈕。再行查勘。隨勘得河西務城北老涯舊隄。及裏兒渡舊河口魚鱗壩。俱當大溜頂衝。亟宜保護堅固。據通永河道德希壽稱。河西務等處工程。現將該廳估報駁查。難據牽轉。臣查河西務裏兒渡二處工程。極爲緊要。若俟該道廳駁核轉報請修。恐致遲誤。仰祈皇上俯念河工重大。卽於臣等所請引河壩工錢糧。先撥銀二萬兩。飭發通永河道。令先辦料興工。一面估報水利營田衙門。請領還項。如有作法未合。臣同牛鈕酌改。至三里淺火燒屯等工程。應如何修治。俟海口回日。再會勘具奏。奉硃批。所議工程修理之處。緩急先後。俱屬合宜。欽此。

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二日。稽曾筠奏。上冬今春。例屆大挑。臣以運道輓輸。關係綦重。隨飭道廳查估。臣親馳相度。自臨清至臺莊。凡沙淤之處。俱令撤水歸湖。築壩分挑。除額設淺溜軍衛等夫。通數赴工力役外。其需用補募人夫。應給工食銀兩。悉照定例奉行。檄飭濱河州縣。每名日給銀六分。並給器具之資。俾各夫踴躍趨事。業於月之上旬。陸續報竣。視上年完工較早一月。臣又親勘現在河身。備極寬深。足資容蓄。因查工至湖河。見南來糧艘。已抵東省。於二月十五日。入臺莊閘。聞各幫亦陸續前進。隨飭沿河廳汛。將水櫃各湖口門。緊閉備用。但令開放汶水。灌注接濟。現今東省重運。催價過行。不特大挑工程。早完一月。卽江南糧艘。亦早到一月。皆由皇上宵旰勤求所致也。現今桃汛將屆。臣將往豫工。督率修守。奉上諭。覽運河大挑工竣。水勢深通情形。甚爲嘉悅。非卿殫心籌畫。實力經營。何能奏此速效耶。硃批。諭旨。

是日。又奏東省水利。本年正月。臣在豫省。卽同田文鏡會委。兗寧道呂維炳。前赴魚沛二縣。下游水道。南

抵海口令其徧查專心經理現在沿途逐細詳勘尙未竣事今於二月十七日准吏部咨開江南河臣孔毓珣以呂維炳諳練河務題請調補淮徐道其兗寧道缺令臣與田文鏡會同揀選部覆奉旨康宏勳等依議補授餘依議欽遵咨會但兗寧一道管轄黃運兩河工程錢糧倉儲河務非閱歷河工有年者不能勝任臣等詳加揀選一時難得其人且現在興舉水利驟更生手地形水道不克瞭如指掌仰懇皇上天恩俯允暫留呂維炳經理東省水利事竣俟揀選得人堪以委代方令前赴調任庶臣等得以揀選賢員而水利要務駕輕就熟尤易見功矣奉上諭所奏是田文鏡亦會具摺陳請但淮徐道所管事務甚屬緊要缺難久懸候朕斟酌有旨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五日田文鏡奏疏濬山東江南等州縣水道使歸宿於海一案奉上諭先期派出原任侍郎阿克敦原任巡撫陳世倌甘汝來同司督修之事一切辦理機宜悉聽田文鏡稽會銜孔毓珣尹繼善籌畫調度工料等費悉動帑金支給欽此欽遵轉行聞又奉上諭水道工程俟孔毓珣稽會銜尹繼善等會題到日再著阿克敦甘汝來前往辦理陳世倌著暫在曲阜工程候信俟阿克敦等至山東時一同前赴工所欽此查此案前經署東撫費金吾奏明經王大臣等議覆應令費金吾會同臣田文鏡稽會銜尹繼善詳確定議當於上年閏七月會委山東兗寧道呂維炳徑詣沛縣荆山口會同江南委員淮徐道康宏勳將張穀山十字河等處查勘如何開濬其沛縣下流入運河身並自彭口以下遇雨水過多時是否不致礙運有無支河分流濟寧等州縣應開之河下流豐沛入運入黃最有關係一併查議詳報嗣據詳稱濟寧等州縣積水由南陽昭陽微山諸湖下注自微山湖尾閘起歷張穀山至計家山河渠淤墊應挑濬一

十五里。自計家山至荊山口。計二十五里。毋庸疏濬。自荊山口橋東起。抵三岔河一百四十里。河悉寬廣。其三岔河東岸。原有洩運河。異漲入駱馬湖去路。上游洩下之水。可以從此分洩。一半入湖。三岔河迤下十二里。至貓兒窩。此處運河狹窄。其分洩一半入運之水。誠恐急不能容。查貓兒窩十二里至馬莊。有減水閘一座。又十里至萬莊。亦有減水閘一座。再於此二閘適中處。照式添建減水閘兩座。又八里至窩灣。有減水竹絡壩一座。又六里至牛頭三灣。有減水草壩二座。以上四閘三壩。可以洩水入湖。以保運道。及水入湖。行六十五里。至宿遷之三合土壩。由五花橋滙歸劉老澗壩。下河內歷桃源、清河、沐陽、安東、海州。計三百五十餘里。止有安東沈家集迤下一帶。地窪河淺。應行挑濬。約百餘里。其餘河悉深通。但六州縣兩岸隄堰。卑淺殘缺。應加高厚。其自龍溝以下。即係大河。可以引水入海。諸水皆有歸宿。臣查此案。勘議開通工程。既大。自應審度兩省地勢高下。悉心區畫。使上源積水流通。下游受水之區。足以容納。即遇異漲。亦得安流。俾田廬永無淹漫。首尾暢達於海。臣因未得親勘。正月內。河臣稽曾筠。因公路過。開封。臣與面議。總期詳慎。永安。又會委。甯道呂維炳。趁此水涸。即會同江南淮徐道。再加勘議。復揀選河南河內縣縣丞林逸。熟悉河務。檄令該道帶往。一路測量水平。先將東省上源濟寧、汶上、嘉祥、鉅野、曹單、城武、金鄉、及魚、沛等州縣。徧加履勘。將應挑應浚之道里遠近。丈尺寬深確估。務使水無壅滯。滙歸湖河。其湖水蓄洩。必盈虧得宜。於漕運民生。兩無妨礙。再將江南下源各處。應挑應築水道工程。勘估繪圖冊報。以憑稽曾筠、孔毓珣等查勘。後臣與會議具題。奉硃批。一切籌畫調度。悉合機宜。硃批。諭旨。

三月二十四日。何國宗奏。臣同牛鈕。於上月二十日抵海口。復溯引河。一路查看。二十七日。回青龍灣。將

草壩工程。逐項安派。并引河淺深。隄身高下。逐段估算畢。三月初五日。沿運河兩岸踏勘。查東岸三里淺一處。歷係險工。應建挑水壩一座。並將舊雞嘴壩重修。其隄灣回溜處。應修排椿一路。又筐兒港壩門上首一處。急溜油刷。應建挑水小坂壩一座。大坂壩一座。順水排椿一路。又孤雲寺一處。係大溜停灣。排椿損壞。應行修補。西岸華家口一處。係舊河上口。原有攔河壩一座。連年衝刷。僅存靠隄。陡岸壁立。舊河地勢尤窪。誠恐疎失。水歸故道。致阻糧艘。應修葺工一段。又張家莊一處。係新生險工。老隄刷去。僅存月隄。仍係埽溜。應建挑水板壩一座。後接排椿。又火燒屯一處。係歷來險工。舊有排椿。應行修補。又上年水漫隄頂二十處。應行加培。以上各工。據道廳共估銀一萬九千餘兩。請即令該河道動用道庫歲修錢糧修理。一面估報水利營田衙門。如有不敷。照例請領。得旨允行。畿輔水利四案。

是日。又奏。查看得筐兒港減水壩引河工程。除壩臺堅固。海漫三合土。微有衝刷。無庸修補。金門內所衝舊土。卽本來地身。同知朱斐文已築實填平。俱無庸議。外其減水引河。臣同牛鈕察看酌議。先經原任通永河道高鑛將壩門加寬四十丈。其引河亦須通身挑寬四十丈。仍將舊引河南岸廢隄拆去。方爲暢順。但工繁日久。擬先於新引河中間。沿舊廢隄開挑深槽。直達揚河。淀寬十丈。深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並將河口淤高及舊河內淤淺處。俱爲開挑。自然水流較暢。再搦河淀下口。有陳家溝舊河。寬八九丈。東隄頭舊河。寬六七丈。賈家估新河。寬八丈。計河三道。寬不及三十丈。擬於賈家估新河旁。再開洩水河。寬三十丈。方足暢流歸海。今先儘力開挑。或七八丈。或十餘丈。亦爲有益。均俟今秋來春。再加開廣挑濬。其引河兩隄。北岸係舊工。內有單薄二段。應行加培。南岸係新工。衝開之處。俱經賠修完固。其圍淀隄工。油刷

甚多。俱在保固限內。據朱斐文稟稱。隄工內外。皆係淀地。上年諸淀盈滿。風浪排擊。實屬人力難施。應請援例。准六賠四。先動錢糧修理。其應如何賠還。聽水利營田衙門核議。勒限賠還。以上工程。約共需銀四萬餘兩。擬即咨請動撥錢糧。飭發通永河道。即日興工。分晰冊報查核。至減水壩金門寬高。與全河爲消息。原議水小。則加堰。蓄水刷河。水大。則開放暢洩。上年伏汛後。加築土堰高三尺餘。秋汛長水。未曾過堰。今青龍灣。又分減於上流。臣與牛鈕計議。請俟伏秋時。詳察水勢。再行議奏。得旨。作速料理。少有遲誤。疎虞。惟何國宗是問。一。應動用錢糧。與牛鈕無涉。何國宗一人。察核可也。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直督唐執玉。議加築密雲縣城外白河隄岸。按密雲縣城外白河。卽通濟河也。源出塞地。經密雲霧靈山。爲潮河川。而富河。暨口七渡。桑乾三里等河。俱會於此。名曰北河。流經密雲城外。水勢湍悍。春夏山水暴至。直逼城西。沿河築石子隄。護城。復築土隄。沙隄。木壩。爲外護。而河流迅急。土木隄壩。刷去無存。石隄孤立。城垣常險。至是。初議築壩塞流。未能一勞永逸。擬於河西另開新河。由北口直趨而南。水勢得洩。可免泛溢。復以議挑之李家莊。至師家莊。八百餘丈。地勢高出河身三丈有餘。此處開挑新河。大費人力。更須多築隄壩。堵塞舊河東口。方可引歸新河。而應築隄壩處。又直當正衝。隄壩難以築立。糜費無濟。卽舊設之沙土木隄壩。俱橫攔急湍。山水奔注。與壩相激。旋築旋衝。究無裨益。詳察河隄。上有土嘴。以逆水性。下有隄壩。以遏水勢。是以泛濫難洩。議請挑去土嘴。寬讓河身。使暢流南下。并請貼近河身。另築堅厚土隄。以幫石隄。隄根用榆圓載石。以固根基。隄堅則城固。河寬則流平。舊存隄壩。俱無庸修築。此亦順水之性也。順則流。逆則衝。去當衝之隄頭。以順其流。固藩垣以束其溜。則山水不爲患矣。河渠紀聞。

是月直隸奏報大開澧河分洩大陸澤之水。滙流暢入於海。按石瑤大陸澤記云嘗出寧晉問渡於所謂葫蘆河者平波漫衍一碧千頃芟蒲菱藕魚鮭之利民咸取之貢賦土人謂之水五社蓋五社之民沮洳弗田力胥出此古所謂大陸之藪禹貢大陸既作是也其水滙流翕聚必有渠以洩之分疏澧河洩大陸之水歸於海農務御史舒喜上其事疏言任縣士民呈稱縣東北有大陸澤爲沙銘馬泰等十七水之滙以澧河爲渠由穆家口至隆平寧晉達天津水有所歸任不受害自澧河塞而大陸之水有蓄無洩沒民田千餘頃歷來雖有開導澧河之議民心不齊任境四十餘村千百年來瀾漫汪洋公私甚苦特命怡親王省視河防量度築濬惟王親詣踏勘敷陳請命發帑二萬餘兩剋日興工自穆家口橋北至寧晉界袤延四十餘里爲民與利不特附近村莊永無被水之虞卽豁免之田漸可墾種者且二百六十餘頃此所謂利其利而民不能忘也河渠紀聞

是月澧河通流並引百泉水分灌民田。按澧河洩大陸之水下流旣通支港畢貫志稱南和有澧水百泉水支流也順德地多礎礪少汗萊民間汲鑿始小有所獲百泉在邢東南七里下注南和封內故兩縣沃野多穫百泉滙澧歸大陸流潤郊野李東陽百泉水利記云順德之百泉河自邢臺東注南和之河頭郭村舊有石橋水門止二捲水勢洶湧難受歲一奔潰激沙淤田多所墊溺於是增廣其橋爲三水門以殺水勢築隄捍外疏渠灌田用是旱澇無災利興害除良以南北土性異宜而望澤則一三湘七澤之墟以上地下平者爲勝燕薊則泉流灌注爲沃壤百泉之流與澧河同功矣河渠紀聞

五月初四日怡親王薨賜諡曰賢入祀賢良祠初十日命大學士朱軾總理水利營田事務理藩院左侍

郎莽鶴立內閣學士對琳工部右侍郎何國宗協同辦理設輔水利四案。

七月東省蒙沂諸山水同漲直注邳州決宿虹之孟城庵朱衣城外河之沈家圩邳宿桃清漫缺數十處。滙歸洪湖。今按此語殊未明晰蒙沂山水暴注運河狹不能容潰隄四溢。勢所必至。既歸黃河極盛亦祇能逼溜南行似無橫穿黃河匯入洪湖之事。意其時適逢湖漲過於河水不能外注故啓天然等壩以保堰工而運河下注之水來猛去速旋亦就平。謂因山圩壩啓而蒙沂山水落未爲確論。按山東蒙沂鄰

費滕嶧之水伏秋盛漲滙入駱馬湖直衝邳宿而下加以沭水由穆林西流會頌桑諸湖莒蒙諸山之水衝運入黃浮隄越岸邳宿桃清經過之地一望汪洋洪湖水盛開天然二壩滾水三壩以洩其流盡啓高寶閣壩分流洩入江海山水旋落漫口掛淤斷流分道堵築彌月竣工禹貢淮沂其乂沭合於沂沂沭巨浸自古患之其關鍵在禹王臺昔人於此壘石爲壩遏沭西出之水俾東由漣河下海明季寇亂毀臺取石修城沭河之鎖鑰既開西流之橫暴益甚前王新命用竹篾裝石堵塞令由故道入海于成龍又於沂河兩岸築隄萬餘丈以束其流其患稍息嗣陳鵬年接築土堰齊蘇勸增修茨防俱有區畫至是霪雨水漲漫壩而下合沂浸淫建領直注暴漲來猛去速又啓高堰天然諸壩洩淮以殺其勢故不爲大患及其塞決不待霜後進埽及時繕治宿遷迤下諸口間斷掛淤始得併力堵築計日蕝事至爲曲突徙薪之計則禹王臺攔水大壩爲運河關鍵民命所係竹絡規模具在壘石增培浚其入海故道而先爲之備善後扼要之急工常有因時而起者時豫省亦以漲發衝漂祥符陳家寨月隄埽段隄工坍塌過半田文鏡督率弁夫晝夜加幫裏餞百餘丈搶護至七月底竣事蓋勵精圖治之時也河渠紀聞。

九月初一日田文鏡奏東省漕河爲糧艘經行要道全賴汶水濟運而汶水又以東平州戴村壩爲關鍵利在用其水而去其沙洩其有餘而蓄其不足是以明臣宋禮先建玲瓏壩後萬恭建亂石壩潘季馴又建滾水壩三壩俱出水三尺蓋汶水挾沙而行上清下濁伏秋漲發水由壩面滾入鹽河歸海其沙卽從玲瓏亂石壩之洞隙隨水滾注鹽河冬春水弱築堰滙流濟運迨齊蘇勒因彼時乾旱之後汶水甚微不能濟運隨將玲瓏壩洞隙堵實至雍正四年何國宗又議增築石壩計高七尺長一百二十餘丈緊貼玲瓏亂石滾水三壩高厚堅實滴水不洩其時雖爲東水濟運但汶河會泰安萊蕪等九州縣之泉水源大流長加以汛漲無處宣洩而石工橫亘旣無尾閘洩水又無罅隙通沙致水漫沙停不但瀕河地方被患而汶河挽沙入運日漸淤積今歲夏秋雨水過多九州縣泉河一時並漲歸海無路奔注入運運河又不能容漫溢隄岸南則濟汝魚沛北則東昌臨清均被水患下游宣洩不及上源之水正盛致將戴村壩東北民隄衝開百餘丈直注東平淹沒田禾此雖雨水異漲人力難施亦由石壩高厚無從宣洩之故但決口後汶水又盡注鹽河並不達運及運河水退劉老口等處沙積水淺舟行艱澀臣隨飛飭動用河庫節省夫價銀兩備料堵口一面募夫挑沙挖淺開放馬踏湖水濟運回空糧船始得無誤九月初三日決口已堵汶水仍歸運河現運河水深四五尺不等據道廳各官稟報漕白糧船共五千九百四十三隻十九日前共過濟寧五千一百二十九隻計十月初卽可全行過濟但汶河自雍正四年戴村加築石壩以來沙淤河淺壩根現淤三尺臣已面致協理河臣朱藻到東確勘俟其勘回臣再會同稽曾筠定議具奏奉上諭覽奏戴村壩決口堵塞緣由已悉如果石壩與運河有礙急應籌酌具疏題奏候朕裁奪可也珠批

論旨。

十二月初五日。工部遵旨。議奏直隸河工。關係重大。請設立河道水利總督一員。駐劄天津。令四道廳員及印河各官受其節制。一切事務俱照東河總河例行。其營田事務歸直隸總督管理。十九日。以吏部左侍郎劉於義爲直隸河道水利總督。內閣學士徐湛恩協辦河道事務。畿輔水利四案。

是年。汝河石梁口決。汝上。鉅野。嘉祥。濟寧。滋陽。鄒魚。滕嶧。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皆被水患。按。汝河魯之大川。歷年衝刷。寬深赴南。旺順而易。入鹽河。逆而難。水不歸海。盡趨南旺。運河十丈之渠。豈能容汝河數百丈泛漲之水。一綫漕隄。漫決衝潰。漫溢民田。勢所必至。寧陽。汝河南岸。石梁口。向稱險要。一遇衝決。先淹寧陽。次及汝上。濟寧。滋陽。又次及鄒縣。魚臺。滕嶧。而後至江南。沛縣。徐州。邳州。數十州縣。歷來被水。皆由石梁口爲患。汝河南岸衝決。更不止石梁一口。桑家口相連並決。倍於往昔。是水不以海爲壑。而以山東運河兩岸州縣爲壑也。且以江南運河兩岸州縣爲壑也。運隄單薄。坐當頂衝。離隄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月隄。石梁口上下殘缺甚多。應於石梁口隄後。加築月隄。桑家等口。培築堅固。并於沿河隄岸。加幫高厚。庶寧陽。汝上。濟寧。滋陽等數十州縣。得免淹沒。先事豫防。莫要於此。更由坎河口洩水入鹽河下海。尤爲釜底抽薪之計也。河渠紀聞。

是年。議停荊山口水道工程。按。歐陽公言。事有利害。輕重懸殊。擇其害少者任之。此通達之論也。東省蓄水。害僅一隅。放入江南。害及半壁。况黃運之交。尤有不可言者。山東泉河。原有本境歸海之路。向以各湖爲水櫃。蓄水濟運。遇水大之年。汝泗以上。則有大清河。爲東漢以來。黃河出海故道。寬深暢達。西來諸

水馬頰。徒駭諸河。均能導流歸海。魚沛以下。雖有由張穀山荆山口入運通湖之路。而南陽、昭陽、徽山諸湖。大堪容蓄。伊瀡湖。口諸道亦足分洩。且使運行寬裕。從未有東省之水開渠由江南荆山口宣洩入海者。有之。自費金吾奏疏。魚臺積水始。當時部議令會同田文鏡。稽會筠。尹繼善詳議。經兗寧淮徐兩道勸詳孔毓珣據詳。未能定議。及稽會筠調任南河。疏稱濟寧各州縣積窪之水。全注江南。竊恐下游難受。况徐州黃河北岸。接連蘇家山。寬衍數十里。不議築隄。黃水出槽漫灘。從岡頭十字河荆山口。輾轉東注。而荆山口橋下。尙留山麓坡陀。勿使開鑿深廣。誠恐黃水入運。挾淤良存深意。今議開濬。誠如部議。不入於運。卽入於黃。甚有關係。此江南水道上截之形勢也。又自徐塘口三岔河運下。運河窄狹。今再益山東河。泉坡窪之衆水。運河西岸及邳州唐宋山格隄。均難保固。雖有馬莊萬莊減水石壩增減。然湖水高於黃運。患不可言。誠如部議。諸湖滙流而下。或致急不能容。且湖水一片。緣道安能飛越。此江南水道中截之形勢也。至駱馬湖。既承受諸山各河之水。湖之尾閘。勢必宣洩不及。且宿桃清安直至龍溝海。自應一律築隄。但兩省之水歸注。安有縣長千里之隄。可資抵禦。况沭邑有沭水滙流。海州有海潮。上壅。儻河海相抵。不能順下。卽有高隄。亦恐撞擊散漫。六州縣城址民田。沈於水底。此江南河道下截之形勢也。通查確勘。權其輕重緩急。開渠洩水。實未能舉行。疏上奉旨停止。自此由荆山宣洩之道。永不復啓。稽文敏履任正值蒙沂漲發。合徵山昭陽諸湖之水。奪運入黃。此堵彼決。不得已開天然等壩。患始稍定。而下河州縣已遭沈淪。不獨邳宿六州縣城社也。分疏上中下三截。條暢分明。洵爲經國之論。至今嚴閉蘭家三壩。不輕議啓。惟遇北岸有事。決水自西北而下。必須廣籌分洩。斯黃水涸渴。河身騰空。正可納入衝沙十字河。

古城子房山諸處。均可暢洩入黃。其入運入湖之水。河海分道。不相侵奪。亦無慮阻運橫流。至平成後。河槽盈滿。河底高仰。黃水倒灌。掣溜未能語此也。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七

運河水章廣五

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稽曾筠奏山東禹王臺壩工實爲江南下游保障緣上年咨商修築未免隔屬耽延仰蒙諭旨臣卽前詣該工看得洙水源長性猛今於竹絡石壩二十七丈外依其頂衝形勢統建石工六百餘丈蓋以竹絡盛石堅重隨沙坐實且上秋水力猛峻而石壩屹然不動已有明驗其餘接連岡阜仍築土隄洙河口門大爲挑浚以順其入海之路所有料物已發帑購辦上緊疏築務期壩高隄實河深堵截洙水俾由故道直趨入海以除浮溢之患再江工引河業已挑浚夾江鐵心壩亦已築成從前夾江之水逼注瓜洲今創築壩工攔截俾夾江水全歸南岸依山東下而瓜洲水減丈餘將來伏汛屆臨開放引河後大溜自必更加分減瓜城可保無虞奉上諭嘉悅覽焉保障江河一切要務惟卿是賴勉爲之聖人垂訓智仁勇三字並重缺一不可可在卿分中勇字更當加勉凡應獨力承當之事概弗推諉下吏自必咸皆感服奮興無論鉅細工程須集衆心羣力方使成功非一二人所可能者運道民生關係綦重省帑乃屬末節萬勿狃於節慎之見以致因小而誤大也誌之

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三日部題上年十二月初十日稽曾筠奏宿遷駱馬湖一承東省運河水一承蒙沂山水一承荆山口宣洩河水滙爲巨浸且與運河僅隔一綫孤隄舊有蓄洩口門名十字河引湖濟運兼以刷黃歷年久遠有利無患其湖之尾閘有六塘河以資宣洩歷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沭陽至海州歸海嗣湖水微

弱。恐黃水倒灌。將十字河口門堵閉。又於西寧橋迤西高處。建築攔湖隄壩。因此湖水不通。專資黃水濟運。致中河之水。由劉老澗挾沙而下。將入海舊路淤阻。今秋東省山水暴漲。合流下瀉。全無去路。浮溢隄岸。臣等籌畫。亟應將十字河口門復舊。俾駱馬湖水流入中河。刷深運道。兼敵黃流。其西寧橋迤西攔湖隄壩。酌量開寬。俾湖水由六塘河迤下分流入海。則上游水有歸宿。不至壅滯浮溢。如慮開放後湖水微弱。應於十字河口門建草壩一座。伏秋水盛開放。冬春水弱堵閉。其西寧橋迤西。亦如前法建築草壩。視水盈縮。以爲濬洩。至六塘河迤下河身。在宿桃境內者。尙屬流通。在清安沭海境內者。間段淤墊。亟宜大挑。卽以挑土幫築子堰。當經檄飭淮揚道白鍾山。淮徐道呂維炳勘估。據詳駱馬湖三合土壩之下。項沖中河廟灣頭埽工。應酌挑引河。長六百十三丈。導水東注。其六塘河至清河朱家莊。河分南北二股。北股自朱家莊起。歷沭陽。至安東謝家莊。入碩項湖。由海州龍溝義澤河入潮河歸海。應挑河六千七百九十四丈。南股亦自朱家莊起。歷安東蘇家蕩。至沭陽孟家渡武障河入潮河歸海。應挑河六千八百七十七丈。每方照例給銀九分。約計土方銀五萬一千餘兩。卽以挑土運於兩岸。各離河十五丈外。築子堰攔束水勢。所有宿桃安清海贛三廳。應請加兼管水利職銜。以便查察。如有淤淺。卽令該地方官督同佐貳。率夫於農隙疏濬。其挑土並可增培子堰。將見河深堰高。暢流無滯。安東沭陽至邳宿一帶。不惟河防有賴。抑且水利無窮。二月初十日奉旨。該部議奏。部議應如所題。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五月初四日田文鏡奏。四月二十七日接山東撫臣岳濬札開。請設駐沂道員。敬錄硃批諭旨。命臣等商酌意見。相同時題請。原奏請將兗寧道所轄之泰安州及各州屬縣。並安東一衛。共三州八縣一衛。另設

一分巡秦莒沂道管轄。駐劄沂州。臣查沂州爲南北衝途要地。向有副將駐劄。今再設道員彈壓。誠爲周密。惟泰安州係濟東道所轄。該道駐劄省城。泰安州與省城較近。距沂稍遠。若改歸沂州道管轄。一切事務文移舍近就遠。未免不便。而去此泰安及所屬三縣。又止莒沂兩州。並所屬五縣。似於監司體制未稱。查兗寧道所管運河千有餘里。道遠事繁。是以從前係濟寧道銜專司河務。無分巡地方之責。迨康熙五十三年。東兗道裁汰後。始將兗州府屬歸入管轄。改爲兗寧道。事務倍繁。難於兼顧。今沂州旣復設道員。則兗州府所屬十四州縣。莫若仍歸沂州道管轄。連沂莒所屬共二十一州縣。至兗寧道所屬。尙有直隸曹州。東平。並所屬八縣。雖舊隸兗州府。亦爲東兗道所轄。但距沂州遙遠。若一併改歸沂州道。又恐鞭長莫及。且曹東等州縣。俱係沿河地方。附近濟寧。而兗寧道已去兗府十四屬。止此兩州八縣。尙可管理。似應就近仍令兗寧道管轄。如此則責均任專。於地方河務有益。臣已備細札覆撫臣商酌。至沂州舊道衙門。作何修整之處。亦一併札致撫臣查明定議。請旨遵行。奉上諭。所議是。會疏題請。殊批。諭旨。

六月初六日。山東河南河道總督沈廷正奏。東省戴村壩工。臣兩次親勘。應將接連滾水壩之新建石壩。高出二尺處。先行拆去。與舊壩相平。與部議適合。其接連亂石壩之新壩。高於舊壩止有六寸。接連玲瓏壩之新壩。高於舊壩一尺三寸。若俱拆去二尺。尙應增補方平舊壩。但辦石鑿砌。大需時日。今臨伏汛。恐工半水至。非特糜帑。且汲水傾注。不能抵禦。况霜降過後。仍應會勘拆修。則此接連亂石玲瓏之新壩。似應停其拆砌。霜降後。勘明興工。臣赴豫商之督臣田文鏡。及協理河臣朱藻。意見相符。已經會同咨部。俟秋汛後。再同朱藻前往確勘興工。另奏。至禹王臺竹絡壩工。前因領帑分築之沂邾海賴同知吳象賢。玩

工侵帑業經會參。遴委泃河通判蔣祈年往署接修。任事以來。勇往急公。所修竹絡壩。上下兩層。照估剋期築竣。現在儻砌邊絡。不日完工。俟工竣後。應聽江南河臣嵇曾筠會題。惟沂鄒海贛同知一缺。經營兩省。工程最爲緊要。今通判蔣祈年辦事勤敏。堪膺此任。臣與督臣田文鏡商酌題請。奉上諭。所請是。硃批諭旨。

是日又奏。東省運隄。經前署河臣田文鏡題估。仰蒙俞允發帑興工。臣接部文。隨撥帑銀。令道廳等遴選幹員。募夫分修。復親赴各工詳勘。務期帑不虛糜。工收實效。臣兼至泃上縣所轄之何家壩查勘。該壩坐當泃河西岸。蓄水濟運。衝刷流沙。爲南北運行關鍵。因年久椿腐石圯。復經上年大水。其雁翅隄岸。又俱潰缺。一遇漲漲。沙流入運。劉老閘頭二口。遂致淤淺。此壩工急。須照舊速修。俾資蓄洩。已飭兗寧道王鴻勳據實確估。俟詳到題請修築。硃批諭旨。

八月嵇曾筠奏。臣因宿遷黃運兩河。當駱馬湖之首衝。所以臣親駐宿遷。上下策應調度。於七月內湖水長發。已經搶護平穩。今八月初十以後。湖水又長。隄埽工程業已搶築。加高湖流循軌東注。總因禹王臺竹絡壩工修築完固。約攔湖之上源。不使泃水合流。又六塘河疏濬通暢。宣洩湖之下游。俾得去路順利。是以湖水雖大而無疎虞。伏查泃水。於七月初九等日。長至七尺五寸。至二十九日。又陡長一丈。而禹王臺千丈壩工抵住水勢。卽由泃河就近入海。不得下趨。所有邳、宿、黃、運、湖、河一帶運道民生。咸資利涉。而登衽席。硃批諭旨。

十一月二十六日。工部議得。山東河南河道總督。今管理直隸河道總督沈廷正等。疏稱東省東平州戴

村壩。原賴以遏汶濟運。聚泉利漕。爲運河最要關鍵。原有州判專司壩務。後經奉裁。遂無專責。今奉拆新。整舊。正興大工。錢糧料物。更須專員查察。况東平州係捕河廳汛地。其管河州判卽屬該廳管轄。是以請將戴村壩。統歸捕河廳管理。交東平州州判專司。其戴村壩下。至分水口一帶汶河。係東平州地方者。仍歸捕河廳統轄。係汶上縣地方者。應歸連河廳統轄。以專責成。應如所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年堵築完固。口先是漕沱漸趨北道。雍正初。單家橋河頓涸。五年。怡賢親王開挑淤塞。導水入運。至是。議者以水性分流。則緩澇。停妨運。復堵塞之。畿輔安瀾志。

是年朱藻督理東河。修南旺湖圈隄。加浚斗門。按南旺湖。古之大野也。禹貢大野既滯。周禮兗州澤曰大野。地在鉅野縣北。濟水故瀆所入也。漢決瓠子注鉅野。五代後河南徙。匯於鉅澤。與梁山灤合爲一連。南旺蜀山諸湖。方數百里。今南旺在汶水西南。漕河貫其中。湖界爲二。東湖廣倍西湖。南盡蜀山。北接馬踏。西北接安山。西南接馬場及昭陽諸湖。於五水櫃中。最當要會。禹治水大野。鍾洙泗濟水而成。泗通於汶。沂通於淮。泗之上源。又自大野通於濟。揚徐兗之貢道。由此而達。地形與任城太白樓齊。南北通達之脊也。西湖環築隄岸。萬五千六百餘丈。開渠與隄並長。湖內橫穿小渠二十餘道。引水入漕。東湖以東。地高無須防遏。植柳豎石封界。南至長溝小河口。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處亦築隄。視西湖功又倍焉。迨後湖身日淤。占種盜決。皆爲民田。常居敬於高下相承之地。築東湖小隄。隄內永爲水櫃。隄外作爲湖田。聽民佃種。康熙四十年。大加修築。至是重修補治。殘缺兼復。斗門使汶水收入湖內。南運不足。開濟運閘放水。使南北運不足。開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石壩。放水北注。今雖運道改行新河。南旺湖落在西岸。水

低於運。然運河水大，則可洩以爲蓄。運河水小，亦可引入昭陽等湖。遇旱乾蓄水，水車亦足濟事。圈隄斗門之濬築不可緩也。全河備考云：西湖積沙日久，高地雖多，而窪處仍可洩蓄。濟運宜疏通復其原界，不可聽民開墾。若輕給耕種，必且廢爲平陸。一遇旱潦，緩急無恃。非如安山無礙運河者比。南旺一湖北運資以利濟，卽南運需水亦必俟金口壩。黑風口五里營閘十里鋪閘安居閘，並楊家壩，盡皆啓放，仍不足濟運。然後開十字河，俟重船一過南旺，卽將十字河堵閉。南旺湖之重若此，而後可以權南北之運也。河渠紀開。

是年堵閉花莊閘，改建草壩。大濠鹽河。按鹽河分洩中河盛漲之水，經清山安海入潮河歸海。轉運場鹽海柴，灌溉田疇。康熙二十六年，靳文襄始建閘於清河縣西之臨運口門，迨運口改於楊莊，鹽河口門亦移花莊。至是大溜下移，鹽河口門形勢不順，閉閘改建草壩。冬春水小，堵閉草壩，蓄以濟漕。夏秋糧艘過完，啓放草壩，運送鹽柴，惟河窄水淺，紆曲綿長，攻沙力弱。若通入黃水，濁淤更速。故王營減壩不輕議啓。長河以時疏濬，嵇文敏於改建草壩後，大疏鹽河爲善後計。自鹽河閘越河頭壩起，至山安界朱元莊迄新安鎮，濬河二萬九千六百丈，有奇。又平旺河隄尾迤下，至新安鎮三十餘里，向無隄堰，水勢散漫。安洙海一帶，田窳被淹，卽以挑出之土築成子堰。鹽運民田兩益。近時於下流武障、項沖、牛墩、六里、義澤等河，各建滾水石壩，口門設草壩，隨時啓閉，水有收束，以防橫流，亦制沙不敵之法也。河渠紀開。

是年修復戴村壩，舊制拆低，新壩改建磯心五十六，中留水竇五十五，以資宣洩。按汶河下注之水，入於大清河。大清河亦名鹽河，卽禹貢導洙水東流爲濟東北會於汶者也。宋禮於坎河口西築戴村壩，截

汝南流至分水口南北濟運壩。初用土增築高厚植柳培護。水無旁洩。留坎河口刮沙作壩。蓄水歸運。水漲聽其連沙衝出。然歲築歲決。明萬恭疊石爲灘。潘季馴築石爲滾壩。屢加修治。何國宗又於三壩內增築石壩。涓滴不行。淤積日高。至是總河田文鏡。朱藻先後定議。改壩爲閘。建礮心五十六。中留水門五十五。安設閘板。以資蓄洩。又以不能啓閉。另築土壩。名春秋壩。前人作事。謀慮深遠。宋尙書不壩坎河口。與馬之貞堽城築土壩。同一作用。余毅中以坎河創石爲壩。有隙可以洩水。無路可以通沙。擬建閘以時蓄洩。張文奇仍議築土壩。謂石灘能走水。不能走沙。均不出宋公留坎河不壩之意。萬公以石爲灘。潘公以石爲壩。亦得其意而變通用之。不敢輕視坎河。誠慎之也。河渠紀聞。

雍正十年五月。署江督尹繼善。河督嵇曾筠。議奏江南水利事宜。按會勘籌議疏運鹽河。又山陽縣境內向有河二道。中夾沙岡。其南爲大沙河。其北爲界溝。河舟行由此往來。田畝賴以蓄洩。自康熙三十五年。童家營隄工漫淹。二河遂淤。水無從洩。田常被浸。亟應疏浚。以利民生。再揚州府城河二道。又繞城河二道。處處委積。致揚城內外積潦莫洩。貨運不便。應浚深通。水口各建石閘。以便啓閉。河渠紀聞。

是年直督劉於義。議青龍灣壩工。毋庸改作事宜。疏稱青龍灣壩工。皇上親授方略。建減水壩。以洩全河之水。使河石務險工保穩。爲運道民生永奠。安瀾。筐兒港舊壩寬二十丈。不能洩水。展寬四十丈。共成六十丈。北道河洩水始暢。雍正七年。水大湧至。筐兒港以下隄岸俱得保全。此壩面寬闊之明驗。青龍灣二十丈壩面不能暢洩。明矣。今何國宗不遵行四十丈原制。議壩內添建礮心十四座。每座寬七丈。共寬九丈八尺。則四十丈壩面實祇存三十丈二尺。礮心阻水。必不暢達。現未建立。乘此中止。仍照原寬四十丈。

費省工倍。河西務等工程可望平穩。於運道民生實有裨益。河渠紀聞。

是年江督尹繼善議疏。申場河存水五尺爲度。按江南水利。揚州一帶河道。必兼權運鹽民田。開入字河入芒稻閘。則鹽船有閘水過陡。上下不便之說。再疏越河築三空閘。底高於芒稻三尺。以平其流。又以芒稻洩水過大。恐掣鹽河之水下洩。水淺不能任載。議建閘築壩二條。復經會議閘壩俱不可行。惟加挑申場河。使蓄水常存五尺。無礙鹽運。而議始定。至是疏稱。鹽河蓄水須以五尺爲準。查如臯丁堰至豐利掘港場百二十里。爲鹽艘必由之道。自丁堰至三岔河水俱深通。岔河迤東至掘港場五十里止。深二尺至四尺餘不等。應請分段浚深。蓄足五尺。以利運行。又如臯力之橋至周于溝二十七里。入秦州新河口。至拚茶場東新橋二十九里。鹽河一道。乃拚茶角斜兩場運鹽要津。兩岸數十里。竈田均資蓄洩灌溉。現在水深二尺至三尺餘不等。應請加浚。蓄水五尺。新壩橋向有土壩。內蓄河水。外攔海潮。河水大聽。其由滾水壩出海。潮大亦必過壩方入。出入俱有分寸。又秦州劉莊場至鹽城縣申場河一百六十餘里。前止估挑白駒至伍祐七十里。尙有白駒南段至草堰場九十餘里。以水深停浚。今白駒場三里灣至草堰場三十餘里。水深二尺至四尺餘不等。每多淺塞。查草堰、白駒、劉莊、伍祐等場之鹽。俱由此運載。兩岸竈田亦資灌溉。應請一律疏浚。如此通河籌計。隨其淺深高下。蓄水五尺。以符定制。既不有礙鹽運。息場商之異議。又無需築壩建閘。妨入江之水道。而下河窪地。民田均獲豐收。再秦州河內舊有秦唐港。白塔河、百汶河三路。旁趨入江。亦甚捷便。因防私鹽往來。築壩堵塞。致水溢下河。今若將土壩改建閘門。以時啓閉。並挑通河路。既防私鹽。復洩漲水。似亦兩利。此爲運河下流籌分洩入江之路。疏申場河以利鹽運也。斬

文襄公治河書云。淮南運鹽之艱有三。一則申場河底高低不一。天氣稍旱。則河底高處卽淤。多挽拽之費。二則申場河不通運河。凡引鹽出場。必另用小船。由漫灘積水湖內盤壩至運河。多盤脚雇船之費。三則鹽船必經芒稻河。每遇水漲。大溜掣船異常危險。非用數百人增添繩纜。設法挽拽。不亂過溜。又多雇夫之費。計每鹽一引。須增費二錢不等。若築隄束水。則運河大船可以竟至申場河受載。自申場河開行。或過高郵閘。或過邵伯閘。寬河大港。直達揚州。省費既多。而鹽船又得安流。爲運鹽之大利。然費鉅難行。工長。修守不易。惟疏申場河。存水五尺。爲平近易行。經久不敝之道。今鹽運已改道。北上由六開出口。不由芒稻。以時疏濬申場河。使運鹽不憂涸澀。民田積水。暢洩入江。無患掣水誤運。民運兩益。否則以洩水之故。築壩收蓄。不誤鹽則涸田。前車可鑒也。河渠紀聞。

是年修築禹王臺竹絡石壩。按。郟城禹王臺。原以抵遏沭水。俾東由沭陽海州南行入海。不容會合蒙沂白馬諸山河之水。入駱馬湖。致爲運道民生患。至是東省山水異漲。將禹王臺土壩石壩各工。全行衝塌。僅存竹絡石壩二十七丈。並壩之南北殘缺土隄二百餘丈。難資抵禦。因建壩添築九百四十丈。有奇。補舊石工三百五十餘丈。嗣以壩工坐當迎溜。地勢低窪。加修裏戩石工。捍禦臺在郟城北。傳爲大禹遺蹟。旣鑿馬陵山以導沭水。復築臺以遏其衝。俾沭水由沭陽海州注海。不使滙入駱馬湖爲害。故俗諺有沂沭不相見。見面成一片之語。王新命初建竹絡石壩。陳鵬年齊蘇勒。先後增修隄堰。茲復加修增固。漢王景塞館陶。以竹絡盛小石兩船夾載。下之禹王臺竹絡壩。襲用古法。塔禦洪流。沭水無南下之患矣。河渠紀聞。

是年稽曾筠題請修築宿遷一帶運中河閘壩蓄洩利運。按治運必以時節宣疏其來源尤必通其去路。運河水少則易竭多則易盈。權盈虛而蓄洩之其樞在於閘壩。稽文敏經大水後亟請修築疏稱宿遷運河分黃水駱馬湖及東省諸泉之水濟運最爲緊要。駱馬湖對岸黃運交會處有東西竹絡石壩年久失修竹絡損壞無存且當湖水頂衝碎石衝湍沙淤凝阻。又運河西岸黃墩一湖受徐邳睢三州縣唐宋山等處會歸之水岸繞隄環水無去路應於西岸建小石壩宣洩湖內積水。又中河北岸舊有劉老澗九孔八礮心減水石壩每遇開放勢若建瓴下口三合土跌塘成坎石壩下雁翅底石椿木悉皆衝損各工及時應修。此運中河蓄洩之關鍵也。駱馬湖口竹絡壩始建於王新命節宣黃河大漲嗣黃河身高黃流倒灌穿湖滙入中河妨運。張鵬翮塞舊口引駱馬湖水由舊中河逕石閘入黃河黃漲閉閘禦之。陳鵬年於宿遷黃運交會處修東西竹絡中留口門十五丈以爲湖河關鍵。張鵬翮建劉老澗九孔八礮心石壩宣洩運水。由六塘河經安東碩項湖串入運鹽河達於海東省蒙沂白馬諸水分流入運。遇漲奔騰南下由劉老澗宣入六塘修復以資分洩。西岸黃墩湖蓄之水建閘疏洩入運歸湖而皆由六塘河下海洩湖入黃之數少由湖入海之數多奔流易泛則六塘以下之支河疏浚不可緩也。鹽河口草壩亦能洩運河之水新安河尾尤爲喫緊取挑河之土以築隄兩工並得今河身愈高通黃之壩皆塞汛水入運惟恃六塘宣洩六塘去路在潮漣諸河由沐海歸壑之分渠以時鑿深暢流東出運隄之險平矣。近時黃水不入中河河道日漸刷深暢流下注無藉劉老澗石壩分洩。王營減壩亦不時開俾六塘河洩水東注。又非一閘一壩之能爲功也。河渠紀聞。

雍正十一年正月。上諭內閣。江南范公隄爲沿海之藩籬。鹽場之保障。聞現在殘缺甚多。急應修築堅固。現據兩江總督魏廷珍委員確勘料估。著卽一面具題。一面乘二三月間作速興工。使沿海窮民得以備工餬口。但工程綿遠。需大員董理。著交與協理河務西柱督率各工。悉心查辦。憲皇帝聖訓。

三月。朱藻奏查臣濟標中左右及城守四營原額兵丁一千九百二十一。名。蒙皇上天恩賞銀六千兩。交與濟寧州各官商營運生息。按月加二。已獲利息銀四千九百二十兩。雍正九年。添兵一千名。雖在恩賞之後。已經臣咨請部示。卽在此項利銀內。一例賞給以上係馬步戰守之兵也。河南河兵一千一百名。蒙恩賞銀六千兩。交祥符等州縣各官商營運生息。每年長年加二。共獲利銀三千九百七十八兩零。再查雍正四年。何國宗等改設河兵四百名。雍正五年。嵇曾筠改設河兵二百名。此六百名。從前恩賞時。未經開入河兵數內。臣查此六百名河兵。雖添在山東地方。實與河南一千一百名河兵。皆習練樁壩之兵。丁與濟寧四營戰弁兵丁不同。查同一恩賞銀六千兩。濟寧四營領此六千兩利銀者。已有兵二千九百二十一名之多。不便再將此六百名撥隨濟寧四營一體領賞。似應撥歸河南河兵內。共計兵一千七百名。在河南利銀一體領賞。臣已咨明戶部。並示諭於雍正十一年正月。起不分馬步。吉禮賞銀四兩。凶禮賞銀八兩。一例開賞矣。運河道冊。

四月十五日。嵇曾筠奏。宿遷駱馬湖。向來四五月間水涸。艱於濟運。上年秋後。臣嚴飭廳汛多築草壩。東水廣爲瀦蓄。昨桃汛後。正值糧艘盛行。需水接濟。隨挑開各草壩。湖水俱從十字河口暢注運河。再桃源縣運河。古城汛內舊有砂壘橫亘。是以重運經臨。每多淺澀。上年開挖深通。不用多挽。舟行便捷。又砂宿

運河西岸。舊有黃墩一湖。上受徐、邳、睢、三州縣唐宋山等處之水。因岸繞隄環。水無出路。漫延阡陌。臣亦於上年題明。動帑一千餘兩。並檢取沿河舊石。建造小閘一座。開放積水。不惟濟運。且洩出河灘。千有餘頃。小民得以種麥。至黃運湖河歲搶工程。臣俱逐一詳勘。飭該管官下埽。加銀務使高出水面八九尺至一丈餘不等。足可抵禦汎水。奉上諭覽奏。運河水勢深通。糧艘利涉無阻。並工程齊備各情形。朕心深慰。卿宣防有術。殊屬可嘉。殊批諭旨。

七月十五日。岳濬奏。上月三十日。據德州報稱。衛河上流漲水暴發。境內隄岸加防。復值二十三、四等日。大雨晝夜不息。河水倍增。洶湧。隨於二十四日。將東岸老虎倉衝溢。隄口五十餘丈。直注東北。又州城西門外。振河閣石岸。輒岸。俱有衝坍。現在搶修等語。臣隨委員弁。賈銀馳赴德州。交該州備料作速修築。並令該員弁等。將德州左近河隄逐一查覆。今據稟稱。老虎倉溢口一處。約五十餘丈。水深五六七尺不等。其水直趨東北。向直隸之吳橋、寧津、並東省之德平、樂陵等縣流去。該州督率人夫。於本月初二日。興工下椿。上緊堵塞。又振河閣下護城石岸坍塌一段。長一十二丈。寬二丈。輒岸坍塌一段。長一十七丈。寬二丈。現在下埽墊土。日夜防護。又德州衛所管河道哨馬營隄岸漫溢一段。長三丈四尺。第三店隄岸漫溢一段。長二丈三尺。該備均在搶修等語。臣隨檄委署糧道廣壽。督催該州衛修築。剋期完竣。復據德州並德州衛報稱。該州衛境內。既有溢水。又有積潦。田房均在被水。又鄰近衛河之冠縣、武城。並溢水所經之德平、樂陵。皆被淹灌。各詳報到。臣隨會同督臣王士俊。飛飭布政司委員逐一查勘。惟冠縣水退。無礙田廬。其德州等處。先將境內積滯。設法疏導。凡被水窮民。房屋坍塌。無可棲身者。按等給銀。令苦蓋草舍。仍

屢畝細勘。秋不果否成災。據實申報。硃批諭旨。

九月初三日。直隸總督李衛奏。畿南漳河。多係民堰舊隄。每年夏秋。山水驟發。勢猛。州縣各顧本處。未能齊心保護。雖有漳河同知一員。常至顧此失彼。而清河道相去遙遠。鞭長莫及。是以臣前請以順廣大三郡河工。分歸復設之大名道就近辦理。但恐新任之員。未卽熟諳。查現任清河道宋章金。誠謹小心。於漳河形勢。已歷數年。而大名等三府民情。與伊原籍河南無異。可否以之調補大名道。將全漳河務。責成專辦。於地方河工。似覺相宜。謹奏。奉上諭覽奏。俱悉。硃批諭旨。

是月初六日。大學士管理江南河道總督事務嵇曾筠。奏沿海范隄工程。侍讀學士西柱。奏請大爲修築。臣率領道廳並州縣印汛等官。沿隄確勘。查宋范仲淹創築此隄。原係因地因時。酌量建設。嗣後瀕海窰戶。隨圯隨培。自爲修補。經六七百年。海汊遷徙不常。居民聚散不一。地形高下不同。往往有昔與海近而今遠者。亦有昔與海遠而今近者。則隄岸修舉。自當因去海遠近。分別工程緩急。方能利及商民。今自淮安府阜寧縣廟灣場起。至通州呂四場止。共計二十五場。延亘六百餘里。除秦州屬拼茶斜角二場。范隄臣於去冬逐加勘度。議奏於舊隄內移進四五里。建築越隄一道。旋經西柱。遵奉諭旨。動用運庫商捐銀二萬三千四百餘兩。建新補舊。一律完竣。現今捍禦鹹潮。毋庸議修外。其次則如臯。豐利。掘港。馬塘。通州。石港。西亭。金沙。餘西。餘中。餘東。呂四等十場。亦經西柱。擇其殘缺。動支運庫捐銀。量行修補。其餘未修之工。窰戶鹽總。亦自行膏補高厚。一律完整。無庸修築者也。再有秦州。富安。安豐。梁塋。東臺。何塋。五場。現在地勢高阜。廬舍市廛。聯接。居住年深日久。查勘舊隄。有改作民房。全無基址者。有僅存隄形者。訪之居民。

僉云百餘年來海潮去遠。久無鹹水灌入村莊。是此隄不必重修明矣。又興化、鹽城、阜寧所屬白駒、伍祐、廟灣、三場、舊隄雖高矮不等。但地俱高阜。去海亦遠。居民僉云潮水最大時。去隄尚十餘里。並未漫及隄根。是此地實非緊要。均可緩爲修築。祇有地勢低窪。如泰州草堰場應修隄六百一十二丈。小海場應修隄一百三丈。丁溪場應修隄四百三十二丈。興化劉莊場應修隄二百四十五丈。鹽城新興場應修隄六十餘丈。共計范隄一千四百五十餘丈。地形卑下。應間段加修。自二三尺起至五六尺不等。各工共估計動用運庫捐銀三千餘兩。卽足捍禦潮汐。請照黃運兩河隄岸之例。召募近民充當堡夫挑積土牛。修補殘缺。並搜捕獾鼠填墊水溝。每夫一名。月給銀五錢。每歲約計銀二千餘兩。仍令各場大使就近募充。每月動支運庫捐銀散給。其修理隄工。責成汛員查核催償。奉上諭。卿旣再三斟酌。自中肯綮。朕焉有信不及處。卽照所議施行可也。硃批。識旨。

十二月初七日。工部議得河南山東總督朱藻等疏稱。山東德州城振河閣下護崖輒工。長一百六十一丈。切近城垣。坐當運河頂衝。經年水擊。輒性鬆脆。每易墊裂。親赴該工相度。應於城西南上游馬家回溜起。至舊月河頭底。估挑引河。其舊河估建攔水夾土埽壩。俾水歸引河。城垣避衝實爲一勞永逸之計。今估挑引河長二百六十五丈。又估建攔水夾土埽壩。後幫土餞長二十六丈。共需土方工料銀八千二百六十三兩五錢二分二釐。在山東司庫雍正十一年地丁銀內動支。飭該管廳印各官領帑興工。造冊具題。應如所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年直督王朝恩奏報。伏汛水勢大漲。北運減水各壩。暢洩無虞。按北河伏汛漲水。惟漳滏南北運四

河水勢甚盛。一日之內。陡長丈餘。其漳河長水。挾衛汝兩河奔流而下。維時南運河東岸隄。漾開溢出。直由南窪入海。而北運河水勢驟漲。雖亦出槽平隄。賴青龍灣。筐兒港。滅壩宣洩。得以無事。先是何國宗。牛鈕查勘北運河工程。青龍灣。筐兒港。均關緊要。修減水壩。開挑引河。以備宣洩。前時壩門加寬四十丈。引河亦加寬四十丈。拆去舊引河南岸廢隄。以順水勢。又沿舊隄開挑深槽。直達場河淀。寬十丈。深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並將河口淤高。及舊河淤處。俱爲開挑。使水暢流。場河淀下口有陳家溝舊河。寬八九丈。東隄舊河。寬六七丈。賈家沽新河。寬八丈。計三河寬不及三十丈。再於賈家新河旁。大開洩水河。寬三十丈。俾暢流歸海。並將河西務城北老崖舊隄。及粟兒渡舊河口大壩。保護堅固。節節疏通。束水歸流。自無不固。其防者。所益於北運者不少也。故南運滄州水溢。北運得以無警。修防導流。曷可不早哉。河渠紀聞。

是年大學士。仍管理江南總河事務。在任守制。嵇曾筠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印務。高斌奏。辛家蕩縷隄。舊有減水石壩。係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翮題建。以備洩黃異漲。嗣因黃流順軌。海口深通。隄內村民稠密。此壩從未開放。淤廢已久。自應將舊石拆移。別工應用。查揚河廳。寶應縣。西隄。向有竹絡壩一座。原備宣洩運水。雍正九年。因壩底年久虛鬆。臣嵇曾筠。請另建新壩。照例蓄洩。但水長挑壩開放。保隄水落下。壩堵蓄濟。漕既非一勞永逸。且有歲修之煩。不若將辛家蕩舊石。拆於寶應西隄。審擇地基。改建減水石閘。因時啓閉。且建閘後。舊時壩壩。可永遠堵閉。一轉移間。不特無用舊石。皆成有用。可省錢糧。而揚屬運隄。益資鞏固。漕運民生。均有裨益。奉上諭。因地制宜。移彼就此。卿之措施。諒應不謬也。硃批。諭旨。

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直督李衛奏運河上游直屬故城等縣與東省德州衛並武城縣毘聯係河流東注轉灣之處向未築有隄堰惟憑崖岸高深遮護內地設遇水發宣洩不及由灣底低處出漕漫溢直趨景州吳橋等處此兩省運河交界各地方亦宜料理整備因面與河臣朱藻撫臣岳濬商酌彼此委員查勘將崖岸低缺者培築高厚如有一律單薄地方勸民僱築土堰以工代賑一舉兩便又直境運河地勢蜿蜒原因當年漳水不藉運道出海以爲停蓄濟運防其驟洩淺塞之故但自導引全漳歸運出海後源頭勢猛常患漫溢一遇河身曲折衝決民田又當擇河流激湍對頭大灣難轉之處開通無阻既與兩岸田廬險工有益亦於漕運無悞奉上諭所陳三條內惟開通大灣一說似不合宜不但徒費工力無益且恐河身改直之後勢猛流急更易潰決也餘照議施行

硃批諭旨

三月初六日署理江南河督布政使高斌奏謹將河務情形開略奏請聖訓一駱馬湖口十字河之竹絡壩係宿遷黃運交匯之處今壩外支河淤淺黃溜南移相度形勢將支河挖深二尺開挑河口引導黃流以便徐州糧艘由此入運一今春運河水深足用惟宿遷車路口桃源之砂礮溜礙心灘二處河底俱係硬砂歷來春月水淺漕臣魏廷珍向臣言必得四尺五寸深水重船方不起卸臣探量水底加築束水草壩又以參將朱永凡之言於河中接築順水草壩水勢添長糧船過行無阻以上七條今按四條皆係照帶例事一條黃河常例此册但存二條臣近日所辦河務情形節略據實敬陳奉上諭覽奏所辦

河務大概情形知道了勉之毋怠

硃批諭旨

四月十三日工部議得河東河督朱藻奏東省黃運兩河幅員廣闊其間歲搶各修及空重往還從前設

濟寧道一員督查。不管地方民事。康熙五十八年。撫臣李樹德題。請改濟寧道爲兗寧道。將兗州府二十
七屬分隸管轄。始有地方之責。雍正九年。撫臣岳濬。又以兗寧道專司河務。難於兼顧。題請復設駐沂道
一員。改兗寧道爲曹東道。止轄曹東二州。本年十月。接准部咨。嗣後各省直隸州知州。承審本州自理刑
名命盜等案。俱責成該道。照知府承審之限。核審轉解。奉旨依議。在案。竊思東省黃河。自曹縣芝麻莊起
至單縣諸望壩止。長二百四十里。運道自嶧縣黃林莊起。至德州桑園鎮止。長一千二百餘里。該道東西
查核。南北修防。日不暇給。再以曹東二州。刑名等事。責其審轉。萬一汛水長發。住宿隄頭。而解審案件。又
復彙集。若令靜候工完。則遠限之咎難辭。叩懇皇上天恩。可否將曹東道。改爲山東管河道。專管通省黃
運兩河事務。所屬曹州。改歸兗沂道管轄。東平州。改歸濟東道管轄。則職守專一。不致顧此失彼等因。
應如該督所請。再兗沂道員缺。現據河東總督王士俊題請裁汰。改設河東按察使。分巡兗沂二府事
務。其管轄曹州之處。臣部另行疏題。仍令該督撫。將各道經管事宜。造冊送部可也。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七月二十六日。岳濬奏。臨清以北之衛河。遠通河南衛水。山西漳水上源。雨漲衆川。匯流自六月二十六
日起。連次報增。至七月初九日。長至二丈有零。隨於本日夜時。將德州衛哨馬營白鹽地方。漫溢東岸。寬
十丈。餘水注曹家隄口。入鉤盤河。以達老黃河。據該州衛飛報。臣思白鹽地方。卽臣與直督李衛等會勘。
開河之道。原係衛河頂溜。關繫匪輕。隨備具料銀。委員馳送德州。交糧道廣壽。給發該州衛辦料。堵築並
飭該道親加督率。茲據該州衛詳稱。現於白鹽漫口。建築月隄一道。長六十五丈。圈阻溢水。自十一日起。
縣十五日。已時合龍。衛河漲水不復旁注。坡地存水悉退等語。合據實奏報。奉上諭。適據李衛亦已奏聞。

衛河漫口堵築迅速。剋期竣工。甚屬可嘉。殊批諭旨。

九月十二日。工部會議得。東撫岳濬等疏稱。德州地方。正在衛河回溜頂衝之處。每經漲發。直潰東隄。應開渠引水出陳公隄。歸老黃河入海。以備宣洩。經臣奏准。部行會勘議題。今於正月十四日。會同查勘。德州城北有哨馬營地方。在衛河東岸。距州城八里。應於此開挖新河。東行十里至陳公隄。由曹村隄口放水入鉤盤河故道。東北流至直隸吳橋縣之玉泉莊。歸老黃河。經寧津。南皮。樂陵。鹽山。慶雲。至海豐之大沽河入海。應於哨馬營建滾水壩一座。上設石柱板橋。以接緯道。自壩塘口起至鉤盤河中心止。挑河一道。兩岸各築遙隄。酌開涵洞四座。以宣洩德州城東坡水。復於哨馬營至曹村口東西適中之盧家莊前。建橋一座。以通行旅。仍將鉤盤河老黃河疏濬淤淺。其陳公隄殘缺處。逐段修補。臣等確估哨馬營建滾水壩口寬三十丈。壩面高一丈六尺。壩上南北兩牆各高九尺六寸。前修迎水。後修分水。仍於分水下平鋪塘口長三十丈。壩上建石柱二十九路。上搭板橋。共需工料銀五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七分零。自壩下塘口起至曹村隄口外。鉤盤河中心止。挑河一道。長一千七百九十五丈。挑深五六尺至四尺不等。近壩塘河挑寬三十八丈。以下逐漸收束。由三十餘丈至十六丈不等。共需土方銀二萬七千八百二錢一分零。又於兩岸各築遙隄。相鉅一百丈。南隄長一千八百二十八丈。北隄長一千八百三十丈。因地加高。隨高加寬。底寬六丈至七丈六尺。頂寬一丈八九尺至二丈。高隨地勢。八九尺一丈不等。即以挑河之土堆貯兩岸。每方加夯礮銀三分。其需銀二千七百六十七兩九錢一分零。又於南岸遙隄內設立涵洞四座。需工料銀三千一百三十四兩七錢四分零。又於盧家莊前建石柱板橋一座。需工料銀五百四十六

兩八錢一分零。其德州鉤盤河應挖淺三段。陳公隄應補築缺口十四處。共需土方銀二千八百六十一兩七錢八分零。又吳橋等縣境內應疏挖鉤盤河三段。老黃河二段。應補築陳公隄缺口二十三處。應幫培護城隄一道。共需土方銀五千一百四十九兩四錢九分零。以上共估計銀九萬二千九百四十七兩零。查東省工程。共需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十七兩五錢二分零。直隸工程。共需銀五千一百四十二兩四錢九分零。應各照銀數。在各該省藩庫本年地丁銀內支用。工竣。各由本省報銷。再該工需料繁多。且離山窩遠。採辦樁石灰汁等項。均需時日。一面發帑辦料。以免稽遲。又自哨馬營開挖至曹村隄口。均係民間有糧之地。應給還地價。豁免錢糧。現飭該管府州確查。由司核報。應如所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十五日。嵇曾筠。白鍾山。奏。裏河廳屬清江浦。有龍汪石閘一座。當南北通津。運道民生攸關。建造百餘年。未經修理。水勢溜急。根底虛鬆。北岸迎水石牆。墊卸三丈餘尺。其餘閘牆亦多脹裂。亟須重築。以濟漕運。現飭淮揚道確估閘座工料冊。具題請旨。臣等伏思拆閘重建。築壩興工。動經數月。方能告竣。轉瞬重運北上。恐誤過行。今於龍汪閘迤上鳳陽廠。自五孔橋至雲壩口。查有舊引河一道。長一千五百餘丈。年久淤墊。形址猶存。宜先將此河挑濬寬闊深通。俾運河之水。由此流通無誤。明春運行。方可築壩修閘。隨檄道廳等勘估。挑濬引河。需二十七萬六千餘方。計銀二萬二千一百餘兩。又以挑土幫高兩岸隄工。應用潑水夯礮。並搶築新隄。計銀一萬一千九百餘兩。以上共銀三萬四千餘兩。加以建閘工料。未免費多。臣等籌畫節省。查江南河工。額設河兵堡夫一萬餘名。目下霜降已屆。各廳營修防事竣。正值兵夫閒暇。擬於通工內抽撥兵夫。調赴清江浦。勒限挑築。每名每日給飯食銀二分。業於九月初六日開工。尅期

完竣。只需飯食夫工銀一萬二千餘兩。不特來年重運得以過行。且開工修竣後。又可留此河身。以爲運河水長宣洩之用。似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奉上諭。如此經營。可謂辦國計如家務矣。褒獎之外。更有何諭。殊批諭旨。

是月三十日。工部議得河東河道總督朱藻奏稱。東省河工錢糧。自正項河銀外。又有軍餉淺溜閘壩等兵夫工食之不一。又有幫貼裁曠遇閘加增之不同。所收之銀。則有直隸江南山東三省。遠近之不齊。所解之處。則有內部南工及東省各衙門多寡之不等。而各項錢糧。向例俱解運河廳東昌府兩庫。名爲河庫。凡經收支解。俱由該府廳爲政。其餘若黃河泉河及捕伽上下六河廳兵夫工食。并大小挑酌募幫貼銀兩。亦由各該廳收支。俟有盈餘。始解河庫應用。此東省歷來成規。惟正雜俱係錢糧。絲毫悉關國帑。款項既多。頭緒百出。而竟聽該府廳自收支自解。其中恐有不肖屬員。輕出重入。扣剋侵挪情弊。况各員中每年不無升遷事。故其間交代盤查。文移往返。胥役乘幾捏領混銷。俱未可定。是以該府廳凡有收解動用。卽令報明備案。仍不時稽查。查通省錢糧。既以藩司爲總匯。則通共錢糧。亦應以河道爲統司。豫省河工錢糧。俱解貯管河道庫彙收彙貯。入則有案可稽。分解分支。出則有數可核。今山東曹東道。既經改爲通省管河道。可否照豫省例。將運河東昌兩庫及黃河泉河捕伽河上河下河各廳銀兩。俱歸貯山東管河道庫。嗣後凡有徵收河工一切正雜錢糧。飭令徑解道庫。遇有應用。各廳向河道衙門支領。仍令報查。其有應解別處錢糧。令河道查明。具詳臣衙門給咨批解。則經收支解。俱歸河道專管。而臣亦得就近查察。儻有侵挪扣剋等弊。卽據實嚴參。庶責成專而稽查便。豫東兩省河庫錢糧。均歸畫一。應如該督

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工部議得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稱。河道一切工程。俱應於工竣驗工計帑核實報銷。庶工不草率。帑不浮冒。今山東運河大小挑夫工。歷係次年七月內題銷。如雍正十一年冬間大挑。至十二年正月內已經完竣。必待十三年七月始行銷算。所挑之河。久經開放。其是否如式。有無虛冒。無可查驗。設遇河臣新任。或經手道廳升遷更易。更無可詢之人。殊難稽核。因查所以隔年報銷之故。緣大小挑夫工有額設淺鋪等長夫。有現募酌補等。人夫二項。其現募人夫。係按日支給工價。至長夫各有本身額設工食。不再另給挑價。是以必俟長夫一年工食支完。始將募夫挑河工價一併彙銷。但長夫工食。自有收支工食本案題報。何必將現募人夫所支挑河工價。牽入彙題。致稽歲月。工帑均難查核。臣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任時。雍正十二年小挑尚未完工。臣督挑一竣。即飭管河道驗工核價。茲據該道開報。募夫一千四百五十二名。給工價銀二千九百五十二兩六錢。又給各夫器具銀二千八百七十二兩一錢。逐一清查。今歲尚有堪用器具。值銀九百四十二兩等情。隨飭造冊報銷。並令將查出堪用器具。交各廳收存。爲下年之用。卽於下年應發器具銀兩內。照數扣除。以後每年照此清查。留用省費。臣查大小挑工完。卽行驗勘核。卽如此項器具堪用。竟有三分之一小挑尙然。大挑更屬可知。若不早爲稽查。日久夫散。必致無存。甚或私行藏匿。次年重費錢糧。請嗣後東省運河大小挑。除額設長夫。仍於收支工食本案報銷外。其現募人夫所挑河道工價。務卽勘核。於工完後三個月內造冊題銷。則工帑得以隨時清楚。如蒙恩允。所有十二年小挑工程。臣卽催該道造冊。到日核題。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

册。

是月大挑東省運河。奉諭革除山東運河派幫民夫工食銀五萬三千四百餘兩。工用動帑報銷。白鍾山補授河東河道總督。高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印務。按東省挑河事宜。大挑各州縣募夫六千二十四名。請動工價器具。並下河廳雇船價銀一萬七千二百兩零。小挑各州縣募夫一千二百五十五名。價銀二千八百四十兩零。此守白莊恪定議通行。悉動庫項給發。東省派幫貼價。全行革除。其時惟銅沛廳協濟之夫。照舊力役。後亦裁汰。統歸州縣募夫承辦。州縣不諳工程。又不常時在工。致丁役串通。汶上老人。侵公牽累。近復除弊另定章程。委員領辦。帑歸實用。估挑以七尺爲度。如水深三尺。估挑四尺。水深四尺。估挑三尺。臨清塘河挑與閘底相平。漕道通流。兩岸束水行運。惟與挑正在深冬。徒役竭蹶。將事陸朗甫言。萬恭九月挑河之策。允宜籌復。至民無幫貼之擾。官免承辦之累。夫役公平受募。亦可量力赴工矣。河渠紀聞。

是年停築安山湖圈隄。聽民墾種。按運河自南旺至衛河四百餘里。別無來源。需水接濟。宋禮經營漕河既成。設水櫃圈築安山湖隄。蓄水助漕。爲四大水櫃之一。湖廣百里。高者宜田。卑者宜櫃。卑者止四百六十頃。前明於高下相承處築壩畫分。增建二閘於似蛇溝八里灣窪地。以爲蓄洩。順治七年。河決荊隆口。湖口填淤。聽民墾種。雍正四年。何國宗議將安山湖復設水櫃。重築臨河並圈湖等隄。修通湖似蛇溝二閘。并於八里灣十里鋪兩廢閘間建石閘。曰安濟閘。閘下各設支河。通入湖心。湖南六隄口。每處建閘挑河。以納陂水。又請開柳長湖。引魚臺陂宋家窪兩處積水入湖中。隔金線嶺不通。復請從金線嶺北魚

營陂開河。下注柳長河入湖。又從金線嶺南宋窪開河。東出兼濟閘入運。其後河並淤高。不能洩水。至是以東撫岳濬言。止其役。濬言。湖水無源。不堪復作四櫃。停築圈隄。湖自荊隆漫淤後。形如盤碟。淺不蓄水。兼地燥沙漏。存水不久。屢議興復不果。蓋限於不得已之勢也。四百餘里之閘河無水。接應本費籌畫。張伯行議開沙河棗林二河之水。入運濟漕。棗林卽趙王河分支也。沙趙工大難舉。由運洩入大清。未易兩利。各閘層層關束。上啓下閉。節洩以時。亦可無廢事矣。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八

運河水章 履六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六月初八日奉上市諭。史書詳誌河渠經術兼明水利。誠以國計民生所關也。果使水道疏通。脈絡流注。陂澤非沮洳之藪。隄防有蓄水之方。旱澇有備。田廬無虞。其裨於閭閻誠非淺鮮矣。我皇考軫恤黎元。興行水利。凡直省泉源河湖。莫不濬導。至於蘇松之太湖。吳淞白茆。劉河歸海要道。淮揚之槐子烏塔河。秦州如皋之運河。申場車邏海溝等河。尤不惜帑金。專員督理。清查各河故道。一一開通。建閘築隄。按時啓閉。利賴甚溥。自開浚以來。已閱數年。圩岸不無坍塌。沙泥不無淤積。著令管理水利河務各官。及濱河州縣。於所屬境內。相視河流淺阻。每歲農隙。募夫挑挖。逐年舉行。必令功施可久。惠濟生民。毋得玩誤工作。絲毫擾累。陽奉陰違。謹按高宗純皇帝勤求治理。興修水利。停止三汊河商七民三輪挑之例。蘇撫邵基奏定一切河道官民分挑疏稱。江蘇各屬濱江近海。河湖交錯。大小各河。向有官民挑濬之分。官挑動帑募夫。民挑業食佃力。農隙修濬。如運道官河。爲糧艘商船來往。及湖海疏洩要道。自當依舊發帑募挑。其支河汊港。民間灌田蓄水之區。向係民挑。沿江沿海溝河潮汐往來。淤沙易積。民挑則隨淤隨濬。可以不時興工。若概歸官浚。無論公帑難繼。且浚後易淤。地方官願慮賠修。揆延不浚。縱民情願興挑。亦懼稟官滋累。反非便民之道。請將官挑民挑二項分晰。查定造冊咨部。除江甘徒陽運河及江河湖海分洩要區。每年動支藩運二庫公項挑挖外。其餘支河汊港。爲灌漑田疇而設者。仍聽地方

官於農隙時查照業食佃力及時興辦報明存案運鹽河道亦如舊例均經部覆准行河渠紀聞

七月二十六日掌江南道事協理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常祿奏江南淮揚二郡運河自清口至瓜洲三百餘里上關漕運下濟民田爲淮揚二郡保障每年有歲修搶修等工程臣巡視南漕親履河隄見隄與淮安府城牆相埒下瞰倉庫民居田地廨宇皆如釜底危隄壁立以爲障隔勢甚險迫細加諮詢緣昔年運河凡隔數年卽行挑挖平日又不時疏濬所以河流安軌水行地中自數十年來運河不復挑濬每遇清不敵黃黃水灌入運河沙淤日甚一日致運河底高水面因之亦高而河臣祇事加高隄岸致全河之水激而行於地上更聞淮安迤下寶應高郵地形愈下其勢愈危臣念水性無不趨下今因水高而增隄使高何不因河高而濬水使深夫增隄之與濬河費雖較省而安危迥別從前專恃築隄束水不爲久計殊非治法如再不疏濬將來水勢愈高民居愈下設遇河水長發隄有滲漏勢若建瓴淮揚兩郡運道民生城池倉庫田圃悉受其害臣目擊情形理合陳奏伏祈皇上勅下河臣會同督撫漕臣將淮揚一帶民居水勢悉心相度於秋冬水涸農畢糧艘回空歸次時將運河通身大興挑挖挖河之土傾積河岸不但河勢深通而隄岸亦愈加寬厚務使運道安流民登衽席雖一時多費而端本之治爲利無窮似於河漕工務均有裨益奉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速議具奏內閣抄出常祿奏淮揚運河應行挑濬深通一摺查淮揚運河關係運道民生歷來河臣但於隄岸加高於河身未議疏濬今常祿請將運河通身大興挑挖俾河通隄厚所見極是但疏濬之後河身既低黃水保無衝入自應先濬海口俾黃水迅流入海方於運道無礙而疏濬數百里之工程非旦夕可畢又將暫停漕運始可施工此事關係甚大非身在地方熟悉水

勢情形不便輕爲置議。請一面將常祿所奏交河臣會同督撫漕臣悉心詳酌。無惜勞費。無憚更張。無苟且而貽害。無輕舉而召患。並請勅交九卿。並通曉河務諸臣。及淮揚現任京職。如各有所見。令據實陳奏。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九日。內閣抄出總理事務王大臣議覆常祿奏。臣巡漕駐劄淮安。見運河兩隄間有涵洞。詢係民間設立。引水溉田。其洞直穿官隄。或木或石不等。共一十七座。向來聽民修築。小修。每洞費銀六七十兩。大修。每洞費銀五六百兩。皆民自願。按田攤派。公舉一人爲洞頭。具呈管河廳官。協同胥吏估計。監修有關官隄民田。所繫甚重。年來胥吏洞頭勾通作弊。每洞小修勒銀一百六七十兩。大修勒至一千餘兩。藉稱有礙官隄。若無賄費。決不能修。橫征強索。民不勝累。將來攤派維艱。一時難修。不惟溉田無資。且恐涵洞漸不堅固。官以爲民所應修。民以爲力不能辦。妨礙官隄。正復不少。臣聞河南孟縣小金隄。武陟縣木欒店沁河隄。工向俱民修。蒙降諭旨。著河臣確實勘估。委員承修。不以絲毫累民。臣愚以爲淮城涵洞。雖爲民田而設。實與隄工有關。應否與小金隄沁河隄工一例勘估承修。伏候聖裁。又訪聞民間布種栽秧。全資涵洞灌溉。而不肖胥吏狡計措索。將涵洞下板緊閉。必先飽其囊橐。然後申明該管河員啓板。小民救秧情迫。不得不斂費。祈早啓板。或涵洞放水既遲。而秧已損其五六。妨農害民。莫此爲甚。伏祈勅下河臣。於民田用水時。將從前措索諸弊。嚴加禁革。庶田得灌溉。而豐年屢慶矣。查涵洞爲民間所設。向係民修。豈容奸胥從中包攬需索。且秧苗正需灌溉。奸胥故將涵洞緊閉。待飽慾壑。然後啓板。秧已損傷。情尤可惡。應請勅交河臣會同撫臣。秉公查明。於官隄有無妨礙。明白曉示。俾胥吏不得借辭勒索。儆

仍有包攬索費及擅行封閉者。從重處治。務俾官民兩便。胥吏不擾。至所稱歸官修理之處。查各處圩堰隄岸。民間自築自修者甚多。應聽其便。必一概歸官。恐仍有官役濫派等弊。稽察難周。應毋庸議。南河成案。

八月。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淮揚運河。自清口至瓜洲。計三百餘里。上源係分清口。洪澤湖。水入天妃閘。建瓴而下。經淮安。寶應。高郵。揚州。達於江。惟藉東西岸隄以爲防固。原屬險要。更因日久沙淤。底高隄峻。淮安城郭。勢如釜底。每當伏秋汛發。雖有天妃一閘束水。而湖水自運口而下。勢湧溜急。人力難施。遂致平槽滿岸。隄工城邑。勢甚危險。必減洩搶護。方保無虞。此每年修防最要之機宜也。向來減洩之法。天妃閘而下。有文華寺引河。再下有寶應竹絡壩。但臣於今年水發時。親驗兩處宣洩。僅能減水數寸。及尺許不等。而平槽滿岸。仍屬危險。勢難刻緩。不得已。將洪湖尾閘之山盱天然南北三壩開放。湖水漸減。而運河水亦漸退。此洪湖與運河一體相關之明驗也。但山盱天然南北二壩一開。雖保淮城。而清黃入海。全在蓄清有力。若尾閘宣洩太過。未免通湖元氣受傷。且洩水全歸高寶諸湖。湖不能容。必從運河西隄各港口放入運河。運不能受。又須開放高郵城南之東隄三大壩。洩入下河。而高寶與鹽之窪下民田。遂致淹漫。是淮郡安危全係運河之平險。而運河平險。惟視河水之大小。而洪湖之水。欲其并力禦黃。蓄洩之間。利害甚鉅。今若湖水過大。不爲宣洩。恐其潰隄危城。洩水下歸高寶諸湖。又必淹田害民。均未盡善。此運河形勢。有不得不經營斟酌者也。伏查運河底高。自應議挑。第洪湖水高。運河水下。若但議浚河。而不關攔運口。則河底雖深。河身縱有容納之量。水面仍無減退之形。終不足保護護城。臣之愚見。欲使運河

無險當先使運口有關鎖。關鎖既緊，則啓閉在人。而洪湖異漲可禦。夫運口關鎖，閘壩是也。現在運口內止有草壩三座。及天妃越河石閘各一座。今關攔水勢，議於天妃正越兩閘下，相去百餘丈，各建草壩三座。草壩下酌量遠近，再建正石閘二座。越河石閘二座，又於所建二閘尾各建草壩三座。如此重關疊鎖，層層收蓄，則水平溜緩，操縱由人。湖漲可禦，河水可減矣。至挑浚事宜，接奉部文，卽委員將運口通身測量。現在水深者有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淺者亦有七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雖每年漕艘通行無阻，但運口既有關鎖，則水勢必小。淺處卽不足以運漕。自應將間斷淤處，先加挑浚。今議以水深一丈五尺爲準，其餘一律估挑。卽以挑河之土幫築隄岸，但令培厚，不必加高。如此則河底深通，河隄寬厚，運口石閘相機啓閉，但使分水足以濟運，而止。洪湖雖有漲水，不使多洩入運，則淮揚城邑人民安如磐石矣。再洪澤湖水向例三分入運，七分會黃入運之水，恐其過多，而難受會黃之水，欲其勢盛而力強。今運口既有關鎖，則入運之水不虞過多，而湖水并力出口，更足禦黃。東注至山盱尾閘之天然南北二壩，原用宣洩洪湖異漲，藉保淮城大隄。今運道無虞，而高堰大隄，又蒙世宗憲皇帝特發百萬帑金，修築堅固，將來非有異漲，二壩斷不輕開，使清水全力禦黃，而高寶諸河所受之水，循軌入江，不溢下河。是運隄益固，而高寶與鹽民田不受洪湖洩水之患矣。現在通盤計算，其工費約估需銀五十餘萬兩。應俟議定，奉旨准行後，再行細估題報。至各項工程，只須多員儻做，自可計月告竣。請勅下漕臣，將乾隆二年回空趕早一月過完。二年重運，展限於三月進瓜洲江口，計限半年，可以辦理無悞。毋庸暫停漕運，合併聲明。事關重大，未敢遽同督撫漕臣定議。謹就愚昧之見，繕摺具奏。奉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速議具

奏南河成案。

是月監察御史夏之芳奏。常祿條奏。挑浚運河一摺。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及。淮揚現任京職。如有所見。據實陳奏。臣生長淮南。竊聞淮揚兩府地方。宋元以前。並無水患。其時黃水淮水分道入海。各不相犯。自前明黃水北流盡絕。全河南徙。淮爲黃逼。不能制黃。所屯洪澤湖水。遂致漫害。康熙初年。淮揚疊罹水災。聖祖仁皇帝親勘指授方略。發帑築隄。濬河。河道以治。世宗憲皇帝復將高家堰隄。全用石工。一切修防。更爲備至。而淮揚人民。猶不能無隱憂者。總因淮揚地最低窪。以最低窪之地。受全淮七十二澗之水。又加以黃河肆虐。其間止恃隄閘。以爲束洩。來水橫決。去水紆回。無怪乎受患不支也。今海口淤澱。黃水倒灌。清口西則逆漲。洪湖漫溢。下流東南。則直灌運河。湖河俱爲黃水墊高。每遇水發。黃淮運河交會爲一。泛濫無所不至。今既浚運河而不治黃淮。將運河愈深。黃淮愈增。建瓴之勢。水患終不能絕。是必於未浚運河之先。通治河之上流。既浚運河之後。兼治河之下流。使黃自北淮自南。運河止。受清水濟運。不令黃水涓滴下注。而後河防漕務生民賦稅。萬全無弊。臣謹按其形勢。揭其梗概。一一爲我皇上陳之一。黃水宜分導也。淮揚之患在淮。而淮病在黃。必黃不侵淮。而淮乃治。宋時黃水原有南北清河兩路入海。北清河卽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淮泗合流之區。迨前明北清河塞。猶於濮范間鑿渠分水。或於蘭陽儀封開口以洩之。嗣又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嘴五港口洩黃入海。皆分黃導淮之意。今黃河上無出路。止以一淮受全黃之水。而清口並海口故道復淤。故河南之武陟山陽之王家營安東之茆良口。桃浪之龍窩口。時爲衝決。皆黃水不分之故。似應於黃河上流。尋討分流故道。遠則曹單鄆濟。近則桃清一帶。如黃家

嘴、娘子莊、五港口等處。度地卑下，酌浚支河，以導黃水。黃退一尺，則淮進一尺；黃弱一分，則淮強一分。殺黃助淮，俾得借清刷黃，以入海。此則黃淮轉運之大關鍵也。一海口宜通浚也。昔人謂導淮先疏黃，疏黃先闢海口。蓋海口不闢，則黃流不迅，病黃卽以病淮。今王大臣等已有先浚海口之議。惟海口內外地寬久淤，旣欲浚入海之口，當先浚近海口之河。河口浚深，以水攻水，更足助人力所不及。查海口寬不下百里，固宜設法挑浚。其自海口而上至雲梯關，亦幾百里有餘，尤宜疏通。使沙去水迅，駛流直下，則海口挑浚之土，日經衝油開廣，自覺事半功倍。至淤沙堅軟不一，或做昔人爬沙船層層疏浚，又在司其事者酌量土性，相機施工。一湖水宜堅束也。淮水外障，全在高堰，而借清刷黃，尤仗高堰之水。前明至今，皆以束湖水出清口爲治河良策。康熙三十六七年間，屢挑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等處，以導水出口，卽古人築隄束水，借水攻沙之意。今高堰堅築，而淮水出口之勢不暢者，聞近來黃水倒灌，漲入洪澤湖口，堰外淤成坦坡，不但湖水出口無力，并湖口受水之地漸狹，將來黃水盡占淮界，逼淮四溢，何所底止。似應度湖口淤處，從天然引河下至清口，並加挑浚深廣，再於堰外餘地築隄，綿互清口障水北流。其運河口天妃閘，或循舊制添設閘板，以時啓閉，使淮水之勢不分，迅流直達海口，益得暢洩。一支河宜並疏也。運河旣浚，則下河宜通。高寶一帶雖各有閘壩，但自山陽歷高寶興鹽等處而後入海，其勢緩，緩則水過之地已不勝衝決。惟山陽以下，高寶以上，有入海舊路，如山陽城北烏沙河、城南涇河、寶應城北黃浦、高郵城北子嬰溝，皆與高堰各壩相應。下注射陽湖入海，最爲便捷。今則閘口窄小，水口淤淺，一線支河出水無多，往往泛溢，似應將各閘照舊式修造，水門務令寬廣，各支河挑浚，河面亦令寬闊，使水由各閘迅洩射陽。

湖入海。則河水初入之路既通。較紆回數百里入海者。其勢倍蕪矣。一尾閭宜暢洩也。河淮之水。不入海。則入江。高竇與秦。形如釜底。每逢異漲。湖河溝洫瀾漫。專恃下河一帶閘河宣通。故入江之口。則有揚子河。三汊河。芒稻河等處。俱宜疏浚。而芒稻一河。尤衆水所會。最爲要路。河口有東西兩閘。不屬河員管理。商人蓄水行鹽。每將閘口堵塞。以致啓閉失所。應令商人挑浚鹽運舊河。以便行運。將芒稻河兩閘改歸河員管轄。其兩閘上下。盡去堵塞。決之使通。庶湖河水。由金灣入字河。鳳凰橋。壁虎橋。灣頭等處。直注芒稻河入江。至興泰鹽城。迤東海口。亦多淤澱。如天妃。石礎等閘。白駒。草堰。丁溪諸河。皆宜挑挖。勿令潴水。庶下流河道宣通。尾閭得所歸宿。而河可無患矣。以上五條。皆疏浚運河。兼宜經理之事。蓋淮黃運道。相爲表裏。自當窮究原委。治黃以治淮。治黃淮以濟運。爲一勞永逸也。奉旨。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議得御史夏之芳奏。通籌淮揚水道一摺。應暫存內閣。俟河漕督撫諸臣詳酌到日。及九卿等。如有陳奏。一併會同斟酌定議。南河成案。

是月刑部主事孫夔孫奏。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旨。淮揚現任京職。如各有所見。令其據實陳奏。以備採擇。臣孫夔孫。揚州府高郵州人。理合遵旨據實陳奏。竊惟淮揚兩府襟江帶淮。爲南北水陸衝要。而更爲漕糧輸輓咽喉。按古輿地圖。淮安府。安東雲梯關。爲淮水入海故道。其會黃入海。則始自宋金元三朝。然黃河有北流南流二支。及明宏治中。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北流遂絕。於是一淮受全河之水。兩瀆並流入海。每遇泛漲。淮揚受害。萬歷年間。潘季馴用束淮刷黃之策。堅築高家堰。蓄洪湖所注全淮之水。以七分入清口。刷黃入海。以三分入運河。自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三百里達於江。每年四月。糧船過淮後。仍於天

妃闈外築草壩二道以控禦黃水不使涓滴入運蓋恐倒灌淤阻漕運運河內又置撈淺夫役三年募民夫大挑一次俾糧船通行無礙故自萬歷及我朝定鼎淮揚一帶田廬安枕運道通行其治水成法載在河防一覽者可考也順治十八年防海寇由雲梯關入口於水中釘梅花樁以限其入而黃河沙停漸淤此海口受病者一康熙元年南河分司吳煒擅開周橋洪湖水直入高寶湖致淮水中分力若不能刷黃而清水流緩雲梯關又淤海口受病者二康熙七年平地水高數丈田廬沈沒蒙聖祖仁皇帝全蠲大賑災民得生此後疊災頻賑而糧運亦阻於是講求治水良法特遣大臣閱視此數年中經科臣李宗孔彭之鳳等屢疏請塞歸仁隄閉周家橋築高家堰皆以東淮刷黃疏通海口爲要策乃河臣如朱之錫王光裕等或惑於浮議觀望不前或陽爲奉行苟且塞責十九年洪湖大漲從高堰漫入高寶湖運河東隄清水潭等處皆決淮揚州縣田廬盡沒高郵城內水深四五尺是時總河靳輔欲分淮水使東注高寶湖疏請於高堰開滾水壩六座洩洪湖水又於高郵城南開滾水壩六座洩高寶湖水其意以爲淮水分則黃水出雲梯關易於容受不知淮水中分力弱不能刷黃清口日淤黃水尾淮水而行遂入天妃闈內運河又疏稱兩河已治運河永不須挑改挑淺夫爲河兵而運河之底日淤日高自此始矣二十四年大水仍如十九年是冬聖祖仁皇帝南巡高郵士民葛天祥等叩闈不敢斥言六壩之害但求於漕隄東挑浚鹽場河俾六壩之水由范公隄海口下海仰蒙動帑開浚以按察使于成龍侍郎孫在豐爲下河總河專司其事但范公隄一帶海口所洩者運隄以東射陽湖綠陽湖等水並高寶湖由運河開洞以入隄東之水而洪湖之水非以此爲出路也今六壩之水東下先沒高寶上下河民田而後達海六壩不閉則范公隄

海口之開無益。况清口日淤。海口日塞。斬輔疏稱。兩河已歸故道。涸出田畝。請開官屯。雖經督撫臺臣參奏。屯田必不可行。停止其事。而此新淤之地。皆在安東地方。今所稱葦蕩營多置弁員。收蘆葦以備工料。卽曩時所置官屯之地。夫以當日出水之路。淤而爲田。則海口之受病彌顯。患亦更烈矣。雲梯關不能暢流。遂勢迫安東。總河董安國築攔黃壩一道。以護安東城郭。上流阻而下流壅。釀至三十五年。大水從高堰漫入高寶湖。城郭不沒者三版。其險較十九年二十四年更甚。三十八年。又衝決邵伯鎮。漂屋淹民。不計其數。三十九年三月初一日。欽奉聖祖仁皇帝上諭。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非水大之過。皆因黃河淤墊甚高。致節年漫溢。黃河淤高一尺。則水高一尺。淤高一丈。則水高一丈。若治河單以築隄。終屬無益。十一月十一日。又欽奉上諭。朕聞南省來人云。黃水比淮水高丈餘。若將高堰隄岸增加堅築。以束淮水。使刷黃而行。亦似有益。欽此。仰見聖明洞鑒。前此治河者。不築高家堰。而開六壩。不疏清口。而加築隄岸。使爲害矣。四十年。總河張鵬翮。閉六壩。而洪水不分洩。浚爛泥淺。而清口之淤漸通。業有頭緒。此時若於清口上流。堅築歸仁隄。遏睢水入黃河。以助其衝刷。且爲高家堰外障。則清口當必更通。運河不致倒灌。再於安東下流。疏開雲梯關舊口。或於安東迤北未淤處。另爲開關。使與現今海口相連。俾寬廣深通。一如曩時。則下流宣洩。上流自迅。豈惟運河無虞倒灌。海潮亦無逆漲之勢矣。乃瞻顧皇惑。恐黃淮合漲。致有衝決。遂欲分淮導黃。議於盱眙縣。上流溜淮套之處。燒山鑿道。引淮水由六合縣入江。荷蒙聖祖仁皇帝親巡。見其決不可行。遂寢其說。因改洪湖六壩爲三壩。將壩底加高三尺。以備宣洩。不許輕開。數年水患略平。遽以成功入告。兼薦趙世顯自代。所舉非人。工程日壞。海口日淤。運道淺阻。水患頻仍。釀至六十

年。豫省武陟縣。秦家廠。詹家店等處隄決。黃水直衝山東張秋鎮。淹損人民。不計其數。且水不歸槽。運道有阻。於是以陳鵬年爲總河。至雍正元年。決口始塞。卽於是年六月。豫省中牟縣十里店漫決。九月。楊橋隄工又決。三年六月。河決江南睢寧縣。朱家海口隄工。豫省蘭陽縣板廠隄工。亦報漫決。以上諸決口。雖經堵塞。而凡南岸決口。水勢皆直灌洪湖。於是又以淮水所蓄之區。變爲全黃所注之地。黃河淤墊。而洪湖面之廣者。日狹。底之深者。日高。况由三閘直注高寶湖。而高寶又淤。且灌入運河。河底益高。於是加隄蓄水以濟運。而城郭如在釜底。夏秋水漲。西風驟起。危如累卵。惟有開高郵城南三壩。以洩入隄。東下河甚或宣洩不及。河官盜決東隄。以保城郭。而興泰等州縣。又成巨浸。更可異者。自朱家海決後。睢寧。虹縣。泗州。桃源。宿遷。盡有淤地。齊蘇勒奏稱。洶出沃壤四年。請設淮安衛守備。專放五州縣淤地。增輸餞糧七年。尹繼善奏。裁守備。並請減賦。雖奉旨裁減。而此淤出地畝。現在清口上流。如爛泥淺。裴家場等七道引河之上。惟一道開通。則清口之淤。此又明驗矣。黃不能出清口上流。惟漫溢於洪湖。不得不奏請將高堰三壩開底。改低二尺五寸。是仍踵六壩之故智。且增一黃水建領直下矣。近日河臣視爲故常。更欲於毛城鋪地方挑引河。使黃水直注洪湖。不思以洪湖貯黃水。則湖底日高。高堰日危。七年。世宗憲皇帝發帑金百萬。修築高堰。其爲淮揚運道民生計者至矣。今反欲使黃淮之水。皆從高堰漫溢而下。豈不與聖意背乎。八年七月。黃淮並漲。高堰幾決。山陽高寶田廬盡沒。城郭危在旦夕。人民逃避高阜。今年七月。天雨連綿。又加三壩之水。瀾漫而來。較八年大水。僅少數寸。上下河田。盡皆淹沒。幸西風未起。城郭人民。尙得保全。然此等危險。豈可屢試。儻倖無恙。設河淮大漲。衝蕩高堰。全注高寶。東浸興泰。南奪邗溝。與江流會。

合至通州入海。則淮揚諸州縣城郭廬舍陸沈水底。田賦鹽課俱無所出。而自鎮江以至淮安數百里運道一望汪洋。牽挽無所施。風波不可測。其爲害又豈淺鮮哉。今蒙皇上天恩。因臺臣之請。疏運河。爰集衆議。以圖更改。此淮揚百姓更生之機。用敢將歷年河道通塞源流。敬爲我皇上陳之。然其患尙不獨在淮揚而已。禹貢河自碭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南徙。從天津入海。東漢歷唐及宋初。又南徙。從山東利津入海。自宋慶歷八年。又合淮入海。迄今七百年。南徙之勢已極。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况江淮河濟。稱四瀆。瀆者獨也。今河已混濟。奪淮。若再徙而南。勢必合江入海。四瀆合流。必無此理。且水性就下。其由北而南遷者。以北高南下也。南行既久。日益淤墊。則南高而北下。自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北岸決口塞後。雖屢決於南。然每決必淤。淤則河身必高。十數年。南岸河身高於北岸。故北岸多險。况河之淤也。由下而上。曩時河決在徐。邳。桃。宿。今徐。邳。桃。宿皆淤。則其決又必在曹。單。豐。沛。此黃河變遷之形勢也。淮水逆漲。泗州城於康熙二十一年。已沈水中。近又逆漲於五河。宿州。設遇黃淮並漲。合而北決。則曹。單。豐。沛必受其害。是今日淮揚之患。有形可見。異日東甞之患。機兆已成。此臣所謂當合全局以務更改也。在臺臣之請浚運河。亟宜補救。不爲無見。而王大臣議及疏浚海口。更爲切中事宜。但東安海口。現在通行者。乃當日十分之二三耳。雍正六年。齊蘇勒題報。濱江射陽湖。淤出良田。給民領墾。現在遵行淤出之田。非卽海口之水路乎。其不能關海口而南明矣。至安東迤北。乃海州地方。有黑峯口。航海數十里。可至鬱洲山。年來竟可捨舟陸行。則海潮之自東而西。挾沙淤入內地數十里。其不可關海口而北且東也。又明矣。已淤之海口。無論難以施工。且恐旋浚旋淤。勞費無益。况黃河自開封以下。逐段淤塞。欲東不能。欲南不得。則

河必舍現行之道而北徙。揆度天時地勢，殆必然也。臣謹按地圖，今之封邱縣北岸有金龍口，乃當日黃河由張秋鎮入大清河故道。現有河形，康熙六十年河決武陟，亦東注張秋鎮，又將故道衝開。現今東河總河所轄境內，惟金龍口最險。今若自金龍口而下，依照河形，先爲挑浚深廣，凡當水之衝者，戒民將田廬塚墓悉遷他所，官給其費。於兩岸築縷隄，束水更於縷隄外築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衍，而不致旁潰。又於張秋東北，由大清河入海故道，亦挑河築岸，其現行海口在海豐利津地方。雍正五年，曾遣何國宗開浚引河，但未如式。今若再疏闊，俱使廣闊深通，然後決金龍口，使之自北而東，仍復宋之東流，金元之北派。因其故道以入海，最易爲力。蓋安東已淤之海口，難以再闢，而海豐利津未淤之海口，易於施工也。夫以一黃河之水，分而兩流，則勢必弱，然後堅閉高堰三壩，大開清口，使淮水暢流安東海口，刷黃而行，既不停淤，亦不內灌。然後挑浚運河，建置閘洞，淮揚城郭田廬可保，自瓜儀至天妃閘之運道無阻，而徐邳桃宿以上，開封以下之隄，永無危險。此賈讓上策，當亟行於今日者也。或疑河無兩行，不知凡大川有經流，必有支流。禹斲二渠，疏九河，漢有屯氏諸河，唐有馬頰，宋有二股河，皆并行入一海口。且宋有北流東流，金有南派北派，皆分流各入一海口。安在不可分也。又或疑有妨運道，不知運道自濟寧而北，臨清以南，皆用汶水濟運，無藉於黃。黃水由張秋鎮以入大清河，不過穿運河而東，猶淮安天妃閘之入新河口，糧船可揚帆而渡，無衝擊之危，牽挽之苦也。自明永樂建都燕京，全賴會通河運漕，而黃河之自漫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淮。出長垣者，自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自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自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魚溝入漕，方且以黃濟漕，安在

其妨運也。今不早計。一旦決高堰。則無淮揚衝金龍口。則無東兗。與其每年築隄防險。何如先事預防。爲曲突徙薪之計。但更改之法。必須籌畫萬全。故禹曰。予荒度土功。荒度者。必躬履其地。量道路之高下。遠近。測水流之廣狹淺深。目觀全勢。方可次第施工。剋期告成。伏乞皇上。特簡大臣。中有才識幹略。能肩重任者。趁此三冬水涸。從原至委。相度形勢。繪圖入告。然後集廷議。以僉同奉容裁。而舉事。庶足爲久安長治之謀也。臣世受國恩。年已七十。其生之年。卽淮揚被水患之始。目覩耳聞。紀載甚悉。自爲諸生時。原任總河張鵬翮。陳時夏。每舟過高郵。必召臣問計。深以臣言爲然。而未竟其用。今蒙皇上軫念河工。下詢芻蕘。敢不以管窺之見。上備採擇。奉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速議具奏。欽此。議得刑部主事孫漢孫陳奏河工事宜稱。從前黃河有北流南流二支。及歷來河臣修築原由。言之頗爲全備。其言治河之道。當合全局料理。安東已淤之海口。難以再闢。而海豐利津未淤之海口。易於施工。因勢利導。以黃河之水。分爲兩流。原屬賈讓治河上策。但關係重大。勢難懸揣。現奉諭旨。交河漕諸臣詳悉妥議。尙未具題。孫漢孫所請特簡大臣相度之處。目前似尙可緩。請將此摺抄寄河漕諸臣。令悉心閱看。務須通盤籌算。爲一勞永逸之計。作速妥議。到日交九卿公同議定。請旨簡派大臣前往查看。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九日。兵部會議得。河東總督白鍾山奏。河工力作。雖在弁兵。而指使在乎守備。江南向設淮。徐。淮。揚。河營守備十餘員。豫省黃河兩岸。亦設守備二員。臣因汛遠工多。力難兼顧。已於請改豫省船兵案內。奏請添設協辦守備。分汛巡防。至東省黃運河。共有千總八員。河兵六百名。但無守備管轄。恐千把未弁。猝遇要工。下埽築樁。少不如法。誤工費帑。所關匪細。請東省添設河營守備一員。令管束兩河千把兵。

丁駐劄緊要地方。仍聽山東管河道管轄。應如所請。其新設東省河營守備員缺。應令該督於熟諳河務千總內揀選題補。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年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會議。臣等伏思。淮揚運河。關係運道民生。年來河身淤高。淮揚頻受水患。自宜大加挑浚。而沿運必兼治黃。又恐運河疏後。黃水倒灌入運。是以前議覆常祿摺內。有先濬海口之議。而夏之芳。孫灑孫條奏。亦稱海口淤高。宜加疏濬。今據高斌奏。淮揚運河。宜加挑濬。並請增建閘壩。以時啓閉。而於海口應否疏濬。未曾議及。臣等面詢據稱。黃河入海之口。內外現甚寬深。不必疏濬。竊思高斌職司河務。於水勢情形。自必熟悉。既以不必疏濬海口爲言。自可保黃水暢流入海。其淮揚運河。原借洪湖之水。以濟漕運。每恐引黃入河。故建天妃一閘。以阻扼黃水。近來黃水長發。每至倒灌入運。今高斌請於天妃正越兩閘下。多建石閘。草壩關束水勢。亦屬分減運口來源。蓄水敵黃之策。應如所奏。添建石閘四座。草壩十二座。並將運河淤處。一律挑濬。總以水深一丈五尺爲準。其所需料銀。委員估勘。將建築石閘草壩。並挑河工段。高寬丈尺。先行造冊題估。動支河庫銀兩。給發承辦各員。預備料物。並行漕運總督。將乾隆二年回空漕船。趕早一月過完。三年重運。限三月進瓜洲江口。以便督令各員。依限趕築。工完將用過銀兩。題報工部核銷。所建閘壩。務令相時啓閉。以濟漕運。天然南北二壩。勿得輕開。務使湖水蓄聚有力。以免黃水倒灌。至洪澤湖水。原藉以刷黃。其出水之清口。必寬闊深通。方得暢流。前據夏之芳。孫灑孫所奏。俱以近來黃水倒灌。入洪澤湖口。堰外淤成坦坡。不但湖水無力。並河內受水之地。亦漸狹隘。是現在清口狹隘。湖流勢緩。難以敵黃。雖如高斌所稱。海口果係深通。而上流壅滯。恐下流亦未必疏暢。

如何開闢深廣。應令高斌會同大學士稽曾筠副總河劉永澄等詳度妥議具奏。再夏之芳奏稱黃水宜分導。孫蓮孫奏黃水宜分兩流。雖屬賈讓治河上策。但揆之時勢。實屬難行。又夏之芳奏湖水宜堅束一條。與高斌所奏建築閘壩相同。俱毋庸議。又夏之芳奏滾壩宜高墊支河宜並疏。尾閘宜暢洩三條。似於建築閘壩後亦應次第酌籌。應俟高斌回任會同一並酌議具奏。此案現奉諭旨交河漕督撫諸臣詳議。今除該總河議請建閘挑河外。如尚有應增疏濬工程。該督撫漕臣務期一秉公忠。仍與該總河商酌會題。臣等再行詳議。南河成案。

是年濬通州呂四等場河二萬六千八百餘丈。以利民運。按此浚運鹽河。以疏積水。利鹽運也。運鹽河經泰州如臯。接西亭河直達呂四場。場東舊有東洲。乃其故道也。通州分司轄馬塘掘港石港西亭金沙餘西餘東。餘中爲十場。運鹽河旁通各支。范公隄自海門呂四繞各鹽場之西。截外潮使不得入。而濬呂四一帶場河。使內水有所出。通流便運。政之善者。明浚雲翼。築范公隄。浚串場支河。疏稱自隄埧壞。高寶隄亦衝決。其中大小支河所在淤塞。於是以高寶與泰爲壑。而洩水無路。民竈罷於昏墊矣。其治之道有二。惟疏上流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沿漕隄一帶爲上流。沿范隄一帶爲下流。如西引邵伯湖水轉南至新安湖。復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有餘則聽其直瀉。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如牛灣河姜家堰廟灣爲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會於串場河。北會於射陽湖。俱入海。則下流洩矣。方輿紀要云。范公隄起自海門呂四場。迄鹽城徐濱。繞三十鹽場之西。隄外俱竈地。淡水出則鹽課消。隄以護之。隄內係民田。潮水入則田租損。隄以防之。中間有洩水入海之路。而民竈每不相值。兼利爲難。芒稻入江之路捷。而西水

過大。則不能盡洩入江。放入下河。民田盡沈。大啓芒稻一洩無餘。而鹽運涸澀。率不能如意。然此就形勢言之。若盡人事。亦有引水歸流之用。如李衷純建石礎於江中。自得節宣之宜。分疏馬橋。通泰。暇思等港。亦皆順入場河。惟在調劑得宜。民運不相妨。而相得。呂四一帶場河轉輸宜便。亦下河民田宣洩之路也。隨地疏導。以謹蓄洩。以消積水。使糧鹽入淤之河。復循故軌。支河之利普矣。通州東北阻海。南通大江。大海過通州海門。至呂四場東南。鰲角嘴。始與江合。中有鹹淡二水。不相混雜。呂四場有白水蕩。其通海處。曰新河。蓋江海之交。而內水吐納之地也。河渠紀聞。

是年白鍾山奏覆。淮揚運河。毋庸挑濬。疏通尾閭事宜。按。淮揚運河消長。與河湖相權。黃河挾高勢。至清口會淮。全賴以清敵黃。俾黃水順流東下。而黃慮其強。淮恐其弱。是以洪湖水七分出清口敵黃。三分歸運。復於清口東西。建束水大壩。收束淮水。以助其勢。若淮水入運過多。黃卽乘淮弱倒灌。此權衡之不爽者。至是以常祿奏請。挑濬淮揚運河。白鍾山議稱。自清口東西壩建設以來。黃不倒灌。運道無淤。清強於黃。已有明效。前靳輔因黃水內灌。運淤漕梗。是以緩漕移關。大興工作。張鵬翮亦擇淺間段挑濬。其時運道尙未一律深通。今河道已深。漕艘利運。惟以高寶地處窪下。欲將運河大挑。如不深於平地。仍不免河高地窪。如加深至平地。河身太低。淮水建瓴直瀉。歸運必多。出清口者必少。力不足以敵黃。勢必致黃水倒灌入湖。歸運不但所挑運河不久仍淤。而黃水倒灌。向來敵黃會流歸海之七分淮水。不能涓滴出口。加以黃河萬里奔流。與淮合并南趨。汎濫四出。恐淮安高寶受害匪淺。此王大臣所議。疏浚之後。河身既低。黃水保無衝入等語。爲慮遠之大計也。卽慮河高地窪。遇運河水漲。淮安以北。有文華寺閘。開放達

白馬諸湖永利開開放歸漁濱河淮安以南有興文平河涇河黃浦孫家諸橋開開放俱歸射陽湖寶應以南有朱馬狼兒永安子嬰界首六漫各閘壩及頭二閘高郵以南有南關五里車運昭關各壩琵琶火燒各閘及頭二閘金灣三閘金灣壩俱可開放達運鹽串場車路等河又南有芒稻各閘洩水入江是清口至瓜洲節節宣洩不患容納無地雍正八年運河異漲開放閘壩水卽消落淮安高寶城郭居民無恙其明驗也惟運鹽串場車路等河爲宣洩淮水尾閘歲勤疏濬自必迅利其餘各閘壩歸入湖河經由之處亦必一律寬深俾運河水由閘壩開放不致旁溢民田爲萬全之道此權衡於黃淮強弱而運河以不治治之其理深微而著明也河渠紀開

是年議定疏浚淮揚運河添建運口開壩事宜按治運以避黃納清爲用而納之無節清亦病運高文定以治運河水勢先減運口來源欲減運口來源在增開壩關鎖關鎖嚴而天然之尾閘可閉二壩閉而下河之淹浸無虞閘壩操縱在人蓄全湖以禦黃此卽平江伯福興四閘之遺意當時議者如常祿夏之芳孫漢孫輩知運河宜疏不知上流當束知減壩宜閉不思消納有道知海口當濬不思海無可濬而蓄清滌沙更欲踵南北清河之覆轍開支河於曹單鄆濟尋故道於黃嘴五港前明分黃之謬亦猶是矣至孫漢孫引禹斷二渠襲賈讓上策謂濟寧迤北臨清以南止用汶水濟運無藉於黃欲引黃水由張秋鎮入大清河穿運而東由利津出海謂安東爲已淤之海口利津爲未淤之海口其見尤舛無論大工未可輕舉黃流難以力制一經穿運張秋上下運河必淤爲平陸豐閘壩所能防禦黃水到處馬頰徒駭各支河皆淤西水勢橫又無洪湖之水刷沙敵黃海口亦淤汜濫更不可言其嘗斬文襄開六壩亦自有說當

時河壞已極，不得不先治其標。河平旋卽封閉，卽張文端之改三壩高閘底。因時立事，均未可輕議。若不窮源探本，但論目前，皆耳食也。至議挑運河，白鍾山以運河今已刷深見底，若再大加挑濬，恐河身太低，淮水直瀉，歸運過多，敵黃力微，黃流倒灌入湖歸運，所挑之河易淤，黃水合淮南趨，淮安高寶受害更深。雍正五年，議浚運河，齊蘇勒奏請停止。其時未議及閘壩收束，惟慮弱淮引黃，若添建石閘四座，草壩十二座，節節收束，則入運之水不致奔騰，而疏浚運河以利漕運，水由地中行，以保隄工，兩利無害。如任上高下淺，而惟恃南關車邏等壩宣洩，無論阻隔漕艘，亦恐淹及下河，淮安高寶大受其害，固當兼權熟計於事前，驗之事後，而益信也。河渠紀聞。

是年河督高斌加修禹王臺壩工，堅築裏餞石工，汛前撥兵防守。按禹王臺壩，自雍正八年大水衝潰，越運漫黃之後，稽文敏奏建竹絡壩工六百餘丈，補修堰工三百餘丈，下接鄭宿沭河民堰，捍衛精密，然壩臺坐當迎溜，地勢尙窪，猶宜慎護，至是更加裏餞石工，誠悚於沭水之不可西也。丙午大漲，沭沂合流，幾成洚洞，無涯之巨浸，禹王臺之修防，曷可不慎哉。河渠紀聞。

期 限 表

國 立 北 京 大 學 工 學 院 圖 書 館

書 號 644.5/796

第 _____ 冊

登 記 號 11219



6

271390



本國學基
叢書
續行水金鑑

六



MG

TV-092

65
:6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六)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3 1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十九

運河水章 履七

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工部議江蘇巡撫邵基奏興行水利江甘徒陽等處運河每年分別動支藩運二庫公項挑挖外其餘各屬河道凡關糧艘往來及江河湖海要區專資通洩之處俱於河藩二庫收存匣費項下動帑委員每年估浚其支河汊港仍聽地方官每歲查明於農隙照例業戶幫給飯食佃戶出力順從民願俾及時挑挖深通修築圩岸報明存案運鹽河道亦如舊例聽其疏浚等語應如所奏令該撫將各屬運河凡關糧艘往來及江河湖海要區遇有淤淺責令水利各員應修應浚處所據實估報動項修浚所需銀兩准於藩運二庫公項下并河庫及藩庫收存匣費銀內動支俱令冊報戶部並臣部查核其支河汊港向係業戶幫給飯食佃戶出力疏浚者令該撫每年農隙諭令道府濱河各官相度勸導順從民願疏浚修築務使田畝灌溉有資商鹽船隻無阻如地方官不能實力奉行致胥役人等科派擾累該撫卽行指參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六月十四日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今年五月間山東雨少運河水淺以致糧艘不能銜尾而進沿途挖淺起剝甚費經營而臨清以北更多阻滯朕細加訪察臨清以北全賴衛水合洩以濟運而衛水發源於河南衛輝府至臨清五百餘里沿河居民往往私洩以爲灌溉之用每致運河水淺糧艘難行經前任河臣靳輔題定每年於五月初一日盡堵渠口使衛水全歸運河以濟漕運此歷年遵行之成法也今因日

久法弛。衛水來源。小民不無偷放之弊。遂致運河水勢長落不常。重運難於北上。目前正當緊要之時。所當稽查嚴禁者。著北直河南督撫速行辦理。務使衛水涓滴不致旁洩。糧運進行無阻。若地方有司有視爲故套者。卽行查參。純皇帝聖訓。

七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世倌奏。臣由直隸前往山東曲阜。凡事關國計民生者。沿途體訪。謹陳十事。伏祈聖明俯賜採擇。一河南祥符金龍口。乃黃河屢次衝決之工。一有疎虞。直趨運河。數百里田廬被害。聞年久不修。所有椿埽。實多朽爛。現雖未有衝決之患。然事防未然。似宜急爲鑲修。伏請勅下河南撫臣會同河臣親勘。如果應修。作速題估興工。以免衝運道而害民田。勿惜費因循。致貽後累。一山東運道。自濟寧至臨清數百里。全資汶水接濟。汶水入運。全恃戴村壩遏之。南流出分水龍王廟。三分南流。七分北流。其盈溢之水。由壩面洩入鹽河歸海。此全運之關鍵也。明潘季馴建砌石壩入地四尺。出水三尺。但期蓄水濟運。並無玲瓏之制。原案昭然。康熙四十年後。土人忽有玲瓏之名。實屬傳會不經。雍正四年。何國宗等同臣會勘。因年久傾圮。修築石壩百餘丈。而壩頂較舊加高一尺者。因河底淤高。若照舊三尺。則洩水過多。不足濟運。故也。乃督臣田文鏡。因與何國宗等議。小丹河不合挾嫌。八年大水。遂參何國宗改毀舊制。致洩損民田。請拆去新壩。改復玲瓏舊制。河臣朱藻誠。恐改造玲瓏式樣。通流不足濟運。乃拆石壩五十五丈。改砌涵洞五十有六。用開板啓閉。似可宣洩。但今石洞已被沙淤。開板不能啓閉。其通流者。日令河兵拾石填塞。又於石壩東留有土隄。秋冬堵塞。以防汶水外洩。春夏聽其衝刷。名爲春秋壩。是仍不使通沙。於玲瓏之義何居。徒使壩底虛鬆。儻汶水驟漲。恐非蓋面石塊及數鐵錠所能鉗。

歷設有疎虞。則全汝盡注鹽河。更無涓滴濟運。現今皇上特遣侍郎趙殿最等會勘運道。請并交查明。潘季馴修建石壩時。有無玲瓏原制。現在壩身果否鞏固。應否仍照原壩丈尺。改建石壩。其淤沙每年作何挑浚。堆貯何處。會同撫河諸臣詳議定制。庶運道長保無虞矣。一直隸景州環城皆水。低下之田。十居其四。每遇水發。輒被渰浸。蓋因德州故城縣水自西南而來。滙於州東北名千頃窪者。與東光南皮接壤。流入交河縣之夾河。歷青縣入運河。達於海。年久耕種納賦。東光南皮之民。堅築窪口。不令開放。又州南惠民渠。向滙諸水入千頃窪者。今故道湮廢。致水四出。民間被害。查康熙四十二年。雍正七年及十二年。三次開放。歷有成案。今應將窪口開放。庶積水可涸。冬春不悞種麥。但下流不通。則放下之水。東光南皮不免鄰國爲壑。請勅下督臣委員。將千頃窪至交河以下故道。有無深通。歸宿何處。現在可否疏浚。俾令通流。則不特景州水患可除。卽東光南皮亦均沾樂利矣。一山東德州城臨運河之上。運河水大直射。城之振河閣老虎倉等處。年年被衝。雍正十二年。撫臣岳濬奏。請於城西北十二里哨馬營挑支河一道。築滾壩一座。分運河之水。會鉤盤之水。由樂陵海豐等縣入海。但新挑支河。下流未能寬深。宣洩未暢。而支河之水。反從三涵洞逆流倒灌。致德州東北兩門積水城外。村莊淹浸。凡支河經處。亦因河窄。不能容受。多致漲溢。請一并會勘測量。如果河身淺窄。重加疏浚。務使一律深廣。俾通行入海。庶足保運而衛民田矣。一山東恩縣地勢窪下。西北各鄉。逼近運河。凡夏津武城等處。水發滙聚該縣之西北鄉。現今田莊被淹。查康熙四十二年。四女寺地方。建減水閘。以洩內地積水。流入運河。雍正四年。何國宗等會勘。將減水閘改爲滾水輓壩。東挑支河。引入舊黃河故道。十一年大水。輓工坍塌。支河南岸衝開十餘丈。朱藻

動節省銀。用柴搶修。經今三年。但柴工年久易罄。請勅下河臣詳勘。或仍改輒工。並將支河挑深。使水不泛溢。則恩邑民田得免被淹。而運河漲水亦得分洩矣。一山東兗州東昌之水。現有運河鹽河通流。又臣曾請疏馬頰。徒駭二河尙能宣洩。惟濟南青州河道不一。而大概會歸小清河入海。其水自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至樂安入海。凡濳山泊沙河白條河清水泊麻大泊孝婦河鄭黃溝烏河諸水。無一不入其中。縣亘六百餘里。湮廢年久。每夏月水發。衝沒民田。如萬家口決。則與濳山泊合。而章邱鄒平受困。陶唐口決。則與清沙泊合。而新城受困。軍張口決。則高苑受困。其餘若博興預備河高苑支脈溝。新城澆溜河。或應濬河。或應幫隄。年來地方官雖講求修濬。但下游海口未通。則上流泛漲。仍然不免。致水漲居民爭利。械鬪結訟不休。查海口之在樂安者。名寬闊。稍約長四十餘里。不無淤塞。又聞小清河與鹽河相距不過數十里。臣以爲小清河故道不能盡復。而下流海口不可不通。請勅下撫臣專委道員詳勘。或濬樂安海口。或引入鹽河會歸入海。因勢利導。則七邑民田實蒙粒食之休矣。今按以下四條。無關河工不載。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覆陳世倌奏。稱祥符金龍口最爲險要。請確勘估修。查金龍口本屬險要。今應否估修。請勅交河南巡撫會同總河查議。又稱戴村壩關繫運道。請交趙殿最等查明。現在壩身果否鞏固。應否仍建石壩。撫河諸臣詳議。請勅交待郎趙殿最等一併查議。又稱景州東北千頃窪故道。湮廢水無所歸。民間被害。請委員查勘。千頃窪至交河以下。故道可否疏浚。俾令通流。查千頃窪離城東北僅三十里。初係開渠引水入窪。俾毋汎濫爲民利。今既入水故道湮廢。而利窪之利者。又築塞窪口。則上流下流均受其病。請勅交直隸總督速行查辦。又稱哨馬營新挑支河。下流未能寬深暢洩。支河逆流倒灌。

城外村莊淹沒。凡支河經處。亦因河窄難容。漲溢爲患。請勅交趙殿最等一并查議。又稱恩縣西北逼近運河。現今田莊被淹。四女寺地方。原建減水閘。嗣改滾水壩。東挑支河。復用柴搶修。不足捍禦。應令河臣詳勘。或改用輓工。并將支河挑深。使水不泛溢。請勅交趙殿最等一并查議。又稱濟南青州河道。會歸小清河入海。下流海口。不可不通。請勅撫臣專委道員詳勘。查二府河道。既會歸小清河入海。則下流自宜通暢。請勅交山東撫臣查議具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九月二十五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得。戶部左侍郎趙殿最等條奏。一宜修築各湖圈隄。以資關束。蜀山馬踏馬場獨山微山五湖爲瀦水濟運要區。除獨山微山二湖周圍地高。向無圈隄。毋庸議築外。其蜀山馬踏馬場從前修築圈隄。年久不無殘缺卑矮。且有未經全築者。本欲使近處坡水洩入湖內。第無隄壩關欄。如坡水高於湖固。可宣之使入。若湖水高於地。亦不能禁之不出。坡水歸湖。既有益漕運。且免淹田。若湖水溢出。則不免淹田洩水。請將各湖圈隄。凡有殘缺卑矮。悉行修補。其原未全築者。悉行補築。仍酌建石閘涵洞。值坡水淼注之時。卽開放入湖。如坡水已過。卽下板嚴閉。不使溢出。於漕運民田。更收實益。請飭河道勘報題請興修等語。我世宗憲皇帝念切民依。特遣何國宗等徧勘據奏。稱蜀山馬踏馬場等湖。圈隄應加高培厚。並建重板石閘。則啓閉易而蓄洩以時。雍正四年正月。經九卿議准。今戶部侍郎趙殿最等既稱蜀山馬踏馬場等湖圈隄年久殘缺卑矮。請全行修築。並酌建石閘涵洞。應令河東總河將應建應築處所。遵循舊址。詳估造冊題修。一宜疏泉河以通泉流。查諸泉距湖遠近不等。必由泉河始達於湖。其達蜀山馬踏者曰滙河汶河。達馬場獨山者曰泗河府河。皆水泉歸湖咽喉也。明常居敬

云。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渴吻。必擇其沙淤者。浚爲河泓。深五尺。闊一尺。則水得所歸。趨壑亦易。請每年令州縣官於水落後。卽將淤淺段落丈尺。逐細查報。河撫諸臣丈勘。令該州縣雇夫挑浚。所用夫工銀兩。隨運河大小挑工程彙題請銷。每歲需用銀兩。臨時確估。而泉河深通。泉流暢達。不勞民力。而運河可資灌輸等語。查雍正四年九月。何國宗奏稱。有泉州縣道廳各員不能徧察。請設管泉通判。專司泉政。亦經九卿議准。今趙殿最等。請每年令州縣官於十月水落後。將淤淺段落丈尺。查明開報。僱夫挑浚。該省大員。原應督率辦理之事。應令總河巡撫嗣後。每年於十月後。嚴飭管泉通判。協同管泉各員。查勘凡有淤處。據實開報。委員勘實。卽募夫挑浚。其所用夫工銀兩。在該省大小挑工程案內。彙題請銷。務使泉流通暢。以資灌輸。如有浮估冒銷。卽照例查參。再查河深五尺。則上口闊須三尺。底闊一尺。乃可長久。若上下皆闊一尺。則泉在下。漱雨從上淋。不逾時而淤塞矣。請嗣後凡挑泉河深五尺者。須上口闊三尺。底闊一尺。以垂永久。一請定期築壩挑河。以蓄水勢。運河南旺濟寧臨清塘河。例係每年一小挑。間年一大挑。先於河口築壩斷流。將河水放入各湖。以便挑挖。勘限完竣。一律深通。迨次年冰泮雨集。山泉湧發之時。開壩放水入河。以浮送糧艘。考前明定期。每年十月十五日。築壩。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相沿日久。竟有遲至十一月二十日後。始行築壩者。天氣日寒。冰凌積厚。夫役寒慄。冰勢凝結成塊。拋棄日多。無消耗水利。况壩一日不斂。則河水多洩。一日臣等酌議。十一月二十日以後。築壩似乎過遲。而十月十五日又太早。官民船隻往來不便。應定於十一月初一日。築壩。兵部頒發告示。務於十月發到張掛。其開壩日期。則以南漕船隻至臺莊閘爲準。如此則挑河蓄水。便民利漕。一舉兩得等語。查向例。每年於十月

十五日築壩。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繼因水旱不齊。回空遲速不定。致違定限。年來河漕催償既嚴。抵通交兌亦速。自應立定期限。使沿河地方官弁有所遵循。應如所奏。請勅諭該督撫。嚴飭押運催償文武員弁。及沿途印河各員。於重運開行後。嚴催作速抵通。倉場亦即收兌。催償回空。如逾期不行築壩。及糧船未至臺莊。先行開壩。即將該管各官查參。照例議處。俟命下日。知會戶部兵部並各督撫一體遵行。一禁紊亂漕規。以資宣著。東省運河與他省運河不同。志載南旺分水口。北高於臨清九十九尺。南高於臺莊一百六十尺。高下相懸。所恃石閘四十八座。重重收束。得以節宣。各閘舊設會牌。如糧船到閘。啓板。必俟上下兩閘之板緊閉。會牌俱到。始行開閘。放船。若通漕打放。下閘未閉。上閘已開。則直瀉無餘。當春夏惜水如金。所關匪細。誠恐沿河各鎮道及文武員弁。未知漕規。止期償運。迅速勒令汛閘啓板通漕。必致走洩河水。欲速反遲。請嗣後沿閘鎮道文武員弁。催償漕船。如遇春夏水微。務遵漕規啓閉。如上下會牌已到。而閘官尚未啓板。即暫令開閘放船。一面詳知總漕總河查參。如會牌未到。不得逼勒啓板。其會牌亦不得略有稽遲。如遇河水充足。相機啓閉。以速漕運。不得兩閘齊開。過洩水勢等語。查運河各閘。原爲收束水勢。全在啓閉得宜。會牌之設已久。經管汛閘等員。自必遵守。今趙殿最誠恐各鎮道及文武員弁。未能盡知。奏請務遵漕規啓閉。應請勅下督撫諸臣。飭令沿河鎮道文武員弁。凡重運經臨。遇春夏水微。務遵漕規。依時啓閉。毋致水勢走洩。重運淺阻。如會牌未到。催漕各員。不得逼勒啓板。會牌已到。該管閘官不得遲延。如有遲悞。即查參治罪。一請酌開何家舊壩。以資宣洩。汝河自戴村壩以下。分水口以上。有何家口舊建滾水石壩。壩外有支河二道。汝河水漲。則由石壩滾入支河。北流至劉老口。石頭口歸入運

河。雍正十一年朱藻題請將二支河口門築土壩二道堵之。不使汝水涓滴旁洩。蓋爲濟運起見。但戴村壩至分水口。縣長百餘里。春夏之交。汝河受諸山之水而來。戴村壩止能洩上源之水。而水過壩下。則無路宣洩。且壩以上。河形寬至百餘丈。壩以下。僅十數丈。上寬下窄。勢難容受。未免盈溢。民田查支河堵塞。後雖劉老口石頭口上下豆腐營茶棚沙淤較輕。而分水口沙淤較甚。蓋汝水至分水口。南北分流。俱四五六里及十餘里。始有各斗門入南旺湖。並非由分水口即穿運入湖。途紆流遠。水過沙停。此浮沙所以不能掣入湖內。而水少沙多。淤墊更甚。今查舊壩年久坍塌。重建費繁。而新築土壩亦不宜毀。酌議於兩道土壩內。各建涵洞。設立閘板。令汝上縣主簿就近管理。汝河水小則閉板。水漲則啓板。放入支河歸運。以殺水勢。如有遲誤。將該員參處。撫河諸臣。將應建涵洞工料。勘估詳題。動帑興修等語。查先據前河臣朱藻疏稱。汝上境內。有汝河一道。上匯諸泉。西注分水口。流入運河。惟因水帶沙行。於運河西岸開建常鳴等八斗門。將沙掣入南旺湖內。俾入運清水。南北分流。是以謂之分水口也。查分水口之上。汝河之西。舊有劉老口石頭口支河。分洩汝水。亦入運河。今詳細確估。必須於二支河口門。建築土壩一道。臨河鑿做防風。以斷支流。尤須於壩後。再築土壩一道。以爲重門保障等因。題准。今趙殿最等議於兩道土壩內。各建涵洞一座。設立閘板。令汝上縣主簿就近管理。應令總河遴員。將應建涵洞等工。據實確估。照例冊題興修。一武城城根衝刷。當酌籌變通。查東昌武城縣城垣在運河南。其東北一隅。正當迎溜頂衝。城根漸坍。水逼城下。雍正四年。何國宗等議於北岸挑引河。朱藻因水分勢緩。必致沙淤。且中有河埂。一經刷平。兩河合一。水逾汪洋。恐阻漕運。議於南岸。修建輓工。以護城根。該處地係流沙。根底虛鬆。每遇伏秋。

汛內、汝、漳、衛、三水洶湧衝激，上實下虛。臣等見輓工業已蟄陷，現經修築柴工，卽再建輓工，斷難經久。若止議挖引河，又不免如朱藻所慮。查德州振河閣護城輓工蟄陷，溜逼城根，曾於雍正十一年題改新河二百六十餘丈，將舊河築壩斷流，使水歸新河，城根得免衝刷。今武城輓工勢同一轍，或仿德州之例於北岸另開運河，竟將舊河築壩斷流，則城垣旣避急溜之衝，亦無水分勢，緩及兩河合一之處。經飭管河道等細勘，如北岸形勢便於挑河，卽確估具詳。儻形勢不便，務於該工上首相度形勢，建挑水壩，挑溜開行，以護本工。臣等意見相同，應請飭撫河諸臣，令河道勘明議題，其民居墳墓一切有礙等處，紆途開挑，應用民人田地，照例給價豁糧。土方夫價估實具題興工等語。查先據何國宗等奏，武城北運河北岸淤出沙嘴，汛水南逼城隅，請於北岸挑引河，並將沙嘴挑去，使水循北岸，則城垣可保。續據朱藻疏稱，武城運河水勢自北折而東注，城東北隅正當頂衝，每遇伏秋衛河漲發，加以洄、滄、淇諸水合流洶湧，又兼地多浮沙，縱使挑浚引河，挖去淤嘴，仍不免淤塞河內，而南岸建築迎水壩，亦不足恃。應改建輓工，庶賴捍禦，頂衝題准遵行。今趙殿最等會同查勘，飭令河道細加酌量，或應挑河，或令建壩，應俟該道等勘覆。該總河仍會同東撫親臨相度，並將有礙民居墳墓，應用民人田地一切需用土方夫價，據實會核具題到日再議。奉硃批依議。運河道冊。

是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得趙殿最奏，德州哨馬營設有滾水壩，引入支河，以洩運河異漲。經鈎盤河，由海豐等縣入海，原以佐四女寺宣洩之不及，祇緣支河受漳衛之水，水過積淤，未能常通。茲據陳世倌奏請，並交臣等會勘測量，如有淤淺，重加疏浚。臣等查支河口壩面寬三十丈，以下漸束至曹村隄口。

僅寬十六丈。且中間舊有惠濟一橋。其下石柱挨排。一遇大水收束過密。不得充瀉。而橋僅高八尺。常致水漫沙停。本年春纔經雇挑完竣。夏又大水積淤逾甚。自壩口至曹村隄口。淤沙至二三四尺不等。正在估計。俟水退挑浚。應如所請。交撫臣確估。挑挖深通。再臣等愚見。應將惠濟橋拆去。拔出樁石。再將曹村隄口開寬八丈。連原河身十六丈。計二十四丈。以資宣洩。但此橋行人往來。請設官渡船一隻。渡人秋冬水涸。另搭草橋。以濟往來。再曹村隄口迤南舊有陳公隄。以防鉤盤河水漲。保護民田。從前缺口甚多。已題明東省堵築一十四處。直隸堵築二十三處。尙留九處。係民間例洩坡水。聽其留存。殊不知伏秋二汛。支河之水直趨東北。而鉤盤之水不能驟消。卽虞倒灌。恐沿隄村莊。易罹水患。似宜堵築於陳公隄迤南。建石閘一座。中置閘板。設立閘夫二名。以時啓閉。交德州州同專管。儻有坡水積聚。亦可借資宣洩。再支河南隄。舊建涵洞三座。以洩坡水。歸入支河。因支河口門窄狹。宣洩不及。有倒漾之時。今旣將曹村口隄口開寬。其原設三涵洞。應照舊存留。再於洞外圈築土壩。如遇河漲。可禦倒漾之水。若河水稍落。酌開壩口。以洩坡水。則倒漾無虞。更有請者。哨馬營支河務使一律深通。無論直隸山東所屬。如有積淤。每年疏浚。照歲修之例。庶免工繁費大。茲查德州支河。兩岸官地。每歲額收租銀一百九十九兩。原存州庫。以備疏浚。請將此項租銀。令解交司庫。每年委員查勘。淤淺多寡。以酌夫工額數。統於歲修項下開銷。似於運道民生有益。再直隸管河官等。咸稱經由直隸所屬吳橋等五縣。現在水深。東流尙無沙淤。但老黃河水勢弭漲靡定。其現有水淺四段。俟涸出。查勘果有淤塞。交直隸督河諸臣。勘查疏通。所有應行挑浚修隄。建閘造船等項。需用銀兩。俟命下。准行之日。交各該督撫河臣酌議。核估題請。興修等語。查先據山東巡

撫岳濬等疏稱。哨馬營在衛河東岸。距州城八里。應開挖新河。東行十里。由曹村隄口放水入鉤盤河。故道歸海。應於哨馬營建滾水壩。自壩下塘口起。至鉤盤河中心止。挑河一道。兩岸各築遙隄。酌開涵洞。以洩德州城東坡水。復於哨馬營曹村隄口東西適中之盧家莊前。建橋一座。以通行旅。仍將鉤盤河老黃河疏濬暢流。其陳公隄現有殘缺。逐段修補等因。題請興修。是哨馬營支河。係佐四女寺宣洩。運河異漲。原宜疏浚深通。今趙殿最等查勘云云。查陳公隄缺口九處。既爲民間利洩坡水。今一改石閘。遇有不肖官吏。司其啓閉。轉致病民。應令總河確勘。應否建閘。或仍留缺口。順從輿情。另行請旨。遵行。其築壩挑河造船等事宜。應如所奏。令督撫河官。將前項各工。高寬深淺。丈尺段落。及一切應需夫料價值。據實估題請修。且哨馬營支河。遇有淤淺。凡屬東省地界者。卽於德州支河兩岸官地。額收租銀內動用。工完報部查核。其有屬直隸交界者。令直隸總河酌議。動帑疏浚。所有吳橋等五縣。現在水淺處。所應令直隸總河等。俟涸出時。確實具題。到日再議。奉硃批。依議。速行。運河道冊。

是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得。趙殿最等奏。東省運河水泉開壩。奉旨令臣等會勘。於上月十一日。由臨清州起程。查汝河所資。大原小原等泉源。又查勘蜀山馬踏南旺馬場等湖。又由濟寧州至黃林莊查勘獨山南陽昭陽徽山等湖。又彭口及巫山等泉源。至一切開壩等。俱經詳勘。其臨清州迤北至德州桑園鎮。並無湖泉開壩。查諸湖原以蓄水濟運。運河東岸。如蜀山馬踏馬場獨山等湖。湖高河低。濟運甚易。運河西岸。如南旺西湖昭陽南陽二湖。河高湖低。濟運稍難。雖名水櫃。常以洩運河有餘之水。而未能資運河不足之水。惟徽山一湖。亦居西岸。儲水頗盈。既浮東省之漕。兼濟江南之運。再安山一湖。河高於湖。

並無泉源灌注。常形淺涸。無庸議復。其餘諸湖水發後。或現在暢流。或現在平流。俱能彼此貫注。再泉源共十七州縣。星布千有餘里。臣等親行測量。各源暢流。有踏勘所不及者。委員分路勘報。據稱無不疏通。亦有地脈遷移。泉源枯涸。共十三處。不可復浚。查雍正四年。何國宗等查明泉源共四百一十九處。本年二月。臣白鍾山親往各處督挑。計陸續浚出新泉共二十處。不至如御史馬起元所奏。泉源近多湮塞也。再馬起元所指水櫃閘壩。臣等詳勘。俱係雍正四年修建。均屬完固。至運河石閘。共四十八座。東西兩岸斗門涵洞及滾水壩洩水橋等。共六十七座。雖馬起元未經奏及。但均關運道。逐一查勘。年深月久。或宜重修。或宜補修。除白鍾山奏請估修臺莊等九閘外。其餘戴廟七級等閘。雖現在無礙。宜淺。但不加修葺。恐日致坍塌。俱應修固。再六里石閘一座。臣補熙查閘面太低。恐水溢礙船。應俟補熙。白鍾山另行議辦。惟各閘橋。一時並修。不惟工費浩繁。而糧船回空過後。重運旋臨。爲日無多。亦難全竣。請交河撫臣等分別緩急。次第勘估。興修等因。查先據馬起元奏。山東直隸兩省運河。係資泰安等十數州縣泉源。古人知諸泉緊要。所以設立廳員佐雜。不時疏浚。俾得暢流入運。又慮旱歲泉弱。於安山等湖設立水櫃。建閘啓閉。以資利濟。今年久廢弛。懇勅下河臣督撫。查覆舊日泉源。修理各處閘壩。務使蓄洩得宜。運艘無阻。奉上諭。御史馬起元奏。山東直隸兩省。運河水泉近多湮塞。閘壩亦已傾圮。請飭河臣督撫。悉心籌畫。又尙書來保奏。河南衛水。固濟漕運。亦灌民田。請令該撫會同總河詳察地勢。務使漕運不患淺阻。民田亦得灌溉。著侍郎趙殿最。侍衛安寧。前往直隸。則會同總督李衛。山東則會同漕運總督補熙。巡撫法敏。總河白鍾山。河南則會同巡撫尹會一等。查勘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運河全賴諸泉灌注。而泉源微弱。又賴

諸湖蓄儲是泉湖之水涓滴皆宜籌及今趙殿最等既經會勘諸湖暢流貫注泉源四百三十九處無不疏達開壩均屬完固馬起元所奏應無庸議至趙殿最等奏運河石閘四十八座東西兩岸斗門涵洞滾水壩洩水橋六十七座年深月久或重修或補修交河撫臣等分別緩急次第興工查乾隆元年九月河東總河白鍾山以臺莊丁廟南陽利建邢莊阿城荆門梁鄉土橋等九閘俱係年遠蟄裂應行拆修臺莊等五閘雖有傷損走漏無礙啓閉尙在可緩惟阿城荆門梁鄉土橋四閘坍塌過甚必須亟修俟糧船過完卽行築壩興修至臺莊丁廟等閘或量爲修葺或應拆修於冬間水落親詣細勘奏准在案今戴廟七級柳林新店師莊棗林萬年頓莊等閘內有雁翅漸墊面石裂縫兩岸斗門涵洞內有滿家三空橋馬家三空橋雁翅低陷六里石閘閘面太低恐礙行船另行酌辦應請一并勅下漕運總督河東總河山東巡撫確估分別緩急次第題請興修嗣後各閘如有脫落齟裂該管地方汛弁卽詳總河會同該撫委員查驗動支公項隨時修葺該總河於年底取具各道廳開壩完固印結咨報工部奉硃批依議運河道冊

今按道殿最等又有此次題修外完整之處將來備有坍塌勅諭河臣補修一摺部覆已於請修戴廟七級等開案內議及毋庸再議

十月初二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覆太僕寺卿蔣漣奏漕船雇覓絳夫中途患病卽擡棄河岸率皆病重不能行動有與普濟堂隔遠者有於交界地方得病管堂胥役推諉不顧者請勅河漕各臣轉飭沿河開官及管河主簿巡檢遇有病夫驗明送至普濟堂其與堂隔遠者暫送附近庵觀官給口糧調養俟病痊回籍或有極重難救者先問姓名死後殮埋義塚等語查前奉世宗憲皇帝諭旨令各該地方建立普

濟堂收養窮民及疾病無歸者入堂調養。今蔣漣所奏漕船緣夫患病棄置河岸卽無生理若就近送入普濟堂調養自於窮民有益應飭令沿河各官留心查察遇有此等病夫或送入普濟堂或送附近庵觀量給口糧調養務令得所運河道冊。

十月十六日工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疏稱宿遷桃源清河安東及高郵寶應等州縣應挑浚河道上年十月欽奉上諭著於今冬明春次第興工卽雇募民夫及時挑浚寓賑於工地方民生大有裨益欽此臣等欽遵動支河庫銀兩選委現任効力各員將應挑河道雇夫及時挑浚並委淮徐道呂維炳前署淮揚道事河庫道張師載監工督挑深通務俾地方民生均有裨益今查安東應挑舊鹽河一道動支藩庫銀兩經撫臣邵基題估所有宿遷駱馬湖尾閘之六塘河經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沐陽海州導流歸海但河道縣長有原未估挑並新經淤墊之處亟應疏通以資宣洩河內舊有輒木長橋爲南北要道年久朽廢每遇伏秋水發止有小船過渡驛馬車輻由水挽拽馳驛公務守候稽遲應仍建長橋以濟行人驛道查舊橋基址河寬五十六丈所費甚鉅今移於車路口官路頭地方建九孔輒石橋一座則費省工倍共估挑河築壩建橋銀六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兩五分又清口三汊引河一道上承洪湖下達清口出水因河形淺窄亟應挑寬俾湖水暢出禦黃東注庶黃無倒灌海口刷深共估挑河築壩銀四萬八千九百四兩七錢一分七釐又寶應湖內華家灘引河高郵湖內王家港引河邵伯湖內湯家絆迤下尤家窪及金灣滾壩下導水入江引河俱年久未疏湖河水不暢達亟應開挑俾迅直下行俱由人字芒稻等河及董家溝歸江董家溝向有滾壩洩水因底高口窄不能暢洩上游之水而壩下通江河道又經潮沙淤墊

應將滾壩改寬落低四尺。並將壩下河道挑深。俾暢洩入江。共估銀二萬七千八百七十四兩一錢六分。相應造冊具題前來。查乾隆元年十月初八日內閣抄出奉。上諭。今歲江南夏秋之間。天雨連綿。淮揚一帶各州縣。低窪田畝。有被水淹漫者。朕恐窮民失所。已諭督撫等。加意賑卹。俾獲安居。今思此等百姓。若於冬春之交。再令傭工。以資力作。更爲有濟。查宿遷。桃源。清河。安東。以及高郵。寶應等州縣。均有應行挑浚之河道。其安東。舊鹽河。約估需銀十二萬一千餘兩。宿。桃。清。高。寶等工。約估需銀十二萬餘兩。著令今冬明春。次第興工。卽令雇募民夫。及時挑浚。則緊要河道。旣得深通。而寓賑於工。窮黎更得藉以養贍。於地方民生。大有裨益。欽此。今據該督疏稱云云。應如所題。令該督將各州縣挑河築壩建橋等工。在河庫內動支銀兩。給發經管之員。辦料募夫。如式挑浚。工完該總河親臨查勘。用過銀兩。據實造報。查核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十一月初三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得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稱。一長夫宜變通也。運河各廳。額設兵淺。舊閘等夫。夫遇大挑。撥赴南旺。臨清。濟寧等處。塘河協挑。小挑之年。運捕泃上下各廳。額設夫役。亦俱一例。協挑各處。塘河俟挑完日。始回本汛挑浚。未免忙迫。查河道攸關。漕運必得通暢。方資輓運。請嗣後各廳額設長夫。如本汛有應挑之工。視段落多寡。淤沙厚薄。或應全留。或酌留若干名。俾在本汛挑浚。餘夫撥赴南旺。臨清等塘河協挑。庶免顧此失彼。再泃河滕汛之彭口。素稱淤淺。每年山水暴漲。淤厚工長。乃大挑募夫止三百名。小挑募夫止一百名。人力實屬不敷。查該廳屬嶧汛。撈浚水口。噴沙工程尙少。該汛大挑募夫四百名。小挑募夫二百名。尙可減省。應將嶧汛大小挑募夫各裁去一百名。加

深滕汛大小挑各募夫數內。則酌盈劑虛。彭口要工。不必增帑添募。而人夫已敷力作。查南旺、臨清、濟寧等處塘河。因上受汶水積沙易淤。是以定每年小挑。間年大挑之例。於冬月煞壩斷流。將河水放入湖內。關集額夫。並力僱挑。依期完竣。其餘各廳河道。則於挑挖南旺等處塘河後。各回本汛。擇淺疏導。浮重過淺。從無貽誤。今若照該督所奏。將各廳長夫。或全留。或酌留。俾在本汛餘夫內。始行撥赴。則各廳必將所管夫役留爲本汛之用。而南旺等處。應用夫役不敷。勢必於額設長夫外。多募鄉夫。致滋糜費。應毋庸議。至請於嶧汛各裁去一百名。加添滕汛各一百名之處。該督既經查明。自屬衷多益寡之道。應如所奏。將嶧汛裁減募夫。加添滕汛大小挑之用。於冬春挑河竣事後。造冊題銷。一軍夫宜畫一也。運河額設長夫。工食俱經大學士稽曾筠題定。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兩。外給器具銀八錢。惟德州衛軍淺夫八十名。尙不敷協挑。塘河每年止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又平山衛軍淺夫七名半。亦不協挑。塘河每年每年支給工食銀七兩七分六釐零。又濟寧衛軍夫二十五名。止力役半年。協挑塘河。每名止給工食銀六兩。食用不敷。私向該衛軍夫幫貼。今幫貼奉旨革除。此項軍淺夫食用不敷。援例呈請增給。查該衛等軍夫。工食較各處額夫。委屬短少。請一例給銀十二兩。長年力作於大小挑時。亦一例協挑。臨清濟寧塘河。此外尙有臨清橋夫十八名。向因河道衙門。征收輒板閘稅銀。令稟報船隻。並不挑河。每名每年工食銀十兩八錢。今輒板稅務已歸大關。此項橋夫。應歸汛力作。並於臨清一例協挑。每名每年增給工食銀一兩二錢。以足十二兩之數。又有六里石閘夫三十名。亦不協挑。塘河每年每名工食銀十兩八錢。查各閘閘夫。因啓閉辛勤。每名歲給工食銀十四兩四錢。應請一例增給銀三兩六錢。以足十四兩四錢之數。令協

挑彭口淤沙。如此則各夫工食俱得畫一。雖此三項軍閘橋夫工食稍增。而以此之協挑塘河。即可省募一百六十名鄉夫。於夫役無偏枯。於工程有實益。查雍正七年十月。嵇曾筠題請將淺濬齋壩等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兩。量給器具銀八錢。閘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四兩四錢。量給器具銀八錢。兵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四兩六錢四分。量給器具銀八錢。經工部議准。其德州平山濟寧等衛軍淺夫役。因向不協挑塘河。是以未議增給。但同一夫。而工食互異。未免不均。今若一例增給。亦令協挑塘河。似屬平允。况工食雖增。而募夫可省。於錢糧仍無糜費。應如所奏行。仍令該管河道。於大小挑工程案內。將節省募夫按日扣除。於題銷疏內聲明查核。一器具宜整備也。東省河道縣長。省志開載古淺甚多。如泲河之彭口。運河之小長溝磨鏢溝。上河之板閘閘門。下河之爛泥淺窰南門窰北門等處。或濁流奔注。水去沙停。或土性疏散。灘卸河淤。或油沙靡定。東去西生。或凝聚無常。上凝下滯。雖極力挑挖。仍須隨時撈浚。所需刮板鐵唇等項器具。必須置備。查現止泲河應置有刮板一二副。鐵唇一二具。且於刮沙唇泥。尚不如式。已酌定式樣改造。請令管河道。照式置備刮板四十副。鐵唇一百具。加謹收貯。以備臨時發用。又捱牌板片。爲蓄水必用之物。向例借之附近鋪戶。不能應手。應置備六百塊。收貯應用。各項所需工料銀兩。無多有臣清理。年久廢器變價。一項可用。不必另動錢糧。應如所奏行。仍將置造器具。每年將存貯數目。入於歲報河道錢糧冊內。報部查核。一稽查宜嚴密也。巡漕御史。向係十二月內。欽點派往。正月中旬。抵淮。令經部議令一員駐劄。濟寧較淮安更近。到濟自必更早。斯時東省尚在挑挖運河。人夫齊集之際。南漕船隻尚未過淮。該御史與其在濟坐守。曷若於所巡地方內河道。協同總河上下稽查。如有淺處。立督加挑。

况河道情形預爲勘熟。臨時亦可設法催僱。請嗣後巡查山東漕運御史。早到濟寧。與總河臣督察勘視。大小挑工程。如有監挑廳汛各宮。不督率兵夫實力挑挖。或瀕河州縣雇夫尅短工價等弊。卽會同河撫諸臣題參。庶稽查更爲嚴密等因。查本年八月戶部議覆御史倉德所奏。嗣後每年派往巡漕御史四員。一駐淮安。巡查江南江口起至山東止。一駐通州。巡查通州至天津府止。一駐濟寧。巡察山東臺莊起至北直止。一駐天津。至山東交界止。各按所巡地方訪察。務使漕運通行。剔除諸弊。如有不法官丁卽行題參。奉旨依議。是巡漕御史分地駐劄者。專爲剔除漕弊。使耳目周知。若令其協查挑河事宜。不惟河務非其職掌。且恐該御史初至其地。於水勢情形淤沙去向。一時未必熟悉。設或意見參差。則廳汛各員辦事。致多掣肘。於河工轉無裨益。所奏應毋庸議。運河道冊。今按前三條依議。

是日奉上諭。白鍾山奏請巡漕御史協查挑河事宜。王大臣等議覆。御史於水勢情形未必熟悉。辦事恐致掣肘。朕思御史雖未諳練河務。然於挑濬之淺深。豈有不能查勘之理。若令其協同河臣督率稽查。不無裨益。著照白鍾山所請行。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斌奏辦理淮揚運河挑工事宜。上諭曰。覽奏料理妥協。俾漕運不誤。而大工迅速告成。實足以慰朕懷也。但近日頗有人論及運河年來淤墊。以致沙壅隄底。隄反藉以堅牢。今運河深通固佳。但恐放水之後。隄底沙鬆。隄上蓋造房屋人家。不無墊沈之慮。等語。卿其何以籌度萬全。使朕思慮頓釋。方佳耳。純皇帝聖訓。

是年直督李衛總河劉于義奏。滄州捷地青縣與濟二減河。從前挑挖甚淺。隄堰僅堆虛土。並未夯礮。經

汛水雨淋。河身漸淤。隄堰漸缺。又兼石閘簔箕短促。汛水過壩。不足抵禦。現將灰土簔箕衝掀成坑。請將捷地減河。自壩口起。至劉三家莊東止。長一百七里。全行挑挖。兩岸隄堰。可接築者。依舊接築。其逼近河身之處。應行展寬。至風化店以下。至劉三家莊。以東隄工。應各寬五丈。另行修築。與濟減河。惟蔡家莊大陂口。河身淤淺。急需挑挖。又滄青兩處石閘。應接築石海漫八丈。灰土簔箕入深八丈。再接建攔水八字金牆。務使出入直導正深。宣洩無滯。畿輔安瀾志

是年白鍾山奏請開河。毋庸另立水則。按東省運河之水。隨旱潦爲淺深。調劑得宜。淺者可深。若限定深濬。則有不能通挑之勢。且有不可過於挑深之理。時漕督補熙奏請開河之水。以四尺爲度。責令河員挑濬。不足卽行查參。白鍾山據實覆奏云。東省開河。非若江淮河漢源遠流長。全賴山泉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導。引流會於汝河。出南旺分濟南北流。經千餘里。歷四十八閘層層灌輸。不能有長無消。加以春夏風日乾燥。地勢高下。前人設閘蓄水。上開閉而下開啓。上閘加深。下閘自淺。勢不能兩閘俱深。長河距上下閘十餘里。至三四十里。七八十里。亦不能一律加深。河水原本山泉。遇雨澤愆期。水無來源。不能不淺。所恃疏濬泉源。關東湖水。嚴下捱牌倒板。依潘季馴偶淺急疏之法。多築逼水草壩。資送南漕重船。今五月二十日。已全數過濟。是未可以天旱水微。與雨多水旺之年。較其淺深。亦未可偶值旱乾。卽謂河淺大興工役也。再會典載漕船正米不得過四百石。入水不得過六捺。空船以四捺爲度。故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朱之錫治河疏。亦有正米不過四百石。入水深不過六捺之語。若不務足船數。徒以搭運省船。水力不能勝。而漕大困矣。向來六捺水浮沒漕船。並無阻誤。卽如雍正二年。江廣船改長以來。十有餘載。

未聞淺阻。良以水源無多。而蓄洩有制。以水送舟。以人役水。故多不至溢。少不至涸。惜水正所以利運也。今不問船之輕重。概以四尺爲度。二月頭幫入閘河。至五六月尾幫出閘河。總須一律四尺。勢必將所蓄湖水。早爲開放。前去後空。江廣重船到時。水已告竭。反無接濟。轉致悞運。况運軍驕惰。執定四尺。則藉稱水勢不足。沿途停泊貿易。閔闔生事。又從此起。或謂河員挑河爲本職。查歷年大小輪挑。止有汶上、南旺、臨清、甄板、濟寧、天井、塘河、並滕縣、彭口四處。長不過四五十里。東省運河千有餘里。未嘗尺尺而疏。寸寸而導。其故有不能通行挑挖者二。不可過於挑深者二。不必過於挑深者一。南旺等四處。係運河關鍵。是以定例二年大挑。一年小挑。歷年冬間。煞壩調集額夫。添募鄉夫。視受淤淺深。按土計工。以去盡淤沙。見河底老土而止。其餘河道。募夫挑挖。止令額夫於挑完四處塘河後。各回本汛。擇淺疏浚。期於淺深一律。不至阻塞而已。蓋額夫無多。限期緊迫。不能通行挑挖者一也。即使責令齊挑。必先築壩厚水。倒塘放水。人夫雖多。無可著力。若一齊築壩。河內之水。無處收蓄。不能放水入湖。卽設法放水。水勢過大。決隄而出。仍瀉入河。不能通行挑挖者二也。南旺一帶。上承汶水。挾沙而來。伏秋水發。開放東岸常鳴等八斗門。掣浮沙入南旺湖。若河身過深。則斗門之底。高於河底。勢不能掣沙入湖。河淤更甚。不可過於挑深者一也。運河雖爲漕船而設。南北差民船隻。亦隨漕通行。若執水聚則深之說。止將河泓挑深。僅容漕船前進。各船無路可容。全河水歸河泓。兩邊乾灘。亦泊舟無地。况河身愈深愈窄。兩岸壁立。漕船亦難掉頭迴尾。且兩船不能並行。前船迎頭而來。置之何地。東省糧船回空。多在四五月。其時江廣糧船正在北上。兩船相值。必致頂阻。不可過於挑深者二也。若就現在河身挑挖。水隨地落。徒見河身低陷。未見河水加增。明蘇

惟霖疏云。山泉之脈。止有此數。河身高則高受。低則低受。譬如置一極深土缶。注以杯水。豈能滿溢。不必過於挑深者一也。東省運道縣長。若通行挑挖。以面寬六丈。底寬三丈。深二尺。計需銀一二十萬。卽以尺計。亦需銀十餘萬。而河泓尙屬淺窄。山水發時。濁沙居半。下止一線河泓。上載深廣丈餘之沙水。勢必水從上過。沙停於下。河泓兩旁。一受衝盪。立至坍塌淤平。查雍正元年。動帑十萬。擇段大挑。是年天旱。河水僅一二尺。仍復束水起剝。逐程前進。是重運漕船北上。全賴設法蓄水。加意撙節。通融接濟。所當竭盡人力者在此。不在河道之通挑與否。其明證也。至旗丁原宜體恤。糧船起剝。並非常事。亦非近今創行。朱之錫疏稱。因重運而積水。因倍載而起剝。皆運河不得不然之勢。是前時已有此例。江廣糧船。載多船重。遇旱水微。雇船剝運。一年所費無多。一船費更有限。因此有限之費。歲歲挑河增水。以冀不可必之雨澤。山泉不若酌給起剝工費。所省實多。况旗丁原給有行月漕贈。並負重潤耗等銀米。又例帶土宜貨物。百二十六石。省納關稅。費少獲多。不爲苦累。若更張舊法。流弊反甚。請遵照歲挑章程。不必另定水則。如印河各官平時不疏浚泉源。臨時又不住宿河干。竭力籌濟。卽會疏糾參。押運官弁。藉稱水勢不足。挾制停泊。或額外多帶貨物。致船重難行。又不肯起剝。劾亦如之。河渠紀開。

是年白鍾山奏。山東運河各工。分別緩急。辦理事宜。按此因趙殿最議修閘壩。而籌分緩急也。運河與辦工程。惟回空過後。重運未至。中間約僅三月。可興工役。若各工並舉。工多期迫。不能一時告竣。有誤運行。故有次第辦理之請。疏稱臣查勘戴廟。新店。棗林。等莊四閘。損裂較甚。應行拆修。滿家三空橋。邵家單閘。雁翅埧卸橋。洞傾圮。應行修葺。均於回空過後興舉。至六里石閘。照依近年填墊草土。以護行船。兩旁

深做雁翅。以便糧艘挨順過閘。無庸加高閘石。致阻水勢。四女寺。哨馬營。應挑支河築壩等工。係宜洩盛漲。保護直東地方民田。其陳公隄缺口九處。詢據居民。僉稱如留缺口。鉤盤河水漲。必致倒灌民田。塞口建閘。啓板可洩坡水入河。閉板可免河水倒灌。輿情允協。均應及時疏築。又武城逼近運河城垣。在運河南。其東北坐當頂衝。城根日塌。前建輓工。因地係流沙。根底虛鬆。伏秋汛內。汶漳衛三水洶湧衝刷。輓工上實下虛。俱已蟄陷。查勘北岸形勢。便於挑河。估挑三百九十餘丈。該處舊河窄狹。不能建壩。挑溜勢須另挑河道。恩德一帶。夏秋被旱。貧民乏食。計日興舉。並可寓賑於工。又蜀山湖應築閘隄。關繫蓄水濟運。亦應工作。以便貧民力役餬口。河渠紀聞。

是年白鍾山力言。晏斯盛引沁入衛。殺黃之奏。不可行。寢其議。按黃河至中州。沙鬆土疎。防禦爲難。自漢以來。東衝西決。率由溝渠穿引。全河奪溜旁趨。至不可制。濮瓠通河而決。酸棗瓠子其明證也。導沁入衛之議。元明屢議屢止。沁水穿隄奔注。黃必隨之合流。汲新濬城社。攸關濬邑境內十餘里。山根石廡。勢難疏鑿。新淇等縣。近依太行諸山。山水發時。滙流歸衛。若東沁築隄阻山水歸路。勢必橫流。引沁入衛。斷不可行。明嘉靖間。沁決入衛。至臨清逆流上衝。運河七十餘里。泥沙壅積。板輓二閘。淤塞二千餘丈。黃河流緩。停沙害運。洩黃沁黃交病。萬歷中楊一魁請。因沁河決口之便。引沁通衛。常居敬力言。不可遂寢其議。張文端亦言。沁河西高東窪。隄內平地較河崖高一丈。迤東地勢愈低。全沁建領直下。引黃內灌爲患。非淺。後復有由小丹河引沁入衛之說。河身皆窄。勢難容受。議不果行。張清恪桑梓近地。亦持引沁之說。而不計沁足以奪黃。蓋沁合黃同歸於海。則力足以攻沙。若入衛反衝衛矣。元衛輝路總管董文用言。沁

水高於衛輝浮屠。若引之使來。牽動全沁。黃躡其後。自衛以下。大名長蘆。俱不可保。甚可畏也。河渠紀聞。是年高斌奏。移運口於舊運口迤上。與三汭河相接。以避黃納清。增建運河牐壩。以資節宣。按。是時濁流倒灌。移上運口七十餘丈。其時清黃交滙。猶在惠濟祠後也。黃河乘高遏淮。運口適與相對。灌運淤淮。爲患甚鉅。移近三汭河以避黃之暴。使清水外出。全河要領。握樞於此。而當時議者。引宋時南北清水分流。前明開黃壩分黃以濬海口。東湖水築滾壩爲言。而不知河不可分。海不可濬也。又或言禹廡二渠疏九河。漢唐屯氏馬頰並行。宋有北流東流。金有南派北派。皆分流入海。議疏封邱北岸金龍口下。由張秋入大清河。歸海故道。仍復宋之東流。金元之北派。而不計由張秋鑿入大清河之穿運淤運。高文定籌議。大挑運河。先移運口以避黃。而於運口內建壩建牐。以收束啓閉。仿平江伯之制。上下皆有節度。俾水平溜緩。兩利並存。至今遵守不易之章程也。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

運河水章蹟八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日。部議白鍾山等疏稱。德州哨馬營支河。前經趙殿最等會臣查勘。奏請挑濬。並開寬曹村隄口。拆去惠濟橋樁石。設立渡船。堵築陳公隄缺口。修建石閘支河。南隄涵洞外。圍築土壩等項。嗣准部咨。陳公隄缺口。應否建閘。或仍留缺口。另行請旨。遵行。其築壩挑河造船事宜。確估題修。臣卽行據署德州知府蔣尙思詳稱。親詣陳公隄。傳詢附近鄉民。僉稱如留缺口。則鈎盤河水漲。必致倒灌民田。今塞口建閘。啓板洩坡水入河。閉板免河水倒灌。於村莊大有利益。實所樂從。查堵塞缺口。建閘啓閉。實協輿情。且德州附近。今被旱澇。冬底春初。不無乏食。若舉行此項工程。募夫力作。更可寓賑於工。亟應興舉。今據署下河通判呂肅高詳估。挑挖哨馬營支河。長一千八百四十一丈七尺。計銀一萬四千五百十六兩七錢五分五釐。又支河開寬長五百三丈三尺。并挑開陳公隄。南隄長九丈。北隄長十七丈。共銀九百二十七兩六錢一分二釐。又造渡船一隻。需用料物夫工銀五十二兩七錢五分九釐。又陳公隄堵築缺口。修建石閘。共估銀一千四百六十九兩八錢五分八釐。通共估銀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兩九錢八分四釐。在山東布政司庫。上年分地丁銀內動支。令德州領回募夫集料。並飭管河濟東二道。派定工段人員。上緊興挑修築。應如所題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五月初二日。上諭。大學士鄂爾泰等。據漕運總督查克丹奏稱。漕船過淮之後。尙須經歷各處閘壩。方能

渡黃。自四月起運河之外。清口之內。湖水微弱。黃水漸盛。河流倒灌。停蓄沙淤。以致清口風神廟前。積有橫埂二道。各寬十餘丈。糧船輕者起剝。重者守候。經河臣委員挑挖。並添築草壩。攔截湖流。束水衝沙。無如旋挖旋淤。一時未能暢達。朕思湖水之弱。或係運河已開深通。而湖水流入運河者過多。故其勢弱。不足以刷黃耶。抑或高斌去年將運口舊制稍改爲曲灣。雖清流可以濟運。而緩水不能敵黃。遂因此有橫埂耶。從來治水機宜。惟在隨時利導。成法具在。可循不可拘。卽寄信與高斌。令詳悉籌度。務使淤沙盡去。運道暢達。毋致阻滯糧運。或并河道更費周章可也。純皇帝聖訓。

六月初八日。部議白鍾山等疏稱。東省蜀山馬踏馬場三湖。爲儲水濟運要區。全賴隄岸高厚。方資關束。前臣等會同趙殿最等查勘。各湖圈隄殘缺卑矮。且尙有未築之處。奏請修築。並酌建石閘涵洞。於坡水盛注時開放入湖水。過下板嚴閉。不使湖水溢出。經部議覆。將應建應築處所。遵循舊制。詳估題請興修。今查蜀山湖自濟寧蘇武橋起。至汶上顏珠隄止。又馬場湖火頭淺鋪起。至田宗智莊止。向無圈隄。現在湖水與坡水相抵。約計水深三四五六尺不等。其間官民界址。地勢高下。及應需土方多寡。難於水中懸估。請俟水落。再爲確估興修。所有應幫蜀山湖圈隄。並嘉祥境內馮家壩。蔡家莊。後蔡家莊。劉家樓。劉家樓後等五處。於臨湖一面加鑲防風。又汶上應幫馬踏湖隄。共估需銀九千三百二十四兩六錢二分三釐。請撥山東司庫上年地丁銀給發。嘉祥等州縣乘此青黃不接。廣募貧民。赴工挑築。剋期完竣。並飭管河道派員分段監築。應如所題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白鍾山奏。運河隄岸絳道請動項修築。上諭曰。大凡有河工之責者。斷不可惜小費而貽大害。亦不

可一任冒銷而糜費國帑。二者差之毫釐，認以千里，須要汝等看得透正，不必時時請旨而行也。純皇帝
聖訓。

十月初六日，署江蘇巡撫許容奏：淮揚一帶，乾隆元年被水，二年又被水，本年則被旱，水繼以旱，固屬無可如何，似當急爲之備。查自淮溯揚漕河，亘於南北，長隄三百餘里，隄西爲上河，今按淮揚運河隄東之地，南爲上河，北爲下河，與此說異。洪澤、白馬、高寶、邵伯諸湖是也。隄東爲下河山，鹽、阜、高寶、興、江、甘、泰、九州縣之民生土地在焉，又東則爲大海矣。向於淮揚言水利者，謂上河之水宜導入江，下河之水宜導入海。雍正六七年間，開濬湖河淤淺，設立涵洞閘座，未嘗無補。第上河入江，尙未暢達，下河之水來去路澀，是以旱年不敷灌溉，而一遇霖潦，則黃淮諸水奔赴漕渠，不能容受，不得不瀉之下河，以保漕隄。往往開高郵南關大壩五里，中壩車邏大壩以洩水，適當高寶、興、鹽、山、阜、連界周圍數百里，形如釜底，放水而下，勢如建瓴，釜底之民受害必劇。泛溢江、甘、泰地界，而九州縣鮮有安居矣。臣詢知上河入江，惟董家溝、沙壩河、揚子橋河等處，再爲挑濬，便可暢流，而下河入海，則其道正宜疏導。夫當水溢之年，諸河水注漕河，苟通海之路，不捷不寬，紆徐淺阻，欲求水不爲災，豈可得乎？今考地勢，稽之衆論，僉謂山陽漁濱河可達阜寧，射陽湖入海，寶應子嬰閘可由廣陽湖達鹽城新河，歷天妃石磯口入海，或竟由興鹽界於鬪龍港入海。高郵通湖橋閘等處，可由運鹽河，至興化下流車路河，從小海廢閘入海。至高郵三壩，並沿隄一切閘壩涵洞，僅可留爲灌溉之資，惟開通漁濱河、子嬰河、通湖橋等處赴海，使下河之水有所洩，再建設鹽邑之天妃閘，及葺理興化等處小閘，以捍禦海潮，使內河之水有蓄，更勸導下河之民，修築壩圩，疏

濬支河小港。如是則淮揚九屬民生。旱澇無虞矣。再臣聞鹽邑天妃口。前督臣范時繹。原同石礎等口。一起議建閘座。後恐土性鬆浮。閘難持久。且因宜洩內水。遂不建閘。臣思內河之水。澇固宜洩。旱亦宜蓄。無閘是無所蓄也。海口之閘。既蓄內水。亦禦鹽潮。無閘是無所禦也。且石礎與天妃同爲附近鹽城海口之閘。建與不建。允宜劃一。若一有一無。豈爲得宜。臣面詢鹽城令衛哲治。據云土性並不鬆浮。第以估銀二萬二千餘兩。惜費而止。又查漁濱河。曾經前撫臣邵基行司估計冊報。需銀十萬六千餘兩。批飭核減。又聞子嬰閘下郭貞湖。亦需隄障。通湖橋等處。開濬廣闊。費皆不貲。然與大利者。不惜費。工程雖鉅。但計及被災賑濟。獨免之數。所省究多。况乘茲歉歲。集衆甚易。可否仰懇敕下。河臣高斌。督臣那蘇圖。暨臣會同勘商。奉旨著高斌那蘇圖。暨汝同勘商具奏。南河成案。

是年遣大理寺卿汪澐。總辦江南水利工程。兩江總督那蘇圖言。臣等往淮揚會勘。署撫臣許容所奏。應濬河道。與水利農田。原屬有益。惟沿海一帶。邊土較高。其興泰寶鹽等處。形如釜底。必須測量地勢。隨宜辦理。如蒙簡差在京熟諳水利工程大員。相度董率。方爲有濟。遂有是命。皇朝文獻通考。

是年侍郎趙殿最奏。請於館陶臨清設立水則。白鍾山議。該侍郎所奏。蓋以東省運河水勢足用。即可將衛水來源。留溉民田。意非不善。但既立水則。而不定尺寸。則深淺以何爲準。臣知衛河水勢情形。大約漕船將抵臨清。正在三四月。其時天晴日燥。來源微弱。若定水則尺寸。儻尺寸不足。須將灌田渠閘。全行久閉。則於小民不便。如或尺寸數足。即將官渠官閘全閉。悉令灌溉民田。而來源頓息。下流已逝。運河水又立涸。漕船必致淺阻。又須開放。無論羽書絡繹。路隔數百里。往返旬日。漕船守淺坐候。轉多遲誤。况汝

衝合流之處。地屬浮沙。加以河流湍悍。長落不常。使立有水則尺寸。或漩聚沙壅。或衝流水深。或順風傾瀉。或逆風湧注。亦難執彼時之尺寸。定此日之淺深。此漕河盛行之際。情形如此。若六七月間大雨時行。山泉湧發。運河拍岸盈隄。其時重運漕船已過臨清北上。而漳衛民田亦憂雨水過多。不憂不足。又不可必計較於尺寸。以臣愚見。水則竟可不立。如雨水調勻。運河水足。將百泉等處渠閘。照舊官民分用。如雨澤愆期。河水淺澀。即將民渠民閘酌量啓閉。以濟漕運。若遇重運來時。河水充暢。或漕船早過臨清。民田尚須灌溉。則官渠官閘亦即酌量下板緊閉。以濟民用。總令東省管河道及上河通判。豫省河北道及衛河通判。不時查勘。彼此關照。相機啓閉。庶漕運民田兩利無害。山東運河備覽。

是年大學士鄂爾泰奏。直隸清河隄岸。起清苑迄獻縣。賊家橋周回於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名曰千里長隄。而工程之利於保霸文大之境者。最爲險要。今年盛漲搶護。幸保無虞。然隄工坍塌。半成壁立。請將茅兒灣以下隄工築培高厚。修成坦坡。至陶官營止。其龍潭灣轉角處。三面受衝甚險。應查照補築之大隄對岸之支河。令河臣疏濬開通。並於瀕河村莊添設板橋。以便行李。嚴禁攔河壘道。橫截中流。俾支河暢達。以收分減之宜。畿輔安瀾志

是年修上河土橋閘。蓄水行舟。按上河迤北塘長。而水勢就下。別無來源接濟。閘內之水。一洩無餘。全賴上啓下閉得資其用。土橋閘建於成化年間。歲久損壞。至是拆修。金門寬丈有九尺。高如之。邱瓊山土橋閘記云。會通河通江淮漕。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猶有壅滯之處。河經東昌堂邑境。地名土橋。其上流之閘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三里。下流之閘曰戴家灣。沂而至是。二十有一里。又四十里抵臨清上閘。漕

舟至此膠淺不能行。主漕計者於此建石爲新閘。漕運始得濟。張清恪言。土橋距上下塘路長。時形淺澀。法宜戴灣閘上。常存船數十餘隻。則梁鄉之水。可以接濟。土橋放完。啓戴灣閘。放出前船。土橋新放之船。仍存塘內。俟土橋再放一塘。然後啓板放出。如此節節流轉。水有停蓄。而得其用。北河通運。專在啓閉。以智役水也。河渠紀聞。

是年估辦聊博等處挑河建閘築隄。並修涵洞事宜。按東省西下之坡水。自壽東來者。歸大清河。自聊博來者。歸馬頰。徒駭河。徒駭河由東昌龍灣滾壩洩汝水。經博平。禹城。濱州。至霑化之久山入海。馬頰河。經清平。至海豐之直沽口入海。漢以後北流分道四出。博清當暴流之衝。馬頰徒駭皆黃河衝出支流。非禹時九河故道也。然在今爲洩坡水要道。聊城運河西岸。白家窪地勢低下。滙聚上游。濮范觀朝。莘陽諸州縣坡水。由十里鋪進水閘。及呂家灣涵洞。放入運河。春秋水發。宣洩不及。淹沒民田。東撫岳濬議建閘於房家口。洩白家窪滙聚之水。恐運河不能容納。請修復三四空橋。洩水入徒駭河。經白鍾山勘議。三四空橋在白家窪上游。相隔二三十里。不能殺下游水勢。惟洩西岸之水。先疏白家窪迤下博平縣三教堂。久廢之減壩。濬通支河。俾水洩入馬頰河。則下游水有所歸。白家窪坡水可歸運河西岸。低田自免浸漫。至裴家口。地多窪下。雨水匯集。疏洩無由。民田受患。三空橋適當對岸龍灣進水閘洞。聊陽坡水。由此洩入與汝合流。水勢較大。卽因三空橋舊址。修建減水閘。仍挑通支河。使運水由閘入支河。歸徒駭。則下游白家窪坡水歸運。無患抵聚。其裴家口東南坡水。就勢添建涵洞。使由涵洞歸入徒駭河。房家口建閘之上下隄岸。修補殘缺。民運兩利。此因勢利導之機也。水利爲農田要務。疏洩宜亟。乾隆丙辰。東平迤西積

水不消。東平東阿開濬支河五十餘里，引入大清河。歷久荒灘涸出，此明驗也。河渠紀聞。

是年白鍾山籌議，停改戴村壩礮心石竇，拆毀春秋壩事宜。按汝河自東而西，至戴村壩入鹽河歸海。舊建滾水亂石玲瓏三壩，遏之南趨，以濟漕運。予慎行記載，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水高於壩，漫而西出。蓋汝水屏障運河關鍵也。何國宗於三壩內各增築石壩，加築過高，水漲不能漫壩，而出全勢入運，以致衝溢。朱藻將滾水亂石二壩拆與舊壩相平，玲瓏一壩拆改石礮心五十六，中留水竇五十五，安置閘板，以資啓閉，而建造礮心於何國宗所建石壩底樁之上，形勢較汝河底低矮，各洞亦未鋪砌底石，前後無迎水跌水，地本卑窪，沙底虛鬆，汝性湍急，搜刷逾年，卽衝壞二十七洞，遂用碎石泥沙，將洞內樁縫填塞，閘板堅閉。至是白鍾山以陳世倌等條奏，會勘議改，議拆繁費滋多，疏稱戴村建壩本爲遏汝濟運，次則洩漲，以衛民田，通沙又其次也。今洞內有沙石壅塞，可資攔束，不致宣洩，誤漕何國宗原建三壩亦已拆低。伏秋水發，由壩面漫入鹽河，以殺其勢，並未阻遏。自雍正十二年後，並無宣洩不及，淹沒民田之事。戴村壩下二支河，建立涵洞，水漲則啓板放入支河，可洩有餘，如謂不能啓閉通沙，壩底積淤，額設淺夫，隨時挑挖，亦易爲力，毋庸改建，以歸節省。原填之泥沙碎石，照舊存留，不必開通，致工不堅固。至春秋土壩，原因汝流偏西，恐水竇滲漏走洩，是以春間堆築，以爲重障。年來溜漸東趨，春水未至，壩根不啻虛設。伏秋水漲，壩土虛浮，隨水衝去，徒令壅積石壩之下，應悉行拆去。此權時處置之道也。河渠紀聞。

乾隆四年正月初七日，軍機處抄出那蘇圖、高斌、許容奏，上年十一月三十日，臣等俱集揚州，率領淮揚、淮徐二道等會同察勘淮揚地方，南至江北，抵黃三百餘里，西距河湖，東臨大海，亦各二三四百餘里，不

等。地處低下。向鮮蓄洩。潦則瀦水無歸。旱則泉源不達。勘得上河通江之路。如江都楊子橋河。從深港橋入江。沙壩河。從袁家橋入江。董家溝。從李墅河入江。現在三處河身窄至七八尺。寬至二三丈。深二三尺不等。均應開濬。又高郵通湖橋頭閘等處。由運河入興化車路河。白塗河。串場河。從小海之廢閘。草堰閘入海。查通湖橋涵洞一尺八寸。內寬二丈。此處居人稠密。只須開濬深通。而頭閘口起。歷河口鎮至運鹽河。河面較寬。約七八丈不等。並皆淺涸。車路。白塗。串場。久已淤塞。均宜酌量挑深。又寶應子嬰閘至黃家營。歷高郵。蛄子灣。仲家寨。直達郭貞廣洋等湖。至姜墳。歷鹽城界。沙溝。北宋莊。新河。歷天妃口。石磯口入海。查子嬰壩三圈計寬六丈。而閘內河面相稱。現今淤塞。所經湖蕩。亦面寬水淺。均宜挑深。又山陽漁濱河。東達阜寧馬家蕩。由射陽湖入海。查馬家蕩。漁濱河。年久淤塞。並宜及早挑挖。以上各處。一律開導。可容霽滂。可免泛溢。可備灌溉。可通舟楫。雖裨益於運道尚淺。而有濟於民生已多。尙有山陽涇河閘口引河。年久淤塞。並應開通。高郵南關大壩。五里中壩。車邏大壩。爲運河洩水要道。設遇湖漲。運河不能容納。不得不開壩宣洩。而引河淤墊。高寶。興鹽等處。每受漫溢。更宜亟挑涇河閘口引河。應由海陵溪蝦鬚溝等處。達馬家蕩。射陽湖入海。南關大壩引河。由廣緣橋閘口河口鎮。運鹽河。至興化官河。得勝河。從車路。白塗。串場等河。出小海。廢閘。草堰閘入海。五里中壩引河。由東關河南。澄子河。亦歸興化官河。迤邐出小海。廢閘。草堰閘入海。車邏大壩引河。由齊家莊。公田。廟。赫旺莊。大涇溝。空溪河入泰州界。由興化縣河出。梓新河。串場河。丁溪閘入海。其河身淺狹。均應一律開通。至興鹽等河。及白駒南中北三閘。並青龍閘。出關龍港入海等處。爲各河宣洩總匯。現多淺窄。而泰州運鹽下河亦多淤滯。並宜開導。俾各循途赴海。將

見開各處之河。可以興利。開三壩以下等河。並可以除害矣。再通州。秦興。如臯。承揚。之委河渠脈絡相貫。民生攸關。則通州暨兩屬沿海十場之鹽場河。本與江都灣頭相接。今多淤阻。並宜開通。至閘座之設。淤則開以洩水。旱則閉以蓄水。禦海潮而利田疇。功至鉅也。鹽邑天妃無閘。今歲缺雨。鹹水內灌。高低歉收。石閘決宜早建。向因土鬆議停。臣等委員同地方官查看。惟浮面海潮來往。停沙不免鬆浮。而二三尺下。即堅實可築。但河面寬廣。恐原估不敷。又興化白駒南中北三閘。年久損壞。均應修築。以資啓閉。而三閘外引河亦宜疏通。以暢尾閘。再沿海范公隄綿亘四五百里。實爲鹽興。秦等州縣保障。間有低薄。不免海潮漫入。亦宜加培高厚。以資捍禦。似此濬築有備。膏圩岸滌支港。而江淮河海之間。數百里瘠壤。可變膏腴。二府一州之民。咸登衽席。約略估費。當在百萬內。灣頭串場運鹽各河。向係商疏。現據兩淮運司徐大枚詳稱。淮南商運名具。呈情願捐銀三十萬兩。以佐大工。此外仍需請撥銀七十萬兩。便可敷用。臣等審量熟商。前項河閘隄岸。雖費繁役重。非剋期所能奏功。而酌分先後次第興舉。明歲冬底可完。非但黎元得享樂利。而今秋歉收。來春青黃不接。正可寓賑於工。仰懇簡放部院大臣一員。前來督理。臣等遴選大員。隨同贊理。查安徽臬司張坦麟。諳練工務。可以委任。更分調蘇松糧道姚孔炳。常鎮道周紹儒。署淮揚道孫鈞。署淮徐道白鏞。秦通道蘇霖泓。鹽務道禮山。隨地監督。再酌派河員。暨府州縣佐貳等官。分司承辦。臣等仍隨時稽查。再張坦麟如委協辦。似應議給關防。以重職守。其安徽臬司印務江安糧道王之琦。可以暫理。奉硃批軍機大臣等密議具奏。南河成案。

二月二十九日。工部議得白鍾山等疏稱。東省汶河。自戴村壩以下。分水口以上。何家口建涵洞一座。原

估工料銀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六錢六分四釐。內節減熬汁柴束銀八兩六錢六分一釐六毫。實用銀一千三百二十九兩二釐。並無浮冒造冊題銷。查河家口修建涵洞工程。應將用過銀一千三百二十九兩二釐。准其開銷。其節省熬汁柴束銀。應令該督照數貯庫。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二月初九日。稽察天津等處漕務吏科給事中馬宏琦奏。天津地處窪下。衆水匯歸。汛至則四野泛漲。汛退則積水難消。常有一年被水。須數年始涸者。固地勢使然。亦宣洩未得其要也。郡城西南接連靜海。周圍數百里。形同釜底。爲上游諸水奔注之所。且西界運河。東界海河。不受運河之潰決。卽受海河之漫溢。是以連年積水爲患。查運河沿口築隄。遇汛搶護。猶易保固。至海河延袤百餘里。並無隄防。上年霖雨。運河幸無漫口。而海河河岸過水。俱灌窪處。停注不退。現經地方官到處開放水口。令次第歸入海河。但恐開挖太深。夏間潮漲。必致倒灌。欲計經久。莫若沿海河河岸築隄堵水。建閘洩水。方爲通源節流之長策。惟沿河一帶。多有民間田圃地畝。難以概行刨挖。茲查自天津東門外起。至鹹水沽止。約長五十里。舊有官商捐築壘道。爲大沽新城等處通衢。均離河岸不遠。今日久坍卸。每遇夏秋大雨。大車馬均不能行。竟成棄壤。莫若仿照河工遙隄。培此壘道。無者築之。壞者補之。既可堵水。復便行人。更於道中酌建橋座。於沿河酌開引河。建立草蘭木板。因時啓閉。庶運河水不西來。海河水不東注。從此宣洩得宜。地多可種。獲利無窮。誠一舉兩得者也。至鹹水沽以下一片荒灘。不能種植。且河岸較高。亦無庸築隄。約計加培壘道及建隄立閘。工費不過二萬餘兩。儻蒙恩准。令該地方官詳度。確估興修。其開通引河。原有舊時深港。止須略加疏濬。無須多費帑金。仰祈敕下督臣河臣查議施行。得旨。交直隸總督孫嘉淦。河督顧琮詳酌議奏。

是月奉諭。從前河道總督高斌。請另開新運口。堵塞舊運口。以避黃河倒灌。近據外間傳說。及南來之人。多言黃水淤墊之處。究未刷洗淨盡。所改新運口。雖離黃稍遠。而上流水勢旁洩。其力已弱。不能直注黃河。將來倒灌。阻塞之患。終不能免。人言如此。是否確情。朕實難以遙定。惟有命大學士鄂爾泰乘驛前往。庶與朕親臨閱視相同。高斌傳稿。

四月初三日。工部會議得。白鍾山等疏稱。東省蜀山馬場等湖。爲儲水濟運要區。全賴隄岸高厚。方資關東而蓄水勢。今蜀山湖東面。並馬場湖北面。向者未築圈隄。原奉部覆。俟水勢涸日。確估興修。但地窪積淤。一片瀾漫。若俟水落。然後估築。未免稽時。不惟湖水不能多蓄。濟運亦恐水發。波及民田。如於水內築隄。則又人力難施。細察情形。凡水淺之區。應循舊制。其水深處。所少爲紆曲。略加開展。繞灣避水。擇地勢少高處。於湖邊涸灘。補築新隄。兩頭與舊隄接連圍繞。庶衆流匯聚。濟運有資。至蜀山湖臨河一面。東臨大湖。西臨運河。兩水夾攻。日被油刷。在在卑薄。乾隆元年。曾撥額夫加幫。過八百六十四丈。尙有八百九十丈五尺。亟應請帑興修。今蜀山湖自顏珠馬家坑新隄頭起。至胡家溝止。應築隄工長一千二百六十七丈。建涵洞二座。共估銀二千九百七十九兩四錢七分。又胡家溝起。至蘇吳橋止。應築圈隄長一千二百四十二丈。建涵洞三座。共估銀三千九百八十七兩九錢六分一釐。再隄工東臨大湖。西臨運河之處。亟應增築自嘉祥汛大長溝北起。至汶上汛孫村止。工長一千七百三十二丈五尺。共估土方銀二千六百八十兩四分二釐。又馬場湖濟寧汛自田宗智莊隄起。至火頭灣北運隄止。應築隄工長二千五百七

十九丈五尺。建涵洞四座。共估銀五千八百一十五兩七錢五分六釐。再汶上東隄臨湖。一面應築防風三段。長三百七十丈。共估銀五百六十八兩六錢。濟寧州東隄臨湖。一面應修防三段。工長三百八十丈。共估銀六百七十六兩四錢。又汶上嘉祥西隄臨湖。一面應修防風。工長一千三百五十五丈五尺。共估銀三千一十五兩九錢八分七釐。以上土石柴工。共估銀一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兩二錢一分七釐。再工關緊要。如候補發帑趕築不及。請在山東司庫上年地丁銀給發。汶上等州縣募夫及時興修。庶汛水未發以前。一律完固。再兩湖估築圈隄。就高避水。其地均在濟寧汛內。雖屬湖底。坡田十歲九淹。但中有報墾湖荒。亦有祖傳民業。請飭濟寧州按冊查糧。按糧丈地。如係報墾湖荒。即計畝豁糧。如係契買民業。即照數發價。統令造冊。由藩司核詳。照例題請豁糧給價。庶湖濱貧民不致失業。而湖隄就高圈築。不致內外水泡塌陷於漕運。民生永資利益。應如所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大學士伯鄂爾泰奏。漕河運口。因時制宜。屢經改易。今所建新口。離黃稍遠。可避倒灌。不無小效。臣愚以爲可用。惟挑水壩稍短。應再築長壩。寬圍過水口。如磨盤墩式。俾外逼大溜抵黃。內引迴流入運。其新運口。內頭二三壩。向東轉北。即天妃閘舊運河路。自三壩向東南灣轉。而北過越閘。即河臣擬改新運河路。舊河直捷。新河紆曲。爲漕運計。應行舊河。今新建閘壩俱未開。仍取道天妃閘。既屬便利。永宜遵行。鄂爾泰傳稿。

是月白鍾山奏。漳河源出山西。其自長子出者爲濁漳。自樂平出者爲清漳。穿太行山。至河南涉縣。合漳村合流。與萬山之水會而爲一。洶湧異常。前係由直隸入海。其引至山東館陶入衛河。自康熙四十五年

始時山東濟寧道以衛河水弱議詳河撫二臣請引漳水入衛濟漕撫臣趙世顯並未具題卽批館陶縣並咨直撫轉飭挑濬蓋欲分漳之有餘濟衛之不足初不意全漳之歸衛也乃自四十五年後漳河故道漸淤漳全歸衛漳衛合流一線衛河勢難容受山東德州適當衛河之衝不但漕艘經臨每有衝損且水勢泛漲田廬不免淹沒德州首受其害直隸吳橋寧津東光南皮滄州亦皆波及雍正八年十一年最甚前撫臣岳濬因奏請會同直督李衛河臣顧琮朱藻公會勘於德州哨馬營建築滾水壩開挑支河以分衛河之漲由鈎盤河達老黃河入海以保護隄岸田廬又不意沙水之易淤支河也乾隆二年部臣趙殿最等會同臣等查勘支河情形每年洩水必淤隨議重加疏濬並將支河壩曹村隄口開挑拆除中間阻水橋梁以冀暢達浮沙少淤照歲修每年挑濬無如漳衛二水源出萬山挾沙帶泥本來渾濁支河又旁涉衛河東岸無迎溜吸川之勢有流緩沙停之病又支河入鈎盤河處形如丁字難以直達百計經營究不能禁其淤墊今欲另擇捷徑使之建瓴直瀉不但上下左右並無另開支河之處卽有可開亦恐取徑太直建瓴下瀉有奪河阻運之患欲將現在支河棄而不治則恐復淹田廬不得不歲加修濬年挑年淤幾成漏卮再四籌畫抽挑中泓使河窄流急沙隨水行並於漳水漸消力弱之際衛河無庸分洩卽於壩上加築草土不令過水以免勢緩沙停雖將來淤沙較前稍減然亦止補偏救弊之法而非釜底抽薪之計臣等細加商度哨馬營支河原爲衛河水漲而設其所以易漲者由於全漳歸衛與其每歲糜帑以挑必淤之支河曷若令漳水復其故道衛河不致漲溢一勞永逸且漳水性本湍悍今與衛水合流於一綫運漕之衛河其勢斷不能容康熙四十五年東昌知府黃汝全詳稱引漳入衛以濟漕運策非不善但

意外橫流。館陶民生恐不可問。今全漳已由館陶歸衛。則館陶地方尤爲可慮。又不獨德州與吳橋等縣有淹沒之憂。伏查四十五年。河決館陶之西。直隸威縣有漳水支河一道。名爲青陽江。又名黃路河。由東北經清河歸天津入海。又西有正河一道。由西北經寧晉大陸澤。亦歸天津入海。彼時正河勢尙浩大。卽不長水。舟楫可通。黃路河水小時尙寬。至二三尺五六尺不等。淤阻未久。故道或尙可復。請於兩處擇其易濬者挑復一處。使漳水有歸海之路。更於館陶相度地勢建一閘洞。衛河水大聽漳入海。以防其漲。衛河水小分漳入衛。以濟漕運。操縱在人。節宣有制。收漳之利而不受其害。此則目前所當急爲籌議者也。

山東運河備覽。

是月。大學士伯鄂爾泰奏。山東迤北至直隸南運河一帶。統名衛河。其初原從平地穿鑿。以爲漕渠。勢不能多有容受。前山東管河道張伯行。因衛河水弱。創爲引漳入衛之舉。其所著居濟一得云。漳河水小。固足爲運河之利。一經漲發。又恐爲元城館陶之害。於重運到臨清時。將漳河築壩。引水入衛。濟運至重。運過完。仍將漳河壩開通。將入衛支河堵塞。是其分漳濟運之初。卽以漲發爲慮。雖其築壩開壩之議。不可行。然此後亦未聞有防範之策。致漳水全勢東趨。故道淹塞。以一綫運河而受汶、衛、漳三水。此泛濫之患所由甚也。迨後籌及分減之法。山東於恩縣四女寺建減水閘。於德州哨馬營建滾水石壩。直隸於滄州建捷地閘。青縣建興濟閘。皆開挑支河。使由老黃河等處東流入海。然各閘河每年過水後。溜斷沙停。旋卽淤墊。沙積至六七尺丈餘不等。疏濬一次。所費不下萬餘兩。兼之老黃河河身及海濱。較開河高九丈。水至數十里外。卽不能下。下壅上淤。徒耗帑金。臣前查勘直隸河道。由南運河至哨馬營閘壩。察看情形。

知支河不足分洩全漳。入運之患。當別籌長策。訪聞每年四五月重運北上時。漳水常小。助衛無力。漲發則又洶湧衝擊。南運河隄岸。自雍正四年後。屢經加築。而水發輒與隄平。夫水不加多而歲增隄岸。水又歲與隄平。則河底日漸淤高。可知以淤淺之河身。受全漳之大漲。致德州而下。直隸瀕河州縣田廬。動輒衝決。每歲爲害。此其勢之相因而益病者也。今白鍾山等請復漳河故道。並築閘洞。以資啓閉。臣欽遵諭旨。與河臣詳勘熟籌。接閱舊圖。並詢熟悉漳河故道之人。講求曲折。事屬應行。按漳河故道有二。其一由直隸魏縣北經山東邱縣城。西歷黃路等處。至效口村會滏陽河入大陸澤。卽寧晉泊下會子牙河。由天津歸海。其一由魏縣老沙河。俗稱青陽江。又名黃路河。河自潘爾莊起。至漳洞村北。轉經邱縣城東清河城北。歷武城故城。景州阜城。過千頃窪。入運歸海。查邱縣城西故道。去衛河較遠。且自魏縣北至滏陽約三百餘里。河形舊跡全湮。開通匪易。又滏陽漳沱兩大河會。流歸子牙。復益以全漳。勢難容納。寧晉泊竊恐更淤。故道似不可復。其邱縣城東老沙河。卽古馬頰河。寬二三十丈至七八十丈不等。河身內如路爾莊軍營村等處。淤段不遠。若於此處濬復故道。自和爾寨村東承現在漳河北折之勢。接下開挑十餘里。至漳洞村歸入舊河。溜勢旣順。工費亦省。卽於所挑新河頭下東流入衛處。審度建閘。如衛水微弱。則啓閘分漳以濟運。如衛水足用。則緊閉閘洞。俾漳水盡歸舊河。至千頃窪東北於青縣鮑家嘴入運。由天津歸海。再於青縣下酌量水勢。或仍須分洩。則另建閘隄。以保萬全。如此則臨清以北。山東直隸境內運河。六百餘里。可避濁水淤墊。卽青縣以下運河已減六百餘里。夾束灌注之濁水。沿河居民。永免田廬淹浸。四女寺哨馬營興濟四閘。俱可不用。又節省歲修工費。且鑿渠引漳灌鄴。而河內富饒。史記具載。今將舊

河請復。則近河田地。可資灌溉。爲利甚溥。而豫省濱河郡縣。與畿南各處商販。亦漸流通。以濟民食。但漳河巨浸。漕運重務。必通籌全局。庶可興利除患。查館陶漳衛合流處。係山東所轄。其餘故道交錯兩省。應飭直隸山東督撫河臣會勘。題請興工。則事無歧視。而積底全河矣。五月二十日。奉硃批著照大學士所議行。運河道冊。

六月。直隸督臣等會奏。天津爲九河下游。衆水所匯。郡城西南。地勢尤窪。每遇海河漲溢。灌入窪地。經年不消。甚爲民害。今春已通飭各屬。疏濬積水。據天津道陳宏謀詳稱。上年積水。雖漸疏消。而夏秋潮漲。尤須堵禦。郡城東門外。至鹹水沽。舊有壘道一條。應請修治。築高培厚。堵水便行。正在批飭查議。今巡漕給事中馬宏琦奏。請加築壘道。與臣等現議相同。臣思治水之道。因地制宜。天津地處窪下。海河易漲。水溢積田。經年不涸。自當酌議疏通。自郡城東門外。至鹹水沽。雖舊有民堰一道。但年久坍塌。難以興修。其壘道一條。離河不遠。且係大沽新城通衢。雖已塌久。基址尙存。與其加築舊堰。仍費歲修。不若將此壘道。培築高厚。遇海河漲發。可以濟行人。而禦水患。至窪地積水。欲其宣洩。必須多濬引河。仍於壘道出水處。開設涵洞。跨以木橋。始獲暢達。查賀家口向有小河。東通海河。分洩藍田積水。何家園壘港。各有舊河溝。皆通海河。可以分消。郭家泊等處積水。又白塘口有舊河石閘。宣導窪水歸於海河。但大泊大淀之水。尙不能盡洩。應於坡水窪起。繞藥王廟。歷王家莊。至北里口。止約長二十餘里。添開引河。通白塘口石閘。以歸舊河。又大淀起。繞大韓家莊。巨葛莊等處。直至鹹水沽。長二十八里。亦另開引河。俾窪水得盡歸海河。以上新舊河共六道。俱應開挖寬深。內除白塘口舊河。本有石閘。鹹水沽本有木橋。因年久損壞。應行修整。

其餘賀家口何家圈雙港引河三道均應添建木橋各一座。共計木橋四座。石閘一座。每年於汛水長發時。預期將橋洞用土堵築。俾與隄築相平。即可免河水內灌。至白露後。河水漸落。即將橋洞開通。俾分路歸河。計一年內開放止有一次。不須建閘起板。再加築壘道。作爲遙隄。必須寬厚。始資捍禦。應以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尺爲則。現在舊址高低不等。臨時按段確估。其鹹水沾至茶棚。尙有二十里。中間亦有窪處。并請酌修。此項挑築土方。應按河工歲修事例。俾層土層礮。以資永久。共約需銀三萬兩有奇。在司庫本年地糧銀動給。庶積水得資宣洩。而天津窪地。皆成膏腴矣。是月十一日得旨。大學士九卿議奏。欽此。

輔水利四案。

七月。孫嘉澂奏。言直隸河道。上游多有壅滯。由下游未能宣暢。修濬之方。必須通盤計算。酌定成規。前經臣委清河道魯之裕。候補道張廷枚。候補知府張文炳。分勘七八月間。臣往查驗。令該員等分查上游諸水。頗有端緒。而下游河淀會合入海之道。果否深暢。以及獨流建閘。引南運河別行入海之處。未經勘明。此係通省河淀緊要關鍵。必須臣親勘驗。謹擬於七月初八日。自保定起程前往。尋經親勘覆奏。直隸河隄。屢年潰決。積水壅滯。臣以天津城外三岔河。中南運北至。北運南來。淀河東注。交會於此。北運淀河俱係清流。而南運渾濁。惟恐濁水力强。有礙清水出口之路。又南運會合之後。海河亦成濁流。土人每言白露以前。海不收水。惟恐濁流停滯。則爲患甚大。是以擬於獨流地方。建閘開河。引南運由中塘窪別行入海。則淀河清流。宣洩更暢。今臣至三岔河岸。細觀清水之力。強於濁水。能使濁水盤旋紆回。而後合流。查今秋正南運水大時。猶且清強濁弱。其並無礙於淀河可知。至海河水甚湍急。加以潮汐蕩刷。雖有沙泥。

斷不能停。是南運水旣不壅。淀河又不淤。海河則獨流。建閘似屬無益。况中塘窪東地勢漸高。而窪中之水。與天津城南諸泊相通。設開閘河。而返灌諸泊。將來天津靜海水患更甚矣。旣爲無益。又屬難行。應停止毋庸再議。疏入與前培築壘道。添開引河疏。均經大學士九卿議如所請。得旨允行。畿輔水利四案。

八月二十二日。大學士九卿會議。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稱。運河一線不能容波。漳衛三水。以致泛溢。雖有四減水河宣洩。每多停淤。疏濬費繁。又河身日高。沿河田廬。動輒衝決。今於漳水入衛處建閘。衛弱啓閘。分漳濟運。衛強閉閘。使漳由故道於青縣鮑家嘴入運歸海。則運河六百餘里。可免淤墊衝決。而四減河挑費亦省。經鄂爾泰照議覆奏。欽奉諭旨准行。但此事利害所關甚鉅。臣身任其事。中心愚昧。實懷憂懼。敢直陳之。漳河奔湍挾沙。雖有淤田之利。實多衝決之虞。今所議覆者。乃漳河之支派也。臣歷青縣交河等處查驗。雖有河形類多淺狹。阜城有柳株橋。跨河直渡。量其閘口。僅寬十一丈。有奇。自以上。河身漸澀。今欲引全漳歸此。不能容納。必須挑濬。所費不貲。卽不惜費。濁水善淤。將又別徙。徒費無益。聽其遷徙而不爲之所。沿河田廬。在在堪虞。若欲防護。勢必築隄。紆回千里。工程難計。兩隄束水。必致衝決。不可不慎。且運河終不能不需漳也。衛弱不勝漕舟。漳水未入之先。山東河北。凡有泉流。靡不疏引。額設淺夫。隨時挑挖。自引漳入衛。然後漕船通行。若漳復故道。則衛不足以濟運。於是欲建閘以分之。不知濁流洶湧。不能由人操縱。借使分流。竊恐運河水緩轉致停淤。又煩挑濬。挑數十里之減河。猶以爲費。乃轉挑六百里之運道。是省費而費更多也。且漳水終不能不歸運也。於邱縣雖分之使出。至青縣不能不引之使入。漳衛同流。有四減河以洩之。若復故道。則減河無用。集全力以突入。則下游難保。於是議於青縣下。酌量

建閘。查青縣建閘之處，惟有獨流。今已勘明，不可建閘。全漳之水，分洩無處，靜海、天津之患，不僅村莊，兼及城垣。是除害而害更大也。今漳河不歸故道，原於運河無害也。負舟而走，水大則行速，刷沙而行，水大則不淤。自設減河以來，大隄從無漫溢。至挑淤之費，在山東者，臣不知。若直隸減河，並未動帑挑淺，實無費至萬餘兩之事。且見今運河兩岸，放淤之工，漸次將滿，各險工皆化爲平。設有漫溢，又有遙隄障之，可保無虞。乃經營甫就，不覲成效，棄而別圖，似非行所無事之義。今復故道，利害尚在未定。若南運工程，則今年已有成規，明年卽有速效。事非久遠難待，伏望皇上，念成法不可輕變，大工不可驟興，姑緩一二年，以考其實。若明年以後，漕艘直達，河身不淤，旣省挑淺之費，又無衝決之虞，則事已完善，自可毋庸改作。如尚有費帑病民之處，然後歸復漳河故道，或亦未晚等因。查漳水入運，夏秋漲發，德州迤北，或至泛漫，兩岸民居受害。若復歸故道，又恐河窄，不能容納，必致漫溢。直省經由處所，田廬不無可慮。臣等復思，直隸山東雖分兩省，而運道民生，無容歧視，必通籌全局，庶可有利無害。查白鍾山所奏，欲復漳水故道，俾衛水不漲溢，爲一勞永逸之計。今據直督孫嘉淦所奏，獨流不可建閘，恐河水返灌諸泊，爲天津靜海患。仍令漳河入運，暫停歸復故道。但此案原係白鍾山奏請，經鄂爾泰議覆，令直隸山東兩省督撫、河臣會勘估題。今並未會勘具題，請旨敕下直隸總河、總督、河東總河、山東巡撫會同確勘。虛衷秉公，悉心參酌，妥議具題。到日，臣等再議奉旨，依議速行。運河道冊。

是年，東省籌議運河西岸南陽諸湖築隄逼水之法。按山東濟運之湖，惟東岸蜀山湖、濟寧上下之河，最爲得力。馬踏湖勢小底高，不能多蓄。迤南則昭陽、微山二湖通流，濟夏鎮以南，及江境邳宿漕運，每年

開放湖口閘。滔滔南下。又有東岸諸泉。泗洗等河。足資灌輸。惟春夏之交。雨少泉微。漕船北上。滴水如金。宋時南陽湖與梁山泊水匯爲一。周三百餘里。明代周九十餘里。新河改建後。南陽湖在運河西岸。河高於湖不能挽之使上。此趙殿最等議及於築隄逼水也。據稱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諸湖惟蜀山馬踏在漕岸東。蓄水濟運。南旺在漕岸西。湖低於河。湖面廣闊。水勢散漫。僅洩運河盛漲。不能濟運。擬用築隄逼水之法。於寺前開迤北嘉祥汛元帝廟前起。至開河開迤南汶上關家閘北止。近在河邊。地勢較湖心稍高。築隄蓄水。靠運隄西加築圈隄一道。長五十餘丈。與隄相接。隄內爲內湖。隄外爲外湖。河高湖三尺。築隄八尺。隄出河面五尺。東平川漫流之水。盛漲時收入內湖。以濟春運。再於圈隄建斗門二。如遇水大。內湖不能容納。開放斗門洩入外湖。仍於外湖南首。圈隄建斗門二。一由十字口歸河。以濟寺前開迤南之運。一由太平莊歸河。以濟寺前開迤北之運。十字河太平莊兩處。均建閘以便啓閉。如此則可使河水放入湖內收蓄。亦可使湖水放出河內。濟運。變壑水爲蓄水。似爲兩利。南陽廣闊。倍於諸湖。使引以濟運。爲利甚薄。改河後。落出西岸。水低不能引灌。不得已而籌築隄。逼水以濟其窮。持論可謂曲至矣。然當夏秋盛漲。西水匯集。一綫單隄。內外臨水。蓄水八尺。風浪湧激。勢難屹立。湖心工長費重。興舉不易。此亦斬文襄下河築隄束水一法。法雖善而難行。嗣復以民力未舒。奏緩其功。蓋知工大難舉。而防守不易也。河渠紀聞。

是年議濬小清河歸海之道。按僞齊劉豫引歷下諸水。導之東行入小清河。自歷城逕章邱鄒平。東逕長山。新城。高苑。至博興。合時水至馬車瀆入海。小清河發源章邱。東嶺山。歷鄒。長。興。高。博。樂。七邑。由淄河

門歸海分上下兩截。上截自東嶺至萬家口滾水壩。入澇泊者十之七。行正河者十之三。復由萬家口至軍張閘百餘里。中間對門口受沙河之水。郭家口受白條珠龍之水。均屬頂衝。灣頭迤下烏河水橫截下流。不能暢注。屢濬屢淤。故水由軍張閘下注支脈溝。其下截之水。自灣頭至淄河門二百餘里。受烏河范陽鄭黃孝婦麻大會城漢湊滙河諸水。伏秋勢天。因下流高昂。未能下注。若軍張閘一啓。下流不得宣洩。散漫於高博樂三邑。民田被淹。議將小清河兩截分治。自東嶺至萬家口酌加疏濬。仍留萬家口滾水壩以洩異漲。俾由許山泊之還河口。仍歸小清河。以緩其勢。其對門郭家口頂衝之處。加高隄岸。增築月隄以固守之。惟軍張閘爲洩水關鍵。伏秋水長。新邑之民。堅閉不開。訟爭不息。議將軍張閘改爲滾水壩。俾小清河正流。並泊內不能容之水。俱由軍張壩入支脈溝。下游寬闊。稍係由淄河歸海之區。兩相接處。河底相等。應以寬闊稍河底爲準。溯流至軍張口。其高曲之處。一律疏通。取直。俾小清河上截之水。由支脈溝歸寬闊稍。循軌下注。至下截河身。自灣頭至淄河門濬淤分行入海。水有歸宿。庶免泛濫。此亦補救一時。而非經久之計。凡治河下游高仰。上流縱極疏濬。終難順下。如小清河歸淄河門。河底下亢上低。上流瀆深。反致倒灌。故支脈溝亦不能過濬。不得已而分兩截治之。籌慮雖周。沙壅水激。不數年而分流異勢。限於地也。至以運鹽河水勢紆曲。上流歧淺。鹽舟多梗。更有欲引孝婦水西注。分洩小清河漲水。入齊東之鹽河歸海。尤爲非計。齊東地處窪下。境內麻姑堂藕池諸窪積水。由南直洩城東鹽河。又自西南貫注逼近城根。開通柳塘支河。暴流橫出。城郭民田受害。此毋庸議者也。蓋因趙殿最條奏小清河上下游均應疏濬。而議及於此。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一

運河水章原九

乾隆五年二月初三日諭曰直隸河道關係緊要總督孫嘉淦總河顧琮現在辦理江南河道總督高斌久任河工素稱諳練原欲俟其陞見來京差令前往今思高斌進京取道直隸同該督等詳悉相度確商定議來京面奏更爲妥便著將前後河道各案件抄寄高斌卽行前往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四日大學士九卿會議得直隸河督顧琮等奏稱漳水自康熙四十年間因衛弱引漳由山東館陶入衛濟漕後緣全漳入運漳衛汶三水會合渾流奔赴勢甚浩瀚致衛河難容每患漲溢此白鍾山所以有改復漳河故道之請也今勘得漳河故道自魏縣北會滏陽子牙達海之正流舊跡全湮已不可復無庸置議惟支流一道自山東邱縣隄上村起抵青縣鮑家嘴會歸運河之處舊跡尙存自和兒寨村東現有河口乃當年引漳入衛故跡上游雖塞尙可疏濬若於此處開河宣洩則山東德州以下直隸滄州等處可免衝潰實與運河有益惟和兒寨東起至鮑家嘴入運處止計六百餘里淺深寬窄不一而景州阜城交河各州縣無數支河積水滙歸悉由鮑家嘴而出河身久淤兩岸居民較前稠密臣顧琮查勘故道目擊情形若益以全漳之水別無減河分流勢難容納鮑家嘴以下之青縣靜海天津城社堪虞則漳水改由故道於直隸不能無患然不由故道於山東亦不能無患再四籌畫惟有分洩防禦使兩省均無所害庶爲經久查元城縣之和兒寨村北原有河溝一道由袁兒寨潘兒莊等處以達隄上村與漳河

故道相連。而袁兒寨等處。村民將河身築隄橫截。雖有河形。中多阻塞。請將此河口不必堵塞。壅水留此。天然壩口。令地方官嚴禁小民。不許於故道中築壩攔水。聽其宣洩。以分水勢。又自鉤盤河入老黃河處。起至海豐小泊頭潮河。凡直東兩省地方。俱請挑挖子河。務須一律深通。以洩暴漲。現在確估咨題。但漳。汝。衛。三水並趨大汛之際。尤恐不足宣洩。致有漲漫。查臨清。恩縣。夏津。五城。德州。一帶。間有民修隄堰。向未聯絡。汛水出槽。難以防護。若令民力修整。而連年被水災民。勢難力役。應照東省官隄例。請帑興築。河岸寬平者。估築遙隄。以防暴漲。河岸窄狹者。估築月隄。以備放淤。印官領帑承辦。河員指示督修。工竣令地方官仍行交民修守防護。無庸另請歲修錢糧。再前應修工段。有隄在山東。而隄後居民。無論在直在東。汛漲之際。派令附近村民。協同搶護。毋許歧誤。所有與濟捷地兩減河。現議疏通海口。熟籌善後。另疏請辦。其東省應建隄岸等工。臣白鍾山。顧琮。確核估報。直省挑河等工。臣顧琮會同臣孫嘉淦料估興修。謹會詞具奏。應如所奏行。奉旨依議。速行。運河道冊。

四月二十四日。吏部會議得白鍾山等奏稱。山東運河南接江南。北抵直隸。長一千二百餘里。黃河西接河南。東抵江南。長二百三十餘里。兩河相隔三四百里及五六百里不等。若由運河之南北界止。至黃河之東西界止。各有一千數百餘里。止設管河道一員。當伏秋天汛。黃河工程。修防禦要。正運河空重漕船盛行之際。該道如住宿黃河隄岸。則運河內漕船經臨。設遇天晴水微。或應放湖水。或應濬泉源。或應建草壩蓄水。或應用倒板借水以放船。無專管大員督率調度。必致有誤。機宜。若遇山水驟發。湖水並漲。又須設法宣洩。防護該道。如往來運河。則黃河曹單二汛險工林立。設有險要。亟須搶護。事在呼吸。奔馳莫

及伏秋大汛。不得不爲過慮。至冬春運河。有大小挑工。及巡防水櫃。疏濬泉源。修理閘壩涵洞。并兩處繇道諸事。刻無暇晷。而黃河并有應行勘估歲搶各工。稽查新舊料物。及應修應防。俱宜未雨綢繆。况河庫錢糧出入攸關。臣等請將管河道。一切蓄洩疏濬閘壩隄岸事宜。仍兼管河庫事務。收放錢糧。兗沂曹道改爲分巡。兗沂曹二府兼管黃河一切修防事宜。實於運道民生有益。查山東濟寧道向係專管河務。康熙五十八年間。改爲兗寧道。將兗州府二十七屬令其管轄。雍正九年。又以兗寧道專司河務。運道既遠。兼顧尤難。復設兗莒沂道一員。改兗寧道爲曹東道。雍正十三年四月。朱藻奏請將曹東道改爲管河道。專管黃運兩河事務。所屬曹州改歸兗莒沂道。東平州改歸濟東道管轄。本年七月。河東總督王士俊題請山東兗莒沂道。經臣改爲兗沂道。應將兗沂道即改爲兗沂曹道。奉旨依議。今該督等請將管河道改爲通省運河道。專管運河一切蓄洩疏濬閘壩事宜。仍管河庫事務。收放錢糧。兗沂曹道改爲分巡。兗沂曹三府兼管黃河一切修防事宜。應如所請。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十月十四日。大學士九卿議奏。高斌等稱。保定迤西千里長隄。現在玉帶河。河溜逼近隄根。應加寬厚。並路墮迤東艾頭村等處。應加越隄一道。均准其加築。其玉帶河形勢。既經勘明。西淀白溝諸水。至此收束太緊。急宜修理保護。應令該督等。務於玉帶河水匯之區。加意防範。勿致潰決。從之。畿輔水利四案

是年孫嘉淦願琮奏。青滄減河之河水。均以歧口海河爲歸宿。惟減河尾閘以下。歧口以上。中間窪泊相連。離海河二三十里不等。年來已將兩河尾淤成高阜。河水至此不能驟歸歧口。海河原有二支。一南向爲南河頭。一西向爲西河頭。又有旁支。斜向西南。西河正支緊與濟減河尾相對。旁支緊與捷地減河

尾相對。誠爲兩減河天然歸海之尾閘。請將捷地減河。自劉三家莊以東。由船到溝。開通二百四十丈。於陳家燒車網地。歸母豬港。又由李金溝開通一百丈。通大溝窪。張彥家溝。流入長港。再將西河頭之旁支四百九十丈。展挖寬深。上接長港。下接李連賓家口。則捷地減河之水。可以直達歧口。海河與濟減河。從老隄頭開挖一河。長一千六百八十丈。經沈家堂。李連賓家口。接西河頭正支。則二河尾均於李連賓家口。會合通流。直接歧口。海河可無阻塞之患。畿輔安瀾志。

是年吳元鑿議。漳水改由古跡。略曰和兒寨。在廣平張洞村。約二十里。皆係墾種良田。並無河形。前至曲周所屬之隄上村。河形始現。而中間若廣平之蘇家莊。及曲周之軍營等處。彌望浮沙。詢之土人。據稱係沙河舊跡。當年漳水泛溢。有淤成沃壤者。有水勢不到。仍係沙窩者。惟邱縣以下。至威縣及清河軍營村。漸有河形。然兩岸河灘。均屬種地。通計南北河身內。民田居十之八九。俯視村莊。半居窪下。名雖爲河。並無行水之實。漳水之性。剽悍疾急。非人力所能預防。自康熙五十四年。南遷入衛。二十餘載。並無橫流之患。今議欲以人力挽之。使別爲經流。竊恐能強水而使之行。不能柔水而使之順也。再張洞村各處。平衍膏腴。已屬認糧舊業。今必欲奪之成河。無論沃產可惜。高墾者已多需人力。沙漲者復漫衍浮鬆。難任畚鍤。是非數千丁夫。數萬金錢。不能畢其役。一旦河成。不得不再議築隄防溢。所費又不下巨萬萬。一挑築於前。淤塞於後。不修則成功可惜。修之則永久難期。卽如原議所稱設立涵洞。以時蓄洩。昔人稱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又相傳漳水不受制。今觀各屬經水之處。如肥鄉內外房舍。或僅露鴟吻。或盡沒泥中。脫涵洞旣設。隨卽淤填。豈不徒勞無益。又或橫潰衝決。毀裂閘座。其害更大。更有慮者。原議從和兒寨東開挑。

至張洞村墟落稠密，渺無河跡，細詢鄉民，知自和兒寨上溯元城，袁兒寨村北原有古沙河，去村莊二三四里不等，若必由此地疏濬，以引北折之水，折之使南，又復推之使北，水性直下，豈肯爲此紆曲，如竟從和兒寨北，挑至張洞村，於從未有河處，直達其勢中間數里，皆屬山東館陶所轄，逼近鄉村，沃野肥田，實煩籌畫，畿輔水利四案。

是年，命廷臣議淮揚各屬興修水利事宜。二月二十五日，總辦水利工程，汪瀆德爾敏等言：淮揚下河九屬地界，瀕河臨海，民間生計，大都以水爲利，魚鹽之饒，富田畝之灌溉，商運之往來，皆資於水。臣訪之輿論，下河之爲害者有二，最甚者，開放高郵三壩，次則東邊易進鹹水，查高郵三壩，因洪澤湖之天然二壩而設，今天然壩已堅閉不開，請將高郵三壩及昭關壩子嬰壩平撤，以期永除水患，更添開三座，以溉田畝。上源無驟漲，下游自無泛溢，至鹹水易進之處，惟天妃口與白駒三閘爲甚。今議天妃口建閘三閘，并行拆建，其沿范公隄之丁溪小海諸閘內，有上岡北草堰二閘頽壞，向設於串場河裏口，致鹹水灌入，請移建於串場河外口，其餘有牆石底石損壞者，有閘板朽腐者，俱應修葺，以時啓閉，則鹹水之患亦除矣。水患既除，水利可興，臣等勘下游諸水，大勢俱東北，由鹽城入海，東塘河等處爲分洩之要津，久經淤墊，迤下上岡草堰二閘，內外河道亦淤，應一律開濬，其阜寧清溝河、蘇家嘴河、山陽涇河、市河、寶應子嬰閘、河、興化北官河、溪河、白塗河、梓新河、興鹽界河、泰州之小紀宗村二河、蚌蜒河、淮東兩分司所屬串場河、及溱潼河、新河、舊河皆灌溉所資，鹽艘所經，今俱淤阻，亦應挑濬。范公隄縣長三百餘里，應加築寬厚，以資捍禦。以上皆東流入海之路也，其南流入江之水道，則揚州以北灣頭河、董家溝、芒稻河，去江甚近，自

芒稻開以下。現在淺澀。應加挑濬。揚州城東之沙壩開河。水道淤墊。亦應疏濬。城南之洋子橋開。閘口過高。應行改修。其挑河之土。令於兩岸三丈五丈外。堆成圩岸。歲早則引以灌田。水大則聽其堵閉。訪之居民。咸稱有益。更請將下河九屬田畝之近河者。依此例於兩岸修築田圩。高四尺。底寬八尺。頂寬二尺。令有司勸諭居民。於農隙如式修築。嗣後雖遇雨水盛大。可無虞淹沒矣。疏下大學士曾工部議覆。准行。皇朝文獻通考。今按。各工計需銀六十七萬。前請撥兩淮鹽庫三十萬。交商捐三十萬。其不敷銀兩。卽於河庫支用。部覆准行。

是年孫嘉澐奏。伏秋二汛已過。隄堰俱各平穩。所有舊河淺狹。應行展濬。或新淤壅滯。應行挑挖。並從前遺漏未修。及已修而未盡合宜處。俱插標識記。俟水涸。卽撥夫與修。務於今冬明春完竣。每年汛過後。令該管道府查勘一次。如有應行修理。卽指示興修。每三年總督親查一次。儻有淤阻淺廢。怠於濬修者。卽題參嚴處。得旨。所奏俱悉。可謂經理有方也。畿輔水利四案。

是年吏部左侍郎蔣溥奏。現今各省河工。凡歲修搶修等事。原設有汛防文武員弁。分任管理。祇因河務殷繁。恐額設之員。一時不敷。差委。是以收錄効用之人。伊等効用時。則上關國帑。下係工程。敍用時。則上歷官階。下理民事。正不可不慎收錄也。今每年河工。俱題効力人員一本。或百餘員。或數十員不等。遞年積算。各有數百員之多。卽如本年五月。管理江南水利德爾敏。汪濂。題請留工。多至百二十九人。此等人員。雖據河臣取具本籍。身家殷實。印結送部。臣部議駁。僅不合例數人。其餘合例留工者。身家果否殷實。究無由而知。在各河臣等。當需員之時。既據核取各結。卽不得不行題請。其間原不得過分去取。惟投効

各員內科甲正途最少。而由捐職考職等虛銜者居多。雖實在身家殷實者。亦有其人。而詭稱殷實。希圖冒濫名器。侵蝕錢糧。正復不少。所取印結亦未足憑信。若擁擠多員。勢難一時分遣。其奉有差委者。經手錢糧工程。得其人則成功可期。非其人則貽誤匪淺。以姑且嘗試之人。任莫可刻緩之事。寸木簣土。動支經費。假冒之弊。豈能保其必無。其未奉差委者。守候經年累月。旅邸食用。薪米盤費浩繁。囊橐空虛。漸生怨望。甚或造作浮言。惑人聞聽。阻撓河務。情所必至。臣思此項人員。一時藉以濟事。固不可少。但期於河工足敷委用而止。不必廣爲收錄。以開僥倖之門。况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額。不因人數加多。增添官職。各員効用年久。所有額設河缺。豈能補用多人。勢必日益壅滯。臣請皇上特頒諭旨。令各河道總督。就所在河工情形。需用人數。酌量定額。題明存案。并將現在効力人員。詳加甄別。應否留工効用。酌定具題。嗣後止許照數收錄。以備差委。遇有事故缺額。方准核補。不得於額外濫收。各該効力人員。勞蹟卓越。劣蹟彰著者。原可不時保題。劾奏外。每逢三年。請照外官三年大計例。分別勤惰。及會否委辦河務。詳註明白。具題交部察核。嗣後河員缺出。卽在二等人員內。陸續題補。以昭勸懲。而等次早定。平日奔競之習。亦無所施。各省督撫轉行各屬。凡遇咨取投工人員。印甘各結時。務須再三慎重查明。身家實在殷實。方許結送。如濫行出結。一經發覺。該河道總督。卽行指參。將出結官員照例議處。如此則凡投工人員。本籍之結。既有可憑。錄用之途。又復不濫。工程可收實效。而叙用不致壅塞。皇清奏議。

是年顧琮、孫嘉淦、會奏修濬子牙河事宜。奏青縣西境黑龍港河之東。自張洪橋以南。民築土隄一道。日久失修。僅存形跡。所以獻縣河間大城之水。由黑龍港而來。河淺難容。下游之子牙。復又淤阻。泛於青縣。

西南北三境。並灌靜海故城窪等處。請將張洪橋。自官隄頭。至金家小營許家墳民隄九段。加高培厚。復於李豹家莊焦家莊等處。開設涵洞。將田間積水放入河內。庶青靜二邑。可免水患。又子牙新河之東。運河之西。有鳳臺等窪。常年存水。查苟家營迤北。王家營至賈口。中有高埠土堰。就勢接成坦坡。新河東隄。羅家堂張家莊等處。開溝。將隄內各瀝水洩入新河。再新河原以洩子牙河之水。於焦家口分流。經廣福樓入新河。因水勢不順。而新河上游。河間等縣瀝水。由黑龍港支河匯入。清濁相混。致新河阻淺。積水難消。上年焦家口堵塞。已有成效。應將廣福樓舊有橫堰。基補築坦坡。並將新河全挑。以受黑龍港三支河。清水暢流歸淀。則河間等縣積水。不致倒漾。至子牙全河之水。僅由王家口歸淀。不免泛濫淤塞。查子牙河東隄。閘劉二莊。隄薄地窪。隄西有蔡家窪。隄東有蒲港窪。今於楊家莊河唇缺處。順勢開挖引河。經閘劉二莊。由朱家窪。官家河。牛欄河。蒲港窪。於獨流大坑歸入淀河。使子牙渾水。由西南斜向東北。水滿聽其平漫於內外各窪。水落歸槽。濁泥澄地。清水入窪。將來各窪淤平。就勢築隄。使水經獨流大坑。由楊柳青以達西沽河。可無淤淀之患。其官河牛欄河。過於淺窄。一律挑挖。又王家口。爲子牙舊河入淀之尾閘。先有三支分流。今東西兩支。皆淤成高阜。止餘中支。向東北流。經黃岔莊頭。而抵臺頭之清河。全河出口。僅止一路。淺窄不暢。應將河身取直。開寬挖深。可以暢流無阻。畿輔安瀾志

是年始設天妃石礎。白駒上岡北草堰各閘官。常川住工。專司啓閉。按設天妃等閘。蓄洩啓閉。民竈兩利。法本至善。然人各私其利。不能循軌就範。非官爲經理事。不歸一用。是汪瀝請設專員。疏稱建閘。利在蓄洩。啓閉須設專員。下河沿海河道。鹽場運鹽之路。亦民間灌漑之資。水溢則鹽艘易行。民田多漫。水落

則田禾無損。鹽運維艱，更有潮汐出入，鹹水灌注，尤傷禾稼。必設開啓閉，始能相機宣洩，阻攔鹹水下河。各開實國計民生所關。除丁溪、小海、草堰、劉莊四閘附近場員管理外，其新建天妃白駒及上岡北草堰，雖設員兼管，相距寫遠，難以遙制。請照原題天妃石礎二閘，設閘官一員，白駒三閘，設閘官一員，上岡北草堰各設閘官一員，專司啓閉。如是責成專一，啓閉在人，始可斟酌損益，調劑得宜矣。河渠紀聞。

是年議定兩河効力文員額數，停止武職投効。按吏部侍郎蔣條奏經部議定，南河照所請一百五十員，東河酌定六十員，著爲定額，停止武職投効之例，以節冗濫。河渠紀聞。

是年議復繡江河酌建滾水壩事宜。按繡江河源出章邱城東麻灣，北流至明水鎮，合百脈泉，滙爲一河，歷淺井莊，至四營莊，稍折向東，復折而北，至金盤莊，與縣西南瓜漏河合流。河身漸寬，由回村鎮歷六七十里，入大清河，歸海。自金盤莊以上，至明水鎮，河身止寬二三丈不等，兩岸並無隄堰，沿河俱係稻田，約有數十頃。河之上下有水磨五六十盤，均係跨河安設。歷年已久，志稱繡江一名清河，百脈泉北流而至，衝激碾磴，涵澤萬畝，爲利甚溥。西營莊西倚驢山，視他處少高，民人魏大善等欲於東流中間開通北口，令水下注，與河爲鄰，引水取利，藉稱富豪。過水東行轉磨，專利堵塞北口，致水不能消，田禾被淹，赴部控訴，奉硃批著白鍾山、碩色詳議具奏。遵即查議，疏稱繡江河本非巨派，自四營上至明水鎮，下至金盤莊，長二十里，藉以轉石磴而灌稻田，歷皆有利無害。四營莊在河之西北，河自明水鎮北流，至四營莊折而東流，越莊北下地不瀕河，即有水患，亦可遠避。莊民魏大善等欲開通水口取利，非實爲水患也。然水患固宜急除，水利亦應均沾，如堵塞北口，全向東流，西北四營莊不能享水之利，未免向隅，如竟將北口

開通深濬河道。則建瓴直下。勢必不復東流。東北一帶稻田水磨。立見乾涸。利此害彼。亦非均平之道。即設閘啓閉。遲早多寡。易啓爭端。議將北口建滾水鐵心小壩。以備節宣。現在舊口砌石高六尺。東西中空七尺。伏秋水長。石尙出水六七寸。舊石口中深五尺四寸。卽以此爲準。建壩高五尺四寸。南北寬五尺。東西長一丈二尺。則循軌之水。可以分引灌漑。設遇異漲。亦資宣洩。河渠紀聞

乾隆六年。高斌議築臨黃臨運二壩。遞互啓閉。以通運行。按竹簾壩。始於康熙二十八年。王新命用竹簾裝石。壘砌成壩於支河內。名曰竹簾。以束水勢。清弱引黃。以濟不足。黃漲分黃。以洩有餘。挑河自下而上。引入竹簾壩。名倒鉤河。淮徐漕船。由黃河至竹絡壩。入運。至是恐黃水通湖。嚙隄墊湖。遂將竹簾壩支河。臨黃臨運之處。各築壩一道。以保運行。漕自張文端治河時。大水漫溢。嚙壩黃流倒灌。入駱馬湖。亟堵缺口。引湖水由舊中河。逕石閘入黃。助黃刷沙。時河身猶未甚高也。先時黃河大溜。直注宿遷城。西馬陵山。足分水向東斜。注竹簾壩河溜。距壩甚遠。倒引而入。亦無衝擊之患。迨後黃河底高。勢更洶湧。懼其侵運。而築臨運臨黃壩。以避黃。黃不能通。則引河必淤。引河淤而河愈高。勢自難以啓壩洩漲。卽漕船出入。遞互啓閉之法。亦託空言。如爲行漕計。則宜留倒鉤之河。如爲避黃計。則亟籌通運之路。迨至築壩淤河。黃強湖弱。不敢徑行啓通。引黃入運。而猶以遞互啓閉。曲爲飾辭。是自留其間。使人議其後也。河渠紀聞

是年東督增築馬場湖圈隄。蓄水濟運。按全河備考。濟寧之西湖曰馬場。又名任湖。在漕渠北岸。周圍四十里。東岸爲隄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湖西口爲馮家壩馬場。舊承蜀山餘水。由馮家壩入湖。今堵築馮家壩。東承泗沂沭之水入運。北岸爲減水閘三。卽五里營十里鋪安居閘是也。至是自田莊起。至北運

隄增築圍隄三千五百七十餘丈。以廣儲蓄。居濟一得云。十里鋪圍。在五里營圍之上。界在湖心開放。則湖水一洩無餘。五里營圍已廢。安居圍亦不可輕開。皆以洩水太甚。守圍以爲之節。惟白嘴可開。必俟白嘴不能入運。方酌開安居。或運河水涸船阻。萬不得已。然後開放。亦必分渠。以次漸開。蓋馬場淤久。蓄水不多。又乘建瓴之勢。一瀉無餘。故增築圍隄。以厚其勢。而慎其宣洩也。河渠紀聞。

乾隆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周學健條奏江南水利一案。經大學士九卿等議。令交江南總河會同該督撫。詳加確勘。相度機宜。妥議具題。朕已降旨依議。但朕思從前許容任蘇州巡撫時。曾言每年若費銀二三百萬兩。自然水患可免。蓋許容聽信地方人之言。欲以取悅於衆。而伊之屬員。又造言以歛動之。思借工程。以爲開銷錢糧計。故有此論耳。及汪滙等。在彼辦理二三年。亦惟地方人之言是聽。究未竣局。朕曾詢問高斌。伊所奏亦同。此番周學健奉差江南。伊既有專心辦理賑濟之事。時日匆忙。其餘水道情形。亦不過採訪於地方官民而已。廷議令交德沛等詳查再定。但德沛素有好行小惠之習。或有誤聽人言之處。亦未可知。爾等可將從前情節。密寄信與德沛。令其確勘實在情形。據實具奏。若果於地方實在有益。即多費帑金。朕亦不惜。若稍有濫冒虛糜。則不可耳。純皇帝聖訓。

七月初八日。上諭。內閣河防漕運。俱關係重大。從前中河原一分黃河之水。由竹絡壩灌入。一引駱馬湖之水。由董家溝灌入。以濟漕運。近年以來。因黃水灌注日久。中河淤沙壅積。河流湍悍。不異正河。復經高斌議。將竹絡壩堵築。截斷黃流。然在中河得免衝潰。固可保護兩隄。但黃流既不灌入。而駱馬湖之水。又聞平淺。不能引出。其上游山東閘河之水。春月挑濬之後。每每封閉。蓄水以待糧船抵境。啓板放行。是中

河上無來源。河身既高。河流微細。勢所必然矣。現今糧船雖已抵通。然將來中河。既不使黃水灌入。駱馬湖之水。或又不能引出濟運。而河身中節之築壩束水。亦非經久之計。應將中河。如何使河流深通。每年不致阻滯糧船之處。著完顏偉。顧琮。會商妥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六日。上諭內閣。江南下江之淮。徐。揚州等處。上江之鳳。潁。泗州等處。屢被水災。民人困苦。朕心深爲廬念。今春特遣侍郎周學健。會同該督撫。加意撫綏。始不至於失所。今聞上下兩江。去年受災之所。六七月間。復被淹沒。田禾似此饑饉迭告。小民其何以堪。朕已切諭該督撫等。急爲賑卹。妥協辦理。但思兩江要地。水潦頻仍。固因近來雨水過多。亦由地勢低窪。宣洩容納。經理無方之所致。高斌深諳河務。且久任江南。於地方事宜。亦所熟悉。著伊同周學健前往。會同德沛。完顏偉。陳大受。張楷。將一應賑卹水利之事。確查詳議。具奏。請旨。務救目前之災荒。永除將來之水患。卽從前周學健所奏。水利各摺。部議行令。江南總河督撫查議。想伊等亦未必卽能籌畫妥協。亦著高斌。周學健會同查勘。定議。定議之後。高斌先行回任。將應辦之事。著周學健暫留江南。會同督撫辦理。俟大局已定。周學健亦卽回京。純皇帝聖訓。

八月二十日。曰。鍾山奏。山東運河。南北綿亘一千二百餘里。南自江南交界。臺莊至臨清板閘。名爲閘河。北自板閘。至桑園鎮。直隸交界。三百餘里。爲衛河。亦名下河。每年大小輪挑。止係閘河內。南旺。臨清。濟寧。彭口等四處塘河。俟四處挑竣。募夫散歸。額設長夫。各回本汛。挑濬河道。此成例也。臣因四處塘河。夫有定數。工有定限。旣難挑濬如式。而長夫必俟協挑塘河完竣。方回本汛。疏淤挑淺。爲日無多。未免忙促。是以於乾隆二三年間。節次奏明。酌增挑限。更定夫價。卽以所餘工價銀。爲加挑限期之用。夫不加多。銀不

加增。而塘河已得如式深通。又將各廳汛長夫通盤計算。或工多夫少。或工少夫多。酌量調撥。以盈劑虛。而各處長河亦得一律深通。此在閘河行之數年。現有成效者也。至衛河緣河寬岸峻底。又係流沙。不但不能建閘束水。亦不能如閘河以內築壩挑挖。且河形彎曲甚多。漳衛之水。又挾沙帶泥。若遇久晴。水勢流緩。則隨處停淤。雖多費帑金。亦不能使泥沙去而不流。是以歷來並不挑濬。下河通判所屬額設淺夫。亦俟協挑臨清塘河工竣。始回本汛。挑砌古淺灘嘴等處。其餘流沙。隨時淤刮。濬此衛河成例也。臣思衛河形勢。雖與閘河不同。但挑無定之流沙。不能不待於臨時。而欲除現在之停淤。不可不預籌於平日。今若照閘河築壩厚水下。鑿挖土勢。必不能惟有用船撈濬。寬以日期。免其忙迫。撈起泥沙。駕舟遠送。以免仍卸入河。庶幾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舊淤既除。新淤漸少。似屬有益。查撈濬之法。以船一支。招募夫一名。每船用夫四名。持長柄杏葉杓。下繫布兜。入水撈沙。傾入船內。傾滿則駕往河崖堆積。候驗按方計土。不得貪圖近便。散置河邊。從前泲河彭口。遇微湖水大。河水不能歸湖。又難築壩挑挖。常以此法。逐段撈濬。淺深一律相平。漕舟並無滯滯。今衛河淤沙。似應照此撈濬。今歲小挑。所有下河通判所屬淺夫二百一十四名。募夫九十四名。免其赴臨協挑。即在本汛撈挖。先將河內淤沙。探明厚薄。估定應撈寬深丈尺。各船雁列河中。自上而下。以次施工。務令河泓濬深。一律如式。以利運行。至臨清塘河。近年挑濬已深。夫工每有節省。儻下河淺募人夫。或有應募添補。查該汛去年節存工價銀四百五十兩。可以酌用。毋庸請帑。其下河募夫。額定三十六日限期。若工多難以如限報竣。當於各廳汛內。哀多益寡。通融辦理。亦毋庸另動帑項。山東閘河。自奏定章程以來。挑濬已覺深通。而衛河尙仍舊制辦理。是以夙夜籌思。於不能

挑濬之處。別求疏通之法。卽以協挑開河之夫工。移爲撈挖衛河之用。雖略爲轉移。而不增一夫。不動一帑。於舊例仍無更張。歷來未挑之衛河。得以撈濬淤沙。於漕運必有裨益。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德沛條奏。江南水利一摺。朕已降旨。交與大學士等議奏。朕覽摺內。稱天然壩。高郵諸壩。當謹守不得輕開。如遇水漲。洪澤湖實難容納。河臣當測量出水尺寸。先將高郵三壩。逐漸開放。量入爲出。及至異漲。天然壩不得不開。必將水大情形。開放日期。一面移咨督撫。一面飭行該道府。於數日前。將高郵三壩。並芒稻各閘壩。卽行開放。使高寶湖水宣洩。然後再開天然壩。則水得順性。其勢自緩等語。朕初覽所奏。頗覺近是。又細加審度。似亦屬難行。今年水勢異漲。迥非尋常可比。苟不至十分危急。斷無輕開閘壩。縱其淹沒之理。且民情刁悍。只知爲己。不知爲人。卽如今年古溝之決。使先諭高邵之民。高邵之民。必將以爲護未急之淮揚。而先殃我觀成之百姓。萬方阻止。何以辦理耶。况水性無定。若果於前數日。卽能豫料。可以酌定尺寸。漸次開放。使水勢可緩。則是並無急暴之形。何致不可收束。大爲民害。若是之甚耶。此皆河臣之苦衷。爲督撫者。宜諒之助之。乃屢據德沛陳大受摺奏。以爲疏導失宜。意在歸咎河臣。不思今歲水災。乃上天垂象。以示儆。此朕之不德。與該省督撫有司。職業不修。或地方人心澆薄之所致。完顏偉蒞事未久。力小任重。伊旣職司河務。其恐懼慚惶。自無可推諉。儻竟以水災。專罪河臣。朕不忍爲此也。况此次開放閘壩。因不能兼顧。爲萬不得已之舉。卽高斌久任河防。諳練諸務。若遇此等異漲。恐一時亦未有萬全之策也。朕看督撫與河臣。不能和衷。已露形迹。似此各持意見。必有妨於公事。河務重大。可將朕意。詳晰傳諭德沛完顏偉陳大受。令其各矢忠誠。屏除私意。以副朕之委任。

並令高斌、周學健、與伊等同觀之。再朕爲洪湖日夜慮心，而完顏偉半月有餘，未曾具報水勢。此則伊疎忽之處。著彼速行奏聞。純皇帝聖訓

是月兩江總督宗室德沛、江蘇巡撫陳大受奏：今歲河水盛漲，由疏導失宜所致。上諭：曰：河工一事，汝等斷不可如此掣肘。今歲異漲，勝常實朕之不德。與爾等督撫不職，以致上天示警。若仍歸之河臣，此卽汝等推諉之處。何以感召天和耶？將此奏與高斌、周學健、完顏偉同看。其果有疏導失宜之處，聽高斌、周學健查奏。彼二人不似汝等各懷心意者也。純皇帝聖訓

九月初四日，上諭：朕聞今年湖水爲患，皆由淮水下流，不能迅趨入海。洪澤湖天然二壩，及高郵之南關、五里、車邏等壩，永閉不開，水無宣洩之所。又毛城鋪分減黃水十三口，雖束而爲三，而各未斷流。洪澤湖不能容納，以致汎濫衝決。此次水災，雖係完顏偉承辦，實由鄂爾泰與高斌從前辦理未協，以致水潦頻仍。今復差高斌前往，恐伊回護前非，於事無益。京師議論皆然。卽江南士民，亦有俟高斌到彼呈控之語。朕思河務重大，若非諳練之人，卽目覩情形，亦未能深悉。况僅得之傳聞乎？至於該處人民，居上游者，則利於疏洩，居下游者，則利於堵閉，均屬一偏之見。未悉河防全局，其說尤未足憑。惟是水以海爲歸，必順其就下之性。斯上游不致泛溢，亦事理之常。在高斌自必悉心籌畫，以拯救地方爲重，不致固執成見。朕旣有所聞，可密寄信前去。或此番大水之後，湖河形勢不同，固當因時度勢，慎重區畫，抑或從前措置，本屬未盡合宜，尤當及時變通，力爲補救。斷不可回護前非，務須通盤計算，悉合機宜。俾湖水分安，瀾黃流順軌。上游之鳳、潁、泗等屬，無湖水倒漾之虞。下游之高寶、興鹽，均免田廬淹沒之患。庶克紓朕南顧之憂。並

令伊等將現在情形及應如何辦理之處據實速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直隸總督高斌奏覆今年湖河異漲並非如人言所云入海不能迅趨與宣洩無路所致惟有照舊修治此外無可變通。上諭曰覽奏稍慰朕懷但知過能改聖人所難悠悠之論固不足憑而嘖嘖之言亦殊可念一切與周學健等和衷悉心妥議爲之至朕所指示不過據朕一時所見尤不可以爲必是而從之。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陳世倌周學健高斌奏同勘河道水利其低窪遲澇之地明年二三月可接種秋田上諭曰所奏俱悉朕將謂大學士陳世倌別有奇謀碩畫且臨去時曾奏於歲內可使積水全消覽奏仍俟明年二三月間且所辦理不過就高斌周學健所辦之規模而潤色之又何必勞此一番往返乎然此尙可耳若固執己見顛倒河防是非則將來咎有攸歸矣。純皇帝聖訓。

是年白鍾山議覆御史胡定條奏稱石林口起至婁子黃村兩集向有支河三道分黃河之勢趨入徽山昭陽兩湖近年議堵支河由王家山石閘金門口歸入雙橋湖吞納不及到處生險徐邳一帶不無漫溢請仍開通俾河水分流臣查黃河之水本宜合而不宜分第大勢上游寬而下游窄至江南徐州河寬止數十丈南係州城北係山根河道至此下達不暢不免上擁前河臣靳輔因於南岸毛城鋪建石壩石閘各一座北岸留石林黃村口以減黃河異漲由毛城鋪減下者則注洪澤出清口助勢敵黃合流歸海由石林黃村減下者則歸徽山湖一出湖口開濟運一出茶城張谷口由荆山橋至貓兒窩濟運乾隆五年黃水盛漲黃村石林二口內各刷深溝洩水過多爲日又久致徽山湖內拍岸盈隄湖河交漲沿湖土隄

石工危險。迨冬間水尙未消。東省運河。未能築壩與挑。經巡漕御史宗室都隆額條奏。部議令臣等會籌修防。臣與高斌完顏偉同勘所刷深溝。已經高斌將溝槽內加築土壩。鑲做防風。以禦水勢。上年過水無多。漲退亦卽斷流。臣隨會同籌酌。惟有將土壩於汛水未長之先。修築堅厚。則節宣有制。自無多過之慮。今欲將河溝再行挑通。則不但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誤漕運。而江南瀕臨黃河之銅山沛。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患淹漫矣。山東運河備覽。

是年顧琮奏。淮北郡縣地居天下之衝。襟帶黃淮。匯注湖蕩。土廣戶繁。頻年水旱。饑饉薦臻。以致地荒民瘠。蠱蒙皇恩。蠲賑截漕。近又撫綏賑卹。加意講求。陂塘溝洫。以期收益除害。仰見皇上懷保惠鮮。其所以措斯民於衽席者。至周至備。臣督漕北上。沿隄相視。訪之土人。知淮安南北地勢高下本略相等。乃田價懸絕。至有相去僅數十里。如淮南涇河上田。每畝值銀十餘兩。淮北下地一頃。僅值銀七八兩者。蓋由淮南多建涵洞。灌注有資。故隄外之田。悉成上腴。至淮北郡縣。地雖濱河。而溝渠坡堰。概未講求。故地之高者。僅種二麥雜糧。從未獲禾稻之利。若一遇亢旱。麥收亦闕。其卑下之區。則又皆沮洳萑葦。極目汗萊。積雨卽成巨浸。以致夏旱秋潦。年年告災。臣初疑引河灌溉。廣設涵洞。或於淮北未宜。近因艤舟清江。迤北登隄履勘。見五公橋旁近土田肥滋。麥熟秧長。詢之佃農。並云此二十年前。亦係荒瘠。後有錢姓。以賤價買隄外瘠田。於隄上創設涵洞。導流引灌。遂成沃壤。夏麥秋禾。歲得再熟。故前次每畝三錢之價。今價至十餘兩。因益信蓄洩得宜。地無南北。均可獲利。竊見清江以上。運河兩岸。雖間有涵洞。第向來止知東水濟運。不知借水灌田。是以坐聽萬頃原泉。未收涓滴灌溉之利。遂使淮北與涇河田畝。高下相懸。昔魏史

起之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因引漳水溉鄴。而河內以富。今淮北諸河形勢類此。應請皇上特遣大臣一員。會同督撫河臣詳議。估計興工。於兩郡近河隄岸。或建設涵洞。或分築壩堰。開渠溉田。至東西駱馬。徽山。漁濱。徐塘。諸河。文分派別。務各廣引溝渠。或築圩隄圍田。或棄窪地灌漑水。要使隨地制宜。克盡地方而止。其需用帑項。應就近在兩淮運庫動用。卽於河員內。遴委諳練河務數人。分司其任。約一二年間。水利興而人力勤。瘠土可化爲沃壤。第恐議者疑其洩運河及諸湖之水。有妨濟運。不知各省糧艘道經淮徐。每年五月上旬。卽可過竣。稻田須水。正在夏秋。前此敢閉以時。運道有關宣導。此則祇借運河閑蓄之水。用爲民田灌漑之資。漕運無妨。農工有濟。况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萬無疑慮。雖行事之初。經費須出自朝廷規畫。然與其憚於興作。而旱潦不除。蠲租鉅萬。孰若此工克興。則因民之利。盡地之力。考之從前。計之異日。其利有五。淮徐兩郡。災黎衆多。待哺嗷嗷。半菽不飽。若水利興修。卽可寓工於賑。利一。兩郡頻歲被災。額賦旣蠲。賑濟復發帑金。若田功克舉。歲獲豐收。則從此正供可以無闕。庫帑可以節省。利二。淮徐常年匱乏。一遇凶荒。米價翔湧。若溝渠旣通。二麥禾稻。歲獲再收。數年之間。民免艱食。倉儲有備。利三。兩郡磽瘠。旣化爲膏腴。賦不加分。收有倍獲。則流亡安輯。匪僻自消。利四。運河爲湖泉貫注。亦多溜壩衝工。今相視要害。開引涵洞溝渠。則水勢旣分。險工自穩。行之有成。雖有目前開濬之勞。可除永久修工之費。截長補短。去險就平。利五。利害除。水旱有備。公私並濟。無過於此矣。皇清奏議

是年河督高斌議增湖河入江之路。以保下河。按高郵湖受寶應湖華家灘五道引河洩水。由茅塘港

王家港各水口入邵伯湖。通運引河，分由灣頭壁虎鳳凰等橋東西灣金灣，同歸董家溝芒稻河廖家溝石羊溝下江。地勢建瓴，宜洩暢順。高郵南關諸壩，由下河入海之道，可嚴封不啟。是年高斌面奉聖訓，將邵伯以下入江之路，勸議酌增，請於金灣滾壩下東西灣地方建滾水壩二壩，下深挑引河，復增挑仙女廟金灣對過之越河，及通江之石羊溝董家溝。其原有之金灣壩下，并鳳凰橋引河，及通江之廖家溝、秦家港、白塔河、百汊港、各河道，均大加疏濬。並於各河頭建立閘壩，每年視水勢大小，相機啟閉。俾高寶湖水足資宣洩，其高郵各壩，非遇異漲，無庸輕啟。如此增廣入江去路，高寶運河東隄以下與鹽、阜、民田，俱得豐收，而湖水入江分洩便利矣。

河渠紀聞

是年漳河水勢稍分，白鍾山疏請酌修民堰，分別民修帑築事宜。按自漳水歸運，與衛汝合流，並趨館陶以下，臨恩、夏武、德州等七州縣，衛每患漲漫，是以議將元城和兒寨村北原有河溝開通，禁民堵塞。嗣經元城拆去攔河土壩，開河引水，寬二丈爲率。館陶縣報稱：漳河水勢已分，入衛之水減少，至是議修民堰，疏稱修築民堰，防禦漳水，請帑施工。原以工大稍紓民力，今漳水既得分洩，其勢少殺，自當因時度地，分別緩急興修。凡岸高水平，舊有民堰未壞者，俱應仍循舊例，勸諭附近村莊民人，冬春逐漸加幫，其本無民堰，坍塌過多，應行創築，及頂衝掃灣，形勢險要，民堰單薄，應大加增培者，酌量估修。如此分別修築，即將來漳水大小難必而下游分洩有地，既不至驟漲，民修隄堰，加幫完整，亦捍禦有資。此因時制宜之道也。

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二

運河水章續十

乾隆八年正月十六日陳世倌等奏。上下兩江連年被淹之故。有因湖河泛漲淹及下流者。有因下流淤塞。上源來水壅遏難下。致漫田野者。有因黃運隄防攔格水路。積潦無由消涵者。有因雨潦山水猝然聚至。淹及田畝者。相其致患之由。以爲弭患之策。則分洩水勢。隄防漫溢。疏通積潦。使田間之水。由溝洫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大川。由大川以通二瀆。經由二瀆合流。以歸江海。近年雨潦過多。山水驟發。而鳳泗。淮。徐。淮。揚。海。所屬州縣。多有地勢中窪。四面高仰。致積潦停蓄。其分洩之河道水溝。日久漸淤。下流壅遏。不通兼之兩岸隄堰。舊多殘缺。不能收束。溢水四出奔注。田廬被淹。故分洩下游水勢。及隄防上游漫溢。實目前救患急務。臣等酌議隄防之策。在洪湖。則應將現場石隄。補砌高厚。並將堰圩全隄。軌工間有隄身稍低者。一律加增。俾漲水盛發。隄高水面。卽遇西風。而浪不能越。至大隄內舊有二隄。原屬重層保障。第隄身單簿。下稍空缺。未築。難以抵禦。應將通隄加培高厚。接築隄尾。直抵山盱。滾壩下之順水隄。以補空缺。則重隄並峙。庶無意外之險。在黃河北岸。則應於石林口。新築壩內。加築月隄。以資保護。大修沛縣樓水隄。堵塞缺口。加厚培高。以遏黃水內注。又於石林迤下。對順河集北岸。河灣迎溜之處。開挑引河一道。引溜歸中。以避危險。其沛縣護城隄。爲漫水衝缺。應一并修固。以衛城社。此目前隄防大略也。其宣洩之宜南岸。則毛城鋪壩。天然閘峯山四閘。北岸則劉老澗壩。王營減壩。馬家港口。今按黃河宣洩之宜。詳

見河水以分洩下游水勢。若不多方區畫。設有出格之水。湖不能受。高堰全隄。或致受險。則淮城可慮。臣等再三籌酌。山盱滾壩之南。天然南北二壩處。添建二滾水石壩。口門各寬六十丈。由身量高一尺。儻遇異漲。既可多爲分洩。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一經平壩。便已斷流。於全湖蓄水毫無損礙。與天然之徹底開放者迥別。兼之循序漸下。水勢平緩。必不致奔濤直衝爲高寶諸湖之患。至高寶諸湖水歸運河。自邵伯以上。向從高郵南關五里車邏。及昭關各壩分注下河入海。自邵伯以下。向從金灣三閘。及鳳凰壁虎橋灣頭閘各路分注。一走芒稻河。一趨泰州河入江。查運河入江較入海爲近捷。而水亦高於江面。通流順勢。消納甚速。若從興鹽等縣入海。路旣遼遠。又沿海地面昂於內地。所有通海港汊。又因潮湧沙淤。欲加疏浚。不獨潮沙往來水底難以施工。卽令疏深。亦恐潮水內灌。且與鹽一帶形如釜底。運河水稍大。必先滄遍內地。然後歸海。是入海不如入江之便。議於邵伯以南。金灣滾壩之下。東西灣地方。添建滾水壩二座。壩下挑浚引河。分引湖水入於鹽河。對岸灣頭閘下。董家溝上加挑石羊溝引河一道。河頭建滾壩以應。東西灣二壩。并將鳳凰橋下引河及壁虎橋下游之廖家溝俱挑浚深濶。歸石羊河以達於江。其董家溝原歸芒稻河。河形短促。不足宣洩。應將河尾加長。接挑自爲一河。直注於江。至芒稻閘河爲邵伯諸湖通江捷路。一遇伏秋水漲。卽應開放。使其暢洩。但鹽舟歷因該處艱於挽拽。今復增開通江河道。將來水勢更甚。難免掣溜。議於芒稻閘下。仙女廟上之泰州河。挑挖越河。接入金灣河內。再於金灣閘上。添建寬大石閘一座。并修絳道。俾鹽船由此得以避險就平。實爲利便。泰州河內。舊有秦唐港。白塔河。百汶河。三路旁趨入江。因私鹽往來築壩堵塞。今應將土壩改建閘門。以時啓閉。並挑通河路。旣防私販。復洩

漲水似屬兩利。此運河下游分洩入江之路也。至上游高郵南關等壩。一經開放。則運水全勢傾注。下河難受。必應永閉。以拯下河之澹。與天然壩同。第恐高寶水盛。入江之路尙屬不足。則入海之路亦宜分籌。臣等酌議除高郵三壩照舊永閉外。應另於三壩上下添建石閘四座。并於昭關壩上添建石閘三座。金門止寬一丈二尺。較各壩口門闊至六七十丈者。寬狹懸殊。兼之逐層安板。量水大小。抽板開放。節制由人。不致徹底傾瀉。其各閘下舊有河渠。一并挑通。即將挑土添築兩岸子堰。束水入艾陵。淥洋沙。毋羊馬諸湖蕩。以上趨於海。如此入江入海。分道通行。則山旰天然新舊各滾壩減下之水。自可暢洩。而下河地方。僅有新建閘座。隨時分洩之水。漸歸湖蕩。散入各河。亦無憂滄浸。此黃河南岸分洩水勢之大略也。若黃河北岸。則微山湖爲上流所聚。駱馬湖爲下流所聚。而中河居二湖之間。以爲咽喉。六塘河復承駱馬湖之下。傳送衆流。以爲經絡。下歸場河。以爲尾閘。是欲分洩下流。應急治場河六塘河。惟六塘一河下至安東境。分南北二股。南入串場河。以趨武障河。歸南潮河入海。北入串場河內。分趨東岸之義澤六里車軸等支河。同注北潮河入海。正流直下。至板浦。趨漣河入海。現在二股河之下游。及六里車軸等支河。間多淺阻。而場河爲二股河之委。自板浦下。至漣河。又爲場河之委。現在河身寬止丈餘。深止數尺。臣等議將板浦以下河身挑浚。面寬十丈。深一丈餘尺。俾上游之水一往直下。其南北二股及六里車軸等河之淺窄者。悉加浚治。復將六塘河上下兩岸民堰缺處。一律加築。以束泛水。并將武障義澤六里河頭各建石閘一座。使場河有餘之水。得以減洩。不致散漫。而商竈各艘。及葦蕩營柴船。由此運工。亦得通行無阻。又場河之上。爲平旺河。更上爲鹽河。鹽河上承中河之流。口門底深。進水稍多。每遇伏秋漲發。自平旺河

薛家莊以上有隄東水不致泛溢薛家莊以下未築縷隄兩岸逼近民居河身促狹不能容洩議於中河通入鹽河草壩口門水底用亂石填高數尺以減進水并於薛家莊之上老隄頭開通舊堯瀆河由程家圩東面挑深接頭圖口入潮河下注不特窪地露潦有所歸宿卽遇鹽河盛漲亦可分洩其兩岸單薄子堰應加幫寬厚以資收束如此經理則徽山湖以下經由各州縣之水皆得循途過行不致泛溢此黃河北岸分洩水勢之大概也至沭河自東省郟城入宿沭歸海尾閭多淤民堰多缺沂河由東省入邳州境一支入運因梅家道口民堰殘缺水從缺口漫入一支入駱馬湖河身現在淤塞議將沭沂二河殘缺民堰塔築完固淤塞河身開浚深通並將清桃二邑道旁官溝疏浚導入包家河以洩兩傍積潦此北岸各屬大川應行興修者也查各屬積水淹浸之處情形不同今議上游則設隄防以堵之下游則通溝渠以洩之總期水各有歸不使泛漫此則支河溝洫應行興修之水利也本日奉硃批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是月白鍾山調任南河奏請陛見上諭曰目下陳世倌等在彼正講究河務卿應先到任和衷共議此事何必來京况朕素未諳習河務亦不能有所指授也但孟子云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朕爲卿誦之若能細玩此句而不用智穿鑿於河務不無小補又卿在河東任內未免有節省帑項之意夫漫無查察聽屬員冒銷固不可而一味節省亦非正道况南河更宜留心卿其記朕此諭速赴新任可也純皇帝聖訓

七月白鍾山奏湖河入江之路宜加增疏導一條據都隆額奏稱高寶運河工程所開入江之路尙少請於邵伯之上高郵之下再建滾水壩二座下挑引河入於鹽河其鹽河對岸秦塘河近地增挑引河導水

入江。庶高寶諸湖水可暢洩。設遇異漲。洪澤湖天然壩。偶一開放。下游諸河。隨納隨出。不致爲患等語。奉廷議。以高寶諸湖之水。其入江入海道。路業經大學士陳世倌等勘議覆准。至天然壩久經奏准永閉。令臣等詳查。前項壩座引河。應否添建。加挑。并將天然壩開放處。一并妥議。遵查高寶諸湖周圍數百里。一望汪洋。僅有寬數丈之運河。賴以容洩。城池倉庫民舍田廬。所關實鉅。御史都隆額。恐運河淺狹不能宣洩。奏請多開入江之路。以減諸湖暴漲。所慮誠是。但入江入海之路。前經欽差大臣等勘議。於邵伯以南。金灣滾壩之下。東西壩地方。添建滾壩二座。壩下挑浚引河。引入鹽河。由石羊溝達於江。又將鳳凰橋壁虎橋。迤下河道。挑浚深闊。達於江。又將芒稻河尾。加長接挑。自爲一河。直注於江。又將秦塘河。白塔河。百泖河。改建開門。挑通河道。分洩下游之水。以入江。是入江之路已多。至入海之路。則於高郵三壩之上下。添建石閘四座。昭關壩之上。添建石閘三座。其各閘下。舊有河渠。俱挑浚深通。束水入艾陵等湖。蕩以趨於海。臣等又因高郵邵伯一帶。爲諸湖頂衝之地。原議新建石閘七座。尙恐不足宣洩。復請將高郵南關車邏二壩。改爲滾水石壩。以減洩湖河異漲。亦經廷議覆准。奉旨允行。欽遵辦理。是入江入海之路。俱已處處籌畫妥辦。所有御史都隆額奏請添建壩座。加挑引河之處。毋庸再議。至天然壩已經改爲滾壩。現在上緊遵辦。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山東河道。及諸湖蓄水之處。疏濬宣洩。尙未妥協。儻遇淫雨大潦。地方必遭水患。與其臨事徬徨。何如先期籌畫。可寄信與完顏偉。喀爾吉善。令其相度情形。凡有關疏濬宣洩之事。詳悉查奏。爲有備無患之計。純皇帝聖訓。

是年白鍾山奏高寶諸湖上承洪澤湖之水歸入運河由運河分注下河脈絡貫通層層相因其宜洩機宜最爲緊要前經臣酌議將運河西岸舊有出水港口相機開放俾湖水宣洩入海騰出河面以受洪湖減下之水奏蒙聖鑒嗣因雨澤稀少下河田畝正當麥苗秀實禾稻插秧之候需水甚殷復令將運河東岸閘洞開放宜洩灌溉田畝百姓咸皆稱便惟運河雖經開放而上游運河之水源源而來水勢未能大消恐將來洪湖減下之水歸入高寶諸湖仍然盈滿臣等復飭令將上游運口之天妃正越二閘暫閉一二日則進水既少去水更速如有商民船隻經過卽令起板放行並無阻滯茲於四月二十五六七等日閉板後河水果大消落至二尺三四寸不等臣等速飭將臨湖出水港口上緊挑挖寬深俾高寶諸湖之水放入運河由東岸閘洞循序漸下分歸湖蕩散入各河以注於海不但湖水日漸騰出將來卽遇汛水盛漲洪湖減下之水自可容納而下河亦無漫淹之慮嗣後遇運河水大亦令照此暫閉天妃二閘以截來源若遇重運經臨河水未充之際卽將東岸閘洞悉行堵閉以濟運行俟糧艘過完仍行開放以洩湖河之水如此上游下游通盤籌畫出水進水斟酌機宜則節宣有制啓閉以時每年自可循序而行永遠遵守於淮揚一帶漕運民田均有裨益南河成案

是年監察御史奉恩將軍宗室都隆額奏去年江南遭遇水災特遣大學士及大臣等會同該省督撫確勘凡河道水利逐細籌畫將疏濬修築宣洩之處定議公同覆奏甚爲周詳臣去冬奉命往查南漕船隻復奉旨著往石林口查勘一切事宜卽赴徐州地方親加詳勘又往查漕船將清口高家堰山陽盱眙天然壩及寶應高郵邵伯等處親閱情形復博採衆論爲我皇上陳之今按洪湖水口宜修及毛城鋪舊

制不可增減兩條互詳河水淮水。一湖河入江之路宜加挑濬也。高寶一帶運河工程湖水在西下游之興化、鹽城、如臯、泰州等州縣在東地勢西高東下全賴一線之隄以資鞏固再沿海所有范公隄地勢更高下游州縣形如釜底是以五隄開放則下游地方歲遭水患五隄關閉則上游隄岸單薄不能堵禦運河淺狹不能宣洩如遇湖水盛漲則上游隄岸仍舊傾頽漫溢下游州縣被水衝淹治之道必將入江道路多爲開挑方得隨勢引洩之宜前高斌等欽承皇上指示將入江道路酌量增添之處會同大學士陳世倌等議奏邵伯迤南之金灣滾水壩下添建滾水壩二座下游開挑河道引湖水入鹽運河內由石羊溝入江歸海將芒稻河尾加長開挑令其暢流歸江又於高郵之三隄并昭關上下等處添建石閘七座宣洩水勢由愛陵等湖之東隄流入海口臣愚以修治高寶邵伯等湖保全下游州縣斷無出乎多開入江道路之計者雖經欽差大臣等將添建之處欽遵酌量議奏臣以入江之路尙少滾水壩離河甚近相隔高寶一帶隄工甚遠猶不能減洩各湖盛漲若宣洩不及則於上游地方爲患無所裨益至添建石閘分水入海之路不能宣洩各湖盛漲又與添設滾水壩無異仍恐淹沒下游州縣田廬雖築引河隄收水亦不能越范公隄而暢流儻水勢浮漲直越范公隄入海則下游州縣仍被水患似非萬全之計但應欽遵聖諭添開入江之路臣等籌度地宜應於邵伯之上高郵之下再添建滾水壩二座壩下開挑引河將湖水分引歸入鹽運河內其鹽運對岸秦唐河附近之處加挑引河使水歸江則高寶各湖之水可以宣洩暢流儻遇盛漲將洪澤天然壩啓放下游湖水時洩時蓄可無慮矣河道通暢上下相應高郵寶應隄工運道旣永久無慮而岸內下游地方亦可以享昇平之福臣查勘地勢詳究水性謹獻芻蕘伏乞

睿鑒。皇清奏議。

是年尹繼善奏。江南河務。前會同大學士臣等遵旨細加講論。業將毛城鋪壩天然二壩。及高郵三滾壩。應行酌商緣由奏明。隨會同臣白鍾山前往高堰山盱等處。並高郵寶應地方。細加查勘。通盤籌畫。考古徵今。反覆詳議。沿途復博採輿論。並詢之通工文武大小屬員。及地方等官。咸以舊制宜循。爲目前急務。衆論僉同。所有臣等前奏三條。實有不得不因時制宜。酌量變通者。敬爲我皇上備陳之。一高郵三壩。應請仍復舊制也。高寶諸湖周圍數百里。上受天長七十餘河。並洪湖減下之水。滙入運河。其勢甚盛。淮揚州縣城池倉庫攸關。是以於高郵迤下。立南關五里車邏及昭關各壩。以分注下河歸海。實爲湖河洩水之關鍵。舊例遇水勢異漲。相機次第開放。以洩異漲。俾水勢陸續宣洩。循序漸下。制度甚爲精詳。前經欽差大臣等議奏。以高郵南關等壩。一經開放。則下河難受。請將高郵三壩。仍行永閉。另於三壩之上下。添建石閘四座。復於昭關壩上。添建石閘三座。抽板開放。節制由人。所以爲下河計者。似屬周至。但從前高郵三壩。並昭關壩。共寬一百九十餘丈。今建石閘七座。各開金門。止寬一丈二尺。共計止有八丈四尺。較舊制寬窄懸殊。且高郵等壩。原與堰盱之天然滾壩。上下相應。今天然滾水等壩。共有三百餘丈。而添建石閘。僅止八丈四尺。上游之來水甚多。下游之去水過少。勢仍壅積。雖於邵伯迤南。疏浚入江之路。亦係減水之意。但該處距江甚近。江潮往來。與水相抵。洩水無多。而邵伯迤上。高郵一帶。爲諸湖頂衝之區。首當其險。設遇驟漲。自必直趨。赴近就下。豈能紆回流遠。全洩漲水。以入江。儻宣洩不及。運道民田城池倉庫。均爲可慮。况高寶不能容納。勢必仍掘壩以注下河。洶湧驟至。較之循序漸至者更猛。則下河受患。

愈深。此必然者也。在永閉三壩之意。原爲下河與鹽地方。形如釜底。一經開放。未免被淹。不知下河等處。各有湖蕩。爲瀦水之區。又有大海。爲出水之路。從前遇大水。開放下河。最窪處。雖間被水淹。究屬有限。今永閉以來。被災轉重。其利害已屬較然。再四籌酌。請將高郵三壩。仍循舊例。以時啓閉。則湖河水不泛溢。不獨淮揚永慶奠安。而億萬民田。歲獲豐稔矣。三壩旣不永閉。所有原議石閘七座。無庸添建。以省糜費。惟念下河地方。本屬低窪。臣查欽差大臣等奏內。入江之路。雖已籌畫。而入海之路。緣議三壩永閉。是以下河宣洩。疏通處。尙未詳議。大學士臣陳世倌。親勘後。亦曾論及。容再委妥員詳勘。其中如有河形曲折。河身淤淺。酌量疏浚。深通近水民田。應爲修築隄堰。以禦水勢。雖釜底之水。不能全消。而有餘之水。可以導之入海。下河一帶。庶免漲漫。所需土方。工銀兩。卽在停修開壩大工。節省銀內。酌量動用。毋庸另請錢糧。以上三條。今按首條。毛城鋪。次條。天然壩。均請仍復舊制。係言黃淮均關河防。切要。臣等固不敢少存成見。而好爲更張。亦不敢因前議已定。而潦草從事。總期合舊制以順水性。孚公論以洽輿情。仰副我聖主宵旰憂勞。念切民生之至意。皇清奏議。

是年高斌白鍾山奏。高郵三壩。請復舊制一條。奉廷議。以上游洩水。全歸高寶。高寶爲衆流所匯。不能容納。不得不開高郵三壩。注於下河。雖與鹽等處。有湖蕩瀦水。有大海出水。其實衆水所歸。將以爲壑。儻必待旣淹而後入海。卽不免其魚之歎。令將與鹽等州縣。查勘辦理。此廷臣所以爲下河計者。甚周。臣等身任河防。敢不仰體聖心。而忍以下河百姓爲壑乎。惟念高寶諸湖。承上游分洩之水。衆流匯聚。周圍數百里。一望汪洋。僅歸於數丈寬之運河。賴以容洩。兩岸長隄。危如一綫。城池倉庫。攸關。實爲緊要。前設高郵

三壩以分注下河。原與山盱滾壩上下相應。是以高郵三壩共寬一百八十丈。誠以來水既多。則洩水之路宜廣。理固然也。前欽差大臣等議請添建石閘七座。亦屬洩水之意。但七閘金門止議各寬一丈二尺。共止八丈四尺。較三壩舊制寬狹懸殊。且山盱地方現據欽差大臣等議建滾壩二座。口門共寬一百二十丈。連舊有三滾壩二百丈。共有三百一十丈之寬。而尾閘之石閘僅止八丈四尺。下游去水之路較上游進水之處不及十分之一。設上游諸水畢聚。高寶兩湖不能容納。不獨上河萬頃民田盡遭滄沒。而隄潰岸高寶之城池倉庫田廬均爲可慮。運道亦因之而阻。所關實鉅。雖入江之路未嘗不可分洩。而石閘流緩。恐就近趨下。頂衝之高寶先已難支。此臣等所以有復舊之請也。今高郵三壩旣不便開放。而石閘七座又恐異漲不足宣洩。晝夜籌思。必得一萬全之策。方有裨益。查三壩之所以永閉者。原爲從前開放時。徹底傾瀉。並無抵禦。建領而下。與鹽窪地勢難容。受必致瀾漫爲患。臣等細察三壩情形。擬於三壩之中酌量略爲更改。除洩水過多之五里中壩。仍行堅閉。不得輕開外。查南關大壩原寬六十六丈。車邏本壩原寬六十四丈。其壩脊高河底自八尺餘寸至九尺不等。過汛水漲發始與壩脊相平。今擬請均改爲滾水石壩。再將壩脊加高五尺。則向高於河底八尺餘寸。以至九尺者。今則高至一丈三尺餘寸。及一丈四尺矣。如平常水發。則新建之七閘已足宣洩。如遇湖河異漲。七閘不足宣洩。當高寶一帶險要之際。始從壩面過水。水一平壩便已斷流。與舊壩徹底傾瀉者大不相同。况運河水少時。不過六七尺。長亦不過一丈一二尺。今滾水壩面已高河底一丈四尺。是必異漲至一丈四尺有餘。始行過水。若僅止一丈四尺。猶無水可過。况壩面所過之水。又係循序漸下。分注下河湖蕩溝港。陸續消洩。必不致奔騰漫溢。而湖

河盛漲。又可少殺其洶湧之勢。且旬日之內。即可消退。如此稍爲變通辦理。限以一定節制。預備未然。上而淮揚可免壅潰。下而興鹽亦無滄漫。且與山旰新建之滾壩來源去路形勢相應。似有裨益。如蒙恩允。容臣等委員確估妥辦。再南關車邏二壩。現議改建石壩。雖將來洩水無多。然其去路亦必籌及。查由壩下之官河以達興化。由興化而東趨梓新白塗等河。以出范隄。再由丁溪小海以入海。皆有舊路。現在水皆東下海口。並不高昂。祇因河身窄狹淤塞。水出不暢。民田未免受淹。今委員查勘。不必另建大河長隄。止須將通海各河。因勢利導。疏浚寬廣。增培子堰。再將窪地。督民修築圩圍。則水有歸宿。田有捍禦。更爲有備無患。其經理下河事宜。已經勘明。俟定議後。詳酌具奏。次第辦理。南河成案。

是年白鍾山奏覆。運口上游毋庸再建挑壩。按顧琮請於運口上游築挑水壩。逼水東趨。俾湖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則回空糧船安行。春水弱時。亦能刷黃濟運。欽奉諭旨。會同河臣商辦。當查運口左襟洪澤。右帶黃河。出口之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誠爲前人良法。惟歷年春間漕運北上。湖水未長。誠恐清弱黃強。有礙運道。經高斌相度於運口下游。建蓄清壩一道。束水入運。濟漕。俟湖水盛大。拆去上年因蓄清壩。東岸壩基二十餘丈。未經起拆。致有兜溜進口之勢。彼時自應於運口上游建築挑水壩。俾湖水沛然東注。嗣將蓄清壩東岸壩基悉行拆去。湖水暢行。不致兜溜進口。再運河上游。尙有原存新大墩。現在逐漸鑿寬。挺峙河中。直挑湖水東注敵黃。不使入運過多。與建築挑壩無異。毋庸再行築壩。此就當時情形立論也。河渠紀聞。

是年白鍾山奏。揚州府儀徵縣運口。爲江廣糧船出入咽喉。又係兩淮鹽艘經由要道。從前連設嚮水通

濟、羅泗、攔潮、四閘，節節收束，以備相機蓄洩。其嚮水攔潮二閘損壞，雍正十三年，嵇曾筠奏明動支兩淮運庫商捐銀一萬三千七百餘兩，修理至通濟羅泗二閘。自康熙五十五年修補後，迄今已三十年。大江潮汐往來衝刷日久，兩閘金門閘牆多有倒卸，閘底石塊衝跌，坑塘關石等椿朽腐不堪，均難下板啟閉。伏查設立閘座，原期上啟下閉，逐遞灌注收束，以濟運行。今二閘損壞，則上游之水直瀉，毫無收束，難資濟運。年來重空往返鹽艘出入，輓運維艱，兼之閘身蟄裂傾頽，石塊坍入河內，經過船隻有礙，若不亟爲修整，日就傾圮，爲費益大。先據淮揚河道徐德裕勘明估詳，臣以兩閘俱有舊石，可以選取添用，減估當即駁令核減。據實確估，茲據逐細核減實估，需修閘築壩物料夫工銀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兩。造冊詳送，臣因閘工重大，帑項攸關，即親詣細勘，委係損壞應修，所估錢糧亦無浮冒，應作速修整，以資啟閉，以利運道。經鹽臣準泰查有運庫甲子綱平餘一項，請卽於此項餘平內動支，遴員上緊辦料，儻修堅固，工完造冊報部核銷。庶與糧儲齟運，均有裨益。南河成案。

是年更定東省下河汛地劃界分管，均道里以專責成。按東省運河自江南臺莊至臨清之板閘，名爲閘河，自板閘至桑園鎮直隸交界三百餘里爲衛河，亦名下河，爲漕艘經由最要之道。岸高水闊，河底皆係流沙，中虛不能建閘築壩挑河，每年大小輪挑，衛河從不議挑，遇淺則隨時刮濬，臨期辦理，未免周章。積淤不能淨盡，因用浚船撈挖之法，始得有效。下河通判遵照辦理，衛河河道工程向係德州州同、武城縣縣丞、夏津縣主簿、甲馬營巡檢、德州衛南河千總、北河千總六員分管。今用船撈浚，奏定章程，一切察夫計工，按法撈運，必須專責各該汛員就近查辦，而各員所管汛地犬牙相錯，河道里數多寡遠近懸殊。

緣河員各視所隸州邑。河道衛弁亦就屯莊管理。未按沿河形勢。挨次分管。事屬兩歧。易生推諉。今清釐各員專管地界。按其遠近歸并。分割一切濬河儼運。修守事宜。均得就近辦理。不致歧誤。此蓋權衡於北河。挽運大要。而專責成以濟事也。自分水至臨清。入衛止藉一綫汝流。不足浮送漕舟。勢必有資漳水。但挾泥帶沙。易致停淤。數丈之灘。可滯千艘之運。閘河遇淺。尙可倒板接濟。下河一淺。則束手無策。用船設法。撈挖。舉歷來未挑之衛河。得有藉手。更於各員應管河道。分并汛地。均道里而專責成。使要工不勞自理。非實心任事。未易及此矣。河渠紀聞。

是年東河完顏偉加修禹王臺壩臺。接築壩北土隄三百丈。以重防守。按自是修築完備。禹王臺更無改造添減之工。責在防守也。河防志。禹王臺爲減中河之水勢。而設中河之水。全藉駱馬湖水源。出郟城西之沂水。白馬水會流。濟運初不與沭會也。沭山東卽馬陵山。山形南北。縣亘數百里。山口嶄然中畫。宛如釜劈。相傳爲大禹所鑿。水勢奔騰。直抵山口。勢如建瓴。致山口之西。衝成深淵。旋折而南。由沭入海。分支西流。注沂甚急。禹築臺以堰之。自明季毀臺。取石沭水西行。直搗郟城北關。衝白馬湖。南流至澇溝。葛溝。沂河之水亦分派東行。三水會合。俱入駱馬湖。而沂郟。邳。宿。均受其害。中河旣開。堵塞駱馬諸湖。口以利漕艘。西水從中河橫下。奔騰衝潰。不可復制。禹王臺爲中河之關鍵。禹旣鑿馬陵山。以導沭水。復築臺以遏其衝。俾由沭陽海州注海。不使會合。蒙沂諸水入駱馬湖。以爲民患。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命河臣王新命。建竹絡石壩。攔水下游。得以奠安。歷經河臣陳鵬年。齊蘇勒。嵇曾筠。先後增設隄堰。補修殘缺。屢經大水。隨壞隨修。竹絡壩竝南北土隄。長一千二百二十餘丈。壩裏魚鱗石。餞歷皆修築。沭河口原

築大土壩一道。南北加築小隄。以爲重門。水長過流。歸沭河故道。由紅花埠、峒崕、沭陽、海州、歸海。以殺駱馬湖黃運。兩河之水。至是循前人遺蹟。以時修治。增培高厚。接築壩北隄三百丈。以固其防。束水歸沭。沭河復故而駱馬湖平。治沭卽所以治駱馬湖。並治中河也。禹王臺堰沭水。使不得會沂而西。而沂水嘗盛漲時。大水歸駱馬湖。中河暴溢。嗣是東省亦加修沂河隄堰。蘭山郊城地居下游。沂水漲發。橫潰南北。建堰築隄。抵禦漫流。並挑墨河以洩坡水。墨河卽宿境皂河發源處。其色如墨。治墨以安沂。而入湖之水不急也。每歲汛水將發。南河派兵住臺防守。東省酌定善後章程。歲加防護。禹貢。淮沂其又。蒙羽其藝。豈獨中河哉。河渠紀聞。

是年奏復中河竹絡壩啟閉事宜。先奉上諭。河防漕運俱關重大。從前中河兼資河湖濟運。一分黃水。由竹絡壩灌入。一引駱馬湖水。由董家溝灌入。近因黃水灌注日久。中河淤沙墊積。河流湍悍。復經高斌議將竹絡壩築斷截流。黃水既不灌入。而駱馬湖水又平淺。不能引出。山東開河之水。春月挑浚後。每封閉蓄水。以待糧船抵境。啟板放行。中河上無來源。河流微細。勢所必然。僅於河身中節節築壩束水。亦非經久之道。應將中河如何不致阻滯糧船之處。著完顏偉、顧琮、會同妥議具奏。按竹絡壩引黃濟運。由來已久。而時地變遷。所用亦異。至是復議開放。完顏偉調任東河。白鍾山會同顧琮定議疏稱。十字河分流無節。運河水大之年。黃湖交並入運。不無衝刷淤墊。是以前河臣奏明清水過弱時。暫開壩引黃濟運。清黃水勢相平。卽行堵閉。上年春水未發。上源來水本少。駱馬湖又蓄水無多。致運河五花橋一帶。間段淤澀十餘里。其時清黃相平。開壩無益。是以設法築壩束水濟運。惟運河本無來源。駱馬湖蓄水有限。不能

不資黃流接濟。請嗣後如中河水弱，黃水盛大，仍開放十字河壩，俟水平卽堵，復循舊制。此因運水微弱，而爲不得已之計也。前時黃河底深湖漲之年，往往藉黃洩運，卽常久通流，黃河大溜，仍在正河。運水亦足相抵，安流無事。嗣河底日漸淤高，黃溜分勢入運，衝刷淤墊，自不能免。至今五十餘年，黃河墊底愈高，開壩則虞掣溜，勢必常封。乾隆壬子，仰遵聖訓，於上游銅山之毛家隄，依山鑿天然石閘，引黃濟運，頗得其力。嗣於徐州北岸之水線河，由大谷山石閘，引黃歷荆山橋，出潘家河頭，濟運，封毛隄河，復因豐汛六堡漫口，黃水直衝，由靳家河入運，出二閘之上，致黃流倒灌。二閘以北淤墊十餘里，大加疏浚，始得通行。今將靳家河築斷，疏導黃流，仍由潘家河入運。潘家河在二閘之下，閘門束出之水，足以頂托倒灌之回溜。合流南下，兩利無害。若出二閘之上，下有閘門緊束，黃水不能暢下，停蓄倒灌。王母山一帶，勢必受淤。潘家河在運河上游，距十字河二百餘里，十字河能濟宿遷以下之運，水線河出潘家河頭之水，能濟全運。下有所益，而不生淺。下有所托，而不直瀉。邳宿運河，常得通流。又兼運河底北高南下，建領直瀉沙，不能停。水大，河底衝刷加深。前時微湖水小，議開潘家屯引黃入湖，終恐淤湖吸溜。雖議仿毛城鋪做法，立碎石滾壩，而距湖甚近，引溜甚急，十字河竹絡壩，亦以水高引溜，而不敢輕啟也。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三

運河水章服十一

乾隆九年五月初八日。山西道監察御史柴潮生奏。河間天津二府。自去年亢旱。荷蒙皇上截漕發帑。多方賑卹。俾小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來。宵旰焦勞。過於桑林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然臣愚區區以爲至恩矣。猶未可爲本務也。伏讀本年三月上諭。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作以贍其室家。非沾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遂長恃爲資生之策也。爲民父母。民事卽家事。盡心勸課。隨時區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引恬。俯仰不匱。大哉王言。真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請以河間天津二府言之。二郡之地。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曰漳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餘河間分水之支。河十有一。瀦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分水之支河十有三。瀦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至多。莫如二處。故河間號爲瀛海。太行山東之水。皆於此而委輸天津。名曰直沽。畿輔之流。皆於是而奔匯。向若河渠深廣。蓄洩有方。卽逢旱歲。不能全收。而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卽不然。而平時蓄積。亦可撐持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何至拋田棄宅。流離道路。水利之廢。卽此可知矣。人方苦饑。而與之談水利。可謂迂圖。然上方賑饑。而卽藉以興水利。不可謂非善策也。今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一日不已。臣竊以爲徒費賑恤。不如大發帑金。遴遣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既可寓賑於工。又可轉貧爲富。一舉兩得。似救時之急務。莫以易此。臣請考古證。今爲皇上一陳之。直隸爲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土壤乃

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饑。此間擁地數頃。常虞不給。雖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如此。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狐奴今昌平也。北齊裴延儻爲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督亢卽今涿州也。宋何承矩爲河北制置使。於雄鄭霸州興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謗者乃息。明汪應蛟爲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不欲。應蛟捐俸自開二千畝。每畝收四五石。惟早稻以鹹立稿。於是軍民始信閩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卽承矩之滹灤。天津十字園。卽應蛟水田之遺址。垂之竹冊。非出荒唐。又查國朝李光地爲巡撫。請興河間水田。言涿州水佔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尙無欲者。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倍收。旱潦不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旱歲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於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十餘口。今頗賴之。證之近事。確而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特遣大臣。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故蹟可尋者。悉加疏浚。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而止。節次建立水門。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開歸河。以洩水。其離水遠之處。每田一頃。掘井一口。千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並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如此辦理。民情無不踴躍樂從。卽將現在賑民。與外來遞回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就工。逐日給與工值。酌濟二三口糧。有厚無減。一人在役。停其家賑糧二口。二人就役。停其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全家皆不能執役者。仍照例給賑。

其疏浚之處。有可耕種者。卽借予工本。分年徵還。更請另簡大臣。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辦理。雖所費繁多。而實爲畿輔無窮之利。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種稻也。土性沙礮。入水卽滲也。挖掘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朝徐貞明行之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爲明鑒也。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秔稻多收。且今第爲之興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爲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礮。是誠有之。亦不過數處。豈必徧地沙礮。卽使沙礮而多一行水之道。猶愈於聽其衝溢。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爲損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務盡其力。而不貴多墾。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薄入。孰利乎。况損者又與撥還。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之屢行屢罷。此亦有由。徐貞明所言亦百世之利。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勸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濬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開墾。卽以地予之。又許占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以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績具在。公論難誣。當日効力差員。不無奉行未善。所以賢王一沒。此事遂廢。况非常之工。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復鑿之。畝收十石。凡謀事難者成事易。慎始維終。則爲是。中道而棄。則爲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於水利興後。或募農造器。與夫逐年經理。俾永無涸塞之處。應聽在事大臣詳加籌畫。雖國家經費有常。然皇上視民如子。凡有賑恤。縱千萬帑金。亦所不惜。卽如現在開通京師溝道。已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一省水利。輕重較然。

况此舉乃以阜財非費財也。請又爲皇上一一數之。天災國家。代有荒政。策非萬全。計口授食。不過救死而扶羸。代賑以工。亦恐掛一而漏百。何如擲百萬於水濱。立收國富民安之效。是謂無弊之賑卹。連年米價屢墮。聖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計。若小民收穫素裕。自然二鬴有資。臣訪聞直隸七民。皆云有水之田。較無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始可居重馭輕。漢武帝徙豪民於關中。明成祖遷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亦不失深謀。若水利旣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帑藏。且兩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爲致雨之術。其言雖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年來。閔雨者屢矣。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燮。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卽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爲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旣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宣導。歲竟有秋。貨殖者早則資舟。爲國者備斯無患。是爲隱寓之河防。抑臣更有進者。今生齒日繁。民食漸絀。愚臣以爲盡興西北水田。盡闢東南荒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閭閻立致豐盈。但其事至大。請先就直隸爲端。俟行之有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樂利萬年之基。庶幾在此。乞飭大臣詳議舉行。得旨。速議。十五日。經大學士鄂爾泰等。會同九卿議覆。查北方地勢平衍。原有河渠。淀泊水道。可尋如聽。其自旱自潦。自盈自涸。淫澇則沉浸爲災。炎烈則曠乾是患。有水無利。必受其害。柴潮生所奏。誠非無據。惟是欲興水利。必使全省地形水道脈絡貫通。以圖經久。非旦夕所能奏效。若遽遣大臣齎帑前往開濬。將現在賑民。派令就工給值。

無論待賑之民。緩不濟急。實恐查勘倉猝。勢難妥確周詳。現今直隸河道工程。交督臣兼理。請勅下總督高斌。確查妥議。具題到日再議。得旨。畿輔興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務。必簡用得人。始能有益無弊。總督高斌。事件繁多。難以專心水利之事。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曾任直隸總督及布政使。於合省情形。素所練習。若與高斌悉心籌畫經理。自可成利濟之功。而收永遠之效。著劉於義前往保定。會同高斌詳加計議。酌定規條。將來興修之時。二人同心合力。督率辦理。務有成效。以副朕望。畿輔水利四案。

九月初十日。尙書公訥親奏。臣奉命查勘江南河務。會同署督臣尹繼善。河臣白鍾山。暨按察使方觀承。徧履湖河。通籌全局。據臣見所及。與督河兩臣詳酌。復於回京之便。與河東河臣完顏偉。直隸督臣高斌。覆加講論。以期詳慎。今將督河各臣所見。謹於各條之次。一併備敘具奏。伏祈皇上聖鑒。勅議施行。一。湖河歸江。歸海不能通順。情形宜備陳也。洪湖上承全豫之水。並鳳泗諸流。源長勢盛。平時全湖專注清口。會黃入海。並入運口。濟漕長流。由瓜洲入江。如遇漲發。則由三滾壩減下。經高寶邵伯等湖。歸入運河。分注泰州之運鹽河。歸江。與鹽之串場河。歸海。臣至運鹽串場二河查看。通江通海各路。次至運河高寶諸湖。最後至洪澤湖。詳審上下流相承之勢。因查洪湖正溜。由老子山前自西南注東北。從裴家場等引河。以達清口。當漲發時。正溜水湧達口。重重關鎖。惟清口一處出路。其三滾壩減出者。乃其回溜餘浸。是以宣洩不及。適遇西北風起。高堰全隄受險。且湖水過滿。淮滄等河水不及下。又每溢而爲廬。鳳六泗境內之患。此洪湖減洩不暢。上游致患之情形也。至減下之水。由高寶邵伯等湖入運者。則有泰州鹽河。爲歸江之路。通江新舊河港八處。新河尙未過水。舊河如秦塘百汊白塔等河。盡屬港汊。洩水無多。惟芒稻

河最爲寬暢。而鹽河水深四五尺。僅足鹽船之用。芒稻閘開卽礙鹽運。本年四月運河稍盛。河臣甫開。鹽臣旋閉。既不預謀容受之地。迨來水已多。開放不及。運河不免壅遏。此通江之路猶未順也。其水由高郵湖入運者。各閘壩洩至官河。由蚌蜒梓新車路白塗海溝等河入串場河。爲歸海之路。通海十二閘。以白駒天妃爲暢順。嗣因串場河爲運鹽孔道。河水僅深二三尺。於是白駒等閘。專事閉蓄。以資鹽運。幾成虛設。官河及梓新各河。又皆淺窄。容納無幾。湖蕩停洄不下。先已漫溢民田。致有以下河爲壑之說。不知下河原爲尾閘之地。但險阻未除。自難宣洩。遂謂與鹽釜底水不得出。又謂范隄閘下引河。常爲海潮屯阻。臣將與鹽上下水道淺深。及節年過水情形詳加詢考。地勢固屬窪下。亦未至形如釜底。水由各閘穿范隄而出。就下勢順。各閘距海遠者一百八十里。近亦八九十里。潮汐常不及閘。數十里間有清水外出。遇海潮阻回。潮落水亦隨下。無礙水道。陳說相沿。尙少經畫。此通海之去路猶未順也。江海去路不暢。秦江下河各溪港。盡成止水。洪湖減水由高邵等湖入運者。穿運東注。不能消滅。貽患下游。因而洪湖不敢輕言宣洩。然蓄閉過甚。驟有漫溢。上游受惠並及下游。此下游歸江歸海未順之路。所當急爲籌議者也。

一歸江之路。應濬鹽河以資輸注也。查鹽河上流水深四五尺。如臯以下益淺。其底原高於運河。應從現在河底挑深五尺。南至通州城河。東至丁堰河底。均須一律深通。使芒稻等閘壩以下。常存底水。足資鹽運。然後視運河之水幾尺以上。爲有餘。將芒稻等閘酌行開放。陸續減洩。再將高寶二湖相連之華家灘大新河。高郵邵伯二湖相連之王家港。茅塘港。並邵伯通運引河。逐加挑浚。俾三湖循次灌注。以達運河。鹽河由各閘開放。爲湖河遞減之法。每年於重運過後。四五月內行之。如高寶等湖。本境有水續。至以

來抵去。仍無增加。卽遇洪湖減洩盛漲。亦差可容受。不致有湖河先滿之患。而芒稻各河通流。更免宣洩不及之虞矣。鹽河內通江新舊河港。現議建築閘壩。今於鹽河挑深後。應否建築並高低合度處。令督河二臣再加詳度妥辦。又通州境內通江之路。如任家港等處。原有唐家鹽倉等閘。以資啟閉。今因淺塞。並應挑濬備洩。又運口以內之水。較湖水爲渾。進水現多。查有歸白馬湖之文華等閘。在通濟運越河旁。舊係分洩運河餘水。長八十里。形勢甚爲順捷。應於越河隄下開通河口。將閘座稍修。並疏河身。以備運河上游宣洩盛漲。一歸海之路。應浚串場河。以資容受也。洪湖入運之水。上流有餘。則由高郵閘壩下注官河。洪湖盛漲之水。如不及由邵伯歸江。亦從高郵湖港入運。下注官河。至興化分由梓新車路白塗海溝界河。以達串場河。又邵伯頭二等閘水。恆子淥洋等湖。分由蚌蜒達串場河。出天妃白駒。以及小海丁溪各閘歸海。乃下河宣洩要道。臣查勘值五月水盛之時。河水僅深二三尺。卽水長滿岸。不過五六尺。白駒等閘常閉。興化各湖河水無去路。稍增四五尺。卽至淹漫。蓋興化地窪。串場河淺故也。應將鹽城以南。南北二串場河挑浚深通。務使一河可容數河蓄水。足資鹽運。白駒等閘平時相機啟閉。盛漲普律開放。閘下引河。就現在河身酌挑。以順其勢。其興化以上高郵官河。承南關車邏二壩爲減水總滙之路。臣由通湖河乘舟查勘。河道淺狹。現水深二三尺。出水隄堰高僅二尺餘。實難容納。除挑濬寬深。並蚌蜒梓新車路白塗海溝與鹽界。以及東西官河諸洩水要道。均應酌量開浚。以資利導。下河各水道。將來既開深通。南關車邏二壩。又改爲常開滾壩。分洩運河有餘之水。正應隨時多令減下。今督河二臣。請將壩面俱加高五尺。臣將壩脊河底驗量。須一丈二三尺。始能過水。三壩之下水。至一丈二三尺。則迤下昭關邵伯。

等處卽深一丈四五尺。上游過旺隄岸受險。臣等詳酌應於所加五尺內。去石二塊。共減二尺四寸。令新加壩脊至河底合計不出一丈。運河水深一丈以上。卽令過水。則蓄洩適宜。而兩壩俱歸實用矣。再邵伯以上水由運河東岸各閘壩歸下河者。合計車邏南關二壩並新舊各閘洞口約共寬一百四十餘丈。范隄各閘口門僅寬三十六丈。來水多而去路少。湖蕩紆回。易滋泛濫。應於范隄一帶酌照芒稻閘式。於現在閘座多添金門。卽會入現有引河出水。應令河臣相度妥辦。今按此下高堰石工一條。詳見淮水。以上三條。如屬可行。其中河道應濬寬深。閘壩應建高下各尺寸。並蓄洩啓閉。多寡遲速。先後各機宜。均關緊要。應令河臣詳度辦理。至運鹽串場二河。商力疏浚。祇期船行無阻。兼恐築壩開挑。悞運。隨意撈淺。以致不能深通。雖有河員兼挑。亦草率從事。此次開挑。必須開壩以下深足五尺。作爲底水。應令河臣遴委幹員監辦。所需銀兩。可否卽於鹽運道庫支用。令商人分年補還。應於估計後會同鹽臣查辦。仍每年飭商實力疏浚。不得稍有淤淺。再天然壩甄石各工。並二隄土工。原估需銀三十五萬餘兩。如議停止。應將此項卽撥爲下河挑河之費。其有餘不足之處。聽河臣分別估計造冊報部。皇清奏議。

是日大學士九卿議得尙書公訥親等奏。查先經大理寺卿汪鏜等。將淮揚各屬通江通海各河及鹽河淤滯之處。酌量開浚。妥議興舉。嗣經大學士陳世倌等通盤確勘。復議興挑。修建導引分減之路。次第舉行。今訥親奉命前往江南查勘運河及高寶洪澤諸湖。詳審上下游相承之勢。通江通海猶有未順之處。應如所議辦理。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十月直隸總督劉於義奏查初次水利工程。一場河淀尾閘淤塞。宜急加疏濬以利宣洩也。查北運河

窪兒港減河上游。在武清境內口門六十丈。以天津塌河淀爲過水之區。由陳家口賈家沽道兩引河歸海。歷因潮汐內灌。泥沙淤阻。夏秋漲發。減河來水積於塌淀周圍六七十里。民不安業。其減河旁流泛濫。北運河並西岸丁字沽至桃花寺田廬亦遭淹漫。本年減河口門過水八九尺。地方官竭力疏導。今未涸盡。應將陳家溝賈家沽道二河俱開挖寬深。丁字沽至桃花口議築壘道。以資攔禦。統俟來歲春融辦竣。統計挑河築道共約銀一萬九千九百二十餘兩。查兩處出水引河各寬十餘丈。以消上口六十丈之水。仍有不敷。又淀水東西四十餘里兩引河均在西南不能全洩。應於偏東另尋水道引流歸海。但東南一帶係寧河境沮洳一片。現今難以躡探。須俟來年徧歷沿淀各屬通盤勘定另辦。畿輔水利四案。

十一月署兩江總督尹繼善奏。修築下河圩圍以利田疇。上諭曰。若果二年有成。亦可謂惠而不費矣。但須務實妥協爲之。純皇帝聖訓。

乾隆十年二月尹繼善白鍾山奏。修理湖河各工派員分查。上諭曰。是興修大工。首應嚴查冒銷之弊。朝廷固不惜費。亦欲收實效耳。純皇帝聖訓。

三月二十日工部會議得尹繼善等奏稱。淮揚河道均關河防鹽運國計民生要務。我皇上特命尙書公訥親徧行履勘。窮源溯委。通籌蓄洩機宜。大加修治。准部行令將一切應修河道開墾等工。分別先後確估具題。臣等會同商酌。慎選幹員。分投丈估測量。茲據各委員遵照原委。逐段勘估。合將估挑河道估修閘座及需用銀兩繕冊恭呈御覽。臣等相度情形。應將原奏議挑之高郵官河並蚌蜒梓新車路白塗海溝。與鹽界河東西官河。南北串場河范隄。添建閘座金門。及閘下歸海引河。俱擬爲急修。其運鹽河通州

城河丁堰河至任家港等處俱擬爲緩修而急修之中如海溝車路等河及闡下歸海引河攸關洩水要道並尾閘宣洩處尤爲喫緊今限四月內首先挑浚則伏秋汛至已有路宣洩不致阻遏其餘各工次第辦理至串場河亦應急修但目下正值場鹽旺煎應俟本年冬末春初乘場鹽停煎之候并力儻修上河各工乃湖河遞減宣洩之處文華寺閘引河係分洩運河上游餘水歸白馬湖下注高寶諸湖最爲緊要應擬爲急修其餘如華家灘大新河王家港並邵伯通運引河俱擬爲緩修此上下河各工分別先後之次第也以上急修工程業已酌給銀兩委員募夫分段儻辦勒限速竣造冊分案題估其緩修工程俟急工告竣即行次第興修再各工內有關鹽運者將來興修後河通運便於商人亦有益自應在鹽庫內動支銀兩照例著商分年還項查此次運鹽各工共估需銀四十八萬餘兩爲數頗多應分作十年還項以裕商力至攸關湖河洩水各工共估需銀五十六萬餘兩應將善後停工案內銀兩動用查天然南北二壩及林家西沈家西等工需用輒石各料久經發帑存貯徐州盱眙山巖道遠運難除俟有上游黃運工程就近撥用扣價歸款以省腳價所有存貯銀二十二萬兩餘現在動支發辦下河工程計算尙不敷銀三十五萬兩請於上下兩江藩庫捐款項下撥解濟用再南關車邏二滾壩其減去尺寸已照原奏儻辦其鹽河通江河港議建閘壩俟挑鹽河時相度辦理至天然土壩工程甚堅即使過水不致衝刷無用灰土夯築惟將土壩改與南壩相平視水大小臨時相機妥辦應如所奏准其照議分別急緩次第辦理至奏稱各工內如關鹽運者於鹽庫內動支責令商人分作十年還項查前次商捐挑濬鹽河銀三十萬兩係分作五年代完計每年完交銀六萬兩今次挑浚估需銀四十八萬餘兩事同一例以每年交銀六萬

兩計算自應分作八年完交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是月巡察山東漕運御史沈廷芳奏。微山湖之鄰山馬令吳家橋各段十隄。共二千四百餘丈。請改建石工。上諭曰。若應修者已修建矣。汝不過因巡漕偶一經過。必係聽信地方喜事之言。不然。則是河員欲舉大工以圖利者之論。而汝未深悉原委。遂欲建此大工。亦可謂冒昧之至矣。純皇帝聖訓。

四月劉於義高斌奏。勘各縣河道閘座工程。挑濬修築。業經分飭因地制宜。妥爲籌辦。報聞。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又奏。據直隸布政使方觀承。署按察使清河河道王師。詳河工成例。歲修搶修。動用河庫銀兩彙銷。其餘排築工程。例請部撥。另案報銷。今直隸興修水利。所有張家灣通州二處河岸。古北口潮河北岸。均被衝刷。亟須修築。似應歸案并估。不必請部撥銀。以昭畫一。臣等查此項工程。非河工歲搶修可比。自應歸入水利案內報銷。應舉各工分列於後。一。張家灣東南沿河一帶。自木廠起至善人橋止。長五里餘。市廛稠密。漕船繇路必經。年來河流西改。復值上年伏秋連雨。山水暴漲。河岸衝塌。長四百六十丈。卑薄危險。樁草工程難資抵禦。該道等請建石壩。約需銀十二萬餘兩。所費不免過多。臣等計議。應建護岸排樁板工。內實以土夯礮堅築。俾與老岸相合。再相度水勢。建排水板壩三座。挑水東行。使溜勢復舊。計排樁板岸長四百六十丈。約需工料銀二萬九千七百一十八兩。又排水木壩三座。共需工料銀二千八百九兩。再長店郵埝岸僅存一線。長八十丈。已成險工。亟須加培寬厚。約需土方銀二百四十五兩。共約估銀三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兩。其加培埝岸工價。應於水利項下撥給。與工堅築。務於汛前報竣。其板木壩等

工。應先爲撥銀備辦物料。以便秋後汛水退時卽行興修。一通州運河逼近城垣。上年水發溜逼西岸。城北石壩樓一帶。勢成頂衝。大爲近岸居民之患。臣等沿河相度。應於上游之臥虎橋高阜處。建排水板壩一座。於小聖廟前建排水板橋一座。再於兩壩之中。中口地方。建排水板壩一座。俾三壩以次接遞。逼溜東行。又自小聖廟北石碑處起。至邵板廠雞心壩止。長三百丈。應照張家灣護岸排椿板工。一律估修。通計板岸木壩。約需工料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八兩。請於水利項下。先爲撥銀辦料。俟汛水消時。興修堅固。以收城垣廬舍保障之益。一古北口潮河。由密雲柳林地方。順南山而西。向無水患。嗣因南山石嘴塌墜。排溜北走。值上年七月。山水陡發。逼溜衝激。故道淤平。直抵北岸。據霸昌道詳據密雲縣申稱。北岸係提標兵房。例住三層兵房。北爲提督衙署。現在衝塌北岸寬三十餘丈。長八十三丈。倒塌營兵。自蓋草房八十八間。應急修防。所有挑河填壩各工。估需銀一萬七千餘兩。經臣等委清河道王師。並工員等節次往勘。現今潮河溜勢全趨北岸。舊河淤塞。已成背溜。挑後仍必淤填。其走溜處長一百九丈。護崖壩工亟須修建。荆圍石子壩一道。長一百九丈。用荆圍徑五尺。高五尺六尺不等。平排三路。上下二層。圍後用沙石培厚。素土封頂。夯礮堅實。荆條產於口外。石子取於河中。甚屬簡便。計估銀一千六百一十餘兩。臣等因係急工。且轉瞬夏令。在水利工程項下。動撥銀一千六百兩。交密雲縣如法速辦。依限報竣。至衝壞營兵自蓋草房八十八間。應行賞價蓋房之處。容臣高斌查照另題。以上三處工程。共估銀四萬九千二百六十一兩。得旨。允行。畿輔水利四案。

五月授高斌吏部尙書。以那蘇圖爲直隸總督。諭曰。水利工程原係劉於義高斌經手。著仍舊辦理。如有

查勘相度之處。卽從京師前往。畿輔水利四案。

八月白鍾山奏。淮安各屬被水成災。查明撫恤情形。上諭曰。淮揚經七年異漲之後。朕意數年之內。可保無虞。乃今年又復遭此。則下河之工。汝與尹繼善所辦者何事。觀汝二人。惟以取和爲務。且有意諱飾。甚非朕倚任之意也。此諭亦令尹繼善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又諭。江南海州沭陽一帶。頻年被災。水患迭見。今年仍復被淹。朕詢問巡撫陳大受。據奏海州之水。下苦於鹽河之南北橫截。使六塘南北潮水。不得東流。上苦於沭河之水。盡由於海州沭陽入海。宣洩不及。以致爲害。欲治海州之水。下則當去鹽河橫截之弊。令地方官視水大小。一面及時開壩。一面報明鹽院。又令民修築圩圍。廣留水道。則海州之南。可以無災。上則當分洩沭河之源。今於大山頭北。四里溝八里湖地方。正馬陵山腰斷處。開一河。引入贛榆之大興鎮河。又於下流引一河。南入新河頭。北入圍子河。則上流既減。下流自無四潰之虞。再贛榆之三公河。舊爲洩水之道。因年久堵塞。苟一挑濬。積潦可消等語。可諭尹繼善。白鍾山。令其委員查勘。應作何開通疏浚之處。妥酌辦理。務使水患悉除。民不罹災。以副朕痼瘼民瘼至意。皇朝文獻通考。

十月直隸總督劉於義奏。查勘水利。二次應舉各工。一還鄉河宜修隄濬河。裁灣取直。建設滾壩。以免豐玉兩邑水患也。查還鄉河源。出遷安北泉莊。因發源於西。由北折而復西流。故名還鄉河。由遷安經豐潤城。北至玉田張官屯。一百六十里。河勢寬深。向無水患。其下游自張官屯起。經鴉鴻橋。窩洛沽。七十里。至趙官莊。分爲二股。西股十六里。至盛家莊。東股十八里。至江窪口。俱入薊運河歸海。查張官屯下兩岸

隄堰多卑薄殘缺。每伏秋水發。不能收束。西溢玉田。東溢豐潤。乾隆八九等年。間有漫溢。經玉田縣議請東岸建滾水壩。挑挖引河以減漲水。今臣等親履相度。自張官屯起至趙官莊止。兩岸隄長一萬九千二百三十五丈。卑薄之處甚多。非加培不足捍禦。議自張官屯至鴉鴻橋以上。河勢稍寬。就地形高下。加頂寬六尺至八尺。底寬二丈至三丈。高四尺至六尺不等。鴉鴻橋以下至趙官莊隄關緊要。加頂寬一丈。底寬三丈。高五六七尺不等。一律修築。其西岸許家橋周家灣。東岸王六庵等處。河窄水勢掃灣。應各加展月隄一道。以避險衝。至宣洩河身。僅寬三五丈不等。不抵上游之半。所以水流不暢。應將東股狹處開闊。口寬八丈。底寬三丈五尺。深五六尺不等。俾水勢無阻。而尾閘流暢。至中間客家營至高家寺。地不足三里。而河勢屈曲。最阻河流。應照雍正四年。怡賢親王於劉欽莊王木匠莊二處。改開直河之例。將客家營至沈家莊。又自沈家莊至高家寺河曲之處。裁灣取直。改開二段。挑口寬八丈。底寬三丈。深九尺五寸。以暢河流。但恐上游山水陡發。一時宣洩不及。應於窩洛沽上。西岸菓園地方。窩洛沽迤下。西岸廠兒莊地方。各建三合土滾水草壩一座。金門各寬十丈。遇水七分以上。減下以資宣洩。其滾下之水。開引河導入。向有之雙城河渠。達西股河。以爲歸宿。其地方官所議東岸建壩挑河。不但地勢不順。亦非河名。還鄉之義。查此內展寬月隄。挑河建壩等工。請照例動帑。至增培兩岸隄堰。例用民力。但土方甚多。一時並舉。民力不敷。請照以工代賑例。每土一方。連夯穢給飯食銀七分九釐。再雙城河。乃玉邑西鄉宣洩瀝水之路。其中淺阻之處。應令該縣照例勸用民力修濬。其壩下引河。匯入雙城河。約長三千五百六十餘丈。土方較多。亦請照以工代賑例。每土一方。給飯食銀三分九釐。以上修隄築壩開河。共約估需銀二萬一千三

百九十餘兩。再豐潤有黑龍潭。河泥河小河二道。皆宣洩豐邑西鄉瀝水之路。多有年久淤塞之處。又寧河有王實莊。張鳳莊。任千戶莊。於家莊。東淮沽。大月河。溝渠六道。水滂洩漲歸河。水小通潮濟用。亦由年久就廢。河渠既小。疏濬亦易。應令各該縣於農隙勸用民力修理。以備旱澇。不必動帑。一寶坻境內蘄運西隄。並袖針舊河宜分別修築。以利運道民生也。查蘄運一河爲陵精經由之地。最關緊要。臣等此次詳勘。其東隄在蘄州玉田境內者。向係勸用民力修理。間有殘缺。除仍令地方官於農隙照例修補外。惟西隄在寶坻境內者。長一百五十三里。向係官隄。動帑修理。今查此內芝蔴窩卑矮一段。長一千五百丈。大沽殘缺一段。長五百七十丈。灘沽殘缺一段。長五百二十丈。又新安鎮西有溜逼。隄根掃灣四段。均須加展月隄。接連包護。以資障禦。應將卑矮一段。估頂寬七尺。底寬三丈。加高一尺五寸。與上下舊隄均高六尺。一例鑲平。其殘缺二段。估頂寬七尺。底寬三丈。高七尺。夯礮培補。其掃灣險要四段。相連。應加築月隄一道。頂寬一丈。底寬三丈。高一丈。長二百四十丈。以總護於掃灣之外。可防汕刷入裏之患。約估土方。夯礮銀一千七百七十餘兩。再寶坻境支河有三道。一爲鮑邱河。源出密雲北山。一爲窩頭河。源出通州牛牧屯。此二河經由寶坻至王補莊。滙爲一河。入蘄運河歸海。其一爲袖針口河。源出本縣桔樑窪。尾閘亦入蘄運河。前經該縣詳請鮑邱窩頭二河。急宜疏通。其袖針口河可緩。今臣等遍歷履勘。鮑邱窩頭二河。每年冬春源涸。夏秋則山水漲發。今查現在岸闊河通。遇山水漲發。足資宣洩。雖中泓間有梗界。水過之後。轉可藉以存蓄。以濟附近民田。無庸與挑糜帑。至袖針口河。爲寶坻西南瀝水宣洩之路。現在淤淺大水之年。難資宣洩。而該地鄉村泉深井少。取水維艱。袖針河平時乾涸斷流。居民苦於汲飲。正宜酌加

挑濬深通。接入袖。以資利用。查袖針口河長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丈。應估挑口寬三丈。底寬一丈。上深七尺。以下節次收淺。挑濬至三尺不等。如遇伏秋水發。瀝水足洩。水小之年。潮汐相通。濱河上下村莊。均可汲引灌溉。實與地方民生均有裨益。約估銀八千二百六十餘兩。以上築隄挑河共估銀一萬兩零。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奉上諭。山東巡漕御史兼有稽察挑濬河道之責。著都察院照例請旨。嗣後俱於十月內奏請派往河渠志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四

運河水章 十二

乾隆十一年二月劉於義等奏。臣等於二月初十日由盧溝橋至固安。覆勘永定河工興修事宜。至天津詳勘塌河淀及寧河縣七里海蘆運河。復回天津查勘津城東北并靜海迤東暨南運河水利。與司道等相度籌酌。所有應乘春融興舉各工。先列四條。恭呈聖鑒。一場河淀漲水。宜由七里海引歸蘆運河以資宣洩也。天津塌河淀。受北運河筐兒港減下之水。每夏秋漲發不能容納。致淹沿淀地畝。查勘二次水利案內。已奏明俟今春勘議。茲臣等逐加履勘。塌河淀東有河形一道。自西隄頭經趙溫莊城兒上王家台至寧河七里海長三十餘里。由西而東。地勢甚順。應開挖深通。面寬六丈。底寬三丈。舊有河形。隨勢挑深二尺至七尺不等。引淀水以入七里海。至七里海之東亦有河形一道。自營口至南澗沽迤北長十九里餘。直達蘆運河。應并開挖。面寬六丈。底寬三丈。就舊有河形挑深一尺至八尺不等。引流入蘆運歸海。則潦水有洩。而旱年潮沙相通。既資灌溉兼藉汲飲。實多裨益。查西隄頭起至南澗沽。應挑工段共長九千二百一丈。約估土方銀一萬四千四十兩。再西隄頭舊橋一座。係往來通衢。已經殘朽。應行拆修。約估工料銀六百五十兩。一津邑東北賈家口舊河。宜挑挖以洩積水而廣引灌也。津城東北宜興浦地勢窪下。附近村莊瀝水。并塌河淀西溫水。舊由高家嘴經宜興浦燕家口賈家口入海。河因年久淤塞。汛發汪洋。不能播種。查天津城東北一帶。初次水利案內。已疏濬陳家溝賈家沽道等河。宜洩積水。灌溉農田。

居民獲利。應將宜興浦亦照依經理。自賈家口至高家嘴長十五里餘。舊有河形開挖深通。面寬三丈。底寬一丈五尺。深五六七尺不等。長二千七百九十丈。約估土方銀三千六百餘兩。再宜興浦村西往來孔道。應添建木橋一座。約估工料銀一百二十兩。一靜海迤東蘆北口。宜接開支河以資利濟也。蘆北口一帶地勢低窪。每遇雨多。瀝水無歸。恆苦於澇。而土性斥鹵。一遇乾旱。又苦無水。查天津城南藥王廟等處。於初次水利案內。開挑河渠。引海河甜水灌注。上年沿渠村莊受益。接壤靜民亦沾餘潤。今細加履勘。應於蘆北口村東渠口向南接挑河渠一道。由小孫家莊歷黃花泊。南經大侯莊小金莊。至大韓家莊王家台。復東北折西至巨各莊。仍與津邑新渠匯。長三十九里餘。開挑面寬三丈五尺。底寬一丈七尺。深四五六尺不等。復自津邑蘆北口渠。西經靜邑拋水窪。至青邑寧侯莊東窪止。長七里餘。開挑面寬二丈。底寬一丈二尺。深三四尺不等。則靜邑迤東村莊。瀝水有去路。而支分派引灌溉汲飲。與津邑城南均利。共工長八千四百七十六丈。約估土方銀七千九十兩。一南運河捷地汛。宜改挑引河。以免減壩分溜過多之患也。滄洲運河東岸捷地汛。於雍正四年建減水石壩五孔。因河勢兜灣。減壩分洩太多。至減河下游屢患漫溢。嗣經堵塞二孔。近復堵塞三孔。僅留二孔。過水分減無益。而汛水漲發。石壩近溜頂衝。雁翅埽工俱防受險。今再三籌酌。應於減壩對岸挑引河一道。長一百二十七丈。面寬九丈。底寬四丈。深一丈一尺。至二丈二尺不等。將西隄展寬。即用挑土接築。西隄長六十二丈。頂寬二丈。底寬五丈。高五尺。則河勢裁灣取直。減河受洩流分減之益。壩工可以化險爲平。於運道民生均沾利濟。計挑河夯礮并築攔河壩各工。共約估銀一千九百三十餘兩。以上應辦各工。共約估銀二萬七千四百餘兩。請於直賑項內

動撥銀三萬兩。領貯藩庫轉發天津道派員同地方官承辦。於三月開工。照估興修。汛前趕竣。仍交該道吳謙誌總查辦理。二月初二日。飭大學生會同部議。十二日工部議准。諭令速行。尋劉於義又奏。臣同高斌於二月二十八日前。至德州閱視。哨馬營減水引河畢。高斌從德州前赴南河。臣率同河道等由吳橋至慶雲。查慶雲自乾隆八年至十年。俱係旱荒。仰賴皇上深仁厚澤。連歲賑濟。百姓不致逃亡。臣到縣境及查勘四出各村男婦。尚無饑寒之色。可見辦賑頗爲妥協。但城市荒涼。室家蕭索。及至鹽山。雖稍勝慶雲。而地瘠民貧。亦係積歉之後。元氣未復。臣等詳加相度。所有應行疏濬事宜。謹列六條。恭呈聖鑒。

一慶雲瀝水宜挑濬馬頰河引水歸海。以資宣洩也。慶雲逼近海濱。地本斥鹵。早卽石田。潦卽澤國。該縣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通縣瀝水。俱賴馬頰河宣洩。查馬頰河由山東樂陵至慶雲杜家莊入境。經紀王橋。任家橋。月楊橋。棗園橋。又郭橋田家莊。南家莊。賈家莊。土嶺楊莊。嘴巴骨莊。賈家莊。鄧家莊。俱有與海豐交錯之處。直至慶雲之蔣家橋出境。現在淤塞。致通縣之水不能宣洩。一遇大雨。泛濫爲害。自蔣家橋以下接壤。卽係山東海豐其河統歸大巨河入海。今欲宣洩慶雲瀝水。須於慶雲與山東樂陵交界之杜家莊起。至海豐交界之蔣家橋出境止。於馬頰河中開河一道。面寬八丈。底寬三丈五尺。深自二尺至六尺五寸不等。長八千八十七丈。共土七萬二千七百二十八方。共估銀五千九十兩。又慶雲與海豐交錯處應行創挖。共長三千三百九十八丈。面寬八丈。底寬三丈五尺。深自二尺至六尺五寸不等。共該土四萬三百二十八方。約估銀二千八百二十三兩。又海豐馬頰河。從慶雲蔣家橋起。至大巨河入海止。共長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丈。內海豐與慶雲接壤處十五里。河身甚高。從前並未創挖。自近包家莊以下海

豐曾經挑過。本屬通順。但今欲洩慶雲之水。尙嫌淺阻。內除七千五百六十五丈。俱屬深通。無庸挑挖。外其應行挑挖工段。共長二百五十丈。面寬八丈。底寬三丈五尺。深自二尺至六尺五寸不等。共土九萬八百八十七方。約估銀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以上共約估銀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五兩。庶慶雲之瀝水宣洩始暢。不致泛溢爲害矣。至馬頰一河。本應慶雲海豐分境創挖。但地隸兩省。誠恐呼應不靈。請俱令慶雲知縣督令百姓。將兩縣河道。遵照料估丈尺。一律開通。臣等移咨山東撫臣額爾吉善。令飭海豐知縣協同照管。則責任專一。而報銷亦不致牽混矣。一慶雲城北海子王家窪。去城甚近。一片平陽。但地勢低窪。雨水驟集。便成巨浸。無可宣洩。居民不得耕種。今請從趙魁斗莊起。歷高家橋賈家莊白廟海子王家莊。王可忠莊等處。開渠一道。引水入老黃河。共長一千九百九十六丈。面寬三丈五尺。底寬一丈七尺。深自三尺至七尺不等。共土二萬五千四百三十方。約估銀一千七百八十兩。又通入老黃河處。細加測量。較老黃河河底。止高四尺五寸。恐黃河異漲。倒灌入窪。請於窪口築高。添設涵洞二座。約估銀二百兩。連前共估銀一千九百八十兩。庶窪水歸宿。而百姓可種植矣。一慶雲西南高慕臺窪。宜創挖深通。引水入老黃河。以消積潦也。高慕臺窪。西接樂陵。南傍慶邑。俱係高阜。三面水窪。形同釜底。每雨水驟集。便成積潦。沿窪村莊受累。乾隆六年。居民掘溝引水。由閻家河匯入老黃河。頗有利益。後因民力不能深濬。未久仍淤爲陸。今請從高慕臺窪東起。挑至閻家河止。長一千一百一十丈。面寬三丈五尺。底寬一丈七尺。均深三尺五寸。共土一萬一百一方。約估銀七百七兩。則沿窪各村莊。俱可種植。不致淪爲澤國矣。一慶雲四鄉洩水溝渠。宜分別挑挖。以疏積滯也。乾隆五年。孫嘉淦於疏通積水案內。勸用慶雲民力。開溝

十六道。內紀家鋪北溝、賈家莊溝、賈家莊後溝、三里莊廟東溝、南張家莊溝、甄家莊前溝、大黃村後溝、共七處。現在深通。毋庸挑挖。再後馬家莊開溝長一百三十丈。引水歸老黃河。火燒鋪開溝長二百二十五丈。引水歸亭子河。柳行張家莊開溝長一百八十五丈。引水歸亭子窪兒。劉家莊開溝長三百三十五丈。引水歸亭子河。杜村柳家莊開溝長四百七十丈。引水歸老黃河。紀家鋪開溝長二千三百八十丈。引水歸亭子河。共六處。均與乾隆五年積水案内挑挖丈尺相符。今俱淤平。應照前挑丈尺。共長三千七百二十五丈。俱面寬一丈五尺。底寬七尺。均深三尺五寸。共計土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方。估銀一千三百兩。再馬家橋溝原長五百三十三丈。乾隆五年止挑下口一百丈。今亦淤平。應將五百三十三丈通挑引水歸入老黃河。黑牛王莊東溝原長一千九百丈。乾隆五年止挑二百餘丈。今已淤平。應將一千九百丈通挑引水歸無棣溝。賈家莊東溝原長二百二十丈。乾隆五年止挑一百餘丈。今已淤平。應將二百二十丈通挑引水歸老黃河。三處共長二千六百五十三丈。俱面寬一丈五尺。底寬七尺。均深三尺五寸。共計土一萬三百一十四方。約估銀七百十四兩。又應建木橋二座。約估銀二百四十兩。各處通共估需銀一千九百五十七兩。庶各鄉積水可藉宣洩矣。一鹽山宣惠河宜再創挖深通。以洩通縣瀝水也。鹽山南向有劉公渠。導通邑之水歸老黃河。民受其福。日久淤成平地。孫嘉淦於疏通積水案内。創挖各縣之宣惠河。至鹽山。卽循劉公渠故道疏濬。因亦改名宣惠河。卷查孫家淦所開鹽山之宣惠河。自面寬十丈六尺起。至面寬十二丈止。深自二尺起。至三尺八寸止。獨第五段。以積土甚高。開深七尺。今查從前創挖河身尚淺。該縣洩水未暢。每遇雨水多時。窪處積水難消。致淹田畝。不能耕種。今請於河中挑子河一道。面寬三

丈五尺。底寬一丈七尺。均深三尺。從燕子口窪起至海豐交界止。共長一萬二千七百一十五丈。共土九萬九千一百七十七方。約估銀六千九百四十二兩。又自海豐界起至通入老黃河口止。計長一千一百七十丈。地勢低窪。並無河形。應接開子河一道。面寬三丈五尺。底寬一丈七尺。均深二尺。共土六千八百四方。約估銀四百二十五兩八錢。二共銀七千三百六十七兩八錢。庶通邑之水暢洩。低窪之田亦免泛溢。至海豐縣隸隔省。恐事權不一。亦令鹽山百姓一律挑挖。再孫嘉淦疏通積水案內。訊之官民。俱云每土一方。給工價銀五分九釐。內部以從前並未題明。至今尚未准銷。今鹽邑荒後。百姓甚苦。又不諳工作。每人兩日止。能挖土一方。故仍照河工定例。旱方每方給工價七分計算。一鹽山東之明泊窪。宜挑河一道。通入宣惠河。引歸老黃河。以資宣洩也。明泊窪周圍數十餘里。地勢卑下。衆水滙集。窪西北爲營棚窪。翟家窪。北窪窪。西南爲齊家窪。魚窪。諸水歸於明泊窪。向因水無洩路。窪中地畝五百餘頃。每至淹沒。不可耕種。今自明泊窪挑挖洩水河一道。由釣魚臺程村橋起。通至宣惠河止。計長四千四百三十一丈。面寬三丈五尺。底寬一丈七尺。深自二尺五寸至五尺五寸不等。共土四萬八千六方。約估銀三千三百六十兩。又應修葺程村橋一座。約估銀一百五十兩。二共銀三千五百一十兩。則積潦之地變爲沃壤矣。以上二邑挑濬河渠。共約估銀二萬九千七百九十六兩。請於直賑項內撥銀三萬兩。領貯藩庫。發天津道轉委天津府知府督率兩縣選派工員承辦。再慶雲縣蒙皇上天恩。復加賑一月。請俟閏三月內開工。俾民藉爲工作。閏三四五等月。餬口之計。尤於百姓有益。仍交天津道總查。務於汛前趕竣。二十二日。飭大學士會部速議。畿輔水利四案。

三月二十二日。工部議覆江南總督尹繼善等奏。沭陽六塘河。上承宿遷駱馬湖出水。歷桃清安至沭陽錢家集。分爲二股。南股由安東侯家口入鹽河歸海。北股由沭陽謝家莊龍溝口入鹽河歸海。前將上游及南股河兩岸均築子堰。但未酌建涵洞。一遇雨多。民田積水無出。其北股河自謝家莊至龍溝口。未經估築子堰。每遇水長致渰民田。今應接築。所有舊築子堰間有單薄及逼近河邊者。卽酌量收進補築如式。并各建涵洞。隨時啟閉以資宣洩。但駱馬湖發水時。奔騰浩瀚。六塘一河。宣洩不及。今查上游有港河一道。自桃源河頭集分承六塘河水。入沭陽之前。沭河歸海。雖年久淤淺。而河形現存。自應將港河挑通。仍於河頭建閘。酌洩三分之二水。以減六塘河上游水勢。卽將挑土築成兩岸子堰。以禦泛漲。則上游勢分。下游自緩。於數邑民田有益。至山鹽、阜清、桃安等六邑。俱濱臨黃運。兩河重隄疊障。民田積水。宣洩無路。而舊有洩水河溝。又多淤淺。查山陽吉家橋河、鹽城九曲河、阜寧橫溝河、放生河、清河、民便河、史金蕩、古河、安東尤家蕩、桃源劉老澗河、鹽城積水河。俱屬淤淺。應一律挑通。重隄格礙者。酌建閘座涵洞。相機啟閉。或添築子堰。或建造橋梁。務使積水全消。不致壅塞。及邳州沂河。上承東省鄰近之水。西岸舊堰。前雖間段補修。然卑矮單薄。難資保障。又上年被衝殘缺甚多。仍應一律修補。其海州地居下游。境內大川。惟沭河爲最。查沭河發源於東省馬耳等山。由沂邳馬陵山入沭陽龍王廟分爲二。其前沭河由十字橋出陸家口歸漣河入海。後沭河由孫家口溢泥洪歸漣河入海。前雖估築子堰。但前沭河十字橋以下未經估築。其後沭河向無子堰。今擬一律接築。并酌建涵洞橋梁。再將楊家溝、滂溝、蕩、酌量疏濬。則沭邑積水可消。其次則有海州青伊湖。上承沭河及西北諸山之水。下由蓋薇河至洪門口歸海。但蓋薇河雖濬

尙淺。今議大加挑挖。仍於洪門口改建三洞閘。以禦海潮。并將通湖通河各口挑濬。自無漫淹之虞矣。奉
硃批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是日工部會議得尹繼善等奏。海州鹽河自新安鎮分洩運河水由板浦洪河歸海。南北橫截一百二十
餘里。西有六塘。南北二股河水又穿過鹽河。由武障義澤六里等河歸北潮河入海。因蓄水濟運鹽柴。故
於武障義澤六里河等處俱行築壩。每遇伏秋水漲。去路壅阻。致南鄉頻年被災。乾隆十年夏。會委淮揚
道勘議立定水誌。伏秋水發時。委員會同地方官相機開放。一面具報。但思水漲甚速。委官彼此關會動
需時日。恐商民意見歧悞。况武障義澤六里河三處草壩。雖可隨時啟閉。但六塘等河。數百丈之水奔騰
而來。三壩口寬不逾十丈。卽及時開放。亦宣洩不及。請於三河之口。各設石滾水壩數十丈。以高於河五
尺。低於鹽河西岸民田一尺爲度。估計工費約銀二萬兩。水滿則滾水平則止。旣利民田。亦無妨鹽運。應
卽興舉。所有海州河道閘壩。令海州州同就近管理。以專責成。至贛榆之三公河。係分承縣境小沙河之
水。由縣城北入海。因年久堵塞。致各鎮時有被災。該河工長九千五百餘丈。約估銀二萬餘兩。應一律挑
濬寬深。以消積潦。又沭河發源於莒州馬耳等山。由沂州郟城之馬陵山東南流。至禹王臺穿過山西河。
寬三四百丈不等。由宿遷至沭陽分爲二支入海州漣河歸海。據該道等。自郟城大山頭北沭河東岸。逐
加勘視。再四里溝八里湖地處稍凹。與沭河岸近。由河邊東上佃湖嶺。計長一千四百七十丈。此嶺自蒼
山發脈。南接大山頭。詢之土人。卽係馬陵山腰斷處。測量嶺高於平地六七丈。高於沭水面約十丈。東
西橫闊九百丈。由嶺東至大興鎮沙河約二十里。再新河頭。係海州之烏龍河。在沙河之南。與沙河不相

聯絡須由沙河鎮黃家園平地開河三十餘里由烏龍河入海其沙河北之園子河亦不相連接須於本地開河三十餘里至范家口入海計開引河三道並兩岸築堰約需銀八十餘萬兩在撫臣陳大受奏請開挑誠爲海沭水患起見但就地勢斟酌佃頭一嶺開鑿非易且分洩沭水之源俱由贛邑入海該處地本卑窪沙河不能容納必致泛溢是引沭入贛雖利於沭陽實有妨贛榆此引河應無庸開挑至沙河南北兩岸請開引河原以分導上游來水今馬陵山引河既議停開則沭水不能下注自可無庸另議惟贛榆園子河從門樓河經仙邱鎮范家口入海以洩異漲今下段海口尙在深通其上段淤處長一萬三千餘丈估挑銀二萬一千餘兩請照估開挑則仙邱鎮積潦可除再大沙河發源於蒼山寬二三四五十丈不等自沙河鎮至海口長九千餘丈兩岸低窪須加築子堰以資捍禦估需銀一萬餘兩以上各工共估銀七萬餘兩如次第興舉及開蓄微河等處以分洩沭流築前後兩沭河子堰以約束沭水兩案工程告成則海沭贛之水患可除徐屬補辦一切工程統於上下江應修水利通案內另奏等語查先據蘇撫陳大受覆奏海州沭陽頻災請及時開放鹽河橫壩并開馬陵山引河及挑濬贛榆三公河道以消積潦臣等欽遵上諭寄信尹繼善白鍾山令委員查勘妥酌辦理具奏今該督尹繼善等覆稱云云應如所請辦理奉硃批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閏三月初二日工部議覆劉於義續勘三次水利情形六條均如所請從之尋劉於義又奏本年二月准直督那蘇圖字寄以張家口衝塌水洞城垣請一并勘估時值高斌與臣已定前往永定河鹽山慶雲等處查勘各工約回京日再往張家口履勘三月十七日據直隸藩司方觀承抄錄原案并所委永定河

諸練河防千總趙景元隨同口北道等估冊一本。臣查張家口水洞三孔，係前明建造，彼時山水尚小，來水俱由三洞匯入洋河歸永定河。至康熙三十八年，中西二孔被衝未修。雍正十一年，前督臣李衛題修估工料銀五千五百五十三兩，係萬全縣知縣承辦。乾隆元年五月完工，尚未題銷。二年六月水發，將中西二洞衝去二丈五尺。隨令原辦官賠修。三年五月完工，亦未題銷。四年六月又衝去兩洞分水尖五丈五尺。及新修柳圍土隄一十餘丈。五年閏六月，又將水洞迤西邊城衝去十丈二尺。商樂石壩衝去十丈。土隄衝去二十丈。邊城衝裂三丈。六年前督臣孫嘉淦題估應用工料銀六千四百二十五兩。奉部議准。未及興修。八年五月，據張家口總管報稱：邊城水洞西邊城牆，并旗民住房被衝。又八年六月，據報邊城被衝一丈。有零。圍城東南角被衝四丈六尺。沿城居民衝毀房屋十二間。九年五月，復經水發，城垣房屋。又有衝塌。十年六月，又衝去萬全縣捐修逼水隄堰。又衝倒邊城六尺。圍城一十三丈。節次嚴催地方官。以所估工程單薄，恐不能年久。是以尚未興工等情。又永定河千總趙景元同口北道宣化府知府等估冊一本。內開民修石隄一道，甚屬卑缺，應加高片石一二尺。修補殘缺隄十四丈三尺。共長一百五十五丈八尺。水口建大石隄五十五丈。接石隄防護圍城居民用柳圍壩一路。計長一百四十八丈。又補修圍城邊牆及做木柵等項。共估銀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三兩等情。臣於本月初四日到張家口。初五日即率同道府知縣等前至水洞口。詳加相度。水口東靠東山西隄岸。圍城外隄寬者二三丈，窄者止一丈四五尺。圍城以內即係夷漢貿易之所。其城南沿河俱屬民舍。口外有大溝河二道，一自北而南，一自西而東。至東山脚下匯流入口。水發時已屬洶湧。又加東山脚下石嘴挑出，逼水直射圍城，實屬危險。今若將片

石加隄并築大石隄五十五丈及修城建柵諸工一時并舉備料鳩工汛前斷難趕辦惟有先治急工請將東山挑出石嘴鑿去十二丈俱進深一丈六尺以減直射圍城之勢估銀六百兩再於頂衝處所先築石隄一十二丈石回頭壩五丈五尺石後加輒後築大夯灰土灰土後再填築沙子土戩以資捍禦估銀五千二百八十八兩再於壩尾接築竹絡壩一路長一百六十丈以護圍城及城外居民庶圍城廬舍可保估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兩其餘工程俟秋汛後審量水勢再行估修至原估冊內用柳圍壩臣查古製止有竹絡壩後人惜費因有柳圍荆筐之類費雖略省究不堅固今工程險要自宜易用竹絡又現在三洞止存靠東一洞殘缺損壞今又議易木柵存之無益請即拆西洞輒石湊築石隄俟拆後計輒石之數於所估石隄料內扣價以上各工共估銀八千一百二十二兩請於直賑項內先動銀一萬兩領貯藩庫令萬全縣知縣照所估領銀協同分防張家口縣丞承辦仍交口北道等督率稽查務於五月內完工十七日飭部速議二十九日工部議覆允行畿輔水利四案

四月初三日工部議准高斌奏通州張家灣二處新建壩工必須有員經管查通州州州判各一員每歲糧船抵通照看過壩此外無事請將張家灣新建板壩及隄岸排椿各工分令州同州判管理州同仍駐通州州判分駐張家灣歸務關同知總轄於務關楊村兩廳河兵內各抽撥二十名分撥州同州判管轄一切修防事宜令該員率同河兵辦理其土壩石壩二處催趨糧運土壩仍委州同管理石壩仍委州判管理俸廉役食等項仍舊但二缺向由部選今管河務非諳練之員不能勝任請改爲兼河之缺於河員內揀補並請換給關防從之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二日。工部會議得高斌等奏。邳州沂河兩岸。加培子堰。海州前後沭河兩岸。接築子堰。酌建涵洞。阜寧放生河。橫溝河。清河。史家蕩。民便河。安東尤家蕩。桃源劉老澗河。鹽城積水河。一律開通。築堰建壩。以上俱應列爲急工。沭陽南北六塘河。接築子堰。酌建涵洞。港河。挑浚河身。築堰建壩。通青伊湖之高壩口王家溝。通蒼微河之王官口下防河。并鹽城九曲河山陽吉家橋河。一律挑浚。酌建橋洞。以上工程。亦係應行挑築。今列爲緩工。俟急工告竣。今冬水涸。再加估辦。又沭陽滂溝蕩湯家口。酌量疏浚。并濫泥洪上下增築子堰。酌建涵洞橋座。多係莊村小水。不甚緊要。今列爲次緩。俟緩工告竣。再加詳審。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是日工部會議得高斌等奏。海沭贛三州縣濱海窪下。每至伏秋水發。沭沂諸水奔騰直下。宣洩不及。易於淹漫。此撫臣陳大受所以有分疏之請也。惟沭河發源馬耳等山。由馬陵山折入沭陽。會歸漣河入海。中間雖有佃頭嶺地勢稍平。卽爲馬陵山腰斷處。山根石脚究難開通。且分入贛榆沙河。河水大。亦難容納。無庸開浚。沂水由駱馬湖洩入六塘河。至錢家集分爲南北兩股。俱由運鹽河入海。查鹽河係鹽柴並運。將入海之武障義澤六里等河。築壩蓄水。以致不能暢洩。今酌議將此三河。添建滾水石壩。誠屬蓄洩兩便。臣高斌察看武障河身寬闊。應建滾水石壩。寬二十丈。義澤六里河身稍窄。應各建滾水石壩。寬十丈。但原議高於河底五尺。止係壩下尺寸。今細加測度。恐鹽河淺深不一。應以上下河身一律水俱五尺。足以濟運。酌定準則。建立壩脊。旣可以備宣洩。亦不致有妨鹽運。至三公河係分承小沙河之水。由北入海。近因淤塞。自應挑通。以疏積潦。再園子河在贛榆東南。經仙邱鎮范家口入海。下段雖通。上段多有

淤處亦應開挑深廣使無漫溢。又大沙河發源蒼山經黃家園大沙河鎮入海。以上兩岸尙高。迤下岸低。水泛難免淹沒。應於南岸添築子堰以防漲溢。以上工程原估共銀七萬餘兩。俱應修築之工。惟水利案內工程既多。此案若同時並舉。亦恐委勘不及。應將武障義澤六里各壩並挑挖三公河先爲舉行。其圍子大沙二河工程俟壩工告竣再爲續辦。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八日那蘇圖奏薊州玉田河水漫溢設法疏洩堵築。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三十日那蘇圖奏慶鹽二邑興修宜惠馬頰二河水利工程均於上月分段動工並報赴天津慶雲鹽山日期得旨便道至河間一查更佳。畿輔水利四案。

五月十三日吏部議准劉於義奏天津道屬子牙河通判駐劄大城距所轄新築子牙河格淀長隄七十餘里大汛巡防鞭長莫及請移駐適中之王家口地方從之。畿輔水利四案。

七月初二日工部會議得尹繼善疏淮揚徐海等屬興修水利各工查官修民修各工其間總理兼轄經管之員均須分別責成立定章程俾知遵守今議如長隄巨川有關湖河通洩之工應歸河工廳營汛員管理者令淮揚徐河務道爲總理知府爲兼轄不時督率稽查其專資田疇蓄洩或雖係巨川而無汛員管轄應歸州縣管理者令各巡道爲總理知府直隸州爲兼轄淮安府軍捕通判揚州府東臺同知徐州府糧捕通判海州州同亦均爲兼轄兼司水利令往來督率稽查如係專濟鹽運之河應歸鹽運分司管理者令運司同巡道爲總理知府爲兼轄每年管理之員於冬十月各照所管工程周巡勘報如有淤塞坍塌即通報總理兼轄官查明應歸官修者詳報督撫委員勘估動項辦理民修者責令里民照業食佃

力之例。於農隙時催修。如式報竣請驗。僅每年勘無淤塞坍塌。亦通報存案。如管理各員不實心查察。廢弛要工。該總理兼轄官即揭參議處。總理兼轄官不行揭報。經督撫查出一并參處。大計之年。將所管河道溝港是否深通。隄堰閘壩是否堅固。列入事實冊一體考察。如此則經管兼司各有考成。不致懈弛。而水利要工得垂永久矣。再禹王臺竹絡壩一道。並兩頭土堰。又郟城洙河民堰一道。雖歸江省水利工程興築。但係東省所轄。應令東省分別責成管理。合具題。應如所議。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月十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朕思淮徐海所屬州縣。連年被災之由。蓋緣該處地形。有本屬低窪者。而海州爲衆流入海之區。較他處尤甚。歷年經理河務。凡疏通宣洩之方。俱隨其形勢挑挖。前經陳大受奏稱。六塘南北湖河之水。盡由沐陽海州入海。宣洩不及。以致爲災。經大學士等定議辦理。是應行籌畫之處。俱已加意料理。而仍不免於水患者。蓋因從前被災稍輕處。所俱不奏報。遂覺被災之時少。今則無論災之大小。悉令奏聞。是以災傷屢告。其實非今多於昔也。海州爲水之所瀦蓄。若該處免於澇。則是本年雨少。而高阜之地被旱必多矣。惟小民屢困沈災。朕心深爲憫惻。所當多方籌度。以圖善策。卽地勢低窪。不能全去其患。然去其太甚。則受災之民少。而數年積困。亦可漸甦。前高斌去時。已令將此後如何辦理之處。悉心計議。可再行傳諭。令其會同尹繼善。顧琮。陳大受等。務須商確妥協。俾將來水患可望漸除。純

皇帝聖訓。

七月運河水漲。海州一帶被淹。命高斌往勘。八月會奏河工現行事宜。一六塘河謝家莊龍溝口等處。隄堰應照原估丈尺量地勢高低。酌加寬厚。六塘河經由之武障義澤六里各滾壩。應照原議加倍增長。

再將六塘河尾閘之并墩河項家街東門河挑濬寬深。卽於口門建石滾壩。以利宣洩。洙陽前後兩河。應將舊子堰。及現議增築處所。一律增培高厚。一海州州同應移駐大伊山鎮。管理漣河以南六塘河子堰閘壩等工。再增設州判一員。管理漣河以北之贛榆縣。及薔薇南橋等河子堰閘壩等工。裁溧水縣縣丞。改爲洙陽縣縣丞。管理一切河道圩岸。從之。尋請將海州屬馬家港與此一例。毋庸常時開放。高斌傳稿。

九月初八日。工部會議得高斌等奏。今年黃運湖河諸水並漲。較乾隆七年最大之日水加長八寸。各處工程危險。極力搶護。幸獲平穩。今水落工平。似應修補。以爲善後。淮揚運河之惠濟等閘。年久損壞。應行修補。寶應汜水之宋家尖界首之海臺庵。內運外湖地勢窪下。其上臨湖河一面。俱係石工。惟此二段。尚係土隄。每遇西風。防護堪虞。今應補建輒工。東岸子嬰舊閘。應行拆修。減水洩入下河。以免汜水界首淹浸之虞。其南關車邏二滾壩。今年開放。宣洩通暢。惟壩下西岸。東水隄堰。尙應展寬加高。至南關壩下。開挑支河。引入馬英蕩。車邏壩下。開挑支河。引入綠洋湖。庶減下之水。不致盈溢爲患。又東西滾壩。引河頭尾。俱屬深通。惟中間砂礮阻塞。應再挑濬。迤下石羊溝中間。應建石滾壩三十二丈。兩旁各建單孔石閘。俾水小則啓閘通流。水大則開壩減漲。其上首廖家溝。係減水會入石羊溝河。應於河口。亦建石滾壩十六丈。並資分洩。其二滾壩。高低尺寸。俱以董家溝尺寸爲度。又灣頭閘下。連鹽河於乾隆九年議挑。因工鉅。尙未興舉。今議於明春興工。但工長數百餘里。應分作二年。次第興挑。又揚州古西埂。繚道漫水。亦應修補加高。此淮揚運河應修之工也。其邳宿桃清運河。爲東省衆流滙注之地。今年伏秋盛漲。隄堰殘缺。

尤多。該處西岸緊貼黃河，東岸則爲挽運緯道，俱應加築高厚。今議卑矮單薄處，就今年水誌爲準，各隨地勢，加高一二三尺不等，務使隄出水面不致平漫，其餘遙隄格隄，有關緊要，亦一律加高。此桃清中河以上應修之工也，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十月初二日工部會議得高斌等奏，臣於八月二十五日至濟寧，與完顏偉查今年六七兩月山東雨水過多，汝泗諸水盛漲，加以各處坡水滙注湖河，多方搶築保衛無虞。今水落各處隄岸有因漲水汕刷殘缺，須補築者有係舊工卑矮單薄須加培者，如上河捕河運河泃河四廳，北自臨清南自臺莊兩岸隄堰，舊多卑薄，今年汕刷殘缺更多，應間段加高培厚，以資鞏固。其東岸蜀山湖西岸南旺湖俱運河蓄水之區，周圍隄堰亦多損壞，應酌量增築，俾水小蓄以濟運，水大不致漫溢。再汝上戴村壩係遏汝西流以濟運道，今壩下石工多有損壞，亦應修補。其南北運河石閘除河城德勝二閘，應行拆修另案題估外，其柳林等一十七閘，因汛流衝激，口門石塊損壞頗多，應照式修補，俾重運得資啓放。此外則運河廳何家壩土堰，因汝水衝刷殘缺一百餘丈，雖係民堰，但貼近壩旁，民修遲緩，恐來春水弱，正流從此分瀉，致妨運道。今酌量官爲補築，並壩內對岸開挑引河，使水不近壩根，以免汕刷。又濟寧州之橫壩，俱係南陽上游，附近居民被水倒漾，築壩攔截，今土壩汕刷坍塌，以致滄浸，雖亦係民工，但當災侵之際，百姓餬口爲難，未便再令修築，亦應動項修補，以免來歲雨潦漫溢。並於壩下建築涵洞二座，俾內水不致阻遏。尤於民田有裨。此兩處壩堰，今雖官修，嗣後損缺，仍令百姓以時修補，庶符定例。所有現估應行修補各工，統計約銀九萬八千餘兩，次第興工，於來歲汛水未發前儻修完固，實於東省河道有益。查本年八月經完顏

偉奏歷年汕刷卑矮單薄之處甚多。今歲夏秋水長發。湖河各隄危險。臣督率各員搶護。目下水勢漸落。尙須加高幫寬者。亦俱查丈確估。分別緩急。次第辦理。統於來歲汛前儻修完竣。以資鞏固。奉硃批。俟高斌回轅之便。與彼熟商。恐汝一人智力不能辦此也。今高斌等會勘商酌奏請。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初六日。上閱漳沱隄工。議輔水利四案。

是年議請收窄運口頭二三壩口門。以四丈爲度。節宣水勢。按黃淮交會於清口。淮自西來會黃分支。入運濟漕。是運口爲轉注之樞機。漕運之來源也。源頭淮水無節。不特下游盈溢。而淮流分洩過多。則無以禦黃。黃反倒灌。阻遏糧艘。至是收窄運口三壩口門。謹蓄洩也。蓋淮水必使其有餘。不足則濇之。矧可過洩清口東西兩壩。所以調劑盈虛。權衡蓄洩。而運口各壩。又權有餘不足之數。而量以爲出也。初奏請於運口內。建草壩三。惠濟正越兩閘之下。酌建正石閘二。越河石閘二。又於二閘各建草壩。重重關鎖。視水勢大小輪換啓閉。使水平溜緩。操縱由人。收窄運口。以節來源。法無不備。不易之章程也。河渠紀聞。今按運口頭二三壩金門。以四丈爲度。始於此。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五

運河水章履十三

乾隆十二年二月高斌等奏查萬全張家口水洞城垣一案。經臣劉於義於上年閏三月詳勘各工業經辦竣。其石回頭壩五丈五尺。恐有接辦工程尙未興築。今臣高斌於二月十一日率同口北道吳煒等親詣該工履勘相度。查上年所築大石隄形勢順溜合宜。需再接長數丈。卽過口門窄處。如遇山溝水發。正宜順就下之性。任其直趨。無庸再爲攙護。其前估石隄五十五丈。太長無益。今祇將石回頭壩五丈五尺。取直接長。共十七丈五尺。一律順溜。俾汛水經臨無阻。接長之石隄後。加添柳圍一路。後培砂石子。已屬穩固。動項亦較節省。其迤上民修石隄一百二十三丈。應加高三尺。又石車路道口。應加高五尺。又接築小石隄十九丈。又邊牆及上堡城牆倒塌三處。俱應照式修整。又上年所築竹絡壩一百六十丈。尙屬卑矮。應再培土加高三尺五寸。將竹絡壩埋藏土內。卽用河中砂石子修成坦坡。又於水口門穿處。量寬十五丈二尺。添建木柵。夏秋汛至。則啟柵以資宣洩。冬春水涸。則閉柵以重邊城。以上共估銀七千二十一兩。請交萬全知縣霸州州判萬全縣縣丞承修。務於汛前完竣。專委口北道宣化府知府督工查察。所需銀兩。除上年領過銀一萬兩。動用八千餘兩外。今請再領直賑項下銀六千兩。由藩庫核明照估。轉交該工員等作速興工。工完據實核銷。抑更有請者。該工向來並無官隄。迤上有民修石隄一道。今工竣後。伏秋汛過。或土工稍有刷動。水溝浪窩。或石工略有裂縫。其拘抵油灰添土粘補所費無多。若必俟估報領

帑興修。轉稽時日。請嗣後如有零星粘補之工。需銀不過百兩以內者。卽交該處縣丞勸用上堡附近工所居民。隨時乘便修理。令該道府不時留心察查。勿許藉端滋弊。如此則事省工倍。石隄可以永固矣。下部議行。畿輔水利四案。

四月初十日。命高斌往南河會辦防汛事宜。畿輔水利四案。

是日劉於義奏。臣等從正定由趙州歷寧晉隆平鉅鹿任縣南和。至順德之邢臺。又歷沙河邯鄲磁州魏縣至大名之元城。復到魏縣歷成安肥鄉至廣平之永年。又歷雞澤曲周廣宗威縣至清河油坊鎮下船。查勘各屬河渠閘座工程。有應准民情願自出工力。挑成小河以資宣洩者。有應飭印河各官。挑挖水道。使河流順軌。不至旁溢者。有應立案永禁。不使專利阻遏。以病鄰邑者。有辦理已著成效。可以遵守者。所有勘過各屬河道水利情形。謹爲皇上陳之。一寧晉泊周環百有餘里。隸寧晉者十之七。隸隆平者十之三。雍正三四年。寧晉隆平二縣受害。因漳河北徙。又滹沱支河。從趙州流入泊內。不能容納。以致泛溢。今漳河已經南徙。滹沱水歸正河。支河久已斷流。泊內乾涸。農民每年種麥藝黍。並無水患。惟夏秋各處。瀝水滙注。應於泊內七里河下。順舊河形。接挑小河一道。由滄陽河至冀州出口。以資宣洩。查泊內現在無水。夏秋瀝水有限。無礙下游州縣河道。應准民力自挑小河。使瀝水有歸。則尾閘不致阻塞。一趙州大石橋下。原係舊河。河形甚闊。水從山西流入平山。獲鹿由趙州歸入泊內。近年水道淤塞。河形雖闊。水不流通。將來若遇大水。上游恐虞泛溢。今須自獲鹿查其故道沿河。勸用民力挑挖小溝。寬不過一丈。深不過四尺。使水可通行。將來可免泛濫。現飭清河道委員查勘。勸民挑挖。一大陸澤在任縣鉅鹿之間。

東西長二十里，南北長三十里，係洺豐達活百泉，滄陽諸水下流，從前漳河北徙時，每致泛濫，今並無水患，惟洩水處，止有雞爪泉溝一道，通於滄陽河，甚屬窄小，不能宣洩，雍正四年，怡賢親王於穆家口開新河四十里，疏濬深廣，使瀝水歸入寧晉泊中，尾閘暢達，今無庸修治。一鉅鹿向有轄地四萬餘頃，不能耕種，乾隆九年，該縣知縣詳明於小張莊，建閘一座，澆地數十頃，又於東西郭城隍上開涵洞一座，將餘水注於隄東，轄鹵之地，凡經水處，蟻氣頓除，種禾收成，民獲其利，惟鹽池柳窪油房大小韓家寨五村，轄地甚多，而地勢微高，不能引水，須於隆平另開一閘，引而東注，方可澆灌，因隆平非順德所屬，恐民阻撓，臣等面諭趙州知州率同隆平鉅鹿兩縣勸諭該農民，借地建閘挑溝，俾鄰近有益，據詳隆平已無異議，則鉅鹿轄地，俱可成熟。一沙河在縣城南五里，源出山西遼州，現在乾涸，伏秋水發，甚為洶猛，由沙河南東趨大陸，臣等經由縣南孔道，見風沙堆積，河形阻塞，隨諭地方印河各官，每年於夏秋水發前，勸民挑通水道，則河流順暢，不致旁洩為害。一百泉在順德東南八里，周環三里許，水從地湧，泉流甚旺，灌溉邢臺稻田一百二十餘頃，南和稻田八十餘頃，為利甚溥，現在宣暢無庸修治，又有達活泉，在府西七里，野狐泉在府西北十里，二泉建閘開溝，灌溉田畝，向甚有益，今泉眼枯塞，廢棄可惜，臣等隨諭邢臺知縣勸民挑挖通利，以復舊規。一滄陽河源出磁州神鷹山，其流甚大，下游直通子牙河，舟楫往來，商民均利，惟每歲春末夏初，各州縣灌田之時，水常斷流，磁民於城西十二里之槐樹村建一閘，名曰西閘，灌田四百餘頃，又於城東北二十五里之琉璃鎮建一閘，名曰東閘，灌地六百餘頃，餘水聽其流入下游之邯鄲，永年，曲周，雞澤，平鄉，任縣，澆灌地畝，雍正二年，磁州原隸河南，而邯，永，曲，雞，平，任，六縣，俱隸直隸，有

閻家淺地方居民。又建攔河惠民一閘。閘成尙未下板。雍正四年。怡賢親王以磁州郡永諸縣分隸兩省。恐磁民阻抑水利。下游不能霑潤。請以磁州改屬直隸。庶滄陽一河全係直隸統轄。於廣郡一帶民田大有裨益。奉旨俞允。閻家淺之惠民閘至今不許下板。上年磁州知州據閻家淺士民呈請於四八兩月。下板蓄水。以資灌溉。通詳經廣平知府議駁在案。臣等查勘磁州東西二閘。定例五日閉閘。五日啟板。是一月之中。磁州獨得水利十五日。其餘十五日始分給六縣灌溉。已屬分潤。若再准閻家淺惠民閘下板。於磁州固屬有益。而下游六縣不得略霑餘潤矣。况閻家淺地勢漸低。若一下板。則收束釜水。更難下灌。請立案永禁。庶水利流通。而下六縣永蒙惠澤。一大名漳河。源出山西。有清漳濁漳二水。至河南涉縣交漳口。始合爲一。從臨漳流入大名之魏縣。水極洶湧。雍正九年。漳河繞魏縣城。南北分爲二支。魏縣宛在水中。勢甚危急。世宗憲皇帝恐民墊溺。欲將縣遷於高阜。以避水患。命臣劉於義前往相度。見魏縣甌城外復有土城一圍。下半截築有土隄。可以禦水。又離城數里外。復有護城土隄。亦頗堅實。而城中居民稠密。第宅完固。若一遷縣。不無擾累。因奏請停止。今臣等查勘魏縣上游八十里之行善村地方。開挖引河一道。長八十餘里。水口築有減水草壩一座。兩旁築有壩臺。中空二十四丈。平時用土填實。伏汛一到。即便剗開。分正河水十分之四。暢流至館陶歸入衛河。年來漳水安流。魏縣北流一支已經淤斷。魏縣安如磐石。勸民用力成此鉅工。水患既除。農工薄利。屢慶豐登。知府任宏業與印河各官勞績昭著。可否量賞議叙。出自聖恩。至南和劉累河。卽牛尾河臨洛關之洛河。沙河縣之沙河澧河。現在無水。惟夏秋水長。發勢甚浩瀚。然一二日後。旋復枯涸。現俱深通。無庸修治。以上南府各屬河渠開壩工程。謹繪圖貼說。

會同直督那蘇圖具奏。二十八日得旨任宏業等准議。叙餘飭議行。畿輔水利四案。

是日諭曰。直隸水利關係甚重。是以皇考特命怡賢親王及大學士朱軾等督修。欲營水田。以備不虞。後以南北地利異宜。難臻績效。朕於乾隆九年。復准言臣條奏。特命大學士高斌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相度經理。今據奏順天保定河間天津等府及順德廣平大名趙州等處各工俱先後告竣。高斌劉於義屢次親詣工所。往返勤勞。及在事員弁皆著交部議叙。但興舉大工。必期實有成效。可垂之久遠。方爲有益。朕爲畿輔生民永圖利賴。是以不得已開捐。期於去水之害。收水之利。如淫潦泛溢。疏濬之而使有所歸。則涸出者皆成沃壤。而受水之區。即可得灌溉之益。今用項至七十餘萬。然何處積害已除。何處實效已著。曾未詳悉確查具奏。至籌畫善後良圖。亦非僅付之地方有司。即可保定永遠弗墮者。其目今如河成效。日後作何保固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高斌劉於義詳查議奏。因高斌奉差南河。議稿馳寄會商。未識何時覆奏。徧查不獲。缺以俟補。畿輔水利四案。

六月十六日顧琮奏。查北運河河身寬闊。水勢散漫。並無正槽。又多支汊。旁洩分流。停沙橫淺。每有阻運之虞。經大學士高斌等於奏請添設袋船案內酌議。仿照束水壩之法。請用通倉變價舊米袋囊沙築壩。束水歸槽。試行酌辦。部議覆准。續因用袋囊沙多需工費。不如竟行築做柴草土壩。較爲直捷省便。請於沿河淺灘之處。相度情形添做。奏准遵行。本年臣督運北上。舟抵北河。目覩試行蓄水草壩而橫淺之水。轉比河水較深。此築壩已有成效之明驗也。但所築尙屬低矮。河水初發之時。間有水漫壩頂之處。夫築壩原束不足之水。如盛漲之時。水勢浩大。聽其漫過壩頂。以保兩岸隄工。應否加高二三尺。其所需銀兩。

仍在旂丁應得紅剝銀內動支。在各丁每船少支四五兩之銀。而所省起剝之費。計算十有餘兩。所費者少。而所省者多矣。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五日。工部議得東河總督完顏偉奏濟寧州草橋運河北岸緯道一段長四十丈。外臨河身。內靠民舍。該工緊接橋座。雁翅回溜。刷場已盡。實因懸岸壁立。加幫土工。不能堅固。鑲修柴工。難垂久遠。必須建築石工。以資抵禦。估工料銀四千一百五十六兩二錢三釐。請於節省八束項下動支。理合題估。應如所題。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年周學健總督江南河道。會同高斌酌議修守節宣事宜。按是年湖水盛漲。山盱三滾壩過水六尺。天然壩亦經開放。寶應湖受水既盈。一時未能全注高郵湖。以致滾壩洩水平緩。寶應運河西隄受險。而蔣家閘開放下行。直注高郵湖。溜水建瓴。湍急衝壞閘底下塘。跌深不能復用。至是議定移下五十餘丈。於舊閘上建木橋以通行旅外。堅築草壩於西。偏砌石涵洞以利農田。加築山安廳窪灣月隄。及大飛月隄。海防廳高家莊至唐家堡月隄。是皆修守之常也。黃淮盛漲。事所時有。固守隄防。不使旁洩。藉其盛大之勢。刷深河底。遞深海口。水行地中。數十年安瀾可期。卽如是年黃水陡長。倒漾至清口。清水仍自暢行。河不爲患。緣經異漲。溜無旁洩。河槽中泓刷深。此其驗也。若遇漲卽多開閘壩。以洩水。無論以鄰爲壑。而正河先受水。緩停沙之累。本年開放山盱三滾壩。又開天然壩。以致寶應湖受水既盈。滾壩洩水平緩。減水之盛大可知。又以蔣閘下洩甚暢。而開之蔣閘出水峻利。前人所戒。語云西來切莫放周橋。蓋深危之也。若但思洩水而不顧下河。失調劑之宜矣。至朱家閘貼近運河。止隔一隄。斬文襄建閘以爲節宣黃運。

之道。後以運逼於黃。廢閘不用。每至伏秋水到。隄根甚爲險要。乾隆五年秋汛水漲。黃河坐灣頂衝。直刷隄根。隨水塌卸。下埽二百餘丈。搶護。又加築月隄。格隄以爲重障。至上年顧琮以水勢下徙。工段接生不已。引水放淤。地勢漸高。至是河督周學健更開引河。下唇築埽。逼溜下注。引河初分。正河十分之六。水急洶沙。漸至大溜全歸。不獨本工程固對岸陳家道口舊工亦化險爲平。斯爲以法治水。如徒放水以顧眉急。非計之得者也。河渠紀聞。

乾隆十三年三月周學健覆奏。揚河揚糧二廳運河西岸石工。外臨高郵邵伯大湖。汪洋數百里。自高郵以下。湖高運低。水勢趨下。全賴一隄間隔。下河州縣得保無虞。現因工長年久。塌卸殘缺。臣委員勘估。擇其當衝最險。關係運道民生斷不可緩者。始行請修。以資捍禦。並非概行修隄。南河成案。

五月奉上諭。江南淮海一帶州縣。近年屢被災傷。推原其故。皆由山東沂郯等處上游雨水盛漲。建瓴而下。河道不能容納。遂直注駱馬湖。衝決六塘河兩岸子堰。淹浸民田。以海沭爲歸宿。小民蕩析離居。甚屬可憫。但查從前淮海所屬。不盡失收。卽山東亦非盡無雨水盛漲之事。何以至今爲患愈劇。而山東之以早潦見告者。亦迄無寧歲。必係該省水道所有梗塞蓄洩機宜。久廢不講。以致本處旣告漫溢。鄰境俱受淹傷。相因爲害。至於如此。上年阿里衮奏請開濬沂蘭等河。朕命大學士高斌前往會勘查辦。是否通盤籌畫。可以永免兩省災傷。抑係暫爲一隅補救之計。細閱伊等前後奏摺。大概加意修築隄堰。而於該省全局及淮海一帶。相因受害。應作何疏濬料理。未據詳悉議及。著傳諭大學士高斌。左都御史劉統勳。會同該撫阿里衮。將山東全省水道。窮源竟委。廣咨博訪。躬親履勘。務將近年所以致患之由。並將來作何

查辦毋致再被淹沒。延及鄰省之處。悉心定議。該省現在加恩賑卹。儻前項工程之外。有應舉行者。卽照以工代賑之例。隨宜興作。俾災黎稍資生計。亦一舉兩善之道也。高斌等言。山東登萊青曹四府。現無宜洩機宜。可言。濟南東昌泰安兗沂五府。皆有運河。而武定各海口。則分洩運河盛漲入海之尾閘也。運河受漳衛汝泗沂之水。兩旁承以諸湖。小則開湖以濟運。大則藉湖以受水。其間山泉支港。開壩涵洞。橋梁斗門。皆關蓄洩。今議德州哨馬營滾水壩。宜落低以消漳衛盛漲。海豐馬頰河聊城駭河宜疏導。東平戴村二壩宜落低。以減運河漲溢。濟寧董家口宜引入白馬河。歸湖濟運。以衛民田。沂州江楓口宜築隄壩。使入湖歸運。以免旁溢。至沂河以南下注江南駱馬湖。但使山東之運道衆湖安流順軌。卽下游淮海之地。亦可減免水患。疏入下廷。臣集議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是月大學士高斌會同東撫阿里衮奏請修築沂河隄堰。以除水患。按是時疏築蘭山郟城河道隄堰。開濬郟城柳墨二河。建蘭山江風等口石工。各工並舉。分水受水之處。無不統治。沂河發源遠而水急。受諸山之水。滙流南下。勢如建瓴。蘭山江風口。俗名夾縫口。尤爲喫緊。隄岸坍塌。每遇汛漲。洶湧分行兩道。南入沂河。西入武河。實爲全河險隘。沂河西距武河僅數里。武河西距燕子河。再西而芙蓉河。皆十數里。數里不等。三河舊有隄堰。當春水涸。一綫淺流。夏秋暴漲。卽與三河溢水相連。至是奏請修築東岸。自高莊起至郟城交界。觀音堂止。長八千五百餘丈。西岸自埠東起至郟城交界。字家莊止。長九千九百四十餘丈。蘭郟等縣各開溝渠四十道。上源下委。無不貫注。經始於本年四月。至下年二月畢工。東撫準奏。奏定善後章程。稱蘭山郟城二邑處沂河下游。每遇沂漲。橫潰四溢。境內田廬受患。高斌阿里衮等先後履

勘相度機宜。請建壩築隄。並挑浚柳青墨兩河。以除民患。不逾年而工竣。嗣後隄堰殘損。河道淺塞。責令各縣督率民夫。隨時修浚。至碎石工程。非民間所能辦理。應就近交河員兼管。沂河土石隄壩。並柳青墨等河。責令各縣丞查勘。二河原係分洩。田間坡水。每當汛漲。水過沙停。漸至淤塞。應令縣丞。凡遇大雨後。前往查勘。一有淤塞。集夫疏浚。仍於秋後水涸。照業食佃力例。督率挑濬。使積水不至淤滯。江風口各石工專人巡守。以期永固。凡以爲民計安全而善後周密。如此沂無不治矣。柳青河即小沂水。源出郟城茶芽山後。雲白湖至老莊。匯入沂墨河。卽皂河之源。色如墨。在舊城東北。明時土人以此水能毒禾稼。用鐵鍋壓塞泉源。至是開濬。皆所以治沂而疏其旁通之路。不特東省有資宣洩。鄰境水滂攸關。交匯曲注。無不安流。二百餘里之田舍閭井。咸樂安土矣。河渠紀聞。

七月周學健奏。宿遷駱馬湖。上接沂源。下係分注六塘運河。中間停蓄汪洋。周數十里。爲諸水滙瀦之區。關係運道民生。前河臣齊蘇勒爲蓄水濟運。計於湖之東隄王家溝。設立五孔石閘一座。因時啓閉。以濟漕運。水大時一由六塘河。下注歸海。一由石閘分洩入運。今查王家溝石閘。年久礮心傾圮。兩壩損壞。閘底衝刷。現成深塘。每年填築柴土。工料費多。且啓閉繁難。不能節制由人。况口門僅寬九丈。每至水發。分洩不及。則全趨六塘河。下游淹浸。是湖水蓄洩不合機宜。非徒無益運道。且與六塘河大有關礙。臣確勘現今形勢。必須於王家溝。迤下之柳園頭。另建三孔深底石閘一座。設板啓閉。閘內開挑通湖引河一道。引導湖水出閘。專以濟運。但三孔石閘。祇助運河水小之用。不足洩湖中驟漲之水。再於王家溝上游。酌量添建九孔減水石閘。閘內亦開挑通湖引河。俾伏秋水漲。則相時遞開減洩入運。霜降水退。則下板蓄

水於湖。其王家溝廢閘。仍存舊制。將兩塘損處。略爲修整。閘底深塘酌填碎石。做滾壩之式。口門仍行圈堵。儻遇異漲。相機開放。以資宣洩。則每歲重運。既可接濟。過行。而湖水盛漲。亦可宣洩。有備。且駱馬湖爲六塘河來源。而六塘河爲駱馬湖尾閘。今上游臨湖東隄。既有閘壩。爲之分洩。入運。則下游六塘河內水勢。自必減小。庶蓄洩皆有權衡。此爲六塘河並運河籌畫緊要機宜。亟須估修。惟建閘挑河。約共需銀九萬二千餘兩。當此各處蠲賑頻施。不得不慎惜帑項。查宿遷之駝車頭。曾於乾隆十年。奏建石閘一座。估用工料銀二萬餘兩。其時亦因王家溝舊閘已壞。思爲濟運。而設。但駝車頭在湖河上游。不得其地。測量現今形勢。湖低河高。水不能出。莫若將此料物。移建於柳園頭地方。則地勢卑下。出水便利。一轉移間。而費不另籌。料歸有用。又邳宿二境。運河內曹家店馬莊集二處。亦於十年。奏建石閘二座。並挑挖引河。共估用工料土方銀四萬七千一百餘兩。當時原因此處運道。恐有淺阻。議建石閘。收束上游之水。藉以濟運。查東省沂河。既經疏築。則將來下游之水。不患其小。但患其大。此二處若仍建閘。竊恐夏秋汛水漲發。有此二閘。關鎖阻遏。去路水不暢行。則上游邳州一帶。恐致漫溢。况未經建閘之前。歷年漕運。無阻何待。今日始需束水濟運。莫若將二處閘工停止。所估工料。改爲駱馬湖添建九孔石閘之用。查二處工料。雖委員領銀採辦。到工尙未建砌。請將工料轉移應用。不過酌添運脚免費錢糧。閘工既經停改。引河亦無庸開挑。請將原估挑河土方銀兩。移爲湊添減水閘。下通湖引河之用。再乾隆十一年。奏請於桃源之港河頭。估建石閘一座。原爲分洩六塘河異漲之水。欲令啓閉由人。但查六沐兩河之水。往往同時並發。上年水勢異漲。港河頭尙未建閘洩水。其時六塘河固多漫溢。而沐水下注海州。沐陽受災更重。若將六

塘河水從港河分洩。是欲輕桃宿之災。而轉重海沫之患。况今六塘河隄堰已加厚培寬。河道已疏濬深通。更非往昔可比。而下游清河安東境內。有南北兩股河道分流。下注鹽河歸海。似毋庸更從港河分洩。以增海沫之患。查港河雖經挑竣。河頭尚未開通。應請仍舊毋庸設閘。其港河一道。分洩桃源沭陽民田積水。與地方水利有益。請留爲水利宣導之用。其原議建設涵洞。請均行停止。查估建石閘一座。計工料銀九千五百七十餘兩。估建涵洞十五座。計工料銀二千三百六十餘兩。即將二項估需銀兩。俱移爲駱馬湖建閘之用。則帑不虛糜。工收實益矣。以上所需銀兩。除轉撥駱車頭曹家店馬莊集。並港河頭等處閘洞各料應用外。祇需添銀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又應添運腳銀七千九百餘兩。共應添銀二萬八千七百七十餘兩。如此通籌酌辦。要工得以興修。錢糧不致多費。運道民生均有裨益。臣詳加履勘。復與高斌悉心籌畫。並於訥親往浙經過之便。面加商酌。意見相同。謹會同督臣尹繼善合詞具奏。十二日奉旨。山東賑務今已就緒。此摺著交高斌前往該處。會同總河周學健。逐一履勘。定議具奏。且一路亦可查辦。撫卹。而東省河路疏洩機宜。更可兼辦。南河成案。

是月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周學健奏。宿遷縣之駱馬湖爲諸水滙瀦之區。請於湖之東隄王家溝迤下之柳園頭。另建三孔石閘一座。內開通湖引河一道。又於王家溝上游再添建九孔減水石閘一座。內亦開通湖引河一道。俾伏秋水漲。相時遞開。減洩入運。卽下游之六塘河水勢自必減小。庶蓄洩皆有權衡。其建閘挑河。共需銀九萬二千餘兩。並請將已估未建之駱車頭曹家店馬莊集。港河頭四處石閘引河工料土方銀兩。移爲駱馬湖建閘之用。朕已將原摺發交高斌。令其逐一履勘覆奏。因思辦理河工事務。必

須通盤籌畫。始能動合機宜。漕運一河。關係緊要。向來王家溝地方未建閘座。每當雨水過多之年。回空糧艘。卽有以運河水大難行爲奏者。今新添兩閘。使駱馬湖盛漲之水。悉行減洩。入運。分流既久。勢難遏禦。偶值伏秋霖潦。運河本來之水。旣泛溢可虞。又加以全湖減洩之水。並道齊趨。豈能保無廢運之患。周學健之意。祇欲紓六塘下游之急。而未計及運河漫溢之害也。再朕披閱河圖。見峒崕諸山盡處。駱馬湖與沭河較近。因用硃筆於紅花埠以下。隄頭將斷所在。界畫一道。或於此處引湖水就近洩入沭河。令其循序漸進。其稍減湖水功當與新添兩閘等。而又可以紓六塘河之驟漲。似爲有益。及至視周學健又奏。所稱港河頭閘工。尙未修建洩水。上年異漲。六塘河固多漫溢。而沭水下注海州。沭陽一帶已成一片汪洋。則朕始欲開之引河。雖於六塘河有益。而沭河增此分洩之水。或當湖河並漲之年。仍不能免於漫溢。卽自見以爲不可行矣。大抵水之行地。當順其性。強爲挑決壅遏。費力已多。然祇可備一時之急。而不能使其行止悉聽於人。設其果能引之卽來。將恐貽害更大。今該處情形未經親歷。高斌查辦賑務已經就緒。著便道由山東沿途察看。前至該處會同周學健。將此事是否可行之處。一并查明具奏。至周學健所請移用石閘引河工料土方銀兩之處。查駱車頭曹家店馬莊集三閘。係乾隆十年奏建。港河頭一閘。係十一年奏建。歷今已三四年矣。而寸石尺土尙未施工。如不應修建。則當時不宜奏請。事後亦應陳明。如事果應行。則當晝夜趕辦。以衛小民田廬。今周學健奏稱此四處工程種種無益。欲移舊估以建新工。不知此四處工程。若彼時卽已修竣。今因其無甚裨益。改而用之。猶屬可行。乃耽延至三四年之久。而所稱建閘之處。亦並未聞有猝被水災之事。則前之懇切入告者何心。後之玩愒不辦者又何意耶。此四處工

程旣已如此。則周學健現在請建之兩閘。亦難保其不蹈此轍。高斌承辦江南河務。多歷年所。朕以其明曉河務。一以委之。而不問。今周學健初任。固不得不詳悉批圖。閱摺爲之籌畫。而所見卽有如許不合之處。可見皇祖每巡視河務。不辭親行。良有以也。今駝車頭等四閘。乃十年十一年奏辦之案。何以延玩至此。著高斌等明白回奏。純皇帝聖訓。

九月初十日。工部會議得高斌奏。前河臣周學健奏請柳園頭另建三孔閘一座。開通湖引河。又於王家溝上游建九孔減水閘。亦開通湖引河。並請將未建之駝車頭。曹家店。馬莊集。港河頭。閘工料物移爲駱馬湖建閘之用。七月十二日奉旨著交大學士高斌。前往會同總河周學健。逐一履勘定議具奏。欽此。臣隨於閘七月初七日。由濟寧運河南下。初十日在邳州運河遇周學健。遵旨於運河東隄逐一履勘往年發水情形。現今蓄洩機要。詳加籌酌。查邳宿運河。馬莊集。曹家店。駝車頭。閘工係乾隆十年七月前漕臣顧琮建議具奏。嗣經尹繼善。白鍾山會勘議覆。均應如所奏辦理。臣查馬莊集。曹家店上游。正當沂河自盧口分出。徐塘口由東入運。並微山湖水自荆山橋出。彭河口由西入運之處。每逢汛水長發。三河會流南下。利在徑直順趨。若建閘攔截。水不暢達。卽如上年伏秋大汛。東省汶沂等河。山水大發。邳宿運河盈隄拍岸。閘座亦漫水中。臣經目覩。若再於馬莊曹家添建二閘。水發之時。實於運河宣洩盛漲有礙。自應停其修建。至駝車頭建三孔石閘。原爲通湖利運。今在駱馬湖之上游。湖水入運不順。應建閘於王家溝迤下之柳園頭。是爲相宜。臣履勘柳園頭臨湖之河隄。係南北正向。應再移下一百一十餘丈。將近十字河以上之處。稍向東南河水出口入運。閘門朝向東南爲順。其三孔石閘。閘底海漫。須與通湖引河河底

相平。方於濟運有益。至周學健請建九孔閘。以洩駱馬湖漲水。並將王家溝舊閘口填石。做滾壩。仍行圍閉等議。臣詳勘駱馬湖遇伏秋水。滙漲勢極瀕瀚。其尾閘由六塘河入海。而攔湖一隄。乃蓋洩關鍵。收放機宜。全在此處。如前兩年湖水異漲。與本年水少。六塘河並未出槽。俱非常遇之事。若平常水大之年。如逢盛漲。須將攔湖隄各引河次第開放。令循序而下。不致建瓴直瀉。則六塘河隄工。自可無虞。衝漫至運河之宣洩湖漲。查乾隆十一年。伏秋湖水漲發。由王家溝舊閘口門入運。其時運河容受已足。宿遷桃清中河一帶。至楊家莊會黃運口。在在見險。竭力搶護。幸獲平穩。今於王家溝舊閘口門十四丈外。又議添建柳園頭通湖之三孔閘。則分洩湖漲。已屬適均。若再添九孔閘。實屬多餘。應毋庸議。其王家溝舊閘口門。兩牆微有裂縫。灰抵粘補。可支數年。俟倒卸時。再行修砌。其閘塘內衝深處。俟冬月閉口後。酌填碎石。即令該廳員於歲搶修項下辦理。毋庸另請錢糧。其將舊閘口門做滾壩。亦毋庸議。又勸得桃源境內港河頭。議建閘座。查係乾隆十一年。督臣尹繼善等議濬港河。於河頭建閘。啓閉本意。爲分減六塘河盛漲起見。臣遵旨覆勘。議稱港河挑復河身。築堰建閘。亦係應行。列爲緩工。俟急工辦竣。冬月水涸。再加確估。舒徐辦理。經部議准。今臣勘得六塘河兩堰。年來增培高厚。因地展寬。不必復藉港河分洩。其港河用以疏消民田瀝水。其河頭未經開通。應將閘工及議設涵洞。悉行停止。再馬莊集曹家店駝車頭三處。閘工引河。原共估銀六萬七千餘兩。港河頭閘洞等工。原共估銀一萬二千餘兩。俱經委員領帑承辦。內曹家店一處。業於上年十二月內興工。用過工料銀二千五百五十九兩餘。馬莊集一處。業於上年十一月內興工。用過工費銀六百九兩。駝車頭一處。業於上年十月內興工。用過工料銀六千九百

八十一兩餘。今既議停議移，其所用工料銀兩，應不准開銷照數著落。勘議草率之院道等，分賠還項。其已領未辦之錢糧，並港頭開工已領未辦錢糧，概令繳庫歸款。如有虧欠，卽行查參。並著落遴委不慎之院道等賠補。其已辦料物驗算收管，存俟另有要工撥用。其駝車頭移建柳園頭開工料，並挑通湖引河，需費照例確估辦理。臣遵旨逐一履勘，按近日情形，從長妥議。恭摺覆奏。均應如所議。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六

運河水章 十四

乾隆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蘊著、高斌、張師載等會奏。江南徐州衛江北幫並長淮衛幫漕船起運一摺。甚不明晰。河道建立壩工。或用以減黃。或用以濟運。所期河漕兩有裨益。至漕艘之出入。亦當首先籌及。以免臨期搬卸之煩。若今所奏。則高斌從前設臨黃臨運兩壩。修築本意。將以減黃乎。抑以濟運乎。是並未始終籌及。不過一時創舉新工。以圖開銷帑項。博屬員之虛譽耳。且建立緣由。究於何處有益。摺內既未詳悉聲敘。而自築壩以後。累年該幫重運。既稱屢經停減。何以又有回空船隻。仍由會口歸次。是所稱兩壩遞互啓閉。俱屬空言。轉須酌給飯銀。以資轉口。而支河則聽其淤塞。臨事又須挑挖。若謂經涉黃河二百餘里。風波難測。則各省重運亦有經由黃河者。何獨於徐淮兩幫。則以重載涉險爲慮。且一隄之隔。舟行紆回曲折。至二百餘里。米擔又須盤卸。一卸一裝。俱資人力。徒滋耗折。偷漏諸弊。既勞且費。殊非永遠可循之道。其運丁既有行月口糧。自南而北。長途歷數千里之遠。乃因轉口多行二百餘里。卽與加給飯食。亦無此體制。事雖微小。而措置實爲迂謬。高斌原本糊塗。益以蘊著之器量褊淺。張師載之徑徑自守。於河防運道經久之計。均屬茫然。是以三人奏摺如此含糊。著傳旨申飭。其兩幫出入運道。及轉口經由河路。並兩壩現在。是否有資啓閉。及從前兩壩修築。有無裨益之處。著江南總督黃廷桂親往會同高斌等。閱勘明確。繪圖貼說。詳晰具奏。嗣後此兩幫漕船如何入運。方爲妥協。著另行定

議請旨。今既如此料理。俟查明後。所有不應准銷之項。著落高斌。蘊著。張師載賠補。純皇帝聖訓。

五月十七日。工部議得高斌等奏。臣高斌。顧琮。準泰。欽遵於初十日。會同前至東平州戴村壩。詳加履勘。悉心妥議。查該壩南北通長一百二十六丈八尺。北爲玲瓏。長五十五丈五尺。高七尺。中爲亂石。長四十九丈一尺。高六尺二寸。南爲滾水。長二十二丈二尺。高五尺。查運道開河。惟賴汝水濟運。現在汝河水面較滾壩尙低二尺五寸。本年並未過水。今運河開水充裕。重運過行。浮送有餘。是汝水若再加長至二尺五寸以上。則係運河多餘之水。是以前議酌將玲瓏壩落低一尺五寸。亂石壩落低七寸。均較滾水壩尙高五寸。以便稍減開河盛漲及汝濟一帶水患。實無妨於漕運也。臣等復公同斟酌前議。請將玲瓏亂石壩落低者。所以減洩多餘之水。俾上游少免壅溢。填塞水孔。接砌跌水坡石者。所以珍惜濟運有用之水。使涓滴不致滲漏。又因壩下六十里。卽東平州城。每遇水發。城河屯土。防護田地。屢遭水患。並請議挑引河。俾直趨西北。以避州城。又築護城護田民堰等工。以防汝河伏秋盛漲。今臣等周歷履勘前項各工業。經部議覆。准現已工竣八九。與舊日受患情形迥異。將來卽遇伏秋河水盛漲。東平已屬修防有備。所有玲瓏亂石二壩。落低尺寸。及填塞水孔。接砌坡水等工。原估銀五千二百七十餘兩。請仍照前議辦理。再。現今汝河水勢河溜下移。逼近滾壩之下。原屬河底滲漏。涓涓細流未斷。殊非珍惜涓滴。遏汝濟運之本意。今酌議應用膠土。自壩上水邊下餞。填塞結實。再加夯礮。以資堵閉。約估土方銀五百餘兩。照例一并題估。但今汛水將屆。難以興工。飭濟東運河二道豫行委員。辦料於本年霜降後。秋冬水涸。儼修完工。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河督高斌議以戴村玲瓏壩走洩濟運之水。於玲瓏壩兩頭各留五丈，中間三十九丈，落低七寸，爲節宣之道。今按此係高斌查勘會議之案，奉旨仍著高斌前往山東，會同總河巡撫詳勘奏明辦理。按戴村三壩，卽元人堰城壩六斗門馬之貞築沙堰之法，而變通其用也。自何國宗於三壩內增築石壩一道，涓滴不行，無隙通沙。田文鏡拆建石壩，卽以所拆石料改建礮心五六十座，中留水竇，安設閘板。當時卽不能啓閉，另築土隄，名春秋壩。嗣又於中間迎溜處，用灰石填塞，兩頭各留八洞，下板攔束。春秋壩悉行起除，至是以玲瓏壩洩水過多，更爲定議。明時宋尙書築壩於戴村，遏汝流，而留坎河口下壩，以備分洩入海。其時坎河止用沙壩，水漲衝沙而去。嗣因松山一帶沙淤，河身移近汝流，直灌坎河口，萬恭始壘石爲灘，潘宮保更築石壩，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壩，實細石其中，塗以堊，上銳下豐，水高漫壩西出，水卑順流南下，漕不溢，不涸，舒應龍又於兩旁各築石堰，以防衝刷。因時異建，罔弗咸宜。余毅中以易土壩爲石灘，有隙可以洩水，無路可以通沙。張文奇亦言石灘阻塞不洩，旁潰於王堂諸口及草橋上下，灘能走水，不能走沙。沙與河平，反足爲障，與馬之貞沙與壩平之說相同。河勢隨時變易，沙淤河高，水更猛厲，以土爲壩，疏而且潰，若壩不能禦，全河漫衍，而西南旺以北舟膠不行。東原膏壤化爲沮洳，亦應稍爲變通。昔費宏議建八閘，與今制約略相同。今之戴村立壩，猶元人之有事堰城也。分水在濟，故遏汝入洗，會沂泗以出天井。宋禮移分水於南旺，則遏汝之功全在戴村。今爲玲瓏壩兩頭洩水走沙，落低中間，十餘年後，伏秋盛漲，過水丈有五尺，埧場壩身八十餘丈，不免衝蕩。蓋變通古人之法，而不沒其意，順之入海，以暢其勢，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壩不至衝，漕亦無害，始爲得之。河渠紀聞。

八月十九日上諭。內閣軍機大臣等會同該部議覆黃廷桂會勘臨黃臨運二壩一摺。朕已降旨依議。黃廷桂應照駁查事例。悉心查明。據實覆奏。至此事。朕按圖詳察。始末情形。總由從前高斌辦理錯誤。姑無論前明。卽自本朝建築竹絡壩以來。淮徐糧道通行已久。自添築二壩。而竹絡壩轉成無用。究之。竹絡一壩。實已足資宣洩。無庸添設。幸而六年以後。連年截漕。兩幫未經出運。是以其弊未顯。遷延至今。設使六七兩年卽行重運。亦斷不能如高斌所奏。隨機啓閉。從壩口入運矣。至此時始云。今非昔比。其不能掩飾。已可概見。前此河溜通行。可引以濟運。可藉以刷沙。所以數十年無礙。今忽添此二壩。阻滯過甚。河底日積。河身日高。黃水之高於清水五尺有餘。其明驗也。不特高斌之說不可行。卽黃廷桂由竹絡壩入蘇家閘之議。亦不可行。其意在使河身紆曲。而不知黃流不利於紆曲。紆曲則益加淤滯。其失亦略相等。但高斌已誤於前。此時卽追咎其既往。亦無補於將來。自應籌善後之策。以爲補偏救弊之法。著傳諭黃廷桂悉心籌度。或遇截漕之時。將淮徐兩幫船隻多爲截留。或仍令其由楊家莊入運。此二幫本由黃河順流而下。所增程途無幾。酌量稍加工費。似無不可。務期熟籌妥協。毋稍存調停遷就之見。方爲永遠可行。軍機處所奏說帖著一并封交黃廷桂。令其遵旨查明妥議。另行奏聞。純皇帝聖訓。

九月黃廷桂奏。接准部咨。交臣將臨黃臨運二壩果否有益。並淮徐兩幫糧船從前果否俱由竹絡壩入運。及將來如何入運。方爲妥協。一并詳議覆奏。到日再議。又接大學士公傳恆字寄上諭。前已恭載。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悚交并。隨於八月二十五日。自江寧起程。九月初四日。行抵二壩。因河工事務。向非總督衙門經管。案卷不全。隨弔舊卷詳考原委。又詢之士著耆民。年老河兵人等。博採輿論。熟察情形。敬爲我

皇上備悉陳之。查竹絡壩支河，係康熙二十八年前河臣王新命於支河內用竹篾裝石，壘砌成壩，名曰竹絡，以束水勢，清弱引黃以濟不足。黃盛分黃以洩有餘，制度誠爲盡善。至徐屬漕船，向由徐州鎮口開，歷榮城、達夏鎮，入運。自二十八年中河挑後，鎮口開故道淤塞，徐淮二幫漕船於徐州水次受兌，卽由黃河至竹絡壩入運。數十年來通行無滯，是竹絡一壩乃黃運兩河之關鍵，或以濟運，或以洩黃，互相資藉，而且徐淮漕艘商民船隻，並得就近由此出入，以省繞道轉口之煩。原有裨益，迨乾隆六年，河臣高斌以黃水常流，恐其衝齧隄岸，遂有建築臨黃臨運二壩之舉。築後連年堵閉，水爲壩遏，不能通暢，沙停淤積，上下閉塞，涓滴不流，誠如聖諭。自添築二壩，而竹絡壩轉成無用。今春重運難行，弊實由此。臣前次會勘時，據高斌云：壩外淤灘，只須略加挑浚，開復甚易，是以會同覆奏。今臣連日親至河干察訪，該處老民咸稱：從前黃河大溜，自宿遷由西向東，直注於城西稍北馬陵山腳之下，水被山阻，溜勢向東，而西引入竹絡壩以濟運，故名倒鉤河。距竹絡壩一千五六百丈，勢遠溜緩，徐徐內注，有益無害，是以水流無淤，而大溜亦不至衝擊爲患。自臨黃壩門堵閉，而壩外嫩硬淤灘，普遍長平，不特當日倒鉤河身蹤跡莫求，卽馬陵山下回水，僅存微形，與昔迥異，勢難復舊。高斌不得不於臨黃壩對面，就近開挑支河一道，接引漫水，以爲回空糧船之路。但去竹絡僅止四百餘丈，其地甚近黃河，高於運河五尺有餘。現在進口漫水，因高而下，此時空船回次，尙可乘勢行走。其實該處暗灘，仍在水底，並未挖通。冬後水落灘現，淤滯如故。蓋硬灘尙可挑挖，而嫩灘非人力可施。明春黃水落時，有灘格礙，水難越灘而上，兩幫重船安能挽運。重載旣不能行，一至伏秋，汛水陡漲，泛濫於漫灘之上，奔騰而入，轉有衝擊運河之患。則現今所挑支河，無益有

害。臣已檄飭淮徐河道德倫。俟兩幫空船。由此歸渡。後卽行堵塞。並咨明河臣衙門。知照。是臨黃臨運二壩之設。實屬錯誤。今竹絡壩支河。徒存故跡。倒鉤河已斷。不可開。所有徐淮兩幫漕船。自應欽遵諭旨。嗣後如遇截留。卽多爲停截。如起運之年。卽遵旨由楊家莊轉口入運。實可永遠行走。查徐淮兩幫漕船。仰蒙皇上加賞工費。臣查兩幫船隻。由黃河而至楊家莊轉口入運。計多程站八日。今春蘊著。每船給銀八兩。實屬過多。臣謹擬每船酌給銀四兩。以爲會口一帶雇覓夫工挽絳之需。卽在糧道餘平銀內支給。無庸請動正項。但臣初辦河務。前因高斌久歷河工。其建設兩壩。似必有所見。臣未能深悉。遽行會奏。咎固難辭。今旣勘明二壩無益。何敢回護。原奏所有建築二壩。及歷次啓閉。共用過工料銀一萬一百六十七兩六錢。係不應准銷之項。應於高斌名下著落賠還。再臣更有請者。中河運道末乏來源。春間駱馬湖乾涸無水。惟藉東省上閘河水以濟運。行儻上流水小。則引黃水接濟。雖連年運河水勢充裕。無需挹注。但竹絡壩支河旣已斷流。偶值上游雨雪稀少。清水微弱。作何濟運。黃河或遇異漲。將竹絡壩作何堵防。統聽河臣臨時就近相機辦理。奉硃批。著高斌明白回奏。該部知道。南河成案。

是年高斌奏兩壩遞互啓閉。支河灌塘之水一洩無餘。重船出壩不及。勢必膠攔。從前草率奏請試行。辦理錯誤。所有建築兩壩及歷次堵閉所用工料銀一萬一百餘兩。情甘賠補。經部覆准。河渠紀聞。

是年東省大浚運河。顧琮奏改泗河董家口壩爲滾水壩。減洩漫水。疏入白馬湖。南通貫家灣。爲新泗河。又開支河。自貫家灣達魯橋入運。按泗水由陪尾挾山溪溝泉諸水直瀉百里。夏秋泛漲。潰岸飄沙。民田遭淹。兗東設閘二。一曰金口。卽隋文帝時。薛胄於沂泗之交。積石爲堰。決令西注坡澤。以溉良田者。經

泗河適中之所。地勢最高。每逢水漲。下游宣洩爲難。沂河亦於此會入。泗強沂弱。卽致泛溢。淹浸民田。設開以箝束暴流。閘門五。其北一閘曰黑風。閘門二。至秋冬水涸。始閉金口。導水入黑風口。西流府河。至馬場湖收蓄。顧琮以泗河下流董家口頻年被刷。改建滾水壩。減洩漫水。卽由新衝河形疏入白馬湖。再於白馬湖淺窄之處。疏入貫家灣。使歸獨山湖。復開支河。自貫家灣西達魯橋。入運。泗河盛漲之水。分流入白馬湖。則魯橋之下流不壅。關支河由貫家灣入魯橋。歸運。則白馬湖不溢。而魚臺、徐沛無泛浸之苦。法之善者。後復以董家壩壩基過高。盛漲宣洩不及。將壩底展寬落低。并浚孟家橋、馬坡、暢入尾閘。水小之年。卽於孟家橋築堰攔截。使由與隆橋入運。寧陽石梁口洩水漫堰入洗。至濟寧城北頂阻。府河之水亦多旁溢。相機堵築。使洩不入洗。新泗河分道入運。又堵截入洗之洩。運東濟北無漂沙礮石之憂。而漕運亦安流矣。河渠紀聞。

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河道總督高斌回奏。部駁臨黃臨運兩壩情形一摺。部議以黃高水下。勢難倒注。高斌則稱黃河水面高於運河五尺。設遇大汛。運河水面加長七八尺。至丈餘。黃河偶未加長。或雖長而較小於運。則清水之下者轉高。下游中河難以容受。卽可啓放二壩。引清入黃等語。夫黃河水面高於運河五尺。非獨水面高。乃其河底高也。黃運河底既高下相懸。卽使運河盛漲。非橫決旁衝。卽下流漫溢成災。何能使之轉而就高。此理易曉。非秘鑰難明之事。而高斌仍復如此執奏。不過回護前言。此摺朕已批令原議之大臣議奏。今思事旣不行。若該部立議駁詰。徒多往返。終無了局。若含混定議。將謂河務中至淺近之理。竟不能知。亦非政體。是以特行傳諭。令其知悉。以全顏面。此摺不必交議。

一并諭令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斌進河工圖說二十條。隸運河者九條。禹王臺 山東鄒城縣城北禹王臺。傳爲大禹遺蹟。康熙二十八年。前河臣王新命建竹絡石壩。約攔水勢。該工雖隸山東。實則關係江南利病。嗣是南省下游數十年。得以奠安。又經前河臣陳鵬年、齊蘇勒先後增設隄堰。雍正八年。山水驟發。舊壩衝潰。水勢下注。越運漫黃。下游皆成巨浸。前河臣嵇曾筠奏請建竹絡壩。工長六百餘丈。補修堰工三百五十丈。下接鄒宿沭河民堰。以資捍衛。臣高斌於乾隆元年。詳加履勘。壩工坐當迎溜地。尙卑窪恐難捍禦。奏請加修裏戩石工。每歲於汛水將發前。卽派撥南河目兵住宿防守。按期探報水勢。現在謹守成規。小心防衛。十字河竹絡壩 宿遷運河之十字河竹絡壩。係康熙二十八年挑浚中河告成。堵閉支河口之後。因駱馬湖水直刷黃河北岸隄。工經王新命議建竹絡石壩一道。以備湖黃溢漲。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因黃水盛漲。將壩衝卸。題請堵築未竣。三十九年。張鵬翮復請堵築。以禦黃流。因旋閉旋衝。亦未竣事。四十二年。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指示竹絡壩口門宜留。欽此。欽遵。口門北通湖南通黃。運河橫亘其間。形如十字。因名十字河。迨雍正初年。黃河形勢變遷。大溜北徙。刷去外灘。直逼竹絡壩口門。灌入十字河。淤墊駱馬湖。經齊蘇勒於竹絡壩口門外建築箝口壩。並汰黃隄。以挑黃溜。將十字河北口堵閉。另於迤上之王家溝建造五孔石閘。以備宣洩湖水。俾黃河不致灌湖。惟黃河由竹絡壩入運。勢甚湍激。妨於運道。臣高斌於乾隆六年。將調任永定河工之時。荷蒙聖訓。命將竹絡壩應行辦理之時議奏。臣查現在情形。黃水入運。勢甚則衝嚙隄岸。溜緩則淤墊運河。而下游鹽河亦受其患。且黃河勢漸北徙。與運河僅隔一灘。亦

應預爲防範。請將竹絡壩堵閉。使黃水匯歸。得以并力刷沙。而運河又可專受上源之清水。惟是黃水患盛。清水患弱。又不得不權宜啓閉於一時。以爲補救之計。若遇各省重運經臨。適值清弱。則暫啓此壩。引黃助清。用以濟運。若遇黃盛。宿遷以下工程險要。亦暫啓此壩。以洩黃漲。更遇清強黃弱之時。又得藉以洩清。以固下游中河一帶工程。相濟爲用。庶與聖祖仁皇帝諭旨相符。至蓄洩啓閉之宜。惟在臨時相機辦理。駱馬湖。駱馬湖在宿遷西北境。環繞一百五十餘里。上承東省蒙沂白諸河之水。匯爲巨浸。一由湖之尾閘洩入六塘河。經宿、桃、安、清、海五州縣入海。一由運河北隄入中河。至楊家莊匯黃入海。查駱馬湖入中河之處。舊卽十字河口門。與竹絡壩通黃口門正對。黃水盛漲。直趨灌湖。日漸淤墊。雍正五年。齊蘇勦將通湖口門堵閉。另於王家溝建五孔石閘。分洩湖水。入運濟漕。固閘底較高。不能暢流。經臣高斌將石底起深。以資宣洩。復於乾隆十三年。在王家溝迤下柳園頭建三孔深底石閘。設板啓閉。內挑通湖引河一道。長一千餘丈。引導湖水濟運。臣等謹按中河重運經臨。須藉湖水接濟。當預爲收蓄。是以冬春慮其不足。宿遷等縣民田當駱馬湖下流。經由入海之地。一經泛漲。每至淹浸。是以夏秋慮其有餘。臣等每年於霜降水平之時。將尾閘正引河、寧家河等處一律堵築。淤蓄湖水。不使外出。來春漕艘盛行。中河水弱。將三孔閘啓放。並於王家溝分洩。以濟漕運不足。至夏間糧船過完。二麥收穫。將尾閘啓放。由六塘河下注。又恐六塘容受不能過多。將正引河、寧家河等處相機酌放。不令全啓。使之循序而進。其通運之三孔閘、王家溝。仍照舊啓放。使由中河分洩。是駱馬湖冬春水小。則宜堵壩蓄淤。以資濟運。夏秋水大。則宜相機啓放。使無泛溢。劉老澗石壩王營減壩。謹查康熙三十九年。張鵬翮請於桃源運河北岸。

劉老澗地方建九孔石壩一座。以洩運水。由六塘河經海州安東之碩項湖。串入運鹽河歸海。嗣因黃水入運勢盛。每一啓放。散漫停淤。兼之六塘河爲駱馬湖下委。每遇伏秋。水勢浩瀚。若再添入劉老澗減洩之水。難以容納。臣高斌於乾隆十一年奏請將劉老澗壩堵閉。無庸常放。又王營減壩係康熙四十五年張鵬翮奏請建造。以分洩黃水。由運鹽河入海。但鹽河地窄。即使啓放。所洩不多。不能減黃。而黃水挾沙灌入。反將鹽河淤墊。臣高斌於乾隆十一年奏請將鹽河減壩。照乾隆八年原議。必俟黃水異漲。始行啓放。伏查近年黃水不入中河河道。日漸刷深。暢流下注。更無藉劉老澗石壩以資分洩。至王營減壩。既無分洩實濟。又慮淤墊鹽河。並使六塘河洩水不暢。均無裨益。以上兩處石壩。應請照舊堵閉。非遇異漲。無庸啓放。鹽河。鹽河係康熙二十六年。前河臣靳輔題請挑濬。由清河。歷山陽之朱元莊。安東之平旺河。達袁家河。至海州之新安鎮。武障河。入潮河歸海。其臨運口門。舊在清河。康熙四十二年。改運口於楊莊。遂移鹽河口門於楊莊。迤上之花家莊。建造石閘。以資啓閉。雍正九年。因溜下移。形勢不順。將石壩堵閉。改建草壩。爲淮北各場鹽艘運行。並葦蕩左營暨各廳運料要道。其所經清河。山陽。安東。海州各邑。民田藉以灌溉。民間柴米船隻藉以通行。而中河漲水。亦於此分洩。每年冬春。中河水小。則將鹽河口門草壩堵閉。以蓄水濟漕。夏秋糧艘過後。則將草壩啓放。運送鹽柴船隻。但河身逼窄。河道又紆曲綿長。從前宿遷竹絡壩口門。通入黃水。挾帶泥沙。與王營減壩洩入鹽河。淤阻鹽運。今竹絡壩與王營兩壩。既皆節宣有制。則黃水不入。自無沙淤之患。現在水利案內。復於鹽河以下之武障河。項家沖。牛墩河。六里河。義澤河等處。各建滾水石壩。使水勢蓄洩有度。惟在口門草壩啓閉合宜。則運道民生與鹽運工料均資。

利益。楊家莊運口。楊家莊運口。康熙四十二年。欽奉聖祖仁皇帝指示改挑。以利漕運。先是中河運道由清河之上。仲莊閘出口。形勢未順。溜溜南趨。切近黃淮交會之區。有助黃灌漕之患。恭逢聖祖仁皇帝於四十二年春。巡視南河。指授善後之計。命於陶莊迤下之楊家莊。改挑運口。與仲莊閘相距十餘里。在清黃交會之下游。黃流平緩。情形頓異。時張鵬翮遵奉諭旨。於清河運河之雙金門閘挑河。長二千三百八丈。兩岸創建隄工。因雙金門閘礙心窄狹。難以行運。盡行拆去。另建草壩裹護。又建草壩二座。均爲鉗束河流之用。嗣因中河水暢。無需石閘啓閉。惟添建三草壩。足資收蓄。使清水不致驟洩。又得遞加約束。鼓力禦黃。此皆仰蒙聖祖仁皇帝聖謨獨斷。指示楊家莊運口得地勢之宜。既避越清口。不致助黃灌漕。而中河發源東省。千里長流。順軌東注。永無倒灌之患。迄今五十年。利賴無窮。清口運口。洪澤湖。匯豫省七十二山溪之水。出清口會黃。以注海。爲黃淮之要津。全河之關鍵。藉力於東西兩壩。以定機宜。先是運口與清口切近。直對濁流。易於倒灌。運道屢更。迨後數經更移。未得其地。臣於乾隆二年。恭請聖訓。移於舊運口。迤上七十餘丈。與三汊河相接。得以避黃納清。第運口分灌入運。爲淮揚三百里之咽喉。以通漕運。惟量分湖水。足以濟運。而止。無庸過多。前明曾建五閘。以爲收蓄。因年久傾廢。嗣後復修天妃。越河石閘各一座。不足以資節束。每湖水長發。下游有吸川之形。上游有建領之勢。空重漕船。過閘危險。而高寶一帶。每致溢岸盈隄。臣高斌於大挑運河案內。奏請運口內建草壩三座。惠濟。正。越兩閘。下酌建正石閘二座。越河石閘二座。又於二閘尾各建草壩。重重關鎖。視水大小。輪換啓閉。庶水平溜。緩操縱。由人。臣高斌又於乾隆十一年。奏請運口頭二三壩口門俱收窄。以四丈爲度。俾源頭進水有節。則下游無

虞益盜。近年淮揚兩郡河水安瀾。現今重運經臨。正值汛水長發。而惠濟各閘水勢平緩。糧艘過閘便易。不復危險。高寶各壩下河。高寶兩境運河東隄。建築閘壩共十四處。皆洩湖河漲水。由鹽城與化。阜寧泰州入海。其來源本於洪湖。每伏秋湖漲。由運口歷清江。淮安下注。高寶城郭隄工。俱當其衝。不得不多爲分減。前張鵬翮以啓壩慮害民田。閉壩又傷隄岸。遂將過水最多之五里車邏。南關三減壩。改爲石滾壩。非值有餘。不令過洩。以冀兩全。後經區畫。而下河一帶難免淹浸。是計其流而未究其源也。臣高斌仰遵聖訓。籌畫來源。於乾隆四年奏請洪澤湖之天然壩。無庸輕啓。祇留三滾壩以資減洩。又於大挑運河案內。奏請於運口內建設閘壩。既節洪湖之水。使暢出清口禦黃。又保高寶下流。無泛溢之患。查高寶閘壩口門俱寬四五六尺不等。節宜有制。惟五里車邏。南關等壩俱各寬六十餘丈。洩水太多。今來源既減。則此三壩毋庸輕放。其五里等壩俱用柴草堵築。設遇洪湖異漲。三滾壩洩水過多。請酌量將南關車邏二壩啓放。以減水勢。其五里中壩地勢卑下。洩水過大。一經啓放。則下河不能容受。應請常行堵閉。經臣高斌奏明現在遵照。而下河各支河。又於水利案內。蒙皇上發帑挑浚深通。上減來源。下通去路。從前被災各邑得免淪胥。無不仰戴皇仁。芒稻河歸江各路閘壩。高寶諸湖之水歸入運河。邵伯以上。向從高郵車邏。南關五里各壩分注下河入海。邵伯以下。向從金灣三閘及鳳凰壁虎橋灣頭閘。各路分注。由芒稻河入江。查運河入江較入海之路近捷。而運河水高於江。通流順勢。消退亦速。若從興鹽等縣入海。路遠港多。且興鹽一帶形如釜底。運河水稍大。先淹內地。然後歸海。是入海不如入江之便。形勢顯然。康熙三十八年奉聖祖仁皇帝諭旨。將湖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如有淺處。俱令挑深。仰見

聖謨廣遠。洞悉機宜。乾隆七年。臣高斌面奉皇上聖訓。將邵伯以下入江之路酌量加增。臣高斌遵奉諭旨。詳勘會奏。於金灣滾壩之下東西灣地方。添建滾水壩二座。並挑引河。復將仙女廟金灣對過之越河。及通江之石羊溝。董家溝。俱行增挑。其原有金灣壩下。並鳳凰橋引河。及通江之廖家溝。秦家港。白塔河。百汊港。各河道。則大加疏浚。並於各河頭分別建立閘壩。每年視水大小相機啓閉。臣等謹按運河入江之路本爲便捷。今河道又經加增。則高寶湖水足資分洩。其邵伯迤上高郵各壩。非遇異漲泛溢。無庸輕啓。現在遵守辦理。高寶運河東隄以下與興鹽秦阜民田俱得豐收。而湖河入江分洩利便。並無阻滯之虞。南河成案

十一月三十日。浙江道監察御史胡蛟齡奏。江南徐州府屬邳。宿諸州縣。海州所屬之贛。沭諸縣。皆係河淮下流。而海州上承東省來源。下又逼鄰海浦。每春夏之交。栽植甫畢。橫流隨至。泛濫阡陌。民種無收。應輸正賦。不能常年請豁。停緩終須帶徵。民困已極。近蒙恩旨。疊次蠲除。并令督撫河臣會同查勘。設法疏通。而水患終不能免。竊思淮徐土著之民。旣不可遷徙遠適。又不能力與水爭。田廬室宇動遭淹沒。將何底止。謹按明人沿河議云。宜於濱河處所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洫。使足容水。臣愚以爲此議難行於北。似可通用於南。今臣訪聞徽民寄居海州者。每置買田畝。周圍築隄捍水。隄內多爲溝洫。隄間安設斗門。相時蓄洩。一如圩田之制。無論旱澇。歲獲有收。此卽成效已經顯著。又乾隆十一年八月。高斌會同尹繼善等。議將海州一屬。令地方有司勸諭居民修築圩隄。其鄰接海屬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寧等縣。照依辦理。以期共收實效。今數年以來。作何辦理。實在情形無從知悉。伏乞敕下督撫諸臣查照前議。嚴

飭地方有司。勿以粉飾邀名。勿以畏難中止。勿以未經查覈。恐干失察。通同隱匿。致墮已就之緒。仍遴委大員。帶領諳練農民經理。并將作何督率推行。堪於數年內續成大工之處。確切定議。奏請裁決。庶淮北百萬窮黎。幸獲更生矣。奉旨著高斌、黃廷桂會議具奏。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七

運河水章 履十五

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七日高斌黃廷桂奏徐海等屬地勢低窪濱臨河湖居東省之下流爲衆水之歸宿十餘年來頻遭水患我皇上軫念災黎蠲賑兼施又廣發帑金興行水利凡所以爲民捍災禦患者至周至渥今據該御史奏稱淮徐水患不免宜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洫使足容水請查照十一年八月原奏將海州一屬并鄰屬之宿桃清安阜等縣嚴飭地方有司實力奉行委員經理伏查海州并宿遷桃源等縣修築圩岸先於十一年八月高斌會同尹繼善奏准海州所屬照下河高寶等處將窪地修築圩岸令業主出資佃戶出力於農隙時次第經理其無力之業佃酌借帑項年豐還款鄰接海州之宿桃清安阜等邑亦照此辦理又十二年四月尹繼善奏一切應修圩岸令地方官詳加相度酌量緩急分年辦理其頂底高寬之制俱令相視地形酌定丈尺修治之法務於圩外積土挑挖成溝仍於圩身酌留涵洞并設立圩長責成州縣經理道府督勸臣黃廷桂於十四年二月將修築圩岸事宜酌定規條飭屬實力奉行并令各地方官因地因時酌辦務期合乎人情宜乎土俗於事有濟數年來辦理情形如海州東南鄉之莞瀆等二十四鎮沭陽之十字橋錢家集至桑墟苗家寨等鎮安東之西聯東路大飛等鎮宿遷之河北等鎮築圩挑溝俱經工竣阜寧之堰頭丁溪等里贛榆之南鄉等鎮亦經勘明建圩其有未修圩岸或因地勢稍高沙土虛鬆不通水道或因潮水往來本係斥鹵及潮蕩匯瀦卑窪容水之地不便概行修築

至桃源、清河二縣。四鄉均係旱地，並無種稻水田。其逼近河湖之處，水勢洶湧，非圩岸所能抵禦。兼以土性浮鬆，旋修旋坍，徒費無益。此海州等八州縣圩岸大概情形也。竊思水利農田，相爲表裏。圩岸之制，誠爲良法美意。唯地勢不同，難以一律而論。海州沐陽上承東省來源，駱馬全湖之水，由六塘、沐山兩河分注入海。其六塘河自宿遷境歷桃、清、安、沐，以至海州，綿長數百餘里，自圩岸之最大者莫如六、沐兩河。前係民自築圩，迨乾隆八年、十一、十二等年，歷經奏請加培高厚，爲費至數十萬，加築以來，唯十三年水勢本小，淮、徐海各屬均獲有收。至十四、十五等年，東省山水盛漲，六、沐仍多漫溢。民田無論有無圩岸，均不免水患。誠以來源甚多，下流甚窄，容洩不及，勢必旁衝橫溢，斷不能強與水爭也。至圩岸之制，唯田間偶過霖潦低窪之地，可用以防護。如江南蘇、常、鎮等州縣農田，最爲得宜。其次則下河、高寶、興、泰、山陽、鹽城行之，亦有成效。均以上游無異漲之水，故圩岸得以施工。至海州等八州縣，俱在黃河以北，一望平衍，土性浮沙，不宜禾稻。民間惟恃春麥豐稔，以爲蓋藏。是以歷來有一麥抵三秋之語。一交夏秋，則東省上游山水泛溢，六、沐交漲，湖蕩散漫，勢非圩岸所能防禦。此正臺臣所奏圩田之制難驟行之於北者。臣等悉心詳酌，海州等八州縣除清河、桃源屢經試勘，圩岸無益，毋庸修築外，應令各該縣於舊有河形及交河曲港，於農隙時，董率農民隨時挑挖，以備霖潦。至海州、沐陽、贛榆、安東、阜寧，宿遷所有已成之圩岸，仍令循照規條，督民歲修，并多挑溝渠，以備蓄洩。其已勘未成者，令隨時次第舉行。至地勢沙高，并卑窪湖蕩容水之地，均不必強行修築，阻礙水道。其六、沐兩河已經動帑修築之堰，雖異漲不能保護，而尋常水勢藉以障禦，不無裨益，亦仍照題定之例，督民歲修。查盛漲之水，原非歲以爲常。如此漸次經理，則淮、徐、海

各州縣。每年春麥常獲豐稔。卽秋成合計。數年之內亦可一二年有收。唯在因時因地隨宜辦理。庶淮、徐、海沮洳之地。雖不能功收全局。而隨時補救。水患自可漸減。南河成案

二月十四日。上諭行在內閣。朕經過淮安。見城北一帶內外皆水。雖有土隄爲之防禦。而人煙麇集之區。設經異漲。其何以堪。甚覺悚然。亟應改建石工。以資保障。著總河高斌等會同總督黃廷桂確勘詳估。及時建築。毋忽。純皇帝聖訓

三月十五日。高斌奏。淮城地勢低窪。逼近運河。西門一帶止有石工。長三百六十七丈。自北角樓迤上至石馬頭內外。俱係土隄。難資捍禦。每年鑲修柴壩。伏秋大汛。甚屬危險。今蒙聖明指授方略。建築石工。以垂永遠。查北角樓迤上舊石工尾至石馬頭。長四百五十丈。應行建築石工。按照漕規核估。共需工料銀四萬七千四百餘兩。照例題估。仍一面令江蘇布政司撥款解交河庫委員辦料。及時興工。三月十五日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六月初六日。諭曰。方觀承奏。運河水長平槽。三岔河一帶。並有海潮倒漾。大清河東注之勢。不能迅暢。今年雨水調勻。各處河流順軌。三岔河一帶。何以海潮尚有倒漾。是必海口淤壅。不能暢流所致。於河道大有關繫。亟宜留心經理。蓋北河迤迤入海。挾沙而行。一路隨行隨積。與南河海口本自不同。如去年秋冬之間。沿河地方。尚有未經涸出地畝。夫水過白露。尙未歸漕。可見下游入海之路。不無淤墊。應行及時籌辦。悉心相度。速查具奏。方觀承覆奏。臣於六月初十日。至天津。帶同道府等。由海河至大沽營。沿途丈探。水深二三丈。至五六丈不等。海船直入。俱無淤淺。惟大沽至海口十里。水深一丈二三尺。海近而水轉淺。

海口正東。望無涯際。而中有港路。水深亦僅丈許。因詢沿海老民。漁戶及熟諳汛弁等。僉稱。海口之外。有橫沙一道。極爲堅硬。東西約寬三十里。南北約長四五十里。謂之攔港沙。沙外大洋潮生。則驟高數丈。水連一片。潮落則沙上水餘數尺。其中水港自丈許漸淺。至五六尺。二三尺。洋船乘潮始能出入。至平時出口之水。雖有此沙橫港。然自津達海。地勢向東愈下。赴壑之勢原無止息。惟夏秋之交。橫沙內外海水盈滿。不免遏阻。屆白露後十八日。乃復其常。故向有白露前海不收水之說。考之津志。載大沽口兩岸壁陡。一闕中橫。土人謂之海門。鹹潮抵海門而止。若天設以限。內外等語。其海河潮沙。自大沽海口西抵天津之三岔口一百七十里。又三岔河北泝七十里。抵運河之楊柳驛。南泝四十里。抵津屬之楊柳青。西泝六十里。抵大清河之癩柳樹。潮沙一日再至。起落常歷兩時。兼之潮起必有東南風。隨潮捲水。此南北運大清。子牙等河。夏秋水難暢注。且復倒漾之故也。查三岔河爲兩運。兩淀。永定。子牙諸水匯聚之地。在水小尙無妨礙。值河淀並漲。海門水阻。潮沙倒漾。去路既緩。來水益多。如上年九月半後始退。卽不免停積爲患矣。臣見海門橫沙如闕。而港路下口轉高。兼有怒潮抵牾。或洋面滿盈。旣不能深通暢流。自不無淤沙壅積。惟海港非內河可比。出入惟憑風潮。無可疏濬。臣查沿海港口情形。而知南北運減河之分塗歸海。籌辦本有成法。北運減河二道。一在務關廳王家務。河長一百四十里。由七里海入於蘆運海河。一在楊柳廳筐兒港。河長五十里。入於場河淀。又於水利案內開挑引河。亦令由七里海歸入蘆運海河。長四十里。南運減河二道。一在滄州捷地汛。長一百八里。入於母豬港。一在青縣興濟鎮。長九十六里。亦入於母豬港。並以歧口海港爲歸宿。當日開濬之意。旣除運河隄岸之險。更欲其分流散沙。別爲一途。使兩運

入三岔口之水稍減。庶大清、子牙諸水寬然東注於三岔口。即使去路稍緩。而來水不多。三岔口已可容納。且大清河爲兩淀尾閘。尾閘暢則鳳河諸下口亦不阻遏矣。近年王家務減河河身隄岸足資分洩。但壩門不常過水。尙須查辦。筐兒港減河兩隄。因上年水漫殘缺。臣於本年三月請動項修築。因今年雨早。水未涸出。無處取土。而水方又多。有糜費。經通水道請暫停工。現在查明咨部。其壩口現於水長時仍照常過水。捷地與濟二洩水之河。因漲水易淤。隄多殘缺。每年勸民修濬。不能深通堅固。如開口過水太多。下游隄身卑薄。附近田禾卽虞漫浸。故捷地開五洞。止令二洞過水。與濟開五洞。止令三洞過水。歷係如此辦理。以保民田。仰懇聖恩。於運河水退後。容臣將四處減河通行查勘。應修應濬。酌量籌辦。俾水可多洩。卽夏秋水滿潮盈。而上游勢分。自無患害。十九日奉硃批。汪由敦今年留京。俟秋月令其前往同勘。欽此。

輔水利四案。

是月十四日高斌等題查。自漂母祠迤北石馬頭至北角樓舊石工尾。應建石工長四百五十丈。確估其需料物、匠役、夫工銀四萬七千四百七十六兩八錢零。造冊題估。臣等一面移咨江蘇撫臣於藩庫內撥款解交河庫。動支給發委員分投採辦料物。俟本年秋汛水退後。剋期興工。於乾隆壬申年伏秋水長以前一律完竣。工部議准。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七月方觀承奏。四處減河皆長百數十里。地勢向東益下。其塌河淀、七里海、母猪港等處地面。皆屬一片沮洳。隄岸殘缺。旣難陸行。亦不能乘舟。且各壩口現尙過水二尺至五尺不等。秋冬消涸逾遲。必俟水凍始可履勘。請於十二月冰結之時。汪由敦出京。同臣前往查看報聞。欽此。輔水利四案。

是月方觀承奏。臣奉上諭。天津至武清一帶大路。向來有水。旋即消涸。今聞該處百里之內。積水濕漉。無分隄岸。今年雨水與常年相等。何至久未疏洩。或因運河漫口。抑係海河倒漾所致。其實在情形。方觀承詳查據實具奏。臣於十三日接據天津縣稟稱。縣西北鄉因淀水漲發。而桃花口王家莊一帶。又因武清龐家莊廢堰過水深六七尺不等。田禾被淹。其水流歸西沽丁字沽。高過疊道。與北運河相連。又據武清縣稟稱。六月以來。陰雨連綿。龐家莊等十鄉莊地勢窪下。又兼河漲。秋禾多淹。臣查北運河今年水發不大。東西兩淀上游各河道亦無盛漲。惟南運河挾漳衛之水。奔流浩漰。在在平槽。七月初尙漲水八寸。南運自靜海獨流鎮起。至天津之楊柳青止。四十里內。兩岸無隄。如遇淀漲。則令東洩入運。運漲。則令西洩入淀。乃係舊定機宜。今年南運水大。俱於楊柳青洩入淀河。仍由大清河歸入西沽。一時宣洩不及。卽由韓家樹小堰北漫於北運河西岸之後。如武清龐家莊西北瀝水與之相接。俱屯積於運河隄後。是以高出桃花口一帶疊道。漫連隄河。而武清楊柳青之大路皆有積水也。已令該道府查明水勢。設法疏消。茲奉諭旨。復委通判劉杰會同天津武清二縣確勘。俟勘覆到日。再將應行籌辦之處。據實陳奏。畿輔水利

四案。

十月十九日方觀承奏。前蒙垂詢天津積水情形。臣當卽欽遵繪圖貼說。恭赴熱河行在。據實面奏。一面分委天津河間滄州薊運楊柳各廳前赴被水地方。會同州縣實力妥辦。除薊運河洶河之劉家莊蔡家莊石家莊宣惠河之范家莊還鄉河之大廠莊周家莊各漫口。俱已堵築完竣。其各屬低窪積水處。所飭令相度去路。或開隄堰。或借民地。或通沽道。務期積潦速消。茲據稟報天津濱海枕河衆流交匯。常年積

水難消。今將津南積水由賀家口、鹹水沽等閘。津西由城南閘口。各導入海河。現消十分之七。至津東通連海河。北運之塌河淀。乃自來積窪。又津北之淀運相連。各窪地積水總視海河。運河消落隨之而減。自九月以來亦已減退十分之六。靜海東南鄉西鄉之小王家莊等處。積水二三寸至六七寸不等。因秋後連晴。已全行消涸。西北鄉之蔡家窪停潦。乃子牙支河出槽漫水。現將正河支河分流之楊家口下埽堵閉。即可涸出。東鄉水潦較深。今相度情形。勸民在蘆北口引河旁借開沽道。引流入海。現消十分之八。青縣邢家莊漫水。停蓄於子牙河並漳河故道之間。其地舊有溝五道。今俱開挖深通。引入漳河故道。仍歸南運。其十里窪之水。由焦家口黑龍河分洩。現消十分之八。滄州窪泊相連處所。如李杲、陳敬等莊。已將舊有溝渠逐段開通。導入宣惠、石碑等河。其石碑河兩岸積瀝。因河水消退。俱已自行涸出。又捷地減河隄外積水。由于來屯、閻家莊涵洞洩入減河。其閻家莊以下向無涵洞。今於呂家橋開挖涵洞。又與濟減河南隄外積水。由青縣涵洞洩入減河。現在各處俱消涸十之八九。南皮畢家窪等處之水。導入宣惠河。業經全涸。鹽山西南瀝水。由宣惠河洩入老黃河。現消十分之九。慶雲積水本輕。又有老黃河洩水甚暢。業經全涸。武清楊邨西岸之水。導入鳳河。東岸之水。導入葉淀。均已暢消。惟附近塌河淀地畝。淀高於隄。難。以開沽引導。現止消十分之六。冬月可以全涸。東光鹽場等處之水。疏歸宣惠河。業經全涸。惟宣惠河下游。南皮所屬之金沙岡滄州所屬之琵琶、張家等莊地高河淺。恐來歲瀝水難消。爲東光、吳橋二邑之患。現議估挑吳橋之水。由沙河、王莽河分疏。以達宣惠。業經全涸。寧津之水。由常家窪疏歸曹家溝。導入高津河。業經全涸。交河之水。由李家、亭子等河涇入漳河故道。於鮑家嘴歸入運河。業經全涸。蘄州運河。

漫溢之水。於兩岸開估七道。業經全涸。其白龍港、龐家場二處漫口。前因留爲東窪。青甸窪積水去路。奏緩堵築。今已斷流。仍行修築完固。玉田芝蔴窪等處開沽六道。洩入蘆運河。十月底全涸。寶坻、霍家莊等處開通沽道分洩。袖針、蘆運等河現消十分之八。各由道府核覆前來。臣查直隸今年窪處積水。較上年爲輕。因各處地勢不齊。是以疏消亦有先後。在上月涸出者俱已布種秋麥。此月後涸出者並可不悞春耕。至天津、靜海、滄州、青縣、武清、寶坻境內。間有積年古窪。瀝水匯聚。形如釜底。無法疏濬者。惟聽其冬春自行涸出。民間向來本不種麥。至三四月間堪種高糧。如值雨水較小。或瀝水稍遲。仍獲收成。類此者亦多。係無糧地畝。備晰恭奏。仰慰聖懷。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五日命汪由敦會同方觀承往勘南北運減河。十二月初八日會奏兩運減河酌籌修濬事宜。疏伏查畿輔河淀諸流及晉、豫經涂大川之由直境者。皆委輸於三岔口一河爲入海之路。當伏秋汛漲。既苦來水之多。海門潮汐日至。人力難施。惟有分洩之法。以減匯歸之勢。俾分塗入海。既可保兩運隄工。而於三岔口一帶又有釜底抽薪之益。臣等查勘北運減河二道。王家務減河壩門寬四十丈。河長一百四十里。由七里海入於蘆運海河。該壩口門近水處所舊有土梗橫塞。致運河漲水不能暢注壩門。應將土梗挑去。令與河灘相平。並將金門內外所有淤沙概加剷除。露出海漫。以免阻遏。又河身間段填淤。應挑挖寬深者共二十處。均寬八丈。深二三四尺不等。其南隄自開口起至八道沽以上。現尙完整。無庸加修。北隄自大白莊起至積魚甸莊止。卑薄殘缺。應通身加寬頂底二三尺至三四尺不等。又筐兒港減河壩門寬六十丈。河長五十里。入於場河淀。已開挖引河。亦令由七里海歸入蘆運海河。該壩於每年水

長時照常過水。河身現皆深通。無庸挑濬。其北隄自閘口至梅廠以上。俱屬完整。無庸加修。南隄自張五家莊起至南倉道口南止。卑薄殘缺。有僅存隄形。高僅尺許。寬僅四五尺。應通身加寬頂底一丈至六丈五尺不等。培高七八尺不等。查王家務北隄應修工段。濱臨淀窪。筐兒港南隄應修工段。地近北倉。均須普加夯築。至王家務八道沽以下之南隄。筐兒港梅廠以下之北隄。相距三四十里不等。內計一百七十二郵莊。分隸武清、寶坻、寧河、天津四縣。參錯於由香、積魚、東淘、青角等淀。每遇伏秋。雨水盛行。本處瀝水已難消洩。而塌河淀、七里海、後海等處之水。復同時並漲。減河下游之隄。內外俱在水中。常被漫刷。即墜築隄工。亦祇能約束減河之水。其下游各淀與七里海諸水。仍不免於倒漾。是以兩隄內郵莊歲被淹溺。歷奉蠲賑。查該處地畝多按水草科則。每畝徵銀四釐。又間有宮監、馬廠等科則。每畝徵糧自一分至三分不等。伏思水草地畝。本以魚葦爲利。非水涸甚早。並葦亦無收。自不應概請蠲賑。今因有宮監、馬廠等賦額之地。夾雜其中。每遇報災請賑。礙難過爲區別。應請將一百七十二郵莊內地畝通行查明。就該處實在情形。減照水草例。每畝徵銀四釐。如遇該處一隅之水。仍於魚葦之利無礙。即不得率請蠲賑。致滋冒濫。其應減科則地畝。銀兩各細數。容臣方觀承查明造冊辦理。所有八道沽以下南隄、梅廠以下北隄。均無庸修築。又南運減河二道。捷地減河。現在河身面寬七八丈。底寬三四丈。深三四五六尺不等。今應通身挑濬。面寬九丈。底寬五丈。均深八九尺不等。即將挑土加培兩岸隄身。於緊要工段量加夯礮。其餘平工並隄身完整者。即將挑土增培隄外。無庸一律加夯。又隄盡處。自劉三家莊迤東至船到溝。長二百丈。淤處並應挑深。其河身紆曲。自崔家莊迤東起至保家莊道口止。長二千二百四十丈之內。兜灣三處。

不能暢注。應裁灣取直。改挑直河。長一千四百八十丈。以順其勢。挑出之土。卽以培做北隄。較之挑濬。折舊河。更屬省便。又石壩金門五空。而壩內兩隄相距僅二十丈。以致奔流衝刷。隄根應各展寬十餘丈。長七十丈。俾能容蓄。並酌量於出水石雁翅之下。接鑲草工。以資捍禦。又石壩之南。壩臺石縫滲水。應拆修灌漿。使一律堅固。又興濟減河。現在河身面寬七八丈。底寬二三丈。深四五尺不等。今應通身挑濬。面寬九丈。底寬五丈。深八九尺不等。挑河之土。卽用培隄。其分別夯礮之處。照捷地減河辦理。至捷地減河近隄。卽莊窪處。瀝水無從消洩。應添設涵洞五座。於汛後水落時。導引瀝水。由涵洞以歸於河。興濟減河舊有涵洞二座。歲久坍塌。並應修理。以消積水。又兩減河卽莊孔道。共有水橋七座。今河旣疏濬。橋應改建。以便行旅。以上南北運減河四處。修濬河隄。橋壩各工。若照各該道屬河工成規。約需費十二萬一千餘兩。臣思減河四處。在武清寶坻寧河天津青縣滄州各境內。今歲偶值偏災。荷蒙聖恩。給賑。明春正月。二月。已屆停賑。今將此項隄河興工代賑。俾小民得以力作。餬口。寓賑於工。爲惠甚溥。減河隄工。歷係動帑修濬。並非民堰。請照興工代賑舊例。每挑土一方。給價銀三分九釐。其隄工。應加築夯礮者。照例加給。勞夫工價。共約估銀九萬一千二百餘兩。除筐兒港本年停修隄工。現存銀六千九百二十六兩。實需銀八萬三千三百餘兩。請卽於司庫地糧銀內。動支。遴選妥幹。應印各員。分段派辦。該道府督率稽查。又四處減河。隄外卽莊環立。今大加經理。嗣後卽民。亦不得因係官工。卽爲膜視。請令該管各廳會同地方官。查明附近村莊。分認河身段落。每年水過。如有淤塞。各按工段疏濬。仍於力作時。按戶酌借口糧。秋後免息還倉。該處旗民一例赴役。則用力無多。而有經久之益矣。得旨。速行。欽此。水利四案。

乾隆十七年。顧琮改建何家壩爲滾水壩。分洩汝河漲水。按何家壩在上游汝水西岸。一由開河閘下劉老口入運。一由袁家閘下石頭口入運。張清恪議將石壩改閘。以便開放接濟汝水。河落亦可分洩蓄積。用與王堂口等。其坎河口議云。夏秋間南旺。濟寧一帶。通漕啓板。水尙漲溢。與運河岸平。坎河雖開。而迤下王堂。王巖何家缺口十餘處。且不免一二衝缺。而云分洩蓄積。用與王堂口等何也。蓋王堂口距何家壩五里。本係土壩。雖被衝缺。正可藉以分洩。王堂當衝之勢。陸朗甫作運河備覽。備列胡伯玉之說。謂王巖李邨王堂缺於纂錄。今皆不知其處。河渠紀聞。

是年請於蜈蚣河在固安分流之處。橫築攔水壩一道。得旨允行。畿輔安瀾志。

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朱若東奏請加挑東省河道。似未確按情形。今歲東省運道淤淺。自因夏間乾曠所致。向來雨水調勻之年。泉源充足。漕運通行。固其常。而今夏所值。乃其偶。朱若東遂有增帑加挑之請。是徒爲河員多一開銷地步耳。該省歲挑成例。歷來定有章程。如使工歸實用。何至淤高積厚。河工向屬弊藪。惟在董其事者實力督察。嚴查冒濫積弊。方能於工程有益。不然。帑較前加淤。亦未可定。着將原摺抄寄策楞。劉統勳於歸途之便。將長溝。安山河道逐加閱視。如有應行籌畫之處。酌量奏聞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月洪澤湖水漲。匯注高郵湖。決邵伯迤北二閘。下河被淹。八月奉上諭。通判周冕。應辦料物全無貯備。以致二閘被衝。束手無策。高斌不據實題參。參問。僅稱誤事撤回。另委接辦。若非策楞等前往。該員竟致

漏網。高斌等之居心尙可問乎。高斌、張師載俱著革職留工，効力贖罪。高斌傳穢。

十月十七日奉上諭：高斌久任南河總督，惟事姑容，受工員欺蔽，虧帑誤工，情狀顯著。經朕特派劉統勳、策楞前往清查，而工員等不思侵冒之當，釐轉因畏疑而解體，迨二閘疎虞，欽差同總河督率堵禦，將銅山、兵役徹往，並力搶修張家馬路隄，工竟諉之衰老無能之同知守備，溜勢南徙，坐視不報，以致潰敗，靈虹、睢宿一帶胥受其災，而二閘決口亦不可復塞。河徒雖屬天災，而人事實相湊合，朕之重治高斌之罪者在此。總之治河貴得機要，其調度祇在瞬息之頃，卽如車邏等壩，原以減洩運河漲水，而高斌等當乾隆十一、十二等年水盛之時，盡力謹守，僥倖無事，下游竟獲豐收，遂固執以爲已有成效，竟可不開，卒以釀成壅潰之患。數年所得，實不償此番所失。是高斌既誤於前，若尹繼善將來鑒於前轍，矯枉過正，遂以洩水保工爲上策，安心以高寶爲壑，則早放車邏等壩，可以年年無事，而令下游歲歲被災，朕必將重治其罪。

純皇帝聖訓

是日上諭：軍機大臣等，願琮奏運河現在水深一丈有餘，須俟臘底正初水勢大退後，實力撈浚，所見未免膠柱鼓瑟。挑濬運河原因河身淺隘，有礙糧艘進行，不得不加籌辦。現在既水深一丈有餘，何必更事挑濬，且看此情形，卽將來水退後亦必不致十分淺阻，乃以今冬輪厝大挑，遂仍一例辦理，殊非因時籌辦之道。况改挑爲土方，工價需用較多，此乃向來河員循例開銷之一端，實徒滋糜費耳。嗣後如運河水勢實在淺阻，不得自行挑濬者，自當按原定年分酌量籌辦。若水長河深，通行無滯，卽遇應挑年分亦當停其挑濬，方爲合宜。今年卽著照此辦理，並著爲例。願琮向來辦事多有似此糊塗拘泥之處，可傳諭知。

之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二十一日劉統勳、策楞、尹繼善、鄂容安奏。臣等接准部咨。軍機處議覆侍郎嵇璜、江蘇按察使許松估條奏河工。逐條詳酌。如嵇璜原奏。下河宜設專員經理一條。查下河爲運河下游。各閘壩減洩之水。俱歸各處湖蕩。與化鹽城、泰州等州縣分流入海。全賴河道深通。隄工穩固。方不致有滄浸之患。是以前設東臺同知一員。管理河道閘座。范隄工程。以專責成。仍歸淮揚道統轄。惟是通泰鹽場俱在下河一切閘座啓閉。河道淺深。俱隨時酌辦。且海口各閘。半由場員兼管。遇有修浚。多係動支運庫銀兩。兩淮運使與有責成。嗣後下河水利。應令兩淮運使協同淮揚道一體兼管。凡修浚事宜。淮揚道會同運使通詳聽督臣與河臣鹽臣會商料理。無庸另設道員。以省經費。又原奏。南河關鍵尤在五壩蓄洩兼行。須合機宜一條。查高寶運河東隄築建各壩。原爲宣洩高寶諸河湖漲水。使由下河歸海。誠恐宣洩過多。下河被淤。前河臣張鵬翮將車邏五里南關三壩改爲石滾壩。使有過水節制。是運河之三滾壩原與高堰三滾壩上下相應也。今高堰增二滾壩。共有五壩。已覺來多去少。若遇水大壅閉。固爲保全。下河起見。但湖河因時壅漲。不特上河田廬遭淹。迨至波濤衝擊。隄岸潰決。則下河受害更甚。查乾隆四年高斌奏明。若遇洪湖異漲。三滾壩洩水過多。請將南關車邏等壩啓放減水。然不立界限。則開放過早過遲。均致受病。臣等查高堰各壩於乾隆十六年欽奉聖訓指示。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將智信二壩次第開放。睿謨深遠。實爲不易之良規。今擬倣此。於運河各壩亦定一水誌。以便遵守。查水勢異漲之年。高於車邏壩脊四五尺以上。今酌中定議。應以水高壩脊三尺爲準。先將車邏壩開放。至三尺外。再將五里南關等壩次

第開放。如不至三尺以上。不許輕開。其柏家墩南關舊壩。俱無石底。永遠堵閉。似此節宣有度。則水有去路。循序而進。且歸海支港現議疏通。雖水大之年。下河不能保其全不被災。而較之川壅而潰。輕重自殊。上下河蒼生均戴皇仁矣。至此外有無未盡事宜。詢問高斌。據稱高寶運河東隄。甚有關係。宜加高培厚。再東西灣壩脊太高。宜再落低等語。查運河兩岸土隄。今歲風浪衝刷殘缺。輒石各工。坍缺甚多。經尙書舒赫德查勘。運隄必須修整。具摺奏明。現在德爾敏富勒赫逐一履勘。交尹繼善估修。但此時高堰興舉大工。同時辦石未免艱難。應將土工並輒工先行趕辦。以禦來年汛水。其石工倒卸之處。用柴鑲護。俟高堰石塊辦竣。次第興修。至東西灣壩脊是否太高。應否落低若干尺寸。此非急工。應交尹繼善詳勘另奏辦理。奉硃批。辦石工之處。另有旨諭。餘如議行。南河成案。

是年戶部右侍郎嵇璜奏。今歲江南黃淮並漲。上廛宸衷。特遣大臣前往經理。復命廷臣會議一切事宜。臣幼歷河干。頗知梗概。謹就見聞所及。爲我皇上陳之。一、下河宜設專員經理也。查下河水利。前者鄂禮治之後。汪漭治之。近尹繼善亦治之。其所以不能永遠通暢者。則以向屬淮揚道。無專員經理之故。淮揚道既管黃運江防工程。事務至繁。不能兼顧。隄岸之傾頽。河流之淺滯。日久不治。勢所固然。請設分巡道一員。將下河水利令其經理。庶責成既專。可無廢事矣。以上數條。今按原奏八條。銅山以下河身宜濬。高堰等處石工宜補。歸仁隄臨湖石工宜修。黃河兩岸開壩宜修。黃河宜設淺船。上游料物宜備。堆積土牛宜嚴。互詳河水淮水。皆切近之圖。而南河關鍵則尤在五壩之蓄洩。前張鵬翻論滾水石壩與清口黃水形勢相應。務令勢足敵黃。蓄之太多。又難保堰。其間量雨水多寡。審清黃強弱。不先不後。適合機宜。既

無倒灌之虞。又免下流之患。要在河臣之操縱也。至湖河形勢。高寶諸湖下於洪湖。運河下於高寶諸湖。下河又下於運河。諸湖西南受泗。滌。天長之水。又益以洪湖減下之水。舊設南關。五里。八里。柏家墩。車邏。減水諸壩。定期四月六月開放。因入爲出。用以節宣。以故旱不涸。運。澇不傷隄。今一切閉之不行。是姑息下河而貽害上游也。臣聞治水之道。宣洩與隄防相爲表裏。隄防以禦溢。槽宣洩以待異漲。專事隄防而不講宣洩。則水猝至而無所歸。水無所歸。究之隄防亦不能固。則欲弭患於將來。不可不留宣洩之一策也。皇清奏議。

是年方觀承奏。子牙河爲溥。滄會流之下游。由獻縣河間入大城境。經楊家莊。王家口。莊兒頭。循隔淀隄。匯入天津三岔河。向來舟楫通行。長蘆引鹽赴畿南。各屬行銷。由此通運。緣大城境內河身窄狹。西隄偪臨河岸。夏漲堪虞。乾隆五年議於楊家口開挑支河。分減漲勢。下穿閻兒莊東隄。導由陳家泊。仍歸正河。嗣因楊家口汕刷日深。支河分十之七八。正河水止二三分。溜緩沙停。漸致淤墊。商船阻滯。鹽劬起剝。歲多勞費。而支河下窄。閻兒莊東隄之水過多。青。靜境內數十邨莊並虞淹漫。行據天津道議。將楊家口至王家口正河五十餘里挑挖深通。另度地面建築滾壩。以減異漲。經臣繪圖奏請聖鑒。指示臣隨赴大城。率同司道各員。徧歷東南兩隄。察看正河。自楊家口至莊兒頭。長四十八里。河身並淤。自楊家莊至子牙橋北。一十八里。淺窄尤甚。河身僅深二三四尺。其楊家口支河。現寬十四五丈。深七八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今因支河分溜過多。議加堵塞。使復正河舊軌。不特支河水深溜湧。施工不易。而正河本甚淺窄。卽大加挑濬。必不能如支河寬深。水旣不能移深就淺。恐正河不免淤填。徒費帑項。查支河自楊家口至

閻兒莊東隄計長八里。現今深暢，儼然通津。自宜因勢利導，即將此作爲正河。再於閻兒莊河尾北通蔡家窪，沿留兒莊東隄抽挑（河俱於）接黑龍港舊河一律展挑。俾楊家口以下全河俱於子牙橋北歸入正河。通計應挑河道止九里有餘。且蔡家窪近隄處所現在水一二尺三尺五六寸不等，祇須就其高下加挑，較疏濬正河一十八里之長，實爲事半功倍。而形勢徑直，計其程途比正河爲近。即將挑土就近培築東隄，舟楫緣隄往來，不惟風波無患，兼有繚路可循。自楊家口至子牙橋北淤淺之正河，毋庸挑挖，亦不必攔截，即留作越河，以分殺水勢。惟將子牙橋北至莊兒頭之正河三十里，隨河底高下，普律挑深七尺。則商船民載均無阻滯。每年運赴順、廣、大各府並豫省行銷之二十萬引鹽，無須起剝，尤資利益。至閻兒莊現在河流穿越東隄三處，應築攔河草壩，使循軌之水悉歸正河。另於壩北東隄之上，建滾水石壩，俾夏月盛漲，正河不能容納之水，由此分減，即以隄外舊河作爲引河。如此則容洩均屬有裨。正河不淤，隄工鞏固而青、靜境內數十邨莊永免淹浸。實於河道商民大有裨益。茲據委員按照河工則例逐一確估。蔡家窪應挑河槽一千一百八十丈，面寬五丈，底寬三丈，均深七尺。仍按現水深淺除算。黑龍港五百八十丈，應間段展挖，面寬六丈至八丈，底寬三丈，深七尺至九尺不等。子牙橋北至莊兒頭五千三百六十丈，應於河底挑挖子河，面寬五丈，底寬三丈，均深七尺。仍按河底高下除算。並閻兒莊築攔河草壩一座，共約估工料銀一千八百七十兩。又滾水石壩一座，金門寬十二丈，壩高四尺。所需石料除滄州、文安、河間查舊存石塊湊用，祇須運脚，不開買價外，約估工料銀四千八十五兩。通共約估銀一萬四千九百六十兩。再挑河利運。上年冬即據蘆商懇請籌辦。臣商之鹽臣吉慶以每年行銷二十萬引鹽所省起

剝之費。每引所出無多。即可集事。商人情願輸公。請將挑河築壩二項需銀一萬八百餘兩。先於藩庫借款撥用。令蘆商按引鹽起剝之需。分作五年扣還歸款。其東隄應建滾水石壩。約需銀四千餘兩。請於司庫節年歸公平餘項內動撥興修。臣即分項派員挑築。務於汛前完竣。仍令天津道就近督查剝扣。冒銷等弊。事後核實報銷。皇清奏議

是年方觀承奏。張青口以下。應接挑支河。分淀河水勢。查雄縣白溝清河與趙北口等河。西淀之水會歸東淀。悉以張青口河爲咽喉。因約束太緊。在張青口北另挑支河一道。長八里。又將玉帶河之支流中亭河。亦經濬通二十九里。以分洩其勢。現在此二處正河與支河兩路分行。河流舒緩。如遇大水之年。宣洩無阻。今張青口支河下口起至中亭支河上口止。此一段玉帶河身彎曲。逼近千里長隄。計長二十餘里。水長之時。隄工最爲緊要。覆加詳勘。應於新挑張青口支河下口。再接挑支河一道。直接中亭支河上口。長一千九百丈。則自張青口以下之水。均得兩路分流。水勢既藉以舒緩。而隄工亦不致汕刷。得旨允行。畿輔安瀾志

乾隆十九年正月初五日。德爾敏、富勒赫奏。高寶、邵伯一帶臨湖石工。綿長一百七十餘里。因修建已久。今年湖水盛大。風浪衝激。卸塌一千四百四十餘丈。殘缺應修者六百四十餘丈。現在湖水尙在隄根。殊爲險要。亦應一律修補完整。共約估銀六十萬八千餘兩。查高堰石工原約估石料二十萬丈。嗣實估需石料十六萬餘丈。所餘石料三萬餘丈。請旨行文江南、山東兩省。令採辦石料之員。運至高寶、臨湖石工處所應用。南河成案

六月十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奏沿河隄壩工程大局似有效驗。但原估寬深丈尺。不容稍有短少。不特未竣者尙應補挑。卽已完之工亦須秋汛後通行量驗。該督等以爲汛後量驗。可免偷減弊端。不知滋弊之處正在於此。蓋工程一經汛後非刷汕較深。卽漸多淤墊。所有土石各工必全失其本來形迹。若於此時查勘工程。或以汕刷爲挑深。或藏偷減於淤墊。弊竇不可枚舉。否則以淤墊爲未經挑深。以致工員屈抑。在不知工程者。或可以此言朦混。其實至易明曉耳。著傳諭尹繼善等。令另行籌辦。不得稍有弊混。將來徒貽自悔。純皇帝聖訓。

八月初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上年淮徐各屬。因河湖異漲。致隄工潰決。已重治高斌之罪。但前此數年。高斌力持封壩。不肯開放過水。下河一帶頗獲有秋。去歲則持之太過。不合機宜耳。今車邏南關兩壩。又復過水數尺。高寶興秦各州縣現俱成災。雖高堰隄工可保無虞。而竟以下游爲壑。以此爲河臣自全之善策。則得矣。下河億萬災黎。其何以堪。將此傳諭尹繼善。令其因時酌量。妥協辦理。勿使窪地居民偏受其害。並將此次車邏等壩如何開放過水。及高寶各屬現在被災緣由。查明據實奏聞。純皇帝聖訓。

十月二十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召見富勒赫。據奏下河水利總由外海水高。高寶等州縣地處下游。卽多開支港。亦不能暢流無滯。挑濬工程恐無益於事。與朕昨批示尹繼善摺之處。正復相同。河工關係運道民生。尹繼善前奏估需工程共七萬餘兩。旣已專摺奏請。而朕必謂不應興修。無知者必以爲惜費。但使動項興修之後。下河民田果不致年年被水。高寶一帶不致動輒被災。卽多費帑金。朕亦所不惜。此事惟在尹繼善悉心自揣。從長計議。如一二年後果可保其實有裨益。則此番續修各工。誠屬必不可

緩若伊意中亦不能確有成見。不過爲此姑且嘗試之舉。則不如卽行奏請停止。及今悔之猶未爲晚。毋致自貽伊戚也。此乃朕特恩。亦爲國家惜一老蒼能事之大臣。著再行傳諭該督。令其熟思審處。儻伊意以爲必應興修。保其實有成效。則朕亦聽之。如挑濬已行。而下河被災如故。其自取罪戾之處。恐難冀朕之曲恕矣。著仍令妥酌定議。以聞。純皇帝聖訓

是年方觀承奏請添建子牙河東隄石閘涵洞。開放積水入子牙舊河。得旨允行。奏略上年春間。子牙河東隄添建滾水石壩所減。乃夏秋盛漲。漫出河槽二尺以上。俾從壩面滾出。其餘出槽漫灘。至隄根積水向無去路。因地勢西高東下。又不能於汛後西導歸河。自閻兒莊至廣福樓迤南。河灘積水約長四十餘里。邨民因東隄原係民修。如遇水大汛過後。每於春月呈請開隄。放水資種。實非經久之計。應於東隄石壩內添建雙空閘一座。與地面相平。俾水由河槽漫出者宣洩歸入壩外引河。再於東隄窪處酌開涵洞三處。使距閘稍遠之水就近開放。引入子牙舊河身流入老君等泊。則隄根得免浸泡。可資鞏固矣。畿輔安瀾志

是年白鍾山奏修微山湖埽場隄工。按此因江南黃河漫灘之水由蘇家山孫家集直灌入湖。臨湖土石工程。風浪撞激殘缺而議修也。疏稱微山湖自邨山至韓莊內湖外河中界石隄通緯道。衛民田收束湖水。濟八閘及江南邨。宿漕運。伏秋雨水連綿。加上游黃水灌入。由湖達河。湖河並漲。臨湖石工間段衝壞。後餞尾土亦俱油刷無存。協濟江南石料內尚有餘剩三萬丈。卽於此量加選用。白莊恪自調任南河。至是垂十年餘。復任河東。中間完顏偉循守修防。而豫東安瀾數年。陽武漫口旋卽堵塞。河運情形視

莊恪未調之先未甚大變也。微山湖隄爲湖河關鍵。前人於此戽水撈泥。界斷湖河。遞湖加砌石工。以期鞏固。年久風浪衝損。多一殘缺。卽少一制防。故必有事也。又以黃河歲修錢糧歸兗沂曹道專管。黃運兩道職守分明。責成專而後事可舉也。河渠紀聞。

是年大修山東水利。白鍾山疏運河東岸土河。洩汝水並陽穀。莘縣積水。自聊城至臨邑。以下霑化之入山入海。按土河卽昔時黃河改流衝出之溝河。俗所謂徒駭河也。汪份黃河考。禹九河中有徒駭與八支分流前。駭及禹河旣徙。漳河循徒駭北流。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海豐有土河。出九河之南。志以爲徒駭者妄也。河在運河東岸。西接東昌、曹州。上受濮范朝觀之坡水。汛時水漲。由運入河。消落稍遲。州縣淹浸不免。至是大挑淤澱河身。自聊城至臨邑。凡三萬六百餘丈。使由減水閘滾水壩暢流入海。下流歸墟之路暢達。則上流西來之水迅消。此由源及委之實功也。河渠紀聞。

是年修濟寧州天井閘。以節上源蓄水利運。按天井閘卽會源閘也。閘有上中下。天井爲中間。在城爲下閘。分水廢閘爲上閘。舸舶鱗集。天井在城二閘不能容。穿月河分行縱橫。形若十字。月河有三。曰下新。中新。上新。上新卽天井之月河。下新卽在城之月河。中建一閘。曰中新。移上下口差遠於會通河。視水盈縮而閉縱之。水行不涸。閘建於元至治元年。歲久損壞。加功拆修。金門寬二丈九寸。高丈八尺。功成堅緻如舊。元揭傒斯修會源閘記云。濟州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汝泗以會其源。置閘以分其流。西至安民山。入於新河。逮於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閘一。以節汝水。東北至兗州。爲閘一。以節泗水。而會源閘制於其中。年久致弛。閘欹傾。

折裂。水下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上崩石渤。岌不可持。乃度工卽功。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導水東行。塌其上下。而竭其中。撤故閘。夷坳泓。貫以長松。實以白灰。縱橫皆有尺度。爲墉爲門。敵水之奔突。震蕩外。爲石防。敵水之洄洑。衝簿爰琢。爰甃。犬牙相入。直以白麻固。以石膠關。以勁鐵冠。以飛梁。自春徂夏。以時訖功。蓋天井爲南運之一大關鍵。而慎修如此。全河備考云。泗沂西下。夾流而南。出泗水。曲阜。茲陽。寧陽。會汝與洸。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閘者。爲天井派。濟寧北高南下。故水南行易。北行難。天井地高。在城地下。兩閘啓閉。須互爲照應。居濟一得云。天井閘向用板十五。宜令全下。使水常蓄在閘上。如天井啓板。在城閘須下全板。始足蓄水。下板或少。則水洩無餘。如下流水少量。啓一二。足用而止。不可過洩。閘官閘夫貪逸。惟利少下一板。不知天井板不全下。閘上一帶卽形淺澀。此南運通塞所關。自元以來皆重之。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八

運河水章 十六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諭。據楊錫紱奏。東省魚臺縣土城。今秋被淹。現在城內尙有停水。該縣逼近徽山湖。將來夏秋稍。有漫漲。難保不再被淹。請於高阜處。所另建土城。以資保障等語。魚臺屢被水患。遷城高阜。因時權宜之計。且興建土城。亦可以工代賑。於災黎自屬有益。但楊錫紱暫署撫篆。不能始終其事。鶴年現已起程來京。應俟鶴年到任後。令其相度情形。妥協籌辦。其另摺所奏。荆山橋河身淤淺。出水甚少。以致滕嶧等縣積水。難以宣洩之處。今歲孫家集黃流漫溢。淤墊河身。致荆山橋下過水不能過暢。自宜設法疏濬。俾附近田廬。永免淹浸。著總河白鍾山親往悉心查勘。奏聞辦理。運河道冊。

是年建平水閘於張秋八里廟後。分洩西岸窪地積水。按東省壽張之張秋鎮。地勢低窪。沙灣迤西。趙王河匯鄆城曹州八州縣坡水。由積水閘入運。沙河匯范濮諸邑窪地之水。由引河入運。水深溜急。汛時積潦難消。農民不獲耕種。東撫楊應琚奏請於運河東岸添閘。酌開水口。分洩兩岸窪地積水。欽奉諭旨。令白鍾山詳議覆奏。稱張秋運河西岸窪地被水。由積水閘及道人橋分洩入運。運河東岸向有三空橋。五空橋洩入鹽河。由大清河歸海。近年上游各州縣疏通民便等河。宣導坡流。悉匯注穿運入橋。橋空稀少。宣洩不及。致西岸窪地積潦難消。查橋內鹽河東北至大清河六十餘里。河身寬闊。愈東愈低。下游入海去路無阻。宜於三空迤北。五空迤南。近對西岸之八里廟後。添減水閘三座。相時啓閉。每座金門各寬

二丈。閘底高運河底一丈。高鹽河底五尺。亦足容納暴流。順達於河。至籌水口分洩之道。東岸有三空五空橋。補完各跌水。亦資宣洩。又添設閘壩。足消積水。毋庸再開水口。以節繁費。雖汛水衝蕩無常。隨時修補。不能一勞永逸。而西岸一帶州縣。亦可有備無患矣。河渠紀聞。

是年陳世倌奏。清口之內。向有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師家莊。四道引河。總匯於三汊河內。自東南直注出口。最爲得力。聖祖仁皇帝曾命河臣張鵬。翻挑浚。以暢淮流。又於運口接隄一百數十丈。以逼三汊河之勢。而於運河口門建一大墩。使三汊河大勢直注清口。惟一線回溜。入運濟漕。是以洪湖之水。出清口者。刷沙有力。而運河之口。亦回旋停蓄。不至直瀉難禦。自移運口。運下七十餘丈。以避西風。汕煽黃水之患。將三汊河堵斷。以作運口下岸。於是淮水散消出口。無激射之勢。運口又仰承在下。淮水進趨入運。而出清口者。刷沙無力。致黃河北岸楊家莊。常淺。糧艘常至起剝。其弊蓋由乎此。今蒙聖駕親臨高堰。閱視工程。其新舊運口情形。聖明自有洞鑒。固非臣愚所敢妄議者也。皇清奏議。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工部議得。署江南河督富勒赫奏。芒稻東西二閘。乃高寶邵伯諸湖入江之尾閘。漕鹽船隻濟運之關鍵。全賴閘底堅固。方資啓閉。查該閘於乾隆十七年修後。歷年湖河水勢奔注衝激。致西閘東一門至六門。東閘第二門。底石衝跌。坑塘地樁朽壞。又東閘東一門第三門。西閘第七門。底石衝動。均應一律修補。估需工料並築壩等項。共銀五千二百八十七兩一錢五分一釐二毫。請於鹽課正項內動支。委員儻修。應如所題。奉旨依議。甯河成案。按南河志言。萬歷間楊一魁。主分黃導淮。開金灣下芒稻河。以疏淮漲。又爲入江捷徑。芒稻河自芒稻山人字河。醜爲二派。芒稻東西各有閘。大加疏

鑿通流以注之江。邵伯諸湖洩水第一尾閘。鹽漕濟運關鍵。皆扼要。於此修殘補缺。誠不可已。若使長年啓放。俾諸湖積水暢洩歸江。冬春水落。早爲騰空。以備伏秋容納之地。則高郵南關車運二壩過水無多。無須開放。下河州縣得免淹漫。此實拯治下河至捷最要之道。前此張文端修人字鳳凰諸河達於芒稻。祇就洩水而言。後此尹文端分洩水鹽運爲兩途。疏導越河。使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不繞芒稻出灣頭。又落低北閘底。以便挽運。此兼爲鹽運而言。使歸江尾閘無遏。諸湖積水遞相貫輸。而鹽艘體掣之後。挽又得平水。無湍急難行之患。斯經國之大計。統全局而並治也。河渠紀聞。

九月吏部會議得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富勒赫等疏稱。鎮江府丹陽縣運河。爲江浙漕船經由要津。向設西南小橫越五閘收蓄江潮。以濟運。行最關緊要。但從前並未設立閘員。專司啓閉。其西南小三閘附近郡城。尙有水利通判及縣丞。可以料理。至丹徒鎮之橫越二閘。離城寫遠。卽就近之丹徒司巡檢。亦有地方職守。難以兼顧。一切事務。祇憑閘夫辦理。難免貽悞。必須設立專員。以資董理。庶有責成。茲據江蘇布政使許松信。常鎮揚通道亢保。淮揚河務道吳嗣爵會詳稱。瓜洲廣惠一閘。向來設有閘官一員。自護城河塔閉。鹽漕等船俱不經由。其事尙簡。易於料理。而丹徒橫越二閘。實爲緊要。請將該閘官移駐丹徒鎮。專司橫越二閘開務。實於漕運有益。此缺攸關漕運河務。將來仍照瓜洲閘開官之例。歸於在外揀選補用等因。應如該署督等所請。瓜洲廣惠開閘官准其移駐丹徒鎮。專司橫越二閘開務。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十一月初九日。工部議得尹繼善奏。沛縣茶城舊河全身沙淤。止小梁山一線去路。宜洩甚微。擬將下段

涸地先行挑浚。以資分洩。上截舊河。俟秋冬水涸。再行續辦。經奏蒙俞允。當經轉行儻挑。今據淮徐道詳稱。茶城舊河。下段魏家庵。迤上玉皇廟。東湖灘起。至班家山。入小梁山。河止淤墊。舊河形勢紆回。改關取直。實估長二千九百一十二丈。現雖乾涸。緣於舊河形內挑挖。逼近湖邊。浚深一二尺。即有地泉滲水。例應分別乾土。水土辦理。計估銀六千九百九十二兩二錢五分六釐。臣覆核無異。相應會題。應如所請。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月張師載請緩開汝壩。以消下游積水。籌辦運河絳道事宜。按是時孫集漫口。水入微山諸湖。濟寧迤南積水未消。新漕轉瞬北上。絳道尤關緊要。河督張師載奏。向例挑工一竣。即開放汝河大壩。現今湖河水大。再加汝水。愈難消落。應將汝河大壩緩開。俟湖河水漸消落。再行酌放。並移咨江南。疏浚下游茅村河。荆山橋之彭家河。以及貓兒窩墊高處。所以通去路。再濟寧迤南運河。前因江省漫水倒漾而北。致湖河相連。淹及絳道。維時糧船回空。載輕水順。設法儻行南下。孫集合龍後。水未盡退。自濟寧至魚臺邢莊。開以上有已經涸出。及水尙高八九寸至尺餘者。邢莊下至魚沛界。水仍高一尺八九寸至二尺六七寸不等。夏鎮至韓莊。水高隄岸二三尺。不能驟消。現在設法疏洩。將陸續涸出絳道。先行修墊。其間段水沾處。路短則搭架浮橋。稍長則備船暫作水絳。務期糧艘足資挽運。迅駛北上。河渠紀聞。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傅恒等奏。遵旨與尹繼善。稽璜等。公同酌議。五壩過水既多。而下游承受僅高郵車邏等三壩。未免來多去少。應於昭關復設滾壩。壩下開一支河。更將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其制與高堰五壩相應。再歸江諸河業於上年開挑。現在疏通。而范公隄諸閘之下。入海河道。應否設閘請

一并交嵇璜會同白鍾山相度情形。請旨遵行。奉旨著嵇璜明日就去。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一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張師載奏。淮徐河身淤淺。切灘挑渠。並增築隄工。及堵築北岸支河。以防衝刷奪溜。實爲此時第一要工。自應急爲籌辦。而駱馬湖居六塘河之上游。受水旣多。湖隄殘缺。必應修築堅厚。方足以資捍禦。以朕視之。亦非可緩待之事也。荆山橋挑濬工程。現有侍郎夢麟在彼督辦。頃據張師載奏稱。人夫雲集。竣工自易。其淮徐湖河各工。白鍾山嵇璜身任總河。自當悉心商辦。現又令高晉前往會同辦理。張師載雖赴濟寧。但運河現無可辦之事。自當仍來荆山橋駱馬湖等處。伊等當同體朕軫念民生至意。公同酌議。每最要處分一人獨任其事。同時並舉。而分之中。又宜和衷共濟。聯爲一體。不可稍存自了之意。當使各處祇如一處。而諸人祇如一人。方見伊等實心出力。不負朕之倚任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七日白鍾山嵇璜奏。臣嵇璜來徐奏旨河南工務一摺。令臣白鍾山閱看。會同覆奏。軍機大臣等所議昭關壩復設滾壩開一支河。更將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制與高堰五壩相應。計其來源。籌其去路。實屬量入爲出之道。至范公隄諸閘之下。入海河道。應否設閘。并令同臣相度籌畫。請旨遵行。臣更有請者。高寶諸湖上承洪湖。並天長六合之水。匯歸運河。由運河諸壩分趨。下注江海。向來臨湖西岸。設有出水港口二三十座。導水入運。由港口東趨。以資宣洩。若俟伏秋大汛。洪湖水漲。始行開放。則五壩齊趨。高寶諸湖勢不能容。往往盈隄溢岸。穿運而東。與鹽高寶不能容受。卽地勢少高之所。亦難免淹漫。與其蓄於平時。使湖河盈滿。莫若預籌宣洩。庶免驟漲。並注爲害。臣前任南河。曾奏明於桃汛細察湖河水。

勢如河水足資濟運。毋庸蓄水。卽先將西岸瀉入高寶湖之港口預爲酌放。俾湖水日洩日減。騰出湖面。以待洪湖盛漲。五壩減下之水亦可容納。湖河之水循序匯歸江海。不但下河不致受淹。且藉此循序下注之水可以插秧種稻。較之壅高驟漲。迥不相同。仰蒙聖允在案。今可否仍照前例。預將出水港口開放。以資陸續宣洩。二十七日奉諭旨允行。照辦。南河成案。

是月命侍郎夢麟勘視荆山橋工程。尋會河督白鍾山奏。微山昭陽諸湖。遠承豫東二省積潦。近受黃河北岸漲水。見已疏通荆山橋上下河道。由王母山入運。而來源旣大。運河盈滿。勢必歸入駱馬湖。湖北受沂州諸山之水。西受微山湖水。其尾閘居六塘河上游。今湖隄殘缺。亟請修築。以資捍禦。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三月二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師載奏。南陽至韓莊之淹漫絳道。俱用草土填築。高出水面二三尺。糧船銜尾前進。並無阻礙等語。運河之水雖較黃河未見加長。但現今荆山橋旣已疏通。則彼處積水直隄南下。恐運河復有長發。治河之道。有疏必有洩。旣已疏其上流。而不洩其尾閘。則水無所歸。勢必有泛溢之虞矣。著卽傳諭夢麟。白鍾山。張師載。高晉等。速行共爲商酌。將微山湖六塘河以下應行洩放之處。豫爲籌度。卽速疏濬。先事豫防。無滋後患。仍著一面辦理。一面卽行奏聞。純皇帝聖訓。

是月侍郎夢麟等奏。六塘河以下積潦未消。臣夢麟白鍾山於荆山橋工竣。卽赴該處查辦。奉上諭。六塘河以下亦必須籌辦疏通。朕意正慮及此。况此處貧民甚多。以工代賑。不患無人。不然上疏而下淤。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矣。汝等亟宜速行相度。純皇帝聖訓。

四月初四日上諭內閣。河工爲運道民生所繫。朕宵旰憂勤。時深慮念。茲者翠華南幸於高堰清口及徐州等處工程。親臨閱視。並與司河務諸臣詳加籌酌。現今伏秋將屆。且近河皆積歉之區。貧民甚多。以工代賑。於窮黎有益。而於工程亦易集事。白鍾山身任總河。工務自有專責。但以目今時勢。所有應疏應築事宜。同時並舉。朕意分任大臣。以專其事。當可速收實效。黃河至徐州漸窄。北岸蘇家山一帶。又復迫東大溜。近城石隄。誠爲最要。從前已有者。應加幫以培其勢。從前所無者。應接築以重其防。著尙書劉統勳。李該道王鴻勳。錢度善爲經理。加緊督催。務於伏秋前竣工。以資防護。而備料集事。尹繼善亦不得辭其責。其六塘河以下。爲沂沭諸水下游。現有餘潦停積。桃源宿遷諸縣阻黃臨運。爲隄堰所隔。積水無由宣洩。窪地多成巨浸。農民失業堪憫。或應添築滾壩。或應酌建涵洞。或開導溝渠。淤爲陂澤。水減一分。則民間受一分之益。著侍郎夢麟。率該道吳嗣爵。同知李宏等。速行確勘。次第妥協辦理。至下河高寶諸河之水。入江入海。各有分途。小港支渠。排比行列。但或淤或淺。以致水無所歸。不特沿海與鹽七邑被其患。而高寶首當其衝。城垣廬舍。亦重爲可慮。當使近江者入江。近海者歸海。條理井然。深通暢遂。不致泛濫田畝。則所全實多。稽璜前奏。請於昭關設滾壩一座。滾壩之下。復開支河。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此項工程。並一應支河。卽著稽璜。率同何煥。董其事。諸臣當仰體朕焦勞至意。諸事公同相酌。和衷共濟。聯爲一體。毋稍分畛域。各持意見。蓋治河非他政務可比。必卓識遠慮。明於全局。又不執己見。廣咨博採。而能應機決策。其委用河汧員弁。則一本大公。好惡毫無偏徇。備此數者。庶或有濟。願安得斯人。而授之重任耶。且所興建壩壩各工。率以意增益。一經准建。歲歲加修。其以險已化。平停止者。百不一二。此或由河臣沿

襲因循。漫不省視。更或故留爲河員養贍計。所謂帑歸實用者固如是乎。卽欲爲河員計。與其留此無用之工。何不移之有用之地。亦可資其搶護。不至潰決成災。此司河務諸臣所當銘刻提撕。奉爲炯戒也。徐城南北各工。現今培厚加高者。仍令張師載高晉分辦。務於四月完竣。後交白鍾山收工。現今各工應需料物。並著會同尹繼善。愛必達。高晉等酌辦。其有需豫東二省協濟者。卽行知圖勒炳阿。鶴年隨時撥運。總期迅速鳩工。疏淪得宜。隄防鞏固。於運道民生兩有裨益。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山東濟寧金鄉魚臺滕嶧等五州縣。上年被水地畝。現已涸出補種者。不過十之二三。餘雖涸出。而泥濘難於耕種。且積水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在春麥大田。雖已失望。然此時急爲疏濬。剋日消退。晚禾菽豆尙可布植。使再延至五六月間。大雨時行。愈難經理矣。荆山橋河道工程。前命夢麟會同白鍾山趕辦。頃巡撫愛必達自江南來奏。荆山橋至小梁山水勢通溜無阻。徐州城東狼矢溝積水一百六十餘頃。已經開放。四五日內卽可涸出。是下游旣已疏通。上游積水卽當宣洩。何以此五州縣內尙有水至五六尺者。卽著鶴年速赴荆山橋。知會夢麟。白鍾山同至工所查勘。速爲妥辦。務使農民補種晚禾。以慰朕念。江南山東地界毗連。救災卹患。事屬一體。兩省大吏不可稍分畛域。沛縣等處亦一律查辦。至運河自韓莊閘以上。河身淤淺。不能暢流。而微山昭陽獨山等湖。所至汪洋。連爲一片。緯道不分。然則每年冬季。運河大挑工程。所爲何事耶。並著白鍾山張師載。鶴年速行查明具奏。山東運河道冊。五月十七日。上諭內閣。朕此次南巡。親莅河工。相度險要。指授在工諸臣。並特派夢麟會同白鍾山疏荆山橋一帶。張師載高晉協辦徐州府黃河兩岸隄工。其徐州護城石工。則委之德爾敏。下河諸工。則委之

嵇璜六塘河以下各工復委之夢麟分任責成各有專屬凡以爲積歲被災羣黎籌疏洩之方捍禦之策者宵旰靡寧冀收實濟近據鶴年奏報山東金鄉魚臺等州縣未涸地畝尙有一千餘莊因思此方積潦再經伏雨秋霖將益苦泛溢而上江之宿虹靈璧等處河南之永城夏邑等處在在皆有積水計漫淹地界不下數百里此其受病非一朝一夕驟至蔓延蓋其始皆由於地方官漫不經心偶遇水災不亟爲籌度日復一日因循釀害積水日益增淹地日益廣致高下田廬盡成巨浸及至受害既深自非大動帑項厚資工力不能奏效而大小各官又不能深悉受害之由確得祛患之術惟恐議疏築虧帑貽累遂爾噤口束手現今水患已不可勝言若不及時徹底籌辦將來其何所底止耶此亦朕南巡未了之事著侍郎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寬以時日熟察情形諮詢輿論勿憚再三其在山東者與鶴年會商在河南者與圖勒炳阿會商在上江者與高晉會商其地方官有熟悉水道之員聽其酌量差委務在通盤籌算無分疆域毋惜多費帑金朕痼瘵一體南顧疇咨展轉憂勤之意皆諸臣所共悉其深體而共勉之以副委任純皇帝聖訓

六月十七日鶴年等奏臣等勸東省兗屬積水於上月二十一日抵濟寧隨徧歷被水村莊由濟寧牛頭河金鄉北田寺魚臺谷亭鎮沙河滕縣戚城嶧縣韓莊並抵沛縣夏津銅山嶗旺村周環查視查五屬地畝界連南陽昭陽徽山等湖本屬低窪雨水過多上游曹單鉅嘉之水自西而來匯聚合流東則汝泗沂沭入運之水復洩入南陽昭陽轉輸透流而總匯於徽山一湖查徽山湖出水之路有二一由韓莊湖口開入運一由茶城小梁山會荆山橋入江南運河是以向來伏秋水勢雖大易落自黃河北岸石林漫

口後。茶城一河漸有沙淤。迨上年孫家集黃河全溜直奔荆山橋。而小梁山之河又加淤塞。止湖口一閘。藉以消洩。復因孫家集漫流入湖更甚。致湖水益增。倒漾而北。竟屬等處瀕湖莊田盡被淹漫。兼運河自石佛閘以下。歷年洩泗等河水發亦大流。沙停淤。河底漸淺。不能容受。遂成內外相抵之勢。河湖連爲一片。荷蒙皇上軫念民依。將孫家集來水堵築。今春復將小梁山至荆山橋口之舊河逐加挑挖。是以高阜田地漸次涸出。現在已涸未涸田畝數日。臣鶴年另列清單。恭呈御覽。但自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杪。湖水僅消一尺六寸。不特東省積水尙多未涸。卽附近之江南沛銅地畝亦水淹未退。臣等詳訪。現今小梁山之河雖已開挑。而荆山橋出水未暢。茶城一河現在築壩挑濬未竣。又聞江南中河之雙金閘及駱馬湖六塘河。現因重運經行。亦未啓放。是以湖水難消。運河不能暢流。查治水先須下游通利。而後上游有所宣洩。必俟茶城開壩流通。而六塘河又加疏濬。駱馬湖水得以東下。五州縣積潦始得掣減。現飭地方官將各邑涸出之地。先行借給籽種。趕種雜糧。其已涸未涸之地。亦飭酌量情形。各開溝塘。俾水有所歸。地可漸露。惟一片汪洋。水勢深廣之區。非大局消洩。不能卽退。復集父老細加講求。或言利國驛西樂旺村應挑河九十里。歸入江南運河。或言河口閘南應挑引河四里。仍入韓莊運河。或言韓莊南七八里之伊家河舊有河形。應就此河挑濬入運。臣等卽就衆論。親詣各處確勘。樂旺一路。山麓層疊。不可開鑿。湖口閘南一路。距運河止四里。卽使開通。亦不能大有宣洩。惟伊家河一路。地勢較他處似屬有益。但茶城現在興工。六塘河亦議疏濬。此兩處若能暢流。則湖水之出荆山橋者自無阻滯。而運河之出駱馬湖者。又由六塘河旁洩。東省積水當漸消涸。伊家河卽可停止。毋庸多費工作。現飭布政使會同運河道委員

測量地勢水面尺寸詳議會核。俟裘曰修查看歸德及宿虹等處事畢。仍回東省再行籌計。應否辦理。另行會同江南豫東督撫河臣熟商議奏。期於民生地方有益。又現今運河淤淺。隄岸斷續。臣等與河臣張師載籌議。據云。應俟水勢稍減。即將隄岸河道確估修治。會同鶴年另奏。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稽璜奏。竊臣稟遵皇上諭旨。前往下河。率同何煥悉心詳勘。淮揚運河東隄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緣邵伯迤東地脈高阜。天然限制。若欲使之向若歸虛。必順其就下之性。查下河歸海之路。從前所建各閘。丁溪。小海。地勢外高。不能洩水。其草堰。劉莊。伍祐。新興等場。皆得地勢。分注鬪龍港。新洋港等口歸海。惟劉莊場大團閘。至新興場石礎閘。相距五十五里。中間並無一閘。請於伍祐場之沿窪口。蔡家港。添建五孔石閘二座。開挑上下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又石礎閘。天妃越閘。兩牆裏頭。尾土俱已塌卸。請一并修堅。又各閘下支河。年久淤淺。現比閘底高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請勘估與挑。又沿海港口。現俱深通。惟射陽湖灣曲太大。洩水不暢。竟有東西僅隔里許。而南北繞一大灣。至數十里者。應請估挑。俾徑捷歸海。至串場河以西。河渠甚多。現今淤塞者。如泰州孔家涵。鹽城岡溝河。皮岔河。應疏濬深通。以資利導。又高寶運河東隄。原設石閘十餘座。水大則洩水歸海。水小則灌漑民田。甚為有益。今郎兒閘。子嬰南閘。并邵伯三閘。年久傾圮。請拆修以利啓閉。以上皆下河歸海之路。第下河州縣形如釜底。每遇霖雨。即遭淹漫。若高郵諸壩。過水太多。盈科漸進。方能歸海。而下河已不免泛溢。查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紆回而歸江徑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查運河歸江之路。芒稻閘。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四處閘壩。俱寬八十六丈。邵伯以南運河東隄。舊設金

灣六開、金灣滾壩、東西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開，共寬九十餘丈，上下相應，用以導水入江。今東隄僅金灣六開并灣頭開過水，通計七開口，止寬十二丈八尺，尙不如芒稻東西二開之寬。鳳凰橋正南木橋過水，甚微。東西灣壩面本高，金灣滾壩淤土久積，致運河之水不能及時宣洩。臣於五月內奏明動支帑銀一千兩，將金灣滾壩並鳳凰、壁虎二橋抽挖溝槽，不過暫爲宣洩。請俟霜降後，將金灣滾壩刨低一尺，東灣壩改低二尺五寸，鳳凰、壁虎二木橋下淤灘一并挖深，比運河底高七尺爲準。再西灣壩形勢不順，毋庸挑挖。請將東灣壩添寬十二丈，壁虎北木橋之上另開河頭十二丈，添建木橋一座，匯入壁虎橋引河。又金灣開底太高，應將北開底改低一尺。查上年已經兩淮運使會同淮揚道估有成數，請照案辦理。東灣、鳳凰、壁虎等橋壩外支河，請照所改壩脊一律挑深，方得湍流無滯。又邵伯西岸諸港口爲湖水遞入運河之咽喉，如葵花港、奶奶廟港、陳家港、紅橋港，久經淤塞。臣於五月奏明疏濬，已經完竣。惟邵伯諸湖遞注之引河，多有淺阻，每致停蓄。請將黃子湖通運朱家湖之湯家絆引河，改向西南疏濬寬深。再朱家湖通運董家湖之王家莊地方，開挑新引河一道，引水直注董家湖，以達孔家橋，形勢灣曲，應請以東首另挑引河入尤家窪，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蕪城墩後引入越河，再將越河加挑，節節導引諸湖積水入運。由鳳凰、壁虎二橋出廖家溝等壩歸江，又運河寶應之竹絡壩，外灘漸高，難資宣洩。請於竹絡壩南三里溝地方建設滾水石壩，庶山寶水勢可以平緩。以上皆湖河歸江之路，至宣洩機宜，惟在冬春初夏，若六月後江面既高，潮汐又大，雖盡開閘壩，而洩減無多。且山盱五壩寬三百三十丈，又益以蔣家壩十八丈，而歸江閘壩止八十餘丈，來水幾五倍於去水，必須長年開放洩減，俾高寶諸湖預留過水之地。斯

不至壅滯。但芒稻開河。兩淮鹽艘必由之路。若下板堵壩。以濟鹽運。則河工坐悞。機宜若全開。開壩以利湖河。則鹽船淺阻。期於兩不相妨。庶可行之久遠。臣悉心咨訪。或稱另開運鹽河道。或稱於人字河築壩。建閘二說。皆不可行。查灣頭至丁堰之運鹽河道。現在深淺不一。竟有淺至尺許者。所以芒稻開一經啓板。卽虞淺阻。請將運鹽河道估挑。以芒稻西閘底水深五尺爲度。使運鹽河內長存五尺底水。則鹽船可以過行。而沿河開壩。可以長年啓板。旣利河工。亦無礙鹽運。再下河各州縣小港支渠。不可數計。豈能普例與挑。查康熙年間。每歲令下河居民挑濬渠港。著有成效。請責成地方官。於農隙時。查明田間水道。有湮塞淺溢處。傳集里民。按地畝辦理。佃戶出力。業主給食。逐年開挑。挑出之土。卽堆成圩岸。以護田疇。是在有司善爲督率。每年將所挑各河造報督撫稽考。庶數年後。渠港通達。旱澇有備。至籌辦應修各工內。歸江者列爲急工。歸海者列爲緩工。其歸江工程。須在九十月間興工。仰懇皇上勅下督河撫鹽諸臣會議。如果應行興舉。卽速確估具題。務於秋汛後刻期儻辦。再各工內所需銀兩。有隸屬水利。應江蘇藩庫動支。有隸屬鹽務。應兩淮運庫動支。隸屬河工。應河庫動支。統俟會議分別辦理。南河成案。

是日上諭內閣。稽璜奏湖河宣導機宜。并應疏應修各工。頗中緊要。連河減洩之水。歸海路遠。歸江路近。然亦有不能歸江之處。此皆南巡得之目擊者。今分別緩急。因勢利導。俾田畝資其灌溉。水漲不受淹浸。所言頗合朕意。但向來地方各官。州縣局守一隅。不能通盤籌畫。而大吏又因循草率。憚於動帑興工。迄無成效。今會全局而熟籌之。綢繆於先事。其中改紆爲直。移遠爲近。濬淺爲深。所奏具有條理。不必更行交議。著照所請。交尹繼善。白鍾山。普福等會同稽璜於應動工時次第興舉。所需帑項。照例分別動支。該

督等其董率屬員悉心妥辦俾下河民生永有裨益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覆奏淮徐地勢卑窪一遇陰雨連綿即不免浸淹雖多開河道水患仍難遽減此實地勢使然等語所奏甚屬乖謬足見其因陋就簡之錮習始終卒不可破審爾則徐沛一帶其無城郭居民久矣且無待遠引即自康熙雍正數十年以來其間即不無偶被水災要皆旋淹旋涸居民咸獲安居從未有連年浸淹如近歲者此必實有致患之由爲地方計正宜悉心查勘設法宣洩爲生民除患若如尹繼善所奏水患終不可除將舉此數郡生靈盡付之不救乎抑年年賑濟月月撫綏長令其仰活於國帑乎朕非惜帑金而權出入但明知賑濟之事辦理甚難外省有司孰肯盡心民瘼自督撫以至司道守令層層皆得實心明察之人或可不致吏胥舞弊而甚難其必如此也即一縣如此餘縣未必如此即皆如此究之實惠所及僅免其轉於溝壑耳能如逢年之得安飽暖乎尹繼善曾不一念及此猥云地勢卑下將悉以委之巨浸是尙爲有哀憫斯民之良心者乎至其所奏相度開濬時仰懇責成地方官俟工完後再請欽差查驗等語尤爲語中有刺朕因徐州各工必須急爲整頓而督撫諸臣實無暇兼顧是以遣夢麟等在彼監修現據奏荆山橋茶城等工俱已告竣可見實力籌辦自能奏效若非朕特遣夢麟至彼何以如許工程竣工迅速若此至伊等如果有借端需索擾累及干與地方等事何妨據實陳奏而必隱匿其詞乎著將此一并傳諭尹繼善令其回奏純皇帝聖訓

是日夢麟白鍾山奏荆山橋河身淤墊仰蒙皇上命臣等設法挑挖又開茶城舊河加寬湖口廣爲宣洩今已照估告竣第以一線長河洩浩瀚無涯之水又有黃河北岸隄灘積沙若不責成專員時加查察竊

恐旋濬旋淤，勞費無已。臣悉心妥議善後事宜，恭呈皇上聖鑒。一、豐碭廳黃河北岸漫灘黃水，俱歸微山諸湖。自五年孫家集漫溢，湖口沙淤，盡成仰臉者。今全湖形勢，南高北窪，致東省涿水屯積難下。且現在湖水入河，俱係挾沙帶泥。附近支河，各寬數丈至數十丈不等。若不亟堵，恐又淤墊。查銅沛廳丁家樓漫灘黃水，匯入蘇家閘下河形之內，直衝荆山橋河身，截攔水勢，淤墊最易。請飭河員將蘇家閘下河形築壩攔堵。嗣後每年霜降後水落，歸槽廳汛各官實力查辦。儻有疎忽，照例題參。庶荆山橋河身可免黃水墊塞之患。一、荆山橋河道向屬水利工程，不歸河工經管。在地方州縣既不留心查辦，而河員又以事非己任，置諸膜外。彼此推諉，以致淤墊貽患。請將荆山橋河道在銅沛境者歸銅沛同知，在邳睢境者歸邳睢同知，就近專管。分爲四汛，將微山湖尾閘之小梁山至茅村河道，責成銅山縣鬪虎司巡檢經管。茅村至泉河集河道，責成銅山縣北岸主簿經管。泉河集至紀家渡河道，責成銅山縣呂梁巡檢經管。紀家渡至王母山河道，責成邳州新安司巡檢經管。各就地界分屬二廳，以專汛守。仍飭地方州縣協同查辦。庶事有責成，不致推諉貽誤。一、荆山橋河道舊以橋下山根石底爲準。若河身過深，則石底翻成門檻，河流不能下注。且現在尾閘入運處，河底僅高運河二尺，稍加開鑿，翻虞運河倒灌。且微山湖尾閘當黃河北岸漫灘之衝，最易沙淤。而自湖口至王母山一百四十餘里之尾閘，紆回彎曲，灘嘴更多。應請照民修子堰例，每年霜降後各廳汛逐一查勘。何處積淤，應濬何處生灘，應挑撥近莊鄉夫實力查辦。不使淤塞。有礙宣洩。其撥夫所給飯食銀兩，請入銅沛邳睢二廳庫貯彙銷，以歸畫一。如此歲加修治，隨時疏切，費省功倍。而湖水不致匯積。一、荆山橋河身轉折甚多，附近居民每於兜灣處圍築堰壩，下網捕魚。

且於各渡口接築馬頭種種阻塞。河路易淤。事雖微細。貽誤頗大。請嚴責該管廳汛及地方州縣曉諭。實力稽查。毋許圈築堰壩馬頭。以阻河道。庶湖水過行。可收宣洩之益。奉硃批如所議行。該部知道。南河成案。

七月十三日上諭內閣。今日召見陳宏謀。詢及各省水災。據奏皆因上游爲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當會同通盤籌辦。方爲有益。其言頗中肯綮。江南山東河南壤地相接。數年以來頻罹水患。而今年爲最。朕早見及此。於閱河時卽諄切訓諭。並分命欽差及督撫河臣相度籌辦。而時已首夏。不及措施。竣事者。荆山橋上下百餘里。及清河積水而已。豫竟之境。則被災之地較廣。人戶田廬待撫卹者不下數十州縣。南望爲之惘然。傷懷轉瞬。秋冬正工作可施之候。若不先事而亟圖之。徒坐視其年復一年。橫流四出。直至臨時。張皇補苴。何所底止耶。山東之水匯於淮徐。河南之水達於鳳潁。該督撫等雖各守封疆。要不得各分畛域。况此嗷嗷災黎。皆朕赤子。大臣公忠體國之謂何。而忍稍存分別見乎。在今日言之。會三省之全局。而川滄以疏之。隄防以禦之。工費誠屬浩繁。然一舉而使千百里內之田疇民舍。可以永獲安全。則生民之利孰大於是。卽多費帑金。有不當惜。况統屢年賑恤所用計之。爲數果孰多孰寡耶。在國家蠲賑未嘗不動盈數百巨萬。而小民已先受蕩析之苦。卽使爲督撫者皆能體朕愛民之心。郡縣之吏又悉良有司。撫恤極周。經理極善。而災黎所得日纔以升合計。度命而已。何如無災而得中歲蓋藏。稍裕之。爲能自樂其生耶。且水非旱比。赤地千里。待澤上蒼。非人力所及。有吁嗟籲禱而已。水則治之專藉人工。所難者治之當得要領。及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大臣耳。前曾以此諄切專諭尹繼善。伊於地方情形。非不

熟悉其才力亦非不能辦此特惜費省事之意膠固於胸中而又惟恐辦之或無成效動曰地處窪下即治之亦不能保其不被水患夫治之而仍受水患自未得治之道耳豈終不可治耶乃以是藉口而委之不治是正因噎而廢食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詎可沾沾爲一身功過計是豈朕委任意耶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晉山東巡撫鶴年河南巡撫胡寶瑤等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弭水患之處著該撫等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同詳籌妥辦侍郎裘曰修夢麟往來查閱隨時商酌有應會兩總河者亦著會閱詳議陳宏謀著卽由河南歸德一路前赴江蘇沿途逐一先行審視與高晉等會奏請旨諸臣膺茲委寄務各矢實心和衷共濟以慰朕念切民瘼之至意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六日尹繼善奏臣自省馳赴徐州於七月初四日接署撫印卽往沛縣查勘該縣地本低窪昭陽微山諸湖接連環繞東省濟泗洩汶滕山水奔注匯歸向有護城隄一道防水近緣東省連年雨水坡河下注過多加以去年孫家集黃流漫溢倒灌本年夏雨連綿僅恃小梁山茶城入荆山橋尾閘宣洩來多去少水勢不能驟消現委專員動項購料將護城隄工修防俟水退請帑加幫高厚以期鞏固惟疏消積水冀涸地畝播種春麥爲目下要務查湖水去路除荆山橋外尚有湖口閘一處與韓莊閘相近雖爲蓄水濟運亦係洩水尾閘向係山東河員經管該閘金門僅寬一丈數尺現在湖水加長濟運嫌多卽閘門長開不能暢洩現已咨商山東河撫諸臣或添滾壩或添閘座使湖水得以暢出入運庶可望其漸消又小梁山茶城之水俱由荆山橋流入運河然必運河中無所壅庶得暢流查山東有沂河一道自北向南流

入駱馬湖。近因水大，於邳州之盧口向西散漫入運，與荊山橋洩水相阻，不能通暢。似此層層阻遏，皆爲沛縣受病之由。已委員前往盧口相度，俟可動工，卽撥項堵築，使沂水不致入運，以速湖水去路。現在通盤籌畫，凡於洩水有益者，另行奏請辦理。南河成案。

是日上諭內閣尹繼善奏酌籌沛縣疏洩事宜一摺。頗中近日形勢，而沂水不使入運尤爲切要。蓋諸湖向以濟運，而邇年運河之水不患其少，惟患其多。良由決水散漫入湖，致湖不能容，溢而入運，運益不能容，并爲巨浸。運艘阻滯，旁邑爲災，不可不亟爲籌辦。其應如何設法堵築，使沂水各歸駱馬湖及湖口一閘，應如何添建滾壩，俾得暢爲宣洩，而不致橫流微山入運之處，著該督等通盤詳勘，繪圖具議，以聞。朕昨經降旨，交陳宏謀、高晉、鶴年、胡寶瑛等四人經理河務。茲曰修、夢麟往來相度，其尹繼善原係該省總督，白鍾山、張師載身任總河，事均一體。此九人者當合爲一人，庶克有濟。今歲黃河順軌，中泓刷汕較前深通，實爲上蒼庥佑。但荊山橋一帶仍須廣爲疏通，要知此橋如許空洞，皆應過水。若如今歲經由時情景，則俱爲虛設矣。此事仍須責成夢麟，令再加開濬，總之尾閘多宣洩一分，則上游少一分灌浸。朕於河務一事，宵旰廛念，諸臣務宜共體朕懷，協力同心，和衷集事，以副朕委任至意。純皇帝聖訓。

八月初五日上諭內閣據尹繼善奏湖口開應添滾壩及河清河定河成三閘應開挑越河現已咨商白鍾山、張師載等次第籌辦所奏并圖中所指工段於該處情形頗中肯綮惟是近年受患全因湖流宣洩未暢所有關係宜洩機宜既經查勘明確該督卽當會同欽差及河督等速行相度興工蓋此數百里中久遭泛溢災黎待拯刻不可緩雖籌畫不厭精詳而與作不容濡滯咨商往返坐耽時日轉不免築室道

謀圖中應舉工程甚多。轉瞬冬令，必須趁此時動工。庶可歲前竣事。稍或遲延，則明年春水方生。又妨工作。且該處民田久被淹浸。無西成可望。更無慮傷及秋禾。亦復何所瞻顧。而不亟亟爲之耶。著裘曰：修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張師載及各該撫等。凡有先後勘明各工。通盤籌算。權其輕重緩急。就中最要者。分任責成。速即同時並舉。餘亦次第興修。均於歲內告成。以收實效。總之各工早竣一日。則水患早弭一日。諸臣其同心協力。奮勉趨事。副朕奠安民生至意。純皇帝聖訓。

是月初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近年山東頻被水患。而今年南運河更屬異常泛漲。因思東省境內。如徒駭、馬頰及老黃河等。皆古九河故道。原爲河水分注之區。其遺跡固在。特因循日久。遂致湮塞。若將南運河之水從此宣洩。想當湍注迅速。方觀承當往來德州一帶。閱視堵築第三屯決口。或即趁便前赴山東。會同鶴年。並將徒駭、馬頰等舊日河身。循行履勘。核其現在形勢。如可由此放運河之水。似亦一宣洩之法。但今昔異宜。亦不必存膠柱之見。現今秋分已屆。海受衆水之時。應酌量導之入海。俾有所歸。天津一帶。凡有可開支河分減水勢之處。亦即相度籌議。具奏請旨。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夢麟奏開濬微山湖積淤。已有旨諭矣。湖身既屬仰側。致金鄉一帶之水不能歸入荊山橋。自應於霜降水落之後。設法挑濬。以期暢流無滯。但向來未聞有治湖之法。卽朕昨所諭及鐵掃帚、混江龍等器具。或祇宜於黃河挾急溜之勢。可以刷沙。而於積年淤塞之河身。未必有效。現今微湖填淤既多。若於水落時。先就仰側處開濬河身。仿洪澤清口之意。逼令自爲汕刷。似屬善策。其餘一應湖中淤積。廣爲開濬支河。以引迤北之水。一律歸入荊山河。當可源源宣洩。著夢麟等察勘定

議具奏辦理。奏中所稱。今年十一月內不能完工。不但金鄉一帶乾涸無望。并礙明歲糧艘。其言切中。在事諸臣均當以此爲程。奮勉趨事。積水災地。庶有起色。至下河今歲秋成俱稔。朕心深爲慰藉。此皆由歸海歸江之路各得暢流。可見果能實力籌辦。自有裨益也。純皇帝聖訓。

是月尹繼善奏。南陽昭陽徽山等湖。衆流所歸。宣洩之路有二。一自江南小梁山茶城等處出口。由荊山橋至王母山歸運河。一自山東湖口閘入運。由德勝六里。鉅梁萬年。丁廟頓莊侯遷臺莊等八閘及江南之河清。河定。河成三閘。經宿遷。桃源。過清河之雙閘。以抵楊家莊。一由草壩歸黃河。一由鹽河閘壩下注海。此湖水之來源去路也。臣因湖口一閘過水無多。應酌添滾壩。使湖水暢出。前已奏明。並咨商張師載鶴年酌辦。臣又細加籌議。自湖口閘以下。因蓄水濟運。設有各閘關鎖。河身未免窄狹。自水大時。賴以宣洩者。全在各閘之月河也。今自湖口閘至黃林莊山東運河。長七十餘里。德勝等八閘各有月河。以閘門月河並計較之。正河尙不甚窄。自黃林莊至貓兒窩江南運河。長八十餘里。現在水面寬二十三。四。五。丈不等。河清河定河成三閘各有月河。以閘門月河並計較之。正河窄至五六丈不等。各閘層層收束。原爲蓄水濟運。今急籌宣洩。自宜隨時變通。現在會商河臣白鍾山。將三閘月河委員估計。挑寬五丈。約需銀三千餘兩。則湖口閘並荊山橋下去路之水更得暢流。再宿遷運河北岸有王家溝草壩。現在駱馬湖水由壩口流入運河。雖係舊制。但此時以宣洩微山湖水爲要。有此王家溝之水入運橫截。未免上源來水被阻。已商之白鍾山。飭令廳營速將王家溝堵閉。又查清河雙閘原係草壩。亦有正河月河。漕船過後拆去。草壩已寬三十二丈。今又拆去四丈。共寬三十六丈。以達尾閘去路。目下楊家莊口門出水甚暢。並有

鹽河開壩一股向東分流。運河下游不致有阻。至荆山橋一帶。欽奉諭旨。仍須廣爲疏通。責成夢麟。再加深濬。聖明訓示極爲精詳。臣親往荆山橋上下查勘。從前橋洞過水十九孔。今已過水五十餘孔。上下河身均屬通順。再加開濬。愈爲有益。查夢麟亦稱積淤生灘之處。應行疏濬挑切。臣自當協同夢麟實力辦理。並將茶城小梁山湖口出水處所。俟水落可以築壩。再行疏濬深通。是月初九日奉硃批。此奏頗屬盡心。如所議速行。仍恐疏洩不暢。應再悉心講求。運河道冊。

是月命方觀承前赴山東閱視堵築第三屯決口。兼查徒駭馬頰河形。以備宣洩。按衛河運道北通漳水。漳水入衛。助衛行運。汛水過盛。德州三屯。哨馬營。四女寺等處。運隄先受衝墮。故有三屯之決。此東撫鶴年堵築三屯決口。請疏哨馬營。四女寺洩水之溝也。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諭。鶴年所奏四女寺。哨馬營二處皆運河歸海之路。現已興工挑濬。朕前以運河異漲。非洩之入海不能消滅。是以降旨方觀承。鶴年等。令於徒駭馬頰等處相度歸海之路。設法疏濬。原非欲復九河故道。總期於洩運河之水。使之入海。不必存膠柱之見。今鶴年所奏四女寺。哨馬營等處。旣爲宣洩尾閘。此卽朕諭中所及。該撫等自當及時開濬。以收疏導之益。至此外或尙有可資宣洩者。亦應留心查勘。次第辦理。總之。多一入海之路。卽多一洩運之路。不必拘泥也。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九

運河水章 庚十七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陳宏謀奏：湖河之水各有源流支派，要皆以海爲歸宿。若下游去路不通，則上流來源必壅。湖河正身不能容納，則田廬卽受漫淹。淮徐等處歷年被災，皆由於此。臣等親歷遍勘，細考受病之由，詳求治病之法，必使田間坡水層層引導，由溝渠以達湖河。湖河之水節節疏通，由尾閘以歸大海，則源委並治，支幹兼修，庶收實效。如山東與江南接壤之南陽、昭陽、微山等湖，積水未消，極宜宣洩。在山東僅由湖口開入運，江南運河經邳、宿、桃、清，一由楊家莊出口會黃，一由鹽河開壩匯六塘河入海。現在運河俱屬寬深，各閘越河已奏明加展運口，如有砂壘淺滯間段，應濬者并行辦理。惟因沂水自盧口旁洩，由沙家徐塘二口入運過多，有阻微山湖水經行之路。經臣尹繼善奏明酌辦，臣等往看沂河源出山東，河寬百餘丈，行至邳境盧口，正流由駱馬湖六塘河歸海，旁流由盧口壩分注入運。祇緣舊壩口門寬至八十丈，且未築石底，年久刷深，致旁流過多，淹沒邳境民田，阻礙運河宣洩。亟宜籌辦，但沂水來源甚大，若遽行堵閉，不但暴漲全注六塘，爲宿桃清沭之患，儻遇運河水小，無以接濟，亦有關係。擬將石壩裹頭接長，中間祇留口門寬三十丈，並作碎石壩底，以爲節制。使沂水多半歸湖，祇留二三分濟運。但目下運河惟患壅滯，無需接濟，應於盧口建築草壩，將沂水堵截，使涓滴不得入運。其邳境沂河尙屬寬深，間有沙淤，酌加疏濬。兩岸土堰亦爲培修，使沂水正流暢入駱馬湖，由六塘河歸

海俾運河宜洩。微山湖水得以全力下注。可望速消。至荆山一河原係分洩湖水要路。業於小梁山內華山茶城開挑引河。其有沙積淤灘。現遵諭旨於荆山橋上下並出水湖口再加疏濬。務使暢流入運。其荆山橋下游之彭家河。又經臣夢麟奏准開濬。現在趕辦。此籌辦微山等湖宣導入河歸海之情形也。又六塘河處駱馬湖下游。爲宣導沂水要路。駱馬湖尾閘有引河五道甚暢。自引河以下匯爲一河。形勢窄狹。亟宜開寬。并將永濟橋酌添十二孔。俾湖水暢注六塘河內。如有間段淤淺及兩岸舊堰殘缺。亦應修濬培補。又六塘河北岸宿遷凌溝。向有水口通砂疆河。注於沭陽之沭河。入漣河歸海。盛漲散漫。波及民田。今擬就現有河路開挑寬深。仍於凌溝酌建滾壩。俾節宣有制。又桃源有港河一道。亦係分洩六塘河會沐入漣歸海。淤久應濬。亦於河頭建築滾壩。並將沭河舊堰酌加修補。使六塘得有分洩。下游可免爲壑之患。至六塘河尾在海州地方與鹽河交匯。由武障、義澤、項沖、東門、白蜆、牛墩、六里等河歸海。口門間有淺阻。俱皆疏濬。並將鹽河加挑寬深。現有洩水各壩減低二尺。例應仍歸商辦。臣等派官監督。俾鹽運洩水兩有裨益。惟義澤、項沖二河與武障下游同歸北潮河。紆回灣曲。宣洩不暢。查義澤河下游舊有小沖河。久淤。應行疏通。則洩水更爲徑直。又東門、白蜆、牛墩、六里等河。由六道溝匯入北潮河。與武障、義澤同歸一路。未免壅阻。查東門河下游現有五圖河。河形淤塞。應開挑深通。俾下游尾閘多一入海之路。庶千里長流順勢朝宗。無虞橫溢。此籌酌六塘河分導沂水入海之情形也。以上應開各河道。或因舊河淺窄。而加挑深寬。或因來水寬廣而添籌去路。皆係上接鄰省下聯數郡之幹河。所當首先興舉。其餘一州一邑。山泉坡水連界接疆。匯而成河。必須因勢利導。使之水由地中。如礪山利民溝。永定溝。豐縣食城河。蕭

縣歐邵河、爛石河、銅山奎河、房村河、睢寧沈家河、白山河、邳州武河、燕子河、艾山河、宿遷北岸民便河、蔡家開引河、羅家河、桃源姜胡窪河、清河、包家河、民便河、郭家河、周橋河、山陽十字河、太平河、烏沙河、安東民便河、舊鹽河、阜寧穿里河、戴家溝河、海州高墟河、王官口、丁家溝等河、沭陽分水沙河，均係支流，關係民田，現多淤墊，脈絡不通，有必須通身開挑者，有止須間段疏濬者，有疏洩積滂，添設閘洞者，俱應逐一經理，使之入湖入河，各有會歸。現在督率道府，選帶熟諳人員，分頭確估，一面與挑，臣等往來督查，限於年內告成，以期接水消涸，農民及時播種。仰副我皇上念切痼瘼之至意，奉硃批覽奏，頗得領要，但須諸臣無分彼此，和衷共濟，以免朕南顧之憂。仍須實力督催，不可草率塞責。其共勉之。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七日，鶴年奏，臣裴曰：修鶴年於六月上旬，在嶧縣韓莊迤西查舊有伊家河一道，雖河形尚存，而淤梗已久，是否開通，得以疏消湖水，遼難定議。應俟委員確勘，再行查辦具摺奏聞。即委布政司阿爾泰、運河道李清時會勘。今據該司道稟稱：伊家河舊有水溝形迹，寬一二丈，深一二尺不等。隨沿河往東南及入運處履勘，其河身段落，自韓莊迤西舊有河形之伊家河開起，至江南梁王城入運，計六十九里七分零，長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三丈。河頭高於河尾一丈八尺四寸。所開河面自應加寬，但據泲河通判稟稱：逐處挖井測驗，下多砂礮，刨挖需時，恐悞放水，未便加寬。原據河面止寬七丈，似覺稍窄。今議定開寬八丈，底寬四丈，深一丈二三四尺不等。其河尾入運處挑寬十丈，使湖水暢流。河頭處所係江南利國驛舊路所經，請照兩江督院所議，於河頭建滾水石壩一座，按河身寬八丈，壩座應寬十一丈，並酌建石橋以通驛路。所需土方滾壩各工料，原估銀十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六兩。今河面加寬一丈，土方銀數加

增。另行估報。如有河身開至民田地畝。亦卽照例查辦。時值臣夢麟到濟。至韓莊詳悉相度。洵屬應行之事。至徐復與臣裘曰修等商辦意見亦同。伏查微山湖積水爲患。致濟金魚等村莊久淹。時塵聖懷。惟湖河一片去路甚微。運河之水年來甚漲。而旁洩運河之漲者全賴支河分疏。今河清等閘越河業經酌議開寬。盧口等處又據堵閉。入運之水旣分。則來源漸少。亦可日久疏通。其下游駱馬湖已會商挑挖。菱溝港河二道由漣河入海。以資分洩。至伊家河實爲微山湖宣洩要區。今速行挑濬。與荆湖口三路爭流。則奔騰無滯。直入八閘之外。微湖積水自能遞擊而下。臣等再四詳查。應如該司道所議辦理。臣等現在酌派兗沂曹道徐鐸。運河道李清時督辦。並分派段落專員經理。奉硃批如所議行。運河道冊。

九月初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張師載奏。東省湖口閘。向因蓄水濟運。口門只寬二丈二尺。現在湖運通連一片。宣洩湖水。似不必於該閘口較論寬窄等語。近年運河水漲。緣微山湖積水泛溢。亟應疏濬。是以該督議將湖口閘開寬口門。建築滾壩。以資宣洩。此奏蓋恐閘口過水太多。將來運河水勢微弱。或於新運有礙。此亦在東言東。爲運河平時蓄洩之計。而該督原議則所謂急則治其標耳。然伊所云湖運相連一片。似不必於閘口較論寬窄。於目下情形亦自有所覺。著傳諭裘曰修。夢麟。尹繼善等。就微山湖上下一帶形勢。通盤籌畫。如伊家河荆山橋等工。開濬後。湖水已得暢流。毫無阻滯。則湖口一閘自可無容改作。或必須開寬築壩。始於疏通湖水有益。則當仍照原議辦理。先除湖水之積患。徐圖濟運之長策。於此事先後緩急之序。庶爲有合。裘曰修等其悉心商酌。權其利弊輕重。妥議奏聞。純皇帝聖訓。

是月初十日方觀承鶴年奏。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前已載恭。欽此。臣方觀承欽遵卽日自天津起程。由

德州哨馬營、四女寺一帶。會同鶴年赴東昌運河東岸查勘。徒駭、馬頰二河。復至東阿張秋鎮迤南閱視。查運河自汶上南旺分水處引汶入運。北行三百八十里。經東平、東阿、聊城、博平諸境。至臨清州衛水自館陶合漳水匯之。又北行三百三十餘里。經武城、恩縣、德州。入直隸境。歷吳橋、東光、南皮、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以達於海。除直隸境內運河有捷地與濟二滅河分疏入海。節年加濬深通。現資宣洩。其山東境內運河自德州至南旺共七百一十二里。內有德州哨馬營滅水壩寬三十丈。壩面高運河一丈二尺。又南五十五里有四女寺滅水壩寬八尺。壩面高運河一丈。隄外老黃河一道。卽古之鈎盤河。哨馬營壩下引河長五十里。四女寺壩下引河長九十里。俱引於吳橋之玉泉莊。會流經寧津、南皮、樂陵、鹽山、慶雲。至海豐大沽口入海。計長二百九十里。自四女寺而南又三百七十里。過臨清州至博平之魏灣。有馬頰河一道。係唐時黃河故道。經清平、高唐、恩縣、樂陵、慶雲。至海豐之沙土河入海。計長五百七十里。河頭十里之內設滅水閘二座。每座口門寬一丈五尺。底高運河七尺五寸。涵洞一座。寬八尺。底高運河五尺五寸。自馬頰河而南又五十五里。至聊城之龍灣。所徒駭河一道。卽古之溧水。經博平、茌平、高唐、禹城、濱州。至霑化久山口入海。計長六百五十里。河頭八里之內設有滅水壩。寬八尺。壩面寬運河七尺五寸。滅水閘二座。每座口門寬一丈五尺。底高運河七尺五寸。自徒駭河而南又一百三里。至東阿之張秋鎮。舊有五空橋。寬十一丈五尺。底高運河一丈五寸。五空之南。三空之北。乾隆十九年復建滅水閘三座。每座口門寬二丈。底高運河一丈。滅西岸沙河趙王河之水。由隄外引河就近入大清河歸海。自三空橋而南又一百二里。卽係南旺分水處。爲汶水北入運河之始。以上七百一十二里中。蒙聖諭指示之老黃河、馬頰、徒駭

三河所有洩水壩四座。減水閘七座。涵洞一座。又三空五空橋二座。今年盛漲。俱過水自三四尺至一丈五尺不等。現尙過水自一尺至六尺不等。合計開壩各口門共寬八十六丈三尺。皆宣洩運河盛漲入海。其馬頰河河身寬自二十丈至一百餘丈。容水爲多。老黃河次之。徒駭又次之。此運河分洩舊有之塗徑也。臣等惟期洩運多塗。不敢稍存膠柱之見。茲查哨馬營壩口並壩下引河業經臣鶴年奏明挑挖。現在深通。其四女寺壩外十二里有德州三十里鋪大橋橫亘高梗之上。橋內水深三四尺。橋外迤東至嚴家莊四十里內。水止二三尺。形勢不順。自嚴家莊下接玉泉莊會流處四十里。並無河身。水勢散漫。高低不一。應一律挑深。自吳橋以下老黃河。乾隆十四年雖抽挑子河。迄今不無淤墊。並多葦草阻塞。均應徹底疏通。馬頰徒駭二河亦於十四年挑濬。節年水過沙停。閘口引河淤阻。並須加挑。河內亦多蘆葦盤結。兼有捕魚土壩及道埂攔阻。均應間段清理。又自馬頰河至海豐境內將近入海處。所有羊沽橋支河現爲居民築堰斷流。並應毀除。以暢尾閘。又各河所經橋座多有窄隘。兩頭土壩甚長。束水不能暢流。並須拆改展寬。添設木橋。寬通水道。俾無壅遏。查各河至海皆縣長數百里。復多支河旁港。已委明白河員每處二人。俟查明至海口逐段測量水勢。分晰開報。但河身現皆過水。其寬窄深淺情形尙難查丈確實。請俟水退後復勘。分別工程難易。或勸民力。或動帑修。臣方觀承會同東省撫臣河臣次第妥酌辦理。期於水流暢達。洩運有資。以仰副我皇上指示機宜。有備無患之至意。再張秋運河西岸有沙河。趙王河。匯上游河南之儀封。延津。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鄆。濮。范。張諸境。瀝水橫衝入運。每逢水發。勢甚洶湧。該處運河兩岸。東高西下。東岸所設之三空五空橋及減水各閘口門皆高運河一丈至一丈二尺。水勢不能暢

消不獨運道阻艱兼致附近州縣泛溢爲患。本年八月盛漲。臣鶴年曾於三空五空橋之間。新開之南。地名八里廟。將運河東岸刨挖數尺。洩水入大清河。數日間運漲頓落。旁邑積水亦消。行有成效。請卽於此處建滾水石壩一座。面寬十二丈。底高運河八尺。比五空橋低四尺。比新建閘座低二尺。遇八尺以上之水。卽可由此減洩。隨長隨過。不須啓閉。兼有限制。應一併交新任撫臣會同河臣籌議。奏請聖訓辦理。其直隸天津支河。祇係消洩境內瀝水下通淀泊。無關南運宣洩情形。業經臣方觀承奏覆。運河道冊。

是月十三日奉上諭。據方觀承。鶴年奏。張秋運河兩岸。東高西下。東岸所設之三空五空橋及減水各閘。口門皆高運河一丈至一丈二尺。水勢不能暢消。請於東岸地名八里廟建滾水石壩一座。高運河八尺。遇八尺以上之水。卽可減洩等語。運河東岸地勢既高。舊設之橋閘皆不足宣洩。自應另行酌建滾水石壩。以洩盛漲。但該督等所奏有底高八尺以及一丈者。尙覺太高。運河有七尺之水。於糧艘卽可浮送。所有酌建滾水壩及諸舊壩。應均令高於運河底七尺。或慮水僅高七尺。遇有淤淺處所。不免阻滯。此則當於每年撈濬時。實力挖挑。務使一律深通。不得有名無實。再滾水壩既建。運河自足宣洩。然壩以外河身若高。則運河所減之水。又不免倒漾旁溢。爲地方害。並當設法疏濬深通。毋致下游受患。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上諭。內閣據楊錫絨奏。請修整絳路。整理閘座。民堰。並挑濬淤淺各事宜。俱係現在所應辦之事。運河連年漫溢。輓運維艱。今年復遇異漲。遂至阻滯。非大加修築挑濬。其何以濟。且目前因積水過多。惟是講求宣洩。第宣洩太過。設遇水少之年。又不免流淺膠舟。此豈可但爲一時權宜。而不籌及經久。卽如微山湖等處。絳路旣經淹浸。日久則隄工必多卸入。河身淤墊積高。較舊河底相去不知其幾。必當

實力挑濬。非僅照常按年大挑。所可草率告竣者。又如前此方觀承等奏。於臨清之八里廟建設石壩。張師載奏。湖口閘不必於閘門較量廣狹。以及尹繼善等奏。將沂水入運之盧口壩留寬口門三十丈各事。宜皆當通盤籌算。期於有利無弊。且該漕督所奏。祇就運河之在東省者而言。其自臨清以下至江南境。亦應一體經理。但此事非張師載一人所能獨任。著劉統勳馳驛前往山東。江南一路相度。會同河臣等辦理。再每年例派御史查巡漕務。其在東省者。現今將屆點派之期。著派給事中海明。令其隨往。於濟寧臨清一帶。督理挑濬運河事宜。其各部司員。內有實心任事。可勝習練河務。劉統勳素知其人者。亦著酌量帶往。委用。純皇帝聖訓。

是月白鍾山稽璜奏。下河歸江歸海各工一案。欽奉諭旨。令臣等督率屬員。悉心妥協辦理。俾下河民生永有裨益。臣等與督臣尹繼善。當經飛飭該管道府。選帶熟諳估計人員。分頭確估各處工程。上緊興修。查湖河水勢。臣稽璜前奏。將歸江者列爲急工。歸海者列爲緩工。今查歸江之路。固宜急辦。而歸海各工。亦有應先辦者。不便以列爲緩工。遂使遲緩。如歸海工內。高寶運河東隄之郎兒閘。子嬰南閘。邵伯減水三閘。水大則洩水歸海。水小則灌漑民田。今因年久損壞。急應拆修完固。以資啓閉。阜寧之射陽湖。改紆爲直。移遠爲近。則歸海捷徑。宜洩甚暢。不致阻壅水勢。頗爲緊要。泰州之孔家涵河。鹽邑之皮岔河。岡溝河。係分導西水要路。亟須疏濬。以資利導。又下河之石礮天妃越閘。裏頭尾土俱已塌卸。兩牆壁立。若不急修。恐致傾圮。以上俱係歸海緩工。應行先辦者。今與歸江急工。俱一併估定。臣等於河廳營汛。及鹽務人員。內遴委幹員。酌撥帑銀。分段承修。現在興工。又將一切建閘挑河事宜。給發條約。令道府大員實力

查催嚴加稽察。統限於年內一律如式完竣。南河成案。

是月濬山東伊家河。從鶴年等議。以洩徽山湖水。使由梁王城入運。又裘曰修等請挑兗州府河。洸河。改金口閘。涵洞爲減水閘。改楊家壩爲石閘。俱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十月裘曰修奏。查得山東應行疏濬之處。兗州爲要。曹州次之。其故皆原於徽山一湖積水不消。以致宣通無路。臣裘曰修與前撫臣鶴年六月間於徽湖一帶相度地形。惟伊家河形勢最順。檄令藩司阿爾泰。運河道李清時。勘議。嗣臣夢麟與撫臣鶴年又細加講求。奏請興工。臣裘曰修於九月初七日復到工所。諭令將原估十丈河頭再行展寬數丈。今已按段分工。併日趨辦。總期十一月上旬完竣。將來此河告成。徽山湖積水建瓴而下。則濟寧。金鄉。魚臺。滕縣。嶧縣。以及江南之豐沛。二邑地畝。可以普行潤出。既有此宣洩之路。卽伏秋盛漲。亦必不致如前此之壅闕不下。臣等再詳求原委。水消之後。更有應辦者。在兗府言之。魚臺縣屬有舊運河一道。係明代未開泲河之先。舊行運道也。在今運河之西。向雖年久不治。河形尙存。且通舟楫。今則淪入湖中。幾二載矣。查此河故道。界徽湖之西面。上接濟寧之牛頭河。金鄉之涑河。由沛縣安家口。鬪虎店。至銅山縣之玉皇廟。出茶城十字河。至荊山橋。入邳州之彭家河。歸運。若徽湖消退之後。疏通此河。并牛頭河。涑河。柳林河。一併挑濬。在下游言之。則直接現在之茶城河頭。而脈絡貫通矣。在上游言之。則濟寧金鄉以下各州縣匯注之水。皆有去路。而水患可除矣。又泗河發源於泗水縣之陪尾山。經曲阜。滋陽。鄒縣。入濟寧州境。歸魯橋。濟運。在鄒縣。滋陽。曲阜境內者。向不爲患。自濟寧州姚安莊以下。河身愈下愈窄。至張家橋等處。寬不及四分之一。在在淤阻。致多泛溢。迄今未消。又白馬河自鄒

縣北九龍山發源。入濟寧孟家橋。歸獨山湖。濟運。因中段之董家口與泗河相接。泗河之尾窄隘不能容。致多旁溢。遂漫入白馬合流。愈致淤阻。今請於泗河白馬河二水。並將河尾挑濬。務俾各行故道。勿致交阻。則兩河分流。消納亦易矣。此均在伊河既成。徵湖既洩之後。所應辦之工程也。至現今可興舉者。有府河。係泗水分支。向有金口閘。俗名黑風口。建涵洞二座。由涵洞穿入府城。至濟寧東關之楊家壩。一出天井。開入運。一會洸水入馬場湖。今涵洞淤墊。已在河底。至楊家壩。又用土堵築。去路隔斷。每歲俱有暴漲之虞。今若將涵洞改建減水閘一座。楊家壩亦改建石閘一座。用板啓閉。則上下通流。且有節宣之制。至洸河會流入馬場湖之處。洸河每多旁溢。查自濟寧之興交鎮以下。舊有河形一半入運。一半入馬場湖。年久淤塞。應請挑濬。則兩河交治矣。至曹州府則應分二道言之。其西南一道。則自豫省之延津滑縣。封邱直隸之長垣東明等處。坡水漫溢而來。是以明代建築太行隄之始。卽沿隄開河一道。名曰順隄。河長短起止悉與隄同。使順軌東流。由曹單等縣入江南豐沛境。以達於徵湖。自徵湖水漲。此河不能下達。以致每歲爲災。多有淤墊。此亦在伊河既成。徵湖既洩之後。所應辦之工程也。其東北一道。則曹濮鄆范壽張陽穀諸縣。上承濮州。定陶各坡河之水。俱從沙河趙王河二處入運。東岸之三公橋。五空橋及平水閘。洩入大清河歸海。而壩底過高。宣洩不及。今歲衛河異漲。運河爲其頂阻。倒漾而上。遂多淹漫。今直督臣方觀承。前撫臣鶴年。奏請於八里廟添建滾水壩一座。此處正當沙趙二河之衝。於地勢最爲切中。但壩底仍高。則泛漲之時。尙有不能暢消之慮。今奉旨俱放低改爲七尺。以便過水。仰見聖鑒精詳之至。應欽遵辦理。總使平槽之水。濟運有餘。而泛漲之時。消滅亦易。則曹州東面一帶水患可除矣。再查沂沭二水。

皆爲幹河。洙河至江南經沐陽縣入海。山東境內尙屬安流。沂河正支入江南之駱馬湖。旁支從盧口入運。頃因入運太多。臣等業經會議於盧口建壩。不使多洩。以疏運河水勢。今聞沂河入駱馬湖之正支愛賢集等處多有淤阻。臣等仍咨明江省。將沂河入駱馬湖之正支再行疏通。合併聲明。又奏。伏查南旺舊制。原係三分南行。七分北行。今則北行者少。南行者多。緣汶水上游從大清河入海之路。戴家壩全行遏斷。何家壩從石頭口入北之途。壩身過高。又從未啓放。以至大溜直向南趨。倍於往昔。臣張師載現於分水口兩岸接長南壩。挑之使北。收短北壩。切去灘嘴。俾其順勢北行。今請再將何家壩減低二尺。放入北運。則南下之來源已少。臣等更擬於糧船回空後。卽嚴閉南閘。盡啓北閘。暫使汶水全往北流。如此。則一俟伊河放水。運河下段隄岸盡出。凡現在不能施工之處。可以次第興舉。至於淤淺段落。應行挑濬。如彭口等處閘座。應行拆補。如邢莊利建侯遷閘等處。俱可一律辦理。此南陽以下運河情形也。至南陽以上。則水勢已落。惟查隄岸殘缺。閘座坍塌之處。如汝上縣之寺前鋪閘。爲南旺分水南行之第二閘。現在樁朽底陷。通身漏水。應見底拆修。又東昌府之李海務閘。土橋閘。上層戲裂。應拆修上層。濟寧州之在城閘。應加高二層。以資防洩。其洩水入運之路。有聊城縣之舊閘口。大寺東涵洞二座。以洩西岸諸邑。民田坡水。穿運。東入徒駭河。歸海。有博平縣之呂家灣皮狐洞涵洞二座。以洩西南諸邑。民田坡水。穿運。東入馬頰河。歸海。清平縣之李家口。張官營。陳官營等水溝橋梁五道。以洩東西兩坡。民田之水。入運。歸衛。又濟寧州之新店。新閘。仲淺。魯橋等涵洞五座。以洩州南數十村莊。民田坡水。入運。現俱坍塌淤塞。應請改修。又聊城縣之十里鋪。上承曹濮。范。觀。朝。陽。穀諸邑之水。匯入莘縣之白家窪。歸運。來水甚大。舊祇有進

水閘二座。洩水不及，并應再請添建涵洞二座，以資利導。以上各閘座涵洞，或減洩民田潦水，或節宣運河正流，分別應修、應改、應增，及修補隄堰，挑挖淤淺，各工段，皆及時辦理。此南陽以上運河情形也。裴文達公奏議。

十一月初四日白鍾山題。襄河廳運口係各省漕船經由要處，專藉洪湖清水以資浮送，必使清水常強，庶可敵黃、濟運。每遇湖水微弱，或東北風厲，未免黃水倒灌，淤墊河身，有礙運道。今春恭逢聖駕南巡，臨幸運口，指授方略，令於壩頭北壩外築攔黃壩一道，攔禦黃水，民生運道大有裨益。即飭敬謹遵照欽定式樣，上緊價築，一律高寬堅實穩固。茲據淮揚道何焯詳稱，運口頭壩北壩外建築攔黃柴壩一道，估工料銀四千七百四十兩，親勘確核，並無浮冒，造請題估。臣等復核無異，除造冊送部外，相應具題，奉旨該部議奏。南河成案。

是月初六日上諭內閣，據嵇璜奏，高郵運河東隄添建石壩已經完竣，并請酌定水則。如上游五壩過水漸多，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三尺五寸，開放五里中壩，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五尺，再開放新建石壩，視水勢大小以爲啓閉，自無壅潰之虞。所見深得蓄洩機宜。蓋湖河水勢以五壩爲來源，以江海爲去路，而歸江之路近於歸海，况下河地本卑窪，必視歸江諸壩壩實有宣洩不及之勢，始可以次啓放。今春南巡時親臨指示，今將車邏南關二壩常行開放，俾河水得以隨時減洩，而又早關歸江之路以達其流，下河田畝遂獲豐收。此已試之明效，自當酌定水則以時啓閉。著照嵇璜所奏過水尺寸，立誌壩旁，以垂久遠。然此特專就下河言之耳。若論湖河全局，則五壩之水洩自洪湖，但使洪湖之水從清口暢流，會黃入海。

則黃水不致有倒灌之虞。而五壩之過水，自可消滅。向以河臣惟事護隄，轉至湖漲，遂有一潰難收之勢。而清口則收束迫隘，託言濟運，不知近日運河之水，患其多不虞其少。前曾降旨白鍾山等，以清口之東西二壩，古人具有深意，淮水力弱，則資其堵束，迸力刷黃，淮水盛漲之時，則早爲宣洩，以減其勢。至於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因令於五壩過水一寸，則東壩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以期疏洩通暢，不致奔溢。五壩以爲下河之患，昨據裘曰修、夢麟、白鍾山、高晉奏稱，今值冬令，應照例東壩蓄水，向來口門僅留十八丈至二十丈，今擬酌留三十丈，河水可以暢出等語。是清口之水，已不患其不暢流，而會黃入海矣。至春夏盛漲之期，則仍遵前旨，立爲水則視五壩過水之分寸，以加展拓，如此通盤籌辦，縱得宜，則湖河全局自可永奏安瀾之績矣。但河官積習，惟以循守前規爲事，可將此旨勒石於清口及運河東壩，俾治河諸臣永遠遵行焉。純皇帝聖訓。

稽璜又言，高郵南關車邏二壩下引河，應切去灘嘴，俾過水順暢，不致漫溢民田。高郵之官河，南澄子河、北澄子河，均有淺阻，應挑濬以導南壩去路。再，寶應河之小新河廟基港、蔣家壩下之金釵澗，高郵湖下之越河王家港，俱應疏挑深通，庶冬春水小得以遞相灌輸，騰空湖面，以多留山盱五壩過水之地。奉諭速爲之。皇朝文獻通考。

是月初十日，尹繼善奏，臣等會查徽山諸湖積水未消，亟應分籌去路。臣尹繼善前因山東湖口開金門僅止一孔，不足宣洩，是以咨商山東撫河諸臣，或添建滾壩，或增設閘座，使湖水得以暢出入運，並具摺奏聞。彼時尚未知山東有另開伊家河之議也。及聞東省議於伊家橋估開新河，分洩徽山湖水至江南

梁王城入運。其前商添建滾壩。應卽於伊家河頭建築。又經臣尹繼善咨會山東撫河二臣酌辦。嗣經裘曰修、夢麟會同山東撫臣鶴年查勘。伊家河應行挑濬。並卽於伊家河頭建築滾水石壩。業經會奏。則湖口閘之旁。自不必再建滾壩矣。至伊家河工程。現在儻辦。梁山、荊山河等處。臣夢麟等再加疏濬。俟完竣。與湖口三路分流。則微山諸湖積潦。自可暢消。第微山湖底年來南高北窪。湖口閘尤爲湖水入運最捷之處。現在閘門止有一孔。寬僅二丈二尺。洩水無多。與其每年盛漲宣洩不及。以致盈隄拍岸。莫若於湖口閘迤上再添建數閘。如水小當蓄。則同時下板。遇湖水過大。則相機起板。如此定爲成規。不但宣洩湖水暢達。而於蓄水濟運亦無妨礙。臣等俟伊家河荊山橋等工開濬後。看湖水宣洩情形。應否酌辦。再與山東河撫諸臣會商妥協。恭請訓示。遵行奉硃批。所見是。總以相機實力妥協辦理爲要耳。運河道冊。是月十四日張師載奏。運河疏築事宜。上廬宸衷。因尙書臣劉統勳奉差晉省。欽命臣鶴年留東辦理。遵卽會同張師載並海明詳加商確。查東省運河北抵臨清。南至臺莊。上下幾及千里。其資灌輸而利運。行爲汝爲泗爲沔爲薛。每遇伏秋汛發。俱帶泥沙。而歷年大修小挑。不過臨清、南旺、濟寧、彭口等處。塘河沙淤最厚者。大加挑挖。其餘長河亦間段疏濬。總以糧船可行而止。並非大加挑挖。遂致年深日久。河底益高。而隄身日形卑隘。加以今歲伏秋。漳衛趙沙等水泛溢於其北。昭陽微山等湖漲滿於其南。水壅沙停。隄隨水刷。河身淤墊。更倍於前。今冬若止照常例大挑。殊非經久之策。臣等愚見。除塘河工程儘照大挑往例。額募等夫實力挑挖外。請自濟寧以下之石佛閘起。北至臨清閘止。將河底淤墊逐一深挑。又以現在水深八尺爲度。凡不足八尺者。添估挑挖。俾河身一律坦平。以免阻塞。今回空過後。十一月初三日南

旺可以煞壩控水。數日石佛以北至靳口可以涸乾。十二日可以興挑。正月告竣。靳口以北至臨清。地勢稍平。控水較難。十二月興挑。二月告竣。石佛以下直到臺莊。內多湖河相連之處。深淺段落尙難確估。而糧船經行足資浮送。俟湖水消退。兩隄修後。再行估辦。惟彭口古淺山河噴沙之處。連年因水大不能築壩。雖經額夫撈挖。並未大加挑浚。請一併估計僱挑。總在重運未到以前。凡屬淤淺上緊挑完。以利運行。其臨清以南至石佛一帶。兩岸繚道間有殘缺卑矮。業飭道廳勘估。以本年盛漲時出水三尺爲度。或應加高。或應幫寬。逐一估報。再加查勘委員僱辦。石佛以下至南陽兩岸繚道。現在水未大消。卽南陽以下現已開工。微露隄形之三千餘丈。兩面排椿埽由中心填土築隄。駕船遠運土方於十餘里外。天寒河凍。人夫水內施工。未免艱難。且臨河州縣俱在僱挑。伊家河所辦椿料未能如期應付。民間小船亦係出入必需。難以照數雇募。查伊家河業將挑成。開放在卽。約計歷冬入春。河水必消。則前項繚道漸可涸露。與其凍天興作。人勞費重。不若稍待春初。冰消日暖。工易費省。止須臨時多分段落。多派官員於青黃不接時。招集民人。就工謀食。同未露隄形之一萬餘丈。均可接續辦理。卽或水口間有深闊。因地之宜。或搭橋墊路。或用柴軟鑊。俱可隨時料理。總期繚挽有資。以待新運。再臨清以北。德州以南之衛河。原係漳衛合流水帶。沙行雖冬令水落。尙仍巨浸。故自元明迄今。不能煞壩挑挖。歷年大挑。俱係駕船撈濬。移淺就深。此次辦理。若非逐段測量。則淺深不齊。恐難一律通暢。自當與臨清以南之運河一體辦理。但波流沙走向。俱移淺就深。今議修民堰所挑之土。如能堆積兩旁。原可增培隄岸。土乾募夫。夯碓足資鞏固。以衛田廬。若係淤沙。又難層累。所有應修民堰。自應仍照原議辦理。現難懸擬。統俟伊家河放水後。前往河干測

量相度。總期公私有裨。其臨清以南沿河亦有民修隄堰。應行培補。但所挑長河與應培民堰之所不能湊合。查凡培堰恰值挑河之處者。即將挑土堆放堰邊。俟春融土乾。令本汛淺壩額夫夯碾堅實。不須另請錢糧。若非挑河處所而民堰殘缺應修者。一併酌給食米。夯碾併案估報。再開座攔蓄水。如寺前鋪開爲汝水南行第二座。與柳林開互相啓閉。今已樁朽石裂。通身漏水。應徹底拆修。又李海務開土橋開。建自前明。金門較窄。江廣船隻重大。過開稍狹。現今金門一面石塊鼓裂。俱應拆修。並將金門放寬。又如在城戴廟邢莊利建韓莊頓莊後遷等開身較低。易致漫水。各應加高一二三層不等。其餘各開石塊脫落處。均俟水落撈砌。庶運河節宣有制。又聊城舊開口大寺東呂家灣並十里鋪添建涵洞共五座。博平皮狐洞涵洞濟寧新店新開仲淺魯橋等處涵洞共五座。清平李家口張官營陳官營等處水溝橋梁共五道。均應修整。又何家壩坐落汝河西岸。爲洩水北行入運之路。今汝河分水口南多北少。雖現將南壩接長。北壩收短。而何家壩壩身過高。北流不暢。應照原議落低二尺。並挑濬石頭口入運支河。庶汝水北流不致偏少。俱經委員確估。陸續興修。至伊家河工程緊要。俱係責成州縣承挑。臣等駐工立限報竣。所有現辦一切工程。先令司員蔡琛和敏分投勘驗督率。俟伊家河放水。卽星赴各工上緊查辦。以期仰慰聖主宵旰憂勞之至意。奉硃批覽奏俱悉。此番大加整頓。必期實濟於事。不可草率。慎之勉之。運河道冊。是日夢麟奏。臣於十一等日會同督臣尹繼善。河臣白鍾山。查勘荆山橋河道。並相度徐城石工事宜。完畢。臣因蔣家營堵築未竣。尙須赴該處督辦。恐駱馬湖開放在卽。宿桃民田久淹。入夏雨多。愈難辦理。遂自徐起程。星赴下游查辦。率該道吳嗣爵。李宏等自宿遷駱馬湖尾閘起。至湖河入海之處止。逐次確勘。

看得六塘河上承駱馬湖水。至清河以下分爲兩股。由武漢義澤等河入潮河歸海。縣長三百餘里。河身無阻。惟間段有淤灘數十處。致積水停蓄。應行挑切計工長四千六百餘丈。卽委員帶領河兵多募人夫。給與飯食。分投趕辦。二十日卽可完工。至六塘河尾設有武障義澤等七壩過水。而壩旁又有支河五道。計共洩水面寬二百餘丈。直達潮河。並無淤墊。放水實可暢注。至六塘南北兩堰原係民修。茲查桃源清河堰工缺漫。上年經尹繼善等奏准。借帑修築。分年徵還。現在儼辦未竣。其宿遷境內。因去歲孫工漫溢。湖漲續衝堰工六處。該縣稟稱約估銀四千二百餘兩。現在詳請動項。臣查駱馬湖現屆開放。若不及早堵築。湖水一過便卽由缺口旁溢。且與桃清二縣事同一例。斷難遲緩。卽檄令該縣動支雜項儼辦修堵。移知督撫照上年奏准借銀歸款之例。一體辦理。各處缺口俱勒限於駱馬湖放水之前修築完竣。再六塘河上下民田三百餘里。緣月來天晴潦涸。現在高阜二麥成熟。其低窪之區餘淹已消。目今佈種秋禾。民情安貼。至宿桃清等縣隄堰間隔。民田積水。臣親查探量。統計一十五區。共淹田一千五百餘頃。其爲格隄所阻。水勢微淺者。現各開溝一丈至二丈不等。放水下注。其爲格隄撐隄間隔之處。酌商涵洞。其總匯處所。地居運河絳隄之上者。擬建閘座。共計開溝一十五道。安涵洞五處。建閘四座。其建閘所需石料。卽就近於高堰存工餘石內酌給運價撥用。無庸另行採辦。以上工料銀兩共約估七千餘兩。現咨河臣於河庫先行借支。及時趕辦工竣。照例估銷。於江藩庫撥還歸款。再徐州城東狼矢溝積水一百六十餘頃。四圍窪水前已涸出。因十九二十等日大雨。又有淹水停蓄。已委員挑挖溝槽一道。使餘淹歸入荆山橋河。不致淤積。俟消涸淨盡卽行具奏。南河成案。

是日尹繼善等題宿遷桃源等縣阻黃臨運隄堰間隔民田積水經夢麟勘擬添建閘座安砌涵洞開溝放水下注挑切六塘河淺灘奏明辦理今據淮海海道吳嗣爵詳稱六塘河以下間段淤灘應行挑切宿桃隄堰所隔民田積水無由宣洩察勘應於桃源中河南岸尤家灣蕭家莊孫家莊三義壩等處建洩水石閘四座除撥用高堰十九年大工案內餘存雙料裏面等石統於高堰存工餘石案內核算詳咨外估磚木料物匠工運石水脚共銀五千七百一十六兩六錢七分九釐又宿遷運河五堡下淤口劉老澗及桃邑中河高莊十里堡等處估建木涵洞五座共估木料匠工銀七百九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又疏放銅山宿遷桃源積水十六處挑挖溝槽銀四百九十六兩六錢九分又挑切六塘河內間段淺灘堰阻之處共計夫土銀三百七十二兩七錢二分以上通共估需銀七千三百八十二兩七錢二分五釐詳候題估臣覆核無異除造冊分送部科道查核外臣謹會同夢麟白鍾山嵇璜陳宏謀合詞具題十二月初六日奉旨該部議奏南河成案

是月張師載阿爾泰奏臣等會同海明查得東省徽山湖居朝陽湖下游附近各州縣民田被水咸爲會歸本易漲溢近年緣江南徐州數十里無隄之處石林口孫家集一帶刷成溝槽奪湖內灌微湖受水益多宣洩無路致近湖處俱有被淹荷蒙皇上特允臣等所請開挖伊家河以資分洩自十一月十三日工竣放水後湖水日見掣消兩岸隄形漸露即被淹地畝亦已涸出三千三百餘頃臣等悉心酌議乘此河湖暢流更須急籌善後有應廣去路而節來源者二條一八閘月河尙應挑濬也查新挑伊家河自韓莊以南遍過八閘至黃林莊入運原以運河消洩不及是以議開伊家河在上源固當疏通而下流尤須暢

達。臣等於開放伊家河時。卽咨會江省。將鹽河雙閘不必照例堵閉。盡行開放。使水有去路。不致壅滯。但徽山湖水雖有伊家河分洩。其運河減下之路全由八閘。而河身止此丈尺。閘座層層關束。恐不能掣消迅捷。應請八閘月河再爲開挖寬深。卽日飭委道廳勘估分段派員築壩興工。總以重運未到。通身完竣。俾湖河下注更得暢流。一伊家河壩頭河底尙應接長迎挑也。查伊河壩口。因未開之先。湖尾水勢尙深。無須挑挖。今開放後。現雖深通暢流。惟慮消水數尺後。河頭以外。從前水深未挑之處。未免淺澁。容隨時查看。如探量湖尾消水稍減。卽將壩外河底追挑數十丈。並再將兩岸壩頭照雁翅式。亦各接長數十丈。以資吞納。似此分流暢導。湖河去路不爲不廣。臣等通盤籌畫。尙當節其來源。使入湖之水稍有撙節。然其病不在東省而在江南。伏思徐州逼近黃河。前人千里金湯。無不築隄防衛。獨留此數十里無隄之處。蓋緣當日河低岸高。今則河底日高。水漲卽溢。刷衝溝槽。分洩正溜。不特徐邳田廬在在堪虞。卽東省微湖被其倒灌。每多墊溢。今蒙皇上天恩。疏濬荆山橋。又開伊家河。現在微湖積水雖退。但須合兩省情形。詳加商確。查徐郡花莊堆積亂石滾壩。以爲節制。卽水至平槽。不致過水灌入微湖。請將孫家集數十里。凡有溝槽未經填堵之處。逐一探量。普律查勘。仿照花莊一體堆砌亂石壩工。亦使盛漲節減歸槽。不惟湖水可免盈溢。而河底日就衝刷。亦可借水攻河。無虞淤墊。實爲兩便之道。現在裘曰修夢麟俱於徐宿等處查辦工程。臣等已咨商酌辦。並咨會白鍾山商辦。臣因籌及伊河既開。微水漸消。尤須講求善後。庶源流與尾閘並治。節宣與歸宿有資矣。皇清奏議。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據張師載阿爾泰奏。籌辦河湖善後事宜一摺。所見頗中肯綮。純皇帝

聖訓。

是月陞任兩廣總督署山東巡撫鶴年奏。東省運河緯道多在市鎮。人稠路窄。請將民居草土房間有願賣者給價拆移。則隄寬而費省。其瓦房不願變賣者。量爲幫寬沿隄。加築片石等工。上諭曰。此舉甚當。卽如街道。亦因人占而路窄。大都瓦房亦予價拆改。爲是不可姑息。而此後之嚴禁不令占地蓋屋。尤爲要務也。純皇帝聖訓。

是年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陳宏謀奏。淮揚徐海各州縣已辦幹支各河而外。尙有宣洩民田積水通支達幹之河渠。併有逼近湖蕩支分派別之汶港。秋間查勘。祇因盈潦佔蓋。高下難分。未能併勘入奏。今當冬深水落。情形畢現。內有水道貫通儘勘宣導者。無庸疏濬。其淤墊阻礙之處。若不併爲經理。則上下脈絡猶未貫通。須及時修治。節節導引。處處通連。務使一律條暢。隨督同道府選帶熟練人員。復加相度。悉心履勘。如碭山華家溝河、碭山蕭縣境周家莊河、年久淤墊。亟應續辦。又碭山蕭縣境內滅水河。係接洩河南永城坡水。現據永城縣詳請疏濬。亦應估辦。又蕭縣龍山河、小鹽河、洪河、銅山蕭縣境內望州河、靈璧房村河、睢寧龍家河、白馬河、宿遷縣東河南岸蔡家河、李家莊民便河、桃源九龍潭河、大成河、清河、響水河、清河、安東境內澗河、山陽益山河、灣河、阜寧被澤河、曹溝河、窰頭支河、楊家河、太平河、海州王家溝河、薔薇河、沭陽柴米河、贛榆大沙河、園子河。共二十餘處。或通身淤淺。或間段阻塞。均宜分析疏濬。舊有閘洞量加修葺。現在詳悉估計。派員領帑興挑。臣等往來督察。期於來年三月前普律完竣。統俟奉旨允准。一併確估具題。至田間溝洫。應歸民力自辦者。查照從前尹繼善原奏。悉心董率。立定章程。次第經

理奉硃批。亟應辦理者。仍以妥速爲要。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

運河水章 十八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奏。洪澤湖出水之路有三。一由清口會黃歸海。一由運口入運達江。一由山盱五滾壩過水。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歸海。其減洩盛漲機宜。必須順利條暢。方無壅滯漫淤之患。查每年盛漲。五壩減洩時。運口入運之水源源下注。自清江以至高寶運河。業已拍岸盈隄。又值五壩所過之水。匯於高寶諸湖。傾瀉而來。河被湖截。湖爲河阻。勢必交相壅漲。致下河七邑常淹。職是故也。今高寶一帶入江之各河港。已經節次疏浚。而運河源頭若不酌量節制。則進水過多。運河依舊難以容納。歸江之路仍不能暢流。臣等詳考舊制。淮揚運河向以閘壩爲關鎖。從前每遇重運過完。即將惠濟等閘酌量下板。相機啓閉。使清口來水減少。得以騰空運河。滾壩所過之水。得以暢達歸江。其法甚善。後違舊制。啓閉失宜。且惠濟閘年久圯壞。下板不及到底。遂至常年過水。毫無節制。現將惠濟正閘估修。春間即可完工。請嗣後每年重運過完。五壩過水盛時。將惠濟、通濟、福興等閘酌量下板。數層閘上約過水五六尺。數日內將閘板全啓一次。往來官民船隻。旣無阻滯。而盛漲時。運河先已騰空。五壩減下之水。暢達入運。即可迅速歸江。待五壩水小。仍將各閘照舊開放。如此定制。永守不但湖河之水去路疏通。免致彼此壅擠。而洪湖出口之水。旁分無多。可以專力敵黃。又可以防倒灌。即清水偶弱。將惠濟等閘謹閉數日。不使黃流進口。則運河之內。又免沙淤。似於宣導湖河機宜。頗有裨益。南河成案。

二月十日尹繼善、白鍾山、嵇璜、高晉奏。上江河南與舉水利。各河匯注下游。則高寶、邵伯諸湖受水更多。亟宜廣求去路。以爲宣導之計。江都之芒稻閘壩。實爲湖河諸水歸江第一尾閘。若使長年啓放。俾諸湖積水暢洩歸江。於冬春水落時。早爲騰空。以備伏秋容納之地。則高郵南關車邏二壩。自然過水無多。而下河各州縣。可免淹漫之虞。此實拯治下河之要鍵。無如芒稻一河。乃淮南鹽艘必由之路。當河工洩水之時。正鹽艘盛行之候。若將芒稻閘板徹底啓放。則溜勢湍急。船難挽絳。恐礙鹽運。若因此全行堵閉。則湖河水無去路。必致壅積。臣等查勘芒稻河自西北直趨東南。而灣頭河則自西南至東北。橫互其間。所有運河東岸之金灣、東灣、鳳凰、壁虎、灣頭等閘壩減洩之水。皆直趨芒稻閘。及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各滾壩歸江。鹽船素由灣頭河行走。必須開門下板。方資浮送。所以芒稻閘壩不能啓放。再四籌畫。查芒稻閘迤東現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不繞芒稻閘出灣頭。則洩水運鹽分爲兩途。芒稻閘可以長開。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可不必封閉。庶湖河之水暢洩歸江。第越河長六百餘丈。測量水勢甚覺淤淺。應再挑深五六尺。以利過行。又金灣北閘閘底尙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鹽船挽運。如遇水小之年。再行相機辦理。如此則歸江尾閘無壅。諸湖積水得以遞灌。不致匯積爲患矣。已飭鹽運使盧見曾、淮揚道何燦等確估。委員辦理。勒限二月內完工。南河成案。

三月十二日嵇璜奏曰。修、夢麟、尹繼善、白鍾山奏。臣等接准廷寄。陞任撫臣陳宏謀。敬陳河工未盡事宜。欽奉硃批。此奏著交裘曰修、夢麟、會同尹繼善等詳議。速奏。上年鑾輅南巡。指示機宜。特命臣等多方疏導。現在與舉各工將次告成。今陳宏謀具奏各條。多係臣等公同籌畫者。因一時工未全竣。是以未經會

奏。茲欽遵諭旨。悉心籌畫。謹就臣等所見。逐條分晰會議。伏祈睿鑒。一、陳宏謀奏稱此次所挑之河已開通。復酌加寬深。可期永資宣洩。然必須年年挑浚。方免日久淤淺。請將所挑各河近黃運河者歸於河員經管。隔遠無河員者令州縣及該地方同知佐貳經管。分清界限。每年秋後水落會勘。有淤淺者會同州縣分清段落。酌派附近有田地民人合力挑濬。年底將某河已浚。某河免挑。造冊報院。院委道府大員於春間覆勘結報。有應挑不挑者。將經管各官揭參。此等挑費。照例田主給食。佃戶出力。果有大段阻塞及工大費重者。詳請估題動帑辦理。隄閘損壞改建另築者。照此一律辦理。查江南爲衆水匯歸之地。必須河道寬深。庶足宣洩。此番大工興舉。雖已處處疏通。難保不日久淤淺。應如所奏。將所挑各河關係黃運宣洩者歸河員經管。關係民間水利者令州縣及該地方佐貳經管。分清界限。照原奏逐一辦理。如此則常年挑浚。不致大淤費帑。而官民皆有責成。庶遵循罔懈。至如何分清界限。責令經管之處。現行各司道妥議。統俟工竣具題。以定章程。一、奏稱地方廣闊。新挑之河止能洩近河之水。其不及洩之水尙多。請俟今年河水通流後。令民間自行開浚支河小溝。以達所開之幹河。小民見水有去路。自必樂從。再各處路旁原有小溝不甚通暢。應於秋冬督率民人將境內路旁之溝挑深。卽以所挑之土平墊道路。路漸高而溝就深。平地之水田道旁之溝。以歸幹河。田禾免淹。行人稱便。查各州縣地方廣闊。現在所挑之河。雖上下江通身合算。已有一百餘道。其平疇曠野。離河稍遠。不及洩水之地尙多。應如所奏辦理。一、奏稱淮徐海等境內地土非盡瘠薄可種之地。一望無際。祇因河流未通。遇雨是處翻漫。今幸河流疏暢。水有去路。尙宜各開溝洫。以備旱潦。卽以開溝之土加築圩圍。妥砌涵洞。隨時蓄洩。以成圩田。乾隆九年尹

繼善酌定圩圍溝洫條規。奏請舉行。彼時揚州、高寶、淮安、山陽等州縣所築圩田。至今皆成膏腴。已有成效。嗣因河流未暢。雖築圩圍。水無去路。仍被淹漫。遂不復踵行。今河水通流。洩水比前暢達。現仍照原奏開溝築圩。次第經理。惟此等地方連災之後。民力拮据。貧富不一。難於合力。興作。請自今年秋冬爲始。地方官相度地勢。勸民築圩開溝。無力者。照乾隆十一年高斌等奏。准借給銀兩。助其飯食。築成後。所借工本。分三年還官。查田間水道。蓄洩攸資。必須加意講求。庶幾旱潦有備。如濱河窪地向屬水田。則以開溝之士。加築圩圍。使圩內之水。可以車放。卽遇外河盛漲。不致漫淹。如係旱田。只應多開溝洫。不必概築圩圍。總期因地制宜。經理妥協。臣尹繼善會奏定章程。飭淮揚等屬遵照。現據淮安府詳議。將溝洫圩圍。規制一併核定。通行淮揚徐海所屬。實力遵辦。卽於今歲秋冬。勸民開築。其舊日圩圍有遭水坍廢者。及時修補。惟災地民力艱難。不能一概自備工本。應查明實在無力者。准計每土一方。酌借銀二分。以資飯食。畚鍤之費。在藩庫公項內動辦。均作三年繳還歸款。在百姓亦屬樂從。而於農田大有裨益。第恐州縣不能實力奉行。應令將每歲開溝若干。築圩若干。於春間造冊報明。督撫委道府大員。逐段查驗。按其功過。分別勸懲。一奏稱各河開通後。上游之水由高而下。可以遞層宣洩。內有地處窪下。平日原係湖蕩。止能受水。不能通流。今雖開河節節相通。若與去路地勢相平。或更有仰盂倒漾之勢。不免淹漫者。非河流不順。實由外水高於內河。形如釜底。地勢使然。非人力所可強也。請自今年水過後。看其宣洩如何。果有淹漫。必不能免者。將此等田地。勘明頃畝。滅除糧賦。如可種植葦草。改照蘆課輸納。名曰棄地與水。而仍爲近水居民生計。儘水深不能種葦。另爲安頓。俾民免於失業。再此等窪地。現開小河。一遇水落。河仍通。

流儻得早涸，仍可種麥。每年得收一麥，亦可資生，仍不致全棄。應如所奏辦理。惟蘆葦叢根盤結，最易積淤。凡有水勢通流之處，不宜種葦者，仍須禁止。應令各隨地勢，改種菱芡之屬，亦可稍資利益。更不許築埧設籬，阻礙水路。如偶爾被水，並非常年成災，或水落尚可種植處所，不得一概豁免。所有原奏另爲設法安頓之處，應無庸議。一、奏稱下河民田以范公隄爲捍衛，此隄埧損單薄，愚民於水漲時，希冀水向外洩，輒挖隄洩水。隨後雖經補築，不過取隄根之土，虛鬆填滿，又無夯礮，現在缺口甚多。隄身不過數尺，儻遇海潮盛漲，高寶鹽城各縣必受潮災。此隄於目下似無關係，而實經久捍衛不可廢棄。伏乞皇上敕諭鹽臣勘估，動項派員分段分年如式修築。務期高寬堅固，永資捍衛。至內地水漲，勢須穿隄外洩，業已層層建閘，以時啓閉。其鹽城迤北可以洩水歸海較順者，現在開挑引河，添建石閘。自此以後，永禁挖隄放水。其如何責成閘官分管保護，亦聽河臣鹽臣商辦。查范公隄原爲下河保障，凡有埧損殘缺，自應補修堅築。以禦海潮。臣等現與鹽臣高恆會議，委員勘估具題，動項辦理。至鹽城天妃石礮白駒等閘，現在上緊趕修。各閘下引河俱經挑浚，遇水漲時儘可由現在閘河宣洩歸海。此外無庸添閘。至盜挖隄工，原應禁止。應如所奏。嗣後永禁挖隄放水，仍責成各閘官分管巡查防護，並令東臺同知及各地地方官實力稽查，以保隄工。一、奏稱泰興如臯境內有窰子河、老龍河、龍游河，年久淤阻。從前地方官久請挑浚，因民修無力而止。應請自如臯窰子河起，接泰興老龍河，又開龍游河直達於江。則雨水有所宣洩，遇旱可資灌溉。查龍游窰子老龍等河，前據該處民人呈請挑挖。經臣等委署常鎮道蘇凌阿、江防同知王培宗、帶同兩縣逐一履勘。查龍游河在如臯之南，紆回曲折，俗稱九十九灣。河口寬四五丈不等，崖高七八

九尺不等。卽大雨時行，亦止水深四五尺。兩崖甚高，水勢長發卽暢洩入江，甚爲便捷。田畝不虞水漫。至
窰子河在如臯之西，自西門城濠起至泰興界止，迤下卽老龍河，屬泰興境內。河形俱寬三四五丈不等，
崖高七八尺不等。卽伏秋大雨，亦止水深三四五尺。從未淹及民田。臣等覆查龍游窰子老龍等河，兩崖
高亢地非低窪，無虞淹漫。且河面高於江面數尺，內高外下，宣洩甚易。毋庸興挑。卽使動帑挑深，而引江
水內灌，誠恐一日兩潮，旋即淤墊，徒費無益。此條應毋庸議。以上七條，今按黃河北岸，宜築隄一條入河
水，臣等逐一酌議，伏乞皇上訓示遵行。再上下兩江水利事同一體，其中有應行上江照辦者，俟命下日
並移咨安撫，臣遵照辦理。再准工部咨，議覆御史吳鵬南條奏宜興水土之政，令臣等會同經畫。或疏渠
港，或修堰坡，凡於農田水利有益一體確勘造冊送部。至地方承辦之員，作何定其殿最，及本鄉紳士慕
義急公，情願捐資助事者，作何獎勵，一併妥議等因。查淮揚徐海鳳潁泗等屬，應行疏通河道，挑浚溝渠，
及修築圩圍等項，臣等現於酌議陳宏謀條奏案內詳晰陳明。令地方官於秋冬水落勘明，督率民人，業
食佃力，分別查辦。應俟地方官勘明統歸彼案造冊，毋庸重複再議。至地方承辦之員，如果實心料理，著
有成效者，請題明議敘。仍照該御史所奏，嗣後保舉知府及卓異案內，概行註明。儻有漫不經心，籌辦並
無實效者，卽隨時查參，以昭勸懲。其本鄉紳士除應行業食佃力自辦工段外，如有慕義急公，情願捐資
勸事者，請照樂善好施例數在三百兩以上者，題請分別議敘。三百兩以下，按其捐數多寡，由督撫司道
府州縣分別給匾獎勵。謹奏。奉硃批：如所議行。該部知道。南河成案。

四月十三日工部議復江南河督白鍾山疏查裏河廳運口汛惠濟閘一座。先據前署南河督富勒赫題

請拆修。並聲明目下河水尙未車乾。難以預估。僅開上屆工程丈尺逐一估計。俟煞壩斷流。車乾河水。再行查勘。如有應行增減。於報銷冊內聲明。經臣部以修築一切工程。例應將該工應修處所通身勘明。始行冊報。動項興修。今拆修惠濟石閘。河水尙未車乾。是該閘水底並一應未曾出水處所。其應否拆修。如何修築。及應需工料若干。尙未勘明。何得遽照上屆工程懸擬估計。以啓工員冒銷之弊。行令詳勘確估。另造清冊具題等因。題覆在案。今既稱該閘於上年霜降水落後。煞築攔河大壩。將河水車乾。該閘通身顯露。逐細查勘。除尙屬堅整者。停其拆修。其餘或石塊脫落。周身脹裂。及底樁衝刷。無存。亟須全行拆修。以資鞏固。共估料物匠工等項銀二萬七千二百二十六兩一錢五分五釐八毫。除撥用高堰石塊及本工程所存裏面石塊值銀四千四百四十五兩一錢六分二釐一毫。實需工料土方等銀二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兩九錢九分三釐七毫。又撥用石塊。擡運夫價銀九百六兩四分。其實估需銀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七兩三分三釐七毫。應如所題。准其拆修。以資啓閉。所需工料土方銀兩。令該督在河庫現存銀兩動支。酌給委員辦料興修。工完將工段銀兩照例核實造冊題銷。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二日上諭內閣。尹繼善奏查勘宿桃等屬工程情形摺內。有將駱馬湖尾閘商之河臣。早行開放。使湖面騰空。以待汛水之語。此湖河第一緊要之務也。湖雖所以瀦衆水。而不爲之及時宣洩。則停蓄既多。鮮有不致漫溢者。向來治河諸臣。不思達其去路。而惟恃湖隄以相捍禦。及湖漲難容。終至泛濫不收。而遠近田廬。胥受其害矣。卽如洪湖五壩之水。由高竇邵伯諸湖。以歸江海。本有建瓴之勢。乃諸閘之啓閉不時。引河之分洩不暢。而下河諸州縣。遂類罹水患。自去春南巡時。親臨指示。特命嵇璜專司其事。

令將軍邏南關二壩常行開放。又早關歸江之路以達其流。下河田畝去秋遂獲豐收。今春據稽璜奏稱。高寶二湖湖面寬闊。務使各處引河通流無滯。早爲騰空湖面。迨水勢漸長。卽由引河分注。從邵伯諸湖入運歸江。俾高寶諸湖不致驟盈等語。其所經理頗能恪遵朕訓。適合機宜。在該河督等職司疏濬。於其中原委亦所深悉。然非朕之諄切指畫。則誰肯爲此耶。今駱馬湖之水。由六塘河下洩而東流入海。其河之兩岸。則宿桃安清海沭六州縣田廬在焉。伏秋大汛。民生攸繫。若使湖面早爲騰空。則汛水之來有所容納。盈科後進。源源下注。湖水無泛漲之虞。而六塘兩岸亦斷不致潰決四出矣。豈惟此六州縣之利。其瀕湖一帶運道民生亦咸奏安瀾之慶。尹繼善旣已商之河臣。早爲開放尾閘。以爲豫騰湖面之計。應如所奏速行。此後每歲大汛之前。應行開放時。著該總河會同該督先期奏聞。以免因循觀望。並將此旨勒石湖濱。俾後之司河務者永遠遵守焉。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據巡漕給事中海明奏。東省水患。由微山湖漲溢。實由黃河內灌。請於微湖南圈攔黃隄。工卽以取土方塘挑成順隄。河形導入荊山橋出貓兒窩入運。並於內華山西建築通湖閘座。以資宣洩等語。黃河由豫入徐。兩岸夾束。河身甚狹。不潰決爲銅山諸邑害。卽漫衍入於金鄉魚臺。今徐城已增築石工。足資捍衛。山東濱湖州縣民舍田廬。不免仍成巨浸。果使民獲安全。卽多費不惜。是否有裨。東省徐郡兩岸亦不致生險。或究不如北岸無隄處接築隄工之爲得計。著尙書劉統勳馳驛前往。夢麟裘曰修尙在河干。並會同尹繼善。白鍾山查辦。尋議自黃村壩至大谷山七十里。一律接築土隄。以禦衝激。按孫集未漫以前。濟寧河道葉方恆嘗言。微湖西南切近黃河。慮有漫瀉。若濁流一入。不特滕嶧爲巨浸。運

道必至梗阻。張伯行亦有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壩。上接太行隄之說。是漫灘爲害。昔人早見及此。黃河北岸漫水過多。花莊溝槽及各處土壩改填碎石。並接築土堰。使黃水有所節制。又恐束之太驟。別生他險。請於微山湖圈築攔黃壩。然攔之微山湖邊。不若攔於黃河北岸。誠如聖諭。於北岸無隄處所接築隄。工之爲得計。允宜欽遵辦理。其自大谷山至蘇家山。逼近河身。兩山夾峙。無庸築隄。舊壩基址。應行修整。俾平常之水不致上灘。遇漲漫壩而過。由荊山橋迤下歸運河。該處在微山湖下游。相距四十里。斷不致洄滴漫入生險。專致力於七十里未築之隄。自黃村壩至大谷山接築土隄。萬五百餘丈。以頂高六尺。底寬八丈。爲率。離河十里爲度。自是萬有餘丈之崇防。鞏若金墉矣。明潘宮保束水攻沙。大修徐州以上南北隄岸。而於李莊以下九十里。空弗築隄。斬文襄時已有李道華樓漫水之患。兩岸設閘壩分洩保護。徐城南岸自毛城鋪大滾壩外。復建王家山十八里屯天然三閘。北岸蘇家山子房山並建閘壩。而於北岸仍舊不爲隄防。蓋其時河岸與內塘高下相等。漲水大至。任其散蕩。以舒其氣。下流徐州一帶得免衝激。水退歸槽。灘地罕有深溝。是以不致奪溜。久而河岸日高。漫流日急。凡黃水出槽停淤多在近岸。漸遠漸薄。以致南高北窪。歷經歲月。岸高內地幾及丈餘。而黃水建瓴。湖水難出。漫灘水至。跌成大溝。溜隨之入。不可救治。雖填溝築石。而土石交接之地更湍激寬深。至濁流攔入。湖地高仰。漲水不洩。荒棄沃壤。雖如葉方恆所言。仿東南治田法。開河築圩。車戽耘耔。而汛水時至。衝激不免。故非接築大隄。無以當衝禦患。聖明洞悉機宜。永定大謀。滕沛魚濟水荒棄地。變爲膏腴。近時開豐沛之食。城河坡水歸槽。久荒不耕之地。彌望青葱。其明驗也。黃河北岸接築九十里大隄。遇漲視徐城水誌。以次啓閘。徐城七十丈之河身。洶刷

深通。石岸鞏固。初由陳文恭議築。至是始結通河之局。河渠紀聞。

五月十一日上諭內閣。據稽璜奏稱。芒稻一閘爲諸湖入江之路。宜洩通暢。下河州縣自可永免水患等語。此實經理下河之要鍵。朕去春南巡時所諄切指示。令早闢歸江之路者。正爲此也。芒稻一閘乃歸江第一尾閘。向因淮南鹽艘皆由灣頭河轉運。必須芒稻閘門下板。方可蓄水過行。以致不能啓放。合宜前據該督等奏。閘東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是洩水與運鹽。已自分爲兩途。芒稻閘自可常年啓放矣。但終恐狃於蓄水運鹽之習。仍不免因循觀望。夫蓄水運鹽。不過少省絳輓之勞。所費在富厚商人。而下河數州縣之民生攸繫。此其輕重豈不較然耶。嗣後芒稻閘應永遠不許再下閘板。俾得暢洩歸江。則諸湖積水自可減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資容納。而下河一帶得永蒙樂利之休矣。該督等將此旨勒石閘畔。俾後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純皇帝聖訓。

六月初九日尹繼善白鍾山奏。奉上諭。據夢麟奏。微山湖水漸次疏通。其湖口洩入荆山橋河。所有引支河三道。因近來疏通已暢。是以湖底漸涸。出路亦漸遠。隨經接挑引河三百餘丈。源源導引。現在湖流自不致壅滯。但將來非得專員留心查勘。隨涸隨挑。恐日久又成淤墊。著傳諭尹繼善。白鍾山等。派令道員王鴻勳專司其事。不時查勘。如有水涸沙屯。即接續挑挖。務俾永遠疏通。足資宣洩。該督等並時加督察。毋使已成之功復致堙塞也。欽此。伏查微山湖向因瀦水過多。一遇霖潦。旁溢四出。淹漫爲患。荷蒙皇上軫念民依。大挑荆山橋河。湖水得以暢出。又復遵旨。將湖中淤處廣爲開浚支河。以引湖水。計挑成引河三道。小梁山爲中股。長七百七十八丈。茶城爲西股。長八百七十丈。內華山爲東股。長七百二十五丈。皆

自北而南。匯流荆山橋河入運。挑成。臣親詣細勘。湖水大消。復有續現湖灘。又將小梁山引河頭迎挑三百丈。茶城引河頭迎挑二百五十丈。內華山引河頭迎挑二百丈。直接湖水。引溜暢流。現在微山湖面漸次騰空。所有沛縣被淹田地一萬三千餘頃。接次稟報。陸續涸出一萬三千餘頃。俱已播種秋禾。卽東省金鄉、魚臺、濟寧、滕、嶧等處。臨湖被淹地畝。涸出耕種者甚多。今遵奉諭旨。令淮徐道王鴻勳不時往看探量。如再有續現河灘。卽行接挑。臣等復時加查勘。總期永遠疏通。足資宣洩。以仰副聖上奠安水土之至意。南河成案。

是日大學士九卿會議。得巡漕給事中海明等奏。東省運河水利。荷蒙聖主宵旰勤求。發帑修治。臣等率屬上緊僱辦。內運河項下。如石佛至臨清大挑之外。復加擇淺挑挖。並挑何家壩支河。次則損壞閘座。拆修粘補。俱於重運經臨之先。一律完竣。再。窄狹絳道。或幫培土隄。或買移民房。或修排椿埽。或修片石工。分別辦理。亦經告竣。其在石佛以下者。因濱湖施工較難。是以興舉稍後。今石佛至南陽兩岸土隄並湖面。砌築碎石坦坡。四月中已經完工。南陽至韓莊西岸絳道。釘椿下石。水內施工。業據報竣。現已查收。另摺奏報。其石佛至臺莊閘座粘補者。悉已全竣。惟邢莊、利見、韓莊、侯遷四閘加高工程。及南陽下通湖閘橋並泲河至韓家淺殘缺舊石工。上年因漫入水中。難以施工。今皆遵照前奏另題估辦。至南陽以下東隄。原非絳道。經由應於秋汛後近處有土可取時。酌量估修。又石佛以下至臺莊河道。亦有淤淺。上年湖水漫隄。莫可施工。亦可於今冬築壩探量估挑。此工畢後。則東省運河全局通完矣。其水利工程。東省大勢。運河自西北而貫東南。其在汶上以北者。地勢西高東下。故西宜疏而東宜洩。以防漳衛暴漲。則挑四

女寺哨馬營兩壩之老黃河。並修築民堰以洩民田之坡水。則將龍灣魏灣二壩落低。徒駭馬頰二河挑濬。又於八里廟添建滾壩。並疏西岸魏清沙趙等河。使曹屬壽東之水穿運道以入清河。或動帑項。或勸民力。悉以儻挑完工。俾皆由東面入海。一律通暢。其在汶上以南者。地勢東高西下。或以微山湖爲匯蓄。以八閘並伊家河爲尾閘。今泗府洗白馬等河已經分別挑浚。並於府河楊家壩改建爲閘。以備宣洩。又將獨山湖圍隄民堰培殘補缺。均先後告竣。俱得由湖入河。經八閘及伊家河以達江南。凡濱臨運河涵洞橋梁應添建改修者。亦已一律完工。均屬歸宿有路。漲漫無虞。其環繞於東者爲沂河。匯芙蓉燕子等河。由盧口壩分支。一入江省運河。一入駱馬湖。由六塘河歸海。上游下游節節疏浚。其襟帶於微山湖西者。有順隄河上接河南。由東省曹單二境入湖。又牛頭舊運柳涑等河。係曹兗坡水入湖之路。向已淪胥於湖。今湖水甫消。伏汛已屆。應於霜降後估挑。此工竣後。則東省水利全局通完矣。謹臚列八條。爲我皇上陳之。一、奏稱堡房營房請修整也。運河隄岸。於乾隆十七年奏明。除高阜民居外。每隄岸二里建堡房一座。伏秋大汛。派撥兵夫住宿防守。共建堡房二百九十八座。每座估銀五兩四分五釐。地方官赴司庫領銀建蓋。並題定每年每座歲報銀五錢在案。緣頻年孤懸隄頂。風雨損壞。兼之湖河水勢過大。南陽一帶更被漂沒。內石佛以上。韓莊以下。尚有基址墻壁。該州縣既有歲報銀五錢。自應隨時修理。現飭地方官照依原估丈尺式樣。勒限修整。惟石佛以下至韓莊。原因孫家集黃水倒灌。湖漫隄淹。致基址漂沒無存。今繕道隄工已經修整。其堡房應照舊修建。查二十一年後原未歲修。各州縣每座應存銀一兩五錢。請添銀三兩五錢四分五釐。照例於司庫給發。地方官俱照原估丈尺式樣建蓋完竣。交汛員收管。仍

照原定舊規。伏秋大汛。撥兵住堡防守。於運河隄工實有裨益。至營汛墩臺爲催重儻空護漕防匪要地。內石佛以下至韓莊建設之處。運河濱湖亦俱坍塌。標兵無所棲止。請並飭地方官確估。發項重建。工竣交營弁收管。則防隄護漕均有攸賴。查運河隄岸堡房。自應一律修整完固。應令該督等分晰造冊報明。工部查核。至營汛墩臺原爲護漕防匪實屬緊要。其應建應修。分晰查明咨報兵部查核。一奏稱護隄柳株請定例栽植也。栽植柳株爲河工要務。而密種隄根。攔禦風浪尤爲得力。是以黃河兵丁。定有每名栽柳百株。並枯損過半。汛弁議處之條。運河兵徭淺壩等夫。向因三冬均值挑河。止有兵丁栽柳二十株之例。額夫並不栽植。雖飭汛員督栽。究以並無考成。栽植寥寥。但每年挑河完竣。不過正月下旬。尙有二月一月猶可栽種。請將額夫照河兵一例。每一名栽柳二十株。於運隄兩旁。只須用三尺長柳。極深窠密栽。長養成蔭。既可攔禦風浪。更能盤結固隄。如有栽不如數。及枯損過半者。每年亦照例查參。至隄後坦脚兵夫。如有栽植雜果樹木。樹根亦足盤結固隄。收獲微利。聽其取用。民情趨利。自必種植日多。因其看守果物。愈得巡視隄工之益。查定例。黃河兵丁每名栽柳百株。運河兵丁每名栽柳二十株。歷年造報工部查核。其運河額夫並無栽柳報部之案。今該給事中等請將運河額夫照河兵例栽柳。實與隄工有益。應如所奏辦理。一奏稱運河隄岸請酌定歲修以垂永久也。江南黃運隄工。定有每歲加高五寸之例。於工程有益。東省運河隄工。每歲重空鹽船往來。拖犁下概。隄頂難免損殘。加以伏秋雨水淋衝。河湖兩面汕刷。尤易蟄壤。因向無歲修之例。致益殘廢。今荷聖主隆恩。不惜帑金。得以大加修整。三年內自有工員保固。三年後雖有額夫。只能修補殘缺。未能加增尺寸。不免日久剝落。請於三年後仿照江省歲加五

寸例。每年霜降後。道員逐加履勘。如有坍卸卑薄之處。確估幫培。查東省運河隄工。歷年歲修冊內。雖開有加築子堰並幫培殘缺等工。但向無歲加五寸另行辦理之例。今據該給事中請照江省之例。於每年霜降後。道員逐加履勘。確估幫培。應如所奏。東省運河隄工。准其三年保固。後照江省例。每歲加高五寸。以資鞏固。一奏稱楊家壩閘座請歸河員專管也。府河係泗河分支。自兗州金口閘。穿府城。繞濟寧東關北門西門。入馬場湖。收蓄濟運。因每遇水大。淹及民田。是以將濟寧州東關楊家壩改建閘座。水小則閉閘收水入湖。水大則啓閘放水入運。原屬緊要關鍵。但不歸河員專管。恐啓閉失宜。走洩過多。更恐奸民利種湖地。乘間偷放。則馬場湖必致乾涸。無水濟運。關係非淺。請交濟寧州州判專管。運河同知兼轄。仍設立鎖鑰。存貯運河道庫。如應啓放。報明運河道親勘啓板。水勢消退。立即閉板。則湖水常盈。漕運有資。查啓閉閘座。務在蓄洩得宜。若不委員專管。誠恐奸民乘間偷放。宣洩過多。有礙漕運。均應如該給事中等所奏辦理。一奏稱水櫃湖地請清理也。南旺、馬踏、獨山、馬場、安山諸湖。原屬濟運水櫃。除安山湖久經淤高。不能濟運外。現在濟北運者。止有馬踏湖。若水勢不足。嚴閉寺前鋪閘。使獨山湖水由利運閘放出。養高水面。可濟北運。而南旺湖若將閘隄民堰修築高厚。亦可養高水面。由五里關家等閘出濟北運。今歲已將各通湖斗門挑挖深通。添設板片。請將各湖地畝逐一清查。如有額設祀田等項。照舊留存。明定界址外。其餘凡有官民佔種。概加禁絕。以爲蓄水濟運之地。冬令水涸。勘估隄堰。修理培補。俾湖隄既高。湖水得以廣爲容納。導使北行。更於北運有濟。查湖水所以濟運。第各湖地畝。民間往往佔種。若不乘此大工完竣。逐一清查。勢難濟運。應令該督等將各湖地畝詳加清理。內有額設祀田等項。應須留存。

者。據實查丈。明定界址。其餘湖地。凡有官民擅行佔種者。一概出示嚴禁。一、奏稱民堰請歲修以垂永久也。東省衛河運河及南旺蜀山等湖。向有民堰工程。例係民築民修。因民人好逸惡勞。每遇殘缺。並不及時修整。致水勢盛漲。動即漫淹。今年衛河運河民堰。俱經奏蒙聖恩。酌給食米。每方銀六分。業已修築完竣。但不加歲修。遲之數年。仍必殘缺單薄。請責成該地方官。於每年汛後履勘。凡有單薄殘缺處。所勸民及時培補。定限歲內完工。年終出具完固印結。送河撫衙門存案。如有失時不修及捏報完固者。即將地方官查參。照例議處等語。查該給事中等奏稱。衛漳運河民堰。請加歲修。亦應如所奏行。一、奏稱河道溝渠。請嚴禁壅塞。廣爲疏導也。水利案內。除牛頭舊運柳涇順隄等河。俟汛後估浚外。現在沂泗府洗白馬沙魏清趙馬頰徒駭老黃等河。俱俟分別動帑。勸民先後興挑完竣。是大幹小支。已在深通。惟是濱河居民。於伏秋有水時。或用船濟渡。一至水涸。各圖近便。墊作路埂。易致水塞沙積。更有貪利愚民。於河心私植蘆葦。尤易壅塞。遲之數年。必致間段梗阻。請責成地方官。於村市毗連人民稠密處。勸諭紳民。搭蓋長大木橋。鄰近村莊。由橋行走。概不許墊填路埂。更不許私種蘆葦。如有捕魚簞籬。概令除去。毋許壅塞水道。仍於每年汛後查勘一次。儻有淺阻梗塞。立即督浚深通。年終出具印結。送河撫衙門存案。如有失時不治。墮廢前工者。即將該州縣參處。至田間溝洫。原備洩消霖潦。如果溝洫通流。由支達幹。則水有去路。自免淹漫。亦應責成地方官。遍履鄉村。細察情形。勸諭民人多開溝洫。如有高地梗阻。一體挑浚。不得以己地無虞被淹。遂致壅塞水路。凡係經行大路兩旁。俱挑深渠。即以挑土培高路頂。以便行人。查該給事中等奏。請責成地方官。概不許墊填路埂。私種蘆葦。壅塞水道。應如所奏辦理。其奏請勸

隸民人多開溝洫挑浚高地梗阻並大道兩旁挑渠培路等項既利農田亦無妨行旅悉應如所奏辦理
一、奏稱民田坡水請定例以時疏通也東昌府屬涵洞橋梁濟寧魯橋等涵洞馬場湖外涵洞俱於水利案內有添建者拆修者落低者俱已宣洩有資惟是伏秋大汛係運河水大之時河坡水面內外相平不能暢洩惟霜降以後築壩以前及挑河以後閉壩以前是爲運河水小之候本年春會奏明疏通頗有成效請申明定例每年霜降後道府大員履勘乘大小時開放各涵洞疏通坡水務期早涸趕種春麥永遠遵行辦理亦應如所奏著爲定例永遠遵行恭候命下工部行文河東河道總督山東巡撫一體遵照並行文該給事中可也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七月初二日尹繼善白鍾山奏駱馬湖上承東省蒙沂諸山之水奔騰匯注由六塘河東流入海使其暢洩不致壅滯方爲得宜舊例將湖之尾閘冬間堵閉俟春間糧船過完始行開放原爲蓄水以濟漕運也但歷年偶值運河水小間亦資其接濟而水勢充餘之時較多糧船轉運竟無藉於湖水每年尾閘堵閉後湖水停蓄不能預先騰空及至水發前者未去後者又來一時宣洩不及以致漫衍爲害似應因時變通將冬間堵閉尾閘之制竟行停止使湖水源源下注將湖面早爲騰空縱遇夏秋水發有地容納六塘河隄堰亦無虞衝潰如遇秋冬水小之年必須堵閉蓄水以備來春濟運再行奏明酌辦如此不但每年啓閉錢糧可以節省而蓄洩得宜庶於數州縣民田更有裨益奉硃批如所議行該部知道南河成案
是月初四日尹繼善張師載阿爾泰奏奉上諭據裴日修等奏被水地畝已多涸出所有從前奏請於湖口閘上添建閘座之處應行停止等語從前尹繼善以運河水漲亟應疏濬是以奏請於該處添建閘座

以資宣洩。今復奏請停止。其意蓋以積水已消。若添建出水閘。轉恐於蓄水濟運之法有礙。此未免過計。現在積水雖退。而運河諒不慮無水接濟。該處閘座雖不必添建。或酌量運河蓄水尺寸。將閘口迤上之隄留爲滾水壩。俾蓄洩俱有所資。殊爲有益。著傳諭尹繼善等。卽妥協查勘辦理。摺內有安山湖已成平陸之語。此湖旣成平陸。民間自必耕種。現在曾否已經陞料。著一並傳諭該督等查明具奏。欽此。除安山湖陞料緣由。臣張師載阿爾泰另行覆奏外。遵卽知會齊至韓莊查勘湖口閘水勢。往年以金門水深一丈二尺五寸。卽須閉板收蓄。今探量水深一丈三尺五寸。較往年尙多一尺。現在宣洩。查東省運河。自濟寧以北有汶府等河。並蜀山馬踏諸水。濟運濟寧以南。又有泗沭等河。並南陽獨山。微山等水。濟運今運河一帶。凡通湖陡門及支幹各河。俱疏濬深通。將來水小。亦不慮無水接濟。若遇水大。湖口閘現止一孔。寬僅二丈。實慮不足宣洩。自應建設滾壩。相度地勢。擬於湖口閘迤北六丈以上。添設滾水石壩一座。口門酌寬三十丈。洩水入河。其壩脊亦照湖口閘金門水深一丈二尺五寸爲度。水大則漫壩宣洩。水小則收蓄濟運。庶水有節制。於運道民田均收實益。俟奉到諭旨。臣張師載阿爾泰當卽欽遵核估。撥款僱辦。奉硃批如所議行。南河成案。

八月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奏。楊莊中河水淺。現將臨黃臨運二壩開放。引黃濟運等語。所奏恐不免利少而害多也。引黃入運。雖權宜濟用之法。但黃水多挾泥沙。一入運河。易致淤墊。非甚不得已。不可輕爲此遷就之計。若謂楊莊等處運河本無來源。必藉黃接濟。此亦未爲確論。微山等湖地處上游。何嘗非運河之源。看來該處情形。或因近日伊家河洩水過多。微山諸湖之水日就消滅。以致入運不

能寬裕。此則當於湖口開韓莊閘等處查勘水勢。設法接濟。或將伊河略爲撙節。俾湖水入運較多。自足以供浮送。著傳諭白鍾山、張師載、阿爾泰、海明等。卽親往湖口閘等處會同相度妥辦。毋輕言引黃入運。轉致滋患。若果湖水不足灌注。或另有籌辦之法。再具奏辦理。純皇帝聖訓。

十月初六日白鍾山奏。中河應運河北岸向有鹽河石閘。係康熙四十二年建造。水小則下板塔閉。蓄水濟運。水大則開放分洩。以利柴鹽運行。於蓄洩機宜甚關緊要。緣建造年久。底樁朽腐。石塊脫落。致周身漲裂。亟應修整。以資啓閉。但河頭坐灣。閘門未免迎溜湍激。臣勘度地勢情形。在閘五十丈迤上。擇地另建。所須輓石。將舊閘輓石拆起選用。其不敷者若另爲添辦。勢必赴山採石。盤窰燒輓。旣恐辦運需時。且多腳價繁費。查鹽河內有舊日廢閘堰。查有存工輓石。均可挑取。與其探鑿盤窰。遠處辦運。莫若卽將此項輓石就近選取添用。旣免購辦遠運之艱。兼可節省錢糧。而料物現成。應手要工。更得速竣。現委員上緊僱辦。勒限如式完竣。早資啓閉。實於要工有裨。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九日工部議得尹繼善疏稱。徐州荆山橋河。因孫家集黃河漫溢淤墊河身。以致過水不能通暢。經河臣白鍾山勘明開挑。復因原估不挑之處淤灘阻礙。又經夢麟確勘。應行挑切。均經行道督辦。自銅邑小梁山湖邊起至邳州王母山入運止。長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六丈。又景山支河頭亦應一並開挑。以資分洩。計河長八百五十丈。隨委員確估。分投僱挑。嗣因湖口出水不暢。估挑加寬。又經委員估挑。一律通順。俾湖暢流。可免壅溢。通共挑河切灘。估銀十萬四千二百五兩七錢八分一釐。造冊題估。應如所題辦理。以資宣洩。仍令該督將挑過工段。用過銀兩。照例核實造冊題銷。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十一月十二日張師載阿爾泰海明奏東省運河南至臺莊北抵臨清共四十八閘皆因泉流微弱賴各閘關鎖以時啓閉方資浮送其地勢建領之處約三五里一閘七八里一閘其地勢平衍者約二三十里一閘雖極遠者亦不過四五十里惟夏鎮閘至韓莊閘七十里長塘並無閘座且其中有彭口山河發源費縣經鄒嶧滕諸境流長二百餘里衆山環抱水性渾濁挾帶泥沙一經漲發全河淤墊雖常年估挑終歲撈浚僅免阻悞而辦理竭蹶漕船濡滯往來盤剝官丁歲受其累查前明中葉彭口山河原在沛縣三河口迤下五里有楊莊閘再八閘有夏鎮閘互相啓閉以資收蓄明季始改於彭口然河口雖移閘座未建流遠河長無可收蓄實係前人未竟之緒今歲回空盛行時彭口又因水長噴沙淤淺梗塞臣等於彭口下漸家口蔣家集二處仿照閘式試建草壩中下排板亦令上啓下閉互相關鍵漕船始得過行已有成效但草壩只可暫用一時下無根底一經啓放水激沙刷壩塘墊卸難以經久請於蔣家集添建石閘一座北距夏鎮二十里南距韓莊四十里上下關會互相啓閉其建閘石料查有舊彭口三孔石橋一座現在淤埋泥底與其棄之無用不如卽將此舊石刨挖儘數選用此外不過添購椿灰錠鑄夫工等項並添開月河便足集事至該管官夫查有六里石閘現行月河可以減撥夫二十名夏鎮閘原有夫四十名可以抽撥夫十名共三十名卽以夏鎮閘官改爲滕沛閘官將彭口新閘歸并管理官夫經制俱無庸另行更設奉硃批如所議行運河道冊。

是年方觀承阿爾泰會奏查四女寺壩工母容再行落低迤北哨馬營石壩面寬三十丈洩河通暢足資宣洩又哨馬營壩外引河並歸入老黃河河頭處所淤淺均應挑濬直隸自吳橋縣交界之嚴家莊起至

玉泉莊老黃河長四十餘里。應與東省一律加挑。面寬四丈。底寬二丈。深三尺至六七尺。又南皮馮家口淤灘長四十丈。應抽挑子河槽一道。底面拆寬二丈。深三尺。又自霍家園起至姚家口。並下游一帶。水勢散漫。已無河身。共應挑二千一百餘丈。面寬八丈。底寬四丈。深二三尺。並將各支流堵築。使水勢直趨。以收用水攻沙之益。謹按老黃河自雍正四年建四女寺壩。乾隆十三年建哨馬營壩。開挑引河分洩。運河汛漲。明年修濬。下游入海。於河底抽槽一道。面寬三丈。二十三年復動帑抽挑河心。面寬八丈。底寬四丈。深一尺五寸至五尺五寸不等。嗣後春融修治。通流無阻。所有南皮與寧津鹽山慶雲分界之處。南皮第一段接寧津馮家口。至沈家橋。復入寧津。長三千四百五十丈。第二段接寧津界。自刁家樓東至果子趙家莊。西仍入寧津。長一千六百九十一丈五尺。第三段接寧津界。自果子趙家莊東入東省樂陵界。長六十六丈。第四段接樂陵界。自刁公樓莊前起。至金回子莊前。復入樂陵界。長一百七十五丈。第五段仍接樂陵界。自張家窰至大李家莊。西入鹽山界。長四百八十五丈。第六段鹽山接界。自大李家莊至韓沙周家莊。入鹽山界。長四百一十五丈。鹽山第一段接南皮界。仍入南皮。長三十丈。第二段接南皮。入樂陵界。長一里有奇。第三段至第六段俱樂陵界。共長八里有奇。第七段接樂陵。入慶雲界。長二里有奇。第八段接慶雲界。長十五里有奇。總計自南皮果子趙家莊至鹽山黃梅莊止。長十七里。內南皮分屬約長六里有奇。鹽山分屬五段約長十里。樂陵分屬八段約長五十三里有奇。畿輔安瀾志

謹按阜城縣地勢平衍。東南隅稍低。惟恃沙河宣洩。年久淤廢。景州之向化屯諸村積水。由大道旁溝奔注。阜城東光接壤之區。往往罹患。乾隆五年。阜景兩州縣詳委勘估。循河舊跡。由景州界石碣起。上接江

家河經阜邑塞馬鋪折而東北流逕沙窩張家棗行厲家莊趙門子莊曲家莊陳家菜園入東光普陀河即普頭河夏秋大雨藉以宣洩冬春水落沙停每年清明後一日督夫疏濬二十三年添設老人渠長分段認管河身兩旁栽柳今景州向化屯而下河分兩支東支較北支稍深緣地窪故也漚水至此分洩入東支者十之八入北支者十之二又按水經注漳水又東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又東逕壺關縣北禹貢錐指屯留本春秋晉純留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南十三里屯讀曰純壺關今長治縣東南則是絳水仍在山西境也史記北過絳水至於大陸鄭元曰地理志絳水在信都南索隱曰地理志絳水從系出信都國與潯沱漳水並流入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絳水源出滋州屯留縣是也方輿紀要絳河卽卓城縣之胡盧河東流逕此又東北五十里爲三叉河亦曰三岔河此卽今之絳河也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一

運河水章 履十九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尹繼善、白鍾山奏。江南常鎮二屬徒陽運河、揚州東關及桃源砂礪等處運道淤淺。宜預籌章程以垂永久。謹將籌辦事宜爲我皇上陳之。一、徒陽運河在大江以南。水本無源。惟藉江潮灌注。向設有京口、老人、黃泥、呂城等閘。層層關鎖。又運河東岸有橫閘。越河閘。利涉橋閘。俱係旁通江潮。導引濟運。向遇水小。下版收蓄。查江潮雖長落無定。但每月潮汛大小。期有一定。每日潮汐亦有定時。與其水小始行。下版莫若。按日隨時啓閉。應飭該地方官於船艘經臨前期。令閘員住宿河干。潮長則啓版進水。潮落卽下版蓄水。該處橫越二閘原設閘夫十二名。已足敷用。惟利涉橋閘向止撥閘夫二名。今旣晝夜啓閉。尙覺不敷。查呂城閘距江甚遠。本屬無庸啓閉。所設閘夫四名。應卽改撥利涉橋閘。專司啓閉。則徒陽運河潮水進多出少。足資行運。一、揚州運河在大江以北。上承洪湖運口來源。下有江湖灌注。每年水勢。夏秋惟恐過大。宣洩不及。冬春惟恐過小。漕運淺阻。是以上游山陽高寶運河東岸向設閘十三座。冬春閉版。蓄水濟運。邵伯迤下亦設金灣閘六座。又鳳凰壁虎灣頭等橋俱分運河之水。由鹽河歸江。惟金灣等閘向設開版。隨時啓閉。而揚州東關上下地勢高昂。運口下注之水。多由金灣等處旁洩。冬春江潮微弱。每虞來源不敷。嗣後應將金灣等閘。於重運經臨。止留北閘二座。常川啓放。以資鹽運。其中間南閘四座。亦照高寶東岸例。相機下版。蓄水濟運。儻仍不敷。再將鳳凰壁虎灣頭等橋酌量暫

行築壩收束以利漕運。俟重運過後照常全開。以資暢洩。再金灣六閘。因不下版。向無專員。查現在芒稻閘官事務甚簡。應即令管理。並酌撥閘夫專司啓閉。則運口之水得以直注東關。重運可資利涉。一桃源砂壩。河係黃河以北運道。專藉東省諸水爲來源。其山東沂河之水。下注江南。匯入駱馬湖。向稱水櫃。設有柳園頭王家溝等閘。於冬春開放。濟運。本年因清水過弱。楊家莊黃水內灌。先經臣等奏將駱馬湖尾閘堵閉。蓄水。嗣後應將駱馬湖尾閘於每年秋汛。水勢平定。即行堵閉。俟次年重運經臨。春水微弱。即將柳園等閘壩相機開放。接濟。仍於四月間重運過完。將尾閘全行開放。以資暢洩。其中河下游之鹽河閘。現在修築。亦應於冬春堅閉。不致旁洩。則清水全力抵黃。楊家莊不致倒灌。而中河水勢節宣有制矣。以上三條。俱攸關江省運道。蓄洩事宜。如此籌辦。則暢其來源。節其去委。即遇水勢極小。均可預爲收束。漕運得以暢行無滯。似屬有益。奉硃批。俱如議行。南河成案。

二月二十五日尹繼善白鍾山題揚州府寶應縣城居運河東岸。當淮泗下游。地勢低窪。加以運河北來之水兜灣頂衝。僅賴一線土隄爲之保障。每遇汛漲。城社民生實屬危險。乾隆二十二年。恭逢我皇上聖駕南巡。臣尹繼善面奉諭旨。飭令建砌護城甃工。以資捍衛。當經欽遵轉飭確估在案。今據江蘇布政使等委員確估。自城北太平庵起。至城南宏濟閘止。創建甃工。長七百八十六丈。連築壩並修補尾土。共工料土方銀三萬八千二百五兩。造冊詳請題估。臣等復核無異。相應會題。奉旨該部議奏。南河成案。

三月初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修琳。張師載奏。微山湖口閘。前因漕臣楊錫紱札稱。江南運河水勢充足。東省宜豫爲撙節。遂將湖口閘先下底版四塊。並將張河等處減水單閘照舊堵閉。今於二月間復接

楊錫絨札稱。運河水勢尙須接濟。仍將湖口閘並減水各單。開仍前開放暢流等語。所辦甚協事理。此由楊錫絨留心豫爲調劑。隨時咨商東省河臣。相機啓閉。俾得漕運流通轉輸。若地方大吏遇事皆能如此。不分畛域。於公務何患不濟。著將此旨并修琳等奏摺傳諭楊錫絨存記。入於交代。卽定爲章程。永遠遵行。純皇帝聖訓。

四月初七日張師載奏。臣於初四日自濟起程。赴韓莊查看挑開近湖之隄。廣洩湖水。接濟南運。業經奏明。茲於初七日至該處。查湖口閘迤南新挑近湖口門。寬三丈二尺。長三十丈。深三尺餘寸。前委運河道李清時督率廳汛各員上緊攢挑。今已完竣。隨拆土壩放水入運。勢甚暢利。新建滾水石壩亦過水六七寸。與湖口閘三路分洩。韓莊以上各閘漫版之水亦令常流。總由八閘下注江南。以資灌輸。現在南糧重運入山東境者已有三千餘隻。東運水勢現足浮送。恐入夏雨水稀少。日久減消。亦宜預爲籌畫。已咨漕臣。俟江廣尾幫全過小關。如無需上游之水接濟。卽飛咨臣衙門。暫將新開通湖口門堵閉。留濟八閘一帶。浮送江廣重船。庶兩省糧艘俱得飛挽北上。不致稍有稽遲。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白鍾山奏。查邳宿境內之小關三聖廟徐家莊。係在新挑古城溜之上游。上年勘估時。以河尙深通。未經估濬。本年東省山水未發。且韓莊以下八閘。現在閉版收蓄濟運之際。來源本屬微弱。而又水性就下。其小關徐家莊等處不免形淺。卽飭道廳將駱馬湖預蓄之水啓放接濟。并相機趕築草壩。東水重運過時。堪資浮送。但水勢大小難以預期。而年年築壩蓄水亦爲下策。擬俟尾幫過竣。卽遴員往查淺澀處所。預爲確估。俟秋汛過後。水勢稍落。一并挑濬。庶上下河道一律深通。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漕運總督楊錫紱奏。查江南運河自臺兒莊至楊家莊黃河口門計程三百里。水無來源。前人經營措置。上段則資微山湖湖口閘之水。中段則資荊山橋出彭河口與盧口出徐塘口之水。下段則資駱馬湖之水。是以水小之年。有特無恐。今歲重運北行。一至古城溜卽處處淺阻。蓋駱馬湖蓄水無多。非江廣船至。湖水不敢多放。則下段之接濟無資矣。所恃者僅一微山湖湖口閘之水。古人以濟上段者。今以之接濟上段中段。一線之水遠流數百里。不能充裕。勢所必然。今就目前形勢而論。荊山橋淤勢已高。勢難再濬。使水出彭口。惟駱馬湖水多行收蓄。以接濟下段。實爲緊要。但此湖之水由六塘河入海。關係海沭民生田廬。洩與蓄當並籌。至當。臣愚以爲或於湖之尾閘洩水入六塘河。處築滾水石壩。酌水若干尺寸。卽可濟運。餘則盡從滾壩洩出。此一策也。或每年四月糧船北上。後全開尾閘。候七月間山水已過。卽行全閉。蓄以濟運。此一策也。或秋後不甚發水。水存無多。則於冬月間柳園頭下運河之中築攔水壩。使上游山東閘河來水全蓄入湖以濟運。此一策也。又盧口之水本通徐塘口。每歲重運經過。或於此設法引沂水以通徐塘口。則運河中段兼資接濟。亦一策也。仰懇聖恩。勅諭江南河臣通盤籌畫。酌議兩利之法。立爲一定之規。則運道民生均有攸賴矣。皇清奏議。

五月十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楊錫紱奏。臨清閘外衛河淺澀。已移咨河撫運臣速飭挑濬等語。衛河之水發源百泉。與洹河小丹河合以濟運。向來水小年分。既有疏濬泉眼。暫閉民閘之例。自應照例舉行。漕臣之職在於糧艘邁行。而沿河居民則又以蓄水灌溉爲利。惟在地方大吏確按情形。因時疏濬。俾正流足以濟運。而餘水足以潤田。則兩得之矣。然此皆因今年雨澤未能霑足之故。若甘霖大沛。則不必更

費籌畫矣。著將此摺鈔寄胡寶瑛，令其速飭道廳各員力加疏濬，全啓官閘之版，而東西民閘輪流啓閉，並將洹河東十洞之內及小丹河東西民渠酌堵，則漕船既可浮送，而民間田畝亦不致有乏水之虞矣。
純皇帝聖訓。

閏六月初一日，張師載奏，東省運河水少來源，全賴泉水會於汶泗兩河，一出南旺分水口，兼濟南北，一出魯橋泗河口，專濟南運。惟南旺分水處南高臺莊一百一十六尺，北高臨清九十尺，地形高下水勢建，領是以共設石閘四十九座，重運盛行，必上啓下閉，節節關束，方能灌塘浮送，設遇雨少泉微，運河淺澀，尤藉各湖水櫃預爲充蓄。臨期接濟，卽如本年東省微山湖水旣全濟江南，嗣值北運衛河水弱，經臣籌勦，將蜀山馬踏各湖隄劄開廣洩，並將寺前閘版嚴閉，俾水向北流，運行迅速，是收蓄湖水實爲濟運要務。今南糧幫尾已全過臨清，不日出東境後，正當伏汛，汶河長水之時，運流已過，應將清水收蓄，備濟來年新運。已飭該管廳汛將蜀山馬踏馬場三湖各斗門引河督夫挑濬寬深，庶收水入湖倍暢。至南陽以下東西兩岸新築隄工，皇上不惜帑金，普律修治，故得長隄夾峙，湖與河分。查東岸向設獨山湖水口十八處，西岸單閘橋十七處，如河水小，則開水口濟運，河水大，則開單閘洩水，均使入昭陽微山湖，由湖口開以濟八閘及江南邳州一帶之運。目下汛期已屆，大雨時行，應將水口單閘一併全啓，俾運河有餘之水，俱令收歸微山湖內，旣可洩運保隄，又得蓄水濟運，實屬兩益。查每年汶水漲發，北流少而南流多，通計全河，濟寧以南府洗濼泗等河之水，大幹支流俱入湖河，是以易足。隄工保護宜周，自南旺至德州，僅有沙趙二河坡水入運。現在張秋八里廟已添建滾水石壩，加以三空五空等橋，徒駭馬頰兩河分洩。

入海。祇須將寺前柳林兩閘下版。按兩日一次互相啓閉。以利商民船隻。則汶水盡歸北注。不致漲溢。而南運遂減一分水勢。兩岸新隄亦可平穩。此外如衛河民堰應嚴加防守。經臣飭沿河州縣將所管民堰。每二里搭蓋窩鋪一座。住宿巡查。又重運經過後隄頂。凡有犁溝槪眼。俱責成汛員督夫填墊。現無滲漏。復分委幹員協同運捕湖上下五廳營汛員弁。分定隄工段落。實力巡防。其運河內蓄洩事宜。專交運河道李清時遵照。運河道冊。

是日白鍾山奏。駱馬湖上承蒙沂諸湖之水。匯注入湖。下由六塘河東流入海。緣上年秋冬晴多雨少。上游山水未發。中河水淺。經臣奏請將駱馬湖尾閘相機堵閉。導引湖水接濟。今春重運經臨。又得預蓄之湖水。開放柳園頭王家溝二處引流入運。以利糧艘。自五月以來大雨時行。河水日長。測量中河水勢俱深。有一丈內外。駱馬湖內亦漸次加長。連底水現存六尺五寸。且秋汛初臨。正上游加長之候。臣等恪遵聖訓。指授機宜。將駱馬湖尾閘五壩。飭該道廳營悉行啓拆。俾湖面騰空。容納有地。而水流下注。由六塘河循序歸海。可免驟湧漲溢。於數州縣民田有益。如將來仍須堵閉蓄水。以備來春重運。統俟秋汛過後。察看水勢。再爲相機奏請辦理。南河成案。

七月。濬沱水自束鹿改流南徙。由冀州寧晉泊入滄陽河。方觀承查勘。奏請卽順新河行水。奏略。新河寬自七八十丈至二十餘丈。深自七八尺至一丈五六尺。已成大河。此原係康熙年間濬沱舊道。改流時淤出河道。非於本地另有衝嚙。或礙田廬。其張岔口東河身自南北二股分合。共長四十餘里。俱淤成平陸。斷非人力能挑。且貼近束鹿城南。當年頗費捍禦。今已改道。晉州寧晉境內。近城三十餘里。其村莊之

近河者多在高埠。並築堰護村以防漫水。東鹿田道情形亦復如是。於彼於此皆爲一水一麥之地。查勘時。凡住近新河土民。並無以不便陳訴者。情形旣明。地方官亦知因勢利導爲宜。皆不復言濬復舊河矣。圖按是年河改衝開三股。東中二股旋卽堵塞。惟西一股。自莊頭村起。逕趨閘莊。蔣家莊。賀家莊。至南北留莊。長十四里。旋亦自行乾涸。畿輔安瀾志。

八月十三日。欽差內閣學士海明奏。到臨清後。先經會同阿爾泰。將堵辦漫口日期。并臨清塘閘河淤淺。堵築月河。助汝抵衛情形。恭摺奏明。今查州衛六屯漫口下游。係直隸吳橋地方。而臨清漫口下游。亦係直隸清河地方。茲六屯已於八月初五日合龍。而臨清漫口日在工次督催。於本日合龍。再臨清塘河因漳衛水漲倒灌。以致淤淺。雖經調齊各汛開額夫。剋期撈挖。并將月河堵閉。使水入塘河。而上游汝水洩多。不能全達。臨清正流尙覺微弱。伏查此時水落工平。民田無虞。可以無庸分減。回空緊要。自應急籌濟運。隨交運河道李清時。令其派員分往東昌張秋。將宣洩汝水之龍灣。魏灣。八里廟各處滾壩。以次堵閉。庶汝水歸一直達臨清。以清刷濁。既可增減水勢。更可抵禦渾流。不致再有沙淤。現於十一日各壩已堵閉完竣。而汝水卽於本日流至塘河。清水增長。淤沙漸已衝刷。現在回空糧船可以行走。但今秋漳衛倒灌。淤沙甚厚。因暫留數日。俟河流盛旺。續到幫船。進行無阻。仍帶同李清時。將臨清以北之夏津。武城。德州。德州衛一帶運河情形。并民堰各工。再加妥查。謹奏。運河道冊。

九月二十八日。張師載奏。漳衛兩河會流北注。伏秋大汛。汝水不能抵禦。每致倒灌閘門。前請於臨清塔灣東岸。勘明沙河故道。議挑引河。并設滾水石壩。以洩漲水。茲查漳衛河水暴漲。直注臨清口。竟成入袖。

之勢。今雖於東岸開挖引渠。下河水勢旁洩。不致漫隄。而於汝衛合流之處。尙應設法挑溜。臣此次勘核運河。率同李清時復詣臨開外測量汝衛形勢。應於版閘外汝衛合流處所。順崖建築挑水草壩一道。順溜外挑。助汝敵衛。一遇盛漲。衛河雖奔湍倒灌。得有該壩捍禦。挑溜北行。庶不致倒灌入閘。此時籌辦。既挑引河以免泛溢。復築草壩以禦倒灌。於運道堰工兩益。現飭李清時確估運料價修。爲費無多。無庸另案估銷。卽於搶修案內辦理。又武城甲馬營德州西方庵溜勢逼刷。雖經奏請加修埽工。以資抵禦。前臣細勘二處情形。皆因對面西岸淤出灘嘴。將河流挑逼東岸。以致刷埽。加修埽工固可保護。而灘嘴遇淤更長溜勢愈逼愈重。將無底止。應挑切淤嘴以順其勢。則對岸可免汕刷。已飭道應於冬春調夫按照指示處所。逐一挑切。毋庸估動錢糧。此係外河應辦工程。已親勘指辦。謹奏。運河道冊。

十一月十六日白鍾山奏。邳宿運河小關三聖廟徐家莊。係在新挑古城溜上游。上年勘估時。以該處河道尙屬深通。未經估濬。本年春間。東省山水未發。來源微弱。又緣水性就下。小關等處春間重運。經臨不免形淺。當將駱馬湖蓄水啓放接濟。一面趕築草壩束水濟運。並同海明查勘商酌。卽委員往淺澀處所。插標預估。俟秋汛水落時。一併挑濬。嗣霜降過後。隨飭淮徐道王鴻勳。候補同知吳嗣爵前往復估。以便回空過竣。煞壩疏挑。茲該道等具詳。本年伏秋汛內。天雨連綿。水勢充足。小關等處春間形淺者。現在深通。逐細測量。自黃林莊起至宿桃一帶。水深一丈餘尺。卽淺者亦有七八九尺不等。較上年冬現長三四尺。且東省諸湖來源及駱馬湖存水。俱屬寬餘。目下水勢俱足。詳請緩挑。臣查本年回空糧船業經派員沿途催償。不使稍有逗留。已於十月底全數出楊家莊口渡黃南下。其邳宿境內估挑運河。原應視水勢

大小相機酌辦。今連河上下即俱充盈，似未便固執前議。復事與挑，致滋糜費。且駱馬湖尾閘，當伏汛水長時，經臣奏請聖訓，將尾閘土壩啓放，宣洩。迨秋汛後，察勘水勢平緩，即恪遵諭旨，指示機宜，飭道廳等早經堵閉，不使走洩。凡可引水入湖之處，設法接引，預爲存蓄。所蓄之水較上年充裕，並將柳園頭王家溝入運壩門，悉築草壩堅堵，以待來春重運。又東省諸河，因夏間水發，來源旺盛，現今湖口壩蓄水亦多，俱非上年微弱可比。就目下水勢而論，邳宿境內運河前擬挑處，似可停緩。南河成案。

是年方觀承奏，漳河向由豫省臨漳鄆家村東北流，逕舊縣入館陶境，與衛河合流。本年七月上游汛水盛漲，由鄆家村改流東南，直注大名府城，水退分爲二支：一由拐里村逕府城北，下合衛河；一由成家墳逕趨城南，連濠一片，附近村莊被淹。其鄆家村改流處所寬八十餘丈，似可容納全漳，而數里之外則已淤淺。現當冬令，水尙間段出槽，一遇漲發，勢必縱橫四溢。府城適當其衝，尤爲可慮。查鄆家村北股舊道淤止五里，以下河身照常深通，應於新衝河口稍東迎溜處，作爲河頭，挑河長六百八十丈，計三里七分，接入舊河，面寬十八丈至十二丈，底寬十三丈至六丈，深一丈二尺五寸至二尺五寸不等。已移豫撫胡寶瑛轉飭臨漳縣，幫同直隸工員妥辦。嗣後每遇伏秋汛期，直豫兩省各派河員公同防守。如有河道停淤，仍照例動用民力，隨時疏通。畿輔安瀾志。

是年方觀承裁并魏縣，奏查大名府魏縣距郡城四十里，城周五里，因漳河繞城，南北遷徙靡常，城內形如釜底。乾隆二十二年夏，漳河上游水漲，魏邑城外朱河下民隄漫溢，水勢衝入小東門，有如注壘，城內水深七尺，衙署、倉、獄、廟宇，民舍多被淹浸。城垣亦有坍塌。蒙諭命臣確查妥議。茲據布政使吳士功按察

使永寧會呈魏縣縣治初在村後。因潭水爲害。遷於洹水鎮。後改遷今治。皆不免水患。今又經潭水灌浸。遼難修復。若於境內另行改建。距城必遠。體察民情。又復不便。竊以魏邑係繁難中治。所轄三百三十七村。與大名元城二縣犬牙相錯。司道等詳加相度。大名縣附近府城地甚褊小。而附郭元城縣亦係中治。似不如將魏縣裁汰。就近歸并大名元城二縣管轄。毋庸再議遷築城署。畿輔安瀾志

是年方觀承奏漳河濬復事宜。河口漫灘。應築攔河大壩。以斷南流。正溜所經。築草壩長三十三丈五尺。軟灘抵老崖築土壩七十七丈。俱底寬十丈。頂寬二丈。高一丈二尺。並於大壩外截築土隄一道。以資重層保障。畿輔安瀾志

是年創建徽山湖滾水石壩。寬三十丈。中砌石爲柱十四。上覆橋梁。以通絳挽。按此因孫集漫後水入徽湖。添建滾壩疏洩積水也。初尹繼善議建滾壩。裘曰。修以水地涸出。恐礙蓄水濟運之道。奏請停止。至是復以東省運河自濟寧以北。有汶府等河並獨山馬踏諸水濟運。濟寧以南。有泗洗等河並南陽獨山。徽山等水濟運。今運河凡有通湖斗門及支幹各河。俱已疏濬深通。不慮無水接濟。若遇水大時。湖口開寬僅二丈。不足宣洩。議於湖口開進北六丈。上添建滾水石壩一座。口寬三十丈。壩脊照湖口開金門水。深一丈二尺五寸爲度。水大則漫壩宣洩。水小則收蓄濟運。壩上覆以橋梁。絳挽便宜。民運兩益。河渠紀聞

是年濬山東曹單江南豐沛之順隄河。阿爾泰言曹單二縣境內順隄河。上承直隸河南之水。東注江南豐沛二縣。入徽山湖。收蓄濟運。年久間段淤塞。先經咨會江省督撫商辦。務使江省與東省河身一律寬

深。庶直豫之水不致灌聚曹屬。據尹繼善言。豐沛順隄河。東省上游現在與挑。下游入湖之路自應一并挑濬。不特濟運有資。而順隄一帶田間坡水亦得藉以宣洩。實與運道民田均益。俱從之。皇朝文獻通考是年令濬衛河泉源。張師載等言。衛河之水全賴泉源。而山水性猛。動挾泥沙。退即淤墊。應於春水生時。凡泉眼壅塞。河身淤墊。及豐草盤結。有礙泉流之處。卽飭地方官督率民夫。上緊挑濬。芟夷。自可收濟運利民之實益。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張師載奏。東省運河。汝水分流。南北兼濟。每當春夏。泉源微弱。全賴各湖之水。以資浮送。漕船南旺以南。則有馬場。獨山。南陽。昭陽。徽山等湖灌注。水本有餘。南旺以北。現僅馬踏一湖。而湖小儲蓄無多。助汝北濟常患不足。今查蜀山湖。居馬場馬踏之中。亦係南北兼濟。臨河建有單閘二座。一在寺前閘南。曰金線閘。地勢稍窪。水祇南流。一在柳林閘南。曰利運閘。地勢較高。水可北注。上年北運水小。臣督令道廳封閉寺前金線二閘。啓放利運一閘。宣放蜀山湖水。經柳林閘合汝北行。復因洩水無多。又旁挖湖隄丈許。兩路暢洩。重運始達臨清。是蜀山湖水南流未見爲功。北注深受其益。行之已有成效。但添挖湖隄水口。尾幫已出臨清。仍須補築原隄。並非一勞永逸。今既有金線無用之閘。當思轉移全濟之方。請將金線閘移上十餘里。建在柳林閘北。使蜀山湖水全爲北用。至寺前閘以南。原有南旺湖。水勢充足。可放之南流。又有馬場。獨山諸水層層接濟。無虞不足。查金線閘石塊現多完整。儘可刨拆選用。此外不過添備椿灰。錠鍋及夫工運脚等項。且係出水草閘。與運河大閘不同。爲費有限。卽入搶修案內辦理。毋庸另請錢糧。如此酌南運有餘。濟北運不足。一轉移間。南北河道均屬充裕。再每歲重運既

過寺前開例卽封閉。其時差民船隻守候甚苦。今旣將金線開移建於此。則此開與利運及寺前與柳林均可互相啓閉。船隻往來免其守候。實與漕運差民咸資利賴。二十一日奉硃批。如所議行。運河道卹。四月十一日白鍾山奏。中河廳屬楊家莊以上運河北岸。向有鹽河石閘草壩二座。係康熙四十二年建築。往例冬春堵開蓄水。以濟重運。夏秋啓放。以利柴鹽運行。如遇運河水大。石閘宣洩不及。並將鹽河草壩一齊開放。以資分洩。查鹽河舊石閘。因年久傾欹。難資啓閉。業於上年在石閘以上擇地另建。茲查鹽河草壩亦因年久溜刷。衝深形勢坐灣。跌成深塘。上年堵閉甚費周章。錢糧用至數千餘兩。如因此長閉不開。恐運河水大。鹽河一閘不敷宣洩。若仍開放分洩。則愈刷愈深。不獨難於堵閉。所費更屬不貲。臣前率同道參等。逐一勘度。鹽河石閘已擇地移建。而舊閘處所兩旁。尙有石牆基址。莫若就其原基。搜尋舊石。將兩牆殘脫者。安砌堅整。盤做裏頭。俟運河水大。卽於裏頭外口。導引分流。以殺其勢。更可挑開溜勢。不致內浸坐灣。永資鞏固。如遇冬春水弱。於外口仍做草壩。堵築蓄水。以符舊制。茲當尾幫將次過竣。大汛轉瞬。經臨卽需預爲料理。如蒙聖鑒俯允。臣卽令該管道廳及時趕辦。以資分洩。二十七日奉硃批。如所議。南河成案。

六月十五日白鍾山楊錫紱奏。上月二十日准工部咨。巡漕朱續經奏挑桃源小關以上各處淤淺。奉硃批著白鍾山楊錫紱會議速奏。欽此。除飭該管道員遵辦外。查江南邵宿運河縣長二百餘里。上承東省諸山泉各湖之水。以爲來源。其中地勢高下。不能深淺一律。且水性就下。春間山泉未發。來源無多。自須攔束使之漸近。不致下注過驟。方能接濟。是以向來重運經臨。遇水大之年。儻行暢達。其或天晴乾旱。雨

稀水小。預將諸湖收蓄。陸續開放接濟。間有一二淺處。酌建草壩收束。以資浮送。惟江廣船身獨重。米數多載。喫水較深。既不敢遲悞漕限。又無從增水過行。不得不添用小船起剝。此亦暫時調劑。使漕船速進。帑不虛糜。此歷來按水勢大小。船身輕重。相機酌辦情形也。今欽差巡漕奏請將小關以上之陸家墩。及彭河口以下之徐家莊。相度挑濬。臣等查小關以上向有間段砂礮。而徐家莊逼近開湖各口。每年汛水長發。多有衝出。浮沙易於停積。上年春。臣白鍾山勘明。原擬接續挑。嗣因去秋水旺。毋須挑濬。是以停緩。俟將來辦理。茲查本年重運。經臨該二處水深三尺六七寸至四尺餘寸不等。各省糧船江浙船輕。間需起剝。江廣船重。喫水較深。每幫必須起剝。經臣楊錫紱委員雇集剝船督辦。臣白鍾山率同道廳等築壩收束。并將湖水次第開放濟運。業俱儼行無誤。臣楊錫紱四月間督運過清江浦時。復與白鍾山面商。俟回空過竣。再行估挑。并飭淮徐道遵照勘辦。茲巡漕所奏情節。與臣等意適相符。惟目下汛水長發。大雨時行。現在邳宿運河水深一丈四五尺不等。難以測量估挑。請俟霜降後回空過竣。汛水消落。歸槽探量水勢。將淺澀應挑處所核實確估。奏請聖訓辦理。南河成案。

七月十九日工部議准。漕督楊錫紱奏。漕務運道相爲表裏。臣數年往來運河。凡有應行疏築情形。俱陸續奏聞。荷蒙聖鑒。今臣本年督運抵通。就所見聞。尙有應行酌辦數條。謹爲皇上陳之。一。河內樁石起除不盡。宜驗實參處也。糧船底平載重最易抵觸。必須水底無礙。方免掛漏之虞。定例。凡河中樁石。俱令管河之員起除淨盡。違者嚴加議處。所以重漕運也。乃臣見沿河兩旁。或岸石傾圮。或牆壁坍塌。或樹根插立。或舊椿未盡。所在間有。仍未起除淨盡。蓋緣水落之時。在河兩旁。原無礙事。及至水漫之時。已無形。

迹。經過糧艘。雖或有因此觸漏致溺。而見未確實。不敢具報。至地方文武。又無會驗具報之例。是以甘受失於防範處分。而起除不淨之河員。方脫然事外。殊非平允之道。請嗣後運河糧艘。如並未遇風。祇因河底石塊舊椿及柳根等項。觸漏致溺者。應令地方州縣及防汛武弁會同探驗。據實以觸漏具報。將地方文武免其失防參處。再將該河員咨參議以降調處分。庶河員各知儆懼。起除益力。而糧艘亦免觸漏之虞。一、凡有閘座之越河。宜一律疏濬深通也。建立閘座必旁開越河。所以宜洩大水。保護閘座也。其實水大之年。如越河深通。糧艘無阻。即可由越河行走。即免拉閘之險。且省多夫之費。今臣查看閘河。有一律深通者。亦有淤淺窄狹。及柳石椿樞礙阻者。雖水大之年。越河可走。然恐其觸礙不敢經由。仍不免上閘之難。且地方土棍及閘夫汛兵人等。又樂於越河之難行。旗丁不得不雇人打閘。於是包攬抑勒。從中取利。此實向來積弊。請嗣後疏濬運河。將越河之未盡深通者。一律疏濬。去其柳石。使可通行。庶河防宣洩有資。糧艘更遑行無阻。實一舉而兩得。一、管河廳汛宜酌備挑撈器具也。南北運河水足之年。挽運尙非甚艱。水小之年。則每遇淺處。即苦膠舟。非急加挑撈。必致遲悞。然挑撈均需器具。如鍬鏟之類。尙可從民間借用。至刮版鐵鋤及鐵口線袋等項。則臨期置備。緩不及事。臣請南北運河經由要津。惟深通之處。毋庸置備外。其向有淺阻之處。及上年曾經挑挖處所。廳汛各員均應酌置挑撈器具。入於交代流傳。庶逢水小之時。得應急需。在汛員不致臨期周章。而糧運亦不致停舟久待等語。均應如該督所請。行。二十一日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九月二十五日尹繼善、白鍾山奏。高寶、興泰下河被水之由。議論不一。或謂歸江之路尙有淤阻。以致湖

水壅滯不暢。殊不知通江各河。如東灣西灣金灣六開。鳳凰橋壁虎橋灣頭各河。俱經節節疏通。而芒稻一閘又常開不閉。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隨處通流。歸江之路不爲不暢。現無淤阻。是下河受災並非因通江無路也。議者又謂夏秋之時。海潮甚大。內外頂阻。以致下河之水不能歸海。臣等亦謂其說可信。及身歷細訪。高寶一帶去海數百餘里。當受淹之時。離海甚遠。潮水未到海口。高寶早已受淹。是謂海水頂阻。以致下河受災。其說亦不確也。然則下河受災之由。究係何在。查洪澤一湖。匯全淮之水。每當盛漲。卽由五滾壩減洩。盡入高寶諸湖。將南流歸江。而相去尙遠。將東流歸海。而爲道甚迂。惟有下河各州縣地勢低窪。形如釜底。湖水由高郵各壩建瓴而下。先及高郵。次至寶應。再次至興化泰州及阜寧鹽城。節次被淹。皆由車邏南關等壩。並無限制。故湖水一長。不及歸江歸海。而先從各壩滾入下河。其流甚順。其勢甚便。從前高斌任總河時。曾奏明堵閉高郵諸壩。截攔湖水注江。不使流入下河。下河各州縣卽得連收數年。後因束水太緊。運河東隄不能收拾完固。致有二閘之潰。臣尹繼善、白鍾山悉心講論。高斌之誤。在不能因時變通。謂之事非全美則可。而泥於一時成敗。謂其所辦全非則不可。查乾隆十八年。臣尹繼善會同劉統勳等。曾奏明將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伏秋水漲。次第開放。後於二十二年。又經改議壩上不必封土。任其過水。意謂以漸而去。下河可以容受。但漫無節制。一遇水發。下游易淹。臣等前議。原未合宜。不可不圖變計。今欲下河減災。惟有節其來水。欲節來水。惟有將南關車邏等壩仍封土三尺。俟水長三尺之外。方許啓壩。再不能容。方啓五里昭關等壩。次第宣洩。如在三尺以內。仍嚴謹防守。不得擅啓。俾湖河之水專注歸江。歷查各年過水尺寸。大率一二尺至二尺餘寸居多。過三尺以外者。十年內不過二

三年。如水長三尺以內。滾壩無下注之水。則下河可獲豐收。儻過水而時日稍遲。則早稻先登。數已得半。卽間遇異漲。啓壩略早。而數年一次小民亦所甘心。是壩上封土實爲保全下河良法。論者謂下河之水減少。固能受益。而上河之水壅滯。必更受淹。似非公平。不知下河之田數十倍於上河。多寡應通盤較量。况照定案。於湖水盛漲。卽使惠濟各閘相機下版。減河口來源。使運河騰空。以爲宣洩。高寶湖水去路。再將低窪湖田查明豁糧。爲蓄水之地。則上河不至偏枯。而下河賴以保全者廣矣。所慮者運河一帶全恃東隄以爲保障。滾壩一經封土。則大汛水長。必至隄工受險。河員防守較難。必須將東隄土石軌工通身查勘。凡有殘缺卑薄。及時修理。並將運河內兩旁有礙淤灘酌量挑挖。使水有容納。其運河西隄先當潮水之衝。現在隄身卑薄。兼有軌石舊工場卸損壞。若不修築。恐一綫東隄不足抵禦。請將西隄一併查修。以爲重門保障。並將西岸各港口修理。高寶湖內之引河淤者酌量疏通。如此。則下河之水既減。其來源上河之水又籌其去路。臣等再三相度。舍此別無善策。爲此詳晰敷陳。如蒙恩允。臣再親勘。將應辦工程會商。由河臣衙門確估。分別題請。於今冬明春辦理。奉硃批。此所奏補偏救弊之方。帑項朕固不惜。但應用之以實。毋致滋弊。冒銷可耳。南河成案。

十月初八日稽璜奏。臣於九月十三日至清江浦。見河臣白鍾山。知督臣尹繼善等。因下河時塵宸衷。悉心籌畫。議得運河東西二隄。勘修堅固。以資捍衛。挑濬淮揚運河。酌辦西隄港口。疏通諸湖引河。俾湖水暢達歸江。以保下河。會摺具奏。恭請聖訓。遵循辦理。惟歸江之路。尙有應行籌辦者。查運河東隄金灣滾壩口門寬四十丈。而尾閘仍歸六閘河內。未能暢注。且易淤阻。請於金灣壩下開引河一道。正對董家溝。

滾壩，並將董家溝淺窄量加疏挑，以注於江，則尾閘更爲寬暢。又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三壩壩面尙高，請改低三尺，以芒稻西閘爲準，使就下之水益加暢利。歸江去路旣多，則歸下河之水自少矣。伏乞勅下督河撫諸臣一併勘議辦理，奉硃批：此係卿在京陳奏之事，原以待明年南巡舉行，今旣改期，且督河諸臣已有挑濬之舉，此奏實爲允當。有旨交尹繼善等勘議。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四日張師載、阿爾泰奏，奉上諭：據張師載等覆奏，本年濟寧等處被淹地畝一千六百餘頃，現已涸出六百餘頃。前年興修水利疏濬微山湖伊家河等處，原因地勢窪下，每遇雨水過多，民田輒被淹沒，因而鳩工大加挑挖，俾得永資宣洩。是以歷年涸出地畝，據阿爾泰前後奏報，已及二萬餘頃。今所奏本年被淹一千六百餘頃，雖不及十分之一，但經理大工甫及一二載，何以復有隨修隨淹之處。或前此各工審度要害關鍵，尙有未協，以致難於善後。耶著傳諭張師載、阿爾泰據實確查，將該地方實在情形繪圖貼說詳悉具奏。欽此。伏查從前興修水利，荷蒙皇上多方指授，臣等遵循辦理，開伊家河滾水壩，以消微湖異漲。是以年來上游濱河窪地得以有秋。今年濟寧窪地積水一千六百二頃，零實綠地處下。游曹州之荷澤、定陶、單縣、鉅野、兗州之嘉祥等縣，從前溝道未通處，均於水利案內挑挖溝渠，節節通暢。坡水下窪甚疾，總歸濟寧之牛頭河，衆水匯集，兼因伏秋南陽昭陽等湖，汝泗各河漲發，消洩不及，上下相抵，致濟寧窪地水勢停蓄，其濟寧東岸地畝係最窪之區，一經霏潦，易於積聚。是以運河東岸向設涵洞，於霜降開放，不誤春耕。業於大工善後案內奏明遵行。此濟寧積水實在情形也。臣等節次查勘，塔閉入湖單閘，放開引渠涵洞，使西岸之水入湖，東岸之水入運，均已漸次消涸。茲謹遵聖訓，確查要害關鍵。

惟尾閘來源二事。伏查濟寧積水向入南陽昭陽微山三湖遞掣而下。一由荊山橋入江南貓兒窩濟邳宿之運。一入山東湖口開濟八閘之運。二十二年荷蒙聖恩開挖伊家河。又奉特旨於湖口開北建築滾水壩。雖此時荊山橋一路出水無多。而伊家河湖口開滾壩宣洩甚利。上年又於湖口闢下奏開引渠。以濟江南邳宿之運。汛後堵築。昨臣等查看積水。籌辦消洩。復將引渠開放。所以湖水消而坡水亦涸。但每歲冬月。將湖口閘及滾水壩均各堵閉。以收湖水。查滾水壩基原定一丈二尺五寸。二十三年建修時。因濟寧尚有未涸之地。奏明落低二尺五寸。以湖水一丈爲度。二十三四兩年窪地盡涸。今湖水尙有一丈三尺餘寸。因仍留洩放。並請嗣後確遵奏明落低尺寸。如果湖水落至一丈。始將引渠湖口閘以次堵閉。其滾壩既有壩基爲準。應永久不閉。年年照行。庶湖水易落。坡水迅速入湖。不致頂阻停蓄。且湖內有此一丈之水。儘足濟運。卽運河間有稍弱之時。仍可開引渠以助之。無虞不足。此濟寧積水尾閘關鍵也。再積水驟難入湖者。皆由湖水收納過多。而湖水所以過多者。皆因汶水南流太盛。每遇伏汛。必開西岸十四單閘洩放入湖。從前張師載會同鶴年奏將南旺分水以上之何家壩落低尺餘。並挑挖壩下石頭口支河。嗣因支河挑挖通深。奏明俟一二年後。看水勢情形再爲辦理。年來凡遇伏秋。雖將寺前柳林二閘互相啓閉。以節南流之勢。而汶水無處分洩。南流入運仍復不少。是何家壩實爲來源要害。查該壩寬二十丈。高河底一丈。應照原議落低尺餘。俾汶水漲發。先已由滾壩入北運。則南旺以南單閘入湖之水。可以減少。而北運有八里廟新建滾壩。儘可分洩入大清歸海。無慮漲漫。此又濟寧積水來源之關鍵也。臣等確查尾閘既定湖水準則。來源又添分減去路。自於濟寧窪地有益。至何家壩落低爲費無多。卽歸入

運河節省八束項下辦理。毋庸另請錢糧。十二月初四日奉硃批。如所議行。運河道卹。

十二月初六日白鍾山奏。接都察院來文。明歲催漕奉旨。瓜洲儀徵之交。著胡紹南去。欽此。查山東催漕御史。向有稽察挑河之責。江南催漕御史。可令循例協查。但來文有屆期前往巡察之語。臣思胡紹南已奉命往江南巡漕。而漕船至瓜洲儀徵爲期尙早。與其在京或在江南無事坐守。曷若此時命往宿遷。將小關等處河道協同臣上下往來督查辦理。工員夫役一聞欽差臨工監視。自必倍加儆懼。不敢弊混。且水淺深。亦可相機催趕。斟酌節宣。不致緩急無序。不惟有益河工。亦且有裨漕運。奉硃批。著照所請。速行該部知道。南河成案。

是年張師載、高晉、陳宏謀奏。疏濬各河水勢通行。奉上諭。據張師載、高晉、陳宏謀等前後摺奏。俱稱。五月中雨水較多。各河水勢疊次加長。旋即消退。工程甚屬平穩。今歲各省雨澤應時。較前此數年俱爲充裕。山東、河南、江南諸境。向有低窪處。所慮水災。今幸不致漫溢。即間有被淹之地。亦旋即消落。可以補種晚禾。此皆前年辦理河工水利時。經朕特派大臣會同各該督撫悉心相度。不惜帑項。疏濬得宜。是以河道俱極深通。雖水勢驟增。而消退甚速。可見事苟善籌。效必旋至。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然此等工程。創之於一旦。甚難。而墮之於日久。則甚易。此時盛漲。後各河之淤墊。必多。若不隨時撈濬。將來日復一日。勢必漸成淺阻。與其修挑於甚淤之後。費大而人勞。何如修挑於未淤之時。事半功倍。督河諸臣及地方大吏。所當隨時留心辦理。以保前功。一俟水退。即行查察。相機籌辦。俾河道長得深通。水勢永無

續行水金鑑 卷九十一 運河水

泛溢。用副朕乂安民生至意。按自此二十餘年安流無大患。河渠紀聞

二〇七二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二

運河水章 卷二十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方觀承奏。通惠閘河爲漕運要道。緣日久積淤成淺。以及隄壩應修各工。仰蒙聖恩發帑大加修濬。並經科臣條奏。請將通惠河工程歸通永道管理。奉部覆准。查此河工長四十里。向惟慶豐通流兩閘官帶領閘夫防守。每遇汛漲。輾轉申邊。啓閉違宜。而隄壩工程。更非素悉。今既歸通永河道經管。應一例安設汛防。並隸廳員專轄。以重責成。計南北兩岸各四十里。應分四汛。自大通橋至平下閘。南北岸各設一汛。均爲上汛。自平下閘至通州北關。南北岸各設一汛。均爲下汛。自大通橋至平下閘。南岸隄壩各工。歸慶豐閘官管理。是爲南岸上汛。自平下閘至通州北關。外葫蘆頭。又自分水閘至南浦北岸隄壩各工。歸通流閘官管理。是爲北岸下汛。其北上汛。南下汛。應於通永道屬經制外委內改撥二員。查有古北口石塘路兩處經制外委。專司探報北運上游潮北二河水勢。可改設通惠河與兩閘官分司隄壩工程。共爲文武四汛。每汛設兵二十名。俱歸務關同知管轄。方敏恪公奏議。

二月高晉、陳宏謀奏。臣等接准廷寄。尙書稽璜奏。於邵伯金灣滾壩下開挑引河。並將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三壩改低三尺。欽奉諭旨。交尹繼善等勘議。因河臣白鍾山患病。尙未會勘。接准督臣尹繼善來札。以江西甫回。又現在奉旨進京。不及會勘。查時屆仲春。汛水將至。不宜再遲。臣高晉、陳宏謀隨會同親勘。金灣壩下承諸湖之水。爲歸江要道。緣壩下引河仍匯入金灣六閘河內。宣洩不暢。且易淤阻。應如所奏。

於金灣壩下另開新河一道俾減下之水由董家溝直捷注江。又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三壩均屬歸江尾閘壩底尙高亦應如所奏將壩底各改低三尺與芒稻西閘之底相平則尾閘更暢。臣等復上下相度南關等壩現議封土三尺將運河東西兩隄量爲修補則高郵等湖水歸海之路旣已節減自應將歸江尾閘多方開展以達其暢流之勢。今金灣壩下已另開新河其原設舊壩僅止四十丈不獨壩面覺小且形勢亦覺背流并請於壩北展寬十丈連舊壩面共寬五十丈以順其吸川建瓴之勢則洩水更多又迤下東灣西灣地方舊設滾壩兩座減洩湖河之水直注石羊溝歸江至西灣壩下引河短促僅長二百二十餘丈卽與東灣河相合非特水噎不流亦且阻遏東灣之水倒漾出運應將西灣壩下引河取直加挑三百二十丈至太平橋始與東灣之水合流則流長勢順庶西灣滾壩有益再迤下鳳凰橋引河洩水係由廖家溝歸江因年久未修河內間有淤灘不能通暢亦應挑濬寬闊以資宣洩至金灣壩下旣開新河壩西又擬展寬則就下之董家溝壩面并應展寬十二丈連舊壩共寬三十丈石羊溝壩舊有耳閘兩孔實屬無用應將礙心拆去卽以閘牆爲滾壩裹頭計展寬五丈四尺連舊壩共寬三十七丈四尺廖家溝壩面原寬十六丈連年刷寬三十八丈應就現寬丈尺於東壩修建裹頭共展四十四丈各壩俱經改低又復展寬其壩下引河凡有高仰淤灘積土酌量水平挑切寬深如此一律辦理庶幾歸江之路暢而南關車邏東注之水自少矣以上各工約需銀一十四萬兩因係急工臣等一面咨會鹽政高恆在運庫銀內如數解交河庫道應用三月初十日奉硃批諸凡皆妥如所議行南河成案。四月二十二日工部議得白鍾山等疏稱淮揚運河東隄素稱卑薄南關車邏等壩經臣等會奏仍封土

三尺俟水長三尺之外始許啓放。再不能容。方啓五里。昭關等壩。次第宣洩。則將來湖河水勢長發。運河東隄實屬險要。至運河西隄較東隄尤爲卑薄。盛漲之年。半沒水中。與洪澤湖約略相等。一線東隄不及堰盱十分之一。深爲可虞。是東隄與西隄實有唇齒相倚之用。若高郵城南至三十里鋪西隄。更爲卑矮。舊設港口二十二處。每年用草堵閉。不甚高堅。一遇水長。風浪汕刷。易致過水。數十里奔騰之勢。三溝閘不能宣洩。卽由東隄各滾壩建甌直下。易致泛溢。臣等計其來源。籌其去路。請修培土石。甌工酌挑河內淤灘。收拾港口。疏通引河。欽奉硃批。應用之以實。毋致滋弊。冒銷。欽此。行據淮揚河務道何燭。河庫道李宏。逐一測量。勘估。共估銀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二兩五錢六分八釐三毫二忽二纖。俱係確勘。擲節估辦。並無浮冒。應造冊詳請題估等情。應如所題辦理。本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六月初三日高晉、陳宏謀奏揚州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荷蒙皇恩。准將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歸江。現俱完工。另摺奏聞。自此洪澤運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壩。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可免西來水患矣。惟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俱匯入串場河北流。二百餘里。於鹽城、石碭、天妃等開始行歸海。道遠紆回。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禦。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多水積。亦足爲患者。是下游被淹。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滂。亦當籌其去路。此閘下舊有歸海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濬。恐內水未出。外水先進。又謂雨多水漲。各處匯集。卽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伏查范公隄綿亘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八座。每閘俱有引河。專爲洩水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水未到

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引河。今南關等壩既已封土。金灣復又開河。經始既有成模。則善後必規全局。查現在鹽城石礎天妃閘引河寬深。由新洋港歸海。洩水盛暢。又與化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閘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經嵇璜奏准挑濬。由鬪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礎等閘之通暢。而閘水現由外趨。頗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海、迤北之上岡、北草堰、陳家衝等三閘。緣彼時尙可通流。列入緩工。未及挑濬。年來水淹沙停。有竟成平陸者。各閘亦常閉不用。臣等親往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臣等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海二閘引河疏濬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衝三閘各引河疏通。順勢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就其阻塞之途。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匯歸通海之道。庶更併力趨海。總以海爲歸宿。並非另疏海口。不致倒灌。至謂引河不能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洩水歸海。已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多一尺去路。卽早消一尺積滯。並可早涸一尺田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五閘於引河。節疏通。源源宣洩。小民見水易消。自必齊心合力。各挑河溝。加築圩圍。蓄洩兼資。旱澇有備。將見沮洳漸成沃壤。容臣等於本年封土以後。夏秋之間。再看下河各州縣水勢情形。詳籌審度。將應需銀兩。擇節估計。另行妥議。奉硃批甚好。應行之事。妥協辦理可也。南河成案。

八月初二日方觀承奏。接據天津道那親阿稟報。南運河自入秋以來。疊次盛漲。青縣興濟石壩過水五尺六寸。滄州捷地石壩過水八尺四寸。減河至不能容。正河在在平隄拍岸。七月二十四日復又大雨如注。水勢驟長。東光油房口地方漫溢。東隄六尺。現在駐工督率廳汛等員。多積夫料。上緊堵築等語。查南

運河土性膠結。初漫過水時。若干深淺。卽再汕刷。亦不過加深一二尺。深則下埽。淺則軟鑿。擠旁溢之水。仍歸正河。卽不復與埽鑿爭路。目下水勢已退一尺五寸。該處料物易集。可以剋期完竣。方敏恪公奏議。八月初四日。方觀承奏。查直隸大名廣平二府毗連豫省。居漳衛二水之下游。七月中旬以後。漳河壘次長水。據大名府屬之大名縣稟報。舊魏縣梁河下地方。漳河出漕漫岸。流近魏縣廢城。緣該處自乾隆二十二年受淤地高。一經漲落。旋卽歸河。田禾並無淹損。據廣平府屬節次稟報。磁州漳溢二河於七月十七八等日。雨後盛漲。漫入窪地。水深一二尺不等。廣平縣境內有漳河支河故道。水大溢入。附近村莊被淹。成安縣與豫省臨漳縣接壤。七月二十日以後。有水由臨漳羊羔北岸漫入縣境。東南鄉被淹四十餘村。各等情節。分飭各屬確勘。到日妥協辦理。再聞東省臨清州王家淺運河漫溢。廣平府屬之清河縣與之接壤。乾隆二十四年。臨清運河西岸漫水。波及甚重。如係東岸。則清河非其下游。臣已遣員往探。並交大名道就近防範。連日天氣大晴。各處河淀漸次消退。被水各屬有報旋消者。計共詳報六十餘處。又河淀漫口。官隄民堰攸關緊要。凡一切善後事宜。臣惟悉心籌畫。以期仰副聖主軫恤安全之至意。方敏恪公奏議。

九月十九日。方觀承奏。接據楊村廳稟報。北運河自八月下旬以來。水已漸落。筐兒港減河石壩業經斷流。詎本月初十一連日大雨。水又驟長。筐兒港過水六寸。與南運交界。滹溝汛一帶。在在平隄拍岸。探因近日德州漫水。由景州歸入青縣之鮑家嘴。河間所受武強等處滹沱漫水。由五官淀出王村閘歸柴火淀。任邱鄭州諸水。由里長閘出趙王河。並歸柴火淀。致南運大清二河壅積不下。俱由三岔河溢入北

運而潮汐倍盛。常年尾閘阻遏。適值十四日西北風晝夜不息。乘潮鼓浪。遂於十五日將東岸之馬頭莊。孤雲寺。于家莊三處縷隄漫溢。數丈十數丈不等。隄上小堰並間段汕刷數處。幸係浮面之水。溢出隄頂。不虞奪溜。隄外卽接場河大河。尙無淹及村莊。惟馬家莊一處附隄民房間被泡坍。現在備集夫料。速籌堵築等情。臣查運河隄岸。關係緊要。今同時漫溢數處。且地近北倉。臣馳赴該處。所需夫料甚多。須飭附近州縣合力購備。地屬南北運河交錯之區。應交通永天津二道合辦。董率廳員分定公築處所。同時並舉。上緊堵塞。方敏恪公奏議。

是月工部會議得。署理兩江總督印務高晉疏。據淮揚河務道何燏詳。查范隄各閘爲高寶湖河宣洩尾閘。兼以利濟鹽運。灌溉田疇。設遇西水漲發。則啓板宣洩入海。水小則下板堵蓄引灌。如遇鹽草船隻到閘。相機開放。必須專員就近督率經理。始免貽悞。原設各閘員請照舊分管。專司啓閉。其劉莊場青龍八窰二閘。設之丁溪等閘。辦理尙易。且逼近場署。原係場員兼管。請仍歸場員管理。惟安豐司巡檢與所管大團閘一座相距九十餘里。難以遙制。應請歸併劉莊場大使就近兼管。各閘應需開板繩索等項。請於運庫正款銀內動支。責成東臺同知督率各員辦理。各閘員向隸河工者。並聽鹽政衙門兼轄。嗣後凡修理閘務事宜。動用運庫錢糧。淮揚河道會同兩淮運司轉飭確估。核詳河鹽二臣會辦等因。臣覆查無異。謹會具題。應如所題。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十月十四日尹繼善覆奏。高寶東西二隄受洪湖五壩減下之水。最爲險要。今歲高晉等因下河正當早禾收割之期。將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七月內適遇異常風暴。水勢陡湧。衝坍東隄漫口數處。外東西

兩岸甃石工程。間段倒卸。層數不等。共長四千餘丈。土工亦在在坍塌。此臣堵築漫口時所目擊者。查東西二隄爲漕船經由運道。且爲下河數州縣保障。係急應修築之工。並非緩工可比。除所存舊石亦一體吊撈。選用節省錢糧。其中有在保固限內應行賠修並稍可緩者。已經剔除外。臣嚴加確核。估計甃石工程實需銀六萬六千二百兩。土工需銀二萬三千八百兩。是河糧二廳之東西二隄所當急辦者也。至本年堵築各口所用錢糧四萬餘兩。應照例另案銷賠。不入估計之內。南河成案。

是年河督張師載落低張秋城南五空橋底以洩漲水。按此落低五空橋底由小鹽河通入大清河也。大清河流行日久。洩水通利。五空橋洩下之水分支入小鹽河。東北至大清河六十餘里。河身寬闊。愈東愈低下。游入海去路並無阻塞。故落低橋底五尺。以爲宣洩之道。濟東曹兗之水大半入於大清河歸海。其不入大清河而由支河歸海者。大鹽河淤而不洩也。五空橋洩西來坡水中。隔運河。每伏秋大汛。運水頂阻。疏洩無路。必俟運河水落。方能開西岸之閘。放之入運。由運入河歸海。運河消落稍遲。則濮范觀朝莘冠堂陽之窪地已沈水底。若僅改低石底。上游長河淤沙不去。進水閘一帶單隄不能束流。水仍散漫無歸。劉忠宣建閘壩洩水。未收洩水之益。有由然也。張伯行言東昌運河每苦水小。開沙河。棗林河以濟運。洩曹濮之水入海。使不爲數十州邑患。引楊方興疏沙灣西岸湖口南北及湖邊至八里廟奏案。以爲本朝未嘗不疏濬也。並引黃承元言曹濮諸州其腹張秋其尾閭。尾閭下壅而復中滿。司河者爲運道慮而不敢疏通。殊不知運河東有減水諸閘壩可恃。即使濮鄆水溢。由鹽河入海。亦未妨運。居濟一得云。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澶淵等坡入濮者爲魏河。自澶滑青龍等坡入濮之董家橋者爲洪河。

自曹州入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自曹濮。范縣回龍廟來者爲清河。自定陶逕曹州新集來者爲天鵝坡之水。自鄆城出五岔口來者爲廩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張秋未決時。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隄堰。扼其下流。渠遂堙廢。故曹鄆濮。范常苦水患。惟開沙河棗林二河。既除諸邑水患。亦濟漕運。或遇水潦之年。運河水大。東岸有五空六空橋洩水閘壩。足資宣洩。落底五空底二三層。使由此暢洩入鹽河。下游隄岸可保。再將大感應廟東建減水壩十丈。洩運河餘水。併將沙河上源分一支由陽穀官窪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龍灣入運。將聊城四減壩開通。洩運河餘水。使入徒駭河。博平境內減水閘五座。一併疏通。分洩餘水。由古澤河入海。運河西岸無虞泛溢。此東省全河之利。不獨落低橋底之爲利矣。然功大難舉。伏秋汛水匯流歸運。亦恐運不能容。運河東岸支渠宣洩不及。浸淫爲患。是以疏下流之河。而後可引西來之水。時方興修水利。大濬聊城至臨邑等八州縣衛洩水河溝。由是道也。河渠紀開。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方觀承奏。直屬上年雨水過多。河淀交漲。鄰境漫水。各處窪河隄堰被刷。殘缺。亦有本屬卑薄。外河內淀難資捍禦者。亟需加培完補。而河渠水過停淤。均應挑濬。使宣洩有備。經臣分飭各道廳印汛等。逐勘除工費無多。循舊勸用民力辦理外。其工程較大。如文安大城等七州縣千里長隄。固霸等五州縣忙牛河。並霸州中亭河六郎隄。雄縣清河。高陽。蠡縣豬龍河。河間。泮河。天津海河。西沽。蘆北口等處。疊道南運隄堰。並青滄二減河。吳橋。東光等五州縣宣惠河。河津二屬分疏瀝水入子牙。南運各支流河港。冀州衡水等處滹滏會流河。望都新安等處長渠。一切應濬。應築各工。均屬上年災地。

難以勸民興舉。若照河工土方例，則過費錢糧，詳加籌酌。仰懇天恩，准照興工代賑之例，每土一方，給米一升，鹽菜錢八文，俾災氓於停賑後，赴工食力，接助有資，而各處水道河防，並獲疏通，實多裨益。所需米四萬餘，蒙恩續撥通倉漕米二十萬石，除分撥賑糶，尚有贏餘堪用。已飭屬約估土方數目，酌量分撥，令各州縣先期運往，俟地氣開通，卽調集民夫同時並舉。臣於三月初八日起身，將各處隄河等工，應增應省，逐加親勘，務使工歸實用，得旨允行。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六日，劉統勳、兆惠、高晉、陳宏謀奏，臣等前往高寶、甘泉運河，相度疏洩機宜，沿途查勘測探，運河水勢現在深通。至湖河之水，以壩爲來源，以江海爲去路，而歸江多一分之水，卽下河受一分之利。臣等遵旨查勘，運河歸江之路，自邵伯以下，向設灣頭閘、壁虎橋、鳳凰橋、西灣壩、東灣壩、金灣壩、金灣六閘，共七處，俱係宣洩湖水，由鹽河歸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芒稻閘等四河分流下注。內如灣頭閘洩水最暢，壁虎橋河僅長一百餘丈，與灣頭閘河相連，鳳凰橋河兩岸陡崖積土甚高，難以展寬。且該處蘆木橋三道，河面已寬十餘丈，足敷分洩，不必另辦。查金灣壩引河係上年新挑，該處緊接六閘，地居上游，而董家溝下注，宣洩湖河最爲便捷。惟滾壩寬五十丈，測量河身寬十五丈，河底寬八丈，尙未暢達。又金灣六閘舊有鹽河，由芒稻閘歸江，最爲寬深。從前原與金灣壩之水匯歸入江，去處甚暢。今金灣滾壩旣另挑新河，六閘金門尙存，其舊僅寬十丈八尺，來源過窄。又東灣滾壩先於乾隆二十三年落低三尺，西灣壩未經並落，宣洩不暢。臣等酌議，將金灣壩新挑引河再爲展寬，以河底十丈爲率，河身下游地勢稍仰，亦一律挑濬，使有建領之勢。六閘鹽河舊爲歸江水道，向設南中北各二閘，河頭築隄，分爲三路，匯歸一

處其北開二門爲運鹽要津南中二閘開底較高較滾壩過水尙覺遲滯應仍留北二閘以濟鹽運自中閘迤南添建石壩三十丈並將中閘照舊存留與北閘相隔二十四丈開下土隄接築加長並挑引渠以順水勢其下注之水旣與鹽運無礙而盛漲時湖水得以暢達西灣滾壩照東灣一體落低三尺并於西灣河頭酌挑寬深以導引水勢則高寶諸湖歸江之路益增宣洩之形益暢實於下河民田廬舍大有裨益臣等查勘後卽往六塘河等處再勘宿遷等州縣河道將現議建壩挑河處所交淮揚道吳嗣爵揚州府知府楊重英將工段界址插標立誌恭候聖駕順道閱視所有應辦工程督撫河臣詳細確估具奏俟秋汛水落卽遴員釐辦奉硃批所議甚合朕意應如是者南河成案

四月初六日上諭行在內閣江南頻臨河湖沮洳之區南則高寶甘泉北則宿清海沐各屬最稱窪下每遇伏秋大汛霖潦堪虞而下游蓄洩機宜惟洪澤一湖尤爲橐籥關鍵朕早夜勤思爲澤國生民求保障安全之計疇咨所及中外臣工持議各憑所見非親巡規畫難定折中昨駐蹕蘇城時先命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兆惠會同督撫河臣將歸江歸海各路詳勘標誌朕回鑾取道按閱講求指示其在高寶一帶應宣導歸江者自邵伯以下如灣頭開壁虎橋鳳凰橋等處河身寬展足資分洩惟金灣滾壩寬五十丈而新挑引河僅寬十五丈底寬八丈未能暢達應再爲展寬以河底十丈爲率迤下地勢稍仰並一律挑濬深通俾成建瓴之勢又東灣滾壩前年已改落低三尺而西灣壩尙仍其舊諸臣議請一體落低三尺朕量該處洩水情形至爲便捷應將西灣壩再加落一尺共低四尺則平日已有尺水入江循序而進庶可豫減暴漲之勢其河頭亦加挑寬深以資利導設遇落水過多運河間有淺澀卽宜將淺處深挖

以視小小切填撈淤。從事於河中者不猶愈乎。其金灣六閘應拆去中二閘。添建石壩。接築土隄。並量挑引渠。以備盛漲。湖水自無闕壅之患。然此節節措置。特爲三湖旁疏曲引起見耳。若其湖源挈要。爲釜底抽薪之計。則莫如廣疏清口。乃及今第一義。現在測驗洪湖高堰五壩。高於水面七尺。及七尺五寸不等。清口口門現寬二十丈。當卽以此酌定。成算將來。俟兩壩之水。如再增長三尺。清口不必議展。仍存其蓄清之說。如由三尺長至四尺。卽將清口拆寬十丈。湖水以次遞長。則清口以次遞寬。總以上壩增一尺之水。下口加開十丈之門爲準。其或入夏後水勢一時不常。旋長旋落。則不必以口門旣展。急事堵塞。以過秋汛爲定。逐漸收束清口。仍至二十丈。或十數丈。如此則全湖勢暢。以視求助於分支別派者。其功奚啻倍蓰哉。脫以清口拆堵費工。而鰓鰓過慮。獨不思湖水浸溢。下流所費更當何似。以彼繫此。其間輕重大小。不待握算而知也。至駱馬湖水。由永濟橋東注爲六塘河。源流旣遠。所受支河甚多。河中淤堰阻滯。溜勢一遇暴漲。猝難容洩。田廬易淹。應視兩岸中間窄狹者。再加寬展。切去中河淤堰。俾游波寬緩。不至出槽隄身。殘缺單薄者。量爲修補。以資捍禦。其六塘河尾閘橫經鹽河。由東岸武障等河。下洩入海。原設條石滾壩。爲過水之準。其旁並設草壩。水小則蓄水運鹽。水漲則拆壩消水。商利蓄而民利消。彼此各爭其便。當每年權其緩急利害。立定期限。以時啓閉。庶於渠政有裨。其草壩以下各有引河。及六塘河北岸之下家溝。南岸之馬家河。鮑營河。形勢紆曲。阻塞者。均如諸臣所勸。估挑辦理。務使通流。以達於海。第六塘河修防事宜。向無專設之員。卽鹽河各壩。亦非鹽務徵員所能相機經理。該督撫可於通省事簡同知通判缺內。議移一員。駐高家溝適中地方。仍應選能勝此任者。奏聞補授。俾專司水利及修防啓閉之事。地

方水利各員聽其調遣。仍歸淮徐海道總轄。亦聽總河節制。務令宣防無悞。蓄洩合宜。此皆朕目擊深維。集衆議而取裁。定制如此。地方大吏其善體朕意。實力奉行。所有應添石壩土隄及一切挑挖疏濬各工。該督撫河臣會同鹽政確估覈議。以聞。純皇帝聖訓。

是日彙奏代賑工程疏。直屬各處河隄衝缺。並停淤應濬等工。已奏請興工。茲率同道廳等員徧歷查勘。如文安、大城等九州縣千里長隄。固霸等五州縣牯牛河、固安、永清等五縣舊減河、霸州中亭河六郎隄。上下六工圍堰。雄縣東西舊隄。大清河隄。并挑盧僧王克橋支槐等河。任邱新安圍淀陽堰。高陽安州豬龍河隄。並安州依城河等隄堰。望都泉溝各堰。南運津靜青滄等十一州縣河隄。並青滄二減河北運武津兩縣南隄頭筐兒港減河並隄。天津海河。西沽盧北口等處疊道。武清鳳河新舊東隄。滄州石碑河。吳橋東光等五州縣惠河河間獻縣大城青靜等處滹沱子牙等河隄。並格淀大隄。青縣黑龍港。肅寧任邱二縣洋河。阜城交河。東光等縣漫河亭子普頭等河。冀州衡水武邑武強四州縣滹沱會流河並龍沿河各隄堰。新河縣泊河民堰。寧晉滏陽新開等河堰。皆亟需新舉之工。應照代賑工程辦理。共計土四百六十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一方。照例每土一方給米一升。鹽菜錢八文。共需米四萬六千二百四十三石九斗一升。銀四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兩九錢一分。所需米石應請在通倉漕米及截存東省漕粟米內酌撥支領。所需錢文有司庫存貯三省協耗銀六萬七百餘兩。天恩准於此內動撥發交各州縣易錢應用。當停賑之後。有此接濟。貧民赴工食力俱係附近村莊。朝出暮歸。無妨作息。且派定土方數目。分力合作。易於集事。而隄堰完整。河道疏通。嗣後責成印汛等官。隨時勸民用力。修補挑濬。俾田廬普資捍衛。靡不

頂戴高厚恩施矣。報聞。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初九日張師載阿爾濟奏。東省運河荷蒙皇上睿謨。廣建閘座壩堰。節宣有制。年來濟運行有成效。但查上年汛水異漲。細察情形。尙有應行籌辦者。如下河廳德州哨馬營滾壩。恩縣四女寺滾壩。壩下各有支河。均係減洩漳衛汶異漲之水。由老黃河入海。漲水渾濁。挾帶泥沙。每遇伏秋。易致淤墊。乾隆二年會題定。歲修動用德州河灘地租銀兩。如有不敷。於司庫存公項動撥。募夫辦理。自二十三年大工挑浚。每年留淤無多。勸民疏濬。迨至上年伏秋水漲。倍於往年。現在哨馬營壩門寬三十丈。足資宣洩。惟四女寺壩門僅寬七丈。宣洩不暢。應展寬三丈。以資吞納。其壩下支河亦應展寬。至哨馬營支河。河門既寬。雖渾水經過。停沙較厚。祇須募夫挑浚。應與四女寺工程俱照例動用灘租。及司庫存公銀兩辦理。又捕河廳五空橋係洩沙趙二河之水。由大清河入海。橋面寬十一丈五尺。底高運河一丈二尺。二十三年添建八里廟滾壩時。欽奉諭旨。均令高運河底七尺。嗣將各壩落低。水勢平穩。曾奏明暫停。俟酌看來歲水勢。請旨辦理。年來河水既平。無庸與辦。至上年水勢既大。仍應落低。以七尺爲度。沙趙二河易於減洩。而東阿壽張。東平民田亦深有益。又運河廳魚臺西岸新莊橋北。舊有洩水口二處。每年伏秋盛漲。由此分洩。入昭陽湖。遞入微山湖。春間必須堵閉蓄水。以濟漕運。不特歷年需費。而口門過水日漸刷深。丈有二尺。在運河既難節制。而兩湖受水過大。亦非長策。臣等詳勘兩水口各寬數十丈。應照兩頭碎石隄工法填築堅實。另擇就近堅硬處所。建滾水壩一座。寬二十丈。壩脊令高運河底六尺爲度。如遇汛水浩大。至六尺外。可以滾洩入湖。六尺內留爲濟運。即春夏水小。亦無旁洩之虞。較每年築壩實爲一勞永逸。且入湖

水有此節制，亦不致過大。以上哨馬營四女寺展寬疏浚工程所需錢糧，仍歸歲修辦理。其五空橋落低，并辛莊橋建壩工程所需錢糧，請在運河道庫酌撥節省項銀兩，咨部動用司庫地丁錢糧。現飭司道督同廳汛等官確估速辦，奉硃批如所議行。運河道冊。

是月劉統勳、方觀承、阿爾泰奏，臣等面奉諭旨，直隸景州地方連年被水，本處溝渠河道無可疏消。上游德州運河，每遇伏秋，大汛泛漲，即波及景州田畝。運河東岸四女寺哨馬營減水壩座，命臣等往勘。如有應行修濬，查議請旨遵行。臣等即往恩縣四女寺驗看。現有壩座金門寬八丈，中間礮心二座，高一丈四尺四寸，龍脊高河底一丈一尺，壩下運河水深七尺五寸。壩下口門間段停淤，減水河亦爲地形所束。運河水長至三尺五寸以上，始行過水。查此壩座落形勢，分水減溜最爲得力。而壩門窄狹，壩底最高。壩下減河亦未通暢。臣阿爾泰於本月會同河臣請展寬三丈，已蒙俞允。尙未興工。臣等酌請再展寬一丈，共寬一十二丈。此處河底較下游哨馬營壩面高一尺六寸。請將此高出尺寸一律落低，俾多減洩。哨馬營壩座金門寬三十丈。建時龍脊高出河底一丈五尺。乾隆十三年落低二尺，其高寬丈尺與過水情形甚合。但使引河通順，此壩卽爲減水關鍵，不須更議修改。復查四女寺哨馬營兩處壩座，俱藉壩下支河減水，必須深通。下游始無阻滯。而支河兩岸積土甚高，因民間歲修不能挖土遠送，是以日積日高。河內下游漸次寬深，總匯於玉泉莊地方。由老黃河至海豐大沽口入海，亦係民間歲修工程。惟此壩下支河，臣阿爾泰擬於回途會同河臣再行相度，委員勸估奏挑，俾得水無阻礙，以收宣洩之益。更有請者，山東運河至臨清以上，疏洩閘壩共計八處，而臨清以北，惟藉四女寺哨馬營兩處宣洩。此兩壩必宜疏通，以防

盛漲浸及下游。但宜洩穢宜向無專員管理。臣方觀承、阿爾泰因德州衛守備不足以任修防。會奏將兩岸隄工分屬德州恩縣地方官承辦。現今已有章程。至此兩壩支河均會老黃河入海。綿長三百餘里。由山東直隸十數州縣並無廳汛河員管轄。民顧其私。遇有淤灘。卽希種植。河身一致淤塞。兩岸卽遭漫溢。所關誠爲緊要。查有兩支河交匯之德州邊陵鎮。請將德州州判移駐於此。該員在德州並無專掌。而邊陵鎮附近德州商河民情刁健。向議設員彈壓。請將此州判專司河捕。俾兩岸巡查。遇有應行修治。卽移會河道坐落之州縣辦理。但州判職小。河道關係兩省。恐呼應不靈。查山東糧道駐劄德州哨馬營四女寺。近在德州數十里內。管理甚易。該道押運赴通。經由道路。皆係運河。稽查亦便。請將一切疏濬事宜。責成該道董理。在直隸原係天津道管轄地方。遇有關會事件。卽令兩道移文商辦。免致隔省膜視。董率旣係大員。汛官復有專責。庶壩座河道辦定後。歲修無廢。德州上游河勢平緩。下游景州免受漫溢。二十七日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五月初六日尹繼善、陳宏謀、高晉奏。運河東岸東西滾壩爲洩水歸江要路。因東灣滾壩前已落低三尺。而西灣壩尙仍其舊。今春恭逢聖駕南巡。指授機宜。令將西灣壩加落一尺。共低四尺。俾平日已有尺水入江。並將河頭加挑寬深。臣凜遵辦理。時刻查催。嗣據委催承辦各員陸續報稱。壩下引河及切灘等工俱經依限完竣。惟壩下金門三合土因年久堅實。創挑頗費工力。臣以舊有之三合土必須起除淨盡。庶便另築新三合土金門。誠恐工員辦理草率。委員查察不周。復委淮揚道吳嗣爵督辦。茲據稟稱。舊有之三合土壩底俱經起除淨盡。另用新三合土築成壩基。業已完工。緣新築之三合土必須陰乾結實。尙得

數日方可開放。茲臣親到工上下查驗。各工俱係照估修做。如式完竣。壩下三合土亦已乾透。卽率同道。應於本日午時開壩放水。運河水勢較上月初二日聖駕臨幸時落水七寸。是以壩下金門只過水三寸。然過水雖小。順溜下注。新挑引河。頗有建瓴之勢。循序直達石羊溝。通暢無阻。正與東灣壩底低一尺之尺寸相符。現在運河中泓水深五六尺不等。舟行便利。平時已受減洩之益。如將來水勢隨時加長。則過壩之水自必以次加增。於歸江宣洩機宜實爲有裨。南河成案。

是月因景州窪地多有積水。飭直督查奏。覆奏景州積水據該州稟報已消退十之七八。續因本月連雨。復有匯注。然渠路甚暢。支流派引。漸次減退。只須連晴卽可涸出。近日又有雄縣易陽橋清河漫岸。數里被淹。已委清河道親勘。酌量堵禦。疏消。督率趕辦。河水一落。卽導令歸河。尙易爲功。畿輔水利四案。

六月初七日尹繼善、高晉、陳宏謀奏。臣陳宏謀於送駕之後卽親赴六塘河。將勘修之工逐一丈量。豎立封堆。簽釘誌椿。委淮陽河道吳嗣爵、淮徐海道唐琦督員逐段確估。並將六塘河尾閘各河應挑之處一併勘估。臣尹繼善在蘇秋審。面同陳宏謀覆核。除鹽河內啓閉草壩例歸商辦外。共估需銀十八萬九千餘兩。現造冊會題。惟現屆伏汛。水勢漸長。挑河切灘。難以施工。須秋後興舉。至六塘河展寬隄岸。培修隄工。乘此上游水未漲發。上緊趕辦。遴委管工河廳及沿河附近州縣分段承修。專委吳嗣爵、唐琦總理。又委淮徐二府協同查催。如承修人員不照估妥辦。侵冒錢糧。及玩悞者。立卽揭參。臣等輪流赴工督辦。工完驗收。儻有偷減草率。卽將該管道府及承修人員一併參處。但前項應辦急工。亟須發帑應用。若俟題准動給。未免濡遲。查蘇松糧道庫現貯漕項銀二十四萬兩。尙未解部。仰懇聖恩卽於此項就近酌撥銀

十九萬兩。解交河庫給發濟用。因目下業經動工。刻難緩待。一面奏明先酌撥銀十萬兩趕辦。餘銀俟奉旨允准。再照數撥足。其六塘河移駐經管人員。臣現揀選另題。南河成案。

十月初九日方觀承奏。直屬各處積水。其濱河近淀窪地。如天津、靜海、文安、大城、霸州、寶坻、寧河。皆莽難消落之區。臣遵訓示。飭屬不時察看經理。今大城積水二百三十五村內。一百二十二村全行涸出。種麥。又七十七村低處尚有停積。現用水車戽導。歲內可期全涸。其餘最窪者。須明春涸出。尚可種麥。又霸州六郎隄等七十三村。已涸十分之九。所有今年暫停之千里長隄。營田圍堰。代賑各工。甫能得土。現飭趕辦。文安古窪積水。於長隄西馬頭村穿渠入淀。八月以來。宣洩大半。現存二三尺。俟開春水落。兼用厚斗。佐以人力。可期漸次耕種。寶坻寧河境西南村莊亦已涸出。惟東北一帶與天津靜海連延於曲里海場。河淀中塘窪衆水。蓄驟難減退。然亦月減一二尺。經歷冬春。其尾閘輸洩情形。自必漸循常度。天津代賑各工。須俟水落。乃可辦理。至京南大路停潦處。所開溝壘道各工。現在勘辦。容臣彙案估奏。得旨。此際不興工代賑。更待何時。春融泥濘。又誤工作。宜竭力速辦。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四日張師載、阿爾泰奏。德州城外運河先係靠近州城小西門。振河閣下。建有護城甃工。抵禦水勢。嗣甃工坍塌。雍正十三年改挑引河一道。長二百六十五丈。以避近城頂衝。舊河口門築壩堵塞。即今西方庵現行之運河也。歷年西方庵形勢偏趨。入成兜灣。頂衝因去城甚近。是以每年築壩以資保護。但內係舊河深潭。外逼大溜。甚屬險要。上年漳衛二河並漲。致西方庵以北漫刷過水。圍繞州城。隨於城北創溝疏導。由曹家莊歸哨馬營支河洩放。水有去路。城垣不致受傷。一面將刷透水口剋期堵完。本年

伏秋汛水。雖視上年較減。而該處兜灣頂衝。全河溜勢直刷隄岸。埽壩工程間段蟄陷。極力加鑲搶護。始保無虞。伏思西方庵切近城垣。尤關緊要。運河自西南直射西方庵。轉而東北。形如彎月。可挑挖引渠。俾水勢分流。以免城垣受險。應於對岸。自上魏家莊起。下至新河頭止。長四百九十五丈。抽挑引河一道。分洩正河溜勢。量得灘面現高出水一丈四尺五寸。東去舊河二百六十丈。酌挑口門十丈。底寬四丈。深一丈七尺。汛水發時。引渠河頭直迎大溜。建瓴下注。可以衝刷成河。且上游溜勢既已分行。西方庵頂衝自可化險爲平。德州城垣足資保障。卽歲用埽工銀兩亦可節省。其需用土方銀兩。照定例每方夫工銀八分一釐。計挑土五萬八千餘方。約需銀四千餘兩。卽於河庫節省項下動用。毋庸另請司庫錢糧奉硃批如所議行。運河道冊。

十一月初三日工部准張師載咨稱。捕河廳五空橋落低工程。遵乾隆二十三年添建八里廟滾壩時。欽奉諭旨。均令高運河底七尺。今五空橋底現高運河底一丈二尺。自應遵照落低五尺。乃符七尺之數。惟五空橋河身視八里廟處較低一尺。該橋若仍落低五尺。恐洩水過甚。查此橋建自前明。經今三百餘年。若再挖深。亦恐橋座根腳難期堅固。是以酌減落低三尺七寸。已與八里廟落低五尺過水相等。除將估冊飭發核造。另詳請咨外。所有現在落低尺寸。與原奏不符。合咨部備查。應如所咨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河南巡撫胡寶瑋奏辦豫省民田道路溝渠。諭曰。國家雖久停力役之征。而開挑溝洫。實爲農田之利。通力合作。亦小民所宜自爲謀也。今豫省每一州縣。所開溝自十數道至一百數十道不等。田溝固有業戶。路溝亦傍民田。民間業佃就地施工。若工多地少之區。民力難以全任。則於各該州縣額設公費內。

酌助口食。用力甚便。而其事易集。行之已有成效。直豫地屬接壤。乃近年以來。偶值雨水稍多。遂至積潦。瀾漫。皆由各該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講求。至被水成災。又不亟籌疏洩。殊不思溝洫深通。不特有水之年可資宣導。卽雨澤勻調之歲。更可資灌溉之益。著將此摺寄方觀承。令其閱看。董率所屬。做而行之。實因利利民之道也。畿輔水利四案。

十二月初一日。方觀承覆奏。直隸各府州屬地勢雖有卑亢。脛衍之不齊。而田間多設溝渠。并開道溝。一律深通。支濇聯絡。蓄洩均宜。實爲要務。卽如宣化地多高阜。雨過不留。而有洋河渾河各長渠。支分派衍。瀝水並皆蓄注。足資灌溉。最窪如天津寶坻文安等處。一經漲汛。輒致瀾漫。然當河淀安流。平田雨積。亦藉溝渠宣導。至平衍之區。尤關切要。臣見民間阡陌皆有細路交錯。其中年久踐踏平槽。雨後順其地勢。卽係天然溝洫。但有此下注。如古河舊渠。則多淤墊。濬渠並須開溝。始能引入。又或窪地仰阻。隣田非官爲督辦。難容越界分疏。此等情形。每歲通飭地方官隨時籌度。並派河員協勘各府州屬。惟正定順德廣平大名趙州定州等處。民力易集。卽工多地遠。亦如期赴役。需用物料。例由州縣辦理。儻難獨任。則上下游協助。各守成規。與豫省相仿。卽如近年漳冶故道。盜洩殘渠。隨時修通。是以連年雨澇。惟附近河流間有漫及。未至積潦爲患。田盡有收。是其明驗。近年河間府屬河港已多開通。瀝水消退較速。保定四境開渠種樹。亦定有章程。其餘各屬。則民力不齊。而工作亦有非民力所能全任者。向係核定土方。按名按日酌借倉穀一升。准其免息還官。茲值歉收。仰蒙聖恩。與工代賑。遵卽通行勸辦。所有開溝壘道等工。正定以南仍循舊例。不入代賑。且舊工加修。年內卽可報竣。又昌順一路溝道。另案估報。其餘各處俱已先後

開工。比因凍後暫停。至田間溝洫與大道或分或合。要使水有歸宿。除就舊蹟加修者。即飭趕辦。其或有關上下游機宜。或此損彼益。易啓爭執。須權輕重者。更有窪坎實無去路。惟分疏水勢。俾其易涸。爲一水一麥之地者。俱飭各州縣詳細講求。繪圖貼說。臣遂加覆核。委該管道廳勘議。上緊辦理。向後正當青黃不接。貧民咸資力食。已令地方官徧爲曉諭。靡不感頌皇仁。踴躍趨事。至此次開濬後。請責成渠長圩頭。按年勸用民力。隨時經理。官爲稽查。如民力不給。即遵訓示酌給口食。春時即以例借之穀爲董率之資。乘便集事。更易爲功。總期事不勞而民無擾。瀝水有歸。農田杜患。報聞。續輔水利四案。

是年方觀承奏直隸水利。凡有泉河可導之區。當春末夏初。田資灌溉。麥藉滋培。臣每與州縣官講求體察。如境內源泉未經疏剔。審有舊跡可尋。當隨宜相度。引歸有用。近據易州知州黃可潤。在州城西北隅白楊嶺下。查有源泉一道。水脈頗旺。其地卽名泉村。水由村東東南行數里。入於沙灘。伏而不見。查問土人。從前曾在沙灘之北三官廟西築壩鑿渠。引水東注。中貫廠城。以達於州。環城爲濠。由城西南石閘放歸。易水大河附近居民皆鑿子渠。支分派引。約可溉田二百餘頃。迨後壩毀渠塞。泉水仍由故道滲入沙灘。以有用之水淪於無用之地。殊爲可惜。因將渠道壩地覆加察勘。自白楊嶺下至三官廟舊壩以上。並城濠四面淤墊無多。疏濬尙易。於農隙勸用民力辦理。又州城東關跨濠石橋。並濠西南放水石閘。俱尙完整。毋庸籌辦。惟三官廟西舊壩殘廢。應重建石壩。隔截沙灘。壩東舊渠衝壞。應東移數丈。別開新渠一道。長一百一十八丈。導入舊渠。其舊渠自土地廟以下。由廠城至城濠。間段疏濬。卽可一律深通。又木槽村西及廠城西南乾河溝二處。應各築小石壩攔截。俾無旁洩。如此經理。則水到之處。不獨田疇蔬圃。

均資利澤。而繞郭深池亦符體制。似應籌估工料。修復舊規。臣率同該州詳加勘度。所有應建石壩一座。計長十七丈。底寬八尺。頂寬三尺。高六尺。又木槽村西小石壩一座。長三丈四尺。廠城西南小石壩一座。長二丈六尺。均底寬八尺。頂寬三尺。高六尺。計石壩大小三座。除將舊石添用外。共估工料銀一千九百六十一兩。應開應濬渠道共長五里八分。估工價銀八百三十二兩。通共需銀二千七百九十四兩。查清河道庫貯。有銷沱河積存歲修生息一項。節次撥用。尙存銀四千四百六十餘兩。請在此項內動撥。飭發興修。事竣造冊報部核銷。其各子渠聽民間酌量地畝多寡。自行挑挖引漑。官爲督率辦理。畿輔水利四案。

是年浚烏程長興二縣溲港。皇朝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三

運河水卒廣二十一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方觀承奏天津東南受靜海窪泊並海河倒漾之水向藉縣東五開宣洩今何家圈灰谷堆白塘口三閘海河已低數寸現在開放其大閘口賀家口二處海河尚高一尺俟減低寸許亦可開放現涸之四十七村莊俱經種麥接壤之寶坻寧河視海河爲長落海水減寸卽內水減尺情形與天津相似其河間獻縣青縣任邱大城積水有阻官隄者有阻鄰境者皆權其輕重破其畛域之見率同府縣親度地勢或暫爲開隄排放或入於溝渠案內勘定章程以除水患上年開溝壘道未竟之工現俱接辦田間溝洫卽次第經理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六日又奏天津西沽壘道卽運河西隄爲通京大路自天慶寺北至桃花口此二十三里東臨運河西阻大淀淀漲輒漫溢道上與運河相連兼以風浪排激雖屢加培築簽椿護埽終難抵禦蓋汛漲水盈有湮無洩勢必蓄隄爲患故西沽舊建石橋一座大小木橋三座原使河淀相通淀水大則洩之入運運水大則洩之入淀而西沽以北曾無一橋通流今壘道已修復舊規必須多添橋座如趙北口至十方院壘道情形乃爲合宜臣將壘道兩邊水勢逐加相度應於天慶寺北建三空木橋一座格淀隄頭建五空木橋一座西沽板橋北建五空木橋一座唐家灣汛房東南建七空木橋一座王家莊北建五空木橋一座桃花寺茶棚南建五空木橋一座桃花口南建五空木橋一座又石橋之南舊木橋應添雁翅椿

木貼板並疊道。尙有增高加夯等工。共估工料銀五千三百四兩零。先後報開。畿輔水利四案。是月高晉奏。臣等敬奉聖訓。將西灣壩落低。於汛前辦竣。其金灣河應行展寬挑深。併六閘改建石壩各工。擬俟汛後備辦。臣於霜降後會同督撫鹽臣。將金灣河等工。於附近廳營州縣內遴委承修各員。於上年十二月初一二等日陸續依限報完。臣親往驗收。按原估丈尺段落併上下形勢細加確核。金灣引河河底俱一律挑寬十丈。面寬自十餘丈至二十餘丈不等。迤下地勢稍仰。亦皆挑深自二三尺至六七尺。連前深一丈餘尺至二丈餘尺不等。形如建瓴。將來水由董家溝歸江。可期暢達。其金灣南二閘改建石壩。寬三十丈。其壩脊高下卽照西灣滾壩落低四尺。並築隄挑渠。由芒稻河歸江各工。均如式辦理。復查芒稻河舊設十閘。向例冬春閉板。夏秋酌定水誌啓板。續於乾隆二十三年尙書稽璜奏明。鹽船由舊越河直達金灣北閘。將芒稻閘常川開放。如遇水小。卽在芒稻閘迤東築壩蓄水。直至汛水長發。方始開放。今金灣南二閘業改建石滾壩。照西灣滾壩一律落低。壩下引渠。又經加挑寬深。與前不同。是伏秋大汛已暢洩無阻。而冬春水小。又應因時制宜。酌量變通。再四熟籌。冬春之際。與其在芒稻閘迤東築壩蓄水。不獨多費錢糧。且啓拆時壩底稍有未淨。轉礙宣洩。嗣後應將芒稻閘每年冬春水小酌量下板數塊。於農田灌溉。鹽船運行。兩有裨益。交夏汛水將發。卽全行開放。於宣洩盛漲。仍不致阻礙。從此操縱由人。相機啓閉。則水小水大均資利賴矣。南河成案。

二月初一日。莊有恭奏。揚州高寶興泰等州縣下河節年被淹。仰荷皇恩。准將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下游州縣俾免西來水患。惟來源旣杜。而本地積潦之區亦當

籌其去路。乾隆二十六年五月，經高晉、陳宏謀與司道等審度形勢，請將秦州丁溪小海二閘引河疏濬深通。再開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鹽城、阜寧境內上岡、草堰、陳家衝三閘各引河疏通。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俾積水早消，飭淮揚河道等督同淮揚二府，併分委佐雜各員，勘估議詳。尙未辦理。臣復查案行催。茲據吳嗣爵等會同各司道詳覆。此案工程應先將閘下引河挑濬深通，再爲閘上引河之計。現據覆估鹽城、阜寧、秦州境內共估需銀八萬九千四百二十七兩七錢七分。其開工程多係裁灣取直，順流歸海之道。按照估冊確核無浮。酌議委派派工員另詳飭辦。所需銀兩請於運庫正款銀動支給。併聲明上岡、草堰二閘金門雁翅及兩牆石塊脫落，俟挑河築壩時確估另詳。今造冊請題到。臣查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家衝等五閘引河，自乾隆二十二年挑濬白駒、青龍等閘引河時，前項河道尙可通流。是以列入緩工。未及挑濬。年來水漫沙停，竟成平陸。一經漲潦，四面漫溢。自應妥協辦理。早爲挑濬。惟查江南地方，春深每多雨水。如俟部覆興工，誠恐有稽時日。請酌動五分銀兩。容臣與督河二臣委員分定段落。領銀價辦。餘俟部覆到日再行給發。臣於明年正月上旬自浙江查勘海塘回江，卽前赴淮揚二府工所督率指示，以速要工。南河成案。

是月初八日方觀承奏。臣上月具奏文安疏消積水情形，奉硃批甚是。但去冬何不早疏。今再不可遲矣。近日所消幾分，並宜隨時奏來。欽此。臣查各屬積水，於開挑溝洫案內行令州縣將境內高原下隰古河舊渠繪圖申送。其中窪地停潦本不甚多者，入冬以來已自行消涸。餘皆就近導歸溪河淀泊。是以一交春融卽補稱春麥。惟文安、大城、天津、靜海、寶坻、濱海臨淀，非海水、淀水減退，則內水不能外洩。幸上年淀

漲易落。如文安大窪在西爲頭隄，開溝九道，自九月至今已分洩十之五六。現尙過水向前，內外水平。大兩縣俱用水車一百數十具，上緊輪戽，剩水一二尺之區，即可同霸州、安州一例種稻。此時地氣開通，正值淀水上泛，一過清明，卽當頓落。文大等處積水可望大減。至津靜一帶較上月又減尺許，幸其地以漁葦爲業，故津軍同知所屬皆以漁葦徵課。現在魚利甚旺，斤魚值錢五文，民頗藉以營生。再河天兩府屬吳橋、寧津、南皮、鹽山、慶雲境內之老黃河，上承東省四女寺、哨馬營兩處引河，分減運漲。上春挑濬，水過閘段又淤，臣專委河廳二員會同各縣逐段查勘，直抵東省海豐、樂陵，所有淤嘴七處及葦草盤結淤阻並流沙之處，現在責成所立渠長，派撥附近認管村民一律挑濬深通，以暢河流，兼消積水。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十一日命江西道御史興柱、浙江道御史顧光旭、山東道御史永安、刑科給事中溫如玉往天津、靜海、文安、大城等處查勘。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十九日諭曰：畿輔一帶，去年秋霖過多，窪下之區，現在設法疏消，以利東作。因思海河爲積水委輸之尾閘，而地方官或拘於成例，僅將五閘宣洩，不肯推廣籌辦，多開壩口，以爲釜底抽薪善策。著協辦大學士公兆惠速馳驛前往，帶同鹽政達色知府周元理，悉心確勘情形，有應行增開之口，卽一面奏聞，一面辦理。務期去路疏暢，水消之後，補築口門，卽不無所費，而利民實多，不必稍爲瞻顧也。尋兆惠奏：津屬地窪，日久淤存，自滄州、青縣、靜海而下皆然。運河水以塌河淀爲歸宿，其東南視海爲長落，五閘水高於海河五、六、七、八寸不等。大開白塘河舊口寬，賀家口、何家圈、灰谷堆三閘下注未暢，應濬新開溝六道。

惟北塘東口已涸。餘宜加寬。疊道河岸高低不一。應濬溝。與河淤處宜開挖。潮汛亦宜防。仍設板派兵司啓閉。共新舊閘十五處。足資疏消。四月可全涸。報聞。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七日諭曰。據葉存仁奏。河南各屬挑濬河道溝渠。俱一律寬深。是豫省水利工程已著成效。直隸連年積水未消。雖多方宣洩。終不如豫省之妥善。從前河南疏濬河工。皆係侍郎裘曰修協同辦理。此時裘曰修服制將闕。著卽馳驛來京。督辦直隸水道溝渠事務。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與柱、顧光旭奏。臣等於十二日由京起程。臣永安、溫如玉前往天津、靜海等處。臣興柱、顧光旭前往文安、大城等處。查文安西南各村地勢稍高。現已播種二麥。東北一帶最窪。積水未消。臣等坐舟逐一查勘。計長四十餘里。寬三十餘里。其湧水村莊雖有涸出。積水自一二尺至四五尺不等。現從艾頭村圍堰挖口五處。放水歸入淀河。相其形勢。積水高於淀河一尺有餘。暢流無滯。將來水勢漸平。卽須人力戽撤。以冀消涸。惟西馬頭隄澗口計長四十餘丈。河水與積水內外兩平。旣不能資其宣洩。又恐河水轉多。灌入。急宜堵築。據文安知縣稱。業經督臣方觀承派員會同辦理。臣等卽飭該縣備辦工料。一面行移布政使觀音保、檄飭該委員等堵築。刻期告竣。臣等卽馳赴大城。是縣居文安之東南。地勢高於文安。其城之西北尹四岳等二十二村。積水三十餘里。寬二三里不等。接連文安大窪。亦由文安之艾頭村缺口宣流入淀。而大城居文安之上游。文安之水漸消。卽大城之水先落。應俟艾頭缺口水勢將平之候。於文大兩縣多設水車。合力濬涸。則早涸處所可種秋禾。水一二尺者。尙可種稻。其城外周圍所餘積水。現已開溝宣洩。至霸州保定。臣等沿途留心察看。水涸處所無誤。春畚。偶有閒段積水。尙易消涸。已飭該州縣等儘

力疏濬。趕種秋禾。一面前往寶坻、寧河等處分路查辦。奉諭此事方觀承派員籌畫。未免稍遲。現在正當加緊董辦。昨兆惠奏報海河大閘口至鹹水沽等處添開溝道事宜。並稱一面往勘文安、大城一帶。想此時正可到彼督率該御史等剋期將事。但一切雇夫需費最關緊要。若俟移知方觀承會同經理。則恐緩不及事。前已有旨分撥部庫銀二十萬兩解交天津備用。該御史及鹽政所辦工程應需若干。卽於庫銀內先行酌量分給。俾得及時集事。其支領仍歸地方官覈實報銷。以免稽遲。至海河新增洩水溝道。日來是否較前大暢。內地積水現在涸退尺寸。與布種分數多寡之處。仍卽回勘明確。詳細奏聞。以慰懸切。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兆惠覆奏。靜海、青縣積水宣消。計日盡涸。霸州水退。地畝無不種蒔。大城、文安水較大。村莊未涸出者甚多。下流現開口。引放布政使觀音保同御史興柱、顧光旭堵築上游漫口。以絕河水倒漾。趕於二十九日合龍。惟河流久溢。堵塞已遲。臣現於艾頭村等處缺口相度。應行開溝處。飭知府周元理辦理。並令逐日報放若干。由臣轉奏各工酌給庫銀。並知會御史鹽政一律辦理得旨。竟遲了。今惟有竭力速行疏導。以望多涸耳。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永安、溫如玉奏。臣等查勘窪地積水。由天津以南分路馳赴河天府屬州縣。沿途相視地形水勢。查訊宣洩事宜。正在籌辦。臣永安行次慶雲。臣溫如玉行次南皮。均於二十三日接准協辦大學士公兆惠寄信前來。臣等卽回津。將目擊上游情形告知。統俟兆惠通查文大等處辦理。查天津爲衆水尾閘。西北大清河一帶接連武清南境淀泊。本係水鄉。上年雨水過多。至今停積。西南上承靜海獨流老淀等處。爲

滄景交河青縣諸屬下游。城東南又滙聚靜海北鄉窪泊。疏導之法總隨海水長落爲遲速。入春以來晴明日多。海河消納較速。現已漸退。北面城南舊有五閘洩水。其衝刷成溝處。飭令各縣疏通。業已開有六道。又據兆惠等勘明改建閘口。添溝四道。工完水勢可消。但逐日風汛潮汛。啓閉緊要。必須地方官不時察看。已嚴諭勿懈。其靜海西北兩鄉。因津水日減。涸出地畝甚多。前據該縣於賈口橫隄等處開溝六道。又加催督於辛莊羅家堂等處添溝三道。青縣止有魚莊窪十里。窪兩處積水。舊有鮑家嘴口門達南運河。其浸口下游由子牙新河歸天津紅橋入海。餘處地畝盡皆涸出。滄州東南積水歸大連淀。東北一帶村莊有減水河及母猪港等處分洩。均不致侵占地畝。鹽山慶雲附近老黃河宣惠河積水易消。南皮惟范家隄附近低窪。現已閒畝涸出。至各屬早麥均已滋長補種。春麥亦漸次出土。其新涸之地。並靜海沙薄地畝。有不宜種麥者。將來或種大田。或種雜糧。均可無誤。臣等現由武清周回察勘。將來水勢消涸。隨時奏報。得旨。盡心查察。莫辭勞苦。勉之。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顧光旭又奏。臣同興柱已將文安隄辦竣。隨分勘漫水之區。涸出種麥者十之六七。香河寶坻寧河水已全消。豐潤玉田開挖東西岔河。於黑龍河尾挖溝。水深處尙二尺。現辦水車庫。撤期於三月全消。俟查灤州樂亭回。仍沿途驗水消退尺寸。奏聞。得旨。嘉獎。畿輔水利四案。

三月初三日。以兆惠覆奏天津等處積水消退論。上年近京低窪之地。如天津文安大城等屬。因被秋霖積水未涸。已屢諭方觀承飭屬設法疏通。毋任因循。在方觀承督理賑務。於水利事宜。或不能一時兼顧。亦當及早相度議奏。朕何難派員專董其役。以利農功。昨因海河五閘宣洩未暢。特命兆惠前往督率。經

理各邑積水卽按日以次消滅。前此地方官設能如此從事。何至遲延。非按例示懲。曷以重封疆、勤民瘼耶。方觀承著交部察議。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十六日兆惠方觀承奏。文安、大城等九州縣千里長隄。前經奏照代賑工程辦理。雄縣、新安、霸州三州縣已經完工。任邱、高陽、安州、保定下月均可告竣。惟文安蘇家橋起至大城馬村間止。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八丈四尺。向係民修。候至夏初淀水大落。就近取土。今隄身內外水浸過甚。若汛前不能涸出。有土恐致遲緩。臣等詳酌。除有處取土。民力易辦之工。長八千六百二十九丈五尺。共估土二十萬六千二百三十二方。仍照代賑工程辦理。其餘遠處取土之旱方。長二千六百九十六丈。估土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八方。水中滂泥工。長八千三百一十二丈九尺。估土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三方。按照成規。旱方每方銀一錢外。加夯礮銀三分六釐六毫。水方每方銀二錢。該處土性膠埴。無庸夯礮。共需銀五萬五千七百零。仰懇天恩。准按方給價。卽於存貯天津道庫銀二十萬兩內動撥。派員分段承修。交天津清河二道督率。趕辦務於汛前完竣。查文安附近河淀村民。慣能入水挖土。有踴磨菇之名。應卽令此等貧民。赴工力作。旣用其長。兼藉養贍。較之工賑常例。更爲優渥。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十七日又奏。臣等於本月初七日自黃新莊起身。初九日至文安蘇家橋。查得文安地形。東西南三面俱高於積水窪地。惟東北一帶卑削。可以瀉水。前經兆惠指示。知府周元理於龍潭灣等處開挖隄口。隨據該府挖口四處。並自行相度添開六處。連前共開隄一十四口。臣等逐口查驗。每口寬二三丈。四五丈。計龍潭灣至艾頭村十餘里中。約開隄口四十餘丈。俱屬暢流。卽有一二不甚流駛。亦俱水從外放該

府周元理業經預備物料。臣等又令其加埽裏頭。如遇淀水一平。立時堵塞。一面差員四處沿水探驗。近日退出地畝各處。水脈深淺不同。其莊地亦多寡不一。據報文安各水邊通出地二三丈至二三十丈不等。大城各水邊退出地一二丈至二十丈不等。大抵文安、大城相連。積水境界過寬。不能驟減。此時察看淀水日落。清水汛漲尙早。則夏至以前。節次宣洩。自有成效。地方官所備水車一百五十具。應俟內外水平。用車戽放。以消窪積。臣等於十二日由勝滂淀至天津。次早閱看城南水勢。凡新舊溝闌十五處。內惟陳唐莊白糖東口二溝已經流涸。無庸開放。此外各口溜水暢注。宣洩甚駛。津南之水。除黃花泊、柳淀窪。坡水窪等處地勢過低。原係淀址。現在所有村莊積水已消十之六七。下剩餘潦。計日可涸。此時新涸之地。或水氣未淨。不能著足耕鋤。尙須乾燥後翻土。至可以舉趾者。俱已翻犁停當。今年津境大田必能普種。臣等面交鹽政達色帶同知府周元理。俟津屬積水一消。卽查看各道溝闌。有足資宣防者。務必及時估修。以重啓閉。均奉俞旨。畿輔水利四案。

四月初八日方觀承奏。查文安大窪。自上月初旬以來。所有洩水各溝道。據周元理稟稱。惟龍潭灣內外水平。已用埽堵閉。其餘各口照舊宣洩。並於陶官營排立水車。晝夜厚消。約計二十餘日。窪內落水尺許。東面之得歸村、土橋村、灘里村。涸出地十三頃。西面之魯代莊、孔家務、急流口、豐臺頭。涸出地十八頃。南面之寇里村、太平洲、曹家莊、龍街村。涸出地十九頃。俱已播種。尙前正值淀水大落。尙可望其減退。卽閉溝口。仍可開放。涸出地畝均能趕種晚禾。其不能盡涸而水在一尺以下者。於五月內種稻插秧。尙爲及時。大城與窪水相連之二十二村內。如簪子頭、小荊河、九村莊窪邊。水退各數十丈。皆有涸地。現已借給

籽種陸續開耕。至文大長隄工程。計水中滂泥工長八千三百餘丈。施工既難。爲期已迫。臣派府州縣廳七員分段趕辦。令清河道揆義。署天津道周元理駐工督率。計用小船一千五百隻。夫萬名。半爲文大災民。咸得趨工食力。至天津南窪正東東南地近開口者。俱已涸出。惟正南西南兩面尙水深四五寸至一尺二三寸。各開口仍前暢洩。除淀泊外。其餘地畝約夏至前俱可耕植。惟連年積滂。魚蝦產子必多。水涸日蒸。恐變蝻子。已通飭各屬預防。點用所設護田門夫。依門牌戶出捕蝻夫。並多派員役於荒窪草蕩加意巡查。以收有備無患之益。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十一日張師載奏。臣於本月初三日自濟起身。沿途查勘。各開塘水勢充暢。運行迅速。其上海廳李海務開拆修工程均經完竣。臣親加驗收。俱如式堅固。前因臨清開外。每年伏秋漳衛水漲。泥沙倒灌。易淤塘河。經臣籌勘奏明於板開外西岸建築挑水壩一座。以挑漳衛大溜。節經汛漲。並無倒灌淤墊。著有成效。但該壩已築三載。柴土墊陷。根底漸朽。難期堅穩。况漳河上游臨漳縣沙莊分流之處。今歲新築大壩。漳河別無分減。盡歸東省衛河。則臨清開外挑水一壩。尤爲緊要。必須接長數丈。其墊爛者概令拆修。卽飭道廳確估。歸入本年搶修案內辦理。務於汛前完竣。一律高厚堅實。庶挑溜更爲得力。再衛河兩岸民堰。凡有卑矮殘缺。早經會同撫臣令州縣廳汛等官撥夫幫培高厚。如有河勢頂衝工段。則於隄根鑿埽預爲防護。內有沙灘淤嘴阻礙。飭令汛員督夫抽挑引渠。將來水長卽可刷去。至德州之西方庵。近因河勢刷灣。漸逼城垣。經臣會同阿爾泰勘議奏明。另開引河一道。以分其勢。仰荷聖明允允。當令該廳州領帑趕挑。今赴工查驗。所挑引河已有九分。不日告竣。但該處情形。引河開後。舊河仍然灌水。一至汛漲。

恐西方庵險工不能盡除。莫若將舊河口門添築攔河大壩一道。截流全歸引河。庶溜勢湍注。更易衝刷。寬深現飭該廳州上緊趕辦築壩。即可一面放水。應需工料仍於道庫節省項下動支。彙案咨部估銷。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方觀承奏。臣至楊村。侍郎裘曰。修自天津來。臣於二十日同勘楊村廳筐兒港減河。並商論直隸河渠意見相同。因此時汛期將至。不能徧勘施工。裘曰。修進京面請聖訓。臣即率同天津道赴文安。大城查勘。千里長隄。新工清河道揆義。駐工督率各員趕辦。已有六分工程。文大被水。村民在水澇泥。兩日得土一方。每方工價二錢。在工官弁互相稽查。給發工價。不假胥役之手。民需實惠。約五月半前可完工。至大窪之水。已與泊水相平。偶遇北風。並虞倒漾。溝口六處俱備葦埽。臣逐一察看。悉令堵閉。月來窪水耗落一尺。窪西涸出地百餘頃。高處秋禾。低處稻秧。俱已藝種。至河閒。任邱瀝水。在窪南廣安隄內。閒挑引河。穿子牙河隄。洩入榆錢窪。不使大窪復有新水。現交天津道督率大城縣趕辦。務於汛前完竣。先後報聞。畿輔水利四案。

五月初八日諭。直屬勘理水利河渠。端緒旣紛。地面亦廣。裘曰。修一人不惟綜理爲艱。且會同方觀承籌辦。地方有司。不無各存畛域。欽差與督臣和衷與否。均難調劑。因思阿桂已有旨留京。工部事務暫令舒赫德署理。所有一切疏濬修葺等事宜。即著阿桂與裘曰。修會同方觀承妥協相度酌辦。則該督自無意見同異之嫌。諸務並易就緒。遇應回京時。即照裘曰。修之例。仍赴部辦事。如再應赴勘。即將部務徑交與舒赫德兼攝辦理。有應陳奏之事。即具摺送行在奏進。阿桂等不必前赴熱河。不獨伊二人每事虛心商

確。其期集事。卽與方觀承亦不應略存形跡。庶於水道民生均有裨益。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一日方觀承奏。臣與布政司將辦過各工通查。除上春因千里長隄無處取土暫停。今春覆查文大二縣工段。內有一萬一千餘丈。應照土方定價改爲帑工。經兆惠會同臣奏准。應將原估工賑銀米照數扣除。其餘或於原估工段外。續有汕刷停淤。應行接修展濬。或係前未估報。因籌辦積水。應將古河舊渠疏導。兼須培補隄岸者。皆爲上年彙奏後續辦之工。如涿州良鄉。霸州之忙牛河。良鄉之籬笆房河。黃管屯河。雅河。廣陽河。茨尾河。清水溝。並牝牛支河。房山之順水河。固安永清。霸州之黃家河。霸州之中亭河。護城河。併下六工圍堰。永清。東安。武清之永定河。越堰。大興。東安。通州。武清之鳳河。上游。武清。天津之筐兒港。滅河南北隄。天津之桃花寺。北斜堰。津軍。子牙二廳屬之格淀。大城之子牙隄。堰。保定之續估長隄。青縣。滄州之二滅河。吳橋之沙河。漫河。任邱之大清河。馬道河。大港引河。雄縣之西槐支河。新城之高橋河。盧僧河。併十九堡河。隄。清苑之府河。陽城河。齊賢河。金線河。安肅。容城。新安之瀑河。薊州。玉田。寶坻之薊運河。薊州之洵河。隄。寶坻之鮑邱。窩頭各河。隄。香河之百家灣河。玉田。豐潤之還鄉河。豐潤之黑龍河。共計土二百七十四萬一千二百三十一方。需米二萬七千四百一十二石。三斗一升。銀二銀七千四百一十二兩三錢一分。以上各工俱於汛前辦竣。俟勘收核實造冊。同上年工賑案分別報銷。得旨。此係上年餘下工程。固應如是辦理。若別有新工。當會同阿桂。奏曰。修妥商方不至兩相扞格。此奏亦令彼等知之。畿輔水利四案。

六月二十二日方觀承彙奏。直屬大道溝渠。田間滄洩。臣遵旨通查。節次具奏。除自正定以南至磁州一

路並東路之景州均照例勸用民力不入工賑其自大興宛平東至通州三河薊州豐潤玉田撫寧一路西至良鄉房山易州涿州一路西南至定興安肅清苑滿城完縣望都一路東南至新城雄縣任邱高陽河間獻縣交河阜城一路又運河大道武清天津大城靜海青縣吳橋一路共三十二州縣計土一百八十六萬九千三百三十六方需米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石三斗六升銀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兩三錢六分又望都修治田溝計土六萬一千二百九十六方需米六百一十一石九斗六升銀六百一十一兩九錢六分內有疊道應加秀礮溝渠應添開座等項另核歸案估報所需米石動支本處倉儲並鄰近撥用銀兩在司庫節存耗羨併三省協耗項內撥發飭各地方官興修業於四月內一律完竣察看如式如有再應增高濬深應需續辦臣與欽差尙書阿桂侍郎裘曰修於查勘水利之次覆加籌酌另按土方定例辦理奉硃批溝渠卽河道之脈絡也應聯爲一氣方得宣洩之宜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三日諭御史朱續經自天津巡漕復命奏直隸胥役斂派車船勒索賄放方觀承不能督屬鋤奸已諭令據實覆奏矣地方蠹役借端派索原難保其必無惟在該管官加意稽查嚴行懲創自然斂跡方觀承在直年久每存息事寧人之見不免專務姑容朕亦不能爲之諱前此辦理疏消積水不能及時業交部嚴議示懲方觀承諒當痛自悔改而言者動以爲歸過之地在該督身任封疆於關係民生事務並不實力董率咎固難辭但通省事務殷繁又值災歉之後措置不無竭蹶持論者置身事外坐言易而起行難使易地以處恐其所展布或未必能如該督之勉力支持也過而能改尙可冀其自新方觀承如自愧悔前滌前非正宜稍假時日以觀後效儻其因循玩愒復蹈前轍斷不能逃朕洞鑒自必明治其罪

又何能屢邀寬典乎。至該御史請設專司河務大臣以資辦理之處。直隸曾設立河道總督。亦不過專辦永定防汛工程。此外全省河渠原非所屬。至營田水利工程。辦理數年。因南北地勢異宜。亦未著有成效。是以仍令直隸總督兼司河務。現派尙書阿桂侍郎裘曰修往來直隸各屬。會同詳勘。修防濬築事宜。較之設立河員與地方官立異掣肘者。固屬有利無弊。卽嗣後遇有應行修濬之工。隨時特派大臣督理。察勘。自足收相機集益之效。該御史所奏設立專員之處。著不必行。畿輔水利四案。

七月初六日方觀承覆奏。上月二十八日奉到諭旨。經巡漕御史朱續經參奏直隸胥役斂派勒索。詢臣會否確查嚴懲。據實陳奏。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悚。查州縣蠶役藉公派累需索。實爲通弊。惟在地方官查察有犯必懲。庶知斂戢。卽州縣約束不嚴。咎尙可追。儻曲加護庇。如從前良鄉縣知縣李衡縱役勒索車戶一案。經臣參革不敢姑容。每於地方需用車船。批檄告誡。不啻再三。近日海運奉天米十一萬九千餘石。又豫省協辦米七萬石。應分派各屬領回補實倉儲。又奉天黑豆五萬七千石。應交通倉。均須雇船轉運。有天津楊柳青船戶王天祐等五船不願領載官糧。縣役齊萬倉乘機索銀十二兩。將五船賣放。又船戶楊宗民等四船。憑紀化一向縣役來自寬說合賣放。言定制錢七千五百文。當交五千元。經該縣先後查出稟究。臣飭將該犯等枷號河干示衆。再臣於邸抄內見朱續經原奏尙有派牛馬派土方兩條。民間耕牛官無所用。惟驛遞猝遇差多馬短之時。例准雇用民馬。按日開銷雇費一錢。然係偶有之事。至於土方不離隄河之役。就直隸河最著而言。如千里長隄。薊運。子牙。豬龍等河隄。向係附近村莊認定工段。責令歲修。名爲業隄。勒碑載志。裹糧從事。並無違言。州縣之能體卹者。嘗請借給口糧以資力作。比因連

歉之後。自正定府以北。應修隄河工程。仰蒙皇上軫念。照代賑之例。按方給與錢米。勤力者日挑上二方。或方半。所獲卽與方夫全價無異。其懶惰者兩日挑不及一方。轉以所給錢米不敷日食。遂散布浮言。指爲地方官派累。然亦百人中之一二人。而過境採訪者往往卽據此以爲指摘。夫培隄濬河。凡以爲村民保障田廬。卽其自爲計。亦當致力。况已給有土方半價。而猶謂派累。是民力竟不當用。凡有興舉。卽須動帑。幾令通省河道之歲修。皆與永定兩運相同矣。臣蒙高厚隆恩。畀以封疆重寄。惟有倍加省察。圖報高深。再該御史所稱業經知會地方大員。天津以道府爲大員。臣詢問該道府等。皆稱該御史並無知會應行懲治之事。奏入。命朱續經明白回奏。乃三月以前已經查辦之案。上以其取巧。下部察議。畿輔水利四案。

九月二十四日張師載。崔應階奏。臣等接准部咨。東省四女寺減河形勢最爲得地。而下游老黃河寬暢。足資容納。若將四女寺壩門大加展寬。則東省多減一分。直省更少受一分。已於行在召見時面奏。現在亟須辦理。計須再加寬二十丈或十五丈以外。其口門以下亦須一律展寬。接至老黃河爲度等因。臣等親赴四女寺地方會勘。由壩口勘至歸入老黃河處。計長四十里。壩口及壩下支河俱寬十二丈。自上年奏明挑濬後。現今一律深通。察看來源。若將此處壩口及支河再爲展寬。實與直東兩省有益。緣衛河發源於河南蘇門山之百門泉。會今大丹小丹淇湯洹等水至東省之館陶。復有豫省清濁二潭全流入東。北達於臨清。歷程九百四十里。沿途並無支河旁洩。至臨清板閘。又與汶水會合北流。計二百四十里。至四女寺始有減水壩洩水。由支河入老黃河歸海。查昔年清濁二潭在直隸境內原有支河分洩。由威縣

寧津達天津入海。並非全漳歸衛。近年直隸沙莊地方築壩。攔截漳水分流之路。是以全漳歸衛。查衛河以二十餘丈之河身。受直隸東三省之水。而河流又復紆曲。易漲難消。伏秋雨水盛行。各河會注。衛河常至陡長丈餘。東省州縣固虞衝溢。直隸下游更患漲漫。臣等詳加斟酌。衛河正流面寬二十六丈。今四女寺壩門及支河現寬十二丈。若再展寬二十丈。未免支河寬於正河。恐致奪溜掛淤。漕渠有礙。雖德州哨馬營支河現寬三十丈。但哨馬營壩口係在運河旁側瀉水。而四女寺壩口係迎溜頂衝。是以部臣以爲形勢最爲得地。實則兩處情形不同。寬窄自宜酌定。擬將四女寺壩門及壩下支河再行展寬十二丈。共寬二十四丈。較舊河加倍。儘可洩漲。所挑之土。卽築兩岸隄堰。遇伏秋盛漲。先由此處掣消。則德州景州以北水少勢平。實與直東均益。至老黃河勢雖寬大。但河底平坦。水難暢流。是以歷年於河心挑濬子河一道。現寬四五丈不等。今支河展寬。則老黃河中心子河亦應一律加寬。方足暢入海之路。謹將會勘情形奏明。如蒙俞允。臣等將壩口及支河土石各工。擲節確估。另行題報。其老黃河下游應挑之處。並咨直隸督臣轉飭辦理。奉硃批如所議行。運河道冊。

十月初四日大學士公傳恆等會議直隸水利。河淀支派甚多。若於汛前一律趕辦。爲時既迫。工段過繁。轉恐草率。且二十六七兩年雨水亦非常有。至今歲各河並無漲發。又未可視爲準則。今遵旨分別緩急。臣等詳議。將近年潦水無消。致有壅塞漫溢。民田受患者。謹擬先行辦理。其餘工段。統俟將來試看水勢。再行具奏。至兩運宣洩之路。業蒙恩准於四女寺展寬。已收釜底抽薪之益。其直省各減河與挑處。現在暫緩。除另案千里長隄並海河疊道閘壘工程。於發存天津道庫銀二十萬兩內動用報銷外。今所擬急

工共約估需銀三十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兩。應飭戶部撥給方觀承督率地方道府各官確核辦理。以收實效。急辦工程清單。老黃河二萬九千一百三十一兩二錢。金沙岡五百八十八兩四錢。塌河淀。七里海。除葦八千二百五十兩。西隄頭引河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六兩。晉口引河五千四百六十五兩九錢。西淀。趙北口馬道大港引河。窰河。茅兒灣。四萬三千三十一兩四錢。東淀。張青口中亭河。蒼耳淀。張家嘴。左各莊。勝。澆。村。南。引。河。中。股。開。段。挖。淤。去。葦。七。萬。三。千。三。百。七。十。六。兩。八。錢。子。牙。正。河。自。張。家。莊。至。當。城。止。挑。深。開。寬。六。萬。四。千。九。百。六。十。九。兩。一。錢。二。分。挖。河。之。土。卽。以。培。隄。閘。兒。莊。草。壩。四。千。九。百。九。兩。零。留。兒。莊。石。壩。六。千。四。百。四。十。二。兩。零。盤。古。廟。以。下。至。鮑。家。嘴。挑。淤。築。隄。四。千。二。百。二。十。一。兩。挑。河。之。土。卽。以。培。隄。交。河。吳。家。窪。引。河。五。百。二。十。三。兩。下。游。至。大。渡。口。二。十。二。里。五。千。八。百。八。十。兩。保。定。九。龍。泉。至。依。城。河。并。大。莊。引。河。一。百。七。十。九。里。四。萬。四。千。八。兩。大。澗。淀。南。溝。二。千。二。百。五。十。兩。雜。淀。去。葦。一。千。三。百。六。十。五。兩。冀。州。老。龍。亭。建。閘。一。千。四。百。十。五。兩。廣。平。府。牛。尾。河。南。岸。建。閘。一。座。九。百。二。十。五。兩。五。錢。廣。平。府。牛。尾。河。至。大。陸。澤。開。段。酌。挑。一。萬。一。千。一。百。一。兩。洩。口。以。下。溥。滄。會。流。酌。挑。六。百。五。十。一。兩。以。上。共。約。估。銀。三。十。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兩。零。得。旨。允。行。畿。輔。水。利。四。案。

十二月十六日上諭內閣。崔應階奏請挑荆山橋舊河。所見甚是。東省南陽。昭陽。徽山等湖。匯爲巨浸。每遇水漲。窪地常遭漫淹。濟寧魚臺二屬。適當下游之衝。田廬所關。綦重。前會特派欽差同地方大員辦理。朕上次南巡。復經親臨閱視。面諭河督諸臣。隨宜設法籌辦。但橋畔河淤日增。日積非大加興挑。何以去沮洳而資利導。著派協辦大學士公兆惠。於明歲初春。馳驛前往。會同尹繼善。葉存仁。崔應階。相度會議。

奏請興工。純皇帝聖訓。

是年濬治蘇州、松江、太倉等屬水道。江蘇巡撫莊有恭言：太湖之水由三江歸海，經流蘇、松、太所屬之吳江、震澤十二州縣境內。查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爲湖水穿運入江要道，不無淺阻。又入吳淞之龐山湖等處，向稱寬闊，邇來民間圖利，徧植菱蕩，圈築魚蕩，亦多所侵占。劉河形勢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艱，舟待潮，崑山外濠爲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婁門外河爲江源出運咽喉，河面僅寬三四丈不等，應自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就其有港可通，有橋可洩之處，爲之清釐占塞，務使分流迅速。其運河以東，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處，所疏濬寬深，一切植蘆，插籬及冒占水面之區，儘數剷除，嚴爲之禁，疏入得旨，報可。皇清文獻通考。

是年方觀承奏：漳河由河南臨漳入直境，經廣平大名二府，至山東館陶與衛河合。乾隆二十六年秋汛，與臨漳所屬之沙莊北岸漫溢，下游成安、廣平、大名、元城數百村莊被水成災。經臣題報，蒙恩賑卹。嗣臣與河南前任撫臣胡寶瑛各委道府會勘，由兩省藩司公議挑淤築壩，使水歸故道。比因漫口在臨漳，而爲患乃在直境成安等四縣，士民情願捐備料物，令臨漳士民亦出一段。按五段均攤，協力辦理。工竣移咨豫撫委員會同直隸汛員駐工防守。上年水由正河已屬循軌，因閏五月久雨盛漲，草壩被衝過溜臨漳羊羔村以上八里，刷有河形。過此則散漫於大名、成安、元城、廣平各境內外，水至大名復分五處旁溢。山東邱縣復入直隸廣宗，由鉅鹿入寧晉泊內，臣委永定河同知前赴漫口詳看。前工祇就正河淤處挑濬，而建壩處又稍覺兜濤，水勢下墜，致被衝刷。現在漫口溜走七分，正河溜止三分，應將河頭改正百餘

丈使迎溜得勢。其下河身淤處挑濬北口加深。約長五百丈。於河頭分流處築壩。長一百八十丈。高一丈。截其北溢之路。又於壩東接築土隄。長五百丈。底寬六丈。高一丈。攔接河灘。抵正河而止。估需工料銀八千餘兩。據該道議稟。此次不便復用民力。大名道楊開鼎。大名府姚立德。廣平府周元理。並所屬十七州縣。情願公捐。業於上冬購料。臣於新正派永定河熟習樁壩弁兵二十二名。前往關會豫省。擇於開凍後興工趕辦。三月內完竣。尙不致有悞秋耕。詎新任彰德府李訥。臨漳縣張光炤。忽生異論。謂築壩則逆水倒灌。不但臨漳城淹沒。卽附近村莊。恐先歸烏有。惟有因其自然。於下游廣大所屬多開支河。引入大河等語。具覆大名道轉稟。查臨漳逼近漳河。其爲患與否。惟視河流之通塞。與沙莊漫口築壩全無關涉。今築壩開淤。使水歸正河。則濁河不致分勢。有緩水停沙之病。兩省均有利益。是以前工合辦。臨漳出夫直省給值。工完委員會同防汛。均無異議。今不過將所挑河頭移令迎溜所築之壩。移近河頭。與上次並無二樣。何至利害頓殊。蓋因該府縣皆非經辦之員。又見臨漳改溜處所已成河形。水有約束。遂罔顧下游數邑田廬淹漫。直欲以鄰爲壑耳。查正河經流一百數里。現在深處所議挑河濬淤工作。祇五百餘丈。乃該府欲於下游開河。引入大河。稱爲支河。不知元城葺并村以下十餘里。悉係平田。何能另開引河容納全漳。至其詳請咨商會勘。意在遷延不辦。兩省公同勘定之事。何須另勘。且連歲災地。豈容又悞秋耕。已飭交大名道府督率辦理。並恐彼處士民窺見府縣意指。藉端阻撓。議於成安。廣平附近村莊。撥夫前往。剋日興工。一面將下游元城館陶交界地方。移會東省。查有停淤。一律疏浚。以暢尾閘。但事關隔省。臨漳縣府皆係新任。旣存畛域之見。又復不諳河務。仰懇皇上天恩。勅知新任河南撫臣葉存仁。飭委原任河

北道吳虎炳會同大名道楊開鼎悉心妥辦。臣俟葉存仁赴任經保定時與之面商。一并飭屬遵照。皇清
奏議。

是年阿桂、裘曰修、方觀承會奏。南運河合漳衛諸水。由德州入直隸境。至天津歸海。濁流兼遇盛漲。全恃
另路分流。上游山東德州哨馬營、恩縣四女寺兩減水壩。實爲釜底抽薪。四女寺石壩應大加展寬。業經
行文東省。應俟勘估具奏。其壩口減下之水。皆由直隸老黃河達海。查河本寬廣。舊於河底抽槽。以導就
下之路。今壩已展寬。河槽更須開深。俾得暢注。查直隸吳橋、寧津、南皮、鹽山、慶雲境內。除無庸挑挖者四
段。共長六十里外。計應挑面寬六丈。底寬四丈。深三四五尺不等。共長一百六十六里零。其隄岸間有缺
口處。並應補築。約估需銀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一兩。畿輔安瀾志。

是年水利工程奏。查運河有宣惠石碑二河。皆以分消吳橋、寧津、東光、南皮、滄州、鹽山各州縣瀝水。宣惠
河由新集入老黃河。亘二百八十二里。石碑河由母猪港與捷地減河會。亘一百五十四里。均應加挑深
通。宣惠河挑面寬六丈。底寬四丈。深四五尺不等。內金沙港地勢高亢。挑深八九尺者。計長一百二十
丈。石碑河挑面寬五丈。底寬三丈。深三四五尺不等。謹按宣惠河本古黃河之支流。入滄州西南境
爲王莽河。下流爲石碑河。宣惠河者總督孫嘉淦所定名也。乾隆五年於劉蝦蟆莊南改挑河身。始由斬
河歸入胡蘇。復歸沙河。又由馬頰導之使東。引入南皮。遂爲新渠。今自冷飯店西。至范家莊東。止。即以河
中淤土壘成北岸高堰。長五里五分。爲滄南保障。歷年加培。使河流循軌。藉以宣洩。每歲春融。勸民力修
濬。蓋自五年開濬後。至十年二十八年兩經濬治。二十九年水利案內亦議開濬。石碑河別爲緩工而止。

畿輔安瀾志

是年水利工程奏。查東西兩淀以保定張青口爲界。張青口以上爲西淀。以下爲東淀。西淀受唐沙。滋易白溝。拒馬諸大川。每當汛發。夾帶沙泥。不免水過淤停。所賴翕受尤在趙北口。東轉輸能速。今趙北口壘道橋十一座。通流纔二三處。惟廣惠一橋舟楫通行。其下馬道河正支二股均應展寬。是爲白溝入淀之清河門。汛漲直射橫截。上流淀水出路。乾隆十年藥王廟前另開大港。引河出孫家嘴。導西淀之水。不與白溝爭路。故大港河甚關緊要。其下游尤須展寬。以資傳送。復查清河門東有窰河故迹。長八里。再將此河裁灣取直。則白溝下游多一分洩之路。而清河門無虞阻截淀道矣。又白溝下游盧僧減河。應自高橋起。至茅兒灣閒段挑濬。則新雄一帶無漲溢之患。其趙北口各橋以下。俱度來水抽挑河槽。俾一律深通。以暢西淀水道。又豬龍河匯唐沙。滋三河之水。入白洋淀。下口有正支二股。今以支河爲順。應如挑濬。長十一里六分。又大港引河南隄。有里長閘。任邱西北積水所消。閘外淤高。應接閘口開引河。歸入大港河下游。其閘內鄭州一帶卑窪屯水。應於雙關橋並南城北城橋三處各開深溝。歸入里長閘。此閘止舊輒剝爛。應用新輒另建。畿輔安瀾志。

是年會勘水利工程奏。西淀水過茅兒灣。至張青口以下。爲東淀之玉帶河。水道迫東近隄。應將中亭河通行挑濬。長二十八里五分。下入臺山。以分玉帶河之勢。乾隆十年曾挑王各莊引河。分張青口之水。均應濬治。以暢東注。自苑家口迤東支分派別。有南北中三股。玉帶河之出孫家房者。東南徑下馬頭。過崔家房。至左各莊。迄石溝名會同河。復由臺頭河出羊港。是爲兩股。應於下馬頭起穿蒼耳淀。達張家嘴河。

又由王家圪塔至左各莊接挑直河一道其自臺山過十間房王家泊繞至勝滂者爲北股自孫家房由趙家房窰過南灣歸勝滂者爲中股與北股俱由辛張出揚芬港此三股實爲全淀之腹心必須加倍寬深使之周通輸注勝滂一帶葦草糾結應酌量剷除以免塞隘再勝滂河本屬深通因上年南北二支合併於此一河兩岸居民夾峙不能寬展暢注應於村南另開引河東接勝滂正河同出辛張入揚芬港尤資分洩又自八里河口至楊家河葦淤數段並請清理畿輔安瀾志

是年總漕楊錫綬奏改萬年閘加寬金門落低閘底以利運行建三公祠於東岸按萬年莊閘泃河適中處也循前人故蹟以時修治金門加寬二丈閘底落低二尺益加通暢漕艘安流北上追溯遺烈聿新祀事祠成揚勤慤爲文以志其事俾知避險就安其來有自記中略載自鑿韓莊至梁城百餘里山岡引泃水以通泃於是入黃之艘由直河入泃由泃入湖如行衽席泃之開也舒公應龍建其議劉公東星繼其事李公化龍畢其功三公殫心國事不恤人言相繼疏濬卒避三百里黃流之險而成二百六十里安流之運道豈非萬世之利歟其始末如此楊勤慤司漕十餘年歲輸正供如期畢至恤丁宜民譽滿東南足爲後來楷模而猶不忘所本若是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四

運河水章廣二十二

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方觀承奏天津海河疊道閘座引河各工先經臣等會勘除工賑案內普加修築高四五六尺底寬四丈至四丈五尺不等內有三十八里應比前工加高二尺其海河近處再加高二尺培厚一二丈不等秀築堅實估銀五千四百九十七兩又疊道鹹水沽白塘口賀家口何家圈雙港五處均改建雙空石閘每空金門各寬一丈二尺除舊料添補共估銀一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兩又挑濬六閘引河城河共估銀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八兩又挑濬大沽海口葦淤約長一百五十丈寬三十丈估工夫銀一千二百六十兩已開單恭奏今復細勘海河疊道至鹹水沽地勢較高每海潮發時循引河西注不半里而止自來無虞倒灌毋須閘座啓閉其舊有木橋應行修葺並將洩水引河隄道間段修築以防旁溢以便行旅共估銀一千四百五十二兩合之白塘口賀家口何家圈雙港石閘估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兩共銀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二兩較原估減銀二千九百兩再賀家口何家圈雙港各建閘處地勢本低現在疊道加高二尺三處閘面亦應加石二尺並同白塘口閘俱用甃添砌轉頭雁翅計添估銀一千七十八兩又天津東門外舊有單空石閘宜洩護城河積潦牆板損壞應并修理完整計添估銀一千七百十八兩即在減估之二千九百餘兩內通融動用其各閘引河城河葦淤等項俱照原估辦理又奏文安大窪濱淀之千里長隄蒙恩准動天津道庫發存銀兩修築淀水已無旁溢惟文安南境河開濬

水向亦漫入大窪。雖有廣安民隄防其北漫。但東面有大城長隄。隄身橫互。地勢復高。瀝水向東。全無去路。輒北潰廣安隄而出。致大城文安爲患。臣相度大城長隄。惟近王蕃村者。地勢稍低。穿隄挑河深五尺。即可將瀝水洩入榆錢窪。東注子牙河。再將廣安隄加培高厚。則文安大窪南水之患亦除。嗣經會同阿桂。奏曰。修覆勘籌。及子牙河盛漲。須防倒灌。應於王蕃村穿隄出水處。建雙空石閘二座。外挑引河一道。長九里二分。面寬六丈。深七尺。以挑土築爲南堰。並加培廣安隄工程。共銀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又王蕃村外子牙河宜導入蘇家窪。以防盛漲西溢。應於昌門村挑引河一道。長十五里。面寬四丈。深五尺。估銀三千一百八兩。經臣等開單具奏。復會議分別緩急。因前項工程。已同文安長隄議於發存天津道庫銀內動用。是以未入急工。復委道廳等確估。建閘培隄。挑河並昌門引河。共估需銀一萬五千五十八兩。較原估節省銀四千三百餘兩。請仍於道庫銀內動支辦理。均奉俞旨。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崔應階奏。臣會同兆惠。查勘荆山橋挑河事竣。於正月二十五日。由徐州起身。會同葉存仁。赴伊家河查勘。上下俱屬深通。惟中段閒有僵石。前經阿爾泰。同臣督率開鑿石槽。現今水涸。河流尙屬奔湍。若再疏鑿寬深數尺。則河底更暢。但現在荆山橋河頭。已於本月初十日。煞壩挑濬。湖西之水。不能下洩。今兆惠同臣等酌議。奏請將韓莊滾水壩。再展寬十一丈。并將引渠一并疏通。其伊家河。亦應暫疏分導。俟三月內。臣分委幹員。督率開鑿。剋期完工。至荊州橋河道。雖治其尾閘。而湖內葑草浮泥。凡阻礙水道者。當此天氣融和。速宜芟去。臣已指定地界。委員督加刈浚。親赴查驗。運河道冊。是月。方觀承奏。裁堡船三百二十隻。漢夫一千八十名。裁管船千總二缺。改設守備一員。駐劄天津。又裁

三角淀廳屬及保定河捕廳屬把總各一員。其經制外委二十員。悉行撤回。以節繁費。畿輔水利四案。三月初二日。方觀承奏。乾隆二十六七兩年。淀河漲溢。文安大窪。積水不消。於臨淀大隄西馬頭。開隄放水。又於左家莊。龍潭灣。艾頭村等處。開溝十二道。疏導。並調員弁會縣購辦物料。將放水溝口鑲裹。以防汕刷。派撥兵夫。駐工防守。一面豫備葦草。椿麻等項。俟內外水平。卽行堵築。嗣據該縣詳報。西馬頭開隄。口寬四十五丈。自淀底用葦土築塔。高與隄平。共用工料銀一千九百三十七兩一錢。左家莊等十二處。溝口寬自四丈至七八丈不等。共用工料銀六百六十五兩九錢。造冊由道核申。隨據布政使觀音保覆勘。用過工料銀共二千六百三兩九錢。俱係實用。請於發存道庫銀內動撥。隨同千里長隄工程。并案報銷。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三日。方觀承奏。直隸水利各工。臣帶同原辦道府等覆勘。有原估尙可節省者。有相連工段。原估未及。可通融辦理者。內如望都九龍泉河。接連清苑之大莊引河。綿長一百六十餘里。俱已開通。其下游安州。依城河爲入淀尾閘。自應并挑。又安肅之漕河。瀑河。因歸淀路淤。乾隆二十六七兩年。水溢大道。致阻差郵。應將漕河下游疏濬。並修補隄堰。瀑河裁切淤嘴。於正支兩股分流處。築滾水石壩。俾有節宣。又原估青縣盤古廟鮑家嘴入運引河。因防運漲倒灌。無庸挑濬。應將廟後十里窪開挑引河。導水歸入東支黑龍港。入子牙故道。則青縣水患可除。杜林停滯易洩。又靜海之盧北口河。與天津南窪相接。應並開挑。俾與五闌引河。同資宣洩。又寧河場河。淀分疏之賈家沽道引河。新安大澗。淀迤西之韓家壩引河。與現辦工段相連。亟應濬治。同各工。應建閘座橋梁。均與阿桂會商。臣現赴各工督辦。將應築工段丈尺。

及估需銀兩細數。分晰另奏。於各工節省項下。通融辦理。至勘驗收工。應於五月底汛水未至前。普行勘畢。已將各工分別難易。通飭印委各員。其旱方易辦者。限三月至四月初旬報完。水方蘆板方難辦者。限四月下旬報完。蓋淀水須交四月乃得大落。與其水中撈泥費帑。不若待其淺落。加夫并日趕辦。再阿桂奏曰。修均已奉差。應請旨另派大臣收工。容臣於收工前訂期前往。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九日。方觀承奏。保定望都九龍泉河。接連清苑大莊引河。俱已開通。其下游安州依城河。應挑長二千二百餘丈。面寬五丈八尺。底寬三丈。加深七八尺不等。估銀三千七百七十八兩。又安肅漕河。亦以依城河爲歸宿。其上游自慈航寺至龍華村。毋庸挑濬。應自龍華村起。至入依城河止。挑淤長三千七百餘丈。面寬六丈。底寬四丈。深四五尺不等。估銀五千六百十三兩。漕河南隄四十里。應加培築。計頂寬一丈。底寬三丈。高五六尺不等。估銀四千七百四十一兩。又安肅瀑河。已於工賑案內開挑。因河形灣曲。易淤。今應逐段挑切淤嘴。估銀一千八十餘兩。其上游姜女廟。有南股支河。節年分水過多。致正河淤墊。支河窄不能容。漫溢驛道民田。今應於正支分流處。建滾水石壩一座。金門寬八丈。使水由正河刷淤歸淀。支河惟分減盛漲。俾可容納。以免泛濫。石料灰椿等項。估銀五千六百十三兩。又新安大澗淀迤西之韓家堰。爲西北王家溝。孟家溝。鄭家溝諸水匯歸之所。散蕩無歸。應挑引河十三里。導歸雜淀。面寬二丈。底寬一丈。深三四尺至八尺不等。估銀七百八十九兩。又新安東門。並依城河下游。大木橋四座。端莊石閘一座。均應修葺。估銀一千一百三十兩。各工共估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又九龍泉河舊石閘二座。藉以蓄水灌田。今河已開展。閘須接寬。除舊料抵用外。共估銀二千八百三十一兩。又大莊引河南口。應添

石閘一座。隨時啓閉。估銀二千七百餘兩。又九龍泉舊有木橋。應拆造五座。每座長六丈。寬一丈六尺。共估銀二千一百十三兩。各工共估銀七千六百餘兩。應於九龍泉河水工。並各工減估。及淀河水方。改旱等節。省項下。通融辦理。工竣會勘。造冊送部核銷。得旨如所議行。但須查察毋致冒銷。俾帑歸實用。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兆惠奏。臣於上月初間。由荆山橋工所回京。順道韓莊。探明湖口閘金門水深一丈三尺一寸。滾壩過水三尺一寸。因荆山橋河道煞壩挑工。與河臣等公同籌計。將閘南引渠展挖滾壩。以北石隄。拆開十丈。添宣洩之路。以冀早消湖水。當經會奏。本月二十二日。據葉存仁奏稱。兩月以來。韓莊閘引渠口四路宣洩。微山湖水。又消一尺四寸。計正月至今。消水二尺。微山湖水勢已減。上游濟魚積水掣遞而下。隨赴石佛新店等處。其近隄一帶。停淤現已涸出。約長八九里。至十餘里不等。民間隨涸隨耕等語。復據該河督札商。以拆隄處。議接滾壩。恐滾壩接渠過長。湖水橫衝。糧船難行。且中設礮心。壩脊過水不多。若改建一閘。則口門雖窄。出水實多等語。伏查湖水宜洩。而運河爲糧艘所經。由微山湖水勢。長落無定。水長欲其暢洩。上游不壅。水小當蓄餘水。以濟漕運。就目前而論。消水易暢。將來宣洩過多。誠恐運河轉致淺窄。有礙運行。若接築滾壩過水蓄水。不如開閘。以時啓閉。似應將現議接壩處。改閘爲妥。茲尹繼善回任。經由東省。應請旨。卽令尹繼善會同河臣葉存仁等。悉心籌酌。應否改建石閘。卽行具奏。請旨遵行。運河道冊。

四月初四日。方觀承奏。前奏子牙河故道。如黑龍港。杜林鎮。上承阜獻一帶之沙河。補陀河。樂河。漫河。亭

子河諸流。並南宮、棗強、故城、阜城、東光、交河等州縣瀝水。均以鮑家嘴爲歸入南運出路。請於盤古廟西北十里窪之金家營挑引河一道。使昔之下注鮑家嘴諸水。折入東支黑龍港。由新河口穿獨流壘道歸入子牙河。卽以挑土堆築西岸成隄。嗣祇議將盤古廟至鮑家嘴開河築隄。其十里窪黑龍港挑濬各工。未經列入。茲臣覆勘黑龍港、杜林鎮。匯上游諸水下注。多在六七月間。正值南運河盛漲。不但內水不能洩入運河。兼恐運漲倒灌。北抵杜林爲患。仍應於十里窪開挑引河。導入東支黑龍港。由子牙故道歸河。臣與阿桂再四商酌。請照原奏辦理。計挑十里窪引河長一千三百餘丈。面寬四丈至八丈。底寬三丈深二尺至九尺。河口建木橋一座。並將盤古廟至引河口淤淺。及夾河隄兩溝挑濬。共估銀二千八百六十六兩。其引河南岸隄工。共長二千六百餘丈。應築底寬三丈六尺。面寬一丈二尺。高六尺。估需銀二千七百二十餘兩。夾河西隄。應開段修補。湊長四百八十餘丈。估需銀八百三十餘兩。又東支黑龍港。應由十里窪引河口起。至新河口。於河底抽槽計長五千四百餘丈。面寬四丈。底寬二丈。深三尺。估需銀二千一百二十餘兩。又自新河口起。迤下爲子牙故道。至老君泊止。應開段挑濬。湊長七千九百餘丈。面寬四五丈不等。底寬二丈。深二尺至五尺。估需銀六千二百六十餘兩。共估需銀一萬四千七百餘兩。除將盤古廟、鮑家嘴停修工段銀兩抵用外。餘卽於子牙河本工減估相省項下。通融辦理。俟工竣會勘。造冊送部核銷。畿輔水利四案。

是日又奏。上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諭。裘曰修奏。請將山東主簿呂又祥。調赴直隸。教演澇泥工程。著照所請。俟明歲正月。東省工竣後。卽令該員酌揀熟諳人夫十餘名。並帶一切器具。前赴直隸聽候方觀承

調撥各工教習襄事。欽此。茲於本年二月十四日，呂又祥帶領人夫十八名，並攜有鐵鏈布兜器具來直。臣隨交令辦工各員，帶赴淀河演習。查直隸向亦製有此具，布兜之口橫鐵如鏈，以長竿繫兜，鏈摺河底泥沙，凡稠泥及新淤活沙，甚爲得力。如遇久淤板沙，則不能用。稀泥更不受鏈，而水先滿兜，出泥有限。施之淀中各河，有宜有不宜，其情形異也。茲東省所製之兜，比直隸稍小較爲便捷，且兜泥出水每苦其重。今於兜口另繫一繩，一人對面提之，與竿並舉，出水較易。工員督率民夫，隨同演習，照樣加繩，在淀內之中股河、大港、茅兒灣有活沙稠泥處辦理。鐵輔水利四案。

是月二十八日，方觀承奏查水利各工，經臣分別難易，立限飭辦。其難辦之工，俱限於月之下旬報完。茲據總辦水利道府稟，各屬隄河工程，以次完竣。惟開壩橋梁木石等工作，宜求堅固，須五月上旬內外，乃可全完。臣思收工惟河道爲要，須在汛水未至之前，其餘自可遞及。仰懇聖恩，簡派大員，會同驗收。收工後將一切隄河，悉照確實丈尺，並開壩等項，核計土方工價，造冊報銷。三十日奉諭，著兆惠馳驛前往，會同該督赴工次驗收。鐵輔水利四案。

五月十五日，兆惠等會奏。臣兆惠於本月初八日，自京起程，行至良鄉，是晚大雨，四野霑足。十日至保定，村莊亦均得雨，麥已成熟。十一日，會同方觀承由保定查驗九龍泉大莊引河等工。十二、十三、十四等日，自安州新安縣縣任邱霸州，至文安勝滂淀，所有沿途各工，照估查驗丈尺，俱符。此時汛水將至，驗收後即令開壩放水，再文安窪地，即臣去歲查閱積水之處，今皆一律播種稻麥。十五日，早據文安縣報稱，淀東邢家墳荒草地內，生有蛹子一塊，長百餘步，寬數丈。現在集夫開溝撲滅。臣等隨往查勘，業經印委各

員督民即日撲盡。現在卽由大城青縣驗收子牙等河工程。十七日得旨。覽奏欣慰。蝗蝻搜捕之事。總當竭力督率。總督水利四案。

是月十八日。尹繼善、高晉奏。茶城、小梁山、內華山三處支河。爲分洩徽山湖水要道。前經臣等將三處支河挑通。嗣臣高晉委令道府。時常查看。俟湖邊洩出乾地。卽行接挑。查茶城等三處支河。自挑後過水二三尺不等。宣洩甚暢。旋因開壩久晴。微湖水日消落。茶城、小梁山兩處。河頭過水漸減。經臣高晉督令道府等將茶城河頭接挑一百十三丈。小梁山河頭接挑一百六十丈。俱寬三丈。深三尺五寸。業已挑竣。今臣尹繼善親行查勘。微湖水又消落數寸。湖灘涸出。河頭又應續挑。茶城河頭應再接挑七十丈。小梁山河頭應再接挑五十丈。并將河形窄處。加展寬深。其內華山河頭。舊有引渠二百一十丈。亦屬淺窄。應一并加展。共估需工銀一千三十餘兩。已飭道府等。乘時動工。儻辦所需銀兩。卽於挑河餘存項下動用。并不時查勘。俟湖灘再涸。卽行續挑。務期得尺進尺。挑至湖深處爲止。俾湖水暢洩。奉硃批甚好。不可惜小費。而悞大工。南河成案。

是日尹繼善等奏。臣等接准部咨。據兆惠奏。韓莊滾壩以北。拆開石隄處。接築滾壩。不如開座。可以隨時啓閉。似應改闢爲妥。請旨卽令尹繼善會同葉存仁等。相度籌酌。應否改闢。具奏。臣尹繼善於五月十一日至韓莊。臣葉存仁先在催漕查工。適撫臣崔應階因看伊家河工。亦順道至彼。公同勘籌。查徽山湖水。大東省兗曹等府。及江南沛縣窪地。常慮淹浸。水小又恐八閘邳宿等處。運道淺滯。是以湖口開水。誌向以金門水深一丈爲度。水長則洩水保田。水落則蓄水濟運。并設滾壩引渠。原係斟酌得宜。前因湖水仍

大滾壩以北拆開石隄十丈酌議添設滾壩但滾壩雖有壩脊限制究不如改閘得以啓閉隨時兆惠所請改延石閘事屬妥協惟滾壩以北拆隄處所河身略窄河底高於湖底建閘不甚相宜查壩南湖河地勢甚順應請於壩南閘北中間石隄八丈內緊靠舊閘添石閘一座金門寬深丈尺悉與舊閘一律即名爲湖口雙閘仍照舊制以金門水深一丈爲度水大雙閘並啓暢洩湖漲水小並閉以資收蓄如此啓閉由人於漕運民田兩益如蒙俞允臣葉存仁卽確估咨撥司庫銀兩發辦物料貯工秋汛過後立卽興工明春可以告竣再湖水自正月至今共消過二尺三寸湖口開金門現在水深一丈一尺四寸滾壩過水一尺四寸高出水誌無多其所拆石隄水口現今過水有限請照舊堵築補還原隄六月初十日奉硃批如所議行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四日兆惠等奏臣等由淀河勘收工程至子牙河將以支作正之新河下至獨流當城並留兒莊石壩又舊正河開段開挑作爲減河又王審新開引河疏導河閒瀝水歸入子牙又青縣十里窪上承河閒冀州等屬瀝水匯入東支黑龍港下歸獨流過大橋由格淀隄至天津勘收塌河淀西隄引河七里海創葺又海河疊道各閘座橋梁並閘下各引河俱逐加丈量其河道寬深並疊道閘座高厚丈尺與原估俱符驗收後有應開隄放水並開閘引水者俱令分別辦理再前在文安邢家墳見有蠮子當卽捕除續據慶雲縣縣南三十里外蘇家窪樂漁窪張培元莊等處有蠮子生發經天津府率員撥夫撲打已於六月二十二日捕盡二十四日前往寧津南皮吳橋勘收宣惠河老黃河開段挑工卽自景州赴廣平府勘牛尾河又冀屬衡水石閘又望都九龍泉河安肅灤河石壩事竣由安肅回京畿輔水利四案

九月二十六日李宏奏荆山爲河道。今春辦竣。微山湖洩水甚暢。旋因涸出乾地。臣等督飭府道。將各引河頭兩次接挑。並加展寬深。使湖水暢出。節經具奏。嗣臣高晉前赴徐屬。見運河水勢較往年甚小。而東省韓莊滾壩。僅過水數寸。是微山湖水已大涸。隨由韓莊取道茶城。復將三處引河查勘。內華茶城兩處引河過水八九寸。至一二尺不等。小梁山引河業已斷流。露出嫩灘。應俟土乾估辦。第念荆山橋河道原爲分洩微山湖有餘之水。本年疏濬。頗稱得濟。今韓莊滾壩過水無多。江南運水較小。又應隨時慎重辦理。當經札詢東省河撫二臣。將該省湖河水勢大小若何。及濟魚窪地積潦。曾否盡涸。下游應否再洩。查明覆到酌辦。並經具奏。茲准東河臣李宏撫臣崔應階札覆。濟魚濱湖窪地。自四月至今消涸。頗多露出地面。可以耕種。卽如韓莊滾壩。二十八年八月水深四尺八寸。今過水只有三寸。皆由荆山橋河分路宜洩。濟魚人民無不感戴。皇仁現因水消。已行運河將湖口閘韓莊滾壩。照二十五年奏例。逐加堵閉。濟魚窪地雖未全消。只應於明夏相機開放。其小梁山引河。旣已斷流。卽內華茶城二河。亦可漸截。濟運臣等復查江南邵宿一帶。連河水無來源。全藉微山湖接濟。從前荆山橋河道入王母山歸連。每年恐湖水過洩。現在二道引河。匯歸正河之蘭家山地方。設有草壩。九十月閒。卽行堵閉。俟下年重運漕船入境。開放濟運。歷經循行。今札詢東省河撫二臣。旣稱湖水已消。窪地已涸。可以暫截。自當及時堵築。以慎節宣。况明春恭逢聖駕巡幸江浙。由水路回鑾。運河之水尤應充足。臣等札商意見相同。除飭道府廳營將蘭家山草壩照舊制暫行堵築。俟明春查看湖水大小。或應遲啓。其引河頭有無露出乾地。可以施工。隨時相機妥辦。運河道冊。

十月十六日。崔應階奏。東省本年伏秋。雨水調勻。運河受水無多。較往年水勢稍淺。查汶水南北濟運。向係南流三分。北流七分。今應俟回空漕船過竣。即將汶上分水口南北閘座關閉。使汶水收入南旺。蜀山馬踏湖內。毋致消耗。並令管泉各員。將泰安兗州各泉源疏導。以裕汶水來源。其運河過水受沙處。應大加挑濬。俟回空過境。逐段辦理。至汶水北流三百餘里。始至臨清。已覺勢落流緩。自臨清至德州。全賴衛水濟運。因衛水濁潭合流。半屬泥沙。每年水過停積。而衛河又無煞壩挑挖之例。全賴水落擇淺撈浚。茲當運水不足。更宜加意籌辦。現於月之十六日。由長清齊河禹城平原。查勘道路。至德州。卽由沿河測驗。衛河淺深。標記淤淺。卽隨處指令地方官。用夫大挑。以期來春足資浮送。俟衛河勘竣。再赴兗東。與河臣李宏等。商辦臨清以南運道。並查驗兗沂等屬水陸工程。運河道冊。

十一月初七日。李宏崔應階奏。臣等奉上諭。東省運河全賴各湖水櫃收蓄充盈。以濟來春重運。今水勢略覺微弱。自應早爲經理籌辦。李清時前任運河道。於東省河務素爲熟悉。卽令李清時前往山東。協同總河李宏。巡撫崔應階。將東省河湖諸務。妥協商辦。仍回本任。欽此。臣等伏查東河運河全賴汶泗之水。冬閒收入諸湖。以爲來春助濟。更須河道深通。俾重運經臨。通行無滯。各廳塘渠河道。今歲輪屆小挑。其淤淺應挑處。淮徐道李清時到濟。臣李宏卽與商辦確估。剋日興挑。又泗河之水。向年冬係由金門閘以達獨山湖。春閒開放臨河十八水口。出南陽以下注運。臣李宏查濟寧以北。有馬場湖。無水儲蓄。是以奏明築金口壩小堰。截泗水以歸馬場湖。水勢日漸充盈。來歲濟寧上下河。可期濟用。其獨山湖來源。尙有鄒縣白馬河。今河尾淺窄。已委員疏挑小溝數道。俾水勢暢入獨山湖。以資儲備。至汶水現因南旺煞壩。

由永泰等五閘分入蜀山馬踏二湖。探量馬踏湖水較上年尺寸相等。惟蜀山湖水較上年尙少尺餘。今歲築壩已早十日。湖中多收十日之水。重運敷用。查此湖爲北運要道。存水逾多。運行逾暢。現飭該管廳員將永泰等閘進水引溝挑挖寬深。以期洩水入湖之路倍暢。又分水口以南有南旺一湖。原係南運水櫃。向來夏秋洩水盛大。洩入此湖。預爲儲蓄。今年伏秋汛內。洩流不大。進水無多。探量湖中存水。祇深四尺四寸。較往年少二尺餘寸。此時洩河築壩無水可收。擬俟明春開壩後。頭進糧船已過。二進未臨。長河無需用水。卽將南旺上下之開河柳林二閘閉板。使洩水由關家大閘灌入南旺湖。得寸進寸。得尺進尺。涓滴不令洩耗。使重運盛行。開放涵洞。以濟南運。深爲有益。臣等現在分別次第辦理。並一切濟運泉源。分飭印河各員。逐一疏導。運河道冊。

是年興修水利。方觀承奏以子牙支河之尾歸入正河。形勢不順。請從子牙村南接穿隄而出。斜向東北。挑新河二十里。至東窪子頭。匯入正河。又開段挑濬正河。又於王蕃村東建石閘二座。以資宣洩。由榆錢窪歸入子牙河。又開青縣王維溝。擺渡口溝。盤古溝。塔寺莊溝。流津莊溝。沙夾河窪。積水由十里窪入東黑龍港。又開十里窪引河一道。各溝水口俱用土埂堵截。不致河水倒漾。視河中水落。則開而并注之。窪地涸出。得以布種。或河水高於窪水。或窪內乾涸。則令各溝附近認修村莊堵閉。謹按興修水利急工內。一子牙正河。自張家莊至當城止。挑深開寬。挑河之土。卽以培隄。修築一閘。兒莊草壩。一留兒莊石壩。係直隸大城靜海青縣三縣。一盤古廟以下至鮑家嘴。挑淤築隄。一交河吳家窪引河。下游至青縣大渡口挑淤。奏略子牙支河。今已改爲正河。應再加寬深。以資暢達。請自閘兒莊草壩對岸起。東至東子牙村。

南止計長一千二百六十八丈。河面原寬六七丈者，展寬十丈；底寬三四丈者，展寬五丈；原深六七尺者，加深自七尺至九尺不等。挑土用以培隄，又自子牙村南接挑新河，至王家口東窪子頭，歸入正河。計長四千一百十丈。應挑面寬十丈，底寬五丈，深五尺五寸至九尺不等。即將挑土於東岸秀築成隄，并東子牙村小邀鋪、鄭兒莊三處各築護村堰一道，再從前子牙河淤墊，全賴支河引水。如遇伏秋盛漲，支河不能容納，又賴蔡家窪分減。今蔡家窪已漸停淤，而減水石壩金門僅寬八尺，尙應多籌分洩之路，以殺其勢。所有子牙正河，自張家莊至王家口，並應開段挑濬，即以挑河之土培於西隄。畿輔安瀾志。

乾隆三十年正月，尹繼善莊有恭奏，據協辦大學士陳宏謀奏，請將常鎮二府港汊圩圍，責成司道大員往勘，有阻塞破損者，疏濬培補，其通江尾閘、孟河之類，如有淤塞，大加挑挖。期於有蓄有洩，奉旨俟到江南時，交該督撫查辦。欽此。伏查江南一省，恭逢翠華屢幸，指示機宜，如徐、海、淮、揚河道溝渠，俱發帑次第疏濬，並於工竣後督民歲修，不使稍有淤塞。其蘇、松、太等處，亦奏明將松江、婁江河道一體開濬。現在宣洩以時，旱澇有備，成效可稽。至常鎮二府地平河坦，不至如淮、揚、蘇、松各郡低窪。惟近江湖沙往來，不無淤積。如鎮江府城河，臣等已於上年飭該道府勸諭紳士設法開疏，報驗竣工。又金壇運河亦據該縣紳士呈議，集費經臣等批准，定於今歲農隙築壩大挑，俱仰體聖主重農興利至意。次第辦理。惟此二府支河，汶港圍蕩隄塘所在，向皆民辦，但恐心力不齊，自應官爲督理。至如孟河之類，淤塞年久，工煩費重，非可苟且圖功。且東作將興，不能即時力役。請先委常鎮道督同二府親往查勘，分別先後舉行。如支河汶港圍蕩隄塘坍塌淤滯，工費無多者，即督各業佃剋期挑挖培固。至孟河之類，應大加挑濬者，先測量高

下淺深。工費若干。令民間公同議辦。或一時民力難於集費。則酌借公帑。分年徵還。俟查明後。再委大員覆勘。分定段落。預選紳耆。多派官員。先定規模。俟本年農隙。齊力大舉。南河成案。

閏二月十二日。楊錫紱奏。二月十二日。奉上諭。南巡回鑾時。皇太后御舟。仍由水路進京。朕亦舟行至德州登陸。而江廣糧艘。亦俱以次北上。東省一切運河收蓄調劑事宜。正須早爲經理。淮徐道李清時。前任運河道。於山東河務。素爲熟悉。去歲秋冬閒。因運河水勢。略覺微弱。曾諭令往濟寧一帶。協同商辦。此次著仍派李清時。隨總漕楊錫紱。前往東省。會同總河李宏。將河湖諸務。妥協辦理。事竣。仍回本任。欽此。臣楊錫紱。恭送聖駕後。卽帶同淮徐道李清時。由運河查看駱馬。徽山。獨山等湖水勢。於閏二月初一日。至濟臣李宏。復同往濟寧。以北查看馬場。蜀山。馬踏等湖。收水尺寸。及汶河。南旺分流。南北各閘水勢。淺深。復由濟至兗州。查看金口壩。黑風口。攔截泗水。歸入馬場湖情形。初九日。復回濟寧。查徽山湖水。專濟南運。去冬存水九尺五寸。本年正月。因南漕北上。於十四日。開湖口閘起。至四十餘日。止落水五寸。仍存水九尺。卽用至三四五月。不過落水二尺。當存水七尺。加以駱馬湖水。在宿遷一帶。接濟無虞。不足。東省運河。韓莊以北。夏鎮。兩陽之閒。藉資獨山一湖。今查此湖。自上月。初閒。開放口門。鋪水後。現與運河水面相平。而湖之北岸。有白馬湖水。源源流入。查獨山湖。面甚闊。此時收入於湖水。不能增添。當飭河員。堵築入湖之水。令由泗河尾閘之魯橋洩入運河。頗爲得用。至濟寧南北所恃者。蜀山。馬場。馬踏三湖。查馬踏。馬場二湖。去秋原無多水。蜀山一湖。止存水五尺五寸。自去冬收蓄以來。現今馬踏湖有水五尺二寸。蜀山湖有水七尺六寸。馬場湖有水三尺二寸。而泗水之灌馬場者。尙日有增添。二月初二日。南旺開壩以後。

泉源頗旺。汝水南北分流。足資浮送。糧艘過濟者。已二十五幫。而三湖之水。點滴未動。將來御舟經臨。濟寧以南。則開馬場。濟寧以北。則開馬踏。儘可敷用。仍留蜀山湖水。以爲二三進糧船接濟。卽江廣重運。亦不致阻滯。又運河自臺莊至靳口閘。臣等探量。內有閒段淺處。已飭廳汛各員。再行疏浚。從臨清至天津。則經由衛河。臣等亦已嚴飭廳汛。及地方州縣。查有古淺。預行疏浚。以利運。行運河道冊。

四月十三日。工部議得各省雜項存公銀兩。如倉費、匣費、引費、租息、銅息。及節省變價等銀。款項繁多。凡遇工程動用。各該督撫於工竣後。有具題請銷者。有咨部核銷者。有銀數在數百兩上下。卽行具題。有銀數至數千兩及一二萬兩不等。徑行咨銷者。各省辦理。向不畫一。請嗣後各省修建工程。動支各項存公銀兩。數在一千兩以上者。照依正項錢糧例。由該督撫具題請銷。其用銀數百兩以至數十兩不等者。仍照例咨銷完結。運河道冊。

五月初六日。高晉奏。臣查勘清口東西壩。自開展二十丈後。湖水宣洩甚暢。現今高堰誌椿。較拆壩時。已落水六寸。淨存長水五尺八寸。本年河湖水勢。立夏以來。有長有消。比上年此時俱大。淮揚一帶運河。以洪湖爲來源。水勢充足。河道深通無滯。惟邵、宿、桃、清一帶。以東省汶、沂爲來源。而以微山、駱馬兩湖爲接濟。去冬雪少。本年春夏雨水不多。是以水勢較往年爲小。漕臣楊錫紱。巡漕臣德成。前後督運北上。臣與面商。先將運河廳、柳園頭并王家溝。次第開放。俾駱馬湖水下注。以濟運。行并將兩岸。可以通流之盧口壩、竹篋閘、彭家溝、王母山、黃道人橋各閘壩。俱一律啓拆。導引入運。雖來水無多。亦屬有濟。復飭運中二廳。將運河內小淺灘寬處。或築草壩束水。或閉月河。以免分流。或逢閘拗板。以節來源。更恐楊家莊口門

出清溜甚。又督率廳營將頭壩收窄三丈。以慎節宣。今各省糧船已於四月二十六日全數過清江關。銜尾渡黃進楊家莊運口北上。近據中運二廳稟報各幫糧船俱挨幫前進。雖湖廣船質較重沿途起剝。然水勢自三尺八九寸至四五尺不等。足資浮送。且連日遠近有雨不獨秋禾滋長而運水可望日漸加長。南河成案。

七月初五日楊錫絨奏查駱馬湖逼近湖濱周圍一百四十三里。每歲秋冬收蓄湖水濟運。實南運河關鍵。不知何年始專以駱馬湖崑濟江廣重運。非是斷不輕開。故水小之年浙江幫船行至古城溜以上。淺阻起剝不能分駱馬湖涓滴之助。本年四月天久未雨糧舟阻滯。臣商之河臣高晉先開駱馬湖口接濟江浙幫船意見相同。隨飭員弁開柳園頭口門放水濟運。運水立長五六寸。江浙船遂過行。其後以次開王家溝口門。卽江廣船至。湖水亦未告竭。可見從前拘守訛傳。徒令有用之水置於無用。且此湖上受沂水下通六塘河入海。每歲沂河水發。由湖洶湧而下。爲海沫患。若湖水於四五月糧艘過時。全用濟運。則湖身騰空。至伏秋沂水驟發。亦容受有地。更可少減海沫水患。實爲一舉兩利。至酌定章程。查現今柳園頭王家溝俱建有石閘。但未設官專司啓閉。請責成該汛守備專管。收水時則於閘內築壩攔水。使閘不受傷。用水時則開壩放水出運。酌量運河需水尺寸。以定啓板多少。晝夜看守。不令放盡。其通湖引渠有淺阻者。相機疏濬。俾湖水暢出。仍照本年之例。江浙船至則開柳園頭江廣船至則開王家溝。不少錯誤。至王家溝上三十里。尙有乾車頭口門。可通阜河一帶運河。又此湖之上尙有一隅頭小湖口門。卽興隄頭。可通窪灣一帶運河。此二處可否設閘俾需水時得以啓閉。由人請勅令河臣高晉相度辦理。再查沂

水發源沂州蒙陰等縣。其水經冬不竭。與汝河相等。乃汝水前人用以分給南北千里運道。而沂水不能供。邳宿以下二百里運河。是籌畫未周所致。查沂河經過邳境。有盧口一壩。西通徐塘口入運。壩係亂石。雖經堵塞。而涓涓之流。終年不斷。本年四月。至壩口。看視。飭令河員築一草壩。攔截沂河。拆去盧口亂石。數丈。逼水由壩出徐塘口入運。而徐塘口以下運河。立即增水。此行有成效者。應請嗣後遇水小之年。卽照此築壩截水。歸入盧口。以利漕運。重運過竣。仍堵壩口。以免山水旁溢。邳境如此。則駱馬湖水可收全效。而近河涓滴。皆爲南運之資矣。奉上諭。著傳諭高晉。悉心相度。妥協辦理。楊錫紱摺。並抄寄閱看。南河成案。

是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楊錫紱奏駱馬湖水。相傳以爲專濟江廣重運。其餘斷不輕開。今歲四月間。因江浙幫船淺阻。商之河臣。開水濟運。江廣船至。湖水亦未告竭。請嗣後四五月閒。糧艘經過時。江浙船至。則開柳園頭。俟江廣船至。再兼開王家溝二處石閘。令該汛安備專司其事。並請於頭車乾口門。及一隅頭小湖口門。俱設立閘座。以資啓閉。又沂河之水。亦足供邳宿以下運河。請於邳境盧口。改築草壩。截水歸運等語。諸水原因濟運。而蓄若漕渠。水足敷運。自應遵守章程。設遇水小之年。亦復拘泥成例。則重運未得其利。而餘船阻滯已多。未免膠柱鼓瑟。且放水濟運。俾湖身騰空。或遇上源沂河漲注。使之容受有地。是海沫水患。亦可少減。自屬一舉兩得之道。著傳諭高晉。悉心相度。妥協辦理。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三日。李宏奏。臣據運河道姚立德稟稱。蜀山、馬踏、馬場、南旺等湖。收水自七尺至四尺三寸不等。微山湖底水本弱。今年秋汛。長水無多等語。查各湖收水。未能充足。而微山湖係接濟東省八閘。及江南

阜河一帶甚關緊要。臣指示機宜。飭各廳汛乘秋水長發。多爲收蓄。並札商兩江督臣高晉。山東撫臣崔應階。將茶城小梁山伊家河等河暫堵。俟湖水增長。另行商辦。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高晉奏。本年伏汛內。西灣金灣各壩過水一尺八寸。與上年伏汛比對。僅大三寸。蓋彼時山盱過壩之水流入高寶湖。因湖面寬廣。勢未大長。迨臣往揚河揚糧各廳查勘水勢。湖水已漸次加增。西灣金灣各滾壩過水至四尺七寸。較伏汛內加長水二尺九寸。以上年伏汛相較。則大三尺二寸。此外鳳凰壁虎等橋閘過水三四尺至八九尺。較上年過水亦大三尺七八寸。又下游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芒稻閘過水六七尺及九尺。較上年亦大三四尺不等。暢洩歸江。現今山盱滾壩業已斷流。高寶諸湖有消無長。通江各閘壩過水尺寸。日見消減。臣前奏山盱滾壩斷流日期。雖將各閘壩過水尺寸附奏。但未將上年較大處聲明。茲蒙聖明垂詢。理合覆奏。南河成案。

八月初二日高晉奏。查江南邳宿運河。本無來源。全藉山東湖河。以資接濟。一係微山湖水。由河口閘出臺莊閘。是爲運河正流。又由伊家河並荊山橋出靳家河。潘家河。彭家河等水口入運者。是爲運河南岸旁流。一係山東沂水下達駱馬湖。由盧口壩出沙家口。徐塘口。又由乾車頭。一隅頭。王家溝。柳園頭。各水口入運者。是爲運河北岸旁流。惟王家溝。柳園頭設有閘座。其餘水口俱係草壩。每年糧艘經臨。酌水大小。隨時次第開放。濟運並未定有駱馬湖水專濟江廣重運之例。祇因江西湖廣糧船質重。較江浙幫船喫水最深。是以向來駱馬湖之王家溝。柳園頭兩閘。必俟江廣船到開放。蓋恐放早。無以爲濟。如本年四月。河水甚小。乃歷年僅有之事。江浙船過。經臣等劄商。飭廳營將柳園頭閘開放。嗣幸上游水長。江廣糧

船得以暢行。今楊錫紱奏請江浙船至，則開柳園頭閘。江廣船至，則兼開王家溝閘。該二處向無閘官，令該汛守備專司啓閉。其通湖引河有淤淺者，相機疏濬。原屬因時調劑之道。本年業已照辦。應如所奏。嗣後江浙江廣船至，即將兩閘分別先後開放。以濟運行。惟每年水勢大小無定，而江浙幫船到境，多在二三月。江廣幫船則在四五月。如江浙船至，河水足敷行運，自應酌留湖水，以濟後運。柳園頭閘，毋庸開放。僅運河水小，柳園頭一閘，不敷接濟。則王家溝閘亦可並開。毋庸過於拘泥。該二閘雖未設官，而廳營均有兼管之責。守備有修做上下工程之事。未便專司閘務。查宿遷縣丞汛務尚簡。嗣後應將閘務即令經管。每年重運經臨，常川住閘看守。仍令該管廳營隨時酌量運河需水尺寸，以定啓板多寡。督飭加謹辦理。並將兩閘閘板繩索器具修整。交縣丞收掌，以專責成。又楊錫紱奏，王家溝上尚有乾車頭口門，可通阜河。又此河之上，有一隅頭小湖口門，可通窪灣。此二處可否設閘俾需水時啓閉，由人查乾車頭口門，原設有草壩。乾隆十年前，漕臣顧琮奏准建閘，尙未動工。十三年前，河臣高斌覆勘，乾車頭在駱馬湖之上。湖水入運不順，將該工停辦。王家溝迤下之柳園頭，改建三孔石閘。濟運茲臣相度該處情形，乾車頭地居駱馬湖上游，洩水形勢實多不順。且現在柳園頭之閘，即係停辦乾車頭閘所改。今既有草壩，每年冬閉春開，已足濟運。自可毋庸設閘。徒糜錢糧。至一隅頭小湖口門，即今之竹簍壩，亦設有草壩。冬閉春開，一如乾車頭之制。查一隅湖周圍不足三十里，係沂河支流，分注停蓄。每年沂水發時，即汪洋一片。迨至冬春，湖又乾涸，蓄水僅止尺許，一瀉無餘，不足濟運。此壩之設，原爲宣洩沂漲，以故口門現寬十九丈。若改建閘座，勢須將口門收小，轉非所宜。應循舊制，每年修做草壩。冬閉春開，水大全行開放，固可資其

楊洩水小相機啓拆亦足以利漕運。庶與蓄洩之道兩益。又楊錫絨奏。沂水經過邳境。有盧口壩一道。因本年運河水小。令河員築一草壩。攔截沂河。拆去盧口亂石壩數丈。使沂水由壩出徐塘口入運。增水數寸。行已有效。請遇水小之年。照此築壩束水。歸入盧口。重運過竣。仍堵壩口。以免山水旁溢。查沂河諸水。發源蒙陰諸山。流入江南邳境盧口。正流直達駱馬湖。旁流由盧口壩迤下。分注沙家徐塘二口入運。乾隆二十二年。籌辦水利案內。緣該處口門寬至一百餘丈。旁流過多。淹沒邳境民田。沂水來源甚大。若進行堵閉。不但全注六塘爲患。下游儻遇運河水小。無以接濟。是以將石壩裹頭接長。中留口門三十丈。壩底填以碎石。俾免刷深。則沂水多半歸湖。只留二三分濟運在案。本年因運河水小。該壩底高。不能過水。楊錫絨與臣商委河營守備。將壩底碎石。刨開五丈。并於壩南修做草壩攔截。使沂水悉由徐塘沙家二處出口濟運。此係因運河水小。因時補救。行已有效。茲臣由駱馬湖頭各湖乘舟而上。至盧口壩上下履勘。沂河之水。源遠流長。地處上游。由沙家徐塘二口入運。較下游駱車頭一隅頭。小湖各水口濟運。更遠數十里。實於邳州一帶運道有益。應如所奏辦理。但該壩工完。已歷年所。現在兩岸裹頭。并壩底均有坍塌。因係水利工程。河員向未經管。應請將此壩改歸河工。責成運河廳營修守。地方官仍一同照料。所有現在坍塌之裹頭壩底。照舊修整。并將本年所開之五丈毋庸補還。就勢落低。與河底相平。一并修砌壩底。加以關石椿木。以免刷深。嗣後如遇水小。運道淺阻。卽照本年辦法。於壩南沂河內。另做草壩。將沂水截歸盧口入運。俟重運過完。卽將草壩啓除。則沂河仍由正河下達駱馬湖宣洩。不致旁溢爲患。此外通湖引渠。并各口門尾閘。每年伏秋汛過。開段淤淺。現在水佔尙難估計。俟水落卽委員同應修盧口壩工。

勘估僱辦。應需工料無多。請於運河廳歲搶修庫貯項下動用。無庸請帑。總之邳宿運河之水。常患其少。不患其多。而駱馬湖水。又宜於洩。不宜於蓄。惟有因時酌辦。務期洩所當洩。蓄所當蓄。溝渠無淺阻之虞。海汴免水多之患。以仰副皇上垂念運道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

九月二十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本年大展清口。湖水宣洩甚暢。由五套漫堰過水。流入潮河歸海。兩邊海灘蕩地。今已斷流掛淤。其從前兩次新淤地內。小民圖利。間有種植雜糧等語。海灘淤地。想即前此大學士陳世倌所指黃河入海停淤漸高。以致河流阻塞。此雖地勢使然。非人力所能施效。即以現在情形而論。亦不虞其遽窒歸墟。但聽其淤淺。不爲經理。恐年復一年。久之或不能保無阻梗。不可不爲先事綢繆之計。人言固非無稽也。至今年清水宣洩既暢。足資刷黃之力。何以轉致掛淤。或下游消納稍遲。沙水遂成停闕。該督等應悉心相度。就堰內溝渠所在。或酌開支河。以導其流。似亦因勢利導之一法。至民間耕種淤地。止圖目前微利。而不顧妨礙河渠。若不亟行禁止。則灘地墾藝日廣。必致侵占河身。岸愈高而流愈窄。於清黃下注形勢。所關匪小。卽如浙江之西湖。封田直隸之淀河麥地。皆因有妨水利。嚴禁小民占種。况海口爲南條歸宿。顧可任其侵礙。委輸要地。而不力爲防禁。耶著傳諭高晉。李宏。詳悉熟籌。妥協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六日尹繼善等奏。常鎮二府。港汊圩圍。通江尾閘。前據陳宏謀奏。請修培挑挖。經臣等議奏。先委常鎮道府查勘。如支河港汊圍蕩隄塘坍塌淤滯。工費無多者。應督業佃。剋期挑培。至通江尾閘。應大加挑浚者。諭令民間公同議辦。或一時民難集費。酌借公帑。分年徵還。仰蒙俞允。卽飭委該道府逐一查

勘茲據常鎮道陳大化等。勸明二府通江尾閘。支河汊港。多屬深通。圍埂隄岸亦俱完固。其武陽宜。荊聯界之南連河暨金壇。丹陽交界之七里橋河。冬令水涸。均有淤淺。現據各縣士民。按田集費。自行興挑外。惟常屬武進之孟瀆。德勝兩河。南通運道。北達大江。關係數邑水利。民田咸資灌漑。綠吐納江潮。沙停淤墊。亟須築壩加挑。孟瀆河長一萬五百餘丈。約估工價銀三萬一千九百餘兩。德勝河長六千六百餘丈。約估工價銀二萬二千七百五十餘兩。孟瀆河旁舊有小河一道。分流入江。較正河便捷。潮退盡由小河洩瀉。正河水緩。沙停易淤。應於小河分流處。添建石閘。責成小河司巡檢。同孟河舊閘。一並管理。依時啓閉。使潮退全歸正河。以免停壅。所有建閘工料。約估需銀五千六百九十兩。通計估工料銀五萬九千五百四十餘兩。工費浩繁。民力一時難集。據武進。陽湖士民。呈請借項。於今冬築壩分段僱辦。按兩邑田畝。驗派分四年徵還。又丹陽之九曲河。亦係連潮濟運。灌漑田疇。淤久應挑。河長九千五百餘丈。內有橋閘。坍塌均須修整。共約估工料銀一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據縣民呈請借項。於今冬興挑。按照沾用水利田畝。驗派分作三年完繳。臣等查常鎮二府屬。孟瀆。德勝。九曲三河。均係通江尾閘。攸關水利。農田今既年久淤塞。自應挑濬深通。以資宣洩灌漑。現在行司委員。於秋深水涸時。覆勘選擇誠實士民。分派段落。酌定章程。於冬間興舉。勒限完竣。其孟瀆河添閘一座。並選擇紳士。購料承修。仍委諳練河員。分催責成。道府稽察。工竣委員驗收。務期工歸實在。惟是三河所需工料。多至七萬數千兩。民力不齊。請於司庫公項銀內。借給僱辦。仍按所借銀數。丹陽縣分作三年徵還。武陽二縣。分作四年徵還。庶民力稍紓。大工剋期告竣。南河成案。

是月李宏、李清時、崔應階奏。七月初五日奉。上諭。前因徽山湖蓄水過多。遇夏秋漲溢之時。濱湖窪地。每多淹浸。經崔應階等奏請。宣洩微湖。以水誌一丈爲度。於韓莊添建新閘。以殺其勢。並挑荆山橋。以暢其流。辦理以來。漸著成效。朕今歲南巡。回鑾時。舟行所經。詢悉該處情形。知濱湖窪地。近多涸出。農田耕作。有資。但湖水暢消既久。淤蓄未充。亦恐艱於濟運。事難兩利。今據楊錫絨奏稱。湖內之水。須存一丈二尺。用至五月。八閘底水。尙可得四尺餘寸。足供挽運。若止存一丈。則五月八閘底水。止存二尺六七寸。重運難。以過行。請交山東河撫二臣。將現在各處出水口門地勢高下。水勢深淺尺寸。與湖口滾水壩。是否相等。及可否量改水誌之處。確切定議。如水誌難以議改。或將湖口以下。至頓莊閘數十里河底。一律挑深五尺。以爲調劑等語。所奏於漕渠轉輸。自有裨益。但水誌改加二尺。於低窪地畝。有無妨礙。及挑深河底。是否可行。著崔應階同李宏、李清時。確勘議奏。楊錫絨摺。并抄寄閱看。欽此。臣等會同相度。詳加籌議。查濟魚等處。向因微湖水大。不能消掣。致淹民田。前經勘辦。加意疏通。近年積水盡涸。歲獲有秋。查濟魚濱湖地高。滾壩無幾。如消水至一丈。濟魚地方。民能播種。若將滾壩加高二尺。則未免淹浸。歷冬及春。未能速涸。舊水不消。新水又至。漕運民生。均關緊要。不得不反覆熟籌。如漕臣所稱。八閘水勢。至五月止存水二尺六七寸。正值天晴日久。上源放水過弱。誠爲不足。查現在湖水深九尺九寸。時屆蓄水入湖。湖口雙閘未經啓放。而目下八閘運河之水。現存四五尺不等。即淺處亦有二尺。湖水現高運河水面二尺餘寸。來春開放雙閘。河內淺處。可有五尺餘寸之水。歷查微湖滾壩。每月消水六寸。重運經行。約三月之久。除消水一尺八寸。江廣重運入境。尙可存水三尺四五寸。江廣船大三尺餘寸之水。實難浮送。應將滾壩內

磯心。每空安砌石槽。設立板片。如今歲水小。加板攔束。多收一尺。設遇積雨。水勢日增。卽將所下之板啓除。俾得暢洩。至八開河底。多係砂礪。難以開鑿。若自湖口以至頓莊五六十里。悉行挑深五尺。不特工大糜帑。且韓莊以上運河。亦恐抽掣過甚。反致淺阻。惟將八開運河確估。不必拘定五尺。凡有新淤沙泥。盡行估挑。務至舊河底而止。如此水小之年。滾場之上。旣經加水一尺。八開河底。又復挑深。於漕臣增水二尺之數相符。而濟魚民地。亦不致浸淹矣。至各處支河出水之口。如小梁山。內華山。蘭家山。伊家河。較量河底。俱低於滾壩。今該壩設板攔水。所有各水口。應悉堵閉。俟應行宣洩時。立卽啓放。再韓莊以下地勢西高東窪。勢若建瓴。所以舊制於數里內。建閘多至八座。原欲關攔。以資儲蓄。年來因江南湖口貓兒窩等處。間有淺澀。不得不量啓八閘之板。以爲接濟之用。已將盧口亂石壩。拆寬五丈。沂水得以引導入運。而江南河。定河。清河。成等閘。與山東八開閘連。亦可下板。臣李宏已飭管閘官員。照山東八開例。會牌啓閉。其湖口貓兒窩淺處。逐一測量。於冬底疏濬深通。是運水來路增多。山東八開。旣無虞淺阻。而江南邳宿一帶。足資浮送矣。十月初四日奉硃批。所議甚妥。依議。運河道冊。

十二月初十日高晉明德奏。查常鎮二府之孟濱。德勝。九曲三河。業經奏明借帑興挑。分年還項。現已確估興舉。今據江寧布政使永泰詳。淮安山陽鹽城二縣。分轄澗河一道。係鹽阜兩邑運漕。暨淮郡柴米船隻。經由要道。兩岸民田。藉資灌溉。自乾隆十九年。動項興挑。歷今已逾十載。河身漸淤。亟應挑浚。河長一萬六千五百餘丈。估工價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緣費多民難措辦。據山鹽士民呈請。循例借項興挑。按兩邑田畝驗派。分作三年徵還。又揚屬高郵州運鹽官河。南澄子河二道。係各壩下通海引河。兩岸民田。

賴以灌溉。鄉間漕米。便於轉運交倉。前因淤墊。乾隆二十七年題估奏。俟開外引河挑通。再爲籌辦。今又數載。河身日淤。必須挑浚深通。河長三千二百餘丈。估工價銀八千餘兩。南澄子河長一千一百餘丈。估工價銀一千九百餘兩。并據士民呈請。循例借帑興挑。於通邑田畝。驗派分作二年完繳。查各河淤墊。屬實。亟須疏浚。庶旱澇有備。宣洩有資。此係水利工程。原應民間自辦。但三處挑費。多至二萬二千餘兩。民力難舉。仰懇聖恩。俯准循照挑浚孟瀆等河例。在司庫公項銀內。借給償辦。各按借數。山鹽二邑。分作三年徵還。高郵州分作二年徵還。如蒙俞允。卽飭該州縣選擇誠實士民。分段承挑。春融興工。責成地方官督辦。道府稽查。臣等俟工竣。委員驗收。務期工歸實在。費不虛糜。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五

運河水章 二十三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七日。李清時奏。德州城外。西方庵運河。逼近州城兜灣迎溜。年年修築埽工。所費不貲。乾隆二十七年。原任河臣張師載。陞任撫臣阿爾泰。勘籌會奏。在對面魏家莊改挑引河。以免城垣之險。復將舊河口堵築。令全流悉歸引河。彼時籌辦原寬十二三丈深。與舊河一律。足資糧艘。冬春運行。伏秋水盛。使兩崖自行刷寬。因年來漳衛水未盛漲。河底雖較舊河刷深。而兩崖俱係膠泥。未能大刷。嗣經調任河臣李宏。以新河窄狹。恐水盛之時。不能吞納全河。於三十年四月。奏將所築舊河大壩挑開。鑲做挑水壩。裏頭復將西方庵埽工。附請鑲做。在案。臣見開挑舊壩以來。水勢旁分。恐冬春水弱。運河未免淺澀。且舊河既通。伏秋水長。西方庵等埽工。仍須修做。以衛城垣。查運河自西南直射西方庵。折而東北。形如彎月。運隄外臨大溜。內跌深潭。備極緊要。當年創挑引河。以保城垣。最爲妥協。惟原挑河身。未免過窄。應將舊河大壩。照前堵截。其河身窄狹處。再加展寬。與上下舊河相等。核計土方。共需銀三十餘兩。西方庵及挑水壩兩裏頭。歲有搶修。所費亦三千餘兩。今展挑引河需用之銀。不過一年搶修之數。一經告成。不獨該處隄工。化險爲平。德州城垣。可永資保障。西方庵各埽工。亦可永停修做。至估需銀兩。仍在運河道屬歲搶項下動用。毋需另請司庫錢糧。謹奏。運河道冊。

三月初六日。李宏奏。奉上諭。李宏奏。運河南岸尤家灣。蕭家莊石閘二座。日漸損壞。應行修理。該處閘座。

自乾隆二十二年建設以來。距今未及十載。其閘外跌成深塘。由水勢衝激使然。理尚可信。何至牆石已裂。尾土塌卸。若是之速。此必當時監工承辦人員。偷減工料。草率從事。以致易於傾圮。著傳諭李宏親往該處。據實確勘。將現在拆卸石料。舊灌灰漿。逐一查驗。如有偷減草率情弊。即行查參。著落賠修。欽此。遵即親赴該處。率同道參廳營。逐一勘驗。蕭家莊石閘。因閘外跌成深塘。閘底關石樁被水搜刷。致雁翅牆石蟄裂。尾土遂亦塌卸。其金門邊牆未動。臣將蟄裂雁翅拆起。並將未裂牆石拆開三四層。逐細勘驗。舊灌灰漿。尙屬凝結。尤家灣石閘。緣閘牆西首衝塌。水由閘後通流。將尾土衝刷。致牆石不能站立。因之坐卸。灰漿縫口。無從勘驗。其東牆未倒之工。拆驗尙無不足。檢查原卷。兩閘石料。係奏明撥用高堰餘存。舊石。其雜料匠工運脚等項。每閘用銀一千四百餘兩。乾隆二十二年建造時。臣正奉恩旨。以同知錄用。隨同侍郎臣夢麟。前往淮揚道。今調任淮徐道。吳嗣爵勘估。尤家灣閘。係原任桃源縣知縣鄭毓賢承辦。蕭家莊閘。係委揚河通判趙鳳吉。前在中河通判任內承辦。並委原任丹陽縣丞劉兆元効力。州判李永健。住工監催。該二閘拆卸之石。查量寬厚。逐層核算。雖與原估相符。尙無偷減情弊。但洩水小閘。以時啓放。非經年迎溜衝激者可比。乃未及十載。即行傾圮。所有前辦工員。實難辭咎。查兩閘應修工料。已據道廳確估。臣覆核尤家灣閘。需銀七百三十餘兩。蕭家莊閘。需銀六百八十餘兩。該處宣洩民田積水。未便遲緩。臣現照原奏飭委中河廳。償修完竣。以利田疇。所用工料銀兩。即嚴提承辦之趙鳳吉。鄭毓賢。追賠以示炯戒。再該兩原係水利工程。地方州縣。平時責令居民防守。河員向不經理。並無專責。應即歸河工交中河廳營管理。以時啓閉。地方官協同料理。儘有貽誤。照例參處。以重責成。南河成案。

六月十二日李宏奏初三日奉上諭李宏奏徐揚兩屬水勢情形不甚明晰現在雨水過多該督將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芒稻關等處上游停淤先期挑濬俾得暢洩歸江自屬應辦之事至東隄各閘洞關係下河民田除春閒需水之時酌量開放以資灌漑此外原不應漫行啓放該督所稱將閘洞堵閉俟低窪地畝雨水消退再行開放之處殊屬非是總之歸江之路務宜宣洩通暢不得稍有阻塞至流入下河閘洞豈宜輕易啓放以致妨礙民田著傳諭李宏將現在辦理情形另行具奏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愛養黎元保護下河田疇至意查高郵寶應運河東岸閘洞迤下各有支河原以備下河民田引水灌漑向來春閒需水隨時啓放即四五月內天氣久晴正民間插秧之時亦俱啓放接濟今年四月下旬陰雨連綿下河民田雖值插秧而積雨未消無須接濟是以督飭應營將東岸各閘洞堵閉俟田閒水退禾苗需水再行開放而前奏未將向來啓閉情形及往後雨水消退民田需水再行開放之故備細陳明致上廬宸衷垂詢不勝恐懼悚惶再洪澤湖水初九初十十一十二日仍無長落山盱滾壩並未過水清口東西壩洩水甚暢謹一并覆奏南河成案

七月十一日高晉明德奏淮安山陽鹽城之分轄潤河於乾隆十九年動項興挑年久淤淺又揚屬高郵之運鹽官河南澄子河係各壩下通海引河河身淤墊三處河道攸關運漕運料船行並兩岸農田灌漑亟應挑濬共估工費銀二萬九千餘兩據三州縣士民援照常鎮二屬挑濬孟濱等河例請借項興挑分年還款臣等於上年十二月內奏蒙聖恩允准值春融農隙即飭地方官選擇誠實士民以董其事分派段落議定章程鳩集人夫僱辦仍委河員督催責成道府查察不容草率及員役滋擾嗣據道府稟報各

河於三月二十三日及四月初三日先後完工。查驗如式。經臣高晉於奏報驗收孟瀆等河摺聲明。俟赴工防汛。親往驗收。今臣查閱淮揚二屬運河工程。親赴各該河逐段量驗。其寬深丈尺均與原估相符。除飭將所借銀兩各照原奏年分按限徵還。并令將三處河道歸淮揚兩屬歷年動帑與挑各河案內責成專管兼轄各員每歲秋冬水落勘有淤淺。卽照業食佃力例督令近地居民挑浚。以收水利之益。如無淤淺。統於歲底一并具結詳請彙奏。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九日。裘曰修高恆明德奏。臣等接准工部移咨。議覆臣明德會題。請銷泰州鹽城阜寧三州縣與挑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家衝等閘下歸海引河一案。以冊內全開水土淤土與原奏不符。請勅交臣裘曰修高恆就近體察各處土性河形。并各河裁灣取直段落。是水是旱。有無虛飾。確查覆奏。臣等卽調查案卷。訂期會勘。茲臣裘曰修高恆於初一日至阜寧。臣明德自蘇起程。亦同日。至阜寧。會查泰州與化鹽城阜寧一帶。有串場河一道。因鹽場俱在河濱。故名串場。綿亙數百里。上受淮揚運河。及高寶諸閘壩。河湖之水。東注歸海。河東卽係海濱沮洳。沿河舊有范公隄。用以抵禦海潮。又設閘座。開有引河。以資蓄洩。水小則閉閘束水。以利農商。水大則開閘放水。以免浸淹。其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家衝等閘。卽串場河。范公隄蓄洩之閘座也。臣等自初一日至初六七等日。由丁溪閘小海團及萬盈墩以下。勘視入海路徑。現在所挑各引河。俱爲有益。蓋河東一帶。臨海窪地。引河一開。水有約束。方免浸淹。前因舊有引河。在淤淺。每至伏秋。積水壅遏。而潮汐轉致倒灌。故將閘座常閉。致積水無消。實爲民患。前署督臣高晉撫臣陳宏謀。彼時查勘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家衝等閘下各引河。俱已淤平。是以奏稱。竟成平陸。並以引

河迂回不暢。請裁灣取直。以資宣洩。動帑興挑。今臣等查勘原奏。亦以爲既成平陸。且又裁灣取直。係屬旱地。何以不開銷旱土。而開銷水土淤土。詢之原估各官。及地方士人。並詳察該處情形。會云未經挑挖引河以前。居民多在水中。數年以來。運河三壩。並未過水。又動帑開挑。引河上游之水。始得循軌暢流。不致泛濫。民舍得免淹浸。至地氣卑溼。原屬下下之區。現雖水涸。然略一挑掘。一吋以下。卽係淤水。臣等令用鑿挖驗。果如其言。並查對原估報部底冊。原係水土淤土。並非事後虛冒。查原估時督撫以下。層層覆看。斷不能以土工稱作水方淤方。總緣當日河身淤塞。無復河形。故原奏有竟成平陸之語。其實海濱沮洳。本無旱土。所開水方淤方。委無浮冒情弊。二十四日奉硃批。該部核議具奏。兩河成案。

是年裴曰修。高晉會勘江省水利河道。挑濬淤墊。分別辦理事宜。按淮徐等屬。並毗連豫東二省河道。自乾隆二十二年。普加疏濬。窪地涸出。頃畝咸得佈種。轉歉爲豐。猶蒙睿謨廣運。勤求無已。命侍郎裴曰修會同高晉。查勘官修河隄。並毗連豫東河道。欽遵勘驗。查江豫水利。先由河南至歸德永城。入宿州境。上自洪濰等河。及韓家堂迤下。經過黃水各河。下至歸仁集。烏鴉嶺。安河陡門一帶。察看毛城鋪減洩之黃水。並承接豫省諸水。入洪湖之尾閘。又自宿遷境永濟橋。經桃源清河。安東。沐陽。海州。六塘河。上下並兩岸支河。歸海處。周行查勘。惟毛城鋪迤下。洪河尾起。至符離集。濰河止。並南岸沙壘河。沙溝草壩內。外北岸西流河。彭家溝。因本年經過黃水。閒段淤淺。並西流黃疇二閘。衝壞閘牆。倒卸石塊。兩岸子堰。亦有殘缺。勘估銀四千六百餘兩。動支廬鳳道庫歲修銀兩。歸案報銷。又韓家堂迤下。房村河。牛市河。奎河。小洪河。望州河。拖尾河。亦爲黃水漫衍。閒段淤墊。其峯山閘。本年黃水漲時。曾經開放過水。閘下河道閒

段淤墊各河委員查估自數百兩至數千兩不等。又徐屬邳州沂河兩岸子堰衝缺六處估銀一千七百餘兩。又淮屬安東境民便河爲宣洩民田積水歸南潮河出海要路亦開段淤淺估銀四千餘兩共估銀三萬九千餘兩在上江廬鳳道下江河庫道水利案內存剩銀兩動用無庸另撥仍交專管兼轄各員經理。每值秋冬水落勘有淤淺卽照業食佃方例修治如無淤淺出結報明至大學士陳宏謀奏淮揚徐海所屬溝洫圩圍開段抽查其有關係蓄洩現形淤阻者附近居民業已自行疏導尙無廢弛河渠紀聞。是年高晉奏報歲濬江北各屬河道按水利農田河道沙隨水流停積易淤隨時修治須用民力是以於水利大工竣後責成地方官勘驗督修歲考其成至是奏稱上江鳳潁泗州下江淮揚徐海等處濱臨湖河地處窪下歷遭水患仰惟皇上念切民瘼疏濬水利河道旱潦有備屢獲豐收復立章程每歲勘修結報據廬鳳道詳鳳潁泗三屬節年動帑興修河道三十餘處內宿州歐河北股河亳州宋湯河俱有淤淺照業食佃方例督濬深通其餘新舊各河均屬通暢又據淮揚淮徐二道詳稱淮揚徐海屬挑河一百五十餘處內海州五圖河因潮沙往來開段停淤督率疏通阜寧曹溝河被澤河窰頭支河淤沙存積原議三年挑浚今已全完阜寧太平河淤淺亦并疏竣其餘隄閘及溝洫圩岸均隨時修整無有殘缺先後結報仍確查以歸覈實此惜帑重工之明驗也河渠紀聞。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初四日高晉李宏普福奏揚州運河金灣六閘進下通泰運鹽河全恃運河爲來源由金灣閘下江該處經由芒稻河舊設石閘向例冬春閉板夏秋酌定水誌啓放乾隆二十三年尙書稽璜奏將芒稻閘板常川開放如遇水小再行相機辦理每遇水小卽在芒稻閘進東築壩蓄水俟汛水長

發開放二十八年。臣高晉奏明冬春水小。與其築壩蓄水耗費。不如將芒稻閘。仍酌量下板數塊。以資漕鹽行運。數年來每值汛水消落。下游淺阻。是閘相機下板。足資浮送。惟冬深春初。水勢枯竭。下游通泰河。在在淺涸。仍難行運。蓋因運河之水。下注鹽河。是閘之上。有董家溝。廖家溝。石羊溝。俱係歸江之路。一律落低暢達。是以冬春水小。芒稻河雖經閉板。而水勢則由董家溝等河歸江。其下游通泰河。綿長四百餘里。竟無來源。即再加挑深。無水可蓄。不特漕鹽艱於行運。且於數州縣農田灌溉。未便。臣等屢勘籌畫。茲又詳悉講求。近年以來。仰蒙皇上指授機宜。大展清口山盱五壩。並不過水。其歸江之路。又經節節疏通。秋大汛暢洩無阻。至通泰河。原係漕鹽行運無礙歸江之路。冬春水小。既有淺澀。自當因時辦理。嗣後每年冬春水小。將芒稻閘下板。如足敷行運。則不必築壩。仍照原議辦理。若遇水勢極小。芒稻閘閉板。下游通泰河涸。應於是閘迤東。照舊築壩蓄水。俟汛水將至。即全行啓拆。其築壩之費。仍歸商捐。毋庸動支錢糧。如此則冬春漕鹽行運。灌溉農田。兩有神益。其董家溝等河。聽其常川開放。於平時宣洩歸江之路。毫無阻滯。而汛水將發。即全行啓拆。上下暢達。於減洩盛漲。亦無妨礙。南河成案。

五月初十日。李宏奏。宿遷駱馬湖尾閘五壩。每年重運過完。次第開放。使湖水由永濟橋流入六塘河內。東注歸海。今歲糧船於上月二十九日。全數渡黃北上。計日可出江南黃林莊境。而駱馬湖下游六塘河兩岸灘地民田。種麥現未收割。尾閘各壩。不便遽開。因將柳園頭王家溝。乾車頭各閘壩。令全行開放。俾湖水俱洩入運河。以濟重運。尾幫並預空湖面。其尾閘各壩。俟六塘河兩岸二麥收竣。再爲開放。期於宣洩水勢。刈獲民田。均有裨益。南河成案。

閏七月初七日高晉奏臣勘高寶諸河水勢雖於山盱滾壩過水後增長數寸及尺餘不等而各湖底水本小儘可容納歸江各引河亦俱深暢南關車邏等壩封土堅固臣過清江將一切工程與河臣面商即到清口察看洪湖水勢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二日高晉奏臣前由邳宿運河查勘今春埽土各工歷經伏秋大汛尙俱完整而各年所蓄駱馬湖水勢充裕本年三四月閒照奏定章程將柳園頭王家溝各閘次第啓放是以運河水足重運北上過行無阻惟上游水勢微小現在駱馬湖存水較上年小九尺四寸自應預爲籌蓋以濟來年重運現在咨明河臣檄行道廳將邳汛竹簍壩並駱馬湖尾閘五壩中之南小壩北小壩寧家河順隄河等四壩先行堵築止留正引河再看上游來水相機辦理至高寶湖河水勢委員查覆自山盱滾壩過水後寶應湖續長水五尺八寸高郵河續長水三尺九寸由運河分洩歸江甚爲暢達西隄尙高湖水四五尺不等東岸南關車邏等壩封土堅固可保無虞南河成案

八月十二日李宏奏寶應高郵邵伯諸湖今年底水本小歸江各引河一律通暢上游來水循序漸進原可隨長隨消嗣因洪湖上游疊長山盱滾壩過水兩月之久又值江水甚大七月閏七月湖水亦盛長至一丈六尺二寸不無抵遏致高寶湖水未能驟消寶應湖加長一丈七尺高郵湖加長五尺八寸邵伯湖加長四尺七寸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封土探量水面已高壩脊三尺八九寸查本年水勢較二十六七年七月盛漲高郵上下雖僅小一尺一二寸邵伯小二三尺不等但時將寒露上游來水不增江潮漸次消減而東岸隄工現高出水面四五尺惟恐西北風暴須爲預防隨逐工履勘凡迎風受浪處及從前險

要地方督率道將廳營培築鑲護。預防風浪。並將南關車邏等壩封土。加培堅實。毋庸開放。本年洪湖水勢盛長。所幸河口東西兩壩。預爲大展。由黃歸海甚多。是以高寶湖尙能容納。南關車邏等壩。得以固守。不開旬日以來。據報上游洪湖已消水一尺八寸。山盱滾壩。現過水一尺二寸及七寸不等。下游江湖亦消三尺餘寸。臣復往金灣等壩歸江處查勘。宣洩甚溜。高寶諸湖亦漸消退。可期有減無增。再高寶下河民田早稻中稻業已登場。十餘日內。晚稻俱可收竣。實爲大有之年。謹奏。南河成案。

九月兵部議得運河各河營守備專司河務。自應量其利便。控制合宜。不致顯此失彼。方於修防有裨。今該督奏稱江南運河向設桃清中河通判一員。守備一員。宿遷運河通判一員。守備一員。其邳州境內連河上自黃林莊起。下至窰灣口止。工長一百二十里。歸邳睢黃河隄岸兼管。嗣後於乾隆二十三年前河臣白鍾山以邳睢廳經管黃河兩岸隄埝各工。而運河相距黃河隄岸道里綿長。若令兼管。不免顯此失彼。將邳睢廳所管運河改併運河廳管理。奏准在案。惟守備因其止管一岸。似可兼管運河。當日未經一併改隸。惟黃運各有專管工程。且邳州居駱馬湖上游。各開啓閉蓄洩。均關緊要。空重糧船往回催償。該營守備遠隔黃河。當重運經臨。正值春工初舉。回空南下。又屆秋汛方臨。均須該備晝夜駐工。上下修守。將運河各工。僅委之把總協辦。設遇黃運並漲。不免於顧此失彼。實與前管運河之邳睢廳事勢相同。自應急請一例改併。以專責守。查運河守備專管宿遷境內運河工段無多。其邳州運河毗連緊接策應近便。與運河通判同駐宿遷。實可相資爲理。應請將邳睢黃河營所管運河。自黃林莊至窰灣口一百二十里。同所管弁兵。一併改併運河守備。就近會同該廳管理。於運道河防更有裨益等語。自屬因地制宜。慎

重修防之意。應如所請改併。以專責成。奉旨依議。甯河成案。

是年李清時等奏。東省運河。上年伏秋汛內。河坡並漲。既經奏明。將徒駭馬頰二河疏濬。捕河廳之三空橋。落低展寬。臨清輒開月河。挑挖深通。仰蒙俞允。所有徒駭馬頰二河。臣等委員自龍魏灣開壩。以下河頭起。至海豐霽化。將淤淺段落。逐一估計。臣崔應階業經嚴飭各府州縣。照依本管地界。勸民乘春融農隙。實力疏濬。其三空橋落低展寬工程。臣李清時亦經勘核形勢。改爲五空。落低三尺。照例實估。計工料銀六千七百餘兩。動撥司庫銀兩。委員僱辦。至臨清輒開月河。已於去冬通融挑挖。如式深通。從此河坡水勢暢流。得有歸路。於運道民田。似多裨益。惟臨清地處下游。輒開月河。爲汶河入衛尾閘。而衛水性本湍悍。渾濁伏秋長發。設汶力不足相抵。卽至灌入停淤。必須於洩汶之中。更求禦衛之策。伏思月河臨時築壩堵閉。可免倒灌。第汶衛二水長發。靡常。儻一時並漲。則月河之壩。甫經堵禦。衛水又需開放。以洩汶流。開閉不時。糜費錢糧。且恐辦理不及。致失機宜。臣等相度籌畫。應於月河上口。修單閘一座。設板啓閉。若遇汶強衛弱。則啓板宣洩。如遇汶弱衛強。則閉板抵禦。庶節宣有備。又東阿境內。運河東岸。平水三閘。於乾隆十九年修建。又五空橋一座。於二十七年改修。落低均係保固限外工程。上年伏秋。汶河水發。及沙趙二河同時並漲。該處橋閘。過水甚大。激傷礮心。并衝掀跌水面石。淘空底土。多成坑塘。急應照舊修整。以上添建單閘。并修整橋閘。皆運河水利應辦之工。擇節確估。共銀五千一百餘兩。亦請動撥司庫銀兩。及時趕辦。務於汛前完竣。運河道冊。

是年奉上諭。朕此次巡幸天津。閱視行河隄閘。按圖披覽。內有千里長隄之三灘里起。至格淀隄莊兒頭。

止。並無隄岸。東西約長十餘里。每當雨水過多。村民一二千戶。地畝千餘頃。常被水患。未免向隅。著交與方觀承。再行詳度。接築長隄。卽核實估計。妥議具奏。皇朝文獻通考。

是年奉上諭。朕此次巡行河淀。閱視隄防。今由運河回鑾。經筐兒港。查看減河形勢。見壩身出水處。高於河底七尺。則遇汛漲時。所減之水。下注過猛。易致跌落成坑。排椿不無撼動。自應於石工之外。接築灰工十五丈。使坦坡漸平。以導其勢。至王家務。捷地。與濟三處減水閘。皆所以宣洩盛漲。保衛隄工。則由一路入海。不使三岔河之水。匯積尤爲畿南水利攸關。亦宜一律疏濬。留淤。期於深通易達。再子牙河故道。自谷家莊以下。至吳家溝一帶。河身窄狹。並應普例展寬。用消瀝水。以衛民田。所有各處工程。著該督方觀承。接工核估。奏聞。動帑興修。務使疏洩得宜。俾河務民生。永資利賴。副朕省方疇咨至意。皇朝文獻通考。是年辦理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宏謀。奏畿輔地方南北兩運河及西南諸淀泊之水。均於天津歸海。屢蒙皇上發帑築隄。濬河多方修防。又特遣大臣會同督臣查勘。設法經理。年來運道通利。民獲安居。猶復親臨河淀。巡視海口。務求善後良圖。臣昔任天津巡道。謹就見聞所及。敘述略節。是否可行。仰祈睿鑒。一、南運河原就高地開挖。載水北流。以資挽運。所以河身較高。而城鎮田廬。皆處其下。且河流灣曲。易致頂衝。全恃兩隄夾束。危險堪虞。乾隆元年。河臣顧琮條奏。築月隄放淤。奉旨俞允。而人情畏難不行。迨三年。遵議將舊月隄加幫堅厚。試行數處。業經淤平。自此三四年。接續開淤。成功者約三十餘處。險工均淤爲平地。計全河兩岸。可以放淤者。尙有七八十處。似宜接辦。舊有隄者。可以加幫放淤。舊無月隄者。新築月隄。亦可放淤。一段放淤。卽保一段平穩。其放淤祇須將月隄堅築。備料集夫。於河水漲滿時。相其形勢。

入渾出清。操縱在我，並不涉險。不出旬日，即可淤平。此後永無築隄之費，搶護之勞矣。一、放淤成功後，河岸有坑缺滲漏，皆已填實。窄隄變爲寬岸，河水亦少衝射，亟須於隄之沿邊離河甚遠處，加築小隄，約高寬三四尺，卽作遙隄。運水出槽，岸寬水緩，泥沈於岸，水仍歸河，不至成險。此外凡有河岸寬厚不必放淤者，亦從隄之沿邊離河甚遠處，加築小隄，與淤平之隄相接，不令稍留空缺，則全河隄岸既寬，復有綿互遙隄，以爲外衛。縱河漲出槽，水勢平緩，及隄而止，亦不至衝決矣。一、運河河身原不寬廣，每遇汛漲，河水出槽，難於防堵。雍正年間，怡賢親王、大學士朱軾奉旨興修水利，於滄洲捷地、汛青縣與濟汛挖減河二道，洩水東流。建有石閘，專減運河之異漲，保固隄岸。此後運河潰溢，已受減河之益，而兩減河亦屢決者。總緣減河岸窄，兩隄夾束，隄係土築，未用夯礮，自閘至海百有餘里，其水雖云歸海，而近海之區層層窪泊，河水至此四散，積淤不能直下。該管官以爲水已入海，其實離海甚遠，現有積淤形迹，蓋歸海水口在歧口，距此尙十餘里，宜將近海窪泊挑濬通聯，俾減河之水直達歧口入海，庶不壅積。至河身淺窄，隄岸卑薄，若挑濬兩河，幫築四隄，須費十餘萬金。查兩減河左近，歷係窪下荒鹹之地，卽未開減河以前，田地常在水中。今費十餘萬，保此不毛之地，得不償失。惟請將捷地減河北隄，與濟減河南隄，擇其最窪者開壩築堰，將渾水引於荒鹹坑窪處所，既洩減河之勢，又可將不毛之地，受淤積肥，俟運水歸槽，不須分減，卽下板閉開，斷流減河水可旱落。計期不過八月中，涸地卽可種麥，不至如向日徒受清水浸淹，而無益於種植。所謂棄地於水，實則藉水以肥地。現在低窪之彭淀窪等處，連年河溢受淤，已成膏壤，其明驗也。難者或謂渾水雖有益鹹地，不免淹及村莊。臣昔年駐宿此地，見一帶村莊皆坐落高阜，雖驟長盈

尺之水。不至淹及民居。况今入海尾閭。既已挑通。清水歸海。消落甚速。並無傷於屋舍也。如此則兩減河。不須挑河築隄。附近村民。既無減河之害。兼受減河之利。運水又可復洩矣。一、運河之東。如吳橋、東光、南皮、鹽山、滄州六州縣。積水西阻河隄。東阻老黃河高岸。舊有王莽河、沙河、漫河。已淤成平地。以致六州縣水無去路。霖雨久即受災。乾隆五年前。督臣孫嘉淦。從吳橋境內起新開宣惠河。自西南而東北。由滄州石碑河以達海。此爲運河東岸洩水之經流。繼因石碑一河。已受衆水。懼難並納。於是改由鹽山燕子窪。經劉公渠。東趨於海。豐境內之老黃河歸海。今聞中間有南皮境內金沙岡土埂。地勢漸高。宣惠河水至此不能東下。常至漫溢。地方不受宣惠之利。翻受宣惠之害。皆由河未通流。不能達海之故。爲今之計。可否由石碑河直趨東北。將中間窪泊疏濬通聯。直歸歧口入海。或將金沙岡土埂挑挖成河。東趨於海。豐老黃河歸海。何者爲宜。必得逐段測量。擇其通順者。挑成深河。凡附近溝窪積水。聽民開溝引入此河。則六州縣數百里積水。皆有宣洩。不致前功盡棄。所挑之河。務須自首至尾。漸次寬深。成迅流東趨之勢。此等平地洩水之河。祇宜展寬挑深。不宜築隄。轉貽潰決之患。一、運河西岸。窪泊相連。總名曰淀池。京南十餘縣水匯集於此。加之北運河北來。南運河南至。均於天津會流入海。夏秋汛發。海口一時宣洩不及。恃有此淀停滯。以次歸海。是爲畿輔蓄水之大水櫃。有關直省水利。祇因永定河、子牙河係渾水。均穿淀歸海。渾水入淀。致淀池處處淤填。不能如舊寬廣。查子牙河上承溇沱。滹陽二河之水。獻縣以上原無隄岸。聽其游行。獻縣以下築隄捍禦。幸兩隄離河最遠。河岸寬闊。河灘受淤。水落歸槽。不順渾濁。而入淀日久。尾閭王家口亦已受淤。向有支河三道。近淤二道。僅存一道。將有尾閭阻塞之患。是以乾隆三年由

上游楊家莊。另開支河。引渾水由蔡家窪東北。經閭留二莊水河。而入金家等窪。層層受淤。窪地獲淤肥之利。清水達於老軍泊。自老軍泊而下之金里河。所歷窪泊。現有河形。將來遞層淤積。正可次第挑河。直抵天津板橋。同北運河入海。老軍泊以下。旣成另河。上游如交河青縣舊河積水。向苦無處宣洩。就勢疏通。可由老軍泊獨流營城北趨歸海。於區別清渾之中。兼收疏濬積水之效。其子牙正河入淀之王家口。去臺頭之清水河約十里。向爲三家淀及莊頭淤嘴梗阻。今將兩淤嘴挖去。取直挑河。直接臺頭之清河。另有去路。縱使渾水漫入。而新河清多渾少。清強渾弱。正可以清刷渾。不至淤及於淀。如此則子牙正支河。皆可免於淤墊。至永定河自盧溝橋而下。中間並無窪泊停蓄。以堅厚兩隄。束浩瀚之渾流。直趨於淀。始從柳岔口入淀。而勝芳淀淤成平地。繼由王慶坨入淀。而三角淀又已淤平。乾隆三年。因各處淤高。惟沙家淀最窪。遂由鄭家樓范壘口穿隄而過。漫衍於沙家淀。仍由魚壩口歸淀。均此淀也。不淤於此。卽淤於彼。多淤一尺。卽少一尺容水之地。年來幸無河決之患。然淀池淤塞。亦非經久之計。但永定河河身綿長。水更渾濁。作何分別清渾。入海不致淤淀。臣向未經管。不敢妄議。以上情形。皆臣當年親歷籌及。距今多年。年來修治。或有今昔不同。恭遇聖駕親臨。指示。交督臣方觀承詳勘。與修河淀水利。永資利賴。皇清

奏議。

是年河東總河李清時奏。改戴廟三空橋爲五空橋。落低三尺。以洩漲水。按戴廟三空橋。卽明時徐才真作大堰殺以水門入大清河。達於海者。運河備覽云。三空橋在戴廟東岸。明景泰五年建。洩運河異漲。三十里至東阿鬪雞山。又五里至斑鳩店。入鹽河歸大清河。徐有真言。水大宜分作大堰立三空者。殺水

勢也。至是仍以宣洩不暢，改三空橋爲五空橋，落低三尺，俾西下諸水暢行入海。李清時講求水利，加寬四女寺閘，築臨清口門壩，移金線閘於柳林之北，閉柳林，啓金線，得節宣之道。施治以時，是年七月調任東撫，嵇璜協理兩河數年，至是接任。東河俱於河事不久而利澤在人矣。河渠紀聞。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嵇璜奏：東省運河各廳，每年例有加高五寸銀七千餘兩，詳查卑矮單薄處所，酌分緩急，輪流幫培。今歲各工應加五寸，臣於驗收挑河工程之便，率同運河道姚立德、逐細查勘，如捕上二廳隄工，可以暫緩幫培，惟運河廳濟寧汛東西二隄、泲河廳滕嶧二汛東隄，內河外坡，風浪撞激，隄身殘缺單薄，應一律幫培高厚，以資捍禦。確加估計，工段稍長，該二廳本分額銀，尙不敷用，請將捕上二廳本年五寸銀一千七百餘兩，通融發給濟用。如此挹彼注，茲錢糧不須另籌，要工得以鞏固。又泲河廳劉昌莊通湖水口一道，原寬二十八丈，係分洩彭口山河異漲，以達於微山湖。伏秋汛水長發，口門刷寬，湖河相連，漕船經行，有礙挽絳。每年修築草土夾壩，搭架木橋，動費錢糧，不能經久。臣與道廳等審度形勢，應在水口中間設兩空減水石閘一座，上架橋，兩頭接隄，估銀一千七百餘兩。卽於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項下動支，毋庸另撥。司庫銀兩，旣通糧船絳路，仍可洩山河異漲之水，一勞永逸。於工程有裨。運

河道冊

二月高晉奏：據淮揚道巴靈阿呈稱，上年秋汛，湖水雖大，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防守堅固，並未過水。下河各州縣，秋成豐稔，串場等河，深通暢順。丁溪、小海等閘，啓閉以時，沿海隄工，在在完固。惟清河縣之包家六塘等河，並兩岸隄堰，閒有淤淺塌卸，已督農佃疏築，現俱深暢堅整。其餘一切官修河道隄岸，民修

溝洫圩圍據各道僉稱凡微有停淤不整處所悉令附近居民照例修竣俱屬深通完固並無殘缺阻滯
南河成案

三月李宏奏查高郵寶應一帶內運外湖兩岸工程緊要本年應修埽壩各工去冬確勘估定交春以來
即令上緊趕辦各廳遵照修做臣臨工查驗均屬堅實如式西岸臨湖石工內中閒有歷年久遠被風浪
撞擊殘缺者亟須及時整理臣逐細履勘石塊俱在湖邊弔撈修補毋庸採辦新石不必另動錢糧臣俱
令揚河揚糧二廳在於本年歲搶修庫貯內通融籌辦俾工程一律堅整帑料不致多糜現在上緊修理
月內皆可完竣南河成案

四月高晉議築山盱仁義禮三壩堰工開駱馬湖尾閘宣洩漲水按疏稱清口黃水漾入東壩洪湖水
尚充裕而外河黃水較大現將東壩拆去十三丈連前口門共寬三十五丈俾資暢洩復築山盱智信二
壩向俱封土仁義禮三壩水至聽其過水現在桃汛甫過水勢長落未定不敢拘泥舊制暫將仁義禮三
壩加築子堰攔禦湖水俾全由清口下注抵禦黃流再看水勢酌放又駱馬湖蓄水原濟重運漕船本年
邵宿運河水大江廣重運經臨充裕無需湖水接濟駱馬湖雨後水長浩瀚隨令將尾閘各壩先開一二
處使河水宣洩由六塘河歸海騰空湖面以資容納河渠紀聞

六月嵇璜奏重運尾幫已於六月初七日全過南旺往北俱係下水計日可出臨清而時當伏汛一切修
防蓄洩必須籌辦查運河兩岸洩水口門春修早已整齊隄工卑薄處所亦經幫培高厚現飭運河道俟
尾幫催出臨清後歸途再爲查勘督率廳汛將壑溝檝眼責令兵夫填補加謹巡防其湖坡諸水入運應

行宣洩處。將閘壩橋洞一律開放。以減盛漲。至汝泗水發。渾流一過。卽應收水入湖。所有蜀山、馬踏、南旺、馬場、微山等湖。濟運水櫃。各進水口門。並令先期疏濬。按照往年收水尺寸妥辦。務期多爲蓄蓄。以備來歲灌輸之用。運河道冊。

七月初八日高晉李宏奏。臣等接准軍機處寄到巡視南漕御史劉秉恬奏。揚州鈔關上下約有里許。不無稍淺。運中二河一帶久未大挑。可否將向來淤淺段落估計。於常挑之外。大挑一次。使河身深通無阻。不惟糧船可以迅速前進。儻偶伏秋異漲。於容納宣洩之道。亦有裨益。奉硃批著高晉李宏議奏。欽此。臣等查鈔關上下淺處。緣揚州居民稠密。一切瓦礫拋棄河中。在關上者爲石岸收束。在關下者爲江湖頂阻。易致淤墊。每年冬春水小。相機估挑。今逐細探量。應挑段落丈尺無多。將來霜降水落。臣等派員會同廳營。大加挑濬。務期無稍阻礙。以利運行。所用錢糧。歸庫貯彙銷。至邳宿桃清運中二河。於乾隆二十五年。經白鍾山、楊錫祚大挑一次。估銀四萬六千餘兩。一二年後。仍復淤淺。臣等每年於霜降水退時。委員探量。擇要撈浚。並又改撈爲挑。所用錢糧。入運中二廳。歲搶修庫貯內。通融辦理。凡水勢中小之年。漕船自可過行。今夏實因春閒天旱。上游來源過小。是以江廣重船過境。臨時建壩束水。濟運。今巡漕臣奏請於常挑外。大挑一次。自於運河有益。惟歷次大挑。費銀數萬兩。一經伏秋水過。仍有沙積。而桃源古城溜一帶。均屬山根砂礮地脈。挑而復長。故歷年濟運。全在來源旺盛。若上游水勢過弱。卽運河挑深。仍須設法籌濟也。臣等再四酌議。上下運河。請俟伏汛過後。水退測量。似不必通身大挑。擇其淤淺段落。派員加倍挑挖。工竣確核所用銀兩。少則歸庫貯彙銷。多則在河庫籌款。另行奏辦。總期漕艘足資運行。錢糧不

致糜費。南河成案。

九月十八日高晉、李宏奏。洪湖自九月十三、四等日。高堰誌椿。連前長至九尺五寸。通湖之裴家場、太平河、張福口各引河。前經派撥兵夫。撈浚寬深。俾會歸清口。敵黃刷沙分入運口。以濟漕運。今於十四日清。水已暢出清口。黃水雖未大消。而清水已足相抵。其分入淮揚運河之水。亦甚浩瀚。臣等專委道將。應營及効力人員。分巡防護。並於隄頂。搶築子堰。攔禦水勢。詎是日湖水加長。分注運河更驟。夜閒忽起東北。大風。致將襄河南岸。王家田頭。迤上之隄工。漫缺十五丈。臣等在清口。工次。聞信。即將河口。惠濟、通濟、福興等三閘。全行下板。節其來源。馳赴該處。督飭道府。參遊廳縣營汛。集夫撥料。晝夜搶築。今於十七日堵塞工竣。外做防風。內澆裹餓。以資鞏固。俟裹餓澆定。將河口三閘起板。回空糧艘商賈船隻。不致稽滯。查漫工處在板閘迤下。淮安迤上。烏沙河對岸。漫水直抵護城河。歸白馬湖。以達寶應等湖。過水地面。東西寬六七里。南北長十四五里。該處地本低窪。居民稀少。所過之水平衍勢緩。歸宿有路。易於消涸。所有田地。原係本年被旱。勘明成災五分之處。隨飭淮安府山陽縣。查明被水貧民。酌給一月口糧。趕種春麥。不使失所。並札會撫臣一體辦理。至搶築漫工。無不踴躍。雖於三日內完工。但該管河道知府。裏河同知。知縣。參將。遊擊。守備。主簿。千總等。失於防範。疏略之咎。未便姑寬。應開列職名。參奏。仰祈皇上。勅部察議。臣等職司河務。防護未周。咎亦難辭。請一併交部嚴議。再臣等核計。搶築漫工。共用工料銀一千三百餘兩。應著落分賠。以示懲儆。十月初一日奉硃批。該部察議具奏。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二日高晉奏。臣自徐州起身於八月二十六日抵清口。與河臣李宏會商。見湖水日漸加長。已

於九月十四日暢出清口。會黃東注。距十四日夜。聞風大水湧。將淮城逼上。烏沙河對岸之王家田頭隄。工漫缺。五丈。業經臣與河臣李宏。由驛奏聞。請旨將臣等暨該管文武各員。交部分別議處。所用錢糧。著落分賠示儆。近日黃運二河水勢。有消無長。清水既已暢出。力足抵黃。而清口內外。及運河淤墊之處。亟應疏治。以期河道深通。積淤盡去。現督道廳等多雇船隻。置備混江龍鐵籠子等器具。調撥兵夫。駕船拉浚。俾沙隨水行。自多裨益。又將本廳本年霜降後。應行銷算庫貯錢糧。公同核實。飭道造冊報銷。目下已屆武場。臣現回省。考試後。再往災重各屬稽查賑務。仍擬來工查勘。理合并奏。聞。南河成案。

十二月十六日。高晉、李宏奏。查邳州宿遷運河。本年霜降後。水退稍遲。近因上游東省運河。煞壩與挑。下游水落。臣李宏督同該管河道。及遊擊廳營。上自邳州河成閘。下至宿遷砂礮溜。尤家灣等處。逐段查勘。按水勢淺深。定應挑尺寸。插立號樞。確切估計。總以河底水深五尺爲度。運河廳應挑淺工。四十四段。估銀六千一百餘兩。中河廳應挑淺工。二段。估銀一千二百餘兩。較往年改撈爲挑。工段丈尺加多。而按以河底淺深尺寸。均屬急應挑挖之工。其揚州鈔關上下。及東關淺工。止長四百七十餘丈。爲數無多。若亦築壩與挑。不惟多費。並與商民船隻往來未便。止須照往例。大加撈濬。俾無阻礙。以利運行。估銀六百餘兩。臣等派員會同江防廳營。妥辦各廳所用銀兩。統入明年庫貯報銷。毋庸另請錢糧。所估工段。定於臘月十日。與挑明。正開印前完竣。臣李宏與徐揚二道實力督催。務期照估挑撈。一律深通。南河成案。

是年正定。濬沱河水漲發。漫及城根。添築新隄。修培舊隄。殘缺築護。城隄挑水魚鱗等壩。得旨允行。奏略。正定濬沱河。本年七月異漲。宣洩不及。漫及城根。茲於斜角頭隄。添築新隄。五百七十六丈。其原隄長

一千三百三十五丈。被衝殘缺。應加高培厚。並將城南回水隄一千六百八十六丈。普律加培。再斜角隄南。有護隄埽壩。長九十四丈六尺。現在汕刷塌陷。該處爲迎溜險工。自應及時修拆。並於出險處加長五丈四尺。益資攏護。並將新隄北頭柏棠閘。加高與隄頂相平。以資捍衛。又回水隄迤南河身漸已北遷。自斜角隄草工。以東埽灣益險。應往東從新接築挑水壩五座。河神祠前築魚鱗壩八十丈。又城南河岸。爲驛站大道。現在水汕成溝。東西共長一百八十餘丈。應一律填平。又那城有護城隄一道。外繞城河。長四千三百二十丈。仍歸民挑。民培。畿輔安瀾志。

是年高晉奏報江北各府州河道深通。水利功成。按江北水利河道皆濱臨湖河。地勢低窪。向爲積潦之區。潁州、鳳陽、泗州三十餘處。淮揚、徐海一百五十餘處。當伏秋大雨時行。不免殘缺淤墊。昔人言治江南之河。治其闕。正謂此也。至治功既定。復加勸驗。據廬鳳道李質穎、淮徐道吳嗣爵等詳稱。濰河受毛城鋪之水。數日後卽斷流。開西流黃壘等閘。宣洩清水。泥沙衝刷。無存。惟桃源六塘河。開有淤淺。已督業佃疏浚深通。並據淮揚道巴靈阿呈稱。秋汛湖水雖大。南關車邏等壩。並未過水。下河秋成豐稔。串場等河通暢。丁溪小海等閘。啓閉以時。沿海隄工完固。惟清河包家六塘等河。並兩岸隄堰。開有淤淺。塌卸。已督農佃疏築。其餘一切官修河道。隄岸。民修溝漚圩圍。凡有停淤。悉令附近居民照例修浚。此水利深通之程效也。河渠紀開。

是年吳嗣爵由淮徐道擢任東河。修濟寧州在城閘。及閘下趙村、石佛二閘。以資節宣。按濟寧地勢北高南下。自分水至濟之天井閘。水高二丈有奇。閘下里餘。卽在城閘地勢愈低。水勢建瓴直注。立在城閘。

以關上源之水。使不下洩。視下流水勢大小。以定此閘啓閉。南連之一大關鍵也。在城與天井互相節宣。而閘下趙村石佛二閘。亦應有節。歲修殘缺。使俱堅實。以便啓閉。在城金門。寬二丈八寸。高二丈九寸。趙村寬二丈有五。石佛寬丈有九。高略等。以次相接。節束水勢。而在城尤關緊要。惟閘背低矮。不能多下一板。議增高以蓄其勢。居濟一得云。在城閘。舊例下板十八。天井閘。高於此閘。下板再少。水易走洩。不能多蓄。增高閘背五尺。前可下板二十二。趙村接高四尺。則可下板十六。石佛接高三尺。則可下板十四。天井閘。例下板十五。亦勤封閉。使水常蓄在閘上。寧使有餘。毋或不足。南連之通塞。此爲樞紐。不可不慎也。河渠紀閘。

是年衛水倒灌入汝。臨清板閘。上下淤四十里。總河李清時。築壩禦之。按板閘爲閘河盡境。衛汝交會處也。汝清而微。衛濁而盛。倒灌卽淤。閘河地充。衛河地窪。春夏雨少。泉濇。河形高下。陡峻。勢若建瓴。啓板水卽耗盡。故以閘爲蓄而節用之。啓閉偶不如式。漲至則水湧沙積。疏浚不易。至是連年倒灌。沙淤四十餘里之長。河督李清時。隨宜加修。以輒。板閘外有舊壩。抵衛不宜廢。乃於閘外汝衛交流處。築雞嘴壩。寬其勢以禦之。歲加高厚爲例。昔潘宮保以水耗滯運。謂宜於閘口百丈外。用椿草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一如閘制。將欲啓閘。先閉此壩。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運艘出口。易於放行。衛水大發。隨卽拆卸。此亦權濟一時之要術。而濁沙倒灌。必預爲之防。全河備考云。衛漲時。嚴禁開閘放水。板閘與輒閘。更番啓閉。衝刷積沙。閘年大挑。亦易爲力。河渠紀閘。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李宏奏。宿遷境內。駱馬湖每年存蓄之水。原以濟重運漕船。本年邳宿運河

水比上年大有七尺餘寸。江廣重運經臨，充裕有餘，無需湖水接濟。而駱馬湖內前因雨後水長，勢甚浩
瀚。臣隨令將尾閘各壩先開一二處，使湖水及時宣洩。由六塘河歸海，騰空湖面，以資容納。奉硃批好。南
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六

運河水章原二十四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吳嗣爵奏臣自天津回濟復查勘各湖水櫃開壩橋洞及洩水引櫃各工微山馬場二湖現在開放各開濟運甚爲有益獨山馬踏二湖向設利運金線新河洪仁等閘俟江廣重運到日分別先後啓放相機辦理惟運河廳南旺湖周環九十餘里北高南下在運河西岸適當分水口之衝伏秋洩漲渾濁之水由關家常明等斗門入處灌入向稱囊沙俱在上游祇能收水入湖不能出水濟運乾隆二十五年前河臣張師載奏明在寺前閘下設涵洞二座藉資宣洩迨涵洞出水無多漕船至日復於涵洞以上土地廟前開挖隄工洩放湖水南旺以南運行始得充裕臣思南旺湖藉以濟運今出水涵洞旣不敷宣洩與其年年開挖隄工又復年年堵塞殊非經久之計查每年挑挖正當南旺湖下游出水甚暢應卽於此處添建石閘安置閘板運河水小則啓板洩放水大則下板攔截啓閉由人實屬便捷並於閘上搭蓋橋梁以通絳路此項閘工不比運河建立大閘核實確估共工料銀一千五百餘兩現有節省埽工八束銀兩可以動支毋庸另請錢糧至洩水入湖關家常鳴等各斗門節經伏秋盛漲山水挾沙帶泥灌入引渠多有淤淺應乘汛水未至將引渠預爲挑挖湖水得以多蓄以利漕運現飭道廳調募兵夫挑挖勒限汛前完竣需費無多卽歸搶修案內辦理如此則南旺湖引渠挑濬深通多收洩水而重運經臨又有新開洩水毋須挖挑與涵洞一概開放暢洩似於河道漕運均有裨益運河道冊

十二月二十二日高晉奏鎮江丹徒丹陽二縣運河爲江浙漕運經由要道水無來源惟賴江潮灌注送祇因潮沙挾沙而行退則勢緩沙停兼之兩岸陡立土性鬆浮一經雨水便致坍卸入河不無淤墊是以冬令潮枯水落卽有淺澀歲初重運經臨難免阻礙案經題定六年大挑一次每年擇段分挑以利運行今歲當大挑之年臣於十月飭委常鎮道覺羅圖思德帶同河員逐段量估如河身未甚淤淺仍可照常疏濬不得糜費亦不得將應挑段落混估撈工轉致有名無實旋據該道等勘明丹徒境江口至利涉橋並南門義塚地豬婆灘丹徒高岸子等處丹陽境觀音山三閘起至西城灣止連段俱有淤處應行挑濬其餘各處河道所存底水足資浮送重運毋庸一律大挑間段淺工擲節確估及應換各閘板繩索其估工料銀七千三百三十一兩臣逐加履勘均屬確實並核計估需銀數較從前節次大挑用銀二三萬兩以上者倍爲節省當經奏報卽飭令照例動支樂生洲租息銀兩派委署鎮江府水利通判汪田江防同知徐文煒等分段挑濬於上月二十四日煞壩興工責成道府督查並委諳練河員協催不容稍有草率各該員迅速儻辦已於月之十五日完竣臣委驗如式重運漕船可期過行無阻南河成案

是年山東巡撫富明安奏去冬查勘運河見嘉祥趙王河澹臺河蔡河鄒縣白馬河俱逐段淤淺各河皆關運道民田隨飭令各縣插標誌逐加挑挖據報完工委驗如式又濟南之章邱鄒平長山新城等縣青州之高苑博興樂安等縣向有水患臣於上年巡查所至留心體察因章邱等七縣六百餘里中有小清河一道爲各山泉衆湖泊之匯歸是河一幹二支久經淤塞歷任撫臣屢飭籌辦河身橫跨數縣分隸二府動多掣肘未及舉行臣於十一月間飭委候補知縣陳鵬等會同各地方官履勘小清河自章邱長

白山發源。東至新城高苑交界。分北條爲支派溝。又東至博興。分南條爲預備河。其中條則仍爲小清河。河溝俱宣入樂安之溜河歸海。今小清河消納七縣小河湖泊之水。中多灘嘴淤腹。阻滯河流。而尾閘八十餘里。淤塞不通。下壅必至上潰。七縣民地。在在堪虞。其南條預備河。防小清下截頂衝。於康熙年間開而未成。雖乾隆五年。在是河之南。接挑福民河。而地亢漸淤。不能分洩。致湖泊諸水散漫。東趨樂安之草橋八窪一帶。糧田數千餘頃。常被水淹。或已經豁免。或僅收蒲葦之利。此二府七縣之受病情形也。欲弭七縣之患。應從下游樂安始現。擬於小清河挑去灘嘴淤腹。培高隄堰。以防泛溢。並將預備河舊形五十里。及支脈溝之對門圈左右八十餘里。大加挑挖。務使一幹二支。建瓴而下。分洩入溜河歸海。仍飭上游各縣。將支脈溝及小清河上截一體挑通。不特博興夾河樂安八窪等處。數千頃膏腴可復。卽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等附近湖泊之地。涸出必與民生有益。各縣居民。俱願出力與挑。無須動帑。但樂安工程較大。應令上游各縣幫辦。臣轉飭各縣體詢輿情。實俱踴躍。請俟春融。與工辦理。再各地方官俱有刑錢職守。未能專任。查有原任濰澤縣知縣許承蒼。原任益都縣知縣趙王槐。均緣事革職。例應回籍。該二員在東年久。歷辦水利工程。向有成效。因委令幫同候補知縣陳鵬。查勘各河道。俱有條理。仰懇聖恩。俯准將許承蒼趙王槐留於東省。令自備資斧。幫同各地方官辦理小清河支幹各河事務。俾贖前愆。如果實心出力。容事竣奏聞。請旨理合一并陳明。皇清奏議。

是年奉上諭。據楊廷璋奏。北運河張家王甫隄漫工。甫經合龍。因連日大雨。河水盛漲。以致復有漫溢。汕刷等語。近日直隸地方。雨水過稠。熱河古北口等處。俱有被山水衝刷民居鋪面之事。今北運漫口。復有

汕刷之處。所有過水地方。田廬間有損傷。自應照例查辦。至大成文安一帶。本屬窪下之區。旁近地畝。恐不無被淹之處。朕心深爲軫念。著諭楊廷璋。卽速遴委大員。悉心體勘。如有被災戶民。卽行撫綏。其涸出之地。可以補種蕎麥者。亦應酌借資本。諭令及時趕種。皇朝文獻通考。

是年北運河兩岸。河水異漲。決西岸王甫汛。張家王甫。及東岸周家莊八處。縷隄。次第堵築。畿輔安瀾志。是年高晉奏明。借帑挑濬南北大江河道。按澤國以水爲命。蓄洩機宜。視海口通塞爲準。蘇州屬常熟。昭文。白茅。徐六涇。通海洩水之大港也。江南北大興水利。此尤利之大者。至是借帑興修。白茅輪昆承陽城之水。注之海。原闊六十丈。長亙九十里。通潮往來。吐洩湖溷。張士誠設爬沙夫。歲加修濬。以爲常。迨後潮沙日漲。港漸狹小。明夏原吉治水作斜堰。分流注白茅。嗣斜堰決壞。水行不暢。無流波衝洗。潮沙填淤。日甚。本朝屢勤開濬。東北湖河之水。賴以宣洩。其北爲徐六涇。與白茅功用差等。亦多淤墊。至是二河並濬。三閱月工竣。又鎮江之丹徒。丹陽。運河。徐州之邳州。宿遷。運河。淮安之桃源。沙壘。均關運道。協力共治。裴家場引河。亦關宣洩湖水。緣三十三年黃水倒灌。三月清水微弱。淤爲平陸。大加疏濬。均以次告竣。
河渠紀聞。

是年蘇州府屬常熟。昭文二縣境內。白茅。徐六涇。二河。年久淤塞。經督臣高晉。撫臣薩載。奏准借帑挑濬。於十一月十五日完工。據總辦之蘇松督糧道朱奎稟報。護撫臣布政使李湖。前往驗收如式。南河成案。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御舟過興濟閘。閱視大概情形。似宜僅用減水石壩。不應更立閘座。該處河道。本屬深通。當春令水發之時。底水猶然寬裕。以朕所御安福。臚而計。船身受水。

約三尺餘。浮送尙屬便利。則江廣重運糧艘。儘足遊行無礙。毋庸更資閘座節蓄。常時既不藉其利。而一遇運河漲盛。開口窄小難容。又有金剛牆攔阻。不能立時宣洩。易致漫溢爲虞。若拆去閘牆。改爲減水石壩。使河流隨時暢瀉。自爲因地制宜之道。且閘底現在高出河面約五六尺。若俟漲滿平底。方令減欄其勢已遲。或將舊有閘底。落低數尺。改爲滾壩坦坡。以次漸落。並將下游引河及歧口入海處。所逐層疏導。俾成建瓴之勢。無稍壅滯。能較此時長水三尺。即可隨時由壩滾消。無慮積久而溢。而出口水誌。比今尙餘三尺。並無慮重運之。或致膠舟。此工庶不致虛設。昨楊廷璋因去夏雨水過多。運河漫溢。淹浸田廬。而與濟以下。更無減水之處。議於天津城西芥園左近。添設減水壩。以洩盛漲。朕昨親臨相度。尙覺其地距津城太近。不能經久無弊。因諭周元理詳悉勘度形勢。於上流另擇妥善之地。俟朕回鑾。再行閱定。今思此處若果宜洩得力。其上復有捷地閘。或並照此一律妥辦。運河又有此兩壩減水暢利。雖遇漲潦。不致全注下游。則楊廷璋所議芥園壩工。即不再添。似亦無礙。卽如從前南巡時。閱清口情形。因定五壩過水尺寸。令河臣每歲。或按水誌展拆清口。以洩洪湖之漲。自後下河遂無潦患。頻年有收。較之前人斤斤於車運諸壩之節宣。不啻事半功倍。此非釜底抽薪之一明效大驗乎。但河務關係重大。朕經行一覽。亦未能自信爲必屬可行。周元理在直隸甚久。河務事宜。素所留心。而楊廷璋亦當折衷以總其成。但恐伊等面承朕旨。或不敢復抒己見。非所以集思廣益也。因思裘曰修。向日曾命閱過河工。尙屬諳悉河務。著前往滄州一帶。會同楊廷璋。周元理。將運河上下情形。及引水歸宿之處。逐一履勘。悉心籌度。據實詳悉。妥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七月二十七日高晉奏。襄河自惠濟開迤下至淮城。緣乾隆二十三年黃水倒灌三月有餘。後清水暢出。雖將運河兩腮淨沙刷去。而河底不無淤積。本年倒灌又逾兩月。未免復淤。現雖水勢深通。船隻無阻。而河底既淤。一遇清水加長。卽不能容納。近日黃水消落。清水暢出。襄河兩岸隄工。多有平水卑矮之處。隨飭應營將運口頭壩收窄一丈。只留口門三丈。以節水勢。並於上首趕做挑水木筏。使湖水多由清口暢出。抵黃少爲入運。並將兩岸加築子堰。以資搪護。查疏沙器具。惟鐵篋子較杏葉爬混。江龍爲得力。隨調各廳舊有鐵篋子。並又添造多張。派撥兵夫乘坐小船分段拖拉。專委河庫道嘉謨率同應營上下督辦。俾河底積淤鬆動。沙隨水行。自可日漸深通。南河成案。

八月河督李宏卒。吳嗣爵調補南河。姚立德受任東河。江督高晉。河督吳嗣爵。籌運河積沙。並清口水勢情形。設法濬治事宜。按是時黃運兩河水勢漸消。洪澤湖水。抵至運河頭壩。各工搶護平穩。據實具奏。奉上諭。本日高晉等奏到。黃運湖河水勢。並各工搶護平穩情形。已降旨將該督等及在工員弁交部議叙矣。今年黃水盛漲。幸得減退。工輩惟倒漾之勢。至今未減。黃水已過淮安數十里之遙。自由清水力弱。不能抵禦。黃流所致。若任其浸灌日久。沙積淤停。於運道河防。均有關礙。必待著清濬刷。亦恐未能剋期奏功。所有清黃交匯一帶。應量爲濬治。稍盡人力。著傳諭高晉等。卽速熟籌妥辦。務使清口以外。湖水暢出。仍將作何設法濬治情形。奏聞。欽此。覆稱。今歲自伏徂秋。黃河水勢疊長。爲十數年未有盛漲。湖水亦加長至一丈二尺七寸。亟將東西兩壩拆展。湖水暢出。清口自清水暢出後。奔騰下注。凡壩外新淤沙灘。均已衝刷殆盡。現水深一丈一二尺至二丈不等。清水以內淤灘。俟拆至壩根。亦可順水刷去。其襄河自

惠濟閘迤下至灌城一帶。今按此段已詳七月二十七日高晉奏內。隨時辦理。惟有慎守五壩。疏通引河。以時收束。東西二壩。爲不易之章程也。河渠紀聞。

十月河東總河姚立德奏。明各湖收水情形。宣洩微湖水勢事宜。按蜀山微山諸湖。秋冬貯蓄。春夏灌輸。浮送糧艘北上。歲以爲常。疏稱節屆秋分。正各湖收水之時。飭令廳員。查明湖水深淺尺寸。將一切開壩涵洞斗門。以次堵閉。不使走洩。有妨歲濟。運復親往各湖查量水誌。蜀山湖現收水七尺七寸。馬踏湖收水七尺。南旺湖收水六尺八寸。馬場湖收水五尺四寸。獨山湖收水七尺三寸。俱較往歲爲大。蜀山馬踏二湖。緊靠汶河。轉瞬卽屆南旺分水口。鯨壩之期。尙有汶水灌入。約計挑河三月。可多收水二尺餘寸。重運經臨。儘足濟用。至微山湖地居東省下游。本年伏秋汛。汶泗諸水漲發。並曹單鉅嘉金魚濟寧坡水。匯注入湖。湖中存水尙逾定誌一丈一尺之數。以助東省八閘。並江省邵宿。運行固屬有餘。而於濱湖坡窪之地。不無有礙。查微山洩水尾閘。東省則有韓莊閘壩引渠。並伊家河入運。江省則有蘭家山等河。達荆山橋入運。遇應收湖水時。卽將各尾閘概行築塞。按目下情形。湖水尙大。自不必拘泥舊例。築壩攔截。業將湖口閘壩引渠。伊家河仍聽洩水。並咨明江省。將蘭家山等河。暫緩堵築。俟湖水暢消。適符水誌尺寸。應行收蓄之期。再於湖口下板堵築。此爲以時蓄洩之道。然微湖盈虛無定。異時卽有收水不足。流弱滯運。請開江南潘家屯導黃入運。涉險求利者。不專事分洩也。可洩則洩。卽農利運甯所宜而已矣。河渠紀聞。

十一月二十八日。姚立德奏。捕河廳東平州境戴村石壩。坐落汶河頂衝。接連三壩。北名玲瓏。中名亂石。

統名曰戴村壩。遏汶水南趨。出分水口濟運。若遇汶河水大。聽其漫壩減洩。入於大小清河歸海。自乾隆十四年。落底改修。後歷二十餘載。本年伏秋。汶水盛漲。過水一丈五尺餘寸。東岸淤沙環繞。壅佔河身。汶水至此。逼溜西注。致將石壩衝損。殘缺先經周元理奏請挑淤。俾大溜順勢南流。以免搜刷壩根。現在東平汶上二州縣。撥夫僱辦。臣到任後。勘視石壩殘缺。均在水底。難以確估。而下游蜀山馬踏二湖。正值收水之時。汶河之水。未便聽其旁洩。奏明在石壩之裏。圈築土壩。藉遏汶水南行。惟土壩未能經久。亟須石壩修整。方資永固。今壩基殘缺。水已斷流。根底顯露。量驗玲瓏。壩面漫坡。跌水衝塌。三十七丈五尺。亂石壩漫坡。四十九丈一尺。及礮心兩座。北裏頭一座。南壩臺一座。亦俱衝損。查照現存舊石。核計應添新石。按漕規細加確估。需工料銀七千七百八十餘兩。查從前改修。落低。動司庫銀兩。今次加修。應仍照例。現飭運河道於夫食項下。借支速發。承修之員。採石辦料。春融立卽興修。定限桃汛前完工報驗。臣仍不時督察。如有偷減草率。卽嚴行參賠。運河道冊。

是年江督高晉。江撫薩載。歲濬江北水利。與挑海州境內河道。兼修江浦溝洫圩岸。按自二十二年大修水利。議定章程。責令道府直隸州。率同州縣。秋冬水落。勘有淤淺。督民挑濬。歷年遵行。至是督河疏稱。上江鳳陽潁泗。下江淮揚徐海等屬。凡有帑修河道隄堰。逐一查驗。並民修溝洫圩圍。淤淺殘缺者。均勸民修築。查有海州境水利河道。據江寧布政使姚成烈詳稱。該州濱海。春夏大潮。由漣河貫注。挾沙湧入各河。又值上游清河源弱。衝刷不力。水退沙停。致州境蒿蓀王宮口下坊口王家溝淤墊。上游來水難資宣通。計四河應挑工段長一萬二千一百餘丈。各築攔潮柴壩一道。共估銀二萬六千九百餘兩。工費浩

繁民力不勝。請照三江孟濱河例。借帑興挑。分徵還款。又江寧府江浦地方。溝洫圩岸。雖不在江北各屬水利工程之內。但該縣境有和尚圩一道。濱河隄身單薄。一遇河水稍大。卽致漫淹衝決。居民不諳作法。辦不如式。應調委諳練河弁督修。並撥河工夯礮兵夫。備帶器具到工。合力儻築。俱經前後奏明。計日工竣。仰副聖主垂念農田水利之至意。查宋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碓堰水入漣河。以溉田。民咸賴之。漣河旣塞。水無歸海之路。六塘河洩水漫衍四出。瀕海地窪。河流壅沙。水注窪地。頻年告災。四河旣修。並江浦圩岸築竣。民有平土可耕。因利之道也。其餘勸民修築。如鳳陽宿州境南股河。並南北運糧溝。虹縣境東汴河。搜箭溝。九里溝。淮安山陽境東鄉市河。揚州興化境白駒閘下引河。徐州銅山境韓家樓河。宿遷境祠堂湖對岸河道。均照業食佃力例。分別估挑。并使淮徐鳳陽等屬之民。力於農事。河渠紀聞。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諭。上年因永定河北運河等處。遇夏秋雨水過多。每不免於漫溢。宜急籌修治。宜洩之方。現在春和冰泮。正屆開工之期。自應及時經理興作。但此二河應辦工段。極爲繁重。所派承辦之員。甚多。動用錢糧亦大。著尙書裘曰修前往。協同周元理。董率各員。悉心攸助。務使大工迅速告成。永資恬

鞏。皇朝文獻通考。

二月初十日。吳嗣爵奏。前將清口東西壩。相機接築。及運河淮城上下河底。加深情形。並春工核辦緣由。具奏。半月來。各處水未加長。重運漕船。自正月十九日出口起。至二月十八日。已陸續渡黃四百九十九隻。目下頭運幫船。已過邳州境。各廳春秋壩壩。自開工後。臣率同徐揚兩道。上下督辦黃河南岸。辦有四五分工程。運河壩壩。本係擇要估計。工段較少。據報次第完工。臣卽先赴邳州。宿遷。桃源。將運河各工勘

驗。並查用存正雜料物。所修工程。尙屬堅整。各料亦無短少。南河成案。

三月初二日。吳嗣爵奏。臣於上月二十一日。由裏河赴揚河。揚糧。江防等廳。隨渡江前往京口。往返查勘。將揚屬運河。並沿江柴埽工程核驗。上下河道。俱屬深通。按段測量。淺處亦水深六尺四五寸。及七尺餘寸不等。重運漕船。進行無阻。兩岸河邊。開露灘嘴。卽令廳營撥夫挑切挑土。卽加築兩岸隄工。抵銷額數土方。其高竇邵諸湖。數年來。洪水由清口暢洩。山盱五滾壩。過水無多。高竇湖現存底水甚小。西岸臨湖石工。閒有脫落。石塊零星殘缺。卽令該廳等相機摟護。修補東岸金灣。西灣等處壩下。歸江各引河。均屬通暢。內河頭有閒段停沙。並令廳營分別疏濬。以備大汛時暢洩入江。至各廳柴埽工程。原係擇要估修。今挨工履勘。俱照原估高寬丈尺。修做如式。尙無草率。用存各料。按冊查無短少。足資大汛修防。南河成案。

四月。裘曰修奏。治河之道。挑濬爲要。汛水未發之先。旣發之後。逐段詳勘。一有新淤。卽當乘時急辦。惟水中嫩淤。人夫不能站立。難以施工。請設立浚船。給以器具。人夫可於船上用力。而所撈之土。卽以入船運至兩岸。實爲事半功倍。又奏直隸諸水。千支萬派。總由三汊河爲入海之路。運河西岸。則大清河會永定而出。子牙河會三支黑龍港而出。全資兩岸疊道諸橋。穿運而東。彙入海河。今東岸自南倉以下。改爲疊道。俾盛漲時。可徑達場河。淀不專恃海河一道爲出路。但西岸向祇十一橋。今陸續增建九處。多其出路。上游不致受害。至格淀一隄。原爲隔別清渾。而設查子牙渾河。自莊兒頭以下。漸清。其來路甚遠。而出口祇有大紅橋一處。實爲太偏。是以向來於格淀之尾閘王家河。俞家河。各建一橋。與清河通流。然兩橋口

面過水有限。兩面衝激。隄工不能經久。每歲徒費增修。莫若自當城以下。改爲疊道。水大聽其自漫。水小仍於行人便利。並酌增涵洞數座。不專恃王家河俞家河兩橋。則出水暢順。而子牙下流澄清之水。亦不致受淤矣。文達公奏議。

六月姚立德奏。山東運河南至廣林莊。北達柘園。綿長一千二百餘里。東有汶、泗、府、洸等河。西有沙、趙、漳、衛等河。諸水匯入。每遇伏秋大雨時行。各河水發。運河卽有漲滿難容之勢。今夏至已過。伏汛將臨。自應預籌妥辦。庶水勢分消。歸宿不致騰湧。現飭廳營汛開各員。於重運過後。卽起除閘板。上下通漕。各開月河。一併開放。將來運河水長。卽可暢達下注。其兩岸犁溝。概眼逐一填平。卑矮隄工。加築子堰。備資抵禦。再南旺以南。兩岸皆湖。大汛水勢常恐過盛。地形東高西下。應卽將南旺下游之十八水口。十四單閘。悉行開放。俾東岸獨山湖水穿運。以入西岸昭陽湖。下達微山湖。由韓莊湖口閘壩。廣爲宣洩。先期騰空。各湖以容汛水。又馬場湖本受泗。府、洸之水。今重運已過。不需接濟。自應節減湖源。照例填築黑風口涵洞。俾泗水全由金口壩。達獨山湖。涓滴不入馬場湖。則馬場湖專受府、洸二水。可免泛溢之患。又南旺湖地居上游。遇汶水長發。卽由常鳴等八斗門匯入湖中。本年頭進船至。開放涵洞。宣洩湖中存水。無多而對岸獨山湖。損注濟運。尚有餘水。仍應暢開利運單閘。使獨山湖水。洩入南旺湖內。哀多益寡。汛漲足以容納。至南旺以北。向有戴廟五空橋。張秋滾水壩。平水三閘。五空橋。及東昌龍魏灣滾水壩。恩縣四女寺。德州哨馬營各減壩。汛水分道入海。卽可隨長隨消。此外尚有臨清板閘。以北。汶衛交匯之區。汶清衛濁。設汶弱不足抵衛。每虞倒灌停淤。稽滯回空。糧船該處建有雞嘴草壩。已飭廳照舊鑲修高厚。藉以束汶敵

衛頗爲得力。回空到日，尙須察看兩河水勢，將軋板二閘，相機互爲啓閉，以免濁水灌入閘河，惟伏秋大汛，諸河長發，靡定，固應多求分洩之路，以保隄岸民田。若河流已過，卽須設法收蓄，以濟來年重運。以上應辦各事宜，責成運河道孫廷槐，遵照妥辦。二十八日，奉硃批：所見甚合，疏洩機宜，但孫廷槐已用山東按察，且到新任，亦可隨彼學習。至按察印務，自有入署理也。有旨諭部，運河道卹。

十一月二十八日，兩淮鹽政李質穎奏揚州甘泉境運鹽河，自金灣閘起，歷江都境，至泰壩天池，長九十餘里，爲通州、泰州、如臯等處糧艘經行大道，更兼淮南百餘萬引鹽必由之路，年久未挑，河底淤墊，每逢春夏水小，鹽船重載難行，多雇小船分剝，轉運既遲，需費又重，已飭令運司會同淮揚道遴委工員，勘估春挑。又河北岸孔家涵洞，分洩河內西來之水，北入艾陵湖，緣口門過大，宣洩太甚，水小易致淺隘，水大又易淹沒，涵下民田。今年三月，因河水淺澀，將涵口兩頭鑲築土壩，收小口門，設板啓閉，旋據該地民人向運司呈請，無須拆壩，庶旱潦有資，竊思旣與民生運鹽有關，土壩終非久計，隨與督河二臣商建石閘，相機啓閉，則蓄洩由人，鹽運田疇兩有裨益，需費並令委員一體估報，茲據鹽運司邊廷掄、淮揚道松齡詳稱：遴委淮南監掣同知張景宗，並督河兩院委派工員會同估勘，自金灣閘起至泰壩止，長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二丈，河身淤墊厚薄不等，以現在水面挑深九尺爲率，實挑土方深四尺一二寸，至六尺七八寸不等，口寬六丈六尺，至十二丈，底寬三丈，至六丈不等，估工料銀六萬五千八百六十九兩，孔家涵設一孔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高一丈二尺，估工料銀一千六百八十三兩，共銀六萬七千五百兩，覆核冊開工料銀數，均與則例相符。查乾隆二十三年挑濬黃村運鹽河道，所用銀兩，在鹽課項借支，各商

分作三年還款。今次挑河建閘。淮南鹽運攸關。各商莫不踴躍。請循前例。於鹽課項照數借支。分作癸巳甲午二綱。在淮南商衆名下。按引納還歸款。如蒙恩准。請俟來年正月。通泰漕船過竣。委員分段領辦。其孔家涵閘座。一律興建。查該涵路通水陸舊設橋夫四名。抽搭橋板。以便行旅舟楫。今旣建閘。應即橋夫兼司啟閉。歲需工食。照舊在裁存匣費內。挑河築壩項下動支。毋須另議。其啟閉事宜。請令泰壩官就近兼管。毋庸另設閘官。以節糜費。因所估費多至六萬七千餘兩。恐有浮冒。復飭運司親勘。覆與原估無異。伏查挑河以利鹽運。建閘以備蓄洩。均爲要務。亟應速辦。仰懇天恩。俯如所請。於壬辰綱鹽課。借支銀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兩八錢八分二釐。於來春正月。委員募夫分段領辦。限兩月告竣。所借銀兩。分作癸巳甲午二綱。按引徵還。則淮南百餘萬引鹽。隨時轉運。無虞遲滯。且免多雇剝船之費。仍於開工時。責成運司。淮揚道總理稽查。並委原估之淮南監掣同知等。往來督催。工完後親赴驗收。如有草率偷減。卽行參處。著落賠修補挑。所建閘座。請照議交泰壩兼管。將向設橋夫。卽令兼司啟閉。所需工食。照舊在挑河築壩項內支給。於章程並無更易。再來年各壩與挑期內。各口岸引鹽鹽船。不能出運。不可不爲預籌。已自八月趁河水未落。催令各商多爲趕運。預貯儀徵掣壩垣內。可以無虞缺乏。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六日。吳嗣爵奏。邳宿運河水無來源。惟賴上游東省閘河及徽山湖存水。接濟漕運。向例每年回空過後。擇淺撈濟。有名無實。近年改撈爲挑。工歸實濟。如遇水足。卽可停緩。毋庸挑挖。以節錢糧。查上年水勢較大。冬閒查勘。足敷漕運。未經疏濬。今年伏秋汛。東省山水並未長發。徽山湖存水亦小。來源微弱。糧船回空。閒段淤淺。當飭廳營築壩束水。設法濟運。前督臣高晉。在工防汛。卽經商定。俟冬閒勘估。實

力挑濬。今據道將等估報。臣往親勘。自黃林莊起。至貓兒窩小關等處。開段淺工。五十一段。共長四千四百七十七丈。按水勢深淺。定應挑尺寸。插立號樑誌椿。總以河底水深五尺爲度。估土方銀六千餘兩。均須挑挖之工。核與往年挑淺銀數相等。當經札商督臣高晉意見相同。隨奉該道派員剋日趕辦。並委員住工分段嚴查。定限新正十五日前完竣。臣親往驗收。僅有草率偷減。卽據實嚴參。務期照估挑濬深通。以濟來春重運。所用銀兩。照例歸該廳明春庫貯彙銷。毋庸另請錢糧。目下嚴寒。水勢日消。各廳埽壩工程。參遊等已次第估計。由道核實冊報。各廳預備明年新料。亦已全數到工。南河成案。

是月十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李質穎奏。金灣閘下至秦壩天池。有運鹽河一道。河底淤墊。重載難行。各商請借鹽課挑濬。分作二年歸款。其事自屬應辦。已如所議行矣。惟閱奏到圖內。有孔家涵口門。擬建石閘一座之說。其意以該河下游各處水大。易於淹沒。因欲將石閘堵束。以資利便。不知閘座專爲蓄水而設。若河身水淺時。下板滯流。不使乾涸。原可得其節省之力。卽如山東一帶運河。及兩岸水櫃。各湖閘。座皆以留不足之水。勿使輕注下游。並非防有餘之水。令其宣洩來源也。今該鹽政欲建閘以禦盛漲。尙未議行水關鍵。蓋當奔湍直下。雖堰壩尙不能支。豈閘門數片之板。所可抵遏。並恐因中間受阻。勢必潰溢橫行。轉致有損無益。不可不慎之於始。圖內已用硃筆點識。高晉於河工事宜。最爲練悉。著將原圖寄交高晉閱看。令其將應否建閘。及當如何另爲籌辦之處。詳勘妥議。據實覆奏。純皇帝聖訓。

是年姚立德徐績奏。兗州府濟寧州爲汶泗府泲牛頭等河水匯歸之區。每遇伏秋汛漲。易淹民田。上年六七月間。大雨時行。河湖坡水並漲。自石佛以下。勘報成災。蒙我皇上念切痼瘼。發帑賑濟。其被淹處所。

去冬運河水落，飭地方河員設法疏通。今自戴村壩驗收挑沙工程，於三月初一日至濟寧，會同詳勘。查南旺湖坐落汶上嘉祥濟寧境內，地居上游，當汶河之衝，每年收蓄汶水入湖濟運，湖之圈隄向係民修。雍正九年及乾隆十二年動帑幫倍，已歷二十五載。近年雖撥民夫擇要加修，無如道里綿長，殘缺卑矮甚多，湖坡撞激，險要堪虞，須一律幫築高厚。又運河之西有牛頭河，上承宋家窪及各州縣坡水，下達昭陽湖，舊有馬公石橋一座，係魚臺縣驛路所經，長五百一十八丈，橫亘南陽昭陽二湖之間，下設橋洞，僅寬二十三丈，牛頭河入湖之水來源甚盛，而東其咽喉，往往壅滯，不特濟寧西坡受淹，即金鄉魚臺亦並波及，應多添橋洞，加寬十丈，並將廣運莊以下河湖淤淺，抽溝導引，俾上游之水捷趨昭陽湖，則濟寧西坡水患可除。又運河東有泗河源出泉林，至濟寧魯橋入運，名爲魯橋派，向因泗水下流董家口被衝，日刷日深，勢難抵禦。乾隆十四年即修建石壩，減洩漫水，由孟家橋以達獨山湖，旁分一股，由貫家灣西出，與隆橋仍會泗水入運。緣壩身過高，水因壩阻，每遇漲發，泗河下游宣洩不及，壅滯停淤，輒於董家壩上游溢入東坡，又寧陽石梁口，小腿灣等處，洩水漫堰入洗，至濟寧城北，阻府河之水，漫滿難容，旁溢東坡，民田屢淹。運河東隄亦受其害，現將石梁口等處民堰，飭縣堵築，將來洩水無慮入洗，核計土方有限，亦不須請動錢糧。其董家口地方在當日建壩，意非不善，惟今昔情形不同，泗水南趨，轉爲石壩所累，自當從長計議，與其疏濬舊泗河身紆回道遠，土多需費浩大，不若拆除董家口石壩，展寬孟家橋舊石橋，疏濬馬家坡以下入湖尾閘，俾水大時直達獨山湖，免致旁溢東坡，春閒水小，即於孟家橋以下築土壩攔截，仍由與隆橋濟運，事半功倍，則泗水有歸，濟寧東坡水患可除矣。隨率同道府廳州，逐加確估，所有

修隄疏淤拆展橋壩。共計需銀二萬三千餘兩。伏思此等工程。原係民修。若請動帑。轉啟愚民推諉之漸。但該州縣災後。現在加賑。若責其興舉。民力又有不能。仰懇皇上天恩。俯念工程緊要。暫借司庫銀二萬三千兩。容臣等委員承修。勒限完竣。仍於沒上。嘉祥。濟寧。魚臺等州縣。分作三年。隨同地丁錢糧。按徵歸款。庶帑不虛懸。工收實益。運河道冊。

是年。請將王家務滾壩落低。筐兒港修築灰工。疏濬減河兩處。培築南北兩隄。畿輔安瀾志。

是年。尚書裘曰修。總督周元理。以子牙河格淀隄。衝塌隄身。奏請改爲疊道。及增建涵洞等工。得旨允行。奏略。子牙河格淀一隄。自當城以下。出水有限。應將衝塌隄工。改爲疊道。酌添涵洞數座。以洩子牙河出水。並有水道遷改。應行停修。及增建涵洞。並子牙上游隄堰。開壩覆勘。應修又蒲葦密處。應開槽過水。兩隄坦坡。灑種黃稗野穀。以護隄根。又子牙河西岸淤灘。留兒莊應落低壩工。及壩後引河。並修培獨流等處。橋道涵洞。各工程需銀一萬一百三十二兩。畿輔安瀾志。

是年。河東總河姚立德。陳奏東省臺莊至臨清各閘。啟閉事宜。按東省運河自韓莊以北。上至臨清各閘。層層關束。惟視啟閉得宜。塘水始足浮送。河督姚立德。疏稱。東省四十九閘之中。如韓莊至臨清。有十二閘。地勢建瓴。啟板溜急。自應照漕規。一律下板。糧船抵閘。上啟下閉。灌塘打放。其韓莊南德勝六里等閘。係微山湖水。達江南濟運之路。若下板過多。阻截湖水。必致邪宿。下游淺澀。應令各閘。祇下底板數塊。船到即啟。以期湖水漫板。長流江省。渡黃幫船。暢達東境。又如夏鎮。楊莊。珠梅邢莊。利建十里。荊門上。阿城上。七級上等閘。俱係平水。可以并塘打放。不必嚴密下板。俾糧船少守九閘之板。行走較速。其臨清

閘外運河無閘。全賴豫省九道堰之水下注。春月插秧尚早。不急需水。河岸凡有旁洩之處。概行築截。使
泉源丹水。悉達衛河。濟運至南旺。蜀山馬踏馬場諸湖。前時貯蓄充盈。鋪水全用洩流。不須動用湖水。南
漕頭幫。經由閘河。水勢儘足。毋庸開放臨湖單閘。俟將來察看。果需湖水接濟。再爲次第宣洩。俾濟運諸
閘多留一日貯蓄之水。則二三進漕船。多得一分灌輸之益。至先期騰空河道。以待南漕銜尾而至。尤得
疏導之宜也。河渠紀聞。

是年修南旺柳林閘。上接分水。節水平運。按柳林閘。上承分水。下接寺前。通濟二閘。地勢自高而下。水
卽建瓴直瀉。於是立閘以束之。閘建於成化六年。因舊制更新。金門寬二丈。高二丈一尺。柳林爲界水第
一閘。南運水小。則放之於南。北運水小。則蓄以濟北。迤下寺前。爲界水第二閘。通濟爲界水第三閘。灌滿
上閘之塘。上源水不多。洩南旺上下。自無淺阻之虞。此柳林閘爲南運綱領。亦北運之樞紐也。居濟一得
云。重運過後。如遇汶河水發。嚴閉柳林及寺前閘。使水由各斗門入南旺湖。如水不甚大。卽將十里閘。並
開河閘亦嚴閉。收水入南旺湖。南旺水滿。卽閉十里閘。及開河迤北各閘。放水北行。蓋水由北行入海。爲
近。不百里。卽有戴家廟三空橋。再北有張秋五空橋。再北有聊城減水閘。博平洩水閘。皆可洩水入海。嚴
閉柳林寺前二閘者。以南行之水入海甚遠。直至宿遷。始有西寧橋。可以洩水入海。南旺至宿遷七八百
里。一時不能出海。中間如彭口。大泛口。徐塘口。水皆入運。獨山。南旺。昭陽。微山諸湖。匯流歸運。加以分水
南下。淹沒田地爲患也。張清恪欲分汶水專濟北運。泗河諸水專濟南運。水小。東昌一帶不致膠舟水大。
南陽夏鎮徐邳不爲澤國。其理固然。而柳林爲南運第一閘。若南運告涸。又須閉十里開河二閘。放水南

行蓄入各湖。惟南運不足之時少。北運不足之時多。尤當慎之。於由北入南之始。柳林閘爲緊要關鍵也。河渠紀聞。

是年姚立德奏報河務。水勢充裕。酌籌蓄洩啟閉之宜。按此敢放汝河大壩。勻鋪水勢。而預籌節宣之道也。疏稱運河挑工完竣。敢放汝河大壩。開壩後。汝水由分水口南北分流。開壩內水勢充盈。均有六尺以上。向例鋪水時。柳林以北。則開關家大閘。洩南旺湖水。以助北行。柳林以南。則開安居十里斗門。洩馬場湖水。以助南行。今汝水較大。閘塘鋪水已足。所有關家大閘。及安居十里斗門。均毋庸開放。俾南旺馬場二湖。留水挹注。南漕車運。其蜀山馬踏二湖。分入汝流。湖水日增。探量水誌。蜀山湖一丈六寸。馬踏湖深七尺二寸。濟寧以北。濟運充裕。微山一湖。因上年伏秋河坡並漲。匯入湖中。水勢甚大。濱湖窪地。不無淹浸。開放韓莊閘壩。咨會江南蘭家山。毋庸堵築。湖水暢消。二尺餘寸。民堰無礙。微湖存水一丈一尺餘寸。頭幫甫經入境。以每日消水分寸計之。四月底尾幫到時。湖中不過存水九尺餘寸。自宜預爲籌節。備濟全漕。將韓莊以下八閘。月河堵築。使湖口出水。悉由八閘正河。下達。稍爲節束。其湖口新開滾水壩。一律下板。并將蘭家山河。照例築壩。以免旁洩。再向例蜀山湖水。收至一丈外。馬踏湖水。收至八尺外。有礙圈隄民堰。則開何家壩。俾由劉老口入運。經袁口。靳口。安山。戴廟。各閘。出五空橋。洩入鹽河。此又隨時變通之道也。如是則洩所當洩。蓄所當蓄。既不因漕運而妨民田。亦不因民田而誤漕運。操縱由人。湖河之水。皆爲我用矣。河渠紀聞。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十六日。高晉奏。臣查金灣閘下至秦壩。運鹽河道。年久未挑。河底淤墊。春夏水小。鹽

艘難行。雇覓剝船。不無多費。今蒙聖恩。俯允李質穎請借帑挑濬。分作二年歸款。淮南商衆。靡不感戴。至孔家涵擬建石閘。緣該處爲鹽河分流。下注之水。入艾陵湖。由高郵三塚河。泰州蚌蜒河。興化官河。匯注。串場河。出范公隄。各開歸海。其上游金灣閘下之水。由人字河分流東注。來源雖多。去路甚廣。每遇水小。洩水過多。鹽河易淺。該涵河頭。本有涵洞一座。年久損壞。兩崖因無關鍵。日漸刷寬。向做草壩裹護。以資收束。其實重在蓄水。而不重宣洩也。惟每年春夏水小。在鹽船利於蓄水濟運。而涵外民田。又藉此注下之水灌漑。既舟楫賴以往來。從前因鹽河水小。暫於該涵口門築壩。未幾輒被偷挖。曾准鹽臣札商建閘蓄水。敢閉由人。實爲便利。誠如聖訓。卽如山東運河之水櫃。設閘原以留不足之水。勿使輕注下游。並非防有餘之水也。緣鹽臣李質穎原奏。未曾分晰聲明。一俟建閘以禦盛漲。致廣聖懷。茲奉諭旨垂詢。臣覆查該處分洩鹽河之水。去路本廣。卽或水大。上有芒稻閘。南有秦疇白塔百汊等閘。均可分洩歸江。不致淹及下游民田。况泰州運鹽河。常患水小。不慮水大。今於孔家涵建閘。既可免洩水過多之患。亦可省每年築做草壩之煩。而以時啟閉。操縱由人。於鹽運田疇舟楫。均有裨益。估工料銀一千六百八十餘兩。亦無浮多。該涵向設橋夫四名。歲需工食。在鹽務裁存匣費銀內動支。今改建閘座。卽令橋夫啟閉。無庸另設閘夫。亦屬允協。一切事宜。固無需另設閘官。致多糜費。但原奏僅交秦壩委員兼管。恐難兼顧。查芒稻閘閘官相距孔家涵甚近。應責成該閘官督率橋夫。專司啟閉。並令揚州府知府。會同秦壩委員。就近稽查。二月十一日。奉硃批。如此詳奏。自係應舉之工。知道了。南河成案。

二月三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巡漕御史郎圖奏。山東運河。惟賴各泉渠通暢。以資浮送。每年河臣飭

派廳員查辦。而御史巡查。止能周歷一徧。泉源分隸州縣甚多。夏初一經雨水。卽多淤塞。不可無大員分頭查察。嗣後請再飭各該管知府。於御史查勘外。按所屬州縣泉源。巡查一次。更爲周密。所奏自屬應行之事。著將此傳諭徐績。令先時飭屬妥協經理。以裨濟運。純皇帝聖訓。

三月姚立德奏請宋禮後人宋心濟。如白氏例。世襲奉祀。按山東運河。自前明永樂間。宋禮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戴村。遏汝水。盡出南旺分水口。南北分流。濟漕得免海陸兼運之勞。功業昭崇。專祠奉祀。白英配食右廡。至是姚立德奏請專祀。子孫如白氏例。給以八品頂帶。世襲奉祀。昔靳文襄新宋公祠文云。余丁巳自淮歷清口高堰。觀陳恭襄遺蹟。慨然想見其人。多其河漕一治。而黜海運之糜帑費人也。及入濟河。導南旺。觀戴村分水奇烈。相詡有巨靈夙暵之感。則又知康惠之創無前而建非常也。元之都燕。以海運稱捷。及明洪武。河決原武。流彌塞。而籌海運者彌亟。公奏海運之險。歲漂人與糧。無算。漂舟督補於諸那。騷然費煩。耗公私復億萬計。於是請相元。故渠因革之。更鑿袁家口二十餘里。元渠始通。又慮渠通而流之盈涸。不可準也。納老人白英策於戴村。壩五里許。遏汝水之東者而西之。且以其三濟南漕。決徐呂。以其七北會臨德。合漳衛。然後故渠無壅塞之患。海運之停自此始。海運停而帑金以節。民命以全。則公分水之烈也。當時論河者未之奇。厥後數十年。尙書李燧等。窮覈治河諸實政。於是率僚屬詣河濱。輯公論證齒碑。遂臚公績。廷諍之。而後公之祠祭贈諡。得與恭襄埒。恭襄戮力於淮南。康惠開奇於河北。均黜海運之糜帑費人者也。文襄於康惠。蓋心折之。如是云。河渠紀聞。

五月高晉奏。洪湖水勢漸消。各工平穩。山盱義智二壩。所過之水。下注高寶諸湖。由運河以達於江。必須

歸江之路通暢無阻。則南關車邏等壩。方可堅閉勿開。臣一路查勘。二壩下注之水。先至寶應湖。循序漸下。以達高郵邵伯湖。由三溝開入運。各湖地勢高下不等。水勢加長不一。核計邵伯湖。自山旰滾壩過水以後。增長三尺七寸。連底水共存九尺九寸。尚不甚大。盈科而進。由運河東岸之金灣、東灣、西灣、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等河。入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芒稻閘。分洩歸江。臣逐一查勘。現俱深通。惟芒稻閘金門七孔內。中孔過水深五尺五寸。其餘各孔。因閘底淤墊較高。過水僅一二尺不等。未免不暢。應一律挑深。又芒稻運東之人字河。向於水小之年。鹽務中築做草壩。截攔水勢。以濟鹽運。本年經鹽臣李質穎奏准。將秦河借項挑挖深通。水勢充裕。無須攔禦。先已拆壩分洩。但兩頭壩基。尙未敢除淨盡。亦應挑挖。臣隨委淮揚河營遊擊田玉。籌節確估。共計需銀一百一十五兩二錢九分。臣卽分派委員。發銀興工。僱辦。勒限十日挑竣。歸江之路。可期通暢無阻。近日湖水漸消。下河一帶。毫無妨礙。南河成案。

七月。高晉奏查黃河北岸蘇家山滾壩。原寬五百二十丈。因連年漫水。外灘淤高。不能過水。春閒會飭廳營。刨開八丈。以備過水。臣赴該壩。上下查勘。壩外灘水甚廣。而上游東省漫灘之水。由順隄河形而下者。皆係清水。其勢亦大。不足以資分洩。當卽督飭廳營。再加開挑。以十二丈爲度。並將下游分洩微山湖水之蘭家山草壩堵閉。不使倒漾入湖。其蘇家山滾壩分洩之水。下達荆山橋河。由潘家河斬家口。彭家口等河入運。不獨荆山橋一帶河道。儘可容納。而邵宿運河。本年水勢甚小。今得黃河分洩之水接濟。亦甚有益。南河成案。

八月。姚立德奏報各湖水勢。並陳蜀山微山二湖。挹注事宜。按東省運河。來源甚弱。全賴各湖水櫃。以

資運行。徽山、蜀山二湖尤關緊要。議以蜀山湖在汝河分水口之旁，南北兼濟。徽山湖地處下游，從韓莊湖口開宣洩，灌輸東省八閘，及江省邵宿河道。湖中多貯一分之水，運行多受一分之益。應照舊章收蓄。查馬踏湖水深三尺五寸，較上界尺寸相等。蜀山湖水深八尺一寸，冬閒煞壩挑河，尚有洩水入湖。好水過大，於湖隄有礙。對岸南旺湖水深四尺七寸，收水尚少。俟回空過後，卽緊閉寺前柳林閘，將蜀山多餘之水，洩入南旺湖。挹彼注茲，均勻貯蓄。徽山湖西受曹單金鄉濟寧魚臺坡水，以爲歸宿。自伏徂秋，並無坡水下注。湖中存水，尙未足水誌一丈一尺之數。秋冬日耗，上游東岸有獨山湖，水深六尺三寸，湖面寬闊，存水較多。現開十八水口，十四單閘，暢其宣洩，使獨山湖水下達徽山湖。如此，裏多益寡，緩急可恃。此籌備南北運源，均勻調劑之情形也。時馬場湖圈民便閘在內，不煩建閘。從此入運，則不至一洩無餘。亦挹注之善法也。河渠紀聞。

九月初八日，姚立德奏查今歲伏秋汛，汝、泗、泲、沙、趙等河水勢疊長，南入徽山湖爲歸宿，北由大清河達海。故運河之水，隨長隨消，並無騰湧。惟運河廳內南旺分水口以裏，向有何家石壩，分洩汝水。由劉老口入運。前次水發，該壩過水較大，衝塌壩身，幾奪汝流。全勢北注。經臣飛飭廳員僱修，稽草壩工，借資攔截。查此壩減洩汝漲，實爲運河關鍵。所有草壩，不過暫護一時場損。石壩亟宜拆修。又南陽以下，臨湖邵家徐家二單閘，馬家三空橋，及泲河之夏鎮六里二閘，或衝掀地平石塊，墊裂金門，或牆石塌卸，不能下板蓄水。以上各工，臣現督道廳點驗舊石，酌添新料核估。俟估定再行分案題請興修。此外尙有官隄民堰，被水汕刷殘缺，應行借築，並各湖進水支河淤淺，應行挑濬。處所俱嚴飭廳營各官，集夫僱辦，以節錢

糧目下回空未過濟寧者祇有二十二幫。若連橋入境約九月內可全數過完。今歲運河輪屆大挑。俟糧船過竣。即將應挑淤淺分投委員確估熟籌妥辦。運河道冊。

是年議疏魏灣馬頰河消水由海豐沙河口入海。按馬頰河卽漢時所稱去海最近之篤馬河。而亂其名也。馬頰居九河之三。在滄州廢清池東南。古河湮塞。後人循舊稱名。而實爲消水捷徑。徐有貞建六閘於魏北。填淤已久。坡水不洩。運河中梗。伏秋漲發。運水不能洩放。及至消落。又未能通暢。致莘冠堂三邑被災。至是議疏。通判洪世儀言。馬頰河自直隸開州清豐南樂元城。經曹州觀城朝城等縣。綿亘數百里。至莘冠堂三邑境內。積淤年久。有僅存河形者。有淤成平陸者。每至伏秋。積水散溢。寬至十餘里。深數尺。至霜降後。由中閘口及迤南迤北里許二閘。通敵洩放。未及乾涸。有妨播種。若照舊開挑。河歸一泓。水勢全注中閘。漲水浩瀚。而至運水盈槽。不消。兩水夾隄。衝激堪虞。西岸中閘口係上游歸運之所。該閘底高。運河隄五尺。馬頰河底高。運河底九尺。應將中閘口舊隄加培。並將馬頰河上游長河挑深。與運河底平。挑出之土。順築隄堰。並將該閘兩旁。接建兩空。左近添設閘座。照例清明後。通下閘板。裏面靠板。堅築土壩。至伏秋相機啟閉。節宣。則遇潦無虞。倒灌亦不至積水停淹。至馬頰河下游。在東岸魏家灣水壩入口。經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一百六十餘里。河身寬窄淺深不齊。只能洩運。河異漲之水。若西岸上游。開通宣洩。運河必加漲滿。東岸亦添設減閘數座。接挑引渠。導入馬頰故道。并將博清等馬頰下游疏濬。恩縣以下平原。禹城。陵縣。慶雲。海豐等出海之道。加挑深通。俾河之尾閭暢達入海。所議俱中肯綮。徐有貞沙灣工竣。而於此亦必有事。知魏灣當諸水之衝。去路不可不寬爲之備也。今用第四空爲減閘。第五空

爲減壩。更於東西兩岸。添開濬河。俾莘、冠、堂三縣。不致久淹。均仿前人之意而變通以濟也。河渠紀開。
是年。彭口兩岸。加鑲草工。束山河之水。衝沙入於引渠。按彭口對岸引河。名十字河。每遇山水驟發。令其直衝引渠。以備囊沙。惟口門稍斜。向西沙隨水卸。尤易填積。至是於口門兩岸。鑲草護崖。取水勢直衝浮沙。以入引渠。餘波屈曲。可達微湖。居濟一得云。彭口水。從三河口而出。三河者。南石橋、合沙、薛。爲三河也。其後改於彭口。亦照三河口建壩。每冬月挑河壩上築土壩。遏水他流。然後將石壩挑濬。使足容沙。而正河不致淤塞。其後止挑正河。石壩上下。置之不問。不知挑石壩上下。正河自不淤淺。此亦囊沙之一道。今彭口止挑正河。一遇水漲。河身卽淤。糧運梗阻。撈挖費力。而人情每難更始。或謂山河之水。紆入微湖。衝沙力減。不如取直通湖。俾山水挾沙而來。直至湖中。彭口上下。可免歲挑。陸朗甫以微山湖水。下灌八閘。邳宿必須上源水深。乃敷挹注。如令河沙洊至。必至墊高湖底。蓄水愈少。漕運愈難。反不如歲挑之費小利便。真通論也。河渠紀開。

是年。諭今日閱視淀河內。鷹嘴壩。及鹿疇二處。應添引河工程。其鹿疇引河。據周元理擬挑九百丈。卽如所擬行。至鷹嘴壩曲處。該督擬開挑引河一百二十七丈。仍恐射隄灣處。不能引溜歸槽。著向西北展長百十丈。則大隄不致受頂衝。以資保障。河防原以衛民。惟期盡善。卽爲費較多。亦所不靳。著周元理卽照指示機宜。動帑妥協辦理。仍飭大員。董率稽查。務令工歸實濟。民資利賴。皇朝文獻通考。

6
27340



本國學基
叢書續行
水金鑑

七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
登記號 11219

71
(13)
900/4/7

北京大學圖書館
課務教
31.10.21
股管保

MG
TV-012
6S
7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七)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2 3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七

運河水章 二十五

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嘉謨奏。現在二月初。渡黃漕船。爲數甚少。爲日較遲。雖竭力嚴催。而楊家莊口門一帶。水勢尙未充足。其迤上北河之古淺處所。亦不一而足等語。楊莊地方。係江南總河所轄。而其河灌輸所自。則由汝河分水而來。南省固當設法利行。其東省來源。亦應調劑得宜。以資挹注。著傳諭吳嗣爵。姚立德。卽速彼此札商籌辦。並派妥幹大員。往來察視。務俾河身深暢。糧艘銜尾。進行無致稍有阻滯。並著將如何籌辦緣由。卽行覆奏。並諭嘉謨知之。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一日。高晉奏。鎮江府丹徒丹陽二縣運河。爲江浙兩省漕運經由要道。水無來源。全賴江潮灌注。因潮汐挾沙而行。潮退沙停。兼之岸高崖陡。泥性浮鬆。一經夏秋雨淋。便卸入河。日積月累。河易淤墊。前題定六年大挑一次。每年擇其淤處。挑濬深通。以利運行。臣於上年冬。檄委常鎮道袁鑑。鎮江府知府謝啓昆等。帶同諳練河員。逐段測量。如有實在淤墊。段落確估與挑。不許虛應。故事。旋據該道等勘明。丹徒境淤淺。應挑自江口至利涉橋止。長三百五十丈。又自窰灣至孫家村止。長四百丈。其江口壩外。及義塚地至華家莊。及丹陽境自黃金溝至東門等處。俱係閒段淺澀。共四百五十餘丈。應行撈濬。通計應挑應濬各工。及築壩切灘。更換閘板。繩索等項。共估銀二千九百二十兩。查核尙無浮冒。卽飭司照例動支樂生洲租生息銀兩。派委鎮江府水利通判王椿年。丹徒縣知縣許嗣伉。照估分段價辦。於十一月二十

五日煞壩興工。責成道府稽察。不容偷減草率。並委江防營守備。駐工查催。據報工竣。臣復委常鎮道逐段量驗。寬深丈尺。俱與原估相符。實係一律深通。現在重運漕船銜尾前進。並無阻礙。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五日。姚立德奏。臣於二月二十三日。在黃河南岸商虞廳工次。奉上諭。前已恭戰。欽此。仰見皇上睿慮周詳。速漕利運至意。臣自去冬以來。見天氣久晴。汝泗泉源不旺。深慮八閘以下。江省運河。今春或有淺澀。卽與江南河臣吳嗣爵。彼此札商。議俟開壩日。卽將湖口閘板啓放。灌輸下游。其江省之清定。成三閘。遵照乾隆三十一年奏案。一例下板。互相啓閉。邳州與宿遷一帶。無閘關束。且去東境已遠。微湖水頭到彼。漸遠漸微。亦多設草壩攔蓄。俾兩省水勢充盈。以待重運。此臣未奉諭旨以前。與江南河臣吳嗣爵。札商籌辦之情形也。昨接吳嗣爵札。知二月初十日。東省開放湖口壩。後江南河道於十一二日。長水二尺及一尺餘寸不等。現在至淺處。均有三尺餘寸。南糧船隻。可以前進。查開壩後。復啓閘板。湖水下注。近日江境運河。有增無減。恭釋諭旨。漕臣所奏。係未經開壩以前情形。非開壩以後也。前臣任河道時。乾隆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均係湖河水小。其時重運並無阻滯。目下微湖水誌。與前二年相較。尙屬有盈無絀。則今歲水勢。似可無虞不足。臣現在豫省查工盤料。接奉諭旨。卽飭運河道陸燿。暨臣標中軍副將王廷佐。前赴臺莊。上下查察。臣回東日。親往督辦。仍與江南河臣悉心調劑。務使兩省運河。不分彼此。通盤籌畫。期歸允當。運河道冊。

三月初十日。姚立德奏。初七日。奉上諭。前因嘉謨奏。漕船水勢。摺稱楊家莊口門一帶。水勢尙未充足。其迤上北河之古淺處。所亦不一而足。是以傳諭吳嗣爵。姚立德。卽速籌辦覆奏。今據姚立德奏稱。昨接吳

嗣爵札知初十日東省開放湖口壩後。江南河道於十一二日長水二尺及一尺餘寸不等。現在至淺之處。均有三尺餘寸。南糧船隻。可以前進。而東省開壩後。又量啓閘板。湖水源源下注。運河更當有增無減等語。據姚立德此奏。似近日江境運河水勢。已不致有淺阻。但所云漕臣之奏。係未經開壩以前情形。非開壩以後情形。其日期先後。未能明晰。嘉謨於前次具奏後。尙未據續奏。而諭交吳嗣爵查辦之處。亦未經奏覆。所有東省開壩以後。江省河水。果否加增。及現在是否無虞阻滯。難以懸揣。著傳諭嘉謨。吳嗣爵將以上各情形。即速查明覆奏。再東省放水。微湖迤邐灌注。經行之地較遠。水勢自不免漸微。恐江省不能得其實濟。所有楊莊一帶相近地面。或有可另籌挹注濟運之處。並著吳嗣爵悉心籌辦覆奏。又據姚立德稱。已飭運河道及副將前赴臺莊。上下查察。俟豫省查工事竣。回東日。即親往督辦。仍與江南河臣不分彼此。悉心調劑。自應如此辦理。著諭姚立德。於會籌妥辦後。即將實在情形。一并奏聞。欽此。同日奉上諭。前因嘉謨奏漕船水勢情形。是以傳諭吳嗣爵。姚立德。迅速籌辦覆奏。昨已據姚立德奏。東省開放湖口壩後。江南河道。水勢漸長。糧船可以前進。復經諭令嘉謨等。將開壩實在情形奏聞。今據吳嗣爵奏稱。向例東省開壩。總在正月底。或二月初。昨會面誥嘉謨。以東省未經開壩。此時運河水勢。不足爲憑。旋准姚立德札覆。南旺河於正月二十八日開壩。微山湖於二月初十日開放接濟。並據委員稟報。江南運河於二月十二三等日。水勢加長。至淺之處。亦有三尺餘寸。足敷行運。是前此嘉謨所奏。未免過早。漕船重運北上。固應儻行無滯。然亦止須遵照舊定章程。如期挽運。無庸急遽。若此設。或今年東省開壩。較每年獨遲。以致糧艘沿途停阻。卽屬姚立德辦理未妥。若東省河湖。實係按期開壩。則敢放以後。循序灌輸。

自可漸次充足。以資浮送。况重運抵通交兌。向有定期。但須督其銜尾而進。不令故爲脫幫。違限。便爲合宜。又何必過事催促。卽如上年倉場侍郎申保等。因催償上兌過急。致途中有脫幫之事。此嘉謨所身經者。何轉仿倣之乎。至於東省開壩。及糧船過河北上各時日。俱有成規。無難查核。著傳諭吳嗣爵。嘉謨。將漕船過河開運。及東省開壩。啟開各日期。較每年遲早如何之處。卽行據實覆奏。再昨據姚立德奏。目下徵湖水誌。與前二年相較。尙屬有盈無絀。而吳嗣爵則稱徵湖上年存水較小。彼此所言互異。著諭令姚立德再行查明覆奏。欽此。仰見皇上至聖至明。洞悉漕河機要。聖訓周詳。俾各遵守之至意。臣查東省運河開放南旺舊例。以二月初一日爲期。嗣於乾隆二年九月。王大臣會同九卿議覆侍郎趙殿最等條奏案內。議定開壩日期。則以南漕船隻頂臺莊爲準。如未至臺莊。先行開壩。卽將該管各官查參。緣南旺素稱水脊。北高於臨清九丈。南高於臺莊十一丈六尺。開河地勢。高下相懸。開壩後。向須先期鋪水。自下而上。循序灌足。以待南漕。是以每年挑竣。卽於正月月底。二月初間。放南旺大壩。今歲於正月二十八日開壩。鋪水較每年似不爲遲。又徵山湖口開開放日期。雖無定例。但臣在運河道任迄今。每年總以正二月間。南漕頭幫。行抵邵宿境內。始全啟湖口開板。暢洩湖水三日。以達江南。惟因八閘地勢建瓴。恐湖水洩多。不能接濟江廣重船。俟暢放三日。仍下閘板。八九塊。多留漫板之水。灌輸下游。備濟全漕。今年南漕首幫。於三月初三日全數渡黃。距邵宿境尙有二三百里。臣於二月初十日開放湖口開壩。亦照成規。按期辦理。臣於吳嗣爵所言。徵山湖水互異之處。查徵湖水誌。於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經前河臣張師載等奏定。以湖口開水深一丈爲度。三十年春。水深九尺五寸。三十一年。水深九尺九寸。三十八年。水深一丈一

尺二寸。今年開閘時。探量閘口水深一丈三分。臣前次所奏。與前二年相較。有益無絀。係指三十年暨三十一年湖河水小。並未阻運而言。其吳嗣爵所奏。上年存水較小。係指三十八年而言。是本年湖水較三十年三十一一年爲大。較三十八年爲小。彼此奏詞互異。致蒙聖明詢問。合查明據實覆奏。再臣前奉諭旨。飭運河道陸燿等。赴臺莊查察。旋據該道等稟稱。二月二十八日到韓莊。即將湖口閘板復啟二塊。連前共啟板四塊。並將八閘閘板全啟。通漕暢洩。下游水勢淺處。已探有四尺上下。頭進首幫於三十日入境。截至三月初四日。已過淮安大河揚州等四幫。共計挽入東境船一百四十九隻等語。惟是重運爲日正長。湖水不宜過洩。自應熟籌挹注。以爲全漕接濟之用。已知會吳嗣爵。至黃林莊界。公同面商。容將實在情形。另行會奏。總期東南二省河道浮送充裕。漕艘進行無滯。運河道冊。是月十五日。奉上諭。本日閱嘉謨吳嗣爵姚立德覆奏。漕船水勢情形各摺。未免有各存意見。不能和協之處。漕臣河臣。雖職有專司。而於糧艘往來。實係同辦一事。自應彼此和衷共濟。總期於漕運有裨。設或河臣於運河節宣機要。不能先事調濟。以致重運稽遲。自難辭辦理不善之咎。漕臣即當一面據實陳奏。一面妥辦。今東省閘壩。既係如期開放。而沿途水勢。亦因去秋存水不旺。春流未能充暢。然開壩以後。旋即長水。浮送有資。並未貽誤漕務。特嘉謨前奏。不免略早耳。今三人覆奏之摺。仍然各執一詞。以圖自佔地步。而於河漕交涉情理。未能融洽。蓋東省上年底水。本不及向年之充足。由於秋雨略少。此非人力所能施。若以此諉過河臣。責人以所不能。徒令其胸中芥蒂。於公事。又有何益。現在東省。已得透雨。計泉源長發。河水加增。自必足資浮送。但嘉謨等承辦轉漕一事。務須寅恭合力。妥爲經理。勿稍存畛域之見。方

不負委任。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日。吳嗣爵姚立德奏。江省楊家莊一帶。前因水勢未充。經漕臣嘉謨具奏。上廬宸衷。行令臣等迅速籌辦。臣姚立德。在豫查工。承准廷寄。卽飭運河道陸燿中軍副將王廷佐。前往臺莊。上下查察。俟回東省。卽往督辦。不分彼此。悉心調劑。臣吳嗣爵。亦委署淮徐道朱履忠會辦。嗣淮徐道巴靈阿。自京回任。復飭令親履邳宿接辦。俱經奏明。臣姚立德。昨自濟寧起程。由臺莊查勘湖口。開過水情形。於三月十七日到臺莊。臣吳嗣爵。由楊家莊以北。沿途探量水勢。亦於是日行抵界上。查得湖口。開板分洩之水。現有二尺六寸。其下游江省清桃宿邳境內。水勢深者五六七尺。至淺處。亦有二尺五六寸。糧船足資行走。一幫之內。開有最重船隻。量爲起剝。亦卽過行兩旬以來。挽入東境。船十一幫。共五百三十八隻。該道將等料。理已屬妥協。惟在後之二三進漕船。爲日正長。喫水愈重。而微山湖。係存蓄之水。自二月初旬。開閘至今。已消去七寸。若不從長計議。轉恐不足以濟江廣重船。且八閘地勢。建瓴非酌量。下板擎蓄。不特水勢一洩無餘。卽閘口水溜。糧船上閘。挽洩倍難。臣等公同商酌。就現在微湖宣洩情形。爲此後南運接濟定制。將湖口開板面。常聽過水二尺以上。八閘內。下板擎蓄。亦悉留漫板水二尺以上。接濟下游。將來汛水一至。可以毋庸拘定此數。庶東省湖水。節宣有度。江省運河。足資浮送。於二三進漕船。均有裨益。至下游邳州境內。臣吳嗣爵。業諭令廳營。多築束水草壩。其何家莊馬莊集等。至淺處。又飭令上緊撈濬。宿遷境。駱馬湖王家溝柳園頭二閘。察勘水勢。相機啟放。務期上下河身通暢。所築草壩口門。量爲收窄。擎束水勢。衝刷流沙。再糧船遇淺。起剝。係歷年常事。而弁丁人等。每於例帶土宜之外。多裝貨物。致載重難行。遇有

起剝。復借端稽延。漕臣嘉謨已委糧道朱奎揚督辦。臣等現飭沿途營汛實力查催。如果水勢充裕。聽其跟幫趕運。若河水僅敷行運。應將裝貨過多之船。令其起剝。償行不許脫幫。借詞違限。以速漕運。運河道

冊。
是月。高晉於歲修水利案內。將山陽寶應連界之南溪河。高郵之南澄子河。運鹽河。所有淤淺。均照業食。個方例。撥夫挑挖。務期一律深通。俱經先後奏辦。河渠紀聞。

八月十三日。姚立德奏。初九日。臣自曹縣工次。奉上諭。本日據周元理奏。天津河閒以南。七月中雨水多寡不均。閒有未及普被。尚在望澤之處。而徐績所奏。東省七月中旬以後。得雨不過二三寸不等。看來亦未霑足。此際正屆秋成。穀實俱已長定。原可無需多雨。惟是秋霖有限。運河水勢不能暢流。今漕船雖全過臨清。恐尙未得迅速浮送。德州一帶。尙有淺澀之處。應由地方官協同挑濬助運者。並著徐績飭屬妥辦。仍行據實奏聞。至東省運河。全仗兩岸各湖。於秋閒瀦水。爲來年春夏之用。兼藉以助濟南河。今春糧艘渡黃後。因東省洩下之水不充。舟行稍滯。究係昨歲各湖水櫃蓄水未足所致。茲轉瞬又屆收水之期。不可不預爲妥計。湖閒節宣。俱有一定尺寸。然現在秋水不盈。冬閒卽得大雪。融化增流。亦屬有限。或較常規量爲多蓄數寸。以備來春雨泉之不足。似亦無妨。雨水多少。雖係天時。而設法調劑。則資人力。著傳諭姚立德。將水櫃收水情形。及早悉心妥酌。善爲辦理。仍將如何籌辦緣由具奏。欽此。臣查東省河道全賴各湖水櫃收蓄充盈。方使運行迅速。蜀山馬踏。南旺馬場四湖。在汶泗下游。諸水匯注。收蓄尙易。且冬閒挑河。煞壩時。截水入湖。操縱由人。現已收水過半。與常年尺寸所少無幾。將來煞壩後。尙有河水收入。

明春分注南北閘河。可資助濟。惟微山湖界連江省。爲灌輸八閘。及接濟江境邵宿運河之用。從前是湖水誌。原定存水一丈。嗣因不敷濟運。復經前河臣李清時等議定。於滾壩之上。安砌礮心。設立板片。俾多水一尺。連前共留一丈一尺。以濟漕運。該湖地居西岸。別無來源。專藉曹單金鄉坡水。儲蓄雨多則裕。雨少則絀。上年秋冬。雨雪稀少。坡水未下。原存底水一丈一寸。風吹日曬。不無消耗。至本年開壩。日存水一丈三分。春夏重運。經臨。又暢爲宣放。尾幫進韓莊閘後。始將湖口閘壩堵閉。自敢放以至堵閉之期。遲至五月。至湖水洩枯。現在僅存七尺八寸。較上年此日所存底水。短少二尺餘寸。臣恐晴雨難必。不便遲遲久待。因思江南徐州以上。或有減黃入湖。可資助運。該處現有蘇家山滾壩。分洩黃水注運。可以挽之入湖。卽或不能。酌於蘇家山之上。擇舊有河形處。相度開挖。引黃入湖。以資來歲行運。臣在豫省時。商之河南督臣何煥。意見適同。探知兩江督臣高晉。七月杪。防汛臨徐。隨具札委員。前赴徐州。並知會江南河臣吳嗣爵。公同籌酌。茲接高晉回字云。昨於查工之便。先已順道細勘蘇家山。迤上潘家屯。有舊河形一道。切近微山湖。可以引黃入湖。自隄至湖。約三十餘里。第事關兩省蓄洩。必得無礙民田。有益運道。庶爲兩便。須會同勘明。方可定議。奏請等語。臣接札卽與吳嗣爵訂期。臣姚立德於十三日。星往徐屬。與高晉吳嗣爵。同赴該處。勘明籌議。再行繪圖貼說。會奏。運河道卹。

是月十四日。徐績奏。八月初十日。欽奉上諭。因周元理奏天津河閒以南。七月中雨水多寡不均。未及普被。蒙皇上念及秋霖有限。運河水勢不能暢流。德州一帶。向有淺澀。應由地方官協同挑濬助運。令臣飭屬妥辦。據實奏聞。又於十一日。奉到初七日上諭。因嘉謨奏本年運河水弱。回空不能迅速。請將東省各

開下板攔蓄。按塘啟放一摺。復飭臣將德州一帶淺澀處所。飭屬隨時妥辦。臣先後欽遵。伏查漕船上貢。天庾經過地方。理宜慎重料理。臣因本年夏秋雨水不多。運衛二河。恐有淺澀。久經飭屬挑挖。復委官查驗。務使重運無滯。今據德州稟報。本年南糧漕白船。共一百一幫。五千三百八隻。於七月三十日。過德州境北上。訖。目下回空頭進南船。全過德州。臣恐臨清以北。或有淺澀。當經委官測量。衛河水勢。德州至臨清。古淺處。水勢現深五尺以外。回空儘資浮送。但河水長落無常。復飭沿河各屬。不時探量。凡有河道淤淺。立即挑疏。使回空銜尾南下。自臨清以南。逐節設有閘座。自當如嘉謨所奏。將各閘互相啟閉。不但回空可免稽遲。並可攔水不使消耗。於節省運水。更爲有益。至收蓄湖水。以濟來春之用。蒙皇上諭飭姚立德。預籌妥辦。伏思本年夏秋。東省並無大雨。是以各處河流微弱。水櫃不能灌飽。如濟寧以北。南旺。蜀山。馬場三湖。收蓄汝水。尙有來源。可恃濟寧以南。南陽。微山等湖。全賴曹濮坡水下注。方能增益湖面。臣於初六日。接河臣姚立德札稱。上年微山湖收水一丈有餘。本年用水過多。微湖止存底水七尺七寸。自尾幫過韓莊後。即將湖口閘壩堵閉。迄今二十餘日。湖水長有一寸。又據兗州。曹州。泰安等府所屬稟稱。初一至初五六等日。得雨四五六寸不等。而曹濮等處。尤屬深透。坡水下注。自於湖水益增。將來秋冬。以至春初。尤可節留疏引。增益水櫃。臣當札商河臣。悉心料理。或能較常規多爲蓄蓄。更屬有備無患。運河道

冊。
是月二十三日。姚立德奏。東省各湖水櫃。正屆收蓄之期。本年秋不盈。前奉諭旨。命臣設法調劑。於常規之外。量爲多蓄數寸。以備來春雨水不足。臣因現在微山湖存水短少。別無來源。當經札商督臣高晉。

查有豐碭廳黃河北岸潘定屯。舊日河形。切近微山湖。可以引黃入湖。奏明會勘。八月十九日。臣與高晉、吳嗣爵。先後至徐城。勘估籌辦。適二十日。接據淮揚道稟報。外河廳黃河水長。南岸車路口。工程險要。高晉、吳嗣爵。卽往彼搶護。不及會勘。屬臣勘明商辦。隨於二十一日。帶同廳汛。自徐城渡河。至北岸。由蘇家山滾壩水線河。徑赴潘家屯。將河形地勢。逐一審度。蘇家山滾壩。所洩黃水。從荊山橋。以達江省。運河。距微湖較遠。且在下游。不能逆流挽入微湖。毋庸置議。至潘家屯河形。坐落昔日無隄之處。舊名耿家河。其入湖尾閘。又名榮家溝。乾隆二十三年。黃河北岸築隄後。此河遂分兩截。計自河崖。以至湖邊。統長八千餘丈。隄根外灘。較高內地三尺餘寸。地勢高下無幾。尙不建瓴。自可仿照蘇家山毛城鋪之制。於挖通大隄處。建築碎石壩。長十餘丈。高以四尺爲度。兩邊盤築石裹頭。上下修做鉗口。束水草壩。並將舊河形疏濬寬深。河頭挑挖倒鉤。不使吸溜。兩岸酌築子堰。以衛民田。俟冬春大河水落沙澄。淨存長水六尺。卽行啟放。於壩面過水二尺。流入湖中。可助湖水不足。來歲東南兩省運行接濟。有資。若遇大河長水七尺以上。仍行堵閉。於民田無損。惟此隄建築之始。奉有諭旨。原爲東省濱湖州縣田廬起見。而微湖水小。係數十年來未見之事。今因來源缺乏。無水可收。不得不籌計引黃爲權宜之策。且碎石壩工。節宣有制。進水多寡。操縱由人。斷不致成爲巨浸。但議築壩堰。疏濬河形。是否合宜。及動用帑項。必須詳慎。方可舉行。已札致高晉、吳嗣爵。再爲覆勘。公同細商會奏。運河道冊。

是月嘉謨奏。臣督押本年重運北上。因運河水勢淺弱。江西尾幫。於八月初七日。始過天津。臣循例奏明。卽於初八日。由天津陸路。兼程馳赴行在。恭請聖訓。初十日。行至順義。接到大學士于敏中字寄。內開初

七日奉上諭。據嘉謨奏。本年運河水源微弱。回空恐不比往年迅速。請將東省各閘。仿照重運例。下板閘蓄。按塘啟放。以免稽遲。所見甚是。已於摺內批示。又據奏各幫全抵天津後。卽由陸路馳赴行在等語。意可不必總漕押運事竣入覲。不過相沿舊例。原無必需面諭之處。今回空船隻。既需籌辦。嘉謨親身在彼督率。自更爲得力。且現在重運。尙未全抵天津。若俟抵津後。再行啟程前來。朕彼時已幸木蘭。嘉謨並不能進哨。來亦無益。著傳諭嘉謨。不必前赴行在。卽隨回空糧船尾幫南下。沿途經理。董促進行。及早回次。勿使有誤。冬兌至本年東省六七月閒。未得大雨。運河水勢不及往年。現在秋水。水漸消涸。回空不免費力。自應將閘河互相啟閉。逐塘灌注。俾之如期銜尾南旋。不致稍誤。所有經行運河一切事宜。俱著姚立德。妥爲照料。其東省德州一帶。閒有淺澀處。所應由地方官挑挖者。並著徐績。飭屬妥辦。勿稍稽延。又據何燭奏。現今河水不能充裕。而由濟出境。尙須浮送。查百泉丹河之水。前令啟放灌田。今秋稼已登。將各閘壩暫行堵閉。使諸水全歸衛河濟運等語。衛河得此灌注。南旺以北。可無不足之虞。惟是分水以南。直至江南。均資浮送。姚立德亦不可不留心照料。俾回空不致略有停阻。至東省諸湖水櫃。秋閒更須多爲蓄儲。以爲明春濟運之用。昨經詳悉傳諭姚立德。該河督務須留心熟籌。實力妥辦。期於漕務實有裨益。仍各將辦理緣由。卽行覆奏。欽此。仰見睿慮精詳。速漕濟運。無微不至。臣卽自順義回至通州。與倉場侍郎等。公同面商。將江西各幫漕米。上緊起卸。俾及早回空南下。臣由通州水路督押在前。回空之幫。催過天津。毋許片刻停留。仍俟尾幫過津後。趕赴山東。與河臣姚立德。籌辦閘河按塘啟閉各事。查回空水勢不足於閘河最關緊要。前幫或有停滯。卽致後幫阻壓。必得先爲設法疏通。庶免臨時掣肘。再邳州宿遷

一帶古淺甚多。上無來源。深秋水涸。則辦理更行拮据。臣先札致河臣吳嗣爵。督率廳營。集夫撈濬。俟尾幫進開後。臣再赴邳宿黃林莊等處。相機催僱。務使回空各幫。銜尾進行。早抵水次。受兌新漕。至東省諸湖水櫃。爲下游濟運本源。今秋更須多方蓄溢。以爲明春濟運之用。伏查上年秋雨稀少。微湖水誌。今春開閘時。尚有一丈三分。已費周章。迨重運過後。水誌止剩七尺七寸。而八閘之水。僅有三尺二三寸。湖河內外相平。今回空設法挽拉。猶可浮送。至於湖水短少。應如何辦理。方濟明春之用。河臣姚立德。自必竭力籌辦。卽江南邳宿運河之水。設或不能接濟。河臣吳嗣爵。亦必多方挑濬。隨時據實具奏。二十一日奉硃批覽奏俱悉。爾等和衷共濟。詳妥爲之。運河道冊。

十月初八日。高晉奏。上月三十日。准大學士于敏中寄字。二十七日。奉上諭。前據姚立德。將查勘潘家屯引黃助湖情形。繪圖貼說具奏。因思微湖水不敷用。近處無可挹注。勢不得不別爲籌議。潘家屯形勢。既可借資引助。亦屬權宜之計。但開挖引河。關係重大。惟時高晉正在老壩口堵築漫工。恐不能前往相度。是以令何焯會同姚立德。往勘辦理。嗣因壽張賊匪一案。姚立德現駐東昌幫辦。何焯亦令督兵在境防截。難以兼顧。暫緩勘辦。茲據舒赫德等奏報。殲戮賊匪甚多。而賊首尙未就擒。姚立德在東昌防駐。何焯在豫東交界截擒。均難親往。今年秋雨較少。現在又屆水涸之時。若潘家屯引河。果可開通。挹注微湖。自當及此時趕辦。若再遲卽值沍寒。恐挑挖費力。高晉素嫻河務。且曾官山東地方。於微湖水勢情形。皆所深悉。此時現在徐州。往勘甚便。著傳諭高晉。迅速馳赴潘家屯勘度。如果引河可開。一面奏聞。一面卽速開工。並通知姚立德。派委大員收管。期於明春漕運有裨。仍將查勘辦理各情形。先行覆奏。並諭姚立德。

知之。欽此。臣查東省下八閘運道。全藉微山湖水灌注。若湖水充裕。不但東省開河資其浮送。卽下游江南邵宿運道。亦受其益。本年秋雨較少。微湖蓄水無多。上廬宸衷。令河臣姚立德設法調劑。於常洩之外。量爲多蓄數寸。以備來春雨泉不足。經姚立德以微湖存水短少。別無來源。商之於臣。適臣先已查有豐碭廳潘家屯舊日河形。直達微山湖。可以引黃濟運。經姚立德勘明具奏。茲奉上諭。勅臣勘度水勢情形。如引河可開。一面辦理。一面入奏。臣敢不仰體聖懷。實力妥辦。隨即率同淮徐道巴靈阿。河營遊擊高聖寄。並廳營暨山東泲河廳王鳳詔等。前赴潘家屯。自外灘以至湖邊。上下勘度。該處向係無隄。聽其分洩。下游衝有河形一道。舊名耿家河。入湖尾間。名榮家溝。自乾隆二十三年。黃河北岸築隄後。此河淤廢。僅存閒段。河形寬深不一。自河崖至湖邊。統計八千餘丈。逐一測量。河脣高於外灘三尺。外灘高於裏灘六尺。計河頭高於湖邊九尺。現今徐城誌椿存水九尺。潘家屯河脣高出水面四尺。查姚立德原奏。俟大河水落沙澄。淨存長水六尺時。壩面過水二尺。入湖以助不足。俟大河長水七尺以上。卽應堵閉。則此時應將河脣挑深九尺。逐漸挑挖。始能導入入湖。竊思微湖本年來源缺乏。無水可收。不得不籌計引黃第黃河水性悍急。隄工一開。苟非鉗束得宜。恐水勢莫遏。挹注過多。微湖不能容納。必致漫及濱湖州縣田廬。是開挖隄工引河。誠爲關係重大。臣再四籌酌。江南黃河上游。別無旁洩之路。止有毛城鋪蘇家山二處。而蘇家山滾壩有大谷山夾峙。壩建山根。天然節制。不能照辦。且潘家屯乃新設之隄。土性虛鬆。地勢平衍。水由隄過。更宜慎重。惟有做照毛城鋪舊制。量爲收小。於潘家屯建碎石滾壩。寬二十丈爲度。兩隄頭簽椿砌石裹護。仍於滾壩外建束水隄。並鉗口草壩。酌留口門六尺。以爲重門關鍵。外灘引渠。若在蘇家

山迤上開挑直對口門未免迎溜應於潘家屯東南米家莊開挖進黃引渠一道長二千一百一十丈口寬七丈底寬一丈深九尺與新建壩底相平該處係避溜倒鉤不虞吸溜壩內耿河長五千九百三十丈就現有河形量爲疏濬一律挑深五尺口寬六七尺不等底寬一二丈不等足資宣洩引河兩旁俱屬民田村舍應各築子堰一道俱就地形高四五尺不等即使水勢稍大漫上河岸有堰攔束亦與田廬無害如此節宣有制操縱由人隄工亦可保守漕運常資利賴以上各工委令淮徐道巴靈阿帶同熟諳工員確估臣復覆核約計工料共銀三萬三千餘兩即在河庫積年餘存公項款內動用毋庸另請正項錢糧現在先發八分工料飭委員分投購運應用料物一面募夫乘此天氣融和上緊承辦其潘家屯隄根因河脣高仰尙有積水現設法疏消先將無水各段工程擇於十月初十日開工限五十日完竣臣仍督率僱辦不使草率遲延工完核驗報銷竊計完工已至隆冬如徐城誌椿仍有存水六尺即可開放宣洩入湖蓄以待春運設河水消落不敷挹注查微湖水誌目下尙存八尺五寸回空糧船足敷運行若冬春再將湖口引渠大加疏濬歸入運河先濟頭進幫船俟桃汛黃河水發再將潘家屯引渠開放引水入湖足資接濟俟過水時即遵旨知會姚立德派委大員一同料理期於漕運有裨南河成案

是月十一日姚立德奏臣會勘江境潘家屯引河工程初九日抵引河下源鄭家集晤高晉具言此處引黃濟運雖係權宜實屬目下緊要原估石壩應加展八丈共估築寬二十丈安置湖頭處所移下百餘丈形勢更順其所估挑築築堰及收做錯口東水草壩均與臣前次勘議無異高晉業於初八日具奏一面分派承修人員酌發銀兩僱辦俟工竣察看黃水大小公同開放引水入湖臣現在順至韓莊將東省濬

蓄挑疏各事。遂廳查勘。並將回空船隻。加緊嚴催。不任耽延。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覆奏。勸辦潘家屯引黃助湖事宜一摺。所辦尙未甚妥。此事姚立德奏。以今年秋雨較少。微湖存水未充。別無來源。因潘家屯舊有河形。思欲引黃入湖。以濟運。朕以開挖引河。關係甚重。高晉素嫻河務。特令到彼勘度。如該處引河果可開通。目前卽能引流分潤。挹注微湖。於明春漕運有裨。自屬甚便。然亦不過一時調劑之權宜。所謂急則治其標也。如所云今冬開工與挑。尙未能引水入湖。必俟桃汛水發。始爲開放。則施工急而其效甚緩。况本年偶因秋雨短少。以致微湖蓄水無多。或明春雨水調勻。泉源湧盛。原可助湖波以濟漕。又無庸復事遠求。且目前分引黃流。祇暫濟目前之急。非毛城鋪爲徐城尾閘宣洩可比。儻引河一開。黃水經流勢順。或遇夏秋盛漲。湍急過流。吸動大溜。難於遏抑。濱湖民田廬舍。恐不能無衝突之虞。是其利小而患大。不可不慎之於始。今已命姚立德前往該處。會同勘辦。可卽於高晉詳悉面商。若姚立德酌計微湖之水。明春不致十分匱乏。則又不宜爲此冒險之舉。或江南至山東一帶漕河有淤淺之處。可趁冬令挑濬。以利挽運者。較引黃流似爲妥便。卽或略需工費。諒亦不過三萬餘金。若潘家屯開挖引河。目下所費。雖不過三萬餘金。萬一將來稍有奪溜之事。多費固不待言。而貽誤河防。所關甚大。不可不深思熟計。著傳諭高晉姚立德。卽速會商妥辦。如以引河爲不應挑挖。卽一面停止。一面具奏。仍將作何商辦緣由。迅速覆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日。高晉姚立德奏。臣高晉具奏勸辦潘家屯引黃助湖一摺。奉上諭。已恭載月之十六日。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重河防。訓示詳明。無微不至。查此案工程。臣高晉覆奏後。姚立德到工覆勘。並將公同開

工情形奏報。臣高晉派員分工。委淮徐道巴靈阿等。在工督辦。臣卽遵旨赴淮。審辦乘災搶竊之案。臣姚立德卽赴臺莊查估挑挖運河工程。今奉到諭旨。臣等齊集工次。詳細面商。伏查引黃助湖一事。苟非深思熟計。自難輕議開挖。如果東省湖河有可設法接濟。臣姚立德亦斷不敢藉黃助湖。實因微湖蓄水較少。明春泉源旺盛與否。難以預定。而江南與山東漕河淤淺之處。每至冬令。須相度挑濬。然止能開段疏治。若將八閘以下。盡行挑深。則地勢愈下。上游之水。一洩無餘。與東省全局有礙。若上下通行挑挖。則所費甚大。非三萬餘金所能辦理。况河底加深。湖水不足。與漕運無濟。再四熟籌。引黃助湖。亦有益無損之一道。且潘家屯原定徐城水誌。消至六尺時。始行開放。俾過水二尺入湖。俟徐城誌椿長至七尺以上。卽行堵閉。非若毛城鋪於大汛水長時開放。分洩異漲可比。且現擬照毛城鋪建碎石滾壩。兩牆砌石外築束水隄。並鋪口草壩。以爲重門關鍵。原爲慎重啟閉。一經水長。則將引渠層層堵築。不致吸溜之虞。河臣吳嗣爵現到擬辦之工。查勘面商。亦意見相同。臣等惟有仰懇聖恩。俯准仍照前奏辦理。容督率工員。趕緊挑砌。查徐城誌椿現存水八尺以上。察看情形。今冬或未大消。一俟工完。即可開放。亦卽乘冬令水緩力弱時。導引入湖。以收速效。總期啟閉以時。不使貽患。河防二十九日奉硃批。既有益無害。自當上緊興工。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九日。高晉、姚立德、吳嗣爵奏。臣高晉、姚立德。遵旨勸籌開挑潘家屯引河各工。經會同臣吳嗣爵。恭摺覆奏。奉到硃批。臣等當卽欽遵。督飭各工員。照估於十月初十開工。僱辦。並委淮徐道巴靈阿。徐州府知府牛翊祖。住工查催。限五十日報竣。今臣高晉。審案事畢。勸過堰盱石工。卽到潘家屯查勘督

辦據各工員將內外引河並隄內兩岸子堰及壩外東水隄鉗口草壩又滾壩碎石壩底次第辦完惟滾壩兩隄頭原估簽椿砌石裹護承辦之員已將石塊灰斤採辦齊全因時值沍寒恐修砌不能堅實必須春融辦理再四熟籌徐城水誌現在日落僅存七尺及時開放尚可引流挹注微湖若俟石牆砌成明春過水緩不濟急且該工原爲湖水偶爾短少引黃助湖本屬權宜之計相度情形應如河臣姚立德原議兩壩添做草裹頭足資保護似不必拘泥原估定做石牆致誤放水機宜臣高晉隨札會姚立德吳嗣爵到工商酌其原估石料灰斤均可節省今堰盱補修石工即將此項料物裝運由黃河順流而下可以直抵堰盱應用臣等商定即令將兩壩用料裹護滾壩石底止留十丈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全完復自上至下逐一勘量引河丈尺悉照原估寬深隄內兩邊子堰及壩外東水隄高寬亦俱敷足簽試處處保錐滾壩壩底及鉗口草壩修做亦皆堅固所辦均各如式並無偷減草率驗收後於二十八日即將河頭開放進水由倒鉤而入過壩下注導引入湖測量壩上過水深一尺九寸復自壩下坐舟測量水深自三尺五寸至五尺五寸不等冬令黃水沙澄不似伏秋渾濁挹注入湖尚不停淤姚立德委山東運河道陸燿率灑河廳隨時查勘俟湖水加長即知會江南淮徐道督飭豐碭廳營將外灘河頭引渠照舊堵築即可斷流臣高晉吳嗣爵現仍委廳營駐工將過水情形隨時報查嗣後如遇微湖需水接濟應於霜降後桃汛前臣姚立德即一面奏聞一面知會臣高晉吳嗣爵並委員來江會同豐碭廳營查明徐州水誌若在八尺以下再爲開放以昭慎重南河成案

是年河南總督管巡撫事何焯奏准部咨議覆河東河督姚立德奏豫省安陽縣洹河高平閘應於二月

初一日至五月十五日止。堵閉閘門。俾水全歸衛河濟運。並責成安陽縣縣丞管理一摺。九卿會議。放水規則。與原案不符。如此辦理。是否於漕運民田無損。抑或河勢變遷。非堵高平閘。不能暢流歸衛。又或萬金渠南石橋。原定歸入正河之二十三洞。民間私開。以致濟運無資。令臣會同總河。確勘妥議具奏。咨行到臣。查濟運灌田。均關緊要。難容顧此失彼。而河勢變遷。無定。若非親勘。未敢懸擬。臣於彰德府閱兵後。帶同河北道朱岐。及地方守令等。至洹河兩岸。逐一確勘。洹河發源於善應。天禧二泉。由南石橋下。達復匯珍珠。馬蹄二泉。委折而東。入衛濟運。石橋坐落高平村外。乃東西往來大道。昔人截河修砌石路。留洞過水。名之曰橋。其實低而且平。面寬七八尺。長三十餘丈。洞門各寬五六尺。高三四尺。水大則漫橋而過。水小則由洞流通。高平閘。在石橋下游東北隅。距橋百四十餘丈。閘門寬丈二尺。高丈餘。閘外河中。民築竹絡壩一道。長十餘丈。攔水達萬金渠。以灌田。康熙二十九年。巡撫閻與邦。原議題准。用竹絡壩塞閘。以濟運。開閘以通渠。事隔年遠。且經另立章程。已無可考。即雍正四年。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改議橋東十洞。許民引水。橋西二十三洞。盡歸正河。查橋之下游。並未見有洞口。築有隄堰。定立界限。東西各洞之水。歷來歸并一河。下注。無所分別。細察全河關鍵。全在高平一閘。閉則涓滴歸衛。開則洩水入渠。近因臨清口外。衛河淺澀。高平閘下板。民間現不需水。毫無異說。姚立德前奏。將閘板依期啟閉。原屬因地制宜。但未將橋洞分水無界之處。聲明。以滋九卿議駁。茲臣細訪從前竹絡壩規制。雖無可考。而三月初一日堵閉。至五月十五日開放之例。勒碑現存。自改建東西橋洞分水後。高平雖有閘板。而敢閉隨民。伏思既有閘座節宣。何用竹絡堵閉。但所定橋洞分水。又無界限區別。雖原題有許民築石子堰之語。現今並無存留。

分水實無規則。就現在情形而論。欲仍依橋洞分水。籌立界限。該處正當河心。築石子壩。則山水衝坍。斷難經久。若改築石堰。則工長費鉅。民力難支。自未便拘執前人成議。徒致有名無實。再四籌畫。除閉高平閘之外。別無可辦。惟高平閘既關。全河水勢。若不定啟閉之期。誠恐重運。過行衛河。需水。有費周章。臣通籌運道。體察民情。若三月初旬。卽將高平閘堵閉。時值二麥長發。需水灌田。未便阻民分潤。查江廣重運幫船。約四月初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將高平閘板堵閉。俾洹河全資歸衛濟運。過此悉聽民便。所有閘外現存民築之竹絡壩。在閉閘時。全歸正河。並無所礙。若冬春水涸。民田需水。亦必藉壩挑水入渠。應仍其舊。至責成安陽縣縣丞管理。但微員不足彈壓。請專責彰德府通判。就近督理。仍令河北道不時稽察。如此立法。於漕運民田均有裨益矣。皇清奏議。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八

運河水章 二十六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姚立德奏。東省運河。雖以汶泗爲源。而春夏重運盛行。適遇雨少泉微。全賴各湖以資浮送。去歲因糧船未能趕早北上。深慮宸衷。屢次令臣多收湖水尺寸。爲之儲備。仰見聖明遠燭。先事預籌。臣率同運河道陸燿。設法籌辦。於伏秋汛內。汶泗水發時。卽將濟運有餘之水。儘力收入。不使湖水涓滴走洩。今南旺已經開壩。汶水鋪灌開河。所有各湖進水出水斗門。築壩嚴閉。臣親履量驗。南旺湖居運河之西。僅能收蓄伏秋汛水。湖中現存水四尺九寸。蜀山湖。伏秋收過七尺五寸五分。冬閒又加收一尺四寸。現存水八尺九寸五分。馬踏湖。伏秋收過四尺六寸。冬閒又加收二尺三寸。現存水六尺九寸。馬場湖。伏秋收過五尺一寸。冬閒又加收七寸五分。現存水五尺八寸五分。俱較往年多收二三寸至尺餘不等。且馬場湖已將泗水全行遏入。湖有來源。日益加長。將來重運經臨。次第灌輸。足以應用。至下游之微山湖。去歲秋蓄水八尺五寸六分。自十一月二十八日。開放江省黃河北岸潘家屯引渠。湖中已長水一尺二寸。查南糧首幫渡黃後。卽需上游湖水接濟。臣差探江境邵宿挑工已竣。卽開放湖口。開壩使微湖水達下游。以裨運行。目下距清明桃汛。尙有四十日。黃水挹注入湖。雖未符水誌一丈一尺。但此四十日內。每日所進黃水。抵湖口。開入運之數。有餘。湖中存水。不致消耗。仍與水足年分相同。可冀運行敷用。俟桃汛屆期。水勢有長無消。卽知會江南。將潘家屯外灘渠頭及碎石壩。堵閉堅實。以固河防。運

河道册。

三月姚立德奏。上年八月。因徽山湖存水過少。奏蒙聖主。與挑江境潘家屯引河。挹黃助湖。以濟新漕。臣與江南督河二臣。敬謹遵辦。自引河工竣。開放迄今三月。有餘。湖中陸續長水一尺二寸九分。合之原存底水。共有九尺八寸五分。雖未符前漕臣楊錫紱奏定一丈一尺之數。而核與上年存水大小相等。交春甘雨應時。泉源甚旺。上游汶水。較上年爲大。今歲淮揚二屬漕船。奉旨截留。船數較上屆差少。通盤計算。湖河水勢。可濟頭二三進幫船之用。今桃汛屆期。臣札知督臣高晉。河臣吳嗣爵。轉飭道廳。乘時堵閉。以固河防。至黃流入湖處。緣冬令水冷沙輕。直引河長五十里。迤邐倒漾而來。漸次澄澈。現令臨湖一帶。並無淤墊。湖邊二麥暢茂。所有堵閉日期。聽江省督河二臣奏報。運河道册。

七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工部議駁姚立德咨。蜀山湖收蓄伏秋汛水一摺。據稱每年例於十一月煞壩。收蓄汶水。若將伏秋渾水收蓄。恐水過沙停。淤墊漸高。不得不另議開挖。不特錢糧糜費。於湖河全局。亦有關礙等語。雖屬近理。但蜀山湖每年收水以九尺七八寸爲度。在伏秋上汛。正當汶水盛漲之時。堪供收貯。若至十一月閒。水落歸槽。始行收蓄。恐汶河漸微。不足以資存蓄。於來年濟運。不能有益。但該處實在情形。未能深悉。高晉於河防事宜。素所熟悉。前往山東會勘。必能妥協。但此時姚立德正在河南防汛。難以分身。著俟秋汛一過。卽回至濟寧。一面通知高晉。速至東省。親赴蜀山湖一帶。會同姚立德。楊景素。詳加確勘。應作何定立章程。悉心妥議具奏。工部摺暫存。著抄寄高晉等閱看。俟覆奏到日。再降諭旨。運河道册。

八月籌議挹注獨山湖泗河餘水歸入微湖以廣蓄。按是時微湖水淺不敷資用議開潘家屯引流入湖復於湖河通融挹注以濟不足奏稱獨山湖在運河東岸向來存水專濟南陽以下沛滕二縣河道距八閘稍遠現今微湖水小八閘重運行走難資接濟須將此湖之水預灌微湖臨時就近宣洩更於八閘得濟飭令暢開各水單閘由昭陽以達微山湖其昭陽微山兩湖相接水淺處飭縣集夫疏濬俾暢達微湖又泗水向以獨山湖爲歸宿現在獨山湖水洩注微湖若仍聽泗水歸入必致紆回遲緩亦令堵閉河之尾閘俾泗水徑出魯橋亦由各單閘以達微湖轉爲便捷微山湖面寬闊獨山湖泗河之水歸入雖不能大有增益而於湖水儲蓄不無少裨此亦濟涸之一道獨山湖在南陽之東山下有坡地平衍卑窪舊爲滕魚諸泉所匯自新河成坡始蓄爲湖以資灌注水入南陽昭陽等湖必須穿運運河水大獨山湖水亦低二三尺湖口若開入不能出恐洩運河之水須俟運河乾塘方行開放入昭陽至微山收蓄泗水之出魯橋者亦穿運由單閘入微湖須待冬春水弱始得濟用均當先事綢繆不能取效於臨時也河渠紀聞

九月十二日姚立德奏上年十月間臣等遵旨勘籌在江南黃河北岸潘家屯開挑引渠於霜降後開放洩水入湖奏奉俞允遵照辦理本年頗資接濟已著成效今秋臣高晉在徐防汛因北岸隄外每年伏秋均有灘水積蓄今年將潘家屯鉗口壩開放宣洩入河亦甚有益茲臣高晉奉命來濟會勘獨山湖卽由潘家屯順道查勘上年過水後止引河頭稍有淤墊業已挑切如式其渠身以至榮家溝渠尾並無積淤前此宣洩外灘清水更將渠身渠尾衝刷加深足資宣洩臣高晉來東適臣姚立德在韓莊查勘各湖收

水事宜。隨公同面商。並詣湖口。開測量水勢。現在微湖存水八尺三寸。計自四月開重運。尾幫北上後。雖已陸續長水一尺一寸六分。較上年此時。多收長水七寸三分。但微山湖灌輸東省八閘。暨江南邵宿運道。最爲緊要。原定水誌一丈一尺。始足濟運。上年秋雨短缺。收水無多。幸賴潘家屯引流入潤。本年重運經行。爲期較久。全漕接濟。行之有益。核計現存湖水。尙少二尺七寸。查上游坡水業經遞達歸湖。而南陽十四單閘。現因回空行走。均須堵蓄。是洩泗之水。適由運河下注。涓滴不入。微湖北來別無來源。近日天晴。雨澤稀少。泉源恐不旺盛。湖水難期增大。潘家屯引渠。旣屬深通。且上年開後。有益無害。自可仍前開放。以資挹注。臣等商酌。上年原定徐城水誌在八尺以下分洩。目下誌椿尙存水八尺餘寸。節令尙早。黃水長落未定。應俟霜降後。徐城水誌消至七尺以下。再將潘家屯引渠頭臨黃壩工起除。俾分洩入湖。以收濟運之效。俟湖水足用。或黃水加長。不必拘期。卽時堵閉。十月初一日。奉硃批。此亦一法。但此奏後。山東已得雨。或不致藉此也。南河成案。

是日高晉姚立德楊景素奏。奉上諭。已恭載七月二十三日。欽此。仰見聖明。洞燭機宜。無微不至。臣姚立德。豫省防汛事竣。回至濟寧。卽遵旨知會高晉楊景素。於九月初八日。同至該處量驗詳勘。查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坐落汝河之南。運河之東。助濟南北運行。實爲東省諸湖最要之區。臨汝有永定。永安。永泰三斗門。臨運有金線。利運二單閘。用資蓄洩。先因秋冬湖中瀦水多少不等。多則隄險。少則阻運。乾隆二十八年。前任運河道李清時。酌定水誌。以伏秋汛內。連底水收至七尺三寸。煞壩至開壩。續收水二尺五寸。合計共蓄水九尺八寸爲度。詳明前河臣張師載。批准照辦。十數年來。湖中水勢。歷照詳定尺寸。依時

收蓄緣湖之東北止有馬莊一泉入湖。此外別無來源。全賴收蓄汝水。而汝河冬月煞壩。至次年春月開壩。計三月之久。挑河期內。泉源漸弱。汝水歸槽。縱雨雪較多之年。所收汝水。不過二尺上下。於來年漕運。不能有濟。是以重運尾幫過後。必須於伏秋汛內。連底水先期收至七尺三寸以外。再加冬月收水二尺餘寸。湊足九尺七八寸之數。始敷全漕應用。此歷年籌辦濟運章程也。今部臣以收蓄伏秋汝水。恐水過沙停。淤墊湖身。另議開挖多費。於湖河全局。亦恐有礙。此固慎重全湖淤墊。恐致糜帑之意。茲考歷年卷案。又咨詢諳習工員。每年汝河內汛水長發。不過三四次。每次長水。不過五六日。旋長旋消。三斗門暨二單閘。統計口寬六丈餘尺。汝河長水。爲時既促。不得不全行開放。使進水暢利。以資收蓄。而伏秋汛水挾沙。性既渾濁。不免停積。然由各引渠流入湖中。爲清水頂阻蕩漾。勢緩力縣。散漫於湖灘渠道。尙不致淤積湖心。周圍屢勘。歷年所挑者。皆係湖邊引渠。並未挑過湖身。探視湖中底上黑色。較數十年前。卽稍有淤墊。此亦理勢當然。其於湖河全局。實無妨礙。臣等悉心籌酌。蜀山湖旣無來源。非收蓄汝河伏秋漲水。不足濟運。若必俟十一月煞壩後。始蓄清水。其時汝水歸槽。誠不足以資存儲。實於濟運無益。況所淤引河渠道。每年冬底勘估。春初挑挖。所用錢糧無多。似屬有利無患。應循舊例辦理。毋庸另定章程。惟每年收水。定以九尺七八寸之數。不無拘泥。查山東濟運。別無辦法。全賴水櫃收水。而蜀山湖又爲諸湖第一。水櫃收蓄水勢。自應多多益善。屢奉聖明訓示。令於常規外。多蓄數寸。以備雨泉不足。自當奉爲法守。其定有常規。未能多蓄之故。蓋恐收水過多。冬閒西北風浪。湖隄受險。本年臣姚立德。察看該湖臨運隄工單薄。業奏蒙聖恩。准將險要處所。分別修砌石工。並碎石坦坡。各加高頂土二尺。現在興修。此下地勢漸

高。舊有民堰。臣楊景素亦督飭濟寧州。於秋收後勸民修整。足禦風浪。從此隄工鞏固。即使每年多收水一二尺。亦可無虞。汕刷測量湖水。現收水七尺六寸。較定數已多三寸。將來煞壩。再收汶水三尺以外。總至一丈一尺爲度。俾瀦蓄充盈。於濟運更爲有裨。二十日奉硃批。如所議行。該部知道。運河道冊。

十月。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奏到江省被旱地方情形一摺。內如高郵寶應等處。地屬濱湖。易資灌溉。何亦一律被旱。歉收。前因下河地方低窪。易致淹浸。是以令將五壩堵閉。不輕宣洩。勿使有礙民田。若當夏秋缺雨之時。稍減洪湖之有餘。以濟下游之不足。於事實有兩便。與其令湖水暢出清口。徒爾滔滔歸海。何如酌計尺寸。分潤下河之爲愈乎。高晉等平日但視洪湖爲敵黃之資。而不知其可爲濟旱之用。故未嘗計及於此。自屬缺略。著傳諭高晉會同吳嗣爵薩載。留心查覈。嗣後或遇下河高寶等州縣稍旱之年。應如何酌計分寸。開放閘壩。以資灌溉之處。悉心妥議。擬定章程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晉奏。臣前奉諭旨。赴東會勘蜀山湖。與河東河臣姚立德。測量微山水勢。僅存八尺三寸。較原定一丈一尺水誌。少水二尺七寸。不敷濟運。上年開放潘家屯。引黃助湖。本年仍應開放。當經會奏。隨札詢河臣姚立德。如果東省得雨。湖水增長。無須多此一舉。旋接來札。以東省九月內。連次得雨。因久暘之後。滲入土中。於民間種麥。翻犁頗爲得濟。於瀦蓄尙無增長。而上游運河西岸十四單閘。俱全行堵閉。以資回空運行。汶泗之水。不能歸湖。微湖仍存水八尺三寸。除導黃助湖。別無籌辦之方。臣查彼時黃水尙大。長落未定。潘家屯引河。未便啟放。札覆再看情形。隨時酌辦。茲復接姚立德來札。以微湖水勢。日久仍無增益。屆期應即啟放。總以水符定誌。即行堵閉。臣查徐城水誌。雖有七尺五寸。而節逾霜降。有消無長。

潘家屯引河。應及時開放。因淮徐道及豐場廳營。現在丁家集防工。卽委淮徐遊擊。會同銅沛同知。前赴潘家屯。定期十月二十九日。將臨黃壩工。並銷口草壩。一并起除。俾水由引河。分洩入湖。一面飛咨河臣姚立德。督飭道廳查看。將微湖長水尺寸關會。如已加長足用。卽速知照。剋期堵閉。彼此相機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江督高晉、河督吳嗣爵、蘇撫薩載、會同議覆。酌放五壩。以濟下河事宜。按是時江省被旱。常鎮江寧高寶等處。濱湖臨河之支河小港。車戽乾涸。蘇撫奏報情形。奉上諭。前已恭載。會議覆稱高寶運河東岸。設有閘座涵洞。西岸設有出水港口。每年四五月。西岸港口。雖不輕啟。而重運過後。東岸閘壩涵洞。全行開放。以資下河民田。卽重運正行之際。如河水浮送有餘。下河田疇需水。亦皆酌量挹注。此向來辦理章程也。至洪湖五壩。應以石脊爲準。如高堰誌。椿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壩脊與水面相平。石脊以上有餘之水。始能挹注高寶諸湖。由運河達江。乾隆十六年。仰蒙聖慈。指授機宜。將天然閘永閉不開。添建智信二石壩。仍以壩脊加封浮土。自三十年後。恐旁洩過多。力不敵黃。將仁義禮三壩。亦照智信二壩封土攔蓄。大展清口。使會黃歸海。本年五月。因上年秋冬。風浪掣損。輒石舊工。降旨垂詢。欽遵籌議。仍照十六年定誌。止將智信二壩封土。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由漸分洩。此先後酌定過水之限制也。從前河工習氣。水大但知宣洩。不顧浸田。水小又拘泥蓄清敵黃。不顧禾稼受旱。臣等於河工地方。不敢歧視。祇緣本年夏秋雨少。淮水未發。白露節前。洪湖水誌。尙在九尺以下。旣不能過壩。且不能抵黃。無從分潤下河。至高寶運道。六七月閒。悉係清口倒灌之黃水。其時下河農田需水。曾開東岸閘洞分注。一經分洩。

運河重船。卽形淺阻。當飭各閘洞輪流啟閉。無如涓涓細流。不能及遠。凡附近閘壩涵洞低田。得以車戽灌溉。皆獲有收。其被旱成災之東西兩鄉。皆車戽不及之區。又如常鎮江寧府屬地本水鄉。亦因車戽灌溉。致河道淤阻。其離河稍遠高田。均不免被旱。仰惟皇上。慎重河防。保衛民生。自應隨時籌辦。請嗣後洪湖水勢。如高堰誌椿長至九尺以上。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下注高寶諸湖。以爲儲備。遇早年洪湖水小。誌椿在九尺以下。石脊不能過水。而寶應諸湖充裕。沿湖西鄉地畝。足敷灌溉。卽先將西岸港口酌開數處。灌注入運。其運河東岸。除高寶之南關車邏大壩。非遇異漲。仍不許開放。其餘各閘壩涵洞。均須相機啟放。分潤下河。總以運河存水五尺爲度。以濟漕運。餘水儘歸下河。以利農田。如雨水調勻。下河不須灌溉。卽毋庸開放。隨時調劑水勢。河渠紀開。

閏十月初六日。奉上諭。高晉奏五壩被風浪掣開三壩。已督率防護無虞。卽赴清口查勘。酌放湖水。分潤下河等語。此事辦理已遲。五壩定誌。不令過水。原指尋常保護下河而言。如今年高寶一帶。夏秋缺雨。民田灌溉無資。自應酌量機宜。稍減洪湖之有餘。以濟下河之不足。於事實爲兩便。且使早爲開放。則洪湖之勢。不致過多。何致有掣開三壩之事。高晉等實不免拘泥成例。不知變通。而此際始議分潤下河。爲時較晚。民力已不能資其利。又上年因徵山湖存水較小。經姚立德奏開挑潘家屯引河。挹注濟運。業已著有成效。今年尙需引放。何不趁此黃河水長之時。多有引蓄。既可濟來春重運。且湖內貯水稍多。又可省明冬再引。高晉當與姚立德札商妥辦。至黃水所過之處。必有沙泥停積。日久易於淤墊。并當隨時疏濬。以期有利無害。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七日。高晉吳嗣爵奏。奉上諭。吳嗣爵奏。請修惠濟閘座一摺。稱年內煞壩斷流。先行拆卸。春融開工修砌。來年汛前一律完竣等語。所辦未爲妥協。惠濟閘爲淮水入運緊要關鍵。如果閘座欹損。必須拆卸大修。自應卽籌妥辦。但旣已施工。當思經久。石料工程。全恃灰漿膠固。必須曬晾乾透。始可放水。明春所做石工。俟至後年汛前。然後引水經行。節宣啟閉。方爲有益。今吳嗣爵乃欲於春融興作。汛前完工。則爲日無多。灰石必不能凝固。遽令急流盪激。豈能資抵禦之功。近年御園修一小石岸。工員不待全乾。卽行灌水。以致隨修隨墊。此朕所目擊者。小池沼且然。况全淮之力乎。若必須拆造大修。不可不遵朕旨。妥協經理。若閘身尙屬穩固。卽或石塊稍有應換之處。祇須酌量繕葺。不得輕議拆卸。轉滋貽誤。此事關係甚大。理宜慎重。吳嗣爵不能深悉工程做法。著傳諭高晉親往察勘。會同吳嗣爵將該閘是否必須拆修。或祇須粘補修整。抑或仍存其舊之處。逐一查核。卽行據實覆奏。臣等伏查運口設有惠濟通濟福興三閘。每閘俱有正越二閘。遞相啟閉。而惠濟坐當首閘。更爲淮水入運關鍵。今各閘完固。惟惠濟正閘損壞。緣自乾隆二十二年重修。經歷年久。遇淮水盛漲。急流衝擊。閘身欹斜。石塊脫落。前歲卽議興修。因閘槽尙可下板。臣等督令廳營。隨時粘補保護。上年淮水不大。閘門水勢平緩。無須下板攔禦。又經停緩一年。今年白露節後。淮水驟長。入運勢盛。裏河幾難容受。而該閘閘牆坐陷。閘槽上下參差。不能下板。是以臣吳嗣爵會摺奏請拆卸重修。因摺內未經聲明。又未計及工完灰石能否凝固。祇言春融興作。汛前完工開放。致降旨敕臣高晉親往察看。會同吳嗣爵詳細講求。是否必須拆造。石料工程。全恃灰漿膠固。曬晾乾透。始可放水。否則不能資抵禦之功。聖明睿鑒。至當不易。臣等卽同赴該閘。率同道廳覆勘。閘身業

已通體坐陷串水。皆由年久底樁朽爛。石塊不能站立。閘槽參差不齊。關石移動。不能合槽下板。該閘爲
淮水入運首閘。當水勢盛漲。雖有通濟福興兩閘。可以拗板攔禦。而頭閘賴其節制。若水已入運。則勢莫
可遏。不特倍費搶護。且恐與二三兩閘有礙。再四相度。非僅繕葺所能穩固。必須拆卸到底。從新簽樁。逐
層砌造。灌滿灰漿。如式修建。今既請拆修。惟有凜遵聖訓。當思經久。不便工完卽爲啟放。該閘本有越閘。
可通舟楫。應於正閘煞壩與修後。凡船隻俱由越閘行走。工完仍舊留壩攔護。歷過夏秋冬三季。察看漿
汁堅老。通身膠固。然後放水。工程既可經久。而於節宣亦無窒礙。南河成案。

是年姚立德奏。山東運河下游八閘數十里。借微山湖水接濟。南自韓莊。北迄臨清。六百七十餘里。全賴
蜀山馬踏南旺馬場等湖蓄水濟運。而蜀山湖湖面尤寬。地居上游。貼近汝河。挹注便捷。向較他湖高三
四尺。尤關緊要。每年糧艘經臨。啟金線利運。二閘放水入運。濟漕北行。上年八月。欽奉聖諭。令臣於常規
外。多著數寸。以備雨泉不足。臣加意收蓄。自正月開壩起。至五月中旬。將各湖之水。啟放數餘。已有明驗。
近同運河道。探量湖面寬長。道里遠近。水勢深淺。並察看湖隄。頗多單薄。惟有固隄岸以爲蓄水之計。該
處湖隄。西首臨運。內湖外河南首沮洳窪地。形勢均屬緊要。一遇北風。奔騰擲激。雖隨時搶護。得保平穩。
究非常法。今逐加經度。西南地既卑下。又當風浪之衝。應從孫村起。至季家路口止。分別頂險。次險。估修
石餞。其舊有石工草工。並沙山高阜。不必估計外。就現在隄身陡窄。水勢較深處。所酌擬修砌石工。隄平
水淺處。擬辦碎石坦坡。以免糜費。仍各加高頂土二尺。共估石工長六百七十七丈。碎石坦坡長一千六
百六十四丈。連加高土工。均計需銀二萬餘兩。自季家路口至蘇家橋。均係民堰。地形漸高。且在湖東風

浪較小。照例勸民。用土幫培高厚。所需工料土方銀兩。查河北道堯沂道庫。均存有節省八束一款。原係留爲別項工程之用。今卽此款內動支。毋庸另請。臣於重運過完。湖水暢放濟運。存貯底水無多之候。一面委員辦料興工。將底盤趕築。不誤收蓄。確估造冊具題。運河道冊。

是年工部尙書閣循琦等奏。上年七月。淮河東總河姚立德咨稱。運河廳汝上鉅嘉二汛。蜀山湖金線利運二斗門引河。緣伏秋汛內。收水入湖。沙淤應挑。估需土方銀兩。造冊咨部。經臣部議。蜀山湖素名水櫃。本爲收蓄清水。開放濟運。若將伏秋汛水收歸入湖。水過沙停。將來湖身日積日高。必致不能濟運。令該督查明。收蓄伏秋汛水入湖。始自何年。據實聲覆。嗣該督覆稱。蜀山湖每年收水。以九尺七八寸爲度。全賴伏秋汛內。收水六尺餘寸。煞壩後收水二尺餘寸。俟重運經臨。使湖水暢出接濟。是收蓄伏秋汛水入湖。原屬舊章。引渠淤墊。不得不照例挑挖濟運。復經臣部。以蜀山湖斗門。收入清渾之水。既有原定章程。該督再將始自何年。查明原案咨覆。今據該督將乾隆二十四年。伏秋時先收湖水數尺。煞壩時再行收蓄。至二十八年。原任運河道李清時議詳。自本年爲始。將蜀山湖臨運之金線利運二斗門。於伏秋汛內。連底收水七尺三寸。煞壩後收水二尺五寸。擬定成規。詳經原任總河張師載批准。並將議定原奏抄送。臣等查東省運河。原賴各湖水櫃蓄水。以備來年浮送糧艘之用。但蜀山湖永定永安永泰三斗門。每年例應於十一月煞壩後。收蓄汝水。由金線利運二斗門。開放濟運。非若南旺湖於伏秋汛內。宣洩運河。異漲收蓄渾水者可比。設遇雨少水小之年。不得不通融辦理。以利漕運。卽如上年九月。該督奏挑潘家屯引河。引黃助湖一案。疊奉訓示。周詳嗣經兩江總督高晉等。公同查勘。將有利無害緣由。據實覆奏。奉旨。

允行。是乃一時權宜之計。非經久可行之事。今該督將蜀山湖立定章程。每年收蓄伏秋汶水至七尺餘寸。水過沙停。淤墊漸高。又至無地收水。另議開挖。不特錢糧糜費。而於湖河全局。亦有闕礙。且文內聲稱金線利運二斗門。係臨運之區。今冊開挑挖引渠等工。各長至五百八十餘丈。是否盡屬引河渠道。實在丈尺。抑或將湖身淤處。接連開挖。文冊均未聲明。應請旨令該督據實查勘。將蜀山湖築壩後。因何僅收水二尺餘寸。並二十八年收蓄汛水以來。現在湖身有無淤墊。及開挖引河渠道起止處所。實在丈尺。詳細具奏。並繪圖貼說。送部到日。再行辦理。運河道冊。

是年江豫河督會籌邵宿運河水勢。以利漕運。按江省邵宿運河水無來源。全藉東省湖水挹注。本年江省楊家莊水勢尙未充足。經漕督嘉謨具奏。承准廷寄。令迅速籌辦。總河吳嗣爵姚立德會勘議覆疏。查湖口開漫板分洩之水。現有二尺六寸。下游江省清河、桃源、宿遷、邳州境內。水勢深者五六七尺。至淺已有二尺五六寸。足資糧船行走。閒有起剝。亦即過行。運河道會同淮徐道妥協辦理。惟是在後之二三進漕船。爲日尙長。喫水愈重。微山湖存水。至今已消七寸八開地勢。建瓴非下板擊蓋。不特水勢一洩無餘。開口水溜。糧船上閘。挽拽艱難。就現在微湖宣洩之情形。爲此後南運接濟之規則。湖口閘板常聽過水二尺以上。八閘內下板擊蓋處。亦悉留漫板水二尺以上。接濟下游源源灌注。將來汛水一至。毋庸拘定此數。庶東省湖水節宣有度。江廣重船南來。足資浮送。至邵宿境內。亦令多築束水草壩。其何家莊、馬莊集等淺處。仍上緊撈渣。宿遷駱馬湖王家溝、柳園頭二閘。察看水勢。相機啟放。所築草壩。口門量爲收窄。俾得束水刷沙。再糧船遇淺起剝。係歷年常事。弁丁於例帶土宜外。多裝貨物。致載重難行。嚴飭沿途

營汛實力查催。如果水勢充裕。聽其跟幫趕運。若河水僅敷行運。應將裝貨過多之船。督令起剝。不許脫幫。以速漕運。此會籌上下水勢濟急之道也。湖口八閘留漫板水二尺餘。以濟下游。而止水當至淺之時。惟束水草壩。可濟一時。潘宮保論閘河淤淺急疏之法。如水溜在中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在旁築束水長壩以逼之。節水之常道也。至用排板逼水。湧刷排小船用杏葉杓撈濬。皆緩不濟急。惟多用椿草製活閘節水。水由壩中湧出。其溜自深。皆用以濟急。而不可爲常。要在平時濬蓄節宣。爲以智役水之用也。河渠紀聞。

是年。以楊村廳險工林立。工程倍繁於務關儘北之王家務。長七十五里有奇。改隸務關同知。畿輔安瀾志。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吳嗣爵奏。臣於清口工次。據淮揚道松齡稟。裏河廳平橋汛十五堡迤下。運河西岸土隄。因二月初二日後。連遇陰雨。並風浪撞擊。忽於初十日子時。隄面陡蟄四丈。溜急過水。係屬沙土。隨搶隨塌。現在竭力撲護。聞信卽一面將河口惠濟通濟福興三閘。全行下板。節其來源。馳赴察看。已塌寬一十七丈。隨督同道將廳營。就近撥運各料。上緊搶堵。仰賴皇上洪福。天晴雨止。易於施工。搶辦兩晝夜。已於十二日堵竣。現將河口各閘。次第啟板。放水下注。漕艘民船照常通行。至隄工坐墊處。所在實應迤上三十里。隄裏係白馬湖湖蕩地。窪並無民舍。亦未傷損人口。所過之水。卽歸白馬湖。以達寶應湖。不致漫衍。共用料物夫土銀一千六百五十餘兩。查該處隄工年久。雖係沙土。風雨浪擊。坐墊之過。實屬失於防範。所用料土銀兩。臣與道將廳營等。業經全數賠補。不敢請帑。其該管各官等疎防之咎。未便姑寬。應

開列職名參奏請旨敕部察議。臣職司河務不能先事預防罪無可追。應請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南河成案。

三月初一日高晉奏。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昨據吳嗣爵奏。裏河廳平橋汛十五堡迤下。運河西岸土隄。因雨後風浪撞擊。墊塌四丈。現已堵築完竣等語。此事殊不可解。平橋汛隄工係內河平水之處。卽遇風雨。何至隄工墊陷。必係前此修築時。辦理本未堅固。致有衝塌。或附近居民。別有盜決等情。均未可定。吳嗣爵於河務未能諳習。易爲工員所朦。高晉熟練河防。必能悉其實在情節。該督現有勘辦清口引河之事。著就近查明十五堡隄工。因何墊陷情由。據實具奏。毋得稍有瞻徇。欽此。仰見我皇上廬念河防。無不照察。周至。查平橋汛隄工。當大汛時。尙不致於決口。今甫屆桃汛。卽或風雨稍大。何至卽行墊陷。臣於二月十二日。在徐州舟次。接據淮揚道松齡副將徐建功。並廳營府縣等稟報。亦恐有別情。卽飛飭儻堵。連夜赴工查勘。行至清口。續據稟報。已於十三日堵築合龍。臣於十四日到工。逐加查勘。該工雖已堵閉。仍在滲水。復督令趕緊澆餒。夯礮堅實。臣於遵旨會勘清口引河事竣。復至該工駐守一日。見堅實穩固。始由高寶查勘春工回省。當經具奏。至該工因何墊陷情由。曾經察看體訪。查凡盜決隄工。皆由附近居民。或因上下受險。或因水無去路。決隄開放。以保田廬。更或因地土礮薄。欲藉黃水澄淤肥田。皆事之所有。今裏河水勢平緩。工非險要。西隄以內。係屬窪地。清水下注。止有漫淹之虞。並無肥田之益。體察附近居民。不致盜決。祇以該隄前本單薄。歷任河臣。曾經加高培厚。復開段添做蓋壩。二十四座。挑溜護岸。近年淤有嫩灘。寬二三尺不等。頗資保護。但新淤嫩灘。水長易漫。由下滲水串入隄身。人不知覺。一經風浪。以

致墊陷。此係實情。然廳營汛弁疎防。咎實難辭。河臣吳嗣爵已據實參奏。並將堵塞該工。用過銀兩著賠。不准開銷。茲蒙諭旨垂詢。謹據實覆奏。不敢稍有瞻徇。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九日。高晉奏。丹徒丹陽二縣運河。爲江浙漕運經由要道。潮汐挾沙而行。兼之土岸高陡。泥性浮鬆。一經雨淋。坍塌入河。易致淤墊。例應六年大挑一次。每年擇段挑濬。以資漕船浮送。上年冬。檄委常鎮道。前任鎮江府帶同水利通判。河營守備。逐段測量。如水勢較深之處。毋須濫估。其實在淤淺段落。確估與挑。旋據該道等勘明。丹陽境運河水深自三尺二三寸至四尺不等。重運可以過行。毋庸挑濬。惟丹徒境運河自江口至西閘止。長二百一十丈。又自窰灣起至孫家樓止。河長四百餘丈。俱係淺澀。又江口東岸及橫閘對岸。各有淤灘一段。挺入河心。有礙行舟。均應挑切。加以築壩修閘木板繩索等項。籌節估計。需銀二千三百二十二兩。臣詳加查核。尙無浮冒。且較上屆挑工。有減無浮。隨飭照例動支樂生洲租息銀兩。委員承挑。儼辦。責成該道等稽查。並委員駐工查催。嗣據稟報工竣。經署督臣薩載。赴工驗收。臣於二月二十三日回任。順道查勘。一律深通。重運漕船。銜尾前進。毫無阻礙。江浙各幫。相繼渡江。較往年浮送迅速。南河成案

六月初六日。薩載奏。臣於徐屬查工。由北岸回至邳州。途次據運中兩廳稟報。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大雨時行。上游東省發水下注。駱馬湖內水勢驟漲。宿桃一帶運河亦陡長八九尺。兩岸絳隄。尤家灣卜家渡。高工莊。衆興集。十里堡等處。俱經平水漫水。現在分投搶護。並將絳隄後縷格隄。加謹防守。臣卽馳赴運河督辦。今歲運河底水本大。誌椿存有一丈四五尺不等。今二十三。四五六等日。又驟長水八

九尺。連底水長至二丈三四尺。既驟且大。實屬異常盛漲。其駱馬湖連底水長至二丈五尺二寸。亦近年未見。當與道將等面加商酌。急籌分洩。隨飛飭運河廳營。將駱馬湖尾閘各壩。大加展寬。俾湖水暢下。由永濟橋入六塘河歸海。並將運河北岸劉老澗九孔石閘。照例開放宣洩。再中河北岸鹽閘一座。現當葺營柴船過時。亦卽行令開壩啟板。以資減洩。又楊家莊運口原寬十丈。出水不暢。復委參將李永吉前往該處。將頭二壩各拆展五丈。使之暢出。會黃歸海。臣復督率道將廳營分段巡查搶護。並將尤家灣十里堡。繆隄漫水處。察勘繆隄後有縷隄。上下均有格隄。縷隄高出水面七八九尺不等。間有卑矮。卽令加築子堰。與高處相平。以保無虞。其格隄亦屬高厚。足資攔禦。茲於六月初三四等日。仰賴皇上洪福。天晴雨止。駱馬湖已消水三尺。運河消水二尺二寸。各處縷格等隄。一律保護穩固。臣又專委幹員協同廳營。加謹巡防。並將運河繆隄殘缺塌卸處。次第補築完整。七月初二日。奉硃批。欣慰覽之。所辦井井有條。足見汝能勝此任。更所慶悅。好勉之。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九

運河水章廣二十七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八日高晉奏。徒陽二縣運河。早晚江湖灌注。挾沙而行。更兼土岸高陡。泥性鬆浮。一經雨水。坍卸入河。易致淤墊。自乾隆三十五年大挑後。上冬又屆大挑之期。而江浙漕船。欽奉諭旨。冬免冬開。務於歲內掃幫前進。尤宜趕辦。臣於十一月。因兼署撫篆。赴蘇。卽率同道府廳營親勘。除丹陽境河道通順。毋庸挑濬。惟丹徒境運河。自江口至魏家村。上有淤淺。應挑各段。河長二千五百七十丈。隨委道府。帶同水利通判。河營守備。撥節估計。嗣據將挑土切灘築壩。及更換閘板繩索等項。確估需銀七千九百九十二兩。隨飭照例動支樂生洲租息銀兩。給發僱辦委員。分挑責成。該道府稽察督催。旋報工竣。先委該道勘丈。臣自淮回至京口。卽順道查驗。逐段測量。一律深通。重運漕船。足資浮送。南河成案。

三月二十三日。姚立德等奏。蜀山湖蓄水濟運。最關緊要。因湖隄單薄。難資捍禦。乾隆四十年六月。奏明從孫村起。至季家路口止。分別首險次險。修砌石戩。及碎石坦坡。二千三百餘丈。其自季家路口起。至蘇家橋一帶。均係民堰。照例勸民用土幫培。緣彼時湖中蓄水。定誌一丈以內。是以堰身稍高。可用土培護。未經一律估修石工。迨後勘籌蜀湖收水案內。復經督臣高晉會同臣姚立德。暨前撫臣楊景素。奏定收水一丈一尺。自此遵照辦理。湖中多收一尺之水。於濟運實有裨益。而湖水加多。民堰轉矮。每遇西北風。鼓浪撞激。甚爲險要。年來臣等雖集夫加幫。而迎風受敵。土隨水卸。旋築旋坍。不特歲修累民。抑且工難

捍禦隄外卽屬民田廬墓。距濟寧州城甚近。儻有疏虞。關係甚重。查自季家路口碎石工頭起。至傅家橋北上堰。工長一千五十丈。急應於坡面加幫高厚。湖面接修碎石坦坡。庶保萬全。又查泗河發源於泗水縣陪尾山。入獨山湖。以爲歸宿。今濟寧州有姜家橋一座。建自前明。橫跨泗河。爲通衢大路。近因橋之上。下淤沙漸積成灘。橋洞不能出水。河勢繞橋西。趨由楊家林。折而東注。致下游處處坐灣。聶家口。馬家口。郝家林。惠家灣。民堰。均成兜溜頂衝。一遇汛漲。卽多漫入東坡。冬閒煞壩時。臣等飭印河各官。設法疏導積水。由運河洩消。始能普種春麥。及至割麥種秋。又當泗水發時。仍由各處旁溢。以致秋糧無獲。臣姚立德屢經目擊。與臣國泰。札商。欲除東坡之水患。莫如取直河身。將姜家橋上下淤灘。挑挖深通。橋西水道。築壩攔截。俾泗水仍由橋洞直下。并於下游馬家莊。季家堂。董家壩。河勢兜灣處。所各挑引河。取直順勢。其河身窄狹者。挑切展寬。以資吞納。庶將來汛水長發。迅捷歸湖。不致旁溢東坡。民地可獲有收。臣姚立德率同運河道章輅。暨廳汛各官。相度量估。計蜀山湖修砌碎石坦坡。幫培民堰。共長一千五十丈。估需銀四千五百二十八兩六錢五分。泗河開挑引河五道。共長一千一百七十丈。築隄長一百一十丈。及展寬河身長一百丈。估需銀九千九百四十七兩七錢。共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六兩三錢五分。伏思前項工程。例係民修。自不便請帑。而工段較多。其閒採石修砌。雇覓匠工。責令集資興舉。民力未免拮据。仰懇聖恩。俯念工程緊要。准暫借司庫銀兩辦理。其銀由濟寧州分作三年。隨同地丁錢糧。按數徵還歸款。臣等卽派委幹員。承保固。并令運河道督辦。將泗河挑築各工。於汛水未發前。限四月內完竣。蜀山湖民堰。先行開山採石。俟五六月閒。宣放濟運湖水稍減。再爲培土砌石。一面將工段丈尺。估定銀兩。及分年

徵還銀數分晰造冊咨部查覈運河道冊。

四月二十七日姚立德奏濟寧州運河隄內東坡一帶向因泗水長發每被漫及秋糧無收臣等詳察情形應將姜家橋上下淤灘挑挖深通并於下游馬家莊季家堂董家壩河勢兜灣處所各挑引河取直順勢其河身隘處挑切展寬以資吞納遞達前經奏請借帑辦理以紓民力奉到御批如所議速行又於限四月內完竣向上奉御批今已四月所奏遲矣速行妥辦毋致因忙草率欽此仰見皇上念切民膜急求保安之至意臣姚立德飭道委員赴司領取借款先於運河道庫墊發一半銀兩遴員即日與辦臣國泰飭行布政司如數發交領回以資接濟於四月初八日開工與挑該工距濟寧城僅二三十里臣姚立德與運河道輪遞赴工加緊董察時值麥秀未屆刈穫人夫尙閒各員倍加雇募遵照派分段落丈尺實力儻辦兼旬以來天晴晝永程功較易統計引河五道土壩一道均於二十六日一律挑築全竣臣姚立德屢次查督尙無墊崖貼坡臃肚肥腮等弊其河底河唇之零星土塊亦飭令收拾淨盡竣工後逐段丈量所挑口底悉與原估相符所築土壩簽試不漏均屬如式從此泗水長發迅直下注濟寧東坡地畝可以歲獲有秋至蜀山湖接修碎石坦坡現已購辦石塊運工堆貯目下湖水現在啟放濟運俟再消尺許卽令鳩匠儻砌運河道冊。

六月高晉薩載奏淮揚運河來源旺盛又兼屢次得雨水勢亦覺盛大查高寶諸湖因山盱五壩未經過水存水較小儘足容納運河之水高於湖面二三尺不等臣與高晉札商將西岸之竹絡壩萬家塘通湖港三處啟放分洩日來水漸消退兩岸隄工均屬鞏固六月十三四日東省山水驟發會歸下注宿遷境

內之駱馬湖。陡長水八尺餘寸。連底水長至二丈二尺五寸。臣卽經飛飭該管廳營。將尾閘五壩。敞放展寬。俾湖水循序暢洩。由永濟橋入六塘河歸海。其邳州宿遷。桃源運中河內。亦長水九尺一寸。連前長至二丈三尺餘寸。旣大且驟。勢甚浩瀚。臣卽一面將鹽河閘。乘時開放。揚莊頭二三草壩。亦卽相機展寬。使河水得以暢洩。減其湧盛之勢。一面督飭道將廳營。並多派員弁。分段巡查防護。此番長水。與上年五月內盛漲情形相似。幸中河兩岸繚隄。豫爲勘估。今春加增高厚。足資捍禦。內中閒有卑薄處所。又復加築子堰。幫做土戲。並圍鑲紮枕。分投僱辦。保護無虞。十六日以後。各處水勢消動。駱馬湖內。消水三尺九寸。運中河內。消水二尺八寸。各屬隄工。俱經保護穩固。南河成案

九月十七日。高晉薩載奏。上月二十六日。奉上諭。聞淮揚運河久未挑濬。河身逐漸淤高。不特有礙漕船。或遇水大之年。河淤則易致泛溢。所係甚大。著傳諭高晉薩載。卽速將淮揚運河。逐段查勘測量。有應行挑濬者。迅卽確實勘估。一面擇日興工。一面奏聞。不可稍存惜費之見。致有貽誤。務使河身一律寬深。期於運道河防。均有裨益。欽此。仰見皇上垂念河防。訓示周詳。至意伏查。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自乾隆二年大挑後。歷四十載。其閒水勢大小不一。黃水入運。已非一次。流沙停積。勢所難免。如三十三二十九等年。黃水倒灌淮安。上下河身淤高丈許。水深僅三四五尺。迨後清水旺盛。流行迅疾。沙漸刷除。今外河陶莊。仰蒙聖明指示。開挑新河。黃流順軌。清水暢出。運河無倒灌之事。日見刷深。實應以上現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惟實應以下河身閒有淤灘。推原其故。蓋東岸設有閘壩涵洞。遇雨少旱年。下河民田需水。不得不開放。以濟灌溉。彼時重載商船。不無淺滯。若重運糧艘過此。一經閉板。則水仍復舊。通行無

阻。此臣等歷年勘驗淮揚運河之情形也。第河身不能一律寬深。遇盛漲時。既慮拍岸平隄。乾旱時又患水小河淺。今蒙聖恩。飭將應行挑濬之處。確估興工。遵卽會同親勘。並率道將廳營。逐段測量。上自河口三閘。下至寶應交界。計一百餘里。現在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寶應交界起。至高郵。計一百四十餘里。現在深者丈餘。淺者五六七八尺。兜灣兩腮。淤有灘嘴。其邵伯下至瓜洲江口。計一百餘里。本無隄防。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就目前水勢而論。兩岸隄工。尙高出水面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容納有餘。漕艘足資浮送。第每年水勢大小靡常。一至冬春水小。則現深五六尺者。又須消落一二尺。便覺淺滯。似此淺者。不過間段七八處。長亦不過數十丈。至百餘丈不等。若煞壩與挑。旣工段零星。且南北船隻。必致阻隔。似可無庸大興工作。然有淺處。自應設法辦理。以期一律深通。臣等酌擬將凡有淤淺。及河形灣曲。淤出灘嘴。圜堰挑挖。卽將挑土加培兩岸卑薄隄工。又寶應舊有洪濟石閘一座。閘門僅寬二尺四寸。水行至此。爲之一束。致下游河底積沙。未能暢刷。兩腮淤土。亦難滌盡。該閘建自前明。久無啟閉。原屬多設。今擬仿照雙金閘。六漫閘拆除之法。將兩閘牆拆去。河面展寬。則水勢可以暢行。下游淤沙。均易刷動。可收以水刷沙之益。卽遇水小。亦可無虞淺阻。再西岸寶應諸湖。較低運河水面數尺。舊有三里溝滾壩。原係分洩運河盛漲之水。年久損壞。三十九年。卽經堵閉。恐致掣溜。今擬於三里溝上。酌添洩水閘一座。又三里溝下。舊有減水閘一座。閘牆亦經損傷。不能開放。洩水並應估修。以備水大時分洩入湖。則上游暴漲可減。又運河西隄。至三溝閘而止。閘外有通湖港一道。湖水匯入運河。是運河水至此。又未免爲其兜阻。應將是港堵閉。使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亦可免運河下游壅遏。其運河東岸各閘洞。俱

屬完固。惟黃浦舊閘。閘底欹裂。串水亦應修整。則兩岸節宣有路。卽遇水大。亦可無虞泛溢。以上皆河工應辦之事。臣等不敢稍存惜費之見。亦不敢無事生工。糜費錢糧。總期上下河道。水小足敷濟運。水大不致漫溢。以仰副聖懷。至挑挖淤灘。拆建閘座等工。俟水落再委員確估具奏。至黃河迤北。邳宿運河。現在上下水勢深通。惟楊家莊口門外。歷年黃河淤灘。忽深忽淺。漕船出口渡黃。偶或淺滯。經臣等隨時疏治。並於口門外築壩蓄水。船隻不致阻礙。又鎮江徒陽運河。亦爲江浙漕船渡江要路。每年冬令。雖照例挑撈。因應動本款樂生洲租息銀兩有限。未能深挑。冬春潮水較小。重運多阻。臣高晉現擬今冬勸明。大加疏濬。另容估奏。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二日。高晉薩載奏。奉上諭薩載奏稱。山陽寶應高郵一帶。運河水深六七八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是淮揚運河。尙屬深通。前聞運河久未挑濬。河身逐漸淤高。恐日久易致泛溢。於運道河防關係甚大。曾降旨令高晉薩載。將運河逐段查勘測量。如有應行挑濬者。迅卽確實勘估奏聞。今薩載於未接奉前旨時。奏到之摺。所稱運河之水。最小者尙有六七八尺。於運道應不致淺阻。則前此所聞淮揚河底漸高之語。或尙係向年黃水倒漾時。閒有停淤。遂爾傳聞過甚。今清水遠出刷黃。不復有倒漾之患。則運河自不虞淤淺。又不藉興工挑濬。但該處情形。是否如此。難於懸定。著傳諭高晉薩載。卽行詳細查明。迅速據實覆奏。欽此。伏查淮揚運河。前奉諭旨垂詢。當卽會同自入運。以至歸江一路。細加查勘。並督率道將廳營。逐段測量。隨經籌議。將淤淺灣曲灘嘴挑挖。卽將挑土築隄。並將洪濟舊閘拆除。又三溝閘下通湖港堵閉。並於運河兩岸修建閘座。辦理情形。恭摺奏請聖訓。又邳宿運河。惟楊家莊口門時或淺阻。及徒

陽運河沙積。冬令潮小。亦有淺滯。並經臣等將楊家莊口門。隨時疏治。其徒陽運河。今冬大挑之處。附奏。茲復欽奉上諭。臣等更有所遵循。益深感慶。查淮揚運道。河底漸高之說。誠如聖明洞鑑。尙係向年黃水倒灌時停淤之事。邇年清水遠出刷黃。不復倒灌。運河不虞淤淺。今測量水勢。止須將至淺處開段疏治。即可一律深通。毋庸大興工作。而淺阻之傳說。或因楊家莊口門。及徒陽運河兩處。偶爾淺阻所致。臣等恭候俟前奏奉到。硃批。妥酌確估辦理。斷不敢草率從事。亦不敢無事生工。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二日。高晉。薩載奏。奉上諭。高晉。薩載覆奏。查勘淮揚運河一摺。自應如此隨宜妥辦。至所稱西岸寶應諸湖。較低運河水面數尺。擬修閘座。以備水大時分洩入湖。又應將西隄之通湖港堵閉。使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等語。所奏殊未明晰。寶應諸湖。在運河西岸。本爲儲水之區。且高堰五壩減下之水。亦必歸入湖內。設遇盛漲之時。不能不有所宣洩。勢必由運入江。並無徑行歸江之水。今稱寶應運河。轉高於湖水大時。必須洩入湖內。竟似以寶應諸湖。爲運河洩水之地。又云。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則是湖水仍不得不由運入江矣。何以在寶應則河高湖低。轉藉湖以納水。又至何處。復湖高於運河水。得以由運河歸江。其故殊未深悉。或向日情形。即係如此。抑係近年來寶應運河。獨自淤高。故爲通融遷就之計。均未詳悉聲明。難以懸定。朕已於摺內。用硃筆點記。著傳諭高晉。薩載。即將淮揚一帶。湖河高低形勢。確切繪圖。並將某處運河深淺若干丈尺。及何處洩運入湖。何處引湖入運。以歸江之路。逐一詳細粘簽。據實覆奏。欽此。伏查淮揚運河。前因黃水倒漾。上下河身。不無停淤。而水勢下注。仍無阻礙。兩年來清水暢出。自運口以至寶應。業經刷深。現在水深一丈二三。四尺不等。因寶應洪濟舊閘。

東水勢緩。未能暢刷。致高郵上下。間有淺處。然現在水深。亦有五六七尺不等。是以酌將是閘拆除。並挑挖灘嘴。堵閉通湖港口。俾水勢順暢。以期迅流刷滌。可望深通。惟於摺內洩運入湖。引湖入運之處。未能詳悉。陳明致上。煩睿慮。實切悚惶。茲查西岸寶應諸湖。周圍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相平。而運口以至瓜洲。計高十四丈有奇。地形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溝閘外。未設隄防。下游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形勢向係如此。並非近年變遷。臣等復委淮揚道松齡。參將李永吉。逐段測量。目下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較高。湖面一丈二寸。汜水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較高。湖面六尺七寸。永安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較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溝閘。至萬家塘。河面較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湖相平。惟露筋閘迤下。至三溝通湖港。則湖高於河。自二寸四寸一尺不等。其湖水歸宿之路。查從前水大之年。一由高郵以下。西岸通湖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選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歸海。一由西岸三溝閘之通湖港。及邵伯鰍魚等港入運。從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橋等處歸江。後因歸海路遠。下河民田易淹。仰蒙指授機宜。大展清口。使洪湖清水。會黃東注歸海。山盱五滾壩。一律封土。每年酌量啟放。因寶應諸湖存水較小。高郵車選等壩。久經封閉。卽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現在湖水止由三溝閘迤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運。二十年來。形勢頗爲順利。臣等前請將三溝閘迤下通湖港築壩堵閉。使湖水由二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閘下注歸江。其去路原未改易。祇令湖水從靠裏二河之鰍魚各港入運。距三溝閘較遠。俾三溝閘以下運水至此。不爲湖水兜阻。則運河上游之水。得以流行迅疾。於湖水歸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西岸。

修建閘座之處。因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遇有盛漲。一線運河。下注未能迅速。不得不預籌分洩。查運河東岸閘座涵洞。水小時應須蓄水濟運。即使下河民田需水。亦止量爲挹注。以資播種。若水大時。下河形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致淹民田。是東岸閘河。不過資農灌溉。不能分洩運河盛漲。惟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河高於湖數尺。儘可宣洩。查從前原有竹絡壩。三里溝。滾壩。及減水閘等處。分洩有餘之水。以減上游暴漲。近因年久閘壩損壞。是以酌請於三里溝上下。修建石閘二座。以備減洩入湖。可以容納。南河成案。

是月奏堵南旺大壩。以備大挑。按汝水爲收瀦所需。回空過後。早堵一日。早得一日之益。至是運河屈輪大挑。回空南下。無須汝水接濟。奏堵汝河大壩。疏稱江西尾幫。於十月二十二日。催過南旺。北流順下。隨將汝河大壩。於二十四日堵閉。攔截汝流。分入蜀山馬踏二湖。該湖臨汝各斗門引渠。俱經濬深。暢流入湖。可期瀦蓄充盈。其迤下馬踏湖。向係收蓄泗水。回空催過彭口。無須泗水接濟。並將兗州城東金口壩。照例堵築。俾泗水會洗府二河之水。均入馬踏湖。不使涓滴旁洩。蓄至來春。有三四月之久。各湖收蓄敷裕。新漕重運。經臨。可以源源濟用。至南北塘長河。照段落分別估挑。以期功歸實用。萬恭治水。空蹄云。汝水微於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於夏秋之交。而運事以竣。要在節宣諸湖。秋冬則閉。以待運。春夏則發。以濟運。此漕事不易之章程也。河渠紀聞。

十一月二十二日。高晉。薩載。奏。裏河交界起。至揚河揚糧一帶。河形灣曲。添出灘嘴。有九十八段。長九千五百餘丈。均須圈堰挑切。挑土幫培。兩岸隄工。其實應洪濟閘。拆除兩牆。展寬河面。兩頭築壩。又東岸黃

浦開。西岸瓦甸減水閘。年久損壞。應修葉雲洞。並須改建雙孔石閘。以備節宣。再三溝閘。下通湖港。築做草壩。攔截湖流。使運河水暢。更可以水刷沙。各工估需銀四萬三千餘兩。臣高晉自江寧赴京。順道親勘。所估工段。均屬應辦。銀數亦符。業會同樞委廳營州縣分投挑辦。并委道將等查催。督令照估。儻做。務期運道河防。兩有裨益。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高晉。陸載奏。中河廳楊家莊運口。爲漕艘往來要津。自上年開挑陶莊新河。黃流全趨北岸。河尾逼近口門。適當回溜。每易淤淺。渡黃漕船。行至李家莊。溯流挽運。方能入楊莊運口。而鹽閘又相近運口。未免吸溜倒灌。是該處口門形勢。與前不同。自應改易。本年正月。臣高晉面奏。請將楊莊運口。移於下游李家莊。並將鹽河閘。及頭二三草壩。一并改移。俾形勢就下。使清黃三道並行。匯黃入海。繪圖貼說。恭呈御覽。以事屬應行。命卽照辦。茲臣高晉於二月二十五日抵清口。會同臣陸載。督率道將廳營。上下相度。口門一帶。旣不便使之高仰。亦不宜過於窪下。高則不能出水。窪則勢若建瓴。又恐洩水太過。有礙運行。今較量水勢。高下在舊鹽壩。以東四十丈處。所估挑河身一道。長一千一百九十餘丈。直至李家莊出口。仍築頭二三草壩。以爲收束。則中河清水。會黃東注。形勢較順。其河身挑土。卽築兩岸。縫隄。至東岸鹽河石閘。爲葦左營蕩柴。及淮北鹽船。出入門戶。每夏秋中河水長。則開放鹽閘。將有餘之水。分入鹽河。以濟鹽柴。運行。冬春水小。下板塔閉。以資收蓄。今中河運口。旣經改建。則鹽河石閘。並須位置得宜。茲公同籌酌。在新挑河七百八十丈處。斜挑倒鉤引河。長二百十丈。以達鹽河。於引河上口。築做鉗口草壩。下口建石閘。較前遠近高下。勢更寬展。以上各工。共估工料銀六萬九千八百餘兩。卽在

河庫所存銀內動用。毋庸另請。查挑河築壩工程。兩月可竣。惟移建石閘。必須曬晾乾透。灰漿膠固。方可放水。每年鹽柴船隻。於糧船過完。五月內即須備運。該處閘座。又應拆舊建新。以免多費。臣等覆加籌酌。鹽壩以東。所估新河。若此時與挑。趕漕船回空時。即可開放。但移建鹽河新閘。難以趕辦。查舊閘共二十一層。牆高二丈五尺。從前水大時。閘牆出水七八層。計高九尺餘寸。所有上截閘牆。酌量先拆六層。移造新閘。底盤仍留舊閘。下截量填柴土。以濟今歲鹽柴運行。迨冬閒運竣。再將下截石料拆做新閘。上截全行修整。俟乾透然後放水。閘座既可經久。而漕運鹽柴。均可無誤矣。再外河順黃。攔黃兩壩。中間空檔。臣高晉遵即傳旨。薩載一律填平。現在委員勘辦。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九日。姚立德等奏。臣高晉在京面奉聖訓。以山東蜀山等湖。近年收水較小。於回任之便。順道查勘。並將乾隆四十年九月會勘原奏摺圖發看。臣高晉遵於二月十三日。行抵汶上。與臣姚立德同赴蜀山湖。勘視是湖周圍六十五里。收蓄汶水濟運。由永定永安永泰三斗門。收水入湖。從金線利運二單閘出水入運。向定收水九尺七八寸。迨四十年九月。臣等勘議。應以收水一丈一尺為準。方足濟運。並請將臨湖單薄隄堰修整。以禦風浪。四十一年冬。臣姚立德即率同運河道照估辦竣。屆期收水。是年南北運河水勢充足。甚為有益。上年因夏秋雨水。汶源甚弱。重運過後。湖中僅存底水八尺。飭將臨汶各州縣山泉疏濬。又將汶河淤淺。製用刮板。疏出河洄。並將汶上臨陽。原由魯溝入運之灤濇等十二泉疏導。使由春秋壩南流。合馬莊泉。同入蜀山湖。以廣來源。自冬徂春。經營三月有餘。收水二尺二寸。今臣等查驗誌稽。連底水共存一丈二寸。雖與定誌尚少八寸。而較前所收九尺七八寸。則已加收數寸。湖面現高運

河水面四五尺不等。本年重運經臨，足敷應用。惟泉源大小，全在雨澤多寡。若遇雨少，汝水較弱。泉源似不足恃。今蒙皇上命臣高晉、會勘臣等率同道廳等詳籌蜀山一湖，除收汝水之外，別無良策。祇以汝水發於伏秋，來驟消速，水小之年，不及多收。蓋由各斗門較窄之故。今量永定斗門現寬一丈八尺，進水尚利。應仍其舊。永安、永泰二斗門止寬一丈，石底亦高七寸，進水較少。應將該二處斗門各添礮心，改爲二孔。每孔寬一丈八尺，落低七寸，與永定斗門尺寸相同。統計三處進水口門，共有九丈，較原寬丈尺增倍。並將引渠挑寬，俾汝水長時可以多收。但伏秋水性渾濁，斗門進水既多，流入湖中，難免淤墊。查三斗門以內距湖心本遠，臨汝灘上窪處甚多，儘可納於金線閘後。至徐家莊湖坡之上，舊有攔水停淤土埂一道。年久風浪擡刷，僅存基址，既不能攔水，且不能停淤。今擬將土埂培築高厚，並於引渠臨湖處各建斗門。遇伏秋收水時，先將臨湖斗門下板關攔，將汝水收入灘上窪處，俟澄清，即將臨湖斗門全啟，使灌入湖中。其引渠並窪地所澄之淤，仍於每年冬底，勘明挑挖，將挑起淤土，或培子堰，或移遠處，以免淤積。有妨入湖水道。至沿湖圈隄所修石工，現俱整齊。季家路以東民堰，亦經士民上年借帑修築，石餞無虞。風浪汕刷，惟孫村、吳家坑、觀音嘴草工四段，共長三百五十丈，每年修做。若改砌碎石坦坡，可省歲修之繁。更可一律穩固。以上各工確估需銀二萬一千餘兩。如蒙俞允，臣姚立德即咨撥司庫銀兩，遴派工員於汛水未發前，妥速辦竣，以備乘時收蓄。來年濟運，臣等復自濟寧至韓莊查勘，東岸馬場湖現在水深五尺九寸，獨山湖現深六尺八寸，西岸南陽、昭陽二湖現深三尺至五尺二寸不等。計本年蓄水均尙充裕。微山湖水深一丈二尺，較定誌更多一尺。現已開放濟運，足資接濟。運河道册。

五月十五日姚立德奏本年二月兩江督臣高晉到東會同臣勘議蜀山湖應展寬收水斗門添建澄淤土埂開座改砌碎石坦坡挑濬入湖引河等工奏奉批旨速行妥辦遵卽行司撥銀一面先令運河庫墊款派員領辦並委該道督查限汛前完竣據各員呈報於三月初六日分投興工臣親赴察看所挑引河所築土埂於四月二十一日辦竣逐一勘量均無草率短少之弊其斗門開座坦坡工程辦料運工不無稍需時日臣嚴督工員加夫趕工於五月十二日修砌全完察驗灰漿飽滿錠鑄整齊丈尺照估均稱如式此時距伏汛尙隔月餘風日曬涼足資堅固將來汝水長發卽可多收以爲來年濟漕之用運河道冊是月二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山東河南兩省現俱未得透雨朕心盼望甚殷現在正當糧艘北上之時久未得雨運河水必漸減不但臨清以上古淺易於阻滯卽開內向資湖水灌輸亦恐不免稍欠前經傳諭該督撫設法籌辦雖據姚立德鄭大進奏稱派員疏導衆源並據國泰奏派委專員沿途督率挑挖起剝亦不過補偏救弊之法而近日漕船尙多脫幫者不可不盡心籌畫因思衛輝之百泉爲衛河上源必須竭力疏濬盡人事以待天時卽懷慶之濟源乃濟水上游其流入運亦當一并疏治至山東汝水爲南北濟運關鍵其源有五並當擇其最切要者盡力疏通以資接濟卽泉河通判所管之各泉春閒原藉挑濬此時亦當疏令旺盛俾益漕渠况疏導泉脈並可使山澤通氣以助出雲降雨之功至各泉源所在自有靈祇司事均宜潔誠禱祀以期感應朕爲民盼澤宵旰焦勞無時或釋凡有可以稍資利益者無不籌度及之國泰鄭大進各有司牧之責姚立德職司督河俱當仰體朕心實力妥辦以期有濟純皇帝聖訓。

是年復以王家務至筐兒港之六十里河身灣曲。每遇盛漲不能宣洩。於上游吳家窪添建草壩。以分其勢。中開引河。斜接王家務減河。以導其流。而以吳家窪壩坐河隄。改歸要兒渡縣丞經營。並以王家務外委撥歸汛內協力修防。識輔安瀾志。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桃汛內江南河工。修護穩固。及清口壩工。展寬丈尺。業經會奏。茲臣於三月十五日親往揚河揚糧江防等廳。以次查勘高寶西岸臨湖甌石工程。上年風暴塌卸段落。經督臣薩載奏明興修。正月以來各工員購料吊撈甌石。上緊修砌。臣又委員往來查催。照依原估丈尺實力督辦。今臣履勘內有甌石砌完。未上海漫者。有尙在加砌未填肩土者。閒段拆驗尙屬堅整。間有灰漿未滿。辦不如式。將工員申飭監工人役責懲。仍令倒底拆修。統計覈算現有七八分工程。可以依限全完。其臨河柴土各工按段查丈驗收。亦無短少草率。高郵邵伯湖河水勢較上年秋冬盛大時已消落八九尺及一丈四五寸不等。較上年此時止大八九寸及一尺二三寸不等。下河民田積水早涸。民情俱屬安貼。揚糧廳金灣東灣西灣各滾壩現過水一尺二寸及二尺五寸不等。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芒稻閘等歸江之路均屬通暢。瓜洲城外回瀾壩等處一律鞏固。京口江工亦俱修築如式。查上游洪湖內旬日來水勢有消無長。高堰誌椿現存水九尺九寸。臣於二十五日至清口察看東西壩工。前於桃汛內展寬三十五丈。三月十日後又續拆三丈。共寬三十八丈。足資暢洩。此時可暫緩展擴。往後再察看湖水長落情形。相機料理。目下重運漕船渡黃北上者已有二千四百三十餘隻。進行無阻。接河南信知豫省十堡壩工月內竣事。即日黃水下注。徐屬各工早經修竣。臣又飛飭道將廳營豫爲防範。臣亦即日赴徐

查勘料理。俟水勢到時。察看情形另奏。南河成案。

十二月十一日。李奉翰奏。邳宿。桃清一帶運河水無來源。全藉東省微山等湖蓄水。接濟漕運。向於回空後冬閒擇要估挑。以備次年重運。經臨。今已數年未浚。十月內赴徐。順道察看。聞有沙停兩岸。露出淤灘。並中間亦有淺澀。必須豫爲籌辦。嗣准河東河臣袁守侗咨會。東省南旺。先於十月二十八日。築壩臺莊。迤上八閘內。十一月中旬。又築壩與挑。下游運河水勢消落。臣卽檄委道將等。上自山東黃林莊。下至楊家莊運口。逐段查看。其存水較深。足資濟運。毋庸辦理。如河底高窪不平。及淤沙淺灘。確切估計。邳州宿遷境。應挑應撈淺土十八段。長二千三百二丈。應切灘嘴十六段。長四百一十四丈。桃源清河境。應切淤灘六段。長四百四十五丈。共需土方銀六千餘兩。分委廳營汛員。於十二月初十日。興工儻辦。並令道員遊擊。住工監催。不使草率偷減。以期工歸實。在限年內辦竣。臣往驗覈實。另行造冊具題。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五年。王家務隄漫溢。旋堵塞之。畿輔安瀾志。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八日。薩載奏。臣與河臣李奉翰於七月二十七日。將豫省漫水下注濱臨微山湖之豐沛等處。被淹及邳宿運河水勢情形具奏。今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內開八月初三日。奉上諭。據韓錄奏。黃河北岸水勢情形。摺內稱連日晴霽。河水漸落。歸槽一帶子堰。俱已墊完。現在料物四路可通等語。是其所稱子堰。乃淺灘邊旁築墊。藉通車路之堰。並非攔築抵禦黃水之堰。所敘又未明晰。此時物料既集。自可趕築壩臺。上緊鑲做。剋日合龍。至所稱正河斷流淤墊較高。里數甚長。現派能事之員。會同廳營分段承挑。以通去路。自應迅速挑挖。但必須一律寬深。俾合龍後河水暢注。或於河頭。或其旁另

開引河一道。引入正河。以期宣洩通暢。亦當速爲者。又另摺籌辦南一路河湖水道。內稱擬將盧口壩趕堵。使沂水歸駱馬湖。入六塘河歸海。以截江境入運之沂水。駱馬湖臨運之王柳二閘。係洩湖水入運。擬請堵閉。以節入運湖水。旣云堵截。卽當籌其下口去路。並擬將劉老澗石壩旁酌開水口。暢洩運水。由六塘河入海。所奏此處情形。朕未能記憶。明悉應與薩載等熟商之。不可冒昧。又籌辦北一路河湖水道。請將滾水閘壩左近隄堰。再開放一處。使其暢入大清河歸海等語。此計是卽可照辦。總之籌辦之法。務令黃水去路通暢。水急沙行。免致停淤阻滯。而過水處所。又不致多礙民田廬舍。方爲盡善。著傳諭薩載李奉翰等。通盤熟商妥辦。以慰朕宵旰焦勞之至意。又同日國奏。運道無礙。及南陽等湖。未致黃水侵匯。一摺。內稱溜勢北流入運者。由大清河宣洩順利。且湖水衝刷。並無淤墊。目擊回空糧船行走。毫無阻滯。並繪具圖說。所奏較爲明晰。覽奏爲之稍慰。但東省運道雖幸無礙。而摺內又稱黃水現行溜勢。東係湖水。西係積水。黃水由中下注。約寬四五里。水頭已至江南沛縣等語。沛縣情形。現今如何。著薩載速奏。又稱劉老澗壩外河底積淤。較連河反高五寸。水勢不能大洩。現將劉老澗壩外引河開挑。以資暢洩。是南陽湖一路黃水。現已繞出各湖之西。另有去路。然繞出之水。究歸何地。亦應薩載速奏者。又薩載李奉翰奏。據沛縣稟報。微山湖水勢上灘。漸近該縣護城隄。又豐縣漫水。由魚臺一帶灌注該縣境內。長水三四尺不等。著傳諭薩載等。將黃水流至沛縣以下之處。詳悉查勘。是否在沛縣從中運河。仍入黃河故道。歸海。抑另有旁溢。從別路歸海。是否有礙江南運道。及民田廬舍之處。逐一繪圖貼說。詳悉具奏。至國奏所稱。現派糧道觀祿。撥糧船一百隻。挂用混江龍。將淤沙疏濬一節。所辦好實力勉爲之。毋以虛文從事。此

次北岸漫口。朕因關係運道。及各湖水櫃。日夜懸念。各該督撫等。務各實心實力。妥速趕辦。其奏報情形。摺內亦必須將來源去路。詳敘繪具圖說。聲奏明晰。不得含混模糊。致勞廛念。將此傳諭薩載並李奉翰。韓鎔富勒渾國泰知之。並將此旨及國奏韓鎔摺。先行抄寄阿桂閱看。欽此。仰見我皇上廛念河湖無微不至。伏查黃河漫水下注。誠如聖訓。必須去路通暢。水急沙行。庶免停淤。而過水處所。又不多礙民田廬舍。方爲盡善。此次豫省黃河北岸漫溢。水由桃北兩股分注。其下達江南境者。大都匯注於微山湖。由湖口開伊家河。蘭家山草場。出荆山橋河。三處分洩入運。此皆微山湖洩水出路。而洩下之水。又匯注於邵宿運河。以爲歸總去路。其邵宿運河之水。一出楊家莊口門。仍入黃河故道歸海。一出鹽河閘。由鹽河內莞瀆。武障等河歸海。是邵宿運河爲宣洩漫水關鍵。臣與李奉翰前經酌籌。北岸有劉老澗九孔石閘一座。係分洩運河異漲之路。今年閏五月。河水盛漲。開放時過水四尺八九寸。嗣運河消水五尺餘寸。該閘卽經斷流。現在石底高出運河水面五寸。未曾過水。盧口壩。馬莊閘。萬莊閘。竹簍閘。乾車頭。二家溝。柳園頭等閘壩七處。內馬莊萬莊二閘。早經淤閉。其餘或分洩沂水。或分洩駱馬湖水。均歸運河。原以藉湖濟運。今豫省北岸漫水下注。無藉湖水濟運。惟慮運河水漲。不能容納。酌將北岸通運湖河各閘壩。分別堵築。不使沂河與駱馬湖水涓滴入運。均令由六塘河歸海。俾騰空運河。以備漫水暢行。俟駱馬湖水稍落。低於運河水面。再將各閘壩開放。使河水分洩入湖。庶免壅阻。又運河南岸宿遷迤上有竹駱壩一處。南岸通黃北岸通湖。形如十字。名爲十字河。原備湖河出入節宣。近因黃河灘高於運河水面。久未敢放。今黃河已經斷流。無虞分掣。萬一運河水面高於黃河。亦可開放。分減入黃。委員測量豫備。曾經具奏。此臣

與李奉翰籌備江南運河分洩路徑之現在情形也。今韓鑠國泰所奏籌辦南路河湖分洩水道。命臣通盤熟籌速奏。臣查邳宿運河內盧口壩及王柳二閘已飭令堵築。其劉老澗閘旁酌開水口。臣與淮徐道何裕城。河庫道劉錫嘏并參遊等詳加商確。該閘原係分洩運河盛漲下注六塘河經海州安東之碩項湖入運鹽河達海。去路雖暢。但該運河高於閘內地面。勢若建瓴。從前建以石閘。閘外設草土壩攔禦。每遇盛漲。開壩聽其由閘門分洩。若於閘壩旁另開水口分洩。下無石底。恐衝刷寬深。全河水勢盡由此分洩。下游六塘河既受駱馬湖水。再加全河下注。恐難容納。卽宿遷以下運河亦必淺阻。有礙運道。轉不若由長河而出楊莊口門。並鹽河閘。暢達歸海。較爲直捷。况自豫省漫溢。接壤東境之邳州境。僅長水一尺餘寸。宿遷境僅長水數寸。運河水勢不大。察其流行迅駛。皆因下游楊家莊口門。以及黃河現無來源。洪水亦日落。運河之水得以暢行東注。來水易消。是其明驗。惟是運河上游長水無多。究因湖口閘運下。在山東境內已有八閘約攔。江南境內河清河定河成三閘。雖有越河分流。亦覺層層兜住。所以由河口閘入運下注之水不見盛長。所擬劉老澗閘旁酌開水口之處。似可毋庸辦理。惟所稱壩外河底積淤較高。運口五寸。查壩外距運河邊不過二十餘丈。現飭廳營督夫趕緊疏深。以待水長分洩。至沛縣濱臨微山湖。今夏雨水過多。本有積滯。七月望後。又因湖水上灘。逼近護城隄根。前經委原任安慶臬司袁鑿督率徐州府穆克登。該縣知縣陳麟。相機防護。並查勘被淹輕重。照例辦理。旋據該縣請於鄰境豐縣辦運魏工稽料內酌撥十萬束。以爲修防護城隄工之用。臣卽飛飭豐縣。如數撥運。並經淮徐道何裕城派委銅沛河營守備帶領弁兵。幫同防護。近據該府稟稱。水勢雖長。無消現將護城隄加高培厚。所撥豐縣料

物早晚運到。趕緊修護。袁鑒現亦到沛。查勘督辦。臣查該縣濱臨微湖上游。來水除匯歸微山湖外。別無宣洩之路。而微山湖除湖口開伊家河。蘭家山分洩外。亦別無去路。曾與河臣商酌。擬將潘家屯壩工開放。導引入黃。祇緣該處本係豫備微湖水小之年。不敷濟運。分黃助湖。定有限制。俟霜降徐城黃河誌椿消存六尺。始行開放。以防掣溜之虞。是地勢本屬外高內低。今測量黃河外灘。高於微湖水面八尺五寸。此時湖雖盛漲。不能漫至隄根。其爲地勢高仰可知。是此一處亦未能分洩。惟有將蘭家山草壩展寬。刨深。以期暢注。於八月初四日附奏。茲臣堵築魏家莊漫工。定於十一日合龍。俟堵閉奏報後。卽親赴沛縣查勘督辦。並將徐屬一帶黃河露灘。順道察看。如有阻礙。卽確勘挑切。以備黃水歸復故道。暢行東注。再行隨時入奏。南河成案。

是月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國泰奏。東省經黃水漫注。其分洩中運河之水。去路未能通暢。是以東省之水。日見加增等因。業經降旨。將國泰原摺及圖。一并寄交薩載閱看。應如何酌籌暢洩。令薩載與國泰會商辦理矣。但思國泰所奏情形。止在東言東。並未將黃水分注下流。通盤籌畫。國家任用封疆大臣。遇此等地方要務。斷不可存此疆彼界之見。國泰於此。未能盡泯畛域。且遇事有急欲見長之意。卽其摺內所稱。必當拆展永濟橋壩身。使黃水暢洩六塘河。始能減低湖水。且爲河水騰出去路等語。東省漫水分洩江南。去路固爲要著。但前據薩載奏稱。與李奉翰商酌。將通運湖河各閘壩。分別下板。不使沂河與駱馬湖之水。涓滴入運。均令由六塘河歸海。俾騰空運河。以備漫水暢行。是六塘河分洩歸海之道。薩載業經相度酌辦。國泰何復以無尾閘可歸黃水。日增爲患乎。總之江南山東。本無歧視。國泰旣以江省

宣洩不暢爲慮。何不。會同薩載。將應行分洩漫水各閘壩。悉心履勘。妥商辦理。至豫省漫口合龍。尤爲今日第一要務。早堵一日。則兩省被水之患。即早除一日。昨日傳諭李奉翰等。督飭所屬。星夜趕築。務即遵旨實力趕緊辦理。俾早歲事。以慰朕盼望之意。耗皇帝聖訓。

是日薩載奏。十四日奉上諭。據薩載奏。黃水漫入東境。入江南運河。酌籌分洩緣由。及沛縣近日水勢情形。已於摺內詳悉批示。此次豫省北岸漫口。全在黃河去路通暢。水急沙行。免致停淤湖底。有妨濟運。尤在迅速合龍。使黃水早歸故道。今據薩載稱。豫省北岸漫水下達江南境者。匯注於微山湖。由湖口開伊家河。及荆山橋河三處分洩入運。匯注於邵宿運河。一出楊家莊口門。仍由黃河故道歸海。一出鹽河閘。由堯濱武障等河歸海。業與李奉翰商酌。將北岸通運湖河各閘壩堵築。不使沂河駱馬湖之水入運。俾騰空運河。以備漫水等語。所辦好。豫省北岸漫水分流入運。由楊家莊鹽河閘兩處分洩入海。若兩處漲水。有不能容納之勢。即開高晉所挑之新河。以爲分洩之地。亦無不可。著薩載隨時酌量辦理。奏聞。至摺內所稱。上游長水無多。因湖口閘迤下有八閘約攔。及江南境內之河清河定等閘。層層兜住。所有湖口開入運。下注之水。不見盛漲。前擬劉老澗閘旁酌開水口。似可毋庸辦理等語。湖口一閘。爲微山湖分洩入運之路。該處果能暢流無阻。則沙自不致淤停。前據國泰奏稱。東省湖河並未受黃水淤墊。惟劉老澗壩外。河底積淤。是以水勢不能大洩。今薩載又稱湖口閘水勢下注。不見盛漲。如此則曲家樓漫溢之水。匯注於微山湖者。其分流去路。不無迂緩。將來浮沙必致淤墊。湖身積高。甚爲可慮。况湖面甚寬。湖底又深。雖混江龍刷沙之具。亦何能一例油刷。使得照常濟運。朕於此處日夜廬念。著傳諭薩載國泰等。即將

該處湖身現在如何淤墊。黃水大溜往南一股何以不見盛漲之處。詳悉勘明。據實繪圖貼說。迅速覆奏。不得稍存回護諱飾之見。至魏家莊漫口。現在河身業已斷流。其堵築自易。目下計已合龍。但係斷流後。施工必得十分鑲築。夯碾堅實。庶水復故道。可以永保無虞。欽此。伏查江南邵宿運河。上承微山湖分洩之水。自豫省北岸漫溢。水由微山湖南下。誠恐江南運河。或致盛漲。或有淤墊。昨查勘來水雖大。去路甚暢。流行迅速。且係清水。並不渾濁。是以運河內未致漲淤。近日河水加長。劉老澗九孔石閘。前高出水面一寸者。今已過水六寸。河水日長一日。則過閘之水。亦必日深一日。業將勘過情形具奏。至高晉所開李家莊新河。亦係宣洩運河異漲之路。俟運中河水勢加長。如楊家莊口門及鹽河閘出口不及。即一體開放分洩。容察看情形。隨時酌辦再奏。其微山湖入運之水。下游不見盛漲者。蓋固楊莊口門外。黃河現無來源。運河之水得以經由黃河故道。東注歸海。出口既暢。則運中河內隨長隨消。亦不致停滯。其匯注微湖之水。未見驟湧下達者。又因山東湖口閘以下。至江南河成閘以上。共有十一閘。層層攔束。查河清河定。河成三閘。因蘭家山及伊家河分洩微湖之水。俱由此匯注入運。是以三閘水勢較下游稍大。幸各有越河分洩。不致壅滯。此邵宿運河緊接山東八閘之水。勢情形也。臣昨接東撫國泰札。欲來會勘。茲知國泰途次奉到諭旨。另有交辦事宜回省。臣勸過情形。即赴豐沛一帶查勘。並將潘家屯可否開放分洩湖水入黃之處。詳細勘明具奏。至奉旨垂詢。該處湖身現在如何淤墊。黃水大溜往南一股。何以不見盛漲。著與國泰詳悉勘明。據實覆奏。臣查豫省漫下之水。前經差探南注一股。由百花河經北田寺。至新開河沿南陽昭陽湖邊。而入微山湖。其中經由曹單金鄉魚臺及江南豐沛。計程五百餘里。沿途散漫。漸次成

淤。迨入微湖。水色已清。下注江南運河。是東省運河。似不致於淤墊。此係探聞。未曾目睹。今臣親赴沛縣查勘。該處毗連微湖。容勘明實在情形。再爲繪圖覆奏。其魏家莊漫工。已經合龍。現在加鑲夯礮。必期十分鞏固。以備水復故道。永資抵禦。南河成案。

九月初四日。薩載奏。臣前經遵旨勘過運河。並微山湖東南兩面。水色澄清。覆奏。並聲明微山湖迤西。豐沛來水情形。容勘明再行具奏。嗣臣由徐州前赴豐縣。適江藩司劉墀。並徐州府知府穆克登。均在豐沛查勘。被水村莊。撫卹災黎。卽率同該司府。自豐至沛。上下查勘。兩縣在昭陽微湖二湖之西。自豫省北岸漫溢後。水由山東曹、單、金鄉、魚臺等縣。漫衍而來。由漸增長。測量水深。現自七八尺至一二丈。俱係清水。皆因微湖山昭陽二湖。今年底水本大。豫省漫水。未曾直灌入湖。經由山東各縣數百里。逐漸停淤。迨至豐沛境內。業已澄清。是以湖內未淤。沿湖豐沛一帶。水色亦清。茲臣親勘明確。謹繪圖貼說。恭呈御覽。至被水淹浸之豐沛銅山地方。因水勢漸長。居民先移高阜。並太行隄上搭棚棲止。三縣中惟沛縣被淹較廣。水勢環繞。護城隄外。已經臣酌撥糶料十萬束。運至沛縣。以爲修防護城隄工之用。現在接運。並派員隨時修護。隄工可保平穩。城內民俱安堵。無恐。今蒙聖恩垂念。該三縣被水災民。難以緩待賑期。先行賞給一月口糧。撫卹。臣現飭藩司府縣。分投確查散放。俾沾實惠。連日湖河水勢。遇風則增長寸許。無風則漸次平定。蓋節屆霜降。水力已弱。往後長亦有限。但被淹之區。急望消落。已將蘇家山水綠河。可以開放處。繪圖具奏。現將淤墊引河。趕緊挑竣。旬日內即可開放分洩。此外有運河內十字河竹絡壩一處。今測量該處運河水面。已與黃河河底相平。其外灘淤墊引渠。已飭道發銀僱挑。豫備將來亦可開放。今接東撫

國泰來札。已自濟起程來江。俟到後。臣當會籌妥辦。斷不敢稍存畛域之見。南河成案。

是月十四日。李奉翰奏。豫省漫水下注。濱臨微山湖之豐沛銅山地方。被淹沛縣。逼近微湖。護城隄外。四面皆水。時爲風浪汕刷。先經撥料委員。協同知縣。隨時修護。嗣臣往勘。護城隄業已加鑲。高出水面。意謂可以保護。詎九月初四日晚。至初五六等日。風暴大作。臣正赴邳宿會晤東撫國泰。查勘運河分洩事宜。當卽割查。茲於途次。先據委辦賑務協修隄工之署徐州府通判郎廣。河營守備劉相等稟報。初四日酉刻。風暴陡作。浪高隄頂。勢甚洶湧。會同該縣督率兵役。竭力搶護。甫將東開口一帶。填堵穩固。無奈風浪愈大。至初五日。城北護城隄。坐蟄五十餘丈。城垣四門。雖已填閉。因水勢撞擊。傾卸一處。進水。該縣陳令進城。查取印信卷籍等項。尙未出城。旋據該縣典史王涇。緒稟稱。卑職奉委赴夏鎮查驗撫卹。聞初五日。該縣護城隄。被風暴衝激。漫水進城。隨卽趕回查看。城內水深丈餘。在城居民。已遷至城上。其遷避不及者。閒有淹斃。因知縣並無下落。當與該縣親屬。分投蹤尋。於初六日早。撈獲屍身。隨將該縣印信封固。交教諭賚交徐州府貯庫。查明倉庫錢糧詳報。臣查沛縣被水圍繞日久。城內居民。先已遷移湖西一帶。高阜搭棚棲止。其未經搬移者。前曾飭備大小船二百餘隻。在彼往來濟渡。監中人犯七名。業已解寄豐縣監禁。今水勢灌入城內。飛飭附近之豐縣銅山二縣。凡有過河大小船隻。儘數備齊。並辦蘆蓆竹杆等物。押往該縣。將避水居民。陸續載渡高阜處。搭棚棲止。並令多備饘饍乾糧。帶往散給。備資存活。准其動項開銷。藩司劉墀。正在邳睢查勘被水災區。並經飛飭該司。及淮徐道。徐州府等。馳往查勘。撫卹安頓。並查明倉庫錢糧被淹情形。稟報辦理。該司道據報。業已起程。並就近遴委署徐州府通判郎廣。暫署縣事。以

續行水金鑑 卷九十九 運河水

二二四八

資料理。臣亦即前往該縣地方督辦。另行奏聞。二十四日奉硃批。有旨諭部。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

運河水章 二十八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韓鑾奏臣於十五日將查勘東省運河絳道及分段估辦緣由會奏嗣於十六日逐勘伊家河荆山橋等處分洩情形查伊家河頭尾深通惟中段數百丈間有淤淺當飭運河道調撥額夫撈挖勒限完竣其荆山橋凡一百五十九孔現俱過水甚暢水色純清毫無阻滯途次接據河北道朱岐稟稱青龍岡東壩頭於十一日復行墊場聞信不勝焦急竊計壩工歲事又需時日桃汛瞬息新運踵臨運道現難行絳水勢續長更難籌辦是分洩之路急宜添備微山湖下游雖有荆山橋伊家河八開正河三路分洩究之總歸江南運河下注不惟上游減水甚遲而江南一線運河亦難容納漫淹絳路糧船行走艱難勢必旁籌分洩不使水勢全行入運庶兩省絳道不致漫及查江南銅山境之潘家屯向挑引河藉黃入湖濟運去歲薩載李奉翰欲於此處引湖水入河分洩因外灘新淤礙難施工刻下若可挑挖開放導清入黃俾湖水旁洩則多一分入黃自少一分入運絳道自可放心臣順道赴潘家屯及水線河查勘該道廳面稟水線河去歲已經開放現因水落斷流潘家屯業經督臣委員量估派員辦理該處外灘現高大河底七八尺及一丈二三尺不等引河估挑與大河道相平目下可洩清水二尺餘寸臣復逐勘與該道等面商此就河底估挑即可洩水二尺若將大河道客沙抽溝深二三尺寬一丈餘尺所挑引河估與溝底相平則洩水更多且正河抽溝不過數百丈即可引入下游深處清水刷沙更可寬

深。卽咨會督臣。一面令該道等趕辦。以備挑汛。臣現在沿黃河湖勘河身。馳至儀工幫同商辦。探知南糧頭幫尙未渡黃。俟渡黃信至。臣仍飛赴東境。查驗緯道。二十六日奉硃批。所辦是。已有旨。又摺內於所挑引河語句旁。奉硃批是。此亟應速爲者。南河成案。

是月十九日。薩載奏。微山湖迤西潘家屯。原爲洩黃助湖之路。上年因豫省北岸漫口。水由微山湖下注。邵宿運河。及駱馬湖。六塘河。以達海。臣與李李翰廣籌分洩。擬將潘家屯開放。因該處外灘高仰。且多淤佔。礙難挑挖。是以另籌開放蘇家山水線河。及下游運河內之十字河。臨黃壩分洩。節經奏蒙聖鑒。嗣霜降水消。而豫省青龍岡壩工。趕辦可望合龍。則下游各處。足資分洩。無需再藉潘家屯導引。况該處逼近黃河。上游合龍。水歸故道。恐致掣溜。亦非有備無患之計。是以中止。迨冬春以來。豫工屢次變更。時屆桃汛。上游水長。下游應廣籌去路。舍潘家屯而外。別無可籌。臣於正月。卽飭淮徐道何裕城。並委署淮徐遊擊藍珠。往潘家屯確勘。外灘稀淤。尙未乾涸。若就舊引河挑挖。旣難施工。且形勢較窄。黃水復故。掣溜堪虞。應繞越稀淤。挑成倒鉤形勢。計灘寬二千一百七十餘丈。估挑口寬三丈。底寬二丈。深自五六尺至一丈三尺不等。挑成開放。計可過水二尺。若湖水遞長。則宣洩可以遞深。豫工一經合龍。黃水復故。堵閉亦易。正在批飭照辦。適東河臣韓鏞。查勘運河順道。至潘家屯查勘。臣因赴揚屬勘工。未及會晤。茲回清江。又接大學士公阿桂來札。以豫工疊經變故。應爲先事之籌。將潘家屯先行約估。預備豫工堵築事宜。距大汛尙有月餘。辦理自不致遲誤。查該工現今估定。派員與挑。亦須二十日始能告竣。臣現卽飭辦。一面親赴潘家屯覆勘。督令如式挑竣。聽候豫省確信。開放分洩。此外如上年分洩各路。現俱照常開放。宜洩。

其蘇家山水線河及宿遷境內十字河、臨黃壩兩處，因水落斷流，亦委員勘明，將口門展寬，以備水長分洩，不致壅滯。二十八日奉硃批：昨據韓鑠奏到，已有旨，應速爲者。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九日韓鑠奏：二十六日接奉上諭，韓鑠奏稱潘家屯引河就河底即可洩水二尺，若將大河道客沙再行抽溝二三尺，寬一丈餘尺，則洩水更多等語。所辦是，亟應速爲。已於摺內批示，該督等即督率員弁展挑寬深，使湖水分洩入黃，方於運道有益。昨據阿桂等奏，青龍岡現議改築壩工，所有漫注之水，急需廣爲設法分路疏消，自應於下游多方籌辦，以洩水勢。因思駱馬湖六塘河兩處，亦均係運河分注下游，著傳諭薩載等，逐加查勘，如有應行挑挖，可以開放減洩之處，亦宜酌量疏通。廣籌去路，俾湖水分道旁注，運河絳路不致久淹，以便重運。進行方爲妥善。欽此。伏查江境駱馬湖六塘河均爲運河分注之下游，自應查勘疏消，以資分洩。前督臣薩載已委員查勘，並將十字河估挑寬深分洩入黃，現在潘家屯督辦挑工，茲奉諭旨，自必欽遵，展挑寬深，妥速趕辦。臣於沿河一帶查催絳道工程，擬即由韓莊前往會商設法辦理。總期水勢消洩，運行無阻。三月初七日奉硃批：如何定議，速爲奏聞。南河成案。

三月十一日薩載、韓鑠、國泰奏：豫省青龍岡漫口水勢下注，經由江南河湖入海。臣薩載上年遵旨廣籌去路，已將徽山湖西之蘇家山水線河並下游邳宿運河之臨黃壩及駱馬湖六塘河等處，凡可分洩路徑均酌籌宣洩。其徐州潘家屯因外高內窪，河灘稀淤，難以施工，且豫工又經變更，現在改移建築，礙屆大汛，漫水尙應設法分洩。臣薩載復加勘籌，潘家屯壩外黃河灘面漸次乾涸，可以挑渠開放。正在估辦。臣韓鑠前次勘籌運河絳道，復順道查勘，俱經先後奏蒙聖鑒。茲查韓鑠、國泰督辦運河絳路，由韓莊就

近至徐。與督臣薩載同至潘家屯。相度外灘引渠。原估展挑口寬五丈。底寬一丈五尺。今應倍加展挑。口寬十丈。底寬五丈。大隄及鉗口壩口門。亦各展寬十丈。正在僱挑人夫雲集。應飭承挑之員。添夫趕辦。至壩內舊有引河。原寬五六丈不等。年來刷寬七八丈。至十餘丈。除已寬十丈者。毋庸加展。其不及十丈者。亦一體挑挖。總以寬十丈爲度。並將淺處撈濬深通。另添委員分段辦理。內外引渠。統限三月內報完。卽行開放分洩。上游豫工合龍有信。僱堵不致有誤。至潘家屯迤下七八里。有劉家窪地名柳家窪。上年湖漲。漲至隄根。冬令水落。隄根窪處。仍存水七八寸。寬數丈。迤裏則地勢較高。業已涸出耕種。近湖現爲水漫。若開挑引渠。不得河頭。是處距潘家屯僅七八里。隄內積水。與潘家屯東堰甚近。應於隄內抽溝一道。橫抵東堰。並將東堰挑開一段。水長時。由此匯注潘家屯引河。入黃較爲近捷。且大隄可免於十里內兩處開通。將來堵閉較易。此外下游駱馬湖。六塘河。分洩去路。前已將查勘情形奏聞。查駱馬湖尾閘。五道引河。上年盛漲時。過水口面共寬一百四十一丈。水深自五六尺及一丈六七尺不等。下注六塘河。尚可容納。茲復加商確。五道引河兩旁均有土堰。此時水小。展寬尙易。應再酌量展寬三十丈。共一百七十丈。洩水更暢。下游六塘河。尙不至喫緊。卽飭運河廳集夫。照現定丈尺趕辦。以備盛漲宣洩。臣薩載現將潘家屯等工。交淮徐道徐州府知府駐工督辦。卽親往下游駱馬湖查勘。督令妥協辦理。再行具奏。南河成案。

四月。薩載奏。十九日接奉上諭。據阿桂等奏。青龍岡壩工。又有變動。閱奏實爲焦急。現在水勢。仍由漫口下注三湖運河。連爲一片。亟須多籌去路。如潘家屯內外引河。及劉老澗。六塘河等處。凡可以宣洩歸海。

暢利之處。均須逐節籌畫。加挑寬展。俾資暢注。著傳諭薩載、韓鏞等。悉心經理。欽此。臣查前因河工瞬息。大汛奏開。徐州北岸潘家屯引渠。以備分洩。奉到諭旨。飭令展挑寬深。使湖水分洩入黃。並令將駱馬湖、六塘河兩處酌量疏通。廣籌去路。欽此。當將潘家屯引河復加展寬。並將駱馬湖、六塘河及歸海各路勸辦分洩。先後八奏。茲豫省壩工。又復陡墊。現在水勢仍從漫口下注。誠如聖訓。亟須多籌去路。俾資暢注。伏查潘家屯引河。前專委淮徐道何裕城等。駐工督挑。嗣據稟報。內外引河及柳家窪抽溝段落。均如式挑竣。正擬將臨黃土壩創挖敢放。適接河臣李奉翰札。會青龍岡壩工。將次合龍。河水已由引河下注。臣以黃水復歸故道。恐由引河串入微湖。當飭淮徐道迅速堵閉。嗣聞豫工復有變動。又飭淮徐道速將該引河開放。茲據該道何裕城稟報。潘家屯內外引渠。已於四月十九日開放。過水二尺。流行暢達。微湖水勢。可以藉資分洩。至駱馬尾閘。五道引河。應行展寬。六塘河凌溝砂壘。及海州武障。項沖、義澤、六里、東門、白蜆、牛墩、車軸、薔薇等河。俱係歸海要道。應行疏通。前經委員勒限趕辦。均報完工。再運河乾車頭。積有沙硬。已經敢除。劉老澗閘外淤灘。及十字河臨黃引渠。俱已挑切展寬。現在過水分洩。至中河楊家莊、李家莊、新舊口門。水行迅速。並無阻滯。查東省湖河水勢。下注江南境內。既有潘家屯、蘇家山、十字河等處。分洩入黃。其由邵宿引河。匯入駱馬湖。六塘河。宣洩下達之水。歸海去路。亦處處深通。將來水勢加長。不致壅滯。南河成案。

五月初十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前奉諭旨。命於江南下游。廣爲宣洩。如潘家屯、六塘河等處。凡有可以暢達歸海之路。悉心相度籌辦。欽此。臣李奉翰。於上月二十九日。自豫往江南勘辦。當經具奏。嗣即沿途

順看虞城交界起。至徐城一帶。黃河雖間有停淤。逐段測量。較豫省河身。尚屬寬深。不致高仰阻遏。惟邵家渡。黃家渡。邵家莊。小梁莊等處。現出零星灘嘴。共一十五處。應挑切順勢。使將來水歸故道。暢流無滯。隨委員按段確估。上緊挑切。至徐卽赴潘家屯。上下查勘。臣薩載亦卽於初九日到工。會勘該處引河開放後隄外新引河。現在過水深一尺七八寸至二尺不等。隄內通湖舊引河。現在水深二三尺至四尺五寸不等。就目下微湖存水而論。已資分洩。但青龍岡壩工停築。則伏秋大汛。來源漸旺。下游湖河。自必盛漲。若將潘家屯加展。當更有濟。惟臣等詳勘潘家屯。係在微湖西南。地處上游。灘勢綿遠。外高內窪。是以外灘引河。長至二千三百餘丈。挑深一丈三四尺。與大河底相平。現止過水二尺。若一律展寬。不但工費浩繁。大汛前難以挑竣。且形勢亦難暢達。復又察勘潘家屯迤東張家莊。地形較窪。查上年盛漲。湖水漾至隄根。隄外河灘。距黃河止寬一千二百七十餘丈。若於此處。將臨湖內灘開渠。順勢導引。並將外灘接挑引河一道。通身口寬二十丈。底寬十丈。就灘形高下。定挑挖淺深。多集人夫。務於大汛前儼挑完竣。預備開放。與潘家屯兩股分流。則湖水分洩入黃。又多一路。亦足以減盛漲。將來黃歸故道。并力儼堵。當不致顧彼失此。現委淮徐道何裕城確估。土方。遴員趕辦。勒限完工。此外蘇家山水線河。蘭家山草壩。均係上年分洩微湖要路。查蘇家山河尾。原係新舊引河兩道。上年疏挑新河。出水甚暢。今再將舊河尾一并開放。並將河底間有高窪不平。亦令挑除淨盡。使內外暢注無阻。其蘭家山壩工。係茶城內華。小梁。三處引河總匯之所。上年湖水湧盛。各引河衝刷寬深。水落後間露淤灘。俱已抽溝挑切。蘭家山壩工。原寬四十丈。壩基盡行汕去。壩後又跌深溝槽。共寬八十四丈。內有礮心灘一處。再行挑去八丈。共寬九十二丈。

現水深一丈三四尺至一丈八九尺。順注荆山橋下。出潘家河入運。並無阻滯。至下游運河分洩路徑。臣薩載上年俱已勸辦。此時豫省青龍岡壩工。既停堵築。所擬南岸築隄挑渠。白露後始能告成。伏秋大汛。又必盛漲。邳宿中運河內。亦須再加講求。除宿遷境十字河。臨黃壩前。已展挑寬深。此外路馬湖。六塘河等處。有無另籌之路。臣李奉翰現赴下游查勘。另行會奏。臣薩載即暫駐徐州督率道廳。將現請開挑之張家莊引渠工程確估。派員雇夫與挑。二十一日奉硃批。多籌分洩之路。是目今急務。一切妥爲之。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二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欽遵諭旨。往潘家屯一帶勘籌。於張家莊估挑引河。以備徵湖水長。同潘家屯兩股分流。俾資暢洩。業經會奏。臣薩載暫住徐州。督辦張家莊新估引河。臣李奉翰即赴下游邳宿運河。並駱馬湖。六塘河。周歷查勘。邳州兩岸無路分洩。下至宿遷境南岸。有十字河。臨黃壩分洩入黃。北岸有劉老潤九孔石閘。洩入六塘河。二處外灘引渠。屢經挑挖展寬。現在分注。並無阻滯。惟古城以下。至楊莊一百二十餘里。中間向有雙金閘草壩。楊莊頭二三壩。層層關束。並無旁洩之路。上年盛漲。雖將各壩啟除。河底刷深一丈三四尺。至一丈八九尺不等。水流迅疾。勢甚浩瀚。兩岸縈隄。汕場殘缺甚多。今歲底水較大。伏秋盛漲。堪虞。應遵聖訓。廣籌去路。據淮揚道王問羹稟稱。桃源汛南岸顧家莊。臨運縈隄。距黃河縈隄一百一十餘丈。隄外河灘寬八十五丈。運河水面現高黃河水面三尺五寸。兩隄中間又有格隄二道。可資收束。若開挑溝渠。洩水入黃。實可以減盛漲而利漕運。臣等細加審度。所擬溝渠形勢。倒鉤。藉以分洩運河漲水。勢甚順利。將來黃水復歸故道。預爲堵閉堅實。亦無他虞。現已確估。派員與挑。

勒限完竣。以備盛漲。相機開放。至駱馬湖尾閘引河五道。上年至今。節次開展。已屬暢順。卽六塘河內。亦一律深通。只凌溝口一處。係六塘河水。洩入砂礮河要道。前有碎石壩底。先經起除。又復疏濬口門。已展至三十餘丈。去路無阻。惟近日水勢續消。隄外露出淤灘十五丈。應行挑切。並將口門再展寬一十二丈。則六塘河旁洩之路更暢。海州之蓄微河及武障項沖六里東門等處河道。俱係分洩入海路徑。今歲三月。將草壩除淨。河身疏濬挑切。均屬深通。此時無可籌辦。其邵宿迤下黃河。自上年開挑桃源。臨河集。清河。沈家窰。河身通暢。下注無阻。今黃水未歸故道。所有沈家窰迤東至陶莊河尾形勢。全露乘此勘辦。較有實濟。現在會同履勘。確估再奏。南河成案。

七月初六日。薩載奏。臣前與河臣李奉翰會勘籌挑徐州張家莊。並中河顧家莊兩處引河。奏蒙俞允。當卽委員價挑。除顧家莊引河工竣。開放過水。業於六月二十六日。由驛入奏。嗣據淮徐道何裕城稟報。張家莊引河。將次挑竣。臣卽赴徐。親詣查勘。各員俱已如式挑完。卽於二十九日開放。過水深自三尺四寸至四五尺不等。分洩暢順。迤上潘家屯。前邊旨展挑。開放時過水深一尺七八寸及二尺不等。近因微湖水長。該引河過水深四尺九寸。河尾水深六尺。分洩亦暢。又蘭家山水勢加長。深一丈五尺餘寸。下注荆山橋。旁抵天齊廟。並經督飭道廳。將蘇家山新舊兩道水線引河。開放分洩。查現在洩水入黃之路。上游有潘家屯。張家莊。蘇家山三處引渠。下游有十字河臨運壩。顧家莊兩處引河。分洩入黃。臣現督道廳。將臨黃各口門集料。以備黃水復歸故道。卽行堵築。其邵宿運河。既有十字河臨運壩。並顧家莊分洩入黃。又有劉老澗。分洩入六塘河。而楊家莊。李家莊兩處口門。入黃更爲暢注。是以運河不致驟長。駱馬湖

六塘河現在水勢。比上年此時小四尺餘寸。足資容納。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奏。臣於七月初六日。接奉上諭。據薩載奏。測量顧家莊地勢。河水高於引渠五尺。卽將該引河。於六月十八日開放。原控口門十丈。開放後復刷寬十餘丈。口門水深一丈三尺餘寸。分洩入黃。約有四分。不特上游來水易消。而下游運中河數日之內。消水三尺餘寸。溜勢平緩。江廣糧船渡黃入口。挽運甚易。該處引河。分洩得力。已著成效。第口門過寬。日久恐致掣動全河。今將兩壩頭用料裹護。相機進占等語。看來該處引渠。分洩上游漫口之水。甚爲得力。其口門雖逐漸刷寬。卽使掣動全河之勢。由此歸入舊黃河。直注入海。亦無不可。如此則蘭陽現開之引河。儘可從容籌辦。毋庸再派鄰省人夫。致滋紛擾。若如薩載所奏。將壩頭裹護進占。收窄口門。轉恐分洩不能通暢。有礙去路。著諭阿桂。令通盤酌量。據實具奏。一面知照辦理。欽此。伏查運中河南岸。顧家莊距楊家莊口門七十里。所有引河。分洩運中河水入黃。實爲得力。若聽其口門刷寬。使運中河水。全由此入黃歸海。自較楊家莊李家莊口門入黃爲速。但一經掣動全河。則顧家莊至楊家莊口門七十里。運道舟楫。不能通行。矧目下江西尾幫漕船。全數渡黃。進楊莊口門入運。正在此行走。因有顧家莊分洩楊莊口門溜勢。不致湍急。挽運較易。若全河盡由顧家莊入黃。非特目前下游漕船擱淺。卽附楊莊之鹽河。亦無水以濟鹽柴運行。往來舟楫。必須由黃河七十里入運。亦屬不便。是以臣前在工相度。將口門兩頭裹護進占。收至十六丈。洩水仍暢。總之增此一路分洩。使運中河水。不致驟漲。駱馬湖。六塘河內。得有容納。至豫省漫口之水。來源浩瀚。由東省湖河下注江南。運河路遠。漫水寬廣。勢不能盡由顧家莊引河入黃歸海。惟多此一路。與楊莊等處。分洩入黃。於尾閘可稱

通暢。且來水易消。重運北上。挽拽亦易。臣惟凜遵聖訓。將顧家莊口門。毋庸收窄。聽其與楊家莊。李家莊等處。分洩入黃。以減運中河盛漲。南河成案。奉上諭。前據薩載奏。開放顧家莊引渠。分洩運中河水。暢達入黃情形。朕以該處引渠。分洩上游漫口之水。既能得力。即使掣動全河。由此歸入舊黃河。直注入海。似亦無不可。因降旨詢問該處情形。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今據薩載覆奏。顧家莊所開引河。分洩運中河水入黃。實爲得力。若一經掣動全河。則顧家莊至楊家莊口門。此七十里運道。即不能通行舟楫。必須經由黃河七十里。始行入運等語。此等情節。薩載熟悉彼處情形。據實入告。所辦甚是。自應照所議行。皇朝文獻通考。

是日薩載奏。臣接奉廷寄。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前閱明興奏到圖內。南陽。昭陽。微山等湖。其水清澈。該處係承受漫口下注之水。自然水泛黃色。斷無澄清之理。若其水既清。則泥沙必致淤墊湖身。將來猝遇盛漲。不能容納。於運道甚爲可慮。從前薩載。韓鏐等奏稱。豫省漫下之水。俱入串湖邊。下注距南陽正西八里之玉皇廟下達穀亭河。是以清濁不能混淆等語。其所奏情形。未經目擊。不能遽信爲確實。若果如韓鏐等所奏。則下游散漫之水。並不入三湖。自有一路。循流順軌。仍匯入舊黃河歸海。何必又紛紛籌備分洩三湖。如潘家屯。六塘河等處。廣爲設法。疏濬開挑。即漫口亦無須堵築矣。朕於此處甚疑之。下游及湖身運道。現在情形。實爲慮念不置。總之此事。現雖有李奉翰。韓鏐等。在工經理。而阿桂係一手督辦之人。其識見自較勝於李奉翰等。著傳諭阿桂。令其自行酌量起程。或由山東運河一路查看。赴工。俟定有日期。即行奏聞。以慰朕廑注要工之意。并諭令薩載。李奉翰。韓鏐。富勒渾。明興。鄭大進。知之。仍各將該處

河湖運道情形。逐一繪圖貼說。詳悉速奏。毋稍存粉飾之見。欽此。伏查豫省漫口下注之水。臣於上年曾經差查。並親詣徽山湖東西南三面看過。緣微湖在南陽。昭陽二湖之南。沛縣在微湖之西。漫水經東省數縣。沿途逐漸澄淤。流入微湖。並沿湖邊一帶。下注豐沛。已屬強弩之末。是以微湖與豐沛境內。不見濁流。臣於本年三月。復差員往查。所繪圖形。三湖實皆清水。蓋湖滿頂住黃水。不致直灌入湖。現今開放潘家屯。張家莊各引河。分洩之水。及下注邳宿運河。其色俱清。此臣目睹者。惟漫口下注之水。誠如聖諭。應泛黃色。下游既已澄清。泥沙自必停積上游。亦自然之理。茲臣在潘家屯。親詢往來船戶。咸稱魚臺迤西則黃。魚臺迤東則清。似屬實情。查微湖半屬江南。半在東省。其南陽。昭陽二湖。尤在東省境內。黃水果未流入三湖。停沙是否在魚臺迤西。今蒙聖明垂詢。河東河撫諸臣。自必詳查具奏。所有江南湖河運道清水情形。謹繕摺由驛覆奏。南河成案。

八月初八日。巡視東漕毓奇奏。上月二十二日。將催僱湖廣幫船過濟。及水勢絳道各情形。奏蒙聖鑒。臣即起程。一路查勘絳道橋梁。探量水勢。於二十五日到臺莊萬年閘。適漕臣等督押江西尾幫。於二十三日入境。隨會同督率員弁。加意催僱。順查八閘以內。新舊絳道橋梁。前飭嶧縣知縣張玉樹。在彼辦理。現俱完固。無誤絳行。查張莊閘。鉅梁橋。及三灣。韓莊等處。俱係近溜過船緊要。因同漕臣等分催。臣現在韓莊閘催僱。刻下江西糧船。過韓莊者。共有六幫。將次過濟。其後七幫。亦跟接前進。茲於八月初三日起。至初七日。陰雨連綿。西北風大。即令後進各幫停泊。俟風順開行。其望湖亭原建之雞嘴草壩。因風浪湧激。於初五日夜。墊陷二十餘丈。查該壩爲重運來往喫緊之處。臣與運河道沈啟震。親督廳汛員弁。竭力搶

護。並將塌陷處。飛令廳員等。備料加夫趕修。並於該塌迤南。接修緯道六十餘丈。日內辦理將竣。其原修朱姬莊等處塌工。亦閒有衝刷。已令承修之員修補。其本未入估段落。因水大漫淹者。亦即商令該道墊項。交廳員上緊趕辦。札致河臣。另行委員估報。務期實用實銷。仍令承修各員。於回空過時。一律保護。墊修。以利運行。查今歲東省雨水調勻。自春至秋。長水不致過大。是以重運過行。甚得緯道橋梁之力。惟江西十三幫。入境稍遲。致白露後水勢加長。風色閒多不順。幫船行走較遲。臣現會同漕臣督率員弁。將所有各幫船隻。挨次催齊。銜尾排列兩岸。一遇順風。即揚帆北上。過濟寧以北。則汶衛二河。足以浮送。即當督飭各員。晝夜嚴催。務俾依限出境。以利運行。運河道冊。

是日。又奏今年冬境。仰賴聖主洪福。湖河之中。自春及秋。水勢雖長。較去年不過三分之一。惟各湖新舊積水。現有一丈八九尺。至二丈一二尺不等。下游雖賴張莊。潘屯。顧莊。引河分勢。一時不能暢洩。恐明春重運經臨。濟寧以南。未必即涸出河形。而糧艘抵通後。仍難望其及早回空。至如浙江等省。路途較近。幫船回次稍遲。尚可從容接兌。惟江廣幫船。例在最後。水程過遠。船身過重。行走維艱。且因回空遲滯。及至回次。已屬受兌之時。其中應行通身粘修船隻。亦不能在次大加修理。且將來河南大工告竣。東省湖河水漸消落。所有濟寧以南河道。年來未經大挑之處。必須普加挑挖。至沿河隄閘土石各工。亦須及時趕修。彼時重運回空。若得早出東境。庶於挑修等事。不致有礙。况江廣幫船。既不能按時歸次。恐年復一年。必致逾形遲滯。於漕務不無關鍵。應稍變通。以期兩有裨益。查乾隆四十三年。蒙皇上特沛恩綸。普免天下漕糧一次。經戶部議覆。輪免案內。於四十七年。免浙江杭湖二府屬。四十八年。免浙江嘉興府屬。四十

九年。免安徽省五十年。免湖南省。並免江西南昌、饒州、南康、廣信四府屬。五十一年。免湖北省。並免江西瑞州、臨江、吉安、撫州、建昌、贛州六府屬。原係按省計程。分年定議。以廣皇仁。以紓民力。茲臣將漕河各情形。通行籌酌。仰懇皇上天恩。准將輪免江廣之五十五十一年。改上於四十八四十九年停運。不但該省幫船得先期減歇一二年。以息丁力。卽出運之時。亦可早免早回。而明歲東境。自濟寧至黃林莊。回空早得過完。則運河開墜隄工。均可乘時趕辦。庶於漕運河防有益。從此重運抵通。歸次較早。不致上煩聖慮。於宵旰矣。九月初七日。奉硃批。此奏甚是。卽有旨諭部。不謂汝能思及此。好運河道冊。

十月初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裕城奏。查勘運河隄工。自七月十九日消水起。至九月下旬止。陸續消退二尺以外。此後時交冬令。水源更弱。約計明春。尚可減去二三尺等語。漫水下游設法疏洩。入海。爲目下第一要務。節經降旨。令該督等廣籌去路。竭力疏消。今自七月至九月。僅陸續消退二尺以外。轉瞬明年春汛。不可不於冬令水弱之時。預爲籌備。以期積水早涸。運河隄閘。得以及時施工。而民田亦得早爲耕種。前據阿桂奏。伊家河可以挑濬分洩。請令袁守侗。先行會同勘辦。業經降旨。允行。又江南之路馬湖、六塘河、鹽河。俱係宣洩運河去水之路。尤宜展拓口門。使得暢達東注。方爲妥善。著傳諭阿桂。於浙省回京之便。順道會勘。應行趕緊籌辦之處。一面奏聞。一面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月袁守侗。何裕城。明興。奏。臣等先後抵伊家河工次。查伊家河長一萬二千四百餘丈。其河頭因接徽山湖口。湖流湧注。水深一丈有餘。自此至善莊橋以上。長四千一百餘丈。水深八九尺不等。其間歇馬亭地方。有月河一道。長一百數十丈。並迤北四百餘丈。在兩山中。均係石底。鑿有溝槽。水爲底石所激。愈加

湍流深亦八尺以外。此河頭一股。毋庸辦理。至河尾一股。長一千一百餘丈。自楊家樓起。水深八尺。以下遞深。直至梁旺城入運處。水深一丈一二尺。有建瓴就下之勢。毋庸估辦。惟中段淤墊過高。水祇二三尺。流至河尾。雖逐漸積深。其勢甚緩。且爲下游運河之水頂托。是以水平不溜。而河頭一段內水極暢溜。復因中段淺阻。大半竟從兩岸缺口而出。旁流散漫。致河身形同魚脊。不能由首達尾。一路通順。查中段自善莊橋迤北工頭起。至花山橋迤南楊家樓工尾止。長七千二百四十五丈。中間因王家河口及萬年橋一帶河底本係沙礫。且遇伏秋水發。淤泥甚厚。過水僅深一尺數寸。遞及兩邊。自二尺至五六七尺不等。其河面窄狹。有祇寬三四丈者。萬年花山二橋。係鄉民近年所建。在河身淤淺之後。是以橋底甚高。於水勢大有阻礙。擬將此段普行挑挖。就過水淺深。定挑工厚薄。總照現水挑深至八尺爲度。其兩崖窄處亦一律切寬。展至六丈爲率。計估挑土工。長六千六百五十四丈。內旱方土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六方。水方土十二萬九千八十二方。又估挑砂礫工。長五百九十一丈。內土方九千五百三十一方。砂礫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九方。查砂礫挑挖較難。須多用夫力。該處與八閘相近。情形亦同。應照每年運河內挑挖八閘砂礫例。每砂礫一方。用夫五名。估計辦理。至應挑工段內。恐挑至數尺下。亦如歇馬亭月河。開出山根大石。未免費力。因委員逐段簽試。並無石底。但工段綿長。萬一開深。或有阻礙。臨時設法妥辦。再該河內木石橋八座。查河頭伊家橋。及月河以下。至鹽石橋。其橋下過水甚深。惟橋空太窄。應於裏頭外開挑。月溝一道。以暢水勢。除撥該汛額夫辦理。毋庸估動錢糧。並將木橋四座。分別拆留。其萬年橋下石底。過水一尺二寸。花山橋下石底。過水五尺二寸。且橋空窄小。與現挑寬深處有礙。均應另建。以通水勢。而便行人。

該橋雖建自民間。今因挑河拆改。若令民修。未免拮据。應即一并估辦。又該河內東西兩岸。有缺口五十八處。應於挑工完後。分別估用柴土。逐加堵塞。以免水勢旁洩。流緩受淤。至其中有在挑工以內之進水各口。應先堵閉。並將工頭築壩攔截。以便厚乾底水。插簷與挑。以上挑河築壩及建橋各工。共需銀二萬九千四十七兩。應即撥司庫銀發辦。所需挑河器具。照例置備。事竣核銷。臣等因勘估伊家河之便。就近查看徵湖。現水深二丈一尺九寸。較定誌尙餘一半。必得多路速消。且時近仲冬。所有現估之伊家河挑工。應及早辦理。使歲暮趕竣放水。冀多爲減洩。是以請旨即行趕辦。俟阿桂自浙回東時。再加復勘。並可驗收所挑分數。臣等因即照估分定段落。遴委河廳二員。州縣十員承辦。府廳四員承催。並選熟諳工作之佐貳。及河工汛開員弁協辦。專委運河道督工。上緊價挑。現已築壩厚水。約十日後底水涸盡。即集夫開挑。限四十日完竣。臣何裕城。明興。仍隨時查驗。務期如式挑辦。依限完工。再伊家河自乾隆二十二年開開成後。未定歲濬之例。致每年噴沙淤厚。轉須費帑重挑。應請此次挑濬後。遇每歲冬令。運河估挑時。於大小募夫工價之外。量爲增給。責成道廳。將伊家河一并查挑。務令河底與新建萬年橋底。一律相平。庶河身不致復淤。永資分洩之益矣。運河道冊。

十二月初十日。薩載。李奉翰。奏。漣河一道。上接凌溝陸家口。承受六塘河東源。下至新壩。由恬風渡歸海。爲海州境內幹河。該河原寬七八十丈。長七十餘里。緣海潮淤墊。又因上游展寬。凌溝口下注之水較大。海沭地方。閒被淹浸。上年經薩載委員往勘。因水勢瀾漫。難以估挑。原擬今冬水落。勘估。前接大學士公阿桂札知。奏明屬辦。時臣在安慶。查辦事件。復委道將往勘。據稱該河上二十餘里。現有積水下四十餘

里水勢甫落。尙係稀淤。俟月餘後。河身水涸土乾。可以措手。卽行估辦。並於籌洩湖水勢。分別展拓。情形摺內。繪圖復奏。仰蒙聖鑒。嗣阿桂自浙回程過浦。又經商定。如水勢未能全涸。卽於河旁抽挑引渠。以資宣洩。茲臣等復督道將。帶同海州知州林光照。勘估自陸家口漣河頭起。至下疊口止。長一千三百丈。水深一二尺。應築攔水壩一道。約攔水勢。自下疊口至何家莊止。長六千丈。仍係稀淤。應於西岸灘邊。估挑引渠。口寬十丈。底寬四丈。深八尺。先行趕挑。俟此六千丈挑濬。再將上段壩工起除。騰放積水。接續償挑。下段自何家莊起。至浦灣莊止。舊有溝槽。毋庸與挑。俟開壩撈淤。引水歸槽。宣洩入海。以上分別淤土。乾土築壩挑挖。約估銀六萬八千餘兩。現督道將再加確估。委海州沭陽縣。贛榆縣。分段承挑。並委淮徐道。河營參將。往來督催趕辦。務於明春二月前告竣。不獨駱馬湖下注六塘河之水。由此直瀉歸海。可期暢達。卽海州沭陽民田積水。亦得分消。至該河係水利工程。應照業食佃力例。歸民辦理。但海沭地方。連年被水。現蒙聖恩。賑卹民力不繼。查有王亶望在揚家人。卞樹卞松等。入官家產。並蔣全迪行鹽資本。共銀十六萬三千餘兩。經鹽臣追變齊全。解交江寧藩庫收存。以備工程等用。今海州境內挑濬漣河。攸關地方水利。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在此項銀內。先行借辦。仍飭司籌議。在海州沭陽民田內。按畝攤徵。分作六年還款。再明春豫工告成後。江南潘家屯各引河。均須堵閉。上游來水。仍須歸江南運河。前經阿桂商及劉老澗以上二百餘里。以一線運河承受。上游來水。恐難消涸。擬俟漣河挑濬。駱馬湖尾閘。洩水必暢。彼時湖面騰空。自可容納。應將沿湖之馬莊閘。萬莊閘。竹簍閘。乾車頭王家溝。柳園頭等閘壩。提放外。再在湖邊多開口門數處。則上游東省水勢。更易減落。臣等現在酌籌。謹會同江蘇撫臣閔鶚元。合詞具奏。

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 卷一百 運河水

二二六五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一

運河水章 二十九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三日，明興奏奉，上諭：據毓奇奏，本月初五日起，至十八日止，微山湖又續消水五寸，南陽、昭陽、獨山各湖，續消水九寸，微山湖現深二丈九寸，南陽三湖通連運河，現深一丈一二尺等語。東省各湖水勢，雖日就消落，但半月之內，據奏續消者，亦僅有數寸，其下游去路，似尚未十分通暢。現在漕務並無應辦之事，毓奇係工部司員出身，一切工程，自所諳悉，著傳諭毓奇，令會同何裕城等，將湖河疏濬去路，及工程一切事宜，實力妥辦，俾湖水大見消落，更爲妥善。並諭何裕城、明興知之。欽此。仰見聖主廬念湖河水勢之至意，查宣洩湖水，全在去路通暢。今伊家河現已挑深，臣前在工次開壩放水，見主流暢順業，將消水尺寸奏報。今自二十五、六、七、三日，又消水三寸，湖水現深二丈一寸，比盛漲時消水五尺五寸。是湖水日見消落，將來豫工開放引河水，無來源，更易消退。運河道冊：

是月初八日，李奉翰奏，邳州宿桃運中河兩岸，繚隄連年大水衝刷，上年八月，又遇異漲，漫水場卸者六十餘處，長二三百丈及數十丈不等。卽未經場通處所，亦止存隄坡隄頂，殘缺不堪，必須大加補培。又駱馬湖臨湖碎石餞工，亦多塌卸，均應補填。去冬大學士公阿桂，亦經查勘，其時水勢尙大，難以估定。督臣薩載與臣面商，俟河水續消，卽覆估趕辦。現今水勢又消二尺餘寸，繚隄殘缺處，全行涸出。臣督同道將逐段丈勘，運河廳屬實需土方銀六萬九千餘兩，又臨湖碎石餞工銀九千餘兩，中河廳屬實需土方銀

五萬八千餘兩。臣因工須趕緊鑲做。恐桃汛水長。難以施工。是以令道將等覆加核實。造冊具詳。一面發銀委員。剋期興辦。限汛前辦竣。南河成案。

是月初十日。明興奏。臣前奉諭旨。令臣派員往查徽山湖現在消水尺寸若何。臣遵卽委員前往查丈。緣由附奏。茲據運河道沈啟震稟稱。自十二月二十五日放水後。至正月初五日止。續消水六寸。探量湖水。現深一丈九尺八寸。比盛漲消水五尺八寸。伊家河自河頭至河尾。水深七八九尺不等。河水甚爲暢順。臣查徽湖微水匯注。雖漸消落。總覺紆緩。今伊家河挑成開放。卽於三日內消水三寸。現又續消三寸。計十日內湖水已減落六寸。是河路暢達下注。實有明驗。將來桃汛開放引河水無來源。消退定速。運河兩岸隄工。自必全行涸出。一切開壩隄岸各工。均可興修完竣。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李奉翰奏。徐揚各屬。應修埽土及預堵黃河北岸引渠。籌挑運河東岸口門。業經恭奏。旬日以來。各處水勢有消無長。一切工程。廳營及委員等。俱各儻辦。其東省微湖所存積水。宜洩機宜。實目前急務。上年伊家河估挑工段。接准何裕城扎會。已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挑竣。臣恐驗收開放。水勢下注。邳州宿桃等處。運水加長。隨將宿遷之劉老灣。新挑越河一道。於十二月十九日啟放。據廳營稟報。過水暢順。運水高澗。河水面四尺餘。上游來水。洩入六塘河內。東流歸海。運河水未增長。再重運漕船。冬兌冬開。每年正二月間。頭幫卽應渡黃。臣照例分委員弁。按段查催。今揚州二幫頭船二十七隻。已於月之十六日渡黃。其餘各幫。現亦次第過淮。高寶淮安運水。較上年此時。計大二尺餘寸。重運過行無阻。南河成案。是月漕督毓奇奏。會勘運隄絳道事宜。按是時漫工堵築需時。轉瞬新漕北上。入運之水。河湖一片上。

游來源未截。自應先籌通運。修理絳道。安設水站。以備漕艘經行。疏稱運河辦理。照上年所定。分作五段。第一段自濟寧在城閣下。至棗林閘六十里。東岸隄堰大半出水。地勢較高。照舊修墊。估用椿埽子堰。以通絳挽。第二段自棗林閘至珠梅八十二里。湖河相連。並無隄岸。前設水站七處。用船引絳。並令漕船由獨山湖行走。至新挑河水口入運。惟出新挑河至正河處。口門水祇四尺以外。若再消落。重運必形淺澀。且河面寬廣。該處又係繞灣而行。湖中陡遇風暴。究屬冒險。上年八月。江西贛州幫船。在新開河因風沉溺。自應另爲設法。查該處正河兩岸。雖在水中。淺處已露隄影。究可隔別湖河。應自棗林至南陽十二里。修做排椿鑲埽墊出絳路。可減水站十餘里。直至濟寧。旣避新河之險。並免風波之虞。其自南陽至珠梅七十里。仍於正河安設水站。兩岸隄頂。插標記認。又自珠梅至黃埠六十六里。惟彭口夏鎮。地形高阜。餘皆窪下。過水甚寬。仍就一岸分修絳道橋梁。又自黃埠莊至韓莊閘四十一里。正河近界微湖水勢洶激。沿河石工。坍塌河心。恐礙重運。仍於東坡設立水站標記。由韓莊至望湖亭下。轉入東坡行走。至朱姬莊。鄰山入運。其韓莊至黃林九十里。望河亭下雞嘴壩及八閘內水口橋梁數十處。稍爲粘補通絳。毋庸動項辦理。原設水站十二撥。減去四撥。每站小絳船仍酌量修用。員弁巡船。改雇民舟。俟水落一并減撤。以歸節省。河渠紀聞。

三月初二日。薩載奏。汪南黃河北岸。通連微湖。及運中河一帶。上年經臣與河臣李奉翰酌籌。將潘家屯。張家莊。蘇家山。水線河。十字河。顧家莊河北鎮等處。開洩入黃。均屬暢達。今豫省南岸。引河告成。大學士公阿桂。會同河撫諸臣商酌。擬於清明前開放。導引黃流。順軌下注。李奉翰與臣督飭南河各廳營。將北

岸水口堵築業經入奏。嗣據各廳營陸續稟報。潘家屯、張家莊及蘇家山水線河、十字河之臨運、臨黃各壩均經堵築。惟中河顧家莊口門較寬。距臨黃之河北鎮口門亦近。洩水本暢。口門收窄。溜勢愈急。塔閉稍難。經臣專委淮揚道、淮徐道、河營參將駐彼督率。中河桃源廳營各於金門下壩價堵。上月二十九日將臨運、臨黃兩岸壩工俱已堵合。斷流追壓到底。並接手趕辦。內澆土餼。外鑲防風。可期堅固。此外黃河兩岸春修埽工亦俱鑲做完整。豫省如期於水下注。自可暢達歸海。至目前微湖洩下之水。統歸運中河。不無稍長。上年阿桂同臣勘籌。預將運河北岸增挑引渠三處。並因劉老澗閘底較高。閘旁復挑引渠一道。匯入閘下引河。均歸駱馬湖。六塘河分洩。是以中河內自顧家莊挑後。僅長水二尺餘寸。其海州漣河展挑寬深各工。現有九分工程。即可完竣。下游既添分洩之路。歸海又必迅速。若豫省黃水歸復故道。即微湖運河之水更必消落。臣現在確探俟黃河水頭下注。再行馳奏。十一日奉硃批覽。阿桂已奏黃河歸故道。何尙未至江南境乎。南河成案。

四月二十四日李奉翰奏。臣接奉上諭。昨豫工合龍後。黃水已歸正河。所有從前漫口下游淹灌之處。水無來源。自可漸次就涸。即山東江南一帶。湖河諸水亦日漸消落。但恐湖面寬闊。消水尺寸一時未能大減。則民田廬舍及舟行往來終多未便。現在下游疏洩之路如劉老澗、漣河、駱馬湖、六塘河諸處俱已設法籌辦。儘力疏洩。因思楊家莊口門內向有橫壩。原爲運河水小時恐其宣洩太過。故用壩蓄水以利過行。今湖水惟慮其不能暢消。該處壩身不妨大爲展拓。俾去路愈加暢順。庶上游積水早見消落。於漕運民田更有裨益。著傳諭薩載、李奉翰詳勘通籌。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並無妨礙。卽一面開挖。一面覆奏。欽

此伏查江南運河中河地處下游楊家莊運口爲東省湖河下注之水出口入黃會流歸海要路從前設有頭二三草壩橫入河中每冬春水小接築收蓄以濟漕運夏秋水大敢拆展寬以洩上游盛漲三道壩工平時蓄洩機宜實爲緊要自乾隆四十六年青龍岡漫口來水壅盛該處橫壩預行拆展並將壩根起除迨上年八月運河異漲大溜迅往兩旁岸工衝刷寬深屢奉諭旨廣爲籌消楊莊一帶臣與薩載察看無可籌辦今奉睿訓令將楊家莊口門大爲展拓俾去路愈暢臣隨馳赴楊莊以下審度查楊莊頭壩口門原寬十丈現寬三十二丈水深三丈三尺二壩口門原寬十二丈現寬三十九丈水深一丈九尺三壩口門原寬十六丈現寬三十四丈水深二丈楊莊內河形較數年前加倍寬深三月初旬黃河水歸故道水勢日增漸與中河水面相平溜勢如常暢達就現在水勢無須再展往後惟有將宿遷運河東岸籌挑通湖各水口察勘水勢之大小消滅之遲速隨時挑展洩入駱馬湖六塘河由新挑漣河等處歸海俾積水早消漕運民田兩利南河成案

是月署理河東河督何裕城奏查東省汝河爲諸泉歸宿全運來源自前明戴邨築壩截汝入運復由南旺分水口兩岸斗門收入蜀山馬踏二湖攔蓄運河水弱之時惟賴汝流水旺之年諸泉坡水同時並漲挾泥帶沙由分水口奔注入運南旺一帶積淤極厚緣戴邨壩高於汝河五尺汝水大發雖可漫壩洩入大清河但祇能洩泛漲之水不能減重濁之沙居濟一得云戴邨壩止可洩水不能通沙當於該壩建閘以便蓄洩明宋禮築壩而不建閘乃未竟之功且當盛漲汝水或長至一丈餘尺一線運河不能容納諸湖積水過大勢必潰溢乾隆四十五年秋汝河驟漲戴邨民堰漫溢由大清河歸海經前撫臣堵合完竣

四十六年秋濟寧以南大水恐洩流倒漾將舊築堰口開放宣洩冬復堵築上年伏秋照此辦理嗣以南旺陂水勢盛恐各湖收蓄太多經臣奏將民堰開挖現在二月初屆消水之期應於南旺開壩前照舊堵閉年來頗得洩漲之益而屢開屢築既費人力未免需時亦恐緩不濟急似應於該處設法籌辦以期一勞永逸臣率同道廳等講求咸以戴邨壩身綿長一百二十六丈八尺歷次興修成功匪易莫如在壩旁另建閘座既免驟漲漫隄之患又省開堰堵築之勞臣便於戴邨壩上下察看惟迤上舊開民堰處所上承洩水地當坐灣連年開堰洩水形勢極順堰口以外皆係山根並無田舍第將原有河形略加開展即可堵住大清河毫無阻礙今擬於堰口建閘三座底與洩河底相平設板啟閉水小閉板收束入運水大啟板暢洩歸海不但保衛隄岸而相機妥辦行之經久伏秋盛漲沙隨水去南旺運河可免淤墊且本年大汛內正值運河估辦隄工洩河水漲即於閘口減消將來隄成永資蓄洩預防洩流泛漲疏通河底淤沙實足利運便民需用工料銀數容確估另奏

皇清奏議

是月大學士公阿桂奏覆戴邨壩迤上酌建閘座事宜按張清恪以戴邨築壩而不建閘爲宋禮未成之功蓋戴邨壩能通水而不能通沙故至沙淤河高底與壩平如馬之貞淤壩之言河督何裕城宗其說奏之奉旨俟豫省河工告成後阿桂順道前往會議具奏工竣會勘覆稱查勘戴邨並訪問土人僉稱向年大雨洩水陡漲委多漫溢戴邨迤上建閘隨時啟閉既省開堰堵築之勞並免集夫遲延泛溢傷隄之患泥沙由隄開分洩可以漸減但運河全賴洩水接濟既不能使洩不入運即不能使沙不隨水俱入南旺歲挑未可竟停歷年民堰屢次開築習爲固然漲水由閘口宣洩必由鹽河歸大清河入海年年開放

鹽河能否容納。東平民田。是否不致被淹。均應逐一查明。何裕城抵東未久。應俟東省大工告竣。經歷汛水一二次後。察看如必需添建閘座。另行奏請辦理。奉硃批。是姑待之可也。欽遵奉行。永爲法守矣。河渠紀聞。

是月。大學士公阿桂。會同東河何裕城。東撫明興。奏勘河湖水勢。及運河估辦事宜。按自豫工合龍後。東省坡水。以次就消。湖水亦漸消動。藩司陸燿。運河道沈啟震。查看運河隄岸。江南蘭家山湖水分洩之道。流行甚暢。阿桂奉命自豫來東。查辦疏稱。察看曹濟一帶。漫水已涸。江南蘭家山。爲疏消湖水捷路。派軍機章京舒濂。至荊山橋查勘水勢。據稟是橋一百九十餘孔。每孔過水。中泓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流行甚駛。運河水落尺餘。微湖止消三尺。緣各湖地本低窪。微湖又爲各湖歸宿。水從西北向東南收束。是以湖面日窄。湖口誌椿。仍未速消。現在各路坡水漸涸。荊山橋仍前暢達。其由伊家河。湖口閘。分消入運。歸駱馬湖。注六塘河者。自開漣河後。水已消動。江境運河之水。又可由臨湖王柳各閘。分洩微湖。水勢不難早符定誌。至運河隄岸。自豫省曲家樓。漫水下注。濟寧以南。湖河相連。下則直注八閘。上則倒漾至趙邨石佛一帶。兩岸隄工。淹漫二百餘里。正單各閘橋壩。俱沈水底。廣籌宣洩。始得消退。茲查自濟寧至江境。黃林莊計土石隄工。通長五萬三千餘丈。出水者二萬八千餘丈。未出水者二萬四千餘丈。民堰通長五萬五千餘丈。未出水者五千一百餘丈。正閘二十三。已出水者二十二。惟六里石閘。舊制本低。現與單閘橋壩涵洞等。俱漫水中。查出水之隄。現有高四尺者。照此勘估。概以高出水面四尺爲度。隄底水涸者。用土堅築。隄根積水。土方難立者。添估碎石坦坡。各缺口水勢較深者。用排椿鑲埽。魚臺汛東隄。加高土

頂二尺。以備繕道。西岸排椿工。及韓莊古石工。仍照舊估辦。再運河正閘。閘底石板損處。及甫經拆修。現漫水中之單閘橋壩涵洞。均應拆估。舊閘下跌有深塘者。酌爲移建。隄內窪處。坡水難消者。酌添單閘洩水。各閘壩應於水中簽椿鋪底。先築圍隄。以便施工。其韓莊大石工。西臨大湖。亦照舊先築圍隄。將根盤堅築。至兩岸民堰。統歸官辦。照官隄酌量加幫。與上下隄堰相平。通估需銀六十四萬九千七百餘兩。分派興修。明歲春前一律完竣。概復舊制。河渠紀聞。

七月二十一日。薩載、李奉翰奏。奉上諭。從前高晉曾請移楊家莊中河口於下游之李家莊地方。嗣經薩載奏。中河溜勢暢達。應仍其舊。上屆朕南巡時。親蒞履勘。楊莊口門原可毋庸移改。然高晉彼時原爲避黃河橫衝。抵溜起見。設或中河遇夏秋異漲。則由李家莊新河分洩。亦爲有益。曾面諭薩載。斟酌妥辦。去年徵山湖水漲。運河水盛之時。曾由李家莊分洩得利。否現在河流已復歸故道。楊家莊中河口門是否能暢達下注。應否尙須藉李家莊新河。分其溜勢。其糧艘及商旅船隻。有無從新河行走之處。著傳諭薩載、李奉翰。將中河口及李家莊新河。各該現在水勢情形。若何。詳晰繪圖具奏。欽此。又奉上諭。從前高晉奏辦李家莊新河原爲避黃河橫衝。抵溜起見。嗣經薩載奏。楊家莊口門溜勢暢達。舟行利便。上屆朕南巡。親蒞履勘。楊莊河口應仍其舊。惟中河設遇夏秋盛漲。則由李家莊新河分洩。亦爲有益。因諭令薩載。置壩以資啟閉。前年青龍岡黃水漫溢。下注徵山湖。匯入運中河。水勢盛漲。因命薩載將李家莊口門開放。藉資分洩。運中河盛漲之水。甚爲暢順。現在河流已復故道。徵山湖水勢日漸消落。是否尙須藉李家莊新河分洩。該處口門應否堵閉之處。著薩載、李奉翰。即將現在情形。繪圖貼說具奏。欽此。仰見我皇上

垂念河工機要。無微不至。查楊莊中河口門。因乾隆四十三年。開挑陶莊新河後。黃流全趨北岸。河尾逼近楊莊運口。適當回溜橫衝。每易淤淺。口門外並長出沙灘。渡黃漕船。必須至李家莊湖流挽運。方能進口。是以四十三年。高晉。薩載。會奏。將楊家莊運口。移於下游李家莊。俾清黃二道。匯流入海。於全河形勢順利。改定後。因豫省儀工漫溢。全黃由淮以達洪湖。出清口歸海。水勢甚暢。楊家莊口門淤灘。清水全行刷去。新改李家莊口門。遂未開放。四十四年。復奉諭旨。俟南巡時履勘。再定開放。四十五年二月。聖駕親臨閱視。令留爲運中河異漲分洩之路。四十六年。豫省青龍岡。黃水漫溢。下注徽湖。匯入運中河。水勢盛漲。楊家莊口門。分洩不及。經臣薩載。於九月。將李家莊口門開放。分洩甚暢。年來實得減消之利。其糧艘商旅船隻。因楊莊渡黃入運較近。仍從此出入。未由新河行走。上年中河水勢大消。較盛時已消水一丈四五尺。本年黃流已復故道。伏汛大長。李家莊口門外。黃水增高。恐致濊入淤墊。新河且中河水勢漸消。兩路分流。恐難相抵。因於六月二十八日。將李家莊新河兩頭堵閉。使運中河水。專由楊家莊口門暢出。抵黃。臣等察看情形。楊家莊口門。業已刷深。水勢暢達。入黃下注。無須再藉李家莊新河分溜。將來再看中河水勢。相機酌辦。隨時入奏。至糧艘及商旅船隻。現在出入楊莊口門。並無阻滯。南河成案。

九月初八日。薩載。李奉翰。奏。江南銅沛邳宿桃清一帶。近年因徽湖及運中河水勢盛大。停積難消。經臣等廣籌分洩去路。會將蘭家山草壩。駱馬湖尾閘。及運河東岸通河各閘壩。並中河雙金閘。楊家莊頭二三草壩。全行啟放拆除。以資暢洩。今春黃水復歸故道。數月以來。湖河水勢漸落。東省運河。緯道已經涸出。徽湖存水一丈三尺六寸。將符收蓄定誌。江省駱馬湖。僅存水五尺二寸。所有尾閘五道引河。並運河。

中河各開壩及蘭家山草壩均應接築堵閉蓋水以濟重運惟各壩工前因宣洩上游水勢儘力寬展壩根壩基挖除淨盡現在各口門較往年數倍寬深而收蓄機宜工段丈尺自有定制必須探量核實辦理庶工料不致虛糜再劉老澗王家溝柳葉頭安家等閘修建多年俱被上年秋汛大水衝塌亦應分別修復以資啟閉先委誠謹幹練大員逐加查丈勘估臣等又督同淮徐淮揚兩道親履察看應省應減細加確核俾工歸實在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清單銅沛廳堵閉微山湖尾閘蘭家山草壩估工料銀一萬四千八百餘兩運河廳堵閉駱馬湖尾閘五壩估工料銀二萬一千二百餘兩拆修王家溝三孔石閘估工料銀九千六百餘兩拆修柳園頭三孔石閘估工料銀六千八百餘兩補修劉老澗九孔石閘估工料銀五千九百餘兩拆修安家石閘估工料銀二千九百餘兩中河廳接築雙金閘草壩估工料銀九千六百餘兩接築楊家莊頭二三草壩估工料銀一萬九千三百餘兩南河成案

十月初六日蘭第錫奏據運河道沈啟震稟稱上河廳板閘外汝衛交會之處向建挑水雞嘴草壩以挑溜勢俾免渾流倒灌淤墊口門本年河勢變遷該壩未能得力請酌量加修並所屬東昌迤北之永通戴灣板等閘年久閘牆閘底多有損壞應分別拆修昨漕臣毓奇過濟時亦以板閘外應將挑壩籌商以免停淤屬臣勘辦今率同廳員詳加察看臨清板閘以下汝衛合流自乾隆二十八年上游直省堵築沙莊大壩漳河別無分減全入衛河每當汛漲挾沙奔注閘內汝水不足相抵凡遇啟板渾水藉勢倒灌是以輒開至板閘兩旁二里內歷年挑出沙土高阜成山夏閒重運行走時於水中撈濬前乾隆二十五年在板閘下順崖建築挑水壩順溜外挑助汝敵衛歷年鑲修免致直灌口門今板閘外衛河已向西北坐

灣並不直注開口。自開口至衛河河崖長灘六十餘丈。灘高水面四五尺不等。汝水出開六十丈外。方與衛合。形勢尚順。惟淤灘頗厚。衛河底亦漸淤高。汝水不克建領衝刷。所有雞嘴壩工。未能挑溜得力。祇藉以護崖保開。應照常酌量加高。以備盛漲。臣廣詢曲商。實無一勞永逸。可免倒漾停淤之法。擬俟明春工竣。開河鋪水後。酌於口門外。汝水將會衛水處。在汝河兩崖對築箝口草壩。中留三丈金門。隨時安置。揆牌既。不使衛水散漫倒漾。而汝水藉資箝束。下注有力。可以攻衝刷沙。卽板開啟板時。閘內水勢亦無虞。過洩。如辦有成效。再爲加鑲高厚。來年恭逢皇上南巡。恭請指示機宜。敬謹遵辦。再。板開下截數層。及板開閘面。閘耳。戶當衛水長發。須多下板。蓄高汝水。俟衛力漸緩。方可啟板暢放。現在板塊向係按年抽換。三年一周。今全行多有殘損。臣委員確估。逐一修補。費亦無幾。歸明年歲修造報。至板塊向係按年抽換。三年一周。今全行更換新板。俾無漏縫。俟三年後。方照舊抽換。至永通戴灣兩閘。建自前明。嗣經拆修。已歷四五十載。或閘牆坍損。或閘底墊裂。均應拆修。現當濟寧迤南衆工畢舉。各處大挑工程較多。不便同時興修。且開春挑工竣事。卽須鋪水。以待新漕。亦趕辦不及。臣責令該道應認真粘補。不許草率。有誤。啟開。俟明年重運過後。另估拆修。臣現由甲馬營馳赴戴邨壩查勘。並將現估大挑土方銀數。及煞壩日期。再與該道核定具奏。運河道冊。

是月十二日。李奉翰奏。查前月至今。各處水勢。有消無長。邳州。宿遷。運河東岸。去冬因東省徽山等湖水大照。大學士公阿桂勘籌疏洩機宜。在傅家房。九龍廟。時家房。張家房四處。臨湖隄工。酌挑口門。共寬七十二丈。並經督臣薩載。在劉老澗九孔石閘旁。開挑引渠。俾資暢洩。臣於上月乘運河水未經大消。令道

將等確估。同駱馬湖尾閘五壩。先後堵閉。俱已完工。其中河雙金閘。及楊家莊運口頭二三壩。霜降後次第接築。現留金門。寬十二丈及十五丈不等。至裏河運口以下。全賴洪湖濟運。連年因湖水易落。清口東西壩。不足以資收蓄。曾於舊東西壩迤上。相近運口處。兩岸暫築草土壩工。以爲重門。收束攔禦湖水。多入運口。頗收實效。今歲湖水本小。消落又速。兩岸壩基尙存。應照上年鑲做草土壩工。各長四十餘丈。層層關束。督臣在工時。臣與面商。該壩束水濟運。旣甚得力。應較前加幫寬厚。如遇水小。汛前毋庸啟拆。以節錢糧。目下湖水高堰。誌椿尙存三尺九寸。回空漕艘。渡黃南下者。已有二千六百餘隻。其餘一千二百餘隻。月內亦可渡黃。較上年計早兩月。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二十九日。李奉翰。毓奇奏。臣毓奇於十二日在龍潭接駕。垂詢運中河一帶淺阻。當以運中河自乾隆二十五年大挑後。迄今二十餘年。各處砂礮增長。每歲擇要疏撈。不能深暢。且值上兩年漫水浩大。未克奏辦。是以今年首進糧艘。致有淺阻。起釁。旗丁不無苦累。面懇聖恩。勅下河臣。大加疏鑿挑挖。俾河道深通。不但幫船行走迅速。而軍丁亦免耗費。奉旨。汝與總河會議具奏。欽此。隨會同李奉翰面議。查邳宿一帶。運中河內。上承東省各山泉。及蒙沂諸水。挾沙下注。本易淤淺。乾隆四十六七等年。微湖漫水下注。兩岸浮沙。雖藉刷滌。惟各處砂礮增長。水力不能衝刷。去冬運河水勢。尙屬充裕。今春久晴。存水日消。各處砂礮。閒段淤阻。必須挑挖疏鑿。第目下重運幫船。正在北行。往後卽屆大汛。難以估辦。似應緩至秋冬汛水消落。回空過完後。逐段勘估辦理。南河成案。

四月初十日。奉上諭。據明與奏。上年興修東省運河。官民隄堰。土石各工。共用銀五十三萬九千四百餘

兩。因例價不敷。加用津貼銀五十三萬餘兩。請分年捐廉歸款。已明降諭旨。加恩准其作正開銷矣。部定例價。較民間本屬寬餘。向來黃運兩河。間遇緊急要工。採辦物料。雇募人夫。誠恐一時難以取給。於例價之外。酌加津貼。亦不能免。然不過加至十分之二三。多亦不過十分之五。儘足敷用。何至如此次多至加倍。而上屆豫省堵築青龍岡壩工。甚且加至三倍之多。雖朕愛民之心。有加無已。然工程銷筭。自有一定章程。若俱似此任意津貼。工竣後即准作正開銷。將來遇有要工。不但漫無限制。無所底止。且恐不肖工員。恃有加價之例。從中侵蝕。浮冒開銷。以冀恩免。又復成何事體耶。朕因黃運各工。關係運道民生。不惜千百萬帑金。俾閭閻永資利賴。所有數次銀兩。業已加恩寬免。此後儻遇各工。皆不得援以爲例。著傳諭薩載、李奉翰、何裕城、永遠存記。除就近諭知蘭第錫、明興外。將此各諭令知之。南河成案。

五月十八日。李奉翰奏。邳宿一帶運河。前因淺澀。督令廳營將前築壩工。收窄口門。添夫撈浚。並咨會河東河臣蘭第錫。將微湖新舊石閘。放水接濟。具經奏明。查前月以來。重運漕船。出口渡黃者。已有二千八百八十餘隻。計五十七幫。過淮甚速。惟邳宿境運河。雖屢經得雨。水勢尙未大長。上游來水甚弱。幫船仍須起剝。未能過行。江境本無引水濟運處。所惟銅沛廳黃河北岸水線河。向年運河水小。將舊閘壩啟放。濟運。今歲三月。黃水加長。曾經放水接濟。由荊山橋迤運出潘家河入運。頭進幫船。甚爲得力。臣於閏三月奏報。嗣因黃水消落。壩工過水無多。飭廳營暫行堵閉。將壩下引河查勘。內有天齊廟起至荊山橋。淤淺長一千四百餘丈。飭廳營挑深。以備水長再放。旋據稟稱。黃河因上游萬錦灘長水下注。徐州北門外。於五月初六七日。陡長水三尺六寸。隨將水線河開放。過水三尺八九寸。至四尺四五寸不等。流入運河。

八九兩日。卽長水一尺四寸。重運得此來水。不但船免起剝。卽運河前築束水壩工。亦俱拆展口門。以利舟行。現在二進幫船。俱已催儻北上。南河成案。

是月李奉翰奏。臣前因邳宿運河水小。漕船挽運維艱。會同督臣薩載。多方籌濟。一切傍湖汊港。全行乾涸。並無濟運之處。舍引黃濟運。別無辦法。查徐州北岸蘇家山。有水線河。疏治深通。預備敢放。時值黃河水小。不能過水。復於蘇家山迤下。勘有茅家山一處。灘土堅凝。河勢背溜。隄內舊有河形。接入房亭河。下達彭家河入運。亦可引黃助運。五月初開。正在趕辦。適黃水加長。徐城誌椿。長至五尺六寸。核計水線河開放。可以過水。當卽督令廳營敢放。過水三尺五寸。由荊山橋河。迤邐入運河。長水一尺三寸。重運足資浮送。隨於十一日會奏。日來重運漕船銜尾前進。催出黃林莊。入山東境者。共船五百七十四隻。計一十二幫。並無阻滯。惟黃河內今年底水本小。此次長水。消落迅速。數日已消水二尺餘寸。水線河又復不能過水。運河亦漸消落。通盤籌計。上游微湖。目下存水八尺四寸。八閘內層層關束。其流入江境者。來源既小。漕船難資浮送。必須廣爲籌計。今水線河業已斷流。其茅家山一處。急應敢放。且土性堅凝。前此所挑倒鈎引渠。亦甚合宜。自隄內舊河形。至彭家河入運。計九十餘里。此河現在寬深勢若建瓴。惟河形內間有土埂高仰。略爲疏通。卽可暢順。與水線河相似。其引渠應築鉗口壩工。以資節制。並隄工兩頭。應盤鑲裹護。以免刷寬。臣卽派員分投僱辦。於十六日開放金門。過水寬一丈五尺。深三尺三寸。十七日流至運河。現已陸續長水一尺一寸。重運銜尾。進行至此。次敢放黃水。本一時權宜之計。俟大雨蓄沛。河湖水勢無需於此。卽趕緊堵閉。合并陳明。南河成案。

六月十五日李奉翰奏。月初以來。大雨時行。邳州、宿遷、桃源一帶。運中河內。因東省蒙沂各山泉長發。會歸下注。六月初四五六七等日。陡長水一丈一尺二寸。連舊存底水。長至一丈八九尺。水勢浩瀚。臣因目下正當伏汛。上游來水急驟。下游必須廣爲籌消。隨督令道將廳營。先將楊家莊頭二三草壩。雙金閘東水壩工。先行啟拆展寬。使之去路通暢。並將李家莊口門。及運河東岸劉老澗。九孔石閘。委員住宿該處。留心察看。如水勢再長。相機酌放。分路宣洩。以減壅盛之勢。兩岸兜灣近溜柴工。春閒預修堅實。此時埽眉尙高出水面二三四尺不等。初八日以後。河水漸次報消。運中河內。尙可容納。各處閘壩口門。未經全啟。一切柴土工程。防護完整。甯河成案。

九月。大學士公阿桂。江督薩載。南河李奉翰。東河蘭第錫。會籌微湖運河情形。及蓄水接濟事宜。奉上諭。據毓奇奏。江境運中河內。淤淺阻運。俟回空後。勘估疏浚等語。豫省曲家樓堵閉後。今歲無河決之事。何致漕運遲悞。其病究在何處。又據奏。江南邵宿一帶。挑挖極深。上游八閘。地勢高仰。亦恐微湖放出之水。直瀉無餘。是濬與不濬。兩皆違礙。將何適從。前歲黃河漫口。據阿桂等奏。黃水於金鄉。魚臺以上。沿途澄淤。入湖河者。皆係清水。是以並未淤墊。入運既係清水。河道自當衝刷益深。何以轉有淺阻。微湖爲濟運水櫃。並未聞湖水一瀉無餘。何致一加挑挖。卽難攔蓄。恐豫工北岸漫溢。究不免黃水灌入。以致墊高河底。漕運爲天庾攸關。若如毓奇所奏。均無善策。豈有坐視不辦之理。令阿桂等。公同商論。如何設法辦理。據實覆奏。欽此。議覆稱。湖河形勢。及江南山東運道。通盤籌商。並調運河道。沈啟震。來工面詢。據稱。東省微湖。承曹單。城武。金鄉。魚臺。濟寧。坡水。及東岸獨山湖穿運之水。濬河匯注。號爲水櫃。每年定誌。收水。

一丈一尺。由湖口雙閘出水。下濟邵宿運河。築壩後即可收符定誌。湖底並未淤高等語。查濟寧以南運河。因東岸各山泉水噴沙下注。歷年停積。兼四十六七兩年。漫水入運。未能疏治。兩岸隄工。復塌卸入河。是以處處淤墊。原擬自韓莊迄濟寧一帶。大加疏浚。因微湖水勢尚深一丈三尺。正當宜洩。祇疏八閘。門灘通流。本年漕艘。經行順利。卽江廣重船。亦未起剝。八閘及江境邵宿一帶。斟酌盈縮。因時蓄洩。湖水有節宣之制。運河得轉輸之宜。向俱如此辦理。四十六年秋。漫水初至。正當各湖清水漲盛。頂托來流。黃水自曲家樓至南陽湖邊。相距三四百里。源遠勢散。沿路停淤。澄清之水。乃歸於湖。惟南陽湖西李家橋。蘇家橋一帶。水色微黃。其南陽湖心。並昭陽湖以下。則徹底澄清。並無淤積。詢之沈啟震。所稱亦復如是。並稱微湖終年暢放濟漕。現水尙深一丈五分。核之往年過濟過障。較定限更早數日。並無淺阻。惟八閘內大泛口等處。向遇伏秋水發。卽有沙淤。趕緊撈挖。重運不逾統限。推求漕船遲誤之故。實由江南邵宿運中河內。水無來源。向藉東省湖河存水。敢放濟運。大汛時東省各山泉。同時長發。挾沙下注。填淤宿遷上下。亦多砂礪。自二十五年大挑後。迄今二十餘年。每歲擇要疏濬。不能通暢。兼之冬春雨少。駱馬湖存水。及上游來水無多。致開段淺阻。惟有加濬邵宿一帶。至韓莊抵江境。地勢建瓴。而上有湖口雙閘。鍵束八閘內。節節關攔。不虞直瀉。祇須擇節宣放。與挑深邵宿河道。兩不相礙。再邵宿桃境內。每遇旱乾。水易消落。曾添築草壩。蓄水濟運。惟自河成閘下。至運口三百餘里。並無關束。河流易洩。擬於邵境貓兒窩。及宿遷十字河二處。各添築石閘。並將楊莊運口舊有三壩。量爲收束。更資攔蓄。此通盤籌計補救之法。運行不患阻滯。並無慮河深一瀉無餘矣。河渠紀聞。

十月東撫明興奏查勘曹單等處河渠水利並疏八開事宜按東省河渠西下之水原無來源祇由伏秋汛坡水匯流下注順其歸湖之路瀦於微山諸湖疏稱乾隆四十六七年閒豫省曲家樓黃水下注由太行隄衝開缺口直注東境曹單城武首受其衝下游金鄉魚臺被淹最甚至荷澤濮州定陶等處祇緣旁流漫及濟寧在魚臺之北爲漫水倒漾所經其鄆城汶上鉅野等處黃水雖未到而各縣境洩水溝槽均與上下游相接臣等窮流竟委沿河查勘各州縣河渠並無來源亦無崇山峻嶺均係伏秋霖潦坡水循注匯歸於湖冬春卽涸僅存河形上下支幹數十道綿長五百餘里自漫水過後大半已淤成陸若欲將舊河盡行挑浚工費浩繁曹單城武舊河旁現在各有新衝河身迤下卽接入舊河均可作爲幹河境內民人願自疏浚毋庸動帑惟各河下游在金鄉魚臺濟寧等境者逼近南陽等湖前漫水至此卽爲湖流頂托致散漫停淤各河渠亦盡淤墊須將舊有河身估計挑挖並量歸湖之路俾自曹單以下各州縣坡水由支及幹暢達於南陽昭陽二湖下注微湖庶濟運充裕民田有益查如曹縣之白花夏月定陶之北渠南渠中渠各河經城單金魚鉅嘉濟寧各境內同河異名統由魚臺之新舊二河及迤南之馬運河歸南陽等湖均屬有名幹河急應疏治至趙王河自曹縣紙房集至張秋沙灣入運由東岸各閘壩洩入大清河歸海尚在濟寧以北距南陽等湖甚遠惟是河中段在荷澤鉅野閒迤南又分一支由鄆河汶上至嘉祥宋家窪支河之水至濟寧爲牛頭河會濬臺河出魚臺廣運舊閘歸南陽湖因下游漫水倒漾致閒段受淤必須與曹單以下支河一并疏浚俾上下源流同條共貫暢流入湖爲濟運之用運河至韓莊閘內水深三四五六尺不等須將淺處估挑以水深六尺爲度至大泛口等爲山泉入運之地尤易停淤

須於六尺外再挑深一二尺。庶山水湧發，挾帶泥沙，有所容納，不致動形淺阻。俟毓奇來東，覆勘具奏，奉旨所見已是一切竭力爲之。欽遵次第妥辦。微湖之儲蓄無憂不裕矣。河渠紀聞。

十一月初三日，薩載、李奉翰奏。前接奉上諭，據阿桂等覆奏，微山等湖實無淤墊。其上游各州縣，坡水經行之路，未免受淤。應令撫臣明興，將有名幹渠及田間瀝水支溝，分別疏浚。推原漕船遲誤之故，實由江南、邳州、宿遷、桃源、運中河內。自二十五年大挑之後，迄今二十餘年，未經大挑，不能一律深暢。以致淺阻，薩載回江省後，卽由邳宿境內，應行挑浚之處，先行勘辦。至微山湖有湖口雙閘，鍵束北閘內，又節節關攔。卽邳宿一帶河道挑深，恐湖水洩放無餘，不能攔蓄。是挑與不挑，兩有妨礙。將何所適從？因降旨詢問阿桂等，並令其公同商辦。茲據查明，河身實未淤墊。惟上游各河受淤，坡水不能疏通，以致下游蓄水，未能充裕。而漕船遲誤，總緣江南運道淺阻。本年春閒，朕南巡經過時，見楊莊一帶河內，露有草土。該處係江南境內，草土俱露，則其河底之淤淺可知。卽云因山泉長發，挾沙下注，易於停淤，亦應及早疏浚。何以二十餘年之久，竟不奏明大挑？此皆薩載、李奉翰之過。目下回空漸次過竣，所有八閘以及邳宿運河，應挑各工，自當乘時估辦。但李奉翰、蘭第錫，現在豫省辦理堵築事宜，其南運河應行挑浚，並酌建閘座等事，著專交薩載辦理。毓奇辦理回空事竣，漕務亦無須伊回署籌辦之事。其北運河八閘應挑之處，並趙王河各處疏浚等事，著專交毓奇、明興辦理。欽此。伏查江南邳宿運中河，自乾隆八年大挑後，至二十五年始行大挑。是年又止於邳宿運河內，閒段挑浚。中河未曾施工。茲歷二十餘年，難免淤墊。且四六七等年，微山路馬等湖異漲，運道隄工，被衝入河，停淤益厚。近年每於冬春擇要疏撈，未能一律深暢。今蒙聖

明鑿及飭令大挑。並責成臣薩載專辦。臣薩載自豫回南。卽督率淮徐、淮揚兩道。河營參將。上下查勘測量水勢淺處。僅一尺八九寸及二尺餘寸不等。先經臣李奉翰。飭令道將逐段插標。派員撈浚。臣薩載復嚴督各廳營及委員等。多雇夫船。上緊撈挖。並於至淺處。兩岸趕築草壩。擊束水勢。又將下游楊家莊口。門頭二三草壩。及雙金開口。門收窄。中河旁之鹽河開壩。亦卽堵閉。使無旁洩。上下兜束。以資浮送。目下回空漕船。隨到隨行。幸無阻滯。所有今春運船經過。並現在回空撈淺築壩。共夫工料物銀一萬四千餘兩。應核實入大挑案內彙銷。其大挑工段。必須於回空過竣。然後築壩興工。應挑段落。又須於現在回空過時。察其水勢深淺。分別估計。江南與東省接壤處。尤應彼此關會。若江南河底挑深。則東省下注之水。直洩無虞。若江南河底較東省高仰。則來水流行不暢。下游仍恐淺滯。並經札會毓奇。明與將應挑尺寸。一體確估。茲淮徐道所轄邵宿運河。自黃林莊起。至宿桃交界止。共河長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三丈。內除水勢現深。無庸估挑。實計桃清二汛。開段沙淺。應挑工長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丈。估挑口寬八丈。底寬六丈。深自三尺至五尺不等。共約估土方銀六萬三千五百餘兩。應築大小攔水壩柴壩工十五道。約估銀六千五百餘兩。查此時通河有水。回空正在南下。所估恐尙有增減。俟回空過竣。築壩水涸後。再逐段細估具題。至此次雖已大挑。而水無來源。全藉微湖濟運。江南自河成閘以下。至楊莊運口。三百餘里。並無關束。河流易洩。前經大學士公阿桂會奏。擬於貓兒窩以下。添建石閘二座。茲臣薩載。勘得宿遷境八堡。堪建石閘一座。距河成閘六十餘里。源遠流長。無慮停淤。抑且灘闌土壘。此處建閘。俾上游數十里。從前屢次淺阻之處。均有收蓄。迤下六里。卽係阜河石礮。本有收束。自石礮至宿遷關。長五十餘里。河勢較直。

未免流行迅速。應於關下王家莊河旁。建閘一座。更可收束水勢。相度二處。均應以正河作爲月河。河旁另挑新河建閘。不惟形勢較順。且新閘完工後。須俟灰漿凝固時。敢放。明春重運。經臨。仍由舊河行走。各工約估工料銀五萬三千餘兩。查有蘇家閘一座。係從前引黃入運處。所日久廢置。拆取石料。抵建新閘。可節省銀三千餘兩。以上均屬濟運利漕要工。須於本年回空過竣。趕辦。來年重運未到前。辦竣。方不有誤。新漕現飭道將分委委員。按段承辦。先於河庫歲搶修銀內。通融酌發。幾分數銀。飭令雇夫。購買食米。棚蓆等項。採辦石料灰漿。俟回空過竣。卽行煞壩。復估與舉。再河工歲搶修銀兩。例有定款。今挑河建閘等費。無款可支。仰懇皇上天恩。俯准於運庫銀內撥用。以濟工需。南河成案。

是月漕督毓奇查勘濟寧以西河道。遵旨專辦東省水利工程。按是時毓漕帥查疏徵湖水源。務求通流利運。奉命專辦東省水利工程。回空過臨後。馳往查辦。疏稱臣自臨清由張秋赴運河。迤西各州縣。將應疏支幹各河。逐一履勘。中有閒段淤墊。略爲疏挑。卽可深通者。有上游雖通。下游應疏者。有舊河淤平。就附近衝出河身。挑入原河。可省工力者。至由河入湖。合流暢洩處。尤宜倍加估挑。並量添歸湖之路。俱與明興查過。意見相同。惟定陶之南渠中渠。河城武鉅野之萬福河。同河異名。均歸新鄉之柳林河。與新挑河匯入魚臺。新開河合牛頭河水。下注舊運河。歸湖濟運。臣前知此河。每年入湖濟運。較別河尤爲有益。今南渠中渠。尚有河形。不過稍爲挑挖。惟萬福河柳林河。自西北至東南。淤平十之七八。各處橋洞。亦淤塞大半。兩岸樹木。俱淤下一二尺不等。詢問老民。僉稱沿河地勢低窪。農田全賴諸湖宣洩。坡水。麥秋得以收穫。民間小船往來利便。自前歲漫水。將河身與近河田畝。一律淤平。致雨水過大。宣洩不及。田禾

被淹。若大加疏浚。即可普種豐收等語。是河既可利運便民。必須挑浚復舊。至趙王河原自太行隄東北入張秋運河。近已斷溜。且距南陽等湖甚遠。其迤南一股。由鄆城分支。並無積水。地高亦無宣洩。不致淹浸田禾。又距牛頭河道里綿長。中段久已淤平。且有嘉祥之趙王河尾閘。合汶上之宋家窪坡水。匯牛頭河。入舊運河。歸湖亦足以資瀦蓄。趙王河中段。無庸挑浚。以歸節省。其餘各支河。淤淺無多。用民力疏治。即可通順。所有酌勘情形。會同明興細籌。與八閘挑工。一并確估具奏。於明春查辦親查督催。此議疏水櫃之原。以治其本也。上源坡水導引入湖。邳宿運河。咸沾挹注之利。又通伊家河荆山橋。以備分洩。亦不慮盈滿爲患。斯久安長治之道也。河渠紀聞。

十二月二十八日。李奉翰奏。邳宿桃清一帶。運中河內大挑工程。據徐揚兩道稟報。上游黃林莊。下游楊家莊。攔水柴土壩工。先後趕築。而長河存水。淺深不同。未能一律控洩。又逐段添築小壩。上緊車戽。河底漸次顯露。臣隨率同原估道將。自東省臺莊迤下黃林莊起。至楊莊運口止。按段量估。通計河長六萬二千二百八十餘丈。內除水勢深通。毋庸估挑者。長二萬三千三百三十餘丈。其餘非淤沙停阻。卽大小砂礮綿亘。均應疏鑿挑浚。查應挑口底寬深丈尺。原估時本就河身河底之高。下定挑挖之深淺。今存水厚乾。細加查量。工段丈尺。與原估相同。閒有河底高低不平處。所稍有增減。而裏多益寡。各段土方銀數。仍屬相符。臣指示道將等。註明號概。並於原估冊更正。以便按段興挑。再漕臣咨會東省八閘。及韓莊上下河道。定於月之二十日。插餉興挑。限四十日完工。江南地處下游。於存水厚乾覆勘後。亦卽儘辦。統限正月月底先行挑竣驗收。不誤東省開壩鋪水。及南糧渡黃北上日期。現派幹員監辦。並督同徐揚兩道查催。

務期照估如式依限全完。不使稍有草率遲逾。南河成案。

是月江督薩載、東撫明興、會勘臨清閘外礮嘴壩、及鉗口壩改修事宜。按是時巡漕佛保奏臨清板閘南岸鉗口壩、正迎衛河大溜盛漲、必致衝卸、請復礮嘴壩舊制、並挑去西岸淤灘於南水關下築挑水壩、以資挑溜、奉諭旨、薩載熟諳河務、傳諭該督於來京之便、順道前赴臨清、會同明興、佛保履勘、鉗口壩是否、有倒灌衝刷之虞、應作何辦理、詳議具奏、欽遵、勘議奏覆、疏稱、臨清閘爲汝河尾閘、設板閘二、皆砌以石、閘外卽屬衛河、衛渾力強、汝清力弱、盛漲時或漫過口門、或倒灌閘內、將閘板暫行貼蔴封閉、蓋高汝水、俟衛水消落、啟板放出汝水、衝刷淤沙、此向來辦理機宜、乾隆二十五年、在板閘南岸下首、順崖築礮嘴壩、挑衛溜北趨、使汝水暢出、抵衛歷年、鑲修挑護、衛水漸向西北生灣、不復直灌口門、閘外兩岸長有淤灘、舊礮嘴壩淤入灘內數尺、河臣蘭第錫、因該壩外灘漸廣、挑溜不能得力、復於口門外、汝衛交會處、兩崖築鉗口壩、留口門三丈、收束汝水、攻衝刷沙、本年伏汛水長、力足抵衛、祇因鉗口僅寬三丈、東溜過急、兩壩頭過長、挺入河心、致被汝水衝墊、壩頭露出椿木、有礙運行、是以議復礮嘴壩、今相度此壩、本未廢棄、惟壩頭接築鉗口壩過長、口門亦窄、汝水盛漲、以致衝刷坍卸、止須收短壩工、展寬口門、則束汝攻衝刷沙、同一得力、現在衛河溜向西北坐灣、離口門漸遠、東岸礮嘴壩外、長有淤灘、更可保護、汝河尾閘、自不必過挑河溜、轉致逼近口門、有倒灌停淤之患、今惟將接築鉗口壩、收短二丈、口門展寬二丈、兩壩頭做磨盤埽、以順水性、壩工止須用檣木繩纜勾繫騎馬、卽可穩固、毋庸簽椿、所有壩下舊存椿木、拔除盡淨、免致漕船出入有阻、北岸淤灘、切去、以順就下之性、西岸挑水壩、毋庸辦理、以免逼衛入汝之虞。

如此則衛漲有鉗口攔護。汝漲亦可暢出口門。遇衛強汝弱。下板蓄水攻沙。亦無慮水緩沙停。河渠紀聞。
是年白河石壩。南壩臺磯心草壩。改築灰土護壩。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

運河水章廣三十

乾隆五十年二月十九日薩載李奉翰奏。邳宿一帶運中河年久淤淺。仰蒙聖恩。大加挑濬。上年十一月。臣薩載測量河水淺深。勘估覆奏。並於王家莊八堡估建石閘。以資啓閉。臣李奉翰自豫回南。於回空過完。築壩厚水。露出河底。又復詳勘。分別增減。確核估定。於十二月插齣興挑。及先後督辦。節經奏報。查運中河。自黃林莊至楊家莊運口。止開段挑工。長三萬八千九百五十餘丈。派委地方知縣。及河工廳營汛弁五十餘員。分段承挑。工內有乾土淤土。大小砂礮之別。挑挖鑿鑿。亦有難易遲速之分。臣李奉翰督令道將及委員等。按段查催。臣薩載順勸山東韓莊上下及八閘挑工。履勘江境挑工。復赴邳宿一帶。嚴督工員。不容偷減草率。旋據各工員呈報。於月初旬。僱挑完竣。臣等率同淮徐淮揚兩道。並參遊等驗收。照原估口底寬深丈尺。詳細測量。閒有河底河坡。未經全清者。卽令收拾。河身坦坡高窪不平者。勒令加挑。並挑起之土堆積近隄者。令翻移遠處。俱一律完工。並無不足。現將上下攔水草土壩工。卽行啓除。使積水通流下注。以驗河底是否一律相平。並咨漕撫二臣。俟韓莊上下及八閘淺工驗收。將開壩放水。俾上下運河鋪平水面。以便重運渡黃北上。其邳宿境添建王家莊八堡石閘二座。俱上緊運石窰。椿鋪底。備砌。尙需時日。俟石工完竣。另行奏報。並將挑河建閘工程。動用工料。夫土錢糧。核實造冊題銷。南河成

五月初一日奉諭。據李奉翰奏黃運湖河水勢消落情形。已於摺內批示矣。京城連日大沛甘霖。且雲氣向南。更覺廣闊。淮徐各屬。自必普沾。此後運中河一帶。諒不致復慮水短。然運河之水。必待雨水充足。始資接濟。若雨水偶缺。卽行淺阻。又何用挑濬。且挑價所費若干。何以未據奏明。前已有旨。令薩載等切實嚴查。將浮冒偷減之工員參奏。該督等務遵前旨。徹底究辦。若再心存回護。更屬不成事體。至李奉翰摺內所稱。微山湖存蓄之水。因天氣久晴。不甚充裕等語。前據毓奇、明與奏。東省湖水充裕。微山湖所收之水。較定誌尙有寬餘。湖口雙閘開放。水頭下注江境。卽可灌至楊莊運口。何以現在李奉翰又有微湖存水不甚充裕之奏。微山等湖。素稱水櫃。原爲濟運而設。卽云天氣久晴。從未聞似此陡形消落之理。著傳諭毓奇、明與、蘭第錫。卽將微湖從前存水尺寸及現在水勢情形。迅速據實覆奏。毋得稍存回護。運河道冊。

是月初八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接奉四月十七日上諭。據毓奇奏。邳宿一帶。雖經大挑。各處多有淺阻。糧船行走。必須節節起剝。以致遲滯。昨據薩載、阿那布均奏。及淮徐一帶。雨澤稀少。上游湖河。存水較小。來源不旺。重運現須量爲起剝。各等語。連中河及八閘等處。旣經此次大加挑浚。一律深通。水勢自必充足。漕艘藉資浮送。何以又稱各處多有淺阻。必須節節起剝。若遇因雨澤稀少。來源不旺。則湖河水勢均須坐待大雨時行。方能浮送。重運。又何必糜費帑金。施工疏浚耶。况挑浚河道。若係水底施工。尙可稱難於用力。今運中河及八閘等處。俱有閘壩。皆係挑挖乾渠。及甫經挑浚。卽形淺阻。自係該督等從前並未親身實力督辦。一任工員草率偷減。所致。著傳諭薩載、李奉翰、毓奇、明與。務須切實嚴查。逐段勘量。將何

處淺阻。及如何浮冒偷減情弊。一一指出。據實參奏。此次朕姑予寬限。令伊等徹底查辦。若該督等稍存回護。不能認真究辦。別經查出。恐不能當此重咎。試思雨水短少。則必須起剝。又何必挑浚甚不成事體。欽此。臣等跪讀之下。惶悚無地。當即馳詣運中河。逐段勘量。徹底嚴查。伏查自乾隆二十五年大挑後。上年臣等督率道將等。詳加確估。自黃林莊至楊莊運口。止長三百餘里。共河長六萬二千二百八十餘丈。水勢深者二尺餘寸。淺者一尺八九寸不等。內淮徐道所轄邵宿運三汛。河長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三丈。開段應挑河長二萬七千五百二十餘丈。估挑口寬八丈。底寬六丈。深二尺四五寸。至三四五尺不等。共估沙淤土方銀十二萬五千五百餘兩。又應築大小攔水柴土壩十七道。估銀七千一百四兩。淮揚道所轄桃清二汛。河長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丈。開段應挑河長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丈。估挑口寬八丈。底寬六丈。深自二尺至五尺不等。共估沙淤土方銀六萬三千五百餘兩。應築大小攔水柴土壩十五道。估銀六千五百餘兩。派廳縣營汛等員分段承挑。按工員大小丈尺多寡。每員銀數。多者一萬二三千兩。少自數千至數百兩不等。每員承挑工長。自數百丈或千餘丈不等。開工後。臣李奉翰。即往來工次。督同兩道查催。臣薩載於正月自京回南。查勘山東八開挑工。即入江南境。自黃林莊起。逐工查勘。至清江後。復自楊莊溯查兩工。因邵宿境內。爲積沙淤淺之處。臣等駐貓兒窩一帶督率。有辦不如式。或挑挖尺寸不足者。俱隨時嚴飭妥辦。並將管工人等。分別責懲。不容偷減草率。竣工後。復帶同道將。自黃林莊至楊莊止。逐段丈量。並令隨帶標弁持簞。臣等親看測量。各員照估挑挖。並無短少。此臣等於挑挖時。親身督辦。驗收之實在情形。乃自開壩鋪水以來。漕船行走。尚無淤澀。然須起剝。實屬不成事體。臣等愧懼無以自解。茲

到工覆加丈量。桃清中河境內，舊有鹽河開、雙金開、豆瓣集等處，浮沙古淺，今春挑浚已通。該河地處下游，水勢到處更復刷深，現深四五尺不等。經漕臣奏明，糧船經過中河，並未起剝，所用錢糧應照估請銷。其邵宿運河內原報稍淺處，如黃林莊、月河頭一段，係署銅山縣侯封晉承辦。下渡口係運河通判許兆陞承辦。何家莊一段，係宿虹同知陳烈、邵睢同知邱麟閣承辦。三聖廟一段，係宿遷縣知縣馬充符承辦。細查撈淺各處，或五六丈，或三四十丈，非河勢兜灣，卽土性游沙。因上游開板時，啓時閉，水勢旋長旋消，以致流沙壅滯，撈起沙土。臣等親驗，實係新沙，與原挑黑色淤土迥異。且通工丈尺均足，並非偷減。凡淺處，俱經各工員等築壩擎蓄，雇夫撈挖。現在一律水深，幫船已足行走。僱入東境者，現有四百一十五隻。餘船陸續前進，並無阻滯。但漕船前此既須起剝，則承辦此數段工員，各有難辭。應據實參奏，請旨將邱麟閣、陳烈、許兆陞、侯封晉、馬充符、交部嚴加議處。臣薩載、李奉翰、暨該管淮徐道劉錫嘏，不能督率工員妥辦，亦難辭咎。請旨交部嚴加議處。所有原估挑河築壩共銀十三萬二千六百餘兩，應不准開銷。著落臣等分賠，以示懲儆。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李奉翰奏，邵宿運河貓兒窩迤下，添建石閘二座。於運河挑浚放水後，始行運料。致此時尚未完工。欽奉諭旨，飭令查參。伏查二閘雖於上年具奏勘估摺內，聲明月河造完後，必得灰漿凝結，方可啓放。今年重運過境，仍走舊河。但此時運河水小，二閘未經辦完，不能藉以束水遲延之咎。實所難辭。查八堡石閘，係桃源同知汪田、河營參將鄭永泰承辦。王家莊石閘，係宿虹同知陳烈、淮徐遊擊韓勝承辦。應據實參奏，請旨將該工員交部議處，以示懲儆。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李奉翰奏接廷寄，欽奉上諭。據李奉翰覆奏，運中河水淺，因貓兒窩以下開座，未能辦竣，致水無擎托。現在中河水勢重，運可以通行，惟運河數處時深時淺，幫船尚須起剝等語。開座原爲關束水勢而設，既經上年奏准，何以不及早辦理，直至挑河既竣，始行購買石料，况中運河如果挑濬，一律深通，斷無忽淺忽深之理。此事皆因薩載、李奉翰籌辦遲誤，工員等偷減草率所致。已明降諭旨，將薩載、李奉翰交部嚴加議處矣。伊二人久任河防，非不諳工程者可比。今於此緩急機宜，不能預籌妥協，以致要工貽誤。而於工員等之草率偷減，又不能及早覺察參奏，其咎實無可辭。現雖交部嚴議，亦不致因此遽行革任。該督等屢邀寬免，問心何以自安。著將明發諭旨抄寄閱看，令其自行議罰具奏。仍著將現在運河水勢及糧艘行走情形，迅速覆奏。欽此。臣等跪讀之下，感慚無既。伏念疏通運道，添建開座，均爲河工緊要機宜，臣等不能預籌妥協，迅速辦理，以致要工遲誤，實屬罪無可逭。仰蒙聖恩，不卽治臣等之罪，僅予交部嚴議，並令自議撫衷自問，實切難安。惟有仰懇皇上天恩，俯准臣等各罰銀二萬兩，以贖前愆。瀝情具奏。南河成案。

是月，明興覆奏，奉上諭。已恭載五月初一日。欽此。臣伏查微山湖爲濟運水櫃，江南山東藉以灌注蓄洩。定例收水一丈一尺爲度。上年收水充裕，本年八閘大挑工竣。三月初五日啓壩，臣正在韓莊微湖存水，尙有一丈二寸餘。自啓壩後，照例將湖口開暢放三日。又因江境水勢不足，接准咨會飭道廳等，又放三日。雖洩水稍多，湖口閉止下板七塊，上有漫板水二尺六寸，未至遽形消落。茲奉諭旨，臣復確查微湖雖因久晴風日消耗，又接濟江境，多放三日，致兩月內消水一尺六寸。然現在存水，截至四月二十九日止。

尙有八尺六寸。湖水現高運河一尺四寸。重運行走。上啓下閉。每日湖水消耗不過二三分。以時撙節。宣洩。不致有不足之虞。前據具報。頭進幫船過濟。核諸定例。較爲迅速。此時南糧已入東境者七幫。臣已飛行鎮道。並沿途營汛各員。催價過行。均可不致阻滯。運河道冊。

六月初四日。薩載、李奉翰奏。江南黃運河湖。水勢俱小。重運經行。未能迅速。屢奉諭旨垂詢。經臣等會勘督飭道將廳營設法籌辦。先將蘇家山水線河開放。旋因黃水消落。引河不能過水。復將茅家山鑲做錯口壩啓放。引黃由彭家河入運。接濟節經具奏。旬日以來。洪湖高堰誌椿。存水日消。外河清黃交匯處。時深時淺。臣李奉翰在東西壩外彭家馬頭迤上。做束水小壩。接長挑溜。不使停沙。出口船隻。陸續渡黃。北上。頭二進糧船共五十七幫。計三千二十餘隻。於五月二十九日全數渡黃。催入楊家莊運口。銜尾價行。現存三進江廣漕船。雖船身較重。入水較深。量爲剝卸。尙能挽渡。查五月黃河長水三次。旋長旋消。溜勢平緩。自二十九日至六月初四日。驟長。徐城誌椿已長至八尺五寸。流雖湧猛。埽壩工程。均尙平穩。臣薩載正過徐州察看情形。水線河已可過水下注。濟漕所有茅家山鉗口壩。進水過多。恐汕刷寬深。當令道將卽行堵閉。臣李奉翰查勘桃源宿遷黃河各工。行至阜河。臣薩載會同察勘。運河水勢。自茅家山放水。由彭家河入運後。邳境河成閘至宿遷一帶。比前增長。內何家莊、窰灣、貓兒窩、馬莊集等處。前此流沙積淺處。目下深三尺七八寸及四尺三四寸不等。重運已資浮送。各幫銜尾價行。惟河成閘以上至黃林莊。數十里內。彭家河挹注之水。不能挽之上行。俾有增長。惟藉東省來水接濟。第上游八閘層層下板。卽漕船頂閘。亦係拗板打放。並無常川下注之水。是以黃林莊迤下。馬蹄崖、黃道人橋、龔家渡等處。八閘閉板。

後止深二尺四五寸及一尺八九寸不等。遇八閘啓板，卽水深三尺餘寸，但八閘不能逐日啓放，重運卽不能迅速通行，惟有多添剝船，輪流起運。查邳宿運河內，凡堪裝載船隻，先經儘數雇用，但需船甚多，不敷派撥，又飭山陽高寶等州縣，一并雇覓協濟，據報已解交二百餘隻，撥赴上游剝運。臣等督飭員弁照料催僱，以期趕緊前進，現催出黃林莊入東境者計八百餘隻，連日陰雲密布，天氣較涼，僱日內上游山泉長發，運河水勢加長，幫船自可迅速行走，隨時再奏。南河成案。

是月十三日，薩載、李奉翰奏，奉上諭，據毓奇奏，本年重運幫船，緣水勢異常淺小，以致節節淺阻，已入臺莊闌者，僅十五幫，計在後尚有七十六幫等語。漕運爲天庾正供，最關緊要，必須沿途過行無阻，方能依限抵通。今歲南漕前幫抵津，較之往歲，已遲至兩月。今據毓奇所奏，二進浙江船隻，按日扣算，過津已在九月下旬，到通卽虞阻凍，則三進江廣船隻，爲時更晚，其勢斷不能抵通。是今年抵通漕船，看來不過十分之一二，其在途各幫船隻，不能起卸回空，趕至水次受兌，必致貽誤明年新漕，更屬不成事體。究其遲誤之故，皆因運中河一帶，節節淺阻，而運中河之淺阻，實因薩載、李奉翰於興工疏濬時，卽未能一律疏濬深通，又不早建閘座，水無攔蓄所致。若謂因天時亢旱，水勢淺小，則往年豈無雨澤稀少之時，且糧艘轉運，亦斷無坐待大雨時行，方能依限抵通之理。是洩水誤漕，薩載、李奉翰及工員等之咎，實無可辭。前已將薩載等交部嚴議，分別著賠，現亦無可加罪。朕惟自咎，未早代伊等慮及此，不知伊等慚愧否也。刻下南糧各幫及江廣船隻，尙未全數過淮，而黃林莊、貓兒窩、古城、溜淺處，甚多，時屆六月中旬，大江以北，尙未得有透雨，該督等務宜督率所屬，上緊撈挖，催僱稍贖前愆，並著劉峨、薩載、毓奇、明興、閔鶚、元通盤

籌畫若此時已經得有透雨。河水長發。足資浮送。即當迅速催僱。計算抵通無誤回空者。共有若干幫。其實在遲滯不能抵通者。共若干幫。即酌量情形。將實在不能回空。而已挽入東境者。或於天津之北倉截留起卸。其未經挽過臺莊各幫。即於江南沿河各州縣截卸。總以毋誤回空受兌新漕。最爲緊要。該督撫等務宜悉心籌畫。妥協辦理。方不負委任之意。仍著將接奉此旨酌辦情形。及各處是否續得透雨。一并迅速覆奏。欽此。臣等跪讀之下。感悚慚愧。不能自己。伏查本年起運南漕。共九十一幫。截至六月十一日。渡黃六十二幫。內頭進幫船。於初八日以前。催出江南。交山東境者。二十幫。二進幫船。現在跟艚前進。本年春夏。因水小河淺。臣等設法籌辦。或設木閘以代閘座。或築草壩收束。或再撈浚。並於水線河引黃濟運。以資浮送。臣等前摺奏稱。邵宿運河水深。已有三尺七八寸。及四尺三四寸不等。足敷運行。惟河成閘至黃林莊數十里。別無挹注之水。必藉東省來水接濟。近據淮徐道劉錫嘏稟報。初七日該處已長水一尺六寸。糧船皆已過行。無需拗板。探係山東泉水長發之故。臣等查上年漕船。在北河阻凍。未能全數回空。緣遇閏年。節候較早。凍河亦早於往年。未可比較。查四十七年。係七月二十三日。全幫出江南境。回空尚無遲誤。本年距七月下旬。尚有四十餘日。且未渡黃之江廣各幫。現經漕臣嚴飭運弁。將多帶木植等項。起卸。另自行走入水較輕。自易挽拽。其已渡黃之二進幫船。所帶貨物。亦經飛飭糧道。截留起卸。據河營參遊稟稱。各幫船近經運弁押令沿途起卸貨物。詢之池州幫旗丁等。據稱原船入水三尺五六寸者。起貨後。船身浮起一尺餘寸。現止入水二尺六寸。易於行走等情。臣等再四籌計。惟有嚴督沿途文武。晝夜催僱。以期迅速抵通。統俟七月望後。再看情形。通盤籌畫。僱三進江廣幫船。仍不能僱出江境。並約計

回空。如不能依限抵次，臣等即一面籌酌截留，一面入奏。統期迅速前進，並核計毋誤回空受兌新漕，以冀稍贖前愆。南河成案。

七月十五日，蘭第錫奏。據運河道沈啓震詳，運河廳南旺迤北袁口閘，建自前明正德二年。乾隆十五年重修後，迄今三十餘年，金門開牆及雁翅礮岸，石塊損裂，灰縫脫落，閘底椿石損斷，通身滲漏。雖歷次粘補，因距南旺不遠，每汶河發水，首受其衝。又有東岸劉老口支河，減洩何家壩之水，急流直射，石塊尤易損壞。難以拘抵補修，亟應拆造，以資啓閉。摺節估計，共工料銀八千八百八十一兩。詳請奏動司庫銀兩辦理。臣查南旺迤北三十里，爲袁口閘地，居上游勢，若建甌爲汶水緊要關鍵。臣與廳閘各員勘閱實係必應拆修之工。所估銀數，嚴飭駁減。該道應覆稱，修建年久，上次拆修，曾選用舊石十分之六。此次僅選十分之四，亦不敢以零碎舊石安砌，致難經久。原估實無浮冒，仰懇俯准動撥司庫銀兩，照式拆修，以重漕運。現飭該道督率廳員購運灰石各料，全數堆貯報驗。俟回空過竣，卽興工拆修。務限啓壩前一律全完，以待明年新運。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據明興奏，三進浙江湖廣各幫已入東境者，現已委員分段嚴催，無分雨夜，飛挽北上。其江西尾幫，此時尙滯河干，請於江南水次截留起卸，則重運既過，韓莊湖口雙閘無須放水接濟。微山湖底水亦可稍爲存積等語。所奏甚是。前因江西漕船十餘幫，於七月中旬，尙淺滯清口，未能全數渡黃，計算日期，必不能於今冬回至水次受兌。與其多行途程，仍須截留，莫若卽於江南水次各州縣截留起卸，俾漕船卽行回空，既可免長途絳挽之勞，又得及早回至水次受兌，實爲兩便。業經降旨，令薩載

毓奇等酌量情形。妥協辦理。今明與所奏。適與朕旨符合。著將原摺抄寄薩載、毓奇等閱看。令其遵照前旨。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至微山湖爲運河水樞。最關緊要。尤應速籌妥辦。著傳諭明興、務須挑溝導引。廣爲收蓄。以爲明歲濟運之計。運河道冊。

八月初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蘭第錫奏。微山湖水勢。入秋以來。僅長一寸。較定誌尙少四尺有餘。俟重運一過。南陽卽將東岸。獨山湖並魯橋荆溝諸泉渠之水。由各水口單閘轉輸於微山湖內。以資收蓄。等語。看來微山湖水勢淺少。而江南洪澤湖底水。亦止存二尺六寸。目下清口尙然阻滯。漕艘淺攔。來往俱不能行動。朕輒轉思維。推求其故。非因淮水微弱。不能暢出。卽係黃水倒漾。水退沙淤。而薩載等總未明言其事。但自桃莊開挑引河之後。清口距黃已遠。不應復有倒漾之事。而清口淤沙。又從何處而來。殊不可解。朕於此事。昕夕懸注。阿桂卽可於月內起程。至睢州工次。將高家寨北灘抽溝引溜之處。及從前修做挑水攔水各壩。與蘭第錫。畢沅悉心講求。設法辦理。務使大溜日漸北趨。新壩益加鞏固。查勘完竣。卽由豫省赴江南。淮黃交匯處。所以及洪澤等湖。詳悉查勘。洪澤湖底水。如何止剩二尺餘寸。並清口因何屢形淺滯。究係因清水微弱。或因黃水倒漾。據實奏聞。會同薩載、李奉翰。設法籌辦。務令清水暢出。敵黃衝刷淤沙。以期無誤新漕。永資利濟。其管幹珍所奏。疏浚支河。令諸水匯流。由幹達支。俾脈絡貫通之處。亦卽會同酌定章程。可行與不可行。交地方官實力辦理。俟江南各事查辦完竣。後回程順道山東。會同蘭第錫、明興。將臺莊閘內諸泉。及河成三閘上下諸水。詳悉查明濟運。至微山湖。益當令底水充裕。收蓄以利新漕。永資利濟。以及南陽、駱馬、昭陽等湖。有無淤淺。相機籌辦。總之河工運務。關係國家大計。阿

桂係受恩深重之人。自當仰體朕懷。不辭勞瘁。詳查確勘。妥辦熟籌。務期事事盡善。爲一勞永逸之計。不必欲速。必須輕騎減從。留心和衷商榷。以期兩有利賴。卽年底回京。亦不爲遲也。純皇帝聖訓。

是日蘭第錫奏本年南糧重運船隻北上較遲。荷蒙聖恩。截留多幫。接濟五省民食。又荷特諭各督撫設法籌辦。俾回空不致貽誤。除江西各幫截留江境外。共入東糧船七十四幫。截至八月初三日止。已過濟寧六十六幫。截至七月二十七日止。已出臨清三十五幫。據運河道沈啓震呈稱。運河水勢充裕。入境各幫。月內均可趨出東境。查重空各船。臣與漕撫各臣。遵旨督率催償。船數較少。均可不誤歸次。惟山東各湖。正當收水之時。臣預飭道廳等。於重運一過韓莊。南陽等閘。卽將湖口雙閘嚴閉。無使外洩。並將朱姬馬蘭雙減等閘啓放。引水入湖。再將魚臺汛內東岸十八水口。西岸十四單閘。悉行拆啓。俾獨山湖水串運。由昭陽湖下達微湖。其獨山湖東南有荆溝泉渠。頗爲旺盛。五月內。令運河廳挑挖壘築壩埂。引水由滿家口入運。現可串運入湖。至南旺南北之蜀山馬踏等湖。全借汝河之水。其上游分洩之何家壩。每遇汝水長至三尺。卽已過水。臣先令該廳用草堵閉。勿使旁洩。至戴邨滾壩。每逢汝水長至五尺以外。聽其漫壩洩入大清河。據運河道履勘。緊靠壩身築做草壩。高於壩面三尺。俾八尺以內之汝水。全歸分水口。由各單閘斗門。分收入湖。臣查東省泉水長消。全視雨澤多寡。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四日。連逢澍雨。豫東沿河各屬均已沛霑。據報南旺分水口。汝水長至七尺有餘。其單縣城武金鄉魚臺一帶。本年新挑舊運等河。據報各有水二三尺。通流下注。由南陽昭陽入微湖。現將黃河預備歲料籌幫隄工等事。與撫臣畢沅酌定另奏。卽赴東省收蓄湖水。催償回空。運河道卹。

是月十四日奉上諭據薩載、李奉翰奏，洪澤湖內清水漸長，高堰誌椿現存長水一尺九寸，留心察看。如湖水盛漲，清口東西壩應行拆展，卽相機辦理等語。前因洪澤湖底水短少，清口屢形淺滯，又有管幹珍之奏，是以諭令阿桂前往該處設法籌辦。今既據該督等奏，湖水現已加長，此後秋雨不時，當必逐漸加增。是洪澤湖水勢可冀漸次旺盛，阿桂到彼查看時，如湖水果能充足，可以暢出敵黃，衝刷淤沙，無誤漕運。止須相機調劑，自可無庸大興工作。至本年洪湖水短，或由上年清口東西壩收閉稍遲，以致洩水過多，不能存蓄。現已批令薩載等查明據實奏聞。阿桂到彼再應查察實在情形，酌籌妥議具奏。又本日蘭第錫奏，山東各湖正當收水之時，現在拆啓各閘口，俾獨山湖之水，由南陽、昭陽湖下達微山湖等語。微山湖向稱水櫃，蓄自宜充裕。獨山、南陽、昭陽等湖之水，既已下達微湖，何不俟微山湖收足之後，將獨山、南陽、昭陽等湖亦一律多爲收蓄，以備轉輸，豈不更善。此事亦著阿桂會同蘭第錫等詳晰酌籌辦理。將此傳諭阿桂並薩載、李奉翰、蘭第錫知之。所有薩載、蘭第錫等奏到各摺，並抄寄阿桂閱看。運河道冊是月二十八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奉上諭，據管幹珍奏，查催漕船往來河干，諸湖隄堰閘座涵洞具存，或湖深而支河不通，或湖中存水不多，亦有竟至淤涸者。若不及時經理，恐支河不能達湖入運。萬一明年雨少，則更無濟運之方。雨多無容水之地，所患又非止漕運一事。請令各該管地方將舊有支河隨時疏導，無使堵塞淤高。據實勘估，分別官民設法疏通，務令諸水匯流，由幹達支，互相聯絡等語。所奏甚爲近理。黃河以南之運河，恃洪澤湖匯淮抵黃，以濟運。而射陽、汜光、甓社、邵伯諸湖之方匯之黃河以北之運河，恃駱馬湖以爲儲蓄，而臺莊閘內諸泉及河成三閘上下蒙汶沂衛諸水匯之，向來俱藉以利漕濟。

運。至於大江以南運河。則恃江潮往來吐納。及太湖以爲滌蓄。而練湖東西洑。洩瀉諸水。爭流分注。匯爲長渠。故南北運河數千里。漕艘商船。均資浮送。今諸湖隄堰閘座具存。而支河往往不通。湖水竟有淤涸。雖因本年江省淮。徐等屬。東省兗。沂。曹等屬。雨澤稀少。但此各處淤淺。尙非一年雨少所致。恐日久因循。疏導匪易。而旣經淺涸。若任其年復一年。脈絡漸不疏導。是雨少之年。旣不能由支達湖以濟運。而雨多之年。則又湖底淤高。支河閉塞。難免泛濫之處。於漕運民田。大有關礙。現在南漕之價入東境者。可過挽抵通。其江西尾後各幫。亦已令該督等酌量截留沿途水次。但距回空不遠。而明年新運。又復接續而來。不可不預爲籌備。以期無誤。新漕。永資利濟。著薩載。李奉翰。蘭第錫。明與。各就所屬地方。派委大員。分頭履勘。及此時湖河水淺。設法相機盡力疏導。務令諸水匯流入湖。由幹達支。節節聯絡。使水小之年。仍可濟運。水大之年。不致稍有泛溢。妨礙民田。薩載等總宜及早辦理。若至明年重運北上時。復有貽誤。則是伊等籌辦不力。咎無可辭。又據管幹珍奏。靳家河等處。由蘇家山引黃濟運。若得水利充盈。似可不必更分黃水之勢等語。本年因運河水淺。經薩載等於蘇家山引黃濟運。原屬一時權宜之計。若果各處水泉疏濬。節節深通。則糧艘自可過行。毋庸分黃濟運。俾黃河全力下注。不致停淤。於湖河兩有裨益。自屬河工正辦。將此傳諭薩載。李奉翰。蘭第錫。明與知之。並著將如何勘估籌辦之處。據實覆奏。管幹珍摺。著抄寄閱看。欽此。臣等奉到諭旨。當卽分委道員。各就所屬。將湖河支幹。逐一履勘。應行疏導。分別官修民修。速籌妥議。稟覆。一面與辦。以期無誤。新漕。永資利濟。查江南運河。自山東黃林莊至蘇州。計程千餘里。中隔黃河大江。上下運河。分爲三道。其由支達幹。由湖入河。情形不同。節宜各異。如黃河以北。邳宿運河。長

三百八十餘里。雖恃駱馬湖爲儲蓄。而湖在宿遷西北。承東省蒙沂。白馬諸河之水。由阜河迤下。王柳二閘入運。祇能濟運河下截。自宿遷以上。總以東省微湖來源爲正支。本年臺莊至河成三閘。水小不足運。行不得已。將水線河開放。引黃由靳家河等處濟運。原非正辦。現飭道廳。乘回空漕船未至。測量淤淺。趕緊疏濬。並將蒙沂諸水。在駱馬湖以上。由盧口壩。徐塘口。沙家河入運各處。堵閉收蓄。使來源由隅頭湖而歸駱馬湖。並將尾閘五壩堅閉。以資濟運。該湖儘能容水。支河亦屬通暢。惟患來源之減小。無虞脈絡之不通。此黃河以北之運河情形也。其黃河以南。淮揚運河自運口至瓜州。長三百四十餘里。地勢北高南下。專藉洪湖爲來源。向慮水大不患。水小今歲洪湖未曾發水。實多年未有之事。運河西岸高寶。汜水。邵伯諸湖。皆承本地雨水。並洪澤盛漲。由山盱五壩分洩之水。匯歸於湖。遇水大之年。由西岸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湖蕩歸海。近年如遇洪湖盛漲。悉由清口東注。山盱五壩。節宣有制。高寶諸湖水小。南關。車邏等壩堅閉。下河民田。永無水患。西岸通湖各港。因河高於湖。俱經堵閉。不使運河之水。分洩入湖。惟邵伯迤下。湖高於河。湖水由西岸通湖之二河。鰍魚各港入運。分注金灣。六閘等處。歸江。東岸則下河一帶。形如釜底。藉運河之水。由各閘洞分洩下注。灌漑民田。所有兩岸閘座涵洞。外高內窪。皆以備運河之分洩。並不藉支港而入運。總因本年雨澤稀少。湖水小。多藉長河之水。分潤。致運道淺滯。非湖深而支河不通。亦非湖淺而容納無地。此淮揚運河。祇有分洩之路。並不藉旁湖支港濟運之實在情形也。至大江以南運河。則恃江潮爲吐納。以太湖爲來源。自鎮江至蘇州。支河汊港本多。然支港深淺。亦與運道相平。高下不甚懸殊。本年因湖源江潮俱小。夏秋兩岸民田。車水灌漑。

晝夜不停。致運河水淺。而無錫陽湖交界之五牧洛社。地勢稍高。更覺淺。據知府金雲槐稟報。約長四千丈。應行挑挖。臣等與撫臣閔鶚元。委營弁勘估。並令地方官與工趕挑深通。以便商賈。以利漕運。此外如練湖。汎洮諸水。凡有幹支可通。應行疏治。導引入運者。俱勘籌辦理。統俟該管各道並委員勘覆到日。臣等再行分別具奏。南河成案。

是月。明與奏。臣前因微湖水耗過多。亟應收蓄。請將江西尾幫。截留江南起卸。以便將湖口雙閘嚴閉。使微湖底水存積。奏蒙俞允。命臣速籌妥辦。務須挑溝導引。廣爲收蓄。以爲明歲濟運之計。臣遵卽督率運河道。及運漕二廳。將濟運各湖。詳查原委。廣爲籌酌。查運河以西。微湖最大。上承金。單。曹。定等坡水。由南陽。昭陽。下達於湖。上年上游河渠。請帑挑挖。已一律深通。因今歲久旱。雖得雨數次。地脈乾燥。隨路消滲。不能下注。而浮送各幫。及接濟江境。湖水消耗過多。是以截至七月止。存底水六尺八寸二分。自二十八日。普得透雨後。先經長水五分。茲報八月初四五等日。附近俱得大雨。又長水一寸五分。湖水現深七尺二分。此時幫船已全過韓莊湖口。雙閘卽可閉板。毋使外洩。酌啓西岸朱姬莊。馬蘭等各單閘。使運河有餘之水。漸行歸湖。並將東岸十八水口。西岸十四單閘。悉行啓放。俾獨山湖。水穿運入昭陽湖。下達微湖。源源灌注。廣爲收蓄。所有各閘入湖引渠。稍有淤處。已飭廳汛等挑挖。使歸湖之路。豪無阻滯。將來空運過完。煞壩後。冬春雨雪。水盡歸湖。亦可藉以存積。不致缺乏。至運河東北。惟蜀山湖爲最要。向藉汶水收蓄。今歲春夏少雨。湖水亦不免消耗。茲據具報。自七月二十八日起。汶河長水七尺。除濟運外。可由各斗門收蓄入湖。卽放水之金線。利運二閘。均河高於湖。亦令相機開放。并力收蓄。其馬踏。南旺等湖。乘汝

水盛長，亦可灌注存積，以備明年濟運。至重運江西尾幫，據報於八月初四日全入東境，初九日已過韓莊，現催晝夜過行，合計入境幫船除截留八幫外，共七十幫，及饒州船六隻，截至初九日止，過濟寧者六十四幫，過臨清者四十七幫，出山東境者三十七幫，現在汶衛水勢充餘，足資浮送，已委員嚴催日夜行走，核計三進，在後之湖廣六幫，及江西先行渡黃，在前入東各船，俱可於月底趕入直境，惟查直隸請截留漕糧十萬石，先奉諭旨，令於已入東境之最後尾幫內，照數截留，令直隸各州縣於臨清水次兌交，使漕艘就近起卸，回空嗣准部議復，令於截留直隸泊頭等處之江廣等幫米內撥交事屬兩歧，查直隸截留米石，係派撥大名府屬備用清河故城等縣，俱與臨清聯界，挽運尙易，若仍遵前奉諭旨，將最後之南昌等幫駐泊臨清，令直隸就近迎幫兌收，則在前之江西渡黃等幫，俱可趕入直境，能前進數程，即省明春數程轉運之費，於回空受兌，亦可無誤，現據漕臣移會，已將尾後之撫州、吉安、南昌後幫，核算船米派截直隸，於臨清交卸，臣已委糧道葛正華前往專督轉運交卸事宜，俟漕臣抵臨清時，聽候酌辦。運河道

冊

是月，蘭第錫奏覆湖河情形，疏導事宜。按東河運道，視湖水充絀爲遲速，湖水視支河通塞爲多寡，坡地遠流長，非疏治不能自達於湖，至是遵旨覆奏，疏稱山東各湖在濟寧以北者爲蜀山、馬踏、馬場、南旺、四湖，以泰安、兗州各州縣山泉及汶、泗各河之水爲來源，在濟寧以南者，東岸獨山湖，以濟寧、魚臺、兗州、鄒、滕各山泉之水爲之匯聚，西岸南陽、昭陽、徽山三湖，以濟寧迤西、曹州迤南各州縣坡地雨水爲之挹注，山東各泉專設通判，並分管汛員，協同州縣督率民夫疏浚，不致淤阻爲患，西岸坡水，本年春分別

官民動項挑挖。由支達幹均已通流。其南北各湖。因歷年久遠。風雨之際。隨地泥沙不免積淤。而勢尙窪下。足資容納。其進水出水溝渠。督飭道廳隨時動帑挑挖。現復令該道履勘。乘此秋令。將應疏應築處。核實辦理。惟微湖今年宣洩日久。存水較少。必須籌蓄。七八月閒連得透雨。各坡河水源源下注。長水一尺三分共深七尺二分。此後地氣潤澤。有長無消。且重運尾幫已過八閘。東岸獨山湖及各泉渠水。穿運挹注。日有增益。上游各坡河。當此雨後。高下情形更易勘查。臣知會明與委幹員逐細清理。以冀豪無淤阻。至江境駱馬湖。以兗州嶧縣及沂州各縣之水爲上源。如有水濟運。則微湖亦可撙節。通計上源下流。必預兩省大員。無分畛域。互相辦理。以期脈絡貫通。兩有裨益。是時東省正在查辦支河。故言之親切如此。

河渠紀聞。

是月黃水倒漾。清口淤阻。開放祥符五瑞二閘。以濟空運。按是時清口淤滯。漕艘淺擱。至數月之久。不得已啓放二閘。以濟回空。薩載李奉翰奏稱。清口自開挑陶莊後。已無倒漾之事。因春夏淮水未發。洪湖有消無長。黃水又復盛漲。回溜挾沙而入。水勢陡落。卽致沙停。查從前遇有倒漾停沙。一經清水暢出。卽沙隨水去。現在新漕瞬屆。清水別無增益之法。酌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以爲濟運地步。又奏稱。引黃助湖。原屬不得已之舉。查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引河。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南岸腰鋪。開放支河。通連湖內張福口引河等語。清河舊縣卽今玉皇閣工南岸腰鋪。卽今黃河南岸高家灣迤下。亦係引黃助清。再乾隆二十六年。黃河南岸陳家道口漫溢。下注洪湖。由清口而出。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二閘本在一處。由引河至湖邊。

相距四十里。所挾之沙。亦不過積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湖水浩瀚。即可刷盡。不致淤湖。此爲濟漕急治之法。原非善策。然當漕事孔殷。舍此別無增益湖水。亦有不得已者。河渠紀聞。

九月十六日。全德奏。各鹽場河水淺澀。運送維艱。業經奏明。於上月二十二日。前往相度。設法籌辦。臣先因六閘至秦州。一百二十里內。旁有白塔等河三道。與江水相通。前奏明。先將各支港堵閉。以防分洩。專引江潮入河濟運。自築壩蓄潮後。河水已深。每船可裝七八十引。如將來江水低落。不能灌入。擬將通江處。及六閘通運河處。一齊堵閉。雇民戽江水灌河。計費無多。可儲蓄常滿。此秦州以西河道。用江水濟運。無慮淺阻也。其秦州以東至草堰。一百五十里。河道淺澀。臣前因東臺海邊護隄。舊有閘座。可引海水灌入。此河亦奏明。開放數閘。引海水濟運。今查海潮來時。比此河高一二尺不等。自開閘後。海潮灌入。河水日增。各場鹽俱可直抵秦州。此秦州以東河道。引海水濟運。亦可無慮淺阻也。惟此二河旁。洩水支港甚多。中秋後。民田不用戽水。臣將各支港堵閉。而小民圖便。私行偷開。以通小船。則所蓄之水。仍復散洩。現委員看管。并行文地方官嚴禁。並咨明督撫河臣。轉飭申禁。庶蓄水不致洩耗。於運務有益。至通州各場。河地勢益高。場鹽難運。惟呂四餘東二場。地處江海交匯。若陸運數里入江。即可徑達儀徵。在竈戶既免有鹽不售。而商運又可多得鹽。殊屬兩益。但事關創改。伏懇恩准。暫行此路。俟鹽河水通停止。其海州各場河。自鹽閘開放後。今已暢行。惟運至淮安過掣後。向由運河出三閘。入洪湖行走。今洪湖出口處築壩蓄水。以備明春刷黃濟運。鹽船不能從清口入湖。臣查淮城南七里楊家廟運河外。有河一道。土名二河。可抵高堰。再由高堰過壩入湖。即可運至上江。河南各口岸。現飭挑挖此河。以供運送。再南北各場本

年產鹽未旺。而舊存之鹽尙多。新舊合計。足敷各口岸銷售。不致有誤。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阿桂奏。臣接奉廷寄。十五日奉。上諭。據阿桂奏到籌辦清口情形。借黃水以送。門空。蓄清水以濟重運。並於清口築壩煞住。及陶莊河尾。另開口門各節。已屢經降旨。令其相機妥辦。繪圖貼說。呈覽矣。從來治河之道。惟導清攔黃。不使倒灌。今轉引黃水入清口。以資浮送。自屬下策。但該處既經淤沙梗塞。舍此別無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然其事究屬可暫而不可久。必須設法疏治。俾清水日漸旺盛。以期暢出。刷沙於事方有裨益。又無錫一帶河路。竟至乾涸。不特明歲新漕可慮。目下回空船隻。何以行走。所關尤爲緊要。應如何酌籌辦理之處。更當及早施工。俾漕艘得以通行。無滯至一切收蓄疏浚事宜。非一時可以完竣。阿桂自不能久稽該處。著將清口及無錫一帶緊要處所。料理妥協。定有章程後。卽交與薩載。李奉翰遵照妥辦。阿桂酌量情形。於今歲回空。及明年重運。均可過行無誤。卽當回至山東。閱視湖河。再赴豫省。查勘新隄。及災賑事宜。於年底可以順道回京。仍將現在洪湖清口情形。及無錫一帶。作何籌辦。迅速覆奏。以慰廑注。欽此。查無錫一帶河路。現在通行。擬俟回空過完。再行煞壩挑挖。另行具奏。至引黃入運。以資浮送。不但下策。竟係無策。但當浮沙梗阻。清水弱小。卽多費錢糧。盡心挑挖。亦隨挑隨淤。徒費無益。卽如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三年。清口等處。均經沙梗。連開背淤。平較。目今尤甚。彼時亦議施工挑浚。而隨挑隨淤。終俟湖水長發。暢出敵黃。浮沙卽衝刷無存。臣等相度機宜。惟應將湖水蓄高。俟明春重運將臨。啓壩下注。不難盪滌盡淨。概復舊規。是以擬定於湖水出路。築壩攔蓄。以冀清水日長。但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通湖引河。派夫上緊挑挖。業有八分工程。竣就現在洪湖誌椿。

有水三尺而論。未嘗不可引清水以濟運道。其所以仍俟重運到時啓放者。目下至桃汛前。皆非淮水加長之時。若卽行開放。計至明年夏閒。尙有數月。恐形短絀。故不得不慎重辦理。而疏治之處。除通湖引河外。惟於通湖河尾至匯黃一路。抽挑子溝。令其易於汕刷。不至天煩工作。是現在清口實無緊要應辦之事。而酌量情形。於歲內回空。及明年重運。可以過行無誤。亦有把握。臣俟將管幹珍所奏江南通運支幹各河應行疏浚。及全德所奏鹽河事宜。與薩載熟籌妥議。定有章程。卽交薩載等辦理。卽起程由東豫查勘新隄災賑諸務畢。再行回京。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等奏奉。上諭。本日李慶棠前赴行在。召見時。詢據奏稱江南無錫一帶。現在河水乾涸。該處爲運道所經。本年糧艘回空。在卽。若河水乾涸。漕船何以浮送。所謂閘水行舟。殊屬不成事體。薩載等何以並未預行籌辦。亦並未奏及。此事關係緊要。非可顛預混過。卽云該處居民灌田車戽。亦何至竟成乾涸。况現在亦過戽水灌溉之時。看來薩載等竟智識昏瞶。一籌莫展。諸事不知所措矣。著傳諭阿桂。卽將無錫一帶河道。因何乾涸。查明據實具奏。並設法籌辦。或趕緊挑挖。或將支幹來源疏濬。江南向稱澤國。果竭力挖深。俾泉源湧發。或再遇雨水。河道自可漸冀深通。此事關係現在回空。及明年歲重運。阿桂等務須迅速查辦。並令薩載等將因何不預行辦理。並未具奏之處。據實回奏。欽此。伏查無錫迤北。與陽湖交界之五牧洛社運河。離江較遠。多藉太湖之水。以資挹注。交秋天氣乾燥。湖水亦當弱小。入運未能充裕。而兩岸近運民田。所種秋禾。全賴河水沾溉。水車鱗比。竟日戽灌。是以運河內一夜積水尺餘。迨至次日車戽。又卽消涸。臣與撫臣接據該府縣稟報。卽會商挑挖。委令熟諳估計營弁。馳往會同地方官勘估興挑。

已於上月勘籌運河情形摺內附奏。查無錫一帶運道攸關。臣等未將水淺勘辦情形專摺具奏。致上廬宸衷疎忽之咎。實所難辭。現准撫臣閔鶚元札會。因民田無須灌溉。兩岸車戽已停。各口水來水匯。注運河長水三尺餘寸。撫臣率同司道查看。河流實已通暢。現在商民船隻往來絡繹。若目下築壩與挑。轉致米糧貨物等船不能通行。擬俟冬令回空過竣。再行估辦。不致有誤。重運經撫臣附摺入奏。茲蒙聖主垂詢。臣等復查五牧洛社運河內。現據該府縣稟報。水勢深通。回空漕船及商賈船隻。均不致阻滯。俟回空過竣。冬令水涸。於築壩挑浚。徒陽運河時一體勘明挑挖段落。確切估辦。三十日奉到硃批。太不成話。不料汝二人昏曠至此。南河成案。

九月二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現於順黃壩尾稍上。另開口門。挑倒鉤引渠。引黃入運。較高家馬頭口門。現可多過水四五尺。卽至黃水消落。總可過水二三尺。實爲臨時調劑補救之法。並將清口東西兩壩酌量移建。以之禦黃束清。並酌定將來湖水消落。將口門收束尺寸等語。已於摺內詳晰批示。亦再無過此法者矣。惟引河濟運。係一時權宜之計。一俟清水漸長。時究宜將口門堵閉。至上年冬閒及本年春夏。清水消縮。薩載等並不攔截收蓄。清日弱而黃日強。以致倒灌淤阻。其咎實無可辭。非朕指出。阿桂亦未曾言也。再所奏無錫一帶運河兩岸民田。車戽灌溉。晝夜不停。以致乾涸等語。江南運河本藉江潮爲吐納。以太湖爲來源。從未聞淺涸斷流。漕運商船俱形阻滯者。本年夏秋缺雨。農民戽水灌田。不停晝夜。以致日就消落。但官渠之水。原以濟運通商。與農田均關緊要。當天氣亢旱時。固不能禁民車戽。亦當照依衛河之例。立以限制。毋許農民任意車戽。使通渠竟成淺梗。蓋農民取水灌苗。意在多多益善。

彼時自當於運河一帶仿照徐城高堰等處設立誌椿。明定尺寸。河水消落若干。卽毋許農民車戽。雖遇缺雨不致淺涸。庶於漕運民生均有裨益。此事關係非小。薩載、李奉翰、閔鶚元從前並不據實奏聞。其不是甚大。前已降旨將薩載、李奉翰降爲三品頂戴。閔鶚元交部議處矣。著傳諭阿桂將此旨面加曉諭。令伊等知獲咎之處。實在於此。並著阿桂將運河戽水如何立定限制。添設誌椿之處。交薩載等妥協辦理。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無錫一帶河路乾涸。昨據李慶葵奏及已降旨令阿桂查明妥辦。該處爲漕運經行要路。若竟至乾涸。卽日漕艘回空。何以行走。此事所關尤爲緊要。並著傳諭阿桂務須悉心籌辦。設法疏治。務俾今歲回空。及明歲新漕均無貽誤。方爲妥善。南河成案。

是月阿桂奏。無錫一帶運河本藉江潮爲吐納。以太湖爲來源。本年夏秋天氣亢旱。太湖來源不旺。江潮亦小。兩岸民田車戽灌漑。晝夜不停。以致乾涸。臣在途次卽有所聞。及抵清口詢之薩載。知已委員會同地方官勘估。剋期興挑。適撫臣閔鶚元勘災來淮。據稱自八月二十日後。民田無須灌漑。車戽已停。蘇常一帶又得雨澤。各處江湖海口同太湖之水俱來匯注。九月初長水三尺有餘。親往察勘。河流實屬通暢。現在商民船隻絡繹往來。而回空漕船計期南下。未便築壩興挑。擬俟回空過竣。丹徒運河煞壩挑挖時。再行估辦。一律疏竣。業經附奏。臣因撫臣已將情形入告。現又無可辦理。是以未經具奏。茲接奉諭旨。令臣與薩載等悉心籌辦。臣思無錫一帶運道。秋閒雖因車戽淺涸。究係河身稍高。現在河流暢順。回空船隻足資浮送。未便煞壩興挑。轉致稽阻。臣等商定。俟回空過竣。卽上緊勘估。委員會同地方官分段挑挖。

俾一律深通。庶源泉旺發。再加江湖水匯注。可冀河流充足。明春重運經臨。藉資利濟。不致貽誤。新漕南河成案。

是月大學士公阿桂到工籌辦清口淤墊事宜。按阿文成到江查勘奏稱。清口因黃水倒漾日久。東西兩岸淤沙。闊十數丈至數十丈不等。中泓止存數丈。河溝一道。水深三尺。僅容輕舟往來。黃水較湖水高五尺餘寸。此黃水倒灌清口實在情形也。本年春夏。河南安徽雨澤稀少。淮河並未發水。正陽關存長水一尺六寸。高堰存水二尺八寸。六月後。湖水涓滴無出。清口湖水之小。從來未有。致黃水倒灌入運。直達淮揚。現在湖內來源不旺。存水祇有此數。急切難望暢出。轉瞬回空南下。新運經臨。必須籌辦。而清口沙積。若與工挑浚。則旋挑旋淤。徒費無益。今薩載等所籌引黃入湖。爲濟運地步。止可取便一時。不能行之久遠。誠如聖諭。未收濟運之益。先受墊湖之害。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所能挑挖。現在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寬不滿五丈。深止四尺。不能大有裨益。自引河至湖邊。相距四十里。且權時開放。俟黃水消落。卽時堵閉。惟有急圖收蓄。以利新漕。此外或尙可隨時設法調劑。再行集思廣益。妥酌具奏。河渠紀聞。

是月大學士公阿桂遵旨覆奏清口淤淺緣由一摺。所奏殊屬自相矛盾。從前陳家道口漫水下注。洪湖爲常。接奉諭旨。據薩載等覆奏。清口淤淺緣由一摺。所奏殊屬自相矛盾。從前陳家道口漫水下注。洪湖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是以漸次澄清。湖中不致淤積。今祥符五瑞二閘。離洪湖四十里。相距甚近。所挾之沙。焉能澄清。不致淤墊湖底。是引黃入湖。未必能助淮濟運。而停沙淤滯。轉足爲洪湖之害。薩載李奉翰。不過因別無善策。爲此無聊之思。恐致洪湖受淤。所關匪細。著傳諭阿桂。前抵清口。將伊等所奏情形。

細心籌酌。主持定議。方爲妥善。欽遵確勘實核。疏稱。臣抵清口。察看淤淺情形。及現在築壩攔截緣由。恭摺具奏。茲復詢督河二臣。及河工員弁。外主引黃灌湖之說。查行水金鑑。康熙十年。清口沙淤。糧船不能進口。因於清河腰鋪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浚通舟。其時未言清水來源微弱。故略資挹注。即可利濟。至乾隆三十六年。陳家道口漫溢。下注洪澤。直出清口。湖中未嘗積淤。其故由南岸漫溢黃水。俱歸洪湖。大溜下注。挾沙而行。不能停積。况夏秋水漲發。二瀆並行有力。沙隨水去。不致淤湖。今惟有借已灌之黃水。浮送回空。蓄積弱之清水。接濟重運。空船喫水無多。設法調劑。亦可過行。俟空船過後。將黃水築壩煞住。不使入運。數月之久。蓄高湖水。屆明春重運。起壩下注。清水刷沙。如湯沃雪。不難盪滌復舊。惟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通湖引河。多派人夫。挑挖深通。明春重運北上。彼時湖水自必存積。啓壩下注。引河暢出。清口刷沙敵黃。庶爲有益。此亦治標之計。引黃浮送。空船南下。然後築壩蓄水。以策萬全也。向來南岸漫口水行五六百里。始至洪湖。所經之地。皆平灘湖地。水散漫數里。至數十里不等。流行紆緩。沿路停沙。比至湖邊。已成清水。非僅恃大溜衝蕩也。至祥符五瑞。腰鋪洩下之水。皆沿湖邊入張福等口。湖中水深力大。亦不能侵及內湖。惟急則用之。不可恃以爲常耳。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

運河水章廣三十一

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三日阿桂奏臣接奉上諭已恭載九月二十五日欽此伏查江南運河從無淺涸斷流之事緣無錫伍牧洛社一帶江潮自北而來湖水由南而注交匯之區兩水相頂未免停淤又值夏秋缺雨農民戽水晝夜不停致日就消涸九月初車戽旣停卽長水三尺餘寸河流通暢據閱鶚元札知現水深四五尺回空船隻儘敷浮送所有前估應行挑處四千餘丈俟回空過竣卽上緊勘估委員分段疏濬俾一律深通以利新漕至官渠之水原以濟運通商而農田亦藉資分潤如田旱戽水原所不禁但農民任意車戽使通渠竟成淺阻亦當照衛河例酌立限制俾永遠遵行臣等商酌查重運漕船向例喫水三尺餘寸應請嗣後運河一帶設立誌椿總以四五尺爲度如河水深至四尺以外任憑兩岸農民戽水灌田如止深四尺卽毋許車戽庶濟運灌田俱定有限制十五日奉硃批如所議行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李奉翰奏江南邳宿運河上承東省各山泉及微湖下注之水查自河成開以下至楊家莊運口三百餘里並無關束河流易洩去冬臣等會奏在貓兒窩迤下之八堡宿遷關迤下之王家莊添建石閘二座以正河作爲越河於河旁開挑新河建閘束水本年因工員辦理遲延臣等不早督建致水無欄蓄有稽重運所有工料銀兩奏明臣等分賠今閘工業經辦竣灰漿堅結應將正河築壩攔截石閘啓放行漕查該二閘有關濟運必須設立閘夫派員經管以重責守並請定閘名用垂久遠查雍正三年邳州

建閘三座。定以河清、河定、河成名目。設立閘夫三十名。歸新安司巡檢管轄。並未另設專員。今八堡王家莊新閘。俱在宿遷境。擬將八堡閘歸宿遷縣運河主簿管理。王家莊閘歸宿遷縣中河縣丞管理。以專責成。十四日奉硃批。已有旨。賜閘座名。八堡利運閘。王家莊亨濟閘。南河成案。

是月阿桂等奏。臣薩載等奉上諭。已恭載八月二十八日。欽此。當經臣薩載等檄飭該管各巡道。分投履勘。臣阿桂在京時。欽奉上諭。以管幹珍奏江南諸湖隄堰閘座俱存。而支河往往不通。湖水竟有淤涸。已有旨交薩載、李奉翰、蘭第錫、明與酌籌辦理。阿桂將管幹珍所奏疏濬支河。令諸水匯流。由幹達支。俾脈絡貫通之處。亦即會同酌定章程。可行與不可行。交地方官實力辦理等因。臣阿桂到江。正在會辦間。又奉上諭。本日管幹珍前來行在復命。據奏邳州城北有三汊河。匯沙家隅頭諸河水。並入駱馬湖。如廣爲收蓄。則黃林莊、邳宿以下運河。可資接濟。其言是否。可採。並著阿桂等一體酌核妥議。欽此。伏思近運湖河。如果支幹脈絡不通。於蓄洩有礙。自當趕辦。以利轉輸。若於運道無關。農田無涉。亦不得大興工作。徒費帑金。應相度形勢。酌量辦理。臣等責成巡道。確勘務得實情。茲據稟覆。臣等查黃河以南運河。由運口至瓜洲。專藉洪湖爲來源。其東西南岸各湖。全係分洩運水。不能引以濟運。是現在收蓄清水。更無他策。至大江以南運河。北藉江湖吐納。南恃太湖灌注。河道從無淺阻。雖本年七月。天時亢旱。又值農田車戽。致無錫伍牧洛社河涸。嗣因田內停車。湖水匯注。卽長水四五尺。其餘漕運經行各州縣。均係大河。無可籌辦。業經臣薩載等奏明。臣阿桂復查河道。除無錫伍牧洛社河淺處所。仍應今冬煞壩辦理。此外無需籌辦。至黃河以北運河。宿遷境有駱馬湖承蒙沂白馬諸水。每歲秋冬澇蓄。次年由王柳二閘及駝車頭。

竹簍壩各口門。啓放入河濟運。如遇盛漲。將尾閘五壩開放。由六塘河歸海。本年亦因天旱。存水無多。所有尾閘壩工。現俱堵閉。多收一尺湖水。卽受一尺之益。雖僅濟宿遷以下運河。邳境不能得其利濟。但江廣運船笨重。經臨阜河一帶。得茲湖水接濟。亦屬有裨。惟湖心收窄。王官溝、柳園頭、乾車頭引渠淤淺。湖水不能暢出入運。應將各引渠疏通。直達湖心。俾重運經行時。湖水由各口門下注。再湖內現因存水較小。洄出灘地稍多。附近居民。不免私種。恐鄉愚無知。一經開墾。習以爲常。遇湖水長發。轉慮淹及田禾。以致盜決隄堰。於運道大有關係。嗣後湖內灘地。應嚴禁耕種。不准借名升科。希圖侵佔。如仍有任聽私種者。將失察之地方官及河員嚴參。民人照例治罪。其邳州境運河東岸。有盧口壩、徐塘口、沙家河、黃道人橋等處。亦承沂汶諸水入運。其給事中管幹珍所奏三汊河。在邳州城北。乃艾山河不能歸湖。亦由沙家口入運。各水口河道。現俱通流。間有淤淺。止須責令兵夫撈挖。毋庸大加挑辦。至沂河河身徑直。山泉陡發。騰湧入運。消落甚速。是以邳境運河。稱沂河爲客水。全恃微湖爲來源。一由東省湖口雙閘。經八閘。注入江境。一由蘭家山壩。於茶城、小梁山、內華山三道引河。出荆山橋。入邳汛運河。查微湖關係兩省濟運。設槽內蓄水無多。自應儘上游東省挹注。儻湖水充裕。江省邳境別無來源。必待八閘啓板。未免緩不濟急。臣阿桂酌量情形。如湖口誌椿存水在九尺以下。卽不便將蘭家山壩輕開。致湖水耗竭。如誌椿存水九尺以上。應依成例。開放蘭家山壩工。俾江省藉資分潤。於重運經臨。察看湖水情形。按誌椿尺寸。由臣薩載與河東河臣。彼此知照酌定。再行陳奏開放。其通湖入運三道引河。年來積淤深厚。若普律與挑。未免太費。查內華山一處。勢最直捷。只須將引河挑挖。卽足以資接引。如此則微湖水大。旣多一路宣洩。運

河水小亦多一路接濟以上各處臣薩載等現卽勘估奏明辦理凡有關漕運之處逐一確核其聯絡湖河各水口本屬深通毋庸議挑間有淺滯應須疏治隨時勘辦總之大江以南雖有支幹各河祇備宣洩不資儲蓄是以江北尙有可濬之支渠而江南實無可疏之河道至支河汭港藉通舟楫用資灌溉而於運道無裨者支派繁多遇有淤淺令農民照業食佃力例辦理止令官爲督率以省煩擾運河道卹

是月十二日阿桂奏臣於十月初七日自清口起程由水路至韓莊察看運河水勢尙屬充裕抵壩回空首幫漕船俱挽入江境黃林莊南下足敷浮送惟大泛口等處間有沙淤現已派員撈挖十一日抵韓莊撫臣明興查賑催漕至此十二日河臣蘄第錫亦自豫來會與之面商並加訪察東省湖河水勢足敷儲蓄泉源支幹亦俱深通毋庸再辦惟運河東岸墨河發澤於郟城東北墨泉長六十餘里至江境入沂河歸駱馬湖於乾隆十二年開濬現有淤塞泉源未旺此河雖係小支應一併疏治俾泉水增長入幹歸湖於下游運河有裨又嶧縣疆石河發源廟山陶溝河發源平山兩河匯歸陶溝橋南注趙村湖黃道人橋入運間段稍淤而趙村湖面雖不寬大爲衆水匯聚之地地勢稍抵黃道人橋前經奏明疏濬應將是橋落低挑淤出水亦與運河有濟此兩處工程祇須山東江南地方官河員勘明辦理毋庸動帑至兩岸通湖入運之支幹各河俱經疏濬其無關運道之支河汭港因黃水經過一律淤平已無形迹本年雨澤稀少此等細流雖於湖河無益但坡水下注時多一貫通之路卽多收儲蓄之益臣等酌量惟有於修治道路時兩旁挑挖深溝卽以挑土填高道路遇雨水充足田腴之水盡歸道旁溝內而溝內之水又可通流由支幹各河入湖則田疇旣免積水而湖河又資灌注亦爲一舉兩得俟春融凍解撫臣明興卽傳諭閩

閻實力辦理。至微湖水勢詳勘測量。現在水誌七尺五寸。湖面高運河四尺四寸。查每年春開壩消水起。至伏秋長水止。消水不過二尺餘寸。則微湖現收之水。接濟明年新漕。以足敷用。况該總河商同道員。將獨山湖不盡出之水。再行設法全歸昭陽湖。下注微湖。可冀陸續增長。以資收蓄。運河道冊。

十一月十一日。明興等奏。臣等承准大學士公臣阿桂抄寄會奏江省湖河情形摺內。如微湖誌椿存水。在九尺以上。開放蘭家山壩工句旁。欽奉硃批。此事再與蘭第錫。明興詳籌酌行。欽此。臣等即札商籌議。查微山湖隸屬兩省。歷來蓄水濟運。以湖口雙閘爲關鍵。自八閘至邳宿。地勢高下相懸。前議收至一丈一尺。方可暢出不竭。去冬八閘一帶。動帑大挑。河身較前落低。是以夏間湖水消至六尺八寸。尙能宣濟。如將來蓄至九尺以上。該湖來源正旺。設遇江境淺澀。臣等接到江南知會。公同酌定暫放蘭家山壩。俾下游多一接濟之路。若下游不致過弱。祇從湖口開放水下注。已資濟運。毋庸另議開壩。查現在湖口誌椿存水七尺五寸。雖臣等設法籌蓄。尙未能大加增長。是此時蘭家山壩。應照原奏。不便輕開。致湖水耗竭。總在臨時察看情形。彼此知照。相機妥辦。運河道冊。

是月薩載。李奉翰。閔鶚元奏。鎮江府徒陽二縣運河。江潮灌注。夾沙而行。更兼岸高崖陡。泥性浮鬆。易卸入河。乾隆四十八年大挑後。上年冬。因水尙通暢。未經估挑。今已二載。潮沙往來。不無淤墊。常州府無錫境伍牧洛社。及金匱。陽湖。武進等河道。年久未濬。一遇水小。均有露淺處所。應一律挑濬。以利漕運。現飭道府帶同廳縣。並委熟諳估計營弁會勘。一面將委辦情形。先行入奏。茲據署蘇州布政使長麟。護常鎮道金雲槐。督飭委員等測量確估。除丹陽境運河現尙深通。毋庸估辦。其丹徒境運河。自江口至孫家村。

止挑河長二千三百八十二丈。及築壩切灘撈淺。更換閘板繩索。共估銀四千八百四十二兩零。請照例動支樂生洲租息銀給辦。無錫境伍牧洛社挑河長一千二百六十丈。及築壩撈淺等工。共估銀三千四百四十五兩零。陽湖境政成橋等處挑河長一千二百二十二丈。及築壩撈淺等工。估銀二千六百二十三兩零。武進境海子口橋等處挑河長一千六百六十七丈。及築壩撈淺等工。估銀三千四百九兩零。金匱境查明橋等處。需撈工段。估銀三百五十七兩零。通計共估銀九千八百三十六兩零。請照乾隆二十三年大挑常州運河例。動支藩庫正項銀兩給辦。造冊呈送。臣等覆加查核。飭長麟照例動支銀款。給發各員預備器具。分段承挑。現在浙江回空漕船。約計十二月二十日前過竣。即日煞壩厚水。雇夫趕挑。限二十日完竣。責成常鎮道及該府等督辦。照估如式僱挑。務須深通。俾重運漕船。足資浮送。儻有偷減草率。即將承挑督辦之員。據實嚴參。俟工竣。臣等驗收。照例題咨。南河成案。

十二月。薩載、李奉翰奏。奉上諭。據謝塽奏。回空漕船。經借黃浮送。現在銜尾南行。雖無停滯。惟是積沙日多。未免河身淤墊。所宜先事亟籌。以利明年重運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前經薩載、李奉翰奏報。回空糧艘。於十一月十八日。全行渡黃。銜尾南行。俟催出江口。卽照從前阿桂在江口時議定。將黃水築壩煞住。挑渠放水各事宜。次第辦理。以濟來年重運等語。至無錫運河淤淺。亦經阿桂會同該督撫籌議。於糧艘過完。丹徒築壩大挑時。一併興挑。現在回空糧船。俱已渡黃南下。清口曾否築壩。將黃水堵住。不令倒灌。通湖各引河。曾否一律挑挖寬深。並淤沙作何籌辦。清水自築壩收著後。高堰誌椿。已陸續長水三尺五寸。日來曾否續有增長。及無錫一帶運河。現在曾否勘估興挑之處。皆未據該督撫奏到。深爲廬念。著傳

諭薩載、李奉翰、閔鶚元各將現在辦理情形查明，迅速覆奏。欽此。仰見聖主虛念要工，無時或釋。查陶莊河尾倒鉤引渠，揚州三溝開運河應築壩工，及裏河濟運壩暫行開放。於十一月十八日回空漕船全數渡黃後，臣等恭摺奏報。一面將各處應築壩工，先就兩頭壩基，以次僱築，酌留口門，俟回空全出江口，即行堵閉。嗣據稟報，邵伯三溝開運上周家莊估築壩工，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工，二十九日即經辦定。中留口門寬三丈，並因山清高寶地勢建領，若僅築一壩，難禦水勢，復於寶應南樓適中地方添壩一道。於二十六日興工。十二月初一日辦定，亦留口門寬三丈。其黃河倒鉤引渠兩邊原有鉗口柴壩，因黃水進口搜刷，並經用料鑲壓，現收口門寬一丈四尺，正在僱堵。接鹽臣全德札會淮南引鹽，由通泰各場捆駁出六閘入運，設若將三溝開運上運河堵截，揚州一帶無水下注，儀河內運鹽淺阻，民食額課攸關。或於三汊河運下攔河築壩，俾全歸儀河，俟長有四尺餘寸，然後於三溝開築斷庶鹽船得以行駛。查運河籌辦固屬目前急務，而鹽運亦關緊要，隨委淮揚道相機僱辦，以濟鹽運。至回空尾幫十二月初四已過揚州，仍嚴行僱催，俟全出江口，即啓放清水，一面將上下各壩堵合。現在裏河揚河揚糧各屬河道，水深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冬令水已歸槽，黃水沙少溜緩，是以兩腮雖有浮淤，中泓並無淺滯，將來清水下注，即可刷動。至洪湖自築壩攔蓄前，已長水三尺五寸。上月以來，又續長五寸。高堰誌椿現存四尺，較上年冬底多存一尺六寸。今冬雨雪透足，春雨諒亦優渥，計明年重運渡黃時，尚有兩月，湖水定應加長。將來啓放濟運攔湖壩，酌開口門二三丈，既蓄勢以刷淤沙，並節流以資利濟。其通湖引河五道業經先後挑竣。現在另奏。至徒陽運河輪應小挑，已委道府帶同廳縣勘估，及伍牧洛社一帶淤淺河道，委令營弁會

估。俟估報到日。臣等覆核具奏。一面飭令各員趕緊築壩厚水。分投與挑。勒限完竣。卽行親往驗收。南河成案。

是月。薩載、李奉翰奏。淮揚運河回空漕船。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全出瓜洲江口。各赴水次受兌。所有三汶河迤上。迎恩亭蓄水壩工口門。卽飭江防廳營堵合。黃河新挑倒鉤引渠。亦於二十四日堵閉。將濟運壩開寬二丈五尺。暫將洪湖清水。啓放入運。俟揚州儀徵等河水勢補足。卽將邵伯三溝開。寶應南樓二處壩閘堵截。其裏河濟運壩。亦卽趕堵。在運河內。旣已層層築壩。束水養河。無虞乾涸。而湖水亦不致消耗。留濟來春重運。並資刷沙之用。據淮揚道師彥公詳。外河應順黃壩迤下新河尾。挑挖倒鉤引渠。連鑲做裏頭。添築挑水。兜水。鉗口等壩。共用過銀八千二百餘兩。此次堵閉口門。用工料銀九百三十餘兩。其三溝開。南樓二處壩工。用銀八百餘兩。迎恩亭壩工。用銀一千三百餘兩。詳請核奏。經臣等逐工核實。飭造細冊另題。再洪湖清水高堰誌椿。前長至四尺。日來又長二寸。共存水四尺二寸。合併陳明。南河成案。是年。漳沱河決。廣陽隄衝刷成河。改流南徙。由趙州寧晉入滏陽河。總督劉峩。勘奏停築舊隄。以順水性。奏略查漳沱河發源山西。由五臺入直隸平山境。經靈壽正定。至藁城廣陽村。有兜灣迎溜之勢。舊有趙州寧晉藁城等處民修土隄一道。名廣陽隄。使水由北岸晉州。束鹿。深州。衡水等處。入滏陽湖。時廢時築。乾隆五十年。漳水南徙。隄身衝刷成河。趙州等處民人。合力堵築。而晉州等四州縣民人。又請停修。聽其廢棄。趙州寧晉二州縣民人。又紛紛籲請。當飭清河道朱瀾。往勘漳水現由趙州寧晉。直達滏陽河。其勢甚順。所有廣陽隄工。已經衝刷成河。難以修復。查漳沱河水勢遷徙靡常。北淤勢必南趨。無論隄工缺

口現難堵築。卽暫時堵塞。一入汛期。勢復衝刷。水性就下。斷不能強其舍。窪就高。卽南北兩路經由各州縣村莊多寡遠近而論。北路由晉州、東鹿、深州、衡水入滄陽河。計一百六十餘里。南路由趙州、寧晉、藁城至滄陽河。計一百餘里。亦不能使舍近就遠。請將廣陽一隄。停其修築。以順水性。畿輔安瀾志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三日。薩載、李奉翰奏。江南通湖入運支派各河。上年管幹珍奏請隨時疏導。務使諸水匯流。由幹達支。互相聯絡。欽奉諭旨。命大學士公阿桂、會同臣等勘籌覆奏。請將徐屬駱馬湖內王家溝、柳園頭、乾車頭各引渠疏濬深通。又邵境運河。全恃微山湖爲來源。各引河連年積淤深厚。請將內華山引河挑挖。俾資接引。奏蒙聖恩。俞允。轉行欽遵。上年冬。卽委淮徐道、淮徐河營遊擊。勘估詳請辦理。查微湖尾閘內華山引河。應挑工長二千五百八十丈。估銀四千五百餘兩。茲臣李奉翰親勘。現在微湖存水七尺五寸。僅敷湖口雙閘啓放。下注八閘濟運。其蘭家山壩。自不便經啓。致湖水旁洩。所有內華山引河。俟微湖水長。再挑。目下應行緩辦。惟駱馬湖內三道引渠淤淺。應照原奏。乘此春和。趕緊挑挖。直達湖心。查王家溝引渠。長三百四十七丈。估銀七百九十餘兩。柳園頭引渠。長二千九百五十丈。估銀二千九百餘兩。乾車頭引渠。長二千四百八十丈。估銀三千八百餘兩。當卽飭發銀兩。委令廳營等雇夫上緊挑挖。限二月內一律辦竣。以濟重運。俟工完。造冊具題。送部查核。南河成案

是月初四日。薩載、李奉翰奏。奉上諭。據薩載等奏稱。邵宿運河。上年挑濬後。汶河、沂河入運各水口。並王母山、砂礪溜等處。係屬古淺。仍有浮沙流積等語。上年運河大挑工程。以五尺爲度。將老底一律挑深。工鉅費繁。非如往年挑深。僅止數寸尺餘者可比。是以該督撫等於東省題銷土方冊內。一律開報大砂礪。

經工部節次議駁。朕格外加恩。降旨准其開銷。今王母山等處。甫經上年挑濬之後。仍有浮沙流積。則是估辦挑挖。明係虛應故事。該督等所辦。殊屬不成事體。著據實覆奏。至該督等從前奏准。於邳宿運河。貓兒窩以下。添建石閘二座。收蓄水勢。上年因建閘遲緩。以致水無擎托。不敷浮送。運至今二閘已經建成。是否於束水有益。若因運中河一帶路長。河水流行迅速。兩閘仍不足擎蓄。該督等不妨將實在情形。奏明於兩閘之外。再行酌量添建一兩閘。以資收蓄。但不可又蹈覆轍。致滋貽誤也。欽此。查邳宿運河。上年大挑。原係中泓老底。現本一律深通。惟汝沂二河入運各水口。向係噴沙。並王母山砂礮溜等處。過水一年。不免沙停。是以乘此時。東省運河。築壩與挑。下游水涸。河底新沙顯露。派員實力挑除淨盡。以備重運。經臨無阻。所挑之工。不過十餘段。每段長十餘丈。及數十丈不等。需費無多。即令該管廳營汛弁。調撥兵丁。堡夫分段起除。在該廳額支經費銀內核銷。毋庸另請錢糧。臣李奉翰親往查勘。實屬新積淨沙。必應挑除之工。斷不敢稍有糜費。至運中河邳州境內。已有河清。河定。河成三閘。宿遷境內。上年於貓兒窩。迤下。又添建石閘二座。完工後。詳加相度。束水實屬有益。今歲山東尚未放水。俟來水鋪足。再加察看。如果河水流行迅駛。兩閘仍不足擎蓄。尚須添開。再當據實奏明辦理。南河成案。

是月。薩載毓奇。李奉翰。奏淮揚運河上下。現在築壩攔蓄湖水。以待重運。渡江時。開放浮送。今常鎮一帶河道。現已挑濬通流。惟揚州鈔關上下。間有積存瓦礫。時當春初。江湖較小。恐重運行走淺滯。現乘築壩之候。飭令挑除淨盡。以備重運。經臨日內。即可完竣。其上游微湖水勢。臣毓奇接准河臣蘭第錫咨會。每年定則。應收水一丈一尺。去年因天時乾旱。收水有限。現今祇存水七尺五寸。須俟重運渡黃時。再行開

放。接濟南河。庶不致預期消耗。查微湖存水不甚充裕。自當撙節啓放。以濟全漕。茲據湖北委員稟報。遵旨先造剝船二百隻。現已挽進瓜洲運口。自應令其先赴天津備用。但今歲江南漕船除鎮江淮揚等屬。俱已因災停緩。無船起運。蘇州等府現已分投受兌。次第開行。約於十日前後陸續渡江。臣等商酌。俟首進頭幫一抵鎮江淮河上下開壩。即令湖北剝船在重運前行。走於將次渡黃時。知會河東河臣開壩酌放湖水接濟。令剝船先行早赴天津。庶備用不致遲誤。而上下湖河水勢亦不致預行消耗。南河成案。

是月奉上諭。湖北新造剝船。現需撥運北倉米石。今既挽進瓜洲運口。自應俟首進幫船抵鎮江等處開壩時。即令在重運之前行走。但剝船非重載可比。喫水不多。入山東境後。雖須微山湖水接濟。亦祇需酌看空船喫水尺寸。足資浮送。撙節酌放。不可照浮送重運一律開放。過於宣洩。致湖水消耗。有礙重運行走。薩載等何見不到此耶。將此傳諭蘭第錫。明與撙節妥辦。並諭李奉翰。毓奇等知之。運河道冊。

五月十三日。李奉翰奏。奉上諭。據蘭第錫奏。八閘一帶。宣放微山湖水接濟。水深總有四五尺。迤北閘座。俱令上啓下閉。均資浮送。現因江境水弱。多備剝船。起剝前進。又據李奉翰奏。此時邵宿運河。因上游微山湖來水不甚充裕。幫船行走。未能迅速。各等語。現在重運糧船跟幫北上。蘭第錫既稱江境水弱。李奉翰則又言上游微山湖來水不旺。看來均不免意存推諉。殊屬非是。該督等身任河務。當此重運過行之際。惟應公同籌辦。俾南北運河之水。均各充裕。足資浮送。又何必各分畛域。存此疆彼界之見耶。至李奉翰所稱。將茅家山引河照舊啓放。過水三尺四五寸。流入運河。長水一尺二寸。漕船甚爲得濟等語。茅家山引河。既係上年運河水小時。曾經啓放。頗資接濟。自應照舊辦理。現據明與奏。省城及齊河。長清等縣。

於初五日得雨三四寸不等。從此甘霖疊沛。則湖河水勢自必充裕。著傳諭李奉翰、蘭第錫。務須和衷共濟。上緊催僱。俾糧艘迅速北上。依限抵通。方爲妥善。欽此。查本年各處河湖存水雖小。而韓莊以上。東省諸湖入運之水尚深。無虞淺阻。其八閘迤下。江省境內。惟藉微湖濟運。二月內。江廣新造剝船北上時。臣卽飛咨河東河臣蘭第錫。撙節酌放。不使湖水過洩。迨後重運經臨。水未充裕。而黃林莊至河清閘。尤爲江境咽喉。別無來源。卽將茅家山引河照舊啓放。使流入運河。頂托上游來源。既不使東省放水易消。而下游邳宿得以接濟。茲蒙皇上訓誨。臣跪讀之下。感慚無地。近日邳宿運河水勢。時長時消。臣與河東河臣彼此咨會。將湖口閘及萬年等八閘。重運經臨。輪流啓放。以期源源挹注。其茅家山引河入運之水。日增。重運幫船。可資浮送。今知東省已得透雨。從此甘霖疊沛。則湖河水勢自更充裕。臣當此重運經行。惟有凜遵睿訓。與蘭第錫和衷籌辦。斷不敢稍分畛域。致稽漕運。自取咎戾。南河成案。

七月初六日。李世傑、李奉翰、書麟奏。江省黃運湖河水勢盛漲。中河因上游山水長發下注。長至一丈六七尺。裏河廳清江淮安一帶。在在危險。當經督飭道將廳營分投搶護。裏河運口三閘。至淮安運河水已平隄。逐日加築子堰。奈隨加隨長。又值晝夜驟雨。水從各閘背普漫下注。水高兩岸隄頂。員弁等雖俱實力搶辦。因河溜湍激。處處危險。搶護不及。清江迤上北岸二井縷隄。淮關迤下南岸周家莊縷隄。均於初四日已刻漫溢過水。各場寬十六七丈。溜勢已分水應平定。乃初五日仍在盛長。溜更洶湧。又將清江南岸千根旗杆迤下五孔橋隄工漫缺。水至玉帶河下注雲曇口入運。因運河水大頂阻不下。玉帶河旁溢。致清江一帶被淹。此皆臣等不能預籌所致。惟有仰懇聖恩。將臣李世傑、李奉翰交部嚴加治罪。臣書麟

有協理之責。亦咎無可辭。並懇勅部嚴加議處。以爲貽誤河工者戒。其道應參遊營汎等疎防職名。容查明參奏。十五日奉硃批。朕於春間卽慮及此矣。此盈虛消長之理。實在意中。爾等莫驚惶無措。盡力撫卹被災之民。及善後事宜可也。餘有旨諭。又奏。裏河廳二井東首漫處。後靠汰黃越隄。中係空塘。並無居民。水滿卽止。不致漫淹。廣闊淮關。迤下南岸周家莊漫水。由護城河歸白馬湖。達高寶諸湖。地窪民稀。亦無妨礙。惟五孔橋漫水。歸玉帶河。因水湧溜急。復從玉帶河旁溢。清江南岸漫淹較重。臣書麟寓所已被淹浸。總河衙署。全行漫水。其在浦文武各署。俱經進水。河庫道衙門。因地窪。水淹較深。庫中錢糧。該道庫門。紮筏看守。並無損失。其地方被水民居。現飭淮安府山陽清河安東等縣。查明窮乏之戶。酌給口糧。不使失所。並札會撫臣閔鶚元一體查辦。至裏河三處漫口。內二井一處。毋庸趕築。水退卽可補還。原隄周家莊及五孔橋兩處。關係運道。此時江西幫船尙未過竣。且當漫溢。河水驟耗數尺。靠岸行走之船。間有淺擱。急須趕緊補築。以利運行。現卽集料趕辦。剋期堵竣。俾重運未幫。趕幫進。免致遲誤。南河成案是月十七日。李世傑李奉翰毓奇書麟奏。奉上諭。昨據李世傑等奏。初四五等日。清水黃水並中河之水。同時並漲。又值疾風暴雨。猝不及防。以致黃運兩河隄工。同時漫溢。數處等語。已明降諭旨。將該督等所請治罪之處。加恩寬免。並令實力妥速辦理。堵築撫卹諸務矣。從前老壩口漫工。淮安城內被淹。此次五孔橋隄工漫缺。水由玉帶河旁溢。清江浦一帶被淹情形。輕重若何。現在水勢自己漸次消退。該督等亟應將官員衙署及居民房屋。上緊整理。所有被水災民。尤應實力撫卹。酌給口糧。毋使稍有失所。至河水消耗。糧艘淺擱。尤關緊要。該督等務卽會同設法辦理。先將運河隄工補築。俾河水歸槽。未過江西各幫。

以次過行。渡黃北上。毋誤抵通。再昨據毓奇奏。淺攔糧船六十餘隻。止於淺攔在灘者。令其即時修艖。以待漫口堵閉。正河水長時。卽行裝載。跟幫前進。其有受傷過重。不堪駕駛者。卽令拆板。而清河道等語。此等拆卸板片之船。究有幾隻。除拆板船隻不能抵通外。所有本年可以抵通漕船。究有若干。比較上年多寡。遲早如何。著毓奇通盤核算覆奏。再李世傑病體尙未全愈。今又遭此漫溢過水之事。自不免驚惶焦急。朕心頗爲懸注。著傳諭該督。不必過於勞動。務須寬心調攝。坐辦一切。愛惜精神。以期氣體復元。副朕眷念。至黃河北岸李家莊。係在楊家莊迤下。從前高晉欲將運口移改此處。係清口下游。辦理不致棘手。尙易堵閉。該督等應卽查看。漫水一過。迅速集料鳩工。剋期堵築。並著將各漫口及被水處所。詳悉繪圖貼說。進呈御覽。仍將漫水會否消退。江西尾幫是否過行。及被水災民作何撫卹。迅速覆奏。欽此。臣等查從前老壩口漫工。淹及淮關湖嘴。及淮城一帶。長三十里。商民房屋居多。且係黃水大溜下注。間有淹斃人口之事。水落後。民居半多淤陷。今五孔橋隄工漫缺。水由玉帶河旁溢。清江浦一帶。長止十里。寬僅里許。且係清水平漫。居民及時遷避。未致淹傷。雖衙署民房。悉被淹浸。而地勢不廣。比昔年老壩口漫水情形。實爲輕減。惟地勢稍窪。連日坐船往來查勘。現在水勢雖退尺許。而街巷水深。仍有五六尺至八九尺不等。一時尙難涸出。臣等通盤籌計。目下運河水勢尙大。若將五孔橋隄工口門卽堵。恐運河兩岸隄工。著重。惟有將玉帶河旁溢漫口數處。先行堵築。使五孔橋漫水。全由文渠溝下達白馬湖。則清江浦地方。水無來源。自必日落。被淹之衙署民房。水涸後亦易整理。其被水災民。遷至運河兩岸隄上。業經給以蓆片搭棚棲止。查明戶口。照例撫卹。俱可不致失所。連日晴霽。水勢稍定。民情安貼。此外則王家營安東縣

爲重。亦經委員分查。實力撫卹。撫臣閔鶚元。暨藩司袁鑒。現又往查督辦。務期災民咸登衽席。並卽相度各漫口情形。分別緩急。集料鳩工。剋期堵築。至河水消耗。糧船淺擱。在淮關對岸之周家莊漫口。迤下。今漫口首先堵築。已有七八分工程。兩三日卽可堵合。此時漫口迤下。運河水長。漸次寬深。糧船足敷行走。未過江西各幫。現在上緊催僱。進行出口。渡黃北上。斷不誤抵通之期。其淺擱各船內。應行拆卸板片者。若干隻。尙可抵通漕船若干隻。比較上年多寡遲早如何之處。臣毓奇現在查明。另行覆奏。再臣李世傑。荷蒙諭令寬心調攝。不必過於勞動。現在欽遵。另摺恭謝。至臣等前奏李家莊。係在王營減壩迤下。又名李家馬頭。係山安廳屬。至前高晉欲移改運口之李家莊。係中河廳屬。相距有三十餘里。謹將各漫口及被水處所。謹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李世傑、李奉翰、毓奇書麟奏。淮關迤下淺擱糧船。前因周家莊漫口堵築將竣。下游運河水已增長。糧船可敷行走。嗣因口門收窄。水勢益溜。忽將料船吸入下口。致新鑲料占衝墊數丈。臣等不勝焦急。隨救護料船。一面將墊工搶護。晝夜趕鑲。務期一二日內堵閉堅實。俟全河溜勢歸入正河。臣等卽飭令裝載原米。星夜跟幫前進。其運口三壩。現已收束。並將張王壩涵洞開放。以分惠濟等三閘水勢。現在惠濟閘水已平順。通濟、福興兩閘溜勢仍前湍急。臣毓奇會同臣管幹珍。上下籌催。已將浙江尾後三幫。催出三壩渡黃。並令湖南三幫及淮關以上之江西。未經淺擱各船。以次銜尾而上。俟水勢稍緩。卽令在後各幫。連夜渡黃。不任片刻停留。以期全數迅速抵通。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二日。李世傑、李奉翰、毓奇書麟奏。周家莊口門收窄。溜勢愈緊。時有搜後之虞。現在設法僱堵。

數日內必能堵合。至五孔橋。此時正藉分減運河水勢。毋須亟堵。惟將五孔橋下注玉帶河旁溢之碧霞宮等處。趕緊堵閉。俾全由玉帶河達文渠溝下注。則清江浦被淹之水。即可消涸。至山盱五壩減下之水。高寶諸湖。本可容納。先經飛飭糧廳營將運河東岸如昭關金灣、東灣、西灣、灣頭、芒稻等閘壩及鳳凰、壁虎等橋。全行開放過水。使之分洩歸江。其歸海之南關、車邏、五里中壩新壩。原不輕易開放。嗣因運河西岸上游五孔橋、周家莊兩處漫口。掣溜下注。總由白馬湖達高寶等湖。致各湖水勢異常盛漲。匯注高郵境內。湖河一片節據。高郵州等稟報。湖河之水。逐日加長。盈隄拍岸。在在堪虞。已曉諭下河居民。預爲遷移高阜。並將下游溝港引渠。清理通流。圩岸加高防護。茲雖陸續將東岸各壩開放。而河湖之水。日仍有長無消。與乾隆二十六年盛漲時相等。東岸隄工。僅高出水面一尺四五寸。現據高郵州暨廳營稟稱。數百里湖面奔騰浩潮。直擊東隄。秋汛方長。設西風偶作。更屬堪虞。請開柏家墩草壩。以資分洩。查此草壩。並無石底。又無裏頭。宣洩雖暢。其勢莫遏。難免掣溜之虞。現飭該州並廳營等。止就已開之南關等壩。洩瀉不必再籌分導。其南關等壩開放後。雖循序下注。較驟湧衝掣之勢固緩。但地形窪下。不僅高寶兩州縣受災。卽江甘等縣沿河低窪民田。亦盡被水淹。臣李世傑。因藩司袁鑒。已從山安等處查勘回至清江浦。隨令卽日馳往下游各州縣。隨同撫臣閔鶚元。逐一履勘。照例撫卹。不敢稍有諱飾。南河成案。是月二十七日。李世傑、李奉翰、毓奇、書麟奏。首先堵築之周家莊。原擬於二十六日堵合。因運河上游來水尙旺。口門收存二丈五尺。淮關一帶水勢湧盛。兩岸各工險要。若一堵合。恐有他虞。况溜勢歸入正河。已有十分之七。糧船足資浮送。且僅存口門二丈餘尺。過水無多。臣李奉翰、毓奇、書麟。在工察看。不若留

此分洩其勢。俟糧船過竣。水勢消落。即將口門堵合。下游高寶湖河衆水匯注。未能見消。湖河一片。勢尙浩瀚。所幸歸江之路甚暢。南關車邏五里等壩分洩之水。不致驟湧。惟下河田地低窪。難免淹浸。撫臣閔鶚元馳赴查明受水情形。分別辦理。再運口三閘。因全河下注。分入運口各閘金門。溜高且急。臣毓奇設法打放湖南三幫漕船。將次渡黃。所有淮關以上江西各幫。現令銜尾前進。挽抵三閘。趕緊打放。其周家莊以下各船。因漫口僅存二丈餘尺。水勢多半歸入正河。迤下漕船。足令飛挽而上。跟接僂渡。斷不延誤。南河成案。

是月。蘭第錫奏。東省運河南來重船。截至七月十一日止。入臺莊者四十八幫。過濟寧者二十六幫。出臨清口者十五幫。徵湖自六月二十九日報長二寸後。至七月初十日止。又續長水二寸。西岸南陽昭陽等湖。於十一二等日。始有上游州縣坡水暢注。由新挑引渠灌輸徵湖。此後湖水定當大長。臣諄飭署道羅煥。將東岸汝泗各河有餘之水。引注徵湖。以期漸符定誌。不致再憂短絀。運河道冊。

閏七月初八日。李世傑等奏。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運河周家莊漫口。收存二丈五尺。溜勢歸入正河。已有十分之七。糧船足資浮送。現存口門二丈餘尺。過水無多。不若留此分洩。與減水閘壩無異等語。亦祇可如此辦理。該督等前奏一二日內即可竣事。原不免稍露欲速之意。今口門收存二丈餘尺。而淮關一帶水勢湧盛。恐堵合之後。又有他虞。且溜勢已歸正河。糧船足資浮送。自應留此以爲分洩之路。俟糧船過竣。水勢稍落平緩。再將口門堵合。方爲妥善。至各處漫口。大局已定。盤頭俱已裹護穩固。其司家莊與洪湖僅隔一隄。亟應首先堵閉。屢經降旨。諭令請督等妥速辦理。一俟料物辦齊。即日興工。剋期竣事。毋

致曠日持久。再摺內稱南關、車邏等壩分洩之水，尙不致驟湧爲患。惟下河田畝地勢低窪，難免淹浸。朕早慮及南關、車邏等壩減下之水，下河一帶必有被淹。正爲此慮。然亦無善處之法。閱鶚元已赴該處，著傳諭該撫實力僱辦，加意撫卹，毋致災民失所。其周家莊迤下淺攔各船，現在水勢充裕，足敷行走。卽催令飛挽，儘速抵通。究比上年遲早若何，著傳諭毓奇查明比較，迅速覆奏。欽此。伏查周家莊漫口，前因糧船淺攔，亟欲早堵，以速漕運。詎口門收至二丈餘尺後，運河上游水盛，兩岸隄工著重。今溜歸正河，糧船可行，暫留口門，俟水勢平緩，再行堵合。荷蒙睿鑒，臣等益知遵守。其糧船行走情形，及比較上年遲早之處，臣毓奇另摺恭奏。至司家莊漫口，與洪湖相連，應先堵閉。臣李世傑、書麟現駐工督催料物，俟採運交工，卽興工進埽，剋期竣事。再高寶湖河水勢漸次消動，撫臣閱鶚元暨藩司袁鑒親勘因山盱五壩之水，並周家莊、五孔橋漫水，俱匯入高寶諸湖。凡高寶、甘泉三州縣靠西村莊地畝，被淹情形較重。應撫卹一月。其東岸村莊及秦州、東臺、興化、江都各州縣被水，均係各閘壩分洩下注，水勢漸進，居民早有準備。且沿海范公隄亦已開放分洩歸海，水有去路，受淹尙輕。民間二麥亦有蓋藏，毋庸撫卹。現據撫臣知會，以淮揚兩屬賑卹等項，約估銀七十餘萬兩，惟有趕緊籌堵漫口，隨時加惠災黎，以慰皇上諄諄訓誨之至意。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一日，阿桂、李世傑、李奉翰、書麟奏高寶邵伯、今秋湖水浩瀚，西岸臨湖石工，爲風浪所擊，亦多坍卸。雖經委員隨時護護，將來水落，亦應一律修補完整。庶資捍衛。約估銀四萬餘兩。南河成案。

八月初十日，李世傑、李奉翰、書麟奏，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碧霞宮、慈雲寺、斗姥宮等處，因清江漫水被

淹。現在漫口漸次堵閉。而積水尙未全涸。亟應設法疏通。使戶民俱各安居。其碧霞宮、慈雲寺、斗姥宮等處。均被淹浸。積水日久。不無坍塌。亦應一律修理。以妥神佑。至碧霞宮各廟宇內。朕南巡時。俱親詣拈香。所有懸掛佛像。御筆匾額。是否完好。有無被水浸損之處。著傳諭李世傑等查明覆奏。欽此。臣等查清江地勢北高南窪。自南隄漫口堵閉後。外水不復內灌。而清江積水二三尺至八九尺不等。北臨運河。南臨玉帶河。兩河水勢高於內地。積水不能宣洩。當經酌籌。在南隄安設水車二百餘部。雇夫晝夜車戽。通境已消水二尺五六寸。北首現已涸出街衢鋪戶。照舊開張。民多遷回居住。其有極窪處積水。車戽不到者。現又雇覓風車安設。挑渠導引。使之匯注南隄。車戽入河。每日消水二三寸不等。約八月內。可以漸次涸出。俾民早得安居。至清江各廟。淹浸日久。不無坍塌。其慈雲寺、斗姥宮。在清江北首。地勢本高。廟內基地較平地稍高。被淹後。臣李奉翰坐船親赴各廟查看。慈雲寺內。水與大殿石基相平。斗姥宮內。水與供棹相平。佛像並未淹及。從前奉頌御筆匾對。俱高懸完好。慈雲寺內。乾隆四十九年奉頌如意。並白傘蓋儀軌。經該住持珍藏供奉。均屬全美。茲水勢漸退。復加察看。慈雲寺牆垣坍塌無多。斗姥宮牆宇橋道。均有坍塌。其碧霞宮。當漫口之衝。坍塌較甚。俟水涸。即當確估。酌動公項。派員敬謹修理。南河成案。

九月二十四日。李世傑、李奉翰、書麟奏。邵宿桃清運中河。今歲水勢稍弱。誌椿存水五尺六寸。較往年小五尺餘寸。業將邵境河清、河定、河成三閘越河壩工堵閉。並將清汛雙金閘、楊莊口門頭二三壩。先爲接築。大加收窄。以期多爲存蓄。復將運河、王母山、沙家口、汝河口等處流沙古淺。加緊撈濬。俾各通暢。今回空南下。足資浮送。而來年重運經臨。此時須早爲經理。江境駱馬湖。每年江廣重船到時。將王、柳二閘啓

放引水入運。可資接濟。已將尾閘五壩。加高培厚。早爲收蓄。現存水一丈四尺五寸。東境微湖內。又查會河東河臣蘭第錫。設法籌辦。以期湖水充裕。足資明春濟運。南河成案。

是月蘭第錫奏。八閘內有六里石閘。係雍正二年所建。在德勝。張莊二閘間。緣德勝閘至張莊閘十二里。地勢建瓴。河直水溜。難以停蓄。添建此閘。以資關束。原定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較低上下二閘六尺。水小收束濟運。水大漫閘而行。後因閘面太低。水大有礙。行船每年在閘背上用草加鑲。高出閘面。藉資攔護。水發聽其草隨水下。嗣乾隆三十八年。閘座損壞。照舊拆修。迄今十有餘年。因四十六七兩年。黃水經由全閘沒水。浸泡衝刷。致樁石灰縫。多有損裂。年來運河水小。設法修補。按溝啓閉。奈急溜洶刷。又將地平石塊掀揭。樁木朽爛。衝成深塘。閘牆蟄裂。多有塌卸。自應拆修。以資擊蓄。惟是閘過低。閘面每年用草加鑲。水小草擁。閘耳啓閉多有未便。水草隨水去。糧船不免擊撞。且旋衝旋鑲。歲費不貲。臣等詳勘所。有六里石閘。爲張莊。德勝兩閘擎托之關鍵。閘底高於河底。必須落低二尺。以免糧船蟄攔。閘背未便鑲草。應照舊制。加高七層。共高一丈九尺二寸。安設全板。與上下各閘一律啓閉。原舊閘基。現已跌成深塘。難以釘樁安石。應在舊基數丈之上。刨槽移建。所需工料錢糧。除原石九層。選用十分之四。共計添辦新料。及工匠價值。估銀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仰懇皇上俯准。動用司庫銀兩。及時採辦。各料俟空運過完。即行興修。務於明春重運未到以前。如式完竣。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部議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卹冊十一月二十八日。李世傑。李奉翰奏。前奉諭旨。已恭載二月初四日。欽此。當經前督臣薩載。李世傑覆奏。再加察看。如果河流迅駛。兩閘不足擊蓄。尙須添建閘座。再當奏辦。本年空重漕船。經過邵宿運河。雖無

阻滯。而明年重運。亟宜籌備。查今歲微湖存水。比往年較小。將來下注無多。更慮東省八閘關閉。江境自河成閘下。至楊莊運口。地勢建瓴。河流易洩。上年貓兒窩迤下所建利運。享濟二閘。本年重運回空。上下啓閉。甚爲有濟。臣留心察看。二閘束水。雖已有益。而河長水迅。尚不足以資擊蓄。臣等悉心籌度。運中河內情形。稍異。中河地勢平衍。水有停蓄。運河地勢高下。洩瀉甚易。且上段浮沙流注。下段砂礮古淺。挑撈無濟於事。查河成閘至利運閘七十里。擬於中間馬莊集添石閘一座。又享濟閘至宿汛坡墩二十五里。添石閘一座。則上下節節關鍵。按時啓閉。操縱由人。自更有益。仰懇聖恩。俯准添建。容臣等委員確估辦理。惟時屆深冬。距重運至時。爲期不遠。已將兩閘需用石灰椿木等料。委員購辦。恐採運不及。擬於建閘地方。挑越河一道。俾新漕到時。由越河行走。其閘座督令如式趕造。務使灰漿乾透結實。卽不能於重運前辦竣。尙能於回空時接濟。不使稍有遲誤。十二月十二日奉硃批。如所議速行。莫復似昨年誤事也。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

運河水章廣三十二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李世傑題。據淮揚道師彥公詳稱。淮揚運河。自揚州水月庵至范公祠止。共挑河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又切灘嘴長二十丈。連築壩。估用夫料銀二千八百八十五兩七錢。並無浮冒。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九日。蘭第錫奏。三月初八日。將自豫回東。札知前道沈啓震。溯查上游河渠緣由附奏。臣由河南封邱。滑縣。太行隄一帶。經直隸長垣。東明。查至山東曹縣。鄆城。該道沈啓震。由魚臺。嘉祥。鉅野查勘。亦至鄆城。臣與商推分勘。臣由汶上。東平。濟寧。而南。沈啓震由荷澤。曹縣。循太行隄。至直隸河南交錯之地。復由曹縣。定陶。城武。金鄉。回至魚臺。周履幹渠。並委員遍查支溝。臣等籌議。所有乾隆四十九年修辦各路。漸多土埂。而上下兩邑接壤。更有此高彼低之處。俱逐段記明。分飭地方官勸用民力疏濬。至各州縣河。大段俱屬通順。上年伏秋雨後。水勢暢流。惟因雨水無多。均已乾涸。河身內間有新淤。並行人往來墊路。漸多土埂。而上下兩邑接壤。更有此高彼低之處。俱逐段記明。分飭地方官勸用民力疏濬。至各州縣通行道路。兩旁溝渠。前因黃水經過。多有淤平。雖屢飭挑濬。尙未完竣。且所挑之溝。間留土埂。以便行走。仍屬阻礙。屬令地方官勸民添砌磚洞。或蓋小橋。以期利達。並令於田隄通連處。多挖子溝。俾瀝水由田溝。以達路渠。轉輸入河。務期脈絡貫通。涓滴入湖。偶逢水大。亦可免浸淹之患。以此勸導鄉民。無不踴躍從事。至各處河渠。惟趙王河來源甚遠。牛頭河切近得力。牛頭河自鄆城十二連窪。接汶上南旺西南之

宋家窪下注魚臺南陽湖其南旺圈隄舊設芒生閘以洩有餘之水入牛頭河久已殘廢現在照例估修斗門引渠臣等勘商應將引渠接長直抵芒生閘並將舊閘改修雙涵洞俾洩水分洩下注收蓄更爲有益所有涵洞需費無多卽於本年搶修項下辦理至趙王河自河南延津封邱之陶北河由直隸長垣東明經曹縣紙房集下達菏泽雙河集分爲二股一由張秋入運一由鉅野汶上鄆城至嘉祥城北匯入牛頭河因曹縣紙房集四十六年黃水淤廢斷流是以四十九年未經估挑今臣溯查紙房集迤西太行隄北屬直隸東明長垣南係河南考城陳留直接封邱雖屢因黃水衝刷河形不能通達如於長垣封邱境內開挖生地十里再於東明曹縣境內開生地六百餘丈並將東明太行隄決口修做涵洞菏泽雙河集北股築壩攔截則豫省黃河大隄迤北之瀝水可由趙王河歸牛頭河下注南陽昭陽各湖惟道路綿長工程較多臣現札商直隸督撫一體委員勸議另奏再汶上宋家窪引渠並牛頭河及柳林萬福白花樂成嘉深桶子等河原係民修之工應飭地方官勸民疏導而支幹河渠段落甚多必須多員照料臣知會撫臣覺羅長麟酌派試用人員會同河員查察仍責成沈啓震總司其事務於大汛前趕辦如式完竣以冀大雨時行挹注有益運河道冊

四月十一日蘭第錫奏奉上諭據蘭第錫奏微山湖水現深六尺一寸有餘並委原任運河道沈啓震查勘運河西岸疏濬河渠情形酌修涵洞暨開通道溝田渠各事宜同日又據毓奇奏微山湖水甚弱必須樽節啓放計算將來船抵八閘雖敷浮送實不能遠注下游等語微山湖爲濟運水櫃今湖水甚弱不能遠注下游自應及早辦理以期收蓄轉輸但蘭第錫所請疏浚之處甚多朕亦未曾親歷其地事關濟運

不可不詳加確勘。且此內地地方，俱在河南、山東兩省境內，尤須彼三人會同勘辦，使河道民生，兩有裨益。但目下距伏汛止有六十日，爲期已迫，著傳諭蘭第錫、畢沅、長麟，接奉此旨，蘭第錫往兩適中處，畢沅自河南而東，長麟自山東而西，履勘應疏應濬處，所將沈啓震所勘各工，是否實係應辦，及此外有無應行添辦於運道有裨之處，悉心妥酌。一面繪圖貼說具奏，一面即確估興工派員辦理，但所辦工程，道路綿互，段落繁多，若僅交沈啓震督辦，恐一人不能照料，且地方非其所轄，亦恐呼應不靈。除蘭第錫派出沈啓震外，著畢沅、長麟各於本省道員內，擇明幹能事者，各派一員，赴工會同沈啓震督辦。該撫等俟派出道員到工後，再行回省，務於大汛以前，趕辦完竣，如式驗收。以冀大雨時行之際，源源挹注，使微湖存水，速符定誌。重運得資浮送。又據蘭第錫奏稱，此內有向係民修之工，現分飭地方官勸用民力，妥爲疏濬等語。豫、東兩省，俱係前歲災歉之餘，民力未能寬裕，且現在應辦工程既多，若俟傳諭辦理，未免緩不濟急。著傳諭該督撫等，將此次凡係民修之工，先行動帑興修，俟完竣後，核明動項若干，將來尙有分年帶徵補項，以紓民力。如動項過多，或遇年歲不能十分豐稔，民力拮据，未能依限完繳，並著該撫等，即據實奏明，候朕降旨豁免。朕於國計民生所關，從不稍存靳惜，該撫等當善體朕意，妥協經理也。欽此。仰見我皇上廡念運道民生，無微不至。臣前次具奏後，即會同沈啓震分路估推，因查南陽湖上游各河渠總匯之處，由南陽昭陽遞達於微湖，計一百八十餘里，其中水勢淺深，地形高卑，上年雖經挑浚，仍須勘估，大加展寬，以冀建瓴直達。現同該道估計，另摺具奏。現既起身，由魚臺、嘉祥前往曹縣、紙房集，在豫東交界適中處，先行履勘，一面知會兩撫臣，赴彼會商議奏。其各州縣支幹各河，先經委員遍行催辦，本係民間

應辦之工。今蒙我皇上俯准先行動項興修。俟會同河南撫臣勘辦來源後。臣與撫臣長麟。自荷澤。曹縣。順查而下。直抵微湖。將應挑應濬處所確勘。發銀委員趕辦。士民感戴。自可益臻安速。十八日奉硃批。更差明與前往汝汝矣。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八日。李奉翰題。據淮揚道師彥公詳稱。中河廳接築雙金閘口門。共料物夫土銀九千四百三十四兩二錢。接築楊家莊頭二三壩。共料物夫土銀一萬九千七百四錢。並無浮多。造冊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南河成案。

五月二十二日。李奉翰奏。臣自淮安高寶。至瓜洲京口。查勘工程。五月以前。俱照估修竣。由道驗報。並無短少。亦無草率。近因十三日至二十等日。天氣連陰。晝夜大雨。兩岸土埽。俱有雨淋水溝。高窪不平之處。即飭各工員復加修填。另行報驗。其輒工石工補修段落。均屬堅整。高郵東岸五里中壩。壩底上年衝損。前經奏委淮揚道確估督辦。實用工料銀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按工丈勘。壩底鋪砌平整。灰漿堅結。核計工料。尚無捏冒偷減。淮揚運河現水甚大。下河民田。此番大雨後。無須河水灌漑。臣飭廳營將西隄竹絡壩。萬家塘港口開放。俾運河有餘之水。宣洩歸湖。東岸閘洞相機啓閉。以利田疇。邵伯上下遠年輒石舊工。雨後間有隙裂塌卸段落。時屆大汛。勘後。飭廳營先撲護堅實。另行確估補修。沿江各工。月內江潮盛長。較上年爲大。瓜洲京口沿江埽壩。隨時修設。再各省重運漕船。已渡黃者。八十三幫。出黃林莊境入山東境者。三十二幫。行走迅速。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六日。李奉翰題。江南通湖入運支汊各河。上年經漕臣管幹珍陳奏。應隨時疏導。欽奉諭旨。命

大學士公阿桂會同臣等勸籌覆奏。蒙聖恩俞允。轉行欽遵。所有各河道。上年冬卽委淮徐道劉錫嘏。淮徐河營遊擊韓勝。勘估詳請辦理。查微湖尾閘內華山引河。應挑工長二千五百八十丈。估銀四千五百餘兩。茲臣李奉翰勦勘。現在微湖存水七尺五寸。僅敷湖口雙閘啓放。下注八閘濟運。其蘭家山壩。此時不便輕啓。致湖水旁洩。此引河俟微湖水長再挑。應行緩辦。惟駱馬湖內三道引渠淤淺。應照原奏。乘此春和趕挑。直達湖心。查王家溝引渠長三百四十七丈。估銀七百九十餘兩。柳園頭引渠長二千九百五十丈。估銀二千九百餘兩。乾車頭引渠長二千四百八十丈。估銀三千八百餘兩。當卽發銀委廳營等履夫上緊挑挖。限二月內一律辦竣。以濟重運。俟工完造冊具題。送部查核。南河成案。

六月二十四日。李奉翰題。運河廳駱馬湖。承沂蒙諸水。每年江廣重運。經臨開王柳等壩。以資浮送。漕船過竣。察看湖水。將尾閘五壩酌開。洩水由六塘河歸海。騰空湖面。以容汛水。冬初堵閉。蓄水濟運。因乾隆四十六年。豫省青龍岡漫溢。水勢匯注該湖。將尾閘五壩全開宣洩。迨四十八年。豫工合龍。下游水消。秋間堵閉。近年運河水弱。是以三載未經開放。尾閘各壩。歷被風浪撞刷。舊料朽墊。殘缺卑窪。兼之五十一年。湖水較旺。蓄高一丈四尺五寸。不足抵禦。經臣察看。加幫高厚。添做防風。鑲修堅實。以資保護。並經會奏。奉旨俞允。鈔摺咨部。今據淮徐道師彥公詳稱。駱馬湖尾閘五壩。加培高厚。添做防風。共需料物土方銀一萬七千三兩七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會疏具題。南河成案。

是日。李奉翰題。運河廳王母山。汝河口。沙家口等處古淺工程。因乾隆五十一年。微湖水弱。重運經行。多藉上游山泉。及邳宿各支河水浮送。悉係挾沙下注。王母山。汝河口。沙家口等處古淺。河成閘以上。水勢

流行緩急不一。致各處上下積有流沙數段。重運過峻。水勢漸消。測量積沙長數十丈至百十餘丈。有妨回空運行。卽經確估飭辦。並經會摺奉奏。諭旨允行。鈔摺咨部。今據淮徐道詳稱。撈濬王母山。汝河口。沙家口。淺工七段。共估土方銀二千四百五十九兩二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會疏具題。南河成案。

七月初三日。工部議得。江南河督李奉翰等疏稱。淮揚運河挑河築壩等情。查揚州關上下。應挑運河。並築壩等工。據估銀二千八百八十五兩七錢一分二釐。造冊具題。臣部查係奏明之工。應准辦理。但鈔關上下。據原奏聲明。間有積存瓦礫。何以冊開工長一千六百八十丈。及切灘嘴長二十丈。一律均係瓦礫。土方殊屬不符。又該河工尾。旣於范公祠築壩一道。則下游儀河水勢。自然攔截壩外。何以復於下游遠處龍王廟門首。估築柴壩一道。情形尤屬不符。應於副冊內粘簽註明。鈐印發還該督。轉飭查照。於報銷案內。據實查明。分晰刪減。切實具題造冊。送部核銷。南河成案。

是月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微山湖收蓄濟運。最關緊要。前因東省支幹淤墊。來源不能下注。兼之雨澤稍稀。坡水微弱。以致湖水不能增長。特發帑金。令明興等會同將上游坡水河渠。通行挑濬。俾支幹各河之水。下注歸湖。以符定誌。現在儲蓄充盈。本年全漕重運北上。回空南下。俱可無虞。匱乏。但此等坡水河渠。原以引支幹各河。及溝塍畎澮之水。源源下注。必須一律通利。方無阻滯。若此次大挑。一二年後。地方官不能留心。聽其淤墊。日復一日。仍復壅塞。豈有逾時未久。復興大工挑濬之理。著傳諭蘭第錫。長麟。嗣後於新挑各河渠。每年留心查勘。如有淤塞之處。卽隨時疏濬。毋致日久淤墊。又費周章。並著每年霜降後。將有無淤墊。及如何修濬之處。具奏一次。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二日。明興奏。微湖因年來雨澤稍稀。湖流日弱。至本年春。僅存水五尺二寸。仰蒙諭旨。借帑鳩工。將上淤數百里。坡水河渠。通行挑浚。工完正當伏秋大雨時行。凡支幹各河。及溝塍之水。無不盈槽。下注。由河達湖。自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九日。節次長水五尺一寸。至七月初一日。已交秋分。雨水無多。間日長水寸許。今計十五日止。微湖又長水七寸。連前共長水五尺八寸。臣量驗誌椿。現深一丈一尺。實已收符定誌。查時近白露。水勢已定。而上游南陽。昭陽二湖。各存水五六尺不等。其東岸獨山湖。現存水深九尺二寸。俟重運過完。即將水口單閘悉行啓放。諸湖之水。源源下注。加以新挑各坡河內。通流無阻。層遞灌輸。約計微湖於定誌之外。尙可多收一尺。如此儲蓄充盈。不特本年全漕船隻浮送回空。較上年倍資遑速。卽此後數年間。遇雨少之時。亦可隨時宣濟。現擬於坡水消後。率同道員。分路往查。凡有新淤處。所卽令工員收拾。並將各河身兩邊隄堰。再加幫築。一律堅厚。仍於田塍出水處。酌留水口。以資宣洩。庶將來水大時。容納較多。而田間瀝水。暢導歸河。不致存積。至現在閘河水勢充餘。糧幫行走無阻。據運河道羅煥。將八閘以內。盡行放通。船行迅速。查江西各幫。亦銜尾而至。已過濟寧者六十五幫。以每日過船兩幫。約計下月初旬。可全數過濟。漕臣毓奇。督押尾幫。不日卽可抵東。臣等分投催儻。以期進行。早出東境。運河道冊。

是月。江督李世傑等奏覆。清口暢洩。固守仁。義二壩。加車邏諸壩封土。以護下河。按。是時。智。禮。信三壩已啓。湖水下注。足資容納。初於六月間。山水暴發。開放智壩。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二尺七寸。再開禮壩。以疏其勢。嗣因風暴。復掣通信壩。過水。仍搶護仁。義二壩。據實具奏。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李世傑等奏。河

南睢州下汛十三堡隄工漫水。洪湖水日加長。並於本月十五日。西北風暴。水湧掣通信壩過水。惟仁、義二壩。尙未刷通。現在加緊補築等語。湖水驟長。下游高寶諸湖。雖尙可容納。但山盱封土。原不可輕易拆動。今既將智、禮、信三壩先後開放。仁、義二壩。及車邏等壩。須敬慎保護。儻湖水盛漲。宣洩不及。實有不能不啓放之勢。該督又不可泥於遵旨。隨時酌量。相機啓放。下游一帶民田。廬舍預爲籌及。於必須啓放之前。曉諭民人。早爲遷避。將秋禾及時收割。以免淹浸。該督等務實力妥辦。以副朕軫念民生之至意。欽遵。慎守義、仁二壩。加築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封土。嗣因豫省睢州漫口。大溜全注口門。衝刷寬大。全河南下。由淮河達洪湖。勢甚浩瀚。堰盱石工。有掣卸段落。正當西風司令。風浪堪虞。仁、義二壩。實有不得不開之勢。奏請一併開放。並稱開放後。下游諸湖。較上年盛漲水勢。尙小二尺餘寸。俱由三溝閘以下。金灣、東灣、西灣、鳳凰、壁虎、及灣頭、芒稻等處。歸江運河。東隄南關、車邏、五里中壩、新壩。並昭關等壩。俱加高培厚。臣書麟親勘各壩封土。俱高出水面三尺餘寸。壩下分洩之水。猶可容納。下河各州縣。早稻刈穫登場。惟晚稻雜糧尙未成熟。督率廳營員弁。分段防守南關、車邏等壩。不使輕放。仍遍諭農田。俟晚稻雜糧成熟。趕緊收割。安徽鳳、潁等處。量加撫卹。不使失所。此因豫工漫水。而慎其所守如此。壬午年。駕臨山盱。立定水誌。五凌壩非遇盛漲。不可啓放。乾隆五十一年。湖水盛漲。各處隄工漫溢。不得已將五壩全啓。水退卽閉。至是豫省漫水下注。全黃歸湖。勢不得不開。然據奏。五壩並開。而南關、車邏等壩。封土未動。洩下之水。儘足容納。則善治之力。得於先事備防者多也。河渠紀聞。

八月初四日。李奉翰奏。臣等遵旨前赴二套查勘引河。事畢回程。適值風雨間作。卽旋清口。初一日自晝。

至夜。又復大雨如注。風暴甚猛。初係北風。繼轉西北。高堰石工。撞擊堪虞。臣等督飭道廳等員。巡防保護。初二午後。雨止風定。高堰石工。雖經掣卸數段。幸俱搶護平穩。惟頃接揚河揚糧各廳。並委員稟報。自高郵至邵伯。初二日風雨交加。高郵邵伯等湖水勢湧漲。運河內陡長三四尺。東岸周家溝。黑魚塘等處。大隄有平水漫水處。所趕緊搶護。因風力過大。雨勢傾盆。在隄兵夫。長被風浪。掣墜落水。所鑲柴土。隨填隨漂。現今兩處漫水。均由泰州。興化各河道歸海。其南關。車邏。五里中。新。昭關等壩。封土尚未掣動。俟風止。雨息。查明漫水寬深丈尺。再行稟報。臣等不勝驚悚。查高寶等處。湖河盛漲。臣等督同道將廳營。謹慎巡防。方以秋分節令不遠。水勢可減。不意連日暴風大雨。邵伯迤上東岸隄工。未能保全。實深惶恐。查下河州縣。早中二禾。均已收割。惟晚稻尚未刈穫。今漫水由泰州。興化境內河道歸海。所過處諒不甚廣。但邵伯隄工。攸關驛路。現值緊要。文報往來。未便貽誤。並據丹徒縣稟報。七月二十九三十等日。大雨狂風。馬陵山水陡發。道路淹漫。又兼大江水發。對渡危險。亦與遞送文報有礙。現飭專管驛路常鎮道。並揚州。鎮江二府。令各地方官。多備輕快漿船。添撥擺江大船。接濟驛遞。不使片刻耽延。至周家溝等處。漫水丈尺若干。並下注之水。是否只由泰州。興化兩處。其餘有無浸漫。臣李奉翰。現在帶同淮揚道。成汝舟馳勘。再詳細繪圖具奏。臣李世傑。仍住清口防守堰。盱隄壩。並查取文武疎防職名。照例參處。臣等不能督屬保全。以致漫水。獲咎滋深。仰懇皇上。將臣等交部治罪。南河成案。

是月初八日。李奉翰奏。本月初一二日。暴風驟雨。邵伯上下周家溝。黑魚塘等處。東隄有平水漫水處。所當將馳勘緣由會奏。臣卽於初五日。自清口起身。沿河察看。實應高郵臨湖。甄石舊工。風暴後間段撞塌。

東岸大隄幸保護穩固。高郵下三十里堡起至三溝閘西隄石工俱有漫場。河湖相連。其二溝閘至邵伯迤下六閘西岸。本無隄工。湖水直抵大隄。查東岸隄工內仲家莊漫水一處。四堡營房頭漫水一處。周家溝迤下漫水一處。各寬五六十丈。黑魚塘漫水一處。寬四十餘丈。臣查勘漫水均入淶洋湖。荇絲湖。由山洋湖達官河。並得勝湖。從申場河出范隄。丁溪。小海。草堰。白駒等閘歸海。所經處係甘泉西北隅。及秦州。興化境內。該處民人見湖水盛。大恐開放各壩。早遷高阜。並未傷人。早稻中稻。先經收割登場。惟晚禾尙未全穫。臣面諭揚州府恆豫。遵照督臣李世傑檄飭督率所屬州縣查辦。不使稍有失所。甘泉境東西灣。鳳凰。壁虎等處。橋梁衝塌。驛路殘缺。業經府縣廳營晝夜趕修。並多備快船過渡。往來文報。不致遲誤。其漫口四處。先經趕運存工料物。盤鑲裹護。接手進占堵築。查高郵。邵伯等處。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曾經暴風疾雨。半日間漫塌東隄。擡軍樓等七處。今風雨晝夜。勢甚猛烈。湖水湧高三四尺。西隄通身漫水。詢之居民。感稱此番湖嘯。風狂雨驟。實數十年來未有。現在惟有督率淮揚道成汝舟。並將備廳縣各員趕緊運料。價堵速竣。以期仰慰聖懷。南河成案。

是月初九日。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本月初一二日。風雨交加。高郵。邵伯等湖。水勢湧漲。運河內陡長水三四尺。東岸周家溝等處。大隄有平水漫水處。所搶護不及。請將文武疎防職名。照例查參。並自請交部治罪等語。現在高寶等湖水勢盛長。在工文武各員。不能先事預防。以致邵伯迤上東岸隄工。有漫水之處。自應照例參處。至李世傑。李奉翰。彼時正赴二套查估引河。自不能兼顧。所有李世傑。李奉翰。自請交部之處。著加恩寬免。至下河州縣地方。據奏晚稻尙未刈穫。恐小民口食不無拮据。著該督撫飭屬查明。

妥爲撫卹。至關繫驛路。地方文報。絡繹往來。仍著督飭地方官妥爲辦理。勿致稍有阻滯。南河成案。

是月十七日。李奉翰奏。仲家莊四堡營房。周家溝。黑魚塘漫水。業經繪圖具奏。日來督飭道將廳營。多派員弁。分投鑣護。俱經裏定。僱集料物。接手進占。現在仲家莊兩壩。已僱築十六丈。四堡營房。已僱築六丈。周家溝。已僱築十二丈。黑魚塘。已僱築八丈。測量水勢深淺。溜勢緩急。飭令追壓到底。以次趕鑣前進。不使稍有遲延。更不使稍有草率。目下晴多雨少。水勢已落四尺餘寸。溜勢漸平。各工尙易僱辦。臣往來督催。務期及早完竣。洪湖內現存水一丈二尺一寸。水勢已定。可期有消無長。臣飭各委員。仍加意保護。並令山盱廳營備料。俟湖水消存一丈時。即將五壩趕緊封土。外鑣防風。其束清。禦黃二壩。今歲盛漲後。又當計及來春重運。湖水卽應預爲籌蓄。臣商之督臣。現今裏外二廳。早集各料。以備相機次第收束。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查仲家莊漫工。寬五十二丈。在各工之上游。水深一丈六七尺。至二丈八九尺不等。內外河湖俱爲水佔。取土維艱。臣察看各工。雖同時並舉。而仲家莊必須先爲堵竣。則迤下之四堡營房。更可並力辦理。隨督率道將廳營。晝夜僱辦。今於二十五日。掛纜堵合。鑣壓結實。立見斷流。其四堡營房。水深溜緊。現在進占趕辦。做成二十四丈。尙存寬三十六丈。其周家溝。尙存寬三十二丈。黑魚塘。尙存寬二十九丈。臣調撥仲家莊弁兵。均勻添派各工。上緊堵築。以期得丈進丈。現在水勢日落。壩外灘土。漸次涸出。工作不致稽延。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八日。李奉翰題。看得揚河廳高郵東隄五里中壩一座。原爲宣洩湖河異漲之水。上年秋汛內。

啓放。過水湧激。致將壩底衝損。經臣李奉翰勘係遠年舊工。按照衝損路數確估。共工四段。長三十五丈。均應照舊補砌。以資鞏固。當經具奏。抄摺咨部。茲據淮揚道成汝舟詳稱。前項壩底。共估料物匠工土方銀一萬四千八百六兩四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會疏具題。南河成案。

九月二十四日。李世傑、李奉翰奏。周家溝、黑魚塘二處。臣等分住工所。督飭道將廳營集料興工。晝夜趕辦。周家溝於十七日先行堵竣。黑魚塘於二十三日。挂纜堵合。鑲壓堅實。立即斷流。臣等仍飭工員將兩工頂土上緊加築。俾資鞏固。原調各營備弁兵丁。俱令各回本汛修防。其堵築四處漫工。用過正雜料物夫土錢文。臣等督飭淮揚道。逐工詳細確核。統共用銀十一萬二千餘兩。就近在於運庫支撥應用。按照定例。銷六賠四。計應銷銀六萬七千餘兩。應賠銀四萬四千餘兩。臣等與道將廳營等按股分賠完繳。南河成案。

十月十三日。李世傑、李奉翰奏。揚糧廳西岸。自露筋祠下至三溝閘三十餘里。不但石工倒卸。卽石後尾土亦多刷塌。湖河連成一片。均應補還。並東岸纓隄。除四處漫工外。邵伯上下。石工隄坡隄身。衝塌殘損亦多。揚河廳西岸風損石工。估銀五萬七千餘兩。揚糧廳西岸風損石工。估銀六萬八千餘兩。又石後補還尾土。估銀二萬七千餘兩。又揚糧廳東岸風損石工。估銀一萬六千餘兩。再揚糧廳西岸三溝閘以上。雖已一律估修。而三溝閘以下。向無隄岸。湖水由此匯注。遇運河水長。河湖相連。東岸邵伯上下。一綫危隄。風浪堪虞。若開放昭關各閘壩。則下河田廬。不免被淹。臣等詳勘。必得於西岸三溝閘迤下。至毋家港南止。計十五里。創築西隄一道。估銀二萬五千餘兩。攔禦湖水。由金灣閘鳳凰橋對岸。入運歸江。

庶湖水長發。不與運河連成一片。如遇風暴。則先有西隄攙護。東隄不致受險。與邵伯一帶行戶民居田地均有裨益。南河成案

是月十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東省運河。向有大修小修之例。雖爲疏濬淤墊起見。但於河內築壩。則壩土必致衝卸入河。河底轉增淤墊。且攔河築壩。商民船隻往來阻礙。尤多未便。有名無實。徒爲屬員開銷地步。已有旨諭令該河督等。會同切實查勘。因蘭第錫現在豫省堵築漫工。未能分身前往會辦。將此事轉交長麟。令其親赴該處。會同該御史及運河道。逐加履勘。覈實辦理矣。本日據蘭第錫奏。前任運河道沈啓震稟稱。近因汛期已過。雨水無多。將曹濟各屬等處坡河上下查勘。間有停聚新淤。水流稍滯之處。逐一疏導。現在支幹各河身一律平順。倍極深通等語。該省坡河甫經疏濬完竣。若果實力挑挖。一律深通。何至爲時未久。卽復有停聚新淤之處。况築壩興挑於水中撈淤。本屬虛應故事。且致壩土衝卸入河。以及壩根挑剷未淨。轉將河底淤墊。而建壩挑浚。復將現有之水。全行涸去。更屬無益有損。但蘭第錫既有此奏。若不及時與挑。又恐日久淤墊。前據阿桂等奏。豫省睢州漫工。約本月初十前後。可以合龍。此時諒已堵合。所有一切善後事宜。有阿桂。畢沅等商辦。自能妥協。蘭第錫於合龍後。竟不必在彼會辦。卽當馳赴東省。會同長麟。和琳。及運河道。將運河逐一詳細履勘。若河水充足。支幹河渠俱能通暢。自當遵照前旨。毋庸挑挖。如實有必須疏濬處所。亦不必拘泥前旨。卽秉公查明具奏。督飭河員。實力與挑。以期一律通暢。但總宜工歸實用。毋致河員等有浮冒開銷之弊。方爲妥善。純皇帝聖訓。

是月。阿桂。蘭第錫。長麟。奏。臣等節次奉諭旨。以東省運河大小修之例。有名無實。徒爲屬員開銷地步。又

曹、單所屬支幹各河。本年甫經明與估修。何以又有停聚新淤之處。令遂加履勘辦理。欽此。又臣阿桂接奉諭旨。令於前往江南查勘之便。順赴東省運河會勘。查明確實具奏。欽此。臣阿桂行抵東省。當於沿河一帶。會同臣蘭第錫等履勘。緣東省運河。韓莊迤南。及江境邳宿等處。俱以徽山湖爲水櫃。從湖口雙開而出。專濟韓莊迤南運道。至韓莊迤北。係資汶水。由南旺分水口而出。兼濟南北。其南旺塘河。因分水口之水。自各山而下。源源不絕。又該處地勢最高。上下兩閘。啓閉尤嚴。每歲停淤甚厚。而汶水北流。一遇衛河水長。不能抵禦。倒灌入口。臨清塘河。亦易受淤。且每年伏秋汛內。山泉出運。水挾沙行。如濟寧彭口暨大泛口等處。每發水一次。則淤墊一次。非加挑挖。重運經臨。慮致淺阻。而期限緊迫。所設額夫。不敷分挑。不得不動項募夫。此運河大小挑之所由設也。本年雨水優沾。曹、單支幹各河。疏浚深通。徵湖收水。已逾定誌。湖口雙閘出水較大。土騰下注。雖大泛口等處。砂礪難挑。亦因徵湖水暢。大資刷滌。沙淤較小。而汶泗諸水。來源甚旺。臨清塘河。既未倒灌。濟寧塘河。停淤甚薄。復查運河水大之年。挑工必少。如乾隆四十六年。豫省曲家樓漫口時。濟寧以南。水勢浩瀚。四十七八年內。卽未興挑。本年運水充裕。無虞淺澀。自未便照例大挑。致滋浮冒。臣蘭第錫。前在豫省。曾向臣阿桂言及。今復奉旨會勘。自臨清至臺莊。按現存水勢。逐一打量比較。內除臨清濟寧及大泛口等處。現在沙淤既少。應同各汛長河內高低平窪處。均派額夫挑辦。毋庸請動錢糧。惜南塘河。本屬水脊。停淤復厚。又彭口塘。因夏秋河湖水大。山水出口爲之頂阻。亦多停淤。此二處。必及時挑濬。庶可無礙運行。查向遇大挑。除將額夫儘數撥挑。尙需用銀一萬七千二百餘兩。今止將南旺、彭口二處估計。於額夫分挑外。實需銀三千六百二兩。較向年少用銀一萬三千六

百餘兩。所有挑工夫價。照例交各州縣召募承挑。工員亦無從冒濫。至南旺所築大壩。係在運河東岸分水口內。蓋冬令以前。汝水正資濟運。不能多蓄。是以必俟回空。全過濟寧。方得於分水口內築壩。收入蜀山。馬踏等湖。以備春初開壩鋪水。並於春夏。汝弱時宣放。以資接濟。該湖水誌。以一丈一尺爲率。現在湖水較定。誌尙少二尺四寸。是該壩藉以截收汝水。專爲挑工。而設。自應仍行堵築。况年年築壩興工。已及深冬守凍之候。卽不煞壩。舟楫亦不能行。臣蘭第錫等。現復派員沿河上下。曉諭船戶。儘數趕出開河。俟臨清北河合凍時。再行堵壩。不致阻礙。其應挑工段內。所有界壩土格。務於工竣督飭剷淨。不任衝卸入河。至本年明興勘挑支幹各河。俱在運河西岸。徵湖上游曹單等處。水本無源。俗呼爲坡水。一遇大雨時行。溝澮皆由該河歸南陽。昭陽二湖。下達徵湖收蓄。迨至秋冬。悉成乾涸。每當坡水驟發。不但田間淤泥隨之而入。卽兩岸鬆土。經水衝刷。亦有塌卸。是以不免停淤。然各河原爲疏通田中積水。例應民修。今年因工程較大。蒙恩借帑興挑。分年攤徵完款。今臣等恐日久。地方官奉行不力。又奏請酌定處分。荷蒙准行。臣蘭第錫。此次由豫前來臨清。沿途查看各河。間有淤處。已經疏浚。一律深通。又支幹各河內。有陶北河一道。在直。豫境內。而趙王河。亦在直。東二省。本年俱挑挖深通。請卽照東省例。該督撫每年將有無淤塞處。一併查奏。庶地方官知所責成。自必隨時疏浚。於水利民田。兩有裨益矣。皇清奏議。

十一月二十日。阿桂等奏。三溝開運下添建西隄一事。臣李奉翰等。因兩年湖水盛漲。是處河湖相連。車運南關等壩。未便輕啓。而運河東岸隄工卑薄。邵伯一帶。民居稠密。一遇風浪。尤覺可慮。是以擬於三溝開運下。添建西隄十五里。俾東隄有所攬護。庶可不致受險。今臣阿桂。會同察看。目下邵伯對岸灘面全

已涸露。是處地勢本高。水小固無需隄工攔束。若湖水漲發。自當使之暢洩。方不壅遏。伏思湖水必由漸而長。邵伯以下。歸江路近。水勢本可隨長隨消。然遇異漲。消少長多。尙至拍岸盈隄。茲若添建西隄。橫加攔截。湖水必至縮高。口愈窄則力愈猛。西隄一有疏虞。東隄亦難保守。在臣李奉翰等原議。將各支港水口留出不築。亦爲湖水分洩之路。但各水口共寬不過四十丈。究不及現在有十五里之廣闊。足以暢消。臣等虛心體察。上年伏汛前。高堰誌椿原存底水四尺六寸。迨伏秋大汛。長至一丈五尺六寸。維時高寶諸湖正值五十年旱後。底水本小。而車邏等壩。又全行啓放。是以此一帶隄岸。未至衝決。今年高堰誌椿伏汛前。原存底水五尺九寸。迨伏秋大汛。長至一丈三尺三寸。又有豫省漫水。匯注洪湖。由五壩分洩。而高寶諸湖底水復大。車邏等壩。未經啓放。是以三溝閘誌椿。長至一丈九尺。水不能消。邵伯上下隄工。著重。此兩年連值盛漲。原非常有之事。且湖水縮高。亦足爲患。似不如循舊較爲穩妥。應將創建西隄之處。竟行停止。奉硃批。朕意原以爲不應建也。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世傑。李奉翰奏。請於三溝閘迤下。添建西隄一事。朕卽以該處從前本無隄岸。凡遇水漲。年分民田廬舍。亦俱保護無虞。且一經添建隄工。每年卽須有歲修等事。尤易啓工員冒濫支銷之漸。似可無庸添建。是以特諭阿桂前往查勘。今據阿桂勘明具奏。亦以該處若添建西隄。橫加攔截。盛漲時必致湖水蓄高。口愈窄則力愈猛。西隄一有疎虞。東隄亦復難保。恐潰決尙不止。此應將創建西隄之處。竟行停止。可見添築西隄。實屬無庸辦理之事。看來竟係李奉翰輕聽屬員之言。率行陳奏。爲屬員冒銷地步。從來辦理河工事務。雖情形難以懸揣。但事之當否。自有一定。今李世傑等

所請建隄之處。一面臨湖。一面係屬運河。若於該處建隄。是在水中施工。豈能經久穩固。卽如高家堰海塘等處。興修工段。皆係就該處隄岸。施工建築。自可永資捍衛。今於水中輕議建隄。豈非有名無實。况該處向無隄岸。日久相安。並未聞有創議添築者。李世傑等乃欲爲此無益之舉。殊屬非是。然李世傑、李奉翰非竟不諳河務之人。或係伊等強作解事。欲藉此爲名。以便將來懇請南巡親臨閱視。此則所見尤謬。從前熙康年間。該省督撫曾欲於高家堰內添築一隄。以爲重門保障。奏請聖祖駕幸江南。閱看議建之隄。辦理錯謬。卽降旨駁飭。並將該督撫等治罪。今伊等不可踵其故轍。復爲此舉。况朕臨御以來。業經六巡江浙。省方間俗。於民生吏治。俱已洞悉無遺。自可無庸復行親蒞。該督等尤宜仰體朕意。不必妄存臆度之見。以爲取巧地步也。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奉翰奏。清江浦舊有正越二閘。收束上游運口。洪湖來水。利漕濟運。最關緊要。自雍正年間修造。迄今五十餘載。連年因湖河異漲。閘門溜急。二閘牆漸就塌卸。當卽撥運柴草。撲護。九十月間。據裏河廳稟請勘修。其時水勢尙大。閘牆塌損。僅露九層。其下曾否皸裂。底牆有無朽壞。水中難以測量。嗣大學士公阿桂前赴邵伯勘工時。亦見其塌卸時值。回空糧艘經過。未能截其來源。細加察看。今糧船回空過竣。將上游河口三閘閉板。水勢消落。閘腳顯露。臣同道將等勘驗。正閘南牆塌卸。迎水裏頭。金門雁翅長十三丈。計石十二層。正閘迤下北牆石塊。塌卸長三丈。計石十層。又越閘東牆迎水金門雁翅。塌卸長八丈。計石十層。查該閘原建高深三丈一尺三寸。共計石二十四層。爲漕船往來要道。若通身修建。必得於上下運河。攔築大壩。另開雲曇壩。玉帶河。以通舟楫。方可拆修。需費浩繁。今該閘現止塌卸長

自三丈、八丈、及十三丈不等。計石止八層、十層、及二十層不等。其下半截閘身尙屬堅整。樁木亦未欹損。只須就其塌卸、拆砌修補。即仍完固。無庸全行拆修。以節錢糧。僅就所塌段落。確估銀二千一百餘兩。臣派員將水底石塊吊撈。添購石料灰漿。即行興工。務於重運未到。趕修完整。可省全修之費。而往來船隻。仍可由閘行走。不致稽阻。此後留心察看。如果閘底損壞。難資關束。必須全行拆造。再確查奏辦。庶免糜費。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阿桂等議奏。淮安關監督徵瑞奏請官造剝船一摺。據稱清江地方。每年重運糧艘。過閘渡黃。必須雇船起剝。河工備用物料。亦須剝船運送。向皆隨時封雇民船應用。但遇船少之際。雇覓需時。若先期封備。又或因守候艱難。以致商民船隻不能轉運。流通於關稅亦多未便。請官造剝船三百隻。專爲重運起剝。及河工運料之用。向來漕運河工。雇覓剝船。原有例價。今此項剝船所需水脚。自當照舊發給例價。而於空閒時。該船戶等。仍可自覓生理。以資養贍。再此項剝船。原爲剝運重載。最宜輕便。無須過於寬大。約計成造剝船三百隻。共需銀五萬兩。淮安關監督養廉原屬豐厚。且添造剝船之後。商民往來通暢。於關稅亦屬有益。請先於淮關庫貯盈餘項下。撥發銀五萬兩。交督臣書麟按數成造。所有墊發銀五萬兩。請自本年起。於淮關監督每年應支養廉一萬兩內。扣留銀五千兩。分作十年歸款。將來大修小修。作何籌辦之處。統交督臣書麟。漕臣毓奇。一並熟籌妥辦等語。於公務實有裨益。應如該監督所奏。將此項剝船。交兩江總督書麟。河道總督李世傑。督令地方官。會同河廳各員。悉心籌辦。酌定尺寸大小。務須工料堅固。費歸實用。不得稍有剋減草率。所需水脚。自應仍令清河運員。按照舊時例價。

發給。凡遇剝空閒時，准該船戶等自覓生理，俾資養贍，仍不得販載遠行，有誤調集。至船隻成造後，即著該督等酌於河廳各員責令經營，分派剝運，並嚴飭各船小心照料，毋致損壞，以期經久。此後漕運河工撥米運料，既有官造剝船應用，各處民船不得再行封雇。應令該督等嚴飭所屬實力稽查，並出示曉諭商民一體知照，以免擾累。至此次成造剝船後，將來如何經久無弊之處，仍令該督等隨時酌籌具奏，奉旨依議。尋書麟等奏，伏查重運漕船北上，如遇水勢充裕，原船即可過渡，本無須多用剝船。若遇水淺，非起剝不能前進，一時雇覓民船，頗爲費事，更須先期封雇，難免守候滋累。而河工運料需船尤多，今淮關請於關庫墊撥銀五萬兩，成造剝船三百隻，於剝糧運料實爲有益。惟南河十八廳除運河、中河及揚屬各廳，每廳每歲用料不過數百堆，需船無多，易於轉運不計外，其餘如裏河、外河、山安海防、桃源、宿虹、邳北、睢南、銅沛、豐碭、黃河各廳，每廳每歲用料自七八百堆至一千數百堆不等，總須船隻裝運。今官造剝船三百隻，每隻約裝料四萬餘觔，計祇半堆，以三百隻一運，僅能裝料一百五十堆，一歲之中除凍河停運外，往返十運，約共裝料一千五百堆，大廳一廳尙不敷用，不能再有閒空。聽其攬載營生，自應酌給工食以資養贍。查河廳平日運料，漕務遇淺起剝，均有應出之費。今此項剝船每隻召募船戶一名，出運時雇覓頭工水手三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七分，每船每月應須工食銀八兩四錢，以三百隻每月共需船戶頭工水手工食銀二千五百二十兩，以一歲計之，每年需銀不下三萬餘兩。此項銀兩核計河工運料、漕務剝糧應出之費相等，每月應即責令運料之河廳剝糧之漕船按數給發，毋庸議動官項。惟每船每年油艙及修換篷索器具等項，約需銀六兩，每年應需銀一千八百兩，又三年小修，每船約需銀十五兩。

五年大修。每船約需銀三十兩。按年攤算。每年約需銀二千七百兩。以上每年共需經費銀四千五百兩。查山東省成造剝船三百隻。每年應需前項費用無出。經撫臣奏准動支公項銀二十五萬兩。交商生息充用於二十六年之後。掣回原銀歸款。以餘息作本。再行生息。源源濟用。奉部行知在案。今淮關成造剝船事同一例。自應仿照辦理。其每年所需經費銀四千五百兩。應在江寧藩庫正項銀內。借撥銀五萬兩。交兩淮商人營運。以一分生息。每年可得息銀六千兩。解交河庫衙門存貯。除支放前項銀兩外。每年計餘銀一千五百兩。屆當小修大修之年。由河庫道會同淮揚道。詳加勘估。如有節減。亦即歸於餘剩銀內。動辦。按年報部查核。至十年拆修。仍令道員覆加勘估。如船身尙屬完好。即改爲大修。以節糜費。儻有必須排造者。如餘剩生息不敷動辦。隨時籌款。奏明辦理。再請於司庫借撥銀四萬兩。一併交商營運。按一分起息。每年可得息銀四千八百兩。統計十年之內。可得息銀四萬八千兩。應將原本一併掣回。歸還司庫原款。即將息銀四萬八千兩。以息作本。照舊交商營運。以充剝船經費。如此則借項不致久懸。而剝糧運料均可永資利賴矣。下部議行。南河成案。

四月二十八日。李奉翰奏。本年重運漕船。應渡黃北上。共四千八百一十餘隻。首進二十八幫。於本月十二日。全數催出江境。入東省臺莊閘。接催前進。較上年早四十餘日。二進三十幫。臣督飭文武員弁。住宿河干。實力查催。不使逗遛。茲於二十日。全數渡黃。連首進共五十九幫。饋行北上。其三進之浙江江廣各幫。止存船一千七百餘隻。現亦到淮。高寶運河水本充裕。過行迅速。其邳宿桃清等處運河。自清定。成三閘下。至楊莊運口三百餘里。地勢建瓴。河流易洩。乾隆五十年。享濟利運二閘建後。前歲冬。復奉諭旨。兩

開不足以資警蓄。令臣與調任督臣李世傑相度情形。奏明添建。當於河成閘下馬莊集。又亨濟閘下坡墩。各添石閘一座。工完相機啓閉。操縱由人。今重運經臨。察看上下水勢。幫船浮送有餘。所有新建兩閘。仰懇天恩。勅賜嘉名。以垂久遠。五月初八日奉旨。馬莊集閘賜名匯澤。坡墩閘賜名潔流。南河成案。

七月二十日書麟李奉翰奏。邳州宿桃運河。伏汛東省山泉長發盛大。近日屢遇驟雨。蒙沂水復下。注運河內。連前長至二丈一尺一寸。宿遷駱馬湖水亦長一丈八尺六寸。各處平隄拍岸。當將尾閘五壩。照例啓放。並將運河東岸劉老澗九孔石閘。開放湖河之水。由六塘河歸海。並將中河雙金閘。楊家莊二三壩。拆展俾來水各有去路。以免壅遏。南河成案。

八月十六日李奉翰題。運河廳駱馬湖承蒙沂山水。每年江廣重運經臨。則開王柳二壩。以濟漕行。如水大則酌開尾閘五壩。由六塘河宣洩入海。騰空湖面。備納汛水。秋冬堵築。蓄水濟運。上年五月山泉暴漲。駱馬湖水長至一丈九尺六七寸。難以容受。當飭廳營將尾閘五壩內北小壩。甯家河兩處壩工啓放。深資暢洩。迨七月下旬。湖水漸消。卽令一律堵築。以資儲蓄。備濟運行。經臣會奏抄摺咨准部覆。令將築壩等工需用工料銀兩。照例造冊具題查核。行據淮徐道師彥公詳。運河廳堵築北小壩。甯家河二壩。共估料土銀九千七百六十兩六錢。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是月和琳奏。山東省運河自南莊迤南。以微山湖爲水櫃。韓莊以北至臨清。則借汶泗洸濟及山泉之水。濟運。當伏秋汛水長發。挾沙而下。各閘關束。水去沙留。每發水一次。必受淤一次。今年挑盡來歲又淤。祇有年年挑辦。竟無一勞永逸之方。是以定閘年大小挑之例。檢查舊案。經前河臣白鍾山題定募夫工價。

器具。小挑准銷銀二千八百七十餘兩。大挑准銷銀一萬七千二百一十餘兩。計兩年內准用銀二萬兩。有奇。係沿河州縣領銀募夫承挑。上年係屬大挑。仰蒙聖明指示。以各湖水足。收蓄均逾定誌。毋聽河員任意開銷。致滋浮冒。遵卽馳抵東省。隨同大學士公阿桂等履勘。上年受淤尙薄。底水頗充。將勢須必挑之南旺分水口。彭口十字河等。估用募夫銀僅三千六百兩。今歲春夏之交。衛河雖淺。而開河水勢。有盈無絀。是以漕船北上。獲爲迅利。半年以來。查勘饋運。上下察看。如汝衛交匯之臨清塘河。汶泗等水入運之南旺濟寧塘河。及彭口之十字河。八開之大泛口。並河家壩入運之劉老口。皆爲山水漲發。停淤最厚。此外長河亦有間段淤淺。每年須挑一次。方能無礙運行。惟大挑小挑。用銀多寡懸殊。大挑不無從寬估報。小挑銀數較少。反爲工員借口。愚昧之見。挑工原爲濟運而設。而工之多寡。似當視一歲受淤之厚薄。以爲準。則若大挑之年。淤沙本薄。乃准用銀一萬七千餘兩。徒滋浮冒。若小挑之年。受淤本厚。乃限定用銀二千八百餘兩。勢不免減估遷就草率。請嗣後運河挑工。俟回空漕船出境。該總河派員探量淤沙厚薄。將必應挑辦之工。節節查明。俟奉旨派出之巡漕御史來東。會同核估。將應用錢糧數目會奏。摺節辦理。不必拘定大小挑工原案。卽受淤較厚。總以二年用銀爲限。不得出一萬六千兩之數。查照舊例。比較原定大小挑工。共用銀二萬兩。有奇。實減去銀四千兩。如此酌定章程。則工歸核實。可免浮冒遷就之弊。似於慎重錢糧。利導漕運。兩有裨益。奉上諭。和琳奏山東運河不必拘定大小挑工原案。總以二年用銀不得出一萬六千兩之數等語。東省運河募夫與挑。原爲該河承受山水。不免淤墊。恐阻漕運。而設。如果水勢深通。並無停淤。又何必拘按年大小修之例。動項興挑。徒滋浮冒。如山泉匯注。停淤甚厚。固當實力

挑挖免致漕運耽延。前定間年大小挑之例。本未允協。該御史奏請視受淤厚薄。分挑工多寡。所見亦是。惟比較原定銀二萬兩酌減。以一萬六千兩爲率之數。斤斤計較。尙未周到。嗣後東省運河。竟不必復拘大小挑之例。惟當責成河東總河。山東巡撫。巡漕御史。於每年回空將次過竣。確加履勘。若河道並無停淤。卽無庸挑挖。以節糜費。若河道果有受淤。或積淤甚厚。卽當確加估計。據實奏聞。認真辦理。亦不必拘於銀數。或該督撫因地方河道官員。是其所屬。意存瞻徇。任令從中浮估偷減。以爲侵漁地步。抑或因循玩愒。於應挑之工。而不奏明挑浚。巡漕御史。係特派之員。無所用其回護。自當據實參奏。儻該御史知而不舉。隨同隱飾。一經查出。卽將該御史一並從嚴議處。所有本年東省運河。應挑各工。前已准毓奇所請。於回空後。勘明興挑。和琳現留巡視東漕之任。其應行挑浚事務。卽著該御史會同確勘具奏。督飭認真挑辦。嗣後並以爲例。運河道冊。

十一月二十八日。蘭第錫奏。江西。湖南二省新造撥船三百隻。前奉諭旨。上緊催儻。當經飛行沿河州縣營汛。迎催旋據山陽縣及河標副將稟報。江西剝船一百五十隻。委員袁州府同知恒慶等。於初九日押解到淮。湖南剝船一百五十隻。委員寶慶府同知王九儀等。於十四日押解到淮。臣又委員催儻照料。過關過壩。儻出運口。業於十五。十八等日。先後渡黃。跟接北上。南河成案。

是年。河督李奉翰奏。銅沛廳茅家隄閘口。鑿石開河。以濟運行。按是時微湖存水不旺。江境別無來源。黃林莊至河清閘。時形淺澗。開放茅家山引河。使流入運河。頂托上游來源。既不使東省放水易消。下游邵宿一帶。亦資接濟。惟大河距隄甚近。土埽難資防禦。開渠引至山根。鑿山通道。天然成槽。水不能衝。李

奉翰奏稱。邳宿運河年來水弱。銅山境黃河北岸大壩。汛茅家隄。於乾隆五十年奏開。引黃入運。過水三尺四五寸。流入運河。長水一尺二寸。漕船得濟。五十一年。徵湖水小。新漕重運。應行籌備。委淮徐道督率廳營。疏濬河身。並勘明是處逼近大河。應將外灘引渠。改向山根。就山開鑿石槽。深六尺。卽石底作成石閘。仍用碎石加砌裏頭。引渠既有石底。關束以免掣溜。迤下再鑲築鉗口壩工。大隄不致喫重。隄內引渠。加築子堰。以束散漫之水。自茅隄改築通水後。邳宿運河無憂淺阻。並於下年奏報淮徐工程水勢摺內。聲明閘上下臥石。尙有高窪不平。再鑿去二三尺。引水通暢。重船更資接濟。伏秋汛出槽漫灘之水。分流下注。石幫石底。無虞衝刷。徐城上下南北兩岸。汛時得此分洩。可減暴漲之勢。此與天然峯山諸閘。皆依山鑿石。有利無害者也。河渠紀聞。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

運河水章 第三十三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工部查得江南河督李奉翰等疏稱。揚河廳高郵東岸。補修五里中壩。壩底工程銀兩。經臣核明題估。接准部咨。駁令於報銷案內刪減。造冊報銷。行據淮揚道成汝舟詳稱。該壩上下簽釘關石樁木。每丈原用尺六木十八根八分。緣上口迎溜湍激。下口亦係水注易衝之所。原估樁木。雖屬挨釘。而木植究係周圍。不能合縫。每遇壩工開放。勢如排山奔騰。下注樁木易爲衝起。必致帶損石底。前經相度估簽尺六樁木。將兩邊踞平。除標實浮存徑五寸。合計每丈二十根。又填築灰土。緣是壩外臨運河內。係深塘。所有餘土。先已填塘用盡。迨築灰土。必須隔河隔塘。邊道挑挖。船運肩挑。上岸每方照例開報銀一錢五分。實屬不敷。是以另開夯礮銀四分五釐。又簽釘鎖口關石樁。係長一丈九尺。既粗且大。又簽入老土。甚費工力。每根樁手二名。係照實辦數目開報。又灌漿用夫。係照寬厚一尺二寸。陸折一尺。是以長三千三百一十一丈二尺六寸。又修理壩底。係先築越壩。攔禦河水。然後開土。待至封填完竣。方能銷除越壩。若先起越壩。土方應用。勢必河水下注。不惟衝刷新壩。更且封土難以施工。並無浮開。難再刪減。相應造冊報銷。登覆同原冊。詳請題銷。臣確核無浮。除造冊送部查核外。謹會同兩江督臣書麟。合詞具題前來。查揚河廳補修五里中壩。先據該督估銀冊題。經臣部以封壩所需土方。應卽以越壩之土抵用。何以冊開遠處濬地取用。又夯築灰土。既開夯礮夫工。何以土方銀內。又未將夯礮銀數扣除。其

灌漿丈尺。並關石鎖口椿木根數。及椿手名數。亦有浮多。令於報銷案內刪減。造冊題銷。今據該督將用過工料銀一萬四千八百六兩四錢五分。造冊題銷。應一并核減。計減銀二百三十四兩四錢四釐。實准銷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兩四分六釐。核減銀兩行文該督轉飭在承辦之員名下追繳還項。報部查核。南河成案。

四月二十九日。蘭第錫奏。臣由高寶至揚州鎮江。勘查淮揚運河水勢。深自八九尺及一丈三四尺至二丈餘尺不等。臨河隄埽及排椿。輒石春修各工。查照前河臣李奉翰批准底冊。逐段丈量。創驗均屬如式。間有與原估不足處。酌看形勢。或核減樽節。或責成補築。東隄高郵南關。車邏。五里等壩。最爲緊要。查驗石工封土堅厚。足資保障。其餘單閘涵洞。藉以灌溉。現值栽種。嚴諭廳汛。隨宜啓閉。以利農田。西岸寶應。汜水等湖。水低於河水七尺餘寸。現在酌啓減水閘洞。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其通湖各港口。封閉完好。邵伯迤上。五十二年漫水之周家溝。黑魚塘等處。跌成深塘。埽工屹立。復用碎石拋填。以護埽根。臨湖輒石。間有殘缺。嚴飭補砌。統歸歲修項下彙銷。無需另動錢糧。惟寶應。汜水汛。舊有瓦甸閘。改建雙孔礮心石閘。係宜洩運河盛漲。由湖歸江。屢經大汛。跌塘汕刷。致將閘牆並礮心雙孔衝裂。閘底灰土掀揭。梅椿衝動。難資啓閉。經調任河臣李奉翰委員勘估。與督臣書麟議商請辦。因值調任未奏。今臣率同道將詳勘。係亟應辦理之工。乾隆四十八年補修。已在保固限外。所估拆修工料銀四千二百餘兩。尙無浮冒。先經發銀。令廳員備料築壩。拆卸到底。報驗修砌。務於大汛前完竣。至瓜洲。鎮江一帶臨江埽工。亦俱完竣。間有拋填石塊。以禦潮水。與原估相符。現在湖北幫船已進江口北上。在前之浙江各幫均已渡黃。截至四

月二十六日。已過楊莊七十四幫。截至十六日。已出黃林莊境三十七幫。洪湖存水四尺四寸。今增長五寸。共存水四尺九寸。黃河亦長數寸。清水抵禦有力。清口東西各壩。臣與道將查閱熟商。尙可無須拆展。南河成案。

五月十六日。蘭第錫奏。臣奉上諭。據蘭第錫奏查勘揚州鎮江運河工程情形摺內稱。寶應。汜水等湖。湖水低於河水七尺餘寸。現在酌啓減水閘洞。以洩運河有餘之水等語。本年淮揚一帶運河水勢充裕。湖水較低於河水。原不妨酌啓減水閘洞。以宣洩運河盛漲。但思寶應。汜水等湖。向係減洩洪澤湖盛漲之區。今將運河之水。分洩入湖。是否能資容納。且寶應。汜水等湖。未必另有自行入江之路。若往南下游一帶。仍須匯歸運河入江。是否如此情形。著傳諭蘭第錫詳悉查明。具圖貼說覆奏。欽此。臣查淮揚運河自清江至高郵。地高河深。東西兩隄相距甚近。自高郵至揚州。地勢漸低。兩隄稍寬。本年三四月間。豫省上游雨澤調勻。洪湖水漸長發。天妃閘以下。運河之水。亦日有增益。中流深至一丈四五尺。及二丈二三尺不等。兩隄收束。擡高水勢。四月內。已高於寶應。汜水二湖七尺五寸。自高郵至邵伯以下。湖河水面漸平。查高寶。汜水。邵伯等湖。綿延三百餘里。上下相連。以次灌輸。減洩洪湖盛漲之區。寶應一帶。實無另自入江之路。惟往南下游。邵伯湖尾。三溝閘以下。西岸無隄處。匯歸入江。其東岸金灣。鳳凰。壁虎等閘壩橋孔。皆分洩入江之路。臣前因寶應以上。運河水大。兩岸隄工出水不高。東岸以下。民田無需灌漑。隨與道將熟籌寶應。汜水二湖水面既低。則運水儘可分洩入湖。將葉雲閘洞。竹絡壩。王爺洞等處。啓放。以洩有餘之水。而山盱五壩。封閉堅實。寶應各湖水無來源。運河洩水無多。足資容納。下游匯歸運河。由金灣六閘。

鳳凰等橋及瓜洲兩路入江極爲通暢。今分洩以來各湖長水無多。運河水勢亦漸平減。均可仰慰聖懷。至洪湖內高堰誌椿現長至七尺八寸。前於長至六尺時將束清禦黃兩壩酌量拆展。今復加展拓束清壩口門寬二十四丈。禦黃壩口門寬三十六丈。仍令撈深使湖水暢出清口會黃東注。目下湖南江西重運漕船尙未過淮。高寶運河之水只可分減。亦未敢多洩。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一日書麟奏據江寧布政使康基田詳稱揚州府高郵南澄子河運鹽官河及新河接連北關河均上承開壩諸水爲宣洩歸海要道兩岸田疇商民舟楫藉以灌溉運行乾隆三十年間因運澄二河淤墊民力未能興辦估土方工銀九千九百餘兩奏准借帑興挑分作二年按田攤徵還款歷二十餘年遇有淤淺悉照業食佃力例督民修浚今各河節被上游開壩諸水下注淤沙停積急應挑浚緣工段綿長業佃力難興辦據州之士民呈請循例借項挑挖隨飭據揚州府知府高郵州知州逐段查勘淤淺屬實南澄子河工長一千一百五十丈運鹽官河工長三千二百一十丈新河接連北關河工長三千一百九十三丈共估土方工等銀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兩詳請借項興挑復經移委淮揚道確勘應循例借項給辦查司庫現存王賈望家人入官家產變價銀兩係奏明留爲本省地方水利工程之用請於此項借動給辦分作三年按田攤徵還款詳請具奏臣查各河旣因年久淤墊水利攸關自應挑浚以利農田惟工大費繁民力未能興舉仰懇聖恩俯准民力旣得舒徐田疇永資利賴。南河成案

是年蘭第錫題揚河廳屬西隄寶應縣治城北舊有竹絡壩一座嗣因壩底刷深堵閉維艱於雍正九年移於北首另建新壩一座以資啓閉今緣乾隆五十四年桃伏汛內河水增長飭令開放宣洩運河盛漲

水勢當卽啓放口門。計寬八丈。於兩頭用柴鑲護。迨河水消落。復經飭令趕緊堵閉。據淮揚道趙載元詳稱。堵閉前項壩工。共估需料土銀二千一百三十一兩一錢零。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二日。蘭第錫題。揚河廳汜水汛西岸瓦甸石閘一座。宣洩運河盛漲。由汎光高寶諸湖歸江。歷被大汛啓放。跌塘汕刷。致將兩牆並磯心雙孔衝裂。閘底灰土掀揭。梅花椿衝動。經調任河臣李奉翰與督臣書麟請辦。因調任未及具奏。臣督率道將詳勘。亟應辦理。委員確估具奏。抄摺咨部。覆令將拆修減水石閘工程需用工料銀兩。照例造冊具題查核。行據淮揚道趙載元詳。拆修前項閘座。共用料物匠工銀四千二百四十三兩七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是月初九日。蘭第錫題。中河廳雙金閘門。並楊莊頭二三壩。因上年伏秋大汛盛漲。將各壩拆展。俾令暢洩。霜降水落。歸槽應乘時接築。收束水勢。以濟漕運。經臣會奏。抄摺咨部。今據淮揚道趙載元詳。中河廳接築雙金閘門。並楊莊頭二三壩。共估料土銀二萬八千七十一兩二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三月初六日。和珅等議。據書麟。蘭第錫奏稱。前任淮關監督徵瑞。請捐造剝船三百隻。以爲漕務剝糧。河工運料之用。覆准在案。查原定章程內。每船應雇船戶一名。船頭一名。水手二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七分。每月每船共應給銀八兩四錢。計三百隻船。歲需銀三萬餘兩。當經議以運料則令河廳出費。剝糧則令漕務出費。但一歲之中。於運料剝糧時。雖有廳員旗丁。照例出費。以抵水手工食。其空閒之日。水手頭工。

可以聽其別尋生理。船戶應須留船看管。既無常川之費。難免枵腹從事。卽議籌款生息。亦淺周章。查南河十九河營額設河兵。共有六千九百九十餘名。應請於此內酌量抽撥三百名。派令分管。遇剝糧運料時。責成該兵。雇覓水手。督同駕駛。平時空閒。則令該兵小心看守。以時修葺。毋致殘損。仍交裏外兩廳同知。及裏外兩營守備。約束管轄。其按月支食名糧。仍由原管備弁照舊經理。該兵等在營年久。兼有層層管轄。當知慎重官船。永遠堅固。於漕務河工。均有裨益等語。查捐造雇船三百隻。爲剝糧運料之用。久經飭遵在案。今該督等以剝船空閒之日。水手頭工。可聽其別尋生息。而船戶留船看管。並無額支工食。難免周章。且恐船戶等平日駕駛。漫不經心。致有損壞。又復無力賠修。似非經久之計。自係該省實在情形。應如該督等所奏。於額設河兵內。抽撥三百名。派令分管船隻。仍交裏外兩廳同知。及裏外兩營守備會同管束。該兵等當差年久。知有責成。自應加倍小心。其所剝官糧。所運官料。亦可免偷盜遲延之弊。如此則事堪垂久。漕務河工。均可永遠有濟。至山東省所備剝船生息款項。足敷養贍水手之用。有直隸剝船。除剝運奉天米豆及南糧米石外。遇空閒時。卽雇與東省裝運東豫兩省漕糧。其雇剩剝船。原有商捐銀兩。爲冬季看管船隻之用。與江南情形不同。應仍請照舊辦理。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四月初九日。蘭第錫題。裏河應運口頭二三南北壩工。乃運口關鍵。上年伏汛。湖水分注入運。溜勢湧急。將各壩衝激。致有墊塌之處。口門塌寬。則入運之水必多。清江淮揚隄工。又恐著重。當飭道將廳營上緊補鑲。並於南頭壩外。接鑲挑水護壩。使湖水多出清口。少入運河。庶高寶運河無虞盛漲。經臣具奏。抄摺咨部。茲據淮揚道趙載元詳。裏河應運口補築頭二三壩。共料物夫工銀三萬七千八百四十六兩七錢。

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八月初六日。覺羅長麟奏。奉上諭。據長麟奏。濟南、東昌等府屬。因雨水過多。田禾被淹。共四十一州縣。現督道府等分投查勘。經理災賑事宜。又據運河道沈啓震報稱。衛河水漲。致臨清州姜家莊漫隄。過水。汕刷隄頂。二十餘丈。現亦加料搶鑲。追壓日內。即可趕築完固。此次東省被災地方。較爲寬廣。長麟既親往各處履勘。務飭所屬實力詳查。妥爲撫卹。俾災黎均沾實惠。不可稍有靳惜。致有向隅。又據奏稱。武定、濟南二府。舊有徒駭、馬頰等河。因河身淺狹。復經積雨彙注。必致停淤淺塞。請於查勘後。照例確估土方。借帑興挑。分年徵還。本年春間。朕巡幸東省。道經該處。見馬頰等河。俱係乾涸。何以此時。致有漲溢停淤。或因各處雨水過多。彙流該處。以致泥沙壅塞。自當逐爲疏濬。且災黎等亦可以工代賑。自屬兩有裨益。著傳諭長麟。卽照所奏。妥協辦理。其有去工較遠。及被災較重。老弱殘廢等戶。未能赴工傭食者。仍分別給予賑濟。並酌量借給籽種。俾得無誤春耕。該撫總須相度被災輕重。悉心籌辦。毋致一夫失所。以副朕廑念災黎至意。並將現在查勘情形。及衛河水勢。曾否全行消落。據實迅速覆奏。欽此。查姜家莊民堰。漫水三十六丈。臣馳抵工次。已據運河道沈啓震。解任濟東道歸朝煦。搶鑲二十餘丈。尚有漫缺十二丈。卽率同該道等。無分晝夜。趕緊鑲築。於八月初二日。堵閉斷流。全行完竣。臣恐水勢洶湧。新工尙鬆。復用重土追壓。並澆裹餞。至初四日。均一律穩固。仍留臨清州知州張度。泉河通判錢杰。在彼駐守。并設廠煮粥。散食災黎。查明戶口。先行給予口糧。再行議賑。至衛河水勢。較從前盛漲。已減水四尺餘。臨清汛內。現深一丈四尺。迤北之夏津、武城、恩縣。水勢以次遞深。至德州。水深一丈七尺八寸。現有四女寺、哨馬營等處。宜

洩。臨清輒板閘迤南。至東昌府聊城境。運河水勢多與閘背相平。若上游之水。全行北注。勢難容納。先經沈啓震。將聊城迤南之荆門等閘。酌量閉板。俾上游之水。由張秋五孔橋。平水三閘等處。分洩入大清河。歸海。並將荆門閘迤北之龍灣。魏灣。滾水壩。減水各閘。全行啓放。暢爲宣洩。水勢日減。現在通濟。永通等閘。均已露出閘背。一三二尺不等。惟西岸外。如東昌之聊城。博平。清平。堂邑等縣。坡水停蓄。間有無可宣洩之處。若再延宕。秋分前後。不能涸出。必誤春耕。臣未抵臨清時。在彼親勘。查聊城北門外。坡水高於河水。卽飭將運河兩岸官隄。挖開丈許。裹住兩頭。暢放坡水入湖。並將博平。清平境內。坡水高於河水之處。開放進水各閘。引坡入河。挖口處。所委文武二員。備料率同兵夫。晝夜看守。如坡水減落。與河水相平。卽將挖口暫堵。儘讓河水宣洩。落低後。再行挖放。以消盡坡水爲度。復於初四五等日。往還察看。兩岸挖口。及進水各閘。洩入之水。均由東岸減水閘。壩暢流而出。河水未長。坡水大消。前坡水四五尺處。今僅積水一二尺。若再晴霽。中秋前後。田間積水。均可涸盡。趕種秋麥。不悞耕作。俟坡水涸。卽將所挖隄口。及一切閘洞。堵築鞏固。臣卽赴濟南迤北之濟陽等處。被水州縣。覆勘被災情形。悉心經理。毋致失所。再博平。博興二縣。從前亦經報水。恐情形不確。未經入奏。今親見博平被水屬實。其青州府博興縣。現亦往勘。懇歸入前奏之四十一州縣數內。一體辦理。再回空糧船。截至八月初二日。進臨清閘者四十四幫。入德州境者六十六幫。出臺莊閘者三十四幫。現委營汛員弁。上緊嚴催。俾早歸次。運河道冊。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據長麟奏。搶護姜家莊民堰等語。該撫所辦。俱爲詳妥。勉力爲之。現在該處民田積水。若何。是否日內可期。全行消涸。著卽速奏。以慰廑注。至一切賑卹事宜。務須督率所屬。實力籌辦。毋使

災黎失所。其博興縣續報被水之處。自當一併查勘。加意賑撫。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五日。覺羅長麟奏。奉上諭。前已恭戴。欽此。臣接奉諭旨時。適在武定府屬勘災。去東昌程遠。日內疏消積水情形。未能目覩。不敢冒昧具奏。當飭運河道沈啓震等。查明繪圖貼說。茲據稟報。東昌積水。高低有無。相間原長一百餘里。直抵臨清。自將運河西岸進水各閘。啓放宣洩。且運河水勢。較前又落一尺七八寸不等。河水日低。坡水較高。是以勢如建瓴。至八月十四日。東昌以南。暨博平堂邑。臨清積水業經全涸。惟東昌府城外李海務閘。至永通閘。尚有積水。長十餘里。寬一二里。深一二尺不等。因水勢消落。近城田地溝坎。露出土埂。不無攔滯。現在雇夫刨挖起除。導引歸河。此時積水較前水面已窄。且離隄較遠。各涵洞單閘。不能得力。僅剩府城以北所創官隄缺口一處。疏消甚暢。府城以南之水。須由城西紆導北流。始能入河。未免稽遲。復於府城南創開官路一處。鑿做裏頭。俾城南城北兩頭分洩。尤爲迅速。七八日內。總可消盡。臣查東昌附城地畝。本屬低窪。卽常年豐稔。此處亦有積水。向種高粱。並不播種秋麥。臣查勘時。見各農民乘筏泛舟。採取高粱。猶薄有收穫。惟今歲被災。若不趕種秋麥。則來年收穫期遠。難資接濟。已飭道府疏消積水。一面傳集各業戶。曉諭借給籽種。令其播種麥田。庶今年賑卹。再加來春資借。卽可源源接濟。直至麥秋。各災黎儘可從容過度。無虞失所。運河道冊。

是日。覺羅長麟奏。奉上諭。朱珪奏。經過直隸河間。獻縣。阜城。景州。山東恩縣。平原。高唐。茌平。皆有積淹未消。涉深乘筏。行走紆回等語。前因天津等處田畝。間被水淹。已令梁肯堂前赴各處查勘矣。今朱珪所稱河間等處積水未退。自應設法疏消。俾地畝及早涸出。尙可趕種春麥。該督務須督率所屬。上緊辦理。並

將河間、獻縣、阜城、景州各處被水較之上年輕重若何。及現在是否消退。一併查明奏覆。至山東臨清、東昌、青州各屬間有被水之處。已據長麟親勘設法疏消。並降旨將被災各地方加意賑卹。茲平原、高唐、茌平等處積潦未消。想田畝不能即時涸出。儻誤播種。春麥之期。民力豈不更形拮据。著傳諭長麟務須悉心妥辦。並將平原等處被水輕重。及是否消涸情形。迅速查明覆奏。以慰廑注。欽此。查平原、高唐、茌平等處及被水各州縣。前此積水寬闊。每段二三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經臣於上月下旬派委府縣佐雜教官併都守千總外委等分段疏消。其去河渠較近處導歸河渠。去大路較近處卽導歸大路。平原、高唐、茌平等處皆田高於路。是以道路積水較多。朱珪係八月初六七等日經過。適值橋梁衝斷。一切文報行旅俱設小舟水袋濟渡。近來天時晴霽。臣嚴飭委員等趕緊疏消。不惟各州縣田間積水均已消盡。卽大路積水亦宣洩無存。道途均修墊平坦。臣親見各州縣積水涸出之地。現在播種。農民遍野。極爲安貼。惟各處河渠承受疏消積潦。匯歸鋪泛。水面較寬。未能歸槽。是以沿河近渠之地。未盡涸出。此等河渠俱由武定之利津、海豐歸海。先經委員分赴各河下游雇夫排用混江犁順流拉拽。俾河身停淤。剷削鬆活。得以暢洩。下游旣暢。上游自可指日消涸。近據報稱各河水流較前湍速。復飭印委各員分查。如有淤阻一體照辦。再衛水現已歸槽。洩水北流。悉能容納。衛水現深九尺一寸。洩水深九尺三寸。汝高於衛僅二寸。若再任其旁洩。恐勢弱不能敵衛。已飭將從前所開運河東岸之魏灣、龍灣減水各壩堵閉。回空糧船。江西安福尾幫於八月十七日全數僱入東境。查去歲回空尾幫係九月初八日入境。今較早二十一日現俱嚴催南下。運河道冊。

十二月二十日。蘭第錫題。中河應雙金閘草壩。並楊莊頭二三壩。因本年汛水盛長。將各壩拆展。俾令暢洩。交秋後。水勢漸消。卽令乘時接築。收束水勢。以濟漕運。經臣會奏。今據淮揚道谷廷珍詳。中河應接築雙金閘並楊莊頭二三壩工程。共估銀二萬八千五百一十兩五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會同督臣孫士毅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八日。孫士毅奏。徐州府沛縣境順隄河。及銅山縣境毗連之食城河。爲昭陽。徽山二湖宣洩要道。自乾隆二十三四年。動項挑濬後。遇有淤淺。悉照業食佃力例。督民挑濬。因四十六年。豫省黃水下注。致河身淤墊。前督臣書麟。飭司道勘明。應行挑挖。嗣因水占。未能勘估。茲據江寧布政使陳大文委員估計。由道府覆勘。移司核明。沛縣順隄河一道。應挑工段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丈。食城河一道。沛縣境應挑工段五千八百五十丈。銅山境應挑工段四千四百七十丈。共估土方銀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兩五錢零。請照從前桃源挑浚大成河。高郵州挑浚南澄子。運鹽等河。借帑與挑之例。分年攤徵歸款。在司庫存貯。王賣望家人入官家產銀內借給。分作三年。按田攤徵還款。詳請核奏。臣查順隄。食城二河。旣因豫省黃水下注。致河身淤墊。水利攸關。自應挑濬。但工鉅費繁。民力未能與舉。仰懇恩准。臣卽飭藩司。將應借銀兩。陸續發給該縣。分段承挑。勒限完竣。並責成該管道府稽察。臣亦親往督查。務期一律深通。工歸實用。謹會同河臣蘭第錫。撫臣長麟。具奏。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二日。蘭第錫題。中河以東鹽河。爲淮北各場鹽艘經行。及葦蕩左營運柴要道。舊制糧艘過竣。卽啓放中河草壩。引水以濟運行。連年糧艘出境較遲。未能依期查辦。鹽河口門閘壩形勢。

不順。上年督率道將。在雙金閘下。中河東岸。改築鉗口壩。宣引清水。派撥浚柳各船。赴左蕩裝運柴料。與鹽船次第經行。秋汛後。將鉗口壩用料堵閉。不使中河之水旁洩。以利漕船。節次奏明。上年重運漕船出境。當將鹽河口門鉗口壩拆啓。並於對岸酌做挑水壩。引入鹽河。俾鹽柴船隻運行。秋汛水落。照舊堵閉。節經會奏。今據淮揚道谷廷珍詳稱。啓閉鉗口壩。鑲護堵閉各工。估料物夫土銀六千五百七十七兩九錢零。中河南岸築做挑水壩工。估料物夫土銀三千一百二十五兩四錢零。詳請題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二月初九日。蘭第錫奏。運河廳駱馬湖。承沂蒙諸山水。湖之尾閘五壩。歷係察勘情形。啓閉濟運。上年七月。東省山水漲發。匯注該湖。誌椿長至二丈以上。拍岸盈槽。甚爲緊要。臣會同欽差戶部侍郎韓鐸奏明。飭將尾閘五壩。次第啓放。以資分洩。迨秋汛水消。復飭堵閉。蓄水濟運。今據前任淮徐道師彥公詳稱。運河廳上年堵築尾閘五壩。共估料土銀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九兩五錢。詳請題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七月二十日。蘭第錫奏。本月初十後。東省沂河大泛口等處。山水長發。下注。邵宿桃清一帶。運中河內。長水二三尺不等。臣等督飭工員。將雙金閘草壩。楊家莊頭二三壩。大加拆展。俾水勢暢出。以免壅遏。爲患。現在淮揚運河。水勢旺盛。浮送回空糧船。甚爲裕如。惟甄石舊工。間被風浪掣缺。臣等查西岸白馬。汜光等湖。足資容納。當將寶應之瓦甸閘。竹絡壩。啓放分洩。以平水勢。現在水勢漸消。各工平穩。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蘭第錫奏。查邵宿運河。間有古淺之處。先經嚴飭廳營。調集兵丁堡夫。如式挑撈。臣復親往驗收。自山東徼山湖啓壩。水勢下注。運中河內。均深四尺六七寸至七八尺不等。漕船浮

送有餘。臣循例派委文武員弁，節節催儻。茲據右營遊擊劉輝宗等報稱：首幫大河前糧船三十五隻，於二月初七日巳時，全出江南黃林莊，入山東臺莊閘北上。後跟泗州後揚州二各幫糧船亦俱銜尾前進。臣查中河楊家莊頭壩以下，清水與黃水交會之處，因黃水溜走南岸，北岸露有淤灘，清水散漫，恐致淺澀。經臣率同道將廳營相機熟商於楊莊迤下築壩束水，并於浦家莊地方照上年之例，加築兜水草壩，俾清水刷深，抵敵黃流。現在形勢甚爲暢順，糧船隨到隨渡，毫無阻滯。其淮揚運河一帶水勢，更爲充裕。臣嚴督文武各員，時刻留心水勢，認真節節催儻，不使稍有耽誤。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初六日，直隸總督梁肯堂奏：直隸山東漕運河道，壤地相接，彼此錯綜。直省安陵以北至通州，共八百七十餘里，俱直省州縣所管。惟安陵迤南至山東臨清，共四百餘里，自孟家灣至焦姑寺，河道長四里，係直隸故城所轄。自焦姑寺至白馬廟，河道長二十里，係山東恩縣所管。自白馬廟至冷家墳，河道長十二里，又直隸故城所轄。自冷家墳起至鄭家口止，河道十二里，又山東武城所管。自孫家圈起至鹽店村止，河道長十二里，又直隸清河所轄。犬牙交錯，間段相隔。每遇漕船起剝，在東省界內，向用東省剝船，行入直隸界內，又換直隸剝船，不特逐段盤卸，耽延消折，且前未剝竣，後船踵至，亦多停擠。伏思地界雖屬兩省，漕運乃係公務，以直隸三十餘里河道，界在東省數百里內，分疆畫界，互相起剝，未免拘泥。臣與天津道喬人傑商酌，與其分隸疆界，致漕糧輾轉剝卸，不若按照河程，通融更易，將段落歸并，以就簡易。請自孟家灣至鄭家口南首果子口止，共四十八里河道，歸直隸故城經管。直隸清河孫家圈至鹽店村止，共二十里河道，改歸山東臨清等州縣分管。庶南糧順棹前進，不須節節起剝，卽銅鉛等

運亦得過行。毋庸逐處更貼印花。停待遲延。所有挖淺催漕事宜。卽各按所管地界經理。毋許推諉。惟改隸河道。專爲省便。剝漕起見。其兩岸隄工。隄內村莊。仍令原管州縣照舊管轄。毋庸紛更。清河縣縣丞。雖無管河之責。仍有應管隄工。亦毋庸議裁。俟命下之日。臣移會山東撫臣。轉飭遵照。十一日奉硃批。早應如此。依議行。此爲總督以來第一奏摺。運河道冊。

十月初八日。蘭第錫奏。臣於九月二十日。由清河、桃源、宿遷、邳州、運中河內。挨查而上。所有楊家莊頭、二三壩、雙金閘、草壩、鹽河頭、鉗口壩。均已接築收束。如式。駱馬湖之尾閘五壩。以及王家溝、草壩、邳汴、廬口、竹簾等壩。亦經該廳營照例堵築嚴密。俾湖水收蓄充盈。以備新漕之用。其邳宿運河內。本年大汛。疊經蒙沂山水。及水綠河黃水分洩下注。臣恐間有停淤。現在逐細測探。將各古淺處。所逐段記明丈尺。飭令道廳營汛。一俟東省湖口煞壩後。河水落定。卽調集兵丁堡夫。實力挑撈。務使一律通暢。無誤漕運。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九年。戶部查故城改管河道。前據該督奏明。僅止四十八里。今以歷年變遷。聲請按照現在河道六十五里六分之數。酌定空重漕船行走時刻。查原奏自孟家灣至鄭家口南首果子口止。共四十八里。數旣不符。自未便另行酌定行走時刻。至漕船回空南下。雖屬逆流。究非重運可比。其所限里數。每時行走四里八分二釐四毫。較重運漕船每時行五里四釐六毫之數。反少二分二釐二毫。亦屬未協。應咨該督查照該縣原管河道里數。再行酌定漕船重空限期。報部以憑查核。當經檄行遵照。茲據布政使鄭製錦、天津鎮蘇寧阿、天津道丁淮瑩呈稱。該本司道鎮等。遵照部駁情節核議。東省改歸故城河道。自孟

家灣至鄭鎮南果子口止。前以沿河隄工丈量。原止四十八里。而河身曲折灣轉。歷年變遷。現在河程實有六十五里六分。催償漕船。自應按現在里數。聲請展限。至空重漕船經行。總以順流逆流按例定限。凡重運入直。自南而北。係屬順流。今故城又將恩武二縣河道改歸管轄。已無疆界之隔。南漕可以順棹前進。重運未便遵照原限四里行一時之例。應酌改每時行五里四釐六毫。統限一日一時。其回空係屬逆流。援照康熙十七年前河督靳輔題改空船限期。並無開壩。原限十二日者。改爲九日之例。核計每時應限行四里八分二釐四毫。統限一日一時五刻九分。比較重運少行二分二釐二毫。是以漕船有空重之名。而河道實有順逆之別。茲奉部駁。理合確核實情。會詳呈覆。相應咨部查照。前咨核覆前來。查山東恩縣武城。與直隸故城。分管河道四十八里。先據該督奏准。改併故城管轄。俾漕船順棹前進。嗣據該督咨報。因本部查明未協。今據該督覆咨。本部查各省漕船。經由該處河道。經前山東直隸二省分段催償。漕例統限一日。節年以來。從無遲誤。今改併故城管轄。既無彼此疆域之分。漕船不須節節起剝。催償更易。自應較爲迅速。何得轉以河道變遷爲詞。藉請展限。此議既未便更張。且漕船經由該縣河道。即按河道六十五里六分之數核算。每時限行五里四分六釐六毫。亦不致有需寬限。再空船南下。雖屬逆流。但與順流北上之重運相仿。其程限亦應查照重運限期。一體辦理。應咨該督。嗣後漕船經由該縣。仍照統限一日之例辦理。如有遲逾。照例參處。仍知照漕運總督可也。運河道冊。

七月初六日。福寧奏。臨清夏津隄堰漫口。並冠縣間被水淹。臣接據稟報。即起程前往。一面具奏。嗣復據臨清州稟報。姜家莊漫口。於上月二十九日。續被汕刷九十餘丈。水勢直入直隸清河境。該州西北村莊

被淹。又據夏津縣續報。老隄漫口。復汕刷五十餘丈。又據武城縣稟報。該縣地居迤北。爲河道下游。上月二十八九等日。因臨清夏津隄堰漫口。水勢注入林家等莊。直至直隸鄭家口。計長七十里。馬圈等村莊。盡被漫淹。又據館陶縣稟報。上月二十七日。聞直隸元城境紅花隄漫口。灌入衛河。陡然盛漲。直入辛莊。漫過民堰。申刻水即繞城。幸已堵閉。並未灌入。水過村莊。俱被淹浸。各等情。臣兼程行走。於三日馳抵臨清。率同運河道羅煥。前赴各漫口。逐一履勘。查衛河水勢。向係旋長旋落。今因漳衛二河同時並漲。奔騰而下。河身不能容納。致隄堰漫溢。而姜家莊漫口。尤爲寬闊。且各州縣均係旱後甫種。晚秋一經被水。不能再望有收。頗爲著重。村莊積水。自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房舍間有倒塌。人口並無傷損。已委員弁分赴各處。多用小船。將尙未遷避民人。濟渡高阜。照例發銀搭蓋蓆棚。以資棲止。並先行撫卹一月口糧。應需折色銀兩。臣自省起身。卽行備帶。現又調取。隨查隨放。毫無緩待。仍多備餅餌。分散災黎。以資餬口。所有勘災地畝。及村莊戶口。並賑卹各事宜。臣督率濟東道阿禮布。及印委各員。次第辦理。日來衛水略見消落。漫口尙未斷流。臣督同運河道羅煥。並州縣等。趕築盤頭。以束水勢。一面查例借給司庫銀兩。寬備料物。並調熟諳工程。河弁幫同堵築。俟工竣確核銀數。攤徵歸款。其餘隄身卑矮。漫水過頂之處。均已趕築堅固。刻下疏通積水。最爲要緊。現詳籌去路。設法導引。務期早涸。以便播種。不誤春耕。至冠縣館陶被水。據報卽委東昌府知府先行往辦。並留濟東道在姜家莊催辦一切。臣卽親赴查勘具奏。仍往來臨清。

東昌督率稽查運河道冊。

是月十三日。福寧奏。臨清、夏津、武城等處隄堰漫溢。經臣勘奏。並聲明館陶、冠縣被水。另行勘報。嗣臣由

臨清先至館陶，卽從漫水處坐舟履勘，直至城根，查驗水痕，較初發時消退四五尺不等，南門已可啓閉。東、西、北三門地低未涸，附近居民均遷避城內，幸城中水未灌入，人民安堵，被淹村莊地畝甚多，雖水勢深淺不同，而田禾均已淹沒，房屋多有坍塌，情形頗重，災民有自擇高阜處所棲止者，有官爲濟渡搭棚安頓者，人口尙無傷損。見臣查勘俱陳，訴被水情狀，臣一一安慰，分散饘饘米糕等物，並告以恩旨賑卹，所有應放撫卹口糧，督率東昌府知府並印委各官分坐小船木筏，隨查隨放，其有艱於買食之處，卽給予本色米穀，俾災黎得資存活，隨取道至冠縣查勘。該縣村莊被水較館陶爲輕，其館陶旁注之水漫入邱縣村莊，該二縣晚禾被淹，難以再望有收，水深處房屋間有坍塌，現已一體撫卹，民情安貼。又德州具報該州運河東岸亦間有被水之處，現在驛路受淹，文報遲滯，臣飭委濟南府知府往勘，並宣洩道路，停蓄之水以速郵遞。以上各州縣雖係偏災，總期悉心妥辦，不使窮黎稍有失所。至各處水勢幸連日晴霽，均有消落，現存積水急須疏消。臨清姜家莊漫水應由馮家雙閘啓放，夏津老隄漫水應由武城牛蹄窩閘疏消，館陶漫水應由常家溝宣洩入衛，冠縣漫水現啓運河西岸進水各閘洩入運河。邱縣漫水從直隸滄陽河宣洩，此外可以疏導溝渠一體設法分消，務使早涸不誤春耕。臣現抵姜家莊漫口已鑲築三十餘丈，夏津老隄漫口亦築十餘丈，現在催集料物趕緊堵築。運河道冊。

是月十四日奉上諭，福寧奏馳抵臨清籌辦漫口及撫卹情形之摺，已於摺內批示。該省因漳衛二河同時並漲，臨清夏津等州縣地居下游不能容納，以致隄堰漫溢，該州縣於被旱之後甫種，晚秋又因被水不能收，實爲可憫。現經福寧親加查勘，並飭委員弁用船濟渡，散給饘餅，並給發銀糧，所辦俱好，其被

水處所幸未淹斃人口。所有衝塌房間。並著查明。按例加兩倍賞給修費。至福寧奏該州縣被水汕刷漫口。現已照例借給司庫銀兩。趕緊堵築。俟工竣後。確核銀數。分別攤徵歸款。此項隄堰。雖向係民修。但現經被水。秋成失望。小民口食維艱。若仍照例攤徵。朕心實有不忍。所有此次修築隄堰工料銀兩。俱著加恩作正開銷。以示軫卹。現在水勢消落。災民待哺甚殷。亟須賑卹。福寧務須盡心妥辦。並將積水速籌去路。設法疏通。俾地畝早經涸出。以便播種冬麥。不誤春耕。小民均得安居復業。不致一夫失所。所需賑卹銀兩。並著福寧查明該省庫貯是否敷用。若有不敷。卽核定數目。若干。速行奏明。以便撥給。其應需米石。該省常平義社等倉。自可動撥碾放。儻尚須另籌添撥。亦著據實奏明。或於漕船尾幫酌量截留。或於北倉存貯米石內撥給。總期辦理妥速。俾災黎早沾實惠。以副朕軫念災區。恩卹兼施至意。仍著將如何確查妥辦及積水是否已經消涸。隄堰堵築及民情寧貼各情形。卽行覆奏。以慰廬注。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福寧奏。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查臨清夏津等州縣。因衛河盛漲。隄堰漫溢。淹及田廬。經臣馳赴各處。率同道府等履勘。將被水民人。先行給銀搭棚棲止。一面委員分查戶口。普加撫卹。或銀或米。總以便民爲度。印委各官。尙俱認真辦理。臣連日查察。災黎口食有資。甚爲安貼。茲又仰荷天恩。加兩倍給予修費。應築隄工。復免攤徵。開銷官項。鴻施稠疊。至渥至周。各處積水。設法導引。刻下平衍處。間有涸出者。現俱趕種蕎麥。九月中旬。卽可收穫。其低窪地畝。督率各官。將有礙水道之所。就勢挑濬。總期白露以前。一律消涸。播種冬麥。免致失時。再次被水各州縣。臨清。武城。館陶。爲重。夏津。冠縣。邱縣。次之。餘如德州。恩縣。間有被淹情形尙輕。所需撫卹。約計用銀七八萬兩。將來邀恩給賑。合計共需銀三十餘萬兩。

查司庫現存銀四百餘萬兩。爲數充盈。至各屬倉貯積存米穀。堪以動用。卽有不敷。亦可就近協撥。碾米給放。無虞匱乏。臣悉心籌計。銀米兩項。均屬寬餘。無須再爲請撥。日來衛河水勢平定。姜家莊及夏津老隄兩處漫口。趕緊堵築。剋期可竣。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福寧奏查勘館陶。冠縣。邱縣漫水情形。督率道府等實力撫卹。並疏通積水。趕堵漫口。已於摺內詳悉批示。館陶城內水未灌入。居民安堵。尙爲深幸。其村莊地畝被淹。田禾受損。旁注之水。漫入邱縣村莊。晚禾亦難望有收實。爲可惜。惟冠縣被水較館陶爲輕。此皆由不能調燮。以致被此水災。皆我君臣之咎。若不盡心賑救。於心何忍。現經福寧親赴該處查看。搭棚濟渡。散給鹽餅。其艱於買食處。卽給米穀。俾災民得資存活。所辦俱好。已有旨將福寧。羅煥。交部從優議敘。並令查明辦災出力人員。咨部議敘。該撫惟當倍加勉力。確勘詳查。所有坍塌房屋。淹斃人口。俱著按例加兩倍賞卹。並查明被水州縣。將本年應納秋糧。加恩豁免。如有應行賑濟者。卽一面奏聞。一面辦理。不可存惜費之見。並著先行曉諭災民。秋糧業經恩免。現又有旨查明賑卹。俾災民俱各安居復業。口食有資。不致遷徙失所。並著該撫飭令所屬將撫卹事宜。實力妥辦。毋任胥吏及不肖官員。從中浮冒滋弊。務使實惠在民。方爲不負委任。至所需賑卹銀兩。前已降旨令福寧查明。該省藩庫。是否敷用。速行具奏。該撫卽當詳悉籌畫。若庫項不敷支放。卽核定數目。奏明撥給。若足敷應用。卽行動款。隨查隨放。此時該省連日晴霽。正當及早將積水設法導引疏通。德州因運河漫溢。驛路受淹。已經該撫委員確勘。趕緊宣洩。俾郵傳不致遲滯。所辦亦好。至所稱姜家莊漫水。應由馮家雙閘啓放。夏津老隄漫水。應由武城牛蹄窩閘疏通。館陶漫水。應由常

家溝宣洩入衛。冠縣漫水。現啓運河西岸各閘宣洩。邱縣漫水。從直隸滏陽河宣洩等語。所辦俱屬得當。福寧到山東未久。該省各處水道及疏消事宜。豈能如此諳悉。羅煥係由該處河工微員出身。曾任河道。該處水利。本所熟諳。現在籌辦機宜。想必羅煥告知。福寧商同辦理。羅煥因在按察使任內。緣事降調。用爲運河道。今適有此水災。相機宣洩。正得其用。實爲不幸中之幸。著福寧將所辦宣洩事宜。是否係羅煥主見。商同辦理之處。據實覆奏。至姜家莊及夏津漫口。現已趕緊鑲築。福寧務須實力督率。堵築完竣。並將各處積水。一律疏導分消。早見涸復。俾得安輯寧居。以慰廬注。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福寧奏。臨清夏津等州縣積水。與運河道羅煥等。設法導引。平衍之處。有涸出者。現俱趕種蕎麥。其低窪地畝。於消涸後。即可播種冬麥。覽奏稍慰。羅煥於運河水道溝渠。皆所諳悉。今遇東省臨清夏津等處被水。一切疏消宣導。悉合機宜。福寧甚得其力。前已加恩賞給按察使銜。自當倍加感奮。悉心經理。以副恩施。至福寧奏被水各屬所需賑卹之項。現在司庫銀數充盈。各倉均有積存米穀。堪以動用。無須請撥。該省米銀兩項。現既寬餘。該撫等。惟當督率所屬。妥辦。俾小民共沾實惠。不致一夫失所。此時衛河水勢。業已平定。所有姜家莊及夏津老隄兩處漫口。務須趕緊堵築。剋期竣工。運河道冊。是月二十九日。福寧奏。奉上諭。已恭載二十一日。欽此。臣伏查館陶。臨清等處。猝被水患。臣督率印委各官。分投濟渡。散放口糧。或米或銀。各隨其便。並遵旨加兩倍給予修費。至優極渥。日來涸出之處。漸復舊業。較初被水時。民俱安貼。臣奉職無狀。乃蒙交部從優議敘。聞命自天。悚惶無地。至疏消積水。實爲目前要務。祇因澁任未久。於上下河道。僅知大略。未能深悉。前此分路宣消。皆運河道羅煥向臣告知。瞭如指

掌。臣卽如所言。督同辦理。據實具奏。皇上燭照如神。早爲鑒及。該道洵能事事實心。不遺餘力。查東省種麥。總在秋分前後。刻下各處積水。已消十之四五。俟衛河水落。卽可暢爲宣洩。總在白露節前。可期涸出。至姜家莊夏津漫口。趕築將次合龍。因十九日及二十三、二十七等日。連次大雨。上游來源頗旺。衛河水勢未定。總俟漫口堵合。並將給賑疏消事宜。詳悉經理。再行回省。運河道冊。

八月初七日。奉上諭。福寧奏。前此疏消積水事宜。皆向羅煥虛衷商詢。經該道一一告知。照伊所言。督同辦理。果不出朕之所料。而管幹珍同日奏稱。衛河水勢稍平。經羅煥開開放船。續因水長。復攔板不令倒灌。現已啓放通暢。首進幫船。報過濟寧。是此次分消積水。利濟回空。深得羅煥之力。前因其緣事降調。用爲運河道。深幸用人得當。業已加恩賞給按察使銜。該處未消積水。尙有幾何。昨已有旨詢問。尙未覆奏。又臨清夏津所築民堰漫口。前已有旨准其作正開銷。何以至今尙未堵合。福寧惟當督同該道。將積水迅速籌辦。暢爲宣洩。俾全行涸出。播種秋麥。不致失時。並將所築漫口。於何日堵合。一併速奏。至福寧所奏查明無力之戶。預借麥本之處。亦已降旨加恩賞給。以示體卹。又前因單縣漫水壅積。不能下注。自由江南豐北廳地方所築壩堵住去路。已令福寧先往該處。將有礙單縣漫水去路之壩堰。卽行拆去。並令李奉翰酌量豫省情形。如可分身。亦卽前往。會同蘭第錫等查勘。今豫省河工。水已消落。工程平穩。李奉翰竟宜親往江省。公同查勘。和衷集議。以期東省漫水暢達下注。上游不致著重。而江督河道。亦不致溜緩淤停。兩有裨益。李奉翰等惟當不分畛域。以公事爲重。方爲不負委任。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六日。福寧奏。臣將姜家莊漫口堵合。夏津老隄卽可竣工。並積水消退十之六七。各緣由具奏。

隨馳赴江省。拆展壩工。途次欽奉上諭。山東省臨清夏津等處積水。如何設法分導疏消。現已消落若干。未消多少。是否俱已涸出。無誤播種冬麥之期。其被水之高阜處。所是否仍可豐收。以及臨清夏津民堰漫口。於何日趕緊完竣。福寧並不隨時奏報。殊屬非是。著傳旨申飭。並著查明詳晰速奏。欽此。又奉諭旨。令將東省本年秋收分數。照通省核算。約有幾分。迅速具奏。以慰廩注。欽此。又奉諭旨。姜家莊漫口。前已據福寧奏報堵築完竣。其夏津老隄漫口。尙未奏報堵合。現在直隸景州一帶積水。未能速就消退。自因臨清漫水匯注所致。著傳諭福寧。即將夏津漫口。究可於何日堵合之處。又往江南開壩之事。皆當迅速具奏。至單縣一帶。此時漫水自己漸消。如果有漫溢之事。自必早經稟報。可見前此福寧所奏。祇係該縣見水勢較大。未免著急。因即具稟。今福寧抵江境後查勘。是否已將有礙東省漫水去路之壩堰拆動幾處。其東省上游積水。曾否源源下注。日就消退。並著迅速覆奏。欽此。查本年東省秋收分數。惟臨清等八州縣被水村莊。所種晚禾。均已淹浸。其餘通省各府州。合計收成。約有九分。八月十六日。經臣奏報。至江省壩工。臣遵旨會同蘇凌阿等。和衷商辦。業經陳奏。該署縣前因汛水漫灘。新加隄堰。僅出水一二尺不等。消退甚緩。即行具稟。並無漫溢之事。所有夏津漫口。臣札催運河道羅煥。速行堵築。旋接據該道稟稱。夏津老隄漫口。趕緊鑲築。已於八月十八日堵合。隨馳赴驗收。實係鑲築如式。工程穩固。合龍後。業已斷流。下游積水。更易疏消。查被水各處。邱縣冠縣。先已涸復。館陶積水。衛河西岸。已全行消涸。東岸平衍處。亦已涸出。臨清武城德州夏津恩縣積水。日來晴霽。消退已有十分之八。村莊人戶。俱經復舊。涸出地畝。現已翻犁佈種秋麥。極窪處所未消之水。現率運河道督率鄉民。多開溝渠。設法導引。旬日間。可以全涸。

東省種麥，總在秋分節內，不致遲誤。應借麥本銀兩，業經散放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

運河水章 廣三十四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正月二十日。玉德慶岳奏。東省運河挑工。以汶上分水口並濟寧臨清塘河三處爲最要。而泲河廳屬之沛汛彭口及嶧汛韓莊八閘大泛口等處。爲南漕挽入東境首先經由之處。尤應趕早全完。臣督同兼管河務之臬司康基田兼署運河道孫星衍往來查催。嚴飭妥慎儻辦。據報沛汛等處工段。於正月初八十二等日挑竣。其運河捕河上河三廳長河工段。續於正月十六日全完。逐段查勘量收口底寬深丈尺。較驗誌椿灰印均與原估相符。並無偷減。間有逢灣灘嘴。應須展寬之處。核計土方。指示該管廳汛。隨時挑辦。務期一律深通。至蜀山徽山等湖。爲濟運水櫃。凡有通湖引渠。早經挑竣。積雪消化。泉源旺發。各湖均經澹蓄。有盈無絀。足資濟運新漕。現將徽湖大壩。先行啓放。源源下注。接濟江境。俟幫船將到東境之時。再將汶河壩工開放。俾汶南北鋪灌。總使水勢充盈。浮送迅速。仰副聖主利運速漕之意。河渠志稿

五月初一日。奉上諭。據巡漕御史蔣謝庭奏。三月內連次得雨之後。尙未續得雨澤。恐河水日漸消落。則吳橋縣之石馬灣。故城縣之老涯頭。白馬廟。古淺處所。卽不免淺阻。現於石馬灣等處。築偏壩數道。將河水側注一邊。添長六七寸。以資重運等語。本年入夏以來。雨澤愆期。儻日內未能得雨。河水漸落。正當幫船行走之時。古淺處所。或虞阻滯。不可不設法籌辦。現在該督業經委員馳赴吳橋縣等處。公同商辦。所

有築壩挑淺各事宜。卽飭令會同該御史悉心妥辦。或預備剝船。以便淺阻隨時剝運。務使進行無滯。河渠志稿。

七月初九日。蘭第錫奏。豐汛六堡隄工漫溢。漫水下注。豐沛兩縣均在遙隄之北。因遙隄年久卑矮。水至遙隄。溜分兩股。一由遙隄之北。豐縣趙莊河下注。一由遙隄之南。豐縣清水河。沛縣食城河下注。至微山湖邊。已漸澄清。其蘭家山茶城一帶湖水。漸見增長。已飛飭將蘭家山壩工開放宣洩。臣查乾隆四十六年。豫省青龍岡漫水。下注邳宿運河。係將王柳二閘先行堵閉。不使駱馬湖水入運。窪灣以上運河東岸。本無隄堰。上游洩下之水。儘可串運。入隅頭駱馬諸湖。並查有乾車頭。盧口壩。劉老澗各處分洩之路。循照四十六年成例。一律拆啓。俾運河多餘之水。入駱馬湖。由南北六塘河歸海。臣現已專委幹員前往幫同運河廳營。分投趕辦宣洩。務使不誤漕船行走。據委防揚屬工程之河庫道宣世濤。葦營參將田宏謨。遊擊汪德等稟報。六月二十四日。清江浦一帶風雨狂驟。裏河運口惠濟閘以上。水勢洶湧。漫過閘背。以致越閘迤上。余家莊地方無埽之處。水漫隄頂。搶護不及。於六月二十五日。丑刻過水。刷寬二十二丈。水由清江浦迤南之護城河下注。歸寶應之白馬湖。臣查該處運河漫口。尙易辦理。且在越閘東西。向來回空漕船。俱由正閘行走。並無妨礙。但係南北往來要津。必須趕緊堵閉。已飭令熟諳工程之中營副將鄭永泰。代理淮揚道之外河同知曹恆。會同河庫道宣世濤等。撥運料物。勒限四五日內趕緊堵閉。以免旁溢久滄之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一日。山東巡撫玉德奏。初五日接曹州府知府李舟稟。江南高家莊黃河大隄。漫水北注。已及單

縣村莊田廬間有被淹。臣查高家莊一帶與東省單縣金鄉魚臺接壤。下游係昭陽、徽山等湖。入伏以來。雨水深透。泉源旺盛。昭陽、徽山等湖收水至一丈有餘。水勢極足。儻江南漫水下注。各湖不能容納。勢必漫入運河。臣接來報。即日馳赴相度。率同臬司康基田等。竭力堵禦。將被淹村莊積水疏通。並查明是否不致成災。據實辦理。臣雖蒙恩調任浙江巡撫。新任撫臣伊江阿不日可抵東省。尙恐地方河湖情形未能熟悉。不敢因已經調任。稍存諉卸。俟伊江阿到東。臣將巡撫關防移交接收。臣即駐劄被水地方。督同地方官設法堵禦。實力籌辦。運河道冊。

是月十二日。李奉翰奏。江南豐汛六堡漫水。匯注山東昭陽、徽山等湖。與夏鎮韓莊之運河最近。有關漕運。查漫水由食城河至蘭家山引河。最爲便捷。咨會河臣。即將蘭家山壩開放。俾水從荆山橋下注。駱馬湖由六塘河歸海。以減匯入徽湖之勢。至前飭運河道防範。並令兗沂曹道查明單邑被水處。設法安撫。業經附奏。茲據兗沂曹道稟稱。督同府縣雇船濟渡。並多帶餅饌席片等項。到處分散安頓。民情安貼。又據運河道稟。微湖自月朔起。長水一尺三寸。連前共存一丈二尺餘寸。遵卽防護。其回空糧船。已催出東境。九幫後船銜尾。進行無滯。臣復飭該道將微湖尾閘伊家河。趕緊疏濬。以資暢洩。並將湖口新舊兩閘及韓莊減水閘壩宣放。以免湧盛。臣現在黃河工次。巡防秋汛。俟上游水減。卽馳赴昭陽、徽湖。察看湖水勢廣。籌宣放漫水。保護河防。漕運。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李奉翰奏。奉上諭。本年黃沁兩河。接續長水。勢甚湧驟。該河督等正在搶辦。大溜忽遠三四丈。得以追壓穩實。山東單縣一帶漫水。傾注隄根。幾至掣動黃流。亦經督率搶辦。修築穩固。此皆仰賴神

佑實深感。著發去大藏香二十枝。交李奉翰於該處河神廟。敬謹祀謝。山東河道。卽係李奉翰專管。現在江南豐汛漫水下注。東境頗爲著重。急須疏消。俾微湖不致淤墊。運河不致有礙。方爲妥善。此時江境下游。既有漫溢。則豫省上游水勢。自必平順。但究當秋汛緊要之時。不可不加意防範。現在東省已有五德。康基田會同籌辦。李奉翰竟當駐劄該處。將豫省河隄各工。督率河員。專心防守。以期一律鞏固。欽此。伏查臣經管豫東兩省河工。數年來。凡黃運河湖宣防事宜。皆恪守聖明指示。遵辦。今歲沁黃盛漲。幸得化險爲平。茲值江境漫水。匯入微湖。攸關漕運。急須消減。已將江境宣洩之處。咨會河臣蘭第錫籌辦。其東省分消各路。已飭該管道廳。次第開放。嗣據藩司康基田。並運河道策丹。先後稟稱。微湖口新舊兩閘。並韓莊減水閘。及伊家河俱經啓放。豫爲分洩。而水勢日漸增長。茲據泃河廳稟報。微湖水長至一丈六尺九寸。如滕汛朱姬馬令等閘。並運河魚臺汛通湖十四單閘。向日減水歸湖者。今湖水俱由此入運。往北倒漾。至濟寧汛棗林一帶。查運河兩岸濱湖臨運。當此大水。又值秋風鼓浪。汕刷堪虞。已飭該道分委員弁。或加子堰。或紮埽工。擇要趕辦。以資緯挽。務使回空漕船。得以穩速南下。再棗林以下。河湖水大。其洩泗各水。若仍聽其匯流下注。更難容納。已飭運河道廳。卽將泗水分流入運之金口壩堵閉。俾泗水由府河歸馬場湖。並汶上汛之柳林寺前二閘。加版令汶水全行北注。將捕河廳五空橋平水三閘。上河廳龍灣滾壩減水各閘。宣放。俾盈餘之水。由大清。徒駭等河歸海。旣使汶泗水不南行。更將北行水勢。豫籌宣洩。再豫工爲江南上游。昨據河內縣報。沁河於十四日長水三尺。又據鞏縣報。洛河亦於是日長水一尺二寸。並據陝州報。萬錦灘於十七日長水一尺六尺。匯流下注。旋據各工員稟。長水四五尺不等。誠如

聖諭究當秋汛緊要。仍須加意防範。臣督率在工文武。專心防守。務期各工鞏固。俟白露後。河無暴漲。修防得有把握。察看大局平穩。即馳赴運河。料理一切。奉上諭。據李奉翰奏。棗林以下。河湖水大。將金口壩堵閉。俾泗水歸入馬場湖。並將汝上汛之柳林寺前二閘加板。令汝水北注。所辦尚是。已於摺內批示。前因江南豐汛漫水。匯入徽山湖。攸關漕運。降旨令該河督設法疏消。今李奉翰已將東省分消各路閘壩。次第開放。豫爲分洩。而運河水勢增長。於漕運既可無礙。且將上游滾壩減水各閘。相機宣放。俾盈餘之水。由大清。徒駭等河入海。則汝泗諸水。全行北注。豫省各工。足資保衛。辦理甚是。但秋汛方長。仍須督率工員。加意防範。不可稍存大意。至江南豐沛二縣被災處。所已節次降旨。令費淳馳赴勘辦。今該撫奏山陽。陽山。沭陽等處。因夏雨過多。河湖漲發。低田俱有積水。自應上緊設法疏消。但現在豐沛二縣爲重。費淳竟當駐劄該處。將被水村莊。應行撫恤事宜。實力妥辦。務使窮黎均沾實惠。其山陽等被水處。即飭藩司暨該管道府。分查趕辦。其被水低田。是否尙可補種雜糧。不致成災。並著該撫一并速奏。以慰廬注。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五日。蘭第錫奏。臣嚴催道將等剝運料物。將余家莊缺口。漏夜進占鑲築。查該處口門。原刷寬二十二丈。臣據報後。即委員確勘。金門上水。高下水五尺餘寸。是以掣溜較湧。正當河口湖水盛漲。匯注運口頭二三各草壩。不時搜刷行墊。場寬十五六丈及八九丈不等。情形頗爲險要。臣嚴飭該道將等。多派備弁兵夫。將頭二三各壩。分投補鑲收束。使運口進水較少。則漫工口門。不致著重。易於堵合。茲據該道將等稟報。慎重捲埽前進。已於七月十九日。掛纜合龍。追壓重土。堵閉斷流。現仍趕澆土餞。加鑲邊埽。

以資鞏固。洪澤湖水自七月初八日以後漸次消動。旬日以來消水一尺七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三尺三寸。七月初六七兩日西南風暴較大。臨湖石工多有掣卸之處。臣已飛飭該道廳先行趕緊撲護。俟秋汛後確切查明新舊工段分別著落賠修。不任稍有冒混。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二十五日李奉翰、伊江阿奏。濟寧以南運河、泲河二廳兩岸官隄、民堰、排椿、碎石、大石等工。間別湖河蓄水濟運。絳挽通道最關緊要。前因江南豐北汛漫水下注。各工被淹。節經具奏。今豐汛堵築。工成在即。徵湖水自上月二十日後。消水一尺六寸。現存水二丈三尺二寸。其昭陽、南陽湖並獨山湖亦俱消水尺餘。至二尺二三寸不等。凡濱湖臨運各工。自漫淹以來。兩面水泡數月。屢經風浪撞激。不惟土隄碎石排椿多有損壞。即大石工程開壩。均有被浪掀擊之處。此時雖在水中。經道廳按段試探。有零星殘損者。有坍卸一面者。亦有刷寬缺口者。石塊椿木掣卸不一而足。今據該道策丹稟請查照乾隆四十八年修工案。豫爲採辦石料椿木。先經臣伊江阿附奏。伏查乾隆四十六年青龍岡漫溢後。至四十八年三月大工甫竣。運河兩岸工程漫泡多日。是以大興工作。今被淹未久。雖有刷場段落。自不致如四十八年之工多。且修工木石應先儘舊料選用。酌添新料。查上屆辦料先後兩次。豫備石料一萬丈。杉木十萬根。今臣等酌核擬請先辦面石裹石五千丈。椿石二萬根。照例動支司庫錢糧。委員採買。勒限運交。按數驗明。以備工用。免致臨時有誤。仍飭俟水勢再消。即行確估。臣等覆核具奏。委員承辦所需木石等項。如果不敷。再行添辦。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諭。李奉翰等奏湖河水勢漸消。籌探石料椿木。修理各工一摺。豐汛漫水下注。湖河相通。濟寧以南兩岸隄工被淹。風浪撞擊。絳道刷場石工亦多有損壞。此時水消。自應購料興

修以備明春重運經臨務須將隄岸豫行修築。絳道無阻以利漕運。而資保障。前因楚省賊匪竄入豫境。令李奉翰前赴開封駐劄彈壓。今賊匪已南竄。藩司吳礪送兵出境。現已回省。運河各工緊要。李奉翰應卽回濟寧。會同伊江阿認真督辦。其運河應估挑工。亦卽就近督同運河道趕挑。所有購辦料物等項。上次青龍岡漫口。因堵築二年。甫能竣工。運河兩岸損壞工程較多。是以購備石料一萬丈。椿木十萬根。今豐汛漫工。合龍在卽。東省湖河水勢漸消。應修工程。自非上屆可比。李奉翰奏請發辦石料五千丈。椿木二萬根。已足敷修工之用。著諭李奉翰等卽行親勘確估。委員採買。按數驗明。妥速修築。總當實用實銷。亦不可存節省之見。俾絳道及閘壩等工。一律修整。以期無誤重運。此事專交李奉翰、伊江阿督辦。至巡漕御史范三綱亦著往來稽查。不使工員稍有浮冒。運河道冊。

十二月初二日。伊江阿奏臣欽奉諭旨。垂詢災地漕運各情形。當將金鄉、滕、嶧被水之處。分別給賑。一面會籌運道。恭摺覆奏。茲於上月二十六日。馳抵濟寧。適河臣李奉翰前赴江南工次。臣隨將單縣、魚臺、濟寧等處。放過二三四賑。抽查委無遺濫。復會同巡漕臣范三綱。乘舟由濟寧而南。將湖河隄岸親勘。按段探量水勢。目下天氣晴和。江省要工。正可加緊堵築。臣思此次合龍。稽麻緊要。誠恐官買病民。擇附近豐工有料之地。飭濮州等處。與商販公平交易。恐例價不敷。量爲加價。俾鄉民樂售。臣抵濟後。就近督催。面諭該州縣速辦。現已如數買足。雇車運送。約初五日前。可以全數交工。濟用。運河道冊。

嘉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蘭第錫奏。邳宿桃清運中河兩廳境內絳道隄工。前因重運漕船將到。經臣飭令將邳州窪灣以上無隄處所。絳道被水殘缺之處。分別築做草壩。用土填築。以通絳挽。茲臣於豐汛合

龍妥竣後，親赴黃林莊，至楊莊運口上下，逐細查看。該廳營等已修繕道各工，尙俱完固如式。漕船緣挽道行，並無停滯。截至二月十九日，已出黃林莊境船十七幫。後船現俱銜尾前進。連日察看運河水勢，消落較速。邳汛馬蹄崖等處水口，原寬八九十丈者，現只寬三十餘丈。計算漫水已消去十分之五六。分此後漕船經行，又當慮其不足，應即預籌收蓄，爲濟運之計。查徽山湖尾閘之蘭家山壩，爲收蓄最要機宜。臣於將次合龍時，已飭發錢糧，嚴催該道廳購料，盤頭堵築。據報該壩共長九十五丈，已築成五十八丈。不日即可完竣。至運河分洩各水口，如運河廳境之乾車頭、劉老澗，及駱馬湖尾閘五壩，並中河廳境之雙金閘、楊莊頭二三壩，及鹽河鉗口壩，現俱飭令一律動料，趕緊築壩。悉照舊制，分別收束堵截。俾水勢不致過洩。所有運中河南岸隄工，因漫水下注，經行日久，多有油刷殘缺之處，現亦擇節確估，派員培築。務令夯礮堅實，以資捍衛。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二十日，李奉翰、伊江阿奏，估修運河工程與舉。現有投効同知孫豫元、彭應燕、通判徐章、朱長垣，及雜職人員，呈由各司道府保送，請援乾隆四十八年例，情願出資認辦工段。查江南豐工案內，築壩、挑河、又善後工程，各處被水之區，賑卹蠲免，動帑不下數百萬。又何惜此東省工費。第漕河兩岸大石、碎石、排椿、大閘、單閘、涵洞、橋壩、官隄、民堰各工，段落落長，前被漲水衝擊，淹浸八月有餘。今歲露出頂面，而濱湖臨運，兩面皆水，風浪撞擊堪虞。設法運料辦理，非易。且開春漕運入境之先，必須報竣，以縣互三百餘里之鉅工，必得人力衆多，鼓勵爭先，方能依限蒞事。旣不便多調地方州縣，又不便分派黃河丞倅。因思投効之人，情願認工承修，可資分辦。以歲大工，如蒙俞允，臣等按候補候選捐職各員，職銜大小，認辦工多

寡其出資數目。咨部核定。以歸畫一。各員工程辦完。照例保固。如認辦工段之員。與應修之工。足敷辦理。即可無庸請帑。臣等仍留心察勘。如果辦理妥協。將各員等銜名開單送部。應作何錄用。恭候欽定。四月初七日奉硃批。所奏似遲。卽有旨。運河道冊。

是日李奉翰、伊江阿奏江南豐工告成後。山東湖河水勢消減。委員勘估各工。前經具奏。今據運河道策丹、濟東道阿禮布、帶同應汛委員。將兩岸應修工段。會勘估報。臣等查自濟寧迤南起。嶧縣臺莊止。計三百四十里。凡兩岸工段長丈。前經編列字號。報部有案。今接工核對。均屬相符。其被水淹損情形。臣等與藩司康基田先後查看無異。其例價銀四十二萬五千八百餘兩。此時各工頂面出水根底。尙未全涸。將來水勢大消。儻有應行增減。隨時詳核。據實辦理。至該道等估幫價銀一十七萬三千餘兩。較乾隆四十八年之數。今已減少查四十八年運河大工。計用例價銀五十三萬九千四百餘兩。又用幫價銀五十三萬六千兩。共銀一百七萬兩。係動用部庫及山東藩庫銀兩。其時漲水兩股分流。一由趙王河串運。從五空橋入大清河歸海。一由曹縣城武金鄉鉅野嘉祥而下。勢尙紆緩。此次豐工漫水。直趨沛滕魚臺各工。坍卸頗多。在在濱湖臨運。兩面皆水。旱道被淹。運料取土。均屬艱難。今臣等籌酌。應將各工分爲急修。次修。次第興辦。並將工內碎石排樁一項。相度形勢。酌減石外排樁。改添碎石坦坡。總期錢糧不稍虛糜。工程悉歸堅穩。再估工內有民堰一項。本應民修。現在濱湖州縣。多係被水。臣等仰體聖慈。照依乾隆四十八年例。一并估修。其豫辦樁木石料等項。照例先於藩庫撥用。至幫價一項。前於四十九年四月。欽奉上諭。若接例攤徵。民力不免拮据。卽地方官捐廉歸款。亦恐不肖官吏有所藉口。致滋派累。竟加恩准其一

體作正開銷。欽此。今例價幫價銀數較少。臣等愚昧之見。如投効人員衆多。即可無須籌款。儻有不敷。請於山東通省。自臣等及地方州縣。河工丞倅。分年捐廉歸款。人數既多。攤廉甚少。不致有派累之事。運河道冊。

六月初三日。李奉翰奏。近日黃沁河水。遞有增長。隨時消落。雖本年遇閏。節令較遲。而河工修守。全在豫防。所有各工。應備料物。前臣在豫勘工時。先已驗明。儲備齊全。凡防工應用器具及堡房等項。亦皆修整。復遴委文武各員。分駐要工。協力防護。現據道廳稟。大河水勢安流。順軌各工穩固。臣現將運河濟寧迤南估修工段。會同撫臣伊江阿。督率運河道策丹。濟東道阿禮布。覆勘。並投効人員。分認工段。俾令赴工。早爲運備料物。俟回空糧船過竣。卽興工修做。並派委熟諳河員。監同辦理。其開壩涵洞等工。爲湖河關鍵。應責成廳員。督同投効人員。修辦一切章程。均詳慎酌定。運河道冊。

七月二十日。奉上諭。宜興等奏。十五日雨勢滂沛。通惠河上游水勢驟長。將平下閘。南岸汕刷漫口八丈。現在趕緊修築。並請將疎防之通永道等。交部察議等語。通惠河爲自通至京轉運要道。現在漕運雖竣。而銅鉛豆石。皆由此河運送。自應上緊堵築。著准其動項興修。事竣後。照例分別應賠應銷。咨部核辦。至此次衝刷漫口。係因雨後水漲。尙非啓板不時所致。所有該道等處。分著加恩寬免。河渠志稿。

八月初五日。李奉翰。伊江阿。康基田奏。山東曹縣二十五堡漫口下注之水。一由上年豐汛漫水去路。豐沛一帶。散漫而下一。由單縣金鄉魚臺入南陽昭陽湖。遞達微山湖。所有窪地居民。因上月初雨水過大。各鄉村間有被淹。本已移住高阜。未傷人口。臣伊江阿。康基田。親督各府縣。勘明被水輕重。分別撫卹。再

微湖下游。如東境之湖口開壩、伊家河等處。因上年漫水尙未全消。各處本未堵閉。至江境蘭家山壩、王柳二閘、劉老澗、盧口壩、駱馬湖尾閘等歸海之路。已飛咨河臣蘭第錫。均卽拆展啓放。以資暢洩。其山東濱湖臨運兩岸土石等工。已飭道廳督率投効工員。加謹防護。無誤來年重運經行。惟臣李奉翰專司兩省河務。不能實力防範。致有疎虞。仰懇聖主交部治罪。運河道冊。

是月初八日。奉上諭。山東曹汛二十五堡漫溢過水三十餘丈。非上年豐汛漫工初場時卽寬有一百餘丈者可比。且據奏微山湖現存水一丈三尺餘寸。漫水濳紆下注。尙不致淤墊。或於運道民田。尙可不致大礙。此次漫口較小。而微山湖底水尙高。清足敵黃。想不致墊及湖心。其微山湖下游荆山橋、伊家河等處。爲疏洩微山湖尾閘之路。昨已有旨令該督撫等先爲預籌。必須使漫下之水。沿湖邊下注尾閘。不致淤墊。運河有礙。修築繕道。及大挑工程。此爲最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蘇凌阿、蘭第錫、伊江阿、康基田奏。奉上諭。曹縣漫口下注之水。若灌入運河。恐於歲內修理運道隄壩各工有礙。不可不先事預籌。因思伊家河爲宣洩運河漲水之路。又江南荆山橋。亦係微山湖去路。自應將該二處廣籌疏洩。著傳諭蘇凌阿、蘭第錫、康基田、伊江阿、熟商籌辦法疏消俾漫水不致入運。方爲妥善。欽此。查北岸爲運道所關。亟應預籌分洩。臣蘇凌阿、臣蘭第錫等。先已奏明將蘭家山壩工拆除。俾水由荆山橋下注。其在東境之伊家河。亦經臣伊江阿、臣康基田、飛飭運河道開放分洩。查上年豐汛六堡漫溢。水勢亦歸微山湖。下注運河。繕道被淹。本年漕船往來。經臣等分別搭橋。撥船引繯。漕運並無阻誤。轉比上年較早。現在北岸漫口。與豐汛情形相等。仍可循照章程。妥速挽運。不致阻滯。其應

修繕道。暫緩興工。亦無妨礙。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三年四月十二日。李奉翰、康基田、司馬騫、伊江阿奏。刻下運河船絳等項。均已妥爲佈置。糧艘安穩。儻行並無遲滯。至漫水下注湖河。大汛恐難容納。必須廣籌去路。所有微山湖尾閘。東境之伊家河。江境之蘭家山壩。並運河北岸之竹簾壩、乾車頭、王柳二閘、劉老澗等處。由駱馬等湖。遞達六塘河歸海之路。應須再加展拓。又由邳宿運河南岸。可以分洩入黃之十字河、顧家莊等處。亦應酌量開放。預備分洩。盛漲並可藉清刷黃。臣李奉翰、臣康基田。卽當督飭道廳等。趕緊辦理。以分去路。則運道無虞。異漲幫船更可遊行。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二日。李奉翰、康基田、司馬騫奏。此時漫水下注。廣籌宣洩之事。最關緊要。所有微山湖尾閘。東境之伊家河。江境之蘭家山壩。並運河北岸之竹簾壩、乾車頭、王柳二閘等處之水。係由駱馬湖入六塘河。已將各該處俱行展拓。又運河南岸之十字河洩清歸黃之路。亦已先行開放。宣洩通暢。其中河南岸之顧家莊口門。因形勢頂衝。且屢經放水。已跌成深塘。恐致全河由此入黃。有礙漕運。此時未便再行啓放。驟屆大汛。自當再爲廣籌去路。茲查有南岸古城之劉家莊。可以洩水入黃。又宿遷北岸之舊湖口。亦可徑洩入湖。若添此兩路。則分洩益臻暢利。臣李奉翰等。現卽親赴該處。相機儻辦。開放總期。下游去路寬廣。萬不敢空言塞責。益資罪戾。至重運北上。臣司馬騫與撫臣伊江阿。先已委員將絳道橋梁修整。其湖河相連之處。分別安設水撥。密插標竿。多備絳船導引。並將各閘背漫水之處。釘椿立識。俾糧船認識。行走。近因水勢增長。隨又仿照從前青龍岡漫水時辦理章程。徑沿湖坡直上。較正河繞灣行走。轉爲迅捷。

並於運河東岸，簽釘大椿，以備遇風繫纜。凡幫船出入湖河各緊要處所，添委明幹人員分段指引。總以察看風色，僱護前行。今尾幫糧船業於四月二十四日全數渡黃，計日即可全出江境。現在已催過濟寧二十四幫，共船一千零三十五隻，其餘亦俱接續前進。惟有督率文武各員設法照料護送，既不使任意停泊，亦不使稍有疎虞。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李奉翰、康基田奏，連日運河已消水數寸。前經臣等奏明添備宣洩之中河劉家莊及宿遷舊湖口兩處，亦已攢緊抽溝開放。並於劉家莊黃運兩隄之間酌添束水土堰攔截，不使旁溢漫淹。查上年盛漲時，運河誌椿存水二丈二尺四寸。今誌椿現存水一丈八尺九寸，比較尙小三尺有餘。將來大汛時足資容納。但下游多一分去路，則上游即多受一分宣洩之益。臣等復率同道將等上下履勘，查有宿汛之舊河尾亦可開隄洩水，逕入六塘河，仍於口門盤頭裹護，以防刷寬吸溜之虞。總期分洩益臻暢利，窪地不致加淹。而漕船經行無虞阻礙。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二十八日，康基田奏，臣由荆山橋坐船至邳宿桃清運中河內，逐細查勘，較大汛盛漲時已落水丈餘。所有洩清入黃之水線河、子房山引渠、宿遷十字河、中河、劉家莊等處口門，先經堵築堅固。指日黃水下注，足資抵禦無虞。其運河東岸洩水歸湖入六塘河各水口，亦俱次第價堵。業已一律如式全竣。測探運中河河心淘刷加深。由楊莊出口流行甚駛。指日新漕重運將臨，又當預籌擊蓄。臣察看機宜，飭令將中河楊莊運口雙金閘、鹽河閘各草壩分別接築堵閉，以資收束。其駱馬湖尾閘五壩亦即堵閉。蓄水以儲濟運。兩岸繚道隄工經漫水盛漲之後，多有汕刷殘缺。現督道廳撥節估辦分段修築，以期悉復舊

規。至徽山湖尾閘之蘭家山壩。尤爲收蓄最要機宜。前因東省閘內漫水尙須宣洩。是以暫緩進占。臣與司馬駒往返札商。將蘭家山壩工逐漸收束。總使湖水蓄洩得宜。足資灌輸新漕。以仰副聖主廕念漕運河防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四年四月初一日。康基田、徵瑞奏。揚州府儀徵縣境內臨江運口。上承淮水。下接江潮。爲淮南鹽運。及安徽江廣漕船經由要道。向設通濟、羅泗、攔潮、響水四閘。啓閉節宣。甚關緊要。今查響水、攔潮兩閘。均尙完整。惟通濟、羅泗二閘。自乾隆三十一年拆修後。歷年既久。又兼來源激湍。潮汐衝擊。所有兩閘金門。及雁翅燕尾。上下裏頭等處。均屬塌卸。閘底關石等椿。亦已朽爛。萬年枋並皆碎損。實屬難資啓閉。急應照舊估修。以濟鹽漕運行。茲據兩淮運司會澳、淮揚道和騰額。會同勘明。核實估計。共需工料銀八千三百九十餘兩。詳請專委江防同知閻學淳承辦。現批運司發銀興修。勒限完竣。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二日。奉上諭。河工省分。各設廳汛員弁。專管修防。其地方守令。無兼河工之責者。原不應派令辦理河務。乃聞近來。遇有堵築挑浚大工。多藉幫辦爲名。調派州縣令。其貼解銀兩。並將上司應賠工程。亦令州縣代賠。以致派累百姓。挪移倉庫。本任地方職守。且多曠廢。著直隸、江南、山東、河南各督撫。及河道總督等。通行禁止。嗣後辦理河工。祇准調派丞倅佐雜等官。不得再派州縣。致滋弊竇。運河道冊。是月十四日。奉上諭。據孫曰秉奏。河道工程。請專派河員辦理。河工省分。各設廳汛員弁。專管修防。若派州縣代辦。不但本任地方公事曠廢。兼至賠累難堪。前經降旨。通行飭禁。今孫曰秉條奏。所見尙是。著再通諭直隸、江南、山東、河南各督撫。及河道總督。嗣後遇有挑築工程。購料雇夫等事。附近沿河地方。亦祇

准派委丞倅佐雜幫辦，不得調用州縣。至距河千餘里及數百里之處，卽地方丞倅佐雜，亦不准其派往。再該藩司所請每年歲修各工，於工竣之後，知會各該府州縣會同勘驗一節，亦爲慎重工程起見。卽著照所請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吏部議兩江總督費淳等奏。總督總河各有專責。從前河工事件，有會商者，亦有不會商者。查江境黃運湖河土埽各工，係河臣專責，自應欽遵訓示，由康基田一手經理。惟遇大工大役，動用錢糧，必須督臣會商籌辦。其餘估銷錢糧，亦應會列銜名，以昭慎重。臣費淳未諳河務，仰荷聖主俯鑒實情，嗣後伏秋大汛，毋庸駐工會同防守。臣康基田職任河防，益當凜遵容訓，誠心妥辦。如此分別責成，旣無兼管虛名，更收辦工實效。奉硃批：地方河工，皆關緊要。汝二人和衷共濟，總期於民有益，必能永受國恩。欽此。並據該督等將河務工程，分別專辦會辦各事宜開單內稽查各應用存正雜料務查辦黃運兩河土埽工程。巡閱河營官兵，暫行委署及題參咨參官員題參武職疎防，年終甄別河員奏報三汛安瀾及漕運空重船隻出入江境，據道詳批發各廳工料錢糧，修造船隻，河標四營官兵俸餉棚馬，奏銷軍裝甲械河銀，考成河營官兵俸餉黃運湖河水勢各條歸總河衙門專辦。至奏撥河工錢糧歲搶另案工程及遇堵築大工，督飭州縣集夫採辦料物大計及河營軍政河員題請實授及陞轉沿河州縣河員文職通判以上武職守備以上文汛州同以下武汛千總以下咨補咨署均會同總督辦理。奉硃批：吏部議奏。欽此。本日抄出到部查地方河工均關緊要，總督整理地方政務殷繁，總河有修防蓄洩之責，專司河務向來總督統理河務，未免力難兼顧。今總督費淳因未諳河務，先經奏明免其兼管，遵旨詳晰妥議，將應行專辦會辦

各事宜。分別條款具奏到部。臣等酌議所奏各條。係實在情形。應如所奏辦理。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七月初九日吳璣奏。東省蜀山南旺馬場馬踏南陽昭陽獨山徽山諸湖兩岸設有各閘壩斗門涵洞。水小洩湖水以濟運。水大收河水以灌湖。蓄洩機宜。最關緊要。臣在濟寧時。即將應行收水入湖。並啓閉洩水各事。向道廳等指示。茲據道廳稟報。入伏後。連得透雨。山泉旺盛。汶河於上月二十一日陡長九尺七寸。何家壩過水五尺五寸。運河廳府泗二河。捕河廳沙趙二河。同時並漲。泃河廳彭口山河。大泛口等河。亦長六尺。匯注運河內。水深一丈一尺餘寸。甚爲浩瀚。正應乘機收蓄。飛飭道廳等。先將各閘通漕。並啓放兩岸通湖十四單閘。十八水口。斗長涵洞。收水入湖。既可減洩。運河漲水。保守隄工。更可使有餘之水。多入諸湖。以資蓄蓄。至捕河。上河。下河等廳。所管長河。衛河水勢盛漲。恐難容納。飭將平水三閘。五空橋。魏灣。哨馬營。滾水壩。次第開放。由大清。徒駭。馬頰等河歸海。使兩岸隄堰。保護平穩。俟水落。仍分別堵築。不使過洩。致汝衛相敵。兼濟回空糧艘。現在重運於上月二十三日全出東境。其回空船隻。據道廳稟報。截至上月二十八日止。已入東境三十一幫。衛水充裕。行走順利。復飭文武各員。沿途照料。不必嚴催。亦不得誤歸次受兌之期。運河道冊。

十月。陳大文奏。東省運河挑工。長七百七十餘里。每年冬季開工。除額夫承挑外。其餘應挑河段。分派濱州州縣雇夫。交發河員監工。力作。此歷來章程。查每夫一名。每日例給工價銀五分。其雇價按取土難易。需銀一錢至一錢五六分不等。雇夫州縣。除例價外。賠累本重。茲據沿河州縣等稟稱。欽奉上諭。嗣後辦理河工。不得再派州縣。請將本年挑挖運河。遵旨令河員辦理。復據河工丞倅等官。以挑工歷係地方官。

協辦請飭照舊遵辦。具稟互相推諉。臣連日督同司道等傳訊沿河州縣官詰以募夫挑河該員等歷來遵辦今忽藉詞賠累規避要工據該員等僉稱挑工關係漕運斷不藉端諉卸委因承挑工段經河員勘估後應挑至七八尺者緣限於例價止准開銷四五尺其淤泥冰凌不入估計兩岸積土如山人力挽運工倍於前加以天寒期迫用夫逾多需價益昂並添置器具及河廳員弁驗工收工等費向借地方各陋規通融貼補今概奉革除辦工束手無策詢之運河道策丹亦稱例價實在不敷若令河員專辦更屬無可賠墊且河員書吏無幾必須地方官集夫舉事呼應始靈再四熟商此項不敷工價必須動款津貼其雇夫與挑亦應地方官與河員平分合辦方昭公允隨據司道等議令分派沿河佐雜協同河工員弁公同挑辦請動耗羨備公銀款酌加夫價具詳請奏臣查歷來挑工案卷俱在河署應如何分別工段臣無從核定當咨河臣主稿會奏旋准河臣吳澂札覆以運河挑工每年募夫賠銀不過二三萬兩以十數州縣之力均勻核計不致大累應否籌款聽臣酌定查錢糧均關國帑原不得遽請例外加增惟明知州縣賠累若仍令強賠非虧挪倉庫卽派累閭閻弊端復從此起現當綱紀肅清下情無不可以上達臣實不敢拘泥舊章隱忍通融况十一月初旬卽應煞壩興工爲期甚近若再與河臣往返札商必致延誤臣商同藩臣全保於庫貯項下提出例支夫價銀一萬五千兩並另提銀二萬兩委濟東道阿禮布會同兗沂運河二道秉公揀派地方官並河員等分段承挑惟各州縣現屆收漕必須親身赴倉慎選糧色勢難責令赴工應令各選諳練書差隨同地方佐雜幫同河員認真挑挖責成三道督查將應挑寬深丈尺不得偷減假借並監放實需夫價銀兩如期催償完工且巡漕御史亦將抵東境並可監同查察俟工竣確核

例價外實用津貼銀若干。仍令專管運河道造冊申報核銷。惟此項津貼銀兩。雖因挑河公用。究係例外議增。可否卽於備公耗羨銀內作數開銷。或於山東通省文職正印各官養廉扣還歸款。恭候諭旨訓示。遵行。奉上諭。陳大文奏酌議挑浚河工一摺。此項津貼銀兩。雖因挑河公用。究係例外議增。現在承辦河工。祇准調派丞倅等官。幫同河員辦理。該員等無項可墊。亦屬實情。但耗羨銀兩別款支用尙多。若如陳大文所奏。全於耗羨內動支。則國家經費有常。部臣亦難核准。儻各省俱似此藉口。因公紛紛籲請。勢難聽其一律開銷。如卽在通省文職正印各官養廉項下均攤。則養廉較少之員。勢必無以辦公。藉詞科派。擾累閭閻。亦不可不防其漸。所有山東省例外津貼銀兩。現據陳大文聲稱。接據吳臬司道員所得養廉三萬兩。著陳大文核定數目。究係若干。准其一半在耗羨項下動用。其餘一半。撫藩臬司道員所得養廉。本屬豐厚。卽在該員等名下坐扣歸款。設若每年津貼需用銀三萬兩。耗羨內准其開銷一萬五千兩。下剩一萬五千兩。卽於撫藩臬道各員養廉內分別坐扣。所有府廳州縣養廉較少。不必一律坐扣。以資辦公。運河道冊。

十一月十六日。康基田奏。東省運河之微山湖。因上年底水本大。兼之伏汛坡水匯注。致逾定誌。前東河臣吳璣奏。將微山湖尾閘之蘭家山壩。酌開宣洩。俾由荆山橋河下注。臣康基由當經飭令啓放。據報已消水尺餘。俟再有消減。卽行堵閉收蓄。以備來春重運。南河成案續編。嘉慶五年四月。奉上諭。顏檢。喬人傑。奏。察看隆平。寧晉等處被水情形。先挑淤以消積潦。一摺。隆平。寧晉等處。因溥沱河與滏河會合。漲水淤塞。顏檢等察看情形。挑挖淤積。以消積潦。而利商船。所見尙是。著傳

諭胡季堂轉飭所屬將大營上村一帶運鹽河道及東旺至候高村之新挑河並衡水縣之安濟橋孔即日興工分別挑挖又奏隆平寧晉二縣被水低窪村莊如積水不消請將該處應徵錢糧豁免並聽村民遷居高阜處所一節現在已將新挑河設法疏濬所有未消積水自可漸次宣洩若該二縣被水田地未能及時澗出其應完錢糧實難以徵收而民人又以遷居高阜爲便該處淤塞地段卽再動款挑挖疏消徒費無益自不如讓地與水轉爲利便著胡季堂於秋汛後親加履勘將該處情形據實具奏 睿皇帝聖訓

閏四月初七日奉上諭王秉韜等奏循例懇請借帑修築湖隄等因南旺湖濱臨運河隄堰最爲緊要著照所請先於司庫動撥銀兩分發各該州縣衛擇其緊要處所一律補修俟工竣驗收後將所用銀兩確加核實分作三年攤徵歸款再拆修芒生閘估需工料銀兩卽准其歸於曹濟永利河渠案内辦理 河渠志稿

是年王秉韜陳大文奏汝河水勢來源甚廣當伏秋大汛汝水盛漲運河難以容納是以西岸南旺湖設有單閘八座以備宣洩立法至善惟湖周九十三里湖面廣衍每值湖水收符定誌風浪時作土堰工程不足抵禦多有衝刷殘缺前據濟寧嘉祥各士民因黃水之後力難辦理請借帑增修碎石坦坡以期永久經前河臣吳璣批飭司道等會勘今據布政司全保運河道策丹會詳南旺湖在汝上濟寧嘉祥臨清衛境內西南北三面圍堰土工遇有殘缺向係民修惟湖寬浪猛迎風處所旋築旋坍不獨民力苦累亦且工程未能捍禦請照乾隆三十八年借帑興修例增修土石坦坡共估工十三段長一千八百餘丈銀

九千五百餘兩。工竣由嘉祥濟寧臨清衛地丁攤徵。分作三年完款。臣等查南旺濱臨運河。既資濟運。復賴宣洩。汝水沿湖隄堰。最爲緊要。南面坦坡。亟須補築。如仍令民間修葺。誠恐有名無實。似應如詳。於緊要處所。補修土隄。培碎石坦坡。按例暫借司庫銀兩興辦。如蒙俞允。卽飭司道撥銀分發各州縣衛辦。料雇夫。趕緊僱辦。工完後。臣等往勘驗收。所用銀兩。分作三年攤徵歸款。至芒生間。爲分洩湖水之路。自改建涵洞後。已逾十載。底樁朽腐。石塊皸裂。急應拆修。估工料銀一千九百八十九兩。再金鄉魚臺境內河渠。有估挑民地一千三百餘丈。現據兗沂道錦格。運河道策丹稟。金魚二邑。自元年漫淹。甫經種植。現在二麥正當揚花結實。若卽開工。近河地畝。不無踐踏損失。請俟秋收勘辦。似應俯順輿情。准其暫緩。運河道冊。

嘉慶六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諭。朕聞本年南糧首進幫船。入山東境。較之往年。竟遲至二十餘日。其隨後船隻。均間斷脫幫。甚有相隔二三百里者。今年係全漕抵通之年。漕船較多。又無閏月。若似此延緩。將來江廣重船。必遲至深秋。方能抵通。回空時勢。須守凍。有誤冬兌。冬開例限。所關匪細。上年鐵保督辦漕運。尙屬認真。吳璣辦理河務。亦能妥協。是以本年京察時。均經加恩。特予甄敘。乃現在南糧首進。入東遲至二十餘日。聞山東運河水勢充足。自由南運河水淺。不能濟運所致。抑或受兌開行。本已遲緩。鐵保吳璣。一司漕務。一司河務。是其專責。何以不豫行妥辦。致有遲逾。廣泰巡視南漕。亦並未專摺參奏。均屬非是。鐵保吳璣廣泰。均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將此次南糧。因何遲緩緣由。卽行查明。據實覆奏。仍著上緊設法催僱。俾後幫船隻。接續開行。銜尾北上。務期依限抵通。毋得再有遲滯。致干咎戾。河南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鐵保、吳璥奏。月之二十六日，奉到諭旨。前已恭載。欽此。臣等跪讀之下，莫名惶悚。伏查南糧首進各幫，均係上冬開兌長行巡漕御史廣泰、屢赴蘇常催提。近復親到浙江，掃數催開。是以過淮比上。年首進趕早。二十日渡黃。早二十六日。祇緣邵宿運河水無來源。例須山東開放微山湖水。下注江境。始能前進。向來正月二十日間，即可放水。今春因微湖歷被黃水灌入，八閘等處，多有淤墊。築壩大挑，致下游無水接濟。而挑河係爲濟運起見。若草率遷就，未能深通。重運經臨，必致仍前淺阻。是以東省雖經趕辦。至正月二十七日工竣。二十八日鋪水。二月初三日，水頭始到桃源一帶。幫船方得挽行北上。臣等查上冬及今春，雨雪本少。底水甚弱。邵宿運河節節淺澀。臣鐵保、吳璥恐幫船稽延遲逾，督率疏濬起剝。並將邳州境盧口壩開放。復添築小壩，擡高以資擎托。所有河身淺澀之處，及籌辦緣由。經臣鐵保、吳璥先後附奏。茲查首進尾幫，於三月十九日全入東境。比上年入東計早六日。二進幫船已於十三日全數過淮。渡黃截至二十七日止。已過四十九幫。較上年雖俱趕早。但本年係全漕起運。又無閘月，必須益求其速。始能不誤通限。臣吳璥因黃河水性靡常。清口至楊莊口門，河面寬至數百丈。其中深淺不一。幫船僣渡，必須起剝。未免遲滯。當用混江龍拉撈，並雇夫挑挖旋挖旋淤。竟不得力。復將北岸浦家莊草壩趕緊接長。築過淤淺處所。直接深泓。兜清刷黃。並於南岸高家馬頭，亦築草壩。逼溜刷泓。現查淤灘漸已刷濬。測量淺處已有水二尺三四寸。幫船量爲起剝。較爲迅速。臣鐵保現盤浙幫統計連江廣未過淮者。僅有二十六幫。若得風水順利。四月二十四五日間，可全行過淮。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初六日奉。上諭。朕前聞南糧首幫入東。較往年遲至二十餘日。特降旨飭詢。茲據鐵保、吳璥奏稱。首

進比上年過淮早二十日。並渡黃早至二十六日。惟邳宿運河。須山東微山湖水下注。始能僣挽。本年微湖八閘等處。築壩大挑。放水較緩。是以首進幫船。入東遲延。懇請交部議處等語。今年係無閘年分。此次幫船過淮渡黃。比較往年皆早。尙無遲誤。惟邳宿一帶河水淺澀。該督等未能先期設法疏浚。催僣以致入東遲至二十餘日。自難辭責。鐵保、吳璉俱著交部議處。今歲係全漕抵通之年。又無閘月。若似此遲緩。必致有誤。回空現既據稱。二進幫船亦已過淮渡黃。著傳諭吳璉務須趕緊設法。俾運河水淺處所一律深通。足資浮送。方可無誤。再前此吉綸曾奏稱。徐州一帶河身多有淤淺。今邳宿運河亦有淺澀。此等應行疏浚之處。若不早爲籌及。河身日漸高仰。且轉瞬伏秋大汛。經臨尤爲可慮。吳璉不可不先事豫防也。又本日據廣泰覆奏。南糧遲滯一摺。此次南糧遲延。實緣邳宿一帶運河淺阻。該御史因漕務緊要在儀徵一帶。往來督催。尙無不合。惟幫船掃數過淮之後。廣泰仍當上緊催僣。勿令遲滯有逾定限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二十四日。惠齡奏。臣前將馳抵臨清。並赴東昌一帶查勘水勢隄堰情形。業經具奏。十六七等日。臣在東昌查勘。連次大雨。河水更長。當飭沿河各州縣。加意防禦。旋於二十日。據臨清州知州張光熙稟。自十三日後。雨勢連綿。十七日夜。又復大雨。河水陡長數尺。河南省漳衛兩河。同時並漲。下流如注。風急漲湧。人力難施。致衛河西岸孟家口。水漫隄頂。衝決八十餘丈。又屈家渡口。同時衝漫。亦有五十餘丈。該州西北各鄉。均被淹浸。臣卽飛飭護濟東道德生。護糧道蔣繼煥。督同知州張光熙。急將被水窮黎。妥爲安頓。並趕備料物。速行搶築。飛行藩司於司庫內先提銀三萬兩。以爲撫卹之用。臣卽親赴漫溢處所查勘。

緣孟家口。屈家渡口。均係民堰工段。本屬迎溜頂衝。今因連雨河水異漲。致同時漫溢。汕刷成口。水由州西北趨注。是以所過各鄉村莊。均被淹浸。並管陶東北鄉。武城西境。亦有被淹。現在積水均五六尺不等。察看下游。直達直省清河等縣。臣已咨直隸督臣一體勘辦。現在該州縣早穀高粱。正在揚花結穗。晚稻出土。始得四五寸。一經被水。難望有收。村莊房舍。間有倒塌。人口並未傷損。臣卽面飭該州。多備小船。辦買饅餅。席片。委員攜帶。分赴被水村莊。查明如有房屋倒塌。未經遷避。民人卽用船渡至高阜。搭蓋席棚。以資棲止。並將帶去饅餅等物。分散災黎。暫爲餬口。先行撫卹一月口糧。除本色米石就近調撥外。應需折色銀兩。亦據藩司委員押送前來。隨查隨放。不致稍有遺濫。至被災地畝。及房屋戶口數目。並賑卹各事宜。已派員分鄉查勘。次第辦理。不使一夫失所。查河臣王秉韜。因在黃河工次。防禦伏汛。運河道策丹。現已帶領河弁。來工辦理。臣卽督同該道等。將漫口先行盤做裹頭。以束水勢。一面照例借給司庫銀兩。多備料物。趕緊堵築。工完再確核銀數。分別攤徵還款。至館陶。武城等縣。臣亦委員查明照辦。再孟家口漫缺處。在臨清西南上游。南漕重運。並不經由。惟屈家渡漫口。在臨清迤北。爲漕運必經之處。幸口門不至奪溜。漕船掛鞏。尙可行走。臣暫駐稽查。悉心妥辦。如被水各處。查勘實已成災。自當仰體聖慈。據實奏明賑卹。其餘沿河各州縣。低窪積潦。民田亦經確查辦理。運河道冊。

七月初四日。奉上諭。惠齡奏。衛河漲發。臨清西岸漫溢。急籌堵築。撫卹一摺。臨清州地方。因連次大雨。漳衛兩河。同時水漲。致孟家口。屈家渡口。迎溜項衝處。所均漫決。數十餘丈。各鄉村莊。多被淹浸。自應急備料物。趕緊興築。其屈家渡漫口。係在臨清迤北。爲漕運必經之路。雖現在口門不致奪溜。但正屆秋汛。恐

水勢盛漲。應督飭地方官。刻期堵築。以保無虞。京師自六月初旬。大雨連綿。永定河水漫決。直隸被災州縣七十餘處。現在發帑截漕。設法賑濟。東省被水災區。僅止通省一隅。惠齡現已帶銀三萬兩。親赴該處。飭令地方官備船濟渡。搭蓋席棚。散給饘餅。撫卹口糧。辦理甚是。仍著該撫將臨清及館陶、武城縣屬被災分數。悉心查勘。其餘沿河各州縣低窪積潦之處。一并詳細查明。據實具奏。候朕降旨分別加恩。運河道冊。

是月初五日。惠齡奏。臨清州衛河西岸孟家口。屈家渡口漫溢。並武城、館陶二縣被淹。查明撫卹緣由。經臣具奏。六月二十六七等日。據館陶縣稟報。崔家莊河隄。因衛水陡長。漫溢隄頂。又清平、博平、聊城、莘縣、堂邑、茌平、高唐、夏津、恩縣、陽穀等十州縣。並東昌、臨清二衛稟稱。自十二日至二十一等日。雨水過多。低處本有積潦。茲上游瀝水漫注。下游馬頰、徒駭等河。又不能容納。致田禾村莊被淹。又邱縣稟報。漳河水長漫溢。且兼直隸曲周之舊漳河。水湧直注。西北村莊。田禾淹損。臣委幹練知府丞倅。分投星赴各州縣。將被淹處所。勘明辦理。查清平、博平、夏津、高唐、恩縣、茌平。在運河東。聊城、莘縣、唐邑、陽穀。在運河西。並非緊貼衛河。緣各處瀝水匯河。下游不能宣洩。致淹田禾。其與臨清、館陶、武城猝被衛河漫淹者。有間。惟邱縣新舊漳河夾注。被水稍重。現飭各員詳勘。設法疏導。俾速涸者。仍期秋穫。稍遲者。亦無誤春耕。至屈家渡漫口。於六月二十四日開工鑲築。已有二十餘丈。尙餘三十餘丈。此時新料未收。須遠處採買。舊料現在設法購辦。趕築完竣。以便回空糧船。進行無阻。其重運船隻。掛纜小心行走。臣與總漕巡漕相機。催儻。尾幫二十三日內即可全數儻過臨清。再孟家口漫溢處。河隄左右盡屬汪洋。取土迂遠。口門寬闊。

需料尤多。當飭運河道等集夫運料。上緊辦理。業已鑲做盤頭。不再汕刷。又館陶縣崔家莊漫溢處。已飭東昌府知府嵩山前往趕辦。所有各處應行撫卹業經委員分赴村莊給散錢米。運河道冊。

是月十三日。奉上諭。惠齡奏續報被水州縣查明妥辦一摺。東省清平、博平等州縣。因雨水過多。上游各處瀝水匯注。以致漫淹。據稱邱縣情形較重。他處稍輕。各該州縣雖與臨清、館陶、武城、被衛河衝漫者有間。但民舍田禾均有淹浸。不可不查明辦理。直隸被水各州縣。節經降旨分別輕重。有將應徵錢糧蠲免一年者。有蠲免半年者。東省被災之區。雖止一隅。亦應一體妥辦。該撫不可心存諱飾。應按成災輕重酌請蠲免一年半年。俟奏到之日。再降恩旨。至屈家渡漫口。現在尙未趕築完竣。該處爲糧艘往來經由之路。此時不獨回空船隻陸續行走。卽重運尙未全數償過。儻運道阻滯。回空船隻必致凍阻。有誤冬兌冬開之期。該撫務須上緊堵合口門。以利糧道。不可稍有遲緩。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六日。惠齡奏。臨清屈家渡民堰漲漫。前將鑲做裏頭趕緊進占緣由具奏。查該處正當汝衛交匯下游。堰旁又多潦水。取土路遠。而應用麻秸料物。因附近村莊被淹。舊料漂沒。新料尙未登場。不能全在臨清所屬購買。已分飭附近各州縣協辦。陸續運送。並災民來工挑土。酌給錢文。俾得糊口。運土亦可迅速。連日趕緊鑲做。諸事尙屬應手。惟初六、初九及十四、十七、十八等日。大雨傾注。衛水復漲。漫工口門。亦因收窄。逼溜刷沙。水深數丈。臣體察情形。現屆秋雨連綿。衛水日有增長。惟迅速堵合口門。不使兩壩稍有坐墊。幸二十日後。天氣漸晴。臣親率運河道策丹。並在工員弁晝夜鑲築。於二十五日合龍斷流。臣恐水勢洶湧。復用重土追壓。專派員弁駐守。可保無虞。不日回空船到。亦可過行無阻。其孟家莊及崔家

莊漫口七十餘丈。現催購料。相度機宜辦理。運河道册。

九月奉諭。前因鐵保奏張灣一帶水溜沙淤。漕運不能迅速。另有超河一道。比正河較近。懇請疏濬。改運。彼時朕卽恐有妨礙之處。因降旨令倉場侍郎帶同通永道。前赴該處詳細查勘。茲據和寧鄒炳泰覆奏。通州南八里許溫家莊北舊有旱河溝一道。本名康家溝。南北直衝。並無超河之名。該處水底高於正河三尺。若挑濬深過正河。則溝水奪溜直行。而張灣必致淤淺。商賈水陸馬頭均屬不便。設遇旱年。上軌逆流重運。轉費周章。若逢雨潦。水衝力猛。下游村莊必遭淹漫。並繪圖貼說進呈。所見甚是。張灣一帶前人開濬運道。故紆其途。本有深意。蓋因地勢北高南下。土鬆沙活。不能建設閘壩。全賴河道灣環。得以蓄水轉運。若溜勢由北直向南趨。恐不免一洩無餘。殊於運道有礙。鐵保前次經過時。未經詳察地形水勢。徒見今歲雨水漲溢。重運偶可抄道行走。遂欲酌改舊制。實非經久無弊之策。其議斷不可行。所有通州運道。著照和寧等所請。仍舊辦理。毋得輕議更張。睿皇帝聖訓。

是月惠齡奏。臣前將孟家口等處漫工暫爲集料緣由。曾經奏明。臣卽委員幫同臨清州將物料購備。運送工次。嗣據委員稟。衛河水勢日落兼之晴霽多日。口門水淺。施工較易。臣思漫口堵築早完。隄外地畝。得期早涸。以便耕作。當飭該員等卽日興工。並委濟寧道崔映辰。於復勘災分之便。先至工次督辦。臣於月之朔日。赴工親勘。計土定方。臣恐新土鬆嫩。難資堅固。復於口門下埽層土層料。逐加追壓。已於初六日完工。但土性帶沙。明歲恐有汕刷。現今澆做裏戩。夯礮結實。不日告竣。復至屈家渡口查看。前次所築工程。實已穩固。亦卽趕澆外戩隄面。復加層土夯礮。惟屈家渡迤北西岸新河口民堰一道。爲迎溜險工。

兼之緊對東岸。擁出沙嘴。水勢溜急。直逼隄身。七月間。因河水漲發。查勘隄身。業已衝刷單薄。當即委員排椿下埽。晝夜搶修。方能保護。茲驗工之便。復查前做埽工。業經場陷。此時水勢平減。尚足抵禦。若不早爲籌辦。恐來歲伏秋大汛。難免衝漫。現開運河道相度籌商。必須於上首築做挑水壩三道。使挑溜開行。再於場隄處。鑿做防風護埽。以資搪禦。並將東岸所長灘嘴。挑切順勢。免致東溜裏臥。核計料土。夫工銀約二千餘兩。本係民堰。向例民修。但被災後。民力拮据。請於來歲春融。借帑興修。一并攤徵歸款。此後歲修照例交上河廳辦理。其隄堰遇有殘缺。仍照例民修。不容諉誤。至漫淹地方。已涸者。業經耕種春麥。其甫經涸出者。亦即翻犁。趕種。間有積窪。即委員疏濬。無誤春耕。惟聊城、堂邑、坡水、汪積。尙未全行消涸。臣復委東昌府同知。上河通判。沿隄查看。並將洩水涵洞。相機啓放。如有土梗攔阻。即創槽抽溝。俾得暢流入運。以期消涸淨盡。其餘被水各州縣。前經委員將徒駭、馬頰、支沙等河。設法分洩。導引疏消。甚爲通暢。業已涸出十分之七八。總之。此時多涸一畝之地。即來歲多收一畝之麥。不敢稍遺餘力。臣現由臨清馳赴崔家莊漫口。查勘河水。業已歸槽。口門涸出。所計堵築。均係土工。需費無多。該縣業經自行捐辦。即可完工。其涸出地畝。現已一律種麥。民情安堵。運河道冊。

十一月初六日。奉上諭。達慶、鄒炳泰奏稱。通惠河勢處下游。若不卽爲疏濬。未能宣洩。護城河水等語。現在城河工程將次告竣。其大通橋以下。至通州一帶運道。至應疏濬。以利漕運。著卽派高杞、莫瞻菴一手經理。先會同該倉場侍郎等。詳細履勘。將應辦工段估計。開單具奏。請帑挑修。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日。和寧奏。奉上諭。陳大文奏。故城縣刁家門漫口堵築合龍一摺。刁家門漫口。現經該督飭令

地方官搶堵合龍。並將新隄加高培厚。自臻穩固。但朕近聞景州大道積水。雖由刁家門漫口所致。亦因山東屈家渡。孟家口一帶漫水下注。泛濫爲患。是景州上下游皆應一律疏通。現在和寧前赴山東新任。著順道往勘。如有應須辦理。卽飭屬設法趕辦。其景州大道積水。仍著陳大文飭令該州等上緊疏濬。將道路妥爲修墊。以便文報行旅。欽此。臣等卽取道武城。夏津縣境。於十四日抵臨清州。勘得屈家渡。在州城西門外五里。乃汶衛兩水匯流頂衝要地。本年六月十七日大水漫溢。衝決隄工長五十一丈。自二十三日開工鑲作埽工。面寬三丈。高深一丈八尺。至三丈七八尺不等。七月二十五日合龍。孟家口在州城西南四十里。爲衛河正道。六月十七日大水漫溢。衝決隄工長七十八丈。八月十六日開工補還原隄。頂寬三丈。底寬五丈。高一丈。九月初六日完工。其南面靠河。又築直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頂寬二丈。底寬五丈。高一丈。十月十九日完工。臣覆加履勘兩處隄工。埽底掛淤痕跡。膠固已久。而水面去隄頂一丈有餘。隄外涸成乾地。並無衝刷餘波。且臣前在鄭家口。詢之直隸故城令。據稱刁家門漫工。經河間府知府姚梁等晝夜堵築。於十月二十八日合龍。伏思本年夏雨過大。當河水初漲。自直隸之西河。鄭家口。孟家灣。刁家門。至山東臨清州之孟家口。屈家渡。三面漫溢。同時湧發。而景州適當其北。地窪停水。日久難消。誠如聖諭。景州大道積水。雖由刁家門漫口所致。亦因屈家口。孟家口漫水下注。泛濫爲患。但三處隄工。比較合龍日期。屈家渡。孟家口最早。刁家門最遲。則知景州上游。上月仍有下注之水。必係刁家門餘波。亦刁家門業已斷流。但從景州下游。設法疏濬。其大道積水。自可立涸。所有查勘屈家渡。孟家口兩處隄工。新築堅牢。目下無須辦理。俟開春化凍。再查沿河長隄。如有低薄衝陷。飭屬加高補築。防其未然。運

十二月奉上諭。熊枚奏請修築河隄並可以工濟賑一摺。據稱大清子牙河長隄三百餘里。因本年大水衝刷。決口甚多。及此外有關緊要各隄堰。俱有潰決。應亟爲修築。庶可消水患於未來。使災黎赴工。備趁不致以習慣食賑爲常。於河隄民生。兩有裨益等語。河工隄堰。原以捍衛民田。既有衝決。自應趁春融冰泮之時。及早興工堵築。著陳大文飭令沿河各州縣。將應修隄堰查明。確切估計。繪圖貼說。勘明簡派大員督率興工。其籌款墊用之處。先行妥議具奏。睿皇帝聖訓。

是年總督溫承惠奏。滄陽河發源磁州。經邯鄲。永年。曲周。平鄉。任縣。隆平。至寧晉黃兒營大營上村。與滹水合流。至天津入海。爲長蘆商人運鹽至正定。順德。廣平。趙州等屬三十餘州縣行銷要道。雍正年在正定府藁城之廣陽村築隄一道。名曰廣陽隄。縣互數十里。以防滹水南徙。乾隆五十年。隄工塌廢。跌成深坑。難以修復。滹水漸向南趨。嘉慶四年六七月間。滹水異漲。致將寧晉洩口衝決。淹及河東邱頭。冀州高田等村。寧晉大營上村一帶河槽俱淤。不通舟楫。嘉慶五年。前督臣胡季堂奏請動項一萬六千餘兩。借與衆商。責令前任清河道喬人傑將大營上村一帶挑挖深通。未及一年。仍復淤阻。近年因冀州新河寧晉隄工俱有漫口。通連寧晉泊鹽艘商船。皆由冀州柏牙莊。新河大田莊。寧晉侯家口等村。挽入寧晉泊前進。河泊相連。積潦難涸。隨專委清河道胡鈺前往履勘。茲據稟稱。廣陽隄久廢。僅存隄形。勢難修復。黃兒營大營上村故道。距滹水甚近。水稍泛漲。即致淤塞。查大營上村橋高丈餘。現俱淤平。不惟挑挖不易。工費浩繁。即挑濬深通。一經滹水挾沙而來。仍屬無益。傳集沿河民人詢問。僉稱寧晉新河冀州三處水

佔七十餘里。旣不能涸出耕種。情願讓出挑挖。以利舟行。臣查廣陽隄工久經殘廢。歷經委員查勘。僅存隄形。卽費數十萬金修復。而溇水湍激。難保不再衝決。隄旣難復。則黃兒營一帶溇水所至。動至淤阻。卽歲歲挑挖。亦屬無益。自不能不另籌運道。以利民生。今冀州寧晉水淹民地。通連寧晉泊。自嘉慶六年後。連年汕刷成河。所有民船。並正定廣平順德趙州等處鹽河。俱由此行。已屬便利。舍此別無可通之路。自應將耿家莊等處分段挑挖成河。俾商艘民船不致阻滯。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七

運河水章 卷三十五

嘉慶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諭：陳大文奏北運河應行建築隄壩挑淤開河各要工繪圖進呈請旨一摺，運河隄壩原以保護民居利濟漕運，如有河身淤塞及隄岸損壞之處，自應隨時挑築。茲既據該署督勘明應行開挑河溝六處，共計一千五百餘丈，建築加培隄壩十三處，共計二千餘丈，均屬險要，著照所請，准其照估挑築，所需工料銀兩，即在通永道庫備貯要工項下動用。該署督務當督飭工員認真辦理，毋任稍有侵冒。此外如有似此應行挑濬者，仍著該署督詳查酌辦，務於大雨時行之前，俾各工均臻完善，免致泛溢。欽此。

善免致泛溢。欽此。

六月十七日，費淳、吳璥、多隆武奏：六月初九日後，洪湖清水增長，河口通順，催儻江西尾後漕船渡黃情形。業經臣吳璥、多隆武會奏，臣費淳由下游各廳查勘工料，亦趕至河口會同籌催。查本年黃水長發較早，而洪湖底水過弱，致河口倒灌停淤。五月下旬，黃河長水更大，益形灘淺，舟膠雖經設法撈挖，總屬時通時塞。臣等目擊情形，倍常焦灼，復同淮揚道和騰額及熟諳河務廳員將備等再四籌議，前經啓放峯山閘，水綫河後雖清水尙不敵黃，而湖水漸增，計日已將外注，必須豫籌疏導，以助其勢。當即分派員弁先於禦黃壩上下東岸淤灘較厚處，另爲抽挑引渠一道，計長一千餘丈，漏夜集夫豫挑如式，以待清水長時導引暢出。因上月杪至月初，黃水未消，轉恐引黃灌入，是以未即啓放。直至初八九等日，黃水消落

尺許。洪湖淮水長至七尺五寸。清水漸向外出。隨將運口三閘閉版擡蓄。將所挑引渠啓放。清水當卽滔滔下注。並於河口淤處。多用混江龍、鐵筍子、梳爬、引溜。清水乘勢刷沙。立見通順。連日湖水又長尺餘。共長至九尺四寸。更覺東注有力。河泓漸次刷深。臣等督飭江西糧道周璣、押令各幫船加緊挽渡。不任停延。計江西未渡黃漕船共三百八十隻。又自洪湖出口之安徽宿州幫船四十六隻。數日內連檣飛挽。已於十六日全數渡黃。挽進楊莊運口北上。臣等添派幹員。節節押催。刻日速出江境。臣多隆武親身押尾。儻行。務令趕緊進閘赴通。俟過天津。再行回京。南河成案續編。

是年。子牙河漫溢。高家口決隄五十六丈。署直隸總督陳大文。築挑水壩。引溜歸入正河。剋期堵築。奏略。文安積水。四面周歷細勘。因該處地居窪下。河間高家口漫工。現寬五十六丈。口門水深五六尺。至八九尺不等。斜接上游。正河止餘四分之一溜。施功不易。必須於正河西岸漫口上。先築挑水壩一道。挑溜正趨。歸入下游正河。次將對面新灘。順勢挑切。使下游河流暢順。口門溜勢自減。亦可剋期興工堵築。其約需工料銀三千九十五兩。畿輔安瀾志。

是年。開挑河渠六處。計一千五百餘丈。培築隄岸十三處。計二十餘丈。畿輔安瀾志。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四日。吳璣、吉綸奏。二進糧船於十七日過淮。及起剝渡黃綠由。先經臣吉綸恭摺具奏。連日東南風順。渡江之船迅利。截至二十二日止。上下兩江省幫船全數挽入瓜洲口。浙船亦次第跟渡。計三進僅存二十餘幫。未經過江。惟黃河交桃汛後。節次報長。洪湖清水交匯處所衝刷。究不能得力。兼之一遇東風。卽將湖水刮回。致口門愈淺。自十九日起。幫船未能暢渡。臣等目擊情形。不勝焦灼。復

督同道廳相機添築小壩逼溜刷淤一面多備剝船大加起卸二十五六二日黃水更長倒灌口門因即趁溜催過太倉後幫船七十七隻甚爲平穩但究係借黃濟運不能久恃一經水落沙停仍然阻滯現在籌商將洪湖五道引河及束清等壩趕緊拆展俾清水暢放再傳齊各幫水手及兵夫人等用鐵籠子混江龍分投往來梳爬以期日見深通源源接渡再臨黃各工臣吳璥先經嚴飭廳營加意防護現俱一律平穩奉硃批加意慎重務期萬全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九日吳璥奏中河廳屬桃源汛挑挖淤淺工程先經臣與前督臣費淳奏明估需土方銀兩造冊具題茲奉部駁以臣初次奏報回空漕船摺內止稱邵宿運河各段淤淺應行挑浚並無桃清中河字樣迨二次奏報率將中河桃清工段牽運增入預爲冒銷地步伏查此案挑工嘉慶六年經前漕臣鐵保巡漕臣廣泰以江南境邵宿桃三汛河道淺澀應早挑浚以利漕運會摺具奏奉上諭鐵保等奏江境從臺莊至黃河口三百數十里自乾隆五十年挑浚後迄今已越十六載未經挑挖內如邳州境內之貓兒窩宿遷境內之窰灣陸家墩桃源境內之古城溜各處因歷年淤積一時勢難深通又邳宿境內駱馬一湖近年因運河高仰不齊放水不暢其通河各引渠亦復淺阻再嘉湖蘇常一帶亦間有淺阻俱於漕運有礙請飭交各該督撫設法趕挑以利新漕等語所奏甚是向來河員積弊往往借名興工爲侵帑地步固應力爲飭禁但遇有緊要工程原應隨時辦理惟在司事者各矢天良實用實銷不在沾沾靳惜小費也至漕船經由之地淺澀處所自應隨時挑挖若爲惜費起見置之不辦年復一年淤塞更甚不但於漕運有礙設遇大水年分盛漲無所宣洩必致衝壞隄防於各該處民廬田畝均有損失彼時始議興築疏

浚所費轉鉅。是目前意圖節省。而日後倍糜帑項。卽爲惜費計。亦不應出此。著費淳、吳敞、岳起、阮元卽查明江浙境內凡關係運道淤淺處所。卽行逐段挑挖。務使一律通暢。以利漕運。但須核實辦理。勿致稍有浮冒。欽此。臣當卽會同督漕二臣。督飭淮徐、淮揚兩道。將運河中河淤淺之處。逐段測量。勘估。務使一律挑深。以資速漕利運。惟是運中兩河淤淺情形不同。勘報遲早亦異。緣中河在運河下游。運河地勢較高。淤淺易於勘驗。是以當年十月漕船回空時。該河卽形淤淺。臣隨經附摺奏明。分別拼浚。彼時中河桃源汛各段淤淺。尙未涸露。不能同時勘估。是以初次摺內。亦未鉅入。迨十二月上游運河築壩興挑。下游水勢消落。露有淺土。後經臣於新漕首幫渡黃摺內。同邵宿運河各段古淺。附摺奏報。一律興挑。次年正月工竣。又於恭報新漕首幫出境摺內。奏明此桃清中河挑浚淤淺工程。先後具報之原委也。此案挑工。自運中交界以下。卽係前漕臣鐵保等原奏所稱桃源境內之古城溜地方。該處一帶河底。悉係砂礪崗淺。水勢溜急。俗名古城溜。是以漕臣奏請。同邵州境內之貓兒窩。宿遷境內之峯灣、陸家墩等處。一併查明挑挖。因其淤淺係先後涸露。故情形亦先後奏報。是摺雖兩次。而奏明則一理。合查案分晰聲明。所有中河挑工原估土方銀九千六百三十三兩零。仍請照估准辦。於漕運實有裨益。奉上諭。前因工部奏。吳敞題估桃清中河挑淺工程。係牽連增入。請旨飭查。茲據吳敞奏。先經前任漕臣鐵保等奏。桃源境內之古城溜等處。歷年積淤。曾奉諭旨。令該督查明挑挖。現在桃清中河。卽係該處地方。並無朦混增添等語。此項工程。既係遵旨興挑。著照原估准其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二十二日。鐵保奏豫省封邱汛大隄蟄塌。下游漫入直隸山東接壤處所。穿灌運河。臣於月之二十

二十一等日奉諭旨。令臣於校閱營伍時。就近查勘運道。並附近田廬。據實速奏。欽此。臣先於十九日。據署濮州知州周履端稟稱。十五日州境滌河。魏河等處。忽有黃水自西南直下。間或出槽。漫溢范縣。直達張秋運河。現在加築隄堰。臣時已回省城。卽飛飭兗沂曹道魏成憲。曹州府錢杰。速往查勘。二十日接該道稟稱。豫省封邱汛漫口已開。大河水勢陡落。已親駐曹工。加鑲保護隄根。又據該府稟稱。荷澤趙王河。毛湘河。猝有黃水漫入。濱河之甘露集。李村集。被水房屋。間有坍塌。現至鄆城南隄口等處。幸水勢倒漾。不甚湍急。該府親督荷澤縣知縣曹吉履。趕緊堵禦。並據范縣。壽張縣具報。臣以民瘼所關。親往查辦。且黃水既入運河。卽難免淤墊。尤應查勘。豫爲籌備。除飛札運河道高三畏。糧道崇福。逐段查勘。並委參將八十守備楊聯萼。星夜嚴催回空南船出境。以便東省糧船及早兌開。無誤挑漕。臣於二十二日親往東昌。張秋一帶。先勘運河。並督道府等親赴被水地方查明。如有應行撫卹。妥爲辦理。運河道冊。是月二十三日。莫瞻菴奏。豫省黃河北岸衛家樓漫口。蒙皇上特派廷臣前往籌辦。自必趁此立冬水消。趕緊堵築。以冀仰慰宵旰憂勞。臣愚以爲黃河漫口。宜及時籌畫。而運河繕道。亦宜早爲防護。從來豫省北岸衝決。鄰省至近者。則大名首當其衝。向東則曹。兗。濟。寧。被災尤甚。而被災州縣中。凡有逼近運河者。隄堰必遭衝刷。今黃河既已疎防。運河豈可不籌搶護。惟運河雖小於黃河。而從前竟有不容人力搶護之時。今年則人力猶有可爲。查乾隆四十六年。青龍岡隄工未潰。以前五六月間。大雨傾注。四十餘日。濟寧。金鄉。魚臺一帶平地。積水至二三四尺。深者至七八尺。與昭陽。南陽。徽山。獨山諸湖。匯成一片。早已湧及運河隄根。及七月初一。經決口大溜灌入。繕道全行淹沒。彼時運河同知羅煥。因值運艘回空南下。令

各縣間段擺列船隻。以當絳道。無如被淹居民。正值被水逃生。各湖魚船。尙不敷村民雇用。况巨浸瀾漫。俱成渾水。卽土人習水者。亦不能辨何處爲運河正身。不惟雇船甚難。卽擺絳亦屬無益。及至重運北上。俱約略故道而行。千里內汪洋無際。一遇暴風大雨。船無靠傍。猝被吸入湖中。沙灘淺攔。旋渦沈覆者。曾經見諸奏報。其口門工程。五年始竣。而運河舊隄。早歸烏有。興工名爲修復。實則同於創造。嗣於六十年及嘉慶三年之曹工。隄工兩次衝決。雖堵築施工。比青龍岡爲易。而事後復修運道。不免大費周章。至現在局勢與當年大不相同。封邱決口。據所報。由於南隄內湧出沙嘴。逼令河水北向。又值南風大作。所以北岸潰決。查前此祥符六堡險工。由於南隄沙噴南風。倒捲南岸。因得決而復閉。是前月幸保無事。卽爲下月受病之根。以臣所聞。並非黃水十分浩瀚。卽十二日驟雨勢猛。其入地不過三四寸。亦非能助河流。洶湧之勢。今年山東並無大雨積水。現屆初冬。水勢消減之期。其漫及下流者。地方寬廣。則力緩而勢散。或可冀其不至逼運。卽令掣動湖水。浸及運隄。當不至遽行漫過。隄頂立卽坍塌。自應趁此未甚決裂之際。敕下山東撫臣督屬詳勘。隄身如有單薄緊當溜勢。卽鑲埽幫護。防其汕刷。有低矮易淹者。卽加料堅築。防其衝決。或有已經坍塌者。趁其尙未刷寬。添椿補築。務期相機搶護。俟漫工合龍。漕船入境。俱得循隄直進。不致阻礙。似此及早間段施工。比潰後普行動工。經費亦可節省。是日奉上諭。本月十八九兩日。稽承志馬慧裕先後奏到。河南衛糧廳衛家樓大隄墊塌。掣動大溜。水勢向東北趨。注下游。與山東曹州等屬毗連。節經降旨飛飭鐵保查勘。是否有礙運道。並查明田廬人口。有無被水成災。迅速具奏。迄今已閱六日。本日復據稽承志等奏。該處東西兩岸。汕刷口門寬至一百八十餘丈。現已稍定。盤頭裹護。可以

施工。其下注之水。於十四五兩日。由考城。蘭陽西隅。經沙河入山東境等語。何以十九日該撫發摺。尙未奏及。想係地方官稟報遲延所致。黃水衝淹。爲害甚大。地方官自應立時稟報。刻不容緩。乃東省州縣。並不早行具報。殊屬延玩。鐵保應查明參奏。至鐵保接奉前旨。諒已馳赴該處。現在黃水下注。曹州所屬。經由何縣地方田廬被淹多寡。人口有無傷損。一面奏聞。一面妥爲撫卹。該處臨近運河。隄堰是否衝刷。於運道有無阻滯。前曾降旨詢問。本日據莫瞻菴奏。豫省北岸衝決。恐於運河有礙。應及早詳籌搶護。又據嵇承志等奏。回空漕船。截至本月初十日。在濟以北者。尙有十七幫。約於未經漫口前。可以僱行出境。著鐵保督率道員。親往履勘。運河回空漕船。行走有無妨礙。其沿河各工。如有隄身單薄。緊當溜勢者。卽鑲埽幫護。其隄身低矮。恐被淹浸者。或加料堅築。儻竟已經坍塌。亦應乘其尙未刷寬。添椿補築。該撫務期相機搶護。及早籌辦。勿使運道稍有阻礙。仍著將履勘情形。先行迅速具奏。所有莫瞻菴原摺。著發交閱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鐵保奏。臣於二十三日。行至東昌。見運河水勢異漲。間有出槽漫溢。幸大溜不甚湍急。尙不致衝突。臣卽沿河履勘。至張秋七級閘水。已漫隄。探查曹濮下游之水。由壽張沙河入運。現經啓放。對岸之平水三閘。五空橋滾水壩。及各減水閘壩。俾資宣洩。奈上游來水甚大。運河一帶。拍岸盈隄。卽飛私沿河地方官。會同河員。竭力搶堵。臣原擬查勘運河後。卽往曹濮籌辦撫卹。茲因運河水勢緊要。臣稽承志遠在豫省。不能兼顧。臣連夜回至東昌。沿河查勘。其曹濮被水較重地方。已委員帶銀馳交兗沂道曹州府酌辦。並暫撥銀米。委員解赴壽張。張秋。先行接濟。飭委藩司陳鍾琛。親往查核。至回空尾幫。已抵東

昌臣委員持令催償。惟張秋口門水大溜險。俟消落方可前進。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五日奉諭。鐵保奏稱。十五日濮州地方忽有黃水自西南而下。由范縣直達張秋運河。現在加築隄堰。又荷澤縣猝有黃水漫溢。濱河甘露等集被水。現漫至曹州府城之南。幸水勢倒漾。不甚湍急等語。此次豫省北岸漫口。朕卽慮及東省運河必有妨礙。當經降旨令鐵保親往查明。迅速具奏。乃閱奏到摺內。但云黃水直達張秋。並未將水勢或卽由運河行走。抑僅止穿過運河之處。逐一聲敘。其所築隄堰。是否卽於漫溢處所施工。抑於未經黃水地方。先爲籌備。若論已漫之處。水勢必形浩瀚。恐亦未能立時堵築。又曹州城南。旣稱倒漾。則非正溜可知。是黃水大溜。究往何處經行。亦未詳悉。奏聞種種殊欠明晰。且於十九、二十兩日。接據各屬稟報。直至二十二日兩次接奉諭旨。始由尋常馬遞覆奏。亦覺遲緩。看來該撫於河防事宜。未能諳悉。况東省旣有漫淹。小民蕩析離居。亟應拯救。而運河一經黃水衝灌。必有淤墊。於運道大有關係。朕刻深塵念。豈封疆大吏。轉存忽視乎。鐵保現已親往查勘。著卽將以上所指情節。並黃水由何處入東省地界。漫及運河若干里。由何處出運。其下游由何處歸宿入海。現在作何籌辦。俱詳悉繪圖。貼說馳奏。其被淹各村莊。迅速查明。妥爲撫卹。勿令失所。運河道冊。

是日鐵保奏。月之二十四、五兩日。運河水勢不見增長。漸就平定。查溜勢已由張秋迤南五空橋各閘壩。東注鹽河。至利津入海。是以張秋迤北各隄堰。如七級裴家嘴等處。雖有漫溢。可免衝突。臣現督沿河文武。竭力搶護。儻衛水不長。閘內之水。向北暢流。於絳道尙可保護。惟張秋蓮花池南壩頭至五里鋪溜勢甚大。河坡一片西岸俱有漫口。人力難施。且大溜正入鹽河。若早堵閉。轉致逼溜入運。惟有於兩頭裹護。

不令刷寬。俟上游水勢稍減，即時補築。至回空南船，尚有十幫未過。張秋現委濟南城守營參將等專駐張秋一帶，會同催僱各員，安速挽渡。再被水州縣以清澤、濮州、壽張爲重現據道府督同州縣買備饘餅，紮筏濟渡居民。委員酌費銀兩，並於東昌、濟寧多購雜穀，運往接濟。專委藩司會同道府撫卹，其被淹田廬及人口有無傷損，俟水退卽行查實具奏。至鹽河下游地方，黃水經過，難免被災。臣已札查歸案辦理。至各州縣稟報遲延，容臣查辦。再查被水州縣應徵錢漕，定難如限徵收。各州縣恐免解遲延，紛紛具稟臣論，以地方旣被水災，總以加意拯卹，安撫人心爲要。其應徵各項，自宜緩催。俟查明輕重情形，分別奏懇天恩，再飭欽遵辦理。運河道冊。

是日鐵保復奏黃水大溜，在張秋橫穿運河，致東西兩岸俱已衝壞，直奔鹽河入海。河坡一片，俱係分溜漫入運河。是以東昌、臨清一帶，尙可保護。此時水走鹽河，猶是大幸。臣看現在情形，豫省漫口不閉，張秋漫口不能不開。所慮鹽河下游經由地方，難免受累。已飛札各州縣確查有無被淹輕重情形，再行核辦。至莫瞻菴所奏，俱極周到。臣已率同河道及東昌府知府親督沿河各河員州縣，無分畛域，遇有低薄處所，卽培高加厚，不但備現在漫溢，並須計明歲春汛臨時難以猝辦。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八日鐵保奏，臣於二十七日奉旨諭，以臣二十二日具奏一摺，殊欠明晰。著將指出情節詳細繪圖貼說馳奏。查二十二日係甫據稟報大略情形，是以陳奏未能明晰。實深惶悚。嗣於二十四、五兩日，節經臣將履勘查辦情形，由驛具奏。茲復查黃流由直隸東明入濮州境，向東奔注。經范縣、壽張、沙河入運，在張秋鎮之南。其由濮州漫溢之水，西南漾至曹州、鄆城，入趙王河，與沙河匯成一片，直穿運河東岸。

下注鹽河入海。自張秋迤南至五里堡。寬二十五里。隄岸多有衝塌。張秋迤北運河。所受俱係漫水。並非正溜。至二十六日。漸已減落。臣於黃水大溜既入鹽河後。即派員跟水。踏看並札經過州縣。隨時馳報。現報東阿、東平、平陰等州縣沿河地方。間有漫溢。自長清以北。則河身寬大。連日水長一丈數尺。尙未出槽。地方官節節防護。不致有礙。田廬。至前奏濮州在本境如築隄堰。係十五日黃水初至情形。嗣則大溜奔注。實難抵禦。所有各州縣被災地方。已發銀備穀。專委藩司陳鍾琛。會同兗沂曹道魏成憲。親督府州縣。妥爲撫卹。俟查明被災輕重。請旨辦理。至未過張秋之回空南船十幫。臣面諭捕河通判同委員及漕務各官。雇船於旁流稍緩處。察探水勢。再運河自張秋迤北至臨清。隄身單薄。居多。目今僅受黃水支流。趕緊搶護。雖保無虞。祇係一時補苴。至明年春汛。或上游堵築需時。即係支流亦不能敵。迥非迤南一帶運河藉有湖櫃宣洩可比。查兩岸官工民堰。就現在情形。總須大加培築。莫瞻慕所奏大有所見。惟現在河臣遠駐豫省。不能兼顧。運河道高三畏。非河員出身。不諳工作。臣於河務實未諳習。斷不敢自是。而東省司道中。亦無素曉修防之人。儻辦理稍不如法。所關匪細。查江寧藩司康基田。久任河工。於修築要務。最爲認真。仰懇皇上天恩。速飭赴東。同臣等相機熟籌。酌定章程。趕緊妥辦。又查有丁憂回浙之原任淮徐道徐端。由東省河員出身。曾任兗沂曹道。後任淮安府知府。臣深知其熟練。有爲。請旨即令迅速來東。督率各委員。監辦一切築濬事宜。更於隄工有益。俟工竣後。令其回籍守制。至一切應需工料銀兩。統俟康基田、徐端等定議後。臣再設法籌款。遵行運河道冊。

是日奉上諭。本日早間。據鐵保奏查勘運河被水情形一摺。聲敘仍未明晰。又未繪圖貼說呈覽。朕心深

爲慮念。正在降旨飭諭間。未刻又遞到鐵保四百里馳奏之摺。始知黃水大溜。在張秋橫穿運河。東趨鹽河。至利津入海。並不直注運河。尙爲不幸中之幸。閱之稍慰。惟閱圖內蓮花池漫口。係在張秋迤北。據稱水勢連日稍平。漫口之水。又係下注何處。現在水勢既平。是否可以先行堵築。保護張秋迤北之運河。勿令再往北趨。著該撫卽派員查勘。妥協辦理。張秋迤北各處隄堰。均應督飭搶護。至漫口處。所業經襄護兩頭。俟水稍減。再相度形勢。酌量妥辦。其荷澤濮州壽張各處。及沿河下游兩岸被水地方。著卽分派委員。直至海口。迅速查明。被淹地畝場竈。妥爲撫卹。勿任稍有失所。其被水州縣。應行緩徵之處。俟查奏到日。再降恩旨。惟回空糧船。尙有十幫。未過張秋。經鐵保派員催攬。設法挽渡。此則應須慎重。現在張秋迤北。緯道雖尙可保護。而河坡相連一片。溜勢甚大。該撫當飭令各員。弁加意小心。設法行走。仍將何時挽過幾幫。是否不致守凍。隨時速奏。茲已令費淳帶同王念孫。馳赴山東查勘河道情形。該撫惟當會同熟商妥辦。嗣後奏報水勢情形。均著用四百里馳奏。以慰廑注。運河道冊。

十月初一日。奉上諭。鐵保奏到查明黃流穿運入鹽河歸海。並被水州縣各情形一摺。覽奏俱悉。此次黃水穿過運河。據稱自張秋迤南至五里堡長二十五里。隄岸多有衝塌等語。是河流穿運處所。水勢甚大。此二十五里之內。河坡相連一片。現在回空糧艘十幫。尙未挽過。爲目前最急之務。該撫派員雇覓小船。於旁流處所。察探水勢。照從前北河籌辦之法。挽渡。是否穩便。現已渡過若干。卽行具奏。總須妥爲籌畫。俾及時挽渡。不致守凍貽誤爲要。至豫省漫口處。所昨據稱承志等奏。已經盤頭裹護。溜歸中泓。奔放之勢漸減。俟有就緒。卽當興工等語。如今冬果能堵築合龍。河歸故道。固屬甚善。儻因天寒日短。不能急

切竣工。則來年重運北上。未免仍虞阻礙。此則尤關緊要。急應豫爲籌計。昨已面諭費淳。令帶同王念孫馳往。專爲勘辦運河。豫籌運道情形。該撫當會同熟商。設法籌辦。務使轉漕不致有誤。仍將如何辦理之處。隨時速奏。至所稱張秋迤北隄身單薄。應大加培築。固係應辦之事。然非當務所急。且各項經費業已不少。尙無暇及此。祇可徐爲籌辦。其東省應需料物。該撫仍當及早購備。以便隨時應用。至請調康基田、徐端二員。康基田雖曾任河督。然河務非其所長。且又年老。徐端熟悉河務。但南河現有應辦事宜。前已降旨令該員於回籍百日期滿後。仍署理淮徐道事務。亦不便遽行調往。此時已派費淳帶同王念孫前往。自可幫同經理也。其東阿、東平、平陰等州縣沿河漫溢地方。仍卽飭令委員速行查勘。如有應需撫卹之處。奏聞妥爲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初二日。鐵保奏。九月二十八、九兩日。東昌迤北水勢漸落。水色不甚渾濁。衛水未長。臨清開口宣洩尙暢。各隄岸低薄處。已經各地方文武河員集夫培築。未過張秋回空幫船。現據參將八十等會同漕員。帶令丁舵水手於西岸漫水坡內。逐段測量。插立標記。依此放渡。並用小船分段照料。行走尙屬平穩。已於本日挽渡過杭嚴四幫船三十六隻。後船跟接前進。鎮臣博奇已由戴廟一帶迎提。臣將設法挽渡情形。專札知會。囑其妥速督辦。儻數日內不經風雨。定可渡竣。較去年回空過東昌之期。尙無遲誤。運河道冊。

是日。鐵保又奏。臣九月二十五日復奏一摺。欽奉諭旨。蓮花池漫口在張秋迤北。現在水勢既平。是否可。以先行堵築。保護張秋迤北之運河。著卽派員查勘。妥協辦理。並查明被淹地畝場窳。妥爲撫卹。欽此。查

黃水驟至分溜下注運河張秋迤北至東昌一帶盈隄拍岸蓮花池係漫溢之水非大溜衝決可比水勢既平過水亦漸少漸緩已嚴飭地方官會同河員堵築於張秋迤北之運河實無妨礙至鹽河兩岸當衝之東阿東平平陰被淹處所已查明歸案辦理下游之長清齊河歷城濟陽等州縣據報河道甚寬未經漫溢田廬惟青城下至利津三縣雖據本省人稱下游河道亦寬勢尤窪下不致漫淹但尙未據報已三次嚴札查詢並委員探訪是否因水阻隔抑該縣等玩誤查明參辦場竈有無被淹已札運司督屬查明歸案辦理至一切挑濬堵築事宜俟費淳王念孫抵東後再與察看情形熟商定議運河道冊

是月初五日奉上諭鐵保奏運河漫水已平阻水空船前幫已過張秋一摺回空運船關係緊要前據鐵保奏尙有十幫未經挽過張秋深爲慮念茲據稱挽過幫船三十六隻行走平穩其餘各幫亦俱依此前進不致貽誤猶屬不幸中之幸覽奏稍慰此時運道最爲急務鐵保惟當督率派出之員小心護送務將所有幫船迅卽全數挽渡隨時速奏以慰廑注其鐵保派出委催之參將八十等員及總兵博奇如果辦理奮勉將來幫船全數渡竣一無損失著鐵保據實保奏當加恩給以議敘昨據嵇承志等奏到封邱汛漫口水勢稍平現在築立壩基開挖引河已於本月初三日興工儼辦若辦理迅速早得合龍則東省疏通運河更屬易辦但堵築工程爲期難必此時費淳鐵保惟當察看情形豫爲經理總期於明年重運無阻爲要至殫片所稱蓮花池漫溢之水非大溜衝決可比於張秋迤北運河實無妨礙等語前據鐵保奏到張秋迤北黃水盈隄拍岸隄身單薄應卽大加培築朕卽以此雖應辦尙非急務惟當先行籌辦運道今果據該撫自言過水地方漸少漸緩實於運道無礙可見前次該撫接據地方稟報未免稍涉張皇此

次東省水勢漫溢。皆由封邱汛開決口門。黃水下注。其咎自在豫省諸臣。與鐵保無涉。無庸畏懼。惟當將運道隄工及地方賑濟事宜。安心經理。次第熟籌。以期悉臻妥協。方爲無負委任。又另奏酌留漕糧以備賑濟。此次東省各州縣及衛地。被淹處甚多。鐵保請將閘內各州縣漕糧。除現在被水清澤等處緩徵外。其應行起運州縣之米麥豆十一萬餘石。酌留本省賑濟。著照所請辦理。至所稱現在所需銀款。及修築運河隄岸各經費。亦應籌及。請以山東力量辦山東事宜等語。此時東省需費浩繁。斷無再將該省銀兩撥往他省之理。自應照該撫所請。就近撥濟。但藩運各庫現在存銀數目。未據聲敘。著鐵保查明該省現存銀數若干。及各項需費若干。據實具奏。再前據長麟奏請。乘冬令黃水微弱時。由運河南岸泗水。魚臺等處相度形勢。趕緊疏通。引歸微山。獨山。南陽。駱馬等湖。及沂沭等河。暢其宣洩。已將原摺交費淳帶往。與鐵保商酌。勿存成見。朕於長麟奏上後。復周諮博採。廷臣中無一人以爲可行。惟長麟獨執此見。看來竟不可行。黃水下注東省。設令引之泛濫各州縣。再行歸湖。勢仍必灌入運河。焉能保護運道。况現在黃水由鹽河入海。若又欲引之入湖。亦殊不易。本日鐵保摺內稱。鹽河兩岸下游。如長清。齊河。歷城。濟陽各州縣。河道甚寬。尙無漫溢田廬之慮。亦祇可聽其順流歸海。所有長麟前議。想費淳等自不爲所惑也。又鐵保奏請留東差委各員。除洪梧一員。現在京患病。無庸發往外餘。俱照該撫所請。降旨准行矣。運河道冊。

是月初六日。吳璉奏。初五日臣奉上諭。現在封邱汛漫口。大溜全掣。漫及直隸長垣。東明。開州。並東省曹。濮。清澤等州縣。至張秋地方。穿過運河。匯注鹽河入海。其江南下游水勢。自日見消涸。該省清黃交匯處。

所爲漕艘必經之路。今黃水斷流。恐運河不無淺阻。來春重運北上。若豫省漫工已早合龍。河歸故道。自可無虞。儻年內未能歲事。屆期必至阻滯。宜宜豫爲籌畫。俾重運不致貽誤。卽著吳璥於清口一帶。酌量籌辦。並將現在情形。及如何辦理。迅速具奏。至江省由清口至徐州以下。黃河斷溜。恐多淤墊。亦當乘此水涸。或逐段挑挖。或酌抽溝槽。俟黃流順軌。下游不致高仰。方能暢達無滯。再前因豫省本年收成稍歉。所有應用稽料。曾令吳璥於南河淮徐等屬。代爲採辦。由水道運往。本日據嵇承志等奏。漫工需料。尙可於本省各州縣設法招集購辦。無須直隸協濟。以省運費等語。是豫工旣能就近購備。將直隸協濟之料。奏請停止。則南河亦可無庸採買。著傳諭吳璥卽行停止。不必購料運送豫工。欽此。臣查清黃交匯處所。籌辦淤淺大概情形。業會同漕臣吉綸具奏。緣河口一帶。九月下旬。黃水陡涸。竟成平灘。當經趕挑引渠。清水始得下注。無如水落沙多。此通彼塞。一日之內。變遷數次。臣同吉綸目擊情形。倍常焦灼。旬日來親率道將。督令弁兵。或用混江龍。以助其力。或築做草壩。安紮木把。以順其勢。隨溜行之趨向。酌導引之機。宜溜勢日見暢達。河槽始見刷成。自禦黃壩至彭家馬頭以下。水深二三四尺不等。十月初四日。漕船陸續放渡。連日東北風利。共僮渡漕船七幫。連前共已渡黃十五幫。此後河泓若無遷徙。自可漸刷漸深。而溜行甚急。絳挽維艱。再得風色順利。船行自速。雖未渡幫船尙多。而河口已有成效。人力尙有可施。總當設法僱行。務期無誤歸次。惟豫工漫水。由張秋穿運入海。恐未必由閘河分注南來。儻年內未能歲功。來春重運北上時。江境運河淺澀。勢必阻滯。誠如聖訓。亟宜豫爲籌辦。臣與吉綸率同道將等。悉心講求。此時洪湖雖尙存水一丈一尺三寸。但冬令水枯。有消無長。且清口以外。悉成空河。以寬闊二三百丈。淮黃

並行之河。僅賴淮水鋪灌。不特難冀充盈。更恐建瓴直瀉。必致一洩無餘。而楊家莊以北運中河之水。江境並無來源。專藉微湖挹注。更爲微弱。兼之楊莊運口外。又無黃水頂托。尤慮淺涸。現在通盤計算。惟有及早蓄水。隨於清黃交匯處。迤下相度形勢。南岸之彭家馬頭。北岸之楊莊運口。以東孫家莊地方。爲南北兩路之水總匯處。所河面寬三百餘丈。必須於此處趕築束水大壩。酌留口門二三十丈。使清口楊莊兩股來水。到此一束。則水有擎托。庶不致宣洩過多。不但目前回空漕船得力。卽明春重運到時。或黃水尙未歸故道。而清水得此擎蓄。尙可冀其敷裕。以資浮送。該壩現已築成一百四十餘丈。連日水勢已見擡高。船可通行。卽其明效。仍在趕緊接築。一俟辦竣。量驗實做工長丈尺。動用料物錢糧若干。再會同督臣陳大文核明確數。開單恭呈御覽。斷不任工員稍有虛冒。至河口以內。向有束清禦黃兩壩。及運口頭二三草壩。爲湖水收蓄關鍵。現亦相機築做收窄。俾多留一分之水。卽多得一分之用。惟楊莊以北運中河水勢。尙須探明上游漫水。如由濟寧以南運河分注而來。則充滿有餘。尙應分洩。如竟無南注之水。則淺阻堪虞。應如何蓄水挑淺。俟回空全數渡竣後。再與漕臣吉綸確勘妥籌。另奏辦理。其由清口上至徐城黃河。臣於黃水斷流後。卽委員分投測探存水深淺。較量河底高低。雖多有淤墊。尙不至如從前曹工邵工停淤之厚。毋庸普律估挑。以致需費過多。惟應擇其實在淤淺高仰處。酌量分別挑挖抽溝。統俟漕船渡竣後。臣親往確勘。固不敢多糜錢糧。亦不敢稍任貽誤。至協濟豫工。稽料仰蒙諭示。豫省尙可設法招集購辦。毋庸江省協濟。臣遵卽飛飭徐州道府停止購運。知會督臣陳大文一體轉飭遵照。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七日。鐵保奏。張秋以北各隄工。臣於水勢退後。令運河道逐段查勘。凡低薄處所。前經黃水驟至。拍岸盈隄。蓮花池一帶。如三里堡。池家灘。徐家單薄。葦子園。張家林。郎家灣。前劉家灣。裴家嘴等處。俱有漫溢。並非衝決之口。於運河無礙。臣先令該道廳等。上緊鑲築。據稟隄內取土甚遠。且裏外皆水。難以施工。應請俟河水再落後。挑淤培隄。工力較省。已批令多備料物。相機妥辦。運河道冊。

是日鐵保奏。本月初二日。杭嚴四幫船隻。挽過張秋漫口。經臣由驛具奏。續將杭嚴頭。杭嚴二。海寧所三。幫照前設法。挽過張秋漫口。歸入正河。銜尾南下。在後尚有湖廣六幫。亦跟接前進。參將八十。帶同衛守備。相機提放。河營外委。在前帶緯引導。衛千總等。分駕小船。於坡水中。節節防護。是以溜勢雖險。行走尚穩。臣復將奉到諭旨。移知鎮臣博奇。張秋一帶。親身察探水勢。慎重照料。如風勢順利。在後各幫數日內。即可渡竣。運河道冊。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鐵保奏報浙船全過張秋一摺。覽奏稍慰。回空運船。關係緊要。今據鐵保奏稱。連日復將杭嚴頭。杭嚴二。海寧所三。幫設法挽過張秋漫口。歸入正河。業經銜尾南下。尚有湖廣等幫。亦均接續前進。可以不致遲誤等語。鐵保派出之參將八十等員。及總兵博奇。於運船經過時。能節節防護。相機提放。照料尚爲妥速。所有摺內在事出力人員。已俱用硃筆圈出。著鐵保俟各幫全數渡竣。一無損失。即行奏聞。以便交部議敘。再查明此外有無出力人員。一并據實具奏。並著鐵保傳知該員等。以此次伊等辦理。挽運回空糧艘出力。業已降旨查明加恩。至明年重運經臨。更關緊要。現在豫省封邱漫口。已興工贖辦。如果合龍迅速。固屬甚善。設或稍緩時日。彼時重運來時。爾等更當加倍奮勉。相機設法。妥爲照料。

俾得儻行無阻。如果辦理妥協。另當據實保奏。自必更邀恩敍。俾該員等益加鼓勵。又另片奏張秋迤北各隄工。俟河水再落後辦理等語。張秋迤北一帶。此時黃水驟至。自不免漫溢。將來河水一落。又恐運道淤淺。再楊莊以北至臺莊一帶中運河。向賴黃水頂托。方能濟運。此時河道恐有乾淺。前已派吉綸幫辦。但吉綸督辦兌運。不能在彼久駐。將來吉綸往辦漕務時。所有運道經行之處。在南河境內者。責成吳璥辦理。在東河境內者。稽承志勢難兼顧。著交費淳會同鐵保。並帶同王念孫。妥爲辦理。務將一切蓄水挑淺事宜。詳細經理。總之漕船往來。係目前要務。若不先爲籌及。臨時必致周章。想費淳、鐵保自能熟籌妥協也。其另片稱附近東阿之肥城等州縣。尚有續被漫水各村莊等語。該處雖祇漫溢之水。亦應田廬被淹。現在鐵保派鳴清前往履勘。著飭令據實呈報。不可諱飾。運河道冊。

是日奉上諭。據吳璥奏籌辦漕艘通行。並豫籌接濟新運。及流浚黃河下游各情形。覽奏俱悉。現在清黃交匯河口一帶淤淺。經吳璥等督率弁兵挑渠引流。已蓄水至三四尺。漕船僭渡過六百八十餘隻。河口業經辦有成效。糧艘隨幫續渡。可期無誤。歸次所辦尚妥。惟是今歲回空之船。裝載本輕。便於緯挽。尙易爲力。轉瞬春融。重運北來。彼時封邱漫口。應期合龍。運河一律通暢。無淤舟行順利。固屬甚善。設歲工稍遲。運道淺澀。不能浮送重運。則關係甚鉅。該督現於孫家莊築壩束水。使清水不致宣洩過多。並將運口各壩收窄蓄水。自皆係目前相機籌辦之法。但洪湖、微山各湖。山是否敷用。總須通盤籌畫。實能濟運。方爲萬安。清口一帶。本係專交吳璥辦理。其楊莊以北中運河地方。曾交吉綸前往籌辦。但即日重運開兌。漕務一應事宜。皆須吉綸經理。所有運道經行之處。在南河境內者。專責成吳璥設法妥辦。在東河境內

者。稽承志一時不能兼顧。朕已諭令費淳帶同王念孫屆時前往辦理。該督等惟當趁此時河水未涸。將一切蓄水挑淺各機宜。先時悉心計算。務使全河暢達。通行無阻。此爲至要。至黃河下游斷流處所。應分別挑挖抽溝。不令高仰。以俟河流順軌。復歸故道。吳璥卽遵前旨確勘妥辦可也。南河成案。續編。是月十四日。費淳、鐵保奏。臣費淳帶同王念孫行抵東昌。將運河水勢及催過空船幫數陳奏。卽會同臣鐵保。赴張秋一帶察看形勢。相機籌酌。如果豫省漫口早得合龍。東省築隄挑淤。尙可趕辦。惟時已冬令。轉瞬重運北來。有亟須就現在情形計議者。查向來黃流挾沙而行。中溜刷成深泓。兩旁必淤沙灘。此時穿運處黃水。計寬二十餘里。本年回空。或水未消落。尙可沿坡挽渡。將來漫水漸消。溜勢歸槽。河寬不過二三里。其餘盡成沙灘。運河南北兩口。必爲所淤。且汝水被黃流橫截。不能北注。張秋運河二百數十里。水無來源。勢須引黃濟運。又恐節節停淤。此歷來黃流穿運。河道必淤。載籍頻書。總無善策。誠如聖諭。東省籌辦運道。爲第一急務。臣等連日妥議。博稽從前封邱漫口。由張秋穿運入海。辦理運道成案。參以近今形勢。當此水勢浩瀚。應先將張秋南口竭力裹護。今議於西岸舊有裹頭幫。鑿寬大。東岸舊有長隄。加高培厚。以防溜勢北掣。並可收束漫水。誌認口門。將來水如歸槽。察看淤沙淺深。酌挑月牙引河。於南口則趁汝水北注之勢。引歸河身。於北口則自大溜迤北。分導餘流。以資挽運。惟活沙所積。旋挖旋淤。仍慮淺阻。今議照南河刷沙法。製造混江龍鐵篋船。及挑淤器具。並咨調衛守備李仁。同南河熟悉守備千總二三員。帶河營効用十名。來東指授河兵辦理。俟江浙重運將入閘河。凡東省剝船。調齊張秋。以備剝淺之用。儻水勢旺長。河流仍寬。則照今年挽渡空船法。派熟悉將備兵弁。於溜勢稍緩處。探路插標。分段照

料總俟臨時辦理。以期無誤。重運至張秋迤下隄岸經漫水油刷。有礙緯道者。應於今冬水退後。同險要各工分段培築。所需經費。臣等咨商速辦。再正在籌議間。奉諭旨一道。並莫瞻棗奏摺。著臣等察看情形。妥籌經理。奏稱黃水衝開運隄。恐大溜吸動頓形乾涸。又恐餘波倒灌。突起淤沙。請於入黃出黃處添設兩閘。查漫水迤南。舊有戴廟。安山等閘。漫水迤北。舊有荊門。阿城。七級等閘。現在水與閘平。版俱啓放。若下版驟閉。正恐停沙轉妨運道。清口迤南運河。係南流入江。並非北流入黃。而京口之運河。係大江清水入運。此時張秋迤北之運河。則係黃流濁水入運。是漫口南北情形。與清口。京口不同。所請添設兩閘。應毋庸議。再回空糧船已過張秋運河事宜。經臣等酌定章程。臣費淳即遵前旨。帶同王念孫。由水路赴臺莊。查看水勢。並一應備辦各事。臣鐵保因藩司在曹州各屬督辦災賑。所有沿河下游宣洩事務。必須親往核辦。並順道回省。籌備各項經費。仍會同臣費淳。將一切河道。熟商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費淳。鐵保奏回空糧船全過張秋。及籌辦運道各事宜。覽奏慰悉。所有照料空運。安速之總兵博奇等。已另降諭旨。分別加恩矣。鐵保督率各員。迅速挽運。辦理尙屬認真。本應給予甄敘。但來年糧艘北來。一切籌辦事宜。更關緊要。現已交費淳。鐵保。王念孫專辦。俟彼時新漕各幫全數挽過東境。再將伊三人施以重恩。其所稱張秋西岸舊有裏頭。現已幫鑲寬大。東岸舊有長隄。加高培厚。並製造混江龍鐵籠船。一切挑淤器具。自應如此辦理。目前東省急務。惟以運道爲先。至豫省堵合漫口。工程甚鉅。現已節次催令上緊辦理。但費淳。鐵保。王念孫三人。切勿豫存年內合龍之想。若籌備稍有未周。來歲挽運必致棘手。惟應妥協辦理。以待重運。經臨。此次豫省河隄漫溢。係稽承志。馬慧裕疎防所致。於鐵保

等三人無干。若能及早會籌，俾來年各幫重運糧艘，駛行無滯，則係費淳、鐵保、王念孫三人之功，勉之至另奏費淳帶同王念孫前赴臺莊，鐵保親往查勘鹽河順道回省一節，汝三人俱離工所，張秋一帶若有應辦之事，又交何人督理？鐵保係該省巡撫，且藩司又赴曹州等處辦災，伊自應順道回省，清理地方諸務。至臺莊一帶，前降諭旨內原以卽日重運開兌，皆須吉綸經理。其東河境內運道，著費淳帶同王念孫屆時前往。此時重運尙未開兌，吉綸自當在臺莊照料，費淳不必前往。王念孫於河務素爲熟悉，卽馳赴幫同辦理。所有應辦事件，由吉綸具奏。費淳卽著仍駐張秋經理一切。運河道冊。

是日鐵保奏，臣奉上諭，著將運道水勢及賑卹情形，藩運庫實存銀若干兩，山東力量是否足敷目下要需，並此外有無另款需用，現在如何設法調劑，迅速具奏。欽此。查運河情形及幫船全渡張秋，並災區懇恩蠲賑，已於十三、四日陳奏。東省現存銀兩，臣前出省時，知藩庫存一百六十餘萬兩，運庫存九萬餘兩。嗣後尙有續行解到，及應行撥款，因未得確數，現飭藩運兩司詳查，尙未覆到。至現在十四、五州縣被水賑卹所需，雖未得戶口數目，就前辦成案約略核計，按之現今情形，除截留漕米十一萬石外，約需銀四五十萬兩。至運河工程，此時上游未堵，應築應挑尙難估計。現止有議修之張秋迤南裏頭埽工，及張河道北蓮花池、裴家口等處漫口，需費無多。據運河道稟稱，河庫存銀尙可敷用。是山東力量辦目下要工，不須籌款。惟豫工堵合後，修築張秋迤南隄岸五十餘里，挑濬長河三百餘里，所費不貲，亦應早爲籌備。臣現往利津查勘海口出水處所，及各州縣被水輕重情形，俟查明具奏後，卽與司道等通盤核計。除本年必需經費若干外，有無盈餘，再設法辦理。運河道冊。

是日吳璣奏。臣同漕臣吉綸。於十月初十日接奉諭旨。豫省漫口。雖已興工堵築。然何時合龍。未可豫必。來年重運北來。經行濟渡。當豫爲籌及。務須悉心設法疏刷。使目前回空幫船。得以安行歸次。不致守凍。而來年轉漕。亦無貽誤。方爲妥善。所有清口一帶。著專交吳璣辦理。楊家莊及臺莊一帶。著交吉綸前往籌辦。該河督等。惟當分投督償。務令全河通暢無淤。安速濟運。欽此。當經漕臣吉綸。將清口漕船挽渡順暢。並先赴臺莊一帶勘籌。緣由覆奏。連日臣正在河口督率築壩蓄水。疏導淤沙。茲奉諭旨。臣當卽恭錄飛咨漕臣吉綸。欽遵辦理。查清口一帶。經臣在楊莊運口下孫家莊地方築壩蓄水。並將清口內各壩口門收窄。不使宣洩過多。自南岸高家馬頭至北岸楊家莊。水勢停蓄。壘高測量長河水深。自三尺餘寸至五六七尺不等。兼之連日風利。每日幫船挽渡一百七八十隻。至二百餘隻。截至十六日。連前已渡過船五十九幫。共二千七百二十九隻。其楊莊待渡之船。現俱渡竣。通計全漕已過十分之七。其已入江境。未抵楊莊漕船十四幫。臣現同吉綸緊催。亦卽銜尾前進。剋日渡河南下。不致阻凍。惟張秋以北阻水之尾。後十幫。尙未據報行抵江境。如月杪及月初趕到。天氣尙暖。亦可無虞阻凍。儻到境較遲。天寒已凍。再行設法辦理。此時空船入水較輕。絳挽尙易。明春重運北上。萬一封邱漫口。歲工稍遲。運道淺澀。不能浮送。則關係甚鉅。今查洪湖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一尺三寸。計黃水斷流。已經匝月。幸得各壩收束。是以湖水瀦蓄尙多。雖三冬水必消落。而設法收蓄。不使過於枯耗。則河口足敷浮送。惟楊莊以北至臺莊運中河三百數十里。專藉微湖灌注。聞東省本年秋雨稍稀。收水較少。而楊莊運口外。復無全河頂托之水。恐難免淺澀。尤宜早爲籌辦。臣先經飭道廳等。將駱馬湖尾閘五壩。於大汛後築壩堵閉。而本年沂河源弱。

存水無多。現飭將沂水入湖引河設法疏通。俾多收二分之水。明春多一分濟運之益。其各古淺及新淤處所。亦飭道廳先往逐段測水深淺。何處須挑挖疏通。何處須築壩擊蓄。並將各壩酌量啓放。刻下河口既經通暢。臣卽前往運中河查勘。漕臣吉綸尙在邵宿。臣至彼會商。務使通行無阻。南河成案。糧糶是月十九日。奉上諭。鐵保奏稱該省藩運兩庫約計現存銀共有一百七十萬兩。該省被水之十四五州縣。除截留漕米十一萬石外。約須銀四五十萬兩等語。核之現存庫項。不獨目前賑卹裕如。且張秋迤南裏頭埽工。及張秋迤北蓮花池。裴家嘴等處漫口一切挑築工程。均俟豫省上游堵築漫口。辦有就緒。始行估費議修。尙非急用。此時應如該撫所奏。就山東力量。專辦山東事宜。朕亦斷不將該省存項撥濟他省也。再另摺奏買補漕米石。請緩至來年採買一節。本年截漕米石例應照數買補。但念沿河各州縣均被水災。若一經採買。市價必增。於民食殊有關係。著照所請。緩至來年秋收後再行買補。搭運。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吳璥奏河口待渡漕船。價渡已竣。並豫籌運送新漕。及勘估黃河淤墊一摺。現在清口水勢暢順。所有回空糧艘。已挽渡五十九幫。行走尙爲安速。其已入江境十四幫。仍應上緊飭催。務令銜尾前進。及早歸次。至在張秋以北阻水之尾後十幫。前據鐵保奏到。均已行過險處。想吳璥尙未得信。卽日該幫全數南下。亦須節節催。免致阻凍爲要。再摺內稱洪澤湖水蓄蓄尙多。不致過於枯耗。惟楊莊以北至臺莊運中河。收水較少。現飭將沂水入湖引河設法疏通。俾得多收一分之水。明春多一分濟運之益等語。所見甚是。中河一帶。節經降旨。令吉綸。王念孫。妥爲籌辦。吳璥既已前赴該處。著將河道

情形詳晰查勘仍交伊等經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三日鐵保奏黃水大溜全注鹽河設入海口門稍有不暢將來春水旺漲不但沿河田廬淹浸更恐由張秋南北旁溢於運道甚有闕礙十月十六日臣自東昌起程查勘沿河北岸二十一日馳抵天津查鹽河本濟水會洩入海之區自鑿會通河截住濟源並遏汝濟運後鹽河所受不過濟武兩府泉源坡水卽運河異漲啓閉宣洩其流亦弱是以河身雖寬兩岸隄堰歲久不修間多平衍且冬春水小斷流爲衝途車馬所經多碾成槽道所以黃水初至時尙能容受及全流下注不能不漫溢也至利津蒲臺濱州及續報被水之霑化等處地近海口衆水匯歸被災獨重其餘經過各州縣亦間有漫溢連日海口宣洩甚暢水勢已消三四尺利津城至海口有百餘里溜勢湍急船不可近其爲海口通暢可知現委原任濟東道崔映辰候補知府鳴清候水勢大落督同地方官民於鹽河各漫溢處查勘就勢籌堵以防春漲淹及田廬且使黃水順流而下於運道更有裨益再鹽河北有徒駭馬頰二河向設涵洞滾水壩分洩運河盛漲馬頰河去張秋略遠向無漫溢徒駭河在禹城境內者由趙牛河灌入間有出槽又因下游探馬哨鹽河漫溢衝入徒駭致濱州霑化被淹然以大局而論多一入海口門消水較暢於運道亦有裨益惟沿河田廬水到成災明年春汛靡常更覺可慮臣於經過處所進耆老村民諄諄勸諭令相勢籌禦保護村莊該民等自念田廬及經此番震恐無不踴躍急公再得官爲經理其成功必速臣因揀派崔映辰劉大紳李如珩等協同地方官分道查勘除濮范利津蒲臺等處上游不堵地當其衝恐難免水患其餘各州縣相機保護似不致再遭淹浸是順民心以用民力較之動款興工官爲辦理者更有實濟儻其中民

力尙須協濟。再酌量捐修。亦可蕺事。至各屬被水之區。秋禾已收。未盡漂失。尙可餬口。再得棉襖一萬數千件。酌散窮黎。並分別極次貧民。給與賑卹。核計歲內可免饑寒之苦。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鐵保奏稱。海口宣洩甚暢。水勢已消去三四尺。覽奏差爲幸慰。此次黃水漫溢。總由豫省宣防不力。致奪溜北趨。波及東省。皆係稽承志。馬慧裕等之咎。現在豫省業已興工堵築。朕疊經降旨。責令剋期蕺事。該河督等亦自知疎防干咎。不遺餘力。趕緊督辦。但合龍日期。究難豫必。明春凌汛後。接以桃汛。水勢必大。重運經過。關係緊要。鐵保等總不可存冬令合龍。河流卽歸故道之意。惟當會同費淳。豫爲設法。務使運道無阻。漕船過行。一過張秋。必將該撫等施以重恩。勉之。至各州縣被水災黎。亟須撫卹。勿致失所。該撫現在查勘各屬完竣後。或地方有應辦事件。暫回省城。仍當卽赴張秋。隨時督率經理。費淳尙須赴臺莊。勘辦運河情形也。又另片奏沿河地方籌畫修築等事。自當以次徐爲辦理。其所派之崔映辰。劉大紳。李如珩。三員。朕亦知其居官素好。自能妥協。百姓皆吾赤子。不但官與民親。卽朕痲痺在抱。亦與閭閻休戚相關。果能仰體德意。實心辦理民事。則得其心者。卽得其力。何患不治。惟在該撫倡率經理。急公趨事。以衛民生爲要。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八日。吳璉奏。臣行次臺莊。適漕臣吉綸。由八閘押催浙江尾幫。行抵江境。臣計議現在司空將竣。來年重運。尤須豫籌。但濟運之策。不外導引來源。節宣去路。洪澤湖爲最大。現已多方收蓄。新運到時。河口尙易料理。其楊莊以北。江境運河。專賴微湖灌注。來源較弱。其南河本境內駱馬湖尾閘。已飭煞壩收水。並將沂水入運之沙家口。徐塘口支河。亦飭廳營疏浚深通。以備來年濟運。惟邳宿地勢建領。水難

存留。仍易淺澀。是去路擎蓄。尤不可不多方籌畫。邵宿汛內清。定成三閘。每年水淺時。本俱拗板打放。此外尚有匯澤。利運。滌流等閘。因從前豐工。曹工漫水下注。淤成平陸。漕船俱由各越河行走。而越河但能收窄。不能啓閉。必須各閘河照舊挑通。堵閉越河。使漕船由正閘打放。則案塘啓閉。操縱在人。蓄水浮送。又於邵宿汛內。及宿桃交界。相度河寬水淺處。酌築束水草壩。祇留口門數丈。則水有擎束。再將古淺新淤挑深。水流到此。更有滷蓄。不至直瀉無餘。如冬春雨雪霑足。微湖水旺。兼得沂蒙山水匯注。充盈固屬甚善。即使水勢稍弱。而如此挑築兼施。節宣有制。臨時相機接濟。總可設法通行。所有各草壩。現已趕築各閘河。亦已委員確估。至應挑淤淺工段。業經漕臣吉綸查明。開單交臣派員承辦。俟湖廣尾幫挽出楊莊。東省湖口閘閉。版掣乾底水。卽行估挑。按段興辦。茲蒙特命王念孫自臺莊至楊莊經理運道。更可再加細勘。熟籌妥善。統俟會商吉綸。王念孫。將各工段落長丈銀數核定。後會奏。現在已過河漕船共七十幫。俱銜尾南下。在後祇有張秋阻水之十幫。內浙船四幫。業已挽入江境。催令趕緊前進。最後湖廣六幫。聞亦行抵韓莊八閘。漕臣尚在臺莊。上下催儻。陸續南來。均可無誤歸次。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三十日。費淳奏。臣等會奏籌辦運道。欽奉諭旨。令臣仍駐張秋經理一切。遵卽回至張秋。將運道緊要工程。督廳營等先辦。其可稍緩者。俟來春估修。以歸撙節。查張秋西岸。舊有裏頭。適當口門湍急之處。日被河溜衝刷。愈形單薄。前經會勘。必得添鑲磨盤埽壩。並於河面坡面各鑲埽工。方資挑溜。而護隄岸。彼時因回空漕船。均由此出口。且購料需時。是以未能辦理。今空船過竣。正雜各料已齊。十月二十九日。集夫開工。照估定丈尺。如式趕做。惟三面皆水。取土較難。茲擇稍遠曠地。雇夫挑取。用船裝運。至東岸舊

有隄爲重運糧船進口屏障。現在隄身內外被水淹久，必致坍塌。前估加高培厚，鑲築埽工。現亦次第興修，並派原任泲河同知王穀專司兼辦。臣不時親往督查，務期工堅料實，以便來春重運。經臨挽行無滯，再節交大雪，水落歸槽，測探張秋北口至南口止，河內均水深一丈二三尺不等。南北一帶坡內水深六七尺及三四尺不等。南口坡內之江家莊等處，水僅一尺四五寸。較前已多消落。察看黃水溜勢亦平。商民船隻往來不致險阻。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八

運河水章原三十六

嘉慶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諭。吳璥奏查勘邵宿運河豫籌明春濟運一摺。此次吳璥會同吉綸熟籌中河事宜。欲將邵宿汛內各閘照舊挑通。並於宿桃交界河寬水淺處築束水草壩。以資擊束。並挑挖古淺新淤。使水有蓄蓄。不至直瀉。以利運行。所辦俱合機宜。吳璥既知先從淺阻一邊著想。所見甚是。但必須言行相符。勿作紙上空談。務宜趕緊挑築。設法節宣。使來歲重運經臨。不致阻滯。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四日奉。上諭。費淳奏回至張秋先將要工督飭興辦一摺。均著照所請辦理。此時水落歸槽。張秋河坡之水。均亦消落。溜勢亦平。商民船隻往來。不致阻險。自係實在情形。惟交春凌汛之後。繼以桃汛。河流正當盛漲。水勢必形浩瀚。不特漕艘經行關係緊要。卽商旅往來船隻亦恐有阻礙。費淳等切不可豫省漫工。歲內卽可合龍。稍存成見。致辦理或有未周。務當督率工員。加緊籌辦。俾來春重運得以進行。商民亦不致稽阻。方爲妥善。費淳俟重運全數挽過張秋。卽於尾幫過竣後。回京復命。朕必當再行加恩。勉之。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鐵保奏。初十日奉諭旨。令臣會同巡漕臣達靈阿。將張秋迤南古淺處所。及各泉源。一律疏通濟運。臣卽恭錄札會達靈阿。欽遵辦理。現在古淺處所。及修永開泉。河復經費淳。達靈阿。王念孫沿河

查勘督辦。臣札飭有泉各府州縣協同河員逐一查濬。現又專派濟寧州知州金湘周歷勘辦。查泉源孔穴無可挑挖。惟在決去壅塞寬展溝槽俾直注者使有蓄儲。歧出者防其旁洩。因利疏導。加以閘壩啓閉得宜。庶可源源下濟。張秋水勢日漸消落。西岸江家莊漫水內已露灘坡。中溜至趙王河橋穿出。由東岸曹家單薄滾水壩分入鹽河。勢尚湍急。幸冬令水清沙沈。南北口門俱未淤墊。現有重載商船河中行走無滯。儻賴皇上洪福。口門竟不停淤。便可緩挑引河。幫船不致遲滯。惟於水大時擇各缺口溜急處所安設三四百觔太平錨數處掛纜牽挽。如水勢再大。卽雇覓西河船五隻於黃水中設立水跣五處。每船派官一員。並給小脚船四隻。往來拋錨帶纜。以資防護。於重運更昭慎重。至張秋城外現辦之裏頭長隄。已有八分工程。數日卽可完竣。再臨清塘河。據運河道及該廳稟稱。挑挖塘河須將戴灣閘屯堵。方能施工。現在長河水勢尙深八尺至六尺五寸不等。今若驟堵。恐水無去路。兩岸隄身喫重。並恐閘內停淤。請改挑爲撈。將估募夫錢糧歸於節省。俟春融後調集汛兵淺閘長夫五百九十餘名。駕船撈挖。並用鐵篋子。混江龍往來疏濬。多築小壩逼水衝刷。重運未到時。便可一律深通。臣擬卽日親赴臨清督率酌辦。再東昌臨清運河兩岸縣互二百數十里。低薄處所甚多。若不及早培築。明年春汛不但兩岸民田廬舍有淹浸之患。更恐衝壞緯道。兼妨重運。前臣議覆莫瞻棗條奏。卽聲明必須趕辦。茲臣揀派熟悉河工及地方官詳勘核實。估計兩岸官工民堰內頂險次險各工。約需土方工作例價銀三萬五千餘兩。現取土稍遠食物稍貴。加以單薄處所。間爲培築。實需銀六萬餘兩。方能濟事。東昌紳士等請倡率捐修。臣因其有計畝出夫。並出夫價之說。近於言利。已出示諭止。茲據東省鹽商呈請捐銀三萬兩爲工賑之用。事屬急公。

似可俯如所請。查此項隄工，共需銀六萬餘兩。現在商捐三萬兩，其不敷之數，臣另籌款辦理，無須開銷正款。庶帑不虛糜，而功歸實濟。再臣謝恩摺內，奉到硃批，勉力辦理，運道斷不稽遲。倉庫情形，汝所深悉，無須屢諭。欽此。臣任漕督三年，極知京倉情形最關緊要。現在運河口門，未受重淤，實出至幸。若趁伏汛未至，將幫船挽渡，較水大時，自爲省力。臣已與費淳咨會漕臣，並南漕各督撫，一體催價分關矣。又因本年雨澤稍稀，微湖收水較少，恐礙濟運。現與費淳札商，委員查勘，欲將南旺湖下牛頭河挑濬，引汶水入昭陽、南陽、微山等湖，以補不足。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鐵保奏籌濬河道泉源，並張秋現在情形各摺，所辦俱有把握，稍慰廑注。此時回空幫船，既經全數挽過，現需籌辦來年重運經行，總以蓄水爲第一要務。各該處泉源孔穴，自無所用。其挑挖，惟在決去壅塞，寬展溝槽，因勢利導，加以開壩啓閉得宜，自可藉資灌注。至張秋運河，據稱南北口門俱未淤墊，但上游現未堵合，水勢尙形湍急，自不致有停淤。昨據那彥寶等奏到，豫省漫工業經趕緊堵築，約計桃汛時可以嚴事。鐵保所稱趁伏汛未至之前，將幫船挽渡之語，諒不至此。惟合龍以後，河歸故道，恐下流水勢停緩，不免淤墊。該撫惟當豫爲籌備，屆時挑挖深通，俾漕艘不虞淺阻。儻彼時水勢尙大，亦不可不先事籌防。該撫先擬於各決口溜急處所，安設太平錨，並雇覓西河船隻，設立水站，派官往來綽挽防護。自當如此。鐵保惟應督率妥辦，勿致臨時誤運。至另片奏商人知府銜劉克昌，請捐棉襖一千件，並捐銀三萬兩爲工賑之用，該商踴躍輸公，殊可嘉尙。劉克昌著咨部議敘。其所捐銀兩，據稱現辦東昌臨清兩岸官工民堰，卽將此項開銷籌辦等語。運河兩岸隄工低薄處所，本應及早培築。今被水以後，

尤當趕緊妥辦。必須工歸實用。毋致承辦之員。稍有浮冒偷減。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吳璣奏。奉上諭。明年重運經行。非回空船隻可比。必須蓄水寬餘。方能浮送。所有邵宿一帶淤淺處所。總須大加挑濬。一律深通。庶免貽誤。該督不但於江省境內。當及早籌辦。卽東省毗連處所。亦當無分畛域。會同費淳及王念孫。詳悉講求。迅速辦理等因。伏查山東八閘。與江南運中河。雖地分兩省。而同藉微山湖水灌輸。原因彼此會籌。方能上下相濟。今歲微湖收水較少。然蓄洩得宜。卽水勢稍弱。亦可相機接濟。是以開壩最爲濟運要務。東境層層設閘。按塘打放。立法至善。江境閘座甚少。臣前與漕臣吉綸並王念孫察看情形。已令於河面寬闊處所。添築草壩。亦足以資擊束。俟明年新運到時。兩省各開。彼此隨時關會。應啓則啓。應閉則閉。自可相資爲用。至淤淺段落。誠如聖諭。必須一律深通。庶免貽誤。東省南旺大壩。現已堵閉。江境黃林莊大壩。及各水口。亦俱煞壩撤水。趕緊估挑。王念孫諳練詳細。已赴臺莊上下督率辦理。江蘭頗知小心感奮。臣已令前往邵宿一帶。幫同催查。統俟挑浚後。臣等公同驗明。如式始令鋪水。斷不任工員稍有草率偷減。總之東境爲運河來源。江境爲運河去路。盈縮本屬相因。而宣蓄尤宜相濟。凡有可利益兩省運道之處。自當無分畛域。務期一律順暢。妥速轉輸。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四日。費淳。鐵保奏。臣費淳會同達靈阿。將修水閘泉河工程。勘估具奏。後達靈阿卽赴有泉各州縣。帶同河工各員。逐一查勘。臣費淳沿河督催挑工。北至張秋。臣鐵保適查各災區賑卹。回至東昌會勘。張秋城外磨盤埽工業。已培築完竣。東岸長隄埽工。頂壞亦已鑲完。現修坡面。並加壓頂土。臣等沿隄隨探水勢。張秋口門外水流稍緩。恐春汛漲發停淤。且今年水大時。張秋迤北之荊門各閘。水漫閘背。難

以提放重船。亦應於上游豫爲箝束。今議於南水門外。添築東水壩二段。東西各長二丈。寬三丈。每壩接修順水雁翅埽。長四丈。牽寬一丈五尺。均高深一丈五尺。上加土頂三尺。東壩接連新築埽工。於絳挽重船。更爲得力。西岸係屬陡崖。逼近民居。壩上水勢擡高。恐致刷塌。應於西壩南頭。接鑲護崖埽三十二丈。寬一丈。高深一丈二尺。上加頂土三尺。庶漫水至此。得有箝束。不致漲泛。且逼溜奔趨。亦免沙淤。隨飭工員趕辦。再臣費淳自戴廟至張秋。由正河行走。見曹家單薄漫口。適當黃水正溜。勢甚湍急。東岸露出隄身。被水淘汕。最易墊塌。已與臣鐵保商酌防護。現委東昌府知府會同廳員。沿隄勸辦。此時但能多護一段隄身。即多留一程絳道。且衛工合龍後。趕築漫口。亦省一分工程。至逼近漫水處。應修隄防。以禦春汛。臣面諭該管官及紳耆商辦。亦皆知自衛城郭田廬。踴躍從事。運河道冊。

是月初七日。奉上諭。費淳。鐵保。奏張秋埽工完竣。各情形一摺。均著照所請辦理。此時東省運河。如衛工。即日合龍。則河歸故道。張秋一帶。水落淤停。來年重運。經臨。恐有阻礙。必當豫備挑濬。若衛工合龍稍遲。則春汛河流盛漲。下游益形浩瀚。設重運過時。不能由正河行走。仍由坡上牽挽。究不免於涉險。尤當豫爲籌及。二者皆關係至要。現在豫省工程。朕節次降旨嚴催。業據那彥寶等奏稱。趕緊堵築。約計二月中。方可竣事。若果如期堵合。則東省河道。即有淤淺。祇須雇夫挑挖。尙屬易辦。儻重運來時。豫工不能如期合龍。或遇桃汛水漲。正河溜急。將如何設法。挽運。方保安穩。本年回空幫船。挽渡原無貽誤。但重運船身喫重。與空船迥不相同。費淳。鐵保。惟當早爲籌備。務出萬全。俾不致臨時阻滯。方爲妥善。至所奏運河道高三畏不能勝任一摺。已降旨令王念孫署理矣。運河道冊。

是年總督顏檢於楊村北汛添設護崖草壩奏略本年南運未添新工惟北運河楊村廳北汛火燒屯村南月隄頭秋汛危險新添護崖草壩二段北一段長二十丈南一段長二十丈均寬一丈七尺高二尺二寸畿輔安瀾志

是年欽派大臣長麟戴均元挑濬溫榆河自工部稅局起至流水溝止分爲四段共五百四十丈挑深四尺五寸至四尺不等倉場侍郎達慶鄒炳泰奏略通州北門外舊有溫榆河貼近石壩樓前爲起卸各省糧船之所迤東又有潮白河卽北運河上游惟溫榆河上游自乾隆三十八年山水漲發河形東徙與潮白河合流爲一下游遂致乾涸石壩起卸船糧全藉工部稅局地方以上所蓄倒漾之水以濟漕運是最易停淤每歲輿挑有增無減查溫榆河上游久無來源下游一帶自嘉慶六年大水後潮白河之溜偏趨下游東岸其西岸僅存小溝二道水弱不足刷沙遂致涸出岸灘逐漸淤塞臣等擬開引河一道或在石壩小口對岸開挖長三百五丈則溫榆水有來源藉可疏淤或在工部稅局前對岸開挖長一百四十二丈舊係潮白溫榆兩河交匯之處雖不能刷溫榆之淤而直注藥王廟一帶亦於新淤處所滌刷有益懇請欽派大臣勘驗相度擇地奏請動帑興工欽派大臣長麟戴均元奏略每年漕船抵通係潮白河駛入溫榆河直抵石壩樓前起卸河長一千餘丈南藉潮白河之水倒漾北藉臥虎橋之水南流兩水頂阻積淤最易每年挑淤例准動用木稅項下銀二千餘兩至三千一百兩不等錢糧少而河道長僅能自石壩樓起挑至溫榆河中間之工部稅局止其自工部稅局迤南尚有五百四十餘丈不能挖挑日漸淤淺致漕船不能抵壩今議請於石壩樓左近酌開引河一道東引潮白之水西入溫榆於糧船抵壩較爲便捷

惟測量水面。溫榆河高於潮白河三四五尺不等。形勢高仰。一開引河。恐潮白之水。不能逆流。而溫榆之水。轉先下洩。溫榆之水。既由新開引河直達潮白。則舊有之溫榆河南北一千餘丈。必致全行淤墊。船不能通。此一帶木廠稅局貨店商艘。均多不便。且大雨時行。坡水彙注。新開引河兩岸時立土性浮鬆。亦必衝刷坍塌。仍行淤塞。將來不免逐年挑淤。歲仍增費。詳細商酌。與其新開引河。一經淤墊。未能利漕。先礙商課。似不若即將溫榆河淤處。除工部稅局以北。年例歲修。仍照舊辦理外。其稅局以南。新淤五百四十丈。即請動木稅項下。逐加挑濬。不過五千餘兩。即可一律寬深。較新開引河。錢糧不致多糜。且於漕船木廠稅局貨店商艘。均有裨益。畿輔安瀾志

嘉慶九年正月初八日。費淳。鐵保奏。張秋應辦工段。及挽運事宜。業經籌酌。節次入奏。惟漫口未經合龍。水勢靡常。須隨時相機辦理。茲入春以後。臣等查張秋南水門起。至戴廟開止。正河水深一丈七尺。至七八尺不等。黃水正溜。仍由沙趙二河口穿出。分入曹家單薄漫口。及滾水壩五空橋。歸大清河入海。現在尚無淤淺。不但重運船隻。可由正河行走。即合龍後。亦易挑濬。戴廟迤南袁口。閘下運河。前因毗連漫水。不能與挑。奏明隨時籌辦。此時漫水漸落。又因上游築壩。截注汝流。現存水二三尺。亦無重淤。已飭設法疏濬。以期開壩後。一律深通。惟聞豫省自上年興工後。天氣晴和。料物齊集。那彥寶等盡心督辦。逐日進占。約計合龍之期。正重運北來之日。東省漫水易消。築隄挑淤。亦應早計。現飭各州縣購料。趁重運未來時。剋船運至張秋。並多分段落。派員探聽。衛工合龍之信。并力集夫。剋日趕辦。俾汝水暢流。不致旁洩。又委管理張秋水站之知縣周履端。赴豫面見。稽承志等。稟詢現在情形。並順便雇定西河船隻。以備水大

時應用。

是月十二日。奉上諭。費淳。鐵保奏張秋近日水勢並利運事宜。覽奏俱悉。張秋一帶水深一丈七八尺不等。尚無淤淺。並設法疏濬。汝水俾一律深通。即日重運。經臨。儘可由正河行走。不致阻滯。所辦尚好。費淳。鐵保現派員前赴豫省。面見嵇承志等。稟詢情形。該處工程。經那彥寶等督率員弁。辦理迅速。桃汛前自可堵築完善。但費淳等總不可豫存合龍之見。必須妥爲籌備。無誤糧運。爲要。費淳。侯重運北上。挽過張秋。一兩幫駛行無阻。即可來京供職。鐵保係該省巡撫。自應在彼始終照料。俟全漕行過。張秋再行回省。未遲。其西河船隻。旣已派員順便雇覓。亦可有備無患。惟山東被災各州縣積水未消處所。因不能及時耕種。而已經涸出地畝。多被沙壓。恐亦不能趕種。二麥閭閻生計維艱。著鐵保飭屬詳查。如有應行加恩之處。迅即具奏請旨。毋稍諱飾。運河道冊。

是月十三日。貢楚。克札布。戴均元。奏。臣等欽奉諭旨。先往東省詳看運道。後赴豫工查勘。連次恭聆聖訓。臣等敬銘在心。遵帶司員。於十一日馳抵東昌。適欽差尙書費淳。撫臣鐵保。正在籌辦運道。隨詢近日漫水情形。當遵聖明指示。將水小如何籌畫利運。水大如何設法繙挽。均須先事豫防。向費淳。鐵保等確商。據稱入春後。水勢漸落。重運可由正河行走。水勢如大。仍於坡外計立水站。繙挽亦可無誤。隨與馳至張秋。漫水處所。親加履勘。坡水泛濫。南北仍有二十餘里。運河東岸缺口四處。惟曹家單薄口門。溜勢尙大。西岸缺口十處。溜勢稍平。測量河身水深七八尺及一丈不等。尙無沙淤。頭二進重運。經臨。竟可由正河挽運。即再長三四尺。仍可不走坡外。但桃汛在。即不得以現在水勢爲憑。如黃河盛漲。勢須由坡外行。

駛。茲據撫臣札會河臣。已豫雇西河牛船五隻。設立水站。安鋪帶纜。以資防護。臣等因漫水漲寬。船僅五隻。不敷接應。酌商添雇十隻。較爲周密。惟豫工晝夜進占。指日合龍。上游溜斷。運道必水落沙停。誠恐重運阻滯。商之撫臣。據稱豫備人夫器具。臨時設法撈挖。漕船亦不致守候。又奏。臣等連日率領司員。自張秋至戴廟閘。周復詳看。凡有應行先事籌備者。向費淳。鐵保確商辦理。查張秋迤南。現在水勢。東西兩岸缺口。橫流交錯。沿途試探。河底尙無停淤。最爲幸事。重運儘可照常行走。東岸缺口。奔流下注。恐大溜吞吸糧艘。盡旁西岸絳挽。所有缺口十處。安設剝船。搭架浮橋。以通絳道。並查曹家單薄西岸。有沙嘴兩處。逼溜東刷。單薄隄身。未免喫重。現擬將沙嘴挑切。並培厚東岸絳道。以護運行至張秋迤北。西岸並無缺口。東岸缺口甚小。溜勢亦平。於重運無礙。本年節氣較早。二月下旬。已屆桃汛。計南漕頭幫。其時正抵張秋。即水長四尺以內。仍可由正河挽運。如漲至四五尺以上。西岸絳道被淹。漕艘擬由關家莊趙王河入坡。或再加盛漲。河坡一片。即由江家莊入坡。現雇西河船十餘隻。排立水站。用鋪挂纜。使重運憑依穩渡。俱從磨盤埽口出坡。入運。儻風色不定。仍暫泊口內等候。惟合龍後。有亟爲豫防者。上游斷流。水已無源。東岸缺口四處。自二百餘丈及百餘丈六十餘丈不等。恐一洩而盡。且汝水不能北流。張秋至臨清河身勢必膠淺阻滯。茲據撫臣購料。一得合龍確信。即將東岸缺口堵塞。使汝水接濟。不致旁流。西岸缺口十處。暫緩堵築。既借積水資運。又可消涸民田。如再有淤淺。隨時撈挖。並調齊剝船。以便起卸。再前費淳。鐵保奏挑牛頭河。原爲宣洩汝水異漲。勿致漫溢濟寧運道。惟昭陽達微山湖之安家嘴等處。江南尙未疏濬。若遽行興挑。亦與魚臺等縣地方有礙。擬俟二月後。銜工合龍。再行辦理。此時尙未與工。臣等毋庸

往勘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吳璉奏江境邵宿運河先經漕臣吉綸查明淺阻段落並沙家口徐塘口應行疏濬支河開單交臣派員辦理復經臣查勘會籌先後奏明嗣蒙特命王念孫前來江境即同道廳等將各水口煞壩確估酌定章程甚爲諳練臣由海口回赴運河正在分段與挑臣察其勤惰分別勸懲各工員皆知儆懼勇往因王念孫奉旨署理山東運河道前赴新任臣即專交江蘭閻學淳仍住工次籌催稽查茲於初八九十等日河身淤淺段落並匯澤閘沙家口徐塘口各工俱一律辦竣臣等逐細量驗各工寬深丈尺均無偷減草率十三日將黃林莊大壩啓放察看各塘積水遞次下注流行通順查新漕首幫之大河前洲後兩幫軍船於上年十二月初六日渡黃業經奏報以後陸續過淮各幫船俱催令挽上三閘三壩渡河至楊莊衆輿等處俟東省挑工全竣啓壩鋪水到境即可儻挽北上現在漕臣吉綸已赴鎮江提催各幫自卽銜尾前來臣現至河口楊莊督率道將等料理重運渡河並仍令江蘭幫辦蓄水濟運各事務期運道通順再運河舊有匯澤濬流亨濟利運四閘惟邵境匯澤閘形勢最順業已挑通兼可蓄水接濟其濬流閘久已損壞亨濟利運兩閘底較高修費稍繁不如仍由越河行走爲順是以未經估辦現於各閘上下築做束水柴壩足資收束水勢至江蘭閻學淳二員前經臣奏明將運河挑工專交催辦欽奉諭旨邵宿運河工程來年重運經過均關緊要該河督當飭令江蘭等上緊督辦如果妥速竣事即將該二員並在工出力人員一並據實保奏朕當加之恩獎也欽此遵查江蘭京外出力多年此次在工感激奮勉調度籌辦尤爲實力認真閻學淳人本勤慎並不以暫署道篆稍避勞怨盡心經理實爲出力現在運河

工程均已竣事。可否量予獎勵。出自聖恩。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費淳達靈阿鐵保奏。上年十一月。臣等奏挑運河摺內聲明。袁口閘下長河。俟水勢消落。隨時籌辦。茲據濟東道秦震鈞代理運河道嵩山查催挑工。順看水勢。督屬估計詳稱。袁口閘下一塘水勢消落。即應擇要估挑。並將袁口閘上夾壩。移築斬口交界處。所以便戽水興工。計估土一萬四千八百餘方。較上次多估土一千七百餘方。實因黃水倒漾。格外加工。以期通利。現在運河廳屬兵淺閘夫。俱派挑運南工段。應募夫辦理。限日完竣。共需例價銀一千四百八十兩。器具銀一百四十八兩。津貼銀一千四百八十兩。照例在司庫領給彙報。至捕河廳斬口安山三塘。與漫水毘連水無去路。不能築壩。應調集額夫。將安山閘上灘嘴先行挑切。並戴廟閘迤上酌加撈工。無需動用錢糧。又歷年挑河築壩。動用椿麻銀八九百兩不等。照例在河庫兵夫工食項下動支。咨部報銷。本年黃水倒漾。運河廳境添築攔河夾壩。並捕河廳境屯堵安山金門。共用過銀一千四百七十三兩。應照一千兩以上工程奏明辦理之例。附詳聲明。具詳請奏。臣等復核無異。又鐵保奏曹家單薄一帶。河身坐灣。有沙嘴二處。由西岸挺出。逼溜東趨。對岸隄身喫重。且糧船經過漫口。須防吞吸。應在西岸安椿留纜。設立絞關。沙嘴不去。亦礙船行。勘明後。已飭該道督屬將沙嘴挑切。並幫寬單薄隄身。以利緯道。約需經費一千數百兩。俟估詳到後。附奏辦理。至前估牛頭河。原爲防水異漲洩入微湖。濟運起見。必得下游通順。方免洩水出南旺湖後四溢。淹及魚臺等州縣。且衛工果於春間合龍。正須洩水北來濟運。不便導之入湖。多分南注。所有前估挑工。應俟二月後酌辦。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日奉_{上諭}。賁楚克札布戴均元奏詳查張秋運道事宜一摺。計二月內南漕頭幫行抵張秋。其時豫省漫口諒已如期合龍。東境下游水勢日就消落。自不致河坡一片有礙船行。惟所稱合龍以後。上游斷流。水已無源。張秋至臨清一帶。河身必有膠淺阻滯之虞等語。此則可慮。張秋運道若來水無源。又經黃流停沙淤墊處所。亟應疏濬。其東岸缺口之處。更應上緊修築。收蓄汶水。以資利運。著費淳鐵保。自張秋起。至衛工處。安設馬站。探聽漫口合龍信息。即行飛報。並豫集夫料。一俟衛工堵合。速將該處東岸缺口四處。趕緊堵築。庶汶水不致旁流。得以源源接濟。其淤淺處所。亦仍當及早挑挖。俾重運過行。方爲妥善。_{睿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六日奉_{上諭}。吳璥奏查驗邳宿運河挑濬淤淺各工均已妥竣一摺。此項工程。經吳璥專派江蘭閣學淳常川住工。往來籌催。茲於月初一律辦竣。現將黃林莊大壩啓放。各塘積水。遞次下注。流行通順。所辦尚好。江蘭著賞給同知銜。留工差委。遇有河工同知缺出。奏請補用。閣學淳著加恩賞給道銜。其餘在工出力之孫茂承等十五員。均著交部議叙。現在挑工辦竣。吳璥即應回至河口楊莊。督率道員等料理新運渡河北上。至江境臨黃各工。最關緊要。所有墊卸淤朽埽段。應豫行起拆。上緊鑲築。庶豫省衛工合龍。河歸故道。堪資抵禦。其徐州淮揚兩道所屬黃河卑薄隄工。據該河督稱。亟須大員分投督辦。現在移咨浙江。催令徐端來工任事等語。該處工程既亟。須籌辦何必專俟徐端前來辦理。江蘭閣學淳二人所辦挑工已竣。現在無事。該河督應一面催咨徐端。一面即令江蘭閣學淳赴工督辦。如果辦理妥速。實有成效。該河督再行保奏。候朕加恩。儻籌辦稍有未善。將來豫省合龍後。江南河道隄工。或別生枝節。

則惟吳璣是問，南河成案據編。

是月二十七日，費淳、鐵保奏奉上諭，貢楚、克札布、戴均元奏詳查張秋運道事宜一摺，內稱合龍以後，水無來源，張秋河身亟應疏濬，其東岸缺口更應上緊堵築。欽此。臣等查張秋一帶漫口事宜，因不敢豫存衡工合龍之見，而於合龍後，張秋至臨清，水無來源，亟須堵築缺口，以俟汝水，並豫備挑淤之處，亦早爲之籌。查張秋迤南至戴廟漫口，自百餘丈至六十餘丈不等，已分派歷城等二十餘州縣購料四百餘垛，陸續運至張秋，並委候補知州王家柱、知縣周履端、酌撥莘縣、聊城、觀城三縣驛馬於直隸開州一帶安設馬站，馳遞衡工要信，又派冠縣知縣徐霖等十餘人俟衡工合龍，即查探河身有無淤淺，分段趕辦，以利重運。凡一切堵築缺口及挑淤器具人夫俱飭令運河道、濟東道早爲籌備，至需用經費，臣鐵保已飭藩司先撥銀三萬兩換錢存置張秋備用，一得確信及時趕辦，不致遲誤。運河道冊。

是月三十日，奉上諭，費淳、鐵保奏籌辦衡工合龍後事宜一摺，覽奏俱悉。本日據貢楚、克札布、戴均元奏到查勘豫工情形，據稱自十八日起，截至二十四日止，西壩續又進占十八丈，東壩亦續進占十丈，未做一百七丈。現在正溜貼近東壩中泓，甚屬平緩，大溜直向東趨，與引河頭口有激撞之勢，爲合龍極好機會等語。此係二十五日拜發之摺，今費淳等二十七日發摺時，適接曹河同知稟稱，衡工兩壩同時進占，缺口尚餘九十丈，相距二日，兩壩復進占十餘丈，自係實在情形。計二月中旬，豫省定可合龍。東省運道豫備盛漲船隻等項，儘可無需。惟衡工合龍，大溜全歸引河，建瓴而下，上年東省漫溢處所，水無來源，張秋迤南至戴廟漫口一帶運道，黃水所經，淤淺早露，即應探量河身分段趕挑，以利重運。爲合龍後東省

善後事宜第一要務。費淳等現已安設馬站。飛探衛工要信。一得合龍信息。卽速上緊趕辦挑淤。以備重運。經由不得稍有遲誤。另片所奏鐵保先回張秋親身督辦。及達靈阿前赴臺莊查看一路挑工。自應如此辦理。達靈阿務將濟寧以南挑工逐段細查。勿令稍有偷減草率等弊。運河道冊。

三月初四日奉。上諭。顏檢奏。南運河鄰近州縣兩岸隄工。應擇緊要處所。分別加高培厚。並將撻地。興濟二減河淤淺之處。廣爲挑挖。以暢河流。約計除本年例用歲搶修銀二萬兩外。尙不敷銀七萬餘兩。請於藩庫存貯平糶三省米價項下。動支應用。卽責成天津道督率廳汴州縣各官。並添派河員。乘此春融。分段趕緊興工等語。著照所請辦理。該督仍實力稽查。務使工歸實用。不得稍有偷減草率。河渠志稿。

是月十二日。費淳鐵保奏。臣等前據運河道高三畏轉據署捕河廳沈惇彝等詳稱。張秋一帶。鑲做裏頭。搶工添築隄壩。俱係臨黃大埽。及合龍後堵築各漫口。需料甚多。並補築隄堰。挑濬淤淺。亦須剋期趕辦。例價不敷。查照堵築青龍岡漫工成案。酌定幫價。具詳請奏。臣等以運河工程。不比黃河。且現辦事宜。亦應照現在情形核定。恐所詳浮多。未敢陳奏。復飭署運河道王念孫。濟東道秦震鈞。督同廳員核實妥議。茲據該署道等查明青龍岡漫工。及乾隆四十九年。嘉慶四年。運河兩次大工幫價成案。並衛工奏定數目。參以東省工次現在情形。逐款議覆。臣等覆查。稽麻兩項。爲要工必需。上年豫東兩省被災。產料本少。衛工需用既多。東省同時採辦。價值實昂。應如該道所議。照衛工奏定數目。每稽一觔。給例幫二價銀四釐。每麻一觔。給例幫二價銀四分。其土方夫工兩項。因張秋漫口四面皆水。取土甚難。兼之人夫避水。遷徙。或赴衛工覓食。非加價雇覓。不能剋期歲事。請照青龍岡例。每土一方。加幫價銀三錢。每夫一名。加幫

價銀一錢。其漫水南北各汛隄工，仍就取土難易，核實遞減。至葦草每筋加津貼銀三毫四絲，大石每例價一兩加津貼銀五錢，碎石每方加津貼銀五錢，椿木每例價銀一兩加幫價銀四錢，均與運河兩次大工舊案相符，亦應如該道所請辦理。再乾隆四十九年濟寧以南隄堰大工津貼銀兩，係作正開銷。嘉慶四年運河隄工幫價，係用投效之款。此次幫價，無款可籌，似應照歷次黃河大工例，先動用司庫銀兩。俟工竣報銷，各按本境所用幫價，分年攤徵歸款。再張秋豫備堵築口岸，稽料麻椿及挑淤事宜，俱已備辦。一得衡工合龍信，卽及時興工。至南糧幫船，據臺莊營員稟報，約於初十日內可入東境，計期二月下旬，可到張秋。至時再相機妥辦。過一二幫，卽由驛陳奏，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費淳、鐵保奏曹家單薄漫口對岸，舊有淤灘，挺生沙嘴二處，逼溜東趨，糧船盤灘，過口甚屬艱難。臣等前議挑切，並幫寬隄身，以利絳道。奉到諭旨，准行茲復親督工員詳勘，又係河身坐灣處，所卽將沙嘴切去，重船迎溜而上，亦難絳挽。且灘嘴半在水內，未易施工。對岸隄身，刷成陡崖，四面皆水，新土幫培，亦難用爲絳道。與其水中切嘴，不如灘上抽溝，船行尤爲順利。今改於灘面挑引河一道，長一百八十八丈，面寬四丈，灘高水面四尺五寸，共挑深八尺。卽以沙嘴爲漫水屏障，俾重船經過，得免吞吸之虞。挑河之土，卽於西岸築堰，長二百丈，以便絳挽。核計用銀一千七百三十兩四錢三分二釐，較原估切灘培隄省銀一百九十八兩一錢二分。臣等因機勢較順，不敢遷就前奏，當飭工員日夜趕辦。計二十日完工，不致有礙首幫挽運。再首幫糧船業據營縣稟報，於初十日已入東境。現在東昌一帶長河深通，臨清塘河撈工亦經廳員估辦。張秋各漫口工程業已購料派員，一俟衡工合龍確信，卽分投趕辦。運河道冊。

三月二十四日費淳鐵保奏二十三日接據衛工來信知二十二日業已挂纜合龍糧艘正屆北來汝水不宜東注舊隄應補缺岸爲先臣等派員剋期竣事查張秋至戴廟運河東岸其缺口四處除五堡陸家單薄二處本不當衝過水亦少尙易施工外其曹家單薄口門現寬一百五丈深自二丈八尺至八九尺不等專派濟南府張鵬昇等承辦又南壩頭口門現寬一百十八丈深自二丈九尺至一丈七尺不等專派原任道崔映辰等承辦並派青州府同知安與阿會同料廠各員專供一切料物運河守備帶同河營弁兵妥辦各項工程務限十日內完工臣等仍率同王念孫等隨時稽查現在河身未淤漫水足資浮送幫船照常過行僅須閉閘蓄水及酌量挑挖之處暫令未過各幫在戴廟迤南停候亦必於二十五日內分投搶辦趕緊償行至五里堡陸家單薄二處亦即派員興工此外如滾水壩平水三閘五空橋及張秋迤北各漫口容次第培築以臻完善再黃水過處必有淤淺唯此次係在九月霜降後夾沙尙輕而春間桃汛長水亦少是以探量河身竟深五六尺及七八尺不等雖有微沙不礙船行此真意外之幸然不敢稍存忽略所有派出挑淤各州縣現俱在工候信如稍有水停沙淤卽趕緊挑濬現在臣等督率各官堵築缺口限十日內將口門堵閉不使洩漏坡水藉以濟運其餘工段儘可從容辦理仍令糧船由正河前進兩不相礙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昨日申刻得費淳等探報衛工合龍喜信本日寅刻那彥寶等由六百里馳奏合龍喜摺此實仰賴天恩祖考默佑朕與臣庶同深感謝現在河流順軌東省應辦事宜堵築運河東隄缺岸最爲急務費淳鐵保已將過水口門較寬之曹家單薄南壩頭二處專派大員督辦其餘各處亦俱次

第興工。並限十員內將口門堵閉。不使洩漏坡水。藉以濟運。所辦俱妥。刻下糧艘正銜尾北來。汝水不宜東注。其河身內重運經行之處。如稍有淤淺。卽上緊挑挖。或閉閘蓄水。以資浮送。均各相機督飭。妥速經理。俾全漕以次邁行。早達天庾爲要。運河道冊。

是日費淳鐵保奏。臣等前聞衛工合龍。當集文武員弁。各專責成。得信後。卽分投辦理。並催僱幫船。由正河行走。一面堵築南壩頭。曹家單薄二漫口。於二十四日開工。晝夜趕辦。正雜各料俱齊。二處口門。共寬二百二十丈。已進占四十餘丈。如天氣晴明。取土較易。八九日內定可完工。其五空橋。平水三閘。滾水壩。及東昌減水各閘壩。俱令堵閉。不使漏洩坡水。藉以濟運。現探河身尙無淤淺。儻將來坡水全下。竟有浮淤。隨時撈挖。亦易爲力。現在各縣承挑差役。仍在工守候。南來幫船。自首進挽過張秋。計合龍後。又過三幫。現因趙王河口沙灣一帶積水。匯歸尙有橫穿溜勢。絳挽需人。若數日後漫口堵完。水勢北注。則順流而下。按塘打放。卽可照常行走。再前議挑牛頭河。原爲宣洩汝水異漲。以護運道。嗣因魚臺縣士民恐被淹浸。呈請俟下游疏通。再行挑挖。是以緩辦。今衛工合龍。正資汝水北來濟運。所有牛頭河挑工。此時毋須辦理。至黃河順軌南下。曹單隄工。最爲喫重。臣鐵保已飛札兗沂曹道魏成憲。馳往防護。該處歲修積料。前有運往接濟衛工者。並飭購買足數。以備伏秋防汛。運河道冊。

是日工部題。本年正月十八日。據直督顏檢。將北運河務關楊村二廳嘉慶八年分搶修工程。共估料物匠工銀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一兩八錢七分一釐。又豫備防險料物。並搭蓋棚鋪等項。共需銀二千六百六十一兩五錢七分。造冊咨部。查北運河八年分搶修工程。先據直督顏檢奏明。因伏秋汛內水勢長發。兼之

上游潮白二河山水下注。兩岸埽鑲各工。每多刷陷。均經搶鑲鞏固。共估用銀一萬二百七十一兩八錢七分一釐。又備辦防險料物並蓋棚等項。共用過銀二千六百六十一兩五錢七分。並聲明飭造冊圖。另行咨部。今據該督將估用工料銀兩造具冊圖咨部。臣部查與奏報銀數相符。但定例埽高三尺。用麻繩一條。今冊內開用二條。與例不符。再定例一切工程。用銀在千兩以上者。題估題銷。今此案工程用銀至一萬二百餘兩。該督僅於奏後咨送估冊。亦與例不符。應據咨改題。並請嗣後各省修建工程。用銀在千兩以上者。俱應於奏准後。照例題銷。毋得仍前咨估。以歸畫一。運河道冊。

四月初二日。奉上諭。費淳。鐵保奏張秋堵築工程並糧船行走情形一摺。覽奏俱悉。南壩頭。曹家單薄二漫口。業已開工。諒旬日內即可完工。其五空橋等處。閘壩。俱須全行堵閉。不使漏洩。坡水更足以濟重運。如河道稍有浮淤。並當隨時挑挖。俾無阻梗。現在黃流順軌南下。曹家隄工。最關緊要。不可不豫為防護。該撫已派遣員魏成憲親往照料。所有各該工應用歲修料物。務須趕緊購足。以備伏秋兩汛之用。其張秋以南運道工段。均須隨時留心。妥為經理。至合龍後。南來漕船。又過三幫。此後即可照常行走。費淳著。遵照昨旨。即行來京復命。運河道冊。

是月初九日。鐵保奏。衡工合龍。目下急務。以張秋漫口為最要。堵閉稍遲。則坡水易洩。洩水又分。於重運大有關係。自三月二十四日得信後。即將曹家單薄。南壩頭兩處漫口。派員無分晝夜。剋期分辦。曹家單薄口門一百五丈。於本月初四日堵築完竣。其南壩頭口門一百十八丈。水勢稍溜。亦於初八日完工。此外如五里堡。陸家單薄等處漫口。並不過水。亦次第籌辦。以防伏汛。現在東岸既不洩水。洩水得以北來。

沙趙兩河亦有水入運。當將暫泊各幫船按塘打放。卽有淤淺。亦可隨時撈挖。臣費淳卽於初九日由張秋東昌一路回京。臣鐵保俟糧船再過數幫後。亦暫回省垣趕辦秋審及地方事件。至張秋一帶培補隄岸。係運河道王念孫專責。現因工段較多。又添派濟東道秦震鈞率同員弁駐工督辦。臣鐵保仍不時親赴查勘。至在後幫船銜尾前進。臣已札派將備等按段催儻不得因合龍稍存懈弛。鎮臣博奇仍駐札張秋。遇何處緊要卽馳往督辦。以期妥速。此次河營弁兵甚屬出力。兵一百十名。每名賞銀牌一面。並於辦公項下加賞銀二兩。外委等移交河臣稽承志酌量鼓勵。此次黃流入運。幸在霜降後。淤沙甚輕。茲水已澄清。臣等派員細查。惟磨盤壩五里鋪三里鋪等處掛淤自數寸至尺餘不等。現交運河道派員撈挖。再將各閘下版蓄水。或用剝船起卸。尙可浮送。此時糧船盛行。若因微淤遽議厚水與挑。不但有需時日。且恐瀉盡底水。汝源北來不旺。反致誤事。至此次張秋等處隄工經費。除不過水各工段應交運河道補築。所有現在堵築曹家單薄南壩頭缺口並東昌隄工及大清河兩岸修築缺口。共用銀十餘萬兩。內除商捐銀三萬兩。其餘銀兩容臣鐵保回省後籌款奏明核辦。運河道冊

是月十五日。鐵保奏曹家單薄南壩頭二處漫口堵合完工。業經臣會同費淳奏報。費淳卽於初九日回京。臣連日察看水勢。提放幫船。自初九日後。長河水長尺餘。續將太倉前蘇州白糧廬州三淮安二儀徵與武六等幫挽過張秋。連前共過二進船十餘幫。依次北上。查運河東岸既經堵閉。水無洩漏。則引曹濮一帶坡水。由沙趙二河入運。既可使重運過行。又可令民田早涸。現派原任道崔映辰率同佐雜漕委各員赴漫水上游曉諭村民。凡積水有可疏通。應卽引入沙趙二河濟運。其張秋不過水之陸家單薄五里

鋪及蓮花池各漫口。並東西兩岸修復隄工。現雖不致洩水。誠恐伏汛增長。於民田絳道有關。已交運河道。濟東道等督同工員。趕緊興築。務在伏汛前完工。以防夏秋盛漲。至前調附近營汛護送漕船。幫同絳挽各兵丁。現亦酌賞銀牌銀兩。分投遣回上下各閘。照常下板。按塘啓閉。張秋事宜。俱辦有頭緒。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近聞積水潭至大通橋一帶。多有淤淺處所。著派丹巴多爾濟。德瑛前往。逐段查勘。如有應須挑挖之處。卽行估計。奏明辦理。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八日。鐵保奏。張秋曹家單薄。南壩頭二處漫口。經臣等督同各員。搶辦完工。蓄水濟運。查該二處爲黃水正溜所經。衝刷半載。隄內成坑。外面迎溜埽灣。亦甚喫重。若不加築裹餞。外鑲防風。伏秋洩漲。齧塌新工。於絳道民田。均有關係。臣屬運河道等確估。並令將陸家單薄。五里鋪漫口。一并籌辦。並據王念孫。秦震鈞稟稱。督同原任泲河同知王毅等。查南壩頭工寬三丈。長至一百二十餘丈。內臨水坑深二丈。至三丈餘寸不等。自壩邊至東首坡地。水面寬五六十丈。深處寬四十餘丈。澆土不能站住。勢難鑲築。裹餞。惟有按照夾土壩做法。於正壩內套做草壩一道。中離丈許。澆填實土。壩寬二丈。約用秫秸五十餘垛。霖麻萬餘筋。土七千餘方。較水中澆土築餞。節省既多。土料亦易稽考。其臨河一面。加鑲防風埽。高二五尺。再加頂土壓實。連舊埽高出水面丈許。以資擋護。至曹家單薄壩前。尙有老灘。兼有引河分溜。壩身不甚喫重。惟壩內亦有水坑。擬令於南頭四十餘丈淺水處。築餞抵禦。其北頭四十餘丈深一二丈不能澆餞處。沿塘加築圈堰八十丈。卽可保護。不必再鑲夾壩。以歸節省。又五里堡口門六十五丈。兩頭涵露。

中間溝形寬十五丈。水深三四尺。用料無多。即可整平。上加土工。補還原隄。及陸家單薄口門。寬二百餘丈。亦係水坑。深數尺。及二丈不等。若依舊隄興築。鑲做埽工。需料甚多。今擬於沿坵乾灘內。築圈隄三百餘丈。以禦汛漲。而衛民田。於糧船絳道。亦有裨益。查王念孫等久任河防。熟諳工段。今既議定作法。應如所請辦理。以期完善。再新任河臣徐端。於豫東情形尤熟。又深諳河工。所有運河前後各工。容臣咨會報銷。以歸核實。五月初六日。奉硃批。照所請辦理。王念孫人尙可靠。似無浮冒之弊。運河道冊。

五月二十五日。鐵保奏。十九日將幫船行走。及前次脫空緣由覆奏。並衛河淺處。添雇剝船。派員照料。後復奉上諭。張秋迤北德州以南河道。鐵保俱應順道查勘。務期一律通暢。俾幫船得以銜尾而進。不致稍有遲滯爲要。欽此。臣卽由臨清沿閘履勘。查張秋迤北至臨清閘。汶水連次長水。各閘按幫啓放。無滯。臨清閘外衛河。於二十一等日。亦長水一尺四寸。閘門至淺處水深三尺四五寸。每日放船兩幫。帶絳前進。毋需起剝。現船過張秋七十一幫。出臨口五十四幫。出東境四十四幫。實屬通順。惟衛河所長。現係清水。恐難站住。仍飭各地方官及催僱員弁。將剝船暫行停泊。俟水勢大定。再行撤回。臣卽於二十二日馳赴張秋。帶同王念孫等。查南壩頭。曹家單薄。陸家單薄。五里堡四處工程。俱照奏定辦法鑲築完工。甚屬堅固。外如曹家單薄。迤北殘缺隄工。及五里墩。紅沙灣。戴工。唐家灣。戚家莊。馬家單薄。張家單薄等工。應行加幫處。該道已率同工員。間段勘估。酌量幫鑲。臣逐一查勘。俱係伏汛前刻不可緩之工。現亦修築十之八九。當諭各員上緊趕辦。務於月內完竣。以防汛漲。以上各工段。臣已飭該道造冊分案。報明河臣。與臣會核題銷。至其餘隄壩橋閘。應修各工。尙可抵禦汛水者。俱令緩修。俟汛後擇要估辦。再查張秋。自去歲

黃流穿運。歷次堵築之南壩頭。曹家單薄。陸家單薄。五里堡等四處漫口工程。及馬家單薄等八處修補。殘缺隄工。並從前奏辦磨盤埽。長隄束水壩。引河等工。約共用稽料土方等項銀十二萬餘兩。運河道冊。六月。吉綸奏。尾幫於六月初十日全入東境。後因滕縣彭口十字河噴沙淤墊。當經奏明籌備。十四日馳抵彭口查看。是處山河發源費縣。向引大勝等八泉之水濟運。每遇泉流匯注。挾沙而來。水退沙停。十字河即多梗阻。本年入伏前。山水疊漲。將對岸攔門沙壩衝開。水洩入湖。趕築復刷。致河身更形淤墊。撫臣鐵保。先派兗州府沈清直。會同泲河廳趕辦。臣即督率修築。添派兵夫。晝夜撈濬。並添雇剝船起送。現已有水三尺一二寸。江西永建幫起剝前進。計在後尚有十幫。臣恐弁兵藉詞延玩。是以親駐彭口。籌催惟沙性浮鬆。連日復得陣雨。壩身難立。必得晴明數日。方能集事。應俟沙壩築完。水無旁洩。船行暢順。即將在後幫船交巡漕臣達靈阿。率同押運道廳。趕挽過濟。臣馳赴臨清口門。及衛河上下。察看要處。儻辦務期江廣重船。跟接北上。運河道冊。

九月。山東巡撫鐵保奏籌辦河道事宜。奉硃批。所見甚是。凡事應分緩急。東省運道。淤淺多而通暢少。自應大加挑濬。然總以疏道泉源。蓄養微山諸湖之水爲本。來源若暢。勝人力多矣。偶見及此。併諭卿知。奉
皇帝聖訓。

十一月十九日。鐵保奏。現在河口已通。糧船指日僱渡。而在楊莊停泊者。尚須藉微山湖水。方不攔淺。昨臣接據江省咨文。即札該管河員。暫緩築壩。酌量啓板接濟。惟微湖存水。原備明年浮送糧船之用。若本年暢放月餘。來年不能接濟。所關匪細。且現候築壩與挑。韓莊以南不能挑挖。亦礙重運。臣查江省有水

綫河。可以放水濟運。現係冬令水清。不虞沙淤河道。實爲兩便。運河道冊。

是年總督顏檢請運河兩岸隄工。分別加高培厚。奏略南運河受豫東二省漳衛汶泗之水。自臨清合流。至故城入直隸境。由天津歸海。長五百餘里。上游地勢平衍。漳衛挾沙而行。汶泗清水稍弱。每虞淺阻。自直隸交河南皮以下。則地勢漸低。水勢建瓴下注。惟防漫溢。雖將滄州捷地。青縣。靜海一帶運河西岸。濱其隄岸要工。仍須搶築。每年例用歲搶修銀二萬兩。自嘉慶六年諸河泛溢。青縣。靜海一帶運河西岸。濱臨淀泊。又有子牙一河繞其外。水勢浩大。一綫單隄。汕刷幾盡。而捷地與濟減河亦因河水洶湧。宣洩不及。多致漫溢淤墊。均宜節節防護。必須將運河兩岸擇緊要工隄。培加高厚。減河挑濬寬深。以資容納。其亟應修濬。並故城等處民隄二段。民力實難籌辦。尙須官爲經理。約略估計共需銀九萬餘兩。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九

運河水章 原三十七

嘉慶十年四月十七日。鐵保、徐端奏。運河廳宿遷汛濬流石閘。建自乾隆五十二年。原備擊束運河水勢。以濟運行。嗣緣豐工。曹工漫溢。黃水匯注運河。致閘口淤塞。年來漕船由越河行走。竟成廢棄。且地勢低窪。經伏秋盛漲。水漫閘背。衝激損壞。是以不能啓閉。去冬。臣至江境。與前河臣吳璣會商。是閘地處適中。擊蓄得力。應加高數層。照舊修整。以利漕運。當即委員勘估。並與前督臣陳大文、漕臣吉綸議辦。旋值卸事。未及具奏。臣到任。復飭徐州府鼇圖勘估。茲據詳。是閘拆修。加高砌築。估料物匠工銀三千一百七十七兩。挑淤並堵。越河築壩。共估銀二千七百九十九兩。覆核無多。即發銀令廳員購料築壩。趕緊拆卸修砌。並加高三層。限大汛前完竣。俾資啓閉。以利運行。仍俟工完驗收。令灰漿飽滿。堅實鞏固。以垂久遠。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十二日。李亨特奏。汶上汛西岸。舊有臨運、彭石、邢通等斗門七道。原爲宣洩盛漲。歸南旺湖。以資儲蓄。而保隄岸。前因各引渠積淤。經費淳。鐵保於嘉慶八年十二月。一併估挑。嗣因銜工合龍。斗門引渠工程。遂亦停止。惟各引渠攸關。收水備運。並保汶上鉅嘉兩汛。繕道隄工。今淤墊日甚。經伏秋盛漲。不能洩水。旣礙湖儲。兩隄亦必著重。據王念孫詳請估挑。臣親詣各斗門履查。斗門七道引渠。雖俱受淤。應須一併疏治。但七道中。彭石、邢通兩斗門引渠。受淤尤厚。且逼近分水口。首先納漲。若將此兩道先行挑浚。深

通。自可備大汛宣洩之用。其餘引渠五道。現在麥忙。又大汛瞬臨。難於猝辦。俟將來察看情形。如須估挑。再行奏辦。臣親率道廳勘估計彭石邪通兩斗門引渠。估銀一千四百三十八兩二錢七釐。請動支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銀兩趕辦。於汛前挑竣。運河道冊。

是月十三日。鐵保徐端奏。連日運河水已平定。隄堰一律穩固。現在江廣幫船。行次揚州邵伯。因河窄溜急。絳挽維艱。而清江河口各閘壩溜勢湍激。打放猶須慎重。已委常鎮道趙宜喜。護淮揚道張鼎。中軍副將汪德。署淮揚河營遊擊田宏謨等。分投上下照料。督催僱挽前進。至河口清黃交匯處。清水力旺。此次黃河長水尺餘。尙無阻滯。臣徐端督飭外河廳營。照舊在南岸高家馬頭。北岸浦家莊。各築柴壩。挑溜刷泓。俾幫船隨到隨渡。無需起剝。截至五月十二日。湖北二幫渡黃。連前共渡過船七十四幫。邵宿運中河內。經東省將韓莊湖口閘。照例亮板放水接濟。足敷浮送。據報截至五月初九日。台州後幫出境止。已催出江境船六十八幫。當此江廣重船緊要之際。臣徐端會同漕臣吉綸。設法籌催。務期迅速。暨渡六月初三日。奉硃批。覽奏幸慰。因時啓閉。一切慎重辦理。勉之。南河成案續編。

閏六月二十八日。鐵保徐端奏。清口之病。由於河身淤高。亦緣閘壩久傷。啓閉不靈。致清水入運者多。敵黃無力。糧船淺阻。又因洪湖仁義等五壩壩底多壞。經風浪衝掀。洩水太猛。下游州縣被淹。此等受病處。必須於秋汛後趕緊修理。以求一勞永逸之計。臣等悉心籌酌。謹詳晰開列各條。爲我皇上陳之。今按所列六條中。淮黃等三條不錄。一、運口惠濟等閘。並清江正越閘。應趕緊修建也。運口至清江地勢建甌。水行湍急。是以設閘層層鉗束。按塘啓閉。使湖水多出清口。少入運河。最爲關要。各閘年久損壞。啓閉不

靈。上年冬。前督臣陳大文。河臣吳璣會奏。請分年次第拆修。緣彼時漕船回空甫竣。卽值重運北上。是以今春未及估辦。茲臣等復查清江正越兩閘。建自前明。閘牆雁翅。年久酥損。塌卸亟應修建。擬先將惠濟越閘。通濟正閘。清江正越兩閘。趕先拆造。委員勘估。該四閘約共需銀十七萬三千七百餘兩。但採石維艱。懇聖恩俯准照高堰石工例。加給津貼。所需工料銀兩。容咨行兩淮運庫。就近撥發。派員分領購料。承修。定限本年回空過竣。築壩興工。限明春二月全竣。俟灰漿乾老。再行啓放。其未啓放以前漕運商民各船。惠濟通濟兩閘。另有正越閘通行。惟清江閘應照舊啓放。五孔橋由玉帶河行走。不致阻礙。惠濟正閘。通濟越閘。及福興正越閘。俟明年霜降後再辦。一經修建完整。按塘啓閉。操縱由人。入運水少。則敵黃水。多。河口定復舊規。實爲全局所係。以上各閘工程。現委候補道單灃綜理價辦。派參遊同知等分司工段。以期妥速。一。下河各州縣窪地積水。應勘籌宣洩。並培築隄工。以衛農田也。查義壩閉後。再將高郵各壩全堵。則下河興化。鹽城。東臺。通泰各州縣漫水自消。惟各州縣形如釜底。舊有范公隄攔禦海水。年久未修。亦多殘塌。而通海通江各支河汊港。如有滯塞。則積水無由宣洩。現委查災賑之候補知府伊秉綬。朱錫爵等。隨地查勘存記。臣等於霜降後。督率道府履勘某處河港。應行疏挑。某處隄堰。應行培築。確估奏辦。州縣地方及場窰農田交錯之區。水利河渠。例用民力。第恐錢糧繁多。或由商捐。或按畝攤徵。統俟勘估籌議具奏。一。中河廳境絳隄。應趕爲補築也。中河廳桃清兩汛。與黃河僅隔一隄。大隄外臨河。另有絳隄一道。以通絳挽。上年清黃水漲。加以東省山水驟發。由邵宿運河下注。是以中河廳境絳隄。衝刷淹漫。今春各工並舉。不能兼顧。查該廳河道。爲漕運要津。若無絳隄攔束。不但幫船逆流而上。行走維艱。

且水勢散漫。楊莊運口不能收衝刷之力。亦應補築。現委同知周鎬、署廳郎廣、隨同淮揚道僱辦。所需錢糧。於河庫墊發。工完另撥還款。以上各條。或節宣水勢。以籌淮黃全局。或籌疏積潦。以利下河民田。衛生而速漕運。皆南河至急之務。此外如雲梯關外補築大隄。雖亦緊要。尙可明年辦理。再以上各工。一時並舉。段落既多。錢糧亦重。必得在工各員。人人用力。不敢絲毫草率。方於要工有益。臣鐵保臨時酌量。如尙須大員經理。當加派司道督辦。七月十八日奉硃批。大學士、六部尙書。并吳璉妥議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十四日。大學士保寧等奏。軍機處交出兩江總督鐵保等奏。臣等謹按籌議各條。詳晰妥議。恭呈御覽。一、運口至清江各閘。年久損壞。啓閉不靈。亟應修建。臣等查運口爲漕艘經行要道。地勢建瓴。向設閘座。層層鉗束。以緩水勢。上年十一月。臣姜晟在江南會同前督臣陳大文等奏明。各閘年久欹側。難資擎托。次第拆修。臣慶桂等會同戶工二部議覆准行。今請將惠濟越閘、通濟正閘、清江正越二閘。趕先拆造。應如所奏。限本年回空過竣。卽煞壩興工。限期春二月全竣。以資啓閉。至所稱採石維艱。懇照高堰石工例。加給津貼。查高堰大隄加高石工。上年姜晟、陳大文等奏明。石隄工段綿長。需料繁多。近年甄石灰漿。較定例貴至加倍。請照東省絳道石工例。酌加幫貼。據淮商情願。捐銀四十萬兩。以資津貼。經臣慶桂等會同戶工二部議。以東省幫貼。係特行奏准。並非常例。今稱此項石隄工。鉅費繁並。據商人情願捐銀。應如所奏辦理。但究係例外加增。且南河向無津貼之名。嗣後不得援以爲例。奏准在案。今拆修前項閘工。據奏按照高堰石工例。加給津貼。自係實在情形。但未將閘工實需津貼銀兩若干。及作何籌款。分晰

聲明。應令該督確查具奏辦理。其惠濟正閘、通濟越閘、福興正越二閘，應俟明年霜降後估辦。一、下河范公隄殘塌，各支河汎港湮塞，或應疏挑，或應培築，確切估計奏辦。臣等查下河各州縣地勢低窪，漫水易積，自宜亟籌宣洩，以保農田。其舊有禦水隄工，亦應培築，以資捍衛。今范公隄年久殘塌，通海通江各支河汎港，如有湮塞，則積水無由宣洩。應如所奏，逐細履勘，分別某處河港應挑某處隄堰應築，確估辦理。至所需錢糧繁多，該工係場窳農田，均資利益，或由商捐，或按畝攤徵，並即一併妥籌具奏，以憑核辦。

一、中河廳絳隄衝刷淹漫，亦應趕爲補築。臣等查中河廳運河爲漕運要道，必使絳道修整，以便挽運。且水有攔束，亦不致漫淤。今據奏因上年清黃盛漲，東省山水驟發，將絳隄衝刷，幫船逆行艱難，且水勢散漫，不能衝刷。應如所奏，趕緊補築，以利運行。以上湖河各工，並時興舉，若非分別緩急次第，恐顧此失彼，轉誤要工。所奏六條內，除堵閉義壩，攸關蓄清敵黃，以濟回空，乃目前最要，必須首先償辦。其餘五條，卽如全修五壩石底一節，應令該督等再行籌議覆奏核辦。此外各工，應如何酌分先後，分投興工，亦卽籌議趕辦。務於本年回空及來年運務修防，均無貽誤。仍將工段丈尺銀數確估，另單奏明辦理。本日奉旨依議。是日奉上諭：前據鐵保等奏清口淤淺之故，由於閘壩啓閉不靈，議於秋汛後趕緊修理。因將所議六條，批交大學士六部尙書，並吳璣妥議具奏。本日保寧等議覆之摺，已依議行矣。昨日召見吳璣，詢以辦理情形。據稱目前預備糧艘回空，修築義字壩最關緊要。該壩早堵一日，則湖水多蓄一分。刷黃卽多一分之益等語。近年河口時有淤阻，漕運經過，動形窒礙。現因該處停淤，江廣尾幫渡黃未能迅速，而回空各船，又已接續南下。儘屆時河口一帶水勢仍不深通，辦理必多掣肘。設有悞冬兌，關係匪輕。著先

將義字壩剋期堵築。愈速愈妙。仍將清水現存丈尺若干。隨時具奏。至其餘四壩。及現在議修各閘。若同時興工。不惟料物未必一時湊手。且拆修壩閘之時。亦恐清水宣洩。無由堵蓄。該督等惟應酌量緩急。分年次第舉行。經理周備。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七日。鐵保、徐端奏。自運口頭草壩至清江浦。地勢建瓴。湖水分流入運。甚爲湍激。是以數里內。設立惠濟、通濟、福興等三閘。因閘門溜激難行。於正閘外各建越閘。以分其勢。迤下清江浦。又建正越兩閘。以資擊托。共計八座。年久未修。啓閉不靈。若同時興修。錢糧浩大。臣等前議請將惠濟越閘、通濟正閘、清江正越閘。先行修砌。其餘四閘。俟明年霜降後估辦。大學士保寧等業已議准。統俟回空漕船過竣。卽築壩興工。緣近年物料昂貴。購石燒甌。例價不敷。必須加倍津貼。經大學士保寧等議覆。此項閘工實需津貼銀兩若干。及作何籌款。令分晰具奏。臣等督同淮揚道閻學淳等細估。拆建惠濟越閘、通濟正閘、清江正越閘。共估例價銀十七萬三千七百餘兩。樽節覆核。若一律加貼。未免銀數過多。應將攔築壩工車水人夫。及匠役開槽夫工等項剔除。不准給予津貼外。實計購辦石料河甌。樁木石灰。汙米。應需津貼銀十萬四千二百餘兩。查上年十一月。臣徐端會同欽差尙書臣姜晟等。議奏加高高堰石隄。酌加幫貼。據淮商捐銀四十萬兩。解存河庫。除間段加砌石工。及加高土隄動用外。原存爲普加一層石工之用。今石工已奏改甌工。計有節省正價幫價銀十三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兩。仰懇聖恩。卽以此節存之項。爲閘工津貼之用。俾工員購辦從容。工程得資鞏固。委員分投購料。剋期興辦。限明春完竣。惟各閘修砌完後。必須灰漿乾老。方可放水行船。明春重運北上。只可從雲壩口出五孔橋。由通濟越閘、惠濟正閘行走。各閘向

有兩閘分流。今所修者，皆築壩攔截，則水勢全歸一閘。溜如懸瀑，漕船更難打放。應在惠濟正越兩閘中北裏頭地方，及通濟正越上東岸之張王廟舊有涵洞處，另開越河各一道。俾閘門溜平，仍層層築壩收束，不使水勢過於分洩。隨時相機籌辦，務於重運行走無悞。再中河廳境緯隄，及外河廳境方家馬頭至三老壩一帶隄工，灘水未消，難以確估。現在設法疏通，應俟灘水消落，另行估計奏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鐵保、徐端奏：洪澤湖自十月上旬以來，又長水二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此後冬雪優霑，可望加長。惟黃水雖漸歸槽，仍未大落。尙高清水尺餘。臣等商酌：此時清水未便遽放外注，而清江至揚州運河，專藉黃水通行。應俟尾幫空船全過邵伯，再將禦黃壩堵閉，掣乾河底，擇停淤厚處估挑。另容隨時奏辦。現於清江淮安一帶河道兜灣，及河身寬闊溜勢平衍處，俱相機築做束水壩工，節節束溜刷沙。俾軍船不致淺澀。各幫迅速南下，並預將裏河運口頭壩外去冬所築之蓋壩，再爲接長。其挑清壩及頭二三壩，並雁翅護壩，一律加鐵幫寬追壓，以備清水外注時收束得力。務使盡向東趨，勢專力旺，以資衝刷。計明春重運經臨，啓壩放水，足資浮送。至應修之惠濟、通濟、清江正越各閘，亦即煞壩興工。其邵宿運河各古淺段落，本年上半年山水漲發，停淤較厚，亦須煞壩大挑。已飭徐州道釐圖確估。臣徐端亦即親往覆勘，派員挑辦。務令一律深通，以利新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據鐵保等奏回空漕船渡黃全竣一摺，覽奏欣慰。本年回空漕船，價渡過行，尙爲順利。惟藉黃浮送，不過一時權宜，實非經久善策。此時空船渡竣，固可如期歸次，轉瞬重運經臨，最關緊要，必須將清口設法疏通，務使清高於黃，宣放外注，藉以刷沙敵黃。濟運爲第一要著。現在黃高於清，總

由河底淤墊。未能挑挖深通。鐵保等惟應一面趕緊挑淤。一面設法擡蓄清水。能將清水擡高暢注。則河身淤淺處所。水力足以衝刷。較之人力挑挖。更爲便捷。前據徐端奏請來京。陛見。朕因該河督現有應辦要工。令其暫緩。今閱摺內所奏挑淤築壩等事。皆須親勘督辦。尤不應分身來京。徐端竟無庸前來。瞻覲。惟當趁此回船已過。重運未來之時。遵照節次諭旨。實力疏治清口。以期明年重運北上時。進行無阻。方爲不負委任。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鐵保、徐端奏。臣前奉上諭。本日據鐵保、徐端會奏。南河應修閘壩各工。並籌津貼銀兩。及懇請續收投効人員二摺。均批交原議大臣議奏矣。本年回空幫船。渡黃雖尙迅速。然全係借黃濟運。祇屬一時權宜之策。所辦殊不足恃。轉瞬重運北來。設彼時稍有阻滯。必致有悞。轉輸所關至重。特此諄切申諭該督等。將清口一帶運道。悉心勘辦。務將來歲新漕。可以銜尾浮送。漕運一事。著責成鐵保、徐端專心經理。設辦理不善。致有遲悞。則惟伊二人是問。徐端昨已有旨。准令來京陛見。但河督專司河務。責任綦重。著於接奉此旨後。自行酌量。如現辦事宜。鐵保不能分身督率。則徐端往返程途。計匝月有餘。豈不徒耗時日。卽當據實奏明。暫緩來京。以便及時儻辦。並著鐵保、徐端將籌勘清口一帶運道。如何設法蓄清刷淤。確有把握。能使重運必無稽阻之處。先行詳晰據實具奏。以慰廑注。欽此。查河口清黃交匯處所。爲漕運要津。儻有塞礙。不但河務通工受病。各省漕糈。悉皆阻悞。所關甚鉅。臣等責所專司。深虞隕越。並蒙聖慈申諭如此。明切。敢不殫竭心思。務臻妥善。本年回空。雖於十月十八日全渡。借黃濟運。究屬權宜。臣等博稽採訪。僉以蓄清敵黃爲上策。上年冬。臣姜晟、臣徐端等會奏修築閘壩。及臣鐵保分別緩急奏

修各工。皆爲蓄清敵黃起見。仰蒙聖慈。准照辦理。漸復舊規。但祇能奏效於一二年後。未能旦夕見功。前於八月奏將束清壩口門堵合。使清水涓滴不致外洩。現在洪湖水長四寸。已收存水一丈二寸。湖查嘉慶八年以前冬底。洪湖存水不過七八尺。以現水比較。尙屬有益無絀。惟黃河之底。較前淤高丈許。是以此時黃河水面。尙高清水八寸。自大雪後。黃水連日見消。若再旬日。更可落低。但未便將束清壩啓放。應再儘力收蓄。總期多蓄一分之水。卽重運多得一分之益。俟高黃水二尺以外。然後可收刷滌之效。臣等商確。現在回空已竣。卽將禦黃壩堵合。不使黃水內灌。其禦黃壩內西岸。已另挑引河一道。以備清水外注。並將臨湖各道引河挑浚。計明春重運到時。啓放清水力專勢猛。必能衝刷淤沙。河口定能通暢。重運漕船。足資浮送。又每年桃汛。黃河長水無多。無虞倒灌。凡盛漲皆在伏汛。若重運漕船。趕伏汛前。全數渡黃。卽不致阻滯。現與漕臣吉綸商酌。明春重運各幫。務俱催儻。趕未交伏汛前。全數渡黃。以免稽阻。至臣徐端自受任南河。事事仰承諭旨指示。幸識遵循。惟南河工務繁重。尙須面聆睿訓。庶得更有把握。查十一月至十二月。天寒水凍。只能購運料物。臣鐵保尙可就近督催。臣徐端現將堵壩挑河各事宜辦有成局。再束裝馳叩闕廷。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六日。保寧等奏。南河應修閘壩各工。經該督等奏明通籌全局。臣等按條議准。今據奏此時拆修運口等閘。最爲緊等。請將惠濟越閘。通濟正閘。清江正越閘。先行修砌勘估等語。查惠濟越閘。通濟正閘。清江正越閘。四座。旣據查明先辦。其餘四閘。應如所奏。俟明年霜降後估辦。所用工料估津貼銀十萬四千二百餘兩。請於商捐節省銀內動用。查淮南商前捐銀四十萬兩。原備石工津貼之用。嗣因改砌甃工。

節省銀十三萬四千二百餘兩。今拆建閘工。所需津貼。與石工事同一律。應如所請。將節存之項。爲閘工津貼之用。至各閘向有兩閘分流。今所修之閘。皆築壩攔截。水勢全歸一閘。明春重運北上。應在惠濟正越兩閘中北裏頭地方。及通濟正閘上東岸張王廟舊涵洞處。另開越河。俾閘門之水稍平。仍層層築壩收束。不使過於分洩。應如所奏辦理。本日奉旨依議。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八日。奉上諭。本日據戴均元奏到履勘運口水勢情形一摺。並繪圖貼說呈覽。朕詳加披閱。圖繪形勢。甚屬明晰。而自禦黃壩迤南至迤東。滿幅皆係黃水。可見倒灌益甚。據戴均元奏。自八月堵築義字壩後。迄今三月。而清水較高黃水未及一尺。距明春啓放。僅有兩月。盡力收蓄。諒不能及二尺。初放或可暢注。日久勢弱。兩水頂阻。或遇汛漲。仍恐黃水倒灌。所慮甚是。但據稱與鐵保。徐端商酌。如遇兩水相抵。不能不暫開峯山等閘。減黃助清。來年重運。不致淺阻。此則非是。蓄清敵黃。原係治河良法。乃自上年回空阻滯。經姜晟。吳璣等籌啓祥符。五瑞等閘。製減黃水。權宜濟運。本年回空。則全係借黃濟運。似此年復一年。黃水到處。在在停淤。日久竟成平陸。全河受病。關係非輕。今再開峯山等閘。仍係上年製減黃水辦法。必致淤及下游。殊非正辦。現據戴均元奏。俟催令銅鉛船幫渡竣。亟宜堵合御壩。將引河一併開挖。其臨河引河二道。趕緊挑浚。並將清江以下。運河兩腮淤灘開挖。此等工程。均著照所請辦理。仍著鐵保。徐端會同戴均元商酌。熟籌良法。使來年重運。通行無阻。而黃水不致仍前倒灌停淤。爲一勞永逸之計。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臣鐵保在河口督僱趕堵禦黃新壩。緣江境冬至前後。天氣嚴寒。河口

冰凌甚大。外河應順黃壩上下河灣處所。冰凌擁積。初六七兩日。積凌融化。陡長水四尺二寸。臨黃各壩。工幸防守穩固。惟裏河廳清江汛。因修建清江正越二閘。將五孔橋攔壩挑切。以備啓放行船。初八日。天氣驟暖。凌水湧漲。登時漫過攔壩。由玉帶河下注。該河城隍廟地方。舊有涵洞。隄根滲水坐墊。浸及清江浦南岸官署民房。臣等即馳回查看。清江浦北岸閘圍湊集。並無妨礙。惟南岸低地被淹。水深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幸居民距隄不遠。搬移高阜。並未傷人。水勢尚緩。房屋未塌。惟在浦各官署。間有被淹。並清河縣倉穀。不及移貯。俟查明數目。賠補。臣等商酌分投搶辦。臣徐端督率道將廳營。先將禦黃壩收束。窄小。以截來源。臣戴均元幫同臣鐵保督催廳營。將玉帶河過水處。漏夜趕辦。幸口門僅止八丈。即日堵築斷流。惟清江浦形勢低窪。積水驟難消涸。查乾隆五十一年。碧霞宮漫水。經前河臣李奉翰奏明。在浦各官捐廉車厚。此次應照辦理。現卽雇車晝夜。厚水計數日內。卽可涸復。其被水民人。先經臣鐵保親督府縣。購備饑餅。蔗竹散給。並無失所。並經漕臣吉綸。淮關監督臣李如枚。親赴清江。撥船裝載饑餅。幫同接濟。民情安謐。查清江南岸地界兩隄之中。周圍不過數里。旣無農田。亦與運道無礙。此次凌水驟然漫注。雖非意料所及。但道將廳營汛弁。均難辭咎。除查明題參。先將專管廳營。摘印撤回聽候部議外。其堵築隄工所用錢糧。仍全數著賠。不准開銷。臣徐端職任河防重寄。於凌汛之期。未能先事防範。咎無可追。惟有仰懇天恩。交部嚴加議處。臣鐵保兼管河務。咎亦難辭。並請旨交部議處。臣戴均元現將勘籌應辦各工。分別酌議。另行具奏。再禦黃壩現經收窄。連河水勢消落。西岸淤灘。腮土全行乾出。儘可興挑。若將是壩堵合閉氣。於挑工更有裨益。但現在冰凌湧至。陡長水四尺有餘。隨鎮隨墊。臣徐端率同道將。極力鎮

護一面委員趕挑淤灘以利運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戴均元奏臣會同河臣徐端帶同江蘭司員陳雲查勘堰圩五壩及三閘各工現在工程有亟須拆建修補者有尙可暫緩施工者有應行改添者分別先後辦理謹逐款開列繪圖貼說恭呈訓示。今按四條中高堰山圩三條不錄。一惠濟等閘應修砌也查原奏運口頭草壩至清江浦數里內有石閘八座年久未修啓閉不靈請將惠濟越閘通濟正閘清江正越等閘先行修砌查惠濟等閘石槽剝落參差不齊下板不能入槽閘底噴沙淤積又不能到底及將淤沙挑看石塊壘城不能平實其各閘雁翅尙有完整惟鑲補接砌新舊灰石恐難粘合堅固自應普律修砌現在惠濟越閘拆卸興工其餘應修各閘催照原估一併興修其應開越河亦宜挑挖期於重運漕船行走無悞將來報竣時督臣河臣親往收驗。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戴均元奏清江浦地方形如釜底四面環水自堵合玉帶河缺口後水勢已定而消洩頗難現於鄰近州縣雇水車三四百輛趕緊車戽務於本月退出地面以復民居此次被水雖止南岸一隅長不過五里寬二里而所淹廬舍幾及二千家經督臣鐵保撫綏每日給予饘餅並搭蓋蓆棚棲止酌放銀米不致失所查運河因黃水灌入既易停淤且清江兩岸舊隄卑薄僅存子堰二三尺將來清水啓放設遇清黃並注不能容納於運道民生大有關礙臣等籌度宜先堵築禦黃壩使上游斷流淤灘全露一面趕辦挑工連日黃水冰凌擁擠水長四尺有餘極力搶築隨鑿隨墊俟汛水稍減即當相機堵築現已多派員弁將運河淤灘刻日興挑以河旁兩隄之上培築兩岸之隄根歲內挑築完竣俾河身深濬清水暢行來春

重運不致稽阻。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清江南岸官民會集人煙稠密且當挑河之際猝然被水臣等詳加履勘緣地介運河玉帶河之中凌水驟漲衝突玉帶河西首攔壩繞至迤東過水漫溢係在玉帶河之北運河之南與運道實無妨礙連日黃河水落清水高出一尺四寸時已仲冬遲則隍工卽於十四日分段派員將運河兩腮積淤開工趕挑出土培隄計年內一律完竣不悞新運其禦黃壩口門日前凌汛陡長壩根衝動難以堵合臣徐端現在集料來往河口相機攸辦惟有嚴督汛員緊守束清壩以期擡蓄日久衝刷得力至玉帶河漫口臣等督率員弁趕緊搶築業經閉氣斷流惟清江南岸外高內低形如釜底別無去路必須趕消積水現照碧霞宮漫水成案雇備水車六百輛每輛用夫八名晝夜輪戽不歇雖藉人力引注隄外未涸而水勢日減外徙之戶漸可歸廬復因該處災民現當嚴寒凍餒堪虞親率各官每戶散給銀五錢米五升席三領先令搭棚棲止以資口食此後恐有應行接濟之處已買米三千四百石隨時核辦仍飭縣確查被災輕重同倒房數目再會同撫臣分別辦理其所用撫卹銀米席片夫車等項臣等捐給毋庸開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戴均元等奏凌水驟漲清江浦土隄過水情形清江浦地方因凌水驟注隄根滲蝕致南岸民房官署被淹實屬猝不及防非意料所及但隄根如果堅實不致滲水又何至坐墊是該管廳營文武等咎實難辭著查明參辦並將隄工著落賠修示儆其被淹濕損倉穀著查明數目施恩賠補一半徐端等疎於防範本應重處姑念事出意外一時督率未周徐端著從寬交部議處鐵保著從寬交部

察議。至摺內雖稱人口未傷。房屋未塌。但該處被淹未涸。小民究恐失所。著該督卽行查明。如有應需撫卹之處。據實奏聞。先行動項辦理。不可諱飾。其未涸之水。務卽上緊車戽。俾得各就寧居。至河道工程。總須先事預防。此時正當冬令。水落歸槽。原非防汛之候。乃因天氣稍暖。凌水下注。遂致漫壩。蟄隄。可見備禦之法。不可刻疎。全在隨時加意慎重。現在薄凌融化。尙屬有限。一交明年桃汛。甘省上游冰雪融消。黃水擁積而下。直達江境。其勢更甚。不但隄工著重。彼時正當啓放清水。是否力能敵黃。足資衝刷。轉瞬重運。經臨關係。緊要究竟。湖內清水蓄至幾何。高於黃水若干。約於何時開放。其運河兩腮淤土。據奏禦黃壩未經堵合。與挑又稍緩數日。是否不致貽悞。均切廬念。前已降旨。令該督等會同戴均元。趕緊辦理。總期不悞新漕。該督等此時能否確有把握。著卽據實速奏。此次凌水驟注。漫壩蟄隄。徐端等均有應得之咎。朕已格外從寬。若伊等於運河清口一帶。不能籌辦妥協。致悞明年重運。則罪無可逭。朕不能再加寬貸也。戴均元此時且暫緩回京。將應行會商處。悉心妥籌。俟該督等辦有頭緒。約計明年重運。可以無悞。再行來京復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本日戴均元奏查勘應修閘壩各工。並挑挖運河淤墊情形。覽奏俱悉。其查勘各工。既經戴均元等查勘確實。俱係必當辦理之工。自應俱照所奏辦理。惟當核實驗收。不可草率從事。任令承辦之員。稍有偷減。俾資鞏固。至南河受病之由。已非一日。海口疏洩不暢。河身淤墊日高。甚至清口阻滯。以黃濟運。倒灌之病。不可勝言。朕宵旰廬念。無時或釋。節經降旨。甚爲殷切。徐端等專任河防。鐵保係本地方官。又兼河務。伊二人固責無旁貸。卽戴均元亦係特旨派往之員。委任綦重。伊等仰體朕意。總當

通籌全局。設法辦理。期於長久完善。不可僅爲目前補苴之計。或自料識解不及。亦當廣咨博採。如廳營員弁。河營老兵。以及本地居民人等。皆當詳細考證。以期集思廣益。如果得有良法。辦理可期。經久。即多費數百萬帑金。亦毫無吝惜。譬如醫家治病。看其病症即深。不得不投以重劑。庶起沉痾。若畏難觀望。僅飲以果餌之藥。焉能望有起色。卒之受病日深。用藥滋費。安能濟事。今河身受病不淺。司其事者。總無久遠之計。不過爲一時補救。而連年所費。積算仍屬不少。究於河工全局。有何裨益。且每年重運過後。即預計回空。不能南下。及回空僭渡。又慮重運不能北來。終歲皇皇。迄無長策。卽如清江浦被淹一事。現在正屆冬令。試思薄冰融化。能有幾何。而漫水遂至過壩。蟄隄。如就釜底。皆緣河身淤墊過高。致長水四尺有餘。卽形衝灌。將來再交春令。上游冰雪全融。黃水擁積而下。浩瀚之勢。又將如何防禦。戴均元。鐵保。徐端。務當悉心籌度。廣求良法。據實奏聞。請旨辦理。以副委任。至目下新漕卽日南來。更當上緊籌辦。不可貽誤。所云禦黃壩趕緊堵閉。務卽迅速趕辦。以便將運河兩腮淤土。剋日興挑。立限辦竣。設有稽誤。卽當嚴參。其蓄存清水。將來啓放之後。是否力能敵黃。確有把握。設或彼時不能暢注。漕運梗阻。又將如何辦理。並著據實由驛速奏。以慰廑注。其清江浦未消積水。並著迅速車戽。以復居民。俾安棲止。〔南河成案續編〕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本日戴均元等奏。撫卹清江浦被水事。並河務工程。覽奏俱悉。清江浦凌水漫溢。係在玉帶河之北。運河之南。尙與運道無礙。實屬幸慰。至該處附近田畝。雖俱無恙。而民廬多有被淹。現當嚴寒。四散流離。情形可憫。務須趕緊車戽。早爲涸復。俾就寧居。所有雇備水車。及散給銀米。席片等項。應照伊等所奏。公捐助給。至涸復之後。尙應給予修理房屋之資。著加恩動帑發給。查照定例辦理。作正。

開銷務當實力撫綏。仰副塵注。再戴均元。本日奏稱。運河兩腮積淤。於十四日分段趕挑。其禦黃壩口。因凌汛衝動。壩工難以堵合。現在相機儻辦等語。禦黃壩既未堵合。則運河內仍有黃水灌注。即將兩腮積淤趕挑。而中泓仍恐淤墊。屈指新漕。卽至萬一稍有遲悞。所關匪細。著迅卽購料。將禦黃壩趕緊堵閉。庶挑工不致虛費。重運可期。無阻戴均元。務卽會同鐵保。徐端。將此時預辦事宜。遵照節次諭旨。悉心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前據吳璥奏稱。河漕不能並治。請於黃河以北。添設剝船。接運赴通。以便將清黃交匯處所。隨時籌辦等由。當經批交大學士九卿。悉心妥議。茲據保寧等會奏。以該侍郎祇籌及後年輓運事宜。其明年軍船能否抵通。及如何設法之處。未據確切聲叙。且添造剝船二千五百隻。每隻實能裝載若干石。果否足資剝運。並軍丁如何照料津貼。經費如何籌畫。請飭交該督等會同履勘。悉心籌議。覆奏。已依議行矣。清口爲漕運咽喉。關係至要。近年來因清水不能暢達。借黃濟運。淤墊漸高。阻滯堪虞。亟應疏治深通。俾轉漕永資利濟。方爲一勞永逸之計。前經疊次降旨。諄切諭令。悉心籌議。迄今未據覆奏。茲吳璥所奏。添造剝船。接兌南漕一事。據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恐剝船二千五百。未必敷用。以每船需費若干計算。已不下二百餘萬。且造成後。交何處經營。以數千號剝船。任其散泊黃河北岸一帶。必致漸歸剝朽。自必須擇地安置。年年修脩。况旣用剝船。旗丁等接替押運。例給不敷舵水。又須增雇。加以盤壩抗脚。一切雜費繁多。核計所需。已屬不貲。而治河之費。仍不能減。夫治河原兼治漕。今吳璥所奏。祇詳陳接替運漕事宜。以騰出河道。可以隨時籌辦。其實若何治河之法。並未奏及。與其多糜浮費。何如將應用帑

項歸入治河。及早籌勸。將清口一帶。疏刷深通。爲經久良策乎。况卽照依吳璣條奏辦理。亦祇可備後年軌運之方。明年重運。瞬卽經臨。設彼時清口一帶。萬一稍有淤阻。又將如何辦理。屢據該督等奏到籌辦情形。僅稱蓄高清水。藉以敵黃刷沙。漕運自可不致阻滯爲詞。究竟清水是否力能暢注。黃水是否不致倒灌。亦未能確有指實。豈仍思如今歲之借黃濟運。止顧目前耶。朕辦理庶務。惟以至誠仰籲。昊蒼眷佑。朕賴上天之福。諸臣等賴朕之福。固不待言。然人事不可不盡。豈可意存諉卸。語托吉祥。該督等現在籌辦諸務。果能保明春重運必無稽阻乎。現距歲除不遠。而禦黃壩尙未堵閉。昨據奏運河兩腮。一面挑挖。試思黃水來路未絕。恐挑淤亦屬空談。且此數十日內所辦之工。豈能將河漕兩事。籌備萬妥。該督等究竟有何把握。豈必待漕運果有阻滯。始臨事周章乎。此旨到日。著戴均元會同鐵保。徐端。吉綸。悉心體察。就目下辦理情形而論。是否重運可保。必無阻滯。儘竟不能操萬全之策。則當預計重運到時。設清江浦南北稍有梗阻。如何辦法。卽明歲權宜辦理。後又將如何計及久遠。一一縷陳。不得再用仰賴鴻福等虛詞塞責。總之預籌之法。寧可備而不用。不可不思患預防也。若伊等接奉此旨。仍不據實詳細具奏。惟以空言敷衍。則伊等竟思僥倖於萬一。必先治伊等以應得之罪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臣奉。上諭。已恭。戰月之十七日。欽此。跪讀之下。臣鐵保。徐端。感激悚惶。莫可言喻。查束清禦高兩壩。乃全河關鍵。向來束清壩留口門十餘丈。通流外注。湖水不免消耗。每到冬底。僅存湖水四五尺不等。本年臣徐端。奏將束清壩移在運口頭壩之上。臨湖築做。已較得力。迨八月中。復同臣鐵保。將口門全堵。不使湖水涓滴外注。數月以來。清水漸長。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五寸。現高

黃水二尺餘。冬令黃水易消。若至年底。再消一二尺。則清水可高四尺上下。其力自足滌黃。至禦黃壩前。因凌水衝動壩根。致稽堵合。現集料土晝夜追壓。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堵閉斷流。全河東注歸海。不復內漲。是本年河口事機順利。束清禦黃兩壩得力。似有把握。至河口一帶。臣徐端業已派員另濬寬深引河。其臨湖各道引河。亦俱挑竣。足備清水外注。清江迤下運河淤沙。現委廳營五十餘員分段償挑。並派道員閻學淳。談祖綬。單灃等分路督辦。即以挑土培築兩隄。限年內全完。臣等計挑河培隄工竣。在新正初十前後。其時黃弱清旺。即乘勢啓放束清壩。使湖水暢出。則河底刷深。新漕浮送裕如。較往年必能得力。至新春甘省上游冰雪消融。凌水下注。隄工誠未免著重。已嚴飭道廳將黃河壩壩各工預爲加鑲防護。時以清江漫水爲戒。現在通查黃河底水較上年此時爲小。將來春水長發。足資容納。新春啓放清水時。其力尙足敵黃。至清江浦四面皆隄。形如釜底。雖雇水車六百餘輛。竭力車戽。未能即涸。此時禦壩旣堵。運河掣空。即將積水洩入運河。俾民人早爲復業。臣鐵保現查被災戶口。奏請給賑。並查間有失足落水淹斃人口。彼時倉猝水發。未據呈報。已劄飭清河縣捐賞厚加撫卹。其水浸坍倒房屋。亦照例辦理。不敢稍爲諱飾。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三十日。奉上諭。據戴均元等奏堵合禦黃壩。會籌疏通清口。覽奏俱悉。禦黃壩前因凌水衝動。未能即堵。茲經戴均元等督率集料搶築。堵閉斷流。全河東注歸海。不復內漲。事機極爲順利。並據奏束清壩自八月內堵合後。清水漸長。高堰誌椿。已存水一丈五寸。高於黃水二尺有餘。若至年底黃水再消一二尺。則清水可高出四尺上下。其力自足抵黃。看來戴均元等籌辦已有把握。此時派員挑挖引河培築隄

工儘力收蓄清水。自可逐漸擡高。但恐明年清黃並漲。水勢甚旺。五壩不能抵禦。或須宣洩。則湖水不能專注清口。不惟刷沙敵黃。難資得力。且恐下游復被淹浸。於地方河漕。均有關係。此時鐵保前赴徐州。所有籌疏河口。蓄清濟運事宜。即交戴均元。徐端悉心商酌。趁此新漕未到以前。設法妥爲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一日。徐端奏。揚河廳自寶應下至高郵。連河西岸。係白馬。汜光。高郵。甓社諸湖。僅賴一綫單隄。爲界臨湖一面。向有輒石工捍禦。本年伏秋汛內。因義壩過水盛大。各湖漲滿。高寶西岸。湖河相連。低矮隄工浸水。歷經風浪掀掣。致多坍塌。刷成缺口。迨義壩堵合。水勢漸消。即飭道廳查勘。先將各缺口次第用料堵築。斷流。據報量驗所掣輒石工長二千三百餘丈。茲據淮揚道閻學淳勘估詳報。揚河廳境寶應。汜水。永安。高郵四汛。共掣卸輒石工二千三百八十九丈。除保固限內之工。著落原辦人員賠修。實計應估修工二千二百七十二丈九尺。共需料匠工價銀六萬五千一百七十兩。臣與督臣鐵保查勘丈尺相符。現委廳營及汛員分段承辦。購辦輒石料物。俟春融卽行興砌。所需工價銀兩。並請於蕪湖揚州等關庫撥用。至該廳連河西岸所刷缺口十五道。及東岸啓放之南關。五里。車邏各壩。並揚糧廳昭關壩。均於八月內用料土償堵完固。臣查驗尙俱堅實。惟二廳兩岸隄工單薄。經本年夏秋漫水。油刷。倍形卑矮。必須一律加培。以資鞏固。現在飭道勘估。統俟春融興辦。其通工各路。原經啓放之金灣六閘。鳳凰壁。虎橋。亦俱堵截斷流。壩外木橋。向通驛絳。前因漫水衝倒。均經購備木植。鍵釘如式。一律完竣。明春重運。經臨。足資絳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奉_{上諭}據戴均元等奏通籌漕運河防悉心會議一摺吳璣前奏添造剝船接運南漕一事朕早鑒及格礙難行節經降旨詢問今據奏稱通盤籌畫諸多窒礙且剝船並無篷板如令載運長途七八十日雨淋日曬米質霉變堪虞等語所慮甚是正與朕意相合且核計需添剝船五千二百餘隻約共需銀四百數十萬兩此外尚有雜需所費亦屬不貲况據稱河口受病本非一日即將全漕起剝盤運亦非二三年能除全河之病是卽辦理接運於沿河仍屬無益不過徒多糜費吳璣所奏自毋庸議現據戴均元等奏稱惟有蓄清刷黃束水攻沙爲不易之良規茲已將一切籌備明春重運者切實辦理等語河防事宜旣無一勞永逸之計祇可因時調劑戴均元惟當會同鐵保等察看情形隨宜酌辦務使來年重運早得全數抵通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鐵保徐端額勒布奏臣額勒布接准臣鐵保咨會因下游河道有關鹽運與揚州近在咫尺亦卽赴勘會飭江寧布政司康基田鹽運使會煥等分段勘估籌費趕辦茲據稟灣頭閘壁虎鳳凰橋由廖家溝出江東西灣壩由石羊溝出江金灣舊壩由董家溝匯入芒稻河出江金灣新壩金灣中閘北閘由人字河分爲二一由仙女廟入運鹽河出江一由芒稻閘出江自金灣閘至江口計三十餘里形勢甚利各閘壩河道淤填厚薄不等並有河身淤平兩岸窄狹芒稻東西七孔三孔兩閘口門墊塞致上游宜注不暢逐段丈估展寬自三四五丈至十七丈不等挑深自一二三尺至五六七尺不等並挑切灘嘴核計應挑土五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六方畧又築柴草土壩八道共需正價協貼等銀十三萬一千一百六十九兩零開冊呈送臣等覆加查核尙無浮冒現屆桃汛未便稍延卽飭該司等督率

委員集夫儻辦。務趕盛漲前深通。以備引水下注。保衛淮揚。儻有草率儉減。嚴行參辦。所需經費銀兩。查有候補員外郎江蘭呈請捐銀三萬兩。奏蒙賞收。留爲疏濬河道之需。堪以動用。並據運司曾煥詳據淮商呈請捐銀六萬兩。限三個月分次繳清。又據總商呈請公捐銀四萬五千兩。於月半內呈繳。該商等急公情切。應如所請。准其捐輸公用。先於運庫貯備。項下動墊濟工。俟各商繳還歸款。以上共捐銀十三萬五千兩。除工需十三萬一千一百六十九兩。餘存運庫。留爲水利工程之用。至運河西岸寶應、邵伯等湖。爲上游五壩諸水入江之路。須將支河疏通。方免阻滯。現飭該州縣乘時勘辦。謹會同撫臣汪志伊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一日。奉上諭。鐵保等奏。估挑淮揚下游歸江河道籌款趕辦一摺。現屆桃汛。亟需宣洩。連河盛漲。俾資保護。既據鐵保等勘明淮揚下游歸江河道。核計估挑共需銀十三萬一千餘兩。著照所請。督率委員。剋日分段挑築。所有商捐銀兩。著加恩賞收。准其湊備工用。此項銀兩。雖係商捐。但既准留工支發。卽與官項無異。該督惟應嚴飭承辦之員。核實籌節辦理。該商等情殷保護桑梓。籲懇捐資備用。尙屬急公可嘉。所有捐輸銀數最多之商人。鮑有恆。著加恩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鐵保、徐端、額勒布奏。據江防同知吳寬詳稱。儀徵縣境內有五里閘河一道。上承淮水。下達大江。爲鹽漕舟楫之要津。宜洩異漲之分路。中設響水、重濟、羅泗、攔潮四閘。外禦江潮。內洩淮水。亦關扼要。該河自乾隆三十一年興挑以來。閱今三十餘載。日漸淤墊。水不暢行。漕艘及鹽銅船隻。俱改由瓜洲口出入。冒險繞江。諸多未便。且於淮水盛漲之時。少此一處分洩去路。上游不免停遏。其響水閘亦係乾

隆四十三年修理後。日久損壞。於潮汐往來。不能隨時啓閉。與鹽漕河防。實有關礙。臣等當飭江寧布政使康基田。運使曾煥。勘估應需河工土方銀一萬九百六十四兩零。開工銀三千五百三十二兩六錢零。查係必不可緩之工。飭司循例在於運庫減半餘平項下。先支八分數銀。給發該同知吳寬具領興工。並江寧藩司康基田會同兩淮鹽運使曾煥。就近督率核實辦理。俟工完驗收。取造冊結。送部請銷。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二十九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向來開放五壩。卽應將下游車邏等壩啓放。以資分洩。前開智禮兩壩。因人字河歸江之路。已挑浚深通。過水均在一丈以外。是以飭將車邏等壩得守且守。緩行開放。并曉諭下游居民。預爲防備。茲查洪湖水勢漲滿。該壩過水至九尺有餘。奔騰而下。勢甚湧急。又兼二十五六七等日。風狂雨驟。信壩敞開。人字等河歸江之路。潮汐頂阻。一時宣洩不及。高寶等湖難以容納。臣等恐於運河東隄。是礙權其輕重。已飭將高郵南關大壩車邏壩啓放。以平水勢。下游水到之處。不無淹漫。現已分札飭查。妥爲安撫。現在洪澤湖水已落一尺二寸。存水尙有一丈七尺二寸。一遇風暴。勢仍危險。臣等現在分員督辦。以專責成。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六日。鐵保。徐端奏。本年洪湖異漲。存水至一丈八尺有餘。隄工喫重。經臣等將智禮等壩啓放。並開下游車邏。南關兩壩。以資宣洩。節經具奏。惟據常鎮道揚糧廳稟。自智禮兩壩啓放後。水由高寶諸湖下注。每日長水一尺八九寸至二尺餘寸不等。因下游人字等河挑浚深通。遞達歸江。宣洩本利。無如二十五六七等日。狂風暴雨。湖水東注。揚糧廳屬。又長四五尺。急開車邏等壩分洩。未能減落。風狂浪猛。潑

過隄頂。道廳等親冒風雨來往搶護。人難駐足。致昭關壩迤上之荷花塘。崇家灣二處。始則平漫。旋即潰缺。過水寬八十餘丈。至一百餘丈不等。查本年湖水異漲。臣等督率道將廳營多方防範。旬日以來。甫見消落。乃邵伯以上東岸隄工。復因風浪漫缺二處。在車邏。昭關兩壩之中壩下。本有減水河道。下注淥蕩。荇絲等湖。由興化一帶歸海。下游經過地方。臣鐵保已委員馳往確查淹漫情形。妥爲安撫。不使失所。臣徐端亦委副將汪德星赴漫口。會同常鎮道趙宜喜等。趕盤裏頭。先行擁護。俟山盱工程辦定。卽次第堵閉。現在揚州一帶。藉此分洩。已落水三四尺。高郵亦落水二三尺。大隄可保。南關新壩五里中壩。昭關壩均無庸啓放。惟臣徐端職任河防。臣鐵保兼管河務。不能預籌。難以辭咎。請交部分別議處。道廳文武疎防職名。查明咨部照例參處。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七日。戴均元奏。裏河攸關運道。自清口至淮城以下。本年加高兩岸。出水尙有五六尺。惟實應以下臨湖石工。間段殘缺。其荷花塘。崇家灣兩處缺口。共三百餘丈。現在集料堵築。至上年請修之惠濟。越開業。經報竣。尙有通濟正閘。及清江正越兩閘。現亦興修。限年內全完。中運河自楊莊以上。兩岸繚道。間有殘缺。本年曾經補修。而此時水勢汪洋。隄岸仍形卑矮。自應加築高厚。以利挽行漕運。查每年各工歲料。發帑購辦。不下數十萬兩。卽今春估辦土工。亦用銀十餘萬兩。則各處土埽工程。自應悉臻鞏固。何至偶遇盛漲。俱形危險。卽須搶辦埽段。加築子堰。所費不貲。其故總因全河工段綿長。而前估土工。不過十之二三。其歲搶修之工料。或未能早辦。實貯在工。遇工程緊要。倉卒從事。不能工堅料實。勢所難免。臣與徐端商酌。所有本年應發歲料價值。擬於九月內卽行發起。按二次給領。各廳乘時購料。分貯工所。由道

查驗具詳。臣等再按塚秤量。詳細抽查。務令莖束無虧。始准驗收。南河成案。續編。是日鐵保戴均元。徐端額勒布奏。上月十九日。欽奉上諭。此時鮑營河水勢既大。而向來所開鉗壩。亦俱漫溢。則鹽飭從何轉運。商民均多未便。著鐵保戴均元。徐端額勒布會同體察。將現在淮北口岸。如何籌運。以濟民食。及黃河改道後。場窰有無關礙。如何變通辦理。仍令商民兩便之處。妥酌章程。定議速奏。欽此。臣額勒布即於九月初一日抵浦。會同督臣鐵保。河臣戴均元。徐端詳細籌畫。查五月初。王營減壩開放。衝刷遙隄。黃水直注鮑營河。水勢瀾漫。誠恐有妨運鹽道路。先經臣額勒布委運司曾煥。臣鐵保派淮揚道鼇圖。帶同海州通判鄧諧。分投查看。並飭委員等隨時酌量。令各商擇路開行。一面具稟。飭雇船隻。迅速裝運赴所。接資岸食。嗣據各員先後稟稱。鹽船運行。共有三路。一由鹽場舟運至佃湖盤壩。從正河轉運。但現在水淺。不無停阻。仍設法籌運。俾商不虧本。一由莞濱河入鹽河。因行抵水新工。上游斷流。水無來源。亦已停阻。查黃河北隄外。有積水十餘里。往年從大壩開放。以消漫水。今照舊放入鹽河。即可淨送。所有水新工停泊鹽飭。已飭各商陸運至永豐包垣。計運到數百引。一由新河走張家河。出減壩口門。並無紆回。惟此時水勢浩瀚。不分崖岸。須乘風運送。而中間略有水淺二三尺處。稍爲起剝。即可過達。商人見運工柴船。由此行駛穩便。亦從此行走。業經裝載開行。臣等遵奉諭旨。同赴鹽河。至安東新安鎮。逐段履勘。此三路並運。尙可接濟岸食。當飭分路裝載。隨時開行運送。又據商人稟稱。現在積引未運。尙有一二十萬。僅此三路運行。不敷接濟。擬由場捆載海船。從內洋直達焦山進口。計程一千五百餘里。東北風順。極爲便捷。各場海貨等物。運至蘇松。從無失事。現請先裝數引。由海船試運一次。臣額勒布先經派

員查勘。呂四場近海一帶。洋船絡繹。甚爲穩便。鹽船儘可行走。因思商人既願試行海運。止可聽其自便。俾資掣運。至場竈爲產鹽之區。查板浦中正兩場被淹。各竈尙未涸出。惟臨興場其鹽墮埤池地勢較高。未經淹及。將來冬暖晴和。仍可曬掃。其三場存垣鹽筋。係竭力圍築圩圍保護。並未淌沒。目下足敷起運。至將來黃河如果改道。於鹽場有無妨礙。此時難以定準。俟霜降水勢減落。溜行歸并。再往察看形勢。妥定章程奏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鐵保等又奏。接據邵宿廳營稟報。本年回空首幫淮安衛二幫船十五隻。於八月二十七日入江南邳州黃林莊境。當飭迅速催僱挽行南下。其王母山一帶。因上游蘇家山漫水。衝開碎石滾壩。至黃流入運。間有倒漾淤淺。前經飛飭廳營。先築草壩。逼溜刷深。嗣據稟報。空運首幫已抵王母山地方。水深二尺。上下不無淺澀。查回空趕辦新漕。最關緊要。卽令顏檢前往率同各員。弁趕緊辦理。疏築兼施。以冀運道深通。幫船行走無阻。並嚴飭道將。趕堵蘇家山漫水來源。俾清水仍舊暢出。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奉上諭。鐵保等奏王母山一帶黃流入運。間有倒灌淤淺處。此時回空幫船南下。正關緊要。戴均元現已前往著督飭工員。速將蘇家山碎石滾壩堵合。漫水斷流。將淺澀疏挑。則清水自可暢出。庶回空不致阻滯。至顏檢前已有旨革去頂戴。押送來京。該督應卽遵旨押送啓程。其王母山疏築事宜。仍著派委員前往接辦。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三日。鐵保。吉綸。戴均元。徐端奏。王母山一帶。因蘇家山滾壩過水。倒漾成淤。除頭進回空漕船。挽過五幫。後幫阻淺。不能跟進。先經派委顏檢。江蘭二人往辦。復經臣戴均元。集夫督辦。均經奏明。臣徐端

由郭家房查勘會商後。因漫工緊要。仍即馳回。臣鐵保正勘減壩。迤下露灘。聞挑工喫緊。漕運未通。亦即馳抵工次。臣吉綸亦因前幫阻滯。趕至王母山。會同臣戴均元。加派幹員。分段嚴催。漏夜趕挑。查上游臺莊一帶。清水尙屬充足。所有通湖分洩處。節節攔蓄。水高五六尺不等。將王母山至河成閘。長三十餘里。一律挑通。卽於初二日。啓放閘壩。清水下注。鋪滿河面。各深二三四尺不等。其不及二尺處。因近王母山。連紀家渡岔口。湖面較寬。溜勢散漫。不能衝刷。尙有一百餘丈。深淺不一。隨集人夫。築壩束勢。兼用挑挖。爬梳之法。逐處探量。併力趕辦。仍派員押催漕船銜尾南行。已挽過四十餘隻。河槽漸順。可無阻滯。猶恐清水暢洩。後將不繼。仍將微湖閘暫停啓板。以備將來接濟。臣鐵保督率幫船。順流而下。一路查勘水勢。趕回清江。照料渡黃。臣戴均元暫留數日。俟各幫過行。察看無阻。隨往郭工。商辦堵築工程。再趕赴減壩。會勘新河。定議施工。臣吉綸暫住王母山。除已到五十九幫。催令趕緊挽運。在後各幫。已派員星夜催僱。兗州鎮臣五十三。熟悉漕務。現住臺莊。上下迎提。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五日。鐵保。吉綸。戴均元。徐端。奏王母山河身淤淺。疏浚深通。迤下河成閘一帶。復淤淺一里有餘。臣戴均元督同道將應營酌做小壩。逼溜刷沙。並添雇鰍夫。漏夜撈挖。現在淺處水深二尺以上。空運幫船。足資浮送。上游蘇家山滾壩。過水數丈。已有節制。逐漸澄清。不致倒漾停沙。轉可益清濟運。並將運河東岸擇要加培。束水不使分洩。入湖清水力旺。日刷日深。自王母山至河成閘。一律暢順。回空軍船。半日已過八十隻。餘俱銜尾南行。臣吉綸督員將在後船隻。隄催僱挽。不任停泊。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吳璣奏。據道廳稟報。回空漕船。江西安福所尾幫。於十月初四日。挽入山東德州柘園境。連

前共一百一幫東境運河水勢充裕十三日已全數僱進臨清開口現過濟寧已有八十六幫惟本年回空入東已遲九月間因王母山間有淤阻截至十二日僅出東境三十六幫此後江境如迅速暢行自可無悞歸次而微湖亦可煞壩收蓄並趕辦運河挑工以備來歲新運之用但回空積壓現多自應先籌接濟本年附近運河地方雨水稍稀微湖誌椿僅收一丈較定制少二尺若過於耗費恐不敷運送新漕臣赴臺莊上下探量水深一丈二尺九寸已平開背臺莊以下河清閘以上坡灘積水廣闊以下注江境引河足資浮送微湖毋庸啓板俟臺莊水勢漸消酌量啓放湖水挹注庶幫船既利過行而湖水亦不多耗臣檄飭沿河各員嚴催各幫全過南旺分水口即將迤北十里開河等閘暫嚴下板使汶水南旺亦可助湖水而利船行其運河挑淺工段現委員確估俟幫船全出東境騰空河路即當興挑以免遲悞

運河
道冊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回空幫船現在未經南下者爲數尙多日前王母山一帶淤淺雖已疏通而幫船銜尾南下尙需時日較常年回抵水次日期已屬遲緩鐵保等惟當督飭道將上緊催僱晝夜進行以免河水凍阻務期早歸水次無悞限期至年來幫船回空遲緩皆因清黃交匯處清弱黃強倒漾滋患本年清水盛旺原可僱行乃因王母山漫水潦入運道致有淤淺回空稽時此事惟在該督等平日留心將何處古淺需挑及如何蓄清濟運逐一預籌妥爲經理庶幫船得以過行無礙南河成案續編是月二十六日鐵保吉綸戴均元徐端奏本年回空漕船渡黃較遲設再延悞恐致凍阻上游旣已通暢應及早歸次方可不悞新漕臣鐵保戴均元連日駐浦派員節節催僱漏夜挽運又添雇人夫絳挽過壩

以期安速。現在每晝夜可挽二百餘船。並有至三百者。截至本日。止據報渡黃頭進二十八幫。及二進前五幫。共船一千五百十二隻。計共三十三幫。在後各幫。仍銜尾跟接。濤口水勢暢注。浮送順利。壩口俱極安速。尙未渡黃各船。以每日二百餘計算。冬至節間。可完竣出江。歸次較上年僅遲半月。不致凍阻。臣等仍親赴河口督催。臣吉綸在邵宿押催後進。不任稍有片刻停留。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一日。吳璣奏。據運河道王念孫詳稱。運河廳汝上縣丞汛西岸三里堡。繹道一段。長三十丈。鉅嘉主簿汛東岸元帝廟對面隄工一段。長四十五丈。宮家河灘對面第三道挑壩。南首隄工一段。長四十四丈。俱係內湖外河。一綫單隄。首受汝源油刷。隄垣塌卸。陡崖壁立。現量頂寬僅三四五尺不等。不惟難以通繹。且遇汛漲堪危。向係無工處所。亟應鑲修防風埽工。共估工料銀一千五百二十七兩二錢四分。又捕河廳壽東主簿汛張秋南壩頭一工。係嘉慶八年衝工漫水入運之處。自九年春堵築後。經三次伏秋大汛。壩壩蟄塌卑矮。該壩原長一百二十八丈。外臨運河。內係跌塘深坑。兩面皆水。今因底料朽腐。應將臨河防風一百二十八丈。拆修加鑲。並於坡裏深塘。估鑲埽工一百丈。加填尾土。普面加高三尺。一律高厚。庶可捍護。估需工料土方銀二千六百九十二兩四錢九分六釐。該道履勘造冊詳請具奏。臣復加確查。委係應辦之工。趁此水落。趕緊鑲辦。以待來春開壩放水。抵禦通運。並據聲明。各廳歲搶修限於定額。請動節省八束銀兩辦理。另案造銷。運河道冊。

是年總督裘行簡奏請修築子牙河新舊格淀隄工。疊道涵洞橋閘。並挑浚河淤等工。奏略查直省千里長隄。及新舊格淀隄。均須修築。千里長隄。綿互七百餘里。自乾隆三十七年大加培築後。迄今三十餘載。

雖於以工代賑案內。間段修治。疊遭大水。有隄身刷存一綫者。有隄址幾如平地者。分段詳勘。就地勢崇卑。離水遠近。將高低丈尺。扣存舊土。核加新土。勘明水旱土方。取土難易。分別培築。於水口較深處。加用椿料。以期工堅料實。足資捍衛。至新舊格淀隄。雖止百里。係在衆河下游。大城文安隄身。兩面皆水。均須水中撈泥。施工較難。又靜海當城至楊芬港疊道。長二千丈。獨流村後疊道九百丈。因不在格淀隄內。前此未曾估計。但係車馬必經之路。均須一律修築。當城迤下至天津杜家道溝疊道內。向有涵洞五座。天津王家河口疊道內。原建九空木橋一座。俱已衝失無存。查格淀隄原因子牙河渾水灌入大清河。涇渭不分。易於淤墊。而設現既尾閘大加疏濬。渾水有歸。則此橋座涵洞亟應堵塞。一律築成疊道。以免清濁互流。日久淤墊。畿輔安瀾志。

是年。裘行簡奏。本年自入伏汛。河水節次長發。南北兩岸。向無埽鑿工段。經大溜側注。汕刷隄根。更爲喫緊。楊村南汛馬家工壩西險工一段。正當迎溜埽灣。衝刷隄身。形勢險要。接建草壩一段。長四十丈。寬一丈四尺。高三丈二尺。畿輔安瀾志。

是年。溫榆河下游席廠以下。東岸灘上。斜挑引河。奏略。此河向無來源。形勢淺窄。與潮白河合流。全藉倒漾之水。濟運。但水弱沙停。無從刷滌。每年淤塞。自工部稅局至流水溝。舊挑淤處五百四十丈。今復淤淺。再流水溝以下。東邊衝開岔河一道。溜走東岸。以致流水溝下至楊家垵。又積新淤一百八十丈。共新舊淤長七百二十丈。若不及時挑挖。恐來歲漕艘經行淺阻。計自工部稅局至流水溝尾止。向分四段。工長五百四十丈。現在水勢上三段探深二尺五六寸。至一尺五六寸不等。面寬四丈餘尺。至五六丈不等。席

廠一段。探深三四尺。面寬六七丈不等。流水溝下至小神廟。因本年夏秋疊次盛漲。節節淤墊。高露沙底。所有潮白河溜。均從岔河旁走。水勢散漫。停沙更甚。此新舊淤實在情形。誠恐新漕當春水清淺。不能挽運。秋後大幫雲集。又值水落歸槽。更慮淺阻。自當上緊挑修。惟現在形勢。上年東嶽廟衝開岔河。積淤成陸。路遠灘厚。礙難再挑。若挑流水溝以下新淤。約二百餘丈。工長費大。且僅能駕駛弔載船隻。其幫船仍須停泊小神廟以下。則弔載船剝運愈遠。起卸愈遲。非但延悞運行。一切起剝脚費倍增。實屬無益。請將流水溝以下新淤。毋庸議挑。惟先就近在流水溝席廠以下東岸灘嘴上。斜挑引河一道。長五十丈。南口寬九丈。北口寬七丈。深八尺。如此引入潮白河。通流灌注。自能將剝運糧艘浮送抵壩。而幫船並可直到河口。起剝尤便。自工部稅局至流水溝舊淤一段。長四百五十五丈。擬分三段挑挖。均寬七丈。加深三尺。五寸至二尺五寸不等。謹按溫榆河於乾隆五十五年議奏。遇有淤積。歸北運河歲修案內辦理。蓋指錢蠟造報而言。至河道工段。既隸此河。則修治應列此河之下。庶無混舛。 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

運河水章廣三十八

嘉慶十二年正月初五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邳宿運河。上年七月秋汛。因銅沛廳楊家樓外灘浸水。將蘇家山石壩衝斷。黃水下注。倒漾入運。停淤甚厚。臣戴均元逐段查勘。淤深一丈餘尺不等。河心高仰。容水無地。當經擇要抽挑。並節節築壩束水。遍刷河泓。緣時緊迫。僅能浮送回空。俟回空船過後。煞壩掣乾底水。大爲挑挖。臣等於十一月回空過竣。卽逐段測量存記。迨蘇家山口門堵閉斷流。復委道員按段勘估。務以挑淨新淤。挖至舊河底加深一尺爲準。據報自黃林莊以下。馬蹄崖起。至河成閘止。共挑河長七千三百九十丈。計土三十四萬五千餘方。並黃林莊及各水口築壩攔截。按現在夫工飯食。計需銀十三萬五千七百餘兩。臣等照前次量驗。停淤厚薄。覆加確核。尙無浮多。現派廳營員弁分段集夫。僱辦其河成閘下。貓兒窩古淺處。俟底水掣乾。擇要抽挑。以節糜費。又河成閘底石損壞。乘此水涸修理。以利漕運。指日新漕北上挑工。必須趕東省未啓壩前僱挑。如式完竣。以便鋪水下注。接濟淫送。刻難遲待。現估挑河築壩銀兩。若俟奏明動撥。未免延緩。卽於前奏請撥料價銀八十萬兩內。動墊給發僱挑工完驗明實挑土方料物銀數。覆核另請撥發還款。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據鐵保等奏。邳宿運河挑工緊要。酌撥錢糧價辦。該督等既稱必須趕東省未啓壩前僱挑完竣。著准其於料價銀內撥銀十三萬五千七百餘兩。俾資趕辦要工。此項銀兩。既由料價銀內

墊發。以爲邵宿運河挑工之用。務須劃清款目。毋任工員等稍涉牽混。致滋浮冒。仍著於挑竣後。勘明驗收。另案造冊報部核銷。並行奏請撥給還款。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二日。和靜奏。臣自濟寧馳往臺莊。迎催新運。所有大泛口。未經挑挖之處。經運河道王念孫親督。廳汛各員。隨時妥辦。查重運首幫渡黃。先有報案。本年重運首幫。大河前幫。並代押泗洲前幫。共丁船十隻。裝米五千三百三十餘石。每船不過裝米五百三十餘石。數少船輕。易於照料。價行約三月內。即可入東。及臣行抵臺莊。尙無入東幫船。隨委員前往江境迎提。並親往探量水勢。自臺莊至黃林莊。水深一丈一二尺不等。黃林莊誌樁。中泓水深一丈八寸。又往江南察看壩基。尙未啓淨。現在撈挖探量。河清開上。水深五尺七八寸。至六尺一二寸。其馬蹄崖淺處。水深二尺七八寸。至三尺一二寸。擬再前往探量。據大河衛領運千總稟稱。該幫於二月二十七日。行抵窰灣。水深二尺六七寸。不敷浮送。又無剝船。商之揚州。二二三兩幫運弁。將三幫剝船倒換。輪流起剝。三月初一日。邳州移送小剝船二十隻。起剝磨淺。至河成閘下。襲家渡。水深僅二尺二三寸。現在籌畫趕緊前進。查江境運河。甫經大挑。又當東境。暢放湖水。上游江東交界處。既水深一丈有餘。而下游至馬蹄崖。僅二尺七八寸。河成閘下。僅二尺二三寸。在後幫船。入水漸重。水勢漸耗。必更淺滯。該處雖有泖口。沙家口。徐塘口等處。坡湖之水。灌注。第來源細弱。全賴微湖接濟。然放水定有限制。濟運全漕。於乾隆五十四年。兩省會議。以黃林莊誌樁。中泓水深五尺爲度。如不敷五尺。泖河廳酌啓湖板。如逾五尺。卽下板。以資撙節。相沿爲例。茲黃林莊誌樁。中泓水勢。較向例多至五尺八寸。設再放湖水。則下游高仰。必致漫溢出槽。淹浸民田。無濟於運。如令水中撈土。更屬虛應故事。

臣當卽據稟飛咨江南督河諸臣暨漕臣等飭屬多備剝船俾在後幫船到卽起剝迅速前進仍飭該千總設法起剝趕緊北上運河道冊

是月初三日奉上諭鐵保等片奏邳宿運河先經派委徐州道單灃督率挑挖據報竣工業已啓放黃林莊界壩併知照東境開放韓莊湖口壩鋪水下注何以中河下注之水增長較遲當派同興裘世璘星夜往勘設法補挑等語此事前據和靜奏及當經降旨諭令該督等查明籌辦本日又據吳璣奏稱大泛口挑工因江境馬蹄崖迤北至黃林莊二十餘里未經估挑之處間段淤仰黃林莊界壩啓除後大泛口仍存積水五尺有餘難以施工挑辦等語與該督等所奏情形相合是則關係緊要現在重運銜尾北來攢挽過行邳宿運河一帶前據該督等派委單灃督率挑挖何以馬蹄崖一帶該道竟未一律估挑仍行淤仰以致東境大泛口積水不消礙難施工實屬辦理草率轉瞬漕艘經過亟應設法籌疏計減壩卽日合龍後著戴均元徐端公同商酌於伊二人內分一人前赴黃林莊一帶詳細履勘趕緊督率挑挖務使重運勿致稍有稽阻其原辦估挑未能妥協之員應卽查明參奏所有補挑工程亦應一併罰賠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鐵保等奏邳宿運河關係至要已疊次諭令籌辦本日又據和靜奏探量馬蹄崖淺處水深二尺七八寸至三尺一二寸並經大河衛領運千總汪學冉稟窰灣水深二尺六七寸不敷浮送用船起剝至河成閘下龔家渡水僅二尺二三寸而上游江東交界處水深一丈有餘設再放微山湖水則下游高仰必致漫溢出槽如令水中撈土更屬虛應故事等語所奏自屬實在情形現在重運銜尾北

來著鐵保會同戴均元前赴黃林莊詳勘籌商或設法補挑或多備剝船務使重運不致稍有間阻爲要
運河道冊

是月十一日奉上諭前因和靜等奏啟放徽山湖水爲時過早江境馬蹄崖以北河身間段淤仰東境大
泛口至臺莊一帶積水未消難以施工疊經降旨諭令籌辦今鐵保已親赴馬蹄崖一路察看漕船絡繹
繆挽不斷所有長河中泓及馬蹄崖黃林莊水深處所俱足資浮送間有不及三尺處所該委員等卽東
築草壩現亦得資刷深等語漕船挽運北上遇有水淺阻滯設法起剝原係一時權宜之計此時馬蹄崖
上下旣俱水勢深通其間有淺滯之處東築草壩俾資灌蓄濟運較之用船起剝輾轉盤量稽遲折耗者
自更妥善是不惟慎重漕運兼亦體卹旗丁刻下戴均元已親赴邵宿上下將新挑工段逐細探量務須
與鐵保會商籌酌總期運河一帶水勢通暢漕船進行無阻而運丁亦不致苦累此爲最要南河成案續

是月十三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吉綸奏奉上諭據巡視東漕給事中和靜奏江境馬蹄崖以北河身間段
淤仰致東境積水未消大泛口工段勢不能挑等語重運轉瞬北來河道亟須籌辦鐵保等查明江境運
河如有未經挑挖深通致礙東境施工之處或該道札飭敢放湖水過早卽當上緊設法妥辦務期重運
致不稽阻欽此臣鐵保戴均元正在邵汛運河勘辦間又奉上諭邵宿運河旣據派委單漢督率挑挖何
以馬蹄崖一帶竟未一律估挑仍形淤仰實屬辦理草率著戴均元徐端吉同酌商分一人前赴黃林莊
一帶詳勘務使重運勿致稽阻其原辦估挑未能妥協之員卽查明參奏所有補挑工程應一併罰賠欽

此臣等查江境運河上年因蘇家山石壩黃水分注自河清閘至河成閘下攔門灘六十餘里停淤甚厚經臣等會奏大加挑挖專交徐州道單漢候補道裘世璘督辦於二月初十日完工十五日啓放黃林莊界壩後察看下游長水稍遲誠恐挑未如式或尙有淤仰臣鐵保戴均元先後親至邳汛查勘水深尺寸並重運首幫漕船於二月初四日挽出江境經臣等節次具奏緣邳汛運河上承東省八閘專藉微湖灌輸接濟每年春初俟韓莊湖口開啓壩鋪水下注新漕方能北上查嘉慶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啓壩二月二十日新漕首幫出江南境本年二月二十日啓壩三月初四日首幫出江南境比較時日微湖啓壩並不爲早而幫船在邳宿境內行走時日與往年相仿至該巡漕所奏馬蹄崖至黃林莊未經估挑僅水深一尺五六寸其爲河底高仰顯然等語臣戴均元徐端查上年冬籌辦回空時會同東河臣吳璥查看馬蹄崖黃道人橋一帶水勢甚深回空過竣上游淤壩後尙存積水數尺測探河心全係稀淤若於此二十餘里內水底施工徒費無益且此種稀淤經清水淘刷即可深通未便糜費是以未經估辦以歸節省前於二月中旬界壩啓時誠有水深尺餘之處迨微湖鋪水下注稀淤刷動旋即深通臣鐵保戴均元逐段測量實水深四尺四寸至五六七尺不等新漕首幫及滇黔兩省銅鉛船隻經行並未起剝東省閘內大泛口山河每年估挑加深原爲囊沙地步如遇水深沙淺改挑爲撈事所常有本年大泛口存底水九尺有餘毋庸挑挖業經吳璥奏將估挑錢糧扣存隨時撈挖所有河清閘上下至河成閘奏挑工段去冬本係淤成平陸經大挑後上游鋪水下注流行湍激兩岸刷塌加寬臣等測量河身口底丈尺皆與原估相符挑出之土有土岡可驗水深俱四尺外至五尺不等較雨水充裕之年有益無絀挑辦實無草率惟

邵宿運河向多古淺如貓兒窩殷家莊大柳樹宮家渡及窩灣之二灣三灣等處每年重運經臨皆略須起剝其淺處不過一二十丈流沙所聚旋挖旋墊去冬勘估時因各處河底尚深未經估挑迨上游啓壩放水沙水下注致有停淤測量水深三尺一二寸至三尺五六寸不等臣戴均元已嚴督道廳節築束水草壩設法肇蓄並雇夫船撈濬臣鐵保吉綸飭調剝船以備起剝並派熟諳備弁催挽前進所有頭進入水較重之鎮江幫現已挽過淺處即可次第入東查各古淺處雖不在馬蹄崖但該道廳等於估挑時只知省費拘泥水深尺寸未能預籌究有不合應將現在築壩撈淤錢糧著該道廳等罰賠追繳不准開銷至微湖水誌定例應收水一丈二尺現報僅存水八尺二寸尤須撙節當此重運緊要臣等惟有會同吳徽通盤籌畫水勢慎重宣洩多集剝船速令幫船剝挽進開並酌留江西解赴天津剝船一百隻暫備起剝俟首進幫船過竣仍令緊跟北上以期無悞運河道册

四月初一日鐵保奏揚州府江都境運河東西兩岸民堰護衛田疇遇有殘缺歷係圩田業戶自行修築茲緣連歲湖水下注兼值江湖泛漲致隄堰衝缺塌卸民田被淹該縣士民以工鉅費繁民力難施籲請借項修築臣委員查勘並飭司道覆估議辦今據江寧布政使許兆椿詳稱江都洋子橋迤下民堰先經委員履勘該堰河面間有露灘緊臨水面難以取土惟禪度庵北首灘嘴挺入河心一二三丈不等即以所切之土加培堰工以順河勢餘須於田面取土東岸自洋子橋至古西堰殘缺三十四段應築工長二千二百二十二丈估挑新土二萬七百二十四方又翻舊坡土三千五百八十九方西岸自謝恩亭至樞條圍殘缺二十二段應築工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估挑新土七千二百五十六方復飭據江都縣按照

殘缺段落覈估。新頂二丈底寬六尺爲準。層土層石。共估土方工銀一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兩八錢七分。由揚州府知府伊秉綬常鎮道趙宜喜。淮揚道鼇圖。遞加勘實。移司覆覈無異。請於司庫正項銀借給挑築。分年攤徵還款。詳請具奏。查此項堰工。攸關兩岸田疇。兼利驛遞文報。亟應修築。既據士民籲請借項挑築。實屬必不可緩之工。所有估需土方工銀一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兩八錢七分。應請照數給借。乘時趕築。分作六年。按兩岸圩田攤徵還款。以紓民力。仍俟工竣。由道府驗收。儻有偷減草率。卽行參賠。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吳璣奏。臣前將首幫僱出德州東境日期。會同巡漕臣和靜具奏。茲據運河道王念孫稟。頭進尾幫太倉衛後幫於四月十四日全入東境。其二進首幫揚州衛儀徵幫於十六日進開。截至二十日。二進船已入境五幫。趕跟前進。查本年邵宿一帶。天旱水淺。頭進尾幫及二進首幫較上年入東境日期。已遲半月餘。雖入東後行走之期。尙無遲逾。而雨水稍稀。汶泗諸水日弱。二三進船身較重。尤須籌計。方免遲悞。現在和靜已赴臺莊迎催幫船。其濟寧上下各塘長河水勢。臣與王念孫籌商。所有各閘相距數里十餘里者。按塘打放。互相啓閉。尙可酌盈濟虛。而兩閘相距較遠之處。上塘之水灌注下塘。卽不敷浮送。查運河廳寺前閘至通濟閘。塘長三十里。長溝迤北。地勢建瓴。一經啓板。水卽直瀉。每致淺澀。捕河廳斬口閘至安山閘。相距三十餘里。塘遠流長。亦易形淺澀。現飭於各淺處築草壩。以資關束。此外如有塘長溜急。應築草壩。亦卽相度督辦。俾節擊蓄。則消水較緩。淺處亦可稍深。並飭沿阿各州縣。多備剝船。遇船身入水過重。趕緊起剝。卽可過行。其泉源滯澀處。又經委員守催該管州縣。認真疏導。現在各幫

行走順利。至衛河各古淺。業經撫臣長麟專委濟東道秦震鈞。辦剝船及撈淺器具等項。不致有誤。惟旬餘以來。濃雲時布。間作雷電。而陣雨霑灑。輒即停止。農田河水。望澤甚殷。實深焦灼。臣率屬虔禱。並會同撫臣長麟。巡漕臣和靜。分投策應。隨時妥籌。雖值雨少水弱。亦必設法。務使漕行迅速。早達通倉。運河道册。

五月初二日。奉上諭。吳璫奏南糧價入東境。並籌辦濟運事宜一摺。所奏望澤情形。與京師相同。現因畿輔一帶。未沛甘膏。節次設壇祈禱。並降旨省刑平糶。以期速迓。和甘。况東省漕運河務。俱關緊要。此時雨少水弱。必須竭盡人事。免致淺攔。吳璫等當虔誠祈禱。一面督飭疏濬泉源。撈挖淤淺。其啓閉閘板。束築草壩各事。並須妥辦。俾資挹注。仍飭屬多備剝船。酌量剝運。勿令漕艘價入東境時。稍有阻滯。一得透雨。卽著由驛具奏。以慰廑注。運河道册。

七月十五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戴均元前已奏明。馳赴上游。勘查大谷山石滾壩過水情形。並督防黃河要工。臣鐵保。臣徐端在於河口。價辦挑淤。並籌水濟運各事宜。自七月初三日。禦黃壩復行堵閉後。分派文武各員。將引河漏夜挑挖。加深一丈二尺。已於十日內價辦完竣。現在趕鑿鑿築草間。釘椿鋪板。分投價辦。剝期二十左右。即可鋪水灌塘。所有運口頭壩。以內。清江淮安一帶。運河淤淺之處。前經將裴家場引河挑通。引水下注。臣等察看淤沙。雖漸見刷動。究未能即時深暢。復督飭淮揚道鼇圖。將裴家場引河。再加切灘展寬。並於裏河內淤灘橫亘之處。竭力挑切。節節添做小壩。逼溜刷淤。適七月初八九間。洪澤湖長水二寸。通湖各引河外注之水。加暢。清江淮安一帶。運河水長一尺餘寸。淺攔漕船。俱已浮動。

臣等恐久淤之沙難於刷滌。現復添派同知達枚等十四員分段雇夫爬刷以助水力。並據高郵州稟報該處運河於六月中旬乾涸斷流。連日水勢下注。客船業已通行。一經清水淘刷。自可漸深。現在業經起剝之撫州九後兩幫軍船四十餘隻。並剝船三百隻。已次第挽上。惠濟頭二三各閘。一俟河口新築之草閘完竣。即可灌塘打放。出口渡黃。按塘打放。尚可攢渡百十餘隻。惟是計算時日已遲。萬一前途排擠。則回空又致濡滯。誠如聖諭。多渡一幫。又多受一幫之累。臣鐵保現與漕臣薩彬圖、吉綸等通盤籌商。總以七月底爲期。後船即毋庸攢渡。至徐州北岸大谷山石滾壩所過之水。由水線河下注。邵宿運河。據報邵汛河成閘以下。間有停淤。漕船至彼。尙需起剝。已轉派候補道裘世璘署河營參將劉重等。先往料理。臣戴均元於勒查徐屬各工後。亦卽就近親往督辦。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十五日。奉上諭薩彬圖奏清口河道情形。可期通暢。惟高坂頭千根旗竿一帶。受淤最重。河身兩旁。各露淤沙。皆寬二三丈。中間僅抽溝一條。水深三四尺。大船甚難浮送。經該漕督劄行河汛各員。令其趕緊挑挖。日久未見辦理等語。高坂頭一帶。河身兩旁。既露淤沙。寬至二三丈。自應趕緊挑挖。何得僅以抽溝了事。且經薩彬圖劄行後。何以該河汛各員。竟置不辦。外省因循疲玩積習。殊屬可惡。著鐵保等。速飭一律挑濬。並將劄行罔應之員。查明參處。至所稱高郵寶應地方河道。亦有淤淺。該漕督行知該處官弁。設法疏通。旋據該員等稟稱。計程一百七十里。實難疏濬等語。與朕所聞情形。大略相同。昨已降旨。令鐵保等速籌妥辦。該處河道。爲回空船隻必由之路。若不上緊挑濬。致悞回空歸次。於明歲新漕。大有關係。鐵保等豈得因淤淺處所道里縣長。一任該處員弁等畏難不辦耶。該督等上緊疏治。務期速就。深通勿

致回空船隻稍有阻滯爲要。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查清水衝刷淤沙最易見功。若清水力旺，暢注刷滌，則河槽日寬，淤灘日去。河道即可深通。前於六月初間堵閉禦黃壩後，其時湖水之力尙弱，是以清江上下河道不能立時衝刷寬深。其高郵寶應一帶，則距運口較遠，水力所到更爲微弱。一時自不能深通。且兩岸皆設有涵洞閘壩，其時正值短雨之際，農田待水甚亟，又不能不聽民啓放，以資灌溉。此清江以上之高坂頭等處，兩旁淤灘不能即時衝刷，而高寶一帶亦有乾涸淤淺之實在情形也。向來河道淤淺，惟有抽挑一法，分別切灘順勢，抽溝順流，以助水力，斷不能將全河之土起除淨盡。即大河挑挖引渠，亦祇如此辦理。本年六七月間，臣等察看清江上下淤墊處所，祇須抽溝順勢，一俟清水力旺，則淤灘自能刷滌。而高寶一帶淤淺之處，計程一百七十里，長至三萬數千丈，斷無如許錢糧。普律大挑，雖間有淤淺，而河形尙在水勢一到即可刷深，自不必再爲抽挑，徒滋糜費。迨七月下旬，清水來源既已日旺，且時屆秋成，農田無需灌溉，臣等當飭將兩岸閘洞嚴密封閉，不使旁洩，河身日漸深通。現在高寶一帶運河前水深二尺餘寸處，所已深至五六七八尺不等，不但江廣退回截卸之糧船，並無耽滯，而黔滇銅鉛各船亦已銜尾而上。此其明效。將來回空經行，自不致稽遲貽誤。至該管廳營汛弁等，如臣等委辦挑切各工，或有草率偷減之處，自當嚴行參處，以示懲戒。此次分別挑切各工，因清江兩岸淤灘，既不能全挑，高寶一帶本有河身，又不必費帑抽挖，是以臣等本未檄令辦理。仰懇聖恩，免其查參。

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三日吳璣奏。東境運河臨清閘以北，則以疏消衛水俾免捫口爲要務。韓莊閘以南，則以多蓄湖

水足濟江境爲要務。現已深秋，衛水日消，無慮倒漾入關。其支河疏濬事宜，應俟回空過竣再籌。此時無須急辦，惟微湖存水過小，由上游牛頭河淤墊，坡水不能下達，日形短絀。刻下回空已到，轉瞬新運北來，臣親歷各湖河，逐細查勘，放水來源尙旺。濟寧以上，蜀山、馬場、馬踏、南旺諸湖收水俱符定誌。濟寧以下，獨山湖水亦充足，現將十八水口開放，以有餘之水穿運入西岸之十四單閘。由南陽、昭陽兩湖遞達微湖，稍見增長。現水八尺三寸五分，較定誌一丈二尺尙短三尺六寸五分。向來湖水落至七尺，卽與運河相平，不能外注。今所高運河僅一尺三寸五分，以資回空，尙可敷用。而明年接濟重運，實慮缺乏。查湖之尾閘有蘭家山壩，長一百九丈，本備微湖水大開放洩水。由荆山橋茶城下達邳境，以助運行。嗣因湖水未旺，久不開放。本年江境大谷山、楊家樓外灘衝刷溝槽，黃水分入水綫河，下注邳宿，運河漫水。經毛村橋沿山倒漾灌入岡頭、毛村、川利、劉五等處，坡湖直抵蘭家山壩外，甚爲寬廣。因毛村橋進水距壩尙遠，紆回泛漾，水已澄清。臣親赴蘭家山壩，率同銅沛廳察勘，積水實已清澈。測量水深六七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高出微湖水面九尺餘寸。若於壩尾老灘崖挑挖引溝，將此清水由通引渠放入微湖，水勢頗可增益。以江境無用之積水爲東省有用之湖，瀦實一舉兩得。惟徐州道張鼎稟，楊家樓缺口尙存十餘丈，須旬日後堵合。該壩外倒漾之水，與水綫河氣尙通連等語。俟楊家樓堵合，再行啓放。事關兩省，臣已札商江南督河二臣，俟江省查覆如屬可行，當會同委員妥辦。現在回空幫船陸續僱過濟寧，臣於十一日在滕縣汛遇大河衛首幫及揚州二幫南下，後幫亦跟接而來。臣沿途嚴諭各員弁，加緊催僱，務令迅速出境。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日奉_上諭。吳啟奏履勘徽山湖酌籌收蓄一摺。徽湖存水現祇八尺三寸五分。高於運河水面有限。以之宣洩回空。尙可敷用。至明年接濟重運。實虞缺乏。自應早爲儲蓄。今據吳啟奏黃水由大谷山分注邳宿一帶。本係江境。無用積水。今引爲東省有用湖。蓄實屬一舉兩得。事在可行。惟江境楊家樓缺口尙未堵合。恐壩外倒漾之水與該處水綫河氣尙通連。須俟楊家樓堵閉。方可啓放。著吳啟卽咨會江南督河諸臣。妥爲商辦。飭將該處缺口迅速堵閉。再行知照東河。將積水引注入湖。方無歧悞。運河道冊是月二十九日奉_上諭。本日德文李鈞簡奏請挑修張家灣正河以復故道一摺。據稱運河到處流沙。不能建設閘座。全賴河形灣曲。蓄水濟運。今康家溝水一直下注。北高南下。本年暫用濟運。已多溜激坎阻。等事。請於十月內擇吉興工。挑修張家灣正河。堵築康家溝沙河。以資經久等語。自係實在情形。著溫承惠卽卽委員勘估。動項興工。務於年內趕完。俾新漕得以暢行無阻。河渠志稿。

是月奉_上諭。吳啟奏請疏挑徽山湖上游牛頭河以裕儲蓄一摺。徽湖蓄水向賴牛頭河所受各州縣坡水。由南陽。昭陽二湖灌輸。方能充沛。今據查牛頭河淤塞不通。此係徽湖受病之由。不可不趕緊疏濬。吳啟歷查舊案。奏請與辦。自應如所議行。惟據另片奏稱。該河自淤塞之後。魚臺瀕湖居民多有占種湖灘。視爲恆產。一經挑通。則湖灘不能耕種。遂以該邑地處下游。恐成澤國。控阻等語。挑挖牛頭河。淤蓄湖水。關繫濟漕要務。豈得因刁民控阻。因循不辦。著吳啟會同該撫。示諭居民。以地方辦理公事。爲國卽以爲民。斷無因爾等貪圖小利。置公事於不辦之理。况牛頭河係百年來舊有之河。從前深通。卽未淹及該縣。現在淤塞之後。不敷濟運。關繫綦重。爾等瀕河灘地。本非應行耕種之區。卽間有被淹。於闔邑民田毫無

干涉而上游之濟寧、金鄉等處積水轉得疏消，實爲有利無害。此時事在必行，斷不能徇爾等之情。如此明白曉諭，居民等自不至仍前阻撓。吳敞卽會同該撫派委委員估計興工，毋致有草率虛冒之弊。帝皇
帝聖訓

十月初五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臣等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查江境邳宿運河，別無來源，專藉微湖之水宣濟。前聞收蓄未充，較定誌尙少三尺餘寸。臣等同深焦慮。本年江境大谷山外灘楊家樓所刷溝槽，黃水分注水綫河，倒漾而上，至岡頭、毛村、劉武等處坡湖，所存積水較爲寬廣。正擬俟楊家樓溝槽堵合，卽導引此水由水綫河下注邳宿運河，爲接濟空重漕船之用。嗣准河東河臣札商，若由蘭家山壩尾挑溝引入微湖，蓄則東省八閘以內，亦藉資灌注。誠爲一舉兩得，自不便稍分畛域。臣等卽帶同道廳勘明奏辦。惟倒漾之水與水綫河氣尙通連，須俟楊家樓溝槽堵合啓放，方不致吸動黃流。當飭銅沛廳營照東河臣吳敞所勘，在壩尾老灘趕挑引渠，並盤做裏頭，俟積水洩盡，仍行堵閉。嚴催徐州道張鼎，將楊家樓速行儻堵。茲報楊家樓溝槽於十月初二日堵閉，並鑲做邊埽，澆築後戩，卽將蘭家山壩尾引渠，開放積水暢注入湖，可期增益。其邳宿運河，此後如形淺澀，商擬將蘇家山石閘啓放，俾資益助。俟臨時察看再辦。現在據報，截至九月二十九日止，邳宿運河成閘，共過回空船九百五十二隻。經臨邳汛，進行無滯。中河廳楊莊頭二三各草壩，亦趕爲收束如式，均敷浮送。河口清水暢出，清黃交匯處水深四五六尺不等。幫船隨到隨渡，截至五日，已渡過船九百一十四隻。察看洪湖存水較大，應時宣洩。現將束清禦黃兩壩，大加拆展，使清水暢出刷黃，仍派令道將大員嚴提入境幫船，迅速儻渡，以期及早歸次，俾免阻

凍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奉上諭。鐵保奏。邳宿運河自開放蘭家山壩。將積水導入東境。微湖後。該處不免淺澀。已於本月十二日開放蘇家山石閘。引黃濟運等語。黃水下注運河。暫資挹注。恐日久停淤。終非善策。究竟邳宿運河向來遇有淺阻。是否皆如此辦理。抑舍黃水挹注之外。別無善策。當妥協經理。勿滋流弊爲要。再回空非重運可比。何以需用剝船。是否將幫船纜重什物起剝。以利過行。並著覆奏。欽此。臣等查邳宿運河上承東省八閘。專藉微湖灌注。向遇水弱。則貓兒窩一帶古淺處。輒形淺澀。查乾隆年間。皆啓放徐州蘇家山石閘。引黃入運。以資接濟。歷係如此辦理。前將大谷山外灘溝槽。堵閉斷流。黃水涓滴不致入運。是以河成閘迤下。水勢陡落。回空江淮九等幫。致有淺阻。臣等趕將蘇家山石閘啓放。俾資挹助。閘之金門僅寬四丈。頗有節制。水由房亭等河紆回而下。逐漸澄清。經二百餘里入運。不致停淤。而河成閘迤下。得水頂托。微湖下注之水。消落較緩。並令於貓兒窩至河成閘上下。添築東水壩。以資擊蓄。現在各古淺處。已有水二尺七寸至三尺餘寸不等。截至二十五日止。入江境船五十幫。已過貓兒窩四十幫。後幫跟進。連日河口又渡船六幫。連前共渡過船二十八幫。據運河廳營粟沙家口及蘇家山閘兩處之水。匯注運河。並築壩擊托。淺處河槽。皆已刷深。足資浮送。約下月初十日。前可以全數償過。邳境不致遲滯。俟回空全過。邳汛即將蘇家山閘堵閉。至回空軍船。定例准帶土宜。亦應量爲起剝。是以臣等撥船前往伺備。以利過行。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奉上諭。前據溫成惠奏。勘估挑挖溫榆河上游一摺。當經特派托津英和會同倉場侍郎前往覆勘。

茲該侍郎等覆奏會勘該處情形。據稱石壩以前因頻年藉下游倒漾之水。至壩濟運。易致流聚泥沙。今竟從溫榆河上游一律挑挖深通。直抵石壩。誠爲因勢利導。且無礙民田廬舍。實於漕務有裨。惟石壩地勢高下。必須通盤籌畫。俾全河一律深通。毫無高仰滯礙。方臻妥善。該督原估之淺深尺寸。尙應逐細斟酌。請再令覆加詳勘等語。該處河流爲漕運攸關。自應亟爲疏濬。但必須先用水平詳晰測量。高下俾得有建領之象。庶一經挑挖深通。不致復有倒漾等弊。茲閱所繪圖內。由果渠村至馬家莊一帶。直抵石壩形勢雖屬順利。惟石壩以下流水溝一帶。匯歸正河之處。其地勢恐形高仰。若新挑之河。到此不能暢注。直下是徒費帑工。仍無實濟。此亦不可不慮。著傳諭溫承惠。另委熟諳河務之員。會同原估各員。周歷履勘。用水水平逐細測量。務期通河暢順。實有把握。可爲一勞永逸之計。方可奏請辦理。設此次不能詳慎籌畫。冒昧從事。將來興工後。仍至倒漾淺阻。則惟該督是問。睿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賈允升奏請挑濬減河。以利漕運一摺。所奏甚是。直隸天津迤南。舊有減河四道。每遇運河水勢盛漲。藉資宣洩。設運河水勢微弱。並可儲蓄挹注。前人立法之意。實爲盡善。自應挑濬通暢。以復舊規。若任其日久淤墊。不惟漕艘往來阻滯於南北行旅。亦多未便。卽如本年臨清閉口五十餘日。祇因衝水無從分洩。以致幫船稽阻。不得已開決四女寺河隄。而宣洩過急。民間田廬。間被淹浸。此其明證也。事關兩省水利。著溫承惠。吉綸。派委明幹大員。詳細履勘。其如何挑挖興工之處。務須會籌妥辦。以期疏治深通。切勿意存惜費。若推諉因循。畏難不辦。恐將來所費轉多矣。其河身間有高仰密灘處所。並當嚴禁居民。毋許占種禾麥。致於正河有礙。睿皇帝聖訓。

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諭。給事中嚴煇奏。山東微湖水勢微弱。請設法儲蓄。以利漕運一摺。微湖蓄水漕運。關係江南山東要道。現在湖水勢弱。自應急籌儲蓄。昨據吳璥奏稱。委員勘估牛頭河工段。已批令勘估明確。卽應辦理。該河督等自卽遵諭妥辦。今該給事中摺內併請挑濬潘家屯。係江南地方。著吳璥。吉綸。會同江南督臣河臣。通盤籌畫。如現在牛頭河挑濬後。微湖尚不充裕。須挑濬潘家屯引渠之處。著吳璥。吉綸。並諭鐵保等。詳細具奏。運河道冊。

是月初十日。吳璥奏。查牛頭河爲微湖來源。本係常行舊路。現據漕運河兗沂二道。將應挑工程勘估具稟。臣會同吉綸覆核。卽當奏辦。至潘家屯引渠。查乾隆三十九年。因微湖存水七尺八寸。偶爲權宜濟運之計。彼時黃河底深。不致掣溜。迄今已閱三十餘年。黃河河底淤高。自應詳加妥酌。現在微湖自啓放。蘭家山積水已見加長。存水八尺八寸。又挑牛頭河。以通坡水。來歲必有增益。如不能收符定誌。再將牛頭河上游趙王河疏濬。又可多收。曹州府荷澤。定陶。鄆城。鉅野。直隸。東明。長垣等縣坡水。自無缺乏。如牛頭河濬後。微湖水尚不充。須挑濬潘家屯引渠。再當會籌妥辦。至伊家河。係分洩微湖異漲之路。如尋常水大之年。現有湖口雙關。及十五孔橋。足資宣洩。臣當與江南山東督撫河臣。隨時相機。熟商。務使漕運湖漘。均收實益。而事歸穩妥。十八日。奉硃批。所論甚是。引黃灌湖。必有流弊。若牛頭河通暢。足資挹注。潘家屯卽可不辦。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吉綸奏。查微湖近年水弱。上游牛頭河。亟宜疏濬。以資充裕。前奉聖諭。卽會同河臣吳璥。派委運河道王念孫。兗沂道王如金等。確估其伊家河等。河身是否深通。應否挑辦。已飭該道查勘。俟稟覆。

即會同河臣覆勘奏挑。現在啓放蘭家山積水。微湖自必加長。今復將牛頭河濬通。遞達坡水。來歲自可充裕。至挑浚潘家屯引渠。引黃灌湖。關係甚大。應會籌妥酌。以冀萬全。運河道卹。

是月二十一日。戴均元。徐端奏。查東省微湖。本年誌椿。存水較弱。急應籌計。是以會同東河河臣吳璈。奏明將江境蘭家山積水。宣導入湖。以資挹注。其上游牛頭河。本係微湖來源。今蒙諭旨。令山東河撫二臣。勘估興挑。自可得收實益。至潘家屯在豐北廳銅汛地方。經前兩江督臣高晉。勘辦於灘面。估挑倒鉤引渠。照毛城鋪。安砌碎石壩。以徐城誌椿。存水六尺。啓放。長至七尺以上。即行堵閉。以防吸溜。自乾隆四十年後。未再啓放。迄今閱三十餘年。黃河今昔不同。即現在徐城北門誌椿。存清水一丈三尺。計算。則黃水面高。迥非三十九年前情形可比。徐州道張鼎。在工歷練最久。熟悉情形。已飭該道往勘。將湖河灘面。高下形勢。量驗。是否可以開挖引渠。不致吸溜。並確估應挑引渠丈尺。若干。通盤籌計。仍咨會東河河臣。山東撫臣。如果牛頭河挑濬後。微山湖水。尚不充裕。必須挑濬潘家屯引渠。再行籌辦。其伊家河一處。儻直微湖異漲。則資分洩。如尋常水大。則有東省十五孔橋宣洩。亦無虞壅遏。再邳宿運河。自十月中旬。啓放蘇家山石閘後。足資浮送回空。入境幫船。進行無滯。十一月初八九等日。因天氣驟寒。河冰凍合。嚴飭廳營協同州縣。加緊敲鑿。旋即通行。截至十四日。據報已入江境。船七十幫。已渡黃六十五幫。在後未入江境。幫漕。臣薩彬圖親駐上游督轡。當可跟接南下。臣等先委徐州道督飭。敲冰務令通順。自淮安以南。實應揚州運河。於十三四日。據報亦有冰凌凍結。適督臣鐵保回省。遇有流澌壅積。嚴督廳縣。疏通糧船。現已進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奉諭戴均元等覆奏。勘查潘家屯引渠情形一摺。覽奏俱悉。潘家屯引渠現據查明。黃河水面較高。儻一經啓放。運河吸溜太多。殊有關係。引黃濟運。原不過一時權宜。現在江省洪湖。卽因屢次黃水灌運。致日形淤墊。甚費籌畫。所有東省運河之水。全仗微湖瀦蓄灌注。若再淤墊。豈不慮漕運有妨。前日吳璣吉綸覆奏此事。持論俱同。東省現已挑濬牛頭河。湖水自較充裕。所有江境潘家屯挑挖事宜。竟可毋庸辦理。至所奏糧船凍阻一事。已據鐵保奏到。降旨辦理矣。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五日吳璣奏。前因衛河盛漲。請將臨清閘內運河。堂博。清平等汛。卑薄隄堰。幫培緣由。奏奉硃批。估計妥協具奏。欽此。當卽督同運河道詳勘。將應加高幫寬段落。擇節確估。除堂邑博平等縣卑矮民堰。移咨撫臣。照例歸地方官查辦。三縣境內運河兩岸官隄。共加幫隄工五十四段。長五千九百六十五丈。估土八萬六千九百五十五方七分七釐。每方銀九分六釐。及一錢二分不等。共需銀九千七百八十六兩六錢八分。又臨清板閘。加高閘牆二層。估用海漫面裏等石匠工米灰人夫。並開後填築三合土。共估銀五百八十三兩四錢四分五釐。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奉諭吳璣等奏。會勘牛頭河應挑淤工段。並添建涵洞土隄等工一摺。朕詳加披閱。牛頭河北自南旺芒生閘以下。南至南陽湖止。舊河形間有積水淤墊。且閱圖內所繪來源。僅有一線。自應挑濬寬深。旣會勘明確。估計挑淤及添建涵洞。幫築土隄等費。其需例幫價銀五萬二千一百二十餘兩。卽照所請。於藩庫運河道庫內動項支發。該河督等務須督飭承辦之員。妥速興修。以期宣洩暢注。勿致日久仍淤。復被佔種。工竣後。一面具奏。吉綸卽親往收驗。東省距京畿甚近。或屆期另簡大員前往查驗。亦

未可定。如有草率偷減虛糜帑項等事。惟該河督等及原辦之員是問。運河道冊。

是年巡漕嚴煩奏查山東運河在濟寧北者全資蜀山湖蓄水濟運在濟寧南者全資徽山湖蓄水濟運。今蜀山湖水勢充裕而微湖日見消耗不敷浮送是不可不急籌儲蓄。微湖周圍一百八十里上連昭陽湖其大相等爲寬徐巨浸定誌湖水收足一丈二尺凡鄆城嘉祥鉅野魚臺金鄉城武曹縣定陶壽張曹單十一州縣坡水與汶上南旺湖所受汶河異漲由芒生涵洞宣洩者皆由牛頭河遞達魚臺昭陽湖儲蓄下注微湖。口閘宣洩接濟東境八閘江境邳宿運道灌注四百里湖水不匱民田不淹最爲兩便。如上年王母山今年河成閘遞有淺阻重空船隻皆仰微湖灌濟直達江南河口無如上源之牛頭河淤墊日久湖水逐年遞消。本年六七八月消至八尺二寸若再消至七尺卽與運河相平湖水不能流出八閘及江境一帶運河必至乾涸蓄水之道一在挑通牛頭河是河濟寧耐牛坡口起至魚臺場口止長九十餘里嘉慶二年黃河曹工漫溢是河淤墊不通致微湖上無來源不能收符定誌。各州縣坡水無從宣洩。亢旱之年江境河道在在淺澀起劄築壩公私交疲。臣本年奉命按視東省時查嘉慶九年經陞任山東巡撫鐵保奏請與挑嗣因魚臺刁民以黃水漫溢淤出湖地甚多估種麥苗獲利恐開通牛頭河後水勢下注浸及湖灘遂言牛頭河下游安李二口及微湖下游伊家河荆山橋蔣家山等河間段淤塞牛頭河開通上有來源下無去路又以汶上縣屬南旺湖心較高五六丈勢如建瓴難免泛溢等情呈控前撫臣鐵保停辦自後疊經運河道王念孫詳東撫河東總督與挑俱因循未辦此微湖消水之緣也查二口皆隸江南已經沛縣請挑至伊家河荆山橋蔣家山等河原以減洩異漲向遇黃水漫溢水高二丈有餘逾

於定誌丈餘。方由各河分洩。若偶遇水大。逾誌椿數尺。自有十五空橋。及湖口新舊兩閘。可以減洩。且挑寬不過數丈。水勢紆回百里。歸昭陽湖。遞達微湖。兩湖共寬三百六七十里。足資容納。何至泛溢。至南旺湖身。舊稱與濟寧之太白樓齊分水口。地勢又高於南旺。不聞水至濟寧有泛溢之患。蓋水之高下。因乎地。地卑水亦隨之而卑。魚臺雖處下游。而昭陽微山兩湖。又爲魚臺下游。焉有三百六七十里湖面。不能容數州縣之坡水者乎。故牛頭河未淤以前。未聞魚臺一邑竟爲澤國。况是河本非創設。此時不過以官地還官。並非有佔民田。卽四女寺支河。久成平陸。民間佔種麥苗。今夏開挑。於閘閘亦無所損。此微湖濘水之一道也。一在深通江南潘家屯引渠。查乾隆三十九年。微湖水弱。河東總河姚立德請開挑潘家屯引渠。引黃入湖。經兩江總督議建碎石滾壩。寬二十丈。爲率。復於米家莊開挑倒鉤引渠。以防吸溜。欽奉高宗純皇帝指示。引黃入運。關係非輕。改議建壩十丈。於秋冬水落時。引水入湖。一屆桃汛。先期築堵。是年冬。開挑引渠。試行湖中。增水尺餘。於清明日堵閉。今引渠久未疏通。如能一律挑挖深暢。照舊啓閉。此亦微山湖儲水之一道也。臣在山東巡漕任內。正當糧船喫緊。方催儻不暇。其時河臣吳璣遠駐河南。不及面商。又因臨清捫口。久駐河干。未獲各處履勘。詳審入告。惟親見微湖水弱。竊恐上無來源。日漸消耗。爲此奏請勅下。東撫吉綸。會同河督吳璣。督率明習河務道府。周歷詳勘籌辦。如應挑牛頭河。而於魚臺實有泛溢情勢。請於微湖下游之伊家河。蘭家山等河。擇其尤關宣洩者。一並挑挖。以疏去路。如應濬潘家屯引渠。卽會同兩江總督。詳勘興工。總期微湖水足定誌。俾漕運重空各船。暢行無滯。運河道冊。是年。吳璣奏運河臨清板二閘。爲汝水入衛尾閘。衛水發源河南衛輝百門泉。及河內九道堰。合清濁。

二潭。至臨清板閘外。會流北注。由天津歸海。每伏秋大汛。漳衛並漲。陡長至一丈餘尺及二丈外。挾沙帶泥。與黃河無異。若任其倒灌入閘。立見淤墊。運道梗阻。是以向遇衛水長發。高於閘內汶水。卽將板閘嚴密下板。以禦濁流。俟衛水消落。汶水蓄高。始可啓板放船。本年七八月間。衛水壘漲。至一丈五六尺。高汶水三尺五寸。漫過閘背。當卽嚴下滿板。復於閘背上。安放跳板。加築土埂。始免倒灌。然衛漲積水不消。捫口幾及兩月。時臣在豫防汛。未能查看。迨九月回濟。與運河道悉心講求。實因四女寺支河分洩不暢。致衛漲久停。現奉諭令山東直隸督撫估挑。此後自可通順。惟洩衛分流。固釜底抽薪之計。而蓄汶敵衛。亦補偏救弊之方。卽如本年衛河盛漲。高於汶水三尺餘寸。若閘內汶水蓄高一二尺。則衛水消落尺餘。或二尺。卽可啓板通行。亦不致捫口如此之久。所以不能籌辦者。因臨清閘內堂邑。博平。清平一帶隄堰。歷年風雨剝消。犁穢殘損。致形卑薄。方衛河盛漲。不能啓放。汶水雖長。而隄頂僅出水數寸及尺許。甚爲危險。經王念孫督率廳營等。紮枕塘護。並堂。博。汛內減水二閘。啓板分洩。始得保守。何能再爲擡蓄。是敵衛必蓄汶。蓄汶必培隄。隄高則板閘牆亦須加高。方可攔禦。如此加培完善。不特堂。博。清平各村莊田畝得資捍衛。卽漳衛並漲。嚴閉板閘。而堂。博。減水閘。堅守不放。儘力蓄汶。可較往年擡高一二丈。縱使偶有捫口。亦不致頂阻日久。於漕運民生。均有裨益。現飭該道率同廳營。將堂。博。清平等汛隄堰。照本年盛漲水痕。按段確估。卽動支道庫節省八束銀兩興辦。運河道冊。

是年吳璉。舌綸奏。臣等欽奉諭旨。會勘牛頭河。以資濟運。當卽出示曉諭。飭委運河道王念孫。署兗沂曹濟道王如金。率同上年原估泰安府知府徐日簪等。逐細確估。並令藩司會同該道。覆核各價。籌撥銀款。

茲據司道詳稱。牛頭河自南旺芒生閘。至南陽湖止。長二萬一千九十五丈。共工五十八段。內舊河形。間有積水。淺深不一。亦有淤成平陸者。較上年勘估。已逾一載。復有新淤。應量加寬深。以資暢達。現用水平較量。南旺湖水面。高芒生閘金門水面三尺餘寸。芒生閘金門存水二尺。應即以此存水二尺爲準。遞次加深。俾勢成建瓴。自無阻礙旁溢之慮。公同核計。以淤墊厚薄。定挑濬淺深。估挑口寬三丈九尺二寸至六丈四尺四寸不等。底寬三丈五六尺至五丈四尺不等。深三尺至八尺六寸不等。以上共估挑河土四十萬九千五百七十餘方。每方例價銀八分一釐。該銀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五兩五錢八分九釐。又南旺湖芒生閘。迤下宋家窪舊河渠一道。接牛頭河。係洩坡水歸湖之路。應於西岸宋家窪渠內。建涵洞一座。與芒生閘。遞相啓閉。以免湖水倒漾。並於芒生閘東岸。臨清衛境。添涵洞一座。以收朱家莊坡水。俾免泛漫。民田共估工料銀一千三百七十餘兩。又芒生閘下臨清衛交界起。至嘉祥王家橋止。向無隄堰束水。恐致泛溢。民田計東西兩岸。長二千二百六十丈。即以挑土培築攔水隄。工七段。共土二萬二千二百六方五分。不計錢糧。每方祇扣礮工銀三分。共銀六百六十六兩。共估例價銀三萬五千二百一十七兩一錢五分。至例價僅每方八分一釐。民夫飯食不敷。前奏辦牛頭河。欽奉諭旨。准將例幫價銀。詳加估計。查本年挑辦四女寺支河。奏明每土一方。酌加幫價銀四分。今請照此例。每方給幫價四分。共幫價銀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三兩七釐。涵洞二座。照本省張秋例。石料木植。及擡石等夫。酌給幫價銀五百二十三兩。共幫價銀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四錢六分九釐。通計例幫二價。共銀五萬二千一百二十三兩六錢一分。九釐。查運河道庫。向有節省八束銀兩。本係留爲別項工程之用。又藩庫舊存埒房修費一項。係充公閱

款。此次所估例價，請動用藩庫圻房修費銀兩，其幫價卽於河庫八束項下動支。臣等會詣詳勘，均係必應辦理之工，所估丈尺銀數並無浮多，據稟例價不敷，亦屬實情，請卽如詳動支，發給辦理。再乾隆五十年挑濬趙王牛頭等河，係派十五廳州縣衛承辦，五十二年係派十三州縣衛承辦，今所估牛頭河工段，在嘉祥、濟寧、魚臺、臨清衛四屬，若僅令該州縣衛承辦，工段較多，照料難周，且恐不能刻期蒞事。臣等酌核牛頭河共工五十八段，並建涵洞二座，培築攔水隄堰二千二百餘丈，除臨清衛並無管轄，民人又有催漕之責，毋庸派辦。其餘本管州縣各承辦本境一分，此外工段於附近各工，現任州縣及候補牧令中酌派分段承辦，庶各有責成，迅速竣事。並派泰安府知府徐日簪等駐工彈壓，責成運河、兗沂二道督辦。務使照估如式挑深，以收瀦蓄之效。再南旺西岸舊有常鳴、邢通、彭石、孫強、劉賢、張全、盛進等七斗門，每遇汶漲，啓放各斗門引渠，洩水歸湖，以資瀦蓄。查彭口、邢通二斗門嘉慶十年曾經挑辦，現已淤墊，其餘各斗門引渠歷久未挑，淤墊更甚。現據道府等稟請挑挖深通，以備分洩。共估夫工銀五千七百七十六兩六錢一分。該七斗門引渠係運河同知經管，應令其承辦。所用銀兩卽請於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項下動支。運河道冊。

是年署總督溫承惠奏老黃河一帶自山東恩縣四女寺開口起，係宣洩南運河水勢，由德州青濱寺後入直境。歷吳橋、寧津、南皮、鹽山、慶雲，復由山東海豐入海。水道縣長，東境老黃河以下，至吳橋交界，估挑面寬五丈，深五尺，直省接連下游，自應照交界尺寸疏通。查自青濱寺至吳橋、米家橋，雖河身平坦，而河形寬闊，及至三岔河口上下，因係馬哨營減河會歸，與老黃河合流之區，是以停淤更甚，長一千九百餘

丈較上游高尺餘而迤下則寧津南皮各屬情形與吳橋相仿凡兜灣迎溜處所亦多偏淤至鹽山李家莊一帶河身間段更形淺窄今擬開寬一律以五丈爲率惟落深則可逐段遞減因相度地勢高下核計挑挖淺深估共需土二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八丈九尺七寸五分計吳橋境老黃河接山東德州交界共四十八里四分九釐長八千七百二十九丈寧津接吳橋交界起共四十一里三分三釐長七千四百三十九丈八尺南皮接寧津交界起共三十五里八分五釐長六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鹽山南南皮交界起共三里四分三釐長六百一十八丈謹按天津郡城南諸河乾隆五年十年水利工程案內疏濬至二十八年又勸帑重開其河自陳家莊起東至凌家口與八里臺引河通接挑南導由梨園逾柳淀窪至藥王廟與靜海盧北口引河通長二十五里有奇面寬三丈深六七尺不等乾隆十年開挑二十九年濬又修家樓北引河西接八里臺莊引河長十三里面寬三丈有奇深五尺至八尺不等又大任莊引河南至柳淀窪接凌家口引河東北流會李七莊引河出何家園開長十五里有奇面寬三丈至四丈深四尺至七尺不等二河俱十年開挑又白塘口引河自盧北口東接引河東北流出自白塘口開長三十五里有奇面寬三丈深四五尺不等鹹水沽引河自巨各莊西南接盧北口引河東北流出鹹水沽開長三十一里有奇面寬三丈深三尺至五尺不等二河俱乾隆五年濬十年重開二十九年再開統計共引河十道會諸灑水入海河又綠盧北口一帶向係窪地積水開挖引河一道自天津藥王廟北接凌家口引河東南導流會青寧侯引河盧北口由小孫莊黃花泊大侯莊大韓莊交巨各莊會鹹水沽新渠長三十九里有奇面寬三丈五尺底寬一丈七尺深四尺至六尺不等又青寧侯莊窪起挑河一道東引河入盧北

口新渠長七里。有奇。面寬二丈。底寬一丈二尺。深三四尺不等。每年春潤。以時修濬。天津道陳宏謀放淤事宜七則。一、月隄宜堅固可恃也。放淤者。開隄放水。所恃者。月隄耳。新築月隄。宜割去草根。先就平地行礮三遍。然後鋪土。每鋪一尺。行礮兩遍。次年再於隄外加幫。餞隄。然後放淤。至於舊有月隄。務尋獾洞鼠穴。一一填土。夯礮堅實於隄外。加幫餞隄。宜將舊隄創作壘礮狀。新舊土遞相加壓。夯礮堅固。膠粘一片。本年即可放淤。蓋月隄必須預年所築。而餞隄必於本年加幫一固。其根一閉。其氣。凡月隄內外皆屬窪下。則隄內或編柳。或釘蔗。或挂防風壩。由隄外另加餞隄二三尺。總不使水浸隄根。恐內外滲漏。隄身受傷。以致失事。一月隄宜寬長合宜也。凡隄隄之外地窪者。方可放淤。所築月隄須可長可寬。先就隄外地勢窪下。足衛隄隄。然後定月隄之長短。再就月隄之長短。定月隄之寬窄。如月隄長五十丈。則月隄可寬三十丈。月隄長一百丈。則月隄可寬六十丈。就此遞算。總期形如半月。不短不促。則渾水方可運送。若短促而寬。水到不能運送。止於溝口。其餘反成坑窟矣。然月隄不長亦覺迫促。如連有兩小月隄者。亦可通連作爲一段。如月隄可長。又可隔隄作兩段放淤。凡圍築月隄。得就稍高處。更爲相宜。卽地勢全窪。不能相就。亦須於放淤之年。應如餞隄外。另築寬厚半餞。以防內外滲漏。墊陷。一、柳草宜預期種植也。月隄新成。三面均宜佈種草子菜子。使之生發。可免雨水衝刷。新土月隄之內。沿月隄之根。每間五尺。遠種臥柳一叢。舊月隄亦如之。長成之後。如沿隄編籬。可以抵禦風浪。凡窪內舊有柳樹者。切宜存之。凡築新舊月隄。均不妨於月隄內。就近取土。又可使窪中連有土坑格隄。則水到易於挂淤。不致出險。但須離月隄二丈外。不可有傷隄根。凡築月隄。並不可用沙土。以防水土衝塌。一、淤溝宜如法鑲砌也。下口在

河之下流者宜深挑務與月窪之底相平引河水徐徐浸入河水長一寸則河窪內入水一寸不可使河面稍高於窪更不可使溝口稍高於月窪以成建瓴之勢其寬除用椿料包鑲外中淨存四五尺不等其鑲砌用排椿捆埽使之密布其溝分兩層下一層鑲成淨寬四五尺上一層鑲成淨寬六七尺由上而下遞相開展上口在河之上流者不宜太深視河水之來如濁潭之水先來則可深挖使其及早受淤如衛汝之清水先來不妨遲開其寬悉在下口再上下溝清潭出入日久易坍均宜鑲護完固萬一月隄稍有損動止須上下溝用埽堵塞亦不爲害 一上下口宜就地取裁也下口宜開深所以使河水早入窪內澄清以待上口渾水之至上口宜淺開所以使窪內澄有清水然後渾水急溜而入一見清水其性便沉其勢便緩下口宜於順溜之處俾河水浸淫而入將來出清可以隨溜而出上口宜於迎溜之處全借渾水暢流而入方可運送窪內清水暢流而出儻上口限於地勢不得迎溜之處宜將溝口上脣縮進五尺引之使入再將溝口下脣接長四五尺如吞水小壩逼之使入則亦可以迎溜矣下口限於地勢不得順溜之處宜將溝口上脣接出三四尺勢如挑水小壩以避大河之逆溜壅阻淤溝口下脣稍縮二三尺以引清水遠出則亦可以順溜矣上口地勢更宜詳勘外逆大河之溜內順月隄之勢不宜直射月隄之根上溝宜斜向而入方可送溜下溝宜斜向而出方可順流二溝合流須如八字形方好 一上下宜隨時增添也初時月窪尙深根底未固上下只開一溝迨上溝入水後月窪已淤有根基月隄又已見水然後相其出入之勢再開一二口大凡下口出水不順必由上口入水不暢不能運送之故不妨多開上口如上口入水已暢而下口出水不順必由不能順大河之溜反爲大河急溜所阻宜另擇順溜處再開下口

總期上下順暢。入渾出清。全窪運動不滯。便可積淤。如月窟內上半段先已淤高。則渾水不能及下半段。無渾水之來。亦無清水之出。下半段終不能淤矣。宜就下半段另開一口。使常入渾流。然後下半段亦可受淤。至月隄兩頭如牛角尖形者。渾流不到。此處積淤必不能多。俟今年將窪平滿。下年竟將縷隄刨平。幾段使河水浸過。可以一抹而平。凡本年積淤未滿。中多坑窟者。次年均宜做此。庶可一律平滿也。平滿後。除月隄原高出平地一二尺者。毋庸增築。如止與淤積之地相等。宜於月隄上加築子堰一二尺。以作遙隄。向後聽其平漫而過。河水出槽。亦可無患。但不可臨河築堰。使河水不得平漫。又成險工。凡沿河淤成之工。及河灘寬岸離遠之老灘老堰。均宜加培。一夫料燈火宜預備也。放淤如禦寇。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也。凡椿埽。葦片。繩蔴。鐵鍋等。均宜預備。以防意外之虞。窩鋪兵夫。先期派定。燈燭火把。先期齊備。日則填溝釘挂。防風埽椿。夜則輪流看守。風雨之夕。尤宜常川巡視。一有損動。鳴鑼爲號。衆兵一齊搶護。凡屬淤工。專員看守。以專責成。隨時經理。以收實效。事竣。官兵優獎。以示鼓勵。又南運河。自全漳濟運。一派渾流。洶湧奔赴。雖免阻淺。時患漫溢。皆由頂衝埽灣之故。其泛溢者。皆係河灘無隄處。所以歷來頂衝埽灣。皆爲險工。年年加培。俱動正項。名曰官隄。而所加培者。尤難十分堅厚。臨河舊土被衝。則新幫之土。益難抵禦。因有建築草壩。鑲砌草工之事。草工最易腐朽。三年保固。限滿即須加鑲修拆。是以草壩日多。帑費日繁。而險工仍險。此有隄之患也。至河灘無隄處。或河岸寬闊。或河灣淤嘴。既非頂衝。又無泛溢。僅遇暴漲。小民於水到處築土。攬禦。名曰民堰。而此一線民堰。臨時儼築。不察形勢。不加夯礮。汛後即坍。在水小之年。似可不須此堰。若遇大水汪洋。在在危險。此又無隄之患也。自乾隆二年。建築高寬

月隄。放淤栽柳。又將舊有月隄加幫寬厚。放淤成功。極薄之隄。變爲寬厚。化險爲平。已有成效。就此類推。凡屬有隄頂衝壩灣處。舊有月隄者。均宜加幫放淤。舊無月隄者。均宜添建。以備將來放淤。至於無隄處。均宜就高阜土脊。另建遙隄。以爲外衛。大抵地勢高阜。宜遙隄。而不宜月隄。若建月隄於高阜。旣不能放淤。徒爲積水所漫。儻纒隄有傷。水入月隄。勢更湍急。斷非月隄所能抵禦。地勢窪下。則又宜月隄。而不宜遙隄。若建遙隄於窪地。不但水至建領而下。且難抵禦。更使遙隄之內。纒隄之外。可耕之地。常爲積水深坑。末由宣洩。無益於河。有損於民。此月隄遙隄。義各有所取。而地各有所宜也。自來議月隄者。皆謂放淤涉險。不如臨汛堵築。議遙隄者。謂築隄於水未到處。原覺過計。殊不知頂衝壩灣。纒隄平薄。若不放淤。日益汕刷。舊土漸坍。新隄難固。爲費日多。危險日甚。豈可苟延旦夕。且放淤之法。不自今日。現在兩岸淤平之月隄。不可勝數。其他險工。大半築有月隄。前人皆爲放淤而設。自當因其涉險。益加鄭重。以期萬全。不宜因噎廢食。坐致危險也。至河灘寬岸。水雖罕到。然歷考近年水勢漸大。乾隆二年。大於常年。而三年則又大於二年矣。考河防一覽所載。覘水之法。凡凌汛長水一寸。秋汛長水一尺。捷地。與濟兩減河。自建開以來。凌汛從未過水。今歲凌汛。兩開口過水四五寸不等。焉知今年之水。不更大於上年。然則築月隄以放淤。似險而實平。築遙隄以外衛。似迂而實切也。本道查勘。就中參酌。凡隄外地勢低窪者。宜建月隄。以備放淤。隄外地高者。宜建遙隄。以防暴漲。如隄外地窪。旣不宜建築遙隄。而形勢迫促。又不能放淤。則歸於歲修項下。加幫纒隄。逐年漸幫。數年後。可以幫至數丈。亦與放淤成功之月隄。遠築高厚之遙隄。無異矣。此分別新建月隄遙隄情形也。至河長工多。細查原奏。有陸續估報之議。今應分別緩急。如纒隄單薄。

舊有月隄者。今歲新建月隄。俟明年加幫。然後放淤。如縷隄尙未單薄。雖舊有月隄。亦俟明年加幫放淤。如無月隄。則俟明年建築。至遙隄則以水到淺深爲遲速。如上年水已抵岸。今歲即建遙隄。上年水未抵岸。或抵岸而相離尙遠。亦俟明年添建。此估計遙隄。月隄加幫。縷隄月隄緩急之情形也。統計全河今年放淤四十八段。急修月隄遙隄二百一十七段。緩建月隄遙隄二百六十五段。此外可稍緩放淤之舊月隄六十三段。俟下年同今年新建之月隄參觀形勢。逐一加幫。漸次放淤。約三年內全河險工皆可放淤成功。今估緩修之遙隄。亦於三年內建完。再零星斷落缺陷未能接續者。止須河兵民夫陸續補築。亦可全完。此後全河兩岸。凡頂衝壩灣險工。則縷隄皆有數十丈。十餘丈之厚。儼同遙隄。河灘之平工。則有遙隄護衛。衛堤堰相接。卽遇暴漲。聽其平漫。不勞堵築。無虞泛溢。惟逼近城垣村鎮。河中窄不能不用草工護衛者。計全河不過五六處而止。此建築遙月隄後不出三年。可期安瀾之情形也。一官民隄宜分別也。沿河隄岸。俱有字號。達部有官隄。有民隄。官隄危險。動帑修築。民堰聽民自修。官隄責河兵看守。民隄責民夫看守。此定例也。今遙月各隄。乃係縷隄之外。另議建築。實與常年修築不同。其應築遙月各隄。有就民隄民堰上加築者。有於原無隄堰處加築者。若拘於民堰民修。在小民食力有限。豈能興築。且民修之工。不用夯礮。隨修隨坍。亦難永固。應無論官民字號。凡估建遙隄月隄。均須動帑。俟三年保固後。交民看守。方無偏累。其間舊有民堰加幫高厚。以爲遙隄者。自應除去舊土。另估新用土方。以免混冒。其加幫舊月隄放淤之內。有原係民修月隄者。定例民修。但加幫月隄。專爲放淤。最關利害。若責民修。不須夯礮。省費無多。疎虞堪慮。且此隄一經加幫。淤平後。永無修費。與歲修者不同。應歸另築。遙月隄工程。不便聽之。

民修亦不便歸歲修也。至零星民隄民堰勸用民力與修其官隄零星殘缺則責令河兵力作毋致糜費。一月隄更宜堅實也。放淤全在月隄堅固乃無他虞。今估放淤之工甚多皆係舊有月隄因恐當日所築虛鬆而隄外又係窪下故另估隄外加幫戩隄一閉其孔穴一厚其根基至新建月隄專爲將來放淤之地正宜此時將根基堅築一勞永逸在此一舉凡築新月隄務將平地夯碾三次打入五寸然後加土仍復層土層碾不稍假借其加幫舊月隄須將舊隄鼠穴灌洞尋覓剗挖令新舊押入三步俾得粘連月隄內柳株仍行存留聽其淤深長發月隄外柳株如有逼近隄根許其斫去以便夯碾柳株卽留爲防護之用俟淤工完後照數補栽。一隄身高寬宜相地收分也。新建月隄將來放淤仍須加幫無庸過用坦坡至於遙隄乃在河岸無水處不必高寬致滋糜費其高低亦按地高下其寬窄則照平工之隄每高一尺用二尺或二尺五寸收分其頂底統照此計算不得過於陡直至加幫縷月隄乃傍舊隄加土不必一律收分總以衛護舊隄新舊隄相連爲合式如沿河險工則遵憲行圖式分別收分不得任意寬窄。放淤以築隄惟直隸南運河有之然必相水勢緩急地形高下堅固隄防斟酌萬全而後可收放淤之益稍不詳慎轉受其害以上放淤事宜水勢情形今昔不同弗執己見弗泥成法思其患防其害固司河者之責也。

畿輔安瀾志

是年溫承惠奏豐潤玉田交界有黑龍河自東斜趨西南下注臥龍橋由還鄉河入海自攔道沾蓮西又有洩水沽六處亦入還鄉河歸海是河東岸有東西橫堰西岸有南北疊道因河身自鄭家莊西淮沽直至臥龍橋分水處逐段淤塞旁溢爲患隄東之民欲挖土堰放水以資宣洩隄西之民欲借疊道橫堰以

作保障。各執一詞。康熙雍正年間。歷次計控。嗣經酌定。春耕時。卽行堵閉。秋收後。方准開放。迨乾隆二十八年。五十六年。以工代賑。及嘉慶九年。該州審斷挑挖黑龍河。均僅間段疏挑。未能一律通暢。仍旁溢爲患。必將黑龍河。泥河尾。閘淤淺處。分別挑挖。俾寬深足。以容納。其橫堰壘道。照舊存留。無許開挖。加高。至另開引河。不惟有礙田廬。且此後田鳳等村。必永受水患。以鄰爲壑。斷不可行。查黑龍河間段淤淺。旁溢爲患。屢次以工代賑。均未一律挑挖。卽將橫堰壘道。定爲春堵秋開。仍屬此涸彼淹。是以訐控不休。自應設法疏濬。以除水患。以杜訟端。現據委員勸估。請自鄭家莊起。至臥龍橋河口止。又泥河尾閘。自西沽南石橋起。至還鄉河止。分段挑挖。共估土八萬二千四百七十六方。照例價每方七分。共估銀五千七百七十三兩。惟此工向係民修。本年該二縣二麥歉收。民力拮据。籲懇借帑興修。分年攤徵完款。經此番挑後。必每歲疏濬。以免續淤。查鄭家莊至攔道沽。又自西淮沽至臥龍橋。均係豐潤地方。應令豐邑沿河村民。踴躍自攔道沽至西淮沽止。河東係豐潤所轄。河西係玉田所轄。應照豐六玉四。令村民公挑。各村民踴躍樂從。至臥龍橋向有閘板。以防還鄉河倒漾之水。現尙整齊。如有糟朽。令豐邑修整。統於每年農隙。責成該縣會勘。出示曉諭。務使沿河村民。各按地畝挑挖。俟工竣報明。遵化州轉稟通永道覆驗。具報查核。其橫堰壘道。相沿已久。應聽存留。毋許挑挖。不准培高。並地方官查開丈尺立案。以免滋訟。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一

運河水章 三十九

嘉慶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工部議得河東河督吳璥奏。衛河每年盛漲。臨清捫口日久。將臨清閘內運河。堂邑。博平。清平等汛隄堰卑薄處。所幫培高厚。並將板閘閘牆加高二層。擡蓄汶水。以敵衛漲。以利漕運。臣等查東省運河兩岸隄堰各工。每遇單薄塌卸處。所應隨時察看情形。分別緩急辦理。今據奏該三縣境內運河兩岸官隄。共需銀九千七百八十六兩六錢八分。又臨清板閘加高閘牆。共需銀五百八十三兩四錢四分五釐。應如所奏辦理。仍行該督核明造冊具題。運河道冊。

二月初四日。吉綸奏。臣欽奉諭旨。勅令挑濬減河。以利漕運。遵卽委員前赴四女寺。哨馬營詳勘。茲據稟覆。臣於初一日。馳抵四女寺。督同糧道孫星衍。並泰安府知府徐日簪。及河廳汛弁等。沿河確勘。查該處滾水壩一座。牆身現俱完整。飭令創看地平石版。亦甚堅固。無須估修。惟南雁翅石塊間。有塌卸殘缺。係當迎溜頂衝。必須保護。若拆修石工。恐伏汛前。趕辦不及。酌用秫秸鑲築埽工。十二丈。約需銀四百餘兩。應動河庫節省八束銀兩。現咨河臣估辦。又河勢坐灣。前據縣勘。請於東岸添壩二道。使節節挑溜。庶石壩雁翅不致頂衝。又支河工頭壩頂。添築攔水草壩。以防春汛。衛河長水。有礙挑工。查係實情。應一并動項與辦。共估工料銀一千七百六十兩三錢八分八釐。請在司庫耗羨項動給。臣由滾水壩起。一路履勘支河形勢。門口第一段。工長四十丈。係進水處。現量口寬十二丈。至七丈不等。底寬七丈。至三丈五尺不

等深六尺五寸。是工段爲吸溜入門之區。必須展寬加深。庶進水暢利。今估口底展寬三丈。加深四尺五寸。餘段按照河勢情形勘估。現量口寬四丈五尺至五六丈者。俱展寬一丈至一丈四五尺。二丈不等。底寬二丈者。展寬一丈。現深五六七尺。加深二三四尺不等。俱隨地勢高下。酌挑挖淺深。總期一律暢順。內有老黃河身第十七、十八、十九三段。河勢深通。間有淤灘。估土一千五百餘方。間段疏濬。以期上下暢流。今自恩縣滾水壩起。至直隸吳橋交界止。共工十九段。長九千二百八十八丈。以上共估土十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四方九分七釐五毫。每方例價銀八分一釐。該銀一萬三千四百五兩五分三釐。再每方各津貼銀四分。計銀六千一百二十六兩一錢九分九釐。通計例幫二價。共銀一萬八千五百三十一兩七錢五分一釐。查據估報丈尺銀數。與現勘相符。並無浮多。所需例價。請動道庫倉項給發。所需幫價。請於司庫城工交商生息銀兩項下動支。飭司造冊照例題報。至哨馬營在四女寺下游二十五里。河身久已淤平。河形係旁支瀉水。並非頂衝。且吳橋、趙家橋。仍與四女寺支河會流。若兩處並挑。一經衛漳貫注。勢必此急彼緩。儻竟兩流並急。則頂衝處。轉恐漫決。今將四女寺支河寬展挑深。水性就下。可期暢洩。哨馬營河身毋庸再挑。所有四女寺支河各工段。估需銀兩。現飭給發。專委泰安府督同德州恩縣。及委員等開工挑辦。臣於下月初旬。再赴查驗。茲臣再有請者。查漳衛二水。挾沙而行。無異黃流。盛漲時。臨清閘口一帶。祇有該處支河宣洩入海。水去沙停。卽行淤淺。前係簽派河旁民夫。每年挑挖。嗣因派累滋弊。於乾隆四十九年。經藩司馮晉祚等議停。責成地方官。捐廉修濬。需用既多。不能歲常辦理。日漸淤墊。實緣於此。臣愚以爲派累之弊不可久。歲挑之法不可廢。派民本非善策。若每年動項挑淤。約計不下四五千兩開

款無多，亦非長策。臣與司道等籌酌，查司庫有城工生息，交還銀十四萬二千餘兩，係屬閒款。議於此項內提取十萬兩，發給山東運司，交殷商生息。每年可得生息銀一萬二千兩，解貯藩司。每屆冬月，派員前赴勘估，核實奏明，給銀挑濬。工竣由臣驗收，以杜浮冒草率。至每年餘剩生息銀六七千兩不等，隨時歸還原款。或有別項工程需用，奏明動撥。如此籌辦，原借庫項可以漸次歸足生息。本銀仍在營運，而歲挑永遠可行。查該支河地處臨清閘下游，相距三百餘里，此番濬後，雖不能必其無倒灌之虞，然當糧船盛行，有此支河宣洩，若能早消數日，又早償出數十幫，以理揆之，應多裨益。運河道冊。

是月初七日，奉上諭：四女寺支河處臨清閘下游，爲漳衛二河盛漲時宣洩去路。所有應修各工段，現據吉綸勘估，動項挑挖修築，應卽督飭承辦各員認真經理，務期工堅料實。至該河每屆冬季，應行挑濬淤淺，亦當籌款備用。著照所請，於司庫城工生息銀兩內提取十萬兩，發給山東運司，交殷商生息。爲每年冬間估挑之用。餘著照所奏辦理。運河道冊。

三月，溫承惠奏：滄陽河因乾隆五十年間，廣陽隄坍塌，跌成深坑，難以修復。滹水漸向南趨，嘉慶四年六月，七月間，滹水異漲，致寧晉縣交口衝決，淹及河東邱頭、冀州、南田等村。其寧晉縣之大營上村，河槽被淤。近年因冀州新河、寧晉隄工，俱有漫口。通運寧晉泊鹽艘商船，皆由冀州柏牙莊、新河、大田莊、寧晉侯家口等村，挽入寧晉泊前，河泊相連，積潦難涸。自應由耿家莊等處分段挑挖，成河俾商艘民船不致阻滯。畿輔安瀾志。

四月，奉上諭：溫承惠奏查勘滄陽河淤阻情形，請挑挖水占糧地，以資行運一摺。滄陽河係直隸運鹽要

道。向由寧晉之黃兒營一帶。與滹水合流。至天津入海。今既據溫承惠委員查勘。黃兒營一帶。因滹水泛漲。日久淤高。難以挑復。自應另籌運道。以利民生。著卽照該督所請。將現在水占之耿家莊等處。分段挑挖成河。俾商船民船不致阻滯。其所需工料銀三萬九千八百二十餘兩。亦著照所請。知會長蘆鹽政於本年秋後。將商捐銀兩照數撥發。選派幹員。帶同誠實商人。赴工挑挖。一切夫料工價。俱由商人自行經手。仍著該督派委道府大員。駐工督率。其河身所占地畝。應納錢糧。俟造冊具題。加恩豁免。奉皇帝聖訓。五月十三日。奉上諭。溫承惠奏查明堵築康家溝口。改建添辦各工一摺。康家溝壩工。改建堵閉後。正河通暢。撥運漕船。得以挽行無阻。惟前勘估。鑲做未能妥善。以致另築壩基。轉多糜費。所有幫寬原壩工料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及原辦壩工估銀一千九百餘兩。加半價銀九百五十餘兩。均不准開銷。著落原估原辦之員。認賠示儆。其續估改建添辦。及善後各工。共銀一萬五千五百餘兩。俱著准其報銷。河渠志稿。

閏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吳璣。吉綸奏查驗牛頭河挑工。並涵洞土堰等工完竣一摺。此項挑工。於本月初九日一律完竣。吉綸已親赴工次。自芒生閘工頭起。至馬工橋工尾止。逐段履勘。並將界壩起除放水。河流暢順。因思戴衢亨現在北來。六月初旬。可以抵京。此時距東省諒亦不遠。著就近赴牛頭河各工。細加查驗。是否如式。勿使有偷減草率之弊。河渠志稿。

六月初五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本年伏汛。洪湖因皖省蛟水陡發。盛漲異常。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九尺。向所未有。初三日已刻。又有雷雨。仍係西南風暴。湖水奔騰。掀簸束清壩。及運口頭二壩。竭力搶護。聞有

墊卸未全刷塌。惟三壩銜墊。惠濟頭開閘背過水幾及三尺。情形較險。下注五孔橋。繞入玉帶河。隄身出水高有一二尺。卑者僅賴加築子堰救護。清江浦形如釜底。官署民居。鱗次櫛比。儻經漫水灌入。勢必盡淹。臣等分駐河口。往來督率。以遏上流。晝夜不歇。更念北岸淮關。淮城一帶。關係億萬生靈。且於下游高寶阜。鹽通。秦各州縣。就近居民。一聞水漲。紛紛遷徙。情形惶懼。臣等焦急萬狀。曉諭安頓。遂段添布員弁。多備料土。捍禦無如隄卑之處。節節過水。是日申刻。淮關迤上百子堂對面。運河南隄。漫開五十餘丈。水由白馬湖下注。高寶諸湖入江。運河水勢驟落二尺有餘。於是淮關。淮城。始獲瓦全。但上游自頭壩至烟墩營房。三十餘里。仍屬漲滿。二壩南岸臨湖。輒工。被風掣通四十餘丈。湖河一片。而清江浦坐當其衝。仍有灌頂之勢。臣等博詢道將廳營。並居民老兵等。均稱有合家壩地方。向建涵洞。引水下注。若從此處宣洩。仍歸入白馬諸湖。足資容納。因即派員啓放。登時過水約寬十餘丈。勢若建瓴。上游消落。清江浦得免淹灌。民情安貼。並經淮關監督臣祥紹捐資備料。於北岸添派員弁。逐處搶鑲防護。均得平穩。臣等察看二壩臨湖掣通處。必須趕緊堵築。合家壩及百子堂南岸。亦應盤住裹頭。俾免衝刷過寬。現在分投搶辦。此次運河北岸之清江浦。淮關。淮城。及湖嘴等處。均於萬分危急。得以保全。實賴聖主洪庥。河神靈佑。出於意外之幸。臣等喘息稍定。其因回溜激盪。汕刷之隄岸。現俱一一補鑲完整。至百子堂對過漫口。已飛割地方官。並分派幹員前往清水。經過處。確查田廬。有無淹浸受災。立即撫卹。不令失所。惟臣徐端專司河務。臣鐵保兼管河防。臣那彥成已到任數日。均難辭咎。相應請旨交部。分別議處。以示懲儆。南河成案

續編。

是月初十日奉諭。洪湖自皖省較水陡發，異常盛漲，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九尺，爲從來所未有。經鐵保等先後啓放信智二壩，又因雷雨風暴，湖水拍岸盈隄，勢甚危險，旋於淮關迤上百子堂對過，運河南岸漫開五十餘丈水，就下注入江。運河水勢驟落二尺有餘，湖水較前消落二寸。淮關、淮城一帶始獲安全。其上游二壩臨湖掣通處，所自啓放，余家壩後藉資減洩，清江得免淹灌，覽奏感恩，前經鐵保等節次奏報。洪湖盛漲，啓壩宣洩，朕卽念及高堰隄工關係淮揚保障，朝夕齋心默禱，以期漲水漸消。今於萬分危急之際，由運河南隄漫開下注，水勢頓消，淮揚數百萬生靈得以保全，實爲不幸中之幸。此皆仰賴天恩神佑，俯鑒籲禱之誠，用昭靈貺。欽感之餘，倍深寅惕，著發去頭號藏香五枝，二號藏香五枝，交鐵保等分詣河神廟代朕虔謝，以冀永慶安瀾。至鐵保等自請分別議處一節，此次運河南隄漫溢，幸清江淮安等處得保無虞，鐵保等本可加恩，無庸議處。惟前歲湖水異漲，後上年無事，並不早爲籌畫，豫圖保護，致大汛經臨，束手無策，究屬辦理不善。除那彥成甫經到任，加恩免其交議外，徐端專司河務，咎無可辭，著交部議處。鐵保兼管河防，未能豫籌，亦有不合，著交部察議。昨據鐵保等奏稱，風雨昏黑之際，督率道將竭力搶救，本日又稱搶護，幸獲無事，喘息稍定等語，殊不思宣防要務，未經綢繆於事前，祇知補苴於事後，雖風雨焦勞，亦徒然無益，且喘息稍定，卽漸忘危急之時，何若先事籌計，萬全免致臨期竭蹶耶。其下游被水處，所仍遵昨旨，遴派發往各員，分赴查勘，如有應行撫卹蠲緩，卽著據實奏聞，候朕施恩，毋稍諱飾。並將近日湖河水勢情形如何，一并速奏，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五日奉諭。據達慶等奏，康家溝新建壩工，因水勢盛漲，於十一日酉刻，將大壩迤西土堰漫開。

三十餘丈。復因迴溜衝刷。大壩又蟄陷五十餘丈。現在正河水勢深五六尺等語。康家溝壩工。本年春間。屢經溫承惠派員勘辦。奏稱修築完固。何以此時有衝刷蟄陷之事。現今軍船正在回空之時。而正河大溜。歸入康家溝。一半有餘。於運務大有妨礙。必須趕緊堵築。道員陳鳳翔既令在永定河防汛。不能兼顧。此事著溫承惠卽另委明幹之員。星往查勘。迅速搶修。勿悞漕運。河渠志稿。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溫承惠奏。康家溝壩工。漫水情形。關係糧運。現在新舊河道。聯成一片。亟須設法培護。疏消。該督速馳赴該處。督率籌辦。潮白河爲張家灣河水上游。今下游如此盛漲。上游水勢必大。所有潮白河橋座。有無衝刷漫溢。該督親往勘明。沿途橋道。有應需修整之處。早爲籌辦。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二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臣等連日將各處缺口。趕緊盤頭。業已裹護平定。不致續塌。加寬前奏先堵之百子堂對岸七里溝口門。於盤頭後。已進占做成十丈。當飭廳將等。漏夜償辦。旬日內外。卽可合龍。其千根旗桿一處。此時水勢既消。趕爲收束。剋期堵閉。俾裏河之水。下注。臣鐵保徐端感荷聖慈。訓飭。如此警覺提撕。萬分愧奮。無地自容。惟期要工早竣。稍贖罪戾。現在智信二壩。及運口漫注之水。全歸高寶各湖。據報高郵運河水長。勇驟前飭。閉放車邏。南關等壩。尙恐宣洩不及。又令將五里中壩。及昭關壩。啓放。俾暢洩歸海。其下游淮揚被水處。臣鐵保前已派員分投撫卹。確查受災輕重。分別蠲賑。仍卽就近親往查辦。斷不敢稍任諱飾。再查歷年秋汛。水勢易長難消。江境地處下游。尤爲著重。現督各道。應倍加防範。備料擇要加堰幫隄。現在東北岸自清江淮安。至寶應阜寧。民居稠密。安堵如常。再蒙恩准撥運關各庫銀兩。查淮安關江寧蘇州兩藩庫。皆無項可撥。並准鹽政額勒布札稱。運庫亦無款可動。惟有解

京湖北罰項銀四十萬兩。並非要款。如需用孔急。應奏明截留。查刻下儻堵各工。早得合龍一日。即省一日之費。勢難停待。藩關等庫。既未能撥解。自應據實奏明。將此項銀兩。先解工用。仍於商捐項下。催徵足數。另行還款解京。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溫承惠奏。查勘康家溝。果渠村等處漫工水勢情形。又另片奏稱。楊村通判所屬馬家工東。縷隄一道。因風浪排擊。漫溢十餘丈。又務關同知所屬小王家莊迤北縷隄。亦經漫溢十餘丈。現在分投搶修等語。通州以下各處河道。正當重空軍船行走之時。豈容稍有阻滯。現在康家溝。果渠村二處。即因水勢浩瀚。未能施工。而楊村。務關地方。又有漫口二處。尙未搶合。著溫承惠。遴派明幹大員一人。迅速前往。會同趕緊妥辦。河渠志稿。

七月二十三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處暑節後。洪湖漲水消落。大河黃水未消。臣等將禦黃壩收束趕堵。以防倒灌。趕將裏河百子堂。千根旗桿缺口。晝夜儻辦。查二處口門。一寬七十六丈七尺。一寬八十二丈。口門既寬。吸溜較大千根旗桿。土性稍堅。臣等督催鑲築。於七月十八日。堵閉合龍。現仍趕澆裏餞。惟百子堂。土鬆溜大口門深至四丈餘尺。往來商船。駕駛不善。往往爲溜所吸。初三日。金門收窄。正在合龍。忽將門占刷陷。趕緊漏夜鑲築。至初九日夜。大風暴雨。溜愈奔騰。又將第二三占墊場。當將專派鑲工之守備金秀。摘去頂戴。另疏參革。並將所製兩占料物。責令掌壩同知賠出。不准開銷。仍飭加鑲邊埽。幫寬壩臺。晝夜進占。金門現寬十五丈。水勢已歸正河。下注淮關。商船往來暢順。旬日內亦可合龍。至運口軌工缺口。及余家壩等處。臣徐端督率分別盤頭。並將惠濟閘上下各土堰。漫刷殘缺處。逐一補築。以通牽挽。

現在催料集夫分投進占。臣那彥成俟百子堂工完，卽帶巴寧阿，並文武員弁，赴運口並力督辦。務將各缺口剋日儻堵，全行歲事。又銅沛廳北岸蘇家山閘外，舊有護埽鉗束，該閘啓放以來，大汛過水湧猛，閘外舊埽刷蝕，經徐州道張鼎督率，另盤裹頭，鑲做邊埽挑埽，以護閘後隄工。此外如宿南廳洋河汛，趙家莊迤上，桃北廳黃汛，小八堡迤上，均因溜勢上提，接鑲新埽。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諭：現在張家灣正河淤淺，重空各船，雖暫由康家溝抄路行走，而該處河流直瀉，不能久爲容蓄。著再水落沙停，軍船豈不淺擱，須趁康家溝水大之時，將空重糧船一律儻行，勿令一船淺阻北河。斯爲第一要務。永定河道陳鳳翔，向於直隸河道情形較爲熟悉，若飛飭檄調前來，先將糧船起卸事宜，會同設法辦理。如有間段淺阻，隨時挑挖疏通，務令晝夜儻行，趕緊抵埽。本日溫承惠摺內稱，此次張家灣正河被大水衝刷，半成淤灘，康家溝河面又甚寬廣，舊埽兩頭無從生根，惟西岸溫家莊地方，尙有老坎，東岸河邊高灘一處，可以築堰做埽。核計工段需銀在十萬兩以外，猶不過將就補苴等語。康家溝抄道行船，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將來總以修復正河爲是。著飭令陳鳳翔等，屆時確勘情形，熟籌妥辦。不但缺口應設法堵合，亟須勘定埽基，儻估工段，勒限辦竣。並當將河身內認真挑挖，分外加深。總使水小之時，仍可蓄水行船，不致淺阻。水大之際，又可多爲容納，不致旁趨漫溢。以圖一勞永逸之計。方爲妥善。再據溫承惠奏覆勘溫榆河形勢，酌量辦理一摺，溫榆河果渠村一帶漫口，現據勘明，擬將兩岸沙灘全行挑挖，並另建草壩一道，於壩後添築戩隄，草壩迤東接築土隄，以防盛漲。又挑挖河頭淤漲二處河身工段，約估須銀一萬九千八百七十餘兩，請於藩庫動撥趕辦等語。著卽照所請辦理。此次康家溝

漫工本應著落承辦之員照賠。但本年六月內，雨水較大，河流驟漲，水勢高於壩堰一尺有餘，係由壩頂漫過，其壩身並未走動。迨淹浸幾及兩月，始漸衝刷。現在勘明，壩根仍屬穩固。是當日辦理時，尚無草率偷減情弊。果渠村情形亦同。承辦各員，各均可原。所有應賠銀兩，加恩免其著賠。惟當責令現在所辦各工，加意經理，一律堅實穩固。於工料不可糜費儉減爲要。河渠志稿。

八月十一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裏河各缺口，爲回空經行之路。今清水并注下游，百子堂溜大口門深至四丈餘尺。前此屢墊，臣那彥成率同巴寧阿、駐工嚴督，加鑲邊埽，幫寬壩臺，圍築越壩，蟬聯三道，以資擊托。派委陞任江蘇臬司鼇圖查看。下游淺處，多用混江龍、鐵籠子等，隨流疏濬，導令水勢，刷深正河。以減壩工金門之水，並率通工文武，晝夜進占。於初六日寅刻合龍，察看壩下，仍有翻花激溜。卽於大壩裏面補還土隄，闊三晝夜，始得閉氣。長河水勢，旋長四尺餘寸。商販重船，通行無阻。清江淮安一帶，隄岸卑矮處所，先經派員分投，加高子堰三尺。其運口輒工缺口，臣徐端率同康基田、李亨特督率，盤裹完竣。並將惠濟閘上下各土堰殘缺處，先行補築，以通緯挽。於輒工缺口外，就淺水處，圍築土堰，共做成三百餘丈。外鑲護埽，抵禦惟進水口溝槽寬深，不得不用料鑲埽堵築。西首口門業已堵合斷流，東首口門僅存寬四十餘丈。旬日內外，亦可竣事。尙餘奈家壩一處，地居運口之下，形勢當衝，必得多集料物，辦理。臣那彥成於百子堂工竣後，卽率領顏檢及本工員弁，并力儻辦。現按日進占。次第收束。臣鐵保等嚴諭各工員，務當凜遵聖訓，以盛住雙福等一案爲前車之鑒，並稽查訪察，不任稍滋侵冒糜費。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鐵保等奏百子堂壩工合龍，其餘各工次第儻辦一摺，覽奏俱悉。裏河各缺口，爲回

空必由之路。急須趕緊堵合。俾湖水暢注清口。方能刷黃濟運。本日據奏百子堂缺口。經那彥成嚴督趕辦。已於本月初六日合龍。長河水勢旋長四尺餘寸。商船通行無阻。殊深幸慰。惟此外甄工缺口。尙有東首口門。存寬四十餘丈。未經竣事。又余家壩。智信兩壩。及蔡家潭。荷花塘等處。必須次第施工。目下正值回空緊要。軍船在楊莊住守月餘。未經挽渡。而節氣已屆寒露。恐清水有消無長。儻再涉濡。緩致將來凍阻。不能歸次。所關非細。鐵保等務當先其所急。速將各處缺口。一律勒限堵竣。使清水全力北注。並將河口停淤處所。加緊挑挖深通。以便將御黃壩開放。俾軍船及早挽渡。勿逾前奏月底渡黃之限。愈速愈妥。如稍貽誤。惟伊等是問。仍將各缺口約於何時可以堵竣。御黃壩何時可以啓放。先行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徐端那彥成奏。運口各工內。以臨湖甄工爲首。百子堂爲尾。中段余家壩一處。洩水口門爲最大。餘自運口。二壩以下。至惠濟閘。及北裏頭橫隄外堰。又二三兩閘上下。繕道隄工。當六月初。湖水暴漲。處處漫刷過水。迨水勢消動。臣等逐細籌度。先將各隄堰施工。不可少緩者。酌用料土堵截補築。以通運料之路。其應補還三壩。及各處小缺口。可緩之工。俟冬令水涸。再行補還。所有臨湖甄工缺口。因跌塘較深。是以測探外灘淺處。圈築越堰攔截。惟兩頭進水河形。用料堵閉。除西首河形寬三十九丈。已於初九日堵合。其東首口門。原寬六十三丈。督率進占。已做成五十四丈。尙存金門寬九丈。進水無多。現將所架越隄。臨湖一面。趕鑲護埽。以禦湖浪。其余家壩口門。因開放時。漲水浩大。宣洩不及。於壩面普漫而過。刷成口門兩處。中存礮心一道。南首缺口長一百十四丈餘尺。北首缺口長六十六丈。水深八九尺至

二三丈不等。臣等分督道將，將北首一處趕堵斷流。南首口門寬濶處，所就礮心盤頭兩壩進占，已做成五十三丈。現存金門寬六十一丈五尺。此時固不難先將臨湖輓工全行堵合斷流，惟下游余家壩過水尚寬，恐運口頭壩口門吸溜湧激，儼頭二兩壩一有閃失，又增糜費。應將余家壩趕緊進占收束，藉資擎托。與輓工口門同時合龍。庶頭二壩穩固，壩門溜勢較平。回空亦可經行無阻。現在分督河營將備將余家壩漏夜進占。剋期收束，并將禦壩內所挑河身加夫價挖限二十五日前一律全竣。即時啓壩，俾回空漕船過行南下。據報截至八月初二日，回空已入黃林莊境四十一幫。後船尚未入境，所有已抵楊莊運口各船，以次停泊。臣等派員彈壓，甚爲安靜。計月底啓壩放船，不過旬餘，即可渡竣。比較往年渡黃，尙不爲遲。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徐端等又奏，奉上諭。前據鐵保等奏，現將禦黃壩堵合，掣乾水底，勒限挑淤。一面堵築輓工缺口。剋期八月底，可以啓壩放船等語。現在已交八月中旬，距鐵保等所奏月底放船之期，不過半月。所有築口挑淤等事，業已辦有幾成，是否不致遲誤。著鐵保等一面先行奏聞，一面趕緊備辦，愈速方妥。若辦理延玩，致回空船隻，在彼愈積愈多，不能挽復，恐生別項可慮之事。或凍阻不及歸次，則惟鐵保等是問。欽此。臣等查現在百子堂千根旗桿缺口，俱經堵閉。淮安以下，連河深通。臨湖輓工口門，亦已收窄。船隻往來無阻。所有河口挑工，加夫趕辦，已挑八成。有餘限月之二十五日，一律竣工。凡拆啓禦壩金門及壩外灘面，應抽溝槽，俱已豫辦。俟挑工完竣，即啓壩放船。現在洪湖存水一丈六寸，黃水尙未大消，較高清水二尺有餘。臣等深知回空歸次，未便久停。溯查歷年霜降後，水勢日驟，迥非伏秋渾濁可比。現將河身挑深

一丈有餘。不致再有淤淺。所有已入江境船一千六百餘隻。以每日過船一百四十五隻計算。剋期旬日可竣。如果後船銜尾而來。十月望間。全行渡黃。無虞凍阻。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裏河各缺口。前次堵築百子堂。千根。旗桿兩處。茲又將智壩堵合。惟信壩祇做二十餘丈。口門尙寬。又臨湖甃工。現存金門九丈。余家壩口門尙有六十一丈五尺。均未堵築。斷流。此外荷花塘。蔡家潭。俱尙未提及。此時回空糧船。最關緊要。徐端等擬勒限二十五日前。將余家壩臨湖甃工。竣。即啓放禦黃壩。償送回空。想已如限辦竣。不致再有遲悞。現已降旨。薩彬圖。令將在後回空各船。催償南下。勿任脫幫。此時黃水高於湖水二尺有餘。是否不致淤阻。徐端等務將未堵缺口。趕緊堵完。收束清水。全力北注。敵黃。此爲最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馬慧裕奏。臣在南岸祥符汛工次。奉諭旨。據漕臣薩彬圖奏。微湖蓄水。現深八尺四寸。較定誌少三尺六寸。恐往後湖水難長。回空可慮等語。諭令吉綸詳查妥辦。務使設法籌備。蓄水充裕。無誤漕運。欽此。臣因豫工防汛。未能回東料理。當即恭錄諭旨。札致山東撫臣吉綸。並運河道王念孫。就近設法妥辦。查山東韓莊以下八閘。並江南邳宿運河。全賴微湖挹注。始能浮送。定誌收水一丈二尺。嘉慶十年。收水一丈一尺一寸。十一年。收水一丈。十二年。收水九尺。本年重運。經臨。尙資接濟。惟遞年短絀。堪虞。是以上年吳璣請挑牛頭河。並啓放蘭家山壩外積水。以裕來年之水。茲牛頭河雖已挑深。本年夏秋。曹濟各屬雨少。收水無多。臣檢查微湖水勢尺寸。上年九月。回空過境時。湖水僅八尺三寸五分。回空糧幫。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全出東境。煞壩時。微湖猶收水九尺。本年回空船。截至七月初四日。入境已有四十

三幫其在直隸境內脫空月餘於八月初十日寧波前幫已入東境後跟江西永建所安福袁州鉛山九江後並寧波後等幫亦接續前來共已入境五十幫以現存湖水而論回空尙敷行走後僅剩四十一幫臣疊飭運河道將廳汛各員查催如能幫幫跟接飛挽南下出境比上年可期趕早湖水勢亦不致多洩將來築壩收水似比上年有盈無絀臣在豫工不敢懸揣運河道王念孫久任運河諳練蓄洩機宜現復諄屬該道凡可以增益湖源之處廣爲儲蓄務期充裕再據王念孫稟稱轉准徐州道張鼎札會本年蘭家山壩外積水現高湖面五尺餘寸可以仍照上年收水之法導引入湖該道已委運河守備泃河同知會同銅沛同知妥爲挑溝宣導並移咨江省督河各臣一體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徐端那彥成奏揚河廳境內大汛時啓放各開壩自漲水見消卽飭將南關五里車遷等壩次第堵閉惟揚糧廳境內之荷花塘蔡家潭兩處過水缺口較爲寬深現在往來商民船隻皆由兩岸進湖行走查嘉慶十一年秋間回空軍船卽係沿湖挽行有舊路可循臣等已專派廳營及該地方官料理派撥小船引緣均不致有阻礙至裏河缺口現只存余家壩一處雖與回空經行無礙而形勢迎溜必須慎重進占兩壩共已做六十餘丈臣等率同李亨特等專注督辦嚴催料物剋期九月初十前後與甄工所留口門同時合龍歲事其山肝之信字壩復派康基田親往督查督催已做成五十餘丈剋期旬日內卽可堵合斷流俟來源一經堵截則下游之荷花塘蔡家潭可以興築臣那彥成現卽親往先期督催料物盤立壩基一俟山肝信壩工竣亦卽漏夜進占趨堵總期各工次第妥竣而工帑仍歸樽節斷不敢稍任濡緩自滋咎戾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奉諭吳璣奏查勘張家灣康家溝河勢情形一摺據稱康家溝現已刷成大河迴非從前分流溝港可比數里之內有灣環四處河水亦不虞直瀉現在河流深通行走順利等語張家灣正河現已淤成高灘計算水面河底共高於康家溝一丈八尺及二丈一二尺不等長至十數里勢難挑挖深通與其修復正河多糜帑項自不如就已成之新河順勢利導俾糧船經行無誤著照達慶等原奏來年糧船卽由康家溝行走如果試看一年河身通暢再行具奏答皇帝聖訓

九月初三日襄河平橋汛三堡壘塌襄河廳冊今按本年十月初一日堵合

是月初八日馬慧裕吉綸奏查運河東岸濟寧上下向有馬踏蜀山馬場獨山等湖濟運歷來收水均符定誌運河西岸則惟分水口南旺一區迤下卽南陽昭陽微山三湖名雖各異實則聯爲巨浸周圍三百數十餘里向藉曹濟各坡水下注由南陽昭陽二湖遞達微湖出韓莊閘下湖口新舊二閘宣濟東境八閘及江南邵宿運道近年因上游坡水淤塞來源較弱未能收符定誌上年前河臣吳璣奏挑牛頭河並啓放蘭家山壩外積水以裕湖濫至煞壩時微湖收水九尺本年重運經臨雖足浮送惟遞年短絀自應廣爲收蓄茲據運河道王念孫稟稱微湖惟賴曹濟各坡水挹注本年牛頭河雖已挑通而六月後曹濟一帶雨澤稀少蓄水無多存水八尺四寸較上年此時相倣回空足敷行走又請將蘭家山壩外積水導引歸湖現於八月二十六日抽溝開放過水甚暢約可長水數寸俟回空過竣煞壩時將運河有餘之水儘數收放入湖來春開壩鋪灌底水後並可啓放芒生涵洞將南旺湖水由牛頭河引注微湖亦可長水數寸再加冬春雨雪霑足更資增益通盤籌計將來收水自比上年有盈無絀臣等查該道所稟收水情

形係歷有成規。自不致誤運行。現飭該道並分委將備上緊嚴催回空各幫。迅速南下。俾早一日過竣。即早一日收蓄水勢。以免虛耗。而節湖濬運河道冊。

是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臣徐端在河口督辦余家壩工程。並趨催回空漕船渡黃。臣那彥成即帶同李亨特淮揚道葉觀潮前赴荷花塘等處。逐細查閱。勘得荷花塘口門寬七十餘丈。蔡家潭口門寬六十餘丈。該二處因坐當迎溜。過水浩大。是以衝跌坑塘。深至八丈有餘。公道道將等量驗估算。若就缺口處堵築。應用工料較多。約需銀五十餘萬。且三面皆水。無土可取。復帶同在工年久之弁目。上下細加履勘。惟有在口門之外。就西岸淺灘。圍堰築做。將兩處口門包住。另於臨湖舊有越隄之內。挑挖河身二百餘丈。作爲正河。統計築隄二百四十餘丈。仍於兩頭鑲埽堵合。測量水深。僅丈餘。至三丈不等。所築隄埽丈尺雖長。而水勢既淺。則核計需用錢糧。節省甚多。人力易施。較有把握。剋期月底月初。可期竣事。其回空漕船。仿照嘉慶十一年冬間。暫沿湖邊行走。有舊路可循。並無阻礙。惟裏河廳境淮城迤下三鋪地方。自余家壩百子堂漫水下注。該處運河絳隄。本係兩面皆水。浸泡日久。加以初三四五六等日。晝夜風雨淋漓。昏黑之際。土隄陡行坐墊。河水旁注歸湖。是晚臣鐵保臣徐端正在河口趨辦。飭工臣那彥成回舟行次。寶應聞報。即先後馳抵該處。閱看幸所塌不寬。過水僅二十餘丈。惟正河之水。陡落停淤。應即趁此趕爲挑挖。現在調集將備兵夫。一面將堰工缺口盤頭堵築。一面趕將正河漏夜趕挑。勒限十日全竣。查河口至淮城三鋪河路。計長九十餘里。渡黃進口幫船。足容停泊。復委參將張永盛。催趨進口。照料彈壓。淮揚運河向無凍阻之虞。計期半月之內工竣。船行乃不悞。歸次受兌。其缺口下注之水。仍歸白馬湖一帶原

淹處所情形亦並未加重。惟該處緣隄爲運道所關，仍於霜降節後，有此鏺失。該管文武各員，例有應得處分。查失事之日，裏河同知繆雋，隨同臣徐端在河口搶鑊頭壩。該營守備汪騰龍，係派委在寶應一帶用混江龍疏浚正河。該汛縣丞趙立福，臣那彥成帶赴下游查估荷花塘工程。雖皆因公出汛，但究未能先事預防，仍應請旨將裏河同知繆雋、守備汪騰龍、山陽縣裏河縣丞趙立福，一併革職。離任仍留工次，効力。勒限工完再行核辦。其專汛把總程超，効用朱先奎、巡兵趙德、韓德，斥革枷號工次，以示懲儆。臣等遠在別工，照料未周，均難辭咎。仰懇聖恩，交部議處。其淮揚道葉觀潮到任未及半月，又隨同臣那彥成赴荷花塘勘工，應請免其議處。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九日，吉綸奏，臣准河臣札會，欽奉諭旨，東境微湖蓄水，所以接濟重空各幫。今僅深八尺四寸，較定誌少三尺六寸。此後秋深水落，收蓄愈難。不但目前回空，恐涉淺阻，而來歲重運北來，不敷浮送。關係不小。著吉綸詳查妥辦。務即設法籌備蓄水充裕，無誤漕運。欽此。臣查微湖自嘉慶十年收水漸絀，十一年收水一丈。上年僅有九尺。雖今春重運經臨，尙敷接濟。惟近年收水短絀，若不及早籌辦，年絀一年，大有關係。查牛頭河原引西南一帶三百餘里，兩坡之水接濟微湖。今雖挑挖深通，惟工竣啓壩，適曹濟各屬秋雨稀少，致收水不甚充裕。目下運河水深尙有六尺及七尺餘寸不等。本年回空幫船共九十一幫。於九月初七日全數挽入東境，已催進臨清閘口者連前共六十四幫。在先入境之四十二幫已於上月初催出東境。其續在前之寧波各幫，今已償過濟寧。現在水勢足資浮送。已飭沿河文武加緊催儻。又派東昌府知府署臨清協副將沿河嚴催。臣現赴濟寧查勘牛頭河挑修工段。往來河干正可稽查督催。務

使迅速南下。並檄運河道王念孫查蘭家山壩。現在積水高於湖水五尺餘寸。可以導引歸湖。已委河員會同江省。於上月二十六日啓放。據報溜勢注湖頗旺。而南旺湖積存之水。今牛頭河挑通。即可留於明春啓放。芒生涵洞。遞入微湖。有此二水挹注。如冬春雨雪霑足。微湖收水。較上年九尺之數。可望增長。此外凡有增益湖源之處。仍當廣爲籌蓄。以期足敷利運。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徐端那彥成奏。竊照東省微山湖。前聞收蓄不甚充裕。韓莊湖口閘誌椿。僅存水八尺四寸。當飭徐州道張鼎。就近勘查蘭家山壩。迤上之毛村劉武等處。坡湖有無積水。可以宣注。去後。茲據該道具稟。蘭家山一帶坡塘。本年夏收雨水。存積較量。現高微湖水面五尺有餘。已照上年辦法。抽溝導引。並於蘭家山壩尾盤頭。開放宣注入湖。於八月二十六日啓放。後至八月二十九日。差探湖口閘誌椿。已長水四分。察看水力尙旺。此後可期增長。所有邵宿運河內。現在回空。經行暫留蘇家山閘緩塔。引黃入運。以資頂托湖水。浮送回空。則微湖之水。更可掣節。多爲收蓄。刻下雖節逾霜降。黃河水勢尙未大消。河口一帶。仍係藉黃濟運。水深五六七八尺不等。空船浮送。裕如。惟禦黃壩及運口頭二等壩。因黃水力旺。不時行墊。臣等督率加鎖搶護。現俱平穩。所有裏河平橋三鋪缺口。臣等嚴催盤頭收束。現存口門。僅寬十七丈。惟正河應趁此疏挑。自平橋至寶應之汜水一帶。各段土方較多。兼值九月初六日以後。秋雨連綿。直至十三日。風雨始止。屛水插鉢。未敢一刻停待。現委淮揚道葉觀潮。漏夜趲催。務於月底一律全竣。其揚糧廳境之荷花塘。蔡家潭。亦已興工。專派李亨特同常鎮道趙宜喜辦理。臣那彥成於日內。亦即親身前往該二處。督催趲辦。剋日可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徐端那彥成奏臣奉上諭鐵保等奏霜降安瀾並輒工合龍趨辦各工情形覽奏欣慰鐵保往來巡查督率防護且近日督拿私梟緝獲多案實爲認真著加恩賞還頭品頂戴徐端常川在工督同文武各員盡力防守著加恩賞給三品頂戴那彥成到工在已交伏汛之後協力防護諸事認真著加恩交部議敘此外在事大小各員除甫經到工之顏檢巴寧阿李亨特等襄辦未久且毋庸保奏外其餘著鐵保徐端那彥成秉公確查將實在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毋得冒濫本年黃河大局尙屬順軌此時應辦事務正多伊等必須通盤籌畫逐項經理以爲未雨綢繆之計不可因黃河幸獲安瀾稍存大意遂爾辦理鬆弛又涉泄泄欽此臣等查本年因湖水泛溢搶辦各工繁重所調文武人員亦多現在平橋三鋪荷花塘工尙未全竣臣等商酌應請俟各工普律全完再行秉公甄別遵旨保奏至本年霜降後應辦工程及籌計需用錢糧數目臣等於九月初八日恭摺具奏茲於十九日奉到諭旨霜後擬辦各工固屬緊要但此時尤以催趲回空爲亟若堵築漫口延緩則軍船有誤歸次關係尤重聖慈告誡成全臣等感懼莫名所有裏河平橋三鋪缺口迤下正河挑淤臣等漏夜趨辦自十三日後天氣晴霽卽普律插鋸已有五六分工程月內一律完竣其缺口壩工亦已進占俟正河挑通卽當趕堵務令渡黃進口軍船迅速南行連日河口幫船趲渡截至十九日已渡過船二十八幫自清江至淮安停泊安謐揚糧廳荷花塘蔡家潭工程臣那彥成親駐督催約下月初可竣臣等現督道將加緊趨辦現值帑項支絀臣等不敢不撙節籌畫除前此請撥銀一百五十萬兩節存銀二十萬兩統計現在未竣工程尙有不敷銀三四十萬兩卽於兩浙解到三十萬及山東運司解到銀八萬兩項添湊墊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徐端、那彥成奏現在釐辦各工，並籌蓄湖水各摺，覽奏俱悉。本年夏間，湖水泛漲，沿河隄堰多有漫溢。徐端等自督率搶辦以來，固屬竭盡心力，但現在平橋、三鋪、及荷花塘等工，猶未完竣。即使趕緊堵築，亦不過目前補苴之策。計本年新生日段，現費銀兩已不下二百萬之數，而於春間所議要工，尙未辦及。國家焉有如許帑項，供爾等糜費耶？從前辦理三省邪匪，雖費帑甚多，一經平定，卽永無軍需之用。今南河各要用，前據鐵保條議，當派長麟、戴衢亨會勘，分別次第，妥議具奏，並籌備款銀，以濟工需。原以南河經此次大興修築，卽可永慶安恬，乃遷延至今，未曾舉辦，而別項工程所費已多似此零星修補，年復一年，帑項虛糜，各工仍無起色。成何事體？試思東河同一河務，何以該處工程辦理尙能平穩，而南河屢形掣肘，刻下情形，尤以濟運爲急。據奏連日河口幫船源源釐渡，截至十九日，共過船一千六十八隻，自清江至淮安停泊，尙不擁擠。荷花塘、蔡家潭工程，約於月初可以完竣，是已經渡黃船隻尙可行走，不致凍阻。而在後各幫已全入東境，銜尾而來，卽日將抵江省。此時已過立冬，氣候漸寒，如再遷延於各船未渡黃以前，河水驟合，勢必有誤歸次，不能免運新漕所關匪細。著徐端、那彥成酌量情形，回空各船，約於何日可全數渡黃，是否尙可趕歸水次，儘計算行走日期，竟無把握，卽據實速奏，不可稍涉含混。候朕降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裏河廳平橋、三鋪西岸坐蟄，正河停淤。臣等督率漏夜釐辦，前經具奏。查該處爲運道所關，現值回空緊要，斷難延緩。而平橋以下，至汜水界首一帶，積年淤淺，正當趁此大加挑挖。臣等商酌，自三鋪至寶應通湖開普律大挑，通湖闌下，至汜水界首間段抽挑，以歸撙節。當經遴

派廳汛弁目七十餘員。集夫挑挖。臣鐵保派委候補知府王毅、趙璠。上下嚴催。自九月十三日後。天色晴霽。一律插鉞。於半月內。如式完竣。臣徐端、那彥成。先經率同淮揚道葉觀潮。帶同廳營盤頭進築。查口門原寬二十八丈。兩壩進占。截至二十六日。僅存金門七丈。溜勢湧激。平橋以下挑淤業已工竣。隨即挖除攔壩。放水全歸正河。下注。令淮城上下停泊之回空軍船。過行南下。趕緊進埽。於二十八日合龍。追壓閉氣。現仍趕澆裏戩。以資穩固。所有回空幫船於開放正河後。即順流而南。後船銜尾飛挽。甚爲迅速。查先入境之回空船四十二幫。於二十三日全行渡黃進口。在後浙江首幫已於十三日入黃林莊境。趕跟前船趨渡。據報回空尾船於十五日全進山東臨清閘。計一月可入江境。漕臣薩彬圖親督趨行。定加迅速。不致凍阻。現在洪湖清水。因月初各處雨水甚大。來源甚旺。據正陽關馳報。淮河又長水四尺九寸。旬日內高堰誌椿長水一尺九寸。現存水一丈二尺五寸。較往年冬存水計大尺餘。現將束清壩接築收蓋。不使過洩。以備明春敵黃濟運之用。其荷花塘、蔡家潭二處。即接手堵築。臣那彥成現俟三鋪工竣。即日駐催。務期剋日全竣。臣徐端仍赴河口料理回空。並將余家壩前存口門趕堵。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五日奉。上諭。裏河平橋三鋪。爲運道所經。鐵保等督率廳營。如式挑挖。追壓合龍穩固。回空幫船於開放正河後。銜尾飛挽。源源趨渡。自可剋期歸次。現在高堰誌椿長水一尺九寸。較往年冬存水計多尺餘。此實仰賴天恩神佑。欣慰之餘。倍增寅惕。此時清水加長。是否湖水從清口暢出。抑仍係以黃濟運。著鐵保等詳悉查奏。鐵保等。惟當將荷花塘、蔡家潭、余家壩各缺口。上緊堵築完竣。一面將束清壩妥爲接築收蓋。以備來年新漕北上。敵黃濟運之用。此爲最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臣等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查洪湖自智信二壩堵閉後。九月中旬。淮水來源。節次報長。截至十月初五日。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三尺二寸。由清口外注。已抵至風神廟。迤下。臣等於初七日覆奏。連日黃水見消。湖水又報長二寸。高堰誌椿共存水一丈三尺四寸。清口外注之力益旺。直抵禦壩以外。如日內黃水再消數寸。更可暢出刷沙。現在運口以內淮揚運河。悉係清水流行。淤沙漸見刷滌。回空漕船。適行南下。所有尾後之浙江、海寧所幫船。於初六日全入江南黃林莊境。漕臣薩彬圖具奏後。卽馳抵河口。會同臣徐端督催趲渡。截至十三日安慶後幫止。已渡過船七十四幫。後船跟渡。並無停滯。在後僅餘船十四幫。計本月二十外。定可全竣。較上兩年可早月餘。現在運口頭壩金門。因清水力旺。刷跌深塘。兩壩陡墊溜勢湧激。臣等督率打放。不使過於欲速。其在前各幫。臣那彥成在揚糧廳親督壩工。就近查催。現俱渡江歸次。所有揚糧廳、蔡家潭口門。臣那彥成前帶同李亨特。並熟悉工員。籌辦原定由北壩首起築草壩。接至舊繚道。逼溜歸於新河。作爲正河。工料節省已多。嗣經李亨特測探。缺口跌塘雖深。其下仍係淺水。悉係膠土。可以立壩施工。計算向裏就淺越筭。所用工料。更爲節省。未敢拘泥原奏。遂卽趕辦。現於十二日合龍閉氣。荷花塘口門。仍照舊另挑河身。現委巴寧阿督挑。已有七分餘工。舊河兩頭築壩。僅存金門十二丈。俟挑工完竣。卽可剋日堵合。又奏。再湖水由運口下注淮揚運河。其力甚旺。現存一丈三尺四寸。已屆冬令。而水仍如此。較每年盛漲。僅小尺餘。若將余家壩堵合。恐清江、淮安一帶。又難容納。應暫留口門數丈。以資減洩。其運口頭二三各草壩。爲湖水入運門戶。前於六月初。湖水異漲。普漫而入。將三壩刷塌。僅餘頭壩兀立水中。當將二壩搶鑿出水。得資擊托。無如埽底搜空。頭

壩金門愈刷愈深。跌成坑塘。九月下旬。湖水長大勢湧。將頭壩南北壩身。上下雁翅。護埽。並運口外挑清壩。全行墊塌。當即撲護平定。現在幫船經行。雖無阻礙。但各壩爲鉗束湖水關鍵。須照舊補足。核計工料較多。河庫自搶辦平橋三鋪。荷花塘。蔡家潭等工。支發無餘。惟有長蘆鹽政解到商捐銀十五萬兩。係籌備各要工六百萬兩以外之項。請卽於此項內撙節動支。趕爲鑲辦。不致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鐵保等奏河口清水外注。漕船行走暢順。並蔡家潭堵合壩工情形一摺。據稱。現在湖水又長二寸。高堰誌椿。共存水一丈三尺四寸。此時淮揚一帶運河。悉係清水流行。淤沙漸見刷滌。等語。實深欣慰。惟清水如此力旺。尙不能暢注敵黃。必俟黃水再消。始能外出。自因海口去路不能通暢。河身淤墊過高。清水被其壅遏。現在運口水勢湧激。將頭壩南北壩身。及上下雁翅。護埽。並運口外挑清壩。全行墊塌。連河余家壩漫工。尙須留口門數丈。以資宣洩。可見清水一被頂阻。不能受益。轉致爲害。該處爲回空經行要路。所關非細。鐵保等現擬趕緊補築。核計工料較多。請於籌備要工六百萬兩之外。將解到長蘆之商捐銀十五萬兩。動支趕辦。此時先其所急。不能顧惜小費。亦祇可照伊等所奏辦理。務期補築堅固。並催令回空。迅速趨行。勿致稍有阻礙。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十一日。鐵保、徐端、邢彥成奏。臣等奉上諭。據鐵保等奏清水暢出。回空漕船。全數渡黃一摺。覽奏欣慰之至。至洪澤湖水勢漲盛。余家壩口門。不敢遽行堵閉。但此後正係冬令水落。亦不可使宣洩太過。仍應相機早爲堵合。其荷花塘工程。刻期收築完善。運口頭二三壩。爲湖水入運關鍵。亦應卽時修復。以資鉗束。其餘應辦各工。該督等督率工員。次第興修。此次仰荷天神垂祐。事機順利。在工大小官員。惟當

愈加謹凜。果能潔己奉公。實心任事。必邀福庇。若稍不知謹。咎卽隨之。感應之理。昭然不爽。不可不慎之。又慎也。欽此。查十月中旬以來。洪湖計消水七尺。高堰誌椿。仍存水一丈二尺九寸。湖水充盈。河口敵黃。東注之勢。益加舒暢。已高黃水二尺餘寸。直頂彭家馬頭以下。淤沙漸刷。悉復舊規。現在揚河廳。車邏南關。五里等壩。及連河廳駱馬湖尾閘五壩。臣徐端先經飭令廳營等。次第僦堵。亦卽一律斷流。中流雙金閘。楊莊各壩。均照舊接築收束。所餘裏河廳境。余家壩。係在裏河運口頭壩以內。前因清江。淮安一帶。運水漲滿。奏明暫留數丈。以資分洩。今交深冬。自應堵合。督飭淮揚道葉觀潮。遊擊孔成等。相機進占僦堵。剋期歲事。並將運口頭二三各壩。分別補築。以還舊制。至荷花塘一處。臣那彥成督辦。於十月二十七日。掛纜合龍。後適二十八九等日。西北狂風鼓浪。水高四尺餘寸。當將壩工搶護。幸保穩固。惟南壩壩尾土料交接處。於初一夜間。滲水陡蟄。過水十六丈。現在盤頭裏住。趕集料土。進占補築。剋期堵合。往來商民。船隻經過。並無阻礙。回空漕船未過者。僅止數幫。不日可竣。再荷花塘壩尾。陡蟄之際。州判羅翹遠。把總吳泰等。隨壩落水。兵丁落水。亦有十餘人。惟宋開祥一名。漂流未獲。現在打撈。照例卹賞。餘俱撈救得生。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據鐵保等奏。湖水敵黃。東注。淤沙漸刷。悉復舊規。覽奏欣慰之至。惟荷花塘漫工。正屈合龍。又因風浪衝擊。將南壩壩尾土料交接處。陡蟄十六丈。未免堵築稽遲。那彥成在彼督辦。務卽趕集料土。迅速補築。於旬日內堵合堅固。勿再逾期。目下回空漕船未過。該處者。尙有數幫。據稱船隻經行。並無阻礙。仍當飭令小心行走。及早歸次。無誤冬兌。冬開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五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運口頭壩口門。跌成深塘。屢經補築。壩身不能站立。現向外移。就舊蓋壩處。進占趕築。丈尺較寬。必須上下加鍊。雁翅而補。還三壩。並收束二壩。金門溜急水深。一經進占。勢難緩待。至荷花塘。現因嚴寒。冰凌壅塞。不能動工。續又塌寬十餘丈。現已趕築八丈。尚有口門十八丈。臣那彥成自海口馳回。擬將對岸之臨湖兩缺口趕築。來源既弱。旬日內亦可合龍。而部撥粵海關歲料一項。程途篤遠。現無入境信息。河庫別無墊款。不得已。暫於兩淮解到商捐項下。借動銀四十萬兩。將來工完撥還清款。連日與吳璣、托津面商。現在接築頭壩二壩。及還補三壩外。尚有應添蓋壩。及北裏頭老鶴嘴、緯道等工。皆係成法。層層兜裹。處處鉗束。爲運道所關。指日重運。經臨必得剋期。儻辦尙不敷銀三十萬兩。實係刻不容緩之工。臣等就近咨商各關庫。並於蘇藩庫。免收投効銀兩內。借撥到工。以應急需。務趕冬末春初。一律完善。庶重運經臨。不致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九日。奉上諭。運口向建頭二三壩。層層鉗束清水。使其入運少而入黃多。以收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之益。今頭二壩口門較寬。其餘各隄壩。尙未全補。以致不能擊托暢注。總由該督等。並不通盤籌畫。僅爲目前補苴。致將舊建隄壩。殘缺不完。而清水不能刷黃得力。此時清高於黃二尺有餘。尙未能源源暢達。設清水稍弱。豈不復有頂阻倒灌之慮。現在該督等。趕緊籌補。並趕築各缺口。自係刻不可緩之工。同日遞到鐵保等奏。據稱。趕築缺口。及接築頭二壩。補還三壩等工。於兩淮商捐項下。動借銀四十萬兩。尙不敷銀三十萬兩。現在咨商各關庫。並於蘇藩庫。免收投効銀兩內。陸續借撥。以應急需等語。前因鐵保等奏。籌辦海口各工。關係緊要。需用銀二百八十餘萬兩。當經降旨。飭令於商捐項下。及河南等省藩庫。

內酌量籌撥。其有無尙不可知。且前次該督等祇稱海口各工緊要。今則又稱運口各工。請撥帑金。且吳墩等摺內稱。淮揚運河兩岸。一綫單隄。卑薄殘缺者甚多。尙未修辦等語。國家經費有常。各省動撥支絀。安能以天下全力。專辦河工。此時實屬拮据。僅敷歲用。全無盈餘。迴非數年前光景矣。況該督等節次請帑興修。迄未一勞永逸。即使帑項足資接濟。究竟何所底止。現在部庫實無可撥。其商捐未撥之項。祇有五百餘萬兩。除此無可設法。該督等惟應各矢天良。悉心酌核。除今夏所議興工。此時無暇辦及。俱暫從緩。即以商捐未撥之銀。籌辦南河至要之工。孰先孰後。朕亦不爲遙制。總須先其所急。斟酌妥辦。務令一律完善。明歲重運。經臨不致遲誤。而黃河兩岸。及堰盱隄壩各工。不致漫決。方爲妥善。儻漕運或有稽遲。工段間有衝坍。必將該督等治以貽誤之罪。恐不能當此重咎也。凜之慎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鐵保徐端那彥成奏。運口頭二草壩。爲清水入運門戶。因口門跌塘。壩身不能站立。致屢鑿屢墊。臣等議向外移。就舊蓋壩。進占展寬丈尺。加鑲雁翅。旬日來。始得穩實。頭南北壩。現留口門十六丈。二南北壩。現留口門十六丈。尙須收窄。余家壩。因運河絳道卑薄。未免著重。一面補築子堰。酌量進占。現存口門八丈。不難即日堵合。臣徐端現駐河口。督率淮揚道葉觀潮等趕辦。又荷花塘缺口。臣那彥成於海口會勘後。仍帶同李亨特馳赴工次督辦。因余家壩不能急堵。而該處對岸通湖南缺口。共長一百餘丈。湖水源旺。絳隄迎溜頂衝。情形喫緊。復督工員日夜儻辦。將荷花塘西岸缺口。於初六日堵合。其西岸盞家營缺口。又跌深五丈餘。亦在趕辦。計數日內合龍。惟新築絳隄衝開處。下有深淤。愈刷愈深。進占甚難。臣那彥成與臣徐端正在籌辦。適准欽差大臣吳璣托津咨會。恐余家壩入湖之水。來源太旺。壩工

喫重議先堵余家壩以斷上流正與臣那彥成趕堵益家營缺口意見相同適臣徐端臣鐵保俱來會商新築縫隄本係淺難今因溜急淤深難於站穩自當將應行補還之後隄先爲築做以資擎托並將上游河口余家壩趕先堵合則該處湖水平減施工得手一面集料積土不致曠廢時日至揚州二三幫重運經臨因口門吸溜上水過急由湖內沿隄行走計十餘里水深六七尺不等業俱平安過竣惟臣那彥成前因節省錢糧辦理失當以致墊塌又須改築臣鐵保徐端未能先事豫籌均難辭咎所有墊塌復開工段相應奏明照例分賠以示懲戒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河工一切疏築事宜不惟關係水利漕運兼以保衛民生在工大員等自應集思廣益折衷至當庶不致虛糜帑金而工程可期鞏固若各逞臆見謀夫孔多不惟於事無濟且必動形掣肘事機一悞則民田廬舍所損實多而糜項猶其事之小者卽如荷花塘漫口合龍後壩身復墊據鐵保等奏及而摺內並未將如何墊塌及下游如何受累情形詳悉聲敘經朕聞知此次墊塌緣由堵築不善咎由李亨特執持謬見不循舊規以致潰決數十丈並有淹溺弁役多人之事特降諭旨令吳璣托津詳細查奏今據吳璣等奏稱該處勘估壩基補築未協實係該汛把總錢澤倡議而李亨特實贊其成那彥成又誤信人言以爲閘越築壩可以節省經費維時在工之道員趙宜喜葉觀潮等曾向稟阻未聽迨合龍後壩尾滲水陡墊員弁兵夫落水多人幸均撈救得生而兵丁宋開祥漂湍無踪口門下水復加長如前等語是此項工程倡之錢澤李亨特力主其說而那彥成未諳情形輒輕信聽從鐵保徐端一同在工並未商酌改正以致既合復開工歸無用實各有應得之咎錢澤著革職與李亨特一併拿問交吳璣托

津提同案內人証。審訊定議具奏。那彥成辦理此項工段。將倡議之人據實參奏。並自請處分。亟思另籌。期於迅速。歲工方爲正辦。乃並無一字奏及。殊負委任。那彥成於簡放時。曾經面奏。三年內尙須留心學習。不敢獨出己見。今於荷花塘一事。偏聽李亨特之言。致有貽誤。本應一體治罪。姑念到任未久。於河務本未諳悉。不加重譴。著降爲二等侍衛。作爲喀拉沙爾辦事大臣。自備資斧。卽行前往。不必來京請訓。亦不准在工停留。徐端陞任總河。河務是其專責。鐵保兼轄河務。乃於應行堵築要工。任聽李亨特慫恿。那彥成辦理。錯誤旣不勸令改圖。又不及早奏參。意存徇庇。俱屬非是。徐端著降爲副總河。與鐵保俱著交部議處。其正總河員缺。著吳璣補授。南河成案續編。

271340



本國學基
叢書 續行水金鑑

八

文 71 (5)
900/4/8

北京大學工學院圖書館
登記號 11219



MG
TV-092
65
:8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八)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1 5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二

運河水章 讀四十

嘉慶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奉。上諭。本日召見長麟。據奏漕船即日北來。江南運河。關繫緊要。現在隄岸卑薄。請飭趕緊興修。以利繹挽等語。漕運爲天庾正供。不容稍有稽緩。江南河湖各工。在在緊要。而運河係漕船經由要路。更爲目前至急之圖。譬之人身。通體患病。各症皆有。若不擇其症之尤重者。先爲下藥療治。而欲將各症同時顧及。則藥力不專。功效必鮮。日久轉致貽誤。此時疏築運河。正所謂急則治標之計。該處隄岸卑薄。朕早經降旨。諭令鐵保等妥爲勘辦。近日荷花塘缺口。又經那彥成。李亨特辦理。貽誤已築復潰。以致漫水四溢。即日重運北來。何由迅速繹挽。此事實深切廬念。昨據吳璥等奏。荷花塘對過之西岸。益家營缺口。寬百餘丈。承受上游余家壩所洩湖水。甚旺。是以荷花塘口門。溜勢湧盛。不能搶築。堅固。不若先將運口頭二三壩收窄。俾湖水入運較少。卽將余家壩堵合。則益家營之水。來源減少。荷花塘始可一氣堵閉。是此時欲將運口隄岸增高。必須先將荷花塘漫口堵合。而欲將荷花塘合龍。又必須先將頭二三壩口門收窄。計算重運將到。著鐵保。吳璥。徐端三人。卽速會議。擇要興工趕辦。不可因循再誤。俾運河開壩。早復舊規。庶漕運不致貽誤。彼時再將海口高堰等各工。次第僱辦。則緩急先後。皆得其序。帑項人工。亦可不致竭蹶。此次朕將那彥成等懲辦之後。特授吳璥爲正總河。前往督辦。伊到任後。惟當立定主見。與鐵保。徐端。公同經理。以期無負委任。再荷花塘未經合龍之先。糧船需繞湖路行走。是否不

致阻礙。著一併查明妥議。繪圖覆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鐵保、吳璣、徐端奏。桃汛已近。距大汛亦不過三月有餘。海口工程浩繁。如與運河等工並舉。不特撥項未能應手。卽官弁兵夫。亦斷不敷調撥。目前漕船將臨。急則治標。應暫將海口緩辦。俟秋汛安瀾後。再爲興舉。先將運口頭二三壩。蓋壩、束清壩。並各緣道舊制。清江、舊正河。趕緊修復。以及運河隄岸。擇要修培。荷花塘漫口。卽行儻辦。目下余家壩已堵閉穩固。運口溜已稍平。惟將頭二三壩等工。上緊修復。俾得收束擎托。以助敵黃之力。再余家壩、蔡家營漫口堵合後。荷花塘水勢已平。往來官民船隻。並無阻滯。以後重運。仍可從運河前進。不必繞湖行走。其荷花塘工程。臣等復經會同履勘。正隄後身有塌損。越隄一道。雖缺口寬三百餘丈。而該處係屬老土。與河心有稀淤者迥異。水深亦祇三四尺至一丈六七尺不等。詢之在工官民。僉稱此處堵築較爲穩實。堵竣後。再將正隄補還。以資重障。現已專委常鎮道趙宜喜、遊擊陳岱、率同廳營等前往。卽日興工。上緊堵築。臣等仍隨時往來督查。不至稽遲。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吳璣奏。臣於正月十五日到任。業將河工大概情形。先行具奏。旬餘以來。臣詳加查看。全河爲國計民生所賴。關繫非輕。必須通盤籌畫。始能諸病全除。且工鉅事繁。錢糧倍宜節省。卽經費充餘。核之時日人工。亦非剋期所能並舉。當此不可不治之時。又有斷難急治之勢。惟有就愚昧所及。竭誠盡瘁。以冀稍答深恩。謹將南河現在情形。分別條款。詳繕清單。恭呈御覽。今按所列五條。黃淮等三條不錄。

一、清口運口爲淮黃關鍵。亟應漸次補救也。運口爲湖水入運門戶。向來頭二三閘之上。設有頭二三壩。寬五六七丈不等。並有蓋壩。挑清壩。束清壩。層層挑護。收束始能收三分濟運。七分敵黃之效。然淮弱

黃強。方本不敵。從前舊制完善。尙形倒灌。迨上年五六月間。因安省蛟水陡漲一丈九尺餘寸。開放智信二壩。不敷宣洩。致有輒工之失。運口內絳道。北裏頭老鶴嘴。亦俱衝去。因而余家壩。千根旗杆。百子堂對過七里溝等處。旁流分洩。雖清江。淮城幸保。而湖水大耗。黃水乘虛直入。運口頭二三壩。蓋壩挑清壩。全行墊塌。是運口各工。心須首先趕辦。現已集料分投興修。惟黃河底日漸淤高。現查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二寸。並不爲弱。而清口黃水。尙高湖水尺許。是以去臘。卽已倒灌。清水今未外注。挑汛將臨。大汛踵至。黃水有長無消。恐倒灌亦有增無減。從前建設王營減壩。距清口僅二十里。遇汛漲捫口時啓放。卽可掣消一二尺。爲捫口救急之策。此刻尙無暇修復。清口淤捫。事在意中。重運經臨。辦理非易。惟常隨時設法。以濟運行。此清口受病已深。倒灌成患。急難救治之情形也。一、淮揚運河及運中河。隄工縣長。應先擇要興修。未能全行培築也。運口各工緊要。自清江以下。揚州以上。裏河。揚河。揚糧等廳隄工。多年未經培培。隄身單薄。僅於嘉慶十年。十一二年間。段修補。又值上年湖水異漲。入運湧盛。溜勢激刷。兼之倒灌淤墊。益形卑薄。現在隄高水面多則四五尺。少僅一二三尺。隄頂寬者丈餘。窄處不過三四五尺。一交汛期。處處可以漫過刷塌。統計兩岸隄長六百餘里。兩面皆水。取土艱難。若普律加培高厚。所費不貲。斷難全辦。祇可擇其最卑最窄者。先爲酌量加高幫寬。至迎溜緊要處。並卽積土貯料。以備臨時搶護。俟過秋汛。陸續接辦。至上游邵宿運河。及挑清中河隄工。近年黃水由大谷山滾壩。蘇家山閘。過水入運。雖資濟運。而河底淤高。隄形卑薄。其中河各汛絳道。上年蒙沂山水漲發衝。成缺口十餘處。兩岸絳隄。亦刷塌殆盡。查運中河兩岸。隄長七百餘里。勢難一律興修。現將中河境上年衝塌各缺口補還。並將絳隄修整。以通漕。

船繚挽其餘隄工至要者酌量幫培稍可緩者卽令續辦以紓工帑此運中河及淮揚運河應先擇要加培現未能一律大辦之實情也臣目擊情形並細詢居民徧訪輿論實有萬難惜手之勢蓋全河之患總因倒灌而起其故由於清水不能多著海口不暢所致但河勢敵壞已久通體皆病若同時並治不但錢糧萬無如此之多卽使源源應手而工料人夫豈能敷用且一交大汛祇能將各處隄埽搶護無暇辦工惟冬春兩季尙可擇要興舉上年春鐵保有籌辦湖河隄壩各要工之請徐端議覆相同臣仰蒙垂詢亦經據實縷陳復經長麟戴衢亨勘籌妥酌如果照所議分年辦理原可漸見轉機無如上年又值甘肅安徽淮黃發水過大江境湖河並漲搶救不遑何暇辦及前議但各工未能全復勢難河患頓除臣與鐵保徐端熟商惟有恪遵聖訓先其所急次第徐圖彼此交勉併力殫誠以冀萬難設法之中爲盡心補救之計不敢稍有隱飾亦不敢稍事因循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初五日奉上諭吳璥奏查明江南黃運河湖現今實在情形一摺並分別辦理條款開單進呈朕詳加披覽所論俱是南河敵壞已久其病百出所言實爲窮源盡委切中事機此時辦理各工應如何分別緩急先後之處朕均不爲遙制悉照伊所奏辦理吳璥熟諳河務現係正總河一切是其專責所有應辦之事自應主持定見與副總河徐端盡心經理但恐於地方呼應不靈鐵保以總督兼轄河工當隨時相助爲理俾諸事不致掣肘彼此各發天良和衷協力以期次第補苴方爲不負委任至現在發去餉項已屬寬裕但須工歸實用不可虛糜儻辦理不慎不但目前虛糜而將來糜費更廣且關係民生尤爲重大並著照吳璥所奏確查已用未用各項將已用者分別應銷應賠未用者分別緩急妥爲經畫奏辦總期

目前漕運萬無貽悞。將來盛漲時各處口岸。在在無虞。斯爲至要。功過在伊等自取也。勉之。南河成案編

是月初六日。鐵保、吳璥、徐端奏。江境海口旁趨。河口倒灌。河底淤高。工程益險。通籌全局。無可緩之工。而重運漕船。更目前急務。運口各壩。乃淮黃關鍵。當先修復。現在運口頭壩收窄。口門僅寬六丈。已符舊制。其二壩金門原寬十六丈。亦已進占收狹。尙寬十丈。再進一占。即可如式。其三壩蓋壩。束清壩。緯道等工。現催料物到工。卽行趕辦。以資收束。荷花塘工。自改由隄後圈越築做。旬餘以來。做成二百五十餘丈。二月中旬。可冀堵合。水勢已平。漕船無阻。截至二月初五日。鎮江幫渡黃止。連前渡過船四幫。俱挽進楊莊運口。因東省尙未鋪水。是以楊莊頭壩三家村水深止二尺九寸。俟東省啓壩。清水下注。自可衝刷深通。惟河口清黃交匯處。因去臘倒灌。至今淺處僅二尺二寸。現集剝船。量爲起剝。尙可挽渡。然總須黃水消落。清水外注。方免捫阻。當督率道廳。隨時築壩逼溜。以期通行。至裏河、揚河、揚糧、中河等廳。緯道隄工。乃漕運要津。近因黃水倒灌。運河亦復淤高。兩岸隄身。被溜汕刷。皆形卑薄。若不急爲培築。恐有旁洩。漕船卽至遲阻。據各道將等估報。臣等復將方價核減。派員僱辦。並委大員分段駐催。監視碾工。至挑清江關。正河等工。刻不可緩。現派通工文武。及候補効力各員。分股與辦。務趕汛前完竣。仍督同各道。往來查察。不任草率。偷減。俟工竣。核定銀數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二日。奉上諭。南河應辦要工。過於繁鉅。總以先其所急。不悞目前漕運。並護守各處口岸。爲至要。此時黃水已經倒灌。將來汛水盛漲。自必更甚。不可不亟籌妥辦。運口頭二三壩。乃漕河關鍵。必當首先

修復以資收束。該督等惟當督率道廳，妥爲經畫，以期目前漕運無阻。將來汛水加長，各處口岸，不致疎虞。方爲妥善。至此外，應辦各工，如何分別緩急先後，悉照伊等所奏辦理。節次所撥帑項，已屬寬裕。務期均歸實用，毋稍虛糜。該督等尤當嚴加稽核，俾不致有草率偷減。方於河漕兩有神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五日，鐵保、吳璥、徐端奏揚糧廳荷花塘缺口。臣等督飭常鎮道趙宜喜、淮揚遊擊陳岱，率同廳汛備弁，於正月十八日盤頭進占，慎重鑲築，步步穩實前進。迨口門收窄，恐溜急刷深，漏夜加緊儻趕。於二月初九日堵合斷流。臣鐵保、徐端先後到工查驗，金門現已追壓閉氣，壩工穩固，並無滲漏。壩下漫水立涸。下河州縣農田，可次第翻犁耕種。至應補築隄身及善後各工，尙多並進。下洩水昭關壩，亦應卽塔。臣徐端現督道將等，勘籌估辦。務期要工鞏固，而費仍撙節。其該工兩次動支錢糧，自應劃分先後用數，以杜牽混。現在徹底查算，內有著落全賠，及照例銷六賠四各數，并善後各工，統俟分別核定開單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據溫承惠奏果渠村新建壩工，請動項加培防護。大汛一摺，通州溫榆河前經該督奏請於上游果渠村一帶開挖新河，建築壩堰，俾漕運軍剝船隻均能抵壩起卸。茲據查明該處壩工迎溜頂衝，現在間有平墊。如遇伏秋大汛，溫榆河水勢盛漲，難以抵禦。請將各壩堰加培修築，著達慶將予蒲前往詳加履勘，是否應行培築，必須於大汛以前趕緊興工防護，或酌量從緩辦理之處，卽行確查具奏。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鐵保、吳璥等奏公同籌辦，並防範大汛章程各摺。當此河務喫緊，伊等職有專司，

回應各盡心力。然尙係空言。並無實效。黃河倒灌。爲患不淺。此時水勢較上年已大二三尺不等。轉瞬桃汛經臨。黃水加長。更爲可慮。若將來伏秋大汛。清黃同時並漲。又無消納處所。則高堰一帶。必然著重。尤不可不預爲籌備。吳璣等所注意防範者。惟在保護河湖隄埭。爲補苴之計。而於此等最要關鍵。應如何設法妥辦之處。未嘗籌議具奏。况河道爲漕運攸關。近年來重空漕艘往返。每因河口淺阻。寸節起剝。挽運維艱。該河督等。祇知隨時敷衍。使幫船一經過境。卽爲了事。年復一年。何所底止。著鐵保、吳璣、徐端、公同籌畫。務使河湖漸復舊規。漕運毫無阻滯。以爲經久之計。其如何熟商辦理。並著詳議奏聞。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二日。奉上諭。薩彬圖奏稱。黃水倒灌日甚。高於清水二尺八九寸。挾沙淤墊。各處俱增暗灘。現在糧船起剝行走。每日過船一二十隻。皆緣上年漫水衝去三草壩。及北裏頭一帶要工。未經修復。糧艘上開。兩邊俱無緯道。僅仗划船絞關。步步徐進。致前停後擁。幫船鱗次住泊。恐致意外之變。請勅下河臣等。上緊趕辦。此段緯道等語。漕船轉輸。爲國家經久要務。屢經降旨。令伊等先其所急。不可稍有貽誤。所有修築緯道一事。自係至急之工。該督等豈不計及。乃不趕緊預辦。臨時惟仗划船緯挽。致遲慢異常。時虞風水頂阻。現在幫船已多停泊。以後江廣船身笨重。再值汛水長發。平鋪散漫。又將如何緯挽。覽奏深爲焦慮。南糧關係天庾。上年北來之米。多有潮濕。交倉後旋卽蒸變。本年南糧。昨復據該漕督奏稱。溧陽幫船於過淮盤驗時。亦帶潮濕。恐有霉變。地方漕運官員。辦理均屬不善。而目前幫船行走。復因河口倒灌。緯道不修。又致稽阻。該督等所司何事。若因錢糧不敷。則現在該處存貯餉項。儘屬寬裕。又何所靳而不

預爲經理乎。鐵保、吳璣、徐端均著傳旨嚴行申飭，卽將此段緯道上緊設法儻辦，並卽將如何辦理，何日可以補築竣事，無礙船行，先由驛馳奏，設竟遲緩貽悞，則伊等自揣當得何罪，彼時亦不待朕懲辦卽自議上，朕惟執法辦理，不能曲爲寬恕，凜之又另據薩彬圖奏，悞運道員一摺，邳宿運河連年旣多淤淺，何以道員張鼎不行估挑，僅令廳汛各員束築小壩，又現據連河通判王貽象稟，壩工需銀三千餘金，而該道祇發銀二千兩，致臨時趕辦，幫船節節守候，到處耽延，且所屬地方官於需用剝船，復不廣爲籌備，殊屬玩悞。張鼎著交部議處，並著該督等詳悉查明，何以該道玩悞如此，其發銀一節，因何如此短少，豈甫經發去餉銀三百餘萬，又形支絀乎。此一節，並著迅卽回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四日，吳璣、徐端奏南河目前急務，首以濟運爲先，而漕運要津，尤以運口爲急。查運口頭二三壩，爲束水最要機宜，舊制頭壩外有挑清壩，及蓋壩層層蓋護，上年湖水異漲，各壩先行墊塌，臣徐端率同道將等，當先搶築頭壩，因跌成深塘，下埽不能站穩，復經勘奏，略向外移，於蓋壩處所，改爲頭壩，仍於金門上補還蓋壩，以資挑護，以利緯挽。毋庸另築挑清壩，以歸撙節。自去冬興工以來，上月中已將頭壩二壩，及蓋壩補築完竣，此外應補之三草壩，及南緯隄頭閘上之老鶴嘴，緯隄北裏頭等處，隄埽各工，悉係漕船經由要道，應用料土較多，未能同時並集，而重運正聯橋北上，緯挽之路，最爲急務。臣等督飭道廳等，先將北裏頭緯道補還，其南緯隄及老鶴嘴工段較長，築做柴壩，非剋期可竣，察看形勢，先於灘上築成土堰兩道，則南北兩岸均通緯挽，無礙船行，仍將南緯隄補築柴壩，以還舊制。其老鶴嘴再酌量辦理，又新堵臨湖甌工，繞越堵閉後，原擬另補甌工，惟舊有甌工處，塘水甚深，估算甌塊石料錢糧旣多，且燒

輒集料。有需時日。勢難汛前趕辦。惟有將新築圈堰。再爲幫寬加高。並於護埽外。趕填碎石。以禦大汛。其
輒工。應否補砌。俟霜降後。察看再議。以節糜費。至余家壩新堵大壩。後亦已澆築土餉。大汛足資防守。其
運口下。至平橋汛。裏河廳兩岸隄工。向本卑薄。近年黃水倒灌。河底淤高。致隄工愈形卑矮。且多民房佔
礙。幾於無可施工。查上年六月。湖水異漲。高堰大隄。及運口。清江。淮城。平橋一帶。危險萬狀。臣徐端同鐵
保。那彥成。率同道將等。在運口。清江。高堰等處。晝夜分投搶救。其清江開以下。烟墩營房。至淮關。淮城一
帶。勢難兼顧。幸賴淮關監督臣祥紹。捐備銀錢。親率員弁丁夫。上隄幫同搶護。始得保守。是裏河境內隄
工。實爲至急至要。不可不趕緊修築。隄上民房。必得拆去。經督臣鐵保出示曉諭。並飭府縣。令拆移讓出
隄基。先將根脚幫寬。然後加高。並擇淤土包築。寬放坦坡。庶資捍禦。臣等派員嚴查。務令層層夯礮堅實。
不任絲毫草率。自正月下旬開工。已有四五六分工不等。三月杪。定可全竣。平橋以下。揚河。揚糧兩廳隄
工。卑窄更甚。西岸卽白馬。汜光。高寶。邵伯等湖。僅恃一綫子堰攔禦。兩面皆水。無土可取。東岸則城垣田
廬。鱗次櫛比。僅有卑薄土隄一道。在在可虞。現亦分派廳營汛弁。領銀與辦。並檄地方官。令監查礮工。以
杜偷減草率。庶可捍衛。再黃河。運河隄上。多有佔礙民房。而運河附近城郭處。佔礙尤多。現在培築。非清
理基址。不能幫寬。不得不令起拆。臣等會同督臣鐵保。行令拆讓。並據地方官查明起拆。瓦房草屋間數。
酌予修費。以示體恤。仍咨會督撫臣。嚴飭地方官。申明禁例。此後概不准再於隄坡蓋屋。儻仍徇隱。有礙
大汛修防。卽將地方官。及本管廳汛參處。以重河防。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九日。奉上諭。據吳璥等奏。重運首幫。催出江境。並頭進漕船。將次渡黃全竣情形一摺。本年重運

首幫於二月二十九日催出江南黃林莊境。雖較上年早十七日。但桃汛後。黃水已陸續加長。幸三月初一二等日。旋即消落一尺六寸。糧船銜尾前進無礙。惟此後係汛水漲發之時。兼之海口去路不暢。設黃水不能大減。清水不能暢出。重運豈不時虞阻滯。該督等惟當將河口運口及閘壩埭道。趕緊籌辦。隨時相機經畫。總期糧艘通行。俾全漕及早渡黃。不致停待遲延。方爲不負委任。又另摺奏擇要備辦運口。裏河壩壩土隄。並另片奏拆移佔礙隄上民房各情形。沿河兩岸建築大隄。原以保護居民田疇廬舍。今隄形卑薄。勢不能不加培築。若居民於隄上搭蓋房屋。致礙修培。遇有盛漲。將何恃以資捍禦。自應飭令及時移拆。無誤防守要工。惟是隄上向禁車馬往來。焉有任聽居民私蓋房舍之理。總由首先搭蓋時。不行查禁。遂相率效尤。日積日多。著該督等查明此項民房建造。始自何時。若年深月久。前任半多物故。姑免追究。如係起自近年。即將本管廳汛及地方官查參。仍明切曉諭。以爾等貧苦小民。寄居隄上。從前或係不諳定例。是以此次起拆房間。不但不行加罪。且賞給修費。俾資移徙。自申明例禁之後。若再有侵佔隄坡。私建房屋者。必當照例治罪。不能再邀恩寬。地方官及該管廳汛不行查禁。亦必從嚴懲處。慎固隄防。卽以保衛民生。該督等務當和衷共濟。妥協辦理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璣徐端奏。臣等奉上諭。已恭載初二日欽此。臣等跪讀之下。愧悚莫名。伏念漕船爲天庾正供。最關緊要。何敢稍存怠忽。惟因倒灌日久。水勢時淺時深。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初三日。運口內沙淤生灘。又值風大頂阻。幫船繚挽維艱。臣等不能先事預籌。實屬咎無可道。迺荷聖慈寬大。僅予嚴行申飭。銜感之餘。悚慚無地。查上年六月。洪湖異漲。淮揚運河漫工。及宣洩缺口甚多。均屬民田。運道所關。不僅運口

內隄壩等工至爲切要。自秋冬數月來，臣鐵保、徐端與那彥成分投督辦。先已堵築運河各漫口，其運口內軋工，余家壩並各草壩，絳道壅塌，應行補築者已屬不少。銀料人手驟難並舉，是以臣鐵保、徐端先擇最要之軋工，首先堵合。其頭草壩爲入運門戶，尤爲至急。隨即趕緊補築。至余家壩合龍，運口大局稍定。迨正月十五日，臣吳璥到任後，復酌看形勢，分別緩急，須先將二草壩及蓋壩趕緊辦竣。頭壩始有擎托。將頭二壩兩邊護埽，鑲修俾兩壩穩固，方能辦及他工。是以三草壩並惠濟閘上之南絳隄，北裏頭、老鸛嘴四處，於二月下旬始分撥料物人手，以次興辦。桃汛以前，倒灌尙輕。漕船尙無遲滯。至桃汛長水，倒灌愈甚。兼之二月二十二日後，大風時作，致幫船絳挽維艱。每日過船較少。臣等先將北裏頭趕辦。其南絳隄、老鸛嘴、柴壩，非尅期所能築竣。因於老鸛嘴灘面，照舊略爲收進。先築土堰一道。南絳隄亦先築土堰。兩岸俱通絳挽。前經奏明三月初四日後，風色稍定。絳挽得力。每日仍過船五六十隻，至七十四隻不等。頭進各幫全數渡黃。二進船又渡過三幫。水勢雖時有淺深，而漕船尙不致停阻。臣等另摺奏報。仍將南絳隄柴壩並三草壩補築，以還舊制。月內俱可蒞工。其老鸛嘴土堰已竣。無礙船行。至補還草壩，尙須察看。惟黃河河底既高，長水未落，湖水未出。此後江廣重船經臨，僅值伏汛驟漲，壅阻堪虞。臣等卽自請從重治罪，亦已無補。惟有不遺餘力，隨時設法，並獎勵弁丁，加緊償挽，務趕伏汛前，將三進各幫船全催渡黃。以期上紓宸廑。至邵宿運河境內，向多古淺。嘉慶十一年，大谷山滾壩刷塌，黃水由王母山下注，致長河淤高。若普律挑深，需費較繁。是以連年僅能擇要挑挖。上年冬，因淮揚各屬要工繁多，臣徐端未能親勸。令徐州道張鼎確查據稟。河底較十二月冬刷深數寸及一二尺不等。尙可緩辦。間有停沙處，只須築

壩束水便可浮送。嗣於正月十五日據張鼎稟復勘泃口一帶浮沙停積。應酌築束水壩七處。以刷稀淤。估需銀三千七百餘兩。請先發銀三千兩交廳承辦。時臣吳璫甫經到任。正在嚴核各廳工用錢糧。當令河庫道先發銀二千兩。並飭徐州道再行查核。不得浮混。並非張鼎發銀短少。迨東省鋪水下注。復於上月二十四日據該廳王貽象稟。沙淺處尙須添築小壩。漕標委員催令趕築。前次領銀二千兩不敷應用。請酌發銀兩。臣等復飭河庫道續發銀二千兩趕辦。共發過銀四千兩。現在首進前幫已次第挽入東境。其所築壩工錢糧尙須確查。如果不敷。自當再給。如有浮糜。亦應核減。臣等查向來各廳遇有估辦工程。皆由各道勘報。臣等復加細核。分別減准。卽應准者亦分成數陸續批給。從無照稟概發之事。若甫經估報。卽全數照發。更易滋浮報多糜之弊。臣以爲欲杜糜費。必須慎始。現在各廳及委員等估報工程。請領銀兩。駁減不一。俱有批案可查。如各工員因請銀未經全准全發。卽欲藉口貽悞。爲推諉挾持地步。則上官何以嚴查整頓。正不獨此次束水壩一事爲然。並非因庫項支絀。給發短少。至去冬奏蒙允准撥銀三百二十餘萬兩。上年冬底以來。河庫陸續收到二百六十餘萬兩。荷花塘。養家營。臨湖兩岸缺口。運口各草壩繚隄。及補修堰。圻。石工。培幫黃運河隄工等用。俱在其內。計工程實已不少。臣等摺節酌發。現在河庫尙存銀九十餘萬兩。並未經解到銀六十萬兩。共計存銀一百五十餘萬兩。誠屬充裕。但此後除必應找發最要工需外。應留備秋汛後興辦海口之用。臣等不敢拘泥出納。致滋貽悞。亦不敢因庫項充餘。輕率糜費。至卽宿剝船短少一節。向來地方官疲玩。亦經屢飭州縣廣爲籌備。已有三百餘隻。現仍嚴催再爲多備俾資足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一日。鐵保、吳璣、徐端奏。荷花塘上年堵築之處。在舊正隄西挺入河心稀淤之上。築壩不固。旋堵旋開。此次合龍。係退後於舊正隄之東。越隄老土處。圈越堵築。甚爲穩固。原擬堵合後。仍將舊正隄補還。茲臣等熟商。正隄原場缺口寬六十八丈。測量水深七八丈不等。計築做柴壩。並燒土餞。共估銀三十四萬餘兩。兼之水勢過深。澆餞難以站穩。且離新河尚遠。漕船不能由此。絳挽則補還無益。徒糜帑項。若就上年李亨特等所辦合而復開之壩。仍行補做。雖屬臨河可通。絳挽。但測量水深六七丈有餘。不能澆餞。計缺口寬四十二丈。即用柴壩。尙需工料銀十五六萬兩。方能補還。且根脚究係稀淤。恐難存立。未便又蹈覆轍。查荷花塘兩岸。既有絳路可通。現行重運無阻。萬無因補填缺口。虛擲如許多金。自應無庸補還。荷花塘向來河面本寬。上年築壩之處。係將正河兩頭攔截。挺入河心做壩。另於西岸灘面挑成新河。河槽較窄。未能如舊河舒暢。廢壩又難拆去。使復舊河。祇可就所挑新河爲船隻往來之路。由西岸絳挽而行。至現在合龍之大壩。雖壩前塘水甚寬。風起未免浪激。但究係止水無溜。現於壩前鑿做護埽。並壩後幫寬大土餞。足資鞏固。又蔡家潭亦係新堵壩工。應加寬厚土餞。其荷花塘西岸臨湖缺口。及翁家營缺口。俱向湖灘圈越堵閉。所受風浪更重。壩身後餞。亦須幫築高厚。大汛時方可防守。皆至要之工。臣等確核土方。委員趕辦。與現估兩岸卑薄隄工。限大汛前一律妥竣。不任草率遲悞。又荷花塘迤下三溝。閘河面僅寬九丈。恐水行至此不暢。上游壅遏爲患。應將舊埽壩剝拆數丈。量爲展寬。另行盤護。庶河勢舒展。以免漲水阻遏。至各工前後所用錢糧。並現需料土銀數。俟核明實用。內有應全數著賠。及照例銷六賠四者。容分別開單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鐵保、吳璣、徐端奏。臣等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一日奉諭。前已奉載欽此。查減黃蓄清。漸除倒灌之策。臣敢不急求實效。但工鉅費繁。數年來無暇辦及。此時斷不能尅期興舉。前經據實具奏。已邀聖明洞鑒。至近年所辦要工。如郭家房、王營減壩、陳家浦運口、甄工、余家壩、千根旗桿、百子堂、平橋、三鋪、荷花塘。並對岸臨湖缺口、龔家營、蔡家潭等處工程。實已不少。然俱係堵築漫口。於治河之計無涉。是以費用見多。而實效仍少。至上月荷花塘合龍。運河各漫工始得全竣。而雲梯關外。上年漫缺之馬港口、張家莊等處。缺口尙未堵閉。舊海口不及挑復。其餘各開壩要工。更無暇籌及。不得不先就湖河隄埽各工。擇要興修。爲目前補苴之計。至運口、淮揚、運河、中河。及黃河下游隄埽等工。現已起辦。雖非經久之方。亦皆保守最要之事。但求今年漕運無悞。黃運隄工無虞。則以後各要工。卽有餘力可辦。惟現在實不能遽復舊規。急求奏效。不得不據實瀝陳。謹將現在儻辦最要各工情形開列清單。恭呈御覽。今按所列十條。黃淮三條不錄。一、運口草壩三道。爲淮黃囊蓄最關緊要。上年夏墊塌之頭壩、二壩、蓋壩。自去冬至上月初旬。業已辦竣。一、運口三草壩及南絳隄。並惠濟閘上之北裏頭等處隄埽。悉係漕船經由絳挽之路。因上年夏洪湖異漲。全行刷塌。茲於二壩工竣後趕辦。現在北裏頭已辦竣。其南絳隄、三草壩。限月內全竣。一、惠濟閘上。河形彎曲。舊有灘嘴。挺入河心。土名老鸛嘴。漕船上閘。由此拖掣。挽絳該處河面寬廣。現因黃水倒灌。溜勢不定。此淺彼深。時有遷改。先於淺灘上趕築土堰。漕船經過。已通絳挽。俟清水漸長。歸入運口後。應否用料補築柴壩。更爲酌定。一、余家壩堵閉後。應澆寬厚土餞。以爲後靠。大汛時。方可穩固。現已辦竣。一、運口頭壩。上年刷塌。甄工於八月就淺灘圍越築壩。合龍。係內築土堰。外鑲護埽。

已屬穩實。但臨湖風浪較大。應將圈堰幫寬加高。並於護埽外。偎填碎石。以禦大汛。現在加緊備辦。務於大汛前妥竣。其甌工原塌處。應否補砌。俟霜降後。察看再議。一、裏河、揚河、揚糧等廳運河隄工。攸關漕運民生。已飭道廳確估核定。方價派員償辦。並檄地方官監查。碶工以杜偷減之弊。現已有三四五分工不等。限月底趕竣。一、中河廳境爲漕運要津。隄之外北岸舊有遙隄。上年秋汛異漲。隄普漫刷。缺萬分危險。當於遙隄上搶加子堰。得保無虞。是隄年久卑矮。應趕緊加高。以衛田廬。並將兩岸隄缺。口補還。一律培築。以通絳挽業。經估定。價辦有五分餘工。亦限月內全竣。以上現經價辦已完未完各工。雖屬補苴目前。實係籌濟漕運。保守隄岸要務。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鐵保等奏。遵旨確查南河實在情形。及現在趕辦。並未急辦各工。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閱。所奏各情節。該督等亦屢經陳奏。此時海口各要工。既未暇籌辦。亦祇可先其所急。分別辦理。河口爲漕運經由要路。現因湖水未能暢出。藉黃濟運。本係不得已之舉。鐵保等務須設法催償。俾幫船全數及早渡黃北上。免致大汛時。或有阻滯。至海口既未經修復。將來伏汛盛漲。兩岸隄工。防護最爲緊要。該督等。惟當相機妥辦。督率道將廳弁等。刻刻隄防。實力保護。不致疏虞。方爲不負委任。俟伏秋大汛各工。普慶安瀾。再將開壩及一切各要工。次第趕辦。全河大局。方可望有轉機。該督等。不可不妥爲籌畫。勉之又勉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鐵保、吳璣、徐端奏。臣鐵保由荷花塘。揚河一帶查工到浦。赴河口閱看。查頭二兩壩。並上下雁翅護埽。及頭壩外蓋壩。均已築做如式。並於頭壩金門外北岸。添築陸關壩。漕船出口。絳挽頗資其力。

其三壩現在趕築。不日可竣。至運口內絳路。因上年夏。南絳隄。北裏頭。老鶴嘴。全被衝塌。河面寬廣難行。今北裏頭。南絳隄。俱已補還。攔出河槽。船隻照舊挽行。惟老鶴嘴刷成河泓一道。糧艘正在此行走。未便補築柴壩。是以靠北岸先築土堰一道。亦可拖牽絳挽。因河路紆折。須風順利。方能過行。現在頭進船全數渡黃後。二進船。又渡過十二幫。截至二月十六日。連前渡船三十七幫。較上年今日多過船六幫。運口內頭開上。築束水壩六道。水深三尺外至四尺不等。禦黃壩內外至淺處。僅二尺八九寸。亦已多添柴壩。束溜刷沙。並調集剝船六百餘隻。儘敷起剝。可期全漕渡竣。邳宿運河。本年東省鋪水後。比上年小一尺餘寸。晴霽日多。水勢未能加長。間段多有淺澀。業經多築束水壩。逼刷漸深。其起剝船隻。臣鐵保早檄地方官。廣爲籌備。現又專委徐州府習振翎督辦。並查河口剝船較多。先酌派一百隻。押往添用。據運河廳營粟。截至十二日。已出江境四幫。臣徐端即馳赴邳宿。督率嚴催。至揚河。揚糧。裏河等廳。培築隄工。臣鐵保查勘。已有六七分工不等。間有未能堅實。嚴飭翻築。加砌。不任偷減。月底月初。一律全竣。所有隄上估礙民房。前臣等會檄地方官。諭令拆讓。茲奉諭旨。臣等欽遵。恭錄出示曉諭。俾小民咸知。聖慈優恤。得免加罪。此後務各凜遵。不得再有估礙。查運河兩岸。城垣閘閘所集。是以建屋稠密。年月久遠。靠隄貧民居多。其無礙修防者。勢難概令全拆。以免紛擾。其隄上間有搭棚棲止。係近年被水災民。不在例禁。臣等倍加賞恤。諭令拆讓。俱已遷去。現飭地方官及廳汛。自此隄工培築後。不得再在新隄蓋房。其隄根舊屋。遇有坍塌。不得修造。讓出地面。以便修守。儻視同具文。卽行嚴參。以重隄防。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據巡視東漕給事中。英綸奏。江境邳宿運河。稍形淺阻。請酌量加啓湖板。暫爲接濟。

微湖存水。原以接濟全漕。啓放悉有定制。本年湖水較定制尙少二尺餘寸。自應撙節宣放。以資利運。前據薩彬圖奏及江境邵宿運河連年淤淺。河員等未經估挑。當即降旨詢問。令該河督迅速回奏。旋據吳璉等奏稱。邵宿運河淺澀處。早經築壩刷滌稍深。又多集剝船。以資運送。是微湖閘板。就現在情形。似無須急啓。若因邵宿一帶稍形淺滯。此時遽行暢放。不特江境河員視爲故常。淺處不加疏濬。並恐宣放過多。將來二三進江廣等幫。船身笨重。到時設湖水有絀無贏。又將何以接濟。計惟有設法挑淺。廣備剝船。爲目前緊要辦法。著該督等查勘邵宿一帶運河。是否尙有淤淺。如仍淺阻。即嚴飭廳營趕緊妥辦。俾在後未入東境各幫。得以跟船前進。於全漕重運。庶無稽誤。其微湖之水。自應仍照舊章。多爲擊蓄。俾得源源鋪灌。以利進行。運河道冊。

五月初六日。奉上諭。趙佩湘條奏疏濬泉源事宜一摺。山東泉源。關繫濟運。其督率泉夫疏濬等事。向祇令各州縣督押催辦。泉河通判總司其事。日久不免因循玩忽。辦理未能認真。著照該給事中所奏。嗣後責成兗沂曹濟道。兗州沂州泰安各知府兼管。就近督率各州縣實力妥辦。仍令泉河通判每季徧查一次。無論上中下各泉。均須疏挑通暢。並令撫臣。河臣及該道府。隨時接地。抽查看視。儻仍前玩誤。以致泉池。泉渠有壅塞等事。即將該管官一律嚴參示懲。至泉夫工食一項。應如何酌量添給。俾足敷用。抑或令各州縣隨時添雇夫力幫挑之處。著馬慧裕。吉綸悉心詳議具奏。容皇帝聖訓。

是月十六日。馬慧裕。趙佩湘奏。前將二進尾幫。及三進首幫。挽入東境日期具奏。匝月以來。汶。衛二河。雖報漸次長水。沿河各屬。均未續得雨澤。天氣久晴。深虞消耗。是以督令催漕各員。晝夜趕僱。茲報頭進尾

幫於五月十二日全出德州柘園東境。共二十六幫。查頭進各幫入境日期。雖比例限均早。但較上年頭進尾幫四月二十九日出境之期。已遲十二日。惟有將二三進幫船查催。飛速前進。庶可以後補前。查二進首幫亦跟接出境。計每日出德州東境約一二幫。較前迅速。惟臺莊入境。據報須兩日。一幫臣等專委標將往催。據運河道王念孫稟報。微湖原存水七尺七寸。忽於初十日十一日。東南大風陡作。湖水掣捲。吸赴西岸。消水二尺有餘。湖水不能外達。十三日風定。水回。探量湖心誌椿。存水七尺二寸。湖口閘仍有漫板水三尺三寸。源源下注。計刮至西岸旱地。耗水五寸七分。詢據湖邊老民僉稱。向年恆有之事。此次風力較猛。是以爲時較久。臣等查微湖存水七尺。卽不能外注。今可放之水僅有二寸。尤爲可慮。當連日湖水西漲。八閘內已形淺澀。三進尙有三十餘幫。計期約需月餘。若湖水不敷接濟。設有阻滯。所關匪細。臣等飛飭運河道於韓莊閘上馬令。朱姬等通湖減閘察看。並較量河湖水面高下。抽溝導引湖水。以資接濟。飭令該縣雇備剝船。分泊八閘。遇有淺滯。卽可趕剝前進。該道於運河事宜。歷練多年。囑令設法助益湖源。臣等親赴韓莊上下。督同料理。以免遲滯。再山東河南回空幫船除德鎮幫三十隻已於四月初十日回抵德州水次外。其餘濟寧衛前後及臨清衛。平山等七幫。於五月初三四等日。挽入東境。照例於臨清閘外河面寬衍處停泊。俟重運過竣。再行進閘歸塢。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一日吉綸奏。本年南漕九十九幫。截至五月十一日。已入東境六十三幫。現催出臨清閘口三十九幫。在閘內經行者二十四幫。臣復飛飭濟東道等。往來加緊催償。並飭運河道。隨時探量水勢。具報。茲據王念孫稟。微湖原存水七尺七寸。忽於初十日十一日。東南大風。將湖水吹掣西岸。消水二尺餘。湖

水不能外達。十三日風轉水回。探量湖心誌椿。存水七尺二寸。湖口開仍有漫板水三尺三寸。源源下注。查微山湖水。賴以濟漕。今交五月。尙未大雨時行。致坡水不能滙聚歸湖。復經風掣。水往西濠。因而消滅。臣思風雨靡常。濟運當期有備。使此後湖水不敷接濟。重運必致稽遲。當即飛飭該道在韓莊一帶。隨時探量河湖水勢。抽溝導引。設法挹注湖源。專委署濟南城守營參將嚴飭縣令。多雇剝船。齊集八閘兩岸。遇幫船淺滯。卽起剝前進。毋許稍停。現在河臣馬慧裕因赴豫省防汛。未便兼顧。臣卽馳赴嶧縣一帶。督率運河道等。將導引湖源。派撥剝船各事宜。妥爲料理。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日馬慧裕。趙佩湘奏。頭進南糧幫船。全出東境摺內。據稱。微山湖原存水七尺七寸七分。於初十一兩日。東南風大作。將湖水掣捲西岸。十三日風定水回。探量誌椿。存水七尺二寸。計耗水五寸七分。查微湖存水七尺。卽不能外放。今可放之水。僅有二寸。恐接濟不敷。現在伊二人先後馳往韓莊。設法勘籌等語。韓莊八閘連河。全賴微山湖水勢充足。源源鋪注。今微山湖可放之水。祇餘二寸。而糧船尙有三十餘幫。經由八閘。計期需至月餘。日久恐難接濟。現在江境邳宿一帶。水勢充足。軍船已不致阻滯。但恐饋入東境之後。水復消耗。豈不又虞壅積。亟應上緊籌辦。吉綸係本省巡撫。乃今日奏報之摺。伊並未列銜。豈伊於此等情形。全不關心。竟安坐省城。毫無籌畫耶。吉綸著傳旨申飭。此時微湖西岸之水。卽使照舊漾回。諒亦有限。必須將各處來源。廣爲導引。如牛頭河等處。本所以蓄水濟湖。目下正資挹注。其應如何設法疏濬。並多備剝船。以資起卸之處。辦理不可刻遲。至目前將屆伏汛。所有黃河防守事宜。亦關緊要。馬慧裕不能顧此遺彼。吉綸接奉此旨。應卽先行遴派妥員。馳往勘辦。一面卽親自

起程前往會同趙佩湘經理。以便馬慧裕赴豫防汛。務令水勢充盈。漕船行走通暢。不致稍有遲悞。運河道冊。

是日馬慧裕、趙佩湘奏。臣等前聞江境清黃交匯。及貓兒窩等處。均形阻滯。南船入東。不能迅速。當屬運河道前赴韓莊臺莊。察看微湖存水。除續啓湖板二塊外。尚可接濟。再添啓湖板俾下游得資淨送。詎月之十六日。接該道稟稱。連日東風大作。將湖水吹掣西岸。耗去五寸七分。漫板水三尺二寸。源源下注。臣等殊爲焦急。是以據實具奏。不敢諱飾。臣趙佩湘星馳查勘。會同王念孫相機籌辦。催提剝船排列八閘上下。遇有古淺。卽行隨剝隨運。並於附近韓莊湖口閘內。舊有引渠中南北三路。可以多引湖水濟運。嚴飭各廳員集夫挑挖。二十日中間一路工竣。開放引渠。得水三寸有餘。船行已屬順利。又是日戌時起。大霈甘霖。至二十一日寅刻止。上游山水漲發。節次報長。運河深八尺九寸。湖水因西風吹漾。亦深八尺三寸。河高於湖。轉恐倒漾。飭令該閘官將湖口閘加添旱板四塊。通飭下游各閘。概行啓板。放船北上。並恐客水不久。促令南趨。俾江境貓兒窩淺阻船實接濟。庶二進幫船迅速入東。催饒行走。臣馬慧裕於二十二日趕到。一路雨水更大。東北一帶。諒均可霑。測量韓莊湖河各水。河水除注放下游外。現存八尺一寸。湖水現存八尺。俱較存水加增。此時已入臺莊。未過韓莊閘者。現止四幫。嗣後接續而來。臣等仍將調齊剝船停泊閘內。以便應用。不敢因現水充餘。稍存大意。總期幫船隨到卽行。再王念孫仍駐劄韓莊照料。如十字河間有新淤。卽督員弁撈挖。臣趙佩湘前赴臺莊。迎催三進幫船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七日。吉綸奏。臣抵韓莊查勘湖河水勢。因連日大雨。山水陡發。運河現存水五尺八九寸不等。

湖水現存七尺九寸。較前加增七寸。糧艘得以暢行。查南來幫船。已入東境七十七幫。未入東境尙有三十一幫。伏思此時應辦之事。一則趁此水勢。儘力催僱。一則容水易消。所雇剝船。不可任其散去。前經札委遊擊惠昌運督催。臣過兗州府時。又將該府鄭文明帶至該處。令駐劄河干催僱。並飭沿河州縣。將現在雇到剝船二百五十隻。分段按排。日給飯食錢文。如漲水消減。所雇船隻不敷應用。仍添雇多船。總以隨到隨行。不使停滯。運河道冊。

是日吉綸奏接奉諭旨。韓莊八閘運河。全賴微山湖水勢充足。源源鋪注。今微湖可放之水。祇餘二寸。亟應上緊籌辦。乃奏報之摺。吉綸並未列銜。著傳旨申飭。其應如何設法疏濬。並多備剝船。以資起卸。辦理不可刻遲。著吉綸會同趙佩湘經理。以便馬慧裕赴豫防汛。務令水勢充盈。漕船行走通暢。欽此。仰見睿鑒精詳。無微不至。查韓莊閘距濟寧州二百餘里。濟寧又距省四百餘里。河臣等接稟較先。是以未及會銜。臣於十九日接運河道稟。當將署中要事料理。隨於二十一日奏明前往。途中連值大雨。於二十六日抵韓莊。即同道廳各員。周視探測湖河水勢。其現在河水五尺八九寸不等。湖水七尺九寸。查微湖原爲濟運。若僅存七尺二寸。誠如聖諭。可放之水。祇餘二寸。日久恐難接濟。籌辦不容稍緩。茲得此甘露。湖中反增水七寸。若照例啓閉。源源灌注。足敷一月之用。惟運河水勢較前雖增。而容水斷難持久。臣現諭鄭文明專司督飭各州縣。多備剝船。儻漲水消退。不敷浮送。即隨到隨剝。趕緊前進。不使稍稽。現在漕船未入東境者二十一幫。如能於六月二十日前後。全行入境。漕運似不爲遲。至微湖爲東省緊要水櫃。全賴秋間糧船出境後。將附近支河岔港。及坡窪積水。併力導入。閉板後嚴密封守。不使涓滴洩漏。如能於春

間啓板時得符舊誌。底水至一丈二尺上下。再加本年雨水。則足敷一年之用。卽值東風大作。或被掣捲。而收蓄充盈。不過二三日。仍可復舊。消耗無幾。現在運河道。已將湖口引渠挑挖深通。或另有辦理之處。臣卽會同巡漕督同運河道詳酌辦理。俾微湖水再增長。更爲多備。其應俟秋冬積潦退後。再行辦理者。俟會同河臣籌議。總期湖水有盈無絀。源源接濟。臣昨行抵滕縣。途遇巡漕臣趙佩湘。由臺莊北來。知臺莊糧船暢行。因慮及靳口。安山一帶。或有阻滯。是以前往查勘。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據馬慧裕等奏。韓莊一帶。閘內運河。前因微湖存水驟消。不能鋪灌。漕船挽運維艱。嗣於本月二十日。大雨甘霖。上游山水漲發。運水陡長。深至八尺九寸。湖水因西風吹漾。亦深至八尺三寸。幫船行走順利。並河水放注下游。兼可接濟江境。貓兒窩一帶。俾三進幫船接踵。僂行覽奏。欣慰。感謝天恩。不可言喻。現在水足。船行通暢。但客水不能持久。自應儘力催僂。俾糧船及早抵通。其湖口一帶引渠。前已挑挖開放。得資濟運。所辦甚好。不可因目下水勢已充。稍存大意。仍應將湖水啓閉機宜。妥協籌辦。並調集剝船。以備江廣重運。銜尾而來。僂行無悞。刻下將交伏汛。黃河防守事宜。緊要。馬慧裕卽馳赴豫工。督率巡防。吉綸已抵韓莊等處。如查看河道。漕運實無阻滯。卽交趙佩湘。王念孫。在彼往來督辦。自回省城。辦理地方公事可也。運河道冊。

是月三十日。吉綸奏。臣接奉上諭。本日馬慧裕奏。黃水陡長。工程平穩。並吉綸奏。前赴嶧縣查勘。微湖水勢各摺。前因馬慧裕。趙佩湘。奏微湖水勢頓消。韓莊八閘一帶。亟需籌畫。而摺內未見吉綸列銜會商。是以降旨。將該撫飭諭。今該撫於接據王念孫稟報時。慮及湖水濟運不敷。並恐馬慧裕赴豫防汛。不能兼

顧卽日起程。由省馳赴嶧縣一帶督理。所見甚是。此時漕運緊要。據鐵保奏。截至本月十三日止。未渡黃者祇剩七幫。且邳宿一帶水已漸長。已出境六十三幫。可見江境無淺阻之虞。而韓莊一帶深慮擁擠。吉綸到後。著卽與趙佩湘督同王念孫會議。將如何疏濬來源。抽溝導引。及多備剝船起卸。盡心經理。務期濟運寬餘。船行無悞。欽此。仰見聖主宵旰勤劬。眷念河防漕運。復俾臣下免蹈顧此失彼之咎。實深欣感。臣自駐韓莊。督率道府將弁僮僕。不使稍有停歇。現已催過韓莊閘者七十七幫。入東境者八十一幫。未入東境者一十八幫。如江境銜尾而來。則每日過韓莊一幫。約二十日。可全數僮出八閘。而臨清一帶已飭保麟額爾畢濟呼。分投督催。並飭查勘衛汶水勢。隨時稟報。目下汶高於衛一尺六寸。幫船出臨清閘。尙屬順利。至湖水情形。日來或因風雨。間有長落。亦不過一二寸上下。惟連日與運河道王念孫講求。舍挑通中路引渠之外。現在有無乘機應辦之處。據稱前此被風捲掣時。湖水頓減。已再三籌畫。將湖口閘內引渠三路挑深一道。俾水下趨。現已足資浮送。且地方官雇備剝船。似不致再有淺阻。儻湖中來源不湧。而運河復形淺澀。惟再挑濬二渠。使湖水全行挹注。已足完漕。此外須俟秋冬間再行設法。查此時幫船既無阻滯。剝船業經多備。惟有嚴飭道將晝夜催行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三

運河水草頤四十一

嘉慶十四年六月初一日馬慧裕奏。東省運河閘座。原爲重空漕船經由。節宣水勢而設。每閘均有額定板塊。以水勢大小。隨時啓閉。俾糧船浮送過行。最爲緊要。茲運河道王念孫詳稱。汶上汛柳林閘。逼近汶河。首受分水口南注之水。爲東省運道第一要閘。建自前明。嗣於乾隆二十七年重修。後又經三十餘載。底樁朽腐。金門由身轉角。雁翅石牆。全行巖裂。閘底衝掀。槽石碎破。束板不嚴。難資啓閉。須徹底重修。方利運行。經該道委員會同廳汛。帶領水摸測探估計。查原建金門。由身比各閘較短。閘背較矮。江廣幫船身重大。高於閘背。易致碰損。今相度情形。應於原建處。照舊拆修。上面再加高三層。多用了石層。層壘砌。並於閘上下築壩二道。以便厚水清底。確估料物匠工。共銀八千三百二十一兩。共估幫價銀二千三百八十六兩五錢一分八釐。臣復勘該閘。實爲運河上游最要關鍵。委因歷年久遠。閘底閘牆損壞。必應拆底重修。所估工料銀兩。亦經該道覆估。均無虛浮。再修建閘座。向開月河。以備船行。該閘月河。久經淤廢。若再估挑。需費甚鉅。前修袁口閘。卽未估挑月河。如蒙俞允。卽請於運河道庫墊銀。飭令廳員。於秋間先將石料樁木等項。購辦運工。俟回空一過。卽行築壩。雇匠晝夜興辦。於次年開壩前完竣。毋庸另估月河。較爲節省。其運河道庫墊銀。俟工完核銷。由司撥還。再東省閘內。有濟寧衛前後兩幫漕船。自嘉慶四年。皆冬兌冬開。由該閘北上。出臨清閘守凍。此次與修柳林閘。未挑月河。糧船無路可繞。所有兩幫漕船。與

其在臨清守凍。不若濟寧水次停泊。俟開工竣事。趕僱前進。不致遲誤。運河道冊。

是月初六日。吉綸、趙佩湘奏。臣吉綸連日在韓莊。催放幫船。源源北上。所調剝船。令兗州府知府鄭文明分排八閘上下。日給口糧。毋許遠離。以便臨時應用。臣趙佩湘據東昌、臨清等處俱報陸續長水。運河衛河一律深通。並於師莊、趙村、在城、天井、通濟等閘。見水深溜急。間遇頂風。挽拽費力。通飭各閘加添繳關。沿途添絳。並令於船隻較少之幫。并塘打放。庶一日可收二日之效。四五日來。幫船跟進。較前迅速。截至六月初二日止。現出東境計四十三幫。過濟寧計六十七幫。兩次欽奉諭旨。諄諄訓示。令臣吉綸會同趙佩湘、督率運河道王念孫、將韓莊一帶籌辦。初四日。又奉諭旨。令臣吉綸回省辦事。臣趙佩湘同王念孫在彼督辦。臣等測量水勢。除客水已消。河水深五尺七寸。微湖水深七尺五寸。漫版水二尺七寸。較原存湖水七尺二寸。尙有加增。日內所過海寧、處州等幫。運送裕如。計已入臺莊八十七幫。四五日內。即可全過韓莊。其未入東境。僅有十二幫。惟冀江境河道速通。俾未經渡黃兩幫。齊入東境。加緊嚴催。正在繕摺間。東風又復大作。差員探量。遞見消減。比早間所報。河水竟消去一尺二寸。湖水亦消去七寸。臣等面詢汛閘各員。總緣本年微湖水弱。又啓版太早。半月來。未經續有透雨。水力不能與風力相爭。是以東風過大。即颺至西岸。是日打放湖北重船六十六隻。略下倒板。照常挽運。次早風兼東南。據報河水回長一尺。湖水回長四寸。臣等見東風時作時止。水勢倏長倏消。當此重運緊要。惟有再將湖中涸出南引渠一道。趕挑。其北引渠一道。水高於渠。不能動手。並飭鄭文明添雇船二百隻。卽日調齊。遇淺隨剝隨運。據王念孫稱。風定立見水回。各閘略用倒板。糧船十七幫。總可按塘運送。惟德勝閘以上三灣一帶。地勢灣曲。

向來水淺。今豫擬添做東水壩一道。以資擊蓄。飭令即日趕做。惟冀兩三日內。續沛甘霖。河流充裕。運河道冊。

是月初七日。奉上諭。馬慧裕奏拆修運河閘座一摺。東省運河閘座。原爲空重糧艘經由。節宣水勢。今柳林閘歷年久遠。底牆損壞。自應全行拆修。用資啓閉。所需工料銀兩。准照估於道庫墊發。秋間購料。俟回空一過。卽煞壩興辦。於次年開壩前。剋期完竣。不必另挑月河。豫備船行。以省浮費。其濟寧衛前後兩幫。向由該閘北上。出臨清閘外守凍。此次興修柳林閘。旣未估挑月河。並無可繞之路。該二幫卽著在濟寧水次停泊。俟閘工竣事。趕儘前進。不可稍有遲誤。運河道冊。

是月十一日。吉綸趙佩湘奏。日來運河因東風未轉。且晝夜狂作。臣等每次鉤量水勢。遞見消減。湖水深六尺七寸。漫板水二尺四寸。河水深五尺三寸。船行間形淺滯。八閘上下。在在砂礮。尤深焦慮。現飭運河道。上緊挑濬南引渠。並鑿做三灣束水壩。俱日內完工。引渠放水約添二三寸。束水壩亦可藉資擎托。一面令營汛漕委員弁。多帶剝船。分排淺處。一遇淺阻。卽行剝卸。臣等督催。總期隨到隨行。不許遲誤。又韓莊閘以上至彭口閘。計五十里。倒版水不能貫注。中間郝山地方。水易散漫。亦令趕築束水壩。以資鈴束。現在江西頭幫已抵韓莊。該省糧道周季堂押運。臣等令先將各船所帶粗重木植。盡行起出。紮牌尾行。隨時籌商。在後之十五幫。一齊儘催前進。亦不令停泊。如刻下風轉水回。或續得透雨。更可過行無阻。再日內連接天井。通濟等閘報知。濟寧以北。一路水勢暢旺。每日總過兩幫。行走迅速。隨後源源而上。各塘毫無耽擱。亦可以速補遲。本月二十二日。奉硃批。盡心竭力辦理。定邀天佑。勉之。運河道冊。

是月十五日吉綸趙佩湘奏日來挑濬中南引渠二道添做三灣鄰山東水壩二道調齊剝船分撥營汛各員弁照料催僱放過江西廣信鉛山九江後等幫韓莊以北各閘官稟報因天氣久晴水勢漸消並衛河王家岡一帶有一日消水一二尺者亦須起剝運行飛飭濟東道保麟等添備剝船趕運臣等所夕籌思似此多有淺阻辦理殊爲費力幸十三日風轉西北湖水漾回七寸河水亦增七寸酉亥之間復得大雨附近滕沛嶧等縣均得雨二三寸不等是晚雲氣甚厚西北一帶亦可均霑十四日西風更大酉刻又得透雨臣等於今日卯刻鉤量湖水深至七尺七寸漫板水三尺四寸河水深六尺五寸山泉坡水均各下注得此接濟在後祇剩十二幫似可銜尾北上現在已出德州柘園界者五十四幫已過濟寧天井閘者八十幫已入東境臺莊閘者九十四幫聞隨後江西尾幫跟接而來惟湖南幫船尙有八十二隻耽延未曾渡黃臣等日深盼望總期全到東境卽令各閘加下倒板將全漕催令速行惟夏令風信靡常水勢消長難定長河客水不能久恃賴微山湖可資挹注臣等不敢大意飭令兗州府知府留駐韓莊將所調剝船數百隻排列八閘上下日給工食不許遠離間剝古淺起剝聽候裝運並諄屬江西糧道分派運弁逐段照料俟江西尾幫全過韓莊再督押前進仍飭廳汛營弁等上下嚴催總須幫船跟接臣吉綸卽於次日起程回省辦理地方公務如衛河運河有應籌辦事宜卽馳赴該處相機妥辦臣趙佩湘仍赴臺莊察看水勢幫船俟湖南首幫催過臺莊卽行折回同運河道督催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玉寧等奏通惠河水長漫溢情形一摺據稱通惠河水勢驟長至一丈有餘該倉場等現查勘王相公莊迤上西岸汕場一段其普濟閘大松橋舊工平上閘平下閘等處先後刷開五處重

運難以挽運。漫口堵築需時。京倉不得不暫停轉運。現嚴飭通永道堵築各漫口。以便趕運等語。本年糧運抵通。起卸米石時日已覺較遲。今通惠河因雨大水勢驟長。以致河口刷漫數段。若不剋期堵築。則重運抵通。恐有遲滯。又需在北倉截卸。必致百弊叢生。亟應剋期堵合。以利漕儲。著傳諭溫承惠遴派明幹大員。卽於本日速赴工次。將通惠河漫口數段限七八日內上緊堵合。俾糧石得以源源轉運。不可稍涉遲緩。該督現在各工查勘相機防守。如酌量情形可以分身。卽於本日親至通惠河督飭委員等趕辦堵合漫口事宜。於要工更爲有益。稍爲因循。重處不赦。慎之。容皇帝聖訓。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溫承惠奏馳赴通州督辦要工一摺。通惠河爲糧運要道。現在刷場口岸多處。以致京倉暫停轉運。南糧俱堆貯通倉。今年各倉支放之米。霉變虧短。皆由上年截卸北倉而起。此時豈可再踵其弊。溫承惠務須遵照前旨。限七八日內堵竣。毋得遲誤干咎。至通惠河水勢旣長。則上游之白河潮河。自必盛漲。該督當先行派員前往察看。如水勢漲發。則溫承惠於堵築事竣。卽著由通州徑赴白河潮河一帶督辦橋道。辦竣後再行來京。仍先將潮白河水勢及辦理情形具奏。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據史祐奏康家溝河道難行宜復張家灣故道並通惠河急宜挑濬培築等語。著溫承惠詳細查勘。據實具奏。河道志稿。

七月十一日。鐵保、吳璣、徐端奏。清江正河。現已挑挖加深。並補鑲兩崖護埽。一俟辦竣。卽將五孔橋、雲臺口兩處壩工堵閉。使水歸正河。由清江閘下注。以復舊制。實應以下兩岸臨湖甃石工。上年因各漫口下注之水。普漫汪洋。風浪汕掣。段落甚多。今春亦已勘明。分別新舊。著賠補砌完固。下游揚糧廳境荷花塘。

壩工及蔡家潭等處應幫餞工加培隄工俱於四月底一律儘辦妥竣惟邵伯鎮碾子頭一帶臨湖輒工及蓮下之小三閘黑魚塘等處舊有石工皆歷年久遠根脚底椿既朽板石本已酥城剝落經上年異漲浸泡日久據報多有巖裂蟄卸現已用料攙護應俟冬間再行覆勘估辦南河成案類編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康家溝本非運河正道前因該處衝刷成河又無築壩生根之處是以暫緩未辦即令糧船試行一二年再爲定議今據溫承惠奏康家溝溜勢奔騰漕船逆流而上大費絀挽該處地勢甚高恐旱乾之歲河水一瀉無餘漕行更爲棘手是康家溝必須堵築正河必須修復惟兩岸均係沙灘壩基難立而正河淤積日甚挑挖費工此事關係漕務甚重著專派戴均元親加查勘詳細斟酌妥議具奏

河渠志稿

是月三十日奉上諭戴均元奏查勘張家灣康家溝河道情形及通惠河先宜挑淤培築一摺張家灣舊河應行挑復固屬正論但現據戴均元親自測量張家灣河頭不但愈淤愈厚壩基難立計需土方工料銀兩爲費不貲而現在時日已迫卽加緊儘辦亦非五六箇月不能竣工轉瞬漕運已來河道未復船行致有礙阻是目前勢不能辦亦祇可仍在康家溝行走再爲察看一年屆時酌量定奪至通惠河爲漕白糧及銅鉛轉運要路既據奏現在河底日淤隄岸卑薄恐明春新漕到壩水勢消耗難以行走自須趕緊先辦著照所請將河身間段挑挖隄工繕道有須分別修整之處卽於本年全漕運竣之後奏明派員勸估興修勿再遲緩

河渠志稿

八月十八日吳璣徐端奏抽挑河槽挑出之土定例每挑土一方用夫二名築隄取土在十五丈以外挑

河透土在二十丈以外。若以次遞遠。則方價亦以次遞增。近年挑河所出之土。臣徐端時刻在工。親身量定界址丈尺。令其堆積。總在二三十丈之外。實無離岸五六尺之事。若將此土運積隄根。誠如聖訓。可以使無用爲有用。惟查所挑之河。離隄遠近不等。未能一律辦理。如現在挑復清江浦舊河。距隄不過二丈內外。臣等同康基田籌議督辦。卽以挑起之土培築大隄。自屬事半功倍。因係沙土。易於汕刷。是以頂坡必須包淤。而取淤較遠。方價已多。其舊有埽工處所。仍用埽鑲護。均已完整如式。又如上年六七月間。臣徐端督辦運口各場。附近竟無處取土。不得不將禦黃壩一帶挑河餘土。用船裝運應用。而相離較遠。所用船夫工價。費至數倍。又本年幫培淮揚運河大隄。高寶以下。兩面臨水。取土甚艱。方價較大。然爲保衛兩郡民生。雖費而受益實多。自不便稍爲靳惜。其荷花塘一帶。尤關緊要。必須積土備防。而取土費繁。經兩淮鹽政臣阿克當阿捐積土牛三萬二千方。大汛時甚爲得力。凡此祇能因地制宜。酌量籌辦。其餘凡有抽挑河身。離隄較遠之處。若俱運至無處取土之所。非不甚善。而需費甚大。勢有難行。臣等悉心籌計。惟有於冬春工務稍簡之時。派撥兵夫。酌給飯食錢文。擇其離隄較近處所。責令運貯隄工。以備大汛時搶險動用。則所費較省。而土歸有用。洵爲兩得其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阿林保、吳璫、徐端奏。淮揚運河。因連年倒灌。河底淤墊甚高。本年將隄工擇要加築。而水勢仍形漲滿。臣吳璫、徐端督同道將廳營及委員等晝夜巡防。遇有滲水。墊坡隨時培築。臣阿林保於十九日到工。並嚴飭各員實力巡防。幸俱保守無事。乃二十一日夜。忽報山陽境二鋪以上。柳園頭運河西岸狀元墩無埽處所。於是日戌刻。隄身陡墊。當昏黑之際。該汛員弁搶救不及。登時過水。臣等不勝駭異。

查本年春間估勘運河隄工分別緩急工會逐細察看尙屬堅實較量隄高運河水面六尺餘寸是以未估加幫近日廳營亦未先有稟報滲水之處是日又無風雨何以忽然坐墊殊不可解當即馳往會看缺口兩頭隄工俱甚堅結何致驟塌不能搶救當將該管同知張文浩守備劉俊先行擄去頂戴汛弁兵丁等分別責懲嚴飭該道將府縣等確查墊塌實情以憑核辦旋據淮揚道葉觀潮署淮安府昌懋等稟稱四處密訪據附近邨民僉稱是處本係老隄居民常在隄旁打場收草見巡兵往來查看實未有潮窞滲水形迹是晚離隄丈餘平地忽墊裂冒水大隄登時塌陷河水湧過實在意想不到臣等查本年盛漲黃河各廳及中河運河隄身滲水墊坡者不一均經搶築穩固豈有大隄突然坐陷不能搶救之理復令再行嚴查茲據稟二十三日正在盤做裏頭令弁兵測探水勢口門南壩頭水勢較淺河底堅埂因令水摸人夫下水摸試當即衝起爛板數塊隨用鐵錨又拉起十餘塊並三合土塊現露石牆其爲隄下舊有涵洞塌陷顯然可見臣等親驗撈起板片輒塊屬實並查行水金鑑開壩涵洞一門載山陽境狀元墩有涵洞一座未載建築年分亦不知何年淤入河底何年洞上築隄詢之本處老民均不知下有涵洞今因年久舊洞洶空忽然塌陷無從覺察詳加考證固係實情但該管廳營汛弁等究不能豫防致事生意外疎防之咎難辭其道將及協防地方官弁應一并照例題參臣吳璫徐端職司河務未能查察咎有應得仰懇聖恩交部議處臣阿林保雖甫經到任亦職所兼司合併請旨交部察議至該處墊塌缺口丈量刷寬十九丈已調集弁兵盤頭裹護派員分投購料剋期運到興工不過旬日即可堵閉其缺口以下正河已涸趁此派員分段抽挑俾堵合後水由正河迅注限半月全竣所需經費不多辦竣後核實照例銷賠至

缺口距白馬湖僅二十里。所過之水。卽由是湖歸入寶應諸湖。據府縣查報。附近邨莊稀少。被水民田無多。水深僅一三三尺不等。人口無損。早稻中稻皆已刈穫。惟係上年積歉之區。臣阿林保現飭地方官先散放籩餅。確切查明。量加撫卹。所有渡黃進口漕船二百二十餘隻。暫泊淮城以上。在後共入江境十四幫。尙未跟接前來。計九月半前。缺口堵竣。儻挽南下。可不誤歸次受兌。現近霜降。黃河疊次盛漲。洪湖蓄水充盈。隄埝各工。幸保平穩。不料山陽運河舊隄。忽有意外之失。臣等不能督率周到。愧懼莫名。惟當加緊儻辦。務期剋日妥竣。一俟儻堵歲事。另行馳奏。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二日。奉上諭。山陽縣境狀元墩地方堤身。於八月二十一日戌刻。陡然坐蟄。該處並未先有滲漏處所。是日又無風雨。何以搶救不及。情節可疑。恐昏黑之際。或有奸人乘間作弊。著該督等密訪。如得其人。卽嚴辦示懲。儻係隄下舊設涵洞。因年久淘空。忽然塌陷。雖屬事之所有。亦當確查。方可憑信。現在口門業已過水。正河又復淺涸。所有渡黃進口幫船。俱於淮城停泊。在後者亦跟接前來。若不卽日堵竣。空船未能迅速行走。必致有誤歸次。所關匪細。著吳璣等督率工員。趕緊辦理。剋期歲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三日。阿林保、吳璣、徐端奏。山陽運河狀元墩西隄塌陷。水底既有舊廢涵洞。必須起除淨盡。方免後患。當卽多雇水摸人。夫下水將土輒起。除並腐爛板片。板上刻有江寧廠字樣。未詳何年所築。該處續塌四丈。共寬二十三丈。現已盤築裹頭。並先進一占口門。僅存寬十六丈。連日正雜各料到工。本可趕辦。數日卽可堵閉。惟缺口以下正河。連年黃水倒灌。淤厚已成板沙。水力驟難衝刷。高寶正河。每形淺涸。間有高仰段落。上游水勢。到此壅阻。今值河身淺涸。正應趁此煞壩挑挖。以除舊病。但自裏河平橋汛。至高

郵六漫闌止。長一百六十餘里。若大加興挑。不但工費浩繁。且土方過多。趕挑需四五十日。方能歲事。現屆回空緊要。勢難久待。祇可擇要撙節辦理。雖不能全起舊淤。而水到已有迅流之路。可冀藉水刷深。現派員弁分九十餘分。專委原任江寧藩司楊懿會同淮揚道葉觀潮督催。價辦俟有六七分工程。即將該壩慎重進占。計月半前可竣。回空不致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吳璫、徐端奏。臣等奉到上諭。已恭載初二日。欽此。仰見聖主訓示周詳。所以摘奸防弊。利運愛民。欽服莫可名狀。查狀元墩隄身陡。墊過水。臣等固疑有奸徒盜挖情事。當即密諭道府等嚴密訪查。另遣親信誠實丁屬。向附近居民詢訪。僉稱是日傍晚。尙有人在隄根打場收草。忽見隄根丈許外平地。突然冒水。隄身塌陷過水。別無他故。衆口一詞。臣等仍不敢遽信。迨次日盤頭裏護時。水中衝出爛板上。刻江寧廠三字。並撈出三合土塊。始知下有遠年廢洞。淘空塌陷所致。當經據實具奏。臣等向聞奸徒盜挖河隄。其弊不一。或因河水異漲。兩岸勢將潰漫。此岸居民。偷將對岸挖開。使水驟消。爲自顧身家之計。或有低窪之區。愚民趁黃河倒灌。欲引以淤田。遂冒險偷挖。或因漫灘積水。淹田。偷挖宣放。冀得墾種。如嘉慶九年六月。山安廳境十三堡。有安東民李元禮、郭林高等。偷挖隄面。隄下居民查報汛員。往查堵住。經臣吳璫等會同前督臣陳大文。查獲各犯。奏明治罪。是奸民偷挖事之所有。至此次塌隄過水。自淮城至平橋兩岸。並無險處。對岸民人。似不必偷挖。若云引水放淤。則自七月後。運河悉係清水。無淤可放。如欲宣洩積水。而臨河又無田地。似皆與以上情形不同。現在撈起三合土塊。及腐爛板片木段。俱存隄上。可驗。其爲遠年廢洞。淘空陡塌。有據可憑。臣等仍飭道府等訪查。儘竟有偷挖別情。定即嚴辦。至缺口原

寬二十餘丈。連日進占。金門僅存寬十丈。不難堵合。惟清江至高寶運河。連年黃水倒灌。淤成板沙。河底墊高。船行間有淺澀。而平橋以下之八淺及揚河廳看花洞馬棚灣等處。向稱古淺。淤墊尤甚。現在水勢旁趨。自缺口上至清江河底已刷深數尺。缺口以下益形高仰。必須趁此擇要挑挖。俾合龍時水歸正河。得有導引迅駛之路。則各古淺藉以刷滌寬深。此後漕運可冀順暢。且回空尚未踵至。停待無多。是以不敢欲速。暫將壩工略緩進占。以免收窄刷深。先辦挑工。計三四日內告竣。即趕緊進埽。總在九月十五日前後。定可歲事。至回空漕船。據報截至太倉後幫止。共入黃林莊境十六幫。除淮安三。長淮三。兩幫在阜河歸塢。無須渡黃。計已渡黃船二百二十八隻。暫停淮關。其行抵中河楊家莊暫泊者二百七十七隻。俟該壩堵竣放河。即進行南下。無誤歸次。惟現接東撫吉綸札知。截至八月下旬。甫入東境三十餘幫。後幫脫空。聞河水勢亦小。是以江境未見踵至。如十月內全漕能僱入江境。庶不至深冬凍阻。其缺口下游。經該府縣查明。稻禾業已刈穫。被水甚輕。臣等仍飭江寧藩司史積容委員再查。應否蠲緩。容會同撫臣核實。請旨遵行。二十二日奉硃批。時刻留心。敬慎爲本。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吳璵。徐端奏。運河狀元墩缺口連續塌共寬二十三丈。盤住裹頭後口門尙不甚寬。迤下正河。連年黃水倒灌。停淤甚厚。須先行挑浚。但自裏河平橋汛至高寶長一百六十餘里。因回空緊要。急須南行勢難普律大挑。是以擇要擇節估辦。於九月十一日工竣。十二日啓壩放水。正河即已通行。臣等督令道將各員放河。先令淮關上下停泊空船二百八十二隻。於十三日進行南下。一面將壩工進占。晝夜趕辦。至十五日。金門僅存寬五丈。正欲追壓。緣壩下內塘本屬低窪。迨金門收窄。較量水高內塘一丈。

三尺溜勢湧急。壩工著重。始而南壩滲水。竭力搶鑲。幸已站穩。北壩尾旋又蟄塌。水勢又復旁趨。現卽補鑲。不使再有塌寬。惟運河水勢本大。此次壩門收窄。水面擡高。壩工喫重。兩岸亦形漲滿。究係迫於時日。正河淤厚。未能挑挖寬深所致。臣等與道將等熟商。不敢存欲速之見。且清江以南。現無停泊漕船。在後入江境幫船尙少。如急於堵合。恐正河仍不深暢。莫若再將河槽挑挖加深。使大溜暢達。則壩工堵合較易。臣徐端帶同葉觀潮。往下游確勘。擇水淺高仰處。間段加挑寬深。以期流行迅駛。並添委丞倅州縣等分段率領弁兵。集夫挑辦。勒限妥竣。仍添購料物。將壩門收窄。俟放河後。大溜暢行。河底刷深。再相機堵閉。查缺口堵閉遲速。於全河機宜無礙。而回空漕船。更關緊要。從前回空渡黃。至十月底十一月間。始行渡。尙不甚遲。嘉慶九年爲最遲。係十一月初三日頭幫甫得渡黃。後幫銜尾邁行。一月內全漕渡竣。未誤歸次受兌。今本年回空幫船。已南下者四幫。其已入江境者止二十一幫。此間引河。限十月上旬挑竣。卽可放船。如十月底十一月初旬三進全入江境。跟接渡黃。南行歸次。亦不遲誤。至蟄塌埽段。現卽補鑲。所用工料錢糧。俟工完核明。在臣等與道將廳營並辦工各員名下。落落全賠。不敢開銷。南河成案續編

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本日據吳璥等奏。狀元墩缺口尙未堵合一摺。該缺口雖於全河大局無礙。但現在回空漕船。亟須陸續南下。吳璥等奏稱。比較往年十月底十一月初渡黃。尙不爲遲等語。不可因此稍涉延緩。惟當將缺口上緊堵合。並將正河疏浚開壩放水。以期回空船隻。及早渡黃。愈速愈妙。南河成案

十月初二日。陳鳳翔奏。東省河道。全賴各湖水櫃收蓄充盈。使漕艘運行迅速。查蜀山馬踏各湖。諸泉匯

注收蓄尙易。祇能敷濟寧迤北之用。而濟寧迤南灌輸八閘界連江境。又須接濟邳。宿一帶運河。全資微湖湖水充盈。方無阻滯。從前定誌以收水一丈二尺爲度。嗣因豐工。曹工漫溢。各路來源淤墊。收水不足。嘉慶七年築壩時。猶收至一丈一尺八寸。八年後。遞年短絀。上年僅存九尺三寸。今歲江廣重船入境。不敷接濟。幸夏雨時行。山泉並漲。得以無誤。惟入秋後。雨澤稀少。牛頭河雖經挑浚。並無坡水下注。現在微湖水深祇六尺九寸五分。一交冬令。難期增長。即使回空。依限出境。照例堵築湖壩。將運河之水。控放歸湖。所長止能數寸。冬間得有雨雪。亦不過收至八尺。來歲重運。經臨難資浮送。是微湖儲蓄上關天庾正供。欲使南糧迅速。必須籌畫湖水有餘。始可剋期北上。臣與運河道廳廣籌導引。助益湖源。查牛頭河雖已深通。其上游趙王河及曹濟所屬長濟。顧兒等河。均已淤塞。既無來源。又無坡水。若均估挑挖。工費既繁。抑且緩不濟急。且各河俱無來源。不過大雨時行收蓄坡水。惟有江南蘇家山閘向洩黃河盛漲。從水綫河入邳。宿運河。若於水綫河抽溝。引至毛村河。由蘭家山壩導入微湖。足資儲蓄。查乾隆三十九年。有開放潘家屯引溝之案。臣卽飭運河道徐國楠會同江南徐州道張鼎會勘。茲據該道等稟。蘇家山閘在黃河北岸。緊靠山根。有閘一座。金門口寬四丈。閘南草壩一道。壩南臨黃淤灘。寬一百四十七丈。原爲分洩黃水盛漲而設。其洩水由水綫河入邳。宿運河。現在水綫河間段淤塞。迄北有毛村河。亦係分洩河水異漲。現亦淤墊。今擬於南首水綫河火神廟前起至毛村河。季家山西首止。挑引渠一道。長二千一百五十三丈。與水綫毛村連爲一河。其水綫毛村二河淤塞之處。挑浚深通。並將蘭家山壩北面通湖引渠一井挑浚。始開放蘭家山壩。然後將蘇家山閘外草壩啓放。引黃入湖。且蘇家山閘兩岸皆山。閘底穩固。無

虞衝刷挫墊。冬間引導。水落沙輕。微湖不致淤墊。實屬有利無害。於湖儲有裨。臣查乾隆二十九年。微湖存水七尺餘寸。經前河臣姚立德。兩江督臣高晉奏請。將江境潘家屯開挖倒溝。引黃入湖。著有成效。惟今昔情形不同。現在潘家屯恐掣大溜。未便開放。惟蘇家山閘兩山夾峙。蘭家山壩兩頭亦係石根。不虞衝刷。而水綫毛村兩河曲折紆回。循序漸進。既無掣溜之虞。又無淤墊之患。似於湖儲實有裨益。今微湖存水。比乾隆三十九年尤弱。今冬收水不足。來春無以搗注新漕。不得不爲權宜之計。惟引黃入湖。必須慎重辦理。以冀萬全。臣已札商江南正副河臣。定期會勘具奏。恭候聖裁。其應估築壩。挖溝。盤做裏頭等事。均由江南河臣委員確估。核實與辦。務於冬令水落時啓放。以免停淤。運河道冊。

是月初八日。奉上諭。陳鳳翔奏。微湖水勢短缺。請導引蘇家山閘黃水。以濟運。行一摺。微湖水僅六尺。數寸來歲重運。不敷接濟。關係緊要。但所議啓放蘇家山閘。仍係以黃濟運。雖冬令水落沙輕。不致淤墊。微湖然導引黃流。究非善策。萬一湖底漸有淤墊。是目前獲益無多。而將來流弊滋甚。自宜詳慎。著吳璥。徐端會同陳鳳翔。往勘悉心講求。務令東境蓄水充盈。於來年重運。不虞淺阻。而湖底仍不致稍有淤墊。方爲妥善。至開挖引河。所需勞費。轉非所吝也。再現在空運。何時全出東境。南河狀況。元墩缺口。曾否堵合。禦黃壩何時啓放。楊家莊停泊空船。何日渡黃。並著吳璥等。先行馳奏。以慰廑注。運河道冊。

是月初九日。吳璥徐端奏。臣等奉上諭。已恭載九月二十六日。欽此。臣等查狀元墩工程。自九月二十日。復經盤頭進占。收束追壓。現在口門僅寬八丈。下流高。竇正河。連年黃水倒灌。淤灘寬厚。必須將高仰阻礙處。所擇要挑挖。庶放水下注。得資暢利。卽來春高運。經臨無虞。淺澀當派承挑員。弁集夫。展挑寬深。並

委原任漕督胡克家幫催壩工。原任藩司楊護，候補道裘世璘督催引河。臣等深知回空漕船緊要，未敢片刻延緩。本月初四、五兩日，偶逢陰雨，初六日即已晴霽。報竣者已將及半，其餘亦有八九分工程。臣徐端督同催工大員，逐細驗收後，即行放水通船，以免回空停待。現據報截至九月二十八日，已入江境船三十幫。後跟各幫，經漕臣馬慧裕親儻南來，自可跟接入境。至河口禦黃壩，八月下旬，因黃水復長，誠恐倒灌，會奏暫堵。後黃水停滯不消，是以尙未啓放。至十月初三、四等日，始消五寸。初八日又消二寸。較量清高於黃四寸。本年湖水收存一丈五尺四寸，其力盛旺，回空現抵楊莊二十一幫，略待數日，黃水再消數寸，即行啓壩。則清水外注有力。一面催令各幫趕緊渡黃，計時狀元墩以下，挑河全竣，即可進行南下。後幫跟接，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璣、徐端奏，酌籌今冬明春必應趕辦各工，並約計應需錢糧數目，據實分晰具奏。一、運河隄工。除本年擇要培築之外，尙有應培工段，必須一體儻辦也。查江境運河在黃河以北者，自山東交界黃林莊起，經邳、宿、桃、清四州縣境，至中河廳之楊家莊運口止。兩岸計長九百餘里。邳、宿一帶地勢較高，應培隄工尙少。至桃源以下中河境內，則地勢低窪，隄工本爲著重。近年因楊莊運口外黃河底高，以致出口之水不能暢洩。一經上游山水陡發，緣隄即普漫爲患。在在搶救不遑。其在黃河以南者，自裏河運口起，經清河、山陽、高寶、江、甘六州縣境，至瓜洲江口止。兩岸計長七百餘里。清河、山陽承洪湖出口之水，溜勢較猛。高寶西岸逼近諸湖，僅賴一線單隄爲界。東岸則保障城垣民田，尤爲著重。兩岸隄工本不高厚，年久未修。日益卑薄。兼之近年黃流倒灌，河底淤高，幾於無隄可守。上年五月內，欽差協辦大學士長麟、戴

衛亨經過淮揚運河。目擊情形甚爲危險。必須大加修築。奏奉諭旨允准。其時約估需銀一百萬兩。但未經奏明撥款。其黃河以北。運中河隄工。彼時尙未估及。亦未請撥有款。本年春間。臣等欽遵聖訓。先其所急。奏明在於原撥籌備海口工程項下動用。惟邳宿淮揚運河道里綿長。勢不能同時全辦。祇可先擇最要之處。趕緊培築。以資保守。統計中河裏河揚河揚糧四廳隄工。共計已估用銀七十四萬八千餘兩。此外卑薄段落。未估者尙多。亦係必應趕辦之工。撥節至再。約需銀四五十萬兩。亦應撥項。接手加培。庶臻完固。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吳璈等奏狀元墩工程。將次辦竣。籌放回空南下情形一摺。覽奏俱悉。狀元墩口門。此時僅寬八丈。堵閉尙易。下游高寶正河。現在擇要挑挖。以利漕行。據稱挑工報竣者。已將及半。其餘亦有八九分工程等語。本年回空南下。較往年已爲稽遲。現據報入江境者三十幫。以後各幫跟艚前進。務須上緊挑挖放水。將缺口堵閉。不可稍有遲緩。至河口御黃壩。前因黃水停滯。暫行堵閉。刻下清水已高於黃水四寸。收蓄充盈。其力盛旺。一俟黃水再見消動。即可啓壩。俾清水暢注。幫船得以通行。無阻。總之。早一日歸次。即可早一日受兌。吳璈等惟當趕緊籌辦。催令回空各幫。及早渡黃。愈速愈妙。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吳璈徐端奏。臣等奉上諭。已奉載初八日。欽此。仰見聖主廡念湖儲。籌計深遠。查徽山湖爲濟運水櫃。自東省韓莊八閘。至江境邳宿運中河。皆藉宣濟。本年夏秋。上游雨水較少。微湖收水不及七尺。九月接東河臣陳鳳翔札會。擬放蘇家山閘黃水。由毛村河引入蘭家山壩歸湖。查銅沛廳蘇家山石

開依山建造。原備大汛啓放。由水綫河下注運河。分減黃漲。今於水綫毛村兩河中間抽挑。聯絡引水。倒溝西注。由蘭家山壩下歸湖。尙屬挹助湖儲權宜之策。臣等接咨後。卽令徐州道張鼎會同山東運河道徐國楠勘估。據稟挑挖引渠。並築壩攔截。逼水西流。共估銀九萬餘兩。臣等以估銀太多。飭再核減。茲蒙聖慈訓示。導引黃流。究非善策。萬一湖底淤墊。是目前獲益無多。將來流弊滋甚。洵爲不刊之論。查徵湖淤蓄。自以上游牛頭河。趙王河及長澹。顧兒等河。坡水爲來源。如果諸河通順。春夏雨澤優霑。來源自旺。無如趙王。長澹。顧兒各河。因疊次黃水漫溢。久已淤塞。臣吳璥前在東河。曾會同撫臣吉綸奏請挑浚牛頭河。惟上游趙王等河。需費較繁。未能興辦。今上游旣未疏通。不得不爲急則治標之計。查冬底春初黃河水弱。暫啓蘇家山閘。使由毛村河紆折歸湖。浮沙逐漸澄清。雖湖邊難免微淤。而湖心尙無妨礙。明春重運緊要。祇可權宜辦理。以資接濟。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璥。徐端。程國仁奏。僱辦狀元墩壩工及正河挑工。自初九日後。天氣晴和。人夫踴躍。運河挑工。於十二日普律全竣。臣徐端率同督催大員。親往驗收如式。卽收窄狀元墩壩工金門。於十三日將正河攔壩啓除。放水下注。商民各船。南行無阻。臣程國仁行抵清江會同臣吳璥。親至河口查看清黃交匯情形。黃水已弱。因河底積年淤墊。水面擡高。幸本年湖水收足。連日黃水又消一尺一寸。清高於黃一尺五寸。當飭廳營於十五日。將禦壩啓放。使清水外注。溜勢東趨。頗爲有力。臣吳璥卽委漕標副將鄭敏前往楊莊。催放各幫空船渡黃。並委河標副將汪德照料幫船。挽進三壩三閘。臣程國仁卽於河口。運口一帶督催。茲於十六。七日已渡過長淮四鳳。常泗州後等幫空船三幫。後船銜尾僱渡。甚爲順利。其狀元墩口門。

僅存寬五丈。一面先放船隻。由正河往來。俟正河水勢暢流舒展。再行堵合。庶船行穩速。而山、清、高、寶、運、河亦免漲滿。至回空漕船。據報上月杪。尾幫已全入東境。而入江南黃林莊境。尙祇三十六幫。又飛咨山東河撫臣加緊籌催。務令後船銜尾南來。庶不致行抵江境過遲。有凍阻之慮。其已入江境各幫。臣程國仁已派漕標委員馳赴邵宿嚴行催儻。不任稍有停留。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璫徐端奏查清江正越兩閘久經修竣。自應仍放舊正河行船。本年春間。臣等派員挑浚正河。培築兩岸隄身。並飭該廳鎮做護埽。前經具奏。九月初。臣等與督臣阿林保商酌。趁運口內清水暢行。即啓放正河。將玉帶河、五空橋壩工堵閉。水勢全歸正河。旋因溜急刷深。埽段塌蝕甚多。並於無埽處。刷及隄身。臣等權其緩急。仍將五空橋壩工拆通。使水兩河分行。以平溜勢。始獲平穩。惟正河鑲築埽段。例應保固一年。雖溜急刷墊。事所常有。但夏間新做之工。何致甫經溜刷。卽已墊塌多段。其爲辦理草率。咎復何辭。臣徐端及淮揚道葉觀潮正在狀元墩督工。臣吳璫率同河庫道徐忻。將裏河新埽查驗。除完固各段。應行准銷。其掣塌埽段。核明原估工料銀六萬二千餘兩。著落承辦之先已革職裏河同知張文浩全賠。勒限完繳。不准開銷。以爲辦工草率者戒。仍補鑲完固。以資抵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陳鳳翔奏。臣以微湖水短。請放蘇家山閘一摺。奉諭旨。引黃濟運。究非善策。仰見睿謨遠燭。至當不移。惟今微湖存水六尺餘寸。較原定水誌。甫及一半。來年重運經臨。斷難挹注。不得不權宜濟急。查微湖本無來源。全藉各處坡水遞注。以濟漕運。今牛頭河雖挑。兩年來。夏秋雨少。仍無坡水下達。而牛頭河上游趙王河。又淤成平陸。若不將趙王河挑挖。雖牛頭河深通。亦屬無濟。查趙王河自豫省封邱。

經直隸長垣、東明至山東曹州荷澤，分爲二股。一出壽張，張秋迤南之沙灣，穿運入鹽河歸海。一由荷澤東經定陶、鄆城、鉅野至汶上三叉口，匯入牛頭河。由南陽遞達微湖濟運，自乾隆五十二年挑濬後，復經淤墊，道遠工長，猝難挑辦。即使估挑，亦係乾河，必須來年夏間始能收蓄坡水。新運經行，緩不濟急。是以引黃濟運，原屬萬不得已。俟蘇家山閘啓放後，湖水充足，來春新運無誤。容將趙王河及附近濟寧魚臺之長澮、顧兒等河，擇其有益湖澮者，估計請挑，以廣來源。又奏：東省微湖水勢短絀，來年重運攸關。臣與江南正副河臣札商，復與漕臣馬慧裕、巡漕臣吳邦慶籌計，亦惟開放蘇家山閘，方可增蓄湖水。以濟來年新運。查微湖關係兩省運河，僅存水六尺八寸，不能外達。而牛頭河雖通，現無存水，即將趙王等河挑濬，亦係乾涸，無源可導。惟當此緊要之時，不得不爲權宜之計，須趁此冬令，挑挖開放，庶不致挾沙帶泥，淤墊湖底。現接吳邦慶等復稱：已委徐州道估勘挑挖舊河，並開引渠，築做鐵心柴壩，及盤裹頭等工，共需銀九萬一千數百兩。惟江省工用浩繁，無款可動。臣卽飭運河兗沂二道詳查庫項，亦無閒款。請於山東藩庫撥銀八萬兩，以應工需。以濟來年漕運。如蒙俞允，臣卽移知東撫委員，速解徐州道庫，以便興工。臣俟尾幫到濟，卽馳赴蘇家山，會同江南河臣覆勘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吳璫等奏籌議蘇家山閘黃水引入微山湖濟運，此事前經陳鳳翔具奏。朕卽慮湖身淤墊，未可輕舉。特交吳璫等會議。伊等亦知以黃濟運，易滋流弊，僅爲權宜之計，殊非長策。據云：蘇家山閘黃水，由毛村河紆折歸湖，浮沙逐漸澄清，不過湖邊受淤。試思湖邊淤墊，自必逐漸淤及湖身。將來夏令，雨水較多，盛漲之際，焉保其不挾沙而下。日久湖身淤墊，難以容蓄，必致不能濟運。關係匪輕。而

糜帑尙屬事之小者。伊等現在估挑引渠銀九萬餘兩。如果於事有濟。朕豈靳此區區。誠恐流弊日滋。將來補救更爲棘手。著吳璣、徐端會同陳鳳翔再行詳議。或於他處另爲疏濬。以益湖濬。於來年重運無誤。又不致淤墊。微湖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奉上諭。吳璣等奏高寶運河挑工完竣。並將禦黃壩啓放。使清水外注。連日長淮回空等幫。俱已渡黃。甚爲順利。在後未入江境各幫。已飛咨東省。加緊籌催。亦銜尾南來。不誤歸次。其狀元墩口門。僅存五丈。相機堵合。亦屬易事。惟近來黃水下游不暢。河底淤墊。水面擡高。致倒灌日甚。清水不能暢出。諸弊叢生。是海口關係全局。最爲緊要。自應亟爲籌辦。著吳璣於堵築狀元墩口門後。卽親往履勘。籌議章程。及早興工。如果挑濬後。河流順軌。卽多費帑金。亦所不惜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吳璣、徐端奏。二十二日奉上諭。已恭載十六日。欽此。查自十五日啓放禦壩後。連日黃水又消五寸。計清高於黃二尺。湍流外注。甚爲暢順。嚴催幫船銜尾渡黃。截至二十三日。連前共渡過二十六幫。所有楊莊待渡之船。均已渡竣。由狀元墩正河南下。在後已入江境軍船。尙有二十二幫。臣等派員速催。一到楊莊。隨卽僱渡。如果月初全入江境。似可不致凍阻。至狀元墩壩工口門。自引河挑竣後。本可趕緊堵合。因洪湖存水一丈五尺六寸。由運口下注。運水亦大。現在口門僅寬五丈。水歸正河。已形漲盛。若遽行合龍。恐水益擡高。隄工著重。轉致搶護不遑。多糜工料。臣等商酌。缺口堵閉遲速。無礙大局。現在兩壩頭收束堅穩。又添做二壩。擎托口門收窄。卽與減水閘無異。其洩下之水。逼近白馬湖。於民田無妨。刻下高寶運河水深丈餘。至一丈四五尺不等。回空船行無阻。自無容拘泥速堵。暫留此五丈口門。爲減

洩之路。免致高。實隄工險重。俟湖水來源消動。即可相機堵合。至清口本係湖水歸海大路。趁此清水暢出。已飭道廳等將禦黃、束清兩壩口門大加拆展。使湖水東注。多一分入黃。即少一分入運。惟盼黃水再消。既可減洩湖漲。即以助黃刷沙。庶於全局有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陳鳳翔奏二十三日奉上諭。前已恭戴。欽此。查引黃濟運。原非善策。臣詳籌廣詢。他處實無水可導。是以與江南河臣議開蘇家山閘。引水裕湖。以濟來年重運。俟湖水收符定誌。即將蘇家山、蘭家山兩壩堵築。並非任其經年長流。來年桃汛前。放水歸湖後。即嚴閉兩壩。不使黃水再入。爲時甚暫。似不致挾沙帶泥。淤墊湖底。查湖水既足。明年重運回空。無虞阻滯。已與山東撫臣扎商。將趙王等河挑挖。收束夏秋坡水。爲久遠之計。此時若即疏濬。亦無坡水可收。重運經臨。實屬可慮。不得不爲權宜之計。前摺業已陳明。臣俟催僱尾幫到濟。即遵旨馳赴蘇家山。會同江南兩河臣。再行詳議。擲節估辦。運河道冊。是日奉上諭。陳鳳翔奏。請啓放蘇家山閘。以裕湖漕。仍擬挑挖趙王等河。用資漕運。並請撥銀。以濟工需。二摺。微山湖爲東省濟運水櫃。前據陳鳳翔奏。現在水勢短缺。來年重運經行。不敷接濟。請啓放蘇家山閘。濟運。當經降旨。以引黃濟運。究非善策。諭令吳璣、徐端會同陳鳳翔詳勘。具奏。茲據陳鳳翔覆奏。飭委運河道徐國楠。同徐州道張鼎往勘。並與吳璣等往返札商。惟有開放蘇家山閘。方可增蓄湖水。以濟來年新運。趁此冬令。挑挖啓放湖底。不致淤墊等語。當此漕運緊要。亦祇可作權宜之計。著陳鳳翔馳赴蘇家山閘。會同吳璣等勘辦。所需工費。准於山東藩庫撥銀八萬兩。解工趕辦。仍當核實擲節。務使帑不虛糜。工歸實用。其應挑之趙王等河。自應於啓放蘇家山閘後。與該撫詳議奏辦。運河道冊。

十一月初四日奉_上諭。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錄。開載山東運河。全賴衆泉灌注。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淺。安能濟運等因。仰見聖慮周詳。熟籌利濟至意。因思微山湖附近處所。多被民人開墾。不惟侵佔湖地。勢必將上流泉水截注。以資灌溉。是近日湖水漸少。河身日淺。其弊未必不由於此。著山東巡撫吉綸。會同河東河道總督陳鳳翔。派明幹大員。前往履勘。如所墾之地。已經成熟者。姑聽耕種。外其餘未墾及已墾復荒地畝。出示嚴禁。毋許再行私墾。庶瀕湖一帶。泉流灌注。毫無阻滯。湖水愈蓄愈深。於運道方有裨益。儻此次示禁之後。仍有不遵。查明嚴行究辦。以利漕運。○_答皇帝聖訓。

是日奉_上諭。前據陳鳳翔奏。請啓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湖。以利漕運。已降旨准行矣。昨據吉綸奏。俟回空過竣。分委大員。將棗林閘以南。下至臺莊。濱臨微山。獨山諸湖之運河。計長二百四十餘里。照現在原底。一律挑深三尺。俾諸湖水。面高於運河。是不啻諸湖長水三尺。再加照依當年收蓄。自資敷用等語。此事朕於披覽之時。即以湖水來源不旺。即將運河挑深。恐屬無益。而引黃入運。亦恐漸滋流弊。因念永定河道王念孫。曾任運河道。彼處情形。較爲熟悉。當即傳到。將陳鳳翔。吉綸奏摺。交其閱看。據稱蘇家山閘口。僅寬四丈。又係石底。開放可以節制。且黃水經行紆折。於入湖時。挾沙不多。湖底亦不致大淤。一俟湖水敷用。即堵閉蘇家山閘。此策尙可權宜辦理。至挑深運河一節。年來江境邳。宿運河淺阻。若將山東運河挑深。邳。宿以下。愈形高仰。於江境運道。必更淺阻。總以挑趙王河爲正辦。但必須認真挑挖深通。方能有濟等語。所言皆是。微山湖蓄水不敷。祇可啓放蘇家山閘。爲一時權宜之計。陳鳳翔即遵照前旨。妥爲經

理。但黃流挾沙。雖紆折至湖。尙無大礙。究恐不無淤墊。莫若於黃水下注徽山湖處所。酌量增設閘板。使淤沙到此停留。不致前行入湖。卽如御園將昆明湖水引入。隨處皆有閘座。爲澄清去穢之用。以小喻大。或可仿照辦理。著該督等詳悉履勘。設法妥辦。一俟湖水足用。卽將蘇家山閘上緊堵閉。至趙王河爲徽山湖蓄水來源。現在淤塞。急宜挑濬深通。爲久遠之計。該督等務卽一面勘估。速行籌辦。使來源暢旺。則湖水自形充足。庶於漕運有裨益。睿皇帝聖訓。

是月初五日。陳鳳翔奏。回空尾幫已於初四日全過濟寧。現在通漕價放。計日可出東境。經臣會同撫臣吉綸。巡漕臣吳邦慶。恭摺奏報。臣卽擬前赴蘇家山商辦。因撫臣吉綸奏將棗林至臺莊各閘河挑深三尺。而蘇家山及趙王等河似可不辦。連日籌商。臣查漕河淺深。係於湖水盈絀。湖水收足。閘河淺處亦深。湖水不足。閘河深處亦淺。若將棗林至臺莊挑深三尺。於東境無礙。而江南邳宿河身淤高。必須挑至七八尺。方能通暢。工段縣長。斷難迅速。歲事必誤。新漕且恐河身太深。黃水倒灌。所係匪輕。再四籌酌。撫臣吉綸亦以爲然。挑挖閘河卽可停止不辦。臣拜摺後。卽起身馳赴蘇家山。與吳敞等樹酌妥辦。會奏。至趙王等河。俟開放蘇家山後。再與撫臣商酌辦理。若來年春雨優霑。湖水充足。自可奏明緩辦。運河道冊。

是月初十日。陳鳳翔。徐端奏。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前已恭戰。欽此。臣陳鳳翔於二十七日。又奉上諭。前已恭戰。欽此。查開放蘇家山石閘。導黃增益湖水。臣等疊商意見相同。臣吳敞現須籌辦海口。未能前來。臣陳鳳翔。徐端。遵旨馳赴徐州。帶同估員。自蘇家山至徽山湖止。詳細勘議。引黃挹注。原非常策。不過暫時權宜。查乾隆三十九年。亦因湖濘不足。於潘家屯引黃入湖。著有成效。近年潘家屯河底淤高。勢若建

飯未敢照辦。而承接坡水之趙王、顧兒等河，自乾隆五十二年挑後，湖水不致短絀。嗣因曹工、豐工漫溢，黃水淤墊，今卽挑深，亦無坡水可收。或將各開河挑深，亦不能增益湖水。且開河淺深，古人原有定制。除歲修疏濬外，未便輕議挑挖。若將河身挑深數尺，則各開金門石板，亦得落下數尺。方與河底相平。工程浩大，實難辦理。如不重修石板，則河身愈深，而金門愈淺。糧艘更屬難行。臣等再四籌思，他處旣無可引，導惟有挑濬水綫。毛村等河引渠，啓放蘇家山閘，挹水歸湖。而來年重運回空，方資浮送。且水綫河原洩黃水，盛漲常年江境糧艘阻淺。疊經引導濟運。兩山夾峙，不虞掣溜。茲蒙聖諭諄諄，誠恐夾沙帶泥，淤墊湖底，飭於黃水下注微湖處，酌增閘板，使淤沙到此停留，不致全行入湖。睿慮淵深，無微不至。查蘇家山石閘，向無閘板。惟水綫河、天齊廟，設有碎石玲瓏壩，原係頂托淤沙。因歷年啓放，衝刷殘缺。現據趕修事半功倍。再於毛村河內做鉗口柴壩，略爲收束，則黃水盈科而進，俾沙泥停於引渠。清流達於湖內，誠如聖諭。爲澄清去穢之用。旣可收水濟運，又不致淤墊湖身。可無流弊。現派員弁分段趕辦。俟湖水收足，卽將蘭家山壩、蘇家山閘堵閉。臣陳鳳翔與撫臣吉綸籌辦趙王等河，爲久遠之計。查蘇家山工程，全在西境。向由江南辦理。造冊報銷。臣等派令原任河北道呂昌會駐工督辦。又前估挑築築壩銀九萬餘兩，爲數較多。疊飭刪減。茲覆勘樽節，實需銀七萬三千餘兩。所撥山東藩庫銀八萬兩解工應用。有盈無絀。並可存爲將來堵合壩工之用。統俟工完驗收，再行分別造報。以歸核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八日奉諭：東省徵湖瀦蓄不足，勢須啓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注。節經降旨，令該河督詳勘。俾收水可以濟運，不致淤墊湖身。茲據該河督等會同馳往細查，悉心籌議，尙不致有流弊。著照所奏，妥速辦

理一俟湖水收足。即將蘭家山壩、蘇家山開堵閉。至應需工費。前已降旨。准其於山東藩庫撥銀八萬兩。解工備用。該河督務當督率工員。核實趕辦。毋稍虛糜。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禮科掌印給事中趙佩湘奏。查河漕兩項。在河臣漕臣各有專司。而沿河實以利漕。原屬一事。近來江境河道。處處淺滯。各省軍糧船船加重管河者。以入水過多爲辭。司漕者。以水勢不充爲憾。彼此因循觀望。並不竭誠籌辦。本年春。臣接視東漕。二次赴臺。莊催船。離江省較近。沿途訪聞。並弁丁等傳見詢問。僉稱二月十九日自揚州二起。至三月十九日鎮江前止。計三十一日。僅入東境五幫。彼時因窰灣、二灣、三灣、馬莊集、貌兒窩、新河頭、徐塘口、灘上泖口、王母山、黃道人橋節節淺阻。水深一尺八九寸至二尺一二寸不等。又四月二十九日自安慶前起。至五月十九日處州前止。計二十一日。僅入東境十二幫。亦因匯澤閘、貓兒窩、新河口、徐塘口、灘上泖口、王母山、石拉子、黃道人橋淺阻。水深祇二尺三四寸至二尺八九寸不等。以上皆邵宿地方。該丁起剝。不惟將米物全卸。卽船上窗版亦皆起空。繹夫加至數百。方能拉過旗丁。費用甚多。雖違例添帶私貨。改換剝船。仍形疲累。總由渡黃後。又值邵宿逐處淺滯。兼之貨多船重。入水更深。河臣漕臣均未豫籌。此本年實在情形也。若不將該處運河速挑。何以爲來年速運卹丁之計。試思春夏間。兩次船抵邵宿。若非耽延二十餘日。跟幫而來。五月半。卽可全數渡黃。不惟不受黃水漲發之累。並入東以後。八閘亦不致間有淺阻。回空亦斷不遲至今日。臣不揣冒昧。請旨敕下江南新任督撫。就近親赴邵宿一帶詳勘。如必應疏挑。卽據實奏明。一面移咨河臣。務於今冬水涸時。迅派幹員趕挑。俾上下一律深通。不許偷減工費。儻將來重運經過。或再淺澀難行。惟該河臣是問。奉上諭。給事

中趙佩瀟奏邳宿一帶運河淺阻，應行挑挖深通一摺。邳宿運河向多古淺，而近年淺澀尤甚。重運回空，動行阻滯。據該給事中奏本年二三月間，水祇深二尺上下。軍船過彼時，不但將貨起剝，並船窗版片亦皆起空。繇夫加至數百名，方能拉過，致不能跟幫行走。節節耽誤，並回空亦遲。至於今等語。回空各船，昨據吳璈等奏，該處又有澀滯，現築草壩壅蓄，亦須起剝土宜。豫備官撥等事。該河督等雖隨時籌辦，而總不能妥爲經理。將邳宿淺澀處一律挑通順利，此豈經久之道。著交河督等，卽認真履勘，將應行疏挖處，實力僱挑，轉瞬重運。經臨不致貽誤爲要。至本年回空較遲，前據馬慧裕奏，尙有十六幫未出東境。昨吳璈等奏，已入江境而未到楊莊者三十餘幫。是黃河以北軍船，現在不少。伊等辦理遲玩，此時已過冬至，氣候嚴寒，據稱敲冰行走，萬一冰凌堅厚，稍有凍阻，豈不誤歸次受免。並著馬慧裕會同該督等，設法催僱，勿再泄泄于咎。仍將現在回空行走情形奏聞，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吳邦慶奏，臣自德州沿河催僱回空，並由濟寧押尾幫出境。經過開河內外千餘里，沿途查看湖河水勢，並漕船空重行走情形，就臣所見爲皇上陳之。一、疏通湖河以廣運河來源。嚴查堵塞，妄洩諸弊，以厚湖河蓄蓄也。運河自臨清南至河口千二百餘里，惟資附近湖河灌輸運。是以建立開壩，水口涵洞，俾操縱由人，無虞梗阻。近因微湖收水，不符定誌。據河臣陳鳳翔奏，請開蘇家山壩，以濟新運。並挑趙王河，以計久遠。奉旨允發帑興工，並飭撫臣河臣派員履勘瀕湖地畝，禁止私墾。聖慮周詳，無微不至。查東省湖河，經十餘州縣，地寬則弊易滋，如瀕湖墾種，有滋灌溉而截泉流者，有圖種旱田而築堰隔水者，有於湖身淺處栽種蒲葦，根宿土聚，將入湖之水截塞，不能趨注下游者。至運河向設水口，

涵洞以入坡水單開橋空以洩盛漲然水口涵洞不通則坡水奔注仍爲漫流單開橋空不堵則正溜旁溢易耗又如兗郡府河分汝洸之派匯寧陽滋陽之泉號爲鉅流今間段淤塞未能漚通沂水合沱陳諸水歸於江境濟運或以事關隔省而疎於經理以上諸件恐有視爲細務而不知關係甚大者有憚於整頓而遂益至廢弛者請旨飭河撫諸臣籌畫派員履勘卽將府河沂水及支流有關運道者力爲疏濬並以諸水通塞爲該管河員州縣考成以涵洞水口單開橋空之濫洩合宜與否定開汛之殿最瀕湖田畝除查明截流灌溉者卽卽決通私行打堰及栽種蒲葦橫亘水路者妥爲清釐並飭各州縣每年履勘一次年終造冊具結該管各上司隨時復勘庶湖水運河可期一律深通矣至附河衆泉四百八十餘處近於運道未能有益此係臣之專司容逐一細勘再奏

一嚴按誌椿爲湖版啓閉定則以撙節微湖蓄水也運河自韓莊以北全賴汝源韓莊以南直抵河口則藉微湖宣洩中間雖有細流小港名爲濟運皆不甚得力故定制微湖收水以一丈二尺爲度緣韓莊以下運河惟資湖水灌注涓滴不可妄耗自韓莊南抵臺莊相距八十餘里遞低四丈二尺餘寸勢如建瓴專恃閘座層層擎托按時啓閉以資浮送惟江境河成閘以南地勢平衍河流散漫易致淺阻專望湖水接濟然每啓一板八閘添水尺許江境淺處僅增一二寸不等卽使湖水收足儘量鋪注亦難使平漫之河成暢通之勢是以乾隆五十四年江南山東會議以黃林莊誌椿中泓水深五尺爲度如不敷五尺泲河廳酌啓湖板如逾五尺卽下板撙節立法至善奈近年有當漕船入境意圖速行而多爲鋪注者有因下游淺甚不得量爲啓放者致湖水愈耗雨澤優渥尙可支持一遇旱乾卽形竭蹶不得不多方籌備皆由不守舊章名爲通融致多貽累現今回空時

查誌椿已深五尺六寸。下游仍未暢通。湖板十二塊。除旱版二塊不計外。已亮版六塊。欲爲暫閉。則江境更淺。任其日夜洩注。則底水益少。啓閉兩難。是其明驗。請旨飭江南、山東河臣嚴飭廳汛。務守成規。當挑工甫竣。頭進重船抵境。鋪水總以黃林莊誌椿水深五尺爲度。如不敷數。泃河廳啓板。如已逾五尺。卽下板擡節。在東省廳員不得通融啓放。而江境廳員亦不得希冀逾分接濟。不勤挑挖。如有不按定制。妄行啓閉。臣等查出。卽參辦。庶各廳汛皆知凜遵。則湖水涓滴咸歸實用。儲蓄益加深廣。可以有備無虞矣。

一、幫船遇有起剝。請立定制。令其先起土宜。次起食米。或仍難行走。再爲剝運正米也。糧船體重載多。江廣各幫尤甚。河道淺阻時。例應起剝儻行。沿河有額設剝船。有州縣現募。有本船自裝百石內外之船。跟幫行走。大約船板稀薄。並無篾篷遮蓋。遇起剝裝米。正副丁親身管押。雖無盜賣攙和之弊。而底板潮濕。再值雨淋。僅蓋蘆席。不免上漏下濕。其過時霉變。未必不由於此。是以每遇起剝。該管官弁亦飭其先起土宜。次起正米。無如各丁止知顧惜貨物。罔念米石爲天庾正供。到通交倉。如有潮變。關係身家。殊堪憫憾。請旨飭下漕臣及沿途大吏。遇起剝時。責成押運員弁。嚴飭各丁先起土宜。一百四十餘石。次起食米。六七石。船身入水已輕三四寸。如仍難行走。再剝運正米。務令正副丁親身管押。並多帶蘆篾席片。豫備遮蓋。庶正供不致潮濕。入倉存貯。可免霉變。儻有運丁不先起土宜。而將正米剝運。或土宜食米起淨。而剝運正米船隻。該正副丁不親身管押。經臣等及該管官查出。立將該丁枷責示懲。則正供免起剝之煩。亦無潮變之慮矣。

一、重船入東境時。請派就近道府分段駐催。以便需用夫船。呼應較靈。並可彈壓夫衆。稽查需索也。重運入境。值水勢暢旺。沿途員弁原可催行無誤。惟遇水弱淺阻。必須起剝撈淺。剝

船須州縣雇募。額設汛夫不敷。亦須州縣添雇。而濱河州縣。有濱河隄者。亦有距河至七八十里者。其需用夫船。雖經豫行飭知。其勢不能先行多備。往往臨時周章。各處耽延。到壩遲滯。皆緣沿途向無分派駐催大員。致諸事掣肘。應請旨飭撫臣。自來年爲始。當頭進重船入境。就近即派道府等員。於船行通利時。分段督率各員。弁催行。遇起剝挖淺。需用夫船。即飭附近州縣。迅速備辦。庶呼應較靈。不稽時日。且漕船經過頭舵水手。千百爲羣。又可協同鎮將彈壓。即偶有不肖吏胥。藉端需索。亦無難就近稽查。再東省運河。一千一百餘里。濱河東昌及臨清濟寧。皆有屬縣。可就近飭辦。德州又有糧道駐札。亦可飭令照料。其必須派員分駐之處。惟韓莊上下。及沿河起卸貨物馬頭。並阿城七級。素稱淺阻。地方亦不致委用乏人。有誤職守也。至回空船隻。亟須歸次受兌。宜照此辦理。其直省江境沿河。向來有無分派大員駐催。臣未目睹。不敢臆陳。以上四條。皆沿途察看。得之採訪者。謹籌酌具奏。再東省運河。全湖匯注。挾沙帶泥。是以每冬必須興挑。以濟來年新運。若至明春挑濬。則工段延長。根期促迫。恐不免苟簡。貽誤新漕。然例須回空。全過江境之甯灣東境。始能煞壩。今幫船尚在邳。宿一帶打凌行走。不無凍阻。臣竊以山東現在兌竣開行之幫船。比論查山東小米幫船。在閘內受兌者。節年冬兌冬開。至臨清閘外。衛河深處。守凍計水程四百餘里。向俱打凌行走。遲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始出臨清閘。並無貽誤。今濟寧前後等五幫。於月內兌竣開行。打凌前進。或過南旺轉入下水。或過阿城七級等閘。論節氣。則北寒南暖。論船身。則山東船輕。現係重運。江廣船雖重。究屬回空。至云水淺。則凌難打通。如阿城七級等處。今年回空各船。俱磨淺而行。茲小米船亦在淺處打凌而進。查乾隆四十二、四十六、五十二、嘉慶九等年。回空或淺阻河口。或凍阻東昌。

皆陸續歸次。未誤新漕。臣愚謂總在人夫應手認真敲壓。行走雖遲。當無凍阻。奉硃批。所言俱切中情弊。另有旨諭。運河道冊。

是日吳礮徐端奏。臣等奉上諭。已恭載十九日。欽此。臣等跪讀之下。莫名惶悚。查邵宿運河向多古淺。前嘉慶十一年。因徐州大谷山石壩。過水甚大。王母山下至貓兒窩淤墊較厚。時因道里縣長。勢不能將淤沙全挑。糜費過多。經臣徐端與前河臣戴均元酌看。擇要挑通。是年東省微湖收水尚多。是以灌輸充裕。船行無滯。至上年冬。臣徐端督飭徐州道張鼎。逐段勘查。邵汛境內底水高大。河槽停淤無多。是以未挑。以歸撙節。惟本年東境微湖水弱。而江境別無來源。致三四月間。各古淺倍多。澀滯。臣等節築壩壑。蓋重運尚足浮送。計尾幫於六月二十六日出境。較前最遲之年。尚早月餘。迨九月內。查微湖存水較上年更小。計明春運河必更淺澀。當飭徐州道豫勸估挑。因回空正在挽行。未能勘估。茲臣徐端在邵宿目覩。凌凍無從勘估。俟回空過竣。即督道將等。剋日估計。派員實力償挑。以備重運。經臨至回空各幫內。先入江境船三十餘幫。上月下旬。即已渡黃。以後幫船未能跟接。有陸續行到楊莊者。隨即償渡。截至月中。前後共渡黃四十八幫。在後各幫。行抵江境。適值風雪嚴寒。遂致冰凌凝結。行走維艱。至二十及二十一。二三等日。天氣愈寒。不特黃河以北。節節凍阻。即黃河南之淮揚。實應運河。冰凌亦大。間段凝凍。但已渡黃各船。宜速償歸次。巡漕臣程國仁在揚州京口籌催。臣吳礮督同原任藩司楊護。淮揚道葉觀潮。淮安府知府鰲圖。自中河河口至高寶等處。分督廳縣將弁等。多雇夫船。晝夜敲鑿疏通。計已渡黃四十八幫內。尚有十一幫。在淮安以下。揚州以上。沿途打冰前進。務即趕催南行。無誤歸次。至邵一帶。漕臣馬慧裕

現至江境。會同臣徐端暨原任漕臣胡克家。督率道將府縣。及河漕員弁等。竭力疏敲。無如邳境底水本小。又兼上游各閘下板攔蓋。一經按塘閉板。則下游水幾不流。冰凌易聚。隨打隨凍。人力難施。至二十四日。天氣稍和。冰漸漸動。而前通後塞。勢仍不能暢行。漕臣馬慧裕。押令幫船。將所帶土宜。全行就地起卸。俾船身輕便。易於挽拉。但得氣候稍融。人力可施。臣等卽設法敲冰。籌催歸次。以期船行雖遲。受兌不誤。一俟冰通。船利。隨時馳奏。南河成案。披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四

運河水章原四十二

嘉慶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奉諭吳璣等奏回空漕船敲冰行走一摺本年邳宿運河水淺糧船行走遲滯節節凍阻皆由上游微湖蓄水短絀馬慧裕不能先事豫籌所致已降旨將馬慧裕降爲三品頂戴矣現在回空渡黃船僅有四十八幫未渡幫船尚多究竟計算必能歸次者可得若干幫其償行不及者約有若干幫日內天氣回和該河督等督率道將府縣竭力敲冰催償總期多渡一幫少受一幫之累但時日已迫其不能歸次者旗丁等應如何安撫不致滋事新漕應如何設法不致誤兌該漕督尤當豫籌經理仍遵前旨將辦理情形五日具奏一次不得遷延觀望類以雖遲不誤虛辭搪塞也南河成案續編是月初七日奉上諭吳邦慶奏查看湖河水勢並體訪漕船空重行走情形一摺據稱請疏通湖河以廣運河來源嚴查堵塞妄洩以厚湖河蓄蓄並嚴按誌樁湖板啓閉定則俾得樽節微湖蓄水以及幫船起剝令其先起土宜次起食米仍難行走再爲剝運正米其重船入東境時請派就近道府分段駐催俾需用夫船呼應較靈兼可彈壓夫衆稽查吏役需索等事俱能切中情弊其所稱疏通湖河嚴令湖版啓閉幫船起剝各事宜皆舊例所經議及者惟日久玩生致弊端叢出著陳鳳翔吉綸照摺內所指各情節實力查辦無稍疎懈至請就近酌派道府分段駐催亦著該督撫等於來年卽行遵辦以期運河通暢軍空幫船過行無阻此爲至要運河道冊

是日陳鳳翔奏東省運河爲全漕經由要道隄堰不固誠恐奪溜誤漕開版不嚴每致糧艘遲滯臣到濟寧後於催漕之便親詣各工查看逐段登記與運河道商酌必須籌辦方爲有濟查隄工每年有歲加五寸土之例年年遵照妥辦一經幫船來往拖犁打楸風雨剝削仍然殘缺且歲修五寸之土祇能加高隄頂而隄身單薄並未培厚臣沿隄詳看寬者尙有丈餘窄者不過三五尺儻湖河異漲在在可危必須擇緊要之處酌量幫培以衛運道至兩岸民堰向係地方官派令民修臣仍移咨撫臣嚴飭沿河各州縣率領民夫辦理又開河水勢全賴開版整齊俾資停蓄向來額設版塊正開每座設版十二及十六十八二十餘塊不等單閘涵洞設版或四或六至八塊不等逐處詳查其版半屬鈔朽殘缺每遇水小幫船過閘即須倒版蓄水方可過行而閘版不能整齊河水必致漏洩水勢不能擡高遂致船行遲滯一幫停阻於前則各幫稽延於後必須將鈔朽閘版多換數塊以資啓閉於漕務實有裨益臣查各閘年例准換三四塊而臨清甌版閘有換至七八塊不等者每塊例價銀二兩於歲報案內報銷向發閘官承辦近來價值較昂微員無力賠墊不過潦草塞責殊非核實辦公之道嗣後閘版每年著廳員購買按照閘槽尺寸如式成造由運河道查明臣再親驗儻不足數或難以舊版即核實嚴參查各閘舊版太多不能一律嚴密除照例抽換仍入歲報案內報銷擬每年再添換新版二三塊則各閘水不走洩而幫船自可順利如蒙俞允臣即飭運河道籌節估計再行詳繕清單恭呈御覽所有幫培隄工增換版塊銀兩毋庸另請錢糧於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項下動支興辦工竣題銷奉上諭陳鳳翔奏運河隄堰單薄應行擇要幫培各閘版鈔朽酌量添換一摺運河兩岸隄身單薄並未培厚儻湖河異漲在在可危自應擇要酌量幫培閘河

水勢全賴開版收蓄。近來舊版太多，不能嚴密蓄水，自需急爲添換。用資啓閉，著陳鳳翔卽飭運河道摺節估計，所需銀兩，准於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項下動支，與修核實報銷。運河道冊。

是月十一日，陳鳳翔、吉綸奏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已恭載初七日，欽此。伏思巡漕臣吳邦慶所奏各條，疏通湖河，以廣來源，查禁堵築，以裕湖澗。按照誌椿，以嚴啓閉，酌量起剝，以利過行。此皆舊例所經議及，誠如聖諭，切中情弊。惟日久玩生，致弊端叢出。惟有循照所指情節，實力查辦。而按照誌椿啓閉湖水一條，最爲緊要。年來收束湖水，不符定誌。今歲夏秋缺雨，短絀尤甚。湖水現存四尺九寸，自韓莊至臺莊八十餘里，勢雖建瓴，而河槽深通，尙可停蓄。一入江境，河面較寬，地勢平衍，中無河槽，則水無歸束。以八閘一尺之水，遞至江境，祇有二三寸，必須將邵宿一帶河槽挑挖深通，庶重運回空，不致膠淺。向來東南兩省定議，黃林莊誌椿鋪水以五尺爲度，啓放湖水時，兩省委員在彼丈量尺寸，糧艘北上，儘可暢行。近照舊誌鋪水，而南糧頭進甫入江境，卽虞阻淺。是河底淤高之明驗。若不啓版接濟，糧艘又窒礙難行。殊不知微湖水無來源，務宜撙節爲江廣重船經臨之用。前定章程，實係通盤籌畫爲全漕之計。今祇顧目前一經淺阻，卽移咨啓版，以有限之水，供無窮之用。前旣耗費，則後難增添。所以重運回空，均爲遲滯也。查江境地勢旣高，兼形淤墊，邵宿一帶若不挑濬河槽，卽湖水充盈，難期順暢。愚昧之見，在山東則蓄水爲先，在南河則挑河爲急。東境若不蓄水，雖挑挖河底，難利過行。江境若不挑河，雖湖水充盈，亦形淺滯。此二者係漕運關鍵，利害相因者也。至派委道府專駐彈壓，催向亦分派員弁，俟來年察看遲速情形。臨時添派舉凡有利於漕運者，卽隨時整飭，有礙於漕運者，亟爲剔除。至本年回空，因天寒凍阻，行走遲

滯。臣派委道將等節節嚴催。仰賴皇上洪福。瑞雪載霑。天氣和暖。安慶後尾幫於十二日催過黃林莊。所有回空船隻九十九幫。全數僱出東境。至山東小米幫船。可以趕出臨清閘者數十隻。餘均停泊水小無工處。所並不有礙挑工。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奉上諭。吳邦慶等奏東省王母山等處河道已通。南糧回空。可以無誤歸次一摺。覽奏稍慰。江境窪灣一帶。現在冰凌雖已打通。但下游水勢未免微弱。如有須湖水接濟之處。自當酌啓微山湖閘。放水浮送。來春重運。經臨東省各處閘河。尤應預爲澆蓄。以資暢利。所有嶧汛八閘。滕汛十字河。及分水口迤南塘長各河工程。著陳鳳翔、吉綸於應行先挑之工。派員按段簽訂誌樁。及時趕辦。其蘇家山引黃濟運之處。更當妥速籌辦。俾湖水充足。源源引注。以期無誤。來年新運。此爲至要。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二日。陳鳳翔、吉綸、吳邦慶奏。准軍機大臣字寄。十八日。欽奉上諭一道。正在會摺覆奏。又於本日接十九日上諭。陳鳳翔、吉綸、吳邦慶奏。酌定堵築汝河微山湖口大壩日期。並籌畫漕運湖濬事宜。各一摺。據稱回空幫船計日全出東境。若煞壩太遲。則湖內不能收水。定於十二日先築汝河大壩。又微湖現存水四尺九寸。蘇家山閘引渠業已開工。須嚴閉湖口閘板。方可引水歸湖。擬於十六日堵築湖口壩。惟回空尾幫未過江境。河清閘一堵。必致膠舟。請敕下江南河臣迅速催僱。以便剋期築壩。收蓄湖水。趕辦挑工等語。本年漕船回空已遲。現在東省急於築壩蓄水。而江境仍須上游湖水接濟。方能浮送。兩處均關緊要。該河督及該督撫等。所辦本係一事。切不可存此疆彼界之見。昨吳邦慶等會奏稱。計至十二月二十以外。回空尾幫方能全過匯澤閘。吳邦慶前摺亦有查探江境如必須接濟。仍俟接准漕臣知會。

再酌量啓板。今若於十六日築壩。則以後江境未過閘之船。豈不又形膠滯。而東境蓄水之期。亦未便久
逾。待總在該河督等和衷共濟。通盤籌算。務期兩無貽誤。現在江境未渡各船。暫資湖水遞送。究竟何
日可以全數出閘。其吳邦慶所奏先挑滕汛十字河。堵閉西灣壩。啓放雙減閘。仍由湖口放水接濟江南
之處。是否兩不相礙。均著妥籌速辦。具奏。其蘇家山引渠業已興挑築壩後。務將湖水收足。以待新漕北
上。欽此。查本年幫船回空本遲。於十二月十二日全數始出東境。臣等已慮及江境凍淺。必須微湖接濟。
庶可銜尾南下。當經委員赴審灣與江南河臣酌商。再築湖口閘壩。總期於回空船隻不致有礙。前於具
奏挑工摺內聲明。斷不敢稍分畛域。查湖口閘板十四塊。現剩水板二塊。臣陳鳳翔已札致漕臣。如江境
淺滯。再將水板酌啓。然須冰凌鑿出河槽。幫船始可行走。否則徒耗湖水。轉增冰厚。現查湖水外達。已屬
有限。而江境河道縣長。復飭泇河廳在韓莊迤北之西灣。橫築土壩。攔截十字河。及修永閘之水。盡入徽
湖。略可增益湖濶。仍由湖口閘下注。以資江境遞送。無礙挑工。臨清迤南。韓莊迤北。歲修工程。現已次第
興工。惟八閘內挑工。尚須做板停待。俟查明江境情形。再堵湖口閘壩。挑挖遲至新正開工。設法加倍人
夫搶辦。亦不致有誤。南漕至蘇家山引渠業已完竣。工程尚無偷減。俟湖口閘堵築後。再行放水。裕湖爲
來年重運之用。運河道冊。

是月。吉綸奏。臣前准河臣咨照。奏開蘇家山閘。引黃增蓄湖水。業已奉旨准行。其挑挖舊河。並開引渠等
項工用。在東省藩庫內撥銀八萬兩。臣卽飭藩司朱錫爵。委員解工。茲於初七日奉諭旨。微湖蓄水不敷。
止可啓放蘇家山閘。爲一時權宜之計。於黃水下注。微山湖處所。酌量增設閘板。使淤沙到此停留。不致

全行入湖。欽此。臣跪讀之下，曷勝欽佩。所有應挑趙王等河，除札飭運河、兗沂二道詳勘核估外，仍飭該二道等會看情形。此外有無引水濟運之處，詳細查議，俟覆到，卽與河臣會商具奏。運河道冊。

是月陳鳳翔、吳邦慶奏，臣等准江南副總河徐端來信，連日天氣稍和，匯澤閘上各幫放行，頗爲順利。尾幫全出東境後，微湖口且緩閉板煞壩等語。查湖口閘壩，來年重運攸關，若太遲延，則不能收水。是以擬於十六日堵閉。今江境通順，計日可抵楊莊，自應再緩數日，俾資接濟。遲至二十日，必須照例堵築，以蓄湖水，似難再延。運河道冊。

嘉慶十五年正月初二日，陳鳳翔奏，東境臺莊八閘挑工，必須堵築湖口壩，方可興挑。上年因河道凍阻，節節敲冰，而在後湖北三幫船身笨重，挽至江境，河定閘內，又復淺滯。臣卽飭泃河同知將所剩閘板全行啓除，以資接濟。昨准副總河臣徐端、漕臣馬慧裕來信，尾幫約新正月初二三日，可以全過三灣。屬緩至初四日堵壩。臣查南糧尾幫，既可於初二三日全過三灣，則湖口閘壩初四日卽可堵合。第恐三灣或有淺滯，堵合後再爲啓放，更覺遲延。莫若再停二三日，俾湖水足資遞送。一過三灣，以下皆係深塘，無虞阻淺。茲擇於初七日堵築湖壩，較上年雖遲月餘，臣已飭各州縣工員三倍加夫趕辦，不誤新漕。其築壩料土人夫已廣爲豫備，一晝夜卽可竣工。臣復令運河道徐國楠會同徐州道張鼎驗收引渠工程，並河東委用之呂昌會於初八日開放蘇家山閘，引水歸湖，務使新運經臨，湖水充盈，河槽通暢，糧艘連橋北上。運河道冊。

二月初五日，奉上諭，據松筠等奏，蘇家山閘業於正月十五日啓壩放水，引黃入湖，原係一時權宜之計。

現在黃水未經漲發，尚不甚濁，自可趁此多收入湖。但微山湖內存水，祇以敷用爲度。松筠等卽飭知該管道員等，留心察驗。一俟湖水收蓄足數，卽上緊將閘壩口門堵閉，不可使過水太多。至有夾沙淤墊之患，方爲妥善。河渠志稿。

是月初九日，吳璈、徐端奏，山陽狀元墩堵築壩工。上年十月，因回空漕船緊要，而運水尙旺，恐堵閉後，隄工或有疏虞，欲速反遲，是以奏明暫留口門五丈，以資減洩。俟回空過竣，水勢略消，再行堵閉。迨十一月初旬後，嚴寒冰凍，流澌擁注金門，刷跌加深。兩壩堵工形勢，當飭掌壩文武各員，加鑣追歷，防護平穩。自正月初旬後，土脈漸融，回空全過口門，臣等督同原任藩司楊護、淮揚道葉觀潮、飭將備廳汛等，將二壩進築，以資擎托。其正壩臨河一面，加鑣邊埽，層層盤護，然後進占收窄金門。於二月初七日寅時，將正二壩同時掛纜，合龍。追壓至酉刻，斷流閉氣。臣松筠前赴京口，於初七日過狀元墩工次，詳看甚爲穩固。壩下漫水漸涸，查行水金鑑載柳園頭上下，舊有涵洞甚多，湮廢百餘年，無從考其基地。臣等商酌，卽就二壩接築越堰，以爲重門保障。庶防守周密。所有上年回空江西、湖南、北、安徽等軍船，先於正月二十七日，全數出江。赴次，其浙江在後幫船，於京口開壩後，經巡漕臣程國仁押催，渡江南行。至本年重運，江北、淮安二大河前兩幫渡黃後，揚州二三等幫，亦跟接過淮渡黃。現在河口清黃交匯處，黃水旋長旋消，湖水雖連前共落二尺五寸，尙高於黃數寸。敵黃外注，船行無礙。計大江以南，新運各幫，將次渡江北來。現飭徐州道張鼎，將邳宿運河挑工，剋日趕竣，如式深通，以備東省鋪水下注，催令幫船北上。應俟上游開壩通行後，再將重運渡黃情形，遵旨按十日一次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一日吳邦慶奏臣查糧船重運回空上年均爲遲滯其故由於到壩交卸亦由江境邵宿河道淺阻前經給事中趙佩湘奏請挑挖邵宿運河奉旨交江南河臣查辦據奏邵宿運河向多古淺嘉慶十一年因徐州大谷山石壩過水甚大淤墊較厚時因道里縣長勢難將淤沙盡行挑除於十二三等年擇要估挑俟回空過竣卽逐細估計價挑以備重運經臨等語是邵宿運河旣積年淤墊又道里縣長必須一律挑挖深通庶空重糧船行走方無淺阻然非時日稍寬卽加倍雇夫趕辦究患根於地勢急難措手查山東運河挑工定例以八十日爲限本年興工稍遲加三倍雇夫趕作四十餘日始能竣事恐江境運河趕緊挑挖非月餘不能完工查江南河臣奏稱邵宿運河應挑工段根二月中旬一律完竣臣屢經差探並據廳員稟稱江境現未興工前於正月二十六日據前漕臣馬慧裕咨淮安大河兩幫於正月十四日過淮當催渡黃於桃源縣等處守候邵宿運河挑工竣事卽爲北上揚州二三等幫亦俱催其跟接俱經奏明旋又探知首二兩幫已於二十六日渡黃揚州二三等幫亦跟接渡黃現今計期俱在桃源一帶時候臣恐邵宿等處承辦挑工人員見船隻停待慮其久稽致干遲誤以限期促迫爲詞草率偷減捏報完工在頭進船身入水較輕且當工竣鋪水水溜暢旺或可勉強浮送至二三進等船勢必磨淺起剝是大挑工程仍屬有名無實臣查節年船入東境舊案總無連橋直進之時或脫空四五日至十許日者甚多且上年二三進等船回次較遲修艙受免有需時日是今年頭進諸幫卽行走稍緩亦無遞壓後幫之患查康熙十六年前河臣靳輔因江南運河大挑請寬糧船過淮限期於五月中全數過淮七月中旬盡行催過臨清並無遲誤今頭進頭幫於三月中旬挽入邵宿運河較節年尙未甚晚臣請旨飭江南河臣嚴

飭邳宿運河挑工人員趕緊雇夫興工酌寬限期俾免藉口於停待幫船苟簡從事務符原估尺寸俟一律深通後知會東河啓放湖壩照誌椿鋪水以資浮送雖頭進稍爲守候而以後河深水足二三進均可跟船直進免致磨淺起剝必能按期到壩將來回空船隻亦可迅速歸次不致如上年淺凍再黃林莊誌椿前奏請照舊制以中泓水深五尺爲度業經奉旨交山東河臣撫臣照辦今江南河臣咨會以誌椿不足爲據應於鋪水時將下游鋪足五尺再行簽釘誌椿又稱湖水挾沙下注卽挑濬深通每爲流沙停滯此後遇重船沙阻應量啓湖板浮送等語臣查誌椿原係兩省公定使東省不得吝惜湖水致下游淺阻江境亦不得恃有湖水而不認真挑挖立法至當故可久行至各進幫船到境查照向例微山湖口所留漫板水尺寸俾足浮送惟在邳宿一帶挑深與東境臺莊下河槽一律相平自無貽誤若輕事更張誠恐兩省廳員通融接濟任意啓放耗洩致湖水先盈後絀於漕船空重行走關係匪小臣卽咨會山東江南河臣仍照舊制俟工竣鋪水時先訂誌椿再行鋪水其漫板水請亦照向例辦理無庸更議以期湖水漕船兩有裨益運河道冊

是月十五日奉上諭吳璣等奏狀元墩壩工合龍穩固浙江漕船全進京口南下俟重運北來隨時籌備各情形一摺山陽狀元墩現旣堵築合龍工程穩固而河口黃水旋長旋消湖水尙高黃水數寸敵黃外注足利船行浙江在後各幫全行南下新運各幫亦卽次第渡江北來所有邳宿運河挑工攸關緊要該督等務飭該道將剋日趕辦一律深通以備東省鋪水下注俾催僱各幫得無遲礙仍將重運渡黃情形比較上屆僱渡日期船數遵照前降諭旨按十日具奏一次至應修埽壩各工及黃運中河一帶隄工應

須培築。並盱堰。輒石各工。掣卸處。在在均須防護。不可不及時籌辦。並著該督等詳查督催。務於桃汛以前擇要趕修。用資保障。南河成案。綴編。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本月初五日。據松筠等奏。現飭將邵宿運河。趕緊挑挖。勒限二月中旬。如式完竣等語。乃本日披閱吳邦慶十一日所發之摺。據稱屢次差探江境。尙未興工。可見前奏不實。邵宿一帶淤墊已甚。豈數日挑挖即可竣事。又據吳邦慶奏。接據南河咨會。以黃林莊誌椿。不足爲據。應於鋪水時。先將下游鋪足五尺。再行簽釘誌椿。並此後遇重船沙阻。應量啓湖板浮送等語。此不過豫爲邵宿一帶淺阻地步。黃林誌椿。自應於工竣鋪水之時。先行簽訂。再爲如式鋪水。其漫板水誌。亦應查照向例辦理。在東境不得吝惜湖水。以致下游淺阻。江境亦不得恃有湖水。而不認真挑挖。專欲藉湖水鋪注之力。殊不思湖水挾沙下注。如河身淤墊不除。則將來高仰日甚。況現在微湖水不充裕。焉能恃爲不竭之源。吳璣。徐端。著傳旨嚴行申飭。本年幫船開行稍緩。渡黃停泊者。不過數幫。尙不致遞有積壓之慮。正可趁此時認真挑挖。寧可稍假時日。總期一律深通。則後來各幫。不致磨淺阻滯。如此次申諭之後。仍不認真辦理。將來重運或有淺阻。惟該督等是問。其釘椿啓板等事。照舊制辦理。以杜兩省推諉之弊。運河道冊。是月二十日。奉上諭。本日恩長奏。查明引沁助衛濟運。勢有難行一摺。所論甚是。松筠向來讀書泥古。往往不顧事之難行。輕率陳奏。經朕屢次訓諭。而情性未改。此次簡任兩江總督。尙未到任。在途翻閱舊書。輒以沁水引入衛河。可以濟運。亦不與總河商榷。卽以己見入奏。朕披閱時。卽覺其事窒礙。仍交河東總督。河南巡撫詳查咨訪。前日陳鳳翔已奏稱斷不可行。本日恩長覆奏之摺。亦甚詳悉。沁水入衛。本無舊

路不但武涉一帶沙底稀鬆難於建築閘壩且沁水盛漲之際一經開放勢若建瓴設或黃流衝決則衛輝懷慶一帶各州縣民田廬臺均被淹浸其貽害又豈忍言自臨清至韓莊間計有六七百里斷不能逆流南向是不能助衛以濟南漕轉致引沙以阻北運松筠於地勢南北高下何以全然不知運道民生所關非細設如所奏辦理豈不大有貽誤此事本當加以懲處念其究爲急公起見姑予寬免嗣後松筠於應辦要件惟當慎重熟思周諮博採不執偏見勿泥前聞於經理庶務方有成效若再將此等窒礙難行事率爾具奏則不能寬其咎矣

河渠志稿

是日吳礮徐端奏淮揚運河數年來河底日見淤高隄身日形卑薄幾存一綫上年欽遵諭旨興修培築漸有眉目惟道里縣長勢難同時徧及仍係擇要幫培忽於二月十九日據工員稟報山陽平橋汛三鋪東岸土名瓦廟地方於是日子刻舊隄陡蟄過水搶護無及臣等聞報甚爲駭異查該處隄工上年春因舊隄身尙非至窄之處先估加高本年復令添估幫寬加高正在興工雖近日水旺溜急亦何至突然坐蟄况有工員人夫在彼工作何以不能搶護隨即馳赴細查因年久舊隄所估新餞尙未幫成過水時已值深夜運河水面高於隄內灘地一丈二三尺勢實建瓴但該工員試用通判孫齡現駐該處辦工未能覺察又不竭力搶護當將該員擲摘頂戴並將辦工兵役枷責查量漫塌口門寬三十餘丈溜勢湧注金門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尺所幸正河上年挑後經清水刷深尙未斷流平橋鎮以下至揚河廳交界止正河仍深四五六七尺不等惟相近口門以下數里內水僅二尺上下恐口門過水愈多則附近口門正河愈淺有礙船行當率道將等漏夜運料雇覓捆鑲船隻卽於二十日趕緊先盤裹頭不使再有塌寬

多派幹員購料剋日進占將口門先行收窄俾水勢多歸正河漕船仍得順速前進再將壩工相機盤築定期合龍其漫口旁注之水東下二十里至南北溪河歸馬家蕩由涇河入射陽湖歸海現又差探如皆由湖蕩下注尙堪容納其漫口以下附近村莊尙少據該府縣查無被傷人口居民多已搬至隄頂高阜搭棚棲止臣等當飭該府縣攜帶錢文饅餅多爲散給不致失所至此次隄身墊陷實爲意想不到除該管道將廳營文武汛員及協防地方官疏防各職名應照例題參並於工竣後核明所用銀數與臣等照例分賠至承辦隄工之試用通判孫齡雖工未幫成但親駐該處應留心防守轉非廳營汛員現派他處工段未及趕到搶護者可比請旨將孫齡革職以爲工員疏忽者戒臣等總司河務未能豫防周密實屬庸慣無能仰懇聖恩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至督臣松筠甫經到任現赴京口籌催重運未及會銜合并陳明又奏此次三鋪東岸漫口旣非汛漲普漫又無風雨臣等勸查較之狀元墩因舊涵洞塌陷者更不可解恐人心叵測或竟有盜決傾陷情事惟細思本管廳汛等及承辦工員諒無自害之理或不肖微弃奸民希冀生工牟利或近來錢糧查駁嚴緊並辦工怠玩斥革者多挾恨傾害雖揆之於理斷不應有而奸徒險詐百出難保必無現飭該府縣等設法訪查並派妥幹親屬偵訪兼之密詢被災民人無風聞如果有奸徒挾恨傾陷等情一經得實立即緝拏嚴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吳璣徐端奏裏河平橋汛三鋪舊隄陡墊過水查該處運道所關尤須趕緊籌辦以免停待卽於二十日督率道將漏夜運料先做裹頭盤護不使塌寬並行知下游如有重運暫於深水處停泊以免淺攔三鋪缺口內塘甚低是以水勢建瓴而下正河之水更易消落口門以南平橋以上一千餘丈

之內始猶存水二尺上下旋又消退至淺處僅存六七寸現今商酌至淺段落無多必須趕挑尙易爲力當卽派員兩頭煞壩星夜集夫抽挑限月內完竣平橋以下至揚河廳境存水尙深間有淺處亦派員會同廳營抽挑剋期可竣一面將壩工鑲埽進占收窄口門先通漕運現在盤護兩壩裏頭並於臨河一面鑲築邊埽護住裏頭一帶隄身隨於南壩口門先進一占北壩亦跨船進築並於上下水跟鑲邊埽雁翅以資穩固計三月初口門卽可收至十丈以內其時正河抽溝工完卽可啓壩使水勢多歸正河早通船隻上紓宵旰至被水災民督臣松筠已派員攜帶銀錢撫卹不致失所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璈徐端奏十七日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查邵宿運河因上游山水漲發挾沙下注每年水過沙留不免淺澀嘉慶十一年秋黃水異漲銅沛蘇家山石滾壩衝塌黃水入運較大王母山至河成閘一帶積淤更厚經前河臣戴均元抽挑先濟回空十二年正月臣徐端會同戴均元奏明大挑亦祇將河槽挑深其兩灘淤沙寬闊勢難全行啓除是年秋汛大谷山石壩又復過水入運停淤是冬又經擇要挑挖迨十三年冬查勘河槽比十二年較深尺許未經估挑查是年重運尾幫係五月三十日出境上年係六月二十六日出境較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出境之期爲早每年重運耽遲皆在河口而不在邵宿惟本年徵湖存水無多來源既弱自應挑挖加深以利重運上年十一月欽奉諭旨令臣等履勘價挑時值回空漕船凍阻冰凌凝結無從勘估當經奏明俟回空過竣估辦嗣於本年正月初十日回空尾幫全過宿遷卽飭道將確查河底深淺以定應挑尺寸旋據稟稱量驗河形底水並查歷年鋪水尺寸計長河水深五尺卽敷漕船行走東省鋪水向有三尺八九寸源源下注按河底現存水深一尺二三寸以上鋪水後卽敷

五尺之數。可毋庸估挑。其水深不及一尺二三寸。及河底乾涸。高於水面者。分別估挑。以水深五尺。足敷加行爲度。如上下水深中間淤淺。卽酌量估挑。庶節錢糧。而杜混冒。臣等查道將等所估雖實。但往年鋪水後。東省隨時亮板源。源宣濟。是以江境水可敷用。今微湖存水未裕。恐難寬爲接濟。復令將原估應挑及未經估挑之處。俱加挑一尺。以免臨時周章。據該道將稟報。連原估及加深一尺。共需銀五萬八千餘兩。攔水各壩。需銀五千九百餘兩。又改挑河成閘。越河並疏通臺莊閘下。可風橋支河。共估土方銀一萬三千餘兩。並據稟邳宿河面寬闊。非東省閘座鉗束可比。各古淺處。仍應將歷年原做束水挑水等壩。加鎮添築。始可擎蓄刷沙。共估銀一萬五千餘兩。臣等卽發銀派員分段集夫僱辦。於二月初六七八等日開工。惟挑挖長河。先須煞壩。厚乾底水。方可插鐵。略有先後。東漕臣吳邦慶查時。或係水深不挑。及插鐵在後之處。誤疑全未與辦。亦未可定。查向來運河挑工章程。總以挑去淤沙。見河底老土爲度。若過於挑深。而來源水止。此數。則水隨地落。河底雖低。河面未長。且湖灘僅存數尺之水。恐下游過深。掣水過急。一洩無餘。上游轉致淺涸。至築壩擎束。從前河底較深時。亦所不廢。緣東省自臨清至臺莊。共閘四十九座。節節啓閉。江南邳宿境內。繇長二百餘里。祇有五閘啓閉。河身旣寬。閘座又少。與東省閘河迥異。必須相機築壩。方能收束。臣等固不敢吝惜誤公。亦不敢多糜無益之費。惟有挑河築壩。相資爲用。庶水不過耗。卽東省八閘。亦得擎蓄之益。至舊制黃林莊設立誌椿。原以杜兩省推諉之弊。前因誌椿易於挪動。復於河清閘石牆上。用紅油劃記。彼此不能挪移。亦係兩省公同看定。現遵諭旨。黃林莊誌椿。照舊辦理。俟鋪水後。並將河清閘石牆劃記。兩省委員驗明。與黃林莊誌椿比較。總以水深五尺爲度。儻不及五尺。應否

酌加漫板。臨時請旨遵行。本年幫船開行稍緩。誠如聖諭渡黃停泊。不過數幫。不致有淤積之虞。所有邵宿估工。據報於二月二十一、二等日次第完工。其加深一尺段落。已加夫儻辦限三月初五日全竣。臣等驗明。再行知會東河。啓壩鋪水。惟有恪遵聖訓。趁此時挑挖。稍假時日。務期一律深通。仍與河東河臣陳鳳翔。山東巡漕臣吳邦慶。上下通盤籌劑水勢。以利運行。總以濟運爲重。斷不敢劃分疆界。稍存推諉之見。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二十七日。奉上諭。吳璈等奏山陽縣平橋汛三鋪東岸土隄漫塌。現在趕緊搶築。並查參誤工各員一摺。狀元墩漫口堵合未久。乃二月十九日。山陽縣瓦廟地方東岸舊隄忽有漫溢之事。實出意外。此時漫塌口門寬至三十餘丈。溜注金門。水深七八尺至一丈二尺不等。雖正河尚未斷流。但附近口門已形淺落。當此漕艘連檣北上。於運道大有關係。吳璈等當督率道將撥運料物。限旬日內將口門堵合。無誤遭運。所有在工員弁兵丁。失於防守搶護。非尋常疏虞可比。該隄漫口之時。既非汛漲普漫。連日又無風雨。實情理所不應有。或竟有不肖微弁奸民。希冀生工牟利。及因近來錢糧查駁過嚴。挾嫌傾陷情事。均不可知。該河督奏及於此。自必已有所聞。不可不嚴查重加懲辦。松筠現駐鎮江一帶。著馳赴淮安會同吳璈等。密飭員弁。逐細偵訪。如果有奸徒希冀牟利。挾恨傾陷等情。卽行緝拏。於審明後。一面奏聞。一面在河干正法。以昭炯戒。其辦工兵役。吳璈等現已枷責。至承辦工段試用通判孫齡。僅予革職。不足蔽辜。並著枷號示儆。如有別情。尙應重辦。卽無別項情節。將來工竣疏枷後。仍應革職。吳璈、徐端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二日奉諭。吳璥等奏。備辦三鋪缺口情形一摺。平橋三鋪口門。三月初旬。卽行收窄。使水歸正河。重船可以挽運。此固甚善。但口門能早堵合。則正河水勢益見充盈。船行更可迅速。吳璥等當督率工員趕辦。愈速愈妙。俟糧艘通行。仍遵前旨。十日一奏。至此。次該工坐墊過水。旣無風雨。又非汛漲。吳璥等曾疑有盜決情事。本日摺內。何以並無一字提及。今三鋪缺口。旣易施工。則目前漫溢。自係有人偷挖。此而不嚴密查辦。將來大汛經臨。設有奸人。亦欲生工牟利。所關匪細。著吳璥等訪察。據實奏聞。不可回護。又另摺稱奏。邳宿運河。現已加深挑挖。惟分段集夫插斂。略有先後。吳邦慶查時。或係水深不挑。及插斂在後之處。亦未可定。並稱微湖存水。未能充裕。恐下游過深。掣水過急。一洩無餘。上游轉致淺涸等語。尙不免支飾推諉。東境湖水。如果瀦蓄不多。未能敷用。咎在東省。儻因邳宿一帶淤阻。豈得以湖水未充藉口。况該巡漕差探江境時。豈適值水深段落。及插斂在後處。所俱未興工。此言殊不可信。該河督等。惟當嚴飭委員。趕緊疏挑。一律深通。不日糧艘經行。設邳宿一帶。仍有淺阻。則惟該河督等是問。又另摺奏。查明另案新生埽工。實在情形。河工修防事宜。每於歲修外。又有搶修。並准遵例價開報。如果認真經理。則另案工程。日少一日。何以年來未見大減。恐承辦工員。不免浮冒。仍著查照工部奏定章程。將新舊埽工。起止段落。劃清界限。並飭工員各發天良。於歲搶修各工。核實辦理。毋任偷減。儻現在修防未經報明淤閉之工。旋因舊埽空虛。沈陷熱塌。另案奏報者。卽將所需銀兩。著落該道廳等官分賠。庶工員等無從影射滋弊。其十三年各項工程。卽飭趕緊報銷。勿再延緩。以致牽混。運河道冊。

是月十一日。松筠。吳璥。徐端奏。平橋三鋪漫口。關係運道。現當重運緊要。尤以船隻通行爲急。臣吳璥。徐

端調撥料物錢糧督率道將上緊進占並將缺口以南至平橋一帶正河淺涸之處漏夜挑挖卽令原任藩司楊護督催其迤下揚河廳境亦間段抽挑於二月初七八等日次第完竣漫口壩工亦已收窄金門僅寬八丈壩前水勢擡高初十日將挑河攔壩起除放水下注正河平橋一帶水長深七八九尺不等所有淺攔鎮江前幫漕船立時浮動挽過缺口北上隨咨漕臣許兆椿巡漕臣程國仁將已渡江幫船速僱北行並行知大江以南催僱各員提催頭二進幫船務俱銜尾來淮無誤期限臣徐端駐工督率盤築壩工察看壩下內塘過低金門水深二丈建甌直下溜甚湧激須慎重辦理現趕築二壩以資擊托再相機合龍至三月初二日節交清明後黃河桃汛水長較量河口水誌計高湖水八寸倒漾入運清黃交匯處現水深二尺臣松筠親駐河口督率副將及廳營等調派船兵用鐵籠往來疏爬隨時築壩逼溜刷泓並赴楊莊察看中河水尙深通黃林莊開壩後可期暢順復與臣吳璣酌商運口蓋壩尙應接長三壩再行收窄現亦派員趕辦務期湖水多出清口重運邁行所有先經過淮之鎮江後幫業已渡黃其現挽過三鋪之船及後跟幫船一俟漕臣盤驗後卽僱催出閘渡黃遵旨按十日一次具奏不任稍緩再隄工坐墊時旣無風雨又非汛漲深恐奸民劣弁偷挖傾陷希冀牟利等事旬餘以來多方偵訪民間雖有猜疑並無實據無憑根究臣松筠馳抵工次詢訪附近災民並訊問已革通判孫齡及在工夫役亦無踪跡該道府及廳縣等無不欲得甘心立懲奸宄如果竟有其事其人一得實跡卽行嚴辦斷不肯稍任懈縱南河

成案續編

是日松筠奏臣前奉諭旨山陽縣三鋪土隄漫塌或竟有徼弁奸民希冀生工牟利及挾嫌陷害情事於

筠著會同偵訪緝拏。審明正法。欽此。當即奏明起程。茲於二月初七日抵淮。又奉諭旨。刻下正當重運過淮。設或正河淺阻。所關匪細。當會同吳璥等嚴飭工員。限旬日堵閉。不可稽緩。仍將辦理情形。據實奏聞。以慰廑注。欽此。臣察看三鋪漫口。前雖場寬三十餘丈。經河臣督飭道將漏夜儼築。現在口門存寬八丈。過水已有節制。正河將次挑通。三四日內。放水南注。即可浮送重運。仍將漫口慎重進占。並接築二壩。以期合龍。此次漫水被淹之處。尙少。俱已安撫。並無失所。查頭進江蘇糧艘。據報渡江入運者八百五隻。安徽浙江漕米。俱已免開。江西幫船。亦報二月二十九日頭幫開行。自可循序前進。至此次漫口。如果有奸民劣弁。私行偷挖。實屬罪不容誅。現於工次向徐端詢問。據稱確無聞見。藩司史積容安撫被水民人。詳加體問。亦無所見。現在督同工員。再加確訪。一有實跡。即行審辦。馳奏。查南河黃運受病之由。總因倒灌所致。適接吳璥許兆椿來信。連日黃水倒灌。河口又形淺澀。此時徐端督辦漫工。吳璥於工次感寒。回浦醫治。臣現赴清江。卽至河口。率同諸練人員。相機疏導。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奉上諭。松筠奏馳抵淮安。確查三鋪漫口情形。一摺。覽奏俱悉。三鋪漫口。經吳璥等督率道將。漏夜儼築。現在口門祇存寬八丈。過水可有節制。正河亦將次挑通。據稱三四日內。卽可放水南注。浮送漕船。但日內黃水又有倒漾。河口淺澀。恐漕船儼過三鋪後。行抵該處。又致捫口難行。深爲廑念。此時吳璥因感寒回浦。想日來醫治就痊。松筠當會同吳璥督率工員。在清口相機疏導。總使重運過黃無阻爲要。徐端仍在三鋪堵築漫工。剋期竣事。並著松筠等將現辦情形。隨時具奏。至三鋪漫口。雖查無盜挖確情。但據革員孫齡供。該處因積年增築頂堰。土性較鬆。致不能抵禦。該處頂堰計高水面若干尺。係何

年所築。何人經手。因何培築不堅。致被衝決。著松筠會同該河督等查明。如係近年增築。又不隨時培補。高厚。致倉猝貽誤。即將承辦之員。據實參奏。示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松筠等奏平橋三鋪缺口。金門收窄後。水勢擡高。現於初十日放水。下注。正河水長。深七八九尺不等。所有淺攔鎮江幫船二十四隻。立時浮動。挽過缺口。此後渡江各幫。自皆跟接前進。該處已可通行。惟清黃交滙處。所水祇深二尺。難資浮送。而黃水尙復倒漾。尤恐淤墊。當此南糧出口。不可再有阻滯。現在松筠在彼調派船兵。多用鐵篋疏爬。並與吳澂酌商。將運口蓋壩接長。收窄三壩。以期湖水多出清口。均當趕辦。以收實效。仍將糧船渡黃無誤情形。先行奏聞。至三鋪隄工。無端坐墊。實非情理。伊等疑係地方百姓所爲。轉恐未必。地方百姓。不過貪圖傭工。現有海口大工。何難赴彼傭趁。所得又有幾何。恐係不肖官弁。向未派工。無從沾潤。生工牟利。或平日辦工不妥。曾被吳澂等懲處。及與通判孫齡挾有夙嫌。欲圖報復。因而肆行不法。此時雖無踪跡。仍當密訪嚴查。一經得實。即奏明嚴辦。不可疏縱。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澂、徐端、陳鳳翔奏。查蘇家山閘。自正月十五日開放後。由水綫河、茅村河引至蘭家山壩入湖。雖曲折紆回。而水勢暢達。至三月十五日。湖水連底水深有八尺九寸。可敷重空船往來之用。查嘉慶十二年。徵湖煞壩時。祇存水八尺九寸。十三年亦祇九尺。現將蘇家山閘堵合。湖水至九尺餘。自可敷用。再益以夏秋坡水。更屬充盈。臣等劄商。於十五日先堵蘇家山閘壩。俾黃水斷流。俟水綫、茅村兩河存水歸湖。再將蘭家山壩堵築。前飭徐州道先購備料土。運集工次。並委呂昌會率領銅沛廳營妥辦。再季家山築

壩放水後。時形墊陷。經呂昌會帶領銅沛廳晝夜搶護。並幫培後戩。鑲做防風。水勢不致旁洩。臣陳鳳翔接據稟報。卽委員往查。係據實辦理。所用工料無多。均由江省彙入前案。核實報銷。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陳鳳翔奏。臣思蘇家山不閉。則湖口大壩。未便啓除。時屆水長。竊恐通氣。掣動大溜。遂致水色較渾。現在江境挑工。亦可完竣。卽須啓壩。鋪水濟運。臣接據呂昌會稟稱。已帶同銅沛廳營。將蘇家山柴壩裏頭進占。數日內卽可堵合。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恩長奏籌辦挑濬趙王河上游之陶北河。酌議動項歸款一摺。陶北河界在直隸兩省之間。爲趙王河上游。自應挑挖疏通。以蓄坡水。而資利濟。現經陳鳳翔。恩長查估豫省應辦工段。並遴委工員。協同地方官。雇集民夫。剋期興舉。該督撫等。務當督飭所屬。上緊辦理。以期妥速。歲事所有需用。例幫兩項。價銀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餘兩。著照所議。在於封邱。蘭陽。考城等縣地丁內。分作八年攤徵歸款。河渠志稿。

是日吳璫。徐端奏。淮揚運河。河底本深。隄工並不險重。連年黃水倒灌。淤高。隄身汕刷。日形卑薄。節經擇要加培。而新幫隄工。沙土居多。且春汛甫交。水已盈滿。處處均須防守。一交大汛。湖水入運。必旺。恐難容受。自清江至淮安府城。民居輻輳。錢糧倉庫所關。必須預籌分減。庶免泛漲之虞。臣等檢查行水金鑑所載。淮城迤南楊家廟。柳園頭。狀元墩一帶。舊有涵洞五十座。可見淮城至平橋上下。向來本多宣洩之處。爲預防湖漲地步。現存兩岸涵洞無多。且甚窄小。僅能引水灌田。不能洩減盛漲。其餘已廢。並無基址可考。惟運口通濟閘以下。有雙孔涵洞。淮城迤南有興文閘。又平橋以下。涇河。黃浦兩閘。尙可分洩。但各閘

下溝渠久淤。宣洩不暢。上年六月。湖水異漲。不得已將余家壩。千根旗桿奏明開放。洩水歸湖。清江。淮關。淮城始得保全。今涇河。黃浦兩閘。石牆損壞。一時修砌不及。祇可酌做鉗口草壩。以備緩急。此外必須另籌去路。庶可分洩汛漲。臣等與道將等商酌。運口雙孔涵洞。僅寬九尺六寸。高五尺八寸。洩水無多。現將洞口拆起。加高四尺。過水較暢。洞下舊有引河通白馬湖。業已淤平。現令估挑。兩岸築堰。洩水歸湖。以免漫淹民田。則清江浦以上漲水。稍可分減。淮城以下。祇有東岸與文閘。難資宣洩。查柳園頭之狀元墩。前係涵洞洩水之處。且在西岸隄內。多係湖灘。非東岸有礙田廬者比。且距護城河不及三里。若抽挑引渠。兩崖築堰。使洩水由河下注白馬湖。儘足容納。今酌做柴閘一座。寬一丈二尺。用厚板鋪底。並用大木簽椿。挖槽下板。以備水勢大小。隨時啓閉。多此一路分洩。不特三鋪漫口堵閉後。無虞著重。卽淮城。寶應一帶。亦可藉減盛漲。詢之官民。衆議僉同。現令道將擇節確估。趕辦柴閘。於閘下挑渠築堰。俟今冬水落後。察看情形。改建石閘。俾垂永久。如此酌籌宣洩。庶湖水漲盛。使之循序下行。隄工可免險重。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松筠。吳璣。徐端奏。臣等欽奉諭旨。已恭載十四日。欽此。又奉諭旨。已恭載十七日。欽此。查三鋪漫口情弊。多方密訪。雖無盜挖確據。而革員孫齡所供。積年增築堰頂。土性較鬆情形。誠如聖諭。必當確查堰頂高水面若干。及築做年分。經手人員嚴辦。臣等督同該道。檢查冊檔。從前裏河平橋一帶。河底尙深。隄身出水較高。嘉慶十年。十二年。兩次擇要修築。此段瓦廟隄工。並未加培。有案可稽。迨十三年秋冬。黃水倒灌。河底淤高。隄身卑矮。當經搶加子堰抵禦。至上年春。曾估加高四尺六寸。係已革裏河廳

張文浩督率効用劉兆蘭承辦。時因運口至揚州。南北兩岸。幾及千里。人夫錢糧不敷。未及普律幫寬。是以雖估加高。仍未幫寬。至本年正月。復經臣吳璣。徐端督飭淮揚道勘估幫寬。派已革通判孫齡承辦。該處甫在插夫動工。忽於二月。陡蟄過水。臣吳璣等細看口門上下。舊隄水痕。尙高水面五寸。統計舊隄新堰。共出水五尺六寸。並未漫至上年新加子堰。查上年五、六、七月間。河水較本年二月大至三四尺。其時水浸新堰多日。未見滲漏。此即前築尙堅之明驗。此次三鋪蟄塌。水勢小於上年。未及新堰。其爲舊隄坐蟄無疑。至孫齡新幫之工。雖未築成。但不能先事查察。實有應得之咎。臣等不敢回護。瞻狗現復遵旨。詢問孫齡。據稱平日尙無結怨之人。不敢妄指。至南河微末員弁。誠屬賢愚不一。近因工程繁多。往往不敷派委。幾無從未派工之人。其隨時懲處。弁兵甚多。亦難稽考。但此時雖訊無蹤跡。仍當督飭道府。嚴查密訪。一經得實。立即奏辦。斷不稍任疏縱。以期隄防安謐。再培築隄工。原應全取膠土。方可堅實。臣等查裏河西岸以外。自十三年余家壩。百子堂等工。漫水所經。淤沙甚厚。膠土甚少。其東岸靠隄。多係田廬。須隔河至對岸取土。亦係淤沙。其餘無民居之處。膠泥亦甚難得。是以不能不用沙土。加礮築做。若一律全用膠土。則需用價平。買民田。豁除糧漕。方能挖取。且離隄數里。十餘里不等。計算方價。較最多例。尙增數倍。勞難辦理。委係實情。臣吳璣。徐端現在酌飭工員。擇有膠淤可取處。不得以沙土攙雜。即邊路隔河稍遠。酌增價值購辦。其實在取土太遠。或須用船至數里外裝運者。即於隄頂。酌量包淤四尺。將沙土包裹在內。一并加礮夯築。務令融洽膠粘。其臨河一面。陡立不能幫築者。鑲做防風埽段。抵禦。以免汕刷之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陳鳳翔奏。蘇家山柴壩。三月十五日。盤頭進占。漸次收窄。於十八日堵合。當即斷流。其蘭家山壩。俟湖口啓放後。俾水綫。茅村兩河清水。儘數歸湖。再將蘭壩堵築。則湖水饒裕。臣於二十六日回濟。呂昌會亦自蘇家山回迎。至途中。據稱乘舟親至湖心測量。可符舊誌。查量湖口誌椿。亦一丈有餘。水不渾濁。近年以來。微湖淤蓄。不能充盈。至多不過九尺。茲收至一丈以外。重運回空。足資浮送。至上年係二月初九日。開放湖口大壩。今歲邵宿運河。認真挑挖。自需時日。現已竣事。攔水界壩。亦已啓除。所有東省大泛口搶工。方可掣消積水。工員晝夜搶辦。運河道前往督催。人夫器具。早經豫備。已於三月二十七日完竣。茲臣會同巡漕臣吳邦慶。謹擇四月初一日。啓放湖水大壩。兩省委員。欽遵諭旨。先簽訂誌椿。再爲如式鋪水。照例以黃林莊誌椿水深五尺爲度。雖開壩較上年遲至五十餘日。而湖水充裕。運道深通。南糧進開。即可連檣北上。以開內之迅速。補開外之遲延。尙能依限抵通。臣細察東省開河。濟寧迤南。全藉微湖挹注。濟寧迤北。全藉蜀山湖水接濟。上年兩湖之水。甚爲短絀。臣謬膺重任。到濟後。焦急異常。設法收蓄汶水。歸入蜀山湖。暫爲權宜之計。仰賴皇上洪福。蜀山湖水勢充盈。得此春雨透足。泉源較旺。微湖現又收水丈餘。較往年有盈無絀。而各閘已擇要抽換新板。可以擎托水勢。雖大泛口十字河分水口等處。大汛期內發水。不無沙積。現又豫爲雇船。一有停沙。隨時撈辦。不使稍有淤墊。若渡黃糧船。不致脫幫。則臺莊至臨清。可暢行無阻。運河道冊。

四月初四日。奉上諭。松筠等奏。查明三鋪係舊隄。滲水陡墊。現籌幫築一摺。該處漫口。經松筠等多方察訪。雖無盜挖確據。仍當遵照前旨。再行察訪。至隄根單薄。滲漏過水。總由該河督平日於該處隄工。僅議

加高。並未幫寬。致事生倉猝。不及防範。况本年水勢小於上年。並未浸及新堰。可見實係舊隄不能堅固所致。第恐不止三鋪一處爲然。自應未雨綢繆。早爲籌計。著該督等派委妥員。周歷巡查。如有應行辦理處所。先酌量幫寬。務臻穩固。至培築隄工。沙性既不堅實。若概用膠土。需費甚多。著照議於隄頂隄坡。包淤四尺。礮夯結實。融洽膠粘。毋得草率從事。又奏漕船渡黃船數日期一摺。本年三月渡黃重運船隻較上年既遲四十七日。船數又少至四十幫。實爲遲延。上年糧船行走較速。猶經凍阻。若本年重運如此遲延。設不能全數趕抵通壩。關係甚重。伊等但云以速補遲。究竟如何籌辦。卽能無誤。並未詳悉奏明。著悉心經理。設法挽運。使幫船銜尾北來。不致再有阻滯。仍將如何籌辦緣由。先行具奏。南河成案叢編。

是月初五日。奉上諭。陳鳳翔奏堵築蘇家山閘壩。啓放湖水大壩情形一摺。所辦俱妥。此時南糧各幫。尙未入東境。該河督務當督率工員。先時籌備。俾重運經臨。足資浮送。不可因湖水已大。稍存疏忽。除直隸江南兩省疏築事宜。應責成各該省自行辦理外。所有東省運河。係陳鳳翔專管。伊此次設法僭辦。應行甄斂。已交軍機大臣存記。俟將來重運回空。往來山東境內。一無阻滯。屆期再降恩旨。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日。吳璣。徐端。奏次第修復舊制。一。運口惠濟正閘。亟應拆修。以資啓閉也。查裏河運口至清江浦地方。原設惠濟通濟福興清江等正越閘八座。因建築年久。閘牆欹側。不能全行下板。前於嘉慶九年冬間。奏明分年拆修。因各閘爲漕運必經之路。未能同時拆砌。嘉慶十一年。先將惠濟越閘。通濟正閘。清江正越閘四座。拆造完整在案。現在重運漕船。俱由惠濟越河行走。其惠濟正閘一座。經嘉慶十三年。湖水非常異漲。衝激愈形損壞。不能啓閉。該處爲湖水入運最要關鍵。臣等公同察看。必應趕爲拆造。修

建如式。與已修之越閘。互相啓閉。庶水勢節宣有制。而漕運得資利便。現飭淮揚道預爲勘估。容臣等核定實需工料銀數。再行奏請撥項。先儘發辦。其通濟越閘。福興正越閘共三座。應俟惠濟正閘辦竣。次第興修。以俾行舟通順。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七日。松筠、吳璣、許兆椿、徐端奏。截至四月三十日。漕船渡黃數目。並邳宿運河行走情形。前經臣等馳奏。茲據報邳宿一帶古淺處。水勢尙敷浮送。幫船銜尾挽行。所有頭進尾後之淮安四幫。共二十八幫。於五月初三日俱儻出黃林莊境。查上年二月十日啓壩鋪水。頭進尾幫。係四月十日出境。今東省鋪水下注。係三月二十九日。而頭進各幫。於五月初三日出境。較在境行走日期。尙爲儻緊。其後跟之二進三十四幫。臣等督催渡黃行走。茲二進尾幫安徵池州幫。亦於初七渡黃。挽進楊莊運口。查上年二進尾幫。係四月十二日渡黃。本年較遲二十五日。臣松筠迎催三進江廣幫船。行抵江口。現已回至河口。會同臣吳璣、徐端料理起剝渡黃。現在江廣各幫。巡漕臣程題仁。在瓜口揚州督催。俟尾幫渡江。卽親押來淮。臣許兆椿提催盤驗。並令起卸粗重貨物。俾船輕儻渡。連日河口至淺處。仍深二尺一二寸不等。幫船起剝。尙無阻滯。臣松筠等欽遵諭旨。將所製梳淤鐵爬。移於邳宿古淺處。所往來疏濬。俾幫船到彼。不致多需起剝。更可迅速進閘。赴通。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陳鳳翔奏。奉上諭。陳鳳翔奏南糧首幫。業已儻出臨清。長淮四等十八幫。亦陸續挽入東境。一摺。內稱差探邳宿一帶。緣有銅鉛船隻。阻遏在前。致糧船脫幫七日。茲銅鉛船已挽進臺莊。而長淮四及在後之鳳陽、常州幫。亦入東境。自此接踵而來。不致脫幫。惟山泉尙未漲發。汝源微弱。全賴啓放湖水。

以資浮送。此則必當豫爲籌辦。現在挽入東境各幫。幸賴湖水暢旺。可以催放過行。但須泉源以資酌劑。若不妥速豫籌。各幫船連舫抵境之時。設有阻滯。關係尤重。其應如何疏濬收束汝水之處。著及時妥辦。毋稍遲誤。欽此。查山東運河自濟寧迤南。本年徵湖水足。糧艘得以接踵而來。每日按塘打放。催儻嚴密。不任停泊。雖間有大風頂阻。亦不致耽延。連日濟寧天津閘。每日過船二幫。行走極利。已入東境之四十餘幫。接續北上。未入東境者。跟舫前進。惟濟寧迤北。全藉湖水浮送。今汝水既微。幫船不能迅速。臣接據廳汛稟報。卽詣南旺分水口。將蜀山湖利運閘。啓板暢放。以資接濟。查向來蜀山湖須江廣幫經臨。然後啓放。現在汝河微弱。若俟泉源疏通。多延時日。且旱久源微。不能暢旺。臣未敢拘泥。惟有因時制宜。先放湖水。以利運行。疏濬泉源。以增湖濶。則現在幫船不致稽遲。卽三進重運。及回空。亦資挹注。所有湖中收水各引渠。均已挑挖深通。俟山泉漲發。卽可隨時收蓄。臣愚昧之見。黃河以備料爲先。運河以收水爲要。祇須循照舊轍。次第整理。則事半功倍。實爲有濟。查蜀山湖永定閘。爲收蓄湖水第一要路。較永定、永泰各閘更爲便捷。因淤塞已久。未經挑挖。所以年來湖水不足。已飭運河道估辦此閘引渠一道。則來年蜀山湖水。可期充裕。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五

運河水章原四十三

嘉慶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奉諭。松筠等奏。南漕計日全可渡黃。並幫船行走情形。近日漕船渡黃者。連前共八十九幫。未渡九幫。想旬內亦可渡竣。不誤期限。松筠於全漕渡黃後。卽回江寧辦理地方事務。並將交審案件。早爲審辦。吳璈等卽將王營減壩。惠濟正閘。海口各要工。於漕船未回空之先。趕緊興辦。不可觀望。再有遲逾。致干咎戾。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吳璈徐端奏。邵宿桃清運中河境內。於初八九等日。上游蒙沂山水陡發。驟長八九尺不等。當將各閘越壩啓放。並將中河運口楊莊各壩拆展。以平溜勢。中河清汛二塗迤下。因來水過驟。濼隄漫塌六丈。幸大隄培築高厚。抵禦無虞。未淹田廬。現在漕船經行。尙無妨礙。俟水勢稍落。卽行補還。再淮安三鋪所存口門。僅寬三丈。臣等於漕船過竣時。正在堵閉。適據淮安府胡克家稟。壩下水已歸槽。與閘洞無異。民間正在需水插秧。該民籲請緩堵。以資灌溉。臣等查該壩口門內。既有二壩。擊托復恐塘寬進水急溜。又於大二兩壩中間。添築橫壩兩道。益資收束。甚爲穩固。且湖水正旺。是以暫留宣洩。俾利農田。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奉上諭。恩長奏。酌籌疏濬漳衛河經行要口。以資濟運一摺。據稱內黃縣爲漳衛兩河經過口門。向因漳水挾沙壅滯。豫省有漕州縣。及長蘆商人。略加挑挖。未能寬深。次年漲水。仍不能容納。擬於春秋兩

季大加疏濬等語。漳水近來形勢北高南下，入衛故道，既難歸復，而兩岸俱係浮沙，又非築隄所能堵禦。且河道縣亘數百里，淤墊日高，卽耗資數十萬，築壩挑溝，亦不能卽收實效。殊於蘆鹽豫漕有礙，著照所請，卽於內黃縣之南豆公、北豆公一帶口門，遴委熟諳工程之員，於每年春秋兩季，妥協經理，務使工歸實用，毋任浮冒。所有挑費銀八千餘兩，著卽著落豫省有漕州縣，並長蘆鹽商，分爲鹽六漕四攤捐辦理。

睿皇帝聖訓

七月二十二日，吳璣、徐端奏：清江浦地本低窪，向於玉帶河南隄，設有涵洞，宣洩積潦。由文渠溝歸護城河，下注白馬湖。因嘉慶十年冬，修清江閘，啓放五孔橋雲壘壩口，攔河兩草壩，由玉帶河行船，遂將文渠溝堵塞。其護城河復因十三年各路漫水沙淤，清江浦積水無從宣洩，民間被淹。本年四月，奏明派員將護城河疏挑，迨重運漕船過竣，卽將五孔橋口門堵閉。委清河縣將文渠溝照舊挑通，令裏河同知將玉帶河尾雲壘口舊金門築壩堵閉，以便洩乾玉帶河底水。再洩清江浦積水，緣清江浦自六月後，霖雨幾及一月，致積水日增，街市水深數尺。官民廨舍半在水中，居民叩請疏消。邑令目覩情形，急圖宣放。因臣等在河口未及稟知，於七月初十日，雲壘壩堵後，卽將玉帶河南隄，剗成溝槽四尺，以冀洩乾底水。不期是日陡起狂風，雷雨猛烈，雲壘口新築攔水壩，後戩尙未澆作，猝遇風浪，撞擊十一日子刻，將壩身掣通。風雨昏黑，官弁人夫不能措手，遂墊場十六丈。所過之水，由所剗溝槽下注。臣等聞報馳往，督令趕緊塞護，撥料集夫，親督該道葉觀潮、遊擊陳岱、率領該廳縣等，於十二日捆埽進占，鑲築水深三丈八九尺。於二十日堵閉，連夜追壓至二十一日，斷流閉氣，正壩邊埽及壩後澆戩，俱一律穩固。其正河陡落時，淺阻

處所。當經抽溝順流東注。船隻照舊暢行。所洩之水。由文渠溝護城河下注白馬湖。雖有河路可循。附近民少。漫水僅深二三尺。但猝經被水。應量加撫卹。臣等及各道府。捐給饘餅散放。督臣松筠。捐廉委員。散給貧民。並飭該府縣查辦。仍俟玉帶河底洩乾。再宣放清江浦積水。以免市舍淹浸。此次臣籌放積水。風雨驟至。攔水草壩。壩場與大隄漫溢不同。所有河營參將劉重勳。估海口引河。淮揚遊擊陳岱。堵閉河口。禦黃壩。均未在工。其餘該管知府及文武汛員。不在該處辦工者。自未便照疎防例參處。惟該廳陳式平。承辦攔水壩工。未能趕緊澆餞。竭力防護。責有攸歸。該縣羅翹遠。未查該壩是否澆餞穩固。祇知以宣放積潦爲急。殊屬率忽。現在壩工所用錢糧。不准開銷。著令該同知分賠十之七。該縣分賠十之三。予限完繳。仍將陳式平撤回。請革去。前加同知銜。仍以通判効力。其辦工守備千總。効目兵役人等。現已分別撤回責革。另行咨部。臣吳璥。徐端。未及查察周密。咨所難辭。淮揚道葉觀潮。雖亦在河口督辦工程。但係該管道員。亦咎有應得。仰懇天恩。一併交部議處。再臣等因察看該壩。旬日內即可趕緊完竣。是以於堵閉後具奏。奉上諭。吳璥等奏。本年六月。清江浦地方。久雨積潦。署清河縣知縣羅翹遠。急圖疏通。將玉帶河南隄剷成溝槽。以期洩乾底水。惟時猝雨暴風。署裏河同知陳式平。所築雲曇口壩。後餞尙未澆築。致風浪撞擊。壩通壩身。墊塌十六丈。吳璥等聞報。馳往督率道將廳縣。趕緊鑲築。堵閉斷流。所有堵築此項缺口。應用錢糧。不准開銷。著落署同知陳式平。署知縣羅翹遠。分賠。並將陳式平撤回。革去。前加同知銜。仍以通判効力。其辦工之備弁兵役等。分別撤回責革。示懲。吳璥。徐端。淮揚道葉觀潮。俱著交部議處。至該處正河陡落時。間有被水居民。雖經松筠。吳璥等捐貲撫卹。仍著該督等詳查。如應行加恩處。據實具奏。

不可諱飾。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許兆椿奏。邳宿運河地勢建瓴。水難停蓄。必得處處擊托。始免淤淺。向來邳州設有河成。河定。河清三閘。以資啓閉。水大開放通槽。水小按塘遞上。不致延阻。惟是河成閘至宿遷桃源交界。並無閘座。水勢直瀉。往往停淤。是以乾隆五十年。復至河成閘以南。添設四閘。內邳境設匯澤一閘。宿境設利運。亨濟。灤流三閘。嗣因豐工。曹工。漫水下注。四閘淤成平陸。漕船由越河行走。水無攔蓄。宿遷以上。沙壅舟停。遂逐段趕築草壩。鉗束。方能挽運。而此深彼淺。臨時殊費周章。臣思每年河口。既須剝渡。耽延迨至邳宿。又有阻滯。不特旗丁多費。且重運抵通一遲。回空即不能迅速。查邳境匯澤一閘。先於嘉慶八年冬。經河臣吳璣挑復。幫船由閘打放。現與河成閘上啓下閉。互相節宣。甚爲得力。所有宿遷境內三閘。除灤流一閘。業已續挑通舟。尙有利運。亨濟二閘。察看形勢。亨濟閘在宿遷關以下。水勢平衍。尙非扼要。惟利運閘直接銜灣一帶古淺。如能一律挑通。將越河堵塞。使軍船由正閘挽放。則下有啓閉。上游銜灣各淺處。自可浮送裕如。且該閘距匯澤閘四十里。設遇水小。與匯澤遞相啓閉。較草壩擊托更爲有益。仰懇天恩。勅下江南河臣。於回空過竣。委員估挑。併將灤流。河成兩閘閘底。閘牆修理。實於運河有濟。再有請者。邳宿一帶古淺較多。糧艘必須起剝前進。本年六月初旬。澍雨應時。各處山源下注。是以江廣笨重船隻。並未剝淺。省費甚多。軍弁同聲感頌。惟上游水發之期。難定。若非從長籌計。設遇淤淺。於運河多阻。查宿遷駱馬湖上承沂蒙諸泉。匯注下由六塘河遞達入海。每年將尾閘啓閉。收水濟漕。由柳園頭王家溝。乾車頭。竹篋壩各口門。分別船身輕重。河道深淺。開放入運。立法最善。先於乾隆五十年。經大學士公阿桂

奏明禁止湖灘開墾。借名升科。免致水道壅塞。近因日久玩生。尾閘堵閉。既未如期。湖水收蓄。卽難如制。各處濟運引渠。因之淤高。水難分達。每年啓堵。徒費錢糧。於濟運不能有益。至湖中淤墊之區。向禁耕作。若聽無業民人。或附近居民築場佔種。將來羣起效尤。日占日多。必致全湖盡行私墾。於蓄水利運。尤有關係。可否一併勅下督河諸臣。委明幹大員。妥爲清理。申明開墾例禁。嚴定濟運章程。如果駱馬湖存水充盈。非但宿遷境內陸家墩。古城溜各淺處。可期無患。卽邳州境內。如河成閘。窰灣上下。得此水源。擊托不致直瀉無遺。於長河事機。均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七日。奉上諭。據許兆椿奏。邳宿運河。河成閘以南。舊設滙澤利運。亨濟。濬流四閘。隨時啓閉。以濟漕運。嗣因漫水淤成平陸。越河行走多阻。除滙澤。濬流二閘挑復外。亨濟閘地勢平衍。尙非扼要。其利運閘。請一律挑通等語。運河設閘。互爲節宣。今許兆椿請挑復利運閘。較之船由越河行走。但資草場擊托蓄水自爲得力。著該管河督卽委員查勘。如必應挑復。卽於本年回空糧船過竣後。趕緊興挑。其濬流。河成二閘閘底。閘牆有應修之處。亦著及時修理。又奏稱駱馬湖濟運引渠。日漸淤高。請嚴禁私墾。駱馬湖蓄水濟漕。爲邳宿運河扼要機宜。豈可任其淤墊。著該河督會同該督撫。派委明幹大員。妥爲清理。其壅種已久。無礙河渠者。仍循其舊。如有私墾湖灘。致妨水道者。申明定例。嚴行禁止。其堵閉尾閘。及收蓄泉水。悉依定制。辦理。庶於通漕利運之道。不致有名無實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徐端奏。臣奉上諭。已恭載初七日。欽此。查邳宿運河。上承東省八閘。地勢建瓴。河流易洩。乾隆五十年。前河臣李奉翰等。於河成三閘外。添利運。亨濟二閘。嗣因邳汛以下。河道縣長。難資擊蓄。復

於五十二年添建滙澤、滌流二閘。節節擊束。以上四閘。建時正值漕船盛行。所有利運。亨濟兩閘。係奏明另挑新河建閘。卽以舊河爲越河。其滙澤、滌流兩閘。則先挑越河行船。就正河建閘。迨各閘成後。遇水小。則按塘啓閉。一經水長。漕船憚於打閘。由越河行走。而亨濟閘地勢平衍。未能得力。不久旋廢。嗣因豐工。曹工漫水下注。各閘門淤墊。嘉慶八年。前河臣吳璥先將滙澤閘挑通。十年。臣奏將滌流閘修復。加高年來。漕船皆由正閘行走。惟利運閘地勢高亢。原挑閘河土性砂礪。不能衝刷。閘門上下。並無荷包塘。漕船俱窩。打放維艱。乾隆五十七年後。重空漕船往來。悉由以正作越之舊河行走。是以該閘未復。今漕臣奏將利運閘挑復。則該閘以上之奎灣古淺。可資擊托。自屬正辦。未便以丁舵憚於打放。因噎廢食。臣現飭徐州道張鼎勛。估將閘塘河身。大加挑展寬深。並築壩堵截越河。於本年回空過竣趕辦。及時修復。以資啓閉。至滌流閘修復未久。間有灰漿脫落。仍令原辦人員粘補。河成閘東閘。因逼近越河。連年山水下注。猛驟。將閘後尾土衝塌。閘牆壁立堪虞。本年春。臣同吳璥飭徐州道勘籌。改向東首數十丈。另挑越河。並將閘牆後身填土夯築。以臻完固。臣現亦併飭徐州道覆勘。如閘牆有應修砌處。卽確估工料。趕緊修砌。統容臣核實土方料物工價銀數。另行具奏。再宿遷駱馬湖。每年秋冬漲蓄。次年由王柳二閘。及乾車頭竹簍壩口門。啓放入運。僅濟宿遷以下運河。其邳汛上游。不得其利。定制存水至一丈九尺外。將湖之尾閘五壩啓放。由六塘河歸海。以洩盛漲。歷年循照辦理。乾隆五十年前。大學士阿桂。會同前督臣薩載。勘奏該湖存水較小。洩出灘地甚多。附近居民。於湖內私種莊稼。恐一經開墾。習以爲常。遇湖水漲發。轉慮淹田。漸致盜決隄堰。嗣後請禁止耕種。不准借名升科。侵佔近年。臣等隨時查察。雖無盜決隄堰之事。惟

每年大雨時行。蒙沂山泉挾沙而來。加以豐工。曹工。黃河節次漫水下注。沙淤停積。王柳二閘下引河。已多淤淺。現惟乾車頭過水通暢。今昔情形不同。須確加履勘。其湖內灘地。或有無業貧民。任意墾種。均未可定。臣現錄諭旨。咨會督臣松筠。撫臣章煦。委明幹大員。詳細查勘。妥爲清理。不任有妨水道。仍俟海口工竣。臣往覆勘。議定蓄水章程。奏請聖旨遵行。先飭徐州道。將通湖各引河估挑。以收濟運之益。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八日。徐端奏。臣於海口工次。接據徐州道張鼎稟。本年回空首幫漕船。淮安三幫軍船。於八月二十八日。已挽入黃林莊境。臣飛飭邵宿沿河催漕各員。速催渡黃。茲據報九月初五日。淮安二幫及大河前揚州二等幫。俱渡黃進口。查上年回空首幫。係八月初六日入境。十七日渡黃。本年回空渡黃日期。雖較上年皆遲。現在東省閘內。水既充足。邵宿運河。一律深通。回空尙速。但得後船銜尾而下。自不致如上年遲滯。至河口將禦黃壩口門拆展後。清水外注。高於黃水二尺餘寸。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七尺二寸。未見消動。當此金風司令。洪湖漲滿。亟須大加宣洩。臣前在河口。催僱重運渡黃時。經督臣面商。於禦黃西壩灘面。另挑引河。以備減洩清水。當即派員趕挑。現已一併啓放。由禦黃西壩另拆口門外注。飭將兩處口門拆寬九十餘丈。使清水暢出。以資刷滌。而高堰大隄。及裏河。運口各壩。亦免著重。現在回空渡黃進口。挽行過速。並無停遲。至淮安三鋪暫留宣洩口門。已飭堵閉完固。惟湖水入運尙旺。不得不籌分減。以保隄岸。現將本年春奏築之狀元墩草閘啓放。使減下之水。歸白馬湖下注。所有裏河。揚河。揚糧各廳。運河隄岸。高出水面四五尺不等。揚河廳。高郵。汜水各汛內。水汕隄根之處。擇要酌鑿防風護埽。抵禦無

虞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徐端奏。自九月初旬以來。天氣晴暖。黃河復長水一尺八九寸至二尺不等。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七尺二寸。洪湖水大堰。肝大石隄。及裏河運口以內。倍形漲滿。自裏河運口至淮安一帶。運河據報長水三尺二三寸。臣在馬港口工次。卽飭將清江浦以上之雙孔涵洞。淮安以下狀元墩草壩。兩處啓放減洩。兩岸隄工。得以平穩。揚河廳西岸竹絡壩。亦經啓放。洩水入湖。惟寶應汛東岸王家莊河身。兜灣窄狹。上游來水。至此一束。致形湧漲。十四日西風大作。湖水湧注。午刻東岸隄身陡墊。登時過水。該廳營正搶辦竹絡壩裏頭。聞信馳往。業已搶救不及。臣接據稟報。由海口工次。星夜往勘。缺口土隄。頂寬一丈八九尺。底寬八丈餘尺。本屬寬厚。是以本年未經估辦。何致忽行墊塌。逐細追究。於口門河底。見有衝起舊椿。且有朽爛柴屑。詢問土著老民。據稱乾隆初年。河底尚深。隄根曾有椿木觸船。聞康熙年間。此地曾衝缺口。下埽堵閉。閱百年之久。河底日益淤高。遂無形跡。本年清水旺大。刷盡河底積淤。是以隄底朽埽。串水潰決。臣悉心察驗。尙係實情。隄東地本低窪。一經過水。分溜旁趨。口門刷寬二十七丈。由廣洋湖至興化。鹽城各蕩歸海。現在秋收已畢。無礙農田。惟窪地居民。猝遭漫水。已飭各地方官。查明撫卹。不致失所。其正河迤下汜水界首一帶。已形淺澀。當飭淮揚道葉觀潮。遊擊陳岱等。調集兵夫。先將兩頭盤住。趕運正雜各料。進占僱堵。計口門丈尺。可以剋期堵閉。至清江。淮安河身兩腮。歷年黃水倒灌。所積淤沙。經本年六月後。清水淘刷。隨溜下至汜水界首。地勢平衍。處停聚。致形高仰。須趁此抽挑。現派各汛弁目。趕緊抽挑。將口門收束。使水勢挽歸正河。卽可浮送糧船。查自清江至王家莊一百五十餘里。回空渡黃。後儘

可挽至寶應暫泊。不致停阻。現催入境漕船。速僱渡黃南下。勿任稽延。計旬日間。口門收窄。仍可過行歸次。不誤受兌新漕。本年五壩堅守。不放下河各州縣農田。甫慶有秋。今節逾寒露。黃河堰肝各工。方幸鞏固。乃運河因漲水湧注。致墊隄過水。廳營甚屬疎忽。理合參奏。請旨將署揚河通判繆元淳。高寶河營守備趙仁革職離任。在工効力贖罪。該管道將文武各員題參議處。臣職司河務。未能周防。惶悚難名。仰懇天恩。交部議處。以示懲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松筠奏。臣於二十日馳抵寶應廟灣王家莊運河東岸。勘得隄身坐墊。衝缺口門寬二十七丈餘尺。大溜已掣。下游斷流。經河臣徐端飭令淮揚道葉觀潮。遊擊陳岱集料鳩工。迅速堵築。據稟決口上下十餘里。運河兩岸隄身埽工。被水刷塌。均須鑲築。現在王家莊決口。若趕緊合龍。恐此堵彼決。臣逐段履勘。所稟屬實。埽段應搶築者極多。雖趕緊辦理。非數十日不能竣工。現在回空陸續渡黃南下。卽宜乘時浮送歸次。若待數十日。此處各段隄工完竣。決口合龍。則恐復虞凍阻。臣踏勘運河西隄。近臨寶應湖。湖水平穩。帶同遊擊陳岱。勘至決口西岸以下南窰地方斷流處。開壩引湖水入運。當令淮揚道葉觀潮同陳岱會勘。由此開壩。洶爲由湖入運之路。惟決口上游白田鋪西岸臨湖地方。可以開壩。當委淮安府知府胡克家會勘。自白田鋪沿湖至南窰壩口。僅八里許。回空漕船。卽由白田鋪運河入湖。至南窰出湖入運。爲路無多。且安犁拉絙。悉如內運河行走。可期不誤歸次。隨飭興工開壩。上下口門。鑲裹頭。並估挑南窰下至界首河身淤淺各工。趕緊僱辦。限十日內工竣。十月初二日。漕船卽可開行。臣暫住寶應督辦。派遊擊陳安魁。由湖路領運。並委卽用同知楊籟。揚糧通判單祿昌。往來催僱。總期無誤歸次。受

免。又據該道將稟。堵築決口。搶修兩岸隄埝各工。需料繁多。各處料物。俱赴雲梯關外馬港口。工次售賣。此地集料維艱。現買湖河各蘆料。實有不敷。臣當令常鎮道昌德。先後趕辦江柴二百塚。揚州府江廿二經。趕辦江柴二百塚。動項採辦。雇備船隻。由江經湖。運至工次收用。以濟要工。其決口下游沿隄被水村莊。前經揚州府知府嵩年。署寶應縣知縣陳玉成查勘。現已捐辦撫卹。趕緊安插。不致失所。至疎防本汛廳營。及統轄道將。應行查參。經河臣徐端於十七日來查。大概情形。自行參辦。因海口鉅工緊要。馳回馬港口。未及面晤。適有民人盧可大。鄉約盧洪卿。武生盧希程等哭訴。九月初十日。鄉民等上隄。見運河隄根漏洩浸水。十一日。即向該管隄工經制。効目趙必高。陸榮山。說知隄根浸水。並不理會。僅於十三日在東岸蔣家灣無險處加堰。以致十四日開口。鄉民等住處當衝。家產淨盡。屢催趙必高。陸榮山。効用稟報廳營。置若罔聞。又不留心防範。仰求訊究。當委揚州府嵩年。督同廳縣嚴訊趙必高等。雖已供認。惟十一日經盧可大等訴知。因何不報廳營。情詞尚在支吾。似係畏罪不肯吐實。如果有心玩誤。致開缺口。希圖與工漁利。河務即同軍務。審明後。應按軍法請旨將該犯即行正法。方昭炯戒。容俟審得確情。問擬奏辦。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松筠等奏。龍王廟灣隄工坐蟄。馳往勘辦。旋據徐端奏。查明該廳營。請旨革職。並自請交議各摺。現在糧艘陸續回空。東河水勢充裕。行走迅速。不日俱達江境。今龍王廟灣隄工開寬二十七丈。自己掣溜幫船到彼。必須停泊守候。不能挽運。所關匪細。徐端有督辦海口事宜。難以兼顧。即著松筠駐札龍王廟灣。工次督飭道將。儘堵所有應用正雜各料。業經徐端飭令購買。務即趕緊進占。剋期

合龍。其下游汜水界首高仰處，亦當趁此抽挑，俟口門收窄，水歸正河，即可浮送，幫船不致阻滯。方爲妥善。廟灣工程，著松筠隔十日一奏。海口工程，徐端現已回至該處，仍照前諭，隔十五日一奏。至該處墊隄過水，該管廳營難辭疎防之咎。署揚河通判繆元淳、高寶營守備趙仁，著一併革職，仍留工効力贖罪。總河徐端著交部議處。所有下游被淹田廬，著該督撫派員查勘撫卹，毋令失所。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徐端奏查本年回空首進在前之船，自入江境後，邵宿一帶水旣充裕，河口清水暢出，隨到隨渡，均無停滯。截至九月十二日，長淮三幫渡黃止，共渡過船七幫。十三日後，無船渡黃。在後幫船未報入境，臣飛咨山東河臣撫臣，速催在後各幫，儘挽南下。俟後船入境渡黃，按十日一次具奏。至寶應運河東隄墊塌，河水旁趨，臣於十七日馳勘，西岸與寶應湖僅隔一隄，當令道將等儘堵缺口，勘籌回空由湖行走之路。據稟缺口迤上白田鋪，可以開隄挽船入湖。至迤下八里之南窰壩，仍歸運河行走。臣飭先將汜水河底淤墊先爲趕挑，以便開隄引水行船。現在督臣親駐督辦，無虞遲滯。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一日，奉上諭，松筠奏辦回空漕船暫由湖路浮送，並審辦疎防汛弁一摺。廟灣隄工漫口，現已刷寬，其上下隄身被水刷塌，應行鑲築之處甚多，即趕緊堵築。總須數十日竣工，刻下回空糧船陸續南下，勢難久待。該督既勘明白田鋪西岸，可以由運入湖南窰地方，可以出湖入運，且計程僅止八里，船行可保平穩，亦祇可如此辦理。松筠業已派員勒限僱辦漕船，經由時務令帶領之員，慎重行走。總期不致冒險，而又無誤歸次爲要。其漫工處所，責令該道將等相機設法堵築。被水村莊，實力撫卹，毋令失所。至民人盧可大等控訴効日趙必高、陸榮山一節，該處隄根初十日，卽有漏水之跡。經該民人於十一日告知。

趙必高等何以並不稟報該管廳營上緊堵塞轉於十三日在東岸不險之處加堰十四日卽有漫口之事著松筠親提嚴審如趙必高等實係有心玩誤希圖與工漁利則情罪甚重卽當問擬斬梟以彰國法而洩衆恨若訊無前項情弊而漫口下游民田廬舍多有損傷其罪亦復不輕著於審明後核實定擬具奏其該管廳營各員業於徐端參奏到日革職留工効力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三日松筠徐端奏寶應廟灣王家莊隄工坐墊漫決二十七丈餘尺大溜由缺口東注下游正河斷流恐誤回空歸次臣松筠督率淮揚道等察勘缺口上游西岸與寶應湖毘連祇隔一隄中間並無田廬其迤下八里南窪湖水亦緊靠運河前經奏明開壩通運並將缺口以下正河淺處先行擇要抽挑該道將等晝夜儻辦茲於十月初一日臣徐端馳赴會同照料初三日開送幫船委遊擊陳安魁通判單祿昌引領照料繞湖八里仍入運河安行並無阻滯查回空船隻已入江境者十幫先經渡黃者八幫除已過寶應二幫外餘船指日可出大江徒陽運河經常鎮道昌德疏濬通暢現報後船脫幫查係東境東昌一帶未能跟接而十字河間有淤沙淺阻現經山東河臣撫臣攢挽似可無誤江境中河蓄水盛旺黃水勢平臣等飭委河庫道徐忻副將汪德照料回空船隻渡黃南下可期過歸水次至王家莊口門連日進占平穩僅存寬十一丈餘尺本可剋期堵閉惟漫口初開掣溜太急至上下東西兩岸隄埝塌損多至二千數百丈若不修整遽行堵合恐他處有意外之虞現飭淮揚道將及署揚河通判方傳穩等估計分投修築俟兩岸完整卽行儻辦合龍幫船仍歸正河前進另委候補道裘世璘沿河稽查防護毋致疎虞臣等目擊船行暢利遴委卽用同知楊讓催儻並委淮安府知府胡克家揚州府知府嵩年節節嚴催臣等

正在奏報。適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仰見我皇上軫念河漕之至意。海口鉅工緊要。臣徐端馳回督辦。所有下游被淹田廬。臣松筠已委知府嵩年督縣撫卹。其應納本年錢糧。可否緩徵。出自皇上天恩。容會同撫臣另疏題報。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松筠等奏漕船繞湖入運。暢順進行一摺。據稱回空船隻。已入江境者十幫。現在繞湖行走。俱各暢順。其王家莊口門。連日進占。止存寬十一丈餘尺。因兩岸多有塌損。恐堵合後。又有意外之虞。暫緩堵閉等語。王家莊口門。止存寬十一丈餘尺。原可迅即堵閉。松筠等以該處兩岸隄埝。在在塌損。多至二千數百丈。恐大溜一歸正河。慮有意外。因令暫時停待。是亦不得不然。但軍船繞湖行走。究非正辦。亟須趕緊合龍。所有兩岸塌損之處。此時應先擇要修築。俾口門迅速堵合。回空早歸正道。餘俟海口工竣後。再一律興辦。務臻堅實。至東境十字河淤淺。致回空脫幫。已降旨飭令陳鳳翔。上緊僱辦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松筠奏。臣行抵邵伯。接奉諭旨。現在下河州縣。雖收穫已竣。但民田廬舍。遭此淹漫。情形自不可問。朕心甚爲惻念。松筠章煦。即將被水州縣。卹莊委員查勘。該處民人有無損傷。及田廬被浸。若何據實奏聞。如應行撫卹。卽動帑辦理。欽此。仰見我皇上視民如傷。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此次山旰三壩。漫水下注。運河以西。高寶邵伯。臨湖卹莊。首先被淹。臣欽遵諭旨。已同巡撫章煦。督飭藩司史積容。查辦。臣於十七日。渡江。經揚州邵伯。查勘湖水。向由運河出江之鳳凰。壁虎等橋。各閘壩。及八字芒稻閘河。流行暢達。是湖水出江。經由於此。其高郵迤南。運河東岸。車邏壩。旣已啓放。足資宣洩。所有昭關。南關兩

壩。必須堅守。以免下河淹浸。前聞鳳凰橋先已衝塌。吸入鹽船二隻。未知曾否損傷人口。當同鹽政委員。捐給銀錢。同甘泉縣分別安撫。並飭藩司知府。督同委員。以次確查被水人民。欽遵恩諭。酌量動帑撫卹。分別應蠲。應緩錢糧。俟會同巡撫章煦另奏。其邵伯運河西隄業經水漫。並無絳路。已飭常鎮道昌德督同揚糧廳。雇西河民船。分段排泊。絳挽幫船。臣於二十日抵寶應。廟灣工次。察勘口門。收至五丈餘尺。水勢擡高。回空軍船由正河行走。頗屬順利。現據在工知府胡克家。遊擊陳岱。通判方傳穉。並催船同知楊護等稟。廟灣缺口以南。正河漸淤。特因黃水倒灌至此。前有清水頂托濁流。勢必淤淺。儻正河淺阻。可將軍船由白田鋪繞湖至南窰。入運。儻挽不致稽遲。臣履勘屬實。應如所議辦理。再廟灣口門。現已收窄。不難剋期堵合。詢之工員。據稱缺口上下兩岸。應做土埽工段。縣長須鑲築穩實。後合龍方保無虞。日內洪水湖。水弱。黃流倒灌。直至寶應。兼之下游漫水。頂托黃水。不能暢下。若將廟灣缺口堵合。不但目下有此閉。彼決之患。且恐黃水不能分洩。必致清江一帶運河。日漸淤墊。來春浮送重運。更有妨礙。因飭胡克家。陳岱。方傳穉等。細勘情形。俟應堵時。再相機堵閉。其儻挽軍船。仍責成楊護。陳安魁。督率委員。照料催行。現在回空已係借黃濟運。據報河口淺處。僅存水二尺六寸。恐再消落。必致淺阻。臣即查看河口。隨時疏濬。以期幫船迅速。渡黃過淮南下。不誤歸次。至河口黃水倒灌。蓋因洪湖水洩所致。日前掣通智字一壩業已堵閉。現今河臣徐端奏明。遵旨將仁義兩壩儻辦堵合。來春重運渡黃。不致有誤。南河成案攷編

是月二十四日。松筠。徐端奏。臣徐端由堰盱前來廟灣勘工。與臣松筠會晤。適淮軍機大臣字寄。十六日奉。上諭。本日據吉綸奏。回空幫船。截至十月初九日。連前共入東境九十四幫。已入臨清關六十四幫。已

催出黃林莊東境二十六幫十字河一帶。先經督挖深通。幫船無阻。日內回空。可以全入東境等語。回空幫船於東境既無阻滯。自必銜尾挽入江南。該處前因廟灣隄工坐墊。改由寶應西岸白田鋪南窰兩處繞湖入運。昨徐端奏因仁義智三壩掣塌口門。恐湖水由此入運。東隄著險。先行堵閉。將前此運隄壑口漏夜進占收窄。並將下游淤淺疏濬。仍令漕船由正河行走。令幫船連檣南下。清口及廟灣各處。是否利運。不致淺滯。現交冬令。若稍耽延。轉瞬冰雪沍寒。必有凍阻之處。關係匪淺。已降旨令徐端馳回清江。督辦各工。而回空漕船。尤爲緊要。著松筠徐端上緊籌催。務使隨到隨行。迅速歸次。不誤開兌。仍將渡黃入運船數。遵照前旨。十日具奏一次。其掣塌三壩各工。如何籌辦。一併由驛馳奏。以慰廑注。欽此。查黃林莊以下運中兩河。日內通暢。舟行迅速。據報已渡黃船三十九幫。在後幫船。跟接入境。嚴飭委員。催僱挽渡。可免稽遲凍阻。臣徐端遵旨籌辦堰圩壩工。於智字壩堵合後。將仁字壩兩頭進埽。做有十餘丈。旬日間。可以堵合。其義字壩埽工。做有二十餘丈。俱辦有頭緒。因慮寶應河道軍船行走遲滯。隨來廟灣工次。察看壩工。一時未便合龍。其缺口迤下。正河間有淤淺。亟應變通籌畫。俾回空不致稽遲。查前開白田鋪西隄。令軍船繞湖行走。由南窰入運。南行僅止八里。適因三壩漫水下注。恐湖水漲高。灌入運河。致東岸隄工著險。是以奏明堵閉。今正河受淤。仍當繞湖行走。使南窰湖水。濟運刷淤。於來年浮送重運。亦屬有益。與臣松筠履勘意見相同。已飭工員遵辦。臣松筠即赴清江。將河口淺處。趕緊疏濬。督催僱渡。臣徐端亦即馳回堰圩。料理堵壩。務期早爲竣事。再已過寶應船隻。連前共計一十八幫。現催南下。均可陸續歸次。嗣後遵旨。按十日奏報一次。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奉諭。松筠奏遵旨查辦撫卹。並現在湖河水勢。及軍船行走一摺。此次山盱三壩。洩水
下注。於運道有礙。據稱回空軍船。在正河行走。儻或淺阻。擬仍由白田鋪繞湖行走。並稱河口淺處。僅存
水二尺六寸。已前往設法疏濬。現在河口一帶。借黃濟運。此非黃水力能倒灌。皆緣三壩過水後。湖水全
注下游。清口水勢衰竭。以致引黃入運。目前河口淺處。祇存二尺六寸。再加消落。軍船如何浮送。即使回
空幸而得濟。而湖水瀦蓄既少。明年如何敵黃。黃水愈灌愈淤。重運又如何北上。爲今之計。惟有一面籌
畫。償送回空。一面先將壩口擊通之處。趕緊堵閉。庶湖水得有收束。可資刷滌。而擊通三壩之中。除智壩
業已堵合。仁壩想亦不難。惟義壩口門寬有五十餘丈。洩水尤甚。更爲緊要。此時究竟會否儻齊料物。會
否動工。前日徐端奏稱所用柴土。須由湖中候風轉運。遲速難定。究竟此外有無可以就近趕辦料物之
處。何日可以歲工。此時回空行走。或仍由正河。或仍繞湖路。朕亦不爲遙制。其河口一帶。如何疏濬。繹路
各處。如何牽挽。亦惟伊等所爲。總須軍船不誤歸次。明年重運可來。如伊等不早圖維。速將義壩堵合。致
河口疏濬無效。繹道漫缺不通。貽誤回空。阻及重運。此則關礙於國計者甚大。朕惟執法懲處。不但將該
督河督褫革治罪。所有河工大小各員。俱當一律重懲。此旨到後。著即將現在回空行走情形。及伊等如
何趕緊措辦之處。迅由五百里奏聞。不許一字諱飾。至本日章煦奏山陽安東等縣災務情形。除降旨施
恩外。所有此次被災地方。據稱寶應、高郵、興化、東臺、鹽城、阜寧等州縣。均在下游。究竟該州縣被災。若何
有無損傷人口。著卽迅速詳查。一面安頓撫卹。一面將應行蠲緩賑濟之處。據實奏聞。候朕卽降恩旨。南

是日松筠奏。臣在廟灣工次。與河臣會催回空軍船。於十月二十四日具奏。河臣先回堰。料理壩工。臣隨將軍船繞湖挽運事宜。督飭胡克家、陳岱、楊錫等。妥爲料理。卽來清江。途次奉上諭。連日總未見松筠奏到三壩過水情形。該督卽係現駐江寧。辦理武闡。伊接到廳州稟報。亦應一面奏聞。將武闡事宜。就近交將軍宏康。藩司史積容代辦。一面馳赴工次。著卽迅速前由王家莊運隄漫口處所。順道查至堰。旣等處。現在三壩過水分數。究有若干。湖水由何處灌運。運河受水之處。從何處宣洩。回空糧船。日內如何行走。有無阻隔。運口清水。尙能外注與否。三壩下游所淹。共若干州縣。查明據實。由驛速奏。松筠卽駐彼籌辦糧船回空事宜。並督辦運隄漫工。務臻妥速。欽此。又奉諭旨。洪湖三壩齊開。清水旁洩。松筠何得視爲無關緊要。著卽遵前旨。迅速前往查勘一切。盡心妥速籌辦。由驛奏聞。欽此。臣前摺聲敘疎略。致煩睿慮。訓諭諄諄。益深惶悚。伏查嘉慶十年。啓放義字壩。湖水外注。彼時通江之人。字芒稻等河淤塞。是以下河。普被淹浸。十一年。前藩司康基田親勘。倡議捐修。挑濬甚爲通暢。此次三壩下注之水。由該處河道入江。附近民田。藉以保護。免致浸灌。現又啓放車邏壩。四十餘丈。足資宣洩。先行委員撫卹邵伯一帶。被水男婦八百餘口。沿途查詢。臨湖卹莊及車邏壩下游。被淹尙不甚重。已會同撫臣章煦。督飭藩司史積容。知府嵩年。率各委員。逐處確查。量加撫卹。似可無須卽予賑貸。至寶應廟灣運隄缺口。迤南。正河淤墊。百餘丈。存水僅二尺許。軍船業已淤淺。仍啓放白田鋪。繞湖由南窰入運。可期妥速。臣在清江河口。履勘御黃壩一帶。清水不能外注。全藉黃水濟運。測量水勢淺處。空船尙足浮送。查本年回空漕船共四千六百餘隻。現報已入江境軍船二千一百五十隻。河口渡黃船截至二十六日止。已過二千九百八十九隻。通計

此時未經渡黃尚有二千數百隻。間遇迎風頂溜。日夜僂渡。不過四五十隻。按期無阻。亦須於十二月中旬渡竣。氣候漸寒。僂風雪凍阻。必致遲誤。詳加籌勘。若僅由禦黃壩一路僂挽。不能多渡。因飭副將汪德及襄外河兩廳會籌。將禦黃壩迤西順清引河口土壩啓放四丈。令軍船兩路挽渡。該處船行較爲便捷。兼有緯道可循。軍船多此僂渡。計長至前。全數渡竣。可免凍阻。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松筠徐端奏會籌催僂回空軍船。並辦理壩工一摺。回空軍船不可稍有停滯。今松筠等以正河受淤。仍議繞湖行走。伊等既經履勘。以此爲便。祇可照所奏辦理。目下回空過寶應者。纔十八幫。著該督等源源催僂。無誤歸次。至稱南窪地方。湖水濟運。刷淤來年。浮送重運。可以有益。寶應以南。南受淤處。有湖水入運。自可刷滌。至現在河口倒灌。所有寶應以北。至河口益淤之處。又憑何刷滌。前日松筠奏河口淺處。祇存水二尺餘寸。若再消落。則淤墊更深。回空軍船必須先經河口。現在該處淤墊。若何。松筠等如何疏滌。無礙。著即趕緊籌辦。仍繪圖呈覽。以慰廑注。至洪湖壩工。著清敵黃。最爲緊要。關鍵。現在智壩已堵。仁壩亦即堵合。其義壩口門更寬。辦理尤要。現已趕做二十餘丈。著再購辦料物。迅速加工。剋日堵閉。不可延緩。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二日。松筠奏。臣接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查本年回空軍船。節節濡滯。現屆深冬。亟應歸次。前因寶應廟灣缺口。迤南正河未能通暢。恐致停阻。仍開白田鋪南窪入運。十月二十九日。開放後。據知府胡克家。同知楊藹稟。運口僂挽順利。軍船銜尾前進。並無停阻。又經楊藹於口門傍。安泊西河船隻。以備軍船絞關。緯挽。更爲妥速。是此時由湖繞運。可期無誤。昨經臣奏明。將河

口順清引河於初一日開放。船行甚暢。計禦黃壩於引河兩路渡黃船。截至初二日共三百十八隻。連前共渡船五十五幫。河口多此僨挽之路。兩水統歸開壩浮送。無虞淺阻。臣添派候補道朱涂、候補府袁焯等分段嚴催。計未經渡黃船僅四十三幫。可以早爲渡竣。不敢諱飾。至渡水旁洩過多。祇藉黃水濟運。倒灌日久難免淤墊。所幸運河經本年夏秋清水刷滌較深。雖尙間有淤處。本年空運。既可如期歸次。則明年重運。經臨臣設法僨運。總可無誤。前經奏明堅守昭關南關等壩。以免下河被淹。茲據藩司史積容稟查明三壩下注之水。全由人字、芒稻及廖家溝、董家灣四大河暢流出江。不致漫淹。損傷人口。興化、東臺河內長水無多。並未受淹。鹽城、阜寧、河蕩長水數寸及尺餘不等。亦未被淹。惟甘泉縣屬鄰近車邏壩下游。及高寶臨湖之區。被水人民。應行撫卹。已委委員攜帶銀兩分投撫卹。約計需銀不過數千兩。應如何分別蠲緩。俟查明會同撫臣章煦據實奏請恩施。至山盱三壩漫水。前飭常鎮道江甘兩縣將應運寶應工次江柴移運山盱。以供急需。旋晤河臣徐端。據云彼處料物易辦。毋庸趕運江柴。是料物似易僨齊。現報仁字壩。如天氣晴和三日後。可以堵閉。義字壩。經河臣督率僨堵。無難剋期完竣。南河成案。續編。是月初三日。奉上諭。松筠奏稱。此時未經渡黃軍船。尙有二千數百隻。恐禦黃壩一路不能多渡。因將禦黃壩迤西順清引河土壩。啓放四丈。令軍船兩路行走。松筠此舉。爲回空僨。早起見。但軍船渡黃進口。尙可分兩路行走。迨進口後。如三閘等處。勢不能兩船並行。仍須歸運河一路。寧不慮其擁擠。且黃水現已倒灌。此時另開一口門。是增一倒灌之路。而河水既由新開口門分灌。則禦黃壩一路水勢必弱。正口恐又淤墊。將來有倒灌之害。而無濟運之益。殊爲非計。松筠於河務本未熟悉。此議何人從。愚何以不與河

臣徐端商辦。豈竟係師心自用乎。究竟此處土壩可以暫開與否。著與徐端再行熟商。稍有窒礙。即應迅速堵閉。勿致久而貽誤。至此次被災地方。據稱臨湖卮莊。及車邏壩下游。均不甚重。覽奏幸慰。此時雖無須賑貸。其應行分別蠲緩之處。著卽會同巡撫章煦詳查速奏。候朕降旨施恩。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四日。徐端奏。臣奉上諭。徐端奏僱辦高堰山。暨壩場各工。及運河一帶回空軍船行走一摺。其壩場缺口。應否卽日堵閉。著徐端會同松筠酌量。不可又似從前平橋三鋪等工堵合後。兩隄上下。又有漫溢之事。總在伊等相機妥辦。朕亦不爲遙制。著將仁。義兩壩。上緊堵築完固。並將壩場石各工段。一律撲護平穩。毋再疎虞。該河督係獲咎之人。務宜知感知愧。勉圖自贖。盡心籌辦爲要。欽此。臣欽遵恩諭。專駐山。先將智字壩堵閉。於本日。仁壩收存金門寬三丈。當卽挂纜合龍。竭力追壓。業已斷流閉氣。仍在趕澆後。以資穩固。惟義壩現尙過水。雖口門較寬。自盤築以來。兩壩圍越。鑲築已做成二十餘丈。尙存口門寬三十餘丈。剋期二十日內外。一律堵合。其堰。兩廳境內。壩場。石各工。派委文武多員。分投撲護。至義壩過水。由宣洩舊路下注。本年高寶諸湖。底水較小。容納有地。高郵各壩內。僅啓車邏壩。過水有隄。下河州縣。據報間有水淹之處。業經督臣撫臣委江寧藩司查勘。所有揚糧廳。荷花塘要工。及揚河廳東岸隄工。臣飭常鎮道昌德。並淮安府胡克家。卽補同知楊藺等。分督駐防。據報揚河廳馬棚灣。鐵牛灣。攏軍樓等處。揚糧廳。鯽魚嘴。金魏田頭。碾子頭。六閘長隄。無壩處所。於十月二十三。四等日。西北大風。湖水湧注。東隄著重。經該道府廳營州縣。協力搶護。鑲堵抵禦。現據報二十五。六等日。已落水五寸。各工平穩。其實應東隄廟灣缺口。前商定緩堵。察看口門。既窄。溜勢頗激。已飭添築二壩。以資擊托。仍將正河攔

截俾免黃流淤墊。現在回空漕船由湖行走甚利。據報截至十月三十日已僱過船三十幫。後船跟接前進。進行無阻。河口禦黃壩經督臣駐催船行迅速。截至十一月初三日共渡過船二千六百二十八隻。在後幫船漕臣親押僱行。剋日全入江境。現在運中河境內浮送裕如。船行迅駛無虞。凍阻南河成案續編。是月初七日奉上諭。本日松筠奏軍船繞湖行走並無停阻。及查明下游未被淹浸。義字壩無難。剋期堵閉一摺。回空軍船由河口僱挽繞湖入運。截至初二日止已渡黃五十五幫。其未渡黃四十三幫。經該督添派道府分催。自可早爲渡竣。但借黃濟運。本非正辦。黃水倒灌則運河受淤日甚。所謂開門揖盜。愈久愈壞。現在禦黃壩正口既引黃入運。而順清引河新啓土壩更增一倒灌口門。雖目前得兩路僱運之益。而日後必受兩路淤墊之害。該督等既用此下策。則明年重運經臨。必須豫爲籌畫。計惟將未渡各幫竭力僱渡。竣趕堵禦黃壩及順清引河土壩。以絕倒灌之路。再將運河間段淤阻處一律挑挖深通。庶無誤明年重運北上。其義字壩徐端前奏於二十日內可以堵閉斷流。已有旨令其趕早數日。現據稱該處料物易辦。該河督尤當上緊僱堵。至所稱車邏壩下游及臨湖被水各區。除現查撫郵外。如有應行分別蠲緩。卽查明奏請。候朕施恩。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三日大學士慶桂等議。覆兩淮鹽政阿克當阿條奏內挑挖運河一條。稱淮揚運河。縣亘三百餘里。近年來疊次漫口。更加淺阻。若不及早挑挖。則運河不能通暢。尤恐爲時過促。草率葺工。旋挖旋淤。終歸無益。必於九月內俟各省漕船過竣。卽將清江頭二三壩堵閉。築壩斷流。上自清江。下至瓜洲。分段挑挖。務盡十冬臘。正四月之力。催併完工。如此辦理。一二年庶冀一律深通等語。臣等查近年來運河淺

阻固由於壘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則由於黃水倒灌。倒灌之故。則由於河底墊高。清水頂阻。不能不惜黃水以濟運。以致積淤潰決。百病叢生。是運河爲受病之地。而實非致病之原。果使海口修復以後。河口淤墊頓除。清水得以暢出。敵黃並得分流濟運。則運口以內。新淤不致停留。舊淤並可刷滌。卽或道里縣長。水力不無漸弱。加以人力疏挑。自可事半功倍。設使河口之淤墊未及疏消。清水仍有頂阻。自應於喉吻要地。籌畫機宜。爲控制全局之計。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挖運河爲事。恐濁流內漾。旋挖旋淤。雖一時疏濬深通。亦殊無益。况黃水自高而下。運河之挑挖逾深。則倒灌之勢益猛。決隄吸溜。爲患滋多。臣等共同商酌。以現在運河之應否大挑。當以黃水之是否倒灌爲準。應請旨飭令尙書托津。順天府尹。初彭齡。會同督臣河臣。確勘情形。奏明核辦。其所奏樽節估計。將挑河之土。築爲隄身。後戩不必增高。又請派試用候補人員一百二十員。分段挑挖。又請派遣府十員。總司稽查。並於平餘項下。各給飯銀。以免藉口賠累。是皆大挑運河款內條晰事宜。如果定議興挑。再將前奏各條。一併核議具奏。其所奏河員宜常川在工查看一條。據稱山清裏外河同知及揚糧。揚河兩通判。原係專司河務之員。自應常川往來查看。一有罅漏坍塌之處。立卽修補。乃該廳員及營汛弁兵。漫不經心。且以有事爲榮。從中牟利。實堪痛恨等語。臣等查廳汛官弁。職重防守。如果於所管隄岸常川察看。遇有罅漏。隨卽修補。自不致滋生他患。今如該鹽政所奏。是該管官弁。竟不以汛防爲事。並或希冀生工。從中牟利。以防守河工之人。轉爲河工之蠹。厥罪尤重。至若非有公事。輒往清江會集。亦屬有干功令。均應嚴行查辦。果有前項劣員。卽行指名參辦。以儆積玩。而重要工。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六

運河水卒贖四十四

嘉慶十六年正月初九日。松筠、陳鳳翔、許兆椿奏。臣等欽奉諭旨。蓄清敵黃。爲沿河良法。我朝列祖列宗。成憲具在。近年來不能遵守。以致淮弱黃強。任其倒灌。而又諱言倒灌。公然以藉黃濟運爲詞。倡言不諱。是竟開門揖盜。不但不加攔阻。抑且招之使來。年復一年。遂致運河淤墊。清水不能外出。而黃河底更日漸增高。其弊本屬相因。而其勢將不可救。若不力持定見。恪守成規。此時治河。更有何把握。伊等之所以明知其害而爲之者。祇因軍船往來。恐其悞運。而現在河口剝船。已次第妥備。儘可撥運。漕務不致掣肘。即使稍增繁費。而較之倒灌之弊。貽害全河。將來並漕務亦壞者。其流弊孰甚。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朕如此訓諭。諄諄。伊等更何所憚而不爲。乃猶如此憤憤也。此時朕意已定。著陳鳳翔到任後。卽會同松筠等。確勘情形。如此時清水實能外注。可以敵黃。可以濟運。一切機事。已順。萬不倒灌。則軍船自當令其照常儻行。如黃河底高。清水不旺。勢難暢出。刷滌。則禦黃壩斷不可開。漕糧竟當剝運。松筠當會同許兆椿。速將剝運章程。熟籌妥辦。陳鳳翔卽專心辦理。高堰堤工。修築完固。以收蓄清實效。皆不得遲疑觀望。貽誤事機。嗣後不得再以藉黃濟運四字入奏。欽此。伏查黃河底高。致動輒倒灌。河口以下正河。既溜緩沙。停而運河受淤。漕船淺滯。皆由於此。誠如聖諭。禦黃壩斷不可開。方能以黃刷黃。以清刷運。諸病可除。睿慮精詳。洵爲至當不易之論。臣等欽感服膺。自當凜遵妥辦。惟漕船已屆北上之期。妥籌辦理。不悞渡黃。

抵通是爲至要。上年臣松筠、許兆椿等請添造剝船。原因江廣重船，每年約運米九十七萬餘擔，恐尾幫渡黃遲至五月二十外，致禦黃壩不能早堵。伏汛經臨，必虞倒灌。是以酌造船一千隻，可剝米七十萬石，以備剝運。其江廣在先可以渡黃之二十七萬餘擔，各軍船及江浙安徽三省漕船，皆不在概行剝運之列。祇可將原船儘先渡黃北上。方可無誤全漕。臣陳鳳翔會同臣松筠至河口一帶履勘，新正以來，禦黃壩外大河消水二尺，自係海口去路通暢。現將通湖各引河實力挑深，以便清水外注。去冬濱臨河湖各地方得雪甚大，春和融化，洪湖水發必旺。如二月初重運行抵河口，湖水已能外出，則漕船過渡固屬甚善。萬一彼時黃高於清，雖不免少有倒漾，而大汛前水小沙輕，亦不致淤滯。臣等熟籌將頭二進江浙漕船三千數百隻，催挽渡竣。江廣船接續而來，其時湖水已長，如能敵黃外注，當遵旨仍令照常儻行。若黃河汛水較旺，即堵閉禦黃壩，就現有剝船一千隻，覆計江廣兩省漕糧，將最後尾幫酌運赴通。既可無誤全漕，而運河亦不致淤墊。目下清水微弱，蓋因上年十月間，義壩衝塌，洩水過多，致湖水短絀。今年五六月間，淮水長發，洪湖清水自能如前旺盛。敵黃利運之功，秋初可期。立見臣陳鳳翔遵旨專心儻辦高堰隄工，務將清水收束，盡心固堰防守。則秋間漕艘回空，即收敵黃之益。以後可期以清刷黃河漕並利。再清江闌下石泊岸，間有塌卸，詳察閘牆，覺欹斜，將來漕艘盛行，儻閘牆坍塌，重運即不能前進。臣與督臣熟商，惟有將玉帶河淤墊處所，挑挖深通，即將挑工加培隄工，約需銀五萬餘兩。如蒙俞允，即飭裏河廳徐承恩覈實估計儻辦，不致遲延。再清江闌修建不過數年，何以泊岸即就傾圮。自係儻工減料，不能經久。容查明承辦之員，再行參奏，著落賠修。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五日奉諭松筠等奏熟籌河口敵黃利運情形并陳鳳翔奏查勘堰壩工程各摺洪湖清水上年旁洩過多現存緊要機宜亟應將堰盱聖場礮石各工修整以爲多蓄清水之計所有應修堰工已據陳鳳翔勘估飭辦務於大汛前一律完竣總期工堅料實足資保障禦黃壩外黃水現在消落二尺如至二月初旬湖水長發能源源外注彼時重運陸續行抵河口浮送過行自屬甚善若其時湖水微弱黃水略高尙不至挾沙倒灌則當趁此將糧船晝夜催催渡過河口察看黃水一經盛漲即將禦黃壩立時堵閉其在後江廣漕糧改用剝船運載庶全漕不誤抵通而河工亦不至甚受其害若得今秋湖水旺盛大收刷黃之益從此河口漸通即可日有起色又另片奏清江閘泊岸間有場卸請挑玉帶河一節著照所請准其興挑照估銀五萬餘兩派員剋期僱辦其原辦閘座工員查參著賠南河成案核辦

是月十六日陳鳳翔奏臣奉上諭據許兆椿奏新漕首二兩幫業已盤驗過淮暫於黃河以南停泊一俟禦黃壩開放後即僱渡北上等語現在新漕開行以後各幫船接踵而來專候啓放禦黃壩即行僱渡禦黃壩攔阻黃水倒灌如啓放後清水暢出則糧船到此行走順利若湖水微落黃水尙高則禦黃壩不能即時開放豈不於漕運有礙著陳鳳翔查明刻下清水黃水孰高孰低清口挑濬後湖水能否外注足以浮送船隻禦黃壩約於何時可以開放將實在情形由驛覆奏以慰廑注欽此查洪湖高堰誌椿現存水八尺甫交春令天氣猶寒水未長發比河口黃水低三尺五寸但黃水長落靡常積凌水過定當消落清口太平等引河挑挖已深湖水儘可引導下注因勢尙不足敵黃冰凌亦未全化是以暫緩啓放且寶應廟灣下至界首運河淤沙較厚計長四十餘里須認真挑挖庶糧艘不致淺滯先經前河臣蔣攸銛派員

勘估需銀九萬五千數百兩。經臣分派各員星夜趕辦。已據報一律插斂。臣現往督催。旬日之內完工。不任遲緩。俟實應挑工完竣。即將清口引河土壩啓除。使湖水入運。以濟新漕。惟京口徒陽挑工未竣。並無啓壩日期。大江以南。重運幫船須京日開壩。方可渡江。計儻挽抵淮。總在三月初十日左右。其時實應挑工早竣。各處冰雪融化。湖水亦當長發。現在漕臣盤驗。過淮祇首二兩幫。俟京口啓壩。江南各幫接續而來。即將禦黃壩啓放。催儻渡黃。彼時浙江幫船亦可次第前進。儻湖水仍弱。禦壩開放後。卽形倒灌。固慮停淤。惟春水不甚渾濁。非若伏汛挾沙帶泥。且江廣剝船須由禦壩挽入黃河。方能啓剝。總之大汛前必須將禦黃壩嚴行堵閉。庶不致病河。兼可利漕。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陳鳳翔由知縣經朕施恩拔擢。不數年。用至河道總督。現在簡調南河。任大責重。伊到任後。自必竭誠經理。圖報朕恩。總之此時扼要機宜。全在蓄清敵黃四字。湖水蓄高。始能全力敵黃。黃無旁洩。自必迅速達海。如此。不但以清刷黃。並可以黃刷黃。將來湖水滙黃東注。奔流湍急。河槽愈刷愈深。黃水永無壅滯。湖水永無泛濫。卽運河淤墊。更當不挖自除。其辦法全在隄堰堅固。多蓄清水。實爲至要關鍵。陳鳳翔惟當力遵朕訓。卽朕亦非懸度臆揣而得。實緣恭繹列祖列宗聖訓。敬考前謨。歷著成效。若舍此不遵。又將憑何辦理。勉之望之。所有現將實應運河以下四十里。挑挖淤沙。補砌高堰。石工及酌啓禦黃壩。並豫籌堵閉剝運各事宜。均著照該河督所奏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陳鳳翔奏。南河所屬各廳。濱臨黃運。湖河漕運。民生攸繫。而新漕方屆北上。尤以籌辦運道爲要務。茲由河口至淮安。實應界首。勘明裏河。揚河。揚糧各廳工程。通盤籌計。疏挑培築。以利新漕。及

修復舊制各工。保護田廬。先將運河工程。分別急辦次辦。謹列各條。詳陳聖鑒。一、禦黃壩以內至裏河交界。又運河二壩下老鶴嘴頭二三閘各塘內。河身停淤。並有灘嘴挺出。急應疏挑。切灘順勢。庶糧艘不致淺滯。道將等分別確估。經前河臣蔣攸銛。及臣先後發銀四千九百一十九兩。派員僱挑。剋日完竣。以備重運出口渡黃。一、運口頭二三草壩。均應拆修。裏河運口頭二三各草壩。係湖水入運門戶。必須針束清水。東注敵黃。上年湖水浩大。壩門掣場裂縫。根脚亦汕刷空虛。必須拆鑲堅固。以禦大汛。一、寶應廟灣以下。至界首一帶。河身淤墊。經前河臣蔣攸銛。揚道胡克家勘估。需銀九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兩。派員與挑。臣覆勘所估。尙無浮多。現挑有四五分工不等。勒限正月底全完。不任遲誤。以利漕行。一、裏河揚河揚糧各廳。運河兩岸。埽段綿長。亟應分別加鑲拆修。上年湖河並漲。搶鑲埽段甚多。凡有欹斜及未經著實者。均應拆修。以資抵禦。現在發銀購料。督飭道將等確估價辦。不任浮混。臣隨時稽查。如有偷減冒銷情弊。即嚴參。不稍姑息。一、寶應城外護城磚工。建築年久。磚塊酥城。上年異漲。廟灣缺口。水勢旁趨。磚工掣場。當經搶鑲護埽。以衛城垣。惟工段綿長。計燒磚補砌。汛前趕辦不及。現在糧船即須經由。河面甚窄。不能築做越壩。須俟回空過竣。方可興修。仍飭加培土隄。加鑲埽段。慎重防守。確估購料。秋後再辦。又淮關上下及淮安府西門外。護隄舊石工。間段掣卸。臣逐段履勘。西門石工。丈尺無多。趕先補砌。其淮關上下。上年亦係鑲埽。據護。先令山陽縣領銀。將土隄結實。加培埽段。拆鑲。以資保護。俟秋後補還石工。一、揚河廳高寶兩汛西岸。臨湖皆磚石各工。上年十月初。暴風衝激。掣卸段落甚多。又裏河廳運口臨河。甄工揚糧廳甄石工。均間段坍塌。亟應補砌。又揚河揚糧兩廳東岸。土隄卑薄。須擇要加培。以

防漫溢。連年墊陷漫口。堵築動輒數十萬。且稽延糧船。與其補救於後。多費錢糧。莫若豫防於前。較爲節省。現在嚴催道廳勘估。派員分投攢辦。限汛前完竣。以禦湖河異漲。一、邵宿運河。亟宜挑挖。以利漕運。臣前由濟寧赴江南沿河測探。邵屬間段受淤。宿遷亦不免淤墊。已飭徐州道張鼎委員往估趕挑。一、寶應西岸竹絡壩。係減洩瀉水入湖之路。上年啓放後。尙未堵閉。現飭趕緊堵閉。俾漕船經行。不使水有旁洩。其壩下通湖引河。淤墊高仰。亟須估挑柴壩。裹頭歪斜墊陷。必須拆修盤做。以備啓放。減洩盛漲。以上各工。皆應急辦。現已派員分投估計。分段辦理。務期趕緊完竣。不誤新漕。以防大汛。一、裏河廳平橋迤下涇河閘。揚河廳黃浦閘。係減洩漲水。下注馬家蕩。至射陽湖歸海之路。二閘閘牆損壞。不能啓閉。應俟秋汛後拆修。以資減洩。一、裏河揚河兩廳東岸各減閘涵洞。洩水灌田。有官修民修之別。其中年久未修。及引渠淤塞者。應照舊修復。俾田資灌溉。隄無漫溢。實爲兩裨。現飭淮揚道督同淮揚兩府。逐一勘查。凡應民修者。照業食佃力例。督令疏挑引渠。修砌閘洞。其應官修者。卽確估發項興修。以復舊制。以上各工。皆應次第辦理。修復舊規。容臣確估具奏。恭請聖訓。再行與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陳鳳翔奏。臣查新漕將屆北上。寶應至界首一帶。四十餘里挑工。未便刻遲。前經查勘。督飭工員攢辦。現已次第報完。飭淮揚道胡克家。先往驗收。以備放水行船。至河口禦黃壩。上年堵合時。因水勢跌塘。兩壩頭墊陷欹斜。難資鉗束。前經奏明於臨黃添做鉗口壩。抵住黃流。將該壩金門拆卸。另爲盤頭裹護。現率道將較量水勢高下。自正月下旬以來。冰凌融化。河水增長。現在禦黃壩前。水深二丈八尺三寸。較洪湖高六尺餘寸。此時若遽啓壩。既無清水頂托。其勢建瓴倒灌之力。必猛。運口以內清江淮

安。寶應運河。必致淤墊。漕船欲速反遲。且禦壩內塘。上年堵閉時。衝走埽段。淤墊河心。必須趁此起除淨。盡以免船行窒礙。現飭道將等調派兵夫。將河底舊埽起除。於大壩下添做二壩。用料盤裏鑲築穩固。以爲重門鉗束。使啓壩放水。不致過猛。又太平等引河。雖挑挖深通。緣湖水微弱。現未暢流外注。擬於向有之濟運壩。用料盤裏導引清水。可以源源接濟。運口內既有清水頂托。則黃水自無淤墊之虞。臣查歷年新漕重運。首難係冬底新正渡黃。迨挽進楊莊運口。仍停候上游東省啓壩。方能僱挽北上。本年頭進南糧幫船。渡黃時日。雖較往年略遲。俟各壩辦理穩固。黃水稍落。先放清水鋪底。俾幫船銜尾前進。然後再啓禦壩。則渡黃暢順。接續北行。山東湖水又足。將來重運抵通。諒較往年更速。臣當欽遵聖訓。恪守蓄清敵黃之定見。悉心籌畫。總期工程堅固。庶放水行船。無須搶護。以臻妥善。不敢有欲速之見。轉致貽誤。再清江閘下石泊岸間。有塌卸恐礙船行。應將玉帶河豫爲挑挖。經臣附摺奏奉諭旨。已恭載十五日。欽此。臣遵將玉帶河。應挑工段。派員趕辦。所有清江閘下石泊岸埽處。臣赴工督同庫道徐忻。候補道裘世璘。履勘該正閘南北石牆。均有裂縫。面石尙屬平整。惟兩閘下護隄石岸。埽塌數十丈。尙有鼓裂掣動之處。均應拆砌。查閘座及上下泊岸。嘉慶十一年興修。十四年啓壩放水。係前任裏河同知繆雋承辦完工。雖逾三年。而過水甫經兩載。其原辦未能堅實。咎所難辭。請旨將候補同知繆雋革職。留工賠修。儻修不如式。再嚴參治罪。現在糧艘將臨。難以清底修砌。令該員先做埽段。撲護土隄。俟秋後辦理。再運口以內惠濟越閘。亦十一年拆造。是年十月完工。十二年啓放過水。十五年大汛。水勢湧激。西閘牆面脫落。雖未傾圮。而於漕船打放有礙。現飭趕緊拆卸。另砌堅實。以備重運。經行查該閘係前任裏河同知張文浩承辦。

甫逾保固而閘牆石塊脫落顯係灰漿不足所致不可不加之懲創應一併請旨將候補通判張文浩革職著落賠修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奉上諭陳鳳翔奏查勘河口至寶應一帶應辦工程分別緩急辦理已於摺內批示矣淮揚運河漕運往來最關緊要瞬息新漕北上工程斷不可遲所奏急辦各條均著照所議行惟須督飭所辦之員確切估計趕緊辦理勿任浮冒草率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初八日奉上諭陳鳳翔奏寶應挑工完竣趕辦盤護禦黃壩並添做二壩一摺現在禦黃壩前水深二丈八尺三寸較湖水尚高六尺餘寸陳鳳翔現擬暫緩啓壩先將河心舊壩起除於大壩下添做二壩以爲重門鉗束使將來啓壩後水勢下注不猛自應如此辦理其餘濟運壩用料盤裹導引清水之處亦應照所議行總使黃水少灌一分則減一分淤墊清水多出一分則增一分頂托該督惟堅守定見妥協辦理其另摺會同托津等議覆阿克當阿所奏各款此時治河要議總在蓄清敵黃黃水不灌運河則運河自無淤墊阿克當阿所請大挑運河之處此時自可不必其餘均照所議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八日勒保陳鳳翔奏臣等連日查看黃河水勢長落靡常而湖水微弱已極不但不能敵黃且不能濟運現在渡江漕艘已過揚關十四幫湖水不能漲發而糧艘又不可再遲是以前擬三月初一啓除禦黃大壩俾得僣運北行惟黃高於清五尺餘寸該壩一經開放則黃水直灌洪湖淤河可治淤湖則難治現今湖口灘高皆前此黃水入湖之病臣等籌畫必須將東清壩堵閉以杜黃水入湖當飭道將廳營星夜用料將東清壩結實鑲築於初一完工初二始啓禦壩該壩拆鑲盤做金門又添新金門爲重障以

期啓放無有他虞。又前加鉗口壩，俾倒鉤入運，緩其溜勢，復築二壩，以資擎托，不令建瓴直瀉。水至運口，又有頭二三壩鉗束，各工皆層料層土，追壓結實，甚爲穩固。現在河流順暢，運道隄埝鞏固。初五日，淮安頭二兩幫已挽過清江關，其鎮江等幫亦接續而來。茲淮安頭幫於本日渡黃北入中河楊莊，運口各壩收束如式，邵宿運河水勢可敷浮送，足以奏慰慈懷。又奉上諭，陳鳳翔奏啓放御黃壩，俾糧艘渡黃北上，前據托津具奏，黃高於清五尺有餘，壩前水深二丈七尺二寸，是現在水勢一經啓放，倒灌固不待言，恐勢若建瓴，黃流勇猛，下游閘壩在在著重，即使工程竭力保護，而金門溜勢湍激，幫船挽運維艱，渡黃亦斷難迅速。迨溜勢稍平後，清水微弱，不能刷淤，又屬可虞。現備剝船，原因三進江廣船隻不能渡黃而設。今以目下形勢度之，御黃壩啓放後，溜勢或緩或急，於運道均有妨礙。所有頭二進幫船，是否剋期無誤，且距桃汛不遠，萬一水勢變遷，漕船行走阻滯，關係甚重，必須豫籌，方不致臨時棘手。再朕聞高寶一帶運河，竟成陸路，現在洪湖引河挑竣，清水下注，是否足資擎托，著該督等一併具奏。至蓄清敵黃，係前人定法，但隨時啓閉機宜，亦應酌辦。該處五壩原爲宣洩盛漲而設，上年湖水過旺，因堅守五壩，未經稍爲啓放，以致湧漫掣場多工。從前余家壩、千根旗杆等處漫工，亦因各壩未經早放所致。使早啓一壩，俾水勢稍減，不致別生工段。是宣洩正所以資儲蓄。該河督惟當相時酌辦，無得膠執成見，致有貽悞。欽此。查御黃壩自初二日啓放後，各開壩金門水勢平穩，並不激湍，工程穩固。惟惠濟正閘，經前河臣奏明拆修，現在運河之水，悉由惠濟越閘下注，溜勢較急，糧艘緯挽稍難。其二閘三閘，並清江關及運河頭二三壩，禦黃大壩，二壩船行皆爲順利。測探運河水勢，深處一丈二三尺不等，至淺處亦七八尺。儘數浮送，將來

頭二進幫船不致耽延刻下雖屆桃汛埽壩工程堅固足資抵禦其江廣各幫若得順風迅行仍可由原船抵通如或稍遲必須起剝俟臨時察看再爲酌辦所有江廣新造剝船據本省來咨均已陸續開行查洪湖之水現較黃水低至五尺有餘幸東清壩嚴閉黃水不能灌湖臣等商定將張福口等引河加深展寬俟清高於黃即將東清壩起除以期敵黃濟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李亨特奏濟寧汛運河東岸自仲淺閘至新店閘上年雨水過多坡內積成巨浸寬廣數十里去歲秋冬及今春大風時作波浪騰激將濟字十七號起至四十一號堤工間段撞掣殘缺不堪現在坡內之水由新店閘上下涵洞洩放可期漸次消落惟堤頂經風浪掣塌甚爲窄狹尙難通絳必須加高培厚庶通絳挽且資鞏固茲據運河道徐國楠勘估具詳請奏臣復往履勘除前河臣陳鳳翔上年奏辦另案土工及歲加五寸案內估辦之濟字二十一號接連碎石隄工並濟字三十九號韓家灣四十二號石佛人家頭等處隄工三段雖照估如式修築完竣嗣因風浪撞擊復致坍塌尙在保固限內應令承辦工員照舊補修不准開銷計應估加高加幫隄工一十三段湊長一千五百七十五丈均應於坡面加幫與隄頂相平再於頂上酌量加高二三四五尺及六尺五寸不等共計土二萬一千四百八十六方六分限根尙有存水取土維艱每方例價二錢四分及一錢四分九分六釐不等連擺砌碎石每方工價銀一錢共銀四千七百五十八兩六錢三分六釐臣確覈各段隄工緊要亟應與辦請於運河道庫節省八東項下先行飭發趕辦分投修築俾利運行奉硃批照所請辦理工部知道運河道冊

是月十四日奉上諭勒保陳鳳翔奏報開放禦黃壩幫船行走順利一摺覽奏稍慰以目下情形而論重

運正當喫緊。而洪湖水力甚微。亦祇可如此辦理。但此時運河全係黃水。將來受淤必深。且汛水長落無常。恐兩岸漸形著重。惟有速將幫船趕緊僱行。能多僱一幫。則省一幫之累。如果洪湖淤蓄充盈。早晚可以刷黃濟運。則將束清壩啓除。漕船自可暢行。即不然。亦須將頭二進幫船。通行僱渡。止留江廣幫船在後。亦尚可籌辦剝運。庶全漕不致貽誤。其江廣造運剝船。亦當趁此時。催令渡黃備用。此外應行籌辦事宜。著遵照節降諭旨。豫爲布置。不得因糧運已通。稍有延悞。仍著將僱渡情形。隔數日。奏聞一次。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奉上諭。今早據勒保等奏。放禦黃壩幫船行走順利一摺。已降諭旨矣。申刻復據勒保等由四百里遞到覆奏漕運情形。據稱運河之水。由惠濟越閘下注。溜勢稍急。其二閘三閘以下。船行順利。現在陸續渡黃幫船。不致耽延。可冀無悞等語。覽奏幸慰。惠濟越閘溜勢既急。務須加意慎重。勿稍大意。至此時水勢既敷浮送。若伊等催僱認真。果能令江廣漕糧。亦以原船抵通。最爲妥協。多一番起剝。即多一番折耗。但伊等上緊僱催幫船。其撥運事宜。仍當留心籌辦。以期有備無患。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陳鳳翔奏。運河幫船銜尾而來。行走順利。自河口至揚州。尚無阻滯。水深處一丈二三尺。至淺處亦三尺七八寸。足資浮送。儻有淤墊。立時可以疏通。器具人夫。剝船均經豫備。以後幫船亦皆連橋北上。惟惠濟頭越閘。金門甚窄。溜勢擡高。較爲湍激。逆流而上。未免稍遲。茲將頭閘以上。旁有洩水舊路。用柴裹頭開放。繞至二閘。仍歸運河。溜勢既分。則頭閘之水。亦覺平緩。幫船易輓。不致稽遲。每日可挽過四十餘隻。至五十餘隻不等。風色一順。更可過行。所幸黃河大溜。仍走中泓。錯口壩外。不過漫灘之水入。

運雖水勢高低懸殊。而各壩爲之擎托。其情形實爲穩妥。二十二日奉。上諭。陳鳳翔奏運河水勢平穩。糧艘行走順利一摺。覽奏俱悉。據稱每日可挽過五十餘隻。不等。若能再多過數十隻。更爲妥速。卽不然。亦不得較此再少。總期於大汛前掃數渡竣。方於河防漕務兩無妨礙。其惠濟頭越閘溜勢湍激之處。務須加意防護。毋令船隻艱於繚挽。致有遲悞。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奉。上諭。李亨特等奏籌挑積土一摺。東省濟寧等處塘河。每歲挑淤。俱將所挑之土。堆放兩岸。積成山阜。其濟寧城外一處土山。自嘉慶五年。估挑十分之三。以後仍歷年堆積。現已高並城牆。不惟挑河之際。人夫下上艱難。兼於附近民居有礙。現在地方紳民等。籲懇挑除。自應亟爲籌辦。著照該河督等所請。每挑土一方。准估方價銀一錢八分六釐。共估銀二萬九千七百二十兩零。先在運河道庫兵夫工食存款內。借墊發挑。將每年運河挑工津貼。及黃河歲料幫價兩項節省銀兩。按年歸還。此次挑出之土。據稱運至城東玉露菴及教場迤東一帶窪地。均離該處四五百丈之遠。辦理自屬得宜。但此後挑河。若仍照舊就近出土。則該處挑復平地。不久又成土山。徒糜經費。著該河督等於每歲挑河之際。酌定離遠低窪處所。出運淤土。免致日久堆積。近處又需挑挖。且俾兩岸民房。永無被累之虞。方爲妥善。該省除濟寧以外。所有歲應挑挖之塘河。並各處閘口。均著照此辦理。咨皇帝聖訓。

閏三月初十日。陳鳳翔奏。本年開放禦黃壩。較往年甚遲。而糧艘渡黃。較往年更速。恐後船不能跟接。必須沿河飭提。方得銜尾前進。又恐荷花塘河面寬闊。水勢散漫。江廣幫船笨重。或經淺滯。未能進行。臣於初三日。自清江浦起身。查看加培土隄。俱已開工。歲修加鑲補埽。亦經該廳等次第辦理。上年廟灣漫缺。

聖場隄埽俱飭工員迅速補還。嗣至荷花塘察看兩隄寬數百餘丈水漫不能收束。所以近年必須起剝測量淺處長十四丈水深僅三尺八九寸該廳集夫撈挖晝夜不歇而隨挖隨墊亦係實情江浙幫船經由足敷浮送若江廣船隻喫水較深非起剝不能現以東邊圈隄作爲正隄高厚結實內蓄清水一塘皆八九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卽令工員將舊廢隄頭挖寬六丈用柴裹頭俾糧船繞塘行走不過繞數十丈以避淺處仍歸正河現已趕做船行極利既無須起撥亦不致耽延至山陽高寶甘泉等州縣開壩多有坍塌大半填塞不能洩水每逢洪湖異漲全藉各開壩宣洩庶保隄岸不害田廬前人立法甚善今開壩半廢一經湖漲運河卽不能容不獨漕運攸關且民生攸繫現令通判沈植蕃逐一估計再行詳奏於秋後擇要次第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勒保等奏幫船自閏三月初一日至初八日續行渡黃者六百五十餘隻每日挽渡計七八十隻辦理安速甚屬可嘉該督等趁此水勢平穩迅速催挽務趕端節前將幫船掃數渡竣俾禦黃壩早堵庶於漕運河防兩有裨益至陳鳳翔另奏察看荷花塘水勢散漫江廣重船須繞塘行走免致起剝等語自應照所奏繞塘行走以期順利其山陽等州縣一帶開壩各工現旣坍塌損壞亦應次第興修以資宣洩該督等務須督飭所屬實力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陳鳳翔奏襄河廳清江閘因泊岸坍塌閘牆裂縫臣恐重運經臨致有窒礙奏請將玉帶河挑挖深通以備不虞並加培兩岸隄工以資防禦仰蒙俞允臣卽飭道廳估計分派工員劃段興挑培築一律完竣委淮揚道胡克家按段驗收限河丈尺均照原估並無偷減草率情弊聞有河底不平隄頂

浮鬆之處。當飭承辦之員。收拾妥協。臣復查驗。與該道所稟相符。茲據江揚道勘覈。計挑河長一千四百八十五丈。培築兩岸隄工水碓銀兩共銀四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兩。臣復加確覈。尙無浮冒。仰祈勅部查核施行。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七

運河水章 順四十五

嘉靖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奉諭。據吉綸等奏。勸駱馬湖上游各河。現俱通順。並嚴禁私墾一摺。駱馬湖上游。沂河諸水。引流濟運。近年因湖渠私墾漸多。蓄水不敷。挹注。特令巡撫會同總河。派員會勘清理。茲據奏。上游各河。自發源及經行處。所俱一律深通。間有近河老灘。嚴禁種植。並低窪兜灣處。所流沙停滯。責令該管官。隨時挑挖等語。駱馬湖蓄水。分注運河。全賴上流通暢。其河湖灘岸。私墾種植。例有明禁。著同與飭知該管道廳州縣。遵照定例。隨時稽察。毋令居民人等。私開侵佔。其停淤處所。並令該管不時挑濬。俾泉源暢達。免使河流短絀。河渠志稿。

五月二十四日。周鉞奏。江南山東直隸運道。爲糧艘經由要津。必須一氣聯絡。庶催償撈剝等事。呼應較靈。查江南邵宿運河。設通判一員。所管河道。上自山東黃林莊。下至江南桃源。計程二百五十餘里。全賴上游微湖挹注。以通舟楫。而微湖坐落山東滕嶧江南徐沛各境。其來源則係收蓄東省曹濟各屬坡水。由牛頭河下注。出韓莊湖口。新舊兩閘濟運。舊制取自上而下。其勢建瓴。其流易達。故於兩省交界之黃林莊。設立水誌。以長河水深五尺爲度。如有不足。驗視誌椿盈絀。酌放湖水多寡。每年循照辦理。惟近歲邵宿河道。漸次淤高。卽年年挑濬。亦須撈剝兼施。幫船始能行走。現因去冬未挑。誌椿放水六尺餘寸。江境尙不敷用。三進幫船。挽入東境。仍不免散漫脫幫。其故皆因邵宿廳在黃河之北。距清江已屬篤遠。而

近年南河事繁。河臣當重運經由。遠在南岸河口。設法儻渡。邳宿河道。鞭長莫及。卽東省就近得信。備文咨移。動經千里。往往耽遲。雖不分畛域。委員往催。究屬隔省。呼應不靈。必須統歸一省管轄。方可收效。卽如江南所屬沛縣。其河道向歸東省經管。較爲畫一。此其明驗。愚昧之見。不若將江南邳宿廳河道。照沛縣例。改隸山東運河道管轄。凡挑河築壩起剝等事。與東省同時興辦。既可聯爲一氣。又無彼此先後之分。重空兩運幫船。無慮停待。與漕運河防。均有裨益。所有邳宿廳營汛員。改隸山東運河道屬。一切仍舊。毋庸增設。再臨清開外至德州衛河中間。有直隸故城縣河道六十五里有奇。界山東武城恩縣之間。距直隸省城甚遠。每遇衛河水淺。應須起剝撈淺。移咨往返。亦緩不濟急。而直隸雇備剝船。尤爲非易。幫船每多積壓。並請將故城河道。亦照江南沛縣例。改隸山東。并歸武城縣甲馬營巡檢兼管。仍隸下河通判管轄。其應雇剝船人夫等事。與山東各州縣一律辦理。似此轉移。不但遇事可無歧視。而河道亦有專員管理矣。奉上諭。據巡視濟寧漕務御史周鉞奏。請將江南邳宿廳河道。照沛縣例。改隸山東運河道管轄。並請將故城河道。亦照江南沛縣例。改隸山東。并歸武城縣甲馬營巡檢兼管。仍隸下河通判管轄。其應雇剝船人夫等事。與山東各州縣一律辦理等語。該御史所奏。係爲調濟漕運起見。惟是改隸後。是否與河防漕運。兩有裨益。其廳營員弁。是否毋庸移置增添。及一切公事。有無遲礙之處。必須籌畫周詳。悉歸妥善。著該督撫等會同酌議。據實具奏。毋得稍存遷就推諉之見。運河道冊。

六月十五日。勒保陳鳳翔奏。臣等欽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查邳宿廳所管運河。上自黃林莊。下至桃源。二百五十餘里。該境運河。全賴微山湖水下注。以資浮送。而微湖啓閉。係山東運河道所管。每年重運北

上該道啓板放水。注入邵宿運河。以鋪水五尺爲度。仍將微湖之板封閉。俟下游水涸。再行啓板接濟。設有積淤。則由南河於回空後估挑。此向來辦理之章程也。惟該境地勢建瓴。河水易耗。每年重運過境。河水旋放旋消。勢須頻頻接濟。而該廳稟報南河臣等據稟。咨請山東啓板放水。文書往復。勢恐鞭長莫及。又冬間挑挖。事隸南河。是否深通。山東運河道。無從查核。故向時邵宿河員。每以微湖水不暢注爲詞。而山東又以運道挑挖未深爲解。今如該御史所請。以邵宿廳所管運河。改歸山東運河道管轄。則事權歸一。可杜彼此推諉。實於漕運有裨。該境地方事隸在州縣者。仍歸江南管轄。其管河縣丞等官。一并改歸山東統轄。所有該廳等衙署書役。悉仍其舊。毋庸移置增添。應支俸工役食。改歸山東支領。江南停止發給。應換關防鈐記。統俟命下日。咨部辦理。臣等酌商意見相同。謹會同撫臣章煦具奏。其故城縣河道。應否改隸山東。應聽直隸督臣議奏。七月初九日。奉硃批。該部知道。運河道冊。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據巡視天津漕務御史。成額奏。南運河自津關至山東接壤之安陵。河程五百七十八里。又故城縣境內。河程六十五里。河道灣旋。向多古淺。每於伏汛漲發。及秋間水勢消落。水過泥沈。卽形淺阻。往來查勘。古淺新淤。共計四十八段。較量寬長。均不過二三十丈。及十餘丈不等。若認真挑挖。可冀通暢。請飭下直隸總督。每歲於空運出直後。督令該管州縣。設法挑濬等語。南運河自津關至山東接壤之安陵。及故城境內。各古淺處。所自應挑挖深通。以便重空漕船。過行無阻。該督惟認議添剝船。試思築壩起剝。旣滋繁費。且剝船亦必須藉水浮送。若水勢過淺。卽剝船仍多阻滯。是挑挖古淺。乃運河切要之務。著溫承惠於本年秋間。空運出直之後。查照該御史所奏。派委道府大員。逐淺測量。稍有掛淤。

之處。督飭該管州縣實力挑挖。定以水深四尺爲度。仍於春間冰泮時。由巡漕御史親歷查驗。不得稍涉草率。挑竣後。卽行奏聞。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前次堵合禦黃壩後。運河淤墊。曾經該督等奏請挑挖。當經降旨飭令趕緊辦理。近據山東河臣等奏報。回空南糧幫船。已有趨行入閘河者。現在直隸山東河水充盈。此後各幫銜尾南下。不難卽日趨出東境。若江境河道稍有淤滯。卽不免有停泊擁擠之慮。寧不有誤歸次。目下清水已長。有一丈一尺餘寸。必須先將河槽挑挖深通。將來清水出時。方可刷滌。豈有坐待清水。不先疏濬之理。著百齡會同陳鳳翔。督飭員弁。將清江至高郵寶應一帶河道。迅速興挑。務須一律通暢。屆期啓壩。以幫船通行無阻爲要。河渠志稿。

七月十三日。百齡陳鳳翔奏。臣等欽奉上諭。前此堵合禦黃壩後。運河淤墊。曾奏請挑挖。當經降旨。飭令趕緊辦理。乃堵壩已及月餘。未據奏到。殊屬延緩。近據山東河臣等奏報。回空南糧幫船。已有僱入閘河者。若江境稍淤。一經幫船到境。卽不免停泊擁擠之慮。寧不有誤歸次。著百齡會同陳鳳翔。督飭員弁。迅速興挑。一律通暢。屆期啓壩。以便幫船通行無阻。其現在清水能否暢出。及挑挖運河各情形。著卽據實覆奏。以慰廑念。欽此。又奉上諭。刻下清水已長一丈一尺餘寸。且天然峯山等閘。業經啓放。更足減黃助清。如回空幫船到彼。察看情形。啓放清水。果能敵黃。固屬甚妙。否則核計清水。可資挈托。黃水不致過形倒灌。亦卽啓放禦黃壩。俾幫船得早歸次。勿誤受兌之期。欽此。查上年冬間湖水過洩。所存底水無多。而湖口一片淤灘。涓滴不能外達。不得不藉黃流以濟重運。計自全漕渡竣。時經數月。運河益形淤墊。經臣陳鳳

翔奏明於堵築禦黃壩後估挑派委文武一百十餘員分段承挑。星夜趕辦。並派同知通判嚴催。委淮海道黎世序總司其事。於七月初二三日先後報完。經該道按段驗收。尙無偷減丈尺。臣百齡於途次接印後。由禦黃壩繞至東清壩。察看湖水尙好。其太平等五道引河。前經臣陳鳳翔奏明挑挖深通。清水可以暢出。臣等商酌定期於初五日開放東清壩。既可刷滌淤沙。而秋禾亦可資灌溉。現在測量中泓水深八九尺不等。至淺之處亦五六尺。空運經臨。不致停泊擁擠。有誤歸次。惟向來啓除該壩口門。以三十丈爲率。刻下回空幫船尙未入境。少拆十數丈。使溜勢擡高。刷沙之力更猛。並可撙節湖水。俟糧艘到時。相機展寬。則浮送益覺迅速。且天然峯山等閘業已啓放。更足減黃助清。現在黃高於清尙二尺有餘。高堰誌椿湖水已長至一丈一尺七寸。來源頗旺。如再長尺餘。與黃水相抵。可收敵黃之益。即使清水未能遽長。黃水亦不見消落。亦可藉資擊托。不致過形倒灌。足以仰慰廬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百齡陳鳳翔奏。洪湖底水自上年洩放過甚。收蓄爲難。春間閉束清壩。日漸停蓄。迨六月底。運河挑浚。因重運北行。倒灌日久。不免停淤。亟須放水刷河。已於七月初五日開放。距今二十餘日。時加測探。水勢衝淤。暢下。河身日見刷深。自運河口門以達高郵。俱深六七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臣等因放水甚易。蓄清甚難。彼時黃水尙未大消。恐清水敵黃猶弱。是以禦壩未敢啓除。而束清壩口門亦僅開十丈。連日據裏河堰。各廳稟報。湖水日長。查驗誌椿。已收至一丈二尺二寸。黃水日漸減落。裏外測量。計清高於黃一尺七寸。臣等查黃水減落之故。由於縣拐山李家樓兩處。漫決分流。故下游日形消退。自須及時開壩。俾清水浚滌淤沙。遂於月之中旬。將近壩各工起拆。酌留壩身。以備空運渡河。即可立時

啓放。茲起拆各工早竣。而回空首幫。已過桃源三岔汛。臣等分委文武各員。由中河至邵宿。沿路提催。即於二十九日申時。將禦壩啓拆。清水攔蓄已久。放壩外注。從高而下。自能暢出。而黃水日見消退。清水與中河之水。會注河心。河內停沙。自可盡行衝刷。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三日。李亨特。同興奏。臣等欽奉上諭。已恭載五月二十四日。欽此。查東省運河。上自德州柘園。下至嶧縣黃林莊止。縣長千餘里。自黃林莊南至桃源。計水程二百五十餘里。係江南邵宿運河通判管轄。該處河道與東省八閘一帶毘連。由上而下。形勢聯屬。爲江南運河入境要地。所藉以濟者。止微湖一水。挹注。向於黃林莊境設立水誌。定以長河水深五尺爲度。而微湖酌盈濟虛。啓閉蓄放。係山東運河道所轄。如邵宿廳所管運河。改歸東省。就運河形勢而論。微湖啓閉而計。一氣聯絡。責有專歸。較有裨益。所有江南邵宿廳運河。應請如該御史周鉞所奏。改隸山東運河道管轄。其管河縣丞及該處營汛等官。一并改隸東省。以歸畫一。惟邵宿河道。近漸淤高。如該御史所奏。本年因去冬未挑。誌椿放水六尺餘寸。江境尙不敷用。此其明驗。該處河道。全賴挑挖深通。庶鋪放湖水。順軌暢流。漕艘經行無阻。而挑濬運道。又全在多集人夫。赴工合作。俾挑工速竣。查東省運河。每歲挑淺工程。所估土方。除各汛閘額設淺閘橋壩等夫挑辦外。餘土係沿河州縣衛雇挑。至江南沛縣河道。募夫工段。仍令沛縣承辦。其募夫工價器具等項。例由山東藩庫給發。至津貼銀兩。東省墊給。移咨江寧藩司撥還歸款。此歷來辦理之成規也。久遠遵行。均有準則。挑辦易於集事。但江南邵宿運河挑工。據徐州道張鼎抄案內稱。向無定例。惟視受淤輕重。以計應挑與否。歲無常則。且邵宿二州縣。雖有額設管河汛員。並無閘官。亦無額夫。遇有應挑之年。自須募夫。

挑辦是以每屆挑工係該管道員詳請奏明另案與挑照江省方價作正開銷此邵宿運河挑辦之情形也今邵宿改隸山東此後每屆應挑年分由東河遴委諳練工員前往勘估臣等復核確實與東省應辦挑工同時奏辦其募夫工段請照江南沛縣挑河例責成邵宿兩州縣領銀承辦邵宿應往來稽查不任草率臣等仍委大員駐工監辦務期挑辦如式與東省河道一律深通以利漕行至應用募夫津貼銀兩亦照沛縣例由東省墊發造冊移咨江省撥還歸款毋庸另案開銷如其年無須挑辦亦於摺內聲明以資撙節至直隸故城河道自孟家灣至鄭家口南首果子口止共四十八里係故城縣經管並設有管河縣丞該處界東省武城恩縣之間向多古淺重運經臨必須撈剝今議改隸東省一切撈剝事宜較為妥便請將直隸故城河道亦改歸山東經管河道既隸山東原設之管河縣丞應一并改隸東河毋庸令甲馬營巡檢兼管庶有專員經理其撈浚事宜亦由東省派員承辦所雇人夫亦照邵宿令地方官雇募惟東省運河今南北添長三百里運河道往來不能兼顧臣等熟商從臨清閘外起至直隸交界止責令河道就近督理俾資照料其歲搶工程仍由運河道經管至邵宿廳挑挖運河淤淺及築做束水挑水等壩非常年例辦如改隸後遇有前項工程需銀若干隨時奏撥山東藩庫銀兩辦理其循例搶修並啓閉劉老澗塔閉駱馬湖尾閘五壩各工歲需銀七八萬兩請於山東藩庫地丁項下每年撥銀七萬兩解運河道庫以備支發冀同山東各河廳工用按期報銷俟准部覆後如有餘存留爲下年之用不足則核明找撥該邵宿廳尙有額設經費銀一千五百兩在江南從前額設時自係酌量情形辦理應請循舊於該廳搶修項下開銷至糧船起剝需用剝船仍歸邵宿兩州縣雇辦其故城剝船亦由該縣雇備民船接替剝

運俾轉輸迅速。所有邵宿廳汛及故城管河縣丞各衙署書役等項，悉仍其舊，毋庸改易。應支養廉俸餉，改歸山東支領。江南直隸停止支給，應換關防鉛記及一切未盡事宜，統俟命下之日，另行咨部辦理。運河道冊。

十月初八日，陳鳳翔奏：本年因李家樓漫口，黃水澄清，全歸洪湖。裏河廳束清壩，大加展寬，俾得洩瀉洪湖漲水，而清口頭二三壩甚爲著重，自蓋壩接長後，得挑大溜七分入黃，三分入運，以符舊制。惟運河窄狹，恐不能容，又飭裏河廳將上年新修雙孔涵洞啓放，以資分洩。其所屬運清平三汛隄工卑矮單薄者，亦加高培厚。凡迎溜埽灣，向無埽段之處，業已添下護埽，足資捍禦。至雙孔涵洞以下，護城河淤墊，亦經間段挑挖，則洩水可以暢達，歸入高寶諸湖。兩邊束水土隄殘缺處所，亦經補築。至揚河廳自上年廟灣漫缺堵築後，所有寶應汛善後工程甚多，其掣場埽段及東岸殘缺土隄，並汜水、永安、高郵三汛隄埽工段，均經籌辦。其西岸臨湖甄石工業已驗收，黃浦石閘亦已開工。復查朱馬灣舊閘埽場，難資啓閉，現飭該廳估辦。至白田鋪原係通湖水口，水小則閉，水大則開。茲清水甚旺，飭該管通判將正壩加鑲，添做托埽邊埽，相機啓放，以分運河水勢。凡此皆係必不可緩之工，經臣同淮揚道轉飭各廳員次第妥辦。俾運道賴以平安，不獨本年空運得以進行，即來年重運可無阻滯。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戶部、兵部、工部議奏：據河東河督李亨特等奏，江南邵、宿運河通判管轄該處河道，與東省八閘一帶毘連，所管運河改歸東省，就運河形勢而論，並徵湖啓閉而計，一氣聯絡，事權歸於專責。所有邵宿廳運河，請如該御史周鉞所奏，改隸山東運河道管轄。其管河縣丞及該處營汛等官，一并改隸東

省。以歸畫一等語。工部查邵宿廳所管運河。與東省運河昆連。惟藉徹湖一水濟運。其啓閉蓄放之事。係山東運河道所轄。而冬間挑挖。事隸南河。未能歸一。今該河督等所奏。邵宿廳運河。改歸東省。於一切啓閉蓄放挑挖事宜。俾有專責。與江南總督奏准原案。亦屬相符。應如所奏辦理。至奏稱管河縣丞。一并改隸東省等語。吏部查邵宿廳運河。既改歸東省管轄。管河縣丞。應如所奏。改歸東省管理。將來應行升調。由河東河督核轉。以歸畫一。其奏稱該處營汛等官。一并改隸東省。兵部查邵宿運河。既歸東省。其邵宿廳運河營守備等官。亦應如所奏。准隸山東。歸河東河督運河道管轄。以專責成。並令該河督。將邵宿運河營武弁數目。分晰造冊咨部。以便換劄註冊。又據奏。邵宿運河挑工。此後每屆應挑年分。由東河總督。勘估。臣等復核。與東省應辦挑工。同時具奏挑辦。其募夫工段。請照江南沛縣挑河例。責成邵宿兩州縣。領銀承辦。至應用募夫津貼銀兩。亦照沛縣例。由東省墊發。移咨江省撥還歸款。毋庸另案開銷等語。工部查江南沛縣河道。募夫工段。向係沛縣承辦。與東省運河挑工。彙案與挑。今邵宿廳河道。既隸山東。與沛縣事同一律。每屆應挑年分。自應令河東河督。遴員勘估。與東省挑工。同時奏明。責成邵宿兩州縣。領銀承辦。毋庸另案辦理。以歸簡易。至邵宿廳挑河。向係按江省方價開銷。並無津貼。今改隸山東。自應照沛縣募夫例。給予津貼。由東省墊發。移咨江省撥還歸款。但東省挑河募夫。每名銀五分。江省夫價。每名銀八分。今照東省挑河例。酌給津貼。其工價。應照東省例核給。又據奏。邵宿廳挑淤。及築做東水挑水等壩。非常年例辦。改隸後。遇有前項工程。需銀若干。隨時請撥山東藩庫銀兩辦理。其循例搶修。並啓閉劉老澗。堵閉駱馬湖尾閘五壩。咨工部查核江南原案。約歲需銀七八萬兩。請於山東藩庫。每年撥銀解運。

河道庫以備支發。彙同山東各河廳工用。按期報銷等語。工部查邳宿廳挑淤築壩等項工程。非常年例辦者。向係隨時奏辦。其循例之搶修。向係造具工段丈尺清冊。咨部彙案造冊題銷。至該廳啓閉劉老澗等工。雖係循例辦理之工。其每年應否啓放堵閉。向係酌量奏辦。今該廳改隸山東。應令東河督臣照江省舊例。分別辦理。至該廳搶修。並啓閉劉老澗。堵閉駱馬湖尾閘五壩各工。歷年報銷原案。約歲需銀七八萬兩。其工料價值。係照南河奏定時價核給。與東省工料價。未能一律。今改隸山東。其奏辦另案。及例辦各工。用土用料價值。是否照東省畫一辦理。原奏並未敘及。應令該河督等確查。奏明核定。以昭遵守。所稱該廳嗣後挑淺築壩等工。隨時請撥山東藩庫銀兩辦理。循例之搶修。並啓閉劉老澗。堵閉駱馬湖五壩各工。請於藩庫地丁項下。每年撥銀七萬兩。解運河道庫。以備支發。戶部查河東河道搶修各工。向動藩庫銀兩。存貯運庫。此項每年動撥存貯道庫。以備支發之處。亦應如所請行。仍俟題估報銷日。飭令造冊咨送戶部備核。又據稱邳宿廳尚有額設經費銀一千五百兩。在江南前設時。自係酌量辦理。應請循舊於該廳搶修項下開銷等語。工部查江省各河廳經費。共額定銀二萬八千兩。向於江省河庫支領。內邳宿一廳。額支銀一千五百兩。今該廳改隸山東。所有額夫經費銀兩。自應仍循其舊。惟江省從前添設廳員。應支經費。係於各廳額定銀二萬八千兩內劃給。現在南河添設海安。海阜二廳。應支經費。未據南河督臣酌定。其邳宿廳額支經費銀兩。應否劃出。再該廳經費。既歸山東。搶修項下開銷。江省應如何扣出。均未詳敘。應令該河督會同江南河督。查明奏辦。又據奏請將直隸故城河道。亦改歸山東經營等語。工部查直隸故城河道。先據督臣奏。將故城縣挖淺起剝事宜。改隸東省經理。其兩岸隄工。向設故

城管河縣丞。應仍歸該縣丞管理。經戶部以該處河道自乾隆五十八年。據前任直督梁肯堂奏請歸并後。糧艘過境。歷無貽誤。是遵行已久。毋庸復議更張。且兩岸隄工。仍歸故城縣丞經理。而挖淺起剝等事。轉令山東州縣承辦。未免兩歧。所請未便准行。覆奏奉旨依議。欽此。今該河督等奏。將故城河道亦歸山東經管。應毋庸議。至奏稱東省運河。今南北添長三百里。運河道來往不能兼顧。請將臨清閘外起直隸交界止。令糧道就近督理照料。其歲搶修工程。仍由運河道經管等語。工部查山東運河添長里數。除直隸故城縣河道。毋庸改隸外。計南首添長二百五十餘里。其歲搶修工程。仍令運河道經管。以專責守。又據奏。邵宿運河糧船起剝。需用剝船。仍歸邵宿兩州縣雇辦。其故城一處剝船。亦由該縣雇備民船接替。剝運俾轉輪迅速等語。戶部查故城河道挖淺起剝等事。前經直督奏改由東省經理。經戶部議駁。其故城搬運船隻。戶部以東省所設官剝船三百隻。可否酌分故城縣若干隻。交該縣經理。令直督會同河東河督東撫妥議具奏。未據該督等覆到。應仍令查照戶部原議辦理。其邵宿運河糧船起剝。需用剝船。既據該督等奏請照邵宿兩州縣雇辦。亦應如所奏照舊辦理。至奏稱邵宿廳汛各衙署書役等項。悉仍其舊。毋庸改易。應支廉俸役食。改歸山東支領。江南停止支給。應換關防鈐記。及一初未盡事宜。另行咨部辦理。均應如所奏辦理。本日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李亨特奏。據運河道徐國楠稟。捕河廳東平州汛戴村壩。共長一百二十六丈八尺。高五尺及五尺五寸不等。創自前明。自乾隆三十六年奏修以來。已閱四十載。歷被漲水衝擊。搜淘。樁朽。石圯。本年六月。洩源浩大。各壩過水。至一丈四尺餘寸。溜勢洶湧。掀揭猛驟。將玲瓏壩壩身。及漫坡跌水。南北裏頭面裏。

石塊衝塌。亂石壩北裏頭。間有坍卸。壩下碎石坦坡。均已掀沒。滾水壩後面。及坦坡跌水面裏等石。亦多墊裂。南北礮心塚。及北壩臺西面。餓壩。南壩臺西面。分水駁岸。均經坍塌。若不乘此趕緊修復。則汝水無所攔截。於漕運大有關係。並聲明拆修石壩。必須攔水圈壩。方能厚水施工。經該道履勘確估。援照嘉慶九年張秋大工成案。加給幫價。估需工料銀四萬七千四十兩。詳請具奏。臣查戴村三壩。攔截汝水。使由南旺分水口。南北分流濟運。爲東省運河最要關鍵。每年蜀山馬踏二湖。全資收蓄汝水。以爲濟運。自未便稍有旁洩。今據運河道勘稟。三壩因積年漲水。衝擊塌壞。其玲瓏壩椿石。全行坍塌。自應早爲修築。以利運行。臣卽親往查驗。三壩坍塌情形。與該道所稟無異。亟應乘此汝弱之時。趕緊集料興修。務於來歲桃汛前完竣。以防伏秋汛漲。奉硃批。亟應辦理。工部知道。運河道冊。

十一月十九日。百齡、許兆椿、陳鳳翔奏。江南邵宿運河。因古淺較多。糧艘經行易滯。該處向無來源。全由微湖啓放下注。幫船方得北上。是以前任山東巡漕臣周鉞。請將該廳所管河道。改隸東省。俾得聯爲一氣。奏奉諭旨。著交江南山東督河撫諸臣會議具奏。欽此。經前督臣勒保等。山東河臣李亨特等。均請如周鉞所陳。改隸東省。覆奏。臣等伏思邵宿運河。爲糧艘經行要道。如果牽制格礙。自當變通辦理。以免推諉遲延。今查該廳上承東省微湖之水。以濟下游古淺。彼此相安。章程久定。今春因上冬水旺。奏明停挑。間有水淺船遲。而核計通漕行走日期。尙無阻隔多時之事。似未便遽指爲事權不能歸一。輒將百餘年來辦理成規更改。轉致鞭長莫及。歧誤堪虞。卽如邵宿一廳。本隸徐州道管轄。該道衙門。距邳州古淺之貓兒窩一帶。僅一百數十里。每值幫多水弱。該道卽親駐河干。督率廳營。趕築草壩。疊蓄添雇人夫。撈挖。

一面札令所屬地方官。雇備剝船起用。從未因淺阻有誤。重運到北之年。儻值該道防河。不克分身。督河各臣。接據員弁稟報。亦可派員馳往籌儼。或親赴督辦。自河口至貓兒窩。計二百五十里。調度尙易。今改隸東省。運河道管轄。該道駐扎濟寧。距貓兒窩四百數十里。若由臣等行文該道。赴淺處履勘。固屬輾轉耽延。卽該道聞信。馳赴江境。而相隔太遙。不能朝發夕至。地方又非所屬。舉凡派員雇剝。工料人夫。斷難如徐州道之湊手。且彼時山東河臣。正屈赴豫防汛。該道經管閘內。運河甚長。一切節宜啓閉。必得居中策應。方無貽誤。向來如滕縣十字河。汶上劉老口。每遇山水漲發。噴沙淤墊。立卽梗阻。亟應上緊疏浚。又如臨清閘外。至直隸交界。雖經河撫諸臣議歸山東糧道經理。就近照料。萬一衛河淺澀。糧道督運未回。運河道亦斷不便坐視。是該道本營之境。已屬路長事劇。再加邵宿運河二百五十餘里。難免顧此失彼。在周鉞以東境有定之水。濟江省未挑之工。易啓爭執。請照沛縣及現在改隸故城河道。統歸山東一手經管。意在杜兩省推諉之弊。不知江南沛縣。直隸故城兩縣。本與東省運道犬牙相錯。所管又不過數十里。尙可歸并一省。非如邵宿運河。向與東省黃林莊境。截然劃分界限也。況嘉慶十五年。欽奉上諭。傳諭巡漕各給事中。御史。嗣後南漕自黃河北岸起。至山東交界止。其東省至直隸天津通州一帶。均按所管地界。逐處查量。如有淺處。卽飭地方河工各官。隨時挑挖。仍將查勘運道水深尺寸。各於每日具奏一次。欽此。欽遵在案。今將邵宿運河改隸東省。該處水深尺寸。似應劃歸山東巡漕查勘。按日具奏。而東省北至德州。南至宿遷。計長一千三百數十里。來往分馳。以山東巡漕出省。巡江南界內。實屬篤遠。其江南巡漕自黃河北岸。至桃宿交界。僅長一百二三十里。彼此應勘河道。太覺遠近懸殊。亦非因地制宜之道。

至邳宿向來挑工總視受淤輕重酌定應挑段落歲無常例每屆應挑之年由徐州道詳請派委工員承辦其東省挑河除額設淺閘各夫應用外其餘沿河州縣募夫挑挖現准山東河臣等移咨原摺內稱邳宿應挑工段請照沛縣例責成邳宿兩屬領銀承辦雇挑臣等查邳宿所管運道共長二百五十餘里地勢建瓴河面寬闊上承大泛口沙家口徐塘口各處山源下注水緩沙停挑浚不息兼之該屬連年被災於地方公事尙多掣肘若責令州縣募夫承挑賠累無出恐致貽誤而募夫津貼銀兩先由東省墊給造冊移咨江南又於江寧庫貯撥還亦多周折況該州縣濱近黃河例應防守冬令挑工正在凌汛期內未免兼顧不及又邳宿運河所屬駱馬湖上承山東蒙沂諸水瀦蓄濟運每年尾閘五壩按時啓閉盛漲則啓放尾閘洩歸六塘河入海汛過則收水濟運由柳園頭王家溝乾車頭竹絡壩各口門酌量邳宿運河水勢淺深以次開放入運其法至善前河臣靳輔張鵬翮王新命白鍾山等皆於此力爲講求乾隆五十年大學士公阿桂亦奏禁湖灘開墾不許升科以期蓄水充裕使湖水放入運河卽由邳宿以達中河資其挹注上年八月臣許兆椿亦奏請敕下督河臣派員清理駱馬湖申明開墾例禁以期有備無患若改隸東河則河臣及運河道距此窵遠查察難周而民地仍屬江南湖歸東河所隸必致土豪佔種吏胥賄容漸將古入水櫃良謀悉成淤廢且中河一廳全藉邳宿之水濟運而微湖放開之水路長源弱不足以達中河亦惟仗駱馬湖添益兩廳同在南河呼吸相通易於照應若劃歸兩省必啓爭端又中河每遇異漲先將邳宿所屬減水閘壩宣放分下之水復啓劉老澗歸入六塘河宣洩中河隄岸始保無虞桃源各工不虞喫重今改歸東河設遇異漲邳宿運河廳久將境內減水閘壩啓放已足保護隄工而劉老澗之

分洩。關係中河。恐無暇及此。則中河桃源各工。處處危險。若俟稟明上司。咨會東河啓放。必致誤事。是中河一廳。水枯則借邵宿駱馬湖爲之酌劑。水漲則借邵宿劉老澗爲之分洩。改隸兩省。氣不相連。恐日久推諉。並湖河之節宣皆廢。民田運道。關係非輕。以上情節。臣百齡再四思維。並查成案。在邵宿改隸山東。則江境去一重累。實爲省便。而細核分管程途。遠近。人夫挑築。機宜。通盤籌算。不若仍循舊章之爲扼要。將來總以兩省交界之黃林莊水誌五尺爲度。此係成規。無可爭競。適臣許兆椿督押回空尾幫旋淮。面商意見相同。臣陳鳳翔前此由東河調任江南。亦止知邵宿運河之水。須借東省微湖來源。改屬東河。可以聯爲一氣。故隨同前督臣議奏。今察看日久。知全局機宜。大有未便。不敢因隨同奏改在先。遷就辦理。致與新運工程。多所窒礙。再邵宿兩州縣。本年因李家樓漫口。亟籌堵合。價辦挑工。臣百齡陳鳳翔已派令承挑本境黃河。又派辦李家樓口門料物。前接東河臣咨會。本年挑浚運河。應照沛縣故城例。令各挑本屬河路。并准邵咨。亦如東河臣所請。責成該州縣辦理。查該境所管運河。各長一百數十里。向該應挑。俱分爲數十段。多派河員同辦。今交該州縣一人經理。恐工長路遠。兼顧不遑。況刻下李家樓工程。正在萬緊。已派該州縣挑挖黃河。領辦料物。再令兼辦運河百數十里長工。必致奔走不遑。彼此兼廢。臣百齡未敢拘泥誤工。已飭徐州道。及邵宿運河廳營。照往年挑辦章程。添員分辦。並咨東河臣知照。臣等更有請者。查嘉慶四年。欽奉諭旨。凡河工事務。不得派及州縣。仰見我皇上慎重地方。設官分職。各專責成。庶考課有方。權衡得當。奉行數年。地方倉庫。漸次彌補。河工挑浚。亦復深通。乃嘉慶十二年。巡視東漕御史文修。條奏山東挑挖運河。改歸州縣。仍令河員勘估收驗。遂至各州縣賠累日增。而河道挑工。亦復日形。

淺阻。卽如上年重運北上。東境淺攔。盤剝稽遲。若非澍雨應時。各處山源下注。則江廣笨船。幾不能前進。是州縣於挑辦河工。本所未諳。而挑成後。仍交河員管理。河員視爲年年總有州縣興挑。凡平日攔蓄節宣機。宜置而不問。是以州縣旣以挑河而益累。河工亦竟以改歸州縣承挑之後。而愈不能深通。且查入冬挑河。時值各州縣收漕。兩處兼顧。已屬爲難。況地方訟獄繁多。未便延攔。工員時屆冬令。三汛已過。正值無事。轉令晏安。亦非均平之道。至謂河員呼應不靈。則革除民夫後。凡有挑挖河道。皆係雇夫。亦何藉於州縣之呼應。設河夫滋事。及夫頭驅錢逃脫。僅可移報州縣追究。若謂州縣可以賠墊。則是啓州縣以婪私虧庫之源。流弊尤甚。且估工時。本係分別土方難易。量爲多寡。本無偏枯。而州縣以生疎而累者恆多。河員以熟便而用之。皆當況河道旣歸河員所管。挑挖防守。何可兩易其人。前改挑河章程。實無益有損。伏思成法舊章。當其釐定。決非苟且。何可違一人私智。遽更永久規模。古人謂弊不甚。不易法。況易之而轉滋流弊。臣百齡前任山東。親見沿河州縣之累。而河務亦因此廢弛。正擬陳明。蒙恩擢任兩廣。今到江南。察看事勢。有滋弊不能久行。實不敢意存畛域。緘默不言。致將來積重難返。仰懇聖恩。嗣後江南山東常年挑河事務。仍歸河員辦理。庶地方河務。各專責成。彼此無從推諉。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五日。奉上諭。百齡等奏江南邵宿運河廳請毋庸改隸東省管轄一摺。運河分隸章程。相沿已久。前因巡漕御史周鉞條奏。以邵宿運河。全資徽山湖放水。下注。請將該廳改易東省。一手經營。飭交江南山東督撫等奏議。准行。今據百齡等剖陳利弊。甚爲明晰。亦不必再行交議。著照所請。邵宿運河。毋庸改隸東河。一切仍循舊制。辦理。又奏稱江南山東運河挑浚事宜。向歸河員辦理。嘉慶十二年。巡漕御史

文修條陳改歸地方官經理。今州縣賠累日多，而河道益形淺阻，請仍歸河員辦理等語。河員專管河務，於承辦挑浚事宜，自較地方官熟悉，且運河平日攔沙蓄溜，節宣等事，均係河員專責。若將挑挖屬之地，方官則濬治防守，兩易其人，轉致互相推諉。嗣後江南、山東運河挑浚事宜，著仍循舊章，歸河員辦理，以專責成。該部知道。運河道冊。

十二月十四日奉旨：李亨特奏山東運河，本年挑工，請仍令各州縣衛承辦一摺。前因百齡奏運河工程，自改歸地方官承辦後，河道日形淺阻，朕以河員平日有防守之責，其濬治事宜，自應責成一手經理。當經降旨令改復舊章，仍歸河員辦理。今據李亨特等奏稱，山東運河挑工，於未奉旨之前，業經各州縣衛領銀募夫，置備器具與辦。此時若改委河員分工另辦，必致有稽時日。著照所請。此次山東運河挑工，即令原辦之州縣衛一手辦理，俟明歲挑竣時，再照前降旨責成河員辦理。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三日，百齡、陳鳳翔章煦奏：淮安府鹽城境西鹽河上承高寶與秦下注之水，出新官河，由天妃閘新洋港入海，長七十餘里，係洩水要津。邑民以是河壘被壩，水下注，水漫沙停，淤塞不通。兩岸田畝數千頃，無以灌溉。早潦無備，呈請借項興挑，按田攤徵還款。經前任督臣松筠批飭司道勘辦。茲據江寧布政使陳預、淮揚道胡克家詳稱：飭委淮安府軍捕通判鹽城縣知縣，逐段查勘，是河爲洩水入海要津，因年久未浚，兼之洪湖壘漫，連年運河灌入黃水，挾泥溢入河身，淤墊兩岸，數千頃民田未旱先竭。水至則淹，莫資宣洩。灌溉工程，刻不可緩。按例確估土方，工銀四萬四百六十兩九錢九分四釐。由府查勘，加結請挑。由道勘核相符。查鹽邑連年被災，民力拮据，請循例在司庫正項銀借給興挑，分作五年還款。具

詳請奏。臣查鹽城西鹽河爲宣洩洪湖壩水入海要津。農田水利攸資。據勘淤墊。自應挑濬。俾大汛分洩。河流暢達無阻。民田亦得旱澇有備。實與河道民生兩有裨益。但需費稍多。積歉之區。民力拮据。仰懇聖恩俯准循例在江寧藩庫正項借支給辦。分年徵還。庶民力寬舒。田疇攸賴。是月三十日奉上諭。百齡等奏請借帑挑河。分年帶徵還款一摺。鹽城縣西鹽河爲宣洩洪湖壩水入海要津。且農田藉資灌溉。疊經漫水停沙。河身淤塞。亟應挑浚。但該縣積歉之區。民力拮据。難以興修。所有估需土方工銀。著照所請。准於江寧藩庫正項銀借支給辦。分作五年帶徵歸款。以利田疇。而紓民力。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八

運河水章 履四十六

嘉慶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奉諭。李亨特奏請將北岸曹河下北兩廳喫要處所先行培築越隄一摺。本年桃汛漲水較大。曹河下北兩廳工段水勢漸見北臥。該處隄身卑矮。且多殘缺。轉瞬伏秋大汛。亟應先期培築。俾資捍衛。所有曹下汛五堡並蘭陽汛銅瓦鎮越隄工程。均著照該督所請。妥速興辦。至該二處工次取土稍遠。例價不敷。並著照所請。准其每土一方給銀四分。共需銀六萬七千六百九十餘兩。作正開銷。該河督卽督飭所屬核實修築。務令工堅料實。毋得稍有偷減。河渠志稿。

四月二十八日百齡陳鳳翔奏。上年十二月奉上諭。百齡奏通籌黃運河湖利病。擬備善後一摺。河工關係重大。當師古而不泥古。總須參核今昔情形。相機籌辦。始能動出萬全。該督與陳鳳翔吳璥等悉心籌畫。意見相同。再詳晰奏請與辦可也。欽此。臣等遵即會商。並採訪衆論。謹將覆議緣由逐條開列。恭呈睿覽。今按所列黃河治法四條不錄。覆議清水治法四條。今按堰圩土坦坡東清壩二條錄入。淮水一、湖口磨盤壩一條。前將運口蓋壩接長。已甚得力。又於蓋壩外幫寬鑿做圓壩。形如半月。當黃強淮弱。雖不能擋高湖水。使之外注。而湖水暢出。亦能挑激溜勢。使之敵黃。現飭隨時修整。勿使廢壞。一、中河口內鉗口壩一條。查運中河承受東境微湖蒙沂諸山水。匯流下注。每夏秋暴漲。其勢甚猛。運河與黃河北岸諸工均致受險。必須將是壩修復。庶漲水分入鹽河歸河。既可減漲保隄。而運鹽運柴並資其利。需費

無多。自應仍復舊制。悉照原議。盤做裹頭。抽挑閘下。引渠妥辦。以收成效。又奏。再近年淮揚運河白田鋪西岸通湖水口。最爲得力。水大啓壩宣洩。隄工可免漫溢。水小堵壩。以速漕船。無患淺滯。惟每年啓閉工料繁多。莫若於白田鋪下南窰地方。建雙孔石閘一座。約銀數萬兩。不過一二年草壩啓閉之費。即可造成。而啓閉得有把握。於漕運有濟。現委河營參將估辦。實係必不可緩之工。再南糧重運業已掃數渡黃。現有銅鉛船隻。已過清江閘。臣等委員催儼跟艚趕渡。後即將禦黃壩堵閉。俾黃水得以併力刷河。湖水正當長發。已收至一丈五尺餘寸。黃水現落運道。悉屬清流。昨道廳稟請將新修智禮兩壩次第開放。俾湖水循序下達。則洪湖不致漲滿。石工可保。而運道兩岸土隄。可望鞏固。實爲兩得。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五日。奉上諭。據百齡等奏。淮揚運河西岸白田鋪通湖水口。最爲得力。請於南窰地方。建雙孔石閘一座。約需銀數萬兩。係亟應修辦之工。著照所請。將蕪湖關徵存銀款內。撥解河庫。另款存貯。該督等。卽督率興工。務令工堅料實。毋稍浮冒。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六日。同與李亨特奏。東省蜀山湖。坐落運河東岸濟寧。汶上二州縣境。圈隄周圍六十餘里。蓄汶濟運。保衛田廬。最關緊要。例係附湖居民。撥夫修防。乾隆三十六、四十二等年。因工程較鉅。曾借帑修辦。攤徵歸款。歷今三十餘年。雖濱湖地方。處處頽修。而近年湖水過大。風浪汕刷。致隄根隄頂。日漸卑矮。殘缺前據濟寧監生等。呈請借項修築。由該州縣轉稟。批飭藩司。運河道。令地方官會同河員。勘估又據東平州。棗州。境大小清河。南北兩岸隄堰。爲汶水盛漲隄防。歷係民修。十五十六兩年。夏秋之間。山水漲發。衝開缺口。業經州牧督率附近居民。修築。尙有大缺口十三處。現需修辦。因工程較大。民力未逮。請借項

興修分年攤徵還款亦飭令勘估茲據該司道詳稱蜀山湖應修隄堰據勘明濟寧境計工十三段共長二千五百十丈估土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九方照水中撈土例每方價銀二錢四分共方價銀一萬九千八百七兩汶上境計工十三段共長四千九十五丈估土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二方共方價銀三萬四千七百二十六兩東平境大小清河應修工十三處共估土五萬七千四百八十方每方例價銀九分六釐幫價銀九分六釐共例幫價銀一萬一千三十六兩又加俄夫二萬三千九百五十工半估計例幫二價銀一千九百十六兩內草工一段長三十二丈用稽二萬八千八百束共估計銀一千五百五十五兩椿木二百五十六根估計銀四百九兩共估計例幫工料價銀一萬四千九百七兩統共估需銀六萬九千四百五十兩並由該道府覆估加結無浮請借帑興修工竣分年攤徵還款會詳請奏臣與河臣李亨特會查蜀山湖及大小清河攸關瀦蓄保衛其隄堰工程亟須修辦所估工需銀數均因工程較鉅民力未能修築應奏請循例借項興修先於司庫地丁項下借給飭該州縣刻日分別修築工竣具報驗收所借帑銀於附近鄰近鄉保分年攤徵還款爲數較多請自嘉慶十八年起分作六年徵還俾各工及時修辦小民完納舒徐實於要工有裨謹合詞具奏運河道冊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據同興奏蜀山湖等處隄堰請借項修築攤徵還款一摺東省蜀山湖及大小清河蓄水濟運保衛田廬均關緊要其隄堰工程自應及時修築以資防護著照所請准先於司庫地丁項下借動銀兩飭令各該州縣分別修築務期料實工堅毋任冒濫其所借款項於附近及鄰境之鄉保攤徵還款著自嘉慶十八年起分作六年徵還俾民力益臻寬裕該部知道運河道冊

六月二十九日奉_{上諭}朕恭閱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二十三年八月諭軍機大臣等據白鍾山奏楊莊一帶中河水淺現將臨黃臨運二壩開放引黃濟運等語所奏恐不免利少而害多也引黃入運雖權宜濟運之法但黃水多挾泥沙一入運河易致淤墊非甚不得已不可輕爲此遷就之計聖訓煌煌至明至確實爲治河緊要關鍵允宜久遠遵循近年來清口一帶因河底日高清水不能暢出運河水小每致漕船經行不能浮送即取助於黃水久之不但借黃竟係以黃濟運遂致清口倒灌並運河亦形淤墊百弊叢生皆由於此本年河流順軌糧艘過行朕詢問來往臣工道經該處者皆言近日運河內全係清水並無黃流浸灌爲數年來罕有此皆仰賴昊貺昭垂河神默佐實全河轉關極好機會該督等務當恪遵聖訓謹守成規趁此清黃分注安瀾循軌之時將一應啓閉防守事宜盡心修治不可復循故轍仍思借黃濟運能自今年以後總令清水暢出運口黃流迅赴尾閘則河工與漕務並治從此即可永慶平成也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二日百齡陳鳳翔奏中河上承沂蒙山水下爲黃河漲水頂托南絳道本屬卑矮歷年來每遇盛漲卽漫入水中因外有黃河大隄格隄攔截並不泛溢俟水落後補還以備糧船回空之用本年經淮海道楊夔飭令該廳加培高出上年水痕三尺昨因水勢過大仍有過水之處漲水略消絳道業已露出所有汕刷殘缺處所著落該廳營補還不准開銷錢糧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李亨特奏臣奉上諭據同興奏東省各府州屬續報得雨惟省西各屬高阜受旱之區仍屬無濟並另片稱回空幫船催進臨清開口長河水勢充裕等語東省運河全在省西各府境內惟資湖

水蓄蓄以利糧艘。目下回空幫船。雖水勢足資浮送。今秋省西缺雨。則坡水注湖者必少。恐徽山等湖各水櫃收蓄不能充盈。於來年新運殊有關礙。著李亨特及早籌畫。將東省各湖蓄水來源設法疏導。務使湖水收足誌椿。明年新漕北上時。河水不形短絀。足敷濟運。過行。此爲至要。欽此。查山東運河南自韓莊。北至臨清。惟藉南旺分水口。汝河南北分注。間遇雨澤稀少。汝源微弱。賴有東西兩岸各湖水櫃挹濟。以裕運行。而各湖中惟徽湖尤關緊要。是湖在韓莊開西岸。定誌每年收水一丈二尺。開壩後。由湖口雙開鋪灌東境八閘及江南邳宿河道。底水以水深五尺爲度。自南糧頭進幫船入境。留湖口新開放水宜注。是徽湖所濟山東八閘及江境河道甚長。收水充足。始敷重空兩運之用。其次汝汴境內蜀山馬踏二湖。地居上游。即在分水口左近。皆有臨河單閘。放水兼濟南北。定額蜀山湖收水一丈一尺。馬踏湖收水六尺七寸。查徽湖別無來源。專藉曹濟各州縣夏秋坡水滙流下注。以成巨浸。本年夏秋雨澤愆期。來源微弱。查本年頭進南糧北上。江境運河地勢平衍。照例鋪水。不敷行走。不得不額外接濟。及二三進更形淺滯。節次啓板。致洩水較多。尾幫過竣。湖口閘照例閉板。徽湖僅存水七尺七寸八分。蜀山湖僅存七尺二寸四分。馬踏湖僅存八寸五分。爲近年最小尺寸。臣接稟報倍深焦灼。疊飭運河道廳多方設法。凡可導引水源之處。預爲疏濬。以待山泉河坡漲發。隨時收蓄。副據稟報。汝河於八月初三四日。泗河於初二三日。彭口十字山河於初三日。先後盛漲。經運河道徐國楠督率運漕兩廳上緊收蓄。截至十七日。蜀山湖已收水九尺五寸六分。較定誌僅少水一尺四寸四分。馬踏湖收水二尺七寸。將來煞壩挑河。汝水盡歸蜀山馬踏二河。無虞不足。惟徽湖收水現祇八尺三寸九分。較定誌短三尺餘寸。此後如秋雨連綿。坡河水

並旺。原可收符定額。但雨水不時。難以懸定。查徵湖攸關山東、江南兩省運道。自應預爲籌畫。臣查汝上汛南旺湖爲宣洩汝河異漲之所。最易消耗。素稱漏卮。惟開放芒生閘。由牛頭河導入南陽湖。遞注徵湖一法。庶可增益湖源。該湖現在收水二尺八寸三分。牛頭河間有淺塞。略爲順導。即可通流。似此籌辦。不特南旺湖易耗之水。涉入徵湖。轉爲有用。卽曹濟各路坡水。由支達幹。不致散漫。而趙王、陶北等河發水。亦可合流下注。徵湖涓滴皆歸濟運。現飭運河道卽爲辦理。此外凡有上游單閘引渠及河水高於湖面處所。可以進水者。俱令次第開放。以廣儲蓄。並委員會同有泉州縣實力疏濬。以裕汝泗來源。移咨江南河臣。俟回空幫船過竣。將江境邳、宿河道挑深。俾來歲重運北上。得有河槽。卽湖水下注。不致散耗。挑出之土。必須遠送老崖。方免卸入河心。運河道冊。

是月奉上諭。韓鼎晉奏請復東省運河挑工舊制一摺。東省運河募夫工程。舊例係沿河州縣衛承辦。嗣因陳大文及百齡先後奏准。改委河員辦理。茲該御史奏稱。東省沿河州縣衛承辦募夫。相沿已有百餘年。仍請改循舊例。東省應挑運河。分隸沿河各州縣衛地方。其募夫挑工。著仍歸沿河十九州縣衛承辦。應領津貼銀兩。亦由該州縣衛承領。並責令該撫督率稽察。如有藉詞虧缺派累者。指名參處。其額設兵淺泉閘等夫。及疏濬修治各事宜。仍專責河員經理。勿得互相推諉。妄議更張。

八月初二日。陳鳳翔奏。淮揚運道深者在二丈以外。至淺之處亦一丈有餘。回空船隻可期及早歸次。中河楊莊頭二兩壩前因盛漲時業經拆展。裏河廳兩岸接添護壩。均已一律鑲修堅固。揚河廳前因清水盛漲。該倅會同高郵州知州將車運壩。南關大壩先後啓放。藉資分洩。隄岸得以保護平穩。現已批發該

廳料物，飭令趕緊購備一俟運河水勢消落，即將該二壩迅速堵閉。又據揚河揚糧兩廳先後稟報，因清
水過大，東隄多有滲水卸坡之處，亦給發錢糧，鑲堵幫餉均已堅穩。南河成案糧編。

九月初六日，奉上諭：李亨特奏設法收蓄湖水一摺。本年山東省西各府雨澤稀少，微山、蜀山、馬踏等湖
存水俱較定誌短缺，而微湖尤甚。來年重運經臨，關係緊要。著李亨特上緊設法籌辦，或應挹注，或應收
蓄，或應疏濬，多方引導，務令收足誌椿。俾明年新漕北上，足敷濟運。遵行爲要。運河道冊。

十月初二日，李亨特奏准軍機大臣字寄。上月初六日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即於二十二日起程旋濟，
沿途查看陶北、趙王等河，均屬通順。查微湖與南陽、昭陽二湖本屬相連，節次探量水勢，自開放南旺湖
芒生開後，南陽、昭陽二湖長水二寸有餘。下達微湖處亦皆深暢。惟微湖湖面寬廣，僅長水八分。現在昭
陽湖面與微湖相平，將來湖口開啓板，南陽、昭陽二湖之水即可遞注微湖，以資助濟。臣查微山湖全
恃曹濟各屬坡水以爲來源。今年夏秋雨澤愆期，並無坡水下注。現將冬令雨水更稀，而微湖瀦蓄有關
東、南兩省運道。如湖水短絀，所繫甚重。查嘉慶十四年微湖僅存水六尺九寸五分，曾開蘇家山閘引黃
濟運。仰蒙聖訓，導引黃流，究非善策。萬一湖底淤墊，是目前獲益無多，而將來流弊滋甚。自宜倍加詳慎。
欽此。天語煌煌，足爲治河師法。臣與道廳等各處探源溯委，別無可引之水。查微湖現存水八尺四寸七
分，較十四年存水尙大一尺五寸二分。時候較早，再四熟籌，惟有將回空各幫趕緊催送出境。現在尾幫
於九月二十五日全進臨清閘，約十月望前可儘出東境。已飭道廳俟尾幫一過窪灣，挽入深水，無須上
游挹注。即將韓莊閘上游堵築攔河大壩，以免水勢南洩。其汝河分水口以北，亦令將十里開河兩閘嚴

閉。遮令水勢南趨。不任分流北注。俾汝泗來源悉由單閘外入各湖。可期源源增長。總以收敷來年重運之用爲度。如蜀山湖收水逾額。亦可酌啓臨河利運。金線等閘。使水由運河轉達微湖。不致此盈彼絀。運河道册。

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御史韓鼎晉奏。江南邳宿運河閘座挑工。宜認真經理一摺。邳宿境內河道。向賴微湖接濟。舊有河清等六閘。隨時啓閉。則水有擊托。不致虛耗。乃各閘近多損壞。不能啓閉。以致上游水勢一過無餘。至淺阻之時。惟藉添築草壩。攔蓄水勢。年年糜費錢糧。而河道淺澀如故。何如將各閘修理完整。爲一勞永逸之計。近年江南河臣等。率因黃河清口及下游一帶。在在宣防。遂無暇籌辦。及此著交松筠等。俟查辦事竣。回京時。順道前赴該處。詳細履勘各閘。座。如係必應修理之工。卽委員勘估。奏明交該河督等。及時興修。其運河挑工。自應挑出河槽。將淤泥堆置遠岸。以免衝入河身。仍致淤墊。亦著交河督分飭所屬認真辦理。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九日。百齡。黎世序奏。回空漕船於十月三十日全數渡黃。臣等會同漕臣阮元。巡漕臣倪琇。奏報。臣等督飭地方河漕文武各官。將渡黃進口幫船晝夜僱催南下。先飭淮揚道督令外南廳營預備堵閉禦黃壩料物。旋報回空尾幫於十一月十五日全出瓜洲江口。臣等卽將禦黃壩堵閉。此番回空過境。禦黃壩口門收窄。僅寬五丈。且得鉗口壩二壩及清口各閘壩重重收束。是以黃水內進得有節制。既不致分溜。且分水亦不甚多。而淮揚運河經五月至九月清水暢刷。節節深通。是以微有停沙。不致淺澀。現在禦黃壩堵閉。束清壩未啓。俟水勢一消。卽逐細查較。有無間段抽挑之處。奏明辦理。邳宿運河每經伏

秋大汛。上游山水長發。滙注水過沙停。應乘冬底春初估挑。查上冬挑工。先以邳宿運河議歸東河管轄。經東河勘估。南河照估派挑。本年重運。經臨各處古淺。仍不免沙停淤淺。實緣地勢建瓴。河身寬闊。易於水去停沙。隨築挑束壩二十三道。蓄水攻沙。以資浮送。昨回空經臨。水勢微弱。復築挑束壩二十一道。各船得以過行。深爲得力。細求辦法。必須挑築兼施。方濟漕運。現查微湖存水尺寸。比上年較小。邳宿運河自應比往年格外挑深。並多築挑束壩。以濟來年重運。現飭徐州道勘估。卽發銀派員與挑。寬其時日。嚴爲驗收。以期妥協。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三日。甘家斌奏。臣恭報到任摺內。欽奉硃批。運河以通暢爲本。湖水以收蓄爲要。時刻留心查看。告知河員辦理。欽此。查微湖水無來源。現深八尺三分。向存七尺。卽與運河水面相平。不能外達。是可放之水。僅止一尺。難敷挹注。且不雨已久。經河督會禱密雲時布。雨雪仍稀。茲距春不遠。湖口未資灌潤。兼虞消耗。將來節宣之處。關涉鄰省。急宜預籌。謹爲我皇上陳之。一、江境邳宿運河宜一律深通也。微湖接濟東省。韓莊八閘。河身僅寬五六七尺。惟下濟江省邳州。河身寬至三十丈。聞該省黃河以南工程緊要。不得不將邳宿之工責成應員。往往草率。挖出沙泥。就近堆放。一遇衝激。仍入河心。無異未挑。大約微湖啓放之水。在東省可深一尺者。行至江境。沙平岸闊。深不過一二寸。所以偶經宣節。卽行阻滯。本年春多放湖水一尺八寸。接濟糧艘。今冬較上年又小二尺四寸。雖據徐州道王逢源信知。現擬築壩束水。運泥出岸。仍恐分巡黃河。難以兼顧。致有疎略。仰懇皇上。敕下江省河督。一體認真。務使壩直水深。河心通暢。庶開放微湖足敷鋪注。一、江廣糧船宜嚴禁私帶貨物也。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漕船笨重。入水較

深聞幫丁疲乏。每於例帶土宜外。添帶私貨。並附木障。以致拖累難行。若業經帶到。責令變賣。又慮勒措折本。愈形拮据。不免通融起撥。以示體恤。今徵湖水既缺額。船隻南來。斷難遷就。恐旗丁等積習相沿。仍多攜貨。與其臨時掣肘。不若先事預防。請旨諭令江廣浙江撫臣。預飭本省幫船。毋得私攜貨物。庶船身輕捷。可冀進行。運丁等亦免查辦。於濟運恤丁。兩有裨益。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奉上諭。本日甘家斌奏稱。徵湖現祇存水八尺三分。其可資宣洩。僅止尺餘。查徵湖前因曹豐等處黃水漫溢。暨每年坡水奔衝。挾沙帶泥。致受淤淺狹。現在沙灘顯露。並非一律寬深。計目前存水丈尺。不過湖面三分之二。將來開壩暢放。三晝夜後。約消水五六寸。留漫板水。每日約消一二三分。不過月餘。卽難外達。其勢僅足浮送首進幫船。至徵湖上游。去年曾挖引南旺湖水。由趙王等河下注。綠水無本源。道里縣渺。南旺已緇。徵湖曾不見盈。二三進幫船。恐致遲悞等語。漕運關係緊要。向來邵宿運河當重運。經臨俱藉。徵湖鋪水濟運。歷年東省籌備。瀦蓄從無缺悞。今徵湖存水短絀。上年不早籌畫。致目前祇有水八尺三分。昨據李亨特奏。以之宣濟東省八閘。無虞匱乏。若接濟邵宿一帶。實不敷用。試思重運自南而北。必過邵宿一帶。後至八閘。如在邵宿先已淺阻。不能入山東境。則八閘存水何所用之。若將此八尺三分之水。先儘鋪注邵宿運河。則糧船過邵宿後。八閘以內。又虞缺耗。現在軍船已銜尾北來。爲期孔迫。豈可坐視延阻。百齡黎世序李亨特。同與務須同心協力。通盤計算。江境附近邵宿各閘壩。有可以引入運河者。卽上緊疏導。東省泉源較廣。尤應多方挹注。引入湖河。俾資接濟。李亨特同與。不可以東境運河足敷。按塘行放。卽置江境於不顧。百齡黎世序亦不可專候徵湖鋪水下注。仍應亟籌邵宿一帶轉

運良法。總之。漕艘經行南北運河。事同一體。斷不能任其遲阻。伊等四人熟籌善策。應如何辦理。卽一面奏聞。一面趕緊備辦。切勿稍存畛域。彼此推諉。致有貽誤。再上年東省雨澤短少。冬雪亦稀。現已節過雨水。正盼望春膏之時。著同與酌派道府大員。前赴岱岳。虔誠祈禱。若能於二三月間。仰沐神庥。甘霖大沛。則湖河及各處泉源。自可日見充盈。於漕運農田。均大有裨益也。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五日。奉上諭。同與奏籌辦挑濬東平州境內河道一摺。山東東平州境內小清河。爲分洩汶河盛漲之所。安流龍拱二河。疏消州境積水。民便河漕。注泉源。達汶濟運。均與民田運道攸關。現據查明淤塞。亟應勸估興挑。該處本係民辦之工。所需工銀三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兩零。著照向例。先於該省節年地丁項下。如數借支。飭令及時興辦。至此項借支銀兩。向係攤徵完款。念該州頻年積歉。並加恩照該撫所請。於發商生息項下。提取息銀三萬兩。再交東商生息。以息銀分年歸還借款。以裕民力。○皇帝聖訓是月二十六日。百齡黎世序奏。江境邳宿運河。河身寬闊。地勢建瓴。伏秋汛內。上游沂蒙山水挾沙下注。易致淤淺。每年回空過竣。乘隙估挑。以備浮送。次年重運。並築挑水束水等壩。刷滌停沙。壅蓄水勢。歷經遵辦。本年回空漕船過境較早。臣等督飭徐州道王逢源。於東境築壩。水勢控消之後。詳加勘估。查向年估挑邳宿運河。以黃林莊誌椿及臺莊閘牆鑿紅油記爲準。挑深五尺。挑完東境。啓放湖水。鋪足誌椿五尺爲度。此後如存水不足五尺。隨時再爲啓放。添足以資浮送。而現查微湖存水較少。雖東境儘力收蓄。恐未必能符定制。江境邳宿運河。應格外挑深。以免淺濇。今估於向年挑深五尺外。再加深一尺。於河身易淺處。加深二尺。統計邳運二汛長河並東境可風橋支河挑工。共估銀四萬二千六百餘兩。挑工上

下應築攔壩。共估銀四千二百餘兩。現飭庫發銀派委廳營分段僱辦。寬限時日。嚴定章程。責令送土上岸。堆存遠處。不容塌卸入河。責成徐州道督辦。工完後。臣等逐細驗收。再照會東境鋪水。儘有辦不如式。卽據實參奏。不容草率。至邳宿地勢建瓴。水勢易消。雖有各閘下板擡蓄。而江境閘座稀少。相離又遠。各閘下板後。閘上水甫擡高。閘下水卽淺澀。不能如東境之閘座稠密。可以拗板倒塘。臣等案查舊制。逐細講求。惟有築做束壩。節節擊蓄。但水經擊蓄。河身寬闊。處又易停沙。並須築做挑壩。處處逼刷。所有挑束各壩。每年均於挑工完後估辦。現在先擇必應築壩處。有舊壩者卽就加高。無舊壩者另行估築。共需銀一萬一千五百餘兩。卽發銀飭辦。限鋪水前一律完工。如鋪水後察看尙有應行添築者。隨時再辦。總期重運臨境。河道深通。過行北上。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百齡、黎世序、倪琇奏。淮安頭大河前兩幫軍船。兌運淮安、海州漕糧。係屬首進前幫。向於歲底兌開。渡黃守凍。現據糧道稟稱。依限兌足。本年空運經行。啓放禦黃壩後。黃水未全倒灌。且上年河身已經刷深丈餘。不致淤墊。但究有黃水漾入。間段受淤。不能一律暢順。臣百齡、黎世序於尾幫出江後。卽議將禦黃、束清兩壩同時堵閉。委員勘估。旋據道將廳營稟。裏揚兩廳長河。較禦黃壩未放以前。河底雖墊高一二三尺不等。毋庸估挑。惟兩岸灘嘴。須加寬以順水勢。臣等查淮揚運河。既有切灘抽溝處。所若不趁此水涸趕辦。將來稍有淤淺。重運經過。必費周章。且洪湖現存水止一丈一尺有餘。亦須乘時收蓄。俟來年春水漸盈。啓壩暢出。以資滌刷。臣等隨卽商酌。糧船向年歲內渡黃。止有在前之三四幫。停泊楊家莊守凍。俟東省及邳宿挑河事竣。徵湖鋪水下注。方可銜尾北行。查嘉慶十年與挑淮揚運河。經前督臣鐵保

等奏將幫船暫停。俟河挑竣，再行渡黃。本年淮揚運河雖無須大挑，然間段抽溝，亦與十年略同。請將淮安頭大河前幫船暫停，水深處停泊。俟湖水入春增添，刷淤得力。運河內工段修補完竣，即開東清壩放水濟運。照例盤驗前進。計時不過渡黃，略分後先。而該幫水次距楊家莊祇數十里，剋期可至於長行程限，並無遲逾。一轉移間，運河既一律深通，重運即倍加迅速。實與河漕兩有裨益。臣百齡、黎世序先經嚴飭管河道廳辦理。現又節次行催，飛飭糧道嚴提在案。幫船星速免開，依次渡江。臣倪瓚往來揚州、鎮江提催，不任其因首幫未經過黃，觀望遲滯，並飭揚州、鎮江等幫在淮揚水深處停泊。南河成案，續編。是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奉上諭：據甘家斌奏本年徽山湖水現存八尺三分，接濟東省八開，河身寬五六七丈。至江省邳州一帶，河身寬至三十丈，易形短絀。邳、宿挑工責成廳員辦理，往往草率，請飭下江省河督認真辦理等語。著傳諭黎世序即嚴飭該管河道廳營汛等認真挑挖，所挑河泥運送出岸，毋得仍前草率。欽此。查江境邳、宿運河，誠如甘家斌所奏，比東境八開運河寬至數倍，是以微湖挹注之水，在東境易盈。在江境易絀。漕運經行，每多淺阻。向來挑挖，臣未經目睹。詢據道將廳營等僉稱：邳、宿運河情形與東境迥異，所以較寬東境數倍者，因邳境有上游沂蒙山水，每屆伏秋汛發，由各支河匯注，河窄難容，以致愈刷愈深。冬春之際，及夏秋水未發，僅賴微湖挹注。河身既闊，勢復建瓴。以東境窄河之水，瀉入江境，寬河實不敷用。兼之閘座無多，是以必須節節築壩鉗束，以資擎蓄。且上游之水挾沙下注，河身既闊，停淤亦寬。每年估挑，勢不能將三十丈寬廣河面全行挑挖。僅於河心挑寬數丈，其兩面河底未挑之沙，一經水刷，不免塌卸入於新挑河槽之內，故必得隨時築做挑壩，以資逼刷。向來漕運經臨，遇水勢短絀。

東省藉口江境挑河草率。江境託詞東省放水不足。時有爭執。坐是兩省委員會同於黃林莊設立誌椿。復恐誌椿損動。於東境臺莊閘。江境河清閘石牆鑿鑿紅油記。以鋪水與記相平爲準。江境挑河。卽以誌椿紅油記爲準。挑深五尺。如水不及記。致漕船淺阻。責在東境。如水已平記。而漕船仍有淺阻。責在南河。此邳。宿運河歷年辦理之實情也。本年回空漕船過竣。臣卽飭徐州道估挑。並以本年徵湖存水較小。江境邳。宿運河必須格外挑深。令於向例挑深五尺外。再加深一尺。於河身易淺處加深二尺。連東境可風橋支河挑工。並各處應築攔壩。共估銀四萬六千八百餘兩。挑束各壩。估銀一萬一千五百餘兩。飭庫發銀。派委廳營各員分段承挑。送土上岸。堆存遠處。責成徐州道駐工督辦。辦完由河臣會同巡漕臣驗收。再爲照會東省鋪水。臣估定派辦具稿。送督臣百齡會同具奏。茲臣接奉諭旨。後復飭徐州道廳等遵照。妥議。並咨會督臣百齡。署河臣初彭齡一體嚴行飭辦。臣復諄諭道廳等。挑工必須照估。送土必須上岸。不得草率。將來放水。仍照黃林莊誌椿及臺莊河清兩閘紅油記。鋪水常以五尺爲度。如不足五尺。咨會東省添啓湖口閘板增符定制。如誌椿存水已足五尺。而邳。宿運河或有淺阻。卽將該管道廳及工員等嚴參。斷不容藉詞推諉。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松筠。初彭齡。奏。臣等接奉上諭。已恭載。上月二十四日。欽此。臣等於清江拜摺後。前赴邳。宿會同河臣查勘河清。河定。河成。滙澤。利運。濼流六閘。原爲隨時啓閉。俾資節宣。除河清。河定兩閘係嘉慶十六年修整。滙澤閘本年春甫經修竣。河成閘修未完工。其濼流閘本屬完整。毋庸修理。惟利運閘建在越河。多年淤塞。前經管河道廳稟修。河臣飭先將越河估挑。俟挑竣。察看是否尙可修復。如須拆建。再行奏辦。茲

查勘未修利運一閘。必須越河挑成。方可相度建造。河面向有盧口等壩。蓋沂蒙沙河諸水。隨時啓放。濟運尙非全賴微湖浮送。所有貓兒窩一帶。本係山水流沙。謂之古淺。每年軍船經臨。漸次疏通。築做草壩。逼溜不悞。漕運至運河挑工。誠如聖諭。自應挑出河槽。將淤泥堆置遠岸。以免衝入河身。仍致淤墊。現經河臣督飭道廳查看河勢。比往年加挑一二尺。確立信椿。俟挑完會同巡漕臣倪琇驗收。奉硃批。依議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九

運河水章 廣四十七

嘉慶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初彭齡奏、臣奉旨暫署南河篆務、當經繕摺恭謝天恩、並與松筠查勘高堰工程及下河水利、原議內自忖未諳、不敢回護、緣由、隨摺聲明、奉硃批、署理不過四十餘日、冬春之交、水勢不盛、自應謹守爲是、松筠之見、亦未能透徹也、欽此、仰蒙皇上指示周詳、惟有欽遵辦理、伏念下河情形、宜先分疏去路、若下河去路不暢、則上河壅潰堪虞、查下河地窪數百餘里、爲上游奔匯之區、向值運河水盛、啓壩減洩、其邵伯以南、由人字、芒稻諸河入江者、十之二三、邵伯以北、由高郵南關、車邏、昭關分注高寶、興鹽等處、入海者、十之七八、若水小年分、緊閉三壩、束水入江、原可通行、設洪湖盛漲、運河水滿、入江之路不能容洩、則南關各壩不得不閉、而下流引河淤墊、歸海無路、則高寶、興鹽等處、難免漫溢、查乾隆十一、十二等年、高斌奏、明堵閉三壩、束水歸江、不使流入下河、豐收、遂有數年、後因束水太緊、運河不能容納、致壅潰成災、多糜賑卹、是以高宗純皇帝有數年所得不償、此番所失之論、嗣十九、二十二等年、經劉統勳、策楞、尹繼善、鄂容安、白鍾山、嵇璜等先後議准、與修、大發帑金、逐節疏浚、下河田廬、得以安堵、著有成效、迄今歲久淤塞、入海不暢、一遇雨潦、便多泛溢、加以湖水奔注、連年被淹、蠲賑頻仍、臣謂此時宜將下河歸海之路、查照成規、節節疏通、遇湖河盛漲、自可宣洩、裕如、雖不能全免淹浸、然積水之區、多一分去路、卽早涸一分、民田較之盡遭漫溢、輕重懸殊、目下修理各工、不無繁費、但合既往將來通盤計

算比之頻年豁免賑濟所省實多。查此項工程前經百齡、黎世序等派員查估，共需銀六十一萬三千餘兩。應歸民辦銀五十萬七千餘兩，除緩辦銀十八萬五千餘兩，計急需興辦銀三十二萬一千餘兩。又應歸商辦銀八萬八千餘兩，應歸官辦銀一萬八千餘兩。所有民辦工程應行借款，官爲經理，災民轉得力作謀食，以工代賑。俟年歲豐收，卽攤徵歸款，奏請修辦。今臣署理河篆，自應覆勘，以昭慎重。查前任淮徐道候補通判張鼎，在工三十餘年，又參將劉重八十餘歲，在工六十餘年。該二員於工程最熟，臣卽委往。下河將應挑應築各工查驗，一俟估完，覆核確實，卽行奏請交督臣百齡、河臣黎世序籌辦。如該督等原估不敷，卽於臣等前摺議減項下撥用。務期工歸實在，有益民田。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初彭齡奏熱籌下河水利，宜加修理一摺。江省高寶興、鹽等處下河地方，勢處窪下，爲上游水潦奔匯之區。從前河道屢經疏濬，今歲久淤塞，每遇洪湖盛漲，分洩運河，不能容納，而下游去路阻滯，數縣民田廬舍悉被淹浸。年來獨賑頻仍，多糜帑項。茲據初彭齡覆查明確，亟應修辦。著照所請，將下河一帶應挑應築各工卽行估修。其應歸官辦銀一萬八千餘兩，照數動撥。應歸商辦銀八萬八千餘兩，飭令趕緊興工。此內應歸民辦急須銀三十二萬一千餘兩，著先行借款給發。俟年歲豐收後攤徵歸款。事關水利民生，百齡、黎世序嚴飭承辦各員，實心經理。張鼎、劉重熟習工程，現委勘估。其餘工員亦一并認真責令工歸實濟，帑不虛糜。工竣後百齡、黎世序二人內酌分一人親往驗收。如辦理妥協，於河工地方有益，奏明量予獎勵。設有偷減草率，立卽嚴參治罪。毋稍姑息。甯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百齡初彭齡奏。臣初彭齡於正月十一日，准山東河臣李亨特咨，據運河道陸言具稟，徵

湖存水現止八尺三分。不敷濟運。請照十四年開放蘇家山閘引黃濟運。並擬於蘭家山壩外添築碎石滾壩。使黃水平漫入湖。以免湖底受淤。咨商查覆。當札徐州道王逢源速勘是否可開。臣百齡於十四十六兩日。先後准東省河撫咨同前由。亦卽飭徐州道確查。隨赴浦會同臣初彭齡商酌。以事關藉助湖漚。固不可不速籌挹注。然緊要機宜。亦未便輕率定議。查微湖上年存水既弱。自應速籌。惟引黃入湖。恐滋流弊。查嘉慶十四年東省湖水僅存六尺數寸。是年十月。經東河臣奏請開放蘇家山閘。欽奉諭旨。以導引黃流。究非善策。自宜倍加詳慎。當蒙勅令兩省河臣會議。時因冬令水涸沙輕。不致淤墊。奏准權宜辦理。隨於十一月興工。十五年正月十五日開放。三月十五日堵閉。時甫交桃汛。黃水尙平。堵壩時裏頭壩陷。幾至疎虞。本年湖水較上屆存水僅大尺餘。分濟兩省河道。恐重運經臨。不敷浮送。在東省所商。固屬未雨綢繆之計。惟此次咨議籌勘。時已逾上屆工完開放之日。加以挑挖引渠。鑲築埽壩。及幫培土堰。包砌碎石滾壩。辦理均需時日。約計工完已交桃汛。黃水有長無消。恐溜挾沙行。其勢猛迅。新築碎石滾壩。未能澄汰。既虞湖身受淤。更恐穿入運河。漸致梗塞。且蘇家山閘在徐州城北。土性浮鬆。萬一衝塌壩身。掣動大溜。則黃流由上游過洩。下游全河水緩沙停。於大局更有關係。當與南河道將通盤籌計。權其輕重緩急。不敢稍存畛域。尤不敢稍涉依違。現在徐州道王逢源。運河道陸言會同籌勘。臣等恐該道等計慮不能詳慎。因思河臣黎世序將次行抵江境。臣初彭齡迎赴前途。交卸印篆。咨會山東河臣李亨特會同黎世序親詣確查熟商。如果礙難舉行。卽另行議奏。如須興辦。可以計出萬全。卽飭該道等妥速經理。臣等已籌備銀兩。解交徐州道存貯。俾臨時應手。免致待撥稽延。俟將來東省解還歸款。臣等更有請者。

聞東省微湖瀦蓄。向以上游牛頭河、趙王河、長濬、願兒等河爲來源。如諸河通順。自可暢注。或因日久淤墊。未經疏導。致湖水時形短絀。與其藉黃濟運。爲急則治標之策。莫若正本清源。可期一勞永逸。現亦飛咨李亨特。同與委員確查議奏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李亨特奏。微湖接濟江南。山東兩省漕運。向承曹濟各州縣坡水匯流下注。上年南糧重運。三進幫船。經臨緣江境邳宿一帶淺滯。臣准江南河臣咨會奏明。格外啓板。以資接濟。彼時因漕運喫緊。不得不於定額外通融宣放。致消耗過多。又兼夏秋雨澤愆期。湖水微弱。八月間恭奉諭旨。以省西缺兩坡水注湖必少。令臣及早籌畫。仰見聖明睿照。洞燭幾先。當將運河廳汝上汛內南旺湖之芒生開關。放俾湖水由牛頭河導入南陽。昭陽等湖。遞達微湖。以資增益。并將運河上游各單閘引渠及河水高於湖面處。所可以進水者。俱令開放。嚴飭有泉州縣將各處泉源實力疏浚。以廣洩泗來源。俾資瀦蓄。迨南糧回空。挽過鑿灣。復於韓莊閘上築攔河大壩。以截水勢南洩。其南旺分水口以北開河十里兩閘。並飭嚴閉。逼水南趨。不任分溜北注。凡可以籌蓄之水。務令涓滴皆入微湖。無如秋冬天氣晴旱日久。入春以來。雖濟寧稍沾雪澤。亦未深厚。湖無來源。瀦蓄維艱。現僅水深八尺三分。較定誌計少三尺九寸七分。前運河道陸言轉據泇河同知稟。微湖存水八尺三分。宣濟東省八閘。祇八十里。按塘啓閉。尙可挽板行船。若接濟江省邳。宿二百餘里河道。斷難敷用。惟有照嘉慶十五年啓放蘇家山閘引黃注湖成案辦理。庶可藉裕湖瀦。詳請核辦。臣卽據稟咨會兩江督臣。江南河臣委員查勘蘇家山閘壩渠堰。並將邳宿境內是否別有山泉岔河可以入運。一并勘覆。隨飭運河道帶同泇河同知往勘。據稟上屆引黃入湖。僅於蘭

壩附近湖邊稍爲受淤。湖心尙無淤墊。今改作碎石滾壩。俾黃水從壩上漫入。縱有澄淤。亦屬微細。不致如上屆寬廣。其挑河兩岸。佑築堅實土堰。以資攔禦。不令水勢旁溢。核計各項工完。約在三月望後。實於兩省漕運有益。請卽具奏。又接江南河臣初彭齡咨會。轉據江南徐州道王逢源稟。同前情。並聲明邵宿運河廳境。雖有黃道八橋。沙徐二口竹簾壩。王柳二閘及盧口壩等處。可以蓄水濟運。因來源不旺。蓄亦無多。祇能接濟邵境下游。於上游各古淺。未能有濟。所有蘇家山閘引黃注湖。挑挖引渠。築做堰壩。填砌碎石等工。估銀五萬七千八百餘兩。稟請核奏。臣查該道廳因微湖水勢短絀。又欲引黃注湖。雖係補偏救弊。但漕運要需。固不可不爲早備。而湖河隱患。尤不可不爲豫防。臣委查該湖自上屆導引黃流後。多受淤之處。昨巡漕臣甘家斌前赴泖河廳查工。會親履察看。知歷年坡水灌注。不無淤墊。加以引黃漲水。所到沙停。卽就湖面寬闊。而論。恐已不符一百八十里之數。卽據運河道陸言所稟。此次添築石壩。縱有澄淤。不致如上屆寬廣。可見前次引黃湖中。已受淤不少。若再引黃灌注。勢必日見淤高。卽遇坡水旺盛。亦不能收蓄。所關匪細。似此利害大。臣實不敢輕舉。現雖據該道等請於蘭家山壩外添築碎石滾壩。使水由石壩平漫入湖。而究竟漫壩入湖。仍係黃流。難免淤墊。臣再四思維。如此後雨澤應時。河湖均資濟益。自可無慮。膠舟萬一得雨稍遲。亦無束手誤運之理。查江南蘇家山閘原係減黃。由水綫河至王母山入運。本有河道。擬請將該處舊渠淤處。順勢挑挖。儻邵宿運河需水孔亟。卽行啓放。俾從水綫河荆山橋王母山至張家莊入運。由河定閘。順流下注。邵宿河道得此挹注。俱可浮送裕如。雖黃流入運。河底必淤。但河勢建瓴。黃水挾沙以行。走而不守。受淤尙輕。湖流平衍。黃流挾沙以入。緩而易停。受淤尤重。且河

底受淤。清水刷滌。人力挑浚。尙能疏治。湖底受淤。既難刷滌。又難挑浚。無從補救。卽如東省汝河分水口。當伏秋大汛。山水暴漲。奔騰入運。其水渾濁。與黃無異。卽有停淤。隨時撈浚。不聞誤運。又如江南淮揚運河。連年啓放。禦黃壩後。黃水灌入運道。停淤亦所不免。然歲加挑挖。空重糧船。亦經行無誤。此皆引黃注湖。不若引黃入運之明證也。况蘇家山閘至蘭家山壩。黃水入運之處。計程不過二十餘里。卽以紆折水路核計。亦僅四十里。若黃水由水綫河歷荆山橋王母山至張家莊二百餘里。紆回停頓。迨入運時。淤沙已屬無多。且本係減黃舊路。更不虞旁溢。臣仰蒙皇上高厚鴻慈。畀以河防重任。自當虛衷講求。斷不敢圖濟目前。今於萬不得已之中。熟籌彼善於此之舉。可否仰懇聖恩。勅下兩江督臣江南河臣。將水綫河王母山一帶河渠查明淤處。趕緊疏濬。以備減黃入運。助邳宿一帶河道。至東省八閘。以現在微湖存水。樽節宣放。無虞匱乏。如此辦理。則東南兩省漕運有備無患。而微湖亦不致再增淤墊。再臣正在具奏間。又據候補通判嵇煇稟。委查微湖淤墊情形。自嘉慶十五年正月啓放蘇家山閘。黃水由蘭家山直注東北。所有景山鳥鴉山受淤最重。向日湖邊水淺處。現淤成平陸。約寬十七八里。長七八里。土色上黃下黑。黃色者係新淤。計一尺八九寸至二尺五六寸不等。再往前進。始有淺水。自水邊起至迤北套口止。約長十一二里。寬二十餘里。水深一尺二三寸至二尺五六寸。探量停淤三四寸至一尺六七寸不等。據此情形。是上屆啓放蘇家山閘湖淤已重。刻下似不便再作引黃注湖之舉。運河道卹。

是月三十日。百齡初彭齡奏。伏思引黃濟運。關係匪輕。再四熟商。竊以興利宜期於經久。防弊須計於事前。現在微湖水弱。而邳宿運河專藉湖水以資挹注。此外別無來源。在東省撫河臣所議。非開蘇家山閘。

竟無他術。但嘉慶十四年十月經山東河臣奏開蘇家山閘引黃入湖。仍復請挑趙王等河。自係慮及濁流淤墊。未使頻年導入湖。且彼時正當冬令。水落沙輕。築壩挑渠。尙可從容辦理。迨次年春開壩洩黃。兩月雖湖水收至丈外。而湖邊至湖心間已積淤深厚。查微湖周圍一百八十里。隸江南十之七。隸山東十之三。在滕嶧徐沛各州縣境。全賴東省收蓄。上游坡水山泉入湖。分濟漕運。自上次開放蘇家山閘。甫經四年。而湖漲短絀。黃水入湖留爲隱患。早在聖明洞鑒之中。現在仍議開放。其弊更有甚於十四年者。徐州蘇家山雖附近山勢接連。而土少沙多。既議開壩引黃。必先修築攔壩渠堰各項工程。又須堅實穩固。勢難尅期促辦。目下已屆春分。計工竣開放。正屆桃汛。俟湖水收足。趕緊堵閉。又交伏汛。彼時黃流盛漲。設掣動大溜。則江省邳州等處先虞泛溢。且微湖收至一丈三尺外。難以容納。卽東省嶧縣亦恐有穿運之患。臣等愚見。此時開壩引黃。一經辦理失當。非但運河梗阻。漕運稽遲。且湖身日淤。日高。若僅測量臨運開河之湖面。地勢較低。或可收水足額。儻由黃水入湖之處。測量至湖心。則前此開壩時已隱受淤墊。形同欹器。勢若建瓴。其湖心存水。斷難如湖邊誌椿丈尺之多。此係現在查訪之實在情形也。爲今之計。挑浚湖底。事屬難行。而疏導湖源。時難再緩。查該湖向收鄆城嘉祥等十一州縣坡水。又有滕縣十字河上承費縣山河及諸泉之水。其上游又有牛頭趙王等河。源源灌注。似不難設法收蓄。在東省原以三進江廣船身笨重。恐抵江省邳宿運河或有淺阻。是以議開蘇家山閘。然據咨湖水尙存八尺三分。所有本年頭二進幫船。儘足浮送。其江廣幫船渡黃北上。總在四月底五月初。約有兩月之久。若乘此兩月內。將微湖各處來源迅速挑引。俾上游衆水匯助。亦可接送三進重船。伏秋時如得大雨優霑。更爲多爲收。

蓄以備來年濟運之用。似此一勞永逸。較之開壩引黃。涉險圖濟於一時。其利害輕重迥別矣。運河道冊。二月初一日。奉上諭。百齡。初彭齡奏。接准東省移會。因微湖存水短絀。咨商啓放蘇家山閘。現在勘辦一摺。微湖現在存水短絀。不敷濟運。東省自應早籌。卽如嘉慶十四年。東省湖水不敷。議開蘇家山閘。係年前十月間奏辦。此次湖水短絀。應如何設法濟運。李亨特。同興並不先事豫籌。直至重運將次渡黃。方行籌辦。已屬緩不濟急。且開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湖。本非善策。十四年係十一月興工。次年正月。中旬開放。彼時冬令水涸。沙輕。幸免淤墊。至三月中旬。堵閉。已大費經營。今年正月。始議籌勘。計挑渠築壩。工竣。三月間。甫能開放。其時桃汛。經臨。正黃河水長。溜挾沙行。不但湖身受淤。兼恐穿運爲害。夏令一交。水勢盛漲。萬一掣動。大溜堵合。需時。則下游水緩。沙停。全河受弊。於大局殊有關係。百齡。初彭齡。能計慮詳慎。不卽照東省咨商辦理。所見甚是。李亨特。同興。議辦此事。並不先行奏聞。遽咨江省。其所委赴江省會勘之運河道陸言。甫由京員擢放。亦非諳習河工之人。辦理輕率。冒昧。李亨特。同興。均著傳旨嚴加申飭。現在湖水不敷。濟運。斷不准開放蘇家山閘。著交李亨特。同興二人。於東省附近各湖。河泉源。悉心籌畫。接濟湖水。總期不誤漕運。又不致有礙河防。全局一有成議。卽迅速由驛奏聞。趕緊辦理。勿稍玩泄。運河道冊。

是月初四日。奉上諭。李亨特奏。微湖水勢短絀。豫籌宣濟。以期無誤。漕運一摺。東省微湖。因上年雨水較少。澱蓄未能充裕。現僅存水八尺三分。較定誌計少三尺九寸七分。該管道廳。稟請照十四年成案。開放蘇家山閘。引黃注湖。李亨特。接據該道等稟。未敢率准。深以黃流入湖。淤墊堪虞。所見甚是。前次百齡等

奏接准東省咨商。亦卽稱引黃入湖。本非善策。况此時開工已遲。桃汛以後。黃水漲發。尤於全河大局攸關。經朕嚴切訓示。令該督等另籌妥辦。今李亨特亦以利小害大。不敢輕舉。尙屬曉事。但所籌開放蘇家山閘引黃由水綫河入運。揆之此時情勢。亦不妥協。蘇家山閘本年斷不可開。據李亨特奏。目下微湖水。宣濟東省八閘。按塘啓放。尙可無虞。匱乏。若接濟江省。邵宿一帶。實難敷用。江境邵宿運河水勢短絀。該廳境內尙有黃道人橋等處各閘。壩可以蓄水濟運。著百齡。黎世序悉心籌畫。俾資挹注。其東省附近湖河泉源。可以引入微湖者。亦復不少。李亨特等不可存畛域之見。並著設法疏導。以益湖蓄。務期重運。經行南北運河。兩無阻滯。以副朕廑念漕儲之意。運河道冊。

是月初五日。奉上諭。本日甘家斌奏。查勘微湖水勢一摺。據稱微湖現祇存水八尺三分。其可資宣洩。僅止尺餘。查該湖前因曹豐等處黃水漫溢。暨每年坡水奔衝。挾沙帶泥。以致受淤淺狹。現在沙灘顯露。並非一律寬深。計目前存水一尺。不過湖面三分之二。將來開壩暢放三晝夜後。約消水五六寸。留漫板水。每日約消一二三分。不過月餘。卽難外達。其勢僅足浮送首進幫船。至微湖上游。去年曾挖引南旺湖水。由趙王等河下注。綠水無本源。道里綿綿。南旺已絀。微湖會不見盈。二三進幫船。恐致遲悞等語。漕運關係緊要。向來邵宿運河。屆當重運。經臨俱藉微湖鋪水濟運。歷年東省籌備。儲蓄無悞。今微湖存水短絀。上年不早爲籌畫。以致目前祇有水八尺三分。昨據李亨特奏稱。以之宣濟東省八閘。無虞匱乏。若接濟邵宿一帶。實不敷用。所言甚屬紕繆。試思重運自南而北。必先過邵宿一帶。後至八閘。如在邵宿一帶。先已淺阻。不能入山東境。則八閘存水何所用之。若將此八尺三分之水。先儘鋪注邵宿運河。則糧船過邵

宿之後。八閘以內又虞缺耗。總須一律通順。毫無淺滯。消除成見。毋分畛域。現在軍船已銜尾北來。爲期孔迫。豈可坐視延阻。百齡、黎世序、李亨特同興務。須同心協力。通盤計算。江境附近。宿各閘壩。有可以引入運河者。卽上緊疏導。東省泉源較廣。尤應多方挹注。引入湖河。俾資接濟。李亨特同興不可以東境運河足敷。按塘打放。卽置江境於不顧。百齡、黎世序亦不可專俟微山湖鋪水下注。仍應亟籌邵、宿一帶轉運良法。總之漕船經行南北運河。事同一體。斷不能任其遲阻。伊等四人熟籌善策。應如何辦理。卽一面奏聞。一面趕緊備辦。切勿稍存畛域之見。彼此推諉。致有貽悞。再上年東省雨澤短少。冬雪亦稀。現已節過雨水。正盼望春膏之時。著同興卽派道府大員前赴岱岳虔誠祈禱。若能于二三月間仰沐神庥。甘霖大沛。則湖河及各處泉源自可日見充盈。於漕運農田均大有裨益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李亨特奏准軍機大臣字寄。初一日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仰見我皇上睿鑒精詳。於河湖全局燭照無遺。欽感莫可言罄。啓放蘇家山閘引黃注湖之舉。臣恭繹十四年所奉諭旨。並查現在情形。亦知此事斷不可行。是以運河道陸言、泲河同知師慕祖等具稟之初。卽以引黃注湖。旣恐湖底受淤。兼慮黃流旁溢。批飭在案。並於該道謁見時面加曉諭。而該道惟泲河同知師慕祖、候補通判甘運濂之言是聽。並向江南督漕河臣山東撫臣紛紛具稟。稱必須引黃注湖。方可無誤。運行。臣以陸言甫蒞運河。若不令其目擊情形。則於河湖利害輕重。總未洞悉。是以飭令該道帶同十四年稟請引黃注湖之泲河同知師慕祖、候補通判甘運濂等往勘。並令確查上屆引黃後微湖受淤若干。稟候核辦。並將該道所稟及臣先後批飭各情咨會江南督臣、河臣查詢。邵、宿運河境是否別有山泉岔河入運之處。一體籌蓄濟運。乃該道

查勘後。明知湖身前已受淤。仍以該廳等所言爲是。稟請奏辦。師慕祖。甘運濂。面稟情節。與該道相同。臣於東昌途次。接據該道稟。當於上月二十九日。將不應辦理緣由。及該湖上屆受淤情形。奏明。又因天時晴旱日久。上游河渠乾涸。實無導引入湖之處。此後儻雨澤愆期。斷無束手誤運之理。萬不得已。始有疏濬江境水綫。河由王母山濟運之請。已於前摺備陳。祇候聖主訓示。遵行。查泲河同知師慕祖於十四年。請引黃注湖。致湖受淤。墊現。又稟請照辦。妄議與舉。應請旨交部嚴加議處。候補通判甘運濂。於不應辦理之事。隨聲附和。運河道陸言。惑於浮言。率行具稟。亦有不合。臣職任河防。未能豫籌湖濬。復具奏較遲。均應請旨交部分別議處。再臣頃准兩江督臣百齡。署江南河臣初彭齡來文。錄摺稿咨。會稱。微湖向以。上游牛頭。趙王。長澹。顧兒等河爲來源。如果諸河通順。自可源源暢注。或因淤久未經疏通。是以湖水短絀。臣查牛頭河。趙王河。係微湖上游水利。河渠於三十五年間。同豫省陶北河先後奏挑。現無淤塞。惟二河並無來源。全賴伏秋時雨。坡水滙注。方由南陽。昭陽等湖。遞達微湖。以資瀦蓄。上年晴旱日久。既無雨澤。卽無坡水。是以河渠雖通。於湖濬無益。前奉諭旨。以省西缺雨。坡水注湖必少。是盈虛消息之幾。早邀聖明洞鑒。下忱實深。欽服。至長澹。顧兒等河。現經撫臣同興。飭委兗沂道熊方受。查勘辦理。運河道冊。是月初八日。奉上諭。百齡等奏。詳籌疏濬。首徵湖上游水利。一摺。漕艘轉運。爲天庾正供所關。斷不能聽其遲誤。本年因徵湖蓄水短絀。不敷鋪注。邵宿運河。該督等自應各就所管河道。通盤籌計。以期無誤。重運。乃前據李亨特奏稱。現在湖水足敷東省八閘之用。而於江境運河。則令其開放。蘇家山閘。引黃由水綫河濟運。本日百齡等又稱。東省有十字。牛頭。趙王等河。不難收蓄疏導。以裕湖源。請勅下山東。撫撫

臣勘籌辦理。在李亨特則代江境設策。而置東省蓄水之法於不論。在百齡則代東省建謀。而置江境濟運之事於不言。名爲互相籌畫。其實皆意主推諉。卽日重運經臨。該省等僅以空言塞責。竟坐視糧運貽誤耶。現在初彭齡業已交卸來京。著百齡、黎世序、李亨特同與四人同心協力。妥籌良策。各就本境應辦之處。實心經理。如東境湖水缺乏。不能接濟。邵宿卽應多方疏導。以益湖源。其江境河道淺澀。糧艘卽日經過。亦應速籌過行之法。總之。運河無分南北。伊等四人亦無分畛域。所辦同此一事。功則同賞。過則同罰。如將來糧艘依限北上。毫無遲滯。朕必將該督等四人一體甄敘。設有淺阻延誤。亦必一律懲治。不貸目下。爲期已迫。該二省各有辦理成算。卽據實奏聞。以慰廑注。不准再以紙上空談。妄行諉卸。致同築室道謀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九日。奉上諭。本日據李亨特覆奏。前此議啓蘇家山閘。係由運河道陸言聽信泃河同知師慕祖及候補通判甘運濂之言。具稟請辦。該河督曾經批飭。並面爲曉諭。該道仍惟該應等之言是聽。紛紛具稟江南督漕河臣。山東撫臣。請將該道廳等分別議處。並自請議處。徵湖存水短少。李亨特身爲河督。並不於上年及早籌辦。致目前重運將臨。情形支絀。各無可辭。李亨特著交部議處。陸言於河工情形未諳。輕信人言。率行稟請。不勝河道之任。著卽來京。交該部帶領引見。另降諭旨。仍先交部議處。所遺運河道一缺。著李亨特會同與長齡於山東河南二省遴選通曉河務之員。奏請補放。泃河同知師慕祖於該湖受淤後。復議引黃注湖。實屬不諳機要。著交部嚴加議處。候補通判甘運濂隨聲附和。亦著交部議處。至巡撫同與於漕運經由本省河道。亦應一體籌計。乃上年徵湖蓄水短少。不行過問。著一并交部議處。

是月十一日百齡黎世序奏。二月初五日欽奉上諭。蘇家山閘斷不可開放等因。旋於初六日接東河臣李亨特札寄摺稿。議開水綫河引黃入運。臣百齡伏思開放水綫河仍係開放蘇家山閘。同一引黃而淤。河穿運。其弊更甚。隨即咨會臣黎世序。由蘇家山馳詣水綫河。從上游直至下游。逐一查勘。臣兼程至邳。宿一帶。從水綫河下游行抵阜河。彼此晤商。實難輕舉。緣水綫河向由荆山橋房亭河兩處入運。皆淤成平陸。前河臣等議挑。需費四十餘萬兩。已屬工大費繁。現更促迫。不但挑河築堰斷難剋日趕辦。卽漏夜興挑。而黃流一入。亦必藉清水衝刷。今徵湖源弱。是邳宿一帶已難接濟運。更虞停淤旁溢。正在別籌他策。議奏於初九日欽奉初四五等日諭旨。仰見我皇上指示周詳。曷勝欽服。查東省兩次引黃之議。入湖入運。均屬難行。而江省邳宿運河。雖有黃道。人橋沙家口。徐塘口等處引水入運。然溯其來源。則皆出自東省泃口沂河所積之水。本屬無多。一經引注。易見消涸。僅可收添助之功。不能得專資之力。是以數十年來。全賴徵湖接濟。若該湖之水。但用於八閘。誠如聖訓。邳宿一帶先已淺阻。不能入山東境。則八閘之水。何所用之。臣等於全漕大計。不敢稍分畛域。固當爲邳宿運河豫籌挹注。使糧船過行。亦須爲徵湖樽節。使東省一律暢達。查徵湖定制。於邳宿挑竣。啓放湖口雙閘。三晝夜。鋪足黃林莊誌椿五尺。其消湖水不過四五寸。在邳宿足資浮送。在東省仍可利行。刻下江境運河挑工完竣。卽日會同巡漕御史臣倪琇。驗收另奏。其徵湖水。據東河臣李亨特咨稱。現存八尺三分。竊計以周圍一百八十里。湖面誌椿存水八尺三分。照例鋪放。除消耗四五寸。尙存水七尺以外。雖目前鋪灌無虞。短絀而漕船接踵前來。恐未能

源源接濟。如耗水過多。東省不敷行走。江境卽爲頂阻。臣等通盤籌畫。必須兩省運行。不致此盈彼絀。方爲周備。爲今之計。惟有設法從駱馬湖抽溝引水外注。加以疏濬。各水口分流添助。務使滴水皆歸有用。查宿汛濼流開以下河道。尙有底水。可資挽運。計長百餘里。無須湖水接濟。俟首進漕船到時。提上濼流開。知會東省鋪水後。卽下板欄蓄。不使走瀉。是下注之湖水。已可省百餘里之遙。其濼流開以上。至黃林莊。係邳汛河道。古淺較多。不得不賴微湖接濟。再於接濟之中。更加撙節之法。將河清、河定、河成、滙澤等開嚴版擊托。並於河面較寬離開較遠之處。添築束水草壩。鉗蓄。仍將黃道、人橋等處水口。導引入運。俾江境多一分添助。則東省卽免一分消耗。如此辦理。首二進各幫。計可儘行無滯。現在東省欽奉諭旨。遴委大員。詣岱岳祈雨。我皇上精誠上格。自必霖雨應時。各處水源暢旺。東省廣爲收蓄。不但三進江廣重運輸挽裕如。且湖儲充足。後於本年回空及來年重運。亦不至臨時掣肘。但天時不敢臆度。而人事則當熱籌。儻此後微湖水絀。江南河道不免淺澀。擬於按塘遞放時。再爲分別起剝。查漕運定例。除幫丁例外。土宜不准多帶。每船約須起卸米石若干。江境舊有剝船。可提用四百餘隻。湖南北運送。天津剝船現抵江境。又有一千餘隻。臨時截留撥運。足資應手。竊計全漕可免貽誤。臣等愚昧之見。治河卽所以治漕。籌江境卽所以籌東省也。現委道將督同員弁。疏河築壩。趕緊籌辦。於拜摺後。前往清江等處查驗隄工。並啓放禦黃壩。趕催漕船銜尾前進。仍分投實力催辦。飛咨山東河撫。臣設法疏濬上游。收蓄湖水。並將如何籌辦濟運。自行覆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黎世序、倪琇奏。江境邳、宿運河挑工。臣黎世序於上年十二月督飭徐州道估定後。將辦理

情形加深尺寸。估需銀數。會同督臣具奏。自十二月下旬起。督飭各員築壩戽水。本年正月初旬與挑。徐州道王逢源上下督催。並調派丞倅分段監挑。寬深丈尺。務期照估挑足。不容短少。挑出之土堆積兩岸。遠處適天氣晴和。又寬其時。日人夫得以從容照估辦理。均能如式。於二月初十日具報完工。臣等會同驗收。按照估冊逐段較量。並將丈尺寬深比對原估所設信樁封墩均屬符合。且加深尺寸亦一律寬平。送土上岸。皆在遠處堆積。不致卸入河底。適督臣百齡查驗河道至阜河一帶。復同面勸臣倪琇於工所驗收後。因瓜口催儼緊要。即赴揚州盤驗嚴催。臣黎世序將邳宿運河築壩疏導事宜分派已定。即由黃河兩岸查工。暫回清江。以便啓放禦黃壩。催儼糧船。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四日。李亨特奏。查從前汶河水小之年。山東開河不敷浮送。即將臨清。輒板二閘嚴密加板。每日重運船於上游各閘。并幫儼放。逐閘帶水下注。俟有數幫。始將輒板二閘次第啓放。以節水勢。而扣算時日遲早。仍與每次一幫。按塘打放之處相做。江南邳宿各閘打放幫船。係逆溜而上。與輒板等閘順流而下者不同。但江境河道。邳宿境淤淺較多。宿遷汛內。濼流閘以南。向係深水。無虞淺阻。惟濼流閘上。可照東省開河并幫打放之法辦理。已札商江南督臣。河臣。如能照辦。則水勢既可撙節。而運行亦無遲誤。運河道冊。

是月十五日。奉上諭。百齡等奏。勘籌水綫河引黃入運礙難舉行。並詳議邳宿運河水勢漕運情形一摺。開放水綫河。仍係開放蘇家山閘。同一引黃。而淤河穿運流弊更甚。通盤籌畫。必須兩省運行。不致此盈彼絀。方爲周備。所辦甚是。其所議於駱馬湖。黃道。人橋抽溝引水。及築束水草壩。於各閘下板擊蓋。暨豫

備剝船各事宜俱應及早籌備以免貽誤現另降諭旨令李亨特等仍設法收蓄湖水百齡等江境籌辦已有成算運河挑竣該督等卽知照東省酌量鋪水一面啓放禦黃壩催催漕船北上勿致阻滯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七日奉上諭本日據同與奏各屬續報得雨情形一摺本月初十日東省得雨共有三十九州縣各報一二三寸不等朕詳閱單內省東一帶得雨三寸者居多其省西各屬僅止一二寸於麥苗滋長無裨益恐湖水仍未灌輸增長著同與仍遵前旨派委道府大員前赴岱岳虔誠祈禱俟甘霖續沛飭令省西各屬將坡水泉源廣爲疏導俾微湖蓄水漸臻充裕現在糧艘自南北上江境邳宿運河引水築壩各事宜籌辦已不遺餘力然總須東省鋪水接濟本年微湖水短該省但可撙節鋪注不可專顧東境而視江境爲膜外如江境先已阻滯則東境閘河雖有存水亦豈能濟用李亨特同與將微湖現存之水實計啓板後須鋪注江境若干尺寸卽可敷浮送首二進幫船之用其留爲東境八閘鋪放者尙存水若干能否不致淺阻均詳細計畫據實具奏以慰廑注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一日百齡黎世序奏臣黎世序赴桃汛查勘各工臣百齡督同委員往黃道人橋沙家口徐塘口路馬湖等處詳勘詢知各水口來源皆出東省蒙沂諸山歸入沂河從西北建領而下遞注東南路馬湖由六塘河入海每遇夏秋大雨時行沂河水發當三進重船經過時可由各水口宣洩接濟春初重運北上則全資東省鋪水挽運此歷年辦理之情形也今微湖短絀而首進幫船業經渡黃臣等於萬分焦急之中亟籌目前轉輸之策因思各水口旣可於沂河盛漲時藉以宣洩則現在水口內或有存水自可

截引其附近窪下之區。或有積水。亦可設法疏排。庶涓滴皆歸實濟。當派幹員窮流溯源。確切查報。旋據覆稱。自山東黃林莊起至江境河定閘以上。北岸有黃道。人橋。趙村湖。馬蹄崖。汝河南岸有伊家河。現均存水甚少。無可導引。惟河定閘以下。北岸有沙家口。上至盧口壩一帶。中有艾山湖。武河間段有水。寬至一、二、三丈。至十四五丈。深七、八寸。至一、二、三、四尺。及六七尺不等。並有賽墩止水一汪。其盧口壩東北境授賢集。袁家灣。草橋壩。頭集。紀家集。黃家集等處。均沂河支流。存水寬十餘丈。至二十餘丈。深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距沙家口自二十里至七八十里不等。均可挑築築壩。使衆水滙至沙家口。徐家塘入運河。可供河定閘下至滙澤閘運河之用。臣等會商。計自河定閘以下。既有來源可引。卽毋需徵湖接濟。惟河定閘以上至黃林莊。則舍徵湖之外。別無水源。且地勢較高。不能將沙家口引出之水激而上行。必須東省鋪水接濟。該處河道僅長二十餘里。不致多耗湖瀦。仍於各閘嚴板擊托。按塘啓放。俾免洩漏。其自滙澤閘以下。仍照前奏。由駱馬湖一帶挑挖深溝。引水由柳園頭入運。庶漕船到時。過行無阻。現已遴委員弁分投趕辦。臣百齡馳赴皂河等處。駐劄督辦。臣黎世序在清江督催幫船渡黃。並查勘黃運湖河應辦隄壩要工。均不敢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三日。李亨特同興奏。奉上諭。漕運經行邳。宿運河。歷年皆藉徵湖鋪水接濟。上年徵湖存水短絀。致本年不敷濟運。全係東省貽誤。李亨特等並不及早籌備。前經屢降諭旨。飭令江南。山東兩省詳細會籌。各陳善策。今百齡。黎世序通盤籌畫。請將濬流閘以下。尚有底水之處。毋庸再資添助。濬流閘以上。必須湖水接濟。亦皆下板築壩。層層鋪束。不使涓滴虛耗。並於江境一切水口設法導引入運。可見江省

所辦尙能盡心。畫策不分畛域。而李亨特同與俱。棄環錄用之人。於東省如何籌辦之處。日來總無一字奏及。不知伊等所司何事。殊屬無能。全不以公務爲重。李亨特接奉此旨。即將近日籌辦情形。迅速覆奏。欽此。並奉諭旨。已恭載十七日。欽此。臣等跪讀之下。愧懼莫名。竊臣等屢奉諭旨。疏濬泉源。導引湖水。已將籌辦情形。節次具奏。查徵湖並無來源。惟藉坡水以成巨浸。上年春夏。雨水本稀。加以重運三進幫。船經臨邛。宿奏明格外多啓湖板接濟。惟時重運緊要。不得不通融暢放。消耗尤多。查上年七月三十日。該湖存水八尺三寸四分。八月初一至初三。曹濟一帶得有雨澤。又因旱久地脈乾燥。逐處浸潤。是以上游牛頭。趙王等河。雖屬通順。而該湖至八月初六日。僅長水五分。臣李亨特與臣同興。札商奏明。將南旺湖積水開放。芒生閘由牛頭河下注徵湖。又長水八分。迨後宣濟回空幫船。消耗四寸有餘。冬春以來。僅有一兩次雨雪。並未深透。更兼風颺日晒。有消無長。是以刻下僅存水八尺三分。至各處泉源。不惟臣等督飭州縣多方疏導。卽巡漕臣甘家斌。亦逐處勘辦。奈各泉均在運河東岸。非汛水盛漲。不能穿運。而入西岸之湖。致徵湖水難增益。卽如江境駱馬。趙村等湖。俱係收水之處。邳宿境內尙有盧口壩。黃道人橋。沙徐二口。竹簍壩。王柳二閘等處。皆可以宣蓄濟運。素所深知。本年正月。欽差松筠。初彭齡。查勘邳宿運河。奏明該處尙有盧口等壩。儲蓄沂蒙沙河諸水。隨時啓放濟運。尙非全賴徵湖浮送。臣等現准江南督臣。河臣咨稱。業經奏明在駱馬湖抽溝引水外注。加以疏濬。各水口分流添助。是江境各湖亦因上年雨水缺乏。不能收蓄。查徵湖收水。雖屬短絀。尙不致湖中抽溝。而江境河湖如此情形。重運經臨。專賴徵湖鋪注。天庾正供。關係重大。况重運自南而北。江境設先阻滯。東境存水安用。臣等雖係至愚。斷不致昧於

此理始因湖水雖弱，尚可籌辦。竊恐上煩聖廬，未敢早奏。又拘泥專差遞摺，以致章奏在後。今蒙天恩，不加嚴譴，僅令趕緊辦理，實深感悚。現據百齡等奏稱，俟首進漕船到時，提上灤流閘，再知會東省鋪水下板攔蓋，以期節省水勢。但灤流閘下向係深水，閘上即係淺水。若待漕船挽至灤流閘上，再知會東省鋪水，似已緩不濟急。設停船待水，則臣等獲咎更重。臣李亨特日前查有運河東岸魚臺汛獨山湖現存水寬廣一百餘里，該湖水面高於運河底二尺七寸。若啓放汶壩，則運河水面高於獨山湖面，湖水不能外出，存水歸於無用。擬俟本月二十五六等日，東境大泛口挑竣，先將該湖積水從姚、邢、張、王四水口暢放入運，由八閘直注邳宿一帶，爲鋪灌底水之用。儻有不敷，仍啓放湖口閘壩，照江境新挑河底鋪水深五尺之數，以資浮送。已於十九日奏明。如水勢鋪足後，漕船連檣北來，仍於湖口閘酌留漫板水勢，源源接濟。不時差探，如邳宿河水深逾五尺，則酌量加板，以節湖濇。如邳宿河水深不及五尺，則啓板以益運水。江境河定、河清、河成、滙澤、灤流等閘，既經下板擎托，慎重啓閉，則湖水下注，自不致如往年易耗。總之，先使江境船行迅速，方能早入東境。東境全漕早竣，即可節省湖濇。臣等與江南督河臣所辦同此一事。惟期南北兩無遲滯，再徵湖向年存水一丈一二尺，迨啓壩暢放三晝夜，鋪足邳宿河道水深五尺之數。須消水四五寸。本年存水八尺三分。湖水既淺，湖面亦窄。約計鋪足邳宿河道水深五尺，須消水五六寸。今先放獨山湖鋪灌底水，則徵湖水可節省。統俟鋪水後，再將消水存水尺寸隨時具奏。至東省泉源俱已疏濬，俾由東岸各湖及汶泗等河暢注入運。挹濟下游邳宿河道，其水利河渠，臣同與前提藩庫銀三萬兩發兌沂道熊方受存貯道庫。現將應挑辦處擇要疏濬，俟霖雨優霑，即導水入湖，廣資收蓄。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阮元奏本年微湖水短絀未能濟運，仰蒙聖慮周詳，令督河諸臣設法疏導泉源，以資接濟。臣查微湖常年水絀，終非長策，所以然者，湖底節次淤高，又邳、宿用水太費，且上年雨水太短也。臣愚以爲湖身受淤已重，則湖面儲水宜加查微湖收水，向以一丈爲度。乾隆三十年前，漕臣楊錫紱以一丈不足濟運，奏添石槽閘板，加收二尺，共收一丈二尺。當時原足敷用，嗣緣曹豐等處漫溢，黃水入湖，致逐漸受淤，惟其湖邊湖底逐漸受淤，是以水面愈窄，收水愈少。今之一尺，僅敵當時七八寸，加以微湖水至七尺以下，卽與運河相平，是湖隄僅高五尺，可放之水祇四尺內外，而司閘各官尙沿一丈二尺舊例，苟逾定制，不得不任其漫洩，故雨水多寡，歲有盈虛，秋夏盛漲，不乏一丈二尺以上之水，而限於五尺之隄，未能預先儲蓄，夫水至短絀，涓滴皆可寶貴，若限於定誌，使有用之水棄之無用之地，不能儲之於待用之時，甚爲可惜。應於湖口開照前漕臣楊錫紱所奏，增高石槽閘板一二尺，其沿河各隄岸，無論石工土工，凡地勢低薄者，一律加高，卽以湖面加高尺寸抵算湖底受淤尺寸，俾盛漲多收一二尺積水，以符乾隆三十四年積水尺寸，不但暢濟重運，兼可浮送回空，不但足灌東河，兼可遠濟邳、宿，但能一歲有餘，卽可數年不絀。請勅下東河督臣勘議，如果應辦，今歲春夏卽宜及早興工，以便六月前完竣，庶可收蓄伏秋雨水，爲今秋回空。明年重運之計，至微湖形勢，有如側釜，西北高而東南低，今應加之隄，僅在東南接連運河之處，地勢不險，與洪湖迥異，且乾隆三十年漕臣楊錫紱旣可議加，今將四十年受淤多次，則再爲議加，似不可緩。此工如辦，卽須趕在六月前竣事，是以就管見所見具奏，奉上諭。阮元奏請加築微湖隄閘，預籌儲水濟運一摺，所奏是否可行，著李亨特同興檢查楊錫紱添設石槽閘板舊案，就現在微湖

及沿接運河各隄岸情形。詳細籌度添設槽板後。於湖瀦能否大有裨益。共需工費若干。辦理有無窒礙。悉心妥議具奏。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

運河水章 原四十八

嘉慶十八年三月初二日，李亨特奏。臣奉上諭。東省湖濬。原以灌注運河。其東岸各泉。由汝、泗及獨山、馬場等湖。皆可分流入運。並有徑行入運者。若濬治暢達。不但東省運河足資挹注。並下游邳、宿亦可冀其接濟。目下雖因天時久旱。坡水未能匯注。但各處河渠。必須豫爲挑挖。則時雨旣降。百川灌河。卽迅收通漕利運之效。若不先事預籌。得雨後始設法導引。必致漫溢民田。以有用成無用。非徒無益。反致有害矣。總須時刻留心辦理。勿令緩不濟急。該河督等卽嚴飭該管各官。一律疏濬。毋稍遲緩。至運河西岸昭陽湖。與微山湖毗連。此時二湖水面雖平。將來微湖放水後。昭陽湖存水仍可下注微湖。卽可導之順流入運。現在首進幫船計日北來。二進亦銜尾而至。江境邳宿運河。總須東省啓板鋪水。方無阻滯。該河督等務照節次所降諭旨。不分畛域。通盤籌畫。俾漕艘早達天庾爲要。欽此。臣據泃河廳報。江境黃林莊界壩於月之二十四日開放透水。所有東境大泛口挑工一段。集夫晝夜僱辦。業經挑浚。當將韓莊閘上攔河大壩啓除等情。所有魚臺汛獨山湖臨運之姚、邢、張、王四水口引渠。臣先令運河廳順勢挑挖。今將壩壩啓除淨盡。獨山湖積水從各水口暢流入運。魚臺汛長河已長水二尺餘寸。由東境八閘直注江境邳宿河道。頃准江南督河臣咨會。禦黃壩於十八日啓放。已奏明江境河定閘下北岸沙家口、盧口壩、艾山湖、武河間段有水。寬一、二、三丈至十四、五丈。深七、八寸至一、二、三、四尺及六七尺不等。並有賽墩止水一汪。

其盧口壩東北有沂河支流。存水寬十餘丈。至二十餘丈。深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距沙家口自二十里至七八十里不等。均可挑渠築壩。使衆水匯流。引至沙家口。徐塘口。歸入運河。供河定閘以下。至匯澤閘。運河之用。惟河定閘以上。至黃林莊交界。必須東省鋪水接濟。該處河道僅長二十餘里。不致多耗湖漚。各閘仍嚴板擎托。按塘啓放。查江南督河臣所稱盧口壩。沙徐兩口入運之水。俱賴蒙沂等處山泉雨澤。上年旱久。來源不旺。雖間有積水。可以導引入河。誠恐不敷鋪灌。邳宿河道之用。是以照前奏。將獨山湖存水盡數宣放。至所稱惟河定閘以上。至黃林莊。須東省鋪水接濟。臣查黃林莊至河定閘計四十里。湖口閘至河定閘計一百二十里。自北而南。地勢建瓴。僅河定閘以下。底水不足。該閘啓板時。雖上游順流南注。原可接濟下游。但無底水頂托。一洩必形淺滯。又須另行鋪灌。於湖漚未能節省。於運行轉有耽延。總之。重運經臨江省。早一日出境。卽東省早一日入境。船行迅速。則湖水不致妄洩。船行遲滯。則湖水歸於虛耗。臣愚昧之見。仍須先將邳宿河道照例一律鋪足。庶幫船過行。上下無阻。獨山湖水設有不敷。卽啓放微湖。以資補益。至邳宿境各閘。經江南督河臣嚴板攔蓄。按塘啓放。實係刻下緊要機宜。可期撙節水勢。惟彼此隨時知會。妥爲經理。務使南北俱臻順速。不致有誤漕運。現在糧艘跟接渡黃。臣自獨山湖水宣放數日。察看情形。卽啓放汝河大壩。南北分注。以待新漕。所有各處泉源。現同撫臣督飭州縣委員常川疏濬。總令歸入河湖。俱資濟運。其水利河渠。亦經覓沂道熊方受等督飭各州縣擇要挑辦。運河道

冊

是月初八日李亨特同興奏。臣等奉上諭。現在東境大泛口挑工完竣。該督等卽照所議。將獨山湖積水

暢放入運。由八閘直注江境邳。宿以爲鋪灌底水之用。如有不敷。再放微湖接濟。務使江境船行無誤。早入東境。該督等與江省所辦。同是一事。必須南北兼籌。始兩無阻滯。目下東省泉源。該督等已飭屬認真疏濬。可資引導。如荷岱宗靈佑。速沛甘霖。則泉源旺盛。湖河充裕。幫船自更順利。得雨後即迅速具奏。以慰廑注。欽此。茲於三月初七日卯時。至初八日午刻。濟寧密雨一晝夜。已經深透。而雨尙未止。風靜雲濃。沾被定廣。此臣等寤寐不安而未敢必者。今托皇上洪福。感格神祇。岱宗靈應。竟沛甘霖。從此河漕農田諸事順利。一時官吏民農。懽聲雷動。臣等連日會商濟運事宜。並察看獨山湖各水口出水甚暢。下游水勢日長。已飭泅河廳隨時查探江境邳。宿河道情形。儻有不敷。再啓放微湖接濟。總之。獨山湖水多放一日。則微山湖水即可攢節一日。再南行一帶。既有獨山湖水挹注。則汶水應儘此時鋪灌。現飭運河廳於三月初十日。將汶河大壩啓放。並將分水口迤南柳林寺前等閘嚴下板。逼令汶水專向分水口北閘河鋪灌底水。以待新漕。並委河標中營副將常清元。赴東南交界。迅提首幫。臣等惟恪遵節次。欽奉諭旨。將各處泉源疏濬。並於湖河水勢相機料理。有可以節省之處。不令稍有虛耗。有必須挹注之處。亦卽隨時宣濟。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百齡。黎世序奏。臣百齡旬日以來。現駐阜河。督同徐州鎮沈洪。徐州道王逢源。副將祥泰及府廳各員。派定段落。節節嚴催。臣黎世序往來楊莊。運口一帶。督飭隨渡隨行。將首進各幫船全數提至運口一百六十里之宿境濼流閘。因該閘以下卽係邳境。向多古淺之處。歷年皆須東省鋪水。始可暢行。當此轉漕喫緊。惜水如金之際。既須加意攢節水勢。尤應多方籌濟運行。因查邳境各閘河底水。經臣等

先期飭令挨閘下板。並將就近各處水口。徧加疏濬。添助積至月餘。已有水三四尺。至四五尺餘寸不等。雖一經啓板。而無上游來源。卽難爲繼。然趁此積蓄之底水。尙足浮送數幫之漕船。是早一日幫船出境。卽早一日仰慰聖懷。隨飛咨東河。臣酌量鋪水。仍督飭該管道廳。不必拘泥等候。卽一面於河面寬闊之處。添築小壩。藉資收束。一面製成擠水挨牌。使水勢散漫者。皆得擡高。晝夜儻行。幫船連檣前進。自濬流開起。又挽行二百餘里。其古淺處所。均起剝加。毫無阻滯。於本月十四日。已抵滙澤閘。東省前次來咨。啓放獨山湖水。因該湖距江境黃林莊數百里之遙。一時難期驟至。且自黃林莊以下。又皆按閘下板。測探獨山湖下注之水。僅於東南兩省交界河道四十餘里內。兩日之久。始長水一尺七寸。若江境一啓河。清等閘。則來水遞塘散注。統計不及數寸。因又將江境籌備之沙家等處水口。酌量啓放。添注趕緊催僱。適東省所放徽山湖水。頭於十五日甫至河清閘。而首進淮安頭幫船二十二隻。及跟接之大河前。淮安三等幫。均於本月十六日申時。挽出江境黃林莊交界。伏思現在出境之船。悉係江境底水。及各水口。來源遞相浮送。其在後各幫。自濬流開。以上地勢。河形細加查看。半係流沙。易致淤塞。半係砂礮。不能磨淺。非藉東境隨時鋪注。卽有客水。亦難轉運。裕如。係屬實在情形。今首進頭幫。雖已出境。而在後之二。三進幫。船喫水較重。更當預爲籌畫。以免臨時水絀。行遲。除再咨會東河。臣和衷辦理。照例啓放徽山湖水。源源接濟外。並將江境各水口。加意經理。相機宣助。以期全漕。邁行無滯。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李亨特。同與奏奉。二月二十九日上諭。前已恭職。欽此。臣等查東省徵湖收水定誌。向以一丈爲度。乾隆二十年。楊錫絨奏。加二尺。經李清時。崔應階。李宏會奏。准添石槽閘板。加收一尺。乾隆五

十二年經明與奏於定誌一丈一尺外又多收水一尺因以一丈二尺爲度沿爲定誌臣李亨特前奏親往濟寧迤南查看運河水勢因於鄒山韓莊一帶沿湖履勘並委員赴微湖四面周歷查勘茲據稟自韓莊迤南湖口引渠至東馬山止計八里係在山東嶧縣境其東馬山迤南西馬山及西南玲瓏山蓉家溝並西北孟家廟鬪虎店等處俱隸江南銅山境計一百餘里皆係山坡灘窪距水邊遠近不等向無官隄民堰沿山查丈其灘寬自五十餘丈至二百餘丈及五六里不等詢之土人僉稱湖水蓄至一丈三四尺尙在山坡灘窪以下雖無攔束亦無旁洩之處查韓莊滾壩壩頂雖高一丈而滾壩外向有夾土壩與滾壩磯心埝子相平現在出水一丈以外係歸該廳搶修項內開銷乾隆五十二年收水一丈二尺嘉慶十五年收水一丈三尺均賴夾土壩攔蓄至湖口雙閘開牆本有石槽祇須加板其餘官隄民堰大石碎石等工一面臨湖一面臨運三月十三日將臨湖各工勘量以湖水八尺三分核計該工出水均在一丈一二尺外間有坍塌殘缺卑矮亟應如漕臣阮元所奏修築加培庶收水逾額不虞意外謹擇要間段估計滕嶧二汛大石碎石及石後填土加築土頂隄堰土戩等工共估工料土方例幫二價銀五千九百三十餘兩查漕臣摺內所稱湖身受淤已重湖面儲水宜加但能一歲有餘卽數年不絀均能切中機要臣等將該委員勘估工段逐加確核俱係必應修理之工卽當照估價辦剋期報竣並飭廳汛此後伏秋汛內如雨澤頻仍坡水滙注卽收符定誌一丈二尺外再加收一二尺庶偶值雨水較少可期酌盈劑虛再泐河廳滕汛境每值伏秋汛期上有汶泗等河遞注之水下有彭口山河湧發之水隄堰在在險重雖有劉昌莊雙減閘及十字河通湖引渠尙不足資宣洩茲查運河東岸修永閘對過上首與微湖緊連較量形

勢必須建雙孔閘一座。安設閘板。相機啓閉。每遇汛水長發。卽啓閘收水入徽山湖。俾增儲蓄。以汛漲有餘。補湖瀦不足。實於漕運隄工。兩有裨益。其閘工橋梁等項。估計共需工料例幫二價銀三千三百餘兩。通共估需例幫二價銀九千二百三十餘兩。如蒙俞允。卽在東省運河道庫節省八東項下動用辦理。毋庸另請錢糧。運河道冊。

是日李亨特奏。十七日南糧第二幫大河前軍船挽入東境。臣在臺莊閘督催。據泲河廳稟報。十七日寅時。東北大風。猛驟異常。湖水西颺。探量湖口閘誌樁。陡落水二尺五寸。查該湖東風過大。則湖水西颺見消。西風過大。則湖水東颺見長。係屬常事。臣卽馳赴韓莊查勘。迨臣行抵該處。風色平靜。湖水漸長。至十八日辰刻。探量湖口閘誌樁。已颺回二尺三寸。計水捲上西南一帶山坡。灘窪收乾折耗。消去二寸。提取該廳歷年湖水消長底簿。並查檔案。知嘉慶十四年五月初十一等日。亦有風颺消水之事。臣思本年湖水短絀。啓壩後照例敞板。暢放三晝夜。鋪灌江境。邳。宿河道。共消七寸五分。今東北大風捲颺。又消二寸。通盤籌計。實存水七尺八分。因坐舟自湖邊直至湖心。探量水勢。自二尺六七寸至四尺三四寸不等。查該湖誌樁。係前建湖口閘時。較准湖心水勢。設於該閘之內。閘牆自頂至底。高二丈四寸。誌樁卽照此丈尺。釘於閘頂。相平。照旱樁出水尺寸。扣算湖心水深尺寸。探量具報。以便各減閘滾壩。啓閉。宣蓄機宜。俱有定例。是以歷來遵辦。今按旱樁出水尺寸。扣算湖心水深七尺八分。而實在湖心至深處。祇有四尺二三寸。核其尺寸不符之由。皆因湖底逐漸淤高。查乾隆二十年。江南孫家集漫口。黃水直趨東南。該湖受淤最重。二十三年。陳宏謀曾經條奏。後以豐工漫溢。渾流灌注。兼之歷年坡水奔衝。挾沙帶泥。及嘉

慶十五年，啓放蘇家山閘，引黃注湖，節次淤墊，已非一日，故此時湖面較窄，湖底亦凹凸相兼，水勢深淺不一。臣既經探量確切，不敢不據實陳明。查湖水照誌，樁出水尺寸扣算，截至三月二十日，存水七尺，湖口閘酌留漫板水二尺餘寸，鋪注下游。此後湖面日小，每日消水三四分，計刻下存水尚可宣放月餘。彼時已五月初旬，正屆大雨時行，湖河均可長水萬一得雨過遲，查分水口迤南蜀山湖，本年收水一丈三寸，將來量爲宣放。雖距入閘，宿一帶道里較遠，而水性就下，逐塘遞注，尚可接濟。東省自本月初七八兩日得雨後，各處泉源較前暢旺，現由汶泗等河分流入運，並滙聚諸泉，自成一河，遙行入運。兩看運行均資挹注，現飭管泉州縣及委員等常川疏濬，至應辦春修埽工，已飭各道照臣前檄分投督辦。臣百齡駐劄阜河，邳、宿境各閘亦照山東章程下板，按塘啓閉，樽節水勢。臣在韓莊，聲息相通，一切事宜皆可彼此知會，妥爲經理。至南糧第四幫揚州二軍船，現已挽入東境，行走順速。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二日奉上諭，百齡等奏稱現在江省出境糧船，悉係本境底水及各水口來源遞相浮送，自濼流開以上，地勢河形半係流沙，易於淤塞，非藉東境鋪注不能轉運裕如。測探東境獨山湖下注之水，啓放二日，始長水一尺七寸。若江境一啓河清等閘，則來水遞塘散注，統計不及數寸。今首進頭幫雖已出境，而在後二三進幫船喫水較重，必須照例啓放微湖、源源接濟，方可無誤。運行等語。頭進幫船經行江境，全賴各閘水及附近各水口多方收束，始資浮送。此後二三進幫船喫水更重，自應東境湖水鋪注，方能行走無滯。昨據李亨特等奏，微湖放水後消水六寸，尙存水七尺四寸三分。現當幫船銜尾前來，湖水固應樽節，亦應酌量鋪注，俾江境得有接濟。東省衰濟一帶近得透雨，泉源坡水自必日增。著李亨特同

與卽飭該管各員將微湖現存水酌量啓放使水勢源源下注接濟邳宿一帶無令稍有阻滯總之漕艘經由南北運河係屬一事必江境挽運無誤始能行達東境湖濬方歸有用該河督等惟當不分畛域和衷妥辦爲要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甘家斌奏東省韓莊八閘及江省邳宿河道綿長全賴微湖接濟上年邳宿運道於宣洩鋪灌已符黃林莊定誌五尺之外必需啓板該湖並無來源雨澤稍稀則上年多放之水卽爲本年所短之數轉致不敷挹注難符定誌疊經兩省籌辦祇因東省獨山等湖距邳宿甚遠而江省疏出水口蹄涔所積一瀉無餘仍賴微湖鋪注曾於南糧將到照舊暢放三晝夜並留漫板之水緣湖面已狹蓄水有限故所出未旺所消轉多且湖已淤高誌樁如故口面尺寸與底深不符以有限湖濬遠灌數百里河道殊虞難繼是以重運經臨兩省按塘啓放確係惜水正以濟運臣於十六日迎提淮安首幫入境恐後船未能跟接隨札河臣專派催運副將常清元先行督押一面親詣黃林莊查看水勢連日有大河前淮安三揚州二等幫前來隨到隨催先後挽入八閘各塘水足浮送毫無阻滯惟江省河清閘以下間有古淺然八閘之水建瓴下注江境將濬流閘板嚴閉自可灌滿轉運不致此盈彼絀臣於二十日行抵臺莊查看湖口誌樁尚深七尺漫板之水依然暢流先經河臣在彼詳慎啓閉若每日僅止消水三四分可使首進幫船進行無阻前已得透雨二十二日行至沛汛復霽驟霖潤挹河湖現仍油雲密布雨意甚濃此後大雨時行瀦蓄愈裕自當儻行俾全幫連檣銜尾依限北上不致誤運其韓莊以上至臨清閘口係汝河及蜀山湖南北分注暨開外衛水現俱水勢充足可供挽輸茲淮安首幫已於二十三日儻出濟寧迤北大

河前各幫亦跟梢而至。行走迅速。再首進首幫入水在三尺上下。臣逐段查探。水深四尺上下不等。因按塘啓閉。長落不定。或尙未行到。或已就下游。先後淺深互異。總在相機接濟。自無膠舟之患。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六日百齡、黎世序奏。江境邳、宿運河各閘。並駱馬湖入運引渠。嘉慶十五年。前漕臣許兆椿奏請修復挑浚。經前河臣吳璥等奏應照辦。查邳宿運河共閘七座。內河清、河定、河成三閘。建於雍正二年。年久石塊黓朽。而河成閘兩牆欹裂尤甚。滙澤、濳流兩閘。建於乾隆五十年。亦漸損壞。原建層數均嫌卑矮。利運、亨濟兩閘。係五十二年另挑越河所建。嗣因豐工。曹工節次黃水入運。停淤。嘉慶十年。前河臣徐端奏將濳流閘修理加高。其餘各閘除亨濟閘地勢平衍。毋需修復。所有河清、河定兩閘。前河臣吳璥等委員補修。十六年完工。用銀三千八百餘兩。至河成閘拆造。滙澤閘拆修加高。前河臣陳鳳翔委員辦理。於上年本年第完工。共用銀五萬七千一百餘兩。臣黎世序接任後。利運閘尙未修復。委員先將淤墊越河估挑。昨已完竣。督率道廳察看。是閘雖已損壞。但現當重運。經臨水勢短絀。正需各閘蓄水。若估拆修。恐緩不濟急。業經量爲修補。以資啓閉。俟重運全完。再查看辦理。其修閘挑河所用錢糧。俟工完奏報。至駱馬湖入運引渠。前河臣陳鳳翔於上年查明。乾車頭引渠。應切灘順勢。王家溝柳園頭引渠。淤淺應挑。委員辦理。共用銀五千二百餘兩。現在啓放引水入運。浮送漕船。甚爲得力。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前據阮元奏請加築微湖隄閘。添設槽板。收水濟運。當卽降旨。交李亨特等議奏。茲據奏稱。微湖石土各工。間有坍塌。殘缺卑矮。又運河東岸。修永閘上首。與微湖毗連。應建石座等語。著照所請。將滕山二汛大石碎石及石後填土加築土頂。並隄堰土餞等工。一律修築加培完整。並於泃河。

應滕汛境內建雙孔閘一座。安設石板。以資啓閉。所有估需例幫工價銀九千二百三十餘兩。准於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項下動支。核實與辦。運河道冊。

是日奉上諭。李亨特奏。徵湖水勢被風折耗。又消二寸。雖按誌椿計算存水七尺有餘。測探水深處。實祇四尺二三寸。緣湖底連次受淤。致不能多蓄積水。本年若再聽陸言妄請開放蘇家山閘。引黃入運。其淤墊必較前加甚。將來坡水下注。更難容納。幸兗濟已得透雨。各處泉源旺盛。並有滙爲支河。流通入運者。該河督務相機籌度。節所當節。宣所當宣。使江境東境均資接濟。糧艘進行無滯。該河督現任韓莊。料理運河事宜。卽日節交夏令。黃河隄埽工程。值汛水長發。亦應前往督率防守。運道河防。皆該河督職任。在在胥關緊要也。運河道冊。

四月初一日百齡。黎世序奏。邳宿運河。自濬流閘以上。半係流沙。半係砂礮。卽有疏導之水口。其來源均不暢旺。難資源源挹注。必須東省鋪水接濟。臣等一面咨催東河臣鋪放微山湖水。一面多方設法。就各開河月餘蓄積之底水。加以新疏各水口。廣爲添助。仍隨時酌量起剝。始得將首進幫船於三月十六日申刻僂出江境。而江省啓放微山湖鋪水。直至十五日頭幫將出江境之際。始見水頭下注。臣等因邳宿各開河底水業經浮送數幫漕船。計自濬流閘至河清閘已有三百餘里之遙。塘塘有船開閘。拗板啓一開之板。方可挽一幫之船。而板啓水落。卽又逐塘消耗。誠恐在後各幫行走未能迅速。隨又咨會東河臣。以兩省同一轉漕。現直徵湖水絀。在江境固當加意撙節。在東境亦須隨時鋪濟。前於徵湖未經放水時。將濬流閘以下至楊莊一帶設法蓄水挽運。已節省東省一百餘里之水。昨復將距濬流閘以上一百餘

里之滙澤闌下板擎托。以期微湖再節省一百餘里。下注之水。乃自三月十五日東省鋪水。至十七日止。三晝夜之間。比較黃林莊誌椿共長水二尺三寸。已不足五尺之定數。迨至十八日。即據徐州鎮道等稟稱。東省臺莊下嚴板十三塊。又無漫板水下注。在東省或因臺莊八閘尙有淺澀。不能不豫爲斬惜。但江境僅收蓄有限之底水。疏導無源之客水。設上游竟無來水接濟。亦恐重運不免羈滯。臣等伏查乾隆五十一、二年。微湖存水七尺餘寸。曾經鋪足黃林莊誌椿五尺。今微湖存水有八尺三分。較從前尙多一尺有餘。何以僅鋪至滙澤閘以上。不但不能鋪足五尺。並漫板水亦無接濟。且往年鋪足黃林莊誌椿五尺。不過湖中耗水四五寸。今誌椿止鋪水二尺三寸。又節省河路二百餘里之遠。茲據東河臣咨送摺稿內稱。已消水六寸。恐該管廳員所報存水八尺三分之數。未必確實。卽此次據稟消水六寸。亦恐係豫占地步。爲多報消水起見。臣等現又飛咨東河臣。此時卽不必將誌椿水數補行鋪足五尺。但每日必須照例留漫板水源源下注。以資添助接濟。臣百齡、臣黎世序現在邳、宿一帶輪換往來。親督催僮。仍將各閘河按塘拗板節節挽運。不敢稍任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九日奉上諭。昨據百齡等奏稱。江境邳、宿運河。自濳流閘以上。半係流沙砂礮。卽有疏導水口來源不旺。必須東省鋪水接濟。東省自啓放獨山湖水。僅於兩省交界河道四十餘里內陸續長水一尺七寸。直至三月十五日頭幫將出江境。東省所放微湖鋪水始行下注。至十七日三晝夜。較黃林莊誌椿共長水二尺三寸。已不足五尺之定數。迨十八日據徐州鎮道稟稱。東省臺莊下嚴板十三塊。又無漫板水下注。恐重運不免稽滯等語。經朕批示。此後若東省惜水。貽誤重運。卽行據實參奏。但思本年微湖蓄水

短絀。若全鋪江境。在江境河水充裕。船行自速。而耗水過多。幫船行入東省閘河內。缺水灌輸。則糧艘在東境壅滯。與在江境停阻何異。然微湖鋪灌江境。原係定例。今江境收東底水。疏導支河。已不遺餘力。而東省嚴下閘板。並不留漫板之水源。源添注。現在頭二進幫船。雖勉強僱行。三進幫船。喫水較重。此後接踵而來。設於江境阻滯。東省雖有存水。其爲誤運。彼此均難辭咎。總之。南北運道。只此一事。斷不容稍存畛域之見。該河督等。惟當和衷共濟。期於漕儲早達天庾。不可各聽屬員等稟詞。此疆爾界。豫爲卸過地步也。東省微湖自啓放後。究竟消水若干。存水尙有若干。現辦情形。是否足資挹注。兩無延誤。著李亨特等確查。先行覆奏。並將頭進幫船何時可出東境。二進幫船行抵東境者。共有幾幫。何時可以全行出境。一併附摺陳奏。運河道冊。

是月十二日奉上諭。李亨特奏稱。東境八閘上下。現存水四尺餘寸。至五尺餘寸不等。差探江境邵。宿運河。亦水深四尺餘寸。至五六尺餘寸不等。現在上游既有湖口閘漫板之水。又有八閘逐日漫板啓板之水。汝泗來源建瓴下注。皆可直達邵。宿。並恐江境啓放。濼流開後。底水消耗。已飭八閘多減板塊。俾暢流南下。以資挹注等語。南北運道原係一事。前日百齡奏稱。東省微湖鋪水下注。較黃林莊誌椿共長水二尺三寸。不足五尺定數。旋即下嚴板十三塊。又無漫板水下注江境。恐重運不免稽滯。本日本李亨特摺內。則稱漫板啓板。諸水暢流下注。並差探邵。宿一帶水深尺寸。無虞短缺。伊等據委員一面稟詞。互相諉卸。顯有此疆爾界之見。此事總在伊等和衷。方能共濟。現在東境滕嶧一帶。已續得雨澤。泉源日旺。微湖開放後。仍有存水六尺六寸。足資挹注。該河督惟當確探下游各閘情形。隨時節宣。不可令江境河道稍有

阻滯俟糧艘僱入東境，再源源接濟，俾得早達天庾，方爲實心任事，慎勿各恃己見，不以公務爲重也。運河道冊。

是日百齡、黎世序奏：本年重運，臣等會同漕臣、巡漕臣，遵旨竭力同心，惟期速益求速。現將首進全幫撥出江境，二進全幫均經渡黃，三進亦俱僱入瓜、儀、江口，接續渡黃，尙無稽滯。查江境邳、宿下游，自濳流開至楊莊，收蓄底水尙深，即使漸次消減，猶有駱馬湖水可以引注。中段自滙澤開以下至利運開，亦有徐塘、沙家等處水口，導引添濟。惟河定開以上至東省交界地勢建瓴，不能引流上注，必須東境挹濟。臣等前於首進未到時，豫籌上下水勢，不敢畏難，藉詞東省照例鋪水，迨至首進全幫提上，濳流開復加查看，則又當合兩省情形籌計節宣。東境鋪水雖較誌椿短放一尺七寸，按河道又短鋪二百餘里，而江境既有底水可用，又有客水可添，不必向東省索未足之例水。但底水非長貯不消，客水豈屢用不竭，必得上游八閘照例日留漫板之水，源源下注，始克有濟。三月初十日首進尾幫已挽上河成閘，十一日即可出境，乃因東省八閘船停十幫，臺莊勢難啓板進船。至十二日始將尾幫挽出江境，是東省連塘積壓，致江省遞閘稽遲。臣等與道廳員弁再四講求兩省同歸迅速之法，議將江境幫船提上河定閘，卽令東境臺莊閘減板放水兩處照會聯爲一氣，則二三進幫船隨到隨行，卽有剝淺亦不致久待。業經東河臣照准辦理，乃近接東河臣李亨特兩次來咨，總執臣等初奏河定閘以下既有水源可引，卽毋需微湖接濟二語爲詞，置臣等續奏於不問，並每日漫板水亦或有或無，伏思事有先後，臨事必須相機，言有公私，空言難期實效。臣等仰蒙簡畀，綢繆公事，豈敢彼此爭辯，而目前實情，必得奏懇聖主敕下東河臣李亨特照

前議將河定閘與臺莊閘互相照會。啓板過船。並於八閘照例日留漫板之水接濟。庶辦理得以應手。運河道冊。

是月十三日李亨特奏。初六日將南糧重運挽入東境幫船數目。及河湖水勢奏明。連日江境各古淺處。因東境湖河遞達下注。日積日深。船行較速。茲於十二日將南糧重運首進漕船三十幫。全數挽入東境。北上。現在二進首幫跟接前來。臣前接徐州道王逢源。署泇河同知董有恂稟。按照漕規。河定閘原與河清閘遞塘啓閉。今因江境古淺處水勢稍弱。請俟糧船上河定閘。卽令山東臺莊閘減板數塊接濟。以免江境剝船往返多行八十里。臣以該道廳所稟深得機要。卽飭照辦。是以旬餘以來。入境幫船較前加速。茲據泇河應報。八閘一帶水勢充裕。船行順速。惟韓莊閘至彭口閘塘長五十餘里。地勢建瓴。每值韓莊啓板。水勢下注過疾。而彭口迤上閘塘僅二十里。不敷鋪灌。易形淺澀。擬於韓莊閘上下建築束水草壩三道。以資攔蓄。庶重運經由。遄行無阻。臣親加履勘。實係亟應辦理之工。現飭籌節估辦。以利運行。再本年汝源較弱。前啓壩鋪水時。南行一帶河道。因獨山湖水鋪底。故水勢充足。分水口迤北則專賴汝水。河道綿長。未能鋪灌充盈。現飭將馬踏湖之新河頭洪仁橋等閘啓板挹注。仍飭運河道洪範赴東昌。臨清等處查看料理。其閘外衛河向多古淺。衛源未漲。前歷年俱賴剝運。儻行均無遲滯業經撫臣同與委濟東道安柱駐札臨清。如有淺阻。就近督辦。更增安速。至湖口閘誌椿。臣於初六日奏明存水六尺六寸。今又七日。僅消一寸八分。尙存六尺四寸二分。皆因安李二口疏通。昭陽湖水遞達下注。是以湖面雖窄。消水尙不甚速。通盤籌計。微湖現存水勢。總可放至大雨時行。湖河長水之候。臣不時差探江境運道。並察

看八閘水勢。務使宜節得宜。兩省同資濟益。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昨據李亨特奏南糧首幫入境摺。內稱江境各古淺。因東境湖河水勢遞注。日積日深。幫船行走較速。朕即覺此語不確。當批令仍須放水接濟。邵宿本日復據百齡等奏稱。東省鋪水較誌。椿短放一尺七寸。按河道短鋪二百餘里。並每日漫板水。或有或無。請敕下東河河臣。將河定閘與臺莊。開互相照會。啓板過船。並於八閘。每日照例留漫板水接濟。庶辦理應手等語。徵湖係運河水櫃。歷來邵宿重運。經臨皆由東省鋪水下注。並每日留漫板水。以資浮送。其辦法並非始於本年。今江境首進幫船。雖設法通融出境。而二進三進各幫源源緊接。全恃東省放水接濟。既據李亨特奏稱。徵湖存水現有六尺四寸有餘。而滕嶧一帶。又續得雨澤。泉源甚旺。何以不挹注江境。若幫船在江境阻滯。則東省卽有存水。又將安用。兩省經理重運。同是一事。節經降旨。令其通盤籌辦。伊等亦自稱和衷共商。而其實此疆彼界。顯形齟齬。殊非實心任事之道。該河督務當確探下游各閘情形。查照江省咨照事宜。妥爲經理。隨時節宣。勿以空言文飾。如重運不能過速。卽在江境淺滯。亦由李亨特貽誤。彼時惟李亨特是問。運河道冊。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前日百齡等奏稱。邵宿一帶。徵山湖鋪水短少。並每日漫板水。或有或無。已降旨令李亨特確探江省水勢。妥爲辦理。而本日復據李亨特奏稱。黃林誌椿鋪水五尺。本不專藉徵山湖灌注。現在逐日有漫板啓板之水。伊又格外多減板塊。以資挹注。江境河道日深一日。所奏又涉分疆畫界之鄙見。殊屬不確。惟重運涉歷二省。伊等同辦一事。必須通盤籌計。使存水兩處敷用。軍船前後各幫均無阻滯。方爲妥協。本年徵湖水小。皆由不預爲蓄蓄所致。自係東河辦理不善。而現在存水既短。又不得

不通融籌辦。但使糧船可以過境。江省又何須鋪水過多。此時頭進軍船。業據奏報。全入東境。其二進亦已尾接前來。可爲江境之充足。敷浮送之明驗。若必欲格外寬裕。致湖水一瀉無餘。將來江廣重運。臨憑何接濟。不但東省缺乏。併邳宿亦不能接濟。兩省束手。成何事體。又李亨特摺內敘稱江境邳宿河道。現據徐州道王逢源等稟報。深四五尺至五六尺不等。王逢源係江省官員。放水情形。豈有稟報本省上司。則稱水少。而稟報東省。河督轉稱水多之理。著百齡等再查確實。至現在李亨特稱微湖存水六尺三寸。亦不爲少。自當隨時節宣。總之。此時二三進幫船源源北來。其船身笨重。喫水更多。尤須趨運。若幫船先在江境阻滯。則東省即有存水。又將安用。若幫船趨出江境。東境無水接濟。又何由設法抵通。伊等務須顧彼顧此。和衷熟商。方於公事有益。勿存畛域之見。蓄諉卸之心。曉曉不休。妄行多瀆。運河道冊。是月二十三日百齡、朱理、黎世序、阿克當阿奏。臣等准前署河臣初彭齡咨。奉上諭。初彭齡奏熟籌下河水利。宜加修理一摺。著照所請。即勘估興修。百齡、黎世序嚴飭承辦各員。實心經理。張鼎、劉重熟悉工程。現委勘估其餘工員。亦一併認真責令工歸實濟。帑不虛糜。工竣後百齡、黎世序酌分一人親往驗收。欽此。仰見我皇上垂廬民生。勤求奠定。臣等欽服感激。因念工程繁鉅。且上年水漲後。恐情形變更。或本淺而今已刷深。即可減辦。樽節錢糧。或本深而今已淤淺。即應增估。暢資宣洩。隨委署鹽巡道毓岱候補通判張鼎參將劉重與地方州縣鹽務人員覆勘確估。因道路遼闊。月餘始得周遍。據詳送估冊。臣等覆加確核。內官辦工程。有原估急辦應歸緩辦者。民辦工程。有原估緩辦應歸急辦者。計官辦工程較原估應減銀三千一百餘兩。實需銀一萬四千四百餘兩。共銀三十七萬五千四百餘兩。商辦工程原估止挑范。

公隄各閘歸海河道。共需銀八萬八千餘兩。其范公隄各閘以上串場河。因彼時河內有水。尙可通鹽。未經入估。今確查串場河底淤高。其河內尙有存水之故。由各閘歸海河道。全行淤墊。水無去路所致。並非該處本屬深通。現將歸海河道估計挑深。工完一經啓放。下游各閘。必致串場河存水一洩無餘。若不一律挑深。不但運鹽有礙。且現在河底高於高寶東。與各州縣窪地。又必致壅阻運河。啓放車邏等壩。西來之水。仍不能入閘歸海。自應增估挑辦。計增銀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兩。連原估共銀二十七萬五千六百餘兩。雖需費較多。而該河挑通後。俾各水皆有所歸。民田免於淹沒。鹽運較前通暢。所益實多。臣等再四講求。工程浩大。無論官民商三處辦理工程。總須統核形勢。擇要先挑。庶上游有宣洩之路。下游有容納之地。現在民辦工程。據各州縣士民等呈稱。下河連年被水。仰沐聖恩。大加疏治。萬民感戴。辦工力作。無不踴躍爭先。惟現屆夏令。民夫正當耕作。未能兼顧。其商辦工程。據運司詳稱。商窳等亦以刻下煎鹽正旺。亟待轉輸。均請分別緩急辦理。情詞甚爲真切。此時若令一律興辦。轉瞬大雨時行。恐不能如式。自應急將下游洩水之路。如商辦之丁溪閘。下自古河口至小汊子。迤下小海閘。下自斗溝子至小塢子。港上岡閘。下自廖家港至銷魚灣。入海淺澗河道。並白駒一里墩。青龍八窳。大團諸閘。上下引河。先行疏洩。以暢尾閘。其民辦工程內。緊接高郵南關。新中三壩之南澄子河。及緊承高郵車邏壩之泰興港等處。亦即先爲疏浚。以受來源。而資宣導。其官辦工程。現已完竣。計現辦各工。共需銀十三萬一百餘兩。餘工俟今秋收成後。一律興辦。計尙需銀五十三萬五千八百餘兩。所有官辦銀兩。臣黎世序已飭河庫給發。民辦工銀。臣百齡、朱理現飭司籌項墊發。將來攤徵歸款。其商辦工銀。臣阿克當阿亦飭運司督商籌備。均可

無誤急需。至辦工人員。仰蒙諭旨。飭令認真責成。工歸實在。臣等督飭地方。河工鹽務。承辦各員。實心整理。並專委鹽巡道毓岱。總理其事。再遴選通曉工程。誠實可靠之員。酌派分催。如果實在出力。工成妥速。再行保奏。如稍有草率。即當嚴參。不敢姑容。工完臣百齡。黎世序。遵旨酌分一人驗收。臣阿克當阿。亦會同前往。總期帑不虛糜。工歸實濟。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四日。溫承惠奏。奉上諭。倉場侍郎榮麟等奏。北運河水淺情形。據稱南糧首幫行抵楊村。因河水消落。起米七成。方能前進。北運河淺澀。溫承惠即速飭令天津。通永二道。率領委員。多募人夫。隨處刮挖。責成該二道設法經理。務期水勢停蓄。不再消耗。俾幫船不致積壓停阻。欽此。臣因直隸南北各境皆缺。雨澤所有。故城暨景州。安陵。汛北。抵楊村水程。計七百餘里。古淺處所甚多。須起剝挖。淺方能濟。運當經札飭天津道李鑾宣。通州道任烜。就近經理。并於省中多派丞倅。佐雜分赴南北兩運河。會同沿河州縣。多雇民夫。在於淤淺處。所相機刮挖。并築壩蓄水。以資浮送。河渠志稿。

是月十八日。奉上諭。據御史張源長奏。邵宿運河工段。境隸江南。而上游資微。湖灌注。向聞河水微弱。南河專司挑濬。以爲上游不能暢注。東河專司蓄放。以爲疏導不能深通。恐互相推諉。應請專其責成等語。邵宿運河係江南所管之地。若令東河越境挑濬。則地方非其所轄。一切呼應不靈。前經議定章程。將挑濬事宜歸之南河。兩省無所庸其推諉。本年該處糧艘行走濡滯。係微湖蓄水短絀。不敷鋪放。咎在東河。此時亦毋庸輕議更張。嗣後惟在該督撫等各勤其職。東省蓄放湖水。遵照定制。毋稍欠缺。江省挑工。悉照奏定尺寸。毋稍偷減。事有分任。卽所以專其責成。該御史所奏。無庸議。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同與奏。十四日據報。汝河長水四尺一寸。衛河長水一尺六寸等語。汝河長水。係因山東泰安一帶得有透雨。衛河發源衛輝。今下游報稱長水。想豫省河北一帶亦同時得沛甘霖。是以泉源增長。河流暢注。本年河北彰衛懷等處缺雨。農田待澤孔殷。朕心日深廡念。著長齡查明衛輝彰德懷慶地方現在得雨情形若何。先行由驛奏聞。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九日李亨特奏。東省運河南自臺莊北抵臨清。共石閘四十九座。原以春夏糧艘經臨。汝泗來源微弱。運道易淺。全賴各閘節節關蓄。啓閉以時。方資浮送。其間或數里一閘。或十數里一閘。或數十里一閘。凡地勢平衍之處。雖閘塘較遠。無虞淺滯。若地勢建瓴。必須閘塘較近。且上下閘道里不甚相懸。方能鋪灌均勻。運行暢順。查泃河廳滕汛彭口閘。南至韓莊閘。計五十里。北至夏鎮閘。僅二十里。而該處逼近八閘。勢又建瓴。每值韓莊閘過船。閉板水勢枯耗之後。夏鎮閘起板放船。以上游二十里之水勢。注下游五十里之閘塘。往往不敷鋪灌。船行艱澀。必須起剝。是以四月內先經奏明。在韓莊上下鑲築束水草壩三道。層層攔蓄。運行得無阻滯。然草壩蓄水不過暫時補救。臣駐劄韓莊兩月有餘。體察形勢。應於彭口韓莊兩閘適中張阿地方。添建正閘一座。南至韓莊閘二十七里。北至彭口閘二十三里。地勢扼要有此一閘。按漕啓閉。則上下河道里數遠近不甚相懸。鋪水均勻。又不致過耗。實可利漕速運。漕臣阮元日前馳赴臨清。順道韓莊會同查看。徵湖水勢。測量湖口閘漫板水尺寸。會商添閘座。意見相同。臣現較韓莊彭口兩閘閘底高下。相度形勢。並將應挑月河。應築攔河大壩確估。統計各項工料土方例幫二價。共需銀八千八百八十餘兩。謹繪圖貼說具奏。如蒙俞允。請於運河道庫墊發銀兩。令承辦之員購料鳩工。

務於來年重運前報竣。道庫墊銀。俟工完核銷。由司庫撥還歸款。至該管官夫向設彭口閘。額夫三十名。韓莊閘額夫二十八名。每閘抽撥八名。可資啓閉。並歸併彭口閘官兼管。是官夫經制俱毋庸另行更議。而於漕運機宜。實爲有裨。運河道冊。

六月初七日內閣奉上諭。據李亨特奏。泲河廳彭口閘至韓莊閘相距五十里。上游閘水不敷。鋪灌幫船行走。每致艱滯。請於兩閘適中之張阿地方。添建正閘。以利漕運。並將應挑月河。添築攔河大壩。一律估辦。張阿添閘蓄水。旣與漕運有裨。著卽照所請辦理。所需工料土方例幫兩價銀兩。准於運河道庫墊發。尅期興辦。工竣報部核銷。其抽撥閘夫。亦著照所議行。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二日百齡黎世序奏。本年重運漕船。因東境徽山湖水短絀。江境邳宿運河深處阻滯。臣百齡卽專駐邳。宿適中之阜河。督率該管道廳。遴調地方河工能事員弁。分投導引各支港。積存底水。並於山東沂州府蒙山之陽。探訪泉源九處。派員前往疏濬。其運河古淺之處。築壩擊蓄。所有上下閘座。相機啓閉。撈剝兼施。臣黎世序於催督全漕渡黃後。馳赴徐屬。查勘黃河兩岸工程完竣。亦卽至邳。宿會同料理。晝夜催挽。不使一刻稍懈。惟江廣船身笨重。喫水更多。而徽山湖存水日少。東省八閘內亦多淺阻。節節起剝倒板。方能浮送。臣等前因東河臣李亨特節次奏稱。湖水尙有八尺三分。並不甚絀。是以咨令照例宣放。嗣接其來咨。湖內實存水二尺六七寸至四尺三四寸不等。與前數多寡懸殊。臣等旣知東省水勢過短。若糧艘在東境阻滯。與在江省無異。是以不復向索例水。祇就江境設法籌濟。惟數月以來。江境蓋導之底水。業經送過首二進軍船三千餘隻。存水日漸消耗。挽運愈難。自五月十三日起。連次得霽雨澤。

河水見長一二尺。各處泉源亦均漲發。由沙家口等處入運。幫船稍爲起剝。即可前進。臣等仍恐水勢遞塘下注。易於消落。復將中河楊家莊頭壩堵閉。並於濬流閘以上接築束水小壩。以資擎托。每放一閘之船。卽閉一閘之板。幫船得以暢行。茲於六月二十二日未時。將三進尾幫軍船挽出江境。計本年重運船一百幫。共四千七百五十九隻。全已僱入東境。天庾正供最關緊要。本年因微湖未能豫期蓄水。以致江東兩省辦理費手。臣等雖多方籌運。誠恐水無來源。未足長恃。只期趁此可以浮送之時。早得挽進一幫。卽可免一幫停候遲累。於東省水勢亦可免日久多消。若軍船在江境行走過遲。則由東抵通。計期已屆深秋。迨卸米回空。必致沿途凍阻。不能依限歸次。有悞新漕。若在中途截留。又恐盤剝折耗。勞費益多。臣等拘墟之見。竊以事當通盤籌計。未便藉口於節水恤丁。致滋貽悞。並非敢稍存意見。格外求速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李亨特奏。臣復查微湖關係東南兩省漕運。湖河之水既屬彼此相需。則宣節機宜亦當上下交濟。臣於江省河道閘壩情形未能深悉。本年駐劄韓莊。北至夏鎮。南至臺莊。往來三月有餘。凡邳宿運河事宜。隨處諮詢。確知添建閘座。旣節湖濬。亦利漕運。不敢不據實陳奏。查運河設閘。原係因地制宜。因時調劑。以冀蓄水浮送幫船。江境邳宿河道。自河成閘至利運閘六十八里。中設滙澤一閘。地勢建領。河長閘少。重運經臨時形淺滯。起剝築壩。歲習爲常。上年松筠初彭齡奉旨查勘邳宿運河閘座。覆奏聲敘尙有虛口等壩。儲蓄沂蒙沙河諸水。啓放濟運。尙未全賴微湖浮送等語。係就從前駱馬湖未曾受淤而言。今已淤墊高仰。不能多蓄湖水濟運。本年雖據江南督臣等奏稱疏導各處水口。助濟漕行。其實

沙家口、柳園頭等處啓放數日。因出水甚微。轉有淤沙噴入運河。旋即堵閉。仍賴微湖接濟。浮送全漕。蓋因韓莊開高於黃林莊四丈二尺餘寸。水性就下。八閘無日不啓。板放船。即水勢無日不遞。塘下注。上游汝泗來源及湖口開常川宣放之水。若非於漫板啓放時。滙注江境。實無旁洩之處。五月二十九日。臺莊一帶甘霖大沛。大泛口水勢暴漲。江境河流驟長。委員探量。滌流閘至利運閘水深七八尺不等。利運閘至滙澤閘水深六七尺不等。而幫船經過貓兒窩、三岔河等處。淤淺仍須起剝前進。似此情形。即微湖將邵、宿通境河道鋪水至六七尺外。而各處淤淺亦不能無阻。此地勢建瓴。水難停蓄。非建閘鉗束。別無善策也。且刻下湖口閘誌椿應存水四尺二寸。湖心祇深一尺四寸有零。該湖存水愈少。則收水更難足額。邵、宿需水愈多。則存水更難敷用。上年多放之數。即本年少存之數。微湖水短之由。固因東省雨澤過稀。亦因十六七年邵、宿用水太費。如於滙澤閘上下扼要處添建石閘二座。則湖水既受撙節之益。而船行亦免起剝之遲。實於河務漕運。兩有裨益。議者或謂汛水盛漲。建閘恐宣洩不及。或謂土性沙鬆。建閘恐基址不堅。不知有閘即有月河。果將月河挑挖寬深。汛期開洩。何致壅遏。若謂土性沙鬆。何以該處向建閘座俱屬穩固。况建閘原需築基釘椿。以資堅實。是宣洩不及。基址不堅。皆江境不願建閘者之藉爲說詞。而非實在情形也。臣仰邀畀任東河。至南河工程。原不應越俎代謀。惟近年邵、宿河道專賴微湖挹濟。而現在是湖存水之少。收水之艱。早荷聖明洞鑒。雖刻下甫交伏汛。爲日正長。定可甘澍優沾。廣資灌蓄。但雨暘全係天時。而宣節實關人力。此時江境建閘之舉。實係節水利運要務。而又人力所能爲者。臣是以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具奏。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運河水章 廣四十九

嘉慶十八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諭。李亨特奏江省邵、宿運河亟應添建閘座，以節湖濼一摺。運河設閘，原因地勢高下不一，以爲節蓄塘水之用。江境滙澤閘一帶河道，年年淺滯，係由路長閘少，不能多蓄塘水所致。前經降旨令百齡、黎世序詳查該處形勢，如道里縣長，地勢陡直，酌添二閘或四閘，並將江境舊有六閘年久損壞者，全行修復，以期收束得力。未據該督等查覆具奏。今李亨特又有此請，著百齡、黎世序遵照前旨，詳細履勘，酌核興辦，勘定後即迅速先行覆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六日阮元奏。臣前奏邳州運河貓兒窩壩灣等處路長閘少，不能蓄水。茲淮南河臣黎世序恭錄諭旨咨會，臣跪誦之下，曷勝欽服。此事臣前過邳州，體察博訪，皆以爲滙澤閘上下宜添建二閘。臣擬續奏奉勅交百齡等查辦。伊等自必據實議奏，但其中情形利弊，臣有所見聞，敢爲我皇上陳之。一、添建二閘可期全漕早出江境也。糧船起剝受剝，節節費手，大約按塘一月可竣者，剝淺必月半方竣。加以在南既阻，則到北遞遲。重運既艱，則回空或誤。近年邳、宿運河部臣督漕，河臣御史章奏頻仍，隨時復蒙降旨訓示，臣恭讀諭旨及諸臣奏摺，積之豈止盈尺，似此人力可爲之事，究以及早辦成爲是。今若於滙澤閘上下添建二閘，則全漕可免剝淺，早出江境，即早抵通壩，早得建閘，即早速全漕，並須於來年重運前完工，庶不致常年應辦之事，節次上煩聖慮也。一、恤養丁力，以保米色米數也。重運船糧定例，惟楊村

地方酌量起剝。此外例不容有起剝之事。近者黃河、衛河剝淺，尙屬年有年無。獨邳州貓兒窩窪灣等處，竟例爲起剝。各省簽丁愈難逃避，甚造船運糧人工物價倍蓰於前。運丁所得舊例錢糧，僅敷用度。十之三四，國家經費有常，安能動加津貼。各省州縣若再議加，苟非淨收，必虧倉庫。是以全賴恤養丁力，俾得勉力轉輸。上節國帑，下紓民力。查邳境起剝通漕歲費須十萬兩，外剝船偷耗卸貨虧損，又不下數十萬兩。且雨淋水滲，一剝霉變，帶及一船，而疲丁或因剝費無出，私將正供偷抵。到通短米，則又使水攪和。收買回糧種種弊端，皆由此起。故今年米數米色，經臣於未過淮前設法周防，而於剝淺處猶難保其必不短壞。若來年仍復如此，則兵力太乏，本原太耗。又旗丁帶貨，原令各丁沾潤，以補錢糧不足。近因邳宿水淺，一切貨物多爲截賣，且以貨價抵給剝費，是例不應有之剝費。既益其所本無，例所應有之貨價，又耗其所本有，裏虧外折，丁力安得不疲。京師物價昂貴，未必不由於此。今若添建二閘，如遇水短，卽蓄養深通。如遇盛漲，例由月河行洩，照例鋪水五尺，有何爭論。兩省行所無事，數年後丁力必如乾隆年間寬展米色米數，庶可保矣。

一、建閘似費實省，可節河工正帑也。建閘不無添費，然果核實，何致過多。山東造閘，每座八千餘兩。况此閘旣成，常年邳宿諸壩大可節省。近年因邳宿水淺，節節加築草壩，多至數十處。攔河抄手，對頭挑水等壩，名目不一。臨時多購土方，事過聽其坍塌。大約挑土一段出河，萬石者一壩之基，卽又入河數千石。是下年所挑之土，卽上年所築之壩。挑旣費帑，築亦需工。搬運輓轆，愈形壅墊。南河道廳利築草壩，援爲歲工，是以藉口古淺，皆不願添閘。今若合數年草壩之資，爲一年石閘之用，所費有定，所省無窮。但查此五年內邳宿挑土築壩工料，每年工部報銷若干，五年共報銷若干，孰費孰省，較

然明白。臣所謂似費實省者。此也。以上三條。臣博加訪問。萬口同聲。皆以爲今昔情形不同。因地制宜。利添二閘。恰符聖意。所指或二閘。或四閘之數。蓋乾隆年間。徽山。昭陽。南陽。南旺。駱馬諸水。櫃水力雄厚。雖邳。宿未流。六閘。儘資浮送。近今疊次黃淤。徐北漫水。亦墊邳河。是以湖河力量。皆不如前。今年滙澤閘。六月初得雨。上下游深至五六七尺。惟此中間二段不足三尺。幾於剝盡。方行待至尾幫過淺後。河漕之人。皆以能出江境爲幸。此卽年來湖水縱多。亦須起剝之明驗也。再前項閘座。如定議添建。無難於來年重運前完工。該處地面。雖係浮沙。下掘卽皆堅土。若添開東水。更收東水攻沙之益。運河道冊。是日奉上諭。朕前因糧艘行至邳宿。運河年年剝淺。一入東境。卽少阻滯。推原其故。由於東境七十餘里。遞建八閘。而江境三百餘里。祇有六閘。水勢不能停蓄。是以逐處淺澀。特降旨交百齡等於江境運河扼要之處。或添建二閘。或添建四閘。以利漕運。酌議具奏。迄今已月餘。尙未據該督等覆奏。殊屬疲玩。特旨交辦。如此因循。尋常事件。更不可問矣。昨因李亨特專摺奏陳。又降旨飭催。本日復據阮元奏。該處急應添建閘座。所論甚爲通暢。邳宿一帶。每歲水淺。加築草壩攔蓄。臨時多購土方。事過又聽其坍卸。下年所挑之土。卽上年所築之壩。南河官員。利於每年挑土築壩。以爲開銷地步。一經建閘。水蓄舟行。無可藉口。遂多方阻撓。不願修辦。其實添建一二閘座。所費無多。而年年挑築工需。轉可節省。况閘座築成。水有停蓄。重運經行。不須起剝。則米石不致折耗。旗丁重省勞費。其益更大。此事不可再有因循。著百齡等接奉此旨。查照阮元等所奏滙澤閘上下。貓兒窩窩灣地方。擇扼要處。或建二閘。或建四閘。勘估興工。不必奏報待覆。又稽時日。並令委員核實修築。務期啓閉得宜。限明年重運未到前二月內。一律工竣。該督等查

驗報銷勘定後。先行繪圖貼說。將辦理情形迅速由驛覆奏。阮元摺著抄寄閱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九日李亨特奏。臣接奉上諭。阮元等奏南糧三進尾幫於本月二十二日全入東境一摺。漕船經由邳宿一帶。向藉微湖放水鋪注。本年重運行走艱滯。皆由上年微湖蓄水短少。致不敷接濟。幸江省廣爲設法調劑。得免貽誤。此皆李亨特一人之咎。朕念幫船行走日期。統計尙不爲遲。未將李亨特譴責。已屬格外施恩。應自知愧奮。所有本年蓄水事宜。應及早妥爲經理。微湖爲東省水櫃。各處泉源坡水均可匯注。該河督惟當先盡人事。將疏淪導引各事宜悉心辦理。以期克符定制。不可專恃雨水。人事既盡。必能感召天和。有備無患。若該河督仍心存玩泄。本年湖水蓄蓄再不足額。來年重運經臨。又形支絀。則李亨特咎無可追。屆時朕必重治其罪。不難另行簡員更換。至同與係該省巡撫地方。漕河事宜亦應幫同盡心籌畫。勿存推諉之見。欽此。臣再三捧釋。感畏交深。伏思微湖宣濟東南兩省運道。本年儲備盈虛。關係來歲漕行通滯。所有曹濟等屬水利河渠及運泲二廳境內魚臺汛之十八水口。十四單閘。滕汛之彭口山河囊沙引渠及朱姬馬令各減閘。皆收水入湖之處。已飭所屬先期疏挑。俟省西曹濮等處雨水優沾。卽廣資收蓄。節次奏明。查三進重運尾幫入境後。湖口閘誌椿存水四尺二寸。湖心實深一尺四寸。亦經奏明。日來尾幫過一閘。卽下一閘之板。河水足數浮送。湖流加意撙節。截至七月初六日止。湖水僅消二寸。湖口閘誌椿現存四尺。湖心實存一尺二寸。刻下尾幫已過韓莊。所有湖口雙閘業經嚴閉。不令涓滴旁洩。並豫飭運河道廳。俟尾幫挽出魚臺汛。將西岸十四單閘啓放。先將運河有餘之水儘數宣洩入湖。臣前自韓莊順道履勘水口湖渠。查南陽湖新開河尾馬公橋上起至昭陽湖五里單閘迤南止。淤墊

高仰須挑引渠收水。方能迅利。當飭運河道委員估計應挑工九段。共長一千六百七十丈。隨令於運河廳照估挑挖。不日重運過完。汝水續漲。亦可啓放汝上汛西岸各斗門。將運河有餘之水。收入南旺湖。由芒生閘放入牛頭河。從南陽、昭陽等湖遞達微湖收蓄。是皆於曹濮一帶雨澤坡水之外。設法導引。汝河、泗河、流以期增裕湖儲。臣蒙聖主嚴訓。而現存湖水短絀。悚懼之餘。萬分焦急。惟於人力能盡之處。竭誠經畫。斷不敢稍涉因循。有負高厚矜全之意。再泃河廳沛汛昭陽湖之安家口下李家口至張家河口止。估撈湖渠三段。共長二千五百六十丈。滕汛新建雙孔減閘。估挑引渠長二百八十丈。嶧汛湖口壩外正西西北西南估挑引渠三道。計五段。共長四百八十五丈。臣已節次具奏。以上各工核實土方銀數。另呈清單。運河道冊。

是月十三日百齡、黎世序奏。六月初四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據阮元奏江南邵、宿年年剝淺處。總在河定閘以下利運閘以上之貓兒窩、窰灣等處。一入東境至韓莊閘地勢較貓兒窩等處更陡。節年並無遲阻剝淺之事。實緣東境七十餘里遞建八閘。而江境三百餘里轉祇六閘。閘多則塘深水省。閘少則水淺沙停等語。該漕督以貓兒窩等處年年剝淺。係因路長閘少。不能多蓄塘水所致。著百齡、黎世序詳查該處形勢。是否尙應添閘。如地形陡直。水勢不能停蓄。或道路縣長。收蓄不能得力。於扼要處所添建二閘。或四閘。亦無不可。但須於漕運有益。方不虛糜。若於事無濟。或轉增勞費。亦不可遷就從事。至江境舊有六閘。屢經漕臣奏稱年久損壞。請飭修復。並著該督等詳查此六閘曾否全行修復如式。現在啓閉能否得力。足資擎托。事關漕運河渠。該督等務詳慎酌核。據實覆奏。欽此。查邵、宿運河共長三百餘里。止

建七閘。東境運河長七十餘里。卽有八閘。以河道短長與閘座多寡彼此相睽。判然迥異。漕臣所奏閘多則塘深水省。閘少則水淺沙停。不爲無見。伏思設閘原爲蓄水行漕。前人創制自必講求周備。何以東省七十餘里。遞建八閘。而於江境三百餘里。轉止七閘。必因兩省情形不同。卽使今昔異宜。亦須考核確實。始不致損益失當。隨飭徐州道王逢源督同廳營詳議。據稟查明地勢河形。實難輕議添建等情。當又飭委在工四十餘年。最爲熟諳之參將劉重覆勘。稟亦相同。適臣等在邳。宿境內趨催重運。會同勘核。並查成案。洵難添建。緣邳宿運河。舊制惟接壤臺莊閘。下建有河清。河定。河成三閘。其河成閘下利運。亨濟二閘。係乾隆四十九年始行奏添。迨五十二年。於河成利運兩閘適中之馬莊集及亨濟閘下坡墩地方。添滙澤。濼流兩閘。共計七閘。嗣經欽差查勘。均未聞於七閘外再議添建。而歷屆重運。回空從無貽誤。此卽毋須添閘之明證。今漕臣所奏。專爲河成閘下貓兒窩等處古淺。冀添閘座。可以蓄水。俾行漕得免剝運。查河成閘下滙澤閘上適中之所。地名莊家樓。地勢最爲建領。且當蒙沂山水下衝。爲流沙易集之所。若於此處添閘。河勢旣多灣曲。河面又極寬闊。每屆蒙沂山水漲發。各支汶山泉滙流挾沙下注。至此河寬之處。已患停積。若再添閘。流沙至此。爲之停頓。閉板則水停沙積。啓板則水去沙留。難減撈沙剝淺之煩。轉增提溜打閘之累。損多益少。勞費徒繁。且試探河底。多係砂礪。難於簽椿建閘。是河成閘下旣未能添建。而利運閘至濼流閘百餘里內。河勢一律平衍。卽添閘亦不能得力。且近年亦不甚淺。似更無庸置議。至於流沙爲患。檢查康熙雍正年間治河各書及奏報各案。每年疏挑撈濬。重運經由。起剝磨淺。時所不免。可見淤淺並不始於近年。卽如東省閘座雖多。而每歲運河挑工亦不能省。並設有撈沙船隻。漕行淺

處仍須起剝。亦不僅江境運河多有淤淺也。總之江省地勢情形與東境迥異。東省運河專主蓄水。故河身宜窄。並須多設閘座。節節擡蓄。至汝泗山水驟發。運河兩岸有南旺、獨山、蜀山、昭陽、微山等湖爲之收蓄容納。歷患水少不患水多。江境運河自河定閘以下有沙家口、徐塘口爲蒙沂山水出路。每伏秋水長。駱馬湖未能多容。須由運河暢洩。且流行不及。有漫閘之事。若多建閘座。必致壅遏。是東境運河專主蓄水。江境運河蓄洩兩兼。收蓄太甚。亦復利害兩關。是以每遇水勢淺澀。卽築壩擡蓄。一經盛漲。卽拆壩暢流。因地制宜行之已久。但使微湖蓄水充足。鋪水常符黃林莊定制。卽古淺處亦可暢行。毋庸起剝。若鋪水未足。江境別無來源。則河道挑深鑿至山骨。勢難將南北高下之地勢轉而使平。且邳、宿運河置造剝船。豫備剝淺。係從前奏辦。相沿已久。今漕臣奏請建閘免剝。爲恤丁起見。臣等受恩深重。敢不設法利漕。恤丁將歷年積累全除。無如江境上承東省挹注。不能自關來源。而地勢建瓴。流沙旁集。天然形勢不能更易。前人創立規制。又不敢妄事更張。前此運道艱難。海陸兩運之說紛起。幸賴我皇上睿謀宸斷。悉屏浮言。仍遵舊制。年來運道稍通。渡黃抵通。並無稽阻。祇以今年微湖水勢偶細。經臣等竭力籌辦。起剝償挽。較前有早無遲。於漕運原不能求備於旗丁。亦不致甚累。如果添閘確有把握。斷不敢惜費畏難。遷延不辦。若於地勢河道情形未能有益。亦不敢遷就從事。徒增勞費。再四熟商。邳、宿運河。惟有循舊。每年冬底查明古淺工段。實力估挑。儻遇沙淺。隨時築壩蓄水衝刷。尤以微湖蓄水爲第一要務。湖濳收蓄充足。卽可照例鋪水。挹注充盈。自不致於淺阻。至舊有各閘。除享濟閘本不得力。毋須修理。此外均經修復完竣。已於三月入奏。惟利運閘損傷無多。本年先將淤墊越河挑通。並量加修補。暫濟目前。現在重運渡竣。

復飭該管道應確勘趕辦。以備來春重運經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五日百齡、黎世序奏。臣等前將江境運河與東省情形互異。礙難建閘。據實覆奏。嗣因東河臣續行條奏。奉旨飭查。茲又欽奉上諭。已恭載初六日。欽此。並漕臣原奏一件。仰見我皇上垂厪漕渠。先機指示。感佩惶悚。莫可名言。伏思臣等前往確勘。因河成閘。至利運閘適中處。或兩岸均係沙灘。或河底本有砂礮。建閘簽椿。既屬不易。又與漕運不能濟。徒費錢糧。是以奏明毋庸添建。今漕臣奏稱。邳宿運河添閘。可免幫船起剝。不致米色米數虧折。並可免州縣津貼。不致加收累民。兼省築壩挑河之費。果能如此。於漕河兩有裨益。而從前積弊。又均得剔除。實爲臣等至願。臣黎世序現卽往勘。於河成閘以下利運閘以上。可以添閘若干處。立即會同臣百齡委員趕緊砌建。限於來春重運北上時完竣。不任稽誤。並將勘定估建情形繪圖貼說。另摺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百齡等奏。邳宿運河應添閘座。現在覆勘趕辦。先行覆奏一摺。江境邳宿運河。年淺阻漕。船經由必須起剝。前據阮元陳奏。請於扼要處所添建閘座。俾水勢得資停蓄。則重運無煩起剝。米石不致折耗。在旗丁勞費可省。而河工亦省挑土築壩之需。據其所論。於河漕裨益良多。是以降旨令該督等趕緊興辦。但添閘固可節宣水勢。必須詳察地形土性。方可經久。今該督等奏稱兩岸均係沙灘。河底本有砂礮。建閘簽椿。甚屬不易。則該處情形。既與東境互異。從前久未設閘。此時若強爲添建。目下多費錢糧。將來淺澀。起剝仍然如故。豈不徒勞罔益。阮元初任漕督。於該處利病。亦非閱歷深習者。該督等惟常虛衷詳核。期於公事爲重。不可以阮元先有此奏。豫存意見。勉強就地勢不宜處建閘。明年用

之無濟。藉以杜阮元之口。卽阮元前奏有河員惟利每年挑築爲開銷地步之說。其言雖亦情事所有。亦不可爲此言所脅。遂不敢稍有異同。事當謀始。該督等身任其責。務當屏除私見。盡心爲公。應建與否。斟酌盡善。若添開實能一勞永逸。明歲著有成效。不特建議之阮元深堪嘉許。該督等和衷共濟。亦必同邀褒獎。設糜費帑金。終歸虛擲。該督等亦斷不能委過阮元。卽可卸責。勘定後仍迅速由驛覆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百齡、黎世序奏。臣等欽奉諭旨。遵將應添開座馳往覆勘趕辦。先行覆奏。臣黎世序卽赴邳宿運河。督同道將蟹廳汛等於貓兒窩、窰灣一帶詳勘。查自河成開起。下至滙澤開止。計二十八里。中爲貓兒窩、河面寬闊。古淺居多。今定於莊家樓適中之處。添石開一座。卽請名爲莊樓開。又自滙澤開起。至利運開止。計三十七里。中爲窰灣。本年該處雖無淺阻。但上下兩開相距較遠。應於窰灣適中處添石開一座。卽請名爲窰灣開。統計此六十五里。中有開五座。足資撐蓋。所添新開兩座。並舊有利運開。年久損壞。前奏拆修。現均確估。並派運河通判孫厚坤、宿北同知孫茂承、邳北通判朱樞等分辦。鳩匠興工。限明年重運未到前一律完竣。責成徐州道督催。不任偷減。惟三開同時並建。石料需多。邳宿一帶附近。並無產石之處。須赴東省花山及徐州等處採辦。路遠物重。轉運爲難。查運河西岸有安家開一座。東岸有萬莊馬莊二壩。建自遠年。爲宣放積水之用。久經塌缺不全。又亨濟開一座。建於濼流開之上。因河勢不順。幫船挽行不便。兼之正河水深。從無淺阻。該開建成無所用之。久淤土中。未經挑復。均屬廢工。擬將此已廢二開。三壩拆起。選取石料。以應現在建開之用。至石料不敷之數。再行入山購辦。添補無多。採運較

身。庶工程可速。而錢糧節省。至舊閘壩拆取石料。酌委誠實之員。監拆檢選。實在丈尺。分給承辦各員。領運。以抵新石之價。不容弊混。再江境運河開座。與東省情形實有不同。東境運河僅寬數丈。兩岸多有湖澚容水。是以閘身較小。足資啓閉。江境地處下游。河寬水闊。每屆伏秋。蒙沂漲發。普漫下注。勢甚湧激。閘小斷難存立。卽江境現有六閘。較之東境各閘。牆底之寬長。迎水分水之長短。迥有不同。自不能不就江境情形。照現有閘座一律建置。其寬長高深。石路層數。均有丈尺可量。工員無能欺飾。估計物料。以部頒漕規科核。有例可循。亦不容浮冒。統俟工竣。查驗核實。報銷。至莊家樓添閘。應於西岸估挑越河。以備分洩。盛漲平減溜勢。窰灣本有越河。只須量爲加深。無庸另挑。以歸節省。亦卽趕辦。再查莊家樓閘係在邳州直河。司巡檢汛內。窰灣閘係在宿遷運河主簿汛內。兩閘建成。各歸該汛員經理。毋庸添設閘官。其每閘應設閘夫若干名。現飭徐州道查議。咨部核辦。再駱馬湖向來蓄水接濟。宿遷以下運河。近因湖身墊高。蓄水無多。尾閘五壩。係柴土堵築。一經啓放。水由六塘河歸海。宣放無餘。近年宿遷河道較深。無須是湖接濟。所有運河淺處。多在邳境。該湖存水不能逆挽而上。然下游水勢充足。於上游亦可藉資擎托。得益。今擬於尾閘五壩。迤下添碎石滾壩。兩頭接築土隄。俾水小常爲停蓄。水大聽其於石滾壩上漫過。估需錢糧無多。每年免啓閉之費。轉有節省。實於湖澚運道有益。臣現督道將廳營按照成規。逐細估計。相機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三日。李亨特奏。據運河道洪範詳稱。濟寧州汛天井閘。建自元至正二年。我朝乾隆十九年。曾經拆修加高。迄今五十九載。歷年久遠。底樁朽腐。牆石酥損。金門兩岸。由身轉角。上下雁翅。裹頭全行。臆

裂。閘底掀動槽石破碎。通身滲漏。難以下板擊蓄。必須徹底拆修。東岸上雁翅短小。所有接連崖岸土工。因歷年汛水汕刷。窄狹不堪通緯。應接砌石裏頭四丈。又濟寧南門外。爲糧運行緯要道。向設板工兼通行旅。易致損壞。應改建石工二十丈。以通道路。而垂永久。再修閘例。應上下估築攔河大壩。厚水清底。並挑月河。控掣上游底水。以便冬挑。是閘月河自濟安橋起至嚮鈴閣道河等處。長八百七十七丈。久經淤墊。河形高仰。亟應挑挖。俾資宣洩。經該道委員會同廳汛。詳細量估。計拆修閘座。接砌裏頭。改建石工。築壩厚水。挑挖月河。估需工料。土方例價銀一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兩二錢二分一釐。聲明近年工料昂貴。例價不敷。請照挑牛頭河成案。酌加幫價銀四千五百三十二兩二錢七分五釐。請動司庫銀辦理。再是閘年久。面裏等石一經拆動。全行酥碎。僅可選用十分之四。內二成作爲正閘搭配裏石之需。餘二成湊砌裏頭及南門外石工。合併聲明。具詳請奏。臣查天井閘係閘河適中扼要關鍵。上承汝河來源。及蜀山馬場等湖之水。地勢建瓴。非閘座堅固。板塊嚴密。無以重啓閉而資宣蓄。臣親勘該閘實已通身損壞。必須徹底重修。所估工料銀兩。確核無浮。並應購料運集河干。俟回空過竣。卽行興辦。以期不誤來年新運。

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六日甘家斌奏。微湖挹注江境。以鋪水時黃林莊誌椿深至五尺爲度。並每進所留漫板水亦定有尺寸。不得多放。誠以湖水非不竭之源。有備自可無患也。乃嘉慶十六七兩年。留漫板水。俱於定制外。多至一尺一寸及一尺七寸。未免用水太費。該湖在運河西岸。祇藉上游雨後坡水灌注入湖。並無來源。雖運河東岸泉渠較多。然非大雨時行。將東岸之湖灌足。及十字河水發。亦難穿運。而西以過虧之湖。

值少雨之年其勢焉得不絀轉致本年鋪水缺額辦運掣肘且伏汛現過湖水只存四尺三寸若除去湖淤二尺八寸之數尙須收水一丈有餘萬一雨少安有如許坡水飽灌收水不足辦運必致掣肘是不節由於多放其補救之法亦當推其多放之由也以臣所聞江境籌備之端當添建閘座已邀聖明照察勒限竣工尙有急須核辦者如貓兒窩等處古淺宜挖也嘉慶十五年巡漕臣吳邦慶具奏邳宿挑工曾奉有河淤不除則將來高仰日甚之諭今滙澤等閘得雨上下游皆深五六七尺獨中間二段不及三尺是淤有三四尺若非挑挖竊恐間段高仰必俟上下游多費蓄水八九尺或一丈乃使該處增深五六七尺不惟瀦蓄需時兼虞啓放易耗磨淺起剝究將難免又駱馬湖宜修也東省上游以獨山湖爲水櫃馬踏諸湖助之諸湖並治故水櫃不耗至江境邳宿以微湖爲水櫃駱馬等湖助之今駱馬湖尾閘洩水處全無堤壩所恃獨一水櫃蓄水不多費水必甚十五年八月奉上諭駱馬湖蓄水濟運爲邳宿運河扼要機宜其塔閉尾閘及收蓄泉水悉依定制辦理庶通漕利運不致有名無實欽此是塔閉尾閘久經審畫如果實力奉行何致上冬未閉尾閘春初抽溝出水以上二條與添修閘座均宜趕緊籌備庶微湖收水縱使稍形缺額來年仍敷挹注如收符定制而黃林莊誌椿得照從前鋪水過漕利運於蓄水卹丁均有裨益再東境開河八百二十餘里係逐塘貫注遞相平準雖韓莊八閘均係砂壘及切近汶河山河口門十字河等處噴沙甚多然逐年撈挖通順從無上下游俱深獨中間高仰至三四尺之事惟道里縣長限於經費勢難徧挑而偶淤至二三寸者一值水弱則此數寸亦致淺阻且南陽湖面較寬汶流盈科而進未易速達彭口似應徧加疏濬以速漕運而助微湖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百齡等奏。詳查邳宿運河閘座。礙難添建一摺。江境邳宿運河節年淺阻。朕意該處河道路長閘少。水勢不能停蓄。以東境七十里河道。遞建八閘。比量參觀。或應添開數處。以節水勢。是以降旨令該督等核議。適阮元繼有此奏。語相符合。復有旨飭令速辦。今據該督等查明地形土性。多有窒礙。添建無益。徒滋糜費。自係實情。朕辦理庶政。惟求一是。從不豫存成見。卽如該督等前請於蔣家壩改建五壩。朕初意慮於民田有礙。未遽允行。嗣衆議僉同。謂可收洩水之益。又免跌塘。卽降旨准其辦理。今邳宿添建閘座。朕並非必以阮元之言爲然。該督等旣確有所見。卽從伊等之議。停止辦理。總期漕艘年年經行無滯。無庸遷就回護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百齡等奏。添建邳宿閘座。現在勘定勒限趕辦一摺。昨據該督等奏稱。該處河形土性多有窒礙。添開無益。徒滋糜費。朕因該督等確查形勢。縷晰陳明。卽降旨停止辦理。今該督等又請於莊家樓及窩灣兩處添建石閘二座。所奏前後兩歧。大屬非是。朕綜理庶務。從不豫存成見。該督等身膺重任。於地方公務。應辦與否。惟當斟酌盡善。歸於一是。今添開一事。所言自相矛盾。甚非實心爲公之道。且所奏添開二座。又係將舊有之閘拆除。移造意圖。將就塞責。豈非徒勞無益。百齡黎世序不應若此。俱著傳旨申飭。所有該處閘座。仍照前旨無庸興辦。其江境舊閘損壞者。該督等一律修補。以利宣蓄。至所稱駱馬湖尾閘五壩。迤下應添碎石滾壩一節。旣於湖濬運道有益。著照所請。卽行估辦。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五日奉上諭。給事中甘家斌奏。徵湖水短。敬陳江境籌備事宜一摺。漕糧爲天庾正供。必須運道

深通水勢充足。俾幫船行走。利旗丁可免繁費。河道亦可及時修辦。所關至要。乃地方大吏不能先期籌辦。每致臨時周章。徒勞無益。東境微湖爲蓄水要區。李亨特等上年未將收蓄之法講求。致重運經行不敷。灌注該河督等經理不善。無可推卸。卽江境本年辦理運道。雖設法導引。船行無誤。而於邳宿高仰處未能挑挖。亦屬臨事補苴。實滋繁費。本年糧艘幸得無誤。而來年之計。不可不豫爲籌畫。現在東省應以收蓄湖濬爲目前要務。該處湖底節年被淤。若不設法多蓄。將來必形匱乏。李亨特等趁此水潦漲盛。嚴飭所屬將上游坡水引導入湖。並將各處泉源認真疏濬。務使湖水充盈。足敷啓放。不可專恃大雨時行。藉資浮送。至江境現當汛水安瀾。該督百齡等亦當悉心籌酌。將邳宿河道高仰處設法挑濬。無致淺澀。其東境下游駱馬湖爲挹注運河之助。同興亦當留心察看。遴員將湖水來源疏導。以益湖濬。至駱馬湖尾閘洩水處。應如何添築堤壩。以資擡蓄。著百齡等及時興辦。免致臨時抽溝引水。又形掣肘。總之幫船經由兩省。祇係一事。該督等當屏除畛域之見。和衷共濟。俱應未雨綢繆。期於公事有裨。方爲不負委任。若辦理得宜。功則同獎。設有遺誤。罪亦同罰。斷不容互相推諉。卽可卸責也。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六日同興奏。省城自七月十二三日得雨後。旬餘乾燥。茲於二十七日並八月初一日連次大雨。並據濟南、東昌、武定、兗州、沂州、曹州、臨清、濟寧所屬歷城等五十二州縣先後稟報。於前二日內各得大雨深透四五寸不等。查此時甫交秋令。禾稼雜糧正需澍雨滋養。今及時得此甘膏。不但農田獲益。卽湖濬亦必增添。現在運河道洪範已赴各河口籌辦收水。復又飭該道妥辦。並飭司委員令各州縣濬治諸泉。廣爲收蓄。近日閘內開外河水甚充。回空船截至七月二十七日。共入境二十三幫。已飭沿河文

武認真催儼南下。又奏接運河道稟覆查臨清、東昌一帶於七月二十七日均得透雨，長河水深丈餘，上游汝河長水四五、六尺，現將灑臨運河之蜀山、馬踏、南旺、馬場等湖各斗門全行開放，以期運河有餘之水廣爲收蓄，並將分水口以南韓莊各閘嚴板擎托，逼收河水，由昭陽湖遞達微湖，以資儲蓄。現在各湖水俱已增長，至新挑各河，前經河臣委員簽釘誌椿查驗，據稟因曹州一帶得雨，坡水暢注，尙爲得力，除飭運河道赴各河口籌辦，總須衆水滙注於湖，儲蓄充足，方於來年重運有裨。運河道冊。

是月初十日李亨特奏，奉上諭，給事中倪琇奏籌辦漕河一摺，內稱江省蘇家山閘不可輕議啓放，並邵宿運河無庸更張，及微湖水宜收蓄等語，閱其所奏，悉係尋常習見，並現經飭辦之事，從前開放蘇家山閘引黃濟運，本非正辦，淤湖病運，其弊百出，本年據該管道員稟請開放，經朕降旨嚴飭不准啓放，該河督等自應深悉利病，亦無俟該給事中陳奏。其邵宿運河添建閘座，現已有旨飭令該省停辦，至東省微湖原係東、南水櫃，全賴收蓄充盈，則兩省運河藉資灌注，糧艘經行方可無虞阻滯。上年微湖蓄水短絀，皆李亨特未能豫籌，致鋪水不能照常下注，幫船行走遲滯，江境河道經百齡等設法疏引，幸得無誤。李亨特身係總河，運道是其專責，巡撫同與亦有兼管之任，該河督等當趁此雨水沾足，將坡水來源疏導，並將各處水泉挑挖深通，俾湖水收蓄充裕，以備來年灌注之需。若再不先事籌畫，實心經理，設明年重運北來湖水又形短絀，必將伊二人重懲示儆，不能再邀寬貸也。凜之慎之。欽此。臣查曹濟二屬各州縣於上月十二三等日得雨，又於二十七日及八月初一日得雨，二次據運河道稟各處坡水由趙王、牛頭、顧兒、長澹等河滙注南陽、昭陽等湖，遞達微湖，其汝、泗等河及十字等河山泉漲發，並由運河廳十四單

開及泚河廳朱姬馬令三里雙減等閘及十字河囊沙引渠修永閘雙孔閘將運河有餘之水全行收入微湖至南旺分水口逼近汝源發水尤爲猛驟除將蜀山馬踏二湖之永安永泰永定等閘徐李二口酌量啓放收水並將南旺湖臨運各斗門一併啓放俾汝水由芒生閘歸入牛頭河遞達南陽昭陽微山等湖所有各單閘斗門引渠進水入湖處水深二三尺至五六尺及一丈外不等惟獨山湖湖面尙低於運河水面是以東岸泉源之水不能入運而西俟湖水漲發高於運河卽啓除十八水口俾穿運由十四單閘收入西岸各湖截至八月初三日微湖共長八寸現在湖口閘誌椿應存水四尺八寸湖心實深二尺有零查各單閘斗門湖渠進水俱暢其由坡達河由河達湖處亦毫無壅遏而微湖水僅長八寸皆由曹濟各州縣旱久土脈乾燥雖得雨二三寸而分寸多少不等必須將旱土滲透始能盈科而進滙注入湖現在微湖長水無多此後再沛秋霖自可增益臣查該道所稟俱係實情現飭督李運河泚河二廳實力經理總令各處坡水及運河有餘之水全收湖櫃不使涓滴妄洩至東岸各處泉源雖距西岸微湖中隔運河一道泉水不能徑達而汝泗等河實賴各泉挹注節經會同撫臣嚴飭有泉各州縣挑浚並派幹員監辦源流悉皆暢順仍飭各州縣及委員等常川疏治不任懈怠再臣前以微湖存水太絀雨水恐未優霽漕運緊要不得不於收蓄之外並籌撙節之方因請於江境滙澤閘上下添閘二座以期擡蓄河水節省湖流今細閱倪琇摺稱邳宿運河上承東省泚河之水別無來源並稱閘座太密漲水難消且閘多則攔集泥沙轉增淤阻查有閘座卽有月河果將月河挑挖寬深汛期開放宣洩何致漲水難消且建閘原期束水攻沙斷無反淤河道之理果如所奏江南每年築壩蓄水不下十餘道之多豈轉不慮其淤阻至

稱邳、宿運河別無來源。查江境駱馬湖上承武河、土墨河、蒙沂山泉諸水，豈得謂別無來源。臣於江境情形未能深悉，然倪琇所奏亦非真知灼見。其江境應否添建閘座，再懇勅下江省督、河二臣悉心籌畫，以期無誤。運河道冊。

是月十四日李亨特奏奉上諭。已恭載初五日。欽此。並將給事中甘家斌原奏抄寄到。臣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廡念河湖廣籌利濟於東省，導引坡水疏濬泉源事宜，疊蒙先事提撕，茲於邳、宿運河高仰處，既勅如法疏挑，其駱馬湖尾閘洩水，又復築壩攔截。凡此皆可樽節上游湖流，補足下游水勢。臣查東省趙王河匯注曹濟各屬坡水，而曹州府荷澤境內雙河口係趙王河南北分流之處，北股從沙趙二河至張秋穿運出平水三閘，歸大清河入海，南股從牛頭河遞達南陽、昭陽、微山等湖，刻下運河分水口迤北水勢充盈，無須挹注，而微湖收水尤爲緊要。臣現將北股分流處委員築壩攔截，俾坡水全行南注，由牛頭河歸湖，則微湖多此一股水勢，可期增長。至甘家斌奏稱東省八閘砂礮河道現淤二、三寸，高低不平，臣俟本年冬挑，當督飭工員逐處測量挑挖，期於河底均平，以利來年新運。再南糧回空軍船，截至初六日，已入東境二十五幫，已進臨清開河十八幫，河水充裕，船行順速。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李亨特覆奏收蓄湖水情形，稱微湖自七月得雨後，截至八月初三日，共長水八寸，現在湖心水止二尺有餘。是以前請江境添設二閘，以期擡蓄河水，仍請勅下江省督、河臣籌畫等語。江省邳、宿一帶向資微湖灌注，浮送糧船。本年湖水不敷鋪注，皆上年蓄水短絀所致，並非爲原設閘少洩水過多。李亨特不思疏濬泉源，認真收蓄，俾湖水日漸充裕，總以江省應添閘座爲詞，屢行陳請，越俎

代謀顯係豫爲推卸地步。邳宿運河無庸添開。前據百齡、黎世序等覆奏甚明。卽舊有利運等開。已陸續修復。足資鈐束。李亨特職任東河。籌蓄湖漕。是其專責。本年春夏雨澤雖稀。入秋澍雨頻霑。微湖上游泉源坡水儘敷挹注。卽使湖身稍有淤墊。亦應設法疏濬。俾及時滙導。蓄蓄寬裕。以便來年重運。經臨隨時鋪放。方爲稱職。紙上談兵。無益於事。今不及早經理。若屆時再有貽誤。惟李亨特是問。伊係棄瑕錄用之人。試思能當此重咎否。凜之慎之。運河道冊。

九月十四日奉上諭。昨因豫省睢州二堡有漫溢隄工之事。已有旨將戴均元補授河東總河。令會同廣厚督辦矣。微湖上年存水短少。致重運稽遲。諸形掣肘。目下當收水之際。亟須儲蓄。充裕現在。戴均元督辦大工。恐不能兼顧。若俟大工辦畢之後。再行籌辦。及此恐緩不及。事著戴均元與廣厚相商。如李亨特在工效力。堵築漫口事宜。須伊幫辦。卽留豫工差委。如工次無須。卽派赴山東專辦收蓄湖水之事。責令勉力自贖。設來年再有貽誤。並當治罪。此時大工固屬緊要。來年湖水濟運。亦所繫匪輕。戴均元職任河督。務須兼營並計。如李亨特不能前往。亦必遴派熟悉之員。會同東省地方廳員。及時經理。將湖水收蓄寬裕。足濟糧運。俾來歲不致周章。爲要。再朕聞微湖附近居民。向有偷放湖水之弊。利於湖旁。涸出地畝。私行墾種。並著戴均元。知會同興飭知地方官。留心查禁。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八日戴均元奏。臣奉命前赴睢寧工次。於二十七日道經濟寧。查勘運河水尙充裕。足資浮送。回空漕船。已出東境。四十四幫。行過濟寧。四十九幫。其在後。入德州東境。未過濟寧。尙有五十一幫。係八月下旬陰雨連綿。衛河水漲。臨清閘外捫口。至九月十六日。衛河水退。幫船始陸續入閘。現催遣行。俾全

出東境。以清運道。惟微湖僅存水五尺有餘。現屆秋深。大雨漸少。坡水無從收蓄。來年重運。經臨恐不敷鋪放。自應早籌。詢據運河道洪範稟稱。上游獨山。昭陽俱與微湖相連。惟有設法引水瀦蓄。中間高仰處。尚須挑挖。當飭該道確查地勢高下。勘估詳辦。果可多收一尺之水。即得一尺之益。將來或令李亨特經理。或另派委員辦理。應遵旨到工。熟商再行覆奏。運河道冊。

十月初四日。奉上諭。戴均元奏。經過濟寧查看運河水勢一摺。據稱微山湖僅存水五尺有餘。來年重運。經臨仍恐不敷。鋪放等語。前經降旨。因睢州工次與河北賊匪滋事之區相近。恐所募人夫中不辨良莠。特將工程停辦。且現今辦理軍需錢糧。亦不能兼顧河工。戴均元現由濟寧前赴工所查看。漫口裏頭。如已鑲護穩固。即交與李亨特看守。戴均元迅即回東。將湖水設法瀦蓄。多方引導。務令來年重運。經臨勿致短絀。稍有貽誤。爲要。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戴均元奏。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臣遵即於十一月回東。行抵金鄉途次。又奉上諭。戴均元等奏。接奉諭旨。暫停漫口工程一摺。所辦是此時兩壩裏頭。均經鑲築穩實。所需稽料。於四鄉購定者。俱暫停拉運。即日匪徒殄滅。再多集人夫。壩工引河同時並舉。亦可無慮。稽緩目前。最爲緊要者。惟微湖瀦蓄水一事。現在戴均元已同李亨特前赴東省籌辦。務當盡心設法瀦蓄寬裕。俾來年重運不致阻滯。是爲至要。欽此。查微湖本無來源。全在夏秋雨多時收蓄坡水。此時已交冬令。無水可收。現擬將南陽。昭陽。獨山等湖存水估挑。多方導引。歸入微湖。此外如滕嶧等縣泉源。距微湖近者。亦令實力疏濬。凡有可引之水。無不悉心講求。以期增益湖瀦。惟臣初到河東。一切情形尙未周知。李亨特本年籌辦重運。在韓莊三

月有餘。於該處源流較爲熟悉。現在睢州漫口東西壩裏頭屢墊。業經追壓穩固。刻下水漸消落。勢尙未定。當飭廳汛隨時鑲築。所有日前派員購定稽料。已經止運。土工停後。人夫盡散。臣將工次事宜布置。委新任開歸道岳齡安蘭儀都司蔣德督率廳營在壩看守。臣同李亨特往微湖一帶籌辦收蓄事務。俟有頭緒。仍令李亨特回至睢工。來往照料。再本年回空尾幫。江西贛州衛軍船於九月二十八日挽入東境。經臣附奏。臣因接運河道稟濟寧以北水足浮送。濟寧以南仍須下板啓閉。時已冬令。若稍遲緩。設有凍阻。所關匪細。節經嚴飭司漕各員晝夜催償。並令運河道於尾幫償進臨清閘河後。過一閘卽下一閘之板。擊蓄河流。以裕南行。俟尾幫催過南旺分水口轉入下水。卽將開河。袁口兩閘嚴閉。使汶水儘數南注。以利進行。查尾幫已於十月初七日全數挽進臨清閘河。遂開下板。南來極速。截至十五日。長淮衛宿州二幫共過濟七十八幫。出東境五十四幫。臣現赴微湖籌辦瀦蓄。卽一路查催。以期早爲出境。運河道冊。是月二十七日戴均元奏。臣遵奉諭旨。暫緩睢工堵辦。卽赴微湖籌辦收蓄事宜。於二十二日由濟寧沿途履勘。查獨山。南陽。昭陽諸湖原以接濟微湖。今該湖因夏秋雨澤稀少。甚形乾涸。安李二口亦有淤淺。現擬展寬撈深。以期將來挹注。至微湖水勢。緣接濟本年重空糧船。宣放日久。且天色晴霽。並無坡水灌注。較前益形消耗。誌椿雖存水五尺二分。湖心淤墊。實深一尺八九寸至二尺不等。來年新漕北上。如照例鋪放三晝夜。卽涓滴不能外出。亟須設法籌蓄。臣昨由睢工回東。查看口門迤東正河雖已斷流。間段積存清水。計長三四里或十數里。深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將來挑挖引河。本應放盡積水興工。臣思數百里清水與其消歸下游。置之無用。何不從蘇家山閘引入微湖。旣無淤墊之虞。轉收尺寸之益。且擬於

蘇家山閘外並築欄壩擎托。擡高水勢。建瓴下注。尤爲得力。較昔年啓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湖。有益無損。現將大河及閘內淤高處勘估土方抽溝築壩。務於未凍河前導引入湖。以廣蓄蓄。再東境泉源共四百餘處。其最旺者一百四十五泉。年久半爲豐草流沙淤塞。致各山河不過涓涓細流。向來疏濬泉源。責成州縣承辦。奉行故事。未有成效。臣商之撫臣。懇請發帑興挑。照東省水利成案。攤徵還款。派員分投辦理。務使窮源竟委。由支達幹。庶來年鋪放底水。可助微湖之不足。蓋運河多水一分。微湖可省一分之水。運河道冊。

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諭。戴均元等會勘東省運河請大加挑挖一摺。運河估計挑工本有定數。該河督等以本年受淤較重。必須大加估辦。現當軍需緊要。撥帑浩繁。今因微湖水短。恐來年誤運。卽照所請辦理。一切估辦稍有浮冒侵蝕。不但侵冒之員立予正法。卽該管上司亦必一同正法。又據請開蘇山閘將正。湖清水遞引入湖。引黃入湖流弊甚大。著伊等自行揣度。如確有把握。卽繪圖貼說。奏明辦理。或湖身淤墊。再有貽誤。卽將此次倡議及奏請之員正法示儆。容皇帝聖訓。

是月初七日戴均元奏。山東泲河廳滕汛十字河向受費滕二縣泉水串運入湖。形同十字。爲微湖收水要路。每年鑲築裹頭埽工四座。塘護沙山。以防衝塌。填塞入湖水道。臣查上年十字河引渠估辦加鑲裹頭。本年八月費縣山河陡長一丈一尺五寸。奔騰下注。灌入微湖收水應足。何以僅長水六寸有餘。昨赴韓莊密訪。緣彼時水驟將十字河口門南北裹頭衝坍三座。兩岸沙山因之傾卸河心。壅塞入湖之路。致收水短少。現任廳員董有恂並不將裹頭坍卸實報。僅以趕緊搶撈具稟。查該廳稟開八月初二日長河

水深七八尺。十字河引渠過水二尺七八寸不等。受淤處自三尺至七尺餘寸等語。則河不通暢入湖。此其明驗。該廳員並不小心防護。致淤塞湖路。咎無可辭。請旨將董有恂交部議處。俾炤炯戒。再十字河爲山水入湖之路。如漲發時任其從運河直下南注。則收蓄必誤。是以泲河廳運河內彭口韓莊兩閘切近十字河口。必須下板嚴密逼水入湖。不令妄洩。尤爲緊要。據運河道查各閘板塊不全。宣洩太過。稟明前任河臣趕緊添板。發交各閘應用。乃該閘官並不早請添板。任水妄洩。實屬遲誤。請旨將閘官錢仁、毛槐一並革職。以儆將來。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奉上諭。本日召見吳璣。據奏微山湖存水短絀。此時不及早籌備。恐明年重運北來。邳、宿運河不敷鋪放。難免稽遲延緩等語。微山湖存水現在祇存一尺八九寸至二尺不等。加以三冬消耗。尙有短絀。明年重運北上。一至邳、宿。即須上游鋪水接濟。此時不早爲籌畫。臨時措手何及。昨據戴均元奏稱。將各泉渠河有泉之水設法疏通。是否足敷瀦蓄之處。未能確有把握。此事關係至要。著戴均元於接奉此旨。再通籌熟計。迅速設法辦理。總期明年重運無誤。議有良策。即將籌辦情形迅速具奏。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二日百齡、黎世序、朱理、阿克當阿奏。江境淮揚下河水利工程。本年春間遵奉諭旨。委員勘估。共需銀六十六萬餘兩。彼時因屆農忙。而工程亦應次第興舉。奏明於本年大汛前將官辦之工全行辦理。商辦民辦之工擇要先挑。餘俟秋成後分別興辦。現已冬令。下河各地方秋收已畢。即應督飭鹽務地方各員。將已估未辦工程照估與辦。惟江境現因河南睢州漫口黃水全歸洪湖。前經拆展束清、御黃兩壩。開放吳城七堡湖尙漲滿。旋將山盱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及智、禮二壩次第啓放。以資分洩。

高寶等湖入運。並將歸江各閘壩啓放。仍宜洩不及。恐運河隄工險重。復啓車邏。南關兩壩。由下游減洩歸海。應挑河道地處下游。爲水所佔。難於施工。似應暫行停辦。俟水稍定。趕將各壩堵閉再辦。卽至冬底春初動工。亦可於來年大汛前完竣。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九日黎世序奏江境邳宿運河每年經上游蒙沂山水漲發。挾沙下注。最易淤淺。定例於回空幫船過竣。確估與挑。以備次年重運。本年八月奉上諭。據甘家斌奏貓兒窩等處古淺處所間段高仰。飭令照例挑挖。無致淺澀。欽此。茲回空幫船過竣。卽應照例估挑。查本年微湖水僅五尺。來年重運不敷。摺注。准東河臣戴均元知會。東省現在估挑運河。照向例加深一尺。俾湖中底水暢出。江境運河自應一律加挑。方免上深下淺。至邳汛貓兒窩等處古淺。每年照例挑深。因河身寬闊。水至尤易停沙。見淺。今確切籌商。惟於各段格外加深一尺。以多挑尺寸。備來水停沙。臣督飭查估。計間段估挑長一萬二百九十二丈。連東境可風橋支河例歸江省挑工。及黃林莊應築大壩。各支河口應築攔壩。共估銀四萬八千八百餘兩。現派工員先爲築壩。雇募本地鄉夫。毋許來歷不明之人混充。以防匪徒混跡滋事。本年節氣較遲。時日尙寬。可以督飭各工員從容挑辦。挖出之土。遠送兩岸。不致雨淋仍卸入河。工完會同巡漕臣陸泌確細驗收。再爲鋪水。以杜弊混。而利漕行。至運河內古淺。每年挑後卽築束水挑水各壩。以資擊蓄攻刷。現當錢糧支絀。臣恐工員藉端開銷。糜費飭令緩築。俟鋪水後察看情形。再爲酌辦。以歸核實。再中河楊家莊及外北浦家莊。本年重運間有淺滯。現當水落。亦應量爲挑挖。以利漕運。臣現飭道廳估辦。合并陳明。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五日吳璫奏。十三日奉上諭。本年微山湖蓄水短絀。明歲重運經臨邳。宿一帶。恐致淺滯。吳璫歷任河東。江南河道總督。諳悉情形。著卽馳驛專辦。濬蓄湖水事宜。俟經理妥協。再赴南河查勘。全黃注湖海口。能否容納。暢出。據實具奏。欽此。竊念微山湖存水無幾。不特江境邳宿運河無可挹注。卽八閘亦虞短絀。每年總在夏秋大雨時行之際。設法收蓄。以備次年之用。近兩年於收水時坐誤機宜。以致日見枯弱。現屆嚴寒水涸。無水可收。祇可先將各泉源疏通淤塞。並將各湖抽濬溝渠。以待春雨連降。庶可望泉源旺盛。以資接濟。舍此別無他策。奉上諭。昨派吳璫。勸辦微山湖濬蓄事宜。茲據奏現屆嚴寒水涸。微湖無水可收。只可疏泉濬渠。待來春泉源旺盛。以資接濟。該侍郎先由山東查勘。再赴江省可也。河渠志稿。是月十八日戴均元奏。臣前因十字河沙山傾卸。泲河廳同知董有恂防護不力。據實參奏。嗣經飭委署泲河同知錢日照。將微湖引渠勘估挑挖。以備收蓄。據稟引渠外尚有淤灘七百餘丈。高仰至九尺有餘。若不一律挑濬。卽將引渠疏通。仍不能收水入湖。臣思此引渠歷年估挑。何以淤高至此。查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前任泲河同知師慕祖。以囊沙引渠二百九十丈外接淤一百五丈。高於河底八尺四寸至四尺五寸不等。稟請普加挑濬。當經前河臣李亨特飭運河道徐國楠勘覆。詎該道視爲具文。一稟塞責。至十七年二月始行具詳。止將引渠二百九十丈估挑。其接淤一百五丈是否應挑。並未聲覆。致入湖之路愈淤愈遠。日漸高仰。雖山水漲發。不能灌注歸湖。湖查嘉慶十六十七兩年十字河壘次長水。自四五尺至一丈不等。而微湖涓滴未長。且韓莊迤下八閘。每於河臣赴廟工防汛。各閘任其宣洩。亦不稽查啓閉。年復一年。湖水消耗至今。遂成乾涸。職此之故。前任運河道徐國楠在任兩年。並不將該處接淤詳辦。一任

湖路壅塞。又不知加意惜水。迄今諸費周章。貽誤爲甚。雖該道已於十七年九月丁憂回籍。但事關漕運湖漕。未便因其去任。置身事外。請旨將前任運河道徐國楠交部議處。以示懲儆。二十三日奉上諭。徐國楠著卽革職。該部知道。運河道冊。

是月奉上諭。李鴻賓奏請覈定管泉疏。泉各官功過一摺。東省疏濬泉源。爲通漕濟運之亟務。近年該管各員於年例挑濬事宜。視爲具文。以致多有梗塞。運河每形淺滯。著該河督巡撫嚴飭有泉各州縣。及管泉督挑各員。實力挑疏。如有草率從事者。卽指名嚴參懲辦。果能認真疏導。泉流通暢。重運經過無阻。准其據實保奏。給予議敘。俾共知勸懲。以利漕渠。管皇帝聖訓。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運河水章廣五十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日戴均元奏。臣查前河臣李亨特因籌湖儲。奏請抽挑引渠。自南陽湖馬公橋起。至昭陽湖五里單閘迤南止。工長一千六百七十丈。估土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七方五分。該幫價銀六千六百九十五兩八錢三分八釐。飭運河廳承辦。茲查看湖水時。屢勘所估引渠形勢太長。進水未能迅利。且再挑深。恐致倒漾。當飭該道酌量刪減。共需幫例價銀四千五百餘兩。計減土一萬八千餘方。減銀二千一百餘兩。以歸節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吳璣奏。臣查看山東微湖水涸。並疏濬泉源。匯注汶泗兩河。濟運各緣由。於初七日奏聞。初八日行入江境。由邳宿沿河查勘。宿遷阜河以下至楊莊二百三十餘里。運河存水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駱馬湖收水亦旺。東省未鋪水之前。重運可抵阜河。惟匯澤閘以上邳州境一百餘里。地勢建瓴。不能存水。向多古淺。必須東省鋪水。然匯澤閘以下有水。擊托則東省水至邳境不致一瀉無餘。彼此有益。再得東省各泉通暢。即使雨澤稍稀。不能充裕。亦不甚短絀。兩省啓閉節宣。相爲酌劑。尙可挽運。如能雨足水旺。更可暢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給事中吳邦慶奏。臣查東省閘河全資汶水接濟。而韓莊迤南邳宿等處。則全賴微湖。現因汶水不符尺寸。仰塵聖衷。發帑大濬各處泉源。收水濟運。自無貽誤。查東省閘河江南邳宿等處。例於

回空過竣。築壩與挑。工竣然後啓壩鋪水。此係定制。汶水迤北自開河至臨清開。計三百餘里。迤南自柳林開至韓莊開。計四百餘里。皆係汶水鋪灌。自韓莊開迤南至邳州宿遷。計三百餘里。係暢放微山湖水。三日後再按板啓放。始資浮送。今微湖蓄水既乏。全賴汶水南北鋪注。恐形短絀。船行不無阻滯。莫若於啓放汶壩之前。先將開河開加板嚴閉。然後啓放大壩。俾水勢擡高。全行南下。是移在北三百餘里塘河之水。以注在南三百餘里之長河。一轉易間。頭進糧船已可迅速行至濟寧。臨時再啓開河等開。鋪水放行。可期銜尾北上。再水勢暢旺。則啓壩宜早。水勢短絀。則啓壩宜遲。緣重船銜尾行走。每有脫空十餘里及數十里不等。並有脫空四五日者。今通融籌畫。宜飭漕河諸臣。俟頭進三十餘幫大半停泊宿遷後。容會啓放汶壩。俾水勢暢下。糧船遞上。既無涓滴虛糜。船行似遲而實速矣。至邳宿河多沙淺動。至膠舟更請飭江南河臣於挑深後。當河身寬直處。預築草壩擎托。更爲得力。俟山泉旺發。微湖收有蓄水。照例啓放。自足浮送。無須爲補苴之計。再東省開河啓放汶壩。多在二月初。卽是時已經工竣啓壩。仍可嚴閉開河開。逼水南注。再開內有漕州縣。前經東藩司奏春兌春開奉旨。限明春二月一律兌開。是此次漕船尙在分水口迤北塘河停泊。但十五州縣之米。按額祇八萬有零。又請截留餘米。爲數無幾。似宜暫停。俟啓放開河開。仍可在頭進前行走。且今歲閏月。爲時較寬。卽交兌稍遲。不致太晚。若啓開鋪水。先行浮送。小米幫船。則汝源當春不旺。恐不能接濟韓莊迤南等處矣。奉上諭給事中吳邦慶奏。酌籌開河通融鋪水。以期重船過行一摺。本年微湖存水有限。不能濟運。前據吳璣查勘奏。明除疏導泉源外。請於啓放汶壩時。將南旺分水口以北十里開河兩闌下板堅閉。逼令汶水并力南趨。以期下注邳宿。今該給事中亦有

逼汝南趨之議。並稱水勢暢旺之時。啓壩宜早。短絀之日。啓壩宜遲。恐幫船脫空。水成虛耗。請俟頭進船三十餘幫已泊宿遷。再啓放汝壩。并於宿遷河內多築草壩。以資擎托。又請令東境漕船二月暫緩開行。北上。俟啓放開河開時。再令在頭進前行走。以免啓閉過早。汝水不敷南注等語。所言是否可行。著交吳璉。阮元詳察形勢。通盤籌計。務期南北運河不致臨時缺乏。會同妥議具奏。運河道冊。

是月戴均元、李鴻賓奏十七日奉上諭。吳璉奏查勘東省湖河水勢。並會同疏濬濟泉源濟運一摺。江南邵、宿運河賴微山湖水樞。乃近年上游泉渠並未挑挖。積沙淤塞。山水無路歸湖。以致湖濬日就短絀。現僅存水一二尺。爲從來所未有。此實李亨特任內貽誤。厥咎甚重。本當加以嚴懲。但現經革職。在工効力。若發遣伊犁。轉得置身事外。著戴均元傳諭李亨特。伊身羅重咎。今朕格外施恩。不卽治罪。著自認出資數萬。以爲濬泉挑河之用。卽著戴均元、李鴻賓查勘現在何處工段緊要。先行罰令李亨特承辦。如本年漕艘北上。河流順暢。無誤僱運。屆時據實奏聞。尙可量予恩施。儻漕運貽誤。必將李亨特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其前任河道徐國楠。同知董有恂。先經該河督參革。此時應如何示罰。並著該河督議奏。其東河商辦挑濬泉渠。並逼令汝水南趨。鋪灌邵宿運河之處。該河督務勉力妥辦。萬不可使重運稽遲。爲要。將此傳諭戴均元。並諭吳璉知之。欽此。臣戴均元當卽遵旨傳諭李亨特跪聆欽遵。李亨特感激悚懼。無地自容。並據稱願繳銀二萬兩。以濟工需。懇請代奏。臣等查東省泉務。向係各州縣在本管境內雇夫承辦。此次估挑泉渠。刻不可緩。是以臣等會同撫臣具奏。卽一面行知藩司籌款。先發銀兩。分飭各州縣疏濬。共銀一萬一千七百五兩一錢六分四釐。所有此項疏濬泉渠銀兩。應於李亨特繳項下飭令迅交司庫歸款。

其餘八千二百九十四兩八錢三分六釐。一并交存司庫。以備工需。其前任運河道徐國楠在任兩年。並未將囊沙引渠接淤處詳辦。致湖路壅塞。有誤。瀆著。所有現在估挑囊沙引渠之接淤段落。湊長一千二百七十八丈。共土四萬八千五百六十六方四分計銀三千九百三十三兩八錢七分八釐。應罰徐國楠全數賠出。行文浙江原籍追繳。以示懲儆。至部議降調之泲河同知董有恂。於上年三月初四日到任。夏間十字河長水。裹頭埽卸淤塞湖路。並不據實稟報。趕挑。咎無可辭。而引渠口門裹頭埽段。係前任泲河同知另案降調之師慕祖承辦。是董有恂咎在防護不力。而師慕祖承辦該工。鑲築未固。亦不能脫然事外。所有十七年估辦該處裹頭埽段銀三千六百四十八兩一錢一分。又挑挖引渠銀一千四百七十二兩九分四釐。二共銀五千一百二十兩二錢四釐。應令董有恂、師慕祖二人分賠。還運河庫。以昭公允。再疏泉挑渠等工。俱關緊要。李亨特自當竭力辦理。勉贖前愆。不敢再有貽誤。二十九日奉硃批。依議辦理。運河道冊。

二月初八日阮元、吳璣奏。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查本年微湖短竭。全賴汝水濟運。自應極力籌辦。今該給事中所奏。均爲撙節汝水起見。如原奏啓放汝壩前將開河閘閉板。然後啓放大壩。俾水勢擡高。全行南下。俟頭進行抵濟寧。再行啓放開河等閘一節。臣吳璣前奏奉命查勘微湖。即經陳明俟啓放汝壩將南旺分水口以北十里開河兩閘下板堅閉。逼令汝水并力南趨。并於前過淮安時。告知臣阮元。意見相同。今該給事中所奏。即係如此。又原奏汝河啓壩俟頭進三十餘幫大半停泊宿遷。再行啓放汝壩。可無涓滴虛糜一節。查邳州開水既賴汝水接濟。則汝壩誠不可早開。反致多洩。應如所奏辦。

理。俟宿遷等處頭進積有大半。加以河口各項幫船。共積船一千餘隻時。先用江南之水。提上潑流等閘。層層關閉。直待須用。汝水接濟處。再由南河咨會啓壩放水。俟汝水頭流入邳州。相機啓閉。誠無涓滴虛糜。似遲實速矣。又原奏江境沙淺膠舟。應築草壩。擎托一節。詢之河臣黎世序。稱須鋪水後。察勘方可築做。若預做難期得力。查邳宿塘寬閘。小頻年水大時。猶藉草壩代閘。蓄水刷沙。今年水紕異常。尤應照前辦理。上年督臣百齡築攔河大壩。及各小壩數十處之多。今應查照趕辦。有增無減。俟鋪水時。趕築完備。再令頭幫糧船過壩。行則各船糧米。庶無攔淺。板片破裂浸濕之患矣。其另奏山東漕船無多。暫停分水口。迤北。候開河閘。放時。仍可在頭進前行走之處。亦應如所奏辦理。二十六日奉硃批。通盤籌畫。勿分疆界。必有成效。勉之。運河道冊。

是月初九日。奉上諭。巡視東漕給事中李鴻賓奏。續開新泉。請令按名彙冊報部一摺。東省運河全資泉源接濟。多濬一泉。自收一泉之益。乃該地方官。每因惜費。懈於疏挑。以致多所淤塞。著照該給事中。所請嗣後各州縣。疏出新泉。巡漕御史。查勘具奏後。該州縣。即將泉名。勒石申報。各上司。由撫臣彙冊咨部。如有湮廢。確查扣除。其將新泉。隱匿濛混。不報者。該上司。奏明參處。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日。同與奏。四女寺支河。所以宣洩漳衛二河盛漲。每遇水去沙停。卽行淤墊。經前任撫臣吉綸奏明。每年估挑。所有經費。在藩庫城工。生息交還。項下提銀十萬兩。發運司交商生息。爲歲挑之用。仰蒙允准。歷年挑辦。上冬回空幫船過竣。卽飭藩司督糧道。委濟南府通判。勘估該河受淤。應挑工段。茲據勘明恩縣境挑工四段。共挑土六千七百六十八方九分二釐。每方例價銀八分一釐。估銀五百四十八兩。

二錢八分三釐。又每方津貼銀四分。共二百七十兩七錢五分七釐。四女寺上游東岸挑水壩三道。經水油刷。埽料墊陷。該壩保障隄身。查勘頭二壩。應須加鑲。三壩。應行拆修。共估工料銀一千二百五十二兩五分五釐。又攔水草壩一道。因水漲發開放宣洩。浸泡墊陷。應需修理。估工料銀二百七十三兩七錢四分四釐。又德州境挑工十四段。共挑土二萬三百八十六方六分六釐。估例價銀一千六百五十一兩三錢一分九釐四毫。津貼銀八百十五兩四錢六分六釐四毫。又德州衛挑工一段。應挑土四千二百二十九分。估例價銀三百四十四兩四錢三分四釐九毫。津貼銀一百六十八兩一錢一分六釐。以上共土方工料銀五千三百二十兩。由藩司督糧道確核會詳請奏。臣覆加查核。即飭在司庫城工生息銀內動支。令該州縣衛領銀照估如式挑辦。俟工竣驗收。儘有草率偷減。即嚴參著賠。運河道冊。

閏二月十三日。黎世序陸泌奏。江境邳宿運河應挑淺工。自上年十二月下旬起。督飭各員築壩控水。本年正月初旬。興挑飭徐州道毓岱。淮徐遊擊陸允督催。並派丞倅等官分段監挑。寬深丈尺務期照估挑足。不容短少。挑出之土。送上兩岸遠處堆積。本年水勢短絀。啓壩不宜過早。時日甚寬。得以從容辦理。並於築壩控水後。飭據徐州道等復勘。計原估外。續有洄出淺灘。應增估挑。撈淺工一千三百九十一丈。增銀一千六百餘兩。派員趕辦。於本月初三日竣工。據徐州道具報。臣黎世序知會臣陸泌會同驗收。初十日查驗。自下而上。照估逐段較量。並比對原估時信樁封墩。均屬尺寸相符。挑起之土。均在兩岸遠處堆積。不致仍卸入河。至古淺處。應築束水挑水壩。臣黎世序親爲查估。先將每年必須築處。或有舊基。可以加鑲。或舊基無存。應行重築。共計三十道。現均照辦。以資擊蓄攻刷。餘俟鋪水後。察看如有應行添築。再

爲辦理。不容糜費。至利運閘年久損壞。前奏拆造。業已完工。本年水勢短絀。江境沙家口所引沂水。現在泉源未旺。來水無路。駱馬湖面雖廣。而康熙年間業經淤墊。湖底甚淺。現在蓄水雖似充足。其實存水無多。運河兩岸凡有存水。可以引用。已通行確查。據徐州道毓岱稟稱。運河西岸有邳州舊城湖。離運河三十餘里。舊有河形。可以引歸利運閘。上以資濟助。惟年久淤塞。現飭令估挑引渠。不日即可完工。備用漕船。截至初十日。渡黃十六幫。挽抵濳流閘下。十二幫。自楊莊壩起。至濳流閘下。水足浮送。擬俟濳流閘下首進幫。船積有大半。即開柳園頭沙家口兩處。鋪灌利運閘以下。濳流閘以上。河道。僱挽幫船。並咨會東河啓壩。鋪灌利運閘以上河道。遞行浮送。臣陸泌於收工後。仍赴揚州瓜口。催僱渡江。以期各幫船過速上行。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璣、李鴻賓奏。二月二十八日在豫。接奉諭旨。緩堵睢工。即由南岸查明各廳工料。交各該道隨時督辦。欽此。閏二月初六日。趕回濟寧。正在籌議新運河事宜。接奉上諭。據百齡等奏。本年重運首幫船三十隻。於二月二十六日。僱挽渡黃等語。目下重運首幫業已渡黃。此後各幫當跟接前進。一經挽入邳。宿運河。即須東省啓壩鋪水接濟。現在睢工緩堵。吳璣在豫省並無應辦要工。亦應顧及東省湖河運道事宜。入春以來。曹濟一帶屢得大雪。春暖雪融。流漸下注。湖河自當增益。各州縣疏濬泉渠。能否旺盛。發著該河督會同該撫嚴飭地方員弁。上緊僱辦。務俾水勢日充。足資挹注。勿使重運北來稍有遲滯。其湖河日來水勢。並著吳璣查明覆奏。欽此。查東省運河。向因汝水力弱。是以設立諸湖水櫃。於前一年收蓄。以備次年濟運。方能足用。歷年汝河啓壩。專鋪韓莊以上閘河。其江南邳宿運河。距汝較遠。力不能及。賴微湖

儲水充裕。下注江境。以利過行。是湖周一百八十里。定制夏秋收水一丈二尺。至次年春鋪水時啓除湖口壩。由韓莊八閘暢放三晝夜。鋪足長河底水五尺。候新漕行抵邳宿。仍留漫板水。隨時挹注。卽收水稍短。亦總在九尺以上。從無不敷鋪灌之事。茲臣等勸查微湖。本年湖心存水僅止二尺及一尺八九寸。實從來未有。皆近年玩忽因循。一任引渠水口淤塞。湖儲無路可收。貽誤至此。其毗連微湖之南陽。昭陽及東岸獨山湖。如底水多存。亦可挹注。今又悉成平陸。是下游竟無導引之水。查每年諸湖收水。必須夏秋大雨時行。山水陡發。方能湧注入湖。近年夏秋山水亦曾漲發數次。自數尺及丈餘不等。何至全無儲蓄。總因歸湖路塞。不加疏浚。有水時不能收蓄。無水時何從鋪放。兩月來連次得雪。實於田畝泉源有益。但地脈乾燥。雪液消融。祇能潤土。並無流漸下注。增益湖儲。至各處泉源俱在東岸。本年蜀山馬踏二湖各長水尺餘。卽係疏泉及得雪之效。但該二湖祇可助濟寧以北之水。其江境下游勢必專賴汝水鋪灌。所慮者向來汝水鋪至韓莊。卽有微湖擎托。方可遞相接濟。今雖各泉渠挖挑通暢。汝泗水長。而專以此湊集諸泉勢緩力薄之水。流行五百餘里。遠注邳宿強弩之末。何能充裕。臣前在江南與督臣百齡。河臣黎世序。漕臣阮元。慮及微湖無水。汝河恐不敷用。必得撙節惜水如金。或不致過紉。因公同商擬。俟頭進幫船大半行抵匯澤閘下。知會東省啓除頭進漕船。仍堅閉蓄水。俾送至臺莊。再啓八閘。按板打放二三進。照此啓閉。庶汝水無多洩虛耗之慮。尙可節節挽送。不致阻滯。現據臺莊營參將粟南糧首進淮安二幫船三十隻。於二月二十六日渡黃。約計首進各幫。月內可抵匯澤閘下。知會到日。卽啓汝壩鋪水。約出月初。各泉俱已挑成。汝泗兩河水勢日有增長。雖汝河源遠流微。不能抵從前諸湖汪洋之水。鋪足五尺。亦

必得有三尺以上，方可酌量起剝，接續過行。臣等會同撫臣竭力設法，逐節疏通，斷不敢稍存畏難，以期無誤船行。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奉上諭：江南邳宿運河向賴東省徽山湖儲水濟運，定制夏秋間收水一丈二尺，以資次年鋪放。即遇水短之年，亦總收至九尺一丈以上，從無不敷鋪灌之事。茲據吳璉等奏，勘查徽山湖本年僅止湖心存水二尺及一尺八九寸不等，實從來所未有，而毗連徽湖之南陽、昭陽及東岸獨山湖又皆淤成平陸，更無可導引之水。此皆李亨特在任時因循貽誤，疲玩耽延，厥咎甚重。近又風聞李亨特革職留工効力，並不常川駐工，仍在濟寧居住公館，擅用文武巡捕及差弁多人，竟與現任總河無異，謬妄尤甚。伊係屢次獲咎棄瑕錄用之人，不知激發天良，小心愧奮，既已玩誤公事，罷斥後仍恣意放縱，不知儆畏。李亨特著傳旨拏問，交吳璉同興派委委員迅速押解來京，交刑部治罪。河渠志稿。

是日吳璉、李鴻賓奏，臣等連日與運河道廳等悉心籌畫，查濟寧以上西岸南旺湖存水一尺五寸四分，東岸馬場湖尚存水二尺一寸五分。二湖之底與運河底相平，鋪水後不能外達，留之無益。莫若引入運河，尚可預作底水，現飭抽溝外注，鋪至韓莊閘，以待啓放。臣等復同至韓莊查看徽湖湖心僅存水一尺六七寸，本無濟於鋪灌，但現在求水甚艱，得尺得寸，亦須籌及。今查新挑河底又經加深，因較量湖面，尚比河底稍高，若待鋪水後，湖水亦不能外出，趁此八閘尚屬空塘，將湖口引渠疏通，尚可引出七八寸，以作八閘底水。徐徐下注，如此鋪底，則南旺、馬場、徽山三湖之水皆歸有用，而濟寧以下臺莊以上閘河節節有水，迨啓放汝水，亦可藉以節省。一俟南糧首進行，抵利運閘下，江省知會到日，即啓放汝流與各路

底水并力鋪灌。邵宿運河當不致過於短絀。但汝河湊集衆泉，遠注江境，究非向年微湖之水暢放。下達可比。勢不能鋪足五尺舊制。現已札商江南督河漕諸臣，先將匯澤利運兩閘閉板。俟東省鋪水到時，再空啓板，挽過漕船，俾水勢不致虛耗。再從前湖水充裕，遇有淺處，尚須量爲起剝。况本年水勢最短，尤須雇剝船以備起卸，方免遲滯。亦已札商江南河漕諸臣，至本年疏泉各官，尚屬認真。泉多旺發，並疏出新泉不少。汝泗兩河較前加旺。臣等現又查驗，務使渠河通暢。俟首幫一入東境，卽往來督催。按塘啓閉，隨時辦理。不任遲誤。再查塘河長河各挑工均已完竣。臣等及運河道分往量驗，寬深丈尺悉與原估相符。江省黃林莊界壩於十六日啓除。東省大泛口積水下注。放乾十九日集夫搶辦挑工。限月內全完。三月初卽可啓壩鋪水。東省漕船臨清閘外各幫據報二月二十七日首幫業已開行。後幫亦卽跟艚前進。所有臨清閘內各幫應照奏定章程。俟南糧首幫挽抵濟寧，卽啓開河等閘。令其先行北上。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同興奏前赴兗濟一帶幫同河臣辦理漕運緣由一摺。東省撫卹難民一事。朕屢經降旨責成。該撫實心經理。近聞泰安府沿途各州縣餓殍及老弱轉徙者仍復不少。可見該省賑務並未辦理妥協。該撫務督率所屬激發天良。亟爲補救。勿再玩泄干咎。至現在頭運幫船已過邵宿漕務關係緊要。上年微湖蓄水短絀。竟至不及二尺。李亨特之咎固重。同興係山東巡撫。於本省運道漠不關心。亦豈能諉爲無過。此時不加譴責。卽屬施恩。所有本年漕運事宜。該撫務會同吳璣將挑挖運道疏導泉渠各要務竭力妥辦。以贖前愆。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五日同興奏。二十四日接准河臣吳璣札會。欽奉上諭。吳璣等奏微河水短絀情形。妥籌濟運。

一摺。徵湖水勢短少。不敷濟運。皆由李亨特任內。因循貽誤所致。已降旨將李亨特擊交刑部治罪矣。現在糧船陸續渡黃北上。邳宿運河專賴汝水鋪灌接濟。吳璈等當相度機宜。於應啓應閉時。加意撙節。並將各處泉渠實力疏導。務俾重運跟接過行。不致阻滯。爲要。至李亨特寓所資財。著先行看守。並著吳璈同與李鴻賓秉公確查。如李亨特實有貪劣款蹟。卽據實嚴參。由驛速奏。一面查抄家產。不可稍爲徇隱。欽此。查本年湖水短絀。重運卽日經臨。設鋪灌不敷。一有遲滯。關係最重。更恐各地方挖挑泉渠。未必認真。是以奏將要案趕勘。於出月初先赴濟甯籌辦。今蒙訓示諄諄。臣卽於二十六日起程馳赴濟寧。會同河臣吳璈。巡漕臣李鴻賓。將濟運事宜設法籌辦。并遵旨將李亨特有無貪劣款蹟確查。據實參奏。斷不敢瞻顧。自陷欺妄。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據吳璈等奏。量驗南旺馬場。微山三湖存水。設法導引。鋪作濟寧以南。閘河底水等語。現在徵湖僅存水一尺六七寸。實從來未有之事。南旺馬場二湖存水亦屬無多。此時先引入運鋪作底水。俟南糧挽抵利運閘下。再行啓放汝流。以資濟運。亦祇可如此辦理。本年湖水短絀。汝河湊集衆泉。遠注江境。水勢未能充裕。吳璈等務悉心妥籌。設法撙節。勿令涓滴虛耗。屆時按塘啓閉。總期重運經行。足資浮送。前經降旨飭查李亨特貪劣款蹟。吳璈等訪有確據。卽據實列款。由四百里具奏。毋稍隱諱。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八日。吳璈奏。奉上諭。現在重運首幫渡黃北上。一經挽入邳宿運河。卽須東省鋪水接濟。吳璈應速回省。將湖河運道事宜悉心經理。勿致重運經臨。稍有遲滯。其豫省工賑各務。交方受疇實力妥辦。

欽此。又臣於十二日會同巡漕李鴻賓奏挑工完竣，并疏泉挑渠分數，奉到硃批：湖水情形隨時具奏。近日得雨否？欽此。臣跪讀之下，益知湖漕漕運無時不上煩睿慮。臣前在豫省將各廳工料查明，於初六日回濟，並將勘籌湖河水勢情形，節經具奏。查各湖收水，總在夏秋大雨時行之際，山水陡發，方能湧注歸湖，多爲收蓄。本年交春，東省連得雪澤，近日往返韓莊，途間遇雨兩次，入土滋潤，泉源亦覺稍旺。惟細雨廉纖，各湖不能存積，首進幫船雖較二三進入水稍輕，但春令非雨大水漲之時，又乏湖漕接濟，籌辦甚艱。所幸汝、泗兩河現經疏泉匯注，比往年存水加多。臣與李鴻賓及該道廳等熟商，祇可就汝、泗之水掙節挹注，并須東、南兩省彼此相顧，盈絀相權。當與江南督、河、漕諸臣往返札商，通籌全局。江境以利、匯兩閘爲東省惜水之區，東省以汝、泗兩河爲江境濟運之用。遇淺起剝，節省河流，如此同心接濟，東境水有留餘，卽江境船無停止。一入東境，閘座較多，層層啓閉，雖不能聯楫過行，亦可按塘浮送，俟首進全過八閘，則水勢節宣已有端緒。迨二三進跟接前來，辦法漸熟，且在四月以後，可望澍雨應時，水勢增長，無慮遲阻。臣惟有會同撫臣巡漕督率道廳，盡心妥籌，卽有稽滯，總期無誤抵通。至夏秋收水，必先通進水之路，且各湖面寬廣，向有底水收存，是以發水時逐漸增添，易於充滿。今水櫃久涸，間有存水，亦屬無多。卽有透雨，妥爲收蓄，勢不能遽復舊規。臣現在辦理新運，一面卽令道廳等將各引渠溝槽涵澗水口，凡有淤塞，逐一勘估疏濬，廣籌收水，庶得尺得寸。一二年內隨用隨收，可符定誌。至首進幫船，准南河臣黎世序札開，於十五日啓放駱馬湖隄上淤流閘，行抵利運閘下，再知會東省鋪水。臣已飭運河道廳預備啓壩，以待接濟江境。屆期再行奏報。運河道冊。

是日百齡、黎世序奏。二十六日將洪湖各引河全行開放。湖水外出頗暢。襄河揚河近年屢患水勢漲滿。預籌分洩之路。白田鋪以下西岸南窰地方。於十七年經前河臣陳鳳翔奏建雙孔石閘一座。嗣因尙不足資宣洩。復于南窰迤上龍亭地方添建雙孔石閘一座。又高郵汛舊有東隄二閘。因年久損壞。且因隄工加高。閘身已形卑矮。拆修加砌。現已先後完工。以備啓閉。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四日。同與奏。臣奉上諭。已恭載閏二月二十三日。欽此。查東省本年湖漑不敷。因蓄水短絀。儻重運遲滯。關係甚重。臣未能預籌。已屬咎無可辭。迺蒙聖主諄諄訓示。不加譴責。臣具有天良。焉敢泄視。現督各州縣將泉渠挑挖。一律暢旺。俾資匯注。并幫同河臣設法接濟。以期無誤新漕。至李亨特已遵旨擊問解京。其寓所衣物。業經河臣吳璣督同道府查抄造冊。委員解京。此外李亨特有無營私受賄縱性誤。公各款容會同河臣巡漕臣訪實。專摺馳奏。運河道冊。

是月初五日。奉上諭。吳璣經理運道。并預籌收水情形一摺。所稱夏秋收水必須先通進水之路。此言洶爲扼要。現在各水存湖無多。即將湖底挑挖。水潦方盛之時。可資滲蓋。而來路不暢。不能源源灌注。其涸仍可立待。惟當將各處溝渠通湖進水之處。疏濬深通。發水時各路匯歸。自可逐漸增添。總在該河督等相機妥籌。復還水櫃舊制。以利漕運。爲要。運河道冊。

是月十一日。百齡、黎世序奏。查閏二月十五日清明起。至本月初六日止。桃汛期內。洪湖長水一尺。高堰誌椿存水一丈三尺。清口以下黃河及裏揚等廳運河均長水一尺餘寸。清口一帶挑成各引河於上月二十六日啓放後。出水增暢。日來察看。尙未加刷寬深。裏河惠濟正閘拆造後。現備啓放。以便漕行。閘上

應做鉗口、陞關兩壩。閘下應做束水壩。及閘上下各裏頭並兩岸緣隄分別幫培添築。以資擊托。而利稜挽。堰盱揚河石工均在修砌。限月內完工。再重運船截至本月初八日。已渡黃四十幫。淮揚運河及中河境內均屬深通。首進船三十幫。截至初十日。挽上灤流閘二十三幫。與吳璣等原奏先用江境之水。將首進挽至宿遷章程。業已相符。即應知會東河鋪水。臣黎世序於初六日自浦來至阜河。查本年水勢短絀。幫船能就江境之水多走一日。東境即多留一日之水。爲將來之用。現在江境尙可設法挽行。東河鋪水可以少緩數日。不必拘定原奏。總以節束水勢爲要。連日督率道將廳營將首進在前。漕船挽上利運閘。五幫行抵匯澤閘。又往上多行一百餘里。在後幫船次第挽行。約數日內首進即可全上灤流閘。均至宿遷境內。一面咨會東河於望後鋪水接濟。灤流閘下地勢建瓴。水勢直瀉。現在添築束壩。藉以擊托。沙家口沂水發源東境蒙山。臣等上年委員會同府縣遍加疏濬。頗得資助。本年仍派上次熟悉情形員弁前往。會同府縣及東省委員。儘力疏導。茲據該員等稟上年疏出各泉外。又挑出大小泉二十餘處。頗爲旺盛。可以濟助漕行。運河道冊。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百齡等奏幫船在邵。宿運河行走情形。漕運要務。南河東河同辦一事。不應稍分畛域。上年東河蓄水既短。而李亨特又回護己非。一味與南河爭執。幾誤公事。本年吳璣與百齡。黎世序和衷商辦。不存此疆彼界之見。閱前日吳璣所奏。惟恐幫船挽過匯澤閘後。停留待水。先行鋪水遞放。今日百齡等所奏。因恐東境鋪水太遠。不能存蓄。飭令幫船往上多行一百餘里。似此同心共濟。大於公事有益。總之伊等籌畫濟運一事。功則同獎。過則同罰。該督等惟以國事爲重。自不存私見也。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日百齡黎世序奏本年重運因東境微湖無水臣等督同道將廳營等竭力設法將首進幫船挽行就江境之水能多走一日東河鋪水即少緩一日留爲將來之用截至三月十七日首進船三十幫已全上濼流閘在前之首二三四幫已挽上匯澤閘行抵河成閘下距東境臺莊僅五十餘里必須東境鋪水下注方可上行茲於十八日東境將萬年閘以下塘水啓放黃林莊誌椿長水八寸連河內舊存底水有二尺餘寸臺莊以上各閘於十九日卯刻即行下板臣等亦只得趁此些微之水將首幫催儻得行且行並下倒板擎托於三月二十日已出江南黃林莊境而來水旋見消落隨後幫船尙難跟接挽行查東境八閘內尙有得勝六里張莊三閘未經啓放卽萬年閘以下各閘亦僅啓放半日現又飛咨東河再行啓板接濟臣等督率道將廳營及委員等隨時撓板套塘提挽如有不敷隨時咨會東境添放板水下注彼此熟商以期無誤漕行江境自閏二月以來疏導沂河泉水由沙家口入運啓放柳園頭引駱馬湖水入運浮送首進船三十幫上行全資此兩處水力用去之水實已不少而柳園頭閘底較高出水無多現在東境雖已鋪水下注仍需節節添助查柳園頭迤上王家溝引駱馬湖水入運情形較暢現已盤做鋪東各壩一律啓放並於柳園頭迤下運河內添築東水壩一道以資擎托邳州舊城湖存水挑挖引渠由安家閘入運業已工竣卽可啓放濟助利運閘一帶水勢但舊城湖水無多臣等又查得舊城湖西南一面卽近黃河現在河內斷流而深塘積水甚多委員查勘由邳北廳屬朱家房地方刷開大隄盤做鋪口裏頭各壩抽挑引渠並於下游各低窪處所添築攔堰以免散漫卽可將大河積水引入舊城湖遞行入運是以無用之水歸於有用本年運河滴水如金如有可以引導之處卽應設法辦理臣等彼此札商

意見相同。現已估定。委員趕辦。尅日完工。以備放水應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據百齡等奏。東境啓閘放水。先挽首幫出境一摺。本年徽山湖水短絀。東省設法疏濬泉源。并預放汝水。下注邵宿。濟運真惜水如金之時。舊城湖導引河塘積水入運。以無用之水歸於有用。亦此時調劑之一法。但無源之水。不過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不能大有裨益。百齡等務須與東境不分畛域。彼此熟商妥辦。以期全漕無誤。至白鍾岳等四起銅鉛。令於首進幫船後插檔行走。卽照所奏辦理。其餘黔運鉛船隻。若均令於三進幫船後行走。未免遲滯。應令於二進幫船後插檔前進。務期兩無貽誤。爲要。運河道冊。

是月吳璣同與李鴻賓奏。臣等前將籌辦泉渠運道各情形節次具奏。現在會同籌議。本年湖水短絀。專賴汝水濟運。必須開板啓閘得宜。倍加撙節。庶可補救。江省因微湖之水。是以先儘該境之水。提船北行。刻下尙未知會啓壩。但查南旺分水口至江南交界四百餘里。須六七日方能鋪到。若俟江省知會。再啓汝壩。恐幫船挽過匯澤閘以上。不免停留待水。致有稽延。因飭運河道廳於本月初三日啓放湖水。灌入八閘。一面卽啓汝壩。放水入運。仍將韓莊臺莊各閘閉板。俟江省知會到日。啓閘暢注邵宿運河。則不耗汝水。而江境船行亦免停待。至汝壩啓後。據運河廳報。分水口誌椿存水八尺六寸。比上年更旺。隨於水到濟寧時。察看流行尙溜。各塘長河加長。此卽疏濬泉渠之明效。泗河存水亦大於上年。現未啓放。留俟汝水下注。江境如不敷用。再將魯橋泗河壩啓除。以備接濟。其各州縣舊有泉源之外。又挑出新泉頗多。亦應疏濬。以助其力。又汝河內間有沙灘淤淺段落。均應疏通順利。臣同與已派東昌府嵇承羣泰安府

五泰、兗州府同知武隆阿等分投帶領委員實力挑挖，並往督查，務俾各泉由汶達運，一律暢流。值此湖澗枯弱，濟運維艱，惟有公司熟商，設法節宣，以期漕行無誤。再南旺以北運道，前奏明啓汶壩時，將十里開河兩閘堅閉，使汶水南注。惟東省閘內軍船分泊東昌臨清水次受兌漕糧，須鋪底水，方免淺擱。是以將十里開河等閘啓板，稍分汶水北流，足敷養舟受兌。仍將開河等閘閉板，令汶水全力南行，並閉臨清輒板兩閘攔蓄，則汶水自無走洩。其兌足軍船，挽至輒閘以南，俟南糧首幫將到臨清，再啓輒板兩閘。俾東漕先一板出閘，南糧幫船跟接北行。如此辦理，東、南漕船兩無遲誤。而汶水亦不致涓滴空耗。至停泊臨清閘外之濟寧、東平等州縣重運八幫，已於上月二十四日全出東境，進行北上。奉硃批覽奏，稍慰認真辦理，必有成效。勉之。運河道冊。

是月吳璣、李鴻賓、奏臣等前將啓放汶壩鋪至韓莊，啓除湖口壩鋪至臺莊，候江境知會，一併啓閘。下注各緣由，節次具奏。查徵湖定制收水一丈二尺，連年未能收蓄，致湖口僅存一尺六七寸。本不濟用。臣等於上月十九日同赴湖壩測量，因本年運河挑深，湖面高於河底，尚可放出六七寸，稍助八閘底水。當飭道廳將引渠挑通。於本月初三日啓放湖水，鋪入八閘。茲臣李鴻賓接臺莊營參將那清阿報稱，南糧首幫提至利運閘上，即馳赴臺莊迎提。初八日先至韓莊，撫臣同與於初十日亦即趕到會看湖口壩外注之水甚微，詢據廳汛俱稱啓壩之始，口門過水尺許，旋即微細。其灌入八閘之水，至頓莊閘閉板攔蓄，流行只六十里，探量頓莊閘上二十里水深五尺餘寸，以上四十里僅一尺三四寸至六七寸。因令道廳趕挑引渠，展寬加深。但湖心已消四寸，僅存一尺二寸，水愈低則淤灘愈遠，既難導出，斷不能鋪足八閘。遂

先啓韓莊閘宜放汝水。始將八閘灌滿。此湖水過小仍賴汝流鋪灌之實情也。臣吳璣自上游查量水勢。十四日行抵韓莊。會同籌議。查八閘由韓莊至臺莊八十三里。地勢建瓴。水行最速。剽而不留。向賴湖水充足。暢放三晝夜。復留漫板水三四尺。不但灌滿八閘。且遠濟邳。宿挽船而汝水鋪至韓莊閘。即得湖水擎托。故汝水有力。足資挹注。今湖水僅存尺餘。湖面窄小。計水勢不敵往年十分之一。不得不專用汝流直注江境。然獨力難支。即日江境知會鋪水。一啓臺莊閘。則八閘存水一空。仍須將韓莊以上汝水再鋪。八閘按塘遞灌。所幸本年大濬泉源。汝水較旺。船抵八閘時。相機啓閉。量爲起剝。尙可挽行。而沿閘蓄水。不免節節稽延。然就目前計之。亦別無籌辦之法。現在撫臣同與將剝船及派員催儻事。宜飭辦妥協。仍回南旺。並赴泰安等處督挑汝河。以裕來源。臣等仍在臺莊韓莊一帶。妥籌節宣。俾水無涓滴虛耗。總之。澗水待船。則船易儻行。停船待水。則水難速至。惟有逐層計畫。設法催提。以期無誤漕運。再現准江南河臣黎世序知會頭首二三等幫。已提至匯澤閘上。訂期十八日東境鋪水。以資儻挽。惟探聞邳境貓兒窩三岔河。有雲貴銅鉛船七起停泊。十一日漕船浦上匯澤閘。即被頂阻。黎世序現飭道廳將銅鉛船挽至河寬深處。停讓漕船始能北上。一俟行抵黃林莊。迎提入境。再將行走情形奏報。近日兗州府濟寧州各屬。據報得雨一二三寸不等。現屆立夏。儻得溼沛甘霖。運河水勢增長。漕行更可順利。運河道冊。是月吳璣李鴻賓奏。二十四日。臣吳璣於臺莊。臣李鴻賓在韓莊。適江南督臣百齡由徐州閱兵。前赴黃林莊。順道察看微湖。深知東境籌畫實爲棘手。當將兩省設法濟運事宜面商。臣等查微湖緊靠韓莊閘。下西岸設有湖口閘。向賴湖水灌注。是以八閘易於充盈。江境亦資接濟。而汝水祇須濟韓莊以上運河。

籌辦亦覺寬舒。今湖漑乾涸，專藉汶流下注八閘，遠達邳境，實屬力有不逮。一切放水章程，勢難照往年辦理。自首幫入東後，各幫絡繹而來，如臺莊閘塘內無船，尚可酌留漫板水，接濟江境。如在臺莊閘塘內，便須蓄水養船，若仍留漫板之水，恐水勢易消，船身淺擱，只能啓板洩水，遞注江境。河清、河定等閘，趁勢上行。此時欲爲兼顧之謀，亦只可如此籌算。已札商黎世序飭廳閘各官互相照會。至八閘內，惟德勝閘、至韓莊閘二十四里，閘塘最長，且北高南低，較他閘更陡。挽運更艱。臣等與道廳籌酌，查看塘內最陡之處，築做東水草壩二道，并以木板照式作爲木閘，擡高水面，俾船行如歷階而升。水勢稍可擎蓄。茲首幫船三十隻於二十六七等日，挽過韓莊彭口。二十八日行抵夏鎮。其大河前二幫跟接前來，在後三四等幫於八閘內間塘行走。臣等惟有恪遵聖訓，隨時相機籌辦。尤盼澍雨優施，即可過行順速。運河道冊，是月百齡、黎世序奏奉上諭，已恭載十六日。欽此。查本年東境湖漑缺乏，邳、宿運河向少來源，恐重漕阻滯。臣百齡由安徽查看潁亳蒙宿上年被水各地方，順道閱兵。於三月二十二日馳抵徐州，聞東河臣吳璥與黎世序均在交界一帶催挽糧船。臣就近由韓莊查看微湖及東境八閘水勢。至臺莊與臣吳璥等會晤，查微湖周圍一百八十里，今止二十餘里存水一尺餘寸，且在湖心勢難引之外達。是以東省啓放湖口閘所出之水，不能鋪足八閘各塘。自十八日鋪放汶水道遠勢微，閘內仍未充盈，不得不遞閘下板停蓄。其鋪注江境者，僅有東境萬年閘以下五閘之水，而臺莊閘放水一日，旋即嚴閉。首二兩幫先以江境之水挽上匯澤，復令帶剝挽抵河成，距臺莊五十餘里，始知會啓板放水，竭力挽進，仍將河清、河定兩閘遞行下板擡蓄，得以儼入東境。本年東、南運河僅將汶流遠注接濟，原不能照舊鋪灌。兩省同辦轉運。

爲東省節水。卽爲南省速運。何敢稍存畛域。臣等與吳璉通盤籌計。查江境尙有沙家口柳園頭等處導引之水。添助濟運。惟河成閘以上地勢建瓴。非東省來水斷不能浮送。應於臺莊各閘啓板提船後。常留漫板水下注。庶免重運停挽。仍令在河成閘以上受剝。套塘遞進。則剝船迅速輪轉。而來水不致虛耗。卽或剝抵臺莊。東境閘上水未充蓄。亦不妨稍爲停待。俟水足再行啓板挽進。則雖遲猶速。兩境均屬有濟。臣等商定後。恐廳汛各員仍分疆界。各懷成見。現已飭令同心協辦。連日首進挽入東境者。截至二十六日共四幫。挽上滌流閘三十二幫。臣等督率文武各員晝夜籌催。儻此後澍雨頻霑。河流增益。卽二三進重船亦可陸續挽行。不致有誤。運河道冊。

是月奉上諭。吳璉等奏請挑獨山湖引渠。並堵築泗河民堰。改挑直河一摺。獨山湖承受附近各州縣山泉坡流。並泗河有餘之水。由昭陽湖遞達微山湖。蓄水濟運。近年來各處引渠全行淤墊。每遇泉水長發。不能導引歸湖。轉致泛溢民田。自應亟爲疏濬。又鄒縣境內泗河南岸民堰。因北岸淤灘挺峙。逼溜南趨。屢築屢潰。亦應一律挑培。著照所請。將估需工銀一萬九千三百餘兩。先於司庫地丁項下動支。飭令趕緊興辦。毋誤本年伏秋汛期收水之用。該河督等仍隨時嚴密稽查。毋令工員等有草率虛糜情弊。至此項工程。前任河督等並未及早勘驗。致有貽誤。切難辭咎。除李亨特業已查抄外。所有前項動支司庫銀兩。毋庸分年攤徵。著該河督等查明歷任貽誤。道廳各員分別攤賠歸款。以示懲儆。著皇帝聖訓。

四月初三日奉上諭。百齡奏籌辦江境漕運一摺。本年邵宿運河水勢短絀。現在首二兩幫雖僱入東境。而在後幫船甚多。除借汝水濟運外。江境有何可以導引之水。百齡等當無分畛域。酌盈劑虛。總期於重

運無誤。運河道冊。

是月初六日，吳璈、李鴻賓奏。臣等前將南船首幫設法挽過韓莊彭口以上，行抵夏鎮綠山奏明。查汝水濟運，由南旺分水口南北分流，其南行之水，向至彭口閘以下韓莊以上，卽有微山湖水擊托，斯下游無虞過洩，而上游濟寧之石佛、趙村、在城、天井、通濟、寺前、柳林各閘，方可停蓄水勢。今歲微湖啓壩，鋪灌八閘各塘，已屬不敷。先將汝流鋪足八閘，並遞注邳境，是下游遠洩既多，上游水力不能不漸形淺弱。所幸緊靠分水口之蜀山湖，因上冬今春竭力疏泉，來源尙旺。於未開汝壩前，將汝水灌入湖中，積漸收蓄至一丈七寸，大可挹注。臣等於首幫抵南陽時，察看濟寧各閘塘地勢，亦頗建瓴，恐專藉汝流，或致時有淺滯。卽飭連河廳於四月初一日，將蜀山湖利運閘啓板六塊，放水三日。濟寧各閘塘俱已灌滿，探量水勢，深四尺一二寸至五尺二三寸不等。臣等嚴催晝夜，儻行首幫於初二三兩日，挽上石佛、趙村，在城、天井等閘，催過濟寧。初四日，挽過通濟、寺前二閘。初五日，挽過柳林閘，轉入順水北行。臣等以本年汝水先經堵閉十里，開河二閘，逼令南趨，所洩不少。今首幫既過分水口，卽啓十里開河送舟遞下。又須汝水北流，兩頭兼顧，竊恐支絀，現又啓蜀湖之金線閘，令湖水達運，助汝北行。由安山、張秋至東昌、臨清一路，遞塘下注。如遇淺澀，酌量起剗，以便速行。計此後閘河內頭進行，走向尙可依限，儻至臨清，在後各幫截至四月初二日，頭進入臺莊閘者八幫，過韓莊閘者三幫。臣李鴻賓卽押首幫北上。臣吳璈至分水口，以北察看船行尙順，卽回濟寧一帶料理。在後各幫事宜，再自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初三日，每日南風天燥，河水頗覺消耗。昨日濟寧一帶得雨一二寸，於秋糧有益，而河湖水勢尙未能增長。且雲氣不密，恐得雨處亦

不甚廣。運河道冊。

是月初九日、刑部議奏、閏二月十九日奉上諭、江南邵宿運河、向賴東省微山湖蓄水濟運、定制夏秋間收水一丈二尺、以資次年鋪放、卽如水短之年、亦總收至九尺一丈以上、從無不敷鋪灌之事、茲據吳璉等奏、勸查微山湖本年僅止湖心存水二尺及一尺八九寸不等、實從來所未有、而毗連微山湖之南陽、昭陽及東岸獨山湖、又皆淤成平陸、更無可導引之水、此皆李亨特在任時、因循貽誤、疲玩耽延、厥咎甚重、近又風聞李亨特革職留工効力、並不常川駐工、仍在濟寧居住公館、擅用文武巡捕及差弁多人、竟與現任總河無異、謬妄尤甚、伊係屢次獲咎棄瑕錄用之人、不知激發天良、小心愧奮、旣已玩誤公事、罷斥後仍恣意放縱、不知儆畏、李亨特著傳旨拿問、交吳璉、同與委派委員迅速押解來京、交刑部治罪、欽此、旋據河督吳璉等委員將李亨特押解到部、並據列款參奏、臣等監提李亨特逐款研訊、據自認革職後、委署汪元琨、蘭儀同知、並咨署湯陰縣丞趙祺等、缺實爲昏贖糊塗、其於短缺湖水、貽誤漕運一節、更屬無可置辯、罪無可辭、當卽取具親供、奏蒙聖鑒、茲復據吳璉等奏稱、遵旨詳查、李亨特有無貪劣款蹟、飭拘汪元琨、舊用長隨、並汪元琨之子汪英源、汪英建到案、究無納賄營求、並餽送銀兩、需索門包、規禮情弊、惟查嘉慶十七年、原任曹考通判耿錫輅詳辦考城汛王莊壩鑲築順隄、並殘缺各壩、共工料銀六千四百餘兩、李亨特批飭緩辦、耿錫輅卽行鑲修、經李亨特參奏著賠、嗣十八年、汪元琨詳辦考城汛之王莊壩、回龍廟溝形內土壩防風、共工料銀八千八百四十九兩、李亨特批令與修、該二處事同一例、准駁兩歧、實屬徇徇、請照耿錫輅之案、不准開銷、著落汪元琨全行賠繳、並著李亨特罰賠一分、以昭公允。

臣等查李亨特雖據查無貪贖實蹟。而廢弛湖漕。貽誤漕運。其咎實無可逭。應卽擬結查例。阻絕山東泰安等處泉源。有關漕河禁例。發近邊充軍。又李亨特身爲河督大員。乃於所屬詳辦工段。徧徇不公。並於奉旨革職之後。仍復出咨委署各缺。已屬恣意妄爲。且徽山湖水藉以濟運。最爲緊要。乃並不先期設法疏引。水泉隨蓄濟運。仍令日久淤淺。至湖心存水僅止二尺及一尺八九寸不等。而昭陽、南陽、獨山等湖。又皆淤成平陸。更無可導引之水。致不敷鋪放。實屬因循貽誤。例無短缺湖水致誤漕運。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比例定擬。李亨特除核批工段徧徇不公。至褫職後擅行咨署各員。輕罪不議。外應比照阻絕泉源。有干漕河例。擬發近邊充軍。係河督大員任性乖戾。並廢弛河工。貽誤漕運。非尋常疏玩可比。請旨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以示懲儆。其考城汛回龍廟溝形一案。工料銀八千八百四十九兩。應如吳璵等所奏。照曹考通判案。不准開銷。著落汪元琨全行賠繳。併著李亨特亦照數另行罰賠一分。奉上諭。李亨特前在河東總河任內。因事獲譴。發往伊犁。經朕棄瑕錄用。命往南河効力。於承辦荷花塘漫工。執持謬見。以致壩身已堵。復蟄僅予薄懲。發往熱河。嗣復洩擢河東總河。李亨特屢邀破格恩施。自應感激奮奮。力圖報効。乃於徽山湖淤蓄事宜。不能先期籌辦。任其日就淤淺。現在湖心存水僅止二尺餘寸。卽尋常河泊積水。亦不至枯涸。若此。李亨特廢弛河工。貽誤漕運。厥咎甚重。且於罷斥後。仍恣意侈慢。不知儆懼。部議發往新疆。尙不足以蔽辜。李亨特著先在部枷號半年。再發往黑龍江効力贖罪。餘依議。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運河水章廣五十一

嘉慶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奉諭。那彥成奏請動項鑲築果渠村壩埽各工一摺。果渠村新河爲溫榆河上游引灌濟運。因當山水之衝。歲須修治。茲據奏大壩舊龍門東西裏頭隄堰邊埽平墊卑矮。又河口淤灘有礙河流。亟應鑲賠挑挖。所有估需例價銀九百九十二兩零。准其於道庫動支修辦。那彥成卽飭知該道督率興工。務使鞏固深通。於大汛前完竣。核實報銷。河渠志稿。

是月十七日百齡、黎世序奏。淮安府山陽運河東岸向有涇河石閘一座。每遇汛期啓放。宣洩河水。下注由山陽、寶應、阜寧各縣入射陽湖。穿蕩兩岸民田。藉以灌漑。該閘創自前明。原建例案無從根溯。惟乾隆五十六年。經前督臣孫士毅、河臣蘭第錫奏明借帑修理。歷今二十餘載。節次啓洩。漲水溜勢湧激。致閘牆損壞。閘下跌塘底石衝翻。近年上下隄工加高。閘身愈形低陷。水大之時不敢啓放。致閘下民田無水引灌。上下隄岸防守堪虞。屢據縣農民楊洪柏等呈請拆造加高。情願按田捐輸。先請借帑濟用。分年還款。由縣府道司核明轉詳。臣等批飭確切勘估。茲據江寧布政司陳桂生、淮揚道徐承恩詳。據調任淮安府知府岳山先後督同署山陽縣知縣葉申鶴等次第勘明。是閘年久失修。損壞低陷屬實。按照嘉慶十二年部定河工則例。撥節估工料銀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二兩。請於司庫借款撥給。購料興工。按照民田分年攤徵還款。臣等覆查山陽涇河民閘密邇淮城。閘下涇河一道。係減洩山清兩邑運河盛漲之水。俾

上下隄工不致著重。並可保護淮郡城垣。沿河兩岸數千頃民田。悉資灌溉。若不急爲修理。殊於水利。民田有礙。且本年淮黃匯注洪湖。尤須多籌減洩之路。實爲現在必應辦之工。至農民籲請按田輸費。實係出於至誠。惟需費稍多。民力一時未能興舉。仰懇聖恩俯准循例在江寧藩庫撥存下河水利銀內借支給辦。分作八年按田攤徵還款。庶民力既得舒徐。而堤工田畝咸資利賴。濱河土庶感沐鴻慈。實無涯浹。仍責成道府督率現任山陽縣知縣韓慧均等。趕緊拆造。臣等親自督查。務使照估如式妥辦。速竣報驗。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吳璈等奏。幫船行走脫空。並艱澀情形一摺。本年運河水勢短絀。僅賴汝流及蜀山湖存水接濟。力微道遠。辦理竭蹶。此時重運糧艘絡繹北來。惟當就現在水勢。妥籌趕緊催挽。勿令節節停滯。現屆大雨時行之際。東省已派運司劉清前赴岱廟祈求雨澤。若邀神貺。迅沛甘霖。河流增長。自可以速補遲。伏汛將臨。豫省宣防事宜關係緊要。吳璈亦當前往豫省督率經理。其東省催儻糧運並疏濬泉渠各事宜。著同與李鴻賓悉心妥辦。運河道冊。

是日吳璈奏。竊照湖潞之盈虛。攸關漕行之通滯。現查東境各水櫃。惟蜀山湖存水尙可接濟。馬踏馬場二湖水本無多。早經用罄。南旺南陽昭陽微山獨山等湖。盡成平陸。此時卽竭力預籌收蓄。尙非一時所能驟復舊規。若再不廣爲設法。恐年來仍有支絀之虞。臣到任以來。與道廳等悉心講求。欲籌收水之方。必須先通進水之路。庶山泉漲發。方能匯注歸湖。微山湖南則挹注江境。北則擎托汝流。關係最爲緊要。獨山湖周圍寬廣。又爲灌輸微湖要路。所有十字河西岸之囊沙引渠。今春已挑濬深通。獨山湖孟家樓

引渠鄒縣泗河民堰改挑直河等工亦經奏明趕辦是收水最要之區已有眉目但此外支流汝港亦宜逐一疏通復飭運河道廳等凡有通湖水道逐加詳勘據稟各河渠除現尙通順處所無庸挑辦並運河廳昭陽湖臨清邱家張家田家利運各單閘馬家三空橋共引渠五道又導引牛頭河坡水入微湖之馬公橋上引渠一道俱有淤淺現已挑通需費無多歸搶修項下核辦惟運河廳南旺湖臨運之邢通彭石孫強土地廟引渠四道逼近分水口向係收納汝水入南旺湖由芒生閘入牛頭河遞達微湖之路淤墊較厚又泖河廳昭陽微山二湖之呂壩鄒山南馬令朱姬引渠四道係收納十字河及運河有餘之水入湖之路亦俱淤高亟須挑濬由道廳等擇節估計引渠八道共需銀四千四百七十七兩請照例動支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銀兩發辦臣查東省各湖斗門單閘水口溝渠不下數十處每年漲水過後流沙停滯總不免閒有淤墊此塞彼通事所常有是以歷年俱有應修工段隨時勘估卽於節省八束項下支用擇要勘估引渠八道均需亟應疏濬之工已飭派工員分投趕辦予限完竣工竣後再將工段長丈銀數開單具奏惟向來各湖總以底水加以新收之水自易充盈今微山湖心去冬存水至深處僅有二尺淺處不過一尺數寸及四五寸不等本年三月稍爲鋪灌八閘卽已乾耗現據廳汛確探湖心實祇稀淤數寸並無存水其餘各湖水櫃除蜀山湖外亦皆底水全虛地炎土渴難增易耗將來得有澇雨必先使渴沙潤透始能積漸存蓄應俟泉河發水一面留底水以濟運一面分漲水以入湖以日計月計之功收得尺得寸之效庶幾二三年間隨用隨收可期漸符定誌臣值此諸湖枯涸運務棘手之時仰蒙聖恩委任惟當倍矢丹誠實心經理以冀漕運湖濬兩無貽誤又奏本年東省微湖枯涸濟運維艱閏二月奉旨令

臣速回東省。悉心經理湖河運道事宜。臣卽會同山東撫臣同興、巡漕臣李鴻賓、將疏濬泉源、啓壩鋪水等事次第辦理。自三月二十日前幫入境後，凡啓閉節宣及疏導起剝諸務，雖隨時竭力設法，尙可挽行無阻，而節節耽延，已多濡滯。此後如得大沛甘霖，自可泉河旺發，以速補遲。但得雨之後，旣須加緊催漕，尤應兼籌收水，蓋近年貽誤之故，固由各湖進水之路未通，亦因用水漫無節制，致消耗過多。俟得有透雨，必須於用水之中，卽籌惜水之計，方須廣爲收蓄，惟向例入伏後，臣應赴豫防汛。現在黃河長水無多，臣自當先願運務，但大汛時水勢消長靡常，而漕船首進正在東境，儻行二三進陸續踵至，正當轉輸緊要，且得雨後各湖收水尤須認真督辦，迥非往昔可比。兩地懸心，竊恐勢難兼顧，顛懇聖恩，豫省各工仍遵前奉諭旨，交方受疇督同各道就近防守。俟漕臣收水諸務稍有就緒，再馳往豫省，或入伏後，臣卽赴豫防汛。運河事宜，飭交撫臣同興會同巡漕臣李鴻賓督辦，伏候訓示遵行。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吳璣奏：東省運河因湖淤乾涸，專賴汝水灌注，流微道遠，以致棘手異常。自三月二十日南糧首幫入東境後，水勢日耗，雨澤稍稀，雖竭力設法籌催，尙無停阻，而啓閉剝受，輾轉耽遲。臣每念我皇上委任深恩，並以貽誤在前，不加譴責，捫心自問，尤覺感愧難安。茲仰賴皇上至誠昭格，渥沛甘霖，本月二十三日濟寧連獲透雨，所屬金鄉、魚臺、嘉祥及兗州所屬滋陽、汶上、寧陽、鄒嶧等縣，俱報得雨。三四寸至深透不等，雲氣甚廣，可冀遠近同霑。已據報汝河分水口於二十三日長水二尺二寸，泗河於二十三日長水一尺之後，二十四日又長二尺，府河於二十二日長水五尺，自係泰安沂泗各屬均已得雨。是以山泉下注，河水漸增，前進漕船，截至二十日共入東境二十八幫，尾後兩幫亦以抵邳境泖口，截至二

十三日已過濟寧十六幫趁此河水增長船行較順正當加緊嚴催連檣北上現在雨勢正濃如果有泉各州縣甘膏大沛則山泉旺盛河流暢足即可以速補遲巡漕臣李鴻賓現駐韓莊上下提催在後各幫臣督率道將廳營等分投催催過行並酌看運河水勢如能續長充盈即一面留底水以暢行漕艘一面分漲水以收納入湖容各屬報雨到齊查明汶泗兩河長水大小情形再行入奏再封摺開接據運河廳章承斐稟報汶河分水口於二十三日長水二尺二寸後自申時至二十四日子時又續長水五尺五寸誌椿連底水共深一丈泰安一帶自己得透雨察看雲陰廣布河水尚有續增運道更可暢利運河道冊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百齡等奏涇河民閘損壞請借項拆修一摺山陽涇河石閘密邇淮城閘下涇河減洩山清兩邑運河盛漲之水閘牆歲久損壞啓放維艱該縣民人請借帑興修按田捐輸歸款估需工料銀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二兩准在江寧藩庫撥存下河水利項下借支給辦分作八年按田攤徵還款該督等即督飭認真經理以固隄堰而利農田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百齡阮元黎世序陸泌奏臣等深知本年東境導引汝源之水勢難遠注下游江境惟有設法引蓄水勢竭力籌辦探查東境八閘內水勢亦屬微弱不能常留漫板水接濟即值啓板提船水勢下注江境塘長河寬下游實有不敷賴有邳州舊城湖存水及黃河積水次第啓放遞行引入運河利運閘以藉資濟益利運閘以上亦少資頂托惟不能倒漾上行自黃林莊至清定成匯各閘塘仍不免時形淺涸復將東岸之黃道人橋存有積水啓放雖屬無多亦可稍資接濟下游王家溝柳園頭兩處引渠復加挑挖寬深柳園頭迤下西岸復添築挑壩以資擎托並分幫配剝僱挽上行每當閉閘蓄水剝船輪轉之時後幫

卽難與前幫緊接。至四月底天氣久晴。不獨東境來水日微。卽沙家口沂水來源亦漸見消涸。臣等正在萬分爲難之際。幸於四月二十九及五月初三。初九等日。仰邀皇上福庇。東境及邳宿一帶得雨二三寸不等。大泛口及沙家口兩處來源稍稍見長。黃林莊有水三尺餘寸。清定成。匯等閘壩塘打放幫船得以接續僱提。至五月二十日以後。水勢復形消渴。東境臺莊閘不能啓板。江境又將黃林莊以下西岸之伊家河積水啓放。首進在後之鎮海前江淮頭大河三尾幫船隻。於二十一日得以全抵臺莊閘下。守候啓板提挽出境。至五月二十三日蒙沂山水長發。由東境八閘下注。黃林莊誌椿陡長水五六尺。首進尾船卽於二十四日午時挽出江境。二三進船得此水勢。臣等現在嚴督道將廳營汛委各員晝夜僱提。不容一刻鬆懈。可期以速補遲。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吳礮奏查明各湖進水斗門單閘引渠。請趕緊疏濬一摺。湖濬收水事宜。關係緊要。各處支流汊港均應逐一疏通。茲據奏稱。運河廳之邢通。彭石。孫強。土地廟引渠。四道逼近分水口。係收納汝水由南旺湖遞達微湖之路。又泲河廳之呂壩。邾山。南馬令。朱姬引渠。四道係收納十字河及運河有餘之水入湖之路。現俱淤墊高厚。亟須挑濬。共估銀四千四百七十七兩。請勒限趕辦。著照所請。卽將引渠八道飭派工員分投趕辦。其估需銀兩。在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銀項下動支。該河督務認真督察。勒限完工。毋任草率糜帑。

是日。奉上諭。據吳礮奏。漕船踵至。各湖收水亦須認真督辦。豫省各工。可否交方受疇就近督率防守。該河督俟漕運收水諸務料理就緒。再行赴豫。或入伏後赴彼防守。將運河事宜交同與會同李鴻賓督辦。

等語。東境漕船現當催儻緊要。本日據同興奏本月二十一、二十二等日連得透雨。泰安澗水大發。奔流入汝。汝河水勢已據報長水三尺五寸。現又得此渥澤。必更加增。於漕運大有裨益。汝水既已長發。其微山湖並各處泉渠及運河自亦一律增長。著該河督分飭各廳縣查明長水尺寸。分晰開單。由驛具奏。至豫省河工。係河督專責。前已有旨令吳璣馳往防汛。方受疇地方應辦之事甚多。豈能常川駐工。代爲防守。所有山東儻運收水各事宜。均須及時籌辦。現已降旨添設副總河一缺。將李鴻賓補放。令其駐東督辦矣。該河督應迅速赴豫。現在大汛經臨。一切加意防護。其睢工事宜亦應先期經理。所購料物約何時即可運貯工次。何時集夫與辦。屆時當簡派大員帶領熟悉情形司員數人。前往幫同辦理。該河督計算日期。即先具奏。以便飭令派往之員如期到工。步。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昨據同興奏。報得有透雨。河流增長。本日復據吳璣奏稱。汝泗等河長水自二三尺至七尺有餘。運河存水四尺。足資浮送。現在東省得雨後。各處泉源旺發。河水充盈。糧艘連檣北上。自可以速補遲。惟向來東省值大雨時行之際。並不早爲收蓄。任其汪洋旁洩。逮暑雨已過。湖水日形淺涸。始各處疏泉導流。勢已無及。頻年重運。經臨節節阻滯。職此之由。此時應趁河水長發。泉源旺盛之時。核計運河存水。漕船可以暢行。即將有餘之水。設法導引歸湖。則挹注從容。自勝於臨渴掘井。昨有旨令吳璣前赴豫省防汛。並籌辦睢工。特授李鴻賓爲河東副總河。所有豫省河防及堵築睢工事宜。李鴻賓此時不必兼管。惟督率東省道將廳營等催儻漕船。收蓄湖水。一切盡心籌畫。其湖水所收尺寸。每月具奏一次。核明舊存底水若干。新收長水若干。開具清單呈覽。吳璣專意經理河南工程事宜。亦無庸兼顧東

省。俟睢工合龍後，吳礮回至濟寧，再與李鴻賓將全河大局形勢機宜詳細講貫可也。運河道冊。

是月，奉上諭，那彥成奏大名清豐南樂三縣疏濬積水情形一摺，大名等縣七十餘村莊地畝，前因衛水倒漾，頻年淹浸，茲據各村民情願出夫自行挑挖，並請官爲彈壓，積水淹浸田畝，鄉民自願疏消，以利耕種，自應俯順輿情，令其興辦，該督並飭知地方官妥爲彈壓，勿令胥吏人等藉端滋擾。奉皇帝聖訓。

六月初三日，奉上諭，同興奏東省於五月下旬連得澍雨後，汝泗各河水勢驟長，漕行順利，現經道廳等將充裕之水收納入湖，所辦甚好，頻年重運，經臨節節阻滯，皆因大雨時行之際，不早收蓄，致微山等湖日就淤涸，本年幸得甘霖疊沛，自應及早籌辦，吳礮現已赴豫，著同興、李鴻賓督率道廳等將坡水、泉水歸湖之路，隨地疏通，其湖內納水之區，亦必寬廣有容，使水不旁溢，足敷來年濟運，以期漸復舊規，該撫等卽會同盡心妥辦。運河道冊。

是月初九日，同興奏，臣奉上諭，前已恭職，欽此，伏查此時汝水等河水勢充盈，而微山湖上游蓄水諸湖亦日見長發，連日據運河道廳稟報，蜀山湖長水連底水共深九尺七寸有餘，馬踏馬場、南旺等湖底水本屬無多，湖水又不甚大，收水自二尺八九寸至四尺餘寸不等，下游南陽、昭陽、微山各湖均收水尺餘至六尺不等，乘此河湖並長，衆源暢旺，當及早收蓄有餘之水，爲將來挹注之用，恐現在漲水易消，已飛飭各地方官會同廳汛各員，催僱幫船一面相機收水，其汝上、寧陽、東平、濟寧河道多有民築堰土，而汝河盛漲之時，藉以收束漫水，自上月下旬連得大雨後，泰安一帶山水驟發，衆壑爭流，下游汝上、東平、寧陽各境內民堰間有浸溢汕刷之處，卽嚴飭各地方官趕緊捐項修補，並委員監查，已陸續報竣，其

廬舍民田因係漫水一過卽消。尙無妨礙。其餘各處隄堰。現復分委委員。並責成兗州泰安兩知府。逐一查勘。凡有單薄處所。應官辦者。俱令加培堅固。應民辦者。亦令認真督修。總期河水續長。不使散漫。以廣收蓄。奉硃批。實心勉力。痛改怠玩。惡習。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三日。同興奏。四女寺支河歲挑工段。及攔水挑水各壩工。蟄陷應修。前經勘估。奏明分別挑修。嗣據具報工竣。卽飭委濟東泰武臨道安柱驗收。茲據該道前赴恩縣德州及該衛承挑四女寺支河各工次。將挑工十九段逐一丈量。均照原估丈尺。如式挑竣深通。復赴上游東岸查勘。鑲修挑水柴壩三道。攔水草壩一道。鑲做工段亦俱堅固。足資保障。覆核無異。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六日。阮元奏。山東副河臣李鴻賓會同河臣吳璈。撫臣同興具奏。預籌江廣各幫漕糧分三起起卸。請敕倉場侍郎及總漕臣會議一摺。實爲速籌回空。免誤新漕起見。查本年湖水枯竭。從來舊案無此情形。總因鋪水本遲。頭進剝淺太久。迨五月下旬。山東江南各處得雨。發水甚爲暢滿。二三進各幫行走均屬連絡。現在臣與副河臣李鴻賓在韓莊上下催船催開。往來趕辦。無奈節候太遲。各開究係按牌啓閉。將來蜂擁行抵天津。仍不免守候起剝通倉。收米匆促異常。是江廣各幫勢不能不分期辦理。以免回空凍阻。貽誤新運。及籌開河挑工地步。所有原奏第一起。酌派湖北三幫。江西三幫。約米三十餘萬石。卽以楊村剝船運送抵通一條。請照河撫諸臣原議辦理。又原奏內第二起。將江西七幫米三十餘萬石。在北倉暫行囤貯一條。臣查北倉之設。原備重運遲延。軍船可以及早截卸回空。歷年辦理。俱有章程。該倉共廩四十八座。本可貯平米四十七八萬石。今查七幫米數尙少。仍多截一幫半船。其截留八幫半。除

去滿號船米仍舊到通外。實截平米三十八萬七千八百餘石。所有旗丁應出經費銀。均照向來截留北倉章程。毋庸另議。又原奏第三起。江西三幫。湖南三幫。約米三十餘萬石。借用豫東軍船六百十餘隻。裝運赴通一條。臣查內如扣除江西一幫半。應入北倉截留。計祇有江西一幫半。湖南三幫。此四幫再除去滿號船米。不必借用豫東軍船。計江西。湖南四幫半。共船二百二十四隻。共米二十萬三千三百三十餘石。以豫東每軍船一隻裝米五百石約計。共應備豫東軍船四百隻。再修理備用豫東軍船一百五十隻。以防臨清捫口之用。請如河撫諸臣原議辦理。卽在臨清兌交轉運。仍令江西。湖南重運官丁管押豫東軍船赴通交卸。一手經理。以專責成。其豫東空船。飭山東糧道派委豫東各本船千總接管回次。受兌本省漕糧。查豫東軍船行走一次。無異正運。所有修船銀七兩五錢。應請作正開銷。添補篷索等件。由山東糧道詳請撫臣辦理。至江廣幫丁。應津貼豫東船水腳經費。現在酌中定議。務使借用之丁與出借之力兩得其平。至原奏稱酌給幫丁津貼銀兩。擬於山東有漕州縣。按石攤給等語。誠爲急公恤丁起見。但臣現在總理漕政。卽任江西巡撫。可以自行酌定。所有津貼豫東之費。應令江西幫丁自行攤扣辦理。未便累及山東有漕地方。其湖南三幫。運道最遠。丁情恆苦。年年奇剝。欠項多於領項。應否由山東津貼。應聽山東河臣。撫臣商辦。又幫丁另船到通。及交米後。雇車回南諸費。及津貼銀兩。每船約費三百兩內外。旗丁自應極力設措之外。實無處可以挪借。仰懇天恩。准在山東司道庫內。江西幫船共借銀一萬六千兩。湖南三幫借銀三萬兩。庶於現在運務不致坐誤。再江西幫船內所借之一萬六千兩。分限四年扣解還款。內應分一萬兩。令北倉截卸之江西各幫代爲攤扣。以勻輕重。而歸平允。其江西北倉截卸之第八南昌前

幫如節氣太遲，應調楊村剝船三百隻，迎至德州上下接兌，以便軍船及早回空。應在德州糧道庫借銀六千兩，照前攤分扣還。饒州前半幫如趕不及北倉，則用豫東軍船一律勻借辦理。臣因節候已遲，豫東軍船亦應及早行知發銀趕辦，未便再為因循輾轉。是以不揣冒昧，據咨籌議，由驛具奏。運河道冊。七月初六日，百齡、黎世序、阿克當阿奏竊查邳宿運河為各省重空漕船北上經由要道。上承東省各山泉及蒙沂諸山之水，夾沙下注，古淺處所最易停淤。例於每年空重過竣後，即行委員勘估測量河身受淤之輕重，以定應挑之深淺。每歲挑河築壩，應需銀五萬餘兩。由河庫籌款給發趕辦。隨時奏報。此向來挑辦之章程也。臣等伏查南河每年歲修搶修以及另案各工，河庫奏擬款項已屬不貲。而邳宿運河乃係歲歲應挑，不能停緩要工。所需銀兩雖屬無多，然並無專款可動。須每年於庫項中設法籌辦。未免緩不濟急。非久遠遵行之道。查有前經欽差吳璥、托津會同前督臣鐵保等奏明兩淮引鹽三釐加價為南河經費一款，每年共增銀六十七萬九千餘兩。現在癸酉年課項業已交齊，而今歲南河培堤挑河應用各款業經奏明照數撥解。此時並無另有緊要需用之項。臣等擬即於此款內提出銀六十萬兩，發交兩淮殷商照例按月一分生息。每年十二個月應得利銀七萬二千兩。按季解交河庫。除歲挑邳宿河道應需銀五萬餘兩外，計每年尚可餘存息銀二萬一千餘兩，合算積至二十七八年，即可將前提六十萬兩正項歸款。於國帑既無虧短，而原發商本銀六十萬兩仍可照常一分生息。作為邳宿運河挑費專款。將來餘銀二萬餘兩，尚可另作正款動用。統計節省庫項甚多，實為一勞永逸之計。奉上諭：邳宿運河為漕船北上經由要道，每歲挑河築壩約需銀五萬餘兩，向由河庫籌款給發，並無專款可動。著照該督等所

請該部知道。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吳璈、李鴻賓奏。上月以來節次澍雨。汝泗漲發。運河驟長。水數尺及丈餘不等。雖山水易消。而溜勢猛急之時。臨運各隄難免間有漫刷。惟在趕緊搶護。方不致潰隄洩水。上月十四、十六等日。接據東昌府知府嵇承羣、博平縣知縣陶鎔先後稟報。上河廳堂博汛石涵洞。向遇運河水漲。啓板洩水。由馬頰河趨高唐歸大河入海。茲月初旬水勢盛漲。將涵洞閘板漫開。衝刷兩旁。當飭運河道洪範、速遴幹員馳赴查勘。幫同趕堵。即經撥給道庫銀五百兩。撥任應用。二十二日復據該府稟稱。魏灣涵洞於十四日甫經堵合。正在加鑲後戩。旋因午後大雨。水勢洶湧。壩頭陡墊。衝刷缺口八丈餘尺。並稟請給撥道庫銀兩趕辦。當將該管上河通判堂博汛主簿檄撤。即委員接署。復撥給道庫銀一千兩備用。仍飭原任廳汛幫同堵築。時前任撫臣同興接據該府稟報。以臣等現距該汛篤遠。先撥司庫銀二千兩。委員解往儼辦。復於二十八日堵工將竣。老灘復墊。牽動正壩。塌陷八丈餘尺。嗣經委署王承業等接任到工。會同各員弁上緊堵築。於七月十二日完工。茲運河道稟揭前來。臣等查運河堤岸。偶因漲水漫刷。向係廳汛隨時搶築。立即穩固。其動用工料亦屬有限。例無款項開銷。至各單閘涵洞。本係洩水之路。即旁有衝刷。亦不致漫溢民田。是以歷年無參奏疎防之案。惟此次魏灣涵洞。廳汛既不能豫防於前。又不能搶護於後。致屢堵屢墊。動用銀三千五百兩。雖河流未經大耗。尚不阻礙漕行。而輾轉月餘。洩水正復不少。其爲辦理不善。咎無可辭。若不加以參辦。無以儆疎玩而慎河防。除該廳汛業經撤回。兼飭運河道查明官堤民堰。分晰報核。應請旨將通判牛繼祖。主簿程榮一。並交部嚴加議處。並將支用款項分別勒限賠繳。俟委

員勘明衝塌涵洞如須移建亦令照式賠修以爲河工防護不力者戒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奉諭吳璥等奏運河洩水涵洞衝刷缺口將防護不力之廳汛各員參奏著賠一摺本年東省運河因六月中旬雨後水勢漲發上河廳堂博汛涵洞衝刷缺口屢堵屢墊七月十二日始行堵合用料銀三千五百兩該廳汛辦理不善咎無可辭通判牛繼祖主簿程榮俱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有支用款項仍分別勒限追賠其衝刷涵洞如須移建並著照式賠修以示懲儆運河道冊

八月二十八日李鴻賓奏上月二十一日奏報徵山湖收水尺寸欽奉硃批覽奏稍慰徵湖水總宜多蓄至八月底再具奏欽此臣查本年夏秋間澍雨優渥山泉暢達運河水勢敷足一面嚴儆漕行卽籌收湖瀦各水櫃俱已充裕惟徵山湖水於七月二十日後誌樁尙祇七尺六寸當此節屆秋深雨澤已漸稀少賴汝泗二河諸泉匯通來源尙旺臣按照吳璥所籌宣納機宜將各引渠來路力加疏濬水勢逐日加增茲測量徵湖誌樁已收至一丈一尺九寸二分較定制一丈二尺之數僅短八分而新開湖堤缺口並蘆沙引渠呂壩十四單閘等處正在源源下注計可於收符舊誌外更有贏餘其蜀山南陽昭陽等湖或急須宣洩或尙可增收均隨時酌劑瀦蓄充盈臣復查近年徵湖收蓄短絀並非河流竟無盛漲皆因收水要路淤塞引渠不能進水各閘座多有損漏閘板亦甚殘缺又兼不諳啓閉以致水無攔蓄且用水漫無節制耗洩過多是以年絀一年迨今歲五月中旬竟至湖心淤泥盡裂維時臣與吳璥採訪衆論皆以爲枯涸太甚雖得雨水漫注必非一二年所能遽復舊規今幸漸次灌輸已可立符定誌此皆仰賴皇上指示周詳臣等恪遵設法開濬督同運河道廳汛各員往來韓莊上下三月有餘於各單閘引渠晝夜巡查

又兼各船過竣後堵築攔河大壩甚爲得力。以故三十餘日續長水四尺餘寸。猶可計日加增。此後若每年留心撙節。並隨用隨收。則南路運河總可足資接濟。臣現沿河察勘。各閘座如確有損壞。卽據實奏明。趕緊修理。並查閱衝刷隄堰。飭各廳汛補築完固。兼提催回空幫船。預籌冬挑事宜。運河道冊。

是日吳璣、李鴻賓奏。臣等查運河廳南陽湖新開河尾馬公橋上起。至昭陽湖五里單閘迤南止。淤墊高仰。經原任河臣李亨特具奏。估挑引渠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原估土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七方五分。該例幫價銀六千六百九十五兩八錢三分八釐。嗣經陞任河臣戴均元查勘。所估引渠太長。形勢未能迅利。刪去土一萬八千一十三方。減銀二千一百七十九兩。實估例幫價銀四千五百一十六兩二錢九釐。亦經附奏。又泲河廳沛汛昭陽湖之安家口下李家口起。至張家河口止。估撈湖渠三段。共二千五百六十六丈。又滕汛新建雙孔減閘。估挑引渠四段。共長二百八十丈。嶧汛湖口壩外正西西北西南估挑引渠三道。計五段。共長四百八十五丈。亦經李亨特於上年七月奏明挑辦之工。計泲河廳沛滕嶧三汛湖渠及減閘引渠共工十二段。共長三千三百二十五丈。共估銀二千八百七十九兩二錢八分六釐。據各該廳於上年五月先後具報完工。並據運河道查驗。悉與原估相符。詳送印摺請奏。臣等復查無異。奉硃批。工部知道。運河道冊。

九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李鴻賓奏。微山湖水收復舊規一摺。近年微湖收蓄短絀。皆因引渠淤墊。不能進水。又兼各閘啓閉失宜。致耗洩過多。不敷濟運。朕特授李鴻賓爲河東副總河。督辦收蓄事宜。茲據奏測量微湖誌椿。已收一丈一尺九寸二分。較定誌僅短八分。現在來源甚旺。計可於收符舊誌外。更有盈

餘其蜀山南旺昭陽等湖均已瀦蓄充盈辦理甚屬認真李鴻賓係嘉慶六年進士由翰林院改擢科道資格尚淺經朕簡任副總河後能盡心妥辦不負委任著加恩賞給二品頂戴以示嘉獎運河道冊

是日吳璣李鴻賓奏東省運河設立閘座原以攔束水勢各閘均有額定板塊視水勢大小以爲啓閉既資浮送糧艘又可於水足時分洩入湖以爲瀦蓄於通漕收水最爲扼要近年各閘多石牆損裂灰縫滲漏板塊亦多殘朽致水無停蓄河湖日形短乏本年春夏間節經嚴飭廳閘各官補砌並將板塊添換齊全水勢始有擎托於浮送重運之餘即以收納湖水臣李鴻賓現復沿河履勘如上河廳輒開土橋閘運河廳師莊在城泲河廳侯遷六里石等閘均係年久損壞急應徹底重修第恐同時並舉工費繁多臣等就現在形勢悉心籌計擇其必不容緩者先請拆修其餘各閘仍酌緩急分年修理茲據運河道詳稱上河廳臨清汛輒閘建自前明乾隆十七年拆修後六十年補修一次迄今椿石俱朽腐酥脫兼之漕船往返撞損磕碰致金門槽石兩牆由身及閘面裹頭雁翅石岸全行破碎亟須拆修到底並須上面加高二層連築壩厚水共估例價銀一萬四百四十五兩並照成案加幫價銀二千八百八十六兩通共例幫二價銀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兩一錢至西岸下雁翅原以爲拆修礮岸之用以節錢糧其接修長丈於冊內聲並利緯挽所拆舊石雖不甚合選亦不令廢棄即以爲拆修礮岸之用以節錢糧其接修長丈於冊內聲明咨部又稱泲河廳嶧汛侯遷閘逼近大泛口每值山水暴漲急溜撞擊衝淘乾隆四十四年拆修後迄今三十餘年西岸閘牆金門由身及上下雁翅底椿朽腐根脚空虛牆石坐墊東岸牆石下馬牙梅花等椿悉行朽斷牆石亦漸欹斜蟄裂金門閘底地平石掀揭椿木被水損壞兩岸閘背漫頂石均衝揭殘損

必須普律拆修。連展挑月河築壩厚水等工。共估例價銀一萬三百一十兩一錢。並按照成例加幫價銀三千一百六十一兩。通共例幫二價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一兩一錢。至舊石破損不堪。僅可選用襯裏石十分之五。此二閘均亟應拆修之工。按該廳等冊造銀數確核。均無浮冒。請動支司庫銀兩。趕緊辦理。詳請會奏。臣等復查臨清汛。甄開與嶧汛。侯遷閘俱歷年已久。閘座通身損壞。洵屬難緩之工。所估工料銀兩。復加確核。實無浮冒。若不亟爲修理。非特啓閉維艱。且恐閘牆閃蟄。大於漕運有礙。自應趕購料物。運集河干。俟回空過竣。速爲興辦。以期不誤來年新運。又奏。臣等查卷原任河臣李亨特於上年五月具奏。運河廳濟寧汛天井閘承受洩泗來源。及蜀山馬場等湖挹注之水。地勢建瓴。必須閘座堅固。以資啓閉。該閘底樁朽腐。牆石槽底通身損壞。滲漏。並兩岸由身轉角上下。雁翅裹頭全行皸裂。難以下板擊。蓄應徹底拆修。並接砌石裹頭。南門外板工。改建石工。及估築攔河大壩。挑濬月河等工。共估工料例幫二價銀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五兩。又泲河廳滕汛彭口閘。至韓莊閘。南北相距五十里。上游閘水不敷。鋪灌幫船行走艱澀。亦經李亨特於上年七月。奏請於兩閘適中之處。添建張河正閘一座。並築壩挑河。共估工料例幫價銀八千八百八十餘兩。奉旨允准。卽分飭各廳採辦石料興築。於本年閏二月。四月。先後具報完工。經運河道查驗。開送印摺。具詳請奏。臣復查無異。運河道冊。

是月十二日。奉上諭。吳礪等奏請拆修運河閘座一摺。東省臨清汛。甄開。嶧汛。侯遷閘歷年已久。閘座損壞。亟應拆修完整。以資啓閉。甄開估例幫價銀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兩一錢。侯遷閘估例幫價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一兩一錢。俱准動款興修。務督飭工員認真經理。毋任浮冒。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百齡、黎世序奏。江省高郵、泰州、興化、東臺、鹽城等處。經前署河臣初彭齡查明。應挑應築各工。分別官辦、商辦、民辦。估計銀數。於上年正月。奏奉諭旨。勘估興修。嗣臣等因原估河道情形更變。委員覆勘核實。估計酌分緩急。次第辦理。先將官辦銀一萬四千八百餘兩。並應行急辦之民辦銀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七兩。於江寧藩司並河道各庫分別動款。先趕挑完竣。於上年四月。奏蒙俞允。迨交冬令。又因睢州漫口。全黃匯歸洪湖。啓放各壩減洩。下河應挑河道爲水所佔。復奏明俟湖水消落。各壩堵閉。再行興工。本年二月。閉壩後。卽嚴飭淮安府知府景寬、揚州府知府張文靖督率各州縣。並添委候補知縣萬承紀、桃源縣知縣楊秉臨將民辦工程覆加勘估。情形變更之處。或因河底刷深。應行減估。或因築壩挑淤。應行增估。其原估堰工。亦有應增。應減段落。通盤合計。所減多而所增少。共實需銀二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餘兩。較上年覆估銀數節省銀十萬三千餘兩。經臣百齡飭司於先。經奏准飭撥江寧藩庫並蕪湖關庫銀內。照數動支。交揚州府分交各州縣。公選董事人等具領。雇夫興挑。並會同臣黎世序。分委地方河工各員。分段灌辦。並委知府張文靖。周有聲。同知師兆龍。總理督催。限大汛前一律蒞事。旋據州縣等先後報竣。茲臣百齡順道分別查驗。泰州之斜豐港河。東臺之蚌蜒梓新二河。興化之梓新、車路、白塗、海溝四河。並鹽城、興化之興鹽界河。高郵之子嬰閘河。通湖橋市河。運鹽官河。新挑北澄子河。並上年急挑民辦之南澄子河。泰興港河。關帝廟前引河。及官辦之南關大壩。新壩。五里中壩。車邏壩。下引河。並堰工。按照估冊逐段簽量。悉與原估相符。堰工亦一律堅鞏。詢之各州縣耆老。僉稱沿河一帶村莊。本年秋季禾暢茂。業已刈割。將來啓放車邏。南關各壩。減水下注。可冀循序朝宗。附近民田不致淹浸等語。從此積

歉窪區。悉成沃壤。凡在臣民。無不感頌皇仁。臣百齡驗收後。卽會同臣黎世序。飭將車邏。南關壩相機啓放。以洩運河之漲。兼利運鹽之船。下河田地。亦得藉資灌溉。播種春禾。洵於河防鹽務。地方均有裨益。又高郵南關壩下。萬緣庵新河。黨家灣。廣緣庵新河尾等處。皆壩水下注。迎溜頂衝之所。據該州廳稟。須估做防風護壩。始得抵禦。查此項工程。歷係民間捐辦。本年民人因領例價出夫挑築。稍有賠貼。若再令捐辦壩工。誠恐民力拮据。而此工關係保衛城垣。又難因循不辦。議此項估銀二千二百四十七兩。卽在前項減估節省銀內。如數借用。此後鑲修經費。仍照舊歸民自辦。不得援以爲例。統計先後民辦挑河築堰。並萬緣庵等處壩工。共用銀二十七萬五千五百餘兩。應歸地方在高郵等五州縣民田分年攤徵歸款。其官辦項下用銀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應歸河工照例報銷。現飭藩司道廳造冊詳請具題。至商辦各工實用銀數及查驗情形。由鹽政臣阿克當阿另奏。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七日。吳璉。李鴻賓奏。臣等查勘運河橋閘各石工。多有損壞。就現在形勢。擇其急應修理者。先行趕辦。業將輓閘。侯遷閘。奏明拆修。奉旨允准。茲據運河道詳稱。運河廳濟寧汛南門橋一座。金門二孔兩岸石牆中有礮心石塚。北孔鋪滿石板。下通水道。南孔係重空糧艘。經由要路。此橋建自前明。係片石修砌。乾隆五十四年。因南岸由身雁翅裹頭墊陷。估修。聲明從前原係片石修砌。並無漕規。按照裹石漕規核估。動用節省八束銀兩辦理。茲緣橋座逼近天井開塘。地勢建瓴。每逢伏秋汛漲。衝激淘刷。經歷年久。致將金門二孔兩岸石牆。及中間礮心石塚。各由身上下雁翅裹頭。通身酥碎。坍塌戩裂。底椿朽爛。根脚空虛。卽南岸所砌裹石。原無了石。迄今二十餘年。復又坍塌損壞。亟應徹底拆修。若仍用片石修砌。又無

丁石屹立水中，恐難經久，須仿照大閘添估雙料面石丁石，按層丁砌，方資鞏固。所拆片裏等石，因年遠酥碎，僅選十分之四，計添新石六成，擇節確估各工料，連築壩岸水等項，共需例價銀五千五百七兩一錢，並加幫價銀二千二百二十三兩六錢，共估例幫二價銀七千七百三十兩七錢，又詳稱，泖河廳徽山湖隄嶧汛嶧字九號韓莊閘上下大石工，長四百四十二丈，建自順治十六年，迨雍正十三年重修，乾隆十九年加石二層，共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石後原築土戩，迨二十八年，於河面修做排椿碎石工兩段，長三百七十七丈，上鋪海漫石二層七路，四十八年拆修，並於河面一律接修排椿碎石，上鋪海漫石二層七路，海漫下堆砌碎石，底寬四尺，頂寬三尺，高六尺，中心填土，底寬五尺二寸，頂寬五尺四寸，高六尺，嘉慶四年大工案內，照舊段拆修，自拆修以來，迄今十有五載，歷經伏秋大汛，澇雨連綿，山水疊漲，兼之重空糧艘拖絳繫纜，日受剝削，隄頂海漫灰縫殘缺，過水穿塘，限根碎石汕刷殘損，又因湖河夾注，風浪衝刷，搜淘樁木朽腐，根底空虛，致湖面牆石墊塌二處，計十八丈，河面海漫碎石間段塌卸七處，長八十九丈，亟應乘時拆修，堅實完整，其湖面坐墊二段，長十八丈，徹底拆修，必須圈築夾壩，再查是工牆面丁裏等石，因年久坍塌，斷折面石，選六添四，裏石選八添二，擇節確估，計拆修大石，補砌碎石，連築壩等項，共需例價銀二千七百三十七兩八錢，並加幫價八百六兩八錢，共估例幫二價銀三千五百四十四兩七錢，又詳稱，泖河廳滕汛運河東岸滕字石工三號修永閘，建自康熙二十二年，嘉慶四年拆修，金門一孔兩岸，由身雁翅原砌石九層，自拆修後，已歷十五年，因泉水長流下注，啓閉接運，衝刷搜淘，又屢經山水漲發，急溜衝激，致金門兩岸牆石，由身轉角上下雁翅及槽石塌卸，閘底石塊掀揭參差，樁木朽腐。

亟應徹底拆修。查該閘面丁裏及閘底舊石，因歷年已久，一經起卸，斷折殘損。面丁閘底等石，選用十分之七，裏石選用十分之八，萬年枋閘耳二項，全行添新，擗節確估各工料，並添備閘板築壩辱水等項，共需例價銀九百八十二兩九錢，並加幫價三百三十二兩九錢，共估例幫二價銀一千三百五兩八錢。以上三項，均亟應拆修之工。按該廳等冊造銀數，逐加確核，並無浮冒。請動用運河充、沂兩道庫存節省八束銀兩，趕緊辦理。詳請會奏。臣等復查濟寧南門橋座，係漕艘行走要處，現實坍塌不堪。本年重空往還，即係密下排椿，勉強支攔，方免全塌。溯河廳微湖隄石工，因收水至一丈二尺五寸，恐冬令風嚴，巨浪撞擊，如隄身墊塌，所關匪細。滕汛修永單閘，係東岸衆泉入運達湖之路，亦多損壞，啓閉難施，均屬難緩之工。請循照舊例，動用道庫節省八束銀兩，趕購料物，運集河干，速爲興辦，俾一律鞏固，以資瀦蓄，以利運行。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吳璥等奏，估修橋隄單閘等工一摺。濟寧南門橋座，爲糧艘經行要地。微山湖隄，爲捍禦湖水要工。嶧汛修永單閘，係東岸泉流水入運達湖之路。今該河督等勘明塌損情形，均係急應修理之工。所有濟寧南門橋石工例價幫銀七千七百三十兩，微山湖隄嶧汛嶧字九號韓莊閘上下大石工例價幫銀三千五百四十四兩，滕汛運河東岸滕字石工三號修永單閘座例價幫銀一千三百五兩，均准於節省八束銀兩內動支興辦。工竣後核實報銷。運河道冊。

十一月初七日，奉上諭：李鴻賓奏，東省疏出新泉，查驗水源旺盛，實能經久者十八處，飭令各州縣取名勘石，移交撫臣彙冊咨部等語。東省各州縣陸續報出新泉，共九十八處。七月間覆查可存者，尙有三十

二處。茲據奏稱。復加履勘。泉源經冬暢出。可以經久者。僅止泗水等州縣十八處。其餘八十處。何至俱不堪挹注。所勘恐仍有遺漏。東省州縣官。每因境內報有泉源。懼日久涸塞。致干疏濬。不力處分。遂先以水源微弱。不能暢出。爲辭。著李鴻賓。再派委員。將前此查出各新泉。水勢旺弱情形。詳加履勘。凡可以疏濬者。卽設法利導。不得任聽地方官。借辭掩飾。能共得新泉數十處。責成該州縣。隨時疏濬。於湖漕河道。自更有裨益也。答皇帝聖訓。

十二月初十日。百齡。李奕疇。黎世序奏。本年回空漕船尾幫全入江境日期。及風雪凍阻督辦疏通僿儉情形。節經入奏。臣百齡。由蘇回寧。分委員弁協同沿河縣營。加緊打凍催船。一面將地方案件及賑卹各事。審辦清楚。卽由鎮江馳赴清江督催。臣李奕疇。督押尾幫。嚴飭將備弁丁協同地方官。添辦器具。認真敲凍。儻令在前各船行走。臣黎世序。督飭道廳等。先將淮揚運河積凌疏通。俾已經渡黃江浙幫船。趕緊南下。迅速渡江進口。一面馳赴邵宿。親督道將竭力疏鑿。所幸凍阻安慶。江西幫船。僅四百餘隻。均由長江歸次。無礙徒陽運河挑工。仰邀皇上福庇。天氣漸和。雖凍厚尺許。鑿開之後。不致仍有凝結。旬日間得以通行。茲回空尾幫。南昌後幫船。於十二月初九日。已渡黃進口。計本年回空船九十七幫。全行渡竣。查上年回空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渡。本年因嚴寒凍阻。在後尾幫稍遲十五日。現在自河口至瓜洲運河。一律深暢。順流南下。加緊催行。可期計日歸次。邵宿運河。俟東省煞壩控水後。卽照例查估興挑。以備來年重運。又奏。河口惠濟通濟福興三閘。爲運口漕船往來最要關鍵。嘉慶九年。奏明因年久損壞。均須修造。而未便同時興辦。致阻漕行。於十年。十一年。十五年。將惠濟正越兩閘。通濟正閘。先後拆造完整。其

通濟越開。福興正越兩閘。尙未辦理。茲福興正閘又歷數年。損壞尤甚。拆造難以再遲。且舊閘現形卑矮。應再加高兩層。現已於閘上下築壩。厚乾塘水。確細查勘。閘底尙屬完整。兩牆石塊多有酥損。脫落層縫。欹裂。均應拆砌。並即加高。方資堅鞏。估令趕辦。限來年二月完工。不誤重運行走。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吳璫。李鴻賓奏。東省運河各湖進水之斗門。單閘引渠。近年俱多淤墊。致山泉漲發時。未能匯注歸湖。當飭道廳等查勘。明確除淤墊。稍輕費用。無多之工。即令廳汛趕緊疏通。歸搶修項下核辦。所有運河廳南旺湖臨運之邢通。彭石孫強。土地廟等斗門。單閘引渠。四道逼近分水口。係收納汝水入南旺湖。遞達微湖之路。淤墊較厚。又泲河廳昭陽。微山二湖之呂壩。郝山。馬令。朱姬等引渠。四道係收納十字河及運河有餘之水入湖之路。亦俱淤高。共估需銀四千四百七十七兩。亟須動項挑濬。以備收水。經臣吳璫於五月間奏明。欽奉諭旨。准在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項下。動支銀兩。予限趕辦。隨飭運河道督率運泲二廳。將各工於夏間一律辦竣。勘驗俱與原估相符。造具印摺。詳請會奏。臣等覆查各湖進水之路。若非疏濬深通。本年收水。詎能即有成效。今夏秋後各處斗門。單閘引渠。暢流無滯。是以水無旁洩。涓滴入湖。現在各湖瀦蓄均極充盈。洵屬疏通有益。細核工程。實用無浮。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黎世序奏。江境邳。宿運河。每年經上游蒙沂山水漲發。挾沙下注。最易停淤。定例於回空幫船過竣。確估興挑。以備重運。經行本年東境山水疊次長發。運河節節停淤。尤須確切估辦。臣於回空尾幫過竣。即飭署徐州道嚴煇督率廳營逐細查估。本年微山湖水收符定制。運河挑工。應仍照向例。尺寸估辦。毋庸如上年之格外加深。徒滋糜費。惟各古淺易於停淤。酌量加深一二尺。以資通順。共估挑工

長八千一十九丈。並黃林莊應築大壩。各支河口應築攔壩。共估銀三萬五千四百餘兩。比上年挑工估用銀四萬八千八百餘兩。較爲節省。已調派工員趕築各壩。雇夫挑辦挑出之土。遠送兩岸堆積。不致雨淋仍卸入河。限二月望前完工。照例會同巡漕臣黃鳴傑確細驗收。再爲鋪水。以杜弊混。而利漕行。至運河內古淺之處。每年估築東水挑水各壩。以資擊蓄。俟鋪水時察看情形辦理。以斯節省。至此項挑工。臣與督臣百齡前經奏明將兩淮癸酉綱鹽劬加價銀兩發商生息。以資撥用。現准鹽政臣阿克當阿咨稱該綱鹽價未經徵完。是以尙未發商生息。本年挑工仍用歲修銀項通融辦理。謹合詞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奉諭黃鳴傑奏籌挑徒陽運河章程一摺。徒陽運河因上年興挑時辦理草率。致本年回空幫船阻滯。經百齡等將承辦之該道府縣參奏著賠。並設法疏濬牽挽。始免貽誤。現在又屆歲挑之時。若仍任承辦各員偷減挑工。明年重空兩運。經臨自必又形淺阻。近年山東運河辦理不善。每重運北來。籌畫極爲費手。今歲各湖蓄水充盈。可以無虞阻滯。徒陽運河爲江浙一帶幫船經由要道。若於此先有阻滯。則東境雖挽運暢順。仍恐有稽時日。該御史所奏覈實估冊。以免減漏。加緊築壩厚水。以裕挑工。嚴禁工員包攬。以專責成。並不當以封墩作誌。樁務實量尺寸。兼令抽挖龍溝貯水。以驗挑工首尾水平。豫於開壩先三日呈報工竣。俟該撫會同該御史親往查驗後。始令啓壩鋪水。各條均爲覈實挑工起見。著百齡等卽飭承辦各員實心辦理。該督等仍隨時查察。如有偷減草率情弊。卽行指名參奏。至前令勒賠各員。並著飭催將賠項解工濟用。不得仍令干預挑工事務。以杜彌縫挪掩之弊。睿皇帝聖訓。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運河水卒履五十二

嘉慶二十年二月初九日，黎世序奏，奉上諭，據巡視東漕給事中卓秉恬奏請撙節湖水，以利漕運一摺。微山湖蓄水，本以接濟韓莊八閘及邳宿一帶運河。上年微湖水勢短絀，不敷鋪至江境，多方疏導，始克濟運。本年微湖雖蓄水寬裕，然江境仍當加意撙節，兩省同辦一事，總當不分畛域。該給事中稱邳州各閘啓閉，僅以一主簿兼管，恐其照料不周，啓閉失宜。請於河清、河定、河成等閘派員經管。著黎世序酌於江境各閘官內，或擇其事務較簡者，改設一二員，或酌添一員，幫同管理該處閘座，以專責成。欽此。伏查邳宿運河內，現在行漕石閘，共計六座，均歸各該汛員管理，並未專設閘官，亦無額設閘夫。空重漕船經過之時，各汛員率令沿河堡夫相機啓閉，亦不另給工食。內匯澤閘係邳州直河司巡檢管理，利運閘係宿遷縣運河主簿管理，濼流閘係宿遷縣中河縣丞管理，每員專管一閘，不虞照料難周。惟河清、河定、河成三閘，係邳州新安司巡檢一員管理。嘉慶十八、九兩年，東省微湖水勢短絀，運河來源較弱，臣與督臣百齡籌商設法蓄水，啓閉加嚴，恐該巡檢一人照料難周，當將河定、河成兩閘另行委員分管。僅有河清一閘，仍交新安司巡檢管理。每閘各有經管之員，專司啓閉，並未僅以主簿一員兼管三閘。臣與督臣百齡亦嘗計議於河定、河成兩閘專設閘官，而通工閘官額缺，並無可以裁改之處。若添設閘官，必設閘夫一處，添設閘夫，其餘各閘亦必援例請添，每歲增給俸廉工食，即多繁費。查山東運河各閘相離較近者，

或二官管理兩閘。或一官管理三閘。或並無專設閘官。就近歸於汛員管理。亦未每閘各設一官。所有邳州河清。河定。河成三閘。相離不遠。平時統歸新安司巡檢管理。足資照料。漕船經行之際。添派委員。各管一閘。專司啓閉。歷司辦理失宜。似可毋庸添設閘官。轉致紛更糜費。奉硃批。既能兼顧。不必增添。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十五日。卓秉恬奏。臣自去冬抵濟以來。周歷河干。留心體訪。見聞所及。謹擬四條。上陳御覽。一。攔河大壩宜歲加修築也。韓莊堵築攔河大壩。前兩年雖亦有此舉。然在空船過竣。已無水可收。必須趁重運方完。空運未至。此時總空一月有餘。攔河一壩於收水大爲得力。創自上年。甚有明效。雖於差民船隻守候多時。稍有不便。然國家大務。亦不能瑣瑣顧恤。上年河臣李鴻賓辦理堵壩。卽於江南山東交界徧貼告示。諄諭官民船隻。如有緊要事件。作速改由陸路。毋致觀望自誤。並將尾幫以後之銅鉛竹木貢物各船。嚴提跟接糧艘前進。卽閉閘堵壩。是以河水入湖涓滴不漏。辦法實爲妥密。應請旨敕下河臣。責成運河道。永遠遵辦。則微湖水勢永無短絀之虞。一。湖水毋得任意敞放。以重蓄蓄也。微湖接濟邳境。自應不分畛域。然彼此稍存意見。下游索水太多。上游只得暢放。雖水櫃十分充足。一經漫無節制。則盈者立涸。前兩年雖因引渠淤塞。收蓄失機。以致日涸一日。而放水過當。掣耗甚多。其弊亦半由於此。應請旨敕下河臣。嗣後塘長各河鋪水。總以四尺五寸爲率。運河正好行船。卽不得輕放湖水。如偶有淺澀。仍照向例。頭進南糧。微湖放閘口水二尺四寸。二進船放水三尺二寸。三進船放水不得過四尺。毋得任意敞放。致耗洩無餘。以重蓄蓄。一。禁啓通漕。以節湖水也。每年夏閒發水時。催漕各官。輒令各閘敞板。水勢

直瀉。謂之啓通漕。其意固爲速漕起見。不知山水易洩難留。旋即消耗。敝板二三日。涸可立待。又須設法。撈淺及下倒板等事。是甫送一二幫。卽有數幫停滯。眞爲欲速反遲。此乃漕弁不識全河形勢。機宜往往向閘官爭執。亦耗水之一大端也。況古人立閘備板之意。原爲關束水勢。縱有盛漲。亦祇須啓水面上板數層。其下半板塊亦斷不可啓也。應請旨敕下河臣。漕臣永遠禁啓通漕。則各塘存水寬裕。雖糧船頂閘過閘啓閉需時。而有水不患船不速矣。一嚴閉閘板。以便節宣也。東省運河。全恃諸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導。積少成多。源源接濟。其閒或數十里置一閘。或數里置一閘。必上啓下閉。互相灌輸。方可浮送。閘座自宜堅固。而閘板亦須整齊。假使稍有未善。啓閉何以能嚴。臣於督催挑工時。遍查各閘閘板。自河臣李鴻賓督飭添補齊全。現在無殘缺之患。惟添補閘板固係遵循舊例。然恐久而或懈。其漸不可不防。應請旨敕下河臣。責成運河道。每年春秋二季。重運未入境前。空運出境後。逐一確查添補。預爲之備。庶啓閉愈嚴。於漕運實有裨益。奉上諭。給事中卓秉恬陳奏稱。攔河大壩宜早堵築。啓放湖水宜加掙節。並禁啓通漕。添補閘板各條。內有李鴻賓已經試辦於前者。著該河督將所奏各條詳悉酌核。如果於河湖漕運實有裨益。卽會同漕運總督妥協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一日。吳璫李鴻賓卓秉恬奏。東省運河挑工普律完竣。臣李鴻賓業將酌啓汶壩南北鋪水緣由會奏。臣等查本年東省各湖水櫃。蓄俱極充盈。汶河水勢亦因泉源暢注。較勝往年。三月初四日啓除汶壩。並酌開馬場獨山等湖。放水鋪入運河南至韓莊。北至臨清。共七百餘里。均一律鋪足。深至五六尺不等。其韓莊以南八閘及江境邳宿一帶。專賴微山湖水鋪灌。向例微湖大壩催南糧首進幫船陸續

抵濳流閘下。江省定期知會鋪水。始行啓放。今東省嶧汛大泛。口屢歲搶辦工程。於江省啓除黃林莊界壩後。加雇人夫。剋期儻辦。已於初五日前。如式妥竣。專候江省知會到日。卽啓放湖口壩。鋪水南注。初七日。據江南徐州道稟稱。截至上月三十日。漕船渡黃。共有八幫。挽抵濳流閘下。五幫其在後之船。於中河境守候。臣等查南糧幫船。雖接續渡黃。並以次行抵濳流閘下。但計算幫數尙少。若先將微湖啓放。未免虛耗較多。惟現屆三月下旬。爲期已不爲早。不能不預爲放水。迎濟。臣等卽飭運河道率同廳營等。定於十八日。將微山湖湖口大壩。集夫啓除。限二十二日透水下注。入閘。遞鋪江境邳宿一帶。庶已經渡黃。及行抵濳流閘各幫。卽可先行挽入東境。約計頭進首幫到境。已須月杪。而東省湖濳充裕。塘長各河水俱深足。卽入境之期。稍有稽滯。亦可儻緊北上。以速補遲。運河道冊。

四月初八日。百齡張師誠黎世序奏。淮安府山陽運河東岸。向有涇河石閘一座。閘下涇河一道。計長六十餘里。每遇汛期。啓閘宣洩。河水下注。由山陽寶應鹽城各縣穿蕩歸海。兩岸民田藉以灌溉。向來修閘挑河。均須農民自行捐辦。上年因閘壞河淤。籌議修疏。當以工鉅費煩民力難任。而一處河道未便兩請動項。是以議令河身仍聽農民自行挑辦。閘座緊要。經臣等援案奏明借項興修。仰蒙恩旨俞允。趕修完竣。從此宣洩有資。濱河士庶咸頌皇仁。淪肌浹髓。修閘之後。卽應挑河。無如該河因積年減水下注。淤墊實甚。兼之工段較長。需費甚鉅。復因上年遇旱歉收。民力實有未逮。河底既高。啓壩放水。宣洩不暢。屆今黃流復故。瞬臨大汛。若運河盛漲。慮致旁溢。隄堰旣已堪虞。而河水減洩無多。民田難資灌溉。實關緊要。前據署山陽縣何因綸詳據士民吳學濤等環請循例借帑興辦。分年攤徵還款。臣百齡查核縣詳。雖係

實在情形。但該河閘座甫經借款興修。其挑挖河道。未便再請借項。批飭司道籌議具詳。茲據署江寧布政使昌德。淮揚道徐承恩會詳稱。涇河淤墊。原應民間自行挑濬。惟因該處連年歉收。民力倍形拮据。若專責民間自行挑辦。勢必不能集事。若稍事因循。於疏通運河盛漲。既不得力。而農田灌溉無資。更於小民生計有礙。司道庫內又無閒款可動。現據民人再三籲請借項攤捐。察其情形。不得不權宜辦理。茲又飭令現署山陽縣王佐。並委員裏河同知沈植蕃。河營千總張旭陽等會同確勘。按例撙節。估土方夫工銀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五兩。由府詳道。復經徐承恩親詣勘估。無可刪減。請於河庫墊發。卽委沈植蕃。王佐。署清河縣知縣龔京正。分段趕緊承挑。予限完工。仍由江寧藩庫籌撥。解還河庫。於前項閘座借項徵還之後。續將所借銀兩。分作八年。按田徵還歸款。臣等伏查修開挑河二者並重。涇河閘座既蒙恩准借項修竣。刻下挑濬涇河。實爲疏洩河流。灌溉農田。必不可緩之工。仰懇聖主俯念河閘事同一例。挑疏萬難稍緩。允准循例借支給辦。仍責成道府駐工。督令承辦各員認真與挑。務使照估如式。妥速完竣。臣等親往驗收。稍有草率偷減。卽行嚴參罰賠。奉上諭。山陽縣涇河閘座。前經借項興築。其河流淤墊處所。原應民間自行挑濬。據百齡等奏。該處連年歉收。民力拮据。一時難以集事。而水利農田關係緊要。辦理未便延緩。加恩著照所請。將估需土方夫工銀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五兩。先由河庫墊發。飭令委員趕緊挑疏。勒限完竣。仍由江寧藩庫籌撥。解還河庫。至此項應行攤徵銀兩。並照所請。俟前項修閘借款徵還後。分作八年攤徵歸款。以紓民力。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十九日。吳璣。卓秉恬奏。本年閘河水勢充盈。幫船行走極爲順速。惟臨清閘外衛河水弱。臣卓秉恬

前於押送首幫出境後，折回臨清一帶，會同撫臣陳預，分飭地方河員備剝撈淺，實力辦理，節經先後具奏。查衛河源出豫省，向年入夏以後，天晴風燥，水勢日消，必須設法妥辦，始可無誤漕行。現經撫臣陳預駐節該處，督同濟東道德啓、運河道洪範，一面嚴飭各州縣暨河工廳汛等官，於古淺新淤處所募夫撈浚，一面於例備官民剝船之外，委員馳赴直境，添雇民船，現在已敷剝運。臣吳璣復飭運河道於上河廳之柳園頭、石佛寺、半壁店等處，酌做草壩三道，下河廳之渡口、驛南、草寺、三里口、祝家屯、夏莊、營房、娘娘宮等處，酌估草壩六道，並於每壩密下挨牌層層關束，擡高水勢，連日幫船行走較前已速。茲於十一、十二、三等日濟寧連得大雨，據濟南、兗、曹、泰安、東昌等府陸續稟報得雨三、四、五寸至深透不等。汝河於十三、四日長水七尺二寸，泗河於十二日長水三尺六寸，臣等飛飭該管廳汛酌啓斗門水口單閘，將運河有餘之水收納入湖。查昭陽、南陽、南旺三湖各長水三寸，微山湖長水一寸二分，獨山湖長水四寸，馬場湖長水二寸三分，馬踏湖長水二寸七分，並據上河廳稟報，衛河於十二、三、四等日亦長水八寸，南糧重運，截至五月十三日，共入東境四十四幫，已過濟寧者四十二幫，出臨清口者十三幫，衛河現經長水之後，幫船量爲起剝，即可連檣前進。臣卓秉恬現往韓莊一帶，迎提二進尾幫，並嚴催三進幫船。臣吳璣仍在濟寧上下加緊督催，不任稍有稽滯。運河道冊。

是日，吳璣奏竊照接管卷內前任河臣李鴻賓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十五日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伏查前河臣李鴻賓由京回濟，即與臣詳細講論，均屬應辦要務，一面咨商漕臣，未及具奏。臣復將逐條細加酌核，謹就愚昧所及，開列於後。

一、卓秉恬所奏攔河大壩宜細加修築一條，查回空糧船過竣後，

水已微弱，卽攔河築壩，所收亦屬無多，自須夏秋山泉漲發時收水入湖，方能暢足。上年李鴻賓因徽山、南陽、南旺、獨山等湖俱成平陸，六七月間山泉正旺，若專恃運河之水由單閘水口入湖，而直往南注者，聽其虛洩，斷不能收符定誌。是以重運甫竣，卽趕築攔河大壩，盡數收入徽山等湖，涓滴不漏，始能將全湖之水，於數月內頓復舊規。實已行之有效，該給事中請歲加修築，自係預籌蓄之良法。惟各湖存水過少之年，必應照此趕築，方克有濟。若重運全竣後，湖水已漸符定誌，或所短有限，計各單閘水口所進之水，可期收足，似宜斟酌變通，從緩堵辦。於商民船隻往來，亦覺兩便。是在司河各員，因時制宜，不必拘泥，亦不可因循。總以湖濳收蓄，敷足爲准，自可永無短絀之虞。一、湖水毋得任意敞放一條。查各湖水櫃，以徽湖爲最要。蓋東境八閘及江南邳、宿運河，全賴徽湖挹注，兩省盈絀相因，未可稍分畛域。如江境浮送不敷，固不可偏執惜水之見，而東境掣耗過甚，亦恐有後力不繼之虞。若下游索水太多，一時自覺快利，而湖水過耗，難以收符定誌。次年卽形短絀，於江境亦有不利。自應通盤籌畫，彼此相關，是以向例啓放湖口壩，暢放三晝夜，鋪灌邳宿長河之後，俟幫船到境，再量啓湖口閘水板接濟，頭進放水二尺四寸，二進放水三尺二寸，三進放水不得過四尺。本屬多寡適中，宣節兼顧，方能遞年無虧。該給事中有鑒於十七八等年，不特收水失機，兼之用水無節，幾致貽誤全漕。所請湖水宣放濟運，只須足敷行船而止，不得任意敞放，致令耗洩無餘，洵爲先事預籌，以保湖水常充，漕運順利之要務。自應如所奏，酌定宣放湖水章程，永行遵辦。一、禁啓通漕，以節湖水一條。查山水驟漲，奔騰下注，其來雖旺，其退亦速。專藉各閘層層關束，始能攔截歸湖。若一啓通漕，勢必南洩者多，入湖者少。於收蓄之計，大有關礙。卽因水勢猛

驟恐致閘板齧裂亦只須酌啓水面上板數層以資分洩仍留下半板塊不使全往南注方爲妥善該給事中所稱夏間發水時催漕各官輒令各閘敞板固爲速漕起見而不知山水難留可立待又須撈淺及下倒板等事轉致欲速反遲誠屬洞悉情形切中利病亦應如所奏永禁通漕以裕湖漕一嚴密閘板以便節宣一條查閘座原爲攔蓄水勢互相灌輸若板塊短缺則暗中耗洩閘同虛設前數年閘板處處缺少實亦耗水之一大病經前河臣李鴻賓查明嚴飭添足試行有效現在雖已完整該給事中恐日久懈生又蹈覆轍洵屬思慮預防之計亦應如所奏專責運河道於每年冬春二季重運未入境前空運出境後督令廳員確切詳查一律添補齊全則啓閉愈嚴於漕運湖漕均有裨益以上四條遵旨詳悉酌核並咨會漕臣一體妥協辦理奉硃批依議速行運河道冊

是日吳璣奏運河廳濟寧汛隄工爲漕運往來緯道兼資保衛攸關緊要自嘉慶四年修築並十六年擇要幫培後歷經伏秋大汛水長隄塌衝刷殘缺上年疊次大雨漲發尤爲湧驟自石佛閘上小龍灣起至魯橋涵洞止一帶河道上承汝府沅河來源匯流入運又因下游泗河之水全出魯橋頂托致水勢積長拍岸盈隄兼之東坡積水寬深兩面油刷隨時搶護得保平穩迨水落歸槽後查驗堤工有刷去石眉以上土隄一半者並有隄頂剝削僅存寬二三尺者在在單薄險要堪虞亟應擇要趕緊修築高厚以資抵禦而通緯挽據該道廳擬估增培隄工二十七段共需銀六千九百五十餘兩臣詳加確核內有次要工段尙可緩修計駁減銀一千四百餘兩其實在殘缺卑薄必應趕辦之工計十八段長一千六百九十六丈共估需銀五千五百三十八兩又捕河廳東平州汛汝河西岸戴村石壩迤南五里十三步土隄內戴

字五號堤工原長一百二十丈形勢兜灣坐當汝流頂衝土性沙鬆歷年伏秋水長汕刷本已卑薄上年汝流壘漲奔騰湧注幾至漫隄雖經搶築高厚而隄形兜灣之險未除必致愈刷愈灣倍形喫重僅值異漲潰塌水由旁洩於濟運湖潏均大有關礙急應就勢估築柴土挑壩三道挑溜東趨方資保衛因所估浮多嚴駁刪減茲已減定實需銀二千五百六十四兩以上兩廳隄壩工程現據運河道分案具詳臣復加查核委係應辦要工所估銀料按工確核已無浮多請於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項下動支分飭趕辦奉硃批依議速辦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六日李逢亨奏竊臣於十四日敬聆慈訓十五日陛辭後即日出京回至永定河適十六十七日連得大雨十八日永定河連底水長至一丈五寸當與新任永定道周歷險工將防護事宜逐一商確二十日河水旋已消落臣即自固安起程經過新城雄縣任邱河間獻縣阜城景州出境均得甘霖沾足禾苗勃興秋成可望查河道與地方相表裏地方豐稔河工即可安瀾此皆仰沐皇上洪福至誠感召之所致臣於二十六日行抵山東德州目睹運河水勢深通糧艘行走迅速並詢知衛河水亦充裕南糧過行即由臨清一帶察看閘壩嚴飭小心啓閉當節有用之水以備不時之需六月初七日奉硃批勤慎二字刻不可忘勉之運河道冊

六月二十四日百齡黎世序奏查邳宿運河上游山水疊次長發各閘啓板尚然流行不及酌啓利運灤流兩閘越壩以分猛驟之勢而河成匯澤以上閘門水勢猶高下懸殊船行不能迅速臣等復飭運河廳營將各閘越壩全行啓除以平水勢幫船由各閘金門並越河兩路上挽倍爲暢順第向來山水長發雖

驟。消落亦速。誠恐來源稍弱。閘壩俱開。底水易耗。仍一面酌備料物。以便收窄壩門。藉資收蓄。一面飭調河口官舩船隻前赴邳宿。以備起剝饋行之用。茲於六月二十一日。三進船三十二幫已全行俛出江南黃林莊境。查上年多一閏月。三進幫船於七月初十日全行出境。本年無閏比較。上年早至一月有餘。東境運河水勢充盈。可期早達天庾。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七日。陳預奏。濟寧楊家壩隄岸。之上月十六日。因府河水勢陡發衝刷。當即飛飭運河道洪範就近查勘疏消。奏報聖鑒。旋據該道及署知州稟報。趕緊堵築斷流。將漫水設法疏消。至二十二日水已消退。居民復業。其濱臨蜀山馬場等湖窪地。因雨多積潦。亦有被淹之處。現已設法疏消。並據汶上縣知縣稟報。縣境李太口草橋等處民堰亦被漫溢。開放洪仁橋等處單閘宣洩。茲已全行堵閉。現將隄堰加高培厚。查上月中二旬。雨水積多。荏平莘縣低窪之區。亦不免有被淹之處。所喜數日以來。天氣晴朗。臣現飭藩司委員會同該州縣逐一查勘。其過水之區。如田禾間有損傷。即令隨時補種雜糧。俟勘明情形。再據實奏聞。至衛河水勢。前因據報日漸增長。恐有捫阻之虞。臣即飭濟東道德啓派委前往臨清州楊嗣會馳赴四女寺察勘誌椿。查照向例。水至一丈六尺。即開放支河宣洩。旋據稟報。上月二十五日。衛水長與水誌尺寸相符。即會同廳汛啓壩開放。河流立時分注。復據濟東道稟報。自啓放支河。因衛源盛漲。臨清閘外水勢尙未見消落。六月二十八日。趕緊將杭嚴四幫船四十七隻。僱出臨清口。次日即放衛相平。該道督同上河廳。將頭閘嚴密加板。已衛高於汶二寸。箝口壩外漸有沙淤。俟衛水平減。即行提閘放船。臣當即飛飭恩縣知縣張恆。將支河口門橋孔全行開放。暢洩水勢。並飭該道德啓督同署臨清州宋

鑑。俟衛流平減。汝水蓄高。卽將箝口壩口門淤沙督飭趕緊撈挖。啓放閘板。藉溜衝刷。將抵閘各幫船趕運出閘。至現在閘外隄堰尤關緊要。已令各州縣會同河員督率人夫。上緊培高加厚。以資保衛。運河道冊。

九月初八日。李逢亨。吳璣奏。運河設立閘座。專爲節宣水勢。必須閘身完整。板塊齊全。視水勢大小相機啓閉。實爲漕運攸關。至緊至要。臣吳璣於上年查勘各閘。多有年久損漏。急應徹底重修。因恐同時並舉。工費繁多。會商前副總河臣李鴻賓。酌量緩急。請分年修理。以節經費。具奏在案。臣李逢亨到任後。因值重運經臨。未能修理。當飭廳開各員略爲補砌勾抵。暫資擎托。總非經久之計。茲據運河道洪範詳稱。泃河廳沛縣汛楊莊閘一座。建自前明。迨雍正乾隆年間。各拆修一次。嘉慶四年補修上六層。十五年補修上五層。迄今又閱數年。閘底樁木朽爛。兩岸金門由身及雁翅轉角各牆石多半坍卸。脫落坐蟄。巖裂又四雁翅尾亦皆掣裂殘損。閘底石塊掀揭參差。難以下板擎蓄。又運河廳濟寧州汛師莊閘一座。上承汝水衝擊。而下游泗河長發。渾流倒漾。淤墊堪虞。全賴此閘啓閉得宜。最爲緊要。該閘自乾隆十一年拆修以來。歷今六十餘載。底樁朽腐。牆石酥損。金門兩岸由身轉角雁翅裹頭等處。全行巖裂。閘底衝掀。槽石破碎。遇身滲漏。並該閘地勢低窪。應加高三層。方資攔蓄。又上河廳堂博汛土橋閘一座。乾隆二年重修。迄今七十餘年。金門槽石兩牆由身石塊脫落。透水掣傷裹石。其轉角雁翅裹頭閘耳亦全行酥損。閘底樁木朽腐。底枋斷折。底石衝掀。難以啓閉。並盛漲時水漫閘背。亦應加高三層。以上三閘。急應徹底拆修。並展挑月河築壩厚水等工。詳情具奏。臣等復查各該閘。實係通身損壞。不特啓閉維艱。儼牆石坍卸。致

礙重空漕艘往來。所關匪細。洵屬緊要之工。但核其所估銀數較多。臣等正在豫省督防秋汛。未能親往查勘。當即遴委幹練。工員隨同運河道逐細勘估。茲據該道等詳覆。其核減銀二千三百七十餘兩。並選取舊石抵扣新料外。計楊莊閘實估例幫價銀一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土橋閘實估例幫價銀一萬一千七百三十餘兩。現值回空糧船南下。俟指日全竣。即須趕緊興辦。於明年鋪水以前普律完竣。所需石料。應先期發價採購。運工。臣李逢亨一面移咨山東撫臣陳預。酌撥司庫銀兩辦理。俟霜降安瀾。回抵濟寧。即親加覆勘。有無浮估。詳慎稽核。奉硃批。依議。工部知道。運河道冊。

十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邵宿運中河水勢充足。但時已交冬。應行節蓄。所有運河各閘越壩。及楊家莊口門頭二三壩。現在飭令照例接築。以資擎托。而利漕行。河口福興正越兩閘。年久損壞。本年春間已將正閘拆造完工。現將該閘上下及荷包塘兩岸。應做裏頭護壩。並填築隄工殘缺之處。均分別辦理。以便啓放行船。騰出越閘。趕估拆造。揚河廳之車邏。南關兩壩壩底。均已先後修築完固。惟二壩本年啓放日久。其南金剛牆。年久未修。石塊多有酥損。牆身蟄裂。車邏閘亦年久損壞。據該道廳稟請。急須拆造。以備來年啓放。現在估計辦理。其餘各處工程。一律平穩。回空漕船。截至十月二十七日。已渡黃六十二幫。暢行無阻。在後幫船僅止六百七十餘隻。如能跟接來江。可期計日全行南下。不致有凍阻之虞。清江一帶。二十五日。戊刻起。至二十六日。申刻止。得雪二三寸。時交小雪。即渥被祥翼。在地麥苗滋培露足。預兆豐登。民情極爲歡抃。十一月二十五日。奉硃批。欣慰。覽之。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四日。李逢亨奏。竊臣於霜降安瀾後。回至濟寧。督催回空漕船。查勘隄堰各工。查運河爲漕艘

經由要道。必須河水充盈。而隨時宣蓄。尤在隄堰完整。閘壩堅固。方可無誤。機宜。臣前於五月赴任時。由德州臨清一路沿河查勘。見兩岸官隄民堰單薄卑矮之處甚多。難資捍禦。因時已大汛。重運盛行。不及估辦。當經會同撫臣陳預。分飭河工地方該管之員。擇要修補。嗣值河水盛漲。嚴密防守。幸保無虞。臣前會遴委諳練工員。自上而下。以次查較。盛漲水痕。擇其必須加培萬不可緩者。分別官隄民堰。擇節確估。由運河道復估造冊詳請。惟臣在豫防汛。未曾履勘。均須親詣各工確切詳估。以昭核實。而杜浮冒。現在回空幫船行走迅速。於十月三十日全數償出東境。臣即親赴運河下游。察看徵山等湖收蓄水勢。以及冬挑事宜。並南北應修隄堰閘壩工程。運河道洪範熟悉情形。深知工程緩急。即帶同該道自臺莊湖流而上。直至臨清迤北。逐細確勘。將來即交該道督率辦理。更爲認真切實。又奏竊查本年五月臨清閘外衛河水弱。經前巡漕臣卓秉恬。撫臣陳預。駐劄該處。督同各該道嚴飭廳縣募夫撈濟。一面添雇船隻。剡運。並經前河臣吳礪復飭運河道於上河廳之柳園頭石佛寺半壁店等處。酌做草壩三道。下河廳之渡口驛南草寺三里口祝家屯夏莊營房娘娘宮等處。酌做草壩六道。層層關束。擡蓄水勢。幫船得以行走迅速。極爲得力。均經奏明。共計用過工料銀一千四百七十六兩六錢八分八釐。茲據運河道核實。開具印摺請奏。臣覆核並無浮冒。再此項工程係動用運河道庫節省八束銀兩辦理。應請照例報銷。奉硃批工部知道。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李逢亨奏竊臣由水路自運河廳之濟寧魚臺等汛。泲河廳之沛滕嶧等汛。直至臺莊以下與江省交界之黃林莊止。以次履勘。詳細講求。俾蓄洩啓閉機宜。皆知遵守。微湖爲濟運水櫃。最關緊

要。木年雨水應時。泉源暢旺。臣嚴飭運河道率同廳汛隨時收蓄。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多多益善。總期湖水充裕。來年漕運方能迅速。九月後。各處雨水遞達。微湖蓄水較定。誌多一尺六寸。即較上年收水最大之日。亦多收一尺。實爲歷年所未有。惟是水勢過大。則隄工難免喫重。泲河廳之嶧汛。滕汛。臨湖石堤。西抵大湖。東逼運河。因水勢擡高。多有滲漏之處。又值西風當令。鼓浪撞擊。設有疎虞。所關匪細。前據運河道洪範稟請。啓放十五孔橋北首四孔。藉資宣洩。並於臨湖喫緊處。估鑲護埽三段。保護隄岸。當經批令相機妥辦。茲臣到工察看。該處一帶隄頂僅寬丈許。原係碎石砌成。上加大石。現多脫落殘缺之處。一遇風浪撞擊。勢屬堪虞。所鑲護埽係急應趕辦之工。查量長深高寬丈尺。亦與所報相符。臣督令追壓堅穩。足資捍禦。惟臨湖一面。雖經鑲埽護衛。而臨河一面。石岸壁立。且間段殘缺。情形尤甚險要。該處河面僅寬三四丈。土餞不能站立。鑲埽又占河道。細加相度。必須照舊將石隄補修完整。方資外衛。臣督同運河道隨帶委員逐細確估。除找用舊石之外。添買新石補砌完固。其臨清河隄根尚有餘地者。即於石工外估築土餞。以歸撙節。通計臨湖護埽並臨河土石等工。共估銀六千九百餘兩。容臣核明另繕清單。奏呈御覽。所需銀兩。請即於運河充。沂兩道庫節省八束銀項下動支。應用無庸另請錢糧。現在微山湖隄岸內外修理堅固。前藉宣洩。啓放十五孔橋北首之四孔。今已堵閉。點水不令外出。現存水一丈三尺二寸五分。以後再有長水。足以容納。來年濟運可期充裕。至運河下游兩岸隄工。間有卑薄之處。酌估幫培。其前次奏明估修運河。泲河之楊莊。師莊兩閘。復加勘核。均屬無浮。已據承辦各員購運石料到工。俟空水之後。即行興辦。奉硃批。依議辦理。運河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運河水章 第五十三

嘉慶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陶澍奏竊臣奉命巡漕，刻刻以嚴切催償爲要。現在首進全幫盤驗在即，約可早上年十餘日。惟因正月內雨少風多，江潮陡落，河道間有淺阻。雖經設法鬪撈，各船相次跟渡。江潮亦漸暢旺，可無虞淺滯。但臣查江浙爲漕務最多之地，而鎮江又爲江浙運道咽喉。未可以目前尚屬暢順，卽忘遠慮。臣因籌催之際，親歷該處湖閘，始知前人立法周詳，不可不亟爲修復。請爲我皇上陳之。

一、練湖宜濬治也。鎮江運河水無來源，惟丹陽縣西有練湖一所，古名曲阿後湖。收納長驢諸山八十四汶之水，瀦蓄濟運。與山東微山諸湖相似。自康熙年間，上練湖墾爲民田，下練湖亦日見淤塞。一望荒煙，春夏漲發，旣虞其潰隄，秋冬水涸，又無以濟運。查河臣黎世序於鎮江府任內，曾捐建三閘，但湖底未深，水難存蓄，能灌田而不能濟運。計下練湖周圍四十里，若得挑濬，使水有所瀦，遇潮枯時，湖水開放一寸，運河卽可增長一尺。不特丹陽無慮，並可以接濟丹徒之上矣。

一、甘露港宜挑深也。鎮江口門寬祇數丈，而自丹徒至常州一百六十里間，皆藉此口納潮。未免源少流長。查江口稍下有甘露港，亦係納潮之所。其水從北固關前流經北水關入城，出南水關長一千三百餘丈，便民濟運。由來已久。近年淤墊不通。江潮聞城中百姓因汲水維艱，亦願捐挑。若得官爲勸勵辦理，是又添一納潮之所，於漕行自更利矣。

一、閘座宜整理也。丹陽有奔牛、呂城等閘，所以收練湖之水，下瀉丹徒。有西門、南門等閘，所以防江潮。

之迴退而丹徒之橫越二開。尤爲旁納江潮要地。近因石縫坼裂。閘底漏水。不能下板收蓄。以致急迫時用蘊絮紮貼。且閘底低於河身。內寬而外隘。潮來旣不能暢入。潮退且並底水撤去。此因木商捐修。利於簾筏之轉側。而不知漕運已因之膠淺。尤宜早爲修整也。一積土宜起除也。鎮江河道原係秦隋時鑿山而成。岸偃崖高。如頭道溝。野狗墩。豬婆灘諸處。兩岸陡立。各長四五百丈。高二三十丈不等。出土無路。河底之掘挖日深。則兩岸之傾側日甚。兼之輿挑例在隆冬。手足瘡痍。一遇雨雪。滑跌尤多。一夫所挑。不過八擔。比及山頂。已傾灑過半。大雨之後。仍復衝洗入河。此所以旋挑旋淤也。爲今之計。或將所挑之土運出大江傾棄。或設法搬移至荷花塘及邵伯湖西一帶。填補隄埂。繕道。或卽就高處酌抽土巷數條。俾繞至山後出土。總之舊土縱難盡除。而新土則斷不可再加矣。以上數條。皆係前人成法。特以廢弛已久。故運道日漸艱難。臣溯查舊案。無歲不有淺阻之事。一值江潮陡落。百餘里長河無從接濟。兼之江潮挾沙而入。每日計厚一錢。以一年計之。厚及尺餘。從前獨有二十年一疏。五年一挑之說。近則五年一大挑。一年一小挑。而仍不免淺阻。總緣人人苟安目前。而不爲遠計。置成法不問。而徒恃夫挑工。不知挑工及於河底而止。而江湖之起落無常。是收水之閘座宜先。而引潮瀦水之港湖不可不講也。奉上諭。據陶澍奏。鎮江運河間多淺阻。宜濬治練湖甘露港等處。以裕來源。並修整閘座。起除積土各條。其言是否可行。著百齡勘明核議具奏。陶中丞奏議。

是月二十七日。李逢亨奏。臣查接管卷內。前任正總河臣吳勳。副總河臣李鴻賓於十九年九十月內。先後具奏。運河廳濟寧汛南門橋。共估工料例幫價銀七千七百三十兩七錢。又泲河廳嶧汛侯遷閘。共估

例幫價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一兩一錢。又徽山湖隄嶧汛嶧字九號韓莊開上下大石工共估例幫價銀三千五百四十四兩七錢。又滕汛運河東岸滕字石工三段修永開共估例幫價銀一千三百五兩八錢。又上河廳臨清汛輒開共估例幫價銀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兩一錢。至西岸下雁翅接修礮岸即選用舊石以資撙節錢糧。以上各工並聲請分別動用司庫及完沂運河道庫節省銀款辦理均經奉旨准辦飭行。茲據具報各工先後修築完竣。經運河道查驗橋閘石工俱照估如式完整。開具印摺詳請具奏。臣復加察核無異。運河道冊。

五月十八日工部查得南河歲搶修直隸永定河歲搶修均曾定有限制。而豫東二省歲搶修直隸南北運河歲搶修向無一定銀數。致東省黃河十八年搶修報用銀數較之歷年准銷成案大相懸殊。若不定以限制恐逐歲加增。何所底止。嗣後山東黃河搶修工程酌定每年不得過四萬五千兩。並將山東運河歲搶修豫省黃河搶修直隸南運北運二河搶修各工一概定以限制。以歸畫一。查山東省運河歲搶修歷年需銀自四萬二千六百餘兩至四萬七千五百餘兩不等。應酌定嗣後每年不得過四萬五千兩。豫省黃河搶修歷年需銀自二十一萬五千四百餘兩至二十三萬六百餘兩不等。應酌定嗣後每年不得過二十三萬兩。直隸南運河搶修歷年需銀五千九百數十餘兩。應酌定嗣後每年不得過六千兩。北運河搶修歷年需銀一萬四千二百餘兩至一萬八千八百餘兩不等。應酌定嗣後每年不得過一萬七千兩。仍令該督等隨時察看工程平險情形核實撙節修辦。毋得以歲有定額任聽承辦工員等儘數報銷。以歸核實。是日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六月十五日李逢亨奏。臣接據運河道洪範稟據。本年入伏前後。東省疊次大雨。各路山泉坡水及上游南陽。昭陽二湖匯注。微山湖。現存水一丈四尺六寸。波濤浩瀚。土石隄岸。在在喫重。若不急籌宣洩。或再加長一二尺。卽有盈滿之虞。昨經該廳將微湖尾閘伊家河開通。水勢建瓴直下。雖極暢利。而來源匯注。仍屬消不敵長。每日復長一二寸。擬自重運尾幫挽上韓莊。卽將湖口新閘板塊全行啓除。俾資暢洩。儻消水仍屬無多。再酌啓舊閘兩閘並放。總以水深一丈四尺爲度。卽行下板攔蓄。並加謹防護。臣查微湖專爲東省韓莊迤南入閘及江省邳宿長河濟運之用。當水小之年。涓滴皆爲有益。原不應多爲宣放。惟查運河備覽。向例收水一丈二尺以外。卽須分洩。誠以土石隄岸。有一定丈尺。儻存水過多。難以容納。且秋冬時。西風鼓盪。埽場堪虞。查上年收水一丈三尺六寸。其隄岸喫緊。並石工滲漏處。曾經奏請動帑補修完整。一面酌啓十五孔橋宣洩。方資保護。今存水較上年尤大一尺。現在仍見增長。更屬可虞。自應如該道所稟。廣籌宣洩。以保隄岸。而衛田廬。並飭將至緊至要之處。酌估增培。或鑲護埽。加謹防護。務保萬全。運河道冊。

閏六月初九日。陳預奏。南糧重運幫船已催出柘園東境。共八十一幫。前經奏報。茲據護理濟東道錢俊稟報。自初二日起至初五日止。衛河陸續長水三尺一寸。現深一丈三尺四寸。衛高汶一尺九寸。在後幫船尙未抵臨。現在嚴板深閉。擊蓄汶水。俟幫船挽到。察看衛水情形。隨時啓閘。打放。臣查現當大雨時行之際。衛水長落靡定。且數日來天氣晴霽。疏消較易。當卽飛飭該道督同地方河工員弁。多雇人夫。趕緊挑挖壩淤。務期一律深通。俾重運到臨。無虞阻滯。至南糧幫船未經出閘。止餘十七幫。內尙未過濟寧十

二幫計在後幫船到臨之候。臨口已可疏通。不致有稽挽運。如衛水再有增長。箝口壩未能深通。卽當飛飭臨清州督同相機設法辦理。另行具奏。再武城一帶長河水勢。現深一丈二尺六寸。現飭該縣等於兩岸隄堰卑薄處所多撥民夫。層磯層土。趕築高厚。俾衛田廬。並據恩縣稟報。已於初六日遵照向例。將四女寺支河土壩全行開放。水自石壩橋孔流出。勢甚暢達。運河道冊。

是月十九日。陳預奏。本月初旬。因衛水盛長。高於汝水。閉閘蓄汝。並開放四女寺支河土壩宣洩情形。經臣奏報。旬日以來。因上游水勢漲發。衛河疊見增長。當卽飭令護濟東道錢俊。督同臨清州汪汝弼。上河通判方傳毅。將閘門緊閉。不使涓滴入汝。以防倒灌。一面飭令將沿河隄堰。加高培厚。並衛田廬。正在籌辦間。旋據運河道稟報。堂博汛魏灣三孔橋迤南官堤毗連馬頰河。連次大雨。土鬆水湧。致埕塌三丈有餘。卽趕辦料物。星夜堵築。臣因該處相距臨清口門僅止六十餘里。若走洩運河水勢。驟難收蓄。當卽飛飭濟南府同知汪霖。卽由臨清馳赴該處。會同上河通判方傳毅暨東昌府知府商載。不分雨夜。趕緊修築。茲據報該廳等晝夜搶辦。業已趕築堵合。鑲壓穩固。探量汝水於十三四兩日。共長水三尺三寸。而衛水未見消落。現止高汝一尺三寸。今復飭開放德州哨馬營支河。俾資分流宣洩。所幸數日來天氣晴霽。宣洩較易。刻下永建鉛山等幫已抵臨清。其在後各幫亦不致遲滯。一俟日內衛水消落。卽行挑挖淤淺。啓閘逼溜。趕緊灌塘。打放。臣現於拜摺後。卽自省起程。馳赴臨清。督率相機設法妥辦。俾全幫早出東境。仰慰聖懷。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四日。陳預奏。臣前將衛水疊長。嚴閉閘板。蓄汝敵衛緣由。先經具奏。查汝水自堵合三孔橋堤

工日見增長。於十八日以後，衛水亦漸消退。僅高於汝七寸。若再見退落，即可撈挖沙淤。而二十一、二十三等日，衛水又疊次增長。加以連日陰雨，下流宣洩不及，水勢洶湧。處處拍岸盈隄，臣屢勸之下，深爲焦灼。查臨清捫口係每年常有之事。惟今年汝衛並漲，現在衛水較上年盛漲之水尙高一尺四寸，必須晴霽數日，水勢漸消，人力方可施展。其兩岸隄工，臨清各處先經護理濟東道錢俊督同該州汪汝弼加高培厚，設法防護。足資抵禦。惟武城、恩縣等處均在下游，隄堰雖經加培，而上游水勢過旺，有長無消，凡迅溜頂衝之處，勢形墊場。隄內兩岸民田，正當禾黍飽綻，計日收穫之時。在在均關喫緊。臣現已分派熟諳修防委員前赴各處，會同該地方官排椿紮枕，多集人夫，星夜搶護，務保無虞。並委員馳赴下游查勘，有可疏洩無礙民田之處，卽設法辦理。臣一面敬詣潭神廟虔誠默禱，以冀衛水速消，不獨隄堰民田可保無虞，而閘內停待各幫船亦可相機打放。查現在東昌以南尙有四幫，計通幫抵閘之時，外河水勢自己見消，便可連塘打放。臣惟有督同道廳暨地方官設法趕緊辦理，以速補遲。運河道冊。

七月朔，陳預奏竊臣前在途次，接據兗沂曹道斌良稟報，閏六月十四、五、六、七等日，曹河六堡河勢北趨，刷墊塌壩工程險要。當卽撥款接濟，並委員協同防護緣由。先經奏報。一面飛飭該道斌良，如東北水勢漸退，迅將墊塌壩段趕緊加鑲，追壓穩固，保護通工。一面將水勢情形隨時稟報。茲據准河臣信稱，十九日抵工後，查勘長水漸見消動，溜勢雖未開行，而湍激之勢輕減。趁此搶辦魚鱗頭壩。該壩三埽已追鑲入水五尺，可以站穩。隨搶鑲四埽，現已鑲出水面七八尺。魚鱗二壩亦擇緊要喫緊處分投搶護。下首蓋壩，隨碧霞宮沿隄舊埽一並捆鑲防護。幸天氣清明，錢糧料物俱能應手。大局已可無虞。並據該廳營稟

報前來。臣查此次曹河六堡工險要。仰賴聖主洪福。化險爲平。現甫交秋汛。大河水勢長落靡定。目下工需較多。全在稽蘇等項源源接濟。臣前此奏撥銀六萬兩。已據藩司具報於二十三日。委員解赴工次。臣復飛飭該廳及曹、單二縣幫同趕辦料物。務臻妥速。以保安瀾。是日馳抵臨清。正值衛水續長。當將宣洩防護緣由。於上月二十四日具奏。迨至二十五日。又復大雨滂沱。衛水更加洶湧。兩岸隄堰甚爲危險。即分飭委員冒雨馳赴下游夏津、武城、恩縣一帶。會同地方官竭力防護。凡迅溜頂衝險要之處。俱加高培厚。排椿紮枕。以資抵禦。並派督糧道福泰馳赴四女寺支河下游。直至直省吳橋一帶。查勘務令一律通順暢達。一面飭令運河道督同防汛。趕緊於臨口兩閘築做土堰一道。以免濁流漫塘倒灌。適漕臣李奕疇亦兼程趕至。會同籌辦。查看箝口壩積淤已極深厚。寬有五十餘丈。隨商酌先行築壩攔截。挑挖閘口淤泥。以備啓放。而河底挖深。閘口水勢亦可減落。當飭臨清州知州汪汝弼。上河通判方傳毅。多集人夫。冒雨晝夜挑挖。查本年衛水來源既旺。而直隸一帶雨水亦多。是以消落不易。現在衛高於汝。尙有一尺四寸。俟日內水略見消。即行啓閘。將閘內十七幫趕緊打放。再行會同奏報。運河道冊。

是月初八日。黎世序奏。洪湖水勢自交秋後。逐漸見消。高堰誌椿現存水一丈六尺一寸。仍能暢出敵黃。山盱各壩分洩之水下注。高寶揚州運河。幸歸江各閘壩早爲開放。宣洩不致驟形漲滿。下河各州縣正當收穫之時。高郵車邏。南關兩壩。嚴飭得守且守。而水勢漸長。高寶揚糧工程處處喫重。臣卽委候補道王逢源協同經管道應營汛各員。加意巡防。至閏六月二十三日。高郵汛誌椿已長至一丈四尺。比上年啓放車邏。南關兩壩時存水一丈三尺二寸。又大八寸。東岸危險已極。萬難再守。而時過立秋。將及一旬。

查上年七月初四日立秋。初五日啓放高郵滾壩。下河秋收卽已無礙。本年比上年又遲數日。更可無虞。臣卽馳赴該工。督飭該管道府廳州等於二十三、四日將車邏、南關兩壩次第啓放宣洩。沿途查看裏河、揚河、揚糧三廳兩岸隄工。有因水勢漲盪迎溜埽灣之處。搶鑲護埽防風。一律穩固。邵宿運河本年東境山水極大。將一切分洩之處。全行啓放。中河楊莊口門內外各壩全行拆去。以資暢洩。昨准東河咨會。徵山湖水現存至一丈六尺以外。臨湖隄工喫重。現將湖口各閘壩暢行啓放。宣洩下注。江境運河恐形漲滿。臣飭令該管道廳加意防護。連日黃運湖河水勢長少消多。外南順黃壩誌椿現存水二丈八尺七寸。揚河、揚糧水勢均已報消數寸。事機極順。臣惟有竭力督率修防。以冀瀾恬工固。奉硃批覽奏。曷勝慰。遙叩神恩。默佑秋汛方長。益當敬慎防守。勿稍疎懈。勉之無怠。徵山湖現籌宣洩。江省運道亦應保護。勿誤回空。船隻爲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李逢亨奏。竊臣於閏六月十五日將徵湖存水過多。設法籌消防護緣由奏報。茲據運河道洪範稟報。徵湖誌椿。截至閏六月初七日止。現水深一丈五尺四寸。據前六月分又長水八寸。已逾定誌三尺四寸。比較上年湖水最大之日。亦多水一尺八寸。湖面愈廣。風浪愈急。臨湖土石隄岸出水僅二三尺。處處滲漏。坐墊裂縫者不可勝數。一經西風鼓盪。在在堪虞。現將湖口雙閘及馬蘭、朱姬三里各減閘及雙孔、雙減等閘。伊家河尾閘。次第開放。因運河水大頂托。仍不能暢消。而上游坡河衆水匯歸湖內。來源旺盛。總恐消不敵長。以一線滲漏殘損之土石隄工。而欲禦一丈五六尺深。風浪湧注之大水。秋汛爲日正長。設有疎虞。湖濫傾瀉。不特淹及田廬。而兩省運道關係深端。必須擇要於嶧、滕兩汛運河西

岸韓莊閘上至鄒山迤南一帶大石碎石等工。湖面迎溜兜灣處，鑲做護埽七段，加築土頂，其工長四百七十丈。估計需銀一萬六千七百五十餘兩，並請動支運河兗沂兩道庫存節省八東銀兩，給發該廳。乘時趕辦，以禦盛漲，以保湖隄。臣查微湖存水十數年來，從未有如此之大。上年該湖存水一丈三尺六寸，隄岸已形喫重，並有石工滲漏之處。會奏請動帑修補完整。今年湖水更大一尺八寸，隄岸處處緊要，自屬實情。但臣遠在豫省督防大汛，未及親往查勘，難以懸擬准駁。當飭該道再逐段復勘，擇其萬不可緩之工，趕緊興做，稍可緩辦，概行刪減，以資節省。旋據稟復，俱係實在緊要處所，斷難減少。如所估糜浮與該廳認賠，請照原估核奏。臣查洪範在任多年，熟諳運河情形，估計錢糧尙屬認真。所稟情詞激切，自係實在情形。仰懇皇上鴻慈，俯念微山湖存水過大，隄岸喫重，恩准先行照估趕辦，並請動支運河兗沂道庫節省八東銀兩，俾得趕緊鑲做，以資保護，並專責運河道督辦。仍俟臣親加履勘，儻有草率偷減，並浮估銀糧，卽行據實參賠。奉上諭：據李逢亨奏，微湖存水過大，現深一丈五尺四寸，因隄岸滲漏，坐墊裂縫，請動帑趕緊修補，所有估需銀一萬六千七百餘兩，准於道庫節省八東項下動支。工竣查明據實核銷。

運河道冊

是月十七日，李逢亨奏，泇河應滕汛彭口閘，係乾隆二十四年修建。北至夏鎮閘，南至張河，韓莊二閘。上下相距七十里，惟藉此閘關蓄，且逼近彭口山河，伏秋汛內山水漲發，十字河上下受淤深厚，全賴此閘隨時啓閉，調劑水勢，浮送漕船，最爲喫重。實爲運河緊要關鍵。茲據運河道洪範詳稱：歷年久遠，底椿朽腐，金門由身雁翅牆石全行皸裂，閘底衝掀參差，槽石破碎，東板不嚴，亟應徹底拆修。且南北兩岸下雁

翅稍短。每遇糧艘抵閘啓板時。溜勢建瓴直瀉。致將下雁翅尾接連之老崖。不惟衝刷塌卸。且因緊靠民居。緣夫托足維艱。必須量爲接長。並恐伏秋大汛。山水暴漲。宣洩不及。水漫閘背。又兼江廣幫船體笨重。提溜打放。船身高於閘背。易致觸碰。應於閘背上面。普律加三層俾擊托十字河山水。並免觸碰之虞。再該閘既經加高接長。所有牆面石下馬牙椿後梅花椿。亦應照舊制加添兩路。月河亦久未挑浚。淤成平陸。應照依現在形勢展挑。一律深通。至該閘鋪底石塊。並牆面海漫石襯裏石。分別選舊添新。其萬年枋。閘耳二項。並閘底椿木兩牆後襯軌。均皆損壞。不堪選用。請全行添新。臣因原估銀數浮多。嚴行批駁。並委員復加確勘。茲據該道遵照刪減實估。例幫價銀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七兩。造冊請奏。並聲明請動司庫地丁銀兩辦理。臣查彭口閘上承十字河山水下注。非盛漲水漫閘背。卽係石縫滲漏。不能下板蓄水。漕艘往來經行。所關匪細。必應趕緊拆修。以資堅整。該道冊估銀數。細加復核。並無浮多。現值重運漕艘過完。回空南下。後卽須趕緊興辦。於明年鋪水以前。普律完竣。所需石料。應先期撥價採購。運工仰懇皇

上俯念工關緊要。動撥山東司庫銀兩趕辦。於漕運實有裨益。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五日。百齡黎世序奏。邵宿桃源運中河水勢。自入夏至今。因東境雨水過多。來源旺盛。雖宣洩之路無處不經啓放。仍未能大爲消減。近日微湖增長。已至一丈八尺餘寸。實從來罕有。接據河東河臣李逢亨來咨。亟須將湖口各閘壩啓放減洩。臣等以江境沙家口以下。既有蒙沂山水匯歸。又加微湖水下注。誠恐啓放過驟。江境隄岸堪虞。業經咨會東河循序啓放。以免下游著重。一面督令各廳營竭力修守。總期回空漕船到境毫無阻滯。進行歸次。無誤受兌新漕。以慰聖心。塵注。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李逢亨奏拆修彭口閘一摺。彭口閘年久損壞，准其拆修。其於閘背上面普律加高三層，並將南北兩岸雁翅量爲接長之處，亦俱照所請辦理。估需例幫價銀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七兩，准於山東司庫動支。該河督卽督飭工員趕緊興修，務期工堅料實，勿任稍有偷減。工竣核實報銷。運河道冊。

八月初九日，李逢亨奏。欽奉上諭。本年徽山湖水長至一丈八尺四寸，爲近年所未有。該處係儲蓄之水，可無衝決之患。然亦不可使之漫溢出岸。吳璣等當督率工員，相度情形，鑲護隄堰，一律穩固。又彭口閘年久損壞，准其拆修。估需例幫價銀，准於山東司庫動支。卽督飭工員趕緊興修，務期工堅料實。欽此。臣跪誦之下，仰見皇上於黃運兩河事宜，無事不上邀睿廬。茲臣請修閘座工程，卽蒙允准撥銀趕辦。並諄諄訓誡，毋許偷減草率。臣務當詳慎稽核，實心實力凜遵妥辦。查彭口閘首受十字河山水，漕運經臨，全在啓閉得宜。較他閘倍爲緊要。臣已移咨山東撫臣陳預行司酌撥銀兩，先購辦木石等料，運集工次。俟回空過竣，卽築壩控水，趕緊興修。惟時臣黃河防汛事竣，近在濟寧，卽親往監視，督同道廳趕辦。斷不任稍有偷減草率。至兵部尙書臣吳璣，現往韓莊查辦微湖疏消防護事宜。臣敬謹恭錄上諭，咨移遵照。連接吳璣來信，微湖現存水一丈八尺六寸，旬日以來並無續長。自係上游各河來源漸減，邨山等處護壩，現在分投趕鑲湖隄出水一尺上下及數寸最卑矮之處，亦已搶築子堰。惟兩面皆水，所需土料俱用船於十數里之外採取裝運，辦理實屬艱難。經運河道督廳上緊儻辦，並節節專派弁兵晝夜防護。現在俱屬平穩。惟此後西風當令鼓盪堪虞，必須暢洩四五尺方可放心。現又將十五孔橋添啓四孔，連前共啓

十一孔更資宣注。時過秋分。仰叨聖主鴻福。天時晴霽已久。可期漲水漸消。如江南下游運河去路再能迅速。更可以多減湖水。運河道冊。

是月初十日。吳璈奏奉上諭。微山湖係瀦蓄之水。可無衝決之患。然亦不可使之漫溢出岸。至沿湖地畝或被淹沒。吳璈等當督率工員。相度情形。鑲護隄堰。一律穩固。吳璈於籌辦微湖事竣。即往豫省。將南北兩岸隄工。徧加查看。現在南河工程平穩。不必前往江南。吳璈履勘豫省各工。均各平寧。即回京供職。欽此。又奉上諭。本年微山湖水長。至一丈八尺六寸。石工滲漏。裂縫之處。自應擇段。趕緊修築。以資捍禦。至石塊漫在水中。未經查看各處。著吳璈即在彼稍駐。俟水落三四尺後。逐一查看。如原估各段之外。又有添築處所。即確實勘估具奏。將工程責成道廳等。趕緊辦理。務保無虞。吳璈仍遵前旨。順赴豫省查看。南北兩岸工段情形。由衛輝彰德一路回京。復命可也。欽此。伏查本年微山湖水勢異漲。實從來所未有。臣於上月下旬到韓莊後。即飭將十五孔橋全行啓放。並將已開之伊家河頭。又加寬展。各閘月河土壩亦拆盡暢行。是東境疏消之路。已屬不遺餘力。而湖水仍未見消。因思江境尚有蘭家山壩。向係宣洩湖漲入運舊路。據道廳稟知。該壩內水面較高。壩外灘面。可以過水二尺餘寸。臣復委員查看。荆山橋河。久已淤成平陸。不能過水。須繞至岡頭湖。由水線河分流入運。尙可多一疏消之路。即咨商江南河臣黎世序。並行徐州道嚴烺。查覆旋據黎世序札稱。恐湖水經由灘路挾沙淤河。並恐邳境唐宋山格隄。或至刷塌。於附近田廬有礙。因即中止未辦。查七月杪至今。湖水僅落二寸。雖節屆寒露。自應有消無長。但本年雨水較多。上游之沙河。趙王河。牛頭河。坡水。泛漫甚爲廣闊。悉匯注南陽。昭陽兩湖。遞達微湖。而汝河。泗河。

府河、泲河亦因山水屢發，俱極旺盛。微湖對岸之獨山湖並形漲滿，俱由東境運河歸入江境，運中河無不盈隄拍岸，致微湖來源既極浩瀚，而去路又復充盈，上游各河水坡水泛衍紆迴，逐漸下注，來多去少，一時勢難大消，總須霜降後天寒水弱，始得日見消退。約在十月後方能落至三四尺以外，漸歸微湖定誌。臣查現辦湖隄土埽工程即可完竣，隄岸均屬穩固，若待至湖水大落後再往看黃河，則已久逾霜降，未免太遲。臣謹擬遵照前旨，先赴豫省徧查黃河兩岸工程，俟霜降後各工平定，湖水當漸次消退，其時河臣李逢亨亦應旋東查看運河。臣仍同回韓莊查明微湖情形，交李逢亨督率道廳經理。臣即由東路回京，恭復恩命。至該湖隄岸，雖恐風浪撞激，而兩面皆水，誠如聖諭，該處係儲蓄之水，可無衝決之患。且與運河僅隔一隄，即或湖水出岸，不過歸入運河，亦無地畝可淹。惟水勢漸落，如原估各段外，或有滲漏，墊裂處所，仍應一律修築，運河道洪範熟悉情形，辦事亦能節慎。臣諭令隨時查勘，據實稟明核辦，自可保守無虞。再回空漕船，截至八月初八日，已出臺莊東境六幫，合並陳明運河道冊。

是月十一日，奉上諭：東省湖水本年盛漲，各處皆盈隄拍岸，湖濫爲濟運之用，自當節宣有制，既不患其淺涸，亦不虞其漲溢，方爲長策。本年江南水勢亦大，因海口通暢，宣洩得宜，是以旋長旋消，毫無壅滯。微山各湖水亦應籌一至當之法，以備節宣，俾永遠可以遵辦。著吳璉、李逢亨相度情形，籌議具奏。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李逢亨奏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臣查微山各湖實爲濟運至要水櫃，必須節宣有制，籌一至當之法，永遠遵行。現在周查黃河各工，未及親往查看，當即恭錄上諭，專差移交兵部尚書臣吳璉敬

謹祇遵。就近將現在查辦疏洩情形詳細履勘。悉心計議。俟霜節安瀾後。或臣馳抵山東。或吳璥到豫。妥議萬全之策。另行奏報。奉硃批。實心籌畫。實力辦理。勉之。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一日。百齡、黎世序奏。邳宿運中河內減水各閘壩。現在東境微湖水勢甚大。正在力籌減洩之際。藉其暢消。均無庸堵閉。揚河、揚糧兩廳水勢。自山盱各壩河堵閉後。已見大消。所有歸海、歸江各閘壩。均次第趕堵。收蓄水勢。浮送回空漕船。而下河低窪之處。亦可佈種麥苗。回空漕船。於八月初六日。首幫大河衛前幫。行入江境。十四日。已渡黃南下。隨後幫船。均跟接行走。南北運河水勢極其充足。臣等飭派文武員弁沿途儻催。可期銜尾進行。計日全行歸次。又淮東河咨會。微湖水長至一丈八尺六寸。實爲從來未有之事。查江境運中河爲下游宣洩之路。即飭將駱馬湖尾閘、劉老澗、鹽河閘等處分洩之路。全行暢放。並將微湖尾閘坐落江境之伊家河壩拆除。以資暢洩。旋據運河廳稟聞。東河因微湖水大。議請啓放。江境蘭家山壩洩水。適臣百齡自安徽由徐州回至清江。與臣黎世序會同。札飭徐州道嚴煇查勘情形。旋據稟覆。蘭家山壩舊時洩水之荆山橋河道。因節次啓放。蘇家山引黃濟運淤成平陸。荆山橋南雖有間段淺水河道不能通流。且歸於房亭河入運。唐宋山格隄勢難抵禦。荆山橋北路久已淤塞。水由灘地行走。不免挾沙淤墊。運河且於附近田廬有礙。今昔情形更變。未便啓放。轉滋他患。臣等細核所稟情形。均係屬實。嗣接欽差兵部尚書吳璥札商蘭家山壩是否可以啓放。臣等卽詳細札覆。臣黎世序並因查勘運中河水勢情形。親至山東交界。面晤吳璥。得悉東省一切情形。各閘壩橋孔。全已啓放。截至八月十四日。湖水已消五寸。該湖四面皆係高地。可無衝決之患。惟因坡水泉源旺注。東境運河河身窄狹。

下游有八閘鉗束。是以消落不能迅速。至江境運河開座無多。現在東境開河下注之水。與伊家河分洩之水。並行下注。雖勢甚汪洋。而去路甚暢。連日水勢已見消動。此後秋深水涸。微湖水勢可冀更爲暢消。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十一日。李逢亨、吳礮奏。運河廳汝上汛何家壩。舊有滾水石壩。減洩汝水。由劉老口入運。保隄濟運。甚關緊要。自乾隆三十九年拆修以後。歷今四十餘載。每被漲水衝擊。壩身酥損。皸裂底樁。朽腐空虛。兼值本年伏秋大汛。汝水異漲。頻仍急溜。奔騰湧注。裹頭雁翅。全行衝掀。壩塌。是壩爲全汝關鍵。若不照舊修復。必致全壩倒塌。則汝水悉歸劉老口入運北行。而分水口出水甚少。不敷南行濟運。且汝水北行過多。恐捕上兩廳隄堰難資抵禦。附近袁口一帶長河噴沙淤墊。不特撈浚多費。並慮漕運稽阻。關係匪輕。臣李逢亨前據該道廳詳估。因銀數浮多。駁飭刪減。茲復據遵減詳報。其需例幫價銀一萬二千餘兩。因臣吳礮素悉情形。面加商酌。實係必應辦理之工。臣李逢亨由韓莊回濟。再往復勘。如所估無浮。卽一面咨會撫臣先行籌備錢糧。祇候諭旨遵行。再上下游濱湖隄堰。本多單薄。本年雨水過多。各路坡水與湖水相連。運河兩面皆水。一線單隄。雖獲保護無虞。惟風浪撞擊。汕刷殘缺甚多。各處俱係挽絳要路。臣李逢亨俟水涸時。擇要確估補修。運河道冊。

是日李逢亨、吳礮奏。前奉上諭。微山各湖水應籌至當之法。以備節宣。俾永遠可以遵辦。着會同相度情形。悉心籌議具奏。欽此。臣等於九月初三日奏報。霜降安瀾後。卽回東省會勘。查微湖收水之路。西北承定陶、武城、曹單、金鄉、魚臺坡水。由趙王河、牛頭河匯注南陽、昭陽二湖。遞達東北承泗河、沭河。府河並各

山泉入運之水及費縣分水嶺山水由十字河囊沙引渠入湖。並獨山湖水由十八水口穿運進十四單閘入昭陽湖。匯注定誌冬間存水一丈二尺爲度。其雨多水大之年恐過於漲滿。除湖口雙閘照例亮板濟運之外。又設朱姬馬蘭三里等減閘。並韓莊閘下之十五孔橋。及下游伊家河。蘭家山壩等處酌看水勢之大小。以備啓放之多寡。歷考運河備覽節宣成法已極周詳。數年來遵循辦理。從無貽誤。至十八年各湖乾成平陸。實係經歷廢弛。而本年漲滿異常。由於夏秋雨水過多。亦所僅見。非舊定章程尙有未備也。臣吳璥於七八月間查閱兩旬有餘。督飭道廳將上游芒生閘及安居斗門堵閉。以節來源。並將下游各路洩水橋孔閘壩全行啓放。並展挑伊家河頭及啓拆八閘月河去路尙屬暢利。惟蘭家山壩一處。咨商江南河臣。因荆山橋舊路淤高挑挖費繁。是以停止。然就東境分減各路已不爲少。時因東南兩省湖河坡渠處處充盈。致落水甚緩。現在湖水已消一尺三寸。節逾霜降。水力甚綿。積潦易盡。交冬後自可漸次歸槽。至以後蓄洩之法。自當節宣有制。既不患其淺涸。亦不虞其漲溢。方爲長策。現在收水洩水各渠河閘壩俱屬通順。舊章具在。祇須隨時疏導。無可另爲增添。惟微湖存水定誌一丈二尺。雖已敷用。似宜稍爲多收。則次年濟運更可寬裕。但底水過大。儻次年雨多水漲。既恐堤岸著重。並慮村莊被淹。擬請收水在一丈三尺以外。不得過一丈四尺。似屬多寡適中。其用水之法。除湖口雙閘照例暢放三晝夜之後。向來首進船到留漫板水三尺二寸。二進留漫板水三尺六寸。三進亦不得過四尺。但水勢大小不同。不必過拘舊例。如是年雨水較多。來源甚旺。即酌量多啓尺餘亦可。藉騰湖面。又湖口大壩向例回空過竣。即行堵閉。如是年水大。亦可酌量緩堵。此係指雨多水漲之年而論。若雨水均勻。來源不甚旺盛。仍照舊

啓閉。僅雨水較少。酌看情形。卽將各閘壩堵築略早。亦屬可行。未可分洩太多。轉致次年重運。經臨又虞淺澀。總之收水洩水。各路立法已屬周備。而每年啓閉事宜。惟在察看水勢大小。隨時相機。非可預爲懸定。果能節宣適當。自可盈絀合宜。無庸另自更張。致多糜費。至本年存水過大。俟消至一丈六尺以內。方可將洩水各閘壩橋孔。月河陸續堵閉。俟落至一丈四尺以內。再將湖口大壩堵築。則明年濟運總可有盈無絀。而底水亦不致過大。其大石碎石隄工。浸泡日久。風浪撞擊。續又皸裂。墊卸處所。現已大概顯露。若不亟爲修築。恐塌卸愈多。需費更繁。據道廳估報。應修段落丈尺。臣等親往履勘。原估內尙有可緩之處。又加刪減。擇其必須拆修石工長三百七十八丈。又應鑲護埽工長一百六十五丈。共例幫二價實需銀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兩。如蒙俞允。臣李逢亨卽咨山東撫臣飭司撥發銀兩。一面督飭道廳分別妥辦。工竣時親往驗收。斷不任稍有浮冒。並造冊咨部核銷。惟夏秋間湖河水勢俱大。幾與堤平。石工兩面久浸水中。再消二三尺後。恐尙有滲裂墊動之處。臣李逢亨就近確查。如有必應續修工段。再行奏辦。臣吳璫於拜摺後。卽遵旨起程。由東路回京。恭復恩命。十九日。奉上諭。吳璫等會議徵湖節宣事宜。並估修石隄工段一摺。東省徵湖蓄水濟運。一切收水洩水各渠河閘壩。舊章具備。自可毋庸另議增改。其大石碎石隄工。據勘明有應拆修鑲護者。估需例幫價銀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兩。著陳預卽行撥解。交李逢亨督飭道廳分別興修。工竣核實報銷。毋任稍有偷減浮冒。運河道冊。

是月奉上諭。王耀辰條奏運河利弊一摺。衛河發源豫省。由直隸流入東境。經過州縣農民開水灌田。設有定制。如私自築壩攔截。本干例禁。著河南直隸山東地方官一體申明定例。嚴行查禁。其故城運道。向

多古淺。將該處改歸下河廳管理。並將各州縣官民剝船統歸下河廳收驗之處。是否可行。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會同妥議具奏。山東恩縣四女寺滾壩下游。係在直隸地方。向未挑濬深通。以致去路不暢。德州哨馬營滾壩。並已淤塞。著各該督撫一併會籌妥壩。容皇帝聖訓。

十月二十六日。百齡、黎世序、梁奕疇、孫汝奏。邵宿運河上游來水極多。不無停沙。但經清水洗滌。尚屬通順。現在微湖水勢尚大。正在宣洩。未便煞壩估挑。將來如有停淺之處。隨時酌量撈濬。以資浮送重運。至裏河運口各閘。年久損壞。前奏明次第輪修。歷年來已將惠濟、正越兩閘通濟。福興兩正閘拆砌完工。現又將通濟越閘築壩。斥水起除底淤。確細查估。兩牆拆砌十六層閘身。舊制尚嫌卑矮。應再加高兩層。其下層及閘底。尚屬堅整。可毋庸拆砌。現已辦理。其福興越閘。現亦築壩。斥水接手估辦。以期一律完竣。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運河水章 第五十四

嘉慶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葉觀潮奏。臣據運河道洪範詳稱。捕河廳壽東汛南壩頭。工長一百二十八丈。壩後坐臨深水坑塘。壩前緊對沙趙二河。迎溜埽灣。每逢伏秋汛漲。水勢增長。該壩兩面防風。俱被浸刷。墊塌。自嘉慶十二年拆修後。又經十載。雖節次加鑲。總未拆修到底。歷久浪激水瀉。根底已屬空虛。更值上年六七月間。大雨時行。汝運與沙趙二河。同時漲發。致河面壩壩坍塌。場殘缺。坡面防風。虧朽。裂須拆鑲。堅實埽後填築尾土。並因上河廳官隄民堰。現已奏請加高。豫爲蓄汝敵衛之計。該壩本屬卑矮。亦應加高。壩頂俾得一體。擡高汝水。以資捍禦。造冊估報。當因銀數浮多。嚴駁刪減。茲復據遵減確估。共銀四千二百九十四兩。請動支節省八束銀兩辦理。詳請具奏。臣覆加確查。委係應辦之工。應乘時興修。以禦汛漲。奉硃批。依議辦理。工部知道。運河道冊。

六月初八日。葉觀潮奏。運河設立閘座。專爲節宣水勢。挽輸漕運。必須閘身完固。方能啓閉得宜。並恐運河暴漲。隄堰喫重。又設滾水壩。以資分洩。實關漕運修防。臣於上冬並本年春夏。往來南北運道。逐細查勘。見有年久損漏。墊塌。急應徹底拆修。當飭運河道查估。茲據詳稱。運河廳濟寧汛在城閘。建修年久。無案可稽。該閘北距天井閘河道僅長里許。地形高下相承。勢如建瓴。每逢糧艘經行。天井閘放船。全賴在城板擊托實。爲東省運河最要關鍵。歷年伏秋大汛。汝水漲發。奔騰下注。急溜衝擊。歷年久遠。底樁朽腐。

牆石酥損。金門由身轉角。雁翅等工。全行齧裂。開底衝掀。槽石破碎。通身滲漏。難以下板。擊蓄急應。徹底拆修。且該閘地勢低窪。閘牆卑矮。如遇水勢盛漲。輒漫閘背。糧艘每易觸碰。須加砌厚石二層。較舊制高三尺二寸。並東西兩岸雁翅礮岸。一律拆修加高。又西岸南頭接連礮岸。應估接長。除選用舊石連挑河築壩。共估例幫價銀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兩。又上河廳堂博汛梁鄉閘。建自前明。自乾隆二年重修後。已閱八十年。並未修辦。閘底椿木朽爛。底石爲冰凌鏟擊。兩牆尾土酥滲。兼之糧船往來磕碰。致兩牆透水。襯裏輒石均被掣傷。金門槽石由身開耳上下轉角。雁翅裏頭俱已齧裂。酥損石塊脫落。損傷難資啓閉。必須拆修。倒底開頂加高三層。其西岸下雁翅原有接修防風。應將該防風下移鑲築。卽於接連裏頭處。改修石礮岸。以利絳挽。連挑河築壩等工。除選用舊石。共估例幫價銀一萬二千六百二十餘兩。又堂博汛東岸魏灣滾水壩。原備宣洩。運河暴漲。該壩建自前明。雍正六年重修。乾隆二十三年改建石底。落低一尺。三十三年拆補。兩牆並磯心。加寬展長。鑿砌槽石。安放開耳。加添板繩與閘座。同資啓閉。頗爲得力。緣歷經漳衛異漲。倒灌入運。並西岸坡水匯流東注。撞擊損傷。致兩牆由身並磯心二座。齧裂蟄塌。椿木朽腐。石塊酥損。開耳斷折。不能下板。底石衝掀。橋梁盡失。其兩牆分水迎水。及上下雁翅椿木。亦皆黓朽不堪。應通身拆修完整。以利漕運。而衛民田。遷舊添新。共估例幫價銀七千二百三十一兩。以上兩閘一壩。前因所估銀數稍多。嚴駁刪減。茲據遵減詳請具奏。臣復查該閘壩。實係通身損壞。不能啓閉。漕運民田攸關。洵屬難緩之工。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辦理。奉硃批。依議辦理。務期鞏固。運河

是月十八日。黎世序奏。洪湖水勢。自六月初七日至十七日。又長水一尺五寸。高堰誌椿。已存水至一丈六尺七寸。山盱各壩河定制。湖水長至一丈五尺。卽行啓放。以資減洩。臣前因時方六月。揚州下河田禾。正當長發之時。恐早啓山盱壩河。高郵車邏等壩。卽需一體啓放。未免有礙秋成。是以奏明得守且守。今湖水續長。若再不趕爲減洩。堰盱卽形危險。是以卽飭淮揚道。先將義字河智字壩。趕爲啓放。查下河秋稼。向種早稻。立秋後卽可收穫。現在距立秋僅有旬日。計山盱壩河減洩之水。循序下注。高寶諸湖。尙需時日。下游歸江各閘壩。久經飭令將芒稻閘人字河啓放。使歸江宣洩之路加多。則高郵車邏等壩。卽可緩至立秋後啓放。裏河揚河揚糧等壩。承受洪湖漲水下注。兩岸隄工有卑矮單薄之處。均已趕爲加培。邵宿運河上游來源亦旺。六月以來。又陸續長水八尺餘寸。拍岸盈隄。駱馬湖尾閘。劉老澗及鹽閘。均已啓放分洩。鹽閘外錯口壩。並上下護壩及閘下遙隄。鹽河兩岸迎溜之處。應做護壩。均分別加鑲搶鑲中。河廳兩岸繕隄。尙形卑矮。亦趕估加培。以資修守。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九日。葉觀潮奏。湖河廳嶧滕二汛。運河西岸湖口閘南。龍亭起至郝山迤北止。臨湖大石碎石等工。共長五千二百一十餘丈。因上年以來。湖水異漲。隄根多有滲水之處。甚爲險要。經欽差兵部尙書臣吳璥。前河臣李逢亨。先後親勘。擇要估鑲。護壩共長七百八十七丈。保護隄工。最爲得力。自鑲修至今。埽料逐日浸泡。兼之風浪撞擊。掀揭。致各埽工藝塌卑矮。漫浸入水四五尺及三四尺不等。現在湖水已積存一丈五尺。秋汛正長。上游來源甚旺。各坡河之水。無不匯注入湖。勢必增長。一遇西北大風。埽在水底。巨浪鼓盪。石工實難抵禦。亟應酌量加鑲。高出水面。蓋壓頂土。方資保護。前據該道廳詳估。銀數過多。

嚴加駁飭。茲據遵減。共估料物夫工銀六千六百五十餘兩。臣逐段確覈。均無浮多。仰懇恩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飭廳趕緊興修。並飭運河道稽查督辦。不任稍有草率弊混。俟工完。臣親加查驗。另繕清單。恭呈御覽。運河道冊。

是月奉上諭。孫玉庭奏。查明鎮江運河應辦各工。請借項挑修。攤捐還款一摺。鎮江府屬徒陽運河。爲江浙漕船必由之路。江湖灌注。易致停淤。前給事中陶澍。條奏濬治修建各事宜。發交該省確勘。今據該督勘明。分別應緩應修。詳議具奏。其應辦各工。著卽照所議辦理。至攤捐歸款。殊可不必。地方應辦公務。朕初不存惜費之見。此項工程。旣爲利漕所必需。所估工料土方價銀八萬零一百五十餘兩。著卽在於江蘇藩庫抄案變價。及鹽規匣費項下。如數動支。飭屬勒限興修。但必須工歸實用。帑不虛糜。該督等認真查察。如有草率偷減情弊。據實嚴參。工竣覈實報銷。毋庸攤捐歸款。欽此。皇帝聖訓。

八月初九日。奉上諭。葉觀潮奏。微山湖隄護埽卑矮。酌估加鑲一摺。微湖本年濬水充盈。兼之坡河匯注。護埽卑矮。難禦風浪。自應酌量加鑲。以資保衛。所有估需料物夫工銀六千六百五十餘兩。准在山東司庫動撥。飭令趕緊興修。工竣覈實報銷。運河道冊。

九月二十日。葉觀潮奏。據運河道洪範詳稱。捕河廳陽穀主簿汛荆門上閘。建自元代。乾隆三十七年重修。迄今四十餘載。歷經伏秋大汛。汝運沙趙各河水勢合流。匯注奔騰。撞擊閘牆。雁翅石塊。酥損滲漏。過水頻年以來。俱係隨時拘抵。暫資啓閉。無如該閘歷時過久。本年水勢漲發。湧注金門閘牆。雁翅蟄裂。坍塌卸開。底衝掀。椿石損壞。若不徹底拆修。難資關束。查該閘上至戴廟閘塘長四十餘里。河勢建瓴。啓閉擊

蓄較各閘最爲緊要。且現在上河廳隄工加高，爲蓄洩敵衛之計。該閘地居上游，閘形本屬卑矮，必須加高二層，俾資蓄洩而利漕運。並將舊石選四添六，又挑河築壩等工，共估例幫二價銀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三兩。臣於五月間查催運河各工，曾親赴履勘，實係應修。伏秋以來，通身損壞更甚，閘板不能啓閉，來歲重運經臨，攸關緊要，必須乘時趕辦。所估銀數並無浮多，仰懇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以資修理。奉硃批依議。工部知道。運河道冊。

十一月二十八日，葉觀潮奏：每年新漕將到，啓放微湖口新舊兩閘鋪水，灌注山東八閘，及江省邳宿運河底水鋪足之後，將舊閘嚴閉，仍留新閘漫板水，源源挹注，俟重空兩運過竣，再將新閘閉板，關蓄湖水，留爲次年之用。是湖口新舊兩閘，爲節宣湖水最要關鍵。查新閘現在完固，足資啓閉。惟舊閘建自前明，乾隆四十八年重修，嘉慶四年補修，閘耳十六年補修，閘底迄今又閱數年，底石衝刷，跌塘金門由身及兩岸雁翅閘牆，俱蟄裂錯縫，樁木朽壞，難以下板關蓄，必須徹底拆修。又沛汛珠梅閘一座，亦建自前明，於雍正四年拆修。此後雖節次擇要粘補，而閘底樁木，經歷年久，全行朽腐，由身雁翅兩牆石，均形蟄陷，槽石跟蟄錯縫，多有脫落，不能啓閉。均應通身拆修。前據運河道廳稟請估辦，因銀數過多，駁飭刪減。茲臣親赴勘驗，實係殘損難資啓閉，肇蓄均屬應辦之工。並據道廳遵照減估，照例選舊添新，計湖口舊閘連築壩厚水，實估例幫二價銀八千八百三十一兩。珠梅閘連築壩及挑挖月河，實估例幫二價銀九千七百八十五兩。按工確數，並無浮多，仰懇恩准於山東司庫內撥項應用，以資趕辦。奉硃批依議辦理。運河道冊。

十二月二十九日，黎世序奏，運口惠濟越閘，近十數年來，漕船均由該閘行走。現在閘牆間有損壞，石塊脫落，若不早爲修補，恐損壞日甚，轉致多費。查惠濟正閘，於嘉慶十六年興修完工，尙未啓放，已飭蒞廳將上下裹頭及兩岸絳隄護埽鉗束升關各壩，一律鑲修完竣，並疏挑河身，以便重運挽行。騰出越閘，趕爲估辦。至邳宿運河，連年刷滌漸深，停淤之處無多，無庸築壩興挑，致滋糜費。止須擇淺撈浚，前經奏明現飭徐州道嚴煇確估派員辦理。工完後，臣再親爲驗收，重運首幫，例應於年前渡黃，現已行抵河口三閘之下，因冰凌甚大，未能上閘渡黃，暫爲守凍。一俟凌消，即可攢渡。南河成案續編。

正月初二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奉上諭，御史盧浙奏，江南山東運河一帶閘壩，漕船經行，提溜打閘，雇用人夫，向來閘官漕委互相爭競，以致無所責成。閘官係地方實缺人員，水勢人情皆所素習，所有關纜人夫，應責令閘官專管。欽此。查淮揚所屬之惠濟通濟福興清江等閘，箝束洪湖下注之水，來源廣遠，霜後水定時，閘門溜勢已屬湍急。若當汛期，水長之際，則溜勢倍爲勇猛，且有水未長發，連遇西南大風，將湖面波濤鼓蕩外出，河口之水，卽陡長數尺。閘門水勢亦因而驟增，是以漕船挽上各閘，每閘每船需用絞關二十餘部，至五六十部，纜繩數十條，至一二百條。人夫三四百名，至八九百名不等，需費浩繁。經理不易。此外尙有箝水各壩，相近各閘，挽拽之難，情形相仿。向奉漕督分派諳練備弁，專住各該處，於漕船未到以前，飭令夫頭豫備關纜人夫，迨漕船到境，督率幫丁，察看水勢大小，商定所用夫纜之多寡，按照定章，給發價值。隨時挽拽，行彼此相安。歷經照辦，無誤。亦無漕委閘官互相爭競情事。蓋緣旗丁幫弁與漕委等氣誼相關，一切提溜打閘，派集關纜人夫之費事，悉經於熟手幫丁，莫不樂從。至於各閘閘官水

勢人情固所深悉。而本閘額設人夫無多。關纜無幾。只能幫同漕委隨時照料。若責令另爲雇備。臨時向各幫派費。幫丁非其所屬。必致呼應不靈。爭多較少。邳宿運河各閘。及中河楊莊各壩情形。亦大略相仿。臣等伏念漕委員弁。多一人卽添一人需索之費。如果實在可省。自應欽遵諭旨辦理。惟查南北情形不同。清江惠濟通濟福興等四閘。河口頭二三草壩楊莊口門內各壩。以及邳宿運河各閘重運。逆流提挽。向聽弁丁自行酌量風色水勢。雇用人夫多寡。公平給價。閘官祇不過照料稽查。迨後因各幫旗丁每逢到閘。不肯多雇人夫。以致漕運滯遲。有誤例限。嘉慶五年間。經前漕臣鐵保灼見情形。勢難照舊。始准設立夫頭。悉聽漕委約束。各閘閘牌人等。不得干預。此後每當重運。經臨各閘壩。均經漕臣衙門遴派委員。專司其事。視水勢之高低。風色之順逆。酌定關纜人夫之多寡。照數給價。幫丁不敢不遵。夫頭率領散夫。挽拽。不致遲誤。閘員在閘。照應從不干預其事。歷年循行已久。若改歸閘員經營。則幫丁非其所屬。不聽調度。必至仍前不顧風色水勢。概圖省費。於應用應添之關纜人夫。指爲格外多費。互相爭持。而各閘壩用夫較多。必須於幫船未經抵閘之前。責令夫頭集夫等候。若無漕委經理其事。夫頭慮恐糾費爲難。墊項無著。不肯豫爲雇備。臨期愈費周章。臣等查重運渡黃。例有定限。必須按日提船。刻期挽運。方克源源前進。若使稍有耽延。卽至壓前等後。且閘員既管漕夫。卽不能不用閘牌管領。轉難保無從中浮設關纜。多索夫價等事。易啓彼此互爭之漸。縱使臨時加之參辦。業已有誤。漕行於事無益。臣等再四籌酌。實屬事多窒礙。不敢稍事遷就。所有江南境內各閘壩。應請仍照舊章辦理。十二日奉上諭。孫玉庭等奏江南運河各閘壩。提溜打放關纜人夫。請仍照舊章派員經營一摺。前據御史盧浙奏。漕船經過閘壩。關纜人

夫由漕委經營每多需索是以降旨責成開官經營茲據孫玉庭等奏江南運河各開壩關纜需用人夫衆多前因幫丁惜費誤運漕督始派員經理歷久相安運行無誤若改歸開官經營幫丁非其所屬轉恐互相爭持有稽挽運自係實在情形且裁撤漕委原慮其借端需索開官賢愚不一於雇夫給價等事亦難保其不浮多濫索著准其仍照舊章分派漕委經理但每開壩祇許派委一員專司其事如有額外多委及本員勒派苛索情弊查出隨時參處其開官職司啓閉飭令稽查彈壓人夫俾責有攸歸不致互相推諉以利漕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葉觀潮奏運河廳鉅嘉汛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官隄民堰共長一萬一千餘丈定制收水一丈一尺當重空漕船經行酌啓利運金綫二單閘宣濟南北運行爲山東省運河北路第一水櫃最關緊要連年廣籌疏濬汝源旺盛湖灘有盈無絀濟運極爲充裕而伏秋大汛時湖水異漲盈堤拍岸隄堰迎風受浪多有衝刷殘缺其尤爲險要之馮家壩迤北並季家路口起至傅家橋北止嘉字二十八九兩號碎石隄工共長一千二百八十丈自十八年估修後又閱四載有餘該工坐當埽灣頂衝歷被風浪撞擊掣卸埽場隄身陡窄實難捍禦亟應加築高寬以禦汛漲前據道廳詳估銀數過多經臣親加履勘內有高寬丈尺尙可節省批飭刪減茲復據運河道洪範逐一復估除舊添新實需銀九千九百四十五兩並以道庫節省八束銀款無多不敷動用請撥司庫銀兩辦理臣查該工碎石坦坡實係坍塌殘缺自應照估如式修築仰懇聖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款俾得乘時興辦奉硃批依議辦理運河道冊

是月十八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揚河揚糧二廳西岸隄工間段卑薄殘缺坍塌無存。查揚河境永安高郵二汛西隄共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九丈八尺。今幫培卑薄殘缺舊隄四千二百三十三丈二尺。補築坍塌無存隄工四千九百三十三丈。就石工後幫培長四百二十九丈五尺。又間有石工後已臨運河地勢窄狹不能用土幫培。需鑲柴埽接築之處計長二百七十七丈。揚糧境西岸隄工共長三千三百五十九丈。卑薄殘缺今估幫培計長三千三百二丈。總計兩廳培築隄工共長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五丈。新頂估寬一丈至一丈五尺不等。底照收分估築高出盛漲水痕一律三尺。大汛時捍禦漲水。東隄亦藉資重障。漕船繚挽便利。仍復從前規制。現在督令承辦各員分投興築於大汛前一律完工。以資防守。仍時刻查察。不任工員稍有草率偷減。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奉上諭王松年奏查勘泉源情形。通籌運道全局各一摺。山東運河全賴泉源接濟。汶泗之間。出泉處所本多。聞地方官因恐報出新泉。越時衰涸。致干吏議。往往隱匿。不肯造冊送驗。莫若量爲變通。如該州縣境內報出泉源。不認真疏濬。任聽淤塞。自應加以懲處。若實係源流涸竭。該管上司查驗明確。准予寬免處分。庶地方官無所畏忌。探有新泉。卽行呈報。可廣收挹注之益。睿皇帝聖訓。

三月二十四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裏河惠濟正閘金門水勢高下三尺餘寸。滯溜倍常。幫船提挽。未能迅速。督率道廳等妥爲察商。復於閘上添築鉗水壩一道。以平閘門溜勢。並於鉗水壩上添築升關壩一道。以便安關提挽。幫船揚河廳西岸汜水汛。風水洞隄工長二百四十餘丈。高郵汛三元閘對過石工長二百三十餘丈。該二處西面臨湖水勢寬闊。犯風最甚。土石各工。易致掣塌。該道將廳營籌議。用碎石於臨

湖一面築砌坦坡。以禦風浪而資穩固。臣等察商尙屬合宜。准其照辦。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孫玉庭等奏稱。揚河廳西岸汜水汛。風水洞隄。工二百四十餘丈。高郵汛三元閣。對過石工二百三十餘丈。該二處西面臨湖。水勢寬闊。犯風最甚。土石各工。易於掣場。議用碎石砌築坦坡一節。近日河工習氣。往往於奏報情形摺內。將另案工程附敘數語。經朕批覽後。將來卽作爲奏准工程。報部題銷。卽如此案碎石坦坡。築砌若干丈尺。需用石料若干。動用銀數若干。摺內俱未聲敘。且僅據道將廳營等籌議。該總督河督等。亦並未親赴閱看。將必應辦理之處。先行據實奏明。殊屬草率。孫玉庭。黎世序。俱著傳旨申飭。其此案碎石坦坡工程。共用工料價銀數目。著卽確切估計。據實具奏。候旨飭遵。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奉上諭。陳預奏。滕嶧二縣分管泉務。並查勘支河情形一摺。滕嶧二縣泉務。知縣事務繁多。自應令佐貳分管。以專責成。著照所議。滕縣泉務。以地方縣丞爲專管。嶧縣泉務。以河務縣丞爲專管。均仍以知縣總理其事。如有諉卸廢弛。分別參處。其挑挖四女寺支河。應由直隸山東兩省。各按地段。接續疏濬。使一律深通。庶足以備盛漲宣洩。若偷減挑工。又或將起迄之土堆積兩岸。竣工未久。旋卽淤墊。仍屬有名無實。著該督撫各將境內應挑工段。責成承辦之員。務按原估丈尺。如式疏挑。報竣後。乘未經放水以前。派員確勘收工。其堆土處所。亦必令距兩岸稍遠。如有偷減草率者。一經查出。據實參奏。懲處仍責令賠修。以杜浮冒。奉。皇帝聖訓。

五月十九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伏查南河另案工程。向遵工

部議定。先將辦理情形隨時具奏。工完後將工段丈尺用銀數目開列清單具奏。再行造冊題估題銷。蓋緣另案工程辦理既非一時情形多難預定。是以均於奏報水勢工程摺內隨時敘述大概情形。統俟工完再行開單具奏。此常年辦理之章程也。查揚河西岸汜水汛風水洞地方西隄向無石工。形勢兜灣。西面迎湖。形如箕口。易於窩浪。每遇西風汕刷。土隄即致塌通。湖河一片東隄。即形喫重。若於臨湖築做大石工程。不但錢糧較費。且形勢坐灣兜浪。石工亦難堅立。不如用碎石築做坦坡。浪來不致激怒。可資搪護。至三元閣對過臨湖石工。亦因形勢兜灣。河面寬闊。風浪易於掣塌。歷年承修之員。固知是工險要。辦理無不倍爲認真。無如但經數次風浪。無不損動。工員照例賠修。已非一次。而工程終不能經久。該處東岸即係高郵州城。西岸石工一經塌通。全湖風浪直逼州城。所關非細。臣黎世序每到該廳查勘工程。據道將廳營逐一指陳情形。講求修守之法。惟有於石工外築砌碎石坦坡。可期經久。臣孫玉庭自江寧來往清江。亦曾親爲查勘。應行照辦。是以附摺奏聞。惟期聲敘簡明。未將會經親勘一切詳細情形並估計石方銀數。確切具奏。實屬疎漏。仰蒙皇上天恩。僅加申飭。悚惕之下。感愧倍深。茲臣黎世序復覆加查勘。臣孫玉庭昨自江寧來至清江。亦順道親爲察看情形。會同妥商。該二處築做碎石坦坡。可以化險爲平。舍此別無善策。督率淮揚道徐承恩確切估計。風水洞西岸隄工兩段。共長二百四十二丈。西面已經幫寬。築做三收坦坡。地勢高下不一。今就坦坡估用碎石包砌。斜寬一丈八尺。至二丈四尺不等。均厚二尺。三元閣對過臨湖石工外。應築碎石坦坡。長二百三十五丈。先用土築三收坦坡。外用碎石包砌。牽斜。寬三丈六尺六寸。厚二尺。兩處工程共計用碎石二千七百七十方五分。用土五千二百四十六方。共需

銀一萬八千二百三十四兩。謹將情形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奉硃批。尙書吳璥覈議具奏。尋吳璥奏。竊臣遵將孫玉庭等原奏並圖說詳加閱看。揚河西岸一帶隄工。東面臨運。西面臨湖。僅隔一綫單隄。情形本屬險要。該二工坐灣兜風。尤爲喫重。風水洞兩隄向無石工。固易刷塌。三元閣對過雖有石工。歷年湖漲衝擊。亦多殘損。此二處隄身。儻致塌通。湖河卽連成一片。不特風浪直抵高郵州東岸。關係匪輕。且水面寬闊。絳挽難施。漕艘往來。亦恐有險。自應築做堅固。以資捍禦。惟修砌大石需費較繁。而形勢壁立。風浪轉易撞擊。不若碎石坦坡。隨波上下。免致激怒。該督等奏請包築碎石坦坡。可期經久。仰懇聖恩俯准辦理。於州城運道均有裨益。但此項碎石拋入水中。雖有收分丈尺可量。其未經拋出水面之時。究易浮混。請飭令該督等責成該管道員。嚴督工員。認真填築。於工竣後。該督等親往履勘。照估驗收。儻稍有偷減浮冒。卽行嚴參。以重工帑。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七日。葉觀潮奏。運河開座。專爲漕運而設。必須開身完固。方能節宣水勢。啓閉得宜。茲據運河道洪範詳稱。上河廳清平汛戴灣開。建自前明。自乾隆九年及五十年兩次拆修後。又歷三十餘載。該開金門牆石損壞。底椿朽爛。石縫滲漏。上下雁翅歪斜。地平石板衝陷。致重運經臨。難以擊蓄水勢。雖經嘉慶十四二十年。詳請補修。止係修砌上層。並未拆修到底。兼之連年伏秋汛漲。渾流撞擊。淘刷浸汕。致將襯裏石掣傷。開耳斷拆。樁底及牆後尾土。亦俱滲漏。若不徹底拆修。難資啓閉。再該開地勢本窪。上承土橋開三十五里。下至輒板開四十里。河道縣長。全賴此開關蓄。必須加高三層。其東岸下雁翅。舊有石岸。亦因年久墊塌。底椿朽爛。一併拆修加高。以保開工。並選舊添新及築壩岸水等工。造冊具詳。又捕河廳

陽穀汛七級上閘。建自前元。乾隆十八年重修。迄今六十餘載。歷經汛漲。淤運沙趙各河。水勢合流。匯注溜急浪湧。奔騰撞擊。致閘牆雁翅坍塌殘缺。滲漏過水。頻年雖隨時拘抵。止係水面上層暫資啓閉。其底椿久已朽腐。石塊酥損。通身毀壞。本年正打放重運糧船。閘牆雁翅蟄裂坍塌。幾至貽誤漕運。亟應徹底拆修完整。照例選舊添新。並築壩屏水挑挖月河等工。造冊詳估。當因所估銀數過多。分案嚴駁刪減。茲復據覈實減估。先後由道轉詳到臣。計戴灣閘估例幫價銀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七兩七級上閘估例幫價銀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臣按冊復覈。俱無浮多。仰懇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以資修理。奉上諭。葉觀潮奏。拆修運河閘座。並籌備來歲料物各一摺。東省戴灣閘七級上閘二座。修建年久。閘身多有損壞。該處每歲漕運。經臨關係緊要。據該河督確估請修。著照所請。戴灣閘估例幫價銀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七兩七級上閘估例幫價銀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准於山東司庫動撥。俟回空過竣。即行趕緊興修。限明歲新運未到以前竣工。覈實查驗報銷。其豫東二省額辦歲料外。近年俱添辦防料。並准於豫省添備料二千垛。東省曹河糧河二廳添備料五百垛。所需例幫價銀。各於河南山東司庫籌款撥發。俟歲料辦足之時。即接續購運。該河督認真查驗。務令年內如數辦足。儻有短少虛報情弊。據實嚴參。毋稍寬縱。運河道冊。

十月初十日葉觀潮奏。泃河廳嶧汛韓莊閘。坐當汝水南行尾閘。必須閘身完固。啓閉由人。方可擊蓋。上游水勢。濟送往來漕艘。實爲運河各閘最要關鍵。茲據運河道稟稱。該閘建自前明。迨乾隆十五年重修。二十三年加石一層。四十九年補修。迄今歷年久遠。閘底椿木朽腐。不能擊載。致金門由身各牆石脫落。

錯縫兼之石塊酥損參差不齊滲漏串水閘底衝刷掀揭下板不嚴不能攔束水勢亟應循制徹底拆修除遵例選用舊料計新添料匠並築壩厚水挑挖月河等工共估例幫二價銀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兩並聲明所估銀數業經嚴加覈減臣復查韓莊閘座因年久損壞係必應趕辦之工所估銀數覈與漕規相符難以再減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以資修理又奏徵湖爲東省八閘及江省邵宿等處濟運最要之區必須廣籌收蓄常保充盈方可灌輸不匱除收納上游汶泗諸河及各路坡水其在泲河廳境所收之水以彭口十字河爲最大來源而該河每當山水漲發猛驟異常雖滕汛舊有雙孔二閘可資分洩入湖而二閘下游僅一引渠窄狹縣長進水不暢其朱姬馬令三里等減閘地勢窪下湖水至一尺以外卽已高於河面不能進水是以前行宣洩不及大半倒漾而北茲查泲河廳沛汛運河西岸舊有呂壩一道築自前明在十字河以北居昭陽微山兩湖之中渠道廣闊逼近湖心最得建瓴之勢疊經開放收水著有成效惟該壩舊係土築放水日久易至刷深卽難一時堵合當漕運盛行之時恐河水洩枯多有窒礙臣因於收蓄順利之處力求經久樽節之方節經委員勘籌妥議據稟應建立三孔橋滾水石壩庶可操縱由人宣洩得宜垂諸久遠臣仍恐該處土性是否堅實建壩能否經久事關創始不可不慎之又慎復令運河道洪範同該廳及委員等逐細復勘據稱壩身原寬十八丈長二十二丈三尺內南首長八丈爲每年冬挑閉放宣洩運河水之路十九年及本年皆由該處收水入湖衝跌較深根底不固未便建壩應仍留爲冬挑空水之路其北首長十四丈三尺以內土性堅凝卽於該處建立滾水石壩可期穩實以壩脊高於運河底五尺爲度上設三孔橋每孔寬一丈五尺共長十二丈如運河水深

五尺以外聽其漫壩入湖以增蓄設淺澀卽下板欄蓄以濟漕行實可歷久無弊所需料匠並築壩岸水等工樽節確估例幫二價銀八千四百六十九兩臣詳加體察該處建立橋壩土性堅實收水得勢兼可相機啓閉操縱由人實於漕運收蓄兩有裨益委係應辦之工可垂永久所估銀數數之漕規亦無浮多仰懇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以資辦理奉上諭葉觀潮奏韓莊閘日久損壞准其拆修估需例幫價銀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及添建呂壩三孔橋滾水石壩估需例幫價銀八千四百餘兩俱准在山東司庫動撥該河督卽分飭妥辦仍隨時嚴查毋任稍有偷減草率工竣覈實報銷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六日葉觀潮奏東省運河兩岸向來建有單閘以爲收蓄湖水宣濟漕運之用最關緊要必須開身完固方能蓄洩得宜茲據運河道洪範詳稱運河廳汶水汛馬踏湖新河頭單閘一座坐當運河東岸蓄水濟運最爲得力建自雍正三年至乾隆二十七年重修歷經五十餘載疊經大汛啓閉溜勢衝激多年致金門雁翅閘底兩牆等石隙裂坍塌整陷酥損底樁朽腐難資啓閉亟應徹底拆修該處地係淤泥必須釘下長椿方期堅穩樽節確估除選用舊料連築壩岸水橋梁閘板等項共估例幫價銀一千九百九十七兩造冊詳請具奏臣復查該單閘關蓄馬踏湖水宣濟北行漕運現因年久損壞委係緊要亟應拆修之工所估銀數數之漕規並無浮多應於道庫節省八束銀內動支趕辦毋庸另請籌撥仰懇天恩俯准辦理卽日回空過竣購料興修奉上諭葉觀潮奏運河廳閘座損壞應拆修完整以資蓄洩一摺山東省運河廳馬踏湖新河頭舊建單閘坐當運河東岸蓄水濟運該河督查明年久損壞應行拆修所估例幫價銀一千九百九十餘兩准在道庫節省八束項下動支修整工竣照估驗收覈實報銷運河道

册

續行水金鑑 卷一百二十六 運河水

二八七四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運河水章原五十五

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黎世序奏，裏河廳運口各閘，爲漕船行走緊要關鍵，均因年久損壞，自嘉慶九年奏明次第輪修，歷年來已將惠濟通濟正越四閘，及福興正閘拆修，尙有福興越閘，臣於前年冬，會同前督臣百齡奏明，先行築壩厚水，以便清底估辦，嗣於該閘上下築壩，厚乾塘水，確細查勘，除舊工尙屬堅整之處，毋庸拆修，其兩牆欹裂，石塊剝碎，閘底衝跌成塘，各底樁業已朽爛，均應拆卸，重爲築砌，並查舊閘尙嫌卑矮，前修福興正閘，奏明加高二層，今越閘亦應一律加高，以資啟閉，計選添料物運築壩厚水等項，共估銀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四兩，又惠濟越閘，於嘉慶十一年修砌完竣，敢放行漕，歷今十有餘年，該閘首當清水入運之衝，且因近十數年來，竭力蓄清，擡高水面，該閘過水高下懸殊，衝激之力，倍於尋常，漕船行走，亦因此碰磕尤甚，致開牆石塊，間有脫落，若不及時修補，將來損壞日甚，所費更多，上年冬，欽差尙書吳璣來工，查勘禦黃、束清各壩工程時，目擊情形，亦以爲亟應修理，經臣奏明，敢放惠濟正閘行漕，以便騰空越閘修理，嗣築壩厚乾塘水，逐細查勘，閘牆下截，並閘底均屬堅整，惟兩牆上截石塊，間有脫落，應行拆砌，一律堅整，計選添料物及築壩厚水，共估銀一萬一千三百六兩，以上兩閘工程，臣督同淮揚道先後估定，均卽於防汛工用銀內支發辦理，毋庸另請錢糧，並責成該道督令承辦廳員認真修築，工完後，臣爲驗收，二十六日，奉硃批依議，工部知道，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三日。黎世序奏。十一月十九日。准戶工二部咨開。奉上諭。御史王松年奏。蓄水挑河。嚴開利漕。一摺。湖漕所以濟運。東省徽山湖之水。宣濟八閘。及邳宿運河。應照定例鋪注。其江境下游。亦常豫計節宣水勢。方能充裕。該御史奏。本年東省逾例鋪水。江省運中河一帶水深五尺上下。其貓兒窩淤高處。所仍有淺阻。又各閘並無底板。旋放旋洩。致形短絀。著黎世序督飭工員。將貓兒窩淤處。擇要挑挖深通。屆當鋪水時。務令各閘下板。擎托。毋令直洩。以節湖漕。欽此。伏查邳宿運河。別無來源。專仗徽山湖水灌注。以濟重運。是江境之利濟與否。其權實操自東省。從前每因鋪水不足。互相委咎。因於黃林莊設立誌椿。總以誌椿水勢。常平五尺爲度。以誌椿或可私移。復於嘉慶十六年。兩省會勘較準。臺莊閘東牆旱石。嵌鑿紅油記。與黃林莊誌椿水平五尺之數相符。卽江省每年估辦冬挑。亦以紅油記爲準。配平紅油記。長河水不足數。卽照例估挑。如已敷數。卽剔除不估。重運渡黃後。咨明東河。啟放湖口新舊兩閘。敞板三晝夜以後。仍留漫板水源。源接濟。務使臺莊閘水平紅油記定誌。長河卽一律水深五尺。足敷糧船行走。如水勢已平。紅油記而糧船仍有淺阻。責在江境。如水勢未平。紅油記而糧船致有淺阻。責在東境。此東南二省。歷年鋪水之章程也。至邳宿運河。長四百餘里。河面倍寬於東省。其各古淺處所。因鋪水下注。衝動泥沙。每易停淤。見淺。卽挑深亦所不免。是以歷年辦理冬挑之後。隨時築做小壩。逼溜刷沙。載在靳輔成書。近年因微湖水大江境運河洗刷深通。每年冬較量誌椿。以水平測量長河。底比誌椿底尙有刷深。是以擇淺疏浚。毋庸一律估挑。本年東省鋪水。以湖口舊閘甫經修葺。灰漿未老。僅放湖口單閘。敞板六晝夜。以抵兩閘三晝夜之數。雖倍以時日。似足相抵。而源細流緩。鋪灌未足。旋將上游八閘。層層下板。江

境水勢較驗紅油記定誌。僅有水二尺七寸。致糧船節節淺阻。並不止貓兒窩一處爲然。臣聞信時。卽馳詣該處。督同道將廳營添做束水小壩。並於各閘加板蓄水。一面咨請東河照例鋪放。並請委員來江監守各閘啟閉。免致藉口於江境之多洩。經河臣葉觀潮復飭運河道添啓湖口閘板。補放尺餘。總未及紅油記五尺之數。東南兩河臣衙門俱有逐日水報可查。臣以東南兩省同辦一事。徵湖多一分。樽節卽兩省多受一分之益。是以水勢雖不敷定誌。但使糧船可設法挽行。卽不再行補索。以節湖漕。仰賴皇上洪福。重運漕船。遇淺起剝套塘提挽。得以期出境。不致遲逾例限。是湖口閘兩次放水。均未及紅油記定例。並不逾例多鋪。江省層層節宣。亦未令旋放旋洩也。近年徵湖蓄水。總在一丈三尺餘寸。至一丈四尺不等。而每年浮送重運二進幫船。所用湖水不過二尺餘寸。是湖漕蓄足一年。原可供數年之用。况伏秋大雨時行。山泉漲發。不難添蓄二尺餘寸之水。似不虞其匱乏。且東省如果照例放水。重運得以迅速渡完。卽可早爲煞壩。添蓄新水。彼此有益。若放水不足。重運旣不能暢行。水勢仍不免虛耗。兩省文檄往還。動延時日。甚至卽遇雨水漲發。而漕船未竣。亦不能煞壩收蓄。彼此兩誤。是緩急先後之間。在乎通盤籌畫。而不必爭執分寸。坐誤事機。至如該御史所奏。江南各閘並無底板一節。臣查本年春。東省委員卽有此說。當飭徐州道親詣確查。江境各閘。除逐日套塘啟閉行板不計。各有底板自五塊至八九塊不等。此外復添築束水壩。層層擊蓄。該御史未悉江境情形。率聽東省委員之言。是以所奏未能確實。且摺內亦稱東省鋪水定例。總以符黃林莊誌椿爲準。本年春。該御史親至臺莊閘。目覩水誌不足。諭令補放。今摺內又稱東境逾例放水。殊與實辦情形不符。現在邵宿運河業已一律估挑。今奉諭旨訓示。詳明。臣復嚴

飭道廳逐細詳勘認真挑挖務令加倍深通各閘板塊豫行選補堅整來年鋪水時仍聲明定例咨會東河俾水勢常平紅油記定制之數江境固不得於五尺之外多索東境亦不得於五尺之內短放彼此恪守舊章庶於漕運湖漑兩無貽誤奉硃批所論是不分畛域和衷辦理必能有濟何必更張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孫玉庭黎世序奏邳宿運河定例每年回空過竣乘隙估挑以備來年重運自嘉慶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因微湖水大河漕刷滌深通僅止擇淺撈濬本年微湖誌椿存水一丈三尺餘寸雖屬有盈無絀而江境長河必須一律普挑自回空過竣即經飭道廳逐細勘估茲據稟東省西灣攔河壩於上月二十二日合龍隨將黃林莊大壩並各處支河水口興工堵截控消河水逐細查勘遵照向例較準黃林莊誌椿及臺莊閘牆鑿紅油記爲度將長河分別挑深總期配平紅油記五尺之數足敷漕船行走至貓兒窩等古淺處所格外加深一二尺計挑河長一萬六百餘丈挑深二尺至四尺不等又利運閘西岸河頭有灘嘴挺出亦應挑切以順河勢又十字河北岸舊有柳園頭閘引注駱馬湖水以濟宿遷運河並頂托上游水勢現在引渠淤閉亦飭一律挑深計挑引渠長三百六十六丈以上挑河築壩共估料土銀五萬二千九百十九兩現已揀員分段趕辦再江境運河塘長閘少本不如東省八閘形勢聯絡拗板套塘節宣應手且自利運閘至濼流閘相距一百餘里即遵用會牌互爲啓閉究屬河長流緩一時不能擡蓄得力查乾隆五十年於宿遷縣適中地方建有亭濟閘因豐工曹工漫口黃水下注閘前上下河身淤成平陸漕船皆由越河提挽開竟淤廢臣黎世序因飭道將逐細履勘如可修復較之創建自覺費省而工易成

茲據稟稱該閘東閘牆下分水微有裂縫。祇須量爲修補。即可行漕。閘底亦尙完整。惟西閘牆由身臟裂到底。樁木朽爛。應請拆修。來年重運以前完竣。並挑去上下淤土一體。拗板行漕。並將越河築壩塔閉。數百餘里之長河。又添一層擊蓄。可資得力。臣黎世序已飭庫發銀趕辦。統俟拆修完竣。並上下挑工一并核實。開單另奏。以上各工所用銀兩。均於兩淮專款生息項下發辦。毋庸動用撥款錢糧。至長河挑工。仍嚴飭工員。務照估定章程。實力辦理。挑出之土。遠送隄外。毋致塌卸入河。責令徐州道駐工督辦。工竣後。臣等會同巡漕臣親詣驗收。不任稍有草率。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葉觀潮奏。東省各湖。水大則資以分洩。水小則藉以濟運。全在臨運單閘。因地制宜。方可兼收蓄洩之利。茲據運河道洪範詳稱。運河廳鉅嘉汛河道。地居分水口下游。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每遇伏秋大汛。汝源盛漲。奔騰入運。雖賴南旺湖臨運上游各斗門。啟放分洩。以保隄工。第各斗門止能收納漲水。而不能宣濟運行。查嘉祥境寺前閘下運河西岸。傅家莊南首隄岸。夾於河湖。地勢高下適中。請添建單閘一座。開挑引渠。上搭橋梁。以通絳挽。下設閘板。以供啓閉。汝水泛漲。可添此一路分洩。如運河水弱。即啟放湖濶。用濟運行。實於保隄濟運兩有裨益。據運河廳摺節確估。金門口寬一丈四尺。兩牆由身各長二丈。河面上下轉角雁翅各長三丈。湖面上下轉角雁翅各長二丈五尺。牆石高一丈四尺四寸。共工長十五丈。估挑引渠一道。長八百六十五丈。共估工料土方等項。例幫二價銀三千四百二十二兩零。核與漕規相符。造具清冊。詳請奏辦。臣復查南旺湖地勢。低於運河。所蓄之水。祇能由芒生閘入牛頭河。遞達南陽昭陽兩湖。下注微湖濶蓄。每遇運河水弱。不能宣水助濟。現據該道確勘地勢。請

於傅家莊南首添建單閘以資濟運俾向來無用之水歸於有用委係亟應辦理之工所估銀兩並無浮多查上年泲河廳運河西岸添建呂壩三孔橋係奏撥司庫銀兩辦理茲南旺湖添建單閘事同一律仰懇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款以資趕辦限立夏前照估挑砌完竣臣仍隨時嚴查不任稍有浮冒草率十九日奉上諭葉觀潮奏東省南旺湖請添建臨運單閘一摺南旺湖地勢低於運河每遇運河水弱不能宣水濟運據該河督勘明請於傅家莊南首添建單閘相機啓放以利漕行著照所請准於傅家莊南首添建單閘一座並挑引渠一道所估工料土方等項例幫二價銀三千四百二十二兩零卽由山東司庫撥給該河督卽督飭道廳趕緊挑砌務於立夏前竣工核實驗收照例報銷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江境邵宿運河應挑淺工及修復行漕閘座經臣黎世序於上年十二月飭委道將等逐細履勘分段派員興辦當將估挑丈尺銀數奏明本年正月臣孫玉庭兼署河篆卽責令署徐州道周以輝駐工督率各員分段嚴催限二月中一律完竣據報完工正擬詣驗適臣黎世序陛辭回任便道驗收於二月二十日抵黃林莊工次按照估冊自上而下逐段較量比對原估時所設信椿封墩尺寸相符並無偷減挑出淤土遠送岸外不虞塌卸入河各古淺處所格外加深又宣濟駱馬湖水之引渠皆已挑竣較原估丈尺均有敷餘其向例應築挑水束水各壩亦經臣孫玉庭豫飭該道將妥爲查估將每年必須築壩之處先爲趕築共計三十六道以資擊蓄此後應否添築俟鋪水後酌量形勢隨時估辦至亭濟閘座亦拆修完整閘河上下悉已挑通並將越河壩工堵築完竣重運經臨可資啓閉臣黎世序逐一驗收如式卽飭起除黃林莊攔壩以便東境控消河水趕挑大泛口淺工現查重運漕船已

渡黃十二幫。餘皆陸續南來。河口清水暢出。漕船隨到隨渡。俟東省大泛口挑工完竣。卽咨明開壩鋪水。挽船北上。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初三日。孫玉庭。黎世序奏。運口一帶重船。按日提挽。均無遲誤。揚河廳屬汜水汛東隄永安石閘。實應汛西岸葉雲石閘。向係減洩盛漲灌漑民田。因年久損壞。閘牆並礮心。輒石多有酥碎。底椿亦皆朽爛。且葉雲閘因隄工加高。閘牆卑矮。不能啓閉。經道廳稟請拆修加砌。計永安閘估銀一千八百餘兩。葉雲閘估銀五千七百餘兩。臣黎世序前經履勘屬實。已發銀趕辦。勒令大汛前一律完竣。以備減洩。裏河揚河。揚糧。中河四廳隄工。間有卑矮之處。亦飭一律加培高厚。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臣等查江境邳宿運河。向來專恃東省徽山湖鋪水灌注。以濟重運。渡黃糧船。守待須時。本年江境駱馬湖蓄水較旺。臣等預爲籌濟。先引駱馬湖水。浮送重船。自桃源宿遷挽至阜河。計多上行一百餘里。積有二十餘幫。始行咨請東省照例鋪水。茲據報東省於二十日巳時啓壩放水。二十一日戌時水注阜河。卽將首進漕船。連檣催儻。首幫大河衛船二十八隻。已於二十四日亥時儻出江境。在後各幫。跟接儻行。長河水勢。足敷浮送。查上年東省於二月十九日。啟開鋪水。首幫重船。於三月初四日。始挽出江境。計行走半月。本年東省於三月二十日。啟開鋪水。首幫重船。卽於二十四日。挽出江境。計行走僅止四日。雖鋪水較遲一月。而挽行實較速十餘日。實由江境先用駱馬湖水接濟之故。此後連檣催儻。徵湖水不虛耗。實於撙節湖儲。大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三十日。葉觀潮奏。山東泲河廳嶧滕二汛。運河西岸碎石隄。工長二千三百五十餘丈。西臨徵湖堆

碎石東臨運河幫築土餞。上面普加土頂。實爲行緯蓄水要工。自嘉慶四年及十八年間段補修後。迄今又歷數載。均經保固限滿。查嶧字石工十一號。滕字石工五六九並十一十二十三等號。計七段。共長一千七百九十二丈。尤爲該隄最要之工。除嶧字十一號內。於二十年間段辦過三百丈。現尙完整。無庸估修。其餘各工。歷經大汛靈雨。山水漲發。兼之漕船往來。拖墜打樑。致頂土剝削漸盡。土餞殘缺卑矮。又緣該隄夾於湖河之中。連年漲水。兩面浸泡。風浪撞擊。汕刷搜淘。並將碎石間段坍塌。長一千二百一十丈五尺。不惟行漕有礙。抑且蓄水無資。亟應補修完整。以利緯挽而重瀦蓄。前經道廳詳估。因銀數過多。節次批飭嚴加刪減。茲據護運河道莫夢齡遵減確估。除選用舊石。計新添工料並土餞土頂等工。共需例幫二價銀五千六百三十一兩零。臣復加勘核。委係應辦之工。仰懇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以資趕辦。限六月照估完竣。臣仍隨時嚴查。不任稍有浮冒。草率奉上。諭。葉觀潮奏請動項補修運河西岸碎石隄工一摺。東省泲河廳嶧滕二汛運河西岸隄工。攸關緯道湖瀦。前經間段補修。歷屆大汛。風浪汕刷。土餞殘缺。碎石坍塌。亟應擇要補修。所有勘明最要隄工。除二十年甫經補修工段外。其現估工料例幫價銀五千六百三十一兩零。著准其動撥山東司庫銀兩。發廳購料。趕緊興辦。限六月內修補完竣。核實驗收報銷。運河道冊。

閏四月十五日。葉觀潮奏。山東捕河廳壽東汛運河東岸。舊有五孔橋一座。緊對沙趙二河。原備分洩運河盛漲。以免隄堰喫重。上搭橋梁。以通緯挽。實屬保隄利運要工。前據運河道詳稱。該橋自前明宏治十年創建。至乾隆二十七年落低。三十二年補修。迄今五十餘年。歷經汛漲。開放宣洩。水湧溜急。石塊被衝。

場殘缺。其兩牆根底久已抽掣空虛。復經嘉慶二十三年。汝運沙趙各河。水勢異常暴漲。致兩牆雁翅裹頭欹斜。跌水衝掀殘損。石塚坍塌。橋梁鋪板朽斷折。若不乘時拆修完整。再經汛漲。不惟有礙宣洩。更恐阻遏挽運。據捕河廳勘估請辦。當因銀數過多。疊駁刪減。茲據護運河道莫夢齡遵減確估。除選用舊石。計添新料匠夫工。共估例幫價銀八千九百二兩零。臣復加勘核。係亟應辦理之工。仰懇天恩俯准。撥山東司庫銀兩辦理。奉上諭。葉觀潮奏請拆修橋座一摺。捕河廳運河東岸五孔橋。歷久坍塌。亟應乘時拆修。據該河督確切勘估。除選用舊石外。新添料匠夫工。共需例幫二價銀八千九百二兩零。著照所請。准於山東司庫內如數動撥。趕緊興修。限秋汛以前竣工。核實驗收。運河道冊。

五月十一日。葉觀潮奏。山東運河廳鉅野汛通濟閘一座。北距寺前閘三十里。南距天井閘三十里。塘長路遠。地勢建瓴。每逢重空糧艘。經臨隨時啓閉。濟送漕行。實爲運河南路最要關鍵。須閘身完固。方可操縱。由人。其上下兩岸接連閘工之處。非一律寬平。又難資護衛。而利絳挽。據運河道詳稱。該閘建自前明。至乾隆十八年拆修。迄今六十餘載。歷經汛漲奔騰。急溜衝擊。致閘牆酥損。底椿朽腐。金門由身轉角。雁翅裹頭。均皆皸裂。閘底衝掀。槽石破碎。通身滲漏。難以下板擊蓄。亟應徹底拆修。其閘下接連裹頭處。原建裹石礮岸。東長十丈。西長十五丈。久經汛漲刷塌。難以行絳。均應改建面石。並加高三四層。與裹頭相平。又閘上東岸接裹頭尾起單薄。土隄坐當掃灣。迎溜屢被撞淘。懸崖陡峻。絳挽維艱。該處內逼民舍。外臨河身。土餒難以澆築。應添建防風埽一段。長五十丈。護崖衛閘。兼利運行。由廳撥節減估。除選用舊料。所需料匠夫工及築壩戽水。共估例幫價銀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兩零。轉請奏辦。臣查通濟閘年

久未修。牆石墊卸。上今兩年。卽係擺砌拘抵。暫資啓閉。臣昨復親勘。係必應拆修之工。所估開下兩岸改建面石加高。開上東岸添建防風埽段。亦屬順勢得宜。必不可少。其估需銀兩。屢經駁減。核與漕規無浮。無可再省。緣該閘需料較多。必應早爲購備。仰懇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辦理。奉上諭。葉觀潮奏請修通濟閘座一摺。運河廳通濟閘。因年久漲溜衝擊。閘牆酥損。底椿朽腐。難資下板擎蓋。亟應徹底拆修。其閘下閘上接連裏頭處所。亦因歷年刷場。繚道難行。應改建面石加高層數。添建防風掃段。據該河督確切勘估。著准其照估興修。所需例幫價銀。卽於山東司庫動撥。飭發該廳趕緊購料。限於明歲春前修築竣工。核實驗收報銷。運河道冊。

九月初十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山盱壩河分洩之水。下注高寶諸湖。匯入運河。揚河。揚糧各廳水勢日逐加長。兩岸隄埽。工十分喫重。現經淮揚道徐承恩。常鎮道王逢源。親督廳營。於西岸卑矮石工。趕鑲馬鞍護埽。東岸隄埽。各工卑矮單薄之處。分別加鑲培築堰戩。以禦風浪。臣等查揚河廳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揚糧廳之壁虎。鳳凰各橋壩。及人字河等處。均已啓放。而水勢猶有長無消。固由來源太盛。亦由各壩河下注之水。不能暢洩歸海。以致壩下之水。僅矮大河數寸及尺餘不等。緣下游高郵。甘泉。鹽城。興化等州縣。因近年洪湖水勢不大。下注之水無多。只開南關車邏一兩壩。並有未經開放者。壩下居民培築圩岸較多。將近河兩旁。一併圈佔。並有將分流支河堵截者。本年水勢盛漲。節節爲民堰攔阻。不能通達。下注是以高郵。敢放三壩。未能分洩。漲水查民間築堰保護田廬。原屬地方應辦之事。但正河道已形逼窄。並將支河堵截。水無去路。亦不能不權其輕重。酌量拆除。以利宣減。現已劄飭府州查勘。分別應啟應存。妥

爲經理。務使水道田廬兩無妨礙。並又將揚河廳之南關新壩。揚糧廳之昭關壩。一概開放。如此分途暢洩。當可保護長隄。中河廳屬鹽河兩岸。舊壩多年未修。經減壩水勢下注。間有刷墊。均經隨時酌鑲完整。隄頂卑薄處。所亦酌量加培。並敢放堯瀆壩河。以期洩水益形暢達。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洪澤湖非常盛漲。九月初十日。甫見消動。揚河。揚糧又形漲滿。臣於十一日。躬詣揚河一帶。率同淮揚常鎮兩道。會督廳營將各閘壩存留封土。趕緊拉撈。兩岸隄工分別鑲築。十三四日。西北大風。輒石各工。間段掣卸。當即撲護平穩。南關壩下。舊有官河名馮蠻子溝。向係洩水河道。年久淤閉。經淮揚道督同府州查明挑濬。敢放壩水。由溝下注。分途歸海。盛漲水日漸消落。高郵。寶應。城市。始克保全。下游田禾。早經收割。登場。村堡圩圍。修防堅鞏。於廬舍村墟。並無妨礙。車邏。五里。南關。昭關各壩。需做裹頭外餞等工。均經臣親歷確估。分投趕辦。洪澤湖水勢日落一寸。截至二十日止。消存一丈七尺。石工已高出水面尺許。即遇北風。不虞平漫。揚河。揚糧湖河水勢。亦日消二三寸不等。自裏河運口以至高寶運河。前因黃水倒灌。不免停淤。今經清水刷滌。悉已深通如舊。空重漕船。益得過行無阻。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成林。程國仁奏。臣成林於二十一日。馳抵張秋。由臨清。東昌一帶行走。所過七級等閘。均水與閘背相平。當俱分派委員。駐閘照料幫船。務期平穩前進。茲與臣程國仁同至老壩頭。察看水勢。並籌商價挽回空。臣成林接奉諭旨。現在豫省馬營壩漫口。全河大溜。下注山東張秋。勢必穿入運河。昨已降旨。令該漕督馳赴設法辦理。本日召見那彥成。據奏黃水穿運糧船。尚可行走。惟不免於冒險。著成林

察看情形。如水勢不甚湍激。即將各幫船設法挽渡。若溜勢過急。亦不可輕於涉險。該漕督到彼勘明。先將已渡幫船若干。未渡幫船若干。並現在如何設法挽渡。先行由驛奏聞。以慰廛注。欽此。臣等會查黃水下注。由濮范壽張等處匯流入運。現在溜勢湍急。查看幫船打放各橋壩缺口。雖無妨礙。現在已過張秋缺口六十二幫。未過者三十八幫。然迎溜而上。其勢甚艱。不惟行走遲滯。且恐冒險。必須設法挽渡。因嘉慶八年黃流穿運糧船經過張秋。均於漫水坡內僵行。俱有舊章可循。詢之道廳衛弁人等。僉稱由坡挽運。較爲穩速。隨令河漕地方各員。帶領丁舵水手。於沿河漫水坡內。逐段測探。坡面甚寬。坡水深自七八尺至四五尺餘寸不等。計自漫口上游之人家頭入坡。挽過各洩水橋壩。至田家灣入運。約二十五里。臣程國仁先經派令河廳等員。將坡內經由之處。分立水站三所。節節插立標記。夜晚添設燈竿。使糧船行走。易於識認。並添雇小船。按段分派。俾可帶纜挽行。臣成林派令漕標委員同河員弁兵等。挨次照料。令出坡入運。不致冒險。亦不致停滯。臣等立定章程。籌備妥當。即將在後各幫委員。迎提日內。卽令依次小心挽渡前進。再行馳奏。上慰聖廑。運河道冊。

是日。程國仁奏查勘黃水穿運情形。自十九日後。坡流匯注。每日有長無消。所有下游各處橋壩涵洞。俱經開放。因來水太旺。一時宣洩不及。據捕河廳師幕祖稟報。壽張汛之曹家單薄地方。於二十日夜。因西風衝激。河水漫過四十餘丈。該處距張家單薄三里。與西岸坡水匯流之處。正當頂衝。所幸掣溜東趨。仍可由沙灣一帶歸大清河。徑達利津入海。臣查嘉慶八年黃流穿入張秋東岸漫口共十三處。此次水勢與之相等。而官隄漫溢。現祇兩段。今水勢由西岸橫截而來。卽行穿越東岸而去。其入運經由之處。寬不

過三十餘里，尙不致直灌長河，令其受淤。查看水色，亦幸清多濁少。現在漫口處所，不惟兩面皆水，工力難施，且恐驟急堵合，轉使全黃直注於運道，更有關礙。現在酌量時勢，河漕事務，以料理運道爲先。地方情形，以撫卹災民爲重。所有糧船經過漫口，已與漕臣會籌，改由漫水坡路行走。另行奏辦其餘閘河內外隄堰單薄之處，俱經飛飭各地方官一律防護，趕加子堰，鑲修幫埽，並令多備小船，遇糧艘經行溜勢湍急之處，卽用船挽繚以爲運道，俾利過行。其上游被淹之濮州、范縣、壽張、陽穀、東阿及續報之荷澤、東平等州縣，亟應撫卹。臣現於兗沂道庫提銀一萬兩，分飭委員迅速帶赴災區，分投安撫，並先令各州縣於被水村莊紮筏濟渡，散給饑餅。其曹沂兩屬已飛調兗沂道盧坤督率查辦，再行勘明被災輕重情形，奏請恩旨辦理。至全河掣溜之水，俱歸大清河，亦恐不免出槽。下游所經地方，必至受累。臣已飭各州縣早爲防備，並確查有無被淹處所，迅速據實稟辦。將來應賑銀米需用繁多，已札飭藩司先行籌議。臣連日派委員弁分查被水形勢，據稟此次水來尙不甚驟，並未損傷人口，各村莊俱當秋收以後，民情亦甚安帖。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三日，成林、程國仁奏黃沁漫水下注，張秋橫截入運。臣等會商籌辦回空船隻，改由坡路渡過漫口，業由驛具奏。臣成林卽令漕河各員弁帶領舵水自張秋人家頭地方測探，至田家灣入運之處，均坡寬水平，可以行走。臣程國仁先已派令河廳地方各官將經行坡路節節設站插標，趕緊料理妥當。適范縣稟報上游水勢停長，卽於二十三日，臣等會駐河干，先用船試放，甚爲平穩。仰賴聖主福庇，天氣清明，風色亦順。臣等隨令已抵張秋各幫船挨次打放，並分派漕河地方員弁各於水站上下照料護送。魚

貫遄行。本日已過幫船八十四隻。俱穩渡前進。其前次已過人家頭地方。停泊待渡之船。臣等亦因風色順利。飭令員弁用小船帶纜。卽由沙趙二河口繞過張家單薄缺口。挽入西坡。亦過船五十隻。統計共放船三幫。截至本日止。回空船隻已過張秋者六十五幫。未過者三十五幫。其上游一帶七級等閘。節節派人照應。據報水勢較前稍緩。事機極爲順利。臣等飛提進閘各幫。一面飭令東昌一帶文武委員照料。迅速南下。今坡路可行。水勢漸定。可期無誤。歸次至東岸張家老壩頭。臣程國仁督率道廳。趕築子堰。並加鑲幫埽。竭力搶護。亦可冀無虞。奉硃批覽奏稍慰。加緊行走。每過十餘幫。奏報一次。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五日。程國仁奏竊臣奉諭旨。成林奏張秋臨清一帶。現在幫船行走。尙無阻誤。並程國仁奏沙趙二河漫水穿入運河。經廳縣等開壩宣洩。水勢平緩。各一摺。該漕督等所奏。皆係前次武陟九堡漫口坡水匯注情形。現在馬營壩漫口。掣引全河下注。橫截運道。恐幫船行走。不免阻滯。程國仁已改道馳赴張秋。著卽勘明。此次黃河大溜。係由何州縣流入東境。由何處穿入運河。灌運後。又經幾州縣地方。始行入海之處。或係分流。或係匯流。繪圖貼說。先行覆奏。欽此。伏查此次馬營壩漫口。黃流由直隸東明入東境。濮州范縣。直隸壽張之沙趙二河。由東阿之張秋橫截入運。運河西岸民堰。平漫過水。全行下注。致東岸官隄之張家單薄。曹家單薄等處。均有漫口。水勢東趨。與開通宣洩之滾水壩。五孔橋。平水三閘等處。匯流同入大清河。卽俗所稱鹽河。經過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青城。蒲臺。濱州境內。以下卽係利津入海口門。現據齊河。歷城等縣稟報。上游大溜已至。查看大清河內水勢。陡長一丈餘寸。該處河道寬深。順流而下。尙無漫溢。臣查東省運河異漲之時。掣洩歸海之路有三。其在張秋以上爲陽穀。聊城界。水由龍

灣洩入徒駭河。至霑化久山口入海。又上爲堂博。清平界。水由魏家灣洩入馬頰河。至海豐直沽口入海。其一卽係大清河。由利津牡蠣口入海。現在張秋一帶。自陽穀之阿城至東平之戴廟閣。上下數十里。俱匯入大清河。下趨入海。惟利津口門爲匯歸之路。最爲緊要。已飛檄武定府知府王果馳抵利津查勘。大溜何時始達牡蠣口。其入海處所是否暢順。或係分流。或保匯流。勘明星馳稟報。一面飛飭經由各州縣。將兩岸隄堰小心保護。如有河道相機出槽泛濫之處。卽速查辦。俟稟覆到日。再詳悉奏報。上慰聖廑。至張秋水勢稍定。臣連日督同道廳地方各員。履勘各處隄壩。加鑲修築。務使穩固無虞。其已報被水州縣。現在委員分投趕緊撫卹。民情亦俱安貼。糧艘由坡挽運。截至本日止。已過張秋六十八幫。未過三十一幫。如此後不經風雨。仍可趕及去歲空船。在張秋過竣日期。不致有誤。歸次。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成林奏設法籌辦回空船隻。改由坡路渡過張秋。再行入運。程國仁奏查勘近日運河水勢。並籌辦運道撫卹事宜。各一摺。現在黃水下注。由運河西岸穿出東岸。幸只寬三十餘里。長河不致節節受淤。回空幫船已過張秋缺口者六十二幫。未過者尙有三十八幫。成林。程國仁會商。仿照嘉慶八年黃流穿運。糧艘於漫水坡內。釐行章程。探明坡路。插立標記。分段挽運。辦理著卽上緊籌備。將未渡各幫迎提。挨次挽渡。俟幫船渡過漫水缺口。由田家灣入運。計有一半。先由驛具奏一次。全數渡過。缺口再由驛具奏一次。以慰廑注。成林於尾幫全渡後。卽速催押南下。歸次受兌。明年重運北來。如武陟漫口業已合龍。自可照常行走。儻未合龍。彼時是否仍可挽渡。亦著豫行籌畫。勿令重運稽遲。運河道冊。

是月奉上諭。程國仁奏辦理臨清閘口蓋汝敵衛情形。並籌築運河民堰漫口各一摺。臨清閘外衛水。現

尙高於汝水二尺。該撫已督率道廳等將胡家灣漫口堵合。並將汝河減水閘閉合一二處。蓄高汝水。藉以敵衝。已連次降旨。令豫省將沁河缺口迅速堵築。沁水一經斷流。則衛河必立見消落。再將汝水蓄高。臨清閘板即可敢放。該撫會同成寧相機妥辦。務令回空糧船得以及早南下。不致有誤。明年新運此爲至要。其運河民堰缺口六處。除易堵四處外。德州夏津兩處缺口較大。卽飭令各委員上緊搶堵。俾糧船經過不致掣溜阻淺。睿皇帝聖訓。

十月二十四日。程國仁奏奉諭旨。程國仁奏黃流入海情形。分由霑化利津兩處入海。自保分支旁溢。是否仍歸并一處。暢達尾閘。著該撫卽飭查勘明晰。據實覆奏。欽此。遵飭藩司確切查勘。茲接據藩司岳齡安。武定營遊擊孫廷簡稟稱。先後馳抵利津。卽率同王果及委員並該縣等前往勘視。溜如箭激。一片汪洋。駛抵下游。愈益寬深。茫無涯際。察看情形。大溜經由下注利津牡蠣口入海。實屬通暢。又查惠民境之哨馬口。因大清河黃沁匯注。水勢過猛。至彼橫漫分流。徑達徒駭河。至霑化流鐘口。由富國鎮之久山口入海。先經遊擊孫廷簡前赴勘明。溜勢亦復暢行。察看兩海口溜勢。約六分由利津牡蠣口入海。四分由霑化久山口入海。因來水甚旺。是以消退未能迅速。又會勘牡蠣口上游東岸窩頭地方有支脈溝一道。西岸有流溝一處。向不通海。現因黃流漫溢出槽。東西兩溝亦俱順流入海。藉可分洩。如水退歸槽。卽可斷流。至哨馬口下游濱州之姬家溝。漫溢分流至霑化之龍窪。仍漫至久山口入海。均無阻滯。臣伏查現在勘明黃流入海。雖係兩路分趨。然就目前水勢而論。自以利津牡蠣口爲正流。霑化久山口爲分流。其奔騰入海口門。均屬暢順。現在冬令歸壑之時。自可漸期消落。至惠民濱州蒲臺霑化利津等境被水之

處先已飭司委員分帶銀兩前往趕緊撫卹民情安貼。運河道冊。

是月二十九日奉。上諭程國仁奏勘明黃流入海情形一摺。並繪圖貼說。馬營壩漫口奪溜穿運東趨。現據勘明匯入大清河。由青城一帶歸利津。牡蠣口入海者約有六分。由大清河溢出分流入徒駭河。至霑化。入海口入海者約有四分。黃河全勢東注。大清河不能容納。是以分支洩入徒駭河。兩道趨海。其勢不能使之合而爲一。圖內所繪惠民縣。哨馬口。濱州。姬家溝等處兩岸。均有黃水漫溢。所有惠民。霑化。濱州。利津。蒲臺等州縣被淹村莊。諒必不少。其迤上之荷澤。濮州。范縣等州縣。及附河沿海各屬。間亦同被淹浸。著程國仁卽速查明。將應行撫卹之處。奏請恩施。現在正值冬令水落。大清河南北兩岸。已不免漫溢。明年春水方生。合龍以前。自必增長。該撫當預爲籌及黃水經過之處。附近民擾隄岸卑薄處所。分飭各州縣勸諭居民。早爲籌備。勿使河流縱橫。旁溢多淹田畝。以衛民生。運河道冊。

十二月初四日。程國仁奏。竊十一月三十日。接奉諭旨。戴均元等奏查看張秋黃流穿運情形。預籌重運事宜一摺。來春節氣較早。首幫經過張秋。正屆桃汛前後。程國仁並不可預存首幫過後。豫省早已合龍之見。總須統籌全局。以期有備無患。重運船身喫水較重。與回空大不相同。自以仍由運河正路行走爲是。其如何設法繚挽。及躲避東岸缺口溜吸之處。必須熟思審處。以保萬全。如漲水至五尺以上。正河勢不能行。則由西坡挽渡。出運入運。俱有舊道可循。校爲妥協。至東坡但有入坡之路。並無入運之路。尙須另開口門。事多窒礙難行。非至萬不得已。不必議由此路行走。再朕披閱圖內。運河東西兩岸缺口甚多。除大溜所注之口門。勢難堵合。其餘漫水分注之小缺口。似應乘冬令水小之時。酌量先爲堵合。於安設

繕船搭蓋橋木等事亦可節省。屆時該撫並常川差人赴豫探聽。一有合龍確信。即將東岸缺口趕緊堵合。以便收蓄汝水。勿使缺乏。一切相機妥籌。務臻穩善爲要。欽此。伏查明春首幫經過張秋。計在桃汛前後。目下冬令水落。正可籌備萬全。俾屆時重運經臨。暢行無阻。惟念重船喫水較深。設法挽運。自仍由運河正路行走爲是。臣查正河東岸缺口四處。除張家單薄曹家單薄二處。爲大溜所注之口。門一時未能堵合。其唐家灣一處。現已委員修築。年內即可閉合。馬家單薄亦擬次第堵築。明正亦即竣事。是少一口門。卽少一吸溜之處。重船各幫西岸繕挽。其民堰斷缺處。所現與道廳再三審度。業經堵閉二處。再將滾水壩斜對之沙河南口堵築。使壩前溜勢稍平。其迤北之平水三閘及五孔橋對岸。均有老堰。可以帶犂行繕。挽渡無虞。其餘堰身殘缺。與張家單薄等口門斜穿處。所卽行搭駕橋梁。安設繕船。並多下椿木。以資帶纜。驛路不斷。工用亦可節省。所有需用船隻木植。均已分別調撥趕辦。總使重船經行。節節幫護。俾得有所憑依。不至吞吸。此籌備重運。仍由正河行走之路也。儻明春桃汛漲旺。正河水勢過大。則西坡之水亦必增長。測驗坡路最淺之江家莊一帶。如存水四尺以上。重運喫水雖深。總可駛入挽渡。萬一江家莊水勢消淺。卽由趙王河入坡。至磨盤壩再歸正河。其出坡入運。俱有經行之路。故道可循。先排設水站。插標帶纜。保護引行。可期順利。此西坡一路。亦可爲運河之備者也。至東坡雖係嘉慶九年挽運舊路。因是年東岸之南壩頭衝缺。東阿東平二處受淹最重。其正溜所注水勢寬深。故東坡可以行船。本年九月。臣甫抵張秋親勘。該壩隄身已裂。居民惶懼。危險在於呼吸。當率道廳晝夜搶築。幸得穩固。現在東坡之水。不過漫溢。並非大溜。且有樹木叢雜。路多紆折。故臣前奏以東坡爲下策。仰蒙欽差協辦大學士戴均

元與臣會勘。亦以東坡爲備路。今蒙聖訓詳明。恐另開口門。事多窒礙。臣惟欽遵辦理。將正河西坡兩路籌備萬全。不致臨時有費周章。至明年應行鑲築之南壩頭真武廟等處護埽。均關緊要。一切工需料物。已與藩司岳齡安酌議。動款給發。趕緊購辦施工。並已派員前赴豫省。工所常川來往查探情形。俾隨時早爲籌備。一有合龍之信。迅即趕築。張家單薄等處漫口。以期收蓄汶流。不致少有遲誤。奉上諭程國仁奏預籌來春重運事宜。趕緊辦理一摺。重運幫船喫水較深。總以由正河挽運爲正辦。設挑汛屆期。水勢漲盛。正河勢不能行。再由西坡挽渡至東坡。尙須另開入運之路。事多窒礙。竟無庸議。及此時運河東西兩岸缺口甚多。當乘水涸之時。將應堵者先行堵合。俾糧艘經由。免致吸溜之虞。並可節省設船駕橋之費。該撫卽督飭所屬。上緊經理。務期妥協爲要。運河道冊。

嘉慶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鴻賓奏。本年張秋饋運章程。經臣等詳勘妥籌。會同奏明。查張秋一帶。黃水橫穿入運。緯道衝塌。西岸各缺口處。應辦釘樁搭橋。並安關絞纜。設船擺緯各事宜。旬日以來。復加緊嚴催。卽可預備齊全。並派員弁分段經理。日前因滾水壩溜勢加急。又將對岸沙河南橋口門。趕緊堵閉。俾免上衝下吸之虞。專待重運經臨。可期挽行不誤。惟是種種籌辦。皆爲黃流穿運而設。若武陟漫口一經堵合。黃水不復下流。而運河東岸缺口。水仍外注。是上游之來源已斷。東行之去路易消。必致水勢陡落。黃流所經。復增淤墊。又恐有礙漕行。不可不預爲之計。臣等悉心籌畫。兩岸缺口甚多。黃水衝刷。隄身逐處塌卸。俱須補築完好。而東岸爲水所攔蓄。尤關緊要。現飭辦料各員。購備足數。解運赴工。堆貯就近高廠處。所得有大工合龍確信。卽先將馬家單薄。曹家單薄。張家單薄三大缺口。晝夜搶堵。其張秋迤

北之三里堡小缺口亦同時並力趕築庶不致運河水勢奔流外注一洩無餘至西岸大小缺口未經堵閉者現有二十餘處合龍後尚可承納西坡漫流已清之水藉資濟運應俟東岸隄堰普律堵竣西坡存水流歸運河民田涸復再將各衝缺舊隄酌量緩急次第修補既可節省錢糧而隄工亦俱臻完備查捕上兩廳河道去年夏秋間洩水漲發已不免受淤嗣因黃水灌入冬間又不能估挑張秋南北自唐家灣至三里堡長三十餘里均係溜勢分行南至戴廟安山及運河廳之袁口開皆因黃水倒漾遂致停淤北至臨清又因衛水頂托運河之水不能下行亦多淤墊上下三百餘里分段探量計受淤一尺四五寸至二尺五六寸不等此時有黃水穿注自可無虞淺澀不日大工合龍漫水稍退專賴洩流濟運設有淺滯臨時倍費周章必須逐段撈浚方可一律深平現飭各廳屬汛開等官趕緊豫備撈淤器具俟豫省黃流堵合卽集夫乘駕小船分投撈挖並豫派員弁臨期查驗不令積淤河底致礙船行臣等先事豫籌以次料理惟當盡心妥辦務使河底完固運道深通各幫糧艘順行無阻以仰副聖主垂廬漕儲之至意三月初七日奉硃批大工指日合龍來源一斷必致受淤東岸缺口必須加緊堵築切勿遲緩運河道冊

五月初一日李鴻賓奏查運河南岸隄身為漕船挽絳要道並攔蓄水勢以資濟運兼可保護田廬最關緊要必須高厚完整方資抵禦臣春間自豫省來至張秋經由東昌沿河一帶當卽察看兩岸官隄民堰場卸處所居多而聊城堂博二汛爲尤甚旋經飭令各縣勸諭居民將民堰照例自行修築所有官隄即面諭護運河道莫夢齡履勘確估因銀數較多屢經駁斥刪減茲據稟稱上河廳聊城堂博等汛隄工本屬卑薄數年未經培修每歲重空糧船行走俱在隄上施犁致多剝削上年黃水穿運該處雖非頂衝而

適居張秋下游。黃水分溜北行。隄岸亦多汕刷。愈形卑矮損壞。若遇來水正旺。又值衛河長水。下游臨清開加下版塊。攪蓄洩流。則河中更難容納。實屬漫塌堪虞。亟須加高培厚。方免漫隄洩水。有礙運行。並可保坡內田廬。不致淹浸。現在民堰工程。已勸令民間修補完好。遵將官隄核實撥節減估。計聊城堂博二汛土工十三段。共長一千六百七十七丈。估土三萬六千五百二十方。按取土遠近。核定方價。共需銀六千四百五十七兩。請動支司庫銀款辦理。臣復加勘核。俱係實在卑薄殘缺。亟應辦理。不能再緩之工。所估土方銀數。亦無浮多。查二十年修築運河。泃河捕河。上河四廳所屬官隄。二十一年修築上河廳聊城堂博。清平。臨清四汛官隄。均係奏准撥款辦理。此次聊城堂博二汛隄工。應仿照成案。仰懇聖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款。趕緊興修。限四十日如式完竣。奉上諭。李鴻賓奏請撥款趕修官隄一摺。山東上河廳聊城堂博二汛官隄。爲漕艘挽運要道。並以保護民田。屢年未經培修。隄工愈形卑薄。自應及時興辦。除民堰工程已督令自行修補完整。所有聊城堂博二汛官隄土工十三段。共長一千六百七十七丈。估土三萬六千五百二十方。共需銀六千四百五十七兩。准在山東司庫銀款內照數動支。限四十日修培完竣。務令一律堅實。以利漕運而衛民田。運河道冊。

七月二十八日。李鴻賓奏。運河廳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定誌收水一丈一尺。爲東省運河南北分濟第一水櫃。最關緊要。全賴圈隄高厚完整。方資圍護。該湖馮家壩以北。並季家路口起至傅家橋止。嘉字二十八九兩號。碎石隄工。曾於二十三年奏明動項修理。其餘均未補修。自十八年估辦後。迄今八載。歷經風浪撞擊。上年秋間。湖水異漲。衝刷隄堰。多有殘損。迨至歲暮春初。雨雪頻仍。上游汶河及楊家河之水。

同時並漲入湖積長至一丈三尺有餘浪激風翻益多墊陷實屬殘塌堪虞節據該道廳擬估請修因銀數過多屢經批駁臣復親勘飭減茲據護運河道莫夢齡擇要減估汝上汛汝字一號孫村交界及鉅嘉鉅嘉字一二號並十九二十七等號馮家壩迤北等處殘缺碎石隄工共五段長七百三十一丈共需工料銀八千八百五十七兩並請仿照嘉慶二十三年修築該湖隄工例動支司庫銀款辦理等情又查泲河廳屬嶧汛微山湖定誌收水一丈二尺爲東省最大水櫃並接濟江境漕行尤關緊要現有嶧字九號石工並韓莊閘上下湖面大石工一段長四百四十二丈嘉慶四年及二十一年雖節次間段估修而未經拆修之工歷經伏秋大汛來水壘漲兼之重空糧艘施犁繫纜日受剝削又因連年收水充足拍岸盈隄且該石隄居內湖外河之中兩面皆水迎風受浪撞刷搜淘致將該工內先後墊塌三段計長九十三丈牆面並海漫石俱已殘損石縫過水樁木朽腐根底空虛極爲險要設有疎虞所關匪細茲據該護運河道摺節確估面石選用十分之四裏石選用十分之五碎石選用十分之六計拆修大石工並湖面築壩共需例幫二價銀九千八百九十八兩請動司庫銀款辦理臣復加履勘實係坍塌墊陷亟應趕辦之工册估料物價值例幫二價銀數確核並無浮多仰懇聖恩俯准動發山東司庫銀款分飭趕緊興辦如式早竣以資蓄蓋而重隄防運河道册

是日李鴻賓等奏東省運河水勢全賴開座關蓋必須閘身完固始能下板攔束隨時啟閉以利運行最關緊要茲據護運河道莫夢齡詳稱泲河廳嶧汛德勝閘一座建自前明乾隆十一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六十年拆修移建歷今二十五年緣該閘上游即係微山湖每遇湖口放水之時水勢猛迅先由該閘

經行奔騰湍激。並牛山泉伏漲水。時有衝刷。日久搜淘。隨致閘底。跌成深塘。椿木朽腐。不能承載。兩岸由身雁翅各牆石。蟄裂錯縫。穿水滲漏。金門槽石蟄裂坍塌。閘底空虛。石塊掀動。難以下板。且該處地勢建領。微湖下注之水。首賴擎蓄。爲八閘第一關鍵。亟應徹底拆修。照例選舊添新。並築壩厚水挑挖月河等工。造冊具詳。又捕河廳陽穀汛阿城下閘一座。元大德二年建修。乾隆元年重修。迄今八十餘載。歷經伏秋汛漲。溜急浪湧。衝擊淘刷。致兩牆滲漏過水。底椿腐朽。石塊酥損。節年來隨時拘抵。敢閉已不能靈活。又值上冬今春黃水穿運。溜勢撞擊。牆石陡蟄。雁翅坍塌。愈見通身損壞。本年重運經過。常有場卸誤運之虞。亟應徹底拆修。以期完固。該閘地勢卑矮。兩岸上下雁翅俱甚短促。與隄身不能聯絡。閘牆孤懸。每逢汛漲。卽水漫閘背。不惟放船艱難。迴溜盤旋。亦礙繆挽。須加高一層。並接長雁翅。遵照選舊添新。連築壩厚水挑挖月河等工。亦造具估冊。詳請奏辦。當因各閘工所估銀數較多。臣李鴻賓分案嚴駁刪減。茲復據核實減估。臣等復查泲河廳德勝閘。估需例幫價銀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兩五錢一分四釐。捕河廳阿城下閘。估需例幫價銀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兩八錢二分八釐。俱與漕規相符。並無浮多。臣李鴻賓又親詣各該閘詳加履勘。實係坍塌殘損。均須徹底拆修。方資啟閉。仰懇天恩俯准。動撥山東司庫銀兩修理。奉上諭。李鴻賓等奏東省泲河廳之德勝閘。捕河廳之阿城下閘。俱係修建多年之工。歷經伏秋漲水衝刷。致坍塌損壞。亟應拆修完整。以利漕運。著照所請。所有德勝閘估需例幫價銀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兩零。阿城下閘估需例幫價銀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兩零。均准其動撥山東司庫銀兩。於漕艘回空過竣時興修。限來年新運未到以前。拆修完竣。無任稍有偷減冒銷。運河道冊。

十一月初七日。黎世序奏。揚河廳寶應汛西岸。濱臨寶應湖面。本係官湖。向來水淺之處。間產菱芡。附近民人領佃完納湖租。冊載湖租每年徵銀六兩一錢九分一釐。百餘年來並未陞科。亦無頃畝確數。嘉慶十六七年。該處建設龍亭。南窰等閘。分洩運河漲水。挾沙入湖。將該處淤成灘地。漸生蘆葦。獲利日豐。該處居民生監。遂互相爭佔搶割。並私相典賣。訐控不休。節經飭據准揚道督同廳縣履勘。頃畝逐一訊詳。茲據勘明該處實係民佃官地。並非該民人已業。如仍歸民承佃。不獨爭控無休。且恐有私築圩岸。阻遏水口之患。於運道隄工。均有關礙。且蘆柴爲河防工料所必須。查葦蕩營定例。產柴之地。歸官採辦。以給工需。其不產之處。歸民人領墾。照例陞科。今旣官地生蘆。卽應照葦營之例。由官採辦。以裕工用。而節國帑。請將該處新生灘地。收回官管。其灘面蘆葦長發之時。旣可藉以搪護風浪。保衛隄工。秋深刈穫。又可撥工鑲埽。其應完湖租銀六兩一錢九分一釐。卽由河庫於柴價節省項下完納。而官地歸官。該民人亦永息訟端。實屬一舉兩得。詳請奏明立案。臣等覆查無異。二十五日奉硃批。依議。運河道冊。

是月初八日。李鴻賓奏。泲河廳滕汛張阿閘一座。係嘉慶十九年建立。北距彭口閘二十三里。南距韓莊閘二十七里。閘塘甚長。全賴此閘關蓄水勢。以濟漕運。因地勢本窪。閘牆又復卑矮。頻年每遇山河漲發。水漫閘背。卽尋常水勢。閘牆亦只出水二三尺。糧船經過。偃窩提溜。船身高於閘背。時有磕碰之虞。其兩岸下雁翅較短。提溜人夫挽洩不能得力。應將東岸下雁翅接長四丈。西岸下雁翅接長三丈。各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以利絳挽。惟現在兩岸閘牆。上二層由身雁翅海漫各石塊。俱多碰損脫落。閘耳亦皆斷折。尤須先將此二層拆修平整。方可以次加高。至月河壩工。本屬窄矮。修後已歷數載。埽料朽爛。

亦應展寬加高。方能與閘座形勢相準。得以分瀉漲水。不致旁溢。茲據運河道確實核估。除選用舊料。共估例幫二價銀二千五百九十六兩。請動支河庫節省八束銀兩辦理。具詳請奏。臣李鴻賓前經查勘。實係應修之工。所估工料銀兩。按冊復核。並無浮多。請動支河庫節省八束項下銀兩。飭廳趕辦。奉硃批。依議。運河道冊。

期 限 表

國 立 北 京 大 學 工 學 院 圖 書 館

書 號 644.5/796

第 冊

登 記 號 11219





27340



本國學基
叢書續行水金鑑

九



國立北京大學工學院圖書館
登記號 11219

71
16

9.00/4/9

工學院圖書館
課務教
* 31.10.21 *
股管保

MG
TV-0P2
65
:9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九)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640 3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運河水工程一

今按白衛二河因直隸河廳事宜冊未經送到據畿輔安瀾志所載採入。白河通永河道一員駐劄通州本通濟兵備道康熙八年改通永河道十一年復爲通永道兼管河務清運。通判一員駐張家灣。通州州同一員。通州州判一員。通州添設州判一員康熙三十年設。務關同知一員雍正五年設。楊村通判一員雍正五年復設。香河縣主簿一員。要兒渡縣丞一員。雍正六年設。楊村北汛縣丞一員。東楊村主簿一員雍正四年設。河西務巡檢一員。西沽巡檢一員。王家務汛千總一員。筐兒港汛千總一員。淖溝汛千總一員。王甫汛把總一員。楊村南汛把總一員。三里淺汛把總一員。又王甫汛河西務主簿汛楊村南汛筐兒港汛各設協防經制外委一名並以上千總六員管理堤壩。張灣遊巡千總一員。河西務遊巡千總一員。以上千總二員。管理清運。張灣上汛把總一員。通州上汛把總一員。楊村汛把總一員。以上把總三員。又張灣下汛通州中汛河西務汛蔡村汛各設經制外委一名專司挖河。北運河額設河兵五百二十六名內食戰糧者五十六名食守糧者四百七十名。畿輔安瀾志。

北運河隄工自通州北起至張家灣止長三十六里有奇通州州同轄自張家灣起至長陵營止長三十五里有奇通州州判轄下分東西兩岸自長陵營起至王家擺渡止長二十七里有奇係舊滹縣康熙三

十四年添設州判一員分管。自王家擺渡起至河西務天齊廟止。長三十二里有奇。武清縣主簿分管。務關楊村二處分界於此。自天齊廟起至王家甫止。長二十四里有奇。王家務把總分巡。自王家甫西起至楊家觀音堂止。長二十四里。武清縣北汛縣丞分管。自觀音堂起至桃花口入天津縣界。長四十一里有奇。楊村南汛把總分防。自桃花口至丁字沽疊道。長一千九百三十三丈。自西沽至玉皇閣礮臺疊道。長三百九十五丈。乾隆十年築。西沽巡檢分管。東岸自牛牧屯起至吳家舊窰止。長四十四里有奇。香河縣主簿分管。自吳家舊窰起至王甫村止。長二十九里有奇。武清縣要兒渡縣丞分管。自王甫村起至筐兒港止。長二十七里。三里淺把總分防。務關楊村二廳分界於此。自三里淺起至包家營止。長一里七分。筐兒港千總分防。自包家營起至淖溝入天津縣。長三十一里八分。自淖溝起至堤頭村止。長四十三里。淖溝千總分管。其務關同知統轄。自通州北關至河西務。長一百三十里八分。西岸自長陵營至河西務天齊廟。長六十一里有奇。東岸自牛牧屯至筐兒港。長一百里有奇。楊村通判統轄。西岸自天齊廟至桃花口。長一百八里有奇。東岸自筐兒港至隄頭村。長七十六里。天津北運河西岸自龐家嘴入境。南流經上蒲溝。下蒲溝。辛莊。馬廠。屈家莊。桃花口。黃秦莊。臺房。新房。桃花寺。菜園。王家莊。吳家嘴。唐家灣。丁字沽。信家臺。西沽。東岸自小街入境。南流經淖溝。胡家園。郎家灣。馬家莊。楊家隄。柴家樓。董家果園。雙街。沙家莊。趙家莊。常家莊。李家嘴。大周家莊。小周家莊。丁趙莊。腰窩閣家街。北倉。中倉。南倉。穆家莊。天齊廟。柳灘。火家溝。白廟。葦廠。永定河自北來。大清河自西來。俱匯於此。又南經于家莊。王家莊。靳莊頭。又東南至三岔口。與南運河合入於海河。河身屈曲。長五十三里。河面寬十九丈。深五尺至一丈五尺不等。自通州石

壩起至天津府東望海寺止。計三百四十二里。又東卽海河矣。諸書歷歷可考。而漕河志河渠考作三百六十里爲不同。牛牧屯隄在香港縣。雍正五年築。王家務引河隄自閘口起至潘兒莊止。南隄長一百二十里有奇。北隄長一百六里有奇。雍正八年築後。南隄漸圯。乾隆二十一年總督方觀承勘明。北岸隄工。上游仍歸務關同知經理。下游自大白家莊前小道起至隄頭廢土止。長二十五里。交寶坻縣臨河村民認修。王家務減水閘。雍正七年建於青龍灣。因離河稍遠。宣洩未暢。乾隆二年移建於此。金門寬四十丈。孫家莊涵洞。乾隆二十二年建。在王家務引河北岸。大張家莊涵洞。乾隆二十二年修築。在筐兒港引河南岸。筐兒港減河隄北岸。自閘口起至海廠止。長三十一里有奇。南自閘口起至張五莊止。長三十一里有奇。又自張五莊起至孤雲寺止。長四十里。康熙三十九年築。天津縣主簿分管。筐兒港石壩。在楊家村。康熙三十九年。命員外郎牛鈕建。全門寬二十丈。雍正四年展寬四十丈。共寬六十丈。謹按北運河自東北一帶。會潮沽榆沙通會諸河之水。源高勢峻。夏秋之交。霖雨未止。怒流已至。頃刻尋丈。故歷年潰決爲害。康熙三十八年決。武清之筐兒港。三十九年奉命。卽於決口建減水石壩二十丈。開挑引河。夾以長隄。導至場河淀。由陳家嘴賈家沽道分洩入於海河。雍正七年於河西務上流之青龍灣。建閘四十丈。開引河而注之。七里海仍展挑寧車沽河。導七里海水而洩之。北塘口。乾隆十年初次興修。水利以場河淀受筐兒港減河之水。陳家溝賈家沽二渠通入海河爲出納。而陳家溝因潮汐內灌泥沙淤阻。諸帑自淀西撫道沽經費家口抵運河。草壩一在下坡店。武清縣主簿分管。一在張家莊。一在王家甫。王家務把總管。一在火燒屯。一在觀音堂。武清縣北汛縣丞分管。一在西楊村。一在馬家莊。楊莊南。

汛把總管。以上俱西岸。一在三里淺。三里淺把總分管。一在東楊村。武清縣楊村縣丞分管。一在淖溝。一在趙家莊。一在孤雲寺。淖溝千總分管。以上俱東岸。場河淀隄長二十四里。乾隆五年築。謹按淀受北運河之水。派小源近浦。激常涸。自雀兒港石壩擴寬以來。偶值暴雨。怒漲盈槽。數十里間。巨浸瀾漫。極望歷年。傍淀田地舊渠。報墾陞科者。淹沒俱除。糧矣。其淀身周圍東南爲高地。西南爲引河。西北有隄自何家莊樓接武清縣界。至孤雲寺北。運河東隄止。長十八里有奇。東北有隄自韓盛莊接武清縣界。至西隄頭止。長二十里有奇。賈家沽道隄引河兩岸。以東水勢俱長。二十四里有奇。乾隆五年築。橫隄在天津縣北。自桃花寺達韓家樹止。長十里。雍正四年築。謹按北運河在天津府城北。河有纒隄。東堤北接武清縣。南至隄頭村止。長五十里有奇。西岸北接武清縣。南至桃花寺止。長二十里。自桃花寺以南。舊爲疊道。逕抵府城北關。長三十里。踰大清河。經由之道。則由西沽浮橋踰子牙河。經由之道。則爲西沽紅橋。又南爲子牙河支流。亦界疊道。爲小紅橋。踰南運河。經由之道。則爲北關浮橋。乾隆九年。初次水利工程案內。重加修葺。迄今高寬平坦。行旅利賴。至桃花寺以達韓家樹村北。於雍正四年建築橫隄一道。長十里。接連鳳河東隄。由是淀水無北浸之患矣。畿輔安瀾志。

衛河。分巡順廣大兵備道兼水利河道一員。雍正十一年設。分巡天津海防。子牙苑家淀河天津河間等處河道一員。雍正四年設。大名府大名縣衛河縣丞一員。元城縣主簿一員。本係縣丞。嘉慶十二年。與宛平縣主簿對改。廣平府清河縣縣丞一員。駐劄油坊集。謹按清河縣丞。前明屬山東。東昌府判官。本朝屬東昌府下河通判。乾隆三年。改歸屬直隸河間府河道工程。河間府河捕同知一員。河

間府駐劄泊頭鎮管河通判一員。故城縣縣丞一員。故城縣鄭家口巡檢一員。謹按此員前明本設主簿後裁以典史兼管河道。本朝康熙三十二年總河靳輔奏請設縣丞一員專管河道與清河縣並改屬東昌府下河通判雍正四年以事開隔省一官兩屬非便與清河縣復歸直隸後總河朱藻又請改屬山東下河通判乾隆元年仍歸直隸河間府同知管屬至今因之廣平府屬清河縣亦同時改歸景州州判一員。吳橋縣縣丞一員。謹按此員明嘉靖十七年設主簿四十一年裁萬歷中設典史本朝改主簿康熙中裁二十一年設縣丞專管河道。吳橋縣安陵把總一員與景州交界分管東西兩岸堤工各十五里。東光縣主簿一員。東光縣連鎮把總一員分管東西岸堤工各三十里。交河縣主簿一員。交河縣把總一員駐劄薛家窩與南皮縣交界分管西岸堤工二十七里。天津府漕運同知一員雍正九年設。天津河捕通判一員雍正十一年復設。南皮縣糧河主簿一員。謹按此員舊有典史管本縣河道康熙三十一年設主簿一員。滄州州判一員。滄州風化鎮巡檢一員李村巡檢一員。謹按乾隆二十年總督方觀承題准滄州風化鎮巡檢專司南減水河李村巡檢專司北減水河。滄州捷地把總一員分管東岸隄工二十七里。青縣主簿一員。青縣與濟鎮巡檢一員。青縣唐官屯千總一員。舊係天津中所千總乾隆元年改設與靜海縣交界分管西岸隄工三十二里。靜海縣主簿一員。獨流鎮巡檢一員。靜海縣良王莊把總一員分管東西隄工各二十九里。天津縣縣丞一員。楊青驛巡檢一員。減河主簿一員。葛沽巡檢一員。守備一員駐劄天津總理修防催漕事宜。天津縣趙家場把總一員分管南北岸自碾砣嘴至獅林隄工四十二里。謹按文職河員舊有正順河

三府管河同知一員。大名府河捕通判一員。長垣縣縣丞一員。大清會典。今順德府同知。向管漳衛滹沱河工水利。其後漳河由館陶入衛。不經順德。而滹沱河又於雍正七年。怡賢親王奏請歸正定府同知管理。本府同知惟轄邢臺等九縣。及趙州之寧晉泊大陸澤水利工程而已。其印則猶是舊銜也。大名府河捕通判一員。河防志以爲專管府屬衛黃工程。今長垣縣縣丞一員。河防志以爲專管本縣黃河工程。行水金鑑今籍紳。有主簿無縣丞。豈當日曾以主簿管河務。後又改縣丞歟。又東明縣有杜勝集巡檢一員。亦河隄官。皆管漳河及衛河事。今漳河改由館陶入衛。而漳河之在順廣大三府境者。無事修治。故官亦不兼銜矣。又霸州州判一員。文安縣主簿一員。大城縣主簿一員。北河續記。霸州河道係霸州委官管理。南接靜海長屯起。北接靜海觀音堂止。長三里。河防志以州判爲運河專管官。今靜海縣之西北爲黑龍港三支之流。及新舊子牙河所隔。不復與大城文安二縣境接。三州縣皆屬順天府。昔時衛河經其境。又武職。北河續記。天津衛管河千總一員。天津左衛管河千總一員。天津右衛千總一員。河防志。天津衛守備一員。千總一員。天津府新志。天津縣把總汛。分管西岸。香林苑起。南至碾砣嘴止。靜海縣管河千總汛。分管東岸。北自陳官屯接界起。南至馬廠止。西岸北自蘇家隄新界起。南至胡家新莊止。青縣東管河千總汛。分管西岸。北自趙家窪起。南至佟泗溜止。滄州把總汛。分管東岸。北自佟家墳接界起。南至磚河大寺前止。西岸自蓮花池接界起。南至好漢墳止。又畿輔通志。天津河協營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六員。把總十五員。天津府志。天津標設守備等官。順治六年裁。嗣復外委四員。天津河標左營副將一員。中軍都司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右營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五員。青縣汛千總一員。與

濟鎮把總一員。馬廠汛把總一員。靜海縣汛把總一員。唐官屯分防把總一員。滄州汛千總一員。舊滄州汛把總一員。南皮縣汛把總一員。薛家窩汛把總一員。馮家口汛把總一員。鹽山縣汛千總一員。高家灣汛分防外委把總一員。慶雲縣汛把總一員。沿河二十五員。撥天津縣二。靜海縣六。滄州三。鹽山縣十三。慶雲縣一。天津縣志中所管河千總二員。左所管河千總二員。右所管河千總三員。康熙六年各裁一員。又歷代治黃治漕設官。或久或暫。或專或兼。廢置無常。不盡爲衛河。南運河而設。亦不盡屬之直隸。茲不詳列。以免繁瑣。河兵夫役。舊時南運各汛。設淺夫六百三名。半乾隆元年。總河劉於義題准。淺夫改爲六百名。分佈沿河十一州縣。防南河每名。歲給銀十四兩四錢。器具銀八錢。內除把總外。委坐糧名三十二分。舊時力作河兵五百六十八名。河兵例堆土牛。北河無之。天津道張坦熊額令州縣。其堆土牛。以防水泛。又設河兵堡房一百四十餘間。以蔽風雨。又令河兵冬春之交。各栽柳樹。今十一州縣。柳圍三四尺。或七八尺不等。又三年四年。奉旨將直隸河兵改爲戰一守九。俾樁孺手得食戰糧。五年東省並歸吳橋白草窪等淺抽撥河兵九名。九年直省興修水利。子牙新河一帶。添設河兵。因議裁南運河兵額數。十七年總督奏准。酌請核定。裁留河兵。其浮額卽於老病事故。節次退減。以停補爲裁汰。三十七年在於格淀堤裁撤河兵二十名。內撥補十名。今存三百六名。內食戰糧者三十名。食守糧者二百七十六名。 畿輔安瀾志。

衛河隄。上接河南彰德府內黃縣界。其東岸起自大名縣西南之軍寨村。訖於東南之五里鋪。長六十餘里。西岸亦上接內黃縣界。起自大名縣西南之張二莊。蔓延元城縣界。下至善樂營。入山東館陶縣界。長

一百五十六里。並高四五尺。頂寬七八尺。底寬一丈七八尺。至二丈。運河隄。清河縣管天字四十三號。自鹽店村接東省界。至牛家墳止。長四十里。分三十六段。次險工二。第五段埽灣頂衝。曰邱家疇圈隄。第十五段埽灣頂衝。曰土龍頭隄。地字十五號。自鄭鎮果子口接東省界起。至白馬廟止。長十五里有奇。又自焦姑寺接東省界起。至孟家灣止。長五里有奇。分十九段。險工三。第七段迎溜頂衝。曰刁家門前。第十一段埽灣汕刷。曰焦姑寺前。第十二段埽灣衝刷。曰范家圈越隄。吳橋縣東岸。黃字共二十八號。西岸字字共三十三號。東西岸各長四十二里。東岸自黃字一號起。至十九號止。分二十五段。每長十五里。險工六。第十一段頂衝。曰李家門前縷隄。第十三段迎溜。曰安陵街河岸。第十九段頂衝。曰南越隄。第三十二段頂衝。曰老越隄。第三十四段暨三十五段頂衝迎溜。曰徐家莊西越隄。西岸自字字一號。至十六號止。分三十段。長十五里。險工六。第六段迎溜頂衝。曰官柳圈西。第十一段埽灣。曰三官廟後。第十七號埽灣。曰陳家濠縷隄。第二十段埽灣。曰真武廟前。第二十五段埽灣。曰縷隄。第二十七段迎溜頂衝埽灣。曰縷隄。東岸自黃字二十號起。至二十八號止。分十八段。長二十七里。險工五。第二段埽灣。曰徐家莊北縷隄。第三段頂衝。曰徐家莊北官隄。第十段頂衝埽灣。曰十五里鋪南越隄。第二十六段暨二十七段埽灣頂衝。曰三里淺官越隄。自德衛柘園鎮北至清水灣止。乾隆二十五年。新歸東省。隄工無字號。分十九段。長二十里。險工三。西岸自字字十七號起。至三十三號止。分三十一段。長二十七里。險工三。第十段埽灣。曰蘇家莊南越隄。第十八段埽灣頂衝。曰李梅莊東隄。第二十四段埽灣迎溜。曰三里莊縷隄。東光縣東岸。宙字。西岸洪字。各二十五號。東西兩岸均長六十里。東岸自宙字一號起。至二十號止。分五十五段。長三

十里險工二。第二十九段頂衝埽灣。曰趙家隄。第四十九段埽灣。曰小龍灣。越隄。自宙字二十一號起至二十五號止。分四十九段。長三十里。險工一。第十段埽灣。曰鄭家隄。西岸自洪字一號起至十六號止。分六十一段。長三十里。險工四。第二十二段迎溜頂衝。曰中節舊隄。第二十九段迎溜埽灣。曰施家隄。第二十一段迎溜頂衝。曰張家縷隄。第四十七段埽灣。曰廖家隄。自洪字十七號起至二十五號止。分四十三段。長三十里。險工二。第十六段埽灣。曰南窪隄。第三十段迎溜汕刷。曰夏口。西岸日字六十六號。長七十里。自日字一號起至三十七號止。分八十八段。長四十三里。險工五。第二段埽灣汕刷。曰廟前。河岸第二十二段埽灣頂衝。曰泊鎮南頭。第二十四段埽灣頂衝。曰玉阜閣縷隄。第四十四段埽灣頂衝。曰煙墩月隄。第五十四段迎溜頂衝。曰李家月隄。自日字三十八號起至六十六號止。分四十一段。長二十七里有奇。險工三。第四段迎溜頂衝。曰大李家縷隄。第十五段迎溜頂衝。曰翦子屯。越隄。第三十五段迎溜埽灣。曰白洋橋。越隄。南皮縣管東岸月字號。共長六十六里。自十二里口北至大廟。長四十六里。分七十五段。險工六。第十四段頂衝汕刷。曰蕭家圈官隄。第十六段頂衝埽灣。曰蕭家圈民隄。第十九段埽灣。曰段家隄。北第三十三段埽灣。曰殷家隄。第三十六段埽灣。曰劉家隄。第四十四段對溜頂衝。曰張家越河隄。西岸係交河縣河隄。河間府屬東岸自大廟前起至甌河寺南。交滄州捷地汛。長二十里有奇。分三十九段。險工八。第一段頂衝。曰大廟隄。第四段埽灣。曰西邢月隄。第五段埽灣外窪。曰薛家窩隄。第七段埽灣。曰東邢隄。第十六段埽灣。曰小無名。越隄。第二十段埽灣頂衝。曰娘娘廟前縷隄。第三十二段埽灣。曰無名。淺縷隄。第三十七段頂衝埽灣。曰三官廟。西河岸滄州東岸盈字號。共長六十五里。西岸昃字號。共長四

十一里。東岸自甄河大寺至修家墳。計二十七里。分三十二段。險工三。第十九段埽灣。曰回回灣。越隄。西岸自好漢墳至蓮花池。計二十九里。分三十二段。險工五。第六段埽灣。曰飲牛淺。越隄。第十二段埽灣。曰蕭家莊。東越隄。第十三段埽灣。曰蕭家莊。東北遙堰。第十七段埽灣。曰流佛寺前。縷隄。第十九段流佛寺東。越隄。東岸自修家墳起至高官屯。北交青縣。與濟汛。計三十八里。分六十五段。險工六。第二十七段埽灣。曰堡子前。河岸。第四十一段埽灣。曰大朱家墳。越隄。第四十五段埽灣。曰南橫隄。老越隄。第四十五段埽灣。曰褚官屯。南老越隄。第四十五段頂衝。曰褚官屯。越隄。第六十四段埽灣。曰北安塔。淺越隄。西岸自蓮花池至河窪莊。交與濟汛。計十二里。分二十四段。險工五。第一段埽灣。曰蓮花池。縷隄。第六段頂衝。曰石塘。淺越隄。第十三段埽灣。曰棗寺前。越隄。第十九段埽灣。曰楊家窪。縷隄。第十四段埽灣。曰戴家圈。遙隄。東岸辰字號。共長一百二十一里。東岸自子官屯。南起至林官屯。止。長十八里。有奇。分二十五段。險工二。第八段埽灣。陡立。曰與濟鎮。渡口。第二十段埽灣。曰小張家莊。淺。北。西岸自河窪莊起至鮑家嘴。止。長十六里。分七十七段。險工七。第四段埽灣。曰鄧大圈。縷隄。第七段埽灣。曰劉家院。縷堰。第十段頂衝。外坑。曰花園。後縷隄。第十八段埽灣。曰邢家莊。前土堰。第二十八段埽灣。曰姚家莊。後遙隄。第六十五段。暨六十六段。埽灣。曰二道溝。縷隄。第七十五段。埽灣。曰劉家墳。南隄。南接與濟。北交塘官屯。汛。東岸自林家屯起。至後馬廠。入靜海縣境。止。長四十里。分五十五段。險工八。第七段埽灣。曰譚缺屯。西遙隄。第八段埽灣。曰譚缺屯。北遙隄。第十一段埽灣。曰柳苗村。北遙隄。第二十三段埽灣。曰唐家窪。遙隄。第三十一段埽灣。曰外八里塘。越隄。第四十六段埽灣。曰界宿。淺遙隄。第四十八段埽灣。曰堡子前。縷隄。第五十二段埽灣。

曰後馬廠縷隄。西岸自鮑家嘴起至北蔡莊止計三十二里。分二十七段。險工七。第一段埽灣。曰鮑家嘴縷隄。第二段埽灣。曰鮑家嘴北遙隄。第八段埽灣。曰胡家莊越隄。第十二段頂衝埽灣。曰劉家莊墳越隄。第二十段頂衝埽灣。曰南蔡莊北遙隄。第二十七段埽灣。曰北蔡莊北遙隄。自北蔡莊起至趙家窪止。長三十二里有奇。分五十三段。險工九。第五段埽灣外窪。曰蕭家莊南老堰。第九段頂衝埽灣。曰流河鎮河岸。第十一段曰元帝廟前縷隄。第十六段頂衝埽灣。曰小屯西老堰。第二十六段頂衝埽灣。曰曲家莊縷隄。第三十三段迎溜。曰馬集縷堰。第三十四段頂衝埽灣。曰林家莊北縷堰。第三十五段頂衝。曰張家官屯遙隄。第四十六段迎溜頂衝。曰佟家園縷隄。順治十六年。裁興濟縣歸并青縣。河程隄岸。自滄州積官屯以北。悉屬縣境。靜海縣東岸張字號。共長一百十六里。西岸列字號。共長八十六里。東岸自馬廠起至陳官屯止。計四十六里。分七十六段。險工四。第四段迎溜。曰佟家樓官縷隄。第十五段埽灣陡立。曰李振基屯河岸。第二十六段頂衝回溜。曰西漫撤官縷隄。西岸自趙家窪接本汛至曹家圪塔。計二十里。分二十四段。險工二。第二十段埽灣頂衝。曰釣臺北月隄。第二十一段迎溜。曰鄒家嘴河岸。東岸分五十三段。自陳官屯起至田家隄止。險工三。第四十四段埽灣。曰官家縷隄。第四十八段埽灣。曰五里莊官縷隄。第四十九段埽灣。曰韓家縷隄。西岸分七十四段。自曹家圪塔起至大井止。險工七。第十段頂衝埽灣。曰程家縷隄。第十五段頂衝埽灣。曰蕭蘆縷隄。第二十三段埽灣。曰莫家縷隄。第三十七段頂衝。曰遠家縷隄。工。第五十二段頂衝埽灣。曰大谷縷隄。第六十七段頂衝埽灣。曰小劉家縷隄。第七十四段頂衝埽灣。曰喬家縷隄。東岸分四十段。自田家隄起至碾坨嘴。險工二。第二段埽灣。曰蕭家樓村南土堰。第二十九段

埽灣。曰王成龍縷隄。西岸分六十六段。自大井起至碾坨嘴汛。險工五。第十段頂衝埽灣。曰大劉家縷隄。第二十九段頂衝埽灣。曰曹家縷隄。第三十五段迎溜頂衝埽灣。曰臧家縷隄。第五十八段埽灣。曰桑園後縷隄。靜海縣志。運東南賦稅。上游慮其淺而淤。至靜則慮其衝而決。蓋衛源一派其勢小。至青縣則溱沱從完固口分派。夾河而達於衛。兩河交流。其勢始大。且靜居九河下流。地勢最窪。靜邑水程一百二十四里。淺鋪八內有口岸四十二處。額設淺夫六十名。管河主簿。每歲春初開丁。率夫逐處修補。至七八月未遑告竣。而大水時至。防禦立窮。非督修之不力。工長人少故也。今考靜海自雍正三年。撥縣東北十五村莊。歸天津縣屬。故河道隄堰。與諸書所載不同。今城西河身勁直。所在頗號平工。且溱漳二水。不由鮑家嘴者已數年。而上游一帶減水開河。又分其勢。乾隆八九年間。兩岸月隄。歷汛放淤。化險爲平。及今伏秋。防守如常。要與昔時工長人少之勢異也。天津縣南岸寒字號。其長四十二里有奇。隄工自碾坨口接良工莊汛。東至教場東頭止。計三十里。自此迤東爲河岸。分九十六段。險工二。第十八段埽灣。曰大蔣家莊縷隄。第五十段埽灣。曰小園南縷隄。北岸來字號。爲趙家場汛。亦長四十二里有奇。自碾坨嘴接良莊把總汛。東至獅子林。俱屬河岸。不設隄堰。蓋以恣運河之異漲。得分洩子牙河入淀也。又東爲海河壘道。景州官民各半。元字四十二號。專管西岸。南接德衛北入吳橋縣。長十九里。分二十五段。險工三。第十一段迎溜頂衝。曰馬家井壩頭。第十三段頂衝埽灣。曰真武廟前縷隄。第十九段埽灣。曰觀音堂。其第五段之琵琶灣。向屬頂衝迎溜。乾隆二十四年秋汛。奔濤急下。衝灣作直。化險爲平。兩岸字字一號。至十六號止。分三十段。長十五里。其險工見吳橋隄下。河自館陶全漳分注而下。水波鼓盪。諸淺皆經衝刷。漸次

日深而州屬河灣險要，惟舊隄單薄是虞。乾隆六年八年，知州屈成霖兩次勸用民力，相視河流，頂衝建築月隄。故河道今猶恃以無恐。南減水河土堰起，自滄州捷地村壩口至劉三家莊止，長一百五里。雍正四年築，又有遙隄一道，在南堰外，起自于家莊，迄於小吳家莊，凡長五十餘里。北減水河土堰起，自青縣與濟鎮壩口至老隄頭止，長八十三里。雍正四年築。乾隆五年，直隸總督孫嘉淦總河顧琮奏略滄青兩減河隄岸，逼近河身，單薄殘缺，若全體幫貼，需費太多，惟就勢展寬幫培，用資捍禦。應將捷地減河南岸，自龔家隄起至夏家莊止，展築遙隄一道，將舊隄拉成坦坡。北岸自于家茶棚以下至夏家莊止，擇其單薄險要者，加幫築成坦坡，夯礮堅固，卽就河中取土，將河身展寬挑深。與濟減河北岸，自周龍莊起至道口止，亦將舊隄拉成坦坡。南岸則自周龍莊以下至蔡家莊止，幫築隄坡，悉照北岸辦理。如此則上半截隄可以堅固，河身亦展寬深，汛水過閘可以無患。捷地村南滾水壩，在滄州西南十二里。南運河東岸河，自壩口起至劉三家莊，長一百一十里。兩岸有土隄。滄州風化鎮店巡檢專管嘉慶十二年起高壩底龍骨二尺二寸。與濟鎮北滾水壩，在青縣東南三十里。與濟鎮北五里。連河東岸河，自壩口起至大波口止，長九十二里。兩岸築有土隄，自壩口至界濠。青縣與濟巡檢管轄，自界濠至大波口。滄州李村巡檢管轄。嘉慶十二年起高壩底龍骨二尺二寸。謹按二壩俱前明創建。雍正四年，建修五孔閘座，依時啟閉。嗣因運河汛水漫溢爲患，總督楊廷璋奏請於天津縣城西添挖減河，立閘座以資分洩。恭逢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臨閱定，止須將與濟捷地減河閘座改爲滾水石壩，將捷地壩石落低一尺二寸。與濟壩石落低一尺。減水河先於乾隆六年，在南京清水泊蔡家莊二處，設立涵洞，知縣周顧勳經理。其後清水泊

涵洞僅可疏水而蔡家涵洞已廢壞無存十七年三次水利案內於開口對岸裁彎取直實存一百五里因保家河形甚彎曲故也地勢北高南下故開壩俱係新岸其西岸築新隄六十丈又於舊河內設攔水大壩一座十九年水衝保家莊北岸新隄漫溢三處知州詳同文安故城二縣備料搶堵嘉慶七年以工代賑修築兩岸要工並挑濬捷地與濟滅河今北岸子屯小吳家莊閻家莊南岸良口呂家橋有甌涵洞六座北滅水河會於乾隆十一年疏濬並無涵洞考明實錄嘉靖十年八月巡按直隸御史詹寬言河隄以草束土累築而成故隄善圯宜及時加土以障其河洪仍具復與濟捷地二閘以石甃之時其蓄洩以殺其勢方輿紀要滄州滅水河宏治中建以備衛河泛濫此二閘建置之始也嘉靖十四年七月曾紳奏漕河自臨清而下汝水與漳水淇水合流以至青縣復合磁漳諸水經流千里始達沽每大雨時行百川灌注其勢衝決散漫請於瀛渤之上流如滄州之絕隄與濟之小埽灣德州之四女寺景州之泊頭鎮各修復滅水廢閘引諸水入海則水勢分而不爲害報可景州泊頭鎮閘亦卽德衛哨馬營閘也蓋因接壤故各指所近之地爲言耳總督溫承惠等奏略青縣之與濟壩口寬八丈足資宣洩且土性堅實兩岸隄工亦不甚殘缺滄州捷地亦口寬八丈測量壩底高出運河水面僅一尺五六寸不等較從前開壩時所奏水深尺寸河底約已淤高二尺滅河又間段淤墊兩岸隄工亦多殘缺應將捷地壩底龍骨起高二尺二寸與濟起高二尺並挑挖滅河積淤培築隄工以資捍禦天津道陳宏謀南運河自獨流楊柳青至天津西岸不宜築隄說略南運一河會衛汶二河之水益以漳河之水同爲濟運蜿蜒數千里至天津而歸海沿河兩岸皆築隄以束之有不啻重圍外衛然者固以防其漫決亦以漳濁所過若不束之使速

歸海。水緩沙停。立見淤淺。運漕之艱阻久矣。惟靜海之獨流鎮至楊柳青四十里。東岸有隄。而西岸無隄。又自楊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東岸有隄。西岸只有商人捐築小堰。高不過三尺。官不請修。民不加築。由來久矣。前觀察張公坦熊。曾有立碑道旁。永不許築隄之請。兩臺批下。再查張公以陞任去。余承乏此間。熟察形勢。證之往事。乃知張公實爲遠見。蓋天津海河爲南北衆水所歸。獨流楊柳青一帶。東近運河。西連淀池。潮汐一日兩至。夏秋汛發。南北諸水匯歸天津。四望瀾漫。驟難歸海。正賴此無隄之岸。運河水大。聽其洩入淀池。稍爲停頓。以待天津諸水暢流入海。淀之水仍可以次歸海。每屆白露後。夾沙擁泥。迅駛而行。運河旣無淤淺。村莊亦免衝決。則此七十餘里無隄之西岸。卽運河之天然滾水大壩也。余就此議覆兩臺。已檄下屬縣遵照矣。竊嘗論之。治運河之道。有無隄之患。有有隄之患。蓋淹漫爲災。非隄何以障之。淤阻可虞。非隄何以束之。獨流迤南是也。無隄則散漫無力。而無潰決之憂。有隄則盈科後進。而得澹蓄之利。獨流迤北之西岸是也。况天津地濱大海。形同釜底。水至獨流。勢同建瓴。無論其非隄所能堵。卽幸而能堵。而尾閘有阻。上流奔赴。天津一帶。適當其衝。城郭人民。所關甚鉅。故前人於此處不設隄防。非偶忘之。乃所以慎之也。非竟棄之。乃所以取之也。子來屯涵洞。在滄州東北四十里。南減河北岸。小吳家莊涵洞。在子來屯東北二十里。南減河北岸。閻家莊涵洞。在小吳家莊東北十里。南減河北岸。呂家莊涵洞。在閻家莊東北十里。有二一在南減河北岸。一在南岸。畿輔安瀾志。

山東運河道屬下河廳。

下河添設通判。已見於前。而雍正九年。改歸直隸河間府同知管轄。於是上下不能相應。撈淺僅漕。不免觀望推卸之弊。今宜仍歸下河。山東運河備覽。今按陸氏書成時。下河尙未

復而其言已如此。

東昌府下河通判一員。管轄夏津縣主簿。武城縣縣丞。甲馬營巡檢。德州州同。文汛官四員。下河汛把總。武汛官一員。原管河道。南自夏津汛。接直隸清河縣界孫家口起。北至德州汛。接直隸景州界柘園鎮半截碑止。計三百二十二里。除甲馬營巡檢汛內撥歸故城河道十二里。下河把總汛內撥歸故城河道二十里。二共除河道三十二里。今夏津汛收并奏撥清河縣河道十里。現在計三百里。運河兩岸並無官隄。止有民堰。越隄共長六萬九千九百五十四丈五尺。頂寬一丈一二尺。底寬三丈四尺至四五丈。牽高六七八九尺。遇有單薄殘缺之處。向係令各州縣勸民隨時修築。所管衛河。河身寬闊。崖岸陡峻。河底又係流沙。不能築壩。向奏明仿照泃河彭口之例。用船撈濬。每船一隻。抵募夫一名。分派各汛額夫撈挖。所有各汛應撈淺工。例於回空糧船過竣。逐加探量。按段估報。每因冬間冰凍甚厚。難以施工。緩至春正。冰泮開工。俵夫攢撈。限百日完竣。例係額夫力作。不計錢糧。現共淺軍夫二百二十七名半。又運河營下河把總撥河兵四十名。乾隆二十八年撥歸河兵四十名。

夏津縣管河主簿一員。原管河道。南自直隸清河縣界孫家口起。北至武城汛界七里亭止。計四十三里。內奉奏撥收并清河縣河道一道。南自臨清汛北界分管清河縣孫家莊起。北至孫家圈止。計十里。該汛連本管河道共計五十三里。運河東岸民堰。南自臨清直隸州界杖柳鋪起。北至武城縣界橫河口止。共長六千八百二十九丈。運河西岸民堰。南自直隸清河縣界潘家口起。北至武城縣界辛隄止。共長一千四百六十五丈。以上東西兩岸民堰共長八千二百九十四丈。均頂寬一丈二尺。底寬三丈四尺至四

五丈。牽高六七八九尺。額設淺夫三十四名。今收并下河把總汛分撥夫二十名。現在共夫二十四名。武城縣管河縣丞一員。分管河道。南自夏津汛界七里亭起。北至本縣甲馬營巡檢汛界牛蹄窩止。計六十四里。運河東岸民堰。南自夏津縣界橫河口起。北至本縣甲馬營巡檢汛界牛蹄窩止。共長六千八百七十二丈。運河西岸民堰。南自夏津縣界辛隄起。北至本縣甲馬營巡檢汛界孫家菜園止。共長六千八百一十四丈。以上東西兩岸民堰。共長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六丈。均頂寬一丈一二尺。底寬三丈八尺。至四丈。牽高七八尺。額設淺夫五十名。運河東岸祝官屯。乾隆二十九年。建設宣洩坡水減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六尺。東西兩牆由身各長二丈四尺。上迎水雁翅各長二丈五尺。下分水雁翅各長二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係武城縣地方官請動司庫銀兩修建。並未重修。運河西岸馮家灣。乾隆二十九年。建設宣洩坡水減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三丈八尺。東西兩牆由身各長二丈四尺。上迎水雁翅各長二丈五尺。下分水雁翅各長二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中間礮心長二丈四尺。寬六尺。高一丈八尺。係武城縣地方官請動司庫銀兩修建。並未重修。運河西岸武城縣西關外對岸南頭。向有搶修防風埽工三段。共長八十二丈。汛水汕刷。輪年拆修。加鑲。分別估詳。請帑搶辦完整。護民通緯。以資捍衛。

武城縣甲馬營管河巡檢一員。原管河道。南自本縣縣丞汛界牛蹄窩起。北至直隸故城縣界冷家林止。計六十六里。內奉奏撥裁歸故城河道一段。南自武城縣界鄭家口南果子口起。北至直隸故城縣界冷家林止。計十二里。該汛現在應管河道五十四里。運河東岸民堰。南自武城縣丞汛界牛蹄窩起。北至德州衛界第十屯止。共長七千五百二丈。運河西岸民堰。南自武城縣丞汛界孫家菜園起。北至直隸故

城縣界果子口止。共長四千三百二十四丈。以上東西兩岸民堰。共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丈。均頂寬一丈二尺。底寬四丈。高八尺。額設淺夫四十一名。運河東岸牛蹄窩。乾隆二十九年。建設宣洩坡水減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六尺。東西兩牆由身。各長二丈四尺。上迎水雁翅。各長二丈五尺。下分水雁翅。各長二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係武城縣地方官請動司庫銀兩修建。查該閘久已倒廢。土填成隄。並未重修。運河東岸甲馬營街後。向有搶修防風埽工二段。共長七十丈。汛水汕刷。輪年拆修加鑲。分別估詳。請帑搶辦完整。護民通絳。俾資捍衛。運河東岸鄭家口。向有搶修防風埽工三段。共長一百一丈五尺。汛水汕刷。輪年拆修加鑲。分別估詳。請帑搶辦完整。護民通絳。以資捍衛。中間夾入直隸故城縣。原管二望三望河道十二里。係夾入武城縣甲馬營巡檢汛內。又本管河道。自焦姑寺至孟家灣。計長四里。係夾入下河把總汛內。二共河道十六里。今收管武城縣河道。自冷家林起至鄭家南果子口止。計十二里。又收管恩縣河道。自焦姑寺起至白馬廟止。計二十里。二共收管河道三十二里。連本管原止四十八里。今奉部咨。查該處河身曲折。歷年變遷。今昔不同。現在實有河道六十五里六分。運河營下河汛管理把總一員。乾隆五十四年。奉文裁改德州衛管河千總。爲運河營協辦守備。所遺千總一缺。已將上河汛把總移駐。改爲下河汛把總管理。千總原管河道。南自直隸故城縣界白馬廟起。北至德州新河攔壩止。計七十九里。內奉奏撥裁歸故城河道一段。南自白馬廟起。北至焦姑寺止。計二十里。該汛現在應管河道五十九里。運河東岸民堰。南自武城縣界第十屯起。北至德州州同汛界新河頭止。共長八千七百五十八丈。運河西岸民堰。南接直隸故城縣界白馬廟對岸起。北至德州州同汛

界新河頭對岸止。共長九千一丈。以上東西兩岸民堰。共長一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丈。均頂寬一丈二尺。底寬四丈。高八尺。額設淺夫五十八名。因裁歸河道。內除分撥臨清汛夫十名。夏津汛夫二十名。現在共夫二十八名。撥歸河兵四十名。運河東岸恩縣四女寺滾水石壩一座。係嘉靖十五年創建。名爲減水閘。嗣於雍正八年改建滾水壩。寬八丈。壩脊高河底一丈一尺。乾隆二十七年。因洩水不暢。展寬四丈。落低一尺六寸。二十八年。又展寬十二丈。現在壩脊高河底九尺四寸。計十空。內挑支河一道。長二千五百二十五丈。宣洩運河異漲之水。至九龍廟入老黃河。與下游德州哨馬營支河合流。至海豐大沽口入海。共計三百十三里。運河東岸滾壩南塌落。輒工。向有防風埽工二段。共長四十三丈九尺。汛水汕刷。輪年拆修加鑲。分別估詳。請帑搶修完整。護壩通繇。以資捍禦。運河東岸滾壩。北雁翅接連民堰。於衛河一面。向有裏頭埽工一座。長七丈。亦係輪年估詳。請帑修辦。以資捍衛。

德州管河州同一員。衛署駐劄德州。分管河道。南自德州新河攔壩起。北至直隸景州界柘園鎮半截碑止。計七十里。運河東岸民堰。南自德州新河頭起。北至直隸吳橋縣界半截碑止。共長八千八百五十二丈五尺。運河西岸民堰。南自德州新河頭起。北至直隸景州界半截碑止。共長九千五百三十七丈。以上東西兩岸民堰。共長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九丈五尺。均頂寬一丈二尺。底寬四丈。高八尺。額設淺夫五十四名。半額橋夫二名。運河東岸德州西方庵新河頭。乾隆二十九年。修築攔河大壩一道。久經改修。隄工與民堰一律相平。共長一百七十丈。遇有殘缺。例係估詳。請帑興修。運河東岸德州哨馬營滾水石壩一座。雍正十三年建。壩身長三十丈。壩脊高河底一丈六尺。乾隆十四年。因洩水不暢。將壩心二十丈

落低二尺。現在壩脊高河底一丈四尺。三十空內挑支河一道。長一千七百九十五丈。宣洩運河異漲之水。由壩下支河入鉤盤河。達老黃河。與四女寺支河合流。經由直隸寧津。南皮。鹽山。慶雲。山東樂陵。海豐之大沽口入海。共計三百二十里。遇有淤墊。例係各州縣疏挖。下河廳冊。

上河廳。原管德州等十餘州縣。衛河道計六百餘里。康熙二十一年。總河靳文襄輔始請添設下河通判一員。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劄武城縣。而以原設之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堂邑。博平。清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然是時上河通判猶兼管聊城。十四州縣糧務。當收漕監兌之時。正挑挖運河之候。兼顧爲難。乾隆六年。總河白莊恪鍾山奏令專管河道。其糧務歸清軍水利同知管理。山東運河備覽。

東昌府上河通判一員。所管河道。南自聊城縣南陽穀縣界官窰口起。北至臨清州北界孫家莊止。計長一百八十七里。又管西南衛河一道。南自館陶縣南直隸元城縣界遷隄鋪起。北至臨清板閘外三岔河止。計一百八十里。內管汛官四員。閘官六員。州判一員。守備一汛。分防外委一汛。石閘九座。共淺軍橋夫四百一名。半閘夫二百八十二名。河兵五十名。搶修埽工三十三段。每年相機拆鑲。例准銷銀四千六百餘兩。歲修工四段。每年例准銷銀一千三百餘兩。單薄隄工八十八段。每年擇要幫修。例准銷銀九百餘兩。

聊城縣額設主簿一員。經管河道。南自官窰口起。北至呂家灣止。計長六十三里。內管淺夫八十七名。周家店啟閘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九尺六寸。高一丈九尺二寸。計石十六層。元大德四年建。雍正四

年重修。開夫二十八名。李海務啟閉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七寸。高二丈一尺六寸。計石十八層。元貞二年建。雍正七年重修。開夫二十八名。以上二閘。額設閘官一員。通濟橋啟閉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高二丈二尺八寸。計石十九層。明永樂十六年建。雍正六年重修。開夫三十七名。額設閘官一員。永通啟閉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九尺五寸。高二丈四尺。計石二十層。明永樂十六年建。乾隆五十年拆修。開夫二十八名。額設閘官一員。河東岸官隄二十四段。共長四千一百二十四丈。其餘俱係民堰。周家店閘下。原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四丈。寬一丈。高八尺。三空橋減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二尺。計石十層。明景泰七年建。乾隆四年重修。二空橋減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二尺。計石十層。明成化八年建。乾隆十七年重修。五十九年拆修。嘉慶五年拆修。龍灣鋪滾水壩一座。金門口寬八丈。中建礮心二座。高一丈八寸。計石九層。雍正六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通濟橋閘越河一道。長二百四十丈。永通閘下。原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五丈。寬六尺。高七尺。以上東岸減閘滾壩。俱係備宣洩運河異漲之水。由徒駭河入海。河西岸官隄二十五段。共長四千三百八十五丈。其餘俱係民堰。周家店閘越河一道。長三十五丈。周家店閘下。原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五丈。寬一丈。高一丈二尺。李海務閘上。娘娘廟後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雍正十四年建。李海務閘越河一道。長一百二十四丈。舊閘口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雍正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龍灣鋪進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五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二尺。計石十層。雍正九年建。龍灣鋪原修護隄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丈。寬八

尺。高八尺。南龍灣原修絳道防風工一段。長七十丈。寬八尺。高八尺。大寺東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雍正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大寺東原修絳道防風工一段。長四十丈。寬八尺。高八尺。七里鋪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乾隆二十三年建。十里鋪進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五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二尺。計石十層。雍正六年建。乾隆十八年重修。房家口進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五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二尺。計石十層。乾隆四年建。房家口北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乾隆二十三年建。永通閘越河一道。長一百二十五丈。呂家灣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雍正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以上西岸進水閘涵洞俱係民便洩坡水入運。

東昌衛守備一汛。經管運河河道。長三里許。西岸一邊。坐落聊城縣河道之內。管轄軍夫七名半。

堂邑縣汛。額設管河主簿一員。經管運河河道。堂邑縣該管隄岸。南自呂家灣起。北至田家口止。計長三十五里。西岸一邊。與博平縣對岸。因催漕不便。截分河道。南自呂家灣起。北至白隄兒止。計長十七里半。博平縣該管堤岸。南自雙隄鋪起。北至田家口止。計長三十五里。東岸一邊。與堂邑縣對岸。因催漕不便。截分河道。南自白隄兒起。北至田家口止。計長十七里半。查該縣縣丞。乾隆七年裁。所遺汛務。歸併堂邑縣主簿管理。淺夫九十一名半。梁鄉啟閉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九尺六寸。高二丈二尺八寸。計石十九層。明宣德四年建。乾隆二年重修。嘉慶二十二年拆修。閘夫二十八名。土橋啟閉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九尺六寸。高二丈二尺八寸。計石十九層。明成化七年建。乾隆二年重修。嘉慶二十一年拆

修閘夫二十八名。以上二閘額設閘官一員。河東岸博平縣境官隄十七段。共長二千五百四十丈五尺。其餘俱係民堰。梭隄集葦子園原修護隄防風工一段。長四十六丈。寬八尺。高八尺。梁鄉閘越河一道。長二百三十九丈。三教堂減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二尺。計石十層。雍正六年建。土橋閘越河一道。長一百三十四丈。魏壩上減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二尺。計石十層。雍正九年建。乾隆二十五年重修。五十五年拆修。嘉慶二十一年拆修。陶胡口於乾隆五十二年添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二十一丈五尺。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一尺。魏灣滾水壩一座。金門口寬八尺。中建磯心二座。高一丈八寸。計石九層。雍正六年建。嘉慶二十二年拆修。魏灣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雍正六年建。乾隆五十二年重修。嘉慶十九年重修。以上東岸減閘滾壩涵洞俱備宣洩運河異漲之水。由馬頰河入海。河西岸堂邑縣境官隄二十二段。共長二千八百六十五丈五尺。其餘俱係民堰。大梭隄於嘉慶三年添修挑水壩埽工三道。第一道長四丈。寬二丈五尺。高一丈三尺。第二道長四丈。寬二丈五尺。高一丈三尺。第三道長四丈。寬二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大梭隄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洞口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雍正九年建。乾隆五十年重修。巨家灘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由身長二丈。牆高一丈八寸。乾隆十七年建。三十五年拆修。梁家淺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由身長二丈。牆高一丈八寸。乾隆十七年建。梁家淺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雍正九年建。梁鄉閘下原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丈。寬八尺。高八尺。馬家灣於乾隆五十四年添修排椿埽由工一段。長六十丈。寬六尺。高五尺。皮狐

涵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牆高七尺四寸。雍正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皮狐洞於乾隆五十四年添修排椿埽由工一段長六十丈寬六尺高五尺。中閘口進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由身長二丈高一丈三尺二寸。雍正六年建。乾隆三十四年拆修。中閘口於乾隆五十四年添修排椿埽由工一段長六十丈寬六尺高五尺。土橋閘上原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三丈寬八尺高八尺。土橋閘下原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二十五丈寬八尺高八尺。涵谷洞進水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五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二尺。雍正六年建。以上西岸進水閘涵洞俱係民便洩坡水入運。

清平縣汛額設管河主簿一員。經管運河河道。南自田家口起。北至二十里鋪止。計長三十九里。內管淺夫五十三名。戴灣啟閉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高二丈五尺二寸。計石二十一層。明正德九年建。乾隆九年重修。嘉慶二十三年拆修。閘夫二十八名。額設閘官一員。河東岸官隄七段。共長一千丈。其餘俱係民堰。魏家灣鈔關前原修防風埽工二段。共長七十五丈。寬八尺高八尺。趙官營西石橋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二丈高九尺。乾隆十六年建。四十九年重修。戴灣西石橋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二丈高九尺。乾隆十六年建。戴灣閘下原修防風埽工一段長四十二丈。寬八尺高九尺。陳官營前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八寸。乾隆二十三年建。王家壩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八寸。乾隆二十三年建。河西岸官隄無俱係民堰。大佛寺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八尺。乾隆十七年建。三十年拆修。張官營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八寸。乾隆二十三年建。李家口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

二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八寸。乾隆三十六年拆修。戴灣開越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五丈。劉家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由身長二丈高一丈八寸。乾隆二十三年建。四十九年重修。以上東西兩岸石橋俱係民便洩坡水入運。在清平縣境。

臨清州汛額設州判一員。經管河道。南自二十里鋪起。北至鹽店各界止。計長四十里。乾隆五十八年奏明。將直隸清河縣河道二十里。自鹽店起至孫家店止。計十里。歸臨清州管理。餘十里歸夏津縣管理。共五十里。又管衛河一道。南自尖塚鋪起。北至板閘外三岔河止。計長六十里。俱係民堰。並無官隄。淺橋夫一百二名。磚閘啟閉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高二丈五尺一寸。計石二十一層。明永樂十五年建。乾隆十七年重修。嘉慶十九年拆修。閘夫三十八名。板閘啟閉大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五尺。高三丈二尺五寸。計石二十七層。明永樂十五年建。雍正六年重修。嘉慶十三年加高二層。二十一年加高二層。閘夫三十九名。以上二閘額設閘官一員。運河東岸十里鋪石橋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由身長二丈。牆高一丈八寸。乾隆十七年建。二十六年重修。洩坡水入運。歇馬亭於嘉慶十八年添修護崖埽工一段。長二十五丈。寬一丈二尺五寸。高一丈。越河上口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高一丈五尺六寸。計石十三層。乾隆三十二年改建。洩運河異漲之水。輒開越河一道。長三百三十丈。輒閘上原修防風工一段。長十八丈。寬八尺。高七尺。板閘下原修雁翅裹頭工一段。長三丈。寬八尺。高二丈二尺。河西岸三里鋪涵洞一座。金門口寬八尺。由身長四丈。高五尺。乾隆十二年建。二十六年重修。洩坡水入運。板閘內徐家塘子北原修防風工一段。長五十丈。寬八尺。高一丈。板閘下雁翅尾原修防風工一段。長十

八丈寬一丈高一丈一尺。板閘外鉗口壩東岸。於乾隆四十九年改建壩壩長三丈寬二丈高一丈。西岸亦於四十九年改建壩壩長十丈七尺寬三丈高一丈二尺。衛河東岸北水門內於乾隆五十二年修建挑水壩三道。第一道長四丈寬二丈六尺高一丈四尺。第二道長五丈寬二丈六尺高一丈六尺。第三道長五丈寬五丈高一丈五尺。三壩下於乾隆六十年添修防風壩工三段。共長二十五丈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五尺。衛河西岸新河口嘉慶六年添爲歲修挑壩壩工四段。第一壩長五丈寬三丈高二丈四尺。第二壩長六丈寬三丈高二丈六尺。第三壩長七丈寬三丈高二丈八尺。接修壩工一段長四十五丈寬一丈二尺高二丈。

館陶縣汛額設主簿一員。經管衛河河道。南自遷堤鋪起。北至尖塚鋪止。計長一百二十里。俱係民堰。並無官隄。閘壩等工。淺夫三十名半。

運河營於乾隆五十四年添設協備一員。駐劄臨清。分管上下兩廳河道。修防疏濬催儻事宜。上河汛把總一缺。卽於五十四年改設分防外委一員。經管河道。隨上河廳所屬之汝衛兩河河道里數。隨時調撥修防。淺夫三十名。河兵五十名。嘉慶二十四年添設額外外委一員。駐防堂博汛河道。上河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運河水工程二

捕河廳。考明宏治年間。設立河廳。嘉靖中。兼管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嘉祥鉅野城武金鄉平陰鄆城捕務。因有捕河之銜。今既別設糧捕通判。而河廳仍舊號。似宜議改。山東運河備覽。

兗州府捕河通判一員。所管河道。南自東平州。靳口閘上。龍王廟。接汶上汛交界起。北至陽穀縣七級閘。下官窰口。接聊城汛交界止。計一百五十五里。管汛官四員。閘官六員。把總一員。石閘九座。共淺橋渡夫一百八十七名。閘夫二百二十四名。軍夫二十名。兵夫五十八名。歲修埽工三段。每年例准銷銀一千兩。以內搶修埽工二十四段。每年相機拆鑲。例准銷銀四千八百兩。有奇。單薄隄工九十一段。每年擇要幫修。例准銷銀八百七十兩。

東平州州同一員。所管河道。南自靳口閘上。接汶汛交界起。北至界碑臺。接所汛交界止。計長十八里。淺外十四名。河兵八名。石閘一座。東岸官隄九段。共長九百三十丈。

靳口閘官一員。所管閘夫二十八名。靳口閘一座。前明正德二年建。雍正七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牆高二丈四寸。計石十七層。東岸越河一道。長九十五丈。靳口閘下東岸埽工一段。長二十五丈。羅漢廟埽工一段。長五十五丈。

東平所把總一員。所管河道。南至東平上汛界碑臺。北至東平下汛北界碑止。計十二里。所管軍夫二

十名。又帶管東平壽東各汛。河兵五十八名。東岸官隄十段。其長一千三百二十四丈。東平州州判一員。所管河道。南自安山關上接所汛北界碑起。北至戴廟閘五空橋接壽張縣汛止。計三十里。淺夫二十四名。河兵十七名。石閘二座。東岸官隄二十三段。其長三十丈。

安山閘官一員。所管閘夫二十八名。安山閘一座。明成化十八年建。雍正九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二寸。牆高二丈一尺三寸。計石十七層。西岸越河一道。長一百四十丈。西岸安山湖一區。周圍六十八里有奇。明永樂九年創築圈隄。雍正十一年。河南荆隆工漫溢黃水。淤墊不能蓄水濟運。乾隆六年。分給貧民認墾陞科。通湖閘一座。雍正四年建。係宣淺運河異漲入湖。今廢。安濟閘一座。前明永樂九年建。雍正四年重修。係洩湖水入運。今廢。似蛇溝閘一座。明永樂九年建。雍正四年重修。係洩湖水入運。今廢。東岸戴工龍門口埽工一段。長四十三丈。

戴廟閘官一員。所管閘夫二十八名。戴廟閘一座。明嘉靖十六年建。修。乾隆四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二尺。牆高一丈八尺。計石十五層。戴廟閘下接石礮岸起埽工一段。長六十五丈。東岸五空橋一座。明景泰五年建。口寬十三丈。牆高一丈五寸。本係三空橋。底高河底一丈五寸。乾隆三十二年。改爲五空。落低二尺七寸。現高河底七尺八寸。洩運河異漲及西岸坡水三十里。至東阿之鬪鷄山。又五里至斑鳩店。入鹽河。歸大清河入海。

壽東主簿一員。所管壽張縣河道。南自五空橋接東平下汛交界起。北至沙灣東阿縣汛止。計長二十里。東阿縣河道。南自沙灣接壽張縣汛交界起。北至五里鋪接陽穀縣汛交界止。計長十五里。其長三十五

里淺渡夫三十九名。河兵三十三名。東岸官隄十四段。共長一千七百四十五丈。壽字二號。唐家灣隄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三丈。嘉慶二十四年。河南武陟汛馬工漫溢。黃水穿運。漫成缺口。長十五丈。二十五年。用埽堵築完固。壽字三號。五里鋪隄工一段。原長一百四十二丈。嘉慶八年。河南衛工漫溢。黃水穿運。漫成缺口。長六十五丈。九年。補還原隄。壽字四號。戚家莊隄工一段。原長一百五十六丈。嘉慶二十四年。馬工漫溢。黃水穿運。衝刷險要。搶鑲護隄埽工。長六十五丈。壽字六號。馬家單薄隄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丈。馬工漫溢。黃水穿運。漫成缺口。長三十五丈。嘉慶二十五年。用埽堵築完固。壽字八號。陸家單薄隄工一段。長三百五十丈。嘉慶八年。河南衛工漫溢。黃水穿運。漫成缺口。長二百三十七丈。九年。先於隄後修築圈隄。長三百四十丈。十年。修做隄工。長二百六十一丈。壽字九號。張家單薄隄工一段。長一百五十丈。馬工漫溢。黃水穿運。漫成缺口。長一百三十五丈。嘉慶二十五年。用埽堵築。並於壩後修築越堰一道。長三百三十丈。壽字一號。曹家單薄隄工一段。原長一百五十丈。河南衛工漫溢。漫成缺口。長一百五十五丈。嘉慶九年。用埽堵築。復於該壩南頭。長四十丈。淺水處。澆築裏餞。北首六十餘丈。水勢較深。不能澆餞。沿塘加築圈堰。長八十丈。以作重門保障。馬工漫溢後。復將該壩漫成缺口。長三十八丈。二十五年。用埽堵築完固。壽字二號。曹家單薄。舊有歲修埽工。長八十一丈。嘉慶八年。改建雞嘴壩四道。二十四年。改建護崖埽。長五十丈。挑水壩二道。壽字三號。沙灣子堤。歲修埽工一段。長六十一丈。壽字四號。雞嘴壩。歲修埽工一段。長一十九丈。西岸江家莊民堰一處。嘉慶八年及二十四年。黃水穿運。南糧回空。由西坡行走。於此處出坡入河。西岸積水閘一座。明成化七年建。雍正六年重修。金門口寬。

一丈七尺五寸。高一丈八尺。洩趙王河水入運。東阿縣境南接壽張縣境沙灣鋪起。北至陽穀縣境五里鋪止。計長十五里。東岸官隄九段。共長一千二十一丈。沙灣人家內南頭埽工一段。長五十五丈。沙灣人家內北頭埽工一段。長五十五丈。八里廟滾水壩一座。乾隆二十三年建。長十二丈。牆高一丈八尺。壩脊高河底七尺。壩下支渠一道。長九百三十四丈。洩運河異漲。並沙趙二河水入大清河歸海。平水南北中閘三座。乾隆十九年建。金門口寬二丈。牆高一丈二尺。閘底各高河底九尺。閘下各有支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丈。洩運河異漲。並沙趙二河水入大清河歸海。利濬涵洞一座。乾隆二十五年建。東西長六丈。金門口寬七尺。高八尺五寸。洞下引渠一道。長七百丈。洩冬閒運河底水。以便挑河。五空橋一座。明宏治十年建。長十四丈八尺。牆高一丈三尺七寸。橋底原高河底一丈二尺。乾隆二十八年落低三尺七寸。現高河底八尺三寸。嘉慶二十四年重修。橋下支河一道。長六十八里。洩運河異漲。並沙趙二河水入大清河歸海。平水南閘至中閘。長九十丈。嘉慶二十四年添建埽工一段。平水中閘至北閘。北長四十一丈。嘉慶二十四年添建埽工一段。阿字二號南壩頭隄工一段。長四十七丈。衡工漫溢。黃水穿運。該工漫成缺口。並將阿字三號新河隄工。衝刷缺口八十一丈。共長一百二十八丈。九年用壩堵築。並於堤後圈築月堰一道。長二百二十四丈。馬工漫溢。復將該工搶鑲。長一百五十丈。名爲南壩頭壩工。自挂劍臺北人家牆角起。至南水門外止。共長一百八十七丈。嘉慶八年。添建護崖埽工。爲重運糧船出坡入河屏障。自挂劍臺起。至真武廟止。長一百八丈。馬工漫溢。黃水穿運。添建埽工一段。阿字七號。三里堡隄工一段。長二百一十丈。馬工漫溢。黃水穿運。漫成缺口。長二十四丈。二十五年用壩堵

築完固。西岸趙王河一道。上通濮范鄆城壽張等州縣。坡水由積水閘趙王河口入運。趙王河口木橋一座。口寬十二丈。乾隆二十八年建。洩趙王河水入運。西岸沙河一道。上通河南延津。直隸東明。長垣。山東定陶。菏泽。曹縣。濮州。范縣。壽張。東阿。等州縣。坡水合流匯注。由新舊引河口入運。沙河南口新引河水橋一座。口寬十丈。乾隆二十八年建。係洩沙河入運。沙河北口舊引河水橋一座。口寬十四丈。乾隆二十八年建。係洩沙河入運。西岸張秋人家南頭磨盤壩。係民堰。衝刷缺口。嘉慶八年。黃水穿運。回空糧船。走西坡。由此入坡。二十四年。黃水穿運。回空糧船。仍係由此入坡。張秋北水門外。自石裏頭起埽工一段。長七十六丈。

陽穀縣主簿一員。所管河道。南自五里鋪接東阿汛交界起。北至官窰口接聊城汛交界止。計長六十里。汛內石閘六座。淺橋夫一百九名半。東岸官隄二十六段。共長三千二百五十八丈。

荆門閘官一員。所管閘夫四十七名。荆門上閘一座。元大德六年建。金門口寬二丈五寸。牆高一丈八尺。嘉慶二十三年重修。加高二層。現在牆高二丈四寸。西岸越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丈。荆門下閘一座。元大德六年建。乾隆二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五寸。牆高一丈七尺。西岸越河一道。長一百九十丈。荆門下閘下東岸埽工一段。長三十五丈。阿城東岸擺渡口埽工一段。長一百一十丈。東岸黑家道口埽工一段。長八十七丈。阿城上閘上埽工一段。長二十八丈。阿城閘官一員。所管閘夫四十六名。阿城上閘一座。元大德二年建。西岸越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五丈。阿城上閘下西岸埽工一段。長三十丈。阿城下閘一座。元大德二年建。嘉慶二十五年重修。金門

口寬二丈。牆高一丈七尺。西岸越河一道。長一百六十丈。阿城下開下東岸埽工一段。長五千丈。七級開官一員。所管開夫四十七名。七級上開一座。元大德元年建。嘉慶二十四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五寸。牆高一丈六尺八寸。西岸越河一道。長二百一十丈。七級下開一座。元大德元年建。乾隆元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一尺五寸。牆高一丈九尺六寸。西岸越河一道。長二百二十八丈。七級下開下東岸埽工一段。長十五丈。捕河廳冊。

戴村壩分防外委一員。專管東平州汛汝河西岸。上自東平州民堰交界起。下至東平州民堰交界止。計長七里二百四十六步六分。泉夫八名。戴村石壩一道。北曰玲瓏壩。長五十五丈五尺。高五尺。中曰亂石壩。長四十九丈一尺。高五尺五寸。南曰滾水壩。長二十二丈二尺。高五尺。其名雖異。實係接連一壩。共長一百二十六丈八尺。壩高河底五尺。建自前明。屢經改修。乾隆三十七年重修。歷次補修。係蓄洩汝水最要關鍵。伏秋汝水盛漲。水小則順壩南流。九十里出南旺分水口濟運。水大則漫壩西趨。由鹽河入大清河歸海。石壩南官隄長五里十三步內。自石裏頭起至楊園頭止。搶修埽工四段。共長一百四十四丈。戴字一號。自石壩南起隄工一段。長四十六丈。戴字二號。隄工一段。長八十四丈。戴字三號。隄工一段。長三十丈。戴字四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七十丈。第一道挑水草壩長十丈。第二道挑水草壩長十丈。第三道挑水草壩長十三丈。第四道挑水草壩長十六丈。皆乾隆四十六年添築。戴字五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丈。挑水草壩三道。皆長十八丈。皆嘉慶二十年添築。戴字六號。隄工一段。長一百四十丈。戴字七號。隄工一段。長二百三十丈。戴字八號。隄工一段。至東平州民堰交界止。長八十六丈。

五尺。泉河廳冊。今按東平州飛戴村石壩墜工。本屬捕河廳。道光二年。奏明改歸泉河廳。今仍其舊。故附於捕河廳冊之末。

泉河廳。明永樂時。原設管泉分司於寧陽。管河分司於濟寧。後裁寧陽分司。歸併濟寧。國朝康熙十四年。又裁濟寧分司。以運河同知兼管。至雍正四年。以內閣學士何國宗言。增設管泉通判一員。山東運河備覽。

兗州府泉河通判一員。雍正四年設。經管兗泰沂濟三府一州。屬十七州縣。共計泉源四百八十四處。責成州同縣丞。經歷主簿。巡檢等管泉汛官十二員。分地經理。共泉夫七百七十六名。

東平州同一員。專管東岸泉源五十處。泉夫七十名。

濟寧州同一員。專管濟寧魚臺二州縣泉源六處。泉夫九名。魚臺縣泉源二十二處。泉夫二十名。

汶上縣丞一員。專管汶上縣泉源十一處。泉夫四十三名。

滕縣縣丞一員。專管滕縣泉源三十三處。泉夫四十名。

嶧縣縣丞一員。專管嶧縣泉源十三處。泉夫二十名。

滋陽縣丞一員。專管滋陽縣泉源十四處。泉夫三十六名。

鄒縣縣丞一員。專管鄒縣泉源十七處。泉夫三十名。

泰安縣丞一員。專管泰安縣泉源六十九處。泉夫一百二十一名。

泰安府經歷一員。專管萊蕪肥城平陰三縣泉源六十七處。泉夫九十名。肥城縣泉源十六處。泉夫三十

五名。平陰縣泉源二處。泉夫十名。

沂州府經歷一員。專管蒙陰縣泉源五處。泉夫十六名。

寧陽縣主簿一員。專管寧陽、曲阜、泗水三縣泉源十三處。泉夫六十一名。曲阜縣泉源二十八處。泉夫四十名。泗水縣泉源八十二處。泉夫六十名。

新泰縣巡檢一員。專管新泰縣泉源三十六處。泉夫七十五名。以上共四百八十四泉。內由汶河入運者二百六十一泉。由泗河入運者一百一十一泉。由白馬河匯泗入運者十六泉。由府泲二河歸馬場湖入運者二十一泉。由蜀山獨山二湖入運者二十七泉。由新挑河、十字河、大泛口等處別爲一河徑入運者四十八泉。以上共泉夫七百七十六名。原額每名歲支工食銀十兩。內臨河之東平、汶上、濟寧、魚臺、滕縣、嶧縣等六州縣。泉夫離河近便。冬月各自赴工。協挑運河。工食全支。嘉慶十五年奏明。除防守戴村壩。泉夫八名。照舊歲支工食銀十兩。其餘挑河泉夫。每名加增銀二兩。共歲支工食銀十二兩。其平陰、滋陽、寧陽、曲阜、泗水、鄒縣、泰安、萊蕪、新泰、肥城、蒙陰等十一縣泉夫。俱離河遠。題定每名每年扣銀六兩。發交臨河之汶上、東平、濟寧、嘉祥、東阿五州縣代募挑河。免其遠役。並奏明每名加增銀二兩。泉河廳冊。運河廳。先是濟寧、寧陽、南旺。先後設有分司。雖兼泉職。實司漕務。同知一員。受成而已。自分司裁而。同知之責斯重。始明正德七年。嘉靖中裁而復設。利導節宣。實司機要。故運河廳二百七十五里之河湖。旣治。即通省一千二百里之間。漕無不治也。山東運河備覽。

兗州府運河同知二員。所管河道。南自魚臺縣辛莊橋南交界起。北至汶上縣靳口閘南交界止。計二百

七十五里一百八十步。內設文武汛官七員。閘官十二員。攔河大閘十八座。橋二座。共設淺軍閘橋等夫八百四十八名。濟寧衛南北南旺三汛。共河兵一百六十九名。歲修魚臺汛十八水口中心草壩工程一案。需用銀一千九百餘兩。歲修汶上汛南旺分水口東沙壩工程一案。需用銀一千九百餘兩。歲加五寸土工一案。需用銀四千六百餘兩。搶修各工。每年需用銀一萬四千九百餘兩。

魚臺縣管河主簿一員。本管淺夫四十三名。內除協濟禹王臺壩夫一名。實存夫四十二名。專司修防。所管河道計長八十五里。南自江南沛縣辛莊橋南交界起。北至濟寧州交界止。

濟寧衛南汛分防外委一員。原設千總。乾隆五十一年改爲分防外委。協同濟寧。魚臺二汛修防。並無專汛。本管兵夫八十三名。邢莊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二尺五寸。砌石十九層。高二丈二尺八寸。明隆慶元年建。乾隆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夫二十四名。利建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五寸。砌石二十二層。高二丈六尺四寸。明嘉靖四十五年建。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夫二十七名。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一百一十九丈。南陽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二尺。原高一丈九尺二寸。元至正年間建。乾隆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夫三十二名。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一百二十二丈。以上三閘閘官一員。專司啓閉。運河東岸官隄共六十四段。共長九千二百一丈一尺。獨山湖一區。周圍一百九十六里。受濟寧鄒滕諸縣山泉坡水入運。內設水口十八處。中心草壩十八道。冬月堵閉收蓄。重運經臨。出水濟運。碎石裏頭三十六座。乾隆二十三年建。二十九年接修。四十九年重修。嘉慶四年拆修。該湖內有荆溝泉引河一道。共長九百一十丈。由滿家中水口出水濟運。運

河西岸官隄共一百一段共長一萬六十二丈七尺。滿家中水口對岸埽工一段長七十丈寬一丈高八尺。昭陽湖一區周圍一百八十里內設辛莊橋滾水壩一道長二十丈壩身高河底六尺兩頭砌金門兩牆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石塚九座每座長一丈二尺兩頭各砌分水尖長二尺五寸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乾隆二十七年建四十九年重修嘉慶四年拆修。徐家下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四十九年拆修移建嘉慶四年拆修。徐家上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四十九年拆修。滿家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該單閘引渠一道共長七百七十丈。滿家三空橋一座金門三空各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礮心中塚二座每座長二丈二尺分水尖長七尺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四十九年拆修嘉慶四年補修。王家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四十九年拆修移建嘉慶四年拆修。邵家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拆修。石家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拆修。邱家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四十九年拆修移建嘉慶四年拆修該單閘引渠一道共長七百五十丈。橋頭店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四十九年拆修移建嘉慶四年拆修。

該單閘引渠一道。共長六百八十丈。田家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拆修。該單閘引渠一道。共長七百三十丈。馬家三空橋一座。金門三空各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礮心中墩二座。每座長二丈二尺。分水尖長七尺。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拆修。該橋引渠一道。共長六百九十丈。利建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趙家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拆修。該單閘引渠一道。共長六百八十丈。五里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四尺。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三十九年拆修。展寬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以上十四單閘橋滾水壩。分洩運河異漲。入昭陽湖。遞達微山湖。瀦蓄濟運。南陽湖一區。周圍九里五分。受金單曹定等縣坡水入湖。由馬公橋入昭陽湖。遞達微山湖。瀦蓄濟運。

濟寧州管轄州判一員。本管淺夫一百三十三名半。內開除協濟禹王臺壩夫二名。實存夫一百三十一名半。專司修防。所管河道計長七十五里。南自魚臺縣交界起。北至濟寧衛交界止。棗林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二尺。砌石二十三層。高二丈七尺六寸。明洪武十四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官一員。閘夫二十四名。專司啓閉。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一百九十七丈。師莊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二尺。原高二丈八尺八寸。明洪武十四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

年補修。二十年拆修。加高三層。共高三丈二尺四寸。閘夫二十四名。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一百一十八丈。仲淺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八尺。砌石二十四層。高二丈八尺八寸。明宣德五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夫二十四名。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二百六十一丈。新開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一尺。砌石二十四層。高二丈八尺八寸。明洪武三年建。雍正六年重修。乾隆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夫二十五名。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二百三十九丈。以上三閘。閘官一員。專司啓閉。新店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四寸。砌石二十層。高二丈四尺。明洪武四年建。乾隆四十四年加高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官一員。閘夫二十五名。專司啓閉。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二百三十四丈。石佛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原高二丈二尺八寸。元至正七年建。雍正三年重修。乾隆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官一員。閘夫二十五名。專司啓閉。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二百六十一丈。趙村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五寸。砌石十九層。高二丈二尺八寸。元至正七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閘夫二十五名。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二百八十二丈。該閘閘官一員。於乾隆四十六年裁汰。歸在城閘官兼管。在城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八寸。原高二丈一尺六寸。元至正二十一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高。嘉慶二十二年拆修。加高二層。共高二丈。閘夫二十九名。該閘越河一道。共長八百七十八丈。以上二閘。閘官一員。專司啓閉。天井閘一閘。金門口寬二丈五寸。砌石十五層。高一丈八尺。元至正二年建。乾隆十九年重修。嘉慶十八年拆修。閘夫三十三名。南門橋一座。建自前明。年遠無考。金門二空。北空寬一丈五尺。南空寬二丈二尺。中心石梁兩牆各長三丈六尺。上分水尖各斜長一丈三尺三寸。下分

水尖各斜長一丈九尺七寸。砌石十五層半。高一丈八尺六寸。嘉慶十九年拆修。橋夫十四名。草橋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五寸。高一丈三尺六寸。建自前明。原係年遠。片石工程無考。乾隆六十年。擬於一丈之上。估修大石三層。上加海漫一層。連下面一丈。共高一丈四尺八寸。較舊制加高一尺二寸。橋夫十名。以上兩一座。橋二座。閘官一員。專司啓閉。泗河一道。發源於泗水縣陪尾山。會合諸泉。至濟寧州魯橋入運。一股入獨山湖。府河一道。卽泗河支流。由兗州府東關黑風口。經府城西流。至濟寧州城西。入馬場湖濟運。沔河一道。係汶河支流。會寧陽諸泉。至濟寧州城北。會府河入馬場湖濟運。運河東岸官隄。共五十二段。共長九千二百四十七丈。新挑河水口。分洩運河異漲。入獨山湖。兩頭各修碎石裹頭一座。乾隆二十三年建。四十九年重修。嘉慶四年拆修。小鑿溝水口。分洩運河異漲。入獨山湖。兩頭各修碎石裹頭一座。乾隆二十三年建。四十九年重修。嘉慶四年拆修。棗林閘下東岸接雁翅起民堰一段。長三十六丈。緣工當閘窩。每遇伏秋汛水漲發。回溜淘刷。糧船經臨。提溜挽拽。施犁打槓。每歲民間幫培。隨築隨塌。情形必須修建大石工程。方資經久。前工長三十六丈。分爲二段。內南首一段長十八丈。砌石六層。高七尺二寸。北首一段長十八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嘉慶四年建修。魯橋沙洲寺上擺渡口。涵洞一座。口門寬一丈。入身長五丈。高八尺四寸。宣洩坡水。乾隆二十三年修。四十九年重修。仲淺閘。越河裏涵洞一座。口門寬一丈。入身長五丈。高八尺四寸。宣洩坡水。乾隆十七年建。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拆修。嘉慶四年拆修。新開越河內王家門前涵洞一座。口門寬一丈。入身長五丈。高八尺四寸。宣洩坡水。乾隆十七年建。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拆修。嘉慶四年拆修。新店閘下四里灣單閘一座。金

門口寬一丈二尺。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宣洩坡水。乾隆四十九年。建嘉慶四年補修。新店開上四里灣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宣洩坡水。乾隆四十九年。建嘉慶四年補修。楊家壩在濟寧城東泗河之水貫兗府城西流合洗水同經此口入運。復爲壩所遏。泗洗之水由夏家橋遠城而西入馬場湖。其道迂每至伏秋水漲。淹害民田。乾隆二十二年。改壩爲閘。平時常閉。收水入湖。水漲啟板。洩入運河。如濟寧以南運湖水弱。則啟是閘放水。由在城閘下之通心橋入運。甚得利益。楊家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四尺。砌石十七層。高二丈四寸。乾隆二十二年。建四十九年重修。嘉慶十年復修。二十二年。移建舊閘。迤南東岸添建礮岸。長二十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新挑口南河面防風壩工一段。長十六丈。寬九尺。高八尺。在城閘下太平街口河面防風壩工一段。長三十丈。寬九尺。高八尺。通心橋南裏石工一段。長九十六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九年。拆修。在城閘下接雁翅裏石工一段。長九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在城閘上接雁翅石工一段。原長十六丈。乾隆二十五年。修做裏石。四十五年。坍塌十二丈。改建面石。嘉慶二十二年。相度情形。一律改建。面石十五層。高一丈八尺。在城閘上二鋪頭裏石工一段。長十三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乾隆二十九年。改建。三官廟前徐家藥舖門前裏石工一段。長三十一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天井閘下接雁翅起裏石工一段。長二十三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天井閘上起至禹王廟前止石工一段。長三十丈七尺。原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係用片石壘砌。南門橋上下。原修板工。易於損壞。爲糧運行緣。商賈通衢要道。於嘉慶十八年。

改建大石工二段長二十丈。砌石十三層高一丈五尺六寸。草橋下接雁翅大石工一段長四十丈。砌石十四層高一丈六尺八寸。乾隆十八年建修。運河西岸官隄共五十段共長一萬一百五十九丈。師莊閘下兩岸接修礮岸工長六丈原高一丈四尺四寸。明洪武十四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二十四年拆修。加高三層。砌石十五層高一丈八尺。在城閘下西岸大生堂門前起。北至白姓門前止。舊有柴工一段長十五丈。乾隆二十六年改建裏石。四十五年中間坍塌七丈。照舊補修。查該工崖高陡峻。重運糧船經臨。僂窩上閘要區。歷經年久。每遇汛漲。急溜淘刷。根底空虛。通身坍塌。改建面石加高三層。方與閘下雁翅一律順勢平坦。又該工南頭接連礮岸土工。每因漲水汕刷。現甚窄狹。須接礮岸長五丈。亦改面石。共改建面石工一段長二十丈。砌石十三層高一丈五尺六寸。嘉慶二十二年建修。在城閘上接雁翅舊有裏石工一段長五十五丈。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五年中間坍塌七丈五尺。照舊補修。查該工係重運提溜上閘。挽拽要區。每遇汛漲。急溜淘刷。根底空虛。致將南頭緊接雁翅坍塌。工長十三丈。若照舊式補修。難以經久。須改建面石。加高四層。方與閘下雁翅一律相平。改建面石工一段長十三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嘉慶二十二年建修。天井閣下大石工一段長一百三十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乾隆十八年建修。內坍塌二段共長三十九丈。二十五年照舊補修。南門下下接雁翅石工一段長十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撥夫口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一十九丈。寬九尺。高八尺五寸。金家火巷河面防埽工一段長二十一丈。寬九尺。高九尺。王家門前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一丈。寬九尺。高九尺。草橋下接雁翅河面

防風埽工一段長十一丈寬一丈高一丈二尺。草橋迤北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四十六丈寬一丈高一丈一尺。仁和巷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二十七丈寬九尺高九尺。王棚灣南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四十五丈寬九尺高九尺。濟安臺營房起裏石工一段長二十丈高四尺二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濟安臺西裏石工一段長十七丈高四尺二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

濟寧衛管河千總一員本管兵夫四十二名軍夫二十五名專司修防所管河道南自濟寧州交界起北至鉅野縣交界止計十八里。運河東岸官隄共十六段共長一千三百五十九丈。馬場湖一區周圍四十里三分蓄泗府洸之水設有十里安居二斗門如運河水弱則酌啓二斗門出水濟運。十里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尺元至正元年建乾隆三十六年拆修該斗門引渠一道共長六百二十八丈。十里鋪迤北湖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七十二丈寬七尺高七尺。安居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尺元至正元年建雍正九年重修該斗門引渠一道共長一千五百六十一丈。汪家路口湖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一百丈寬七尺高五尺五寸。又接連湖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五十七丈五尺寬七尺高五尺。運河西岸官隄共十四段共長二千一十八丈。十里斗門對過大石工一段長十二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元至正元年建乾隆三十六年拆修。安居人家內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七十丈寬八尺高九尺。安居石馬頭兩頭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六十九丈寬七尺高九尺。安居斗門對過大石工一段長十二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元至正元年建乾隆三十五年拆修。安居斗門對過臨水礮岸北頭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二丈寬七尺高九尺。運河廳冊。

鉅野縣管河主簿一員。本管淺夫九十一名半。內除協濟禹王臺壩夫一名。實存夫九十名半。專司修防河道。南自濟寧衛交界起。北至嘉祥縣交界止。計長二十五里。通濟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砌石二十層。高二丈四尺。明洪武十四年建。乾隆十八年重修。嘉慶二十四年拆修。閘官一員。閘夫二十八名。專司啓閉。運河東岸官隄共十八段。共長二千七百七十六丈。通濟閘下東岸接裏頭。舊有窄狹緯道一段。原長十丈。乾隆二十四年。改建裏石。高八尺四寸。查該工崖高陡峻。重運經臨。上開緯挽。最要之區。歷經年久。每逢汛漲。急溜直趨淘刷。底根空虛。通身坍塌。若照舊補修。難以屹立。須改建面石。加高三層。與閘下雁翅裏頭。一律順勢。俾資護衛。以利緯挽。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嘉慶二十四年改建。通濟閘上東岸接連裏頭。尾起單薄土隄。修做河面防風堵工一段。長五十丈。寬一丈二尺。高一丈五尺。嘉慶二十四年修建。白嘴迤南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乾隆三十九年修建。係出馬場湖水濟運。單閘引渠一道。共長七百三十七丈。運河西岸官隄。共十五段。共長一千五百六十五丈。通濟閘下西岸接裏頭。舊有緯道一段。長十五丈。乾隆二十四年添建裏石。高八尺四寸。查該工係重運。儼窩。挽拽要區。歷經年久。汛水漲發。淘刷坍塌。難以緯挽。須改建面石。加高四層。方資穩固。以利運行。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嘉慶二十四年改建。

嘉祥縣訊管河主簿。係鉅野縣主簿兼管。專司修防。所管河道。南自鉅野縣交界起。北至汶上縣交界止。計長十六里。寺前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砌石十五層。高一丈八尺。明正德元年建。乾隆二十二年重修。接東岸雁翅下裏頭。長十丈。接西岸雁翅裏頭。長十丈。共長二十丈。砌石十四層。高一丈六尺八寸。乾

隆二十二年建修。嘉慶十六年補修。開官一員。開夫二十六名。專司啓閉。運河東岸官隄共十段。其長一千七百九十六丈。寺前開下裏石工一段。長十五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宮家河灘對過接舊挑水草壩第三道。南首河面防風壩工一段。長四十丈。寬一丈一尺。高一丈二尺。前工挑水草壩第三道。上水長一丈五尺。下水長二丈。面寬三丈。靠隄寬五丈。高一丈二尺。前工空檔內。接連第三道草壩河面防風壩工一段。長十一丈五尺。寬一丈。高一丈。前工挑水草壩第二道。上水長一丈五尺。下水長二丈五尺。面寬四丈。靠隄寬六丈。高一丈二尺。前工空檔內。接連第二道草壩河面防風壩工一段。長十一丈五尺。寬一丈。高一丈。舊金線開南臨運隄工一段。原長一百丈。內挑水草壩第一道。上水長一丈。下水長二丈。面寬三丈。靠隄寬五丈。高一丈二尺。大元帝廟對過河面防風壩工一段。長四十五丈。寬一丈二尺。高一丈二尺。前工挑水草壩第三道。上水長一丈。下水長二丈。面寬四丈。靠隄寬六丈。高一丈。前工空檔內。接連第三道草壩河面防風壩工一段。長九丈。寬一丈。高一丈。前工空檔內。接連第二道草壩河面防風壩工一段。長八丈五尺。寬一丈。高一丈。丁家灣北隄工一段。原長六十五丈。內挑水草壩第一道。上水長一丈。下水長二丈。面寬四丈。靠隄寬六丈。高一丈。蜀山湖一區。周圍六十五里。利運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三尺。砌石十一層。明嘉靖元年建。乾隆三十八年拆修。出水濟運。該閘引渠一道。共長六百七十丈。蜀山湖圈隄。孫村交界碎石隄工一段。長八十三丈。乾隆四十年建修。嘉慶十八年補修。孫村交界南碎石隄工一段。長六十八丈。乾隆三十七年建修。嘉慶十八

年補修。觀音堂對過碎石隄工一段。長六十五丈。乾隆四十三年建修。四十六年補修。孫村人家內間段碎石隄工三段。共長五十八丈。乾隆四十年建修。五十九年補修。三官廟對過碎石隄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三丈。乾隆十八年建修。四十七年補修。嘉慶二年補修土頂。十八年補修。新河頭碎石隄工一段。長七十三丈。乾隆四十年建修。新河頭南裏石工一段。長五十丈。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四十年建修。五十六年及嘉慶二年十八年。俱經補修土頂。元帝廟對過碎石隄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丈。乾隆三十七年建修。利運開北碎石隄工一段。長二十丈。乾隆十八年建修。四十年拆修。五十九年補修。太平莊人家內碎石隄工一段。長二十丈。乾隆四十年建修。四十六年補修。五聖堂南碎石隄工一段。長九十丈。乾隆四十年建修。四十七年拆修。嘉慶二年修過土頂。又接連碎石隄工一段。長一百丈。乾隆十八年建修。嘉慶十八年拆修。鐵心壩臨連裏石工一段。長一百六十丈。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四十年建修。五十六年補修土頂。嘉慶二年修過土頂。五年修過間段。長七丈。寺前開下碎石隄工一段。長四十丈。乾隆十八年建修。三十四年拆修。寺前開人家南頭裏石工一段。長一百八十丈。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四十年建修。五十六年及嘉慶十八年。俱經補修土頂。娘娘廟碎石隄工一段。長二百五十丈。乾隆十八年建修。四十年拆修。五十六年補修。嘉慶二年十八年。俱經拆修。舊金線開迤南裏石工一段。長一百丈。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四十年建修。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及嘉慶七年十八年。俱經補修土頂。舊金線開北碎石隄工一段。長四十四丈。乾隆十七年建修。三十四年拆修。五十六年五十九年補修。宮家河灘碎石隄工一段。長七十丈。乾隆三十六年建修。五十六年及嘉慶二年拆修。五年補

修。十八年拆修。吳家坑北碎石隄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丈。乾隆四十年建修。五十年拆修。五十六年補修。又接連一段。長一百丈。乾隆十八年建修。三十五年拆修。嘉慶二年補修。吳家坑碎石隄工一段。長八十八丈。乾隆四十三年建修。五十九年拆修。又接連一段。長一百二十七丈。乾隆四十三年建修。五十九年拆修。嘉慶二年補修。李家樓後碎石隄工一段。長八十二丈。乾隆十八年建修。三十六年拆修。五十九年補修。土頂。嘉慶二年補修。李家樓後迤北。碎石隄工一段。長八十四丈。乾隆十七年建修。三十六年五十九年拆修。嘉慶二年補修。馮家壩裏石工一段。長一百八十七丈。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四十年建修。五十九年及嘉慶十八年修過土頂。馮家壩迤北起。至季家路口止。碎石隄工一段。長七百二十丈。乾隆四十年建修。嘉慶十八年拆修。又接連一段。長二百三十丈。乾隆四十年建修。五十年拆修。嘉慶三年拆修。十八年補修。二十三年拆修。季家路口碎石工頭起。至傅家橋口北止。碎石隄工一段。長一千五十丈。乾隆四十二年建修。五十年拆修。嘉慶四年修過五百二十丈。十八年拆修。二十三年補修。運河西岸官隄。共十段。共九百九十八丈。長溝渡口南接連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二十三丈五尺。寬一丈。高八尺。長溝渡口南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二十九丈八尺。寬八尺。高九尺。寺前閘下接雁翅裏石工一段。長十七丈六尺。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寺前閘上接雁翅裏石工一段。長二十一丈。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乾隆四十年建修。閻家門前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七丈五尺。寬一丈。高九尺。小元帝廟前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五丈。寬一丈。高九尺。利運閘對過。臨水石礮岸。長二十丈。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前明年間建。乾隆四十年拆修。丁家灣河面

防風壩工一段長五十六丈寬八尺高八尺。南旺湖一區周圍九十三里十字河斗門一座向係收水入湖近年情形無藉於此。關帝廟前下涵洞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乾隆二十五年建修嘉慶五年改建單閘加高二層共高一丈四尺四寸出水濟運引渠一道共長六百七十六丈。關帝廟前上涵洞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乾隆二十五年建修四十八年改建單閘加高二層共高一丈四尺四寸出水濟運引渠一道共長六百四十五丈。傅家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四尺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嘉慶二十四年添建引渠一道共長八百六十五丈。寺前閘上小土地廟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二尺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乾隆三十五年建修嘉慶二十五年補修運河水弱出水濟運河水盛漲收納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七百丈。南旺湖舊有芒生閘年久殘壞於乾隆五十二年改建芒生雙涵洞一座金門二空各口寬一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屢經宣放全湖之水建瓴下注急溜撞擊致將兩牆石塊及中心石堞裂毀坍塌底樁朽腐過水跌深閘底損壞衝成坑塘積水深一丈以外若照舊拆修不能釘樁安砌必須移建舊基以東緊對王家河口測量地勢情形應牆石加高二層落低閘底方與湖心相平跌水加長庶暢放湖水免其回溜淘刷以固閘身該涵洞一座金門二空各口寬一丈中心石堞兩牆各長一丈六尺寬八尺四寸分水尖各斜長七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尺嘉慶五年拆修移建宣放湖水由王家牛頭等河歸南陽湖遞入昭陽徽山等湖蓄濟運。

汝上縣管湖縣丞一員原設主簿乾隆四十六年改爲縣丞本管淺夫七十二名內除協濟禹王臺壩夫一名實存夫七十一名專司修防所管河道南自嘉祥縣孫村交界起北至東平州靳口交界止計長五

十六里一百八十步。內設南旺汛分防外委一員。今按道光三年添設協防汶上汛。由濟寧衛北汛撥柳林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原高二丈一尺六寸。明成化六年建修。乾隆十五年拆修。三十七年重修。上面加高三層。共高二丈五尺二寸。較舊制高三尺六寸。閘官一員。閘夫十八名。專司啓閉。十里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砌石二十層。高二丈四尺。明成化六年建修。乾隆四十一年拆修。該閘係柳林閘官兼管。閘夫十八名。專司啓閉。開河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砌石十八層。高二丈一尺六寸。元至正元年建。康熙五十七年重修。閘官一員。閘夫二十六名。專司啓閉。袁口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九尺六寸。砌石十九層。高二丈二尺八寸。明正德二年建。乾隆五十一年拆修。閘官一員。閘夫二十六名。專司啓閉。該閘越河一道。共長二百一十一丈。運河東岸官隄五段。共長四百九十四丈。獨山湖周圍四十五里。金線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乾隆二十五年移建。出水濟運。引渠一道。共長七百二十六丈。金線閘西隄後起至徐家莊止。修築土隄一道。共長七百二十丈。內建修永泰永安等下閘二空橋二座。永定下單閘一座。均係乾隆四十三年建修。攔蓄渾水。澄清啓放入湖。以免淤墊湖心。永泰閘一座。金門原口寬一丈。高一丈八寸。明萬歷年間建。乾隆四十三年改建。二空橋金門二空各口寬一丈八尺。中心石礫各長二丈。寬六尺。分水尖長七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尺。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一千七百三十三丈。永泰下閘二空橋一座。金門二空各口寬一丈八尺。中心石礫各長二丈。寬六尺。分水尖長七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尺。乾隆四十三年建修。永安閘一座。金門原口寬一丈。高一丈。明萬歷年間建。乾隆四十三年改建。二空橋金門二空各口寬一丈八尺。中心石礫各長二丈。寬六尺。

分水尖長七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一千六百三十四丈。永安下閘二空橋一座。金門二空。各口寬一丈八尺。中心石堦各長二丈。寬六尺。分水尖長七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乾隆四十三年建修。永定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八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雍正六年建。乾隆三十二年拆修。展寬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一千三百九丈。永定下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八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乾隆四十三年建修。汝河發源泰山仙臺嶺。並新秦、萊蕪諸山泉之水。至南旺出分水口入運。分流南北。定例冬月挑河於分水口內築築汝河大壩。汝水由臨汝五斗門收入蜀山馬踏二湖。以爲來歲濟運儲蓄。南旺分水口東沙壩二道。共長一百六十一丈。內南岸東沙壩工長八十六丈。寬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北岸東沙壩工長七十五丈。寬一丈二尺。高一丈七尺。汝河上源何家壩滾水壩一座。長二十丈。原高五尺二寸。內中間十丈。乾隆二十二年落低二尺。四十七年落低一尺。共落低三尺。高二尺二寸。壩面平寬一丈三尺。漫坡寬五尺六寸。兩頭長十丈。高五尺二寸。壩面平寬八尺。漫坡寬九尺六寸。兩頭修做裏頭由身各長五丈四尺。南頭上雁翅斜長五丈。下雁翅斜長十六丈六尺。北頭上雁翅斜長四丈。下雁翅斜長一丈六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乾隆十八年建修。三十八年及嘉慶二十三年拆修。中間十丈。加高一尺。共高三尺二寸。兩頭十丈。高五尺二寸。洩汝河異漲。由劉老口石頭口歸運。汝河上源何家壩土工五段。共長三百一十五丈。何家壩大王廟南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丈。寬一丈。高一丈三尺。大王廟南防風埽工一段。長十七丈。寬八尺。高一丈三尺。大王廟迤南防風埽工一段。長十六丈。寬八尺。高一丈三尺。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李家口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

九層高一丈八寸。明萬歷年間建。雍正六年重修。引渠一道。共長九百七十五丈。徐建口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明萬歷年間建。雍正六年重修。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九百八十八丈。新河頭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雍正三年建。乾隆二十七年重修。嘉慶二十三年拆修。出水濟運。引渠一道。共長一千二十丈五尺。新河頭湖面防風埽工一段。長六十丈。寬七尺。高七尺。東西灣湖面防風埽工一段。長八十丈。寬七尺。高七尺。洪仁橋單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雍正三年建。乾隆三十九年拆修。出水濟運。引渠一道。共長六百五十四丈。劉老口支河一道。共長一百九十九丈。劉老口支河尾一道。共長五百丈。上承汝河何家壩分洩之水。入運北流。以宣異漲。接濟運。運河西岸官隄共十八段。共長一千二百三十七丈。孫村土地廟北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二十丈。寬一丈。高九尺。南旺湖一區。周圍九十三里。盛進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明永樂年間建。乾隆十七年重修。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七百八十九丈三尺。張金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明永樂年間建。乾隆三十七年拆修。移建。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七百九十一丈五尺。柳林閘下裏石工一段。長六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劉賢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明永樂年間建。乾隆二十九年拆修。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九百七十三丈五尺。孫強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明永樂年間建。乾隆四十四年拆修。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九百二十五丈五尺。彭石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四尺。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明永樂年間建。乾隆十七年

重修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九百八十九丈。接前渡口起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八丈。寬一丈。高一丈一尺。分水口臨水礮岸南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二十五丈。寬一丈二尺。高一丈二尺。龍王廟前大石工一段。原長四十九丈。砌石十五層。高一丈八尺。建自前明。內坍塌一段。長十三丈。乾隆二十三年。照舊補修。那通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明永樂年間建。乾隆十七年。重修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九百七十五丈。那通門北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六十五丈。寬八尺五寸。高一丈。嘉慶二十三年建。常鳴斗門南接雁翅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二十五丈。寬一丈。高一丈四尺。常鳴斗門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四尺。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明永樂年間建。乾隆三十九年。拆修。嘉慶五年。重修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六百九十二丈。三里堡北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丈。寬一丈二尺。高一丈五尺。關家閘一座。金門口寬一丈。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明萬歷年間建。雍正四年。重修收水入湖引渠一道。共長六百八十七丈。開河南大寺前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四十五丈。寬一丈。高九尺。館驛門前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丈。寬八尺。高九尺。劉老口對岸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七十丈。寬九尺。高八尺。七聖堂北河面防風埽工一段。長五十五丈。寬一丈。高九尺。石頭口隄工一段。原長一百一十丈。內挑水草壩第一道。長二丈五尺。面寬二丈。靠隄寬三丈。高一丈三尺。前工挑水草壩第二道。長三丈。面寬二丈。靠壩寬三丈。高一丈三尺。前工挑水草壩第三道。長三丈。寬三丈。高一丈三尺。前工挑水草壩第四道。上水長三丈。下水長三丈五尺。面寬四丈。靠隄寬六丈。高一丈三尺。運河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

運河水工程三

泲河廳山東運河由江南下邳梁王城至黃林莊入山東嶧縣境爲兗州府泲河通判所轄其地當漕運入境首程事務頗繁兼以微山一湖潏洩事宜經理不易乾隆三十九年河督姚立德奏請改設同知即以駐劄郟城之沂河同知改爲通判山東運河備覽

兗州府泲河同知一員駐劄兗州府滕縣漆城地方原設通判乾隆三十八年改設同知經管沛、滕、嶧三汛河道北自魚臺縣交界王家水口起南至江南邳州黃林莊交界止計二百八里所屬沛、滕、嶧三汛泲河子總珠梅、楊莊、彭口、韓莊、萬年、頓莊、臺莊七閘官並兼管郟城縣主簿共十員

沛縣主簿汛分駐江南徐州府沛縣運河西岸夏鎮經管河道北自魚臺縣交界王家水口起南至滕縣交界劉昌莊止計四十八里所管淺夫四十名運河東岸接魚臺縣交界起至王家水口止民堰長二百六十丈沛字石工十一號王家水口涵洞一座金門寬一丈五尺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二尺上下四雁翅各長一丈二尺共長七丈二尺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乾隆十七年建嘉慶四年二十四年拆修洩坡水入運王家水口南民堰一段長一百四十丈沛字石工十號邢家堂水口碎石裹頭二座每座由身各長一丈六尺上下四雁翅各長一丈四尺共長八丈八尺樁內堆砌碎石底寬六尺頂寬四尺高四尺石後填土前底寬四尺頂寬八尺後底寬八尺頂寬一丈二尺高四尺上加土頂前底寬一丈四尺頂

寬一丈。後底寬一丈八尺。頂寬一丈四尺。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九年重修。嘉慶四年拆修。洩坡水入運。邢家堂下民堰。長一百四十丈。沛字土工六號隄工一段。長九丈。底寬二丈八尺。頂寬八尺。高五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前民堰。長一百四十丈。沛字土工五號百子堂隄工一段。長四丈。底寬四丈二尺四寸。頂寬八尺。高八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前珠梅閘越河上口民堰。長九十七丈六尺。珠梅閘越河上口下民堰。長五十丈。

珠梅閘閘官一員。向係楊莊閘官兼管。乾隆四十六年。添設閘夫三十名。珠梅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二寸。南岸上雁翅斜長六丈二尺。下雁翅斜長七丈。北岸上雁翅斜長六丈二尺。下雁翅斜長七丈九尺六寸。兩岸共長三十一丈四尺。砌石十七層。高二丈四寸。明嘉靖四十五年建。雍正四年重修。乾隆四十年拆修。嘉慶四年補修。二十三年拆修。此閘南至楊莊閘三十里。越河一道。長一百一十三丈。珠梅閘下越河尾起。至自家水口上止。民堰長四百三十九丈。沛字石工九號。自家水口涵洞一座。金門寬一丈六尺。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二尺。四雁翅各長一丈二尺。共長七丈二尺。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乾隆十七年建。嘉慶二十三年拆修。洩坡水入運。自家水口下民堰。長三百三十丈。新莊人家北頭民堰。長三百三十六丈。接前至蘇家水口民堰。長一百四十五丈。皇甫壩一道。在運河東岸滕境。距運河三十六里。建自前明。係攔截灑河之水歸獨山湖。由滿家中水口入運。因該壩年久傾圮。灑水由渠全注運河。鮎魚涎等處噴沙爲患。乾隆五十六年修復。舊制灑河漲水。仍歸獨山湖。沙水

不致入運。皇甫壩北口長二十二丈。鑲修防風埽工寬一丈五尺。高一丈六尺。上加土頂高二尺。埽外簽釘排椿。埽後土壩一道。北口長二十二丈。南口長十七丈。底寬九丈。頂寬四丈。高二丈。皇甫壩迤東原修隄工二段。內東首一段長六丈。底寬一丈八尺。頂寬六尺。高六尺。西首一段長二十六丈。底寬一丈四尺。頂寬六尺。高四尺。皇甫壩迤西原修隄工長一百二十丈。底寬三丈。頂寬一丈。高九尺。呂家坡原修隄工一段。長一百五十丈。底寬三丈。頂寬一丈。高一丈。遇有殘損。詳請咨案辦理。鮎魚涎水口一道。洩坡水入運。接前至常家口大營基民堰。長一百二十丈。接前至土工四號止。地勢高阜。並無工程。沛字土工四號。大王廟起隄工一段。長一百二丈。底寬二丈。頂寬八尺。高八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接前至三河口。地勢高阜。並無工程。三河口一道。洩坡水入運。三河口至楊莊閘。地勢高阜。並無工程。

楊莊閘閘官一員。閘夫三十名。楊莊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東岸上雁翅斜長七丈。下雁翅斜長六丈五尺。西岸上下雁翅各斜長六丈五尺。兩岸共長三十丈五尺。砌石二十三層。高二丈七尺六寸。明嘉靖四十五年建。雍正十一年拆修。乾隆十五年重修。嘉慶四年補修。又於兩岸上雁翅尾各接長四丈。下雁翅尾各接長三丈。砌石六層。二十年拆修。南至夏鎮閘八里。楊莊閘南起至沛字石工八號止。地勢高阜。並無工程。沛字石工八號。河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一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五尺。頂寬二尺。高六尺。石後築土寬六尺。高六尺。上加土頂。底寬八尺。頂寬六尺。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十九年補修。沛字石工七號。戚城南門馬頭至元帝廟。河面

碎石排樁工一段。長四十二丈五尺。樁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七尺。石後築土。寬八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二尺。頂寬一丈。高二尺。嘉慶四年建修。沛字石工六號。三官閣河面。碎口排樁工一段。長二十五丈。樁內堆砌碎石。底寬五尺。頂寬二尺。高六尺。石後築土。寬六尺。高六尺。上加土頂。底寬八尺。頂寬六尺。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十九年。俱經補修。沛字石工五號。越河南至夏鎮。開下河面。碎石排樁工一段。長二百九十丈。樁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七尺。石後築土。寬八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二尺。頂寬一丈。高二尺。嘉慶四年建修。夏鎮開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二尺。東岸上雁翅斜長六丈七尺。下雁翅斜長五丈。西岸上雁翅斜長五丈五尺。下雁翅斜長六丈。兩岸共長二十七丈六尺。砌石十八層。高二丈一尺六寸。明嘉靖四十五年建。雍正四年重修。乾隆三十八年拆修。嘉慶四年二十年補修。此開係楊莊開閘官兼管。設閘夫三十名。南至彭口閘二十里。夏鎮開越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九丈。沛字石工四號。康阜樓南河面。碎石排樁工一段。長二十五丈。樁內堆砌碎石。底寬五尺。頂寬二尺。高六尺。石後築土。寬六尺。高六尺。上加土頂。底寬八尺。頂寬六尺。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十九年。俱經補修。沛字石工三號。華陀閣至奶奶廟止。河面碎石排樁工一段。長二百二丈。樁內堆砌碎石。底寬五尺。頂寬二尺。高六尺。石後築土。寬六尺。高六尺。上加土頂。底寬八尺。頂寬六尺。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十九年。俱經補修。民便閘上民堰一段。長三十丈。民便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三尺。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上下四雁翅各斜長一丈一尺。共長六丈四尺。砌石六層。高七尺二寸。乾隆四十八年建。嘉慶四年

拆修。洩坡水入運。民便閘下民堰一段。長二百七十八丈九尺。沛字石工二號。寨子上涵洞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三尺。上下四雁翅各斜長八尺。共長七丈八尺。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十年建。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二十三年拆修。洩坡水入運。沛字土工三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七十丈。底寬三丈。頂寬六尺。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前民堰。長一百一十丈。沛字土工二號隄工一段。長一百六十三丈。底寬二丈六尺。頂寬六尺。高五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前民堰。長六十三丈。沛字石工一號。寨子下涵洞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三尺。上下四雁翅各斜長八尺。共長七丈八尺。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十年建。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二十二年拆修。洩坡水入運。寨子下涵洞民堰。長二百三十五丈。沛字土工一號隄工一段。長十丈。底寬二丈八尺。頂寬六尺。高五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前至劉昌莊交界止民堰。長六百六丈。運河西岸。沛字土工十六號。接魚臺縣交界王家水口起隄工一段。長三百八十四丈。底寬二丈八尺。頂寬一丈。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十五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九十二丈。底寬三丈一尺。頂寬一丈。高七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十四號。珠梅閘上人家內隄工一段。長一百七十丈。底寬二丈四尺四寸。頂寬一丈。高四尺八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土工十四號下民堰。長八十三丈。沛字土工十三號。珠梅閘上雁翅隄工一段。長二十丈。底寬三丈四尺九寸。頂寬一丈。高八尺三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

修。沛字土工十二號。人家內隄工一段。長二十丈。底寬二丈五尺九寸。頂寬一丈。高五尺三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十一號。珠梅閘人家南頭隄工一段。長三十丈。底寬二丈二尺四寸。頂寬八尺。高四尺八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十號。隄工一段。長七十丈。底寬三丈二尺。頂寬八尺。高八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九號。接前隄工一段。長四百四十丈。底寬二丈六尺。頂寬八尺。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八號。趙家莊隄工一段。長二十三丈。底寬二丈六尺。頂寬八尺。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七號。接前隄工一段。長一百四十四丈。底寬二丈六尺。頂寬八尺。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六號。鮎魚涎隄工一段。長四百三十四丈。底寬二丈六尺。頂寬八尺。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五號。接前隄工一段。長五十六丈。底寬三丈二尺。頂寬八尺。高八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四號。鮎魚涎南隄工一段。長三十丈。底寬一丈五尺五寸。頂寬八尺。高二尺五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三號。常家口起隄工一段。長八十五丈。底寬一丈五尺五寸。頂寬八尺。高二尺五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前至沛字土工二號。民堰。長四百七十丈。沛字土工二號。隄工一段。長三十五丈。底寬三丈三寸。頂寬八尺。高七尺五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沛字土工一號。常家口南隄工一段。長一百三十丈。底寬一丈四尺。頂寬八尺。

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前至楊莊開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楊莊開越河一道長七十丈五尺。楊莊開下起至夏鎮開止隄堰高阜並無工程。夏鎮開下起至呂壩並無工程。夏鎮開南呂壩一道原長二十二丈三尺底寬三丈三尺五寸頂寬二丈每逢滕汛河口挑河開通放水入湖工完仍即堵閉。嘉慶二十三年於該壩北首十四丈三尺內建修呂壩三孔橋滾水石壩一座金門三孔每孔各寬一丈五尺修做雙槽南北兩裏頭由身各長二丈上下四雁翅各斜長二丈五尺中砌石塚二座由身各長二丈二尺分水尖各長七尺後尾各寬一丈二尺共長二十八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壩脊二層長十二丈寬四丈如長河水深五尺以外將板漫壩入湖水小將板攔蓄其南首壩身八丈仍留爲冬挑空水之路。呂壩外支河一道長五百三十丈。昭陽湖周圍一百八十里上承南陽湖受金單曹定等縣坡水下通微山湖出嶧縣湖口開滾水壩等處濟運。呂壩下至斷隄口民堰長一千一百七十丈。沛字石工一號斷隄口碎石隄工一段長二十丈湖面堆砌碎石坦坡底寬五尺頂寬三尺高四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五尺頂寬一丈五尺高四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八尺頂寬六尺高四尺嘉慶四年建修。接前至劉昌莊交界止民堰長一百七十丈。

滕縣縣丞汛分駐兗州府滕縣運河東岸戚城向係主簿乾隆四十六年改設縣丞。郟城縣縣丞改爲主簿經管河道北自沛縣交界劉昌莊起南至嶧縣交界吳家橋止計五十里所管壩夫七十八名。運河東岸接沛汛交界永開北民堰長二丈四尺。滕字石工三號修永開一座金門寬一丈六尺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五尺上雁翅各斜長二丈五尺下雁翅各斜長二丈八尺共長十三丈六尺砌石九層高一

丈八寸。康熙二十二年建。乾隆十七年拆修。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二十一年拆修。修永閘。泉河一道長一千六百四十丈。內引黃溝。柏山馬蹄。玉花鳳池。武興馬勝。魏莊西魏莊。趙溝。十泉之水。由修永閘入河濟運。修永閘下。至彭口十字河。迤北民堰。長七百一十六丈一尺。搶修彭口山河口門兩岸。因沙土浮鬆。北岸修做防風裏頭一座。長六十丈。南岸裏頭長三十四丈。均高一丈六尺。寬一丈。裏護沙山。每年分別拆修加鑲。搶修舊山河尾閘土壩。外防風埽。工長二十四丈。高二丈。寬一丈五尺。每年分別拆修加鑲。搶修彭口山河壩下浮沙。長一百九十丈。口寬十丈。至十二丈。底寬八丈。至十丈。挑深臨時探量受淤尺寸。彭口山河一道。發源費縣分水嶺。距河二百餘里。引仰珠大勝。雙勝。東雙勝。蓋珠三山。溫水龍灣。八泉水入河濟運。乾隆四十一年改挑新山河一道。上自余家橋。由孟家莊後。取直形勢。仍出舊山河口門入運。共長五百丈。每伏秋大汛。山水暴發。挾沙而至。水去沙停。素稱古淺。隨時撈濬。例於每年冬挑挖。接彭口山河南岸裏頭至彭口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泲河千總一員。所管戰守河兵。除奉文撥赴上下二廳十七名。實存兵八十三名。並無專汛。協同滕嶧二汛修防。

彭口閘。閘官一員。乾隆四十六年裁去滕沛閘官。添設彭口閘官。專司所管彭張二閘。閘夫三十名。彭口閘一座。金門寬二丈四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二尺。南北兩岸上雁翅各斜長八丈。下雁翅各斜長九丈六尺。兩岸共長三十九丈六尺。砌石十六層。高一丈九尺二寸。乾隆二十四年建。嘉慶二十二年拆修。並將南岸下雁翅接長三丈。北岸下雁翅接長四丈。上面普律加高三層。共砌石十九層。高二丈二尺八寸。設閘夫三十名。嘉慶十九年。撥赴張阿閘八名。實存夫二十二名。南至張阿閘二十三里。彭口閘越河

一道長一百四十六丈。彭口閘下起至滕字土工十九號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滕字土工十九號黃埠莊下隄工一段長五丈底寬二丈六尺頂寬六尺高五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八號隄工一段長四十六丈五尺底寬二丈六尺頂寬六尺高五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七號隄工一段長一百六十五丈底寬二丈六尺頂寬六尺高五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六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丈底寬三丈頂寬六尺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五號隄工一段長八十丈底寬三丈二尺頂寬六尺高六尺五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四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七十七丈底寬三丈頂寬六尺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三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五十二丈七尺底寬四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九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二號隄工一段長三百七丈三尺底寬四丈二尺頂寬一丈高八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一號柳園頭隄工一段長一百六十丈底寬四丈一尺二寸頂寬一丈高七尺八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號柳園頭南碎石隄工一段長七百八十七丈原底寬四丈二尺頂寬一丈高八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坡面添砌碎石排椿嘉慶四年減去排椿堆砌碎石坦坡底寬四尺頂寬二尺高四尺石後築土底寬三丈八尺頂寬二丈四尺高四尺上加土頂底寬二丈六尺頂寬一丈高四尺。滕字石工二號張阿上涵洞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兩

岸由身各長二丈。上下四雁翅各斜長八尺。共長七丈二尺。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二十一年。拆修。洩坡水入運。滕字土工九號。張阿闌下。碎石隄工一段。長二百五十丈。原底寬四丈五尺二寸。頂寬一丈高八尺八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坡面添砌碎石排椿。嘉慶四年。減去排椿。堆砌碎石坦坡。底寬四尺。頂寬二尺。高四尺。石後築土。底寬四丈一尺二寸。頂寬二丈七尺二寸。高七尺二寸。高四尺。上加土頂。底寬二丈九尺二寸。頂寬一丈高四尺八寸。張阿闌一座。金門寬二丈四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三尺。上雁翅各斜長六丈。下雁翅各斜長五丈五尺。共長二十七丈六尺。砌石十四層。高一丈六尺八寸。嘉慶十九年。建。二十五年。拆修。上二層。加高三層。砌石十七層。高二丈四寸。又於東岸下雁翅。接長四丈。西岸下雁翅。接長三丈。砌石十一層。高一丈三尺二寸。設閘夫十六名。南至韓莊閘二十七里。張阿闌。越河一道。長一百一十丈。滕字石工一號。張阿闌下。涵洞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上下四雁翅各斜長八尺。共長七丈二尺。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二十一年。拆修。洩坡水入運。滕字土工八號。黃家汪。碎石隄工一段。長二百六十八丈。原底寬四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九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坡面添砌碎石排椿。嘉慶四年。減去排椿。堆砌碎石坦坡。底寬四尺。頂寬二尺。高四尺。石後築土。底寬四丈二尺。頂寬二丈八尺。高四尺。上加土頂。底寬三丈。頂寬一丈高五尺。滕字土工七號。碎石隄工一段。長二百二十五丈。原底寬四丈五尺二寸。頂寬一丈高八尺八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坡面添砌碎石排椿。嘉慶四年。減去排椿。堆砌碎石坦坡。底寬四尺。頂寬二尺。高四尺。石後築土。底寬四丈一尺二寸。頂寬二丈七尺二寸。

高四尺。上加土頂。底寬二丈九尺二寸。頂寬一丈。高四尺八寸。滕字土工六號。碎石隄工一段。長二百五丈。原底寬四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九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坡面添砌碎石排椿。嘉慶四年減去排椿。堆砌碎石坦坡。底寬四尺。頂寬二尺。高四尺。石後築土。底寬四丈二尺。頂寬二丈八尺。高四尺。上加土頂。底寬三丈。頂寬二丈。高五尺。滕字土工五號。碎石隄工一段。長三丈五尺。原底寬四丈五尺二寸。頂寬一丈。高八尺八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坡面添砌碎石排椿。嘉慶四年減去排椿。堆砌碎石坦坡。底寬四尺。頂寬二尺。高四尺。石後築土。底寬四丈一尺二寸。頂寬二丈七尺二寸。高四尺。上加土頂。底寬二丈九尺二寸。頂寬一丈。高四尺八寸。滕字土工四號。華家渡碎石隄工一段。長三百九十一丈。原底寬四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九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坡面添砌碎石排椿。嘉慶四年減去排椿。堆砌碎石坦坡。底寬四尺。頂寬二尺。高四尺。石後築土。底寬四丈二尺。頂寬二丈八尺。高四尺。上加土頂。底寬三丈。頂寬一丈。高五尺。滕字土工三號。華家渡南隄工一段。長一百八十丈。底寬四丈二尺。頂寬一丈。高八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二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七十六丈。底寬三丈八尺。頂寬一丈。高七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一號。吳家橋交界止隄工一段。長二百九十四丈。底寬三丈八尺。頂寬一丈。高七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運河西岸接劉昌莊交界起民堰。長七十丈。滕字石工二十號。修永閘對過。新雙孔減閘一座。金門寬四丈。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五尺。四雁翅各長二丈五尺。共長十三丈。中砌石埽一座。長一丈二尺。寬六尺。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嘉慶十八年建。上搭橋。

梁。劉昌莊新雙孔減閘引渠一道。長二百六十六丈。洩彭口山河。及修永閘泉河異漲之水入湖。乾溝至雙減閘北民堰。長一百九十二丈。滕字石工十九號。劉昌莊雙減閘一座。金門寬四丈。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五尺。四雁翅各長二丈五尺。共長十三丈。中砌石埽一座。長一丈二尺。寬六尺。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乾隆二十三年建。嘉慶四年拆修。落低加石二層。共砌石十二層。高一丈四尺四寸。劉昌莊雙減閘引渠一道。長五百六十八丈。洩彭口山河及修永閘泉河異漲之水入湖。接前至彭口十字河引渠口門。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搶修彭口山河對岸引渠口門。南北兩岸。因沙土浮鬆。修做防風裹頭二座。裹護沙山。各長七十丈。共長一百四十丈。寬一丈。高一丈六尺。每年分別拆修加鑲。搶挑彭口山河對岸囊沙引渠一道。長二百九十丈。口寬十五丈。及七丈。底寬十一丈。及五丈。不等。受淤尺寸。臨時探量辦理。洩山河異漲之水入湖。接前引渠口門裏頭埽工。至彭口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接彭口閘至黃埠莊下。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滕字土工七號。黃埠莊迤下。隄工一段。長五十三丈五尺。底寬二丈七尺。頂寬一丈。高五尺六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六號。隄工一段。長十三丈。底寬二丈八尺。頂寬一丈。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十八號。臨湖一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七十八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五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五尺。上加上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石工十七號。舊水口四處。湖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十七丈二尺。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五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五尺。上

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五號。隄工一段。長九十一丈六尺。底寬三丈。頂寬一丈。高六尺六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四號。隄工一段。長五十丈。底寬二丈八尺。頂寬一丈。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石工十六號。三里溝。湖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十三丈四尺。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一丈一尺。頂寬八尺。高五尺。石後築土。底寬一丈九尺。頂寬八尺。高五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滕字土工三號。隄工一段。長一百六十六丈。底寬二丈八尺。頂寬一丈。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石工十五號。郝山迤北。湖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十丈四尺。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五尺。高六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一尺。高六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土工二號。接前隄工一段。長二百一十五丈。底寬三丈。頂寬一丈。高六尺七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接前至滕字土工一號。民堰。長六十丈。滕字土工一號。郝山隄工一段。長一百六十丈。底寬二丈八尺。頂寬一丈。高六尺。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滕字石工十四號。湖河南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八十五丈。椿內堆砌碎石。各底寬七尺。各頂寬四尺。高七尺。內填土。底寬一丈六尺。頂寬八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三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滕字石工十三號。湖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一百六十五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七尺。

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三尺乾隆二十四年
建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二十四年俱經補修 滕字石工十二號接前臨湖一面碎石排椿工
一段長一百三十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七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
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三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二十
四年俱經補修 滕字石工十一號接連臨湖一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一百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
尺頂寬四尺高六尺八寸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六尺八寸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
尺頂寬一丈高三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二十四年俱經補修 滕字石工十號
接連臨湖一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四十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六尺石後築土底寬
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六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三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
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 滕字石工九號接連臨湖一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一百二十丈椿內堆砌碎
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六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六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
尺頂寬一丈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二十四年俱經補修 滕字石工八號
鄰山南減水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五尺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二尺東岸雁翅各斜長二丈五尺西岸雁翅
各斜長二丈兩岸共長十一丈四尺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乾隆十五年建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十七
年俱經拆修上搭橋梁 鄰山南減閘引渠一道長五百七十五丈洩運河異漲之水入湖 滕字石工
七號張阿湖面大石工一段長一千一百二十一丈內北首二百五十八丈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中間

七百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南首一百六十三丈。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河面均係土餞。底寬二丈。頂寬八尺。高七尺六寸。雍正十一年建。乾隆四十八年。間段補修。嘉慶四年補修。滕字石工六號。馬令臨湖一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七十八丈五尺。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六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六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二尺五寸。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二十四年。俱經補修。滕字石工五號。湖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四百二十八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七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二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二十四年。俱經補修。滕字石工四號。馬令工減水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五尺。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二尺。東雁翅各斜長二丈五尺。西雁翅各斜長二丈。兩岸共長十一丈四尺。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乾隆十五年建。四十八年重修。嘉慶四年補修。十七年拆修。上搭橋梁。馬令減閘引渠一道。長五百五十丈。洩運河異漲之水入湖。滕字石工三號。馬令工起至朱姬莊止。湖面大石工一段。長四百四十五丈。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河面碎石排椿。上鋪海漫一層。七路。寬八尺四寸。高一尺二寸。椿內堆砌碎石。底寬四尺。頂寬三尺。高六尺。海漫石下中心填土。底寬五尺二寸。頂寬五尺四寸。高六尺。雍正十年建。乾隆四十八年拆修。嘉慶四年補修。二十一年間段補修。滕字石工二號。朱姬莊減水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五尺。兩岸由身各長一丈二尺。東雁翅各斜長二丈五尺。西雁翅各斜長二丈。兩岸共長十一丈四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雍正四年建。乾隆四十八年拆修。嘉慶四年補修。十七年拆修。朱姬莊減閘引渠一道。長四百三十丈。洩運河異漲之水。

入湖。滕字石工一號。朱姬莊起至吳家橋止。湖面大石工一段。長六百三十四丈四尺。內北首朱姬莊大石工。長三百八十七丈七尺。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南首吳家橋大石工。長二百四十六丈七尺。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河面均係碎石排椿。上鋪海漫一層七路。寬八尺四寸。高一尺二寸。椿內堆砌碎石底寬四尺。頂寬三尺。高六尺。海漫石下中心填土。底寬五尺二寸。頂寬五尺四寸。高六尺。雍正四年建。乾隆四十八年拆修。嘉慶四年補修。二十一、二兩年間段拆修。上三四五層。湖河廳冊。

嶧縣縣丞汛分駐兗州府嶧縣。運河東岸臺莊閘地方。經管河道。北自滕縣交界吳家橋起。南至江南邳州交界黃林莊止。計一百一十里。所管衛夫七十三名半。運河東岸。嘉慶十九年因湖水短絀。奏明於重運過竣後。將嶧汛韓莊閘上朱姬減閘下。修做攔河大壩。擡高水面。俾運河下注之水。悉由各減閘入湖。以資儲蓄。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均援照十九年奏明成案辦理。韓莊閘上朱姬減閘下。建築攔河大壩一道。長十九丈。埽高一丈八尺。寬四丈。上加土頂。高四尺五寸。又於該壩下水一面。澆築土餞。底寬四丈。頂寬一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嶧字石工四號。吳家橋涵洞一座。金門寬一丈一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三尺五寸。上雁翅各斜長八尺四寸。下雁翅各斜長八尺二寸。共長八丈二寸。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九年建。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二十三年拆修。洩坡水入運。嶧字土工十一號。隄工一段。長二百丈。底寬四丈四尺。頂寬一丈。高八尺五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土工十號。隄工一段。長一百四十四丈。底寬三丈八尺四寸。頂寬一丈。高七尺一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土工九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五十丈。底寬三丈五尺六寸。頂寬一丈。高

六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土工八號。葛墟店隄工一段。長三百四十丈。底寬三丈九尺六寸。頂寬一丈。高七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土工七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丈。底寬三丈八尺八寸。頂寬一丈。高七尺二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土工六號。隄工一段。長八十丈。底寬四丈四寸。頂寬一丈。高七尺六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土工五號。隄工一段。長二百丈。底寬四丈四尺四寸。頂寬一丈。高八尺六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土工四號。隄工一段。長五十丈。底寬四丈三尺二寸。頂寬一丈。高八尺三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土工三號。隄工一段。長一百三十丈。底寬四丈一尺六寸。頂寬一丈。高七尺九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嶧字石工三號。劉家口涵洞一座。金門寬一丈一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三尺五寸。上雁翅各斜長八尺四寸。下雁翅各斜長八尺二寸。共長八丈二寸。砌石五層。高六尺。乾隆九年建。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補修。二十三年拆修。洩坡水入運。嶧字土工二號。隄工一段。長二百三十七丈。內除大營基八十丈。其餘一百五十七丈。底寬四丈四尺。頂寬一丈。高八尺五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韓莊閘閘官一員。管韓德二閘。閘夫二十八名。撥赴張阿閘八名。實存二十名。韓莊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三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四尺。東岸上雁翅斜長七丈。下雁翅斜長八丈。西岸上雁翅斜長五丈六尺。下雁翅斜長五丈八尺。兩岸共長三十一丈二尺。原砌石二十一層。明萬曆二十年建。乾隆十五年重

修。加石一層。二十三年又加石一層。共砌石二十三層。高二丈七尺六寸。四十九年及嘉慶四年又補修。二十三年拆修。南至德勝閘二十四里。韓莊閘越河一道。長一百一十三丈。礮字土工一號隄工一段。長六十丈。底寬四丈五尺六寸。頂寬一丈高八尺九寸。乾隆二十四年修築。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礮字石工二號。迎水石壩一道。長三十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兩頭碎石裹頭。各長十丈。共長二十丈。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八年一律改修。大石共長五十丈。石後築土。牽寬一丈二尺。高八尺四寸。嘉慶四年二十五年補修。以迎滾水壩大溜。礮字石工一號。迎水石壩下河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七丈。樁內堆砌碎石。底寬六尺。頂寬二尺。高九尺。石後築土。底寬一丈八尺。頂寬一丈二尺。高九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四尺。頂寬一丈。高二尺。乾隆四十八年建。修嘉慶四年補修。接前至德勝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牛山泉山河一道。發源牛山。入河濟運。德勝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四尺。東岸上雁翅斜長七丈五尺。下雁翅斜長七丈七尺五寸。西岸上雁翅斜長七丈八尺五寸。下雁翅斜長九丈三尺。兩岸共長三十七丈二尺。砌石十七層。高二丈四寸。前明萬歷二十年建。乾隆十一年重修。四十九年補修。六十年及嘉慶二十五年拆修。設閘夫二十八名。係韓莊閘官兼管。南至六里石閘六里。德勝閘越河一道。長一百八丈。搶修德勝閘越河上口埽壩防風工一段。長十六丈。高一丈三尺。寬二丈。上加土頂。高二尺。平時束水濟運。一遇盛漲。開放分洩。每年鑲修。接前至六里石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

萬年閘閘官一員。管六張萬三閘。六里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三尺五寸。兩岸由身各長二丈四尺。東

岸上雁翅斜長七丈。下雁翅斜長七丈。西岸上雁翅斜長七丈五尺。兩岸共長三十三丈三尺。雍正二年建。乾隆二年三十八年拆修。五十二年加高四層。共砌石十三層。高一丈五尺六寸。嘉慶二十二年補修。上五層設閘夫二十六名。係萬年閘閘官兼管。南至張莊閘六里。六里石閘越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一丈。搶修六里石閘越河上口埽壩防風工一段。長十一丈。高一丈二尺五寸。寬二丈。上加土頂高二尺。平時束水濟運。一遇盛漲。開放分洩。每年鑲修。接前至張莊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張莊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三尺六寸。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一尺三寸。東岸上雁翅斜長五丈四尺。裹頭長二丈二尺二寸。下雁翅斜長五丈一尺五寸。裹頭長二丈三尺五寸。西岸上雁翅斜長五丈二尺。裹頭長一丈五尺。下雁翅斜長五丈一尺五寸。裹頭長三丈。兩岸共長三十四丈二尺一寸。砌石十六層。高一丈九尺二寸。明萬曆三十二年建。雍正七年重修。嘉慶二十二年補修。設閘夫二十八名。係萬年閘閘官兼管。南至萬年閘八里。張莊閘越河一道。長九十八丈。接前至萬年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萬年閘一座。金門寬二丈四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二尺。西岸上雁翅斜長九丈五尺。下雁翅斜長十一丈一尺。東岸上雁翅斜長九丈二尺。下雁翅斜長十丈九尺。兩岸共長四十五丈一尺。砌石十七層。高二丈四寸。明萬曆三十二年建。乾隆九年重修。二十九年拆修。設閘夫二十八名。南至丁廟閘十二里。萬年閘越河一道。長二百六十一丈。接前至丁廟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內萬年倉大營基一處。長一百二十丈。頓莊閘閘官一員。管丁頓二閘。丁廟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二尺五寸。東岸上雁翅斜長七丈三尺。接馬蹬一丈九尺。下雁翅斜長九丈二尺四寸。接馬蹬四丈。西岸上雁翅斜長七丈

一尺八寸。接馬蹬三丈三尺二寸。下雁翅斜長九丈四尺。接馬蹬四丈。除馬蹬十三丈二尺二寸外。兩岸實長三十七丈六尺二寸。砌石二十層。高二丈四尺。明萬曆三十二年建。乾隆三年重修。四十九年及嘉慶四年補修。設閘夫二十八名。係頓莊閘。閘官兼管。南至頓莊閘八里。丁廟閘。越河一道。長一百二十四丈。接前至頓莊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頓莊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一尺六寸。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二尺三寸。東岸上雁翅斜長五丈二尺。接馬蹬一丈。下雁翅斜長八丈五尺二寸。接馬蹬一丈。西岸上雁翅斜長六丈二尺八寸。接馬蹬九尺八寸。下雁翅斜長八丈三寸。接馬蹬一丈。除馬蹬三丈九尺八寸外。兩岸實長三十二丈四尺九寸。砌石十八層。高二丈一尺六寸。明萬曆三十二年建。乾隆三年重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設閘夫二十八名。南至侯遷閘十里。頓莊閘。越河一道。長一百八十丈。頓莊閘至大泛口。隄堰高阜。並無工程。大泛口山河一道。引十里許池。南山滄浪石室。灰泉。篩泉。鍋泉。八泉水。入河濟運。每伏秋汛漲。水帶沙行。易至淤運。例於每年冬挑挖。接前至侯遷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臺莊閘。閘官一員。管侯臺二閘。侯遷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一尺六寸。東岸上雁翅斜長六丈八尺九寸。下雁翅斜長八丈四尺四寸。西岸上雁翅斜長八丈三尺。下雁翅斜長九丈五尺三寸。兩岸共長三十七丈四尺八寸。砌石十九層。高二丈二尺八寸。明萬曆三十二年建。乾隆十六年重修。四十四年拆修。普律用石漫頂。嘉慶二十年拆修。設閘夫二十八名。係臺莊閘。閘官兼管。南至臺莊閘十五里。侯遷閘。越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搶修侯遷閘。越河壩一道。長三十四丈。南北兩頭。照舊補築土隄。長二十四丈。中間口門修做防風埽工。長十丈。高一丈寬一丈六尺。上加土頂高二尺。平時東水

濟運一遇盛漲酌量開放分洩每年鑲修。接前至西可風橋隄堰高阜並無工程。西可風橋一座洩坡水入運。接前至東可風橋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東可風橋一座引巫山泉水入河濟運。接前至臺莊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臺莊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岸由身各長二丈三尺。東岸上雁翅斜長七丈三尺。下雁翅斜長七丈二尺。西岸上雁翅斜長七丈三尺。下雁翅斜長七丈一尺。兩岸共長三十三丈五尺。砌石二十三層高二丈七尺六寸。明萬曆三十二年建。乾隆九年重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設閘夫二十八名。臺莊閘越河一道長一百四丈。搶修臺莊閘越河南首防風埽壩一道長十五丈四尺。高一丈二尺。寬二丈。上加土頂高二尺。平時東水濟運。盛漲開放分洩。每年鑲修。臺莊閘下至黃林莊江南交界隄堰高阜並無工程。運河西岸嶧字石工十二號。吳家橋湖面大石工一段長一百八十丈。砌石九層高一丈八寸。河面土餞底寬二丈。頂寬八尺。高八尺四寸。乾隆七年建。四十九年補修。嘉慶四年間段拆修。嶧字石工十一號。葛墟店湖面碎石排樁工一段長七百七十丈。樁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七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三尺。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四十八年補修。嘉慶四年重修。二十四年補修。嶧字石工十號。官路口湖面大石工一段長二百六十丈。內北首二百丈。砌石七層。高八尺四寸。河面土餞底寬二丈。頂寬八尺。高八尺。南首六十丈。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河面土餞底寬二丈。頂寬八尺。高九尺。雍正十二年建。乾隆十九年重修。四十八年及嘉慶四年補修。嶧字石工九號。韓莊閘上下湖面大石工一段長四百四十二丈。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河面碎石排樁。上鋪海漫二層。每層七路。寬八尺四寸。高二尺四寸。

椿內堆砌碎石。底寬四尺。頂寬三尺。高六尺。海漫石下。中心填土。底寬五尺二寸。頂寬五尺四寸。高六尺。順治十六年建。雍正十三年重修。乾隆十九年拆修。四十九年重修。嘉慶四年間段拆修。二十一、二兩年。間段拆修。上四層。二十五年拆修。間上九十三丈。礮字石工八號。滾水石壩一道。長三十丈。砌壩脊二層。高二尺四寸。上寬一丈三尺二寸。下寬一丈四尺四寸。石垛十四座。各長一丈二尺。寬四尺八寸。砌石八層。高九尺六寸。南北兩裏頭由身。各長一丈四尺四寸。四雁翅各長四丈。砌石十層。高一丈二尺。上建橋梁。以通緯挽。乾隆二十四年建。三十年拆修。並普律添砌槽石。三十一年鑿槽加板。四十九年及嘉慶四年。均拆修。上八層。兩裏頭普面用石漫頂。壩脊高於湖口。開底一丈。攔蓋湖水。水大則聽其宣洩。水小則下板收蓄濟運。搶修滾水壩外夾壩防風。工一道。長三十六丈。寬四丈。水下三尺。純用秫秸輓鑲。水上八尺。兩邊鑲稻。各寬一丈。中心填土。平寬二丈。上加土頂。底寬四丈。頂寬三丈六尺。高一尺。共高一丈五尺。每年分別拆修加鑲。礮字石工七號。湖口新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北岸上雁翅斜長四丈。下雁翅斜長二丈九尺。南岸上雁翅斜長二丈四尺。下雁翅斜長四丈。兩岸共長十七丈三尺。砌石十七層。高二丈四寸。兩閘背上用石漫頂。上建橋梁。以通緯挽。乾隆二十九年建。四十九年重修。嘉慶十九年拆修。宣洩湖水。入河濟運。礮字石工六號。湖口舊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兩岸由身各長二丈。北岸上雁翅斜長四丈七尺。下雁翅斜長三丈四尺。南岸上雁翅斜長五丈六尺。下雁翅斜長五丈七尺。兩岸共長二十三丈四尺。砌石十七層。高二尺四寸。兩閘背上用石漫頂。上建橋梁。以通緯挽。明萬曆三十二年建。雍正七年重修。乾隆十九年拆修。四十九年拆修。上下十五層。嘉慶十七年補修。

開底。二十二年拆修。宣洩湖水入河濟連。湖口大壩一道。口門寬七丈八尺。南北兩壩臺。各長五丈。鑲修壩壩。計長十七丈八尺。寬三丈六尺。高二丈二尺。南馬路一道。長十八丈五尺。北馬路一道。長十八丈。共長三十六丈五尺。寬二丈高一丈二尺。微山湖一區。周圍一百八十里。隸江南者十之七。隸山東者十之三。界連銅山滕嶧等縣。上承昭陽南陽二湖。受濟魚金單曹定滕沛各州縣坡水魚滕等汛。運河異漲之水。由各減開入湖。冬月收蓄。春間開壩啓放。湖口宣濟八閘。及江境邳宿一帶河道。乾隆七年議定。收水一丈爲度。三十年總漕楊錫絨奏請加收一尺。五十二年欽差刑部侍郎明興督辦水利。挑濬牛頭趙王等河。又奏明加收一尺。以一丈二尺爲度。嘉慶二十一年。欽差兵部尙書吳璥查勘湖河情形。奏明微山湖收水。以一丈四尺以內爲度。湖口開南通湖引渠一道。分洩湖水入河濟連。搶修湖口閘南通湖引渠夾壩防風工一道。長十四丈。兩邊鑲碁。各寬三尺。中心填土。平寬四尺。共寬一丈高一丈五尺。兩面簽釘排樁。並檣戩樁木。每年鑲修。搶修湖口閘南通湖引渠口門防風裏頭二座。各長六丈。東岸寬二丈三尺。五寸。西岸寬二丈四尺。均高一丈一尺。上建橋梁。以通繚挽。每年鑲修。嶧字石工五號。湖口閘南湖面碎石排樁工一段。長四十丈二尺。樁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七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二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高三尺。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八年重修。嘉慶四年補修。嶧字石工四號。湖口閘南起至龍亭止。河面碎石排樁工一段。長一百四十二丈。樁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二尺。高九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一尺。頂寬一丈。高九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二尺。頂寬一丈。高一尺。乾隆二十四年建。四十八年重修。嘉慶四年補修。伊家河一道。乾隆

二十二年開挑自韓莊迤西起至江南梁旺城入運計長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三丈口寬八丈底寬四丈深一丈二三四尺不等分洩微湖之水至邳州境入河濟運乾隆四十七年復挑自善莊迤北起至楊家樓止計長七千餘丈以水深八尺爲度入河濟運搶修伊家河頭因緊接微湖恐湖水走洩用資攔束鑲修防風埽壩一道長十九丈寬一丈八尺高一丈四尺上加土頂高二尺共高一丈六尺每年鑲修

嶧字石工四號起至德勝閘迤北止隄堰高阜並無工程嶧字石工三號德勝閘上渡口河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七十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七尺頂寬四尺高七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二尺頂寬一丈二尺高七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八尺高三尺嘉慶四年建修搶修德勝閘下因地勢窄狹繇夫托足維艱鑲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三十丈寬一丈高八尺每年鑲修搶修德勝閘下因地勢窄狹繇夫托足維艱鑲修防風埽工一段長四十二丈八尺寬一丈高一丈每年鑲修接前至六里石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接前至鉅梁橋隄堰高阜並無工程鉅梁橋一座引侯孟泉之水入河濟運接前至張莊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搶修張莊閘下因地勢窄狹繇夫托足維艱鑲修防風埽工一段長五十六丈寬一丈高一丈每年鑲修接前至萬年閘上嶧字石工二號隄堰高阜並無工程嶧字石工二號萬年閘上河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二十五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八尺頂寬三尺高八尺石被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三尺高八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八尺高三尺嘉慶四年建修

嶧字石工一號萬年閘下接雁翅起河面碎石排椿工一段長四十丈椿內堆砌碎石底寬八尺頂寬三尺高八尺石後築土底寬二丈三尺頂寬一丈三尺高八尺上加土頂底寬一丈六尺頂寬八尺高三尺

嘉慶四年建修。接前至丁廟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接前至頓莊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接前至侯遷閘。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接前至臺莊閘上埽工止。隄堰高阜並無工程。搶修臺莊閘上。因地勢窄狹。絳夫托足維艱。鑲修防風埽工二段。長八十丈。寬一丈二尺。高一丈。每年鑲修。搶修臺莊閘下。因地勢窄狹。絳夫托足維艱。鑲修防風埽工二段。長五十二丈。寬一丈二尺。高一丈。每年鑲修。接前至黃林莊交界。隄堰高阜並無工程。以上沛滕嶧三汛。運河東西岸凡土工字號者。遇有殘缺。每年輪轉加幫。動用歲加五寸。隄工銀七百六十餘兩。以上滕嶧二汛。搶修各工。每年動用搶修項下庫貯銀一萬一百六十餘兩。

郟城主簿汛。分駐沂州府郟城縣馬頭鎮地方。向係縣丞。乾隆四十六年奏改爲主簿。滕縣主簿改爲縣丞。原係沂州府沂郟海贛通判管轄。嘉慶六年奏將沂郟海贛通判改爲沂州府地方通判。其郟城主簿改歸泇河同知管轄。所管禹王臺壩夫二十名。禹王臺竹絡石壩。長六百六十七丈。土隄二段。共長六百二十九丈三尺。沂河發源臨朐縣。由沂水蒙陰蘭山縣入郟境。計長九十餘里。入江南邳州。沭河發源沂水縣大弁山。由蘭山入郟境。計長五十里。下入江南海州。墨河發源郟城縣東北墨泉。計長六十餘里。入江南宿遷縣。白馬河發源蘭山三老江入郟境。計長八十餘里。入江南邳州。武河發源費縣入郟境。計長六十餘里。入江南邳州。燕子河發源本境龍王堂。計長九十餘里。入江南邳州。芙蓉河發源費縣箕山下。由蘭山縣入郟境。計長五十餘里。入江南邳州。沂沭墨三河。額設堰長一百三十五名。分段防守。泇河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運河水工程四

江南徐州道屬邳宿運河廳。今按康熙二十七年，挑通宿遷桃源清河境內中河之後，設立中河通判，管理隄河。其舊有邳州境內河道，本歸邳睢廳管轄。宿遷運河一汛，亦歸宿虹廳管轄。三十八年，分上下中河爲二廳。上中河通判轄宿桃兩境，下中河通判轄清邑運河，並安東縣境鹽河。雍正九年，將桃源一汛改隸下中河通判。名桃源。安清中河通判，而將宿運汛改歸上中河通判管轄。其舊管中河汛內，有黃河、葉家莊、埽工，改歸宿虹廳管理。名宿遷運河通判。乾隆二十四年，總河白鍾山，又將邳州一汛，改歸運河廳管轄。名邳宿運河通判。五十四年，裁汰六塘同知，將宿桃境內六塘事務，分隸運河通判。其清河、安東、沐陽、海州境內六塘事務，分歸中河通判管轄。至今因之。

徐州府邳宿運河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邳宿運河隄河。上自山東嶧縣、泗河廳、黃林莊界起，下至中河廳、桃源縣境，古城汛交界止。河長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三丈。東轉北堤，自貓兒窩起，至古城界止。長二萬四千六十七丈二尺。今按貓兒窩迤上，至黃林莊九十六里，兩岸不設隄防，卽斬輔所言，地亢土堅，空之而弗隄者也。西轉南隄，自唐宋山起，至阜河石礮止。隄長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九丈九尺。自阜河石礮起，至支河口止。乃宿虹黃河、纓隄，卽爲運河西隄。又自支河口起，至桃源坡墩止。長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丈五尺。爲汛三。曰邳運汛，曰宿運汛，曰宿遷中河汛。

邵運汛新安司巡檢一員。專管清定成三閘。直河司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十四名。兵一百名。清定成三閘。開夫九十名。新安司管。匯澤閘。開夫三十名。直河司管。汛地自黃林莊起至貓兒窩止。兩岸無隄。計九十六里。東岸自貓兒窩北首起。至窰灣。宿運汛交界止。隄長四千四百七十三丈五尺。西岸自唐宋山起。至貓兒窩西隄頭止。格隄長三千一百八十八丈。內郭家馬路。於乾隆十三年建石餞。工長一百九十丈。又接格隄尾起。至窰灣。宿運汛界止。隄長四千四百六十一丈。河清閘一座。在州西梁王城上。河定閘一座。在州西湖口下。金門各寬二丈二尺。各高二丈八尺八寸。砌石二十四層。雍正二年建。又挑越河各長一百二十丈。嘉慶十六年拆修。每歲秋冬。將越河築壩堵閉蓄水。以利重運。河成閘一座。在州南徐塘口下。金門寬二丈二尺。高二丈七尺六寸。砌石二十三層。雍正二年建。嘉慶十八年拆修。原挑越河長一百三十丈。嘉慶十五年改挑。長二百七十四丈五尺。匯澤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高二丈六尺四寸。砌石二十二層。乾隆五十二年建。越河長二百丈。每歲秋冬。築壩堵塞蓄水。嘉慶十七年拆修。東岸貓兒窩上興隄頭滾水大壩一座。康熙二十二年建。久經衝塌。二郎廟水口。今按見原委。馬莊萬莊減水磯心石閘二座。金門各寬十三丈五尺。各於中間建石磯心四。各高四尺二寸。各長一丈。各寬五尺。砌石三層半。康熙十九年建。備洩運河異漲之水。入隅頭湖。以達駱馬湖。內馬莊開臨湖一面。乾隆十三年砌碎石餞。工長一百八十三丈。此二閘歷被山水衝刷。開石磯心均經塌卸。貓兒窩馬莊萬莊三處。康熙二十七年建竹絡壩三座。宣洩隅頭湖水濟運。歷久衝廢無存。窰灣竹篔簹減水石壩一座。金門寬四丈八尺。中立磯心高一丈二尺。長一尺。寬五尺。康熙十九年建。洩沂湖之水歸

河濟運。乾隆二十四年衝塌。口門寬十六丈。現在每年築做草壩。冬閉春開。乾隆十三年。將臨湖上下隄身。間段建碎石戩。工長六百三十五丈。黃道人橋支河。今按見原委。馬蹶崖。邵家口。劉家口。水口三道。今按見原委。汶河。今按見原委。沙家口。今按見原委。武河源出山東蒙山。至沂河分岔起。下至郯城入州境紅溝。經艾山西流。繞新治南歸沙家口入運。燕子河。郯州志。河在州東。源出蘭山縣龍王廟。屈從郯城縣西。由郯城縣大橋口達州境。分爲兩派。西股入艾山河。東股入武河。匯歸沙家口入運。艾山河。府志載。在新治北五里。州志稱一名柴溝河。源自山東蘭山縣芙蓉河。分流至郯城縣三合莊。入邳境。達艾山河。由城西會武河。歸沙家口入運。沂河。州志。出東省蒙陰縣沂水縣。歷經郯城至州境。又東南流。至受賢鄉。又東南入駱馬湖。由六塘河下注。至海州。歸北潮河入海。由州境受賢鄉分支一支。西出盧口壩。分流爲二。一經官湖橋達徐塘口入運。一經武河會出沙家口入運。其正流則徑達隅頭湖入運。邳州志載。明崇禎十二年。工科給事中宋之普疏。臣家沂州。西泐河。東涑河。入漕運。泐河之處。俱在泐口。原自通行。年久淤塞。每致有河身高於平地者。是在疏通河身。使諸水盡歸於河。引之既以濟漕。而屯田。民田皆可爲沃壤。實兩利之道也。至沂河之爲州患者。纔在駱馬湖下游。湮淤。但得湖流疏通。則沂水之患自減。全漕之利過半矣。邳宿運道。原有沂水一支。發源於蒙陰。合沂水。經沂州。郯城。而南流於駱馬湖。以濟運道。不經駱馬湖。由旁水一小支。從隅頭集入。迨長山口決。隅頭水出之口。遂爲黃流。倒灌成淤。全流俱趨駱馬矣。宿遷於薛家口。馬胡店兩處。引沂入運。然但濟宿遷而上。不能挽流溯邳也。以故邳之梁王城。萬莊。貓兒窩。馬莊等處。一經嘆乾。在在報淺。奈何以如許名河。竟無裨輪將之涓滴耶。徧考河志。

見有邳河潤，不得不賴蒙沂之泉之文，因躬詣沂河，見其水浩渺，不減南旺之汶河，而入運者曾無一二。再勘隅頭集出水處，濬復不難，然界在邳宿之處，濬之亦止濟宿而邳毫無不得其用也。察徐塘一口，其流雖細，實從沂水分來，而據邳之上流者也。於此疏之濬之，所謂事半功倍者。又盧家口分流下官湖橋尚多淤阻，徐塘出水之渠，亦覺淺窄，并濬深闊，則濟全邳之潤，並可益宿遷之深，而邳與宿三分其流，以殺奔趨駱馬之勢，不第濬得其利，並可減全沂之害，庶一舉而數善備焉。康熙三十八年，總河于成龍上言：沂河由沂郯而入邳境，水從盧口分流，出徐塘口而入運河。其正河至隅頭集，徑入駱馬湖，凡遇水發，瀾漫兩岸，淹沒田廬。沂河兩岸應築隄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丈，盧口寬八十丈，應建閘啓閉，報可是歲隄成。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疏以盧口沙底，不便建閘，嗣後沂水屢漲，舊隄毀壞，自乾隆七年至十二年，次第補修，十三年復一律加培，計工一萬六千八百九十九丈八尺。十一年又於盧口沂河分流處築碎石壩，長七十二丈。二十二年又於兩頭接長，分北壩長七十八丈，南壩長五十五丈，中砌滾水壩橫長三十丈，寬十五丈，俾伏秋水大七分由沂河歸駱馬湖，三分歸徐塘口，達沙家口入運。十餘年後，旋被衝塌。三十年總督並河漕諸臣題請復砌，中留金門五丈，挑深三尺，底與沂河一律，每歲冬閉春開，以施蓄洩。邳州志並運河廳冊：徐塘口河，今按見原委。白馬河在沂河東岸，源出東省郟城馬陵山，至邳境趙家莊西入沂河。舊運河，今按見原委。以上邳州境內，邳汛東岸隄河閘壩，其二郎廟上下貓兒窩等處通湖水口，每年秋間堵閉，以蓄河水。西岸伊家河，上承東省微山湖來源，河頭在微山湖湖口壩之南，利國驛之北，乾隆二十二年挑濬，水由臺莊閘下黃家樓後入運。靳家河，今按見原

委。房亭河。今按見原委。彭家河。今按見原委。以上邳州境內。邳汛西岸入運支河。並無閘壩涵洞。宿運汛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二名。兵六十三名。利運閘夫三十名。主簿管汛地上。自邳州窰灣起。下至龍岡止。計長三十五里有奇。北岸自邳運汛窰灣界起。至中河汛界龍岡止。在阜河之下。支河口之上。隄長六千四百一丈七尺。南岸自邳運汛窰灣界起。至阜河石礮止。隄長四千八百七十丈九尺。接下至支河口止。係藉黃河縷隄。屬宿北廳管。兩隄之中。有利運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高二丈八尺。八寸。砌石二十四層。乾隆五十年挑河建閘。以正河作越河。秋冬堵閉蓄水。嘉慶二三年。豐工曹工漫溢。黃水下注被淤。十九年挑濬。二十年拆修閘工二十層。北岸乾車頭壩工一道。長二十二丈五尺。乾隆十年建。十二年又挑河長一千七百六十九丈二尺。導駱馬湖之水濟運。每年秋閉春開。引河年久淤墊。嘉慶十七年復濬。乾車頭越隄長六十丈。乾隆十三年築。臨湖護隄碎石餞工。自窰灣起至龍岡止。長六千二百三十丈。乾隆十二年間段築長四百十五丈。十三年間段築長二千三百二十二丈。二十二年間段築長三千四百九十三丈。以上宿運汛北岸堤壩工程。南岸蔡家河水口。今按見原委。安家雙孔石閘一座。金門各寬一丈五尺。中立礮心寬一丈一尺五寸。高二丈四寸。砌石七層。乾隆二十三年建。又挑引河長四百九十丈。洩黃墩湖積潦之水。入運濟漕。嘉慶十六年。邳北棉撈山大堤坐墊。黃水入運衝塌。十九年奏請挑通舊城湖水。由閘出以濟漕。並於臨河築做圈壩。今按道光三年移建。六年補修。八年照舊估建雙孔一礮心石閘。民便雙孔石閘一座。金門各寬一丈五尺。中立礮心寬一丈一尺五寸。高一丈八尺。砌石十五層。雍正十年建。亦係宣洩黃墩湖上通舊城。湖下達運

河積潦之水入運。乾隆四十二年重修。嘉慶十六年邵北棉拐山大隄坐蟄。黃水入運衝塌。今按道光三年改建雙孔涵洞。力家溝雙孔涵洞一座。每孔各寬三尺。高三尺六寸。砌石三層。乾隆二十五年建。黃墩湖積潦。又挑通湖引河長六百八丈。引水由洞入運。久湮。阜河石礮裹頭石閘一座。金門寬十丈。康熙十八年建。雍正六年修。並於迤東挑越河長二百丈。乾隆十九年。東閘牆塌卸。三十八年正河淤墊。現由越河行漕。黃墩湖。今按見原委。窰灣口大營房搶修埽工。以上宿運汴南岸隄河閘壩工程。宿遷中河汛縣丞一員。康熙三十八年。由贛榆縣丞改設專管中河工程。乾隆二十七年。巡撫莊有恭題。請兼管宿境六塘河工程。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六十四名。兵一百七十名。亨濟濼流二閘閘夫六十名。縣丞管汛地自宿運汛界龍岡起。至中河廳屬桃源縣境古城界止。計七十三里有奇。北岸遙隄。自車路口起至桃源古城界止。原長八千二百八十八丈。康熙二十六年築後。因歷次異漲。將楊家莊至邱家莊臨河繚隄衝塌。長二千四百五十八丈。遂以遙隄爲繚隄。現在自車路口起至楊家莊止。存隄長二千二百五十四丈。以下已作繚隄。又自邱家莊起至劉老澗止。存隄長五百八十八丈。又自劉老澗東首起至宿桃交界止。存隄長九百八十丈。臨河繚隄。上自龍岡界起至古城止。長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二丈。南岸自支河口起至古城界止。隄長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丈五尺。駱馬湖。今按見原委。北岸車路口迤下越隄一道。長一百五十丈。馬家堡越隄一道。長二百八十五丈。方家窰越隄一道。長二百丈。皆乾隆二十二年築。古城對岸坡墩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三丈。乾隆八年築。臨湖碎石餞工。自龍岡起至廟灣頭止。共長三千七百二十九丈五尺。內乾隆十二年間段築長三百二十二丈。十三年間段

築長一千七百六十二丈。二十二年間段築長一千六百五十五丈五尺。王家溝石閘一座。金門原寬十四丈五尺。雍正五年建。又挑引河長四百丈。乾隆二十五年。移於舊閘迤西。改建三孔石閘一座。金門各寬一丈八尺。礮心二。各寬一丈五尺六寸。高一丈五尺六寸。砌石十三層。挑引河長一百三十丈。四十年拆修。年久損壞。每年築壩。冬閉春開。宣洩駱馬湖水。濟運。嘉慶十七年。又濬通湖引河。長一千二百八十二丈。柳園頭三孔石閘一座。金門各寬一丈八尺。礮心二。各寬一丈五尺六寸。高二丈一尺六寸。砌石十八層。乾隆十四年建。又挑通湖引河長一千二百六十九丈。四十一年拆修。嘉慶十七年濬通湖引河長六百四十四丈。二十四年因閘底損壞。通身拆修。接築土舌。何家莊涵洞一座。洞口寬三尺四寸。高三尺六寸。由身長五丈四尺。乾隆八年建。二十三年因創越隄。接建洞身。長七丈二尺五寸。四十二年。在越河內改建涵洞。高寬如舊制。現塌。四草壩張家莊楊家莊老隄頭搶修埽工四處。劉老澗減水九孔石閘一座。共長二十丈。每孔金門寬一丈三尺三寸。礮心八。各寬一丈。連梭尖各長三丈。高一丈八寸。砌石九層。康熙三十六年建。洩運河漲水。由解家閘入六塘河。澗下遙縷二隄之中。西格隄一道。長一百丈。東格隄一道。長七十五丈。接東格自遙隄起。至六塘河南隄止。南北直隄一道。長三千四百九十五丈。攔格澗水。不令東注。皆乾隆十五年築。今按道光八年。於舊閘上首。改建滾水石壩。以上宿遷中河。汛北岸隄河開壩工程。南岸自支河口起。至桃源古城交界止。隄長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丈五尺。支河口搶修埽工。十字河口門。今按見原委。支河口迤南。中隄長四百八十丈。宿遷護城隄一道。長八百五十一丈。又格隄一道。長一百六十八丈。雍正八年築。炭廠搶修埽工一段。何家莊護城格

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五丈。即宿遷關。蕭家壩格隄一道長一百六十八丈。乾隆八年築。又越隄一道長九百八十丈。乾隆二十年築。臨運搶修埽工一段。上淤口越隄一道長三十六丈五尺。蔡家莊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丈。皆乾隆六年築。五堡格隄一道長四十五丈。乾隆八年築。李家莊越隄一道長三十五丈。乾隆二十二年築。洋河小關口越隄一道長一千二百十八丈。乾隆八年築。上下淤口各涵洞一座。各口寬三尺。高三尺六寸。乾隆二十二年建。洩民田積水入運。今湮。王家莊搶修埽工一段。以上宿遷中河汛南岸隄埽工程。兩岸之中河道之內有享濟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高二丈八尺八寸。砌石二十四層。乾隆五十二年另挑新河建閘。以正河爲越河。秋冬堵築蓄水。嘉慶二三年豐曹工漫口。黃水入運。淤墊閘河。每年築壩行漕。二十四年挑濬閘河。拆修該閘兩牆。濬流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高二丈六尺四寸。砌石二十二層。乾隆五十二年另挑新河長二百丈。以建閘。以正河爲越河。秋冬堵閉蓄水。嘉慶十年拆修該閘。兩牆加石三層。運河廳冊。

淮海道屬中河廳。今按原設分改已詳運河。

淮安府中河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桃源清河兩縣境內行漕隄河。上自桃源境內運河廳界大古城起。下至楊莊黃河口止。計一百五里有奇。並清河安東海州沭陽泗州縣屬內鹽河。六塘河上接桃清交界起。下至海州境內場河止。各堤河閘壩工程。爲汛二曰桃源汛。曰清安汛。鹽河行水金鑑有屬山陽地。蓋在清河縣未經移治於清江浦之前。乾隆二十六年移治之後。分清江黃河南北兩岸之地。與清河縣。而鹽河遂隸清河矣。北岸遙隄一道。上自宿遷縣境運河廳古城界起。下至安東平旺河止。長三萬八

千三百八十丈七尺。內桃源汛分管隄長一萬四千五百六丈。清河汛分管隄長一萬三百九丈七尺。安東汛分管隄長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五丈。北岸臨河繕隄二道。上自宿遷大古城界起。下至鉗口西壩止。長一萬八千五百六丈四尺。自古城交界至清河雙開。隄長一萬六千八百十六丈四尺。康熙三十四年後歷次創築。又自雙開至鉗口西壩止。隄長一千六百九十丈。嘉慶十年築。南岸臨河繕隄一道。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二丈四尺。

桃源汛主簿一員。府志載。康熙三十一年。裁盱眙主簿。改屬中河。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一百二十八名。兵一百四十九名。汛地上自運河廳大古城界起。至清河汛三岔界止。河長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五丈。北岸繕隄一道。長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九丈四尺。南岸繕隄一道。長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二丈四尺。北岸史家莊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五丈。姜家莊格隄一道。長一百二十四丈。雲家莊越隄一道。長一百二十七丈。盛家河頭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丈。高家莊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十里堡格隄一道。長九十八丈。坍廢。三義壩格隄一道。長四十六丈。三義壩洩水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高一丈四尺四寸。砌石十二層。乾隆二十二年建。本洩民田積水。嗣因河底漸高。業已補築堤工。南岸尤家灣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高一丈五尺六寸。砌石十三層。乾隆二十二年建。宣洩宿境運河以南。黃河以北。隄內民田積水入運。九里岡格隄一道。長八十丈。迤下格隄一道。長一百三十八丈。半路劉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二丈。皆乾隆七年建。蕭家莊洩水石閘一座。金門寬八丈。高一丈五尺六寸。砌石十三層。乾隆二十二年建。洩隄內民田積水。年久傾圮。嘉慶二十五年。准民改建涵洞口門。寬二尺。

八寸高四尺八寸。孫家莊洩水石閘一座。金門寬八尺。高一丈二尺。乾隆二十二年建。四十七年衝塌。補還隄工。劉家道口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二丈。三岔格隄一道。長一百一十一丈。皆乾隆七年築。嘉慶三年。東省曹工。漫口未堵。黃水入運。廣籌分洩。將南岸古城迤下之劉家莊開隄。洩清入黃。黃運兩隄之中。築東束水隄。長三百九十丈。西束水隄。長四百八十五丈。中挑引渠。長四百二十二丈。又自越隄。至縷隄。築束水隄。長一百十丈。旋即還隄。乾隆四十七年。豫省青龍岡漫工。黃水入運。廣籌分洩。將南岸顧家莊開隄。洩清入黃。兩隄之中。挑渠長一百十七丈八尺。旋即還隄。嘉慶二年。豐北六堡漫水入運。照舊宣放堵閉。盧家塘東西束水隄二道。以上桃源汛中河兩岸隄閘工程。隄工迎溜之處。隨時鑲護。並無一定。

清安汛。清河安東。本分二汛。清河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安東汛。巡檢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乾隆五十七年。總河爾第錫。奏裁清汛。把總協防。添設於江防營。江防汛。而以安東汛千總。統管清河一汛。名清安汛。其文職汛地。仍循其舊。嘉慶十三年。廿一年。先後添設清汛。安汛。協防各一員。謹照文汛所管汛地。分別開列。以清眉目。現在清汛主簿一員。乾隆五十四年。裁汰。六塘廳。以清河境內六塘河。今主簿兼理。清安汛千總一員。協防一員。安東汛長樂司巡檢一員。協防二員。堡夫四十二名。屬主簿管清汛兵九十二名。安汛兵一百四十八名。汛地清汛自桃源汛三岔交界起。至楊莊頭壩黃河口止。運河長四千八百四十丈五尺。北岸臨河繕隄。至錯口西壩止。長四千二百八十七丈。又於乾隆三十二年。接錯口壩至頭北壩止。續築堤長四百四十丈。皆歷年幫培。南岸繕堤。長四千九百四十二丈。兩隄之中。

運口之內有跨河頭二三草壩三座南北分築。鉗束河流。每年冬收束。以待重運。夏令拆展。以資暢洩。乾隆四十三年。大學士兩江總督高晉。總河薩載奏。上年開挑陶莊新河。黃流全趨北岸。楊莊運口適當回溜。每易淤淺。糧艘挽運維艱。今在舊鹽壩東四十丈挑河長一千一百九十餘丈。直至李家莊出口。仍築頭二三草壩。以爲收束。則中河清水。會黃東注。形勢較順。但運口既改。其鹽河石閘亦應下移。今在新挑河七百八十丈處。斜挑倒鉤。引河長二百十丈。以達鹽河兩岸。築做束水隄工。上口築鉗口草壩。下首建設石閘。閘下築做兜水壩。報聞。遂以挑河之土接築北隄。隄長一千二百五十一丈。南隄隄長一千三百丈。河頭建築頭二三壩。四十四年工竣。奏奉諭旨。俟南巡勘定。四十五年翠華南幸。親臨閱視。諭令留爲運中河水勢異漲分洩之路。四十六年。豫省青龍岡漫工。運中河水大。奏明啓放分洩。四十八年堵閉雙閘草壩。本係雙金石閘。康熙四十二年。改挑中河。拆去磯心。改爲石裹頭。乾隆八年。拆除石塊。改鑲柴壩。相機拆展收束。楊莊運口。康熙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南巡。令移運口於楊家莊。遂建御示石閘一座。嗣因溜激。重運挽拽維艱。五十五年。於閘南開挑越河。長二百五十丈。漕船俱由越河行走。石閘遂廢。乾隆二十三年。總河白鍾山題拆前閘石料。移建新鹽閘。北岸豆瓣集格隄一道。長四十七丈。嘉慶十六年築。雙金門北小石閘一座。康熙三十四年。洩運河之水。以入鹽河。久湮。淮安府志載有此閘。今無可考。孫家集迤上小石閘一座。行水金鑑載有此閘。而無原建年分。閘門寬高層路。今已湮。無可考。鹽閘一座。康熙四十二年。專爲出運淮北引鹽。並左營及民灘葦柴。設立閘夫十八名。其啓閉事宜。交清汛主簿管理。乾隆二十三年。倒卸總河白鍾山奏准。移建舊閘。迤西五十丈。迨後河底墊高。不能啓板。

嘉慶十八年。總督百齡。總河陳鳳翔。奏准移建雙金閘下。遙縷二堤之中。金門寬一丈八尺。高二丈四尺。砌石二十層。閘尾各築土隄。南抵縷隄長四十丈五尺。北抵遙縷長三十六丈。先於十七年開臨河縷堤。築鉗口柴壩。壩下至舊鹽閘挑河。長一千六百六十丈。商捐官辦。每年冬閉。以蓄河水。夏開以利鹽柴。今按道光八年。因閘底損壞。難於啓閉。移拆舊料於閘基。改建雙孔石閘一座。南岸雙金閘迤上。洩水石閘一座。金門寬八尺。高一丈六尺八寸。砌石十四層。乾隆八年建。宣洩力家湖積水。今淤。楊家莊三南壩石涵洞一座。乾隆八年建。宣洩隄內民田積水。今淤。以上清汛中河兩岸隄壩閘洞工程。其臨河堤工迎溜之處。隨時鑲護。並無一定。鹽河一道。自清汛舊鹽閘起。下至安汛盧家溝。即平旺河尾。止。長二萬六千一百五十四丈。上承鹽閘分洩運河來源。下達平旺河入海州境。運鹽場河。由武障各壩歸北。潮河入海。如遇啓放王營減壩。則至平旺河。歷堯瀆壩河。直達北潮河內。分屬清汛。自舊鹽閘起。至安東朱元莊界止。河長七千一十丈。安汛上接朱元莊起。下至盧家溝止。河長一萬九千一百四十四丈。今按道光六年。啓放減壩工內。繫培平旺河南堰。中河廳冊。

淮揚道屬裏河廳。今按裏河運口一帶。爲每歲空重漕船經由之地。南迎洪湖西運河流。黃強湖弱。每歲倒灌。審其強弱之勢。而爲措置之方。其因時制宜。殆非修防長河者所可同日而語。漕運咽喉。淮揚門戶。全河機宜。無過於此。明時屢移運口。改建閘座。國朝康熙雍正年間。復經屢易。或建大墩。或築挑壩。迨乾隆初年。移定運口。改挑惠濟閘下。新河添建通福四閘。創築臨湖隄工。而機勢大定。核其情節。運口愈移。愈南。要皆避黃流之下。過欲使清口之勢強。而旁分入運之水。不致盈溢而已。迨後建築順黃壩。改黃河

使由陶莊新河定清黃交會於楊家莊對岸，創築束清禦黃二壩，權衡機勢，是又法之至善者。惟是黃河底漸墊高，湖水亦因而蓄高，嘉慶十年以後，蓄洩防守之事，視乾隆初年不啻倍蓰，溯自雍正之初至近歲，九十餘年間興廢之工，惟裏河運口爲獨多，而其輕重情形，實亦今昔頓異。行水金鑑自康熙四十八年以後，事間缺略，今爲搜補列入，以備參考。

淮安府裏河同知守備各一員，經管運河。自清河縣運口外甘羅城西拐外河廳交界起，下至山寶交界揚河廳黃浦止，河長一萬八千二十三丈四尺，計一百里有奇。南轉西隄一道，長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七丈二尺。北轉東隄一道，長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九丈九尺。自運口起至清江浦迤下止，係清河縣境。自臧家馬頭下至黃浦，係山陽縣境。爲汛三，曰運口汛，曰清江汛，曰平橋汛。今按行水金鑑所載隄河長丈核比現在較短，且清河縣治於乾隆二十六年移駐清江，移山陽縣西界，自臧家馬頭以上之地，屬清河縣管理，遂改裏河上汛曰清江汛，裏河下汛曰平橋汛，其隄河加長之故，一由修改運口，一由隄隨河曲所致。

運口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二員，閘官三員，管堡夫三十六名，兵一百九名，閘夫九十名。汛地自甘羅城迤西起，至高坂頭下清江汛界止，河長三千二百七十七丈。南隄一道，自蓋壩起，經柰家壩，歷惠通福三越閘，至高坂頭下清江汛界止，長三千六百六十八丈。北隄一道，自甘羅城西抵頭北壩，遶惠通福三正閘，至高坂頭下清江汛界止，長二千九百十三丈五尺。濟運壩，今按原委，新大墩一座，周長三十六丈，寬六丈，乾隆四年建。在運口頭壩之南挑湖水大溜入黃，引回溜入口濟運。二十六年又

接築挑清蓋壩一道長五丈五尺五十五年又接長十八丈八尺嘉慶九年又接六丈三尺十三年六月全刷無存十四年補築蓋壩長十五丈十五年又接長三丈十六年又接長五丈並於外首幫做圓埽長十丈十七年又接上下幫寬共長二十三丈十八年又接蓋壩長六丈四尺二十年又接長四丈現在蓋壩長三十三丈四尺運口乾隆二年總河高斌奏移運口於舊口之南七十五丈於南北兩岸築鉗口草壩三道謂之頭二三壩使入運之水節節有所擊托運河自三壩之下東行過老鶴嘴遠奈家壩轉北經惠濟越閘歷北裏頭而西抵惠濟正閘嘉慶十三年三壩之下老鶴嘴之上堤身衝斷水隨兩行後因運河水盛正越各閘遞互啓閉船行祇由一閘復因閘門水勢高低過甚遂於閘之上下築壩兜托兩岸迎溜之處隨時鑲埽搪護並無一定御壩一座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南巡指示建築在運口頭北壩之北長八丈寬五丈今改陞關壩一道長二十丈嘉慶十四五年建以利緯挽出口重船十七年又於北首添做挑水壩一道長二十丈寬七丈二十一年自陞關壩至頭北壩接築直壩長二十一丈寬四丈運口頭壩爲入運門戶最要關鍵乾隆二年建南壩原長二十六丈乾山巽向北壩原長四十丈中留金門寬四丈嘉慶十三年六月刷場屢築屢塌壩底跌塘北移六丈補築南正壩長十二丈寬六丈上雁翅長七丈寬三丈北正壩長十四丈五尺寬三丈中留金門以四丈爲率壩下兩岸隄工隨時鑲做護埽並無一定運口二壩在頭北壩之東乾隆二年建南壩原長二十七丈乾山巽向北壩原長二十三丈中留金門寬四丈嘉慶十三年六月刷場向上稍移距頭北壩二百五十丈補築南正壩長十二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七丈寬二丈下雁翅長十三丈寬二丈六尺北正壩長十四丈五尺寬五丈上雁翅長十

五丈。下雁翅長十二丈。皆寬三丈。中留金門寬五丈九尺。壩下兩岸隄工。隨時鑲做護埽。並無一定。運口三壩。在二壩之東。乾隆二年建。南壩原長二十丈。乾山巽向北壩原長二十二丈。中留金門寬四丈。嘉慶十三年六月刷塌補築。距二北壩一百二十八丈。築南正壩長十七丈。寬二丈五尺。上雁翅長十七丈。寬四丈五尺。下雁翅長十八丈五尺。北正壩長十六丈。寬五丈二尺。上雁翅長十七丈。寬三丈。下雁翅長十四丈五尺。寬三丈。中留金門。以四丈爲率。壩下兩岸隄工。隨時鑲修護埽。並無一定。奈家壩隄工。嘉慶元年漫溢堵閉。十三年六月湖黃並漲。刷塌頭二三壩。臨潮輒隄。撞刷二處。水漫各閘而下。刷通閘後土隄。清淮危險。隨啓放缺口二道。宣洩。是秋堵竣。惠濟正閘一座。原名天妃閘。又名新莊閘。舊在惠濟祠後。明永樂中平江伯建。嘉靖中改移於南。名通濟。萬歷六年又移於甘羅城南。康熙十九年又移於爛泥淺之上。馬頭東南七里墩。改名惠濟。今按。斬輔酌改運口疏。言七里墩旁有石閘一座。名七里閘。閘內。河形淤高。關外。原屬洪湖灘地。今將舊運口永遠閉斷。從文華寺淤高之河。南挑七里至七里閘。爲運口。是彼時移運口而非移建新閘。惠濟閘乃卽七里舊閘。而易名耳。四十年復移建於舊運口之頭草壩。雍正十年移建今處。閘丑山未向。金門寬二丈四尺。原石二十三層。乾隆六年拆修。嘉慶十五年拆修。加石三層。前閘之上。嘉慶九年築東西鉗口柴壩一座。惠濟越閘一座。康熙四十九年建。亥山已向。金門寬二丈二尺。原石二十五層。乾隆八年加石一層。嘉慶十年拆修。又加石二層。閘下越河一道。長四百六十一丈。前閘之上。嘉慶九年築東西鉗口柴壩一座。惠濟正閘之下。張王廟前。乃雍正年間運道。今按見原委。惠濟祠旁石工一百四十七丈。十二層。康熙三十八年建。卽舊運河西岸。乾隆十一年。又接

下建石工三十三丈。十三年復接長八十四丈。張王廟前東西托水柴壩一道。嘉慶二十年建。通濟正閘一座。在惠濟閘下東北。乾隆二年建。癸山丁向。金門寬二丈二尺。原石二十五層。嘉慶十一年拆修。加石二層。通濟越閘一座。乾隆二年建。亥山巳向。金門寬二丈二尺。原石二十六層。嘉慶十一年拆修。加石二層。閘下越河一道。長三百二十一丈六尺。雙孔石涵洞一座。乾隆十年建。在通濟越閘以下東隄。距閘一百八十九丈處。洞兩孔一礮心兩牆。由身過隄。各長九丈六尺。寬各四尺八寸。各高四尺。嘉慶十五年加石四層。每遇運河水漲。啓洞分洩。入護城河。福興正閘一座。乾隆二年建。癸山丁向。金門寬二丈二尺。原石二十六層。嘉慶十九年拆修。加石二層。今按淮安府志載。明時故有福興閘。在清江浦西五里。平江伯陳瑄所建。其故址不可考。萬歷中改建於壽州。廠適中處。後亦廢。至今土人尙有老二閘之稱。福興越閘一座。乾隆二年建。壬山丙向。金門寬二丈二尺。原石二十六層。現在損壞。閘下越河一道。長三百六十八丈五尺。今按乾隆二年。添建通福正越四閘。開挑新河。自張王廟前接舊河起。至龐家灣下接舊河止。河長一千六十八丈四尺。又接東隄一道。長一千六十一丈六尺。蔣家嘴東西鉗口柴壩一道。嘉慶二十一年建。擎蒼閘溜。以利運行。今按靳輔酌改運口疏言。自清口向東南七里。是爲七里墩。旁有石閘。名七里閘。閘內有淤高。河形閘外。卽洪湖灘地。皆成平陸。自清口進河向東北行二里。是爲新莊閘。卽天妃閘。乃漕運咽喉。又東行一里許。爲文華寺。卽明季所挑之新河盡處。今將清口永遠閉斷。從文華寺淤高之河迤南。挑七里至七里閘。以七里閘爲運口折而西南。又挑七八里至武家墩。再折而西北。又挑三里許。建爛泥淺引河。凡運艘一應商民船隻。由文華寺出七里閘。遶武家墩入爛泥淺引河之

上流下達清口。其爛泥淺第二道引河。臨湖諸處。再挑支河數道。多引湖水歸第二道引河。下注清口。用以敵黃。是七里開雖無原建年分。而斬輔改爲運口頭開。以通舟楫。則確有可考。又河防志言。從舊通濟開卽天妃開。內新大壩迤東兩頭。直接泰山墩。築堤一道。則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兩岸。一帶堤岸。俱不須修守。而堤內之田皆可耕矣。此卽康熙四十年。張鵬翮又移惠濟開於舊運口之頭草壩。而置七里開堤河。於新築南堤之南者。行水金鑑前書。未明著惠濟正越開所在。僅載七里開隄河殊滋後人之惑。現在是處隄河。尚有形跡。七里開亦有基址。今爲詳考。縷述如此。至此時所謂濟運壩。卽行水金鑑所稱南岸石壩。康熙四十一年建開一座。相時啓閉。引三岔河水濟運之處。蓋維時惠濟開又復北移。或恐有時被淤。豫設此路。以備不時之需也。三岔河今名太平河。

清江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二員。開官一員。管堡夫八十二名。兵一百五十九名。閘夫三十名。汛地自接運口汛界起。至府城南角樓平橋汛界止。河長七千三百九十一丈九尺。南隄一道。長七千三百七尺。自上汛界起。至閘下柳園頭止。隄長三千五百二十六丈。屬清河縣。接下至平橋汛。隄長三千四百七十七丈七尺。屬山陽縣。北隄一道。長五千六十八丈。自上汛界起。至界牌止。隄長三千三十丈。屬清河縣。接下至平橋汛。隄長四千三百六十一丈九尺。屬山陽縣。南岸五孔橋西石涵洞一座。今按見原委。五孔橋石閘一座。今按見原委。玉帶河南隄一道。長一千五百七十三丈五尺。內碧霞宮前。於乾隆五十一年漫缺三十丈。當卽堵塞。北隄一道。長一千四百六十七丈。內城隍廟前。於嘉慶十年。滲缺八丈。當卽堵塞。今按五孔橋。本在鳳陽廠上。康熙十七年所建。五孔石壩壩下挑河。並築南北兩隄。三十五

今改建石閘。雍正十二年修清江閘。運河閉壩重濬。此河以通南北往來。乾隆嘉慶年間。歷經啓放。濬河幫隄。今開在運隄之南。南北二堤之中。文渠溝一道。自五孔橋涵洞下起。至鑼鼓墩止。長六千一百六丈。雍正十二年。總河嵇曾筠開疏。以洩清江浦南岸積水。嘉慶三年。總河康基田移溝頭於廣惠庵西。並鑿運隄。建石涵洞一座。引運河之水。透泮池。至城隍廟東。穿玉帶河下。過鑼鼓墩。接挑溝。長一百九十丈。五尺。入護城河。並於入護城河地名王家溝處。添建石閘一座。金門寬八尺。高一丈二尺。以資啓閉。且免護城河水漲盈倒漾。又嘉慶二十二年。在所穿玉帶河南北兩岸處。各建石涵洞一座。洞門寬高各一尺六寸。清江正閘一座。明永樂中建。後改名龍汪閘。康熙三十八年拆修。改金門寬二丈一尺二寸。加石四層。共二十六層。南岸石礮長四十五丈三尺。北岸石礮長五十四丈六尺。乾隆四年。仍改名清江閘。嘉慶十年拆修。改金門寬二丈二尺。加石二層。共石二十八層。閘後御詩亭二座。南岸康熙二十二年建。賜于成龍。北岸三十八年建。賜張鵬翮。清江越閘一座。明萬曆十七年建。康熙四十八年拆修。金門寬二丈七尺六寸。高二丈七尺。南牆連石礮長四十二丈。北牆連石礮長六十丈。嘉慶十年拆修。改金門寬二丈七尺。加石二層。共石二十五層。越河一道。長一百四十八丈。百子堂對過七里溝隄工。嘉慶十三年六月三日漫缺。長八十二丈。八月堵合。烏沙河對岸王家田頭隄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漫缺。長十五丈。當即堵合。迤下周家莊隄工。五十一年七月四日漫缺。長二十九丈。當即堵合。盤糧廳前石工。長五十五丈。康熙三十八年建。計石十一層。楊家廟洩水石閘一座。乾隆八年建。金門寬一丈。高九尺六寸。原設板閘。南岸洩民田積水入運。今塞。淮安府志。以上俱南轉西隄工程。臨運隄工迎溜之處。

隨時鑿埽。並無一定。北岸二井上首石涵洞一座。口寬一尺八寸。高二尺四寸。康熙五十年淮揚道捐建。以洩民田積水。紹興家廟前涵洞一座。口寬一尺八寸。高二尺四寸。乾隆八年建。今塞。以上淮安府志。

二井隄工。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漫缺。長二十丈。當即堵合。中渡庵對過嘉慶十五年創格隄一道。北自黃河隄起。南至運河隄止。長五百八十一丈。檀渡寺新閘一座。康熙三十五年建。閘下挑河長一千八百七十一丈。至草灣鹽壩。雍正十二年總河稽曾筠拆修清江閘。題拆該閘石料應用。河亦隨淤。板閘關口上下石工。長一百二十丈。高一丈六尺五寸。康熙三十八年建。嘉慶十五年補修。加石二層。烏沙河求利閘一座。康熙二十三年建。口寬一尺六寸。高一丈五尺九寸。嘉慶十七年拆修。加石四層。共高二丈二尺八寸。計石十九層。閘外河邊。舊有石涵洞一座。乾隆八年建。爲永利閘外障。嘉慶十七年。淮南商捐修。改洞爲閘。金門寬一尺八寸。高一丈九尺二寸。計石十六層。如遇鹽河水小。啓前二閘。洩運河之水以濟運。閘下烏沙河一道。長一千一百七十二丈。上承運河來源。下達漁濱河。青渠溝河。入馬家蕩。漁濱河長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一丈。青渠溝河長九千三十丈。烏沙河西岸刁家嘴石涵洞一座。口寬二尺四寸。高二尺四寸。乾隆五年建。備洩山邱二湖積水。鹽河一道。長二千五百丈。北自黃河樓隄起。至烏沙河止。烏沙河尾達漁濱河處。有三孔二礮心石閘一座。乾隆八年建。名裕民閘。漂母祠迤北石馬頭起。至北角樓舊石工頭止。乾隆十六年。翠華南幸。指示接建。石工長四百五十丈。砌石十一層。淮安府西門石工。長三百六十丈。砌石十一層。康熙三十八年重建。今按淮安府志載。天啓間。曾築護城石工。自西河嘴至包家園。錨石相同。後俱傾圮。西門外文渠小石閘一座。康熙五十七年。接

建於舊閘之下。金門寬八寸。乾隆三十五年拆修外閘。此閘洩運河之水。入城達文渠溝。出東門接入市河。入馬家蕩。經射陽湖歸海。三城積水。藉以通洩。市河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八丈。以上俱北轉東隄工程。臨運隄工迎溜之處。隨時鑲埽。並無一定。

平橋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八十名。兵九十七名。汛地自南角樓接清江汛界起。下至黃浦寶應汛止。河長七千三百五十四丈五尺。西隄一道。長七千三百七丈五尺。東隄一道。長七千三百五十四丈五尺。西岸狀元墩草閘一座。今按見原委。沙家宅程宅石洞一座。乾隆三年民建民修。洞口寬高各二尺四寸。計石十三層。嘉慶十七年洞尾接做木尾。長三丈。洞下河長九百十二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洩運河之水。以溉民田。水由溫山河出火。又開歸白馬湖。二堡劉宅石洞一座。康熙三十三年民建民修。洞口寬高各二尺。砌石十三層。嘉慶十九年接築石尾。長二尺五寸。洞下河長四百六十一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洩運河之水。以溉民田。水由溫山河出火。又開歸白馬湖。二堡隄工。嘉慶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墊場。十月初一日堵合。平橋閘宅石洞一座。康熙四十八年民建民修。砌石十六層。洞口寬高各二尺二寸。嘉慶十七年接築木尾。長二丈四尺。洞下河長四百五十六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洩運河之水。以溉民田。水由溫山河出火。又開歸白馬湖。小涇河北首隄工。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漫缺。當即堵合。大涇河劉宅石洞一座。康熙三十三年。原建木洞。乾隆三年改木爲石。寬高各二尺二寸。砌石十二層。民捐民修。洞下河長四百五十八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洩運河之水。以溉民田。水由溫山河出火。又開歸白馬湖。戴家灣楊宅石洞一座。康熙三十五年。原建木洞。乾隆二十九年改

木爲石，寬高各二尺，計石十七層。民捐民修。嘉慶十九年接築石尾，長二丈五尺。洞下河長五百六十七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水由溫山河出，火又開歸白馬湖。以上西岸工程。臨湖隄工迎溜之處，隨時鑿埽，並無一定。東岸與文闌一座。建自明季。金門寬二尺八寸，高二丈二尺。計石十五層。康熙二十九年，雍正九年，乾隆二十三年皆重修。闌下澗河一道，自本闌起，經鹽城之流均溝，入馬家蕩，歸射陽湖入海。以洩運河盛漲。及三城積水。明總河王宗沐濬。康熙間又濬。雍正九年復濬。由闌至馬家蕩，逢灣取直。計長一萬五千四百三丈五尺。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辦。淮安府志。頭二淺臨河，石工三段。共長三百二十三丈。建自明季。內一段，輒工長三十丈。上下蓋面，貼底石一層。中用輒，共高一丈一尺。中段石工長一百五十七丈。高一丈一尺。嘉慶十四年塌卸，改鑲埽工三段。輒工長一百三十一丈。上下蓋面，貼底石各一層。中用輒，共高一丈一尺。乾隆二十六年，工尾接長五丈。頭淺頭洞石洞一座。明季民建。嘉慶九年拆修，改洞口寬一尺八寸，高二尺四寸。十六年又加石三層。共石十六層。洞下河長四千五百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洩運河之水，以溉民田。水由澗河下達，皆民捐官修。二輒工建自明季。原長一百五十八丈。高一丈一尺。乾隆二十六年，工頭接長三丈。工尾接長二十二丈。共長一百八十三丈。頭淺二洞石洞一座。康熙三十三年民建。木洞，乾隆十年拆修，改木爲石。洞口寬二尺六寸，高二尺八寸。嘉慶十三年加石二層。共十五層。洞下河長四千一百四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皆民捐官修。洩運河之水，以溉民田。水入澗河。頭淺二洞石洞一座。雍正三年民建。洞口寬一尺五寸，高一尺七寸。計石十七層。洞下河長三千六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水入澗河。民捐官修。頭淺四洞石洞一座。建自明季。洞

口寬高各一尺八寸。嘉慶十三年加石二層，共十九層。洞下河長三千六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皆民捐官修。水入澗河。頭淺五洞石洞一座。建自明季。洞口寬高各二尺。嘉慶十一年加石二層，共石三十六層。洞下河長一千二百六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涇河。頭淺六洞石洞一座。康熙三十三年。民建木洞。乾隆十年改木爲石。洞口寬高各二尺。計石十五層。洞下河長三千九百六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涇河。二淺頭洞石洞一座。康熙二十六年。民建木洞。乾隆十年改木爲石。洞口寬高各一尺八寸。計石十五層。洞下河長一千四百四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涇河。三堡隄工。嘉慶十五年二月十九日漫缺。九月堵合。二淺二洞石洞一座。康熙三十一年。民建木洞。乾隆十年改木爲石。洞口寬高各一尺八寸。計石十五層。洞下河長四百五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涇河。潘宅風水石洞一座。康熙三十三年。民建木洞。乾隆十三年改木爲石。洞口寬二尺。高一尺八寸。計石十七層。嘉慶十五年堵塞。洞下河長四百九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涇河。今河淤堰塌，久未修濬。三淺二洞石洞一座。建自明季。洞口寬二尺四寸，高二尺二寸。計石十七層。歷經修理。洞下河長二千一百六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涇河。今按淮安府志載：三淺頭洞，閉塞已久。三淺三洞石洞一座。康熙三十八年。民捐。洞口寬高各二尺四寸。計石十六層。嘉慶十九年拆修。加石三層，共石十九層。洞下長河二千七百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涇河。涇河閘一座。建自明季。乾隆年間。歷次修理。嘉慶十九年拆造。加石三層，共石十五層。改金門寬一丈八尺。閘下涇河一道，長八千一百九十四丈。二十年濬深。兩岸築堰，長同河身。皆民捐官修。水由馬家

蕩入射陽湖。今按淮安府志載。闢下涇河。通塔兒頭金吾莊。入射陽湖內南寧地界。分支河二道。一入安豐河。長一千六十六丈。一入太倉。支河長一千五十五丈。皆入馬家蕩歸海。兩岸各有堰工。長同河身。

三淺四洞石洞一座。康熙三十八年民建。洞口寬二尺四寸。高二尺二寸。計石十四層。嘉慶二十二年。加石三層。共石十七層。洞下河長一千八百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涇河。三淺五洞石洞一座。雍正元年民建。洞口寬二尺五寸。高二尺二寸。計石十三層。嘉慶十六年。加石三層。共石十六層。洞下河長三千二百四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南溪河歸海。李宅風水石洞一座。明季民建。木洞。康熙三十五年。改木爲石。洞口寬高各一尺六寸。計石十二層。嘉慶五年。堵塞。洞下河長四百四十丈。兩岸築堰。長同河身。民捐官修。水入溪河。久經淤塞。堰亦塌平。以上俱東岸工程。臨河隄工迎溜之處。隨時鑲埽。並無一定。襄河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運河水工程五

揚州府河務通判一員。守備一員。所管上接裏河山寶交界起。下至露筋揚糧廳界止。計一百七十里。內寶應汜水二汛。地界屬寶應。永安高郵二汛。地界屬高郵。爲汛四。曰寶應。曰汜水。曰永安。曰高郵。東隄一道。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八丈九尺。臨湖西隄一道。長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丈。寶應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名。兵一百五名。汛地上自裏河平橋汛界起。至汜水汛界止。計四十里。東隄一道。長六千五百八十六丈五尺。西隄一道。長六千五百八十四丈五尺。東岸黃浦閘一座。康熙十二年建。金門原寬一丈二尺六寸。砌石十三層。乾隆二十四年復修。嘉慶六年拆修。將金門收窄三尺。存寬九尺六寸。加石二層。共石十五層。分洩運河漲水。入黃浦溪。經凌溪黃昏蕩。由九里李家溝。西建岡河。東至鹽城縣北串場河出范堤。由石礮天妃閘歸海。喬家洞口門。寬各一尺二寸。明嘉靖三年建。水由黃浦閘河下達。學洞口門。寬各一尺二寸。明嘉靖三年建。水由樟獅蕩歸海。孫家洞口門。寬各一尺八寸。明萬曆三十九年建。水入樟獅蕩歸海。護城甃工。自太平庵起。至洪濟閘止。長七百八十六丈。高八尺四寸。至一丈四尺四寸。乾隆二十四年建。躍龍關石洞。口門寬

高各一尺八寸六分。康熙二十五年民建。水由城內市河入廣洋湖。達鹽城天妃閣歸海。輓工尾。舊有攔河洪濟石閘。明季所建。乾隆四十三年拆去西牆。展寬河面。現存東牆長二十四丈。湯閘洞口寬一尺六寸。明嘉靖三年民建。溉田水入獐獅蕩歸海。以上東岸堤閘臨運隄工。迎溜之處。隨時鑲護。並無一定。西岸葉雲洞口門寬高各一尺六寸。康熙五十五年民建。溉田水入寶應湖。葉雲雙孔石閘一座。金門每孔各寬一丈高一丈二尺。計石十二層。乾隆四十三年建。減運河漲水入竹絡壩下引河。由白馬湖歸寶應湖。竹絡草壩。金門寬八丈。雍正九年移建。減運河漲水入寶應湖。嘉慶二十四年堵塞。王甯洞口門寬高各一尺六寸。康熙四十九年民建。溉田水入寶應湖。梁淮洞口門寬高各一尺六寸。康熙五十一年民建。溉田水入寶應湖。通湖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計石十三層。乾隆五十年民建。溉田水入寶應湖。龍亭南窰雙孔石閘二座。金門每孔各寬一丈二尺。計石十五層。嘉慶十八年建。減運河漲水均入寶應湖。臨湖越隄一道。長一千九百六十三丈五尺。內白田鋪對岸輓工。長二百二十八丈高一丈。康熙三十八年建。秤鉤灣起至宋家尖止石工。長一千六百三十六丈五尺。計石十層。明萬歷四年建。接下石工長六十七丈。計石十層。康熙三十八年建。又接下輓工長三十二丈。乾隆十一年建。石工之外。嘉慶二十五年。在宋家尖拋碎石坦。坡六十八丈。以上西岸工程。臨運隄工。遇有迎溜之處。隨時鑲護。並無一定。

汜水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名。兵八十六名。汛地上自寶應汛交界起。下至永安汛界止。計四十里。東隄長五千六百六十一丈九尺。西隄長五千一百四十五丈七尺。東岸朱馬

灣石工長一百二十丈。計石十層。康熙十八年建。朱馬灣閘。金門寬六丈六尺。原石十三層。明天啓元年建。嘉慶十六年拆修。加高二層。從家洞口門寬高各一尺二寸。明嘉靖二年民建。溉田。郎兒閘。口門寬六尺六寸。計石十三層。明嘉靖三年民建。溉田。張成洞口門寬高各一尺二寸。明嘉靖三年民建。溉田。胡成洞口門寬高各一尺二寸。明嘉靖三年民建。永安閘。金門寬三尺六寸。計石十三層。康熙十一年建。軍民洞口門寬高各一尺二寸。明嘉靖二年民建。溉田。風水洞。口門寬高各一尺二寸。順治十四年民建。溉田。七里閘。裹頭石工長二十四丈。明末原建。係攔河石閘。乾隆年間拆開。改爲石裹頭。子嬰滾壩一座。計三圈。每圈各寬二丈。磯心二。各寬一丈。牆高一丈二尺。康熙十九年建。久廢不開。子嬰南閘。金門寬一丈一尺。計石十二層。康熙十年建。減運河漲水。以上各閘洞洩下之水。由各支河入廣洋沙溝等湖。入鹽城。串場河出范隄。天妃閘。歸海。迎恩樓石工長三十五丈。計石十二層。乾隆四十年改建。以上東岸閘洞。其臨運隄工迎溜之處。隨時鑲護。並無一定。西岸減水雙孔石閘一座。名瓦甸閘。金門各寬一丈。磯心寬一丈。石高十二層。乾隆四十三年建。減運河漲水入汜光湖。子嬰西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一尺。石高十二層。嘉慶二十二年折東岸北閘。移建西岸。水入界首湖。海臺庵迎湖。輓工長二百四十丈。輓石高一丈八寸。乾隆十三年建。柳園頭迎河舊石工長十丈。石高十二層。明末建。柳園頭迎湖。輓工長七十丈。輓石高一丈八寸。乾隆二十六年建。又石工長二百二十丈。石高十二層。乾隆三年建。又接下石工長八十丈。石高十二層。康熙三十八年建。風水洞對岸臨湖石工外。嘉慶二十四年拋護碎石坦坡。長二百四十丈。汜光湖上接寶應湖。下達界首湖。其上接寶應湖處有新

河長一千一百五十餘丈。迤西又有大新河，長一千八十餘丈。再西又有廟基港，長五百九十餘丈。再西有涂家溝，長一千餘丈。迤南復有金釵澗，長一千九十餘丈。則自寶應湖逕達界首湖者，其汜光湖下達界首湖處，名大舊河，長十里。以上西岸工程，其臨運一面迎溜之處，隨時鑿護，並無一定。

永安汛州判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名，兵六十四名。汛地上自汜水汛界起至高郵汛界止，河長四十里。東隄一道，長五千一百九十七丈九尺。西隄一道，長五千一百一十二丈六尺。東岸界首閘一座，金門寬四尺六寸，石高十三層。順治十年建，水入沙溝湖，由興化青龍閘歸海。看花洞口門寬，高各一尺八寸。明嘉靖二年，民建漑田，水達大縱湖歸海。慶豐洞口門寬，高各一尺八寸。明嘉靖三年，民建漑田，水達沙溝湖歸海。西岸迎湖界首起至七里閘止，石工長一千七十五丈七尺。石高十層，至十三層。康熙三十八年，建七里閘起至六滿閘止，石工長一千六百二十五丈五尺。石高十一層。四十年，建六滿閘起至北裏頭止，石工長一千四百四十一丈四尺。石高十一層。明末建。北裏頭起至南裏頭止，石工長九百七十丈。石高十二層。康熙四十一年，建界首湖。上接汜水湖尾，下連高郵湖。南北長一百餘里，東西寬八十餘里。以上永安汛兩岸工程，其臨運一面迎溜之處，隨時鑿護，並無一定。今按道光四年，西岸建六安濟安二閘。

高郵汛州同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五十名，兵九十五名。汛地北自永安汛交界起，南至揚糧廳甘泉汛界止，計五十里。東隄一道，長八千一百五十八丈五尺。西隄一道，長八千一百四十七丈二尺。東岸二淺閘一座，金門寬五尺三寸，石高十二層。明嘉靖三年建。乾隆十九年，改金門寬四尺八

寸。嘉慶十九年修。加石二寸。洩運河漲水。由洋馬蕩與鹽界河入青龍閘歸海。頭淺閘一座。金門寬五尺三寸。石高一丈一尺。明嘉靖三年建。乾隆十九年。改金門寬四尺八寸。洩運河漲水入北官河。由洋馬蕩入丁溪閘歸海。護城甃工長一千六百八十八丈五尺。甃高十五六層。康熙六十一年建。乾隆五年。加高三四五層。嘉慶十四年。又間段加高二層。攔河金閘一座。明季建。康熙二十三年。改金門寬六丈五尺。通湖橋洞口。寬高各一尺八寸。本通湖閘。康熙三十五年。改建。嘉慶十四年修。南水關洞口。寬高各一尺八寸。康熙四十六年。建。水由市河出北水關。琵琶洞口。門寬高各一尺二寸。康熙五十年。建。嘉慶十四年。修。前三洞皆係官辦。水由市河入高郵運鹽官河。經丁溪等閘歸海。南關舊壩長六十六丈。康熙三十八年。建。係土底。乾隆二十年。奏定永閉。南關大壩。即舊五里滾壩。長六十六丈。康熙四十四年。建。乾隆十一年。加高底石一層。牆高石底七尺五寸。奏准與車邏壩脊皆高運河底一丈。過此即令自行過水。洩運河漲水。由壩下引河達澄子河。經棋盤蕩出梓新車路諸河。歸串場河出范隄。丁溪閘歸海。南關新壩長六十六丈。乾隆二十二年。建。牆高石底一丈一尺。洩運河漲水。由壩下引河匯入南關大壩。河歸海。壩上有碑亭。恭鐫高宗純皇帝諭旨。南車二壩。過水三尺五寸。開放五里中壩。如南車二壩過水至五尺。再啓南關新壩。今按道光八年。新定南新中車四壩。水誌一丈二尺八寸。放車邏壩一丈三尺二寸。放南關大壩一丈三尺六寸。放五里中壩一丈四尺。放南關新壩五里中壩。即舊八里鋪滾水壩。長五十丈。康熙四十七年。建。牆高石底一丈二尺。因南車二壩不敷宣洩。故添此壩。水由壩下引河匯入南關大壩。河內歸海。此壩壩底較諸壩獨矮。向不輕啓。柏家墩舊壩長五十丈。係草壩。康熙二十年。建。乾

隆二十年奏明永閉。八里鋪涵洞口門寬高各二尺五寸。明嘉靖三年民建溉田。車邏鎮輓工長七十三丈。乾隆二十六年建。車邏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石高十層。乾隆五年建。嘉慶二十一年拆修。加高二層。洩運河漲水。由車邏壩下引河達丁溪閘歸海。車邏大壩一座。長六十四丈。康熙四十一年建。乾隆十年。加高石底一層。牆高石底七尺七寸。洩運河漲水。由壩下引河達澄子河。與南關之水同至。與化入丁溪閘歸海。今按乾隆十八年。督臣尹繼善。尙書劉統勳。以南車三壩過水較大。議於各壩上封土三尺。二十二年議撤。二十五年。督臣尹繼善。河臣白鍾山。復奏封土三尺。俟水勢長至三尺外。方許啓壩。再不能啓。方啓五里昭關等壩。

火姚閘金門寬五尺六寸。高一丈。明嘉靖三年建。水入淥洋湖歸海。三十里鋪輓工長二百二十二丈。輓高十二層。乾隆八年建。二十三年加輓四層。面石一層。西岸臨湖石工。上接永安界。下至窰港迤下。止長三千四百四十八丈六尺。石高十二層。明末建。臨湖輓工長二百九十五丈六尺。明末建。康熙三十六年。加高乾隆八年。復加共計輓石十三層。通湖港二十二處。內萬家塘石港長五丈五尺。牆高一丈一尺。康熙十八年建。杭家嘴石港長十二丈。牆高九尺五寸。又通湖閘石港長十二丈。牆高一丈二尺。皆康熙十九年建。夏家橋石港長一丈一尺。牆高一丈一尺。明永樂七年建。窰港口石港長十六丈。牆高一丈三尺。順治七年建。越河港長六丈。康熙二十三年閉。施家港長十三丈。思賢港長十二丈。柳園港長三十四丈。賈家港長三十四丈。陳家港長二十丈。四汊港長二十五丈。孫家港長六丈。車邏港長三十丈。皆康熙十九年開。舊越河港長十二丈。康熙二十三年開。新越河港長十七丈。四十年開。

水廟子港長十三丈。南陳家港十一丈。南孫家港長六丈。薛家港長六丈。秋子港長八丈。皆康熙十九年開。高郵湖與界首湖南相連。窰港口迤南爲高郵湖尾。自高郵下達邵伯之處。中隔民田。有河三道以通之。西曰越河。長三千一百餘丈。施家港以下各港通湖入運之水。皆由此達。再西曰王家港。長一千七百四十餘丈。再西曰新茆塘港。長一千一百餘丈。舊茆塘港一千八百餘丈。二港北分二口。上承高郵湖南匯一河。下達邵伯湖。以上高郵汛兩岸隄壩閘洞。其臨運溜處。隨時鑲護。並無一定。揚河廳冊。今按高寶運河。上達裏河運口。下迄瓜洲江邊。高郵以上止。承運口分入來源。有明中葉。湖面尙低。入運之水尙少。故於寶應境內先後攔河。建南北洪濟二閘。七里閘。六滿閘。金門閘。以束河水。東岸民建涵洞。僅時灌溉。不資減洩。而山野減下之水亦少。故高郵以南。亦無減水大壩。末季失於葺治。堰隄大決。淮注而東。黃漾而南。清口淤而運道壞。於是高郵以上之河。屢患盈溢。高郵以下之河。歲形浩瀚矣。國朝列聖相承。睿謨廣運。督河諸臣。遵循經理。慮隄堰之卑而易殘也。爲之增高。爲之易石。慮湖水之漲也。爲之建滾壩以洩之。慮減水之浸高寶也。爲固隄以障之。爲高郵以南諸壩以分之。慮下河之難於容納也。爲潯歸海歸江之河。添建范堤芒稻等閘以泄之。於運河東隄則多建閘洞。旣資灌溉民田。且以落低水面。並拆攔河束水諸閘。以暢河流。以免泛溢。蓋淮揚運河。康熙二十年後。已異於明季。乾隆二十年後。又異於康熙。伏讀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聖訓有曰。近日運河之水。患其多不處其少。洵爲明察扼要之言。尙書稽璜言淮揚運河東隄減下之水。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入江。因邵伯以東。地脈高阜。天然限制。各有分途。遂有增築高郵各壩。封土落低金灣各壩石底之制。二十七年。翠華三蒞。指示機宜。可

臣高晉恪遵辦理踰年而成。來源去路節宣之法，上下相應，迄今循跡修守，雖小有增易，而大綱並未更改。高甘兩境運河隄工，爲下河各州縣長城，五壩各閘，爲山圩各場尾閘，益虛消長之機，安危所係，權衡經理，良非易易。行水金鑑於兩岸閘壩涵洞，尙有缺略，今爲考核臚列，以明今昔情形。

常鎮通道屬揚糧廳。今按康熙三十年，前揚州府屬高寶江儀，其時甘泉縣尙未分設，四州縣運河，並與化泰州等州縣下河事務，皆屬揚河廳管理。三十一年，總河靳輔疏，將下河與泰如通，並范公隄串場河等處，分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所屬有秦州州同州判，乾隆三十三年，分設東臺縣，裁秦州州判，添設東臺縣丞，西溪司巡檢，乾隆三十年，裁汰興化縣丞，安豐司巡檢，通州州判，如皋縣丞，乾隆元年，總河高斌疏，將下河水利交添設東臺同知管理，而分揚河所屬之江都縣境隄河開壩工程，歸揚糧通判管轄，移駐邵伯。三十三年，東臺建爲縣治，添設東臺縣，復裁東臺同知，下河水利，仍令揚糧通判兼管，而兼轄於兩淮運使，至今因之。

揚州府揚糧下河通判一員，守備一員，卽江防營兼管揚糧，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理甘泉縣境運河隄壩開壩工程。上自揚河廳屬高郵汛界露筋起，下至江都縣境江防廳界灣頭開止，河長四十七里有奇，額設堡夫五十四名，兵六十一名，芒稻開壩夫二十名，所屬汛一，曰甘泉。雍正十年，分設甘泉縣，改江都主簿爲甘泉主簿，專管運河。其下河水利，則有秦州州同，通州州判，如皋縣丞，興化縣丞，安豐司巡檢，白駒開壩官，乾隆七年設，東臺縣丞，富安司巡檢，乾隆三十九年添設，海堰開壩官，乾隆十四年設，江都縣芒稻開壩官，雍正十年設，東隄一道，長八千五百八丈四尺，西隄至三溝開止，長三千五

百八十丈。三溝闌下至灣頭闌交界止。長五千九十丈。係湖灘高岡。並無隄工。東岸自露筋鎮交界起。石工一段。長三百三十丈。砌石五層。明季建。內北首一段。長一百三十丈。乾隆二十三年加石二層。居家田頭至舊闌止。石工長五十四丈。明季建。現損。露筋闌河闌一座。金門寬八丈。明季建。乾隆二年拆除。夏家直越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七丈。嘉慶十五年築。崇家灣。嘉慶十一年漫溢堵閉。築埽工長一百五十四丈。仲家莊。乾隆五十二年漫溢堵閉。涵子口。乾隆二十六年漫溢堵閉。四堡。乾隆五十二年漫溢堵閉。腰鋪石工一段。長四十四丈。內二十六丈。明季建。內又長十八丈。康熙四十一年建。乾隆二十六年漫溢衝廢。長三十六丈。孫家門首至馬家門首。有明季所建舊石工三百八十二丈五尺。石高六尺。蔡家潭。嘉慶十三年漫溢。越築埽壩一百五十九丈六尺。二十年取直。補築絳隄。長一百三十六丈。外鑲護埽。荷花塘。乾隆二十六年漫溢堵閉。工後築越隄。長二百六十丈。嘉慶十一年漫溢堵閉。築壩長三百七丈。十三年。迤南堤工。復又漫溢。越避深塘。向裏圈堵築。壩長四百九十六丈。十八年補還臨河絳隄。外鑲護埽。舊有越隄。歷衝無存。竹林寺石工。長五十二丈。高四尺二寸。明季建。現損。三溝闌。闌河石閘一座。金門寬七尺五寸。明季建。乾隆六年拆除。兩岸改築埽工。三溝闌南至昭關壩北牆止。石工一段。長九十丈。三尺。石高六尺五寸。明季建。乾隆五年加甃。高二尺。嘉慶十八年。又加甃二層。昭關壩。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翠華再蒞。命大學士公傅恒等。與總督尹繼善。侍郎嵇璜等。議南河河務。傅恒等言。洪湖五壩。過水既多。而下游承受。僅高郵車邏三壩。未免來多去少。應在昭關地方。復設滾壩。下開支河。更將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使與高堰五壩相應。旋經總河白鍾山。嵇璜議覆。應辦。

稽璜查勘下河。請將伍佑場之沿窪口蔡家港各建五孔石閘。金灣滾壩創低一尺。東灣壩改低二尺五寸。添寬十二丈。金灣北閘改低一尺。旋又奏定啓放水誌山盱五壩。過水較多。啓放南關車邏二壩。俟二壩過水三尺五寸。再啓放五里中壩。如車邏南關二壩過水五尺。再啓新建石壩。隨建昭關石滾壩。金門寬二十四丈。牆高一丈二尺。由身長五丈二十六年。督河諸臣以時議下河常被水患。或謂通江不暢。或謂海水頂阻。二說皆非其故。由車邏南關等壩並無限制。欲使下河減災。惟有節其來水。欲節來水。惟節南關車邏等壩。仍照劉統勳奏封土三尺。俟水勢長至三尺外。方許啓壩。再不能容。方啓五里中壩。昭關壩。嘉慶十二年。酌定誌椿長至一丈六尺七寸。開壩。十三年。啓放衝跌。照舊修整。今按道光三年重修。六年。移於北首。照依舊制建造。壩下河長四百六十三丈。接入苻絲湖。由綠洋湖至淤溪等河。達興化境。得勝湖。經梓新車路等河。出范堤。丁溪小海。各闌入海。壩外木橋一座。長二十九丈七尺。寬一丈二尺。嘉慶十年。衝倒未修。滾壩南牆起石工二段。長十二丈七尺。高六尺五寸。明季建。乾隆五年。加甃一層。以後用土加高。接下至鰐魚嘴石工長一百二丈。計九層。明季建。內雍正五年。改砌甃工九十一丈。昭關舊壩北甃工長一百六十三丈。計七層。康熙四十五年。建。嘉慶二十年。加甃二三層。昭關舊壩金門寬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建。乾隆五年。奏明永閉。嗣因山盱古溝告潰。復啓。衝塌鑲堵。閉。減水三閘北甃工長一百十丈。計石七層。康熙三十八年。建。嘉慶十八年。加甃二三層。減水三閘一座。金門寬六丈。牆高一丈五尺六寸。由身長五丈。康熙三十八年。建。乾隆二十二年。拆修。改金門寬八尺。由身長十丈五尺。設重板啓閉。現堵。闌下河長四百三十三丈。水由苻絲綠洋等湖。達興化境。出了丁溪小海。各闌入海。亦

可由艾陵湖達青塘湖經喬市鎮河出孔家涵東下入海。閘南起至二閘止。輓工長一百三十三丈。高九尺六寸。雍正五年改建。乾隆五年加輓。高二尺五寸。二閘一座。金門寬六尺。康熙三十八年建。乾隆七年改。金門寬一丈八尺。十八年啓放衝倒。用柴堵閉。邵伯馬頭北止。輓工長三百十八丈。計十二層。乾隆五年建。馬頭起至廟巷口止。石工長三百九十六丈。計十層。康熙五十三年建。乾隆八年加高二層。鐵牛灣輓工長一百三十六丈。計十層。乾隆五年建。黑魚塘輓工長五十五丈。乾隆五年建。石工長一百四十五丈。明季建。乾隆二十六年漫缺堵閉。仍砌輓工。五十二年復漫缺鑲堵。堵閉。接下輓工長四十六丈。計十層。乾隆五年建。南首石工長八十七丈。計石十四層。明季建。金灣北閘一座。計二門。每門各寬二丈二尺。中立礮心。直長三丈。寬八尺。高一丈八尺。明季建。乾隆二十三年拆造。落低二尺四寸。嵒瑣原請落低一尺。後經督河諸臣議改落低二尺四寸。北閘至中閘中間石工長二十丈。計十四層。明季建。金灣中閘計二門。金門各寬一丈六尺。中立礮心。直長三丈。寬八尺。高一丈五尺。明季建。閘下河長三千八百丈。合北閘之水。達仙女廟出芒稻閘。由李墅河十八里下八港口歸江。閘南至新滾壩止。石工長十四丈。計十二層。明季建。金灣新壩。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純皇帝三蒞江南。命大學士劉統勳兆惠會同高晉陳宏謀往勘高寶甘泉運河。相機疏泄。劉統勳等覆奏。運河歸江之路。邵伯以下有灣頭壩。壁虎橋。鳳凰橋。西灣壩。東灣壩。金灣滾壩。金灣六閘。俱係宣洩湖水。由鹽河歸廖家溝。石洋溝。董家溝。芒稻閘。四河分流下注。茲細加查勘。將金灣壩新挑引河。嵒瑣議以金灣滾壩口門寬四十丈。而尾閘仍歸入六閘河內。未能暢注。且易淤阻。應於金灣壩下開引河一道。正對董家溝滾壩。以注於江。又廖

家溝石洋溝董家溝溝面尙高請改低三尺以芒稻西閘爲準展寬河底以十丈爲率金灣六閘向設南北中各一閘河頭築隄分爲三路匯歸一處其北閘二門爲運鹽要津南中二閘閘底較高應自中間迤南添建石壩三十丈閘下酌挑引渠下注之水既與鹽運無妨而盛漲時湖水得以暢達西灣滾壩照東灣落低三尺並於西灣河頭酌挑寬深立標以俟旋經聖駕回鑾按閣指示令將西灣壩加高一尺共低四尺則平日已有尺水入江循序而進可減暴漲其金灣六閘應拆去南二閘添建石壩接築土隄量挑引渠以備盛漲湖水自無淤塞之患遵將金灣南閘拆除改建石壩一座金門寬三十丈牆高一丈四尺四寸計石十二層上建木橋長三十八丈寬一丈二尺閘下挑河長二百丈匯入北閘引河出芒稻閘下達歸江 新壩南起至舊壩北止石工長二十一丈計十二層乾隆二十七年建 金灣舊三合土滾壩一座金門原寬四十丈南北軌裏頭各長一丈高七尺五寸康熙二十五年建乾隆二十五年展寬金門十丈共寬五十丈兩牆磚裏頭上長六丈下長七丈高一丈二尺上建木橋一座長五十一丈寬一丈二尺壩下河長二千六百五十三丈直注董家溝由朱公橋出八港口歸江 東灣三合土滾壩一座金門原寬二十四丈牆高一丈二尺乾隆十年建二十三年侍郎嵇璜奏請展寬十二丈共寬三十二丈又將壩底落低二尺四寸兩牆石裏頭各長九尺五寸由身各長六丈八尺上建木橋一座長三十七丈寬一丈二尺壩下河長二千六百三十五丈穿灣頭閘鹽河由石羊溝歸江 西灣三合土滾壩一座金門寬二十四丈由身各長六丈八尺兩牆石裏頭各長九丈五尺高一丈二尺乾隆十年建二十七年將壩底落低四尺上建木橋一座長二十五丈寬一丈二尺壩下河長二百五十丈匯入東壩河內下達歸江

鳳凰北木橋一座。金門原寬六丈。康熙三十八年建。乾隆二十一年展寬四丈。共寬十丈。四十四年將兩牆加砌。輓裹頭上長五丈五尺。下長八丈五尺。高一丈二尺。上建木橋一座。長十二丈。寬一丈二尺。鳳凰輓橋一座。圈門寬一丈二尺六寸。橋身長六丈。寬一丈六尺。明季建。鳳凰南橋一座。金門寬十一丈。兩邊柴裹頭。康熙三十八年建。乾隆四十四年改砌。輓裹頭上長五丈五尺。下長八丈。高一丈二尺。上建木橋。長十一丈。寬一丈二尺。南北中三橋之下。共爲一河。長一千五百八十四丈。今按道光八年。橋南瓦窰鋪疏開洩漲。經鹽河達廖家溝。入橋子溝。河下達歸江。壁虎北木橋一座。金門寬二十丈。本柴裹頭。乾隆二十三年建。四十四年改砌。輓裹頭上長五丈。下長六丈。高一丈二尺。上建木橋。長二十丈。寬一丈二尺。橋下河長八十六丈。匯入中輓二橋引河。壁虎中木橋一座。金門原寬二丈。乾隆四年建。二十一年展寬八丈。共寬十丈。四十四年改砌。輓裹頭上長五丈五尺。下長七丈五尺。高一丈二尺。上建木橋。長十丈。寬一丈二尺。橋下河長十七丈。匯入南橋引河。壁虎輓石南橋一座。計二門。每門各寬一丈。橋身長九丈。寬一丈五尺。明季建。橋下河長一百五十六丈。入鹽河出廖家溝歸江。橋南石工長五十二丈。計十二層。明季建。灣頭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四尺。南牆長三十丈。北牆長二十三丈七尺。高一丈八尺。明季建。閘下運鹽河。至秦州斗門交界。長一萬五百七十二丈七尺。兩岸悉係民田。並無修防隄堰土壩工程。此閘爲淮南引鹽由場入運要津。閘河凡有損壞淤淺。向由鹽務經理。運河西岸。自露筋至三溝閘。通湖港止。以下無隄。小河口港一道。長十丈。通湖河長八十五丈。舊築柴壩。乾隆二十六年堵閉。停修。黃泥港口寬十丈。通湖河長一百二十丈。舊築柴壩。乾隆二十六年堵閉。停修。露筋鎮起至崇家灣。

止。臨湖石工長七百二十丈。計九層。明季建。崇家灣。乾隆十一年銜缺鑲堵。堵閉。臨河越灣。嘉慶二十四年取直。補築絳隄。長三百二十丈。崇家灣至益家營止。臨湖石工長九百二十三丈。計九層。明季建。臨河越灣。嘉慶二十三年取直。補築絳隄。長二百八十四丈。益家營。嘉慶十一年。兩次漫缺。越塘塢。長一百八十一丈。二十年臨湖拋碎石。長一百七十三丈。臨河越灣。二十二年取直。補築絳隄。上自石工頭起。至荷花塘隄頭止。工長二百八十丈。益家營。工尾起。至荷花塘止。臨湖石工。長一百六十六丈。計九層。明季建。荷花塘。乾隆五十二年漫溢堵閉。嘉慶十一年。兩次漫溢堵閉。共塢長三百二十一丈。二十二年全拋碎石。並將臨河越灣取直。補築絳隄。下接石工頭止。隄長二百四十丈。接下至三溝。開通湖港止。石工。長六百六十五丈。計九層。明季建。三溝。開外通湖港一道。寬十丈。長五百十丈。鰍魚港一道。寬十丈。河遠隱棠七截橋。至梁家港入運。計長一千二十六丈。乾隆四年挑濬。以利商賈舟楫。菜花港一道。寬六丈。長八十丈。奶奶廟港一道。寬六丈。長一百十丈。陳家港一道。寬六丈。長七十八丈。三港皆乾隆二十二年濬深。紅橋港一道。寬三丈。長八十五丈。小石橋港一道。寬一丈五尺。長七十五丈。鐵牛港一道。寬十四丈。長九十五丈。梁家港一道。寬十二丈。長二百七十四丈。母家港一道。寬四丈。長一百四十丈。金灣六閘對岸越河。長一千丈。乾隆八年開挑寬深。河越金灣閘。塢東西灣。滾壩。至八塔鋪入運河。以避開壩。行船被掣之虞。十一年又挑支河。長三十六丈。以上運河西岸工程。兩岸臨河隄身。遇有溜逼隄行。及迎溜頂衝之處。隨時鑲堵。搪護。並無一定。西隄之西。又有舊有湖河。

邵伯湖。揚州府志載。舊謂此湖東接艾陵。西接白茆。南通新城。北通鹽社。自築運隄之後。邵伯湖在上。

河艾陸乃在下河。黃子湖東通邵伯湖。赤岸湖在黃子湖西。朱家湖北通邵伯湖。有河一道。曰湯家絆。南通王家河。歷五孔橋河下。與越河通。東通二河。達鹹魚港。董家湖在後河之西。王家河之東北。達朱家湖。東河南達王家河二河。一名後河。上通邵伯湖。下抵母家港。入運。邵伯迤北各港之水。皆由二河分注。由港入運。乾隆二十二年。侍郎稽璜言。邵伯諸湖。遞注之引河。多有淺阻。每致停蓄。積水盈滿。湖中。請將黃子湖。通連朱家湖之湯家絆引河。改向西南。疏濬寬深。再朱家湖。通連董家湖之王家莊。開挑新河。引水直注董家湖。以達孔家橋形勢灣曲。請於東首另挑引河。入尤家窪。下接挑新河。由蕪城墩後。引入越河。再挑越河。加挑寬深。節節引導。諸湖積水。湍流入運。由鳳凰壁虎二橋。出廖家溝等河。歸江。淮子河長七百四十丈。寬八丈五尺。揚州府志載。西接雷塘。東達運河。雍正六年。特命大臣挑濬。人字河上。承金灣北。中新三壩。下注之水。匯爲一河。至芒稻閘北。達運鹽河。以南河相接。如人字形。故名。河穿運鹽河。入芒稻閘。正越兩閘。至閘下。再南有董家溝。河水注入。同達於江。自閘至江河。長三千二百四十丈。芒稻東西二閘。建自前明。康熙至乾隆初年。疊闢歸江之路。於邵伯以南。增建閘壩。分洩山盱各壩。下注之水。不使多歸下河入海。以護高寶與鹽諸邑。低窪民田。乾隆二十二年。總督尹繼善。總河白鍾山。及稽璜高晉奏。芒稻閘爲河湖歸江第一尾閘。若長年啓放。俾諸湖積水。暢泄歸江。冬春水落。早爲騰空。備伏秋容納之地。則南關車邏二壩。自然過水無多。下河可免淹漫。無如芒稻河。乃鹽船必由之路。當河防急需泄水之時。正鹽船盛行之候。若將閘板徹底啓放。則溜勢過急。鹽船難以繚挽。若因此閉閘。則湖水無去路。必致壅積成災。芒稻閘河自西北直趨東南灣頭河。則自西南至東北。橫亘其間。所有金灣東

灣鳳凰壁虎灣頭等閘壩減水皆直趨是閘及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各滾壩歸江鹽船由灣頭河行走須開門下板方資浮送所以芒稻閘壩不能啓閉合宜臣等酌籌閘東有舊越河應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不遠芒稻開出灣頭則洩水鹽運分爲兩途是閘可長年啓放泄水歸江但越河甚淤淺應一律挑深五六尺再金灣北閘底高應改低以便鹽船挽運旋稽璜又奏辦理芒稻河閘情形欽奉諭旨嗣後芒稻閘永遠不許下板俾得暢泄歸江則諸河積水自可減退遇伏秋大汛亦足容納下河一帶得蒙樂利之休該督等將此旨泐石閘畔俾後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年久法弛人字河頭商人久已築壩攔截鹽艘復由灣頭河出開矣芒稻西閘一座明萬曆六年建洩水通江原建二閘六門底與鹽運河平天啓六年增底高六尺康熙元年於北岸挑河一道落矮閘底二尺五寸十二年復展西牆改建七門雍正十年移上三丈以迎溜勢今仍七門每門各寬二丈由身各長五丈石牆各高一丈三尺五寸長二十六丈礮心六座每座各長四丈寬一丈六尺閘底由身直長十五丈乾隆九年復修芒稻東閘一座三門每門寬二丈由身各直長四丈石牆各高一丈西牆長三十一丈二尺東牆長三十四丈五尺五寸礮心二座每座長三丈八尺寬一丈三尺五寸閘底由身直長十丈明季建雍正十三年重建乾隆九年補修越閘迤東褚家壩運鹽河內攔河壩一道長十四丈乾隆二十三年築永堵以截灣頭河水入江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鹽船俾於遠達旋又啓除雍正十年設芒稻閘官一員閘夫二十二名專司兩閘乾隆三十八年奏明兼管孔家涵閘董家溝河上承金灣舊壩下注之水穿運鹽河下至朱公橋長六百二十丈入芒稻河歸江乾隆八年大學士等陳奏高寶諸湖之水歸入運河自邵伯以上尙從

高郵南關五里車邏及昭關各壩分注下河入海。自邵伯以下，向從金灣三開鳳凰壁虎橋灣頭開各路分注。一走芒稻河，一趨泰州河入江。查運河入江較入海爲近，而運河之水高於江面，通流順勢消納亦速。從興鹽等縣入海，路既遙遠，且興鹽一帶形如釜底，運河下水稍大，必先淹遍內地，然後歸海。臣等議於邵伯以南之東西灣地方，添建滾水壩二座，壩下挑濬引河，分引湖水入於鹽河，對岸灣頭之下，董家溝之上，加挑石羊溝引河，河頭建滾壩以應東西灣二壩，並將鳳凰橋下引河壁虎橋下廖家溝俱挑濬深通。歸石羊河達江，其董家溝原歸芒稻河，河形短促，不足宣洩，應將河尾加長接挑，自爲一河，直注於江。再於芒稻閘以下，仙女廟以上之泰州河挑挖越河，接入金溪河內，再於金灣閘上，添建寬大石閘，並修繕道，俾鹽船從此遠出，實爲利便。泰州河內舊有秦塘港白塔河百汊河三路，旁趨入江，因防私鹽堵塞，今應將土壩改建閘門，以時啓閉，乃挑朱公橋以下新河，長一千四百八十三丈，自爲一河，達於江。董家溝河頭三合土滾壩一座，口門原寬十八丈，底直長五丈五尺，東西兩石牆各長九丈五尺，高九尺。乾隆二年建，二十五年將壩底落低三尺，展寬十二丈，共寬三十丈，兩牆砌石十二層，高深一丈四尺四寸，兩裏頭各長六丈，年久衝塌，河尾淤塞，仍入芒稻河下達。河頭建木橋一座，計三十排，向由江都縣詳歸鹽務修理。石羊溝河上承東西灣壩下注之水，穿運鹽河，乾隆八年，由鹽河對岸挑河，長三千三百六十七丈，導引至沙河港入江河頭三合土滾壩一座，長三十二丈，兩牆耳閘二座，金門各寬一丈二尺，西牆長十丈，東牆長二十丈，磯心二座，十三年建，二十五年將壩底落低，以董家溝爲準，拆除兩耳閘，磯心改三合土底，展口門共寬二十七丈六尺，東西兩牆用柴鑲做裏頭，各長二丈，年久衝塌，河頭馬橋一

座計三十八排。向由江都縣詳歸鹽務修理。廖家溝河。上承鳳凰壁虎各橋。下注之水。穿運鹽河。下達河長九百三十丈。匯入石羊溝河。達於江河頭滾壩一座。金門寬十六丈。兩牆各高九尺六寸。乾隆十三年建。二十五年就衝寬壩門。改寬四十四丈。兩牆砌石。高一丈四尺四寸。三合土底。東柴裏頭長十四丈。西柴裏頭長四丈。皆年久衝塌。河頭木橋一座。計四十四排。向由江都縣詳歸鹽務修理。秦塘河。在芒稻河迤東。長四千四百四十丈。乾隆八年疏通。分洩金灣閘。注入運鹽河之水。下達于家橋。張網溝。鎮萬壽橋。歸江河頭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兩牆各長六丈。高一丈八寸。計石九層。乾隆九年建。現損。白塔河。長五千四百丈。分洩灣頭閘。運鹽河漲水下達剛王莊。焦家蕩。大橋鎮。歸江河頭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兩牆各長六丈。高一丈八寸。計石九層。乾隆九年建。百汶河。長三千三百四十五丈五尺。分洩運鹽河漲水。下達吳家橋。至秦壩。匯入白塔河。歸江河頭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兩牆各高一丈八寸。長六丈。計石九層。乾隆九年建。以上歸江引河七道。皆在運鹽河南。其運鹽河之北。又有仙女廟越河。孔家涵河。仙女廟越河。自鹽河北起。長六百六十三丈五尺。至鄧家渡。入金灣引河。乾隆五年挑。二十三年復挑。寬深。令鹽船由此行走。出金灣北閘。孔家涵河。乃鹽城阜寧。興化三縣。並各上下舟楫通行要津。歷次挑濬。寬深。乾隆三十八年。總督高晉。題建石閘一座。於河身之南。附近鹽河之處。金門寬二丈二尺。兩牆各高一丈二尺。以時啓閉。蓄運鹽河之水。不令多洩。工係商辦。閘歸芒稻閘官管理。今按邵伯。以內金灣二閘。金灣二壩。東西灣二壩。鳳凰壁虎橋各三座。灣頭閘一座。共分洩之路十一處。有河六道。內灣頭閘。下運鹽河。由西而東。經泰州之南。如皋之北。通州之西北。轉東而南。直抵范公隄。昆呂四場入海。餘

五河皆起西轉南穿運鹽河以達江。惟泰州以東運鹽河之南北支河止闕水利不涉河務不備錄。茲就揚糧廳屬洩水入江之路分晰開載於上。

所屬下河各汛經管河道。

泰州州同經管上運鹽河。即灣頭閘下運鹽河。歷江都以達泰州者。自江都縣界起。東至如臯通州止。河長一百四十五里。下運鹽河。係分支。自州境趙公橋起。至東臺縣秦潼鎮界止。河長六十里。附河有堰一道。名楊公堰。起止同河。殘場未修。斜豐港自高郵界入州境樊汶鎮。長二十八里。滕家壩在州城南門外。南通泰興達江。鮑家工壩在州城東門。徐家壩在州城正東隅海安鎮。興化縣丞經管高興交界溪河。自高郵河口鎮起。至興邑西門外護金蕩止。長三十里。南官河自陵亭鎮泰州界起。至興邑南門止。長三十六里。噲墩河自興邑十里亭起。至蘆洲止。長二十里。梓新河自興邑蘆洲。至東臺縣河塚場串場河止。長九十里。車路河自興邑東門起。至丁溪場串場河止。長一百三十里。白塗河自縣東起。至東塘港止。長六十里。北官河自興邑北門起。至興鹽界河止。長五十四里。

興化縣安豐司巡檢。經管白塗河自塘港起。東至串場河止。長四十六里。唐家港自興鹽界河起。東至串場河止。長四十里。海溝河自黃莊西七里廟起。東至串場河止。長五十四里。白駒起。至劉莊場河道。長十八里。

興化白駒閘官。經管白駒南北中三閘各一座。一里墩閘一座。管范公隄。北自劉莊場界起。至白駒止。

長九百丈。自白駒起。南至草堰場界止。長二千七百丈。計二十里。

東臺縣丞。經管十八里河。自西鎮向東南至梁塚場串場河止。長十八里。大尖河自青蒲閣起。至安豐

場串場河止。長六十里。下官河自秦州界小楊莊起。至河塚場串場河止。長八十里。串場河自秦州

界仇湖河起。向北至興化縣界止。長一百三十里。梓新河自興化狄塚莊界起。至蚌蜒河止。長六十里。

蚌蜒河自秦州唐家莊界起。至海道口串場河止。長九十里。運鹽河絳隄一道。自秦州趙公橋起。至

秦潼止。長一百二十里。即楊公堰。與秦州州同分境管理。

東臺縣富安司巡檢。經管運鹽河。自秦潼至李家港止。長七十里。串場河自李家港起。至富安通遠橋

止。長三千四百二十丈。民河自通遠橋至海安徐家壩止。長五千四百丈。管范公隄。自安豐李家北

岸起。東至枏茶黃沙洋止。隄長二萬六千八百二十丈。計一百四十九里。

東臺縣海堰閘閘官。經管丁溪閘一座。小海正越閘二座。草堰正越閘二座。管范公隄。自丁溪閘起。至

草堰閘葦子港止。長一千六百一十一丈七尺五寸。計九里。

通州州判。經管漕運河。自倉閘起。至白蒲鎮通如界止。長六十里。漕河東岸離城十八里支河。至石港場

止。長四十里。又離城三里支河一道。至劉橋止。長三十里。支河一道。自北門外護城河三元橋起。至狼

山港出江。長十五里。又自易家橋分支。由盧潭港出江。長十五里。鹽河一道。自城東龍王橋起。至沙洪

橋四十里。又自龍王橋起。至姜關王廟入鎮場路止。長四十里。又由東北至關家庵東止。長二十四里。

管范公隄。自如臯縣馬塘起。至呂四場隄尾止。長一百六十里。

如臯縣丞經管東北連鹽內河。由境起一百三十里至范公隄爲止。隄外卽係東海。河水不通。是河向來間有淤滯。皆隨時會同鹽務詳辦。西窪子河。久經淤滯。水勢不能流通。因無關田禾。是以歷久未經興挑。計由州境起至七十里。下接秦州分界。南龍游河。其河身淺窄。河道迂回。非大水不能通行。因無關田禾。未經詳請興挑。計由邑境起至九十里。下接靖江分界。北河由境起三十五里。至立發橋。向北五里海安鎮。與秦州分界。東北水流接淮。由立發橋向北至秦州海安鎮。卽與下河毗連。立發橋向南。與下河迴隔。淮水從茱萸灣分流。東南一百二十里至秦州。由秦州一百二十里至海安牙橋。又四里至立發橋入境。此乃上水來源。淮水自茱萸灣分流。東南由秦州至立發橋入境。從如邑向東南七十里。白蒲鎮中板橋入通州境。此乃下達去尾。揚糧廳冊。

江防廳。今按江防廳本隸淮揚道。嘉慶七年奏明。與揚糧廳改隸常鎮道。

揚州府江防同知一員。守備一員。守備兼管揚糧汛地。管理江北江都儀徵兩縣境內運河江防工程。上自揚糧廳屬甘泉汛灣頭閘。南至瓜洲江口止。河長一萬三百四十四丈。兩岸無隄。亦無輒石工程。又自三汊河迤西至沙漫洲大江口止。河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丈。兩岸並無工程。計七十二里爲汛一。曰江防汛。乾隆五十五年。裁汰鎮江府水利通判。以其事歸江防廳營管理。爲汛一。曰京口汛。江防汛江都縣丞一員。儀徵縣丞一員。儀徵清江閘官一員。瓜洲司巡檢一員。把總一員。管江工兵三十名。江都縣縣丞。分管汛地。自揚糧廳屬甘泉汛灣頭閘南起。至三汊河迤西。石人頭鎮儀徵縣界止。河長七千七百四十丈。計四十三里。東岸繚道自五臺山起。至楊子橋止。從前概修板工。雍正八年起。

逐漸改易埽工。現在每歲搶修。埽長二千一百餘丈。沙壩石工一座。宋季建。乾隆五年修。金門寬一丈六尺。高一丈四尺。閘下河長四千五百五十丈。每年大汛啓放。減洩漲水。由沙河港入江。揚州府志載。河在城東十里。宋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維岳。開沙河四十里。創二陡門於西河。以蓄洩水利。自運河通揚子江斗門。舊基猶存。揚子橋。揚州府志載。雍正志揚子橋。卽古揚子津。在府城南十五里。漕河至此分二道入瓜儀。石閘一座。明季建。乾隆五年修。金門寬一丈。高一丈二尺。閘下河長二千二百三丈。每年大汛啓放洩水。至深港入江。瓜洲揚州府志載。潤州大江。本與揚子橋爲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渚耳。又言瓜洲在鎮江府北四十里。江濱昔爲瓜洲村。揚子江之沙積也。漸長如瓜子。故名。接連揚子江口。唐開元後。漸爲南北咽喉。巡檢司分管運河。上自三汊河。揚州府志載。在城西南十五里。江都儀徵瓜洲至此水三分。故名。起至瓜洲花園港一帶。江口止。河長八千三百七十餘丈。乃運河達江正派。計二十四里三分。揚州府志載。輿地紀勝云。揚子鎮以南至江之運河。昔名伊婁河。隋以前。揚子鎮尙臨江。至唐。江濱積沙至二十五里。開元間。潤州刺史齊澣奏開此河。通運道。管江工堡夫二十名。閘夫十二名。瓜洲閘河。由瓜洲通惠廣惠二閘至江口。康熙五十四年。因江流北徙。將廣惠閘堵閉。另濬繞城河。通漕後。因花園港坍卸。繞城河運口。難以行漕。雍正六年。閉繞城河。仍開閘河。船由舊閘行走。以上揚州府志。乾隆十一年。將廣惠閘堵閉。仍開由閘上之青蓮庵。舊越河行走。原設閘官一員。二十一年。移駐丹徒縣。專管橫越二閘。裁存閘夫十二名。交瓜洲巡檢董率。今按瓜洲。行水金鑑載。有通惠廣惠二閘。今府志止敘廣惠閘。其通惠閘或坍或拆。未嘗聲明。查是閘在舊花園港。江風山月亭之側。康熙五十四年。江流北徙。坍場入江。

瓜洲越河。在廣惠閘上。雍正八年。因閘河水無關蓄。自青蓮庵起至尤家磯止。開越河長三百六十七丈。九年。又於瓜洲西南真人洲。另開引河長六百四十一丈。丑公灘開支河長三百六丈。夾江內築貼心壩。長一百五十五丈。又南北兩頭。接築攔水土壩。揚州府志。瓜洲臨江工程。息浪庵前壩工長二百七丈。彌勒殿自西山轉角起。至馬頭東轉角止。長十二丈。又馬頭東轉角石牆。長五丈。大觀樓起至息浪庵西山止。沿江築隄。長一百五丈。息浪庵東山石馬頭下首起。至東堤上首止。沿江築護城堤。長八十五丈。花園港三官殿後起。至四閘下劉家涵洞止。護灘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瓜洲城自北水關起。至西北城轉角下首止。石工長三百一丈。渡軍橋至北水關止。河長二百二十六丈。北水關起至壩工迤南止。河長三百二十五丈。壩工頭南起。至南關壩止。河長二百四十丈。南關壩起至基石橋止。河長二百四十丈。花園港壩工長五百三十丈。瓜洲西門城西越河一道。長二百丈。真人洲引河二道。一長五百五丈。一長五百二丈。花園港西邱家港挑水壩二座。雁翅包灘裏餞。共長一百八十五丈。舊四閘西龍王廟護壩工。長一百三十八丈。皆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節次濬築。揚州府志。乾隆二十九年七月。江水長至一丈五尺八寸。瓜洲迴瀾壩江灘坍陷入江九十餘丈。水深四五丈。至六七丈。相連護城隄距瓜洲城止。十一二丈。及三四丈。原有護壩壩坍塌成坑。總河高晉請就灘築壩。簽椿壓實。並築子堰爲靠壩。外拋填碎石。奏奉諭旨辦理。三十年。聖駕南巡。親臨閱視。三十二年。春。諭總河高晉。將邇年瓜洲潮汛隄工。及護沙長落情形覆奏。高晉奏。自二十九年搶護之後。三十年春。鑿輅巡幸。欽承聖訓。每年霜降後。逐一勘估。殘缺舊壩。桃汛前修竣。兩年來尙未長有沙灘。三十五年。欽奉諭旨。以江水東坍西漲。非人力所能強禦。設

或浸至城根。不若將南面城垣稍收向內。較水底施工。無可考較。似爲有力。四十一年六月。查子港接連。迴瀾壩殷家莊江工。場卸入江。越長一百十四丈。直長五十九丈。裏寬七十一丈。瓜洲城西隅坍塌入江。直長四十一丈。難以修復。大學士總督高晉。總河李奉翰。奏准讓進補還城垣。長九十丈。其場卸兜灣之處。補鑲柴工。以作緯道。外護碎石。五十七年。迴瀾壩迤下埽工。坍塌入江。長一百十四丈。越長一百三十六丈。入裏寬一百三丈。瓜洲舊城場卸入江。長十四丈。總督書麟。總河蘭第錫。奏准鑲進六十丈。補還土城。長七十丈。又工尾及小南門外灘嘴。用料裹護。靠崖修築緯道。拋護碎石。現在每年歲搶修。青蓮庵東西兩岸束水埽工。運口東西兩岸埽工。查子港迴瀾壩。並迤下裏頭埽工。以上共工長七百餘丈。儀徵縣丞。分管汛地。自三汊河下石人頭鎮起。至響水閘止。河長七千二百丈。計四十里。兩岸無堤。亦無洩水閘座。間有民建木涵洞。灌溉民田。不通大江水道。

儀徵清江閘官。管理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閘。皆建於前明成化十年。康熙四十九年重修。閘河上接儀徵縣丞所管河尾起。至江口止。長六百九十丈。額設四閘。閘夫一百二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由藩庫領三岔河至儀徵江口。昔爲大江上游。空重漕船要津。乾隆四十年。後河漸淺澀。漕船皆由瓜洲進口。此河惟爲淮南鹽船經由之道。凡濬河修閘。錢糧皆動運庫。

響水石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四尺。底寬二丈二尺。高一丈七尺四寸。計石十六層。雍正十三年重建。乾隆四十二年復修。嘉慶十一年補修。通濟閘石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四尺。底寬二丈二尺。高一丈五尺六寸。計石十三層。乾隆三十一年。嘉慶四年重修。羅泗石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四尺。底寬二丈二

尺高一丈五尺六寸。計石三層。乾隆三十一年嘉慶四年重修。攔潮石開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二尺。高深一丈八尺。計石十五層。雍正十三年重修。乾隆二十五年嘉慶七年重修。

京口汛丹徒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兵四十名。武汛專管京口臨江一帶埭壩工程。文汛專管丹徒縣境運河河道閘壩。汛內並無堡夫堡房。濬柳船隻及額採兵夫。柳草積土等項。今按鎮江至杭州。爲漕運要津。京口北吞大江。南達運道。又爲漕渠咽喉。丹陽以北。恃江水以濟運。丹陽以南。恃練湖之水。再南則恃太湖以濟運。故兩岸歷設閘壩涵洞。以爲蓄洩。事隸地方。不屬河工。第恐啓閉失宜。故設丹徒丹陽兩縣丞。專司其事。爲河工汛員。惟徒陽運河。恆受江源淤淺。在昔疏濬。並無定期。皆用民力。丹徒縣志載雍正二年。特諭督撫。漕河四臣。悉心籌畫。或令地方官支用地丁錢糧。或令河員專司其事。於河帑內開銷。再浙省蘇松。向有協濟之例。或令六郡共襄公費。以濟運道。妥議以聞。是年會議。大挑物料人工。動帑辦理。歲修仍令六郡協濟而責之。徒陽二邑。部議報可。其潞河人夫。比照淮河例。官爲雇募。豁除徒陽民累。至每年撈濬。動支樂生洲租息。二邑河工。向係水利廳經管。雍正二年後。請發司庫經費。乾隆二十三年。徒邑有樂生洲入官田。灘租息。巡撫莊有恭奏准。抵充撈濬運河之用。五十四年。裁汰水利廳工。歸鎮江府管理。如租息不敷。仍歸司庫撥項。後定三年大挑。每年歲修。至今因之。雍正前江口。並無工程。故無修防弁兵。乾隆元年。始建臨江埭壩。改鎮江府水利通判爲河員。五年。設千總協防各一員。並設力作兵丁六十名。後裁二十名。五十四年。裁汰水利通判。改歸江防同知兼管。自徒邑江口起。下至丹陽呂城三板橋止。計一百四十餘里。北岸臨江大壩埭。長一百四十八丈。乾隆年間建。接下大蓬灣臨江。

埽工長二十七丈。乾隆年間建。接下徐家牆頭臨江埽工長四十七丈。乾隆年間建。嘉慶二十二年。改砌碎石工長四十丈。接下查家牆頭臨江埽工長七十丈。嘉慶二十二年。改砌碎石工長五十丈。江神廟門首臨運埽工長二十丈。乾隆年間建。新河東岸臨江埽工長五十八丈。乾隆年間建。嘉慶二十二年。下首改砌碎石工長三十丈。工後至甘露港土堰長三百四十七丈。南岸觀音庵臨江舊石工長十三丈五尺。明季建。接下臨江埽工長三十五丈。接下臨河埽工長六十二丈。接下臨運輓工長六十丈。明季建。京口運河內西石閘一座。本名京口閘。丹徒縣志載。在城西北京口港口。距江里許。莫究其所自。嘉慶二十二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一尺。高二丈。砌石二十層。額設閘夫四名。南石閘一座。在郡城南門外。丹徒縣志作新閘。府志卽減渡橋舊址。明天順己卯。濬漕河作閘。以殺水勢。嘉慶二十二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二尺。高一丈九尺五寸。砌石十七層。今按南閘迤東五六里。南爲烏家山。北爲京峴山。漕河貫其中。有名猪婆灘者。約長二三百丈。土性沙澀。岸難存立。每年挑浚施工頗難。冬令水弱。最易淺阻。自南門至丹徒鎮。歲於冬令濬疏。以下或至丹陽。或至呂城。或至常州。皆三年一次疏濬。其應濬道里。視是年江水之大小。河道之淺深而定。惟兩岸積土。幾若邱陵。不免有淋塌入河之事。是在司事者善爲經理耳。至京口至丹徒鎮。最易淺阻。且河狹船擁。丹徒縣志載。元天歷二年。重建漕河分渠。通江各建石閘。以引蓄江水。最爲便利。卽今橫越二閘。乾隆二十一年。裁瓜洲廣惠閘官。移駐丹徒鎮。名橫越閘官。並撥閘夫二十名。以司啓閉。橫閘一座。金門寬二丈二尺。高一丈六尺。計石十六層。越閘一座。金門寬一丈六尺八寸。高一丈六尺六寸。計石十六層。鎮江府志載。丹徒縣界內舊閘。以時置廢。今本

朝修置。仍因明季四關。曰京口關。曰小關。在新河曰新關。今名南關。按丹徒縣志有老人閘。在南門外。卽今南關。所言似與府志互異。曰丹徒鎮閘。按新河在鎮江府城之西。京口關之東。南通漕河。北通大江。臨江埭工。查家牆頭之下。北有小閘。南有利涉橋。俗以橋名閘。府志載宋天聖七年五月。兩浙轉運副使言。潤州新河畢工。降詔獎之。丹徒縣志載。小閘在新河。康熙元年重建。府志無小閘名。今查小閘。於嘉慶二十二年復修。金門口寬二丈一尺。高二丈。砌石二十層。

丹陽縣丞一員。專司丹陽縣境運河閘壩。催鑿漕船。汛內並無堡夫堡房。黃泥壩閘。在縣北二十里。丹陽縣志不載。所自。考府志載。陵口與黃泥壩。丹徒大瀆山三閘。俱知府吳揭謙造。在萬歷十年後。閘係攔河。已無啓閉。金門寬二丈三尺。高二丈二尺。九曲支河陳家橋閘。在北門外。距城二里。可達包港。金門寬一丈八尺。高一丈五尺。九曲支河嘉山閘。在北門外。距城四十里。可達包港。金門寬一丈六尺。高一丈五尺。陳家嘉山二閘。皆分洩運河之水。以濟民田者。鎮江府志載。九曲河在縣北。首起漕渠。尾距江口委折七十餘里。練湖四閘。乃洩湖水以濟運者。在西門外運河西岸。距城百二十步。頭閘金門寬三丈五尺。高一丈。內磯心一座。高七尺。長一丈。闊三尺五寸。二閘金門寬二丈五尺。高九尺。內磯心一座。高七尺五寸。長九尺。闊三尺二寸。三閘金門寬四丈八尺。內磯心一座。高六尺。長一丈二尺。闊三尺二寸。四閘金門寬二丈高六尺。江防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永定河水原委一

永定河即桑乾河。古曰濕水。亦曰渾河。康熙三十七年。賜名永定河。皇朝通志。

永定河本名盧溝河。水經注。水黑曰盧。亦曰渾河。元史謂之小黃河。俗又謂爲無定河。康熙三十七年。始建隄工。賜名永定。萬世永賴矣。其上游通謂之桑乾河。相傳每歲桑葉熟時。河水乾涸故名。

永定河志

源出山西朔平府馬邑縣西北。皇朝通志。

濕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水經。武英殿本。

濕水出於累頭山。一曰治水。泉發於山側。沿波歷澗。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濕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平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濼涓水者也。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源之上。世謂之天池。水經注。

永定河即桑乾河。其源自山西寧武府神池縣。海泉伏流。至大同府馬邑縣雷山之陽。七泉湧出。合爲一股。桑乾河源出馬邑縣西北。流逕縣南。又東入大同府山陰縣界。舊志自靜樂縣天池。伏流至洪濤山下。匯爲七源。曰上源。曰玉泉。曰三泉。曰司馬洪濤。曰金龍池。曰小盧。曰小蒲。合爲一流。是謂桑乾河之源。黃水河源出朔州東南。東北流逕馬邑縣。又東北流入大同府山陰縣界。即古治水。

一名濕水。一名灑水。漢書地理志。鴈門郡陰館縣。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胡三省通鑑注。治水出累頭山。當時亦有累水之名。酈道元所謂濕水。卽灑水也。治水乃濕水。潦涓水乃桑乾水。二水各出而合流。或以治水卽桑乾誤。大清一統志。今按畿輔安瀾志。引司馬洪濤作司馬泊。

桑乾河古曰治水。亦曰濕水。亦曰灑水。今名永定河。源出山西朔州馬邑縣西北洪濤山。俗曰洪濤泉。卽古累頭山也。七泉湧起。水道提綱。

桑乾河。盧溝河上源也。一名潦涓水。源出山西忻州靜樂縣。漢曰汾陽。燕京山之天池。湫流。方輿紀要。燕京山卽管涔山。天池在管涔山北原。上亦謂之祁連池。相傳其水滯通桑乾。謹按桑乾河。元史云。出代地。河防志云。出大同桑乾山。今水經云。馬邑縣洪濤山。潞水客譚以爲發源渾源州。其說不一。桑乾山古無是名。蓋卽洪濤山。北桑乾河重源再見者也。其發源處。要當以水經注元和志爲據。明史河渠志。從之。吳道南集亦云。盧溝河出太原天池。湫流。據山海經。則桑乾亦名繩水。而潞湫之說無異。又據水經注。汾水亦出管涔山。蓋同源而異流。桑乾獨湫也。東北出朔州馬邑縣西北洪濤山下。爲七泉。統名之曰洪濤泉。卽桑乾泉也。謹按一統志。司馬洪濤爲司馬泊。與方輿紀要異。山西通志。洪濤山下有七泉湧出。名黃道泉。土人又名洪濤泉。是黃道洪濤。皆爲七泉之總名。又云。桑乾水至洪濤山。黃道泉與金龍池水合流。至邑之西。是黃道與金龍。明是兩泉。又一統志。黃道泉縣西八里。金龍池縣西北十里。小蒲西北五里。山西通志。三泉。二一在縣南五十里。一在縣東五十里。小

蒲泉在縣西北五里。黃道泉在縣西北八里。上源泉在縣西北十里。金龍池在縣西北。而司馬泊不言里數。細蘆灣泉在縣西北。派同金龍池。水玉泉在縣西北。鴈門山西。皆參差互異。考上泉玉泉。在雷山東側。洪濤山下。俗名神頭山。三泉出三眼。故名。在今馬邑縣治西北十里之神頭村。由洪濤山北湧出。寬被九十餘丈。池廣二畝許。俗呼神頭海子。司馬洪濤在金龍池上流。中有陂陀泉。北有村名司馬泊。小蘆俗名細蘆灣。又稱戲龍灣。小蒲。今日小泊。東有小泊里村。今其地名曰南小蒲。又別有溪曰喇河。至小泊與諸泉合流。注於馬邑城南。蓋七泉俱承天池之狀流。特隨地異名。不得專指一泉。雷山與洪濤連接。本不甚遠。或以爲洪濤山之下。或以爲雷山之陽。皆可。第專舉金龍池言之。則不可。而今水經謂桑乾河源出大同府馬邑西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則更欠分曉。至山西通志。既謂桑乾河源黃道泉金龍池。二水匯於喇河。復云桑乾水發源喇河口西北。至洪濤山黃道泉。與金龍池水合流。則更費解矣。又據水經注。是濕水入桑乾。桑乾承天池。明甚。而方輿紀要謂濕水在馬邑縣南。一名治水。洪濤山一名累頭山。是濕水發源洪濤。卽會於洪濤矣。成何語乎。况鄜注既明其山曰累頭山。又申之曰治水。中間又逕陰館縣。而於桑乾水。則曰縣西北。上平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是濕水至此。始有桑乾之名。蓋七泉上承天池。旁入濕水也。竊意濕水桑乾。渾河自是。三河。先濕水入於桑乾。後渾河入於桑乾。三河並爲一河。乃有虛溝之名。諸志或稱桑乾。或稱渾河。或稱虛溝。不過一水而異名。於是明史河渠志。則謂桑乾河自馬邑渾泉溢出。是謂桑乾。水部備考。則謂虛溝河至馬邑。發爲渾泉。流爲桑乾。吳道南集。虛溝至馬邑。迤邐東下。曰桑乾河。直不辨其若

何當稱桑乾若何當稱渾河盧溝矣。畿輔安瀾志。

東南流。有灰河自朔州來會。皇朝通志。

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矣。其水東逕馬邑縣故城南。其水東流。疑脫一注字。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流。水南有故城。南宋本作東。北臨河。又東南右合濕水。亂流枝之。當作津。南分水經注。

灰河在寧武縣西。源出汾水嶺。北流經陽方營。入朔平府朔州界古馬邑川也。亦曰恢河。大清一統志。

灰河實桑乾南源。較洪濤稍遠。其源出管涔山之北麓。北流經寧武所。東又北於陽方營。而出邊城。北流至州西南。有一水自西來會。水有二源。南源出寧武所西北之神泉堡。北有湧泉。東南合一水。北流。出邊城大水口。東北流。有一水自西北山來會。又東北流會灰河。此水出神木堡。亦上源也。灰河又東北經州城西南。有泉水自城西來會。又東有桑乾泉。自北來會於城之東南。桑乾泉如小湖。在州北。東南流經城東北。又東南與灰河會。東北流。與北源洪濤水會。而東北經馬邑縣城南。水道提綱。

過永濟橋東南。合流逕縣城南。灰河之水。合青羊渠。臘河。吁澗河。七里河。泥河。沙楞河。自西注之。曰馬邑川。畿輔安瀾志。

發源山西。有三源。一曰洪濤泉。即古灑水。亦曰治水。出故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濤山。即古累頭山。水

經注所謂灤水。出累頭山也。水自出山西南流。微渾。亦謂之黃道泉。一曰桑乾泉。卽古溱潏水也。源出寧武府西南管涔山之天池。伏流百二十里。至故馬邑縣雷山之陽。七泉湧起。爲金龍池。池周里許。澄清可鑒。隆冬不冰。水經注所謂洪源七輪。潛承太源汾陽北燕京山之天池者也。燕京山卽管涔山。在寧武府西南六十里。天池在山原之上。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曰元池。二池津脈潛通。水自金龍池出。東南流。是爲桑乾水。一曰灰河。灰一作恢。水經注所謂馬邑川水也。出管涔山之分水嶺北麓。分水嶺在寧武府西南四十里。乃桑乾之南源。東北經寧武府南。又東流黃花澗水注之。又北流。鳳凰山水自北來注之。又北流出陽方口入朔州界。經朔州城南。又東流。吁澗水合。臘河自北來注之。又南流。沙楞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流。屈而北。至故馬邑城南。桑乾泉自城西北。左會洪濤泉。南流經城西。至城南與之合。自下通稱桑乾矣。永定河志。今按永定河志。灤水皆作灤水。云從永樂大典內水經注本。

東北流經山陰縣北。又東北經應州北。皇朝通志。

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周地理志作武州塞水。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逕日沒城南。其水又東流。右注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逕黃瓜阜。曲西又出逕其堆南。又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郡北。當作桑乾郡。又東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東谿。西北流逕故城北。又西北入桑乾枝水。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俗謂之南池。池水又東北注桑乾水。爲濕水。並受通稱矣。濕水又東北。逕魏亭西。濕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濕水又東流。四

十九里東逕巨魏亭北水經注

武周塞水在懷仁縣南七十里源出縣西新莊村東流逕薛家莊又東流至縣東南入桑乾河一名新莊河又名南河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流經山陰縣北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經安銀驛南有黃水河南自縣城東北流注之黃水河出山陰西南朔州東南近邊城之鴈門關北上二源合而東北流有一水南自邊城內之廣武驛西出邊北流與會東北百里經縣城南又東北入桑乾河水道提綱

又東流逕大同府山陰縣北界又東流逕應州北黃水河白泥河清水河木瓜河諸水入焉山西通志黃水河發源鴈門關之東廣武之西流出三泉口至山陰縣朱家莊入於桑乾謹按黃水河自另是一水元史河渠志以盧溝爲小黃河明蔣一葵有黃河伏流之說說者又謂近代有黃水河之目而潞水治水之名反隱皆非也畿輔安瀾志

桑乾河東流經三家店北又東北流馬跑泉自西北來注之馬跑泉出馬邑興文堡又東北至西河底村鴈門關水自西南來注之鴈門關水發源代州西北鈞突泉北出塞口合山北諸水北注桑乾河又東北流鄯河自西北來注之鄯河自朔州東流至馬邑東入桑乾河又東北流泥河自泥河村西北來注之又東流折而北尾河自陽和堡入大同府境西北來注之又東北流逕安銀子村東南沙嶺北至山陰縣西轉而北流又折而東繞黃花岡南黃花岡卽水經注之黃瓜阜也又東流新莊子河出大於口自左注之新莊子河卽武周塞水又東入應州界又東流黃水河自南來注之又

東流。自泥河由榆林口東北流注之。又東逕大營村。木瓜河西來注之。木瓜河出山陰縣水上村。經侯家嶺。東北入桑乾河。又東南逕北賈家塞。曹娘子堡。磨道河自北來注之。磨道河出小峯口。又東流。清水河自北來注之。清水河出懷仁縣韭畦村。南至臧家塞。入桑乾河。又東北逕屯兒村里。八莊河南流注之。里八莊河出懷仁縣西鷄毛口山。東流逕其縣。北入應州界。注桑乾河。永定河志。

有渾河自渾源州經應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崞川注之。水南出崞山縣故城南。其水又西出山。謂之崞口。北流逕繁時故城東。又北逕巨魏亭。又北逕劇陽縣故城西。其水又東注於濕水。水經注。

崞川水在渾源州東北二十里。流逕州西南麻家莊。又西至應州西安鎮。折而北入桑乾河。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經應州。北有渾河。自南合諸水來會。渾河東出渾源州東北望狐山。兩源合。西流經州城北。又西合聖水泉。又西至應州城東北境。有一水自州城東而北來會。又北入桑乾河。卽古渾源川也。恒岳在水南三十里。應州水二源。其西南出夏屋山。茹越山。馬跑泉者。東北流。東南出邊城下者。北流而合。經州城東而北會渾河。以北入桑乾。又東北。懷仁縣水自西來注之。水出縣西山中。東流至神武鎮。東北合一水經縣南。又東入桑乾。水道提綱。

又東流。逕趙壩岡之北。又東流。渾源川注之。爲渾河。亂嶺關。磁窰峽。李峪。凌雲口。遠望峪。神溪水。乳

泉唐泉諸水入焉。按渾源州發源渾源州恆山下東北亂嶺關。至沙坨坨伏入沙中。越十餘里。至燻壘鋪出泉。西流會神頭村海村等泉。南流匯應州之白土河入桑乾河。渾河之名始此。一統志謂崞川水在渾源州。今名渾河。又謂澗水爲渾源川皆非也。崞川水渾源川自是二水。澗水據水經注出靈邱縣高氏山。禹貢錐指云。翠屏山即高氏山之別名。東南接靈邱界是也。水部備考謂盧溝河。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流而爲桑乾。澗水客譚謂桑乾水發源於渾源州。皆欠分曉。折而北流。逕懷仁縣南。大峪水小峪水合流注之。俗謂之懷仁河。金龍山水鎮子海聖水泉入焉。畿輔安瀾志。

又東逕西安堡南。又東至邊耀山西。有渾源河自南合諸水來會。即古渾源川。水經注所謂崞川水也。又東逕鄭家莊入大同縣界。左得大峪口河。大峪口河出懷仁縣西山中。東流出大峪口。合紅山峪水至大同界。注桑乾。永定河志。

又東北經大同府南。有武州川自左衛西南衛河自大同北邊合而來會。皇朝通志。

濕水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東流逕故城南北。俗謂之獨谷孤城。水亦即名焉。東合旋鴻池水。水出旋鴻縣東山下。水即成池。北引魚水。水出魚谿。南流注池。西南流逕旋鴻縣南。又宋本作右。合如渾水。是總二水之名矣。如渾水又東南流逕水固縣。水固疑是永固之譌。右會羊水。水出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周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羊水又東注於如渾水。亂流逕方嶺。羊水又東注如渾水。又南至靈泉池。枝津東南注池。池渚舊名白楊泉。如渾水又南逕北宮下。如渾水又南分爲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諸池沼。又南逕虎園東。又逕平城西。

郭內其水南又屈。逕平城縣故城南。長塘曲池。所在布獲。故不可得而論也。一水南逕白登山。西其水又南逕平城縣。故東如渾水。又南與城武周川水會。水出縣西南山下。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逕武周縣。故城西。又東北。右合黃山水。西出董阜下。重疑作東。北流。聖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於黃水。黃水又東注武周川。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西谿水。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周川。武周川水又東南流。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谿。東北流出山。又東注武周川。逕平城縣。東南流注如渾水。又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如渾水。又東南流。注於濕水。水經注。

如渾水在大同縣東北四十里。自塞外南流入。又南至縣東南。入桑乾河。今名御河。武周川水在朔平府左雲縣。東流入懷仁縣北。又東南流。至大同縣東南。入御河。今名十里河。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經大同府南甕城驛北。武州川合衛河自西北來會。武州川西出左衛之西南山。東北流經衛北。又東有二水自北來會。經雲西堡北。又東至高山營西。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至雲岡堡東南。一水自北來會。折而東南流。有十里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與北來之衛河合。又東南入桑乾河。衛河出大同北邊城外。南流入。經得勝堡東。又南經府城東。又東南會武州川也。衛河一名如渾水。亦名御河。源在邊外太僕右翼牧地西北山。水道提綱。

又折而東。逕大同府大同縣。漢日平城。南界。則有如渾水自塞外挾諸聞澤。羊水靈泉池諸水。逕得

勝堡宏賜堡合武周川一作武州水繞城東北西南流注之是名御河則有滄頭河南大河兔毛河
廖家河新莊河石窟寒泉水磨河諸水入焉謹按山西通志今如渾水枝津暨泉池大概涸塞一
統志武周塞水謹按卽武州川水水經注武周塞口自山口枝渠東入苑一自枝渠南流東南出也
畿輔安瀾志

又東逕新橋村武州川水合如渾水自西北來會武州川水西出左衛之西南山至大同縣東南名
十里河入如渾水如渾水出察哈爾正紅旗遊牧之葫蘆海東南流靈泉自左注之又南由鎮羌邊
壩水口入大同縣界又南逕得勝堡東得勝河西來注之得勝河即水經之羊水也如渾水又左得
入墩口之水又南至大同府東門外之興雲橋亦名玉河又東合十里河又南至高家店入桑乾河
又東逕甕城驛古定橋北明嘉靖時御史宋儀望請疏桑乾河通宣大糧餉所經古定橋卽此永
定河志

又東北經渾源州陽高天鎮廣靈蔚州境入直隸界皇朝通志

濕水又東逕北平邑縣故城南濕水又東逕沙陵南濕水東逕猗氏縣故城北濕水又東逕道人縣
故城南水經注

又東流逕聚落堡城南又東流逕陽高縣漢爲白登臺地北魏置高柳郡幡羊山下渾源州北又東
流逕天鎮縣五泉河入焉又逕廣靈縣北漢日延陵北魏隸蔚州又東流入直隸宣化府西寧縣
日陽原西南界畿輔安瀾志

又東北逕于家塞卜村。又東逕西冊田貴仁村西堰頭至梁家馬營入陽高縣界。又東南逕黃土梁南。又東至西馬營入天鎮縣界。又東逕蘆子屯北嘴兒圖南石門溝。水自左注之。石門溝水發源天鎮縣西李芳山南至嘴兒圖會五泉河入桑乾河。又東過六稜山北。又東入直隸西寧縣。與蔚州分界。永定河志。

經懷安縣南。又東北經保安州南。皇朝通志。

濕水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濕水又東流。又東宋本無流。又東三字。陽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澤中。北俗謂之大拔回水。水自源東南流注於濕水。又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濕水東逕昌平縣。濕水注之。水出南墳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逕濕水。濕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濕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經言出南非也。蓋誤證矣。水入宋本作又東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縣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其水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東北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門。門二門字。宋本俱作關。水西北流。逕南舍亭西。又逕句璣亭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魏土地記曰城內有二泉。一源流出城西門。一源流出城北門。二源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東北。熱水注之。水出綾羅澤。其水東北流注祁夷水。又東北谷水注之。出昌平縣故城南。又東北入祁夷。祁夷右會逆水。水導源將城東。西北流逕將城北。逆水又西注於祁夷之水。逆之爲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淵東注之。祁夷水又北逕一故

城西。又逕昌平郡東。又北連水入焉。水出碓磬縣東。西北流逕碓磬縣故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又西逕王莽城南。又西倒刺山水注之。水出倒刺山西。其水北流逕一故亭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注連水。又北逕當城縣故城西。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隨山。祁夷水又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濕水。濕水又東北逕石山水口。水出南山。北流逕空侯城東。其水又東北流注濕水。濕水又東逕潘城縣北。東合協陽關水。水出協谿。其水東北流歷斧頭山。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潘泉故瀆。瀆舊上承潘泉於潘城中。其泉東出城注協陽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惟泚泉而已。關水又東北流注於濕水。又東逕雍洛城南。濕水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濕水又東逕高邑亭北。又東逕三臺北。濕水又東逕無鄉城北。濕水又東逕溫泉水注之。水上承溫泉於橋山下。北流入於濕水。水經注。

壺流河自山西廣靈縣流入。又東北經蔚州界入桑乾河。卽古祁夷水。飛狐谷水在蔚州西南。今漣。熱水在蔚州西。州志城西三十里。綾羅里有暖泉。卽古熱水也。金河卽古倒刺山水也。在蔚州東南七十里。發源小五臺山。西北流入壺流水。其水映石如金。故名。又有乾河在州東南三十里。源出太白山。流二里出口。散溉民田。數十里流會金河。協陽關水在保安州西南。媯水在保安州西南。卽古潘泉也。溫泉水在保安州南。大清一統志。

經懷安縣南境之東城南。又東北有一水西南自廣靈蔚州來會。水出廣靈縣西望狐山之東麓。東北流經縣城南。又東北經蔚州北。又東北行山中折而西北入桑乾。水道提綱。

又東流逕縣治南。則有柳園泉一突泉。一名吐泉。又名一堵泉。合潯河之水繞城西南流注之。又東逕馬房。又東流逕東城堡。又東流逕順聖廢縣。又名順聖川。謹按諸書皆以順聖川馬房爲明初兵制。考遼史百官志有渾河北羣馬司。則川原之宜畜牧久矣。又方輿紀要。聖順川在聖順東城南。即桑乾河支流也。東西延袤二百餘里。明史地理志。宣府左衛南有桑乾河。又有順聖川。延袤二百餘里。下流亦合於桑乾河。二說各異。而縣志載。邑人林盛順聖川。直以西山夾峙。形如川然。故名曰川。非真水也。則似自昔並無此水矣。川之名。皆取於水。六書之義亦象水也。乃止取字形而反謂無水。然又以爲百餘里之順聖。以水得名。則必源遠流長。乃除桑乾一水外。別無他流可據。則紀要支流之說。似爲得之。蓋昔爲桑乾支流所入。而後乃湮廢也。又水經注。濕水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又東陽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澤中。北俗謂之太拔回水。以其地形擬之。亦當在西寧。今無考。豈即昔之所謂順聖川歟。南與蔚州分界。又東流逕大小渡口。則有壺流河。卽祁夷水。合廣靈縣之莎泉。瑞泉。百家泉。灑雨泉。枕頭泉。集興。矚池。作矚池。蔚川之唐山泉。滋泉。暖泉。乾沙河。金河。飛狐關水。飲馬泉。靈泉。七里河。金波泉。海子泉。橫澗泉。太平河。會子河。蓮花池。謹按此卽水經注所謂青牛澗。扶桑泉。諸水。西南來注之。謹按。壺流河諸書皆以爲卽祁夷。又以葫蘆源出莎泉。考水經注。澗水篤澗水。又東。莎泉水注之。不云祁夷。而濕水篇敘祁夷水。所經歷又無莎泉。則是莎泉自入澗水。與祁夷無涉也。方輿紀要。有廣靈縣莎泉。入壺流河。當另是一莎泉。非卽澗水之莎泉也。且旣以莎泉入壺流河。又以祁夷水爲在靈邱縣北。則壺流似非卽祁夷也。今澗水之莎泉不可考。而入壺流河之莎泉。

據山西通志在廣靈縣西三十里。又云一說滋水源出莎泉。東注合壺川山下。水名神泉。二水合流其形如壺。又引水經注之滋水導源莎泉。考水經注原文。溫泉水東流注於澠水。又東泉水注之。水導源莎泉。乃於水上增一滋字可乎。是皆因以澠水爲嘓夷。又以嘓夷爲祁夷。又以壺流爲祁夷。又以蔚州之滋泉爲滋水。四水俱混。於是壺流之莎泉。或失其名。而即以澠水莎泉名之。甚且增改水經注之莎泉爲滋。惟求其說之可以牽合互證。而不顧其理之難通矣。古今水道之變。原非可以曲爲之說。但以壺流河爲祁夷。考水經注。謂祁夷控引衆泉。以成一川。今壺流河實爲衆泉所歸。又以水經注祁夷水所入之水證之。則諸志以壺流爲祁夷。其說固是也。而祁夷水水經注固未嘗言嘓夷也。水經注註曰。周禮嘓夷之川。鄭註云。嘓夷卽祁夷。又云。酈注。澠水卽嘓夷。於是澠水嘓夷。祁夷爲一水矣。水經澠水。酈本注固云。卽溫夷之水也。而水經注註。澠水卽嘓夷。於是澠水與祁夷水。水經注自是兩水。而水經注註。牽合者也。於是後世以壺流河爲古祁夷。而澠水滋水亦混而爲一矣。又據水經汾水篇。又南過大陸縣東。酈注王莽改曰大寧矣。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地理志曰。九澤在北井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嘓漢之澤。俗謂之鄔城。此則水經注嘓漢之明文也。水經注又引周禮註云。嘓夷祁夷也。考大陸縣爲今之太原府文水縣。與漢志之平舒縣。屬今之渾源州者。相去遠矣。而太原在唐夏商爲冀州。至隋復改爲冀州。虞周秦漢以來。固皆爲井州。則嘓夷之當在太原無疑。不特嘓夷非澠水。且並非祁夷。自來皆未之辨也。又山海經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渟沱。澠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注云。過博陵縣之南。又東北入於易水。是滋與澠爲

二源，並不入郡夷也。元和郡縣志，既別滎夷河爲瓠臚河，復有滎夷水一名潏水，是與水經注註之誤一也。至壺流，葫蘆瓠一河而異名，亦猶之。桑乾，渾河虛溝之稱，明通志，滎夷葫蘆並載。山西通志，葫蘆壺流異源，徒滋惑耳。又按，壺流河發源山西大同府之靈邱縣，東流，逕縣西南白羊山林管山，又東，逕縣南直峪山，東流，逕縣城南關外，又東，逕壺山，又東，逕唐山，又東，入直隸蔚州西境崖頭村暖泉堡，又東，逕李家碾，又東，逕薄家莊南，又東，逕李堡子，又東，逕仲家莊，又東，逕君子町，又東，逕下油平，又東，逕辛家莊，又東，逕水門頭，又東，逕代王城北，又東，逕大德莊，又東，逕柳子町，又東，逕西合營，又東，折而北，逕添照町，鳳凰臺，又北，逕利壑村，又北，逕袁家阜堡，又東北，逕鴛鴦站，又東北，出鴛鴦口，又東北，逕水泉莊，錢家沙窪，鄭家沙窪，與西寧縣之王家沙窪相直而下，逕東城之大小渡口，入於桑乾河，蓋旋折於廣靈蔚州之境，二百五十里，而河身寬不過丈餘，深僅尺許，旱則行，李可通，人不病涉，一遇水潦，衝決之患，往往然矣。謹按，桑乾河自山西天鎮縣小鹽場，暨大同府康石莊交界起，流入縣屬東西白家泉堡，其南岸爲雙樹村堡，吉其町，王靈池，曲長城，鄧家莊，搗骨鹽，三泉堡，小辛莊，開陽堡，雙塔堡，泥泉堡，八角砦，西馬圍，老君營，馬圍堡，保神觀，小渡口，其北岸爲小莊兒，大鹽場，上回村，下回村，牛蹄莊，圪塔頭，廣豐莊，張順莊，辛其堡，小白嘴，審子溝，三分溝，西水地，東水地，舍人莊，大灣營，大渡口，與壺流河合流，至鎮河營出境，長一百餘里，兩岸夾高無隄堰，自馬邑縣流至西城三百七十里，河北有渠一道，起小莊兒，至張順莊止，乾隆十年開挑，旋被衝廢，又東，流逕宣化縣南界，謹按，桑乾河之在宣化縣境內者，西接西寧縣之大小渡口，合蔚州之流河東流。

至縣屬華稍營前入境。南去城一百三十里。又東逕東西折魚灣油房里北。合黑眼山之大黑溝乾沙河。又東狼洞溝泉水注之。逕百子井秦家灣。又北會上河溝乾沙河。東出黑龍山黑龍灣泉水注之。流三十里折而東南流九里。逕下沙嘴。又折而東北流七里。逕謝家灣復東流逕水磨灣王家灣。有泉水自北注之。東逕栗家灣。又東逕搶紅崖。有泉水自南注之。又東有乾沙河流入焉。又東逕史家灣大沙河張家灣。流三十二里。折而東北逕西窰溝望扒梁。有泉水自南注之。又東逕胡甲里傅家灣李家圪塔北岸。入懷來縣屬東窰溝蠻子營。又東逕縣屬西眼里。而東入懷來縣屬之湛家莊上葫蘆。有乾沙河起自西北圪馬山東南逕樂家莊。有泉水流注之。又東南逕顧家坡馬家灣北。入於正河。又東過鷹山背長墮堡抵十字坡。流三十五里。上下兩山夾峙。又五里至保安縣屬之南北孤山出境。共長一百十八里。深井堡在縣城西南六十里。直黑龍山之北。計其方位。適得河流之半。湧幢小品。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至宣大。有兵餉主事楊讚相度以地有游沙。不可澄。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明實錄。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巡按山西御史宋儀望言。桑乾河在大同。則北村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疏鑿爲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踰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竟達古定橋。河足便漕。有的微疏。下兵部信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衛。詔會工部計之。以遠河重役報罷。蓋桑乾自發源金龍以達盧溝橋千有餘里。欲謀水運。誠不易也。又東流逕保定州西南界出孤山下。北爲平

坡渠分北孤山之水東北流入於洋河南爲百戶渠一名江南惠民渠分南孤山之水東南流歸於本河又東流五里逕頭堡中惠民渠出焉東北流逕州城北下流入於洋河又東流二里逕丁官堡南惠民渠出焉逕州城南下流歸於本河又東流逕州城南汪源屯之公務渠出焉東流歸於本河又東逕溫泉屯謹按州境河身西起懷來縣屬之下葫蘆與宣化縣屬之石子坡出南北兩孤山峽入州屬其南岸逕馬家莊張家莊西張順屯東張順屯高堡子頭堡子小堡子即二堡子羊圈子三四五六七堡子九百戶廣恩屯其北岸逕朝陽寺頭堡丁官屯汪源屯高廟村新興堡保家莊至溫泉屯三十五里又東流逕新保安城南繞出窩棚山麓明邑人來復新修保安衛工程說略保安初名深家站景泰間置衛所屯堡星錯東北乾水河爲諸水之匯夏雨漲發濤浪拍天直逼城隍間濊谷斯須平滿甚且由門溢衝因於水源處增築障水壩八十丈又補修圍牆壕塹一千一百二十丈亦一金湯也又東流逕良田屯北又東流逕老君堂南又東流逕榆林屯北謹按宣化府志保安州尙有定方水金史地理志德興有定方水鎮嶺北紀行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邱曰定方水逕石梯子則是桑乾水流至定方鎮即名定方水無他道也所云石橋即金志龜頭館石橋也畿輔安瀾志

又東逕西寧縣南柳園泉西北來注之又逕揣骨疇北沙河堡南又東北逕蔭子溝又東南逕太白嘴北又東逕東城堡南又東南至小渡口村壺流河合廣靈蔚州諸水自石來會壺流河即古那夷水也源出廣靈縣西經石梯嶺北東逕縣城南又東北逕蔚州北又東北行山中折而西北入桑乾

河。又東北逕大渡口南。又東入宣化縣界。又東南逕馬家灣東。又東逕肇架山入保安州界。又東逕南北兩孤山間。又東過保安州城南。又東南逕河南堡。又東逕新寧堡。又東南逕焦家營南。永定河志。

又東北有東洋河。合西洋河。清水河。經宣化府西南保安州東北來會。皇朝通志。

濕水又東。左得於延水口。水出塞外子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卽修水也。修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俗謂是水爲河頭。又東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水出縣西山。東逕廷陵縣故城北。俗指謂之琦城川。又東逕羅亭。又東逕馬城北。又東注修水。又東南於宋本作流。大甯郡北石注雁門水。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雁門水又東南流。屈逕一故城。雁門水又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爲潭。敦水注之。導當作其。水導源西北小威之山。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敦水東又濞水注之。出東阜下西北流。逕故城北。又北合敦水。亂流東北。注雁門水。雁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陽門水。與神泉水出葦壁北。水有二流。俗謂之比連水。一水東北逕一故城東。而東北流。注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同道城北。又東託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於葦壁北。東逕陽門山。南託台谷。謂之託台水。東逕三會城南。又東逕託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北。東北注雁門水。雁門水又東逕大甯郡北。有修水注之。自下亦通謂之於延水矣。時人亦謂是水爲葦桑河。於延水又東逕罌城南。又東左與寧州水合。水出西北。東南流。逕小甯縣故城西。東南流。注於延水。又東逕小甯縣故城南。於延水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奇

源合注。總爲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甯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於延水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於延水又東南逕雞鳴山西。於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其水東南流注於濕水。水經注。

又東過涿鹿縣北。水經。

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其水又東北與陂一作阪。下同。泉合。其水導源縣之東泉。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併則流注陂泉。亂流東北入涿水。涿水又東逕平原郡南。涿水又東北逕祚亭北。而東北入濕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謂之涿耶。地理潛顯。難以究昭。非所知也。水經注。

洋河亦名東洋河。源出邊外。至保安州東合桑乾河。即古於延水也。南洋河入東洋河。即古雁門水也。溝口河在懷安縣北。自天鎮縣流入。經縣西南三十里。折北流至縣西北。有柳河自縣西七里。東流入焉。又東北逕城北。至萬全縣舊左衛界入洋河。即古託台谷水也。西洋河入東洋河。即古延鄉水也。清水河源出邊外。鴛鴦泊南。匯正北溝。東西沙溝諸水流入張家口。南流逕萬全縣東二十五里。又東至宣化縣界入洋河。即古寧川水也。按今清水河發源張家口外。二派分流。其東北有水自獨石口外西南流合焉。南流入邊。經張家口堡東北五里。又南至宣化縣西界入洋河。舊志與柳河川混而爲一誤。泥河在宣化縣東十五里。自關子口西南流四十里。與洋河合。即大黑城川也。涿水在保安州東南括地。志阪泉今名黃帝泉。在懷戎縣東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東。

北與涿鹿合。保安州志。礮山堡西南十里。有七旗里泉。卽阪泉也。東北流合黑龍池水。頭寺津及龍王堂池諸水。又東環堡城北。又東南入縉山河。黑龍池在堡西七里。水頭寺津在堡西南四里。龍王堂池在堡西南三里。卽蚩尤泉也。大清一統志。

經保安州南。又東北有東洋河。合清水河。西北自宣化府城來會。水勢益盛。東洋河卽古於延水。亦曰修水。其源曰兆哈河。在正黃旗察哈爾東北兆哈嶺之東。兩水合而南流。又東南有七七哈那河。自東北來會。又東南經海喀喇山。又東南流入邊城。經山西新平堡之北。平遠堡之南。又東流經直隸西陽河堡柴溝堡之南。有西洋河自西南來會。西洋河西出陽和邊外太僕牧地。東南流入邊城靖魯堡北。守口堡南。又東經陽高縣城北。又東流至天城衛西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城北。又東入直隸界。東北流。至萬全縣西南之柴溝堡。東南與東洋河合。既合。東流至萬全驛北。有一水南自懷安縣東北流注之。又東清水河北自張家口南流來會。清水河卽古寧川水。其源在張家口東北太平莊。上源在獨石口西南山。南流百餘里。合二小水折而西。又六十里與拜察河會。俗曰古爾板河也。拜察河在張家口北稍東六十里。源出拜察村。經桑阿蘇台山南流。會古爾板河。又西會一水。南流入口爲清水河。又南折而西南入東洋河。東洋河既會清水河。折而東南流。經宣化府城西南。又東南至保安州東北之雞鳴驛。南入桑乾河。西洋河卽南洋河。卽古雁門水也。水出陽和北之雁門山。水道提綱。

又東流迤沙城堡北。入懷來縣西南境。則有洋河合清水河。塞外諸山之水。自北來注之。曰燕尾河。

洋河有三。曰東洋河。曰西洋河。曰南洋河。東洋河源出萬全縣張家口外西北雲頭壩。名蘇祿計河。古於延水也。亦曰修水。又曰長川。東南流有頭道河。二道河。西北來合之。曰合河。今土人呼曰各河。蓋音之訛也。又南流入東洋河口。爲東洋河。逕懷安縣北境。東南流逕東洋河堡北。今廢。又東流逕柴溝堡北。又東流暖泉入之。又東流紅草溝孫柴溝河注之。與西洋河合。畿輔通志。東洋河逕柴溝堡西北。合南洋河。一統志。東洋河又東至堡東五里。合南洋河。皆非也。西洋河亦出塞外察哈爾東南烏爾河蒙古河蘇爾扎河諸水入焉。名兆哈河。古延鄉水也。口北三廳志作於延水。非也。南流自白陽口逕山西天鎮縣平遠堡北。又東流入直隸懷安縣北境。又東流逕西洋河堡南。又東流逕柴溝堡。堡北則有花山之乾沙河。西南來注之。又東流會東洋河。與南洋河合。南洋河亦在大同府北塞外。雁門古雁門水也。東南流自車石溝口入邊。逕陽高縣之守口堡南。又東流逕天鎮縣之鎮門鎮口瓦窰永嘉諸堡南。又東流入直隸懷安縣西境之李信屯北。歷兩山岡。又東流逕柴溝堡南。則有神泉水。今曰水溝口河。合陽門水。託合水海眼泉柳河水塔兒泉紅塘河紅桃溝水入之。又東流與東西二洋河合。自是以下通謂之洋河。亦曰燕尾河。又東曰會河川。亦曰滄河。舊有滄河堡。今廢。又東流入萬全縣西南境之暗莊屯。南與懷安縣東北分境。又東流逕陽門屯。又東流逕第六屯北。直水莊屯。則有新河口之新河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流逕北岸之龍池堡。則有新開口。正南泉合清水泉。自北來注之。又東流逕太史莊。則有洗馬林堡之西沙河。合東沙河大小泉龍池泉諸水。逕受陽川來入之。又東流逕下官莊。入宣化縣西北四十里之清水河堡。則有清水河古寧川水也。自萬

全縣張家口合獅子溝毛克令溝太子河榆樹坪泉石窖泉驛馬園河夾沙河七慶兒溝格料溝大西溝諸水入焉。又東流逕兩戶莊。則有張家口之水。泉水流爲小清水河。伏爲乾沙河。匯爲柳河川。自北來入之。又東流逕黑臺橋下。則有羊城子黨家溝安家壑乾沙河自西南入焉。又東流逕南。出宣化府城南。又東流。則有泥河古黑城川水也。自龍門縣龍門關合後壩口乾河。小白陽河。松樹溝乾河。趙川堡四泉。鐵底湯。修水池。馬草溝。東西葛峪口。東西深溝。乾沙河。城河。葛峪堡。乾沙河。諸水入之。又東流逕金龍口。則有龍門縣小白陽堡。碾槽溝之乾沙河注之。又東流逕雞鳴山下。亦作鳴雞山。又東流逕保安州東之沙窩村。懷來縣西子雙樹子小店子。抵保家莊。燕尾河。至此始盡入於桑乾河。謹按。於延水爲東洋河。延鄉水爲西洋河。雁門水爲南洋河。據水經注於延水卽修水。先合延鄉水。後注雁門水。雁門水出於雁門山。東南流積而爲潭。敦水注之。敦水東又澌水注之。二水無考。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陽門水。與神泉水出葦壁北。謂之比連泉。又東託台谷水注之。此則所謂雁門水。未合於延。延鄉二水之先者也。雁門水又東修水注之。此則一統志。畿輔通志。據之以爲東洋河入南洋河者也。又曰。於延河自下。亦通謂之於延水矣。是則三河合流可通謂之洋河也。下又云。於延河又東左與寧川水合。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出黑土城入延河。此則三河合流之後者也。又東南逕雞鳴山。注於濕水。此則洋河入桑乾也。又據水經注。陽門水當卽雁門水也。神泉水託台谷水。則明是二水。又神泉水出葦壁北。水有二流。俗謂之比連泉。是比連泉卽神泉也。蓋字記隋圖經云。神泉經北連羊門泉水。一名託台水。以比爲北誤。陽爲羊混。託台神泉爲一水。一統志仍之。

謂水溝口河，卽託台谷水，皆非也。謹按：元史河渠志：盧溝河自奉聖州界流入，明史稿河渠志：桑乾河抵宣府保安州雁門雲中，諸水皆會，明史河渠志：同水部備考：春明夢餘錄：大清會典諸書所云雲中諸水皆會，皆指洋河也。又東流逕河神廟，又東流逕磬山北，磬水自西南注之。謹按：水經注：易水篤磬石山水出廣昌縣之磬石山，東流逕覆釜山，東流注於易水，今磬山水東北入桑乾，不入易水，或疑保安州志東靈山卽大磬山，西靈山卽小磬山，但既屬二山，又有東靈西靈之名，則磬山非磬石山也，注易水之磬石山水，當另是一磬石山，混井爲一，遂疑水道有不通矣。迤南流逕縉山下，曰縉山河。謹按：縉山與大磬山相接，其地交保安懷來之間，非延慶州西南之縉陽山也。畿輔安瀾志。

又東至包家營南虎頭山北，左會洋河，其流益盛。洋河有南西東三派：南洋河卽古雁門水也，發源山西大同府陽高縣之雁門山，南流入守口堡之開山口，馬邑河西來注之，又南與白登河會，白登河卽敦水源，出大同縣聚落山南洋河，又東入天鎮縣界，右合三沙河折而北，名十里河，又東會天鎮諸水，又東逕永嘉堡入直隸懷安縣界，又北逕萬全左衛城，又東至柴溝堡西南，入東洋河。西洋河卽古延鄉水也，西出陽和邊外太僕牧地，至柴溝堡西北入東洋河。東洋河卽古於延水，至柴溝堡西北會西洋河，又東南會南洋河，又東流清水河自北來注之，又東至雞鳴驛入桑乾河，又東南流，有一水自八寶山南流注之，又東流，西水泉自西水泉村，東水泉自東水泉村，北來會注之，又南逕老君山之東，至柯家窰之北，又東逕河神祠北，又南逕新窰子村，東磬山水逕村北，自西來

注之。又東流折而南望。聖山水自西來注之。永定河志。
經懷來縣有媯河自延慶州來會。皇朝通志。

濕水又東南。左會清夷水。亦謂之滄河也。水出長亭南。西逕北城村故城北。又西北平鄉川水注之。水出平鄉亭。西北流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北逕陰莫亭。在居庸縣南十里。清夷水又西會牧羊山九十九泉。卽滄河之上源也。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國宋本作谷。水與浮圖溝水注之。出夷與縣故城西南。其水俱西南注於滄水。又西南石合地裂溝。有小水俗謂之分界水。南流入滄河。又西逕居庸縣故城南。有粟水入焉。水出縣下城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滄河。又西與石陽溝水合。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居庸縣城北。西逕大翻小翻山。南東有溫湯水口。其水東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南注滄河。滄河又左得清夷水口。自下二水。互受通稱矣。清夷水又西。靈亭城水注之。水出馬蘭西澤中。左與馬蘭谿水會。水導馬蘭城水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澤水又南逕靈亭北。又屈逕靈亭東。其水又南流注於清水。清水並當作清夷水。又西得泉溝水會。水導源川南平地。北注大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水源。出沮陽縣東。而西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流注於濕水。濕水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河水。水經注。

粟水在延慶州西。按州志有沽河。源出州北十里屈家堡西南入媯河。此卽水經注之粟水。今俗呼曰沽河。非古沽河也。馬蘭溪在延慶州西。桓公泉在懷來縣南。畿輔安瀾志。

媯河自延慶州東北發源。西流逕州城南。又西逕懷來縣城南。又西南流入桑乾河。本古清夷水也。

今訛曰媯河。按括地志：媯水在懷戎。本漢潯縣。在今保安州西南界。此自是清夷水。遼史：媯泉在可汗州城中。宣鎮志謂起延慶海陀山。皆不察懷戎之移治而誤指也。滄河在延慶州南。宣鎮志謂之溪河。源出團山。自永寧縣西南流入延慶州界。其東又有暖泉。皆南入媯河。蓋卽古九十九泉之餘流。今皆指爲媯河上源也。溫泉河在延慶州西北三十里佛谷口。板橋河在延州西北十五里。源出板橋西南。流入媯河。案水經注：陽溝水卽此。大清一統志。

桑乾河經懷來縣。土木驛在水東十數里。又東南有媯河。東北自延慶州西南流經城南。而西來注之。媯河出延慶州東北山西南流經州城南。又西南經懷來縣城東南。又西南至邊城外入桑乾河。媯川亦名清水河。水道提綱。

又東南流逕猪窰堡。則有清水河。承長安嶺乾沙河南流。合溪河、神仙溪河、周四溝堡、乾河、乾石堡、河、閔河、沽河、小濤沱、乾河、桑園屯、乾河、佛峪口、水黑龍河、大柳河、板橋河注之。曰合河口。謹按唐書地理志：媯州媯川郡懷戎。有媯水貫中。遼史地理志：可汗州有媯泉。在城中。明史地理志：延慶州東北有媯川。俗名清水河。下流注於桑乾河。是皆以爲媯河也。畿輔通志：謂本古清夷水。今訛爲媯河。蓋今懷來縣。本漢沮陽縣地。唐長安中。始自潘城移懷戎縣。及媯州來治。其故懷戎縣卽漢潘縣。在今保定州西南界。括地志：所云媯州懷戎。及歷山媯水。皆在其地。二地迥別。自天寶改郡曰媯川。金又改縣曰媯川。皆沿唐初故名。後不察移縣之事。遂以今縣爲潘縣。誤指滄河爲媯川也。又長安嶺乾沙河有二。一由龍門縣新井莊。一由麻峪口長安嶺。一名槍桿嶺。或訛作桑乾嶺。非也。其地四面

皆山夏雨迸澍水集長安堡側橫潰四出冬則乾沙委糝而已其水大抵由清夷以達桑乾也。又按此清水河又一清水河也源出延慶州北大海陀山下之龍潭南流二里許逕古城堡又名古城河潛入地中東南十二里許重源再發爲黃龍潭在緡陽山下名緡陽泉有溪河神仙溪河北來注之爲龍灣河溪河源州東北三十七里黃峪口西南流逕團順屯統團山轉東流合黃龍潭爲龍灣河又南流入於清水河水經注牧牛山水疑卽此也又西南流則有周四溝堡乾石堡河東西仄嶺之水自東來會之又西南流逕北老君堂又西南流逕臨河屯名臨河亦名東川又西南流逕川城東環城爲濠行三十餘里又逕城西北隅則有沽河沽河卽水經注之粟水河也俗以爲潘泉非也又西流爲百眼泉卽古九十九泉也是爲滄河其上源潛通於溪河又西流逕下堡屯又西流逕大營堡則有小障沱桑園屯二乾河自南來合之又西流逕張老營則有佛峪山溫泉水流爲黑龍河自西北來注之折西南流逕紙房屯七里橋出境自城西至此長四十里而入懷來東北境之解家莊則有大柳河之水自南來注之又西南流逕石柱兒又西南流逕火燒鋪抵縣城東北隅則有泰山廟下破黃泉水入之逕通濟橋下又西流則有板橋河水入之又西南流則有黑山口之乾河入焉又西南流逕水泉岡又西南流逕三營四營又西南流逕大七營八營又西南流逕大寺抵猪窩圈入於桑乾河和合口壩在懷來縣西南桑乾洋河清夷三水合流處也今廢宣化府志乾隆九年總河高斌築石壩二道各長十四丈寬十七丈以殺下流曰瓊龍壩十二年殺水衝刷存無幾旋修旋塌十六年後遂停修又案金史合河紀要以爲河合當是循土俗之稱至縣志以爲和合且

謂改自永樂，考一統志，通州有和合驛，舊名合和驛，以白榆渾三河合流而名。永樂間置，則是因合河之名，而紀要又有河合之稱，遂以訛傳訛，而以驛名移之於此也。又東流逕安家灘，其下爲沿河口。謹案，懷來縣屬河道，與宣化縣保安州相錯，自保安莊燕尾河以西首起岸之東，窰溝壘子營，東逕南岸之湛家莊，上蒟蘆下蒟蘆，其北岸對長墮里，接宣化縣屬之石子坡，東入孤山，爲保安州境。又東至保安莊，與宣化縣交界，洋河合流處曰燕尾河，卽縣志所記之桑乾水也。稍折而南，爲保安州之溫泉屯，以下始全入縣西南境。南流逕單家窰，孟家窰，萬家窰，河神廟，新窰子，豬窩園，大寺村，豬窩堡，合河口，水關堡，寶家營，安家灘，北入順天府宛平縣境，卽縣志所稱渾河也。自保安莊以西，河身長八十里，自溫泉屯以南，至沿河口，河身長三十里。縣志分桑乾渾河爲二，尙非大舛。惟云渾河一由長安嶺，一由桑乾嶺，二水交會，故名渾河，亦名桑乾。夫桑乾山，本無此山，蓋卽洪濤山也。亦曰雷山，畿輔通志以桑乾水出此，卽以名山已屬失實。若長安嶺爲龍門縣屬，一名槍桿嶺，訛而爲桑乾嶺，桑乾河並不經其下，亦無有自嶺流入之水，乃不辨桑乾槍桿之訛，而轉分桑乾嶺與長安嶺爲二，且以爲渾河所由，則誤益甚矣。畿輔安瀾志。

媿河自東來注之。媿河出延慶州東北山，西南合溪河，大柳河，黑龍河，入桑乾河。永定河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永定河水原委二

東南流入邊城。經昌平州及宛平縣西境。皇朝通志。

又東南出山。水經。

濕水又南入山。瀑布飛梁。縣河注壑。湍湍十許丈。謂之落馬洪。抑亦孟門之流也。濕水自南出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千水。非也。水經注。

清泉河在大興縣東南。亦曰渾河。舊渠自宛平縣東流入境。又東入張家灣入白河。按清泉河。古渾河正流也。元時渾河至東麻谷分爲二。故其流漸弱。明正統中嘗浚三里河以入之。畿輔通志。

又南流穿西山出水關臺。逕石景山下。名盧溝河。今名永定河。謹按西山固大行之支脈也。自沿河口以南屬宛平縣界。重岡疊嶺。名稱既繁。桑乾水貫其中者。幾二百里。所注之泉亦不一。特拘束於兩山別無他道。故所逕由諸山。概從其略。又盧溝固以水色黑得名。然亦以其流經盧師臺下。故即以地名之也。長安客話。盧師山以神僧得名。師隋末居此山。能馴二龍子。舊有寺。卽以盧師名。今清涼寺也。唐書作盧思臺。思乃師之訛也。宋史宋瑛傳。端拱二年。將討幽薊。疏言從安祖。嘗西北有盧師禪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蓋卽今之盧師臺也。又舊唐書韋挺傳。貞觀十九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挺至幽州。漕渠壅塞。遂下米臺。餽。韋懷質奏。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

船運米。及下至盧師壑。方知渠門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通達平夷之區。恐未符。聖策新書。云自幽州距遠二千餘里。無州縣。又自桑乾水抵盧師壑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蓋擬欲通漕。自今盧溝橋達於宣大。以出薊遼。而盧溝以上。山徑逼仄。不可通行。然云下米壑側。蓋其時幽州出米。僅抵盧師壑而止。不能遠泛。尋其水道。當云自盧師壑抵桑乾河行八百里。方於情事有合。又元史列傳。至元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盧溝。自麻峪可至薊麻林。朝廷遣太史令郭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舟。盧溝舟亦不通。因陳水利十一事。水部備考。盧溝而下。舟楫時有之。盧溝而上。直達宣府之保安州。故元運道也。自大同縣古定橋起。至盧溝橋務里村止。約八百里。內可以行舟者七百二十七里。驢駝搬運者八十八里。明實錄。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大同巡撫李文進奏。大同邊儲缺乏。米價翔貴。乞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大同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計程七百二十七里。陸運二節。計程八十八里。總該造船二百六十隻。置贏三百五十頭。夫役一千三百四十餘人。官十九員。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日久大通。貿易浸廣。公私俱利。又盧溝迤南達天津。另造淺船。運米百石者。改小灘兌運。由天津逕達盧溝橋務里村。交兌。尤爲省便。工部議覆。水河不係長河。泛溢則迅激難制。乾涸則一葦不通。又多山石阻礙。每議輒止。今既有成畫。當如議舉行。如有壅礙。亦當從實奏罷。上從部議。此元明兩朝。欲踵章擬故事。而終無成功者也。帶子泉在西寧縣東。源出七馬房。南流入桑乾河。今湮。聖泉一名西沙河。在西寧縣順聖東城。源出東北大王山頂。清虛觀。南流逕順聖城西。屬逕其城南。黑龍灣水注之。又南流入桑乾河。今

遷。溫泉古湯泉也。在西寧縣東南榆林山下。連水。水經注：出雒贛縣東。按雒贛在蔚州東。連水。黃省曾本作蓮水。或疑卽蓮花池。又卽青牛瀾道。元所謂瀾多蓮藕者也。第鄭注明云：祁夷水東北逕青牛瀾。水自瀾東注之。祁夷水又北連水入焉。則連水自另是一水。殆不可考矣。谷水。水經注：出昌平縣故城南。按昌平故城在蔚州北。其地則未知所在矣。石山水。按卽下涿鹿縣水之口。後人以礬石山名之者也。道元所記。前略後詳。然指爲涑水所受之水。則非矣。桃花渠。在蔚州東北。桃花堡北。乾隆三年開。下流入桑乾河。按此爲太平河東分之一支。今有乾沙河形迹。故道存焉。協陽關水。按畿輔通志。以關爲在保安州西。而水則無聞焉。蓋在當日已有曠旱不流之說。宜其湮廢久矣。七旂里泉。黑龍池泉。龍王塘泉。水頭寺津。在懷來保安州界。或曰卽礬山水也。諸泉合注礬山堡西北。隅東南流。至河神廟南。經繒山下。入於桑乾。二郎溝。在保安州東南八十里。亦出礬山下。東北流入桑乾河。今無。清水河。小溪名。勝志：盧溝河在順天府南四十里。西有清水河。西北有小溪。俱入之。分水嶺。水在順天府西四十五里。山澗諸水至此分而爲二。一入盧溝。一入房山縣界。入盧溝者。清泉水也。入房山縣界者。廣寧鹽溝。琉璃龍泉諸水也。黑龍潭。在房山縣西北五十里。房山縣志：潭發源自桑乾河。畿輔安瀾志。

又南流。遶東山之麓。東折而南。經後羊坡村。東南。小清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流。過磨石嶺。西松樹林。東至石羊溝。北折而南。又折而東北。逕磨盤嶺。北又折而西南。屈曲入宛平縣之沿河口。經沿河堡。東又東南流。屈曲穿山谷中。至險崖東。又西南流。至桑峪東。又東南。至傅家山北。又西北。繞傅

家山麓。又南逕水碾口東。小溪水自西來注之。又南逕青白口村東。清水河自西來注之。又東南經黃牛山東。菩薩崖西。崖北有山河西流入之。地名羣魚口。又東南經南河臺。東安各莊南。又南流經二梁山。又東南經大梁山。又東南經清水溝。清水西北流注之。又屈曲東流。逕琉璃局。北至三家店西。又南流復轉東。至麻峪村西。又折而南。分一小支。卽元史所謂東麻峪。西分爲二派也。西支南流經狼窩村西。新城村東。又東南流至陰山北。入正河。正河自麻峪村西東流。至北金溝北。入永定河界。永定河志。

出盧溝橋下。又東南經良鄉縣東。固安縣北。皇朝通志。

濕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水經注。

過廣陽薊縣北。水經。

濕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濕水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而不逕其北。蓋經誤證矣。濕水又東與洗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道泉流結西湖。湖水東流爲洗馬溝。側城南。東門注其水。又東入濕水。濕水又東逕燕王陵南。濕水又東南。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東注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入濕水。水經注。

明外史河渠志。桑乾河穿西山入宛平界。東南至看丹口。分爲二。其一東由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薊州合易水。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東。地平土疎。衝激震蕩。遷徙弗常。元史名曰小黃河。以其流濁也。畿輔通志。

按渾河舊自宛平縣東流經大興縣南至東安武清入白河卽桑乾故道也元時自宛平縣流爲二後舊渠堙塞其南出者永樂後改西南流經固安新城雄縣至霸州嘉靖初徙於固安縣北十餘里東流入永清縣界經霸州東北境達信安入海萬歷中又徙固安縣西十餘里尋徙城南泛溢固安永清之境後又徙固安之北本朝順治十一年復改流縣西與清水合流南入新城縣境至霸州城南溢爲巨浸我聖祖軫念郊圻周覽河道以河流無定皆由上流淤塞南趨保定與諸水會合勢不能容自致泛溢康熙三十七年特命撫臣于成龍等疏濬起良鄉之張各莊至東安之郎成河重開一道遷流於東由固安永清之北引流直出柳岔口三角淀達於西沽築長隄捍之賜名永定河設分司管理嗣是二十餘年河無遷徙而下流之入淀者積漸填淤雍正四年於郭家務開渠七十里改河東行又開下流長淀河三十餘里引渾河之水達王慶坨東北入三角淀自柳岔口至韓家村三十餘里築隄以防其衝改永定分司爲道員專司修濬由是渾河下流不復南注清河沿河州縣頗受其利乾隆十六年移河之下口自永清南岸上七工秉教村經朱家莊歷霸州東安武清至天津縣之安光村入葉淀歸海嗣因地勢狹窄不能勻沙蓄水二十年春皇上親臨閱視指授方略於北岸六工二十號開隄放溜歷東安至武清之沙家淀會鳳河入大清河達天津歸海二十八年以堰根漸淤復改於北堰十七號出口並於上游宛平縣之求賢村開減水河一道歷固安永清東安至武清入鳳河以洩永定河北岸渾流於是水益流暢無旁溢之患高梁河在宛平縣西案高梁河今爲玉河上流卽玉泉山水所經別曰高梁者存古名也大清一統志

河自石景山南流。逕順天府宛平縣漢爲霸縣地。西三十里出盧溝橋。其東爲拱極城。又東南流逕長安城。距固安縣二十里。每歲總督防汛駐此。又東南流逕求賢村。又東南流逕良鄉縣東廣陽河。鹽溝河之水入焉。又東南流逕涿州東。謹按涿州本非渾河所經。自渾河南徙。奪琉璃胡瓦挾活諸河而東南趨於玉帶河。據一統志云。永樂後改。今考明史河渠志。洪武十六年濬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莊。則不始永樂明矣。又元史本紀。仁宗延祐元年六月。涿州范陽房山二縣渾河溢。壞民田四百九十餘頃。則渾河之決涿州。並不自明始矣。大抵元時既廢金口河。渾河之流經高麗莊下入通州白河者。漸已淤塞。迨明初南出之流益盛。故洪武中濬濟治之。高家莊卽新城之高橋窪。流爲高村河。亦卽白溝河之支流也。琉璃胡瓦挾活諸河之水。旣爲渾河所奪。益徙而西南流。自康熙三十七年開永定新河以後。渾河之西南衝突者。皆東北注。清濁乃分路矣。又東南流逕固安縣北。又東流逕永清縣東北。復改由東南之冰窖村出水。謹按自康熙三十七年開河之始。由狼城淀入東淀。三十八年以狼城淀河漸次於平。上游壅塞。明年於縣北之郭家務別開新河。共六十里。又明年河成。以舊河南岸爲北隄。更築南隄。引流於舊下口之南霸州牛眼村北。出柳岔口歸淀。雍正四年。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海於郭家務開渠長七十里。東注自柳岔口以下導之北流。又自武家莊開引河三十餘里。達於王慶坨河東北。入長淀河歸三角淀而注之。三河頭與清河會。由是以舊河爲故道。冰窖村在縣東南三十里。南岸王虎莊之東。乾隆十六年河水改流。於此出水。循南坦坡堰。導入葉淀。又東流逕霸州東北。又東流逕文安縣東北。謹按霸州文安之界。舊爲渾河所衝決。自康熙三

十七年。河由柳岔口歸玉帶河。會大清河。雍正四年。改挑新河。河身漸遠。今復改流東北注。其所經由。僅在境上。不復近城矣。惟中亭玉帶二河。爲金門閣下引河之水。由此會歸。蓋其支流。非正道也。又東流逕東安縣南境。又改由縣西南之北大隄出水。曰新下口。謹按乾隆十九年。伏秋汛盛漲。東老隄一帶水勢奮激。全河濁泥悉輸送於下口之外。縱竭力挑濬。而得勝口以下水道。間斷淤阻。難期暢達。擬於安瀾城下挑築引河。北堰附隄居民。以惠家莊等十餘村。四面環隄。瀝水無歸。引河北趨。勢必倒漾。兼地本斥鹵。咸願讓地行水。遂移北大隄爲水口。而廢永清縣之冰窖舊口。畿輔安瀾志。

永定河經北金溝南金溝之西。二金溝卽金元時之金口也。又南流至石景山。繞山之西麓。西南流經龐村西。臥龍岡東。又東南經孟家莊西。又東經賈家莊南。陰山北會支河。東流逕衙門口村西。又南逕修家莊東。又南流入盧溝橋下。橋凡十一洞。水大或七八洞過水。盛漲則十一洞俱通。流水小則近北三四兩洞行水。出橋而南流近西岸石隄。至大寧村東北緣山坡。東南流經高店東。繞山坡南流。又東南至南岸二工三號。入良鄉縣界。謹按永定河發源山西馬邑。匯雁門。雲中及宣化塞外諸水。迸流而下。其勢浩瀚。然皆行萬山中。羣峯夾峙。不虞泛溢。至出山後。地平土疏。兼挾擁泥沙。易淤易潰。遷徙靡定。自石景山麓至盧溝橋南。金元明建有土石隄工。國朝因之。以下則向無修防。水勢散漫。宛平。良鄉。涿州。新城。雄縣。霸州。固安。永清。東安等州縣。數被其患。康熙三十七年。聖祖仁皇帝親臨指授。疏築兼施。南岸自良鄉之老君堂村起。至永清縣之郭家務止。北岸自良鄉之張廟場

起至永清縣之盧家莊止。築隄長百八十里。挑河長百四十餘里。至永清縣朱家莊會安瀾城河。安瀾城河原名郎城河。由淀達津歸海。又南流至南岸二工十四號。有金門石閘。減河減洩盛漲。南岸二工十四號金門閘。乾隆三年建。挑挖閘下引河。以減洩盛漲。由夏鄉縣之韓家營逕涿州之北蔡南蔡至宛平縣之長安城南。入固安縣之米各莊。至畢家莊。舊於此建笋尖壩。分東西二股。西股自畢家莊南至新城縣之李家莊。入霸州蜈蚣河。南歸中亭河達東淀。卽未築隄以前渾河之故道也。五年九月督臣孫嘉淦奏准於南岸二工十號開隄放水。改永定全河入西股引河。任其漫流。以復一水一麥之舊。旋因今昔形勢不同。村莊蒸布。田廬被淹。於六年二月。經大學士鄂爾泰奏准堵開。復歸大隄之內。照舊修防。至十七年總督方觀承奏准堵截西股引河。止存東股。東股引河亦未築隄。以前渾河之故道也。自畢家莊東南至牛沱。接黃家河入永清縣之楊家務。霸州之鋪圪坦。歸津水窪。達淀。乾隆十年。疏濬深通。至十五年黃家河淤塞。由牛沱南至林城鋪。入霸州舊牝牛河歸中亭河。二十八年。又疏濬黃家河。自金門閘下至津水窪。共長一百四十七里五分。三十七年。又於牛沱南分流之處。建築草壩。俾水勢三分。由牝牛河。入中亭河。七分由黃家河歸津水窪。仍於每年農隙。照例檄行州縣。勸民挑濬。牝牛河。卽廣陽鹽溝二水之會流也。一統志。廣陽河在夏鄉東。舊入聖水。自盧溝南決。途東注於桑乾。夏鄉志。鹽溝河發源宛平縣龍門口東南。經縣南陶村入桑乾河。自康熙三十七年築隄。二河遂不入桑乾。東南合流爲三岔口。南流至任村西南。入大清河。每當水漲。奔騰衝突。故謂之牝牛河。雍正四年。於任村南開濬新河。東南逕涿州東固安縣。西北循盧溝故

道南過霸州之南孟等村栲栳圈入於中亭河長二百餘里即今之金門關下減水引河也又南至北岸二工八號入宛平縣界又南至南岸二工十九號入涿州界又西南至南岸三工五號入宛平縣界又東南至南岸三工九號尾入固安縣界又東南至南岸三工十一號右有北村灰壩減河左有北岸三工四號求賢灰壩減河減洩盛漲南岸三工十一號北村草壩引河乾隆二十五年挑建三十七年因下游會入金門關引河太近且行曲不順將壩向南稍移改爲灰壩壩下減河自北村東挑控南至南稻村會入金門關引河計長五十一里二分皆固安縣境北岸三工四號求賢壩下減河原係古河乾隆四年建築草壩即疏爲洩漲減河二十七年改建於三號三十七年又改建於三號頭並改爲灰壩循北岸行歷宛平固安永清東安武清等縣境流入鳳河乾隆十年疏濬長一百五十餘里自六工以下即以挑河之土加培北堰二十一年下口圍築遙隄自永清縣趙百戶營村南將減河築截即於遙堰之北接開減河長八十四里零至武清縣南宮村北東入鳳河二十八年遙堰北又圍築越堰自永清縣小荆堡村南將減河築截即於越堰之北接開減河長四十九里零至武清縣劉家莊北入遙堰舊減河其越堰以上舊減河亦於本年一律挑濬每年農隙照例勸民疏挑三十二年劉家莊北廢遙堰爲澀水浸圻減河遂由缺口東入母猪泊三十七年求賢壩移建於四號改爲灰壩自壩下接挑減河普律疏濬三十九年又因母猪豬泊淤淺減河宣洩澀水不暢於越堰之尾創溝二道仍分入遙堰舊減河匯流河淀又東南至北岸三工十三號入固安縣界又南流至南岸四工十一號南折又東南流至南岸五工三號入永清縣界又東至北岸五工十六

號。稍折而西南。又東南逕南岸六工十七號。順水壩至北岸六工十八號。出下口東南流。康熙三十九年。因安瀾城河口受淤。遂於郭家務接築南岸隄工。於盧家莊接築北岸隄工。至霸州柳岔口止。即今之東西老隄。改河由柳岔口注大城縣辛張河。入東淀。遼津歸海。雍正四年。因卒張勝勞一帶。淀池被淤。阻清水遼津之路。世宗憲皇帝。特命怡賢親王。大學士朱軾。引渾河別由一道。遂於柳岔口稍北改爲下口。南岸自冰窖村改築隄工。至武清縣王慶坨止。北岸自何廊子接築隄工。至武清縣范鹽口止。即今之舊南隄。舊北隄挑河。入三角淀。遼津歸海。乾隆十六年。三角淀一帶淤成高仰之勢。南岸七工冰窖草壩。凌汛奪溜。遂由冰窖改河。從舊有之東老隄開通。歸入葉淀。因加培。康熙三十九年。接築之北隄。並乾隆三年所築之南坦坡堰爲南堰。以乾隆四年所築之北大隄爲北堰。河由葉淀遼津歸海。乾隆二十年。因冰窖河口以北淤成南高北低。高宗純皇帝親臨指示。於北岸六工洪字二十號。賀興營地面。開隄放水。改爲下口。河流東注。地勢寬廣。任其蕩漾。散水勻沙。入沙家淀。遼津歸海。永定河志。

又東南經永清縣北。霸州東北。東安縣南。皇朝通志。

又東逕舊第五里村北。又東北流至河神廟西。又東北流逕廟北。入東安縣境。又東北流至條河頭之北。乾隆三十七年。興舉大工。因河出下口。年久地淤。形勢紆曲。遂於東安縣之條河頭挖河。經毛家窪直入沙家淀。謹按此次所挖之河。雖由條河頭村南而上。承下口。下入沙家淀。仍是乾隆二十年改爲下口經行之地。四十三年。因河出下口。逆折北趨。北岸六工十九號以上。隄身裏外汕刷。

爰就水勢，改自十八號出口，俾得向東湍流。嘉慶六年，河水異漲，河流徙由條河頭之北，入母猪泊，仍由沙家淀達津歸海。又東北流逕洛圖莊之北，又東流至北隄八工界。永定河志。

玉帶河自西南來會東流過三角淀。經武清縣東。皇朝通志。今按永定河志玉帶河卽大清河。今永定河既入風河過葉淀之後始與之會。具詳運河。

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筲溝水經。

筲溝潞水之別名也。魏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濕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曰：高粱無上源，清泉無下尾。蓋以高粱微涓淺薄，裁足津通，馮藉涓流方成川。剛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爲微津散漫難尋，故也。水經注。永定河志按水經注桑乾河出山故道，在今京城北宛平大興武清通州境。

又東流逕通州武清縣。漢曰雍奴，西南境。又東流南截鳳河之尾。謹按鳳河自大興縣東南雍正四年，導涼水河之水入之。又東逕東安武清二縣，下入天津縣西北丁家莊，南行導水白葉店，分溝競納至韓家樹西歸於淀池之大清河。元史盧溝河至東廠峪分爲二，明代言渾河者皆云至看丹口分爲二。惟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有新河至灤縣分析爲三派之說。通州志亦云桑乾河至看丹口分爲三派。元史所記二派，鳳河其一也。明人以盧溝橋下者爲一支，東入潞者爲一支，雖同分二派而有別。蓋其時鳳河水已斷流故也。蓋鳳河水上係渾河舊渠，下爲今永定河出水要津，雙口上下，每苦淺狹，歷年濬治深廣，居然巨流，而葉家莊以上，沿北堰之外而下者，復有北岸求賢草壩之減水。

河以及龍河啞吧河皆入焉。沿南堰之內而下者，則有內減河。至青光入鳳河之下口，乃永定河之尾閘。積潦之去路，講求全局形勢，舍鳳河別無出水之處，誠要區也。涼水河由南苑出半里橋下，逕楊申店出馬駒橋，引流至高各莊迤南，自通州岸上村逕白水莊爲新河，東南流逕德勝屯馬房下，與鳳河合，入武清縣界之壘頭村，長四十餘里。雍正四年開。龍河，謹案縣志，謂無來源，起自大興縣之田家營，入東安縣境，由簸箕營屯民潘村，邢家營，北阜，大五龍，劉各莊，小祖各莊，南易于家常鋪，王家常鋪，永豐，王家鋪，皮家務，張家務，丈房河，七字隄，至武清縣之羅窩判，長七十餘里。又自武清縣屬解口村入東安縣屬響口村，長十三里。至定子務穆家口，復入武清縣境，長十餘里，向於六道口歸三角淀。雍正六年築三角淀北隄，建設涵洞，以消瀝水。嗣因六道口民隄衝淤，又加築北堰，遂由石各莊循北堰減河歸鳳河。啞吧河起固安縣之華各莊，東流入東安縣境，至張家雅雞莊入永清縣境。又自永清縣橫亭入東安縣境，至濟南屯會乾溝，舊由葛漁城東歸淀。今至蕙家鋪南，循北堰大隄減河歸鳳河。乾溝自東安縣小韓村至濟南屯歸啞吧河。謹按龍河啞吧河乾溝皆分減瀝水之區也。今龍河尚有河槽，亦多淤淺。啞吧乾溝半已淤成平陸，河溝多被佔種。此三河者，東邑境內疏洩所資之要道也。舊縣志，盧溝水至東安過耿就橋，一分東至界河，入土樓東南，一分西至界河，入左突西南。今自盧溝橋下流，從固安縣逕永清縣北，東注自孫家堡，一分派永清之南，一分派東安之西。至隆慶末年，分派於東安者，又分爲二：一由韓村至管家屯迤東，離縣二十里，即停不行。一從韓村東南下瀝衝亭左突朱村馬子莊至挑河頭，至萬歷二年，積雨水溢，人畜漂

漫知縣洪一謨力請築隄，隄成賴以無患。六年馬子莊隄口決，淹駱駝灣。知縣韓景閔塞之。九年舊口復決，知縣張汝蘊修之。自是屢修屢決。二十三年河徙於霸州泥沙舊址，盡成沃壤。名勝志：土樓在東安縣六里，宋時爲土兒衛臺，高一丈二尺，盤一百六十步，突臺在縣西八里，宋爲左突衛，其西有倉如土樓制。元時點軍於此，此卽啞吧乾溝二河之水道，蓋永定河之故迹矣。謹按永定河自東沽港起，至石各莊卽入北堰小河，歷西州抵東州，爲鳳河之下尾，匯入於龐家莊，至蕭家莊出境，入天津界。河身屈曲，約長二十餘里，鳳河舊由墩上村至二光歸淀，因故道淤塞，雍正四年興修水利，一路挑挖，過雙口抵青沽港入淀。近年以來不特渾河由沙家淀至東蕭家莊，南歸鳳河，而東武西北一帶，滙水亦自北大隄減河至龐各莊東歸鳳河。誠東武二縣最要河道，必須時爲疏挖寬深，以資宣洩。一統志：元史河渠志：渾河本盧溝水，從大興縣流至東安，則武清縣入淞州界，此乃元時渾河故道。明時渾河南徙，奪琉璃河，經流下達霸州。其東流一道，不復相通。土人遂以琉璃河爲渾河，而以元時渾河爲鳳河矣。或以上接大興東南三里河，下至張家灣者爲渾河舊渠，觀此則今日所行，猶是故道。五百年來，不遠而復也。畿輔安瀾志。

又東流入武清縣境，又東流經黃花店北，又東流入母豬泊。母豬泊在武清縣南三十里，廢遙堰內，圍廣二十里，地勢窪下，爲滙水匯歸之區。東由瓦口泊入北堰外舊減河，現爲永定河達津之道。會北岸減河，又東流逕又光二光村北，穿沙家淀。沙家淀在武清縣南五十里，西至放子嘴，東至陳家嘴，南至二光，北至永定河，廢北堰，長約十里，寬約八里，爲容納永定河水之區。朱家淀在武清縣

南五十餘里。沙家淀之東南。西連沙家淀。東至鳳河邊。南至九道溝。北至龐家莊。長寬約八里。亦爲容納永定河水之區。又東南流逕漁壩口。穿葉淀。葉家淀在武清縣南六十里。入天津縣境。西北接朱家淀。東南連鳳河。長寬五六里。乾隆十五年。永定河改移下口。循南壩入北淀。由鳳河達大清河。入天津縣境。至雙口村會鳳河。謹按鳳河發源一畝泉。自東南隅閘子口流出。逕大興縣之采育村。鳳河營。東安縣之隄上營。東流至通州之南三房村。入武清縣境。迤城北面逕韓村。桐栢等村。東南逕泗村店。陳辛莊。西會舊遙堰減河。又南逕南宮東洲龐家莊。西會舊北遙堰減河。又南至天津縣之丁家莊雙口。西連朱家淀。葉淀。穿曹家淀。爲永定河下游匯流達清之道。其上游自閘子口至陳辛莊河道。向係地方官經理。自陳辛莊至韓家樹。循鳳河東隄。長五十九里。零。係永定河東隄把總經管。南流逕曹家淀。曹家淀在鳳河東隄之西。葉淀東南。南至韓家樹。西北至雙口。約長十五里。寬二三里不等。爲鳳河下游。受永定河鳳河之水。入大清河。至青光村東。東南流會大清河。永定河志。今按水道提綱。三角淀卽古雍奴水。當西沽之上。最大周二百餘里。後漸填淤。袤延霸州。永清。東安。武清。南至靜海。西及文安。大城之境。東西百六十餘里。南北三十里。爲七十二清河所匯。永定河自西北來。子牙河自西南來。咸注之。今日東淀。以其對任邱。趙北口之泊爲西淀也。東淀在武清縣南八十餘里。王慶坨之南。東西四五里。南北十餘里耳。又東爲西沽。三十里。合運南達天津。一統志。古惟三角淀最大。當西沽之上。故諸水皆會於此。今漸淤。而小合相近諸淀。泊。總謂之東淀云。謹按水經注。南極漚沱。西至泉州。雍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澗。枝流條合。往往逕

通則雍奴澤。非僅今之三角淀也。時三角淀在武清爲古雍奴地耳。雍正四年引永定河水。由柳營口入三角淀。經行既久。淀漸受淤。乾隆十六年改移下口。河流通入沙家淀。而三角淀遂淤爲平壤矣。河鳳源出南苑海淀中。東南流經蘆縣爲新莊河。至東安縣東北四十里鳳窩集爲鳳河。又東至武清縣西北爲灑水鋪河。又遶城北折而東南八十里。爲安沽港河。南入三角淀。卽元時渾河故道也。明時渾河南注奪琉璃河經流下達霸州。其東流一道不復相通。遂名鳳河水道提綱。

子牙河自南來會。又東至西沽南。白河自北來會。又東南運河自西南來會。所謂丁字沽也。皇朝通志。今按子牙河白河運河俱詳運河。

西沽在天津縣北三里。丁字沽在西沽北。大清一統志。

又東流逕靜海縣西北境。又東流逕天津縣漢曰泉州。城北會於西沽。俗謂之西河。謹按沽河卽西沽浮橋下之河也。西自楊家河出三河頭。至丁字沽會北運河。從前永定子牙清河三水會流。今子牙自爲一河。由天津縣北之紅橋下會北運河。而淀河則總會永定河。仍歸於西沽。會北運河。又按水經注。沽河又東南至雍奴縣西入筍溝。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於海。清河者。派河尾也。鮑邱水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考鮑邱水。今潮河桑乾白河與之合流。入清河。清河卽大清河。泉州縣屬漁陽郡故城。在武清縣東南。卽今天津縣地。宋爲清州窩口營。金明昌四年。以其地置靜海縣。元至元二年。併入會川縣。立靜海鎮。尋復舊清河直其西北境。乃道元云。今無水。似不可解。而鮑邱水篇注。河水又北逕雍奴縣。東自漳沱。北入鮑邱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

曹太祖從洶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則又指泉州渠而言。當是沽水篇注，以泉州縣爲泉州渠，而誤注也。今桑乾之水折入武清縣之西南，又南接靜海之西北，下入天津合南北運河，入直沽達海者，卽道元所云清淇漳洹滹易涿濡沽滹沱同歸於海故經曰派尾河也。歷數十水不及濕與鮑邱者，前已言之，從省文耳。求之河道大概，古今亦無弗合也。畿輔安瀾志。

又東流至西沽，南流右會子牙河，又東南流左會北運河，又西南流至天津府城北三岔河口，會南運河。永定河志。

東流逕天津府北，至大沽北入於海。皇朝通志。

直沽在天津府城北，南則衛河合南路之水，北則白河受北路之水，西則丁字沽受三角淀之水，皆至城東北三岔口合流東注，舊名小直沽，其東南十里曰大直沽。地勢平衍，每遇霖潦，羣流漲溢，茫無涯涘，故有大直沽之名。又東南爲大沽口，衆水由此入海，卽通典所謂三會海口也。大清一統志。又東北流，會南北二運河，爲三岔河，又東入於海河，同入於海。謹按永定河自武清縣東歸入淀河，流逕靜海西北境，穿葉淀以達於天津白河，自北來衛河，自南至桑乾，自西入杜佑，所謂三會海口，指此三河而言，蓋居然鼎足之勢矣。自入大清河以下，土地寬平，不復有淤塞之慮，所以治永定河全在爭下口之出水，不復計海河之散漫也。謹按南運子牙淀河，自靜海而下，三河各遠不及數里，至天津而又與北運合流，每伏秋諸河水發，河淀皆盈，惟賴運河之北隄，子牙之新隄，間格不混，稍有疎防，則汪洋一片，永定一河，介乎兩運之間，無南北再徙之理，至特淀河輔翼行之，使專而不

分，則運道不致橫穿，故志永定者必兼及二運焉。又海河萬派會流，清津迸注，每憂伏孽，水勢浩大，若有下瀉不及之狀，有以海河漸淤歸咎於永定之濁流者，不知永定泥沙，乾隆四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命濬圍河，風河之流益暢，足以刷永定之濁，出鳳河之水，大半清激，此共見者。聞嘗周覽海河兩岸，水落歸槽之後，灘邊常淤，皆帶赤色，與南運銜漳之淤無異，然而運水至海河，以吸川之勢，鼓盪衝激，中泓斷無停積之理。明河臣潘季馴所謂溜急則刷河而行是也。夫永定無淤沙，而南運又不能獨淤，海河何自而梗噎歟？第以畿南七十餘河之水，合流爭赴，惟藉一河以爲傳途，經行既久，不無蓄積，理固然歟，是不可以不詳審而熟計之也。畿輔安瀾志。

逕府城東，東南流百二十里入渤海。永定河志。

永定河故道支流在大興宛平通州界者爲古高梁河，一名阜河。謹按水經注，濕水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河，濕水自南出山，謂之清泉河，亦謂之干水，非也。濕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據此是先有清泉河，後有高梁河，且濕水即謂之清泉河也。又引魏氏土地記，清泉河上承桑乾東流與潞河合，據此似別有一清泉，以承桑乾也。鮑沽水篇注引劉靖碑，其過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井州黃河之別源。今據舊志及長安客話，似高梁河與清泉河無別，而長安客話謂發源西山，匯流爲西湖，又與水經注云，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者異。又春明夢餘錄，金口在京西通盧溝河，清河，即清泉河也。方輿紀要，金口河在府西三十五里東廊峪，即盧溝河東岸，金人於此分引盧溝河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以通漕運。下視都城高十四丈餘，金末恐暴漲爲患，塞之，又清河府

北二十里源出昌平州一畝泉。一云原出玉泉山。分流北出。會於沙河。青溪漫稿。饒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河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帝京景物略。饒山去阜城門二十餘里。山後一畝泉。今失去。珂雪齋集。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水清流。洞見沙石。據此。則清泉河即玉泉諸水。而與高梁通者也。畿輔通志。清泉河古渾河正流也。似桑乾入於地。隨處起伏。或謂清泉。或謂高梁。因地而異名耳。或疑水經注。既以濕水南出山。即謂之清泉河。又何上承桑乾之有。且謂之渾河。何得又有清泉之一名。皆非也。至或謂元時渾河至西麻峪分爲二支。故其流漸弱。至明時益斷續不常。正統中警濬三里河以入之。河在大興縣東南。亦曰渾河。舊渠自宛平縣東流入境。又東至張家灣入白河。此水似即宛平縣志之清水河。城西百十里。逕大壘村入渾河。蓋自西而東南出也。於事勢爲合。然既別其名曰清水河。則非清泉。而春明夢餘錄謂清河即清泉河。方輿紀要。清河府北二十里。與宛平縣志之清水河去城西北十里者。更懸絕矣。又曰車箱渠。謹按車箱渠引高梁河之水以成者。魏書地形志。燕郡薊有戾陵陂。即車箱渠也。明大學士楊榮固安隄記云。盧溝至石景山南。逕徙靡常。劉靖築堰以防之。後人師其功。謂之劉師堰。酈注所謂梁山。豈即石景山之支麓乎。李氏詩譜以爲梁門界上之山。非也。水經濕水篇。濕水過廣陽薊縣北。酈注逕薊縣故城南。是經與注南北異說也。注又云。濕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州城中。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墳基址盤固。猶自高壯。不知何王陵。而鮑邱水篇注。梁山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塚是燕王陵。即戾陵。而不知何王者。又一陵也。後人或以漢燕刺王爲燕太子丹。宋史宋瑛傳名之曰燕丹陵。方輿紀要。盧溝河。

出盧溝橋下，東南流爲看丹口，分爲二，或誤爲燕丹口。元史作東麻峪，去府四十里，然則既陵，據燕丹陵，燕丹口其實一也。第既陵當在盧溝橋上，而紀要以看丹口爲在橋下，似別有一看丹口，又焉知看丹非燕丹之誤？且據元史作東麻峪，則麻峪爲河流出峽處，其不在盧溝橋下明矣，皆不可不辨。又有洗馬溝、太湖、西湖、金開金口河、旋塞，元人兩開之，復罷。謹按金口河，卽今東西金溝，金元來此河雖開而終未成，自來紀載以爲渾河至看丹口分爲二，河防志明指爲在盧溝橋下。今河隄二工汛，有東西麻峪村，宜在盧溝橋下矣。第金口河似水出金山口得名，一統志，金山在巒山之北，則此河口定在盧溝橋上，觀元史郭守敬傳及名臣事略，俱云燕京之西麻峪村，而金史河渠志又云：孟家山金口閘，下視都城，詳其形勢，斷不在盧溝橋下分水，且山谷不變，而村或屢移，亦未可據。今之村，定昔之地也。竊意麻峪村有二，在金口山爲西麻峪，此金人導水之處，在盧溝橋下者，爲東麻峪。此元人引渾河，會白榆二河爲通惠河者也，則是上下相去七八十里，豈可並而爲一？又明實錄成化七年，戶部尙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請開通惠河，奏云：今其水從皇城金水河流出，難尋故道，其白浮一畝泉三里，河草橋金口諸水，皆不可引導。又云：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爲廢河。是此河久不與通惠相通可知。今東麻峪村爲永定河經由其地，更不復有他水口開引東向，古今水道之一變遷也。又一支自宛平縣東流，逕大興縣東南三里，河水注焉。又東南流，逕通州西高麗莊，又東南流，逕州南十五里之張家灣，與白榆二河合，是爲潞河。此卽水經注高梁河，東流與潞河合之，故道今無水，按酈道元以沽河爲西潞，鮑邱水爲東潞，高梁之

水注之。明代渾河舊流，適與古合。半截河新河，在永清縣東北。北岸六工汛。乾隆二年開。十二年塞。北大隄減河起。固安縣之求賢村草壩，入永清縣屬之野雞張家莊。逕五道口，由鳳凰莊入東安縣境。至惠家鋪會啞吧河。至穆家口入武清界。至龐各莊東歸鳳河。謹按北壩減河有二：一自三工求賢草壩起，循北隄下至東蕭家莊入鳳河，長一百五十餘里。一自五工盧家莊草壩起，由重隄以內下至范壘口，入永定下口。正流長七十餘里，又有遶隄小河一道，上接東安縣辛莊，入武清縣西南境。由黃花店太子務高東營，至南宮村入鳳河，長三十餘里。卽龍河之下尾。南壩減河一自五工曹家務草壩起，循隄外水溝入南壩內減水河，長五十餘里。一自六工郭家務草壩起，由永定舊河出牛眼，循南壩下至青光入鳳河下口，長一百十餘里。謹按今永定河由北大隄放水，南壩減河不復疏濬。以上諸河既開後，亦自旋廢者。然一時禦災捍患之計，經營籌度之方，固不可得而泯也。形迹尙存，消流未絕，緬想前規，必加之意焉。坦坡堰減河起永清縣之郭家務草壩，逕霸州李家鋪入東安境。至水大王村仍入霸州境。歷靜海、武清、天津三縣界。至老河頭入大清河。飛放泊在廢灤縣境。謹按飛放泊有三：一馬家莊者，在縣城北八里。一南辛莊者，在縣南二十五里。一榜棹堡者，在縣西南二十五里。今多淤廢。柳林海子在灤縣西。延芳淀亦在西。似海子卽延芳淀矣。以上諸水皆入鳳河。今多湮廢。東畔河起東安縣城外南壇。逕田家莊穿啞吧河。至甄家莊歸儻子淀。今淤。西畔河起東安縣北大尹。經北馬子莊穿啞吧河。至孫家坨北。今淤。東沽港在東安縣南五十八里。自縣西渾河分流。

而東入武清縣三角淀。徐孟泊在東沽港東南，亦名上下接口。琅川淀在東安縣南七十里，卽白溝河諸水下流。東入磨漢港，今淤。磨漢港在東沽港東南狼城之汶河也。今淤。響河在穆家口北，北逕解口。宋時東川分派，今淤。穆家口河在葛漁城東北，上通響口解口，下逕八里橋入六道口。今淤。長淀泊在葛漁城東，今淤。儻子淀在甄家莊東北，今淤。蓮花泊在東安縣南三十里，東南流逕葛漁城入武清縣界。今淤。桃河泊在東安縣南五十里，渾河水所匯也，流入三角淀。今淤。謹按漢志：桃水首受涑水，東至安次入河，在今東安縣界，水經注於下流，但言聖水，今更爲渾河所奪。桃河泊當時以桃水得名，有作挑河頭者，非。清沽港在武清縣南八十里，西接安沽港，東接丁字沽，由直沽入於海。劉家河在武清縣南七十里，又光在武清縣南九十里，黃花套在武清縣南九十里。其一支西南出涑州東，固安縣北，又徙縣之西，又徙縣城南，上奪廣陽鹽溝，琉璃，挾活，胡良，諸河道，清渾交錯爲患最鉅。謹按固安舊道有二：一支由西南入新城，抵雄縣合白溝河；一支迤南抵霸州，合拒馬河之下尾，又會南易水，其入新安縣者，謂之清河，自縣西北境南趙村岡頭村公村至蘇家橋與清河合。東岸爲義上村駱駝村石家莊丞相莊孫家莊王馬店，西安爲新莊明村固城村河頭溝老堡桑葉，以下入新城縣界，此順治十一年所徙也。其入霸州者，謂之故道，自縣西北境北村逕楊德務北岸爲西徐村公田村馬大人村金撥拉，又分二支：一由公主府對岸爲唐陽村，又東北逕縣城十里鋪隄下，又東南逕劉村，其中曰柳泉，東南爲西時村嚴村韓寨村馬房村王旗營焦堡賀家營父家鋪，而東入霸州界，南岸爲新莊村翟村沙陀村雞城方村，與金撥拉一支分派，其中爲家移村北岸爲

石家務無爲村高吳村琉璃村牛邊店沙堡翟村趙家莊南岸爲彭村張村白隄村黃堡村楊家莊城郭村其中爲牛場堡又東北逕王龍村紀家莊而入霸州界此明萬歷年所徙也並在縣城西南境康熙三十七年所開之新河則在縣城之東北境又按固安縣志明崇禎八年是時渾河直抵城南十里鋪之隄下間或水溢殆與隄平故築礮城以備水其在固安縣西者名玉帶河固安縣志玉帶河自良鄉臧村發源今潤謹按此似卽清河爲琉璃胡瓦挾活諸河下流而以玉帶之名被之非保定之玉帶河也縣東之馬慶屯名馬慶河謹按渾河自知子營東南分一支逕馬慶屯下流至解家務入永清縣界之見小管北大王莊今俗名腰洶河乃故道也又有東湖西湖謹按此亦舊時清河之水匯而成湖後爲渾河所奪又西南入新城縣之東北合於白溝河又南入雄縣之柴火淀卽所謂西淀也東決則漫入永清縣城之南而東入東安縣西界又自固安縣南決入霸州境奪拒馬河之下尾而合易水謹按巨馬河自定興縣東南北中易三水會於河陽渡名曰白溝河入新城容城二縣之境下入雄縣之柴火淀與西北諸水相亂卽其在西淀之中亦不能確指何水爲巨馬河正派蓋不過隨其方位而斷之以爲巨馬河亦經由此地也藉曰合流亦在霸州城北卽是巨馬河之下尾不得延及於州東北境上夫巨馬卽涑水也班志代郡廣昌下分注云涑水東至容城入河又涑郡涑下分注云涑水首受涑水分東至安次入河然則巨馬於容城入水而涑水首受涑水乃於安次入河東安之水爲涑水而非涑水矣故水經涑水篇云又東北過渤海東平舒縣北東入於海酈道元注卽明之曰地理志曰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卽濡水也蓋互以明會矣濡卽北易涑水

舊與之合。與今水道無殊。其爲桑乾所奪。則元明以來之事。又況會大清河及霸州而傳達於東淀。支分益多。下尾愈隱。古以信安之地。爲劉琨拒石勒而得巨馬之名。本屬傳聞之謬。酈道元注。涑水以此事係之固安之西南界。且不及雄鄭之間。何況益津以東乎。今永清縣在固安之東南。霸州之東北。巨馬河豈能回繞曲折如此耶。詳其逕道。直是渾河。而概以巨馬之名易之也。然自霸州而東北流。則先經永清。後經東安。蓋東安又在永清之東北矣。若以爲元時鳳河由東南一支出經東安。而後入永清。則東安又非巨馬河所得行之道。紀載如此。何以傳信。今宜斷爲渾河故道。而不當名之曰巨馬也。釋水者終當以漢志水經注爲正。又按霸州志。渾河明正德初在州南門外。嘉靖中徙州城北。後徙固安縣北十里鋪。其支流則自半壁店李家口繞州東北境內鋪坨坦白墳村採木營。遶信安。本朝順治中。每決於固安之叵羅堡。由州治西城北。東入清河後。更決於新城之九花臺南里諸口。而州城之西南。竟成巨河矣。康熙戊辰。仍徙善來營。入玉帶河。俗謂之霸渾河。半壁店在通濟橋西。鋪坨坦在城北三十里。白墳村在城東二十里。採木營在城東三十里。善來營在城東南十五里。又南入保定。文安。二縣境。又南入大城縣界。幾欲潰子牙河西北岸而與之合。大築隄防。流乃東徙。謹按大城縣志。隄岸馬村口至三岔口共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丈。協修隄岸霸州長屯南蘇家口一百一十丈。又北蘇家口一百三十四丈。程家口北岸五十五丈。文安縣善安營隄六十丈。武哥莊隄三百一十三丈。保安縣斬家背後隄一百一十八丈。栢木橋注窩隄四百七十丈。達防渾之隄也。霸州志栢木橋在城南四十里。康熙三十一年。特命郭世鏗於固安永清之北。開渾河故道五十

四里引河順流歸淀。三十七年另開新河，旋改由霸州之牛眼村柳岔口歸淀。雍正四年，又由王慶坨入長甸河，經三角淀注之。河頭與清河會。至天津三岔河，由海河入海。乾隆十六年，改由冰簪放水。今從北大隄作爲下口。康熙雍正年間，兩次所開之河，皆謂之桑乾故道。然下口雖改，上游河身則仍遵聖祖世宗之規畫，未嘗別有遷移也。其西南一帶別派之河，則有牝牛河。在良鄉縣東南，鹽溝、廣陽二水之會流也。由縣城東南合流，爲三岔口。南流至任村西南，入大清河。又任村之南有新河。雍正四年，怡賢親王請開。東南逕涿州東，固安縣西北，循盧溝故道。即明永樂中改流，迄嘉靖萬歷間，屢徙於固安縣城西之故道。南逕霸州之北，落店南孟等村，抵栲栳圈入中亭河。長二百里。自是潦水有歸後河，改由良鄉縣之賈河村入琉璃河而下流，中斷。今存河身，在霸州境僅二十里有奇。謹按鹽溝、廣陽二水合流爲三岔口。土人謂之牡牛河。乾隆三年，挑金門開引河，與屯子頭草壩減水等河分流。又分東西二股。即用牝牛河之故道。蓋此爲渾河西南出之舊渠。河流已深，故終不可得而絕也。又引河在老君堂，曰小清河。謹按河在老君堂之東。康熙四十年三月，郎中佛保奏同分司色圖渾齊蘇勒履勘地勢，以琉璃永定之間，有牝牛河一道，源自山西佛耳門戒臺太子峪起。三股河流，匯於石楊村。流自佟村入琉璃河。永定河竹絡壩西北五里。老君堂東南岸起。至沙隄止。開挖小清河一道，導入永定。河借清刷渾。命巡撫李光地察看。本年引河成。乾隆二年，大水漫決。張家鐵狗，此河遂廢。金門開減水河。乾隆三年開。起自閘口分水。由良鄉縣之韓家營西流入涿州之陶家營。東逕北蔡南蔡西，又南逕白家莊西南，入宛平縣長安城屯子頭草壩。引河之水入焉壩水。

起自白家莊東。康熙三十年改流。三十七年開新河。舊河遂廢。乾隆二十五年建壩出水。流逕固安縣米各莊。與金門關河合。長七百八十五丈。西股自大小米各莊。又南逕岡頭村。北召村。南召村。楊先務宮村。丞相村。蘇家橋。畢家莊。分爲二。西逕無量店。王馬莊。白的碾。入新城縣之東北界小王莊。李各莊。復東南入固安縣康家務。禮讓村。屈家營。桃園村。馮村。獨流村。南小營。柳林莊。入霸州北境之趙家務。葉家莊。亦曰蜈蚣河。下入新城縣東南界之官各莊。復入霸州之杜各莊。牛各莊。張貴莊。抵六郎隄。老隄頭。歸中亭河。長一百二十里。卽永定河合清河之故道。乾隆七年。於固安縣西分流。處橫築欄水大壩。以致淤塞。河形亦漸混矣。東股自畢家莊東南流。逕石各莊。鄭家莊。荆堡。北落堡。曲溝。嚴家務。翟村。南黃堡。琉璃村。半邊店。南流村。牛坨店。卽牛窩堡。林城鋪。入霸州北境楊家務碑。落堡。香營。南孟。金各莊。十方院。西栲栳圈。歸中亭河。長八十餘里。又自牛坨店向東。分一支逕南趙各莊。入永清縣西南境之楊家務。北孟下。入霸州陳廚營。流逕鋪坨坦。採木營。至高橋津水窪。於下六工涵洞入東淀。是爲黃家河。乾隆二十五年。南岸三工漫溢。河流淤塞。二支。昔爲忙牛河。所經由。後忙牛河改於賈河村入琉璃河。始爲減河。所從出矣。謹按中亭一河。向止分減玉帶之水。暢達入淀。雖淤濶不爲害。自永定引河分流而入。上下貫注。本不甚大。益以渾河。不但不能容納。抑且填淤日積。不數年河底漸高。玉帶分水時。而斯流。乾隆十年。水利工程。將張育口月河開挑。分減玉帶河上流之勢。而中間失此一。段分水之道。一遇暴漲。玉帶河水無所分洩。永定引河又復阻梗。誠爲可慮。中亭河向時舟楫通行。後漸淤積。除伏秋而外。一望平蕪。栲栳園木橋之下。淤土日高。距橋梁僅

尺許。天加疏濬，以免泛濫之患。誠宜急籌者也。又按南北岸減水河，凡十有六，其在南岸者，爲瓦鄉縣金間關、舊分二股。長安城固安縣曹家務清涼寺、永清縣郭家務雙營城張仙務馬家鋪冰管，在北岸者，爲宛平縣求賢村固安縣胡林寺崔營盧家莊、永清縣六道口小惠家莊、金門長安城之水。直達玉帶中亭二河，求賢村曹家務之水，引入鳳河。餘皆僅涓堤內瀝水。後因河流逼近，恐奪溜爲患，經河臣奏准，隨時闔閉，所存惟金門長安城求賢村盧家莊四河通水，以消異漲。後曾開長安城西股，蓋上游分水，則下口漸弱，沙停易淤也。界河，霸州志在州北一里，上接盧溝，下通東海，卽宋遼分界處。今淤。小直沽，又溪井之在宛平縣者，曰百泉溪，曰義井。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永定河水章原一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渾河自永清縣界。徙固安迤西七十里。與白溝河合流。河渠志稿。

順治十一年。渾河由固安縣西宮村。與清水合流而南。入新城界。又決於固安。叵羅堡。由霸州城北東入清河。又決於新城九花臺南里。霸州西南。俱成巨河。河渠志稿。

順治十八年。渾河水漲。決雄縣大陰村南隄東隄。王村口南隄橫隄。龍華村北橫隄。留通村西隄。李郎村西隄。遣官修治。河渠志稿。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七月。渾河水發。衝決盧溝橋及隄岸。命工部侍郎羅多等。前往修築。禁止隄岸莊佃。私開溝河。河渠志稿。

康熙八年十月。重修盧溝橋告成。河渠志稿。

康熙二十年。渾河決霸州田家口民隄。河渠志稿。

康熙二十一年。命工部尚書薩穆哈。順天府府尹熊一瀟。察看石景山至盧溝橋隄岸。確估修治。河渠志稿。

康熙二十七年。渾河從善來營入玉帶河。渾河舊從固安之故城村。決而西南。至茨村。合琉璃河直南。衝茨村分爲二。後漸從而東。至是築塞。不復相通。琉璃河遂南入新城。其故道由涿州固安永清東安霸州。

者。悉爲渾河所奪。河渠志稿。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以渾河久未修築。各處衝決河道。漸次北移。固永等處。時被水災。命巡撫郭世隆詳勘與修。固安永清之北。有渾河故道五十四里。年久未濬。間有淤塞成途者。地勢北高南下。北水無歸。通加疏濬。順流歸淀。畿輔安瀾志。

是年。巡撫郭世隆奏。固安永清之北。係渾河故道。有舊隄長七十二里。今河雖移徙。而米各莊以北。每至衝決。固安永清所屬田地。常罹水患。不可不修。但地勢北高南下。若北水無歸。則隄北居民。仍受其患。永清東北。有舊河長五十四里。亟宜深濬。使其順流歸淀。至固安西北。反沙堡等處。今爲渾河正流。綿亘四十餘里。濱河沙礫。即使成隄。難免衝潰。應不時疏濬。河渠志稿。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諭內閣。霸州新安等處。此數年來水發時。渾河之水。與保定府南之河水。常有泛漲。旗下及民人莊田。皆被淹沒。詳詢其故。蓋因保定府南之河水。與渾河之水。匯流於一處。勢不能容。以致氾濫。此二河道。著左都御史于成龍往保定府南河。著原任總督王新命往。作何修治。令其水自分流。詳看繪圖議奏。今值農事方興。不可用百姓之力。遣旗下丁壯備器械。給以銀米。令其修築。伊等往時。部院衙門司官。筆帖式。酌量奏請。帶往於十日之內。卽令啓行。永定河志。

三月。以渾河自新城九花臺漫決。環繞霸州。水患頻仍。聖祖仁皇帝親臨閱視。命巡撫于成龍。大築隄堰。疏濬兼施。自宛平之盧溝橋。至永清之朱家莊。匯狼城河入淀。畿輔安瀾志。

是月。于成龍引渾河起良鄉之張各莊。涿州之老君堂。至東安之狼城河。重改一道。使東由固安縣北十

里鋪至永清之北。直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達於西沽。築長隄捍之。北岸隄自狼城河口起。上至張妙場。長二萬七千一百六十二丈五尺。計程一百五十里。由張妙場而上。沿河五里。地勢高峻無隄。又沿河二十里。至立堡。積沙成隄。上接盧溝石隄。南岸隄自狼城河口起。上至攔河壩。長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五丈五尺。計程一百五十二里。由攔河壩沿河西至高店二十四里。積沙成隄。上接盧溝石隄。河成。賜名永定河。定南北兩岸。歲修銀三萬兩。河渠志稿。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初十日。上巡視永定河隄。至盧溝橋以南。諭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等曰。此河性本無定。溜急易淤。沙既淤。則河身墊高。必致淺隘。因此泛溢橫決。沿河州縣居民。常罹其災。今欲治之。務使河身深而且狹。束水使流。藉其奔注迅下之勢。則河底自然刷深。順道安流。不致氾濫。今朕遍觀兩岸。將緊要應修處。逐一詳審。爾等務期次第修築。遵諭而行。仁皇帝聖訓。

是月十一日。上閱北蔡村、夏莊村、南蔡村等處。諭王新命等曰。於此三處。從上流作挑水壩。不必過長。長則大溜爲其所逼。對岸淤處。略加挑濬。水卽瀉入直流矣。著俟明春興工。仁皇帝聖訓。

是月十二日。上至郭家務村南大隄。以豹尾鎗立表於冰上。親用儀器測驗。諭王新命等曰。測驗此處河內淤墊。較隄外略高。是以冰凍直至隄邊。以此觀之。下流出口之處。其淤高必甚於此。如此壅滯。安能暢流。此等隄工。卑矮可虞。若不預行修築。明春水發。難以堵禦。必自今冬下埽。加幫增高。不可取近隄之土。若取土成溝。水流溝內。有傷隄根。著取近河土用之。卽運土稍遠。亦無不可。仁皇帝聖訓。

是月十八日。上諭直隸巡撫李光地。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等曰。今永定河自郭家務以下。壅淤已高出

七八尺。若掘畢方濬河身。不但多需工力。必致歲歲壅淤。南隄之南。地最窪下。若隨其窪下濬治。於掘出之土。卽行釘椿築隄堅固。則修理最易。抑且北隄三層。於河更屬有益。爾等修理時。可將河口修窄。漸次放寬。於兩邊築隄使高大。則水勢迅急。沙自不能停住矣。若遇村莊近處。宜詳視妥當。委曲遠移。或砌之以石。與村居無礙。始行修理。俟新修河工告竣。朕親臨視開放河水。仁皇帝聖訓。

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往閱永定河。見河工諸員。並無知曉。因朕指示周詳。河工諸臣。方悟而大悅。總之。經任河務者。勤而且廉。卽克底績。此河告竣。則黃河亦可做此修之。朕御小舟。入郎城等淀。淤淺之處。徧視之。則河之當移柳岔也。益無疑矣。郎城河全被沙淤墊高。至來年可耕爲田。而欲於此處出水。直強之耳。水口所關重大。若非親臨目擊。可輕斷乎。至沿河大臣。畏縮不前。反再三陳奏。以爲不可行者。今復何辭。又諭曰。郎城之遙隄。甚有用。清水渾水。俱以此當之。新河開畢。著卽修築南。北兩岸遙隄。完工後。交地方官各自分守。稍有損壞處。用民夫補修。著傳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朕將於四月來臨。不時遣人察視。爾等謹慎無忽。仁皇帝聖訓。

四月十七日。上巡視永定河隄。諭大學士等曰。朕前者到此。曾指示挑濬河灣。令其下椿。今日觀河水已涸。乘此水涸之時。易於成功。其徑直挑濬處。須令寬闊。卽以所挑之土。培築隄岸。甚爲有益。見無雨水。二十日。可以告竣。目今東作方興。夫役難於驟雇。八旗並包衣屬下。每佐領派護軍驍騎各二名。步軍共一千。令其挑濬。凡人員廢官。有願濬河効力者。亦令前往。仁皇帝聖訓。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十日。分司色圖渾。齊蘇勒。口奏。臣等仰遵聖訓。將牯牛河。亦作莽牛堵塞。對永定河。

開挖。修建草壩。於初八日放水。引入永定河。其沙隄挖斷口處。及大河崖入水口處。俱應下壩保護。以防渾水倒漾。現在捲作大壩。以備急用。應派人看守。告訴郎中佛保轉奏。奉旨若牯牛河水大長。即將旁邊挖開。令向舊河流。若永定河水大長。著做壩以防倒漾。永定河志。

是月二十一日。上巡閱竹絡壩河道。諭李光地等曰。莽牛河出水之口。亦宜下壩防之。隆冬冰結之時。莽牛河口。著照常開洩。清水流於冰下。則水爲冰所逼。向下衝刷。河底自然愈深。又閱新修石隄。諭曰。朕修此石隄。特欲其堅而更堅之意。如此則河水斷不復歸舊河。此地黎民。亦可安枕矣。又閱竹絡壩迎東河道。大灣。諭曰。此地正當頂衝。甚爲危險。見今此處續修石隄。尙未興工。著速取南方運來杉木。卽下排樁。及壩。堅固修築。又諭曰。觀新挑河道。水流既直。出柳岔口亦順。河岸較前甚高。而河亦深。此皆莽牛河水衝刷之故。閱其地勢。南岸最爲要緊。故將應行堅修諸處。詳行指示。爾等勿謂其已成而遂忽之。仁皇帝聖訓。

是月。工部咨覆直隸巡撫李光地疏稱。三月二十日。郎中佛保啓奏。琉璃河永定河之間。內有牯牛河一道。尋問源頭。自西山佛耳門戒壇太子峪起。三股河流。匯於石陽村。至佟村。入琉璃河。永定河竹絡壩斜向西北五里。有老君堂村。對此牯牛河。似應修壩二段。將水逼入永定河。開挖小清河一道。奉旨交與分司等。照此修理。朕著這樣修理之處。傳旨與巡撫李光地。著前來看欽此。臣至老君堂。及琉璃河。辛莊等處。看視。牯牛河居琉璃河之上游。至老君堂村。斜向竹絡壩五里。挖河修壩。工程甚易。爲力。俟永定河將涸時。將牯牛河水。逼入永定河。接濟衝刷。應聽分司等勒限完工。永定河志。

五月工部議得直隸巡撫李光地疏稱永定河南北兩岸設立河兵二千名原備搶修防護之用惟該兵遇有緊急工程率多逃竄致堵禦不及迨水緩停工嚴冬無事則又坐食糜費應於二千名中揀選年力精壯熟習樁埽有籍貫誠實者八百名分給各工以爲釘樁下埽守隄之用其餘一千二百名全行裁去餘銀於工程緊急時雇募附近民夫充用應如該撫所題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六月工部會議得直隸巡撫李光地疏稱永定及大城靜海等處隄工告竣經修人員令其保守三年捐銀諸督撫應否令其一例保守伏乞聖裁具題奉旨這河工捐銀全完及經修完工人員免其限年保守欽此應將此等人員承修工程交各地方官防守又疏稱清河並無分工筆帖式人員隄岸甚多同知丞判等官寥寥數輩應將各地方府州縣印官皆令兼管防守等語查有河地方府州縣官原有兼管河道之責應如所題令兼管防守又疏稱永定河自三聖口以上南北兩岸原係筆帖式分段巡防今除自郭家務至三聖口南岸新工有舊南岸官兵可以移撤分管外其自三聖口至柳岔今歲新修兩隄每岸設立筆帖式二員按丈分管即於永定河効力副筆帖式十八員內令分司揀擇呈送補授應如所題於副筆帖式十八員之內揀選補授謹題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年工部奏直撫李光地疏稱永定河張客村地方今歲新築石隄部議作何看守行臣議奏臣查石隄新工似應交與分司及本工筆帖式把總看守再著該地方協同巡防保守奉旨該部知道永定河志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工部議得直撫李光地疏稱永定河西北老君堂等處開挖小清河及兩頭河口打壩下埽奉旨交與分司色圖渾等修理今據色圖渾等呈稱開挖清河自老君堂忙牛河至沙隄內止共

挖河長六百九十七丈五尺。面寬二丈五六尺至四丈不等。底寬二丈八尺至三丈不等。深六七尺至九尺不等。並頭河口打壩下埽。共用銀一千六百一十七兩五錢。查前項挑河打壩。用過銀兩。既經該撫查明具題。應准開銷。謹題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五月漫永清縣三聖口之南岸隄。卽堵塞之。畿輔安瀾志。

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吏部會議得直撫李光地疏稱。永定河兩岸。設有分司二員。正筆帖式十八員。副筆帖式十八員。俟今年限滿後。留用幾員。令分司自行酌量揀選。呈明具題。永爲額設。此外俱行裁去。再永定河兩岸分司。亦應裁去一員。止留一員。總理河務。似爲責任專而無彼此隔膜之異等因。除限滿正副筆帖式三十六員。應行令分司酌量揀選具報。該撫題定額設。其餘俱行裁去。其北岸分司色圖渾。南岸分司齊蘇勒。此二員。恭候皇上裁去一員。俟命下之日。臣等遵奉施行。奉旨。色圖渾著裁去。餘依議。永定河志。

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吏部議得先經直撫李光地題稱。永定河已留正筆帖式十一缺。副筆帖式十一缺。所留正副筆帖式二十二缺。內以二員管理錢糧檔案。二十員分派兩岸。保守隄河。永爲定額。其應留用之員。另行揀選。咨部具題到部。續准該撫咨稱。據分司齊蘇勒。將舒永莪等正筆帖式二十二員。揀選頂補。又題稱。查分司已將郭治補授。今正筆帖式二十二員。照定例留河分工。領兵雇夫。保護工程。或照清河例。交沿河地方官。再行添設同知一員。領兵雇夫。責成分司。預期備料。親往巡視。催督題請到部。查永定河筆帖式等官。先經該撫裁汰。揀留在案。今或應留正筆帖式二十二員。或應設立同知一員。均有益。

河工相應移咨該撫。定擬具題。到日再議。月之十二日。奉旨。永定河筆帖式。著照該撫所題裁去。設立同知具奏。永定河志。

是月吏部議得直撫李光地疏稱。永定河照依清河例。設立同知。除分司原有考成定例外。其沿河府州縣地方官。亦應照依清河例。俱兼防守之責。所設立同知。有承領河兵。雇夫做工。收發錢糧之事。似應頒給永定河同知字樣關防。以防僞詐。至應給衙署人役俸食等項。應於同知任事後。另行咨部。應如該撫所題。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四月吏部爲欽奉上諭事。二十一日。大學士馬齊奉上諭。今日巡撫李光地啓奏。永定河關係緊要。看得分司郭治。不能河務。若河有差悞。郭治與臣兩人性命甚輕。但皇上以永定河之故。不惜庫帑費用繁多。不避寒暑風雨。屢次巡查指示。並無濟益。乞皇上另選人員補授等語。可問李光地。用何等之人。方好再問分司齊蘇勒。色圖渾。人如何。筆帖式內。有知河務可用者。奏聞。欽此。李光地回奏。應仍設分司二員。筆帖式四十員。又問李光地。既先啓奏裁汰分司一員。筆帖式一半。今又說復設爲何。李光地同奏。前因一時懵懂。具題裁汰。乞皇上仍照前設立分司筆帖式。始於河工有益。又問得齊蘇勒。色圖渾。在分司任內三年。行走勤慎。其檔子房筆帖式格渾。早保。色白赫。崔廷棟等。辦事無誤。具奏奉旨。齊蘇勒已經六年。著停止赴分司之任。色圖渾在永定河三年。再留三年。早保以主事品級補授永定河分司。連格渾。色白赫。崔廷棟。將舊筆帖式十員。照伊陞用班次。照常補用。再補新筆帖式十員。卽速赴河工。永定河志。

康熙四十五年。永定河南岸大隄外。各築遙隄一道。中挖遙河。寬二三丈。深二三尺。以備分洩漫水。仍由

冰窖以下歸淀。畿輔安瀾志。

康熙四十八年。決永清之王虎莊前隄。南岸分司阜保督工修築。畿輔安瀾志。

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工部奏查得本部侍郎奏稱。四月十九日。至盧溝橋。會同分司色根等。將衙門口村對直石隄一段。長一百二十丈。真武廟前石隄一段。長一百十丈。此二處石隄背後。土有坍塌。以致卑薄。俱照所題加高培厚。自紀家莊至龐村隄止。土隄長一千五百七十丈。坍塌卑薄之處。亦照所題加高培厚。其真武廟大溜頂衝之處。甚屬緊要。於此酌量建挑水壩三座。連護隄埽。用過埽二百七十個。回龍廟舊石隄。與土隄相接處。亦係大溜頂衝之處。酌量建挑水壩四座。連護隄埽。用過埽三百六十個。以上共築土隄一千八百丈。挑水壩七座。連護隄埽。用過埽六百三十個。竊思皇上特旨。將此隄交工部並分司等作速修理。臣等催價修理。堅固於五月十三日完工。附近居民。俱至隄所。咸稱皇上特爲小民。不惜錢糧。將此隄工堅固修理。莫不歡呼叩謝天恩。既蒙皇上愛惜民生。勅帑修理。若不差員看守。被雨水衝刷。車輛踐踏。必致損壞。查此隄原係工部每年修理。今差工部賢能章京一員。看守永定河河兵八百名內。揀選熟練河兵三十名。交章京帶往看守。章京一年限滿更替。此三十名河兵。仍令該分司另行招募。嗣後此處土隄。如有衝決坍塌。該章京帶領河兵修補。如此不費錢糧。而隄工得永遠堅固矣。其挑水壩護隄埽。如有修補坍塌之處。令該章京查明報部。臣等親往驗查。如應修理。卽核算令其遵辦。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工部議得先經總督管理直隸巡撫事務趙世傑疏稱。永定河兩岸。應修沙隄大隄。

共長三萬六千九百七十丈。前經分司等奏准興修。今值農隙之時。未便延緩。除令守道先發銀二萬兩。乘時修理。其餘銀兩。另行補給。查前項應修兩岸隄工。工程緊急。若俟派出富戶。然後興修。恐緩不濟急。應動支道庫銀兩。加築。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六月。決永清縣賀堯營。旋經堵塞。河渠志稿。

十月。永定河分司臣齊蘇勒奏。先經臣等於本年三月奏。二月二十二日。桃汛水發。臣自桃岔口。駕小舟。隨大溜前往查勘。永定河水由柳岔口南二十里。會入辛張大河。轉迤東南。向揚芬港瀉流。從前由辛張通褚河港之河道。今間段淤塞。船不能行。自沽所來鹽貨船隻。俱由褚河港之南揚芬港大河行走。揚芬港係數河交會之要口。現離永定河渾水不遠。相去運河不過十五里。早蒙聖主深慮洞見者。儻由褚河港以南。由漸淤去。恐日久於運河有礙。再子牙河水。直奔王家口。其勢迅湧。大溜不讓於永定河。兩河相離既遠。而又橫隔於臺頭之大河。似若兩不相礙。但褚河港所淤河身。原係永定河洩水之道。若將此淤處就近挑通。引永定河水。照常直會東沽港下洩。則渾流可與運河相遠。而辛張之河道。不致淤塞矣。再永定河水發後。大溜直會辛張。清渾兩流。甚屬迅暢。至水勢稍落。遇清水相敵之際。清渾兩流。雖不迅湧。尚能汕刷。不至停沙。及至清河永定河兩水相等之候。清渾兩流。不但滯緩。且渾水又向兩旁漫散。此係淤墊之端。請於本年麥伏秋三汛時。將兩河水勢消長情形。歷久試驗。奏聞。奉旨候此三汛。久試細驗。甚好。爾加意試看。俟交冬令。朕再籌奪。其褚河港淤墊。暫停挑挖。亦俟冬令籌奪。欽此。臣等候至本年麥伏秋三汛。詳久試看消長情形。永定河水發之時。大溜抵辛張。會清河清渾兩流。俱屬洶湧。毫無淤墊。至永

定河水落。受清河之水。抵敵。而清渾兩流。汕刷。亦不致有沙停。今歲麥汛。清渾兩河。並發並消。此間俱無淤墊之狀。迨伏秋兩汛。清河水發於前。永定河水發於後。而清河之水勢甚強。渾水爲之逼退。不能遠漫。照常隨清河而瀉。以此不致向南淤墊。自於運河無礙。至于牙河水。由王家口瀉出。流入臺頭等河。建領而下。照舊順暢。其勢不爲永定河所奪。再褚河港所淤之河。經今年伏秋兩汛。水勢汕刷。抵東沽港四里。有餘。自行刷成河道。現今雖不甚深。俟河凍水流冰下。刷深之候。鑿開冰孔。搖椿治理。易於疏通。但褚河港以上。淤淺之處。尙存。應俟來年河涸時。酌量挑通。永定河志。

康熙五十八年十月。永定河分司雅思海齊蘇勒奏稱。初一日。臣等奉上諭。今年水大。隄工勢必多有殘缺。如有應行修理。爾等奏請。欽此。查今歲河水雨水皆大。幸賴聖主命治之河已定。值此大水。河道依然完好。石隄雖有坍塌。因隄根石未動。是以大溜未能外遷。土隄雖漫。而所溢之水。俱由舊河達淀。惟隄外雨水浩瀚。在在泛濫。幾與隄頂相平。臣等目擊村莊被水情形。仰懇聖訓。於河水消落後。將大隄開放。俾平地瀝水。盡歸大河。又泥安村一帶。隄外瀝水。亦由坍塌之口。歸入大河。直達淀隰。現在清渾兩水。俱由永定河出洩。所有河工官兵兩岸居民。莫不歡聲雷動。欽服我皇上改河口於柳岔口之得宜也。今各處漫口。雖經陸續圍築月隄。并下埽堵塞完竣。但兩岸隄工。屢經大水汕刷。兼之溜沙淤墊。以致矮薄參差不一。必須加幫修理。方克有濟。臣等率領河員。將兩岸經過大小汕刷參差隄工。細勘南岸沙隄。自高店至牯牛河閘止。北岸沙隄。自鵝房至張客村止。共長一萬一千八丈。高二尺至五尺五寸不等。頂寬一丈二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底寬三丈至四丈五尺不等。內除不甚汕刷隄岸。止將隄頂取平修理外。其餘均

應加高至五尺。頂寬一丈五尺。底寬四丈五尺。共計應用新土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三方一分四釐五毫。南岸石隄。自忙牛河開至北村止。共長四千四百四十丈。其背後土隄。高二尺至六尺不等。頂寬八尺至九尺不等。底寬一丈四尺至二丈不等。今均應加高至八尺。頂寬一丈三尺。底寬三丈。共計應用新土五萬四百九十六方二分。南北兩岸大隄。共長四萬四千九百八十丈。高二尺至八尺不等。頂寬六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底寬二丈至四丈五尺不等。今相度地勢高下情形。加至七尺或八尺不等。頂寬一丈四尺。至一丈五尺不等。隄底一律加寬至四丈五尺。共計應用新土三十八萬六千七百二十二方七分六釐。又內有大灣之隄。今歲大漲。水不能出。似此隄工。應行取直修築。至不甚汕刷之岸。應止將隄頂取平修理。查節省存剩兵餉銀兩。今年修理盧溝橋以南沙岡。已奉部題明撥過三千兩。雇夫應用。今此項工程。或仍動用前項節省餉銀。或另行按戶修辦。伏乞聖裁。奉旨著派富戶。欽此。今派出正黃旗漢軍原任知府董天錫。正紅旗漢軍御史張國棟到工。理合呈明。永定河志。

是月永定河分司雅思海濟蘇勒奏。查今歲清渾兩水。併力將郭家務以下河身汕刷甚深。向年所埋排椿。露出數處。兩岸河涯。一如皇上治河之時。高至五六尺不等。其郭家務以上。皇上指示之挑水壩。共二十七座。今歲大水。凡危險隄工數處。賴此挑水壩之益。隄岸得以完存。但是工既經年久。又屢被大水汕刷。致埽朽墊陷。椿木歪斜。須於汛前速爲加鎮修理。以資防禦。查挑水壩工。甚有裨益。如有應添之處。再酌量增建。謹奏。奉旨著派富戶。永定河志。

是年決永清縣賀堯營北岸。旋經堵塞。河渠志稿。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十月，北岸分司兼南岸分司蘇敏奏。九月十九日，奉兵部侍郎牛鈕傳上諭：永定河南岸分司雅思海，多年花費錢糧，並未加謹修理，著革退分司。將伊所侵欺，竭力自備，在河工効力行走，若効力好，朕復起用。若不効力，從重治罪。北岸分司蘇敏，兼理南岸分司事務。南岸同知全寶，兼北岸同知事務行走。將所補北岸同知調來，另行補用。彼處筆帖式甚多，交與分司酌量留用。其餘啓奏發回。爾子鑾儀衛主事穆爾泰，調補通州河工主事。著不時巡查永定河工程。欽此。臣查永定河筆帖式二十員，實屬過多。聖上所見甚明。今欽遵將十二員留用，八員撥回。又永定一河，凡有衝決，俱在郭家務以下。應請將郭家務以上，仍交現在留工之福壽、關福等看守。郭家務以下至柳岔口，每岸分派三工。將各部院衙門殷實妥當之筆帖式，揀選六員，按旗出結，著往河工看守。伏乞聖上交與該部揀選。俟此六人到工，將現留工十二員內，再撥回六員。謹奏。奉旨：著吏部會同兵部侍郎牛鈕議奏。永定河志。

是月兵部侍郎牛鈕奏奉旨：主事穆爾泰巡查永定河隄工。今穆爾泰回稱：永定河工程，必得將現有舊工丈尺勘明，庶新添修築工程，方可查核。隨率領分司蘇敏與同知全寶、千總王鳳康等，自盧溝橋至柳岔口止，丈量得南岸隄長一百七十九里，內石隄二段，共長三十一里有餘。下埽工程六十六段，長八百七十七丈五尺。鑲墊工程一百十段，長一千六百三十八丈七尺。北岸隄長共一千八百五里，內沙隄長二十四里有餘。下埽工程三十九段，長四百七十八丈五尺。鑲墊工程九十五段，長一千六百四丈二尺。南北兩岸隄寬五十二丈至七百七十五丈不等。河身寬十八丈至八十三丈不等。隄內自水面至隄頂，高五尺至一丈一尺不等。隄外自隄底至隄頂，高一丈一尺至一丈五尺不等。以上工程丈尺，取具分司

印册存案。明年興工。核明物料。不時加謹催查。工程完竣。由分司照例報明巡撫臣按册會查。除去舊工。將新添工程核對。至南岸金門閘相近石隄。離舊河口不遠。係屬要工。今被水刷壞。甚爲危險。應速保護。修理。今自盧溝橋至柳岔口止。謹繪全河圖樣。奏覽等因。臣查建築金門閘。關係甚要。擬會同巡撫李維鈞。率領穆爾泰、蘇敏親詣金門閘確勘。應如何修理堅固。再行議奏。爲此將穆爾泰繪圖一併謹呈請旨。奉旨依議。李維鈞著來工所。爾等會看具奏。永定河志。

十一月。牛鈕等奏。臣在金門閘會同直隸巡撫李維鈞。主事穆爾泰。分司蘇敏。查金門閘現有舊埽。甚屬卑薄。埽面上自三尺至七尺不等。鑲墊修理。舊埽外面添下埽二道。金門閘東溜。應建雞嘴壩一座。周圍長二十一丈。尾寬六丈五尺。雞嘴壩東迎溜頂衝相應護崖。下迎水埽二道。長五十丈。金門閘下溜之處。接舊埽下順水埽二道。長一丈以上。應添之埽。俱高八尺。埽面上鋪墊秫稻草柳枝。高七尺。墊上釘管心椿。計添築新隄共一百九十丈。頂寬二丈。底寬五丈。高六尺至一丈不等。又接新隄茅草營之處。有舊大隄一段。長四百五十丈。頂寬僅六七尺不等。底寬一丈三四尺不等。高二三尺不等。甚屬卑薄。今加高六七尺不等。頂寬二丈。底亦寬五丈。加幫修築。以上工料。估價共需銀五千六百一十四兩九分七釐八毫。所需銀兩。於道庫給發。分司蘇敏。於年前採備物料到工後。令主事穆爾泰。明春開凍。同蘇敏親往督看。堅固儻修。工完報明巡撫轉奏。又查修築永定河工。並不用礮。僅將土沙堆至丈尺。面上始用石礮堅築。隄土既鬆。不免風捲雨刷。水長至此。易於墊陷。是以每年坍塌。嗣後堅築隄工。應鋪一尺潑水。用鐵礮打築。至七寸爲限。繪圖謹奏。奉旨好。依議。永定河志。

十二月牛鈕奏。據蘇敏、穆爾泰稱。永定河郭家務至柳岔口。南北兩隄。共長二萬六百丈。其加高者。遵照欽差並直隸巡撫前奏。估定現在丈尺核計。再本年清涼寺漫溢之處。雖經堵築。恐未堅固。計築月隄一段。長三百八十丈。頂寬三丈。底六寸。高一丈一尺以上。共需土五十一萬八百七十方等語。查呈送冊內估計相符。並請動用道庫錢糧。以便明春開凍。及時興修等因。應交分司蘇敏。於明春開凍興工。仍令穆爾泰往來加謹巡查。永定河志。

雍正二年六月大雨。決霸州堂二鋪隄南岸。旋經堵塞。河渠志稿。

是月工部會議李維鈞奏。永定河隄工業已動帑培修。尙有淤塞之處。應行挑挖。自柳岔口起。至王家園一帶。內有淤塞河路。共計一千一百丈。常嚴飭挑挖深通。使河水暢流。應如所請。速行挑挖。至郭家務第七工隄。根既稱沙土幫築。不能防護。急溜。應飭專管及分修各員。培築堅固。以保無虞。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雍正三年七月。決永清縣城廠隄南岸。旋經堵塞。河渠志稿。

八月工部議得直隸總督李維鈞疏稱。本年四月二十一日。蒙皇上發交條奏。永定河一摺。諭臣秉公回奏。五月十五日。刑部員外郎覺羅明壽到保。欽遵聖諭。將河工利弊情節。互相講論。謹將永定河工程。應分別節省。並治理各條。分晰具題。一該督疏稱。永定河每年險修雇夫等銀。共三萬一千兩。多有浮銷之款。若減去一半。誠恐藉口工程單薄。議於上半年民夫銀內。節省二千兩。下半年民夫銀內。節省一千兩。查工程險易無定。節省勢難畫一。河工尙有先估後銷之例。嗣後永定河如遇緊急險工。一面動用料

物興修。一面將工程段落丈尺需用工料銀兩數目造冊具題。其歲搶工程亦令先行題估。工完日造冊題銷。一該督請停長墊名色一款。查各員領銀買料恐有冒開。應將長墊一項停其報銷。如遇水險工大。購料不敷。令其飛報臣衙門。委官確查。即於平易工程所備料物撥用。查永定河長墊銀兩。理應不准報銷。一該督請將河兵減去一半。如遇下埽加椿。即於節省餉銀內雇夫一款。查永定河河兵原係二千名。康熙四十年前任撫臣李光地題裁一千二百名。每工揀存三十名。現存八百名。今若再減一半。恐鞭長莫及。應於八百名內減去二百名。若遇下埽加椿之時。人不足用。應行雇夫。即於原撥雇夫銀兩內動用。查應如該督所題題報。一該督請按時價採買秫秸一款。查秫秸原無一定價值。從前每束一分。雖不甚貴。然豐收價賤。徒飽官橐。歉歲價昂。必致民累。嗣後應照時價採買。查秫秸價值固無一定。然每束一分。歷年已久。若照時價採買。誠恐任意低昂。况原條陳內。秫秸每萬束價銀一百兩。時價採買一萬束。僅銀不出五六十兩。嗣後每束一分。應減去二釐。准其八釐永爲定例。應將該督照時價採買之處。毋庸議。一該督奏裁撤筆帖式。添設把總二款。查筆帖式內原多假冒殷實。希圖限滿即陞。然分工防守。多資効力。若據裁撤添把總。不特添薪俸之費。且恐官卑力薄。必致悞工。今議得揀選筆帖式。是否殷實。必須本旗都統出結報部。則虛冒之弊自絕。臣部移查吏部。覆稱現今永定河筆帖式共十二員。俟缺出時。行文各部院衙門。如有家道殷實。情願赴工効力者。揀選發往。應如該撫所請。嗣後遇有筆帖式缺出。令各部院衙門揀發。仍取該旗都統家道殷實印結。如有希圖限滿即陞。假冒家道殷實者。該督查出。即行指名題參。交該部從重治罪。並將揀發之上司出結之都統參領佐領驍騎校一併交部議處。一

該督奏堵壩皆指舊作新。嗣後如鼠洞衝決，請將該管人員治罪，並將款內節省銀兩，委員估修。冊報工部一款，臣思分管人員遇鼠洞衝決，若止治以罪，不令賠補，尙恐膜視河工。至衝決之處，將款內節省銀兩估修，則節省徒爲悞工之費。至委員修工完後，復行報部委驗，河員恐有規例之累。嗣後如有鼠洞衝決，應著該管官依限賠修，儻有指舊作新情弊，即將分管之員咨革，責令失察之分司同知分賠。查防守修隄，乃分管官員之專責。如有鼠洞衝決，即著落該管官限日賠修。至分司同知，儻有指舊作新情弊，公同分賠修理。一該督奏永定河下積淤易致衝決，嗣後作何挑挖深闊一款，查永定河水勢激湍，因淤不能暢流，必致衝決。嗣後每歲水枯後，臣即委員會同分司在淤淺處創挖如式，則水自暢流，兩岸隄工可保。查嗣後遇水枯時，確勘有應挑處，即將工程造冊題銷，儻有藉稱淤淺，希圖冒銷情弊，該督即查參交部嚴加治罪。一該督奏委員查驗必遴選老成練達之員一款，嗣後揀選委員查驗，務將利弊確查詳覆。如有徇隱，一并附參。查修過工程，如不另委官員查看，不無捏報情弊。嗣後該省務必遴員據實查看，如有徇隱情弊，一并題參可也。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十一月和碩怡親王大學士朱軾奉命查勘水利事。河渠志稿

十二月怡親王等奏永定河俗名渾河，其源本不甚大，所以遷徙無定者，緣水濁泥多，河底逐年淤高，久之洪流壅滯，必決向窪下之地，其流既改，故道遂堙。今應於每年水退之後，挖去淤泥，俾現在之河形不致淤高，庶保將來不復遷徙。臣等面奉上諭，令引運河別由一道。此聖謨遠照，經久無弊之至計也。今應自柳岔口引渾河稍北，遠王慶坨之東北入淀，子牙河現由王家口分爲二股，今應障其西流，約束歸一。

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隄。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河身務須深濬。常使淀水高於河水。仍設淺夫。隨時挑濬。毋令淤塞。兩河淀內之隄。至三角淀而止。蓋三角一淀。爲衆淀之歸宿。容蓄廣而委輸疾。但照舊開通。逐年撈濬。二河之濁流。自不能爲患。而萬派之朝宗。可得安瀾矣。又奏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廣袤百餘里。畿內六十餘河之水。會於西淀。經霸州之苑家口。會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匯爲東淀。蓋羣水之所滯蓄也。數年以來。各淀大半淤塞。惟憑淀河數道通流。一經暴漲。不惟淀河旁溢爲災。凡上流諸水之入淀者。皆衝突奔騰。潏決無際。總緣東淀逼窄。不能容納之故也。故治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之尙能存水者。均應疏濬深廣。併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爲田疇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洫達於渠。渠達於河於淀。而以現在淀內之河身。疏淪通暢。爲衆流之網。經緯條貫。脈絡交通。瀉而不竭。蓄而不盈。而後圩田種稻。旱澇有備。魚鼈蜃蛤。萑蒲之生息。日滋。小民享淀池之利。自必隨時經理。不煩官吏之督責。而淀可常治矣。遇淀舊有隄岸。加修高厚。無隄之處。量度修築。其趙北苑家二口。爲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隄長七里。現在板石橋共八座。俱應升高加闊。並於易陽橋之南。添設木橋一座。隄身加高五六尺。橋空各浚深丈餘。每橋之下。順水開河。直貫柴火淀。而東苑家口之北。新開中亭河。近復淤塞。應疏濬深廣。其上流玉帶河。對岸爲十望河舊道。應自張清口開通。由老隄頭入中亭河。會蘇橋三岔河。達於東淀。庶喉喉無梗。尾閘得舒。可無衝溢之患矣。畿輔通志

雍正四年正月。和碩怡親王等。議覆永定河南北岸分司。覺羅明壽奏稱。三年十二月。怡親王大學士朱軾。到永定河查勘籌畫。如由永定河下稍柳岔口出水。恐於子牙。漳沱等河下稍有礙。意欲自柳岔口改

至王慶坨另築一隄。庶河寬兼可出水。不惟於永定河有益。且與子牙等河下稍不致淤塞。則臨河百姓。永沾皇恩。其改築之處。應俟怡親王大學士朱軾具奏。謹將河務四款。恭呈御覽。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旨。交怡親王朱軾議奏。欽此。臣等議得。據永定河分司覺羅明壽奏稱。永定河金門關一帶。向有石隄二十五里。自建設後。每遇河水汕刷。上重下塌。多致傾圮。若照石隄式樣重修。不惟費繁。抑且沙隄難堅。可否將此石隄改作土隄。加高培厚。可免傾圮之慮。查應如所奏。將石隄改作土隄。又稱今歲鹹廠漫口。並王家灣旱口一帶工程。雖已賠修報完。但單薄難於持久。明春汛發。難保無虞。可否動用錢糧加修。或仍令賠修。應請旨定奪。查應速令該分司動用錢糧。及時修築。務期堅固。以保無虞。又稱兩岸看工人員。原設筆帖式二十員。後裁去九員。今柳岔口改至王慶坨。添設隄岸工多人少。願此失彼。可否添補九員。如揀選筆帖式。保送家道殷實。難得其人。或將因公呈誤降革人員。無論滿漢。情願効力者。交部揀選。酌其年限。派往河工効力。無過准其開復。以補原數。則人才鼓舞。河務亦有責成。查河工設員。關係緊要。該分司所請毋庸議。又稱臨河州縣。俱有河防之責。而辦理雇夫。恐有膜視。况舊例臨河村莊。每遇五六七等月水發時。各州縣免其徭役。協護隄工。請飭臨河州縣管理。查應如所奏。嚴行該督撫。飭地方各官遵行。謹奏。奉旨。鹹廠黃家灣工程。著照所奏。一面動用錢糧。及時修築完固。其蘇敏應否賠修。著明壽確議具奏。再賠修之例。甚屬無益。從來河官領帑修工。必預留賠修地步。致錢糧不歸實用。工程斷難堅固。即得保無虞。而錢糧終歸入己。似此積弊。相習成風。必照侵欺錢糧例。嚴加治罪。方足示懲。著九卿詳議具奏。餘依議。永定河志。

二月九卿議覆和碩怡親王大學士朱軾請設河道官員以專責成臣等查水利所關最重河道貴有專官應如怡親王等所請將永定河分司改爲河道駐劄固安縣總理永定河事務其沿河州縣各添設州判縣丞主簿等員以資分防所有同知一員照舊管理將向來効力人員一概撤回謹奏奉旨依議速行本年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准永定河一局深霸二州各設州判一員吏目一員宛平良鄉固安東安永清武清等縣各設縣丞一員主簿一員共十六員 永定河志

四月奉上諭去歲畿南被水朕軫念民生除截漕賑濟外又特命怡親王等親往查勘地理情形以除水患以興水利今一切工程事務雖有分發効力人員但地非素經人非素轄恐呼應不靈必得本處地方官公同協辦始克有濟且事必專一方可奏功凡直隸地方文武官於水利事務須與分發効力人員和衷協助如有膜視推諉及阻撓者具著怡親王題參實力奉公者亦著保題 憲皇帝聖訓

是月怡親王奏京西一帶諸山實維太行之麓逶迤環拱遙衛神京水勢因之朝宗而左鶩故自西北山而下者皆東南匯於兩淀自西南山而下者皆東北匯於大陸二泊兩道分流悉由東淀達直沽入海是今日所歷諸河卽去冬查勘畿南河淀之上流也 盧溝以西諸水拒馬其鉅流也發源山西廣昌之涑山東流至房山鐵鎖崖分爲二派一派東入涿州過新城西南一派南入涑水經定興歷楊村而東二派合流爲白溝河他若挾河琉璃河會於馬頭村爲馬頭河茨尾河廣陽水會於石陽村爲牯牛河白玉塘西域寺甘池諸泉會爲胡良河皆入焉馬頭牯牛二河雨多則溢雨少則涸難資灌溉牯牛一河又往往東決爲固霸諸邑害衝溜成槽下旣無歸以致泛溢應加疏濬導自高橋以下入淀不惟固霸百里內潯

水有所收攝，兼可減白溝之流，免雄縣之淹。惟胡良所經地稱膏腴，溝渠圩岸，宛若江南，擴而治之，房涿之間，皆稻鄉也。涑水一派，石亭赤土，樓村稻最盛，而房之張坊至駱家莊，涿之高村及城之西北，分渠引流，具有條理。又有王家莊、茂林莊、毛家屯等村，溝渠現存，改爲旱田者，約百餘頃。詢之土人，僉言水之入涑者七，入房涿者三，故不足用。及訪涑，則又以水源微弱爲辭，要皆民狃積習，不足深信。此河下流爲白溝，水勢甚盛，而附流之茨尾等河，常苦涸竭，則今之滔滔南下者，孰非拒馬之餘波乎？未有下流盛而上源微者，今應於房山鐵嶺崖分流之處，深溝側注，以均其來。白溝之上，相地建閘，以節其去，不惟王家茂林等處百餘頃復爲水田，卽河流所經定興、新城等縣，亦沾澆灌之利矣。拒馬之南爲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寰宇記所謂易水有三，其源各出者也。濡水出州北窮獨山，西折而南流，環城東注。又南入定興，與涑水合流。源泉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迢欄河皆入焉。源泉舊有石壩，乃前人壅水開渠之遺址，閘基尙存，故當時近水皆稻梁，繞城皆荷芰，今皆荒廢，所應修復以廣水利者也。武水出武峯嶺，女思澗子莊溪潦水入焉，流經定興，合濡水而歸河陽渡。雹水出石獸岡，灌水入焉，流經安肅，合鹽臺陂而入安州之依城河。三水俱挾源泉分流疏渠，其勢甚便。鍾家莊、唐湖川、鹽臺陂，民皆藝稻，是在因地以廣水利。雹水之南曰徐水，來自五回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合一畝方順，龍泉諸水，匯爲依城河。安州宛在水中，其勢甚危，前奏引曹入雹，引雹入淀，順而導之，正所以分而減之也。一畝泉出滿城東南，涌地噴珠，澄泓盈溢，餘小泉以百數，雞距紅花之名最著。土於甃稻可十餘頃，而水力已殫。流經清苑城南，爲清苑河。方順水卽曲逆河，祈水之下流，源出完縣伊祁山，五雲石血二泉，流爲放水河，蒲水伏流復見爲

五郎河皆會焉。流經清苑之東，爲石橋河。九龍泉出慶都城東，繞城而流，東北入方順，水源盛而流饒，疏而引之，不可勝用。放水河之西有潞水，發源山西靈邱，由倒馬關入唐縣，爲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之鎮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穉張謙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應推廣以極水力，所得稻田難以畝計。又考完縣舊志，前明曾於唐之北洛開渠，引入放水河，二邑均賴其利。今河跡現存，當濬以復舊，而北洛之南原有騰橋一座，以防山水之衝，亦應訪其制而多設之。唐河之南有沙河，來自山西繁峙，至白陂頭口入曲陽界，合平陽河，南流阜平，當城廂脂二河，行唐之郃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新樂，歷定州，咸資灌溉。宕城鴉窩產德北川南川，皆其處也。他如阜平之崔家莊，行唐之龍岡甘泉河，新樂之何家莊，浴河，俱有水田，而泉渠壅廢，徧行疏濬，所獲尤多。沙河之南有滋河，源自山西枚回山，經靈壽，爲慈水。七祖寨岔頭，錦繡大明川，壅流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孟社而復出，繞縣治北旋，經深澤之龍泉澗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三水頗稱鉅流，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下爲豬龍河，常溢爲害。去歲決柴淀口，浸任邱，卽此水也。以上諸水會於白溝者七，會於依城河者十六，會於三岔口者十一，而盡攝於西淀焉。自此而南，水之載在圖經者二十有一，惟滹沱最大。發源山西繁峙之秦戲山，由雁門入直隸平山界，治河，縣曼，嵩陽，雷溝，勿勿水，等河者入焉。治河一名甘陶河，源自山西平定州松嶺，流至平山，初不與滹沱水通，自二水合流而滹沱之勢遂猛，屢爲正定害。元時分關治河，自爲一流，滹沱水退十之三四，已而治河淤塞，復入滹沱，歲有潰決。皇慶中，議復未果。又按漢書地理志，治水卽太白渠也，受蘇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於洙，此治之故道。

本與洩合。今應於入濬沱處塞斷。循其故流。加以挖濬。引入洩河。則濬沱之猛可滅。此前人已成之功也。洩河發源獲鹿之蓮花營。洩北村二泉。其源頗有壅塞。至欒城西南。合北沙河。而其流漸大。澆灌可資。但岸高難引。應作壩以壅之。俾水與岸平。開溝通流。涓滴皆爲我用。伏秋水漲。則決壩以洩之。旱澇無虞。萬全之利也。洩河下流。自寧晉入泊。舊有石閘三座。遺跡尙存。現今居民尙屛水以澆畦麥。洩河以南。水自贊皇來者。有槐水。午水。自臨城來者。有沛水。泥河。泚河。沙河。自內邱來者。有李陽河。七里河。小馬河。柳河。或名在跡堙。或流存源改。尋途訪求。卽土人亦不能言其處。或此等非恒流。前人開之爲洩。澇歸泊之路。後皆任民耕種。致山水暴下。瀾漫四野。今已委員查勘。酌量疏通。令漫水有歸。田疇不致受害。小柳河東爲聖水井。亦名聖女河。源出任縣欒村聖女祠下。泉從地涌。引流可田。南爲白馬河。源出內邱。鵲山經邢臺。居民建閘溉田。壅之不下。下流遂涸。水漲則以鄰爲壑。故北之聖女。南之牛尾二河。被衝爲任邑害。今應濬白馬入泊之流。嚴邢臺閉閘之禁。害去而利興矣。牛尾河發源邢臺。達活泉水。盛岸高。直達於任縣泊。作閘節宣。利曷窮焉。又南爲百泉河。源出邢臺風門山。亦名七里河。歷南河。北豆村。康家莊等處。有閘十三座。溉田數百頃。而任縣不沾勺水之潤。今應分水以均其利。自上而下。各三日爲期。則沿流一帶。皆水田也。但河身尙隘。宜展而倍之。百泉之南爲野河。源出邢臺西山。下經野河村。入沙河。沙河源出山西遼州。遇水。流至沙河縣南。分爲二支。一流南和。至任縣爲澧河。一流永年。北下雞澤。至南河爲乾河。抵任縣。合洛河入任縣。至沙河縣普潤閘。溉田四十餘頃者。是其利也。洛河亦發源於滌州。歷河南武安。入直隸永年。過雞澤南。和下與沙河合。近苦涸竭。若引滌陽之水。假沙洛之道。則兩河俱沾浸溉。

矣。滏陽河諸水之鉅流也。源出磁州神農山。至邯鄲南。會渚沁二水。流永年。抵曲周。過雞澤。平鄉。任縣。隆平。至寧晉。貫大泊而出。抵冀州。與滹沱水合。所經之處。疏渠灌稻。元臣郭守敬。嘗言可灌田三千頃。而明臣高汝行。朱泰等。建惠民等八閘。民以殷富。近爲磁民築壩截流。八閘已廢其六。今應照舊修復。其措置磁州一節。容臣另奏。以上諸水。入任縣泊者十八。入寧晉泊者十二。則此二泊固二十餘河之委匯也。查任縣泊。土人謂之南泊。寧晉泊。土人謂之北泊。皆禹貢大陸澤故地也。南泊所受諸水。舊注滏河。自滹。漳。填淤。河高於泊。所有出水五溝。勢成倒灌。難以議開。惟雞爪一河。不足消全泊之漲。此任民所以曉曉於穆家口之開塞也。隆平地界二泊。惟恐受浸。故力爭以阻之。及委員查勘穆家口。河道原通。特隘而隄。略爲修補。以防漫溢。則任民不苦漂沈。卽隆民何憂波及也。北泊周圍百里。地窪水深。亦恃滏河爲宣洩。自滹沱南徙。由賈家口灌入。故道漸湮。遂決洩口。營上等村而東注。但水口河身多淺。今應展挖寬深。俾南泊之水歸穆家口。而咽喉通。北泊之水入滏陽河。而尾閘亦壘。積滂日消。舊岸漸復。四圍涸出之地。尙可以數計哉。然後繞以小隄。多開斗門。疏渠種稻。沮洳之場。無非樂土也。惟滹沱一河。源遠流長。獨行赴海。而善決善淤。遷徙靡定。自古患之。向入寧晉泊。則泊淤而衆流莫納。永定河之淤勝芳。其明證也。自去年北徙決州頭而東。直趨束鹿。奔軼四出。至今尙未歸槽。田廬被衝。束邑官民。請疏入泊之道。然此道本非正流。填淤已成平陸。卽加挖掘。工費甚繁。且大陸古澤。衆流委注之地。亦不應聽其淤塞。今查有乾河一道。係滹水入滏舊路。由木邱至焦岡。河槽現存。修治不難。自張岔開挑六七里。便可直接決河。

從此改流。由焦岡入滄而東。寧晉泊旣免壅淤。卽束鹿、深州等處。亦不患衝潰矣。畿輔通志

是月十四日。諭九卿。怡親王陳奏。畿輔西南水利情形。並繪圖進呈。朕披覽甚爲明晰。著交九卿會議具奏。怡親王等。於去冬今春。奉命查勘水利情形。前後往返三月餘。而於直隸東西南三面數千道之廣。俱身歷其地。不憚煩勞。凡巨川細流。莫不窮源竟委。且因地制宜。準今酌古。曲盡籌畫。以期有益於民生。公忠爲國。實心辦事。甚屬可嘉。何國宗等。同事多人。前往查看運河。將及半年之久。所請不過數河。而小丹河一節。何國宗與田文鏡。各持意見。不肯虛心商酌。以濟公事。今又仍持兩議。爭論具奏。較之怡親王何如。衆人自有公論也。畿輔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永定河水章履二

雍正四年十月和碩怡親王、大學士朱軾奏各工告竣。一東西二淀，統匯衆流。臣等請多開引河，加修趙北口橋隄，疏濬中亭十望，並蘇橋之三岔舊河。今西淀之趙北口，隄身俱已堅築如式。舊橋八座，升高加闊，並新添木橋一座，皆指日告成。廣惠等橋下三河，亦加疏濬，惟白溝由大灣口入柴火淀，水挾沙流，旋挖旋淤，容於水涸後相度，改導舊流，則柴火淀四十里之間，皆爲營田之地矣。東淀之中亭河，開濬通流，其下流勝滂河，亦挑挖深暢。三岔經流，導自張家嘴而北，不令侵逼長隄。其淀內支河，如石溝、臺頭一帶淺阻，俱經浚治，卽逢大汛，隄岸不患衝刷，消落早於去秋兩月。中亭河岸涸出田畝千餘頃，晚蕎秋菜，尙未失時。其餘皆待來春種麥，惟十望河故道積潦猶存，與工有待。一永定河壅淤清流，臣等面奉諭旨，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海，欽遵相度，請自柳岔以下，導之北流，繞王慶坨而東，猶恐水勢拗折，宣洩未順，令永定河道明壽，自武家莊挑引入王慶坨北之長淀河，又慮河淺，難以合流，復令開擴深通。其郭家務以下，兩隄偏窄處，亦令擴隄改流。今隄工已成，新河將竣矣。一欽隄一道，回環千里，乃數十州縣生民田廬之保障也。歲久傾圮，臣等修築，自保定清苑至河間獻縣，逐段分修。六月汛水驟至，飛檄各員搶護，舊有漫口一並堵築。其安州新安、霸州文安隄工，兩面皆水，尤爲險要，夫役撈取泥沙，工力維艱。所幸三伏晴霽，入秋暄暖，得及時完工。一畿南諸府，臣等查勘情形，業已具奏。但時將麥汛，各工俱未領帑與

修惟南北二泊。水口淤塞。正順廣大諸河。宣洩無路。有不可一日緩者。是以委員先將南泊之穆家口淤河四十里。疏淪寬深。並修築橋隄。以防漫溢。而任縣隆平。始有安居矣。北泊之黃兒營營上等村。大加展挖。使泊水暢流入溢。二泊迭相傳送。積澇漸消。至澤沱河。遷徙靡定。去年決州頭而東。東鹿深州被害。官民望救孔亟。須權爲補救。已於第四溝開引河。導入木邱。尋躡舊河。由焦岡而注之。溢水束鹿之間。可無衝壓矣。一營治稻田。必須次第經理。臣等委員於玉田等處。率先營治。以爲農民之倡。今據各員詳報。玉田縣營田七十五頃。遷安縣營田十二頃七十八畝。灤州營田十三頃五畝。薊州營田五十餘頃。每畝收稻穀三四石不等。而民間開風興起。自種者。安州則五十七頃七十一畝。新安則一百一十五頃十一畝。任邱則一百一十頃二畝。保定則三十六頃九十九畝。霸州大城各二十頃。文安則至二百四頃二十七畝之多。以上稻田。共七百一十四頃九十三畝。實從前所未見者。但水在隄內。消涸有時。皆求設法留水。以資灌溉。夫直隸所患者水也。去之惟恐不速。今纔享收成。卽計灌溉。所謂用之則利。棄之則害。非虛語也。現在委員相度開渠建閘。以備旱澇。以上工程。除已經報完者。委員察核外。其興修未竣。及尙未動工之處。統俟明春催督修理。畿輔水利四案。

是年設營田水利府。以怡親王董其事。初於灤州玉田諸州縣。濬流築圩。建閘開渠。官爲經理。民人願耕者。給帑以爲工本。秋成收十分之一。足額而止。募江浙老農。導耕種之法。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以圩田多寡分獎。其疏濬圩岸。及瀦水節水。引水。戽水之法。各因地勢。次第興修。所需農具。水車。募江浙工匠造製。課本地工人習之。是秋田熟者。百五十頃有奇。而民自播種成熟者。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城安肅任

邱共七百一十四頃有奇。五年分立營田四局。一曰京東局。轄豐潤、玉田、冉各莊、孟家店、黃家莊等處營田。引沂河、暖泉、福山泉諸水。平谷縣龍家務、水峪等處營田。引洵河及山泉之水。薊州山岡莊、鄭各莊、馬仲橋等處營田。引大小海子諸泉水。洩水於淋河、寶坻縣八門城、尹家圈下。在各莊等處營田。引薊運河、潮水、寧河縣東窩莊、南窩莊、岳旗江、潰口、林家莊、張家莊、齊家沽、田家莊等處營田。引薊運河、潮水、武清縣桐林等處營田。引鳳河水。一曰京西局。新安縣大殷淀、太淀、太平莊、趙家莊等處營田。引雹河、依城河、及淀河諸水。安州東西壘頭、南北馮村等處營田。引依城河、及淀河之水。安肅縣白塔鋪、古莊頭、高林莊、南梨園等處營田。引督亢陂、及雹河之水。唐縣明伏莊、大洋村、溫家莊等處營田。引唐河水。慶都縣高嶺村、侯坨村等處營田。引滹池、北隆、堅功、湧魚諸泉水。涑河水。房山縣廣運莊、高家莊、南良莊、長溝村等處營田。引拒馬河、挾河水。涿州茂林莊、毛家屯、普利莊、北魯陂等處營田。引拒馬河、胡良河水。霸州魚廠村、高各莊、臺山平口等處營田。引中亭河水。任邱縣關城村營田。引白洋淀水。文安縣蒼耳、李齊、流河各淀營田。引子牙河水。定州吳家莊、曹家莊等處營田。引小清河、馬跑泉水。行唐縣河合村、歡同村等處營田。引蓮花池、龍泉諸水。新樂縣大流村、牛家溝等處營田。引海泉、湧泉諸水。滿城縣一畝泉、北寄村等處營田。引一畝、雞距、紅花諸泉水。宛平縣盧溝橋西北修家莊、三家店等處營田。引永定河水。一曰京南局。磁州務本村、張家莊、太平莊、杏園營等處營田。永年縣張家莊、南胡賈村、馬頭固村等處營田。平鄉縣豆二莊、周章村、油召村等處營田。皆引滏陽河水。任縣邊家莊、牛新寨、西北張村等處營田。引滏陽、並牛尾諸河水。正定縣雕橋村、王古寺、順成關等處營田。引大鳴泉、小鳴泉、方泉、班泉諸水。平山縣奉良莊、川防村。

等處營田引滹沱河洛河水井陘縣防口村西河村洛陽灘等處營田引冶河水邢臺樓下村孔橋村小
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白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轄宛平涿州房山涿水慶
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定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南局轄正定
平山井陘邢臺沙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滹沱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天津局轄天津靜
海滄州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劾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
築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會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工本則專責之地方官水田既成令地方官遵前規
而以時達之水利營田府自五年設局至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京東局玉田縣袁家莊馬營曲河
頭羅畢窩等處營田引小泉煖泉孟家泉黃家山泉藍泉諸水豐潤縣橫沽王蘭莊刁家窩曹家泊盧各
莊車道鋪望林泊梁家灣胡家泊等處營田引陡河泥河黑龍潭楊家阱諸水遷安縣徐流營三里河泉
莊等處營田引徐流河三里河黃山泉諸水灤州汪村等處營田引百泉及達活紫金諸泉水沙河縣北
九家莊趙村等處營田引邢臺百泉及小澧諸泉水南和縣豆村河頭郭楊家屯等處營田引百泉水天
津局天井州城南藍田及賀家口園田靜海縣何家圈吳家嘴雙溝白塘口辛莊等園營田滄州葛沽二
園營田興國富國二場東西泥沽二園營田俱引海口潮水雍正九年設天津府改爲縣自河圈以下圍
田皆隸天津臣等謹按畿輔水利見於古者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於范陽漁陽立渠堰溉田萬餘頃
唐瀛州刺史盧暉引滹沱溉田五百餘頃寧晉程處默引汶水溉田平棘令弓志元開畢泓以蓄洩水
利又鎮州獲鹿縣有大唐渠禮教渠引太白渠溉田宋臨津令黃懋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而制置河

北屯田使何承矩於雄黃霸州平戎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以足邊食元提舉諸路河渠郭守敬言水利六事一曰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三渠灌城東地一曰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明汪應蛟巡撫天津於葛沽白塘種水稻數畝收四五石疏請於朝以防海官軍萬人分田墾種而徐貞明水田之議尤詳京東諸州縣皆有遺蹟至我朝雍正三年直隸以水患告既賑貸而撫卹之特命怡親王等周履畿輔大興營田引水溉田之法既詳且悉其所設京東局則徐貞明遺規也京西局則何承矩黃懋舊制也京南局則郭守敬之議可詢天津局則汪應蛟之蹟尚在分命官吏督率營田民亦踴躍從事數年間得水田六千頃有奇灌溉之利被於三輔矣皇朝文獻通考

雍正五年二月工部奏臣等查管理天津水師營都統覺羅巴顏德等奏稱遵旨修理石景山隄岸俱已告竣請遣官查核至新修隄岸仰懇皇上天恩仍交臣等効力人員看守保固三年再交永定河道管理其原任監督郎中傅爾賽應賠修之挑水壩四座石隄八丈用餘銀兩仍交內務府等因摺奏奉旨著交部欽此移交前來查石景山舊隄係臣部主事關納看守因關納陞任戶部員外郎臣部於四年六月初九日另派司官前往石景山看守奉旨爾部每年派司官前往石景山看守隄工殊屬無益應否交地方官或永定河道管理爾部會同怡親王議奏欽此臣等會議得石景山隄工若交與永定河道管理則事有專責但現今永定河道覺羅明壽管理新舊河務交辦事多今正值伏汛恐不能兼顧且巴顏德王景會所修工程尙未告竣監督關納雖經陞任一年差期未滿應令關納以陞銜仍留看守俟巴顏德等所

修工程報完後。保過伏秋二汛。再將隄工并交永定河道管理。今巴顏德等新築工程。自金溝口新築石隄。至下壩臺止。二百六十八丈一尺五寸。黏補修砌片石碎石石子隄。共二百二丈二尺。加高土隄五百八十丈七尺。築順水壩一道。開引河一道。長三百三十丈。旣經告竣。應如所請。俟雍正七年伏秋汛後。交永定河道管理。除巴顏德所做工程外。將關納看守舊有隄工。及傅爾賽名下賠修之壩臺四座。片石隄八丈。俟查明工程後。應遵旨交永定河道管理。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九月初十日。水利營田府參奏定州知州程恂等。奉上諭。朕爲直隸地方興修田畝水利。以厚民生。特令王大臣等經理其事。地方有司。自應休戚相關。視同一體。畿輔密邇京師。朕時加訪問。如保定府知府李正茂。前在知縣任內時。正值大水之際。伊防護隄工。殫心竭力。實爲盡職之賢員。朕已加恩擢用。其有阻撓公事。及玩忽工程者。於國法斷難寬貸。此所參程恂。駁爲香。俱著革職。在營田水利工程。効力行走。程恂荒廢未開之田畝。著仍交與程恂營治。儻明年再有遲誤。定從重治罪。徐穀瑞因隄工危險。遂推諉規避。將地方之事。視爲膜外。著交部察議具奏。畿輔通志。

雍正六年。永定河道明壽。遵水利府原奏。委員挑挖長淀河淤淺。長二千二百一十七丈。面寬六丈至十丈。底寬四丈八丈。深三尺六寸至四尺不等。畿輔安瀾志。

雍正七年。決北岸劉家莊以南隄十五丈。河道石柱同知黃瑛。永清縣知縣朱築。督工堵築。畿輔安瀾志。
雍正八年正月。怡親王奏。查石景山隄工。當永定河上游。京師保障。最關緊要。今交永定河道管理。雖事有專司。較工部派員。每年更換。自屬有益。但該道所管工程。自盧溝橋至范甕口二百餘里。兩岸隄工。衝

險。一遇汛漲，上下奔馳，數日方周。今又益以石景山工程二十餘里，鞭長莫及。雖有同知一員，已兼管兩岸。則石景山隄工亦難遙顧，請添設同知一員，令專司石景山工程防護搶修之事。仍歸永定河道統轄。再永定河湍急異常，非河兵不能措手。惟把總爲能馭之，臣等因於雍正五年奏請將把總張義、陳留才、暫行董率新設河兵，該弁等効力三年，實與河務有裨，可否以千總職銜食俸，留工辦事，以示鼓勵。所有暫留把總二缺，應免裁撤，令該道於兵目內挑選頂替一員，分隸石景山同知管轄。一員仍隸永定河同知管轄。其千總二員，上下提調奔走，如此則通河俱收實效矣。奉旨俱照所請行。永定河志。

三月，埧漫南岸武家莊北岸五道口，東西各十餘丈。七月，積雨大漲，漫決南岸馮家場一十餘丈。刷埧田家場六丈。決北岸四聖口六十餘丈。隨時堵築。惟四聖口全溜所經，大埧衝陷。至八月，水減竣工。畿輔安瀾志。

十二月初五日，工部遵旨議奏直隸河工關係重大，請設立河道水利總督一員，駐劄天津，令四道廳員及印河各官受其節制，一切事務俱照河東總河例行。其營田事務歸直隸總督管理。畿輔水利四案。是月十九日，以吏部左侍郎劉於義爲直隸河道水利總督，內閣學士徐湛恩協辦河道事務。畿輔水利四案。

是年接築清河口以下南北兩岸大隄，北岸自清河口起至范甕口，長二十三里一百丈有奇。南岸自清河口起至王慶坨，長十一里一百六十丈有奇。河渠志稿。

雍正九年河道定柱，遵水利府題請，委員開挖何麻子營引河，長二百三丈五尺。董家務引河，長一千六

百八十丈。均面寬六丈八尺。底寬四丈六尺。深二尺至五尺不等。陶河村引河二道。長八十六丈。上寬三四丈。下寬二三丈至五丈不等。均深五尺。畿輔安瀾志。

是年遣太僕寺卿顧琮稽覈直隸水田。除水遠地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種植外。其水足地平。無煩汲升之處。令地方官具永遠可爲水田結狀。呈報戶部。荒廢者如例議處。又議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督率州縣營治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秋收扣還。設副使二員。出資經理。以爲民倡。所有舊田園河渠閘洞。時加修治。毋致廢壞。皇朝文獻通考。

雍正十年四月。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直隸河道總督王朝恩等。奏請建築重隄。奉旨。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蔣廷錫。朱軾。會同定議具奏。欽此。查雍正三年。改濬永定新河。自何麻子營至范壘口。入三角淀。南北隄外。挖土之處。皆定方坑。八年秋。汛漫溢。流入方坑。不致爲患。是以河道定柱。有照舊設立遙隄。遙河之議。特所議尙未周備。定柱以原議建築遙隄之處。離河太近。請移於二三百丈外。隄內村莊。另築護村小隄。所議實屬無益。至王朝恩議從小盧家莊。東接大隄築起。下連大隄尾。中築橫隄百餘道。但漫水衝突遙隄。且恐回溜宕激。則河岸尤爲可虞。臣等詳酌新河南岸。初近大淀。且有舊河分洩。毋庸修築。北岸自壩臺至三角淀。七十餘里。應於大隄數十丈外。修築重隄一道。其間村莊。廬舍。惟何麻子營。小盧家莊。大盧家莊三處。在重隄內。應酌給遷移架造之費。亦人所樂從。其定柱所議范壘口挑河二百丈。從六道口歸淀處。似屬可行。應令王朝恩等度勢定議。於秋汛興工。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年王朝恩又請培修兩岸卑薄隄工。并清涼寺月隄。開挖董家務引河。河渠志稿。

雍正十一年三月。工部議得王朝恩等疏稱。永定河上汛兩岸隄工。俱係湍激頂衝。應普律增修。接築鵝房隄工。建築月隄。南岸第一工至上七工止。北岸自第一工至第五工止。以內高六七尺爲率。計隄長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丈五尺。具題應準其修理。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五月。吏部會議得王朝恩等疏稱。永定河兩岸。康熙四十三年。設同知二員。分管南北岸隄工。後因兩岸並歸分司。遂裁同知一員。查永定河自盧溝橋下。兩岸環長四百餘里。遇汛漲水。猛溜急。不能挽渡。顧此失彼。懇皇上恩准復設同知一員。分岸管理。令賃房駐劄半截河村。應如所請。准其復設北岸同知一員。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年。建築月隄。自頭工至五工。長四萬七千六百三十餘丈。修築北岸重隄。即挖隄內重河。自何麻子營起。至范壘口。長一萬三千餘丈。重河之尾。上接范壘口。下至鄭家樓。長二百丈。從六道口會歸入淀。河渠志稿。

雍正十二年四月。奉上諭。據直隸河道總督顧琮奏稱。永定河渾流洶湧。全賴下口深通。庶上流得以暢注入淀。乃淘河以南。漸積填淤。河流梗塞。正擬挑濬疏通。以資宣洩。仰蒙天賜引河。自然開刷。二十餘里之程。畚鍤不勞民力。四千餘丈之遠。疏排悉出天工。顯著嘉祥。萬民歡忭。等語。朕因畿輔河渠關係重大。時時軫念。莫釋於懷。今於河臣籌議挑濬疏通之地。仰蒙天賜引河。自然開刷。不勞民力。順軌通流。河神福佑羣生。功用顯著。應虔誠展祀。以答靈貺。其應行典禮。該部察例具奏。永定河志。

七月。決南岸五工。黃家灣八十六丈。二工。鐵狗十七丈。北蔡東北十五丈。北蔡正東十七丈。南蔡正東三

處共十二丈。決北岸四工。梁各莊四十五丈。上七工四聖口一百六十三丈。下七工五道口九十三丈。八工小荆堡八丈。鄭家樓重隄十八丈。田家場重隄十九丈。其黃家灣一處。河溜全奪。水入永清縣衙署。民舍盡被湮沒。下流至霸州津水窪歸淀。總河顧琮副總河定柱親率兵夫晝夜堵築。九月二十二日工竣。
畿輔安瀾志 卷

八月顧琮等疏請將順天府良涿固三處之牝牛河就近撥歸永定道管轄。霸州仍令清河道管理。良涿以北房山等處就近撥歸霸昌道管理。稽查天津道屬之三角淀添設管河通判一員。駐劄王慶坨。令疏濬永定河入淀下口。文安縣左各莊東之石溝臺頭楊芬港楊家河至三河頭以下一帶淀河及東子牙河俱撥歸該通判管理。聽永定道管轄。以專責成。武清縣添設縣丞一員。東安縣添設主簿一員。酌量適中地方。令其駐劄。聽該通判管轄。以資修理。經吏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志。

雍正十三年六月暴漲。決南岸下七工朱家莊東十一丈。八工東沽港二十六丈三尺。決北岸鄭家樓三十丈。地屬永清。東安河水分流於朱家莊趙家樓兩口之中。決口距三角淀甚近。水由六道口小隄復歸淀。所經皆淀之斥鹵。明年麥大熟。本年歲修疏濬長淀河淤淺。長一百七十一丈。寬二丈五尺。深二尺。又月隄河一道。長八百八十四丈。寬三四丈。深二尺至三尺八寸不等。又二光淤塞。長二百丈。又淀河下口淤淺。長二百六十三丈。面寬二丈。底寬一丈五六尺。深二三尺不等。畿輔安瀾志。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正月。潰溢南岸八工東沽港二十四丈。總河劉勳河道覺羅齊格等堵築。二月工竣。三月劉勳等奏請加培兩岸迎溜單薄隄工。並疏挑六工半截河引河。長一百四十四丈五尺。面寬四

五六丈底寬二三四丈深四尺至六尺不等。本年歲修濬長淀河長八百一丈面寬四五六丈底寬三丈六尺四丈四尺五丈四尺深二三四尺不等又長淀河截灣取直一百丈面寬十丈底寬八丈深六尺又展寬青光中水口長十五丈三尺連舊河展寬面二十丈底十八丈均深五尺。畿輔安瀾志

四月總理王大臣等奉上諭直隸不必設立副總河定柱著回京候旨另用直隸河務雖有專派之總河著總督李衛兼行管理永定河志。

八月總督兼理河務臣李衛覆奏永定河自康熙三十七年大築隄堰疏濬兼施鉅工告成垂四十年河無遷徙民以安寧惟是水皆渾濁下流入淀後水去泥停積漸填淤司河各官疏濬不實隄既漸高河亦俱長八工等處是爲下稍而隄之去水僅三四尺不等臣同河臣劉勳由三角淀王慶坨後面而進河身俱成斷港抵工相視形勢咨訪輿論僉謂此河泥沙至重經流之地到處淤高先後河臣屢議疏濬迄無成功細看此河水落時河底細流一當汛發橫寬數十里漫溢衝刷而來又兼土性鬆浮莫可抵禦固安永清東安霸州一帶常受漫衝危及城郭從前怡親王於郭家務改河東行復開下通之長淀引河逕三角淀而下注河頭既築圍隄以防北洩又每年議設挑淺銀五千兩逐年開挖下流籌畫不爲不善乃後人多不在河之尾閘出水處留心虛應故事每年節省致令永定河之泥沙悉將淀河淤高日漸填塞水小時下流又不能達於三岔口僅此些微清水滲漏何益查淀河爲諸水翕聚之地匯爲巨澤所以蓄直隸全局之水游衍而節宣之乃永定濁流填淤哽噎於其間將來清水無路歸津恐致穿運而過實爲後患臣愚以爲目前之計既不能使永定河別由一道暢流歸海惟有相度形勢由鳳口低窪之處疏濬出

雙口等處。每歲實力挑挖。不致壅積過甚。再籌萬全。奉硃批。河工朕未曾閱視。何能懸定。仍不外於卿奏。惟有因勢利導。隨時制宜耳。所奏妥協爲之。永定河志。

十二月劉勳奏稱。竊惟各省河道。地分南北。工無異同。直省大綱。業做照南河遵循。但設立未久。尙有未盡畫一者。臣因地制宜。援例四條。不揣冒昧。爲我皇上陳之。一防險物料。宜酌量預備也。永定河爲直屬首險。設有搶築工程。俱係飭沿河州縣。臨時購買。臣查豫省黃河。預購物料。堆貯上游。專備大工之需。請嗣後永定河。亦照豫省黃河例。令該道於南北兩岸。除歲修預備搶修物料。一河兵積土。宜立成規也。隄工設立土牛。最爲河防要務。而河兵堆築。必須酌定成規。今永定河設有河兵。請照南河豫東河兵積土例。除汛期在埽壩力作。並寒暑兩月免積外。其餘看鋪守隄之兵。按名責令如數挑積。一印河各員。宜通融調補也。查豫省奉旨定例沿河府州縣。有才嫻河務者。准令河臣會同撫臣保題。陞調河工道廳。其河工廳汛。有才守兼優者。准令保題。陞調沿河府州縣。而江南山東各省印河各官。亦經前任河臣齊蘇勒奏照豫省例。通融調補。奉旨准行。查直屬河道隄工。險要旣等於淮河。工程無異於豫魯。似應請照豫東江南成例。嗣後直隸運河。並永定河臨河州縣。缺出。於現任州縣內保題調補。如州縣內難得其人。卽於河工佐貳各官內揀選題補。而河務廳員內。有堪爲州縣表率者。准其陞補沿河府缺。儻蒙聖恩。俞允。容臣會同督臣李衛。查明咨部。一河工千把。宜酌給養糧也。竊照大小各官。蒙世宗憲皇帝仁恩。軫卹。凡編俸之外。議與養廉。營汛武弁。俸薪之外。給與坐糧。今查江南河營千把。經前署河臣尹繼善奏。各與守糧六分。直隸河弁。分管隄工。終歲奔走。與江南無異。請嗣後直隸永定河南北運河所設千把總。

亦照江南之例。於額設河兵內。給與坐糧。四分以資餬口。以上四條。惟第三條請河務廳具題。陞沿河府缺奉部駁。毋庸議。餘俱經吏工二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志。

是月。劉勳又奏。永定河搶築工程。命該道於南岸北岸。除歲修之外。預購料銀各三千兩。河渠志稿。
是年。濬六工。半截河引河。長一百四十丈。長淀河八百丈。又裁灣取直一百丈。展寬青光水口。長十五丈。連舊寬二十丈。河渠志稿。

乾隆二年三月。總河劉勳。請培補隄工。並請將南岸五工。北岸三四工。培灣頂衝之處。裁灣取直。挑挖引河。導引中流。又以下口出水。直達鳳凰河。鳳河自雙口以南。寬不過一二丈。至三四丈。亟應展挖。寬深。南岸五工。黃家灣引河。挖長一百五十五丈。面寬八丈。至十五六丈。底寬六七八九丈。至十一二丈。深五七八尺。至一丈不等。北岸三工。求賢莊引河。挖長八百丈。四工。曹家新莊引河。挖長三百丈。均面寬四丈。六丈。至八丈。底寬三四五丈不等。深七尺。自雙橋口南至大清河止。長一千九百四十八丈。挑面寬十丈。底寬八丈。均深三尺。又本年歲修。疏濬下口黃花套河心淤灘。長五百八十八丈。五尺八寸。面寬五六丈。底寬四丈。深二尺。至三尺不等。畿輔安瀾志。

六月。大雨陡漲。漫盧溝橋面。過隄頂。衝刷石景山土隄一處。漫溢南岸十八處。北岸二十二處。張客地居上游。出水更利。漫刷四百餘丈。全河大溜。盡從此出。由宛平良鄉。涿州固安。永清東安。武清等縣。瀾漫而下。歸鳳河。村莊田畝。被淹甚多。命吏部尙書顧琮。赴工堵築。八月工竣。畿輔安瀾志。

七月。顧琮奏。查畿輔諸河。俱匯津歸海。漳衛二水。來自西南。合爲南運河。潮白二水。來自東北。合爲北運

河。桑乾、洋河二水自西北合萬山之水入關，爲永定河。滄陽經南北二泊，會薄沱爲子牙河。唐沙滋諸水俱入西淀，拒馬琉璃諸河會於龍門口，爲白溝河，亦入西淀。西淀之水由玉帶河入東淀，而牝牛入於中亭，中亭乃玉帶之支流，分而復合。永定、子牙亦入東淀，俱由淀達津。至西沽，與北運河會，抵三汊口，會南運河，合流東入海。天津乃九河之下游，淀泊乃衆水之交匯，所關最要。永定、渾河原無隄岸，祇有河身，達於玉帶清流，汛漲出漕，淀外數百里之地，任其游漾，水歸於淀中，泥沈於淀外，民田雖有淹沒，所謂一水一麥，亦不爲苦。自築隄束水以來，下口迫近潮汐，其淤愈速，隄日增，而河日淤，河底已高於平地。近年河患所以尤甚，大凡治水之法，莫善於行所無事，故築隄防水則可，若以隄束水，是與水爭地，而貽後患也。河渠志稿。

八月，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會議，得協辦吏部尚書事務顧琮等奏稱：奉旨諭永定等河隄工，有衝決之處，著協辦吏部尚書事務顧琮等馳驛前往察勘，其應行搶修事宜，著同李衛、劉勳速行籌畫辦理。欽此。臣顧琮隨於次早恭請聖訓出京，由盧溝橋一帶查勘起，至固安縣之兩岸各口，俱已涸出，惟東岸張客村漫口，因隄外窪下，較河底猶低數尺，是以全河從此東注，約十之八，其二分則由南岸之鐵狗漫口南流歸淀。其以下本身之河，因大小二口奪溜，轉致無水歸槽。臣即會同督臣李衛，由淀池水路至王慶坨，會同河臣劉勳，輾轉細看，永定下源會合諸水，達津入海之路，縣長數百里，至石景山始有隄岸工程。其水湍悍，擁泥挾沙，善決善淤，盧溝橋以下，從前至霸州，由會通河入淀歸海，原無隄岸，因狂瀾遷徙無定，設遇大水散漫，有數百里之遠，深不過尺許，淺止數寸，及至到淀，清濁相蕩，淤沙多沈田畝，然水與

淀合流。故淀池不致淤塞。卽民田間有淹沒。次年收麥豐裕。名爲一水一麥之地。尙不爲苦。至雍正三年。將勝滂大淀。淤成高阜。清水幾無達津之路。是以五年於郭家務另挖河築隄。引入三角淀。旋亦全淤。前後十數年來。每有漫溢。今年更甚。總緣臨河築隄之病。計兩岸相去遠者寬不過二三里。近則連河一半里。至數十丈不等。一遇漲發。焉能容受。且下源之三角淀。王慶坨等處。業已淤平。而水緩沙停。流行不暢。致永定河身同隄內兩岸。漸次墊長。較隄外平土。輒覺河底高於平田。而隄內水面離頂無幾。縱使加增隄岸。無如沙淤河身。隨隄漸長。以致水勢愈高。每歲爲患。今欲復當年舊規。聽其遷徙自流。則高下不同。而故道已多成旗民廬舍。欲圖善後之方。必除淤塞之患。莫若倣照黃河遙隄一法。水大時使有容納之地。庶可經久。其兩岸殘隄缺口。已趕緊堵築。略爲流通。俾河槽暫歸原流。以防秋汛。請更將鵝房村大營之下。張客水口之北。接築大隄。由東安武清二縣之南。至魚壩口。抵官修民堰。一律加幫。爲永定之北岸。使下流并入清河。與諸水會注。將金門閘之上。堵築橫隄。聯絡東岸。以舊有兩隄。並淤高之河形。俱作爲南岸。頗覺寬厚。連新改河身。共留寬十里內外。相度形勢。將大鎮村莊圈於隄北。其必不能讓出之村莊。或可墊高地基。或願遷移隄外。量爲撥給房間。拆費雖地在隄內。水長間被漫溢。然可免衝決之患。儻蒙聖明。不以爲謬。臣等再將估修應行各事宜。條分縷晰。另行具奏。伏思治水之法。當清上流。以疏其勢。廣下流。以導其歸。務使水行地下。加以隄防。方無漫溢。永定河故道有二。一由通州高麗莊入白河。一由霸州合易水。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按之前志。從未有引而歸淀者。自歸淀以來。下游淤塞。激爲橫流。遂每歲爲患。至其故道。則廬舍日增。漸成安土。已四十年矣。今協辦吏部尙書事務顧琮。總督李衛。總河劉勳。

既經親身確勘。請築遙隄。自必確有成見。但永定河水挾沙而行。易於淤墊。能展之使寬。不能濬之使深。是沙水之性。淤墊自若。而上無分流。下難暢洩。恐徒減約束之力。轉足增汗漫之勢。儻遇異漲。仍不可防。且水性橫悍。遷徙靡常。或南或北。埒長不定。將來衝決改溜。仍恐逼近遙隄。果不致潰溢。更宜一并詳酌。以保萬全。至隄內居民。皆宜籌畫周詳。事關河防利害。應仍詳細相度。徧訪輿情。如果改築遙隄。水勢循軌順流。不致衝決。即將舊存並新築隄身。道路近遠。高寬丈尺。起止段落。並圈入村莊。及應遷房屋。逐一繪圖呈覽。據實確估。妥議具題。到日。臣等再行詳議。其現在殘隄決口各工。速飭在工河員。上緊堵築。疏濬以防秋汛。奉硃批。依議速行。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直隸河道水利關係重大。若但爲目前補救之計。而不籌及久遠。恐於運道民生。總無裨益。前覽顧琮。李衛所奏。尙非探本清源之論。著大學士鄂爾泰。親往詳勘形勢。籌度機宜。應如何改移開濬。修築熟商。妥議酌定規模。仍交顧琮。李衛。督率所屬該管官員。遵照辦理。永定河志。

九月大學士鄂爾泰奏。臣於八月二十六日至盧溝橋次日。與署河臣顧琮。查勘盧溝橋以上。石景山一帶河工形勢。見河底淤填。浮沙高積。盧溝橋底沙淤計高八尺。夫底高八尺。是橋洞即低八尺。河隄亦低八尺矣。以迅疾騰湧之水。勢若建瓴。至橋而束。抑出洞而激立。陡然一落。高已倍隄。其潰決漂蕩。又何怪其然。故治隄不如濬河。築高莫若挑淺。通河類然。不止永定上游也。現據署河臣顧琮。已商同督臣李衛。酌定盡挖橋底淤沙。並對中洞深挑引河一道。與臣意見相同。應聽二臣題明。挖挑毋庸另議。至石景山石土工程。俱屬險要。過南金溝北金溝而北。爲麻峪。乃河流出峽處也。兩山齟齬曲折而下。急流有聲。至

麻峪村南分爲東西二支。東支溜約六分。西支溜約四分。其東溜最爲洶湧。直逼石景山石隄下。而東南地勢平衍。無山谷相隔。惟恃此石隄爲固。其西溜至陰山洞之南。復折而東。與東支合流。亦直逼東岸土隄下。是東岸險而西岸平。險宜避。平可導也。臣等審視籌度。擬於麻峪村橋口用柳圍中填石子築攔河壩一道。寬二十四丈。將東支堵截。使盡歸西流。再於攔河壩兩邊接築石子壩二道。自橋東接至村北河神廟前之高坡。長四十餘丈。自橋西至浪窩村北柳樹邊。長九十餘丈。以防水大泛漫。又恐橋口攔河壩一道。或值大水。仍不免泛漫。擬於麻峪村南棗園之西。更築重壩三十餘丈。西岸添築小堰三十餘丈。則雖有漫水。萬不能奪溜東注。而石景山南北十餘里隄工。俱可化險爲平。隨飭工員估料約費二千餘兩。查石景山隄工。每年額備歲修銀五千兩。卽以帑項論。亦屬力半功倍。謹合詞具奏。經王大臣九卿會議奏准。永定河志。

是月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議得鄂爾泰奏稱。據顧琮奏。請添設袋船。以疏淀中河道。欽奉硃批。亦與大學士鄂爾泰議奏。欽此。臣看得東西兩淀。爲京南衆水所匯歸。其中幹流支港。經緯貫串。原無阻滯。自濁流入淀。而淀河淤淺。始而病淀。繼且病河。蓋淀不能多受。河不能安流。其勢然矣。查西淀納白溝之流。一遇異漲。遂受漫溢之患。東淀自渾流北徙以來。西北之信安等淀。墊淤成陸。會同河西支之由信安歸淀者。已成斷港。自此漸淤而南。勝芳淀遂爲桑田。復淤而東。新張策城諸泊。皆成膏壤。而會同河中支東支。並注臺頭一河。上接石橋。下連楊芬港。出楊家河。爲達津之路。然亦失其寬深。僅通舟楫已耳。夫淀之既淤者。勢難復舊。若不及此籌畫。疏濬淀河。使之深通宣洩。則一值漲溢。無可消受。後患甚大。今顧琮

奏請添設袋船。以疏淀中河道。爲淀河計。卽爲永定河計。實係切務。應如所請。添設袋船二百隻。柺夫九百名。每名按季量給工食銀一兩五錢。以當歲修。亦功力相抵。殊有實濟。其添設官弁外委。分轄總轄。亦應照所請。以專責成。以收實效。抑臣更有請者。白溝正流。本有故道。今之行淀中者。乃其決口耳。若開疏而導引之。勿使復決。環淀而居者。亦無漫決之患也。東淀以衆河匯流之水。僅恃臺頭河一道。以資宣洩。卽使疏濬通深。恐終未能順暢。查淀內幹流支港。或淤淺而河蹟猶存。或中絕而首尾尙在。如此者甚夥。皆掩蔽於菰蘆芡草中。雖孤帆旅船之所不經。而漁父篙工。往往能稱其名。而指其處。似應於淀水消涸時。逐加查勘。酌量開通。使全淀之水。各路分消。則傳送疾而宣洩利。於全局河道隄工。更有裨益。具奏。查大學士鄂爾泰議覆。願琮所請添設袋船。以疏淀中河道。實係切務。似屬應行。再大學士鄂爾泰奏稱。西淀故道有二。開疏導引。勿使復決。東淀內幹流支港。應查勘開通。誠於河道隄工有益。應行該總河等查勘詳報。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年鄂爾泰等奏。臣自盧溝橋永定河南北兩岸。至天津一帶。所勘河淀情形。並與督臣河臣商酌。改移開濬事宜。敬爲我皇上陳之。永定河南北兩岸。自頭工以下。兩隄相距數里。或數百丈。中間浮沙湧起。如坻如洲。河水亂流。迄無定溜。至二工。則積沙成脊。暴水驟至。不順下而橫行。以故北決張客村。南決鐵狗對岸之間。同時分潰。各二三百丈。自茲而下。三四五工。決口甚多。雖塔築已完。而衝突之形俱在。自六工以下。河如上阪。水似仰流。至八工。而河身愈高。渟洄不動。幾欲倒漾。而西總緣水不東流。蛇形拗怒。隨所至而成頂衝。南折則南隄潰。北折則北隄潰。其勢然矣。說者謂河身勢高。自應濬治。下口殊不知現在河

形下口反高於上游。河身已平於隄岸。從來治水。先治低處。上游始可施工。今下流之去路橫阻。上流之濁溜方來。縱使不惜勞費。一律挑挖。隨濬隨淤。終何補益。此督河諸臣。所以有請築遙隄之議也。臣以爲永定河流。突如其來。截然而止。水性水勢。俱非黃河可比。十里遙隄之議。萬不可行。督臣河臣。亦稱原無善策。未敢自以爲是。竊思永定河之所以爲患者。獨以上游曾無分洩。下口不得暢流。徑行一路。中梗磅礴。以故拂其性而激之變耳。但改導其下口。使不入淀而入河。以達津歸海。再於上游酌建數壩。以減緩水勢。並引入清河。俾藉清以刷淤。則不拘何道。順利皆同。臣等熟商詳度。就現在之河形。仍順南下之水。性擬於半截河隄。北改挑新河。卽以北隄爲南隄。沿之東下。入六道口。經三角淀。北至清沽港。西入河頭。大河猶恐潮汐盪盪。水緩停淤。應作洩潮堰數段。潮長從缺口散流。潮落從缺口收入。卽河水出槽亦如之。則沙停於堰外。水歸於河中。不致淤墊爲患。河枯之時。疏濬淺滯。歲以爲常。其挖河之土。自六道口以上。盡至北岸。建築坦坡大隄。至入六道口內。則以七分接築南岸隄。以三分作北岸洩潮堰。如此則河淀攸分。下口已無阻。而後於上游河身。自半截河以上。逐段挑挖。務俾深通。再於南北兩岸。分建滾水石壩四座。各開引河一道。一於北岸張客水口。建壩二十丈。卽以所衝水道爲引河。東會於鳳河。查鳳河本無大源。怡親王於高各莊截引涼水河。以爲恆流。原奏分流之處。東南各建一閘。以資蓄洩。未及訖工。今宜遵照添建蓄涼水河之水。常注鳳河。所有淤淺之處。一并開通。俾清流先盛。卽可於雙口之內。開渠分入洩潮堰。以借其油刷。一於南岸寺臺。建壩十二丈。以民間洩水舊渠。入小清河者爲引河。開寬濬深。俾歸忙牛河。一於南岸金門關。建壩八十丈。以渾河故道。接忙牛者爲引河。開寬濬深。至忙牛南。接挑黃家河。

達於勝滂河。循其故道。經新張策城之間。開至河頭之北。與新河下游合流。而中亭、臺山、趙家房、諸清河之會於勝滂者。皆得迸注爭流。俾推蕩泥沙而東去。又於勝滂河南岸。築隔淀坦坡隄一道。至河頭之東。與新河南隄對峙。不令濁水得入清流。一於南岸郭家務。建壩四十丈。卽以舊河長爲引河。略加挑濬。歸於新張策城。與勝滂河會流。以上四壩四引河。頭緒雖紛。脈絡交貫。合清隔濁。條理自明。縱遇異漲。或仍不免盈溢。而力分勢殺。補救無難。其引河所挖之土。應俱於兩岸照洩潮堰式。作拉沙壩。壩口之上。俱作石柱板橋。以便防汛人等往來行走。其壩堰河道寬深。工料丈尺。及應設官弁兵役。並鋪房器具等項。應聽督河二臣詳悉定議。另行題請。至永定濁流。兩隄夾束。沙聚泥停。一汛之後。河渠卽失故形。若不及時挑挖。則墊而平。積而高。勢必至不能挑挖而後已。向來河員錮習。不利於挖淺。但利於築隄。儻茲河成之後。仍蹈故轍。怠玩因循。恐不出數年。不惟舊河上游積淤。一如今日。卽新河下口。墊塞無異當年。則鉅費大工。又復盡成虛擲。而橫奔倒漾。爲害曷可勝言。仰祈皇上。敕下河督二臣。飭所屬各員。於工竣後。分認工段。各專責成。卽汛過復淤。而隨淤隨挖。所用工費。准於歲修項下開銷。挖淤之時。俱先期呈報。卽委大員監察。工竣隨收。不致汛至迷漫。無從查驗。儻有貽悞。致河身淤墊者。專管之汛員。並兼轄統轄之廳道。均照疎防例議處。則章程一定。日久得有遵循。而處分旣嚴。是官皆知趨避。庶於運道民生。永收實效。奉

硃批。依議。速行。永定河志。

是年。吏部會議得直隸總督李衛疏稱。永定河特設專管。歲修搶築。事關水利民生。必須有備無患。七月初一日。蒙頒諭旨。切戒前河臣劉勳及臣等。加謹隄防。不意六月二十九等日。果以連雨之後。山水驟發。

盧溝橋首當其衝。原報石景山漫溢。石隄背後衝刷土隄二百五十餘丈。今據開查明一百四十八丈。永定河北岸原報漫溢二十二處。今查明二十一處。南岸漫溢一十八處。沿河州縣田禾廬舍多被淹損。衝塌。臣欽奉諭旨。速行督率在工員弁堵築完固。務保萬全。河工各官員分別查參。欽此。臣隨即嚴催。剋期堵築。又經欽差部臣就近在工指授。往來督催。先將南北兩岸各漫口。於七月初十日至八月初八日陸續完工。其北岸之北張客一口。亦於八月二十八日合龍。業將各完工日期會奏。查永定河每年皆有隄岸漫決之事。惟今年河水不漲。得免無事。乃六月二十九日前後。上游大雨。晝夜不息。山水暴漲。皆高出隄頂數尺。有餘。人力固有難施。但河務係各員專司。不能辭咎。除前河臣劉勳已經奉旨革職留工効力外。所有署永定河道覺羅齊格等。相應題參。以儆疎防。仰請皇上將臣一并交部議處。查沿河隄岸工程。自應修築堅固。加謹防護。今永定河南岸等處。隄岸漫溢。在兼轄專汛河務之員。咎實難辭。謹奏。永定河志。

乾隆三年正月。工部議得協辦吏部尙書暫署直隸河道總督顧琮等疏稱。石景山旱橋南北土隄長三百一十四丈。即須加幫。又天字八號。應築攔河土隄八十丈。又上下壩臺中間。石子隄五十五丈。必須幫砌石片。又接前工石子隄二十八丈五尺。應以片石加高。並將背後土隄長八十三丈五尺。一律加築大夯灰頂。方資捍禦。造冊題估。應如所題行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二月。鄂爾泰會同工部會議得直隸河道總督朱藻等奏稱。查原題自半截河以下。開寬北隄。議建滾水壩四座。今既如式辦理。自應分晰舉行。但築壩非旦夕可竣。且金門閘即在鐵狗之下。此一段當擇老土。

方可妥築。但鐵狗在上。河勢最險。臣等公議。自窰上村後轉灣頂衝處。南至新建滾水壩之北。鴈翅止。圍築月隄一道。其浮沙最甚處。酌量加灰堅築。方保無虞。金門閘大壩。原議八十丈。未曾聲明高下。須水至八方以上。始可宣洩。而兩邊雁翅裏頭。今議在內共八十丈。再此外南北兩隄。有相去太近。水發不能容納處。亦應相機備築。月隄。查原議內有郭家務舊河身建壩一處。目今預先創槽。以備加鑲。原題壩寬四十丈。今酌定口門三十丈。即以淤高之舊河身。酌留爲天然滾水壩。以利分洩。猶恐漫入淀池。將下源仍照原議。開挖引河。而東稍北歸下口。將挖河之泥。堆於南岸。以作隔淀之坦坡堰。砌築堅固。此亦急則治標之法。與原議脗合。現今最關緊要者。原議半截河以下。將北隄爲南隄。開寬堅築北隄一道。容納正流。保障北運。乘此春融趕築。隄面總以高一丈。底寬八丈。頂寬二丈爲準。防備大汛。其下流出水去路。更須萬全。方爲有益。臣等勘定。謹合詞恭奏。應如所奏。行奉硃批。依議速行。永定河志。

四月。奉上諭。直隸總督事件繁多。難以兼顧。河務。李衛不必管理。其一切河工事宜。交總河專辦。俾事權歸一。方有裨益。顧琮仍著前往會同朱藻。一體悉心辦理。毋得遲悞。永定河志。

五月。工部議得。直隸河道總督朱藻等奏稱。金門閘郭家務二處引河隄堰。及半截河改築北堰以下之接築民堰引河。該汛員弁不能兼顧。而此係坦坡小堰。又難建立鋪房。請歸附近各州縣經管。查州縣印官。有刑名錢穀之責。亦難保無顧此失彼之虞。沿河州縣。向設有水利縣丞主簿。專管河道。今前項引河坦坡小堰各工。應於附近州縣之縣丞主簿內。酌量遠近。令其分界經管防護。遇有淤墊坍塌。立即詳報該廳查勘確實。動項修理。不得勒派民夫。致滋擾累。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月朱藻題請挑挖南二工引河。辰字十一號連十二號取直引河長一百九十四丈面寬十丈至十四五六丈底寬七丈至十丈並十二三丈深四五六七尺不等疏濬河身長二百七十丈面寬二丈五尺並三丈五尺底寬一丈五尺至二丈一尺深二三四尺不等又濬河身長一千一百一十五丈面寬二三丈及六丈底寬一二丈至四丈深二三四五尺不等本年歲修疏濬下口黃花套以北河心淤灘九段計長四百五十丈挖面寬四五六丈至八九丈十一丈十四丈底寬五六丈八丈及十四丈深一尺至三尺不等又疏挑六道口開口前河心淤灘長五十丈面寬二丈四尺底寬二丈二尺深二尺畿輔安瀾志

六月伏汛水溢南岸下七工朱家莊大隄漫決一百五十五丈六工楊家莊大隄漫決六丈畿輔安瀾志七月頭工又漫決八十八丈畿輔安瀾志

是月工部議得河督朱藻等疏稱永定河南北兩岸隄工經上年大水後在在殘缺卑薄即新壩分勢亦難保隄工無恙况新壩汛前不能竣工水行舊道則兩岸工程愈當修治經臣奏請荷蒙諭旨允行今南岸各汛應行加幫工程並南岸三工建築月隄估築餞隄隔子隄及五工黃家灣填墊月隄深坑又南岸二工應挑引河並填墊河槽攔水隄堰又北岸各汛應加幫工程合造冊具題應令修濬工完具題查核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八月朱藻督堵各決口工竣畿輔安瀾志

九月初一日上諭內閣朕在途次將永定河工事務詢問朱藻願琮見其言語支吾且云將來若無大水而隄岸加高加寬便可無患等語前大學士鄂爾泰與李衛願琮等細加斟酌定有成議原爲一勞永逸

之計。今顧琮忽變其說。以爲永定河既已治壞。止可加夫加料。竭力防守。且觀伊等所辦。未必悉照從前所定之規模。從來修治河工。原以防水漲之年。得以保固。始於地方有益。若謂無大水而後可以無患。則殊失治河之本旨矣。且今年並無大水。而隄岸已經被衝。又何說也。伊等又云。河身不能疏濬。夫概行疏濬。固有難行之處。而水之去路。若不疏濬。何使水有所歸宿耶。又如金門閘等工。乃去年早已議定者。何以至今尚未就理耶。種種河務。伊二人總不能切指情形。得其要領。觀其陳奏之時。慚慙徬徨。似有自覺理短之意。如此則辦理既未合宜。而工程亦未必覈實。可傳旨詢問之。或伊等在朕前不能敷陳詳盡。可令其明白詳悉具奏。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大學士鄂爾泰會同工部議得。河督顧琮奏稱。半截河應行修濬之處。積水瀾漫。工不克施。明春全河之水。必不能由半截河改流。自仍由舊河而行。下七工八工等處。乃舊河必由之路。現在河身淤昂。應加挑濬。此一時權宜之計。勢有不得不然者。自應准其挑濬。另疏題報。又稱。半截河以下。地勢甚窪。自洶沙村以東。至六道口一帶。積水汪洋。應於半截河先建草壩一二座。面寬二十丈。約六分過水。借渾水之淤。使其積水藉勢歸河。水去地出。然後遵照原議。動工修理。此亦一時權宜。事屬應行者。再稱。自八工尾閘。至老河頭約十五里。乃渾水趨歸大河要道。應即從尾閘挑挖引河。面寬二十丈。底寬四丈。深六尺。至七八尺不等。總期一律深通。俾渾流暢達。匯津歸海。查臣等原議。半截河改挖新河。入六道口。而東經三角淀之北。直過老河頭。其金門閘石壩引河。由渾河故道。入牯牛河。黃家河。勝勞河。一路開挖。亦經老河頭之北。與新河會歸大清河。一路築坦坡隄。分清隔濁。今河臣爲目前行水計。自不得不開舊河尾閘。

此亦權宜辦法。但引河經由之處。據稱從尾閘挖至老河頭。約十五里。是竟欲從八工直挖至洞子門。由董家河入楊家河矣。夫楊家一河。乃全省清河之下口。非有高岸夾束。並無抵刷濁流之力。以永定全河。推擁沙泥。瀾漫而入。誠恐其受淤。是河一淤。則淀之下口先塞。而西來數十河之水。將無路歸津。雖重隄隔淀。皆成虛設。應令查照原議。務於迤北地面。相度挑挖。俾經老河頭北而出。其東卽爲將來金門關石壩引河之下口。庶不致淤淀。亦不致阻滯。至稱河溜掃灣。頂衝危險處所。應裁灣取直。酌量挑挖引河。以免衝激。應如所奏。其寺臺建壩。據稱細勘該處隄外荒地。不過數里。有南岸五工。曹家務以下數十里。俱不毛之土。並無民居。請將寺臺議建之石壩。移於曹家務以下。改建草壩。仍面寬十二丈。約六分過水。不特錢糧節省。居民亦不受水患。且渾泥漸淤。斥鹵皆成膏壤。轉於民生有益。應如所請。准其改移。至於渾水肥田。古有成效。凡係近隄荒蕪窪薄之地。皆可照依此法。開壩洩渾。放淤糞瘠。是在實力推行而已。新任直隸總督孫嘉淦。現在條奏永定河道情形。伏祈皇上將臣等所議建壩挑河之處。敕交河臣會同直隸總督商酌辦理。奉硃批。直隸河工。自應總督會同總河辦理。前著李衛不必辦理者。以伊等彼此不和。於公事無益故耳。今孫嘉淦並不似此。著仍照舊例。亦兼管河工事務。餘依議。永定河志。

是月大學士九卿會議得。兵部尚書協辦戶部事果毅公納親。吏部尚書今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臣等自天津回京。由永定之半截河。至下七工。抵盧溝橋。循隄看得河道情形。河身較隄外地面。大勢皆高。其六工以下。河身隆起如脊。竟有高至丈餘者。實與築牆堵水無異。頭工二工。隄岸稍寬。尙容水勢回轉。至五六以下等工。河身狹處。僅數十丈。且南北兩岸。大概皆係沙土。非夯礮所能堅固。風搜水激。日有薄削。

一遇汛發勢必衝決是以築隄前後費帑無算仍不免爲患於每處也河臣顧琮欲盡棄舊河放水北行築十里遙隄以防之但十里之地廣闊無幾河流遷移仍逼遙隄必有潰決兼以所有人民廬舍欲盡遷之隄外則不能欲留於隄內則可慮徒勞更張終非長策大學士鄂爾泰等又欲於半截河另開引河以分其勢目今郭家務之草壩金門閘之石工俱已新築其壩底高於河面五六尺七八尺不等尋常水不能洩無從分減設異漲一來突然出口所挑引河不廣水勢未必屈曲隨入則奔衝仍所不免至於新河之道欲使不入淀池而入淀河意謂淀河水流可以不淤但查淀河水非急溜渾水偕行泥沈水底雖逐年疏濬縱不淤於目前亦必淤於日後淤淀池止估其蓄水之地淤淀河乃梗其出水之途萬一水口壅滯清水無歸則潰溢之患何可勝言現今南岸金門閘北岸張客皆建閘而挑引河已有成議臣等愚見以爲張客之閘不必石工但建草壩再於兩岸相度地勢開建草壩寬以六丈至十二丈爲率過水以六分至四分爲度分洩既多則水緩不致衝刷水長即可宣洩更不畏洶湧奪留南岸金門閘上下多建數壩北岸少建使南洩之水常多水小則仍歸引河水大聽其漫流數年後草壩朽壞舊河之水悉改而南卽以淤高之河身障其北向趨下之路天然畿輔之隄岸旣堅實而可恃卽沿河居民亦知漫流淤田水無足患至於視低窪村莊圍隄保護遷零落之居民附大村以自固攔淀築堰使雖過異漲之水而泥沙不得溢入淀池則百姓永無淹沒淀池永無墊隘俟其辦理就緒裁去總河之缺盡撤効力之人交與地方官如常保護上無興築賑濟之費下無辦料工作之擾漫淤泥於田中民享其利漚清流於淀池水蹈其軌臣等愚見所及瀆陳睿鑒臣等查永定河隄工於康熙二十七年建築以來歷有年歲迨後逐年添

修仍不免衝決之患。今若能因勢利導，使水盡歸南行，誠爲不治而治之上策。但故道久成旗民廬舍，一時勢難更復，必須相度全河形勢，籌畫盡善，詳加勘驗，應請旨敕下新任總督孫嘉淦、河道總督顧琮，會同復加細勘，無得各執己見，務期籌及久遠，和衷辦公，悉心參酌，合詞具題。臣等再行詳議，奉硃批依議。永定河志。

十二月，工部議得直隸河道總督顧琮等奏稱：北岸頭工張客原議於此處建壩，今相度形勢，請移建於北岸三工求賢處，所其北岸遙隄，亦毋庸建築。查張客草壩並遙隄各工，從前俱經該督奏請建築，今請移建於北岸三工求賢處，所北岸遙隄，毋庸建築，應令該督會同直隸總督將前項工程務期悉心商酌，妥協辦理，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年奉諭曰：開直隸保定河間兩府所屬地方，夏月多被水淹，深秋之後，地雖涸出，而積水仍未全消，推求其故，則州縣舊有渠淀，居民耕種，漸有收穫，恐被爭占，遂報墾升科，耕種既久，壅培漸高，而水不下注矣。又聞各處都有涸河，當有水時，由此宣洩，無水竟成廢地。近河居民築埂築壩，爲蓄聚灌溉之用，以致河道阻塞，水不通流，高阜有水歸於卑下，而卑下之水無地注之，此積水難消之由也。著飭各州縣將舊有之渠淀查明造報，毋得隱匿。若有已經升科者，免其稅賦，其有涸河之處，亦行確勘，不得築埂壩以阻河流之故道。庶積潦不致爲害於地方，實有裨益。皇朝文獻通考。

是年協辦吏部尙書暫署直隸河道總督顧琮等疏稱：淀河寬窄深淺不一，必須分造三項船隻，方可應用。應造行船四十隻，土槽船八十隻，牛舌頭船八十隻，共船二百隻，爲撈泥之用。一年黏補，二年小修，五

年大修。十年內如有損壞不堪用者。令該管汛員報驗。發銀造換。再所設堡船。必得設官分理。庶事有專責。請每船十隻。添設外委一員。領夫力作。共設外委二十員。每船五十隻。添設把總一員。共設把總四員。令其分管船隻。專司疏濬。再請添設霸州同一員。州判一員。各兼管堡船一百隻。三角淀通判。總理其事。所設奴夫六百名。每年於二四五月及八九十等月。撈取堡泥。時令一半捕魚。一半赴工力作。再東淀支流汊港。俟水涸時。卽逐細查勘。其應行疏濬之處。另行詳報。至添設州同州判把總。俱駐劄武清縣之王慶坨。經工部議覆。永定河志。

是年朱藻疏稱。永定河於康熙三十七年。設立河兵二千名。四十年裁汰一千二百名。又於雍正三年。裁汰二百名。現在僅存河兵六百名。內撥發清潭等河教習椿埽河兵十八名。又千把總三員。親丁四名。共除河兵十二名。實存河兵五百七十名。派撥南北兩岸十八汛。每汛挑選椿手一班。用河兵十二名。專管簽椿下埽。各汛實存力作河兵。不滿二十名。更有搜捕獮鼠。看料種柳。填補水溝浪窩。堆積土牛。傳遞公文之役。卽工程平穩。尙不敷用。一遇汛期。全賴募夫搶護。無如汛水長發。正值農忙之際。難以雇覓。且所雇之夫。不但不諳椿埽工程。卽令修溝填窩。亦不如式。是以十夫不及一兵之用。查前河臣劉於義。因永定河工長兵單。奏請添設弁兵。續經議覆。以永定河瀕河民人。能簽椿下埽者頗多。且汛期防護。又有民夫排列隄上。應毋庸議。伏查永定河汛期之際。雖有沿河州縣派夫守隄。但係老弱貧民。藉其防守。工程勢所不能。似應添設弁兵。以資防護。請循舊制。於裁汰河兵一千四百名數內。酌添六百名。連現存河兵。共一千二百名。則汛期搶護。可收功效。况汛過之後。又可令其填墊水溝等事。實爲有濟。再南岸原設

千總一員。專管兵丁。把總一員。分管下七工汛地。北岸原設千總一員。分管上七工汛地。兼管兵丁。其把總一員。撥發專管石景山汛。今河兵既請酌添。應將分防石景山汛把總一員撤回。仍歸北岸。專管上七工汛地。其北岸千總。照南岸千總之例。專管兵丁。至石景山一汛。乃永定河上游。最關緊要。應添設千總一員。令其防護。自可永固安瀾。經工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志。

是年。郭家務引河成。壩外新挑一百三十一丈。濬舊河身四十一段。長二千三百二十丈。自馬家鋪接挑新引河。至三河頭。長七千九百四十丈。面寬八九丈。至十丈不等。底寬六丈。均深四尺。畿輔安瀾志。

是年。顧琮疏稱。永定河前議於北岸之張客。南岸之寺臺。金門關。郭家務。各建滾水石壩。開挑引河。以資分洩。今郭家務草壩業已完竣。金門關石壩石工已完。現築小夯灰土原議金門關建壩。以渾河故道。接忙牛河爲引河。開寬濬深。至牛坨南。接挑黃家河。達於勝滂河。開至河頭之北。於新河下流合流。其引河所挖之土。俱於兩岸照洩潮堰式。作拉沙壩。現今估挑引河。將土方堆築拉沙壩。使之出渾入清。但恐水大泛溢。仍不免淤淀。惟有引河之南。拉沙壩外。遠築遙隄。頂寬二丈。底寬十四丈。高一丈五尺。使泛溢之水。有所捍禦。可保無南注淤淀之患。又原議北岸之張客。建壩一處。卽以所衝水道爲引河。東會於鳳河。借其汕刷。但思建造石壩。工帑浩繁。請照郭家務改建草壩。於引河之北。拉沙壩外。大營龐村。東安之南。建築遙隄。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保護京畿。庶無虞北溢。至引河原係分洩漲水。雖長易消。不致衝淹廬舍。其引河太近之處。酌量環築護村月隄。再固安。永清二縣。有關邑。治倉庫。亦應建築護城月隄。大學士會同工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永定河水章願三

乾隆四年正月，命尙書公訥親，查看永定河故道。河渠志稿。

是月，大學士鄂爾泰會同工部，議得直隸總督孫嘉淦等奏，請於金門闌下長安城，添建草壩一座，以四分過水。郭家務壩面，俱係素土，應築灰土檻一道，以資抵禦。再南北兩岸，建設多壩，非旦夕告竣，請於南岸郭家務以下七工，冰窖地方，各量開旱口一處，用埽裹頭，以洩凌麥二汛之水。應如所奏辦理。奉硃批，依議。永定河志。

是月，孫家淦請培築北岸求賢村以下殘缺遙隄，並濬隄外淤塞遙河，以容減洩之水。自三工接官鋪後，至五工何麻子營止，長八千五百二十丈，計四十七里。三工汛內，補築遙隄十段，疏濬遙河三段。四工汛內，補築遙隄四十九段，疏濬遙河三段。五工汛內，補築遙隄一段，濬展遙河五段。畿輔安瀾志。

四月，顧琮奏，估金門闌壩上，請挑引河兩股分流。西股自闌下，至長安城西南，會長安城草壩引河止。長三千三百七十二丈九尺。又奏開長安城草壩引河，自壩下，至村西南，會金門闌引河止。長六百七十九丈九尺。又自二引河會流處，至張貴莊西南，入中亭河止。長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二丈。統計西股引河，共長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尺。一百一十九里。東股引河，自畢家莊至楊青口南止。長八千七百五十三丈一尺三寸。四十八里。兩河俱按舊河形挑挖，面寬五六丈至十二三丈，底寬三四丈至七八丈，深三四五

六尺不等。本年歲修疏濬下口鄭家樓東挑挖河心淤灘五百三十六丈。面寬三四五丈不等。深二尺六道。口引河一百六十丈。面寬十一二丈。底寬九丈。深二尺五寸。魚壩口展寬舊隄出水缺口。並沙嘴五處。畿輔安瀾志。

六月初六日工部議得河督顧琮等疏稱。曹家務建築分水草壩一座。其出水一帶俱係卑窪鱗地。雖渾水一過。可成膏壤。但清水無歸。恐致淤積。今勘得曹家務以下。由郭家務小梁村等處。長四十餘里。向有遙河。雖年久淤塞。尙有河形。請問段疏濬。使清水歸淀。實屬有益。應挑引河長一千七百丈。應如所題行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月工部議得河督顧琮等疏稱。金門開石壩暨長定城草壩。應挑挖引河工程。又修隄築壩。設立木橋涵洞。共需銀兩。造冊具題。再凌麥二汛之水。已經題准。在南岸郭家務以下七工冰窖地方。各除斥鹵不毛。並大田未種之處。及時挑挖外。其麥苗已長之田。俟苗長刈穫後。即多募人夫。星飛挑挖。應令該督等動支銀兩辦理。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月顧琮請建北岸下工半截河減水壩。寬二十丈。又築北岸大隄。自哈喇港接永清界起。至賀家新莊止。長八里。河渠志稿。

八月二十二日諭直隸地方水利未講。以致水漲則受其害。而平時未獲其益。前屢降旨令悉心籌畫。善爲經理。據孫嘉淦陳奏。大概講論河道情形。至如何消除積水。俾民間田畝收水利而免水害之處。未曾詳悉奏及。朕思此時乃水勢消落之際。又值年穀收穫。正宜董率官吏及時經營。不但工程可以早竣。而

無業貧民亦可藉以餬口。若不趁此時速爲料理，爲末雨綢繆之計，轉瞬春水長發，又恐難以施工。朕爲閭閻疾苦時廑於懷，爲封疆大臣者當體此意，可卽傳諭孫嘉淦知之。皇朝文獻通考。

是月孫嘉淦覆奏直隸連年積水爲災，急宜疏濬。前經奏委清河道候補道府等分路查勘。七月間臣復由東西兩淀至天津河間等處相度，因獨流建開利害所關，先行議覆。今復與河臣顧琮親赴保定面商，謹將委員勘確臣等意見相同者臚列陳奏。竊惟田有滯澇，由河有壅淤，故欲疏積水必先通經流。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淀是也。永定子牙之故道向皆無隄，是以泥流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隄束水而勝、滂二角等淀皆淤，滄與漚沱合流是爲子牙河。自子牙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旣淤，河身日高，是以阻田水入河之路。南運有捷地，與濟兩減河北運有筐兒港，王家務兩減河分洩水勢，運河受利。但減河過水易淤，而岸隄單薄，逼近陡立，致有潰決。於是生漲水漫田之患。此直隸積水大端也。永定南北兩岸現開六閘五引河，其長安閘、金門閘引河卽係永定河故道。又今下河於凌汛改流，由鄭家樓魚壩等口入葉淀。葉淀乃東淀之別匯，淤之不礙，議於葉淀東疏引使入西沽之北，則永定別行之海矣。子牙有新舊兩道，新河已塞，議閉焦家口，濬其河身使上游黑龍港諸水得以歸淀。舊河由王家口入淀，亦漸淤塞，議於閻留二莊開舊河東隄，使於蒲港等窪漸引而東，過楊柳青使入西沽之南，則子牙亦別行入海矣。兩渾河各自入海，永不淤淀，則清濁攸分而水患永息矣。北運兩隄多有草土，以河多灣故多險也。查下游有灣衝，必上游有沙嘴，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裁灣取直，則險工漸平。然後去草築土爲斜坡，以免衝刷，則河岸可以永固。至北運減河原無大害，但時有淤沙，隄多卑

缺。議將淤者挑之。卑者高之。缺者補之。此易爲之事也。南運大岸亦多險工。幸得放淤之法。坑塹淤滿。則岸堅如鐵。今淤工漸竣。險工皆平。其與濟滅河本屬條達。但河身淺狹。議於兩岸再築遙隄。挖河身以行。正溜使面寬底窄。則淤沙自刷。潰決可免。惟捷地滅河。紆回不能暢達。歲爲民患。實不可用。查捷地上游吳橋有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近。議再建一閘。濬滅河三十餘里。卽入老黃河。可以達海。俟安陵閘成。將捷地閘閉而不用。如此則南運永無潰溢。而運道民生俱奠矣。至兩淀原爲受水之區。查正定廣平順德之水。畢匯於南北二泊。又會滹沱入東淀。順天保定河間之水。畢匯於西淀。又由玉帶河入東淀。京西全局之水。皆由此達津入海。而其傳送之咽喉。宣洩之尾閘。猶有未暢。查西淀至趙北口。橫築土隄。爲南北往來之路。建橋十座。以通淀水。今九橋下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但水出橋東。不十餘里。卽與白溝河會。白溝水漲。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再橋東爲衆水所會。而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查自雄縣龍灣。至霸州魚津橋。有白駒河故道。議令開挑。使白溝由故道以入中亭。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至九橋之下。皆通水路。橋南另疏一河。使由藥王行宮南出張青口。再將清河門疏濬。由茅兒灣開口。從十望河故道。別派分疏。則西淀下游。三河暢達。消水自速。再白溝河既入中亭。恐不能容。議將中亭挑深。所挑之土。堆築成隄。再將金門開西引河。改由東道。使不入中亭。以免壅決。至苑家口。壘道界於玉帶中亭兩河間。爲分洩暴漲要道。議添建木橋五座。使瀝水通行無阻。則西淀之咽喉暢矣。至東淀廣倍西淀。周圍約數百里。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議將三汊河淤處。皆行挑濬寬深。再於下流楊家河。下家河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使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并將淀池四

邊多立界牌。無令百姓築埭偷淤。則東淀之尾閘亦暢矣。四河順軌。兩淀暢洩。然後各州縣積水可得而消。查直屬地方田中積水及河渠隄堰。應疏濬修理者九十三州縣。共計工程五百二十三處。約計工程內已竣者十之三。現在興修者十之三。估計者十之四。其工段丈尺。陸續造冊。咨部查核。至修理之法。勸民用力者十之四。平常工程。照以工代賑例者十之三。緊要工程。照修築河隄例者十之三。勸民用力。無庸開銷錢糧外。其照代賑工程者。現動支州縣庫項。統入以工代賑案報銷。其照修築河隄例者。俟估有確數。另請動撥。再工程煩多。經理督催。必須專員。容臣遴員另奏。務使積水入河。河水入淀。淀水入海。庶幾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之遺意焉。至於田間溝洫。盈千累萬。而河道交錯。兼多疑難。衆說紛歧。臣等不能親身閱視。卽委員分勘。以一人查勘數十州縣。勢不能遍歷村莊。仍須責之州縣。但州縣賢否不同。或懶於相度。無心遺漏。或憚於興作。有意隱匿。八月間。臣將委員勘冊及各州縣歷年被水村莊。逐一聲明。此水始從何來。終從何去。來處可堵。則堵去處可疏。則疏。若果四高中低。不能疏消。則當汲引泉流。令作水田。以收粳稻。若不能種稻。則查明頃畝。豁糧使植蘆葦。務期水旱兼收。不致連年災歉。限各州縣於八月底報府親勘。九月底報司。俟各屬報齊。臣等再加商酌。將此次未議及者。續行陳奏。或此次已奏而尙須勘酌者。再行聲明。卽動工興修。期於明年四五月間。俱各完竣。統俟伏秋兩汛經過。驗其有無成效。如尙有遺漏。及疏濬未盡合宜之處。續行相度。奏明修濬。如此節次辦理。庶幾水患可除。水利可興矣。保定府屬清苑。南有龍泉河。會西北諸縣之水。至安州臧家灣入淀。河身淺窄。加以臧家灣出口處。所安隄北曲。與新隄止隔二十餘丈。淤嘴梗塞。以致倒漾。議將河身一律挑濬。并臧家灣淤嘴挑去。再將安隄

裁灣取直。縣西有白羊溝河。岸隄低薄。應行加培各工。現在估計。安肅北有雹河。田村河。均有淤阻。致淹附近村莊。議俱疏濬。再疏雞爪泉。毛家溝等舊溝。歸入雹河。疏劉家水口舊溝。歸入田村河。縣西韓家營等數十村莊。向有積水。議於餘芳村開溝一道。并疏韓家營舊溝。引入漕河。縣南有雹河支流二道。及萍河。漕河。俱淤。應行疏濬。并將萍河陳公橋大道墊高。將漕河於西留營築隄一道。以防漫溢。各工現在興修。再胡渠溝。上接定興瀝水下。通容城白羊溝。年久淤漫。應行疏濬。引入田村河。此工已經完竣。慶都環城有九龍泉合流於會龍橋下。北流至分水壩。復派爲九至清苑。仍合流沿河窪地。俱有營治稻田。歲久淤漫。應濬。此工已經完竣。又縣南古城鎮唐河支流。亦有淤漫。應濬。此工現在興修。定興東南有積水數處。相連安肅容城。而地勢較高。每遇霖溢。安容頻受其害。應令三縣會同疏濬。西南有黃河溝。流入安肅田村河。亦有淤溢。應疏。此工現在興修。新城紫泉斗門二河。及四莊東西二窪。俱會於高橋。入琉璃河。下流淤塞。應疏。此工現在興修。又東有南里河。爲胡良。琉璃等河。下流渠小雨集。居民受惠。應濬。渠培隄。此工已經完竣。唐縣西北。山水漲發。衝塌護城石隄一百四十餘丈。淹及城郭田廬。應行補築。此工已經完竣。祁州三岔口。合唐沙磁三河。爲豬龍河。經博野。安平。蠡縣。入淀。三水下口。俱已淤漫。應疏。再大戶東寇等村。隄口漫決。應行補築。又接界定州五女店。水刷隄根。應築月隄。各工俱已完竣。容城北受易。涞。拒馬等河。瀝水。向歸新河。大澗淀。西有萍。雹。徐。漕諸河。及龔許諸溝。瀝水。向歸雜淀。自大澗淀。治爲營田。挑新河築四工。閘。橫截萍。雹諸水。使入新河。加以入淀。東口地高不能暢洩。致千方等四十餘村。積水難消。查千方村。西小李村。有舊溝一道。南接黑龍溝。跨新河入淀。故道。今議將此溝挑濬。卽以

挑土築隄東障。再於新河西建石閘禦水。使不東注。並將雹河故道。舊有韓家堰。加培高厚。則西面瀝水不復東來。再將新河東口挖深。使北方瀝水暢洩。又於四工閘前挖一洿池。以蓄未盡瀝水。則容城水患永除。此工俱已完竣。雄縣西淀爲保河諸水所匯。而趙北口橋道橫亘淀中。借以洩水者。止一清河門。加以白溝河擁沙。與清河門會。渾水倒灌。淀水壅高。致附淀各州縣積水難洩。議將白溝河由淀北龍灣故道。經洪城、馬務等處。另達中亭。疏清河。由十里河故道入淀。盡將趙北口橋洞疏通。於藥王行宮南。另開一洞。專達玉帶。則西淀暢洩。不惟雄患可除。西北各州縣積水。亦可漸消。此工現在估計。安州爲豬龍河入淀下口。而孟仲峯以北淤阻倒漾。今議疏通。此工已經完竣。再州之三面環隄。去秋水漲。致瓦鋪等處漫決五口。淹村五十餘處。隨飭堵築。此工亦已完竣。高陽豬龍河會馬家、土尾等河。并大滂。延福等淀。加以蠡隄南決。安淀北漾。應將安瀾橋下。由車道口至安州馮村。大加疏濬。此工已經完竣。再唐隄外舊有永安隄。應行修築。使河口寬暢。此工亦已完竣。蠡縣鮑虛村隄。時有潰決。淹及孟常河等四十餘村。應加築高厚。此工已經完竣。完縣九流泉。會五靈泉入祁河。間有淤塞。應濬。此工已經完竣。新安爲九河下流。環淀有隄百餘里。年久殘缺。以致漫溢。應修補。此工已經告竣。博望鐵燈盞等數十村莊。滹河漫溢爲患。應於該村并套裏、懷南等村築月隄三段。此工已經完竣。束鹿舊護城堰。年久殘缺。滹沱水漲。淹及城郭。隨飭修築。又縣西北有滹沱舊河。上下與晉州安平接壤。河身淤塞。應一律疏濬。二工已經完竣。正定府屬。正定滹沱河有護城斜角隄。上年水漲。衝坍一百九十餘丈。淹及田廬。此工逼近城垣。築埽工三百二十丈。以資捍禦。又東有回水隄。亦多殘缺。應行加培。二工業已完竣。再四境俱

有積水。村莊議將東北旺泉河疏濬至藁城。由固營村入溇沱。再由三里屯順大路開溝一道。與旺泉河合并。於北面拐角鋪曹村西權城開渠三道。至南牛屯合爲一渠。再由東平樂南化村西社村小白家莊開渠四道。俱引流歸入滋河。又於大塞村西安豐開渠二道。歸入木刀溝。則東北兩面積水可消。縣西有舊溝五道。年久淤塞。議將大鳴泉韓泉周泉疏濬。至西北棠合爲一渠。又西北棠並石家灣疏渠二道。至小石橋合爲一渠。俱歸溇沱河。則西面積水可消。縣南有白羊河洩諸村瀝水。年久淤塞。今議疏通。再由侯大村開渠一道。與白羊河合。歸入溇沱。又於宋營村南頭北頭開渠三道。至韓通村合爲一渠。又自養溇村開渠一道。均由藁城宋北村合流。接濬至趙州入寧晉泊。則南面積水可消。各工俱已興修。藁城北門外溇沱河有護城隄。年久殘缺。時有漫溢。應行補築。此工現在興修。又有木刀溝。自新城發源。經深澤入滋河。爲各處瀝水所匯。溝身淤淺。今議疏濬。此工現在估計。縣東溇沱河南岸隄缺漲溢。議將南岸自大廣陽至鎮家集。接築新隄六里。北岸自里莊至晉州界。修舊隄二十餘里。則東南水患可除。縣西白羊河淤淺漫溢。議自小屯村以下疏通。再由塔元村開渠一道。與白羊河合。歸入溇沱。則縣西水患可除。縣北滋河淤淺。又無引水溝渠。今飭該縣暨下流之無極縣。一律疏通。并於小南宋河北馬村正南村趙村開渠四道。引入滋河。又於固營村接濬正定之旺泉河。歸溇沱。則北面積水患可除。縣南有王莽溝。年久淤塞。致卞家寨等五十餘村積水難消。今議疏濬。并於北西村南馬村東邑村王介村東白露泥羊村趙金村開溝七道。歸王莽溝。又於八方村開溝一道。至藥城接濬歸河。則南面積水患可除。各工俱現在估計。無極滋河淤淺。致東漢村等四十餘村積水難消。議自月旦村至莊兒村。逐加疏濬。此工現在興修。又

縣北木刀溝。應自藁城接濬至東宋村。入定州界。此工現在估計。又東西南三面。俱低窪積水。議由張家莊、東丈村、東侯村、趙戶營開溝四道。至蔡莊合爲一渠。又由舊頭村開溝一道。俱引流至深澤。接濬歸入滋河。以消東西二面積水。又於月旦村、大名村、劉家莊開溝三道。徑入滋河。以消南面積水。此工現在估計。新樂南有沙河。自關外至小吳村。河身淤淺。以致漫溢。但係浮沙。難以疏濬。議於兩岸各築遙隄。此工現在估計。又有湧泉溝。爲西南瀝水所匯。年久淤塞。今議疏通。歸入木刀溝。再由小尙村、郭村、路家莊開溝三道。歸入湧泉。并將木刀溝。自藁城接濬至白淀村。入無極界。則南面積水可除。再四面村莊。並無溝渠。水無由洩。今議於西曹村開溝一道。引入鄆河。再於王村、協神村、西留村、西柴里村開溝一道。筆頭村疏舊溝二道。俱引流歸入木刀溝。則西面積水可除。此工現在估計。晉州南漳沱河兩岸。舊隄殘缺。今議南岸自趙蘭莊至蔣家寨。北岸自趙莊至周頭村。俱行補築。此工現在與修。再州北有漳沱河故道。藉以洩水。年久淤塞。今議與束鹿一律疏通。此工現在估計。獲鹿地居山麓。惟南面低窪。有洩河一道。年久淤塞。散漫爲害。議與欒城一律疏通。再將沙河、金河、小金河亦俱疏濬。歸入洩河。即以挑土培金河舊隄。并築沙河隄口。再五里莊開溝一道。歸入金河。并濬塔兒諸村舊渠。歸入洩河。則獲鹿水患永除。此工現在估計。欒城洩河淤淺。應自獲鹿界接濬。再將小金河挑濬。歸入洩河。以挑土培隄。則縣西水患可除。再縣東溝渠不通。以致停積。議將沿河乾溝。再於段干村開大渠一道。并屹塔村開小溝。匯入段干村渠。俱至趙州界。接濬歸河。則縣東水患可除。此工現在估計。元氏北有金水河、沙河二道。日久淤塞。今議疏濬張腋村舊溝。至欒城歸洩河。則通縣水患可除。此工現在與修。順德府屬。邢臺城西里許。

有沙底河爲西鄉諸水所匯。舊有護城石隄。上年衝坍四十餘丈。淹及城郭。隨飭該縣興修。又西有七里河。爲晉省遼州山水所會。河濱東旺等村。頻年被淹。議於村西開一月河。建石壩九十餘丈。因汛期在即。先築攔河荆壩四十五丈。二工已經完竣。其石壩工程。現在估計。再小旺等處有大賢壩。建閘蓄水。以灌稻田。因隄缺時有衝漫。應行修築。此工亦已完竣。沙河狼溝澧泉二水合流。歸南和之澧河。民賴灌溉。因河身窄淺。水發遭漫。今議挑濬。此工現已興修。南和舊澧河。卽沙河下流。年久淤塞。散漫於劉家屯辛莊等村。今議將沙河節挑六十餘里。并於辛莊西築堰一道。以當頂衝。此工已經完竣。再於城西築月牙隄三里。以護城郭。此工現在估計。又乾河卽沙河之分支。河淺不能暢洩。上年又因沙河決口。漫淹兩岸。應堵築決口。挑濬河身。此工已經完竣。平鄉澆陽河。因上流攔壩灌田。致泥水淤漫。爲患。議將河身上下。普律挑濬。此工現在估計。再劉累河。爲永年灌田諸閘洩水之渠。河淺不能容洩。應行疏濬。此工現在興修。任縣百泉河。卽邢臺七里河。經南和。入大陸澤。因河窄不能暢達。以致倒漾。今議挑寬。此工現在興修。縣北有聖水湖。與馬河、柳林河合流入澤。而河身窄淺。不能容納。應行挑濬。再縣南有劉累河。自平鄉來。沿河、乾河。自永年雞澤來。澧河。自沙河南和來。牛尾河。自邢臺來。皆入津下口。現俱淤淺。而澧河河身。高於地面數尺。漫溢尤甚。應普律疏濬。各工現俱估計。再大陸澤爲衆水會歸。而出口止新開澧河。宣洩不暢。致夏秋水漲。近澤村莊受淹。查該澤東通澆河。舊有洩水小溝五道。今止存雞爪河。加以澆河淤高倒漾。議將澆河開濬寬深。再將洩水舊河疏通。與新澆河分洩澤水。其新澆河雖挑未久。而沙已淤塞。應飭再挑。以上各工。俱現在估計。鉅鹿澆陽河隄。上年衝潰已堵。但河身淺狹。應再疏通。此工現在

估計。內邱西有七里河。流至縣東黃澆村。卽無河形。以致積水難消。查七里河下口。有小馬河一道。可通任縣聖水河。今議開通。此工現在估計。唐山馬河。由內邱來。至縣屬澤畔村東。卽無下口。查崔莊西木花莊等處。原有舊河。約長四十餘里。入任縣大陸澤。今議挑挖。又柳林河。卽內邑小馬河。下流至縣屬邢尹等村。河淤積水。且現議將內邑七里河。引由此道入聖水。以歸大陸澤。自應一律開通。各工俱現在估計。天津府屬。天津地勢最窪。東南更甚。爲靜滄瀝水所會。加以運河東溢。海河西泛。每致藍田郭家泊等百十餘村遭淹。議將運河堅築遙隄。再於賀家口。何家圈等處。開挑引河六道。以洩瀝水。又准部議於東門外直抵鹹水沽。築海河壘道。并建閘以防潮漲。此工現在興修。又西北自碾坨嘴至西沽。運完交會之所。武清東安之水。由石橋出口。不能暢洩。議將余家河。董家河。疏濬五口。由運入海。此工已經完竣。再北倉一帶。爲筐兒港減河洩水歸淀之區。近築新隄。致老隄殘缺。淀水泛入。議將老隄補築。新隄多開涵洞。以洩夾隄積水。此工現在估計。靜海王家口。爲子牙河入淀之路。年久淤高。致倒灌蔡家窪等四十八村。查隄外閘留二莊間。有牛欄河。今議廢去此隄。挑濬牛欄。以洩蔡家窪等積水。并引渾水入蒲港朱家等窪。使渾水肥田。清水歸淀。引之東入西沽。則清靜一帶。可無水患。此工已經完竣。再子牙新河之東。運河之西。夾隄有鳳臺金泊等窪。積水難消。議由羅家堂。張家莊等處。開溝引入新河。此工現在興修。再運河東有臭魚。王家等二十餘窪。積水不消。查丁家莊有古唐河。下通海港。凡莊後曲河等十餘窪。應疏溝洩入唐河。其餘北面諸窪。俱應疏溝引入天津拋水窪。由現開引河開口入海。此工現在估計。青縣子牙故道。爲交滄瀝水所會。因鮑家嘴入運下口淤濞。致盤古廟等處。連年漫溢。并夾河七十二窪。

無由宣洩。議將鮑家嘴挑通。并疏夾河之流津塔寺等六處洩水舊溝。仍將盤古廟至新集一帶民堰加培。則青縣西南水患可除。再縣西有黑龍港等三河。爲河獻瀝水所經。至空城村。會入子牙新河。因新河淤淺。致瀝水倒漾。議將新河上口堵塞。再於廣福樓前。接築橫隄。以障渾水。仍將新河挑挖。使洩三河瀝水。則西北水患可除。各工俱現在興修。再黑龍港東岸。自馬家橋至張洪橋。向有古隄。又東有護城隄一道。俱已殘缺。致十里窪等數十村莊。積水瀾漫。淹及城根。議將兩隄補築。并將十里窪疏溝。從鄒下口入黑龍港。則縣西水患可除。此工現在估計。至縣東原係瀕海窪。今議多開溝洫。以消積潦。兼濬鹹氣。此工現在興修。滄州南有石碑。流口二河。爲南皮東光瀝水所經。河身淤窄。攔截窪水。致蔡家窪等數十村莊。積澇難消。議將兩河挑濬。并於何官屯南。開通馬坊河趙家口。使諸水畢注楊三木天窪。以歸海港。州北青縣興濟減河。漫溢爲患。今議建築遙隄。州東捷地減河。下流壅淤。致風化店。夏家莊等百十村莊。歲被水患。今議於安陵鎮另開減河。將此閘閉塞。仍挑挖河身。并疏通河南龐家河。至風化店開隄口。以洩瀝水。各工俱現在估計。再二減河中間。數百村莊。積水停蓄。並因州東良滄莊。至同居鎮。有南北土壟。橫中攔截。致積水停蓄。議將土壟挖通。并挑濬母猪港。李張二金溝。以達大港。則興濟以南積水可消。又三里溝爲捷地以北。瀝水東注咽喉。近築壘道二條。阻礙水路。今議挖通。使東水蘆頭淀。由呂家橋歸舊河。再挑寬河岸十數丈。則捷地以北。積水盡洩。二工俱現在興修。慶雲四境低窪。向有積水。議於縣東鄧家灣等處。各開溝引入簡河。高臺開溝引入馬頰河。又於縣南大店鎮開溝。引入東漫河。再開小溝二十八道。分入無棣溝。各工俱已完竣。再馬頰河久淤。每逢雨漲。漫溢村莊。并淹山東樂陵陽信等處田。

廬。議建築遙隄。并於隄外挖溝官洩。又縣南老黃河簡河之間。四十餘里。素有積水。該處有亭子河故道。應疏通洩入老黃河。二工現在估計。鹽山燕子窪。田家道口等數十村莊。素有積水。該處有劉公渠。應疏濬入高津河。此工已經完竣。南皮有年滌挑源等數十窪。向由滄州浪兒口歸海。因下流壅滯不洩。該縣有古毛河。王莽河。沙河。俱久淤塞。應一律開通。使由崔家口入高津河。此工現在估計。河間府屬。任邱因上年蠡隄決口。衝高陽蠡鄉隄。淹縣屬村莊四十八處。隨飭蠡高二邑。將決隄盡堵。并於縣東里長口。并白廟後開隄。洩水入淀。此工俱已完竣。但白廟後口地勢較窪。應建輓閘一座。以防淀水倒漾。并將蠡鄉隄再加幫高厚。再該縣有舊河三道。東爲羊河。乃滹沱分支。由河間至縣屬郎家莊。入五官淀。以洩肅獻饒安瀝水。西爲鏡河。又羊河分支。由市莊窪遶城而北。至順子口。復入羊河。以洩近城瀝水。又西爲黃龍港。洩河間及縣西瀝水。今三河皆淤。致各邑瀝水泛溢。應普律挑挖。各工俱現在估計。河間沙河橋東。于家務等村莊。受上游瀝水。因王陵口廢隄攔截。致不能宣洩。議由南大交界處。挖支河一道。由王陵口至馬家莊。窠後道口。引入黑龍港西支。則河大兩邑俱利。此工現在估計。又子牙河西圍城窪等七十餘村。瀝水爲成字號。古隄攔截。不能宣洩。議於大城之王蕃口開隄。洩水入河。此工已經完竣。獻縣爲武強饒陽下流。每逢雷雨。瀝水建瓴而下。淹及縣西元昌樓等四十餘村。雖近子牙。而河高地低。難以宣洩。議自洪家橋大道旁。溝挑挖二十里。洩入河間老羊河。歸任邱五官淀。城南有單家橋。爲深州東鹿之水所經。不能暢洩。查橋南有亭子河。下通交邑漫河。議將兩河俱行疏通。城東有黑龍港。與青靜二邑相通。今議一律疏通。各工俱現在估計。景州瀝水。自故城及東省德州兩路而來。其北路由向化

屯入古修河。歸東光漫河。南路自陽村至城南三里鋪。漫淹數十餘村。竟無去路。該處有惠民渠。故道久塞。議自三里屯繞城而北。挖渠引流。至向化屯。會入古修河。并將護城隄補築。再向化屯三面受水。俱東注於土橋。橋身單狹。今議大建木橋。多開涵洞。仍濬橋東河身。直抵漫河。并將州西瀝水。多開小溝。引入漳河。再將千頃窪水。由貴家莊窠引入漫河。不特景州水患可除。而東光阜城等處村莊有益。二工現在估計。阜城南漫河鎮。倪家屯等地方。受景州向化屯等瀝水。查鎮北有古沙河。長四十餘里。經東光入交河三岔河。但自曲家莊以北淤塞不通。議將塞口開挑。并飭交河東光等一律疏通。此工現在估計。東光東西南三面積水。南接景州古渡河。應自羅村開通。西接阜城古沙河。應自柴留莊開通。俱至交河界接濬。東有王莽河。古毛河。沙河。亦俱淤塞。并應疏通。各工俱已估計。交河環城皆水。議自縣西南孟家小營等村穿渠。至西新店大道溝。引入清河。又自縣北潘家村穿渠。至獻縣引入漳河。故道積水全消。此工已經完竣。吳橋大吳家莊數十餘村。并宋家橋等七村。向有積水。議由高家莊。姜家莊開渠二道。宋家橋開渠一道。俱引入老黃河。又縣東北白龍灣及西南白羊窪等村莊。向有積水。今議疏渠。由古黃河達海。各工俱已完竣。又縣西北楊家橋。張家窪等處村莊。向有積水。應將古沙河。王莽河一律開通。至東光界。接濬歸河。此工現在估計。寧津南米家店等村莊。向有積水。應疏濬歸東省德平黑龍灣。此工現在咨商。順天府屬宛平西南龍河一道。爲西北瀝水所會。經大興。東安。武清。入沙家淀。下流淤塞。以致漫溢。議自中堡村莊。旺龍橋東。疏濬至大興界。又中堡村南。有分水溝。至朱家務。入固安岔道河。亦應疏濬。又西北有牝牛河。經房山。良鄉。涿州。入拒馬河。因河身淤淺。致沿河地畝官道。均受淹沒。議自趙

新店開濬至房山界。並將河東北之啞吧溝挑濬入河。並於入河處建橋。以通行旅。又永定河西。稻田高陵等村。低窪蓄水。東逼長隄。不能宣洩。議開挖稻田村舊溝。並將高陵村小清河開濬。使俱入良鄉廣陽河。又長新店官道。以東低窪積水。查有舊溝一道。由狼土坡歸入村南啞吧溝。年久淤塞。今議疏濬。即以挖土墊道。各工俱現在估計。大興隆河。淤漫李家渠等數十村莊。議與宛平一律開挖。並於河北黃村河南之禮賢各河。各開溝一道。引入龍河。以洩諸村瀝水。又縣東南鳳河。爲南苑諸泉所匯。淤淺泛溢。議自南海子回城水門。開濬至東安界。并將南海子盧家堡舊渠疏濬。至皮匠營。入鳳河。二工現在估計。固安東北盆道。河田溝淤阻。致張化黑堡等村莊積水難消。議自宛平接濬至永清界。又西南拒馬河西岸村莊。素有積水。議接上游涿州界。開新溝。由北相村引入拒馬河。二工現在估計。永清東北啞吧河。卽固安盆道。河下流河身淤淺。致野雞莊仁和鋪等村莊積水不消。議接濬至東安界。此工現在估計。霸州中亭河。爲玉帶分支。今旣議將南口堵塞。引洩白溝渾水。河身淤窄。難以容洩。應大加挑挖。卽以挑土築隄。使清渾不犯。又中亭玉帶之間。自栲栳圈至苑家口。有壘道一條。阻塞瀝水。議於壘道添橋數座。以洩暴漲。各工俱現在估計。至金門關東西引河。俱至該州分流。其西引河原入中亭河。今旣將白溝河由中亭達淀。恐不能復受西引渾水。自應將西引開口閉塞。使渾水俱歸東引河。其東引河由黃家河故道。經津水窪至高橋入淀。查津水窪受固安永清瀝水。一遇泛漲。窪東五十餘村輒淹。議自鋪圪塔起。至楊各莊。接築沿河南隄一道。以杜泛溢。再於平口高橋一帶。開涵洞三座。以資宣洩。此工已經完竣。保定北吳家臺等村。低窪積水。今議濬十望河故道。引洩清河門。兼消積水。又縣南柏水橋。有趙家河故道。

亦應疏濬。此工現在估計。文安受河獻任大諸縣瀝水。至龍潭灣。爲千里長隄所截。淀水較高。不能開洩。致曲隄圍等有淤里。積水難消。議將各邑瀝水。於河間王淋口。子牙新河。大城王蕃口。任邱黃龍港等。俱由本地疏通。不復令匯文邑。其本地瀝水。查有趙家河故道。自保定來。經豐臺頭。白龍淀等處。直抵龍潭。今議大加疏濬。并將縣南大陵橋。寇剛村。牛臺麻窪等淀。俱各挖溝。引歸龍潭灣。并將淀內三汊河。與辛張河。普律疏通。使淀水消低。再將龍潭灣長隄。掘口洩水。則文邑水患可除。此工俱現在估計。大城子牙河。爲河獻瀝水所匯。其河西北有舊隄攔截。河東南爲新河淤漾。致數百村莊被淹。議將河西河獻隄工培築。並於北面王蕃口隄。建涵洞五座。以時啓閉。仍於隄內開渠。至南趙扶。引入子牙河。則西北瀝水可消。再於河東王淋口。開支河一道。引入黑龍港。并將黑龍港河身疏濬。引入子牙新河。則東南瀝水亦消。再縣東百家窪。向有積水。議由王臺村開溝。至大張家莊。引入新河。各工俱現在估計。再子牙新河。既議堵塞舊河。若無隄岸。仍恐漫溢。議於小店村起。至廣福樓。接築長隄。使舊河渾水。不漫新河。再舊河下流淤墊。議廢閘留二莊隄。并疏牛欄河故道。使由蒲港窪入淀。二工現在興修。東安龍團等河。俱有淤塞。龍河應自大興接濬。至武清界。鳳河接濬。至通州潮縣界。又西北啞吧河。由永清入境。至葛漁城歸長淀泊。今議接濬。並濬杜學莊舊溝。入啞吧河。各工俱在估計。房山忙牛河。淤漫大道。議由宛平接濬。並將大道兩旁挑溝。引入良鄉王管屯溝。即以挖土培道。再將縣東北流水坊舊溝挑挖。與王管屯溝合。引入廣陽河。各工俱現在估計。涿州東北兩面。俱有積水。議將城北古城村舊溝挑濬。及城東塔兒趙村。茨村。小柳河營。開溝三道。并引入拒馬河。各工俱現在估計。良鄉廣陽河。即忙牛河小流。自籬笆房

至三汊口。河身淤漫。今議開濬。再王營屯溝。上承房山流水坊溝。今議接濬。并培大道。兼於王營屯。建橋以通行旅。又縣西有雅河。縣南有牝牛河。爲近河村莊。瀝水所匯。俱有淤塞。今議開通。并引廣陽河。各工俱現在估計。昌平州居庸關南口。舊有土門。雪山。天花坨。洩水數溝。匯歸岔岔屯。大道南之舊溝。年久淤塞。以致泛溢。議各加疏濬。引歸南口乾河。再於岔岔屯道旁。築壩以障漫水。此工現在估計。通州西南有新鳳河。分引涼水河流。至武清入舊鳳河。舊鳳河受大興東安瀝水。兩河俱淤。今議一律疏通。又州東箭桿河。受順義瀝水。經三河。香河。寶坻入薊運。河身屈曲。以致淤漫。今議裁直開濬。並將煙郊石橋。改建寬大。各工俱現在估計。武清北運河東。青龍灣。筐兒港。兩引河間。有雙樹等數十村莊。夾隄瀝水。無從宣洩。議由雙樹村起。經縣窩。至薛家莊。開溝一道。并將窪地。逐段疏通。引入寶坻油香淀。又筐兒港引河。舊有南北兩隄。因河身太窄。另築南隄。舊隄猶在。梗塞水道。每至潰決。北隄。淹及廬舍。議將廢隄。逐段挑開。缺口。并於南北兩岸之霍家莊。雷家莊等村。開建涵洞。以洩瀝水。又鳳河龍河。俱有淤塞。今議接濬。再於雙廟等村。開溝一道。并疏窪地積水。至蕭家莊。引入鳳河。各工俱現在估計。三河箭桿河。自通州來。又西北有鮑邱河。自順義來。河身淤漫。今議一律開濬。此工現在估計。香河窩頭河。卽箭桿河下流。今議接濬。并將七里莊石橋。改建高寬。此工現在估計。薊州南紫金。翠屏。溪河二道。至科科莊。合流入小河口。歸薊運河。因河身淤淺。不能容納山水。今議開挖。又州西黑豆現渠。二小河。亦有淤塞。應并挑挖。歸入運河。此工現在估計。廣平府屬。磁州澗河。牝牛河。爲州西山水所匯。淺窄不能容納。應行疏濬。州東吳村。有通漳河之洩水溝。因高母營溝淤阻。致上游漫溢。亦應疏濬。州北山水暴發。漫流至穿石橋。

直入大道。村民受害。查該處有坡水溝。挑挖二里。卽入澗河。各工俱現在估計。邯鄲滏陽河。由磁州發源。至縣境。會忙牛澗沁諸水。間有淤阻。應行挑挖。縣北蘆英堡。趙壘等村。素有積水。查村東有毛家溝。通永邑之劉累河。應挑渠引水入溝。并飭永邑。將下口一律開挖。二工現在估計。又呂公寺等處積水。查村東有順水溝。可通滏陽河。應飭疏濬。此工現在興修。永年郡城河。爲諸渠灌田餘水所匯。有護池隄。因河淤隄矮。淹及城根。並漫隄外民田。今議挑濠身。卽將挑土築隄。此工已經完竣。劉累河爲滏河九閘合流。經雞平南任。以入陸澤。查四邑俱議疏濬。該縣亦應開挖。此工現在興修。滏陽河繞城西南而出。東北至于家莊。竟無隄岸。致上年漫溢。淹及曲周劉信堡等數十村莊。今議接築土隄。并濬河身。此工現在估計。縣北有洛河。因席家莊開溝引水灌田。致河身淤高。全河由溝趨下。該村頻遭水患。議將故道挑濬。將溝口堵築。又西有沙河。自鄭歷村以下。河身頓狹。致軍家路至雞澤普村一帶被淹。應飭該縣及雞澤縣。一律開濬。又毛家溝爲縣西瀝水所匯。而溝身平阻。致有漫溢。今議挑濬。并將邯鄲積水。亦由此溝宣洩。各工俱現在估計。曲周滏陽河。自新橋以上。隄工單薄。時致漫溢。應飭加培。并將河身疏濬。此工現在估計。雞澤縣西浮圖店。當沙河頂衝。因分岔洩水。致河身淤高。每遇水發。俱由岔河漫溢。又會洛河瀝水。致香高等四十餘村。積水難消。議將河身普律開挖。卽將挖土接築河隄。又滏陽劉累二河。在該縣淺窄更甚。亦應一律挑挖。各工俱現在估計。于家口滏河隄。今秋漫決。隨飭堵築。此工亦經完竣。大名府屬。魏縣大溝莊。漳河南隄。今秋漫溢。隨飭堵築。此工已經完竣。漳河至城西分流。繞城有護城隄一道。隨身單薄。應飭加培。此工現在估計。元城有古河溝。因衛張漫決。隄工致岔道等村莊被淹。隨飭堵築。

又忠心閣、苑家灣等處民隄，俱有決口，并應堵築。再漳衛二河隄外，俱有洩水溝數道，間有淤窄，應行挑濬。各工俱已完竣。大名因衛漲漫決五里堡、王茂隄、任家莊、曹家隄等處隄口，淹及田廬，隨飭堵築。又衛河南北兩岸，俱有洩水溝數道，間有淤窄，應行挑濬。各工俱已完竣。南樂西有馬頰河，自開州來，經元城，出東省朝城、莘縣、聊城，歸會通河。年久淤平，潦水漫溢。縣東有豬龍河，亦自開州來，由城東支分至韓漲集，會入龍窩河，亦出朝城界，朝城於境上穿渠築堰，致水無出路，俱應開通。并令朝城濬築平堰。此工現與東省撫臣咨商。清豐西馬頰河、東龍豬河，俱應與南樂一律開濬。再順河與馬頰相通，馬頰淤阻，致順河漫溢，亦應疏濬。此工現在咨商。開州稍河，自河南滑縣來，由州境仍出河南內黃，行四十餘里，復入直屬清豐大名，以歸衛。近因內清二縣河淤，水不下注，以致潰溢，應行一律開通。此工現與河南撫臣咨商。州南有黃河故道，爲河南滑濬等縣瀝水所匯，注於城南澶淵坡，因下游東省濮州草市地方，築有高埂，致開南一帶村莊，水無出路，頻年被淹。議於大韓村起挖河一道，直達濮州李家河，引水歸衛。此工現與東省撫臣咨商。再安陵坡向有積水，議於遵徐鎮等村開溝一道，引入洪河。此工現在估計。東明陳里長屯爲太行隄北村莊瀝水所匯，無由宣洩。查屯北十三里有八里溝，通賈魯河，議循隄挑濬，引水入溝，并將溝身疏濬。又太行隄南牛八屯等二十餘村，向有積水，議於田家市口穿隄引水，并入八里溝。再縣西北公西村等并開州李家屯等地方，亦有積水。查自開州曹家莊起，至縣屬韓家岡，舊有洩水渠，東入漆河，舊有淤塞。今議疏濬。各工俱現在興修。再縣北司馬陵，亦有積水。查與安陵坡相近，應穿渠同歸洪河。此工現在估計。長垣王家隄前有積水潭，因河決隄口，潭身難以補築，應將此隄移建潭

南平地自甄家莊起至王家隄止。此工現在興修。又周村口隄決漫溢東西新莊等數十村莊。隨飭堵築。此工已經完竣。再縣西有洩水溝二道。一由青堦集。一由太子屯。俱至陳棗莊合流。查陳棗以下河身淺窄。應行開濬。使歸入漆河。此工現在興修。趙州屬趙州凌河與清水河合河身淺窄。隄亦殘缺。漫溢爲患。今議疏濬修築。此工現在估計。東壕河爲滹沱河支流。故道寧晉滏陽河。應行開挖。以洩瀝水。此工現在興修。臨城逼近滹水。有護城石隄一道。坍塌應修。此工現在估計。高邑新開溝。自城北魚村起。至王村止。通寧晉拖鎗河。現今淤塞。應行挑濬。此工現在估計。隆平新豐河。上承大陸澤全泊之水。而河淺難洩。且下流張家口阻有高埂。致倒灌劉通莊及王家莊等村。今議倍加展濬。并將張家口高埂挑通。達寧晉泊。各工俱現在估計。拖鎗河上承高邑柏鄉之新開溝。至小孟村東。卽無下口。村民就近引歸槐河。而地勢較高。轉致倒灌。查舊河原入寧晉泊。今議自小孟村以東。挑通十里。引入歸泊。仍將槐河口堵築。此工現在興修。寧晉之寧晉泊。會西北數十州縣之水而出口。止新挑一河。又復淺窄。不能暢達。應行展濬。又滏陽河自耿家橋起。至鄧家口以北止。村居夾岸。難以展寬。查有古滏故道。至新挑河不過三里。應開支河一道。各工俱現在估計。壕河自趙州來。經縣之劉路村。薛家莊等處。河身淤淺。頻年漫溢。并洩河、鹹河、抵河、拖鎗河。俱有淤阻。皆應挑濬。各工俱已完竣。冀州屬冀州東西海子。漫淹三十餘里。向無出路。議由秦家堰開溝。放水入衡水之西窪。又州西南豆村窪等十餘村莊。積水難消。議自窪北十里鋪。挑渠引入海子。再高村蕭家莊等處。積水不消。議於村東旱元村。挑渠引入西海子。匯入大河。各工俱現在估計。衡水西窪。逼近滹沱河。向無出路。議於老龍亭開隄放水。并應洩冀州東西海子積

水。再泥家窪爲溝。沱支流漫溢十餘里。議將上口堅築。并開溝自藥王廟後。出深州大屯村。達龍治河。二工現在估計。新河西臨寧晉泊。爲漳滏諸水所匯。向借寧晉長隄爲保障。嗣隄西另築月隄。致長隄殘廢。而夾隄內侯家口等數十村莊頻淹。應將長隄修築。此工現在興修。武邑胡家莊隄口漫決。淹及張家村等數村莊。隨飭堵築。此工已經完竣。深州屬安平白駝羅村十餘村莊。受深澤縣瀝水。議自崔家鋪順大路開溝。繞西關經大木橋。下入漳沱河。此工現在估計。定州屬定州東南有清水溝。自鉅位婁底等村。至深澤之段。家莊入磁河。間有淤塞。應疏。此工已經完竣。又南有孟良河。淤淺泛溢。今議開濬入小清河。又木刀溝。爲藁城新樂。無極。衆流所會。沙應接濬。二工俱在估計。深澤木刀溝。應行接濬。再於陳家莊開溝一道。并濬呂村舊溝。由西內堡。合流入木刀溝。又縣東低窪積水。應循大道旁。開溝入安平界。并濬宋家莊舊溝。入磁河。二工現在估計。曲陽西南有靈河北。有狄河。至城東合流。爲孟良河。間有淤溢。應濬。此工已經完竣。通計九十三州縣。工程共五百二十三處。九月二十九日。得旨。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畿輔水利四案。

乾隆五年正月。大學士九卿議准孫嘉淦奏。疏濬河渠。修築隄堰。應如所請。從之。原奏共計工程五百二十三處。內勸用民力者約十之四。奉硃批。在卿爲此。朕不慮其刻民也。畿輔水利四案。

是月。於陶河葛漁城。接築坦坡民堰。自新築未完。大隄尾起。至鳳河西營蕭家莊止。長八千五百八十餘丈。留涵洞七所。俾資分洩。六年。塞其六。至十二年。全堵。河渠志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永定河水章牘四

乾隆五年二月，顧琮奏。今歲凌汛已過，水勢平穩。惟鄭家樓一帶低窪地畝，渾水經由。雖受淤可，望種收。但其平地漫流，漸往西北。將來恐礙田廬，酌議於北岸隄頂，接連草壩，約百餘丈，靠壩殘缺民堰，令河兵修補完竣，以禦其西漫之勢。下口一帶，照例動項挑濬深通，使之東注。查下口向有河灘產葦官地，四十餘頃，每年所收分貯各工，以爲歲修之用。今議草壩可以動撥，此項官葦應用，則錢糧可以節省。奉硃批：妥協辦理。永定河志。

四月，工部議得河督顧琮等疏稱：永定河石景山汛內，龐村戲臺，並小屯，以及天將廟後，舊石片土隄等工，係頂衝險要。現在陡立懸崖，應行修砌，以資穩固。應如所題，准其領銀速辦。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六月，顧琮奏續估引河工程。張貴莊引河尾閘，長四百五十丈，挖寬四丈，深一尺。展挖牯牛河，自小楊青務起，長一千七百九十六丈，面寬四丈七尺，底寬二丈四尺，深四五尺不等。西股引河，自無梁店起，長二千五十丈，抽槽寬一丈，深一尺。東股引河，自牛坨東起，長一千七百丈，抽槽寬一丈五尺，深一尺。本年歲修，流濬下口，自鄭家樓舊堰，順河灣至六道口村後止，長一千八百七十九丈五尺，挖面寬二丈四尺至八尺，底寬二丈，深二三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畿輔安瀾志。

九月，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得直隸總督孫嘉淦等奏稱：永定河自乾隆二年，大學士鄂爾泰等勘明，於金

門開建石壩一座。下挑引河。卽係永定河之故道。惜其壩身太高。不能過水。三年。臣與訥親合詞具奏。請於金門開上下。再建草壩。務令過水。以爲漸復故道之計。荷蒙聖恩。俞允。相度於金門闢下。長安城地方。建草壩一座。壩身又失於高。是以上游不能過水。而下口改流於鄭家樓等處。河臣顧琮與臣商酌。下口旣已宣暢。則上游放水。似可暫緩。乃去秋及今秋兩汛經過。而下口地方。仍有未妥。是以臣前面奏。親往查勘。今勘得下口河流。自鄭家樓逆折而北。歷龍河、鳳河、啞吧河之下游。清水俱有壅滯。且去北運河不遠。若欲挑水南行。不惟地已淤高。且仍係東淀下游。其淤勢何所底止。去年冬曾奏請於葉淀之東挑河引水。使入西沽之北。今勘得入口之處。逼近蓮河。終非長策。必於上游放水。始爲經久。臣看金門闢之引河。有東西二股。自畢家莊分流。東股由津水窪入淀。渠身深通。但所歷村莊頗多。水勢不能寬展。其西股河道。俱行曠野。下口入中亭河。一百餘里內。止王莽店一處。逼近河岸。其中亭河入淀之處。止有苑家口。蘇家橋等處村莊。尙需保護。其餘並無妨礙。河身寬大。兩岸開展。係永定河故道。觀其形勢。實足容納全河。應於兩股分流處。將東股之口。築高數尺。遇異漲之水。則兼入東股。以資消減。尋常汛水。專走西股。金門開石壩之上。不過數十丈。卽係河流頂衝之所。於此處開一土壩。挖展寬深。則全河之水。頃刻可過一出口。卽入金門闢之引河。可以順流暢達。再此金門闢之引河。卽係大學士鄂爾泰議開之河。其現今開隄之處。緊接金門開石壩之上。與訥親暨臣原奏相符。皆係已成之議。總而計之。下游已無可行之路。上游現有天然之河。開隄放水。則費小而害輕。築隄束水。則費大而害重。熟思審處。止有此策。伏乞皇上聖斷施行。再開隄放水日期。不可遲延。謹擇九月初七日興工。十六日開隄放水。此係臣與訥親會奏之

事。仰懇聖恩。於放水之期。仍令訥親前來會勘放水。並會商善後事宜。合併聲明等因。該督目擊情形。且與河臣等意見相同。自應照所奏。令其詳慎辦理。放水之期。應否令尙書訥親前往。伏候聖裁。奉硃批。依議。速行。訥親不必前往。其兩次建壩。皆失於高。乃顧琮與河員不能奉行盡善之咎。著該督題參。永定河志。

是月。命江南河道總督高斌。會同查勘。河渠志稿。

是月。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得高斌等奏稱。永定河歷年既久。下口屢經淤壅。亟應改移於固安城南。霸州城北。以順其南趨之勢。而引河兩岸。不設隄防。此實以不治爲治之上策也。臣等詳籌熟慮。以爲西入中亭河。會西淀白溝諸水。由玉帶河轉而東趨。實不若於固南霸北之間。順流東下。由津水窪接連東淀。直達西沽入海。尾閘通暢。則上游漲水。消退自易。此實天然最順形勢。臣等擬於明春麥汛以前。先令水由西引河入河。將東引河再加修理通順。近河村莊。預爲遷徙防護。又霸州城郭。應築護城圍隄。又自鋪坨塔以西至甯家口。接連上六工隄止。應築橫隄一道。約長二十餘里。以護城郭村莊。於麥熟後。再將東引河河頭開放。並將津水窪南橋以南民堰開通。以資宣暢。再將西引河暫堵。俾全河盡赴東趨。俟秋汛過後。河勢已定。再查情形。隨宜辦理。至金門開放水之處。此時大溜出口。舊河已經斷流。可以不必堵塞。新河之口。現且用草裹頭。不必遽令展寬。儻遇伏秋汛盛漲。舊河宣洩其大半。亦可無虞。數年後。如果新河順軌。再將舊河截斷不用。再保定縣城迤西千里隄。自新莊迤北天字號。至城東路疇村止。玉帶河河溜逼隄。最爲險要。應加寬厚。其路疇迤東。至艾頭村接連營田圍堰。約長五十餘里。臣孫嘉淦。顧琮。現在議

估加築月隄一道。以作重層保障。該處玉帶河形勢。卽永定河水。不由西下。其西淀白溝諸水。至此收束太緊。亦應修理保護。以上事宜。臣等公同詳議。合詞會奏。查九月初一日。孫嘉淦奏稱。金門閘之引河。有東西兩股。係永定河故道。其形勢足以容納全河。與河臣顧琮具奏。經臣等議覆。均照所請行。令該督等詳慎辦理。又於十八日。欽奉諭旨。令江南河道總督高斌。會同總督孫嘉淦等。詳悉相度。確酌定議。經工部行文。欽遵在案。今據高斌等會勘情形。將永定河善後事宜。酌議應濬應築。修理保護。應如所奏行。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是月孫嘉淦奏。永定河歸復故道。臣於十三日至金門閘。河臣顧琮已到工所。會同於金門閘之上。開挖重隄二十丈。挑濬河槽二百七十餘丈。使河水入金門閘引河之內。其金門閘引河東西二股。現將東股閉塞。令其專走西股。其西股之中。尙有淺窄。相度開挑。自楊青務至李各莊止。展寬挑深。共三千六百餘丈。十五日各工俱竣。於十六日辰時開放河水。頃刻之間。全河已過。安流無阻。除善後事宜。容臣與河臣詳勘。妥議另奏外。合先行謹奏。奉硃批。永定應歸故道。朕已慮之久矣。今孫嘉淦一力擔承。妥協辦理。實屬可嘉。俟一切善後事宜。詳勘妥辦。明年伏秋兩汛。果保安瀾。著該部議敘具奏。至善後之計。最爲緊要。該督與河道總督。從長妥議具奏。至永定旣歸故道。此後河道總督。應否尙設之處。亦著一并詳議具奏。永定河志

是月孫嘉淦奏。十六日開永定河南隄放水。復歸故道。隨即策馬沿流而南。處處相度。見河流循軌。二百餘里之內。逼近河岸村莊。不過十數處。易於保護。兩岸勢平衍。汛水一至。可以散漫平流。不能爲害。至中

亭河清渾合流之處。渾水入後。清水不過漲高四寸。將來不致潰溢。又隨流而東。觀其清渾盪刷。不過數里。水色已清。將來亦不致淤淀。奉硃諭。開河之後。朕日夜廬念。覽此奏。大慰朕懷矣。非卿一力擔承。斷不能成此事。然此時尙未可侈然自足也。必俟明年諸事妥協。伏秋無妨。然後可以慰衆望。而吾君臣此舉。方不爲冒昧也。孫文定公奏議。

十一月。孫嘉淦奏。據御史周祖榮稱。永定河改由故道。所有近河村落。不無漫溢。請勅查水道所經。必應遷徙者若干村。先擇不受水患之地。酌給遷費等語。查自放河以來。嚴飭各官履勘。據報涿州良鄉。永清。新城。雄縣。固安。霸州等州縣。其中近河村落。有無庸築堰防護者。有宜築一面者。有宜築兩面三面者。俱已勸諭居民自行修築。並無必應遷徙之處。緣此地歷年過水。民皆聚居高處。間有散居低處者。令止在本村挪移。地方官量加資助。亦無庸給與遷費。別行安插也。又稱豫防淹沒地畝。查明存案。將來撥補或給價之處。尤屬難行。蓋渾水經由。若止漫流平過。則地皆淤肥。即可種稔。如改流頂衝之處。必須隨時防護。卽有衝坍。亦必待事後查勘。所奏均無庸議。總之民情難靜而易動。現在河流順軌。民情安靜。一切善後之圖。惟當周詳慎重。以安百姓之身家。不可張大其事。驟驚愚民之耳目。奉硃批。所謂民情難靜而易動。實爲政之要。然思患預防。不動聲色。而措泰山之安者。亦必先有以得其要。而後可無爲而治也。况數十年未經行之故道。壯與幼未目覩之事。而可保其無少虞乎。故朕謂必明年伏秋無事。方可謂之成功者此也。卿其加之意焉。孫文定公奏議。

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奉上諭。永定河工。關係重大。著大學士伯鄂爾泰。尙書公訥親。乘驛前往。會同總

督孫嘉淦總河顧琮悉心查勘永定河志

是日又奉上諭。昨因永定河放水。經理未善。致固安、良鄉、新城、涿州、雄縣、霸州各境內村莊地畝。多有被淹之處。難以耕種。且居民遷移。不無因乏。朕與孫嘉淦不能辭其責也。用是寤寐難安。深爲廬念。著大學士鄂爾泰、尙書訥親、會同總督孫嘉淦。詳細查明被水處所。應免錢糧若干。速行奏請豁免。先將此旨曉諭百姓知之。永定河志

是月孫嘉淦奏永定河工。公議暫堵隄口。俟引河挑挖寬深。再行開放。臣實不敢扶同。上諭曰。卿此奏固是。但大學士等亦係慎重。欲籌萬全之意。卿亦不必固執己見也。且舊河下口。尙未會勘。會勘之後。卿等和衷詳酌。自有定議也。總之此事。卿所見甚當。所任甚力。而辦理未盡善處。朕亦不能爲卿諱。然而朕終以卿爲是者。以卿不似顧琮爲游移巧詐之計耳。純皇帝聖訓

二月三十日。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得。大學士伯鄂爾泰奏稱。臣等自盧溝橋至新開隄口。循引河查看中。亭玉帶及東西兩淀。由舊河下口一帶。赴天津將勘過河道各情形。與督河二臣會商。所有定例辦理緣由。謹分晰爲我皇上陳之。查舊河五工以下。至七八工。逐漸淤高。三肉淀雖歲有疏濬。仍復淤平。水無去路。由鄭家樓北迤折而東。勢旣不順。且會入鳳河。離運道已近。應改由上游故道。從引河放水。不設隄防。俾漸復其舊。但臣孫嘉淦遽請開隄放水。經理未善。所有新開隄口。應卽行堵築。使漫水早消。播種無悞。並爲將來施工之地。已經臣訥親具奏。請旨遵行。竊念改河之初。不得不以引河爲之約束。現在引河過水。不免淤墊。挑濬費力。查有琉璃、拒馬、牝牛等水。匯爲一河。在引河西北地勢頗順。應酌量開河一道。將

琉璃等河水導入引河上游令其衝刷泥沙並於河頭建設壩閘以資啓閉現查東西各淀淤高淤溜之處甚多應於淀內相度開挖引河或於大河相並開成二道三道歲加疏濬則清水去路宜通既可減洩盛漲卽渾水經由亦可資其蕩刷但恐淀河不能容納之水將沙泛入淀池日積月累致有墊佔應添設犁船之類歲加疏濬不令淤積再引河下游接近南窪與柴火淀僅隔一綫民堰應築堅實長隄一道以截趨下之勢其玉帶河長隄應築寬厚自路曠東至艾頭村接連營田圍堰約長至五十餘里加築月隄一道以作重層保障已據江南總督高斌等會勘奉旨准行至舊河身應仍留分洩異漲卽由現在下口出水再原議令水由東股引河達津水窪將高橋以南民堰開通以資宣洩今另議開濬引河應毋庸再行開通以上改移各事宜據河臣顧琮議稱渾水導入玉帶下游歸淀漸積必淤東淀旣淤玉帶亦淤並西淀白溝諸水無路達津深爲可慮查淀河旣暢則玉帶何由復淤淀池之內已議設法疏濬人力可施豈能爲害顧琮則以爲淀河淤高尙可疏濬淀池若淤則人力必無所施又顧琮議稱改歸故道無隄無岸一遇伏秋大汛必自刷一河湍行奪溜查引河河槽開深如遇漫溢豈致奪溜卽使奪溜亦與隄岸迫束橫決爲患者輕重不同顧琮則以爲漫溢之水橫流趨下勢必奪溜當其衝者爲害與隄岸潰決相等又顧琮議稱欽惟世宗憲皇帝諭旨令渾河別由一道毋使入淀凡治渾河莫能違越查從前渾水直入淀內今議由引河導入玉帶清流與從前全河注淀不同是於世宗憲皇帝諭旨實無違越顧琮則以爲渾水過玉帶河以東若穿入淀內積久必淤萬不可行夫渾河水道原因下口無久善之策是以有歸復故道之舉今據顧琮議稱永定河之病在於下游河脣淤高水難速下應將五工以下之河脣挑挖如舊

其挑工加培兩隄。仍將半截河之下大隄挑斷數百丈。另挑河道。仿靳輔之法。挑川字河。至韓家樹之東。入大清河。卽以挑土作拉沙洩潮堰。再將郭家務之下大隄挑斷百餘丈。導水於隔淀坦坡堰之北。入引河。以資宣洩。再鄭家樓疏濬支河一道。於葛漁城東。與北股合流。蓋渾水上游。與中段兩河溜不並行。若下口則支河愈多。分洩愈暢。再京南一帶。瀝水概由龍鳳等河合流入大清河。清渾合流。水勢浩大。難以容納。應自葛漁城北堰之外。至鳳河之龐家莊止。另挑一河。引啞吧河龍河之水入鳳河。則北來瀝水有歸。卽以挑土培築北堰。於鳳河下游之龐家莊起。另挑一河。至西沽之西。入清河。使其分流。以減水勢。再於上游兩岸。縷隄之外。增築遙隄。與舊有遙月隄相接。既可爲重層保障。又可放淤勻沙。其所築遙月隄。必須高於縷隄數尺。以防異漲。於凌伏二汛酌量放淤。庶爲萬全。臣等查舊河下游。卽令並挑。豈能永無淤淀。使異漲不致壅遏。但顧琮身任河務。自必確有所見。且開河放水各工程。非二三年不能完畢。以目下水道情形而論。此二三年中。卽照顧琮所議試行。亦不爲害。如果屬通順。又何必另事周章。儻淤塞情形復露。再爲改由新河。亦不遲悞。蓋各工內。如原議將玉帶河長隄加培高厚。路疇村迤東。加築月隄五十里。又如臣等所議。開濬東西淀河等項。無論水道由何處行走。俱係應行之事。應先儘此次工程辦理。若應改從上游水道。卽將開挖引河。於南岸築隄等事。續爲妥辦。以成前議。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稱。臣至金門閘放口之處。見上游兩隄內。河水滿槽。新河南岸漫出之水甚少。現今大溜甚深。自金門閘至蘇家橋五十餘里。情形大約相同。自蘇家橋以下。於畢家莊。史各莊等處。漫水漫出。趨入東引河。滿槽直瀉。現成分流之勢。將來水落之時。歸東歸西。尙未可定。其東引河下流。又分兩股。一股入忙牛河。仍歸中亭。

一股由黃家河歸津水窪。因係三河分流。是以並未衝潰。兩岸村莊。安堵無恙。復查凌汛之後。接發異漲之水。較之秋汛更大。爲從來未有。而新河卞流村莊人民。並無損傷。則新河足容全汛。即可預知。而將來辦理。亦易爲力。再近河村莊水涸之處。現在行犁種麥。當倍收穫。似可毋庸豁免錢糧。其現今尙未全涸處。自當查明豁免。以廣皇仁。現飭地方官履畝親查。造冊具奏。各等因。查大學士伯鄂爾泰等所奏。應如奏照。依該總河所議行。但總河顧琮議稱。渾水自五工以下。另開支河。引入大清河。以達西沽。誠恐沙淤海口。且當伏汛大水。大清河萬一難容。潰入運河。致礙運道。關係重大。應令該總河顧琮。再行詳悉確查籌畫。如果不致有礙。具題查核。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稱。已涸之處。現經播種。但上年秋麥。業被水淹。該督將各處被水村莊委員。一並詳加確勘。分別輕重。欽遵諭旨。將應免錢糧造冊報部核議。謹題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三月。顧琮奏。金門閘以上。新開隄口。現在堵閉。惟舊河身。自金門閘新河口以下。至北蔡。淤平一千餘丈。必須挑挖。導水趨注。分爲四段。自北蔡起。至趙家樓。一百餘里。較金門閘低三丈餘。其間淤高共十六段。先挑八段。長一千四百餘丈。自趙家樓以下。至八工尾。調撥河兵挑濬。自鄭家樓至西蕭家莊。長十餘里。應挑直河。自蕭家莊魚壩口。鳳河下游。調撥堡船。夫疏濬。部議覆准挑。北岸二工。麻各莊。二百二十丈。三工。求賢莊。九十二丈。十里鋪。二百六十丈。四工。雅地。一百五丈。五工。北戈奕。一百二十四丈。南岸四工。官莊。三百丈。五工。鹹廠。一百七十丈。曹家務。二百五十丈。面寬八丈。至十四丈。底寬六丈。八丈。深三四五六尺不等。畿輔安瀾志。

是月大學士鄂爾泰戶部尙書訥親等會議得河督顧琮奏稱大學士九卿慮自五工以下另開支河引入大清河以達西沽仍恐沙淤海口且當伏秋大汛大清河萬一不能容納潰入運河致礙運道關係甚大令再詳細確查籌畫萬全查大清河乃京南諸河及東西兩淀會流遶津之尾闊闊深通實足容納北運河亦係遶流並非止水正可助大清河以刷渾斷無潰入運河之虞至三汊河及海口乃百川朝宗之總匯又非大清河可比自元明以來從無淤墊自濁漳入運由三汊河歸海其泥沙倍於永定且流之已數十年而三汊河及海口並未見少有淤墊之處此其明驗於十四日奉硃批大學士鄂爾泰尙書訥親會同該部議奏欽此又顧琮奏永定河挑河築隄等事五摺一請自半截河以下趙家樓改挑子母河一道至西蕭家莊又自西蕭家莊起挑川字河自陳家嘴起挑川字左河自二光村起挑川字右河俱歸大清河並於兩岸作勻沙岐圓頂岡隄等工一請自五工以下自七工趙家樓改河隄口共長四十六里趕挑河唇並子母河槽等工一請自葛漁城北堰至鳳河之龐家莊止另挑一河引啞吧河龍河之水入鳳河使北來瀝水歸宿有區再於鳳河下游之龐家莊起另挑一河至西沽之西入大清河使分流以減水勢及沿河築隄並建涵洞等工一請加築遙隄月隄除北岸之頭工北張客南岸五工曹家務二處月隄業經奏明趕辦外尙有南岸顧工高嶺應築連絡月隄一道又南岸二工北蔡舊有月隄應行加幫並接築隔隄以備放淤又北岸二工趙村渡口應加築月隄一道又北岸求賢莊至胡林莊應加築月隄一道又南岸曹家務至冰窖應加築遙隄一道長四十里并將冰窖老河西隄酌量開通再冰窖以下舊有隔淀坦坡堰至洞子門止今應自洞子門接築坦坡堰至青光長八里等工一請加築路疇村迤東月隄

一道，共長五十餘里。其開濬東西淀河工程，容俟逐細確查，另行辦理。俱於十六日奉硃批。大學士鄂爾泰、尚書訥親、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續又據顧琮奏稱：永定河下口川字河等工，及西蕭家莊以下入大清河工程，乃汛水歸宿去路，均關緊要。目今下口西蕭家莊以下，雖有河水通行之處，只可容納春水，不能宣洩。伏秋汛漲，下游有阻，則上游可虞。况今年凌汛甚早，麥汛恐在夏至以前，爲時無幾。其西蕭家莊以下川字河等工，長三十七里，每日約需夫萬人挑築。四十日方可完竣。今臣擬三月二十二日興工，約至五月初旬始得完工。若不先時趕辦，麥汛一至，有水蓄估，斷難施工。應先撥動要工銀兩，與工趕辦。俟部覆領到帑銀，再爲接濟。庶工程不致遲悞。奉硃批：大學士鄂爾泰、尚書訥親一併速議具奏。欽此。查永定河五工以下，另開支河。既據該總河備陳情形，不致淤墊。三汊河等處，亦無虞潰。入運河，應毋庸再議。至挑河築隄等項工程，前經大學士九卿會議，俱照河臣顧琮所籌事宜奏准。今顧琮將各工估計，奏請於汛前趕辦完竣，而下游開挑川字河，爲尤關緊要。據稱西蕭家莊以下，雖有河水通行之路，不能宣洩。汛漲，查自水道改由鄭家樓，勢雖不順，而分洩雖多，地形趨下。四五兩年隄工，俱保穩固。亦前據該總河奏明，目今雖漸淤墊，形勢稍改，量不致僅容春水。所議開挑川字等河，乃該總河欲籌久遠之計。此時正當農忙，汛前趕辦，勢有不能。應祇就現在河身酌量疏濬。俟今年伏秋俱報平穩後，再詳酌辦理。又據奏南岸頭工高嶺，應築聯絡月隄。南岸二工，北蔡月隄，應加幫並接築隔隄。北岸二工，趙村渡口，應加築月隄。北岸求賢莊至胡林莊，應加築月隄。洞子門以下接築隔淀坦坡堰等語。查應築重隄，如因縷隄卑薄，應卽照歲修例，將縷隄加高培厚，不必另議添築。其洞子門至冰窖，應加築遙隄一道。查曹家務建有減水

壩。又有郭家務減水壩。使壩身高下合度。自可減洩暴漲。此處遙隄。及路疇村迤東越隄。又葛漁城龐家莊等處。各挑引河一道等工。俱可於秋汛後再辦。至子母等河槽工程。應令該總河再爲相度。將河唇淤高處所酌挑。以免梗滯。不必普行開挑。以上工程除應暫行停止各工外。詳審現在情形。悉照歲修例酌辦。仍將應行趕辦各工。覆加核估。分晰奏辦。奉硃批依議。速行。永定河志。

是月。顧琮奏。前請挑河築隄各工程。既經閣臣等入告。准行復議。從中阻。伏秋汛漲。設有疎虞。各將誰歸。此事已與督臣意見相左。臣在任無益。請簡員接辦。上諭曰。此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支也。此案汝向來遷循反覆。卑鄙無恥之狀。亦不必盡提。即堵金門閘以後。汝所題者。工則新生。項則新撥。汝舊年胡乃不如是之盡心料理耶。此其故一則欲多費錢糧。以形孫嘉淦之冒昧開河。以爲不如是則無此番之多費。一則汝等河工大小官員。以爲將來無河可修。無利可漁。趁此一舉。可以多吞汝試思。光天化日之下。可容汝等如此作爲乎。且未改河以前。胡乃無一語及此。而改河以後。議論紛紛。即以汝庸材。亦豈能辦此鉅工。今汝之奸。朕皆燭破。乃故爲此憤激之言。思欲中傷閣臣。夫閣臣有何親於孫嘉淦。而疎於汝乎。且明知汝二人皆不可辦。此欲過秋汛之後。使高斌來專辦一切。彼雖請項浮於汝。朕亦不惜。以爲得實濟耳。汝若能保汝之所請皆歸實用。或將來高斌到此。不致另有疏通。而汝所請之項。爲虛費於無用之地。則亦可照汝所奏行之。汝其明白回奏。朕恐汝身家未必足二十萬之數也。純皇帝聖訓。

四月。大學士鄂爾泰。戶部尙書訥親。會同工部等會議。得河督顧琮覆奏河工疏濬一摺。該臣等查前議永定河添辦各工程。乃欲圖經久。而汛前趕辦。爲期已迫。是以令其暫行停止。惟將有關緊要。如疏下口。

開挑河脣及加培隄岸等工。詳審現在情形。悉照歲修之例。酌議妥辦。俾伏秋汛漲。不致有上壅下決之虞。仍將應行趕辦各工。覆加核估。分晰奏聞。今據顧琮奏稱。動用疏濬下口歲修銀兩。將鄭家樓至魚壩口歸鳳河一帶。就現在淤阻過高之處。相度開濬。水有通路。俟伏秋汛後。再察情形辦理。又將五工以下河溜逼近埽鎮隄根。如曹家務。何麻子營。半截河。四盛口。武家莊。安濶城等處。應切挑河脣。截挑淤嘴。俱在於原奏麥汛前挑挖八段內。分別通融辦理。又加培縷隄。必須細加丈量。核除舊土。造冊會題。往返需時。更難趕辦。惟嚴檄該道廳。遵照上年之例。多備料物。俟伏秋汛臨。加意防守。竭力搶護。又啞吧河下游之葛漁城村南一帶。已經淤高。不惟瀝水無路。兼恐渾水漲發。必致倒漾。業經閉塞。今擬於葛漁城北堰之外。挑河槽一道。引啞吧河下游之水。入龍河會流。長一千八百餘丈。面寬二丈。底寬一丈。深三尺。庶啞吧河之水。得有去路。但龍河啞吧河兩河會流。難以容納。再於北堰之外。龍河之東。挑洩水溝一道。長七千餘丈。面寬一丈。斜深二尺。導龍河下游不能容納之水。至龐家莊。會入鳳河。庶瀝水有所分洩。即將所挑之土。運培北堰。加砌築實。共需銀一千六百餘兩。即在存剩歲修疏濬銀兩內。動用辦理。以上各工。俱照歲修例估報等語。查新添各工。即經停止。覆估各工。均關緊要。俱應照所奏辦理。惟顧琮奏內。又稱伏秋汛臨。惟有仰仗聖主洪福。河伯効靈。得以宣通穩固。實非臣所能保。其不致上壅下決之虞者等語。在顧琮以鄭家樓以下。必須挑川字河。子母等河。作岡岐岸。始能容洩暴漲。雖非漫爲此議。但永定河下游久淤下口屢改。從前亦並未有作川字河等工。而歲修之法。亦不出疏濬加培兩策。若因下游不能宣洩。汛漲自應酌加開濬。亦不可拘歲修常例。至謂不作川字河。岡岐岸。即不能保無上壅下決之虞。亦殊非

確論。又顧琮另摺內奏稱。下游一帶漸淤。將來伏秋汛漲。直趨北堰。以五六尺高之堰。豈能禦浩瀚之渾流。勢必穿堰而出。漫淹田廬。爲害非細等語。顧琮旣如此陳奏。豈可因前議新工停止。不爲變通料理。惟稱悉照部議。疏挑即可了事。且河道歲修工程。增減原無定則。尤未可概以歲修常例。拘泥推諉。河道民生。所關非細。應令顧琮就現在情形。速爲妥酌查辦。必伏秋大汛。宣通有路。隄障無虞。如有應行續爲估辦之處。仍據實奏可也。奉硃批。依議。速行。顧琮茫無定見。左遷右移。實非實心任事之誼。著嚴飭行。永定河志。

六月。顧琮奏。查大學士鄂爾泰等。將應挑應濬河道。並應行幫築隄工一切事宜具奏。應聽候議覆。奉旨。欽遵辦理。但臣於金門閘以上隄口合龍之後。隨將各工查勘。有北岸頭工北張客。向係頂衝險工。土性純沙。又無遙隄。難資保護。應於隄外築月隄一道。長五百丈。又南岸五工。曹家務係頂衝大溜通河要工。今河身漸加淤墊。其外亦無遙隄。應築月隄一道。長四百四十餘丈。以上二處月隄。均關緊要。應急修築。若俟議覆後。與別項隄河工程一同估修。恐悞汛期。是以臣一面撥動要工銀兩。上緊趕築。另行確實題估。理合謹奏。永定河志。

八月十七日上諭。內閣直隸河道。必須總督一人兼理。事權歸一。始於河務民生。均有裨益。高斌係熟悉河務之人。今補授直隸總督。河工一切機宜。俱著伊相度辦理。河道總督顧琮。著回京候旨。其河員河兵。及効力人等。應留應去。高斌到任之後。留心查察。次第奏聞。其効力人等。必需留工者。應酌定額數。以杜冒濫。著高斌一并詳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年總督直隸等處兼管河道高斌奏。臣於十一月初四日。自保定起程。赴永定河入工。同吏部員外郎方觀承。永定河道六格等。由王慶坨沿河岸至郭家務。長安城。金門閘。鐵狗等處。過河。循北岸北堰。至龍河。鳳河。安光一帶。南抵大清河。復由半截河求賢村。至盧溝橋。石景山。所有隄埝工程。及上下游各情形。通行查勘。熟籌全河機宜。惟在尾閘通暢。下不壅。則上不溢。使下口之路。通達大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暢行之效。從前大清河繫回諸淀之中。永定河下口。不能避淀趨河。而兩淀日益增高。夾束泥沙。擁入止水。故勝滂。辛張。策城。三角諸淀。屢改屢淤。皆成原陸。清淀渾流。交受其患。尾閘既塞。胷腹亦病。用是三角淀自下而上。逐漸淤高。水無去路。遂由鄭家樓北折而東。此處地面寬闊。派散支分。雖皆以大清河爲歸。但歷安光。鳳西。遷南。轉紆回於葉沙二淀之中。勢旣不順。而河流亦緩。仍恐將來不免淤墊。臣又勸自七工之南。由冰窖至洞子門一路。地勢窪下。改通水道下口。亦可徑達大清河。但有應遷應護村莊。且隔淀坦坡堰。亦須倍加高厚。殊費周章。似應仍以三角淀至老河頭之舊路爲尾閘正道。蓋向日三角淀之淤梗。由於止水不能轉舒。今舊迹已成平陸。正可改挖成河。藉天然堅實積淤之隄岸。挽鄭家樓北折之水。乘建嶺之勢。直注大清河。水無緩散。沙無停滯。卽漲發出槽。正流仍行地中。庶免透淀穿運之虞。今酌議於三角淀舊淤傍南稍淺處。所開挖引河。下接大清河之老河頭。上接鄭家樓水口。共長十八里。挖去積土。自七尺至一丈四尺不等。寬二十丈至二十四丈不等。所挑之土。卽於北岸廢堰之南。傍安光一帶。圍築坡堰。以防北洩。南岸之尾。亦量爲接築土堰。以遏南流。其下口河脣。每年值清水旺時。潮汐回流。不免沙積。應令隨時疏通。不過河脣數里之內。爲力甚易。下口旣通。上游應籌分洩。使泛漲盛漲。皆有所消。端

激始至其氣已洩。自無餘患。且使在槽之水。迅流東注。非特不憂潰漫。而下流河身。俱可日漸刷深。以成暢下之勢。查南北兩岸。現存減水各壩。其南岸金門閘石滾壩。金門寬五十六丈。因壩身太高。數年以來。並不過水。今酌議將兩頭各除十八丈。不動外。中抽二十丈。落下一尺五寸。常汛則從中減洩。盛漲則普面漫水。以固重門。庶可均歸實用。又南岸長安城曹家務。北岸求賢村。半截河。四處三合土滾壩。緣壩身較石壩尺寸爲高。祇可備宣洩盛漲之用。常汛俱不能過水。今酌議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各添建三合土滾壩一座。壩身俱較石壩落低尺寸。金門均寬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與現存引河不接。亦應照新添三滾壩一律修築如式。金門寬十二丈。此四壩金門。共寬四十八丈。合之石壩下段二十丈。共寬六十八丈。以備滾洩出槽汛漲之水。其長安城曹家務求賢村。半截河四壩。舊築金門。各寬二十丈。共寬八十丈。合之石壩上段三十六丈。共寬一百一十六丈。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水。若壩外原有垠堰引河者。俱仍其舊。本無者亦毋庸添置。如此辦理。則渾流歸入清流。而無止水之隔。雖仍循三角淀初由之路。實與前此情形迥異。其各壩宣洩汛漲。一年不過數次。一次不過數時。因隄之固。及分而止。不但田廬無害。且於肥淤有益。查永定河未設隄岸之先。漲發則四溢橫流。及其勢定。必有河身。以行正流。流必歸淀。仍不免挾入泥沙。今將南北各壩滾出之水。任其漫溢田間。而節宣有制。更無紛擾。其河身注入正流。直入大清河。則又與泥沙隨溜。溢淀爲患者有別矣。至永定下口。宜令歸入大清河。前又經部議。恐致淤塞泛礙。行令原任總河顧琮。籌畫萬全。隨據顧琮奏覆。必無前患。經大學士鄂爾泰等定議具奏。臣今次至大清河乘舟上下。察看茲河爲東西兩淀。南北諸水之總匯。浩瀚

迅駛，渾流一入其中，沙泥悉爲刷去，既無留滯，亦無泛溢，且現在水涸之際，深猶二三丈，永定河泛漲過後，其恆流不足以當大清河十分之一，此實斷無他慮，可以上慰宸衷者也。皇清奏議。

乾隆八年二月，工部等會議得吏部尚書署理直隸總督史貽直奏稱：查勘所有南岸之金門關石壩一座、長安城曹家務、郭家務、雙營、草壩四座，北岸之求賢村、胡林店、小惠家莊、半截河、草壩四座，共石草壩九處，皆以備減洩泛漲之水，自督臣高斌奏請改建添建之後，上年各壩過水情形，俱甚平穩，已屬試行有效，應再於南北兩岸，相度善地，添建草壩數座，使伏秋汛漲，多洩一分，則下注之泥沙亦減一分，河身惟行正溜，餘水悉令旁溢，即係從前故道，任其散漫，不加迫束之意，而壩外皆有自然之引河，重繞之隄障，於民田廬舍全無損礙，今酌於南岸六工之清涼寺、張仙務二處，添建三合土滾壩二座，壩身再較雙營等壩尺寸稍低，金門各寬十六丈，兩壩共寬三十二丈，合之郭家務雙營減下之水，俱以郭家務舊河身爲引河，又北岸下七工之五道口、八工之孫家坨村南二處，可以添建三合土滾壩二座，但查孫家坨村南河溜南折，油有頂衝大灣，經督臣高斌開挖引河里許，引水東注，今應添滾壩處，所當引河河岸之旁，二百三十餘丈，但引河究屬改溜之初，恐或一時漲作，湧邊近壩爲患，應暫停建設，今年伏秋汛後，引河汕刷寬暢，與正河等，再行添建，始爲妥協，今酌議於五道口添建草壩一座，壩身再較惠家莊壩尺寸稍低，金門應照求賢村等壩舊式，寬二十丈，再此處隄外地勢甚低，壩門出水，灰土簾箕須較常式加長數尺，令成坡下之勢，則水過可無衝塌之患，以上應添南北兩岸滾壩二座，應請動支要工銀兩，令永定河道六格，即飭廳員等速行辦理，務令汛前早竣，再三角淀新河口，東北趨又光葉淀等處，自刷有河

身一道。約長七里許。過此則散漫出槽。泥留淀內。水由鳳河以入大清河。觀其趨淀之路。實爲全河尾閘。雖就下之勢甚順。但河身或虞淺阻。轉瞬凌汛卽至。已面諭永定河道。俟冰融時隨時疏濬。務須寬順通暢。毋令稍有阻滯。以致正河下口。復有改移淤墊之患。至於下口河淀一切機宜。均關緊要。臣向未身歷。現在又普漫皆冰。難以查勘。實不敢輕爲置議。容俟督臣高斌回任後。再爲接辦。俾其詳勘熟籌。奏請聖訓。指示辦理。庶於河務可收實效。而夏汛爲期尙早。於現辦之事。亦不致有悞等因。查乾隆六年十一月。據直隸總督高斌勘議。永定河河工事宜。奏請將南岸金門閘石滾壩中抽二十丈。落下一尺五寸。又於雙營胡林店小惠家莊各添建三合土滾壩一座。壩身俱較石壩尺寸落低。並郭家務舊草壩一律修築如式。以備滾洩出槽汛漲之水。其長安城曹家務求賢村半截河四壩。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水。則渾流直歸清溜。而無止水之隔。經臣等議覆准行。今該署督詳加查勘。俱甚有效。奏請在清涼寺張仙務二處添設滾壩二座。五道口添設草壩一座等語。與高斌原議之意相同。自應准其添建。至孫家坨村南添滾壩一座。應令該督俟伏秋汛過。再將應否添建滾壩之處。奏明請旨遵行。再三角淀新河下口河道。係汛水歸宿要路。應令加謹防護。至下口河道一切機宜。不日冰融汛至。自應卽速勘辦。應仍令該督親行確勘。飭道廳各員妥協辦理。俟高斌回任後。再爲接辦。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四月鄂爾泰會同工部議得直隸總督史貽直奏稱。下口又光至二光河槽淺隘。及董家河三道河等河口。稍爲開濬疏通。又新河南岸。並鳳河以東隄堰殘缺。略加培補鑲墊。應令該督飭該道相機辦理。至奏稱三河頭迤東。大清河北岸一帶地勢甚低。應於河頭村西至青光西止。築堰一道。約長八百餘丈。令成

坦坡之形。俾渾水不致下注爲患。應如所請。准其築堰。又奏稱半截河隄以下。自新莊至東蕭家莊北堰外。爲固安、永清、武清、東安各縣瀝水匯歸之地。舊有引河。導注積水。入於鳳河。消納近經漕塞。應將穆家口以下二十餘里。重爲開挑。通順直達鳳河。則瀝水之患可除。即以挑河之土。就近培築北堰。應如所請。准挑飭該管汛員。查禁往來車馬。毋許仍由堰上行走。又奏稱半截河大隄。日漸殘廢。應即交北岸汛員。按照工段分管。務將水溝鼠穴。隨時修治完整。又啞吧河、龍河二道。舊有涵洞。嗣因河由鄭家樓北趨葛漁城。旁近涵洞。是以堵閉。今河路改由叉光以東。相距已十餘里。應仍照舊建設。至曹家務舊有草壩出水之地。距永清縣治較近。壩外宜有攔束。查離隄二三里外。依稀有小堰可尋。應交地方官會同河員。查明起止。勸民就築成堰。以資防護。均應如所請。俟工完日照例核銷可也。奉旨依議。速行。永定河志。今按河頭村西。至青光西止。築堰一道。畿輔安瀾志云。此堰已廢。固其有阻。永定尾閘澄清之水去路。故不再修。

十一月大學士鄂爾泰、尙書訥親、史貽直、山西巡撫阿里袞、工部會議得直隸總督高斌奏稱。查勘桑乾河。爲永定河之上游。發源於山西。所經各處村莊。地面平衍。可於南北兩岸。各開大渠一道。支引灌溉。營治稻田。約可灌田八百餘頃。又將兩岸比較。北岸地勢衍順。施工爲易。溉田亦多。應先開北岸。俟有成效。再行估挑南岸。估計開渠建壩等工銀兩。於清河道庫貯營田工本銀內動支。俟營田成熟後。按畝均攤還款。臣等伏查議開渠道。既可減洩永定水勢。復可灌溉民田。於河道民生。均有裨益。應如該督所奏。准其先將北岸渠工。自山西大同縣之西堰頭村黑石嘴。至直隸西寧縣之辛其村止。飭委河員。上緊挑挖。

仍令山西巡撫飭各地方官協理工完據實報銷俟北岸渠成著有成效再將南岸估挑至該督奏稱山西應州之渾源河發源渾源州匯歸桑乾亦可開渠營沿稻田容俟臣阿里袞到任後逐一查明據實具題再議又奏稱永定河上游桑乾河由西寧縣之石閘村入山所經宣化之黑龍灣懷來之和合堡宛平之沿河口三處皆兩山夾峙全河之水東趨舍此更無別路若於此三處山口就近取石堆壘玲瓏水壩以勒其洶暴之勢則下游之患可以稍減再和合堡又爲衆河匯流之處應先於此處建壩約估二千餘兩應請一并在營田工本項下動支報銷俟試行有效再將黑河灣沿河口二處酌估增修俾層層截頓以殺其勢等語查永定河擁泥挾沙水勢洶湧若於和合堡等處建築玲瓏石壩果能截緩水勢自可減奔騰直注之患但恐大水之年下流層層攔築上游不無阻遏壅淤應令該督等酌度形勢詳慎辦理俟試行有效再將黑河灣沿河口二處酌估增修奉硃批依議卽行永定河志

十二月高斌奏永定河下口范甕口以下統歸沙葉兩淀本年水歸葉淀者七八歸沙淀者二三請將沙淀下口引河自月套至閻家莊東長一千六百餘丈再行疏濬河渠志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永定河水章牘五

乾隆九年正月工部議奏查永定河三工之胡林壩至六工之半截河壩相距甚遠未免減洩遲緩今直隸總督高斌議以五工大盧家莊重隄內再設滾壩一座分洩水勢應准其添建滾水草壩一座並出水護隄壩外添築灰土簸箕等項又該督奏稱下口范甕口以下統以沙淀葉淀爲歸宿本年汛水歸葉淀者約七八分歸沙淀者不過二三分應將歸沙淀之路再行疏濬深通應如所奏酌量疏濬至該督奏稱兩岸各草壩工請於每年春融後汛漲之前查勘黏補應令該督於每歲春融詳加查勘酌估興修另行報銷不必定爲歲修致滋糜費奉硃批依議永定河志

五月吏部尙書劉於義總督高斌請挑挖北岸引河自求賢村草壩至葛漁城西長一萬九千八百丈自葛漁城西北堰頭至堰工尾入鳳河長八千八百丈有奇南岸引河一自金門關起一自長安城草壩起會流至張貴莊長二萬三千九百丈有奇東股引河自牛坨西至楊青口牛眼村引河自舊大隄至接坦坡隄頭長九百七十丈下截坦坡堰引河長三千九百丈有奇又接挑引河至鳳河下口長二千丈又展挑鳳河下口自龍家莊橋南至雙口橋南長二千七百丈加培南岸三工坨頭月隄五工曹家務月隄需銀二千五百兩有奇河渠志稿

十月劉於義高斌奏查勘水利初次應舉各工臣等於九月十二日會集盧溝橋定議先從宛平良涿新

雄由文霸等屬淀河一帶至天津再歷保定正定共三十餘州縣履勘所有各屬舊有淀泊河渠與擬開泉渠河道並隄堰涵洞橋閘等項有益民間無礙墳塋沃產應行疏濬開拓之處悉與司道守令暨地方老民熟籌確訪除地方去水稍遠令民人掘井開塘以資灌溉現飭各府州覆議其河淀工段撥用杖夫及各境疏消積水溝道例用民力辦理者無庸備列其現今勘過地方尚有遺漏工程以及奏辦各工臨時尚須籌酌臣等分別應奏應咨陸續補辦所有現在應辦各工謹分十二條繪圖貼說恭呈聖鑒一宛平良鄉涿州之牝牛正支各河宜疏濬以消瀝水也查宛平盧溝橋南之北岡窪及趙新店之啞叭河並受西山一帶瀝水橫穿大道由董公庵南會趨通濟橋下歸良鄉縣之廣陽河良房二邑之雅河及良鄉東北境之順水河溝黃管屯溝諸水俱入焉又良邑之茨尾河受本境西北新莊佛耳門瀝水及房邑之懷坨新莊等溝諸水俱入焉二河會三岔口入牝牛正河長四十一里至涿州修村歸入拒馬河又三岔口北石羊村東有牝牛支河一道長三十餘里至涿州呂村歸入拒馬河各河淺阻四州縣瀝水不能導歸拒馬大水之年各屬田畝被淹並漫宛良南北大道每致行旅艱阻今應將良邑上游宛房境內各河溝除照例勸民疏通歸入廣陽茨尾二河外其宛邑之北岡窪趙新店及房良二邑之順水河溝雅河良邑之管屯河廣陽茨尾二河並良涿之牝牛正支河均應動帑挑濬其通濟橋舊有石底高於河底三尺橋低有礙水道應掘去舊底拆橋起高再啞叭河瀝水稍多即穿趙新店大道歸通濟橋應於趙新店南地窪之處添建石橋一座此處大道與董公庵大道應將挑河之土就便一律墊高通計挑河拆建橋座共約銀八千二十餘兩如此則四州縣之水有所歸宿且河既深通水常蓄注而牝牛河身亦間有通

泉之處，如冬春不涸，則通河有不竭之流。兩岸民田亦漸有灌溉之益矣。一新城雄縣境內之白溝河，宜開濬支流，以免漫溢也。查白溝河爲拒馬下流，受京西諸水，至雄縣大灣口入柴火淀，自新城十里鋪起，至雄縣北關外止，數十餘里，地勢窪下，夏秋水漲，漫溢出槽，田禾道路俱淹。查十里鋪支河一道，長四里，又十三里鋪支河一道，長十三里，皆以分減漲勢，但查白溝漲發，頃刻丈餘，正河寬百丈，數十丈，而二支河僅寬三五丈，不遠仍歸正河，且自十九堡折向西南，勢非徑直，不足分洩，應將二河開挖寬深，又查十三里鋪高橋之南，舊有盧僧河一道，自白溝東岸橫穿大道，經盧僧村東南，至雄縣孫家嘴，入神機營淀，計長六十五里，上口四十里，淤爲平陸，惟十五里外來遠村下，尙有河形，應將此河開通，分減白溝河漲汛，直達西淀，甚爲得力，但水下高橋，不得減洩，其自十九堡支河南溢之水，已將直南一帶民田淹沒，而沿河西北岸溢出之水，又將新城大道之東一帶民田淹沒，猶非釜底抽薪之法，今應於十九堡支河五里之下，馮家營起，直南開河一道，長十五里，至來遠村，接入盧僧河，於盛漲將至，卽分疏暢流，並以挑土於兩岸築子堰，非惟河不外溢，其十九堡東南瀝水，亦有所歸，數十村民田積患可除，再自十里鋪起，於河北岸東轉，北至新橋窰，計長二十五里，應築土堰一道，俾水不西北溢，而田不憂巨浸矣。向來新城楊關大道，地窪濱河，每遇河漫雨霪，行路爲阻，雖經修墊，而水患仍屬不已，今河治道修，應自南關起，至高橋止，築壘道十五里，餘其十里鋪南北二支河，及高橋新開支河，上口東西穿通大道，應造木橋三座，再自溝河下游，至雄縣境內東岸，有王克橋支河，長三十里，下通神機營淀，西岸有西槐支河，長十三里，餘下通西淀，皆以分洩漲漫，用除雄邑南關之險，二河淺窄，並應展挖，將河頭改挑迎溜，以免填淤，二河

通流蓄水兩岸田可引用。通計挖河築堰。疊道建橋。共約銀五萬三百八十餘兩。再新城縣西斗門紫泉二河。藉消瀝水。以入白溝。均有淤澱。應勸民力疏通。可備蓄洩。亦可資灌漑。一趙北口以東。淀內各支河。宜分別開濬。以資暢達也。淀地廣袤數百里。爲衆水所匯。而淀必有河。以爲水道。河必支流。以暢疏通。但支流河身淺窄易淤。今詳查分疏要道。急應挑濬者。如藥王行宮前引河一道。因西淀豬龍諸水。畢趨趙北口橋下。東注柴火淀。淀當白溝之衝。每遇漲發。沙阻上游。諸水倒漾而西。爲患近淀各村。乾隆二年。間專關藥王行宮前引河。以行西淀之水。不與白溝爭路。今已間段淤塞。內除兩岸淤土。應照旱方泥濘方。分別估挑。其水中淤泥各工。有杖夫可用。無庸另估工價。又保定之張青口河。爲東淀咽喉。因約束太緊。傳送多阻。南岸舊有雜柳河。茅兒灣。並民人自開村北河溝。皆以分洩張青口漲勢。臣等細勘雜柳等河。分水有限。村北河溝不能大有開拓。應於張青口之北。另開支河一道。長八里許。均寬一丈。深六七尺不等。雜柳河長四里。茅兒灣下口淤處長三里。再展寬疏深。有此南北支河溝道。則張青要津。足資分洩矣。又玉帶河之支流。爲中亭河。自下河門上口起。至三台山村止。長二十九里。與玉帶南北相對。約五里許。本不甚深。每遇汛發。則二河合一。今上口。又淤二十里。愈無分洩之路。近村每被淹浸。急應挑濬。將窄處展寬。寬處於河底抽挑子河。均深七尺。其西北之六郎隄。長十里餘。防淀水北漫。爲霸州新城田廬保障。年久卑薄。應行幫築高厚。又玉帶以東。會同河之支流。有張家嘴河。長十八里。自河口至王家圪塔七里許。河面僅寬一二丈。應行挑展。分洩沿隄水勢。可免堂頭上馬頭一帶千里長隄之險。又臺山趙家房兩河之中。有古運糧河。長四里。今河口淤斷三百餘丈。應行挑通。既減兩河水勢。且引灌兩岸文霸民田。

園地。再臺山河。趙家房河木橋各一座。應改活板。以通舟楫。於河道商船。俱有利益。上水挑河修隄。改建橋座。共約銀一萬一千七百餘兩。一東淀河道。宜開通徑直。以暢尾閘也。查東淀爲衆水所歸。自臺頭以下七十里。至楊芬港。入大清河。由楊家河青光並鳳河。下口入西沽。而臺頭河口。受子牙濁水。壅淤歲需挑濬。以行陵精漕艘。河身因淤益狹。河流迂曲不順。旁淀各村。每有水患。今查有勝滂舊河。上承臺山趙家房二河之委。經辛張策城之南。入楊芬港。長四十里。較現在臺頭達楊芬港之路近三十里。東北直注。故土人名爲照直河。今河塞二十四里餘。應行開挑。使水暢下。於東淀全局有益。其下楊家河。自莊西至下河頭。長三里許。應展寬挑深。又自莊東北至中河頭。應裁灣取直三里許。以順其勢。又自宋家河分支之頭道河。中有淤斷。應開挑四里許。接入楊家河。再於下游青光之西。至蛤蜊河口。約長四十里。並開拓寬深。歸入大清河。皆可順流無滯。宜洩亦速。再勝滂河。旣已開通。爲達津要道。應將勝滂村東之第三橋。改建活板。以便往來。通計挑河改橋。共約銀二萬八千九百二十餘兩。一子牙河濁流穿淀。宜另疏出水口門。並築長隄。分別清渾也。查子牙上游爲漳沱河。發源山西代州。經直隸衡水縣。合滄陽河北注。大城縣王家口入淀。汎水漲發難禦。有東岸靜海屬閻留二莊。新開子河。分引渾水。從牛欄河。經老君泊。歸獨流大坑。去王家口河約二十里。每年清渾並漲。迤南數百村莊悉淹。及至汛退。停淤東西兩淀。清河傳送之路。日就阻截。深爲畿南數十州縣隱患。臣等詳度。請於王家口北莊兒頭起。堵截子牙下流。另於現淤之陳家泊等處。展開河身一道。改溜東行。合閻留二莊支河北注之水。由第三鋪當城金里。河楊柳青後。出西佑紅橋。歸北運河入海。計長九十一里餘。約銀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兩。該處靠南一面。係南

運河高岸足資攔束。應於靠北自莊兒頭西二里起。就地高處議築堰一道。直接沾南壘道。長九十五里。並建橋築壩等項。約銀十萬六千九百七十餘兩。自新隄以至運河西岸。橫寬十餘里。至四五里不等。不虞泛溢。河身按照地勢。由淺而深。建瓴壩東下。不致淤墊。隄形兩面坦坡。設員防守。議添袋船。柁夫。歲取控土。堆貯土牛。加高培厚。隄根多栽葦草。抵禦風浪。惟河身中段。自第二鋪至金里河三十餘里。逼近淀心窪處。常年三四月間。卽涸。然旱方泥濘。方不過一二尺。以下仍多水中。淤泥。方價未免繁費。請准照部頒天津道規例。分別估辦。自此清渾不混。隄工卽爲壘道。由天津至保定。車馬可通。正順深冀各屬鹽糧重載。均有繚路。永免淀河風波。均於地方大益。一附近永定南北之舊減河。宜並疏歸鳳河。以消瀝水也。查永定北岸。自固安十里鋪至葛漁城北堰。舊有減河一道。長一百三里。宣洩京南一帶瀝水。並胡林求賢二壩。減下之水。又自葛漁城至蕭家莊北堰外。小河一道。長四十七里。接連減河。歸入鳳河。現在二河淺窄。均應展拓。小河逼近堰根。應向北開挖。挑土卽培於各隄堰上。又南岸霸州牛眼村。至馬家鋪土堰。自馬家鋪至龍尾坦坡堰。共長五十里。其下舊有減河一道。分洩永霸一帶瀝水。並清涼寺。張仙務二壩。減下之水。今間段淤塞。至龍尾以下。東無去路。查舊河除現在寬深無庸開挑各段外。總計挑淤約長二十七里餘。再自龍尾以下之鳳河。十一里許。應一並開挖成河。以鳳河爲出路。俾數十里減水有歸。卽將舊河挑土。加培舊堰。將新河挑土。堆積南岸。以障東淀。南北兩河。旣歸鳳河。而永定河入沙葉淀之水。全恃鳳河爲下口。所有鳳河間段淺處。總長十五里。應行一律開深。則宛平。固安。霸州。永清。東安。武清各縣瀝水。與永定下游。俱藉鳳河轉入大清河。而全無阻闕矣。再金門閘長安城壩下引河。東股自畢家莊歸

津水窪。長四十九里。西股自金門關石壩至張貴莊。歸中亭河。長一百三十里。均應疏濬。以消雨潦。及壩下減水。通計挑河築堰。共約銀五萬七千九百餘兩。下運鄉河一條。入運河水。一唐河。宜由唐完等縣之舊有河渠。引歸保定府河也。唐河發源山西靈邱。至直隸唐縣。舊有水村。舊有廣利渠一道。長七十里。年久湮廢。康熙二十四年。居民開通引渠口十餘里。乾隆八九兩年。勸民疏濬。開八里。甃水等十餘村田畝。現資灌溉。二十餘里之下。渠形斷續。東接完縣祁河。曲逆河。蒲河。長八十餘里。均可相通。曲逆蒲河。下接滿城方順橋河。分南北二支。南爲金綫河。長九十餘里。至保定城東二十餘里。梁河橋西。入於府河北。爲白草溝河。長四十餘里。至保定城西南隅。入於府河。府河六十餘里。爲安州之依城河。由新安城南。歸入西淀。自唐河口至保定府河。共一百七十餘里。自府河至新安城南。共八十餘里。臣等親行踏勘。地勢自西而東。極爲順捷。河渠舊跡相承。施工亦易。唐河水道。就舊渠口引入。形勢甚便。實可通連開挑新河一道。應將唐邑境內舊渠開寬三丈。完邑祁河。裁灣取直。開寬自三丈至五丈。曲逆一河。淺窄回環。不可行水。亦難取直。查曲逆之北。子城橋有乾溝一道。長三里許。應改由此處開挑。下接蒲河。二里許。歸入白草溝河。均開寬五丈。其金綫河。用備減水。應開寬一丈。深與白草河等。保定府河。安州依城河。直至新安城南。均就舊河身內。開寬自五六丈至七八丈不等。保定護城河。亦應展寬三丈。以通水道。其上下游河身深淺。應酌勘地勢。自三四尺至七八尺不等。再唐河渠口。舊有石閘已廢。應擇新河隄岸高處。另建大石閘一座。遇水漲盛。卽下板鍵閉。俾全勢悉由正河南下。不入新河。以免疏虞。金綫白草二河口。應各建石閘一座。水少則閉。金綫河閘。令水全歸府河。下游水大。則閉白草河閘。令水由金綫河歸府河。下游平

時酌量分減。以資金綫河兩岸灌田之用。又府河自城南至安州寨頭村。長七十八里。內應建石閘五座。蓋此數十里內。地勢建瓴。水難停蓄。舊有上下二閘。單薄殘缺。今應拆去。於下閘另建一閘。並於清苑小聖廟東。建閘一座。東安北建閘一座。安州善馬廟建閘一座。又寨頭廟建閘一座。層層關鎖。以時啓閉。水可不缺。將來唐河水入新河。兼滿城一畝。雞距等泉。匯入府河。如果一律深通。水常足用。則唐完。滿城。清苑。安州。新安各境內。於河兩岸。建立涵洞。開挖溝澮。支分派別。灌溉田土。爲利甚溥。蓋廣利渠民間舊享其利。今擴充成河。則所達更遠。民皆踴躍。且保定府河寬深直通。東西淀河。舟楫通行。商貨叢集。亦於地方有益。至應建橋梁涵洞等項。統俟河成後。酌量地勢水勢。次第辦理。統計河閘各工。約銀七萬一千二百餘兩。一河淀流長勢便者。宜渠閘通引。以沃民田也。天津城南地廣數十里。東界海河地勢低下。乾隆五年。在城東南四十里之白塘口村西。開挑引河。長二十六里。由三合莊至藥王廟。西通坡水窪。又南十里許。於鹹水沽起。西自秋漠淀。開挑引河。長二十七里。俱以宣洩瀝水。數年來漸致淤淺。民田荒蕪。旱澇無恃。上年十二月。高斌奏請自天津護城河起。由八里臺西。至佟家樓。開渠一道。接連賀家口舊有引河。藉城東南角之海河閘。以通潮沙。附近民田。水旱俱得播種。計用過銀一千二百八十七兩。今復履勘。縣南地形遼闊。新河渠未盡地利。應於八里臺新開渠南。由凌家口西南。至陳家莊。再開一渠。通至坡水窪。又自凌家口東南。由梨園頭東。至大任家莊。復西南至藥王廟。開渠一道。入白塘口。舊引河亦通至坡水窪。又自大任家莊北。由柳店窪。至何家圈。開渠一道。至李七莊。經凌家口。亦通至坡水窪。約共長一百餘里。再將白塘口鹹水沽。賀家口舊引河三道淤處。一律疏通。賀家口何家圈地方。各建輓閘。以通潮沙。

以司啓閉。並於各村莊穿道開河處。建大小木橋六座。則津城南鄉。有數河環繞灌溉。又有大淀柳店坡水等窪。停蓄荒地可耕。旱澇均備矣。又新安城南淀頭村。坐落隄上。旁環五村。有瘠地二百餘頃。隄內有內水河一道。以蓄瀝水。隄外通白洋淀。應於淀頭村南。建閘一座。閘內開正餘支渠二千餘丈。引水灌溉。餘水即以內河水爲歸宿。瘠地均可播種。又段村東西共地百頃。中界內河水。地形東高西下。村西舊有石閘。以洩安州瀝水。應於村東另建一閘。閘內挑正支渠六百三十餘丈。亦引白羊淀水灌地。均以內水河爲歸宿。並於村西舊閘內。挑渠七百四十餘丈。抵安州界。以洩瀝水。兼可左右引灌。又安州城南風口村東之馬棚淀。坐落隄內。有地三百餘頃。最爲瘠薄。隄外有王家河。通白洋淀。應於河口隄岸建閘。閘內挑縱橫渠一千一百餘丈。並於同口村北。疏渠一道。長十里許。俱可引白洋河淀水。以灌兩處田畝。又霸州中亭河北岸。有栲栳圈。漁廠村。高各莊。三台山。四處地勢平衍。瘠薄。上年開隄放水。今春雖旱。尚有所獲。應於隄內各建涵洞一座。引水內灌。四村田畝。均收其利。又雄縣大殷村。南北東三面有隄。以禦白溝河及西淀漲水。隄內田畝數百頃。潦無從洩。旱不能灌。應於南面王家房村。設立涵洞一座。以爲引灌宣洩之徑。竇其中溝渠。村民自願挑挖。以上開渠並建橋閘涵洞各工。共約銀二萬九千九百餘兩。一正定縣各泉。宜開河引渠。以成自然之利也。查正定西有大鳴泉。小鳴泉。楊家泉。石灣泉及無名各泉甚多。現資灌溉稻田。百有餘頃。泉之下流。俱匯於城西之西栢棠村。向由栢棠入護城河。濼河二十里。水利頗饒。賦稱上則。後城河漕塞。水不能蓄。轉致泛溢。因仍由城西塔元莊。歸入滹沱河。亦經導至城東響閘。然不遠仍由大林濟瀉入滹沱。亦不久復於西栢棠建閘攔水。悉由塔元莊歸滹沱矣。棄有用之水。助滹沱。

之勢甚爲非計。臣等細加踏勘。應於西栢棠起挑河八里餘。引水至護城河。城河四面俱挑濬寬深。使大鳴諸泉之水蓄注。以復舊規。城南響閘稍北地名鴨子嘴。令城河於此出水。東南由小林濟至大林濟。復東北折入蘆城之固營村南長十五里。又東南歷黃莊小屯隄里。至枳照村長十八里。俱開成河道。其中因仍舊溝之處爲多。再鴨子嘴東北二里許。有南北道溝長十五里。經朱河村達於固營。應將南道溝挑拓寬深。北道溝就現溝身加濬即可足用。其鴨子嘴東北接道溝以北舊溝環曲共長六百餘丈。亦應開挑俾水泉環注。爲附近東關一帶灌田之利。其西北栢棠閘座應改建大石閘一座。鴨子嘴建石閘一座。以司啓閉。再各泉水總匯固營以南蓬枳照村以下。歸入濬沱。爲下口。應建石閘一座。水小鍵閉。以資灌漑。水大啓放。以備宣洩。舊有塔元莊並大林濟洩水之河口俱行堵塞。如此則各泉河往復交注。千頃之田承以支渠均可旁引四達。應聽民挑挖營田灌地。惟其所用。又正定城東北隅舊有旺泉。今已淤塞。尙傳其名。據正定知縣嚴裕銓訪查挖掘。已得泉眼數處。水流頗盛。如及春旺達。則自東西上寨等村舊溝開通。亦東抵固營。與大鳴等泉周互灌漑。其利甚溥。再城河四門應建木橋四座。與各河道有界村莊孔道者。應建木橋七座。統計開河挑渠橋閘共約銀一萬七千九百三十餘兩。一舊有營田渠閘宜酌加修理。以利民用也。新安大澱淀有地千頃。從前築圍營田。四面環穿大渠。內外二道支渠四十道。渠南建有西關閘座。引府河之水北注渠內。又於淀北開挖新河一道。計長三十里。自容城黑龍口起。引瀑河之水順隄而東。由四工閘南注渠內。夏秋水盛。則於新河之東名南河閘。洩入燒車淀。其黑龍口亦建有石閘。以司啓閉。雍正四五等年曾營成稻田三百餘頃。嗣緣府河水常不足。瀑河又爲上游之安肅。容城截

用任從民便。改種旱田。年久渠閘日廢。水道不通。旱潦無恃。臣等遂加履勘。西關閘引府河之水。並與燒車等淀相通。淀水長時。亦可由閘引灌大淀內之地。但閘座安置未協。應改建西北隅。以順城河上游之勢。其瀑河一道。應將安容新三縣境內淺處。一律疏深。飭各縣定期引用。並將黑龍口以下之新河阻塞處挑挖。使水勢通暢。由四工閘入渠。其外圍大渠。計長六千六百三十餘丈。應展挖如式。先籌引用。府河瀑河之水。以資灌溉。俟來年春夏。試看河淀水勢。如果足用。再將內渠一並興挑。其支渠勸用民力。普行挑濬。以復舊規。水稻旱田。聽民耕種。各閘壩蓄水機宜。另勘酌辦。又縣南隄頭地方。亦係向日營田舊址。隄下府河之水。由太平閘引入中渠。自閘口至劉家墳。長千丈。渠形宛然。應挑挖深通。並勸民自開支河。引水灌田。可三百餘頃。又任邱關城村。坐落千里長隄。南臨白羊淀。北有月隄一道。臨淀建有輒閘。引水至月隄內。又於月隄建木閘三座。三渠導水至閘外。支分九道。灌地九十餘頃。其地南高北下。安州容城北來瀝水過多。則近渠各地被淹。舊築土堰一道。以禦瀝水。涵洞五座。使渠水北屈。瀝水南洩。今渠堰涵洞。俱淤阻殘缺。應將各渠疏通。共長二千八百六十餘丈。舊堰涵洞。均爲修整。庶民田復灌溉之利。又文安蒼耳淀。舊築營田日久。墮廢應於圍內南北挑渠一道。長五里餘。添建南北涵洞二座。以資灌溉。注。又雄縣留通李郎二村。舊各設涵洞。引水灌田。今查涵洞過高。應落低三尺。又霸州十間房圍堰內。共地五十餘頃。建有水閘。引水灌溉。內稻地十餘頃。雜糧地二十餘頃。葦藕地八頃餘。現在民種。租利官分。每年額解通倉稻米。並雜糧變價銀數百兩。今相度情形。圍內溝渠。尙未周備。應於可田之處。四面再挑小溝。以便高下引灌。並開蓄水渠一道。即以挑土幫築東隄。以資捍禦。通計挑渠築隄開座涵洞。共約銀

四千九百六十餘兩。一營田應順民情，借給工本，以廣水利也。查正定之井陘，有縣蔓河一道，長流不竭，冬亦不冰，由平山境入滹沱河。該二縣民於河灘地內築壩開渠，引縣蔓滹沱等水，營治稻田，井邑已營成者三十九頃，平邑已營成者三百三十七頃。現在自備工本營治將成者二十餘頃。茲據井邑民人呈請於縣之南莊等村，東黃壑灘，龍王堂三處築壩，引用滹沱河水，南莊等村可營田三十頃，東黃壑灘可營田六頃，龍王堂可營田十一頃。據井陘縣詳請，借給民人工本銀三千七百七十二兩一錢二分。平山縣詳請，借給工本銀五千五十九兩九錢六分。俱按十年完繳。營成後，照例陞科。其渠壩等工，聽民自修。臣等各處親勘，實係應行修治，可望成熟之田，所請工本銀，應照數借給。俟部項到日，發縣給領。臣等因查正定各屬，如正定、西漢等二十七村莊，引大小鳴泉、楊家泉、韓家泉諸水，營成稻田，共計一百一十餘頃。新樂中同等七村，引用泉水，營田共十三頃二十餘畝。行唐縣和合等五村，引用蓮花泉水，營田共三十三頃五十餘畝。靈壽文成頭等四村，引用磁河之水，營田共四頃九十餘畝。阜平縣屬之王快、西河灘、贊皇縣之上西門等處，各引縣境河水，營田亦有餘利。再定州境內西版唐家莊等處，引用白龍黑龍二泉、小清泉諸水，營田共一百六十餘頃。以上正定府屬並定州八州縣，通計成熟田共六百六十餘頃。而接連營田地面，尚可開拓者，如平邑之閭輿、舊興二村南灘地五十餘頃，已營成二十餘頃。因民爭水口，未立章程，現飭該府縣查議，或村民自備工本，或官爲借給，再行續辦。以上應辦各工，另列料估清摺，共約估需銀四十七萬三千四百餘兩。請將直賑項內，先撥銀五十萬兩到直，以便豫爲料理。俟春融次

又請裁改冗兵。添設杈夫。奏言：東西兩淀河道，泥沙葑草，歲有壅積，而子牙下口，尤易停淤。向設杈夫六百名，堡船二百隻，每年於兩淀河底撈濬，以便舟楫。並設把總四員，外委二十員，督率撈駕，隨處力作，遠運泥淤。此項夫船器具，實爲兩淀要用。惟是工多役少，外雇人夫，無其器具，不諳役作，以致要工多誤。今查看兩淀各河道內，應用杈夫甚多。又議改導子牙下口，濬河築隄，縣延淀內，非分段添夫，亦無以善後。垂久，應請添設杈夫六百名，並照造土漕船二百隻，計每名月支工食銀五錢，歲額支銀三千六百兩。此項經費，有天津道屬南運河河兵六百名，先因隄岸多險，淺夫不諳撈埽，乾隆元年，改設河兵。目下南運河各處，放淤有效，化險爲平。椿埽工少，似應酌減三百名。計裁一年，餉銀四千三百三十兩，已抵添設杈夫工食。卽分令現在之把總，外委管轄。但夫船倍加原數，需員督率彈壓。應請添設千總二員，卽由堡船把總內驗拔遞補，令其分管新舊夫船船隻器具。逐年修脩，悉照現行事例辦理。至應裁南運河兵，請於此案覆准行知日爲始。遇有老疾事故，停其募補，逐漸開除。俟裁足三百名，再行報充。則寒苦兵夫，不致裁汰失所矣。十一月十七日，均下部議覆，允行。畿輔水利四案。

十二月，工部議得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等奏稱：兩淀各河道內，應用杈夫疏濬者甚多，不敷調撥。應請添募杈夫六百名，並照造堡船二百隻，以濟實用。查南運河河兵六百名，目下南運河各處，化險爲平，椿埽工少，似應酌減三百名，以抵添設杈夫工食等語。應如所議。准其添設堡船二百隻，募夫六百名。又奏稱所添夫船，卽分令現在之把總，外委管轄。但夫船倍加原數，需員督率彈壓。應請添設千總二員，卽由堡船把總內驗拔遞補，令其分管新舊夫船等語。應如所請。准其添設千總二員。至奏稱應裁南

運河河兵亦應如所奏開除查核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乾隆十年六月高斌請定河淀淤地納租之例以益貧民以資工費奏言直隸淀泊河灘之地或因水道遷徙或係隄岸空餘半屬腴田多宜耕種貧民受耕數十畝即免饑寒而章程未立易啓侵佔爭端且借名升科以多報少一經升科動礙水道被水常事而請蠲請賑以至請額輾轉滋弊前經部臣於議禁江夏蓋汝仇等湖開墾案內具悉其弊行各省一體遵照但查河湖灘地有礙水道者固應嚴禁墾佔如無妨於蓄洩者亦一概禁止則地利物產又閒置可惜前奉部議山東南旺湖將涸出湖地令民租種水大免其納租誠以湖不受水則無關河道而有益民生以視濫請升科實爲有間直隸舊有淀泊河灘地畝與夫子牙夏口新河八十餘里兩岸之地水無漫溢將來涸出新淤不下數百頃臣與方觀承籌酌請照南旺湖例辦理審係無礙水道可資耕種者逐一勘丈按各道所屬造具頃畝清冊報部其有關水道從前濫請升科者俱令查明改爲租息畫一遵行將查出新舊地畝分給附近貧民認種每戶自十畝至三十畝計口授田毋許逾限嚴禁詭名佔踞如私墾年久未經升科在百畝以內者仍聽本人自種輸租其百畝以上多餘之地俱撤出不許捏名隱佔違例治罪如已報升科者改爲租息令本人照舊承種若從前升科舉報未盡准令自首免罪將首出餘地招人另佃其應納租數稻種靛等地每畝租銀八分於秋後徵收其餘旱地應分二等上等地每畝租銀六分次等地每畝租銀三分專種一季夏麥者於麥後徵收兼種秋禾者仍分麥禾兩季徵收正租之外不得絲毫多取由該管廳印官彙解各河道衙門存貯爲河工添補歲修之用每年將動存數目造冊報部如遇水大被淹由廳印官勘明出結將應交租銀豁

免不得請賑。設遇地方災歉，照定例辦理。如有逃絕之戶，即將領種地畝收回另佃，嚴禁私行典賣。違者與受同罪。如此酌定章程，庶於河防民食兩有利益，而河員牧令亦可永遵。至於不成區段零星地土，并旋淤旋坍之地，仍遵前論及議定之例，聽民自種，俱毋庸勘造入冊。下部議行。畿輔水利四案。

九月，劉於義等奏：初次水利工程告竣，疏言直隸水利各工次第興舉，期於利農除患。今初次工程業經告竣，所有善後事宜，合先立章程，以便遵守。酌議十條，敬爲我皇上陳之。一、各州縣新工，宜令官入交代，民均力役也。查直隸河道溝渠，每經汛漲，不免淤填，而冬春乾涸，風沙尤易壅塞。官既不查，民亦不力。往往旋開旋廢。此次所開河渠，俱屬深通，所用民夫，俱照土方價值核其力之所及，按名按日散給。大員督察州縣奉行，無絲毫累民。開成之後，田禾舟楫，長享其利。如遇淤損，自應酌用民力，隨時修理。所有現工，與嗣後各屬新工，俱應就河道溝渠所經按地畝多寡，分丈分尺，並隄岸疊道樹木，俱畫明段落，派定分管，再分別村莊大小，設立渠長一二名，每歲汛過及春融冰化水涸之時，印汛各官親勘。凡有河渠淤淺，隄堰疊道，稍有損壞，卽照派定段落，隨時濬修。紳衿旗戶，有地畝者，一體遵派。印汛官仍將查勘修過情形，報明上司查核，並令各該印汛官將境內新工，照報部原冊開明起止段落寬深丈尺，造冊鈐印，並呈用道印收貯公署。平時照冊查勘，遇新舊交代，新任官照冊驗收，出具河渠並無淤淺，隄堰橋道無損印結，報明上司查核。如遇暴水衝決，及木朽坍卸等事，非民力能修者，准卽詳明驗實動項修理。一、唐河兩岸，宜設立涵洞，以著美利也。查唐邑新河，因廣利舊渠開拓而成，渠之始立，有按時引灌之法。然僅及境內數十里，不久旋廢。愚民爭水滋甚。今河道直達府河，縣亘一百二十里，來水源源足資利濟。應於

唐完滿城三縣境內每距五里設立涵洞一座。涵洞之底高河底二尺四圍不過五尺。其外挖塘使蓄水寬容無礙河道。其內開溝支分派引或安置水車戽斗以資灌溉不許當渠打壩截水外塘內溝俱指示地戶自挑需設涵洞二十四座應照原奏同橋座一并動項辦理統於續辦工程內估報。一新建河閘宜移駐汛員以司啓閉也。查保定之塘河由廣利渠開故道導經滿城方順橋之白草溝河歸府河又挑白草溝河相連之金綫河以分水勢而於兩河上口並建兩閘以資蓄洩一名通會閘一名金綫閘是廣利一閘爲全河關鍵而通會金綫二閘又爲府河關鍵。審唐河水勢啓閉廣利閘以爲機宜。審唐完滿三縣山水匯歸緩急啓閉通會金綫二閘以爲機宜均需設官管理。又查方順橋地屬通衢煙戶稠密離縣治五十里邑令耳目難周兼有河道橋閘涵洞等新工界連完縣河道民易爭水滋事須設員就近彈壓臣等查有束鹿縣管河主簿一缺係雍正十二年添設彼時有濬沱新工防護近年河流安穩距縣治漸遠邑令足可兼管毋庸專設河員將該主簿移駐唐縣專司廣利首閘並境內河道又趙州寧晉縣百尺口巡檢一缺向年因滏河經由該村搜查私鹽並寧晉泊水寬葦密防緝奸盜而設數十年來泊地半爲民田滏流亦已南徙該巡檢竟成虛設請裁改移駐滿城方順橋管轄方順橋一帶村莊並將滿完境內河道橋閘涵洞等項疏濬啓閉等事責令兼管定爲兼河之缺於河員內揀選咨補如此一轉移間官不添設而地方水利均有裨益至清苑定州新安新工均應歸原管之河員管理一閘座宜設額夫以司啓閉也。自唐縣至安州建閘八座俱係大河經洩不時啓閉必須熟手長宿河干方資緩急查唐縣之廣利閘滿城方順橋通會金綫二閘清苑之小聖廟閘下閘東安屯閘安州善馬廟閘寨頭閘俱爲全河關

鍵。每座應添閘夫八名。共設六十四名。每名照例給工食銀六兩。均俟部覆到日。於該州縣地丁項下。按年支銷。又安州同口村閘。新安段村閘。新開止爲灌溉蓄水之用。令坐落村莊之練地。及所設渠長管理。毋庸另議添設。一保定新河。宜專定兼轄河廳也。查保定河捕同知一缺。經管府河。白溝。豬龍等河。及西淀等處。所轄十四州縣河工。缺繁任重。今唐河。府河工竣。地連五州縣。長二百四十餘里。又金綫河分支八十餘里。上下八閘。及減河分渠。涵洞。凡疏挑灌溉啓閉等事。在在緊要。勢難兼顧。查有保定府通判。分管保屬七州縣鹽捕事務。尙屬簡少。且保定卽爲新河適中之地。經理甚便。請將該缺改爲水利通判。專管唐縣。完縣。滿城。清苑。安州五屬河道。凡關河閘事宜。並汛員考成。均由該員查轉。請敕下禮部。鑄給保定水利鹽捕通判關防。以重責成。一新城河道。宜改駐縣丞。以專防守也。查白溝河界於新城。雄縣之間。拒馬以下。衆水匯集。兩邑境內。每遇汛漲。最爲浩瀚。今十九堡盧僧河。高橋。王槐等河。疏挑工竣。足資宣洩。而雄邑設有管河縣丞。新城並無河員管理。且地屬衝繁。與雄邑連界。爲九河下游。知縣一員。難以兼顧。查保定府定與縣縣丞。無所專司。新城旣較定邑衝繁。而河務尤關緊要。請將該縣丞改駐新邑。本城專司河務。俟部覆到日。另行估建衙署。其書役等項。俱令就近照額募設。定邑縣丞衙署。另飭該縣變價。解司報部。一新設堡船。旣夫。應分隸東西兩淀。以資疏浚也。查舊設堡船二百隻。旣夫六百名。把總四員。外委二十員。分隸子牙河三角淀。兩廳管轄。子牙河廳屬天津道。三角淀廳屬永定河道。今添設堡船二百隻。旣夫六百名。應撥船一百隻。夫三百名。隸津軍廳管轄。撥船一百隻。夫三百名。隸保定府河捕廳管轄。津軍廳屬天津道。河捕廳屬清河道。四廳各派把總一員。外委五員。其新設千總二員。應令一

員長駐東淀。隸津軍子牙二廳管理夫船。一員長駐西淀。隸河捕三角淀二廳管理夫船。凡兩淀一切疏浚等事。平時分汛管理。如有要工。聽各該道調用。一子牙隄河。宜分隸廳汛。以專責成也。查子牙河通判一員。管轄子牙上游隄岸。並十汛把總。外委帶領堡船杈夫。每歲疏浚下口。然自臺頭以下。渙歸大淀。非若新河直達西沽。與隔淀隄並長。亘八十餘里也。若照舊令通判一員經營。難免顧此失彼。查當城爲隄河適中之地。應自莊兒頭起。至當城止。歸子牙廳管轄。自當城起。至西沽紅橋隄尾止。歸津軍廳管轄。所有原隸子牙河廳之堡船一百隻。杈夫三百名。應分立二汛。自莊兒頭起。至李家灣爲一汛。自李家灣至當城爲一汛。將新設堡船千總。駐劄莊兒頭。爲子牙上汛。西汛把總。駐劄獨流。爲子牙下汛。各派外委二員。堡船杈夫一半。其汛內隄河。每年令修濬防護。凡屬杈夫應辦工程。及油艚船隻等事。該汛弁查辦。由子牙河廳核銷。新設堡船二百隻。杈夫六百名。應分船一百隻。杈夫三百名。歸津軍廳管轄。亦分二汛。自當城起。至梁家莊爲一汛。自梁家莊起。至西沽紅橋爲一汛。卽將駐劄楊柳青之淀河州同。爲津軍上汛。北汛把總。駐劄韓家樹。爲津軍下汛。各派外委二員。撥堡船杈夫一半。其汛內隄河。每年令疏濬防護。凡杈夫應辦工程。及油艚船隻等事。該汛員查辦。由津軍廳核銷。至子牙河原係溇沱河下游。本年新築隄工。應照溇沱河成例。保固一年。查淀河淤填。皆由子牙河流沙所致。諸水不能暢流。今長隄隔絕。淀河可免壅墊。但隄旁兩面水衝。保固年限之外。儘有應修之處。責成子牙津軍兩廳。勘估酌定。歲修銀兩。入天津道歲搶修項下。報銷。庶隄工永固。而帑項亦不虛糜矣。一子牙長隄。請建營房。以資防護也。查子牙隄河工段縣長。雖將堡船杈夫分立二汛地。然人在船而船在淀。冬春守凍。更不能爲隄岸之用。必須添

派河兵建造堡房俾宿隄防汛平時土工柳葦等事責令力作此隄爲通津大道並可以資守望而衛行旅通量隄段應造堡房二十座每座房二間設河兵二名共四十名卽於南運河河兵內就近撥用其堡房四十間每間估銀四兩共需銀一百六十兩統於水利續辦工程案內估造報銷一各河隄岸應廣籌種柳之法也查順天津保定各屬沿河二十餘州縣延袤不下六七百里表隄固岸亟宜栽柳兼資公私材用除設有河兵之處督率陸續栽種外其與民地相連隄岸地方官勸民各按地界種植成陰卽屬該戶私業聽其芟採枝幹不得成株砍伐再河工有栽柳議敘之例成活五千株者紀錄一次以次遞加應將州縣佐雜及河工効力等員有願種新河樹木者准其報明上司不論本境鄰境照河工例於次年成活後委員驗實題請議敘並令入於河員交代案內稽查又奏查勘水利二次應舉各工臣等於十月初五日由通州張灣歷三河薊州至玉田寶坻查勘還鄉袖針等河並薊運河隄由寧河七里海塌河淀至天津舟行東西淀覆查保定張青口月河至新安容城會同勘議四工閘又安州完縣減河安肅定興泉河清苑安肅城河自慶都至安肅一路道溝壘道廣利河涵洞並一切隄壩橋閘各工程又永定河南北兩岸相度河道隄防分別應濬應築與司道等公同籌議除永定河工另奏外所有新勘應舉各工並本年初修工程尙有補辦之處或係汛後確有試驗或係採訪衆議僉同再塌河淀偏東應另尋水道引流歸海以資分洩上年會奏明另辦今臣等雖經勘至七里海而曲里海路遠尙未親勘所見尙未確切容仍俟來春再行詳審續辦謹將現在應辦各工分爲八條並繪圖貼說恭呈聖鑒內一二條還鄉河薊運河均載入運河水一張青口以下應按挑支河以分淀河水勢也查雄縣白溝清河與趙北口

等河。西淀之水。匯歸東淀。悉以張青口河爲咽喉。因約束太緊。已於張青口之北。另挑支河一道。長八里。又將玉帶河支流中亭河。亦經挑通二十九里。以分水勢。現在二處正河。與支河兩路分行。河流舒緩。如遇大水。宣洩無阻。今查張青口支河下口起。至中亭支河上口止。此一段玉帶河河灣逼近千里。長隄長二十餘里。水長隄工最險。今復加詳勘。應於新挑張青口支河下口。再接挑支河一道。就近直接中亭支河上口。長一千九百丈。約估銀四千五百五十餘兩。則自張青口以下之水。兩路分流。水勢旣得舒徐。而隄工亦不致汕刷矣。一新安新河宜開挑寬深。以免容新兩邑水患也。查本年八月。容城民創開放水。致新安大激淀田禾被淹。經督臣那蘇圖奏聽。臣等續行籌辦。奉諭劄知。遵於十月二十七日至四工開。會同督臣詳勘。查容城。新安地界相連。容城居北。新安居南。地勢北高南下。西高東下。從前容城瀝水。皆順流南行。入新安城北之大激淀。其勢尤窪。乃向來受水之區。雍正四年。經怡賢親王將大激淀環以周渠。改爲營田。因恐瀝水歸淀。於淀北容。新交界處。築橫隄一道。隄北開新河一道。使瀝水盡由新河東行。出南河閘。以歸燒車淀。是以十餘年來。大激淀之營田。雖經停止。而溜成之田。實屬沃壤。其北隄有四工。閘原爲營田需水而建。平日堵閉不一。本年七月。雨水暴漲。新河宣洩不及。容城民田被淹。一時情急。將四工閘偷創放水。致大激淀田禾淹浸。今再四籌酌。隄外新河。原爲宣洩容邑瀝水之路。緣河身淺狹。尾閘淤高。是以山水猝漲。致患壅滯。若將河身開深。尾閘疏通。旣足容納。又易宣洩。如遇水發。使之暢出。南河閘。以達於燒車淀。則容新兩邑。可無淹漫之患。應將河長二千九百十丈。估挑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於舊河身內。加深五尺。至五尺五寸不等。其南河閘外。歸淀河路。亦覺稍昂。均應一例開挑三百丈。使上下

深通順暢。約估銀三千七百兩。再四工闡原金門。寬八尺。高一丈。因過水太多。經年堵閉。今應於闡中建砌涵洞。即以闡底爲洞底。以見方四尺爲度。則啓閉便易。過水無多。如渠內需水。可由此放入。以資灌溉。或瀝水發時。亦可開放減洩。仍不致爲新邑田禾之害。實屬兩益。計改建涵洞。約估銀四十五兩零。一廣利渠展渠爲河。接連府河以下。應添各工宜續辦也。查初次應舉各工內。有臨時尙需籌酌者。前經奏明陸續補辦。今廣利渠展寬爲河。兩岸居民。引灌唐河之水。臣酌議每五里建涵洞一座。業經督臣委員查辦。今唐縣居民。籲請多建。臣等詳議。涵洞引水利田。自應相度建設。不必拘定五里一座。今約估每座需物料四十五兩零。村民自願工作。無須估入工價。俟建過若干座。統於明歲工竣。另造料價細冊請銷。再廣利河至滿城。完縣境內。每遇夏秋。雨水過多。西北一帶山水。皆入此河。方順橋之通會金綫二閘口。宣洩不及。是以臣等現議在方順橋上二里許。開挑減河。以資分洩。今細勘通會閘身尙低。應加高二尺。約估工料銀二百五十餘兩。至保定護城河。挑河後尙淺。今南引唐河。北通漕水。應再一律加深二尺。以資容蓄。約計加挑土方。估銀四百二十一兩。再唐完滿城清苑各境河道。應建大小木石等橋。並府河展寬。其舊有橋梁均應加高改闊。以便行旅舟楫。計唐縣橋十一座。完縣橋七座。滿城縣橋七座。新開減河橋四座。清苑白草溝河橋六座。共約估銀四千九百六十六兩。清苑府河舊有橋八座。安州依城河舊有橋二座。每座添換新料。自二百餘兩至四百餘兩不等。共約估銀二千九百八十九兩。一自慶都以下。沿白草溝河至清苑安肅。宜開濬道溝。以消瀝水也。查慶都東北瀝水。向由道溝洩入方順橋白草溝河。又循白草溝河至清苑西關靈雨寺橋。爲南北大道。今慶都道溝多壅。大道漸窪。每致瀝水停阻。應將慶

都至方順橋之道溝。開挑三十里。並將白草溝河南岸。再加修展長五十七里。使河岸不致陡峻。沿途瀝水有歸。即以挑土壘高大道。加砌堅築。道溝應挑寬二丈至三丈不等。白草溝河應通身展深一丈。計挑溝展河並壘道礮價。共約估銀八千八百五十餘兩。再保定府城北道溝。南通城河北。接安肅漕河。長二十五里。既以消大道瀝水。兼可引漕水以助府河不足。年久堙塞。嗣經民力挑濬。但甚淺窄。應再展寬至二丈五尺及三丈不等。亦即以挑土壘道礮築。則積水消除。而漕河流通。蓄貯並資灌溉。再於漕河口建閘一座。需水之時。引漕入府河。水漲之年。隨時啓閉。其跨河通道之處。應建木橋一座。以便行人。計開溝築道並建橋閘。共約估銀三千七百九兩。又安肅城南北道。旁無溝。周城無濠。每年夏秋雨多。四面積水無歸。急須開濬。查城北有瀑河一道。應自北五里鋪起。至縣北關五里。開溝築道。俾瀝水歸入瀑河。再將城之四面開挑成河。長一千一百九十六丈。面寬四丈。底寬一丈五尺。深四五尺不等。南北建城河橋二座。又承城河之南。直開道溝。從大路之劉祥店。荆塘鋪。西折入漕河。共二十五里。庶安肅南至慶都。瀝水皆有歸受。而一路通衢。亦皆崇坦矣。計自北五里鋪起。南至漕河口。共三十里。開溝壘道礮價等項。並安肅城河。共約估銀四千九百四十五兩。一廣利依城二河。宜挑減河。以資分洩也。查廣利河自唐縣舊渠起。至府河安州依城河。由新安城南入於西淀。縣延二百五十餘里。現俱通暢。唐完境內。灌溉益廣。府河以東。帆檣漸集。向來唐完西北一帶。山溝四十餘道。遇夏月山水陡發。匯入完邑之蒲祁等河。乾河不能容受。遂南漫慶都等處。民田今廣利河正界其南。本年七月。山水瀑漲。皆循河東注。數十里內。村莊得免淹浸。惟方順橋之通會金綫二閘。緊承其下。異漲抵閘。一時宣洩不及。仍恐將來有出槽之患。應於方

順橋之上二里許。向東南開挑減河。繞過開口。仍歸入金綫河內。使減河之底稍高。惟令分減有餘之水。不使旁洩。本河正流。則宜洩有備。而漫溢之患可除。減河計長一千二百四十八丈。面寬四丈。底寬一丈五尺。深七尺。約估銀一千五百五十九兩。再依城河地處下游。廣利河水。悉注於此。自東安屯以下。南河北岸皆有隄防。但來勢甚寬。而隄尾迫束。水不暢下。一至臧家灣隄盡處。遂漫漫浸民田。查臧家灣北岸舊河形長里許。又曲折東向。窪下五里餘。卽歸入漕河。漕河亦常於此倒漾。應卽此處開挑減河。面寬三丈。底寬二丈。將挑土堆爲兩堰。並於隄盡處接築數丈。至減河口爲止。河口堅築外層。正河水至六分以上。始令過水。而接築之隄與堰束水就漕。則旁溢之府河。倒漾之漕河。均有轍可循。而附近窪地。並免淹浸。開河築隄。共約估銀六百七十六兩。一定與安肅泉水宜並加疏濬。以廣灌溉也。查定興西南隅二十餘里。有泉三支。相去各二三里。土人名曰雞爪泉。八九里外匯爲一流。縣延三十餘里。經安肅之姑莊營。南入瀑河。姑莊兩岸。悉種秋菘。民收倍利。而定邑界內。則稻畦畸零。蓋因三泉未浚。水不足用故也。今查三泉本旺。牽引而下。尙有小泉百餘竇。細流如珠。亦俱淤塞。且自姑莊入瀑河之五里。水道窄狹。雨漲漫田。均應疏展。以收衆泉之用。臣等詳議。應將三泉大浚。圍砌層甃。悉導沿河泉竇。匯集石橋以下。一律排疏。俾定邑秔稻。與安邑秋菘。並廣其利。又安肅田村鋪西五里。亦有泉三孔。名曰萍泉。其水向由史端南營。引長七十餘里。歸入新安雜淀。爲萍河。歲久淤塞。遇夏雨多。則泉暗長。舊道不通。遂北流入田村。散溢爲患。知縣解承毓尋泉疏治。泉旁之地。已受其利。但下流淤塞甚遠。開通爲難。應將三孔泉眼。並加疏浚。就萍河至田村舊跡。接遞開挑。南至麒麟店白塔鋪。復西折至姑莊營。舊有之三支溝內。會雞爪泉。下稍

歸入瀑河。不過二十餘里。水勢甚便。工費亦省。可與雞爪泉同其美利。其白塔鋪適中之處。應建大橋。以通行人。計開濬雞爪泉土方物料。共估銀四千九百六十五兩。開濬萍泉並墊道建橋。共約估銀二千五百四十五兩。以上應辦各工。並永定河另築工程。共約估銀十四萬餘兩。請將直賑項內發銀十五萬兩。由藩庫分發清河、天津、永定三道。飭屬豫爲料理。俟來歲春融興工。造冊送部。工竣請銷。再此工程。保定府屬及張青口、月河各工。應交清河道總查辦理。玉田、寶坻各工。應交天津道總查辦理。永定河工程。應交永定河道總查辦理。十九日飭大學士會同部議。十二月十六日。工部議覆。允行。畿輔水利四案十一月。署總督劉於義等。以本年水小流緩。停淤生險。請於盧溝橋南。天字二十八、九兩號。挖引河長二百一十五丈。面寬五丈。至十丈。底寬三丈六尺。深四五尺不等。南岸三五、六、八等工。引河五道。長一千五百丈。北岸四五、六工。引河三道。長九百一十七丈。挖面寬七八丈。底寬四五、六丈。深六七、八尺不等。並抽挑子河。面寬二丈。深二尺。三角淀。自八工尾至鄭家樓止。引河一道。長三百四十八丈。面寬九丈五尺。底寬五丈。深六尺。並抽挑子河。寬二丈。深二尺五寸。次年興工。畿輔安瀾志十二月。工部議准協辦大學士劉於義等奏稱。查勘永定河。本年水勢甚小。濁流微細。河身淤高。中多兜灣。恐阻水生險。請自五工以下。於開年挑濬後。分段搶挑。其河身兜灣十處。均裁灣取直。將向灣之處。截築攔水壩。兩岸殘缺卑薄者。酌培高厚。自八工范壘口以下。令疏濬以暢入淀之路。並將兩岸閘壩修補堅固。得旨依議。速行。河渠志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

永定河水章原六

乾隆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奉_一上諭直隸河務現交總督那蘇圖管理伏秋二汛甚屬緊要總督事務紛繁一切修防工程難以兼顧張師載向爲南河道員通曉河務著前往協同辦理河渠志稿

九月直隸總督那蘇圖宗人府丞張師載等會奏永定河工每伏秋汛發雨水稍多驟漲堪虞特命臣張師載協同修防所有伏秋兩汛住宿河干上下往來相機防護於立秋十日後循例具奏請回京摺內奉到硃批汝再留旬餘即將應加經理處會同那蘇圖議奏欽此臣張師載秋汛過後再將兩岸隄壩各工及下口情形覆加查勘並至保定府與臣那蘇圖面加商酌伏查永定渾流每經汛水形勢卽有不同然經理之法惟在兩岸隄工堅固閘壩暢洩下口深通自不致有壅溢之患今歲霖雨頻仍河流壘漲溜勢倏移南岸六工郭家務草壩並北岸六工半截河草壩河身逼近金門過水太多隨經堵截圈閉俟將來河溜稍遠酌量啓放查南岸六工汛內有草壩四座郭家務一壩漸閉毋庸另建至北岸六工半截河草壩向來洩水頗捷今旣難令過水自當另建一壩庶宣洩有資臣張師載帶同道廳勘得南北兩岸四工河灘寬衍汛水過槽停蓄積留難以驟下北岸四五兩工之交地勢卑窪水泡隄根常至四五尺應於北岸四工崔營村建築草壩一座照小惠家莊草壩金門寬十二丈以洩上游漫灘之漲水隄外舊有小減河一道引水歸達鳳河不致泛淹爲患又永定河下口由八工尾北折循北堰入沙家淀以歸鳳河全

河出水之尾閘甚關緊要。查鳳河現在多有淺狹。應展挖寬深。以暢其歸宿之路。但目今淀水未消。難以履勘。請俟冬月委員勘估。來歲汛前興挑。所需銀兩。卽於三角淀歲修疏濬項內動用核銷。毋庸請帑。又南岸五六下七等工。及北岸四五六八等工。水泡隄根。隄工間段尙有卑薄。應量加培修。估需銀兩。請在搶修項下動用核實報銷。亦無庸請帑。再各壩減水引河。應照例勸民及時挑濬。并隄壩各工。隨時修防事宜。臣張師載止就今歲所見情形。與臣那蘇圖詳悉酌籌。改建壩座。爲期尙早。大學士臣高斌。不日回任。久諸機宜。臣等再與酌定。令工員遵照辦理。謹合詞具奏。奉硃批。是刻不容緩者。卽照爾等所議行。其餘俟高斌之至。永定河志。

乾隆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那蘇圖奏稱。永定河伏汛疊長。六月二十七日。石景山長水至三尺六寸。南岸金門關石壩。過水七寸。履勘河身。有沙嘴中梗。溜勢坐灣趨開。恐減洩過多。於金門迎溜上層。做壩挑水等語。金門關石壩。原以備減洩永定河漲溢之用。遇伏秋盛漲。不患其減洩過多。卽有沙嘴中梗。少用人力挑導。借盛漲之水衝刷。亦易。不必另建挑水壩。若在水小之時。挑水令入中泓。則可。今於盛漲立壩。恐浮沙卽依壩填淤。金門關過水。固可無慮。其多而下游疏洩。卽慮其有梗塞。所見似未妥協。朕意所立挑水壩。不如去之爲是。并俟高斌回日。將此情形。問彼會奏。可傳諭那蘇圖。令其酌量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月直隸總督那蘇圖奏覆金門關石壩情形。繪圖貼說呈覽。奉上諭。覽奏並河圖。知挑水壩之設。原以救弊一時。且溜已漸歸中泓。立壩亦不爲無補。儻河身大溜。仍欲趨灣。朕就所閱之圖。似應於硃筆直畫。

處開一引河使大溜暢達下游歸河身正溜似可不慮其奔注金門開以致減水太多但是否與形勢相合可傳諭那蘇圖令其酌量情形如引河常開所費約略幾何儘立壩之後河溜已歸中泓而引河又費工甚鉅即可不必著詳悉相度奏聞純皇帝聖訓

乾隆十四年三月奉上諭直隸河道事務近年以總督兼理不過伏秋汛至之時往來率屬防護工程俱已平穩所有直隸河道總督不必設爲專缺卽於總督關防敕書內添入兼理河道字樣其一應修防工程向係河道等官派辦者俱照舊飭委辦理現在纂修會典將此載入永定河志

八月方觀承奏永定河三工漫口逐加履勘多屬灘高水下惟月隄內地面近因發水淤塞較大隄內灘岸僅低二尺四寸卽與月隄內地面相平於此穿隄歸河實爲便捷今擬於月隄內水淺處開挑引河正東穿入大隄挖過河灘四百餘丈入於正河挖六百丈抵十里鋪此下間段抽槽卽可順下俟引河正河挑成放水之時將月隄堵築高厚卽以月隄爲南隄其自坡口以下至引河穿入大隄處之舊隄應存俟來春凌汛俾其逼溜刷深新河汛過削去俾與舊河相連以寬水道至三工地勢北高南下河身穿處止八九十丈若加築重隄以資保障更屬萬全請俟來春興工河渠志稿

十月二十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稱永定河南北兩岸隄身比河灘僅高二三尺者甚多查前任河臣高斌於乾隆十一年奏准動項五萬餘兩將兩隄北堰加高培厚數年以來河漸淤墊隄復卑矮賴有各壩分減水勢得保無虞今將甚卑薄險要處所酌量間段加高培厚以資捍禦等語治河之道必使下流有所宣洩方不致阻滯泛溢衝決爲災是以疏濬決排爲治水之正道若但就現在隄堰加培

高厚。則河身必致淤墊。行見河身日高。隄堰亦隨之日長。束水而出之平地之上。長此不已。將復安窮。此不過苟幸目前耳。今之淤墊者。卽前督勳項加培之處。是其爲害。已有明徵。今仍不外於加高培厚。豈所謂熟籌久遠之計耶。方觀承於事理尙屬明晰。畿輔水道當所素諳。著從長另爲酌辦。毋得姑循舊轍。苟且了事。南北河工。總以加高培厚四字爲勳項開銷秘鑰。而使河流日漸高仰。必致貽後來莫大之患。並將此諭高斌知之。其南河目下有似此加高培厚者否。一并令高斌等詳悉奏聞。方觀承摺亦發與高斌看。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十二日。方觀承奏。查乾隆二年。河身自六工以下。已有高仰之形。奉諭旨。命大學士鄂爾泰親往詳勘。應如何改移開濬修築之處。熟商妥議。等因。鄂爾泰欽遵。會同前督臣李衛。河臣顧琮。議於半截河隄北。改挖新河。卽以北隄爲南隄。另築北岸大隄。經部覆准。自北岸六工起。迤東築成大隄。計長三十六里。因其下有積水侵佔。未及完工。至乾隆五年。河臣顧琮。續請接築北堰。與北大隄相連而下。然祇係下口入淀之保障。而非爲改河之用。嗣於兩岸開建滾壩。減洩盛漲。河無衝溢。但每歲淤墊益高。而六工水流不下。近年以來。情形又異。爲今之計。就舊有之北大隄。於六工改移下口。使水由地中暢下。無阻。自是長策。臣詳加覆勘。祇須稍爲修補。卽可完固。開挖新河。以容正溜。無需過爲寬深。一切濬築事宜。計算均無多費。惟查北大隄內大小十九村莊。約計瓦土房九千七百餘間。其餘各村應遷者。計尙有三千四百餘間。墳墓六千三百五十餘穴。旂民地畝一千餘頃。並多現種麥地。照雍正四年郭家務改河舊例。應將民房按間給價。墳墓給費遷移。旂地另籌撥補。民地給價除糧。但事關數千戶之田廬生計。必須先期早

爲曉諭。詳加經理。非此數月內能辦之事。是以仍議暫由舊道。應請俟來年汛後。再將改移事宜。詳加籌酌。奏請聖訓辦理。方敏恪公奏稿。

是月十四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稱。乾隆二年。河身自六工以下。已有高仰之形。經大學士鄂爾泰往勘。會同前督臣李衛。河臣顧琮。議改挖新河。卽以北隄爲南隄。另築北隄。長三十六里。因其下有積水侵占。未及完工。至乾隆五年。河臣顧琮。續請接築北堰。臣此次查河。詳加履勘。祇須略爲修補。開挖新河。以容正溜。惟多村莊廬舍。非數月能辦之事。是以仍議暫由舊道等語。朕思加高隄堰。固屬治水下策。而挖改河口。亦未易輕言。蓋洪流巨漲。非人力所能開濬。使永定河可挖。則黃河亦可挖。使復循九河故道矣。卽今改挖新河。而數年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塞。則此一番工役。豈不徒爲虛費。况廬舍至萬有餘戶。墳墓至六千餘穴。田畝至千有餘頃。小民安土重遷。難與圖始。無故而令其流移轉徙。彼未見遠水避災之利。而先已不勝擾累。此改河之議。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鄂爾泰久經物故。卽使籌辦未嘗不必問及後嗣。其所勘或就當時情形定議。或本屬無益空言。俱姑置弗論。但所稱未及完工者。其已興修之處。曾有幾成。顧琮接築北堰。曾否完竣。摺內尙未明晰。自朕觀之。治河之道。加高固不可行。培厚或庶其可。誠使培於隄後。而前岸之近河者。展而益寬。則水有所容。可免於溢決。此變通於前人不與水爭地之意。而可無紛更徒置之勞。當較勝於加高束水。與開挖新河者。朕明春巡幸霸州。卽可按行永定。親加相度。其中一切未盡情形。該督面請指示。純皇帝聖訓。

乾隆十五年三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永定河下口。沙淀葉淀之去路。尙未徧淤。得以無患衝溢。然測量

河身自五工泥安村以下至八工逐段淤高四尺九寸。蒙皇上臨隄親授方略。臣得有所遵循。復蒙諭臣就現在情形酌爲籌辦。命大學士公傳恆尙書汪由敦同赴南岸遵照指示。於上七工相度建壩之處。今看定應於上七工來字一號之馬家鋪來字十號之冰窖東二處各添建減水草壩一座。又六工之張仙務雙營舊壩二壩應加修葺。奏蒙允准。交臣欽遵辦估。臣查添築之二壩在南岸七工牙洩有益。儻將來議於北岸六工改移下口。則此處河隄卽屬閒置。是建壩工料無需悉照從前規則。致有多費。今臣飭令永定河道將二次壩座均照雙營成式。金門寬十二丈。其壩臺及迎水出水牆壩丈尺俱稍爲減少。並據承辦廳員等議將葦草改用秫秸柳條排椿仍用松木。餘椿改用楊木。又修整雙營草壩。張仙務草壩。並有南岸三工長安城草壩北岸上七工小惠家莊草壩。應一律修葺。計添建二壩。修整四壩。現在先酌發銀兩飭令備料興工。至五六工以下河身轉曲淤墊處所應於疏濬下口歲修項下通融辦理。其隄工間段卑薄之處應隨時相度修防。例歸搶修項下辦理。均毋庸另請動項。再永定河發源於山西馬邑縣。經由宣化府保安州等處。仰蒙皇上指示周詳。令於上游情形再加籌酌。實屬探源要道。容來春親往宣化一帶查看。另行奏請訓示。奉硃批著如所議行。該部知道。永定河志。

五月河水泛漲。全河之水由第四溝奪溜而出。刷寬五十二丈。經固安城下。順南北大路。至牛坨。循黃家河入津水窪歸淀。一支由牝牛河入中亭河。命侍郎三和同督臣堵禦於口門下。向東另挑引河歸入大河。截溜築壩。遏水南溢。自八月初旬迄九月望工竣。水歸舊河。畿輔安瀾志。六月初九日方觀承奏。本月初六日申刻。據永定道英廉稟報。永定河南岸三工第四道淤溝兩邊埽鐵

被刷。初三初四兩日。形勢漸變。汕傷隄頭。寬至六七丈等語。臣聞之不勝駭愕。隨委清河道僧保住。星速赴工。幫同辦理。臣卽於酉刻起身。兼程到工。查勘新開淤溝汕口。在南岸三工宿字第十五號。自第十二至十五號。舊有放淤溝五道。穿隄各寬四尺。內加護埽後圍月隄。長七百丈。每於汛期之前。將一二三四道溝。引進渾水爲入水溝。由第五道溝。徹放清水爲出水溝。節年將次淤滿。其一道三道溝。於上年冬閉後未開。現惟二道四道溝入水。五道溝出水。五月三十日子時。河水逼注隄根。四溝埽鏝被刷。當卽汕寬兩邊隄頭。各坍丈許。其二道五道溝。亦同時進水。英廉將二道五道溝。俱行搶閉。並將已坍之四道溝。希圖一併堵築。遂匿不報聞。又捏稱是夜月隄先坍數丈。以致淤溝通氣掣溜。希圖掩飾。嗣因搶築不住。於本月初三日。汕寬一十三丈五尺。水注月隄。同時坍卸三十餘丈。英廉始於初四日具稟。其種種捏飾情由。業經臣查明參奏。今臣住宿工所。督率堵築。初八日已經下埽四個。尙需十埽。卽可合龍。查溜勢全趨汕口。正河受淤。計一百五十餘丈。臣帶署涿州參將彭友俊到工。卽令專管河兵夫役。併力挑濬。俟合龍之日。一面進埽。一面開放河頭。擠逼全溜。令歸正河。卽可無事。至汕口所出之水。由道溝至固安縣西南一帶。仍由道溝四十餘里。至牝牛東股河。卽金門開引河。又四十餘里。歸入霸州中亭河。漫水四出。村莊低處。多被浸漫。固安圍城皆水窪處。深三四五尺不等。地內水深二三尺不等。永清被水村莊六十餘處。水深二三尺不等。田禾多有損傷。臣已飭司派員查勘成災各村。借給籽種。趕種蕎麥荳等項。以冀有秋。方敏恪公奏議。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永定河南岸三工。上月二十九日。河水驟發。漫開月隄。已命尙書汪由敦。馳驛前往。

會同總督方觀承悉心相度。有應搶築疏濬之處。現令熟籌妥辦。惟附近固安縣一帶窪地。猝被漲漫。禾稼不免損傷。民房不免倒塌。深軫朕懷。亟應加意撫綏。所有酌借籽種及一切應卹事宜。卽著公同籌畫奏聞。一面辦理。務令被水居民得沾實惠。永定河志。

七月廷寄工部侍郎三和直隸總督方觀承內開奉上諭。永定河三工漫口。初擬合龍。尙易爲力。該督方觀承。董率河員。駐工搶築。期於速告厥成。俾被水田禾。早得涸出。尙可補種蕎麥雜糧。窮黎藉以餬口。乃迄匝月。晝夜施工。竭盡人事。而時當伏秋水勢旋長。旋消搶護椿埽。屢被衝刷。此時已屆立秋。卽積水全消。亦已補種無及。所有賞給口糧。及將來查辦賑卹業已屢頒諭旨。自可遵照辦理。至播種秋麥。則不妨俟至秋高潦盡。爲期尙早。該督駐工日久。通省案件。應辦者甚多。未便專顧隄工。稽留下邑。按察使玉麟。曾任永定河道工程素所熟習。可調至工所。該督將堵築情形。詳悉交明。令與署道僧保住。在工搶築。日內天氣漸霽。河流長落無常。或於旨到以後。玉麟來工之時。溜平沙漲。仰賴天庥。可以就緒。合龍不過三五日間。三和方觀承俱可竣事。言旋如非旬日可了。著交玉麟率同僧保住。調集物料。在工辦理。玉麟到後。方觀承回至保定辦事。仍可不時稽察。三和卽著回京。永定河志。

十月二十八日。傅恆方觀承奏。臣等遵奉聖訓。指示永定河下口。宜以海河爲歸宿。謹公同籌議。如永定由大清河一帶。歸入海河。就下之勢甚順。所慮穿運一層。今若將北運河下口。改向東南。歸入海河。則於永定渾流。自不致相犯。但永定歸入海河。是否卽能盪刷泥沙。不慮淤墊。尙須詳勘情形。悉心酌議。具奏。

十一月十七日。傅恆等奏永定河下口東阻北運南臨東淀。自八工以下。渾流散漫於葉淀沙淀。周迴數十里。沙澄河清。然後由鳳河入大清河。出西沽。會北運子牙。至三汊河。會南運同入海河。原因渾沙善淤。不能有徑行歸宿之路。今擬於八工尾。接挑長河一道。夾築兩隄。不令散漫直入海河。爲導河入海之上策。臣等於十一十二日。帶同永定河道白鍾山。天津道宋宗元。知府熊繹祖及各廳汛弁等員。自八工下口葛漁城北堰。由龐各莊。過鳳河。至北運河東岸北倉。前後周迴覆勘。永定河自八工尾直向東南。徑入海河。就下之形勢甚順。惟穿過北運。必須將北運河尾改移。另入海河。查北倉迤北二里許。地方空闊。可以挑河一道。夾築兩隄。直向東南。至大直沽入海河。計長四十五里。再查北倉迤南約四里許。穆家莊之北。空闊之處。可爲永定河經由之路。東南至田家莊入海河。計自八工尾至此。長八十五里。再查永定河既以兩隄夾束。徑入海河。其鳳河亦應改入北運河。自龐各莊至桃花口之上。空闊之處。可爲鳳河改入北運之路。計長十五里。以上挑河築隄各土方。並建壩等費。共估需銀九十餘萬兩。再三詳籌熟慮。恐工力難施。而北運河改移。東下漕運糧艘。多行海河二十餘里。亦屬未便。再於海河北岸。沿河察看。其情形稍覺寬闊。但亦未甚懸殊。誠恐海河四時潮汛各別。有大小緩急之不同。實難保永定河淤沙至此。必可無淤墊之患。謹將勘過切實情形。合詞恭摺具奏。方敏恪公奏議。

是月軍機大臣會同工部會議得。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稱。遵旨會勘永定河工。悉心妥議。查永定河渾流洶湧。夾束長隄。本年三月。荷蒙聖駕親臨閱視。指授機宜。復命大學士公傅恆等會看。添建修整各壩工。臣方觀承遵旨辦理。本年九月。復經會議具奏。於北岸半截河。預籌改移下口。以暢

就下之勢。今臣等覆查八工以下。葉淀沙淀一帶。北堰包束寬廣。堰外亦復地闊村稀。就現在情形。將來儘堪容蓄泥沙。如將正河淤墊之處。間段挑濬。使水有正道。自必順軌而趨。不致下壅上溢。臣等公同籌畫。若照前議。卽行改移下口。其在六工以上之河身。亦須挑挖通暢。今若並七八工之河身。一律挑濬。使仍由八工歸淀。其南岸上七工之五道口舊壩。亦加修整。有此四壩。並資宣洩。南岸外有南坦坡堰。北岸外有北隄專達。則正河本通。合計則下口甚廣。擬將河身自三工至八工。間段疏濬。去淤展寬。今秋所抽河槽。再加挑拓。遇有兜灣。酌量裁直。仍俟明年春夏之交。桑乾水涸。各工多募民夫。及時僱挑。直俟春水到時爲止。其八工以下。河水出口散漫之處。並應挑河二道。使直達於淀。自葛漁城以上。由西轉北而東。聽其蕩漾停淤。現在卽交該廳照式於歲修項下辦理。又北堰長四十八里。爲下口全淀保障。今歲雨水過多。大清河水漲。北運河橫潦。及東安瀝水。悉聚於此堰之東段。隨風漫刷。埽缺甚多。亟宜培修。以資捍禦。又南北兩岸。石草各壩。查南岸三工。長安城草壩。雖於本年將坑窪修築。而夏秋間過水至尺餘。未免太多。應於金門加築灰脊一道。高二尺。以資節宣。又北岸下七工。五道口草壩。已經八年。亦應修築。其餘各壩。如有溜勢移近。過水太猛。應暫爲閉閘者。俱隨時酌量辦理。又南北兩岸各工。隄身殘缺。及卑薄漏水處所。並月隄土堰等項。均應酌加修補幫築。臣等仰遵聖訓。得及時修濬之法。則河身中泓有路。卽遇盛漲水大漫灘。亦自隨中泓之汛溜順下。直趨出八工下口。而三角淀之引河。接連通暢。散漫入淀。容蓄有餘。今兩隄加築之子堰已成。現令將間段合縫處。通身接連。則漲水雖一時有上隄之險。亦可無虞。旁溢等因。應如所奏行。奉硃批依議。永定河志。

十二月工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永定河工濁流善淤非停積河身卽壅遏下口請立法歲加疏濬查明頭工至八工附近村莊派定段落每屆河水斷流時約計應挑土方若干傳集村民計日課功每名每日給米一升折給制錢十文外給鹽菜錢五文共十五文如原派段落內值有淤墊卽令相近村莊彼此互相協辦總限於二十日內趕辦完工其八工下口疏濬之處亦與十八汛一例經理卽將額設下口疏濬銀五千兩統撥各汛充用卽於歲修項下每年再加設疏濬銀五千兩合爲一萬兩以期足用等語應如所奏行令該督曉諭附近村民協同辦理轉飭道廳及印汛員弁親身督率稽查其每日應給米鹽菜折錢十五文務使村民實惠均沾如有胥役侵肥扣剋等弊卽將該管各員一并參究又奏稱直隸河員驛丞有兼巡檢銜者俾其呼應靈而公事易集今附近永定河各村不服河員管轄必待州縣派調約束每致緩不及事應請將十八汛內之河員俱令兼巡檢銜將附近村莊分撥管轄更於河工要務有益其南岸下七工北岸上七工兩把總所管汛內村莊統歸七工之縣丞主簿管轄一切事宜俱照兼銜之巡檢成例遵行仍令該管道廳及各州縣稽查如有汛員越分滋擾等弊卽詳參等語查河工人員向無管轄地方之責該督因永定河現議民隄歲加疏濬請照驛丞兼巡檢銜例將附近村莊分撥管轄原爲河工緊要起見事屬可行應如所奏永定河十八汛內兼巡檢銜之各河員並分隸村莊分斷造冊報部以便查核註冊其南岸下七工北岸上七工兩把總所管轄村莊准其統歸七工之縣丞主簿管轄一切事宜俱准其照兼銜成例辦理如有河員藉兼巡檢銜越分滋擾詳揭參處奉硃批依議永定河志

乾隆十六年四月。吏部尙書舒赫德、河東總河顧琮、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奏。臣舒赫德、臣顧琮、奉命會同臣方觀承查勘永定河七工下口。應否改移。抑令仍由舊河之處。臣等於四月二十三日。同至冰窖東草壩。過水處所。沿隄察看水勢。五十餘里。至王慶坨。會勘南坦坡堰一帶地勢。並現在缺口出水。將來葉淀去路。及堰外淀河水道各情形。查冰窖草壩在南岸上七工之尾。舊下口之旁。地勢本低。緣今年凌汛。續發大水。正河出口不暢。壩門過水勢猛。將壩口以下河身。吸刷寬深。致金河趨下。卽由壩口掣溜。今觀七八等工正河。長五十餘里。惟中段二十餘里。尙存舊有河形。其頭尾悉於凌汛後被淤。而下口尤甚。已非大學士高斌同臣方觀承上年所勘情形。卽多費帑金。將七八兩工河身復行挑挖寬深。與壩口以上之河身相稱。而出口之路。斷難一律疏挑。恐上游已刷深之河槽。仍復淤填。一逢盛漲。在在受險。且通河水勢偏南。尤未便強之使北。舍下就高。至現在河水經由之地。冰窖壩外。自舊河尾接連南坦坡堰。至龍尾以下。東西約長八十餘里。南北寬四五里。至十五里不等。地面比舊河身低七八尺至丈餘不等。由坦坡堰之尾。東北導入葉淀。去路愈廣。停淤益薄。下暢則上游易理。且省兩隄夾束五十里之修防。於此改移。旣事半功倍。而較開挖正河下游。歲費周章者。收效之久暫。更屬判然。臣舒赫德、臣顧琮、公同詳度形勢。甚順。工作無多。卽將此處作爲下口。似無疑義。至隄外村庄房間地畝。分隸霸州、永清、東安、武清四州縣。除靠近南堰地處高阜。村戶無多之董家韓家、崔家、王家、辛家、黃家各鋪。並馬家口、王家圈八處外。其應遷移者七村。不願遷移。應築護堰者。大安瀾城、王慶坨、得勝口三村。並不願築護村堰者。唐二鋪、佛城、圪塔磨、叉港、胡家鋪四村。各村所有民地。皆連名具呈。不願除糧。惟求減照河泊地舊則。交租守業。自應聽

從民便。臣等會勘既明。所有應辦事宜。並應早爲區畫。應請將冰窖草壩以東之隄身。開寬五十丈。作爲河口。令向東南出水寬暢。其自坦坡堰至龍尾六十餘里。均應一律幫寬二丈。加高二尺。仍照舊制。作成坦坡之形。底寬七丈。頂寬一丈五尺。其外臨淀水處。所約長二十里。應再加高一尺。以資隔別清渾。再於王慶坨南。開挖引河。長二十二里。河水面寬六丈。底寬三尺。深二三四五尺不等。導令渾流歸入葉淀。隨路渙散停淤。仍由鳳河流入大清河。計培築坦坡堰工。開挖引河銀兩。臣方觀承。查上年十一月。會同臣高斌。議將河身自三工至八工。間段挑濬。今五工以下河身。業經抽刷深通。無須再挑。又修補北岸下七工。五道口草壩。今水不經由。無須修理。此原估銀兩。可以節省。又三角淀歲修銀兩。除套船等項需用外。尚餘銀兩。均可作爲河堰各工之用。尙少銀兩。應赴部請領。但現在汛期迫近。臣方觀承。請卽於司庫先照數借撥。請領還項。仍令道廳等確估造冊送部。再舊河五十餘里。若將兩頭淤墊處。所酌加開挑。作爲減河。俾分洩盛漲。亦屬有益。應於歲搶修項下。酌量從緩辦理。又康熙年間。初立隄岸。至現在六工而止。嗣於雍正四年。接連七工八工。而七工又分爲上下兩工。今下口改移。仍在舊處。兩岸七八等工。已無修防。自應將七八等工名色裁去。以現在下口以上之來字十號。編入六工汛內。再將五六兩工里數合計。均勻撥派兩工汛員管理。其南坦坡堰。接連龍尾。共六十餘里。原有三角淀。武清縣縣丞一員。不敷管理。今應分爲上中下三汛。每汛二十里。南堰上汛。以議裁南岸上七工之東安縣縣丞經管。駐劄唐二鋪。南堰中汛。以議裁南岸八工之武清縣縣丞經管。駐劄王慶坨南堰下汛。仍令原有之武清縣縣丞經管。駐劄三河頭。又北岸大隄。至六工洪字十六號止。六工隄外。有乾隆四年所築北隄一道。至新莊東止。門二

十七里。自新莊東。至鳳河西岸蕭家莊止。北堰一道。長四十七里。今議將北隄統爲北堰。共長八十四里。亦應分爲上中下三汛。北堰上汛三十七里。以議裁北岸下七工之東安縣主簿經管。駐劄惠家莊。北堰中汛長二十三里零。以議裁北岸八工之武清縣主簿經管。駐劄葛漁城北堰下汛長二十四里。以原管北堰之東安縣三角淀主簿經管。駐劄石各莊。所有南北六汛均歸三角淀通判管轄。督率各該汛員。帶領河兵。修補堰身。水溝浪窩。並栽種葦柳等事。俱責成辦理。其分管里數段落。另造冊報部存案。如下口河身及南北堰有應隨時修濬之處。卽於原設歲修項下通融動撥辦理報銷。至原有之南岸下七工把總一員。北岸下七工把總一員。並無專司之汛務。應改爲南岸把總。北岸把總。與兩岸千總同聽調遣。經理椿埽。更於通工有益。至應行遷移之武家莊。朱家莊。馮家場。東沽港。宋流口。外安瀾城。郭家場。七村莊。應給房價。此內因房基本高。不願遷移者尙多。仍須另行核實查辦。其願遷之戶。卽就近於舊河身內丈撥地基。動支司庫銀兩。給發移蓋。其餘應築護村圈堰。並王慶。北村。北應。築迎水土堰。按村合作。並酌量幫給夫工。均屬易辦。又民地各色錢糧。歲徵銀二千八百餘兩。各村士民。均請守業。蓋因下口甚寬。水所不到。與淤積之區。仍可播種有收。恐糧去業隨。是以再三呈懇。不願全除。應請俯順輿情。酌照舊河泊地科則。不論大小地。每畝概徵銀七釐五毫五絲。較原額約減十分之六。惟將所減銀數。作爲正額。恐有水估未種。及種後被淹等情。應請照河灘淤地例。照數作爲租額。分麥秋二汛交納。查明實係無收。分別半免全免。以昭體卹。至旗地內如係當差地畝。應如各縣存退餘絕旗地。並舊河身地內。另籌撥補。將水佔原地。撤出存官備用。如係旗人本產。仍願守業。不願另行撥補者。聽如係在官徵租之存退餘絕等地。查

明實被水佔卽爲除租。以上旗民地畝地方官清丈分晰造冊報部與部冊旗檔核對定爲減糧徵租除租等章程俱於本年爲始畫一辦理再南北兩岸各減水壩座南岸二工之金門閘三工之長安城北岸三工之求賢村五工之盧家莊均堪宣洩盛漲其餘各壩有應暫爲圈閉者又六工以上河身每年河涸時按工挑濬俾無淤墊並汛員督率沿隄村民計日課工等事宜悉照上年十一月臣高斌會同臣方觀承奏定章程辦理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五月軍機大臣工部等會議得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永定河下口改由六工出水經臣會同尙書舒赫德河東總河顧琮勸議奏奉俞允欽遵臣卽赴永定河經理各務所有查辦及應奏明立案事件謹分晰爲我皇上陳之。一下口應遷之七村莊原議將七八兩工舊河身內灘地撥作各戶房基嗣臣面奉聖訓諭籌久遠臣遵令永清東安武清三縣分赴應遷各村莊將舊河現議作爲減河將來亦難保永無水患明白曉諭隨據各村士民懇請自擇高阜領價遷房官爲撥給莊基場地永得安業茲據永清屬武家莊朱家莊馮家場三村各戶自願遷於秉教村一帶東安縣屬東沽港宋流口外安瀾城郭家場四村各戶自願遷於霸州屬李家鋪相近地方又東沽港一半分隸武清縣各戶自願遷於霸州屬董家鋪相近地方查秉教村李家鋪董家鋪三處皆在南堰外地勢高敞准令移駐旣於民情稱便而舊河身內卽可永禁居民建蓋牆屋於下口水道實有永遠之益至三處應撥之村基地畝容臣查辦清晰另奏立案等語應行該督將秉教村李家鋪董家鋪等處詳細查勘果係無礙水道將來永無水患之處卽按戶撥給地基俾得安居以仰副我皇上惠愛黎元之至意至所撥地基該督速飭查明核覆再舊河身作爲減河應

如所議。飭令永禁建蓋牆屋。一、應遷之武家莊等七村。臣飭令地方官確查實係願遷之戶。卽行照例給與房價。早爲安頓。不願遷者。俱令出具甘結存案。儻將來該戶又復願遷。仰懇聖恩。念其原在應遷案內。仍准一律賞給房價等語。應如所議辦理。仍令該督將遷移各戶造冊。房價銀兩報銷。其不願遷各戶。亦造冊送部存案。一、南坦坡堰。至龍尾以下。統爲南堰。北隄至北堰以下。統爲北堰。移駐汛員。防範稽查。業經會奏。今覆加查勘。南堰上接老隄頭。乃郭家務之舊下口。長二十里。爲現在下口水道之外障。未便之員管理。應卽交南堰上汛之汛員兼管。隄身柳枝等項。責成守護稽查。但南堰上汛原奏駐劄唐二鋪。今議應在北五里駐劄牛堰地方。庶於舊下口爲近。再永定河身下口及壩岸等名稱。多有重複。恐致書寫混淆。難以辨別。請將七工以下之河身。稱爲舊河身。南岸稱爲舊南岸。北岸稱爲舊北岸。郭家務以下。稱爲舊下口。俾於本摺文案內。畫一遵照。庶爲清晰等語。應如所奏。仍令該督將永定河各工。經管各員及工段里數。分晰造冊。並將永定河下口及壩岸等名。按工挨次分別名目。畫一造冊送部存案。以備稽查。一、河工放淤之法。直隸河用於南運。而不宜於永定。蓋放淤必其處本有越隄。而縷隄殘缺。淤成後。棄縷隄。守越隄。可省工費。又或因以展拓河身。要必有現成越隄。而越隄之內。本卽有水。藉水餵以散泥沙。地勢之高下。不甚懸殊。乃可行之無患。如越隄內本係乾塘。則淤溝進水。恐虞直注。又或因放淤特爲加築。越隄轉多糜費。俱於放淤本法有悖。至永定河隄。東水漸高。今非昔比。隄外地勢。在在低下。水出有若建瓴。兼之渾流湍激。改變靡常。放淤之議。尤不可行。當奏明立案。以杜後患等語。查永定河不宜放淤。該督既經詳細聲明。應如所奏。行令立案。永遠循行。奉硃批依議。永定河志。

八月初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目前運河水長平槽。三岔河一帶。並有海潮倒漾。大清河東注之勢。不能汛暢。以致鳳河下口。亦有屯阻等語。今年雨水調勻。各處河流順軌。三岔河一帶。何以海潮尚有倒漾。是必海口爲淤沙壅滯。不能深通暢流之所致。此處於河道大有關係。亟宜留心經理。蓋北河迤邐入海。挾沙而行。一路隨行隨積。與南河海口情形。本自不同。况如去年秋冬之間。沿河地方。尙有未經涸出地畝。夫水過白露。何致尙未歸槽。可見下游入海之路。不無淤墊。應行及時籌辦。著傳諭方觀承。令其親身前往。悉心相度。有應行酌量辦理之處。卽速詳查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年。方觀承籌辦下口各事宜。奏永定河尙有隨宜酌辦之工。如南岸長安城。北岸求賢村。盧家莊。小惠家莊。草壩。現資分洩。其壩內各支河。頻年過水。掣溜太順。應另於壩下背溜之處。改挑倒鉤引河。以免疎虞。又各汛河灘內。節年有衝刷河形。逼近隄根。每遇水漲出槽。不免分溜刷隄。汛過又復停水爲患。應將河形寬處。多築土格。窄處全行墊築。俾漫灘之水無通溜之虞。又五工放淤舊溝三處。乃水道經由熟徑。雖經堵閉。必須倍加寬厚。庶無疎失。又南岸下口東隄。長二十里。下接南堰。爲新下口之外障。現在水掠隄根。時有汕刷。查此處隄工。係康熙年間所築。殘缺太甚。亟應間段修補完整。識輔安瀾志。

十一月。命汪由敦會勘永定河下口。河渠志稿。

十二月初三日。汪由敦方觀承奏。永定河身大勢北高南下。於冰窖作爲下口。順其就下之勢。出水甚爲順利。臣等復由舊下口之東老隄。循南坦坡堰。一路查看。冰窖以下。水卽散漫平流。南北兩堰。相距地勢寬廣。足以容蓄停沙。濁流不至徑趨入淀。就此情形。數十年可慶安瀾。仰見皇上聖謨睿斷。久收因勢利。

導之益。臣等公同周閱熟籌。自冰窖以下。應於每年河乾之時。量加疏濬。去其壅礙。并於王慶坨南引河內。酌看地勢高下。分疏數支。斜引向西北漾流窪處。則蓄水之地益廣。似可爲善後永圖。其循南堰龍尾東入鳳河。順隄清水一道。亦宜量加攔截草壩。以緩其勢。不使綠堰直趨鳳河。其鳳河東岸隄工。應再間段培高二三尺。以免漲漫。又南堰中汛。當下游水匯處。所二十里內。亦應加培。以障河淀。俱俟臣方觀承另行隨時勘估辦理。方敏恪公奏稿。

乾隆十七年四月。方觀承奏。永定河金門開迤下引河。分洩汛漲。南趨固安之畢家莊。分東西兩股。並以霸州之中亭河爲歸宿。今引河上段漸淤。而旁通之道溝窪下。近接牯牛河。并與白溝河相連。將來伏秋汛內。金門開滅洩之水。恐其迤西就下。闌入牯牛河。請於引河西連道溝之處。橫築關水壩。約長四十丈。高七八尺。以遏西趨之路。自引河頭起。至畢家莊止。將河挑深。方敏恪公奏稿。

十一月。高斌方觀承奏。上年十二月。臣等會同侍郎汪由敦。查看永定河下口。奏明南堰龍尾。東入鳳河。有順隄清水一道。宜量加攔截草壩。以緩其勢。不使綠隄直趨鳳河。俟臣方觀承另行隨時勘估辦理。欽奉硃批。如所議行。欽此。臣方觀承於本年秋汛後。赴工覆勘。築成土格。足資攔截。較草壩亦多節省。並應順隄多爲接築。層層障禦。更屬有益。於本年九月。奏明。今臣等同赴南堰查勘。自南堰中汛十一號。至下汛十號止。此二十里內。共築成順水土格十五道。長二十丈至三四十丈不等。底寬二三丈。頂寬八九尺。至一丈六尺。高出水面三四五尺不等。現在堰根之水溜。已不通下口。水勢全由三角淀引河。歸入葉淀。餘水散漫於近堰葦地一帶。悉係清流。已無緣隄直趨鳳河之慮。且工內漸次受淤。南堰更資鞏固。辦理

已有成效。復公同商酌。應在鳳河下口兩岸。量築土堰一道。俾西岸以上之水。悉行東北。由葉淀一路。停紆以入鳳河。雖渾流餘水。亦無直趨之虞矣。再各土格於春融後。不免淤墊。更加汛水長發。須再隨時酌量加高。又永定河之水。於冰窖渙散分流。其一股至二十餘里外。貼近安瀾城村東七里。舊南岸隄根之下。臣方觀承。查明此處北岸低於南岸。請於舊河身內。斜開引河一道。計長二百餘丈。引南岸隄根水。流入北堰。俾南北堰水道。皆得漲減沙勻。益資蕩漾。且於此處減洩盛漲。則王慶坨村南之水。不致過多。該村居民。不願遷移者。亦可聽便。以省糜費。臣等詳加履勘。引河在舊河身入工地方外。接北堰地面空曠。向係未曾過水之區。今開挑引河。分水北注。自可收減漲勻沙之益。應俟大汛時。視南岸隄根外水勢。分合情形。酌量啓放。永定河志

是年方觀承奏。永定河舊八工。於雍正四年改河築隄。有葦草地六百頃。有奇。產葦歲收三四萬斤。至六七萬斤。有差。改移下口之後。葦增數倍。得一百八十一萬斤。有奇。百斤一束。爲一萬八千一百束。有奇。用冰牀拉運南北兩岸。五六工及南堰分貯。每束長一丈。徑五寸。抵秫秸一束。每歲葦草滋生。據實結報。並將新收舊存動用各數。分晰報部。方敏恪公奏稿。

乾隆十八年二月。奉上諭。緣河隄堰內。爲河身要地。本不應令民居住。向因地方官不能查禁。卽有無知愚民。狃於目前便利。聚廬播種。罔恤日久漂溺之患。曩歲朕閱視永定河工。目擊情形。因飭有司出示曉諭。并官給遷移價值。閱今數年於茲。朕此次巡視。見居民村莊。仍多有佔住河身者。或因其中積成高阜處所。可禦暴漲。小民安土重遷。不願遠徙。而將來或至日漸增益。於經流有礙。不可不嚴立限制。著該督

方觀承將現在隄內村民人等已經遷移戶口房屋若干其不願遷移之戶口房屋若干確查實數詳悉奏聞於南北兩岸刊立石碑并嚴行通飭如此後村莊煙戶較現在奏明勘碑之數稍有加增卽屬該地方官不能實力奉行一經查出定行嚴加治罪特諭永定河志

乾隆十九年正月方觀承奏永定河南堰與鳳河東隄有應需培補工段臣於上年遵旨查勘時聲明應於今春浚水消涸時辦理今覆加察看除鳳河東隄應行籌辦之處另摺奏請聖訓外查南堰一帶內河外淀捍衛攸資雖於隄根添築土格之後漸次受淤堅實但堰身每經汛漲不免汕刷蟄陷必須酌量加培應自中汛第九號至下汛第五號止長三千六十丈隨其形勢加高一二三尺不等又鳳河西岸土格起首一百餘丈並應加高二尺再於土格之尾接築長二百丈高三四尺俾渾水不致直趨鳳河同三角淀引河之水並歸葉淀以爲轉輸於尾閘形勢最爲有益又下口匯流處緣舊隄東注悉歸王慶坨引河該處村莊受水爲多曾於乾隆十七年籌畫分疏卽就安瀾城東貼近隄根河溜處所查明北岸低於南岸因議於舊河身斜挑引河一道引南岸隄根之河溜穿越舊河身至北岸洶河村葛漁城一帶宣洩散漫俾盛漲有所分殺不特王慶坨一帶村莊可保兼得散水勻沙之益並經臣將籌辦情形面請聖訓嗣於上年二月恭逢皇上臨視下口諭臣下游水道尙寬向北引水之工本年且不必辦聖明指示悉合機宜臣謹停止今臣竊念永定河兩年以來汛水未至甚大今年先事之防似須加意此處引河或可開通預備尋常之水任其照舊循隄下注如遇盛漲卽令北由引河分洩更屬有備無患是否應行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同鳳河東隄應行籌辦情形一并繪圖貼說恭呈奉硃批引河俟汝見面時降旨餘依議永

定河志

二月方觀承奏鳳河東隄自龐家莊至韓家樹止長二十六里障東永定全河之水使不得攔入北運最關緊要前因歲久殘缺節經奏請培修其隄自西北斜迤東南鳳河則南北繩直永定河口葉淀之水由雙口村入鳳河而東漾於曹家務一帶停泓輸注於大清河其東隄之臨水一面每遇西風即多汕刷雙口以北通北運河大路隄上常有車輛經行易致踏損又韓家樹北堰一道西接鳳河東隄東接北運河桃河口西岸專禦大清河北溢之水亦屬緊要向俱未設弁兵經管巡防是以責任不專且鳳河隄永定河東隄並韓家樹北堰坐落天津縣地方不屬永定道管轄凡有工作俱係天津縣承辦由天津道報銷以一處之河身分隸兩道難免歧誤相應具奏請旨將鳳河東隄並韓家樹北堰改隸永定道管轄添設弁兵畫一查辦計東隄長二十六里應設堡夫十三處每堡撥兵二名共應撥兵二十六名統以外委把總一員令駐劄東隄適中之地專管鳳河東隄及韓家樹北堰遇有水溝浪窩汕刷坍損處督率堡兵隨時修補並於雙口以北查禁往來車輛守護隄工其應設弁兵查有永定河水關外委把總一員係雍正年間添設令於上游報水歷年永定上游水勢情形有駐劄盧溝橋之石景山同知並在石景山汛防之千總專司籤報所有外委把總實屬閒設應即改移鳳河駐劄以收實用所需堡兵即在南北兩岸河兵內酌量派撥如蒙皇上允行所有應建衙署堵房等項容另行照例勘估辦理再鳳河東隄因汛水汕刷殘缺應間段酌量加培一千二百丈韓家樹北堰長一千三百六十丈向來卑薄今應一律培築頂寬六尺底寬三丈高五六尺不等應請乘時興修以資捍禦奉硃批如所議行永定河志

五月方觀承奏永定河北岸五工汛內有盧家莊減水草壩一座建於乾隆九年自十六年改移下口該壩已成虛設此處距下口三十餘里正需束刷河身毋庸再爲分洩應將此壩堵閉於壩口圈築土隄長六十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欽遵聖訓指示即在河身內取土所需土方工價應入搶修項下報銷永定河志

六月十五日奉上諭方觀承奏永定河下汛隄堰漫水一摺據稱此處堰外名綫兒河悉係水草一望瀾漫並無村莊地畝等語此時河水盛漲漫口旣屬堰尾又外俱空闊處所無田廬民舍似可任其流溢但恐或致淤高淀底以致倒漾之患耳若無此患似可聽其合流使下口益暢該督旣飭汛員調集登船撈泥割草以圖堵閉蓋爲恐致淤墊耳著詳悉查明具奏至所稱漫口在鳳河下口之上因上游之水暢消下注鳳河宣洩不及屯積堰根以致漫溢則何不於鳳河受水之處量爲開寬口面俾得暢洩則上游之水亦可速消當有裨益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方觀承奏本月初七日永定河水盛漲隨飭將舊河身內穿隄引河頭開放分流北注工程均各平穩再河身內舊有董家務惠元莊民居瓦土草房悉被淹淤懸量爲賞給每戶倉穀一石等語穿隄引河惟藉分洩盛漲此處開放自因水勢陡漲一時難以宣洩但祇可偶一行之今盛漲旣消卽仍應堅固堵閉令大溜由南隄行走方爲妥協至董家務惠元莊二處居民從前屢經曉諭雖伊等不願遷移亦彼時經理各員未能周妥因循貽害此番旣被淹浸宜乘此時給予搬移之資務令遷徙隄外若有仍行慮處河身藉稱不願遷移者將來惟該督是問著將穿隄引河於何日堵閉董家務等處居民如何遷

移之處。仍具摺奏聞。至所稱每戶賞給倉穀一石。著准其賞給。永定河志。

是月南堰水平。隄頂漫溢四十餘丈。七月漫開下口。東老隄六號一百餘丈。復衝破。西老隄六十餘丈。奪溜南行。約十七八里。至津水窪。漫於勝滂舊淀之內。卽初立隄岸時之下口故道也。由永清之武家廠。三聖口。霸州之信安等處八口。方觀承因請於北岸六工洪字二十號埽工之尾。開隄放水。作爲下口。高宗純皇帝親臨閱視。將下游改由條河頭入海。並改移六工洪字號下口。奏略乾隆十六年。改由冰窖出水。循南坦坡堰。導入葉淀。頻年下口去路復漸淤高。本年伏秋盛漲。水倍常年。停淤所積。亦倍於常。查北岸六工半截河之下。於乾隆三年。建築北大隄。卽今北堰之上。中汛原爲改河行水之地。合之下流。共長八十一里。自中汛以下。南北相距漸寬。其北堰下汛。與南堰下汛。相距計三十五里。足資蕩漾。今酌擬於北岸六工洪字二十號埽工之尾。開隄放水。作爲下口。就近隄窪處。順勢挑引河一道。至五道口。東南導歸沙家淀。仍由鳳河轉輸入大清河。計挑引河長二十餘里。普深三四尺。面寬六七八丈。底寬三四丈不等。俾束正流南趨。又北堰三汛。應一律加築子堰。高三尺。頂寬八尺。並於上中二汛內。間段加築內戩。計引河將舊挖土方除算外。約需工銀一千八百八十二兩。加築子堰內戩。除用河兵力作外。約需銀一千五百九十四兩。又下汛自一十號至工尾二十三號。長二千二百二十餘丈。堰身卑矮。外與瀝水相連。應加培補。約估需銀一千四百餘兩。查有永定清河二道庫貯新舊河灘地租銀兩。可以動用。傅恆汪由敦方觀承會議。永定河事宜。奏略查六工舊有草壩四座。可以分洩漲水。今應將張仙務雙營二處草壩。修葺完固。以備分洩。其上七工地方。向未設減水草壩。今細閱馬家鋪及冰窖以東二處外。多係鹹地。廣袤

門曠。村莊遠隔。可以瀦水。應添建草壩二座。俾遇大汛。分洩水勢。俱應遵照建造。再方觀承請將舊有之北大隄。於六工改移下口。使順流無阻。隄內村莊。可以給價另遷。查從前因外高於內。業經改移。及改移之後。不數年又高於舊。則今之以北岸爲南岸焉。保數年以後。不又高於舊身乎。就目前形勢而論。不得不於北岸六工。復爲更變之策。今年汛過。再看情形。數年之後。如必欲改移下口。另請再議舉行。畿輔安

編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永定河水章履七

乾隆二十年正月會議得方觀承奏籌辦永定河下口事宜一摺。經軍機大臣會同工部議覆。以南岸冰窖改移下口後。何以未及三載。遽又請於北岸六工開隄放水。作爲下口。與原奏內開水勢偏南。未便強之使北。及地廣淤薄。上游易理之處。不符。令將現在水勢實在情形。詳明聲覆。伏查南岸冰窖。於乾隆十六年。改爲下口後。連年水勢暢順。趨下甚速。上游河道深通。下汛修防裁省。實屬有益。惟是全河之水。出口渙散。泥淤漸積。加以上年汛水盈丈。挾沙直注。查看下口十里以內。舊積新淤。頓高八尺。致塞去路。至南堰中下汛以下。雖有停淤。而地面寬廣。仍可容蓄。今臣請於北岸六工開隄放水。令循北堰導歸沙淀。照舊以鳳河爲尾閘。雖有向南向北之分。其實南北堰水道。本屬相連。惟因七八工之舊河身。橫互於中。畫分兩岸。而踰沙淀以東。則北堰至南堰三十餘里。就下之勢。或分或合。瀾漫一片。原足任其蕩漾也。至水勢偏南。乃未改下口以前之情形。緣彼時南岸所開石草滾壩。多於北岸。水由南洩者多。故河身水道。皆偏側向南。以下口地勢而論。視從前舊南岸外。較之舊北隄外。低三四五六尺不等。今則以南較北。轉高五六尺。安瀾城以下。爲停淤最薄之地。亦較北高二尺許。是水過沙停情形。卽有變易。不得不因勢利導。隨時籌酌。今議於北岸改爲下口。地勢寬廣。足資容納。卽不免水過淤積。亦不致旋濬旋淤。且外堰之外。多屬荒窪。將來並可以籌去路。不比南堰近淀。致多隔礙。臣兩次奏蒙聖訓。遵經逐細查勘。向北改移。

水道仍以南堰下汛爲其歸宿。實與現在情形爲使。堰內應遷房屋。擬卽給價早爲廓清。其疏河培堰諸務。如蒙允准。亦卽一面辦理。仍將下口水道機宜。恭候聖訓。親臨指示。臣益有遵循等因。查永定河水性原屬無定。但旣查辦。卽當熟籌經久。前次改從南岸冰窖出水之時。該督原稱水勢順暢。趨下甚速。乃甫及三年。新淤頓積。則此番改下口於北岸六工。雖稱不致旋濬旋淤。但較從前是否可以多經年歲。仍令該督詳酌履勘。融會全河形勢。悉心籌畫。毋僅過目前。以致屢請改移。至開挑下口水勢機宜。旣稱恭候聖駕臨幸指示。應如所奏。候旨遵行。所有原奏內稱疏河培堰等工。需用銀兩。一切籌辦之處。統候題咨照例辦理。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方觀承奏。永定河下口。應築遙堰。以爲北堰重增保障。且於堰北起土。卽成引河。京南瀝水。可循歸舊河。復接築東隄。北過遙堰尾。以杜水勢東越。尋遙堰築成。自永清縣趙百戶營。鳳凰莊。入東安縣果新莊。至武清縣南宮村止。長三十里有奇。河渠志稿

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奉上諭。據方觀承奏。各屬屢次大雨之後。唐河、沙河、白溝、拒馬諸水。同時並漲。下游悉歸淀內。以至大清河尾閘。不能宣洩。轉由鳳河倒漾。阻遏渾流。而宣化上游。雨後漲發。岔涌旁溢。南岸四工隄頂。漫開數丈。現在馳往確勘等語。入夏以來。直屬大雨時行。各河漲發。而山河上游諸路。亦均得透雨。山水下注。永定河隄堰。致有漫衝。著派安泰、赫爾景額。卽速馳驛前往。看視情形。並留赫爾景額在彼。協同該督。將漫口刻日堵築。毋致再有漫溢。其水過村莊。現在有無淹浸。及應行加恩撫卹之處。著方觀承一面勘明妥辦。一面奏聞。該督職司河道。不能先事預防。著交部照例察議。其疎防之河道各員。

俟查參到日一并交部察議。永定河志。

是日方觀承奏。永定河南岸四工漫水。係由大孫郭村順固安東界之道溝。趨永清縣城繞濠而南。循黃家河舊河身入霸州津水窪。流歸勝勞淀內之徑直河。上諭曰。知道了。究以速開引河。堵漫口爲是。不可以其歸淀而緩視之。入淀久則淤泥深。爲害大矣。慎之。純皇帝聖訓。

九月方觀承奏。永定南岸二工之金門閘石壩。長安城草壩。北岸三工之求賢村草壩。皆以分洩上游汛張之水。內長安城一壩。建於乾隆四年。樁朽土裂。難資分洩。是南岸金門閘以下。別無洩路。一遇盛漲。難免迸衝。仰蒙皇上指示。令於三工四工之間。添設減水壩。臣詳加相度。四工界內地多浮沙。隄外地形過低。未爲合宜。其餘工段。酌籌減河歸宿。而道路甚長。經由村莊太多。不無妨礙。今看得三工宿字八號北村莊地方。西距金門閘二十里。隄之內外地勢相等。河身距隄遠近適合。應於此處建築草壩一座。金門寬十六丈。用大小夯土。排築堅實。其減下之水。查隄外東南舊有橫堰一道。應循堰開挑引河。會入金門閘減河。長七百九十五丈。堰內並無村莊。甚爲妥便。至隄外引河。佔用旗民地畝有限。卽於附近河灘淤地內。照數撥補。再東西牯牛減河。河身太窄。減下之水。易致漫溢。應行開展。俾資容納。奉硃批。如所議行。永定河志。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方觀承奏。永定河下口。於北隄外籌築遙堰一道。預爲均沙行水之地。自北堰上汛第一號起。東北圍至母豬泊止。共長八十六里。底寬三丈。頂寬一丈。高五七尺不等。又接築鳳河東隄。北過遙堰之尾。長三十二里。底寬一丈。頂寬一丈。均高五尺。經臣於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奏請聖訓。遵行除

鳳河東隄於二十一年辦竣外。其北堰工程。臣續次詳加相度。應於原估之外。加築高寬。普律底寬五尺。頂寬二丈。均高七尺。除讓出近堰村莊。收縮丈尺外。實長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丈。計八十三里零九丈。今遙堰告成。屹然鞏峙。與北堰相距。自二里許至七八里。漸寬至三十餘里。不等。旣以備將來下口遷改之用。而堰內村莊。並恃遙堰。以禦東北一帶瀝水。其堰內瀝水。又有鳳河爲之宣洩。故村民皆樂於趨事。至堰外村莊瀝水。又得遙堰之下引河以爲去路。此引河卽就築堰起工坑坎疏成。通入鳳河。今鳳河間有倒漾之水。並藉引河以爲容納。復輸注於鳳河。是以連年遙堰內外得免瀝水之患。現在田禾茂盛。臣履勘收工。分交北堰上中下汛員經管。徧栽柳株。隨時修葺。卽爲現在北堰之外障。永定河志。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方觀承奏。永定河於七月初八日午刻。盧溝橋長水六尺六寸。金門閘過水三尺。北村草壩過水六寸。北岸求賢草壩過水二尺六寸。至初九日以後。河水雖平。而北岸以外。京南一帶瀝水。滙注甚大。三四工以下。水深四五尺。皆浸泡隄根。靈雨之後。兼值北風衝激。北岸三工。黃字十三號。隄幫間被油刷。復併入黃字四號。求賢壩減下之水。以致隄頂蟄裂數丈。隨卽加土搶護。奈腳根已虛。於十一日辰刻。坍塌。渾水與瀝水通連。八丈有餘。緣此處隄外地面較之河身。不致如南岸之低。溢出水。約祇一二分。全河仍循南岸東趨。並未奪溜。隨於十三日馳赴該處。察看情形。坍塌口面已寬至十八丈。溢水無多。軟鑲卽可斷流。現在多集兵夫。連夜搶辦。已有六分工程。河內底水二尺六寸。如不長水。卽可剋期完竣。方敏格公奏稿。

是月二十七日。方觀承奏。查北岸工漫口。於軟鑲合龍後。內埽外隄。各長六十一丈。並餞隄餞埽等工。已

及一半。限於八月初二日一律完竣。臣因下口清潭水道有關緊要。現赴南北堰遙堰周迴。乘船察看。遙堰以內地廣而窪。潭水初經。足資蕩漾。過北堰上汛四十里外。卽清潭相併。所過之地。已間段溜淤。一二三尺。蓋清水盛。潭水亦盛。則虞倒漾。清盛潭弱。則易停淤。此時潭水已漸微弱。故水緩沙停而淤速也。俟水勢大落後。臣卽令將下口淤處。大加疏通。仍挽流令歸舊道。方敏恪公奏稿。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方觀承奏。永定河北岸三工黃字四號。求賢村減水草壩。建於乾隆四年。剝裂朽爛。難以修整。應籌另建於黃字三號。其減下之水。卽可就近引入舊壩引河。循隄東去。行據道廳等確切勘估。悉如舊壩成式。金門寬十六丈。壩面海墘寬五丈。並迎水出水。海墘俱用灰土排築。堅實。壩下開挑引河。長二百七十五丈。寬十二丈。至八丈六丈不等。接入舊壩引河。並於隄外圈築斜堰一道。長二百九十九丈。接連舊壩土堰。則減下之水。不致旁溢。及隄外附近村莊。應俟凌汛後。督令上緊興修。限四月完竣。奉硃批。好。如所議行。永定河志。

四月初六日。方觀承奏。永定河下口。上年水勢北蓄。遙堰間段淤阻。經臣奏請聖訓。相度疏挑。引歸舊道。今年凌汛大溜。悉以南趨。循舊北岸隄根。暢流東注。非值清水盆積。與潭水同時並漲。不致有阻遏之虞。臣將下口南北兩堰遙堰。鳳河新舊東隄。及上游之新改求賢草壩。並應挑中泓引河。逐加察看。俱以次興工。交永定河道駐工督辦。方敏恪公奏稿。

閏五月二十九日。方觀承奏。永定河自麥汛以後。陰雨連綿。河水疊次長發。二十三日。夜雨傾盆。河內長水亦祇三四尺。詎鳳河下游。清水驟長。至一丈二尺。南堰中汛外。清水與堰頂相平。下汛清水。從堰頂漫

入。因清水下阻。以致渾水宣洩不及。旁溢一股。至北堰三十四號。又一股。至十七號。旋俱斷流。又一股。直注十二號。水勢涌起。於二十四日。漫出北堰。斜注遙堰。循堰根里許。仍轉向東南。歸入沙淀。去路甚暢。又遙堰外。瀝水自十八九日。連次大雨之後。積與堰平。東西寬四五十里。深六七八九尺不等。復加二十三日。夜間大雨。盆河地方。堰身浸透。二十四日。午後。平墊四百餘丈。幸地勢向北漸高。故瀝水南趨。而渾水不致北泛。其有漾出堰下。減河者。仍轉入鄭家莊南遙堰之內。臣聞信。卽兼程前往。沿途察看。南北兩岸各工。俱經搶護平穩。二十八日。至北堰改溜處。所乘船隨水查勘。東南歸入沙淀。其勢甚順。沙淀以下。水半澄清。與上年北堰九號過水情形。大概相似。其遙堰埝處。所臣詳加相度。若祇於北堰加培。恐夾峙於渾水瀝水之中。難資捍禦。擬於堰外。圈築月隄一道。酌其地勢。展寬三四五里。以爲重層保障。此處地面空曠。以常年瀝水估蓄之地。寬留渾水蕩漾之區。似於勻沙散水之法。大有裨益。方敏恪公奏稿。

是年。自北岸六工。第八號半。截河村後。至黃花淀村前止。圈築月隄一道。長八千六百四十丈。合四十八里。築底寬五丈。頂寬二丈。均高七尺。畿輔安瀾志。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方觀承奏。永定河南北兩岸。向分十八工。北岸工段。以天地、黃、宇、宙、洪、日、月、盈、九、字。編爲號次。南岸工段。以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九、字。編爲號次。乾隆十五年。恭逢聖駕視河。親臨指示。以兩岸自頭工至六工。應存其舊。續築之兩岸。上下七工。八工。河身高仰。應於改流之後。裁去此三工。名色。臣欽遵。記載。嗣於十六年。下口改由冰窖。又於二十年。改由北岸六工二十號。其舊下口之上下七工。八工。皆廢。是以自北岸頭工至六工。惟有天地、黃、宇、宙、洪、六號。南岸自頭工至六工。惟有昃、辰、宿、列、寒、張、六

號核其字號次序。本文已不相屬。而長字之於隄。洪字之於河。亦非所宜稱。臣之愚見。兩岸工次。似可毋庸編列字號。南岸則稱爲南岸頭工二工。以迄六工。北岸則稱爲北岸頭工二工。以迄六工。南北兩堰。仍稱上中下三汛。較爲簡捷易曉。如蒙聖鑒允准。除飭廳汛按工改立簽記外。應並咨明工部。嗣後將題奏事件。報銷冊籍。皆照此開寫。以照畫一。奉硃批。甚是。如議行。永定河志。

是月。方觀承請將永定下口。寬築遙堰。塞北堰水口。將向南之舊河身。挑濬深通。導水仍注東南。使北堰以北。不致遽受淤墊。又鳳河上游。在大興。東安。武清等縣境內。瀝水匯注。挾帶泥沙。多有淺阻。並應分段開挑。方敏恪公奏稿。

四月二十一日。方觀承奏。永定河於乾隆二十一年。將北岸六工二十號。作爲下口。迄今八載。散水勻沙。頗稱寬暢。初改之時。水循舊北隄根。漸淤而北。北堰長八十里。自中汛以上四十里內。節年淤墊。已高三四五尺。上年盛漲。水由十七號溢出。循堰下減河東注。尋復斷流。又由十二號溢出。亦歸堰下減河。今臣詳加相度。十七號形勢爲順。應將十二號缺口堵築。就北堰內舊有之河形。開挑引河一千八十丈。仍由十七號北堰外減河。下注葉淀。此處北堰至遙堰。寬七八里。地勢亦較淀內爲低。足資蕩漾。惟是改河以來。各堰俱無修防。有時水近隄根。因風掀簸。沙土虛鬆。每虞坍塌。祇須用高四五尺之埽個。長一二丈之柳椿。隨時抵禦。即可無患。於隄堰衝刷處。稍加防守。俾水有約束。自淤亦能自刷。即可多經年歲。現飭道廳等於疏濬項下。通融酌備料物。並在各工採取條枝柳檉。湊用。俟今年伏秋汛內。察看水道情形。再爲酌定章程。方敏恪公奏稿。

乾隆二十九年方觀承奏直隸袋船一項於乾隆三年設立以疏淀中水道十年又經添置兩次其設立土槽船行船牛舌頭船三項統立袋船計四百隻。每夫一千二百名。轄以千總外委。分隸永定天津清河三道。內牛舌頭船因不適用於十年後節次議裁。現存袋船三百二十隻。每夫一千八十名。管轄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二十員。臣節年體察情形。袋船之用在於撈泥。尤重疏淀。然水深五尺以下。爬撈即不能著力。而船泥載重。水淺又復行滯。且兩淀廣袤數百里。撈泥一船。去淤幾何。及至河淀遇有水。中取泥等工作。仍須另雇民夫。乃可集事。而袋船歲需等項。約計十年之中。需銀九萬五千餘兩。功效有限。耗費實多。應請將額設袋船三百二十隻。全行裁汰。每夫一千八十名。悉行散歸漁業。嗣後河淀工程。如有需用。夫船之處。臨時雇覓。庶工歸實用。不致多糜經費。至原設管船之千總外委。應酌爲裁省。查直隸河工。惟永定河設有守備一員。其隸天津通永二道之汛弁。俱係千把外委。今袋船既裁。可否將應裁之管船千總二員。改設守備一員。駐劄天津。隸天津道管轄。所有南運河河兵。千把總汛務。及天津道屬各工。均令該守備經管。聽候天津道差委。又原設把總四員。應將三角淀廳一員。保定常務廳屬一員。裁汰。子牙廳下汛。駐劄獨流之把總一員。津軍廳下汛。駐劄韓家樹之把總一員。仍照舊安設。經管格淀長隄。其子牙廳上汛。駐劄莊兒頭之千總。既裁。所管格淀長隄工段。應照霸州州同分管之例。歸子牙廳屬王家口縣丞就近管轄。以重要工。其隨船經制外委二十員。悉令撤回。經工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志。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奉上諭。前因閱視河淀情形。見鳳河有斷流之處。於回鑾駐驛南苑時。令查勘上游。疏濬以達河流。今據阿里衮等查明閘河下游。卽爲鳳河一畝泉。下游卽歸張家灣運河。俱應行開挖深。

通已有旨給發帑金及時修濬矣。但此二河下游皆係地方官應行經理之事。聞其中亦不無淤淺阻塞。今上游既議修治而下流若仍聽其淤梗是尾閘不能暢達。即疏濬水源亦屬無益。著傅諭方觀承即派委明習委員前往查勘將應行開挖之處及時興工務使一律暢流以資宣洩。仍將勘估情形據實覆奏。永定河志。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永定河南岸二工之金門閘滾水石壩於乾隆二年建造計寬五十六丈灰土石海堤共進深三十六丈爲宣洩異漲之要工六年因壩面過高不能過水奏奉議准兩旁各留一十八丈仍舊外將中路之海堤石二十丈放低一尺五寸俾常汛則可從中減洩異漲則可通壩過水迄今將三十年河身漸淤本年凌汛後河流漸覺改移壩口稍有迎溜之處測量河身較從前放低之處已屬相平不能攔溜必須將石海堤升高庶可宣洩異漲而常汛亦不致於旁溢但石工並不損壞毋庸拆毀已成之工與道應商酌於壩口暫作草壩關欄以俟定議酌撥今臣復親加察看壩口既有迎溜之勢設一時大溜改移必致有費周章隨與該道滿保暨兩岸同知蘭第錫等悉心講求斟酌查從前放低一尺五寸之石海堤自迎水至出水處共進身一十六丈今擬將迎水處進深一丈二尺照舊加高一尺五寸與兩旁三十六丈之海堤一律相平統於壩口鑿槽安砌尖脊石龍骨一道長五十六丈高二尺五寸以資捍護即使異漲奪溜而來有此龍骨以禦之自必紆徐跌蕩而過核計加高迎水處進身一丈二尺添建石龍骨五十六丈又出水護壩排樁共八十丈內二十丈因積年過水汕刷朽爛應行抽換出石灰土簾箕並管頭木亦因年久被水衝刷殘缺應補築完整以資鞏固應請明歲二月與修趕辦

工竣後臣親勘驗核實報銷奉硃批既明年興工俟一二日面商爲妥欽此七月初八日南石槽行宮面奉諭旨著照所請行永定河志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大雨永定河北岸二工六號決口四十七丈命工部侍郎德成會同總督楊廷璋督堵河渠志稿

六月初一日奉上諭據德成楊廷璋奏辦理永定河北岸漫口情形稱五月二十八日亥時大雨如注河水陡長將新下之埽掀擻漂淨現在水深二丈五尺釘椿難於穩固惟有漫口以北老隄尙屬堅實卽於該處斜鑿軟壩挑溜入河仍於坐灣頂衝更開河引溜歸舊等語大雨後河水驟長溜流猛迅原非人力所能強爭若急於下埽以禦其勢轉恐於事無益但永定河之水非黃河長源遠赴者可比盛漲旣過卽可漸平自應暫讓其洶湧之性俟一兩日後流緩溜微卽行加緊堵築與工自當較易而現在開挖引河引溜歸舊最爲緊要關鍵若引河速成於築口合龍尤易於集事德成務同楊廷璋詳度機宜妥速籌辦再向來沿河正隄之外俱築遙隄此次漫溢之水若在遙隄之內則原係豫留河流盪漾之地尙屬無妨或已漫開遙隄仍復折歸堰內所經之處亦復有限儻竟溢出遙隄一往泛濫則民地田廬必被淹損楊廷璋卽應確查被水之區是否成災迅速照例分別撫卹經理毋使小民稍致失所仍將實在情形詳晰奏聞毋少諱飾至楊廷璋昨歲面見時曾奏及所辦永定河工程伊到彼卽得神力相助迅速奏功彼時覺所言略涉自滿從來明神默相原屬理所應有而河神尤爲靈應果能極盡誠敬未嘗不可感通若書冊流傳開雲返風之類輒自詡爲正直神自扶持不過文人任意誇張殊不足信楊廷璋設或稍存此念

未必不因此致損招尤。卽應深自懺悔。積誠孚感。以期速佑安瀾。仍著楊廷璋等。將日來施工有無成效之處。卽速具奏。純皇帝聖訓。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永定河水漲。南岸二工漫口七十餘丈。北岸二工漫口一百餘丈。命德成會同楊廷璋督堵。又命兩江總督高晉。工部尙書裘曰修。會同籌辦。旋經堵塞。河渠志稿。

十二月。高晉。裘曰修。直隸總督周元理。奏。臣等復勘永定河。發源於山西口外。入直隸懷來縣境內之和合堡。從石景山而出。臣等至彼。詳加相度。和合口原係兩山夾峙。一水中通。渾流至此。天然收束。舊有玲瓏石壩。意在稍緩其勢。其實水小。則無需抵禦。水大。則易於衝坍。壩工旣難經久。自可無庸修復。迨至石景山。始有段落工程。顧永定河性最湍急。南衝北激。水勢迄無一定。則善治之方。誠如聖明洞鑒。亦無一勞永逸之策。惟有疏中泓。挑下口。以暢奔流。堅築兩岸隄工。以防衝突。猶恐大汛時盈滿爲患。深濬減河。以分其盛漲。查石景山至盧溝橋。舊有石工。凡坍損蟄裂段落。擬一律修補完固。自盧溝橋迤下。頭工至六工。河身皆由淤阻。而頭工二工尤甚。臣等酌將中泓灣曲。形如之字河身。悉行取直。各就形勢。抽槽寬自六七八丈。至十一二丈不等。深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雖汛水長發。普漫而來。有此溝槽。導引大溜。自歸中泓。下注。其兩岸隄工。卑薄殘缺處甚多。今擬間段加培。至迎溜頂衝背後。舊日漫口。補還原隄之處。應估築月隄。以爲重層保障。惟兩岸悉係浮沙築隄。恐不堅實。應取膠土加幫。否則內用沙土。外用礮土。蓋面封頂。庶資鞏固。南岸之金門閘。並北村壩。北岸之求賢壩。皆爲分洩異漲而設。金門閘口。現今淤高。而北村求賢兩壩出水處。向係灰土。兩邊壩臺。向用草工。現俱疊被衝刷。今擬改作灰土。至下游引河金

門闌與北村兩道均歸入牯牛河其淤阻之處宜一律挑通查牯牛河經由霸州地面入中亭河若減水過多則霸州一帶田畝被淹且中亭河不能容受更易阻滯查牯牛河下牛坨地面有黃家河一道爲牯牛河分流今漸淤廢查此河東南行由津水窪入田家泊地俱空曠約寬二十餘里足資容納今擬於牛坨之旁牯牛黃家二河相接分流之處築挑水壩俾上游減水多入黃家河少入牯牛河則去路益暢而牯牛河亦不致溢出其北村壩引河已經全淤向係西行四里餘即入牯牛河與金門闌減下之水同爲一路且自東轉西形勢不順往往東漫今擬開向東南計五十一里於將至牛坨之黃家河稍上入牯牛河即可會入黃家河合流而下兩旁地畝內瀝水皆可藉以宣洩不獨減洩永定多餘之水而已此辦理南岸減河之情形也北岸求賢壩現在壩口殘缺亦因被淤之後形勢改易應行另建並開小引河一道達於舊河順入黃花閘月隄之下歸母豬泊內此辦理北岸減河之情形也至六工以下自改建下口以來溜勢屢經北徙若再徙而北則逼近東安武清兩縣治臣等兩次確勘今歲溜勢經葛漁城之北馬頭之南條河頭地方直往東行臣等因勢利導開通北路並於舊日已廢之北堰十二號築攔水土壩以遏其北徙之道則徑達沙家淀會鳳河下游由雙口歸大清河較爲直捷大汛時消退迅速無虞旁溢其鳳河淤淺處間段挑深東岸之殘廢者量爲整理惟永定河所患在於水停沙淤河底淤高致旁趨爲害是河每年雖有挑挖中泓之例但河流綿亙二百餘里額定歲費所挑不抵於淤廳汛各員或再經理未善未免虛應故事此次雖經疏治水過仍恐停淤應請每年秋汛水落後臣周元理親率道廳查勘一遍按其所淤丈尺估挑以備下年過水年年實力行之則淤沙有減無增河流自能順軌矣北運河工程從簡

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裘曰修周元理奏：永定河汛水後，溜緩沙停，易致積淤爲患。挑濬之工，最關緊要。惟水中嫩淤，人夫不能跼立，難以施工。從前原有濬船一項，緣過於淺小，不能裝運泥沙，而所設杈夫，多係另雇貧民，有名無實。經前督臣方觀承建議，裁汰臣等熟籌水中挑淤，必須設立船隻，方能力作。且責令河兵經營撐駕，亦毋庸另設杈夫。今議用五艙船八十隻，三艙船四十隻，計大小一百二十隻，給配十八汛內應用。奉硃批：如所議行。乾隆四十七年，署直隸總督英廉以濬船無實效，而修船未免虛糜，奏請裁次。永定河志。

六月十六日，工部尙書兼管府尹事裘曰修奏：永定河水性渾濁，夾沙而行，與黃水相等。但黃河不煩轉輸，直達於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達海，是以較黃尤爲難治。然黃河綿長數千里，此則二百餘里內，人力猶有可施。願自改易下口後，自六工二十號以下，任其蕩漾，而蕩漾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徙，遂以北隄改作南隄。迤北又建遙堰，再淤再北，則添越隄。昨歲又穿越隄而北矣。若非此番特命經理，則東安、武清縣治將爲歸墟之壑。是以相度便利於新開條河頭以下，導之使東，斷其北徙之路。作通河尾閘，每歲每汛皆當挑挖，必分泥沙於兩旁，而中間河槽一道，斷斷不可阻塞。向來河員止講築隄，不言濬河。不知淤日積，則河日高，加隄而河身與之俱長。水不下達，則未有不旁溢者。此下口之疏濬，在今日不可不亟講也。其上六工已無中流之形，東衝西激，在在成險。連歲趙村、公義村等處漫工，皆在上截。蓋水不就下，專恃隄堰爲保障，而沙土浮鬆，安能抵禦。此六工以上之疏濬，在今日又不可不亟講也。現在督臣周元

理所見相同。合詞奏請添設濬船。以截淤多少。爲汛員殿最。顯示黜陟之途。爲轉陞之地。數年後諸河必大有成效。又直省之弊。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之外。所有淀泊。本以瀦水。乃水退一尺之地。卽報陞科。呈請築堰。有司見不及遠。遽爲詳報。上司又以納糧地畝。自當防護。如塌河淀。七里海。諸處。隄堰直插水中。隄堰既立。水從缺口而入。漫淹更甚。仰祈敕下所司。一切淀泊。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陞陞科。其淀泊中。偶值涸出。不得橫加隄堰。則諸水皆有歸宿。不致壅遏上游。而河道民田。似不無小補。永定河

是月。奉上諭。裘曰修奏。驗收永定河工程一摺。並除近水居民。與水爭地之弊。請敕所司。一切淀泊。毋許報陞陞科。並不得橫加隄堰等語。所見甚是。淀泊利在寬深。其旁間有淤地。不過水小時。偶然涸出。水至。仍當讓之於水。方足以暢蕩漾。而資瀦蓄。非若河海沙洲。東坍西漲。聽民循例報陞者可比。乃瀕水愚民。爲貪淤地之肥潤。佔墾效尤。不知所佔之地。日益增。則蓄水之區。日益減。每遇潦漲。水無所容。甚至漫溢爲患。則閭閻獲利有限。而於河務關係匪輕。其利害大小。較然可見。是以屢經降旨。飭諭冀有司實力辦理。今裘曰修既有此奏。是地方官前此奉行。不過具文塞責。不獨直隸爲然也。他省濱臨河湖地面。類此者諒亦不少。此等佔墾陞科之地。一望可知。存其已往。杜其將來。無難力爲防遏。何漫不經意。若此。著通諭各督撫。凡有此等瀕水地面。除已墾者。姑免追禁外。嗣後務須明切曉諭。毋許復行佔耕。違者治罪。若不實心經理。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永定河志

八月。工部查永定河。荷蒙皇上發帑。興舉大工。現已告竣。嗣後凡有應修應濬者。自當熟籌辦理。今據裘

曰修等。奏請將永定河今歲所挑中流引河計十一段。將來水落之後。或有淤沙停積。用新設濬船挑濬。接工汛之險易。酌爲分撥。查南北兩岸共十二汛。除北四工距河較遠。係爲平工。毋庸分給濬船外。其十一汛。謹擬南岸頭工五艘船八隻。二工五艘船六隻。三工五艘船六隻。四工五艘船八隻。三艘船五隻。五工六工皆五艘船六隻。北岸頭工五艘船六隻。二工五艘船八隻。三工五艘船八隻。三艘船五隻。五工五艘船八隻。六工五艘船六隻。六工二十號以下。新開下口引河。五艘船四隻。三艘船三十隻。共撥五艘船八十隻。三艘船四十隻。分給各工。交該汛員經營。入於交代。隨時黏補等語。應如所奏辦理。又稱永定河六工分爲十二汛之外。其六工以下。向設三角淀通判一員。管河州判一員。南北堰汛官六員。其南三汛駐劄三角淀左近。三角淀早已淤高。改建下口之後。距三角淀已遠。通判移駐於東安之別古莊。而州判及南三汛並未移駐。今新開下口。旣安濬船。自應將該州判及南三汛移於就近辦理。查新開下口。從條河頭出毛家窪。經葛漁城之下。史各莊等處。入沙家淀。此處爲通河尾閘。最關緊要。應令該州判及南三汛。卽於條河頭。毛家窪。葛漁城一帶駐劄。其濬船調撥兵夫撐駕。應有把總外委經營。查格淀隄。當城以下。已改爲壘道。其設有把總一員。原從永定撥去。今擬仍歸永定河令其管理。濬船兵夫。並添設經制外委二名。俾得分領應用。而三角淀通判。率領州判。專司濬船之事。董率各汛。暨把總外委。查巡淤阻。分段挑挖。以專責成等語。應如所奏辦理。又稱永定河舊額。每歲搶修歲修。疏濬下口中泓。共銀三萬二千兩。查河身日深。則歲搶修之工。可以日減。今應通爲一事。總以濬河爲主。其歲搶修額銀。許其通融辦理。但不得出於額設範圍之外等語。應如所奏辦理。又稱濬河計算土方。應於汛過水落時。查明每汛

有淤灘幾段寬長若干應挑深若干預估丈尺核明土方給銀挑濬於麥汛水發之前完工由該道驗收以防浮冒至若水中撈泥則須用濬船撈入艙內驗明每艙計土幾方一總合算又向例疏濬每土一方給銀七分而中泓則每土一方給銀四分殊未平允應照七分例畫一造報等語查永定河疏濬中泓於河水斷流之時傳集村民分段挑挖與中流之挑挖水土者迥異工作又止限二十日自應照高斌等奏定成例每方折給銀四分毋庸另行議改至兵丁撐駕排挑原不計方給價麥汛後兵丁上隄防汛另雇民夫駕船撈濬應如所請照每方七分例支給俾官民皆得易於集事又稱每歲挑挖之後至次年應挑之時查該汛原有淤灘幾段今抽槽通溜截灘幾段以截灘多者記功少者記過又新生嫩灘能用濬船即時挖去者爲功嫩淤成灘者爲過功過皆由該道申報督臣以憑陞黜等語應如所奏辦理又稱各工汛員有州判縣丞主簿吏目之不同功多者准以次陞轉尤多者特與保薦守例千把外委功過均照此例惟河工守備上無陞轉之缺果能大有成效許督臣奏明加銜或以營員陞轉俾一體有所鼓勵等語查各省佐雜果有奮勉勤能者原准該督題咨陞用至稱功多者准以次陞轉尤多者特爲保薦之處毋庸議其直隸河營千把外委內如有奮勉勤能該督亦可隨時陞拔守備內有實力任事大有成效必能通騎射操防者許保題送部引見可否以陸路都司陞用之處恭候欽定又稱從前堡船稅夫每歲支領雇價而閒曠日多殊爲糜費今濬船咸令河兵撐駕計每船五艙者須用兵四名三艙者須用兵二名每年麥汛至白露計八十日此八十日內各兵有上隄防汛之事應計其每船添雇民夫由該道臨期酌量辦理等語應准其酌量辦理又稱汛水將長將落時水頭迅急中流引河恐泥沙衝入致

阻應用。濬船順流排蕩，使之通流。此係河兵力作應行之事，不能計算土方。祇在本廳汛員弁實力辦理等語。應令該督轉飭該廳汛員弁，臨時實力辦理。奉旨依議。今按奏議共十二條，其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四條，係南北運河及天津事宜，從節。永定河志。

十二月周元理奏，奉諭：永定河下口，自康熙年間築隄之始，原就南岸。雍正年間，因河身漸淤，改由北岸。近自乾隆癸酉，又改從冰窖，南出兩河之間。是以康熙年間之北隄，轉爲南隄。雍正年間之南隄，轉爲北隄。嗣後節次興工修治，地勢屢更。是冰窖之故道，又已不免。今昔異形，著傳諭周元理，將康熙年間初次築隄，沿至於今，中間改移地名次數，並議改緣由，詳查列簡明清單，即附摺奏聞。欽此。臣查永定河自初此築隄，今除節年歲修，或裁灣取直，或因勢導流，稍有遷移不計外，前後河道，共改六次。謹具簡明清單，奏呈御覽。清單。康熙三十七年，自良鄉縣老君堂築隄，開挖新河，由永清縣朱家莊經安瀾城入淀，至西沽達海，爲永定河兩岸築隄之始。此第一次河道，改由安瀾城。是年，又因安瀾城河口淤塞，於永清縣郭家務下，改由霸州柳岔口歸淀入海，並築接兩岸大隄。即今東老隄。西老隄。此第二次河道，改由柳岔口。雍正四年，因柳岔口以上，漸次淤高，於柳岔口稍北，改爲下口。自永清縣郭家務起，開河引水，至武清縣王慶坨之東北，由三角淀、葉淀，入大清河歸海，並自南岸六工、永清縣之冰窖起，至王慶坨止。北岸五工、何麻子營起，至武清縣范甕口止。建築兩岸大堤。即今日之舊南堤。舊北隄。此第三次河道，改由王慶坨。乾隆十六年，南岸六工以下，冰窖減水草壩，因凌汛水大，壩口擊溜，遂由冰窖改河。從舊有之東老隄，開通歸葉淀入淀。因於南岸自霸州之柳岔口，接築至天津縣三河頭止，改爲南堰。北岸自

六工十六號。至鳳河西邊蕭家莊止。接堰一道。爲北堰。此第四次河道。改由冰窖草壩。二十年。因冰窖河口以北。淤成南高北低。仰蒙聖駕親臨閱視。將北六工二十號以下。開隄改河。於地勢寬廣之處。任其蕩漾。散水勻沙。仍歸沙家淀入海。此第五次河道。改由北六工二十號以下。地名賀堯營。三十七年。與舉大工。水由北六工趨下。恐河流再向北徙。於下游條河頭一帶河道。挑濬寬深。使水勢直抵毛家窪。該處地面寬廣。足資容納。仍歸沙家淀。達津入海。此第六次河道。改由條河頭。以上各河道。自築隄後。迄今遷徙靡常。前後共改六次。計第一次之安瀾城。距今河身已徙北十餘里。冰窖改河之後。康熙年間之北堤。轉爲南堤。雍正年間之南隄。轉爲北隄。以今河身而論。則凡屬康熙雍正年間所築之南堤北堤。俱在河之南矣。再乾隆五年。因河流日漸北徙。於北大隄起。由東安縣葛漁城。至鳳河西岸止。築北堰一道。乾隆二十一年。因北堰不足恃。又於永清縣趙百戶營。築遙堰一道。此二堰久經汕刷殘廢。已成蕩漾之區。又二十八年。於北大隄永清縣之荊岱起。至武清縣之黃花淀止。添築越堰一道。越堰與三河頭以上之南堰。相距三十餘里。現在河流。在此二堰之中。本年大工案內。修理鞏固。合并陳明。永定河志。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四日。上閱視永定河下口隄工。周元理面奉上諭。兩岸隄裏。近河之隄根。反軟。灘上應多種巨羅柳枝。永定河志。

是月十一日。奉上諭。今日閱視淀河內鷹嘴壩。又鹿疇兩處。應添引河工程。其鹿疇引河。據周元理擬挑九百丈。已足資取直之益。自應卽如所擬行。至鷹嘴壩曲處。該督止擬開挑引河一百二十七丈。渠西河頭。仍恐射隄灣處。不能引溜歸槽。著向西北展長百十丈。則大隄不致受頂衝。以資保障。河防原以衛民。

惟期盡善。卽爲費較多。亦所不靳。著周元理卽照指示機宜。動帑妥協辦理。仍飭大員董率稽查。務令工歸實濟。民資利賴。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三日。周元理面奉上諭。下口一帶南北兩隄內。多有村莊。應圍村悉栽臥柳。以資捍衛。永定河志。

是月周元理面奉上諭。調和頭改條河頭。其北岸之越堰。改爲北隄。卽承北岸六工。將上中下三汛。依次改爲七八九工。南堰改爲南隄。其三汛亦改爲七八九工。永定河志。

六月。周元理奏奉上諭。口外自五月二十一二等日雨後。灤河及潮白等河。水俱驟長。連日熱河雨覺稍稠。聞灤河水勢復大。畿輔一帶。雨水情形。大略相仿。未審永定河今年水勢如何。是否不致盛漲。河溜能否循赴中泓。甚爲注念。著傳諭周元理。卽速據實覆奏。至該處設立濬船。以供濬刷淤泥之用。春間親臨閱視。見船纜河中。尙未視有成效。彼時卽會諭及。如果實力濬濬。使中泓沙不停淤。於河防自不無小補。若徒視爲具文。自難冀其得益。添設濬船一事。原出自裘曰修之意。彼身若在。自必加意董辦。不虞廢弛。今裘曰修已故。恐滿保等未必認真董辦。徒有濬船之名。而無挑濬之實。則是虛糜工帑。製造豈不可惜。永定河原係周元理專責。而濬船之事。周元理亦同會奏。著留心督辦。毋任作輟因循。致成虛設。仍將現在辦理情形若何。一并覆奏。欽此。查畿輔一帶。上月二十一二等日雨後。各河道俱報長水。幸而安流順軌。工程鞏固。惟潮白二河水勢稍大。北運河之王家務。筐兒港等壩。過水五六尺。亦卽消退。經臣奏明。茲跪讀上諭。仰見我皇上廑切民生。軫念河工之至意。查永定河於上月二十日。河水長發。據報全河水勢。

自六七尺至八九尺不等。該道滿保督同廳汛各員。在工搶護。水勢雖猛。大溜直走中泓。迅趨下口。間有濠水。泛至隄根。隨即下埽鎮墊。兩岸十二工一律穩固。二十八九日。暨六月初一日。又連次得雨。疏密相間。於秋禾既屬有益。各處河水亦旋長旋消。初一日辰時。金門閘過水六寸。巳時即已斷流。現據各廳具報。河水止深三四尺。即盧溝橋亦不過六七尺不等。水勢極爲平順。至濬船一項。原係裘曰修與臣會商。奏請添設。何敢稍事因循。凡有應濬之處。該道廳督率河兵往來挑挖。臣於上月查工時。親往督勘。一應淤嘴。以及稍有阻礙地方。復飭令在在裁切疏濬。此番水發。溜走中泓。直達下口。未必不稍資濬船之益。臣現於本月初七日起程。至長安城防汛。督令該道廳等分派河兵。駕船淘濬。以期裨益河防。不敢稍有作輟。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周元理奏。五月二十二日以來。永定河水勢雖有增長。大溜直走中泓。迅趨下口。兩岸隄工穩固。覽奏稍慰廑念。至所稱各處河水旋長旋消。初一日辰刻。金門閘過水六尺。巳時即已斷流等語。金門閘宣洩永定河盛漲。其形與南河之毛城鋪相似。永定河挾沙而行。與黃河水性亦同。向來毛城鋪於過水後。即將口門及河流去路。隨時疏濬。以免淤停。實爲利導良法。金門閘自當仿而行之。著周元理督飭河員。於金門閘過水之處。卽爲挑濬。務使積淤盡除。水道暢行。以資疏洩。嗣後金門閘每遇過水。永照此辦理。仍將永定河長落情形。隨時奏聞。永定河志。

是月周元理奏。查勘永定河下口。至七八九等工。各處隄堰。俱屬穩固。又乘坐濬船。順流而下。察看河溜水勢。於發水後。俱有遷改。而條河頭舊有之河道。今年又向北徙。緣乾隆三十五六兩年在北岸二工南

岸頭工漫口出水。是以三工以下流及下游者其勢甚緩。至三十七年伏秋二汛。水又平穩。則下口一帶不受衝激之患者已三年矣。五月二十一日及六月初一日兩次汛期。發水極其猛迅。上游各工幸得搶護平穩。而大溜洶猛奔騰直趨下口。將中泓河底刷深三四尺。所有泥沙悉歸條河頭之舊河。淤成平地。其澄清之水俱從條河頭以北散漫而下。所以沙淀竟不致受淤也。查南北六工以下原皆任其蕩漾之區。而條河頭以北地勢本窪。現在河水漸趨於北。雖係清流之水恐將來日刷日寬。則七八九工之北隄。又不可不預爲防範。目下伏汛雖過。秋汛卽屆。已分投委員協同該汛官將北隄之八工九工星夜加高培厚。並委員分撥濬船將向南新淤各處督率河兵竭力挑挖。蓋此蕩漾之地。苟能使南受一分之水。卽於北受一分之益。現與保滿酌商俟白露後水勢歸槽再行確勘形勢。或於條河頭以南復加挑通引河。仍由舊道俾有分注。或另籌疏濬之方。容相度體訪於趨赴熱河行在時詳晰陳奏。永定河志。

是月周元理奏永定河下口改溜北徙。勘明具奏。查本年汛水漲發勢極迅猛。將中泓河底刷深三四尺。致挾帶泥沙直注條河頭舊河。淤成平地。其蕩漾之水改徙北流。所有條河頭春間聖駕經臨之地。本在河之北岸。今又在河之南岸矣。臣昨乘船沿流查勘。水由洛圖莊以南澄清散漫而下。經馬頭惠家鋪之後。響口村之前。直達沙家淀。離北隄尙遠。現在北隄之七八九工俱已加高培厚。務保無虞。謹確按情形繪圖貼說。恭呈御覽。現今改徙之大溜深有四尺。其散漫之水不過二三寸。所有各處新淤。應行疏濬者。已分撥濬船。逐段挑挖。合并奏明。永定河志。

是年立永定河事宜碑。暨道署儀門左。永定河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永定河水章廣八

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周元理奏永定河下口上年河流改徙由條河頭北趨所有該處北隄七工十三號至九工三號止一帶隄堰最關緊要上年冬臣查勘該隄與永定河道滿保面商勘估加培茲據核估具詳臣又於二月十四五等日由盧溝橋察看南北兩岸情形並赴三角淀下口各處履勘核計查下口北隄七工十三號起至九工三號計長二十九里離河稍遠之處亦有漾水已及隄根舊隄低薄自應一律修築高寬今擬將該處舊隄加高培厚底寬六丈五尺頂寬三丈高七八尺不等又下口北六工二十號南邊淤灘二段應裁灣取直上口面寬五丈底寬二丈下口面寬四丈底寬二丈均深五尺又淀水洩入鳳河舊溝三道溝形窄狹恐宜洩未能暢達今擬挑挖各面寬三丈底寬二丈深三尺其南北兩岸隄工俱有應行加培之處仍照例辦理永定河志

是年奉上諭永定河舊例每年歲需銀三萬四千兩定額永遠刪除嗣後每秋汛後將下年歲修需費若干勘估奏明請領次年驗收核銷其搶修先發一萬兩存貯道庫儻有不敷奏明墊發工竣核銷河渠志

稿

乾隆四十年四月周元理奏據永定河道滿保稟稱永定河南岸頭工汛內有玉皇廟前土隄一段長四百五十餘丈外雖鑲作草工緣本年凌汛後河流直走隄根必須遠取膠土大加培築以資捍禦擬將隄

頂加成三丈五尺。底寬八丈五尺。高一丈及一丈一二尺不等。長四百五十八丈。應於伏汛前趕築完竣。等情。今臣詳加查看。卽係乾隆三十六年漫口之處。最關緊要。卽委南岸同知陳琮。駐工督辦。至南北兩岸。尙有間段沙土隄工。應卽加高培厚之處。亦逐一勘明。已令該道詳加估計。卽於本年歲搶修等銀內。通融辦理。永定河志。

七月。周元理奏。初九日。奉上諭。熱河自初七日以來。雨水略勤。未知口內各屬。陰雨情形若何。尙不致過多否。莊稼有無妨礙。永定河水勢有無增長。是否不致出槽深爲慮念。周元理卽速查確據。實覆奏。欽此。查本月自初六日夜間。得雨斷續。初七日辰刻至亥刻。雨更驟密。初八、九兩日夜大雨如注。永定河水勢騰湧。人力莫施。致大溜先後衝激。北三工南頭工二處。隄岸倒塌漫口。現在漫口二處。北三工堵口甚易。不日可以報竣。其南頭工。現在僱齊料物人夫。趕緊堵築。臣駐工親督。尅期完工。不致遲延。俟通省報到。雨水情形。另行具奏。奉硃批覽奏。稍慰。其有無成災。不可粉飾。大約如何。速奏。永定河志。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周元理奏。查鳳河長一百七十餘里。緣上流水性帶沙河多灣曲。易致停積淤塞。現在河底深淺不一。而武清境內淤阻尤甚。必須按段挑深。方得暢流無滯。今核計逐段應挖土方。長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三丈。應令該州縣各按境內。照估領銀。雇夫開挖。惟武清縣工段較長。應添派鄰近之寶坻縣協同辦理。奉硃批。如議。實力爲之。永定河志。

是年。以南岸頭工。河形灣曲。溜逼隄根。開挑引河一千四百二十四丈。河渠志稿。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周元理奏。臣在永定河防汛於南北兩岸。往來察看。查有北岸三工。十一、二號。隄形

灣曲兜水生險。今年六月底七月初。連次水發。溜逼隄根。溯洄淘刷。深至二丈有餘。該處埽工。長至一百餘丈。逐段皆險。搶護之時。人工料物費用爲多。臣目擊險要。擬於隄內添築直隄一道。俾溜勢不致兜灣。再於西首上游。斜築挑水壩一道。以攔入中泓。其舊隄仍按年加培抵禦。作爲外圈。如此因勢制宜。似可化險爲平。計自十號至十三號直隄止。長三百四十丈。上游挑水壩長四十五丈。謹繕摺繪圖貼說呈奏。
永定河志。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直隸總督楊景素奏。初一日。臣馳至盧溝橋。次早循北岸頭工。查勘至下口三角淀地方。復由南岸查勘各工。俱已徧歷。見溜走中泓。一切埽工平穩。水歸沙家淀。不致旁溢。惟北岸三工內有二里。計一段。南北兩岸緊束。僅寬九十八丈至一百一十四五丈不等。查上游兩岸。隄寬數百丈。至此二束。勢難暢洩。故以上工程。多有出險。且各工內尙有一二處。與水爭地情形。現屆大汛。勘辦不及。惟有將各要工多貯料物。選派幹練文武。督率兵夫。分段駐工。晝夜防護。其平穩工段。亦不許稍有疎懈。臣因保定署內奏銷等項。尙未辦出。卽於初六日。馳回料理。一有就緒。仍赴永定河駐工督率防守。
永定河志。

八月。楊景素奏。臣前查永定河工。有與水爭地情形。因屆大汛。查辦不及。當經奏請。欽奉硃批。既稱辦不及。汝來時面奏可也。欽此。茲臣到工防汛。諮訪相度。北三工六號。南三工十五號以下。河身僅寬九十八丈至一百五十丈不等。與上下游現寬三五百丈者。形勢迥異。河身至此一束。勢難暢洩。是以向年上游工程。多有出險。今擬於北三工四號至十號止。展築新北隄九百三十五丈。再將十號至十五號舊北隄。加幫培築。並將南三工十五號至十八號舊越隄。及十八號至二十一號舊南隄。分別加高培厚。其南北

隄河舊隄二道酌量廢去則河身均在四百丈以外與上下游一律寬廣不致與水爭地設遇汎漲亦是暢流宣洩如蒙聖恩俞允請於八月興工明歲春融接辦務於三月內完竣奉硃批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永定河志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直隸總督袁守侗奏二十二日奉上諭前因十八日熱河雨勢較大遙望雲氣濃厚來自西北卽恐長安城上游有漲水漫溢之虞隨傳旨詢問袁守侗河水是否不致盛漲工程是否安穩令由驛據實覆奏今據奏到永定河因本月十七八九等日上游各處大雨河水長發幾與隄平隨督同道廳等分投搶護詎水勢溢漲盧溝橋西岸漫溢出槽北頭工水過隄頂洶湧異常人力難施衝開七十餘丈由良鄉縣前官營散溢求賢村減河仍歸黃花店鳳河等語覽奏深爲慮念惟有趕緊堵築以期安流順軌無礙田廬查關內河身自頭工至六工原係歸入鳳河今漫口處歸入減河仍歸黃花店鳳河等處自應設法挑溜使大溜仍歸正河一面上緊堵築趕進埽個永定河來源不大此時驟長之水想晴霽數日卽可稍落合龍自易爲力著傳諭袁守侗督率員弁竭力趕辦其有成災者妥加撫卹毋致一夫失所至該處有此漫工袁守侗須日夜在工督催不宜舍此而來已於摺內批示至所請交部議處之處將來勘明成災分數自應題本於疏內照例聲敘此時毋庸急請交部也欽此伏查永定河河身本淺此次因上游一時驟長致漫溢出槽今已晴霽數日漲水漸次消落臣連日督率道廳等將漫口上緊趕築上慰聖懷再永定河水勢本屬無定自漲水消落後於二十二日上游大溜忽爾不走中泓直向南趨至頭工三十五號始斜至北頭工四十一號而出漫口其時南頭工二十五號隄前尚有淤灘五六丈當卽

挂柳保護。乃一晝夜全行刷去。溜走隄根。立即飭用埽搶護。隨鑲隨陷。又值二十三日午後。長水一尺。勢更緊。復多撥兵夫搶鑲。搶至二十四日寅刻。始得護住。現用柴土追壓。可保無虞。計刷塌隄身長五十餘丈。寬一丈餘。俟護隄埽工做完。卽於隄後加高培厚。補還原隄丈尺。至漫水經過地方。現在委勘。俟查明如有已成災者。自當妥加撫卹。以仰副聖主念切民瘼之至意。奉硃批覽奏俱悉。近又復有陣雨。不知彼處如何。甚廛念。速奏來。永定河志。

八月奉上諭。據袁守侗奏。永定河漫口。督率道廳等趕緊堵築。加工下埽。該道蘭第錫等。駐工趕辦。不遺餘力。於初九日酉刻。合龍等語。今夏永定河因上游漲盛。致隄工漫溢。文武各員。本有應得疎防處分。今該督袁守侗於一月內。督率道廳。趕緊堵築。剋期合龍。辦理迅速。亦應甄叙。所有在工員弁。功過各不相掩。著加恩。仍行交部議叙。以示分別。勸懲。並行不悖之至意。永定河志。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吏部據內閣抄出直隸總督袁守侗奏稱。永定河南北兩岸。分界立汛。每汛經管河隄。自十八九里至二十七八里不等。惟北岸頭工。分管四十七里三分。當日因地處上游。河身寬展。工程平穩。故所管隄工獨長。近年水勢偏趨北岸。上年秋汛。北頭工四十一號。隄工漫溢。本年凌汛。水刷隄根。在在出險。修防甚爲緊要。原設宛平縣主簿一員。駐筭四十二號。其上游隄工。實有鞭長莫及之勢。雖永定河形。遷徙靡常。不便遽請更定。而隄防險易。今昔不同。不得不量爲籌備。臣與永定河道蘭第錫詳加商酌。查有永定河下游三角淀所屬南隄九工。武清縣縣丞。經管舊隄二十一里。自乾隆二十年。下口改移。離河較遠。修防甚易。雖不便遽議裁改。而酌量調用。實因時制宜之法。應將南隄九工。駐防之武清縣

縣丞移駐北岸頭工。自一號至二十二號止。畫分河隄二十二里。一切草土各工。均責令該員修築。並請即以原銜管北岸上頭工汛事。毋庸另給關防。其二十三號以下。至四十七號。仍令宛平縣主簿經管。所有南隄九工分管。暨舊隄暨濬船疏濬等事。請就近飭委霸州涇州判兼管。足資料理。將來北岸頭工。河遠工固。無須修防。或下游南隄。又增險要。即仍令該縣丞回駐九工。以符舊制。至現今移駐北頭工。其應支廉俸役食等項。仍照舊赴武清等縣支領。所需汛署。亦據該道代爲捐廉建修。毋庸另議動項。如此酌量暫移。定制既未更張。而險工得員分理。亦足以資防護。所有分管隄工字號。及應撥汛兵名數。另行均勻派撥。造冊送部。奉硃批。如所議行。永定河志。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直隸總督鄭大進奏。臣陛辭後。即赴永定河下口。率同該道蘭第錫。親勘該處六工以下河身。內向有村民居住。自乾隆十五年。欽奉諭旨飭禁。前督臣方觀承。查明給價遷移。嗣因下口改流。復又奏請暫回居住。茲永定河南北兩岸。自頭工至六工。舊有村莊業已遷移淨盡。其自六工以下。水勢遷徙靡常。屢將北堰改築。展寬。現今修守之北隄。與原設之南隄。遙隔五十餘里。其中居民。共有五十餘村。或因灘地尙未除糧。就耕守業。或貪覓魚葦之利。聚居高阜。水漲即以船爲家。雖現與下口水勢並無填塞阻滯之虞。但既附近河身。自當稟遵聖訓。勸令遷移。以清河流。臣勘明永清縣境內。應遷者柳坨等六村。東安縣境內。應遷者小孫家坨等五村。共十一村。旗民二百八戶。草土房七百二十間。已諄諭該縣等。勸民遷移。務須不動聲色。妥爲經理。其條河頭。葛漁城等四十餘村。均與現在河身相離較遠。似可准其暫回居住。但須禁其添蓋房間。壘築圍壩。以杜佔居填塞之弊。俟將來河流又有遷改。如果逼近應

遷再行隨時查明妥辦。永定河志。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工部尚書金簡奏履勘盧溝橋下沙淤過甚命步軍分段挑挖。河渠志稿。

乾隆五十年十月工部議查永定河自盧溝橋以下頭工至六工長二萬七千七百餘丈隄岸最關緊要乾隆三十七年加培興修今據直隸總督劉峨奏稱下游之三四五六工水緩沙停河底日高隄身益卑本年汛水漲發水滿隄頂幸賴子堰攔護請將南岸自四工三號至六工十九號止北岸自三工十五號至六工十號止隨舊隄高低普律加高一二尺至三四尺幫寬一丈二三尺至二丈餘尺不等又南岸四工一號至三號隄身灣曲添築直隄四百十五丈等語查隄身單薄設遇盛漲之年難資抵禦其灣曲處所未免河流偏趨易致頂衝生險均應如所奏辦理謹奏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吏部議得劉峨疏稱河防人員經管隄工所管汛地與職官銜名必兩相符合始足以專責成而資防護查永定河北隄八工武清縣主簿經管隄工長一十九里共三千四百二十丈內三千三百二十八丈均在東安縣地方坐落武清縣境內者僅九十二丈又北隄九工東安縣主簿經管隄工長一十一里七分共二千一百八丈係武清縣地方並無東安縣地段彼此錯綜管理名實參差臣與永定河道羅煥公同商酌應請將北隄八工武清縣主簿改爲東安縣主簿北隄九工東安縣主簿改爲武清縣主簿並將八工原管武清縣隄九十二丈畫歸九工管理庶得專管本境隄工名實相符責成專一該二缺並無繁簡之分現任主簿馮煥周安國均堪勝任其俸廉役食銜署亦毋庸更易惟該二汛之鈐記各照所管地方擬定字樣咨部換給以昭信守查設官分職原貴名實相符以專責成而收實效應

如該督所請。准其改管。該二汛銓記。俟咨禮部鑄給。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九月。劉峨奏。據永定河道羅煥詳稱。永定河南岸四工。下至六工。北岸三工十五號。下至北岸六工。各土隄。均於乾隆五十一年。奏請加高培厚。現在隄身一律鞏固。足資捍禦。其未經估辦之頭二三工。前因地居上游。可以從緩。並七八九工。係下口蕩漾之地。是以亦未請修。本年夏秋間。汛水盛漲。至一丈六尺不等。盧溝橋出峽之水。奔騰湍激。南岸頭工十號。並十二號。又三工六號。並十五號。北岸下頭工三號。並十四號。又三工三號。及十二三等號。或因河流偏趨。或係迎溜掃灣。汕刷隄身。疊出危險。雖經搶護。穩固而隄身舊形單薄。必須間段加培。又下口北隄七八九工。係乾隆四十四年加築。僅高五六尺不等。本年河流北趨。水漫隄根。而隄之北面。卽爲減河。隄身實屬卑矮。必須擇要培築。臣覆查永定河隄岸土工。遇有殘損。例應另案奏辦。以資防護。本年防汛時。該道羅煥面稟。臣卽親歷南北兩岸。及下口北隄。應修處所。逐一履勘。隄身實形卑薄。亟須籌辦之工。請准其估辦。於本年十月。及來歲春融。分作兩次。上緊培築。務於汛前一體完竣。永定河志。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修鳳河隄工。河渠志稿。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直隸總督梁肯堂奏。永定河南北兩岸。工段縣長。埽壩櫛比。乾隆四年。設立河營守備一員。專司埽壩工程。約束河兵力。作事務本屬殷繁。南北往來。兼顧兩岸工程。每有鞭長莫及之勢。臣與永定河道羅煥籌計。若再酌添一員。分任其事。庶足以專責成。而裨河務。查石景山汛地居上游。悉係大石片石工程。修防較易。向隸同知專管。乾隆三年。設立千總。專司報水。事甚簡少。臣之愚見。原設永定

河守備一員。應令駐劄南岸四工扼要處所。專司南岸六汛埽壩工程。將石景山汛千總一員裁汰。改爲永定河協辦守備。駐劄北岸三工。專管北岸六汛埽壩工程。如此畫分管理。各有專司。聲勢絡繹。巡防益加周密。至協辦守備。應支廉俸銀兩。與千總所食相符。應令新設守備。仍食千總廉俸。毋庸另議增添。惟應刊給協辦銜記。以昭信守。再鳳河東隄。並桃花口斜堰工程。亦關緊要。原設外委一員。尙不足以資經理。永定河向設濬船。久經奏明裁汰。而濬船把總。僅止隨同廳員。專司疏濬名實。亦不相符。請將濬船把總。改爲鳳河東隄把總。移駐東隄。辦理修防。仍兼管下口疏濬事宜。以收實效。鳳隄外委。則令移駐石景山汛盧溝橋。專司汛期內報水之事。奉硃批。該部議奏。經兵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志。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梁育堂奏。永定河自入伏後。水勢增長。六月二十九日。臣自省赴長安城防守。三十日。途次新城縣高碑店。臣署差弁。送到永定河道番人傑稟稱。自二十二、三等日。水勢增長。後至二十五日。共長水一丈三尺二寸。河流已與頂平。搶加子堰保護。二十六日。又長水一尺六寸。連底水共深一丈四尺七寸。水勢洶猛。人力不敵。將北二工二十號隄頂漫過。場去隄身六十餘丈。河溜直趨。歸入求賢村。減河由鳳河。仍至永定河下稍入海。雖已斷流。又南頭工二十六號。亦漫過隄頂。場去隄身八十餘丈。水由老君堂官莊馬頭。歸入大清河。現在督率各員。趕緊堵築等情。臣即兼程於七月初一日。行抵工所。親加察看。北岸二工漫口之處。業經斷流。已調集人夫補築。尙易集事。南岸頭工漫口較寬。現在天將晴霽。水勢漸消。正可趕緊辦理。東西兩壩。均經番人傑等先已裹頭。辦有壩臺。尙屬妥速。現在軟鑲打樁一俟做至水深。應下埽個之時。卽行下埽。並挑挖引河。務使尅期堵築。至臣與道廳等官。不能先時保護。以致

漫溢。應請旨交部嚴加議處。再過水之良鄉、涿州、固安、永清、霸州、東安、雄縣等州縣。業委員分途確查。如有田禾廬舍傷損。卽照例撫卹。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昨據梁肯堂奏永定河伏汛漫口。趕緊堵築一摺。已於摺內批示。該處入伏後。水勢增長。更兼風雨驟激。致漫過隄頂。塌去隄身。自屬人力難施。現在北岸二工漫口。幸已斷流。自應趕緊堵築完竣。其南岸頭工漫口較寬。當此天時晴霽。水勢漸消。尤當迅速調集人夫。挑挖引河。上緊堵築。以期剋日竣工。所有漫水經過州縣。如田禾廬舍。或有淹浸。卽迅速查明。有應行撫卹者。卽照例撫卹。毋使小民稍有失所。此爲最要。梁肯堂等務須妥慎詳查。迅速辦理。不可稍存諱飾。至該督前次請撥部帑八十萬兩。業經奏稱順德、廣平等府。可以起種。有秋。毋須動撥。今永定河水勢漲漫。良鄉、涿州等處。多有被淹。辦理賑卹。不無需用。如有應撥帑接濟之處。卽酌定數目。速奏撥給。至該督等所請交部嚴加議處。俟漫口堵築完竣。具奏到日。再行核辦。並著將漫水是否。今已全涸。何時可以堵築完竣。各情形。迅速奏來。以慰廑注。永定河志。

八月。直隸提督慶成奏。永定河工次。連日晴霽。晝夜趕辦。至七月二十九日。兩壩相隔。僅有三丈。擇於八月初二日卯時堵合。而口門愈窄。急溜湍激。各工員多未閱歷堵築事宜。龍門下壩。不甚便捷。致大浪衝失兩壩。至午。人力漸乏。向聞有沈船墊壩之法。隨與番人傑。卽用渡船橫置口門中間。多載膠土。鑿沈水底。前後填以沙囊。乘機樁壩。並力齊下。一面將引河頭挑開。勢如吸川。建瓴奔騰。下注分掣。大溜一舉成。功於初二日申刻。合龍。河流順軌。勢甚舒暢。於玉皇廟前加築挑水壩一座。大溜回灣。鑲築攔水壩。藉資

捍禦爲一勞永逸之計。上慰聖主慈懷。合龍後新隄整齊。臣帶同工員丈量新工計長一百二十八丈七尺。餘緣初漫時搶築東西壩臺恐不堅實。具報後復棄去水刷舊隄二段。約有二十餘丈。又堵築時移避頂衝不能盡循舊跡。增多十餘丈。實較原報漫口八十餘丈之數。多做四十丈。現在天氣晴朗河水漸消。新土夯碾堅固。舊隄加防結實。卽於初五日起身復命。所有合龍日期理合恭摺馳奏。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慶成奏永定河南頭工漫口。於初二日合龍。河流順軌。勢甚舒暢等語。此皆仰賴神靈默佑。得以迅速合龍。欣幸之餘。倍深敬惕。茲又發去大藏香二十枝。慶成現已起身前來。行在卽著喬人傑分賣玉皇廟。河神廟。敬謹祀謝。以答靈貺。至慶成等前因永定河水勢漲發。隄工險要。督率員弁搶護平穩。已降旨將慶成。喬人傑交部從優議叙。並將喬人傑賞給按察使銜。今復能晝夜趕辦。渡船墊埽。一面開放引河。分掣大溜。得以剋期合龍。深堪嘉獎。慶成。喬人傑著再交部議叙。所奏通判何堂調赴工所照料一切。皆妥營田効力之原任玉田縣知縣陳鳳翔。派委挑挖引河。不辭勞瘁。甚爲得力等語。何堂著准其一體咨部議叙。陳鳳翔亦著該督咨送部引見。以示鼓勵。又據徵瑞奏。天津賀家口地方海河漫溢。隄工甚險。當經督同運使嵇承志。天津道丁澁鑿等晝夜搶護。將隄身幫培堅固。村莊人口均爲保護安帖。田禾不致損傷。仍得豐收等語。覽奏欣慰。嵇承志。丁澁鑿於海河漫溢。冒雨督工搶護平穩。亦爲出力。並著交部從優議叙。現在徵瑞已赴河間景州一帶。勘辦賑卹事宜。該處新築隄工。仍著該運使等加意防護。一律穩實。永臻鞏固。永定河志。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八月初七日。奉上諭。據伊江阿奏。山東運河一帶。因七月二十六。七等日。連朝大

兩湖河並漲。現在設法宣洩等語。看來秋雨既多。直隸永定河亦關緊要。梁肯堂此時因朕萬壽期近。已前來熱河。但該督到此。不過隨班行禮。並無應辦之事。著傳諭該督速回永定河工所。察看水勢情形。督率工員隨時加意防護。不必急於前來也。河渠志稿。

嘉慶二年七月。梁肯堂奏永定河入秋後。水勢時長時消。閏六月二十九日亥時起。大雨如注。七月初一日至初二日。雨勢更急。平地水深二尺。盧溝橋底水深至一丈五尺二寸。南北兩岸。在在出險。初三日子時。又復風狂浪湧。水高隄頂二尺餘寸。風浪愈急。人力莫敵。致北岸二工。共塌去隄身二百六十餘丈。北三工。又塌去隄身五十丈。南岸頭工。塌去隄身一百五十餘丈。並將金門閘龍骨。衝去二十餘丈。全河大溜。悉由漫口下注。幸初四日雨止。天霽。水亦漸平。現已調集人夫。趕緊裹頭。辦出壩臺。即日軟鑲下埽。以期及早堵築完竣。臣與道廳等官。不能竭力保護。以致漫溢。罪無可逭。請旨交部嚴加議處。再過水之固安、永清、東安等縣。業委員確查。如田禾廬舍。稍有傷損。卽照例撫卹。永定河志。

是月。梁肯堂奏奉上諭。永定河水高隄頂二尺有餘。加以風狂浪湧。隄工漫塌。實由人力難施。尙非搶救不力。所有該督等奏請交部之處。著加恩寬免。梁肯堂在直年久。於河務情形。亦所熟習。不復另派大員前往幫辦。該督惟當董率在工。文武員弁。上緊堵築。迅速合龍。尙可將功補過。連日天氣晴霽。水勢會否消退。該督如何鳩集工料。興工堵築。約計何時可以堵竣。著卽速奏。若該處河身。經此番衝刷。或更加深。通轉爲極好機會。並著查明具奏。仍繪一圖。貼說呈覽。至下游過水固安、永清、東安等縣。猝經漫水下注。田禾不免稍被淹浸。該督並當派委道府大員。詳細履勘。實力撫綏。如有應行蠲緩之處。著據實奏聞。不

可稍存諱飾。仍卽回奏。以慰廬注。欽此。伏念臣職司河務。未能竭力搶護。以致隄工漫塌。實屬咎無可道。復蒙天恩。寬免交部。感激悚惶。更難自己。此次永定河塌去隄身數處。迨七月初四日。天氣晴朗。河水頓消。數日來。盧溝橋存底水七尺五寸。卽南頭工漫口大溜。已較前稍緩。查南頭工漫口。水由良鄉縣之任家營老君堂官莊。並經過涿州之桐村等處。入大清河。歸淀。南二工漫口。業已斷流。北二工北三工。已成旱口。其溢水係過宛平縣之趙村。曹各莊。石堡。求賢等村。固安縣之北張化等村。由減河歸鳳河。仍入永定河下游。所有旱口工段。各長數百餘丈。及數十丈不等。必須層土層礮。補築堅實。已分派附近州縣。協同工員。趕緊興辦。南頭漫工丈尺較寬。工程尤關緊要。臣復札調清河道方受疇。星夜至工。幫同堵築。先於東西兩壩。逐漸軟鑲。各下邊埽。追壓到底。一面於口門相近處。挖挑引河。俟合龍時。挑開河頭。俾掣溜得力。水歸正河。目下工程。已做有二分。可期月內合龍。其金門並閘口草壩。衝去工段。擬俟合龍後。次第修復。此番水勢湍激。衝刷河道。更加深通。現在大溜經行之地。誠如聖諭。轉爲極好機會。惟水勢消退之處。不免淤塞。臣等公同商酌。統於合龍後。再行測量。有應挑挖者。一律挑濬深通。謹遵旨繪圖貼說。恭呈御覽。永定河志。

七月二十日。奉上諭。熱河於二十日丑刻。又復陰雨。至午刻尙未晴霽。雲氣仍自西南而來。因思永定河漫口。前據梁肯堂奏。新築隄工。因十五日之雨。又塌去二十餘丈。究係該督等意存欲速。鑲築未能堅實所致。本日未識是否。亦有陰雨。深爲廬念。傳諭梁肯堂。惟當虔禱河神。垂佑。不可稍涉怨尤。並督率工員。慎重進占。步步穩實。毋得草率從事。河渠志稿。

八月梁肯堂奏永定河兩岸墊場後因溜急工鉅經奏明飭調清河道方受疇帶同熟諳工程人員來工分段趕辦並於口門下相度河形指定地面挑挖引河三百餘丈以備引溜歸槽自堵築以來每日酌量水勢次第下埽至八月初六日口門僅餘三丈已刻敬祀河神後即追下大埽趕緊堵築一面挑開引河立見大溜下注直由引河歸入正河勢甚暢達順軌循流隨於未刻合龍其金門閘龍骨及草壩等工喬人傑等稟能妥辦即責成該道廳次第辦理迅速完工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梁肯堂奏永定河漫口於本月初六日堵築合龍覽奏欣慰此次工程於七月二十七日後氣候晴和夫料湊手得以趕緊施工並開放引河順流暢注旋將兩壩趕下大埽即日堵合此皆仰賴河神默佑迅速蕙工欣慶之餘益深欽感特發去藏香二十枝著該督等敬謹祀謝以答神庥至該處現係新工善後事宜均關緊要該督尤應督率工員妥爲經理務須培築堅實以期永久鞏固永定河志

嘉慶三年三月十二日奉上諭胡季堂奏永定河隄工殘缺應行補築分別緩急辦理所奏甚是近日河員往往擬將河隄增高以禦汛漲殊不知河底淤墊不思設法疏濬徒將隄頂日益加高則河底豈不益高於事仍屬無濟著傳諭胡季堂祇須將應修應築事宜分別酌辦不可輒事增高以致徒費無益睿皇
帝聖訓

嘉慶五年六月直隸總督胡季堂奏臣前聞桑乾河有斷流之信到工面詢該道王念孫南北兩岸同知翟罌雲陳煜及各汛官弁僉稱永定河即桑乾河傳說於桑椹熟時間有斷流之事亦非年年必見乾涸今年閏四月十二二十等日自盧溝橋以東間或斷流至五月初二日大雨後河水通流並云桑乾河斷

流。主伏秋汛水盛漲。臣查此河既有桑乾之名。則桑樞熟時。河水乾涸。固係常事。至春夏之交。雨澤稀少。則夏秋以後。或虞涇潦。亦理所應有。今歲既已顯露乾涸。又有主伏秋盛漲之說。更不可不防其漫溢。自當較往年倍加保護。連日帶同永定河道王念孫。周歷各工。如南岸頭工至六工。北岸頭工至六工。所有舊險原築埽壩之處。令加鎮堅厚。至兩岸七工以下。卽係下口。乾隆二十年。在北六工二十號下。開隄放水。作爲下口。南北兩岸相距四五十里不等。原係任其蕩漾之區。今河勢漸向北趨。北隄未免喫重。查下口以下之南北各隄。本屬單薄。因是河流蕩漾之地。只有疏濬引河之費。並無培築隄岸之工。惟乾隆五十四年。曾將北隄七八九等工。隄身卑薄之處。略加培築。嗣以溜向南趨。十餘年未經請修。自上年以來。河流淤墊。水又紆折北趨。經該廳汛照依常年成例。估需挑挖引河銀四千七百餘兩。經臣具題報銷。迨本年凌汛後。水勢又向北行。漸逼隄根。經該道王念孫勘驗。應挑淤引流者。不過數段。毋許多費。所有節省挑淤之項。移作北隄加高培厚之工。該道將北隄七工。隄工底寬一丈四尺。頂寬一丈及一丈一尺不等。各加高三四尺。計長二千三百七十八丈。增築夯礮。用資保護。並於八工以下。河流去隄稍近者。俱添挑水壩。並加鎮埽。以資防禦。臣親往查驗。該道不拘挑淤之常規。竟作培護之隄障。經費未加工用。歸實若照案題銷。誠恐部中未悉。此時河勢。加以駁查。仰祈聖恩。俯如該道所辦。准其據實開銷。庶於河防有裨。永定河志。

是月奉諭。胡季堂奏。查勘永定河南北兩岸。並下口各工平穩一摺。內稱桑乾河於桑樞熟時。偶露乾涸。係主伏秋水勢盛漲。此說朕所素知。今年閏四月間。盧溝橋以東。既有斷流之處。自當較往年倍加防

護不可因目前水勢平穩稍存大意。永定河道王念孫於河務尙爲熟悉。既經詳悉履勘。將節省挑淤之項。移作北隄加高培厚之工。自應卽照所請辦理。不必拘泥原題。估需挑費。總宜使工用咸歸著實。不得逾歲修經費。方爲妥協。永定河志。

十二月。護理直隸總督顏檢奏。永定河道王念孫。因公來省。講論河務。臣詢以永定河一十號汛。何以最要之南頭工一汛。所管道里獨長。假如一汛內有兩處喫緊。或適當風雨之夕。何能分身兼顧。儻致疏悞。所係匪輕。其對岸之北頭工。多年穩固。一汛轉設兩員。未免此勞彼逸。如有應需調劑之處。正可面爲商推。現據該道詳議。移設汛員一事。於今昔簡要情形。實屬得當。復商之署藩司同興。亦以所議。係移員而非增置。洵爲有裨要工。臣詳加覆核。永定河自盧溝橋以下。兩岸俱係石工。一至南頭工汛。則隄岸純沙。乾隆三十五年。至嘉慶二年止。漫工六次。俱在該汛之內。原設宛平縣縣丞一員。工長汛險。實不足以資照料。請將南頭工汛。照北頭工之例。亦分爲上下二汛。派定隄工字號。勻撥汛兵名數。各自經管。所有原設之宛平縣縣丞。應作爲南頭工下汛汛員。其南頭工上汛汛員。查有駐劄大城之霸州州同。向管子牙大隄。及廣安等隄。現在另摺所議。應添椿埽之工。係在獻縣。河間二縣境內。其大城境內隄工。歸霸州州同管理者。係屬平工。請將霸州州同。移駐永定河南頭工上汛。以州同經理首汛要工。實符體制。且永定河汛員。向稱勞苦。茲添一州同陞階。亦足以昭勤勉。其霸州州同原管隄工。查有向管蘄運河之蘄州州判。久不挽運陵糟。又無緊要工程。請移駐大城管理子牙等隄。以代霸州州同之任。至蘄州州判。事務本簡。應卽歸并蘄州中營巡檢管理。作爲地方水利缺。以符名實。以上霸州州同。蘄州州判二員。各以原銜

移駐。毋庸另給關防。大城現有汛署。毋須另建。原設弓兵淺夫。悉循其舊。其南岸上頭工汛署。不過草土屋十餘間。需費無幾。該道自請捐廉建葺。亦毋庸勸及帑項。臣因南頭工汛。從前屢經出險。一員不敷辦理。是以與該道王念孫商酌。移員分管。其霸州州同。薊州州判。本任委係可移可并。別無顧此失彼之慮。茲據該道分晰具詳。由署藩司同與等議詳覆到。理合恭摺具奏。如蒙聖恩俞允。則凌汛以前要工。卽資分管。事歸核實。奉硃批。吏部議奏。經吏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志。

是年胡季堂奏請以工代賑修築新安白洋淀南隄。長流河北岸東隄。雜淀東岸西隄。燒車淀西岸北隄。加高培厚。頂寬一丈五尺。底寬三丈至五丈。高八尺。雄縣千里長隄。卽東老隄。自任邱界至保定界止。長五千四百六丈二尺五寸。加築頂寬一丈五尺。底寬三丈高七尺。任邱境千里長隄。南自高陽界至雄縣隄界止。長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三丈五尺。照原建修頂三丈。底寬五丈。高一丈。霸州上六工隄。自東關龍王廟至平口村止。長五千八十三丈。照原建修築頂一丈三尺。高七尺。內自三岔隄至平口村止。長二百三十九丈。係營田西隄。加高培厚。築頂寬一丈三尺。底寬四丈。高九尺。下六工隄。自平口村東至工尾止。長三千六百十六丈。內第一段第三段。係營田北隄。築頂寬一丈三尺。底寬四丈。高九尺。營田南隄。長六百八十五丈。照原建修築隄寬一丈三尺。底寬三丈。高七尺。營田東隄。長七百三丈。照原建修築頂寬一丈三尺。底寬四丈。高一丈六尺。六郎隄。自東隄村至新城界齊家堰止。長一千八百六十二丈。照原建修築頂一丈。底寬三丈。高五尺。畿輔安瀾志。

是年顏檢奏准。南杜村隄外河溝。通入子牙正河。移建閘座。以防倒漾。築護隄埽月隄等工。並請移駐河

員各專責守。奏略文安、大城被水，由河間民人挖開廣安橫隄，實因念祖橋，劉各莊漫口衝灌情急所致。今念祖橋漫口業堵築斷流，惟劉各莊漫口寬三十餘丈，水深溜急，施工非易。於道庫撥銀一千兩，購料上緊堵築。此處漫水斷流，即須將廣安橫隄並黃家道各缺口補築。庶三縣民人咸知水退可種，爭競之端不禁自止。惟子牙河大隄殘缺處若不培築，再遇水漲，無以弭患安民。至大隄修築堅固，河間隄內瀝水別無出路。蒲塔等村地勢低窪，仍不免積潦爲患。原建王蕃二閘業已淤平，而由閘沿隄查至榆錢窪，不特引水淤成平地，即榆錢窪現能受水之地，方圓四五里，若仍此洩水，必須穿窪挑引，方可導入子牙正河。工費浩繁，洩水仍難暢達。因於堤城上下相度，查有舊閘之南杜對面堤外有河溝一道，距河唇長六十餘丈。本年四月居民於此開挖，通入正河，藉消積水。即請於此開挖，深通，隨其原挑溝渠，酌挑彎曲，斜入正河，並在堤口移建石閘，如瀝水高於外河，即開閘洩放。當伏秋盛漲，即行閉築，以免倒漾。其獻縣河間、大城三邑之子牙河西岸堤工殘缺單薄，普律加高培厚。共工段長七千一百三十一丈。但獻縣河間境內迎溜險工難資抵禦。查乾隆一十八年水利工程案內險工八處，俱經裁彎取直，以順溜勢。是以三十年間不致漫水。今又倒注西堤爲害，若仍裁彎取直，河道既長，費亦過多。擬擇最險處，參用永定河工程做法，間段加椿，作護堤埽，以資鞏固。又念祖橋劉各莊兩處漫口迎溜頂衝，土性純沙，臨河宜加築內戩，並下護堤埽隄後圈作月堤，以爲重門保障。又杜各村閘外引河酌挑彎曲，以順水勢。但引河逼近河唇，盛漲易淤，擬築護閘月隄，以爲外禦。至閘座工費查舊王蕃南閘僅有一邊，雁翅北閘亦間有殘缺。現在凍冰不能刨挖，以二閘之料供一座之工，即需添補亦屬無幾。又廣安橫隄各缺口並長城老堤

黃家道口亦須補築。查漳沱河過臧家橋迤北。卽名子牙河。又名沙河。經河間、大城、靜海、天津。以匯北運河。從前鮮有漫溢。自河流側注。西堤屢致出險。今卽於子牙河隄岸。殘缺單薄處。加高培厚。而河之側注如故。仍恐嚙隄貽患。自應加做龍尾埽。簽椿保護。至念祖橋。劉各莊。前此潰決之由。實因水深跌塘。浮泛不定。今議於裏口添貼心壩。以爲內戩。再圍築月堤。並下埽。誠爲慎始之道。其舊王蕃二閘廢後。水無去路。積潦難消。而導水之溝。又易淤平。卽榆錢窪亦不能引水。今昔情形不同。自應移建杜各村。以時啓閉。並加築月堤。以資外禦。至修隄一項。查係動用民力。惟該處連年被水。雖經賑濟。民力未紓。恐難力役。此項工程。前曾外辦。應卽在外籌項。切實經理。毋庸另請動款。亦不致累及閭閻。杜各村閘。應移駐河工。佐雜一員。專司啓閉。至管河之員。向係河間縣丞。管理西岸。景和鎮。巡檢管理東岸。今東岸鞏固。西岸喫重。如令分岸經營。未免勞逸不均。應將念祖橋以南之東西兩堤。責成巡檢管理。其念祖橋以北之東西兩堤。責成縣丞管理。俾照料易周。可收實效。畿輔安瀾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永定河水章廣九

嘉慶六年六月初八日奉_{上諭}。昨因大雨連綿。河水漲發。朕心深爲慮念。特派那彥寶等。前往盧溝橋一帶。查看被水情形。據覆奏盧溝橋東西隄岸。被水衝塌。漫口四處。水勢散溢。下游居民。田畝被淹。浸者必多。自宜趕緊修築。以資保護。所有東岸工程。著派侍郎那彥寶。武備院卿巴寧阿。前赴拱極城駐劄督辦。其西岸工程。著派侍郎高杞。祖之望。前赴長新店駐劄督辦。各帶司員。率同地方官。上緊設法疏消。堵塞缺口。俾要工即臻鞏固。毋稍遲緩。河渠志稿。

是月初九日奉_{上諭}。姜晟在湖北總督任內。辦理軍需各務。種種貽悞。前據吳熊光查奏。當即降旨。將姜晟交部嚴加議處。部議上時。必當治以溺職之罪。今京師自六月初一日起。大雨五日四夜。水勢驟長。節經朕派令乾清門侍衛等。馳往城外。查勘被水情形。旋據復奏。永定河兩岸決口四處。盧溝橋一帶。幾成澤國。並經設法將各路軍報實遞。此皆朕與廷臣集議辦理。又分命衆卿員。各路查災辦賑。衆臣均能奔走不辭勞瘁。而自初一日至初八日。地方大吏。杳無音信。殊出情理之外。保定距京甚近。值此大雨盛漲。即鄰近地方百姓。尙應隨意留心體察。豈有京師帝居所在。爲臣子者。漠不關心。視同膜外。有如此之封疆大吏乎。若云被水阻隔。則朕近日派往之大員侍衛等。尙能策馬淪渡。接遞軍報。姜晟即不親自前來。獨不當差人賫摺。自稱悚懼不安之意耶。乃本日姜晟奏到一摺。祇據河道稟報。內稱本年永定河河流。

未斷汛前節次長水實爲佳兆。又稱大雨壘沛。查明田禾尙無妨礙。真如在夢中矣。向來永定河至伏汛時該督預行赴工防汛。上年河水未經泛漲。胡季堂尙往來工次。冒雨觸熱。致積勞成疾。乃姜晟猶稱一面預備。如應赴工。卽趕程前往督防。可謂全無人心。畿輔距京咫尺。地方大員。已玩愒乃爾。若遠省督撫。相率效尤。豈復尙成治體。姜晟之在直隸如此。其在湖北辦理軍需。廢弛玩愒。不必言矣。近因雨水過多。朕遇災增懼。不肯遷怒。節次降旨。引爲己過。卽宮庭內太監。偶有過失。方且曲意優容。豈肯於封疆大吏。有意苛求。以塞災應。但姜晟辜恩尸位。昏憤替亂。伊若出之。有意卽屬喪盡天良。若云全無見聞。則是形同木偶。此而不加懲辦。何以整飭官聯。經朕詢問。本日奏事之王大臣等。僉以姜晟罪因自取。必當革職拿問。若復加曲貸。轉非執法持平之道。姜晟著革職。派侍郎熊枚。帶同司員。前往傳旨拿問。卽暫署直隸總督篆務。派委委員。將姜晟押解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具奏。至永定河道王念孫。及南北岸同知。河務是其專責。今該處已有四處決口。王念孫全未知覺。猶以虛詞具稟。姜晟且那查寶赴河干查水。住宿一夜。總未見該道等在彼看辦。均屬罪無可道。王念孫及南岸同知翟鏗雲。北岸同知陳煜。著那查寶。莫瞻菴。於沿途遇見時。傳旨將伊三人革職拿問。一併解京歸案審辦。至石景山同知。亦係管理河務之員。但現在決口處所。是否該員所管工段。著熊枚查明具奏。再降諭旨。永定河志。

是月署直隸總督熊枚奏。臣於十八日馳抵保定。接奉上諭。那查寶等奏。查勘永定河下游河身內。並無急湍長流。附近居民。在河身內高阜處。種植秫豆等物。其南岸隄外。並有濶出地畝。趕種晚菽等語。可見下流高仰。已非一日。若不設法。使河流仍歸故道。則南苑一帶。豈可竟成河流熱徑耶。此時伏汛盛漲。

口門一時不能堵塞。惟有開挖引河。吸溜歸槽。最爲要務。著那彥寶等四人會同熊枚。相度地勢。何處可以挑挖引河。卽稍佔地畝。亦屬無可如何。應詳酌具奏。欽此。臣查直省被水。至有七十三州縣之多。災黎嗷嗷待哺。刻不容緩。尤應與藩司悉心妥議。仍恐州縣中有未諳賑務者。已遴委勤幹委員。馳往幫辦開賑。而災重州縣甚多。幹員不敷。遴委實不勝焦急。適趙州知州薛學詩。因公在省。該員在直。有二十九年。曾任河工州縣。不但熟諳直隸土俗民風。抑且永定河上下游河道。亦素所習諳。卽於二十九日。札委晝夜兼程。星赴盧溝橋。工次預備。欽使詢問。并隨往相度地勢。何處可以開挖。已向該州詳細告知。並將臣於十一日會同欽使履勘二十三號漫決要口。據臣愚昧見及之處。亦與該州說明。令轉向欽使縷述。以備公同參商裁奪。臣擬暫駐保定數日。將放賑事宜。辦有頭緒。亦卽起程。先從永定河南北岸下游各廳所報兩岸漫決各口處。徧行查勘。因永定河上游二十三號漫決要口。現在遵旨開挖引河。吸溜歸槽。則大溜仍由下游故道奔駛。惟北岸各漫口。約一千五百二十餘丈。南岸各漫口。約一千六百六十餘丈。現在俱不及搶堵。將來上游決口。堵塞大溜下注。須不令仍向南北岸各漫口分溢。方保無虞。現飛札永定河道陳鳳翔。飭將下游各漫口。預籌作何購料堵築。抑或卽將開挖河身淤土。挑補漫口之處。均屬其向欽使稟知裁奪。臣俟徧行履勘會議後。卽進京恭請皇上訓示。永定河志。

七月十五日奉。上諭。那彥寶等奏。請發帑銀一百萬兩。以備永定河採辦料物一摺。著照所請。於部庫內撥銀五十萬兩。內務府廣儲司庫撥銀五十萬兩。交那彥寶等。請領備用。本年永定河漫溢。所需料物較之往年。多至數倍。而直隸州縣。多半被災。秫稻等項。不無短少。兼之道路泥濘。遠處一時不能運到。市價

昂貴。自屬實在情形。所有此次永定河工需用料物等項。著加恩准其照依市價購辦。但市價長落不一。此時雖屬昂貴。轉瞬水退道乾。價值自必日漸減落。那彥寶等。惟當隨時確查料物貴賤情形。飭令承辦之員。據實報銷。不得以目前最昂之價爲準。藉口浮冒。至河工定例。土隄漫口。係銷六賠四。著落各員分賠。至堵築石隄。及挑挖淤塞。向無應賠之例。現在永定河石土各隄決口。多至三千餘百餘丈。皆因下游高仰所致。歷任各員。因循玩愒。不肯隨時疏濬。以致下壅上潰。衝決石隄。咎無可辭。若不責令賠修。是貽誤各員。轉得置身事外。不足以昭平允。著那彥寶等估計用銀確數。查明自乾隆三十八年起。至嘉慶五年止。歷任直隸總督。永定河道。暨廳汛各員。分別正任署任。年月久暫。開單具奏。酌令攤賠。以示懲儆。河渠志稿。

是月戶部議得侍郎那彥寶等奏。查河隄被衝決者。石工三百六十餘丈。護石隄之灰土工。一千一百二十餘丈。埽土工三千二百九十餘丈。其高仰淤墊處。所在皆須挑挖。臣熊枚查勘被淹地方。共九十餘縣。處處皆須撫綏。大賑大工。同時並舉。若不通盤籌畫。惟恐辦理不周。查乾隆十一年。江南黃運湖河盛漲。則有江賑例。二十六年。河南黃沁漳衛諸河並漲。則有豫工例。均經部議准行。此次永定河漫水。既與從前江豫二省相同。而工賑事宜。與江豫二省無異。莫若查照江賑豫工成案。暫開永定工賑捐例。庶賑項工程。得以從容料理。億萬災民。益沐惠澤。於無既等語。臣等查賑濟辦工。需費浩繁。自應通盤籌畫。應如該侍郎那彥寶等所奏。准令士民報捐。如蒙俞允。臣等另議謹奏。奉旨依議。所有應議章程。著戶部會同吏兵二部妥議具奏。永定河志。

八月奉上諭。熊枚查勘文安一縣。被水成災較重之區。並繪圖貼說進呈。朕詳加披閱。該處地形窪下。積水已越三年。今夏子牙清河諸水。四面漫溢。竟深至二丈有餘不等。住居民人共計三百六十餘村。俱浮沈水中。嗷嗷待哺。朕心實增憐軫。該縣自建置縣治以來。必有舊定章程。爲疏通水道。保障居民經久之計。是否近日廢弛不辦。並現在應如何設法疏通。百姓不致久困積潦之處。亟應講求妥辦。著陳大文悉心體訪。詳議具奏。睿皇帝聖訓。

是月那彥寶、巴寧阿奏。臣等先於七月下旬。飭原任南岸同知翟嶠雲。帶同抄平人等。自盧溝橋至下口。一面估計。以便白露後興工挑淤。茲據翟嶠雲稟。沿河逐段測丈。除八九工俱有河形。現在該處尙存積水。難以平丈。所有自盧溝橋至下口七工條河頭止。共計平過一百五十餘里。全河形勢。或起或伏。尙非一律高仰。查所平各工內。有大淤灘二十二段。計長八九百餘丈。高一丈一尺至三四尺不等。或中梗河心。或偏墊岸側。此必須挑挖深通者。其餘較盧溝橋第五虹底石版。漸見低窪。尙可緩挑等語。臣等見永定河自盧溝橋至下口。一百八十餘里。計長三萬二千四百餘丈。若一律高仰。必須全行疏濬。則工段綿長。恐一時難以籌畫。一經抄平。幸河形大勢尙屬北高南下。現在祇須間段疏濬。無虞阻滯。已於初六日。招集人夫。趕緊挑挖。一面挑河打壩。掣溜歸槽。務期河流及早順軌。仰慰聖懷。至兩岸之中泓。及下口所有必須裁灣取直。並開引河分流之處。統俟明年凌汛以後。麥汛以前。再查勘挑濬。奉旨依議。永定河志。十月。那彥寶、巴寧阿、陳大文奏。臣等督率在工員弁。於十月初三日丑時。合龍邊埽戩。俱屬堅實。又慮挑挖淤工。稍有阻滯。則水流不暢。復派員弁沿河查探。所有原估挑挖八千九百三十二丈。及續估六千

一百八十七丈均一律深通。全河水勢復歸故道。查今歲永定河漫溢石隄四處。土隄一十八處。共三千七百四十七丈五尺。上座宸衷屢蒙訓示。始得次第合龍。所有北上頭工合龍日期。全河復歸故道。理合恭摺謹奏。永定河志。

是月那彥寶、巴寧阿奏。十八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七日奉上諭。那彥寶、巴寧阿奏。現築二十四號護隄土壩情形。並已未竣石土。及應修坍塌隙裂各工段。開單進呈。卽照所請辦理。現在天氣晴和。各工可趕緊修築。惟時屆小雪。氣候凝寒。若於凍土施工。轉恐不能堅固。著傳諭那彥寶等酌量情形。何日凝凍。卽於何日停工。俟來年春融。再行修築。俾要工不致草率。欽此。查現在石土各工均關緊要。若於凍土施工。轉恐不能堅固。已於二十日概行停止。查渾河水勢長落靡常。惟資兩岸隄工。以防泛溢。其石隄工程。可期堅固。惟兩岸土隄。自乾隆五十年加高培厚以來。十有餘載。日形卑矮。今往來籌度。所有南北兩岸舊隄。除下口七八九等工。計長八十餘里。河面漸寬。尙可從緩加築。自頭工至六工止。一百五十餘里。必須間段擇要加培。並於最險要處添築越隄。其迎溜頂衝處所尤須備料添築埽段。以資捍衛。已飭永定河道陳鳳翔。逐段估計。預籌俟明年春融。次第辦理。永定河志。

是年侍郎那彥寶、武備院卿巴寧阿。石土各工奏略。查永定河石工各隄。七月十九二十四等日開工。所有石隄漫口四處。內東岸第十四號石工較長七丈。今照依舊式。下截補砌青沙大石五層。頭臥縫下生鐵銀錠底面灌漿。上砌片石。又加壓面石一層。背後地脚下。栢木釘築打灰土五步。上砌片石。已於二十六日修築完竣。其背後截隄衝沒二十九丈。應築灰土三十二步。已築十二步。培護土隄二十三步。已築

四步。西岸稅局後身。不列號漫口六十八丈。現在地脚栢木釘俱已下完。灰土三步。亦經打竣。下截外皮大料石五層。現已安砌一層。背後石子。亦安砌一層。又橋南頭第二號漫口。計六十二丈五尺。內迤北四十五丈五尺。脚根尙屬結實。毋庸下釘。所有應築灰工三步。現在已築一步。南邊十七丈。尙有積水。現經淘岸。俟露出根底。再行分別土性。酌量下釘築土。至東岸第二十三號漫口。一百五十餘丈。又坍場三十餘丈。口門一帶。深處急溜衝刷。甚屬洶湧。雖時逾秋分。而正溜深處。尙有丈餘。若待消涸。堵築與修。不惟悞工。且明年凌汛。更屬可慮。惟有一面挑控引河。一面趕築攔水壩。將大溜掣入引河。方可與工修砌。但河身積年石子層積。一切釘樁難下。因設法編用柳圍。中填大小石塊。挨次布列。以作排樁。又將秫秸鋪草包裹石子。捆紮成卷。俗名石牛。層疊圍傍。以作大埽。通計攔水大壩。長一百七十餘丈。加緊餞築。又據永定河道陳鳳翔稟報。南北兩岸土隄。旱口十七處。並展寬月隄二千八百三十餘丈。俱如舊估做法。夯礮堅實。於二十五、六等日完竣。並將頂衝緊要處所。幫鑲邊埽。其蓋頂兩幫。應用膠土。再次第添築。又第二十三號壩工。合龍奏略查第二十三號壩工。一面將壩身加高培厚。一面安鑲大埽。督夫搶築。於九月二十日酉時合龍。其壩南石子淤灘。順添勢挖深通。引河暢流無阻。現在水勢趨入北上頭工水口。又工竣奏略。所有石景山堵築石隄漫口四處。共長三百二十四丈五尺。拆補拘抵坍場。皸裂石隄。先後估計。共長二千二百八丈。補築背後灰土素土各餞隄。先後估計。共長一千七百二十七丈四尺。又築打二十三、四號攔水壩四道。長四百六十九丈。又二十三號引河。刨挖沙石。長四百六十五丈一尺。南北兩岸堵築土隄漫口十八處。長三千四百二十三丈。補還原舊埽段。長七百四十七丈。新添險工埽段。長二

千二十九丈八尺。去秋北上頭工引河，創挖沙石，長八百五十七丈。挑挖淤灘，長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二丈。今春疏濬下口，挑挖中泓，長三千八百七十九丈。南北兩岸三角淀土隄，加高培厚，長二萬七千一百一十丈二尺。又奏略伏查永定河水，挾沙而行，急則沙行，緩則沙積。每當大汛，挾山西直隸衆山之沙，建瓴而下。至盧溝橋迤南，地平流緩，沙亦易停。及至下口，又恐其挾沙入淀，淤塞淀河。是以乾隆二十年，督臣方觀承奏將北岸六工第二十號，改爲下口，中寬四五十里，任其蕩漾，水散沙勻，俾澄清之水，由沙寬淀會鳳河入大清河，然沙有來路而無去路，非若黃河之沙，可直達於海也。日積月累，河身淤高，每逢盛漲，消納不及，遂致瀾漫。上游旣潰，下游益壅，誠如聖諭：「渾河之患，總在淤沙，欲其暢流無阻，必需將全河淤沙挑挖淨盡。」查南北兩岸相距自三四里至五六里不等，長一百數十餘里，下口寬四五十里，每年疏濬中泓所挖之沙，仍堆河內，原非治河善策。若將此一百數十餘里之沙，全行運去隄外，則所費實屬浩繁，果能一勞永逸，卽多費帑金，亦聖明所不惜。無如一經大汛，舊沙纔去，新沙又淤，况工程過大，一歲之中，除三汛及冰凍之時，不能一律完工，必致半途而廢，止可裁灣取直，疏通梗塞，並將卑矮隄身，加高培厚，添做埽工，埽多可以護隄，隄固可以束水，水束可以攻沙，庶足暢河流而防衝刷矣。議輔安瀾志。

是年侍郎那彥寶等覆勘議請挑濬牯牛河，良鄉縣境自開下起，工分五段，共一千九十五丈。至涿州境，自陶家營起，工分七段，共二千六十一丈。至宛平縣境，自長安城起，工分三段，共九百八十丈。至固安縣境，自米各莊起，工分十九段，共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九丈四尺。又挑濬黃家河，固安縣境自牛坨橋起，工分二段，共九百二十丈。至永清縣境，自黎行村起，工分二段，共一千二百八十丈。至霸州境，自坨里村起。

工分九段。共六千二百九十丈。又挑濬北村引河。固安縣境。自灰壩以下起。工分十八段。共九千二百四十六丈八尺。口寬二丈至五丈不等。底均寬二丈。深各五尺。又奏牝牛河長一百四十七里。自金門關至米各莊二十里內。淤成平陸。並無河身。自此以下。至黃家河。俱深暢無阻。北村引河。並未淤墊。緣金門關口寬五十餘丈。牝牛河寬不過五六尺。河身褊淺。分洩不及。又加以今夏盛漲。關上下兩處漫水。泛溢水過沙停。故關口附近地方。竟至淤墊。其下游離關較遠。因分流勢緩。沙停於上。水流於下。仍得疏通。通計牝牛河淤者十之二。不淤者十之八。下游之不淤。是曾經挑挖之驗。則現在上游之淤。顯係挑後新淤。請旨敕下直隸督臣。轉飭沿河各州縣。仍按原挑尺寸。妥爲疏濬。畿輔安瀾志。

嘉慶七年二月。奉上諭。那彥寶等。籌議永定河加培疏濬一摺。挑挖淤沙。固爲治河不易之法。但永定河南北兩岸。長一百數十餘里。自不能將全河淤沙挑挖淨盡。該侍郎等相度形勢。裁灣取直。疏通梗塞。並將卑矮隄身。加高培厚。添做埽工。護隄束水。藉以攻沙。祇可如此辦理。惟當督飭工員。於新舊埽工。實力鑲築。以資捍衛。斷不容有偷工減料。以致工程卑薄。不能經久。其河身高仰處所。亦須間段挑濬。俾無阻梗。方爲妥善。奉皇帝聖訓。

是月直隸總督陳大文奏。永定河南岸隄長一百五十四里。北岸隄長一百五十五里。又有下口南大隄八十餘里。北大隄四十餘里。及鳳河東隄斜堰五十九里。工段綿長。處處須兵保護。據永定河道陳鳳翔稟稱。永定河南北兩岸。額設戰兵一百十六名。守兵一千四十七名。工長兵少。每遇大汛。不敷差遣。請奏明酌添戰兵六十名。守兵二百四十名。分派南岸守備。北岸協備。經管酌量工段平險。添撥各汛。以資捍

衛臣查永定河南北兩岸原設河兵約計每里不及三名實屬鞭長莫及第未便於定額外再議加增當即札飭藩司瞻柱會同臣標中軍副將武爾袞奏妥議茲據稟稱於綠營各標鎮額兵內酌核繁簡通融抽撥以歸核實而重河防查督標額設馬步守兵五千六百八十六名提標額設馬步守兵八千八百一十六名宣化鎮額設馬步守兵七千九百二十七名天津鎮額設馬步守兵六千七百六十九名核計四處兵數較多請每處抽撥戰兵十五名守兵八十五名共戰守兵四百名撥交永定河道分防各汛等情臣復悉心確核如此通融調劑於營務不致貽誤河防得有裨益糧餉仍不虛糜復咨商直隸提督特成額意見相同謹恭摺具奏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陳大文奏請添設河兵以重修防永定河工段縣長原設河兵較少伏秋大汛不敷防護著照所請派添戰兵六十名守兵三百四十名分派南北岸酌量工段於險要處添設各汛即在督標提標宣化天津鎮標戰兵守兵內抽撥其應否添設兵房著該署督悉心經理務臻妥協永定河志

三月奉上諭陳大文奏請動款修築河間縣高家口漫工派令王念孫到彼督辦一摺上年雨水盛漲河間縣高家口隄堰衝決之水自南而下灌注文安致積潦日久未消自應亟爲堵築以資捍禦其應需工料銀三千九十五兩零著准於天津清河二道庫貯河淤地租銀兩內動撥至原任永定河道王念孫係履勘原估之員於該處情形自爲熟悉著那彥寶等飭令王念孫酌帶永定河歷辦埽工之河兵卽赴河間會同地方官趕緊興工堵築務臻穩固

睿皇帝聖訓

六月直隸總督顏檢奏永定河石景山石隄東西兩岸互長四十九里祇設同知一員外委一員汛期往

來查看。每有鞭長莫及之勢。昨與永定河道陳鳳翔等籌計。若數十里之石隄。不專設汛員。汛期防守。歲修等事。恐難妥協。第設官分職。各有定額。未便議增。臣思宛平縣盧溝橋巡檢。駐劄盧溝橋。爲石景山汛內適中之地。該巡檢所管事務最簡。若改爲石景山專汛。要缺。經管東西兩岸石工。仍兼管地方事務。分隸石景山同知。並西路同知管轄。每歲大汛。照南北兩岸三角淀撥夫上隄。例卽於所轄村莊內撥夫巡守。似與河工地方均有裨益。所有該巡檢印信衙署俸廉。均仍其舊。毋庸另議增減。經吏部議覆。奏准。

永定河志

是年加培土隄。南岸上頭工至六工。北岸上頭工至六工。三角淀之北隄。八工九工。南隄。八工九工。共十八汛內。長二萬七千一百十丈。加高二三尺。至六七尺不等。培厚一尺。至三四尺不等。侍郎那彥寶。武備院卿巴寧阿。勸議奏請。得旨。允行。畿輔安瀾志。

嘉慶八年閏二月。顏檢奏。各直省遇有州缺。俱設吏目一員。所以專司監獄捕務。與各省縣缺典史無異。河工本無獄捕之事。不應有吏目之名。查東河南河。並無吏目。惟永定河有涿州管河吏目一員。駐劄北岸三工。霸州管河吏目一員。駐劄北岸六工。又南運河有滄州減河吏目一員。駐劄滄州風化店地方。概不與知州同城。與獄捕事宜之名義。殊不相符。溯查原案。緣永定河原設筆帖式十二員。把總四員。雍正四年題定。將涿霸二州於地方吏目外。各設管河吏目一員。又乾隆二十年。將靜海縣子牙河主簿。照涿州管河吏目之例。改爲滄州減河吏目。專管隄工一百餘丈。當更定之初。未經計及吏目一官。職司監獄。與管理河工之官。迥不相侔。數十餘年。未經更正。伏思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所任之官缺。與所管之政務。

兩相歧異。自應量爲更定。以崇實政。請將涿州管河吏目改爲北岸三工巡檢。霸州管河吏目改爲北岸六工巡檢。滄州減河吏目改爲滄州風化店巡檢。仍令專管河務。不得干預地方事件。其撥夫修防等事。悉照舊例。遵行毋庸更易。經吏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顏檢奏永定河購料情形。今昔不同。請暫準酌加運腳一摺。永定河購辦料物。向在附近村莊採買。均按例價支發。自嘉慶六年被水後。河工需用秫秸。向遠處購買。以致運腳多費。自係實在情形。著加恩照顏檢所請。除永定河下游六汛採買料物。仍照例價外。其上游八汛辦理稽料。每束加腳價二釐五毫。以資採買。該督仍督率河道等。隨時稽查。俟數年後。附近地方可以採買。即將加價停止。仍照定例開銷。河渠志稿。

嘉慶十年六月。總督熊枚奏。十八、十九、二十等日。雨澤連宵。永定河水勢漲發。二十日辰巳二時。盧溝橋水勢陡長丈餘。連底水共一丈六尺。南北兩岸各工。在在露險。卽無埽段之工。水勢亦與隄岸相平。而南下頭南三南五北二北三北四等工。新埽陡壘甚多。均經隨時搶護。惟北岸三工四工。地勢稍低。致有漫溢。旋即挂淤。已成旱口。其北二工第二十一號。地勢亦低。因水長甚驟。漫溢三十餘丈。幸大溜仍走中泓。口內未曾掣溜。其下游水過之處。俱歸入低窪溝坎。於村莊田禾。不致損傷。日內天晴。水勢消落。現令永定河道朱應榮及廳汛各官。晝夜搶護。臣嚴飭趕堵。務在伏汛前堵築斷流。其餘各險工。亦飭令隨時保護。永定河志。

是月。那彥寶奏。查石景山各工。均皆鞏固。盧溝橋原存底水四尺四寸。自二十日長水一丈有餘。連日長

落相抵。連底水共八尺一寸。卽由北岸往查二工漫口。行至北下頭工第二號。隄身塌斷。溜逼隄根。口門約長九十餘丈。幸隄外地面稍高。過水尙屬平穩。已掣溜三四分。在龐各莊黃村南。係宛平縣地界。隄外舊有河溝。漫水順勢南趨。署督臣熊枚。途次接見。卽傳知。面奉聖諭。飭令趕緊辦理。永定河道朱應榮。亦來接晤。並令上緊堵築。該督及該道。均稟奉溫諭。感激天恩。熊枚隨卽馳赴北下頭工。臣由南岸沿途查勘。凡迎溜掃灣之處。在在露險。喫重。各汛簽樁壓土。保護隄堰。現皆平穩。查至北岸二工二十一號漫口一處。長四十餘丈。隄身距大河稍遠。水勢仍走中泓。口門不致奪溜。過水不過一二分。業經盤護裏頭。至北二工十七號。有旱口一處。約二十餘丈。二十號有旱口一處。約三十餘丈。雖均有汕刷坑塘堵築。尙易。正河尙有大溜。自應乘時趕辦興修。但永定河汛員。各有要工。今旱口漫工數處。段落縣長。勢難兼顧。應遴調熟諳河工之員。幫同辦理。北岸三工四工。查勘有旱口五處。共百十餘丈。現已斷流。尙易辦理。永定

河志

閏六月。那彥寶奏。臣於初三日到工後。嚴催文武廳汛。遵旨先於北下頭工二號漫口。挂纜簽樁。相機進占。該處口門長九十八丈。壩前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雖經節次長水。尙未掣動。全河大溜。過水仍三四分。雖旬日來天氣晴霽。復恐水勢長落靡常。搶做後戩。加長壩臺。以資抵禦。催令員弁。一同進占。至十七日堵築合龍。簽壓堅實。此皆仰賴睿謀預定。敬謹遵循。藉收一舉速成之效。其北岸二工二十一號漫口。長四十餘丈。過溜亦有三四分。壩前底水較深。探量水勢。計一丈二三尺。至二丈不等。中有深塘一段。辦理恐稽時日。相度形勢。先於對面新淤灘上。開挖引渠。俾水勢順溜下趨。口門不致著重。現

已進占三十餘丈。後餞亦一并跟隨前進。至各工旱口七處。共一百七十餘丈。已另委委員分投培築。永定河志。

是月那彥寶奏奉到諭旨。令將北二工漫口。剋期堵合。當即督同顏檢、朱應榮及廳汛各委員等。趁此天晴。集夫晝夜趕鑲。以期及早蒞工。查北二工漫口寬四十餘丈。前已進占三十餘丈。緣對面淤沙。將大溜逼緊。致回溜倒漾。直衝口門埽前水深二丈有餘。旋鑲旋墊。隨將東壩簽椿裹頭。由西壩并力搶占。至二十五日未刻。河流漲發。口門收束愈窄。溜勢愈急。一面開放引渠。一面搶鑲大埽。挂纜堵閉。頓見河流順下。口門斷流。並加鑲邊埽。幫築後靠。俱已穩固。隄外積水漸涸。至旱口七處。亦皆分投趕築。工程俱有六七分不等。但補築新舊土隄。一時最難膠固。且旱口向無邊埽。恐汛水再來。難資捍衛。已飭令加鑲統俟普律完竣。驗看堅實。再行具報。至大河水勢於二十五日未刻。陡長三尺二寸。處處拍岸盈隄。南北兩岸埽工業經加鑲長厚。其迎溜頂衝墊陷處所。俱經各廳汛員弁。搶護平穩。惟南岸上頭工第十三號。下頭工第四號。三工第六號。四工第二號及北岸上頭工十號。各土隄向無埽段。處所經大溜汕刷。極爲險重。非加鑲邊埽。不足以資抵禦。已分派各委員。幫同廳汛員弁。連夜搶做埽段。鑲築堅實。今水勢漸平。連底水共存九尺二寸。時屆初秋。尙恐復長。惟有欽遵訓示。嚴飭各員。小心敬慎防守。至各工應行亟籌善後事宜。俟逐細查勘確實。再行奏辦。永定河志。

嘉慶十一年正月。直隸總督裘行簡奏。永定河南北兩岸。分界立汛。每汛經管河隄。自十八九里至二十七八里不等。惟北岸頭工。宛平縣主簿。分管四十七里。在在出險。修防甚爲緊要。原設主簿一員。駐筭四

十二號。其上游隄工。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經前督臣袁守侗奏准。將三角淀屬之南隄九工。武清縣縣丞移駐。分管一號至二十二號河隄。二十二里。其二十三號下至工尾。仍令宛平縣主簿經管。分爲上下兩汛。自分汛以來。二十餘載。巡防尙屬周密。迨嘉慶六年。伏汛河水異漲。上下兩汛。新生險工。上年大汛。水勢疊漲。河流側趨。致北岸頭工上汛十號。又生新險。據該管河道朱應榮議。請將下游之三角淀屬北隄九工。武清縣主簿移駐北岸頭工。與原移上汛武清縣縣丞。宛平縣主簿。分作三段。各令分管巡防。較爲周匝。臣查地方情形。有今昔不同。需員經理。隨時酌改。以裨要工。今臣親往履勘。似應如所請。將三角淀屬北隄九工。武清縣主簿移駐北岸頭工。作爲上汛。分管隄長十五里。原移上汛武清縣縣丞。作爲中汛。分管隄長十六里。原設下汛宛平縣主簿。仍爲下汛。分管隄長十六里。三分。各照原銜。毋庸另請關防。北九工汛務。卽歸於北七八工兩汛分管。如此酌量移駐。於要工益資防護。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裘行簡奏稱。永定河南北兩岸。嘉慶六年十年。俱有新生險工。及水刷隄根之處。今昔情形。實有不同。原設汛員。不足以資照料。著照所請。將下游工平之三角淀屬北隄九工。武清縣主簿移駐北岸頭工。作爲上汛。原移上汛武清縣縣丞。作爲中汛。原設下汛宛平縣主簿。仍爲下汛。其北九工汛務。卽歸於北七八工兩汛分管。至應撥河兵。及籌款另建衙署等事。並著照例辦理。永定河志。

是月。裘行簡奏。永定河道朱應榮稟稱。永定河南北兩岸隄工。歷年既久。河底漸高。其險工近已埽與隄平。其平工無埽之處。日就卑矮。汛水略長。難資抵禦。目前形勢。築隄實所宜急。至石景山石隄。亦有河高隄矮之處。應添設石子堰過水。以資保護。現在擇其尤急者。逐段確估具稟。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赴工查驗。南北兩岸險工林立。若再加鑿。亦無後靠。且上年漫溢各工。雖已培築完竣。而隄工尚未加培。其石景山石隄。亦有應需添築之處。仰懇聖恩。俯准乘此春融。趕緊辦理。以備大汛。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裘行簡奏。補築永定河隄工程一摺。著照所請。乘此春融。趕緊辦理。以備三汛。所有估需加培土工銀一萬九千零。著於永定河道庫貯內先行動撥。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據裘行簡奏。直隸舊有千里長隄。自乾隆三十七年。大加培築之後。已閱三十餘載。其新舊格淀隄。自乾隆十年二十二年增築以來。亦久未辦理。現在隄工卑薄處所。多被衝刷。河水淤塞。各水縱橫。四注平野。不可不亟講疏築。請先撥帑銀四十萬兩。趕緊興修。仍於蘆商本年鹽價內。每觔酌增制錢一文。以盈餘所入之數。補工程撥用之需等語。直隸千里長隄。及新舊格淀隄兩項工程。年久塌卸。附近民田多成巨浸。自不可不講求疏築。俾霑樂利。但如裘行簡摺內所稱。在於蘆商鹽價內。每觔酌增錢文。以資撥用。此則不可。鹽觔加價一事。原爲恤商起見。從前間因商力疲乏。錢價過賤。暫時准行。但究屬病民。非可引以爲例。屢經降旨飭禁。此時辦理工程。與商人全無干涉。伊等有何賠累之處。轉欲藉此增加鹽價乎。朕於民生利賴之舉。卽多費帑金。從無靳惜。所有此項隄工。需銀約四十萬兩。卽著撥動正帑。交戶部查明。在於長蘆鹽課項下。酌撥應用。若該處課項不敷。並著另行籌撥。以資興築。各需該署督惟當督飭承辦工員。認真經理。確估實銷。務期工堅料實。俾小民永資利益。無庸於鹽務中層層籌費爲也。睿

皇帝聖訓。

六月。裘行簡奏。臣奏報雨勢情形摺回。欽奉硃批。十二十三日大雨。工程有無妨礙。據實具奏。欽此。查初

十日後雨水較大。河流屢漲。南岸四工第二號。因對岸溜陡折橫趨。直向南注。岸前老灘。汕刷逼近隄根。趕下埽個。十三日午後。雨勢滂沛。至十四日寅時。勢尤傾注。埽前水深三丈有餘。隨墮隨墊。幸竭力搶護。將埽頭裹住。趕緊鱗次下埽。九段簽樁壓土。並將對面沙嘴。趕緊挑挖。十五日後。各段埽工均已站住。十六日申刻。雷雨後。十七日寅時。上游疊次長水。由埽工各段衝刷而過。至未刻。中段埽工忽復墊陷。趕緊鑲壓。復加釘樁木。搶護無虞。惟全河溜勢。對向南趨。隄工著重。現度形勢。擬將對岸坐灣處所。挑挖溝槽。並兩岸迎溜之處。加築挑水壩一座。以期溜走中泓。兩岸險工均歸平易。奉硃批。實力妥辦。庶期安瀾。永定河志。

七月。裘行簡奏。十九日。臣自密雲途次。接永定河道朱應榮稟稱。十二、十四等日。永定河逐次長水。一丈四尺有餘。北岸五工。向來雖係舊險。久已淤灘。化險爲平。並無埽段。詎連日水勢陡長。該處大溜湍急。變爲迎溜頂衝。兼隄外減河一道。瀝水甚深。逼近隄身。內外皆爲水灌。注十六日夜。風暴浪激。大溜直漫。隄頂於十七日丑刻。坍場隄身一百餘丈。漫水由減河下注。口門水深四五丈。現在盤壩裏頭。趕緊堵築。臣接閱之下。不勝惶悚。伏查該處。雖係平工。但舊日口門處所。須防溜走生險。自應先事防範。乃至水漫隄頂。坍場隄身。至一百餘丈。實屬疎玩。應請將北岸同知田宏猷。汛員孔昭誠。革職留工効力。道員朱應榮。先摘去頂戴。與臣一并交部嚴議。現已飛飭該道多集人夫。趕緊堵築。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裘行簡奏。永定河北岸五工。十號。被水漫溢情形一摺。永定河北五工。因水勢陡長。大溜湍激。坍場隄身一百餘丈。漫水由減河下注。口門水深四五丈。亟應趕緊堵築。昨經諭令該署督。趕回古北。

口一帶往來督修橋座。今永定河現有漫工。係屬該署督專責。且京中現無熟悉工程大員。可以派往。因思古北口內外各橋座。俱已派員督修。均可如限工竣。竟無庸該署督在彼照料。途間現有臬司楊志信隨扈。卽該署督循照向例。亦不過至古北口送駕。何必因此數日追隨。以致堵築漫工。稍有耽延。該署督迅速前來請訓。馳赴工次。督率道員朱應榮者。趕緊堵閉斷流。及早竣事。其下游被淹處。所該署督已派員往查。務卽勘明。係何州縣。是否成災。如有應需撫卹之處。著據實具奏。毋致失所。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前據鐵保等奏。請將候補道員陳鳳翔發往南河委用。業經降旨允行。嗣蒙行簡。以直隸現有查辦地畝倉儲等事。又請將該員簡發直隸。其時南河工程事務繁多。且鐵保等奏請在前。若復將陳鳳翔改發直省。事涉紛更。當經飭駁。今永定河北岸有漫口隄工。急需委員經理。因思南河節次發往差委人員尚多。陳鳳翔於江南河務情形。素非諳習。伊前因辦理永定河漫工。擢授道員。賞戴花翎。本係熟手。昨已有旨。將朱應榮先行摘去頂戴。交部嚴議。議上時。亦必開缺。所有永定河道員缺。卽著陳鳳翔補授。該員行抵何處。接奉諭旨。卽速赴新任。堵築漫口。朱應榮仍令在工幫同辦理。如果漫口堵合後。另行賞給差使。永定河志。

十月初一日。永定河道陳鳳翔奏。永定河北岸五工漫口工程。兩旬以來。趕緊加鑲。上月十八日後。逐步進占。迎水加鑲邊埽。壓土簽椿。背後幫築。餞隄兩壩。俱下沈水大埽。至二十九日。口門水僅寬三丈六尺。溜勢愈急。委令保定府同知楊映昶。督催引河。臣親往查驗。俱能如式深通。因口門對面老坎。逼緊溜勢。直注口門。兩壩喫重。復於老坎上首。開挖河槽一道。長一百一十三丈。裁灣取直。分洩大溜。俾合龍時易。

於施工仍歸入引河直達下口。臣先期親至下口測量地勢雖不高仰但歷來係散水勻沙之處誠恐水勢至此稍有停蓄隨飭令楊燠帶領兵夫添抽河槽二道共長七百九十三丈寬三尺有餘深二三四尺不等俾上下一律深通宣洩益爲迅速十月初一日寅刻得以合龍加壓厚土甚爲堅固一面開放引河頓見大溜建瓴直注河流得歸故道。永定河志

是日奉上諭本日據直隸永定河道陳鳳翔奏永定河北岸五工漫口工程兩日以來趕緊加鑲逐步進占另行開挖河槽宣洩大溜已於十月初一日寅刻合龍河流得歸故道並前任道員朱應榮在工奮勉出力請與辦理鑲築事宜出力之原任北岸漫口亟需堵合今既合龍完善署總督又未接篆該道自應趕緊奏報至摺內遽請將原任道員朱應榮等開復其餘出力各員一并開單保奏額懇施恩殊屬冒昧太覺膽大越分此風斷不可長保舉工員乃總督應奏之事該道既知該省總督出缺豈有如此大員不卽簡放派署之理自應俟總督到任後稟請保奏况朱應榮卽係由道員降調知府亦係方面大員與陳鳳翔品秩相等由該道保奏實乖體制卽云伊等實係在工出力何難於摺尾聲明聽候新任督臣核辦而必汲爲此奏乎陳鳳翔先經發往南河差委嗣後簡放永定河道所有北岸漫工原非伊任內之事此時堵築合龍本應加以甄敘惟伊此摺越分保薦大屬不合殊有應得之咎著毋庸交部議敘亦不必再與議處其摺單所奏出力各員額懇施恩之處著交署督奏承恩秉公核辦具奏請旨。永定河志

是年署總督裘行簡奏請加築南岸上頭工下頭工二工至六工隄長六千三百七十七丈築圈堰一道長

五十八丈。雞嘴壩一段長五十五丈。又加築北岸上頭工、中頭工、下頭工、二工至六工。隄長九千八百二十七丈五尺。加築圈堰三道長二百四十四丈五尺。石景山汛東岸加築石子堰工十三丈五尺。折做隄頂片石五十五丈。片石隄頂之上加高新砌石子堰長一百七十二丈五尺。得旨允行。畿輔安瀾志。

是年裘行簡奏南岸四工之第二號向無埽段處所隄身迎溜頂衝漸見塌裂請於隄前添築魚鱗邊埽十一段長六十一丈一尺寬一丈一二尺至一丈七八尺通高九尺加鑲十八層至二十一層不等嗣因溜勢上提復於埽鑲處西添築磨盤壩一座計三段長十四丈五尺通高九尺加鑲十八層至二十層不等並在對岸坐灣處所挑挖引河一道以資宣洩長五百二十丈面寬八丈至十六丈底寬六丈至十四丈深四尺至八尺第二三號加培隄工長二百丈內分二段原隄頂寬一丈五尺至二丈四尺頂寬二丈八尺至六丈外高五尺至七尺幫加頂寬一丈八尺至三丈五尺底寬一丈至四丈二尺高五尺至七尺又南頭工下汛第七號添築五段北頭工上汛第八號添埽十一段俱得旨允行。畿輔安瀾志。

嘉慶十二年二月直隸總督溫承惠奏永定河挾沙而行遷徙無定入夏盛漲則溜勢湍急秋後水緩沙停則易於淤墊是以上游下口逐漸淤高一綫單隄日形卑薄此時欲圖久安長治自當將河身大加挑挖兩岸隄工普律加培然經費浩繁辦理不易且亦不過數年平穩轉不若先事預防盡目前補苴之法臣仰蒙委任深恩不敢不綢繆未雨緣自石景山至南北兩岸履勘與道員陳鳳翔及年久之營汛弁員悉心講求現在盧溝橋石隄東西岸僅高出水面數尺距嘉慶六年挑挖時河底已淤高丈餘其南北兩岸河身高坎嫩灘不一而足兼有雞心灘挺峙河心分溜頂衝隄工必致喫重而隄面隄幫殘缺卑矮之

處又難枚舉。隨面詢該道。每歲設有歲搶修銀兩。何以工段如此廢缺。據稱常年疏濬中泓銀兩。裁灣取直。尙屬不敷。若河中生灘。施工更多。經費歷來未曾籌辦。至每年歲搶修。向無加培隄。土工方銀。隨身又經風雨摧殘。車馬踐踏。是以日形卑矮。臣伏思河工守護。全在隄防。不但衛護田廬。且可攻淤束水。刷深河槽。如果兩岸隄工堅實。則溜勢自趨中泓。下游日收暢注之功。上游自免潰決之患。今大隄卑薄殘缺。河心又多淤灘。轉瞬大汛。在在可虞。隨飭令該道等。將現在隄身卑薄殘缺等處。及坎灘之迎溜頂衝最關緊要者。按段估計。確實詳報。茲據該道等估報。再四籌酌。實關係大汛必不可緩之工。需用工料銀七千餘兩。謹開具應修工段丈尺銀數清單。繪圖貼說陳奏。俟奉到批回允准。卽於藩庫動支銀兩。責成該道陳鳳翔。董率各廳營汛員弁。及早興工趕辦。務於大汛前完竣。臣隨時嚴察。設有草率偷減情弊。據實嚴參。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溫承惠奏。詳勘永定河情形一摺。河工隄岸。最關緊要。今永定河因河底淤高。隄身日形卑溝。自應及早加培。以資捍護。所有此次估計工料銀七千餘兩。著照所請。卽於藩庫動支應用。該署督惟當督率道廳員弁等。剋日興工趕辦。務於大汛前一律完竣。核實題銷。毋任稍有草率偷減。永定河志。

六月。水勢盛漲。北岸四工第二十四號漫溢隄頂。總督溫承惠。請築月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二丈五尺。頂寬三丈。底寬六丈六尺。及十二丈。高六尺。及一丈一尺。一丈五尺。一丈八尺不等。奏略查北岸四工第二十四號。因十九日盛漲漫頂。當經該道廳將土隄趕緊加培。並築順水壩。以防再漲。業已奏明。臣此次勘該處隄身。最爲卑矮。因水漲太驟。以致漫溢。究與迎溜頂衝。微有不同。維時水勢甫退。添築順水壩。已

能得方。此時細察形勢，仍須加長，改成月隄，於重門保障之道，更爲有益。畿輔安瀾志。

七月溫承惠奏，永定河汛官均係經手錢糧，專司河務，但南岸七工原設州同一員，州判一員，縣丞四員，北岸八汛僅有縣丞一缺，餘皆主簿巡檢等官，推原其故，當日河流皆走南岸，險工林立，錢糧較多，是以汛員職分加優。自嘉慶六年後，北岸工程情形與南岸無異，而汛官階級仍然官小，則呼應不靈，且屢陞仍係佐貳，亦未足勵其奮勉之心。於河防國帑實不足以昭慎重，自應酌量變通，將北岸各汛改爲州判，縣丞以崇官階而重職守，臣與藩司慶格、永定河道陳鳳翔等公同商酌，所有北岸八汛除頭工中河一缺，原設縣丞足資料理，其餘悉應更改，惟各省缺額本有一定，未便率請增添，莫若就河缺中擇其並無險要工程者，互相更換，茲查三角淀所屬壩州淀河州判南隄七八工縣丞所管皆永定河下口，止有疏濬工程，又薊州管河州判正定、元城、玉田三縣管河縣丞皆無防險要工，較北岸各工輕重迥別，若將以上州判二缺、縣丞五缺改歸北岸各工，而移北岸之主簿巡檢七缺分置於三角淀等處，則永定河北岸防守險要，經手錢糧更足以專責守，其本無要工處所主簿巡檢已足分防照料，一轉移間實於工務有裨，其俸廉役食衙署等事悉隨缺轉移，毋庸另行增減移置，惟各員印信鈐記請敕部另行頒換，以昭信任。經吏部議覆奏准。永定河北岸擬改缺分開列清單。

北頭工上汛武清縣主簿擬將玉田縣縣丞一缺移置北頭工上汛，改爲武清縣縣丞。其玉田縣縣丞改爲主簿。北頭工下汛宛平縣主簿擬將元城縣縣丞一缺移置北頭工下汛，改爲宛平縣縣丞。其元城縣縣丞改爲主簿。北二工良鄉縣主簿擬將三角淀屬南隄七工東安縣縣丞一缺移置北二工，改爲良鄉縣縣丞。其東安縣縣丞改爲主簿。北

三工涿州巡檢擬將薊州州判一缺移置北三工改爲涿州州判改爲巡檢北四工固安縣主簿擬將正定縣縣丞一缺移置北四工改爲固安縣縣丞其正定縣縣丞改爲主簿北五工永清縣主簿擬將三角淀屬南隄八工武清縣縣丞一缺移置北五工改爲永清縣縣丞其武清縣縣丞改爲主簿北六工霸州巡檢擬將霸州涇河州判移駐北六工作爲北六工霸州管涇河州判其巡檢移駐涇河作爲霸州涇河巡檢永定河志

是年溫承惠奏請石景山石隄東岸二十一、二、四等號河底淤高隄形卑矮應加石子子堰一百八十三丈南岸土隄南上頭工第十二號溜近隄根加高培厚工長五十五丈南下頭工第七號險工培厚工長一百八十丈南下頭工第八號險工加培工長一百八十丈南二工第十三號險工加高工長三百六十丈南三工第十七號隄身卑薄恐生新險加培工長一百八十丈南四工第八號隄身卑薄恐生新險加培工長一百三十丈南四工第二十五號溜近隄根培厚工長九十丈南五工第二十二號險工加後餞工長九十丈南六工第十八號溜近隄根加培工長一百八十丈北岸土隄北頭工上汛第七號隄身卑矮加高工長二百丈北頭工上汛第十號隄身卑矮加高工長一百丈北頭工中汛第十二號恐生新險加培工長一百六十丈北頭工下汛第十三號恐生新險加培工長一百八十丈北二工第二十一號險工加培工長八十三丈北三工第十二號險工加培工長六十七丈北三工第十三號月隄隄身卑薄加培工長二百三十丈北三工第十八號恐生新險加培工長七十二丈一尺挑挖老坎二處南五工老坎與北五工相對遂致兩工皆迎溜頂衝應挑挖深通以洩大溜長四百七十三丈深五六尺不等面寬

十六丈底寬八丈北三工老坎與南四工斜對挑溜直衝南四工第二三號甚爲險要應挑挖以順溜勢長三百八十九丈深六七八尺不等面寬十五丈底寬七丈五尺得旨允行畿輔安瀾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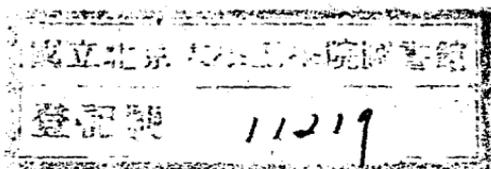
十一月奉上諭溫承惠奏永定河埽段加增料物不敷購辦懇請酌添銀兩一摺所奏非是各省工程料物部中遵照定例覈銷一切例外加增之款在所必駁如果工程緊要料價實昂則部駁上時朕仍格外施恩量加允准若外省所奏情形不確跡涉冒濫卽部臣不加覈駁豈能妄邀允准永定河南北兩岸工程歲修搶修銀原共祇二萬二千兩迨嘉慶七年那彥寶在彼辦工之時曾奏請增添歲修搶修銀二萬二千兩數已加培原因六年異漲非常年所有彼時該處兩岸附近村莊產料不多一切添辦埽工購運實屬不易是以特旨允准自增添以後不過數年今溫承惠又以兩岸險工續添新埽需用料物加鑣輒欲再增歲修搶修銀一萬八千兩似此逐年增添伊於何底永定河距京甚近設真有險要工段所需料物較多朕何難立派大員前往查辦今若以尋常工段動議加增易滋冒濫之弊所奏不准行溫承惠著傳旨申飭睿皇帝聖訓

6
271340



國學基
本叢書
續行水金鑑

十



271
(2)

900/4/10



MG
TU-092
65
:10

書叢本基學國

鑑金水行續

(十)

修纂等序世黎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4 4529 8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永定河水章履十

嘉慶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奉上諭。國家經費有常。凡定額之外。斷不能屢議增添。前據溫承惠奏請酌添永定河歲修搶修銀兩。業經降旨飭駁。茲據稱經費不敷。請動款豫買料物。以備另案險工支用等語。事尚可行。著准其照數於司庫內每年豫領銀一萬兩。俾先期豫購料物。貯工備用。仍歸入歲搶修項下報銷。並著嚴飭各屬。覈實經理。毋任稍有偷減浮冒等弊。河渠志稿。

二月。溫承惠奏永定河隄岸向無加培土方銀兩。且多年均未修葺。卑矮殘缺。不足以資防禦。而北岸爲尤甚。上年查明緊要處所。奏請另案加高培厚。是以伏秋兩汛。疊次盛漲。幸仰荷鴻庥。保護無虞。惟工段縣長。尙多未經修葺之處。飭永定河道陳鳳翔。查得盧溝橋稅局後身。沙淤幾與石隄相平。須加砌石子堰二段。又南北兩岸土隄內幫。多被大溜汕刷隄頂。又爲異漲衝激。須另行加培。謹開具應修工段丈尺銀數清單。恭摺謹奏。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溫承惠奏詳勘永定河情形。尙有應辦要工。據稱盧溝橋稅局後身。加砌石子堰二段。又南北兩岸土隄內幫。亦須另行加培。估計共需工料銀一萬八千四百五十餘兩。此項工程。旣關緊要。自應及早修培。以資防護。著准其在藩庫項下。動支銀兩。擇吉興工。該督惟當責成該道陳鳳翔。董率各廳營汛員弁。分投趕辦。於大汛前一律完竣。但必須料實工堅。不得稍涉草率。致滋浮冒。永定河距京密邇。將

來工竣後。朕隨時簡派大員前往查驗。設有偷減情弊。不難查明懲治也。永定河志。

閏五月奉諭。德瑛等奏。勸明直隸隄河橋道閘壩各工一摺。並開繕清單。繪圖貼說進呈。朕詳加披閱。此次估修千里長隄各工。經德瑛等逐一收驗。覈與原估冊報。大率相符。溫承惠飭屬承修。均能如式。所辦尙好。自此次修築之後。不惟保護民田。兼以興復水利。實於閭閻有裨。惟隄工地段縣長。每遇大汛盛漲之時。不能無汕刷殘缺。若不隨時修補。必致日久傾圮。既恐貽害田廬。兼且重糜帑項。殊非經久之計。朕本年春間。臨幸淀津。諭令將沿途行宮座落。派人看守。籌款黏補。原以其修理本已完善。若復勤加葺補。則所費無多。而工程益臻鞏固。况隄工關係民生。較之行宮座落。更爲緊要。豈可稍任廢弛。在地方官之意。未必不以清蹕臨鑿。輟駐止處所。倍須敬謹修葺。殊不知朕省方時巡。卽爲閱視河隄。求莫求寧起見。地方官正不得稍有疎懈也。著溫承惠將此項工程。應如何責成地方官。定期呈報。隨時修補。及防護鞏固者。如何量加獎勵。因循廢弛者。如何酌予懲處。務須悉心籌議章程。俾不致玩視要工。庶隄身永臻穩實。民田廬舍。均資利益。卽須酌籌歲修經費。諒亦爲數無多。辦理自易。爲力至格。淀隄工。原係攔截子牙河渾水。不使灌入淀河。從前不惜帑金。庀工建築。自有深意。若此時不加修補。任其殘廢。則子牙渾水灌入淀河。必致受淤爲患。著溫承惠飭令地方官。再行詳查設法修補。卽使毋庸修葺。亦當將實在緣由。詳悉奏聞。以憑酌覈。所有文安。大成。天津等縣各工丈尺。與原估不符之處。著工部查覈具奏。睿皇帝

聖訓。

六月十三日奉諭。甘省爲黃河上游。每遇汛期水漲。俱用皮混澆裝載文報。順流而下。知會南河東河

各工一體加意防範。得以先期籌備。因思永定河發源於晉省渾源州。該處水勢情形。設遇汛期加長。亦應速行知會下游。豫爲防護。著該撫飭知渾源州。隨時稟報。儻察看水勢增長。卽由六百里一面具報。直隸總督一面呈報軍機處。勿稍遲滯。並著成寧將該省現在雨水情形及渾源州水勢如何。速行查明具奏。以慰廑注。河渠志稿

是年尙書德瑛劉權之奏。查此次估修千里長隄。自高陽劉家溝起。至大城南趙扶村止。環峙淀南。實爲附隄七州縣民田保障。除沿隄高阜村莊。毋庸修築老隄外。計現修隄工。共分七十段。長四萬二千三百四十六丈四尺五寸。臣等按照估冊丈勘。其頂底高寬長丈。悉屬相符。間有數段尺寸。較原估寬餘。試驗做法。亦均結實。惟高陽保定。土性帶沙。歷試錐籤。間有滲水。又任邱第三段。至十段。霸州第一段。至第三段。隄工均兩面夾水。其隄根護土。應於原估尺寸外。加厚加寬。以防汕刷。臣等已飭汛員再加夯礮培築。並令沿隄補種柳樹蒲葦。俾資遮護。臣等查工時。近隄紳士居民等。僉稱此處隄堰。向係民修。保護田廬。自嘉慶六年。大水衝刷。後小民無力修培。仰蒙皇上發帑修築。兩年來。此數百里民居田廬。普慶安瀾。頂感天恩。顛懇據情轉奏。迨行至蘇家橋望窪亭一帶。遙見文安窪麥隴連雲。以積年淀水所佔之區。此日盡成沃壤。益仰聖主深仁厚澤。伏思此項隄工。向資民力。今蒙皇上發帑興築。屹峙鼎新。尤應於南隄後保護有方。除尋常浪窩水溝窪洞。飭令隨時填補。至每歲盛漲時。及水退後。似此長隄。不能無一二處汕刷殘缺。應令地方官諭民通力合作。加意修培。惟奉行日久。易致懈弛。其應如何督飭經理。請敕下直隸總督。飭屬妥議章程。按時稽察。結報。以裨要工。至格淀新舊隄。並格淀疊道。自文安三里灘起。至天津西

沽砲臺止。共分七十二段。通長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丈。內惟靜海工段丈尺。與原估相符。其文安大成天津隄工。以上年水刷過甚。頂底丈尺。間與原估不符。臣等丈量時。另行分段註單。俟工部按照土方銀兩覈算題明。著落承辦之員賠交。查文安新格淀隄工。南三里灘積水寬長。中有民舍。盡被水圍。詢係去年子牙河泛漲。大城臨河民堰。被衝灌入。四無出路。該民懇求暫開格淀新隄一段。以洩積水。臣等察看積水。均已澄清。不妨暫開一段。俾瀉入淀河。可無淤淺。是以卽飭文安大城兩縣。就三里灘地最低處。各挖隄數尺。以資宣洩。現在涸出十之六七。而歸入淀河之水。尙在涓涓不息。俟積窪處再有消滅。卽令於汛前補築完善。該居民踴躍樂從。無須再動官項。其迤南王家口民堰。經大城縣勸令百姓。興工補足。不致再患積水。惟天津蝦蟆窪。格淀壘道。長五里有奇。據天津道稟。該處地極窪下。土性又不凝結。且界在大清子牙兩河間。風水汕刷。屢築屢衝。今春該縣奉文勒限賠修。彼時兩面皆水。無計施工。迨後商用排椿葦草。層層加壓。保護隄根。始克竣事。而現在尙不免缺陷。是以所修丈尺。不能與原估相符。此處工程。若盛漲經臨。力難保護。臣等詳閱該處工段。長九百三十餘丈。察勘隄根。實係排椿束草。是修築不易。而現在楊柳青等村居民。尙復請開涵洞。以利民田。查該處兩面瀕河。近隄地畝無多。非文安大城可比。若值水落。則南北兩面涸出之地。皆可種植。若經盛漲。皆係積水。卽開設涵洞。仍無消路。村民不過欲藉涵洞。以圖小舟貿易往還。而於隄工實屬非宜。是以未經允准。且建隄之意。原爲分別清渾。免致淀河淤淺。而設。曾經裘日修等請將靜海當城以東之隄。改爲壘道。較原隄稍低。意謂子牙河水溜沙多。盛漲時隄低易漫。隄高易缺。漫過則沙少。決口則沙多。亦豫防淀河受淤之見。今子牙河身已高三四尺不等。若無

此隄攔護。則渾水串入淀河。必致受淤。現在子牙河下游。業經督臣溫承惠。於王家河以下。挑濬二千三百餘丈。導使東趨。由大紅橋匯入北運河。並於王家河添築攔水壩二道。阻其北注。大清河之路。又挑挖紅橋以下支河七道。以資分洩。計盛漲時。當不虞橫溢。就此時形勢而論。該隄於民田廬舍。不甚關係。毋庸按照原估丈尺補築。惟此隄隔別清渾。究不可少。况經興修。未便任其殘廢。請敕交直隸督臣。飭令地方官隨時察看。就現築丈尺設法修補。即遇汎水盛漲。不致前功盡棄。非特帑項不致虛糜。且於隄防有益。至各壘道。自雄縣十里鋪至鄭州西關止。共十四段。長二千二百四十六丈。又靜海當城至楊芬港壘道。長三百九十丈。又獨流村壘道。長八百九十三丈。又天津海河壘道。自馬家口至水師營。共一百一十一段。長一萬七百二十六丈。其高寬丈尺。與原估相符。內趙北口一帶。爲南北往來衝途。不免間有墊陷。已飭地方官隨時修補平治。其當城至楊芬港壘道。查該督原奏清單。並原估細冊。均開三百九十丈。臣等履勘。計長十餘里之多。且內有缺口三四處。詢稱壘道原長二千餘丈。零星逐段估修。實止三百九十丈。其烏龍口殘缺。實因海水難以施工。且隨修隨塌。春間即用浮橋接搭。以供車馬經行。該處舊有工段。略加修築。除三百九十丈外。均不在估修之內。臣等查本非大路。即或因伏秋盛漲。汕刷亦無庸再加修築。又挑濬河道。自任邱大清河至天津西沽。與北運河會流處。共挑成三十五段。通長二萬九千四百一十二丈。逐一測量。中泓水深七八尺不等。兩岸河底水面。較原估丈尺。有寬深而無淺窄。現在船隻適行。下游會流處。亦皆通暢。惟子牙河下游支河七道。現在水未出槽。並無分流之水。察看紅橋以西。均有挑挖河形。其橋東會入北運河處。潮汐往來。漸形淤淺。已飭該縣於汎水漲發時。即就原挑處分道抽溝。俾暢

達以順水性。又橋梁閘壩各工。均按照估冊。切實驗收。其丈尺椿料。均屬堅固如式。畿輔安瀾志。

是年溫承惠奏。千里長隄。新舊格淀隄。及各處壘道橋閘。並挑淤等工。經前署督臣裘行簡。派員勘估。奏委清河道胡銓。天津道沈長春等。督率各州縣。分段趕辦。上年八月。臣復親勘。間有未能如式。及被水汕刷。殘缺平墊之工。卽飭該道等。照估續加修復。查清河道承辦天津挑濬子牙河。並築攔水壩。共估銀二萬一千五百七十兩。又天津道承辦文安。大城。靜海。天津等格淀大隄。及靜海格淀壘道。獨流等處橋座。原續估工銀十五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兩。臣復覈與原案相符。再天津等境內。格淀隄工。前經各員照估。修築完竣。緣地勢低窪。界在大清子牙兩河間。上年水勢浩瀚。漫過隄頂。致各工多有殘缺平墊。及水落已值天寒。未能培補。前已奏明。今歲春融冰泮。卽飭天津道督同各縣。趕緊加鑲補築。業已完整。惟間有水。中撈泥處。所辦理較難。且連日大風。又加汕刷。未復原估尺寸。現仍趕緊培補。畿輔安瀾志。

嘉慶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昨日溫承惠奏。永定河添備料物。豫支銀一萬兩。懇請增入歲搶修報銷。已降旨。每年加增五千兩。作爲定額。並准於例支歲搶修二項下。每年豫支一萬兩。以備工用矣。因思上年伏秋大汛時。雨水連縣。永定河水漲發。險工疊出。經該督飭令道廳各員。支領銀兩。添備料物。堆貯工所。隨時鑲護。得資穩固。是上年備料銀一萬兩。尙無浮冒情弊。著加恩准其另款題銷。嗣後歲搶修已加賞銀五千兩。不得於額外復有增添。著皇帝聖訓。

嘉慶十五年正月。溫承惠奏。永定河兩岸隄工。土性純沙。難以堅久。須隨時加高培厚。庶足以資防禦。茲據該道王念孫。查明應辦加培工段。摺節估計。具稟請奏。臣親赴查勘。所估各工。實係應辦。謹繕具應修

工段丈尺銀數清單敬呈仰懇聖恩俯准辦理俾險工得臻鞏固。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溫承惠奏請動款加培永定河南岸隄工據稱該處土性純沙經車馬往來踐踏易致卑薄現飭永定河道王念孫查明應辦工段上緊加培擇節估計共需例價銀一萬四千八十八兩零等語自係應辦要工著准其照例動款培修該督卽飭王念孫等認真妥辦務須工堅料實以資經久毋任承辦之員稍有偷減情弊。永定河志。

五月初九日奉上諭畿輔水利關係民生必須盡力講求通盤籌辦今唐沙等河七十二川之水向由西淀入東淀分三股下注者近年自趙北口十二連橋以外已多淤墊又北股中股悉皆淤塞僅存南股一線單渠以洩上游諸大川之水其勢自難容納而東淀下游至楊家河一帶二百餘里又復節節於淺以致上游往往潰決附近各村莊地畝處處被淹小民種藝無成逃荒失業每年議賑補救不遑而各處大道通衢亦常被水淹浸以致車馬不便有礙經行殊非體制溫承惠稱約計需數百萬金一時礙難請撥且南河大工尙在未竣應俟經費充裕再行辦理今先委員將趙北口以下淤沙擇其至要之處相機疏導並勸用民力辦理等語所見尙淺國家經費有常原不可以濫用然關係生民要務則不容靳惜若必俟南河一切工竣始行興辦則南河工程甚多難以剋期辦竣豈有因此而令畿輔要工延誤之理至於民力有限勢必不敷徒滋科派之累此事竟當通籌全局發帑興辦以籌水利而衛民生因思天津鹽務加價一項本爲南河辦工而設今卽移以辦直隸河工同係正用此外尙有天津關稅一項著溫承惠卽與嵩年查此兩項每年應解戶部內務府者共有若干直隸籌辦水利通計實需銀兩若干幾年可敷辦

竣著覈算明晰。據實奏聞。候朕降旨施行。睿皇帝聖訓。

七月初八日。奉上諭。本日王念孫奏。永定河汛水異漲。北岸二三四工。及南岸頭工。同時漫溢一摺。當即派令玉福馳往查勘矣。前因初三四等日。陰雨連綿。恐清河至古北口一帶。河水漲發。降旨令溫承惠前往履勘。道路橋梁。茲永定河南北兩岸。同時漫溢。想俱必成爲口門。工程緊要。自應亟爲堵合。溫承惠著不必來京。並不必隨赴差次。即日馳往永定河。將現在漫溢情形。先行具奏。並駐工督同王念孫。迅速堵築完善。以期鞏固。所有下游被淹處所。遴委委員詳細查勘。如有應行蠲緩撫卹者。即分別具奏。永定河志。

是月十一日。奉上諭。昨命乾清門侍衛內閣學士玉福。往永定河兩岸查看情形。茲據覆奏。南下頭工漫口之外。又有南二南六等處。北二北三北四漫口之外。又有北五北六北七等處。續經漫溢。現今南下頭工。溜勢直注西南。其過水地方。田畝不免漫漫等語。又據單開漫口丈尺。南岸下頭工一處。已有三百餘丈。其餘早口各處。通計共有八百餘丈之多。自應先將各早口趕緊堵築。堅固再將南下頭工漫口堵合。挽回故道。方可順流遵軌。不致有泛溢之虞。此時工程浩大。需費必多。著溫承惠即速前來工次。督率李亨特。逐一查勘。將應須工料銀兩。確實估計。先期奏請。並委員將下游被淹地方。應行撫卹之處。據實查明。需用賑卹銀兩約計數目。奏聞候撥。永定河志。

是月溫承惠奏。臣於初八日。接據永定河道王念孫稟報。永定河南下頭工。北二三四工。同時漫溢。當即恭摺具奏。初九日。欽奉上諭。已恭載初八日。臣卽星馳前進。於初十日。早行抵工次。復接各工報到。同時

漫溢情形。隨親赴南下頭工查驗。十號十一號。接連一處。口門寬三百餘丈。水深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已掣全河大溜。南下頭工十一號以下。北下汛八號以下。均已斷流。河身淤爲平地。現飭趕緊盤壩裹頭。以防汕刷。復周歷兩岸。南二工十五號一處。南六工十二號。接連十三號一處。北岸二工十四號。十七八號。二十號四處。北三工七八九十號四處。又老隄五號十號二處。北四工二十一二十五號二處。北五工十三號一處。北六工四五十號三處。十六七號各二處。共七處。北七工四號十號二處。悉係平工處所。缺口寬五六丈至六十餘丈不等。因南下頭工奪溜。俱成旱口。實因初三四五等日大雨連綿。水勢接續增長。至二丈外。實爲從來未有。致漲水高於隄頂。初五日夜。各工同時漫溢。實無捏報情事。查南下頭最係險工。屢次決口之處。土性純沙。隄外早成河形。最難堵合。秋汛正長。勢難施工。且現在旱口多至二十餘處。必須分別緩急。先將旱口確實估計。或止須復還原隄。或加做月隄。分晰開單奏明。趕辦堅實。再堵築漫口。惟該處口門寬三百餘丈。深至丈餘。秋水刷底。恐口門愈刷愈深。須用料物甚多。現在附近地方。舊料已購買無餘。新料尙未登場。止可先購漫麻檝木等項。俟新料登場。令廳汛迅速購買。再同時漫溢處。計二十餘處。每處皆積淤高仰。幾與隄平。計應挑引河一百數十里。必須挑挖寬深。方能掣溜。更須料物充足。俟秋汛過後。一氣呵成。立時堵合。方不致糜費帑項。臣已檄調清河道孫樹本。河致府知府李逢亨。來工估辦。至此次河水異漲。通工堵段。在在墊陷。欹倚。亟應鑲做整齊。其被淹處所。飭藩司速查辦理。永定河志。

是月溫承惠奏。南下頭漫口。俟新料登場辦理。業經奏蒙聖鑒。臣於十五日馳回工次。永定河道李亨特。

已於十三日抵任。卽督同該道悉心籌畫。先委妥實諳練之員。分赴各旱口。確實估計。茲據該道核明。開單呈送。臣查兩岸旱口。共計二十五處。寬窄淺深不一。間有盛漲時汕刷過甚。跌成坑塘之處。辦理難易。亦有不同。謹將各工丈尺銀數。分晰開具清單。恭呈御覽。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溫承惠奏。永定河漫工。先行籌辦旱口情形。據稱兩岸旱口二十五道。估需工料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兩零。卽於奏明動撥藩庫銀三萬兩內。先行支用等語。永定河南下頭工漫口。正當秋汛。尙難施工。其各處旱口。自應趕緊堵築。現有動撥藩庫銀三萬兩。足敷支用。該督卽應督飭屬員。購集夫料。迅速趕辦。但各處工程。總期永遠鞏固。若因堵築旱口。較易爲力。稍有草率。則一遇盛漲。恐不足以資捍衛。該督惟當悉心綜覈。並責成道員李亨特、孫樹本二人。認真經理。務使工堅料實。爲妥至州縣被水地方。應行撫卹事宜。節經降旨。令溫承惠查明。該督卽須派委妥員。分投查勘。將實在情形。及應需銀數。迅速具奏。不可稍有諱飾。永定河志。

九月。溫承惠奏。臣遵旨督辦要工。兩月來晝夜經營。不敢稍懈。督飭清河道孫樹本、永定河道李亨特。率領員弁。集夫購料。分投趕辦。所有堵築旱口完竣。及引河壩工情形。於初六日具奏。隨將水口趕緊進占。一面將兩壩加培厚土。步步結實。以資鞏固。查勘引河。均已一律挑挖深通。口門收窄。溜勢奔騰。卽飭將引河頭挑開。勢若建瓴。分掣大溜。直達中泓。順機乘勢。於初九日午刻合龍。迨申酉之交。龍門大壩。已漸次追壓到底。忽風雨交作。秋水搜根。大溜復側注龍門壩內。陡然過水。牽連兩壩。立時蟄陷。臣督同孫樹本、李亨特等。連夜搶護壩外水勢。仍復洶湧。臣親上龍門大壩。率同守備指揮兵夫。加料壓土。幸天氣轉

晴。月光照耀。自戌刻至初十日卯刻。始得保護平穩。大壩邊埽均已鞏固。全河水勢順軌安流。復歸故道。復差查兩岸旱口各處。補還原隄工程。亦皆堅實。此皆仰蒙皇上洪福。至誠默相感召。並賴河神默佑。得以迅速蒞事。永慶安瀾。至大壩後餽業已跟做堅實。一切善後事宜。已面屬李亨特詳細查勘稟覈。另奏辦理。永定河志。

嘉慶十六年正月。兵部議奏。據溫承惠奏。永定河南北兩岸。工段縣長。埽壩鱗比。必得添設都司一員。督率經理。臣細查通省營制。有宣化府屬蔚州路西營都司。該營地處偏僻。事務最簡。應請將該都司移駐永定河盧溝橋地方。其應支俸廉等項。均毋庸另議增添。並請將蔚州路把總一員移駐西城汛。仍歸該參將管轄。其西寧城馬步守兵六十五名。卽歸該把總操防。蔚州路把總額缺。卽改爲經制外委。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到部。臣等查永定河工段縣長。僅止守備二員。勢難兼顧。今以事簡都司移設。該督係因地制宜。慎重河防。起見。應如所奏。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二月。工部議奏。據溫承惠奏。永定河南北兩岸土隄。性係純沙。自嘉慶六年異漲後。更形卑矮。上年七月初。水長奪溜之後。河形益顯淤積。而隄身爲異漲衝刷。更形殘缺卑薄。今春必須大加疏培。以禦大汛。現據李逢亨估計。以上年盛漲水痕爲準。如隄頂高於水面一二尺者。暫緩加培。其隄面過水及離水僅止數寸者。必須急爲修治。查南岸七汛。北岸八汛。除距河過遠之處。應從緩辦。其臨河緊要處所。或加內外幫。或加高隄頂內餽。或加埽靠。或用好土包淤。又南六工對面老坎。兜灣過水。有礙新工。應行挑挖。又北四五六等新工處所。被衝順隄溝槽跌塘過大。恐遇盛漲衝刷。隄身喫重。擬於上面添估攔水斜壩。下面

挑挖倒溝俾免浸注之患。又石景山東岸第九第十十九二十一等號上年異漲衝塌應修石工四段。另築攔水壩一道俾資捍衛。臣親歷詳勘實係急須辦理之工。再上年水旱各口新工處所添下埽段較多。本年大汛修防尤爲最要。不特新埽尙須加鑊卽舊有埽段異漲衝激之後亦多殘損墊陷必須加鑊拆修。正月二十六日奉硃批工部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永定河南北兩岸隄工向無額設加培銀兩近年雖經該督歷次奏請另案加培並未普律全修。今據奏自係實在情形應如所請辦理。永定河志。

七月溫承惠奏永定河營員弁除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向設經制外委十二名額外外委四名兩岸工段縣長每值大汛應派該弁等率領河兵協同防守並隨時分委查看各汛工程惟額外僅止四名爲數較少向年在目兵挑選數人由總督及該道衙門給與外委虛頂戴俾其率兵防守呼應較靈臣因體制未符當經裁革第額外人少既不敷委用且遇有經制缺出又不敷考補現據永定河道李逢亨稟請添設臣查永定河南北兩岸十五汛每汛應設額外外委一名以資協防除舊設四名外應請添設十一名卽在熟悉工程之目兵內選充仍在額設兵數之內所食糧餉亦仍照該汛額設兵目按名關領無須另行增添而差遣足資委用實於河務有裨奉硃批依議。永定河志。

嘉慶十七年正月溫承惠奏永定河三角淀爲全河尾閘河流向由條河城葛漁城達淀歸大清河入海迨後河勢北趨葛漁城等處淤爲平陸水由北八工之黃花店下注近年南淤北漲每遇大汛北八工自二十號以上河流逼近隄根上年秋汛後全河大溜忽於九號兜灣側注逼成橫流而八號以至二號又有支河並注是北八工一汛除頭號外多係險工迥異向時形勢查下口本係以堰作隄甚爲卑薄歷年

僅令兵夫修補。並無加培公項。一交大汛。雨水夾隄。無從取土。該工距東安縣城。僅止數里。城郭田廬。均關緊要。似此河勢情形。急須速爲籌辦。當飭永定河道李逢亨。詳細勘估。茲據稟請。自北八工二號。至二十一號頭止。大隄內外幫。分別加高培厚。以資捍衛。然全河溜勢。俱由九號隄根側注。縣長十餘里。若普律全加培鑲。需費甚鉅。擬於九號迤上。對面舊淤河形。挑挖引河。並於九號橫流上游。估做攔水草壩。挑溜東行。復接草壩至十一號。估做圈隄。並做防風。以防水勢泛衍。俾引溜仍歸舊河。又於二號至八號。十二號至二十一號。共做挑水草壩十四道。復儲備料物。以便臨時相機應用。臣復加確覈。均係亟應趕辦之工。謹開具工段丈尺土方銀數清單。恭呈御覽。至下口河勢。漸形高仰。容收工時。親加察看。如有應需疏濬。另籌請旨辦理。永定河志。

是月奉上諭。據溫承惠奏。永定河下口情形。請加培辦理一摺。永定河下口。近多險工。亟須籌辦。所有加培隄岸。挑挖引河。及接築草壩土壩等工。共估需銀一萬九千九百餘兩。著照所請。准其於藩庫內動支。該督卽督飭該道分率廳汛員弁。認真修辦。勒限於大汛前一律告竣。毋許稍有草率偷減。務令料實工堅。俾資捍衛。永定河志。

嘉慶十八年六月。溫承惠奏。步軍統領衙門具奏。武清縣民李珍。以永定河下口北九工河隄開口。賀老營河道淤塞。致東安武清二縣被水。赴京呈請補築挑挖一案。奉旨。永定河下口隄工。著交溫承惠。遴員踏勘。應否挑築。秉公查辦。欽此。將李珍咨解到。臣隨飭委永定河道李逢亨。率同務關同知田宏猷等。並帶同原告李珍。馳往勘明。查議具詳。臣詳查舊案。及該道等現勘情形。緣永定河下口北九工。向設主籬。

管轄汛務。旋於嘉慶十年前。督臣裘行簡任內。因所管隄堰。無關緊要。奏准將該主簿。移駐北岸頭工。以北九工汛務。改歸北七八工兩汛分管。該處舊有隄堰。歷來俱由本汛河兵修理。並無額設歲修錢糧。而全河水勢。向由條河頭迤南葛漁城一帶。達淀歸大清河入海。迨後河勢北趨。葛漁城等處。淤如平陸。水由北八工之黃花店下注。近來南淤北漲。每遇大汛。溜逼隄根。經臣於上年奏准。自北八工第二號至二十號止。將舊有隄堰。一律加培高厚。並挑挖引河。暨添做攔水草壩等工。以挑溜勢。向南直走中泓。自二十一號至二十四號止。長四里有餘。係河身尾閘。逼近母猪泊。爲衆水出路。若將舊有殘缺隄堰。一并接築。並添做埽段。不但需費甚鉅。且水漲時高出隄頂。水落時亦仍由工尾倒漾外幫。又有減河水勢趨注。隄身腹背受敵。斷難經久。是以據該道詳明。毋庸修築。至賀老營在南岸六工。距天津海口百餘里。悉係高阜之地。若挑挖引河。不但需項甚多。難以興舉。且掘隄放水。該處數百村莊。難免淹浸。是李珍所請將北九工隄堰補築。並於賀老營挑挖引河之處。均難照辦。復提訊李珍。據稱伊實未深悉該處河道情形。祇因大汛長水。地畝間被淹浸。冒昧赴京呈訴。今蒙道應帶同查勘指示。業已明晰。不敢再行固執。查李珍未悉河道情形。妄以私見赴京越訴。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交原籍地方官收管。無任復出滋事。理合將遵旨委員查勘緣由。恭摺復奏。永定河志。

嘉慶十九年閏二月。直隸總督邢彥成奏。據永定河道李逢亨稟稱。上年六月。北六工舊隄。因漲水衝缺。經該處賀堯營等村民。以力難補築。稟請動帑辦理等情。隨檢查舊卷。並石刻碑記。內載乾隆二十年前。任總督方觀承。奏請聖駕親臨指示機宜。於北岸六工。賀堯營開隄放水。改爲下口。入沙家淀。會鳳河入

大清河以南坦坡堰爲南隄。北越堰爲北隄。中寬四五十里。任其蕩漾。悉爲散水。勻沙地面。查北六工原編二十號。歷來估工。總至八號爲止。緣八號以東。卽接北七工頭號。迤下卽屬下口。原可不必修防。又因八號至十號。可作北七工之挑水壩。每年仍令官兵防守。其餘任其蕩漾。賀堯營村。坐落十六號。向不在修防之列。惟因左近村民。圖種河灘地畝。惟恐淹浸。間或集夫修築。以資保護。歷年亦聽其便。現因漲漫塌隄。未便請動官項。致滋糜費。稟請覈示。查該處南有南坦坡堰爲南隄。北有北越堰爲北隄。居中坐落河心。若逢盛漲。水由隄尾倒漾。前後一片汪洋。修之無益。至河內村莊。原應移居隄外。乃小民圖種灘地之利。未免安土重遷。亦止可聽其自爲設法防護。此段隄工。自十號以下。向不在估修之內。自應永遠停修。並禁止村民。不許補築。致遏水道。以省糜費。而重河防。永定河志。

三月工部議奏。軍機處交出直隸總督那彥成奏稱。永定河上年伏秋盛漲。拍岸盈隄。現在石景山石工。疊經衝刷。多有脫落。必須補修。加砌石子堰。南北兩岸土工。自嘉慶十六年間。段加培。時逾三載。車馬往來。風雨剝蝕。內幫多有衝刷。外幫多有殘缺。愈形卑薄。三角淀下口。水緩沙停。河底淤高。隄身愈矮。每逢盛漲。水高隄頂。若不擇要加培。均爲可慮。當卽率同各員。周歷查勘。工段縣長。惟擇其必不可緩之。石景山補修石隄。加砌石子堰。南北兩岸下口。或加培內外幫。或加高隄頂。或築越堰。或做挑水壩。擗節估計。謹開具工段丈尺土方銀數清單。敬呈御覽。奉硃批。工部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永定河南北兩岸土隄。及石景山石工。自十六年奏明間段加培後。迄今三載。並未興修。此次奏請補修等工。自係實在情形。均應如所奏辦理。奉旨依議。永定河志。

嘉慶二十年二月，那彥成奏永定河下口之水，向由葛漁城東南流，至三河頭，入大清河。嘉慶六年後，水勢北趨，將鳳河東隄衝有缺口數處，其水改爲鳳河東隄以外行走，亦歸大清河。節經前任永定河道王念孫等勘稟，毋庸堵築，以資宣洩。上年冬，據該道李逢亨面稟，有馬家口等村民，在鳳河東隄外，私築土堰，應行拆毀。臣以該處缺口，實在應否堵築，土堰應否拆毀，面諭該道勘明稟辦。茲據該道稟稱，勘明該處缺口，已經寬深，若欲堵築，非四五萬金不可，且缺口適當迎溜頂衝，堵合後一遇汛漲，必致復被衝缺。仍請毋庸堵築，至下口爲永定河尾閘，今鳳河又係尾閘之尾閘，必須通暢，庶可迅消盛漲。今馬家口等村民，於此處築堰，阻遏河流，是下壅也。下壅即恐上潰，於全河頗有關係，應即拆毀等情。查鳳河東隄，自嘉慶六年被衝缺口，迄今十有餘載，水性就下，已成全河尾閘，且地處頂衝，堵築後必致復被衝缺。應請毋庸堵築，並將馬家口等村民，於鳳河東隄之外，私築土堰，立飭永定河道李逢亨等，即日親往督毀，以防阻遏。永定河志。

六月那彥成奏，二十七日接據永定河道李于培稟稱，二十二日夜北岸七工，雨大風狂，水勢疊長，黑夜之間，但見中泓水立，有似較水，竟不能計丈尺，竭力搶護，無如水勢有增無減，兼之狂風驟雨，人力難施。致北岸七工二十四號於二十五日卯時漫溢二十餘丈，都司謝成浮油現在尙無下落，已塌去六十餘丈。全河大溜直注口門，現在盤做裏頭，並據通判鄭以簡回稱，差人順水查看，水過口門後，即循隄外減河及窪處荒地經行，仍歸本河尾閘，下注東安縣，傍水小村，間有被淹之處，臣不勝驚駭愧悚。查今漫溢之二十四號，向來因係平工，僅止疏濬中泓銀兩，並無歲修搶修之項，惟時屆大汛，該管廳汛及協防各

員雖係暴長較水究屬失於防護實屬疎玩相應參奏請旨臣未能先事豫防仰聖恩交部議處現於二十八日赴工確勘辦理其被淹村莊俟勘明照例請旨賑卹二十九日奉上諭那彥成奏永定河工漫水一摺永定河北岸七工二十四號因二十二日後兩大水長漫口塌寬六十餘丈該督現已飭令該管河道趕緊購買料物並親赴該工查勘此次永定河漫工距下口甚近過口門後仍循隄外減河歸入正河尾閘現在盤做裏頭著那彥成確實勘明俟料物購齊卽相機堵築復歸故道其失於防護之專管通判鄭以簡主簿邱鳳梧協防同知王履泰通判單應魁縣丞汪兆鵬俱着摘去頂戴仍留工効力如堵築迅速再奏請開復永定河道李于培到任甫逾一月於河務情形尙未閱歷著加恩免其議處那彥成自請議處亦著寬免俟漫工堵合將用過工料銀兩著落該督分賠十分之三其被淹村莊著迅速查明奏請撫卹永定河奏議

七月初五日那彥成奏永定河北岸七工二十四號因暴漲漫溢臣於上月二十八日自省城起程次日馳抵履勘該處距下口甚近水勢側注河身大溜掣入口門後仍循隄外減河歸入正河尾閘先據報墾陷六十餘丈及赴勘時暴漲消落現在口門業已掣涸僅止四十餘丈土性堅實俱無汕刷隨測量口門水深一丈七尺漫口內水深五六七八尺不等漫口外水深一丈一二尺不等減河正身尙無淤高之處惟正河身因下游淤墊形成高仰通長應挑三十餘里必須實力挑挖深通方期順軌日來天氣晴霽俟稀淤曬乾卽可先期勘辦至都司謝成先於漫溢時被水衝倒旋即抱住隄邊大樹得不漂沒合並陳明奉硃批依議永定河奏議

九月二十一日。那彥成奏。七工漫口。原寬六十四丈。及八月間。因溜勢掣涸。水口僅寬四十一丈。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七八尺不等。其餘二十三丈。悉成旱口。茲於二十一日。據溫承惠報稱。會同永定河道李于培。自八月二十五日開工後。引河長五千六百九丈。已一律挑完。深通如式。東西兩壩。察看大溜向背情形。以次進占。步步堅實。占穩固。邊壩後餞。亦隨時鑲做。以資護衛。口門愈收愈窄。溜勢愈刷愈深。自初十日後。測量壩前水勢。已深二丈三四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迨十八日。又陡長水數尺。金頭刷跌愈深。測量竟深至三丈六尺。僉稱。此次永定河水勢之大。爲從來未有。於十八日戌刻。西壩陡墊數占。勢甚危險。幸加鑲追壓。不稍停留。西壩甫經平穩。溜勢向東側注。東壩又復陡墊。隨墊隨鑲。亦俱保護無虞。十九日寅刻。將引河開放。卽於卯時合龍。二十日卯刻。已堅實穩固。壩前停淤。全河悉歸故道。理合飛速馳奏。仰紓聖廬。永定河奏議。

十月。吏部議得。直隸總督那彥成奏。永定河向設石景山同知。南岸北岸同知。並三角淀通判。共廳官四員。石景山同知。專管兩岸石工。南岸同知。專管南上南下南二南三南四南五南六共七汛。南七南八南九三汛。則歸三角淀通判管理。北岸同知。專管北上北中北下北二北三北四北五北六共八汛。北七北八二汛。亦歸三角淀通判管理。惟查石景山。向係兩岸石工。均極鞏固。別無要工。南岸同知管理七汛。北岸同知管理八汛。一遇搶險。每致鞭長莫及。至三角淀通判。駐劄北七工。管理北七北八兩汛。又須越河。經管南七南八南九三汛。勢難兼顧。而北七北八從前平工。近成險要。須專員加意防守。方可不致貽誤。臣與溫承惠及道員廳員等。悉心商酌。不如量爲改移。請將石景山北岸石工。仍歸石景山同知管理。並

添管接連之北上北中北下北二共四汛。其北三北四北五北六北七北八共六汛。請俱歸北岸同知管理。石景山南岸石工。改爲南岸同知管理。仍管接連之南上南下南二南三南四共五汛。其南五南六南七南八南九共五汛。請均歸三角淀通判管理。如此酌改。呼應較靈。如蒙俞允。所有石景山同知一缺。查現在務關同知田宏猷。曾任北岸同知。熟悉情形。請將現任石景山同知丁寶洲與該員田宏猷對調。三角淀通判一缺。查現任滄州通判陳春熙。原係北岸同知降補。工程甚諳。請將現任三角淀通判宋綸光與該員陳春熙對調。人地均屬相宜。於要工實有裨益。查永定河變遷靡常。今昔平險互異。應如該督所請。撥改管理。至稱現任務關同知田宏猷。請將現任石景山同知丁寶洲與該員對調。現任滄州通判陳春熙。請將現任三角淀通判宋綸光與該員對調等語。查田宏猷有降級二案。與調署之例不符。應毋庸議。宋綸光係該督題請調署三角淀通判。應俟奉旨准其調署三角淀通判後。方准與天津府河務通判陳春熙對調。該督違例奏請。應照例罰俸九個月。十二月初三日。奉旨務關同知田宏猷。准其與石景山同知丁寶洲對調。所有那彥成。應得處分。著加恩寬免。餘依議。永定河奏議。

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那彥寶奏。臣於二十日。行抵盧溝橋。查看南北兩岸石工。均屬鞏固。惟水漲勢未見大落。調取箴箒。與誌椿較對。尚有一丈四尺二寸。大溜湧猛。正在傳詢汛官。適永定河道李逢亨。由南岸馳到。稟稱自十八日子時至巳時。河水疊次驟長。至二丈一尺三寸。是日午時。雖漸消落數寸。二十日卯午未三時。又長水二尺一寸。兼之陰雨通宵達旦。兩岸各工。紛紛報險。其南上頭工十四五號。尤爲喫重。大溜側注埽前。十分危急。正在督率文武汛員搶護。竭三晝夜之力。尚未平穩。又據南下南二

南四南五南六北北中北下北二北三北四北七北八等工。絡繹報險。或水高隄堰。或埽鎮陡墊。卽分飭各汛搶護。十九日戌時。先聞南六南四北八北四同時水過堰頂。隄身潰墊。隨於二十日由南岸馳至盧溝橋。正欲取道北岸。查看各工。接據石景山同知馬金陞。署北二工縣丞王庚稟報。該汛二十一號埽前水勢洶湧。全河大溜。直注埽段。於二十日午時。河水漫過隄身。尙未掣動全河大溜。續又據南岸四工二十號報到。河水同時漫過隄身。亦未掣動全河大溜。其二處口門尺寸。現因溜勢猛大。一時尙不能較準。臣當卽飭令該道分飭各工。豫備盤護裹頭料物。一面札調下游兵弁。幫同趕辦。卽親赴該二處查看。俟河水漸落稍定。統歸一處。再酌定章程具奏。二十二日奉上諭。那彥寶奏永定河北岸二工。南岸四工。漫溢情形。前因永定河水勢盛漲。特派那彥寶前往查看。茲於二十日午刻。北二南四兩工同時漫溢。著派吳璣。那彥寶分投籌辦。吳璣接奉諭旨。迅速先赴北二工。如那彥寶在彼籌堵。吳璣卽速赴南四工。勘辦。若那彥寶已赴南岸。吳璣卽駐北岸。辦理北二工。其南四工交那彥寶籌辦。伊二人各帶司員。專辦一處工程。不必會商。各將水勢情形。口門丈尺。及水歸下游。淹浸何處。先行查明。各具摺陳奏。其所需工料銀兩。亦各自約計數目。先行奏明。由部庫撥給。以便籌備料物。定期興工。永定河奏議。

是月二十四日。那彥寶奏。本日吳璣到盧溝橋。與臣公同履勘情形。查北二工南四工初漫之時。原係兩處分流。迨北上頭工漫開。地居上游。大溜奔騰。全歸該處漫口。其北二工南四工。俱已斷流。現在無船。難以測量。實在丈尺。約計口門寬三百餘丈。連日晴霽。水勢漸落丈餘。自當次第經理。其趕辦料物。及挑挖引河業經。臣奏明酌派州縣丞倅等。分投趕辦。其挑挖引河。臣等已令北岸同知張泰運。先往口門下游。

查明河身淤墊段落。分別高低。確切估計。以便奏調各員到齊。即可飭往分段開工。惟北岸上游。土性沙鬆。刻下先應派員於附近處尋覓好土。豫爲運工。以便堵築合龍之用。方能堅固。至兩岸下游。應辦之工甚多。如北二南四乾涸口門。補還原隄。其餘兩岸汕刷殘缺卑薄隄工。均需補築。所需土方高寬丈尺。應先勘估。其衝塌壩段防風。亦須補還。現已飭調永定河道率同廳汛。逐工估計丈尺。一有確數。即先行趕辦。至漫口以正雜料物爲第一要務。引河亦頗需時日。應請敕下督臣方受疇。札飭署藩司祥泰。迅速派員前來分投承辦。其河水下注漫溢之處。據探水外委等回報。正河大溜。向東南由黃村東安武清一帶地界淹浸。應歸於鳳河入海。尚有一分小溜。斜趨東南。由南苑高米店迤北。衝開牆垣八丈。向西紅門迤南流注。所有下游被淹村莊戶口人數。應由督臣飭屬查明。奏請撫卹。二十五日。奉上諭。據那彥寶奏。永定河北上頭工。水勢漫溢。側注口門約三百餘丈。已掣動大溜七分等語。前因永定河北二南四兩工。同時漫溢。降旨令吳璣那彥寶分往籌辦。現在北岸上頭工。漫口三百餘丈。該工地處上游。旣已掣動大溜。河不兩行。北二工漫口。自己匯歸一處。其南四工漫口。諒必水淺挂淤。此時吳璣不必前往南四工。所有北上頭工漫口。即交吳璣那彥寶二人會同辦理。務同心共計。妥協籌商。以期迅速。嚴工所需工料銀十萬兩。已降旨由戶部撥往應用。如有不敷。再行奏請。張裕慶准其帶往。並揀派京察一等司員三人。交伊等一並差遣委用。其丞倅等員。已降旨令方受疇派往矣。李逢亨業已革職。其南四工漫口。易於堵築。著吳璣等即飭知該革員。令往專辦此處工程。以贖前愆。如果愧奮出力。工竣後再行酌量施恩。吳璣等查明口門丈尺。水勢深淺。即速購料豫備興工。每屆五六日。將辦理情形。具奏一次。以紓廩注。二十六日奉

上諭吳啟等奏永定河北岸上頭工漫口大溜全歸一處。下游各口門俱已挂淤斷流。商酌辦理一摺。北岸上頭工漫口三百餘丈。尙係約計之詞。連日晴霽。水勢漸消。究竟寬深丈尺若干。奪溜若干。測量確數。再行據實具奏。其奏請酌派州縣丞倅各員。本日復面諭該督飭知委員等迅速赴工。以備差委。至工需銀兩。已由戶部撥銀十萬兩。方受疇又飭署藩司祥泰。賣銀十萬兩。馳赴工次。應即分投購備料物。此時吳啟等先將兩面裏頭盤護穩固。勿令口門愈塌愈寬。一俟料物齊全。即可定期興工。永定河奏議。

八月初一日吳啟那彥寶奏。上月二十六七日。兩奉廷寄。仰蒙皇上訓示周詳。俾有所遵循。曷勝感戴。其時因撥船俱在下游。尙未調到。無從測量口門丈尺。二十九日。撥船牽挽到工。臣等隨即飭令文武員弁。赴北上頭工細加丈量。計口門原寬四百四十丈。今酌擬取直堵築。計口門實寬四百二十六丈。內已有淤灘長二百餘丈。其餘俱係過水口門。兩邊水深五六七尺。中泓水深六七尺。至丈餘不等。現在盤做裏頭。最爲要務。現飭該廳汛趕鑲整齊。可無遲誤。履勘北上頭工。舊隄原係灣曲而下。形如弓背。此次漫溢衝成缺口。若照舊日隄根進築。不惟現在兜溜着重。且恐將來一遇盛漲。尤爲可慮。惟有將東西壩頭兩相針對進。占時逐漸取直。復於壩工後。加築堅實好土裹戩。與現存兩頭沙堆。連成一勢。工段既可節省十數丈。河勢亦較前順暢。即新築埽工。不致過形著重。似亦補偏救弊之一法。至南北兩岸各工。因此次異漲溜勢猛驟。衝成旱口及刷塌隄身。不可勝計。北二北中汛。並南四南二南六等工。俱有旱口。應即早爲補築完整。並加鑲防風邊埽。以備合龍時開放引河。得收禦水之益。其餘兩岸汕刷殘缺卑薄各隄身。亦應一律補修完固。並恐新舊湊接之土工。一時不能黏齧結實。亦須補鑲防風埽段。以資抵禦。連日天

氣晴明，稀淤漸次曬乾。一俟估計丈尺確實，即將南四工旱口，遵旨交革員李逢亨前往，先行趕辦。其北二工及各處小旱口，並兩岸應加幫隄身邊埽等工，亦責成該革員督率各汛員，妥速經理。統俟該廳汛估報土方埽段丈尺確數到日，即飭各員趕緊興築。奉上諭吳璥等奏，勘明永定河北上頭二口門丈尺，酌籌取直堵築壩工情形一摺，昨已有旨，令吳璥馳往東河籌辦堵築漫口事宜。所有永定河漫口專交那彥寶方受疇二人會辦，著卽照此次籌議章程，妥協經理。約計萬壽前當可合龍，如屆期未能藏工，十月內必可堵築完竣。前由部庫發去銀十萬兩，直隸藩庫又撥去銀十萬兩，是否已可敷用，如尙有不足，那彥寶等酌量奏明。再於藩庫添撥，如藩庫無款可動，卽於部庫請撥，均無不可。其水勢情形及進占成數，自奉旨日爲始，每隔十日具奏一次。永定河奏議。

九月二十三日，那彥寶方受疇奏，臣等恐水澤凝冰，難於措手，親督兩壩文武員弁，晝夜儻辦。二十日，金門僅祇三丈餘，以八十餘丈之河面收束於三丈金門之內，水勢驟高至四丈五六尺，洶湧異常。兩壩俱形喫重，東壩陡墊數丈，加鑲追壓，甬臻穩固。西壩上水邊埽，又因回溜淘刷，紛紛墊陷，牽連正埽門占，隨壩隨鑲，竭兩晝夜之力，始皆保護平穩。引河均已一律深通。於二十一日丑刻啟放，旋見河水建瓴而下，大溜掣動，壩前水立消丈餘，隨於寅刻合龍。層土層柴，並力搶堵。二十二日午刻，漸次填實，金門斷流，毫無滲漏。查四百二十餘丈之壩工，一百八十餘里之引河及兩岸數千丈之隄埽各工，將及四十日，得以普律告竣。皆由我皇上睿謨廣運，經始圖成。瀕河黎庶，共樂春臺，謹將大壩合龍，先行奏聞，仰慰聖慮。本日內閣奉上諭，此次堵築永定河北岸壩工，那彥寶督率在工人員，晝夜儻辦，興工以來，將及四旬，全河

挽歸故道。工程鞏固。辦理亦復迅速。那查寶始終其事。甚爲出力。著交部從優議敘。方受疇往來河干。不能專力督辦。且係本管河工。有疎防之責。功過僅足相抵。著毋庸議。張泰運前令暫署永定河道。在工襄事。尙能稱職。著卽實授永定河道。其餘在工出力人員。著那查寶再行據實保奏。永定河奏議。

十二月十六日。方受疇奏。永定河南北兩岸。分界立汛。每汛經管河隄。自十五六里至二十六七里不等。惟南岸六工。霸州州判分管。隄長三十里。當日因地處下游。河身寬展。工程平穩。故所管隄工。獨長。近年水勢南趨。每逢盛漲。汕刷隄根。在在出險。修防甚爲緊要。該州判上下奔馳。顧此失彼。查永定河隄工。險易。今昔情形不同。卽應隨時酌量改移。以裨要工。臣與永定河道。詳加商酌。查有南隄九工。霸州淀河巡檢。經管隄工十二里。離河較遠。素無險工。自當酌量調用。請將南隄九工。霸州淀河巡檢。移駐南六工。作爲南岸六工。霸州下汛巡檢。經管隄長十五里。原設南岸六工。霸州州判。作爲上汛州判。經管隄長十五里。至南九工。汛務事簡工平。卽歸南八工。武清縣主簿經管。其移駐之員。應支俸廉役食等項。悉照舊章。毋庸更易。如此酌量移駐。旣與定制並無更張。而於要工益資防護。所有分管隄工。分撥河兵。並南六工上下兩汛。應換印信。及移駐之員。建蓋衙署各事宜。俟命下日。另行題咨辦理。二十日奉硃批。依議。吏部知道。永定河奏議。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永定河水工程

石景山工程。石景山同知轄巡檢經營。今按永定河奏議。嘉慶二十年奏准。石景山北岸石工。仍歸石景山同知管理。石景山南岸石工。改南岸同知管理。石景山東西石工隄。舊係工部司員管理。兩岸通編爲天字三十九號。雍正八年。奏歸永定河。設同知經理。乾隆二十八年。始分東西兩岸。東岸長二十三里五分。編二十四號。西岸長十四里。編十四號。四十九年。河道陳琮。以隄工號數。定限一百八十丈爲一里。以便稽核。稟請咨部更正。除南北金溝石工二段。舊例爲一號外。東岸南金溝起。至北岸上頭工交界止。長二十三里九十六丈。編爲二十四號。西岸盧溝橋以北。地勢高阜。舊本無隄。自橋翅南起。至南岸頭工交界止。長十四里。編爲十四號。

東岸第一號。北金溝片石隄。長十丈。南金溝片石隄。長三十丈七尺。雍正九年以前。工部修建。乾隆十七年。築片石隄。隄共長四十丈七尺。第二號。石景山前片石隄。長六十九丈五尺。雍正九年以前。工部修建。乾隆六年。修補片石隄。長六十三丈。片石隄。長七丈。大石隄。長十五丈五尺。片石隄。長八十丈。土隄。長八丈。內幫砌片石隄。第三號。土隄。長一百三十三丈。大石隄。長四十七丈。雍正九年以前。工部修建。乾隆元年。廟後大石隄殘缺。修補片石隄。隄十五丈三十四年。拆修。改築大石片石隄。隄十六丈。內幫片石隄。隄一百三十三丈五尺。第四號。大石隄。長七十三丈。雍正九年以前。工部修建。乾隆元年。修補片石隄。

十五丈。三十四年改做十六丈。片石隄長一百七丈。乾隆五年加大石鐵隄二十丈。又南接片石鐵隄二十五丈。十八年補修片石鐵隄五十一丈五尺。雞嘴壩一座長四丈一尺。北極廟前鐵牛一具。第五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內幫片石鐵隄上橫道通西山煤廠及潭柘戒壇之路。隄身大石包砌。名旱橋第六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內幫片石鐵隄。此號內舊大石片石隄長十九丈二尺。乾隆四十六年修築。片石鐵隄長二十五丈。五十年修築。片石鐵隄長三十丈。第七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內幫片石鐵隄。第八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內幫片石鐵隄。攔河土壩一道長八十丈。乾隆三年築。第九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內幫片石鐵隄。第十號土隄長三十三丈。片石隄長六十丈。片石隄長六十七丈。內大石鐵隄三十七丈。乾隆元年修砌。片石隄長二十丈。第十一號片石隄長三十四丈。片石隄長五十二丈。乾隆二十三年築。三十年修築大石片石鐵隄三十六丈五尺。片石隄長五十四丈。乾隆二十四年接築土隄長四十丈。內幫片石鐵隄。第十二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內幫片石鐵隄。第十三號土隄長一百三十七丈。石子隄長四十三丈。內幫片石鐵隄。第十四號石子隄長一百七十五丈。乾隆二年加築灰頂八十五丈。三年內幫砌大石片石鐵隄一百七十五丈。大石隄長五丈。嘉慶六年補還漫缺石隄一段長七丈。高一丈六尺。第十五號大石隄長一百一十五丈。雍正九年以前修建。乾隆四年修補。上有灰頂。上壩臺大石隄六十二丈。上有灰頂。乾隆五年築片石小鐵隄十丈。第十六號石子隄長八十丈五尺。乾隆元年壩臺南砌片石鐵隄二十八丈五尺。三年上下壩臺中幫砌片石鐵隄五十二丈。十三年補修片石鐵隄三十二丈。下壩臺大石隄六十一丈。大石隄長三十八丈五尺。雞嘴壩一座長四丈五尺。第十七號大石隄長三十九丈。

五尺。片石隄長八十八丈。雍正十一年築。餞隄二十丈。乾隆八年幫片石餞隄長七十丈。大石隄長十丈。片石隄長四十二丈五尺。內加片石餞隄四十二丈五尺。乾隆九年築攔河壩十二丈。又接砌大石片石挑水壩五十六丈。片石橫隄長十六丈。第十八號片石隄長二十二丈五尺。內加幫片石餞隄二十二丈五尺。大石隄長一百五十七丈五尺。內幫大石片石餞隄五十丈。第十九號大石隄長一百八十丈。第二十號至橋北雁翅止。大石隄長六十丈五尺。接南雁翅石子隄長一百一十九丈五尺。內加幫片石餞隄四十五丈。片石小餞隄三十丈。片石餞隄四十三丈五尺。嘉慶十一年隄頂上加砌石子壩一段。長十三丈五尺。十二年隄頂上加砌石子壩一段。長四十四丈五尺。第二十一號石子隄長一百七十一丈。乾隆四年修砌片石斜餞六十五丈。土隄長九丈。內幫片石餞隄九丈。此號連下號嘉慶十二年隄頂上加石子壩一段。長一百一十丈五尺。雞嘴壩一座。兵鋪一所。第二十二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內幫片石餞隄一百八十丈。嘉慶十一年隄頂上加石子壩一段。長七十三丈。第二十三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內幫片石餞隄一百八十丈。此號嘉慶六年補還漫缺石隄一段。長一百八十六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又添砌月牙壩一道。長三十三丈。高一丈五尺。十一年隄頂上加石子壩一段。長九十九丈五尺。第二十四號土隄長九十六丈。內幫片石餞隄九十六丈。嘉慶十二年隄頂上加石子壩一段。長二十八丈。雞嘴壩一座。西岸第一號盧溝橋南雁翅起。石子隄長一百八十丈。雍正九年以前部員修建。乾隆二年修補九十九丈。七年修補六十丈。嘉慶六年稅局後身補還漫缺石隄一段。長六十八丈。高一丈六尺。十三年盧溝橋西北雁翅稅局後身加砌石子壩一段。長四十三丈五尺。又接連前工一段。加石子壩一段。長五十六丈。

第二號大石隄長一百八十丈。乾隆五年自玉露庵起接連下號。修補大石隄共長四百二十丈。嘉慶六年補遺漫缺石隄一段長六十二丈五尺。高一丈六尺。第三號大石隄長一百八十丈。第四號大石隄長一百八十丈。乾隆十二年築片石戩隄六十二丈五尺。十九年築片石戩隄四十五丈。兵鋪一所。第五號大石隄長一百八十丈。乾隆十五年築片石戩隄五十四丈。二十年築片石戩隄四十二丈。第六號大石隄長一百三十丈。乾隆十六年修補片石隄三丈。土隄長五十丈。第七號土隄長一百八十丈。兵鋪一所。第七號土隄長一百三十丈。第九號大寧村第十號第十一號第十二號後高店第十三號前高店第十四號第九號至十四號地勢高阜尙未建隄。今仍接丈分里編號。南北兩岸工程。南岸同知轄七汛。北岸同知轄八汛。經管。今按永定河奏議嘉慶二十年奏准。南上南下南二南三南四共五汛。南岸同知管理。南五南六共二汛。改三角淀通判管理。北上北中北下北二共四汛。改石景山同知管理。康熙三十七年挑河自良鄉縣老君堂舊河口起。經固安縣北至永清縣郭家務止。長八十二里有奇。北岸築大隄。自良鄉縣張廟場起。至永清縣盧家莊止。長一百二里有奇。並於舊河口建竹絡壩。使水并流東注。復自南岸高店村土坡下起。至壩止。堆接沙隄三十五里。連大隄通常一百七十七里。四分北岸復自盧溝橋南石隄下起。至利袋村南止。堆築沙隄二十二里。利袋至張廟場大隄五里。地皆高阜。後於康熙四十年接築。連大隄通長一百二十九里二分。康熙三十九年因安瀾城河口淤墊。遵旨於南岸另挑一河。以南岸爲北岸。遂自郭家務改河。出霸州柳岔口。入辛章淀。達天津歸海。接築兩岸大隄。南岸接郭家務大隄尾起。至霸州柳岔口止。連上共長一百七十九里。北岸自盧家莊西何麻子營接大隄起。至柳岔口迤東止。連上

共長一百八十里。雍正三年，因辛章勝湧一帶，淀河淤墊，有礙清水達津之路，遵旨引渾河別由一道，遂於柳岔口稍北改河，由郭家務挑河，計長七十四里，經永清縣冰窖村東，入三角淀，達津歸海。接築兩岸，大隄南岸自冰窖起，至武清縣范壘口止，長七十四里，連上共長一百九十六里九十五丈五尺。北岸自何麻子營起，至武清縣范壘口止，長七十四里有奇，連上共長二百三十二丈。兩岸分八工，分隸南北岸同知管轄。其冰窖至柳岔口隄工，遂廢。即今之東西老隄也。雍正八年，因南七北七兩工險要，各分上下汛。十年，北岸以天地黃宇宙洪日月盈九字分工，編號南岸以景辰宿列張寒來暑往九字分工。編號乾隆三年，接西老隄起築坦坡堰，至武清縣龍尾止，長四十九里九分。分隸南岸七八工兼管。四年，自北岸六工十六號起築北隄，至東安縣賀家新莊止，長三十六里五年，又接北隄尾起築北堰，至武清縣東蕭家莊止，長四十七里一百二十六丈。分隸北岸七八工兼管。十六年，由冰窖草壩改河，以坦坡堰爲南堰，北隄改爲北堰，各分上中下三汛。撥隸三角淀通判管轄，并南北岸七八工舊管之南北大隄，分隸南堰上中兩汛兼管。即今之舊南北隄也。南北兩岸同知，遂止各管六汛。計自石景山同知所管交界起，南岸至南堰上汛交界止，隄長一百五十四里。北岸至北堰上汛交界止，隄長一百五十五里七十二丈。二十年，冰窖河口以北淤成南高北低，仰蒙聖駕臨視，將北六工洪字二十號以下，開隄放水，改爲下口。由沙家淀入海，自河口以下十一里，撥隸南岸六七工兼管。北岸隄工止長一百六十六里七十二丈。二十九年，刪除舊編天地黃等十八字，各依本工里數編號。四十三年，河出下口，逆折北趨。北岸六工十九號以上隄身，裏外油刷，因就水勢改洪字十八號出口，俾得向東迤流，遂於南岸六工十七號頭，建築

順水壩一道。斜接北岸六工十九號下隄頭。並將北岸六工二十號舊河一律培築。上接順水壩。下至南隄七工交界編號。共長二十九里。仍隸南六工兼管。南岸六汛隄工。通長一百五十三里。北岸六工編號十八里。連上六汛隄工。通長一百五十三里。七十二丈。四十六年。北岸頭工。分爲上下兩汛。調南隄九工汛員。管理北頭工。上汛嘉慶五年。南岸頭工。分爲上下兩汛。十年。北岸頭工。上汛改爲中汛。其上汛以南九工汛員移駐。現在南北分防十五汛。

南岸頭工。上汛霸州州同經管。隄長十七里。分十七號。俱宛平縣境。第一號。隄頭接石景山西岸。十四號。工尾。土坡兵鋪一所。謹按各汛。每里立一兵鋪。不具職。岡凹村。茨頭村。獨義村。趙新店。第二號。兵鋪一所。稻田村。第三號。兵鋪一所。第四號。兵鋪一所。第五號。兵鋪一所。籬笆房。第六號。埽工四段。兵鋪一所。黃官屯。長洋村。軍留莊。高陵村。第七號。兵鋪一所。張家場。第八號。兵鋪一所。第九號。兵鋪一所。第十號。兵鋪一所。第十一號。兵鋪一所。第十二號。埽工八段。汛署一所。兵鋪一所。朱家岡。第十三號。埽工三十段。兵鋪一所。輒瓦汛房三間。凡輒瓦汛房。俱係嘉慶十八年新蓋。第十四號。埽工三十八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閻仙袋。第十五號。埽工三十二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第十六號。兵鋪一所。第十七號。兵鋪一所。南岸頭工。下汛宛平縣縣丞經管。隄長十一里三分。分十一號。第一號。兵鋪一所。第二號。兵鋪一所。前葫蘆袋村。後葫蘆袋村。第三號。兵鋪一所。第四號。埽工十七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利村。第五號。埽工三十段。兵鋪一所。第六號。埽工三十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下廠村。第七號。埽工三十七段。兵鋪一所。第八號。汛署一所。兵鋪一所。汛房一所。滿洲村。趙家莊。第九號。埽工三十一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公義莊。第

十號。埽工三十一段。兵鋪一所。輒瓦汛房三間。第十一號。埽工二十六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
南岸二工。良鄉縣縣丞經管。隄長二十二里七分。編二十二號。一號至二號。七十二丈。宛平縣境。二號七
十三丈。至十八號。良鄉縣境。十九號以下。涿州境。第一號。隄頭接南岸下頭工。十一號工尾。兵鋪一所。東
石羊村。西石羊村。後石羊村。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兵鋪一所。任家營。第五號。第六號。兵鋪一所。第七號。
第八號。老君堂村。興隆莊。第九號。兵鋪一所。第十號。埽工二段。務子村。窰上村。第十一號。埽工三十六段。
兵鋪一所。汛房一所。第十二號。埽工三十七段。兵鋪一所。賈河村。陶村。第十三號。第十四號。金門閘一座。
乾隆三年建。北壩臺。埽工十一段。南壩臺。埽工十段。龍王廟前灰堰一道。長十八丈。廟後雁翅埽。長五十
三丈。汛房一所。辛立莊。鮑家莊。五間房村。第十五號。第十六號。兵鋪一所。第十七號。第十八號。汛署一所。
兵鋪一所。官莊村。韓家營。第十九號。埽工二十一段。安瀾亭一座。輒瓦汛房三間。兵鋪一所。古城村。四柳
樹村。大興莊。鄧渠村。第二十號。埽工二十五段。兵鋪一所。北蔡李渠村。第二十一號。第二十二號。兵鋪一
所。南蔡。

南岸三工。涿州州判經管。隄長二十里七分。分二十號。一號至五號。一百二十丈。涿州境。五號至九號。一
百六十三丈。宛平縣境。以下固安縣境。第一號。隄頭。接南岸二工。二十二號工尾。兵鋪一所。白家莊。第二
號。渠落村。第三號。兵鋪一所。閻常屯。第四號。兵鋪一所。范家莊。第五號。屯子頭。第六號。埽工七段。兵鋪一
所。丁各莊。河道汛署一所。第七號。埽工八段。汛房一所。長安城總督防汛署一所。第八號。南定村。第九號。
埽工七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南召村。北召村。第十號。兵鋪一所。馬村。第十一號。兵鋪一所。門村。此號舊

減水草壩一座。乾隆三十七年。因壩下減水不順。改向南移五十丈。建灰壩一座。第十二號。兵鋪一所。北村第十三號。兵鋪一所。西楊村第十四號。兵鋪一所。東徐村第十五號。兵鋪一所。東楊村。西徐村。南岸同知防汛署一所。此號至十八號。月隄一道。長五百九十丈。乾隆二年築。四十四年。因南北三工。兩隄緊束。河身逼窄。奏准展寬。加培舊月隄。爲大隄。將舊隄疏通。以暢河流。第十六號。兵鋪一所。西它頭村。第十七號。位村。第十八號。兵鋪一所。齊家莊。相各莊。第十九號。兵鋪一所。後西玉村。第二十號。前西玉村。南岸四工。固安縣縣丞經管。隄長二十七里七分。編二十八號。俱固安縣境。第一號。隄頭接南岸三工。二十號。工尾。兵鋪一所。官莊。此號上接南岸三工。二十號。工尾。至本工三號。直隄一道。長四百十五丈。乾隆五十一年築。第二號。兵鋪一所。第三號。埽工二十六段。兵鋪一所。此號至五號。月隄一道。長三百七十九丈。乾隆三十八年築。第四號。埽工五段。兵鋪一所。白村。第五號。河道防汛署一所。汛署一所。輒瓦汛房三間。東玉鋪村。第六號。北街。第七號。兵鋪一所。第八號。兵鋪一所。第九號。高家莊。小西湖村。第十號。兵鋪一所。孫郭村。第十一號。兵鋪一所。第十二號。孝城村。大西湖村。第十三號。兵鋪一所。第十四號。兵鋪一所。第十五號。兵鋪一所。第十六號。兵鋪一所。第十七號。兵鋪一所。第十八號。兵鋪一村。第十九號。第二十號。兵鋪一所。知子營。第二十一號。第二十二號。兵鋪一所。第二十三號。兵鋪一所。汛房一所。河津村。第二十四號。兵鋪一所。第二十五號。第二十六號。第二十七號。兵鋪一所。第二十八號。黃塗。

南岸五工。永清縣縣丞經管。隄長二十四里六分。編二十五號。一號至三號。上段固安縣境。以下永清縣境。第一號。隄頭接南四工二十八號。工尾。兵鋪一所。辛務村。太平莊。第二號。白袋。第三號。兵鋪一所。南解

家務村第四號。孫楊莊北小營第五號。北解家務村第六號。兵鋪一所。順民屯第七號。兵鋪一所。汛房一所。大王莊第八號。許辛莊南戈奕村。此號至九號。月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丈。乾隆三十年築。第九號。兵鋪一所。曹內管營下七村第十號。張家務大孟各莊。小孟各莊第十一號。兵鋪一所。馮各莊第十二號。兵鋪一所。後仲和第十三號。兵鋪一所。前仲和第十四號。南曹家務北曹家務。胡其營。此號至十六號。月隄一道。長五百五十丈。乾隆五年築。第十五號。埽工二十九段。汛房一所。東桑園第十六號。埽工四段。汛房一所。西桑園第十七號。郭家務第十八號。兵鋪一所。談其營第十九號。龍家務。此號隄南接西老隄一道。經南岸六七工界止。霸州牛眼村。長五十八里。康熙三十九年。改河所築排椿隄也。第二十號。大良村。第二十一號。小良村。此號至二十三號。月隄一道。長五百丈。雍正四年築。乾隆三十七年加培。第二十二號。埽工十九段。兵鋪一所。甄瓦汛房三間。第二十三號。曹家莊第二十四號。兵鋪一所。臺子莊第二十五號。兵鋪一所。

南岸六工。霸州州判經管。隄長三十里。編三十號。四十三年。自本工南岸十七號隄頭起。至北岸十九號下隄頭。接築順水壩一道。並培築兼管之北岸二十號缺口。接連至南隄七工之舊北隄交界止。連南岸上十六里。通長三十里。編三十號。俱永清縣境。第一號。隄頭接南岸五工二十五號工尾。董家務村。官場。第二號。兵鋪一所。賈家務村。韓家莊。東莊。第三號。菜園村。王佃莊。第四號。第五號。兵鋪一所。第六號。李黃莊。劉總其營。胡家莊。三間房。荆岱。楊家莊。第七號。兵鋪一所。第八號。兵鋪一所。大麻子村。東北馬。西北馬。第九號。兵鋪一所。第十號。兵鋪一所。第十一號。總督防汛署一所。雙營村。第十二號。埽工十四段。汛署一

所兵鋪一所。小麻子莊佃莊第十三號。埽工十段。汛房一所。第十四號。埽工二十二段。兵鋪一所。減楊村張先務村第十五號。魯村第十六號。第十七號。惠元村第十八號。埽工十段。汛房一所。辛莊東西鎮。大黃村第十九號。第二十號。兵鋪一所。沈家莊。小營村第二十一號。龐各莊。陳佃莊第二十二號。第二十三號。馬家鋪。韓家莊第二十四號。兵鋪一所。小惠家莊。王虎莊。小黃村第二十五號。大劉家莊。鄧家務。第二十六號。窰窩村第二十七號。小劉家莊第二十八號。兵鋪一所。冰窖第二十九號。李奉先村。西武家莊。劉家楊。武家窖第四里第三十號。此號順水壩。接南岸十七號頭。今按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奏請將南隄九工。霸州浣河巡檢。移駐南六工。作為南岸六工。霸州下汛巡檢。經管隄長十五里。原設南岸六工。霸州州判。作為上汛州判。經管隄長十五里。

北岸頭工上汛。武清縣縣丞經管。隄長十五里。分十五號。俱宛平縣境。第一號。隄頭接石景山東岸二十四號工尾。兵鋪一所。挑水壩八段。埽工十四段。彰義村第二號。埽工三十七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第三號。埽工三十八段。兵鋪一所。看丹口。第四號。埽工十六段。兵鋪一所。第五號。兵鋪一所。第六號。胡家莊。第七號。兵鋪一所。第八號。埽工十三段。兵鋪一所。第九號。兵鋪一所。第十號。埽工二十一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第十一號。兵鋪一所。第十二號。兵鋪一所。第十三號。埽工十六段。兵鋪一所。甄瓦汛房三間。第十四號。兵鋪一所。立堡狼堡第十五號。兵鋪一所。

北岸頭工中汛。武清縣縣丞經管。隄長十六里。分十六號。俱宛平縣境。第一號。埽工二十一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第二號。埽工二十六段。兵鋪一所。第三號。埽工三十七段。兵鋪一所。第四號。埽工十二段。兵鋪

一所。汛房一所。鵝房村第五號。兵鋪一所。第六號。埽工六段。兵鋪一所。後辛莊第七號。埽工三十六段。兵鋪一所。靛瓦汛房三間。老隄莊第八號。埽工十七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前辛莊第九號。埽工二十一。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胡家莊第十號。兵鋪一所。太平莊第十一號。兵鋪一所。第十二號。兵鋪一所。第十三號。兵鋪一所。第十四號。兵鋪一所。第十五號。兵鋪一所。第十六號。兵鋪一所。

北岸頭工下汛宛平縣縣丞經管隄長十六里三分。編十六號。一號至九號。宛平縣境。以下良鄉縣境。第一號。第二號。兵鋪一所。靛瓦汛房三間。第三號。汛房一所。馬房村第四號。汛房一所。大營村第五號。兵鋪一所。皮各莊第六號。兵鋪一所。第七號。兵鋪一所。第八號。兵鋪一所。朱家營。此號月隄一道。長六十二丈。乾隆三十三年築。第九號。兵鋪一所。王家莊第十號。兵鋪一所。前官營。此號乾隆四十五年築。月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三丈。第十一號。汛署一所。小高各莊。此號至十三號。尾止。月隄一道。長五百一十七丈。乾隆五十年築。第十二號。埽工十一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北張客第十三號。兵鋪一所。大高各莊。第十四號。兵鋪一所。留各莊第十五號。埽工十五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南張客第十六號。埽工五段。汛房一所。

北岸二工良鄉縣縣丞經管隄長二十三里四分。編二十三號。一號至四號。良鄉縣境。以下俱宛平縣境。第一號。隄頭接下頭工十五號。工尾。兵鋪一所。保安莊第二號。兵鋪一所。定福莊第三號。兵鋪一所。丁村第四號。兵鋪一所。梁家務第五號。埽工三十二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趙村第六號。埽工三十五段。兵鋪一所。南莊子第七號。埽工十五段。汛署一所。兵鋪一所。常各莊。此號至八號。月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丈。第八號。兵鋪一所。第九號。兵鋪一所。第十號。兵鋪一所。第十一號。兵鋪一所。第十二號。兵鋪一所。第十三號。

兵鋪一所。第十四號。埽工八段。兵鋪一所。石岱村。此號至十五號。頭。舊月隄一道。長一百丈。第十五號。兵鋪一所。里河村。第十六號。兵鋪一所。魏家莊。第十七號。兵鋪一所。劉家莊。此號直隄一道。長五十五丈。第十八號。兵鋪一所。西柳村。第十九號。兵鋪一所。麻各莊。第二十號。埽工三十段。兵鋪一所。第二十一號。兵鋪一所。靛瓦汛房三間。第二十二號。兵鋪一所。北莊子村。第二十三號。兵鋪一所。黃各莊。

北岸三工。涿州州判經管。隄長十八里三分。編十八號。一號至十二號。宛平縣境。以下固安縣境。第一號。隄頭。接北二工。二十三號。工尾。兵鋪一所。辛莊。第二號。兵鋪一所。第三號。兵鋪一所。此號舊減水草壩一座。乾隆二十七年築。三十七年閉。移於號首。建築灰壩。第四號。兵鋪一所。求賢村。第五號。兵鋪一所。第六號。兵鋪一所。練莊村。第七號。兵鋪一所。壘各莊。第八號。兵鋪一所。第九號。兵鋪一所。于岱。第十號。兵鋪一所。西胡林村。第十一號。埽工十四段。兵鋪一所。汛房一所。第十二號。埽工三十段。兵鋪一所。東胡林村。第十三號。兵鋪一所。此號舊月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丈。雍正三年建。第十四號。北十里鋪。第十五號。兵鋪一所。汛署一所。北岸同知防汛署一所。第十六號。兵鋪一所。南張化村。第十七號。埽工八段。兵鋪一所。第十八號。埽工十一段。兵鋪一所。靛瓦房汛三間。辛安莊。

北岸四工。固安縣縣丞經管。隄長二十四里九分。編二十五號。一號至二十號。固安縣境。二十一號。東安縣境。二十二號。固安縣境。二十四五號。東安縣境。第一號。隄頭。接北三工。十八號。工尾。兵鋪一所。第二號。張化村。第三號。兵鋪一所。馬家屯。第四號。王家屯。第五號。北張化村。第六號。兵鋪一所。康家。張化村。第七號。曹辛莊。第八號。汛房一所。黑岱村。第九號。兵鋪一所。西押隄村。第十號。東押隄村。第十一號。兵鋪一

所第十二號北小店村第十三號兵鋪一所馮百戶營第十四號石家堡郭家務第十五號兵鋪一所石佛寺村第十六號賈家屯第十七號聚福屯第十八號兵鋪一所西化各莊第十九號崔指揮營第二十號東化各莊第二十一號兵鋪一所洪家辛莊第二十二號兵鋪一所梁各莊第二十三號第二十四號兵鋪一所眼照屯第二十五號張家莊。

北岸五工永清縣縣丞經管隄長二十一里四分編二十一號俱永清縣境第一號隄頭接北四工二十五號工尾兵鋪一所張野雞莊第二號兵鋪一所宋家莊邱家務第三號紀家莊第四號兵鋪一所王居村第五號池口第六號北戈奕第七號兵鋪一所西營第八號吳家莊第九號韓臺村第十號埽工二十五段兵鋪一所仁和鋪第十一號埽工四段泥安村第十二號兵鋪一所倉上村第十三號兵鋪一所支各莊第十四號泥塘村第十五號汛署一所何麻子營第十六號兵鋪一所姚家馬房村第十七號樓臺村第十八號兵鋪一所盧家莊第十九號張家茹葦村第二十號兵鋪一所王家茹葦村第二十一號兵鋪一所張家莊沈于靳村楊家營。

北岸六工霸州州判經管隄長三十里乾隆二十年二十號開隄放水改爲下口以下隄工十里撥隄南岸六七工分管四十三年自南岸六工十七號建築順水壩接至本汛十九號下隄頭河從十九號出口現管隄長十八里編十八號俱永清縣境第一號隄頭接北五工二十一號工尾兵鋪一所柴家莊第二號兵鋪一所董家務第三號苑家莊第四號埽工八段兵鋪一所賈家務村第五號埽工十三段兵鋪一所辛屯第六號小荆堡第七號第八號兵鋪一所此號重隄之東於乾隆二十八年接築月堰一道即今

北隄。隸三角淀屬。四十五年。自本汛大隄八號。接築至北隄工頭。長四十九丈。歸北隄七工經管。第九號第十號。埽工九段。汛署一所。兵鋪一所。半截河村。第十一號。第十二號。第十三號。兵鋪一所。趙百戶營。第十四號。第十五號。第十六號。兵鋪一所。賀堯營。第十七號。第十八號。

三角淀工程。三角淀通判轄五汛經管。今按永定河奏議。嘉慶二十年。奏准南七南八南九仍歸三角淀通判管理。其北七北八。改北岸同知管理。南隄北隄。下口之兩岸也。乾隆十六年。南岸七工。冰窖草壩。改河。將南北岸六工以下之南坦坡堰。北大隄北堰。改爲南北堰。各分上中下三汛。隸三角淀通判轄。三十八年。改南北堰爲南北隄。上中下三汛。改爲南北隄七八九工。四十七年。南隄九工汛員。調管北岸頭工。上汛。淀河州判。移駐九工。兼管汛務。嘉慶十一年。北隄九工汛員。調管北岸頭工。上汛。原上汛。改爲中汛。其北隄九工隄工。歸北八工兼管。南堰。舊名坦坡堰。乾隆三年築。以格淀水。西自霸州牛眼村。接西老隄起。東至武清縣龍尾止。長四十九里九分。八年。於東西老隄工尾。接築橫堰。長六十一丈。十六年。將冰窖以下廢東老隄。連坦坡堰。普律加培。並自龍尾接坦坡堰。築至天津縣青光村止。東老隄自南六工二十八號岔頭起。至橫堰。長十八里八分。坦坡堰接橫堰起。至青光村止。長六十一里十四丈。改坦坡堰爲南堰。分上中下三汛。其南北岸上下七工舊隄。分隸南堰上汛兼管。南北岸八工舊隄。分隸南堰中汛兼管。即今之舊南北隄。三十八年。南堰改爲南隄。上中下三汛。改爲七八九工。四十七年。南隄九工汛員。調管北岸頭工。上汛。其南九工隄工。以淀河汛員兼管。北堰上段。舊名北大隄。乾隆四年築。西接北岸六工十六號重隄起。至東安縣賀家新莊止。長三十六里一百二十六丈。五年。自北大隄三十四號。至武清

縣東蕭家莊鳳河邊止。接築北堰。長四十七里一百二十六丈。以禦渾河北漲。至十六年。上段亦改稱北堰。共長八十一里一百二十六丈。分爲北堰上中下三汛。二十年。北岸六工二十號。改爲下口。河循北堰歸沙家淀。二十一年。於北堰之北。築遙堰一道。西自永清縣趙百戶營村。前接北岸六工十六號。重隄起。東至武清縣南宮村北鳳河邊止。長八十四里九丈。二十七年。十八號以下渾流。蕩淤十餘里。二十八年。取直接築。共長八十一里九十五丈。是年奏明河出北堰十七號外。循遙堰內行。將遙堰分交上中下三汛經管。又於遙堰之北。築越堰一道。西自永清縣半截河村後。接北岸六工八號。重隄起。東至武清縣劉家莊後止。長四十九里一百二十八丈。三十二年。河出遙堰外行。遂以越堰爲北堰。分交上中下三汛經管。三十八年。改北堰爲南隄。上中下三汛。改爲七八九工。四十五年。北隄七工。工頭西至北岸六工大隄八號。接築北隄。長四十九丈。歸七工經管。嘉慶十一年。以北隄九工汛員。移駐北岸頭工上汛。其北九工隄。歸北八工兼管。

鳳河東隄。於雍正十一年。築下段。自天津縣韓家樹起。至雙口村止。長十二里。以防渾水東注。乾隆五年。接築中段。自雙口起。至武清縣龐各莊止。長十四里。十九年。調石景山水關外委。移駐經管。並將天津縣韓家樹接東隄尾起。至桃花寺止。築斜堰一道。長七里三十六丈。撥歸外委兼管。二十一年。接築上段。自武清縣陳辛莊起。至龐各莊止。長三十三里九分。通長五十九里一百六十五丈。三十七年。建涵洞二處。洩斜堰以北瀝水。四十六年。因斜堰逼近清河。常被汕刷。改由東隄四十八號起。至天津桃花口北運河西岸止。築斜堰長七里三十丈。其東隄四十九號以下。及舊斜堰均廢。五十六年。鳳河東隄外委。仍歸石

景山管理石工。以滾船把總。經管鳳河東隄工。

南隄七工。東安縣主簿經管。南隄長二十里。編二十號。一號至十八號。中霸州境。以下東安縣境。第一號。隄頭接東老隄橫堰尾。兵鋪一所。牛眼。即柳岔口。第二號。第三號。兵鋪一所。第四號。崔家鋪。信安鎮第五號。兵鋪一所。馬家鋪。南北城上。第六號。第七號。第八號。兵鋪一所。第九號。兵鋪一所。堂二鋪。何趙鋪。宋家鋪。第十號。王家鋪。第十一號。兵鋪一所。范家鋪。第十二號。第十三號。第十四號。兵鋪一所。董家鋪。黃家鋪。外安瀾城。第十五號。第十六號。第十七號。兵鋪一所。佛城圪塔。第十八號。楊家鋪。胡家莊。第十九號。李家鋪。第二十號。兵鋪一所。樊家鋪。兼管東老隄。長十八里八分。編十九號。一號至十六號。永清縣境。以下霸州境。附隄村莊。莊窠。商人莊。甄家莊。尹家場。張家場。四勝口。三勝口。武家莊。吳家場。朱家莊。趙家場。五道口。唐家鋪。四間房。兼管舊南隄。長二十一里一百四十三丈。編二十一號。一號至十五號。中永清縣境。以下東安縣境。第十五號。汛署一所。附隄村莊。南二鋪。安瀾城。即郟城。柳園村。兼管舊北隄。長十九里十六丈。編二十號。一號至十四號。永清縣境。以下東安縣境。兵鋪五所。附隄村莊。新安莊。趙家樓。閘口。惠家場。九家鋪。郭家場。

南隄八工。武清縣主簿經管。隄長二十里。編二十號。一號至六號。二十二丈。東安縣境。六號二十三丈。至八號九丈五尺。霸州境。八號九丈六尺。至十一號四十五丈。靜海縣境。十一號四十六丈。至二十號工尾。武清縣境。今按永定河奏議。嘉慶二十四年。奏將南九工汛務。歸於南八工。武清縣主簿經管。第一號。隄頭接七工南隄二十號工尾。策城。王家圈。得勝口。第二號。寨上。磨汝港。馬家口。第三號。褚河港。于家鋪。第

四號陳家鋪第五號兵鋪一所大黃莊第六號第七號第八號第九號第十號東沽港第十一號兵鋪一所第十二號第十三號第十四號第十五號第十六號兵鋪一所第十七號王慶坨第十八號第十九號第二十號兼管舊南隄長十九里七丈編二十號一號至十四號五十丈東安縣境以下武清縣境兵鋪三所附隄村莊宋流口小范壘口兼管舊北隄長十七里十五丈編十八號一號至十四號三十丈東安縣境以下武清縣境兵鋪三所附隄村莊洵河新村大范壘口鄭家樓

南隄九工原設武清縣縣丞經管隄長二十一里十四丈十二號以下舊係淀池地勢窪下南近大清河北鄰葉淀東逼鳳河下口歷被蕩刷乾隆三十年詳廢止管隄長十二里編十二號一號至四號中武清縣境四號中至工尾天津縣境四十七年武清縣縣丞調管北岸頭工上汛以淀河霸州州判移駐九工兼管汛務嘉慶十二年州判改爲巡檢今按永定河奏議嘉慶二十四年奏准南隄九工霸州淀河巡檢移駐南六工作爲南岸六工霸州下汛巡檢其南九工汛務卽歸南八工武清縣主簿經管第一號兵鋪一所第二號第三號明家場第四號棧兒河第五號兵鋪一所曹家鋪第六號第七號第八號第九號第十號郝家鋪第十一號兵鋪一所第十二號汛署一所安光三河頭杖夫房楊家河青光

北隄七工東安縣主簿經管隄長二十五里三分編二十五號一號至十五號七十二丈永清縣境以下東安縣境第一號隄頭原接北岸六工重隄八號乾隆四十五年接連北岸六工大隄八號築北隄至本工頭長四十九丈兵鋪一所第二號陳各莊第三號兵鋪一所第四號大站此號有月隄一道長八十五丈第五號第六號兵鋪一所第七號東西橫亭第八號兵鋪一所東溜第九號小站第十號劉趙莊第十

一號兵鋪一所。小營第十二號。兵鋪一所。壑上。此號有月隄一道。長一百六丈。第十三號。兵鋪一所。別古莊第十四號。第十五號。辛立莊第十六號。第十七號。第十八號。兵鋪一所。北馬子莊。南馬子莊。第十九號。張家鋪。第二十號。兵鋪一所。朱官屯。第二十一號。第二十二號。兵鋪一所。灰城。洛圖莊。第二十三號。第二十四號。兵鋪一所。大益留屯。小益留屯。此號至工尾。有土壩五段。第二十五號。兼管舊北堰。原長三十四里。改管二十五里。附隄村莊。小賀堯營。河西營。柳坨第五里村。兼管舊遙堰。長二十里。甄家莊後。第六號。村。曹家莊。胡家莊。李家莊。

北隄八工。東安縣主簿經管。原管隄長二十四里七分。嘉慶十八年。奏明請廢四里。現管二十里七分。計二十一號。一號至十九號。八十八丈。東安縣境。以下武清縣境。第一號。崔家莊。大鄭莊。土壩一道。計長十五丈。第二號。兵鋪一所。趙家莊。濟南屯。草壩一道。計長十五丈。第三號。大小麻莊。北崔屯。高莊。張家莊。馬頭村。草壩一道。計長十五丈。土壩二道。計長十五丈。第四號。谷家莊。大紀莊。小紀莊。田家莊。草壩一道。計長十五丈。土壩一道。計長十五丈。第五號。兵鋪一所。汛署一所。楊官屯。金官屯。草壩一道。計長十五丈。第六號。馬神廟莊。麻子屯。范家莊。第七號。孔家窪。東栗莊。艾萬莊。史家莊。第八號。孟東屯。屯東莊。孫東莊。許東莊。惠家鋪。小鄭莊。神家營。南關。土壩一道。計長十五丈。第九號。前所營。前後羅官屯。土壩一道。計長十四丈。草壩一道。計長十五丈。此號至十一號。頭止。嘉慶十七年。添築月隄一道。長四百二十丈。第十號。大麻家莊。北崔莊。第十一號。莊窠。東西安莊。第十二號。邢官營。白草窪。豐盛店。第十三號。劉七隄。廬七隄。響口村。第十四號。兵鋪一所。八里橋。土壩一道。計長十五丈。第十五號。第十六號。第十七號。兵鋪一所。落堡。

青坨、樓子營、胡家營、羅古判、解口、東安辛莊、武清辛莊、第十八號、周六營、東安曹莊、第十九號、馬家營、三田莊、草壩一道、計長十五丈、第二十號、包家營、岸胡營、第二十一號、雙廟、南雙廟、眷茲村、楊家營、甄家營、龔家營、李家營、別家莊、黃花店、東張莊、條河頭。

鳳河東隄、把總經管、原長五十九里、一百六十丈、原編六十號、並兼管斜堰七里二分、乾隆四十七年、因舊斜堰被清河汕刷、改從東隄第四十八號、接築至天津桃花口、北運河西隄、計長七里三十丈、其四十九號以下隄堰遂廢、東隄編四十八號、一號至三十七號、一百七十七丈、武清縣境、以下俱天津縣境、淀河汛管轄村莊、附孫家坨、沈家莊、老隄頭、于家隄、葛漁城、穆家口、以上六村、東安縣屬、定子務、石各莊、敖家嘴、梁各莊、西南莊、李各莊、以上六村、武清縣境。

疏濬下口河、淀雍正九年、添設疏濬下口銀五千兩、每年雇募民船民夫、疏撈永定河下節淀池河道、十二年、設三角淀通判、將文安縣左各莊、以東之石溝臺頭、揚芬港、楊家河、至三河頭以下一帶淀河、東子牙新河、撥歸管理、並設武清縣縣丞、東安縣主簿二員、隸通判管轄、以資分理、乾隆三年、三角淀添設堡船二百隻、並添設霸州州同、州判二員、把總四員、外委二十名、杖夫六百名、七年、裁祁河通判、改設子牙河通判、將堡船並員弁杖夫、各半分隸、十年、又添設土槽船二百隻、杖夫六百名、千總二員、亦各半分隸、十一年、又將堡船員弁杖夫、新舊、搭配分隸、保定天津兩同知、三角淀子牙河兩通判、經管三角淀通判、分管堡船一百隻、州判一員、千總一員、外委五名、杖夫三百名、並原管縣丞主簿二員、疏通三角淀一帶淤淺、十三年、又裁堡船內之牛舌頭船二十隻、杖夫六十名、十五年、十八河員、俱兼巡檢銜、分管附隄十

里村莊於枯河時調集附隄民夫分段挑挖淤淺。按日給與米柴錢文。十六年改移下口。將三角淀武清縣縣丞調管南堰下汛。東安縣主簿調管北堰下汛。二十九年因船隻疏濬功效有限。糜費實多。將堡船並千總外委。全行裁汰。嗣後河淀工程。如需用夫船。臨時雇覓。其淀河霸州州判一員。仍循其舊。三十七年添設濬船三角淀通判。分管五艙船四隻。並三艙船三十隻。並器具。督率霸州州判。並調格淀隄把總一員。添設船外委二名。撥兵管駕。疏排下口淤淺。以暢河流。又將北隄七八兩汛兼管之廢北堰五十六里七分。並附隄村莊十二處。撥隸霸州淀河州判管轄。調撥如遇工大土多。照例給價。四十六年淀河州判兼管南隄九工汛務。移駐三河頭。所管廢北隄。交還北隄七八兩工兼管。村莊十二處。仍隸淀河汛專司疏濬。四十七年裁汰濬船。其州判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名。仍令督率兵夫。隨時疏濬下口河淀。嘉慶十二年淀河州判改為巡檢濬船把總。改管鳳河東隄。

疏濬中泓。乾隆十五年兩岸歲修項下。奏准添設銀五千兩。疏濬中泓。如有餘剩。即留爲下年之用。如或不足。前後通融辦理。並奏准十八汛河員。皆兼巡檢銜。分管附隄十里村莊。勸明應挑中泓淤灘。於河枯時。調集附隄民夫分段挑挖。按日給與米柴錢文。三十七年設立濬船一百二十隻。除分撥三角淀疏下口外。南岸分撥五艙船四十隻。三艙船五隻。北岸分撥五艙船三十六隻。三艙船五隻。並器具。分交各汛經管。撥兵撐駕。汛前汛後。遇有新淤嫩灘沙嘴。乘時撈濬。裁截。如或工大土多。添雇民夫。照例給價。四十七年因濬船已滿十年。例應再行排造。奏請裁汰。以省糜費。如遇應行疏淤之時。飭令廳汛雇募渡船民夫。同河兵實力妥辦。以上皆永定河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江水原委一 三大源

大江源出四川松潘廳邊外之岷山羊膊嶺有二源。皇朝通志。

大江源出四川松潘衛邊外西番地之岷山羊膊嶺有二源。北源曰岡出阿林。水從東麓東南流。當黃河源之東南千六百里。山甚高峻。其西北麓水。卽多拉昆都侖河西北流。折而西。又北入河。當河之折向西北流處者也。南源曰那哥多母精阿林。從南麓南流。山勢廣博。其脈西自金沙北岸。河源西岸之巴顏喀喇山。連接而東。屈曲蜿蜒。數千里不斷。其甚高可名者。河源東南之烏哈部哈達山。又東曰拉母拖羅海山。又東曰哈拉几達拉克山。正在星宿海南。又南曰薩喀勒拉克。又東曰雜普。通古查哈蘇拖羅海山。又東南曰茶哈里巴顏哈拉山。曰馬木哥吞達巴罕嶺。其北水皆入黃河。其南水皆入鴉羅江也。又東南曰巴顏禿呼馬達巴罕。曰匝巴顏哈拉山。又東南曰年尼芒起山。又東曰九里古拉達巴罕。卽黑水河東流入江之上源也。又東而北而東北。爲那哥多母精山。其西水西南流。折而西北。曰多母打禿昆都倫河。北入黃河者。其南麓水。卽岷江南源也。此山連接而東。爲岡出山。又北而西北七百里。爲西傾。自河以南之大祖山也。水道提綱。

大江自徼外流入南逕松潘廳城。又南逕疊溪營。西又南入茂州界。一名汶江。亦曰岷江。俗名潘州河。書禹貢。岷山導江。荀卿曰。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漢書地理志。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

至都江入海。過七郡。行三千六百六十里。水經注引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澗。又八十里。至蠶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廣百步許。杜佑通典。甘松嶺。江水所發源。元和志。翼州。西。杭。大江。又。大江。水。經。翼。州。西。二。百。步。太。平。寰。宇。記。江。源。記。云。羊。膊。山。下。有。二。神。湫。乃。大。江。始。發。之。所。范。成。大。吳。船。錄。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於。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明。統。志。潘。州。河。在。松。潘。司。城。西。北。六。十。里。又。汝。江。在。疊。溪。所。城。西。三。里。經。所。西。南。與。黑。水。合。流。入。茂。州。舊。志。潘。州。河。源。出。西。夷。哈。嗎。鼻。浪。架。嶺。分。二。派。一。派。西。南。流。合。出。竈。溝。一。派。南。流。歷。東。峇。至。尖。橐。合。滴。漏。水。大。清。一。統。志。

合流。入邊界黃勝關內。至漳臘營。有一水來會。皇朝通志。

曲曲二百餘里。東流。北源自西北來會。又東流。折而東南。入邊界黃勝關。至漳臘營。西有一小水。東北自邊外。入弓楨口來注之。水道提綱。

水山滴漏山嶺。亦分二派。一西南爲出竈溝。入西番界。一東流。逕鵝落村。至尖橐。與浪架水合流。入黃勝關下。又四十里。至虹橋關北。合漳臘營河。其河源出生番弓楨。其山嶺水亦分二派。一東流。入上羊峒生番界。一西南流。至漳臘境。又南流四十里。經漳臘城西南。合玻璃泉。又十里。至虹橋關北。與潘州河合流。大清一統志。

經廳東南。有茂州鐵豹嶺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經松潘衛東。有東勝河自東來注之。衛西北重山雜沓。自黃勝關外不斷。皆曰岷山。折東南流。有窗河自西北來注之。出邊界山。卽那哥多母精之支峯。相連而東南者。又南流經歸化堡。西有雲長溝。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北定關西。左受二小水。右受一小水。曰山壩溪。南經平番營西。又南至靖夷堡西。左右各受一水。又南經平定關。普安堡。疊溪營。至長寧堡西。有黑水河自西北來會。亦岷江別源也。黑水河卽古所指茂州鐵豹嶺水也。源出邊外番地。有兩源。北源出九里古拉達巴罕嶺。在岷南源之西南二百餘里。水東北流折而東南。曲曲行二百餘里。其南源西南自山中東北流。二百數十里來會。又東南百里入邊。又東南百餘里。折南流八十里。又折東南流九十里。至堡西北。與大江會。此水源遠。略與松潘等水道提綱。

曲流二十八里。至松潘城東入城。出城西而南折。又東南流一百八十里。合衆山溪水。過平番營。入疊溪營界。是爲岷江。又南五十里。合黑水。經營城西。又東南曲流四十里。入茂州界。按輿圖。今江源在黃勝關外西北。有東南二派。在東者出岡出山。東南曲流二百餘里。合流。又百里許。入黃勝關岡出山。卽舊志所名滴漏那哥。卽浪架也。二山之北。又各有一派。出岡出山者。名多拉昆都命。出那哥山者。名多母打禿昆都命。皆西北流數百里。合流匯衆山溪水。入黃河。卽舊志之出窰溝。元史所名奇爾瑪爾楚二水也。奇爾瑪爾楚舊作乞兒馬。出今俱改正。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經茂州城西北。皇朝通志。

折東南流。經堡南。又東南。有黑水寨河。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左受一小水。至魏門關南。有小水自東

北來注之。折西南流。經茂州城西北。水道提綱。

自松潘鎮疊溪營流入。南流經州城西。黑水河在州西北六十里。源出生番界東南流。大清一統志。

西南經保縣西北。皇朝通志。

又西南有白水河。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南一小水。自北來注之。又西南經威州城西北。有保縣水自西北來注之。保縣水曰孟董溝。自西北邊界。東南流百餘里。至縣北。有雜谷閘河。自西來。會經城北。折南流。經城東而南。合二小水。又南至州西北入大江。水道提綱。

又西南經保縣。汝川二縣西。白水河在州南。源出龍泉山。西流入江。居民引以灌漑。大清一統志。今按保縣已裁。

汝川縣西。皇朝通志。

經城西而南。有大溪口。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有登溪。自北來注之。又南流經汝川縣城西。又西南有草坡河。自西北合三水來注之。龍潭溝出西邊界。東南流百餘里。至加渴瓦司西南。有天赦水。自西來。經東流。有沙派河。北自保縣西南雪山來。會爲草坡河。又東南注大江。水道提綱。

水經注。江水至汝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元和志。汝江北至翼州。南流經汝山縣西二里。舊志。岷山自疊溪營入茂州境。南流五十里。合黑水。又東南三十里。至州城西。又折而西南六十里。過汝川縣地十餘里。入威州界。西流一里。經城北。合泥水。又西南十里。仍

過汝川縣界。又三十里。至縣城西。又南曲流一百三十里。入灌縣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經灌縣西。有納凹河。三江口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經娘子嶺。左受一小水。南流至灌縣西北境。有納凹河。西北自邊界大雪山東南流二百里來會。又南有三江口河。西北自邊界龍池。合數水東南流二百數十里來會。江流益盛。二水亦古所指別源也。納凹河源之大雪山。在龍潭溝西六十里。其脈即番地嶠。又哥拉達巴罕嶺之東南山。其北行即黑水河南源之山。其西水皆注鴉龍江者也。三江口河源出邊界大雪山之龍潭潭。潭廣二十里。在納凹源西八十里。東南流有一水合三源自西來。一水自西南並會。曰二江口。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流折而東。與大江會。水道提綱。

源出岷山。北自茂州汝川縣。流入東南。經灌縣西。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曰灌口。曰瀕江。分爲二派。一支東流爲沱江。經郫縣。新繁。成都。新都。金堂。南經簡州。資陽。資州。富順。至瀘州。復合於江。皇朝通志。

折而南曰灌口。經縣城西。曰瀕江。亦曰郪江。即古離堆地江。至此分爲二派。支渠縱橫。其南流者正流也。其東流經郫縣。新繁。成都。新都。金堂。南經簡州。資陽。資州。富順。至瀘州。復合者。沱江也。水道提綱。

沱江自灌縣南分。大江東流。經崇寧縣南。郫縣北。又東經新繁縣南。成都縣北。又東經新都。金堂二縣南。又東合湔水。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安國傳。江東南流。沱東行。漢書地理志。郫縣。禹貢江

沱在西東入大江。郭璞爾雅音義：沱水自蜀郡都水縣瀾山與江別而東流。水經注：江水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左正流，遂東河圖括地志：新繁縣有繁江，首受郾江，卽禹貢江沱也。大清一統志。

一支正南流，又分二派。經崇慶州而合。又東南有自溫江縣分出之水來會。皇朝通志。

正流南二十里，又分二派。東南流曰黑石河，又南有支渠與西流通。又南經崇慶州東，爲白馬河。其西南派數十里，有小水自西北來會，經白塔山東而南，又分二派。一派東南流，經州城西，曰西河。又東南流，而白馬河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曰白西河，有自溫江縣西分出之羊馬河，自東北來會。水道提綱。

又東南經溫江縣西，崇慶州東。白馬江在州東北十里，自灌縣味江分流入州界，又分爲黑石溪河。又東南流九十里，入新津縣界，與西河合，謂之白西河。東南至縣北，又會羊馬河，入於大江。舊志以此爲岷江正流也。大清一統志。

經新津縣東北，又南流，有自崇慶州分出之水，合大邑、郾州、蒲江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經新津縣城東北，有金馬河，自東北來會。南流經城東而南，有崇慶州西北所分之西南派。南流又分二支。東曰溪水，西曰乾溪河者。東南復合，至縣城南，會大邑、郾州、蒲江三水來會。大邑縣水出西北霧中山，山甚高險，其西水卽小金川，爲大渡河上源也。水東南流，經縣西南境，又東南百里，南河合蒲江，自西南來會。南河三源出郾州西北，覺山者北源，出牛心山者西源，出伏牛山者西

南源也。流至州西境而合。東經州城南。又東南北各受一水。曰南河。東南流至新津西南境。蒲江水自西南來會。蒲江縣水有二。一西北出百丈驛西山。東流百五十里。至縣東北境。一西南出丹稜北境山。兩源東北流。經縣城東南。又東北與百丈驛水合。又東北與邛州南河合。又東北與溪水乾溪河合。經新津城南而東。與大江正派合。水道提綱。

西南分者。又分二支。東曰溪水。河西曰乾溪河。至新津縣西合流。入文井江。斜江水在大邑縣南。寰宇記。水自大邑縣鶴鳴山東。委曲斜流。過安仁縣。又東至新津縣。文井江在新津縣南。自邛州流入大江。即古僕千水也。漢書地理志。臨邛縣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水經注。文井江自臨邛縣東。經江源縣。又東至武陽天社山下。入江。舊志。文井江。今日南河。自邛州流入新津縣。又東經縣城南。轉東入江。蒲江水在蒲江縣南。舊志。東北至州界。合邛水入新津縣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有沱江支渠。環成都府城西流來會。皇朝通志。

稍東沱江支渠。曰石魚河。楊柳河。俱北自溫江來會。南流江心。有石灘。又南。左受一小水。又東南沱江支渠。曰新開渠。東北自府城南。合黃龍溪水。西流來會。成都府城。環以沱江。自北而東南者。曰外江。一名清遠江。自北而經城西。又東經城南者。曰內江。亦名石犀渠。皆西北從郫江而分者也。至城南外內二渠。復合而西南流。有新開河。北自郫縣之南。溫江縣之北。東南流來會。又西南流百餘里。有龍溪。自東來注之。又西南入大江。自灌縣滿口支流分三道。東南流。其經郫縣北者。即郫江。亦曰北江。俗曰由子河。至府城西北。依城而東而南。即外江也。其經郫縣南。溫江縣北。至犀浦南。而東經

府城西而東南者，卽內江。俗曰走馬河也。其由郫縣西南而東，經溫江城北而東南，至府之南境，會內外江而西南者，新開河也。溫江以西曰石魚河，自西北分江水東南流，至雙流縣，折西南流，有楊柳河，自溫江城南來，會又西南會北來之金馬河，又南流至新津東南，入大江。右郫縣成都之內外江，新開河，皆分沱江之支渠，先西南於新津之南，復與江合。其東經新繁新都北，會縣雒諸水，南至瀘州，入江之沱水見後。水道提綱。

稍南，分一支入崇慶州界，其流又分二派。一經州東，爲白馬河。一經州西，爲西河，卽味江也。江水又東南，東分爲油子走馬二河，卽成都之二江也。其南分者曰洋馬河，亦入崇慶州界。江水又東南，至溫江縣西，爲金馬河，南流入新津縣金馬河之東，又分一支，歷溫江縣南，雙流縣西，爲楊柳河，河之東，又分一支，經雙流縣城西，數派分流，皆合於新津東北。天清一統志。

又南經彭山縣東，眉州城東。皇朝通志。

又南折東南流，有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州北境，山南流，經西境，東南流入江。又西南流，有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仁壽縣東北境，山西南流，百餘里入江。水道提綱。

府河在仁壽縣西北百里，自成都府華陽縣流入。蟠溪在仁壽縣東，源出大泉山下。大清一統志。又南經青神縣東南。皇朝通志。

又南經青神縣東南，左受周家山水，水出井研北山，西流入江。水道提綱。

自新津縣流入，經彭山縣東，又南經青神縣東。舊志。大江經彭山縣，有龍爪灘、鼓樓灘。又經州東，曠

顧山下波流澄縈亦曰玻璃江。又至青神縣東南。大清一統志。
有新磨河自丹稜縣來會。皇朝通志。

右受丹稜之新磨河。新磨河出丹稜縣西南山。東流經城南。又東南流。有赤崖山。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入江。水道提綱。

思濛江在眉州南五十里。源出丹稜縣東南。流經州南。又南經青神縣。南入大江。元和志。思濛水在丹稜縣西北二十五里。寰宇記。思濛水源出蒲州山。東流入通義縣。又有夷郎川。在丹稜縣東三十里。與通義縣相連。舊志。龍鵠溪源出龍鵠山。經縣西北流。繞城南東。出思濛入州界。又名芙蓉溪。經州南五十里。又南經青神縣南二里。又五里入江。按輿圖。有斯磨河。發丹稜縣西。東南流至青神縣西北。有水。水自丹稜縣東赤崖山南發源。東南流經州界入焉。即寰宇記夷郎川也。斯磨即思濛之訛。舊志謂夷郎川即思濛江誤。大清一統志。

又南有金牛河。自夾江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右受金牛河。河出夾江縣北之萬松山。東南流折東入江。水道提綱。

灘甘水在眉州西南八十里。一名金流江。源出丹稜縣。流經州界。至青神縣入江。寰宇記。灘甘水。源出洪雅縣可募山。入丹稜縣。按舊志。金流江在州南八十里。源出丹稜縣獨孤山。東南流二十里。經州。又二十里。入青神縣界。經縣南二十里入江。大清一統志。

又南出重山。至嘉定府東北。有尼溪。自井研縣竹公溪。自樂山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出重山西南至嘉定府東北左右各受一水并研縣尼溪東北自東川溝西南流合諸水來注之竹公溪出嘉定府治樂山縣北石牛山東南流來注之水道提綱

擁思茫水在榮縣西自井研縣流入寰宇記擁思水在資官縣西二十里從陵州建始縣界南流至縣西又入宜賓縣界按輿圖今自井研古建始地發源者止有泥溪流至府東不入宜賓界寰宇記與今不合大清一統志

至府西南有陽江即大渡河自灌縣大邑縣經美諾阿爾古境又南會打箭鑪之瀘河又東南會越巂廳河經峨眉縣西南會青衣江入於大江青衣江由蘆山縣經雅州府西會榮經水經石山縣南洪雅縣南夾江縣西峨眉縣東會三峨水至嘉定府西合陽江以入於大江皇朝通志

南經府城東南有陽江西自大渡河東北經峨眉合北來之青衣水東流繞城南來注之陽江即大渡河源自灌縣西南境大邑縣邛州西北境霧中圍覺牛心三山以西諸山數水西南流經小金川司大金川司南北合數小水至土下魚匡曰大渡河又南有格霍河自東來會折西流有瀘河西南自打箭鑪來會西藏貢道所必由之地打箭鑪瀘河源出西南大雪山三池泉水匯而北流合西二小水東北流經鑪南有木鴉河自西界山來會又東北有東波河西自邊界山來會又東北經楊柳南北受一水又東流南受一水至大岡北與大渡河會大渡河會瀘河折東南流至安定橋折西南流又折而南至化林營西左右受小水甚多又南稍西右受什月河水又南折東南流有松林河鹿子河自西南來注之始折東流源至此已七百里此水外即邊界界西即諸水入鴉龍江者

有老鴉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至嶺。經關北。有水自南來注之。經關家營南。有流沙河。西北自飛越山仙人洞合黎。大所諸水來注之。又東流北。受金水河。折東南流。北受一水。又東南有越澗河。自西南來會。越澗河源出越澗衛南山。兩水北流。至陶家營。合而北流。經衛東東北流。有獐獍河。自西來會。又北會驢梅營水。又東北百數十里。有寧越營水。自西來會。又東北百餘里。會大渡河。大渡河。又東南流。經峨眉縣西南境。大峨山前。河在山之南六十里。有小水二。自西南山合而來注之。折東北流。有水西北。自大峨南麓來注之。又東經三峨山麓。又東北至嘉定府西南境。有青衣江自西北來會。青衣江源出蘆山縣東蘆山。今曰伏牛山。西麓其東。水即邛州之南河也。數水合。西南經縣東。又西南有木磔司水。自西北經縣城西而南。有彌所城。數水自西合而東。並會曰三江渡。南流經飛仙關。有水自西來。合榮經水來會於雅州府西境。榮經水出榮經縣東南瓦屋山。二源合。西北流。曰周公水。即榮經水也。至城東北有水。西南自黎大所北山。三源東北流。合。經城西。與西北來之榮水會。而東北合焉。俗曰長瀆河。邛昧九折坂。在縣界。青衣江既會榮經水。折東流。經雅州府城北。又東有白崖山水。自東北來注之。折東南流。有夾佳溪。西南自州南境來注之。又東南經名山縣南境。有百丈山及蒙山水。自縣東北合而南流來注之。又東南百數里。至洪雅縣城南。左右愛小水。稍東折而南。有二大澗。經百松山麓。有川溪河。西南自大峨北麓東北流。合一水來注之。又南經山峽中數十里。至夾江縣西。又東南有水。自縣東北來注之。至此始名青衣江。經峨眉縣東境。有粗石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有三峨水。自西北合而來會。三峨水三源。北源出大峨東麓東北。

流經縣城北折東南流。二嶼北麓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三嶼北麓水東北流來會。曰羅目江。又東會青衣江。青衣江又東南經嘉定府西境而陽江自西南來會。陽江即大渡河。既會青衣江於城西雙湖。東流經城南東至烏尤山下入大江。按大渡河自北而西而西南而東而東北。曲行千五百里。水道提綱。

陽江即大渡河。自夷界流入。經峨眉縣南界。又東經樂山縣界。至府城西南。合青衣水入江。漢書地理志。汝江縣。潑水南至南安。東入江。水經注。潑水出徼外。經水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河水。寰宇記。大渡河一名沫水。在羅目縣南一百八十步。源自舊州界來。東入龍游縣界。出犍金龍游縣。有沫水。自陽山縣流入。方輿覽勝。嘉定府有陽江。蜀南方之水所交會。明統志。陽江在州治水西舊志。大渡河自黎大所穿野夷界。至中鎮。入峨眉縣。土人有名中鎮河。經縣西南百四十里。凡一百二十里。入嘉定州界。爲陽江。至州西南。合青衣水。又東北流十五里。至州東南。合岷江。青衣江自雅州府雅安縣人。經洪雅縣南。又東南。經夾江縣西南。又東南。經府城西。合大渡河入江。名平羌水。又名洪雅江。即古大渡水也。漢書地理志。青衣縣。大渡水。東南至南安縣。入潑水。水經注。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又東流。注入大江。又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洞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患。李冰發卒。鑿平洞崖。通正水路。又南安縣有蒙水。即大渡河也。水發蒙漢。東南流。與潑水合。又東入江。元和志。青衣水一名平羌水。經洪雅縣南一里。又經夾江縣西。又經龍游縣南。去縣三里。寰宇記。洪雅縣有洪雅川。東西曲屈一百三十里。入嘉定州夾江界。又洪雅江在夾江縣六十里。又龍游

縣在大江之西。卽青衣水合江之所。青衣水。濯衣卽青。故名。方輿覽勝。青衣水以縣名。曰蒙水。以山名。曰大渡。以溪名。又曰雅江。以州名。舊志。青衣江自雅州由峽而下。入洪雅界。合龍溪。至止戈鎮。與花溪合。又經縣南隱蒙山。又東合洞溪。盧溪入夾江。自隱蒙而西。有龍吟灘。黃豆灘。葫蘆洞。龍鼻嘴。自隱蒙而東。有豬圈門。猴子崖。皆多石梁。爲行舟患。又經夾江縣西南。其分流至城南而注爲潭。土人呼曰縣花。下流爲三大堰。繞城而東。又有八小堰。每一里許。築土爲閘。擁水上田。又經觀音灘。入州界二十里。合蘇溪。至州西合大渡江。羅目江在峨眉縣南。明統志。源出峨眉山麓。右溪自小天池以東。左溪自黃茅坪以北。至羅目廢縣之上。合二溪之委爲江水。石甚奇險。舊志在峨眉縣南二十里。下流至嘉定州界。爲臨江溪。入陽江。大清一統志。

大江東南流。至犍爲縣北。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至犍爲縣北境。有四望溪。合數小水自東北來注之。曰溪口。稍南。有小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流。有羅葉溪。自西來注之。又東南。經縣城東北而南。有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有清水溪。西自馬邊營來注之。溪行三百里。又南有大沫溪。自西來注之。卽朮川司南水。折東南流。有龍溪。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其東岸有水三。自東北來注之。又有真溪。河自西北來注之。水道提綱。

又東南逕犍爲縣東。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經敘州府北。又東南。有金沙江來會。此禹貢之岷山江源也。皇朝通志。

又東南。經敘州府治。宜賓縣西北境之朝陽崖下。又東南。經府城北。又東南。金沙江。合鴉龍江諸水。

西南自馬湖府來會。於是江流大盛矣。計岷江自源至此。南行一千七百里。水道提綱。
又東南入敘州府宜賓縣界。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南紀大川。以江水爲最鉅。其所經由之域。及包納諸水。縣亘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七省之地。與河水同稱巨瀆。禹貢岷山導江。在今四川松潘廳邊外。崇山千里。皆爲岷江東源。至其西南一源。稱金沙江者。則自西藏衛地發源。經喀木諸境。入雲南。以合於四川。其未入邊之前。已四五百里。從來地志。未能詳載。恭惟我聖朝德威廣被。西藏山水。久入版圖。伏覲欽定輿地全圖。欽定大清一統志。西藏江源有喀七烏蘭布賴楚河巴楚河諸名。道里曲折。皆可縷述。足以補從前志書敘江源者之所未及。茲謹述岷山江源於前。而以西藏諸川爲大江之西南源者。載於篇中。以紀其實。皇朝通志。

大江源出岷山。山自邊外地。縣數千里。禹貢導江之岷山。亦曰汝山。今四川松潘衛西北也。又有北源岷山。在陝西岷州衛南源。又有二岷山。一在茂州。一在灌縣。皆不如據漢志。湔氐道。卽在今松潘者。爲是其最遠之西南源。直在河源之西者。曰金沙江。所合水亦與河源相近。曰鴉龍江。皆曲折數千里。始與馬湖水會而入江。其爲大江真源乎。大江水盛。遠過黃河。所受納巨川無數。自秦隴。終南。太白。商。雒。房。鄖。唐。鄧。以。南。滇。黔。五。嶺。以。北。靡。不。並。會。以。東。注。大。海。實。四。瀆。第。一。瀆。也。金。沙。鴉。龍。二。源。今特詳著於篇。次岷山源之後。水道提綱。

金沙江。卽古麗水。亦曰繩水。曰犁牛河。出藏衛地之犁石山。皇朝通志。

金沙江，卽古麗水，亦曰繩水，亦曰犁牛河。番名木魯烏蘇，亦曰母葛烏素音之轉也。岷江最上源也。出西藏衛地之巴薩通拉木山東麓。山形高大類乳牛，卽古犁石山也。在黃河源之西，徑一千五百里。若岷江源則相去二千八百里。山脈自岡底斯山蜿蜒而東，至此爲諸山祖。其西麓水爲牙爾加藏布河，西流入喀齊國，東麓水爲金沙江。土人一名犁牛河，一名布賴楚河，又名巴楚河。水道提綱。

金沙江，古名麗水，一名神川，一名犁牛河。今番名木魯烏蘇，一名布賴楚河，又名巴楚河。源出衛之喇薩西北八百餘里，有山形如牛，番名巴薩通拉木山，譯言乳牛也。大清一統志。

自後藏西南，溫都斯坦各國雪水，經番地流入中國，川江益東，匯爲揚子江也。西域聞見錄。

東北流，有喀七烏蘭水來會。皇朝通志。

東北流，折而東南，又東北流，凡三百餘里。其西北一源最遠，出巴薩通拉木之西五百里。山曰勒斜爾烏藍達普蘇阿林，山高，大石多赤色，兩崖產紫色鹽，在黃河源西二千餘里也。水曰喀七烏蘭水。東南流，曲曲凡九百里，東流來會。水道提綱。

喀七烏蘭水，倫河源出巴薩通拉木山西北四百餘里，嶺什達爾烏蘭達布遜山，東南流五百餘里，入木魯烏蘇。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拜都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流，其南一源出拜都嶺，北流曰拜都河，自南行三百里來會，水勢始盛。拜都嶺在巴薩通拉

木山東南三百里。其西爲噶爾占古。又溝。又西卽巴薩山。水道提綱。

又東南會諸水無數。行二千餘里。入喀木境。名布賴楚河。皇朝通志。

三源既合。東北曲曲流。有阿克打木河。合二水自南來注之。阿克打木河源出布哈山東北。衣克諾木渾烏巴什嶺北之忒門他拉二池。東北流百餘里。有二水。一自東北來。名衣克阿克打木。一自西來。名巴哈阿克打木。合爲一水。西北曲曲東北流五百數十里。入金沙江。北流稍折而西北。有托克托乃烏藍木倫。自西北九百餘里。曲曲流來會。托克托乃烏藍木倫源出勒斜爾山東北四百里之西。金烏藍拖羅海山。東流曲曲八百里。與金沙江會。自此山縣亘而東。繞木魯烏蘇之北。千數百里。皆名巴顏喀喇山。又北百餘里。折而東流。又東南。有波羅必拉。會枯藍諸水。自南來注之。波羅必拉源出衣克阿克打木河北之察蘇拉圖山。二水西流而合。又西北而北流。二百里。有烏藍必拉及枯博渾必拉。自東南合而來會。烏藍必拉出格爾吉匝噶那山之西麓。有烏藍池。池周七十餘里。自西流出爲必拉。曲曲流百餘里。有巴圖拉水。南自多倫巴土兒嶺來會。又北流。有枯博渾必拉。東北自二池南流。合而西南。而西百餘里來會。又西北。會波羅必拉。又西北五十里。有郭汝克必拉。南自察蘇拉圖山之西北麓。北流來注之。又西北折而東北流。曲曲四百餘里。入金沙江。烏蘭池。東格爾吉匝噶那山。其東卽彌滄源也。又北而西北。折向東流。有洞布倫山。左右二水。北流合而來注之。洞布倫山。在枯博渾二池之東北。自格爾吉匝噶那山而北。有賽因枯博渾山。連岡相接。其北卽洞布倫山。蜿蜒而北。二百餘里。有二水。一出其西。一出其東。夾山而北。數百里。合而西北流。入金沙江。

又東百餘里。至那木唐龍山北。孤羅版波羅濟山之西南。自源東北流至此。已徑一千四百里。始折東南流。有土虎爾河及烏捏河。自南合諸水來注之。此水三源。西南源出格爾吉匪噶那山之東北。同布勒西洛西山。一曰空楚河。一曰和秦河。兩水北流而合。東北經好勒嶺。及活呵洛好勒查罕峯之東。有水南自卓爾長山之北麓來注之。此山西南麓。即瀾滄北源也。又北流百餘里。東南源出厄爾几根嶺。西流折而北。合一水。北百餘里。西流來會。曰烏捏必拉。北流經巴木巴拉嶺西。曲折流至薩拉龍搭拉山北。入金沙江。又東南屈曲流。有那木七圖烏藍木倫。西北自巴顏哈拉得里奔山。東南曲曲流八百餘里。折西南流來會。巴顏哈拉得里奔山。在西金烏藍拖羅海山之東北四百餘里。山甚高大。水東南流。其北岸連山疊嶺。相接不斷。至阿木齊齊山之西南。孤羅版波羅濟山之東北。折而南。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折而西南。與金沙江會。金沙北岸有三大水來會。指喀七烏藍木倫及托克托乃烏藍木倫。與此河也。水皆深闊難渡。又東南流。折而西南。又南。岐爲數派。二十里復合。東南有濟渡。土人曰多倫鄂羅穆衣多昏水。至此分爲七岐。故名衣多昏。華言濟渡。又東流有枯枯烏蘇。東北自巴顏喀喇西倫衣山來注之。山西北自阿木齊齊山來。甚高大。卽崑崙之祖山也。山南有池。泉水西流。曲曲西南流二百里。入金沙江。又東有濟渡。土人曰巴木布勒衣多昏。此及金沙源之呼爾哈波拜都渡及阿合打木河之哈拉烏朱爾渡。皆馬渡也。折而西南。有小水自西南來注之。又南。岐爲二派。三十里復合。南流。左受一小水。當殷得勒圖西勒圖山。及特門烏朱山之西南麓。山脈自巴顏山東南行百餘里。一支西南。爲殷得勒圖。又南而西。爲特門烏朱。皆高大相

連又一支東南爲古爾版有水東自古爾版圖爾哈圖山合諸水來注之古爾版拖兒哈圖山南麓有水西流曰圖哈爾圖哈拉烏蘇西南流九十里折西北曲曲六十餘里有可蘇七老河東南自阿拉兒巴顏喀喇達巴罕之西北麓來注之此水西北流百二十餘里合北流折而西南有毛伸和爾和河自南來注之又西南五十里有噶布拉河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三十里入金沙江此二水源在崑崙西麓與黃河二源止隔一山折南流有水自西來注之曰衣克苦苦色必拉二源合東流入金沙江有船濟渡曰衣克苦苦賽爾衣多昏又南百里有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折而東有池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有水自西南來注之有船濟渡水曰巴哈苦苦賽必拉濟渡處冬春用馬夏秋用皮船又東折而南曲曲百餘里又折向東百五十里有水東北自雜佛洛巴顏喀喇達巴罕來注之水曰你林爾喀喇蘇此山西北即拉木拖羅海山又西即烏哈那哈達此山之東北即哈拉几達拉克阿林其東南即薩喀勒拉克山北隔星宿海者又東七十里有七七爾哈納苦苦烏蘇自南合諸水來注之蘇克布蘇克木山自瀾滄源諸嶺緜亘而東南至此有七大山流出七大水又有咸衣母橙鄂模色勒酷鄂模二池之水俱東北流近者八九十里遠者百餘里會而爲一名齊齊爾哈納苦苦烏蘇又三十里入金沙江又東五十餘里有忒墨圖水自南來注之水出打克木喀木雜噶山二源俱西北流六十餘里合而北七十餘里入金沙江又東三十餘里折東南流百里有小水自北來注之水出巴顏喀喇達巴罕之東南山東南流折而北而西南入金沙江又南有小水自南來注之水西南出查爾打租山東麓又東南百里有小水自北來注之水出匝巴顏喀喇山之西南麓

南流百餘里。入金沙江。此水隔山。東北即鴉龍江源。西去達巴罕百五十里。又南流百七十里。東北有小水。西北有角拉克池。水來會。角拉克池。周六十餘里。在蘇噶莽河屯北百六十里。水南流。折東流。七十餘里。入金沙江。水如十字。又東南二百數十里。入喀木境。有水兩源。自西北合而來。始名布賴楚河。亦曰巴里楚必拉。自那木唐龍山東南至此約千二百里。所會水二源。西南源在蘇噶莽河屯之東。山噶拉達巴罕之北。有泉十數泓。匯爲一水。東流。曲曲百五十餘里。西北水二源。東南流合。而東南二百里來會。又東二十餘里。入金沙江。亦曰布倫楚必拉。水道提綱。

東北九百餘里。至那木唐龍山北。轉東南流。八百餘里。入喀木境。名布拉楚河。那木七圖烏蘭木倫河。源出錫津烏蘭拖羅海山。東北三百餘里。巴顏喀喇得爾奔山。東南流六百餘里。入木魯蘇。以上三水。皆在金沙江源之北岸。甚深闊難渡。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千里。名巴楚河。皇朝通志。

又東南六十里。依山麓折西南流。一百四十里。又東南流二百里。經衝郭里廟北。有水自北來注之。水出期期普格。山東南流。折而西南。曲折三百里。入金沙江。又東七十里。折而南。有濟渡。曰單衝郭里多骨。其西即衝郭里廟境。又南二百里。有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里達達巴罕西南流。折而西北。又西南共二百餘里。入金沙江。始少折而西南流。二百餘里。至里木山之西南。拉都格巴之東北。有水自西北合。二水東南流來會。水流四百餘里。入金沙江。又正南流三百里。至達拉呵達之東。越里拉達巴罕之西。又少折西南流。二百餘里。至巴塘城西境。有水自東北合。二水來會。一水出越里拉

連嶺南麓西南流二百餘里。其東南一水西流來會。經巴河屯南。西入金沙江。又南經巴塘他拉西折。西南流。始名巴楚河。有濟渡。日華多昏。亦曰巴出。必拉多昏。自巴里楚至此。南流稍西。一千四百餘里。水道提綱。

又南流少西。八百餘里。至巴塘西六十里。名巴楚河。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六百里。入雲南麗江府西北邊界。折東北。始名金沙江。皇朝通志。

折南而東。稍北而南。而西南百數十里。有水自西北合。三水來注之。水出巴河屯西北百里重山中。西南曲曲流三百里。有一水自東北山來會。又南折東南流。百餘里。有一水自西南山來會。又東稍南九十里。入金沙江。又東南流百里有敦楚。麻楚。碩楚三河。自東北合而來注之。敦楚河亦名登出。必拉。源出岡里拉麻爾山西南曲曲流二百里。折東南流百數十里。有札木哈達山流出之。馬出必拉。卽麻楚河也。自東北來會。又南百餘里。有碩楚河。自東北來會。碩楚河卽縮初必拉。源出岡里拉麻爾山東北之噶木布。乃哈達山東北麓。南流曲曲二百數十里。經薩木品靈廟。東有池。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百餘里。折西南百五十里。又西九十里。與敦楚河會。又西南八十餘里。入金沙江。今按一統志。載西藏金沙江。有敦楚河。在裏塘城西南一百八十里。碩楚河。在裏塘城西南一百五十里。而無麻楚河。又東南九十里。有水自東北來注之。在布木匝喇叭西南。又東南。有水自東北來注之。水源出八突馬敦楚山西南流。經東噶里河屯南。築達馬他拉北。又西南。匯爲圓池。又西南流。南入金沙江。又東南百數十里。流入雲南麗江府西北邊界。塔城關之東。自巴楚渡東南流至此。計六

而餘里。又東南。右受一小水。又東南。經巨甸汛。橋頭汛。東。右受小水二。一西北自魯甸北山東南流。經巨甸汛。南。東注之。一自橋頭汛。西南。東流注之。又東南。至石鼓汛。北。右受一小水。水二源。一出拉巴山。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東流數十里。又受南來一水。東北流。經石鼓汛。西北。入金沙江。正當江之曲處。始折而東北流。經阿喜汛。北。又東北。經麗江府北境。雪山之北。曰金沙江。自塔城關。東南。至石鼓。二百數十里。自石鼓。東北。至雪山。又百餘里。水道提綱。

又轉東南流。六百餘里。至雲南麗江府界。爲金沙江。在府城西北三百二十里。源出吐番界。自舊巨津州。流入府境。環府境三面。流入廢寶山州境。繞而南。入鶴慶州界。又南流。而東折。入大理府界。卽古若水也。又名神川。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水經注。若水之生。非一水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聞關蜀土。唐書南蠻傳。貞元九年。南詔異牟尋。大破吐番於神川。遂斷鐵橋。又吐番破麟州。韋臯督諸將分道出。或經神川。納川。元史地理志。麗江路。因江爲名。謂金沙江出金沙。故云。源出吐番界。在會澤縣西一百五十里。自四川會理州。流入。又東北。入昭通府界。卽古繩若水也。水經注。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渡出徼外。至鬘牛道。南流。入於若水。又逕越篤大箬縣。入繩。明統志。金沙江。一名納夷江。又名黑水。源自武定府下流。入濟慮部。今麗江。卽古麗水。元憲宗三年。征大理。從金沙江濟。明統志。古名麗水。源出吐番界。犁石下。名犁水。明張機金沙江源流考。金沙源出吐番。共隴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卽古麗水。其流經吐番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大清一統志。

有無量河合里楚河自永北廳來會。皇朝通志。

始折而東南八十里左受小水又南流經府東南境有無量河北合里楚河諸水東自永北府來會無量河上源曰多克楚河亦曰多喀朔河源出陽頂文廟西北之沙里楚諾爾池東南流折而東北百七十里又東南數十里折西南流三百餘里折東南流百餘里有里楚河自東北來會里楚河最遠源北出里毋山東麓東流折而南而東南二百餘里有沙魯齊山之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流百折而南九十里又折東流而東南二百數十里至裏塘城東南有二水北出波多拉達巴罕一東南流一西南流凡數百里合而南又百餘里來會又西南流四百里至米黎拉岡地會無量河又東南七十里入雲南邊界經永定上府西北之波羅西南之大地凡二百里其西岸爲蒙番界也又東南折而南有小水自西來會折東流而東南俗曰五郎河有六河合爲一水自東來會於永北府之北境六河在府東北境曰走馬河三源合西南流曰站河大松河西北流來會曰清水河西流而北來會曰西卜河南流注之又西南入無量河也又西南流有觀音河南自府城東合諸水繞城北流來會又西南入金沙江水道提綱

自麗江府雪山之北折而東南經永北武定二府至四川會川衛入四川界與打衝河合又南經府境東東北受無量河之水里楚河在裏塘城北三里源出裏塘城西北一百五十餘里里毋山沙魯衣山二水合而東南流至裏塘城東南有二水自北合流注之轉西南流三百餘里至米黎拉岡地會無量河入雲南界大清一統志

又南有漾共江自鶴慶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百里一水東北自土順州來。一水西北自鶴慶府來並會。鶴慶府水即鶴川亦曰漾共江源出麗江府西北之玉龍山即雪山也。南流經府城西折而東經城南有一水北自雪山東麓南經城東來會。折西南流經鶴慶府城東而南有一水西自城南來會。東南流經落水洞有二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折東北至江邊村流入金沙江。至對順州水口。水道提綱。

漾共江在鶴慶州城東五里一名鶴川闊十餘丈自麗江之清溪入州東北盤折五十餘里溪流衆水趨赴於此其自西北來會者曰石耳河自東北來會者曰大小漾泉自西來會者曰落鍾河長庚河溫水河銀河桃樹河至象眠山麓羣峯環合澗而爲湖名漾共河入石穴中伏流三里而出名腰江東流入金沙江大清一統志。

又東經賓川州北有三道河答旦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賓川州北境陶營巡司前有三道河自西北合來注之。三道河源一曰程海在土順州東南境海腰鋪之西長四十里闊二十里水南流有北水東北來與東來之大衝河會而西流與合又西南流合一小水又南於巡司之東南入金沙江曰三道河稍東有答旦河南自州城來注之。答旦河上源曰綠溪河出賓川州南境山兩水北流合而東北經州城西又北經蔡官營西北有雞足山水自西南來會雞足山即九曲巖也又北至片角西有一水自東來會又北有一水自西來會經答旦東北入金沙江。水道提綱。

金沙江在賓川州東北一百五十里。自鶴慶州流入。大清一統志。

經姚州北。有泡江。自雲南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流。折而東南。經姚安府北境。有一泡江。西南自雲南縣來注之。一泡江源出雲南縣西北梁王山。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南數十里。折東北流。二百餘里。有甸甸河。西南自賓川州東南境合數水。東北流。至人投關南來會。又北流六十里。有白鹽井水。東南自大姚縣西北境來會。又折西北流。經鐵鎖營西。又折東北流。入金沙江。此水於梁王山南流處。又分一派。經雲南縣城西而南。爲河底江之上源。水道提綱。

一泡江在大姚縣西北一百四十里。自大理府雲南縣界流入。經姚州之西北。注金沙江。大清一統志。

經大姚縣北。又東北有大羅河。自永北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大姚縣北境。有小水二。皆自南來注之。又東北經直却營北山。有大羅河。自北合永北土府東南境諸水。東南流注之。大羅河出永北府東境山。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東北流百里。有泚那河。自西北合四小水。曰泚那河。東南流來會。又東南流。入金沙江。此水東北岸。卽四川界。水道提綱。

金沙江在永北廳城西。源自旄牛徼外。流入廢瓦魯長官司界。繞喇石山西流。經下羅村。入永寧土府界。又東流至下脚。入麗江府。由西而東。環繞廳治。會四川折衝河。東流入武定府。大清一統志。

又東有鴉龍江自北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三十里鴉龍江自北來會南岸雲南界北岸四川會川衛界也水道提綱。

自發源處至入內地流四千餘里受大水數十小水無數水深流急沿江煙瘴最多以江出沙金故名西域傳多彌本西羌屬吐番號難磨濱犁牛河土多黃金又地理志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犁牛河渡籐橋百里至列驛明統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番界石下名犁水訛犁爲麗流經巨津通安寶山三州按犁石者以其石如牛也其水因之得名故有犁牛之稱舊志謂此卽古若水不知若水卽今鴉龍江其下名打衝河非金沙江也或謂此卽繩水按水經注若水逕越篤大笮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支流東出逕廣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笮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今金沙江大流正與打衝河合其說似之唐樊綽以麗水爲禹貢之黑水云瀾若江合經驃國東入南海程大昌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雍梁二州疆境然金沙江自與大江合不入南海非黑水也明僧宗泐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爲抹處犁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犁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今自黃河源至金沙江源僅三百六十餘里中隔巴顏喀喇山河源在山之東金沙江源在山之西南宗泐之言與今頗合必力處卽布賴楚聲相近也又徐宏祖溯江記源云禹貢言岷山導江乃氾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

短而河源長也。宏祖蓋以金沙江爲大江之正源。前人已言之者。第非出於周覽。其言雖是。而未
能條晰。凡水之源。必以遠者大者爲主。而近者小者附之。金沙自發源歷雲南。至敘州府。行七千里。
始與岷江合。較岷江之源遠三四倍。大亦倍之。昔人守禹貢岷山導江之文。不敢別有異詞。然岷山
特導江所始。非卽江源。猶導河積石。非卽河源也。以今考之。江凡三源。最遠而大者。莫如金沙。次則
鴉龍。又次則岷江三源。金沙最西。中爲鴉龍。東爲岷江。鴉龍江流。至四川會川。衛西先合。金沙江流。
至敘州府。又與岷江合。斯爲大江也。按徐宏祖所言江源考之輿圖。頗得原委。至云河自崑崙之
北。江自崑崙之西。則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以星宿海卽爲河源。不知崑崙在回部極西。河源初發。
在葱嶺和闐諸山。其南境與阿里地之岡底斯山相接。計其道里。在金沙江源之西。尙四千餘里。巴
顏喀喇山正當大河伏流重發之地。故所云非江源短而河源長者。未及見今日輿圖。沿舊說而云
然也。明僧宗泐所言。亦同此誤。今辨正其說如此。大清一統志。

鴉龍

江卽古若水。又名打衝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山中。曰雜楚河。皇朝通志。

鴉龍江卽古若水。一名瀘水。又名打衝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匝巴顏喀喇山。東南流
曰雜楚必拉。其山西北自金沙北岸。黃河源南岸之阿拉巴煙喀喇嶺。東爲維佛洛巴顏喀喇嶺。又
東南。此山高大。東麓水南流數十里。折而東。而東南流。二百餘里。有一水。自西來會。亦出此山之南
阜。實南源也。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番人呼爲匝七。其哈納必拉。亦曰齊齊爾哈納河也。此山
西北。去河源僅一度五分。其西北卽薩喀勒拉克山。其正北卽雜普通古查哈蘇拖羅海山。自北而

東千餘里。山北水皆入黃河。山南水皆入此江。水道提綱。

鴉龍江。在裏塘城東二百四十里。源出裏塘城西北八百餘里巴顏喀喇山。番名齊齊爾哈納河。東北流五百餘里。兩傍十餘水注之。至麻木巴顏喀喇山下。有水名麻穆齊爾哈納河。西南流與此水會。又流百餘里。東有年尼茫起山所出之謝楚河。西有澤塞岡嶺所出之鄂宜楚爾古河。二水分流入此。名尼雅克楚河。大清一統志。

東南流合諸水無數。行千三百餘里。至打箭鑪邊外。始名鴉龍江。皇朝通志。

又南流百里。一小水自西山來注之。自此而東南。凡西南岸山相連。西南流者。入金沙。東北流者。俱入此江。又曲曲東南百餘里。有二水自北來注之。其東水曰馬木七其拉哈納必拉。水頗大。又東流八十里。有水自南山中三池東北流注之。水在朗朗普格山之西南。其山脈西北自鴉龍江源南行。曲曲而東南。七百餘里。當巴里楚河。折向西南之東岸山中。一水東北匯爲拉木楚池。廣五十餘里。東北流出爲蘊必池。廣六十里。西北流出爲噶拉木池。廣五十餘里。兩旁皆山。東北流百里。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北數十里。入鴉龍江。又東有小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流。有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有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巴顏禿呼馬達巴罕之西。重山中。東南流二百餘里來注之。又東南。有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南百數十里。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巴顏禿呼馬嶺之東山。南流折而東南。曲曲行三百餘里來注之。又東南至巴顏喀拉巴林之南。山西南百餘里。折而南流。又東南百餘里。有二水自西南合而來會。又東流百餘里。土人名爲匝楚七其拉哈納必拉。折東南流。至馬木

巴顏哈拉山之西南地。有一水自北合諸水來會。水曰馬木齊齊爾哈納河。一源出山東。南流百數十里。有兩源。水西南流合。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流百數十里。有彌那。彌那出必拉。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流七十里。入鴉龍江。又南稍東百五十里。有謝楚河。自東北來會。謝楚河。出年尼茫起山。南流曲曲三百里。折西南流百餘里。入鴉龍江。折西南流四十里。有鄂宜楚爾古河。自西來會。鄂宜楚爾古河。亦曰敖楚里必拉。源出澤窪岡嶺之北。大南山南流。曲曲西南流二百餘里。折東流二十里。有尼雅克楚河。自東北來會。又曲曲東南流三百餘里。折東北流八十里。入鴉龍江。又東南流百六十里。有水東北自噶又哥拉嶺來會。噶又哥拉嶺甚高。水南流。折西南二百里。與東南來一水會。又西南百餘里。入鴉龍江。折西南流百七十里。有水自西北來注之。又南流八十里。至馬拉木岡嶺之東北地。折東南流百餘里。又折西南流七十餘里。至濟渡處。曰八拉馬朱蘇多渾。亦曰畢爾麻。諸速穆渡。即喀木諸番人。東往打箭鑪販茶路也。渡在打箭鑪邊外。西二百七十里。又西南百里。曰鴉龍江。水道提綱。

又南流三百餘里。至四川打箭鑪。瞻對安撫司西。名鴉龍江。大清一統志。
南入四川瞻對土司界。又東南有一水。亦名打衝河。即古瀘水。自雲南順寧府來會。東流。有鹽井河來會。

皇朝通志。

南入四川瞻對界。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南經安撫司西而南。自此而南。江之東岸爲四川邊界。江之西岸爲番地。有二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有霸渣河。自東北合諸水來注之。水出打箭鑪西南境山西。南流合南北數小水。經瞻對東南境。西南流注之。又南經喇滾司西。有水自東來注之。又西

南流折而東南。有二水合。自東來注之。又南有二水。俱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自源至此。已徑一千八百里。自贛對至此。南北徑五百里。有打衝河。自西來會。折而東流。鹽井河亦自西南來會。俗俱名打衝河。打衝河有四源。南源出雲南永寧土府南境山。東北流曰開基河。行百里。折而北流。經甲母山西麓。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北至府城東南。又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曰三岔河北。經城東而北。有一水西自無量河東岸高山來會。東北流。經鳥角寺東南。入四川鹽井衛西北界。甲母山之北。東數十里。有水西北自番界來。又有瀘枯湖水。自西南來並會。又東數十里。入鴉龍江。瀘枯湖如曲項葫蘆。在永寧土府東南境。甲母山之東尾。廣二十五里。迤而東北。經川界甲母山之南。左所山之東。中有三洲。東北曲曲流百餘里。入打衝河。打衝河。即古濫水。其北即西番界。番人名黑惠江。一名納夷江。既入鴉龍。又名鴉龍江。爲打衝河也。鹽井河源出鹽井衛南境山之龍塘。西北流。折而東北。六十餘里。至衛西南。有二小水。東北自衛東山合。經衛南。西流來會。又西流百三十里。會南來一水。折西北流。有水自雲南浪渠土州界。合三水來會。又北八十里。有水自東來會。又東北流百餘里。入鴉龍江。浪渠土州。東南二水合流。曰麥架河。西北流。經州西境而北。合三小水。又西北流。曰挖開河。有小水自西來會。東北入四川界。數十里。有別列河。西自永寧南界。東流來會。又東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北數十里。與東來之鹽井河會。水道提綱。

又三百餘里。至四川鹽井衛西北界。名打衝河。大清一統志。

東南流。經永昌府西南境。皇朝通志。

自鹽井衛西北界折而東流。曰三渡水。又東有二水自北合而東南流注之。又東有瓦尾山。水自東北來注之。折東南流。經建昌府西南境。右受小水二。左受小水二。東流至此二百餘里。水道提綱。有安寧河。自冕寧縣合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折正南流三百餘里。左受一水。右受五水。左所河得石河淑崖河。那曠河。紅果河。皆東南注之。又東南有安寧河。北自寧番衛。經建昌合諸水南流來會。安寧河三源。北源出寧番衛北山。南流合三水。曰瓦那河。又南合西北來一水。南經衛東而南。其西源自衛西南來會。西源三水。一東南流。一東流。一東北流。約二百里始合。曰小村河。東北流。折而東。經衛南與北源會。又南經三家營。東冕山營。西至松林。西北有東南源水。自東來會。東源二水。一西南流。一西北流。百餘里合。西流。經冕山營。東南有小相嶺水。自北來注之。又西南流。曰灑沽。至松林北。與二源會。又南源曰安寧河。右受一小水。又南經禮州所。西有熱水河。自東北來會。又南經建昌西境。有水自東北來。經府城南。合南來之熱水塘。北來之城西水。而西來會。又折東流。復南流。經河西所。東祿馬站。西又南有高橋河。合三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德昌所。東南有苦馬河。自西南來注之。折向東南流。一小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有落腰河。自東北來注之。又折西南流。有梁山河。東北自阿尼來注之。又西南至公母營。西北有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經會川衛西北。有一碗水。東自分水嶺來注之。又西南經迷易所。東又西南與打衝河會。此水南流八百里。自大渡河以南。越鴛鴦河以西。諸山之水並會。水道提綱。自冕寧縣北。發源南流。經縣東。又南經西昌縣西。又南至會理州西。合若水。一名長河。又名安寧河。

漢書地理志。臺登縣孫水。南至會無。入若水。行七百五十里。又司馬相如傳。橋孫水以通。巧筭水。經注。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經邛都縣。又南至會無。入若水。元和志。長河水本名孫水。出臺登縣。西北胡浪山下。明統志。長河在寧蕃衛城東。源水西番界。南流會瀘水。經建昌城西。入金沙江。舊志。長河出寧蕃衛北架州窩下。東南流有蘇州小河源。出架州西番山。流入之。又南流有南河。在衛南二里。源自凹烏西番山。箐流入之。又東流合呷瓜河。太平橋河。總名安寧河。入建昌衛界。經衛西五十里。又南經德昌所東。又東流折西南。經會川衛西。至迷易所。西南合打衝河。大清一統志。

折西南入金沙江。皇朝通志。

打衝河既會安寧河。折西南流。經烏喇裸渠南。金沙江。自西南來會。會處在會川衛西百十里南岸。雲南大姚縣東北界也。水道提綱。

折東流。一百五十餘里。又折而南。二百餘里。會金沙江。大清一統志。

東南流。東北爲四川界。西南爲雲南界。皇朝通志。

金沙江既會鴉龍水。勢甚盛。又東南流百餘里。東北岸四川會川界。西南岸雲南大姚界。水道提綱。

今以此江爲邊界。江之東屬四川。打箭鑪地。江之西爲番。大清一統志。

有大姚河。自姚州來會。皇朝通志。

有大姚河。自西南來注之。大姚河出姚安府南境山。北流經府城東。而西北。北流至光祿鄉。有小水。

自西來注之，亦曰螳螂川。折東北流，有小關口水。自東南來會，又東北至大姚縣。南有蛟龍江，自西北山經城西來會，又東北流百七十里，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北八十里，折東南流，入金沙江。水道提綱。

在大姚縣城南一里，與姚州蜻蛉河之水合流，經縣東書案山下，又東合蛟龍江之水，又東入金沙江。大清一統志。

經武定州西北，有龍川江，自鎮南州經楚雄府定遠廣通縣，合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數十里，有黎溪水，自北來注之。水出會川衛西南山，經黎溪站口，西南流注之。又折南流，經姜驛西南，折而東流，經和曲州西北之巡司。北有龍川江，西南自鎮南州楚雄府定遠廣通，合諸水來注之。龍川江出鎮南州西北山，二源合東南流，經州城南，又東南至呂合，西有菜甸河，二源合，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東南經楚雄府城北而東，有青龍河，南自南安府西南來，經府城東而北注之。折東北流，至腰站北。一水自東南來注之。折北流，至琅井東南，有定遠縣西北水，自西來會。又，東北經廣通縣北，有水南自縣城西來注之。又，東北九十里，有一水，自山中來會。又北流，至元謀縣西境，又北，有水自縣城北，西北流注之。又北數十里，有水合兩澗，自西南來注之。亦曰西溪河，又北至龍街子，西北折東北流，入金沙江。水道提綱。

龍川江，番名薄藏布河，在薄宗城南二里，有二源。一源發於薄宗城東北三百餘里，春多嶺，名鴨龍河，合六水西南流。一源發於薄宗城西北五百餘里，東拉嶺，名厄楚河，合十餘水東南流，至薄宗城。

前二水合流，名薄藏布河，西南流，經噶克卜部落，及羅克卜札所屬之們布部落，入雲南騰越州界，爲龍川江。明統志：龍川江源出娥昌蠻地七藏甸，傍高黎共山北渡口，有籐索橋，下流至太公城，合大盈江，雲南通志：其源有三，一出光明山，一出阿幸山，一出南香甸山，三水合流，名龍川江，下流至虎踞關，入緬甸。大清一統志。

經武定州北，有武定州水，四川會理州水，並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武定府北境之白馬口，南岸有和曲州水，自西南來，北岸有會川衛水，自北來，並會。大環州水出南境，大麥地西北流，折而東北，合東南來一水，東北流百餘里，經州城東，有暮連水，自東來，會折而東北，數十里，至白馬口，入金沙江。會川衛水，出衛北分水嶺，兩源，一南流，一西南流，合而南，經衛東，又曲曲南流，合西北來一水，又南有東安河，東北自魯魁山姜州堡來注之，又南流入金沙江。又東北，經獅子廠南府境，及祿勸州境之北洒馬基，南岸雲南界，北岸四川界，水道提綱。

金沙江在州北三百八十里，自姚州東流，經元謀縣境，又流入州北界，又東達四川會理州界之舊黎溪州，蒙氏封爲四瀆之一，沿江多嵐瘴，行人以雨中及夜渡可無虞。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普渡河，自雲南府治昆明縣之滇池，匯呈貢縣，晉寧州，昆陽州諸水，北流會安寧州，富民縣，及武定州，祿勸縣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普渡河，南自雲南府治昆明縣之滇池，匯呈貢，晉寧，昆陽諸水，北流會安寧，富民，及武定，祿勸諸水來會。滇池在雲南府南，自府城西迤東南，至呈貢縣西南，折而西南，經晉寧州北，又西南

至昆陽州東北斜長百二十餘里，東西廣三四十里不等。其上游即府城東二河源，出東北嵩明州接界之山。二水合南流，又分爲二，俱南流，經城東而南注滇池。又一源在府西境山中，東南流入池，在碧雞關北三十里，關之南即太華山，當池西岸，滇池即古黑水，亦曰昆明池也。呈貢縣北有水西南流，經板橋驛西，又南折而西，受北來一小水，又西南入池。池經縣城西稍南，又有二小水自東來，合注之池。又西南經晉寧州北，而西有一水自西南山北流，經城西而北注之池。又西南經昆陽州東北，有小水自南來，經城東而北注之池。於州東折而北，經六街子東，始西北流，出一河，至安寧州東南，有一水自西南，經三泊慶縣南，又東北流來會。又北經州城東，又北經太華山西，又北循西岸山麓，曲折稍東，經富民縣城東南，又東北百里，至祿勸州東南境，有烏龍江合掌鳩河，自西來會。烏龍江，即武定府西南水，掌鳩河，即府北境白馬口東山所出，南流經上撒甸南杉松營東，而南經州城之東者也。又北，曲曲曰普渡河，行二百餘里，入金沙江。正武定府東北與四川東川府接界處。

水道提綱。

普渡河，在會澤縣西北二百五十里，源出武定府，流入金沙江。大清一統志：今按武定府，今降爲州。

東北入東川府界，有玉虹河，會通河，自會理州來會。皇朝通志。

金沙江，既會滇池水，東北入四川東川府界，經雪山山北，有玉虹河，西北自苦竹壩來注之。水出會理州西北山，合數水，又東數十里，折而北流，八十里，有會通河，西北自會理州城合諸水來注之。水兩

源出州北山南流百五十里其西北一水東南來會又東南流八十里至州北有蘆那山水自西南來會經城而東南流四十里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於梁山之麓又東南七十餘里入金沙江水道提綱

玉虹河在會理州東自州東北發源南流經苦竹壩又東南入金沙江會通河在會理州東舊州城東有二源出州東北山箐中流百餘里合流經舊州東至涼山西合一水東南入金沙江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小江自尋甸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折而東流有小江自南來注之小江源出雲南尋甸州西南之清水海形如懸瓠周二十餘里東北流經州西境百里至空山西有小水自東來會又東北入東川府南界經涼水塘西北折西北流經阿汪東又西北有滄溪自南來花溝自西南來俱會滄溪南出尋甸西北界山北流經花溝村東花溝出南山北經玉龍村東者也三水既合經必古壩西又西北流受西南來一水又折北流經府西北境有小水自則補汛西流來會西北入金沙江亦折而西北流也水道提綱

璧谷江在會澤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源出曲靖府尋甸州之白澤河匯果馬車湖倘甸倉溪諸水流爲江陡峻深峽土人結籐爲橋以通往來西北流入金沙江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以禮河自東川府來會皇朝通志

又折西北流四十餘里折東北流六十里有以禮河東南自東川府城來注之以禮河源出府南境

有池泉西北流折而東北有反補地南北二水自東南來會曰以澗河北流又有洛泥河自東來會折西北流經府南境而北經城西又北百餘里入金沙江水道提綱

矣濯河在會澤縣南十里受縣南各箐溪水流入金沙江義通河在會澤縣西北十餘里源出矣濯河匯小龍潭水經府治西門又經北門轉舊土城東過石嘴矣式梅子箐抵華宜寨入中右兩河本朝乾隆二十一年知府義寧建分水堰引以禮河水注之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雲南貴州界上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五十餘里折西北流百餘里有牛欄江自東南合雲南貴州界上諸水來注之牛欄江上源即雲南尋甸州南之車洪江也車洪江源出雲南府東北之嵩明州有數水西南有四源西一源西北一源東北一源或經州城東或經城西至東南境河口合而東流折東北百餘里至尋甸州東南有一水西自城南來會又東北有龍潭河東南自曲靖府馬龍州合一水來會又東北百餘里至霑益州北界有沙河東西自東川界東流注之又東北爲兩省界百餘里折而西北入東川界又北經者海汛東江邊塘西又北有水自東來注之自此東岸爲貴州界百餘里有水自東來注之又北至烏蒙土府南境曰牛欄江西北流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有頭道河西南自東川東北之墨土溪合數水來會又西曲曲數十里至索橋南受一小水又西北百五十里入金沙江出貴州界者南曰瓦擦河出威寧州西南境兩水合西流入沙河又有松樹河西北流入沙河北曰烏蒙箐河自府西北境二水合西流入沙河以下爲牛欄江水道提綱

車洪江在會澤縣東一百二十里。源出曲靖府尋甸州車湖。又受馬龍州城外嵩明洲秀嵩湖水。並匯於此流。與牛欄金沙二江合。牛欄江在會澤縣北一百二十里。源出曲靖府尋甸州下流。合金沙江。舊志牛欄江源出雲南縣楊林海子。自霑益州流入。大清一統志。

經昭通府西北有馬湖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三百餘里。左右受數小水。經烏蒙西北境。馬湖府西南境。折東北流。二百七十里。至蠻夷司南。有馬湖水自西北來注之。馬湖。西自黎州山東南流。八十里。有水自西南來會。曰黃鐘溪。東北流百里有二水自西北合。而東南流來會。又東北百餘里。曰芭蕉溪。折東南流。至中都西南。有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七十里。至蠻夷司北。有水自北來注之。又南經司東南。入金沙江。在府西八十里。水道提綱。

金沙江在恩安縣西北。自東川府流入境。逕永善縣城西。又東北入四川敘州府。水經注。繩水自合卑水。又東北至朱提縣西。爲瀘江水。明統志。江在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流折東北。經東川府西。馬湖府南。大清一統志。

又東有橫江。自昭通府。經四川筠連。慶符縣來會。皇朝通志。

折東南流三十里。經平彝司南。有大鹿溪。自西南合。二水來注之。又東流六十里。經尼溪司南。又東至府城南。有三渡水。自南來注之。又稍東北流。北岸受小水二。俱府東水。南岸受小水一。又東至安邊鋪南。有橫江。西南自烏蒙土府合。諸水來會。敘州府治宜賓縣西南境也。橫江源出烏蒙土府東。

南龍洞山下之大湖。西南迤延五十餘里。西流折而北。有二水。自西南合而來會。又北匯爲一湖。經府西南。又西北流。有梁山水。自西來會。折東北流。百餘里。又北流。曰撒油河。經雲山東百餘里。有一水自西南來。一水合二溪。自東南來。曰各魁河。並會。又北流數十里。有會通溪。自西來會。又折東北流。經筠連縣。高縣西境。曰大文溪。有小文溪。自西來會。又東北經慶符縣西境。始曰橫江。又東北九十里。至安邊鋪。南北入金沙江。此水源流曲折。行五百餘里。亦曰石門江。水道提綱。

自昭通府界流入東北。逕慶符縣西。又東北至宜賓縣界。入馬湖江。明統志。石門江在府西南一百三十里。俗呼橫江。又名小江。源出烏蒙蠻部。經府境。與馬湖江合。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經敘州府城。東會岷江。此大江之西南源也。皇朝通志。

又東北八十餘里。經府城南。又東北。岷江自西北來會。口在城東數里。其南有來復渡水。自西南來注之。來復渡水。上源曰宋江。有六溪。皆出南大山。流至平寨而合。東北流經高縣城東。折西流而北。有羊落溝。黑桃灣二水。自西南來。東北流經筠連縣城西北。又東北流。至高縣城西北來會。又西北。曲曲經慶符縣城南。而西而北。又東北。曲曲百五十里。入江。正對岷江口。按金沙自犁石發源。東北流。折而東南。又西南。折而東南。至麗江府界。已四千二百餘里。自雪山山北折而南。經鶴慶東。又南折而東。經永北南。姚安北。又折而南。而東北。經會川南。武定北。東川西。又折而北。至馬湖南。又折而東北。至敘州府城東。與岷江會。又二千五百餘里。源遠流長。所受大水數十。小水無數。雖灘多石險。舟楫難行。其爲大江上源無疑也。水道提綱。

至敝州府與川江合。按此卽古若水。一名瀘水。亦大江之一源也。史記五帝紀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漢書地理志。若水出旄牛縣徼外。南至大笮。入繩水。明統志。打衝河。蠻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源出吐番下流。合金沙江。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江水原委二 四川

大江東北流，有福溪自富順縣來會。皇朝通志。

自敘州府城東，東北流，有福溪自北來注之。福溪出富順縣西南境山，南流約百數十里，至府東北境，折東南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自嘉定府犍爲縣流入，東南流，逕宣化故城北，又東，遶府城北，而東南出合馬湖江。大清一統志。

經南溪縣西南。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南溪縣西南，有桂溪自西北來注之。桂溪出南溪縣西北山，東南流，至縣城西南入江。水道提綱。

又東，逕南溪縣南。大清一統志。

有安寧江，合珙縣、長寧、興文諸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數里，折南流，中有巨灘，又南十數里，有小灘，又折東流，有安寧江，西南合珙縣、長寧、興文諸水來注之。南溪縣西江心有石筍灘，其東一巨灘，當江流曲處，銅鼓灘也。又南十數里，又有石灘，當江安縣之西北，灘南即安寧河口，河口之東，即江安城。安寧江，即綿水，珙縣西南之珙溪，其一流也。

東北流百餘里。至安寧鎮。南有長寧縣。東西二水。至縣北。東北流合東南來一水。又東北合興文縣東西北流之一水。又北至鎮南來會。經梅嶺西。又東北百餘里。至江安城西北入江。興文縣水。卽三渡河南。出入望山北流者。水道提綱。

綿水。今名綿陽河。源出綿竹縣西北。東南流入德陽縣界。又南入漢州界。漢書地理志。綿竹縣紫巖山。綿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大清一統志。

經江安縣北。納溪縣西。有納溪。自永寧縣及貴州之永寧州來會。皇朝通志。

東經江安縣城北。折東南流。有怡樂溪。自西南來注之。又折而北。十數里有上下二溪。自北來注之。又折而東。二十餘里有清溪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流。有二巨灘。北受小溪水。又東北經納溪縣西。有納溪。南自永寧衛來注之。曰納溪口。納溪俗曰清水河。源出永寧衛。有兩源。一東南出貴州永寧縣摩泥站界。一南出雪山。北流經唐家灣。與吼西關北水。曰道場溪者。合東北流。至衛東南與貴州界水合。而北數十里。東受二小水。又北有落巖河二水。北至大壩寺。合東北流。又南受一水。經瀘衛東。又北受西來一水。又東流來會。又北曲曲二百餘里。至納溪縣南境。折西北流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自南溪入江安境。東南流三十五里。至縣城北。又東折北流四十五里。入納溪縣界。大清一統志。

經瀘州城南。前自灌口分出之沱江。合綿竹縣、德陽縣之綿水。石亭江。什邡縣之白魚河。漢州之雒水。資陽縣之楊花溪。仁壽縣之珠溪。富順縣之觀音河。榮縣之榮河。隆昌縣之隆橋河。先後合流來會。皇朝通

又北有小水，自東南來注之。又北折東北流，經瀘州城南而東。沱江合諸水，自西北經州城北而東南來會沱水。自灌口東，分爲三渠。北曰太平，二河，南曰柏木河，俱東流。太平二河，經崇寧縣北而合。又東有濠水，自西北來注之，又分爲三派。柏木河，東南流，稍折而東北，至焦沙尾之南，四渠俱合。東南流，會北來綿維諸水而南也。支港縱橫，數百里間，皆成澤國。指其要領，西自灌口，東經鄂縣之北。新繁縣之南，成都府治華陽縣之北，新都縣、金堂縣之南，前後支流，皆沱江也。亦曰游江，亦曰郫江。其所會北來之水，最大者一曰綿水，合名綿陽河，源出綿竹縣西北境之紫巖山，東南流，經縣北境百八十餘里，至德陽縣東北境，折南流，經縣東至漢州東境，凡百七十里，折西南流，與西北來之雒水會而南，曰雁水。一曰石亭江，有三源，一名陡子河，東南流，合北來之白水河，南流，經綿竹縣城西，南，又東南數十里，會西北來之水，一名射水河，東南流，合北來之龍蟒河，又東南，經縣西境，又東南，與陡子河會，又南流，有一水自西來，會曰石亭江，又東南流，經德陽西南，漢州東境，又南與西來之雒水會，而合綿水。一曰白魚河，源出什邡縣北境山，東南流，經縣東境，及漢州東北，有平橋河，合雒水來會。一曰雒水，源出什邡縣西北之章山，亦曰雒通山，東南流，經縣南境，俗曰鴨子河，又東南流，至漢州城北而東，有平橋河，西北自什邡城北，東南流來會，又東南，會石亭水，又南會綿水，總名雁水。又南有濠水支渠，自西而東，經彭縣北，又東，經漢州南，曰馬水河者，又東南，合沱江支渠之清白江，南流來會，又東南，至焦沙尾東，金堂新都之沱江支渠，並合而來會，自此而南，曰湔維，亦曰雁水。

亦曰中水。實沱江也。當新都縣東南。有龍泉水。南自龍泉山東北。流入沱江。沱江自焦沙尾東南流。八十餘里。折西南流。百二十餘里。至簡州東北。有赤水河。自西北合。二水來注之。卽絳水。亦名牛鞞水也。又南經州城東。又東南百里。至資陽縣東北。有楊花溪。東北自樂至縣西境山。合二水來注之。又南經縣城東而南。有資溪。自縣西北山來注之。又南五十餘里。有珠溪。自西北來注之。珠溪二源。一西北出仁壽縣東北境。資陽縣西境二山。水東南流而合。一西南出仁壽南之龍岡山。青石鋪。東北流百餘里。與西北源合。東流。又南合一水。又東南入沱江。至此曰珠江。亦曰資江也。又東南百里。經資陽城西而東。經其南。有唐明渡。又東有小溪。自北來注之。又東南百餘里。至內江縣西北境。折東北流。經縣城西北。又東北折而南。經其東。又南有高橋溪。及東漕流溪。自東北來合注之。經雄木鎮西稍。曲曲西南流。百五十里。至富順縣東北。有觀音河。卽鼈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城東折而西。經其南。而西南流。有榮溪。西北自榮縣東南流。合諸河水。鹽井水。東南注之。至此維江名金川。亦曰中水。又折而東流數十里。折南流。曲曲而東。有隆橋河。東北承際昌縣水。及石橋河。西南流來注之。又東南百里。至瀘州西北。有沔水河。自東北來注之。又東經州城北。而東南與大江會於州東也。自瀘口至復入處。曲折行九百餘里。富順縣西南所合之榮河。源出榮縣西北之東川溝。東南流。經城西而南。與城東北之梧桐溝會。東南流。曰中溪河。折而東。經貫井。及自流井之南。有威遠縣北之付家河。東南流。合北來之跳石河。黨木溪。及龍令河三水。南流注之。又東經火井南。有西牛河。自北合三小水。有胡家河。自西南來並注之。又東南流。經沿灘場東。折西南流。曰之溪。經富順之西。

南折而東與沱江會。水道提綱。

大江經納溪縣城北入瀘州境。三十里至州東北合沱江。名曰合江。沱江見前。綿水在漢州東。自德陽縣流入。又南入洛水。元和志在雒縣東三十里。舊志俗稱綿陽河。入州境東南流二十里有土溪河。亦自德陽流入焉。又二十五里入石亭江。石亭水自成都縣流逕什邡縣。又逕綿竹縣西南。又東南逕德陽西南。又東南入漢州界。舊志自什邡逕綿竹縣西南火燒堰。又東南三十里抵石亭鋪。又東三十里至德陽。去縣二十里。與漢州南北爲界。又東南三十里至漢州。晉永康二年李流軍綿竹。趙厥使費遠斷北道。屯綿竹之石亭。卽此。白魚河自什邡縣發源。東南流百餘里至漢州。東南入沈犀河。雒江自什邡縣西北發源。東南流經綿竹德陽二縣界。又南經漢州。中江自簡州流入資陽縣界。謂之雁江。東南流七十里。經縣東一里轉南。合資溪孔子溪。又七十里入資陽縣。爲資江。亦曰珠江。大清一統志。

東南流。經合江縣北。有赤水河。自鎮雄州經貴州之畢節縣。入四川境。合梓潼縣水。仁懷廳水來會。皇朝通志。

大江既會沱江。自瀘州東稍北。受北來龍溪水。東有巨灘。稍北折東南流。又一巨灘。有大河溪。大橋溪。俱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流。經合溪縣城北而東北流。有赤水河。西南自鎮雄土府東北。合諸水。經合江城東而北注之。赤水河出鎮雄土府西北山。東流折而東北。經府北境。曰綿陽河。有阿期河。及北來一水。自西北來會。折東南流。入貴州界。經永寧縣南境百五十里。有小河。西南自畢節縣北。

境合孫家河板橋河諸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流四十里。入四川界。又東北七十里。經龍場營西北。折而東流。有獐子關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百三十里。過鄆家渡。至黎民鎮北。有一水。西南自清水塘來注之。又東有沙鎮河。南合三水。北流來會。又東北流七十里。有鹽井河。東南白楓香鎮來注之。又北流東受一水。折西北流七十餘里。有齋郎河。東自梓潼縣東北山水。合龍巖山水。西流經縣城南。西行百七十里。又北合一水。西南流來會。又西有九溪河。自南合西南來之乘龍山水。北流注之。西經脈因塘北有古關河。自西南來注之。又西北五十里。至土城西。有水思河。自東來。儒溪泥溪。自西來並注之。又西北有盤橋溪。自東猿猴溪。自西南來先後注之。折東北流六十餘里。有金沙溪。自東來。葫蘆溪。自東北來。先後注之。又折西流稍北百餘里。北受堯壩溪。沙壩溪二水。後溪一水。至仁懷縣西南境。有風溪。自西南來注之。折北流。有永壽橋水。自西來注之。又北經縣城。西折而經其北。又東北流百四十里。經丁山西麓。又東北七十里。經合江縣城東。又北入大江。此水曲折行。受數小水。幾及千里。水道提綱。

又南經合江北。赤水河。在縣東一百八十里。源出鎮雄州界水腦洞。流經赤水衛。又東北合永寧河。明初郭英等出永寧。敗賊於赤水河。卽此。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大蘆溪。自榮昌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有高洞河。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有坪坦河。自東來注之。又北曲曲流。有巨灘。有大鹿溪。自西北來注之。水出榮昌縣南境山。東南流入江。水道提綱。

又東北有洙溶溪。自永川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流有洙溶溪。北自永川縣來注之。洙溶溪。卽車對河。源有二。一出永川縣東北山。西南流至縣城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遂南而稍西流百餘里。折東南流。九十里入大江。水道提綱。

侯溪。在永川縣南。元和志。縣東西北三面皆枕侯溪。寰宇記。溪在縣西南一百八十步。舊志有文曲水。繞縣城盤旋四面流。連松子溉。蓋卽侯水也。其松子溉。在縣南一百里。源出龍洞山。別流東入大江口。按輿圖。此水上流曰車對河。下流曰洙溶溪。自縣南流入江。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油溪。自壁山縣江津縣來會。皇朝通志。

有對溪。自南來注之。又東折而北。而東。而北。而西北流。有五洞溪。自西來注之。又北有油溪。自北合二水來注之。油溪出壁山縣城北。南流曲曲。經來鳳驛西。又東南流。至江津縣北境。折西南流。有馬坊河。西北自永川縣東北山。東南流來會。又南流入江。水道提綱。

油溪。在壁山西。源出湯峽口。南流三十里。出馬坊橋。又六十里。至鬪牛石。入江津縣界。與來鳳橋溪合流。爲油溪。又三十里。至縣西四十里。油溪口入大江。王存九域志。壁山縣有油溪。又來鳳橋溪。在壁山縣東。源亦出湯峽口。東南流八十里。出來鳳橋。四十里。亦至鬪牛石。與馬坊橋合。大清一統志。

經江津縣西北有綦江。自桐梓縣綦江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曲曲而東而南。有藥城溪。自南來注之。又東北經江津縣城西北。江自合江東北至此。凡九折。皆數十里。一曲徑二百里。中紆折流至三百數十里。又東北流數十里。有綦江。自南合諸水來注之。曰

蕪溪口。綦江源出桐梓縣北境山，兩源合北流，百數十里，曰松坎河，受西南來一小水，又北數十里，有坡頭河，自東北山來注之，又北流西受一水，又北九十里，有三溪河，自東來會，又北七十里，經綦江縣城東而北，有龍角溪，自東合三小水來會，又折西流，經城北，又西北流，有沙溪溝，自東北來，有清溪河，自西南合三岔溝，及魚子溪水，東北流三百餘里來會，又西北百里，北受一水，又北有孫溪河，西南合棋盤山水來會，又北至江津東境，又北入江。水道提綱。

南江，在綦江縣東，自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流入，又西北流入江津縣，東入大江，古名蕪溪，今名綦江。元和志，三溪縣內有蕪溪、東溪、葛溪，其蕪溪在三溪縣西，又經南川縣南四十步，寰宇記，蕪溪自三溪縣西北流，經丹溪廢縣，又北流，經南川縣東南四十步，又北至江津縣南十四里，西北流入大江，輿地紀勝，蕪溪亦名夜郎溪，從夜郎境流入南平軍城下，又東溪在軍之西北，元統志，南江在南川縣，衆溪會合，至三溪口，可通舟楫，行三十里，至綦市，又至南江口入江，名勝志，南江入綦縣界，其色蒼白，名曰綦江，又蕪江在江津縣東南三十里，來自夜郎境，濶三十里，深七尺，可通二十石舟，府志，綦江有三源，一自桐梓縣坡頭河流四十里，至綦江縣界，捍水鎮，一自桐梓縣松坎流五十里，一自仁懷縣李漢壩流六十里，亦皆至捍水鎮，三派合流，名三岔河，又順流一百十里，入縣界，爲綦江，又順流四十里，至縣城東，又西北三十里，至白渡口，入江津縣界，又一百二十里，南江口入大江，大清

一統志

又北至重慶府巴縣南，有涪江，合白水，嘉陵江，渠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八十里。有小水。自西來。有甘蔗溪。自東南來注之。中有巨灘。又北稍東九十里。受東南來小水。二至重慶府治巴縣南。經明月峽。折而東。抱城東而北。有涪江。合白水嘉陵渠河三巨川。盡並龍安。潼川。保寧。順慶四府諸州縣之水。自西北出魚鹿峽。經府城北而東來會。水道提綱。

涪江。出松潘廳東北之小分水嶺。東南流。經龍安府治平武縣西北。有白馬河來會。又南經江油縣東南。又經彰明縣。分流經城之左右而合。有小江河。卽廉讓水。出平武縣。經江油縣來會。又南有石板河。自石泉縣合諸水來會。經綿州東南。有茶坪河。自安縣來會。又東南經潼川府三臺縣西北。有中江水。自中江縣來會。經射洪縣。有唐溪溪來會。又東有梓潼水。自鹽亭縣來會。又南有郪江來會。折東南。有馬桑溪。自蓬溪縣來會。經遂寧縣東。又南流。有關箭溪。合樂至縣水。安居場水來會。經合州西南。有立石河。自永川璧山銅梁縣來會。又東嘉陵江渠河來會。東南流。至重慶府治巴縣西北。折東流入大江。皇朝通志。

涪江。古涪水。出松潘衛東稍北之小分水嶺。西水皆入岷江。嶺東二源。合而東北流。又有二源。出西北山。合而東南流來會。卽邊界弓橫口之南山水也。東經三合堡南。有一水。北自弓橫口東南大山南流。經堡東來會。三水會於三合堡南。東南流六十里。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南八十里。經小河營。西曰小河。又南有木瓜河。自西來會。水出松潘衛之東大山東南流。又東南流五十里。北有水進河。南有黑水溝。並來會。水進河出小河營東北山。黑水溝出西南山。又東過鐵索橋。橋曰永濟。龍安西連松潘道也。凡六十里。有仙女山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經龍安府治平武縣西北境之埧塔壩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五十里。經鐵龍堡南。有白馬河。自東北合二水來會。一西北出北邊界。

山東南流百餘里折而南至陽地隘西其一出青川所西北與陝西界之摩天嶺西山西南流八十餘里至隘北來會又西南曲曲流注之又南流經府城西南折東南流經古城南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注之即青川溪源山西北麓水也至此始曰涪江又東南八十餘里至舊州東有白支河自東北來注之又折西南流經煽惑溝東又南經江油縣城東南自舊州南至此一百三十里又西南流至中壩北分爲二派至壩南復合稍南至彭明縣城又分而經城之東西有小江河即古廉讓水自西北來會小江河源出平武縣西南山一出縣南藥叢山會於大郢堡之南東南流百餘里至平通堡西折西南流數十里經江油縣西境又南合縣西一水又南經中壩西又南至彭明縣城之西北會涪江至城南復合又南經漫波渡有石板河西北自石泉縣合諸水來會石板河二源西北源出平番營東南山東南流百餘里至白草壩南又東南七十里合石泉北山之龍安水南流五十里經石泉縣城西又南而神溪河自西南來會西南源神溪河出茂州東北山東北流百里有水北自壩底堡來會又東北五十里會龍安水東流經縣南九十里有都壩河自東北來注之折南流經南山間曰石板河折東南流至漫波渡南入涪江龍安水即安昌水又南折而東經綿州北境有東河自東北來注之東河即古潞水又南經州城東而南有茶坪河西北自安縣來注之茶坪河出安縣西境茶坪山東流經桑棗園北又東北至縣城西南有水自西北來經城西而南注之又東南流經義興場花衙子北又東南經州城南又東南入涪江又東南百五十里至潼川府治三臺縣西北境又東南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有中江水西自中江縣北合羅江縣諸水來注之中江今曰羅江河

源有二。北曰黑水河。南曰冷水河。地在茶坪山之南。綿竹水之北。重山連接。俱東南流。百餘里至羅江縣城北。合而南流。經城東。又東南百數十里。經中江縣城西。有小水自西南來注之。折東。經城南而東。有小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曲百四十里。經府城南。又東入涪江。此水自羅江以西。隔重山。其西水即綿陽河。南合沱江者也。又東南有桃花河。自北來注之。水三源。出北山。合而南流入涪。又東南經射洪縣城北。折而南。經其東。又南有唐橋溪。自西來注之。唐橋溪出射洪縣西境山。東流至縣南境。入涪江。折而東。十餘里有梓潼水。北自鹽亭縣。合諸水來注之。梓潼水即射洪。亦曰瀾江。源出自支河源之東南。劍州西北五子山之西。大山南流山中。百里折東南流六十里。受東北一小水。折而西南流。經梓潼縣城西。又東南流。曰梓潼河。折而南。有鷲溪水。自東北來會。又南至鹽亭縣西北境。有石牛鋪水。合魏城驛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流。經鹽亭縣城西南。又東南有少沙河。自東北來會。又折西南流。有鬼溪河。自東北來會。又南至射洪東南之獨坐山。入涪江。又曲而南而東。折西南流數十里。復東南流。有楊桃溪。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清隄渡。曲曲而南。有鄭江。合諸水自西來注之。鄭江三源。東南流。有水西南自河邊場之西南山。東北流。經蓬萊鎮南。而東來會。又東至黃龍鋪之西北。入涪江。涪江自此亦折向東也。折東流而南。有馬桑溪。東北自蓬溪縣來注之。溪出縣西北文井場之西。高鳳山。東流。經場南。折南流。又西南。經縣城西北。又西南數十里。折而南流。至遂寧縣北境。入涪江。又東南。經遂寧縣城東。又南流。折而東南。有兜溪。自北來注之。又東南百三十里。折而西南三十里。又南流。有關箭溪。自西合安岳。安居場諸水來注之。安居場水。出樂至縣東境山。三源

合東北流。經場北。又合一水。折東南流。有魚海河。西南自安岳縣來會。安岳縣城東會西北來。及西南來二水。東北流。又合北來二小水。折而東流。與安居場水會。又東南流。有灌子河。自西南合白水河來會。又東南曰關箭溪。東入涪江。又折東稍北流數十里。至合州西北境。折而南流。經州城西而南。有立石河。西南自永川璧山銅梁來注之。立石河出永川縣西南山東北流。有雙石河。自北合二水來會。又東北經縣北境。又東北百餘里。經璧山縣北境。又東北百里有晏渡河。西自銅梁縣東北流來會。又東北至合州城之西南。入涪江。東經城南嘉陵江。合渠河。自東北來會。涪江源流幾及千里。水道提綱。

涪江。自潼川府遂寧縣。流入合州界。至州城東南。與漢渠諸水合流。卽內江也。漢書地理志。剛氏道涪水南。至墊江。入漢水。經注。涪水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於墊江。亦謂之內水。元和志。涪江水在銅梁縣東北四十里。又經石鏡縣南二百步。舊志。涪江自遂寧縣入安居廢縣界。東南流五十步。合兜溪。又三百里。經縣北門外。又十里。入合州界。又一百四十里。至州東南合嘉陵江。大清一統志。

嘉陵江。卽西漢水。出秦州西南之蟠冢山。山在漢源蟠冢之西北四百餘里。非禹貢之蟠冢也。西漢水西南流。有橫水嶺。水自西和縣來會。折西流。至禮縣東南。又西經西和縣西北。有岷峨江水來會。經階州東北。成縣西南。有潭水來會。經成縣南界。略陽縣西北。有黑峪江。自秦州來會。又東南有九龍池水。自徽縣來會。又南有嘉陵谷水。自鳳縣經南當縣。合諸水來會。始名嘉陵江。南流。經略陽縣西。又經寧羌州西北。又南經四川廣元縣北界。有七盤關水來會。經廣元縣西。昭化縣東北。有白水江來會。白水江。卽古桓水。

亦曰墊江。出邊外洮源東南之西傾山。東南流。入甘肅邊武都關南。有白龍江。自岷州分水嶺東南流。合諸水來會。經階州西南。又經文縣北。又南入四川界。經昭化縣北。有黃沙江來會。又東南入於嘉陵江。嘉陵江西南流。有劍水。自劍州來會。經蒼溪縣西。又經保寧府西南。有東河。自寧羌州。經廣元縣來會。經南部縣西北。蓬州西北。有西河。自劍州。經閬中南部縣來會。經南充縣東北。有蠻子河。自西充縣來會。又東南有西溪。自岳池縣來會。經定遠縣東北。折而東。至合州東北。有渠河來會。又南流。入於涪江。皇朝通志

嘉陵江。卽西漢水下流。合白水江而益大。白龍江。出陝西岷州衛東南楊滿城西北分水嶺。嶺西

北水皆流入洮河者。墊江之北源也。俗曰岷江。一出嶺下。南流經城東。稍西南。其一出嶺南之分水

嶺。東南流來會。稍南有荔川河。自東來會。南數十里。有臨江東北。自岷峨西南流來會。岷峨山在分

水嶺東南百里。其東北水流入西漢水者。折東南流。經臨江鋪西。俗曰白龍江。亦曰臨江。又東南。有

武都山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朝陽山西。西固所東南。有白水江。西自邊外來會。白水江卽

古桓水。亦曰墊江。源出邊外洮源東南之西傾山。山在洮州衛西南三百四十里。一名西嶺山。亦名

強臺山。番語曰羅插普刺山。近黃河折向西北之東岸山。綿互千餘里。源曰裴雜塔拉泉澤。十數泓

湧成二渠。滙東南。曲曲流百五十里。折而南流九十里。又東流曲曲三百里。曰香出必拉。入陝西邊

經武都關南。又東經西固所南。又東南與白龍江會。水勢始盛。又東南流。有清江。西南自邊外來

會。清江源在白水江之南。合哥普山東北流百餘里。入邊。至階州西境。入白水江。稍東。有兩水北自

朝陽山東麓來注之。又東南至階州西南。有東川水。西自邊外來會。清江源之西南山。其西岡阜連

接南與四川弓橫口北之大山相近。東川東南流，曲曲折而東北，數百里入邊，注白水江。又東經州城南，有北谷河，合赤沙水，自北經城西來會。又東南百餘里，有紫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流九十里，經臨江驛西，西岸即古頂山、金珠山、八盤山。又東南有紫泥山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文縣東境，俗曰黑水江，有乾溝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玉壘關東，有一水西自文縣合諸水來注之。水出文縣西境山，曰毛溝河，東流合北來之烏兒河、火燒關水，南來之立志山水。又東經縣城南，又東南流，合南來一水，北來西番溝水。又東南至玉壘關南，東入白水江。又東南受北來一水，又南入四川界。經昭化縣北境之余山鋪西，又南，有溪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數十里，至昭化縣城北，有黃沙江。西北自摩天嶺，合青川及劍門水來，而嘉陵江合諸水，東北自朝天關來並會。黃沙江源出摩天嶺，南流百餘里，有青川所二水，自西合來會。又南折東南流百里，受南北二小水。又東流經劍閣山北，有水西南，自劍門驛來會。又東至昭化縣北，入白水江。此江即古葭萌水也。西漢水，亦曰沔水。即漢志誤指爲禹貢之嶓冢導漾者。源出秦州西南之嶓冢山，即漢隴西郡西縣之嶓冢山也。在寧羌州漢源嶓冢之西北四百餘里，脈自白水江源山曲曲而東，爲分水嶺。又東爲岷峨山，又東北爲箭杆山、柏林山、青陽山，又東爲老君山，爲朱圍山，爲溫泉山、刑馬山，其北伏羌縣。其東南即西漢水源之嶓冢山，連互而南。西南流曰漾水，有小水自東南來會。又西北曲曲流，曰鹽官水，稍北有橫水嶺。水南自西河縣城東來會。又北有永平水，東北自刑馬山來會。折西流至禮縣東，有水西北自柏林、青陽東南流，經縣城東北來注之。又西經縣城南，又西折西南流數十里，曰長道河，經西和縣西北。

境折東南流。過仇池山。西麓仇池山。在西和縣西南。成縣之西北界。脈自嶓冢綿互而南。至成縣西。北界爲壽山。爲青崖山。西爲橫水嶺。又西爲西和南山。又西爲仇池。有岷峨江。自西北岷峨山東麓來注之。其西麓水。卽流合白水江者。又東南流。曰犀牛江。經階州東北境。成縣西南境之祁山麓。有石碕關水。自西北來注之。卽橫水嶺之南水也。又東南有潭河。西南自階州北之米倉山東北流。經甘泉驛來會。曰兩河口。西漢自發源西流。而南而東。至此流如旋規。又東至成縣南境。略陽縣西北境。有長家河。自南來注之。又東有黑峪江。北自秦州南山來會。黑峪江源出吳紫山南之九眼泉。在嶓冢東北七十里。二澗合而南。經街子鎮。大門鎮。又南合東來之烏油江。又南東合麻沿河。又西南流至雞冠口。西受西北來之建安洛谷二水。又南經青泥嶺。仙人關。西又南經成縣城東南。有濁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數十里。入西漢水。又東有青泥嶺水。自北經仙人關東來注之。俗亦曰白水江。折東南流。有九龍池水。東北自徽縣合三水來注之。又南流至略陽縣北之八渡山。西嘉陵江東北。自鳳縣合諸水來會。嘉陵江出鳳縣東北之嘉陵谷。此山之東北卽寶雞縣渭水也。西流經東河。驛橫牛堡。紅花鋪。北折西南流。經草涼驛。白家店。西此水旁卽北自陳倉南入漢中川蜀驛路。又南有大散水。斜谷河。自東北來會。折西北。又西南流。經縣城西北。又西南有魚河。自北合紅犀單河。二水來注之。一北出臧家嶺。一西北出黃交谷。南又西南經兩當縣南境。有下邳水。自城西南來注之。此水於永寧堡之東南。入嘉陵江。又南流有高橋河。自西北合永寧河來會。高橋河出兩當縣西北山。東南流。有永寧河。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流。經太白池東南。入嘉陵江。又南有野羊北河。合諸水東。

自鳳縣東南境來會。野羊北河出松林驛東南山西北流。經驛西。又西北至廢丘堡。合東北來一水。又西流有蜜蜂溝。自南來會。又西北折西南。經藍安關山北。又西南入嘉陵江。又西南經徽縣南境。百餘里。至八渡山西北。西漢水自西來會。嘉陵江既會西漢水南流。稍西折東南流。有橫壩河。紫泥山水自西來合注之。又東南經略陽縣城西。又東南有八渡河。自東北合諸水。經城東來會。八渡河出紫柏山西北。流曰中川。有三川自東北來會。西南流八十餘里。有水自東南來會。又西流折而南。經略陽東南注之。又南有白石溝。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經寧羌州西北境之陽平關西。陽平關東南六十里。有大山。卽禹貢之嶠豕導漾。東流爲漢者也。又西南有洛索河。自西來注之。又南流百里。經四川廣元縣北界。有小水西北來注之。水出陝西界山。南經大小漫天嶺山麓。又南至朝天關西。有水東北自七盤嶺關南來注之。七盤關川陝分界。其北水卽東北經寧羌州北。合漢水者也。此水自關下西南流。經神宣驛北。又西經大山麓。至朝天關西北。入嘉陵江。又西南九十里。經廣元縣城西。又西南有稻壩河。北來經城南西注之。至昭化縣東北。白水江自西北來會。嘉陵江既會白水江於昭化城東北南流。經城東。又南稍西。曲曲流百五十里。有劍水。西北自劍州來注之。大劍水出劍州西北山。東南流至州北。有小劍水。自北來會。經州城東北。又東南百餘里。入嘉陵江。又南八十里。經蒼溪縣西。稍南折而東。經其南。稍東又折而西而西南。又東南經保寧府城西。有北溪河。自西北來注之。北溪出蒼溪縣西北山。東南流。入嘉陵江。稍南折而東。經府南境。稍東有東河。東北自陝西寧羌州界。西南經重山四百里來注之。東河源出寧羌州東九眼泉。南流折而西南。入四川

廣元縣東北界行兩山中，曲數百里，曰東河。至百尺關西，又西南至蒼溪縣東之雲臺山麓，又南流至府東境，入嘉陵江。又南有荷溪，東北塘合溪來注之。塘溪出觀音場北七十里，山南流至場北，折西南流，有荷溪，自北來會。西經廣閣樓北，又西南入嘉陵江。又南稍西六十里，至南部縣西北，折東流，經縣城北。又東南流，有禹跡山水，自縣北境來注之。稍南，折南流數十里，有安居場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至蓬州西北，有西河，西北自劍州西北來注之。西河上源曰武連河，出劍州西北境五子山，西南流九十里，折而東南，經武連驛南，又東南數十里，有柳池溝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曲曲經保寧府治，闕中縣西境，又東南至南部縣南境，有袁家河，自東來注之。又東南折而東流，入嘉陵江。此水流行四百餘里。又東南經州城北，東南如玦，至州西南，向南流，有清溪，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百餘里，至順慶府治南，充縣東北境，折南流，經府城東而南，有蠻子河，西北自西充縣來注之。河出西充縣東北山，西南流，經縣東南，又西南流數十里，折東南流，經府城西南，又東南入嘉陵江。又南流八十里，有曲水河，自西來注之。折東流，有清水河，自北來注之。又東南五十里，有西溪，東北自岳池縣北境來注之。又西南，曲曲東南，至定遠縣城東北，有岳池水，東北自城左右合西南流，又合一水來注之。經縣城東而西南，又東南，旋折如帶，有苦竹溪，自西來注之。又東南流八十里，至合州東北，渠江自東北來會，曰嘉渠口。又南流，涪江自西來，經州城之西而東，來會於城之東南，曰三江口。釣魚山在涪江之北，嘉陵江之南，嘉陵自源至此，徑一千七百餘里。水道提綱。

嘉陵江自順慶府南充縣流入定遠縣界，又南經合州界，合渠江涪江，東南流入巴縣界，至府城東。

合大江。卽西漢水也。自合涪江以下。俗統名曰涪江。亦曰內江。漢書地理志。西漢水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水經注。漢水經宕渠縣東。又東南合宕渠水。又東南經江州東南。入於江。涪水注之。故庾仲雍謂涪內水者也。方輿勝覽。西漢水在石照縣東一百步。又杜甫詩。百丈內江船。注。水自渝上合州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入蜀者。謂之外江。舊志。嘉陵江自南充縣李渡場流入定遠縣界。五十里。至縣城東門外。又十里。至南溪江。入合州界。又一百九十里。合渠江曰嘉渠江。又十里。至州城東南。合涪江曰三江口。又南流四十里。入巴縣界。又東南九十里。至府城東。合岷江。自合州以下。本涪漢強白宕渠五水合流。其別名尤紛出不一。五水之中。漢名最古。班固漢志。以爲經流。而涪以一水獨當四流。且逼近會城。漢晉以來。用兵者多由之。故庾仲雍稱內水而獨係以涪。自後遂稱爲涪江。然據漢志。水經注。終當以西漢爲正流也。白水源出南川縣南。東北流入涪江界。卽今大溪河也。輿地紀勝。白水在涪州南二百二十里。源出天衆山。其色如練。又白水去隆化縣十里。自夷界龍泉鄉出。流入縣界。合黔江。舊志。大溪河。源出南川縣南方竹箐山谷。北流四十里。經鎮河橋。名鎮河橋溪。又十五里。至蕪水橋。又二十里。至水東橋。又十五里。至涪州界。名大溪河。又東北流一百里。至州南。八十里。入涪陵江。大清一統志。

渠河爲巴水渠水二源之合名。巴水出陝西西鄉縣西南之大巴山。西流入四川通江縣界。有洪口河。自陝西界來會。又西南有西河來會。至巴州東。有南江水。自陝西界合諸水。經儀隴縣來會。又東南至渠縣。合渠河三源。俱出太平縣。經東鄉縣而合。經達州城東。有蹬子河。自新寧縣來會。又西南有清溪河。自大

竹縣來會。至渠縣東北。有巴江來會。西南流。有流江河。自儀隴營山二縣來會。經廣安州東北。至合州之嘉渠口。會嘉陵江。以入於涪江。皇朝通志。

渠江。即古巴水。今曰渠河。實巴渠二水之合也。巴水出陝西西鄉縣西南之大巴山。自漢中府治南鄭縣南境之巴嶺東連孤雲兩角米倉諸水。其南即巴州北界也。自米倉山而東爲大巴山。又東稍南。爲小巴山。巴江水出大巴山之麓。西流入四川通江縣北界。折西南流。西流入四川通江縣東北界。曰東河。折西南流百餘里。有洪口河。東北自陝西界西南流來會。洪口河二源。東源出關壩北大山。西南流。西源出竹絡關山東南流。合而西南數十里。又西北流。又數十里。折西南流。與巴水會。又南八十里。經過巴營西。而南有小水。東北自黑灘子來注之。又西南經縣東南。有西河。自西北經城南來會。西河即巴水。西源也。亦曰宕水。源出南鄭南界米倉山之南通江北界之羊圈關。南流有南岔河。自東來會。又南流有朱家河。自東北來會。又南小水。自西來注之。又南西受板橋河。東受夜叉河水。又南經新長壩西。有水自西來注之。又南東受流溪河水。又南數十里。經縣西境。折而東。經縣南而東。與東河會。此水源流與東河等。又西南七十里。有楊柏河。自西北來注之。又西南百三十里。至巴州東南境。有南江水。合諸溪。西北自州城及升渡河來會。南江水二源。西北源出陝西羊卷林關。南界曰蟒潭河。東南流八十里。東北有關壩河。西南流來會。又南六十餘里。經南江縣城東。南亦曰難江。又西南流七十餘里。有羅溪河。西北自三角山來會。又南經羅坪鋪。東南有沙河。自西來會。又南六十里。有南屯河。東北自關壩東南山。西南流。合東來之三溪河。及開田壩水。又西南百

數十里來會。又南稍西，曲流百餘里，經巴州城東。又南折，東南流六十里，有青趕渡河，自東北來會。又南五十里，有恩羊河，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流六十餘里，折而南，五十餘里，有升渡河，西合花叢。極西及觀音場東水，東經儀隴縣北境，東南流來會。折東流四十里，巴水東北，自通江縣來會。此水合諸溪澗水勢，與巴水合。東西河亦相等。又南稍東流百二十里，至渠縣東北境，渠河合。後中前三江水，東北自達州來會。渠河三大源，最北曰後江，次曰中江，次曰前江。後江又有三源，最北者出太平縣北，與陝西星子山連之大橫山，西南流六十里，經縣城西北，又西南流九十里，其東源曰白沙河，出縣東北華岳頂之萬頃池，東南流，依山麓折而西南，經縣南境百餘里，又西南與北源會。曰後江。又西南六十里，折而南流九十里，至普光西，中江自東北來會。中江源出太平縣東境之白支山，黃墩山，黃墩山北麓水，即北江，北流入陝西合諸河入漢水者也。西南流百餘里，有石塘溪，北自石塘壩東南流來會。石塘壩在縣南境，白沙河南岸。山南又西南有厥溪，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南九十里，至普光北，西會後江。又南，曲曲九十里，經東鄉縣東南，稍南，前江自東北來會。前江源出太平縣東，與陝西雙河關界之金城山，關北水，即紫陽縣之任河，北流入漢者也。此山西自白支黃墩來，東與九龍山及分水嶺相接，其水曰五溪河，曰分水河，皆南至壘入江。南流折而西南，曲曲行山中，三百數十里，至東鄉縣東南，後江合。中江自北來會。又西南百里，經張家埠，折而南，經達州城，東有蹬子河，東南自新寧縣合諸水來注之。蹬子河出新寧縣東境山中，西南流數十里，經縣南境，天子殿山北，又西南，合東南來一小水，折西北流，有水自西南來會。又北至風洞鋪，新寧縣河，

三水合而西北折西南流來會。又北受西來一小水。又北受西南來一小水。折而西流。至張家埠南。西入渠河。又南折西流。經城南。又西南數十里。有通巴河。自南來注之。通巴河二源。出月口山。狐狸山北麓。合北流山中百五十里。折西北流五十里。入渠河。又西南七十里。有清溪河。西南自大竹縣。合諸水來注之。清溪水。卽東流溪。出大竹縣東南月城山。東北流有竹溪。自縣西北合九盤山諸水。東流經城北。有水自南來會。又東北受南來一水。又東北會青溪河。又北流數十里。折西北入渠河。又西南至渠縣東北境。與西北來之巴江會。渠河既會巴江。西南流。過白水洞山北。又西南受東來一小水。西至渠縣城之東。有流江河。西北自儀隴營山二縣來注之。流江河出儀隴縣西北山。西南流。折而東南。經縣南境之金鈎場北。有允家山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百里。受西來一水。又東南至營山縣東境。有關溪河。西自縣城西。東北曲曲流來會。又東南百九十里。經渠縣城東北。入渠河。又南十餘里。折西南。曲曲過雲霧山。西麓百餘里。至廣安州東北。曰篆江。經三十六灘。亦名泗水。南經州城東。有西河。自城西及南東流來會。西河卽環水。出州北山。又東南折而西南百三十里。至合州東北之嘉渠口。嘉陵江西北。自定遠來會。巴江渠河自源至此。俱徑千里。又西南經州城東南。注江。自西來會。曰三江口。水道提綱。

渠江。自順慶府廣安州流至合州東北。入嘉陵江。卽宕渠水。水經注。宕渠水。經宕渠縣。又東南入漢。寰宇記。渠江源自萬頃池。經巴達渠等州。廣安軍界。至合州東北十里。與嘉陵江合。大清一統志。

大江。又東北有海溪。自大竹鄰水二縣來會。皇朝通志。

涪江既會嘉陵江渠河。又東北十餘里折而南。曲曲流百里。至重慶府治巴縣西北境。有虎耳河。自西來注之。又南有青水關河。自西來。南合萬壽水。東流注之。又南折東南流。經白巖北。過魚鹿峽。又東流經府城北。稍東入大江。大江既會涪江。又東北受東北來一水。折東流百里。有小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流有梅溪。北自大竹鄰水二縣。東合寶石河南流注之。梅溪源出大竹縣西九盤山南麓。西南流經廟與場西。折東流。又東南有一水。自縣南西南流來會。又西南流。受西北來一小水。又南有土橋河。合一水自西北來會。又西南至鄰水縣東南境。有水自縣城北繞。而東南來會。曰芭蕉河。又南流八十里。折東南流。有寶石河。東北自月城山。西南流二百八十餘里。西合一水來會。又南流百餘里。經大洪岡鐵山關。東南入江。水道提綱。

梅溪在長壽縣西北七十里。卽鄰水。自順慶府鄰水縣流入縣境。名五溪。又西南流七十里。至巴縣界。名交龍溪。以溪側舊有古木盤曲如交龍。因名。又南流七十里。入大江。大清一統志。

經長壽縣東南。皇朝通志。

又東折而東北。南受一小水。又東北經溫樂山。有灘。經長壽縣城南而東。有桃花溪。自東北來注之。溪出縣北山。東南流。折西南。經嵩尖山西。又西南流。經長壽縣城東南入江。水道提綱。

桃花溪。在長壽縣東二里。源出老龍洞。南流三十里。至桃花洞。又五里。過新橋入江。大清一統志。

有龍溪河。自長壽墊江二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有龍溪河。東北自梁山墊江二縣。合諸水來注之。龍溪河源出梁山縣東南山。西北流。經縣北境。

有一水南自城北流來會。又西流合南來一水。又西南流有沙河自西北來會。又南流有七間河自西來會。又南流折而西南。有狐狸山二水。自西北合而來會。又西南經墊江縣東境。有羅千河西自縣城北合三水東流來會。又西南行兩山中。曰高灘河。有兩水自西北合而來會。又南流有大沙河。東北自梁山縣西南山中。西南流來會。又西南百餘里。至長壽縣東。桃花口之南入江。其南即黃草山也。水道提綱。

龍溪在長壽縣東。自忠州墊江縣流入。又西南入江。古名容溪。寰宇記。溫樂縣有容溪。源出縣境北。南流經縣東。又南至永安縣東北二里。注大江。按此水即墊江南灘溪之下流。舊志謂即桃花溪。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經涪州城東。有黔江。即烏江來會。皇朝通志。

又折南流。經黃草峽而東南。有梨河自南來注之。俗曰離鄉河。江心有沙洲。長十餘里。又東過鐵櫃山。又東經涪州城北而東。有黔江。亦曰涪江。南自貴州。合諸水來會於銅柱灘口。水道提綱。

黔江。即烏江。出貴州威寧州東北山。東北流。有則底河。自雲南鎮雄州來會。又東南伏而復出。經畢節縣南。又伏二十餘里復出。曰天生橋。有落脚河。自大定府來會。又東北經黔西州南。有楊柳河。以麥河自平遠州來會。又東有三岔河。自安順府合威寧州安平清鎮縣諸水來會。經修文縣西北。有雞公河。自廣順州合諸水來會。經開州西。有以濟河。自黔西州來會。經遵義府南境。有清水江。自貴陽府治合龍里貴定縣諸水來會。經甕安縣北。有湘江。自遵義府合綏陽縣諸水來會。又東南有湄潭縣水。甕安縣水來會。經

餘慶縣西北。又經石阡府西。龍泉縣南。又經思南府西南。有清江溪來會。經印江縣西南。婺川縣東北。折西北入四川酉陽州西南界。又北有南溪河。自湖北施南府來會。經彭水縣南。有長溪自貴州婺川界來會。又西北有中清河。自湖北利川縣來會。折西南。有渡頭河。自綏陽縣正安州合諸水來會。又西北有大溪河。自南川縣來會。又北至涪州城東北。入於大江。皇朝通志。

黔江亦曰涪江。卽貴州之烏江也。源出威寧州東北山。東流數十里。一水自南來會。東南流經黑章汛北。稍東有一河。合三水自南來會。三水一出歇涼亭北東流。一出南山北流而合。一出東南山。西北來會。又北合焉。折北流。曲曲而東八十里。有則底河。合後所河。自北來會。則底河出四川鎮雄土府西境山。南流八十餘里。入貴州界。有後所河。東自七星關北大山來會。南入黔江口。又東南伏大山。下二十里。於南麓流出。經七星關南。又東南流。曲曲百三十里。至畢節縣南境之大山。而伏二十餘里。於東麓復出。曰天生橋。東稍北流。有落腳河北。自大定府西北。合畢節諸水來會。畢節縣西南有二水。東南流。合而東。經縣南境。又南合。一水。東流。有縣北水。自西北山東南流。經城東北。又東南合北來一水。又東合北來之猓羅河。又東南經沙子哨。北合東北來一水。又南曰落腳河。經大定府西境百數十里。曲而西南。又東南流入黔江。又東經府南境八十里。有烏西河。自北來注之。烏西河出府東北山。東南流。折而南。而西南。曲曲百四十里。經北渡坡西。又南流入黔江。俗曰六歸河。又東稍北五十里。有西溪河。自北合二水來注之。又東流至黔西州南境。有猓隴河。高家河。俱自西南來各注之。又東南有楊柳河。西南自平遠州合諸水來注之。楊柳河出平遠州西南境山。曰卜牛河。東

流至州南境，有豬場水，自南來會。東北流，經州城稍北，有二小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經大山，又東北七十餘里，入黔江，又東南有以麥河，自西南來注之。河出平遠州東境，山東北流，又東有三岔河，西南自安順府西，合以且海諸水來會，以且海在威寧州東南二百里。阿遮汛之東南，水城汛之西北也。池周二十里，東北流，有一水自西北來會，東南流至扒瓦汛，南有水城汛河，自西南來會，又南折而東，有以固汛，前河水自東北來會，俗曰簸渡河，又東南百數十里，至西堡司北，折東北，流百三岔河，東南自府西境，山西北流，合三水，經定南汛西，而北注之。自此東北俱曰三岔河也。又東北百數十里，經安平縣西北境，又東北，經清鎮縣西北境，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之牛場河，又北百里，至鴨池汛，西南與西來之黔江會，此水自源至此，流七百里，與黔江等，實黔江之南一源也。又北折而東，經鴨池汛北，有池水自南來注之。又東稍南，有跳蹬河，南自鎮西衛來注之。又東北，經修文縣西北境，有雞公河，南合廣順州及安平清鎮二縣水來注之。雞公河上流曰麻線河，出廣順州西境，山東北，經安平縣東境，有縣河左右二水，合南而東北流八十餘里來會，又東北，經清鎮縣城西，折經其北而東，有一水，南自城東來會，又東北，至修文縣西境，有縣南水，經城南東折西北流來注之。又北有那奢河，自東來注之。又西北入黔江，又東北，經六廣汛西北，又東北，經開州西境之修文所西，曰六廣河，又東北，曲曲至烏江城，南有息蒙所水，自東南來注之。其西岸有以濟河，西南自黔西州合。

諸水及北境之沙溪河來會。黔西即舊水西也。以濟河出州西北山。南流經城西折而東南流。合西南來經打鼓寨之水。折東北流百四十里。曰以壩河。有渭河西自山中來會。又曰以馬河。又東北七十里。有烏慶河。西自州西北境。合三水東流百五十里來會。又東北與西來之沙溪河會。東入黔江。沙溪河出州西北與四川界山。東流經清水塘南。又東依山麓。合西南來一水。又東稍南。會以濟河入黔江。又東北經烏江城。北鎮南關南。有小水自北來注之。南岸爲開州北境。北岸爲遵化府西南境。又東北有小水自南來注之。又北一小水自西北來注之。卽楓香壩。東南水折東南流。經雞溪口南。有小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南經遵義府南境。有樂閩河。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府西南之雷變山。又東有清水江。南自貴陽府治貴筑。合龍里貴定諸水。北流來會。清水江三源。一曰牛路河。出貴筑縣西南境。山東北流曰四方河。至中曹司。東有兩江河。自西來會。又東有一水。北自老鴉關來會。又東經府城南。又東北流。有龍洞河。自南來。經黎兒關西來注之。又東北曰牛路河。又東北經虎壁司。西又東北曰千壩河。經巴香汛。西而東北龍里貴定二縣水。自東南合而來會。龍里縣西南二水。東北流。合而東。經縣北境。又東有西堡水。自南來。合東南定水壩水。北流經城東而北來會。又東南一水。北經龍頭營之西而北注之。又東折東北流。九十里。至刺啞村。西有貴定縣水。自東南來會。貴定縣水源較諸水最遠。出舊縣西南百四十里。谷壤汛西北大山東北流。經平伐司北。又東北至舊縣西。有一水。西南自谷壤汛北東北曲曲流。經太平司南。又折而北來會。又有一水。自東南來會。又北流折而西北。經把小平二司。西至山麓。折正北流。經新安堡東。曰壠城河。又北經貴定縣西境。

有水東南自城西來。一水東自城北來會。又北經茅濬司西。又西北至喇啞村西南。與龍里縣水會。又北流折東北數十里。復西北流。至巴香汛東北。與府城之牛路河會。又北流七十里。有洗泥河。自西稍南來會。又北折西北流。經開州東境。又北開州東西二水。自州城北東北流來注之。又東北曲曲百餘里。入烏江。此水源流五百里。自此俗曰烏江。又東南流。曲曲經甕安縣北境。北岸。遵義府東南境也。有湘江。西北自遵義府城東。合綏陽縣諸水。南流來注之。湘江。出府治遵義縣北境。桐梓縣南境之龍巖山。兩源一東南流。一南流而合。曲曲東南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有桃溪。自西北山東南流。經城南而東來會。又東流數十里。有洪江。自北來會。洪江出婁山關南山。東南流至遵義東境之清乘橋北。有鳳凰溪。東北自綏陽西山。西南流來會。又東南入湘江。湘江又東南數十里。有鹿塘河。北自綏陽縣來會。鹿塘河二源。一出綏陽縣西北山。一出東北山流至城南。合而南。數十里。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南八十里。會湘江。湘江又南流九十里。折東南流。五十里入烏江。此湘江。與沅湘不同。又東南有眉潭河。自北來。甕安河自南來。並會。眉潭河出眉潭縣北境。龍泉縣西境山。東南流至眉潭縣東北山。折西南流。受北來一水。又西南經縣城北。折南流。經其西。有一水自東南。經城南來會。又西流。北受一水。又南稍西流百三十里。有一水。自北來會。又西南八十里。折南流。入烏江。甕安河出甕安縣南境山。兩源俱西流。而合折東北流。曰乾溪河。又北受東來一水。又北。經縣城西北。又北。有坪橋河。自東南經城東來注之。又北。受東南來之紅頭鋪河。又北。受東來之草塘司河。又北。九十里。入烏江。江口。正北與眉潭口相。烏江又東南至餘慶縣西北境。折東北流。

有餘慶司水自北來注之。水在眉潭河東隔重山。又東北百里。有牛場河。合小江。自南來注之。牛場河出餘慶縣西南境山。東北流百里。經縣城東南。又北八十里。有小江。西南自縣西之清水洞來會。又北稍東六十里。入烏江。又東北。北受落花屯水。水在眉潭縣南境山。又東北。經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有巖頭河。自南來注之。巖頭河北流。經石阡府西境。又東北至府北境。思南府西南境。有白巖河。南自石阡府城來注之。自巖河出府南二源。一出南山。北流經鐵廠西。一出東南山。西流與合。又北流。曲曲經府城西南。又西北折而東。經城西北。又北有一水。自東來會。又北稍東。曲曲百餘里。入烏江。又東北。有清江溪。合諸水。西自龍泉縣來注之。清江溪出龍泉縣西北山。東南流。有羊子河。自北山南流。有石貫河。自西南山北流來會。東流經縣城北。又東流百里。有松溪河。合數小水。自北來會。又東南至思南府西南境。有板坪河。自北合二水來會。又東南入烏江。又東北至思南府城東南。有小水三。自東合來注之。卽印江縣南朗溪。司東南三水。西南流者。折北。經城東。又北。有猛溪河。自東南來。麻海溪。自西南來。各注之。又北稍東。經印江縣西北境。有清水江。東南自縣城來注之。清水江三源。一出印江縣東北山。西南流。二出東南山。俱北流。合而西。經朗溪司北。又西。經縣城南折。西北流。有一水。自東北。經城北來會。又西北流。入烏江。又北稍東百餘里。至婺川縣東北境之沿河司。東折西北流。入四川西陽州西南界。有三岔河。東北來注之。三岔河二源。出西陽州西境山。一西南流。一東南流。數十里。合而西南。又西北。入烏江。又北稍西百餘里。東爲四川界。西爲貴州界。有南溪河。東北自湖廣施南府。合諸水西南流。至龔灘來會。南溪河上源。卽北河也。北河出湖北施南

府南境忠洞之北山，南流八十里，至忠洞，東南折西流，有白龍潭水，西北自高羅司來會，又東南流，有車峒河，自東北合一水來會，又西南流，經忠建司南，有川弔河，爛河諸小水，自西北來會，又西南，至來鳳縣境，有大旺諸水，自西來會，又西南，合左右諸溪，曲曲二百餘里，西流入四川界，經酉陽州東北境之西嶺，順北，又西有唐崖河，北自黔江縣來會，又西南流，受數小水，曲曲流百五十里，至州西界之龔灘，東，又西南入烏江，此水源流五百餘里，唐崖河源出金峒之西北山，東南流八十里，折而西南，七十里，有南河，合馬河自西來會，有大田水，自東來會，又南受東來之馬家山水，又西南入四川黔江縣東北界之界山嶺，東，又西南，經縣東南境之石牙關，西，亦曰大水溪，又西南，有梅子關水，自西北來會，又南有金山崖水，自西來會，又南入南溪河，自龔灘之西而北，有洪渡河，自西南入，有大水河，自西北合一水來會，又東北有小水河，自西來會，又東北，經簡家溝，東，又東北，經豐樂壩，東，受西來一水，又東北，受西北來之龍登河，又東北，經縣城東南，又北，受西北來一水，自源至此，二百餘里，曰洪渡河，又東北，百六十餘里，入烏江，自此以後，全入四川界矣，又北稍西，百二十里，至彭水縣南境，有長溪，自西南來注之，長溪出正安東界山，東北流，經貴州婺川北界入境，又東北入烏江，又西北，經縣西，又北，有中清河，東北自湖廣利川縣西南流，合諸水，經城北而西注之，中清河上源，即龍鬻河也，龍鬻河出利川縣之忠路北山，有二源，至洞源槽之西北，合而南流，又受西來一水，南，經忠路，東，又西南，曲曲，西受胡家塘水，東受沙溪水，東南受活龍坪水，又南，百里，入四川

北崖關之北，西南流曰中清河，受東南來二水，經郁山鎮北，有後江河，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流，有水洞河，自北來會，又西南，至彭水，東北有一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南，經縣城北，又西入烏江，又北，有合溪口水，自西南來注之，又西北，有木宗河，北自射香溪，合二水來注之，射香溪出石碛司東南八十里，山南流，合西北來一水，經鹽田壩，東又西南，曲曲二百里，合西北來一水，南入烏江，折西南流，至江口鎮北，曰黔江河，有渡頭河，南自綏陽縣正安州，合清溪河，三江諸水，北流來注之，渡頭河出綏陽縣西北境，婁山關之東北，東流，合西北來一水，東經桑木關北，合南來一水，又東北流，有關渡河，自西來會，又東北，曰米糧渡，西受一小水，又東北，有牛渡河，自東南來會，又北流，有青溪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北，經正安州城東南，又東北，有橋溪河，自西來注之，又東北，有二水合流，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有三江河，自西來會，三江河者，一曰安泗溪，自西南來，一曰羊心溪，自西來，一曰河九溪，合黃泥河，又有白魚河，合一水，俱自西北來，合而東南，故曰三江河也，又東北，經舊正安州西，又北而東，百餘里，有大花溪，自西南來注之，折西北流，百餘里，至江口鎮之西，入烏江，此水源流六百里，又西流，經武隆廢縣南，折西北流，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經白馬鎮北，有石梁河，合三水，西南自方竹箐都家壩北流，東合後溪河來注之，又北流，稍西，有大溪河，西南自南川縣合諸水來注之，大溪河出南川縣南大山，二源，合西北流，經縣城西，折東北流，於城北，受東南來之流，金水，又東北流，有石牛河，合西南來一水，西北來一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流，有坪壩河，南自陶家營來注之，又東北，經楊柳壩，西鳳凰山，東麓，又東北，入烏江，又北，有百灘溪，自東來注之，又北，折西而北流，受西

南來一水。又北曲曲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亦曰涪陵江也。此水自西而東而北。源流二千三百里。會貴州大定貴陽遵義平越石旰思南六府。及湖廣施南半府。四川西陽黔江彭水南川涪州諸水。實巨川也。水道提綱。

涪陵江在涪州東。自彭水縣流入。又北入大江。水經注。江水至枳州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此水乃延江之支津。分水北流。經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經武陵郡。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黔中郡。元和志。涪江水在武隆縣南。屈北流。注於蜀江。寰宇記。涪陵江自萬寧縣西北二百八十里。至關頭灘。長百步。懸崖倒水。舟楫莫通。舊志。自彭水江口鎮西流。入武隆廢縣界。一百二十里。至關頭灘。五里。至城西南。又五里。至石牀灘。又十里。至白馬鎮。入涪州界。又折北流。一百二十里。至州東入大江。大清一統志。

大江又東北有渠溪河。自忠州經酆都縣來會。皇朝通志。

大江既會黔江。又東北至南沱。折西北流二十里。復東北。又東南而東流。北岸受小水二。曰渠溪河。出忠州西北山。西南流二百餘里。經酆都縣北境。又西南至北涪鎮之西入江。曰馬灘河。出酆都北山。西南流入江。南岸受小水二。曰羅雲溪。北流入江。其口正對北岸之馬灘河。曰白水溪。在羅雲溪東。東北流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自重慶府涪州流入忠州。經酆都縣南。大清一統志。
經酆都縣南。有葫蘆溪。自湖南界上。經石砭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稍北。經鄆都縣城南。有葫蘆溪。自東石碛司合諸水來注之。葫蘆溪有兩源。東出湖廣界上山。北源曰龍背溪。二水合西南流。南源曰冷清溪。亦二水合西流而會。曰後河。又西經石碛司北。有漆蘭溪。自北來注之。又折西南流。有江池溪。自西北來注之。又西南流。折而西北。又折西流入江。在縣東南。水道提綱。

三江溪。在廳治東北八十里。有三源。一出桂子洞。一出冷清溪。一出龍背山。皆在中路司界。西流七十里。至沙子關。三溪合流。又八十里。遶廳治北。又西北流七十里。經鄆都縣界。漩孔山龍洞。出鄆都縣南。曰葫蘆溪。又西入江。大清一統志。

經忠州南。有滄溪河。塗井河。自梁山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龍停溪。自城北來注之。又東北流百二十餘里。經倒鬚灘北岸。受小水七。至忠州城南南岸。受小水二。北岸所受水。自龍停溪而東北。曰赤溪。曰丁溪。曰挫溪。溪口正南對石灘。曰灘子沱。二水合而注江。當灘之尾。曰泉水溪。曰漕溪。即忠州西南也。諸溪皆出西大山。東南流入江。正當州城之南。曰鐘溪。出方斗山。西北流入江。正當州城東南。又東北有滄溪河。自西北來注之。滄溪河即鳴玉溪。出梁山縣南境山。東南曲曲流。經忠州北境滄井之南。又東南至州東北入江。有沿溪。自東南來注之。沿溪二水合流。西北入江。又東北有塗井河。自西北來注之。塗井河出梁山縣東境山。東南流。經塗井之南。折而東流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北經州南。又逕虎鬚灘。舊志州西二里有石梁。互三十丈。橫截江中。俗呼倒鬚灘。即水經

注所謂虎鬚灘也。大清一統志。

經萬縣南有西河水。小江水來會。皇朝通志。

經西界沱西。四方山東麓。西界沱在東岸。四方山在西岸。又東北有合溪。自西來注之。合溪亦曰蹙溪。又東北北岸受二水。曰瓠河溪。帶長曰楊河溪。俱東南流入江。又東北折正北流。東岸受二水。曰白水溪。西北流入江。曰渡口溪。北流折而西入江。稍西北至萬縣城南。有西河自西北來。合北一水。經城西而東南注之。西河卽芋溪。出西北山南流。折而東。又東南流有一水。卽彭溪。北自山中南流來會。經縣城西而南。東入江。折東流而東北。自忠州東北。至於萬縣東。二百餘里。於鐵鳳山南折而東流。至小江口。自萬縣東稍北。至此一百數十里。有小江北自開縣。合諸水來注之。小江有數源。一出開州東北山。曰板橋溪。西南流。有謝家壩水。自東南來會。又西北流。有石家溪。自東北來會。折西流。至舊縣壩南。有北源觀面山。一水自西北來會。又西南流。有跳蹙河。自西來注之。又南經縣東南境。有西源曰臨江。自西北山。經縣城南來會。折東南流。有墊江。自西南來會。始曰小江。亦曰清水江。又東南百里。至小江口之西南。入江。自小江口東。至雲陽城七十餘里。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北入夔州府萬縣界。大清一統志。

經雲陽縣南。有新軍河。自湖北施南府界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山麓。又東經雲陽縣城南。而東有新軍河。自西南來注之。新軍河源出湖廣施南府界。兩水西源出支羅所塘東北流。東源出磁洞。北流入石龍關。西北界合而東北流。凡二百餘里。東經雲陽。

之南境。至城南北入江。水道提綱。

新軍河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源出湖北恩施縣界。東北流二百里。入大江。大清一統志。

東瀼河。自開縣來會。皇朝通志。

有東瀼河。北自縣城東來注之。東瀼河源曰五溪河。出北與陝西界南九龍山之南麓。南流山中。經開縣東北境。凡二百餘里。至五溪關東。有石土河。自東來會。又東南曲曲流。曰東瀼河。又百餘里。經雲陽縣城東北。又東南入江。正對南岸新軍河口。水道提綱。

湯溪水。在雲陽縣東。即今東瀼河也。水經注。湯溪水源出胸臆縣北六百里上庸界。南流歷縣翼帶鹽井。下與檀溪水合。又南入於江。名曰湯口。舊志。東瀼河在縣東一里。源出縣北九龍池。按輿圖。東瀼河上流曰五溪關。東至雲陽縣東。入大江。其源流之長。與奉節之大瀼相等。自雲陽以東。奉節以西。惟有此水。其即古之湯溪無疑。舊志以東瀼湯溪分爲二誤。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頭塘溪。自奉節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稍北。經山麓。東流數灘。南岸受老馬五龍二溪水。北岸受頭塘溪水。頭塘洪出夔州府治。奉節縣西北山。東南流經縣西境。南入江。自雲陽東至此百里。水道提綱。

清瀼水。在奉節縣西二十里。即北崖口溪。瀉出兩山間。東入大江。亦稱頭塘溪。大清一統志。

至夔州府城南。經八陣磧。東出爲瞿塘峽。經白帝城南。爲滯瀨堆。有小河鐵柱河來。皇朝通志。

又東經南鄉峽。虎鬚灘。至夔州府城南。經八陣磧。東出爲瞿塘峽。有小河西北自分水嶺。經城東來。

注之。又東經白帝城南。當瞿塘峽口。爲灩澦堆。江流至險處也。北岸受鐵柱溪水。南岸受大溪河水。灩澦堆石當奉節東南。在大江中流。惟西南近岸。其東爲龍脊灘。小河北出陝西南界之分水嶺。南流曲曲隨山麓。東南曰分水河。二百餘里。至鳳寧山東。又東南百里。西受一水。又東南流。北受一水。又東南經夔府城東北。又南入江。鐵柱河自北山南流。經白帝城東南入江。大溪河出西南境山。東北流百餘里入江。水道提綱。

明統志。岷江經本府入瞿塘峽。過巫山。夏秋水大。峽流百里間。灘如竹節。波濤洶湧。舟楫多驚。舊志。自瞿塘而下。謂之峽江。又謂之鎖江。大瀼水在奉節縣。入蜀記。山間之流。凡通江者。士人多謂之瀼。方輿勝覽。十頃池一道。南流爲西瀼水。明統志。大瀼水在府地東。自達州萬頃發源。經此流入大江。舊志在縣東一里。按輿圖。此水源出太平縣分水嶺。曰分水河。東南流三百里許。至府城東入江。大清一統志。

至巫山縣南。有大寧河。自湖北竹山縣。合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稍南而東。經南岸山麓。八十里。至巫山縣城南。有大寧河。合諸溪水。自北來。經縣城東北而南注之。大寧河東北出湖北竹山縣西南境。齋家坡之西北山。二水合西南流。入縣東北界。出山西流百六十里。曰東溪河。至鹽井東北。有西溪河。西北自陝西界山東南流來會。又南至鹽井東南。有後溪河。自西南來會。折東南流數十里。又折西南至大寧縣東南。有白楊河。自西北山東南流。合西南來之水。瀼小溪二河。經縣南而東來會。又南流數十里。折而東南。有龍溪上田二河。先後自西南來會。又

東南數十里。經大昌慶縣南。有楊溪河。東北自竹山南界。麥場埡。西南流二百里。北合一水。經慶縣東南來會。遂南百餘里。依山麓。東南經巫山西麓。至巫山縣城。東南入江。水道提綱。

巫溪水。今日大寧河。一名昌江。水經注。巫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又南經建平郡秦昌縣南。又經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水南有鹽井。按輿圖。此水源出大寧縣西北。接陝西平利縣界。曰西溪。東南流百里許。有東溪。自湖北竹山縣界。西流合焉。折西南經鹽井。東有後溪河。東流入焉。又轉東南。經大寧縣界。東。又南有白楊河。合水浪小溪。二水。經縣西流入焉。又南會西來之龍溪。上田。二水。至慶大昌縣南。有楊溪。會湖北房縣之水。自縣東西流入焉。又南流百餘里。經巫山縣東。入大江。大清一統志。

經巫峽。有白古水河。自建始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巫山南麓。曰巫峽。南岸受小水。二。曰觀渡河。東流經水坪北。折東北流。循江南岸。大山南麓。而東北入江。土人亦曰巫山。以在縣東者爲十二峯也。曰白古水河。自建始縣東北境山。東北流入江。北岸受小水。一。曰邊魚溪。北自巫山十二峯東麓。南流入江。水道提綱。

折東南流。入湖北界。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入湖北界。計自敘州府東。東北至巫山縣。徑一千四百餘里。自巫山縣始折而東南流。水道提綱。

大江自忠州流入東北。經萬縣。雲陽。奉節。巫山四縣南。又東流入湖北。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江水原委三 湖南 洞庭

經巴東縣西北而東合諸小水。皇朝通志。

經巴東縣西北界之萬流驛南。驛西卽邊魚溪也。又東八十里。經門扇。東奔破石三灘。至巴東縣城北。曰巴東三峽。北岸受小水二。南岸受小水一。稍大者曰元渡河。出巴東縣西北界山。西南流。合左右二水。又南有坪陽壩水。自東來會。經大峯鋪東。又南入江。在巴東縣西北四十里。折東南流。經縣東。其北岸有小水三。自北來合注之。南岸有水。自西南來注之。水出縣西南境山。三源合東流。折而東北。經縣城之東北。流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自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流入巴東縣。大清一統志。

經歸州城南。有香溪。自興山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經數灘七十餘里。至歸州城南。歸州西有叱灘。蓮花灘。新灘。皆山石險峻。南岸受沙鎮溪水。北岸受叱溪水。沙鎮溪二源。一西南出。召化堡山。東北流。有歸坪河。東南自勸農村來會。又東北流入江。在州西南三十里。叱溪出州北境武家坪之西北山。南流。又東南折而南。經兩山間。南至州城北。折西南流入江。入江之口卽叱灘也。又東一小水。自南來注之。又東有茅坪溪。自南來注之。溪東北流。合東來一小水。經荒口鋪。西北流入江。稍東有香溪。東北自興山縣。合諸水來注之。香溪出

高雞寨西山西南流曰深波河。經苦口洞南。又西南至興山縣北。有南陽河。自西北來會。又南合西來一小水。又南經縣城西而南。有小水。東北自城來會。又東南流。有建陽河。自東北來。西南流二百餘里來會。又西南經茅坪鋪東南入江。又東有花橋水。自南來注之。花橋水出花橋鋪東白沙驛西。北流會西來之九灣及周坪二水。又北入江。又東有杉木溪。自西北山來注之。又東有白水溪。自北來。衢溪自南來並會。水道提綱。

大江自宜昌府巴東縣東。流入歸州界。南陽河在興山縣西北。發源當陽村。東流會深波河。繞縣城流入香溪。深波河在興山縣北。西南流入南陽河。大清一統志。香溪在州東十里。源出興山縣寧都。南流入江。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過黃陵廟。經宜昌府境。至彝陵南。始出峽。皇朝通志。

過黃陵廟。又東南經宜昌府境山峽。曲曲有馬肝、白狗、空船三峽。尤險。自秭歸而東南者。甚爲危慮。經下牢關折南爲大石灘。至彝陵南始出峽。就平地安流而東也。自歸州東之三峽。東南至下牢夾。江爲險。有西陵、明月、黃牛三峽。中有使君、虎頭、狼尾、鹿角等灘。皆至險處。自瞿唐至彝陵。計五百里。彝陵至白水溪。而東北岸又受羅鈿河上紅溪二小水。至江折向南處。有長橋溪。南流合東北來之梁村河水。又南合東來一水。折西南流入江。稍爲源長。灘口西岸有桃花鋪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至沈家店。有臨江河。自東北合三水來注之。臨江河出龍泉鋪之東北山。西南流經鋪南。有二水自西北合而來會。又西南流至店南西入江。又東南經雞子山、虎腦背南過荊門山。山之對岸。卽虎牙。

山、水道提綱

水經注。江水東經宜昌縣北。又東經狼尾灘。又東經黃牛山。又東經西陵峽。歷禹斷江出峽。東流經故城洲。又東經故城北。又東經白鹿巖。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大清一統志。

至宜都縣北。有清江。自施南府合諸水。經長陽縣來會。皇朝通志。

南至宜都縣城北。有清江。西自長陽縣西南。承施南府諸水來注之。清江源出施南府西北境。與四川之石龍關東交界之山。東南曲流百餘里。有水西南自張家村山西北。曲曲折而東流。曰大跳敦河。經官渡壩南。又東至忠孝司北。有一水自東南。一自西南。並來會。北流至火鋪塘西北山伏焉。北踰重山。復流出。折而東流。與清江會。又東流數十里。至施南府治。恩施縣北境。有龍馬河。自西北山有大河東北。自水田壩南流。合而西南來會。又有乾平溪。自西南來。經沙子門嶺東北。流來會清江。又南經三龍壩西。受一小水。又東南經府城東北。東受一小水。又東南有冷水河。自西南經出水洞來會。折東北流數十里。經三岔口塘南。又東北數十里。有一河西南自施南司之南山。東北流經司北。又東北流。受南來之楊二溪水。經東鄉司北。又東北八十里來會清江。又東有龍溪河。自西北來。合建始縣之小河。諸水來會。水勢大盛。又東百餘里。合北來一水。又東北數十里。合北來一小水。又東北至桃符塘南。有水西南自桃山東北流。經金雞口西北。合西來三叉口南之水。東北經紅沙堡東北來會。清江又東北九十里。有四都灣。自西北經黃家灣來會。折東南流六十里。有一水。西南自栗子坪東北流。與石梁司東南山水北流。經五峯司西者。合東北流。至天池口來會。又東北流。

七十里有石門南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流五十里。經長陽縣城南。又東北流。受北一小水。又東少北。受北來博斬溪塘水。折而南。經潯市。西有十八堰溪。西自楊柳池來會。又東南至宜都縣城西。北會西南來之漢洋河。東入大江。清江卽古夷水。行六百餘里。受數縣諸小水無數。龍溪河所會。建始縣之小河。源出縣北境。澗南岸大山。東南流。經水坪東南。曰蒲潭溪。折西南流。有桐木溪。自西來會。又南有木瓜河。合二水。自西北來會。南經縣東南。有西溪。自城南來會。曰小河。又南折西流。又南與龍溪河二水會。龍溪河源出十三關大山者。南流折而東南八十里。其南源東北流來會。又東流七十里。會小河。又東折而南流。經雙耳洞東。又南。經南里渡西。又東南數十里。與清江會。漢洋河。源出施南府東界五峯司之東北大山。東南流七十餘里。經百年關北。漁洋關南。有一水自南山來會。又東北流百三十里。至宜都縣西南境。有二水。西自梁山馬鞍山。先後來會。折東流。稍北。至城北。會清江入大江。稍東有善溪。自北來注之。曰白羊渡口。正當宜都縣城東北。水道提綱。

大江東入歸州界。又東入長陽縣界。又東入東湖縣界。又東入荊州府宜都縣界。夷水在恩施縣北。源出縣西北羅鉅堰。東南流。經縣城東北。又東流入建始縣界。又東流入宜昌府長陽縣界。又東流入荊州府宜都縣界。今名清江。後漢書西南夷傳。廩君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注。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定山。酈道元水經注。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狼山縣。南夷水。卽狼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大清一統志。

經枝江縣東北。松滋縣西南。有瑪瑙河。自當陽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數十里。經枝江縣城東北。有白水港溪。自西南合一小水。東北流。經城西北。東注之。又東南數十里。有洋溪。自南來注之。洋溪村夾溪。折東北流。至松滋縣西南。中有沙洲相聯。有瑪瑙河。北自當陽縣西南境。合三水南流注之。瑪瑙河二源。東源二水。出當陽西南之玉泉山。南流。合而西南。數十里。與西源出雙店鋪東南流者合。又南。曲曲百餘里。至松滋西境。南入江。又東北。經縣城北。折而東南。有珠市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經江亭草坪北。水道提綱。

大江自宜昌府東湖縣流。入宜都縣界。又東南入枝江縣界。又東至松滋縣界。荊州府志。大江自虎牙灘入宜都縣界。至清江嘴。過縣城北六十五里。至白水港。入枝江縣界。過清夾洲。經枝江城。歷洲瀾。羊角洲。過松滋縣北。又東爲上下百里洲。自枝江縣界至此。凡一百六十里。中分三派。下流復合爲一。入江陵縣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經荊州府治江陵縣西南。有沮河。漳河。自遠安縣。經當陽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至荊州府治江陵縣西南境之流口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沮河源出遠安縣北境之北風山。南流。曲曲百餘里。曰湖水河。西受一小水。南經縣城西。折東南流。七十里。至當陽縣西北境。有鞏河。自東北來會。折東流。而南而東南。經當陽城北。又東南流。西受縣南一小水。經紫蓋寺南。又東南至古麥城西。又東南。漳河。自東北來會。又南百五十里。入大江。當未入江時。有支津。東流八十餘里。至荊州府城西。南周寅店。入江。漳河源出沮河東北五十里之勸湯巖。南流。至漳河司清水鋪西。曰清溪河。又東南流。至河溶西。麥城東。又南與沮河會。二水自源至江。行四

百餘里。漳河司東北連山東爲荆門山。麥城在當陽縣東南七十里東南至府城百六十餘里。當陽西南六十里卽玉泉山。北風山東北百餘里至漳南縣。又東至虎渡口北南岸有支津南通公安諸湖水。北岸有沮漳支流來會。又東稍北經府城南沙市折東南流自巴東至此徑六百餘里前稱川江至此又稱荆江。水道提綱。

大江東至松滋縣界。又東至江陵縣界。沮水在江陵縣西自襄陽府漳縣流入遠安縣界。又南入安陸府當陽縣界。又東南經驢城西磨城東。又南經麥城西。又南經楚昭王墓。又南與漳水合。又東南經長坂東。水經注沮水東南汝陽郡北卽高安縣界。南經臨沮縣西。又屈經其縣南。又東南經當陽縣城北。又南經麥城西與漳水合。又東南經長坂東。又東南流注謂之沮口。荊州府志沮水入遠安縣南流會福河溪水西會通天樓河繞縣南流會老龍洞溪水至當陽縣合溶市合漳水至江陵入大江。其入江處謂之兩河口卽沮口也。寰宇記沮水經當陽縣北十餘里水南流一百里入沱江。荊州府志沮與漳合俗名河溶。案沮水舊分二支一支自江陵入江一支自枝江入江。萬歷二十五年因沮水泛溢登堵塞之沮水遂逕從江陵入江。其塞處謂之瓦剎河。通天樓河在遠安縣西二十里源出通天樓洞東入沮水。漳水在當陽縣東北自襄陽府南漳縣南流經縣東又南合於沮水。水經注漳水西南經編縣南。又南歷臨沮縣之章鄉南。又南經當陽縣。又南經麥城東於當陽縣之東南一百餘里而右會沮水。當陽縣志漳水出沙倒灣入沮水下流合二支一支南經枝江縣界與沱水合入江一支經萬城由江陵縣入江。大清一統志。

經公安縣東北石首縣西北至監利縣西有支津會澧水見後入洞庭湖見後 皇朝通志

經公安縣東北境又東南稍折而西而南至石首縣西境折向東稍北經縣城北又東有沙洲過調絃口又東北折而東南至監利縣西境有支津南會澧水入洞庭湖水道提綱

大江既至江陵縣又東南至公安縣界又東南至石首縣界又東入監利縣界荆州府志大江入江陵縣界經鴨子口龍洲新淤洲新泥洲凡二百里抵二聖洲入公安縣界又四十里入石首縣界過天生洲萬石灣至陽岐山經縣城北逕團河洲劉發洲蔡家洲褚要洲凡一百九十里抵塔市口入監利縣界過金斗洲殷家洲兔兒洲凡一百三十里至荊河口會洞庭湖水大清一統志

澧水一源出湖南桑植縣境一源出永順府西北大山一源出桑植縣之太平鎮合流經安福縣西南又東南經永定縣南東流經慈利縣西有九谿河自施南府東境宣恩縣會長樂縣之霧江經安福縣來會東流有鐵水河自長樂縣來會經石門縣南又東經澧州城南分爲二派一東北流有大江支津自江陵縣西南合三岡湖諸水自公安縣來會一支東南流合石門縣道溪水東流又分數支至安鄉縣西北羣流並合有從河自常德府武陵縣來會又東分爲二派一東南流入洞庭湖一東北流合公安縣東北之白蓮湖水至華容縣西南境入洞庭湖皇朝通志

藪澤莫大於洞庭自黔江以東五嶺自始安萌渚都龐騎田以北羣流悉匯源流遠者不止於漸无辰敘西資足當九江之目其最巨能合百川南曰湘西南曰沅西北曰澧實洞庭上源也澧較沅湖稍遜今以江支津先會入湖敘首澧水澧水源有二南源出桑植縣境又有三源出縣西北界者

曰綠水河。自奇峯關前東南流。合西來白巖一水。東南流經縣城南。其南源合數水來會。南源曰上洞河。出永順府治西北境大山。東北流至上洞司南。田谷凹北。有官壩河。合田谷河。自南來會。又東北經謝家塔北。下洞司南。有下洞河。自西來會。又東北至桑植縣城南。會綠水河。又東北經舊村寨北。其北源來會。北源曰兩家源河。出太平鎮舊建城北山南流。此水及綠水河源西北之山。即施南府東南境之車岡河。諸水皆會。爲北河西入沅江者。曲曲經縣東境南。與綠水上洞會。折東南流。有安福溪。自東北來會。於南分山之北。又東南至安福縣城西北。有王家坪水。合三小溪。自東來注之。折南流。經城西而南。八十里。折西南流。經茅岡司西。又南有眉虎溪。南自永順東北境來注之。又東經大庸所北。有龍爪溪。西南自龍爪關合五溪河來注之。稍東南。經崇山北。南北各受一小水。又東經永定縣城南南岸。即天門山也。又東受北來一水。又東北有天堂寺前水。自東北來注之。自北曰陵江河。東流。受西南來一大溪。北來一小溪。又東北流。南北受二小水。北至慈利縣城西數里。其北源之九谿河。自西北合諸水來會。自源至此。曲折行七百餘里。北源九谿河。出施南府東境。宣恩縣東鄉鎮之東北山。曰鴛鴦荒。又東曰白蠟荒。其山西北水。皆入清江者。二荒之北。即四川巫山縣界。三水合東南流。經平山寨南。有茅角洞水。自東北合溪坪河西流來會。又西南流。經容美司南。有小水自東來注之。稍西。有水西北自兩河口來會。折東南流。有水自西來會。曰平溪。東南流。至飛沙口。南有霧江。自北來注之。霧江。出長樂縣西南境之栗子坪南山。兩源合西南流。伏大山下。西至白水洞。流出有水西北自桃山來會。曰桃子口。經霧江村西。又南有燕子坪水。自北來會。又南流至

飛沙口入平溪。又東南有鱸扇溪。自西來注之。大線溪。自北來注之。又東南百餘里。至九谿衛西。卽安福縣之東境也。南受小水四。曰冷水。溪曰響夾溪。曰輸羸溪。曰滾水。溪皆自大山東流來注之。北受小水二。曰和豹溪。曰張馬溪。皆自北山南流來注之。又南有茶溪。自西南來注之。茶溪西南出道堂寺之北。東南流。經嚴門南南北俱合一水。又東北。經胡家坪東南。又北有馮牛坡水。自西來會。又東流。南受官塘橋水。又東流。至衛西南入平溪。折東流。有任石溪。舒堰溪。自北來各注之。又東南受北來之通津鋪水。俗曰九谿河。又東南。與陵江河會。此水行五百里。陵江河既會九谿河於慈利縣西北。東流。經城北。又東北流。受南來之零溪。鬼邦溪。又東北受西北來二水。高橋之北。又東。經花山埠。北會西北來之鐵水河。經石門縣城南。鐵水河。出長樂縣西南境。石梁司。栗子坪之南山。兩水東南流。合西南來一水。東流。經沙泥塘北。又東。至添坪所。西折而南流。有一水。自西來會。又東南受東北來一水。又東南受西北來一水。受北來一水。又東南。經石門西境。南會陵江河。此水行三百餘里。有九渡溪。合瓦溪。自南來注之。正當石門縣之南。又東北。經銅山北。有雙溪。自北來注之。又北而東。經新安市東南。有刻木山水。自北來會於合口。又東。經高橋南。又東。經澧州城南。新渡之北。又東。分爲二派。一東北流。受西北來之楊潭河。又東。經津市北。折而南。而東。有後河。卽澧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大江支津北。自江陵西南岸之虎渡口南流。合三岡湖諸水。自公安縣來會。古江直從虎渡口東南會澧水。又東南。會洞庭湖。後以徒流存虎渡口支津。南經公安東北境之孱陵驛東。又南曰陳張湖。又南曰蕉藤湖。又南有支津。東北通白蓮湖。又南。當公安東南。有三岡湖諸水來會。

又西南有牛浪湖。合二溪水自西來會。又東南曰烏汎湖。其西卽澧州東北界之順林驛也。又南經澧河鋪東。又東南與澧水之東北派會。三岡湖在松滋縣東南。其上游曰楊子溪。自西北來入湖。曰竺圓溪。自西來入湖。曰裕家河。自西南來入湖。湖周百餘里。東有三洲。曰湖中岡。王家岡。鐵背岡。故以名湖。北有高莊。西南有塌莊。亦洲也。自東南流出。有桂河水。自東來會。又東通公安北之均湖。又西經公安西境。有裴家河。合二溪。自西東流百餘里來注之。又南有界溪河。自西東流二百里來注之。又東南經縣城南而縣北均湖。亦南流。經城東來會。又東南與大江支津會也。澧水東北派。既會公安河湖水。又西南至王家營。與東南派支流會。一東南流。有道溪河。西南來注之。道溪河出石門南境。東北流。經州南境。新渡東南。入澧水。又東流。分一支。通東北派。其一南流。經嘉山鋪。西關山之東。又分一支。東南流。至田湖。一支。南爲七里湖。又南至滙口。有白湖南湖諸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分爲數汊。至安鄉縣西北之西台瓦。羣流畢合。有從河。西南自常德府治武陵縣北境來注之。從河三源。一出武陵西北山。東流。經府城東北七里鋪之南。折東北流。一曰善橋河。又出其西北。東南流。一曰自生橋河。又出其西北。陽山。亦東南流。合而東北。百數十里。至馬家洲南。分爲數派。北會澧水支津。又東北至安鄉縣西南。爲江西湖北承竹湖之委。經安鄉城南而東也。又南經安鄉城西折。經其南。又東分爲二派。一派南流。又東南入洞庭湖。湖口正北。水口東南。正對湖中之雞子圍山。一派東北流。數十里。至新堰驛南。白蓮湖水。自北南流來會。白蓮湖在公安東北。卽江支津之東。派所通者也。南流。西合王荊湖水。又南。合東一湖水。又南。至安鄉東北之新堰驛南會澧水。此湖

自北而南流，經石首西境，至安鄉凡二百五十餘里。又東南，於華容之西南境，入洞庭湖。水口正對湖中明山，在南口之北七十里。自慈利至入湖四百餘里，源流共千一百餘里。至澧州亦名關江。

九溪河，卽澧水，亦名後江。水道提綱。

澧水在澧州南，源出永定縣西，東北流，經慈利縣，又東北流，經石門縣，又東南流，經安福縣北，又東北流，經州南，又東南流，經安鄉縣，又東流入岳州府華容縣界，入洞庭湖。漢書地理志：武陵郡充縣，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西行一千二百里，桑欽水，經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北。註：澧水自充縣東，經臨澧、寧陽二縣故界，又東，茹水注之，東與溫泉水會，又東，合零溪水，又東，九渡水注之，又東，婁水入焉，又東，經零陽縣南，又經澧陽縣，石會澧水，又東，經澧陽縣南，又東，歷層步山，入作唐縣，再合涇水，又東，澹水出焉，又南，經故郡城東，轉經作唐縣南，輿地紀勝：楚辭：沅有芷兮澧有蘭，故名蘭江。又云：遺予佩兮澧浦，故又稱佩浦。澧州志：澧水之源有三，一出桑植縣七眼泉，一出桑植縣栗山坡，一出永順縣十萬坪，至龍江口，東流入永定縣，東流南，合茹水，又東，武溪水注之，又東，經大庸所，西水注之，又東，左合溫湯水，右合大庸水，又東，經永定縣南，又東，仙人溪注之，又東，焦溪注之，又東，鯉魚溪注之，又東，入慈利縣界，圍布溪注之，又東，九渡水注之，又東，團崖溪注之，又東，至觀嘉澗，會婁水，繞縣治北，楊夜溪注之，又東，零溪注之，又東，遺筆溪注之，又東，英溪注之，又東，桂棹溪注之，又東，茶陵溪注之，又東，過陽山下，爲東陽潭，爲界溪河，抵石門縣界，至三江口，會澧水，過縣南，爲零陽河，又東，至州東二里，旋折如繡紋，亦名繡水。

東流合澧水入安鄉縣境。至縣城西。名所前潭。又名縣前河。亦稱長河。一支東流。入華容縣界。入洞庭湖。一支東南流於縣界內。入洞庭湖。又舊志。澧水經州城下。瀦爲大池。秋冬則涸。明參政劉庭諾。濬之名新開河。又澧水流注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岳陽風土紀。據水經注。澧水會於沅。然後入湖。今澧水注於洞庭。謂之澧口。豈歲月之久。遂遷變至此耶。荊州府志。案禹貢。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而今澧水北去江二百餘里。說者遂以禹貢之文爲不可解。考水經注云。江水又東。經上明城北。江沱支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江水又南。經江陵縣南。縣北有洲。號曰枝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寰宇記云。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王晦叔云。枝江縣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蓋南江在古時爲岷江之正流。江陵縣之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南江從此東南流。注於澧水。而北江則沱水也。其後北江漸盛。南江漸微。世反以南爲沱。北爲江矣。大清一統志。

洞庭湖。亘岳州。常德。荊州。澧州三府一州。巴陵。臨湘。監利。沅江。益陽。龍陽。安鄉。華容。八縣。周圍八九百里。至岳州府西北。入於大江。皇朝通志。

洞庭湖東南隅。曰青草湖。自湖口磊山之東北。有河塘湖。數十里相通。正西對湖中之石泉山。又北數十里。有昌磯洲。洲在石泉山之北。去東岸十餘里。長數十里。西北稍闊。形如鱗魚。又北經鹿角司。西岳州府治。巴陵縣之南稍西境也。又北稍東。有新牆河。自東來注之。新牆河上源曰土城河。出通城縣西北境。龍角山。西南流有筲姑山水。合土門司水。自東南來會。又西南會東來之龍箬山水。又

西南經新總市北。又西北流。受東北來青岡驛前一水。又西北入湖。此水口西南對常德之沅口。經三百里。自水口而北數十里。爲府南水口之雞窩山。湖中爲扁舟山。近岸。此水口卽府城南湖。西接徐家嶺者也。又北經府城西。正對湖中之君山。府城西門卽岳陽樓。又東北流出。至府東北之七里坡。北與大江會。湖與江會。南岸爲臨湘縣西南之城陵司。北岸爲荊州府監利縣東南之白螺司。湖自湘口而西數十里。折而西南。百餘里。至沅江縣東北境之資江支津一水口。自水口北稍東。至北岸壘山鋪。徑二百餘里。又西稍北四十里。至長坡口。又西折而南。六十餘里。至李家蓬口。沅江縣西北境以上。三口皆資水支津。又西折而南。數十里。有河港溪。南自益陽縣西境之迎風鋪。北流注之。又西四十里。有一水。南自龍潭橋來注之。又西折而北。經龍陽縣東南境。有五洋港水。自西來注之。口正東對李家蓬。八十里。曰天心湖。五洋港上源。出龍陽縣西南之金牛山。東北流。合西北來一水。折東流。經縣南境。又東有小塘谿。自南來會。又東經游汛塘南。又東入湖。又西北九十里。至常德府東南之沅水口。口在正西。與東南湘江口對。徑二百餘里。又西北四十里。折而北。而東北而東。百六十里。至澧州安鄉縣東南之澧水西口。口南對長坡口。徑百五十里。又北五十里。爲澧水支津東北口。此口東對岳州。徑百六十餘里。口南有明山、鳳山、雞子團山。與東北之君山、東南之石泉山、遙相望。湖水又北數十里。至華容縣南。有華容河。首北受大江南流。經縣東而西南來會。又縣西有場西湖。東北受九湖水。西南經縣西境。又南曰白泥湖。每雨漲。亦南入洞庭。又東三十里。折而南。二十餘里。又折東北。經禹山東麓。八十里。至層山南麓。於壘山鋪前折而東南。五十里。又東過圍湖之南數

十里。又東南至岳州府東西北。遂東北會大江也。自圍湖之東南數十里。湖與大江隔一綫地。而未相合。湖曰青草。曰赤沙。實一水。周圍八九百里。爲海內藪澤之冠。水道提綱。

洞庭湖。岳陽風土記。樂史言大江在巴陵縣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於江。非江流入洞庭也。岳陽并邑。舊在瀕江。郡城西數百步。屢年湖水激啗。今去城數十步。卽江岸。父老相傳。今江心。舊闕闔也。大清一統志。

洞庭湖。在巴陵縣西南。爲湖南衆水之滙。縣居其東。華容及澧州之安鄉二縣居其北。常德府之龍陽居其西南。沅江縣居其南。長沙府湘陰縣居其東南。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餘里。其沿邊則有青草湖。翁湖。赤沙湖。黃驛湖。安南湖。大通湖。并名合爲洞庭。水經。湘水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之。又北至巴邱。北入於江。酈道元云。湘水左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左經鹿角山。又北合茶浦。又北得萬浦。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右屬微水。西流注於江。謂之麋湖口水。湘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爲五渚。戰國策云。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大江經湖南華容縣東。至岳州府治巴陵縣西北。洞庭湖匯沅湘見後。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監利南境。至車灣。西折南流。屈曲經華容東境。至岳州府治巴陵縣西北境。始折而東北流。洞庭湖南匯沅湘諸水。自府城西北東北流來會。江自夔州府始東南流。至此凡一千二百里也。自監利至巴陵。凡八曲折。始會洞庭而東北。水道提綱。

大江東入監利縣界南岸。與岳州府華容、巴陵、臨湘三縣分界。又大江流入經華容縣，與監利縣分界。又東南流，經巴陵縣，會洞庭諸水。大清一統志。

沅水一源曰灑水，即鎮陽江。出貴州平越府東北，經施秉縣南，又經鎮遠府城南而北，又經思州府南，有思州河來會。經玉屏縣西南，有戶谿江。自思州府來會，折東南入湖南沅州府芷江縣西南界。又經黔陽縣北，有清水江。自貴州平越府之豬梁江，都勻府之馬尾河，合諸水及靖州之渠河來會。既合清水江，東流有竹舟江。自綏寧縣合城步縣諸水來會。又東北經辰谿縣東南，有雙龍江。即澱水。自澱浦縣來會。又有麻陽河。即辰水。自銅仁府來會。經瀘溪縣東南，有武谿。自乾州來會。北流有藍谿。自辰州府沅陵縣來會。至府城而南，有酉水。自四川酉陽州合諸水來會。又東北有馬底河。自沅陵縣來會。又東北經桃源縣東南，又經常德府武陵縣南，又東分數支。經龍陽縣北而合。又東北入洞庭湖。皇朝通志。

沅水數源曰鎮陽江，亦名洪江，亦曰灑水。出貴州平越府東北之黃平州南金鳳山。北流，潭在金鳳北麓。石頭堡東南，兩水合流，亦曰兩岔江。三十餘里，經州城東，又北折東流而東北，至舊興隆衛南。

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北經飛雲洞東。有一水自西北來會。飛雲巖在舊興隆衛東，當驛路。其水自西

北山來，經其北，亦一源也。東經楊柳營南，又東北經施秉縣南，又東北至沙坪鋪南。有三水自北合來會。西水出施秉縣西境山，東流經儒橋驛南，又東經縣城北，又東至沙坪鋪南。會沅水北水出縣

北境山南流，至鋪西南，會沅水東北水兩源，出鎮遠府西北山，西南流，合至鋪東南，會沅水。始名鎮陽江。折東南流，北受一小水，又東北流。一水自北來注之。即鎮遠府城西河也。又東經鎮遠府城南。

鎮遠縣城北。府縣城南。北隔水相望。爲湖南入黔漢孔道。又東北流。南受一小水。水自鎮遠縣城東。東北流注之。又東北經思州府南境。水南卽鎮遠縣東北之焦谿塘也。之清谿縣清浪驛南。城西有山。又東北。南受一小水。又北有思州河。合數水西北。自思州府來會。思州河亦曰平谿。亦曰異谿。上源出鎮遠府西北界大山。曰路賴河。東流數十里。合南北二水。經鐵廠南山之南。東北曲曲百里。至思州府西北境。有鐵廠。東北水東南流來會。此水以西。水卽入白巖河。經石阡府。北注烏江者也。又東南流八十餘里。經府城北。又東合北來一水。又南合西來經城南一水。又南至中陽坪之北。入沅水。又東北。至玉屏縣平谿驛西南。一小水自東南來注之。又北經城西。又東北至大魚塘北。有戶谿江。合數水北。自黃道司來注之。戶谿江亦曰黃道谿。源出思州府北境山。東流九十里。折東南五十里。至司西南。折東流。有一水東北。自銅鼓塘西南流。合一水來會。經司南東。入沅水。折東南流。入湖南沅州府治芷江縣。西南界之晃州驛南。又東經波州鋪南。又東折而北。至便水驛西。有小水自西北來注之。折東北流。至明山南。折東南。經府城南。有楊谿。西南自冷水鋪來注之。又東北至巴州西。受西來一小水。又東經羅舊驛南。又東北至漁水灣。東南有一水東北。自懷化驛合兩谿來注之。折南流。至竹站西南。又折西南流。經桐木北。西南百餘里。經黔陽縣城北。稍西之牛角鋪南。清水江西。南自貴州平越都勻東北流。合諸水及靖州之渠河來會。黔陽縣城之西。鎮陽江自東北來。經城之北。而會西來之清水江。俱南折。經城南東流也。清水江實沅水之上源。較黃平尤遠。其源有二。北曰平越府西北之豬梁江。南曰都勻府西南南之馬尾河。豬梁江出平越府西北大山東南曲曲

流百餘里。至府南境。有一水。西南自貴定縣東南山東北流。經黃絲驛。合數小水來會。兩源合東北流。至府西南境黃絲驛。東受西北來二水。又東北至府南十餘里。會豬梁江。稍北。府城水自西來會。正當城南東北流。府城東水又來會。府城水本一水出西北山。東南流至府西北五十里。分爲二派。一南流。稍東。經城西折東。經西南會豬梁於城南。一東流。折而東南。經城東北。又東南來會。又東北。卡龍河西北自牛場來會。牛場在府北界其東北大山北麓水。卽鹽安之乾溪河。北入烏江者也。南麓兩水。西南流。經場東南會西來一水。折東南流百餘里。會豬梁江。此河源與豬梁江源之山。東西相去五十里。其北二百里。卽遵義府南之烏江也。古稱沉水出故且關。必指豬梁卡龍。又東。麻哈江。西南自州來會。麻哈州西水有三源。一西出貴定縣東南之樂平司。兩絡至司東合而東流。至州西南一出州西南者。東北流。一出州南者。西北流。俱會北流。經州西。又北合東來一水。又北而東北。至楊老驛北。又北至林老寨西北。入豬梁江。又東北流。折而東。經清平縣北境之大風洞北。又東。經香鑪山北。重安驛南。亦曰重安江。重安司北。卽金鳳山。山北卽鎮陽江之源。若豬梁江至此。已流三百餘里矣。稍東。馬尾河自西南來會。馬尾河出都勻府西馬境山。在邦水司西南九十里山中。本名板河。亦曰邦水。河東北流。經府西南境。折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南經大河鋪來會。又東有龍潭河。自北合三水南流。經府城西而東南來會。龍潭河在都勻府西北山東南流。至府北十餘里。有一水自北山來。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東南來。並會南流。經府城西。折東南流。入馬尾河。又東南。經楊安汛南。又東南。至吳家司東南。折而北流。自大河鋪東至吳家司百餘里。自吳家司以北水東岸爲生苗。

界經巖坦寨平定司東凡百二十里折而東北經瓮城南瓮城南岸爲生苗界又東北經凱里營北營即清平縣東南境又東折而西北經臻洞司西翁壩營東又北至重安司東南豬梁江自西來會馬尾河自源至此曲折行四百餘里二水既合曰清水江東流經巖門司南又東至平召寨北入生苗界寨之南卽苗界又東南百餘里至黎平府西北鎮遠府東南界之清江廳東流有烏下江南自古州司西南合生苗中諸水來會又東稍北九十里東北流有邛水西北自鎮遠縣來會有潭谿南自黎平府來並會邛水亦曰德明河出鎮遠縣東南二谿合東南流有長忌河自西南來會又東經邛水司南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合二谿來會折南流數十里又東南流受北一小水又東南經南洞西又東南百里至毛坪之南入清水江潭谿二源一出黎平府西山曰少寨河東北流經八舟司南亦曰八舟河又東經府北境一源出府西南東北流經府城西北與八舟河會又東經老潭司北又東北經新化所西曰新化江又北經銅鼓衛西又北至明耳司之西北入清水江水口正與邛水相對又東北至毛坪東入岔處汛界又東北至天柱縣東南之遠口西北有水西自縣城來會天柱縣直銀水出西界邛水司之東大山東流曰等谿折東北流經直銀村西北又東北折南流至縣北分流夾城左右有一水西自嶼頭堡至縣西來會又東稍南流至遠口北入清水江又北至江東司西又北折東北流至大口西北有渠河南自靖州南合永從通道二縣水北流來會渠河兩源西南源出貴州黎平之南永從縣西東流經縣城南折北流經其東又北折東流受南來一水又東北流經長春堡東至五開衛東南中朝所之南曰六衝江又折東南流曰潘老河又折東北流至洪

州司西北入湖南中右所界。又東北經中所東。又東北至播揚司東。曰播揚河。又北有雙谿司西水。南自金坑山來會。又北稍東。至通道縣城西南。其東南一源來會。東南一源。又有二水。一南出通道南。與廣西界山東北。曲曲百里。一東南出長安堡西南。與廣西界山北流。將百里至臨口司西。合而西北。至江口南。又西北至縣城西南。與永從水合。北流經城西而北。有平茶所水。自西來會。折東流。經城北。又東折北流。經石家驛東。又北折而東。而東北經州城東南。又北經其東北。又北。至土溪堡東。又北。曲曲經會同縣城西而北。有酒溪。自東來合北一水。經城北來會。又西北流。有一水自西南合歐陽村西樓村二溪來會。又北流。有水東南自五招館來注之。又北至大口西北。入清水江。此水行四百餘里。其東南源卽耶水。清水江於大口合渠河。又東至竹灘浦。西折而北。又東流至黔陽縣西之牛角鋪南。田谿鋪北。鎮陽江自東北來會。東南流。經縣西南而東也。清水江會鎮陽江處。自源至此。已千一百餘里。沅江自黔陽城南東經洪江司南。有竹舟江。卽巫水。南自綏寧縣合城步縣諸水來會。竹舟江出城步縣東南百餘里山。兩水合北流。經小平寨西。又北有闌牛寨水。東自花山來會。又西北流。有水自東北來會。曰清溪。又西經縣城南。又西稍南。折西北流。有京涼橋水土橋水。白竹山水。自東合來注之。又西北經關陝鋪。西黃石鋪。北折西南流。經綏寧縣城北。有硤河南。自城西來會。硤河出城步縣西南界長平寨西山。北流。有一水自東來會。經硤河村北。又西北流。經鋪頭寨東。又北折西北流。經黃桑坪西。又北經縣城西。又北與清溪會焉。東北流。至竹舟村西。曰竹舟江。有長溪沙溪。自西北來分注之。又東北受東南來一水。又西北流。有龍寶溪。自西南來注之。又北

經若水司東。又北至洪江口之東北入沅。又東北經安江司北。又東北受南來一水。又東北經銅灣南。又東北受東南一水。又北流。又西南來一水。又北稍西。至辰谿縣東南之大江口。西有雙龍江。即澗水。東自澗浦縣來注之。雙龍江二源。南源曰龍潭河。出龍潭司南山。西北流六十里。合東南來一水。又西北曲曲百餘里。至澗浦縣南境。與東源會。東源曰龍灣河。出奮刀界北。西北流。有一溪自東北來會。又西流數十里。折西北流八十里。與龍潭河會。又北流至縣城東南。有四都河。自東北山西南流百餘里。合北來之三都河。南經縣城東而南會焉。雙龍河經城南而西六十里。爲小江口。又西三十里。爲大江口。與沅江會。又西數十里。折而北。而西經辰谿縣城南。有麻陽河。西自銅仁府合諸水來注之。麻陽河數源。最遠者出貴州銅仁府西北界。曰順溪。其山北水。卽期溪司水。西入烏江者也。順溪兩源。合而南流。有一水自西來會。經巖門東。提溪司西。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南折而東。經江口汛南。有省溪。自東北來會。又東北流。有凱洪溪。自南來會。又東北折東流而東南。有小江。自北山東南流百餘里。合東一水。經府城西北而南來會。又東經府城南。又東稍北。經黃蜡關南。施溪司北。受西南來一水。東入湖南麻陽縣界。又東八十里。至縣西折而南。有小江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經縣城南。折而北。經城東。又北。復折東南流數十里。又東北流百餘里。經濞泥村南。又東北折而東南。南受中和鋪水。又東北南受山塘水。又北至辰溪縣城西南。入沅江。此水當卽古辰水。又北流數十里。折東北流。經鋪市東。又北。有舒溪。自東來注之。卽船溪驛南水也。又北至瀘溪縣城東南。有武漢。卽澗溪。西自乾州城。合諸水來注之。武漢數源。名稱不一。其最遠者。出貴州銅山府北界。卽江

縣東南界烏羅司南山其西麓水卽清水江入烏江者也此水源東南流又折而東北經龍頭營太平營北共百餘里東入湖南界經乾州衛西境曰木葉潭溪有泡水溪自北來會又東有得勝營水合二溪自西南來會又北至衛城南有灣溪自西北來會又東北流北受一小水又東流有鎮溪所水合三溪自北來注之又東有舟溪自北喜鵲營來會又東南經河溪塘北有烏巢江自西南來會水勢始盛烏巢江出於貴州界之鳳凰營南北二源合而東經營南東北流折而南經鎮竿鎮北又東折東北流百三十里至河溪塘東與武溪會又東南受小能大能二溪水北受潭溪二水又東北受仲溪水南受洗溪二水又東經澧溪城南東入沅江此水與綏寧之竹舟江及麻陽河皆源流行四百餘里又北經城東又北折東南流受南來之士橋水又東北流麻溪自東南來注之俗曰辰河實沅江也又東北受東南來一水又北有藍溪自辰州府沿沅陵縣東南境西流曲曲經新安塘南而西來注之又北至府城西南有北河卽酉水西北自四川西陽州合諸水南經府城西來會北河數源西南源出四川西陽州西南與貴州烏江界之平茶司兩溪東北流而合經司北又東北數十里俗曰嘉塘河有一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南其南源來會南源出湖南貴州三省交界之邑梅司二水北合於司之北北流折而西北百餘里合西南來一水北經石郎司東亦曰石郎河又北與西南源會又東流有眉子河合容溪西北自州之東南來注之東入湖南永順府西界曰北河有後溪河西北自西陽州北界合二水東南流百六十里來會亦一源也又東折東北流數十里折而東流經大刺司南又東經小江口北有小江自西南來會又東經保靖縣城北又東稍北有世溪河自西

北合四水東南流二百餘里來注之。又東受南來關山水。又東有蠶溪。東北自永順府城之北山東。合榔溪。經城南。合白水溪。西南流。合刺濟溪來會。又東南受麥子溪水。經王村南。東受一水。又東南流。有溶溪。自東來注之。又南有明溪。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稍西。至烏宿東南。有酉溪。西自喜鶴營之北山。東南流百數十里。合南來一小水。又合北來之蓮花池。詩溪二水來會。又東南。經辰州府城西南。入沅江。卽古之酉水也。此水行五百餘里。辰州府三面臨水。回環如帶。又東經府城東南。折而北流十餘里。折東北流。經諸灘。有百曳。高湧。九磯。清浪等名。皆險峻。數十里。折東流。又東北。有馬底河。自南來。東合來溪。及清捷河北流注之。馬底河在沅陵縣東南境。馬底驛西。東北流。來溪自南來會。又東北。經楠木塘。又東北。有清捷河。自南來。至界亭驛西。合東南來之板橋溪。西流來會。北流數十里。入沅江。又東稍北。有大洑溪。翦家溪。自北來注之。又東。有渡河。自南合三渡水來注之。一渡水自東南來百餘里。有二渡水自南。三渡水自北。合於辰龍關之東。東流來會。經寧鄉鋪。西又西北流十餘里。折而東北。入沅江。又東。小洑溪。自北來注之。又東北流。有新店溪。自南合三水來注之。一水在寧鄉鋪。一水在太平鋪東。一水在新店驛東。皆自南北流。合而東北。入沅江。稍東。有新湘溪。自北來注之。又東南。有楊溪。自南來注之。又東。經鄭家驛北。有小溪。自西南合沈渡溪。北流注之。其東岸爲桃源洞。小溪出南山中。西北流八十里。折東北流。經楊溪灣。東。羈羊塘北。又東。經鄭家驛南。又東。有沈渡溪。自東南來會。其東岸卽桃源洞。又北。入沅江。又東稍北。受東南來一水。又東。經白馬渡東。北。經桃源縣城東南。又東北。有延溪。西自縣西境來注之。又東北。有白洋河。合漆家河。自西北來注。

之分爲二派。東北至陬市南。復合。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東流經常德府治武陵縣西南境。河汭山南。又東。經府南。折東南流。有德山港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分爲二派。一東北流。又分二支。俱東南流。一南流。至滄港塘北。折東北流。會前二支。津。經龍陽縣城北。又東。會前一支。津。曲東北入洞庭湖。在常德府正東八十里。自黔陽縣二江合處至此。又千二百里。共前實二千三百餘里。古所謂辰酉。敬。无。漸。五。水。俱。爲。所。并。惟。漸。水。未。明。耳。此。水。合。鎮。遠。平。越。都。勻。黎。平。思。州。銅。仁。沅。州。辰。州。永。順。常。德。十。府。及。靖。州。之。水。所。受。小。水。無。數。水。道。提。綱。

沅水。沅州府志。在黔陽縣西南。源出貴州遵義府境。自靖州會同縣東北流入。至托口。與朗江合。又東。至縣西。與濞水合。又東。經城南。至縣東。與洪江合。又至縣東北一百八十里銅灣。入辰溪界。靖州志。沅水。在會同縣西。自貴州鎮遠府天柱縣流入。又東北入沅州府黔陽縣界。一名沅溪。杜佑通典。朗溪縣有沅溪。明統志。源出西南番界。靖州志。自貴州黎平府流入。過長潭。雲潭。文溪。金溪。至托口。入朗江。辰州志。沅水。在沅陵縣南。一名沅江。自靖州會同縣東北流。入沅州府黔陽縣界。又東北流。入辰溪界。又北流。入瀘溪縣界。又東北流。入沅陵縣界。又東北流。入常德府桃源縣界。元和志。沅水。在沅陵縣南六十步。又沅江水。在辰溪縣南二百步。府志。沅江。自會同縣流入。黔陽縣。至縣東北一百里銅灣。入辰溪縣界。合澱水。至縣東南。折而西北。至縣城西南。合辰水。又北流。至瀘溪縣東。合武溪。折而東。至府城東。過百曳。高湧。九磯。橫石。諸灘。又東。過北斗灘。又東。過清浪。雷洄。二灘。入桃源縣界。常德府志。沅水。在武陵縣南。今謂之沅江。自辰州府沅陵縣東流。入桃源縣界。又東。入武陵縣界。

又東入龍陽縣界。又東入沅江縣界。入洞庭湖。漢書地理志：武陵郡臨沅。注：應劭曰：沅水出牂牁。入於江水。經注：沅水東北過臨沅縣南。與沅南縣分水。有夷望水注之。又東經關下山。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璧灣。又東歷三石澗。又東帶綠蘿山。又東經平山西。又東經臨沅縣南。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又東歷龍陽縣汜洲。又東經龍陽縣北。又東合壽溪。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下注洞庭湖。入於江。常德府志：沅水入桃源。合大小敷溪、夷望、沈水諸溪。經白馬洞爲白馬江。亦名桃川江。又東合延溪、邵溪。又自沅江縣富池。經新窰。至倒水港。大清一統志。

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南。曰海陽江。北流分爲二。復合。有六洞山水。自湖南城步縣來會。又東北始名湘江。經全州城西南。有羅江。自湖南新寧縣界來會。有灌水。自灌陽縣來會。又東北入湖南界。經東安縣東南。有右江來會。經永州府治零陵縣西北。有瀟水。自道州合永明、江華、寧遠三縣諸水。名曰沅江。經府城西來會。北流。經祁陽縣西。有盧洪江。自東安縣來會。經常寧縣北。有舂陵水。合歸水。自藍山、嘉禾、新田、桂陽州來會。經衡州府治衡陽縣東南。有蒸水來會。北流。有郴江。自耒陽縣合桂東、桂陽、興寧、郴州、永興諸水來會。經衡山縣南。有洙水。合攸水。自酃縣、茶陵州攸縣及安仁縣之小江來會。又北有水。自衡山來會。又東北有淥江。合泗汾河。自醴陵、瀏陽。合江西之萍鄉、萬載縣諸水來會。經湘潭縣東南。有漣水。自湘鄉縣來會。經長沙府治善化縣西南。有瀏陽河。自瀏陽縣來會。稍北有黃泥江。自東北來會。又北有瀉河。自寧鄉縣來會。又北有資江。自益陽縣合武岡州、新寧、邵陽、新化、安化諸縣水分支。經湘陰縣。沅陵縣。先後入洞庭湖。其正支東流來會。經湘陰西南。有汨水。自平江縣合諸水分流來會。湘水分爲二。派復

合入洞庭湖。皇朝通志。

湘水源出廣西桂林與安縣南之海陽山。兩源合北流。有桃花源水。自東來會。又北曰海陽江。受西南一小水。經鳴玉洞東麓。折東北。流數十里。至縣東南。左右俱受一小水。遂北。爲分湘灘灑。其北抱縣城之東。折而西。經城北。而西南。至桂林府城者。灘水也。湘水則分爲二。北流三十里。復合。東北流。有龍蟠山水。南自九龍巖之陰。合數小水。北流稍西來會。又東北。經光華鋪東。有六洞山水。西北自湖南城步縣東南之大猴寨黃水巖來會。與安縣北之越城嶺。卽古始安嶺。亦曰始安嶺。五嶺最西者。其水下流入灘。又東。受南之界牌山水。又東北。有咸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口在奇石山之北岸。又東北。有小水。合自北來注之。俗至此曰湘江。又東北。至全州城西南。有楊子江。西南自石塘塔板田村。合二水來注之。其北有羅江。合數水。自西北來。其南有灌江。亦曰灌江。南合十數水。自灌陽縣來。並會。湘流始盛。羅江出州西北。與湖南新寧縣界之覆釜山。南流合二溪。又合東北之鈞鰓潭水。東南流。數十里。有鍾樂水。自西來會。又東。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南。數十里。受北來二小水。折而南流。數十里。至州城西南。入湘江。灌水源出與安縣東南境。曰龍川水。南流。有西北源來會。又南合市溪水。折而東流。數十里。至白竹鋪西南。有一水。自西南合。二水東南流。九十里。折而北流來會。又東北。經鋪東而北。會西北來之九龍巖陽水。東經黃牛寨南。又東。受南一小水。折而北。有吳川水。自東南來注之。又北。有鐘水。自東來注之。又北。經灌陽縣城東。又北。折而東。受南來之麒麟山水。又北。有沙羅江。合二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受東來之永安關水。又北。受西南來一水。又東北。受東來之白

水又西北流，至全州城南稍西，與湘江會。此水源流曲折，四百餘里，水勢與湘江同。又東，經城南東北流，俗曰合江。經銀石白雨、飛山西麓，又北，有黃沙河，自西來注之。又東北，至三角司，東有洮水，西自文山東流，合二小水來注之。又東北入湖南界，經東安縣東南境之淥埠市南，水口村北。又東有右江，自北來西合縣南清溪水，東南流注之。右江出東安縣北境大山，東南流百里，至右江鋪東。又南，有清溪，自縣西北山東南流，經城南而東北，合西來一水，於白牙鋪南。又東，稍南與右江會。又東南至大江口，西石期市之北，入湘江。又東南，至龍塘鋪北，折東北流。至永州府治零陵縣西北之湘口村，有瀟水，南自道州，合永明、江華、寧遠三縣諸水，曰泥江。北流經府城西而北來會。泥江，即古瀟水。出九疑山，朱明峯北流，與涇水之出石城娥皇二峯，涇水之出女英峯舜源水合。今泥江源在寧遠縣南境九疑山者，有回西水，自南界山西流三十里，經九疑司南，又北折而東流。又東北，受東南來一水，又東北六十里，至縣城南，折而西流，有分水坳。南水西，南流九十里，至白馬鋪西，而南受東南來一水，又西南，經縣西南合焉。又西至把截村北，有石城峯北水，自白草嶺東北流，經孟塘東，至把截南。又西北，與回西水會，即古涇水也。又西北至道州東北之青口，有水西自州來會。州南之水，出江華縣南者，源稍遠，縣南白芒嶺而南，有冬冷山，開山壕界東北，有白石關，皆與廣東接壤。即古之萌渚嶺也。南即連山橫水，東即連州天堂嶺分界南北。州西南之水，出永明縣南，亦遠縣西南，與廣西富川界之龍虎關古調清溪，搖山即古都龐嶺，其西南水，皆入桂江者也。江華水出縣東南境大馬營南山，西南流，經大橋，及長平寨東，又南受西北來之麻江水，又南，有平衝水，西南自

連山縣界山東北流。合白石關水來會。折西北流。經錦田所南。至土塘寨東。折向北流。有老梅營水。自北來會。又北經白芒營東。又西北。至縣東南。有梅花村水。自西南來會。又北經城東。又北數十里。至道州南境之曲溪口。有永明縣水。自西南來會。永明縣水。即古邀水。源出廣西富川縣北境之平山川也。東北流。至龍虎關。北入界。又東北。經鎮峽關。冷水鋪南。又北。經馬蹄營西。又東北。至縣城南。有小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北八十里。至道州南。與江華水會。二水既會。東北流。有營水。西自永安關來會。又東北。經州城東南。又東北。有濂溪。西自安定山東北。合宜水來會。即出州西界之春陵山者也。又東北。總名泥江。至青口之北。寧遠縣水。自東南來會。又北流百七十里。折東北。曲曲流數十里。至永州府治零陵縣東南境。折向西流三十里。折向南流五十里。又折西北流。受南來一水。至府城西南。有永水。西自永山東北流注之。北經城西。又北二十里。至湘口。入湘江。湘江得此水始盛大。故稱瀟湘也。平山川西南流者。下入桂江。湘水既會瀟水於零陵北。北流百餘里。至祁陽縣西境之黃羊鋪。南有盧洪江。自西北來注之。盧洪江出東安縣北境山。東南流。經盧洪司南。又東南。至黃羊鋪之西南。東入湘江。折向東南流。經哲周灘北。又東。受東南來一溪水。又東稍南。經縣城南。又東。折向北流。有騰雲嶺水。合西北一溪。自北來注之。又北。折而東南流。經古洲北。至白水司北。又南流。至歸陽司南。又折東北流百里。至糧船埠南。又東。折南。至常寧北境之白坊鋪北。又東北流。至松柏鋪東。有水南自常寧縣合二溪來注之。一水出常寧縣西南境之塔山。東北流百餘里。經縣城西。北。又東稍北。至金塘鋪北。有一水自南來會。一水出南境三口山。東北流。經瀾勒鋪西。又東北。有一

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合南來一水。又北流經縣東境。至金塘鋪。東北西流會前一水。又東北流入湘。又東北有春陵水。合歸水。南自藍山。嘉禾。新田。桂陽州北流來會。歸水卽舜水也。歸水源出藍山縣。南界九疑山之柘林峯。東北流過三分石。至寧溪所南。其南卽廣東界也。又東北經縣城南。又東北依山至古城。南有毛俊堡水。自東南界西北流來會。又東北流九十里。經嘉禾縣城南。東北至石口東。春陵水自西來會。春陵水源出新田縣西北。與寧遠縣界之春陵山。俗曰烏江源也。東南流數十里。經縣城西南。又東有一水。自東北經城東來會。又東南經張富村。白面司南。又東至石口。與歸水會。二水既合。北流七十里。至柏家渡西。折東北流。經大山下。又東北經桂陽州西北境。至斗下渡。又東北百里。至野落灘。又北百里。至白沙市東。折西北流。數十里。又北經白馬渡西。衝頭市。隔洲東。又東北與湘江合。卽常寧縣東北界也。此水源流長六百數十里。又北流經衡州府治衡陽縣東南境。折西北流。至東江。北折正北流。經府城東稍北。有烝水。自西南經城北來會。曰烝口。烝水數源。遠者出衡陽縣西南界之大雲山。東流過石灣浦南。東北流百餘里。至陰陂市南。有西來之雷公寨水。北來之烝水。合而東南流來會。又東流八十里。過府城西北。又東北至烝口。入湘江。稍北有郴江。南自耒陽東南。合桂東。桂陽。興寧。郴州。永興諸水來會。曰耒口。耒水卽郴江也。郴水與耒水合。總名耒水。其上游最遠者。桂東縣之桂水也。桂水源出桂東縣西北之小桂山。東南流經縣城西。南。又東南有濶江一源。出縣北屏水山。南流。一源出東境三都村。西流合而來會。曰增口。又南稍西。經三峯山泥湖山。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又南受東來新坑水。又南受西來石磨嶺水。又南數十里。折

而西流。至梅洋橋。受北一小水。又西。經田莊南。又西。有西水。北自縣西境山南流。經西水橋百數十里來會。經桂陽縣北境銀嶺之北。又西。至豐溪村南。有未水。自東南來會。未水出桂陽縣南山。其南水皆入廣東者。未水二源。皆在山的北。一東流。一西流。合而西北流。會二小水。經縣城西。又西北有廊江。西南自白巖來會。自此而西北。俱稱未水矣。又西北有文明村東水。南自廣東界鎮安司北流。曲曲折折東北。經百丈嶺西。而北來注之。又西北。經濠口司南。又西北。經興寧縣南境。有資興江。合東北來之西板橋水。西自城東來之坪石水。南流來會。又西北。受南來之雷溪。又西。受南來之鵝溪。又西北。有烏石江。自西南來注之。又西北。至郴州東北之郴江口。郴江自南來會。郴江出州南境之黃岑山。北流。其南即章水。流入廣東界者也。郴水出北麓。北流百餘里。經州城東南。受西來一小水。又北。經城東。又東北。受西南來一水。又東北。與未水會。以下總曰郴江。又北折而東北流。數十里。至永興縣東南境。有廖江。東自七寶山。牛頭嶺西南流百餘里。經石壁村南來會。又西北。有注江。東北自乾溪來會。又西北。經永興縣城西。又北稍西。有黑山口水。南自郴州西南境之黃岔嶺。東北曲曲流二百餘里來會。即古白豹水也。又北。經郴州灘東。又北。經上堡市東。又北。至耒陽縣之西南折而東北流。經縣城東。而北稍西北。又折正北流。經新鎮市西。又西北。經衡陽縣東南境。百餘里。至府東之泉溪市西。又西北。受南來一小水。又西北。與湘江會。此水源流曲折。約七百餘里。郴水所出之黃岑嶺。即古騎田嶺。爲五嶺第二。湘水又北。至插木市東。折東北流。至衡山縣南境。數十里。自南而北。曲曲流。皆繞南岳支峯之麓。有泚水。合攸水。南自酃縣茶陵州攸縣。及安仁小江。西北流來會。曰茶

陵口。泚水源出鄞縣南，與桂東縣界烟竹堡南山，曰米泉，北流數十里，經黃那潭，又西北七十里，左右各受一小水，北經斜瀨渡，又北有雲秋水，西南自竹坑嵇山，東北流百數十里來會，又北有水，西自順風嶺來會，曰泚江，凡鄞縣西南北境，水皆注之，又折東北流，至縣北境之河口，有河渡，河東南自縣東南界山，北流，經縣東百餘里，而西北來會泚江，又西北流百里，折而北流，數十里，至茶陵州南境，折而東北，經州東南，有沙坡河，合二溪，自東南來注之，又北經城東，有巖溝河，合二溪，東南自和尚莊來注之，折西北流，有潛江，東自高龍司來注之，又西經城北，稍西有背江，東自江西界之臯零山，九路衝，有浦江，東北自太和山，西流合而來會，又西至把集鋪北，受南來一水，又西稍北，至黃石鋪北，受西南來一水，又北稍西六十里，至攸縣之東南境，攸水自東北來會，背江，即古茶水，出於江西永新縣界之景陽山，其東南即皇零山，九路衝村也，西流百餘里，與北來之浦江合，又西南會泚江，攸水源自江西界之瀘瀟山，其東水，即安福之瀘水，河東南至吉安府，入豫章江者也，攸水自山西麓西南流，會柴嶺水，又西南有水頭村，東西二溪，合而西北流來會，又西南流，有斷江橋，東西二溪，自南來合而來會，又西南有溪，自南來注之，又西至新市鋪東，折而南流，七十餘里，至縣東北，又西南流，會泚江於縣之東南，二水合，西流經縣城南，又西百里，至草市北，稍西有小江南，自安仁縣來會，小江二源，一南出尺灘北流百三十里，至安平司東，東源來會，東源出鄞縣西北界之尖山鋪山，西流曲曲，經太安檣橋，二鋪之北，亦百餘里，至仙口鋪南，與南源會，西北流，受東北來自大石嶺一水，又西北經青路北安仁縣城南，又西北有一水，南自觀音閣合同塘小臂，二溪北流。

來會。又北流，曲曲百五十里，至草市西北，會涿江攸水。攸水涿江，自草市西北流，百五十里，至衡山縣南之茶陵口，入湘江。涿水源流，自南而北，而西北，行六百餘里。湘水，又北流，至衡山縣城東南，有水西北，自衡山來注之。南岳在縣西，餘亘數百里，水自南麓會諸溪澗，東南流，經南岳司北，又東，過師姑橋，又東南，經縣城西南，烏石鋪之北，又東，入湘江，又北，經城東，東北，經石橋鋪東，有水自西來注之。水亦西出，南岳東麓，又東北，曲曲二百里，經涿口市西，有涿江，合涑汾河，東自醴陵縣，會江西萍鄉諸水來注之。涿水源有二，東源出袁州府西萍鄉縣東北境大山，二澗，一西南流，一東南流，合而南，所謂萍川也。稍西南，有小水自東來會，曰新江，折西南流，經縣城東南，又西南，至湘東鋪南，有馬跡嶺水，北流，合二溪，自東南來會，又西，受北來之五金山水，又西流，曰湘東江，又西北流，入湖南界，插嶺關南，又西北，北源來會。北源出瀏陽縣東南，與江西萬載縣界之鐵山南二澗合，經王家橋，西流，經聞家市北，又西南流，至渠城司北，吳甲市東，又西南，受北來之路口橋水，又東南流，經金剛渡東，又南，受東來一水，又南，曲曲經明瀾鋪東，又南，折西南流，百餘里，與東源會，曰雙江口。二水既合，曰涿江。西流，經醴陵縣城南，又西北流，折而西，至鐵河口之北，涑汾河自東南來會。涑汾河，源出江西萍鄉縣西南境之婆婆巖，西流入湖南界，西北流，數十里，折北流，有丹陵橋水，自西南來會，又西北，至船灣東，北流，數十里，至涑汾鋪東北，折西流，數十里，又西北流，至鐵河口東北，會涿江。既會涑汾河，又西流，八十里，至溱口市北，西入湖，此水行四百餘里，湘水，又北流，至湘潭縣東南之涑洲鋪，折而西，稍北流，有茶園水，自南來會，又西北，至下攝司南，飛羊鋪北，有涓水，自西南山

東北流百餘里來注之。又北有澧水。西自湘鄉縣。合諸溪東流。經城南來注之。澧水數源。西南源出寶慶東北境之大龍山北。粵東北流。又曲曲而北。二百餘里。受西北來一水。折東北流。至關王廟西。南其西源水。出新化縣北境山中。東流。經桂子巖。南獨山北。又東折。東南流。有伏溪口二水。自北合而南來會。又東南。至關王廟南。與西南源會。源流亦二百餘里。又東南數十里。至潭市南。有豐溪。南自黃龍山北流。折而西北。經永豐橋東。凡二百餘里來會。又東南至大江口南。有水南自山中北流。百數十里來會。又南折東北流。數十里。有小水。自南來。又有豆溪河。東北自縣北之夏陰燒磚二橋。西南流來會。又東流。有花橋水。南自衡岳北麓。經望岳山而北來會。又東經湘鄉縣城東南。又東稍北。有官步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受北來二水。又東。經玉托鋪。羸湖鋪南。受北來一水。稍北。至蘆奢市南。又東流。經湘潭縣城南。入湘江。此水自寶慶東北衡岳以北諸水皆會。源流五百餘里。湘水於湘潭城東南北流。又東北。受東南一水。折北而西。又北流。經回龍鋪西。又北。經下托鋪西。受西南來一水。又北。至長沙府治善化縣西南。有水西南自岳麓山來注之。岳麓南去衡山三百里。隔於湘潭一水。實不相連。又東北。經府城西南。有水東自城南來注之。北經城西。又北稍東。有瀏陽河。東自瀏陽縣來注之。曰瀏口。瀏陽河。出縣東界。二源。一曰大溪。自大圍山西南。曲曲二百里。一曰小溪。在大溪源之東南山。亦西南流。合北一小水。西經鐵山之北。亦二百餘里。會而西流。至縣城東南。受北來城東一水。又西。經城南。受南來一水。又西稍北。受北來城西北之水。過百子橋。又西。有焦溪。東北自焦嶺西南流。合數水來注之。又西。經永安市南。又西。過百家山北。又西北流。經丁家鋪。楊林鋪南。

又西北至長沙府城北十里，入湘江，稍北，有黃泥江，自東北來注之。黃泥江，出平江縣南界，長田市山，西南流，經黃泥界，又西南，有社港水，自東來會，又西南九十里有瀏陽北境二溪，合而西南流來，曾，又西折而西北，曰勞刀河，又西南數十里，流入湘江，其水口在瀏口稍北，湘水折西北流，有水西南自岳麓來注之，此岳麓西水，東北流，經鷲馬橋而北者也，又西北，有建港溪，自西南來注之，建港溪，出建港橋南山，東北流百五十里，入湘江，此水源隔山，即湘潭豆溪源也，有清水，合二溪，自東來注之，一溪自山西流八十里，一溪自腰站東山，西南曲曲流六十餘里，合而西流，經橋頭鋪，又西，入湘江，又北，有圍河，合玉堂諸水，西南自寧鄉縣來注之，圍河數源，出寧鄉縣西，與安化縣界之十泉風大山，及南壘，毅石二水，東流合而東，經黃枋鋪南，有芭蕉嶺二水，皆北流來會，又東，經長橋南，曰圍河，又東，稍北，至玉堂鋪，東南有玉堂河，自西北來會，又東，至石土南，受南來一水，又東，至縣南，有譚家橋水，自西南來注之，折而北流，經縣城東，又北，受西來一水，又東北，受西來，青化衝龍二鋪北之水，又東，數十里，入湘江，又北，資江西，自益陽縣，合西南武岡，新寧，寶慶，邵陽，新化，安化諸水來會，曰喬口，資水，即都梁水，源出武岡州西南，有楓門嶺水，東南流，高坪南山水，東北流，合而東，經山口南，又東，有一水，南自水東鋪來會，資源及此水，隔山之水，皆南至城步縣西，入竹舟江者也，又東，經浪石北，至西筵橋，受南來一水，又東，稍北，經州城南，又東北流，至赤溪橋，有龍溪，自東南合二水來會，龍溪，出州南境，東北流，有二水，又出其東南，北流而合，折西北流，會龍溪，又西北，至赤溪橋，入資，北經石羊橋，西折東北流，經斗溪，荆竹西北，有蓼溪，西自蓼溪司東流來會，又東北，經西橋五里。

排西又北有水西自硤石司合二溪東流二百餘里來會又東北經龍潭鋪西又東北受北來一水折東南流經紫陽司南又東南曲曲而東曰紫陽江經寶慶府治邵陽縣西南境有羅江卽古夫夷水南自新寧縣合諸溪來會水勢始盛羅江源出新寧縣南與廣西界之羅江巖北流數十里有長木山水自西南來會又有縣西一水合北一水自北來會折東北流經縣城南又東北有大雲山水自南來會於黃龍塘北又北流折而東至油溪橋北有香溪南自大龍山北流來會又東至木山鋪北楊田鋪南有楊家山水南自廣西界之三山鋪來會又受東來一水又北流至田堂寺西折東北曲曲流百五十里會資水此水源流數百里與資水等既會羅江又東北經楓林鋪南又東經府城北有邵水南自城東來會邵水卽花橋及洪橋官橋三水也花橋水出南境思鋪之西南山其隔山水卽盧洪河源也此水北流東北過小花橋西又北數十里經谷州鋪西又北至府東南有官橋水東南自獅子山北流經南市東又西北會北來之洪橋水折西南流經官橋鋪北又西流至府東南與花橋水會二水既合北流經府東而北入資水資水自東入邵陽北境流數十里有五十三灘既合邵水又有四十八灘又東折而北流百里至申家塘西又北折而西流七十里有潮水合田心水自西南來注之折北流有連溪東北自石柱寨西南流至蔣家壩來會又西北流數十里經新化縣城東北又西北至牛婆壩北有洋溪合思豐溪女溪自西南來會洋溪出新化縣西南境大山一源東流一源出望雲山東北流合而東北數十里至三姓口有女溪南自龍源山來會又北有思雙溪西自鐵山來會又東北至牛婆壩西北入資水又西北數十里有油溪自東北獨山來注之又

西北數十里。至蘇溪司東。折東北流。百八十里。受西北來一水。經安化縣西境。又東北二百餘里。至縣東北境。有敷溪河。合二水。自西南來注之。敷溪河。出安化縣西南之黃柏山。東北流。曰石城溪。一出縣南境之桂子巖。北流。曰大木溪。至縣城南。合而東北流。經縣東北境山中。百餘里。入資水。又東。經益陽縣西境。曰資江。有四里河。西南自安化東南境山來注之。此水源在清塘鋪之南。其隔山南水。卽伏溪口水。南經湘鄉者。又東。受南來三小水。曰占溪。曰桃花溪。曰誌溪。俱自西南山東北流。注之。又東。至益陽縣南。分爲二派。一東北。至城東南。折而東。一東流。受西南來之七里溪。又東二十里。至小江口。復合。東流。又分爲二派。一東北流。十餘里。又分二支。正北一支。經王家村。瓦口磯。又北。分數派。一汊東至湘陰縣。林子口。黃花洲之北。入湘江。一汊北折而西。經沅陵縣南之瓦陽塘。東折北流。經縣城東。又分二汊。一東北流。入洞庭湖。一西北流。數里。又分二汊。一北流於縣正北境白沙塘之東長坡。入湖。口東南。去前汊口四十里。一西南流。至兔子哨。折而北。至李家蓬。西入湖。口東。去前口長坡。約六十里。正當沅陵西北。自王家村東南。一支曰青草港。東南二十里。與一支東流者。合爲資水。正派。又東南。有關龍河。合西北仙清二水。自西南來會。關龍河源在衡龍鋪北。俗曰玉堂江。又東流。至喬口。與湘江會。此水源流約千七百里。其入湘之口有二。於喬口入湘者。其東流。正派於湘陰縣北入湘者。其支津也。其支派。西北至沅陵縣境入湖之口。有三。又支津之津也。湘水既會資水於喬口。東北流。至湘陰縣西南境。有支津。西通資水之支津者二。稍北。有哀江。東自東南境。合數水來注之。過城西黃花洲。又北。有資水支津。西南自林子口來會。又東流。折而東北。有汨水。東南自

平江縣合諸水來至汨羅山分流而西注之曰汨羅口汨水即平江出平江縣東與江西界之黃洞嶺西南流經寧陽村南又西南經長壽司北又南有一水自東來會又西南經義口北又南有一水南自連雲山來會西流經銅坪及團灣之南有一水東南自盧洞西至滑石橋江口合西一溪東北流來會又北經橫槎東又西北至縣東北境折西南流經城東南及西三面又西北流至楊梅江有昌水河自北來會又西流數十里稍北分爲二派西南流復合又西南至新市北折西北流至歸義驛西北有一水自東北伏井驛之東南來會又西北分爲二支一支西流稍北於山麓西入湘一支北流數十里西北入湘曰風潭亦曰汨羅口湘水至磊山洲分爲二派又北復合入湖曰湘口正對湖中之石泉湘水自源至此行二千餘里會桂林永州寶慶衡州長沙五府道郡武岡桂陽諸州水爲洞庭上源水道提綱

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全州九十里鐘石山匯羣山之水東流至黃沙河入東安縣境石期市入零陵縣境又東流至湘口合瀟水北流入祁陽縣境又東北入衡州府常寧縣西北界又東北入衡陽縣又東北入衡山縣東界又北入長沙府湘潭縣界桑欽水經湘水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承水今按承水即今烝水承烝字義音同從東南來注之注湘水又北歷印石又北逕衡山縣東又東北逕湖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元和志常寧縣湘水在縣北六十里衡陽縣湘水西南自永州祁陽縣界入衡山縣湘水在縣東衡陽縣志湘水自祁陽東經常寧縣界經衡山縣南八十里松柏鋪南又東北至江口入衡陽又北流歸水自東流注之又北經霞山東又北經花光山東又北經回雁

峯東。又北。經衡山府城東。又北。過石鼓山東。又漢書地理志。臨湘注。應劭曰。湘水出零山。水經注。湘水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泚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澗水從東注之。又北。經建寧縣故城下。又北。過臨湘縣西。縣南有潭山。湘水經其南。又北。經昭山西。又北。經南津城西。西對橋州。又北。左會瓦官水口。又經官船西。左經麓山東。又右。經臨湘縣故城西。又右合麻溪水口。又經瀏口。戍西北。又北。瀉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左岸有高口水。又北。右會鼻洲。又北。經陵子口。又北。經銅官山。又北。經錫口。戍東。又北。枝津北出。謂之門水。經東北合門水。又北。經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又北。經白沙戍西。又北。會東町口。澗水。又北。汨水注之。輿圖。湘江自湘潭縣南石塘鋪入境。東流會淥口。卽漣水口也。又折而西北。有鼓灘洲。又北。左會易俗河。又北。經楊梅洲。又北。會湘鄉河。又北。經縣城南。繞流而東。經縣城東。又北。至縣北界。左會靳江河。入善化縣界。北流。經縣城西。南至府城。西水陸洲入長沙縣境。至城西北。經三沙磯。又北。右受瀏渭水。又北。左會新康河口。右會澇塘河。又北。左會靖港。又北。右會樟樹港。左合喬口河。接湘陰縣界。湘陰縣志。湘江自上窰潭入境。江西爲喬口。稍北爲驛馬潭。又北。經文武三洲之間。爲鱷魚潭。分流爲文涇江。而西北流。其西岸名林子河。北流。經舊縣治西。爲小林子河。資水至此入湘江。少北。左會壕河。又北。爲楊雀潭。又北。左會掃帚口。稍東北。匯爲蘆林潭。右會縣河。又北。左經橫岑口。會楊水寺潭。又北。匯爲南江潭。又北。經磊石山西。又北。通青草湖。而左會汨羅江也。大清一統志。

大江經臨湘縣西南。有白泥河水來會。皇朝通志。

大江既會洞庭水於巴陵東北之荆河口。經城陵司北。白螺司南。南岸有松陽湖。二支津來注之。又東北。經臨湘縣西南境。南岸有白泥湖水。自縣東南來。西北流注之。白泥湖在縣東南。即黃介湖之委也。袤延七十餘里。西北流。經縣南境。又西入大江。又東北過石磯。曰城陵磯。曰道人磯。經縣城西。北。又東北。經螺山南。又東北。至新隄鎮南土磯頭北。南岸有黃介湖。西口。又東至茅埠村。東北港。塘西東口。黃介湖源。南出大嶺口。水北流。經長安驛東。桃林鎮西。入湖。又東南有龍角山水來會。湖袤延百餘里。西南流爲白泥湖。西北入江。東北流。又爲長湖。其南有尖山鋪港口驛諸山。三水會平水港。流入焉。湖東即蒲圻西境也。北分二港。一西北入江。一北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會洞庭諸水。東經臨湘縣。又華容縣。舊志。大江在巴陵縣北。從荊州府監利縣。流過城陵磯下。合洞庭諸水。入臨湘縣界。臨湘縣志。大江自城陵磯入縣界。經縣北二里。東至高家墩。入嘉魚縣界。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江水原委四 湖北 漢水

又東北有陸溪水。自江西寧州西界。經通城崇陽。合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爲六溪口。卽古陸口。有陸水東南。自蒲圻合通城崇陽諸水來注之。陸溪出江西寧州西界。大湖山。三原東北流。折而西北流。經苦竹山西南樓嶺東。曰石鰲頭河。又東北至河市北。有河市港水。西南自黃龍山下將嶺北流來會。又東北。經通城縣東境。有東港。太平港。及城南之朗河。皆自西南來會。又有龍簪山水。自西來。經城北來會。又北會西來之白港河水。折東北流。經新橋鋪。苦橋鎮。西北。有毛公渡河。自南來注之。又北至石五鋪西。有大溪洞水。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至崇陽縣西南。有吳城港水。南自雷公山來。會。又東。經縣城南而東。有水自東南來注之。又北流。經城東而北。有白羊山水。合數小溪南流。折而西北來注之。又西北流。經崇洪鎮北。有小水自西南來注之。又北流。折而西。至蒲圻東南。有桃花嶺水。自西南來注之。又北。經縣城東北。又西北百餘里。至六溪口西北。入江。又東有石磯。磯南岸曰石磯頭塘。南岸有小湖口。卽嘉魚城西南湖也。赤壁在嘉魚縣西。與江夏縣界北岸。對烏林。水道提綱。

武昌府舊志。大江自臨湖縣清江口。入嘉魚縣境。經石頭口。陸溪口。嘉魚口。至嘉魚縣城。陸水一名雋水。源出通城縣上雋鄉。東北流。繞城西。經縣治北。合秀水。又東北。經柘橋。入崇陽縣界。名崇陽河。

至縣西南會桃溪。又繞城東。會大東港。經壺頭及崇陽洪。入蒲圻縣界。名蒲圻河。自縣東南洪下灘。西北流。至城東南。會荆溪。繞城東。通浮橋。又西北流。入嘉魚縣界。至縣西南七十里陸溪口。入江。又武昌府舊志。崇陽縣東有吳城港。白石港。縣西有白泉河。龍坊河。縣南有高視河。太原河。東北有龍頭河。西北有江巖河。俱會崇陽港。以入雋水。大清一統志。

經嘉魚縣北。沔陽州東南。又東北有沔陽東南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東經嘉魚縣城北。北岸。即沔陽縣東南境也。北岸自新隄鎮楊家背東北至此。雖無入江之水。沔陽支津。北引漢水。爲川爲澤。縱橫五六百里間。又東折而東北。又西北。至新灘口。沔陽東南諸水合而來注之。水道提綱。

水經注。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今按沙羨縣。漢屬江夏郡。即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大江東入監利縣界。南岸與岳州府華容。巴陵。臨湘三縣分界。又東入漢陽府沔陽州界。荆州府舊志。大江至荆河口。會洞庭湖水。流至白螺磯。入漢陽府沔陽州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斧頭湖水。自嘉魚縣。合咸寧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西北折而東。經大軍山南麓。至金口鎮。西有斧頭湖金水。自南來注之。斧頭湖。長百數十里。自嘉魚東南境。迤而東。有小水三。自南來匯。又迤而北。有成寧縣咸河。自東南合。六小水來北注之。又東北至賀勝橋。受東來一小水。又北百里。至金口鎮。巡司西北。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東流。入嘉魚縣。與安陸府沔陽州分界。斧頭湖。在江夏縣南一百二十里。會嘉魚。咸寧諸縣。

水。至金口入江。又塗水。源出咸寧縣界鐘臺山。曰咸河。又名西河。北流至縣南金燈山下。名淦川。又合官埠赤港二水。又西北入江夏縣界。匯爲斧頭湖。北流至金口入江。水經注。塗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縣東山。西北流。經汝南僑郡故城南。歷縣西。又西北流。注於江。明統志。一名金水。入江夏縣。謂之塗口。亦名金口。咸寧縣志。其源有二。一出淩水嶺。西北流。過洪崖山。名蘋花溪。一出鐘臺之桃花泉。北流。與蘋花溪合。大清一統志。

又北有赤野湖。會沔陽。太白十四湖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流稍西。經小軍山東麓。又北有赤野湖。西會沔陽。太白十四湖諸水來會。曰沌口。漢陽府之西南境也。荊州府治江陵縣城北。有大潭港。自北而南。折而東。經城北。又東數十里。形如曲尺。北水無所入。其北有池水。當港曲平地。於龍背橋南。東流六十里。有小水自西北來會。匯爲太白湖。自西迤而東南。長九十里。至潛江縣西境。梅家灣。西有三湖水。西南自江陵東南境來會。又東有漢水支津。東北自大澤口西南流來會。南流有紅馬湖水。南自江東岸之郝穴。東北流。又西合觀音寺東之水來會。卽古所謂夏水。首受江。後人曰長夏河者也。自此分二派。一東南流。至周家灣。又分爲二。北派東流。至沔陽州南之謝雲口。又東數十里。至峰口復合。有小河西北自州北境來會。東至土坑口。又分爲三。其東流二渠。匯爲沙湖。其南流者。爲白石湖。有上洪湖。官湖。下洪湖相連。自西來會。又南而周家灣。南流之水。與紅馬湖南流之水會。而東南者。西南受監利縣北岸之南江湖。蓮頭湖。大烏湖。蔣師湖。大城池五水。又東流百數十里。至新隄鎮楊家灣。又東北來會。過小港口。又東北與沙湖水

會而東。州東北水之支渠，亦東南注棍當湖。會於平坊。又東折而北。至州東南之新灘口。巡司之南。東入江。沔陽北派，自潛江縣北境。張集口南。引漢水支津。南流至排沙渡之西。折東南流。經縣城東北。又東南流。分爲二派。至謝汪。劉三場。又分爲三。其東二派。南復合。至州西蕭家場。折而東北。匯爲西湖。經州西北及正北。曰邊通湖。又東曰白泥湖。長百二十餘里。南北廣者八十里。狹者五六十里。其南一派。東南流百七十里。至州南境。與州城西水合。又東南至土坑口。會長夏湖者也。白泥湖。東南流於沙鎮司南。東北注赤野湖。赤野湖。兩受漢水。一西北於州東北之仙桃鎮南。南流與白泥湖北出之二渠合。而東經下楂埠南。又東注赤野湖。一東北於漢川縣東境蔡店巡司之北。引漢支津。西南流百餘里。注赤野湖。湖南北九十餘里。東西七八十里。於東流出。經小軍山之北。東北至沌口。入大江。卽沔水也。水道提綱。

漢陽府志。大江環抱郡城。去城僅數十丈。自荊州監利而下。會沌口。過城南。與漢合者。江之正流也。有自沔陽播爲陽明諸湖。匯於太白者。有自沌口出江者。有經沔爲黃蓬諸湖。經上平下平。放至新灘鎮出江者。有自孝感經漢陽之石潭河。入黃陂境。至沙口出江者。此在隣境旁出而入江者也。舊志。江水自江夏東臨入府境。歷新灘口。大江口。百人。大小軍諸山。過沌口。至府城東。過大別山。合漢江。轉煙波灣。抵五通口。共一百九十里。入黃陂縣境。經縣東南三十里。流十五里。至沙口。入黃岡縣界。太白湖在漢陽縣西南。接沔陽州東北界。水經注。沌水南通大白湖。輿地紀勝。在漢陽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府志。太白湖一名九真湖。周二百餘里。潛水自西北來注之。西湖。李老沙湖。泗港諸水。匯

焉。沱水自南來注之。直步陽明。黃蓬諸水匯焉。而東南匯於沱。水出江。春夏水漲。與新灘馬影蒲潭等湖合而爲一。冬涸始分。舊志。太白湖西南受陽明。西北受沙湖。北受索子港。南通新灘口。東通沱水。大清一統志。

經漢陽府城東南。武昌府城西。有東湖。湯孫湖。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七十里。經漢陽府城南。及東武昌府城西。有磯。有湖水。自東南來注之。磯在武昌府西南江中。當漢陽正南。卽鸚鵡洲也。武昌府治。江夏縣有黃鶴磯。縣南多水潭。曰東湖。曰湯孫湖。曰黃家湖。曰清寧湖。曰賽湖。至西山會流而北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自沔陽州東北流。入漢陽縣界。與武昌府江夏縣分界。又大江自嘉魚縣東流。入江夏界東湖。在江夏縣東四里。輿地紀勝。上有東園。爲近城登覽之勝。清寧湖在江夏縣西南十五里。東北通黃家湖。又東南通湯孫湖。又東通賽湖。賽湖匯諸湖之水。折而西北流。俗呼爲裏河。出鮎魚口。入江。大清一統志。

又北。漢水自西北來會。皇朝通志。

二府隔江。東西相望。稍北。漢水西北。合商維唐鄧以南諸巨川。自漢陽府城西北來會。曰漢口。水道提綱。

大江入江夏縣。會漢水。又大江與武昌府江夏縣分界。又東北。會漢水。漢口在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亦曰夏口。沔口。魯口。蓋以夏水。沔水。魯山得名。實一處也。其地本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

督屯江南。於是相承以鄂州爲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大清一統志。

漢水。卽漾水。源出寧羌州北之蟠冢山。卽禹貢導漾之蟠冢也。經沔縣西南。有沔水合澧水。沮水來會。經褒城縣南。有黑龍江。自郿縣合斜谷水。褒城水來會。經漢中府治南。鄭縣西南。經固城縣南。有馬廬河。鐵臺河來會。經洋縣南。有潛水來會。有沙河。自西鄉縣來會。南流。有洋河。合木馬河來會。經石泉縣西南。又經紫陽縣西。有洛河。自四川太平縣來會。又東。有香河。自平利縣來會。經興安府西。有越河。自安康縣。黃洋河。自平利縣來會。經洵陽縣南。有洵河。自鄠縣。經長安縣。合鎮安縣水來會。東流。有吉水河。自湖北鄖西縣來會。經白河縣城北。又東。入湖北鄖陽府界。經鄖西縣南。有陡河。卽堵水。自竹溪竹山二縣。合諸水來會。經鄖陽西。至均州西北。有曾河來會。又東南。有丹河。自河南浙川縣。合陝西商州山陽商陽縣諸水來會。經光化縣西南。穀城縣東南。有南河。自房縣。合保康縣水來會。經襄陽府北。樊城縣南。有白河。卽濁水。唐河。卽清水。自河南新野。合南陽府諸縣水。鄧州諸水。又棗陽縣之滾河。來會。經宜城縣東。有蠻河。及鄧水。自南漳縣來會。經安陸府鍾祥縣北。經荊門州東南。又經京山縣西南。潛江縣北。有支津。交匯爲雲夢澤。見後。漢水正派。自大澤口東北流。又分支津。經潛江縣東北。匯爲沔陽北湖。其正派東南流。又分支二派。北派經天門縣南。合松湖支津水。南派經沔陽州北。又分支津。爲白泥赤野諸湖。又東北流。與北派合。過漢川縣南。南有松湖支津水來會。又東。有澧水。沮水。自隨州合德安府雲夢應城諸縣水來會。經漢陽府治西北。有赤野湖水來會。又東北。有三里河。自應山縣。經孝感縣來會。折東南。至大別山麓。入於大江。

灑水，卽漾水，亦曰沔水，源出寧羌州北之蟠冢山，山在州北稍西九十里，卽禹貢導漾之蟠冢也。東南流數十里，折而北，數十里，至寬川鋪西，折東北流，經沔縣西南境，有大安水，自西北來，會在大安鎮東南，又東北，經青陽鋪南，又東北，有沔水，會灑水沮水，自北來，會曰灑口，沔水上源有三，一曰灑水，出西北山，東南流，經峽口北，又東南流，一曰上沮水，出北山，南流，經沮水鋪西南，一曰丙水，自東北山西南流，至鋪南，三水俱會，又東南，曲曲流八十餘里，入漢，又東，經縣城南，又東，經黃沙驛南，又東南，有水北，自雲霧山來注之，又有白巖河，西自寧羌州城東北流，合平溪河來，會水勢始壯，白巖河出州西南，與四川界之七盤關北流，又東北，經州城西北，又東北，經鐵鎮關北，又東北，經秦壩，有平溪河，自南山來，會曰壩河，又東北，入漢水，在天池山之北，又東南流，經褒城縣南境，稱爲沔水，有黑龍江，東北自太白山西南流，合斜谷東南諸水，自北來，會黑龍江，源出郿縣南境，太白山之西南麓，兩源西南流而合，又南，合東來一水，西流，又合北來一水，又西，有紫金水，自北來，會，又西，折西南流，至秦伯村西，受東來一水，西南，至鎮江鋪西，又西南，有白馬及安河，西北自斜谷之東南山合而來，會曰黑龍江，又南流，折而西南，至武關驛東北，有野羊河，自西北來，會，又南，有武林河，自西北來，會，又南，有馬道河、沙河，俱自西北來注之，又南，經褒城、水經褒城縣城，東折，稍西南流，至龍江鋪，與漢水合，此水卽古褒水，自鳳縣大散水三岔驛以東，郿縣太白山以南，諸流悉會，行五百餘里，又東南流，至漢中府治，南鄭縣西南，有高臺鎮水，自西南來注之，東經府城南，又東，有老沔河，自南合二水來注之，老沔河二源，一出建龍池，自南與川界之小壩北流，經巖堰口東，又東北流，一曰青石

水自東南與川界之籠蓋山北流至青石關西合焉。又東北流數十里入漢水。又東北流經柳村堡南。又東有一水自北來。一水自南來並會。此水自北山南流合西北一水。東南百餘里入漢南水。曰南沙河。南自賈谷關北流經七里壩東。又北入漢水口。南北相對其東南曰五郎口。又東經城固縣城南。水中有洲。稍東有小水自南來注之。稍東北有水自西北。東南流經縣城東北來會。疑即古潯水。亦名智水。又東北有馬扈河。自北來注之。馬扈河出城固縣北境山。東南流有闕王河。自東北來會。又南百數十里折東南至洋縣西南境。入漢。疑即古駱谷水。又東有鐵臺河。亦曰溢水。自北來注之。鐵臺河出北境秦嶺之西南山。二源西南流而合。折東南。曲曲流二百里。至洋縣城西南入漢。又東經洋縣城南。又東稍北八十里。有潛水。自北來注之。潛水出鐵臺河源之東南山。東南流百數十里。經槐樹關西。又南入漢。又東經眞武鎮北。有沙河。西南自西鄉縣北境來注之。沙河出西鄉縣西北之樓山。東北流有祁了山。水自西來會。又東北經眞武鎮南。又東北入漢。又東稍北。有金河。自北合。二水來注之。金河出北山。東南流有玉門山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流入漢。又東南流至鐵石關南。有李家河。即饒風河。自東北合數水來注之。李家河出柏林壩北山。東南流合西來一水。曰魚溪河。東南流八十里。有一水自北合東北一水。南流來會。又東南至馬家溝。東折而西南流。南經金雞嶺。子午山東。又東南有兩河。東北自雲霧山北合而西流來會。折西南流。經饒風嶺北。又西南入漢。折西南。經西鄉縣東北境。渭門鎮東南。又南折。東南流有洋河。即清涼川。西南自鹽場關北流。合木馬河。東北流來會於茶溪鎮北。洋河源出西鄉縣東南與川界之鹽場關北山。北流經魚渡路。西又

北有小巴山東水自西來會。又北有揚旗河自東來會。又北經礪白壩西有七十二渡河。一自大巴山北麓。一自飛龍山。合而東流來會。又北數十里至縣東境。有木馬河自西南來會。木馬河源出縣西南與川界之米倉山。東北流有大巴山西北麓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有賈峪關東水自西來會。東流經風口南。又東折東北流經空渠鋪北。又東經縣城南。又東與洋河會。二水既合。東北流經金牛山北。受西北來一水。又東數十里。有洋溪南自皂軍山北流。經父子關。東北流來會。又北稍東至茶溪鎮西北入漢。又東至石泉縣西南有珍珠河北自雲霧山西南流。合西北之香子河來注之。又東經縣城南。又東南流有池河。東自螞蝗山來注之。折南流。受東來一水。又西南經漢陰縣西境。南至馬家營西。漢陽坪東。折東南流。至紫陽縣西境。有小松河自北來注之。又南有渚河西南自四川太平縣境北流。經毛壩關。合二水來會。渚河卽任河。其上游曰北江。出四川太平縣東境黃墩山北麓。北流。合東一水。西北流百里。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北流。入陝西界。經毛壩關東。又北有渚河。自縣西南境東北流。折而東南。合西南一水來會。又北經馬家營東。又北折而東流數十里。曰渚河。亦曰任河。至紫陽縣之西南。東入漢。曰任河嘴。又東經城南。又東經西沙壩南。又東有汝河。西南自雙河關來注之。又東有嵐河。東南自花龍山來注之。嵐河出東南界花龍山。西北流至水圍城北。會西南來一水。又西北折而北流百餘里。又折東北。經嵐河右營之東北。入漢水口。正對漢北岸之流水鋪。又東有香河。自南來注之。香河出平利縣西南境。西北流。經香河營東。又北九十里。入漢。又東稍北。至興安州西境。有越河。卽古直水。合恆河。西北自漢陰縣來會。漢陰縣西北山。有二水。南流而合。

又會西來一水，東南流，經縣城西南，又東南五十里，有添水河，自東北山來會，即古直水也。又東南經澗池鋪西，又東南五十里，經關埡南，有白音溝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經恆口堡南，有恆河，自北來注之，又東南至長鎗鋪西南，有傅家河，自北來注之，又南入漢，又東稍北，經州城北，又東，有黃羊河，南自平利縣來注之，黃羊河，出平利縣東南界，白土路營二水，南曰石牛河，北曰連先河，西流至營西而合，西流即古灌溪水也，有鬪子山水，自南來會，又西北流，經縣城西南，又北數十里，受東南來一水，又北流至州南之黃羊村東，又北，經州東而北，入漢，又東北，經二郎鋪北，有一水合二溪，自北來注之，東經青山鋪南，又東北至洵陽縣西南，有閻河，自南來注之，閻河出縣南，與湖北界之七里關南山北流，合西南來之炭河及神河三水，西北流，又折而北，而西，受西南來之孟家河，又北至閻河鋪西北，入漢，又東，過縣城南，有洵河，自北合鎮安縣諸水，東南流，經縣城東北，而南來會，洵河源出鄂縣東南豹林谷之西南太乙山，西北徑鄂縣百五十里，東北徑長安縣二百餘里，太乙山西北麓，即西黃谷嶺，爲滻水之源，其西南麓，即洵水源也，南流，合東來一水，又南八十里，合西北來一水，又南四十里，合西來一水，又東南，經兩山間，三百餘里，至兩河關南，有鎮安縣水，自北來會，鎮安縣水，二源，西北源，出天書山，東南流，北源，二水出舊縣關東南山，南流，至石壘子南，會焉，南流，經徐家坪西，又南數十里，經縣城東，又南，有一水，西北自紅山洞，東南流，合一溪，經縣城西南來會，又南，受東來一水，又東南，受西來一水，又東南，受東北來一水，又南，經青鎮關東，又南，折東南流六十里，有東岔河，自東北湖廣界來會，又南，至兩河關東南，洵河自西來會，洵河又東南，經趙家灣東，又東

南經洵陽東，與湖廣界八十里，折而南，經縣城東北，又東南入漢，此水源流五百餘里，在陝中入漢巨川，惟黑龍江及此水也。又東稍南，受北來構園水，又東經大棕溪鋪南，鋪北即湖北鄖西縣西南界。又東南有冷水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稍北，經月兒鋪北，稍東有吉水河，北自鄖西縣西北境來注之。水口北岸，即湖北界。吉水河出鄖西縣西北境，與陝西界之鐵錫嶺東南流，經沙口鋪南，又東南九十里，經上津堡西，又南八十里，受西北來一水，又東南五十里，受東北來一水，南經夾關塘東，又南於白河縣北界入漢，稍東南，有白河，即大白石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經白河縣城北，又東，有小白石水，自西南來，經城東而北注之。又東，入湖北鄖陽府界，鄖西縣之西南境，東流受東南來一水，漢水自源至鄖西界，已一千三百餘里，又東北百里，至縣南境之黃連壩，南有水北自縣城來注之。水有二源，東源出水龍洞東北山，西南流九十里，經縣城東南，西源出黃雲鋪西山，東流合北一水，經土門鋪南，折而東南，經城西南，至城南會焉。又南流八十里，於黃連壩東南入漢，亦曰黃連水。又東北，有曲遠河，自北來注之，曰曲河口。曲遠河出涓河山之西南麓，其東水，即沿河也。曲遠河南流至青銅鋪，折而西南流，至曲河口南，入漢。又東流，有陡河，西南自竹溪竹山二縣合諸水北流來會。陡河即竹溪水，有二源，西北源曰竹溪河，出竹溪縣西北，與陝西白河縣界七里關西南之雞籠山，其北水，即閩河炭河也。竹溪南流數十里，至中峯塘東南，有白土關水，西自界上西溝塘來會，其西水，即平利縣東之石牛河也。竹溪折而東流，有一水，自北來，經城西來會。竹溪又東，經縣城南，有洛家河，自北來注之。又東稍北，折東南流，至水坪塘東南，有縣河，自北界山北流百餘里來會。曰

西兩河口。又東南七十里。至東兩河口。西南源來會。西南源曰柿河。出西南與陝西界會家村北山。其西水。卽嵐河也。柿河東流百六十里。經渡船口塘北。又東四十里。有奏坪河。自西南來注之。折東北流百里。至東兩河口。與竹溪會。有羊腸河。自東南來合焉。又東北經竹山縣西南境。至縣南。有犂落河。東南自陰條嶺西北流。合西南麥場堰北水。北經上龔塘西。曲曲西北流來會。又東折而北。經竹山縣城東。又北稍東二百三十里。至鄖陽府治鄖縣西南境之鮑家渡。東黃龍灘。西受西來一水。又北七十里。至陡河口。西北入漢。竹溪柿河源流行六百餘里。竹山古上庸地。竹溪縣又在其西。縣之北境及西南。卽陝西白河。洵陽與安州平利縣界。其南境及東南境。卽四川夔州府巫山縣界也。又東經鄖縣西境。洪河館南。又東折而南。經府城西南。受西南來一小水。又東流受西南來之小嶺塘水。又東至土地堰南。折南流。經龍門塘西。有一水西南自十堰店東北流。經八畝地來注之。府東南境水也。又東流。有水自東北來注之。卽龍門塘東北一水。又東南流。至均州西北。有水西南自白浪塘南北合。二水東北流來注之。又東流。經州城北。折東南流。至曾口。東有曾河。西南自兩河口。合太和馬嘶二山水。東北流來注之。太和山。在均州南百二十里。其南山北麓水。曰呂家口。西北流。至兩河口塘。有馬嘶山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北曲曲數十里。經武當山西麓。又北至孫家灣北。又東北經州南境。至曾口南。有草店水。南自太子坡北流。稍東來會。又東北於曾口之東入漢。又東南數十里。至蕭江口。有丹河。北自河南浙川縣西。合陝西商州山陽商南諸水。南流來會。丹河卽古丹水。源出陝西商州西北境之秦嶺東麓。其西北卽藍田縣東界藍關。藍水之源也。丹水東南流。至紅門

口南有一水自北來會。又南有一水自西來會。曰乳水。河。又東南至州西南境。有剗水。自北山藥子嶺。合二水南流。至上板橋。又合西北一水。南來會。又有五峪河。自西南合南秦川。及赤水。峪水。東北流來會。丹水又東。經州城南。又東曰丹江。折而南流。經巴樓鋪。白陽店。西。又東南流。經商山北。經商維鎮南。又東南至龍駒寨南。受北來一水。又東南流。經商南縣西南境。有銀花水。西自中村。合二澗東流。經土門來注之。折而東流。有武關河。自北來注之。又東。經縣南境。稍東。有清油河北。自城東來注之。又東南。經打鼓洞。梳洗樓。凡百六十里。入湖北鄖縣東北界。數十里。又東。入河南浙川縣西北界。有淇河。自北來會。淇河。出商南縣東北山。二源合東南流。入河南浙川縣西北界。又東南。數十里。折而南。又東南流。入丹水。丹水又東南百里。經浙川縣城西南。有金牛河。合沿河西。自鎮安山陽來會。水勢始盛。曰丹江。金井河。出陝西鎮安縣東北孟家寨。南北二水。東流而合。又東。合北來一水。東南流九十里。至扈家坪東南。有社川河。合三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經山陽縣南境。有色河北。自縣北苦竹源南流。合東西四水來會。又東。經沙溝鋪南。又東。經商南縣南境。吐霧山南。又東南。至胡家店東南。有滔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入湖北鄖縣東北境。經梅嶺北。又東。至浙川縣西南境。東入丹水。俗稱滔河。源流行五百餘里。丹水又東南四十里。有老鶴河。北自杏花村南流。合熊耳山南之雙河。南經西峽集及背山。凡三百里。至馬蹬店之西南來注之。丹水又南。稍折西南流。百三十里。於蕭江口東南入漢。此水源流。曲折行八百里。稍南。有青石鋪水。西南自太和山東。北麓來注之。又東南流八十里。至光化縣西北。分爲二派。夾客洛河洲。至縣城西南之舊城西。復合。曰老河口。又南至

穀城縣東北有余家河自西來注之。又南經城東南之仙人渡。有南河。卽古沮水。西南自房縣東流。合保康縣水。東北流來注之。沮水源出房縣南境之景山。在縣南稍西。百三十里。其西爲陰條嶺。其東南爲五柯樹山。又東爲保康縣南境山。又東爲北風山。勸易巖。漳水源自景山北流百數十里。至縣城西北。有包家河。北自東漢村西南流百餘里。來會於城北。折東南流。經宜陽灣北。又東。經驢蹄店南。又東。至保康縣西北之盡口。有白巖河。自西南來會。白巖河出景山之東南百里。五柯樹南山。東北流。曲曲至博慶坪南。又東北。折東南流。數十里。至王家灣北。折而北流。百餘里。至姬公會西。折東北流百里。與沮水會。又東流。至保康東北之洞庭廟西。有板倉河。西南自縣城來會。板倉河出保康縣南境之馬湖堰。東北流。經羅圈巖西麓。其東水卽南漳縣西水也。板倉河又北。經黃保坪東。折而西流。數十里。至保康城西南。又折而北。而東北。數十里。會沮水。沮水自洞庭廟西。折而北。又西北。復折而東北。經雞子口。東俗曰南河。又東北。經穀城縣城南。又東入漢。此水源流曲折。行五百里。又東南。至廟灘東。受東北來一水。又南至太平店南。折而東流。有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北與河南鄧州界。東南流六十里。至黑龍集西。折而西南流百五十里。至太平店之東南。入漢。又東南。至牛音塘南。稍東北流。經襄陽府城北。樊城南。稍東。有白河。唐河。東北自河南新野。合南陽府諸縣及鄧州水南流。又合西來之清河。東來棗陽之滾河來會。白河源出南召縣西北境之曹峯山。在老君山東南。二百餘里。其西北爲伏牛山。北卽汝水。其東北爲沒大嶺。卽沙河源也。白河。南流。經演藝山麓。又南。經縣西境。又東南流。至南陽縣北境。有雞子河。自東北山西南流。百數十里。合西北來之雅河。

來會。又西南出山曰白河。西南曲曲百餘里。經府城東。而南分爲二派。其東南流之支津曰深河。南經林水驛。至郭家灘。會唐河者也。正派於城東南西南流百五十里。至新野縣北境。西流與湍河。湍河會。湍水出嵩縣老君山南麓。南流合長城河。至內鄉。合螺螄河。黃水河。默河。又東南徑鄧州新野。合潦河。與白河會。白河既會湍河。南流經新野縣城西。又南數十里。有刁河。西北自內鄉西南山東南流。經孫家寨。又東南。經鄧州南境。又東南流。凡三百里來會。白河又南數十里。入湖北界。經襄陽東北境。西南流百餘里。唐河自東北來會。唐河三源。至唐縣皆會。故名唐河。其北源曰裕州。西境之趙河。源出魯山縣南境大山。在雞子河源之東南。流百餘里出山。又南折東南流。有三里河北自趙河源之東北山。亦南流百數十里。與趙河會。此河南流處。有支津。東經葉縣南。舞陽北。東至鄆城西。入沙河之澧河也。三里河南流。與趙河但隔一山。趙河又東南。有裕州左右二水。俱出北山南夾州城。左曰潘河。至城南合。而西南流。數十里來會。又西南百餘里。至南陽縣東南境。曰趙河。折而東南流。九十里。至唐縣西北。其東源。東自泌陽來會。東源曰泌河。又有兩源。南源出泌陽東。與礮山縣西界之銅山。西流數十里。北源出縣東北之大胡山。西流。又西南合北來一水。數十里來會。西經泌陽縣城南。又西有灤水。北自申陽山西麓南流來注之。又西數十里。折西北流。經大河屯北。又西有毘河。東北自慈邱山西南流來注之。又西。至唐縣城東北。又西北。與趙河會。南流經縣城西。而南。其東南源。東南自桐柏縣來會。東南源曰盧家河。二源一出桐柏縣東北界之岡龍山西麓。其東水。卽入淮之明港河也。西麓水。西南流八十里。一源北出泌陽南界山者。南流數十里來會。又西南七十

里。至桐柏縣北境。有一水。西南自淮源桐柏山北麓東北源來會。又西北九十里出山。曰盧家河。又西北百數十里。經唐縣南塘。至縣城西南。會趙河而南。以下總曰唐河。西南流百里。至郭家灘。東南有白河支津。曰溧河北。自府城來會。又西南八十里入湖北界。經襄陽東北境。百數十里。白河自北來會。白河既會唐河。西南流三十里。有清河。西北自北界東南流百餘里來會。其東有滾河。自荊陽來會。滾河三源。東北源出棗陽縣東北境之洛湖店。南流。又西南數十里。折西流。經縣城南。有北源。自北來。經城西而南合焉。又西南流八十里。其南源自東南山。西北流百里來會。折西流。曰滾河。經秋樹井南。折西北流。經打火店北。又西北。與白河會。白河又西南流四十里。至樊城東南。入漢。白河源流行七百里。西合湍水。東合唐河。泌水。南陽全府州縣羣流。畢會湍。泌亦源流行六百餘里。實入漢之巨川也。趙河。即古清水。漢水。又東至東津灣。西折。向正南流。經東南境百里。有羅家河。自西來注之。又東南流數十里。經宜城縣東境。又東南百里。有蠻河。西北自南漳縣。合歇馬清涼二河。東南流來注之。南漳縣在襄陽府西南百二十里。宜城西北百四十里。其西與鄖陽府保康縣連界。其南境多大山。自竹山而東南爲房山。景山。爲五柯樹。爲龍潭山。高雞寨。東爲老龍山。北風山。至縣南。輿遠安接界。綿亘不斷。而東南至荊門州之西北。凡數百里。禹貢荊州之荊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卽今清涼河也。論源流。則歇馬河較長。歇馬河源出縣西南。與保康縣南界龍潭山北麓。其南卽興山。遠安北境羣山也。東北曲曲流。經老龍山西。折北流數十里。至長坪西南。有一水西南來。經羅圍巖東麓來會。折東北流。經長坪北。又東流。經杏橋坪北。又東南五十里。經南漳縣城南。又

東南經騎龍集南又東南至武安鎮南清涼河自西北來會。清涼河出南漳縣西北大山，卽穀城縣南界，保康縣東北界，襄陽縣西南界，諸山相連者也。東南流循山南麓八十里，至縣北龍門集之北，又東南流百餘里，至武安鎮西南會歇馬河，東流曰蠻河，又東稍北，經宜城縣西境，朱家嘴南稍東，折東南流八十里，至縣東南境之新店，又東南八十里入漢源，流行四百有餘里，又南經安陸府治，鍾祥縣北境之豐樂驛，西有豐樂河，自東北來注之。豐樂河西南流百三十里入漢，又南六十里，有樂鄉河，自西北來注之。樂鄉河卽夾浴河，源出南漳縣西南界老龍山南麓，其西北卽歇馬河也。東南流二百餘里，合西來一水，經鍾祥北境，又百餘里，有石橋河，西自山東流，經石橋驛南，又東合西南來之荆門山，北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入漢，歷陽石橋二驛，皆荆門北境，源流三百里，此河源東南七十里，卽當陽漳河源，又東南經安陸府城西三尖山東麓，三尖山，西自荆門山東北，綿連數十里，至此山甚高大，其東南爲黃土坡山，東臨漢江，隔岸卽府城也，疑卽古內方，後人名爲章山，又東南至舊口，西有寨子河，自東北來注之，折西南流，經荆門州東南境，有水西北自州城合南北二水，東南流來注之。一水出州西南山，東北流經州城南，又東一水，西北自荆門山東南流，經城東北而南來會，又東南曲曲百餘里入漢，又正南，經石碑鎮東稍南，折東南流，至沙洋鎮北，折南流，經京山縣西南境之多寶灣，西又東南流，至潛江縣北境之大澤口，西北有支津，西南流，西通荊州府南通監利，東南通沔陽州，諸湖支港縱橫交會，卽古之雲夢澤，見後漢水正派，自大澤口折而北流數十里，又折東流，至張集港南，又分支津，南經潛江縣城之東北，又東南爲沔陽北湖，漢水正派，又東

南經黑流渡南竹根灘北。又東分爲南北二派。北派東北流。經天門縣南境。天門卽舊景陵縣。自截河場東。至乾正司南。又東數十里。有松湖支津。自東北合西北。北京山應城諸水來會。又東過沈湖。至脈旺營。與南派會。南派東流。經牛跡口南。又東南經慎口場北。彭河鎮南。東經河陽州北境。曰拖鎗河。東南至仙桃鎮南。又分一支津。南爲白泥赤野諸湖。南派折向東北流。經沈湖東。沈湖長七十里。關二十餘里。首東北。尾西南。在南北二派之中。隔一隄岸。其東村曰豆鷲。至脈旺營。與北派合。分派東流二百餘里。南北相去五六十里。二派既合。東北流。過彭公湖南。彭公湖在漢川縣西南境。自東北而西南。長六十餘里。形如鯉魚。在松湖支津之南。漢水之北。至漢川縣西南。受西來之松湖支津水。折東南流數十里。復折北。稍西。至縣城東北。有松湖支津。自西北來會。又東至澗口塘北。有澆澗諸水。北自隨州南流。會德安府雲夢應城數縣水來注之。澆水源出隨州西北界山。南流數十里。經唐縣鎮西。又南百里。至梅邱鎮東。有澗水。自西南山東北流。經鎮北而東來會。折東流。經安居店南。又東五十里。有均水。南自佛兒嶺北。流至茶庵西北注之。又東四十餘里。經州城南。有浮嬰河。北自太平嶺。南流至厲山店南。合西北來一水。東南經城西而南注之。又東流三十里。有漂水。自東北山西南流。經萬家店而南來注之。又東。經浙河店南。折東南流。至光化店東。有浪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至馬坪港南。折正南流百里。經平里市西。又東南流。經德安府治安樂縣西北境。有一水。東北自金家店。合二水。西南流來注之。又東南。至府城西北。有一水。東自城北來注之。又南。經城西。又南至兩河口南。有水東北來。經好石橋南。及雲夢縣西北之利塘鎮北。合雲夢城南之水。西北流來注。

之。又南有楊家河，西北自大猿山，合佛兒嶺南水，東南流來注之。又東南經胡金店，長江埠南，其東北雲夢境，其西應城境也。又東南百三十里，至漢川北境，劉家隔司之東，有孝感河支津，自東北來，合雲夢東水支津，南流來會。又南流，有應城南支津，自西北來會。又東南至沮口塘，南入漢，此水源流，長五百餘里。又東南流，至漢陽府治西北境之蔡店司北，有赤野湖水，自南來會。赤野湖爲漢南江北支渠總匯，分爲二流，一東流至沌口入江，其一東北流，至蔡店司入漢。漢水又東北流，曰拖路口，有三里河、北白應山、東南流，合小河諸水，經孝感而東南來注之。三里河源出應山縣北，與河南界平靖關之東南山，西南流，經麻襪市南，又西南折而東南，經十里鋪東，又南，經縣城東，又南，曰三里河。又東南有一水合二溪，自東來會。又東南，經太平鎮東，又東南，小河溪，自東北來會。小河溪出河南界，九里關東之馬口嶺，二水合，西南曲曲流百五十里，有廣水店南溪，自西北來會。經小河司西，又西南，會三里河，又南百五十里，至孝感縣西，折東南流，經縣城西南，又東南流，有支津，西南與雲夢南境八埠口支津，會三里河。又東南有桑始湖，貓兒湖水，自西來會。又東南至拖路口入漢。此水源流，四百餘里。漢水又折東南流，經漢陽府城北之大別山麓，東南來之大江，當江口有巨洲，曰漢口，卽夏口。口南岸，卽武昌也。自鄖西界至此，又一千六百餘里，源流共三千里，合陝西漢中、興安、商州、河南、南陽、湖北、鄖陽、襄陽、安陸、德安、漢陽七府二洲之水。古與大江並稱，朝宗不妄也。

水道提綱

漢水自沔陽州東流，入漢川縣界，又東流，入漢陽縣界，至縣北漢口入江。一名沔水，一名沮水，禹貢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漢書地理志。沮水南至沙羨南。入江。水經注。沔水。東與力口合。又東南。沮水入焉。又東。經沔水口。又東。經沔陽縣北。又東。經林鄆故城北。又東。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元和志。漢陽縣。漢水自漢川縣流入。寰宇記。漢水在漢川縣東南四十五里。漢陽府志。漢水故道。在今漢口北十里許。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逕從此下。而故道遂淤。今魚利略存。不通舟楫。俗呼爲襄河。以上流自襄陽也。又水有自雲夢。黃河出者。有自應城。五龍河出者。有自竟陵。阜角河出者。有經田二河。沈下湖出者。又經回龍灣。及經南湖。金剛腦出者。皆沮口以上小水入漢者。有自豬龍潭。經漢陽三汊會白水。又經東西二至山。過陳門湖。下蔡店者。此漢之別流。分於沮口以上。合於沮口之下。而復於漢者也。舊志。漢水自沔陽州沈波亭。入漢川縣境。會城隍港水。又東。分流爲麻布港。又東。右會卻月湖。左會西湖之水。折而北。右會白石段莊二湖之水。左會麻布港水。東北流。經縣城東。而北。左經石岡口。稍東。右會許冢湖。而東流。凡一百八十里。入漢陽縣界。至沮口。會沮水。分流而入金牛港。又東。過蔡店臨嶂山。又東。過黃金口。南流。至縣北郭師口。一支南流。經大別口。復至漢口。一支北出。亦至漢口。爲前襄河。凡一百三十里。入大江。大清一統志。

雲夢澤。跨江南北。蓋八九百里。自枝山而東。爲松滋。爲公安。爲石首。爲華容。濱江南岸。多蘆澤。卽所謂江南之夢也。江北尤巨。自荊州府江陵以東。監利以北。沔陽州前後左右諸湖。皆受漢水支津。至嘉魚縣東。

北漢陽府西南境，分流以入於江漢，水之東北岸，自京山天門應城雲夢孝感東南至黃州，羣水瀰匯，亦即古澤，皆入漢之水所瀦，而又分流以入於漢水。皇朝通志。

雲夢跨江南北，蓋八九百里，今自枝江而東爲松滋，東南爲公安，又東南爲石首，爲華容，濱江南岸，多藪澤，即古所謂江南之夢也。江南之夢，皆首受江水支津，成渠瀦爲澤，南入洞庭，北復入江。江北尤巨，自荊州府江陵以東，潛江以南，監利以北，沔陽州前後左右諸湖渠，皆首受漢水支津，於大澤口之西，在潛江縣西北西南流，張家港之南，在縣正北東南流，東南流至嘉魚東北之新灘司及漢陽西南境之沌口，分流入江者也。總曰沔水，在江陵東北者，曰太白湖，東南曰三湖，曰紅馬湖，在監利大江北岸，曰家淶湖，南江湖蓮頭湖，大島湖，蔣師湖，大成池，在潛江東南，沔陽西北者，曰西湖，曰邁邁湖，曰白泥湖，在沔陽南及東南者，曰上洪湖，官湖，曰白石湖，沙湖，昆當湖，東北曰赤野湖，赤野湖，實爲沌口上流之總會也。又沔陽東北境仙桃鎮南，又受漢水支津南流，西南通白泥湖，東南通赤野湖，赤野湖有支津，北會漢水於漢川縣東南境之蔡店，東西地四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漢水東北岸，自京山天門應城雲夢孝感東南至黃陂諸水所瀦，亦即古澤也。天門竟陵諸水，東北匯爲楊葉湖，京山水東南會焉，又東北爲三臺湖，應城水自北來會，又東南爲松湖，經漢川縣城東北，入漢水。雲夢東有湖，西南流至縣東南分爲二派，一西北，經城西而北，會沮水，一南流，會楊家河，俱東南至沮口入漢。孝感水下合貓兒湖於拖路口入漢。黃陂縣西南境，漢陽縣東北境，有牛欄，東通黃陂東南之五湖，南入江，以上諸湖，皆入漢之水所瀦，而又流入漢入江者也。水道提綱。

雲夢澤。在監利縣南。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水經注。監利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經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州互隲。兼包勢廣矣。大清一統志。

大江經江夏縣北。黃陂縣南。折東南流。有武湖水。自黃安縣來會。皇朝通志。

大江既會漢水東北流。中有沙洲。又東北經武昌北境。南岸有南湖水口。一名五丈湖。在江夏縣東。北岸卽黃陂縣之牛湖水口也。牛湖在黃陂西南。袤邪八十餘里。廣五十里。東南流入江。卽古澗水。自漢陽來入。曰澗口。又東。大江始折東南流。自岳州巴陵東北流至此。徑五百數十里。北岸有武湖水。自黃陂來注之。曰武口。亦曰沙洲口。武湖水。源出黃安縣西北境。與河南界之老山二水俱南流。經仙居亭山左右。約百餘里。會於河口之南。卽新集之西南也。又南八十里。經木蘭山西麓。又南百餘里。經黃陂縣城東。又南有什子湖水。西南來。鴨魚湖水。東南來。並會。又東南流。有牛湖支津。自西南來會。藉爲湖。周五十里。又東南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自嘉魚縣東流。入江夏縣。會漢水。與漢陽府漢陽黃陂二縣分界。又武昌府舊志。大江至嘉魚縣城九十里。過城歷上下二簾洲。至上沙洲。入江夏縣界。又元和志。大江水在黃陂縣南一百一十九里。西南自江夏縣界流入。南湖在江夏縣南。輿地紀勝。在望山門外東南四里。舊名赤瀾湖。外與江通。長隄爲限。長街貫其中。四旁居民蟻附。牛湖在黃陂縣西南五十里。東通大江。其支流。西

南入漢陽縣界。武湖在黃陂縣東南，卽武口水也。水經注：江之左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南至武城，入大江。元和志：武湖在黃陂縣南四十九里。黃祖閱武習戰之所，寰宇記：在縣南二十里。黃陂縣志：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東至黃岡縣一百三十里，周回四十五里，東通大江，亦名黃漢湖。大清一統志。

經黃岡縣西北，有華家河，自黃安縣來會。白塔河，自麻城縣，經黃安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至黃岡西北境，陽邏驛北岸有水，北自黃安縣，合二水來注之。華家河，出黃安縣北，與河南界之暮雲山，在周八家村之西，又西，卽仙居亭山也。南流九十里，折東南流，有郭家河，自東北來會。經縣城西，又南百餘里，經三姑井西，又曲曲東南流，折而西南，百數十里，至驛東南，入江。又東南，經汪家鋪南，白虎山北，北岸有湖水口，湖在陽邏驛水之東，團風鎮水之西，形三角，數十里。西南流，入江。又東稍北，流至黃岡北之團風驛，西有水，自北合麻城諸水來注之。江口有洲，白塔河，出麻城縣北界之黃土關大山，南流，曲曲百餘里，至縣城東，有洪家河，東北自虎頭關東山，西南流來會。又西南流，有道觀河，南自馬鞍山西北流，折而東北，經沙河鎮，東合八疊山之水。又西北，經白果鎮來會。又西北流，有浮橋水，北自黃安，東北界之分水嶺南流，經黃安東境，麻城西境百數十里，至浮橋西中館驛東，又南來會。又西南至宋埠鎮，南岐亭東，折而東南，曲曲百六十餘里，至團風驛之西，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自漢陽府黃陂縣，流入黃岡縣界，與武昌府武昌縣分界。又元和志：大江自江夏縣界流入，又

東入黃岡縣界。漢陽府舊志：大江入黃陂縣境，經縣東南三十里，流十五里，至沙口，入黃岡縣界。華家湖在大冶縣東北五十里，源出縣西北流水里，由黃石港入江。垂山水在麻城縣東，今名白塔河，水經注：垂山水出垂山之陽，與弋陽潭水同出一山，水之東有南口戍，又南經方山戍，西流注於舉水。麻城縣志：白塔河亦名界河，源出河南光山縣界，經黃土關外南流，又經麻城縣東北三十里，又南經縣東至縣南合桃林河，為縣前河，折而西，會白塔河，始名縣前河。西南流，經縣南十里，名高岸河，稍西匯麻溪白泉二河，又西南，會浮橋河，又西南，過宋埠，至岐亭鎮，合松溪河，名岐亭河，又西南，經黃安縣境，南入黃岡縣界。黃岡縣志：長河自麻城縣流入，會道觀河，沙河諸水，由團風鎮入江。大清一統志。

南流。經黃州府西北，有白洋湖，自咸寧縣，經江夏武昌縣來會。皇朝通志。

江至水口，折正南流，六十里，經黃州府城西北，有小水口，自府北境，西南流入江，經城西，有磯，曰赤鼻磯，折而東流。南岸武昌縣境，有諸湖水，自西南來注之，曰樊口。南岸湖自江夏東境之白羊湖南，為山口鋪東，為白虎山，南湖水漸廣，其上游南出咸寧縣東北山，數源東北流，合而曲，曲經山中，曰大港水，又北至金牛港，入湖，曰梁子湖。西北自長山鋪東南，至武昌縣西之樊山，長百三十里，廣八十九里，盡匯縣境湖澤，九十九北注大江。水道提綱。

元和志：大江流入漢陽縣，去縣東二十步，東北流入黃州界，又大江流入漢陽縣界，與武昌府江夏縣分界，又東北會漢水，入黃陂縣，又東入黃州府黃岡縣界，又大江東南流，入武昌縣，與黃州府黃

岡縣分界。白洋湖在江夏縣東北十五里。一名白楊湖。西北流。經青山磯入江。曰白楊浦。樊港在武昌縣西南。一名樊溪。一名袁溪。一名樊川。源出咸寧縣東四十里。東北流爲高家河。入武昌縣界。又北。經金牛鎮。爲金牛港。匯爲梁子湖。又北。爲蘆席口。又北。經樊港。經樊山下。而北。入江。爲樊口。唐書地理志。武昌有樊川。明統志。在樊山西南。控縣南湖澤。凡九十有九。大清一統志。

經武昌縣北。又東有巴河。自羅田縣。經蘄水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武昌縣城北。南岸縣城。與西北岸府城。隔江相望。又東稍北。南岸有五丈湖口。卽武昌東之南湖。俗曰洋瀾湖者也。又東稍南。北岸有小湖口。卽黃岡東境湖。又東有巴河。東北自羅田縣西南流。至蘄水縣西境來注之。巴河源出羅田縣石門寨西。多雲司東南山。西流經天堂寨南。又西南流。有一水自北來會。又西南流。曰九子河。又南流。經平湖店西。又西南至縣西南境之油店。西有油河。東北自縣北淨瓶山水。合石柱山水南流。曰沙河。又西南曰油河。合東一小水。南經縣城東。又經其南。西流來會。自源至此。已二百八十里矣。又西南數十里。折南流。經蘄水縣北境之上巴河。又西南百餘里。經巴水驛西。又南。至下巴河之西南。入江。巴河口之西。卽黃岡東湖口。其東又有小湖口。自東來注之。水道提綱。

大江流入黃岡縣界。與武昌府武昌縣分界。黃岡縣志。大江自黃陂縣。經陽邏團風鎮。至赤壁磯。遶南岸東。過巴河。入蘄水縣界。又水經注。大江又東。經五磯北。左則巴水注之。五丈湖在武昌縣南半里。一名洋漫湖。一名洋瀾湖。連車湖。西控兩湖之水。出大江。寰宇記。五丈湖在武昌縣東。有長湖。

通江南冬卽乾涸陶侃作隄以遏水於是永嘉初隄頽破太守褚雋之重修復輿地紀勝五丈湖舊曰南湖臧質逃入南湖以荷自蔽卽此巴水源出羅田縣北南流入蘄水縣界又東南流入黃岡縣界入江今謂之巴河其上流名平湖鄉河一名九子河水經注巴水出零婁縣下靈山南歷蠻中吳時舊屯所在也引巴水以溉野又南經巴水戍南流注於江謂之巴口輿地紀勝巴水源出版石山羅田縣志平湖鄉河源自鹽堆山西流會瀧泐河下與新昌河三里河合出尤河嘴入蘄水縣界經黃岡縣至上巴河入縣東北八十里南流至縣東南四十里下巴河入江東卽蘄水縣界按水經注零婁縣之下靈山在今壽州霍邱縣界大清一統志

折東南經大冶縣東北蘄水縣東南有滂水自江南之英山縣來會皇朝通志

大江又折東南流南岸爲大冶縣東北境之黃石港口華家湖自五丈港塘之南廣二十餘里東南流曰黃石港又東入江正對滂水口東北岸有滂水自東北來經蘄水縣城東南而西南流注之滂水源出江南英山縣北界嶺南流曰落里河流百餘里折東南流有一水自東界嶺西南流經縣城東南而西來會曰雞兒河卽關水也又南流經縣城東經土峯嶺豹子山之北折西流百數十里曰古河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六十里經蘄水縣城東南又西南七十餘里至關溪司入江又東南經蘄州西北境之茅山司西南岸有道士泐口大冶縣東北有張家湖在黃石港之南東流曰道士泐入江正對茅山司水道提綱

大江與黃州府黃岡縣分界又東南流入大冶縣又大江與武昌府武昌縣分界東南流入蘄水縣

界與武昌府大冶縣分界。又水經注：大江又東經軼縣故城南東，會滹水口。又武昌府舊志：大江至武昌縣界，經蘆洲磯，至樊口，凡九十里，抵武昌縣城，過城經五丈口、土腦嘴，又七十五里，至大冶縣界。大冶縣志：大江自武昌縣界五十里，至黃石港，經道士汛。希水，希一作滹，源出江南六安州英山縣，西南入羅田縣界，爲英山河，又西南爲落翎河，踰嶮石爲石嶮河，一名古河，一名界河，又西南入蘄水縣，西南入羅田縣，入江水。水經注：希水出灑縣霍山，西南流，分爲二水，支津出焉。又南積而爲湖，謂之希湖，輿地紀勝：嶮石在蘄水縣東北，羅石三溪之水會焉，高數十丈，十里餘，橫截溪流，水注罅中，皆成巖竇，玲瓏相通，衝淙而下，湍迅異常，入蘄水縣界，爲希水。武昌府舊志：自石嶮分金山入蘄水縣東境，西南流，名蔡家河，會九江河，東分一支，名倒流河，又西南流，至縣南，名南門河，過南城，西流出蘭溪，口入大江。大清一統志。

經興國州東北有漳源湖，自大冶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經興國州東北境，有漳源湖，西自大冶來注之，曰漳源口。漳源出大冶縣西境大港東山，三源合東南流，經縣城南，又東爲金湖，經小箕山北，爲漳源湖，廣數十里，又東爲小口，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入大冶縣，與黃州府蘄水縣及蘄州分界，又東南流，入興國州，又大江東南流，入蘄水縣界，與武昌府大冶縣分界。武昌府與興國州分界，又大冶縣志：大江經道士汛，又七十五里，至漳源口，流入興國州。漳源湖在興國州北七十里，接大冶縣界，發源武昌縣陽橋諸山，合大冶縣諸水，經下

游湖出漳源口入江大清一統志

經蘄州北有蘄水來會皇朝通志

江中有洲其東北岸卽蘄州城北之蘄水口也。蘄水東北出大浮山數源。一源出龍坪山西麓西南流。至大同司北。又西南有南源。二水出茅坪山寶蓋山者。西流合而來會。又西流曰童子河。至高山鋪南而西有北源。出豹子山者。亦西南流。曰開口河。經鋪西北而南來會。曰兩河口。又南經西河驛東。曹家鎮西。分爲二派。一東匯爲赤東湖。一西南流而合。又西南數十里。至州城之北。西入江。其口正對沙洲。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南流。入與國州。與蘄水分界。又黃州府舊志。大江自巴河經蘭溪口。至月石磯。抵蘄州城。西繞城東南流。經山港。挂口港。至龍眼磯。抵蘄州城西。繞城東南流。又水經注。江水又東經西陵縣故城南。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東北注之。蘄水在蘄州東北。今名蘄河。亦名童子河。源出州東北。大浮山。西南流。合三十六水。又西南流。合鉛錫水。入赤東湖。至州西挂口。入大江。水經注。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南。入於江。大清一統志

又南有富水。自通山縣。經興國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經州城西南。有數洲。又東南南岸有富池口。富水西南。自通山縣東。經興國州。合諸水來注之。富水出通山縣西。太平鋪諸山。其西諸水。俱自崇陽西北。至蒲圻入江。卽陸水也。其山東數水。東流合而東。經寺下鋪。東南。又南合一水。又東。經通山縣城南。又東北流。至花橋北。合二水。至板橋。又南。

合一本又東至陽辛市有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有水南自江西武寧縣北境小洞山來會。又東南經排市鎮北。又東北流有高橋市。南北二水合而東南流州城西北湖。匯諸水。西爲冰湖。西流合而南來會。曰港口。又東數十里。經州城南。有一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有夾節湖。匯諸水自南來。經雞籠山來會。又東有網湖水。自西北來會。又東至富池鎮之南界首鋪之北。入江。水道提綱。

武昌府興國州志。大江經黃陂口。又東南經富池口。武昌府志。大江又東過下雒縣北。又東富水注之。富水源出通山縣。東流至興國州東富口入江。今名長河水。經注富水出陽新縣之青盪山。西北流經陽新縣。又西北經下雒縣。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爲沃壤。舊吳屯所在也。興國州舊志。長河有二源。俱出通山縣界。南源爲寶昌河源。出九宮山。流經州界首鋪。名慈口港。北源卽通羊港。由州西北一百三十里雞口港入境。俱東流至陽辛渡合流。今名陽辛河。曲折東流。繞州城南。納境內諸湖水。凡二百二十五里。出富池口入江州境。水最多。皆匯於此。大清一統志。

經廣濟縣西南折東北流。南岸入江西界。皇朝通志。

又東南經廣濟縣西南境之馬口鎮南。折東北流。南岸入江西界。水道提綱。

大江與武昌府興國州分界。又東南流入廣濟縣界。又黃州府舊志。大江抵蘄州城西。繞城東南流。經新洲。宿鳩洲。出浮玉磯。至高林港。凡六十里。入廣濟縣界。又大江又東南流。入興國州。與蘄州分界。又東流入江西。又興國州志。大江又東南經富池口。東入江西。大清一統志。

經瑞昌縣西北。有楊林湖水。卽溢水來會。皇朝通志。

經瑞昌縣西北境。北岸有馬口湖水。口馬口湖水。西北自蘄州城東南迤而東。會諸小水。及東南至廣濟西南馬口鎮之東南。入江。又東北八十里。折而東南。南岸有瑞昌水口。卽古潞水也。今日楊林湖水。西出縣西界之赤顏山。二源合東流。經羊腸山南。又東經縣城西南。有小水。北自城西來注之。稍東。經城南。有白石巖水。自西南來。有羅家湖水。自南來。會又東北。豬爲湖。周二十餘里。分爲二流。一西北流。有白沙渡水。自西來。會卽馬頭鎮之南水也。又東北流。入江北岸。卽廣濟東。與黃梅接界之新開口也。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南流。入廣濟縣界。與江西之九江府瑞昌縣分界。又大江與蘄州分界。又東流。入江西九江府瑞昌縣界。楊林湖。在黃梅縣西南二十五里。西接太白湖。東由濯港。經白沙渡。入孔壠小江。至清江鎮。入江。大清一統志。

經黃梅縣西南。有縣河。合廣濟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經黃梅縣西南境。有縣河。東北合諸水。經小池口來注之。水出黃梅縣西北龍坪山。兩源合。東南流。有孫家山水。自東北來。會。曰古角河。又南有老寺山水。自西北來。會。折東南流。經縣城東。又西南流。至黃連村。有廣濟縣水。自西來。會。又東南合一小水。又西南數十里。入江。廣濟縣河二水。一曰縣河。出縣北橫岡山。西南流。經縣城東。而西南有曆峯山水。自城西來。會。南流。曰撻水。河。折東南流。匯爲大澤。迤而東北。曰太白湖。又北。受東衝山水。自東流出。經雙城驛前。又東至黃連村南。與黃梅縣河會。水道提綱。

大江與江西之九江府瑞昌縣分界。又東流，入黃梅縣。黃州府舊志：大江入廣濟縣界，自高林港過田家鎮，一百二十里，遶長隄，經武穴鎮，至界牌石，入黃梅縣界，至套口八十里，過小池口。隆斗河，在黃梅縣東，一名鼓角河，有二源，一出唐家山，南流，經龍坪山麓，又經渡下橋，一出鼓角山，南流，經亭前驛，至兩河口，合流，過柘林鋪，至鐵塘口，會小溪河，遶縣城南，名縣河，自縣西流，匯張家湖，會馬頭橋河，爲殷家河，又西南流，經黃連嘴，會廣濟，達水河，出西南，入大江。關山河，在廣濟縣北二十里，一名撻水，河源出展旗山，南流十里，經松陽橋，名石塔河，又經縣西秀雲山東，爲關山河，又南流數里，爲圍山河，而達於梅川。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至九江府治，德化縣西北，亦名潯陽江。北岸爲黃梅縣，及江南之宿松縣界。皇朝通志。

又東南有數洲渚，至九江府治，德化縣西境之溢口。大江西北，自武昌府東北，青山鋪之北，東南流，至溢口，計六百餘里。大江自此，其勢遂向東北。溢口水，卽瑞昌縣東南楊林湖，東流，經錦繡谷，又東北流，至府城西境，有小水自東南來，會北入江，亦曰溢浦。北岸亦德化界，有柘港湖，江磯湖，諸小水。東經府城北，亦曰潯陽江。又東稍北，北岸爲黃梅，與江南宿松縣之界。西曰小池口，楊家穴，黃梅境。東曰段腰鎮，歸林司，宿松境。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流，入黃梅縣，與九江府德化縣分界。又東流，入安慶府宿松縣界。又黃州府舊志：大江入黃梅縣界，至套口八十里，過小池口，至清江鎮十里，屬江西德化縣。自清江鎮，鷓鴣嘴三十里，仍屬黃梅縣。潯陽江，在府城北，亦名九江，卽大江也。自湖北與國州界，東流入境，經瑞昌縣北三十五

里。北岸爲湖北廣濟縣界。又東經府治德化縣界。北岸爲湖北黃梅縣界。又東合彭蠡湖水。經湖口。縣北二十里。又東北經彭澤縣西北二里。北岸爲安徽宿松縣界。又東北入安徽望江東流二縣界。江廣二十里。西自瑞昌下巢湖。東至彭澤馬當山。共二百二十五里。漢書地理志。潯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又九江郡注。應劭曰。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流九派乎潯陽。按自漢至唐皆謂九江。在潯陽。至宋初。胡旦始以洞庭爲九江。而諸儒從之。舊說遂廢。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

江水原委五 江西

又東爲湖口縣西之湖口。鄱陽湖匯章貢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爲湖口縣西之湖口。江中有大洲二。曰梅家洲。曰永和洲。彭蠡湖南匯章貢諸水。北流來會。又東經縣城北。又東北流。北岸有龍湖水。北自宿松縣來注之。水自縣北之二郎河南流。經城西而南。分爲二派。一南流。與西自黃梅來一水會。儲爲龍湖。廣二十里。又東南流。入江。江口有二小洲相連。稍東有一水自南來注之。即太平關水也。水道提綱。

大江經德化縣。又東合彭蠡湖水。經湖口縣。大清一統志。

鄱陽湖匯章貢諸水。互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南昌、新建、建昌、德安、星子、德化、湖口、都昌、鄱陽、餘干十縣之境。東北至湖口縣境。入於大江。皇朝通志。

鄱陽湖匯章貢諸水爲巨浸。互南昌、東北饒州、西南南康、東九江、東南四府。南昌、新建、東建昌、東德安、東星子、東南德化、東南湖口、西南都昌、西鄱陽、西餘干、西北十縣之境。東西廣四五十里。至百里。南北長三百里。形如葫蘆。中爲細腰。即南康星子之東南、都昌之西北也。南曰宮亭湖。族亭湖。北曰落星湖。曰左蠡湖。實一水也。湖自三江口康山而東北。爲鄱陽兩口。又北而西。經都昌東南境之黃金背。又西北。經縣南湖中有礪山。當縣西南。稍西有黑山。東有甲山。東南有荳蕘山。自此而南湖心。

東西闊百餘里。其西南與南昌東北之焦尾相望。北經縣西。有水自東北來注之。卽都昌東北之石牛浦水。西流經縣北而西南入湖。又北稍西。有馬家灣水。自東北元辰山合數溪來注之。又北爲山麓石流。又北爲左蠡司湖。至此甚狹。西望南康城僅三十餘里。又折而東北。有馬幾山水。自東南來注之。又東至拌龍鋪北。有西洋橋水。合數溪自東來注之。又北爲屏風山。又北有沙洲。經劉家市西北。有白羊湖水口。又東北爲湖口縣東南之西倉湖。又西經縣南。稍西爲鞋山。鞋山在湖正北。西與大孤山隔水相望。又北爲湖口。自三江口而西北。爲凡山。爲表安東北沙洲。又西北爲焦尾。又西北爲松門。又西爲吳城鎮。以上皆支渠入湖之口。又西北爲德安縣東南水口。博陽水合廬山水。自西北來注之。博陽水出縣西南樟樹坳東北。經城南。又東與東北來之廬山水及諸溪會。廬山水出縣東北之廬山。曰谷麓水。西南流有五乳峯水。自東來會。又西南會數水。折東南流。會北來柵墩使君山二水。又東南有柴竹林水。自西界東南流。合北來鳳凰山石鼓山諸水。又東南來會。又南有縣北水。自西來注之。又有清風嶺水。合龍山鋪水。自東北來會。又南經縣城東。又東南入湖。又東北爲渚溪。又北爲羊關頭。又北爲南康西南之福星洲。南康北倚廬山。東南面彭蠡。又東北爲德星石。西北岸卽桃花鋪。又北經甘棠鋪東。自此而西。卽白鹿洞凌雲峯。正當南康北境。又北而湖漸廣。東望屏風山五十餘里。東北望鞋山六十餘里。又北稍西。經吳帝鋪東。其西卽廬山之五老峯也。廬山爲南康北界。九江南界。又西北經九江府東南之大孤塘南。大孤山在北岸。又東北至鞋山西北。東爲一江。闊十餘里。東北經湖口縣城。西北會大江。章江自源至湖口縣西北入江。其行二千三百

里。水道提綱。

鄱陽湖。南昌府志。在新建縣東北。跨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之境。長三百里。濶四十里。卽古彭蠡也。一名宮亭湖。隋時以接鄱陽山。故又名鄱陽湖。寰宇記。宮亭湖在州北水路二百四十三里。圖經。鄱陽湖東至饒州府餘干縣。西至新建縣之荷陂里。南至進賢縣之北山。北至南康府都昌縣。其南入南昌界者。則爲宮亭湖。新建縣志。鄱陽湖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謂之東鄱湖。宮亭湖亦作鄱亭湖。在縣北一百八十里。謂之西鄱湖。實一湖也。饒州府志。鄱陽湖在鄱陽縣西四十里。會鄱江繞衢徽之水。匯於大江。跨南昌、南康、饒州、九江四郡。周四百五十里。其東境屬饒州。有雁泊小湖。每春漲。則與鄱江連接。水縮則黃茅白葦。曠如平野。南康府志。彭蠡湖在星子縣東南。及都昌縣西一里。卽鄱陽湖。南接南昌府。抵饒州府界。由都昌縣之南西兩面。歷星子縣東。又西北入九江府湖口縣。注於大江。在星子縣南者。名落星湖。因落星石而名也。在縣東南。及南昌界者。名宮亭湖。在都昌縣西南者。名揚瀾湖。又北曰左蠡湖。水經注。廬山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元和志。彭蠡湖在都昌縣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爲界。周必大廬山後錄。出石門。望宮亭湖。橫出揚瀾左蠡。左右相對。星子縣志。落星湖卽大湖之西出者也。今名德星湖。又左蠡湖。在縣西左蠡山南。大清一統志。

章水。源出湖南郴州桂陽縣東。東流。入江西南安府界。經崇義縣西北。又經上猶縣西南。又經南康縣北。至贛州府治贛縣西南。有池江。自南安府大庾縣。經南康。合諸水來會。至贛州府西北。貢水來會。皇朝通

自洞庭以東。庚嶺以北。蕪澤大者曰彭蠡。爲江西全省十三府一州之總會。北入大江。其上游曰章貢二水。卽古豫章湖漢也。旣合後總曰章江。章水源出湖南郴州桂陽縣東之孤山。三源合而東流。爲章水。桂陽縣南境山爲大分水嶺。凡西北麓水皆西北流。入湘江。其南水皆入廣東南。至番禺入海者也。章水出縣東南山。東北流。經苗將司東北。其北源西北自硤石界東南流來會。又東北流。其最北源又自西北來會。經集龍邨南。又東入大庾界。東入江西南安府界。經珠子山北。又東北流七十里。有二水。自北山來會。又東五十里。有一水。自西南山來會。又東北六十餘里。至崇義縣西北。受西南來一小水。又東經縣城北。折東南流。受南一小水。又東北流五十里。有禮信水。自西北合。琴江來會。禮信水出文美營。與湖南界之大山。東南曲曲流百餘里。合西來一水。又南流八十里。有琴江。西自界上山。合二水東流來會。又東南流。合縣北一水。又東南入章。又東北折而東南。經上猶縣西南境。有口溪坑。自西南來。邨水合二溪。北自城西來。並會。又東經縣南。又東稍北。有九十九口水。合四溪。自北來會。水出上猶東北山。南流。合東來三水。南流百里。入章。又東北。經西雲山北麓。又東流。曰梅江。經南康縣北境。有小水。自南來注之。東南流。過玉潭山。至贛州府治贛縣西南境之潭口東。有池江。西南自南康合南安府諸水。東北流來會。池江卽章水之南源也。出南安府治大庾縣西。與桂陽界珠子山之東南大山。在內良隘之東北。古源隘之東。東北流。亦曰章水。折東南流。八十里。經南安府城北。折而南。經城東北。又東南。有小溪。自西來會。小溪出大庾縣西南與廣東界大

山東流經鬱林司北。又東經小梅嶺大梅嶺之北。過縣城之北。府城之南。兩城隔水相望。爲入粵孔道。又東與大溪會而東流。又折東二十餘里。折西北流十餘里。折東流。經大里塘南。遂東北流。八十里。經鳳凰城南。池江鋪北。又東北。曲曲經鍋坑鋪南。又東北。受西南來一水。又東北。至南康縣西南境。有一水合二溪。西北自李姑堡來注之。卽上猶東南境南康西北境二溪也。又東北。至縣城東南。受南來一小水。折北流。經城東。又北。受西北一小水。又東北流。八十里。至潭口。卽東北。受南來一水。又東北。會章江。章江既會池江。東南流二十里。折北流。經贛州府城之西。折東流。經城北。貢江南。自城東來會計章水與池江。至此俱四百餘里。水道提綱。

章水。贛州府志。在贛縣西。一名西江。自南康縣界流入。至府城西。環城而北。合於貢水。南昌府志。在府城西。章江門外。濶十里。一名贛水。卽古湖漢水也。自臨江府清江縣流入。豐城縣界。經縣西。又北。經南昌縣界。又北。經新建縣界。又北。注鄱陽湖。入南康府星子縣界。水經注。贛水過新淦縣西。又北。過南昌縣西。盱水蜀水注之。又北。歷南塘。又經谷鹿洲。又北。經縣城西。又北。歷度支步。又經郡北。爲津步。又東北。經王步。又北。經南昌左尉廨西。又北。經龍沙西。又經椒邱城下。又歷釣圻。抵閣下。又北。經鄱陽縣。餘水注之。又與鄱水合。又有僚水入焉。省志。贛江自清江北流。經豐城西。爲劍江。繞而北。觸磯頭山。繞而東行。至縣東北數里。復折而北。名爲曲江。形如半月。中分三潭。亦名金花潭。又北。豐水注之。又北。受雩韶水。過龍霧洲。入南昌新建二縣界。杭溪水合瑞州水。東流入之。瀦爲象牙潭。北流。經府城西。爲章江。又北。受修江諸水。匯於彭蠡。南安府志。章江在府城南門外。源出聶都山。東流。

過府東。又東。經南康縣南。折東北。入贛縣界。卽古贛水。亦卽豫章水。亦名南江。又名橫江浦。山海經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於江。漢書地理志。豫章水出贛縣西南。北入大江。水經注。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注。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地理志曰。豫章水。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咸歸一水矣。其水導源東北流。經南野縣北。又經贛縣東。寰宇記。章水源出大庾縣界聶都山。從南康縣東北流。合西扶良熱等水。流三千里。入贛縣界。與貢水合。大庾縣志。章江源出聶都山之沙溪洞。如星宿海然。至府東六里。有過步灘。水勢湍急。巨石突起。舟行至此。極險。舟中人必登岸步過。故以名灘。明成化十五年。知府張弼。鑿平峻阻。南康縣志。章江在縣南。一名芙蓉江。相傳唐時兩岸多植芙蓉。故名。有浮石。在縣西三十里。高二十餘丈。當江流之衝。水環其外。宏治中。里人吳登顯。鑿石澗水。取道由石之南。行者便之。舊志宋蘇軾詩。浮石已乾霜後水。卽此。大清一統志。

貢水。卽古湖漢水。源出福建汀州府長汀縣西北。西流入江西瑞金縣界。經會昌縣東北。有雁門水。自長寧縣來會。又西北有梅邨江。自安遠縣來會。經雩都縣東南。有梅川水。自寧都州合石城雩都縣諸水來會。西流有潏河。合潏江水。自興國縣來會。又南有桃江。自信豐縣合龍南縣定南廳諸水來會。經贛州府東北。與章江會。曰贛江。皇朝通志。

貢水。卽古湖漢水。源出福建汀洲府治長汀縣西北山。有兩源。合而西流。其北源山之東北。卽汀州府西溪也。曰萬安溪。又西稍南。經古城司。又西受南來逆嶺之水。又西入江西瑞金縣東界山中。數十里。至縣南。稍西有一水。東北自界上黃竹山。合數溪。西南流來注之。水勢始盛。曰貢江。黃竹山在

瑞金東北界，卽陳石山所出之綿江水也。三源合西南流，經至田寨南，又南流，折西南，經縣城東，又折西流，至縣南，入貢江，西南流，有壩水，自北來注之，又南，有羅田水，自東來注之，又南，受西北來一水，又西南，有浮圖水，自東來注之，浮圖水二源，出瑞金南與福建界之黃安山，合而西流，曲曲數十里，入貢江，又西，經謝坊東，又西南，經會昌縣東北，有湘洪水，自東南來會，湘洪水出會昌東境，與福建界山，西北流，至縣東，貢江自北來會，又西流，有雁門水，合朗溪沙河，南自長寧北境，山北流來會，雁門水，源出長寧縣北境，盤古山北麓，東北流，合西來一水，又東北，曲東流，有朗溪，自東南來會，於羊角寨西北，折西北流，至軍門壩東，受東西來二溪水，又西北，折正北流，經羅田壩東，又北，有一水，自西南合三溪，東北流來會，又北，有沙河，東自白雲山，合一溪，西北流來會，又北，經會昌縣城東，又北，入貢江，又西，經縣城北，又西，折西北流，受西南來一水，又西北，有梅邨江，西南自安遠縣，合諸水，東北流來會，梅邨江，卽安遠水，亦曰廉水，源出安遠縣東南山，西北流，經縣南，及西境，有一溪，東自城北來會，又北，折而東，北流，有樂山，衝孚山二溪，自西合而東來會，又東北，經羊山南，又東北，至莊埠壩南，又東北，至洛口壩之南，北入貢江，東受一小水，又北，曲曲八十里，受東南來二水，又西北，七十里，至雩都縣東南，有梅川水，合諸溪，東北自寧都縣西南流，合石城縣之鹿河，瑞林河，又西南，合雩水來會，水勢益盛，梅川，卽梅江，源出寧都縣北境，梅嶺，東南流，有苦竹鋪，東南山，及大樹嶺二溪，西南流，合而來會，又西南流，有凌雲山水，自西北來，有一水，自東南來，並會，又西南，至洛口邨西，北，有南曹山水，及錦山北水，合四溪，自西北來會，折正南流，有南雲鋪東水，及蜈蚣山北水，自西合

而來會。又南折東南流。受東北來一水。又南。受東來鼈溪水。又西南。受西北來桃溪水。始曰梅江。自源至此。已二百數十里。又西南。至縣東。有龍溪合二水。自西北來。有大溪合二水。自東北來。並會。又南。經縣城東南。又西南。八十里。有瓚溪。西北自黃沙山。有白沙水。東北來。並會。又西南流。瑞林河合。鹿河。自東來會。鹿河。出石城縣東北界山。兩源西南流而合。又西南。有溫泉水。合二澗。西流來會。又西南。經縣城西北。又西南。折西流。有琴水。自東南來注之。曰琴水江。又西。數十里。折西北流。有寨溪。合二水。北自陽坑。東南流來會。又西。經固口壩。南西南流。有一水。合二溪。自北來會。又西南流。曰鹿江。瑞林河。出石城縣東南與福建界之黃竹山北麓。其南。即瑞金之綿江源也。水自北流。曰秋溪水。兩溪合。西北流。至秋口渡。北有瀾水。自東北來會。折西南流。有龍江。自東南來會。又西流。曲曲有大柏水。自南來會。折西北流。經瑞林司東。有智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北流。數十里。曰瑞林河。又西。與東北來之鹿河合。兩河源流。至此。俱三百餘里。又西。與梅江會。梅江。既會瑞林河。又西南。數十里。有藥水。自東來注之。即長樂水也。又折西流。有曲陽河。自北來會。又西南流。八十里。受南來二水。又西。稍北。有寒信峽水。自北來注之。又西南。至零都縣東。有零水。北自零山西南流。經城東。來注之。又南。而貢江。自東南來會。此水。亦曰寧都水。以梅川爲上源。與散水。篋密。曲陽。黃沙。長樂。瀾水。虛化。諸水。合。受納。既多。源委行五百餘里。實湖漢水之別源也。經縣城南。而西。有麻油水。自北來注之。又南。數十里。有小溪。河合流。陂水及二溪。自南來注之。折西流。受北來二小水。過三門鋪。南。又西。有徽河。合瀨水。諸溪。北自興國縣來會。徽河。出興國縣東北境。寧都西北境之蜈蚣山。西。西南流。有

藥山西水。自東南來會。又西南流。有沙澗河。自東來會。又西南八十餘里。至興國縣東北。有濛江。自北來會。濛江出縣北境。山南流九十里。有甲溪。自西北來會。又南有寶石水。合一溪。自東北來會。卽城岡壩東水。有楊坊水。自東來合者也。又西南流。有文溪。西北自塘源嶺東南流注之。又南曰濛江。至縣城東。與激江會。又南至城東南。有程水。自東來合一谿來會。又西南有廖屋谿。西北自盪山東南流。合一谿來會於縣南境。又南有沈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南流。經石院鋪東。零山西。又南曲。曲西南流。一百數十里。入賁江。又南有桃江。南自信豐縣。合龍南定南二縣諸水。北流來會。桃江卽信豐江。源出龍南縣西南。與廣東界之冬桃山。東北流。有熱水湖水。自東來會。又東北數十里。有一谿。自東南來會。卽東南源也。又北數十里。折東北流。經松林巖。西麓有猿山水。西自界上東北流來會。曰桃水。又東北七十里。至縣城西北。有水尾山水。西北自界上南合葛谿。東南流。經祿馬上將軍山來會。東流。過城北。有渥水。自南瀛水自東來會。渥水源出縣南界之南宮山兩澗。北流而合。又北。合西來之松林巖水。又北。至縣東南。有一水。東南自定南縣西界山來會。又北。經龍南縣城東。又北。與桃水會。稍東北。瀛水自東南來會。又北。經金盆山東麓。又北。有水自西南來注之。又北。少東。至小江口西北。有水。東南自定南西北界山。合三谿來注之。卽九洲河也。又北。有一水。自東來注之。又北。有九渡水。自西南來注之。曰桃江。又東北。至信豐縣城東南。又北流。有大樂水。西南自龍潭石君山。合四谿。東北流。經縣城西北。而東來會。又有一水。東南自安遠縣西境之九龍山。黎山。西北流。合五谿。經小坑鋪南。又合南來之黃沙埕水。而西北來會。又有南水鋪前谿。自西來會。桃江水勢益盛。

東北流有一水。西北自楊鋪東南流。合二谿來會。又東北。曲曲經贛縣東南境。陳四鋪西。又東北。受東南來一水。又東北。入貢江。此水源流行五百里。入貢江。巨川。梅江爲最大。桃江次之。貢江又西流。有一水。自東北注之。又西至陸峒。山東麓。折北流。經府城東而北。與章江會。曰贛江。府城南有陸峒山。章水自西來。貢水自東來。夾山左右麓而北。經城東。章水自西折而東。經城之北。貢水自南來。會。俗稱章爲西江。貢爲東江也。貢水自源至此。行七百餘里。受數巨川。實較章水爲尤畫。水道提綱。

貢水。在贛縣東。源出福建汀州界。西流。經瑞金、會昌、雩都三縣。又西。入贛縣界。與章水合。一名東江。又名會昌江。卽古湖漢水也。漢書地理志。雩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水經注。湖漢水出雩都縣。導源西北流。經金雞石。又西北。經贛縣東。西入豫章水。寰宇記。貢水源出汀州新樂山。經雩都縣東南。四百七十一里。北流。至縣。入贛縣界。西北流八十里。至縣東北二十里。與章水合流。按貢水出今汀州府西六十里。新路嶺。蓋卽新樂之訛。明統志。綿水一源出汀州白頭嶺。卽指此也。西北流五十里。經瑞金縣南門。與綿水合。又西南。合灞羅諸水。至會昌縣東北。湘水自南來入之。亦名湘洪水。經縣北七里。又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之安遠江。入雩都縣界。又西北。至縣東南。南寧都江。自寧都來入之。又西。合雩水。經縣南。合諸小水。又西南。激江水。自興國來入之。又西二十里。桃江水。自信豐來入之。又西。至府城東。環城而北。合於章江。其中灘石參差。舟行甚艱。漢時豫章之水。湖漢爲大。故地理志。此水下。獨曰東北入江。其彭廬。旣蜀諸水。皆云入湖漢。豫章水。雖亦云北大江。

然不言諸水入此。不詳其里。疑當時尙未知二水之源異流同。姑並著之。而專以湖漢爲經流也。自水經注以豫章水爲正源。而湖漢之名遂隱。大清一統志

贛江。自贛州府城東北。經萬安縣東南。有皂江。自贛縣來會。又西北。有遂江。自龍泉縣來會。經泰和縣西南。有牛吼江。自永寧縣來會。又東北。有雲亭江。自興國縣來會。至吉安府廬陵縣東南。有廬水。自安福縣。合永寧永新諸水來會。經吉水縣西南。有恩江。自永豐縣來會。經峽江縣東南。新淦縣西南。有象江。泥江。自永豐縣來會。至臨江府清河縣東南。有秀江。即袁江。自新喻縣。合萍鄉宜春。分宜縣諸水來會。經豐城縣西。又北。分爲二支。一東北流。有盱江支津。自建昌撫州二府境來會。一西北流。會瑞州府之錦山水。至南昌府西南合流。又北支渠無數。連絡交錯。入於鄱陽湖。皇朝通志

章貢合爲贛江。自府城東北。東北曲曲流。多險灘。古稱贛灘三百里。又北。折而西北。有水西南。自分水坳。合二溪。東北流來注之。又北。至萬安縣東南境之灘頭鎮西。有蓼水。自東南來注之。在萬安縣境。有十八灘。而惶恐灘最險。又西北。至皂口。有皂江。自西南來注之。皂江。即皂溪。源出贛縣西北境。之金船山。東北流。合分水坳北二谿。又東北七十餘里。至皂口。入贛江。又北。有油田谿。自東來注之。又西北。至縣城南。有龍谿。自東來注之。經城西南。有遂江。西南自龍泉縣。合諸水來會。遂水。源出龍泉縣西。與湖南界之萬羊山。東南流九十里。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流。有一水。南自書山來會。東北流。曰左溪。有大汾水。西北自燕塘隘。東南流。合北來林陽谿。東南來會。又東。有新谿。自北合二水來會。又東。有右谿。自南合二水來會。又東。經縣南。又南來一水。又東。受南來湯村水。又東北流。有等

谿西北自拔鐵山合二水東南流又合敖谿來會又東北九十里至萬安縣西南入贛江此水源
流行三百餘里又北經城西而北折東北流七十里有常谿自東南來浩谿自西來並會又北經觀
莊西又東北至泰和縣西南有牛吼江自西南來合澄江來會牛吼江上源曰未谿二源出永寧縣
東境拔鐵山北嶺東南流合又東南有蜀水自西南合二谿來會又東南有二谿自南合而來會又
東有射川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至泰和縣西境曰牛吼江有澄江又名環川自西北來會東流入
贛江曰牛吼石口又東北經縣城東南有雲亭江東南自興國縣境來注之曰珠林口雲亭江卽繪
水出興國縣北境山北流經雙鳳山東又西北至泰和東之珠林口入贛江又東北至水泡塘西有
仙槎水合一谿自東南來注之一谿之源卽甲谿源北山也又北至鐵橋塘東折西北流至吉安府
治廬陵縣東南境神岡山下有廬水西北自安福縣東南流合西南永寧永安二縣諸水來會廬水
卽廬水爲豫章十川之一源出安福縣西二百八十里與湖南界之盧蕭山東流折而南數十里有
一水自西界來會折東北流受西北來一水又東流數十里有赤谷水自北山來會有洋澤水自西
南來會又東有棗木塢水南自羅塘司來注之又東北有岡山二水自西北合而來注之又東曰廬
水河至安福縣城西北有郭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經城北稍東有荷谿自北山合智谿南流來注之
又東折而東南流有王江合毛亭水閔水自北來注之南流至絲毛舖西有金田水西南自大橋東
北流合縣南境冷水坑敦谿來會曰洋口又西南流經荷山舖西岡舖南又東南經螺江舖南卽府
城西南境也有禾水槩水合諸谿自西南來會槩水別源最遠曰永河出永寧縣東南枹湖山西

北流數十里，有二谿。一北自鷓嶺，一東自拔鐵山西麓，西流，合而來會。又西數十里，經縣城南，又西有黃煙壘水，自南來會。又西北有槩水，自西南茶陵交界楓谿巖之北，東北流七十餘里來會。以下總名槩水。又東北流八十餘里，至永新縣西南境，曰勝槩水。與西北來之禾水會。禾水，源出永新縣西北境秋山，東南流，經栗邨司東，又東南流，有琴川水，西自湖廣界山，東流來會。又東流，會南來之永寧槩水。曰永新江，亦曰潞江。東至永新縣城西南，有二谿，自南來合而北注之。東過城南，折東北流九十里，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北折東南流，數十里，有天河，自西南來注之。折東北流，經數城司北，又東北，曲曲百數十里，至廬陵西境螺江，鋪南與盧水會。盧水既會永新江，東南流，有邕水，自西南合高湖山水，東北流來會。又東經府南，入贛江，卽神岡山下也。盧水及槩水，源流俱五百餘里。又北，經府城東，又北稍東，有真君山水，自西來注之。經螺子山東麓，有橫江，合朗谿三水，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至吉水縣城西南，有恩江，東北自永豐縣，合諸水來會。恩江，源出寧都東北界廣昌西北界樂安東南界，苦竹鋪梅嶺北之大龍山，兩源北流而合。曰遠谿水，百餘里，自東來會。北流數十里，有鹿角峯西水，自東來會。又北流，曰前圍水，有湖平水，自西南來會。又西北流，至樂安縣西南境，有雞籠山水，東自縣城南，西流來會。折而西流，曲曲百六十里，至永豐縣東南，受東北來一水。又西，經縣城南，而西南流，有一水，北自城西來注之。又西南有焦嶺北水，合南曹山塔嶺數溪，自東南來。西北流，經藤田鋪南，自西北注之。此水頗盛。又西南流，有皂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受北來之吉陽水，及東南來之烏水。又西，經吉水縣城南，曰明德江。又西，入贛江。此水源流，行四百餘

一里。又北。經縣城西而北。經三曲灘。東北流。有南谿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有楓子江。自西北合二谿。經富田墟來注之。又東北。有黃金水。自西北黃皮邨。合二谿及洞水來注之。又東北。經陽山西。又東北。經峽江縣城東南。玉笈山西麓。又東北。有烏河。自西合數小水來注之。烏河出峽江縣西北境。有牛頓虎嶺二水。合而東流。曰淩江。又東南。有覺水。自南來會。源水自北來會。又東。有一谿。自北來會。又南入贛江。又東。受北來沙谿水。過仁和鋪。南。又東。至新淦縣西南境。有象江。泥江。自東南合而來會。象江。即永豐縣北之郭山水也。二源合。北流。有樂門山水。自東南來會。又北流。數十里。與泥江會。泥江。出縣東境。極山關南麓。南流。曰泥水。西南流。七十里。有大盆山水。及豐谿。自南合而來會。西北流。八十餘里。郭山水。自西南來會。北入贛江。又北。有高嶺水。自東南瀧爲小湖來會。即新淦南水也。有一水。自西來注之。又北。經縣城西北。折東北流。循山麓。凡百里。至臨江府治清江縣東南境。清江。即贛江也。亦曰章江。分爲二支。一支北流。折而西。二十餘里。又折而北。有秀江。西南自新淦縣會萍鄉。宜春。分宜諸水。東流來會。即袁江也。袁江。曰秀江。即古南水。爲豫章十川之一。源自萍鄉縣東南之羅霄山。羅霄水出焉。分流爲二派。其西北流者。合縣北之萍川水。西爲湘東江。入湖南醴縣界。入淩水下流。注洞庭湖。其北流者。即秀水也。兩源在羅霄山東北。與赤谷水。岡山水。隔一山。西北流。合而西北。有水。東自江西鋪來會。又北。折東北流。經縣東境。又北。至潁谿鎮南。有水。自萍川之東來會。相隔地僅數里。萍川西南流。經縣城。爲湘東江。此水東南。流入秀水。秀水自源至此。已一百五十里矣。又東北流。至宣風鎮北。有一谿。自南來會。又東北。經七里鋪。又東北。有坑頭嶺谿。自西

北來合羅漢山水東南流來會又東至袁州府城西北有清澗江自南來經城西而北注之東過城北有石屋山水自西北來注之折東南流有老山水合二溪自南來注之又東有白沙水自北來一水自南來並會又東稍南有洋江赤江俱自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分宜縣城西南又東南受北來之鍾山水南來一溪又東流經鍾山峽至新喻縣界曰喻河東經縣城南稍東有睦官水自南來注之又東稍北受南一谿水又東受南來灼水又東有長宣江自西北合二谿來注之又東有瑪瑙山水合東北來之陰岡嶺水南流來會經維湖鋪南又東有沿河自南來注之折東北流至清江縣東南境有皂谿自西來會又東北入贛江此水源流行六百餘里既會袁江東北流經府城東又北折東流與支津合而北經樟樹鎮西江潯司東有蕭水自西來注之折東北流至豐城縣西南境又折北流經縣城西蓮花湖之東又北有豐水南自柘山關北流合東南數水來會豐水二源出柘山關北流而合又北數十里合西南來一水又東北經縣南境數十里有富水東南自羅山合二谿西北流來會又東北有槎水東南自萬家橋西流合南一水西北流經雷家鋪西來會又西北流至縣北入贛江又北歧爲二支一東北流受南來三小水次曰零詔水自鍾城山西北流注之又東北中有巨洲又東盱江之支津東南自建昌撫州二府來會西北流經南昌南境之猴榔東又北有巨洲又北至南昌府城之西南一西北流經新店西有杭水自西南合藥湖水東北流來會又北流百里有錦江卽古蜀水西自瑞州府來會東北流經留田鋪南河泊所北章江之正派也又東北至南昌府城西南與東支津復會江流甚盛北經城西其西卽南昌山銅嶺及西山也又北分爲二派又東北

支渠無數，連絡交錯，入鄱陽湖。支津東北出者，會南來盱江支水，及東南來廣信府上饒江水，於二江口入湖。支津西北出者，會奉新安義之馮水，靖安之雙谿水，與寧州武寧之修水，並匯於建昌縣南，而東入湖。章江自貢源至入湖，已一千九百里，水道提綱。

贛水，贛州府志在贛縣北，章貢二水於此合流，又北入萬安縣界。漢書地理志：豫章水出贛縣西南，北入大江。水經注：贛水地理志曰：豫章水，導源東北流，經南野縣北，贛川石岨水急，舟行甚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經贛縣東，右會湖漢水，又劉澄之曰：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三水之間，二水合爲贛，因以名縣。陳書高祖紀：南康贛縣，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爲難。元和志：貢水，西南自南康縣來，章水，東南自零都縣來，二水至州北合而爲一，通謂之贛水。寰宇記：貢水西北流，至贛縣東北，與章水合，章水從南康縣東北流，合西扶良熱等水，流三十里，入贛縣郭，與貢水合，爲贛水。從縣北一百九十二里，入吉安府泰和縣界，章貢圖經：東江發源新樂山，經零都而會章水，西江導源大庾縣之聶都山，與貢水會而爲贛，在州治後，北流至萬安縣，爲灘十有八，怪石突兀，廉厲錯峙。舊志：贛水自府城北，北流三百里，歷十八灘，乃至萬安，在贛縣境者一百八十里，有九灘，曰白澗、天注、小湖、鼈灘、大湖、銅盆、落瀨、青洲、梁口，其九灘在萬安縣。案元和志，皆以自東來者爲章水，自西來者爲貢水。寰宇記始以東爲貢水，西爲章水，至今仍之。吉安府志：贛江在廬陵縣南，自贛州府北流三百里，經萬安縣西，折東北流六十里，經泰和縣東，又東北八十里，經廬陵縣界，遶城東，又北四十五里，經吉水縣西，又東北入臨江府峽江縣界，桑欽水經贛水東北，過贛縣東，又西北過廬陵。

縣西又東北過漢平縣南萬安縣志贛江自贛縣梁口灘北入縣界有灘凡九曰崑崙曉灘武朔昂邦小蓼大蓼錦灘漂神惶恐水性湍險惟惶恐灘尤甚本名黃公復訛爲惶恐也按陳書贛州有二十四灘今止有十八灘詳贛縣志和縣志贛江自萬安縣東流入經南野縣東水流澄澈故又曰澄江廬陵縣志縣之東贛江自南下合廬水經郡城螺子山亦曰螺州又四十里經墨潭而下吉水吉水縣志贛江自府城東北注縣西南十五里之墨潭爲吉文水與永豐江合有清湖洲橫互江中逶迤繚繞狀若吉字故名吉水又曰文江又東北入峽江縣界案吉文水即贛水之異名臨江府志贛江在府城東自吉安府吉水縣流入峽江縣經城南又東北經新淦縣西又北流入清江縣界至縣北合袁水又北入南昌府豐城縣界漳江縣志贛江舊自縣南十里萬石洲南折而西與袁水會名爲清江遠城而北明成化末贛水衝蛇蛇不復西折止有橫河一線與袁江相吐納直至城北二十里二水復合水勢益大有衝齧之患又十里經清江鎮入豐城縣界是爲劍江大清一統志

上饒江一名信河即玉山水有二源一源出玉山東北曰上千谿西南流至廣信府上饒縣東南一源出廣豐縣東南當浙江福建之界有江山縣水浦城縣水來會曰永豐溪至廣信府南而合曰上饒江經鉛山縣北分二派納諸水而合經興安縣南弋陽縣東南又經貴谿縣西南有須谿來會經安仁縣東南有白塔河自瀘谿縣合光澤金谿安仁諸縣水經龍虎山來會經餘干縣東南合諸水折西北與旴江贛江支津匯入鄱陽湖皇朝通志

上饒江即玉山水亦曰安仁港曰錦江有二源一爲玉溪出玉山縣東稍北之懷玉山與浙江常山

縣界。草平鋪之西。大橋鋪之西北。分二流。東流者爲信安港之上源。東入浙。其西流。卽玉谿也。亦曰上干谿。西南經縣城東南。西流。有古井潭水。自北經城西來會。又西南流。至崑溪鋪。西南有水玉水。東北自子午口南。合二谿。西南流來會。子午口在縣東北白石街之西。水玉水西南流。有落馬潭水。自西北界來會。折南流。有汪邨潭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至崑谿鋪。西南合焉。又西南。至廣信府治上饒縣東北境。有櫛谿。自西北來會。櫛谿卽靈水也。源出上饒西北之靈山。東南流數十里。有一谿。自北來會。南流有玉邨谿。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數十里。與玉山水合。又西南。經府東境。折西流。經府城南。稍西。有永豐谿。自東來會。一爲永豐谿。出廣豐縣東南。與福建浦城縣界之漁梁山北三源。當浙江福建之界。在浦城西北境。其東南水皆入建谿。其東北水皆北入於浙者也。永豐源。一自漁梁汎之北。西北流。折而東北。至小關驛北。會東來一水。又北。至楓嶺汎。西有一水。北自江山縣界。西南流來會。又西稍北流。過黃家橋南。又西。至二渡關木城關之南。入江西廣豐縣界。又西北流。經太平隘南。又西北。過封禁山隘。又西北。至府東南境。而永平諸水。自廣豐縣城。合諸谿來會。永平谿。出廣豐東南。南與浙江界山。二渡關之東山。西北流。至縣東南。有永豐谿。自東北來會。永豐谿。出縣東。與浙江界。界頭草坪關之南。大山。西南流。合東來一水。又西南流。合永平谿。西北流。經縣城南。又西南。至洋口鎮北。受北來之厓水。又西南。會浦城水。總曰永豐谿。又西北。至府城西南。而玉山水。自東來會。二源既合。西流曰上饒江。有一水。自北合二谿。南經府西來會。又西南。至鉛山縣北境。分爲二派。一西南流。會東南來之岑陽關水。岑陽關水。出浦城縣西北。漁梁山北麓。其東北水。卽永豐上

源也。此水西流數十里，經岑陽關北，入江西界。西北流，經封禁山之南，又西北，有七虛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折西南流，有橫谿河，自焦嶺關西北流來會。又西北，會上饒江南支水。又西，會南來鉛山縣之東西谿，曰汭口。鉛山東水曰車盤水，源出縣南與崇安縣界之分水關嶺，其南水，即崇溪。東南入建溪者，此水東北流，合西南來一水，又東北流，有一谿，自東南界，合溫林關接竹關二水。北流來會。又北，合東來一水，折西北流，合西來一水，即彭谿也。又西北，經鵝湖嶺南，又西北，經縣城東北，折而西，會西南東一水。鉛山西水曰桐木水，出縣西南與崇安界之桐木關，其南水，即望谿。東會崇谿者，此水北流，有馬陵關北水，自西南來，會東北流。又合東南來一水，又東北百里，至縣西，稍北，與車盤水合，曰汭谿。又北流，入上饒江，曰汭口。又西北，而一派西北折而西南，二十餘里，受北來二谿合焉。又西流，經興安縣南境，弋陽縣東南境，有大州谿。南合信義港、翁源及雙港水。北流注之。信義港出石佛司北。又西北，有潦源水，東北來注之。潦源出興安北境山中，東南流，經縣城西北，又南，有水東來注之。又西南，入上饒江。又西北，曰葛谿，有弋陽谿，自東北來注之。又西，經弋陽縣城南，稍西，有水自北合二谿。南經城西來會，折而南流，有軍陽水，自東南來注之。即薊谿也。亦曰貴谿。又西，受北來一水。又西南，經貴谿縣城南，而西，有須谿。南自雲際關西北流，合數水來會。雲際關南與福建光澤縣界水，自關北流，折而西北，數十里，有茶山東北水，自南來會。又西北，經火燒關東。又西北，折而北流，受東南一水。又北流，稍西，受西南一水。又西北，受南一水。又西北，至縣城西南，與上饒江會。又西北流，至縣西北，有山水自北合數谿，西南流來注之。貴谿縣北境水也。山水自徐克楊東南流。

數十里。有佛老嶺水。自東北來會。又南流。受西來一水。又南。有一水。自東北來會。折西南流。北受長溪水。東受縣北箬谿水。西入上饒江。又西北。折西南流。受南來馬安山西水。又西北流。八十里。至安仁縣東南境。有白塔河。南自瀘谿縣合杉港。茶山清田諸水。經龍虎山。而西北來會。白塔河二大源。一出瀘溪縣東。福建光澤縣西北境之大禾山。南沿岱邨北。西流。經鐵牛關南。入瀘溪界。經縣城北。大山南。折西北流。有縣西南二溪。北流合而來會。又北流。受西南一水。又東北流。受東南來一水。是曰杉港。又北。而茶山水。自東南來會。茶山水。出光澤縣北境大山中。西北流。數十里。經茶山隘。西入江西界。又西北。與杉港合。又東北流。至紫雲鋪西。折西北流。經金貴鋪北。又西北。曰上清水。以其北卽龍虎山也。又西北。有清田水。南自金谿縣東南山。東北流。合東南來一水。折西北流。受西南來一水。又北。折東北流。會上清水。北流。曲曲數十里。折而西流。曰白塔河。又西北流。經掃帶嶺。東至安仁縣東南。與上饒江會。此水源流。行四百里。有惠安谿。自東北來會。惠安谿。自白雞山西南流。合東來一水。曰惠安谿。又西南流。入上饒江。又西北。至城東南。曰安仁港。有金盤山水。自東北經城東來注之。又西。經城南而西。又西北。南受穆皇山西水。又西北。經黃田鋪南。又西北。經撥雲峯東麓。曰錦江。又北。至餘干縣東南境。折而西南。經縣南境。又西北流。有潤陂水。自南合陽林鋪水。北流來注之。又西北。受南來一小水。卽流落山東水也。自縣界至此。總曰龍窟河。又西北。至三江口。與肝江章江支津。北會入鄱陽湖。湖口有洲。其西北卽凡山大洲。其東北康山也。口在南昌東北。餘干西北。上饒江源流。行八百里。所會諸水亦多。水道提綱。

廣信府圖志。上饒江。在上饒縣城南。一名信河。源出懷玉山。西流。經縣南及鉛山、弋陽、貴谿四縣。入饒州府界。饒州府圖志。上饒江。在餘干縣東南。自廣信府貴谿縣流入。又西北流。與盱江、章江、支津、北會入鄱陽湖。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盱江。即古盱水。亦曰臨川江。源出廣昌縣。有三支流。經縣南。又經南豐縣西南。北流。經建昌府南城縣。東南有新城縣之黎水來會。西流有金谿縣水來會。又北經撫州府城東。有臨水。自崇仁縣東北。合宜黃縣水來會。又西北分支一西流。經豐城縣東。至南昌府城西南。一北流。經進賢縣西南。新建縣東北。又分二派。與西流一派。並入鄱陽湖。皇朝通志。

盱江。即古盱水。亦曰臨川江。亦曰汝水。亦曰東江。源出廣昌縣。有三處。一曰小動谿。出縣東南。與福建界山。即白蓮池之東北山也。西流。曲曲百餘里。折西北。至縣西南境。一曰巴谿。二洞。出縣南界。血木嶺。北流。合而北。數十里來會。又北有雩河。自縣西南山來會。曰盱江。東北流。有一谿。自西北來會。東經縣城南。折東北流。受東南來一水。又東北受西北來二水。一曰滋河。自西北大樹嶺東南流。又東北。受西北來一水。自南豐西南境。筆架山東南流。又東北。至南豐縣西南。有軍港水。西自軍山來會。東流。有大南河。自東南與福建界山來會。東北。經縣城東南。又東北。受東南來一水。又東北。有石溝水。東南自蟠湖隘來會。又北。有兜港。自西來注之。又東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於水口。鋪東。又北。受東南來一水。水東有湯塘泉。又北。至建昌府治南城縣南。受西來一水。又北。經府城東。稍北。有新城縣水。自東南來會。新城縣水。即黎水。飛猿水。及五福港也。有赤谿。出縣南。與福建界之黃土關。北

流折而西北。會東南來之游源水。又西北流。經縣城西。又西北。有桃谿。自南界得勝關之西山北流。合西南來之九曲水。東北流來會。又北稍西。至硝石鎮西。有資谿。源出東與福建界之杉關。卽五福港也。西南流。合東南來之洵谿。及黃土關熊村水。又西北流。經藍田鋪南。又西北。受東北來一水。又西北。至硝石鎮南。入盱江。自此而北。曰東江。折西北流。數十里。受西南來之岳口東水。又西至藤橋鋪北。有金谿縣水。自東北來注之。金谿二源。一出縣東北山。西流。經縣西北境而南。一出縣東南山。西北流。而合西南流。經苦竹鋪南。又西。有嵩谿。市西二水。合西北流。經后車鋪西來會。又西南流。至藤橋鋪之北。入盱江。又西稍北。經白塔鋪東。又北。曰汝水。至許灣鎮西。受東南來一水。又西北。受西南來一水。又北稍西。經撫州府城東。折而西北。有臨水。西南自崇仁縣東北流。合南來宜黃縣水。經府城西北來會。臨水。源出崇仁縣西南之巴山。卽臨川山也。北流。有樂安縣北境諸水。自西南合而來會。源較臨水爲甚遠。卽唐水也。唐水。出樂安西北境之大盆山。南流爲大谿。有資谿。自西來會。東南流。受西南來一谿水。又東。經縣北。折東北流。有十洞水。自東南來會。又東北流。曰蛟河。有殷方水。西北自桃嶺來會。又東北。北受一小谿。南會臨水。自源至此二百里。實臨水上源也。臨水。又東北。至崇仁西南。有一水。西北自西羅山之南來注之。稍東。有西寧水。南自華蓋山來注之。又東北。經縣城東南。折經城東而北。又東北。有羅山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有孤山水。自南合二谿來注之。又東北。百二十里。至府治臨川縣西境。有宜黃水。自南來會。宜黃水。出宜黃縣南。南豐縣西北境。軍峯山之棟柱嶺。北流。合西南來一水。西北流。合西一水。又北。經老埠。邨東北。有黃水。西南自鹿角

合二溪東北流。又合西一水。又東北。經老埠。郟西北。合西一水來會。又東北。至縣東南。有宜水。南自麻坑村東北流。合東來漳水。西北流來會。又東北。經城東。而北。有曹水。西自迎華山東流。經縣北。而東來會。又東北流。至長山鋪東。折西北流。經臨川縣南境。至縣西。稍北。臨水自西南來會。東北流。經撫州府城西北。又東北。與盱江會。此水源流行四百里。又北。稍西。有櫛山水。自西界橋南。合一谿。東流來注之。東受延橋北水。又西北。至桂家郟西北。歧爲二派。一派西流。折而西北。百五十里。於豐城縣東北境。與章江支津。及零詔水通。又西北。經猴郟鋪東。又西北。至南昌府城西南。有巨洲。又北。與西南來之章江會。一派北流。折西北。經進賢縣西南境。又西北。至管頭鋪西北。有東鄉進賢水。自東南來會。水出東鄉縣東境山。一自東北來。一自東南來。合而西流。經縣城北。又西。受北來南來二水。又西南數十里。受南一小水。折西北流。至進賢縣東南。受南一小水。又西北。經縣城。又西北。經潯江嶺。下。分爲二派。南。受小港水。又西。復合。又西。受南來之羅谿水。又西北。入盱江。又北。至謝埠東。折東北流。百餘里。有落港水。自東南來注之。港二源。出進賢縣東南之六山鋪。及徐橋鋪。合西北流。經縣東北之龍馬洲東。又西北。百數十里。經斂足嶺。東北。又西北。入盱江。又北。歧爲二派。一北流。曰竹山谿。至新建縣東北境。趙家園之西。與章江東北支津。曰鑄谿北港者會。東北。經三洞湖。至表安郟。東北。入鄱陽湖。當口有大洲小洲各一。其西。卽表安西北口也。一東北流。受東南來之古路水。又東北。至几山東南。西會趙家園南支津。東南會廣信府之上饒江水。北入鄱陽湖。曰三江口。指章江盱江。及上饒江也。源流千三百餘里。此口於湖爲正。南有小洲。水道提綱。

盱江在府城東。一名建昌江。源出廣昌縣南血木嶺。東北流。遶廣昌南豐二縣南。又東北。過南城縣東。轉西北。入撫州界。漢書地理志。南城縣。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寰宇記。盱水在南城縣東二百十步。源出南當山西北。沿流至臨川縣石門。改爲汝水。明統志。盱水源出血木嶺。流二十里。爲巴谿。又十五里。爲小勳谿。又七十里。至廣昌縣界。又三十里。入南豐縣境。東北流。至府城東南。會新城縣飛猿水。又北流二百餘里。入撫州境。建昌府舊志。盱水自血木嶺北流。過崖山。又四十里。到白水鎮。又四十里。入廣昌縣。是爲平西大河。又百二十里。至南豐縣治前。又東北。入南城縣界。至東津龜峯渡。與黎川飛猿二水合。又東北流。至縣東北。折而西。入撫州界。大清一統志。

瑞州府錦江。卽蜀水。一名筠河。又名瑞河。源出萬載縣西北。東流。經上高縣西北。有藤江。自新昌縣合臨江諸水來會。經高安縣西。有鳳嶺水。龍口水來會。至南昌府新建縣西南。會贛江。入鄱陽湖。皇朝通志。

瑞州錦江。卽古蜀水。源出萬載縣西北。與湖南界之大圍山雲峯洞。東南流。數十里。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有劍池水。合二谿。自西界來會。西界有金鐘澗。及龍成巖之水。皆會入焉。又東流。曰龍江。經縣城北。又東。折東北流。經紫蓋山南。蒞子嶺北。曰楊木江。受北來康樂水。又東。經上高縣西北。境之淩江口。有藤江。西北自新昌縣合臨江諸水。南流來會。藤江有二。一曰長藤江。出新昌西北黃岡洞之西北山。隔山北。卽寧州修水也。此水於山南三源合。東南流。經黃岡鋪西。又南數十里。折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南黃土嶺。東北流。合血樹崗二谿。東流。經金谿山之北來會。曰長藤江。又東。受北來之藤江水。及鹽谿水。北藤江出縣北大山。有鹽谿。自西北雙丫尖來會。南流。經黃茆嶺東。又南。

經縣西而南會長藤江水。又東經縣城南。又東南流。有臨江。自東北山合二谿南流。經縣東南境來會。又東合北來一谿水。又東折西南流。至臨江口。與楊木江會。楊木江東南流。合此水勢始盛。實蜀江北源也。又東南流。有靈江。自北合數水來會。靈江出上高北境之靈源山。及西洞山二源南流。而合於太平鄉之東清涼山之西。曰崇浦江。又南合西北太平鄉來二水。又南至縣北境。曰靈江。折西南流。經縣西南。入楊木江。又東南經縣城西南。又東南折東北流。有斜口水。南自蒙山。合一水來注之。斜口水出縣南境蒙山。北流折而東北。有寶珠嶺水。自東南來會。又北流至斜口。入楊木江。卷曰界埠會水。又東北。曲曲經青山西。受東來華陽水。又北曰蜀江。折東流。至府治高安縣西境。有鳳嶺水。合二谿。自北來注之。此水東南流。經鳳嶺山。靈山尉山之西麓。又東有龍口水。自南合二谿來注之。龍口水出縣西南境山。東北流。有碧雲峯水。自南多寶嶺水。自東南合。而西北流來會。又東北數十里。入蜀江。又東至府西南。受西北來蓮花山水。瑞州府西水也。又東經府西南。受南來鐘口水。又東受北來城東水。曰錦江。又東受南來之琴嶺水。又東受北來一水。又東稍北。有曲水。自南合二谿來注之。曲水出雞籠山之北。北流有羊山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北流。有藥湖北地一水。自東南來會。又東北流。入蜀江。又東北至烏溪浦西南。有逍遙山水。自北來注之。又東至南昌府治。新建縣西南境。象牙潭。與南來豐城之章江會。而東北經南昌府城西。又東北入鄱陽湖。蜀水。卽筠水。爲豫章十川之一。源流行六百餘里。南昌之西山脈。自新昌上高。高安北境之山。連接而東北。遂爲西山。其北水。皆入馮水。其南水。皆入蜀江。水道提綱。

蜀江。瑞州府治。在府治北。一名濁水。今曰錦江。源出袁州府萬載縣界。東流至上高縣凌江口。合新昌鹽谿。又東經縣南。入高安縣界。歷郡城。中而東出。又東。至新建縣界。入章江。漢書地理志。建城縣。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水。經注。濁水。出康樂縣。又東。經望蔡縣。又東。經建城縣。又東。至南昌縣。入贛水。寰宇記。蜀水。在高安縣北三里。東流五百九十里。與章水合。耆老傳云。許遜爲蜀旌陽令。有奇術。晉末。人皆疾癘。多往蜀詣遜請救。遜與器水。投入上流。疾者飲之。愈。敬其神異。故以蜀水爲名。府志。錦江。自府西南折而東注。貫府南北。城中分一支。入南城。爲市河。設三牐。以爲防衛。饒州府志。錦江。在安仁縣南。卽貴谿之信河。下流也。自貴谿縣西北流。入安仁縣界。至縣東南。會白塔河。西流。經縣南。又西北。入餘干縣界。至縣西。瑞洪。入鄱陽湖。在安仁者。名安仁港。在餘干者。又名龍窟河。寰宇記。與業水。一名安仁港。在餘干縣南一百二十里。發源自貴谿縣西。漏石邨。經縣。過餘干。合江水。明統志。江有雲錦石。故名。餘干縣志。龍窟水。在縣西南十五里。自安仁縣流入。又北。至縣東南。桐口灘。分流。其經流入縣。出南佈邨。又西北。注瑞洪。入鄱陽湖。大抵縣境之水。代有變更。漢時。西津塞。則龍窟爲大河。齊梁間。龍窟河塞。則馮田。西津爲大河。隋開皇中。何杞塞西津。開龍窟。旣而龍窟復塞。馮田。西津復爲大河。宋咸平間。陳襄塞西津。龍窟復爲大河。今大河直走龍窟。而馮田。西津。冬涸。如行陸路。吉安府志。蜀水。在龍泉縣北一百二十里。亦名禾谿水。有二源。俱在縣西北界。左源清湛。右源稍渾。過金田。合爲一。至泰和縣界。合禾谿水。入贛江。袁州府志。錦江水。在萬載縣北三十里。源出謝山。亦名謝江水。又名康樂水。東南流。至縣東二十里。邱江。會於龍江。寰宇記。康樂水。在縣東北水口。去

縣三十五里。自謝山出南流。卽康樂侯謝靈運嘗游之水。南昌府志。蜀水在新建縣西南。一名筠河。又名瑞河。又名錦江。自瑞州府高安縣流入。合於章江。漢書地理志。建城縣。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

新建縣志。水在縣西六十里。至縣境象牙潭。入章江。大清一統志。

修水。出寧州西南。與湖廣界之幕阜山。東北流。有南樓嶺水來會。又東北。有武寧縣水來會。經武寧縣東南。又經建昌縣東南。有靖安縣之長谿。奉新安義縣之馮水來會。分數派會贛江支渠。入鄱陽湖。皇朝通志。

修水亦曰修河。亦曰西河。源出寧州西南。與湖廣界之幕阜山。亦曰大阜山。北曰青龍山。兩源合而南流。會西來血木山黃蘗山二水。二山自大阜相連而南。又南爲仙羊寨山。俱西與湖廣界。又東南至銅鼓營東江頭。卽西有址河。自西南來會。卽修水西南源也。址河兩源出西南。與湖廣界大山合流而東。百數十里。經銅鼓營南。又北流。會修水東。經江頭村南。又東北流。數十里。折西北流。經葡萄津西。又西北至山口。卽青龍大阜之東麓支峯也。又東北。曲曲受西北來一水。又東北。至州西南。有南樓嶺水。西北自崇鄉東南流。經南屏山。合西南馬市一水來注之。水勢始大。亦修水北源也。崇鄉。東西北三面皆湖廣界。其山東南相連爲州北境。諸山。又東北爲九宮山。赤岡山。武寧西北境。又東北。經州城東南。有額坳嶺水。自南合彌玉山清涼二山水。西北流注之。又東北數十里。有鶴源水。北自九宮山南。合一谿來注之。九宮山甚深。又東北。曲曲受北來赤岡山水。南受陳坊山水。又東。受北來東延山水。及九宮東水。又東北。受北來一水。又東。有白石港。南自茅坪東南山。合二谿北流。

經柳山來注之。又東受北來一水。武寧縣西水也。又東經武寧縣城南。又東受北來城東之水。又東北受北來一水。又東受西南來一水。又東北有紫鹿嶺白羊山水。自西北來注之。折東南流。受西南來嚴陽山水。又東南經白崖山。有灘溪。西南自洪屏山東北流。經朱家山。猴子崖來注之。又東南經尖山。將軍山。南麓。又東南至建昌縣城南。有靖安縣長谿。及奉新安義之馮水。俱自南來會。長谿源出靖安縣西北。九仙鋪之西北山。其北水即茅坪谿。北流入修江者。此水東南流山中。曲曲百里至縣西北。有雙谿水。西自寧州界毛竹山合兩水。東流來會。又南至縣西南有石掌谿。西南自雙峯來注之。又東南經縣城南。折東北流。至東北境。有一水。北自牌樓山下。合東一谿。東南流注之。又東北流。經安義縣北境。又東北曰皓源水。又東北至建昌縣南境。而馮水自南來會。馮水出奉新縣西北。與寧州界之百丈山。即寧州東南境。東嶺之東北山也。東流經南坪橋。鯉魚山。北東北曲流。折而東南。合西南來謝山之水。東北流。有洞山。及北嶺水。合自西北來會。東南流。受西來一水。又東南。經藥王山。西南麓。受諸谿澗。又東流。受南來李家山水。又東受南來華林山水。又東受白鶴山水。皆高安北境山水也。又東受北來之龍谿水。又東受奉新城西水。東經縣城南。稍東有米嶺水。合高胡山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數十里。經安義縣南境。有白雲山水。自南來注之。白雲山東北即南昌之西山。諸峯嶺也。修水。又東北受西來縣城南二谿水。經安峯桃花嶺。翔鸞山之北。曰龍江。分爲二派。一北流。經牛頭山西麓。至建昌縣東南境。與西來靖安之長谿會。而北合與修河。一東北流。經牛頭山東南麓。東北至老鷄背。北於修河之支港會。又東北至赤岸山。北又會支港。東北至松門之北。

吳城鎮之南入鄱陽湖。馮水源流五百餘里。修水於建昌縣城南分二派。中有巨洲。一南經州東南流。會長溪馮水。東北流。又分二派。曰慨江口。一東經丁家山南。會馮水支津。及章江支渠北流者。於赤岸山之北。又分二派。一東北於松門北。吳城鎮南。東入鄱陽湖。一於建昌城南。東北流。受支渠水。又東北。經丁家山北。東北於吳城鎮之西北。入湖。湖口西北。卽德安水口也。修河源流行九百餘里。水道提綱。

修水。南昌府志。在武寧縣南一百步。源出寧州西。東北流。過州南。經縣界。又東。入建昌縣界。漢書地理志。艾縣。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水經注。修水出艾縣東北。經豫章寧縣。又東北。逕永修縣。又東。注贛水。寧州志。修水源出龍飛山。東北流。合幕阜山水。又東。合東津水。又東。合百菖水。又東。合杭口水。又東。合高城津。又東南。合武寧鄉水。又東。經州南。至旌陽潭。合秀水。又合安坪水。又東。合吳坊水。又東。合梁谿水。曰梁口。又東。合鶴源水。東入武寧縣界。江西省志云。修水流經武寧縣南。合官塘源。港魯溪水。又南。受清江。長田。楊浦。石鑿。鳳口。北受茶培。東北受陂田。鑿谿。東受蹟谿。諸港水。東北流。入於建昌。以其修遠。故曰修水。南康府志。修水在建昌縣南。源出南昌府寧州。自武寧縣流入縣。西界。又東流百二十里。合上僚水。入章江。注於彭蠡。邑人呼爲西河。亦名修江。水經注。修水。經豫寧縣東北。經永修縣。又東北。注贛水。王存九域志。建昌縣有修水。建昌縣志。西河自武寧縣流。經縣西九十里。三泖灘。亂石縱橫。最爲險怪。東流合諸水。凡折行百十里。與南河合。又東出蘆潭。入新建縣界。與章江合。大清一統志。

鄱江。卽古番水。源出安徽婺源縣北。西南流入江西界。經德興縣北。又經樂平縣東。有大溪。自婺源源德興縣來會。至饒州府治鄱陽縣東南。有餘水。自萬年縣來會。又北有昌江。自祁門、黟縣、浮梁縣來會。又西南有西湖水來會。入鄱陽湖。皇朝通志。

鄱江。卽古番水。有二源。一曰婺源河。出江南徽州府婺源縣北之大廣山。自塔坑鎮西南合二水。其北隔山。卽浙源東北至五城鎮。合黟南港河。西南流數十里。有龍尾山水。自西北來會。折東南流。會茗坦村水。於汪口村東。茗坦村在塔坑西南。有水西南曲。經江灣村東。又南。西至汪口村之北。西入婺。又東南。經古坑村東。折西南流。數十里。經縣城東南。曰婺源河。又西南百里。經太白司南。又數十里。至曹港口南。入江西界。經德興縣北界。西南流。經桐林鋪西北。有一水。北自鳳遊山西南流注之。又西南。經樂平縣東境。曰樂安江。有大溪。合諸水。東自德興縣來會。大溪。自婺源界山西南流。卽三清山水也。有靈山水。東南自北前村西山。西北流來會。西流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始曰大溪。西南流。經德興縣城北。有林河。自東北山來會。西南流。有石人峯水。合二谿。自東南曲西北流。經縣城南。而西來會。又有一水。南自毛嶺山北。經界田鎮來會。又西南。有建節水。南自楊林鋪來會。又西流。有福泉山水。西北流。合一溪來會。折西北流。至樂平東南境。與東北來之婺源河會。源流三百餘里。又西稍北。經樂平縣城南。而西。有擎舟村水。自北來。經城西。而南注之。樂平北水也。東北卽烏聊山。山之東南。卽鳳游山水。水之西。有龍亭湖。周十數里。又西二十里。卽此溪。又西稍南。百里。經古城南。石頭街北。西北流。經高沙灣南。又西北。至饒州府治鄱陽縣東南境。有餘水。東南自萬年縣西流。合餘干

縣水北流來會。餘水出萬年縣東北仙鶴山西南流，經縣城東南，有竹屯河，自東南山西北流來會。又西北經城西南，又西北流六十餘里，至餘干縣城西北，有二溪合而南，經城之西折而東，經其南。遂東北七十里來會，即餘水爲十川之一者也。又北流，受西南二小水，東南一小水，又北而娶河，自東來會。又北於府城之東南，會東北來自祁門浮梁之昌江，一曰大共水，即祁門南河，源出祁門縣北境大共山，山中曲曲南流，曰柏溪，經縣東北之柏溪鎮東，又南西南流，有山溪河，東北自黟縣西武嶺西南流來會。又西經縣城南，又西南曰南河，有歷河，西北自樺根嶺，合界河水，東南流百餘里來會。山溪河東隔一山，即黟縣城西之浙源也，界河西即江西界大山，又西南至倒湖村東，入江西界，經浮梁縣東北境，曲曲西南，經大寒嶺吳嶺之北，有小北港水，自西北來會。小北港水出浮梁縣西北境高陵蒙嶺，及分水嶺，二溪合東南流，至大惟鋪西南，有一溪，自北來會。又東南流，至山麓折而南流，與南河會。又西南，經洞庭山北，又西南，至縣東，有渭水，東自吳嶺，合高嶺水來會。又西南，經城東南，又西南，至景德鎮北，受北來赤嶺水，及西北來南坑橋水，稍西，受東南來鳳游山水，及柳家灣水，又西過界牌鋪南，曰昌江，又西南百里，至雲龍山南，折而南流，經府東北境，求仁湖，上東湖之東，白鹿山之西，折西南流，經下東湖南，又西，至府城東南，而婺河自東南來會。二河既合，曰鄱江。西經府城南，又西南，有西湖水，自北來會。又西南，入鄱陽湖。湖口正西對康山，在餘干西北，康郎湖之北，南昌東北，三江口之東北也。此水源流七百里。西湖水南通鄱江，北爲上湖珠湖，又北爲烏玲湖，會鄱陽童子石門二港水，西入鄱陽湖。童子港出鄱陽縣東北境，與江南界之浩山南流，有東北

蒙嶺及分水嶺水合而西南流來會又西南流有港口水一出北斗嶺西南流一出福峯西北流合而西經雙鐘山來會曰童子港又西南經鐵藍山西又南有上藍村南水自東北經塔水橋雲龍山北而西南來會又西南至府西北匯爲烏玲湖石門港出鄱陽北境石門司之西北山二源合東南流經司南曰石門港又東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南曲曲經烟衝山論石嶺東麓又西南至烏玲湖會童子港及珠湖水西入湖卽鄱陽北港口也童子港源流四百里石門港源流二百餘里水

道提綱

鄱江在鄱陽縣南一名長港樂安江自東南來昌江自東北來流至城東會爲一名鄱江環城南而西折北流又分二支名雙港分流入鄱陽湖漢書地理志鄱陽鄱水西入湖漢水水經注鄱水出鄱陽縣界東西經其縣南武陽鄉入西流注於贛寰宇記浮梁樂平餘干等三縣水合爲鄱江經郡城南又過都昌縣入彭蠡湖鄱陽縣志鄱江上流有二一自安徽婺源縣經德興樂平流入經縣東六十里曰大渡一自安徽祁門縣經浮梁流入經縣東北三十里曰小渡至縣東合流經城南又西而廣信西界諸水復自餘干來合焉折北十餘里又分二支一支自西而北又折西經崇陰鎮出饒河口入鄱陽湖一支自西而北復折西注於堯山港又二十里入老鶴港匯於烏玲湖由湖西南出經虬門入鄱陽湖又老鶴港一支轉北十餘里折東入車門港匯爲北珠湖其經流一名長港一名雙港宋時和州史定之植柳江濱亦名柳林港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江水原委六 江南

大江經彭澤縣西北。江中有小孤山。有泊湖水。自彭澤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彭澤縣城西北。有一水。南自城西北注之。江中有小孤山。濱岸有磯。山在城北江中。江之北岸。有小孤司。又東有泊湖水。自東南來注之。大泊湖在彭澤縣東境。袤延曲折數十里。西會一南來之水。北入江。又東北有大洲。又東北南岸受小水二。中有洲。水道提綱。

潯陽江。在九江府城北。亦名九江。即大江也。自湖北興國州界。流入瑞昌縣北。北岸爲湖北廣濟縣界。又東。經九江府治德化縣界。北岸爲湖北黃梅縣界。又東。合彭蠡湖水。經湖口縣。又東北。經彭澤縣。寰宇記。吳時來江防考。江水經小孤山。最爲險要。小孤山之上二十里。曰楊家洲。下十里爲毛湖。大清一統志。

小孤山。在宿松縣南百四十里。初山在江北岸。與岸南澎浪磯相對。江流至此。湍激如沸。海潮不得上。明成化間。北岸衝決。爲廣流。遂獨峙江中。勢分險殺。而山愈峻拔。江南通志。今按神禹治水。每舉名山大川。以爲表識。其濶濶有定者。謂某水在某處。其流行所歷者。謂某水經某處。其同源異派者。則又云某水至某處。別稱爲某水。故導山之文。與導水並重。今通志暨提綱。舉小孤山以爲識。亦此例也。宜詳疏之。後仿此。

又北入江南境。皇朝通志。

又北入江南界。大江於江西經四縣境五百里。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北經彭澤縣西北二里。北岸爲安徽宿松縣界。大清一統志。

經東流縣西。又經望江縣東。有雷水來會。經縣東。有前長河。自潛山縣。經英山縣。合宿松之南泊湖水來會。皇朝通志。

大江北經馬當山北。東流縣之西南境也。馬當山橫枕大江。爲彭澤東流分界。西岸卽望江縣東南之雷口。有水西北合太湖宿松二縣水。東流注之。前長河有三源。一出潛山縣西北境水吼嶽之西山。其北水卽淖河北流入。淮者。南水。西南流。經重山間。曲曲百餘里。曰薛家河。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又東南流數十里。有青石河。西北自英山縣東境山。東南流百餘里來會。卽西源也。又東。至青石鎮南。有東源。曰羊角河。自潛山西境山。西南流百餘里來會。又東南數十里。分爲二派。一東南流。經太湖縣城西南。一東流。經城北折而南。經其東。又南復合東南七十里爲泊湖。又東南流。爲前長河。六十里。至望江縣西南。有南泊湖水。自西來會。南泊湖水。西北出宿松縣西北界之二郎河。東南流八十里。經縣城西南。分二派。一南注龍湖入江。其一東流。經縣東南境。有預縣河。自北山。經縣東而南來注之。又東南四十里。折而東。稍北爲泊湖。又東八十餘里。會前長河。東流。經望江縣城南之吉水鎮前。又東入江。卽古雷口也。水道提綱。

安慶府志。大江自湖廣黃梅縣。東流入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對岸爲江西湖口彭澤分界。又東北。

經望江縣南十五里。對岸爲池州府東流縣界。又九江府志。大江又東北。經彭澤縣西北。北岸爲安徽宿松縣界。又東北入安徽望江。東流二縣界。雷水亦曰雷池。亦曰大雷江。亦曰大雷口。今名楊溪河。源出湖廣蘄州黃梅縣界。派流至宿松縣西北四十里隘口。合流曰三溪河。至縣西北三十里。曰二郎河。又曰清灣河。又至縣西一里。曰縣西河。又南行五十餘里。出龍湖曰滂池河。又東過泊澇湖。經望江縣南五里。曰楊溪河。又東抵華陽鎮南入江。晉咸和二年。溫嶠欲率衆下衛建康。庾亮報嶠書曰。足下無過雷池一步。又義熙六年。劉裕討盧循軍於雷池。宋鮑照有登大雷岸與妹書。隋書地理志。宿松有雷水。寰宇記。望江縣大雷池水。西自宿松縣界流入。至縣東南。積而爲池。謂之雷池。又東流至縣南。去縣百里。入於江。爲大雷口。相近有小雷口。明統志。雷池在望江縣東南。又十五里入江。名雷港。前長河。明統志。楊溪長河在望江縣南五里。有三十六斷。南泊湖。望江縣志。宿松縣龍南諸湖之水。匯於泊湖。其水東流湖之口。又東達雷港。入江。明天啓山。雷港爲浮沙所塞。今自華陽鎮入江。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香口河。自建德縣經東流縣來會。經縣北有漳湖。合上流諸湖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至望江東境。近西岸有洲。東岸依山麓。又東北爲香口河口。香口河兩源。一出建德縣南境石門嶺西北流。一出桃墅嶺東北流。合而北流百里。曰前河。折而北流。經縣城西南。堯城鎮東。又北流。折西北。至東流縣東南。東一水。南自山中來。會曰香口河。又西流。經縣城南。又西入江水口。西岸稍南。卽望江縣東北之華陽鎮。又北。經縣城西北。又北。西岸有漳湖溝口。湖在望江縣北境。周四十里。

東南流爲溝入江。水道提綱。

香口河在建德縣東南流六十里其源有二合流至香口入江。大清一統志。

潭湖在望江縣東北六十里受武昌青草白土諸湖之水北經埭溝河至山口入於江。江南通志。

又有皖水潛水自潛山縣經皖口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六十餘里折東北流經安慶府治懷寧縣西南境數十里至縣南有長河西合潛山諸水來注之。卽古皖水曰皖口。長河數源出潛山縣西北山東流經縣城北而東南者曰賓河又北曰黃花河。

又北曰破越河皆西出山中東流經青口驛南折東南流有西源曰西河出西境山東流經縣城南而東與北三水會又東稍南至石牌鎮有地靈河自西來會俗總名曰石牌河又東有白沙河與晶靈河西自小池驛合而東流來會又東有靈里河及北關口河西自太湖縣東北境合而東北流來會又東南經府西境曰長河至府城西南東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北經望江縣對岸爲池州府東流縣界又東北經懷寧縣西繞城南而東。寰宇記。大江水在懷寧縣西一百八十里與望江縣分界至皖口南對江州東對石牌中流與彭澤縣分界。皖水今名長河源出潛山縣西北天堂山東南流經縣西北二十里又南至縣東二里會潛水又南至石牌市與太湖縣東諸水會又東南經懷寧縣西十五里又南入江。元和郡縣志。自壽州霍山縣流入經縣北二里又東南流二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水。寰宇記。在懷寧縣西北潛山縣志。皖水亦名後河源出天堂山之龍潭東經烏石陂至縣東二十里陶阜分爲二支一由破越溪至府西石牌口。

入江。一經縣東二里，與潛水合，亦達於石牌。懷寧縣志：一名長河，北自潛山縣分爲石吳塘二支，奔瀉二百餘里，會於康平山。又太湖縣水亦奔瀉二百餘里，至此同會於石牌，屈曲七十五里，至皖口入江。潛水，今名前河，源出天堂山相近之羅源山，曰羅源澗，東南流，經潛山縣城北，又東合皖水。宋史河渠志：元豐五年，淮南監司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潛山注北門外，比者暴水漂民居，知州楊希元築捍水隄，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斗門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潛山縣志：源出公蓋山，經水孔嶺，天柱西湖塘堰，至縣西北五里白沙河，分爲二支：一繞縣北，東合皖水，一繞縣西而南，又分爲二支：一東南合黃泥港，至石牌，合皖水，一東經縣南，曰黑河，明萬曆三十一年，知縣于庭采濬之，乃與縣北之潛水合。案輿圖，潛山縣北有賓河，又北有黃花河，又北稍東有破越河，以地勢推之，黃花河疑卽皖水，而賓河疑卽潛水。又案方輿紀要，但載皖水在府西，源出潛山，合潛水南，至石牌市，東至皖口入江，流長三百四十里，卽引宋史河渠志爲證。蓋皖潛同流，亦通受其名也。大清一統志。

經安慶府東南，又經池州府貴池縣西北，有張溪，自建德縣來會。皇朝通志。

東經府城東南，又東北，南岸池州府貴池縣西境，有張溪自南來注之。張溪，卽李陽河，源出建德縣東境山，三水合而北流，折西北百餘里，至張溪鎮，東又八十餘里，至黃盩鎮，西又北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經東流縣西，與安慶府望江懷寧二縣接界，又東經貴池縣，東流縣志：自彭澤縣馬當山東北四十里，至香口，又三十五里，至縣西，又三十里，至吉陽，又東北四十五里，至奔灣，雁汶又四十里，至

黃湓河口接貴池縣界。張溪在貴池縣西六十里。源引大江。以江流之消長爲盈縮。本名李王河。以李王二姓居其地也。其西五里曰新河。自河口出江中。有石槎枒橫突。爲攔江羅漢二磯。奔流激盪。爲運道患。南唐發運司周湛。役三十萬夫。作支流以避其險。自是往來無覆溺之患。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樅陽河。自桐城縣經懷寧縣。合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至樅陽鎮。南有樅陽水。西北自桐城縣。合諸水來注之。樅陽水數源。東北曰魯玉河。出桐城縣東北。北破關西北山。東南流。經呂亭驛。東又南至縣東南境。孔城鎮西南。有小水。自西北來會。又南流。至懷寧縣界。練潭驛東。有二水。自西北來會。曰倒流河。曰掛車河。倒流河二源。一出桐城縣北馬頭山。東南流。經縣城東。又南。其西一水。出五嶺山。南流。經城西南。又合一小水。東南流來會。又東南流。與西來之掛車河。同入魯玉河。掛車河二源。一出縣西南山。東南流。一出陶衝驛西山。東流而合。又東南。經練潭驛北。又東。會倒流河。入魯玉河。又東南流。有三安河。及沙河。自西合而東流。來會。三安河。出桐城縣西南境。山東流。經陶衝驛南。又東南百餘里。至練潭驛南。又南。有沙河。自西來會。沙河兩源。在三安河之南。東流。合而東南。有小路口。二水。西自潛山青口驛之北。合東流。會沙河。又東。會三安河。又東南。會魯玉河。又東南。經桐城東南界。樅陽鎮之西。入大江。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北。經懷寧縣西。繞城南而東。又東北。經桐城縣東南。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薄樅陽而出。又郊祀志。上巡南郡。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樅陽河。今曰練潭河。在桐城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源出潛山縣東北界之黃馬河。東流。經懷寧縣北九十里。又東。

流經桐城縣西南七十里。練潭驛南。盡匯懷寧桐城二縣北境之水。又東南至縱陽鎮入江。寰宇記。縱陽湖在桐城縣東一百五十里。桐城縣志亦名縱陽湖。西引練潭北通孔城南達大江。安慶府舊志。練潭河西受懷寧縣北高河。黃馬河。諸水。北通白兔河。沙河。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池河。自祁門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數十里。南岸有池河。自南來注之。卽貴池水也。池河俗曰雲溪河。源出祁門縣北界。大洪鎮西北諸山。兩水合北流。至七都村西。折西北流。二百里曰雲溪河。經唐村山南。有一水自南來會。又西北至府西南之殷家匯。東折北流。至池州府西五十里。北入大江。曰池口。水道提綱。

元和郡縣志。大江水在秋浦縣北七里。宋史河渠志。宣和六年。前太平判官盧宗厚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網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折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杜塢。使舟經平水。逕出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折船之險。請速開修。從之。貴池水在貴池縣西。一名池口河。亦名杜塢河。水經注。貴長池水出石城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元和郡縣志。貴池水在秋浦縣西七里。梁昭明太子以其水魚美。故封其水爲貴池。寰宇記。水在貴池縣北七里。源出秀山。池州府志。池口在縣西五里。其源有五。會於秋浦。瀦於玉鏡潭。沼於殷家匯。決爲灰埠港。注於杜塢。過鎮山入江。大清一統志。

經銅陵縣西南。有大通河。自青陽縣合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至府城西北境。有通濟河。南自城東北來。西北流注之。卽池州城河也。源二。一出府南境唐村山。東北流。一出東南石羅山。西北流。合而北。而西北經府城東。折西北流。入大江。又東北。北岸有羅昌河。自西北來注之。河出羅昌鎮北山。東南流。經湯家溝北。又東南入江。又東南岸有梅根港口。梅根港。在貴池縣東北境。水有二源。西南曰沙塘河。東南曰石米河。合而西北流。又有白沙河。自西來會。又北流。經梅根鎮西北。入江。又東北。經銅陵縣西南境。有大通河。南自青陽縣。合數水來注之。大通河。西源曰五溪河。出青陽縣南山。合五水北流。經兩山間。又北。經縣西南之九華山西麓。又北。至大通鎮之南。與東源會。北入江。東源三水。一曰分水嶺北水。西北流。經青陽縣城東。而北。有博山河。東南自石埭縣北境。陵陽鎮西北流來會。又北。稍西。有喬夢灣河。自東南來會。又西北。至大通鎮南。會西源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經貴池縣北。又東。經銅陵縣西。梅根河。在貴池縣東四十五里。亦曰錢溪。劉宋泰始二年。沈攸之與袁顥相拒於濃河。其將張興世。逕趨錢溪。立營寨。顥遣將陳慶引舸攻之。於梅根渚。是也。胡三省通鑑注。梅根港。有鑄錢監。故曰錢溪。貴池縣志。梅根河。源出太樸山。與青陽縣五溪河合。交於雙河。又北。達大江。大清一統志。

大通河。在府東北六十里。其源七。自青陽者四。自銅陵者三。俱會於車橋河。至大通鎮。入江。江南通志。

經無爲州南。有荻港水。自銅陵縣。合繁昌縣南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南岸山麓。又東北經縣城西。有小水口。自城南西北流入江。中有洲。又東經城北。北岸有二小水口。無爲州南境也。曰灰河鎮水口。正對南岸銅陵城。曰土橋鎮水口。又在其東。又東北南岸有小水口。又東北北岸有泥汊鎮水口。巢湖支津。北自巢縣。南經無爲州東。而南入江之一派也。江必有洲。南岸有荻港口。荻港水。出銅陵縣東南山。東北流至順安鎮。有二小水合。自東南來會。又東北流。曰新河。至黃潛鎮。又合繁昌縣南之水。龍山水。折而西北。經荻港鎮。南西北入江。水道提綱。

大江。又東經銅陵縣西。與安慶府桐城縣。及廬州府無爲州分界。又東北經桐城縣界。東南一百二十里。對岸爲貴池。銅陵二縣接界。又東北流。入無爲州界。歷府境四百二十里。荻港河。在銅陵縣東北五十里。其源有三。合流至北下社。入江。案劉宋泰始中。李安民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捷。荻浦。卽荻港也。泥汊河源。出廬江縣黃陂湖。東流入無爲州界。至州東南五十里。入江。大清一統志。

荻港河。在銅陵縣北八十里。源出朱村。會各鄉之水。至北下社。入江。江南通志。

經繁昌縣西北。蕪湖縣西南。有石碓河。自南陵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繁昌縣西北境。北岸有珊瑚港。汊口中有數洲。又東北經北岸。與龍鎮南。南岸三山鎮北。與龍鎮以西。俱無爲州境。三山鎮。係繁昌北境。有三山磯。濱江。又東北爲南岸。蕪湖縣西南境之石碓河口。石碓河源。出南陵縣西南山。東北流經縣城東南。又東北。受西來二小水。卽西出小龍山馬耳山者。又北有一湖。自東合南來一水。并東南達清弋江支津。西流來會。於繁昌東境。又北至蕪湖縣南境。石碓鋪之西。折西北流。至魯港鎮西南。入江。其北岸稍東。卽和州南境之裕溪口也。北岸爲和

州南境之裕溪口水道提綱

太平府志。大江自池州府銅陵縣界東北流。經繁昌縣北五十里。與無爲州分界。又東北。經蕪湖縣繁昌縣志。江面廣濶凡數十里。蕪湖縣志。自繁昌螃蟹磯。至縣界之魯港十里。廬州府志。大江在無爲州東南。自安慶府桐城縣流入州界。爲石灰河口。又十九里。抵泥汊河。又三十里。抵柵港口。又六十里。抵梟磯。又三十里。抵裕溪口。入和州界。上下二百餘里。與池州府銅陵縣。太平府繁昌縣對境。無爲州志。凡境中之水。在州東者。柵港河。在州東南者。泥汊河。在州東北者。運河。裕溪河。濡須水。在巢縣南。一名柵口水。又名石梁河。源出巢湖。東南流。經無爲州東入江。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十八年。進軍濡須口。水經注。柵口水導源巢湖。東經烏江城。北又東。經南譙。繞郡城南。又東。經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溪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又東。經石塘。至東關南城。又東南。注於江。寰宇記。巢縣濡須水。源出縣西巢湖。亦謂之馬尾溝。東流經亞父山。又東南入江。與含山縣分中流爲界。宋史。劉錡傳。錡與金人夾石梁河而軍。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通鑑地理通釋。濡水與和州含山縣分中流爲界。濡須山在含山縣西南七十五里。與無爲軍七寶山對峙。中爲石梁。鑿石通水。山川險阻。舊志亦名天河。自巢湖入口。經流巢縣南。又東南。經七寶濡須兩山間。亦曰東關水。無爲州志。柵水出東關口。爲海子口河。又東南。經黃洛河。湛河。過新裕口。又東南入江口。柵口。在州東五十里。東北去和州一百五十里。今坍入江。大清一統志

裕溪河。在無爲州東北百二十里。又東北百里。有樸樹河。東北四十里。有運河。合於馬場河。俱入大

江。江南通志。

又東北有魯明江。卽清弋江。匯旌德太平石埭涇縣諸水。經宣城縣。又經蕪湖城南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爲蕪湖縣西北之魯港口魯明江。南匯旌德太平石埭涇縣諸水。東北流。經宣城西北境。曰清弋江。折西北流。經蕪湖城南。而西北注之。魯明江。卽清弋江。有三源。東南源曰梅溪河。出旌德縣南。與綏溪縣界之鋪頭鎮南山。北流數十里。經縣城東。又北折西北流。經三溪鎮南。又西北流。依山麓折而東北。至涇縣南境。烏溪鎮之西。合南來三小水。又北。經縣城東。又北西南二源水合。自西南來會。南源曰小溪河。出太平縣南。與歙縣界黃山北麓。北流八十餘里。經縣城東。又北稍西北。曲曲八十里。而石埭水自西南來會。西南源曰陽溪河。有三源。一出石埭縣西北分水嶺。其西北流。卽青陽縣水也。此溪東南流。至縣城西南。與西南源之出郭村山者。會而東。經城南。又東北流。與南源之一出焦村。一出崔村。合而北流者。合又東北七十里。與小溪河會。陽溪河既會小溪河。又東北流百餘里。至涇縣北境。與東南來之梅溪河會。又東北九十里。分支津。北流入橫湖。注石埭河北入江。正流東北流八十里。至宣城縣西北境之灣沚鎮西北。又分二派。一西北流。經方村鎮東。又西北流。一東北流。至黃池鎮南。有烏溪鎮水。東北自水陽河來會。又分支渠。北達水陽河。其一支西北流。與方村鎮一派合。曰縣河。西流。經蕪湖縣城南。折而西北流。經魯港鎮之東北入江。此水三源皆在黃山之北。水道提綱。

清弋江。在蕪湖縣東南。卽清水也。一作應冷水。徐鍇說文繫傳。漢書。丹陽宛陵。有清水。至蕪湖縣入

江。應冷水。出丹陽宛陵。然則清冷同也。蕪湖縣志。清弋江自宣城縣北。合黃池水。至縣東南界。入於長河。又分爲黃池水。北行匯爲路西河。又北入當塗縣界。合姑溪入江。大清一統志。

魯港。在蕪湖縣南十五里。源出宣城。西注大江。一名魯明江。舊志云。昔有魯明仲者居此。江南通志。經太平府治當塗縣西南。有姑孰溪。自寧國府經當塗縣。合廣德州建平高淳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六十里。至太平府治當塗縣西南境之水陽江口。水陽江。卽姑孰溪。南自寧國府北流。至當塗。會廣德建平高淳諸水。西北流注之。水陽江南出寧國縣。有二源。西南源出縣南。與績溪縣界之叢山關西北。北流。有四小水。東西來會。又北流。經胡樂司西。又北流。數十里。曰西河。折東流。至蟠龍鋪之西北。有一溪。自南合東來。二水來會。又東北流六十里。經縣城西北。有東河。自東南來會。東南源。卽東河。又有二源。一東南出。與浙江界山兩水。西北流合。經獅橋鎮南。又西北。至石口鎮南。折而北流。有一水。自南合二溪。北流百餘里來會。又折東流。經梅花鎮北而東。又折北流。經河溼溪鎮西。又西北八十餘里。至縣城東北。又北。與西河會於可渡鎮之西。始曰大河。北流。又西北。經杜遷鎮。黃渡鎮。西受西南來之小水。二又北分爲二派。一北流。一西北流。數十里。至寧國府治宣城縣東南。又分二支。一北經府城東北。卽折東北流。一北流。二十餘里。合於府北山東麓。稍東北。前北流。一派。自南來會。又東北。復分爲三派。一派東流。會襄南湖。一派東北流。會高淳縣東南之因城湖。一派北流。八十里。至水陽鎮西南。有支津。與東北流者通。又北流四十里。折西北流。至烏溪鎮東南。有支津。與清弋江之經溇沚者會。又西北流。分爲二派。一西流。有黃池河南。自黃池鎮通清弋江來會。又西。稍

北流。經太平府南境而西。至東梁山之南麓。其前分一派。西北流於府東南。又分爲二。一西流。一北流。會高淳縣塘溝河。西流。經府城南。折而西南流。會前四流之派。又西南於東梁山東南麓。復會。西入大江。水出廣德州者有二源。一曰東溪。亦有二源。一東南出。與浙江界山。西北流。至廣德州城東北。一東北出。杭村鎮西南流。至州城東北。合而西北。有水西南自陽灘來會。又西北。曲曲流出。山折而西。至建平縣東南。有西溪。自南來會。西溪出州南境。陳陽司南山。北流數十里。經柏店東。折西北流。有水合二溪。自南來會。又北。百數十里。會東溪河。又西。有水。西南自唐尼嶺。北流。經十字鋪。又東北來會。又西北。經縣城西南。又西北。曰溪河。西入南礮湖南礮湖之南。曰裏南湖。北曰因城湖。實一澤。東西狹。南北長。南承洪村橋水。爲裏爲湖。有姑孰溪支津。西南自寧國府東北來會。迤而東北。受一東南來之水。又北。有溪河。東南自建平來注之。又東北。經定埠鎮。西又北。有胥河。東自溧陽來會。湖水自西北流。有姑孰溪支河。西南來會。又北而西。經高淳縣城南。又西北。經滄溪鎮。東北。有石曰湖水。自北支津相會。又西北。曰塘溝河。經薛鎮南。又西北。至太平府東南。水陽河支津。自南來會。又西北。至城東南。分爲二派。一經城南而西南流。合水陽河於東梁山南麓。西入江。一經城東而北。石曰湖支水。自東來會於府城西北。入江。石曰湖。在高淳之北。溧水縣之西南。東西長八十里。西南支津。通高淳縣西之塘溝河。自湖北流出。一水經博望鎮。東又北。折而西流。經丹陽鎮南。又西。曰新河。經府城北。而西。至采石鎮之南。入江。水道提綱。

續文獻通考。大江在太平府城西北五里。太平府志。大江在府西。卽洋子江也。又東北。經蕪湖縣西。

五里。又東北經當塗縣。姑孰溪。在當塗縣南。卽姑孰水也。一名姑溪。一名姑浦。元和志。姑孰水。在縣南二里。姑孰城。因此名。寰宇記。姑浦水。南岸立津。以譏行旅。太平府志。丹陽湖北股。西行經陳進。卽北受橫望港水。又西過武山。南受武山港水。又西過青山北。又西過白紵。凌家二山。南是爲姑溪。又經縣南。爲南州泮。受胭脂港水。又西北受襄城港水。爲三江口。又西北受淮渡港水。又西北過采石鎮。又北經新河。至寶積山入江。大清一統志。

至和州南。有巢湖水。自廬州府合肥縣。合合肥之肥水。舒城之界河。潛山之巴羊河。及巢縣無爲州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南岸博望山。與北岸和州南之西梁山。隔江相對。亦曰天門山。博望山。今曰東梁山。以與西岸梁山對也。又東北北岸爲橫江口。牛屯河。西北自巢湖來注之。巢湖。在廬州府治。合肥縣南境。廬江縣北界。東西廣百餘里。南北八十餘里。形稍方。中有姥山。姑山。近西岸爲江北巨澤。周四百里。自合肥南界諸水。皆匯注之。其上游。則肥水及舒城縣之巴羊河也。肥水。出合肥西之雞鳴山。亦曰金斗河。東南流。有一水。西自小蜀山來會。又東南經府城北。又東。有店埠河。東北自圓隴來會。又南流九十里。入湖。肥水之西南曰派河。出西南大尖山之東麓。東流。經派河驛南。又東流。稍南入湖。派河之南。曰界河。卽桃溪也。源出舒城縣西北界山東流。經桃城鎮南。又東北流。折而東南。入湖。與西南來之巴羊河合。巴羊河源較諸水最遠。出潛山縣北界小路之北山。其山以東之水。皆東南會桐城之縱陽。其西水。卽此河也。東北流。經桐城西北之五嶺山。馬嶺山西麓。曲曲已二百里。東北至龍河口。

有龍河北自舒城縣城西來注之。又東流數十里。經縣東南境。又東北八十里。會界河入湖。湖自肥水口東南。經忠廟鎮。陽鎮。南。又東南有支渠。東流有柘臯河。東北自浮槎山。又有下閣鎮河。自東合而南流來會。其南。又受一小水。東稍南流。經巢縣城南。又東南八十餘里。至黃落河鎮之東北。分爲二派。其南流者。經漕運鎮西。又分二派。一於鎮南東合。其一南流。經無爲州東境。又南。分爲二派。一正南。於泥汊鎮之西入江。正與東岸荻港相對。一東流。經柵港。汛南。而東入江。卽古濡須口也。其東南流者。經漕運鎮北而南。又合西南支津。稍南。又分爲二派。一東南流。經雍家鎮之北。而東南入江。曰裕溪口。正與蕪湖魯港鎮相對。其東北流者。卽運河。亦曰牛屯河。又東北。經和州東南境之西。梁山北。又東北。入江。卽古橫江。正對東岸太平府西北之采石磯也。水道提綱。

太平府志。大江又東北。經當塗縣西。與和州分界。廬州府志。大江抵裕溪口。入和州界。和州志。大江在州東南。江防考。大江上接無爲州。下接應天府。凡一百一十里。與太平府中流分界。江流自西南繞而東北。故昔稱和州爲江西。巢湖在合肥縣東南六十里。廬江縣北七十里。舒城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巢縣西十里。周回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納諸水以注大江。爲淮南巨浸。一名灤湖。亦曰焦湖。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一年。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注。灤湖。湖名。在今廬州合肥縣東南。三國吳志孫亮傳。太傅恪率軍過灤湖。陳書宣帝紀。太建十一年。中領軍樊毅領水軍自東關入焦湖。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巢湖本爲巢縣地。後陷爲湖。今與巢縣廬江縣分湖爲界。廬州府舊志。在巢縣西十里。有東口。在縣西南十里。其水由此入江。肥水源出合肥縣西南紫蓬山。北流二

十里分爲二。其一東流。經合肥縣。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至壽州。入淮。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曰肥。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十四年。軍至譙。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水經注。肥水出九江成德縣良余山。北流分爲二水。施水出焉。又北經荻城東。又北經荻邱東。右會施水。支津首受施水。於合肥縣城東。西流。經成德縣。注於肥水。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其大川。肥。寰宇記。肥水出合肥縣西南八十里。藍家山。東南流。入於巢湖。輿地紀勝。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撓魏。亦必由此。司馬遷謂合肥壽春受南北潮。蓋此水耳。王圻續文獻通考。肥水在廬州府城南七十五里。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分爲二。其一東南流。入巢湖。其一西北流。入淮水。南畿志。肥水北流。有洗馬灣。黃連門二河。合流而北。入壽州界。大清一統志。界河在舒城縣東北三十里。一名桃城水。源出六安淖河。入於巢湖。江南通志。

經太平府城北之采石磯。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太平府城北之采石磯。卽古牛渚。水道提綱。

大江在府西。自銅陵縣界流入。歷繁昌、蕪湖、當塗三縣。東北流。入江寧縣界。采石山在府西北二十五里。昔人采五色石於此。因名。一名翠螺山。丹陽疆域志云。西臨大江。爲吳楚險要。晉王渾駐師取吳。隋韓擒虎宵濟破陣。宋曹彬渡江。取南唐。明常遇春先登獲捷。皆在此山。南有磯。峭拔險峻。亦曰牛渚。舊傳金牛出。故名。輿地志云。溫嶠平蘇峻亂。至牛渚磯。以下多怪物。然犀照之。奇形異狀畢見。南址有然犀亭。在其上。李白騎鯨亦在此。故謫仙樓。捉月亭皆在焉。江南通志。今按采石磯新

開河在太平府西北二十五里，牛渚磯東宋慶歷中，以采石磯當江流之衝，水勢洶激，每妨舟楫，乃開新河於磯東，以達大江，上下風檣安穩而渡。

經江寧縣西南江浦縣東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江寧驛西又北流經烏江鎮東板橋鎮西東岸有秦淮支津口又北有支津口二江寧縣西南境其西岸卽江浦縣東境也水道提綱

太平府志大江在府西又西則曰西江又名夾江接銅陵縣界下至和尚港接江寧界和州志大江自無爲州流入江寧府江浦縣界大清一統志

經江寧府城西北折東北流有秦淮水自句容縣合丹徒溧水縣水經上元縣東南至府城分二派先後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至江寧府城西北境折東北流經北岸浦口南南岸有秦淮口秦淮水源出句容縣北華山東南流折而南八十里經縣城東而南又西南五十里有運河東北自鎮江府丹徒縣南境西南流來會又西南六十里至柘塘鎮西北有水東南自溧水縣西北山來會折西北流至秣陵鎮東有湯水北自湯泉東南曲曲流經句容西北境折而西經湖熟鎮北又西南七十餘里來注之又西北流經上元縣東南境之方山西又西北百里至府城東南分爲二派一派西流又分爲三一派南流四十里至板橋鎮之西北入江正對和州東北境之烏江鎮也一正西流入江一西北流入江正當府城西南其西岸隔江卽江浦縣城東境也一派北流入府南城又西北流出城西門與支津自南來會又

北經西城外而過龍江闕入江。隔江北岸稍西，卽江浦縣北境，渡江孔道之浦子口也。水道提綱：太平府志，大江又東北，經當塗縣西，與和州分界。又東北流，入江寧府江寧縣界。和州志，江水自和州城北下，經烏江縣東五里，與上元縣分中流爲界。江寧府志，大江自和州界東北流，入經江寧縣西四十里，北岸經江浦縣東南三里，又東北，經上元縣。秦淮源出溧水縣北，西北流，合諸水，經上元縣東南，入通濟水門，橫貫府城中，西出江寧縣三山水門，又西北，沿石頭城，西又西北，入大江。晉書，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淮水竭，王氏滅。」晉陽秋，秦時所鑿，故曰秦淮南。史，梁天監九年，新作緣淮塘。又陳禎明二年，淮渚暴溢，漂沒舟乘。元和志，淮水源出華山，在丹陽湖熟兩縣界。西北流，經秣陵，建康二縣之間，入江。寰宇記，淮水源從溧水縣西北流百五十里，縈紆京邑之內，至石頭入江。縣互三百里。宋史，乾道五年，守臣張孝祥言：「秦淮水有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由溧水，一自茅山，由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爲一流，經上水閘，入府城，別爲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又府東門有順聖河，分秦淮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城，故秦淮無泛濫之患。今一半淤塞爲田，請疏導之。」建康志，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界。至方山埭，合流注江，或曰方山西瀆，直屬土山三十里，是秦所開。江寧府志，自吳至六朝，都城皆南去秦淮五里。史所稱柵塘是也。梁時作塘，又作兩重柵，自石頭至方山，連瀆總二十四渡，皆浮航往來，亦曰二十四航。楊吳時改築金陵城，乃貫秦淮於城中。大清一統志。

經句容縣北，六合縣東南，有滁河，自含山縣經全椒、江浦、六合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鍾山攝山北中有長洲。至南岸句容北境。龍潭驛北。北岸爲瓜步山。六合縣東南水口。有滁河西自含山全椒來。東南流注之。滁河出含山縣西北黃山。東南流經縣北境山中九十里。曰後河。折而東北。至全椒縣東南境。有一水。北自花山合三溪來會。又東北經東葛驛南。江浦縣北境。又東北至山麓。曰天河。又東北至六合縣西南。有一水。自北來會。經縣城南而東。折東南流至瓜步口入江。江有洲。水道提綱。

鍾山在江寧府東北十五里朝陽門外。卽古金陵山也。山時有紫氣。故又名紫金山。漢秣陵尉蔣子文。吳爲立廟。此山因改爲蔣山。又曰聖遊山。又曰北山。山半有井。曰應潮。或云其水與江潮爲盈縮。朱子云。天下山皆發源於岷山。蔣山實其脈之盡者。攝山在江寧府東北四十五里。多藥草。可以攝生。因名。輿地志云。攝山形方。四面重嶺似繖。亦名繖山。西北有水。注江乘浦。入攝湖。卽秦始皇所從渡江者。江南通志。

東流經儀徵縣西南。運河分流。自江都來會。皇朝通志。

大江又東流。過南岸河口。鎮炭渚驛北。北岸有北新洲。卽儀徵縣城西南之汊河口。運河東北。自江都南境。分流來注之。水道提綱。

運河卽古邗溝水。舊曰官河。北自淮安府山陽縣界南流入。經寶應縣高郵州西。又南經揚州府城東。至揚子橋三汊口。分爲二支。一支西南流。經儀徵縣東。又分爲二。一南流。至舊江口入江。一西南流。至下江口入江。爲上江運糧入河之口。一支南流。卽伊婁河。至瓜洲鎮西南入江。爲江南運糧入

河之口。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吳於邗江築城穿溝。東通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今廣陵邗江也。漢書地理志。江都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有中瀆水。酈注。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隋書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通鑑。大業元年。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餘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大清一統志。今按餘詳見運河。

經鎮江府丹徒縣西。爲京口。運河自此南達於杭。皇朝通志。

稍東有福德洲。又東過南岸高資鎮北。又東經鎮江府治丹徒縣西境之北固山。銀山。東爲京口。運河自此南達於杭。水道提綱。

江寧府志。大江又東北。經上元縣北四十里。北岸經六合縣東南二十五里。又東經句容縣北七十里。與揚州府儀徵縣分界。又東入鎮江府丹徒縣界。亦曰揚子江。又稱宣化江。揚州府志。大江自江寧府東。六合縣東。流入儀徵縣南。其對岸爲句容縣。又東經江都縣南四十里。瓜洲鎮渡口。對岸爲鎮江府丹徒縣。鎮江府志。大江自句容縣界東。流入經府城西北。與揚州府江都縣分界。大清一統志。

北固山。在鎮江府北。下臨長江。回嶺陡絕。其勢險固。故名。又名北顧山。因梁武帝改京口。城樓曰北顧樓。得稱。銀山。在鎮江府西江口。舊名土山。唐劉禹錫詩。土山京口峻。是也。元時以與金山對峙。易今名。今亦名雲臺山。山側爲鎮屏山。下有潮音洞。江南通志。

江中有金山。北岸經江都縣南。爲運河口。卽淮揚邗溝入江處。皇朝通志。今按運河邗溝。俱詳見上文。

江中有金山。在府城西北銀山之北。北岸爲運河口。卽淮揚邗溝入江處。在江都縣南。水道提綱。今按運河邗溝俱詳見上文。

金山。在鎮江府西七里大江中。初名浮玉山。風濤環遶。勢若飛動。巖洞泉石皆名勝也。九域志云。唐裴頭陀於此開山得金。因賜金名。然梁天監四年僧祐高寶誌於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當在唐前。又名伏牛山。宋真宗夢遊其山。又改名龍遊山。復旋故名。有金鰲妙高等峯。浮圖冠上有泉名中冷。陸羽以爲天下第一山。東有日照巖。一曰朝陽洞。東麓有善才石。一曰鶴峯。西有石排山。隱出水面。若儼筏然。江南通志。

又東有焦山。皇朝通志。

稍東卽瓜洲鎮港口。南岸自京口東。經府城北之蒜山。京峴。圖山。江中有焦山。水道提綱。

蒜山。在府西五里。元和志云。臨江絕壁。山多澤蒜。因名。或曰。算山。謂周瑜與諸葛亮議拒曹操之所。東晉孫恩浮海至丹徒。劉裕大破其衆於此。山本寬廣。宋元間淪入於江。今西津渡口水中孤峯獨峙者也。京峴山。在府東五里。京口京鎮皆因名。一名丹徒峴。或稱荆峴。圖山。在府東北六十里。濱大江。江流自東而西而北。轉屈之間。層峯峭壁。俯瞰湍波。京口之咽喉也。山有上下二箭洞。下有東霞寺。俗焦山。在府東北九里。大江中。舊傳以東漢焦光隱。此得名。寰宇記。通典亦謂之譙山。亦曰浮玉山。與金山對峙。相去十五里。上有焦山嶺。三詔洞。以焦光三詔不起也。江南通志。今按大江經焦山南而東。十餘里有丹徒港。卽通志所稱丹徒港。在鎮江府東南十五里。南抵漕河。有壩。北入

於江者。今建關設官以司啓閉。

又東。經泰州南丹陽縣北。有九曲河口。皇朝通志。

又東。爲府東水口。江中洲嶼稍多。自此又折東北流。北岸有芒稻河口。秦塘港口。南岸爲大港鎮東之安港鎮口。計自江西湖口東北流。至此而極徑一千二百餘里。北岸自江都東南至泰州界也。江始折東南流。北岸有白塔河口。又東南爲泰州西南之河口。又南爲州南境口岸。司南。司在江之東岸。其西岸卽安港鎮水之復入江口也。又東南經西南岸丹陽縣東北之包涇鎮。有九曲河口。江心有二洲。自此江濶四十餘里矣。水道提綱。今按芒稻河、秦塘河、白塔河、九曲河俱詳見運河。

揚州府志。大江又東。經江都縣南。瓜洲鎮渡口。對岸爲鎮江府丹徒縣。又東入通州泰興縣界。鎮江府志。大江東流入經府城西。北與揚州府江都縣分界。又東經丹陽縣元和郡縣志。晉祖。逃擊楫自誓之所。舊闢四十五里。大清一統志。

經常州府武進縣北。有連江橋河。新園河口。北岸爲泰興縣南。皇朝通志。

稍東爲孟河口。又東爲常州府治武進縣北境之連江橋河。及新園河口。北岸卽泰興縣城南河口也。河口南岸卽新園河東之圩塘鎮。水道提綱。今按孟河口。連江橋河。新園河口。城南河口。俱詳見運河。

大江又東。經丹陽縣東北六十里。又東入常州府武進縣界。卽揚子江也。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經靖江縣南。江陰縣北。有黃田港口。皇朝通志。

又東稍北流。復折東南。經靖江縣城南。南岸卽江陰縣城西北之君山。靖江縣西南濱江。江中有二大沙洲。卽馬馱沙。有黃田港口。在君山西。水道提綱。今按黃田港詳見運河。

大江自鎮江府丹陽縣流入。經武進縣北。又東至江陰縣北。又東入蘇州府常熟縣界。禹貢。滌水東爲北江入海。漢書地理志。毘陵縣江。在東北入海。寰宇記。江陰縣北至江二里。至江心。泰州海陵縣界四十里。通志。大江在府北五十里。江陰縣北一里。而靖江之東南也。西自丹陽入界。經府治北。東抵江陰東北。與通州泰州相對。行郡境一百八十餘里。靖江縣志。大江舊自郡北迤東。至今縣西。分爲二派。繞縣南北。以入海。縣居江海之交。中流屹立。明天啓以來。潮沙壅積。北大江竟爲平陸。大清一統志。

君山。在江陰縣北二里。君謂春申也。亦名瞰江山。突起平野。橫枕江流。四望無際。延攬可爲雄勝。有浮遠堂。取東坡江遠欲浮天之句以名。江南通志。

又東北。經如臯縣南。通州西。又東北。經常熟縣西。皇朝通志。

又東稍北。過山麓北岸。爲如臯縣南境河口。又東北。至通州西境之廟港。江流極闊。東西相望。六十里。稍折而南。經州西南馬鞍山。黃泥山西麓。山南岸爲江陰。東境橫河口。又東南。爲楊舍鎮。南之谷濱港口。又東。爲常熟縣西北境之奚浦港口。水道提綱。今案南境河口。廟港。橫河口。谷濱港。奚浦港。俱詳見運河。

常州府志。大江又東。至江陰縣北。又東。入蘇州府常熟縣界。蘇州府志。琴川至揚子大江。在縣東迤

而北。與通州對岸。九域志。常熟縣有大江。亦名揚子江。大清一統志。

大江在通州南二十里。西自江都入泰興縣界。過如臯北。於州治東。至料角嘴入海。南與太倉州海口相望。馬鞍山在通州塔山西。一統志。謂以形似名。舊志云。隋煬帝征高麗。牧馬於此。塔山俗名黃泥山。在狼山西。舊傳有女子得道於此。下有仙女洞。其西下有石刻通濟閘三字。蓋元時海運故道也。江南通志。

又東爲福山港。皇朝通志。

又東爲福山港口。福山城。山在口西北。臨大江。與北岸通州。南境鹽河口之狼山遙對。爲大江門戶。狼山之東有龜山。在水口。與南岸劍山相望。又東江流益濶。經永安鎮南。南岸爲土堡河口。又東南爲徐六涇口。南北濶八十里。福山港在常熟縣北四十里。自城北水門流三十里。經斜橋。又二十里。經福山下入於江。水道提綱。

福山港在常熟縣北。宋郊廬曰。常熟有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姑蘇志。福山塘自縣城北行四十里。入揚子江。大清一統志。

福山在常熟縣西北四十里。俯臨大江。與通州之狼山相望。境特雄。本名覆釜。唐改爲金鳳。五代吳越改今名。狼山在通州南。圖經云。與劍軍等五山相屬。又名狼五山。相傳有白狼居此。或云山形似狼也。形勝甲淮南。蓋一方之鎮也。又有神人鞭石處。世傳秦皇時事也。劍迹山在狼山東。一名刀双山。世謂秦始皇淬劍於此。有磨劍石。今墜於江。江南通志。今按如臯縣東一百三十里有壩。

港西通運鹽河東抵海其地爲廣陵東南門戶掘港通運鹽河運鹽河又通運河以受納江水

又南經昭文縣東北有白茅浦口皇朝通志

又南爲昭文縣東北境之白茅浦自浦而南爲太倉州北之七鴉浦東踰海港卽崇明縣懸居海中

爲大江口南之護沙自白塔口東南至蘆角嘴白茅鎮七百里水道提綱

白茅港在常熟縣東七十里本丹陽練湖常郡瀉湖諸水爲震澤不能容者溢而東南從無錫蠡蠓諸湖入常熟之華蕩繞縣城南而東北流至鮎魚口又東二十五里經支塘市又東稍北二十六里達白茅口入於江水道提綱

大江自常州府江陰縣流入昭文縣界東則白茅浦白茅浦在昭文縣東宋大理丞周環議以太

湖東北由諸浦入江其沿江洩水惟白茅浦最大元明時屢經濬治常熟縣志康熙二十年巡撫慕

天顏濬白茅浦自支塘迤東以至海口淤道四十三里大清一統志

北岸經餘西餘中餘東呂四諸場之南又北至蘆角嘴與海中之崇明縣相對入於海皇朝通志

北岸自永安鎮東北經餘西餘中餘東呂四諸場之南又北至蘆角嘴與西南昭文白茅浦相望正

南與崇明縣西北平安鎮舊城相望是爲大江入海之口蘆角嘴之東爲大洋西南徑白茅浦百

四十里正南徑崇明舊縣百二十里水道提綱今按餘西餘中餘東呂四諸場南接江東濱海

固爲淮南魚鹽之藪而其境據江國之末流控海天上澳一洲蹲踞亦江海關鍵處也

大江在太倉州境東北入海崇明縣懸居海中北接通州界大清一統志

大江在昭文縣北。西接江陰之涸瀆浦。東至太倉界之撐脚浦。福山縣居其中。北對通州狼山。最爲險要。江南通志。

大江自常州府江陰縣流入昭文縣境。又東流入海。崇明縣唐爲海中沙洲。五代時楊吳爲崇明鎮。屬通州海門縣。宋嘉定十五年置大賜鹽場。元至元十四年置爲太倉州。以縣屬焉。州境皆東濱海。去州城東北七十五里。崇明懸居海中。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江水章廣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奉旨趙世顯奏稱花園港地方及息浪庵前石馬頭俱被江水衝坍屯艘之處窄狹風浪可虞題請挑挖月河等因乃伊慮及河工之意朕以普天之下生民爲念無處不豫爲籌畫儻江水日漸北流衝刷不已則瓜洲城垣必致危險其荊州杭城等處俱有護城隄岸瓜洲地方修建護城隄工作何保護不致危險庶瓜洲一帶地方始得完固又奉旨據趙世顯奏稱江溜北徙花園港地方被衝坍場一百二丈瓜洲息浪庵前石馬頭亦被汕刷坍場等語儻江流日漸北徙衝刷瓜洲城垣必致危險事關民生若不豫爲籌畫修隄保護斷乎不可著江南督撫總河總漕速行親往詳加察勘作何修隄保護城垣勿致危險之處作速詳議一面動帑一面奏聞江南通志

雍正四年七月奉上諭湖廣總督李成龍湖北巡撫鄭任鑰荊州長江兩岸隄防關係民生最爲緊要蓋因川湘二江之水匯歸於江易於泛濫聞今年雨水連縣水勢甚猛陸地成渠爲江水所拒不能減退以致低窪之地禾苗淹沒又聞往年黃灘等處隄岸兩次衝決江陵潛江等州縣田苗被淹甚爲民害長江兩岸州縣雖每年各自興修然地方遼遠少有疎忽則民生重受其累爾等可公同商酌委員踏勘應否作何修築防護之處悉心妥議具奏憲皇帝聖訓

雍正五年二月署湖廣總督福敏奏請動用耗羨銀兩修築荊州府江陵監利松滋等縣沿江隄岸奉上

諭耗羨銀兩亦係小民脂膏。凡地方應修工程。於民生實有裨益者。卽當動用帑金辦理。不必取給於耗羨。但此處既係民隄。若修理之後。卽算欽工。則凡遇隨時補葺之處。小民不敢干涉。轉致疎忽。且恐頑劣之民。恃有朝廷歲修之例。不肯用心防護。以致潰決。害及田廬。而民受其累。此等處皆當豫爲籌及。荆州沿江隄岸。著動用帑金。遴委賢員。監督修理。修成之後。仍算民隄。令百姓加意防護。隨時補葺。俾得永受其益。河渠志稿。

七月十三日。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奉上諭。與修隄岸一事。臣謹案湖南長沙。岳州。常德三郡。逼近洞庭湖邊。計有隄之處。如湘陰。巴陵。華容。安鄉。澧州。武陵。龍陽。沅江。益陽。九州縣。環遶大湖。隄塹甚多。綠洞庭一湖。春夏水發。則洪波無際。秋冬水涸。則萬頃平原。濱湖居民。遂築隄堵水而耕之。但地勢卑下。水患時有。惟恃隄塹以爲固。蓋同一隄。而形勢與湖北迥異者。湖北之隄。禦江救田。湖南之隄。阻水爲田。湖北之隄。或東西長數百里。南北長數百里。湖南之隄。大者周圍百餘里。小者二三里。方圓不一。星羅棋布。名雖爲隄。其實皆垸。而洞庭一湖。三面受水。凡沅湘瀘黔川粵之水。千條萬派。皆匯其間。而所賴以洩瀉者。惟江。偶值水大之年。諸水併歸。江水又漲。不惟不洩。反灌入湖。隄塹不能堅固。致衝決漫溢。田禾淹沒。民難安堵。向係民間歲修。工費或多。官修助之。查康熙五十七年。官修隄費。湖北四萬有奇。湖南二萬五千有奇。此則三郡隄塹之大略也。我皇上念切民生。知濱湖之處。地勢低窪。隄防不固。設法與修。務圖一勞永逸。爲小民謀其萬全。浩蕩皇恩。實亙古以來所未有也。上年冬。檄司轉飭長岳常三府。將所屬州縣隄塹。親查確估。議詳。并委岳常道督同確勘。今據司道府詳。各州縣回稱。去年稍被水災。蒙皇恩動帑賑卹。又

免地丁錢糧。各隄居民感戴皇仁。一切隄墜俱各踴躍爭先。願自出力。加高培厚等語。詳覆。但查各屬估勘冊內。現有潰口四百三十餘處。估計工銀七千四百九十餘兩。工程緊要。費用頗多。若不急爲籌算。深恐民力不齊。春水一發。致有貽誤。已飭令水利各官搶修潰口。剋限趕築。此外險工次第興修。更嚴禁包折等弊。實夫實工。務期增加高厚。工程堅固。以副皇上視民如傷。已溺之至意。所動工費銀兩。現在會同督臣邁柱具題。臣謹繪湖南長岳常三府屬隄墜圖。並撮其大意。爲隄墜圖說。恭呈御覽。硃批。上諭。今按大江東南流。至湖南岳州府。與洞庭湖會。湖亦江流所潴納。其濱湖各郡邑。隄堦之功。雖與楚北之專於捍江者異。而江挾湖流。湖乘江勢。其浸淫一也。故錄之。

是年。奉上諭。荆江沿州隄岸。著動用帑金。遴委賢員。監督修理。修成後。仍爲民隄。令百姓加意防護。隨時補葺。俾得永受其益。大清會典。

是年。四川撫題修都江堰。酌派夫價事宜。按是時議與水利。蜀中水利之大。無如都江堰。眉州之蟆頤。彭山之通濟。及嘉定夾江之楠木龍興等堰。利賴皆不及都江之廣。堰鑿於秦時。導江支流。分引郫灌。溫江及崇寧。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等縣。灌漑民田。後漸墮廢。民人止就隅曲之水。分潤濟涸。至是議修。疏稱。蜀省水利。川東川南川北。皆崇山峻嶺。並無應修應築之塘堰。惟成都地當平川。舊有都江大堰。灌十餘縣之田。李冰鑿離堆。導江流。書深洶離低。作堰六字於石壁。爲千古治堰要訣。後人因之。創爲竹籠作隄之法。編竹籠納石於內。築人字堰。以資捍禦。歲事洶築。人字隄堰下。又有太平堰。三泊洞。柏橋堰。上下漏確堰。羊子堰。徐堰河。導江堰。牛子堰等處分流。而郫灌。溫江及崇寧。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等縣。

俱引水灌田。由來久矣。其歲修之費。先照用水之戶。按田派夫。灌溫等出夫折價無定。則歲以爲常。糜費不支。本年人字隄衝決。壅塞費用更廣。今擬計畝均攤。如灌郫崇三邑。得水最近。獲利最薄。溫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去都江大堰百有餘里。用水之處。不能無多寡遲速之殊。出費應量爲區別。以出費每自二釐至一釐五毫。一釐爲差等。令各縣按數徵收。徑解水利同知。收用報銷。並備漲水衝塌之費。仍將派費刊榜曉示。責令該同知深淘堅築。使渠水足資灌漑。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部覆如議。勻輸齊力。工易舉矣。堰志云。禹導江正源。至石組。出汝川而南。其北無水。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折而北。於是始以東流正流爲南江。經離堆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又分爲內外江。並南江爲三外江。北經崇彭新漢會縣。雜諸水。出金堂峽內江。經郫崇過府城北。趨彭山。南江經崇新東流。至彭與府江合。三江各分水口。以此貫注。視水則爲準。旱潦有備。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以時修治。又立法以均其役。則事不擾而利普。久安常治之道也。河渠紀聞。今按岷江出松潘。南流經茂州。合黑水河。至成都府。屬爲數道。分流郫灌等邑。總名曰都江。實岷江上源之支流也。功度之事。所當附載。惟考大清會典事例云。雍正九年。修築四川灌縣都江。而河渠紀聞編入。雍正五年。當是五年題修。九年。工部始覆准耳。

雍正六年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湖廣各屬隄。歷係業戶按糧派出夫土。逐年歲修。今各業戶感戴皇恩。軫念民生。至計莫不踴躍歡呼。自出夫土。照上年水痕加高修築。其支河淤淺之處。業戶亦照歲修之例。自行挑濬。朕念修築江隄。疏濬河道。該地方既有歲修之定例。今百姓踴躍從事。加高修濬。甚屬

可嘉。用沛特恩，助其力作。查康熙五十五年，湖北、湖南地方，與修隄埝河道工程。蒙聖祖仁皇帝特沛賞助米糧人工之費，共計銀六萬兩。今朕遵照此例，將帑銀賞賜六萬兩，令邁柱於湖北、湖南二省酌量工程多寡，分散派給，並飭地方有司實心料理，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朕愛養楚民之至意。謹按三江考：楚江連接八省，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導爲三江。嶺爲七澤，卽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荊襄，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受害惟荊州一郡爲甚。漢發嶓冢，抵上京，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受決惟鄖陽、襄陽、安陸、漢陽四郡，而襄陽、安陸爲尤甚。九江是沉、漸、无、辰、敘、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匯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於湖口，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江總匯於武昌，江身至此始闊，直注而東。故武昌斬黃之境無大害，隄防多在襄陽、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爲荆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淺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故有以開穴口爲上策者。然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經之道，然後上流可以分江瀾而殺其勢。楚有三大江，惟川江獨據中流，故穴口在南者，以澧江爲所經道，以洞庭爲所注壑。在北者，以潛沔爲所經道，以漢口爲所瀉地，故川江獨有穴口。然古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渚，湖渚洩流於枝河，枝河瀉入於江海。此古穴所以並開者勢也。今耕牧漸繁，湖渚漸平，枝河漸湮，穴口故道皆爲廛舍畝畝，他如章卜等穴故道無復舊蹟矣。此今穴所以多塞者亦勢也。虎渡、郝穴二穴獨存者，衆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瀉有壑，則水道不壅，若穴口之枝流多湮，則江水之正流易泛，其何能免。

於浸決之患。又以襄陽安陸之防水。惟修築隄防爲上策。而勢有邊徙。非人力所能爲。若竹筒一河。上接漢水下通漢口。如咽喉不可塞。治楚南水患。必以濬此河爲先。竹筒水道。惟中淤十五里。其淤平絕流者。祇七里許。今已開濬通流。然遇漲則沙迴淤停。隨淤隨浚。始無大梗。此楚江之大勢。顧亭林之論曰。余蒿目楚疆。爲之諮詢。迺知時異事異。其迹不能盡沿。要在觀變度宜。善體其法用之。堯時中國之水皆陸渰。禹治而納之地中。其法有五。堅則鑿之。盛則醴之。淺則淪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則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匯皆禹貢所列爲楚大經者。然漢則東爲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爲沱。至於澧。過九江。至東陵。乃迤北而匯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旣備。水爲安流。故總謂之導。言順其道行之爾。平成旣久。民多濱水而居。或填築而業之。故潛沔之間。所進滄浪。句雍諸澨。皆不容刀。甚或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凡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緯。瀦爲洞庭。且與江漢敵大矣。故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其治法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其治法後經而先緯。周禮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雖主治澤田。而最得治水緯法。阡陌旣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夫障雖起於後世。然周之防。禹之排。實肇端焉。願專事隄岸。以捍衝流。則必有利而不利。惟審視度宜。堅爲之隄。以禦水之經者。而又分注湖槽。使有所游蕩。股引取之。則經緯得理。水不爲害。賈讓以繕隄爲下策。非通論矣。至徒民當水衝者。歲取治河費。以業徙民。今議者猶引爲上策。楚民多澤居。稅賦半出其中。國家經費有常。豈能捐費徙民。民徙而水不止。棄之安窮。闔於用矣。若取就河隄。多穿漕渠。張水門。殺水怒之策。江漢舊時

穴口數十道。民環居隄上。水有洩。歲不爲患。頃以豪右規利。漸塞諸穴口。故水患落至。惟沿漢江相其故。道擇其急要者。爲開濬。小河陳洪謝家泗泄諸河。以洩漢流。開濬虎渡郝穴來穴新衝諸口。以散江漲。使民得隄爲衝。不患昏墊矣。此通論楚南之大勢。而以賈讓中策。疎其去路爲急務。溯源探本之論也。然功大不易舉。民力不能自治。在上之人。有以整率而鼓舞之。聖明在上。洞燭民艱。列聖相承。不惜左藏。巨萬多金。流布田間。大吏仰承德意。實力宣導。分別官垵民垵。已築者依限歲修。專官督理堅築。若濱湖已無餘地處。水將壅而爲患。則疏渠導引。以殺其勢。要使功歸實用。帑不虛糜。雖有異漲暴流。不爲民患矣。河渠紀聞。

是年議准荆江兩岸黃灘等六處險工。每隄百丈。設圩長一名。圩甲二名。圩役五名。督率附近居民看守。遇有蟻穴穰洞。卽爲填補。再於江工險要之處。一例籤釘椿木。編槿條竹笆。以垂永久。又題准楚省江隄。有勒索業戶。包攬夫土者。照河工包折閘夫溜夫之例。分別治罪。又議准楚省官民。有於隄外捐栽柳護者。照河工之例。分別議敘。今按官民捐栽官柳。於乾隆年。經兩江督臣尹繼善。南河河臣富勒赫奏。請停止。詳見河水章疏。又復准江西九江府同知。給江防銜。並令管理津渡事務。又議准四川成都府同知。分駐灌縣。專司都江堰工。大清會典。是年發帑修築荊州府大江禦水隄。隄在公安縣東。上接江陵。下抵石首。長一百里。縣治平曠。宋端平三年。孟珙築隄以禦水。元大德七年。竹林港隄大潰。自是不時決溢。迨明初。修築沿江一帶隄。陞西北接江陵。上灌洋。東南接石首。新開隄長一萬二千五百餘丈。其間雷勝文灣。窰頭鋪。艾家堰。竹林寺。二聖寺。江

池湖、狹隄淵、沙隄鋪、新淵隄、郭家淵、施家淵諸隄。凡十一處，尤爲要害。又築荊州府臨江大隄，隄在石首縣北。一名新開隄。自縣西北公安縣界，至縣東列貨山，共長九千三百丈。大清一統志。

雍正七年，濬臨桂縣陡河，增建石陡二十，以利農商。按是時，大興西南水利，發帑興修陡河，與興安靈渠工役並舉。粵西志：陡河自臨桂辦塘山流出，獅巖東流至太平陡，經蔣家壩，至相思江口入灘江。西流至鮓魚陡，達蘇橋合永福江。至柳州，舊時止建鮓魚一陡，奔流激湍，壘石多圯，仰惟宸衷軫念，西南發帑興修，建閘水之陡二十，鑿去礙船之石三百八十餘處，開濬河流，如石槽形，水得容蓄，長流不竭。又泝流而上，經懷遠，達古州，爲黔粵通津。農田商楫，均資利益。西江三水，灘居其一。陡河水入灘江，灘水下流，通於左右二江。曰三江。粵西水利，惟引用三江之水。灘水自海陽山至漢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曰灘合大融江。至桂林，合相思江。東匯於平樂，經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與左右江合。溯流至潯州，而江分城東爲左江，城西爲右江。左江出安南十萬山，經太平府，至合江鎮，與潯州江合者。交趾江也。出雲南入田州境。下奉議，合南流江。至合江鎮，與交趾江合者。潯州江也。右江出清水江，經貴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懷水，經慶遠，至柳城，合融江者。龍江也。桂林西北諸水，泗慶西南諸水，皆匯於潯州，合流至梧州縣灘江。會出肇慶端峽，合須江。至廣州入海。顧亭林謂粵西山多膚立，少草木，食土之毛者，什不得一。三江諸水，勢若建瓴，奔流東傾，故其民類不能收倍稱之息。而少蓋藏，山澗多用石陡蓄水。田高水不能上，築堰架車厚注。其法量岸高下爲輪，輪中輻出，枸處繫一竹筒，使兩頭活動，可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取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輪轉

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自利。桔槔處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皆引江水以爲利率。建陡設堰。水以漸至。周禮遂人之職。溝洫畛域。獨爲加詳。所重固有在矣。山民運木出山。多層層築堰。乘漲浮江而下。亦職方氏藪澤原隰之利也。河渠紀聞。

是年議准武昌、荊州、襄陽三道。各加兼理水利銜。統轄武昌等府同知、州同、縣丞、主簿等官。如有防護不力。修工怠玩者。該道揭參。該道徇隱不揭。該督撫一併題參。又議准荊門、沙洋、大隄、逼臨、襄江、蕪徵湖、糧三千石、糊糧每石輸銀一錢。計銀三百兩。以資江工歲修之用。大清會典事例。

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廣總督邁柱。湖南巡撫趙宏恩。奏洞庭縣互八百餘里。自岳州出湖。以君山爲標準。一望杳渺。橫無際涯。而舵桿洲居西湖之中。去湖之四岸。或百餘里。或二百餘里。行舟至此。儻遇風濤陡作。無地停泊。亦無拯救。聽其傾覆。昔人曾經創議。欲於此建築石臺。使商旅船隻。遇風遇夜。可以灣泊。奈此洲有名無體。須從水內立基。工大費鉅。事不果行。今臣因往長沙。自岳渡湖。悉其情形。復又探訪輿論。或謂此工得成。則一歲之中。全活生命。不可數計。垂諸久遠。利濟無窮。臣隨與趙宏恩面爲酌議。舵桿洲石臺工程。實於民生有益。知之既確。敢不上聞。業經委令衡永郴道許登瀛。勘估須磊石爲隄。南北兩面。形同偃月。長九十六丈。寬三十丈。高六丈。仿照江南木櫃之法。下用長二丈之松樁密排。雷櫃三十層。外用石條靠櫃砌護。五層。每層高一丈二尺。用米汁油灰合縫。其接縫處用鐵錠接連成片。以期永久。約計估銀二十萬兩。可以竣事。所需銀兩。或照營田之例。開捐應用。或將鹽商每年報捐銀內。動支俟工竣日核實請銷。奉上諭。築臺之議。例旨遵行。殊批。上諭。

是年興修安靈渠。疏淤截流。以利農田。通行舟。按渠水發與安縣南九十里之海陽山。湘離二水皆出於此山下。泉不盈尺。深叵測。秦史祿始築石爲隄。以堵禦湍流。鑿山通水。一注於北。曰湘江。一注於南。曰灘江。有七十二澗。三十六陡。因名曰陡河。溉田萬餘頃。漢馬伏波復葺之。至唐李渤加修。後皆循其故迹。洪武初。遣官修葺。爲陡渠者三十六。至其末年。復圯。命嚴正直燒鑿陡澗之石。以通餉道。旋即崩壞。成化間。增修。更置水函十。以洩潦。靈渠水不復嚙隄。本朝康熙二十二年。三四年間。巡撫陳元龍。先後改葺。經十有餘年。陡座石埂。傾圯將半。加以水勢衝決。不由故道。致舊河淤塞。水無涓滴。數千百畝糧田。時處枯槁。至是。督臣鄂爾泰。撫臣金鉉。奉命履地相度。酌籌興修事宜。鳩工庀材。堵截新河之流。疏濬舊河之淤。堰壩悉皆修固。蓄瀉水源。商農兩益。宋李師中重修靈渠記云。廣西湖南一嶺中。截舊時威阻於嶺。弗相聯接。至秦史祿導海陽山。水逆爲石磯。以激水。分嶺而下。會湘桂二水。合爲一石。互數十里。不絕。迄今千有餘年。假民力爲隄。爲陡門。以役水於石者。屢易其制矣。後淺堰廢。集夫與作。燎石以攻。旣導旣闢。以通南北之流。繼前事也。方輿紀要云。水經注。湘水自零陵西南。謂之靈渠是也。唐時安南爲南詔所陷。嶺南用兵。諸餽運皆泝湘江入靈渠。范成大云。秦始成嶺時。鑿此以通運。水發源陽山。在此下。融江。融江爲牂牁江下流。水南下。與安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南舟逾嶺。其作渠注於湘流。砂礧中。壘石爲鑿嘴。銳其前。逆分湘流。而激之。達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南。渠繞與安界。深不數咫。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閉一斗。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河渠紀聞。

是年開挑瓜洲正人洲引河，建築夾江大壩。按江工與黃河工程不同，黃河頂衝掃灣淘刷，壩根深不過三四丈，用寬長大壩，重土追壓，至墊入爛泥，卽止不動。江水清深力大，沙岸高闊，壩不易到底，清水油刷，更猛於濁流，不能以長樁大壩，敵千尋之巨浪。瓜洲大江，正人洲回溜沙淤，尾定業等洲，挑激大溜，直射瓜洲花園港一帶，壩工隨下，隨墊。江岸日漸野場，逼近城垣，議於正人洲下截頂衝迎溜，舊有河形處，挑挖引河，引水南行，河尾接開生河，使上源之水匯流，直注夾江，減其北趨之勢。又於夾江尾閘，搶築土壩百餘丈，兩面下壩，簽釘大壩於夾壩中間，填土以遏其衝，壩上壓土，兩頭接築土壩，以防漫灘之水。又於定業洲迤下挑濬支河，俾引河大溜順從支河宣洩，直抵南岸，仍於上游對岸高資港河頭，江心套港口，長出礮嘴挑溜之處，督率河兵開夫，駕犁船用鐵篋子，混江龍等具，犁爬深通，保護瓜城，是蓋用以水治水之法。築壩束水，攻沙開河，引溜不得，用犁船鐵篋以梳爬之，人力所能至，不過如是。惟恐長水平漫，中流難以立壩，開渠引水，稀淤流沙，旋浚旋長，卽用鐵篋爬梳迴溜，壅沙卒不能見功。古人有用碎石之法，就崖拋護，以壩護崖，未做壩工以前，先用碎石填平其底，既做壩工以後，復下碎石，護其根基。碎石不與水爭，隨泥墮入，久而自定，爲以柔制剛之法，然必持之以久，爲之以漸，積日累功，水石沙泥合而爲一，則水不能衝溜，自開行。若疎於修防，舊工不守，待其刷進而後急治，工程浩大，人力難施，亦猶河工之守壩不力，壩去灣生，溜大壅進，變成入袖之勢，而推之不去也。河渠紀聞

是年議修成都都江大堰，均攤修費，分別輸納事宜。按都江大堰，灌成都九屬田地，各屬用水，多寡不一，輸費亦應有差等，非定明章程，不能行之久遠。至是，川撫奏稱，規條數目，以爲定則，疏稱都江大堰自

秦時蜀守李冰鑿離堆以導江之支流。築人字隄以資捍禦。每歲淘築。遂爲成例。人字隄之下。又有太平堰。三泊洞。柏橋堰。上下漏灌堰。羊子堰。徐堰河。導江堰。牛子堰等處分流。而郫灌。溫江及崇寧。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等九縣。俱引水灌田。由來久矣。其歲修之費。向按用水之戶。照田派夫。灌溫等縣。出夫多寡不一。通出夫八百八十三名。每夫一名。折銀一兩。照夫計算。雍正元年以來。每年修費。或五六百兩。或七八百兩不等。五年。因人字隄衝決壅塞。五六兩年。用至一千二百餘兩。計每年須派銀一千二三百兩。方可有備無患。但從前照田派夫。因川省地田。不論畝數。計塊派夫。不知大小懸殊之別。今丈量已竣。畝數可稽。應請計畝均攤。以免畸重畸輕。查九邑田畝。惟灌郫崇三處。得水較近。獲利最薄。其溫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離都江大堰。有百餘里者。其用水之處。不無遲早多寡之殊。出費亦宜略爲區別。如郫灌崇三處。每畝派銀二釐。溫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每畝派銀一釐五毫。又華陽縣內。有用水略少之田。每畝派銀一釐。庶得均平。今按九邑丈量清冊。實在水田畝。照派定釐數。分別輸納。九縣共田七十六萬五千三百餘畝。通派銀一千二百八十有零。每年令各縣按數徵收。徑解水利同知。每歲估報數目。工完造冊報銷。餘剩銀兩。存貯以備夏秋水發衝塌之費。務令深淘堅築。使各處田畝。俱資灌漑。各縣鄉村。用水田畝。派銀數目。刊刷木榜。通行曉諭。照依江南河工歲夫折銀之例。官徵官解。不經甲里之手。以杜支少派多之弊。如是則力均而事舉矣。河渠紀聞。

是年發帑修湘陰縣隄垵。按隄防考。湘陰居洞庭之濱。地勢最卑。東北一帶。水爲巨浸。縣治之西曰淮。西水勢更大。其地生齒日繁。土田日廣。防遏不可不豫。縣南至西十七隄圍。日久殘缺。民力不能任。發帑

修築。統計大圍十有六。受西南迤北之水衝蕩。歲不能免。湘水悉水。匯流自西入長沙。繞東而下。至湘陰。是南水也。南水自外泛入沙田。一圍之東。實當首險。從此擁入楊柳軍民等隄之近東南者。三面被激。資水沅水。出與湘水合。達於洞庭。是西水也。西水自內出。兼西南夾湧。洪波紆回。灌激沙田。一圍之西。出水當衝次及楊柳軍民荆塘各圍之近西北者。古塘塞梓。並受沅水之衝。至北。則余垵莊園黃公魯家買馬葡萄等坵。濱湖地益曠。土益鬆。水自西內出。自南外入者。悉於是匯。遇漲所在。瀾漫衝潰隄。各垵出水積水之區。有港有塘。有閘。港則設之。涵中塘則立有剝溝。閘則時啓閉而蓄洩之。兼資灌溉。修復舊制。農田得施生之益矣。河渠紀聞。今按湘陰澧洞庭納江水。其受湖患一受江患也。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湖廣總督邁柱奏。竊惟洞庭爲域內第一大湖。風浪叵測。出其途者。咸有戒心。今蒙皇上特發帑金二十萬兩於湖中。舵桿洲建立石臺。俾往來舟楫。得有避風灣泊之所。保全生命。此乃不朽之功。皆我皇上成之。臣仰承德意。親往相度。又行據委理工程道員許登瀛。逐一估計。現在造册覆核具題。至石臺之上。臣又添估於東西兩面。各建廟宇一所。召僧住持。又蓋營房二所。撥兵居住守護。并立高竿二枝。日則張旗。夜則懸燈。使行舟遠望。得有指歸。又於南北兩面。擬造店房數十間。使貿易者居之。出賣米薪。以資過往商民食物。合計所費二十一萬餘兩。臣飭管工官督率稽查。尙可節省。以皇上恩發銀二十萬兩。似已敷足。一面分委官員。採買木石灰鐵等項。俟秋間水落。擇日興工。并繪建築石臺圖式。恭呈御覽。奉上諭。覽奏并圖已悉。萬壽宮無庸建造。止立一碑亭可也。餘照議行。硃批。上諭。今按舵桿洲石臺落成。督臣邁柱等。恭錄上諭。並撰文記摹勒上石。建壓御碑亭於石臺上。洋洋聖澤。湖水同

流具載湖廣通志。

雍正九年。上以楚省洞庭湖。縣互八百餘里。橫無涯際。舟行遇風。無地停泊。舵桿洲居湖之中。建築石臺。於商船實有裨益。特命將營田水利捐納項內。平餘銀二十萬兩。解送楚省。交該督撫經理。建石臺於湖內之舵桿洲。東西長九十六丈。闊三十丈。南北各灣進。如偃月形。以便泊舟。自是商船無風濤患。皇朝通志。

五月二十二日。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奏。大江北岸。瓜洲花園港一帶。江溜北趨。城垣運道。坍塌卸堪。虞經臣奏請開挑。正人洲引河。分溜南行。以保北岸。仰荷俞旨。臣祇遵辦理。其挑挖引河。創建夾江壩工。疏築情形。俱經節次奏明。今各工俱已完竣。長江水勢正當盛漲。臣飭委淮揚道。率同承挑各員。乘勢開放。茲據報於五月十八日開放。見水若排山。大溜直趨引河。奔騰之勢。直達河尾。及開攔潮尾壩。雖外面水高數尺。而上源來水湍急。抵禦出江。衝刷更爲有力。兩岸民人聚觀。洲上民船商舫。順流揚帆。俱由新闢引河南下。一時衆口歡呼。咸各頂戴皇仁。又據廳營汛弁。稟報僉同。臣隨檄道廳江工。引河初放。嚴飭防範善後。其夾江貼心大壩。并兩頭接築土堰。專爲攔遏引河漫灘。并潮汐湧掣。不使斜注東北。亟令價築加高。鑲做防風。以資捍禦。收束其五公灘支河。爲引河下尾匯流之處。再令熟諳弁兵。多用鐵篋子。混江龍器具。乘船往復爬浚。自此日引日深。現今江勢南趨溜緩。北注瓜州花園港工程。化險爲平。惟有相機防護。加謹修守。仰副我皇上精誠協應。奠定濱江之至意。奉上諭。引河開放情形。欣悅覽焉。善後事宜。更當詳籌熟計。以收久安長治之效。毋稍疎忽。南河成案。

十二月十九日。吏部尙書總督江南河道嵇曾筠奏。江南瓜州濱江要工。經臣奏明。於對江挑挖引河。攔築夾壩。分溜南注。而北岸花園港等處。酌用椿墻。相機建築挑水壩。以禦外溜。但城垣之下。地脈虛鬆。必得填實基址。以爲內固。因倣照前人保守江海塘岸之法。用高大木櫃。裝載石塊。深埋地底。俾江溜不致搜刷。以護崖岸。其所需工料。於來年歲搶錢糧內通融計處。硃批上諭。

是年復准四川灌縣。都江爲岷山分流。經成都。華陽。新津。溫江。崇慶。彭。崇寧。新都。金堂等縣。及簡州直入資陽。內江。富順。瀘州。歸入川江。各縣田畝。藉以灌溉。水道隄堰。關繫緊要。每秋水涸時。該管官逐一勘估。冬月募夫修築。春月報竣。又覆准都江堰工。按照田畝均攤夫價。解交水利同知承修。再修築堰工。用竹編長籠。自一二丈至三四丈不等。中將碎石填實。壘築成隄。面蓋押二笆。每塊長二丈。闊一丈五尺。用白夾竹百梗。每梗銀一釐六毫。編工銀一錢二分。竹籠折長三丈。徑一尺八寸。用白夾竹四十梗。編工銀一錢二分。又奏准武昌乃楚江之省會。沿江隄岸。應行修築。計正岸一千三百十九丈五尺。護岸六百八十八丈。限三年次第修理。又奏准修築江工。每沙石長三尺。厚一尺。價銀八分六釐。每松椿長七尺。圍圓一尺五六寸不等。銀四分五釐。汴米一石。銀一兩二錢。柴。每觔銀一釐。灰槽。銀八錢。汴桶。銀四錢。水桶。銀五分。小灰桶。銀二分。土箕。銀八釐。帶。銀三釐。竹槓。銀一分五釐。木槓。銀三分。灰籬。銀五分。灰篩。銀四分。木掀。銀三分。昏斗。銀二分。桶竹。每捆銀五分。青竹篾。每把銀二分。掀棍。銀一釐。蘆席。銀一分。每擔灰百觔。漢陽脚。價銀四分五釐。武昌五分。荊門州八分。每匠一名。工銀五分。每夫一名。工銀三分五釐。又覆准川省都江隄堰。嗣後伏汛。遇有搶修工程。該督先將應修緣由報部。所需工料銀。入歲修案。

內造冊題銷。如有侵蝕捏報者。該督卽行指參。大清會典事例。

雍正十年。開濬成都金水河。以利民用。按志稱。成都環錦江。爲池江之支緯。城中曰金水。開自宋白敏中。至明嘉靖中。金水止留一綫。蓋水宗於江。逕隍以入河。其後久堙。而江沮。止托源於隍。壅淤日增。居人利其岸。以自拓。河深廣纔咫尺。雨潦無所歸。然隍俯金水。江俯隍。有建瓴之勢。隍去江不數武。而近分江以益隍。於事易便。於是醴流溯源。穿江作渠。濬金水之壅。斷龍泉之石。固水門以節江之入。溝堰津梁。隨宜施設。刊汝山之木。下沃野之竹。以爲江障。渠成而江入隍。汰河之壅。廣三丈有奇。深三之一。又爲石堰一。一閘一橋。一。金水之漪。洋然流貫。閘壩迨後。修治不時。漸至淤塞。至是更議修舉。成都守項誠申稱。成都金水河一道。開自宋時。相沿已久。近年失於疏濬。以致不通舟楫。民苦沮洳。立政水利爲先。省會爲郡縣之首。金水河。民命地脈攸關。未可任其久廢。查金水上流。原通灌水。從郫縣兩河口引入磨底河。逕達成都。西水洞入城。由三橋玉河沿一帶。出華陽城東水關。直達府前河。自磨底河至府河。俱應開濬。西門水洞。密布鐵窗。止令通水。不得通船。其划小船由東門進者。俱抵滿城東水關爲止。如此。則沿河一帶。俱爲商賈關闈輻輳之所。民間米蔬柴炭。及客貨至者。皆用小船撥運入城。三橋爲省會適中之地。往來宜便。此河一開。兼可備防。祝融爲患。城中地泉鹹苦。食飲不便。昔杭州近海。民飲井水多病。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入城。作六井。至今賴之。開河舒地氣。水脈流貫。利民生日用。查雍正元年。議准條奏。內開。令各省確查大小河道。如有淤塞者。卽行設法疏濬。應詳請興工。開濬深通。用垂久遠。奉准施行。分段挑濬。自西門外磨底河起。由西門滿城一帶。三橋青石玉河沿。至府河濬深。千有五百二十餘丈。工竣。詳陳善後事。

宜俾有職司分理之人專其責成。條議井井。要諸永久。昔李冰以導江著烈。廉范以貯水興謠。皆蜀先猷。是舉似導江而愈於貯水。實惠及民也。君子之澤易涸。地道之變靡恆。又賴繼事以永其厥矣。河渠紀開。

今按金水河自成都府治城西流入城內。由城東出。吳師孟導水記云。自高駢築羅城堰及樂棗分江。水爲二道。環城而東。後惟餘一派。自城西北隅鐵窗潛流入城。歲久亦絕。天禧中王覲知成都。訪得鐵窗石渠故基。循渠而上。十里許至曹波堰。接上流。洩餘之糞水。於是導之自西門而南。至南鐵窗入城。引而東流。折而西。又東匯於東門而入江。久之復塞。大觀初。席旦復疏導之。宣和末。旦之子益以舊渠堰廢。復修築城西外堤。引江水入城如故。并作斗門節之。本名禁河。明初建蜀府於河陽。故名金水。今重加疏濬。又於三橋西北開新河。環蜀王城外。以通舟楫。蓋金水河爲江流之支津。故歷代治之耳。又按此紀。稱

雍正十年。大清一統志。謂係九年。或一統志據奏請之年書之耶。

是年。江西修豐城土隄。湖南修益陽沅江之東西堰。皇朝通志。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湖廣總督邁柱奏。本年五月十一日。准原任湖北撫臣德齡鈔錄摺奏。稱武昌省城漢陽門一帶。江岸日就傾圮。請將本省收捐監穀事例。改收折色三十萬石。修築江岸。查湖北省城漢陽門沿江用石壘砌。原有正護二岸。今正岸鞏固。惟臨江護岸。向有剝坍之處。然所坍石條。緊護正岸。臣在楚數載。每見伏秋水發於江岸。無復加損。及水落石現。形蹟依然如舊。非必不可緩之事。若行估修。必先採備石條。而現在建築舵桿洲石臺工程浩大。需石甚多。北南兩湖。雇募石匠開採。每年採取之石。僅敷舵桿洲之用。此時亦無石料匠作。何以分修江岸。漢陽門江岸情形。卽越十年之後。量加補砌。猶未

爲晚奉。上諭不急之務。自應從緩。所奏是。硃批上諭。

是年川撫鄂昌奏請修復眉州蟆頤堰。以灌民田。按眉州蟆頤堰。農民衣食之源也。利多而澤溥。沾溉已久。年久堰圮。渠塞。利源減息。至是議開。疏稱眉州地方向有蟆頤一堰。障流四十餘里。灌田二萬餘畝。爲利甚溥。邇年堰隄圯壞。沙水橫流。溝渠墊如平陸。民力築濬維艱。常以旱涸爲患。地方士民呈請動支公項修理。委員查勘。據稱蟆頤一堰。若得修築。不特可以灌溉水田二萬餘畝。即將來凡堰渠之旱地。皆可改爲水田。甚有裨益。請於各官養廉截贖銀內動支六百兩。委官督修。此後每歲修濬。責令需水人民。按地方遠近。計田畝多寡。公估公捐。交眉州州判經管辦理。工竣據實造報。奉硃批。與修水利原係善舉。欽此。遵辦。蟆頤堰。障蜀江水。溉眉山青神田畝。魏了翁取武陽石壘隄。其利尤溥。引灌雖不如都江堰之大。而費用甚便。修還舊制。眉州士民永沾利濟之益矣。河渠紀聞。今按岷江自成都府南流入眉州界。經彭山縣及州治東。又經青神縣東而南。其支流爲蜀江。故紀開稱蟆頤堰。障蜀江。溉眉山青神田畝也。是年江溜南趨。刷去京口迤北之談家洲。直逼京口。拋填碎石。下埽固護。按京口東西諸山環繞。岡連高阜。惟臨江一面地勢平衍。民居稠密。倚談家洲爲外護。江溜刷去洲地。直逼京口。坍塌崖岸。損傷街道。民居議用碎石保護江工。經河督趙世顯題定。於息浪庵前築護城隄埽。又於花園港等處。修建埽壩。歷年歲搶修防。無拋碎石之例。江上用碎石。自嵇文敏始。初因雍正六七年後。江溜北趨。瓜洲江岸塌卸。逼近城垣。水面空闊。江湖洶湧。大風鼓浪。衝刷最深。崖岸一經坍塌。椿埽難以施工。沿江拋填碎石。增修埽工。三百餘丈。始得穩實。至是京口亦援爲例。拋石下埽。保護平穩。歷年增修埽工。至千有餘丈。江水清深。

先用碎石拋擲填平其底。然後下掃鑲。復以碎石護其根基。雖遇風潮。不致輕易掣動。保固崖岸。以衛城垣。江防之要略也。河渠紀聞

是年江督高斌議濬江浦縣朱家山河道。并建東水二閘。按朱家山河在浦子口。舊名黑水河。卽汭河。迤東南下浦口入江之水溝也。前明嘉靖中王來於近浦官塘。試開四井。各深四丈餘。下皆黑水。無石骨。故有是名。汭河之源由含山全椒和州而下。謂之椒河。由滁州來安而下。謂之滁河。至江浦合流爲汭河。又名天河。東過六合二百餘里。達於瓜埠灣環曲折入江。上游來水猛迅。下源去路紆回。常憂水泛。上江之濬和椒來含山下江之江浦六合七州縣窪地築圩禦水成田。毘連七十有二圩。軍民衣食惟取辦於力田。田所倚在圩。水漲不洩。破圩疾苦萬狀。前明屢議開鑿。未得流通。至是議浚疏三汭河入江之水溝。溝在兩山之間。開鑿成渠。寬不逾三丈。首尾建閘二。今浦口迤北之馬家橋陳家莊北之陳板橋石塊猶存。卽其遺蹟也。濬後復雨。露水衝山土卸入溝內。不數年卽塞。至乾隆十九年江督鄂容安奏准開鑿。疏稱滁州有天河。宣洩滁來上游之水。由六合出江。繞過二百餘里。水大時宣洩不及。衝漫圩田。竟爲巨浸。天河迤南有山河一道。由張家堡二十里至浦口入江。是年會開挑。中有朱家山嶺脊橫梗。浮論謂春下有石遂止。委員創視。徹底純土無石。請動匣費。及時辦理。始定議開挑。資以宣洩。歷時既久。流沙溼過。水道仍前阻塞。嘉慶八年士民籲請修復。而前時浮論復起。仍謂山石難鑿。且懼江水倒灌。又有謂洩六合之水衝浦口居民廛市者。紛紜煽惑。工久不舉。制軍會稽陳公力排衆議。獨斷舉行。江寧藩司駐工督辦先鑿朱家山。深徹到底。剝至二丈以下。純土無石。舊河青沙之底呈露。人言始息。於是畢力於工。剋期

舉事。募者踴躍趨公。互相呼助。露宿野處。不畏其艱。婦子往來饋食。欣欣有喜色。人衆而工倍焉。三閱月。河成。河長四千七百餘丈。深廣如其地之宜。經始於癸亥十二月。逾年三月畢工。事詳陳中翰朱家山農田水利河道記。是河始浚於高文成。繼事於鄂制軍。中阻於浮議。其謂水洩無餘。江水倒灌。礙於浦口居民之市廛也。殊不思天河之水分流。由張堡煨灌橋入。本有限制。非及丈不能出槽。水至槽而後洩。洩六合有餘之水。非洩六合有用之水。舊河出浦口市廛之東。無礙民居。展闢寬深。加築土石隄岸。備防倍周。山形自高而下。江水焉能倒灌。皆不足信者。而耳食者從而和之。遂使萬頃膏腴之產。衝突漫溢於數十年中。遇漲卽連爲巨浸。圩不能障。而漂廬舍。溺丁淹禾。望拯於官。如望歲矣。非大力者振起之。未能速成也。惟朱家山兩崖壁立。河出其中。遇霖輒崩入河內。歲不可弛工。僉議善後。七州縣牧令共襄厥事。歲常修治。庶可以傳久遠而爲永利也。河渠紀聞。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江南總督嵇曾筠奏。初五日夜。江間風浪大作。所有北岸瓜洲江工。數年以來。仰蒙皇上聖明。指示堵築夾壩。開挖引河。以堵護崖。以石護埽。足資捍禦。值此江潮湧激。埽壩高堅。屹如磐石。城池田舍。保護安寧。惟南岸鎮江京口。迤下新河口。臨江崖岸。有坍塌之處。臣等聞信。卽差員馳往查勘。茲據委員並江防同知等稟稱。新河口江崖坍塌。橫長一里有餘。進深八九十丈不等。沿江民房。塌卸三百餘間。臣查所坍之崖。距鎮江府城尙遠。無關運河要道。惟河口內向建新閘一座。蓄洩水勢。以便民船。今臣親往勘明後。移咨督撫臣轉飭地方印汛官。相機料理。並確查塌房民居。分別撫卹。硃批。上諭。是年。湖南巡撫王國棟奏。湖南長沙。岳州。常德三府屬。有隄之湘陰。益陽。巴陵。華容。澧州。安鄉。武陵。龍陽。

沅江九州縣上年八月十日欽奉上諭湖北湖南近江濱湖之地居民常被水患朕心深爲憫惻或有隄岸未修或有疏濬不力務須設法經理以安民居邁柱到任後會同湖北湖南巡撫悉心商酌將如何興修防護詳悉速議具奏欽此臣遵照委員逐隨查勘估計於十二月督臣邁柱到任後即移咨商妥於今年興工派員監督臣等各捐穀石幫給百姓已皆踴躍赴工願自出力加高培厚復於雍正六年四月九日接准督臣邁柱移咨三月三日欽奉上諭已恭載雍正六年欽此臣隨出示諭知隄工百姓感戴皇恩喜出望外益加奮力堅築歡呼萬歲今據九州縣陸續詳報潰口俱已告竣其首次險工有告竣者有報八九分與六七分者其平易工程有告竣者有報現在興修者現值農忙田功尤爲緊要俟栽插事畢便可齊力搶築竣工硃批上諭

是年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臣上年奉命自浙赴湖南任道經長沙所屬之湘潭縣見千艘雲集商賈輻輳數里市鎮堆積貨物懋遷有無居民櫛比而長沙江面既寬北風勢緊又無小港可以灣入猝然風起濤湧一時者蓋因湘潭江形稍曲北風勢緩而長沙江面既寬北風勢緊又無小港可以灣入猝然風起濤湧一時難禦沈溺漂沒者往往而有此官民船隻不能停泊而商船亦多往湘潭以舍湘潭無可棲泊也卽如江西之湖口關先設湖口縣江水浩瀚商人上稅停舟常遭風濤之險荷蒙皇恩移駐九江則人稱便焉聞長沙北門外原有舊河一道計長三百餘丈淤塞已久若照舊開挖深闊可以多泊船隻誠爲大便利於民之事不但往來官民船可以避險其駕小舟以謀生者可以安宿湖港不致飄泊風波且商船四集則生計日饒卽肩挑食力之民有商貨往來上下可以擔負纍纍亦貧民衣食之藪也臣目擊地方情形而與

工費財無項可抵。今據驛鹽糧儲道楊秘詳稱。荷蒙皇上不次擢用。由麗江府知府簡調湖南糧道。聖恩優渥。惟有冰兢自勵。勤慎急公。以圖仰報萬一。茲長岳常三府屬隄工。欽奉諭旨行令修築。查本道衙門。向有每年鹽規銀八千兩。願以雍正五年現存銀八千兩。並六年所餘銀八千兩。歲底彙齊。共一萬六千兩。作爲修築隄工之用。再長沙爲省會之地。長江浩淼。竟無灣泊舟楫之所。北門外有舊河一道。俟七分所餘八千兩解到日。可以開濬此河。停泊船隻。庶於地方民生。不無小補。嗣後每年所餘八千兩。俱存貯道庫。以充公用。詳請核奏。臣見楊秘情詞懇摯。以雍正五年分鹽規銀爲修隄之用。而以七年分鹽規銀開濬河道。與臣見適合。亦估計工銀約費一萬四千有奇。但事關爲民興利。似不可緩。據臣愚見。或於秋冬興工。應否先於司庫正項內動支開濬。俟雍正七年該道歸公銀抵補。硃批。上諭。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江水章廣二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五月三十日。部議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稱。江南河工。每年歲修搶修。共銷帑銀三十餘萬兩。至四十萬兩不等。臣蒙皇上天恩。畀以河防重任。自應遵守大學士嵇曾筠已驗之章程辦理。但現在辦理之處。既與報銷互異。不敢不據實奏明。懇請聖恩。勅部議定成規。載入江南漕規之內。俾於本年霜降後題估本內。即可據實聲明。永定章程。所有事宜三條。謹備細據實陳奏。今按一核定各廳夫土銀兩。給發報銷。一核實領運。葦營蕩柴水脚。分款請銷。此二條不載。一奏稱江工需用石料。應照京口之例。畫一報銷也。查江防廳屬瓜洲花園港。胡家門首內。查子港等工。逼近城垣。實屬最險。經大學士嵇曾筠相度機宜。下石填墊根基。保護崖岸。所用石塊。每擔需銀一分二釐。每年約需銀一萬數千或二萬數千餘兩。因報銷冊內。未有辦石一款。是以每歲統作椿埽報銷。查鎮江京口埭崖江工。亦係下石保護。業經題估在案。今瓜洲查子港等工。需下石塊。事同一例。請嗣後統於霜降後。將一等內所用辦石銀兩。核實在報銷冊內。據實造報等語。查鎮江京口埭崖江工。經江南總督趙宏恩題請。多填碎石。固護根基。其瓜洲查子港等工。應需石塊。尙未入冊報銷。但一切修築工程。自應據實辦理。應如所奏。嗣後歲修前項江工。責令經管廳員。採辦石料。填墊堅實。務使根基穩固。以資捍禦。其所用銀兩。據實確核估計。照例造冊具題。如有藉稱水深工險。浮冒錢糧等弊。該督卽行查參。六月五日題。六日奉旨。依議。速行。南河

成案。

乾隆二年。覆准歲修都堰。自人字隄起。至省城西門外金沙新堰。溫江縣鎮安堰。新繁。彭二縣通濟堰。疏濬城二江支河。自乾隆二年爲始。於該省鹽茶項內動支修築。又議准湖北沔陽一州。南北兩江大隄。計三萬一千九百三十餘丈。東西南三方隄工。歸水利州同管理。北方一帶隄。令州判分駐仙桃鎮。就近管理。凡有應修工程。按期督修。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三年。署理湖廣總督兼理湖北巡撫史貽直奏。武昌爲楚江省會。岷江之水。湍激東奔。沔漢之川。沸騰西匯。大別山聳峙其北。高羅峯屏列於南。沿城西南一帶。適當二水之衝。兩山之夾。每遇暴漲。勢若建瓴。駭浪洪濤。吞囓城堞。粵稽古蹟。唐宋旣築長隄。元明每加修治。壘以巨石。保以松椿。錮以鐵液。鎮以鑄犀。當年鹽艘。俱泊武昌城南鮎魚口。例係淮南按船帶石。以資修補。迨後鹽船移泊漢口。遂弛輸石帶修之事。年久傾圮。小民無知。每將坍圮土石。乘間挖取。日侵月削。習爲故常。今沙土淤鬆。狂瀾衝激。每當西風狂撼。江漲連天。水勢直刷城根。時遇漫溢。臣檢查舊案。從前督撫諸臣。屢經商謀修築。祇以工程浩大。費用不貲。旋估旋輟。臣抵任。目擊沿江隄岸。頽塌難堪。若不及今修築。將來傾卸愈多。所費尤鉅。坐見塵舍垣墉。高下剝損。凡係保障城池之所。係實爲生靈民命之攸關。我皇上誠求保赤。凡利益民生之事。每不惜帑金。多方軫卹。仁恩普被。率土均沾。况武昌爲九省通衢。萬民托命。身任風疆。敢不仰體宸衷。經營措置。隨檄行藩司。遴委道府大員。逐加確勘。自望山門外王惠橋。至武勝門外土城磯。正岸縣互一千三百一十九丈五尺。護岸一百八十八丈。通計正護兩岸二千餘丈。確估工料。需銀十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七兩九錢核無浮冒。查湖北藩庫現存商捐提估銀五萬九百五十餘兩。又有徵存二公分項內動支銀二萬兩。合計七萬九百餘兩。請將緊要工程先於今冬水涸時亟爲修築。此外不敷之數。再於來年動支公項銀一萬兩。此後口岸徵收之銀除臣衙門一切公費外。如有存剩。亦可按年動支。又臣標滿兵八十名。向有南北兩省。每年幫貼養贍三千八百四十兩。今滿兵已經撤回荊州。此項銀兩無須支給。均可按年湊用。足敷經費。毋庸議動正項。至與修之期。請限以三年分段次第修理。其承修督修之各官務擇實心任事諳練工程之員分別委用。皇清奏議。今按是年奏准修築於武昌江塘護岸一帶。加高二層。是年奏准武昌一帶江塘護岸加高二層。又議准漢陽府江岸石隄波浪衝激。自西關小馬頭至東關上馬頭。建築正岸二百六十七丈。護岸亦如之。城南張王磯加築二層護岸三十丈。以爲保障。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四年。覆准武昌江岸。蕎麥灣地方。別築月隄二百九十五丈。大清會典事例。
是年修築湖北漢陽黃陂縣之溪岸河堰。皇朝通志。

乾隆五年。奏准上江地方和州大洋河。姥下河。牛屯河。含山縣銅城廂河。來安縣龍尾壩河。均令開堰疏濬。安徽通志。

乾隆六年。江西巡撫陳宏謀奏。竊惟耕鑿乃食之源。而水利實農田要務。江西一省所屬郡縣。非濱江帶湖。卽環山逼嶺。近湖之地勢與水平。民間築有圩隄開壩。以資捍衛。地以內之民田廬。舍煙火萬家。每遇水發。全仗圩隄開壩。周圍堅固。始保無虞。一有衝漫。均遭淹害。此以圩隄開壩防水之害者也。近山之地。

高下崎零。開墾田地。既防衝決之爲患。又苦灌溉之無資。惟有修砌陂塘堰圩。水至可資防禦。水少可資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圩防水之害。而卽資水之利者也。江西水利。不外此二者。而年歲之豐歉。亦卽關係於此二者矣。向例農隙時。撫臣行令各地方官。將舊築圩隄。派夫修葺。年底將完固緣由。造冊報部存案。止就南昌、瑞州、臨江、饒州、南康、九江、贛州等府所屬之十有餘縣。年年報部有案者。彙冊開報。而近山逼嶺地方。一切陂塘堰圩。均不在開報勘修之例。卽此數府中。除所報圩隄外。亦尚有續修未修之圩隄。開墾總因地方官向無承修保固之責。視爲泛常。並不親勘督修。其間民力之勤惰。出夫之多寡。圩隄之堅否。既無有司親臨查勘。無人督率。奸頑田戶。每推諉不前。不但應修而未修者。延挨觀望。卽已經派修者。亦不過虛隄浮土。掩飾一時。隨修隨傾。難資捍禦。以致驟遭大水。尺土不保。全圩受淹。一處衝決。闔境罹害。現據士民以民間情願修圩築壩。請官督修主持。以免阻撓。紛紛具呈。則江西省之圩隄堰壩。夫力出於民。督率不可無官也明矣。查地方縣令。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但每年農工畢後。正值徵漕開認之際。勢難親往各鄉勘修。而各處應修之處。無官督率。未免心力不齊。強弱不一。動多阻撓。爭勢控告不休。臣查各縣均有縣丞一官。未屬閒曹。并無專管職掌。原應佐理縣務。此等隄開圩堰。乃民生要務。正宜專委辦理。臣蒞藩司任時。正屆農隙之時。曾經詳明通飭各屬。令縣丞各員分頭勘修。但係一時詳行之事。若不定以責成。永遠遵守。仍致始勤終怠。難收實效。請將江西一省縣丞。均加水利銜。凡有修築圩隄開墾陂塘堰壩等項工程。俱專責各該縣縣丞查勘督修。間有并無縣丞之屬。卽委典史巡檢。各按本管地段。查勘督修。每年九月後農隙之時。各該縣丞等官。輕騎減從。親詣各鄉確勘。將應修隄圩等項。查照

向例督率圩長民夫合力修築。薄者培之。卑者增之。圩長徇私。息玩田戶。持強抗違者。該委員卽就近分別懲治。統限歲底修竣。造冊移縣。知縣察實。加具印結。轉申彙報。部查核。其有向無圩隄等項。查勘情形。或應築隄。建閘。或應修砌塘塌等類。及向會築有工程。年久坍塌過甚者。亦卽督令民夫合力修築。如工程浩大。關係永遠。水利而民力不支。難以派修者。請循照從前奏明事例。動支鹽規充公銀兩。給發興修工竣造冊報部核銷。各該員三年內。果皆實力督修。并無衝決被水等事。遇有保舉陞用。將承辦水利如何列入事實獎薦。以示鼓勵。儻有扶同捏飾。及借端需索。擾累鄉民等弊。分別參究。自此之後。除猝遇異常大水。非人力能施者。毋庸議。如止尋常雨水。而有圩有壩。田地工程。修築不堅。致有衝漫受淹者。將各該委員及知縣一併題參。分別議處。如此則責成既專。修築以時。各官咸知境內有不容玩視之水利。小民亦知境內有不容推諉之工程。上下官民。交相勸勉。水利興而農田得收實效矣。皇清奏議。

是年。覆准川省石牛黑石二堰。歸入都江歲修案內。一併動項修理。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七年。水決華容縣蔡田安津諸垵。巡撫許容築復。按隄防考。華容縣北臨川江。南接洞庭。中有斗子褚塘蘇池等十有三。湖南北水漲。殆無遺土。環土爲垵。凡四十有八。明時江湖水溢。諸垵隄盡潰。勢難並築。垵大而要害者。惟官垵。濤湖。安津。蔡田四垵。各周回四十餘里。縣賦半出其中。嗣修蔡田。安津二垵。復合二垵爲一。康熙雍正年間。俱發帑修築。乾隆五年。水漲潰伍家垵。至是復決蔡安二垵。委員修復。陳士元議云。楚東諸郡。水弗可隄。利在疏導。西諸郡隄斯利焉。漢水之泥濁。似江河。非疏濬之。則散漫矣。東諸郡固漢濱也。水由澧會赤沙湖。沉出邑南。華容當大江九江之衝。江水較漢稍清。不異於澧。自杜豫開

漕以瀉江勢。而東邑之湍悍稍紓。邑西之流漸浸巨。故江水橫截華容。注之洞庭。范晦叔岳陽風土記。謂華民多舟居。常產卽湖地。建寧南隄決。卽被水患。建寧今石首。南隄卽今調絃。夏秋必決。必溢。二邑江患相表裏。堽最巨者。安津。蔡田官堽。一遇漲潦。隄卽衝決。冬月水退。有司發粟集民修之。而於隄之堅脆弗問也。宋熙寧初。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上疏。以遣使察農。必大煩擾。吏卒所過。雞犬一空。修堽弊同於昔。邇來建寧諸隄悉潰。江水散流潛沔。枝江隄決。水奔黃山鹿河。漫流邑之西鄙。故邑河勢殺。不然。幾以城爲市也。宋史。閩越皆有陂湖。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爲災。然此可行於浙西耳。堽民心殊力惰。少旱則決隄引水。坎穴叢楚。甚者以施筌蒙罟。今不計。莫若督令民於堽中鑿陂嚴禁防。謹蓄洩。乃安津。蔡田諸湖弛稅。令民溉田。而縣令取水面錢。至盈百。訖無成功。堽民又於堽外水濱。墾田植稻。謂之湖田。湖無稅額。三歲一熟。熟則倍獲厚利。此所謂涸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水之地者也。圩田湖田。起於宋政和以來。使遇賈讓杜豫諸堽。尙在興廢之間。况堽外乎。然有洞庭爲之儲。亦不致大害。修內圩。明賞罰。爲今日要務。至調絃開塞之議。雖無成說。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漫而東。今開者幾百載。卽款塞之莫能也。善爲水者。因時補苴。無一勞永逸之道也。河渠紀聞。

乾隆八年。白鍾山奏。查瓜洲京口兩岸江工。外臨大江。內係運河。居民稠密。舟楫通行。所關綦重。向於沿江迎溜頂衝緊要處。所建築埽壩。以爲保障。又於埽根外。多投石塊。層層堆積。以資擁護。其法甚善。惟江性溜走。水下淘刷根底。兼之潮汐往來。風浪衝擊。每每埽卸。必須不時下石外護。庶免腳根空虛。埽場之

惠臣蒞任後。經飭行道廳。如法修守。今臣由淮揚一帶下游運河查勘湖河各工。直抵瓜洲渡。以至京口往來詳勘南北兩岸江工。俱各遵照修保護平穩。一律鞏固。但查江中投石既無丈尺之可量。又無多寡之可計。設遇不肖屬員。虛冒侵蝕。用少報多。憑何稽查。不特糜費錢糧。亦於工程無益。且採辦石塊。俱由各山頭雇船運至工所。向例即就船上循岸投擲。以免上岸搬運之費。今若逐一盤驗。勢必運至岸上。未免多費工價。亦爲未便。臣酌將運石船隻。擇其大小各一隻。先量其長短高寬若干。裝載石塊後。入水深淺尺寸若干。然後將石塊運至岸上。覈明船重數目。每船約載若干。以此爲準。嗣後總以船隻之大小。入水之尺寸。丈量明白。毋庸逐船盤驗。即可覈算石塊之多寡。如用料之確數。庶以杜不肖廳員用少捏多之弊。該處係常鎮道所管地方。相近咫尺。俟運石到工。即令報明該道。就近逐船丈量。覈實方詳動用。如此立法稽查。庶石料均歸實用。於工程錢糧。大有裨益。南河成案。

是年議立稽查江工投石之法。按江水清深有力。洶刷近岸。必下埽護崖。水深埽難屹立。向有用竹篾裝石。入水攬護。并用賈魯沈船法。以大舟載石鑿漏。沈入水底。亦有在對岸開挖引河築壩挑溜。然用竹篾沈船。工費更大。而易有架隔。不能隨流填墊。開引河築壩。則數丈之溝。不能引無崖之水。柴土之壩。不能抵浩瀚之流。惟有靠岸拋填碎石。以實其底。爲濟變之法。而不可無法。以稽其數。河督白鍾山言。向來採辦石塊。船運至工。即就船循岸投擲。以免上岸搬運。而無丈尺。可以數計。終非核實之道。應將石運至岸上。量明載石之船長短高寬。入水深淺。即可計其輕重。核定數目。以爲準則。此計數之常法。尤在先事豫防。如法修守。下石以固其根脚。外加防風。以護其灘岸。使不至衝刷進內。若疎於防護。引溜坍崖。以數

十丈寬之急溜深坑。即使多運石塊。齊力拋填。而石隨浪淘。前石尙未拋足。後段又復坍塌矣。河渠紀聞。是年重修儀徵江口通濟羅泗等閘。以利運行。按揚州之儀徵運口。江廣漕船出入經此。兩淮鹽艘亦由是道。地居衝要。漕河之水。由此入江。高卑勢殊。易洩易涸。立閘以束水勢。古與今同。閘始建於宋嘉定間。至明洪武。卽其地築而壩之。舟上下必車壩。成化宏治以來。歷設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閘。逐遞灌注。節節收束。以備相機蓄洩。雍正十二年。修補響水攔潮二閘。其接連之通濟羅泗。自康熙五十五年修補後。已屆三十年。大江潮汐往來。衝刷日久。多有塌卸折裂。閘底石塊衝跌坑塘。難以下板啓閉。至是重加修整。疊石如壩。松椿櫛比。琢甃砥平。復還舊制。江口無閘。隨潮上閘啓注。不可遏。建領之水。直瀉無餘。難以濟運。二閘樞紐鹽漕。而當議建之始。咸謂江濱多浮沙。椿虛難立閘。至濬見黃壤而論息。前人於此。舉不易。遵守成法。以時修治。自得其用也。河渠紀聞。

是年。奏准武昌沿江一帶石岸。動支江工節省銀五千兩。交江夏漢陽二縣商民。營運生息。按季交總理江工之驛鹽道庫收貯。每年水涸時。著地方官履勘。乘時修葺。又奏准荊門州沙洋大隄。發銀萬兩。分給荊門州遠安縣。交商營運取息。按季呈繳安陸府庫。每屆歲修。勘明動用。如有餘剩。遞年存貯備用。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九年。湖廣總督鄂彌達奏。臣惟全楚吐納衆流。而楚北爲尤甚。現於議覆臺臣張漢請疏水道摺內。將江漢情形。備呈聖鑒。竊以爲疏洩之法。勢固難行。而修築之功。實不可緩。武漢各屬。城郭都會。逼臨水次。環水而居者。半以水邊地畝爲生涯。全賴隄隄以資保護。其險要之處。有亟宜增築防衛者。謹分晰言。

之武昌郭外江面約寬七八里。受荊江、湘江之洪流。自洞庭大湖直瀉而下。勢如建瓴。繞城之西北。而東注城西之望山門。城西北之草埠門。業蒙聖恩。砌建石隄。聯屬鞏固。惟城西南之保安門外。有金沙洲。湖中腴壤滿目。煙戶萬計。洲之左偏。爲蕎麥灣。緊臨大江。向有老隄一道。長二十五里。外防江漲。內衛民田。實金沙之隄防。卽武昌之保障也。自江流衝激。日漸崩坍。乾隆二三年間。卸去隄身六十八丈。刷進隄脚二百餘丈。嗣復於老隄內築月隄一道。然工程單薄。江勢洶湧。久經衝決。至今尙未修築。昨臣親往蕎麥灣踏勘江岸情形。月隄欹側。隄之不絕者如絛。詢知金沙一洲。歷來有街八道。今已潰其四。若不及今堵衛。不獨洲內民廬地畝將淪胥於水。而江水直灌城根。卽現在沿江石隄。恐亦難免衝刷之患。臣相其地勢。須再退內灣裏築大隄一道。先於根底密釘排椿填築。以固其址。然後增高培厚。庶永爲不拔之基。此武昌隄工之最要者也。又漢江險工。莫如安陸府屬之沙洋。而沙洋之險。又在水府廟鄭家潭等處。現今動帑修築沙洋大隄二十里。足資捍護。特是漢水日就南滾。每遇伏秋汛水。隄脚難支。昔人遇險處。每築一隄。必退築月隄一道。或兩道。重層障禦。所謂一包三險也。今沙洋之隄。如鄭家潭水府廟諸處。並無月隄。今隄身瀕近河干。不過數弓。設遇暴漲。人力難支。亟宜添築月隄。此安陸隄之最要者也。蕎麥灣隄計估約需銀一二萬兩。沙洋月隄計長二千餘丈。需費約計三四萬兩。前督臣阿爾塞已題借帑銀一萬兩營運。以資歲修。臣請再借帑銀四萬兩。合之前次成本。共五萬兩。分交武漢行銷。按月生息。每年可得息銀九千兩。不過三五年間。兩處大工。次第克舉。陸續歸還成本。臨期酌量留存。爲逐年歲修之資。其於國帑既無虧損。而楚省人民之仰戴聖恩。實無涯矣。又潛江天門二邑縣治地勢低窪。一遇大漲。浸城過半。

現檄飭修護城根。第潛沔諸州縣中均係按畝派夫。其在豐稔無事之年。尚可奮勉趨事。設或隄岸潰決。又值年穀不登。伊等謀生不暇。礙難計畝科工。往往公則官墊。私則民貸。否則束手無策。請於現在捐監穀石撥十萬石。分貯沿江各州縣常平倉內。名曰江防倉穀。或遇隄決歉收之年。按隄計畝。酌借無力窮民。俾得踴躍赴工。俟工畢後。按年徵完。於倉貯無虧。於民生有益。此亦沿江州縣之要務也。又襄陽府之老龍石隄。計長十里。古有子隄重重。逼近府城。現今子隄已多坍塌。每年著落地方官粘補。僅歲修銀三百餘兩。實不敷用。查襄陽府庫內有軍窩銀二萬兩。積年收貯。請撥五千兩。交襄陽當鋪生息。每歲可獲息銀九百兩。歲修銀共可千餘金。以爲頻年修築之用。官不費而民無累。亦地方之利賴無窮者也。皇清奏議。

是年題准漢陽江岸。動支江工節省銀三千兩。交江夏漢陽二縣商民。各半營運取息。遇有坍塌。卽飭估修。今按是時。以臺臣張漢請疏各直省水道。湖廣督臣鄂爾琿達。因奏請修築。又議准漢陽險工水府廟。鄭家潭等處。增築月隄。又議准武漢兩處大工。動撥銀四萬兩。交商營運取息。以備次第興舉。又議准襄陽府枕江老龍石隄。每年隨賦額徵歲修銀三百兩。有奇。尙不敷用。動撥府庫軍需積貯銀五千兩。交襄陽商民生息。以備修築。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十年十二月。工部議准。兩江總督尹繼善疏稱。無爲州濱臨大江。舊有大壩一道。抵禦潮沙。緣江中續生三洲。洲頭支水。逼衝壩根。大壩屢經衝坍。請於鱗魚口。鮑家橋二處。加築一壩。但逼近大河。無地可築。應先另開河道。讓出餘地。請將王家渡一帶河道堵塞。另開新河一道。并挑挖白米臚河。於秋冬水落

後興工河渠志稿

是月工部又議准甘肅巡撫黃廷桂奏稱寧夏四堆子一帶埂外開田曾招民墾種查四堆地方雖有月隄三道距黃河大溜甚近恐水大泛溢衝刷傷田請於月隄後自馮家廟至五堆子再築遙隄一道並將六堆子以下殘缺舊隄加培高厚至昌潤以西惠農尾稍出水小渠淤墊淺窄夏秋宣洩不及恐致黃水倒漾請一體展挖寬深河渠志稿

是年議准安陸府黃蓬山同知改駐荊門州沙洋地方麗陽司巡檢改駐潛江縣與主簿分地管理天門縣縣丞改駐兵家口鍾祥縣縣丞改駐石牌沔陽州東西南三方大隄州東令沙鎮巡檢州南令鍋鎮巡檢州西令州同分管天門縣之牛蹄河令乾鎮巡檢專管以重責成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十一年七月初九日工部議覆湖廣總督鄂彌達奏稱湖北濱江水勢衝激今金沙洲已建石岸蒞麥灣又築月隄可以互資捍禦惟武昌望山門外王惠橋爲金沙洲江口入水之區請添建石閘一座依時啓閉外防江漲以免衝淹內蓄湖水以備旱潦應如所請從之河渠志稿

十月十五日江西巡撫塞楞額奏查江西南昌府屬之豐城一邑濱臨大江常吉南贛袁臨諸水下游勢如建瓴賴有東西兩岸土石各隄以禦水患而近城一帶石隄計五里許共長八百一十餘丈尤爲急溜頂衝城池倉庫居民田廬全仗石隄爲之保障臣上年請將石隄歸官承辦並將坍塌隙裂尤甚計共一百三十餘丈之石隄請於鹽規項下歲修銀內通融辦理與修工完報銷在案而未修之馬家園普明堂等八處舊老石隄本年四月二十七八九等日大雨連縣先後坐陷隙裂坍塌卸倒壞八段計共九十六丈

五尺。實屬險要工程。亟宜修砌。以資捍禦。逐一勘估。共需工料銀六千八百九十五兩零。查該縣隄工。將定歲修銀一千四百兩。每年與驛鹽道庫鹽規項下動用。今被水衝之舊老石隄。應請仍於鹽規項下預借歲修銀六千八百九十五兩八錢零。購料興修。工竣之後。飭令承修官照例保固。以重責成。河渠志稿。

乾隆十二年。議准湖北各隄隄長。嚴飭印河各官。加意稽察隄長。止令傳喚雇工。毋許濫行苛派。如有曠誤營私。勒索滋擾情弊。嚴加治罪。別行公舉。籤充如印河各官。漫無覺察。經道府揭參。照隄岸潰決疎防例處分。大清會典事例。

是年。修江西九江府石礮。吉水縣被衝隄岸。又以楚南洞庭。爲川黔粵楚諸水匯宿之區。必使湖面廣濶。方足容納。禁瀕湖荒地。毋許築隄開種。皇朝通志。

乾隆十三年。奉上諭。內閣金沙江。亙古未經濬導。今平險爲夷。流通直達。不獨銅運攸資。兼且緩急有備。於邊地民生。深有利益。工鉅役重。成千古之大功。不可不爲文紀事。垂之久遠。其發源何地。經流所歷。郡邑幾何。起訖計若干里。險峻者幾處。經始以迄竣工。爲時幾何。創議始於何人。前後經理督率之大吏。幾人在工。効力人員。幾何。統用夫役若干人。費帑若干兩。著總督張允隨。一一明晰開具清單。以備採擇。載入碑記中。純皇帝聖訓。今按金沙江。卽古麗水。以產金故名金沙。一名繩水。一名犂牛河。一名馬湖江。皇朝通志云。源出西藏犂牛山。行二千六百餘里。入雲南麗江府西北邊界。始名金沙江。經雲貴邊境各郡邑。至四川敘州府城。東會岷江。大清會典云。金沙江出寧遠府。東北流。入敘州府界。經屏山縣南。又東。

北經敘州東南，稍北與岷江會。大清一統志云：自雲南昭通府流入，東北經變夷平夷二土司南，東北經屏山縣南，又東北經敘州府城南，與大江會。蓋金沙江固大江之西南源也。

是年湖北巡撫彭樹葵奏：臣於二月抵任，接讀諭旨，將湖河灘地禁止侵佔一案，作何辦理之處，查明具奏。隨經檢查舊案，以楚省積水之區，俱係納有糧課，並非官湖，可容侵佔。至湖邊江岸隙地，私築小垵，歷係嚴行禁止，聲明覆奏，半載以來，臣時時體察，兼採輿論，知仍有尙須籌畫者。蓋少一阻水之處，卽多一容水之區，則私壩之禁，尤不可不既乎其實也。查荆襄一帶，江湖袤延，千有餘里，一遇異漲，必藉餘地以資容納。考之宋孟洪知江陵時，曾修三海八櫃，以設險而瀦水。後豪右據以爲田，汪葉力復之。又荊州舊有九穴十三口，以疏江流。會漢水是昔之策水利者，大都不越以地予水之說也。自滄桑變易，故跡久湮，現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調絃黃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當汛漲時，稍殺其勢。至漢水由大澤口分派入荆，夏秋汛漲，又上承荆門當陽諸山之水，匯入長湖，下達潛監，瀾漫無際，所恃以爲蓄洩者，譬諸一人之身，江邑之長湖、桑湖、紅馬、白鷺等湖，胸膈也。潛監沔陽諸湖，下達沌口，尾閘也。其間滌澗盤折之支河、港、汊，則四肢血脈也。胸膈欲其寬，尾閘欲其通，四肢欲其周流無滯，無如三襄之水，性濁多沙，最易淤積。有力者因之趨利如鶩，始則於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繼則借水糧魚課，四圍築隄，以成垵。在小民計圖謀生，惟恐不廣，而不知人與水爭地爲利，水必與人爭地爲殃。川壅而潰，蓋有由矣。臣查舊案，節據荆宜施道諸嘉正、安襄鄖道王槃議，將未有之垵永禁私築，已潰之垵不許修復，詳請飭遵，補偏救敝，誠爲允當。惟是利之所在，民間每不憚百計以求勝，而地方有司未能規及遠，大少不留意，則私築之弊

仍有不能免者。縱令道府親查。而曾否加添。究屬無憑。再四熟籌。竊以爲積習既成。挽回非易。亦欲復三海八櫃之舊勢。誠不能亦祇杜其將來。而不使境之增多。則當先查其現有。而確知境之定數。現在惟有檄飭各州縣。於冬春之際。親行履勘。將閩邑所有現境若干。各依土名查清造冊。由府核定。賚送各衙門存案。嗣後卽以此次所查著爲定數。聽其安業。此外永不許私增。卽一境之內。亦不得再爲擴充。仍令該管道員本年出巡之便。逐細詳查。則有無增添。按冊可稽。而各州縣之實心奉行與否。亦可藉以查核。勸懲。至此後遇有淤灘。原係民間納糧之地。或種麥豆。或取柴草。均聽自便。但不得另築堤圈。以妨水路。如此則愚民不致因小失大。地方有司。益不敢姑息。怠玩。自貽參處。而與水爭地之錮習。或可少息矣。皇清

奏議。

是年議准川省歲修都江等堰。每年動支鹽茶耗羨銀二千五百十二兩有奇。又議准民間隄堰。原無給價助修之例。祇以年歲偶歉。估發半價。官爲助修。至於被災深重。而所議之工。又係有關蓄洩機宜。急應修理之工。給發半價。恐尙不敷。該督撫將實在情形。並作何籌畫酌辦之處。於疏內分晰聲敘。請旨遵行。儻偶遇偏災。其所做工程。又非迫不及待之工。不得概行聲敘。陳請。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十六年。江南總督尹繼善。請於王家渡一帶。另開新河一道。起劉家渡。止張家灣。袤四千一百九十四丈。寬三十丈。深一丈四尺三寸。上游裹安迤西之水。匯馬家渡。入此河。至姚家溝。分二派。一出泥汶。一出飛雁投湖。北繞州城。出裕溪。廬州府志。

乾隆二十年。湖撫陳宏謀。飭行築隄利弊。以重河防。按濱江臨湖之地。水道難疏。易淤。承平日久。深山

窮谷石隄沙阜莫不芟闢耕耨地脈既疏沙石易崩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江身淺塞諸湖澗平惟有修築隄垸爲捍患之大防陳文恭飭行築隄利弊重修守也作隄之法首在審勢水勢直衝而來退爲曲防愈退愈決如築虎渡穴口之隄至直逼江口遏水衝而後定其次則察土宜也堅杵築也挽月隄也塞穴隙也捲土埽以塞決也用石甃以當衝也立排椿以禦風浪也以及植楊柳培草鱗力杜其偷減草率之弊而利可興而爲水鄉計必留處水之地審去水之路如澧州諸谿峒山水驟長虎渡江流奔入五大河宣洩不及官民隄垸加高障水不得下而爲患又當禁其占壅水道也又如益陽上承資沅之水下連洞庭左抵長沙大江漲時南水瀾漫上之來者滯而不去下之積者壅而上行亟應通其去路智者不與水爭地長岳常澧之修防築而兼疏矣河渠紀聞

乾隆二十二年開常熟昭文二縣之白茆河徐六涇海口及塘外淤河以消積水皇朝通志

乾隆二十三年奏准湖北江夏縣蕎麥灣第五段石岸改築土工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二十五年改常熟昭文二縣海口石閘爲滾壩皇朝通志

乾隆二十六年浚常熟之福山塘河皇朝通志

乾隆二十七年奏准湖北江夏縣蕎麥灣第五段江工做照修築第一段坦水之例用土填築深釘排椿每層加用蘆席攔護嗣後各段隄工照此妥辦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二十八年奏准湖北襄陽府老龍石隄歲修銀兩著該督撫委驗取結奏明又奏准湖南洞庭湖荒地永禁私築隄圍年終取具該州縣及專司水利官並無增築私圍結狀備案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高晉奏查本年江水長至一丈五尺八寸爲數年來未有之大水經臣兩次親往查勘並將籌辦迴瀾壩護崖埽工緣由具奏茲又據江防營稟報七月六日風潮迴瀾壩江灘忽然兩頭並後身裂縫登時坍陷入江長九十餘丈測量水深四五丈至六七丈不等與護城河相連距瓜洲城十一二丈及三四丈不等現將崖岸設法搶護等情臣卽率同淮揚道吳嗣爵參將徐建功馳赴查勘所坍之處自六日塌卸後連日並未續坍溜勢已漸開行向來江坍一晝夜必定就目下情形而論尙與城垣無礙復登城細勘沿江城內西南隅並無居民皆係曠地查大江兩岸地勢本高水由地中向無隄岸其江灘坍漲靡常潮汐隨時長落原無衝漫民田之患從前灘勢寬闊離城數百丈以至一二千丈不等迨後漸次坍塌逼近臣歷查從前辦過江工成案並廣詢從前辦過成法緣江水近海潮汐往來是以修防搶護與黃運湖河情形不同簽椿下埽水深莫測旣不可行曩有用木櫃盛石沈入水中者又用竹簍沈石者並有大舟載石鑿漏沈水者更有在對岸開挖引河及築壩挑溜者倍費工力均無成效惟有緊靠灘邊拋填碎石以實其底修做防風以護其灘雖不能保其永遠不坍然歷年照此辦理尙屬有益但正當坍江之時以數十丈寬之急溜深坑即使多覓船隻多運石塊齊力拋填而石隨浪洶江水甚深灘坡甚遠前石尙未拋足後段又復坍塌虛應故事動則需銀數萬兩徒啓工員冒銷之端再四斟酌必須於江勢坍定相機施工則料有稽核工歸實在帑不虛糜方爲妥協臣與道參府廳並在工年久之員弁詳加講求該處江灘目下雖未續塌而本月十七八九等日爲秋汛大潮過此始能勢定臣隨一面督率道參廳營將現在兩頭未塌之灘用埽撲護以禦風浪汕刷護城河亦卽煞壩堵截以防其通流掣

溜並於沿灘接做草壩。以通絳路。一面酌撥銀兩採辦石塊料土。堆貯無礙近地。以備臨時應用。一俟本月十七、八、九等日大汛過後。再看形勢。有無續場。即可酌定。擬即先拋石塊。得底之後。再鑲防風。如法安辦。庶灘底穩固。城垣可保無虞。臣現住工所。督率料理。不致貽誤。奉硃批。祇可如此。與河爭地已難。况與江乎。南河成案。按江防與河防異。江流清深。揚子以北。水勢多趨北岸。賊波凌濤之激蕩。往往剝蝕。傾圮。明時疏江中沙洲。以殺其勢。而橫決時聞。本朝設江防廳。駐工修守。建迴瀾壩。護崖埽工。至是伏汛長水丈有六尺。又兼風湧。迴瀾壩後身裂縫。坍陷入江。九十餘丈。水深四五丈至六七丈不等。與護城河相連。逼近瓜洲城河。河督高晉查勘。議俟江勢坍定。始可相機施工。將兩頭未塌之灘。用埽撲護。以禦風浪。汕刷。護城河亦築壩堵截。以防其通流。聖溜。並於沿灘接做草壩。以通絳道。一面採辦石料。俟過秋汛大潮。先拋石塊。得底後。再鑲防風。以爲保護。城垣之道。此隨時補救。而不能與水爭也。然防之以豫。爲之有漸。積累日久。有基可恃。而奏功不難矣。河渠紀聞

是年修築無爲州圩田隄壩。安徽巡撫托庸言。安省沿江各屬圩田。全賴隄壩捍衛。本年夏間。江潮盛漲。漫缺甚多。小民俱各自行修築。惟無爲一州。地處極低。被水獨重。臣委員分勘。大小缺口二十餘處。州境內外。隄壩二百餘里。經江潮汕刷。處處卑薄。應及時修築完整。以資捍禦。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據常鈞奏。監利縣孫家月隄工程。例應民修。今因該處濱江被水。民力未免拮据。籲請自修三分。暫行借帑七分。按三年帶徵還項等語。此等隄工。雖向係民修之項。但今年江潮驟漲。該處現在尙加賑卹。閭閻物力維艱。深爲軫念。所有現請借銀一萬二千兩。加恩免其帶徵歸款。著在罰修

隄費等項內動支。儻罰項不敷。卽動撥正項亦可。河渠紀開。

是年。奏准江西豐城縣土隄。次第改做石工。又定湖北金沙洲隄工。發商生息銀三萬兩。以一分五釐生息。爲歲修之資。每年造具四柱清冊報部查覈。又諭監利縣孫家月隄工程。雖向係民修之項。但今年江湖驟漲。該處現在尙加賑卹。閭閻物力維艱。深爲軫念。所有現請借銀一萬二千兩。加恩免其帶徵歸款。著在罰修隄費等項內動支。儻罰項不敷。卽動撥正項亦可。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三十年。開挑武進丹陽二縣之孟瀆等河。尹繼善言。常州府屬之孟瀆德勝兩河。南通運道。北達大江。關係數邑水利。民田萬頃。咸資灌溉。緣積年吐納江潮。流沙停積。河身淤墊。孟瀆河計長一萬五百餘丈。德勝河六千六百餘丈。亟須築塢。大加挑濬。鎮江府丹陽縣之九曲河。亦係通漕濟運灌溉田畝。年久淤塞。計長九千五百餘丈。亦應挑濬。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是年。湖廣總督定長。湖北巡撫鄂寧奏。湖北素稱水鄉。除鄖陽宜昌施南三府外。其餘七府屬。外臨江河。內濱湖港者。所在皆是。雨水稍多。卽漫淹田地。歲以爲常。土人亦視爲固然。此等水易漫淹之區。大率以水鄉魚糧等則例起科。上中下三則。賦甚輕減。且每年水漫挂淤。土性加肥。來年春收必倍。况水退涸出後。原可相其節氣。以次補種中禾晚禾。卽遲至白露節內涸出。亦可補種蕎麥離糧等物。此濱臨江湖州縣之大概形勢也。再水易漫淹之區。固因地勢。亦有小民貪利與水爭地。致頻年泛溢者。臣等見該守令等。細加諮詢。以籌調劑之方。據漢陽府守令面稟。漢川縣汴汭境一區。每有水患。賑借甚煩。先據境民具呈。曾有廢隄改糧之議。未經舉行。隨檢案卷。上年前撫臣李因培會飭司道會同查議。嗣因調任。未及籌

辦臣等飭司道詳悉籌議。今據布政司三寶糧儲道李成業、武漢黃德道盧謙、據該府縣議詳前來。臣等查漢川縣河汊境在縣境西北。境內有汊大湖。又聯絡倒灣等十三小湖。陸地湖地環錯其間。南接彭公、麥湖、香花三境。東西北三面圍築長隄。七千五百餘丈。例係官督民修。隄外東爲松湖北爲慈湖。西爲竹筒支河。東北爲德安府府河。入松湖之頂衝。西南爲漢河。由竹筒支河入慈湖之頂衝。西北爲天門縣三臺湖。入慈湖之頂衝。先年隄外皆植蘆葦。藉以散緩水勢。迨後生齒日繁。小民趨利。遂漸芟除蘆葦。墾爲麥地。一經汛漲。水逼隄根。兼之境內南首之彭公等三境。地居高阜。積水俱匯。入汊湖。惟隄西北開建有石口。以資宣洩。而隄之正北一面。內湖水又直抵隄根。內外衝刷。最爲受險。以致潰漫頻仍。在境內地畝。原因勢居窪下。科則甚輕。農民惟以春收二麥。秋種雜糧爲務。每年春麥大概有收。迨夏汛漲發潰。口時農民多借捕魚以爲生計。本無所害。然境內尙有紅糧三則田地。非盡屬水鄉漁糧。是以潰決之年。照例報災賑卹。並借帑修隄。卽乾隆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次。被水蠲免賑借等項。已計費萬有餘金。而潰口趁時補築。自應照官督民修之例。第每年竭力修工業民洵屬甚苦。是潰口之後。搶築大費周章。卽無水之年。歲修亦復不易。蓋緣收麥捕魚。既有自然可得之利。擇地而處。又無飄蘆蕩舍之虞。迨責以畚插泥土之役。自覺格外苛求。是以有情願廢隄不築之請。查該隄長計七千五百餘丈。高僅三四五六尺。寬僅二三四五尺。隄雖縣長。而卑薄殊甚。向係境民分上下八總。各按地畝出夫分修。今欲足資捍衛。必須加高培厚。但所費甚鉅。民修力有不能。借帑難以徵補。况總計境內。每歲共徵各則銀不及一千三百兩。米僅八十餘石。通計節年賑貸浩繁。反倍多於額徵之數。實屬虛糜。且在民生既相習水鄉在

國計又歲入無幾。不如改糧廢隄。以便民生而順水性。查境內上八總民田。以紅糧上中下三則起科者。歲徵銀六百十六兩零。南米八十一石零。又湖地以漁糧上則起科者。歲徵銀二百三十七兩零。又軍田歲徵銀一百六兩零。屯幫銀六十六兩零。軍幫銀四十九兩零。下八總民地。以紅糧水塘荒地草墻等則例起科者。歲徵銀四十三兩零。南米五石零。又民地以漁糧中則例起科者。歲徵銀八十四兩零。以漁糧下則例起科者。歲徵銀六十七兩零。今將上八總民田紅糧三則。改漁糧上則。計減免地丁銀九十九兩零。減免南米八十一石零。其軍科則例。輕漁糧上則。從輕。俱有隨徵幫費銀兩。亦將該軍田改爲漁糧下則。計減免銀六十兩零。所有原徵幫費共銀一百一十五兩零。係辦漕必需。應照舊徵收。下八總民地內。雖亦有紅糧。但係水塘等則例。較漁糧從輕。及原係漁糧者。悉仍其舊。毋庸議改。惟內有應徵南米五石零。今既改爲漁糧。應同上八總南米八十一石。一并減免。以符漁糧則例。似此改則起徵。該境內盡屬漁糧科則田地。無水之年。以地爲利。有水之年。卽以水爲利。任水之自然。不與之爭地。俾免告災請賑之繁。其原有隄塍。聽其自便。亦省修築傳呼之擾。雖現請減免銀米。共計二百數十兩。較之頻年蠲賑。所省實多。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如蒙天恩。允。臣等另飭造減免細冊。照例具題。由部臣覆核。載入全書。永遠遵守。謹繪圖貼說。恭呈御覽。至此外沿江臨河有隄境之州縣。亦須調劑者。容悉心諮詢。因地制宜。從容籌議。皇清奏議。今按廢隄改糧之請。下卹民生。上紓國計。誠善舉也。東南水鄉。其有形勢相埒者。仿而行之。澤孔長矣。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高晉奏。常州府武進縣孟瀆德勝兩河。鎮江府丹陽縣九曲河。於通漕濟

運水利農田均相利賴緣江湖往來流沙停積致河身年久淤塞亟應挑浚深通三河共估工料銀七萬餘兩需費浩繁民力難以措辦經陞任督臣尹繼善會奏請於司庫存公銀內借給備辦分年徵還荷蒙聖恩允准臣抵任後遴委河工幹員覆勘核實確估一面交地方官選擇誠實士民分派段落於春融農隙時集夫僱辦仍委諳練河員分段督催責成道府隨時查察嗣據稟報於本年二月十七日及二十一等日先後完工由該道府查驗如式開壩通流茲臣親往各該工逐段量驗寬深丈尺悉與原估相符修建開座亦以次告竣且四五月間各處雨水過多幸賴河道深通宣洩甚爲迅速於田疇水利大有裨益該處紳衿士庶人等無不歡欣鼓舞感頌聖仁惟是三處河道通達大江爲潮汐往來之所若不量加歲修恐沙泥壅積難以經久現在酌籌善後事宜責令兩岸得沾水利士民人等分年挑浚並將開座依限啓閉交地方官督率經理以期永收水利之益其所借司庫存公銀兩現亦按年徵還至山陽縣借帑挑濬之澗河高郵州借帑挑濬之運鹽澄子二河據報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及四月三日等日先後完工并據該管道府查驗如式臣現赴河工防汛即順道親往驗收另行奏聞南河成案

是年奉上諭常德府城濱臨湖地應修隄垸一事雖係官隄少而民垸多但此次山水驟發漫溢江湖民間猝被異漲非尋常被水者可比災民口食維艱現在加恩賑卹期無失所豈能復有餘力營修隄垸從前二十九年湖北監利縣江水漲溢衝損孫家月隄經該撫請借帑興修會降旨官爲修築免其徵還此次所有應修民垸並著一體官爲修建以卹民力且災後興舉隄工無食貧民兼資以工代賑之益著該撫將積水處所上緊設法堵禦疏通即速勘明應修各隄垸殘缺丈尺剋日興工俾災黎均沾實惠該部

卽遵諭行。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高晉奏。上月二十七日奉。上諭。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內。據高晉奏。江防廳迴瀾壩。江灘塌陷。距瓜洲城十一二丈。及三四丈不等。原有之歸崖埽。既經塌卸。已成坑塘。難以施工。填補。議將新修埽工。策椿壓實。並築子堰爲靠。及於埽外。拋填碎石。以資鞏固。旋據奏報工竣。三十年春。朕南巡親臨相度。埽工俱已修固。江流頗覺安瀾。惟與瓜洲城逼近處。所恐岸或續塌。卽不得不籌及避讓。溜勢收築城垣。爲一勞永逸計。迄今又閱數年。夏秋潮汛。若何埽岸有無。汕刷沿江一帶。曾否長有沙灘。足資保護。未據奏聞。著傳諭高晉。將邇年潮汛隄工。及現在護沙長落情形。確切查明。據實覆奏。以慰廛念。欽此。仰見我皇上廛念江防。疇諮保護。無時無處。不在聖明遠照之中。查迴瀾壩工。自乾隆二十九年秋。汛江灘塌卸。搶護平穩。後三十年春。恭逢鑾輅臨幸。荷蒙皇上周覽形勢。指授機宜。臣欽承聖訓。敬謹遵守。每年霜降後。卽會同河臣。督令道參廳營。將舊埽卑矮殘缺處。所逐一勘估。次年桃汛前。將應修之工。用柴加鑊。厚壓重土。以禦風浪。埽外所下碎石。歷經大汛。潮汐往來。風浪汕刷。不無掣卸空虛之處。復多加填碎石。以固根基。兩年來。仰賴聖主洪福。夏秋潮汛。均慶安瀾。該處埽石工程平穩。形勢如舊。臣去夏赴工防汛。會親歷相度。江灘溜勢。雖已開行。但碎石外。舊有坑塘。仍未淤平。是以尙未長有沙灘。原擬本年再加查勘。多加碎石。俾坑塘逐漸填平。方可望其長灘。如查長有沙灘。堪資外護。卽可毋庸收小城垣。讓地與水矣。容臣防汛到工。將該工形勢。隨時查勘。與河臣李宏。並諳練工員。悉心講求辦理。妥法再行。請旨遵行。南河成案。

五月二十六日。高晉、李宏奏。江防廳屬瓜洲城外迴瀾壩埝卸處所。仰蒙皇上廡念。諭旨垂詢。經臣高晉將該處並未長有沙灘。亦未續有埝卸情形覆奏。臣李宏赴揚河。揚糧。江防等廳查工。亦至該處會同查看。遂段查丈。上段四十五丈。離城寬二三十丈。埝外九丈以內。水深四五六尺。中段二十丈。離城四五六丈。埝外五丈以內。水深一丈餘。尺至二三丈不等。下段長五十五丈。離城二三十丈。至八九十丈。埝外五丈以內。水深一二三丈不等。臣等上下履勘。細加籌畫。三段共長一百餘丈。近年所拋碎石。俱護埝根。埝外雖未長有淤灘。而各段並未續有埝卸。形勢如舊。此時若再加碎石擁護。更資穩固。目下經臨大汛。上段四十五丈。離城較遠。而水勢亦淺。應將中段離城最近處。長二十丈。並下段水深處。長五十五丈。再酌添碎石。俾資抵禦。嗣後每年仍隨時察勘情形。逐漸拋填。日久坑塘平滿。溜勢漸遠。可期淤灘外護。核計現拋碎石。需銀二千五百餘兩。卽於該廳本年庫貯內通融辦理。毋庸另動錢糧。已遴委幹員。會同該管廳營購辦石塊。如法拋填。南河成案。

八月。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定長奏湖北黃梅縣董家口以下。卽係江南地方。舊有隄陸一道。自順治年間修後。並未重修。若能修復舊隄一百里。不特黃梅廣濟可資捍禦。卽江西德化。江南宿松等縣。胥受其益等語。黃梅等縣。居全楚下游。內湖外江。易致淹浸。據圖內所繪情形。如涼亭商家各口。未嘗非節年修築之隄工。一經江湖異漲。卽不免衝潰。今欲於董家口以東。復築隄百里。則是加之堵束。與江爭地。常水發時。上流不更激而漲溢乎。且此隄自順治年間。旋建旋廢。久未修葺。可見江水勢大。原非一綫隄陸所能抵禦。此時卽勘估修復。亦未必能一勞永逸。則又不如順其自然之爲得也。定長於江防諸務。未經諳習。

茲但據道員盧謙所稟欲議興修恐於江湖形勢未必實有裨益此地與江西安徽毗連定長原有與三省會辦之語高晉總理河務有年籌辦水利素爲熟悉著交與高晉前往相度情形會同定長熟商妥議具奏純皇帝聖訓今按是歲董家口工程估需修築銀一萬七千數百餘兩該督等奏請借帑扣還奉諭加恩動用公項免其扣還不獨以防止水可復田廬抑且以工代賑足資安集矣

是年奉上諭湖北黃梅等縣董家口以上界連江西德化境內一帶江隄潰決之處應行修築估需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著加恩即動用公項交地方官實力妥辦毋庸借帑扣還俾貧民得以赴工餬口是於捍衛田廬之中推廣以工代賑之法實屬一舉兩得該部即遵諭行又復准湖北省城保安門外蕎麥灣江岸隄工舊隄外灘坍塌數百丈全賴月隄防護現今西岸江灘漸長江水逼近東岸離隄僅二丈餘至五六丈不等於時和歲稔四字號舊隄內再挽築月隄一道并於頂衝處所添修排椿接崖內添裏戩其內外殘缺坍塌低薄之處加幫寬厚今按乾隆四年書築蕎麥二十四年書改築蕎麥是年復書加築蕎麥卽九年湖廣督臣鄂彌達請修武昌隄工疏中議於蕎麥灣築大隄一道誠以武昌郡治橫枕江流洪波激蕩如撼岳陽而蕎麥灣緊臨大江形勢究曲適當回溜之衝治之匪易故屢見施工也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李宏奏臣於三月初二日前往揚河揚糧江防等廳勘核工程料物查高郵寶應一帶內運外湖兩岸各工本年應修春工去冬先已勘估核定正月以來各廳次第修做今逐工履勘均照估辦理堅實如式兩岸臨湖石工凡歷年久遠稍有脫落殘缺之處俱令隨時修補完整免致日

久塌卸多費錢糧。其江防廳迴瀾壩。節年拋填碎石。抵禦江潮。現在石塊擁護壩根。一律穩固。已收實效。此時無須多爲添辦。惟迴瀾壩中段十丈。碎石尙覺單薄。應酌量加添。逐細勘估。需銀四百餘兩。隨札商督臣高晉。歸該廳庫貯辦理。定限大汛前拋填完竣。至揚糧廳金灣、東灣、西灣、鳳凰橋、壁虎橋等處。歸江各引河。現俱通暢。高郵、邵伯諸湖。所存底水。較上年此時計小二三寸。揚州鈔關上下。今春撈淺處。所水勢一律深通。重運漕船。通行無滯。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上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召見。推陞溫州府知府福隆阿。因其久任江防。同知詢及瓜洲城外江工。據稱每年由龍潭將碎石運往。填入近岸江中。以禦急溜。歲需二三千金不等。其石塊有無衝失。無由深考等語。瓜洲城近瀕大江。乾隆二十九年。江漲衝刷。漸及城根。沙岸多有損齧。曾經高晉等以碎石填禦。潮水不致內侵。近年俱經奏稱。江汛恬瀾。洲城安鞏。並未聞歲煩工作。今福隆阿之言。則江岸填石。竟成年例。如果思保衛城垣。自當籌一勞永逸之計。若徒事補苴下策。歲復一歲。長此焉窮。且碎小之石。抵禦洪流。豈能保無隨波漂盪。石投水底。又無形跡可稽。其是否如法施工。憑何考覈。每年雖僅二三千金之費。而積十年以計。已數萬金。似此虛糜。又有何益。况高晉、李宏伏、秋汛。亦祇經意於湖河緊要工程。此等江防事宜。斷未必留心查驗。不過委之該同知。而河廳人員賢否不齊。其果能覈實濟工者。十不得一。其闕茸無能。受人愚蔽。及藉口開銷。從中染指之弊。皆所不免。並不止於有名無實。因思江岸如必須用石填護。亦非犖確細塊所能勝。或改用大石墜積。庶腳根堅牢。足資永久。而大學士尹繼善。則云法起於稽。曾爲總河時。相沿至今。原屬補偏救弊之策。究無實濟。至江水東坍西漲。其勢靡常。

非人力所能強禦。設或侵至城根。不若將南面城牆。少收向內。較之水底。無可考校之工。似爲省力。以朕論之。積十年之虛費。以移城南角。亦不過二三萬兩。此司河者所當計及。著傳諭高晉、李宏。遇便前往會同查勘。作何籌辦。可以經久無弊。據實悉心妥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六月十八日。李宏奏。上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已恭載。上月。欽此。臣等跪讀聖訓。實切欽凜。復查迴瀾壩於乾隆二十九年。六七月間。因江水盛漲。壩陷入江。經臣高晉歷查。從前辦過江工成案。並廣詢辦理成法。在靠崖拋填碎石。得底後鑲做防風。工竣後。誠恐江灘坍塌。漲靡常。請俟將來再看情形。如江勢已定。並不續坍。或又漲出新灘。自應仍循其舊。儻溜勢仍復北徙。衝塌崖岸。止應將城牆改進。庶費省不致生工。三十年。恭逢聖駕南巡。備陳原委。繪圖貼說。恭呈御覽。蒙皇上渡江時。就近閱視。指授機宜。臣等歷今遵循辦理。迴瀾壩溜勢。自三十一年。卽已開行。江岸得以塘護。如常。三十二年。復蒙皇上廬念。降旨垂詢。瓜洲城逼近處所。恐岸或續塌。卽不得不籌及避讓溜勢。收築城垣。復經臣等會同勘明。自拋填碎石後。雖未長淤灘。亦無續坍。似有成效。復經奏准在中下二段。離城最近。並水深處。加填碎石。以期坑塘漸次填平。長有沙灘外護。卽毋庸收小城垣。工竣核實用銀二千五百兩有零。迨三十三年二月內。汛水未長以前。臣等親往江工。逐段查驗。碎石俱高出水面。擁護壩根未動。細勘形勢。上段殷家莊。挑溜得力。及中段水深處。所尙應酌加石塊。臣等又會奏辦理。工竣核實用銀一千二百兩零。上年三月。臣李宏赴工查勘。石塊均屬穩實。無須多爲添辦。惟中段略覺單薄。估需銀四百餘兩。亦經奏蒙聖鑒。去年冬底。今歲夏初。臣等先後至工查驗。碎石並無坍塌形勢。穩固。毋庸再添碎石。遂未估辦。此節年辦理之實在情形也。祇緣

碎石工程。以船裝石。拋填於江。從前朦混欺隱之弊。不一而足。臣等深鑒於此。是以歷年所辦碎石工程。俱係親看形勢。確切估計。分委同知。知縣等員。採辦購運。另派幹練河工人員監收。每到一船。量明石塊丈尺。如法拋填。工竣仍委淮揚道查驗收工。不使短少弊混。如遇風浪汕刷。石塊不過外遊。仍在塘內。尙無衝失。第江岸工程。誠如聖諭。須用大石墜積。更資永久。近年購到之石。實已較大於前。經臣等遵旨親到瓜洲。會同履勘。細加籌酌。查該處江勢如舊。查探水勢。上段四十五丈。離城寬二十三丈。埽外一丈。碎石上水深三四五尺。中段二十丈。離城四五十丈。埽外二丈。碎石上水深六七尺。下段五十五丈。離城二十丈。至八九十丈。埽外二丈。碎石上水深七八九尺。近年所填碎石。一律穩固堅整。就今情形而論。江岸旣屬平穩。碎石之工。年省一年。今歲已經停辦。後此可以無庸歲歲加拋碎石。應請止將護崖防風照舊修整。以資防護。將來設遇江水盛大。溜往北趨。衝擊崖岸。侵至城根。碎石不足抵禦。多費錢糧。臣等即將瓜洲南城角。量爲收進。讓地於江。以爲經久之計。臨時再爲請旨辦理。南河成案。

八月二十一日。李宏奏。八月初十日。後連值西南風暴甚大。迴瀾壩殷家莊等工。拋填碎石。攔護之處。仰賴皇上福庇。一律穩固。瓜洲迤西大莊一帶。無工舊子堰。接連查子港。埽工風浪衝掣。於十二三等日場。去長八十餘丈。崖外水流六七八丈。查該處離瓜洲城尙遠。計五十餘丈。並無妨礙。現已塌定。臣隨督飭該管道廳營弁。將沿江子堰。照舊補築。以利往來。絳道。謹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南河成案。

是年。議准江西豐城縣角公嘴地方。第四段土隄。改建石隄。二十二丈。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三十七年。議准江西豐城縣豐字第三十七號。鄒家腦土隄。二十四丈。第四十七號。左家渡土隄。十

三丈一律改建石隄。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四十年七月十三日。南河督臣高晉奏。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據吳嗣爵奏稱。瓜洲城外迴瀾壩及大莊等處。從前拋填碎石。抵禦江潮。現在石塊擁護壩根。甚爲穩固。毋庸再爲添辦等語。此項碎石工程。前經諭詢高晉。查其是否有益。據實覆奏。每歲拋填碎石。藉以擁護城根。相沿已久。是以仍聽其照舊辦理。今據吳嗣爵以壩根穩固。已有成效。奏請嗣後無庸添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或係未悉從前立法之由。遂欲省工惜費。輕議更張。萬一停止之後。江潮復有衝嚙。漸致侵及城根。又不免將來另辦。是每年所省者少。而日後所費者大。殊爲非計。著傳諭高晉。將此項拋填碎石工程。詳加審核。每歲有無開銷。於瓜洲城岸有無裨益。及是否可停。並應照舊例辦理之處。逐一查明。據實覆奏。并諭令吳嗣爵知之。欽此。查迴瀾壩自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及三十五年閏五月。節經臣查明。每歲拋填碎石。並未續坍。工程穩固。著有成效。此後應酌看情形辦理。無庸每歲添拋。並將歷年開銷銀數。奏蒙聖鑒。近年有稍爲添補者。有並未加培者。其拋填碎石工段。亦不止迴瀾壩一處。如附近之江安壩。查子港。大莊。蓋壩。并水利廳屬之查家壩頭等處。均有碎石工程。三十六年。係另案請銷。三十七八兩年。係彙入庫貯辦理。並不另請錢糧。此歷年辦理之情形也。上年及本年。因江水安瀾。各工所拋碎石。甚爲穩固。是以未曾添辦。原非永行停止。經河臣吳嗣爵將驗過江工具奏。止言壩根穩固。無庸再爲添辦。未將嗣後隨時相機保護。分晰聲明。致上廬宸衷。茲臣親赴江岸。迴瀾壩及大莊等處。詳加查勘。節年拋填碎石。俱一律穩固。第江岸坍塌靡常。工多逼近城垣居民。設有坍塌。自應隨時保護。而下壩多致糜費。且不能穩固。惟拋填碎石。歷經有效。今

若不再添辦。萬一江潮復有衝嚙。漸致侵及城根民舍。誠不免將來另辦。所費更大。是江工拋填碎石原係補偏救弊之良法。自不便輕議停止。嗣後臣等惟有隨時察勘。如果形勢照舊。現有碎石各工。穩固無虞。自無庸歲歲添辦。或輒工日久外遊。或另有新生工段。則仍當勘估辦理。務期省所當省。費所當費。俾江工永資保護。以仰副我皇上殷殷訓誨之盛心。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江水章廣三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高晉薩載奏臣等接據江防廳營稟報瓜洲城外查子港工迤下殷家莊接連迴瀾壩江岸於六月初十日卯刻兩頭並後身忽然裂縫登時坍陷入江約長一百餘丈寬四十餘丈西南城牆塌去四十餘丈勢甚洶湧爲時甚暫人力難施幸城隅向無居民並無損傷人口內地高水面五六尺臣等聞信卽先後馳赴履勘測量塌倒地方靠崖水深七八尺及一丈不等其二三十丈外水深十三四丈初十日後形勢已定並未續坍查瓜洲城外江灘從前原屬寬闊離城甚遠嗣因江流北徙衝刷灘崖於康熙五十五年建築護城埽壩每歲修防雍正五六年後江流直趨瓜洲江灘漸次塌進迨乾隆二十九年六七月間迴瀾壩塌陷入江長九十餘丈逼近城垣甚爲險要當於江勢塌定後靠崖拋填碎石修做防風以資搪護奏奉俞旨恪遵辦理一面細審江灘坍漲靡常儻溜勢北徙衝塌崖岸城南居民稀少與其費帑保城而江灘終不足恃不如將城收小讓地與江則費省而不致生工三十年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臣高晉曾繪具圖說敬陳原委三十五年仰蒙皇上垂注江工以江永東坍西漲非人力所能強禦設或侵至城根不若將南面城牆稍收向內較之水底施無可考校之工自爲省力特降諭旨命臣高晉勘籌彼時溜已開行江岸平穩是以奏請照舊守護俟塌至城根卽將南城角收進臨時請旨辦理奏蒙俞允今殷家莊接連迴瀾壩又復坍陷並坍及城垣臣等會商現當江水甚大必須將查

子港迴瀾壩坍卸工頭先用料裹護以防江浪汕掣。隨督令僱裹完竣。現在水勢平定。壩工穩固。至防守保護之計。應遵三十五年聖訓。將城量爲收進。讓地與江。遂又將瓜洲城垣內外。周遭相度。圍環計長一千五百四十三丈九尺。城之東北隅。及西門東門。俱有街市。民居稠密。惟城之西南隅。地勢高窪。不平。目下壩卸處。所城內尙有隙地。自西城根斜至南城根止。長一百一十餘丈。自外至內。寬五六十丈。可以讓出。靠後卽有民人居住。不能多讓。應卽在此處補還城垣。但江灘漲坍莫定。終難保其不再坍進。再四思維。卽就坍缺之城。擬做土城一道。礮築堅實。上面仍加砌女牆雉堞。與原城一律相平。則需費無多。卽可分別內外。亦足以資攔禦。城內居民。更可有恃無恐。至場去之殷家莊。上下壩工。原係江浙重運糧艘。渡江進口。繹路。今壩工坍卸。兩頭城牆陡立。無路可通。應將所坍城牆。兩頭各拆去數丈。以順其勢。將隍土攤平。因沿江靠崖一帶。築成土壩。仍用碎石鋪底。以資穩固。以通繹路。又可爲土城之外護。亦甚有益。其拆下所坍城磚。卽爲土城加砌女牆之用。所需補城修壩銀兩。統於庫貯內核實通融辦理。毋須另請錢糧。如此籌辦。雖未能一勞永逸。而補偏救弊。所費無多。旣可不與江爭。亦可隨時保護。謹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南河成案

是年上諭。軍機大臣等。高晉等奏稱。瓜洲外查子港工。迤下殷家莊。接連迴瀾壩江岸。於六月初十日。裂縫坍塌入江。約長一百餘丈。西南城牆塌去四十餘丈。現在水勢已平。兩頭壩工業經裹護穩固。請將瓜洲城量爲收進。讓地與江。並於沿江靠岸一帶。築成土壩。以通繹路等語。止可如此辦理。從來水行無事。難與爭地。河流尙且不可。况江勢浩瀚。豈人力所能抵禦。朕從前巡幸江南。親閱瓜洲一帶江工。恐江溜

奔注。侵至城根。欲將城牆稍收。以讓水勢。嗣復諭令高晉勘閱籌辦。高晉以溜已開行。江岸平穩。遂未辦。及惟照舊拋填碎石。爲補苴無益之計。今果如朕所料。使早將城垣收進。何至猝爲江溜所衝。頽則數年來拋石之費。不歸於虛擲乎。著傳諭高晉。當以前事爲鑒。妥善經理。以資鞏固。並諭薩載知之。純皇帝聖訓

乾隆四十五年。湖北巡撫鄭大進奏。鍾祥潛江各隄潰口。攸關億萬田廬。亟宜興築。以資保衛。鍾祥縣自永興觀至保隄。觀挽築月隄九百九十七丈。又殷家灣潰口。淤沙盈積。難於沙面築隄。應挽築月隄二百五十三丈。潛江縣之長一垸。地勢窪下。應自地勢較高之董家冶至鎮龍山。挽築月隄一千八十六丈四尺。則襄水不致衝突矣。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是年。奏准湖北潛江縣護城隄工。向係按田徵費修理。嗣後停止徵收。所需銀兩。在荊門州沙洋隄工籌備銀內。酌撥銀七百五十兩。存安陸府庫。以爲歲修護城隄工之用。該縣鋪兵五十九名。每名額夫工食銀二兩零。不敷口食。從前在派徵費內。支給錢五千三百有奇。今在酌撥息銀內動支。又奏准湖北省城漢陽門外。添建護城石岸一道。長一百三十五丈。高五尺。又奏准湖南芷江縣。添建欄岸七十七丈。桃源縣。添建欄岸四十八丈八尺。又奉上諭。工程動項興修。自有勘估原冊。及工竣報銷。部中覈減。亦必有一定章程。今湖北省借項興修隄工。動用銀七萬八千五百餘兩。此必因當仍徵於民之項。地方官任意浮冒多估。爲營私之地也。設如部中覈減。不過數千兩。尙在情理之內。乃竟駁減至一萬九千六百餘兩之多。則是七分之二矣。設遇數十萬兩之工程。竟將覈減至十餘萬兩。有是理乎。向來工部。遇有此

等浮冒。如海塘及韓莊歲修閘壩等工，皆係專摺奏明查辦。此案以七萬餘兩工程，竟至駁減七分之二。何不奏聞請旨飭查，僅照例題本完結。此事著秉公查詢，據實具奏。該督撫亦著明白回奏。其覈減銀一萬九千餘兩，追完時發商營運，以備再有工程動支。又奏准湖北漢陽江工險要於荆門沙洋隄工籌備銀內，動支銀五千兩，發交漢陽典商承領，以一分五釐生息，作為籌備江工之用。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四十九年，江西巡撫伊星阿奏，南昌、新建、鄱陽餘干、建昌等六縣下游地接鄱湖，又當章貢諸水之衝，圩隄衝塌，田禾被淹，請借項修築。下部議行，皇朝文獻通考。

乾隆五十二年，巡撫書麟因無為新河逼近大江，築壩無地，奏請開濬沈家塘至方家橋月河，袤五百九十四丈，底寬十五丈，面寬三十丈，中深一丈五尺，導黃白二湖之水，使荻港圩洄出餘地，為立壩之基。廬州府志。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荊州大水，衝決郡城護城隄，沿江隄漫缺二十餘口，特發帑項修辦。以次報竣。按是時，荆南江水泛漲，隄墜潰決，灌入城內，郡城及滿城均被淹浸。先於四十四六兩年，兩次被衝，淹及城市，城垣亦不堅固，漲水一至，立見潰決。衝開西北兩門，直入城內，水深丈餘，較四十四六等年被淹更重。志稱江水發岷山，抵巴東入荆襄，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中受決害者，惟荊州一郡為甚。自明正德嘉靖萬歷，荆江告警無虛日。康熙癸巳，決於萬城，澇澇巨浸。癸卯決於周尹店，丙辰潰郝隄。辛酉壬戌，黃灘壘決，展轉數年。乾隆己亥辛丑，均經被水，請項重修。至是，護城隄決，淹浸城民廬市。先經圖桑阿奏報情形，並稱城垣基址鬆動閃挫，須另修建。特派大學士阿桂，並德成前往勘辦。奉上諭，據舒常奏，馳抵荊州查

明被水情形。並繪圖呈覽。詳閱圖內。沿江隄工。漫溢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此次荊州被淹較重。皆由隄腠不固所致。該處隄工。於四十四四十六兩年。被水後。俱曾借項興修。如果工程堅固。何至屢被潰決。著阿桂會同舒常等。查明嚴參。嗣後並著定限保固十年。此次應修各工。竟著動項興修。官爲辦理。該處城垣。自以不移爲是。至城廂內外。淹斃大小男婦一千二百餘名。皆當賑卹。其餘各災戶。現在城上搭棚居住者。尚有一萬餘人。著舒常先行查明。加意撫卹。似此重災。祇當期於無遺。不必復言無濫。荊州現有修建隄城壩各工。及撫卹兵民之用。再發戶部銀二百萬兩。派員迅速解往。並著阿桂通盤酌算。如尙不敷用。卽據實奏聞。以便再行撥解。欽此。仰見我皇上軫念災黎之至意。查川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轉北。向東回南。勢多迂曲。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州縣。沿岸爲隄。咫尺不堅。千里爲壑。決口至二十餘處。下流州縣。自不能免於淹浸。至決口四通湖泊。賊匪竄伏。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監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四至水口。俱爲賊藪。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賊盜分道四出。特遣重臣。前往督辦。發內帑二百萬兩。官爲承修。更不絲毫派及閭閻。集夫興事。剋日功成。所以爲瀕江災民計者。無微不至矣。明時公安竹林港石首陳公瓦遞決。集夫修築。終無成績。但爲開穴口之計。通志江陵舊有九穴十三口。可開者赤剝郝穴楊林。然至今日。生齒日盛。耕作殷繁。湖渚漸平。枝河漸湮。穴口故道。皆塵舍畎畝。卽章卜等穴故道。無復舊跡。此開穴口之所以不可行於今日也。惟有隨時堅築。補偏救弊。爲保衛民生至計。天語煌煌。恪謹遵守。民生永賴。至荆南以開古穴爲得策。亦自有故。虎渡流注澧江。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郝穴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江北之溪水

俱注之。衆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瀉有河，則水道不壅。二穴所以至今獨存。荆南人猶幸有虎渡郝穴，可分大江南北之勢，必將二穴枝河淤塞，開通使不至湮如舊穴。枝隄修築就緒，然後開水門以受江流。分洩水勢，所在通流，無東西泛濫之患，然不可專恃開穴，疎其修守，終以慎重隄防爲第一義也。河渠紀聞。七月十二日，湖廣總督舒常奉上諭：「昨因圖桑阿奏荆州城垣四十六兩年曾兩次被淹，城垣本不堅固，此次被淹尤重等語，恐該處城垣屢經淹浸，基址鬆動，因飭另須建築。已派阿桂前往會同舒常履勘，是否可以酌量移建，並詳細諭知矣。但荆州爲古來重鎮，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有被淹之事，而本朝百餘年來亦未聞此事，乃十年之間，三次淹浸，而此江水竟至衝入城內，情形尤重。且閱輿圖志內，荆州繪在江北，若果在江之北，則水勢應由西南兩門而入，何以此次又繞至北門，殊不可解。是否因近年江流又有遷移，密邇城垣，以致頂衝受患，是以昨思及該處城垣既需另建，若仍舊基址，與水爭地，將來或仍有潰決不成事體，因令阿桂前往確勘再定。但城垣既移，則衙署倉廩監獄等項，概須搬移，所費又恐不貲，况該處素稱富庶，民人聚居，其處亦不免安土重遷，雖百姓願移與否，尚可聽其自便，而衙署等項，亦可量爲收小，然恐需項浩繁，朕意此次水勢雖衝入城，旋即消退，若文武各衙署並倉監等項，不過稍爲浸濕，或有房間尙好者，或有基址未動者，尙易收拾，而商賈民居，不致蕩析，又不如不移之省便。第昨據圖桑阿奏滿城基址較高，尙被淹浸，則水勢雖由西北兩門而入，其東南各門，恐亦一律淹浸，或文武各衙署並倉監等項基址，全行泡壞，與其於鬆浮之地，重行建蓋，仍不堅固，又不如擇一高阜處所，收小移建之爲愈。德成於工程尙爲熟諳，著令其逐加詳勘，並將該處城垣等工移與不移通盤

估計孰爲減省。據實具奏。此事朕在數千里之外。無由懸揣。因反復思維。究不能知移與不移。使官民兩便。朕實無成見。阿桂歷經委任。必能善體朕意。惟在阿桂等到彼。詳細察勘。虛心採訪。妥商具奏。以期一勞永逸。其荊州自本朝定鼎後。曾否被水。除交軍機大臣詳晰查奏外。並著阿桂等到彼。一並查明具奏。至隄原爲禦水而設。若果隄工鞏固。不致潰決。原不能遷至城垣。與其搬移城垣。而隄工不固。或又衝決被淹。豈不徒滋勞費。若城可不移。莫若將所省移城之費。於修隄時量爲估計。加高培厚。認真修築。俾崇墉屹立。亦足永資保障。但該處隄隘。興修未久。何以即被水衝。自因承辦各員。見該工例係民修。從中偷減草率。情弊顯然。著阿桂德成。務遵昨降諭旨。到彼後親勘基址。分別嚴參治罪。著賠。至該處城垣。無論移與不移。但經此屢淹之後。基址必不能鞏固。若僅間段黏修。不久又虞損裂。殊非長久之計。總當重行建蓋。著交德成詳細察勘。或將低窪之處讓出。或另加高培厚。堅固建造。以垂久遠。同日又奉上諭。昨因圖桑阿奏。荊州城垣四十六兩年。兩被水淹。本不堅固。此次被淹。尤重等語。因思該處城垣。屢經淹浸。或因江水遷移。密邇頂衝之故。且屢淹之後。基址鬆浮。自須另建。何不選擇離江較遠高阜處。所移建。以期一勞永逸。阿桂歷經委任。於大局形勢。較爲諳悉。是以派令前往。會同該督履勘。定議具奏。但阿桂到彼。尙需時日。舒常於二十六日。自省起程。計此時早抵荊州。著將昨日及本日所降諭旨。先行寄與舒常閱看。令其先將該處城垣。究竟應移與否之處。詳悉籌勘。不必等阿桂到彼。即就所見。據實迅速覆奏。舒常覆奏。奉上諭。飭查荊州附近。有無高阜之區。城垣應否移建。令臣於阿桂德成未到時。先行查明覆奏。欽此。寄信到臣。遵查郡治。地當孔道。四面平原。川江西來。由城南而東。入岳州。匯洞庭之水。下達武

昌又有內河之水。由城東北流百餘里。卽合漢水而入江。扼滇黔巴蜀之咽喉。當常澧襄樊之衝要。是以古稱重鎮。郡之附近。並無高阜之地。惟荆門州地勢較高。然距郡百八十里。相離篤遠。不足以控制江湖。此外更無可以移建郡城之地。至城南岸隄。本不甚低。從前屢次隄潰。水漫亦止。泛入內河而洩。城內從未似此被淹。實緣今夏雨澤過多。江漢洞庭並漲。又聞江西水發於湖口縣。衝入江流。致楚省疏消不及。隄塍潰缺。詢之年老滿官。及本地耆民。僉稱今歲江水高漫過境。實爲從來未有之事。臣體察輿情。咸以廬墓田園由來已久。遽議遷移。似非所願。誠如聖諭。不若以移建城垣之資。爲培築隄塍之用。加高培厚。再將郡城全行修補。似可能保鞏固也。荊州府江隄舊案。

是月十四日。舒常奏。奉上諭。據阿桂奏稱。訪聞熟悉荊州情形之人。據云。府治內有八處洩水。近惟虎渡一口可洩。餘皆湮廢。又沙市對岸地名窖經灘。沙勢日加寬闊。江流受逼北趨。衝淹府城。或由於此。著傳諭舒常。先將荊州對岸一帶。親加履勘。是否實係洩水之路。漸就淤塞。窖經灘沙勢增長。逼近北趨。卽行查明。據實具圖貼說覆奏。阿桂到彼。察看情形。若城垣可不移建。卽於灑江處所。酌建石壩。逼溜南趨。再將從前洩水故道。擇其疏消得力。易於修復者。卽爲挑復。並將窖經灘上。挑挖引河。俾府城不受頂衝。自可長期鞏固。欽此。遵查荊州城垣。似可毋庸移建。緣由。臣已於月之十八日。恭摺奏明。茲臣欽遵諭旨。隨率同藩司陳淮。署荊州府楊恪。會徧歷府城上下兩岸。勘查並未見有從前洩水故道。惟有虎渡口一處。在府城西南二十里之南岸。川江西來。至此分流。入虎渡口。由公安縣境內小河。南達洞庭。餘俱沿江。經石首監利等縣。至岳州府城北一百八十里。仍匯洞庭之水而下。武昌臣謹按荊州府志。江防內載。舊有

沿江入穴。元時查開而得郝穴、赤剝、宋穴、楊林、調絃、小岳等六處。明時再開，則止得郝穴、調絃二處。亦久經淤塞。其廢自何年，及各在離府幾里與何方，志書既無指實，詢之年老滿漢兵民，亦皆茫然。實難稽考。又查窖經灘，卽窖金洲，距城十里。在郡治下游沙市南岸，距大江之中約長八里，寬二里餘。洲西二里許，復淤起一小洲，約長二里，寬一里餘。江水至新淤小洲，分流過窖金洲，合流而去。乾隆四十四、六兩年，沙市之觀音寺、太山廟、隄潰，江水灌入內河，回溜倒漾，淹及城根，而水勢紆緩，故得塔護無虞。然自兩次借項修築後，今年如此盛漲，觀音寺、太山廟兩隄，俱照常堅固。是此次郡城被水，與窖金洲無涉也。至虎渡口對面北岸，卽萬城隄，在郡城西南上游，爲全郡之保障。其近南門者爲玉路口，卽萬城之隄尾。萬城隄外，亦有近隄沙渚，名爲龍洲，約長二里，寬一里餘，亦可藉爲護隄之用。今夏川江異漲，虎渡口亦爲洞庭水發，宣洩不及，萬城隄外江水陡高二丈有餘，漫過隄面，致衝潰隄身，建領而下，人力難施，全城淹浸。是此次被水，實係萬城隄潰口之所致也。臣悉心相度，察看情形，惟有凜遵聖訓，將萬城隄通行加高培厚，再於龍洲尾、玉路口二處，加築挑水磯頭，逼溜往南，似可無虞水患矣。同日又奉上諭，據阿桂奏，前往荆州查勘，應否改建城垣摺內，稱向熟悉該處情形之人，留心訪問，聞得荆州府治對岸一帶，向有洩水之路八處，近惟虎渡一處，現在尙可洩水，其餘七處，俱久在湮廢。江水分洩之路既少，又沙市對岸有地名窖經灘，向來祇係南岸小灘，近來沙勢增長，日加寬闊。江流爲其所逼，漸次北趨，所謂南漲北坍，以致府城瀕江隄岸，多被衝塌。屢次淹浸，其故或由於此等語，已於摺內批示。今據阿桂查詢荆州對岸洩水之路，竟有七處湮塞，而窖經灘小灘，近復沙勢增長寬闊，致江流漸次北趨，府城瀕江隄岸，多被衝塌。漫

漫。現在被水情形。卽阿桂所言。竟是該處受病有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地方官之漫不經心。已可概見。現在阿桂到彼。尙需時日。著傳諭舒常到彼。先將荊州對岸一帶。親加履勘。是否實係該處洩水之路。漸就淤塞。審經灘沙勢增長。逼江北趨。卽行查明。據實具圖貼說覆奏。不得因失查於前。又復回護於後。阿桂到日。亦卽行詳悉查明覆奏。又據阿桂奏。荊州城垣一切布置規模。由來已久。不便輕易更張。卽常察看地勢。或於府城瀕江處所。築建雞嘴石壩之類。逼溜南趨。將審經灘沙。漸次衝刷等語。所見甚是。荊州城垣。若須移建。則衙署倉廩監獄等項。概須搬移。所費不貲。况該處素稱富庶。民人世居其地。亦不免安土重遷。朕意若府城可以無需移建。自以不移爲是。昨已降旨傳諭阿桂到後。務宜與舒常察看情形。悉心籌酌。若該處文武衙署。並倉廩等項。不過稍爲浸濕。房間基址未動。尙易收拾。而商賈居民。不致蕩析。自可毋庸將城垣移建。卽當於瀕江處所。酌建石壩。逼溜南趨。再將從前洩水故道。擇其疏消得力。易於修復者。卽爲挑復。並將審經灘上。挑挖引河。俾府城不受水頂衝。自可長期鞏固。阿桂歷經委任。諳悉形勢。務與舒常酌籌盡善。因利乘便。妥爲辦理。總期一勞永逸。方爲全善。荊州府江隄舊案。是月十八日。奉上諭。據舒常奏。荊州沿江隄工。漫潰共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並繪圖呈覽。是此次被淹較重。竟由隄腫不固所致。已降旨交阿桂等。查明所決之處。如係十年以內。卽將承修之員。並各上司。分別嚴參治罪。著賠矣。至該處隄腫。爲全郡保障。所關甚鉅。且民人等經此重災。亦不忍令其自行修理。是以特將此次應修各隄工。令動項興修。似將來再照例辦理。沿江隄腫。爲百姓保護田廬。而設。固應動用民力。但該處民人甚衆。若不官爲經理。誰肯首先出貲。踴躍從事。若派之於民。僅官爲經

理並不報部查核。則不肖官吏。遇有應修時。或於需費之外。竟從中加倍洒派。入其囊橐。又從何稽察。况外省習氣不堪。官工尙思肥己。此項工程。卽例係民修。如不定以保固年限。將承辦之員。必仍草率儉減。浸漁入己。殊非慎重隄防之道。現令軍機大臣將民修各工。是否報部之處。詳細查明具奏。並著傳諭阿桂舒常。除此次應修隄工。官爲辦理。其將來民修各隄。應如何勘估報銷。及定立保固年限之處。卽會同悉心妥議具奏。荆州府江隄舊案。

是月二十五日。舒常奏。奉上諭。內舒常所進之圖。未甚明晰。閱之不能了然。著將此次隄。先由何處衝決。江水又因何繞至北門。被淹各處。係何地方。另行展寬圖幅。詳細繪畫。貼說呈覽。欽此。臣遵查此次隄。衝決。係由城西北四十里。萬城隄之工。萬城首先潰塌。其迤下之上下漁埠。及玉路口等處。亦陸續酥。水勢愈湧。以致西門衝潰入城。其大北門距西門止二里餘。地較窪下。城之北面原有土岡一帶。地勢較高。水流至北。回溜湍急。遂將北門一並掃塌。致小北門東門。相繼衝塌。水始傾瀉東流。泛入草市內河。此當日隄潰。江水由西繞北之情形也。至於被淹之處。除沙隄地勢獨高。得免淹浸外。餘盡被淹。幸得晴霽多日。現已涸出過半矣。謹遵旨詳細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同日又奉上諭。荆州沿江隄工。據圖桑阿陳淮奏。潰決後。江水衝開西北二門而入。朕意該處西北二門被衝。大江自應在府城之北。及查閱輿圖。及一統志圖。大江則皆繪在府城之南。昨據舒常所進之圖。又與輿圖所繪南北方向相同。江旣在南。則城內被淹時。水勢自應由南門而入。何以此次又繞至北門。殊不可解。此必從前承修隄。各員見該工例應民修。任意草率儉減。侵肥入己。該管上司。復不以事爲事。致工程不固。一經江水漲發。在在潰決。江

水建甌而下。將並非頂衝處所。亦被衝淹。况閩圖內隄工潰決。共二十餘處。自係迤西之隄。先行潰決。是以水勢由西南繞至西北。遂至衝開北門入城。致成大災無疑。昨福建臺灣文武員弁。因循玩愒。肆意貪婪。竟至釀成逆案。不得不徹底究辦。河北吏治亦屬廢弛。已極。活埋冒賑之案。相繼敗露。其辦理鹽務。輒可私立匣費名目。大小官員。染指肥囊。累商滯課。今於承修隄工。又復一任劣員。肥己誤工。屢被衝潰。而此次江水。竟至淹入城內。被災甚重。前據圖桑阿查奏。滿城淹斃者。共四百餘名。昨又據舒常查奏。府城大小男婦。淹斃者。一千三百餘名。外省官員。於災傷向有諱飾。茲報出者。已有一千三百餘名之多。則其諱匿不報者。必尙不止此數。想來不下萬餘。此等災戶。流離顛沛。傷斃多口。可憫可憐。皆由隄工不固。以致罹此重災。若不將承辦及該管之員。從重治罪。何以示懲儆。而慰輿情。除交軍機大臣。將十年以內。歷任湖北督撫。藩司及荊州道府。詳細查明具奏外。並著阿桂到彼後。即將十年以內之承修隄工官員。暨該管各上司。一體詳查嚴參。分別從重治罪。仍著賠補。用昭懲勸。至沿江隄。應爲百姓保護田廬。而設。固應動用民力。此次因被淹較重。朕不忍仍令被災之民。按例修理。業降旨動用帑項。官爲堅實修築。永資保障。俟將來每歲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理。但該處民人甚衆。若竟歸民修。不復官爲經理。則百姓誰肯首先出貲。踴躍從事。卽如井田之制。宜古者未必宜今。若此時而沿襲井田。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亦徒成虛語。是將來修理隄。各費派之於民。而仍當官爲經理。第不肖官吏。於官工尙思侵剋。肥己矧此項工程。例歸民修。並無保固。官員等不特於需費之外。可以藉端加倍洒派。入其囊橐。而且草率從事。偷減侵漁。事所必有。其該管上司。又因係民修之工。遂爾漫無查察。殊非慎重隄防。保護民命之道。自

應定立章程。於應修時派委大員。確加勘估。借項興修。俟該部核准後。再按畝攤徵歸款。並定以保固年限。如在限內有潰決之事。卽嚴參治罪著賠。庶工程可期永固。而官員亦不敢有侵蝕情事。方爲妥善。除此次應修之隄。交阿桂德成妥爲估計。動項官辦外。其將來民修隄工作。何稽察保固之處。著阿桂到彼後。卽會同舒常。悉心妥議。具奏。荆州府江隄舊案。

是月奉上諭。內閣據舒常奏。馳抵荆州。查明被水情形一摺。並據繪圖呈覽。詳閱圖內。沿江隄工。潰漫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是此次荆州被淹較重。竟由隄腫不固所致。該處隄工。於四十四十六兩年被水之後。均曾借項興修。如果工程鞏固。何至屢被潰決。外省習氣不堪。官工尙且思肥己。况此項工程。例係民修。向無保固。承辦之員。並不認真妥辦。草率從事。甚或侵漁入己。均屬事所必有。屢經降旨交阿桂等。查明嚴參。著阿桂到彼後。卽會同舒常等。詳細查明。以十年爲限。所有現決之隄工。如在十年以內興修者。承修之員。俱當從重治罪。仍著落賠補。其監修之該管道府。及藩司督撫等。亦著一並查參。分別議罪著賠。嗣後並著定保固十年。如在限內衝潰者。卽照此嚴行參處。以示懲儆。此次荆州被淹。旣因隄工不固之故。則該處城垣。自以不移爲是。著德成到彼後。詳細察勘。堅實重修。以垂久遠。純皇帝聖訓。

八月初六日。奉上諭。現在荆州被水甚重。皆由隄工不固所致。因該處隄工向係民修。並不報部核銷。是以一面諭令阿桂等查明辦理。一面命軍機大臣。查各省凡係民修各工。向俱是否報部。茲據查奏。各省濬修隄河等工。有借項里民自行經理。並不造冊送部者。有借項官爲經理。工竣造冊送部備案者。亦有

借項造冊具題核銷者。是各省民修之工。並非全行報部核銷。章程本不盡一。立法未爲妥善。修濬隄河等工。原爲保護田廬。疏通積水起見。向係民間修理者。原不便遽動官項。且各處隄工甚多。豈能一一官爲修辦。但因係民修之工。竟不立定章程。報部核估。僅令官爲經理。則外省官員於官工。尙思侵剋肥己。矧工程例歸民修者。並無保固查銷。不肖官吏等。不特於需費之外。可以藉端加倍洒派。入其囊橐。而且草率從事。偷減侵漁。均屬事所必有。該管上司。又因向例民修。遂爾漫無覺察。工程豈能永資鞏固。幸而各處隄工。尙安穩無事。是以從未覺察。現在荊州護城隄。潰決至二十餘處之多。卽其明證。豈可不嚴定章程。令其一體報銷保固。嗣後民修各工。除些小之工。無關緊要者。仍任民間自行辦理外。如係緊要處所工程。在五百兩以上者。俱著一體報部查核。予以保固限期。與修後再行酌令百姓出費歸款。各工既有查核。承修各員自必有所顧忌。不敢任意從中侵剋。且有保固限期。亦自不敢草率辦理。庶工程可期久固。而閭閻不致有被淹受害情事。此正係朕爲保護民生。節省民費起見。各督撫務宜仰體朕意。遇有民修之工。妥爲辦理。嚴加查核報部。如有仍前任令屬員。從下剋扣草率從事之處。經朕訪聞。或經科道參奏。百姓告發。不特將承辦各員從嚴辦理。必將該督撫一並從重治罪。著爲令。荊州府江隄舊案。是月奉上諭。據舒常奏。漢陽武昌兩城。俱因江水過高。城中積水。無從流瀉。低窪之處。間段淹溢。省城貢院。尤爲低下。湖水歸入號舍等語。現屆賓興大典。所有淹浸號舍。該撫卽行上緊設法疏通。其被淹各處。雖輕重不等。但係災民。皆當一體撫卹。不可以荊州府城被災較重。而於被水之別州縣。心存歧視。至有失所向隅之處。欽此。伏查郡乘。江漢九江三水。總會於武昌。出峽之水。奔流至此。江身始闊。直注而東。故

武昌斬黃之境。無大水害。然必繞會城金沙洲。已徙水泛江岸。城內明月湖水甚漲。長隄郭公萬金三隄衛之。不致橫潰。漢陽郡城與武昌對峙。大江環抱東南。漢江合滬水。沔水。純水。與大江會於郡北。漲則瀾漫於諸湖。漢川縣當漢江下流。舊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蓄水。又有城北南湖。魚湖。蓼湖。湖西岡水。洪等堤。禦水。漢江亦至此分流。水勢漸平。漢口爲漢水瀉流之地。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漫入大白新灘等湖。而外有大別一山障禦。故歷來未設防。武昌城內之明月湖。漢陽之太白諸湖。祇爲江水過高。截流內水。不能外出。而瀾漫。非別有衝潰也。聖主愛養黎元。於被水稍輕之州縣。一視同仁。恩施益隆矣。河渠紀聞。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一日。湖廣總督畢沅。奉上諭。據阿桂等奏。荊州東北一帶江面。較上下游本爲窄狹。江中淤沙一處。由來已久。土名窖金洲。其始祇係活沙。隨流遷徙。靡定。嗣後漸長。漸大。叢生葦荻。遂爲江中巨洲。江流至此。順洲南北分流。至洲尾。始合爲一。二十餘年來。漲沙日益寬闊。侵佔江面。且洲上所長蘆葦。枝幹堅實。密翳攢排。不特洲沙攔梗。激怒水勢。逼溜北趨。而深蘆密葦。亦足障遏奔流。助逼溜勢。致荊州隄工屢次潰決。而本年被淹較重。固屬異常盛漲。亦由窖金洲爲害等語。並據繪圖呈覽。前因舒常所進圖內。郡城江面迤西。有沙洲一道。距現決隄工不遠。恐江水爲所壅遏。是以諭令阿桂。詳細履勘。酌量辦理。今閱阿桂等所奏。並所進之圖。窖金洲適處荊州郡治下游江心。且洲之迤南。江面不及二里。迤北江面最窄處。並不及一里。而該洲所佔江面。轉居十分之六七。洲首又突出江之北面。江水至此。爲洲所逼。無怪溜勢日益北趨。下壅則上決。此實受病之源。而龍尾洲在荊州上游。看此情形。又與該洲無

涉。惟當注力於塞金洲。以去其病源。據阿桂奏。此時卽於洲上挑挖引河。不得迎溜河頭。恐江水平漫入河。仍慮淤閉。必須建築石壩。挑溜向南。激注沙洲。方可相機辦理等語。建壩挑溜。所想甚是。自應卽速妥辦。但朕意何不於洲之上首西北處。先挑成河口。使其迎受江水。因勢利導。將來石壩築成。挑溜南趨。江水必更直注洲頭。或可冀衝刷成河。豈不省便。已於圖內用硃筆標誌。發去著阿桂等。卽確勘妥商。是否。可以如此辦理。據實具奏。又據奏現決各隄。應補完決口後。再按被淹痕跡。最高處所。加高培厚。堅實礮築。足資保障。似毋庸改建石工等語。前因郡城迤西隄工頂衝。著重迤南。遮護府城一帶。亦關緊要。恐土性鬆浮。不能堅實。因諭令阿桂酌量情形。用石修築。今既據阿桂奏。江水深至數丈。難以措手。且土隄加高培厚。足資保障。則亦毋庸改建石工。但阿桂等現因擬添石壩。築成尙需時日。而玉路口迤東。正對塞金洲。掃成大灣。隄根搜刷傾缺。現今阿桂派員於該處載石沈船。護住掃灣。此亦不得已之一法。將來應否將該處隄工。及附近挑水壩隄工。酌量用石改建。並著阿桂覆加察勘。悉心籌酌。總期於隄工有益。不在惜費。永杜後患。或石或土。亦不必泥於遵旨也。至塞金洲。佔江面漲沙逼溜。該處官員兵民人等。言者衆口一詞。且言之不自今日始。而該處蕭姓民人。又復契買洲地。種植蘆葦。貪得利息。逐漸培植。致蘆葦環洲而生。江水不能刷動。督撫等所司何事。置若罔聞。致釀成大災。淹斃多命。此而不嚴行辦理。何以示懲儆。而慰輿情。雖據阿桂等查明。此項洲地。蕭姓係雍正年間契買。由來已久。今僅將近年督撫等從重辦理。豈不似於偏枯。但該省督撫等。屢經更易。不特雍正年間。在彼服官者。無從查考。卽乾隆四十年前之督撫等。亦多物故。不能逐一跟查。自當以近年爲斷。且楚省吏治。近更廢弛。已極。大小官員。婪索

商人匪費。本年舒常前赴行在。據奏實有其事。舒常素來小心拘謹。是以朕經面詢。不敢欺飾。但伊尙不免從中染指。則其他不問可知。卽將伊等嚴處著賠。毫無委屈。現已明降諭旨。將舒常李封姜晟一並革去頂戴。而舒常在彼年久。且稱此次隄工衝潰。與害金洲無涉。其罪更復何辭。舒常才具本屬中平。朕念其係舒赫德之子。是以加恩用爲督撫。乃不知感激。因循玩誤。至於此極。本應將舒常查產深治其罪。究念舒赫德宣力年久。不忍將其子從重治罪。亦不籍其家產。但舒常似此負恩溺職。若尙令其坐擁豐廩。又復何以示儆。著傳諭阿桂卽將此旨向舒常面行傳知。令其酌留養贍家口外。餘悉據實繳出。以抵工餉之用。並著其有何辭登答。一並具奏。此係朕格外矜全。若舒常尙不激發天良。意圖隱匿。一經發覺。舒常自思當得何罪。除姜晟就近傳諭。令其自行議罰外。李封本係棄瑕錄用之人。乃亦隨同玩視要工。沾潤匪費。伊前此所請罰銀二萬兩尙不足蔽辜。除已令長齡傳伊原籍家屬。令其再行認罰外。並著阿桂面行傳知李封。令其捫心自問。如何切實議罪之處。登答具奏。其餘承修隄工。及該管各上司。自應遵照前旨。分別嚴參治罪。並著落賠補用昭懲創。至蕭姓民人墾種洲地。雖係雍正年間契買之業。但江中淤沙。是誰之祖業。此必納賄地方官所佔。其相沿種植。貪得利息。多植蘆葦。以致沙洲日漲。逼溜北趨。衝缺隄工。貽害生靈。數萬情節。可惡。若僅將洲地入官。豁免蘆課。則伊墾種洲地已數十餘年。所得利息不少。豈不更資其生。竟當治罪。查產入官。著傳諭阿桂等。卽派員將蕭姓承產之人查抄。以抵工作之用。仍解交刑部。按律治以應得之罪。爲小民貪利貽害者戒。至此項洲地。本漲沙所積。自係官地。非若田地房產。係相傳祖業。復經業主輾轉售賣私產可比。從前該地方官。任聽奸民開墾。妄報陸科。大率有力之家。貪

圖重利。賄賂地方官吏。任意侵佔。其所報陞科納稅。不過十分之一。而地方官飽其慾壑。又十之二三。其餘盡爲奸民等壟斷牟利。遂至漲沙蘆葦。愈積愈多。江水至此壅遏。浸爲地方之害。所有蕭姓民人侵佔洲地。著交阿桂等查明。起自雍正何年。彼時縣府道司。及該督撫係屬何人。並乾隆二十七年。該地方官及該督撫。又係何人。是否從他處轉售。一並詳悉查明。據實具奏。並著傳知該處附近居民。以蕭姓貪圖洲地利息。廣植蘆葦。壅遏江流。致郡城被淹。該處百姓。咸受其害。是以將蕭姓查產入官。照例治罪。並無私毫委屈。此卽爲富不仁之炯戒。嗣後小民等。毋得效尤爭利。復蹈罪愆。庶民人知所懲儆。是月初十日。畢沅奏。竊臣等前奏。查勘窖金洲漲沙逼溜。請於楊林洲築建雞嘴石壩。挑溜護隄。各情形。欽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並將硃筆標誌原圖。一並發寄前來。臣等查窖金洲漲沙日闊。侵佔江面。致逼溜北趨。原應在洲上開挖引河爲正辦。無如江水順洲分流。沿近洲壩一帶。俱係平水。並無向洲溜勢。若卽挑挖。不得迎溜河頭。沙水蕩漾。仍致淤閉。徒費無益。是以請於對岸楊林洲。緊靠隄根。先築土壩。直至近江灘面。卽靠土壩。接築雞嘴石壩。由淺水做至深水。逐步前進。逼溜激注。洲壩約計做成一百四十餘丈。已至江水深處。難以施工。勢不能向前。再行接做。而壩工旣建。溜日南趨。洲壩經水盪擊。自當漸次剝蝕。刷成兜灣。彼時乘勢酌挑引河。引溜注水。衝刷沙洲。較爲得力。實緣江水浩渺。又非河流可比。黃河大溜。止有一股引河。得溜卽全溜皆注。可以藉水刷沙。江水溜勢平鋪。浩瀚莫測。若卽開挖引河。至深不過二丈。江溜仍走深處。引河不過略分溜勢。難望刷沙。若將突出洲壩。先行切去。現在洲邊。俱係平水。切去沙土。不能隨流衝淌。仍慮淤墊。於事亦屬無益。再四籌酌。必先築壩。挑逼溜勢。俾有所專注。再行迎溜挑挖。引河方

可迎受江水衝刷洲沙。今將洲上蘆葦全行剷伐。已除去丈餘攬水之物。水長時洲壩不過平出水面數尺。並示諭遠近居民。令將蘆根剷去。卽行給予作爲燒柴之用。聞風爭赴。蘆根可以挖除盡淨。再每年春。令將洲面翻犁一次。沙土鬆浮。隨溜衝刷。自當日就坡坦。卽遇盛漲。江水可以平漫。遇洲頂阻之害大減。其開挖引河。應俟石壩築成。江流直注洲壩。再行酌辦。此時似毋庸先開河口。至玉路口迤東掃灣處。所恐交冬後水小走灣。回湍激盪。愈向厓底搜刷。隄面懸空。或致段段塌下。飭令地方官遇隄工險急時。卽用大船載石沉下。於厓邊拋填亂石。以護隄根。誠屬不得已之辦法。但查窖金洲西首新淤之洲。詢據土人稱。十數年前。有銅船沈沒該處。因而泥沙逐漸停積。淤成新洲。則於掃灣處所載石沈船。自可漸次挂淤。隄根足資保護。若改建石工。非不較土工更爲堅固。惟是荊州臨江隄。自得勝臺至塘樓橫隄。止綿亘七八十里。在在險要。儻一處稍有疎虞。卽全城皆被淹浸。亦不獨玉路口迤下爲然。若一律改建石工。爲費旣屬不貲。若間段興修。於通隄又屬無益。且該處江面旣窄。江水更深。亦無從措手。必須如海塘往裏退步。開槽釘樁。而隄內卽係沙市通衢。居民稠密。又未便概令拆展。種種礙難辦理。是以前次摺內。業將毋庸改建之處。據實陳奏。今楊林洲旣議添建石壩。黑窖廠復用碎石裏頭溜勢。日漸挑逼。向南洲沙。不至向北增漲。此一帶自必溜緩沙淤。不再搜刷。又將舊有越隄兩頭接做。一律培補高寬。與大隄相平。現在掃灣處。所自可保固無虞。再圖內現擬用石裏頭處。所奉硃筆標出。此處亦應築雞嘴壩。查該處臣等初意。原擬添建石壩。亦因江水甚深。不能施工。是以酌於現可施工暗灘淺水處。所用碎石砌做裏頭。今蒙聖明指示。應先將隄根裹住。冬深江水大落。察看形勢。如有可著手時。再將裏頭往前展做。挑溜護

灣更爲有益。以上各工，臣阿桂、臣畢沅俱已再四熟籌，往來察勘，以現在情形而論，祇可如此辦理。將來培隄築壩，臣畢沅當不時赴工查閱，如水勢消落，或淤出沙灘，後其險要之處，另有可辦，自當隨時奏請訓示，以期永資鞏固。荆州府江隄舊案，

是年酌定荆州臨江隄，歷歲修條款，一切善後章程事，奏稱臣等查荆郡濱臨大江，地處低窪，護城隄，保衛民舍田廬，關係甚重。所有沿江萬城大隄，綿亘二百餘里，而自沙隄塘樓橫隄以上，正當川江下游，尤爲險要。向因業民自修，未經立定保固年限，僅委知縣縣丞查驗督修，並不專派大員確實勘估。又不報部核銷，致草率從事，有名無實。工程不固，屢經潰決。此次被淹尤重，仰蒙皇上軫念災黎，不忍用民力修理，特發帑金，令臣等會同確勘，動項興修。今將漫決缺口，分別估土補還，並添建土石壩工，挑溜護隄。又自萬城隄之得勝臺至塘樓橫隄止，培補寬厚，加築土堰，以資鞏固。節經臣等查明，並將歷任貽誤大小官員據實參奏，分別革職治罪著賠。從此崇墉屹立，得以保護無虞。凡小民樂利之休，皆出自聖主生成之德。其將來民修隄工，必須官爲經理，若不明定章程，嚴立條款，恐仍不免草率偷減，剋扣侵漁等弊。謹會同籌酌，悉心定議，將一切稽察保固及善後事宜，按款開列，恭呈御覽。一歲修萬城隄工，宜責成大員經理也。該隄有關全都保障，向因民修，僅歸知縣縣丞督辦，實非慎重要工之道。查荆宜施道本係兼管水利，荆州府切近該工，呼應較靈。嗣後應即責成該道府專管督辦，每年秋汛後，荆州水利同知會同江陵縣將隄身矮薄殘缺，並水溝浪窩，逐一勘明估計，應需夫工修費若干，由同知造冊移送荆州府覆勘核實，申賚荆宜施道，復加核勘，移咨藩司。如工程在五百兩以上者，俱報部查核，仍先行借項興修。

俟工竣由府取結加結報明荆宜施道逐段查驗收工出具督辦穩固印結移司報部核銷藩司於每年奏銷後親往查驗一次督撫於每年春汛前分年輪往查驗一次如有偷減浮鬆情弊即將承修督辦並扶同之府縣各官一並揭參賠修此外南北兩岸民修各隄應其緊要處所每年俱令道府於汛前查閱一次遇有單薄殘缺之處一體修築堅固一歲修隄應定保固限期也湖北官辦隄向來保固土工一年石工三年今萬城大隄欽奉諭旨定限保固十年如在限內衝潰者即照例嚴行參處嗣後官辦歲修應令認真修築堅實一律保固十年如於限內坍塌潰漫即將承修督修之員參處並照估追賠以示懲儆一隄面隄身應照限定加高培厚丈尺按年賠補也現在萬城隄工自得勝臺至沙市西街頭止已照此次被淹隄旁樹屋痕跡普律加高並較水痕再高二尺復按其地勢分別幫寬又自西街頭至塘樓橫隄一律加築土堰將來雨水衝淋行人踐踏難免日漸塌窄以後按年歲修總以此次原定之高厚丈尺爲准幫補足數不得稍有單狹致工程不能鞏固一修築隄應宜嚴定章程也向來隄歸民修並無大員查驗致草率偷減有名無實今既改爲官辦務須雇募健壯人夫登計名姓令如法修築逐層夯碾照例九月興工次年二月完竣該同知常駐隄所督辦如有草率即將該夫從重責逐另從召募並不許假手家丁書役致滋弊端該管道府隨時輪流密往查察如有包修偷減扣削價值情弊即將該同知知縣等揭參究辦一借修銀兩應豫爲籌備也萬城大隄向無籌備銀兩嗣後每年估定修費後由該管道府層層核實移司一面飭令該同知備具印領赴省請領即如司庫支動給發趕辦俟下年令江陵縣接畝派算核定每畝應徵銀若干造具細冊通詳隨同大糧於業戶名下攤徵歸款一夫土工費

應令公舉紳耆專司銀錢出入也。此項隄工原係民修，因欲杜其包修草率之弊，是以官爲代辦。所有一應銀錢冊檔，應令公舉誠實諳練爲衆所推服之紳耆三四人專管其事，責令收放登記，毋許衙役書辦干預攙越，致滋扣剋侵漁等弊。一新築石磯，應隨時修補也。新築石磯常年受水衝擊，恐易殘損，歲修時責成該管道府同知按年查看，如有損壞墊埝，即詳報勘驗，確估修整堅固，統歸歲修隄工項下攤徵歸款。其窖金洲蘆根，遇有萌長，隨時督夫剷削淨盡，並每年翻犁一次，無許一人居住洲上。其新淤洲亦照此辦理。一設立卡房以專防守也。萬城大隄向來以五百丈爲一工，每工設立隄長圩甲各三四名不等，遞年更換。嗣後隄圩應歸同知經管，照依舊例按年輪流檢點，每工總須隄長四名，圩甲四名，令在隄上設立卡房輪流住宿，如有雅洞蟻穴，即報明隨時補修。如遇汛漲，隄圩人等多備守水器具，協同業民晝夜防守。該道府同知與地方水利各官往來梭巡，一有危險，即督率人夫搶修子堽，水利各官防護不力，該管道府查明糾參。一隄上民房應令拆毀也。萬城隄上現多民人居住，致將隄面殘踏，低矮殘缺，一遇盛漲不能抵禦。且此後歲修隄陞俱應一律加高，若蓋有房屋，礙難辦理。所有萬城隄上現有房屋，應令該府縣出示曉諭，概行拆去，遷移他處，以便加高培厚。嗣後不許一人搭屋住隄。又沙市西街頭至東街尾止，現因市廛稠密，鋪面民房如遇傾倒，應需重建。時俱著報明地方官察看，無礙隄面處，所令其蓋造，其陸續讓出地面，逐漸培補高寬。長隄復舊，若隄外龍尾等洲，民人私築隄堰，有礙漲水流行之道，亦概令毀去。違者究處。一隄工應分員看管也。萬城大隄共長二百餘里，同知一人不能照料周密，自萬城隄之逍遙湖至玉路口止，長六十餘里，迎溜頂衝最爲險要，請即責成本縣縣丞看管，自玉路口

至黃家場止長七十餘里係在沙市巡檢汛內卽責成該巡檢看管以上所添縣丞止令看管防汛督夫照料其歲修估計工程並給發夫工價值等項仍由同知督令董事經手不許佐雜官妄行干預一同知衙門宜移建隄所也荊州府同知衙門向在城內現已被水衝塌必須另建今該同知既令專管隄務自應駐劄隄所始於修築巡防聲息相通請於中方城李家埠等處擇地修建衙署卽令該同知駐劄彼處專心照料並於汛漲時就近查看水勢隨時稟報籌辦再該同知員缺本係部選今萬城大隄責成專管必須熟習水利工程之員方與隄務有益恐部選人員不諳水利不足以資經理請將是缺改爲調缺由外揀員陞調更於隄工有裨一府城各門應行堆土以防水患也乾隆四十四年荊郡被水漫過護城隄直至城根隨用土囊將城門堵禦水未進城此次江水漲發決隄入城臣等詳加查訪雖地方文武官員會將城門下閘關閉募夫創土並用舊絮圍塞實因水勢洶湧將西北兩門衝開湧灌入城但與其猝辦於臨時孰若豫籌於先事嗣後荊州府城俱應於各城門附近處所堆土豫備以爲防患未然之計地方官仍於大汛前查看如有雨淋缺少卽飭堆補足用以上各條臣等會同酌商悉心籌議謹奏荊州府江隄舊案

是年覆准湖北荊門州李公月隄等處工程單薄低矮迎水頂衝分別加修高厚以資保障又遵旨議定荊州歲修隄工嗣後責成荆宜施道荊州府專管督辦每年秋汛後荊州水利同知會同江陵縣將應修處所逐一勘明估計造冊送府覈實詳道覆勘移咨藩司借頂興修取具道府切實印給報部覈銷仍令藩司於奏銷後親往查勘一次督撫於每年春汛前輪往查驗一次如有偷減情弊卽行查參著賠此

外南北兩岸。民修各隄。緊要處所。亦令道府於每年秋汛前。通行查閱一次。遇有單薄殘缺者。照此一律辦理。隄面隄身。按年歲修。照依乾隆五十三年加高培厚丈尺。分別估辦。幫補足數。以期經久。修築隄工。務須募夫。逐層逐段。夯礮堅實。令該同知親身督辦。該管道府。隨時輪流密往查察。如有草率偷減。假手家丁書役。包修剋扣者。即將該同知知縣。揭參究辦。歲修銀兩。先於司庫借給。俟次年於業戶名下。按畝攤徵歸款。其動用何項。應令該督豫籌報部。仍將攤徵細數。送部查覈。銀錢冊檔。公舉誠實諳練紳耆。三四人。專司其事。如有書役攙越侵漁者。許紳耆等據實具稟。嚴行究辦。新築石礮。突出江心。挑溜保隄。最關緊要。責成該管道府同知。按年查勘。如有損壞坍塌者。即勘報估修。歸於歲修案內彙辦。並將窖金洲萌長蘆根。隨時剷除。每年翻犁一次。不許民人居住。如有新漲淤洲。照此辦理。至大隄每五百丈。應設隄長圩甲各四名。於隄上設卡房。常川住宿。如有權洞蟻穴。隨時報明修補。汛漲時多備守水器具。同業民晝夜防守。該道府同知往來巡查。一有危險。即行督率搶護。如水利各官防護不力者。該管道府查明糾參。隄上民房。自沙市西街至東街市廛稠密處。所俟傾倒時。報明地方官查勘。無礙隄面處。所另行蓋造。其餘占礙房屋。概行拆去。以期讓出隄面。逐漸加高培厚。隄工自逍遙湖至玉路口。令江陵縣丞看管。玉路口至黃家場。令沙市巡檢看管。黃家場至拖茅埠。令郝穴巡檢看管。遇防汛等事。隨時就近督夫。照料辦理。至歲修估計工程。給發夫工價值等項。仍由該同知經手。不得以佐雜微員妄行干預。並令同知移居大隄之上。以資防守。其經理隄工各款。仍令督撫等輪往查驗。詳加體訪。如有不遵章程辦理者。即將該管道府同知知縣等官。分別參奏。以昭慎重。又奉上諭。嗣後凡瀕臨江海湖河處。所沙漲地畝。除實

在無關利病者。無庸查辦外。如有似窖金洲之阻遏水道。致有隄工地方之害者。斷不准其任意開墾。妄報陞科。如該處民人冒請認種。以致釀成水患者。卽照例嚴治其罪。並將代爲詳題之地方官等。一並治罪。決不姑貸。又奉上諭。本年監利縣地方。因江湖漲漫。將東鄉之孫張王公月隄二處。普漫。該縣隄工。本係民辦。但今年被災較重。甫遭淹浸。雖已優加撫卹。民力究不免拮据。所有該縣孫張王公月隄需用土方。據該督估計銀三萬兩以上。此次著加恩照荊州隄工一體動用官項。以示朕軫念災區。格外體卹至意。又奏准荊州萬城隄等處。遇有歲修及增添工程。所需銀兩。於司庫存貯抄產變價發商生息。及田地租籽銀兩內動用。由道府勘估赴司支領。按年報部覈銷。又奉上諭。江陵縣南岸及公安縣各漫口隄。向係民修。但本年被災較重。所有該二縣此次應修各隄銀一萬九千二百餘兩。並著加恩一體動用官項。此後再照例辦理。以示朕軫念災區。有加無已至意。又奉上諭。本年荊州被水廣濟黃梅二縣隄工。均著加恩動用官項修築。將來再行照舊辦理。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上諭內閣。畢沅奏。楊林洲雞嘴壩。原估十五丈。已如數挑砌。窖金洲嫩沙。刷去三百四十餘丈。黑窰廠裏頭。原估長五丈。今已做出七丈。對面沙灘。亦經刷去一百二十餘丈。溜勢愈覺南趨。仍日見潰塌。畢沅現親赴該處。相度形勢。尙可向前進占。總當極力做出。俾溜勢日挑日遠。以冀浮沙盡去。刷動窖金洲老土壩等語。並據繪圖呈覽。所辦是。但閱圖內所繪黑窰廠裏頭。取勢太直。若復往南進做。不特恐致著重。且江水至此。已成入袖。兼慮激回波衝北隄。不能復回南挑。朕意應順向東南。不妨略長。以次進做。因勢利導。溜勢自全往南開。則窖金洲土壩。可期逐漸刷盡。已於圖內用硃筆標誌。

著發交畢沅即覆加履勘酌量妥辦並將應否如此辦理之處據實覆奏至楊林洲礮嘴壩現做出十五丈黑窰廠裏頭現做出七丈窖金洲淤沙已刷去數百丈不等可見荊州隄工屢次潰決而上年被淹尤重總由窖金洲之上種植蘆葦致淤沙日漲日寬逼溜北趨隄因而衝決舒常平日在彼既不能預行查察迨降旨詢問尙稱此次荊州被淹與窖金洲無涉實難辭咎而肅姓民人惟圖肥己不顧占礙地方水利釀成大災淹斃多命將伊治罪尤屬情真罪當毫無屈抑也純皇帝聖訓

四月初十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浦霖奏查勘各屬隄垵情形內稱常德府城近年每遇朝江水漲南城以外居民多被水淹其對岸之玉皇閣青草嘴兩處又因歷年淤積成洲逼溜射城根沙洲已成高阜占塞水道查該府舊有石櫃四座逼溜南趨原爲保衛城隄而設今年久大半虧損請於水退時照舊修復等語各省隄垵必須預爲修築遇江水盛漲下流無壅遏之患始於隄根無礙今常德府對岸玉皇閣青草嘴兩處淤積成洲此即與荊州之窖金洲無異自宜亟去爲要該處舊有石櫃既經坍塌即應酌添新料照舊修復但此時江水漲發難以勘估施工畢沅係兩省總督著於深秋水退時親赴該處會同浦霖據實查明勘估興工並繪圖具奏俾江流暢達不致再有壅礙純皇帝聖訓

五月十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畢沅奏襄陽城迤上老龍隄之臥鐵牛對面周家嘴係襄江坐灣新長沙灘一處將大溜逼向南趨洲沙多係石子砂礫未能挑挖近年河勢兜曲溜勢較急若不早爲抵禦恐將來對岸新灘日長漢水益逼而南必至搜刷隄根擬於普渡庵至黑龍廟等處做照荊州沙市石礮做法各接做挑溜碎石壩十丈及十餘丈不等俾節節挑溜以護石岸根基等語窖金洲在荊州府城之南洲

沙漲闊。逼溜北趨。致萬城等隄。頂衝受患。今周家嘴在襄陽府城之北。若新灘日長。漢水益逼而南。則該處老龍隄工。適處頂衝。亦難免搜刷爲患。其情形與窖金洲相仿。漢水流爲荆江。亦不可不預爲籌辦。現據畢沅奏。估做石壩共需用碎石八九千方。工程亦屬有限。易於建築。阿桂現在荊州查辦事件。回程必經由襄陽。著傳諭阿桂。於回京經過之便。卽會同畢沅。到彼詳悉履勘。如周家嘴洲沙。可以設法去淨。甚妙。若一時未能挑挖。則酌量於迎溜處所。建做石壩。務期挑溜往北。直走江心。俾沙灘不致再長。而老龍隄石岸。亦可永保無虞。純皇帝聖訓。

九月二十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畢沅奏查勘荊州萬城隄壩各工。並窖金洲刷場情形。覽奏欣慰。窖金洲老壩。漸次刷動。又有楊林洲石礮挑溜得力。北岸隄塍。自足資鞏固。將來江流能走中泓。順軌東趨。固屬甚善。但閱圖內窖金洲之西南。有大溜一股。分向南行。恐日久大溜全向南趨。南岸隄工。又致著重。該處隄境之內。必有民田廬舍。所關並重。不可不預爲留意。著傳諭畢沅。務宜隨時留心察看。如大溜有直趨南岸之勢。卽宜設法妥辦。不可專注意於北。致南岸稍有頂衝受險也。純皇帝聖訓。

十月初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畢沅奏勘估郝穴鎮礮嘴壩裏頭石方銀數。分別辦理一摺。批閱後。又觀所進之圖。該督因許仙觀對岸。新長淤洲。恐其日向北長。擬於許仙觀隄外。建築礮嘴壩一座。挑溜南趨。江流浩瀚。豈一二石壩。遂能挑動。大溜况沿江一帶隄塍。從前亦並未有工。卽云此項工作。係用民力。但將來仍須按糧攤派。小民生計有常。詎能於額徵之外。復事增加。此次該督奏請於許仙觀建築石壩。係爲保護郝穴鎮市起見。姑准照所請辦理。惟閱所繪石礮圖樣。形勢太直。恐致著重。應斜向東南。順溜進

做方爲穩妥得力。已於圖中硃筆標出。再石磯距白沙潭家兩洲江面尙遠。溜勢一時亦恐未能挑至對岸。或做照辦理審金洲之法。將該處新淤量爲挑切。自更易於衝刷。著傳諭畢沅。將能否如此籌辦之處。詳勘熟商。據實覆奏。不必泥於遵旨。其沿江隄墜嗣後不得濫添工作爲屬員多起開銷之漸。純皇帝聖訓。

是年遵旨覆勘。將荊州黑窰廠碎石裹頭。改爲磯嘴壩。砌出江面。順向東南接做。共長十八丈。楊林洲磯嘴壩。砌出江面二十一丈。又奏准修築萬城隄工。原定土方例價不敷。礮工應酌給礮價。募夫夯築。以資鞏固。又奏准黑窰廠對岸及觀音寺對岸挑築引渠一道。以分水勢。又奏准沙市等九處各製鐵牛一具。並築砌石基安設。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五十五年議准荊州隄工。向係民修。今因被淹。蒙恩動項。官爲督辦。嗣後如有些小工程。聽民間自行修理。其增添礮價。不得援以爲例。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五十六年奏准荊州萬城隄中方城上漁埠李家埠中獨楊玉路口楊林洲黑窰廠觀音寺九處。頂衝坐灣溜勢內逼。每處安設鐵牛一具。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書麟蘭第錫奏。臣等接據江防廳營稟報。瓜洲迴瀾壩迤下江岸。於月之十八日忽然裂縫。接續坍塌。約長一百餘丈。浸至城根。將四十一年收進之土城。塌卸十四丈。溜勢洶湧。人力難施。幸城隅向無民居。並無損傷人口。臣等聞信先後馳赴履勘。測量坍塌地方。靠崖水深七八尺。離崖一二丈外。水深二三丈。其二三十丈外。水深十四五丈。十九日後形勢已定。並未續坍塌。查瓜洲城外

江岸於乾隆四十一年殷家莊地方又復塌卸並坍及城牆經督臣高晉河臣薩載勘明奏請將城量爲收進五六十丈補還城垣因坍漲莫定難保不再塌進築做土城一百二十餘丈以資攔禦今迴瀾壩迤下又復坍陷並坍及土城與舊城接連處所臣等與道將等逐細商酌現當江水盛大即將迴瀾壩坍卸工尾暨小南門外灘嘴處所用料裹護以免風浪汕刷其城內西南隅地勢高窪不平並無街市民居目下坍場之處後身尙有隙地可以讓進五六十丈照舊補還土城長七十丈上砌女牆雉堞以復舊觀其城外江岸原係江浙重運糧船渡江進口絳路今坍卸處所緊靠江崖無路可通應將坍卸城牆兩頭各拆去數丈將隍土攤平並於沿江一帶修做絳路以濟糧運拆下所坍城甃卽爲土城加砌女牆之用所需補修夫工銀兩爲數無多臣等督率道廳認真辦理毋須另請錢糧謹合詞具奏並繪圖貼說謹呈御覽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十二日奉上諭書麟等奏稱瓜洲城外迴瀾壩迤下江岸裂縫坍場浸至城根將四十一年收進之土城塌卸十四丈現將迴瀾壩塌卸工尾暨南門外灘嘴處所用料裹護並將土城讓進五六十丈補還城垣以復舊觀等語瓜洲城外江灘因江流北徙衝刷灘崖坍及土城該督等以城內西南隅並無居民現在坍場之處後身尙有隙地擬讓進五六十丈照舊補還土城亦只可如此辦理但該處城垣於四十年業經收進五六十丈此後又復讓進若不另籌挑護之法則江流衝刷靡常難保不再行塌進豈有屢將城垣向內收進之理因閱圖內現做裏頭處所自屬頂衝何不於該處接靠壩根建築石磯挑溜向東南下趨俾瓜洲城外灘岸不致衝刷塌卸城垣可資保護已於圖內用硃筆圈誌但此一帶係柴壩江

流甚深。溜勢湍急。若於壩根接做石磯。是否能生根鞏固。以資挑護。著該督等詳細校勘。是否可行。悉心籌酌。據實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三日。書麟、蘭第錫奏。臣等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遵卽先後帶同淮揚道谷廷珍。並曾在湖廣荊州江工估辦石磯嘴之葦蕩營參將田宏謨。馳抵瓜洲。詳細履勘。欽遵硃批。圈誌裏頭處所。按度形勢。悉心講求。查瓜洲一帶江流近海。潮汐往來。水勢洶湧。與上游江面情形不同。測量江岸坍卸處所。靠崖水深二丈。離崖三四丈外。水深三四丈至八九丈不等。西首新做裏頭。本係迴瀾舊壩。如能接靠壩根。建築石磯。挑溜下趨。洵可保護灘岸。爲一勞永逸之舉。惟該處係柴壩。江流甚深。溜勢湍急。若做石磯。根底必致外游。不能存立。是江勢浩瀚。難以生根。已邀聖明洞察。且漕船經由要道。若磯嘴挺出。水激浪湧。汧流挽曳。亦多未便。臣等再四籌酌。查江岸工程。原有下填碎石。上加護埽之法。現在迴瀾壩外。試探尙有碎石擁護壩根。似屬有益。今按現在形勢。擬於裏頭外。硃筆指示之處。拋填碎石。護住埽根。可以藉資挑護。自裏頭至坍卸舊城處所。共長七十三丈。靠崖絳道之外。一律拋填碎石。再於上面鑲做護埽。以禦風浪。嗣後每年察看情形。逐漸拋填。可期溜勢漸遠。城垣得以保護。核計拋填碎石。需費無多。同應鑲護埽。均入該廳本年庫貯核實辦理。毋容另動錢糧。如蒙俞允。容卽遴派幹員。上緊購辦石塊。運貯工所。俟臣等驗明後。監同如式拋填。不使稍有偷減。以仰副聖主慎重江防。保衛民生至意。二十八日奉硃批。如議行。南河成案續編。

是年。奏准江西豐城縣東岸。甘家湖土隄。應改建石隄。長五十丈。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五十八年三月上諭軍機大臣等書麟奏查勘無爲州江場情形酌籌辦理並繪圖樣呈覽詳閱圖內永成圩壩外卽係大河據書麟奏稱該壩兜灣處所尙露壩基應行幫築寬厚等語該處河形旣屬兜灣永成圩壩工卽使加築寬厚亦屬頂衝著重易致塌卸何不將河形開挖取直俾溜勢離壩稍遠不致逼近壩根用資保護已於圖內用硃筆畫誌著書麟等察看情形酌量辦理又馬頭埂地方現據書麟擬於該處開挖河口寬三十丈深一丈五尺曾家壩至東圩閘所有舊河止寬六七丈及十三四丈不等今擬一律挑寬三十丈較舊展至一倍河流更爲暢順自應如此辦理至此項挑工係該州紳士爲保護田廬自應出資捐辦但向來地方官遇有挑河築壩工程動用官項者尙未免任意浮冒從中侵蝕今此項工程係紳士捐辦不肖官吏更難保無藉端侵肥勒索等事若因有地方公事而官吏等轉得藉以飽其私橐是非以便民適以病民現雖據書麟奏稱俟工竣時親往查驗不知隄工河工一經放水卽難勘實惟應放水之前據實查勘尺寸不致作弊並飭該府州於興工時來往稽察但該督駐劄江寧旣不能常往查勘而僅委之府州等稽察亦未必能認真辦理此事著交朱珪就近隨時親赴工所督率稽查毋任地方官吏胥役等藉端滋擾書麟仍於工竣時親往查驗以期一律穩固儻稽查不力官吏等稍有侵肥擾累等事一經查出惟朱珪是問必將該官吏等及該撫一並從重治罪純皇帝聖訓

乾隆五十八年奏准湖北襄陽府老龍石隄袤長十里保障全城頂衝險要處所之普陀庵頭工嘴二工嘴黑龍廟添做碎石磯四座每年葺治需用銀兩於蕎麥灣隄工籌備銀內撥銀五千兩交商承領營運以一分五釐生息爲籌備之用每年按季解收年終造冊送部查覈大清會典事例

乾隆五十九年。總督書麟奏請。無爲州民力民辦。開濬上河。起二沈家廬。至東圩廬。袤十六里六分。面寬三十丈。底寬十五丈。中深一丈四尺。洩黃白二湖。及州西南諸山水。由飛雁投湖南出泥汊。北東出裕溪。分達於江。廬州府志。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本年湖北各屬。因漢江漲發。水淹荆門。該處隄工。原係百姓自衛田廬。例應官督民修。第念楚省教匪滋事之處。旣被擾累。其未經被賊地方。又復猝遇水災。殊爲可憫。加恩將此次隄工。官爲修理。以工代賑。作正開銷。河渠志稿。

嘉慶二年。奉上諭。豐城縣濠河。護城隄工。爲城垣保障。農田水利攸關。因上年長水。漫入隄岸。被衝濠河。亦多淤墊。自應分別挑築。該縣本係積歉之區。且屢經被水。若仍用民力挑築。不無拮据。所有估需挑濠挑隄建橋銀一萬九千六百九十兩。著加恩准其動項修辦。俾濱河百姓。共資保護。該督等務須督飭承辦之員。實力經理。毋任稍有偷減浮冒。以副朕軫念歉區。奠安黎庶至意。大清會典事例。

嘉慶四年四月。朔康基田徵瑞奏。揚州府儀徵縣境內。臨江運口。上承淮水。下接江潮。爲淮南鹽運。及安徽江廣漕船經由要道。向設通濟。羅泗。攔潮。響水四閘。啓閉節宣。甚關緊要。今查響水攔潮兩閘。均尙完整。惟通濟。羅泗二閘。自乾隆三十一年拆修後。歷年旣久。又兼來源激湍。潮沙衝擊。所有兩閘金門。及雁翅燕尾。上下裏頭等處。均屬塌卸。閘底關石等樁。亦已朽爛。萬年枋並皆碎損。實屬難資啓閉。急應照舊估修。以濟鹽漕運。行。茲據兩淮運司會燠。淮揚道和騰額。會同勘明。核實估計。連上下築壩。共需工料銀八千三百九十餘兩。詳請專委江防同知承辦。照例在運庫項下動支修理。臣等復核無異。現批運司先

發八分銀數。令購備石塊、椿木等料貯工。委員驗明與修。勒限完竣報驗。照例取具保固。務期工歸核實。不任稍有偷減草率情弊。至煞壩與修時。鹽漕船隻。暫令由瓜洲行走。不致阻礙停滯。合並陳明。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十九日奉。上諭。祖之望奏。漢水上游陡漲。荆門潛江等處民隄。間有被淹等語。楚省邪氛甫斂。民困稍蘇。今又因漢江上游水勢漲發。荆門潛江等處。間被衝淹。深爲可憫。著該撫等督飭所屬。速行查明被淹戶口。實力撫卹。並將各隄缺口。上緊搶築。積水設法疏消。俾得補種。以期有秋。勿使一夫失所。河渠志稿。

嘉慶七年。奏准湖北荆州南門外玉路口。江神廟前邊。砌築石裏頭。長五丈五尺。又奏准江西豐城縣。蘇家廠土隄二十五丈。改建石隄。大清會典事例。

嘉慶十年閏六月。奉上諭。前據瑚圖禮奏。轉據布政使台斐音稟請。鍾祥潛江二縣。民修隄垸。無庸保固年限。並稱乾隆年間。荆州萬城隄衝決案內。欽奉諭旨。荆州隄工。著保固十年。係專指荆州萬城隄而言。餘似不在保固之列。請嗣後除官修之隄。仍遵例保固十年外。其餘借項民修之隄。毋庸定以保固年限。遇有潰決。仍令民自修補等語。朕以所奏自係實情。當經降旨。照所請行。茲據工部查明乾隆五十三年。節次所奉諭旨。並彼時大學士九卿原議。與瑚圖禮原奏不符。據實參奏。所奏甚是。詳閱工部摺稱。乾隆五十三年。荆州隄工潰決時。欽奉諭旨。以民修工程。向無保固。是以承辦官員。侵漁草率。諸多不免。嗣後著定限保固十年。並令各省河隄等工。凡係緊要處所工程。在五百兩以上者。均一體報部。予以保固限

期復令將荆郡隄工。嗣後作何稽察保固之處。交大學士九卿等妥議。當經嵇璜等奏定。一律保固十年。如限內衝潰。即將承修之員參處著賠。通行在案。是從前欽奉諭旨及議定章程。極爲明晰。自當永遠遵行。今瑚圖禮摺內。輒將從前所定民隄例限。作爲專指官隄。又將隄工通例。作爲專指萬城隄一處。竟係有意朦混。且鍾祥潛江二處工程。俱係嘉慶七年所辦。彼時亦曾聲明保固十年。瑚圖禮前奏。不但請免著追。並欲此後永免保固。則承辦之員。尙復何所儆戒。勢必人人效尤。偷減工料。草率從事。明係爲屬員辦工取巧地步。大屬非是。瑚圖禮台斐音均著傳旨嚴行申飭。此事瑚圖禮係轉據布政使台斐音稟請具奏。台斐音著交部嚴加議處。瑚圖禮著交部議處。嗣後官督民修之隄工。保固十年。仍照舊例行。其鍾祥潛江二縣潰決隄工。旣在保固限內。仍著追賠歸款。至工部於此事。能詳細查出。據實參奏。尙屬留心。該堂司官。究係何人首先看出查辦。卽著據實奏聞。候朕酌量加恩。以示鼓勵。睿皇帝聖訓。

嘉慶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鐵保徐端額勒布奏。查乾隆元年。奉上諭。儀徵縣河道。爲通江達淮要津。向例大挑撈淺。商三民七分派捐輸。有名無實。無益於工程。有累於百姓。嗣後著將商民派捐之項。永行停止。如遇應濬之年。委員確估實力挑濬。所需工費。卽於運庫一半充公。項下動支。毋得虛冒草率。欽此。茲據江防同知詳稱。儀徵縣有五里閘河一道。上承淮水下達大江。爲鹽漕舟楫之要津。宜洩異漲之分路。中設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閘。外禦江潮。內洩淮水。亦關扼要。該河自乾隆三十一年興挑以來。閱今三十餘載。日漸淤墊。水不暢行。漕艘及鹽銅船隻。俱改由瓜洲口出入。冒險繞江。諸多未便。且於淮水盛漲時。少此一處分洩去路。上游不免停遏。其響水閘。亦係四十三年修理後。日久損壞。於潮沙往來。不能隨時。

啓閉於鹽漕河防。實有關礙。臣等當飭江寧布政使康基田、運使曾燠、勘估應需河工土方銀一萬九百六十四兩零。開工銀三千五百三十二兩六錢零。臣等查係必不可緩之工。飭司循例在運庫減半餘平項下。先支八分數銀。給發該同知具領興工。並飭江寧藩司康基田、會同兩淮鹽運使曾燠、就近督率核實辦理。儻有草率浮冒。詳請嚴參著賠。俟工完驗收。造冊送部請銷。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二年三月。奉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汪志伊奏。查勘隄工。目視各州縣境內。積年被水田畝未涸。請將湖北岸商匣費銀兩。作為防堵疏消之用。一摺。隄堦保衛田廬。關係緊要。今汪志伊目睹漢陽等州縣。均有未涸田畝。未築隄堦。並接據呈報。江陵縣一百餘堦。因萬城隄潰口。田畝盡沈水底。監利縣一百餘堦。情形相同。天門縣七十二堦。全數被淹。此外漢陽潛江荊門公安應城等州縣。民間連名具呈。或請堵塞開疏。或請減則豁糧。不下數十起。自應亟籌勘辦。以興水利而衛民田。其所請岸商匣費一項。作為修理之用。自係以公濟公。事屬可行。惟據稱該省岸商。向有督撫衙門匣費。每年銀十萬兩。因節奉諭旨。查禁後。歷任督撫。俱未敢收受等語。此項匣費銀兩。現存何處。覈計共有若干。現在修堦之費。實需若干。著汪志伊咨會額勒布查覈明確。會同妥議具奏。睿皇帝聖訓。

嘉慶十六年。議准江西豐城縣東岸湖土隄。原長八十三丈。因江中新長沙洲。水勢湍急。逼射隄身。情形危險。改建石工七十二丈。又揚家湖土隄。原長三十三丈。亦因江心新長沙洲。水勢湍急。同屬危險。亦全改建石工三十三丈。以資捍衛。大清會典事例。

正月十五日。奉上諭。據朱理奏。靖江縣江岸。近年被汛潮侵削。逐漸坍卸。現在南門外。自江邊至城根地

基僅存四十三丈。形勢緊迫。懇請估拋碎石。照依高寬出水做法。以禦潮汛。計估需工料銀十三萬六千餘兩等語。此時帑項未充。一切工作。俱經停止。百齡等當所深悉。吳璣現在江南查工。著卽會同百齡朱理。將靖江縣江岸坍卸處。所詳細履勘。公同商酌。果係目前不可刻緩之工。再行奏聞籌款修辦。如尙可緩。卽奏明停止。國家經費。實不能再贍及不急之務也。河渠志稿。

嘉慶二十三年七月。奉上諭。慶保奏。沔陽州境田積水。請借項修建閘座一摺。湖北沔陽州。低窪田畝。全賴隄垸保護。每遇伏秋盛漲。江水浸灌。境內無路疏消。茲據勘明。該州龍王廟地方。添建閘座引渠。可資宣洩。於農田大有裨益。著照所請。准其於該處建立石閘。挑挖引渠。以時啓閉。所有估需銀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兩零。加恩先於司庫商捐。隄河沙洋籌辦善後工程款內。借支給領。勒限完工。照例保固十年。所借銀兩。於工竣後分作五年。在於受益各垸業戶名下。按數攤徵歸款。睿皇帝聖訓。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江水工程一

四川成都府同知雍正六年議准分駐灌縣專司都江堰工。大清會典。

乾隆六年覆准石牛黑石二堰歸入都江堰修案內一併動項修理。大清會典。

湖廣武昌府江岸自嘉魚至會城下合漢流水漲則逼繞城址舊恃金沙洲障之後洲徙水泛橫流直衝江岸因甃以石長十餘里後圯明郡守張以謙修之自王會橋至閱兵樓長一千一百三十五丈高廣各四丈有奇凡用石十萬松椿一萬二千松片二千一百俱以鐵錮之鑄鐵犀四以鎮焉。

花隄在江夏縣平湖門內政和間江溢壞城知府陳邦光築以障水。

萬金隄在江夏縣西南長隄之外紹興間役大軍築之建壓江亭。

路隄在江夏縣南金沙洲至龍牀磯止雍正五年水決六年發帑修築。

部隄卽金口長隄在江夏縣自赤磯山至嘉魚縣下田寺止雍正五年水決六年發帑修築。

江夏縣隄防考略金口之有長隄自赤磯山至陶家馬頭凡四十里其間自鯉魚遷以西爲馬船港烏洲湖李老湖白楊港滾打洲名雖有五相距止三里土性直下盡屬淤泥隨築隨塌故議改築舊由赤磯山而南至雨灌山有橫隄今自雨灌山迤邐而西歷南廟山范家港至龍家溝過大青口之鎮江洋斜抵西北直接陶家馬頭中間橫距舊隄十五里長六十里因勢較舊隄稍曲故贏二千里夫舊隄本以防江水。

但江自嘉魚下田寺二十里過陶家馬頭至赤城磯四十里水爲隄限不得溢而南由赤磯十里至金口則內有長港潮流凡九十里而法泗洲以上則有斧頭黃塘西渠等湖及嘉蒲咸三縣諸湖並山澗悉由長港入江江水泛漲從此逆上隄之內外盡爲汪洋今經改築江水在舊隄北港水在新隄南不獨周遭四十里不受水患而隄亦得保固可省民力江邑舊有隄工二十二里每歲隄長四十人用夫二萬每夫七工統計夫工十四萬與工日攜糧露處辛苦可憫所費又至不貲今新隄旣成地勢高阜土性堅固每歲增修用夫不過十之一二

通江隄在嘉魚縣東北自龍潭山至惠山驛高丈許廣三之翼以柳

新隄在嘉魚縣北地勢卑下承上流若建瓴不數年溢爲瀦澤春水泛漲與蒲圻咸寧江夏三邑均受其患政和間知縣唐均集四邑之民築之乾道初知縣陳景去舊隄三百步因兩山距楊家潭上橫亘爲隄是名新隄

成公隄在嘉魚縣皇慶元年知縣成宣築上自馬鞍下至三角鋪捍護四邑明初水決屢築屢圯雍正五年水決與江夏咸寧蒲圻三縣分領帑銀修築

漢陽府後湖隄在漢口鎮鎮爲水陸要衝火烟數十萬家前江後湖漢水遶西北每夏秋水漲四面皆巨浸僅此一綫隄爲保障居人歲加修築終未完固水勢稍大輒虞泛溢

張大渡隄在漢陽縣蔡鎮康熙五十五年請帑建築中立石閘以時蓄洩雍正五年水泛決十餘丈復發帑修築

漢陽縣水利考略。郡城與武昌對峙。大江環抱東南。漢水合滛水。沔水。沌水。與大江會於郡北。漲則瀾漫。爲害。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卽古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新岸。曰襄陽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吳公隄。在漢川縣舊名和公隄。成化庚寅。御史吳琛築。一自縣東至甌山。長十五里。一自縣北和公城至劉家隔。長十五里。

漢川縣隄防考略。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天門。北至雲夢。正當漢江下流。故有長湖。橫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有城北南湖。魚湖。蓼湖。西江。水洪等垸。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沿。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嘉靖三十九年。漢水大溢。各垸隄俱潰。而竹筒河中塞五十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於鍾祥天門間。而劉家隔之估船。不得通於漢川。民亦病之。頻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舊河口地勢稍低。不便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中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直長二百丈。下口叫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餘。巡撫劉懋。奏請贖鍰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工。乘流上下。河勢大通。二月興工。三月告成。雍正五年。麻城等十二垸潰決。共九千六百丈有奇。奉旨發帑修築。

黃州府王公隄。在蘄水縣巴河鎮。正德中。知縣王伯築。自江沙抵鎮。長三十丈。廣四丈。高二丈。甃石。植以柳。

萬公隄在蘄水縣西南回風磯上。

武家穴隄在廣濟縣東九十里臨江。上自盤塘。下抵黃梅楊家穴。長一百九十里。歲時修築。以防江溢。雍正五年奉旨發帑修築。

安陸府隄防考略。江故道逼近郡治石城而下。嘉靖初年。徙新洪。遶浚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深。其故在豐樂。則舊有九龍灘。龍穴港。桐木嶺。金花。髮斗等湖。分洩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湖。池河。殷家等湖。注蓄後皆淤平。軍民官莊爭墾爲業。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上圯。固一郡水患之原也。屬邑大半濱江。而受害甚者。北岸則鍾祥。京山。天門之紅廟。南岸則荊門。潛江。沔陽之沙陽也。

漢江隄在鍾祥縣報恩寺南。長三十里。

鍾祥縣隄防考略。縣自石城而上。至豐樂驛。凡二百二十餘里。舊無隄。每水泛漲。西岸則漫至浚山岡。東岸則漫過池河等湖。薄長江而止。蓋以湖爲壑。以岡爲隄也。自石城而下。由蔡家橋灣。上下流漣。馬公湖。小河口。以達於南河。紆回三百餘里。土人總名之曰紅廟隄。最爲要害。然嘗考之。蔡家橋舊有口。通二聖道。入湖洩漢勢。又有流漣。金臺。二口。支河達赤馬野豬等湖。由青樹灣入金臺港。大分漢流。以故隄得無虞。後半堰塞。不可復疏。嘉靖二十八年以來。諸隄盡決。有司屢議不決。蓋由荊州右衛與天門京山三縣軍民雜處其間。互相推諉。而格議撓法者多耳。

漢江隄在京山縣南百餘里。

京山縣隄防考略。縣治依山爲城。其境土半係高阜。自古無水患。但下里有一面。逼近漢江北岸。上則接

連鍾祥及荊州右衛諸隄。下則有小河、南河、紫金潭、拖船埠頭等處。直抵天門界。地勢下濕。自嘉靖三十年來。鍾祥荊州右衛之隄。一決。遂衝入京山。抵船埠等六十餘處。連歲屢築屢決。迄無成功。蓋京山隄防。與鍾祥天門荊州右衛諸隄。相爲唇齒。一處不堅。勢難獨保也。今按京山縣王家營隄。京山鍾祥天門。漢川四屬。宣防所關。道光二年以後。屢有潰決。八年正月。發帑官修工竣。

高氏隄。在潛江縣西北五里。相傳五代時高季興築。自荊州綠麻山。至縣南泥埠澗止。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漢二水。

白溝隄。在潛江縣邊。臨漢江。成化六年。水決二十餘丈。八年。知縣江志修。

江汜隄。在潛江縣。長六百餘丈。身甚厚廣。車老埭隄。在潛江縣南。臨漢江。

長官隄。在沔陽州。荆南監利。至漢陽。長一百餘里。江隄在沔陽州。自龍澗、花墳、牛埠、竹林、西流、平放、水洪、茅埠、玉沙、凡九區。長萬丈餘。

漢隄。在沔陽州。自大小朱家岡、滄浪、南池。凡五區。長萬丈。

班隄。在荊州西北四十里。白湖村。雍正五年。潰決。南江大隄一十九口。共一千七百一十二丈五尺。總督傅敏捐米三千七百三十餘石。幫修。六年。奉旨發帑修築。

沔陽州隄防考略。舊州以富饒稱。蓋以地當江漢之間。最多湖渠。民便魚鮮之利。又因湖渚。環隄爲垸。而業耕其間。誠樂土也。自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荆南。築隄以障漢水。自荊門綠麻山至潛江。延亘一百二十

里。因名高氏隄。而江隄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名長官隄。沔民賴焉。迨明。隄防漸潰。至成化甲午。宏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後都御史秦金布政使周季鳳。以江水長決。監利之車木隄。漢水長決。潛江之班家隄。俱修之。其丈以千百計。然未能高堅。水至卽圯。嘉靖甲申。知州儲洵。疏陳隄防利害於朝。事下巡撫舉行。按察副使劉士元。復建議龍淵而下。分爲九區。於是龍淵。花墳。牛埠。竹林。西流。平放。水洪。茅埠。玉沙。瀕江者爲隄。總萬餘丈。大小朱家岡。滄浪。南池。瀕漢者爲隄。總幾萬丈。丙戌夏。漢水連溢。而沔賴以完。至庚寅。漢水決拖船埠。西湖水溢。沔之西北。遂爲巨浸。頃江隄自西流。窩直抄至沙隄。凡二萬六千二百餘丈。其決口數百處。故州民歲苦水患。

荊州府隄防考略。江水之患。全在荊州一郡。夾岸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隄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隄凡五萬四千餘丈。嘉靖庚申。洪水決隄。無慮數十處。而最爲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黃潭鎮。公安之瑤頭鋪。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諸隄衝塌深廣。最難爲力。每歲有司隨築隨決。迄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佑。議請修築。務期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隄甲法。每千丈。隄老一人。五百丈。隄長一人。百丈。隄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共隄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岸共隄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共隄長八十丈。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爲常。然荊州郡治濱江。郡西上六十里。有萬城隄。在當陽江陵之間。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郡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李家埠重隄。護之。二十九年。又決。此隄乃郡治之大要害也。後江陵縣專爲修築。始得無虞。

新開隄。在江陵縣東一百二十里。成化間修。後圯。正德間布政使周季鳳築。長四百五十丈。

黃潭隄。在江陵縣東南二十里。上當江流二百餘里之衝。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民爲魚鼈。誠要害也。

李家埠隄。在江陵縣西三十里。自萬城隄至鎮流砥六十里。當水勢之衝。宏治十三年隄決。淹溺甚衆。知府吳彥華修築堅厚。至今賴焉。諺云：水來打破李家隄。荊州便是養魚池。關係至重。

鎮流砥。在江陵縣東十五里。突出大江數十丈。捍激江水。聲如迅雷。蓋江勢東下。鎮砥於此。則水勢延緩。如黃潭之衝。少殺沙市之地可保。

江陵縣隄。考略縣沙市。正古江陵地。陵阜自荆門西北來。二百里臨江。正扼水衝。南有虎渡穴口。分流洞庭。北有章北、郝穴二口。殺流出漢口。而潭子湖、洪水淵、三湖等處。俱爲湖瀦蓄水地。故漢宋以前。無大水患。迄元以來。沙市高陵半圯。入江。章穴口復湮。嘉靖十一年。決萬城隄。水遶城西。決沙市之下隄。而南。二十一年後。又以浮議築塞郝穴口。諸湖瀦又多淺淤。三十九年。一連巨浸。各隄防蕩洗殆盡。四十五年。後有司稍稍修復。然不如古隄之堅矣。

大江隄。在公安縣東北。上接江陵。下抵石首。長一百里。雍正六年。奉旨發帑修築鄧家灣、陳家灣、東龍橋三隄。

公安縣隄。考略縣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一十里。地皆平曠。縣治舊在紫林衝。因避三穴橋水患。移至江臯。勢若原隴。宋端平三年。築隄防以禦水。有趙公隄。在縣東斗湖隄。在縣南油湖隄。在縣西北倉隄。在縣東北橫隄。在布政分司後。世傳爲五隄云。至元大德七年。竹林港隄大潰。自是隄不時決。迨

明修築沿江一帶隄。陞西北接江陵。上灌洋。東南接石首。新開隄。隄凡萬有二千五百餘丈。其間雷勝文灣、窰頭鋪、艾家堰、竹林寺、二聖寺、江池湖、狹隄、淵、沙隄、鋪、新淵、隄、郭家淵、施家淵諸隄。更爲要害。成化五年。決施家灣。宏治年間。決狹隄、淵。正德十一年。決郭家淵。嘉靖十一年。決江池湖。三十五年。決新淵。隄。三十九年。決沙隄、鋪。四十年。決淵、深隄。四十四年。決大湖、淵。及雷勝文灣。四十五年。傾洗竹林寺。隆慶元年。傾洗二聖寺。二年。決艾家堰。水患殆無虛歲。縣境內有軍湖、貴湖、紀湖、重湖、大金、洋溪諸湖。惟大金一湖。通虎渡支河。河漲湖溢。毛穗諸里軍民嘗苦之。黃金隄。在石首縣東五里。

楊林隄。在石首縣楊林口。長百丈。有奇。

百家隄。在石首縣北四十里。其地爲水所圯。百家合築此隄。雍正六年。奉旨發帑修築。浪砍石牌二處。又濬黃金橋。到口。

鄭家垸。在石首縣南三十里。元里民鄭淵率衆築此。以防洞庭水患。

石首縣隄。防考略。縣東西廣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一百里。俱夾江南北。而縣治一面濱江。勢復下濕。自元大德七年。決陳翁港隄。薩德彌實挽築。再黃金、白楊二隄。護之。不一歲。翁再決。趙通議開楊林、宋穴、調弦、小岳、四穴水勢。以殺之。迨明初。故道俱湮。隄防漸頽。嘉靖元年。決雙頭垸。三十四年。衝洗戴家垸。三十五年。決車公隄。四十五年。決藕池。頻年始修南岸。自公安沙隄。至調弦口。凡四千一百餘丈。北岸自江陵洪、水淵。至監利金果隄。凡十有餘丈。其間楊林、瓦子灣、藕池、袁家長。尤爲要害。黃師隄。在監利縣西四十里。濱大江。歲久湮頽。明正德十一年。修築。

新衝隄。在監利縣南五十里。濱大江。極爲險要。

把火隄。在監利縣北五里。雍正五年。奉旨發帑修築。楊馬頭隄等處。六年。復發銀修築楊林垵。永樂庵。大山坡下。張家等處。隄工。加修拖茅埠。低塌等隄四處。

監利縣隄防考略。縣東至沔陽。西至江陵。南至華容。北至潛江。周四百五十里。正江湖匯注之地。勢甚汗下。鄉民皆各自築垵以居。而縣治臨江。有一枝河流貫城中。歲苦水患。元大德間。趙通議開赤剝穴。江流以殺之。迨明初。此穴已湮。乃築大興。赤射。新興等二十餘垵。成化間。又修築黃師廟。龍潭。壘淵等一帶諸隄。嘉靖十八年。築塞十八灣河。又塞祝家壩。其壩隨決。四十四年。水決黃師廟。李家埠。何家壩。文家壩。金家湖諸隄。而大興垵亦大潰。嘗一修築。自龍窩嶺至白螺磯。凡二百餘里。近年江勢南嚙。水患漸消。

大隄。在松滋縣。自隄尾橋直抵虎渡。袤延八十餘里。雍正六年。奉旨發帑疏濬。太平。泰來兩垵。剝口。新築孟堰垵。月隄。

松滋縣隄防考略。縣地勢平衍。三峽之水。迸流至此。始得展蕩。勢若擺馬脫韁。隨性奔逸。最難防禦。而本縣又當公安石首諸縣之下流。江隄一決。正衝諸縣胸腹而下。其形勢尤爲要害。縣東五里有古隄。自隄首橋抵江陵之古牆鋪。長亘八十餘里。且舊有采穴一口。可洩水勢。宋元時故道湮塞。迨洪武二十八年。決後。時或間決。自嘉靖三十九年後。決無虛歲。下流諸縣甚苦之。較隄要害。惟余家潭之七里廟。河家洲。朝英口。古牆之曹珊口爲大。其餘五通廟。胡思堰。清水壩。馬黃岡等隄。凡十有九處。中多雅窩蟻穴。水易浸隄。

枝江縣隄防考略。江流至此地分派。如木之有枝。故以名縣。縣東至江陵。南至松滋。西北至宜都。周圍廣三百八里。縣治依高阜。向無隄防。惟縣東南有百里洲。袤延百里。南有蘆洲。澗洲。漢洲。澤洲。皆夾生大江之內者。自百里洲。楊林洲。賽磚灘。蔣斗灣。窰子口。至流店驛。復轉北。自董灘口。土臺。古城腦而下。至礮嘴灘。流店湖。又自礮嘴灘而南。轉至漸洋洲。觀音寺。直抵松滋米家埠。對岸皆有隄。其最要害者。莫過於石城腦。蔣斗灣二處。係通洲上流。一決則勢若建瓴。莫能捍禦。又洲內軍民雜處。互相規避。故隄工視他縣尤難。

二公隄。在夷陵洲東門外三里。當荆襄巴蜀之衝。旁有民田。成化二十二年。知州周肅築。行旅便之。襄陽府隄防考略。襄陽古有大隄。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爲襄樊患。最切要害。明初水流故道。不復爲災。故大隄漸塌。民多侵爲己業。而有司並無築隄慮。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郡治及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郡西老龍隄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郡治之患爲尤甚。副使金世龍。秦淦。徐學謨。先後條議。估修。踰二年。工成。

老龍隄。在襄陽縣西三里。卽大隄也。

大隄。在襄陽縣。漢江出大安軍山下。入漢江。水漲不免嚙城。舊有大隄。東臨漢江。西抵萬山。袤十餘里。防護之。今逐年加修。恃以無恐。

襄陽縣隄防考略。縣隄防今在襄樊二城間。蓋二城並峙。漢水中流。如峽口。且唐白河。從北來。橫截漢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爲患。按古大隄。西自萬川。經檀溪。土門。白龍池。東津渡。遶城北。老龍隄。復至萬山之

麓。周四十餘里。年久隄潰。而龍池東津一帶。又多浮沙。明初修截隄一道。自長門至土門。大半頽塌。嘉靖四十五年。老龍隄一決。餘皆洗盡。頻年並力修築。北自老龍隄至長門。皆沿城鑿石。高三丈許。南自萬山麓至土門。則仍古大隄。東南自土門至長門。則仍舊截隄。高二丈許。厚五丈許。樊城北舊有土隄。皆決。面江一帶。磚城盡潰。然樊城潰。則襄城無恙。其利害之輕重。又不可不審也。

宜城縣隄。防考略。縣東至襄陽。南至安陸。西至南漳。北至襄陽。祇一面距山。三面臨江。江之故道。遶龍鳳山而下。去城二十里。舊有使鳳龍潭二港。大江流灌入城濠。然未聞爲城患也。迨明嘉靖四十五年。江溢。直衝迎水洲而下。改徙鴉潼河新洪。通城五里許。又由使鳳龍潭二港。衝洗南北城樓。自此水漲。逕撼城隄。殆無虛歲。後議築使鳳龍潭二港。父老皆謂港口不塞。城隄終難保障也。

石隄。在光化縣。漢水東。宋李仲芳築。

鄖陽府隄。防考略。鄖陽郡西北控扼秦豫。東南接連荆襄。四面皆疊山峻嶺。屬邑皆依山爲城。獨郡治孤立於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郡治。而禦水又以城爲隄。自古無大決害。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九日。決東南門外土隄。城半傾塌。

吳公隄。在鄖縣東南。舊名捍江隄。明成化間。江漲隄圯。御史吳道光增修。高八尺。闊倍之。長三百餘丈。軍民永被其德。

長沙府陸公隄。在善化縣南十里。湘水東。明知縣陸南陽築。沙田隄。在湘陰縣南。長三千九百七十一丈。楊柳圍隄。在湘陰縣南。長一千三百五十丈。軍民圍隄。在湘陰縣西南。長一千七百四十丈。荆

塘圍隄。在湘陰縣西南。長五千三百四十四丈。東莊圍隄。在湘陰縣。計二十二里。右塘圍隄。長三千七百三十七丈。塞梓圍隄。長四千二百五十丈。金盤圍隄。長三千三百四十五丈。彎斗圍隄。長一千三百九十丈。韓灣圍隄。長五千八百四丈。自古塘圍以下。俱在湘陰縣西。金家圍隄。在湘陰縣北。長二千三百九十六丈。莊家圍隄。長一千一百四十丈。黃公坵隄。長一千二十丈。魯家坵隄。長一千五百丈。買馬坵隄。長一千二百二丈五尺。葡萄坵隄。長一千五百四十九丈。自莊家圍以下。俱在湘陰縣北。以上湘陰縣境內圍坵諸隄。雍正六年奉旨發帑修築。

湘陰縣隄防考略。湘邑居洞庭之濱。地勢最卑。其東北一帶。近水悉巨浸也。而縣治之西曰淮西。其水勢更甚。今其地生聚日繁。土田日廣。防遏不可不豫。而圍因以設焉。分觀其勢。各有隄。統計其數。則十有六。南則沙田圍。逼近江。與楊柳相間。中隔樟湖嶺。由是而軍民。荆塘。金盤。灣斗。韓灣等圍。坵隄。雖間設。各有隄限。而東莊一圍。則居軍民之東。古塘。塞梓二圍。又居韓灣灣斗等圍之西北。湘水。沅水。匯流。自西入。長沙。遶東而下。至湘陰。是南水也。南水泛水自外入。沙田一圍之東。實當首險。從此水由支港。擁入。楊柳。軍民等隄之近東南者。皆受頂衝。而東莊向南稍平。餘實三面被激焉。資水。沅水出而與湘水合。達於洞庭。是西水也。西水泛水自內出。兼之西南夾湧。洪波濁浪。紆回灌激。在沙田一圍之內。首爲出水之頂衝。次及於楊柳圍。更次及於軍民。荆塘各圍之近西北等隄。而古塘。塞梓二圍。界連沅邑。爲坵水之頂衝焉。北則有金家坵。西北又有莊家圍。暨黃公。魯家。買馬。葡萄等坵。濱臨大湖。地益曠。而土益鬆。其水自西而內出。自南而外入者。悉於是乎會歸。而湖浪遂於是迎衝。一經水漲。其勢瀾漫。隄臞衝潰。頃刻灌滿。蓋

統計各園之險處。共有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八丈。至各園境內出水積水之區。或則有港。或則有塘。或則請建有閘。或則疏通有溝。向係民力歲修。港則設之混口。塘則立有引溝。閘則因時啓閉。以資蓄洩。以資灌溉。似可無煩疏濬者也。大境隄。小境隄。在益陽縣千家洲。長湖境隄。長二千四百八十九丈。沿河境隄。長二千一百三十二丈。兩隄俱在益陽縣東。合興境隄。長四千五百二丈五尺。中洲境隄。長九百一丈。兩隄俱在益陽縣東北。長灘境隄。長一千一百丈。河皮境隄。長二千四百七十六丈。曹埠境隄。長五千五十二丈。宋家境隄。長九百丈。上火田境隄。長二千八百九十丈。中火田境隄。長一千八百四十一丈。下火田境隄。長二千二十八丈。自長灘以下。俱在益陽縣東。以上益陽境內各境隄。雍正六年奉旨發帑修築。

益陽縣隄防考略。縣在府治西北二百里。西界安化。南寧鄉。西龍陽。東北沅江。東南連湘陰水田。濱江。自寶慶發源桃花江。合流湍行。直下數百餘里。至縣前龜臺山而分派。大境濱江。一爲千家洲大境。一爲長洲小境。又北。小河分汜。經石梁橋。沿河境二處。會入大河。石梁橋地稍高。自趙家園至尹家山止。爲沿河境。皆明萬歷時舊址。又北。自甘溪河分汜。入沅江。自泥湖入大河。直下。經沙頭塘之西北。爲合興境。中洲境。又東南。抵沅沙毛角塘分汜。入麻子河。沅江界。一由沅江瓦石磯塘。出大麻子河。湘陰界。一入小河。益陽塘。此益陽東北之水也。自龜臺山而東。爲支河。經長灘境。至河皮境。繞千家洲西南。復會沙頭塘。而歸大河。一楓林河分汜。經瀾溪寺。直行抵添新橋河。支流旋轉。鳳凰湖。回繞火田三境旁。及宋家境。曹埠境。入盧家江。匯於瀾泥湖分汜。上入溪口。下經龍打窖塘。而歸於湘陰。蓋益陽分上中下三鄉。自縣北而東。

爲六鄉。上承濱沉之水。下連洞庭西汊。左抵長沙大江。一當湖水泛漲。加以南水之瀾漫。上之來者。滯而少去。下之積者。壅而上行。近江濱湖之地。常不免於淹浸。有備無患。唯在督理業戶。使之依時培修隄境而已。

岳州府隄防考略。郡志。城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撼城。勢甚可慮。宋郡守滕宗諒。築偃虹隄。障之。屬邑惟平江居萬山中。水患尙少。臨湘半倚山城。雖可捍禦。然西北俱濱江。水口又多。勢難築隄。巴陵隄防。祇在江北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垸之隄。最爲要害。

舵桿洲石臺。在洞庭湖中。雍正九年。世宗憲皇帝。軫念四方行旅。及楚省居民。經九江五嶺之險者。東湖尙有洲岸可泊。西則渺漫無際。風鼓浪作。每至不測。特旨頒發帑金二十萬金。建造石臺。袤延九十六丈。高六丈。地廣三十丈。頂二十丈。狀如弓背。或浪至易分。南爲偃月隄。灣深可泊。凡往來舟楫。遇水漲風驟。栖宿臺南。從此有衽席之安。無漂淪之患。今按洞庭湖分東西兩湖。舵桿州居西湖湖心。有洲之名。而無沙渚。距湖岸四至輒一二百里。或昏夜或暴風。一望汪洋。無可栖泊。估客舟人。至此膽裂。先是雍正八年。湖廣督臣邁柱。湖南撫臣趙宏恩。議從水底施工。建築臺座。以便行舟。計需二十萬金。請撥每年商捐銀兩。或仿營田之例。開捐應用。乃特頒恩諭。發帑鳩工。法天之仁。平地之憾。萬古允賴矣。

偃虹隄。在巴陵縣西。宋滕宗諒築。

永濟隄。在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成化十九年。知府李鏡築。號李公隄。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爲平。高者七八尺。隄成名曰永濟。旁植柳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於華容之層山。爲橋二。可容舟。復倣規運河。勢

石爲闌於二橋之北廣五尺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大學士李東陽爲記國朝順治六年知縣王篤慶捐修康熙十年知縣李价五十二年知縣王國英重修

南津隄在巴陵縣南十五里洞庭之側宏治間知府張金築

白荆隄在巴陵縣東十五里一名柴荆築於宋明成化四年知府吳節增之嘉靖十年知府蕭勉重修四十年邑人方純增築

陽江村隄在巴陵縣與監利縣接壤前明額隄止二百五十丈國朝順治十二年加修七百六十丈零竹莊何家墻瓦子灣魯家埠四處共一千一十二丈六尺康熙五十五年奉旨發帑銀二千六百兩知縣王國英督工五閱月始成竹莊隄長二百三十丈何家墻隄長三百丈瓦子灣隄長九十八丈魯家埠隄長三百八十四丈六尺以上巴陵縣境內諸隄雍正六年奉旨發帑修築高厚倍前

巴陵縣隄防考略巴陵縣正當洞庭湖沿匯之地有白石等湖又有南泮乾沙等港湖水一泛半沒田廬然東南諸里尙倚山阜其最要者江南則有永濟隄江北則有江村隄

趙公隄在臨湘縣東南五里西北倚山東南臨湖高下不平難以瀦水自南而東皆窪澤元泰定間知縣趙憲築隄以防水至今賴之黃封隄在華容縣河之濱宋知縣黃照築楊柳隄在放生池側官隄隄在城西長六千一百八十弓蔡家垵隄在城西四里長三千三百二十三弓黃蓬蔣垵隄在城南三里長五千三百七十三弓張家垵隄在城南三里長一千四十三弓朱家垵隄在城東三里長一千二百三十八弓兔湖垵隄在城東十五里長一千九百二十五弓蔡田南北垵隄北離城東五里

南十五里長三千四百六十一弓。濤湖堽隄在城東北一十五里長一千六百九十二弓。凌溪堽隄在城東北一十七里長六百三十四弓。張家堽隄在城東北一十九里長一千三百五十弓。伍家堽隄在城東北二十五里長四百二十六弓。安息堽隄在城北二十五里長三千九弓。東坡堽隄在城東北三十五里長二千九百一十二弓。黃家堽隄在城東北三十三里長一千八百六十一弓。江黃堽隄在城東北三十三里長七千七百三十二弓。馬家堽隄在城東北三十四里長一千七百九十五弓。錢家堽隄在城東北三十五里長一千二百七十六弓。劉城堽隄在城東北三十五里長五千六百四十三弓。吳小堽隄在城北三十七里長一千四百三十弓。胡家小路堽隄在城北三十七里長二千一百三十三弓。楊李堽隄在城西北四十里長三千一百九十七弓。南北堽隄在城西北四十五里長一千四百三十弓。桃樹堽隄在城東北三十五里長二千七十弓。黃湖堽隄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長一千八百七十二弓。永固堽隄在城東北三十八里長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弓。嚴肖堽隄在城東北三十八里長一千八百八十四弓。林家堽隄在城北三十七里長三千三百一十五弓。乙酉堽隄在城北六十五里長七百三十四弓。蔡劉堽隄在城北六十五里長一千一百四十弓。合工堽隄在城北六十里長六千六百八弓。周小堽隄在城北六十里長九百八十二弓。以上華容境內各堽隄雍正六年奉旨發帑修築高厚倍前。

華容縣隄防考略縣城北臨川江南連洞庭中有斗子澌澌等湖南北水漲殆無遺工非累土爲堽則民不能以旦夕安也明正統間知縣楊鏗請於朝遣工部員外郎王士華湖廣布政使憲賢相便宜築隄四

十有八。其最要害者。惟官垵、濤湖、安津、蔡田、四垵。周四十餘里。本縣錢糧。半出其內。一罅之漏。千家坐斃。隄防之功。不可緩也。以上湖廣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江水工程二

湖廣常德府隄防考略。郡治與龍陽沅江二縣。地皆濱江。歷來歲遭水害。南齊永明十六年。沅江諸水暴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沈如常。砌二石櫃。以殺水勢。得保城垣。元延祐六年。郡哈喇哈喇。即哈赤。元人言官也。於府學前。又砌石櫃一座。高二丈餘。益加保固。明嘉靖元年。大水決隄。十二年。江漲。幾欲衝城。隆慶五年。萬歷三十六年。屢遭淹沒。頻年修築。民始安居。長江隄。在武陵縣東二十里。小汛洲隄。在龍陽縣西二十五里。內有塘潛二座。大汛洲隄。在龍陽縣西四十里。周圍一千八百六十餘丈。內有潛四座。大圍隄。在龍陽縣北。周三萬五千八百餘丈。計一百二十里。上接沅。辰諸溪澗水。下濱洞庭大湖。舊有水潛七座。以洩積聚之流。康熙四十八年。令地方官專管。雍正六年。奉旨發帑修築。

九江隄防考略。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无辰。發西澧資。湘九水會合。匯爲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縣志攷之。辰常衡永支河。會流於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湘澧而已。沅發自群舸。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澗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廣西。與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爲二派。一爲灘水。一爲湘水。至永州瀟水會焉。至衡州。蒸水會焉。過長沙府之南。澧發自武陵。古充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无辰。發西資。共合流而匯爲洞庭。以爲之壑。故衡寶永

辰沅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澧值江湖之會合。長沙之益陽。湘陰。上接資湘。下濱洞庭。故歲遭浸溺。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修築隄防考略。近年深山窮谷。石陵沙阜。莫不芟闢耕耨。然地脈既疎。則沙礫易圯。故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而江身之淺澀。諸湖之湮平。職此故也。欲盡心力以捍民患。惟修築隄防一事耳。故備考古今。可經久而通行者。蓋有十焉。一曰審水勢。東洗者必西淤。下澀者必上湧。築隄者審其勢而爲之址。最難禦者。莫如直衝之勢。議者退爲曲防。故荊州虎渡穴口之隄。先年愈退。決而後直逼江口。以遏水衝。乃得無恙。他如順注之傾涯。則隄勢宜迂。急湍之回沙。則隄勢宜峻。二曰審土宜。一遇缺口。必掘浮沙。見根土。乃築隄基。其所加挽者。必用黃白壤。三曰挽月隄。洗在東崖。則沙回而西淤。在南勝。則波澁而北塞。故往往古隄。反抱江流者。爲水所嚙。卽臨仰涯之上。勢甚孤懸。必先勘要害之地。而豫築重護之隄。四曰塞穴隙。獮屬螻蟻窠穴。秋冬水涸。徧察孔端。極探其原。而爲之防。五曰堅杵築。木杵不如石楞。石楞不如牛礮。六曰捲土壩。塞決口。護城隄之法。埽以荏葦爲衣。以楊柳枝爲筋。以黃壤爲心。以穀草爲縛。纏因決口之淺深。水勢之緩急。而爲長短大小者也。若隄防初成。土尙未實。必以楊柳枝爲埽。橫棲於隄外。則可以禦波濤。而隄無恙。七曰植楊柳。八曰培草鱗。九曰用石甃。當衝決之要處。若非石隄。必不能回水怒。而障狂瀾。十曰立排椿。將大木長丈餘。密排植於隄之左右。聯以縛。纏結以竹葦。則風浪先及排椿。而隄可恃。以不傷也。

守護隄防考略。決隄之故有三。有甚堅厚。而立勢稍低。漫水一寸。卽流開水道而決者。有隄形頗峻。而橫

勢稍薄。湧水撼激。卽衝開水門而決者。有隄雖高厚。而中勢不堅。浪水漸透。卽平穿水隙而決者。要皆修築既疎。而防守復怠。坐致此患耳。故隄範護守之計。條議有四。一曰立隄甲。每千丈築一隄。老五百丈。築一隄。長百丈。築一隄。甲凡隄夫十人。一應隄防事宜。官守之。而有垵處所。亦設有垵長垵夫。其法與隄甲同人。不論軍屯官莊。凡受利者。各自分隄若干丈。二曰豁重役。凡隄老隄長隄甲及垵長垵甲。人役各用其身。卽與豁除別差。則彼得一意於隄防。三曰置鋪舍。查照漕河事例。於隄上。餞置鋪舍三間。令隄長人役守之。則往來棲止。不患無所。而防護事宜。亦庶幾不致妨誤矣。四曰嚴禁令。凡有奸徒盜決。故決江漢隄防者。卽照依河南山東事例。發遣揭示通衢。以警儉俗。以上湖廣通志。

江西南昌府章江隄。在府城西章江門上下。宋仁宗時。趙概知洪州。始作石隄二百丈。以障其衝。歷久崩壞。明成化間。巡視大理卿夏時正。因江水齧岸。迫於事勢。捐官銀伐石修砌未完。宏治十二年。知府祝瀚續成之。北起龍興觀。南至南浦橋。

周公隄。在府城北德勝門外。明嘉靖四十二年。巡撫周相。因江水衝沒民居。括所屬鍍金。伐石整岸。

譙隄。在府城南茅園楓樹。當章貢盱汝之衝。明嘉靖間。知府譙夢龍築。以上江西通志。

乾隆五年。江西豐邑沿江一帶。土石各隄險要。令南昌府同知。於伏秋汛發時。卽赴豐城防護隄工。皇朝通志。

瑞州府錦江橋隄。明正德七年。知府鄺璠。推官汪濬。於兩岸建石隄。凡二千七百七十六丈。有奇。

饒州府鄱陽東湖隄。唐建中元年。刺史李復築。以捍江水。百姓戴其德。因名邵父隄。歲久隄圯。明嘉靖三

年兵備道范輅。檄知縣徐俊民築石隄三十里。易名范公隄。

九江府封郭洲隄。在江北綿亘三十餘里。以上江西通志。

雍正六年。覆准江西九江府同知給江防衛。並令管理津渡事務。大清會典。

贛州府春口壩。在興國縣南二里許。南江至此稍東折。乃遂西逝。故培壩西北。以成東南匯瀦之勢。江西

通志。

望江縣方公隄。在縣南門外。長三里。明天啓中。知縣方懋德築。無爲州新壩。在州南。舊時江流東注。至

鮑魚口。地勢最下。順治中。築四壩而屢圯。民田沈江者四十餘里。康熙八年。知州顏堯揆築新壩八百八

十丈。後大水破諸壩。而境內圩田。以新壩得免。今名顏公壩。神塘隄。在州南四十里。明萬歷九年築。今

按以上北岸。東流縣柳隄。在縣西南門外。明知縣蕭珮築。亘二百六十丈。西北達江口。銅陵縣百家

墩壩。在縣北十五里。壩內通江村等圩之水。外接大江。都埂自百家墩至騰脂夾。計八十餘里。明萬歷

間。知縣徐一科築。又名徐公隄。丁家洲壩。在丁家洲河口。都埂周其外。水高於圩數尺。不能潰入。仁豐

諸圩賴之。老龍墩壩。在縣南門外。繁昌縣馬家壩。在縣北十五里。今按以上南岸。安徽通志。

江南江寧府。明正統六年。修築南京江岸。英宗實錄。先是南京江岸累決。命工部侍郎吳政等修築。政等

有水深未便工。請於農隙時疏江中沙洲。以殺水勢。然後用功。至是與役請工。命守備豐城侯李賢等

同吳政提督。仍戒侵擾。

大勝關隄。在南京浦子口。明正統七年七月築。英宗實錄。先是江中有洲。激水橫流。決隄。豐城侯李賢請

鑿洲引水直流。則隄可固。上可之。會詔蠲天下力役。遂不果鑿。止令築隄。通江橋一帶江岸。明正統二年修。

和州銅城閘。明永樂元年修築。上接巢湖。下接揚子江。圩岸七十餘處。爲江潮衝決者。無爲州周興等鄉。及鷹揚鄉。烏江屯。緣江圩岸。明永樂三年修。

鎮江府。宋政和六年設。以旁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濬治。

揚州府江都縣。河東邊江圩岸。明永樂元年修。

泰興縣。攔江隄岸。明永樂七年。遣官相度修築。爲風濤衝激。淪入於江者。三千九百餘丈。又復大港北。自縣河南出大江。淤塞者四千五百餘丈。

泰興縣沿江圩岸。明永樂二年修築。太宗實錄。泰興縣言。沿江圩岸。東至新河。西盡丹陽界。長六千六百五十丈。高一丈五尺。頃被江水衝決。爲民患。請發民丁修築。從之。

泰興縣西南江堰。明成化十八年。揚州府同知李紱。率知縣蔡暹。築自保全鄉。至廟灣港。長一萬六千九百二十五丈。廣三丈五尺。高一丈。

泰興縣增築江堰。明嘉靖十二年。知縣朱箴增築。自廟灣港至過船港。長七千六百三十丈。

儀徵河壩。明洪熙元年浚。是後定制。儀徵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

儀徵縣增建二閘。明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徵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潮啓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

響水攔潮二閘在儀徵縣江口。康熙二十九年修砌。

廣惠通惠二閘在江都縣。康熙五十三年重修。江防廳冊自石人頭迤南至瓜洲江口頭閘曰廣惠，四閘曰通惠。

花園港息浪庵石工。康熙五十五年，總河趙世顯會同漕督疏請建築。奉旨著江南督撫、總河、總漕詳議奏聞。會議修築挑浚之處，一切丈尺工程，並設文武汛官河兵駐工，每年入歲搶修案內。息浪庵前護城隄岸埽工長二百七丈。花園港至三官殿止，四閘下劉家涵洞護灘隄長一百八十丈。花園港埽工長四百丈。瓜洲城自北水關至西城角下首護城石工長三百一丈。繞城河間段開挑寬深長一千三十一丈。俱康熙五十三年建築。花園港越隄埽工長五百二十丈，以作重門保障。瓜洲西門城西月河長三百丈。俱康熙五十七年挑築。瓜洲正人洲引河二道。康熙五十八年開挑，第一道長五百五丈，第二道長五百二丈。儀徵江口通濟羅泗二閘。康熙五十八年重修。花園港西邱家巷挑水壩二座，并雁翅包灘裏餞工。康熙六十一年，署總河陳鵬年題請建築，共長一百八十五丈。又建築舊四閘。西龍王廟護埽工長一百十八丈。瓜洲胡家嘴東岸護口埽工。雍正二年，河督齊蘇勒請建長一百十八丈。又建唐家莊東水草壩一座，兩岸各長二十丈。瓜洲越河自青蓮庵起，尤家碾止，長三百六十七丈。雍正八年，河督孔毓珣請挑，并於越河頭建築束水壩一座。瓜洲正人洲挑引河長六百四十

一丈。五公灘開挑支河。長三百六丈。夾江內建築貼心壩一座。長一百五十丈五尺。兩首接築欄水土壩。長二百五十八丈。俱雍正九年河督稽曾筠疏請挑築。以上江南通志。

瓜洲閘河。在揚州府城南四十里。康熙五十四年。因江流北徙。將廣惠閘堵閉。另浚繞城河通漕。後因花園港坍卸。繞城河運口。難以行漕。雍正六年。閉繞城河。仍開閘河。今則繞城河復開。江都縣志。

芒稻河歸江各路開壩。高寶諸湖之水。歸入運河。邵伯以上。向從高郵。車邏。南關。五里各壩。分注下河入海。邵伯以下。向從金灣。三開。及鳳凰壁虎橋灣頭閘。各路分注。由芒稻河入江。查運河入江。較入海之路。甚爲近捷。而運河之水。高於江面。通流順勢。消退亦速。若從鹽興等縣入海。路旣遼遠。又沿海地面。昂於內地。所有通海河港。多被沙淤。即使疏浚極深。亦恐潮水內灌。且興鹽一帶。形如釜底。運河水稍大。必先淹過內地。然後歸海。是入海不如入江之便。形勢顯然。康熙三十八年。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諭旨將湖水俱由芒稻河。入字河引出歸江。如有淺處。俱令挑深。乾隆七年。臣高斌面奉皇上聖訓。將邵伯以下入江之路。酌量加增。詳勘會奏。於金灣滾壩下。東西灣地方。添建滾水壩二座。並挑引河。復將仙女廟金灣對過之越河。及通江之石羊溝。董家溝俱行增挑。其原有金灣壩下。并鳳凰橋引河。及通江之廖家溝。秦家港。白塔河。百汶港各河道。大加疏浚。并於各河頭分別建立開壩。每年視水勢之大小。相機啓閉。以資宣洩。臣等謹按運河入江之路。本爲便捷。今河道又經加增。則高寶湖水。自足以資分洩。其邵伯迤上。高郵各壩。非遇異常泛漲。無庸輕啓。臣等現在遵守辦理。高寶運河東隄以下。與興。鹽。秦。阜一帶。民田俱得豐收。而湖河入江。分洩利便。並無阻滯之虞。謹備陳原委。繪圖貼說。伏祈皇上訓示。南河成案。乾隆

十五年，河臣高晉進呈河工圖說二十條之十三。

瓜洲江工。大江源出岷山，南流經四川松潘衛，歷夔州府，出三峽，至漢陽大別，與漢水合流，經江西九江府入江南，至瓜洲江口，又東至通州入於海。先是沿江本無工程，康熙三十二年，前河臣于成龍題請將瓜洲儀徵河道交江防同知管理。五十五年，奉聖祖仁皇帝諭旨：江流日漸北徙，衝刷瓜洲城垣，必致危險，事關民生，若不豫爲籌畫，修防保護，斷乎不可。著江南督撫察勘詳論，一面動帑修築，一面奏聞欽此。經河臣趙世顯等題請於息浪庵前建築護城隄埽工程，又花園港等處建築埽壩各工。歷年歲搶修防，至雍正五、六年後，江溜北趨，直逼瓜洲江岸，遂漸塌卸，逼近城垣，甚屬危險。前河臣嵇曾筠於瓜洲沿江拋填碎石，增修埽工，共長三百三十六丈五尺，保固江岸，始獲平穩。其揚州迤下十里爲三汊河，一通瓜洲，一通儀徵，故名三汊。自三汊河至儀徵沙漫洲江口，共五十五里，專資鹽運，并江西湖廣、安徽等省漕船由此入運。江潮吞吐靡常，易於淤淺，建設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閘，隨時啓閉，以資鹽漕運。行臣等謹查瓜洲江面寬闊，江潮洶湧，兼之風浪澎湃，一經塌卸，衝刷最深，椿埽一時難以施工，惟在未做埽工以前，先用碎石拋擲，填平其底，既做埽工以後，復以碎石護其根基，則雖有風潮，不致輕易掣動崖岸，方能保固城垣，可以無虞。謹將瓜洲江工原委繪圖貼說，伏乞皇上睿鑒訓示。河工圖說二十條之十四。

京口江工。鎮江府京口爲江浙兩省糧船由運入江之要道，東西諸山環繞，連崗高阜，惟京口臨江一面，地勢平衍，民居稠密，向有談家洲以爲外護。雍正十一年間，江溜刷去談家洲，直逼京口，坍塌崖岸，街道民房，俱有傷損，關係緊要。前河臣嵇曾筠於雍正十三年奏明照瓜洲之式，拋填碎石，下埽保護，得以

平穩。現在埽工長一千一百一十八丈。臣等敬謹修防，不敢疎忽。謹將原委繪圖貼說，伏乞皇上訓示。河工圖說二十條之十五。

鎮江府京口，河身正閘，張官渡閘、凌口閘、呂城閘、通江小閘、丹徒橫閘、越河閘。雍正二年，江寧巡撫何天培題請修建。鎮江府志。

新河，乾隆四十七年開。自上元縣棲霞碾駝場起，由句容縣龍潭至丹徒縣師古灘止。四十九年南巡，賜名便民港。丹徒縣志。

常州府靖江縣，在揚子江中，舊爲土城。明正德元年，知縣周奇健加築。江水自東關入，東西橫貫城中。常州府志。

通州任公隄，在州城西五里。宋寶元中，江濤爲患，通判任建中築，長二十里，高丈餘。以障江潮。通州志。

江防廳江防工程，上自揚糧廳屬甘泉汛灣頭閘南起，至瓜洲江工止，河長一萬三百四十四丈。兩岸無隄，亦無甃石工程。又自三汊河迤西，至沙漫洲大江口止，河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丈。兩岸並無工程。計七十二里。爲汛一曰江防汛，乾隆五十五年，裁汰水利通判，以其事歸江防廳營管理。爲汛一曰京口汛，江防廳本隸淮揚道。嘉慶七年，奏明與揚糧廳改隸常鎮道。江都縣縣丞分管汛地。自揚糧廳屬甘泉汛界灣頭閘南起，至三汊河迤西，石人頭鎮儀徵縣界止，河長七千七百四十丈。計四十三里。東岸絳道，自五臺山起，至揚子橋止。從前概修板工。雍正八年起，逐漸改易埽工。現在每歲搶修埽，長二千一百餘丈。沙壩石閘一座。宋季建，乾隆五年修。金門寬一丈六尺，高一丈四尺。閘下河長四千五百五十丈。每

年大汛啓放。減洩漲水。由沙河港入江。今按揚州府志載。河在城東十里。宋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維岳。開沙河四十里。創二陡門於西河。以蓄洩水利。自運河通。揚子江陡門舊基猶存。揚子橋石閘一座。明季建。乾隆五年修。金門寬一丈。高一丈二尺。閘下河長二千二百三丈。每年大汛啓放漲水。至深港入江。今按揚州府志載。雍正志言。揚子橋。卽古揚子津。在府城南十五里。漕河至此分二道入江。瓜洲司巡檢。今按揚州府志載。潤州大江。本與揚子橋爲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渚。又言瓜洲江濱。昔爲瓜洲村。揚子江之沙積也。漸長如瓜子。故名。接連揚子江口。唐開元以後。漸爲南北咽喉之地。分管運河。上自三汊河。今按揚州府志。在城西南十五里。江都儀徵瓜洲。至此水分三支。故名。起至瓜洲花園港一帶。江口止。河長八千三百七十餘丈。乃運河達江正派。計二十四里。今按揚州府志。與地紀勝云。揚子鎮以南至江之運河。昔名伊婁河。隋以前。揚子鎮尙臨江。至唐。江濱積沙。至二十五里。開元間。潤州刺史齊澣奏開此河。通運道。管江工堡夫二十名。閘夫十二名。瓜洲閘河。由瓜洲通惠廣惠二閘至江口。康熙五十四年。因江流北徙。將廣惠閘堵閉。另浚遶城河通漕。後因花園港坍卸。遶城河運口難以行漕。雍正六年。閉遶城河。仍開閘河。船由舊閘行走。乾隆十一年。將廣惠閘堵閉。仍開由閘上之青蓮庵舊越河行走。原設閘官一員。二十一年。移駐丹徒縣。專管橫越二閘。裁存閘夫十二名。交瓜洲巡檢董率。揚州府志。今按。瓜洲行水金鑑載。有通惠廣惠二閘。今府志止。敘有堵閉廣惠閘。其通惠閘。或坍或拆。未載。查該閘坐落花園港。江風山月亭之側。康熙五十四年。江流北徙。坍場入江。瓜洲越河。在廣惠閘之上。雍正八年。因閘河水無關蓄。自青蓮庵起。至尤家磯止。開越河一道。長三百六十七丈。九年。於瓜洲西南正人洲。另開引河。

一道長六百四十一丈五公。離開支河長三百六丈。夾江內築貼心壩一道。長一百五十五丈五尺。又南北兩頭接築攔水土壩。

瓜洲臨江工程。息浪庵前埽工。長二百七丈。彌勒殿自西山轉角起。至馬頭東轉角止。長十二丈。又馬頭東轉角石壩。長五丈。大觀樓起。至息浪菴西山止。沿江築隄。長一百五丈。息浪庵東山石馬頭下首起。至東隄上首止。沿江築護城隄。長八十五丈。花園港三官殿後起。至四閘下劉家涵洞止。護灘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瓜洲城自北水關起。至西北城轉角下首止。石工長一百三丈。渡軍橋起。至北水關止。河長二百二十六丈。北水關起。至埽工迤南止。河長三百二十五丈。埽工南頭起。至南關壩止。河長二百四十丈。南關壩起。至基石橋止。河長二百四十丈。花園港埽工。長五百三十丈。瓜洲西門城西越河一道。長二百丈。正人洲引河二道。一長五百五丈。一長五百二十丈。花園港西邱家港挑水壩二座。雁翅包灘裏。共長一百八十五丈。舊四閘。西龍王廟護埽工。長一百三十八丈。皆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節次濬築。以上揚州府志。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江水長至一丈五尺八寸。瓜洲回瀾壩。江灘圩陷入江九十餘丈。水深四五丈。至六七丈。與護城隄相連。距瓜洲城至十一二丈。及三四丈。原有之護崖埽。坍塌成坑。難以施工。總河高晉請就灘築埽。簽椿壓實。並築子堰。又於埽外拋填碎石。三十年春。聖駕南巡。親臨閱視。三十二年春。諭總河高晉。將瓜洲邇年潮汛隄工。及現在護埽長落情形。確查覆奏。高晉奏。自二十九年搶護平穩後。三十年春。鑿輅巡幸。欽承聖訓。每年霜降後。將殘缺舊埽勘估。次年桃汛前修竣。兩年以來。尚未長有沙灘。三十

五年欽承諭旨以江水東坍西漲非人力所能強禦設或浸至城根不若將南面城垣稍收向內四十年六月查子港接連回瀾壩殷家莊江工場卸入江越長一百十四丈直長五十九丈裏寬七十一丈將瓜洲城西隅坍塌入江直長四十一丈難以修復大學士總督高晉總河李奉翰奏准讓進補還城垣一段長九十丈其塌卸兜灣之處補鑲柴工以作絳道外護碎石五十七年回瀾壩迤下埽工坍塌入江長一百十四丈越長一百三十六丈入裏寬一百三丈瓜洲舊城場卸入江長十四丈總督書麟總河蘭第錫奏准讓進六十丈補還土城長七十丈又於工尾及小南門外灘嘴用料裏護靠崖修築絳道一律拋護碎石現在每年歲搶修青蓮庵東西兩岸束水埽工運口東西兩岸埽工查子港及回瀾壩並迤下裏頭埽工以上共工長七百餘丈儀徵縣丞分管汛地自三汊河下石人頭鎮起至響水閘止河長七千二百丈計四十里兩岸無隄亦無洩水閘座間有民建木涵洞灌漑民田不通大江水道儀徵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閘建於前明成化十年康熙四十九年重修閘河上接儀徵縣丞所管河尾起至江口止河長六百九十丈額設四閘閘夫一百二十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錢在藩庫請領三岔河至儀徵江口昔爲大江上游空重漕船要津乾隆四十年後河漸淺澀漕船皆由瓜洲進口此河爲淮南鹽船經由之道凡浚河修閘錢糧皆動運庫響水石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四尺底寬二丈二尺高一丈七尺四寸計石十六層雍正十三年重建乾隆四十二年復修嘉慶十一年補修通濟石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四尺底寬二丈二尺高一丈五尺六寸計石十三層乾隆三十一年重建嘉慶四年復修羅泗石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四尺底寬二丈二尺高一丈五尺六寸計石十三層乾隆三十一年重建

嘉慶四年復修。攔江石閘一座。金門口寬二丈二尺。高深一丈八尺。計石十五層。雍正十三年修。乾隆二十五年及嘉慶七年復修。北岸臨江大壩埽工。長一百四十八丈。乾隆年間建。接下大蓬灣臨江埽工。長二十七丈。乾隆年間建。接下徐家牆頭臨江埽工。長四十七丈。乾隆年間建。嘉慶二十二年改砌碎石工。長四十丈。接下查家牆頭臨江埽工。長七十丈。嘉慶二十二年改砌碎石工。長五十丈。江神廟門首臨運埽工。長二十丈。乾隆年間建。新河東岸臨江埽工。長五十八丈。乾隆年間建。嘉慶二十二年改砌碎石工。長三十丈。工後至甘露港土堰。長三百四十七丈。南岸觀音庵臨江舊石工。長十三丈五尺。明季建。接下臨江埽工。長三十五丈。接下臨河埽工。長六十三丈。接下臨運輓工。長六十丈。明季建。京口運河內西石閘一座。本名京口閘。丹陽縣志載。在城西北京口港口。距江一里許。莫究其所始。嘉慶二十二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一尺。高二丈。砌石二十層。額設閘夫四名。南石閘一座。在郡城南門外。今按丹徒縣志。作新閘。府志。即滅渡舊址。明天順己卯浚漕河。作閘以殺水勢。嘉慶二十二年重修。金門口寬二丈二尺。長一丈九尺五寸。砌石十七層。新閘今名南閘。今按丹徒縣志。有老人閘。在南門外。即今南閘。所言似與府志所載互異。又曰丹徒鎮閘。今按新河。在鎮江府城之西。京口閘之東。南通清河。北通大江。臨江埽工。查家牆頭之下。北有小閘。南有利涉橋。俗以橋名閘。稱爲利涉閘。府志載。天聖中開新河。注稱。宋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兩浙轉運副使言。潤州新河。畢工。降詔獎之。丹徒縣志載。小閘在新河。康熙元年重建。按府志。無小閘名。今考小閘。於嘉慶二十二年復修。金門口寬二丈一尺。高二丈。砌石二十層。江防廳冊。餘詳見運河卷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92183)

國學基
本叢書
行水金鑑正續編十八册

每部實價國幣叁拾伍元

外埠酌加運費

自廿八年九月五日起售價加五成

發行人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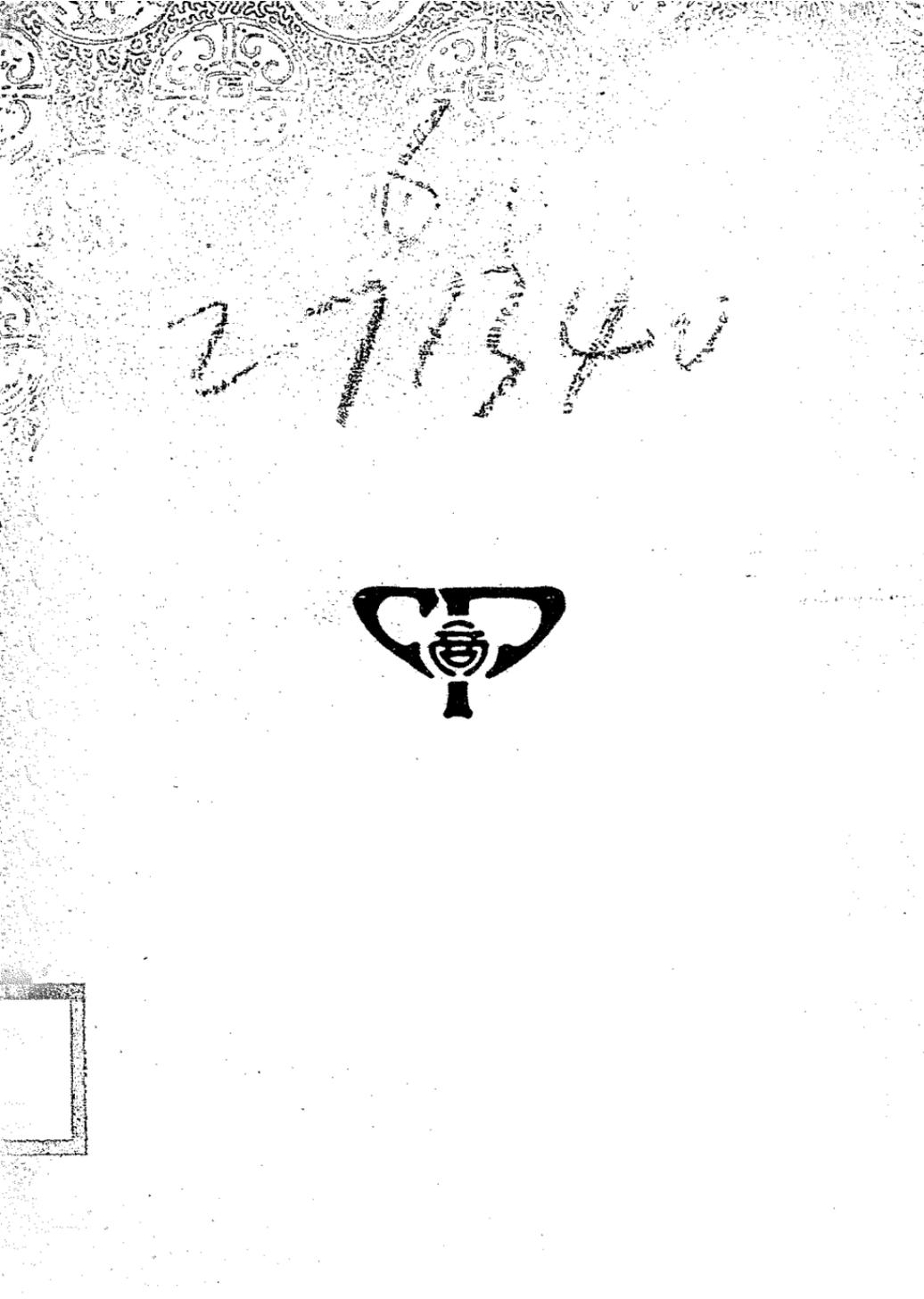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地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2734

